
献给折颈男的协奏曲
伊坂幸太郎
《余生皆假期》
本书最佳男配角黑泽
作者伊坂幸太郎
本书特约编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汽油生活
一首小夜曲
死神的精确度
Accuracy of Death
夜之国的库帕
王者
魔力小丑
杀手界
余生皆假期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伊坂幸太郎
系列 05
奥杜邦的祈祷
（日本）伊坂幸太郎 著
张智渊 译
推理界《爱丽丝梦游仙境》
“山本周五郎奖”和“书店大奖”双料得主
伊坂幸太郎
一鸣惊人跻身文坛之作　荣获第五届新潮推理俱乐部奖
21世纪超现实主义推理小说！日本亚马逊网站引起热烈讨论的另类推理！
一本不像推理小说的推理小说！伊坂幸太郎对传统推理小说的彻底颠覆！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奥杜邦的祈祷

[日]伊坂幸太郎

简介

抢劫便利店失败潜逃的伊藤，误闯入与世隔绝的奇怪小岛。岛上住着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人：只会说反话的画家、胖到无法行动的兔子小姐、作为“岛上的法律”而能够合法杀人的美男、老是贴着地聆听什么的少女、会说话且能预见未来的稻草人优午……有一天，稻草人惨遭杀害，并且被残忍地分尸，头部不知去向。这个可以预见未来的稻草人，为什么无法阻止自己的死亡？优午的死亡，使罪恶抬头，随后，第二次凶杀开始了。一连串的变故使岛民陷入永无止境的恐慌……

目录

目录
《奥杜邦的祈祷》第一部分
《奥杜邦的祈祷》第一部分（第1节）
《奥杜邦的祈祷》第一部分（第2节）
《奥杜邦的祈祷》第一部分（第3节）
《奥杜邦的祈祷》第一部分（第4节）
《奥杜邦的祈祷》第一部分（第5节）
《奥杜邦的祈祷》第一部分（第6节）
《奥杜邦的祈祷》第一部分（第7节）
《奥杜邦的祈祷》第一部分（第8节）
《奥杜邦的祈祷》第一部分（第9节）
《奥杜邦的祈祷》第一部分（第10节）
《奥杜邦的祈祷》第一部分（第11节）
《奥杜邦的祈祷》第一部分（第12节）
《奥杜邦的祈祷》第一部分（第13节）
《奥杜邦的祈祷》第一部分（第14节）
《奥杜邦的祈祷》第一部分（第15节）
《奥杜邦的祈祷》第一部分（第16节）
《奥杜邦的祈祷》第二部分
《奥杜邦的祈祷》第二部分（第17节）
《奥杜邦的祈祷》第二部分（第18节）
《奥杜邦的祈祷》第二部分（第19节）
《奥杜邦的祈祷》第二部分（第20节）
《奥杜邦的祈祷》第二部分（第21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22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23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24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25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26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27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28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29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30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31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32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33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34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35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36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37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38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39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40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41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42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43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44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45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46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47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48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49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50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51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52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53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54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55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

“我用右手摸摸脸颊，皮肤光滑却有些肿胀，像是起荨麻疹般肿肿的，那是被城山揍过的痕迹。我惶惶然地用指腹轻轻一按，还留着令人不舒服的痛楚，而那痕迹偏偏是出自警察之手。”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第1节）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追逐一个乳沟里夹着打火机的兔女郎，追着追着，就来到一个未知的国度。

那不算是噩梦。至少，城山没有出现在梦境中，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庆幸。

我从枕头上抬起头，望向一旁，阳光从藏青色的窗帘缝隙射进来，在同样是藏青色的地毯上拉出一道白光。我挺起上半身凑近床沿的木框，发出叽叽嘎嘎的声响。

这里不是我家，我家在晨曦映入的方位没有窗户，更何况我家根本就没有床。

我用右手摸摸脸颊，皮肤光滑却有些肿胀，像是起荨麻疹般肿肿的，那是被城山揍过的痕迹。我惶惶然地用指腹轻轻一按，还留着令人不舒服的痛楚，而那痕迹偏偏是出自警察之手。

我试着用不灵光的脑袋掌握目前的状况。

不知道为什么，最先想起来的是辞职时的事，也就是向工作了五年的软件公司递出辞呈时所发生的事。

我看着手表上的日期，今天是十二月一日，所以那已经是两个月前的事了。当时，头发花白的课长一脸错愕，慎重其事地收下我的辞呈。在软件行业中，技术与程序语言日新月异，系统工程师的身价随着资历增长而水涨船高，小公司应该很欢迎狂妄员工和高取代性劳工辞职。

那位上司公事化地问我为什么要辞职。

“眼睛。”我想我是那么回答的，“眼睛疲劳。这五年来，每天盯着电脑屏幕，我的眼睛已经坏了。”

“伊藤，你几岁？”

“二十八。”

课长看着我，他的目光中夹杂着轻蔑与嘲笑，说我明明还很年轻嘛。

“年纪轻轻就弄坏眼睛，你不同情我吗？”

当时，我的视力以惊人的速度衰退，继眼睛疲劳之后，是慢性肩膀酸痛。此外，背部还会感到莫名的疼痛，光是盯着屏幕就觉得浑身发冷。

“都是因为叫电磁波的玩意儿。”我说明原因，课长还是臭着一张脸。快三十岁的人了，连下一份工作也没着落就职辞，在搞什么鬼啊？课长一脸不悦，大概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辞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那时的情景，当时的不愉快和这个陌生的房间毫无关联。

玄关处发出敲门声。我一想要起身，右脚就发疼，膝盖一带有撞伤的痕迹，大概是从警车上跳车时弄伤的吧。

敲门声没有停止的迹象，我只好摸摸鼻子往玄关走去。这里究竟是哪里？我应该已经逃出来了呀。

这是一间套房，十二平方米左右大小，地毯上没有布满灰尘或发丝，感觉很干净。房间和厨房之间隔着一道门，厨房再过去才是玄关，泥地的玄关和房间之间几乎没有落差，在如此不自然的玄关处（注：日式房屋的玄关和屋内会有落差，所以请人进屋在日语中是说“请上来”。）放着的一双篮球鞋，是我用最后一份薪水买的。鞋尖乖乖地朝着大门方向，但我不记得自己曾经将鞋摆好。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第2节）

敲门声仍旧不停歇。不得已，我只好伸手开门，我怕开门的那一瞬间城山会冲进来，但实际上门口出现的是一个陌生男子。我松了一口气，随后感到诧异。

“嗨！”对方亲昵地举起手打招呼。我不知该对他那亲密的态度放松还是采取警戒，眨眨眼观察他的模样。

我最先想到的是狗，他的脸很像一只正在闹别扭的狗。一头自然的发型，体型与我相仿，年纪八成也相去不远。他身后是一片万里晴空，感觉有点寒冷，但是个晴天。那是平静的冬日晴空。

“请问……”我想开口说话，却感觉嘴巴很干。

“我是日比野。”他抬头挺胸地报上姓名，我说我姓“伊藤”。“轰大叔拜托我带你参观这座岛。”他一说起话来，更像黄金猎犬了。仔细看的话，说不定还有一副端正的五官哩。

我下意识地脱口而出：“黄金猎犬长得很帅呢。”

黄金？他讶异地歪着脖子。

“嗯……你刚才说的轰大叔是谁？”我对于一无所知的事也只好一一询问。

“你不记得了吗？”他说话的口吻仿佛是我相识十多年的老友，倒也不会让人不悦。

“还有，你说的岛指的是哪里？”话一出口，疑问旋即接二连三地涌现。“话说回来，这屋子又是怎么回事？”

“这屋子目前没人住，很久以前住过一个木工，不过现在没人。因为没有屋主，所以随时都有人住进来。”

“也有床喔。”

“没有保险套。”

“咦？”

“开玩笑啦。”他的表情依旧认真。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荻岛，从仙台附近的牡鹿半岛一直往南的地方。你是搭轰大叔的船，一路摇摇晃晃过来的。”

我眯起眼睛，从来没听过这个岛名。

“你不记得了吗？也难怪啦，你一直处于昏睡状态，完全不醒人事。照过镜子没？不对，这里没镜子啊。你待会儿找面镜子照照，脸都肿了，是跟人打过架吧？轰大叔说见你有难，就直接把你带回来了。”

确实看起来很像是打过架。“我在逃难。”我老实说。

“逃什么难？”

我为之语塞。当时，超速行驶的警车冲出大马路，差点撞上巷子里的电线杆，警车为了闪躲，让车胎稍稍打滑才停下来。我趁身旁的城山慌忙冲出车外的那一瞬间，从后座逃走。我奋力狂奔并不是想要逃离警方，而是因为害怕城山。

话虽如此，但我完全想不起来自己在逃走之后是怎么被带到这里来的了。

*

你会逃跑喔!

前年因为癌症去世的祖母，生前直截了当地指着我说。

这是一种宛如预言的说法。她说中了，我大概真的是那种碰上困难时，会选择逃避的人。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第3节）

＊

“我想不起来啊。”我怯生生地开口。

“算了，想不起来就别想了。”他提高声调，单手握拳，用力捶了下另一只手掌，说：“全盘理解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快乐地生活是两码子事吧？”又说，“不知道魔术的秘密，还是可以享受看魔术表演的乐趣，不是吗？”

我侧着头心想：是这样吗?

“可以确定的是，你现在在这座岛上，还有我得带你四处参观。”

日比野怎么看都很可疑。别的不说，这里是座岛这句话本身就令人难以置信。不过，我想离开这个陌生的屋子，亲眼确认目前的处境，于是一脚踩进篮球鞋，决定跟他出去瞧瞧。

“你有没有带什么东西来？”一出玄关，日比野就看着我的手说。他像是在盼望我拿出土特产，害得我不知所措。我不好意思地回答“我没想到会来这里。”他显得一脸失望。

“这座岛很怪喔。”才刚迈开脚步，日比野劈头就丢出这么一句话。“我自己并不觉得，可是对于从岛外来的你来说，这里看起来应该挺奇怪吧？”我有些介意“从岛外来的”这种说法。

公寓前面有一条铺上柏油的步道，就只有那么一条路，四周都是水田。现在是十二月份，或许应该说是收割后的水田。田里只见干燥的泥土，连收割后掉在地上的稻子也没有一粒。

走着走着，步道微微出现坡度，抬头一看，远方可见大海般的景色。长长的缓坡，让人光是散步都觉得心旷神怡，我听不见任何喧嚣，只有偶尔拂过耳畔的风声。

“这里真的是岛吗？”

“一座名叫荻岛的岛。”

“可是我没听过这名字啊。”

“你当然不可能听到过，这里是没人知道的小岛。”

“这里到仙台的交通方便吗？”我在想回去时该怎么办。

他露出惊愕的表情。我以为他没听懂，但似乎不是如此，过了一会儿，他说：“这座岛与世隔绝，怎么可能与仙台等地互通呢？我在这座岛上出生，一辈子都不会踏出这座岛一步，然后死在这座岛上，荻岛上的几千人都是这样。”

“咦？”我惊呼一声，“你说它是孤岛？”

“很怪的岛吧？这里真的是孤岛，与外界隔绝。”

“这太奇怪了。”

“所以我才说它怪呀。”

“我不是那个意思。毕竟，这里只是普通的岛啊，又不是一个采取闭关政策的国家，但它居然不与外界交流，这太奇怪了。现在这个时代，就连非洲丛林也会与外界往来。”

“这里不是非洲丛林。”他一脸认真，不像在开玩笑。这下子事情严重了。

我们继续向前走。我无法接受日比野的说法，这里有柏油路，也有公寓和床铺，甚至可以听见远方的汽车引擎声。假如这是一座与外界隔绝的岛，那它是如何发展到这种地步的呢？难不成这座岛独自开发土木技术、建筑房屋、开采石油吗?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第4节）

“这一百五十年来……”日比野仿佛看穿我心中的疑惑，他说，“这座岛在这一百五十年来，完全不与外界交流。在这之前曾经有过往来，所以不可能完全像原始时代那样落后。”

“可是，如果日比野先生说得没错……”

“叫我日比野就行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从岛外来到这里，岂不是一件天大的新闻？”这个疑问虽然有一半是开玩笑，但另一半则是出自真心。

“你是从岛的对岸过来的。这一百五十年来，我们和外界不曾有过交流，你的出现肯定会引起一阵大骚动。”

“可是你看，并没有引起大骚动啊。”

“那是因为大家还不知道。知情的人只有轰大叔跟我，还有极少数人。要是大家都知道的话，一定会引起大骚动。”

“我在等你跟我说‘骗你的啦。’”

“曾根川一开始也不相信。”

“曾根川？”

日比野说到这里，停下了脚步，一脸遗憾地垂下眉毛。“曾根川大概在三个星期前来到这座岛。就我所知，这一百五十年来，岛外来的人只有两个。”

“其中一个就是我？”

“另一个是三个星期以前来的曾根川。”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可以确定的是，我完全没有那种像是好不容易抵达南极点，却让其他男人抢先竖旗，被捷足先登的沮丧感。我所面临的不是名誉、地位、一个世纪半或对待等问题。

是一个更单纯而重大的问题，也就是真实感和常识的问题。

“他是个讨厌的男人。”日比野接着说：“从未知世界过来的第一名造访者，竟然是个不起眼的中年老头。”

“他现在在哪？”

“山丘的另一头吧。”他伸出手，指着一个曲线浑圆，甚至带点温馨气氛的小山丘。或许是冬天的缘故，草木并不茂盛。

“他怎么来的？”

“那家伙也是轰大叔带来的。除了椅子、公交车，甚至语言，只有那个熊老头会从外面带东西回来，最后连人也带了过来。”

语言？我反问。听他这么一说，我才发现他讲话的抑扬顿挫听起来有点奇怪。“那个叫曾根川的人，也是偷渡上岸的吗？”

他一副要吐口水的表情。“全岛的人都知道那家伙是从外地来的，因为他是轰大叔公然带来的，结果引起一场大骚动，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大家都是爱凑热闹的无聊分子。那也难怪啦，你说是吧?毕竟他是一个半世纪以来第一个出现的造访者。”

“我问你，”我改变话题，“等一下你要带我去哪里参观？”

“散散步，顺便去见轰大叔吧。他虽然话不多，长得像头熊，却是你的救命恩人。”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第5节）

他说得没错。要不是那个叫轰的男人，我现在说不定早就被公报私仇的城山揍得半死了。不，如果只是被他痛殴还算好呢。

“然后再去见见优午。”日比野说。

“优午？”

“他早就知道你会来这座岛了，去见见他吧。”

“像预言者那样吗？”我调侃道。

“不是预言，是知道。”我从日比野的这句话中，感觉到类似新兴宗教信徒般的狂热。

*

死去的祖母曾经说过，只有宗教不可随意碰触。

她喜爱教义深远的宗教。没有特定宗教信仰、讨厌与人往来的她，非常喜欢将人以外的事物定位在人之上的手法。不过，突然出现的宗教团体及追求实际且实事求是的信徒却让她不知所措，所以她才会屡次劝我，宗教不可随意碰触。

*

我们遇上了T字岔路，向左转走进田埂。车前草在田埂正中央生成群落状，简直像是划分车道的分隔带。在遥远的彼方，可见一座小山，比刚才看到的山丘还高出许多。我指着那座山问日比野叫什么名字，却被他不屑地回了一句：“谁会给山取名字？！”

他直盯着眼前，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看了一眼手表，我也跟着瞧了一眼，看到SEIKO几个小字，嘀咕一声。在封锁了一百多年的岛上是如何得到 SEIKO手表的呢?

“前面来了一个男人吧？”日比野说。

一名中年男子迎面走来，身上穿着咖啡色高领毛衣，外头套了一件灰色夹克；体型不算瘦，但也没有松垮垮的赘肉；眉宇间有几条深深的皱纹，约莫四十岁的年纪。“他是个古怪的画家。”

说他是一名画家，我能够接受，他的容貌与其说是衰老，反倒令人觉得深沉，那正是与自我灵魂对峙的艺术家应有的表情。

“这个画家姓园山。正确地说，应该是前画家。他是个怪人，与其说是怪人，应该说他这里有问题。”日比野轻轻敲了敲头。不知道为什么，他看起来有点高兴。

日比野在与园山擦身而过时对他说：“有新作品吗？”完全是熟人的语气，丝毫没有对年长者的敬意。

“嗯。”园山的声音很沉，没有高低起伏。

我突然觉得很奇怪，前画家还在作画吗？在我还来不及搞清楚状况时，园山对我说：“常见到你呀！”

我……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吧？我的困惑在脸上表露无遗，那种感觉就像走进一家陌生的餐厅，店员高喊“屡蒙关照”。

“他是我的朋友，姓伊藤，昨天刚到镇上来。”

“我们在哪里见过面吗？”我问道。

“见过。”园山嗓音低沉地说道。

“我们等会儿要去见轰大叔，你见到他了吗？”日比野进一步问道。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第6节）

“见了。”我发现园山说话惜字如金。

“那就好，改天见。”日比野耸耸肩，对话到此结束。

我心想，既然我们在找一个名叫轰的男人，至少该确定他在哪里，但是日比野没再多问，这真是奇妙的对话。

园山就这样朝前方走去。

“对了对了，”日比野对着他的背影说，“园山先生，尊夫人好吗？”

画家听到他这么一问，便停下脚步，缓缓地回头，然后像是要瞧个仔细似的盯着我们。

“嗯，她很好。”那深沉的声音仿佛发自海底，吓了我一跳。话一说完，园山便向右转，渐行渐远。

“我问你，”我对日比野说，“他真的和我见过面吗？”

“我不是说过他脑袋有问题吗？那个前画家讲的话都是不对的。”

“不对的？”

“他只会说反话。如果答案是‘YES’，他就会回答‘NO’。”

“刚才他对我说‘常见到你呀’……”

“因为他第一次见到你啊。他刚才不是也说见过轰大叔了吗，那就是说他没见到轰大叔，只要把他说的话全部反向解读就行了，如果是见过了，他就会回答‘没见过’。”

“为什么要那么麻烦？”

“听说是生病，人的心和脑都会生病。”

“那你刚才说他是‘前画家’又是怎么回事？”

“他已经不画了。”

“可是，说不定他以后还会画。”毕竟，画家唯有死亡才能引退。

“园山他太太在五年前遭人杀害，在那之后，他就变得怪怪的。”日比野像是在报告插秧状况似的诉说园山的事。

“他画哪种画？”

“莫名其妙的画。那算是抽象画吗？树看起来不像树、马不像马。那样对吗？”

“像毕加索那样吗？”

“那是谁？岛外也有人卖园山的画喔。”

我的心中闪过一个疑问。日比野刚才不是说，这座岛与外界隔绝了一百五十年吗？假如岛外有人卖园山的画，那么这座岛岂不是和外界有往来吗？我盯着他的脸直瞧，但他看起来不像在说谎。

“那个园山以前比现在多话，不像现在这么冷淡，哦不，冷淡是真的很冷淡，不过不会那么沉默寡言。”

“他太太遭人杀害了？”我反应不过来。对于只会在电脑屏幕前面写程序语言的我而言，恬静的田园风光就是和平乐园的象征，完全无法想象会有杀人事件上演。

*

那一天，园山盯着河流。他只是静静地观察白浪缓缓晃动，河川表面仿佛掀起了一层皮。

他想起轰说的话。“岛外可不得了。都市里呀，什么都买得到。”轰忍着笑意说道。轰说，那里的大厦栉比鳞次，如山一般高；到处挤满了打扮得光鲜亮丽的年轻人。或许是园山的心理作用，总觉得轰说这番话时，那张就算拍马屁也不能说是文雅的脸显得容光焕发。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第7节）

园山坐在石头上，心想，难道拥有一切就是幸福吗？他试着想象一个什么都能轻易到手的世界，接着皱起眉头，因为浮现在他脑海中的是永无止境的空虚寂寥。

优午总是说："一定要待在这座岛上，外面根本不能住人。"相较之下，园山觉得他的话比较可信。

妻子说，人肯定是以河川流动的速度逐渐老去的。园山盯着优雅流动的河川，觉得她说得一点都没错。

园山一回到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玄关半敞的大门，他有不好的预感，呼唤妻子但没有回应。走廊显得十分漫长，他打开客厅的门。

眼前是这样的场面：一名女子俯卧，双手微举摆出投降的姿势，呈一字形倒在地毯上。脸朝向一旁，但他可以肯定那是自己的妻子。园山呼喊妻子的名字，却连自己也听不见声音。

妻子身上的连衣裙被粗暴地掀至腰部一带。

*

"园山独自将他太太埋葬，从此以后就变得怪怪的。"日比野轻声说道，"自从他太太遭人杀害之后，园山就不再作画了。大家曾亲眼看见他折断笔杆。"这件事并不好笑，但他一脸笑意，"他的脑袋也变得怪怪的，就像你刚才看到的一样，变得只会说反话，而且每天都会在同一个时间去同一个地点。"

"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

"好比说，凌晨五点去散步。五点不是天还没亮吗？他会在乌漆抹黑的五点出去散步，而且每天走相同路线。上午大部分是散步，下午就待在家里，然后傍晚再去散步。镇上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他的作息几乎可以当作时钟。"

"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子？"

"脑袋坏掉了的他，认为这么做就能解决一切。总而言之，他大概是不愿意接受妻子遇害的事实吧。事发之后，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好几

天，好不容易出来见人，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太太还活着’。从那之后，他就不说真话了，一句真话也不说。”

的确，逃避现实的最好方法或许就是颠倒一切是非。只要他说“我太太还活着”，那对他来说就是事实。

“真可怜。”我情不自禁地说道。

“可怜吗？”日比野不悦地啐了一句，“发疯反倒落得轻松。”

“凶手是谁？杀死园山太太的凶手是谁？”

“酒店老板，一个不起眼的中年胖子。园山太太是个美人儿，他那天喝醉了，大概老早就看上人家了吧。”

“他被捕了吗？”

“他死了。”日比野爽快地说，“被人杀死了。”

“该不会是园山先生杀的吧？”

“不是。在这座岛上，只要做坏事就会被杀。”日比野嘟着嘴说。

“被谁杀？”

“你马上就会见到了。”他说。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第8节）

我放弃了进一步追问，因为我想避免事情变得更混乱。每当遇上困难时，我就习惯逃避。我想起了和园山擦身而过的情景。当时，日比野对园山说："尊夫人好吗？"就算对方再怎么精神失常，那种问话难道不会太残酷吗?

我看着日比野，他似乎没有恶意，但没有恶意和不懂别人的心情是两码子事，我回想他的态度，虽然心里有些不舒服，但我还是继续跟在他身后。

在日比野的带领之下，我见到了优午。

优午是一个稻草人，优午会说话。换句话说，稻草人会说话。

四周是干涸的水田，割稻作业早已结束，地面上只剩下短短的残株。泥土干了，鞋子也不会陷入地面。

我跟在日比野身后，走进水田。

"可以穿鞋进去吗？"

"这里不属于任何人，大家都是穿鞋进来的。"

水田中央插着一个稻草人，笔直站立的稻草人看起来非常挺拔。

然后，日比野说："这就是优午。"

一个稻草人。身材和我相去不远，脸孔的位置与我的视线差不多高度。我知道，这是一个耗时费工做出来的稻草人，他的脚是粗壮的上好木头，笔直修长，没有多余的曲线或节子；并非直接使用原木，表面是经过加工的。这可不是那种随便一块木头都行、捡拾地上的朽木随随便便做成的东西。

他的手也是用相同材质的木头制成，和脚呈垂直的角度固定。

他穿着一件洁白的长袖Ｔ恤，没有一点污渍，感觉不太对劲。我总觉得稻草人应该是遭雨打日晒，衣衫褴褛地站在田里，那才是稻草人原本应有的姿态。

他的头部呈球形，紧密地盖着一块丝绸。我不知道球形物体是用什么做的，看起来像是保龄球，但似乎没有那么重，着色的表面像是

人体肌肤，脸部没有画上稻草人惯有的五官，素净着一张脸，看起来反倒是一脸精干。他戴了一顶帽子，形状和我认识的稻草人头上戴的帽子吻合，是一顶藏青色、大帽檐的帽子。

“这个稻草人很帅气啊。”我明明对稻草人一无所知，却出口夸赞。

“优午早就知道你会来这座岛了。”

我不知道该对日比野的这句话做什么回应，只能讶异地看着他。

“曾根川说过的哦……”日比野说道。我在记忆中搜寻那个名字，那人和我一样都是从岛外来的。“他说岛外也有稻草人，但是不会说话。”

一时之间，我哑口无言，眨眨眼。

“别用那种奇怪的眼神看人嘛。曾根川也是那样。不，他和你不一样，他高声大笑，把人当傻瓜。”

“稻草人不会说话呀。”我忍不住说出心中的感想。

“是啊。”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第9节）

突然听见这句话，我浑身僵硬，因为那声音并非出自日比野口中。我环顾四周，我们站在水田正中央，四下无人。

“只是优午说了句话。”

“我又不是故意要吓他的。”

身边同时传来两个人的声音。第一句显然出自于日比野之口，而另一句则不知从何而来。不，如果我愿意承认的话，声音来自于稻草人。

“你总算来到这座岛了。你听日比野说过了吗？这里是一座名叫荻岛的小岛。”

我最先想到的是，对方会不会是使用了录音机之类的机器。

“这可不是恶作剧。我是稻草人，并不是我爱说话，只是一出生，我就会说话了。”

“出生？什么时候？”

“一八五五年。”

对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怕了，因为这具有真实性，简直就像小孩子毫不思索地顺口说出生日一样。“以日本年历来算的话，就是安政二年。”

我只要听到明治或大正以前的年号，就会以为对方是在说故事。

“秘鲁带印度的舰队过来是在一八五三年，对吧？也就是所谓的黑船事件（注：“黑船事件”结束了日本的闭关时代。当时的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率领四艘黑色军舰抵达日本，带着总统国书正式要求日本幕府开放门户，随后其他欧洲列强亦迅速跟进，要求日本开放港口，给予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日比野用很得意的语气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优午就一直站在这儿了。”

“是培里。秘鲁是国家。”稻草人那边这样说道。

我仍旧半信半疑，但听到他的纠正，不禁莞尔。我总觉得稻草人那张没有五官的脸孔会浮现表情，脸部仿佛随着他说话而隆起。

“优午早就知道你会来了。”

“我早就知道在这一个月内，会有两个外人过来。”他的语调平稳。我侧耳倾听，听见了些许轻风拂过的声音，像是坏掉的笛子发出破碎的笛音。“一个是曾根川，另一个是你。”

“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声音八成在颤抖。

“优午等了一百多年。”日比野骄傲地说道。

“一百年？”要我相信，免谈！

“我跟日比野说过这件事吗？”名叫优午的稻草人说道。

“你说过啦，前一阵子跟我聊天时，你说你从秘鲁时代就一直在等伊藤。”

“培里！”稻草人又提出纠正。

“等我？”

“请放心。那个警察不在这里，那个叫城山的可怕男人不在这里。”

我说不出话来。稻草人竟然知道逮捕我的那个城山。

*

我回想起半天前在警车上发生的事。

“你是伊藤吗？”城山问道。我这才发觉那名警察是我认识的人，明明已经十多年没见了，他却马上认出我来。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第10节）

我一惊之下，不知如何开口。我们坐在警车的后座，彼此对望着。

“你为什么要做出那种蠢事？”他非但不替我担心，反而显得幸灾乐祸。

蠢事？或许的确如此。

我打算到便利商店抢劫，而且只靠手上的一把菜刀，马上就被人从身后制伏了。那确实是件蠢事。然而，我却不认为那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反而想用那种愚蠢的方法，让自己的人生从头来过。

所以，我对自己的行为并不后悔，只不过前来逮捕我的警察是城山这个事实令我感到愕然。要是我能在事前预测到，就算发神经也不会跑去抢劫。我对老天发誓，绝对不会那么做。

“你住在这个地方，对吧？”城山从我的钱包里拿出驾照，淡淡地说道。

光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一点也没变，还是跟中学时期一样，那种像蛇般纤细敏锐的眼神，眼珠的颜色有些黯淡。正在开车的另一名警察大概看不见这个角度，城山突然朝我的脸颊揍了一拳。“你、真是个、蠢货啊！”他似乎很愉快地说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和中学时代的明显差异在于我是个落魄的犯人，而与此相对的是城山站在警察的优越地位。

中学时代，城山从来不曾把我当作过霸凌的对象。

我当时担任足球社的中锋选手，风光一时，与没有参加任何社团、上补习班的城山几乎没有交集。他不是那种不顾别人感受，到处说八卦的人。但是他身边总是聚集了几个朋友。不，或许那不能称为朋友。他和一群闲着没事干、老是跷课的大块头厮混。在我短暂人生里所遇见的人当中，城山算是最低级的那一种。

举例来说，那是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在考试前学校里没有社团活动，我在回家路上遇到迎面而来的城山。好像是不期而遇，他也一脸讶异，然后笑得很自然，举起手中的袋子。

“那是什么？”

“肉啊。”他说，从里面取出火腿，那是一大块厚肉片。“这很贵的哟。”

“晚餐吗？”听我这么一说，他发出窃笑声，仿佛我的蠢样非常好笑似的。

“火腿上插着一把大剃刀，我正把插着刀的肉块丢进有狗的院子里。”

“你在开玩笑吧？”

“狗是一种很聪明的动物吧？那样的话它们是不会吃的啦！”

“你在开玩笑吧？”

“那些家伙即使舌头被割成两半也会吃吗？”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揍他，我们的体格不相上下，比腕力的话，说不定我还略胜他一筹。可是，我当时却逃走了。换句话说，我什么也没做。理由只有一个，大概是因为害怕吧，我没有勇气面对同学身上散发出来的恶意。

城山应该至今都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制裁，这正是他跟其他混混最大的不同之处。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第11节）

他的行为并不是幼稚地想要吓唬别人或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是要践踏某人，并从中获得乐趣。

初二时，同一个地区发生了一起命案，一对老夫妇中的先生遭人杀害，新闻报道那是一桩临时起意的强盗杀人案，结果凶手并没有落网。

我曾经听说城山四处吹嘘人是他杀的，朋友用一种怯懦的语气告诉我这件事，我听了浑身不自在。城山好像这么说："反正老人活在这世上也没什么乐趣，不是吗？如果两人过得和睦融洽，杀掉其中一人，另一个人会不会因为耐不住寂寞而发疯呢？"

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几个星期以后，我又听见城山说："那个老太婆没死啊，说穿了这对老夫妇不过就是外人嘛。"

我当时也没有揪起城山的领口好好痛打他一顿，我选择了逃跑。我怕与他扯上关系。城山的父亲就算不是政治家，其地位也和政治家相去不远。我告诉自己，"掌权者的儿子我们惹不起"，要忍气吞声，努力忘掉城山这个人。

"当警察挺不错的哟。"他在我耳边说。最不该进入警界的人竟然当上了警察。当时，在我脑海中回响的声音说不定不是挨揍声，而是绝望的叹息。

祖母只在我中学的教学参观时，见过城山一面。因为父母抽不出空，不得已只好请祖母代为参加。

城山的成绩很优秀，长得一表人才，乍看之下是个完美的"模范生"。实际上，包括我父母在内，其他的学生家长都对他青睐有加，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向他看齐"或"与他保持良好关系"，可能也是受到他父亲的社会地位的影响。

虽然如此，祖母却看穿了他的真面目。当天夜里她对我说："那个叫城山的孩子很可怕。那个小鬼在楼梯上接近我，突然伸出手对我说：'你是伊藤的祖母吧？'那是一双曾经将人从楼梯上推落的手，他有一对杀人魔的眼睛，一双强奸犯的手。"

“把人家的朋友讲得真难听啊。”我笑着说。但祖母也看穿了我的这句话并非发自内心。“你们算哪门子朋友啊？要是有人引发战争，肇事者一定是那种小鬼。”

*

我觉得很头痛，要我接受稻草人会说话这个事实，简直是强人所难，何况对方还说能预知未来，能接受这件事的大概只有天真的孩童。

“你认识城山吗？”

“他是个可怕的男人。”稻草人几乎不带感情地说道。

我差点一屁股跌坐在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居然当上了警察。”

不，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竟然和稻草人争辩。但我对这个事实假装视而不见。

“总而言之，优午能够预见未来。”日比野焦躁不耐地说。

“有一种东西叫做天气预报不是吗？那也像是在猜测未来的事。几个小时后、一天后、一个星期后……总之，我也和那一样。”稻草人说。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第12节）

“天气预报有时也不准的。”

“我也是啊，经常不准。”稻草人看起来像在微笑。仔细一看，他的脸上明明只有一块质地细致的布。

“最近的事情，我可以说得准确无误，但是几个星期以后、一年、几年后的事情，就经常说不准了。随着那一天的接近，未来看起来会越来越鲜明，就像镜头渐渐对上焦一样。”

“所以，你也知道我会来？”

“唯有这件事，我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经看到了它的可能性，虽然只是众多可能性当中的一个，但在三个星期前左右，我很清楚你会来。所以，正确来说，我大概是在三个星期前知道的。”

“优午能够完全预知一个星期以后的事，他知道这世上所有的事。”日比野望着山丘的方位，扬起下巴朝着天空，仿佛相信他们的未来是来自那个方向。

“是啊。如果是一个星期以后的事应该没问题，不过更久以后的事情就没办法了。所以，就算你想问接下来会如何？什么时候会离开这座岛？回到仙台会怎样？我也无法回答。”

我想问的正是这些，有一种被他先发制人的感觉。“你，无法预知吗？”

“正确地说，是无法断定。关于你的未来，我知道几个选项。你未来的人生大致可以分成几十种类型。真要细分的话，或许会变成几亿种。可是，你实际会遇到的未来只有一种，你的未来究竟会怎样，实在很难说，因为未来会因为极小的变数而改变。”稻草人以缓慢而平稳的声调说话，“所以，目前还无法预知。或许说成无法特别断定比较正确吧。”

“所谓会依状况而改变的，是指天气或温度吗？”

“举例来说，假设一对男女可能相遇。”稻草人的声音异常温柔。“顶多也不过是有可能。如果那天下雨的话，不，说得更极端一点，如果有一只小虫的尸体掉在步道上，说不定男方就会因此改变路线，这

么一来，他就无法遇见女方。要断定未来，必须知道许多细节，而越是遥远的未来，就越难掌握细节。”

“所以你无法断定。”我点点头，“是吗？”

“我是个不负责任的稻草人。”

“那是混沌理论（注一：Chaos theory，许多不可预测或看似无关的事件，对于大多数系统均能产生反馈和无法预测的影响。）。”我低喃道。那应该是某国的气象学家发现的科学理论。“明明有规则却无法预测。”

“这家伙说的话真难懂。”日比野发出调侃的声音。

我寻找比喻，思索更简单易懂的说明方式。“你知道果汁机吗？”

“把塞进去的水果搅打成果汁的机器，对吧？”日比野立即回答。

“只要将水果放进果汁机，就能打成果汁。放进橘子，就能打成橘子汁。”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第13节）

“有时候是香蕉。”

“那就会变成香蕉汁。总之，有那样的规则存在，放什么进去就会变成什么，那是不变的道理。那么，假设有一次想打出很好喝的果汁，只要混合各种材料，就真能打出非常美味的果汁。”

“那很好啊。”

“对，太好了。但我要说的是，改天想要再打出相同口味的果汁，却打不出来了。不是少了什么材料，就是分量不够。结果打出了完全不同的饮料。”

“味道完全不同吗？”

“对，完全不同。只不过是因为材料略有不同，就打出了完全不同的果汁。果汁机是一种非常敏锐的机器。这样打出来的果汁，我们称为混沌。”

“这名字听起来很难喝。”

“如果所有材料都和之前一样，分量也分毫不差的话，就能产生相同的结果，打出相同的果汁。但相对地，只要调味料少一匙，就会变成完全不同的结果，甚至连室内的湿度和温度也得调到相同才行。”

为了获得相同的结果，必须零误差地备妥所有材料与环境。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虽然是决定论（注二：一种哲学理论，主张一切事件，包括人类的决定，完全受先前存在的因素决定。），却完全无法预测，这也就是所谓的初期值敏锐性。

“说不定这和优午讲的很像。”日比野摇摇头，“总而言之，条件略有差异，就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对吧？反过来说，优午知道那些细微的条件，所以能预知未来。”

“一群鸟聚集在我身边，十二月的北风，带来人们的消息，我连非常细微末节的事情都听得见。是啊，我想你刚才说的就非常接近。”说不定我不管打哪种比喻，稻草人都会这样接纳我。“我想必是以那种方式知道未来的，我大概比人类知道更多正确的资讯吧。所以，将资讯放进果汁机，我就能预知未来。”

“神明的菜单。”日比野面不改色地说，“未来取决于神明的菜单。”

应该是我的错觉，但我仿佛看见稻草人点头。“神明的菜单上列出很多材料，真是豪华。”

我觉得那句话听起来非常悦耳。

请发问，优午说。

“问什么？”日比野一脸不服气的样子，“还需要解释什么？”

“不，伊藤先生一定满脑子疑问。”

我不知道该从何问起。“譬如说啊，日比野现在戴的手表上头有 SEIKO 的字样。在这个封锁了一百多年的地方，为什么会有 SEIKO 的手表？”

“噢。”日比野频频点头，十分珍惜地抚摸着自己的手表，仿佛多摸几次，手表就会闪闪发亮。“是轰大叔啊，因为那个大叔是例外。”

“轰大叔是例外？”

“这是一座孤岛，岛民不会与外界往来，但只有轰大叔例外，他是商人。在岛外，买卖东西的人称为商人，对吧？他自己是那么说的。明明长得就像一头熊……”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第13节）

这座岛上的商人指的是什么？

“轰大叔往来这座岛与岛外之间，将岛上居民想要的东西、所需的东西带回来。因为他有一艘巨大的船，是那种有引擎的家伙，他用那艘船把东西运回来。”

我不太能理解，就算他把东西带回来，那些东西也不可能免费吧。买东西的钱哪里来的？话说回来，这里用的是什么货币？一介商人往来岛与外界之间做生意，实在令人无法立即相信，但麻烦的是，日比野说明这件事的语调也不像在说谎。回想起来，自从见到日比野，我就没有从他身上嗅出过说谎的气味，感觉一切都像真的，又都像是假的。

“语言呢？”我继续发问，“这里从江户时代封锁到现在，但你们与我沟通不是没问题吗？”

“和优午讲话，大概锻炼了我的语言能力。再说，轰大叔也会教我不知道的单词。”

“不过，你的抑扬顿挫有点不太一样。”

“抑扬？什么东西？”日比野纳闷地问道。

“刚才遇见那个叫园山的画家，他的画该不会也是轰先生拿去外面卖的吧？”

“除了轰大叔还会有谁？只有那个男人会出海啊。”

“岛上的其他人不去外地吗？”既然有交通工具，应该没必要闭岛不出。

“目前为止没有人出去过。轰的父亲或祖父，除了他们家的人以外，谁也不曾出去。”

“因为没有船吗？”

“因为我们相信。”日比野抬起视线。

“相信？”我想起了祖母的声音，她要我别接近宗教。

“优午从以前就说过，不要离开这座岛。”

“大家都遵守这个规定吗？”

“遵守路标需要理由吗？”

对话中断了。四周很安静，悄然无声，唯有树叶摇晃，沙沙作响。四周静得令人出神。

“你不相信吗？”日比野担心地看着我。

“很遗憾。”实际上，我真的觉得非常遗憾。

“算了，至少你比曾根川好。那家伙误以为我们是疯子，差点就要用带来的猎枪射杀我们。”

“猎枪？”

“那个名叫曾根川的秃老头，带了一支猎枪来。一支长得莫名其妙、适合白痴使用的枪。老古董一件。”

“他是来打猎的吗？”这座岛上丘陵遍布，残留着许多大自然的风貌，说不定会有猎物，但真正的大自然力量不容小觑。

“你还有疑问吗？”名叫优午的稻草人似乎看穿了我所有的想法。

“这里从一百五十年以前就不与外界往来了，是吗？”

“除了轰以外。”

“日本在江户时代采取过闭关政策。”我从脑中挖出日本史的知识。

“那种事情我们知道。”日比野嘟嘴说道。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第15节）

“也就是说，这座岛一直处于闭关状态。照理说现在路上不是应该还看得到挽发髻的武士替藩主征收年贡并遵守其家规吗？可是，西方文化却极其自然、不着痕迹地融入了这里。日比野穿着牛仔裤，说的话也夹杂了外来语。”

原来是那么回事啊，日比野点点头。我等着优午解释。如果他就此不发一语，我将伫立原地，而他也会成为一个不中用的稻草人。

*

为什么呢？这时候，我又想起祖母说过的话。

“人生就像在搭电扶梯，即使自己伫足不动，不知不觉还是会前进。一搭上电扶梯就不断向前，目的地早已决定，身体不由自主地朝终点迈进。不过，大家都没注意到这一点，以为只有自己不在电扶梯上。”接着，祖母还说，反正电扶梯会移动，与其气喘如牛地工作，还不如好好享用美食。

“不工作的话，就不能吃饭；不工作的话，就没办法抵达终点。所以我要工作。”我反驳道。

“所谓的电扶梯，其实在哪里下都不会有太大差异。”

“你想说什么？”我一发脾气，祖母就一脸装傻若无其事地说：“我们会为赶时间的人腾出电扶梯右侧，那是基于什么常识？”

*

假如人正在搭电扶梯，说不定那个叫优午的稻草人知道目的地或抵达楼层的景色。

“这座岛从一百五十年前起，就停止了与外界的交流。”

“所以才令人觉得不可思议。”我说道。

“在那之前，这座岛曾经和欧洲有过交流。”

“在那之前？”我的声音尖锐了起来，“这就怪了。在那之前，这个国家本身采取了闭关政策。”

“这座岛曾经和欧洲悄悄地往来。”稻草人如此断言，“你知道一个名叫支仓常长的男人吗？”

“哦，支仓常长。”日比野欣喜地高声说，露出那种以当地职业棒球选手为傲的笑容。

支仓常长，我鹦鹉学舌地重复道。他的详细事迹我并不清楚，但我记得学校里教过，在伊达政宗时代，他曾远渡欧洲，他的船“San Juan Bautista”人称庆长遣欧使节船，复原之后现今展示于石卷市。

“那个去西班牙和罗马的人吗？”我说，“他去拓展贸易？”

“是藩主下令要他去找传教士的。”日比野似乎很清楚。

“可是，日本当时处于闭关时期，那是一个让人践踏圣母玛利亚、耶稣像的版画以证明自己不是天主教徒的时代，那个时代为什么要派人去找传教士呢？”

“支仓常长出发时，这个国家还没实施闭关政策，也没有人做出践踏圣母玛利亚、耶稣版画的行为。日本是在他出发之后，才改变政策的。”日比野似乎想说支仓常长没有错。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第16节）

“当然，罗马人也不相信。毕竟，一个采取闭关政策的国家，居然还有乡下藩镇派使节前来请求传教士传教，对方会怀疑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太矛盾了。结果支仓常长便无功而返。”

不知道是不是刻意，优午的说话方式简洁有力，仿佛要我“自己想象”这个遥远的故事。一个男人身负使命，前往一块陌生土地，却铩羽而归。

“很少人知道支仓常长回日本之后的事。”

“还有后续吗？”

*

我和祖母一同看完电影《外星人２》之后，她说，续集大多会开始夹杂谎言，这是骗子的骗人手法。他们一开始会说实话让人放心，然后夸大其词，引起对方的兴趣，意图欺骗对方。你可千万别被那种花言巧语给骗了喔。要提高警觉！提高警觉！从她当时的说法来看，说不定她反而相信外星人真的存在。

*

“支仓常长来过这座岛。”日比野说，“他把这里当作与欧洲交流的场所。”

“实际上，他是来与我们约定，让西班牙人利用这座岛的。”优午说，“当时，包含殖民地墨西哥在内，欧洲人将这座岛定位成旅途中养精蓄锐的地方。”

我心想，那会不会是我所不知道的另一个世界的历史。

“你知道支仓常长是死刑犯的儿子吗？”稻草人静静地诉说历史，“他父亲被判死刑，虽然他的罪名没有留在历史上，但这是事实。”

我想起了十多年前引起话题的那件事。有一本书提到，当时有人向伊达藩提出遣欧使节船的计划，伊达藩不知道该派谁执行那趟危险的旅行，于是选了死不足惜的死刑犯儿子支仓常长。原本以为是英雄的人物现在成了罪人的儿子，这件事让我心情有点复杂。

“这座岛距离从前用来流放犯人的地区很近。江户时代，会依罪名的轻重判处流刑。牡鹿半岛靠近我们的这一侧、田代岛、网地岛和江岛都是仙台藩的流放地区。其实，这座荻岛也离那些岛屿很近。”

“这里不是流放地区吗？”

“从江户时代起幕府和藩就一直没有注意到这座岛。”稻草人似乎对此感到高兴，接着说，“支仓常长打算在这里实现他长年思考的点子。”

优午说，那就是瞒着藩和幕府与欧洲交流。

“被流放到江岛的支仓常长在前往欧洲之前，也就是他父亲等待死刑期间，他已经知道了这座荻岛的存在。”于是他灵机一动，想到了接受遣欧船的使命，利用这里逃离藩的计划。

“然后，那个男人成功地完成了计划。”日比野骄傲地说道。说不定这座岛的岛民奉支仓常长为英雄。

“说是交流场所，其实欧洲人好像也只是随兴造访这里，稍事休息就离开了。不过，从那时候起，外来文化逐渐渗透了这座岛，那肯定是这座岛的文明基础。”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

“‘不会。’我回答。我是真心那么想。稻草人优午泰然自若地说着超乎常识范围的事。事实上，稻草人会说话本身就已非一般常识了，但那顶多只能算是我已知范围内的常识问题。管他什么闭关、支仓常长的庆长遣欧使节船和混沌理论，我已经不在乎了。”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17节）

当时的我，需要触手可及的“真实感”。

“他该不会是死在这座岛上的吧？”我问。

“岛的另一头有一座坟墓喔！”日比野回答。

支仓常长的身世被笼罩在一团谜雾中，众说纷纭。有人说他与欧洲交涉失败之后，回到藩遭到了处刑；也有人说他变成虔诚的基督徒，结果到底怎样还是无人知晓。

还有人说，他是搭西班牙的船回来的。一般的说法是，他八成将“San Juan Bautista”号卖给了哪个国家。不过，我认为他或许将船开到这座岛，然后再搭西班牙的船回到伊达藩。如果把自己最重要的一艘船送回藩，未免也太划不来了，索性把船藏在荻岛。有没有这种可能？而搭外国船回去，说穿了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手法。

虽然我心里觉得这是一派胡言，不过一旦松懈下来，想象力便自行运作，脑中浮现出支仓常长费时七年才完成的狂野计划。

“这座岛在那之后就与外界隔绝了。不过，在那之前吸收了西方文化。当然，岛民现在也会通过轰买外面的东西，才能获得衣服和鞋子。如何？这样有没有稍微解除你的疑问？”

“啊，哪里。”我开始不在意那些小事了。

接着，优午说：“我随时都站在这里。”他仿佛知道我还会再来。不，实际上他就是知道吧。即使感受不到“真实感”，我还是开始接受这座岛了。

我和日比野一起离开了水田。我频频回首。

“很怪吗？”日比野担心地问。

“不会。”我回答。我是真心那么想。稻草人优午泰然自若地说着超乎常识范围的事。事实上，稻草人会说话本身就已非一般常识了，但那顶多只能算是我已知范围内的常识问题。管他什么闭关、支仓常长的庆长遣欧使节船和混沌理论，我已经不在乎了。说到“真实感”，

我现在站在这座岛上的感觉就是真实，我开始放弃一般人所谓的真实，或许应该顺从这种感觉：疯狂与包容，疯狂近似于包容。

我想起了静香，她是我半年前分手的女友，大我两岁，今年应该三十岁了，我们交往了五年才分手。她在我之前任职的软件公司总部工作，属于站在工作伙伴中鹤立鸡群的那种优秀员工。

交往之后没多久，我就发现她有精神衰弱的问题。

“我从前是个乖宝宝。”

“我想也是。”

“我母亲是学校老师，我小的时候她几乎不在家。”

这种情形很常见，但她似乎不曾做出要母亲待在家里陪她之类的无理要求。因为她知道那么说的话，母亲会很困扰，而且她自己也不觉得特别寂寞。

“可是，我一上初中以后就理所当然地不去学校，甚至做出了类似出卖肉体的事。”她还说，“我现在总算知道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做了。”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18节）

她自我分析道，我果然还在忍耐。每个孩子在小时候，都需要父母的关爱，就像喝牛奶一样不可或缺。静香已经习惯母亲不在身边了。尽管习惯了，心里却蓄积了不满。那是一种情感缺失的压力，是在无意识间蓄积的不满情绪。静香的应对方式，就是在进入十五六岁的青春期后，一吐之前不断地淤积在心底的不满。

我认为，荻岛上的所有居民一心认为“不能离开这座岛”。他们对此不曾感到怀疑，不过他们的身体和内心深处说不定都存在着不满。他们一定很想知道外面的世界，并且对于无法那么做而感到不满。

或许那一点一滴所累积的压力，让岛上的年轻人感到焦躁不安。这种情况就像人被关在没有时钟的房间里不与外界对话，最后都会发疯一样，毫无例外。

那个名叫轰的男子似乎是单身汉。而且似乎是老大不小的中年男子，还长得像头“笨熊”。

走在没有岔路的柏油路上，没有人与我们擦肩而过，也没有一辆车从我们身后疾驶而去。我问日比野，这座岛上有车吗？他回答，大概十辆吧。他说是轰运进来的，我难以立即相信。

“应有尽有啊。”听到我这么佩服地一说，他的眼神有了明显的变化，问我：“这座岛还少了什么？”我感觉好像被他用生锈的小刀硬生生地捅了一刀。

不知道，我轻描淡写地说道，耸耸肩。没想到他竟然露出一脸沮丧的表情。

他仿佛想说，你别装傻嘛。但我不懂他为什么失望。

这时候，我看见一名少女。她躺在地上，朝左侧躺着，正在睡觉，看起来约莫十岁，躺在一栋平房前面。

“那里就是轰的家。”日比野鼻尖朝上，简直就像一只狗正在用鼻子嗅闻。

“不过，有一个小女孩啊。”

“轰没有小孩。那是若叶。”日比野指着前方的少女。

少女听到有人提到自己的名字也不起身，只是嫌麻烦似的一个翻身，将身体转向我们。

“你在做什么？”

“我在玩呀。”长发及肩的她，有一张可爱的脸蛋，一双大眼睛骨碌碌地转动。

“轰大叔呢？”

“噢，叔叔在河边哦。”她说。依旧不打算起身，不过看起来也不像懒得起身，感觉好像躺在地上很重要。

“你在做什么？”日比野问。

“我在听声音。”她语焉不详地回答，“听扑通扑通的声音。”

日比野一脸错愕，一副在问“你又在听心跳声啊”的模样。

“我特别喜欢这里。”

这个叫若叶的少女似乎经常在玩这种游戏。在这座没有娱乐的岛上，这些岛民或许会有质朴却古怪的习惯。

“那个小女孩在听心跳声吗？”离开那里之后，我问日比野，“还有那种游戏啊？”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19节）

“只有若叶会干那种蠢事。”

那个捡到了逃离警车的我，并自作主张地将我带回这座岛的男人，那个叫做轰的男人，果然长得像头熊。。

诚如若叶所说，他在河边。河的另一边是大悬崖，不知道是不是自然崩塌形成的，能够清楚地看到地层的颜色。

他顶着一个五分头，体态浑圆，身高和我差不多，但他的体型看起来比较结实。脸上蓄着短胡子。

他在河边捡拾水泥砖，右手拿着灰色水泥砖，左手还在找其他东西。

河面波光粼粼，阳光就像光线照在银纸上般产生漫反射（注：当平行光束射在平面上时，光线会朝四面八方反射，这种反射称为漫反射。），让人误以为是河川本身在发光。河川不深，清澈见底。

“你要拿水泥砖来干什么？”日比野问。

轰说，这个可以用来当作那个，然后手抓水泥砖，想着该怎么解释。他看起来四十开外，使劲拼凑词汇的模样，怎么看都感觉不出威严。

“是优午要我拿去的。”轰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回答。

“优午？拿去哪里？”

日比野一口气问了两个问题，轰又陷入了沉默。他让我想起了不管怎么敲键盘就是没反应的老旧电脑。

“我带伊藤来啰。”等得不耐烦的日比野向他介绍我。

“喔……”他似乎这才回过神来，尾音拖得长长的，慢吞吞地走向我。

“你好。”我低头行礼。

“喔。”轰举起一只手致意，但迟迟不说话，大概又在想该怎么开口了。他那张嘴似乎比身体还要笨重。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发出低沉的嗓音说：“你那时走路摇摇晃晃的。”

我跟他解释，其实是因为我坐的车发生了车祸。不过，我没有说那是一辆警车，也没有提到我是遭警方逮捕、坐在后座的抢犯。

“有没有人来追我？”我把心一横，试探性地问道。我很担心那个浑身充满恶意的城山会不会追来。

“不，没人追你。”轰缓缓地摇头。他的声音像在笑，好像是发自喉咙以外的某个部位，他让我想起在迪士尼乐园里演奏乐器的那些熊。

接着，他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他频频望着身旁的日比野，却只向我一个人招手。我顺着他的手势向前跨出一步，他凑近我问道：“你要回去吗？”

刹那间，我无法回应，“我回得去吗？”

“你如果要回去，我就带你回去。”

原来是这么回事，问题是他有船吗？在这之前我一心以为再也回不去了，听到他这么一说顿时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但同时也觉得胃抽搐了一下。回仙台被严阵以待的警察逮捕，也就是被城山逮捕这件事与轰无关，纯属我个人的问题。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20节）

“对了对了。”轰想要继续说，但他只是茫然地看着我，似乎忘了自己要说什么。他不发一语地喘着气，过了好一会儿才小声地说：“譬如说，对了，就说是捡到稀奇的贝壳好了？”

他缓慢的语调很可爱。我忍着笑意，点头称是。

“那种东西在伊藤住的地方可以轻松卖掉吗？”

“稀奇的贝壳……吗？”他在说什么?

“如果是卖这座岛上才有的东西会发财吗？”

“像是怎样的东西？”

“像是……鸟怎么样？”

“鸟、鸟吗？”我勉强忍住想笑的情绪，只说，“鸟不怎么稀奇喔。”

“也是啊。”轰皱起眉头，看起来更像一头熊了，“算了，你还是在这座岛上待一些时日好了。”

“是，是啊。”

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这或许是人类才有的劣根性。

*

祖母曾说，人类不好的部分就是所有不同于动物的部分。

父母车祸双亡之后，我那一阵子老是在听音乐，或许是想感受无形的抚慰，或许是什么都不想思考，总之当时我房里的音响老是开着。

“只有人类才会听音乐什么的。”祖母像是责备我似的说道，“动物才不会听那种玩意儿。”

话虽如此，当她看见侧耳倾听留声机音乐的小狗图案时，却又面带笑容地说：“好可爱喔。”

“你见过优午了吗？”轰问我。

“刚才见过了。”我虽然觉得困惑，还是回答了。跟一个稻草人哪有什么见不见过的。

“优午很喜欢伊藤。”日比野不知为何，骄傲地说，“他和大叔之前带来的曾根川完全相反。”

“喔，他呀，他……”轰的话似乎总是说了一半就在空中分解了。

“曾根川甚至连话都不跟优午说，讲来讲去就只有一句‘胡说八道’。”

我心想，外地人大概都是那样吧。

“那个男人，喔，对喔，给人的感觉的确是那样。”轰花了不少时间却只讲了这么几个字。

“话说回来，若叶在大叔家门前睡觉哦。”

轰的脸色沉了下来。

“她好像又在听心跳声。”日比野接着说。轰的脸色更是青一阵红一阵。“那家伙是干吗啊……”他咂着嘴，频频担心地往自家方向望去。

我们简单地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两人并肩走在河堤上时，日比野突然想起来似的说：“果汁机的比喻很有趣啊。”

“咦？”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会像你那样解释优午。”

“那是他自己先说的喔，我只是从中想起了混沌理论。”

“优午很少会那样解释自己，他一定认为伊藤是那样的人。不，他是知道。”

“那种人是哪样的人？”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21节）

“就是托付信息的人啊。”日比野若无其事地说，“优午知道伊藤接下来要做什么。”

“他非常相信你喔。”

“稻草人非常相信我？”

说起来，稻草人是不会说话的。

一个名叫草薙的青年在我们身后喊道：“日比野先生。”

我一回头，看见一辆蓝色脚踏车，一字形的龙头，配上纤细的车体，那和我看惯的脚踏车形状有点不同，感觉不太对劲。仔细一看，前轮加了一个架子，模样很怪异。

青年大概二十出头，发长及耳，蓄须也许是为了掩饰他的年轻，但整理干净的落腮胡反而更显出了他的年轻。他穿着格纹针织棉裤，上半身穿了一件灰色针织衫，外罩藏青色制服，感觉有点紧，就像是不良少年变成大人，个性磨去了棱角。日比野把我介绍给他。

草薙报上姓名，说自己是邮差。我再次看着他的脚踏车，后座的货架上挂着黑色的包，或许是因为邮件量不多，包干瘪瘪的。他的制服胸口上有一块写着“草薙”的小名牌。

“这座岛上也有邮局吗？”我赞叹道。日比野说：“这世上哪里没有邮局？”我猜他没有恶意，但那说法还是令人不舒服。他肯定是属于那种没有心眼，但不知不觉就伤到别人的人，这种人为数不少，拜他们所赐，活着得经常面对痛苦的事。

日比野指着草薙说，这家伙结婚了，妻子的年纪比他大，名叫百合。草薙没有脸红，反而显得有些洋洋得意。

“你会送信到岛外吗？”日比野对他说。

“岛外？”草薙侧首不解。

“伊藤是从岛外来的。”我怀疑自己听错了。“被岛上的居民知道的话会引起大骚动。”没想到发出这句警告的他竟然自己泄漏了我的事情，而且还是当着我的面。

“你说岛外！？”草薙瞪圆了眼睛。“和曾根川先生一样啊。”

“他跟那个不和气、令人生气的男人不一样。”

“听你这么一说，我家百合也很讨厌那个曾根川先生。”

“因为那个曾根川一脸下流，你家夫人是个美女，他该不会对她起了歹念吧？”

草薙的表情霎时僵住了。“他说他不会那么做。”草薙的眼神发出利刃般的闪光。

假如曾根川真的对草薙的妻子起歹念，这名在邮局工作的青年或许会拿刀子之类的利器刺杀他。草薙的反应很激烈，令人不由得这么想。

“别告诉其他人伊藤是从外面来的喔。”日比野说道，却不把自己泄密当作一回事。“除了百合之外，我不会对别人说的。”草薙应道。原来如此，说不定到了明天，全岛都知道我的事了。

“信也能寄到岛外喔。”

“怎么寄？”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22节）

“轰大叔。”日比野像是在说明考试重点似的说，“那个熊大叔会把信带去岛外。如果有回信的话，他再带回来。”

“不过，受理信件的人是我。”草薙展现身为邮差的自尊，“请先把信交给我。”

＊

说到要寄信的对象，竟一时想不到能寄给谁。只有静香一个人是我想联系的，且先不管她是否愿意收信。分手半年以来，我们一通电话都没有打过。

我和静香是在职场上相识的。我只是个成天对着电脑工作的程序员，而她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系统工程师，善于替分店遍布日本全国的公司设计系统程序。

早在ＩＴ革命这个词汇普及化之前，她已经开始为使用网络工具的新事业拟定各项企划，并陆续学会新的程序语言，同时埋首于好几个企划案。即使周末会放假休息，也绝不请年假，获得客户的赞许远多于对她的狂热的揶揄。

但对她而言，重要的并不是工作。

她的名字被列在许多企划案上，功绩的背后道出了她的努力付出，但静香只是藉由那些来确认自己的存在。

她想要听到周遭人说，“非她不可”、“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请教她”。她要的是经常实际感受到“自我认同”这个不确定的事物。

她说，母亲在她小时候是这么教育她的，似乎没事就把“人们是健忘的，很容易就把一个人忘记了”这句话挂在嘴上。

总之，她母亲从小就教育她，要在这个世界上证明自己的存在，若非让自己的名字以铅字形态印刷在纸上，那就要接下少不了自己的重责大任。

每次她说：“我希望有人记住我。”我就会回答：“我会记住你。”但她想要的不是那样的答案。

她唯一的兴趣是吹低音萨克斯风。她说：“只有吹这个不用理由，所以我很喜欢。”她吹得很好。我猜想，恐怕那也是利用肺部产生的气体吹响萨克斯风，藉以确认自己的存在。

“你到底要怎样才能认同自己？！”分手时，我第一次那么粗声粗气地对她吼道。说起来，那就是我们分手的原因。

“我要大家围着我，拍手对我说‘你好棒、你好棒’，哭着对我说‘我们一直在等待你的出现’。”她无理取闹地说，“这样的话，我就能认同自己，感到放心。”

“你又不会名留青史，少自我陶醉了！”我责备她，想不通为什么她要那么傻。

她眼神哀怨地看着我，却没有回嘴。

在那之后不久，我就辞掉了工作。不过，我确实受到医生的警告，视力恶化也不是骗人的，虽然我对辞职一事完全不后悔，但我多少还是不习惯赋闲在家。我无法享受毫无变化、乏味无趣的日子，或许是因为对下一份工作没有着落感到不安，我才会失控地跑去抢便利商店。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23节）

讽刺的是，来到这座荻岛的我，虽然没有受到众人的热烈鼓掌欢迎，却受到了特别待遇，有人对我说，“我们一直在等待你的出现”。如果换作是她的话，她会满足吗?

“你最好写封信喔。”日比野话中夹杂着几声口哨对我说道。他脸上的表情从不同的角度看起来像少年、又像美青年，不过还是最像一只天真无邪的狗。

“可是，那个人已经不是朋友了。”

“收到别人寄来的信还是会开心吧。”他像是在解释物理法则般地断言。

我虽然认为这是一个奇怪的意见，但还是觉得是不是该寄一封信出去看看。我很担心，我总觉得她的自尊心和与之相反的自卑，很可能让她成为以全球人口为目标的诈骗集团或宗教团体的牺牲品。

＊

静香从玄关的信箱抽出报纸。

她拿着报纸，准备烤吐司。在吐司烤好之前，她回到客厅打开音响，查理?派克（注：Charlie Parker，美国流行音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萨克斯风大师。）演奏的萨克斯风缓缓地流泄出来。

快要中午了。反推回去，回到家是早上七点，所以好像才睡了三个小时。

手上的企划案总算快做完一半了。年轻的工程师们总是日以继夜地赶工，熬夜对他们而言，已接近于一种自我陶醉的感觉。

静香也在公司里待了很长的时间，但她却不会对此感到骄傲或生出优越感。工作是为了让世界以自己为中心而转动，她不能被人瞧不起，这与工作时间长短等能力完全无关，她只是不想让承包商和白痴上司看轻。

无论提出多好的提案、学习会准备得再周全，谁会听准时下班的人说话呢？他们只会说：“能够早回家的人真好命呢。”

突然间，她想起了伊藤说过的话。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这样说：“之所以你的缺席会造成大家的困扰，那是因为重要的工作都抓在你手上，你试着放手看看！”

说不定他说得对，静香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正确的事不见得会让人幸福，这也是事实。对静香而言，她渴望被需要。

脖子四周酸痛，她缓缓地转动脖子。眼睛也累了。

“我要辞职。”当时，伊藤继续说道。

“为什么？”她问道。“眼睛痛。”他回答。令人惊讶的是，他不像是开玩笑。

“就为了那点小事辞职？”

“我们就像在搭电扶梯，难道就这样一直工作下去吗？算了，虽然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我不打算连眼睛也赔上。”

静香看着桌上的相框，里面是她和伊藤的合照。那是两人唯一的一张合照，是他们在残障儿童机构当义工时拍的。

他去跟市公所要了机构的地址，打电话预约了要当义工，然后约了静香，“你去吹萨克斯风怎么样？”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24节）

她不情愿地被拖去那间机构表演，这件事让她印象深刻。她独奏的查理?派克的曲子，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评。

“你也可以来当义工呀。”伊藤依然没看着她说话，“像这样，大家也是一直在等你的出现。”

静香知道他想说什么，就算在工作中寻找不到存在的意义，还是有这样的办法取悦周遭人，这不也是一种自我认同吗？他大概就是想说那些吧。事实上，静香当时也感到非常充实，孩子们脸上开心的表情的确让人很舒服。

只不过，它的重量还是比不上工作。静香当时正开始对工作感兴趣，终究无法认同伊藤的说法。

“我要的不是这个，而是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她觉得这话似乎太具攻击性了，那并非她的原意。

她至今仍能想起伊藤以惯有表情耸肩的模样。

他大概是为了把我从不安的泥沼中拖出来才出现的帮手吧，然而我却放弃了这个大好机会。每当静香看着那张舍不得丢的照片时，心里总是这么想。

门铃响起。静香检查自己的服装仪容，心想，运动服里面没穿内衣，不过从外面应该看不出来。

她隔着玄关大门朝外面出声询问，对方以客气的语气说：“敝姓城山，想请问伊藤先生的事。”对方自称是警察。

＊

我们站在山丘上，一座没有名字的山丘上。

可以望见广阔的水田与高山，棕色泥土占据了一整片视野，天空是浅蓝色的，仿佛头顶上也是一片海洋。

与轰告别以后，我们沿着河边走，来到左边有一片杉树林的地方。许多杉木耸立着，景色美不胜收。

我们花了大约三十分钟，沿着前人踏过的登山道爬至山顶。

汗水开始濡湿衬衫，气喘吁吁，我正要说“不行了，我要休息一下”时，我们已经到了。穿越林间，我们抵达了光秃秃的山顶。在夏天，这里或许会长满草皮，但现在只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芜土地。我俯瞰城填，水田规划得井井有条，风景很美，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被眼前的景致深深吸引。四周只听得见风声和鸟鸣，深吸一口气，仿佛连那些声音都能纳入体内。

“那座像塔一样的建筑物是什么？”

我发现一大片水田的另一端有一座孤塔，看起来很细长。

“那是监视塔。”日比野回答道。

“监视塔？”

“昭和初期，是念作zhaohe吧？好像是那时候建的，说不定当时还有人轮流站岗呢。那是小岛上唯一的监视塔。”

“有梯子吗？”

“只有梯子啊。大家都称为塔，其实只是一道巨大的梯子，就像勉强安上去似的，上面只有坐的地方。现在没有人会想上去，从前有个小鬼调皮地爬上去，结果摔了下来。”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25节）

“而且这座岛似乎没有必要监视。”

悄然而立的塔，看起来就像一个孤单的老人。令人联想到一个老人低喃着“没有人记得我”的身影。

“这座岛上少了什么？”日比野突然问我。

“少了什么？”

“就是缺少的东西。希望你能告诉我。”

“我也说不上来。”我说出心里的困惑。

“‘这里打从一开始，就失去了重要的东西，所以每个人都徒具形态。’”

“那、那是什么意思？”日比野的话听起来就像一首糟糕的短歌（注：短歌为日本古典诗歌的基本形态，公元8世纪，宫廷才女、贵族及僧侣之间开始流行一种以五、七、五、七、七形式表现的诗歌。9世纪初的《古今和歌集》堪称日本古典短歌之集大成。）。

“这句话是这座岛上自古流传下来的。”

“自古流传”这种说法本身就很可疑，但日比野的表情出奇的认真，让我连笑都笑不出来。

“这句话由父母传给子女，岛上的居民都知道这句话，所以说这座岛上还少了某种重要的东西。”

“这座岛上所缺少的东西？”

“岛上所有人都察觉了。可是究竟少了什么？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只是不停地想象毫无意义的事。”

“一直都是这样吗？”

“一直都是，不过这是从前的事了，最近感觉这更像是古老的传说。说穿了，如果那是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的东西，那么岛上的居民就算想了一千年也想不到，你不觉得吗？”

“而且这个传说的内容暧昧不清。”既非训诫，也没有具体内容。

我推测这或许是哪个受够了岛上无趣生活的人所讲的话。

“它还有下文。‘从岛外来的人，将会留下这个东西。’”

“意思是说，有人会把那东西带来这里？”

没错，他缓缓地点头。他的表情很慎重，仿佛正在仔细观察我。

“啊！”我不禁低呼，“你该不会怀疑我就是那个人吧？”怀疑这个说法或许不适用于这个情形，但我还是说了。

日比野可能觉得尴尬，别开视线，望着眼前的水田。

这座岛被封锁了。而且如果那种传说还存在，岛民对于外来者应该会更加敏感。

我觉得自己像是辜负了期待土特产的亲友，空手而来。

“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啦……”日比野没说清楚，但他接下来或许要说，这怎能教人不期待？“一天到晚听身边的人在说，这句话已经深植脑海。这里打从一开始，就失去了重要的东西，所以每个人都徒具形态。从岛外来的人，将会留下这个东西。”

“可惜，”我垂下眉，“不是我。我什么也没带。”

我想也是，日比野搔搔鼻子。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26节）

“那个叫曾根川的人不是吗？”我试图打圆场。

“那个态度冷淡又露鼻毛的家伙，不可能是传说中的那个人吧？”他嗤之以鼻，“那个老头顶多就是带了一把猎枪。”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坐了下来。

“可是啊，这座岛上到底少了什么？”日比野问我，“从你的眼光来看，想到了什么吗？”

我扭动着脖子。我想到了很多种，但不知道是不是传说中的答案。

“有电脑吗？”我说出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东西。

“喔，一种叫电脑的玩意儿吗？我听优午说过。不过，在这座岛上，是啊，的确没有。”

话虽如此，但那就是“缺少的那样东西”吗？我很难那么认为。

“飞机呢？”

“岛上没有，不过我见过它。”

“巧克力？”

“那很好吃。”

“宝石？”

“有。”

“玩偶？”

“如果是狗和熊的话，有。”

“镜子呢？”

“你在耍我吗？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

他说，那种东西随处都有。

“裁员？”

“栗鼠和老虎？（注：日文中“裁员”的发音与“栗鼠老虎”一样。）”

我也不认为那会是答案。

这时，我突然灵光一闪，想起了一样非常重要，而且容易忽略的“东西”。“那个呢？”

“哪个？”日比野将身体凑近我。

“时间。”这座岛上会不会没有时间这个概念?

“有趣。”日比野从容地笑了，“这是个有趣的想法啊。”但他马上将身上的SEIKO手表对着我，脸皱成一团说：“刚才你不是看过了吗？”

“你这么一说的确是。”我嘟起嘴巴说，我投降了。

其实，只有一样东西我没讲。

这座岛上最欠缺的就是真实感，这里完全没有一丝真实感。

如果那是答案，我想知道带着答案造访这里的，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可能看到一名勇者带着宝物，将它轻轻放在山丘上的那种漫画场景。

“优午不知道答案吗？”

“说不定他知道。”日比野爽快地说，“可是，他什么也不告诉我们，因为他绝口不提未来的事。”

我心想，优午一定是不想剥夺这座岛上从古至今的乐趣，才会保持沉默，他大概是想让岛民保持焦虑的心情，延伸想象，才不揭露秘密。

这时，日比野指着地面，“据说，那个人会来到这座山丘。”

“这个山丘？”

“对，那个人会将荻岛上缺少的那样东西带到山丘上，交给我们。人们是那么说的。”

我看着屁股底下的地面，屁股接触的泥地冰凉冰凉的，除此之外毫无特别之处。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27节）

“我有点期待，我期待伊藤会从口袋里拿出我从没见过的东西。”日比野有点自我解嘲地说，“所以我才会带你来这里。”

我们下山时花了大约二十分钟，缓坡连接着一条平坦的步道。

走了数十米，我们发现一只猫坐在树下。它是一只三色猫，身上有浅咖啡色和黑色的斑点，懒洋洋地眯着眼睛，蜷着身子。

“那里，榉树下有一只猫，对吧？”日比野那么说。

“是啊。”

“当它待在那里时，接下来几天就都会是好天气，也就是放晴。”

“咦？”

“当那只猫爬到树上时，就表示最近会下雨。”

“那、那是什么意思？”我感到不安。

“那只猫会预测天气哦。”

“为什么呢？”

“你问我，我问谁啊？！不过，只要看到那只猫，就可以知道天气是晴是雨了。”

“每只猫都是那样吗？”

他以一种瞧不起人的语气说，怎么可能还有其他的猫会预测天气？！

“像是燕子低飞就会下雨、出现晚霞的隔天会放晴等等，和那种迷信是一样的吧。”

“那不是迷信吧，我听说那是有根据的。”

“那只猫有根据吗？”

燕子之所以低飞，是因为昆虫在雨天出没，方便捕抓它们。而蜘蛛之所以结起大网，也是为了捕捉昆虫。有关天气的成语应该有其道理，但我不认为猫预测天气是有根据的。

“总之，不会下雨。”日比野一口断定。

那个男人有一副惊为天人的端正五官，这是我第一次想用“美丽”来形容男性。他的发长稍微过肩，虽然我不喜欢男人留长发，但那的确非常适合他。鼻梁挺直，鼻子偏大却不难看。

他大概三十岁左右吧，眼眶下有几条深邃的皱纹，只有那个部位显得老态。他正坐在木椅上看书，跷着一双修长的腿。

“樱。”日比野说。

“十二月不会开樱花啊。”我惊慌失措地回应。

“是那个男人的名字啦。他叫‘樱’。”

日比野发“樱”的音很奇怪，他的重音不是放在 SA，而是平声，简直像在念日本国花“樱花”（注：日语的词汇依不同的意义有重音的区分。这里指的“樱”（SAKURA），当作人名的念法，重音放在SA，当作樱花的念法是平音。）。

“樱是人名吗？”

“刽子手。”

我沉默了，心想，别轻易使用那种吓人的字眼嘛。

“否则就要靠法律。规范、规则、刽子手。伦理与道德。”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总之，他就是那种男人。”

哪有人解释得这么不清不楚的啊！？我大为光火，但日比野似乎粗心地没有察觉到我的不悦。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28节）

我们朝那个叫樱的男人走去，越接近他越发觉得他美丽，令人望之却步。

“樱。”日比野轻快地叫他。

男人合上正在看的书，缓缓地抬起头。他那黯淡的眼神仿佛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脸颊清瘦。

“是日比野啊。”樱的语气冰冷。

他姓伊藤，日比野把我介绍给他。

“喔。”他的反应仿佛我是谁并不重要。接着，他马上又将视线移回书本。我知道那是一位名诗人的诗集，因为开本要比文库本（注：长约15厘米，宽约10厘米的开本。）大一号。

“我也喜欢他的诗。”没想到这座岛上居然会出现我知道的书，于是下意识地说出了口。

“我为读诗而活。”留着长发的他，用沉静的口吻说道。

他的声音就像在缓慢流动的河面上轻轻漾起了一个拇指般的波纹，风味别具。他只说了那么一句，之后噤声不语，于是我们离开了那里。

“是刚才的那个樱杀的。”走到稍远处时，日比野这样对我说。

“谁被杀了？”从未想象过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出现，我真的开始感到厌倦了。

“凶手啊。”

“所以我问，什么凶手啊？”

“杀死园山太太的凶手。”他一脸“你明知故问”的表情。

“咦？”我瞠目结舌，“你指的是刚才说的那起命案？”

“杀死那个凶手的人就是樱。”

“你骗人吧？”

“为什么你一口咬定我在骗人？”

“因为，刽子手并没有被逮捕，还在读什么诗？”

“樱是我们的规范。”

“规范？”

“人如果做了坏事就会遭到惩罚，这是基本的规范吧？如果不遵守这个规范，谁都不会压抑自己不做坏事。所以说，如果没有惩罚，就无法消弭犯罪。”

“是。”我出声应和，我的声音接近叹息。

“樱有他自己的判断，如果有他想杀的人他就杀，没有人会对他有意见。”

“我、我没听说过世上有这种事。”我说。不过这句话本身就没有意义，毕竟这座岛上的事情都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

“地震杀人需要谁的许可吗？有人会去制裁劈死人的雷吗？”

“那和这是两回事。”

“五年前，这座岛上有一名少年，不知道他是为了消磨时间还是怎样，杀了很多只鸽子，每天杀十只，甚至二十只，把它们往墙上摔，弄死它们。”日比野说完以后，“呜——呜——，咕——咕——”地学鸽子叫。

我脑中立即浮现出城山的身影。

“没多久，那个少年就被人一枪打穿脑袋死了。”

“那该不会是……”

“是樱杀的。他找到了弄死鸽子的少年，砰！当场死亡。”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29节）

“怎么可能有那种事。”

“很奇怪吗？”

“因为……”

“你要说，只不过是杀死鸽子吗？”他并没有动怒，一脸高深莫测的表情，“管他是少年还是天皇老子，只要为非做歹，樱就会开枪毙了他。之前还有一个小鬼老是痛殴弟弟，一个只会欺负亲弟弟的无聊小鬼。”

“那个少年也被枪杀了？”

“因为就是那样规范的。”

我哑口无言。残暴地摔死鸽子的少年需要付出的代价，还有虐待弟弟的少年应得的惩罚，究竟有多严重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严重到要被枪杀的地步。

*

少年看着眼前的铁桶舔嘴唇，勉强压抑亢奋的情绪。

待在铁桶里的是他弟弟，他用绳索将弟弟的手脚捆起来，整个人塞进铁桶里。三岁的弟弟抬头看着上方，“哥哥、哥哥”地叫唤着。

少年一个放松，笑意自然涌上心头。他将接在附近水龙头的水管拉过来，把水管头垂入铁桶内侧。

“哥哥，你要干吗？你要干吗？”

少年没有回答弟弟，径自扭开了水龙头。水从水管中流过，水管宛如脉搏般跳动，然后发出了水注入桶中的声响。

少年知道弟弟倒抽了一口气。

他从铁桶上方窥视，看见弟弟的脸。弟弟似乎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嘴巴张得大大的，茫然地看着灌进身边的水。过了一会儿，弟弟发出尖叫，开始扭动身体，发出吧嗒吧嗒的声响。

他叫道：哥哥，好冷！

少年一想到水位渐渐升高，弟弟因为逃不出去而感到绝望，就有一种接近性交的快感。

脑袋的温度逐渐上升，浑身发烫，呼吸变得急促。他听到弟弟的叫唤，面露微笑。

心想，这个白痴。

少年在心里低喃，要怪就怪那家伙太懦弱，老是叫着“哥哥”地一天到晚黏在身边，才会那么没用。连解开绳索的力气都没有，真是个废物。

少年用鞋底踢铁桶，弟弟发出一声惨叫，少年觉得很爽快，又补了一脚，他打算踢到水从铁桶里溢出来为止。少年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理由让弟弟继续活下去，他反而对弟弟什么时候停止呼吸比较感兴趣。

少年并未察觉有个人站在他后面，等到他用眼角余光瞄到，猛然回头时，那里已经站了一个大人。

是樱。

少年浑身颤抖，站定脚步。樱冷冷地望着这边。他看见了少年身后的铁桶，再沿着水管发现了水龙头，仿佛一直静静地聆听着弟弟的尖叫。

“啊，呃……我还是小孩。”这句话突然从少年口中冒出来。

不知不觉间，枪口对准了少年。樱不动声色地架好了手枪。

“为什么？”少年哭了。他经常听到父母提起樱，但那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30节）

樱歪着头，简短地说了一句：“安静一点。”然后指指耳朵说：“吵死了。”

看来是弟弟的尖叫声和少年踢铁桶的声音惹得樱不耐烦了。

少年先哭了出来，看来他正在打如意算盘，心想就算是樱，大概也不会射杀一个哭泣的少年吧，他知道大人都会让着小孩。

“我……还是……小孩子，所以不知道这样做不对。”少年使出浑身解数，演技十足地说，“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俨然一个不会分辨善恶的小孩。

弟弟还在叫唤他，但是声音开始变得断断续续，大概水已经满了吧。

樱的回应很简单。

“那不是理由。”他只说了那么一句，便响起了一声枪响。“吵死了。”他说道。

*

“警察不能逮捕那个樱吗？”我怯生生地问道。

“警察起不了什么作用。”

“什么意思？”

“再也没有比那更没用的职业了。”

他的口吻仿佛和警察有什么深仇大恨。

“三年前还有一个罕见的案例。一个人称好好先生的税务师被樱击毙了。”

“是好人却被击毙？”

“那人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像好人而已。”

喔，我佯装佩服状，对于这座岛导入纳税制度这件事感到惊讶。

*

回到家的税务师解下领带，低头看着一丝不挂地倒在眼前的妻子。倒在棉被上的妻子与其说是人，那张脸的表情更接近某个物体，一张被揍惯的脸孔。她习惯了、受够了，或者说是放弃了。

税务师最喜欢这样凌虐妻子，他喜欢这种建立在夫妻关系之上的暴力。如果袭击陌生女子，可能会落得人尽皆知，但是殴打妻子，就可以叫对方闭嘴。

他照三餐殴妻、踹妻，隔三差五在白天将赤裸的妻子关进浴室，将她捆绑，泡进水里。要是她因为这样而发烧的话，又会以此为由揍她一顿。此外，他也经常烧烫妻子的皮肤，如果妻子手臂上的伤口发出恶臭，他就再揍她一顿。

他会以起水泡严重为藉口，将她关进浴室，反正藉口多得是。

他把倒在棉被上的妻子踹得四脚朝天，他知道妻子不会叫。因为妻子以前尖叫时曾经咬到过舌头，满嘴鲜血还要跪在地上向他道歉。

好，他依旧穿着西装，往手上的纸袋里探了探，取出一把铁锤，不自觉地吹起了口哨。

太阳已经下山了，窗外一片漆黑。

税务师一眼就看出妻子的脸色变了。他面露微笑。

这时，妻子突然站了起来。税务师一惊，往后退了一步。妻子或许是怕他手里的那把铁锤，脸上露出不曾有过的惊恐神色，往玄关冲了出去。

然而，税务师并没有慌张。他优雅地穿上了鞋子，走出玄关。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第31节）

赤裸的妻子跑到外面，不管再怎么呼救，岛民只是把她当成一个精神异常的女人。

税务师在外面表现得一派绅士，到处宣称自己的妻子精神不稳定。

纵使有人同情他的妻子，也没有人会指责他，所以他一点也不紧张，悠哉地出门寻找赤身裸体的妻子。

而樱就站在大门外。

税务师霎时以为自己眼花了。樱现身的时机，仿佛就是在等他从家里出来。税务师压抑着犹豫的心情，自信十足。就算樱站在眼前，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惊慌失措的妻子躲在樱背后，仿佛躲在一块突然出现的盾牌后面。她依然一丝不挂，惶惶然地斜眼偷看着税务师。

“她的脑袋有点毛病，行为有点怪异，有时候不穿衣服就跑出去。”樱并没有要他解释，税务师却开始自行辩白，“她是突然跑出去的。”

樱眯起了眼睛。

“内人患有精神病。”他的话里充满了感情。

这时，樱总算开口了，“那不是理由。”

手枪不知从哪儿出现的，枪口就在税务师眼前，耳边旋即响起了枪声。

*

“一开始啊，我们完全搞不清楚那个税务师为什么被樱打死。”

“你们立刻就知道是樱下的手吗？”

“因为这座岛上只有樱有手枪啊。再说，警察很快就可以从弹孔辨别出子弹是不是从樱的手枪里射出的。”

照他这么说，警察的工作仅止于此。

“当时镇上一阵哗然，人们纷纷讨论税务师为什么会被杀。甚至有人说，税务师的妻子精神状况不稳定，说不定是她干的好事。”

“结果怎么样？”

“税务师的妻子极力解释，说她丈夫是如何向她施暴的，她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等等。据说，那个税务师在家里还是个性虐待狂。”

“所以，樱才一枪毙了他？”

“没错。既然樱会杀他，那就证明了那个妻子说的八九不离十，所以大家都接受了她的说法。”

“为什么没人责怪樱？”

“因为我们认同他。”日比野只用一句话回答我的问题。“我们认同樱杀人。人们因为地震而遇难，老年人会被洪水冲走，他杀人就和天灾一样。而且，樱杀人是有理由、有规范的。光凭他不是胡乱杀人这一点，就比天灾更能让人接受了，不是吗？”

“做坏事就会被杀吗？”

“或许只是我们那么认为。最近，大约一年前吧，有人发现一名家庭主妇和她五岁大的女儿在赏花时双双遭人枪杀。是樱干的。原因至今还不明。只不过，樱应该有他的理由吧，所以也没人说话。”

“等、等一下。一对母女被杀，这不可能没问题。她们不是在赏花吗？究竟是什么理由才能让人接受呢？”

“因为是樱干的，那就够了。管他是母女还是少年、医生、政治家，或者在晴天、清晨，被樱干掉也只有认了。”

“我无法苟同。”

“我喜欢春天开的樱花。伊藤你呢？还有哪种树比那色彩柔和、满树繁锦的樱花树更吸引人呢？这座岛上也有樱花树，我最喜欢樱花了。如果能死在‘樱’的手上，我就心满意足了。”

“樱花跟那个刽子手‘樱’是两码子事。”

“那个男人还会读诗，他肯定比诗人更接近樱花。”

“岛上的人都那么认为吗？”

“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我吐出一口气：随你高兴！

“伊藤如果做坏事的话，也会被樱干掉喔！”

我吓了一跳，想到之前企图抢劫便利商店的事究竟会被判得多重呢？严重到必须被枪决吗？

“我认识一个应该第一个被枪毙的男人。”我想起了城山。

“他是个恶贯满盈的家伙吗？”我不知道日比野是否对这件事感兴趣。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他的模样跟以前一样，坐在平房外的木椅上跷著二郎腿，他有一双细长的腿，正在阅读诗集。直挺的大鼻子引人注目；双眼皮的眼睛兼具冷静与知性，很美；一头像女性般及肩的长发，看起来像个虚弱的诗人，不过感觉并不羸弱，反而是精瘦干练的样子。那把枪就放在圆桌上。”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32节）

我们来到一个很像市场的地方，日比野说：“这里是市场。”

小小的木造店家毗邻而建，除了基本的肉铺、蔬菜店之外，连钓具店都有。与其说是店家，其实更像是用坚固支柱搭起来的帐棚。

往店内一看，每家店里都从着一名中年女子，有的与客人闲聊，有的正在重新排列商品，我还看到一名叼烟的妇女。此外，还有卖雨伞的店，米行及堆满服饰的花车。

这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空间，既没有乡下沿街叫卖的摊贩，也不是东南亚的菜市场而是一条恬静的商店街。

我逛了几家店，正要继续往前走时，停下了脚步，我眨了眨眼。

有一个胖女人坐在报棚里，不，她的身躯庞大，已经超越了“肥胖”的定义，整个人就像一颗特大号的棉花糖；一座从地面隆起的泥山。我从她隆起的胸部和白析的肌肤研判她是女人。

“那是兔子。”日比野察觉我的视线，那么告诉我。

“兔子？”兔子应该是更小型的可爱动物。

“听说她的体重约有三百公斤。”

“那她怎么活动？”

日比野一副“你别傻了”的眼神，说：“怎么可能动得了。”

不能动是一个单纯却令人惊讶。我嘀咕着：“所以她一直待在那里啰？”

“兔子住在那里。”

“那……，那里是她家吗？”

“她家在别的地方。”日比野该不会是想搅乱我的思绪吧?

“可是她不能动耶？”

“兔子她先生住家里。不过，白天会到市场照顾她。你看那边那个男人就是兔子她先生。”

我朝他说的方向望去，有一名体型瘦高的男子拿着一个像是深底脸盆的东西正在走着，他的身高跟我差不多。我再次将视线拉回兔子小姐身上，说不定她很年轻。仔细一看，他的五官端正，还有明显的双眼皮，身躯和头部不成比例，那样更讨人喜爱。

我试着想像一个胖到动弹不得的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会擦出什么火花？爱情？同情？还是一颗奉献的心和义务呢？

“日比野先生。”我听到有人在喊日比野，吓得回头一看，眼前站了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子，发长及腰，穿着优雅的灰色套装。

“佳代子小姐！”日比野的回应很像短促的欢呼声，脸上的线条变得柔和。

“你还在工作吗？”她说起话来很有气质，看起来比我年轻，不过应该不只十几岁吧。

“是，”日比野像士兵般地回应。你有工作要给我吗？“像是突然变成营业员似地显得神采奕奕。

“哎哟，日比野。”另一名女子从后面凑了过来，这次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女子，感觉和佳代子不同，她也是一头长头，不过发色是棕色的。

她们俩看起来感情很好，挤眉弄眼地不知在交换什么意见，然后噗哧笑成一团，日比野似乎无意向她们介绍我，我只能无聊地站在那边好一阵子。

“日比野，我家墙壁这次就拜托你啰，已经又旧又脏了。”棕发女子边说边发出尖锐的笑声。“你如果没有工作，那就正好！”

“吵死了！”日比野一脸不悦。

“可是，如果你手边的工作不太忙，我想拜托你。”那个叫佳代子的女子说道。

“请务必找我。”他马上改变语气。

我就像被人遗忘的黑子，站在一旁听着三人的对话，不过倒是掌握了几件事。

第一，她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我轮流看着两人，她们的身高和五官想像，可能是姐妹，虽然个性截然不同，但说不定是双胞胎。

还有，日比野好像有工作，我猜出应该是与房屋墙壁有关，他可能是砌墙工人或是油漆工，反正就是这一类工作。

还有一点非常明显，那就是日比野似乎对佳代子小姐有好感。相较之下，我也看得出来他对那个棕发的活泼女子感到厌烦。

不管怎样，日比野的反应让人一目了然，他迷上了佳代子。

“那，我等你联络。”

“byebye，日比野。”

两人几乎同时说道，然后就离开了。这两个不同类型却同样年轻貌美的女人，散发出一股柑橘香扬长而去。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33节）

日比野出神地上头她们离去，我看了他的侧脸一眼，再看看那两人的背影，然后望着数十公尺远的地方。她们俩大概以为我们看不到，面对面笑成一团，她们肯定是一对姐妹，连笑法都一样，这一点我可以确定。

她们笑的方式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与其说是健康的笑容，倒像是带点恶意的笑法。

总之，她们对日比野的亲昵态度，有点像在嘲笑乡下青年，感觉像是要伸手帮助怀才不遇的少年，却只伸到一半，又像是在戏弄被遗弃的小狗。我再次看着日比野，他天真无邪地望着佳代子的倩影，令我无法插嘴的余地。

我们迈开脚步离开市场时，日比野凑过来对我说："喂，你看那个男人！"

他指着一名中年男子。男子的个头矮小，瘸着一条腿。

他的腿瘸得非常严重，右脚从大腿开始弯曲，就像玩偶的脚故障般向前突出，走起路来宛如承轴歪掉的车轮正在滚动，就连走上一步，都要比别人消耗好几倍的力气，大概是关节出了毛病吧。他好像很习惯了，看在我眼里却相当费力。

"挺辛苦的样子。"我回答。

"那个男人啊，"日比野慢吞吞地说，"你别看田中那个样子，他才三十几赚钱，看起来很老吧？"

日比野的证据一副自以为了不起，引发我内心的不满。那男人走路不方便应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看他那么辛苦，容貌当然会衰老，我对日比野调侃他的语调感到不以为然。

奇怪的是，刚才那两名年轻女子对日比野的态度，像极了他现在的态度。她们藐视日比野，日比野则瞧不起脚部有残疾的田中。难道这世上是依此来决定强弱的吗?

"听说他一出生，股关节就有问题了，他走路的样子很难看吧？"

“那又不是他愿意的。”

“没有人希望自己一生下来就是穷光蛋或丑八怪。肢体残障让他们输在起跑点上。”日比野淡淡地解释。残障这种说法令我觉得不是滋味。

日比野仿佛看穿了我的心事，接着说：“拖着那条腿活下去就是残障，他不就是北着重物奔跑的马匹一样吗？”

“那倒是。”

“我啊，”日比野仍用目光追着那个姓田中的男人。“每次看到那家伙，就觉得自己还算好的了。”

“这种说法也很奇怪吧？”我责难道。

不过，他接下来说的却与我想像的有些出入。“不是吗？你知道那个田中的愿望是什么吗？假如神明送他一个愿望，你知道他会许下什么心愿？我知道，那个叫田中的男人大概会说：‘请让我正常走路，就算是一次也好，我想要像其它人一样笔直地走向前方。’肯定是这样。”

“大概是吧。”我准备骂他：讲话留点口德！

但日比野这时却说：“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咦？”

“我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那个男人祈求的奇迹已经在我身上实现了。如何？我比他好太多了吧？你不那么认为吗？”

我边听边觉得自己重新认识了日比野，他似乎不是那种会体会别人心情的人，但也不是单纯的笨蛋，他拥有想像力，懂得感恩。

有一名妇人正在水果摊上排放水果，她对我说：“草莓很甜哦。”日比野一语不发地从裤上后面的口供里掏出一个盒子，跟妇人交换了两盒草莓，还说“草莓很好吃”，然后把草莓递给了我。

我问：这是以物易物吗？他回答：也可用轰带回来的货币购买。

“这个，要给我吗？”

“一期一会。”（注：日语发音为ichigoikai，与“草莓一会”的念法相同，喻为一生一次的意思。）日比野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双关语。

“好冷的笑话。”

“我也这么觉得。”

然后，我回到了公寓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做，觉得很疲倦，太阳还没下山就睡着了。我无法判断那种疲惫是来自于逃命的恐惧，还是在陌生的岛上经历奇妙的体验。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34节）

一阵敲门声吵醒了我。

说到会造访我的人，除了日比野之外应该没有其它人，然而此刻站在门口的人不是他，是那个年轻邮差草剃。夜幕已低垂。

“我问日比野先生你住哪里，他告诉我是这间公寓。这里一直都没有人住喔。”

“你是来送信的吗？”我大概还没有睡醒。

“吃过晚饭了没？”

“啊，被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自己还没吃饭。疲惫与混乱让我没有闲工夫意识到饥饿，我从早上就滴水未进。

“要不要来我家？一起吃饭怎么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不太相信交情不深的男人邀我会有什么好事，而且这座荻岛有太多令人费解的事，我怕一走出这屋子，又会遇到令人头痛的事情。

“百合好像也有很多话想说。”他愉快地笑了。

结果，我一脚踩进converse球鞋，跟着草剃走了出去，问我为什么？因为我肚子饿了。

草剃家是一栋红色屋顶、雅致舒适的平房，里面只有两个房间，或许是整理得有条不紊，所以看起来并不觉得狭窄。一名女子来到玄关处迎接我们，草剃向我介绍她就是百合。她个子不高，一头短发，不同于白天我在市场里遇到的佳代子小姐，态度非常自然。佳代子小姐身上散发一股极度优雅的气质，令人难以亲近，而百合小姐给人的感觉则完全相反。

“幸会。”百合小姐的咬字清晰。白皙的脸庞上有一对乌黑的柳眉格外显眼。看起来意志坚定。

草剃怎么看都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感觉还像是新婚状态，不过百合小姐看起来就不像在开玩笑，她是一位稳重的女性。

他们带我到客厅，那里放了一张小圆桌。

草剃消失在厨房里，或许是帮不上忙，马上又被赶出厨房。

我看着他们小俩口的应对进退，心想，静香和我的感情就没有这么好，我们虽然有过欢乐的日子，但总有冰冷带刺的玩意儿横亘在我们之间。我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她承认我在感情是她男友，其它部分则是敌人；一个她绝对不能输的敌人，因为我不够坚强，我很软弱。遇到事情，我只会傻笑敷衍了事，无需生存的理由。对她而言，我肯定是她必须先击败的人。

“这是炸鸡块。”草剃说道。

我下意识趋身向前，闻一闻味道，找不出与一般炸鸡块不同的地方。接着，端上桌的菜肴也没有特别奇怪。碗里盛的是手提包，茶杯里装的也是茶水。

百合小姐从厨房回到饭桌，脱下擦过手的围裙，仔细折好，坐在我正对面。三人到齐，开饭了。

“我好像成了电灯泡。”我低头赔罪。

“有什么关系啊。”她看着草剃的脸。“没关系。”草剃挺起胸膛，清晰地回答。

“我说伊藤先生是从外面来的，百合一开始还露出厌恶的表情呢。”

我不知道如何回应。

草剃说：“因为那个曾根川先生也是从外面来的。”

“喔。”我含糊地应了一声，白天谈话时，他说他太太很讨厌曾根川。那似乎不是假话，她光是听到那个名字，脸色就变了。

“那个曾根川先生和伊藤先生没有关系吧？”

“我又没有见过他。”听我这么回答，他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你见过优午先生了吗？”百合小姐试探性地问我。

“我跟他说过话了，吓了我一大跳，在我们的世界里，没有人相信稻草人会说话。”

“是哦。”草剃喝了一口奶油浓汤。

我怀疑他们会不会相信我。

“他对你说了什么？”他似乎很感兴趣。

“优午知道我会来，跟我打了声招呼，就那样。”

他们是一对很亲切的夫妻，并不觉得来自岛外的我很稀奇，也不把我当成怪人。我觉得表里如一，为人爽快的草剃和冷静沉着的百合小姐真是一对璧人。

“为什么找我吃饭？”

“我提到伊藤先生的事情，百合很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你会不会饿肚子。”草剃说完，咧嘴一笑。“百合很体贴。”他仿佛在说自己的优点。

原来如此，我点头称是，眼前的百合小姐一脸尴尬地捧着碗，她身上散发出温柔婉约的气质。该说是奉献自我吗？很少人会这么关心别人吧。这样的女性是美丽的。

不知不觉，话题转到那个叫园山的画家。

“百合以前就和园山先生很熟。”

“因为小时候，我们是邻居。”她似乎不太想提这件事。

不过我表示感兴趣，她还是说起了她与园山先生之间的回忆。“我小时曾经跑进园山先生的家。”

当时百合才八岁，因为想看园山的画室，所以从他家的后窗爬进去。百全曾经吃过园山夫人做的苹果派和水果塔，却没看过园山做画的地方，所以很亢奋，心想今天正是瞧个过瘾的好机会。

园山家里一片寂静。百合站在走廊上，不知道该往哪走，随便左转走到底，就看到一扇陌生的门。她怯生生地一拉，门似乎原本就半敞着，所以不费吹灰之力便于工作进入房间。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35节）

颜料的气味刺鼻，百合用袜子捣住口鼻。

室内并排着好几块画布，其中之一多半画了圆，四周五彩缤纷，宛如一座儿童游乐场。泼洒在地上的蓝色颜料和涂抹在墙上的黄色颜料，让这个房间感觉更像儿童游戏室。

不可以把房间开成这样吧，百合感觉猛一回神，已经转身于游戏场。当她大步走向画布时，不小心踢到了颜料罐，她吓了一跳，看了看脚底，容器差点被喝倒。她一想到地板被染成一片腥红，就吓得脸色发白，赶紧抓起那个颜料罐。

她放心地吐了一口气。这时，心情松懈了下来。

百合知道眼前的画作正画到一半，画布放在房间的中央，空白处还剩下一半。她侧着头想，这是什么画？走近一看，这是马吗？如果的马，是一匹宝蓝色的马，一匹体型很瘦小，头部很大的马。

接下来，她做了一件错事。她想移动画布的位置，于是伸手摸了画布下面。她的手沾到刚才那个颜料罐里的红漆，画布上理所当然地留下了红色的痕迹。

她倒抽了一凉气，但已经太迟了。年纪还小的大师傅也知道自己做了一件难以挽回的事。她望着画布，红色宝蓝色的画上显得格外突兀。

百合下意识地哭了，她不是害怕被骂，而是怕自己毁了一幅画。

园山夫妇听见哭声，冲了进来，两人站在门口盯着百合，然后分别哀叫道“唉呀”、“啊”。他们看到偷溜进来的百合，以及她手上的红漆，还有画作上惨不忍睹的红色痕迹，立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当时，园山气得简直快喷火，他冲到自己的的作品旁边，定定地盯着被弄脏的部分，然后瞪着百合，双唇发颤。

这时候，夫人先说话了。“老公，这块红色是你画的吗？很漂亮嘛。”

园山摸不着头绪地回头夫人的眼神闪烁着光芒。“红色很美。”

百合畏惧地看着夫人，并且偷瞄了园山一眼。

“别胡说八道了！”园山气得说道。不过，他骂到一半便住了嘴，盯着画布看，自言自语地说：“原来如此。”

“棒透了！”夫人点点头。

园山再次望着画布。“原来如此，这幅画真不赖。”

“听说园山太太是被杀死的？”我不想避开这个话题，于是说了出来。

草剃的表情显得很痛苦。“在那之后，园山先生就有点……，该怎么说呢，变得怪怪的。”

“他的脑袋出了点问题。”百合小姐意外地答得爽快。“真可怜。”

“具体来说，是怎么个怪法？”

“他变得只会说反话。”草剃从耸肩。“就像机器人一样，每天只会做同样的事情。”

这跟日比野告诉我的一模一样。

“那人失去了妻子，整个人完全变了样。”我知道这么说很礼貌，不过百合小姐的证据你是在说自己的情人。“伊藤先生见过园山先生了吗？”

“我只跟他聊了几句。”

“那人说‘是’就是代表‘不是’，他只会说反话。”

“好像是那样。”

“他说的话都是相反的，他的脑袋肯定左右颠倒了。”

“他大概是不想承认妻子已经死了吧。”我说。“反过来说，他太太还活着。”

在尽情享用过晚餐之后，草剃开始收拾碗筷。“交给我，包在我身上。”他开朗地说道。

百合小姐消失在里头的房间，旋即拿着一幅裱框的画回来，放在桌上。“这是园山先生的画。”

“他现在已经不画了吧？”我想起日比野的话，试探性地问道。

我看着画，一幅蓝色的画。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画，看不出任何轮廓，那应该称为抽象画吗？既不是富士山的写真，也不是仔细描绘的菖蒲。说不定是花瓣。

那不是蓝色的花。若真要说的话，是一片像花的蓝。

“怎么样？”百合小姐问我对这幅画的意见。

“其实，我不太懂画的好坏。”听到我这么一答，她露出遗憾的表情。

“不过，我喜欢这幅画。”我立刻补上一句。这句话不是基于礼貌，也不是想要讨她欢心，而是出自真心，我非常中间那幅画。

画中用了好几层深浅不一的蓝色。喔，原来是这样啊，我想通了。或许就像厨师讲究味道、短跑健将在意时间一样，或许画家思考的正是用色问题，或许这正是他们的使命。

不同深浅的蓝色跃然画布上。

“这是很久以前，园山先生送我的生日礼物。”

“很棒的一幅画耶。”

画工并不精细，不过也不是庸俗的风景画，画本身可以是一朵花、一片蓝、一种感觉，但说穿了就是一幅画，它却带来了什么，至少刺激了我。它就是那样的一幅画。

仔细想一想，这座岛没有与外界交流。换句话说，园山完全没有受到国外画家的作品或评价的影响而画出了这幅画。

这是一幅不折不扣的原创作品。

这幅画能不能送我？我压抑着很想脱口而出的念头。

我又瞧了那幅画一眼，整片蓝令我着迷，蓝色引发了我的想像力，对于深受感动的自己，我感觉很新鲜。

“我也喜欢这幅画。”我总觉得百合小姐那个时候才对我敞开了心扉。

“咦？什么、什么？我也……，我也喜欢喔。”突然现役的草剃想必不知道我们在聊什么，慌慌张张地插嘴道。对他而言，所谓的真实就等于认同妻子百合。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36节）

半夜醒来，我是在几点离开草剃家的呢？不过话说回来，我不禁怀疑手上戴的表是否运作正常，时针指着半夜两点，对于现代人来说，手表或许就是指南针，即使没得选择大家都在电扶梯上，人们还是会在意时间。

意识比较清醒了。我从床上起身，左右拨动脖子，然后，我写了一封信。日比野在临别时交给我一张明信片，明信片的背后印着荻岛风景，一望无际的田园，与日比野一起去过的山岳就在远方。“要是有优午的明信片就好了。”听到我这么一说，他嘲讽地说：“稻草人的照片有什么意思？”我心想，要你管。

我将明信片放在床头，开始写信。

好久不见。

尚可的开头。话虽如此，我的笔却在这里停了下来。

收信人是静香。写信给旧情人肯定是世界是最窝囊的事情之一了。但要写给谁，我只想到她跟我祖母。写信给死去的祖母是不太可能的，基于消去法，不得已只好写信给她。

我决定老老实实地写下目前的处境，我以流水帐的方式，写下了突然造访童话世界，以及在这里遇到奇怪的人。为了方便让她了解，我将优午解释成诗人，而不是稻草人。纵然写的是事实，不过写到一半却感觉自己像在捏造故事。

她大概以为我疯了吧，说不定会把明信片撕碎丢掉。或者，在她的生活中不需要一名疯子。

我正在烦恼最后要写句什么贴心的话，不过还是想不出来。反复思量的结果，便添了这一段，

我去过明信片上的那座山丘，实际上很美，视野良好。我同这里的朋友这座山丘叫什么名字，对方就没有名字。我这才知道名字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你觉得呢?

对了，我想听你吹低音萨克斯风，

名满天下或籍籍无名，受到特别礼遇或名留青史有多重要？我一面思考这个问题，一面写恰给她。她一定会皱起眉头，无视已经分手还在挖苦她的我。

我撒了个谎。我说日比野不是朋友。

站在静香面前的男人，亮出的警察手册似乎是真的，对方看起来约莫三十岁，感觉是一个认真的警察。

“我想要请教伊藤先生的事。”

静香正好想超伊藤的事，惊讶于时机的作弄，不过一听到伊藤的名字从警察口中说出，更让她大吃一惊。

“你指的伊藤是……”她先行确认。仔细一想，公司里的系统工程师有好几个人都姓伊藤。

“我想是从前跟你交往过的男人。”城山以公式化的口吻说道，没有一丝不正经。

静香心想，果然是他。她没有理由否认，点点头说：“他怎么了？”

城山接下来说明的内容委实令人难以置信。

伊藤行抢便利商店未遂，遭到警方逮捕，却趁著警车发生车祸之际逃逸，

静香认识的伊藤绝不会抢劫，这倒不是因为常识或没有胆量。而是伊藤不会浪费力气去抢劫，更何况是无预谋的单纯抢劫，她认识的伊藤是个正直踏实，没犯过错的人。

他虽然不是圣人，却有丰富的知识，那不是生活上的知识，而是老练的处世之道。早年失去双亲的他，眼神总是充满了世故。

“他没来我这儿。”她隐藏内心的骚动回答，并说与他分手之后就再也没联络了。

“我是警察，我的工作就是办案。”城山一脸歉然地笑了。他有一口整齐的白牙。他和静香事先打声招呼，说可能还会再来打扰。

“啊，这件事情虽然无关，”城山临走前说：“你有没有听他说过以前的事？像是小时候的朋友之类的。”

静香不禁皱起眉头，看著城山。

“没事，我只是有点兴趣。”他一脸干脆地继续说道：“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

伊藤不太喜欢提过去的事。因为一旦提起，就得触及他父母车祸身亡的往事，进一步追溯的话，就会说到他双亲还在世的事情，静香关上大门时，发现城山正看著她身上的运动服，城山的视线仿佛能透视她没穿内衣的胸部。

“我就知道你会来。”我一站在优午面前，他劈头就说，不过我并不觉得不愉快，

“我睡不著。”我走进干涸的水田，与稻草人面对面。十二月的大半夜，我彷佛置身深海中，四周宁静而幽暗，我的感觉与其说是毛骨悚然，不如说是神清气爽，

“解除疑惑了吗？”优午说道。

我心想，说不定录好音的录音带就藏在稻草人背后。不过，我遍寻不著那样机关，要配合半夜突然跑来的我，事先准备录音带倒是挺困难的把戏。

我在稻草人四周摸了一圈，寻找骗小孩的机关，不知道是小是因为身体被摸得发痕，我总觉得稻单人的嘴边发出了笑声。

如果要彻底搜查，我应该抱住稻草人的身体，将他从地面上拔起。我是不是应该分解他的头部，检查他为什么会发出说话声？里面是否藏了小型麦克风？但是我没那么做？不管怎么想，稻草人讲话的声音发自于睑部，而且我不想变成狂妄自大的学者，声称这世上没有非科学性的事物存在。

你在这里站了超过一百年吗?

“因为我是稻草人，”他大概是看穿了我想知道来来，在我发问之前就说：“我不是神。”

“知道未来和你是神明明就没两样。”

“我救不了任何人，我不像神那么厉害，大家都误会了。”

“呵……，可是，你能够预测未来吧！”我还是紧咬著不放。就算不说未来的全貌，即使是片段也好，我想请他让我看看未来的模样。

“你那么想知道？”

“我可是拼死逃离警车的。”

“当时如果轰没有经过那里，你应该马上会被抓走吧？”

“如果那样，我的下场会怎样？”

“你很清楚那个城山是个怎样的人吧？”

我惨叫了一声。“可是，我认识的顶多只是国中时期的他，他现在已经是个独当一面的警察了。”

“那男人现在也是坏人。”优午淡淡地对我说。“他比伊藤先生认识他的时候变得更狡猾、更残酷。”

“比当时更变本加厉吗？”我的脑海中浮现乘客硬要挤上再也载不了人的沙丁鱼电车。

“这座岛上也有类似的年轻人，不过比起他算是小巫见大巫。”

“你说话挺直接的耶。”

“因为他不是这座岛上的人。”

我这才知道，原来稻草人会坦护自己人。

“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个男人今后会过著怎样的人生？”

“我不说未来的事。”

这句话说得强而有力，甚至可以说是顽固，我知道不管再怎么交涉都是白费工夫。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问那种问题。或许我希望他一口咬定城山那种坏人会受到天谴，

“不过，”稻草人补上一句，“就我所知，像那种天性聪明，不打算体会对方痛苦的人会很长寿。”

“我想也是，”我抬头四望天空。乌漆抹黑的夜空仿佛在计算时机，要将我包进去。

“轰当时如果没去仙台的话，你的人生就结束了，相反的。来这座岛等于是救了你一命。”

“大概吧。”

“总而言之，你欠了一份人情。”

“欠那个叫轰的男人吗？”

“不，是欠这座岛。”

我不懂他的言下之意，只是默默地咽了一口口水。

“你后悔之前跑去抢便利商店吗？”优午突然问我。

“我很后悔。”我没有洋装潇洒，马上承认，“我只是想尝试一次自我放纵的滋味。”

“但你放纵的方式有问题。”稻草人说。“你对你祖母的事情感到后悔吗？”

“你连那样的事都知道？”

“我连那样的事都知道喔。”看来，他从鸟呀风呀人呀的交谈中得知消息大概是真的。他充满自信的口吻也不会令人感到不快。

“这件事我也很后悔，如果我没逃跑的话就好了。”

我想起祖母去世前住的医院，当我赶到医院时，她已经走了，静香在医院的停车场等我，所以只有我一个人进入病房，病房里的白色墙壁看起来更洁白。那种白，宛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37节）

一切又回到初始，就像白纸般洁净。我后悔没能和祖母说上最没一句话。“你祖母临终时说……”告诉我那句遗言的护士露出一种匪夷所思的表情，要是亲耳听祖母说那句话，我大概就不会抢便刊商店了吧。

“你很后悔吧。”优午的叹息仿佛不是为了我一个人，而是为了全天下的人：“你后悔了，然后打算怎么办？”

“忘了。”我虽然装傻，其实对于当时的心情记得一清二楚。”我想干脆被车辗死算了。”

“你想死吗？”

“或者应该说是死了也好，我无法判断自己做的事是对还是错，我想干脆一死百了，如果当时附近有高楼大厦，搞不好我就爬到屋顶上去了，但是能不能从那里跳下去又是另一回事。”我想用自己的生命去逃避难以应付的现实，并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赎罪。

“假如有人想跟伊藤先生一样，从屋顶上跳下来的话，你会怎样？”优午彷佛在出谜题似地突然问道，“假如有人无法判断自己做得对不对，想要跳楼的话，你会怎么做？”

“不知道。”除非真的遇上了，不然谁会知道。

“要救他喔！”优午的语调听起来像是在命令我。“要是遇到那种情况，一定耍救他。”

“是。”

我不知所措地回应。优午接着问我被警察逮捕的心情。“当你知道那个警察刚好就是城山时，你心里在想什么？”

“能够预见未来的稻草人也有不知道的事？”

也许稻草人叹了一口气。“我只能预测未来时事情，并不能了解人类的心情。所以，我对人类的心情非常感兴趣，”

原来如此，说不定他很想一窥人类的内心。所以，我老实告诉他。“我觉得自己毁了，我觉得一切都完了。”

接著，我明知就算请他告诉我眼前的事也是仟然，但还是提出了要求。“就你现在知道的范围也好，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座岛。还有，我若回到仙台会怎么样。我该怎么做才好？”我在恳求他的同时，察觉到这一百多年来一定有许多人重复问他这种问题。“请你告诉我，我会怎么样。”大家一定反覆过问他、恳求他，甚至跪下来哀求他。

四周果真一片寂静；蓝色的景致；风，吹拂我的发；低矮的杂草晃动，宁静让我听得出神。就算月亮从天陨落，大概也只会发出硬币滚落的声音吧。

稻草人久久不发一语，最后还是回答：“我不知道。”

我感觉得出来他在撒谎，稻草人在瞒我，他不可能不知道。

“要是回仙台的话，我应该会被抓吧？”我改用具体的方式发问，于是优午开口说：“一定会吧。”

“谢谢你诚实告知。”我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犯罪的人会被逮捕，这是理所当然的。足球选手用手碰球会被判犯规、教练殴打裁判会被赶出球场，就是这么回事。

“你还不能回仙台。”优午突然那么说。“你暂时得待在这座岛上。”

“咦？要待到什么时候？”

“时候到了，伊藤先生自己就会‘想回去’了，在那之前，你必须待在这里。”

“这么一来，就会平安无事吗？”

稻草人没回答，仿佛回答我也没好处，虽然我对他随口说的语气略感光火，但还是怀疑，有一天我会想回到有城山在等我的仙台吗?

“你写明伤片给她了吗？”

“你连这种事也知道？”

“你的未来分成写明信片和不写明信片两种。未来分成许多叉路。”

这时，我感觉稻草人仿佛微微一笑。我和优午之间的空气轻柔地流动。“请寄出明信片。请不断地寄给她。”

“她会回信吗？”

“就可能性而而言，未来世分成会与不会两种。”我愕然地想，他简直就像个标准的政客，总是避免正面回答。

“静香过得好吗？”

优午好像要让我安心地说：“应该跟平常一样。”旋即说了一句令人担心的话。“至少目前很好。”

“你觉得日比野这个人怎么样？”优午接著问道。

稻草人称呼我时还加了敬称，对荻岛的居民却是直呼姓名。我察觉到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同伴意识，令我有一种疏离感。

“他，”我顿了一下，思考后说。“他很好。”

“good的意思吗？”

“他很像狗。与其说是good，不如说是dog。”

“稻草人有点高兴他的确长得有点像狗。”

“他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吗？”

“这一点请你自己确认。”

我缠着他询问日比野的事。“白天我见到了一个叫佳代子的人。”

“噢，那对双胞胎姐妹啊。”优午仿佛也是岛上所有居民的监护人。“还有一个吧，她叫希世子。”

果然不出我所料，她们是一对双胞胎。“日比野似乎对那个佳代子小姐有意思。可是，那对姐妹好像在耍他。”

稻草人稍微想了一下，说：“日比野其实蛮可怜的。”

“可怜？”

“那对姐妹看起来很漂亮，不，人们往往是残酷的。”

在我的印象中，日比野看起来没那么可怜，说起来，他甚至给人一种随性的感觉。尽管如此，我听到优午说这句话的一瞬间，却觉得日比野很悲哀，真是奇怪。

我开始理解日比野的孤独了，或许“共鸣”是最贴切的词汇，孤独肯定是从蓝色夜空降临在我身上。

我问道，这里有非做不可的事吗？成为无业游民之后，我还是在意自己的职责，我并不期待优午回答，不过他马上说：“脚踏车。”我听了颇为惊讶。“骑脚踏车。”

“咦？”

“你去骑踏车吧。”

“什么……，什么意思？骑踏车？什么时候？”

“知道未来并不太有趣。”优午顾左右而言他，不回答我的问题。相对地，他问：“你见过田中了吗？”

“大概见过。”应该是我在市场里看到的那个体型瘦小、脚有残疾的人男人。

“他告诉过你奥杜邦的故事吗？”

我皱起眉头。我连那是国名还是人名都搞不清楚。

“奥杜邦是美国人，全名是约翰·詹姆斯·奥杜邦（注：john james audubon 1785年4月26日－1851年1月27日）是美国著名的画家、博物学家，他绘制的鸟类图鉴被称作“美国国宝”）。一百多年前，他出版了一本自己画的鸟类图鉴，书名是《美洲鸟类》（birds of america）。”

我是见到了那个叫田中的男人，但是连声招呼都没打。“这件事跟我有关吗？”

稻草人陷入了沉思，仿佛脚夫底下有一块地方会把语言吸走。“或许无关，我只是希望你也听听。奥杜邦的故事很有意思，我喜欢和鸟类有关的故事。”

“鸟的故事？因为你是稻草人？”

“你真会说话。”优午嘲讽地说：

最后，我提出了心里的疑问。“我听说这座岛上少了什么。”

优午似乎就此沉默。

“你知道是什么吗？”我怯懦地继续发问。

“我知道那是什么，但又不能确定那是什么。”隔了一会儿，优午非常沉稳地回答、一个如同谜题般的简短答案。不过，我隐约能够理

解。好比说，水果的形状和颜色，就算优午知道原产地，也不知道水果的味道，因为他没办法吃东西，即使他问我好好不吃，他自己也无法用舌头品尝，一知半解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优午的语气听起来很遗憾，我无法再追问下去。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38节）

一路上几乎没有路灯。我迎着冷风踏上归途，回去的路不难走，只不过我天生就是个路痴？完全搞不清东西南北。头顶上的夜空宛如大海般深邃。

眼前不见路标或标识，我撤迷路了。有好几次，我一脚踩空，踏进泥土中，我的视力不佳，一到晚上视线就变得模糊，我应该问优午回去的路线。

我在黑暗中眯著眼睛，隐约看着远方山丘的轮廓，我数度停下脚步，心思干脆就地过夜，但还是下不了决心，我看见一座尖塔，好像一只在夜色中悄然伫立的长颈鹿，那是监视塔。我好不容易掌握了前进的方向，与期说那是一座塔，倒不如说像守卫。为什么那座塔到现在都还好好的呢？这一点也令人匪夷所思。

我走进岔路，环顾四周？看见远处有个人影，一个弓身前进的身影，我眯起眼睛仔细一看，马上就认出对方是我白天见过的人，他是园山先生。

大半夜的，他在做什么？日比野说，园山每天会在在一个时间做同样的事情。我看了一眼于表，凌晨三点，我目不转睛地叮著园山远去。

回到公寓之后，我无法立刻入睡。

厨房里有冰箱，里面放了白天日比野送我的草莓。但是，我突然很好奇这座岛的电力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很难想像这座被遗忘的小岛，在某处还有一座发电厂，电力沿著电线分送到每户人家。这里就算不像霞岛和千鸟岛那么偏僻，应该也相去不远。冰箱后面的插座形状，和我平常看惯的略有差异，

我突然想到一事，于是从玄关走出去，绕到公寓后面一看，发现那里设置一个电箱，看越来像黑色骰子也像铁箱，形状就像放大的汽车电池，箱子上面嵌入晒衣夹般的电线端，那让我想起自己还在当系统工程师时使用的那具频频故障的伺服器。

我回到房间，把冰箱里的草莓拿到床上吃。

我望向窗外，看得到月亮，月亮发出蒙胧的光芒，幸好那跟我知道的月亮形状一样。我侧眼确认枕边的明信片，思考优午的事，身边尽是一堆令人无法置信的事情，但是我已经习惯那个会说话的稻草人了。人是一种习惯性的动物，也是令人讨厌的动物。人们无所事事地活著。年轻人闲来没事会呻吟：“好无聊哦。”诸恶的根源不就是人们太闲了吗?

原本以为总算开始习惯这座岛，没想到岛上的情况却在一夜之间有了重大改变，事情似乎发生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我睡到不省人事之际。

优午被杀了。

再没有比被吵醒更令人火大了。所以那天早上，当有人粗鲁地敲门吵醒我时，最先涌上心头的就是满腔怒火。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藏青色的窗帘没拉上，白色的光线照到床铺。

我起床开门，冲进来的是日比野，他大口喘著气，肩膀剧烈起伏。这里的确不是我家，但毫不客气闯进来的他还是很惹人厌。

“伊藤。”他向前倾倒在玄关门，气喘如牛地说：“优午被杀了。”我的睡意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赶忙穿上床边的鞋子。

走出屋外，日比野拼命奔跑，我也跟在他身后。

水田里形成了圆形的人墙，大概有二，三十人，每个人不是惊讶地合不拢嘴，就是垮著一张脸茫然伫立。

彷佛四周只剩下灿烂的白色阳光。

人群中有几张见过的面孔，邮差草剃带著妻子百合小姐站在一旁。

日比野仿佛在说自己有那个权利似的，拨开人群前进，我虽然觉得这种行为很厚脸皮，不过现场并没有人生气，大家都认为现在不是动怒的时候，此外，还有不少人从田埂望向这里。我逐渐感染了围观岛民们身上散发的凝重气氛，他们简直就像失去了活下去的指标，说不定这就跟在森林里失去指南针的情况一样。

日比野所言不假，优午倒在那里，我无法判断倒在那里的说法恰不恰当，但是优午就是倒在那里。

这真是凄惨的景况。优午，或者该说是原本构成优午身躯的材料，说不定也算是稻草人的脚，脊髓，那根粗大细滑的木头被人拔出地面，丢在一旁。原本好像深深地埋在土里，木头上有一段颇长的泥土痕迹，

手臂部分被粗鲁地扔在远处，连用来固定的绳索也被随意割断了。不，与其说是随意，反倒有仔细切割的痕迹，绳索本来就绑得很紧，而那些超过一百年的绳索好像被锯子之类的工具割断了，

原本穿在优午身上的t恤被揉成—团，沾满了泥土，就像—块脏抹布。

我走到滚落的木头旁蹲下，没有人有意见，也没有人来阻止我，日比野在我身边弯下腰，模糊不清地说："优午被分尸了。"

我从头到脚凝视著稻草人的木头，原本盖在他头上的布巾掉在附近，却遍寻不著布巾里的球形物。

我看著那根木头，那原本是一个可以预测未来的稻草人。我发现在优午头部的位置有一些奇怪的伤痕，那是无数个细长的洞，在木头表而布满了绵密的割痕，精细到令人无法想像的地步，我原以为那是自然形成的倒刺，仔细一看却发现那些美丽的伤痕是人工所为。

我凑近一看，抚摸木头表面。惊人的是，原本以为的伤痕竟然是小小的瓣膜，我试著轻轻翻动，里面是空洞，好像是气孔，气孔上还黏著瓣膜。

这是怎么凿开的洞？木头本身颇有厚度，这是用锥子耐心雕出来的吗？还是用刀子不断地削出一个个洞呢？不论是何者，肯定都是一项旷日费时的工程。

"这个洞是什么？"我问，日比野没有回答。

定定地看了好一阵子，我才发现木头表面的伤痕，也就是树皮的瓣膜随风轻轻晃动。我眯起眼睛，心想这是嘴巴吗？就眼笛子的原理相同。风一通过洞，瓣瞠振动发出声音。细微的振动造成颤动，办膜一颤动，就会发出声音。稻草人会不会分别用这些声音讲话呢？我想到连自己都傻掉了，不会吧？

接著看头顶，也就是木头顶端，那个年轮也很奇怪。

不，与其说是年轮，还比较像是沟槽，一些错综复杂的沟槽。到底是年轮发生了变化，还是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将食指伸向沟槽，摸到许多细小的纹路，粗糙的触感类似晒干的葡萄柚切口。沟槽里附著泥沙，还有小果实及几片稻谷，泥沙断断续续地从沟槽里掉落。

几只小虫陆续从那个年轮里爬了出来，我慌张地“啊”了一声，缩回手指。大约有二十只长得像金龟子的昆虫，一面拨动沟槽里的皱褶，一面探出头来。我原本以为里面只有果实，没想到还夹杂了虫子。

“这虫是怎么回事？”日比野也发现了小虫，不快地说道，然后拨掉它们。有些虫子钻进褶缝里，有些则飞走了。

“这是头。”我如此低喃。

“什么？”

“就像人的脑袋。脑子有很多皱褶，对吧？这个沟槽就像那个。”

“这是脑子的皱褶？”日比野嗤之以鼻。

“这个沟槽挺复杂的。我原本以为是年轮，但肯定不是，因为遍布整根木头，就像是布满人体的神经。”

“虫子干嘛住在神经里面？”

“人类的脑子有神经的电波和脑内物质在流动，籍以进行思考。小虫说不定就是负责那项工作。”我边说边觉得自己的话很愚蠢。

“你说虫子是什么？”

“电流的替代物，到处窜动的虫子刺激脑部，让大脑运转。”

我又想起混沌理论。所谓的混沌，基本上是由“单纯物质”的组合所引起的。优午头部位于脊髓顶端，聚集了许多“单纯物质”，泥土、果实、虫子、还有日照，或许剩下来的就是组合。

“简直乱七八糟。”日比野说道。

我脑中浮现别一个想法。虫子的动作应该是基于反射动作而且相当敏捷，不正符合大脑的运作吗?

“对了，放在上面的那颗头跑去哪里？”脊髓上面原本有个球形物，那块沾满泥土的布巾掉在地上，但是没看到里面的东西。

“不见了。干下这件事的家伙带走了。”他的说法是“干下这件事。”凶手将稻草人拔出地面，分尸后弃置不管就走了。

优午是否发出了惨叫声？当他逃不掉，站在这块水田里任由凶手宰割时，空间在想什么？

当时，我惊呼了一声，我有一个单纯的疑问。我和日比野面面相觑，他似乎也想到了同一件事。

“优午为什么没办法预测自己会被杀呢？”

日比野如此说道。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39节）

日比野从优午原本站立的位置往下俯瞰，那里有一个直径十五公分的洞，一根木头插在那里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

我学日比野站著看那个洞，一想到优午一直站在这里，眺望比远方山丘更遥远的未来，我就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我回过头去，大伙儿赶紧回到原本站立的地方。

“喂，小山田。”日比野突然朝著一名身穿墨绿色夹克的男子叫喊。

“是你啊？”对方回应。他看起来跟我们差不多年纪，但是站得比我们直挺。

“这下子怎么办，该轮到你们出场了吧？”日比野一副高高在上的语气。

“这是器物毁损。”鼻梁笔挺、五官深邃的男子板起脸孔答道。

器物毁损真是说得一点也没错。一个稻草人被拆得四分五裂，不过是物品被弄坏罢了，不过，那是就法律上而言，在情感上又是另一回事。

“警察真是不知变通。”日比野皱起眉头。

“不是不知变通，我也很难过，但法律上就是那么规定的。”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稳重，胸膛厚实、背脊直挺。或许是那眼神令人感觉诚实。我觉得他像个武士。

我听到警察两个字，心头一惊，马上想起城山。

他说，法律上就是这么规定的。我觉得这句话说得言不由衷，恐怕他也无法承受优午死去的打击吧：

“刚才那个人是警察？”那男人离去后，我问道。

“是啊，”

“这座岛上也会发生命案？”

“很多啊。”日比野从坐在圆木长椅上，上半身前倾，弯身捡起脚边的石子把玩。“盗窃、抢劫、强奸、杀人、车祸，这些事一定到处都有吧。”

“是啊。说不定到处都有。”就连我也曾经以抢劫未遂的罪名遭到逮捕。

“警察的工作项多到处巡逻。”

“到处巡逻？”

“一旦发生命案，警察首先跑到优午跟前问嫌犯的名字，接著只要揪出那家伙就行了，不是足吗？他们的工作顶多在案发时掌握谁在哪里而已，也就是到处巡逻。”

这跟我知道的警察办案完全不同，简直就像是演话剧或闹剧。不过他说得没错，只要优午在，就可以知道凶手是谁。

“就像名侦探一样。”我低喃。

身旁的日比野凑了过来。

我还是上班族时，经常在通勤的公车上阅读推理小说，因为推理小说比程式设计指南更能让我转换心情。在小说里出现的侦探角色，并不是为了防止命案发生，而是为了解开案情所设计的。案情虽然禽水落石出，但终究救不了任何人。静香曾经抢走我看到一半的小说，然后发表高论。

“你知道这位名侦探什么时候会出现吗？是为了我们啦，他是为了拯救故事以外的我们才出现的，好蠢！”

我也认为这个见解很有意思，名侦探总是站在比故事高一级的位置。这么一来，优午肯定也是站在相同的地位，或许他不是为了拯救我们的故事，而是为了处于更高层次的某个人而存在。

所以，他才会在命案发生前绝口不提未来，他不要阻止命案，

“还有一个叫樱的人吧？”我试探性地间道，

“是啊，如果樱先发现的话，就会毙了凶手。”他接著说，“但不知道樱是以什么标准枪决人的。”

“刚才那个姓小山田的刑警是你朋友吗？”

日比野露出不悦的表情，“从小认识的。”

“你们是儿时玩伴啊？”

“怎么可能。”日比野脸上丝毫不带客气或害羞的表情。

“警察不调查这件事吗？”

“不知道，警察现在大概也慌了吧，以前只要四处看看就好，现在却失去了优午这个依靠，这就跟失去一家之主的家庭成员一样，大家必须讨论接下来的生活方式，像是母亲负责顾店，长男处理农务。哎，应该要调查谁对优午下毒手，但就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啊。”

“喂，日比野。”背后有人出声，我回头一看，是小山田。“你觉得怎样？你觉得优午是被谁杀的？”

他那端正的五官，我越看越觉得像武士。他的口气是在向朋友寻求建议，虽然日比野觉得他很烦，不过他好像没有对日比野敬而远之。

“警察干嘛问我意见。”

“日比野，你觉得怎样？”

“你去问优午啊！”日比野冷淡地说道。“你不是一直在看轰大叔带回来的那些很难懂的书吗？这时候就动动脑吧！”

“我不喜欢看书，我只想获得资讯。”小山田如此回答。

他这么一说，那张刑警的脸也带著知识份子的气质。“知识份子”和“武士”不会相互矛盾吗？

“伊藤，你知道人类到死亡之前的脉搏会跳几下吗？”日比野问我。

“天晓得。”

“是吧，就算不知道，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但是这个小山田竟然告诉我书上有写，还嘲笑我没有知识。”

“是二十亿次。”小山田说道。“而且不只是人类，听说哺乳类都一样。”

“知道那种无聊的事有什么用？”

“有时候有用。”

小山田离开了现场：我定定地看著日比野，他脸上带著落寞的表情走向别处。

离开水田时，我在人群的最后面发现一个肥胖男子，一个挺著大肚腩的男子，他的头发稀疏、眉毛浓密、大约四十岁左右。他的模样跟其他人不同，因而引起我的注意。他拿著一台很大的银色相撬在拍照、不同于其他茫然伫立的人们，他浑身散发出凑热闹的氛围，说起来，那个男人更适合待在龙蛇杂处的都市里，我确信他就是曾根川先生。

在那之后，我和日比野爬上了山丘，那座他昨天带我来过的无名山丘，传说中总有一天会有人带著礼物来的山丘。

天气也不错，若从崖边探出头，还看得到水田里的岛民们，我们一边望著他们，一边坐了下来。

“今年不太冷耶。”日比野说，“都已经十二月了，坐在这里也不会冷到发抖。”

“优午为什么对我们只字不提呢？”我说出憋在心里的话。“昨天不是见到他吗？他不是说他可以预知隔天会发生的事，那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不说自己会被杀呢？”

日比野沉默了好一阵子，彷佛一开口，心里所想的就会从喉咙里溢出来，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思考吧。”我主动提议。“优午知不知道自己会死？”

“当然知道啊。”日比野嘟著嘴说道。

“优午知道的话，为什么不说呢？”

“若不是不信任我们，那就是打算默默死去吧。”

我发出低吟，不懂。明知自己会被杀死，却还是不肯不告诉我们?

我又想起了混沌理论。混沌理论认为，初期值的些微差异所造成的影响超乎想像得大。这么说来，说不定是某种资讯在某个环节出了

差错。或许是稻草人获得的资讯有点误差，结果在一个半世纪里逐渐扩大，最后让他误判了自己会死亡的资讯。会不会是那样?

混沌具有那样的性质，极小的偏差会导出完全无法预测的结论，是什么在哪里出了错?那究竟是什么?

“会烧掉他吧。”日比野嘟囔了一句。

“咦？”

“他终归是个稻草人，最后会在哪里被烧掉吧：”

“不替他盖一座坟墓吗？”

“伊藤觉得盖坟墓比较好吗？”

“我昨天才来的，连岛上居民的习惯和想法都不知道哩。”

“打个比方，如果在伊藤居住的镇上，大家会怎么做？”

“稻草人原本就不被当作一回事。不过，要是稻草人真会说话?那些电视上的八卦节目肯定会争相报导。”

“八卦节日？”

“一种电视节目。”

我试著想像，那些不负责任却身负使命感的电视媒体人，必然会成天围在那个会讲话又能预知未来的稻草人身边，用麦克风指著他?并录下他的声音，比对声纹，讨论哪位艺人的声音像他，或悄悄地割伤稻草人的木头手臂，测试他是否有痛觉，最后再割下他的头，拿到大学的实验室里化验，研究其中的构造。他们想要将一切摊在世人眼前。

假如优午遭到毁坏，他们将会摆出一副“怎么这么残忍”的表情来告诉观众这件争，他们会很认真地说：“那个稻草人原本是人。”

“究竟是谁做出那个稻草人？又是为了什么？”我问日比野。

“大概是江户时代的农夫吧。”

“是吗？”

“稻草人址是用来防止鸟类破坏农田的道具吧？曾根川曾经笑着那么说过。”

我也想说同样的话，稻草人本来就不会说话或预测未来，只是用来防止鸟类偷吃稻米的人偶。

“那是谁干的好事！？”日比野看著前方说道。

“对了，我刚才看到一个奇怪的男人。”我边回想边说道。“优午身边不是聚集了很多人吗？最后面有一个拿著照相机的中年男子，看起来好像很了不起，表现得很冷静。”

“穿著咖啡色夹克的男人吗？”

“大概。”

“秃头、矮个儿、鹰勾鼻的男人？”

“思，应该是。”

“那就是曾根川。”日比野的嘴巴扭曲，仿佛在嚼咬著苦涩的东西，“他和伊藤一样都是从岛外来的人。这一百五十年来，他是第一个来这座岛的外人。”

“果然。”我无力地回应。一直以为曾根川是我在陌生国度遇见的同胞，然而在田里看到的那个男人竟是那副德性，顿时大感失望。脑满肠肥、无责任感、狂妄自大，我只是瞥了一眼，却觉得他已具备了所有我讨厌的特性。现实是残酷的，隔了一百五十年才出现的人居然是那个男人，岛民们也觉得自己得不到救赎了。

“老实说，我有点失望。”我同情地说道。

“第一眼看到他时，我马上就知道了，那个曾根川是个落第生。”

“什么是落第生？”

“路上的啊。”

“路上？”

“人生是一条道路吧。”

我佩服地说，这话很有趣耶，他不悦地搓了搓鼻子，仿佛要说，没想到你会说那种话。

我想起了曾经在晚上看过园山，“园山先生晚上也会败步吗？”

“那个疯子向来早起。”

“他会在凌晨三点散步吗？”我记得我看到他的时间。

日比野狐疑地看了我一眼，“那段时间他在家。那男人通常都在早上五点外出。”

我忍住追问下去的冲动。我确实在凌晨三点看到园山。“可是，他会不会偶尔也在凌晨三点外出？”

“绝对不可能。”日比野断言。“正因为不可能，所以才奇隆。那个园山就像一座走路的时钟，会在相同的时间小现在同一个地方。”

“太莫名其妙了。”我半带著笑容说。

“那男人就是那么莫名其妙。”

我不是那个意思。话说了一半，但我没有继续说下去，就算针对图山先生的散步行程争论，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优午从什么时候开始站在那里的呢？”

在下山的半路上，我问日比野。

“江户时代结束、进入锁国结束时。”他配合我的步伐，激动地回答我。

据说这座岛正好从那时候与世隔绝，也就是一八五五年。

稻草人、开国与封岛之间一定有某种关联。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我会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死去，只有这一点是肯定的。这世上尽是一些想知道却不了解的事情。

一八五五年是安政二年，德之助狂奔，他在荻岛上唯一的一条宽广柏油路上奔跑，从港口一路往西跑。他气喘如牛，鞋底磨破，斜眼看到了绣球花，路旁依旧是新绿。他穿越绿色与茶色的风景。

远方可见一座钟塔，在涂上白漆的十字架柱上，有一个很大的圆型钟面，德之助已经二十岁，也娶了老婆。即使如此，一旦踢踢地面，又成了一个童心未泯的大孩子。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40节）

港口位于岛的最南端，高耸的杉树犹如森林般围绕著港口。

他目送最后一馊西班牙船离去，踏上归途。初夏的太阳正要发挥热辣的本领，下午一点多，经过细长的田埂，他看到禄二郎坐在田边，俯瞰著海边。

“你果然在这里。”德之助一边调整呼吸一边说道。

禄二郎回头。“你去了吗？”

禄二郎是个脸颊瘦削、发质细软的美男子，外型比起造访岛上的西班牙人毫不逊色。最近岛上挽发髷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禄二郎不想改变发型，相较于身穿短袖上衣的德之助，他则是穿着和服。

“去了，刚去。”德之肋说，“贝拉鲁克医生也在船上。”

贝拉鲁克是十年前在荻岛定居的开业医生，纵使全聋，却是个全年无休的好医生。德之助知道禄二郎和他交情甚笃，听说禄二郎曾经偷看过他动手术。

“这下子连最后一个西班牙人也走了。”

“封岛啊。”禄二朗眺望著大海。

“close my island。”一德之助用别脚的发音说道。

“别说南蛮话。”

“小禄落伍了，这是英语，现在英语比南蛮话更流行。”

两百多年以前，这座岛开放拓西欧的捕给站，来访者多半是西班牙人和罗马人，其他国家的人也越来越多。

“幕府大概会解除锁国政策吧，去年的和亲条约就是前兆。”这并不是德之助的想法，而是荻岛居民一般的看法，荻岛人从来到岛上的外国人口中得知，美国黑船会前来日本。相对于此，荻岛与幕府之间完全没有资讯上的交流。

“开国的同时，这座岛反而要封锁，这是个好政策吗？”禄二郎嘟囔了一句。

“没办法，这里属于仙台藩，但又不归仙台藩管辖。属于幕府政权，却又不归幕府政权治理。很像流放区，可是又不是真正的流放区。”

“这里是支仓大人的领土。”禄二郎说，这里是支仓大人开拓的世界。“我越来越不懂了，所有人都忘了这座岛。既然如此，还有必要封岛吗？”

“这是白石大人的命令，命令永远是正确的。”

“我看到了。”

“小禄明明跟我同年纪，看起来却很老成，因为你把很多事情想得太复杂了。”

“这是遗传自我父亲。”禄二郎板起脸说道。

德之助露齿而笑，因为他非常清楚禄二郎的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你那固执的个性是怎么来的？简直比扭曲的瓶盖还要硬。”

“我从来没看过我父亲的笑容，那是一种乍看之下似笑非笑，忽而又一脸正经的表情。”

“他那张脸根本不会笑，牛比他还亲切咧。”

禄二郎听到这句话，脸上的表情一变。

“你说你看到什么？”德之助回到原来的话题。

“你听好了。就像大家所认为的，幕府近期就会取消锁国政策，日本被迫签定不平等条约，疲于应付。”

“那不就像白石大人说的吗？白石大人说，这个国家会因为开放政策变成一条破抹布。如此一来，唯有荻岛与外界断绝往来一途。”

“这只是重蹈日本锁国至今的覆辙，拒绝与外界往来，一切都将停止进步，这座岛会落后，你等着看数百年以后，恐怕幕府不再是幕府，而内陆却会变得朝气蓬勃，到时候，这座岛依旧是现在的模样，跟不上时代。”

那个时代，即使没有攘夷派，还是有不少年轻人预言幕府会灭亡。

德之助撇了撇嘴。“真了不起，小禄居然看得到那么久以后的事。”

“no future。”禄二郎突然无意识地冒出一句英语，

德之助没听清楚，反问：“你说什么？”

“没什么。”禄二郎板起脸孔回答。他望著大海，海面上反射著阳光。

德之肋也在他身旁坐下。“你在看什么？”

“船。”

德之助曾经听说，当支仓常长来到这座岛时，这里除了水田以外别无他物，人与人之间甚至没有交集。岛的四周全是流放区，岛上死气沉沉。是支仓常长改变了现况，他陆续带著西欧人来到这座岛。“岛上应该保持宁静，居民们不能离开。”相传他临死前还这么说著。

禄二郎常说：“那是因为支仓大人的遭遇，他不想让内陆的人知道他在这座岛上，所以才想要维持岛上的宁静。”

“那些船只怎么处理？”德之助窥探禄二郎的表情。

“白石大人好像说那也要烧掉。”

“说是要彻底断绝与外办是交流如果还留着船就没有意义了。”

“我不懂白石大人在想什么。”禄二郎在叹息中冒出这句话。

“但你不是讨厌异国文化吗？”德之助仿佛在提出不满。“既然如此，封岛不是正合你意？”

“我并不讨厌，我只是害怕人们沉迷于西欧文化，忘了这座岛的本质，我是怕樱花、优雅的语言、美丽的水田等等被破坏。”

“怎么可能被破坏！？就算是现在来到这里的西欧人也是因为喜欢这座岛原本的风貌，他们不会带来多余的东西，也不会破坏什么。”确实，西方旅客除了衣服之外，几乎可说是空手而来。

“这座岛或者说这个国家的人民常常过度推崇西洋文化，我对那样的事情很不以为然，可是彻底封岛又是另一回事。这完全是两回事。这么一来，这里将会成为一座孤岛，导致无法挽回的结果。水桶里的水若是不流动就会腐臭，道理是一样的。”

德之助听着禄二郎如涟漪般静静地诉说，深感佩服，但还是不忘叮咛：“总这，你造成别违逆白石大人。”

统治这座岛的白石家族，获得与西欧交流所衍生的大部分利益，至今不曾威胁过农民的自由。

不过，目前的情况开始有了改变。

白石身边开始聚集危险人物，怀有国粹主义（注：即一国的国民认为自己国家的文化与传统比其它国家优秀，具有排外性。）或者国族主义思想的人们在白石身边聚集。实际上，也有谣言指出，这些极右派的思想家对于年老的白石鼓吹一些有的没的。

“小禄也知道吧？一群可疑的人聚集在白石大人身边。要是谁敢唱反调，搞不好会惹来杀身之祸。

禄二郎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在回家的路上，他问道：“这座岛上少了什么？”

那是自古以来的传说。德之助从小就绞尽脑汁地思索那个“缺少的东西”，并引以为乐。“根本没有那种东西啦！”

“总有一天，会有人把那东西带来。”

“没有人会带来的。”

“如果是真的。”禄二郎说道。

“那只是传说。”

“就算这座岛真的少了什么，也用不着刻意隐瞒吧。”

“小禄，你喜欢这座岛吗？”德之助突然不安地问道。

“嗯，喜欢。”禄二郎回答。

在那之后过了几天，德之助和禄二郎未再碰面，没有禄二郎的消息，德之助倒也不担心。

这时候，禄二郎的父亲银藏突然跑来找德之助。当时，德之助正站在自己的田里，拔除稻苗四周的杂草。据说，禄二郎从昨天起就下落不明了。

银藏嘴里正骂着，双眼却红了。德之助知道他是担心得睡不着觉。

然而，德之助的心头涌上一股不祥的预感，他只是轻言安慰了银藏几句，回家以后旋即飞奔出去。

他老婆小雅望着连晚饭也没吃的他，挖苦地问道：“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总之，他显得极度不安，而那不安以最糟糕的形式发生了。

德之助的耳边不断地传来削东西的声音。

太阳一晃眼就下山了。当德之助抵达 san juan bautista号时，不仔细看根本分不出码头与水面的交界，他挥舞着手电筒，好不容易找到那艘船。

他凭直觉攀上绳梯，爬到一半跳到另一跳绳子上，终于爬上甲板，他想起小时候为了逃避健康检查，和禄二郎在船上的往事。两人在甲板上躺成大字形睡午觉，晒得一身黑才回家，结果是钟响起吵醒了爸妈，还挨了一顿骂。感觉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他侧耳倾听，发现声音来自船尾一带。他看到一个背影，立刻认出那是禄二郎，但不清楚对方在做什么。他用手电筒照着脚边，发现甲板脏了，是血，斑斑血迹一直延续到蹲着的禄二郎身边。

“啊，你被那些家伙揍了吗？”德之助对他说道。

“你说得没错，那些家伙很可疑。”禄二郎似乎想笑却笑不出来，不住地咳嗽。“我一到白石大人的宅院，马上就被他们包围了，我只是站在大门前，连门都进不去。”

“你要直接上诉吗？”

“我只是想讲道理。”

“没有人爱听大道理。”

“我能做的不过如此。这座岛至今就像个被人遗忘的孩子，忍气吞声地活着。如同支仓大人的忠告一样，从外国来的黑船要求幕府解开锁国政策，我们只要乖乖顺从就好，这座岛不就不会有任何改变吗？还是像以前一样，有西班牙人、也有英国人造访，和内陆的仙台藩及江户幕府持续淡淡的交流，那样不就好了吗？我只想告诉白石大人这些。”禄二郎滔滔不绝地说着，但德之助的不安依旧没有消失。

“你流血了。喂，回家喽！”德之助蹲下来靠近禄二郎，从背后抓着他的肩膀，但禄二郎随即发出惨叫，德之助发现碰到他肩膀右手全是鲜血，禄二郎的肩膀被人狠狠地砍了一刀。

“目光短浅的国族主义。”禄二郎迅速说道。“封锁整座岛，灌输岛民优越性的观念，企图引发一场大骚动。白石大人的身边开始聚集这种疯狂的思想家。”

“你是被那些家伙揍的吧？”

德之助发现禄二郎好像在做什么，用手电筒照着他的身影。禄二郎砍下一根木头，正在刨削，他跨坐在一根粗大的圆木上，拿着小刀正在削木头。德之助刚才听到的声音就是这个，禄二郎每动一下，手就流出血来，拿着小刀的那只手发黑，已经推动了形状。

“让我看你的手。”德之助面对着禄二郎说道。

禄二郎满手鲜血，十根手指头的指甲不是被剥掉，就是裂成只剩半截。“喂，喂！”德之助喊道。“喂，这……”

“那些家伙是浑蛋。改变人的意志，干嘛剥指甲，我的意志不在指甲里，也不在他们殴打的脑袋上。”

“喂，去看医生！”

“贝拉鲁医生又不在。”禄二郎淡淡一笑。“这点小伤我还能刻木头。”

“这跟刻木头无关。”

禄二郎沉默了，从德之助的手中抽回自己的双手，继续刻木头。

“这根木头是从船上砍下来的吗？”德之助发现禄二郎在刻的木头看起来好像是船体的某部分好像是砍下了龙骨的木头或是掌舵的木棍?

“我喜欢桦木，反正这艘船迟早要烧掉，既然如此，废物利用也不会遭天遣。”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去年吧，我不是去过内陆吗？”

“好像吧。”

“当时，我遇到一个长州的男人，他叫松阴吉田寅次郎。”

德之助听过这个名字，不久之前，此人还企图搭上美国船却没成功，他的罪名还传到了荻岛。

“他学过西洋兵法，相当勤奋好学，而且渡江好奇心，我们一起生活了好几天，我知道他很优秀。他最后告诉我：‘禄二郎先生很聪明，但不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我则是行动派。’”

“自以为了不起嘛。”

“其实他说得对，他是个言行一致的人，而我却光说不练，只会出一张嘴，顶多只会自吹自擂。”

“喂，走了啦。”

“我想做个稻草人。”浑身是血的禄二郎说道。

德之助因为这句突如其来的话而沉默了。

“我想做稻草人，我想用这艘具有两百多年历史，载过支仓常长的船工；用它船身的桦木制作稻草人。”

“稻草人？”

“那些家伙是浑蛋，他们不该剥我的指甲，除非把我的眼睛挖出来，不然都是白费工夫。”

“禄二郎！”

德之助发现他的膝盖四周也在流血，于是用手电筒照着他的膝盖，看到被切开皮肤的伤口，以及皮肤底下的白色脂肪。“他们好狠。”

“我听说战争时男人的性欲会高涨，明明没有性需求却会勃起，真是有趣。”

“你在说什么？”

“一旦死亡的可能性提高，生理上的繁殖机能就会增强，感觉不再是自己的身体，在可能会战死的情况下，内心就会发出某种声音，要自己留下后代。那很可怕，自己的身体里居然有另一个主人。”

德之助觉得禄二郎讲的话支离破碎，急忙撑起他的身体。此时，一阵野兽般的叫声传来，是禄二郎发出来的，就像是被活体剖腹的猫所发出的凄厉叫声。德之助吓得两腿发软，一屁股坐在地上。那声音实在不可能是人发出来的，但确实是来自禄二郎的喉咙。

“等一下。”这时，禄二郎用平稳的语调节器说话。“我要做稻草人，等我做好再说。”

“为……为什么要做稻草人？”德之助已经许诺劝他的念头了，倒不是想要实现朋友的愿望，只是震慑于他的气势。德之助只是害怕那种动物在断气前为了留下活过的证据所发出的吼叫声罢了。

“你听好了。”禄二郎用冷静的口吻说道。“你听好了，人类的声音透过震动产生，因为空气震动产生声音。所以，在桦木上刻下无数条细小的纹络，就能打开风穴，风穿过风穴并震动空气。换句话说，稻草人就可以说话。”

“你在说什么？”

“不过只是会说话，就跟鹦鹉一样，不会思考就没有意义。”禄二郎说完又问道：“你知道人类思考的原理吗？”

“人类本来就会思考，没有原理可言。”

“你曾经想过人类是基于什么结构思考的吗？”

“这个问题未免太奇怪了。”

“贝拉鲁克医生还在的时候，经常提到大脑。人类用大脑思考，只不过大脑里不可能有人。尽管如此，还是能思考事情，贝拉鲁克医生认为答案一定是‘电’，电在大脑中流动，产生的刺激就是思考的‘起源’。人类的大脑中充满了像网孔般的线路。”

“所以呢？”

“贝拉鲁克医生曾经让我看过死的脑部，粘乎乎的，完全看不出个所以然来。等我冷静一想，那只不过是几个单纯的要素纠结在一起，籍由刺激脑部，产生复杂的事物，那就是思考。如果稻草人会思考就好了。单纯的要素是什么？就是泥土、水、空气，花和小虫等生命的组合，然后衍生了思考。”

禄二郎的话听起来很虚幻，缺乏真实感。不过，他默默地将绳索绑在木头上，然后把没有作用的双脚缠在木头上，摁住再卷起来。

“你说虫子是做什么用的？”

“大脑的代替品，”禄二郎自然地说：“小生命一旦交错，就会产生无限多的组合。”

“无限多？什么意思？”

“会思考的稻草人。”禄二郎并不是在回答德之助的问题。“稻草人会一直站着，透过鸟类和雨水获得资讯。”

禄二郎再次将小刀抵在桦木最顶端，开始刻划更细致的纹路。粗大的木头只有那个部分被削切，削薄，凹陷处开了一个洞，他的血液流进洞里，宛如养分。

我在做稻草人的嘴巴。

禄二郎如此说道。看在德之助眼里，他知识化在祈祷。禄二郎甚至以教谕的口吻，叨絮地对着木头上的洞说：你是嘴巴喔，开口说话!

“快好了。”他说。

“你做稻草人干嘛？”

“稻草人要站在田里。”禄二郎的证据坚定。“我救不了这座岛，阻止不了封岛政策。我被人剥掉指甲、用木木追击小腿，只能像个废物般在地上翻滚。”他咳嗽。“稻草人不会抛弃这座岛，我的稻草人不会让这座岛跟不上时代。”

禄二郎爆出一阵剧烈的咳嗽，整个人突然趴倒。

德之助呆了半晌，旋即从身后架住他，撑起他的上半身。德之助闻到一股酸味，原来是禄二郎吐了，流了那么多血，吃了那么苦头，不吐反而奇怪。

“小禄、小禄。”德之助喊道。禄二郎快死了，德之助心想：搞什么！我就这么无力，只能喊他的名字吗！？

禄二郎奇迹似地睁开双眼。“有你在真好。”

“怎么了？”

“我在做稻草人。”

“你从刚才就一直在做这件事。”德之助不解自己为什么哭了。“你不是一直在做吗？”

“我做好了，但没有力气搬动他。我在这块甲板上耗尽所有力气，所以我要你随便找一块田，把我做好的稻草人插进田里。”

如果是平常的情况，德之助一定会嗤之以鼻，但他现在办不到。“别说得一副你要死的样子！”

禄二郎又吐了，地面溅起黄色液体，不知道是不是胃液，过了好一阵子，禄二朗默默在伸出手指，手臂正在颤抖。德之助朝他指的方向看去，看到一颗从没见过的球。

“那是头吗？”

球体上开了洞，德之助不清楚那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

“是啊。”禄二郎点点头。“用这个包起来。”禄二郎边说边指着掉在旁边一块布。德之助拿起手电筒凑近一照，光圈中浮现一块白布，一块在夜里发光的纯白丝绸。

“那是我用仅剩的一点点钱买的丝绸，用来包在那颗头的最外层，那是皮肤。”

德之助感到不安，禄二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划制作稻草人的呢？

“我的手脏了，最后还是请你帮我拿那块丝绸包住他的头！”

“好，我知道了。”与其说是答应他的要求，倒不如说是受不了他断断续续的说话方式，德之助点点头，捡起了丝绸。那果然是一块上等货，触感柔细、洁白轻盈，仿佛要飞上夜空。禄二郎是用什么换到这块质地轻盈的上等丝绸呢？

“这座岛少了什么。”禄二郎不平地说。

“我在想……”他的话到此打住了。似乎是因为伤势严重，又像在犹豫什么。

你在想什么？德之助催促地继续说下去。

“该不会是支仓大人让这座岛少了什么吧？”

“什么？”

“没什么，我只想想罢了。我在想，支仓大人是不是想排除这座岛上多余的事物。”

“多余的事物是什么？”

“我的脑袋变得怪怪的。”

“哪有人这样说自己的。”德之助想要用开朗的语调节器说话却没办法，心中充满了焦躁不安。“你要我怎么做？”德之助朝着背对他的禄二郎拼命喊道。“你要我怎么做！？”

“把我的稻草人搬到田里，然后把我的事告诉我父亲。你别看他那样，其实他很爱小孩。”

“我知道。”

“他一定很伤心，你要想办法逗他笑。”

“那太困难了。”德之助泣不成声。

“还有，你要跟小雅好好相处。”

“那个稻草人会怎么做？”

“他会拯救这座岛。”禄二郎从此不再说话，接着不断地呕吐，双手抽搐。

德之助哭着仰望天空，心想索性天要塌了！

第一个赶来的是小雅，原本铁青的脸突然涨红，在田埂上质问田里的德之助。“你跑哪儿去了？我很担心耶！”

“做稻草人。”德之助答道。他正在水田里竖立那个稻草人。削得很漂亮的木头尖端因为重量的关系，马上陷入地面。德之助小心翼翼地将稻草人笔直插入地面。不可思议的是，即使没有特别费劲，稻草人还是沉甸甸地没入地面，在适当的高度停住，然后静止。

“如何？这里是个好地方吧。”德之助将沾满泥巴的手抵在脸上，转身对小雅小说。

“什么好地方？”她显得非常生气，肯定很担心。

“可以看到山丘，还看得到从对面高山升起的日出，离森林也近，还有鸟。”

一直板着脸孔的小雅说：“很棒的稻草人耶。”她赤脚走进田里，撩起裙摆，走到德之助身旁。“这是你做的吗？”

“不是，是禄二郎做的。”

“对了，你找到禄二郎了吗？”

霎那间，气氛变得有些尴尬。德之助拍了拍稻草人说：“小禄变成这家伙了。”

小雅不明白，愣了一下。

她缓缓地抚摸稻草人身上的桦木，又说了一次：“做得真棒啊，我没看过脚这么粗壮的稻草人，手臂也很结实。”

“没穿衣服却很漂亮。”

“替他穿上衣服吧。”小雅望着德之助微微一笑。

“要吗？”

“光溜溜的好可怜。一点尊严都没有。”

“家里有什么衣服吗？”

“贝拉鲁克先生留下来的衣服，全白的。”

“那个好。”

“那，我马上回去拿，啊，你也要回家吧？”

“是啊。”说完，德之且离开了水田。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41节）

两人走到田埂上，并肩而立。从外面不规则次眺望，稻草人抬头挺胸地站在田里，站得真挺直，令人赏心悦目。

“你在哭吗？”小雅说。

“没有。”德之助回答，他试图掩饰地说：“既然要让他穿衣服，我想在衣服上写点字，家里应该有笔吧。”

“你要写什么？”

“foture吧。英文的‘未来’。”

“英文的未来是future啦。”

“小雅你写。”

德之助和妻子一起走在清晨的路上，往家的方向走去。

“我早就知道那个曾根川不是！”身旁的日比野继续说道。

“不是？”

“不是传说中的男人。我是不知道岛民们从多久以前就开始期盼这位造访者。结果大家一看，居然是那种短腿老头子，再怎么样也说不过去吧！”

他那充满着热切的语气十分可疑，令我无法释怀，说不定他真的相信那个传说，那听起来是个意圆不轨的期望，就像一个走进死胡同的男人，将期望寄托在从天而降的直升机上，祈祷着“放我出去”。他看起来像是悠闲地漫步在这座自由岛上，但实际上说不定被关在某个地方。

“樱。”我说。

“现在不是春天。”

“不是那个樱花，你不是介绍一个叫樱的男人给我认识吗？”

“你想见他吗？”

“不，我想现在想到了，你说那个叫樱花的男人会收拾坏人，既然如此，杀害优午的凶手不就是他制裁的对象吗？”

总之，我想说的是，如果什么都不做地静静等待，樱会不会枪毙杀害优午的凶手?

日比野或许有一张狗脸，但理解力很差，反应慢半拍，脑袋也不太灵光。

“樱和优午是截然不同的人。”他说。

我心想，这话怎么说?

“优午知道凶手是谁，但是樱花不知道，他不知道犯罪者是谁，你懂吗？”

“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些犯罪者会被樱杀死呢？”

“大概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吧。”日比野若无其事地说道。“不论是将鸽子摔到水泥墙上的少年，对发妻施暴的税务代书，还是袭击路过女子、用剪刀普及型对方的鼻间隔插入阴茎的变态中年男子，者是樱偶然得知再击毙的，樱只是碰巧知道，并不会主动缉凶。”

我整理思绪。优午说得出凶手的名字，但是樱什么都不知道，他偶然遇见某人，觉得有必要动手就开枪杀人，难道就这么简单？我之前直接把樱归类为正义使者，或许我的想法错了。

“我想要一边看着樱一边死去，你不那么想吗？”

“这是两回事吧。”

“是啊。”日比野是个怪人。“樱没枪毙的犯人还有好几个。”

“是吗？”

“没有人会在胸前挂着一块写上我是坏人的板子，无论那种人，大家都在亦正亦邪的灰色地带。”

“灰色地带，嗯，是啊。”

“一定还有几个漏网之鱼，明明杀了人却没被樱枪毙，总之，那男人开枪还有其它标准。”

他的话听起来有些许恶意，就像对圣人抱怨为什么不替我做点什么般的愚蠢。

“优午死了。”隔了一会儿，日比野像是确认似地说道。

“我们再从头思考一次吧。”当时，我的心情或许像在测试各式这是厘清各式的所有分歧，试着汇整规则的做法。“优午知不知道自己会死？”

“知道啊。”日比野说道。

“他明明知道却不告诉我们，为什么？他究竟想不想告诉我们呢？”

“想吧。”或许日比野只是想那么相信。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毫不知情？这表示优午想告诉我们，却没办法做到吗？还是……”

“还是？”

“如果不是这样，说不定他已经告诉我们了。”我说。

日比野睁大眼睛，面目狰狞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优午知道自己会被杀，可是自己无法预防。”我说，

“为什么？”

“因为他是稻草人。”我抱着遗憾的心情说：“因为他不能走路，无法抵抗。”

“有那么惨吗！？”

“可是，他应该可以找人帮忙，好比说我们俩。”

他的眼神闪现一丝光采，说：“我们吗？”如果真是那样，日比野或许会感到骄傲吧。“可是，我们毫不知情。”

“有没有可能，优午把自己的死讯通知了我们，但我们没有察觉。”

“可能吗？”

“或许他是用暗示的方式。”我的脑海中顿时闪现另一个念头，脱口说出：“奥杜邦？”

“什么？”

我决定据实以告，我坦诚昨晚睡不著跑去找优午。不过，没有提到跟优午之间的对话细节，我只说优午在对话结束时说：“你去听听田

中说奥杜邦的故事！”

“噢，搞什么，原来是奥杜邦的故事啊。”日比野出乎意料地冷静，表情显得有些失望。

“怎样，你知道啊。

“我听田中说过。”

“不喜欢那故事吗？，

“倒是不会，很有趣。”

“可是，这会不会跟优午的死有关呢？”

“谁知道。”他倾著头，斜眼瞟了我一眼，那眼神不同以往。搞不好他想说，你是最后见到优午的人。

田中在家。我按了按门铃，走廊上旋即傅来拖曳的脚步声，过了半晌才开门。

日比野没说“午安”或“好久不见”，只是举起右手打招呼。

“真是难得啊！”出声回应的田中不像在挖苦人。他有黑眼圈，眼窝深陷的青黑色圈，看起来不像睡眠不足或疲劳，而是日积月累，不容易消失的“大黑轮”。

日比野在路上告诉过我，田中无法外出工作，在家里接接代书业务。田中家是一栋两层楼建筑，盖在一块像是由善心人士捐给他的土地上，房屋后面有一片树林，屋里的榻榻米因为湿气而发霉，这种环境住起来应该不舒服。

“找我有什么事？”田中板着脸说道。右脚朝向外侧。

“伊藤想听奥杜邦的故事。”

我看见田中的脸色刷地变白。“干嘛突然要听？”他皱起眉头。

“听说是优午跟他提的。”

“优午？”田中一脸见鬼的模样。说起来，优午已经死了，跟鬼也没两样。田中表情痛苦，呻吟地说：“优午死了吧？”看起来像是失去了朋友，痛苦地咬着下唇；也像是一个为了掩饰罪行，死命防卫的犯人。

“是啊，优午死了。”日比野嘟着嘴说道。

“这座岛会变成什么样子？”田中嘟囔道。

“会变得更坎坷吧。”日比野耸了耸肩。“撇开这件事情不讲，优午昨天晚上对伊藤说，奥杜邦的故事值得一听。”

“田中不打算请我们进屋，说是家里被鸟弄得脏兮兮的，这个说法很诡异。“被鸟？”我一问，日比野比对方更先开口。“田中是鸟痴。”

此时，屋里传来鸣声，仿佛是在证实这句话似的。

田中点点头。“我家养了十只鸽子、十只鹦鹉，没有地方让人容身。”他板着脸说道。他的嘴边布满皱纹，看起来很苍老。

“十只鸽子，那么多啊？”

“屋子里都是鸟，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

这时候，屋内传出振翅声，正当我感觉声音就在不远处时，日比野发出“啊”地一声。有一只鸽子从田中背后的走廊朝向玄关处笔直低飞而来，速度不快，却吓了我一跳，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关上大门！”田中叫道。日比野像个听话的家臣，火速关上大门。大概是国为出口被堵住，鸽子开始往上飞，停在玄关旁的窗帘上，田中赶紧抓住它，小心翼翼地把它带进屋内。

“鸽子。”我爬起来拍拍屁股说道。“呜——呜——咕——咕。”日比野古里古怪地学起鸽子叫。

过了一会儿，田中再度出现在玄关处。“你们也看到了，我家到处都是鸟，占据了整个房间。”

我是不知道捉鸽子多费力，但是田中满头人汗，一脸疲态。

“这样的话，我们到外面去吧：”日比野指著玄关。“不过你最好还是别走动，拖著一条腿也不好看。”

这种说法再度让一旁的我感到不快。

然而田小不以为意：“就我看来，笔直走路的你更难看，我最喜欢自己的走路方式了。”

“吵死人的老头！”

“奥杜邦是一名动物学家。”田中打开话匣子。“生于法国，后来移居美国，致力研究鸟类与哺乳类动物，”

“他是近代的学者吗？”日比野明明说自己听过奥杜邦的故事，居然还提出这种问题，或许他从来就没有仔细听。

“我之前告诉过你吧？”田中露出不悦的表情，然后说：“十九世纪啦！很久以前，他还留下了《美国鸟类》和《美洲的四足动物》（viviparous quadrupeds of north america）等画集。”

“江户时代吧？”我一说，田中笑逐颜开。“是啊，他在那个时代绘制了精美的图鉴。”

“听你讲得口沫横飞，但你看过吗？之前听你说的时候我也在想，不就是鸟类图鉴嘛！”日比野噘起下唇。

“你之前也这么说过。”田中好像觉得很麻烦。“你给我听好了，一百多年前，没有人想过描绘精细的鸟类图，而且是实体大小的素描。他喜欢鸟，也喜欢大自然吧。光是欣赏那些画集，就让人感到温暖。”田中说得入神。“啊，好美的画集啊。”

我们在柏油中旁有顶蓬的公车站里，大红色的长椅颇具现代感。

“奥杜邦发现了旅鸽，对吧？”日比野炫耀地插嘴，宛如一名比老师抢先说出答案，得意咩咩的少年。

“是啊。”田中点点头。

“旅行的鸽子？”我不假思索地复诵。

“旅鸽，一群二十亿只，遮天盖地的飞鸟。”

“二……二十亿只？”我瞪大了眼。

“在一九一四年绝种了。”田中的表情依旧认真。“据说是这样。”

“二十亿不是比喻吗？”

“它们真的是以亿为单位，一大群在天空飞翔。”

多达二十亿只的鸟群，我试着想像那个画面，但是难以想像，那么该是一片鸽灰色的天空。

田中继续说明，约翰·詹姆斯·奥杜邦在肯塔基州发现旅鸽飞过天际。他在书中提到，一八一三年，一大群鸽子黑压压地遮蔽天空，仿

佛日蚀般阴暗，振翅声不绝于耳，让人听着听着就想睡觉。

它们边飞边排泄大量粪便。奥杜邦看到宛如地毯般的大群凳子而深受感动，旅鸽在他头顶上整整飞了三天。

“几十亿、几百亿的鸟会绝种吗！？”日比野似乎打从一开头就怀疑那种鸟的存在。

据说旅鸽的肉质甜美。田中继续说道。那就是绝种的原因之一。

“人人荷枪实弹。”奥杜邦似乎也在书上如此记载。

三天之内，满天飞的鸽群底下必然会出现无数猎人，鸽群数量这么多，猎杀它们易如反掌，只要朝空中开枪就行了。当时，美国的人口急速增加，出现了粮食短缺的危机，旅鸽因此成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它们被视为单纯的猎物，陆续遭到猎杀。

人们不断地猎捕鸽子，击落之后拿去喂猎。

“就算是这样，几十亿只也不可能绝种吧？”我也想认同日比野的看法。

“所有人都那么认为。”田中伸出食指。“因为数量实在太多了。多到让人变得迟钝，认为反正再怎么猎获捕也不可能绝种，就连奥杜邦也没想到旅鸽会从这世上消失。”

“破亿的数量，几乎算是无限大了。”我说。

“奥杜邦去世后的第六年，一八五七年，俄亥俄州提出保护旅鸽的法案，结果却遭到驳回，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田中淡淡地说道，不时吞口水会议室子一下。“因为旅鸽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好像有人在报告中提到，一般的猎杀方式根本不会造成威胁。奥杜邦在那之前也提出类似的看法。”

田中一沉默，四周突然变得安静。我想像几十亿只鸟因人类的猎杀而灭绝，恐怕没有人思考过这件事吧。人们迟迟未察觉旅鸽逐渐减少，猎人涌至鸽子的栖身之处赶尽杀绝，还自鸣得意。这种行为一再地重复，任谁也没想到，随处可见的鸟竟然在一夕之间消失了。

“猎人先击落一只旅鸽的眼睛。”田中挑起眉毛。“那只鸽子不就飞不起来，只能在地上慌忙振翅吧，这么一来，其它鸽子误以为有饵食，一窝蜂凑了过来，然后猎人再趁机一网打尽。”

于是旅鸽开始失去踪影，灭绝之日不远矣，它们急速减少，再也无法恢复昔日宠大的数量。

“结果就绝种了吗？”日比野抢先问道。

“帕托斯基的大屠杀。”田中用这句话代替回答。

那句话钻进我的耳膜，不可思议地在我心中回荡。帕托斯基的大屠杀。我听过这件事，这是人类犯下的罪行，我们一错再错。

“一八七八年，在密西根州帕托斯基的森林区里发现了十亿只旅鸽。现在想想，当时还存丰着那么宠大的数量，简直是奇迹。它们是残存的珍贵旅鸽，有一群人发现了它们。或许那些人当时认为，应该先捉几亿只鸽子予以保护。”

“他们没那么做吧？”我也预料得到结果。

“一大群珍贵的旅鸽。你们觉得人类若发现的话会怎么做？”

开枪射杀！不用说我也知道。

“猎人们蜂拥而至，展开史上最大规模的旅鸽猎杀行动。在一个月内制造了三百吨尸骸。”

在猎鸽的男人当中时而夹杂着女人，我不觉得他们有什么可非议的。也不认为他们特别不同，那种人到处都是。说不定如果与他们个别见面，还会觉得他们很亲切。

“旅鸽的繁殖力低。”田中自言自语地低喃。它们会绝种有两个原因。“旅鸽大量地群聚，才能繁衍后代，所以一旦人们展开屠杀，它们下一代的数量就会急速减少。”

公车在眼前停了下来。寻阳一辆崭新的公车，车身漆着深海的蓝色，与乡下的田园风光极不协调，司机误以为我们是乘客而打开车门，等了一会儿才发现我们不是，就直接开走了，但司机也没骂我们，“别坐在这里让人误会！”

我心想，优午到底想问我什么？话说回来，奥杜邦的故事和优午的死有关吗？

“除了旅鸽的屠杀，大部分的动物目前止濒临绝种。”田中说道。“我不曾踏出这座岛一步，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但是轰带回来的书

上说，动物正在陆续绝种。”

“你究竟想说什么？”日比野不高兴地说道。

“谁也阻止不了。”

“阻止不了什么？”

“迈向悲哀的结果。”

我和日比野面面相觑。

田中的话听起来像诗，但不如诗词般诗情画意，感觉像是一把揣在怀里用来防身的旧匕首。他说，谁也阻止不了旅鸽从世上消失的悲剧。

因为，这是大时代的潮流。无论好坏，世上总有一股洪流，任谁都无法与之抗衡。

这种洪流的国务部长宛如雪崩或洪水般巨大，以严冬入春的缓慢速度向人类袭来。旅鸽绝种是如此，大部分的战争也是如此。在所有人尚未察觉之际，一切事物都已经被卷入那股洪流之中。

“人类一旦失去，才会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大概吧。”我一边回应，一边想起视线曾经说过，如果不是得了癌症，我也不会反省。

“失去以后不会再回来了。”

“如果回来的话怎么办？”日比野傻不隆咚地反问，像个想用歪理反驳老师的孩子。

“什么怎么办？”

“如果失去的东西回来了怎么办啊？怎么办才好？”

“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也只有努力不要再失去吧。”田中耸耸肩，他的身上充满了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就跟你父母回来一样。”

日比野的表情僵了一秒，旋即又各缓了下来。

“奥杜邦只能束手旁观。”田中又说，“就算他察觉旅鸽会绝种，大概也束手无策吧。”

“亏他还是大名鼎鼎的鸟类学家，到底在干什么！？”

“画图。”

“画图？”

“不定期有制作标本。他是学者，将画作集结成册流传于世。”说到这里，田中窸窸窣窣的从口袋里找出一张纸。

大概是平时随身携带吧。纸张有点变色，便褶得很工整。

“正版是实体大小，这是缩印的影本。”他在我们面前摊开那张纸，上面画着一对鸽子。

那是一幅美丽的画作：两只鸽子停在枝头上，伸长脖子以喙交啄。虽然是黑白的，却比照片更漂亮。“这是奥杜邦的画作，好像是旅鸽求爱图。”

“这只是普通鸽子吧！？”日比野似乎有所不满，但我老实说出内心的感想。“很爱耶。”

田中似乎对于我们的反应都很满意，举起手说：“故事讲完了。”

“优午为什么会叫你来听这种故事？”要回去时，日比野匆然问我。

田中发出“噢”的一声，歪著脖子，仰望天空，悲伤地眯起双眼。仿佛对天空的存在感到痛苦，叹息。“假使这座岛和旅鸽有著相同的命运，我大概也只能像奥杜邦一样

看著它毁灭吧。”

“干嘛突然那么说？”日比野不悦地看著田中。

“优午从前说过。”田中的声音逐渐哽咽。

“干嘛啦！？荻岛要毁灭了吗？”

田中大概是吞了一门口水，稍微顿了一下。“具体来说，应该是不会有那么一天，说不定只是个比喻，优午说，就算这座岛向下沉沦，变得无可救药，他也不会自责，只会为这座岛祈祷。”

祈祷这两个字立刻钻人我的脑海中。

“当优午那么说时，我觉得奥杜邦的鸟类画作是在‘祈祷’，其中蕴含了对旅鸽的爱。”

“可是，奥杜邦应该料得到旅鸽会绝种吧？难道他也是愚蠢无知的家伙吗？”日比野毫个客气地说道。

“就算是，奥杜邦还是会向上苍祈求。”田中加强语气。“他曾说一大群旅鸽的‘壮丽景观难以用言语形容’，他一定在祈祷这壮丽的景色永世留存。”

“你和优午的感情好吗？”

“我的谈话对象只有鸟和优午。”随著阳光照射的角度，田中看起来时而年轻时而衰老：“优午问我：‘你有养岛吧，鸟也是我唯一的朋友，这么一来，你就是我朋友的朋友。’如何？他很贴心吧？’

听起来有点悲哀。我约脑海中突然污现田中和优午对话的情景。一个腿部有残疾的男人！坐在田埂上和立住田中央的稻单人究竟多久聊一次？聊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哼！”日比野沉著一张脸？从长椅上起身，拍拍裤子后面的口袋。

田中敏捷地双手一撑，也站起来接着说：“一九一四年，最后一只旅鸽马莎在俄亥俄州的动物园里死了。”

“那是最后一只旅鸽吗？”日比野问道。

“马莎出生以后就一直待在笼子里。亿万只铺天盖地的旅鸽早在它之前就已经消失了。”

“刚才那张鸽子图是轰弄到手的吗？”

“是啊，我拜托轰的，”只有在提到这一点时，田中显得别扭。“那家伙果然知道这幅画，这件事从一开始就错了。”他低声说道，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42节）

我们站起来往回走，瘸腿的田中自然落后，日比野却不理他，自顾自地往前走。

“你不觉得他是因为肢体残障，自然而然就会喜欢鸟吗？他以为鸟儿会飞就不需要双脚了。”日比野说道。

“是啊。”我不得已搭了腔，但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日比野很像在聊自己的朋友，而田中不知何时失去了踪影，

日比野大概有点怀疑我，他追间说：“伊藤，你昨晚跟优午聊了什么？”

“我只是睡不著，明明累得很，却一点睡意也没有。这种事情很平常吧？”

“我不是在责怪你。”

“我问过优午。”我说，

“问什么？”

“问我的未来。我想知道，如果回仙台的话，能不能平安无事。”

“是哦，伊藤也拜托优午啦？”他高兴地说道。“曾根川根本对这种事不屑一顾，认为这世上没有会说话的稻草人。真有趣啊。同样是外面世界的人，有的笨蛋相信，有的白痴却坏疑，”这么说的话，两者不都是笨蛋！？

“优午什么都没说吗？”

“没有，他说我还不能回仙台。”

日比野瞪大了眼。“真的吗？”

“很奇怪吗？”

“优午很少会提到未来的事。”

我只好侧著头，原来你要说的是这个啊，

这时，背后传来一个人声音，叫道：“日比野先生。”

我和日比野同时回头，日比野提高音调回应：“佳代子小姐。”

没看到希世子小姐。

“你听说优午先生的事了吗？”她的声音打从心底充满了恐惧。但是这种优雅又有气质的说话方式，很难让人觉得确实发自内心。

“真是糟糕透顶，你说是吗？”日比野如此回应，语气跟平常完全不同，他还装出深思熟虑，风度翩翩的摸样，那别扭的样子害我差点笑了出来。

“这座岛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警察一定会抓到凶手。”日比野慌张地回答。刚才还说警察没用，现在又马上改口，很明显地，他可是高兴得不得了。

两人接著聊起了优午的事，我又被晾在一旁，他们聊到一半，佳代子才注意到我，日比野只是勉强答了一句：“他只是普通朋友。”

“对了，佳代子小姐家的墙壁一定要粉刷吧？”日比野说。

“你还记得呀？”

“当然，对了对了，我要收钱喔。”日比野仿佛在说一句很潇洒的话，他微微一笑，我别开视线，因为实在看不下去了。佳代子小姐也礼貌地笑了。

“没关系，发生了优午先生的事，过一阵子也没关系，等平静下来再麻烦你好吗？”

“乐意之至。”

他热切地对佳代子说：那我们现在就去府上估价吧。就这样把我扔到了一旁。

这时，佳代子小姐突然说：“我被选中了，”

到底是什么事呢？我皱起眉头。日此野立刻高声说：“当然罗。佳代子小姐是老天选中的美女。”

我猛然回神，不知何时，日比野和佳代子小姐已经丢下我走了，我独自站在两旁都是干涸水田的马路上。他们俩的背影就在不远处，但跟着他们未免太不识相，或许他们那样也有约会的乐趣，我决定朝反方向离开！我想一个人探索这座岛。

在那之后过了五分钟左右，我遇见了草剃，他就在我前面几公尺远的地方，边走边推著脚踏车，我追上去跟他打招呼，为昨天的晚餐向他道谢。“昨天真是谢谢你。”

“百合做的菜很好吃吧？”他毫不谦虚，马上挺起胸膛说，感觉不是在挖苦。

“非常仔吃。”我没有特别客气地回答，

“百合放心了。”

“放心？”

“因为伊藤先生给人的感觉和曾根川先生不一样。”

顾来如此：这个说法我能接受。也许她是想确认这一点才请我去她家的，“她为汁么讨厌曾根川？”

“啊，百合不会没理由讨厌一个人。”

“会不会像日比野说的，曾根川真的对她做了什么？”

我说这话并没有假设什么严重的事情，然而，草剃的表情僵住了，吓了我一跳。

我心想，对于草剃来说，或许百合小姐是他抬头挺胸的重要原因，她的地位举足轻重，是他保持平衡的生活重心，所以，别说是受到伤害，就算被摸一把他也不愿意。

“日比野先生没跟你在一起吗？”草剃问我时，脸上表情和缓了下来。

“他丢下我不知跑去哪里了。”说完，我抬了抬下巴指著草荫的脚踏车。“抛锚了吗？”

“你们那边的脚踏车也会抛锚吗？”

我一时没有会意过来，你们那边指的是荻岛外面。

“是啊，脚踏车会抛锚。”

“搞什么，原来都一样嘛。”

我一阵愕然，你要为那种事情失望，我也没办法。

“你觉得为什么会发生那种事？”他提到优午的事。

“我昨天才刚到这座岛，不知道。”心想，我怎么会知道。

“可是，从外面看的人会比住在蚁窝里的蚂蚁看得更清楚。”他说，

“原来如此。”我认为这是一针见血的意见。

“百合也那么说。”说不定他的大部分知识来自于妻子。“对了对了，你知道百合的工作吗？”

“她有工作喔？”

“她的工作是握客人的手。”

我们走到斜坡，他使劲推著脚踏市，或许是下盘有力，他的步伐踩得很稳?

“她会握病人的手。”

“她是……，护上小姐吗？”

“不是，就只是握手。”

“只是握手？”

“对于临死的人，能做的不就只有这些吗？”草剃爽朗地说道，

无需确认，我肯定这是百合小组告诉他的。

我又想起祖母去世的时候。祖母死于癌症，癌症在今天的治愈率高于百分之五十，但是她的病情相当严重，她的固执让它未能即早发现癌细胞。

“癌症很奇妙。”祖母说。

“奇妙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啊，不想被人杀死。”

不想被人杀死是什么意思？我仔细倾听祖母的解释，

“虽然车祸、坠机、杀人和被人杀死没有两样，但我不想在临终时走得那么寒酸，我希望被天灾夺走性命，像是死于大地震、洪水或是被枯朽的老树压死等等。”

“癌症是……”我问。当时她已经知道自己罹患癌症，所以没有必要隐瞒。

“很奇妙吧。”祖母笑道，“癌症算哪一种？人为因素吗？还是自然因素呢？”

“很难分。”

“我得的癌症似乎在走的时候会很痛苦。”她又说道。

“大概吧，”我只知道书上写的知识，并没有亲身体验过。

“你别逃跑喔！”祖母严肃地说道。那不是诅咒的口吻，而是轻松的语气。

“你一遇上事情，就会选择逃避。到时候我痛到顾不了面子地哀叫时，你一定会逃跑吧？所以，我要事先叮咛你。”

“就算我不逃跑，也不能替你做什么。”

“你只要待在我身旁就够了。”祖母嗤嗤笑道。

“要我握住你的手吗？”我一说，祖母再一次断言：“你会逃跑喔！”

握手这个动作究竟产生了什么？我完全无法理解，但是草萝的话很有趣。

“病人，”我问道。“会因为百合小姐握住他们的手而高兴吗？”

“谁知道。”草剃笑道。“毕竟，那些病人握过手之后就死了，根本无法询问他们的感想。可是，你不觉得他们一定很安心吗？如果自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难道不希望有人守护著自己吗？要是我的话就会。要不然我会以为自己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这个世界上。”

我沉默了好一阵子，仔细体会他的话之后，个知不觉地笑了。“你很棒耶。”

“咦？”他一脸错愕，但我没有解释为什么。相对地，我说：“日比野是油漆工吗？”

“是啊，他老爸也是，他们家代代都是从事这一行的。可是，因为没汁么案子可接，所以日比野先生几乎闲著没事，一直处于休业状态。”

“那他靠什么维生？”

“干不干活是一回事，总是有办法糊口的。”

“原来如此。”

“再说，他弧家寡人一个，大家对他还不错。”

“孤家寡人？”

“他没跟你说吗？那就不妙了。”

“不会啦。怎么了？”

“日比野没有父母，从小也没有兄弟姊妹。那个人一直都是孤伶伶的。”

“他家人死了吗？”

“嗯。”

“车祸？”我一面问，一面想起在我读高中时，死于一场车祸的父母。

草剃没有再多说，就像是一个口风不紧的男人，深怕不小心说溜嘴，连开口都很谨慎。我们一语不发地走了一会儿，右边开始看得到一些民宅，草剃挥手向我道别，我拿出口袋里的明信片。

“这个，能不能寄到岛外？”

“今天下午轰大叔出船时，我会请他带过去。”或许是基于邮差的礼貌，草剃并没有细看，马上放进了夹克的口袋。“第一次有人寄信到岛外。”他看起来有些激动。

城山舔了舔上唇，好像在低语：总算变得有趣了。

他在仙台市区往南的交流道附近的一间仓库里，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忽明匆灭，好像快坏了，正下方蹲著一对男女，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

这对男女身上仅着内衣裤，手脚被胶带捆住。是城山干的好事，这对男女原本将车子停在山道附近的路肩，有说有笑。城山绕到驾驶座敲敲车窗，亮出警察手册，对他们说：“我有点事想请你们帮忙。”接着就轻而易举地把他们骗进仓库。

一进入仓库，城山就用铁管痛击男人的头部，男人一倒下，城山旋即用胶带捆住他。女人在一旁看傻了眼，城山也如法炮制，再用剪刀剪开他们身上的衣服，把他们剥个积光。

城山只有一味地殴打他们，用铁管或地上的石头轮流殴打这对男女。他反覆地殴打对方，并小心翼翼地避免对方断气。

男人只有一次动了动下巴，好像想说什么，城山撕下男人嘴上的胶带，男人呻吟地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假日的余兴节目。”城山沉稳地四答，男人的脸上流露出绝望，这令城山兴奋不已。

他用脚端男人的命根子，用手指指女人的胸部，他们的反应渐渐微弱。城山看准时机，蹲在他们耳畔低语：“你们的人生已经毁了。”再以轻松的语气说：“等一下我会剥了你们的皮、折断你们的骨头，再切掉你们的性器。人生很痛苦喔！”

他们开始痉挛似地发抖，因为他们知道城山不是在开玩笑。

接若，城山对男人说：“如果你跟我说：‘可以强暴女人，在她们体内胡乱抽插。’我倒是可以饶你一命。”

他用那女人也听得到的音量说话。男人不发一语，垂头看著地上，应该是听见了。“要不然，我就捶烂你的膝盖，或是挖出你的眼珠。”一旁的女人形同废人般地双腿张开，她的眼睛因为恐惧而眨个不停。

城山忍住笑意。这一瞬间总是让他快活得不得了。

人们应该会为了脱离痛苦而出卖他人吧。到最后，出卖他人的一方迟早也会因为承

受不了罪恶懋而发疯。人类就是这么愚蠢的动物。

“快点，怎么样？”城山静静地间道。

我遇到了兔子，不过，并不是红眼睛的小动物，而是市场里的兔子小姐。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吧的人，她好像整个人从地面隆起似的。

市场里没什么客人，或许是因为时间还没到，一家家店与其说是店面，不如说是帐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像是小学每次办运动会时，校长和家长会会长会待在里面的帐棚，底下还铺了防水布之类的东西，上面陈列尚品。

一名身穿灰色大衣的妇人蹲在店门口，盯著手里的苹果和马铃薯。我站在她身后，呆呆地望著老板。

那家店的老板就是兔子小姐，一身褐色肌肤，手臂是我大腿的两倍粗，肚子上有好几层脂肪，没什么威严，也好像没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手构不著地面，也不可能脱下身上的大衣。

妇人请她将几颗马铃薯包起来，然后起身。这时，她说：“真教人难过呀。”肯定是指优午的事，

“找还是没办法相信。”畔老板发出区沉而美妙的嗓音，感觉她的声音震动了地面。妇人离去之后，我若无其事地蹲住店门前，摸摸马铃薯。

这时，胧大的兔子小姐说：“没看过你耶。”

“是……，是吗？”我佯装镇静。

“嗯。”她警戒地打量我，嘀咕了一句：“你从南方来的吗？”

“是啊，我从南方来的。”我配合她的话。

“不好意思啦。”我不知道她为何道歉。“我啊，一直坐在这里。所以不认识岛上所有的人。”

“啊，没关系。”

“你也是为了优午的事来的吗？”她说。“这世上真的有人那么心狠手辣。优午一直站在田里，告诉我们好多事情，而且他从来没做过坏事。”

“是……，是啊。”感觉好像被责问的人是我哩。

“优午真的告诉我们好多事情，他自己怎么会遇上那种事啊！？”

或许她比我当初看到的感觉更年轻，虽然脂粉末施，肌肤却光滑亮丽。她双手环抱著站不起来的庞大身躯，说：“最近听说英国王妃去世了，你听说了吗？你知道英国这个国家吗？”

她指的似乎是黛安娜王妃。有趣的是，她不但知道北韩的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在几年前去世，也知道尼斯湖水怪是有人捏造的，这些全部都是从优午那里听来的。她骄傲地说：“我没办法离开这里，不过托他的福，我也不是一无所知，因为我老公会把优午说的事情告诉我。”

“他会告诉你们未来的事吗？”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她的眼神与其说在责难我不是岛上的居民，反倒像是在可怜我，“他不会告诉我们未来的事，特别是本人的事情。我祖母也说过，他从很久以前就是那样了。”

如果能预知未来，任谁都会抱持关心，我又想起了名侦探的故事，假如我身在小说里，我一定会挨到名侦探身旁叫道：“快点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谁会遇害？你只要把破案的页数往前挪一点不就好了吗？”

“只要大家一逼问，那个生性温和的稻草人一定禽说：‘知道未来的事情就没意思了。’”她微微一笑。“对了，你买点什么吧！”

“可是我现在身上没钱。”我边说边探了探裤子后面的口袋，发现里面有纸钞，心想，这种钞票大概不能用吧。给兔子小姐一看，她说：“那也行，是轰的钱吧？”便收了下来。

相对地，我收下了五颗难看的马铃薯，装进塑胶袋里。

“你第一次见到我，吓了一跳吧！”

“咦？”

“我这么胖。可是啊，我也不是自愿变成这副德性。”

接著，她淡淡地聊起了自己的事，我对她的身世挺感兴趣，而且也没有胆量打断她，只好静静地倾听。

她似乎从五岁开始看店。“当时啊，我个头小，很可爱喔。毕竟是兔子嘛，周遭的人会不断地称赞我可爱，然后给我点心。我也喜欢甜食，所以来者不拒。久而久之，我就变得胖嘟嘟的。”她遗笑著说：吃东西是一种幸福，有时候我想，如果在意体重，那就对不起食物了，”

“我还记得动弹不得的那一天，是阴天，猫咪叫个不停。我走到这里的路上，有一户人家种的奇异果结出漂亮的果实，我心想回家时再去跟他们要。结果啊，打烊以后当我想回家时，居然站不起来了。很可怕吧！不管我再怎么使力就是动弹不得，吓坏我了，我心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如此。”虽然这不是“原来如此”这四个字能够解释的现象，

“该不会从此以后就以这副德性在这里生活吧？我一想到这里就笑了出来，没想到居然变成真的。”她很开朗。在这里生活了十年以上，一步也不曾离开，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她有一种爽朗的性格，让人感受不到个中辛酸，我跟她相处得很愉快，

“当时，早知道会变成那样子，先泡个澡也好。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就算麻烦一点，如果先找个可以欣赏风景的地方坐下来也行；如果先去向那户人家要奇异果就好了。”

“那你洗澡怎么办？”她看起来并不脏，于是我试探性地问道。

这时，她得意地说：“我老公会帮我擦澡，夏天也会在我身上洒水，他还会定期替我翻身，免得长褥疮。很体贴吧？”

我昨天看到的那个瘦男人大概是她老公吧。我感到吃惊的同时，也觉得很羡慕。

“你看我这么胖，会不会觉得我像怪物？”兔子小姐状似愉快地问道。

“不会。”我回答。其实她看起来非常美丽，说她迷人会吏贴切。“你很漂亮。”兔子这个名字很适合她。

她听了大笑。“真可惜。我只对巧克力跟我老公感兴趣；”

我有点愕然，难道甜食还没让她学乖吗？我问道：“我想知道优午的事。”既然买了马铃薯，我厚脸皮地摆出一副热客的架势。

“那我把我祖母说过的话告诉你好了。”她说：“我祖母很讨厌优午，她说的应该可以列为参考吧？”

咦？我怀疑自己有没有听错：

“我祖母一结婚，马上生了小孩。我祖父是个了不起的农夫，听说长得一表人才，不过没有照片为凭就是了。然后啊……”

“为什么你祖母讨厌优午？”

“因为她的小孩和那个帅老公那死了。”

她的祖母名叫峰，大约在七十年以前，蜂年方十儿？据说她十七岁就结婚了，但在当时并不算早婚。她在圣诞节那天，跪在优午而前呻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低声斥责水田里的那个稻草人。

峰的泣诉接近哀鸣。“两个星期以前，那一天我来过这里。对吧，你当时就知道了吧？”峰伸出双手捶打稻草人的胸部，力道虽然不强，拳头中却饱含著不同于力气的强烈情绪，左一拳右一拳地发出“咚咚”声。优午沉默不语。

“如果你能告诉我，我们那天晚上就不会睡在那里了。如果你能告诉我，我们就会没事了。对吧？”

两个星期以前，夜里突然打雷，打中了峰家旁边的一棵高大杉澍，她记得当时的天空犹如镁光灯般闪了一下。

然后发出一阵巨响，杉树突然穿破她家的玻璃窗，压垮了房子。她猛一回神，树就倒在峰的身旁，那是一幅令人无法置信的景象，树干压碎了丈夫的头，戳中了睡梦中独子的肚子，并刺穿内脏。

“你为什么会站在这埋？你只不过是个没用的小木偶罢了。”

稻草人难过地回应：“我无能为力。”

“你当时跟我聊天时不是还在笑吗？那天晚上，我家遭逢巨雷袭击，丈夫的头被压碎，儿子的身体被撕裂。你明明早就知道了，却不跟我说，还在偷笑吧！”

“我没有偷笑。”

“那你是不知道啰？”

“我知道。”

混帐家伙！她咆哮道，再度捶打稻草人，

“人总有一天会死。”优午静静地说，

“那是怎样？你的意思是说，我的家人那样惨死也是无可奈何的啰！？”

“我没办法告诉猪：‘一个月以后，你会遭人活活砍头，吃进肚子里。’我也没办法告诉停在我手臂上的鸟：‘明天，你会被闲著没事的猎人射死。’”

“别把我家人跟猪或鸟混为一谈！”蜂说。然后抱住优午的身体，想要将他拔出地面。“像你这种没良心的家伙……”

事实上，如果峰丧失理智用力一扯，稻单人或许真的会被拔出泥泞地。然而峰扯到一半，便放开了手，她哭道，畜生！吼道，浑蛋稻草人！

“你祖母当然会生气。”我噘起嘴巴，“如果优午事前就告诉她，落雷俞劈中她家，要她远离房子，她的家人就会得救了。”

“优午常说：‘未来和过去是两回事。’他说，今后会发生的事情，和已经发生的事是完全不同的。”

我想起优午曾经说过“我不是神”。当时，他伤脑筋地叹气说：“大家都误会了。”

“可是啊，那场意外也未免太惨了，优午太自私了。”

“我祖母原谅他了。”

“不会吧！？”

“我祖母失去家人，过了好几年潦倒的生活。她说：‘可是我这是死不了。’最俊还眼另一个人结婚，才有我这个孙女。”

“所以她就原谅了优午？不但原谅优午说出那么牵强的理由，连亲人被夺去性命的愤怒都释怀了吗？”

“我祖母是最近才原谅他的。”她皱著眉头。“不过，她还是不肯去找稻草人，就这样浑浑羁噩地过了几十年。”

“我大概可以理解。”

“一、两年以的，她在路上看到一具狗尸，不知道那只狗为什么死了，它的内脏从嘴里跑出来，死状凄惨。于是她将那只狗埋了。”

“后来有怎样吗？”

“那天以后，我祖母陷入了沉思，她总是板着一张脸，小发一语。可是啊，有一天突然豁然开朗，仿佛了解了这世上的所有事情。”

“你该不会这么说，即使家人被杀死也也无所谓吗？”

“我是那么对她说的。我心想，视线不可能会接受这种论调吧。”

“我怎么可能接受。”峰说道：“的确，如果没有发生那桩意外，我就不会生下你母亲？说不定你也不会在这哩：不过，碰上那么悲惨的

遭遇，我是不可能接受的。”峰的声音很粗鲁，但听起来不像在生气。然后，她像是要用言语提醒似地说道：“人生只有一次。”

接着又说：“就算过得不快乐或悲伤，人生也无法重新来过，是吧？每个人的人生都只有一次？懂吗？”语毕，峰静静地闭上眼睛，“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还是得继续活下去。”

她说，纵然亲人让她痛不欲生，或是生下来是畸形，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下去。因为，珍贵的人生只有一次。

“我祖母领悟到了。”

“领悟到什么？”

“接受啊。”

接受这两个字发自她水桶般的身躯，沁入我的心脾，

“我祖母似乎意识到，气既然只能活一次，只好全盘接受。”

“于是她原谅了稻草人？”

“花了七十年。”

“真是心胸宽大。”我说，说不定她不恨稻草人，只是气稻草人知情不报。“她的心胸太宽大了。”

试想，如果我祖母站在峰的立场，一定会在破口大骂之前，就将稻草人拔出地面当柴烧，

“可是，真是不可思议耶。优午是一个稻草人，所以大家不自觉地把他当成了人类的伙伴。”

“是吧。”

“我最近仔细一想，优午会不会喜欢其他事物，更甚于我们。”

“其他事物？”

“好比说狗或猫啊。”

“狗或猫？”

“你知道吗？”她说，“听说猫在临死前会从人类面前消失，对吧？”

“是听说过。”我点头。

“优午的周围啊，经常出现猫尸。”

“为什么？”

“早上，会有仔几只猫躺在他脚下，而且都死了。我想，猫是不是知道自己的死期，就算不是具体地知道‘死亡’，还是会不自觉地意识到生命的结束。所以啊，猫在那时候就会来到优午身边，寻求心灵上的平静。”

总之，她想说的是，猫在死的时候是不是希望优午陪伴，而优午自己是不是也希望它们那么做?

“所以，我觉得优午真正喜欢的动物是狗或猫，而不是我们人类。”

“稻草人应该守护稻田，避免稻米被鸟类偷吃。”我说道。

“嗯，听说是。轰大叔也这么说过。”兔子小姐笑了。“真是奇怪。”

“优午不赶鸟吗？”

“他明明是稻单人，却偏袒鸟类。”她觉得有趣地说道。

当我起身打算回去时，循著兔子小姐的视线望去，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我发现昨晚看到园山的地方，就在兔子小姐视线所及之处。

“兔子小姐一直都在这里吧？”

“嗯，一直都在这里，”

“这么说来，你晚上也在这里睡觉吗？”

她笑著说：这里是我的床铺。然后让脖子向后倾，仰望著天空。“我像这样歪著脖子睡觉。”

“凌晨三点左右，园山先生有没有经过那条路。”

我早就有多此一问的心理准备，然而她却出乎人意料地提高音调说：“果然啊！”

“果然？”

“我看见了。昨天晚上，应该是今天早上吧，店里的时钟指著凌晨三点，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那个男人不可能在那个时段散步。”

“好像是。”我的声音差点变调。“可是，你真的看见了吗？”

“你该不会在怀疑园山先生吧？”兔子小姐的直觉很准，马上就看穿了我在想什么。

我不由得畏缩，她继续说道：“哎呀，我一开始也觉得很奇怪。可是，仔细一想，那个人不可能把优午拔出地面。”

“不可能吗？”

“我看著园山先生来回啊。他从那边，”她指著左边，“到那边。”然后指指右边。“我还看到他从右边走了回来。”

“那是怎么回事？”

“就时间上来说，他往返的间隔不到五分钟。我当时看过时钟，所以有自信不会算错，来回只花了五分钟，从那一带走到优午的所在地再回来根本不可能吧，光是往返一趟就要花四十分钟，换句话说，那只是一般的散步。”

这时，我突然陷入沉思。优午的死真的和园山先生无关吗？“有一件事想拜托你。”

“什么事？”

“我等一下走那条路到优午的水田，然后再走回来。希望兔子小姐叫想昨夜看到的情景，感受一下两者有没有差别。”

“你高兴就好。”她对我的愚蠢请求并没有而露不悦，反而显得落落大方，令人感觉神清气爽。她是一只年轻貌美又具吸引力的兔子。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43节）

我沿著园山走过的路径前进，走到一半就觉得自己的行为很愚蠢。兔子小姐说得没错，走到优午的水田有一段相当远的距离。

一开始为了正确性，尽量放慢脚步，但渐渐觉得自己在干傻事，于是加快了脚步，最后几乎用跑的。这不是重现实验，而是单纯的慢跑。

我一跑回市场，就看见兔子在帐篷处发笑。“差远了。园山比你更快，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你花了好久的时间。”

我气喘吁吁地应道：“是吧。”

“你用跑的吗？”她嘲笑道。

“总……，总觉得自己很像白痴。”

“知道就好。不过话说回来，既然你走到那么远的地方，早知道就拜托你替我办点事，像是帮我倒垃圾啦……”

“要我顺便跑褪就太过分了。”

“只是往返一趟也很过分呀。”

或许她说得对。

我临走时，她说：“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我说是日比野告诉我的，她的脸上浮现同情的神色，摇摇头说：“他也是个可怜的男人，家人应该都不在了。对了，他的家人是被女人杀死的。”

“被杀死的？”我不禁大叫，不会吧？我从没想过日比野还背负著那样的悲剧。

或许是不知道详情，她没有进一步说明。

“我问你，日比野恨优午吗？”

“他是个怪人，完全个恨优午。”

我也那么觉得。

当我走到半路时，突然有人抓住我的右手腕，将我一把拉了过去：

我气愤地看了对方一眼，竟然是小山田，他是刑警，也是日比野的儿时玩伴。

他将我拖到店铺后面，那是一栋骰子造型的立方体建筑，外观装饰著从没见过的旗帜，位在刚才我和兔子小姐长谈的市场角落。

“你是，小山田先生吧？”我甚至忘了生气。

“你是跟日比野在一起的家伙吧？”

“我是跟日比野在一起的家伙。”

“有事想问你。”他说。他站得很挺，是个帅哥。我的屁股碰到了后面故障的暖气设备。“昨天半夜你在哪里？我没看到你喔。”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昨天，你在哪里？”

“我在哪里？你这是在怀疑我吗？”

“昨天，你在哪里？”

这句话就像不断重复的咒语。总之，他只是在寻找杀死优午的凶手吧，确实，我是特别可疑。

“昨晚，有人看见你走到水田。”

“咦，谁？”

他只不过是当面质问，却有一种追问再三的压迫感。“凌晨三点左右，你走过那条路吧？在水田的目击者刚才说的。你那时候去那里有什么目的？”

“目……目的倒是没有。”

“为什么凌晨在外面游荡？”

我的嘴巴一开一阖，极力搜索词句，想要挤出排除嫌疑的解释，但是失败了。“我昨晚在这一带散步，是真的。不过，与优午无关。”

“很遗憾，这无法证明什么。”

“真的很遗憾。”

我说完这句话时，他抓住我的脖子。正确来说，是揪住我的领口。他提著我那高领毛衣的领口，他的右手臂比外表更有力，随时可以轻松将我举起，别说要我开口说话了，就连呼吸都有困难，从这种下手方式看来？他应该早巳认定凶手就是我了。

“优午死了。”小山田说道。

“看样子好像是。”

“我不会原谅凶手，”

“因为你是刑警？”我一边喘气一边断断续续地说道。

他哼了一声，面露痛苦的表情，然后松手放开我，或许是我把话题扯这了，令他大失所望：

“人真的不是我杀的。”不管怎样，我得先把话说在前头。

“你少装蒜！”他看著我，然后用强硬的语气说：你和日比野究竟是什么交情！？那口吻简直像在探听旧情人的下落。我跟他解释：我们毫无交情，这是实情，我并没拜托他，是他主动要带路的。

看来小山田并没有接受这种说词？不过他好像松了一口气。对了？我默默地在心里说，我和日比野并不亲密，不是你的情敌。刑警脸上僵硬的表情缓和了下来。“日比野，他是个可怜虫。”他的说法和市场的兔子小姐一样，都说日此野很可怜。

“听说他的父母被杀了。”

“在夏天。”大概是个阳光刺眼的炎夏吧。小山田彷佛在忍耐酷热般，眯起了眼睛。“我们在河边戏水，然后各自回家。可是不到十分钟，日比野又跑来找我。”当时的日比野似乎表现得很淡然。“当时我正在吃西瓜，连头都没有抬。”

小山田的父亲听到日比野的话，马上跳了起来，冲向命案现场。看来他父亲也是刑警。“日比野的父母就陈尸在家里。”

“凶手抓到了吗？”

“没有。”

“优午没有说出凶手的名字吗？”

“就算有优午，抓不到凶手的时候还是抓不到。”他展现刑警的威严。

“即使优午告诉你们凶手是谁，在哪里，你们还是抓不到？”

“举例来说。”他停顿了一下。“就算优午说出凶手的名字和住址，我们如果没有来得及赶到现场也没用，对吧，当时，优午确实说了凶手的名字。”

凶手好像是女的。日比野的父亲是个油漆工。但比起粉刷墙壁，他更擅长拈花惹草，是个粉刷到一增会吃女人整夜的好色男。“当时，我和日比野连‘做爱’这字眼都不知道。”小山田笑道。“日比野大叔得罪了女人，结果连他太太也被杀了。”

他的口吻显得轻描淡写。

“优午把那女人的名字告诉警方，并说她逃进森林里。警方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找人，很简单吧！”他说，这就像是告诉你答案之后，再叫你解开算式。

“可是没找到人？”

“是啊，搜了三天。结果白忙一场。当时的警力比现在更差，我父亲虽然付出许多心力。却没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优午知道凶手是谁，也说出了凶手的名字。然而，缉凶者是人，如果这个人找不到凶手，戏就唱不下去了。

“即使有线索，缉凶者却是个窝囊废。唉，那个女犯人大概死在哪里了吧。”小山田咬着唇叨念着，连一个笨女人都找不到，真是一群废物。

我不由得认为，他的悔恨和日比野的懊悔重叠，说不定小山田不发上刑警是想改善警力。

也许他觉得自己说了太多不相关的事情，突然禁口不语。

我试着提出“樱”的名字，小山田的表情扭曲。“那是日比野说的吗？”

“我听过那个叫樱的男人的事，那些全部都是真的吗？”

“哼。”他应了一声。这个反应听起来充满强烈意志，表示他不打算做其它回应。

日比野说众人认同樱公然杀人。不过直到这时候，我才觉得那可能是真的，况且小山田刑警的不悦也证明了这一点，警察不愿承认樱的存在。“日比野那家伙有点怪怪的。”

“怪怪的？”

“他失去双亲，在邻居的协助下活到了今天，他的性格有点扭曲。你知道人类的形成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吗？”

“接触音乐？”我随便说说。

你在胡说什么！？小山田怒目而视，八成是因为我说了毫不相关的话。

“足与父母的沟通。”他说。“他的父母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以不寻常的形式消失了。所以，日比野的想法有点偏差。”

被他这么一说，我思考自己的身世。我也没有父母，他们也是因为特殊事件去世了，但我当时已经不是小孩了，我承受了各种噩运，虽然称不上是好时机，但当时正是讨厌父母的年龄。再说，我有祖母，并非举门无亲，而是跟老奶奶相依为命，或许是因为这样，所以情形不同。

“靠儿时玩伴不就得了。”

小山田是否希望日比野依赖他呢?

“你说什么？”

“不，没什么。”

“‘来自外的家伙，将会留下欠缺的东西。’”小山田说出日比野曾经说过的那句话。“那家伙常说救世主总有一天会来到这座岛上，或者会有人把重要的东西送来岛上，自个儿讲得很激动。人只有在小时候才会把那种事情当真，你也是吧？”

我含糊其词。他似乎相信我是这座岛上的居民，尽管觉得我很可疑，但不认为我是岛外的陌生人吧：

“日比野的内心有所欠缺，所以会向外寻求。”这句话听起来一针见血。他说，缺乏“父母的爱”这么重要事物的日比野，认为“在这座岛上没有重要事物”，日比野是不是想藉由相信某人会填补这个缺憾，以弥补自己内心的空洞。

小山田说的好像是对的。当我正要接受他的说法时，突然感觉地而晃了一下，差点跌倒，有种失去支撑的感觉。

日比野带我参观这座岛，我全盘接收了他所说的一切。然而，眼前的刑警却说：“日比野因为少年时期的精神创伤，脑袋变得怪怪的。”我突然感到不安，究竟该相信谁？相信什么才好？

我忍著晕眩感，问道：“优午为什么会遇上那种事？”

“我的同事和资深警员认为是‘情绪失控下的恶作剧’。”小山田嘟囔地答道。

“这也不是不可能。”这就跟抢便利商店一样。

“不过，”他接著说，“我不那么认为，我觉得那不是恶作剧，而是刻意的。”

“刻意的？”

“那只是暖身。”

我心头一惊，总觉得他的话是正确答案，

“暖身？”

“这座岛上以前也发生过命案。”小山田说。“只不过警方都知道那些命案的凶手。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是优午告诉警方的。”小山田的声音听起来很刺耳。“因为优午会说出凶手的名字，所以警方知道凶手是谁。”

“噢，这样啊。”

“对于凶手来说，最棘手的就是优午，只要能预知未来的优午存在，人就不能杀人。”

“嗯。”我开始察觉他怨要说什么了。

“总而言之，”小山田说。“如果够聪明，凶手一定要在犯案之前杀了优午。”

这次，我在心中“嗯”了一声，

小山田一副还没问够的表情，不过或许是已经没有可盘问的问题了，转身就走了、但他离走的不忘叮咛：“你还会待在镇上吧？”

我独自离开市场，再度迈开步伐。发现猫是十几分钟前的事了，日比野说过，那肯定是是一只“会顶知天气的猫”，我看见它在榉树下缩著睡觉。

我想，归根究底，猫会预知天气和用鞋子掷来占卜天气是发于同一层次的吧。

接着，我决定整理思绪。每当电脑程式遇上难解的间随时也必须整理，我一一列举心中的疑问，

优午为何会被杀?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就是小山田刚才说的，因为滔草人碍事，所以将他解决掉。我开始相信这种说法。

换句话说，凶手按下来打算杀人。

优午知道自己会死吗？我决定把这个问题重新整理一次。

“优午不知道自己会死。”我提出假设性的答案。

如果是这样的话，下一个疑问就是“为何他无法预测自己会破杀？”

以前在公司上班时，我经常用这种方式处理事情。也就是在会议上，请与会者提出自己的意见，把脑中浮现的可能性全部列举出来。

假设1　稻草人原本就不能预见未来。

假设2　稻草人连自己的寿命都无法掌握。举例来说，再精良的电脑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寿命。这就和“花脑筋调查大脑的极限”这种反论一样。

假设3　稻草人的理论发生误差，说不定是他脑袋里奔窜的虫子发生异常行为。

想到这里，我驳回了所有假设。我这是认为优午知道自己会死。

说穿了，优午不过是个三流的预言者，未来的事情连五成都预测不到，甚至未察觉自己会被杀，这样的真相令我失望，如果他知道自己会死，毫不惧怕地坦然接受，那就好多了。

此时，另一个念头浮现了。

假设4　稻草人会不会还没死?

现场并没找到优午的头，我对这件事耿耿于怀。推理小说中出现无头尸体，通常都是为了隐藏被害者的身分，稻草人的头不见了，是不是基于同理呢？不，这么做没有意义。我马上否定了这个假设，这么做真的毫无意义。会议结束，没有答案。

头顶上传来阵阵鸟鸣，彷佛在嘲笑我的愚蠢，我仰头眺望，似乎是一群雁，它们知道优午不在了吗？看起来数量很多，我想起田中说的那一人群旅鸽，若是难以计数的鸟只飞过天际，任谁孝会以为天黑了吧。我如果看到那种情景会感动吗？还是吓得浑身打颤呢?

优午跟我说了未来的事，他告诉我不该马上回仙台。我倾头不解，为什么呢？根据其他岛民说，优午几乎不会说未来的事。但是，他却多事地对我说：“你得待在这里。”

我记得他的建议，他建议我该写封信给静香，听听田中说奥杜邦的故事。难道是因为我是外人，所以他特别破例告诉我的吗？稻草人是那样区分人的吗?

我坐在木制长椅上张着嘴，抬头仰望天空。

这时，我听见见背后有一个低沉的声音说：“住手！”因而吓了一眺，转过头上。那个低沉的声音拉得长长地说：“住……手！”

轰和曾根川正在一块草坪上，轰的动作迟缓，有点滑稽，但是脸色凝重，表情纠结，而曾根川作势要揪住他，额上青筋暴露。

他们在离我十公尺不到的地方互相咆哮，似乎没有察觉到我。看来是曾根川单方面地动怒。

“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曾根川说。“那么做也解决不了问题吧？我连工作都辞了，总不能就这样回去吧？”他的语气相当粗鲁。

轰小声地反驳，但是听不见内容，我不清楚他们发生口角的原因，但我知道蠢有理亏之处。

“安静！”轰怯僵地说。

“我怎么静得下来？”

“你太吵的话，会被樱枪毙叫喔！”轰说，然后环顾四周。

曾根川气得脸红脖子粗。“樱怎么了？现在离春天还早得很吧。”

他一说完，便发出一记闷响，他出拳揍了轰。看来，熊大叔和啤酒肚中年男子的争论很精彩，但是熊大叔一点都不想打架，毫无防备地挨了一拳，整个人倒在地上。曾根川盛气凌人地转身就走。

噢，曾根川果然跟我是同样的人，我立刻明白了。比起充满大自然的恬静荻岛，人口密集的下阶层城镇更适合他。

轰倒在地上，我向他伸出手，或许是起身让他更痛苦，他慵懒散地抬起头。“噢，是你啊。”他抓住我的手，总算站了起来，指去身上的砂土。

“你为什么会挨揍？”

“那家伙是曾根川。”

“我知道，他跟我一样都是岛外的人吧。”

“是啊，你知道啊。”轰噘着唇，一脸气馁貌，慢吞吞地说出大家都知道的答案。轰说，曾根川和你不一样，他是自愿到这座岛上来的。

“来做什么？”我说出心中的疑问。这里有不少都市里所没有的东西，但铁定没有曾根川那种男人想要的东西。

“他是个讨厌的家伙。”

“你为什么会挨揍？”

“我带他过来是个错误，我做事太不经大脑了。”轰难过地蠕动嘴巴。

“就算是这样，也不能揍人吧。”

“大概是因为我中途落跑吧。”

“什么意思？”

“赚钱的生意。”

“赚钱？”

“因为我退缩，所以他手气了。”

我偏着头，很难想像这座岛上还有赚钱的生意。“那是指，”我反问。“那是指石油或毒品吗？”我顶多只能想到这样的东西。如果这座岛上有这类东西就可以赚钱。

“不是。”轰怒气冲冲地否定。“对了，你的信在我这里，待会儿再给你。不过话说回来，怎么样？这里住起来挺舒服的吧？”

“还好。”我老实回答。“我应该会喜欢这座岛，安静又祥和，还有大自然，很适合我的个性。”

听我这么一说，轰露出五味杂陈的表情。“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座岛上没有重要的东西。”说完，我看到他脸上隐约浮现线条柔和的皱纹，像是在窃笑，我很在意那抹笑容，掺杂了优越感，有点没品。

“那是这座岛上的传说，听说这里少了什么。”

“你是听日比野说的吧？那家伙不是坏蛋，却是个笨蛋，他和我一样，脑袋不灵光。”

“你为什么会在岛与外界之间来去自如呢？不，应该说为什么只有你呢？”

轰知识化听不懂似地，愕然伫立。

“轰先生？”

“嗯。”他眨了眨眼。

那样子简直像冬眠，我忍住笑意。

“哦，因为我有船，而且这是我家代代相传的工作。”

“可是，一百多年都没有人外出，这很奇怪耶。”

“一开始是因为命令。”轰抚摸挨揍的脸颊。“我听说，从前，在江户时代结束，日本开国的同时，有一道命令传到这座岛上，规定岛民不许踏出这座岛。所有外出的人都受到了处罚。”我实在想不通，究竟

是谁为了什么好处，下达这项命令呢？“现在没有那种规定了，可是，大家还是不肯外出。”

“没有规定却不肯外出？”

“这是常有的事吧，好比说，左右晃动的钟摆，就算用手压住，它还是继续晃动。同样的道理，晃动的这一方不知道该不该停止。”他像是接受自己这个说法似地频频点头，接着又说：“一旦质量关笨重的行李，就算放下来，还是会有提行李的感觉，对吧？这就和那个道理一样。”

我很诧异，这和那是两码子的事吧。但他一副自我陶醉的模样，我也就不多说了。相对地，我说：“因为有优午吧，或许是因为优午站在那里，所以大家很放心。也许大家知道待在这座岛上比较好。”

这座岛很安全，应该待在这里，外头没有好事。双手呈一直线平伸的稻草人发出了这种讯息，因此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决定在这座岛上终其一生。就某种层面来说，这有点类似狂热宗教的洗脑。“不能离开这座岛”、“岛外不是人待的地方”，这与怪异的新兴宗教手法一致，让人下意识地将恐怖景象深植于脑海中，进而行动受到控制。替人洗脑的宗教团体似乎会将信徒卷进狭窄的房间里，在一个完全没有音乐的地方灌输教义，那可能是一种恐怖的景象，或是服用药物所产生的幻觉。总之就是要把那些概念塞进人脑中。荻岛在这一百五十多年来不断地透过父母对子女洗脑，这或许可以称为日常性洗脑。

当我思考到这里时，突然感到一阵饥饿，肚子咕噜咕噜叫了，轰看著我，我则盯著肚子，抛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优午不知道自己会被杀？”

“我们不懂稻草人在想什么。”他说。

这阴答案合情合理。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44节）

找回到公寓以后，打开流理台的柜子，扬起了些许灰尘。我在柜子里找到平底锅，拖出来一看，锅底有焦痕，但还可以使用。

我用右手举起平底锅，睑对著锅底，就像是在照镜子。幸运的是，我还有从市场买回来的马铃薯，想煮一些来吃。

这时候门铃响起，我放下平厅锅，开门一看，眼前站着一名陌尘女子。“午安！”她露齿而笑，是个年轻女孩，说不定才十几岁，一身健康的古铜色肌肤，一头长发束在脑后，下巴尖细，一张素净的睑，长得很可爱。

“午安。”我也生硬地打招呼。

她看了看首手表，“正好。”

“什么正好？”

“我带这个来。”她伸出右手，手里握着一把菜刀。我往后退了一步，下意识地举起双手，心想她是强盗，长得这么甜美，居然拿菜刀对著我。

“等……，等一下。”我丢脸地大声嚷嚷。

她哜咯地笑。“对不起，不是那样啦，这是要给尔的。”

“咦？”

“我要给你这把菜刀，还有这个。”

我正在恍神之际，她把菜刀放进我手中的平底锅，然后拿出一个报纸包裹。

“这两个给你，是礼物。”她指著我手中的菜刀和那个包裹。

我打开一看，是一块奶油，一股乳制品的特殊香味充斥鼻腔。

“是优午拜托我的。”她挺起胸膛说道。

“优午？”我心想，那个稻草人应该死了吧？

“一个星期前我去找优午，他对我说：‘一个星期以后的这个时间，你拿著一把新菜刀和一块奶油到这间公寓。奶油就是市场里卖的

那种。’你不是这个镇上的人吧？我没见过你。”

“这是优午说的吗？”

“很厉害吧？没想到优午居然会拜托我，他几乎不提未来的事，这很稀奇。”

我完全无法掌握目前的情况，姑且配合她。“那，你非常光荣。”

“是啊。”她的眼神闪闪发亮。完成稻草人临死前交代的指令，对她而言八成是件值得夸耀的事。如果我说：“事实上，他也要我去‘骑脚踏车’。”这个马尾女孩会认同我吗？还是感到不愉快呢?

“优午发生那种事，我更想信守承诺。”

“承诺是指这把菜刀和奶油？”

“没错，菜刀和奶油。”她挺起胸膛。“还有叉子。”她又递给我另一个袋子。

我生硬地道谢，接著她就离开了，我总觉得玄关一带，飘散着她完成使命的满足感。

我倾着头回到厨房，放下菜刀和奶油？我不懂优午的用意。不过，有了马铃薯、菜刀、平底锅和奶油，就能炒马铃薯了，这倒是事实。

我一面削马铃薯皮，一面思考优午为何拜托那女孩。听说优午即使会说过去的事，也绝不玩弄未来。派女孩子来找我这个外地人，难道不算违反原则吗?

傍晚，日比野冲到公寓找我。

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日比野是我唯一熟识的人，或许我可以紧抱著他，告诉他当他不在时我有多么不安。不过，我当时的感觉是厌烦。

“搞不好这里真的是你的住处。”

“为什么？”

“因为你来去自如啊。”

他对于我的挖苦，丝毫不为所动，“如果这里真是我家，那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一脸错愕，这个人果然怪怪的。小山田说，日比野欠缺重要的东西，也就是“与父母的沟通”。他的怪异是因为缺乏与父母沟通所造成的吗?

“那不重要。”对他而言，这世上的所有事情似乎都“不重要”。“约会，今晚有约会。”

“约会？”

他凑近我的平底锅，像只小狗般拼命地嗅闻。我确信他的本性是狗。

“佳代子小姐约了我，今晚。”

“粉刷工作已经完成了吗？”

“粉刷？喔，佳代子小姐家很豪华。我说：‘这真是一栋气派的房子，可惜墙壁脏了，我替你找优秀的粉刷工人吧。’”

是是是，我没有说出口，却在心里那么想。“那……，约会是怎么回事？”

“对了，对了，你现在说到重点了，她约我今天晚上六点见面。”

“你们要去哪里？”

“我想去看夜景，”

“夜景？”

“不错吧？这是我想的主意。我跟她说，不如去看夜景吧。”

老实说，夜景应该是约会中的最后一项点缀，顶多是附属品，他的意见出乎我意料之外。令人意想不到，不过很新鲜。

“不管怎样，我该跟你说声恭喜吧。”

“哎呀，这种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日比野板起脸说道。

既然如此，我希望你不用特地跑来向我报告。

“伊藤你今晚要做什么？”他约声音略显高亢，我有不好的预感。

“没做什么。”这种事没什么好问的。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我心中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

“对了，你有没有想过要帮谁的忙？”

“倒也不是没想过。”不好的预感已经升到了最高点。

“事情是这样的，我需要表现得浪漫一点？是吧！女人是浪漫的动物，”说到这里，他摇摇头。“不，正确来说，女人并不是浪漫的动物，而是喜欢浪漫的事物。实际上，浪漫的是男人。”

“这话怎么说？”

“总之，我和佳代子小姐今天要约会。”

“你说过了。”接著说：这件事比我现在站在这里更清楚不过了，他听了满意地收起下巴?

“这场约会非得浪漫一点才行。”

“我也觉得那样比较好。”我想再补上一句，你是对的。

“所以啊，”从见面到现在，他终于露出害羞的表情，“希望你在约会里轧戏。”

“轧戏？”

“你去骑脚踏车嘛。”日比野一脸严肃地说。“你能不能骑脚踏车，替我们炒热气氛？”

“去骑脚踏车”这几个字在我脑中回响，就像钟声一样。优午也对我说过这句话。相同的话突然从日比野口中冒出来。我很讶异，这该不会是什么恶作剧吧？这是巧合还是谁策划的？总之，我哑口无言。

“可以吧？你准备脚踏车，五点半赴约。”日比野迅速指定地点。

我有点搞不清楚状况，日比野双手一拍：“好，就这么决定。”我瞠目结舌地听著他说，“咦？决定了？”

“要不然，现在一起去吗？”日比野想要牵我的手。

“不，”我甩开他。“不，其实我等一下想去园山先生家。”我突然灵机一动。

“园山？”日比野挑起一边眉毛，

我跟他解释，我觉得园山先生的行为有异。不过，我也补充了兔子小姐的话。她认为园山应该不可能杀优午，从往返时间来看，他不

可能杀得了优午。

“原来如此，原来那家伙就是凶手。”日比野人既生性单纯，咬牙切齿地说道。

“不，还不能确定。”

“我们赶快走吧。这个时间，园山在河边散步。”

“我说，凶手不见得是他喔。”

“好啦，快点走。”日比野激动地丢下一句话，便从玄关离去。

园山在散步，那摸样跟昨天一样，他眺望四周风景，缓缓地移动脚步，左边有一面石墙，柏油路每隔十公尺就有个小转弯，宛如一条蜿蜒的小河。

“园山先生。”日比野很没礼貌，一走近园山，马上粗鲁地喊道。

园山停下脚步并回头，用一称丝毫不带情感的眼神盯著我们。那锐利的眼神，简直让人忘了他曾经是画家，说起来，一般画家都在什么时候退隐？是在发现比自己更有天分的天才时，还是开始量产毫无意境的富士山画作，以换取大笔金钱的时候呢？

园山旋即迈开脚步，大概是因为何时间表吧，我们慌张地跟在他身后，配合他快速的步伐，以免跟丢了。日比野对元山丢出一个问题。“喂、喂，告诉我实话。”日比野用食指指著他说。

“不要。”园山说。

我们边走边对看了一眼，然后点点头。因为园山会禽说反话，所以这大概意谓著「好啊”。

“昨天晚上，不，是今天早上，三点左右，你去找过优午吧？”日比野似乎急著知道下文，开门见山地直捣核心。我不安地想，那么直接的问题大概行不通吧。园山不发一语，所以改由我间：“你昨天晚上几点离开家里？”

“我在发问，交给我就好，你别管。”日比野生气了，我和日比野一左一右夹著园山先生，三人一字排开地走路。“喂，是你杀了优午吗？”

“嗯，是啊。”园山说道。

我看见日比野“ya！”地摆出胜利姿势，不过，他马上意识到。“对喔，相反啊。真容易让人混淆。你不是凶手吗？”

“嗯，我是凶手。”圆山的目光对著我。

“有人看到你不在平常时段散步，”我接著发问。

“你岛什么在凌晨三点散步？”

园山没有回答日比野的问题，若从旁观察园山的目光，会觉得他的眼神涣散。“问简单一点，要让他容易回答才行。”我提议。

哼，日比野似乎嫌麻烦。

“昨天晚上，你几点离开家？”我问。.

“那种问法不行。告诉我，你昨天半夜在干什么！？”日比野的语气越来越粗鲁。“我要仔细确认你昨晚做过的事。晚上十一点你在家吗？”

“不在。”园山总算回答了。

“凌晨十二点呢？”

“不在。”

“凌晨一点呢？不，一点到四点都在外面吗？”

“不在。”

他果然外出了。有趣的是，他只会说谎。换句话说，只要把他的答案反过来，就等于他只会说真话。

“园山先生平常几点出门散步？”我问道。

“早上五点。”日比野回答：

“我想请本人回答。”

“好嘛，”我很清楚日比野开始不耐烦了，他大概原本就缺乏耐性和专注力吧。“用‘是’的次数回答几点去散步，如果是三点，就说：‘是、是、是。’”他还会使性子地提出这种问法。

这种问法太无厘头，惹得我发噱。结果园山没有回答，

这简直像在思考机智问答的答案。

过了一阵子，日比野大叫：“麻烦死了！你说：‘接下来我要说真话！’你发誓，对你太太发誓，说真话。”

我愣住了，这家伙老是在说蠢话。

我想园山应该会假装没听见日比野的话，然而他却意外地宣告：“接下来我要说真话。”

日比野很高兴，高声说：“好，很好！”然后问道：“你和优午遇害有没有关系？”

园山说：“有关系。”

我们俩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但园山依旧向前走。这时，我们开始讨论。

“他刚才的回答是什么意思？”我说。

“他发誓说，接下来要说真话，然后才说：‘有关系。’所以‘有关系’是真的。换句话说，他和优午的命案有关。”

我指出，“等一下！说不定他是用反话说真话。他确实发誓要说真话，但他说‘有关系’或许是想说‘没关系’。”

“如果是这样，那他发誓就没有意义了。”

“不，姑且不论那个，”我接著说：“他首先声明‘接下来要说的足真话’会不会是指‘接下来要说的是假话’呢？”

“这么一来，是什么意思呢？”

“我不想去思考。”我扬起一边的眉毛。

日比野双手击掌，搓搓头说：“别再问了。那个画家改变了散步的时间，一定是太早起了，兔子不是也说园山不是凶手吗？既然如此，问了也是白问，我不要再玩这种麻烦的游戏了。”他就像个玩腻的孩子般大声嚷嚷。

我双手交抱，看著园山逐渐远去的背影。

园山先生应该没察觉到我的视线，但他却突然停下来，转身望着我们，我和日比野不知为何沉默了下来，与他遥遥对望：

这时，园山先生说：“我只会说假话。”然后马上转身离去；

“是吧。”日比野接受了。“总之，他是个骗子。”

“咦，奇怪。”我想也了从前读过的一本书，里面提到“自我提及的反论”。

“奇怪什么？”

“‘只会说假话’的意思应该是这句话本身就是假话，”

“这么说的话，呃……，就是‘只会说真话’啰？”

“不过，这么一来，‘只会说假话’这句话，就成了真话。”

“可是，如果那句话也是假的，那就没完没了啦。’

“我不行了，看来还是不能进一步思考。”我举起双手投降。

后来，日比野满脑子想的都是跟佳代子小姐约会的事，他丢下一句：“那你就按照预定计划，五点半赴约。”然后自己跑掉了，简直是蹦蹦跳跳地离去，撇下我一个人。

太阳下山了，不过天色还不至于暗到无法散步，

我在水田附近看到田中，我想起他曾经抬头挺陶对日比野说：“我喜欢自己的走路方式。”走路方式确实没有规则，并没有正确答案。这么一想，我才发现田中走起路来很辛苦，但很有个人魅力。

不过，撇开走路方式不谈，他的脚步看起来真的很沉重，好像除了股关节扭曲，还拖著什么东西走在田埂上。我想起了电影〈宾汉〉（ben－hur）中的基督教徒：一名背著十字架，拖著沉重脚步的男子，田中很像他。

我很好奇田中去哪里，决定跟在他身后一探究竟。

我发现行飞鸟在山中头顶盘旋，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鸟，缓缓地振翅。

我们来到了优午过去伫立的水田，眼前是一幕不可思议的景象。我就像失了魂的观众，只是望著。

田中站在稻草人之前站过的地方，微微低头。

“我的说话对象只有鸟和优午。”他说。

换句话说，田中失去了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怅然若失正好可以形容他的模样。他遥望天际，看在我眼里是一幕非常不可思议的景象：他深深一鞠躬，那是在感谢优午，还里在在向优午告别呢？总之，也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

田中出动作缓馒，行礼如仪，虽然姿势歪斜，但是一个优美的鞠躬，引发我小小的感动。

田中再度礼貌地鞠躬，然后离开了现场，往反方向离去，身影渐渐变得渺小，我也下意识地鞠躬，但不是向优午行礼，

这是我第二次遇见那名少女，当时我正想四处走走，漫无目的地走到一处看得到大海的地方停下脚步时，我听见有人在讲话。然而，环顾四周却找不到声音的主人，就在我自以为是心理作用时，发现脚下有一名少女。

少女横卧在地上，她直接和衣躺下，朝左侧躺着。少女肯定才十几岁，却一脸老成。她抬头看著我，却不打算起身。日比野带我参观这座岛时，我见过这名少女，我记得她好像叫若叶。想起来了，她当时也躺在地上。

“叔叔，别踩到我喔。”

“你最好赶快起来，不然会被踩到。”

★

注：萨德侯爵，全名当拿迪安·阿尔风斯·法兰高斯·迪·萨德

（donatien alphonse fran＆ccedil；ois，marquis de sade，

1740年6月2日出生于巴黎，1814年12月2日逝世于巴黎附近）

是一位法国贵族和一系列色情和哲学书籍的作者。

他尤其由于他所描写的色情幻想和他所导致的社会丑闻而出名。他的作品有《索多玛120天》等，也是虐待狂（sadism）这一词的来源。

★

“叔叔，你叫萨德？”她的语气很傲慢。“sm的那个萨德？”

我耸耸肩。她是在哪里学到这个字的？我客气地警告她："不管怎样，你用那种姿势躺著，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片从地面冒出来的蒲公英叶子。"

"因为很快乐嘛。"

"躺在地上很快乐？"

"噗、噗、噗。"我听不懂她说的话。诚如字面上的意思，那只是拟声词。 "像这样躺著啊，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就会听见自己的心脏发出'噗、噗、噗'的声音，很有趣吧？"

"心脏的声音？"听她这么一说，日比野也说过同样的话，那真是悠哉的游戏。

我往地面上一看，上面覆盖著一层泥上，没有大石头，说不定真的很适合睡觉，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蹲了下来，然后躺在她身旁。

"你有恋童癖。"她调侃我，但我不为所动。

我侧著头贴在地面上，感到一阵冰凉，我将注意力集中在耳朵，我听见空气的声音。隔了一会儿，我感觉心脏的跳动，身体很亢奋，或许是心理作用，总觉得心跳越来越大声。我拭著放松肩膀，闭上眼睛。

心音包覆着着我，一种平静的声音，体内的血液宛如火山爆发地从心脏送出，心跳声听起来很悦耳，血液永无止息地循环。很久以前，我应该正在谁的肚子里，听着这种声音安然入眠吧。有一种受人呵护的感觉，全身突然放松了。缺少的是羊水！昏沉的脑袋中彷佛响起了这个声音。来到这世上的人不管花多少钱、吸收多少知识，使用多么可所的暴力，都无法获得那怀抱自己的羊水，或许那就是人类苦苦追寻的东西。原来一桶羊水能够拯救人。

"叔叔，"她叫我。我一脸温色地问道，你是在叫我吗？其实我没有那么生气。"叔叔，优午啊，是钻到地底下了吗？"

"钻到地底下？"

"他的身体虽然四分五裂，但说不定是融入地面。雨水不是也会渗入地面吗？"

原来如此，有可能喔！我答道。说不定真的有那种事。

接著，我倚老卖老地说：被分尸的说不定不是优午，因为没找到优午的头。

若叶眯起眼睛，说：“叔叔，你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啊？那只是构成优午身体的木头吧，一看就知道了。”

“可是，没找到头啊，”

“一定是被凶手丢进海里了。”

“你为什么能一口断定？凶手说不定是用别的稻草人调包。”

“调包？别的稻草人是指什么？”

“因为没找到头啊。”我自以为是地说。“会不会有什么含意？”

“怎么可能。”若叶断言道。

我也马上同意她的说法，于是改变话题。“你知道那件事吗？这座岛上少了什么东西？”

“喔，那个啊。‘有人会从某个地方过来，留下那个东西之后再离开。’你是说这件事吗？”

虽然和日比野告诉我的略有不同，但内容一样。“那是真的吗？”

“叔叔，你当真？那是骗人的吧，”

从她的语气听来，似乎认为那是一件蠢事。总之，这不就跟大人不会认真看待圣诞老人一样吗?

我起身，心想这个口气狂妄的少女应该不会学我，不过她也站了起来。

“天快黑了，早点回家比较好喔。”

“不过，我还有很多事要忙。”她的语气像个小孩，

“忙什么？”

“像是制作陷阱，”她愉快地笑了。

“陷阱？”我感耳欣慰，小孩子的恶作剧，不管哪里都一样。他们会热衷于一些小玩意儿。是哦，陷阱啊，

“把草编成绳子，把人绊倒。这我很擅长喔。”

我逗著她，了不起的大工程耶。她歪著脖子仰望天空，我也跟著做。在云隙之间，有一道飞行云，大概是来自机场的飞机吧，一颗豆子般大小的机体拖出一道细长的云。

“飞行云耶。”我说，她一脸奇怪地问：“那是什么？”

“不是那么说吗？”“那道云告诉我们，人要走正道。”

正道是个诡异的字眼。

“优午曾说，如果天空出现那样的云，就要照著他的话去做。”

“原来如此。”我边说边在脑海中描绘优午的身影。说不定岛上的许多居民在看到那道云的一瞬间，也在想著同一件事。

太阳真的开始下山了，我和日比野约五点半，我打算守约，环颤四周，除了稻田还是稻田，放眼望去，是一条无垠无涯的漫长道路，不知道前方合到达哪里。没办法，我只好往公寓的方向前进。

“伊藤先生，”当我默默走路时，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草剃。站在他身旁的是百合小姐，手里拎著一个塑胶袋。

“破貽修好啰。”他推着脚踏车。车轮和白天不一样，顺畅地转动。

确认完这一点，我突然像是被人用手指戳了一下脑袋，有点受到惊吓，然后悠悠地舒了一口气。

原来如此，原来是那么回事啊，

我可以说是下定了决心。总之，在这个时间点遇到脚踏车绝非偶然。

“在哪里修的？”

“市场那边的脚踏车行呀。怎么了？这有什么好稀奇的？”草剃满脸好奇地问我。

“这里有很多事情都跟我住的城镇不太一样。”

“什么事情差别最大？”他凑过来问我。

我犹豫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预知未来的稻草人和持枪的樱，匪夷所思的事情一大堆。但是，就算一一列举出来也没有意

义：“差别最大的，这个嘛，大概是岛外没有像百合小姐这么美丽的女性吧。”结果，我以这句笨拙的恭维话含糊带过。

草剃出乎意料之外地镇静，睑上的表情变得和缓。“我想也是。”

百合小姐一脸错愕，露出困惑的笑容。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下定决心说出那句话；

“不好意思，脚踏车能不能借我？”

如果有什么事是优午吩咐我的：应该就是这个。

我卯足全力地踩脚踏车，刺骨的冷风几乎要让人昏过去，但我还是勉强赶上了，准时到达约定地点：

“辛苦，辛苦了。”日比野扇风迎接我。

“怎样，我赶上了吗？”

“调整到你赶上的时间吧。”日比野和我约在岛上的时钟塔。我请草剃把它的位置告诉我，那个地方很好找，是一座小型的时钟塔，只比我高出五十公分左右，底座是纯白色，生了点锈，感觉很有份量，它孤立在河堤旁。再往下走约五十公尺就是大海，我们站在河堤上也可以往下俯瞰，但由于四周昏暗，海面上看起来也不过是一片漆黑，

时钟的指针停了，一直指在一点二十五分的位置，我不晓得那是白天还是晚上的时间。“这是一座具有历史的时钟塔吗？”

“它是支仓先生亲手做的。”

又出现支仓常长这个名字了，他在三百多前来到这座岛，开阔一处小小的娱乐胜地，这是真的吗？这应该是某个走火入魔的学者所提出的惊世骇俗之说吧，我感受不到可信度。

“哎哟，她不来赴约吗？”因为附近没有女性，所以我这么问道。

“你别乱说！”日比野不悦地说道。“她等一下就会来了，我跟她约六点在这座时钟塔前碰面。”

被他这么一说，我想起我跟静香的约会。从前约会时，我总会提早三十分钟到约定地点，静香经常笑说：“既然这样，一开始就把约会时间提早三十分不就好了。”我说那样就没意义了，我喜欢等人的感觉。静香每次听我这么说，一定会面露不可思议的表情。“我想要有人

等我，等得不耐烦。”它说，因为我想要存在的价值。那时候，我会回应她：“我无时无刻都在等你。”她垂着眉毛，一脸落寞。

“佳代子小姐也想看夜景。”日比野说。

是啊，我回应。

“从河堤往下走，有一条羊肠小径，再往下走，就能走到离海很近的地方，我要跟佳代子小姐在那里看夜景。”

我抬起头，望著大海的方向，只听到了海浪声，四周已是一片漆黑，我看了日比野一眼，然后再望著大海，我感封疑惑，“你说是看夜景，明明什么都看不到嘛。”

海岸的另一端，既看不到大楼和万家灯火，也看不见打灯的桥梁。“没有任何算得上是夜景的景色喔。”我指出问题点。

日比野愣了一下，惊讶地看著我，那眼神访佛在确认我正不正常，他看了老半天，好像也同意我的说法，脸上的表情变得柔和。

“是嘛，在伊藤的世界里，看夜景一定有不同方法。”

“看夜景的方法？”

“因为，很奇怪呀。你刚才居然说、没有任何算得上是夜景的景色耶！”

“我是说了啊。”

“在你的世界里，什么才是夜景？”

“灯光吧。欣赏霓红灯或照明，那种闪闪发亮的美丽灯火，宛如深海里的宝石，缓缓晃动。大家都是为了看那个才开车到地势高的地方，俯瞰城市啊。”

喔，日比野一脸打从心底佩服的表情，就像小孩沉迷于外国玩具的摸樣，甚至可以说是羡慕。“那感觉也不错吧。”

“这里不是吗？”

他的表情很复杂，像个乡巴佬腼腆地解说家乡风俗，又像在低调地夸耀家乡名产。

夜晚，他说，

享受夜晚就是看夜景；欣赏星空、夜晚和漆黑的海洋。因为夜景，不就是夜的景色吗?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45节）

天色尚亮的街道上人潮汹涌，朝气蓬勃，还没拉下铁卷门的服饰店看起来格外新鲜。静香深深感到自己完全脱离社会，害怕地匆匆离开大街，她告诉自己：是啊，这种地方什庆东西也没有。

即使回到公寓也无事可做，她很惊讶，已经过惯了回家倒头就睡的生活了，做份简单的晚餐，吃完之后却闲得发慌，打开电视，萤幕上出现了没看过的演员在表演看过的电视剧，引不起她的兴趣。

她很后悔，与其在家里闲着，不如跟平常一样在公司加班。

她在想伊藤的事。

电视上没有报导他被警方逮捕的新闻；报纸的地方版会不会刊登他抢劫未遂落跑的事件呢?

这时，电话响起，有人打电话来这件事本身就很稀奇，她甚至没察觉那是家里的电话铃声。

她接起话筒，彼端传来“姊姊，你的声音好好听唷”这种黏糊糊的声音。那声音不年轻，大概是喝醉了吧，还夹杂著下流的笑声。

静香盯著话筒，想要直接挂断。她不认为这通电话是打给她的。

“而且你长得好漂亮喔，我一直跟踪你，你都没发现吗？”

或许对方是怕披挂断，提高了嗓门说道，静香将话筒重新抵在耳朵上，没有应声。她觉得如果出声的话，岂不是称了对方的意。

“真令人期待。”这句话令静香背脊窜过一阵凉意，她感受到像是中年欧吉桑过度期待公司温泉之旅的猥亵气氛。

她挂断了电话，站在原地盯著话机，总觉得只要移动一步，电话就会再次响起。她发现自己的心跳加速。被人跟踪这件事本身就令人难以相信，而且她也不知道打电话来的人有何目的。“他是谁啊。”

静香浑身发冷。她有一种湿湿黏黏，像蛇般的恶意从脚底下钻人体内的恶心感受。

可以确定的是，对方说了“真令人期待”。也就是说，对方应该还会再打来吧。

日比野在我面前说：该拿安田怎么办。或许该说他的心情转换得很快，突然改变了气势与方针。

“你还在捉那件事啊？”

“没办法实现佳代子小姐的愿望，算什么油漆上。”他展现莫名其妙的正义感。

我听见脚踏车的声音，不用回头也知道来者是草剃。他以不寻常的速度在我眼前紧急煞车，吓了我一跳，他的慌张模样非比寻常，

“草萝，你怎么了？”日比野也察觉他的异样，向后退一步，震慑于草剃的气势，说：“你眼睛好江喔。”

草剃双眼红睡，跟我昨天深夜拖他出斗时完全不同：

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吗？我嘴里这么问，但心里已经察觉到，除了他妻子以外，没有人能让他如此不安。

“百合不见了。”他的表情极度悲惨。

事情是这样的，

昨晚，他陪我去笹冈被枪杀的现场，回到家以后百合就不见了。当时已经过了十二点，百合那个时间不在家显然有异，于足单旋马上街出去寻找：

“一直找不到人？”我不禁问道。

他大概骑著脚踏车四处奔走了好几个小时吧，一定在黑暗中挥舞著灯光，寻找失踪的妻子。在黑暗中呼喊妻名的他，究竟是愚蠢，还是异常呢？至少，我和静香的关系就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就算我们其中一人不见了，另一方大概也不会去找吧。

我们三人面面相觑，都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草剃突然说：“刚才警察来家里，我觉得他们在怀疑杀害曾根川的人是百合。”几乎哽咽著。

百合小姐对曾根川没有好感，如果她在曾根川遇害的晚上失踪，会被怀疑也没办法。我和日比野不认为她是凶手，或许警方打从心底并没有怀疑她。不过，这件事必须确认。

“百合的工作是握病人的手。”草剃大概没睡饱，讲话口齿不清。“像她那么善良，不可能杀人。”

“如果对方是坏人或是她憎恨的对象，那又另当别论了。”日比野放冷箭。

霎时，草剃满脸通红、表情显得愤怒，但旋即恢复原状，口吃地说：“可是……”

日比野才一闭嘴，马上又垮著一张脸，缓慢地左右摇摆头部。

我仔细观察他的动作，保持警戒。我有强烈的预感，他会语出惊人。果然，他拍著于说道：“是安田那家伙干的。”

草剃睁开了那双充血的眼睛。

“因为那家伙好像会对岛上的女性伸出魔爪，百合小姐也危险了。”日比野煽风点火地补上一句。

草剃这个年轻人，因为不安加上一夜奔波却徒劳无功的愤怒，以致不管矛头对准谁都接受了。他立刻同意了日比野的说法。“是啊，绝对是安田干的。”

两人表现出马上要冲往安田家的姿态，但这时突然有人打断了他们，

一辆警车驶近，草剃技警方带走了。一名四十几岁的刑警说，我想问你有关百合小姐的事。

草剃半推半就地反抗，造成警察的困扰，于是日比野安抚道：“我们会先去安田家，你晚一点再过来！”草剃才不情不愿地上车。

警察带走草剃之后，只剩下我和日比野，我们直接跑去安田家。情况突然变得很混乱，我有点亢奋。

安田家是一陈木造建筑，就算要说恭维话也谈不上漂亮，房子散发出一股潮湿木头的气味，感觉发霉得很严重。

日此野用力敲打大门。我捏了一把冷汗，不知道这扇门会不会因此而倒塌或被敲坏，结果根本没人出来应门。

“他父母也很散漫，跑到哪里去了！？我说啊，像安田那种家伙……”他嘴里念念有词，大发牢骚。

我不清楚“像安田那种家伙”指的是什么样的人?

“像他那种人，大白天开车出去，到了晚上就躲在田埂旁偷袭女人。”

“是那样吗？”

“就是那样。好，我们等著堵他。”日比野断言，彷佛那已经决定了。

不知道是该赞成他，还是安抚他，我愣住了。结果，我们暂时个别行动。他在日落前要找到安田，我决定独自巡视这座岛，我们约好碰面的时间、地点，就各自离去了。

我想去一个地方。

我想找人说说话。我觉得必须跟那个叫樱的男人聊一下。

所以，我和日比野分开后，凭著记忆前往樱家。当我看到远方有一栋蓝色屋顶的平房时，心脏像是敲钟似地怦怦乱跳。

我内心搀杂著好奇与害怕的情绪，有预感他会一语不发地朝我开枪，因为我曾经跑进便利商店抢劫，威胁年轻的工读生。另一方面，我也觉得他必须尽早打死我，“樱是规范。”日比野说过的话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有何贵干？”樱问道，连看都不乔我一眼。

他的模样跟以前一样，坐在平房外的木椅上跷著二郎腿，他有一双细长的腿，正在阅读诗集。直挺的大鼻子引人注目；双眼皮的眼睛兼具冷静与知性，很美；一头像女性般及肩的长发，看起来像个虚弱的诗人，不过感觉并不羸弱，反而是精瘦干练的样子。那把枪就放在圆桌上。

我吃了一惊，身体颤抖。我已有心理准备，或许会被枪毙。

“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想找你卿一聊。”我拼命压抑著好像要发抖的声音，感觉就像使劲拉链打结的毛线，

“话？花、诗？（注）”他回了我一句双关语，连这句话听起来也像诗。

“日比野告诉我很多你的事情。”

“我没看过你耶。”樱简短地说。

“因为我是从外地来的。”我说了实话。

他这才将诗集放在桌上，看著我，不可思议地侧著头说：“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我老实回答，就算说谎也会穿帮。

“世上大部分的事情我都不知道。”

“这种说法和优午正好相反。”

“优午啊。”樱低喃道。

“这座岛上的人认为你很特别。”

“说我是行刑者吗？”樱面无表情地耸耸肩。

“你知道大家怎么看待你吗？”

“很多人误会了，跑来拜话我杀掉哪里的某某。”

★

注：日语的“话”发音为hanashi，近似“花”（hana）与“诗”（shi）的发音。

★

“如果那种人跑来找你，你会怎么做？”

“就先毙了那家伙。我讨厌罗嗦的人。”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开玩笑。他的声音不带情感，充满一股寒气。

“你怕了吗？你该不会认为我会杀了你吧？”

“老实说，我是那么认为。”我垂下眉毛。

“你认为人可以制裁人吗？”

“我认为。”这是我的真心话。我讨厌每次出现死刑或刑罚的问题时，“人制裁人好吗？”这种主张就会被提出来。无论杀死多少人也不必偿命的法律，本身就已经不是法律了。

“你吃肉吗？”樱冲突地提出问题。

“猪和牛，鸡肉也吃。”

“狗呢？”

“不吃。猫也不吃。”

“鱼呢？”

“吃。”

“吃与不吃的东西，界线在哪里？”

我侧著头，不吃体积大的动物吗？不，牛比狗还大。说不定大象的肉也能吃，但是，我不吃宠物猫。

我想了半天，最后回答：“要看是不是朋友。不论是猫拘还是金鱼，一旦成了朋友，我就吃不下去了。”

“人类也有朋友之分。朋友以外的人，你会吃吗？”

我答不上来。人吃动物存活乃是大经地义，但我从没想过吃与个吃的标准。

“在你住的地方怎么宰杀动物？”

“它们都被摆在超市里。”我说完笑了。“食用肉会被放在店里，切成适当尺寸，包上保鲜膜。”

“保鲜膜？”

“一种透明薄膜，超市会把肉放在盘子里，用保鲜膜包起来贩卖。”

“这里也一样啊。动物会被家畜养殖业者宰杀，送到市场贩卖。总面言之，人类没有亲手杀死动物、吃它们肉的真实感，这一段过程被跳过了。”

我们杀死各种动物而活。可是，所有人都忘了这一点。社会这个系统让我们忘了这一点。

“一个人为了存活，究竟得杀死多少动物？”樱的声音听起来不像在寻求答案，

“我没想过。”

“接下来想一想吧！”他命令似地说道。“人们吃动物而活，削树皮而活。一个人的生命建立在几十、几百条生灵的牺牲之上。我要问的是，有几个人值得牺牲那么多条生命。你懂吗？”

我沉默了。

“有几个人比丛林里的蚂蚁还有价值！？”

“不知道。”

“一个也没有！”

将近二十年以前，樱问过优午同样的问题。

“人类有活著的价值吗？”

深夜，岛民都睡了。樱站在优午面前，当时的樱还是少年，那天晚上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枪杀人。樱的双手因为碰到对方身上流出来的血而染成了红黑色。这名相貌堂堂的美少年夺走一条人命，却表现得异常镇定，丝毫没有恐惧。

“人没有价值可言吧。”稻草人爽快地回答，

“所有人？”

“有一个叫禄二郎的人制作了我。”

“他例外吗？”

优午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清楚回答。“不过，”他说。“不过，就算蒲公英开的花没有价值，依旧不改它的纯真可爱。即使人没有价值，你也犯不着生气吧？”

当时还是少年的樱，这才告诉优午，今天第一次杀了人：纵然优午早已知道，还是一副初次听见的口吻，简短地应了一声。樱轻声低喃道，诗比死好（注）。

“花是美的。”稻草人继续说。

“来种花吧。”樱坐在椅子上，指著我站立的地面附近。

“咦？”我反问他也不回答我。“人没有价值，所以你枪毙人？”

“不，”樱否定道，“我是为了保持理智。”他简短地回答，

“你没办法保持理智吗？”

★

注：日语中的“诗”与“死”的发音相同。

★

“我之所以还能够勉强保持理智，是因为有诗和手枪。”

“诗和手枪？”

“人很吵，我讨厌吵闹。”

“你怕吵？”

“开枪。”樱说。他的话太冷酷，搞不好他呼出来的气息也会当场冻结。“樱在春天盛开，景色变成了粉红色。漫天飞舞，翩翩飞舞，然后凋零。”

“那是指真正的樱花嚼？”

“我想要变成真正的樱花。”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身影，同时思考好几件事?

他枪毙人。

他读诗。

他憎恶喧嚣。

他有枪。

他杀人。

他杀人得到岛民的认为。

说不定他想做的是，把擦得像刀子般晶亮的诗词塞进弹匣内，然后随意击毙人。

他很美。

“我不能对所有人开枪。”又隔了一会儿，樱发现我还站著，说道。

原来如此，我心思说不定他想要击毙这世上的所有人，因为不能那么做，所以他独断地挑出没价值的代表人物再予以枪杀。应该是这样吧。

“你也干了什么坏事吧？”樱望著诗集说道。“来这座岛之前，你八成干过坏事，我看你的脸就知道。”

我差点告诉他：你猜对了，我抢过便利商店。不过，我因为害怕而说不出口。

樱接著问我：岛外的情况怎样？住起来舒服吗?

“你的子弹一定不够用啦。”我答道。

“是哦，岛外是那种地方啊。”他无趣地说道，一副“我早就知道了”的模样。

这时，我背后传来歇斯底里的叫声，

“喂，樱。”那声音毫不客气，显得目中无人。我转身一看，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名微胖的中年妇人，她鼓起双颊，撑大鼻孔，带著一名小女孩，既没有报上姓名，也没有理会我，直接走向樱。

“叔叔。”那个小女孩看到我便笑了。

噢，我举超手。她是那个将耳朵贴在地面，听心跳声为乐的若叶。那个妇人看来是她母亲，用一种像是在看害虫的眼神瞪著我。

“我想告诉你，有一个叫轰的老头，他是个怪老头、有恋童癖的老不修，竟然想染指我女儿。”妇人一口气说完，那股气势听得我差点窒息。

轰要染指她女儿？我听她这么说，却不认为是事实。无论我怎么想像，都不认为那头熊会袭击人。就算轰攻击人，我一想到他动作迟缓？就觉得他逃脱的机会多得是。

“你在听吗？樱！我不会原谅他唷，听见了没？我告诉你了。”她继续说道。

樱默默地赞诗，毫不搭理，脖子迚动都不动一下，结果，她们便离开了。规模不大，却像个结构完整的龙卷风。

“真糟糕呀。”剩下我们俩之后，我说道。像这样跑来向樱告状的频率到底有多高呢？我光是想都都觉得烦。

“我受不了那种自以为是的女人。”

“我不认为轰先生会染指小女孩。可是，她说得那么肯定，会不会有证据呢？”

我不认为轰会那么做，但说不定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会不会是那孩子在说谎啊？”

“这我知道，”樱很冷静，“不过，从她的表情看得出来，那个谎言的背后隐蔽著更重大的事情。”

“重大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不过，她身上背负著某种罪。”

“罪是指……，好比说？值……，值得杀了她吗？”我不假思索地问了这个吓人的问题。

“我没兴趣动手。”樱回答。他好像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而像狗的日比野连一根小树枝都感兴趣。两人正是鲜明对比。

“樱，对不起唷。”我一回神，发现若叶在旁边。

她似乎在半路上离开母亲，一个人折返。樱面无表情，他的脸孔就像一首诗，唯美而冷淡得令人难以接近。

“我妈好像误会了。”

“你真的敲那个叫轰的男人侵犯了吗？”我不经意地插嘴。

“怎么可能嘛。”若叶生气地说道。

“既然这样，把你母亲的误会解释清楚不就得了。”

“不可能啦。我妈觉得人不会说真话，都是信口开河。不论别人怎么说，她都听不进去，再说，她看到轰大叔打我。”

“他打你！？”我粗声地说道。

她支支吾吾，不肯告诉我事情为什么会演变成那样，只说：“可是啊，轰说怪也怪，前一阵子才跟田中叔叔吵架。”

我略感讶异。他和曾根川争吵。和田中吵架，又殴打若叶。难道这个叫轰的男人意外地生性好战吗？

“樱，这个给你。”若叶将手上的袋子递给坐在椅子上的樱。那个牛皮纸袋折成原本的五分之一大小。

樱只用眼神发问？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花的种子。找家院子里的花掉下来的种子。埋起来一定会开花。”

“为什么要给我？”

“先贿赂你呀。将来哪一天可能需要你帮忙。”若叶以孩子气的口吻，说出大人般的话。

樱不久前才说“要种花”，若叶就送他种子，这时间点的吻合令我吃惊。

若叶回去时，留下一句“你会用枪打人，但不会打花吧？”随即飞奔雕去。

樱对我说：“任问事情都有意义，就连云流动的方向和骰子踯出来的数字也有意义。”他仿佛想说，用枪打人也有意义。“你看到猫了吗？会预测天气的那只猫。”

“那只猫刚才爬上树，那一瞬间就下雨了。”这么说来，下寸时樱也坐在这张椅子上吗？他看起来不像淋过雨，说不定雨水落下时会避开樱，因为樱花遇到雨就会凋谢。

“那也有理由。”樱的话言简意赅，宛如箭矢般苍劲有力。

“理由？”

“那坐猫不特别，是一只普通的猫。你知道‘朝霞是下雨的前兆’这句俗谚吗？”

“听过。”

“也有人说常西边的天空出现彩虹时，不久就会下雨。气象从西向东移动，之所以出现彩虹，是因为西边在下雨，雨水反射光线，所以产生了彩虹。”

“你好像气象博士耶。”

“也就是说，那只猫在看彩虹。”

“咦？”我就像个远远落后的马拉松选手，觉得很难为情。

“它想要找个能够看清楚彩虹的地方，于是爬上树。一旦快要下雨，那双猫就会爬到树上，它想要找个视野良好的地方。”

我呆呆地听他说，很惊讶那就是答案。那只猫只是想看彩虹吗？不，猫根本不会看什么彩虹吧？

樱就此闭上嘴巴，好像已经用完了今天开口的配额，就此沉默不梧，仿佛变成一棵真正的樱花树般静谧。

我背对著平房向前走，半路上蓦然回首，看见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正将信封里的种子埋进土里。

樱让花开啊，我很愉快。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46节）

夜深沉，没有猫头鹰的叫声，也没有蟋蟀的搓翅声，感觉整座岛上的万物只是单纯地抑制呼吸。

唰、唰、唰，车轮转动的声音在夜里回响，那是我踩脚踏车发出的声音。

日比野拜托我的事情很单纯，既简单又奇怪，而且是一项幼稚的请求。“能不能帮我打灯？”

他拜托我用脚踏车的车灯照他们，也就是正在欣赏夜景的日比野和佳代子小姐。

“怎么打灯？”

“你把脚架立起来，然后踩脚踏车就行了，用车灯照着我们脚边。”

“脚边？”

“车灯可以照亮脚底吧？天色这么暗，看不到路很危险耶。如果打灯，你一定知道我们何时会停下来，那时候，你就把灯光转向大海。我想，夜里的白光一定很美。你从这里打灯，用灯光照亮我们。”

“看得清楚吗？”

“拜托你弄得戏剧化一点！”日比野莫名其妙地用“戏剧化”这个设法，将打灯工作交给我，这是多么含糊的指示啊。

不知道是不是这座岛上的脚踏车规格不同，灯光可以照得很远。我印象中的脚踏车车灯，仅能在更狭窄的区域内营造出朦胧的光晕。或许是因为这座岛上几乎没有路灯，所以车灯照得到的范围很广，而且车架装在前轮。我从来没见过这种脚踏车，这里虽然是小地方，们是差别真大。

我拼命踩脚踏车，让中轮空转。我逃出警车时撞伤的疼痛不知不觉消失了，双脚可以自由运动。

我一边让车轮转动，一边思考日比野口中的“享受夜晚”这四个字。我感叹地想，原来抱膝欣赏宁静黑夜小的青空、星罗棋布的小星

星、深不见底的大海及浪花拍打岩岸的声音，也是一种高尚的娱乐、非常奢侈的享受。

我眺望夜空，这是我在仙台欣赏不到的景色，如果晚上在河堤上闲晃，大概会遇上穷极无聊的飞车党，把路人推进废铁般的车子里。况且这么晚了迩在观赏夜空，隔天就会在公司的会议上打瞌睡，到时候不是被老板骂“太混”就是“目中无人”吧，

车灯的光线从我骑的脚踏车笔直向前延伸，我看到前方的两个人影——日比野和佳代子小姐，他们好像在离海颇远的地方。灯光可以照到大海，但是我很怀疑，这样的气氛罗曼蒂克吗?

我开始出汗，双脚变得沉重。从他们的位置应该听不到那称得上是我劳动结晶的车轮空转声吧。

日比野怎么解释黑夜里的一道白光？月光？偶然经过的汽车？他的逻辑不同于一般人，说不定会装傻地说：“这种不可思议的小事偶尔也会发生。”或者若无其事地说：“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耶。”

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很愚蠢，我用力晃了一下车灯，没有原因，只是蠢蠢欲动的恶作剧念头涌了上来。我想吓一吓日比野，于是抓住手把，猛地左右晃了一下，光线也随著我的动作左右晃了一下。白色的微弱光线绘出一把扇子。我看到前方那两人好像吓了一跳，说不定他们会回过头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吓到了吧。我想像日比野慌张的模样，暗自偷笑、

在那之后，我继续踩脚踏车，如果不缝路的话，我大概已经跑完了仙台车站到松岛一带的距离，大概骑了那么远。没有任何报酬，劳动筋骨并不轻松，但也不痛苦。相较之下，盯著电脑萤幕辛苦多了。

我望著天上紧星，踩著脚踏车：

一边抬头坚著夜空，一边动著双腿，有一种彷佛飞上天的感觉。没错，说不定我很久以前会飞，我甚至想起了那种没大脑的事。从母体呱呱坠地之前，我一定会飞，要那么想是我的自由，我当时的心跳应该更平稳，视力也应该更好。

我没有睡著，只是闭上双眼，一股劲儿地动著双腿。

猛一回神，已经快九点了。我定睛一看，不太能掌握眼前的状况，日比野他们已经不见踪影了。

十二月的寒风刺骨，但吹著浑身是汗的我却感到舒服，我吐了一口气，移动身体重心，从鞍座下来，我站不太稳，整个人蹲下来休息，直到勉强站得起来，开始推著脚踏车定。日比野到底跑去哪里了？约会失败了吗？话说回来，怎样的约会才算成功，怎样才算失败呢？

佳代子小姐对日比野说了什么？虽然对日比野过意不去，但我总觉得佳代子不是真心想跟他约会，是我想太多了吗？我认为佳代子对待日比野的方式，不同于爱情或亲情。

我牵著脚踏车，走在那条黑漆漆的路上，车灯的感度良好，车子即使用推的，灯光还是照亮了马路。我来到了市场。我不认为店还开著，但是帐棚般的店家一映入眼帘，就突然想去见见兔子小姐。

兔子小姐正在睡觉，她还是待在白天的老地方，歪著脖子，脸朝上闭目，我目不转睛地盯著她的滑稽姿势，差点笑了出来。

“是谁？”

背后有人叫我，吓了我一跳，双手放开手把，脚踏车倒在地上，在一片寂静下发出巨大的响声。

“对……，对不起，我是来找兔子小姐的。”我朝著那声音说道。

“你找内人有什么事？”

对方是个尖下巴的长脸男人，有种短发运动员的感觉，不过看起来充满智慧，又好像太空人；一名退休的太空人。年纪约莫二十岁，我昨天见过这个男人。

“你是采花贼吗？”他笑道，这句话似乎是开玩笑。

“他是白天来过的客人，说是从南部来的。”耳边传来兔子小姐的声音。

看来是脚踏车倒下的响声吵醒了她。我再次转身，看著兔子小姐。

“其实，我想问你昨晚的事。”我说道。

“昨晚？”她老公一脸诡异，

“你是要问那个吗？你该不会还在怀疑园山先生吧？”她愉快地说。

“园山？”兔子小姐的老公靠了过来。

“老公，你昨天不是跑到我这里来证狗不见了吗？居然三更半夜跑来，那时候是几点？”

“两点三十分。”斩钉截铁地说道。“不好意思，那么晚还来。”

“你说那是什么话，我可是一直在等你呢，我又不可能去找你。”兔子小姐这么一说，他害羞地将脸转向一旁。

“就连你在家的时候，我也想知道你做的每一件事。”

“我都做些很无聊的事。”他诚实地回答。“像是跟狗说话，尽是那些无聊事。”

“我想知道你和那只狗说了什么。”那或许是兔子小姐的真心话。“我动不了，所以至少把我的耳朵带去嘛。”

“别说傻话。”

“我就是这么期待你来嘛。”

我听著这对夫妻的对话，露出了笑容。兔子小姐的老公搔搔头。我一想到这个男人替兔子小姐洗澡、处理排泄物，换衣服，心里就有一股莫名的感动。

“事情是这样的，听说兔子小姐当时看到园山先生，但是他明明不可能在那段时间散步。”

兔子小姐的老公睁大了眼睛。“几点？”

“凌晨三点，”我一回答，他立刻说：“那就怪了。”

“你想到了什么吗？”

他皱起眉头，旋即回答：“我又不是那男人的监护人。”

“说得也是，”

我垂下肩膀。园山的举动异常，但是不可能和优午的命案有关。

“你家的狗不见了吗？”

“是啊，”他说道，还是有那种类似太空人的知性。

我抬起脚踏车，向他们道声晚安便离开了。

车轮转动声空洞地响著，我一开始还在担心，脚踏车是不是坏了，检查之后并无异状。这时，兔子小姐的老公跑了过来，我停下脚步问他有汁么事，他一瞼和善地说：“关于刚才那件事，其实，我家的狗并没有失踪。”

“啊，这样啊。”我不觉得那很重要，但他笑著说，无论如何都想告诉我。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来市场？”

“嗯，那是因为有其他……”他没有交代清楚就走远了。

说不定他是想看看兔子小姐吧。

一开始，我不知道那是脚步声。

因为鞋子磨擦的声音和车轮转动时，铰链发出的声音掩盖了那个脚步声，所以我听不清楚。

那个脚步声渐渐朝我走近。正确来说，那是男人拼命奔跑的脚步声，

我赶紧停下来。

“救命啊！”对方发出断断续续的求救声，似乎呼吸紊乱，很痛苦的样子。我牵著脚踏车，回头一看。那是一名年轻男子，年纪比我小，约莫二十岁出头，身穿黑色运动服，看起来像睡衣。

“你……，你怎么了？·”

他仲出双手向我求救，还碰到我的于臂，他抓著我的胳臂撑著自己，低头重重地喘气。“救……，救救我！”他抬起头，一头浓黑卷发长及耳际，看起来不太老实。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当面向我求救。这么说很抱歉，但我还不习惯，或许我会选择逃离现场，

“你到底怎么了？”

“樱来了。”

这个回答简单扼要。

“樱……，樱在追你吗？”

“你不觉得很过分吗？”不懂礼貌的年轻人粗鲁地说道。“犯案的又不只我一个。”接著又说，“又不是只有我，还有其他人·是安田找我，我才轧一脚的，为什么偏偏是我！？”

“你去抢劫吗？”

“不……，才不是。”

“那……，你是攻击哪个女孩啰？”我套他的话。年轻男子会聚在一起，如果想犯罪，大概就是做这些事。

或许被我说中了，他听到我这么说，突然变得吞吞吐吐，开始找借口。“有什么办法！是安田，安田说有个美女。那家伙，就算一个人也会乱来。他常常开车躲在田里埋伏，袭击女人。”

“真是个大坏蛋。”我不带感情地配合著，一点也不同情他。

“是吧，是吧？”我有一种既佩服又失望的感觉，原来这座岛看似平静，却还是会发生类似案件。到处都有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这大概跟区域、时代无关，不管在什么地方，文化有何差异，那些居民肯定跟我们一样，内心存在著下流的欲望，虚荣感与霸凌的念头。

“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他铁青著脸，彷佛死透了，或许是心慌意乱、情绪激动，他并没有发现我是外地人，只是显得惊慌失措。

“我纯粹是被安田引诱而已。”这是他最后叫喊的一句话。

这时，深夜里突然传来一声“吵死人了”，吓了我一跳。接著，枪声响起，一个短促而沉重的声音，我根本来不及摀住耳朵。

我目瞪口呆，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我呆若木鸡。不过，我在风中听见有人说：“那不是理由。”

我动弹不得，只能望著眼前的青年带著一脸愤怒、难以接受的表情，跌落地面。

猛一回神已是早上，我在床上醒来，双腿肌肉酸痛不已，不过不太严重，还站得起来。我下床走到洗脸台洗脸，想起了昨晚的事。

枪声响起，在我眼前的青年中枪倒下，受到惊吓的我立刻骑上脚踏车逃离现场，在漆黑的路上奔驰，完全没有喊累的余地。有人被枪毙了，我没多想，只是死命地踩著脚踏车前往草剃家。

他们正好要就寝，看到我并没有不高兴，只是说："脚踏车明天早上再还就好了。"不过，当他们看到我身上的衣服，铁青著脸间："你身上的血是怎么回事？"我的衣服好像沾到了血。

我吞吞吐吐地解释刚才的遭遇。不可思议的是，草剃听我说完，竟然一脸平静地说："喔，樱。听你这么一说，我的确听见了枪声。"

"大事不妙了，他杀了一个年轻人。"

"没事啦。"

"怎么会没事。"

"是樱。"他身旁的百合小姐像是在说—种花的名字。

我想起了日比野说的话，所有人都接受樱的规范。

大既是我又拖又拉，不停地拜托草剃，他只好无奈地说："那，我们去看看吧。你等我下，我去换衣服。"

我坐上脚踏车后面装载信件的货架上，他轻松地载着我。—路上没有岔路，我们没有迷路，回到了命案现场，我下了脚踏车。

当那名青年靠在我身上时，可能早就已经死了吧，他倒在路上，周围聚集了人群，有一对年老的夫妻和一名中年男子，站在俯卧的尸体旁。

"噢，草剃啊，"那个右脸颊有颗大痣的中年男子说道，

"是樱吧。"老人像是在赏花地说道，另外两个人点点头，

草剃也耸耸肩："伊藤先生，事情就是这样。"

"警察呢？"草剃问道。

"羽田大叔报警了，警察马上就会过来。"

"大叔你们在值班吗？"

"这个人是笹冈家的儿子吧。"老妇人首次开门。

死去的年轻人似乎姓笹冈。一个有名有姓的年轻人遭到杀害，大家居然这么冷静。

我觉得浑身不对劲。我们和那对老夫妇在这个安静的夜里，围著那具尸体，大家并没有对死者做论断，却站在那里。这股祥和的氛围是怎么回事?

警车也是姗姗来迟，两名睡眼惺忪的警员询问我，却连我的身分也不怀疑，只是瞧了一眼尸体背上的伤口，就好像知道那是樱的所为。从这些警察身上根本看不出想要好好调查案情的意思。

他们只是装模作样地进行形式上的查问，然后就放了我们，

“这样很奇怪吗？”在回程的路上，草薙那么问我，当时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

“有人死了，可是大家都不紧张，这不叫奇怪那叫什么？”

“可是，那是樱干的。”

“就这样？”

“很奇怪吗？”草萝推著脚踏车，抬头望著漆黑的天空，似乎在欣赏夜色。

“对了，园山先生他……”我说。

“我家百合和园山先生的感情很好，”

你说过了。这句话冲到喉咙，但被我咽了回上。“他可能在凌晨三点出门散步吗？”

“不可能。”草剃充满自信地笑道。

果然是我眼花吗？不过话说回来，我突然觉得园山先生的运气真好，举动异常的他，如果是杀害优午的凶手也不奇怪。却因为兔子小组看到他而排除嫌疑。如果没有目击者，或许他就成了最可疑的嫌犯。

我回到公寓之后，倒头就睡。

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写明信片，写明信片给静香。大概是因为肌肉酸痛，还是下意识感到亢奋，我睡得不太好。醒来时还是清晨。

每次一放松，我脑中就会浮现死去的笹冈的脸。我甩甩头，想要忘记他，我望著明信片，在明信片彼端的静香，感觉就像一个真实的门僮。

太阳总算出来了，我觉得今天会是个晴天，万里无云，我想起了在榉树下睡觉的猫：日比野说："当它在那里的时候，天气就会放晴。"原则上还蛮准的。

我决定把这雨天发生的事钜细靡遗地再写一遍。一座名叫荻岛的孤岛、支仓常长、一桩离奇命案、静香的近况……。连我自己都觉得收到这种明信片一定会心理发毛。

门铃响起，是日比野，他总是跑来讲一些意想不到的怪事，让我手足无措，

"昨天，"我开口说。

"真是不得了。"日比野倾著头，与其说他一脸铁青，倒不如说他嫌麻烦。

"啊，真是不得了。"我赶紧插嘴。"昨天，有个年轻人在我面前中枪，听说是樱干的。那个青年姓笹冈，就死在我面前耶。"

"那不重要。"他说。又来了，那不重要。从他的口气听来，好像他已经听说了。

等一下，我说。人命关天，还有什么事比有人遇害更重要吗？听我这么一说，他眉头紧皱。"曾根川被杀了。"

"哦，是哦。"我已经搞不清楚状况了。

仿佛在重复昨天早上的剧情。

我只能被日比野拖著跑。昨天优午遇害，今天是曾根川，我很想讽刺他，这座岛上是不是每天都有人被杀啊！？我总觉得不管怎么跑，距离目的地还是很遥远，看来踩脚踏车的疲惫还没有消除。

"不是樱干的吗？"我试著以一副知情的口吻说道。

"不是樱。"日比野立即否定。

"那，难道是梅吗？"我的冷笑话并没有让他回头。

"凶器不是手枪。曾根川是在河边被人打死的，"

“不是手枪？”

“所以不是樱干的，”

“对了，现在几点？”

“六点。”他看著手表回答，

命案现场在河边，我总觉得这地方奸像在哪里见过，原来是我昨晚骑脚踏车经过时俯瞰的场所。大海就在不远处，离日比野和佳代子小姐昨天站立的地方不远，距离不到一百公尺。

太阳总算露脸了，四周景物泛白，有点凉意，围观群众围成一个圆圈，议论纷纷。昨天优午遭到肢解时，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站著，相较之下，今天的情形略显不同。要说哪里不同，就是这些凑热闹的人显得精神奕奕，

“你是伊藤吧，”我不用回头也知道出声的人是谁，是那个浓眉高个儿的刑警小山田。

“这是一般命案，该轮到警察出面了吧？”日比野严峻地说道。

“当然。”小山田点点头，指著我间：“你昨晚在哪里？”

“小山田，你们怀疑的犯案时间是几点？”

经日比野这么一问，小山田露出不悦的表情。“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曾根川最后被人看到的时刻是昨晚，遗体则在凌晨被发现，这是唯一的办案根据。”

“遗体是谁发现的？发现的人就是凶手吧？”日比野彷佛在举发看不见的可疑份子。

“发现遗体的是我们同事，警察发现曾根川倒在河边。”

“那……，那家伙就是凶手。”日比野间不容发地高声说道。

小山田显得很不耐烦，像是在对小孩子解释似地说：“不可能两个警察都说谎吧。”他口中的两名警察，肯定是前来调查昨晚发生的笹冈命案，他们草率地听完案情之后，在回程路上发现了曾根川的尸体。在这座岛上，不可能会有科学办案那种玩意儿，死亡推定时间模棱两可，还打算用目击者的证词锁定嫌犯。岛上的警察办案如此马虎，居然还可以撑到现在啊。不过，我马上意识到，那是因为之前有优午，

所以他们一点也不在乎，如今优午不在了，或许岛上正面临危机，而小山田也察觉到这个严重性。

“昨天傍晚五点到凌晨，你在哪里？”

“我和伊藤约了傍晚五点半，在支仓的时钟塔碰头。”

“在那之前我和草剃兄在一起，我还向他借了脚踏车。”

“脚踏车？”他好像想对我说的每一句话吐口水。

“是我拜托他的。”或许日比野不想进一步谈论这个话题，口气严峻地说道。

对了，我突然想到，他的约会成功了吗？我觉得他的心情不好，或许那不是一场愉快的约会。不过话说回来，那究竟算不算是约会呢？

“他为什么会死？”日比野问小山田。

“说不定是摔死的。”我突然灵光一闪，脱口而出，我试著回想昨晚的记忆，那道河堤很高，与河边的落差很大，在黑暗中很容易跌倒，所以曾根川很有可能从河堤上跌落而死亡。

“确实有摔倒的迹象。曾根川的衣服上沾满了野草，那应该是从河堤上摔下来的痕迹吧。”小山田不情愿地摇摇头。

“这样的话，真是意外吧？”

“他的后脑勺遭到水泥砖敲击，并不是跌倒撞到的，除非水泥砖掉落砸到他的头部，那就另当别论。”

“说不定……”日比野隔了一会儿说道。

“说不定什么？”小山田的语气略显尖酸。

“说不定是曾根川杀了优午。”

“曾根川杀优午？”小山田怀疑地说道，似乎对于儿时玩伴的骇人推理感到不安。

“说不定是哪个知情的人杀死那家伙的，算是为优午复仇。”

“那样的话，或许是樱结束了曾根川的生命。”我插嘴道，却被日比野推翻。“樱不会用水泥砖，他有枪。”

小山田的表情彷佛没听见“樱”这个字，就像日本政治家不能过问宪法和自卫队的关系；减肥中的女性不能碰巧克力，这座岛上的警察必须无视于“樱”的存在。

“那么说的话，这男人也有可能杀害优午。”小山田抬起下巴朝我示意，他的语气不再冷静，也提高了音量。那群围观民众纷纷转过头来看著我，大概大老远就知道刑警在质问我这个陌生男子吧。日比野想要反驳，却说不出话来。

曾根川的尸体被送到葬仪社之后，岛上的居民在溅血的河边来回走动，交头接耳，每个人部在讲话，藉以消除内心的不安，不过他们应该不是为了下流的曾根川吧，肯定是无法接受昨天发生的稻草人命案，自然聚集而来。稻草人是这座岛上的巨大支柱，既是指标也是明灯，更是指引方向的指南针。失去他的岛民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显得惊慌失措。

“怀疑伊藤也没用啦。”日比野说。“你如果怀疑他，要不要去问问轰大叔？只有大叔认识以前的曾根川。”

这意见听起来具有建设性，我也亲眼目睹曾根川和轰发生口角。

“伊藤，你等我一下。”日比野突然说要向附近的岛民打听消息。

不得已，我只好和小山田站著等他，气氛很尴尬，但我还是试著说些话。“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小山田用一种“还不是你干的好事”的眼神瞪我，

我一直对园山耿耿于怀，于是试著提起他。我说，有人看过园山在半夜散步。

“那个男人不会在那种时间散步。”小山田果然也这么说。我又把兔子小姐看到的情景告诉小山田，他改用一种像是在心算的表情，断定地说：“不可能啊，从那里往返优午的位置需要一段时间，”

小山田好像在思考其他事情，脸上露出怀疑我的表情，但愿觉不像是认真的，他用手抵著下巴，苦思了好一阵子，然后突然抬起头说：“你听遇那艘船的事吗？”

“船？”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字眼。

“轰之前带回来的书上提过‘美池号’的事。”

“那是船的名字？”

“美池号在前往搜索某艘船只时，船上的船员发现一艘竹筏，竹筏上挤满了人。船员看到那艘竹筏被一馊小艇拖著，当搜救人员靠近时，他们向船长报告‘有人在动，看得到有人挥手，听得到有人呼救’。”

“场面很吓人吧。”

“他们看错了。”

“咦？”

“等到船员抵达时，既没有小艇，也没有竹筏，海面上只有几根漂浮的树枝。’

“什么意思？天候不佳，所以看错了吗？”

“那一天晴空万里，视野良好，大家一心以为收到了船难的讯号，满脑子都是救人的念头；因为听说有船只遇难，所以就以为眼前发生了船难。”

小山田大概没有搭过船吧，眼前浮现了对未知世界的憧憬，他肯定是个认真学习的人，不但浑身上下充满了武土般的凛凛风姿，还有清晰的头脑，

他要说的应该是群众心理，就像集体催眠一样。“那件事怎么了？”

小山田吞吞吐吐了老半天，才又开口说：“我想，这座岛……”他想说出什么重大的事情。不过，这时候日比野回来了，小山田便闭嘴，迳自离开了。

“昨天怎么样？”在回程的路上，我戳了日比野一下。

“昨天？”他不像在装傻。

“你的约会。我为你踩脚踏车，踩得脚快断了，害我今天走路打结。总该可以告诉我约会的结果吧！”

“嗯。”日比野挑起眉头，变成八字眉。“打从一开始就不是约会。”他若无其事地说道。

“到底怎么了？”

“这个嘛，伊藤的灯打得真好，非常有气氛，这个嘛？该怎么说呢？”

“戏剧化吗？”

“嗯，对，很戏剧化。夜里一片漆黑的大海很美，海浪声也相当悦耳动听，静静地涌进耳里。我们俩聊了很多。”

“那就是约会啊。”我用连自己都讶异的气势说道。我是没有体验过，不过两人在夜里一边观星看海，一边聊天，四周没有喧嚣的音乐和碍眼的车阵，这应该就是约会的原貌。

“不，”他否认。“说起来，她要告诉我的，”他的咬字实在很不清楚：“其实是另一作事。”

“她是个讨厌的女人吗？”

“没那同事。你别误会，佳代子小姐就像天使。”

“天使啊。”这个说法让我不知该如何回应。

“伊藤看过天使吗？”他生气了，逼近我问道。

“怎么可能。”

“既然如此，那你就别否定我！”

“这话什么意思？”

“没看过苹果的人就算说青苹果不是苹果，也不能让人心服口服，对吧？”我不认为他说得对，但他的话却迫力十足。

“不好意思打断你。那，她找你有什么事？”

“商量。”

“商量粉刷？”

“不是，她希望我帮忙。”

“啊？”

“有一个男人姓安田。”

这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我赶紧翻出脑中的记忆，马上就找到了。“昨天那个姓笹冈的青年提过这个名字。”

“佳代子小姐好像对安田到处跟踪她感到很困扰。安田一下子跟踪她，一下子跑到她家，还想把佳代子小姐硬拖进车里，”

“太过分了。”我发现那个姓笹冈的青年也说过相同的话。

“笹冈一定是他的同党吧？所以昨天被杀了。”

“为什么那个安田没事呢？”

“没人知道樱在想什么。”

“佳代子小姐拜托你什么事？”

“她要我找出那个男人，然后给他一点惩罚。”

“惩罚听起来像是哪里的陈年旧话。”

“对吧？”日比野耸耸肩。“我也是那么说的。可是，佳代子小姐想拜托我那么做。”

可疑，这是第一个窜入我脑中的想法。她找错人，如果对于跟踪狂感到困扰，那去报警不就得了，再不然的话，拜托“樱”也行，我怎么也想不通，

（那对姊妹花长得漂亮，但是人往往是残忍的。）

这是优午说过的话。佳代子小姐说不定视日比野为姊妹淘，正在调侃个性怪异却无害的他。我脑中浮现这样的想法。说到日比野，此刻他正一边走路，一边自言自语。

他一定想实现佳代子的愿望吧，铁定是的。就算佳代子只是利用他打发时间，或者把他当成与妹妹的赌注，他也一定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曾根川的死讯似乎在岛上传开了，每个人都显得忐忑不安。我从公车上望著窗外，岛民们一脸惶然。

日比野要我一起上车，于是我们坐上一辆水蓝色公车。这辆公车的车体设计比我看过的还时髦，车窗的面积相当大，车内漆成深海般的湛蓝色，没有张贴任何广告。厚实的玻璃令人感觉像是从船舱内欣赏海中的景色，

“我想坐公车冷静一下。”日比野说，邀我上车。这座岛上的公车老是在同一个地方打转，正好可以欣赏风景。

车上的乘客只有我们俩，半路上还有几名弯腰驼背的老人上来，坐了几站就下车了，车上太安静，令我不禁怀疑连司机都不在车上。

“有很多像安田那样的男人。”公车转了一个大弯之后，日比野说道，彷佛像是在坦诚自己的污点。“你知道对人类而言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吗？”

我心想，这个问题好像在哪里听过，试著回答：“接触音乐？”

啥？那是什么玩意儿？日比野动怒了。他说：“是与父母的沟通。”他应该早在年幼就失去了双亲，现在却居然还能一口断定。“没有得到父母关爱的小孩，长大以后不会是什么好人。”想不到他跟小山田说的话如出一辙。

“可是，你真的打算惩罚那个安田吗？”

“就算要惩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如果他是那种被教训过就会洗心革面的人，那我就不用费事了。”

“说得也是。”

“看来只好先找到他，把他从车子里拖出来痛扁一顿，剥光他的衣服，再把他丢进田里就饶他一命了。”

我想他大概在说笑，所以我也捧场地笑了。

“大概只能那么做了。”日比野的视线从玻璃窗上移开，说：“我只能那么做了。”

“是……是嘛。”

日比野想把佳代子小组交代的事照单全收，盲目地顺从：说起来，他的个性很像草剃。只要是百合小姐说的话，草剃恐怕都会相信吧：这是因为他们与众不同，还是这座岛上的居民大多拥有那样的性格？在这座岛上，说不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你认为曾根川为什么会死？”公车开始绕第二圈时，他提出这个话题。

“我怎么会知道，我又不认识他。”

“你知道的。我只是期待住在岛外的你，会不会想得出曾根川遇害的新理由。”

“很遗憾，我不知道。”我皱起眉头，然后补上一句：“不过，都市里好像有很多那种人。”

“都市里有很多？”

“有很多人只要自己高兴就好，完全不顾他人死活。”

日比野瞪大眼睛，“那种人很多吗？”

“到处都是。”说完，我想起城山，又说了一次：“到处都是。”

关于城山的谣言分成几种，自从祖母要我提防城山之后，我就尽量不要跟他产生瓜葛，但谣言这是会钻进我的耳朵，大部分告诉我那些八卦的朋友都把那解释为开玩笑。但我听起来会觉得那是真的，这格外令我厌恶。由于我曾经亲眼见过谣言中的部分事情，因此认为一切都是事实。

我还听说，城山会推挤情侣。据说他会轻轻碰撞感情融洽的情侣或夫妻，地点似乎都是在人行道和车道上，或是马路上视线不佳的转角处。城山总是若无其事地碰撞路上情侣的其中一人。这么一来，被撞的人就会毫无防备地倒向身旁的伴侣。遭到波及的人往往会跌至马路上被车撞到，运气好的只是受点伤，运气差的就被撞死。

城山似乎引以为乐。

因不可抗力因素而致使伴侣受伤或丧生的一方恐怕将会一辈子受到罪恶感的折磨，而受到波及的一方则不知道伴侣为什么要这么做，最后带著满心疑问含冤而死。

城山这个推挤动作，让那些感情融洽的人们失去了彼此，断送了一生，这似乎让他乐此不疲。

“唉，反正那可能是传言吧。”

即使朋友那么说，我还是相信，而且我知道这世上就是有那种人，就算他不断地那么做也绝对不会被逮捕，我喜欢劝善惩恶的故事，我喜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成语，毕竟，现实并非如此：

城山漫步在仙台的街道上，他一身制服装扮在巡逻。

伊藤的女友是个美女，这令他大吃一惊。转念一想，与其说是女友，应该算是的女友。他跑到伊藤的公寓里翻箱倒柜，从翻出来的信

件和电脑里留下来的电子邮件，发现他们分手了。她叫静香。

城山并不想知道伊藤的际遇、偶然逮捕的便利商店抢匪竟然是以前的同学，这个巧合让他感到愉快，但他不打算一直调查伊藤。他之所以跑去静香的公寓，纯粹只是为了打发时间。

然而，现在他开始感兴趣了，因为这个看起来很顽强的美女，刺激了城山征服的欲望。他低喃道："伊藤的前女友啊。"

警察这份工作对于城山而言是最棒不过的了。制服让人卸除心防，即使新闻媒体再怎么报导警界的贪污或弊案，人们还是深信身穿制服的警察，几乎没有人会多加怀疑。城山打算继续利用他的身分，他身边的亲友之中也有人一得知他优秀的学历，就会对于他为什么甘于警察这份职业而感到百思不解，城山认为这些人真是愚蠢至极，再也没有比警察更令人愉快工作了。

"城山先生。"在居酒屋四周聚集的年轻人身后出现了一名脏兮兮的中年男子。他缺了两颗门牙，悄悄地走到城山身边，小声地问道。"那种货色，还有没有？"一股恶臭的气息摸到城山睑上。

他马上明白男子的意思。半年多以前，城山居中安排，让那名男子侵犯了一个即将结婚的年轻女孩。

"那种货色如果还有的话，我愿意接收。"男人说。

城山用轻蔑的眼神看他，心想这人真是丑八怪，一点本事也没有，只会按照我的指示行动。男人死缠著城山不放，他只好说："我知道。"

真的吗？男人高兴地欢呼，露出缺了门牙的牙齿。城山对著男人皱超眉头，心想得赶快甩掉这个酒鬼，既然要甩掉他，不如尽可能用愉快的方法。或许喂他吃大量的毒品，再用摄影机拍下他逐渐变成废人的模样也不错。城山从前曾经对一对男女做过相同的事。他把那卷带子放到网路商店，还卖了不错的价钱。

男人低头说：一定要跟我联络唷！城山丢下男人往前走，他不耐地加快了脚步，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他突然转过身，心想，不如让那个男人侵犯伊藤的女人好了。

"警察先生，午安。"

背着书包的小女孩经过城山身边向他打招呼，他笑着朝他挥手。

“曾根川为什么被杀？”日比野坐在市上抱膝问道。“你觉得怎样？”

“他大概跟谁见过面吧。一个分神，遭人从背后袭击头部。”

“耶种人会去儿谁？”

“好比说？轰大叔。”我马上脱口而出。

“那头熊吗？唉，对曾根川来说，应该只有那个人叔是朋友吧。”

“我问你，”我看着日比野。“你知道杀害外来者的理由吗？”

“什么意思？”

“不，没什么特别的意思。曾根川是外来者，就算他和别人无冤无仇，还是有可能因为‘他是外来者’而被杀。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样。”

“怎么可能。”日比野没有动怒，但一脸不悦。“怎么可能有人无缘无故杀人！？这么说的话，你也很危险唷！”

被他这么一说，我打了个寒颤。如果曾根川是因为外来者身分被杀，下一个遇害者就只剩下我了，这等于是没有竟争对手的自动当选。

“可是，那个啊，曾根川和岛民之间确实没有交集。”

“没有杀人动机。”

“如果勉强要说杀人动机，大概是草剃的妻子吧？”日比野摸著鼻子，侧头说道。

“百合小姐？”

“我曾听说草剃太太讨厌曾根川。”

“她应该只是讨厌他的长相吧。”

“可是，有时候人会突然抓狂啊。伊藤住的城镇里没发生过那种事吗？”

“唉呀，”我老实承认。“就是因为那样，所以老是发生命案，冲动性杀人或被杀，一天到晚都是那种案件。”

“如果优午在的话，马上就能找到凶手，”日比野不甘心地咂嘴。

这时，我觉得小山田刑警的推测很敏锐，如果优午在的话，马上就能找到凶手。换句话说，优午会阻碍凶手杀人。

事情说单纯也很单纯，而且很合理，杀害优午和曾根川的人是同一个人，我渐渐地确信这一点。

结果，公车绕了两圈。

从前门下车时，司机对我们说：“日比野啊？”司机是一名三十五，六岁，胡须浓密的男子

“那一位是谁？”司机的声音低沉。他面向前方，不时从镜子里瞄我们。

“伊藤，我朋友。”

“是哦，稀奇呢，朋友啊。”

“你好。”我应了一声，

“这辆公车是日比野漆的。”司机像要拨动车内空气似地挥挥手。

我不禁用崇拜的眼光看著日比野。车厢内漆成深蓝色真的很美观，同时具备了海豚的可爱与聪敏。

“这颜色很好看耶。”这句话是出自真心。

“这男人的粉刷功力是天下第一。”司机像是在夸耀儿子似地笑了。

日比野低著头一脸尴尬，想要赶快下车。想必有人同情他或把他当成疯子，然而会夸奖他的人应该很少吧。我也跟著他下车。

我们在镇上晃了一圈，来到市场。总算早上七点半了。

我们在车站前的长椅上坐下，“还要搭公车吗？”我这么一间，日比野爱理不理地回答：“为什么？”

长椅是橘色的。“这也是日比野漆的吗？”我一问之下，果真如此。不知道是不是他特意涂的，微妙的渐层相当有品味，在我住的城镇里，没有这么好看的长椅啃，我这么一说，他懒洋洋地应道：“你们那里没有油漆工吧。”我想说，有是有，但技术没有这么好，不过还是作罢，反正我也没有义务拍他马屁。

“优午知不知道曾根川的事呢？”

“知道那家伙会被杀？”

“嗯。”我一边点头，一边想著几件事情。我试著整理。“假如优午无法预测自己会死，说不定连那之后的事情，好比说曾根川会披杀也不知道，”

“不，优午能够预测一切。”

“这么说来，他明知自己会被杀，却闷不吭声？”

日比野沉默了。这个争论一再重复却毫无进展。

“优午被杀了，之后曾根川也被杀了，这两者有没有关联呢？”我接着问道。

“有关联？怎么说？”

“我不知道啊。可是，我觉得这世上大部分的事情都有关联。好比说啊……”

“好比说什么？”

“呃……，像是燕子低飞就会下雨，”

这类俗谚似乎是通用的。日比野也点点头。

“还有那个，像是蜻蜓在下寸前会低飞。”

“蜘蛛也会结大网吧？”

“那个啊，是因为低气压一来，就会开始刮起暖风，昆虫会变得焦躁不安。”我试着炫耀知识。

“什么意思？”

“昆虫为了交尾，会在低处发出之低鸣。燕子和蜻蜓想要捕捉它们就会低飞，蜘蛛也会结大网。”

“你到底要说什么？”

“任何事都有关联，优午彻底理解了这一点这个世上所有事情都会因为一点小事产生关联，进而相互影响。”

“哼，那又怎样？”

“所以，优午的死会不会跟什么有关？”

“你该不会是想说，因为优午死了，所以曾根川被杀吧？”日比野不满地说道。

不过，我就是觉得两者互为因果。要杀死曾根川。就百得杀死优午。优午死子之后，曾根川才会死。要曾根川死，优午就要先死。我在心中叨念着，虽然整个事件的轮廓模糊不清，但是感觉逐渐浮现脑海中。

“你看那棵树！”日比野打断了我的冥想。

我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里有一只猫，在离我们大约二十公尺的一棵树下，坐著一只三色猫。

“那家伙一旦爬上榉树就会下雨，这和燕子低空飞过的道理一样。”

“我问你唷。”我轻声地说。

“什么事？”

“猫真的会爬树吗？而且还会预测天气。”我含蓄地说出心里的疑问。

“你不相信吗？”

“毕竟，猫会爬树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它就是会，它在地面加速，往树干一蹬，跳到树枝上，然后从这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越眺越高。”

“是吗？”我说到一半，赶紧住口。心想，我们的对话会不会被猫听见？结果那只猫就在我们眼前跳上了树，它按照日比野刚才说的步骤，轻易地爬上了榉树，

“你看吧！”日比野骄傲地露出笑容。“你还怀疑吗？”

我连吭都不敢吭一声，

“它刚才爬上树，代表不久就舍下雨啰。”日比野进一步断言。

我想说，不太可能啦，但是我没说，再说，我不想自以为是地否定之后吃瘪。

我没说是对的。十分钟不到，真的下雨了。

一股不吉利的黑色雨云如波浪般，朝著晴朗无云的蓝空涌来，忽然间天空就像扭开水笼头般，开始下起了雨。

我愣住了。

这场雨并没有下太久，但足以令我吃惊了，猫一爬树就会下雨。那是真的。

我们跑到一栋空屋的屋檐下避雨，

这下子你肯相信了吧？日比野嘟起嘴巴。“那只猫会预测天气。”

“是……，是啊。”我连反驳的力气都没了。

等到雨势开始转小，我们离开了那栋空屋，那房子没人住，连个打招呼的人都没有，但是日比野不知是个性耿直，还是出于误会，竟对著房子道谢，真是怪人。

“你恨优午吗？”我在寂静的空气中说道。

“恨他什么？”日比野一脸诧异。

“听说你父母被杀了。”我尽可能不让话题变得戚伤，选择平铺直叙的方式。

“干嘛，你要讲我老爸的事吗？”他的声音舆其说灰暗，倒不如说像混杂在细雨中般羸弱。他睬过刚形成的小水洼。“是小山田说的吗？”

“我还听其他人说了，听说凶手是个女的？”

日比野垂下头，自我解嘲地说：我老爸好女色，

“优午没有把未来的事告诉你吧？他没有事先告诉你，你父母会被杀。即使他知道，也不告诉你要事先防范，你不恨他吗？”

“优午他，”日比野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咽了咽口水。那动作看起来像是要消化那算不上幸福的过去。“优午他扮演了那样的角色。”

从很久以前开始，每当他因孤独与愤怒差点失控时，就会那么告诉自己，这一点我也知道。

角色这两个字，在我脑中闪过一道光，那道光一闪即逝。

“优午知道所有未来的事，正因为他知道，所以什么都不说。这就跟真正的伟人一样不会摆臭架子。”日比野摸摸鼻子说道。

虽然我认为这是两回事，但我没有说出口。“你不曾恨过他吗？”

“干嘛恨他？”他切中要点地说道，表情就像一只远眺大陆的拘。

“是啊，要恨就恨那个女凶手。”

“不过话说回来，那样的女人真的存在吗？会不会不存在呢？”

“可是，那是优午说的吧？”小山田也那么说。日比野的父亲对女人很放荡，后来就被那个女人杀了。

“如果我说，是我杀死父母的，你会怎样？”

这句话突如其来，令我倒抽了一口气，只能发出一声“咦”。他既没有笑著说“开玩笑啦”，也没行多加解释。

我跨过水洼，突然想到，会不会是优午说谎呢？说不定他为了包庇杀害双亲的日比野，才捏造出一名女凶手。那女人打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所以警察也逮不到她，会不会是如此？优午说的话就是正确答案，即使他说的与事实不符，只要他说出名字，那人就是凶手。这跟名侦探所说的就是真相一样。那个稻草人预知未来，决定过去。优午为了拯救日比野，将“女人”变成了凶手，这不是不可能。唉，不过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优午不对任何人说未来的事。”日比野静静地说。“不过有个例外。”

“例外？”对于从前担任系统工程师的我而言，“例外”是我想敬而远之的事物之一。

“优午告诉我，伊藤会来到这座岛，然后他还告诉我该如何对待你。这是个例外，对吧？”

“每件事都跟我有关。”

“为什么？”

“我才想知道为什么呢。”

静香准时下班，她好久没这样了。交货期还早，而且货已经准备好了，研发员们配合主机维修，全都准时下班。那些平常就算放下做

到一半的工作也要早点回家的男人，简直令静香无法置信。她在内心嘲笑，他们就像还没确认目前所在地就要熟睡的士兵，静香心想，当然是工作第一啊！

男人们对她说：静香小姐今天也早点回去吧。

有些人是因为她几乎天天熬夜而寄予同情，有些人是出自嫉妒，要她早点回家睡觉。

不论是面对何者，静香都笑着回答：嗯，好的，

如果是平常的话，就算程式研发工程师在休息，她也会继续工作。不过，那一天她却决定直接回家，反正也没办法专心工作，警察提到伊藤的事，在她脑海中盘旋不去。

同事们听到她说：我先走了！惊讶地看著她。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47节）

我前往轰家。

我只觉得他是个怪人，即使他不是凶手，应该也握有凶手犯案的关键。说起来，带曾根川和我来这里的，不就是轰吗?

他家的玄关没有安装门铃。我敲了敲大门，无人回应，我再用力些敲门，依旧如此。我往后退一步，眺望这栋平房，这栋长方型建筑物漆成优雅的白色，加上红色屋顶，看起来颇具现代感。

我再度敲门，但没有人出来应门，轰该不会像冬眠之前的动物一样，跑去采购食物了吧？不然的话，会不会离岛去寄我委托草剃的明信片呢?

我不死心地继续敲门，敲著敲著，总觉得听见了什么。那声音不太清楚，是轻声细诱的声音，只出现一次，是发自屋内，遗是来自背后的森林呢?

我环顾四周，侧耳颂听。或许是轰从屋内发出的声音，但等了半晌似乎不是。

我再度左右张望，向后转身。然后学若叶两天前的勤作，躺在地上，拔开脸旁的杂草，将耳朵卧在地面上，

过了—会儿，我听见某种奇怪的声音：来自地面的声音，就像规律的心跳在打节拍。我一开始以为那是优午发出来的讯号，诚如若叶所说的，优午说不定会像雨水渗入大地般溶逛泥土里，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在发送讯息给我。

“你在做什么？”

这声音令我赶忙起身。抬头一开，轰就站在眼前，我起身拂去牛仔裤上的尘土，面对著轰。

“你在做什么？”

“我……，我在听声音。”我答道。

我这么一说，轰的表情变了，他的脸色看起来很苍白。

“我希望你告诉我曾根川的事。”我还知道礼貌，不至于直接说，你怪怪的。

“他，唉，不是什么好东西。”轰浮躁地说道，边说边四处张望。

“带那个坏家伙来的是你吧？”

“是我利欲薰心。”轰说。

“利欲薰心？”

“嗯，是我利欲薰心。”

他不想进一步回答，但我心想，会让人利欲薰心的肯定是金钱。

“是谁杀了他？”

“我不知道，我还想问你哩。”他的口气很焦虑。

“你在哪里遇见曾根川的？”

“在仙台的一家小酒馆。那家店只有一位老小姐站台，我常常在那里遇见曾根川。”

“他是来捞钱的吧？”

他不发一语，或许是不希望我提到这件事。

“那个赚钱的生意，轰先生也想轧一脚，但是中途放弃了。”

前一阵子他和曾根川吵完架以后，曾经这么提过。

“那家伙成功了吗？”轰的玉器调一派轻松，与其说是发问，不如说是咏叹。我质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但他不愿回答。“真是的，我无法想像未来的发展。”他只是后悔不已地说道。

接着，他说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你呀，在对岸闯的祸可严重啰。”

“我吗？”

“你不是抢劾店家吗？我刚从仙台回来。经过一家商店，门口贴著「歹徒抢劫未遂”的通缉令，我马上就认出来是你，我看你大概回不去了吧？”他似乎不想站在优势的位置，只是以熊的作法把这个讯息告诉我。

应该还不到通缉把那么夸张的地步，但是贴在便利商店的那张纸上，是否公开了我的姓名相长相呢?

我的想像让心情沉了下来，找会变成多大的新闻呢？一个抢劫未遂，逃离警车、下落不明的嫌犯具有被电视媒体报导的价值吗?

“是啊。”我对轰耸耸。“回去的话一定会被抓。”而且会被城山逮捕。

轰没有责难我，而是以缓慢的速度对我说：“另外，关于你的明信片。”

“差不多快寄到了吧。”

“那个地址在我熟悉的路附近，所以我就直接送过去了。”

早上七点，静香正走下公寓的楼梯，准备去上班时，遇见了那个男人。

她想起昨晚打来的那通令人作呕的电话，那个恶心的声音还在耳畔挥之不去。她把公司里的人上上下下想过一遍，没有一个人的声音那么下流，她嘴里念念有词，忘了吧，忘了吧。

静香今天比平常提早出门，这个通勤时段搭地下铁，还不至于人挤人。只不过一天准时下班，又没有请假，她已经害怕赶不上工作进度了。

她看到一名男子背对著她，站在公寓门口的住户信箱旁，她一开始还以为是发送色情广告的工读生。不过，那人却没有把广告传单陆续投入信箱，感觉上好像是在寻找门牌号码。他蓄著落腮胡，挺著一个大肚腩？穿著一件从没见过的运动夹克。

他的手上只有一张明信片，说他是邮差又没穿制服。静香原本想从他身边经过，却停下了脚步，因为那男人碰了她家的信箱，她立即问：“那是寄给我的吗？”

连她自己也感到惊讶，猛一回神才发现自己早巳从对方手中把那张明信片抽过来。

男人大吃一惊！好像受惊的动物，简直就像一头在山里遇到人类而感到害怕的熊。

“有人请我送这个来。”男人一派轻松地说。

“谁……，谁请你送来的？”

“伊藤啊！你认识他吧？”

静香赶紧把那张明信片翻面，那是一张印有美丽山丘图案的明信片。

“你交给她了吗？，”

“她长得漂亮却很冷淡。”

我说：突然有个陌生人逮给你一张明信片，这有什么好客套的，但他没听见。

“人如果还要寄明信片，我再拿过去？你就交给草草剃。”

被他这么一说，我想起了早上刚写好的明信片放在口袋里，我把明信片抽出来交给轰。“请不断地寄给她。”我仿佛听见了稻草人的低喃。

轰收下了那张明信片，脸上浮现些许困惑的神色，“直接交给我没关系吗？”

“咦？什么意思？”

“因为收集信件是草剃的工作。”他说这是邮局员工的工作。换句话说，就算要花两道手续，他还是希望我先把明信片交给草剃，再由草剃交给他。我感到愕然，这样算老实还是不知变通？我想，草剃比起轰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知道百合小姐的下落吗？”我问道。

“草剃的老婆吗？发生什么事了？”

我告诉他，她失踪了。

“失踪是什么意思？”

“她从昨天晚上就不在家，好像半夜突然失踪了。”

“草剃在干什么？”

“被警察带走了。”

轰一脸沉思的表情，然后兜著圈子说：“这样啊，既然草剃分身乏术，那就没办法了。既然如此，我就收下明信片吧。”他收下了我的明信片。

我还有很多事情想问轰。“我刚才遇见那个叫若叶的孩子。”

轰的表情明显地暗沉下来，眉头深锁、面色凝重。

“她说你打了她。”

“噢，那是因为……”他显然狼狈不堪。

“她母亲说你想侵犯那孩子。”

“她母亲真是天才！”虽发出惊呼声，像是投降似地双手高举。

我再次竖起耳朵，因为我想起刚在地面上听到的声音。不过，那声音已经消失了。

这时，我灵光乍现。仿佛有一道光从我头顶上的旋毛贯穿脚底传至地面。以前在公司里写程式时，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每当众人齐聚一堂，找不到解决方法时，几个小时以后我会突然灵光一闪，部分程式在脑海中浮现，不一会儿我就能看到相关的故障区。

“若叶那孩子，之前来这里时，就躺在地上。她也不是在睡觉，只是躺在地上，那是她的游戏，她说她很喜欢这里。”

轰咧著嘴，目不转睛地看著我，

“其实，我刚才也做了同样的事，我试看躺在这里，结果，我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他问，那又怎样?

“说不定你是因为这个原因打若叶的。她可能差一点就发现你不想被人知道的事情，于是你忘了她还是个孩子，下意识地动手打人。明明心地善良的熊先生是不能动粗的。”我心想讲错话了，赶紧闭嘴，但我称他为“熊先生”他似乎充耳不闻。

“你说的声音是什么？”

“我刚才听见了哩。在公寓里不是经常会听见隔壁住户的音响发出来的声音吗？感觉就像是低音贝斯之类的声音，那声音很低沉，就像是谁在敲打墙壁。”

我一面说，脑中一面浮现有人在地下室敲打墙壁的情景。被幽禁在地下监狱的人质在求救。

或许是我说到了关键，轰的脸色更显苍白。

我踢踢地面，跑过轰的身旁，冲向玄关。我确信有人被软禁在他家，若叶听见了地下室传来的声音，这件事差点东窗事发，所以轰打了她。我只能如此联想。

他家里藏著重要物品。想起来，他是岛上居民当中唯一与外界往来的男人，没有秘密反而奇怪，他一定藏了什么东西；从外界带回来的东西，好比说是煽情的成人电影、酒精浓度高的洋酒。曾根川为了赚钱而来到这座岛。我听到这件事时，想到的是非法毒品，我暗自揣测，是不是荻岛上能够取得毒品，曾根川就想跑来据为已有呢？或者是这座岛目前没有古柯叶，他打算在岛上栽培呢？若要秘密地种植非法农作物，再也没有比这里更适合的地方了，因为这是一座无人知晓的孤岛。

大门上了锁。轰勃然大怒地追上来瞪著我。“干什么？”

“我在想声音是不是从地下室发出来的。”

他说：你给我回去。那语气与其说是威吓，反倒像是请求。“樱若看见的话怎么办？”他在我耳边低诉。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回瞪他。就算樱看见了又怎样？再说，这话感觉像是坦诚自己犯了罪。

“不、不，那家伙说不定会误会。”轰似乎在粉饰自己的语病。

我从窗户看进屋内，从鼠灰色的窗帘缝隙看得到室内的景象。我发现屋后有楼梯，扶手向下延伸，行来那正是通往地下室的楼悌。

轰开始鬼叫，他怒气冲冲地吼道，你凭什么擅自闯进别人家。我说，我看到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了。他继续骂道，那又怎样？因为这样，我就得让你进屋吗？个性温和的轰居然会发火，这很稀奇，但他的态度正好表明事有蹊跷。

我离开轰家，但没有放弃调查，我知道就算我们彼此大眼瞪小眼，他也不可能让我进屋一探究竟，所以我打算找别的机会，

我遇见一名少年，他独自蹲坐在水田边，聚精会神地好像正在做什么，索性就盘坐在泥地上。

“你在做什么？”我出声问他。若说我来到这坐岛上有什么改变，那就是变得能够自在地跟陌生人打招呼。

少年正在玩木头，一根笔直的木头，枝桠全给拔掉了。他抬头看看我，又低头继续工作。他把木头夹在两腿之间，正用一把小柴刀削著木头的皮，身旁还有另一根木头。我目不转睛地盯著他，看了老半天才发现。

“你在做稻单人？”

少年再次转头看我，点点头。不，他才点头，旋即又摇摇头，然后发出呻吟。他叫道：“优……五。”看来他似乎没办法好好说话。虽然说不清楚，却显得非常可爱。我马上了解他的话，他说的是“优午”。

他继续作业。

我不清楚少年和优午之间有何关系。不过，眼前的少年确实正专心地制作稻草人。

我考虑过要不要帮他，但转念一想，说不定那会违背他的意思，于是决定离开那里，只说了句：“加油！”

少年又说了什么，像是从肺部发出萨克斯风的声音，那不是低音萨克斯凰，而是高音的，清脆响亮，

我听见脚踏车的声音，心想铁定是草剃来了，但骑脚踏车的却是日比野，他从我身后逐渐接近，发出尖锐刺耳的煞车声。

“你停车的方式好像要把人辗过去似的。”

“是你的走路方式像是要被人辗。”他泰然自若地说道。

“你到底怎么了？”我一说完，他脸上的表情仿佛初次看到有人记性这么差。他说：“安田的事你忘了吗？我们要惩罚他吧？，”

“那是你的问题吧？”我跟那个叫安田的青年又无冤无仇。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

我苦笑著说：还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咧。“你找到他了吗？”

“等笸冈的葬礼吧。”

“咦？”

“昨天，不是有个叫笸冈的家伙在你面前被樱枪毙吧？那家伙将有一场葬礼，安田说不这会去。”

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好？走吧。”我没有反对日比野，尽管心里并不想去，但又很好奇岛上的葬礼是什么样子。

挖墓穴的人是笸冈的双亲。日比野凑近我耳边说道。

与其说那是葬礼，不如说是下葬仪式。就这层意义而言，还比较类似欧美的作法。基地就选在一座可以望海的小山上，我和日比野共骑一辆脚踏车，花了三十多分钟才到。一整排白色尖顶的细柱栅栏围出一块偌大的圆形墓地，地面呈咖啡色，既非草坪·也没有杂草丛生。

到处都有长度不一的黑色扳子。据日比野所说，那似乎是用来代替墓碑。一块块具有光泽的板子，大约我的脚掌宽。

日比野告诉我，这座岛不用火葬。待死者咽下最后一口气，马上会被抬到这里，埋进墓穴。人们会将泥土盖在死者身上，然后由死者家属插上黑色板子。这似乎就是下葬的程序。

“板子的高度会做成与死者的身高相当。”日比野指著那块黑色板子告诉我。“很方便和死者说话吧？”

我摸了一下，那不是木板，触感冷冰冰的，还会反光，说不定是一块石头，那真的是墓碑。

二十几个人聚在墓园的角落，他们并没有穿丧服。

“孩子死掉的时候，挖墓穴是父母的工作。”日比野在我耳边悄声说道。

笸冈的父亲体型瘦削、皮肤白皙、浑身瘦骨嶙峋。他身旁有一个体型娇小的驼背女性，正在用铲子铲土，大概是笸冈的母亲吧。站在四周的人们只是望著她的动作。

笸冈的父母抽抽嗒嗒地哭闹不停，感觉好像不停地叨念著什么，说不定是在替死去的儿子超渡，又或许是在咒骂樱这个残忍的天灾。

笹冈的尸体就躺在他们旁边，躺在他们正在挖掘的洞穴旁边，全身赤裸地抱膝缩成一团。

我想起了祖母盖棺时的情景，那是发生在火葬场，祖母即将被火化之前，我附耳仔细聆听她会不会说出重要的建言，但什么也没有。

“没看见安田耶。”说到日比野，他似乎只关心这阵事，简直跟这群凑热闹的人没两样。我看着这群人，没一个认识，他们是住在这附近，还是死者的亲戚，或者只是正好在场呢？不管怎样，默默进行的仪式融入了岛上的风景，简直就像日常活动。

墓穴挖好了，笹冈的双亲抬起儿子的遗体，由于母亲使不上力，笹冈的身驱偏向一边，他们合力将他的遗体放入墓穴。我听见拨土的声音，这时候总算轮到四周的人出场了，所有人一起手脚并用，开始拨土。落土声很狂乱，但别有一番趣味，简直像下雨。

我突然想到，换成日比野会怎样呢？当他父母去世时，应该是由日此野挖掘墓穴吧？他是否会在众人面前，汗流夹背地用铲子将父母进入墓穴中呢?

“来了。”日比野用手肘顶我。“那家伙来了。”

“在哪里？”

“栅栏对面，榉树后面。”

我移动视线，看到笹冈的母亲在埋好的土地上哭得死去活来，一群岛民围绕在她身边。我往两旁看了一眼，栅栏位于人群的正后方；那是一片由白木组成的栅栏。榉树在右手边：一棵昂然耸立的树，即使在冬天依旧冒出初夏的绿叶。树干旁边探出一张脸，看起来无知又庸俗，但还是想到朋友的葬礼上露个脸，那是一张肤浅的脸，没错。

日比野一声不响地跑了过去，才一眨眼工夫，他就往前跑了三、四步，我也立即跟上。我们穿越那个浑身是泥、趴在地上的母亲、抚摸她背部的父亲，以及不知所措的邻居们。

日比野跳过栅栏。

“伊藤，快点！”日比野边跑边叫道。“快点跳！”

我留心助跑的步伐，也跟著起跳，朝距离十公尺不到的榉树跑去。

日比野跑得很快，模样帅气。我看到了安田的脸，那八成是安田吧。戴著一副平光眼镜，下巴肥厚，脸形却很瘦长，好像一根茄子！蓄著一头长发，身高比拔高十公分。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48节）

“安田！”日比野叫道。

安田的身影从榉树后面出现了。找吓了一跳，这家伙体格相常结实，他大既无法理解我们为何一脸凶恶地街向他，但还是反射性逃跑。

我开始在原地踏步。运动不足的后果立刻反应在我的双脚，踩脚踏车的疲劳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吧，踏地的双脚渐渐无力，每踏出一步，我的脚就更绵软无力。安田和追他的日比野，两人的身影逐渐远主。

几秒后，我真的摔倒了，如果祖母看到我的模样，一定会笑著说：看吧，你落跑了。但这不算是真的落跑，纯粹只是身体承受不住，我双膝酸软，双手胜地，勉强不让自己倒下。

当安田起跑时，他和日比野之间的距离约有十公尺。眼看两人的距离越来越短，安田朝水田的角落左转，日比野马上跟了上去。

我在旁边望著两人奔跑的身彭，

日北野加快了速度，简直就像一只黄金猎犬正在追逐飞盘，骤然加速。那脚力之强，不禁令人看得出神。如果他有尾巴，简直不输奋力奔驰的狗。

他和安田之间的距离逐渐缩短，安田开始抬起下巴。路边的左侧停著一辆银色轿电，不知名的车种，八成是安田的车吧。说不定他打算一上车，就辗过对方再逃逸。眼看着日比野离他越来越近，然后登足一跃，从后面抱住他，两人双双翻滚在地。

我站起来，只好继续奔跑。

我一走近，就看到日比野正骑在安田身上揍他。

从日比野激动的状态看来，如果他头顶冒烟我也不觉得奇怪，我知道他很亢奋，我出声叫道“日比野”，他依然不肯停手，我提心吊胆地靠近他们。

他正在殴打的，或许不只是不良少年吧，他想要把受困在这座岛上的封闭感，失去双亲的无奈，以及自己孤独一生的种种单纯却严重阻碍他的事实打碎。

我从日比野的背后架住他，他用一种我没听过的声音吼道："你干什么！？"即使如此，我还是勉强站稳脚步，将日比野从安田身上强行拉开，我利用体重将他向后拉。

"你干什么！？"日比野又吼了一次。有一种情绪叫做冷静，他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

"你干什么！？"这怒吼声发自倒在地上，只挺起上半身的安田嘴埋。"疯子！"他的脸已经肿起来了。

"吵死人了。"日比野还在喊叫。

"我做了什么？"安田大吼。

日比野滔滔不绝地从头到尾骂了一遍。他表情扭曲地说：你不是死缠著佳代子小姐吗？叫道：你到处对女人伸出爪，他高声喊道：草剃家的百合小姐在哪里？你给我说出来！

安田的眼眶红肿，脸颊上还有瘀青，没想到他在日比野骂完之后，居然笑了起来，发出一种病态，无耻的笑声。他看起来并不高兴，那是一嘲笑、瞧不起人的笑声。

有什么好笑的！？日比野说。

安田歪著破裂的嘴唇，说道："你知道岛上的人怎么看你吗？"他的语气很下流。

我察觉到安田想说什么，我从他不怀好意的说话方式以及脸上骄傲的表情，可以想像他接下来要说什么。我慌了，心想非得马上捣住他的嘴巴，但我什么也没做。

看来，日比野在这座岛上与其他人保持著微妙的距离。我隐约察觉到，那种距离是来自于同情和怜悯。

安田叫道："像你这种怪人，大家都觉得很碍眼！"

他继续说道：你给我听好了，是佳代子自己喜欢我，她极力诱惑我，我的年纪还比她小，可是我完全不把她当一回事，所以她才恼羞

成怒，因为她是个漂亮的大小姐，她的自尊心不能原谅栈，所以才会唆使你来揍我，一定是那么回事。

他还没说完。那对双胞胎部在暗地理嘲笑你，她们笑着说，佳代子是你的梦中情人，所以不管她下什么命令，你都会摇着尾巴遵从。

我从背后架着日比野，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

虽说这是气话，但说不定安田说的是事实。不过，就算是事实也不能随便乱讲。

“你爸玩女人，却被一个笨女人杀死。你身上还不是流著那种好色的血液，凭什么对我说三道四？白痴！”

优午看透了一切。佳代子和她妹妹是在玩弄日比野，日比野被人当成了笑柄。

别再说了！就算那是事实，也不准你再多说一句！我应该喝止他，我早该那么做，但是却讲不出来。

安田一股劲儿地大叫，日比野听到了，张大了嘴巴。我非常不安，他究竟想做什么?

“你想说的就只有这些？”他说。

连站在他背后的我也感觉得到，他是勉强挤出这句话的。虽然这句话是陈腔滥调，但对日比野而言肯定是极限了。他既没有激动得鬼吼鬼叫，也没有被对方反驳得完全无言以对或号啕大哭。这应该是不愿被眼前的颓势击败，想要和对方对峙，勉强挤出的一句话。他的尾音微微颤抖。

“你想说的就只有这些？”日比野又重复说了一次。他这种高傲的回应，说不定是想要表现得桀惊不驯。该说他是只狗却还想要帅，或者该说他是只狗所以不肯服输呢?

我总算说话了。“袭……，袭击女人的家伙别在那里教训人！”

我放开了日比野。

安田站起来，他脚底不稳地面对著我们。那张俊俏的脸庞因为挨揍而走了样，脸上浮现目中无人的笑容。“我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事？”

我大声喊道。“昨天，你有一个叫笹冈的同夥被樱枪毙了。他说你是他的同伙，他语气坚定地说，你才是主犯。我亲耳听到了！”

我们彼此叫嚣，互相辱骂，四周依旧是田园风光，灰色的碎石子、收割后只剩稻梗的水田，片片浮云的天空。我有一种虚幻的感觉，我们究竟在这块宁静的土地上做什么？

“笹冈疯了。”安田还怨反驳。“那彦伙想把我拖下水，他一定在打这种鬼主意。”

“你今天还不是做贼心虚，吓得四处逃跑。”日比野说，“因为笹冈被枪毙了，你怕下一个轮到你自己，所以才会搞失踪吧？”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现在还要站在这里？我为什么没有躲起来，还站在你们面前呢？”

“那是因为！”日比野毫不犹豫地说。“那是因为你少根筋。”

“疯子没资格说我。”

这时，我们没有察觉一名男子止逐渐靠近，等到眼前的安田表情变得僵硬，目光犹如冻僵似地游移，我们才转身一看。

是樱。

他就像背对著太阳而立，刺眼炫目。我眯起了眼。

“樱。”发出声音的是日比野。

樱俯视我们，说：“种子。”

“种子？”

“种子埋好了。”樱对着我说。我想了想，继而想到若叶把花种子交给了樱。

“噢，你把那个埋好了吗？”

“我把它埋在我家前面，我很期待它发芽。”

“种花一定跟读诗很像。”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樱亲密地跟我说话，日比野大既很惊讶吧，只见他瞠目结舌。

突然传来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叫声，类似动物的嚎叫。我们再度回头，只见安田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忽而慌张地改变姿势，跪在地上开

始求饶。他激动地摇头晃脑，不停磕头，不像只是做做样子。我不懂他为何跪地道歉，他是在谢罪？单纯地想要脱罪？还是装瘟卖傻呢？我只觉得他是在求樱“别杀他”。

我和日比野默默地注视他，这个刚刚还振振有词地说“自己没错”的年轻人，现在却拼命地求饶。我对他的态度转变之快感到错愕，同时也觉得他很可悲。

樱是规范。我回想起日比野的话：樱是道德，是规则。

“百合小姐在哪里？”日比野问道。

“我怎么知道。”安田的视线始终盯著地面，尖声说道。

他不是在装傻，他应该不敢佯装不知。即使在现实中见识不到这种情景，但是一把上膛的手枪却胝在他的太阳穴上。

樱只是伫立不动，目不转瞄著盯著跪地瞌头的安田。

“回去吧。”日比野说。他露出一切安好的表情，我点点头说：是啊，走吧。

我们在水田间的砂石路上缓缓跑走着，循着原路走回去。跪地求饶的安田和低头看他的樱还在我们背后。

樱会怎么处理这个人呢？他是否会用枪瞄准那一睑可怜兮兮？舍弃自尊跪在地上磕头的男人呢？

我总觉得背后响起了枪声。不过，那枪管彷佛只是在我脑中响起。

“刚才……”我想问日比野，但想想还是作罢，

“安田那家伙说的是真的吗？”日比野冷静地说，好像先前的激动是一场骗局。日比野似乎对安田刚才说的话耿耿于怀。安田说“佳代子嘲笑你，”以及“反正她们就算会同情你，也不会跟你要好”，这样的话不知对他造成了多大的心灵创伤。这一点令我难以想际，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刚才，我想起了我爸去世的时候。”他说。“看来，说不定是我害死了他。”

我怒斥道，你又在说那种话了。“伯父不是被害死的。”

“别敷衍我！”日比野吐了一口口水。他并不是生气，只是感觉心情受到莫大的影响。“你不要敷衍我！”

我们穿越墓地，一直向前走。两人默默无言地并肩而行并不难受，但我说。“对了”，打破了沉默。“对了，说不定叫轰的那倜人隐瞒了什么。”

“隐瞒了什么？”

于是我把那个躺在轰家门前的若叶被轰揍过，还有我自己也体验过躺在地上的感觉告诉他，再说出我的猜测。

“我听见了低沉的声音。”

“声音？”

“说不定有人被关起来。那声音好像是有人在敲打墙壁求救。”

“那个熊男有秘密？”日比野半信半疑。

“他很可疑。”我怒火中烧。“他被我说中，显得很不安。”

“熊听到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变得慌慌张张。”

“说不定百合小姐被关在那里。”我觉得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想法太敏感。日比野不会瞧不起我的意见，但也没有彻底接受。或许他现在没有闲工夫去想这件事，他满脑子都是佳代子小姐、他父母、还三岁小孩也不信的传说，还有刚才安田的那些粗言暴语，一团混乱。

我心想，他受了伤居然还能站著。被人恶意攻击还能若无其事地昂然站立，这人真是了不起，跟我不一样。

“我想到了有趣的事。”我为了改变心情，轻快地说。

“有趣的事？”日比野皱起眉头。

“你知道绑架吗？”

“绑架？”

我针对“绑架”这个名词做解释。大部分绑匪的目的是金钱，为了让对方顺从，绑架对方的家人并予以威胁。

“轰先生说不定绑架了什么人。”我接著说道。轰绑架某人，将对方关在地下室，遭绑架的肉票在地下室敲打墙壁，怎么样？有没有可

能？

“于是轰威胁肉票的父母吗？”

“对。”

“这座岛很小。要是谁失踪，马上就知道了，可是我没听说有小孩子失踪啊。”

“百合小姐失踪了。”

“但是，那是昨天晚上的事吧？若叶躺在地上被打，应该是在更早以前。”

“……，我双臂交抱著。日比野说得没错。再说，绑架案在这座岛上是否成立也令人怀疑。

“既然如此，这样的话怎么檬？”日比野伸出食指。“置绑架某人，将对方关在地下室。”

“那和我刚才说的不是一样吗？你刚才推翻了我的意见，说这座岛上如果有人失踪，人家马上就会知道吧。”

“如果是岛外的人呢？”

我一惊之下，无法立即反应。

“轰大叔会定期离岛，他趁出岛时将某人绑架回来。不，那个大叔应该没有那种智慧。说不定是别人拜托他做的，所谓绑架？必须将肉票藏起来，对吧？”

我点点头说，那确实很困难。把肉票藏在哪里，以及如何收取赎金，这是绑架案的乖点。

“如果轰在做那种生意，怎么样？别人拜托他，把肉票带卜船！藏在岛上，等到交易结束，两把肉票送回去。”

“地座岛没人知道，倒是一个藏匿的好地点。”

“有可能吗？”

他窥视我的表情。我觉得自己好陈被问道：这种愚蠢的事情有可能发生吗？我提出了更惊人的揣测。

“肉栗会不会就是我自己？”

“你是肉票？”

我突然想到，事实上，我自己就是被害者。我会不会被幽禁在这座岛上。轰把我带到这岛，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把我关进地下室，索性让我留在这岛。会不会是那样?

不，我摇摇头。不可能。我发现，没有人会为我被绑架而难过，我父母和我相依为命的祖母都不在了，绑架我没有任何好处。

这时，草剃出现了。“日比野先生，伊藤先生”

听到他开创的语调。我们确信百合小姐平安无事，或许该说是不出我所料，他高兴地说：“百合回来了。”

我们三人回到那条窄路，道路的两旁是干涸的水田。这时我才发现，这座岛上没有电线杆，广告或交通号志，也没有电缆线。这里没有纵横交错的电波和大肆张贴的广告传单：假设“这座岛上少了什么”的传说是真的，我开始怀疑那些真的是岛上不可或缺的东西鸣？少了那些反倒还好。会不会也有可能如此呢?

“我离开警察局，”回去就发现百合在家了。”草剃变得多话了，他没有往前走，只是一直看著我们。

“她去了哪里？”

“人回来就好，去哪里不重要。”

“你没有问她吗？”日比野像是在责备草剃。

“就算我问，她也不肯告诉我。不过无所谓，只要地平安无事就好。”

“警察知道百合小姐回来了吗？”我问过。

草剃扔摇头。“百合说自己会去解释。”

日比野说，在她去找警察之前，我们有话想对她说。“我们想问她几个开题。”

草剃只是随口应了一句：“是吗？”同时看起来像是在对我们表示：你们别破坏此刻的幸福。

日比野说，我们待会儿去你家。草颈走到之前弃置脚踏车的地方，骑上车回家了。

“百合小姐去了哪里？”

“她为什么不说呢？真奇怪。”日比野不满地说。“待会儿直接问她吧。”

“不是现在吗？”

“我想先去一个地方。”

我问道？去哪里？

“你不是说轰很可疑吗！”

城山和一名中年男子面对面，那男人有口臭，大概从没刷过牙，他们在深夜闹区小巷里的一家小酒吧。

“城山先生请客吗？不好意思啦。”

这种人已经习惯受惠于人了，与其说他贪婪，不如说是丑陋，他长相丑恶，内心腐败。

“计画你都记清楚了吧？”城山冷淡地确认。

嗯，当然。他流着口水说。城山把手伸进西装外套的内袋理，取出一个小瓶子，递到男人面前。

“这是药，已经磨成了粉。水溶性，马上溶解。”

“水溶性？”

“溶于水的意思。你先将女人绑起来，然后倒一杯水，掺入这个让她喝下。”

“这药吃下去会怎样？”

“吃下这个，女人会像解开禁锢似地春心荡漾，脱得精光，紧紧抱住肮脏恶臭的你。”

“真的吗？男人间道，他的眼神已经变得混浊，鼻孔捏露出令人倒胃口的鼻毛。

“真的。”城山说，将瓶子交给男人。

城山计画奸了，他打算一大早造访静香的公寓？以伊藤的事情为借口进屋，然后趁机让静香服下安眠药，再换这个丑男进来。他想要事先将摄影机架在屋里的侧桌。

这么一来，接下来这个男人就会使用瓶里的药为所欲为了吧。

城山只要等到一切都结束之后再回到屋里取回录影带就行了。

这样并不算结束，好戏才正要上演。他会用录影带和药物，不断地威胁女人，不只一次地侵犯对方。过不了多久，那女人就会变成废物。人类会违反自己的意志，逐渐变得疯狂。城山喜欢观赏这个过程。

“我可以欺负那个高傲的女人吗？”男人问道。

当然，城山一点头，这个缺了门牙的男人像是在对国王跑拜似地，深深一鞠躬。

城山补了一句话，反正是打发时间。

我们走在一条长而蜿蜒的路上，右边有辽阔的山丘，一座状似倒盖碗公的山丘。

“轰隐瞒了什么吧？”日比野说。

“如果照我的推想。”

“既然四此，我们去确认一下吧。”日比野轻快地说道，“我讨厌有所隐瞒的家伙。”或许他认为现在岛上的所有人都对他心怀不诡吧。那种愤慨隐含在话语里，让人听了于心不忍，

“让他的房子净空就行了，我们先让那个大叔离岛，再去他家搜查。”

“好主意耶。”我站且附和。

我们向左眺望水田，一前一后地走在无人的路上。日比野到市场一趟，买了张明信片给我。“写吧。”

“我才给过他一张。”

“你写就是了。”他说，你写后续也好、重寄也行，反正弄一张最新的明信片交给轰。“只要这么做，然后补上一句：‘这封信的内容很紧急，希望赶快送到对方手上。’那个熊大叔在这方面很认真，应该会马上出船。”

“你要我编一件急事吗？”

“就编一个嘛。”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49节）

从远处看轰的家，很像一栋漂亮的公寓，庭院前面竖立著一个红色邮筒，看不出来仍在使用。

跟上次造访的情况不同，我们才一敲门，轰马上就出来了，简直像是在屋内观察外面动静似的。

“我风才不是交给你一张明侣片吗？”

“噢，那张明信片还在我这里。”

“事情是这样的。我突然有急事，希望你别寄那张，改将这张直接交给对方。”

轰将收下的明信片翻面，嘟囔了一句：又是寄给那个女人吗?

这次的明信片是蓝色大海的照片，在蔚蓝澄澈的大海中，隐约可见海里的鱼。明信片上只印了海洋，微微涌起的小波浪看起来像云朵，不像海，倒像一片湛蓝的天空。

我有急事想要告诉你。

内容就只有这几个字。一目了然的内容，任谁看了都知道有“急事”。不过，由于内容太简短：所以我又加上了与前一张明信片上相同的内容：封对，我想听你演奏低音萨克斯风。

轰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张明信片，似乎不在意字面上的不自然，随后收进了口袋。

“你能马上出发吗？这封信很急。”日比野从旁插嘴，帮忙推了一把，看著我说：“对吧？这封信很急吧？”

嗯！我僵硬地点点头。“当然急。”

日比野满意地收起下巴。“伊藤的急事就只有这么一次，大叔你得马上出发。”

“这，倏关谁的性命吗？”轰以独特的沉重口吻说道，

“不是倏关谁的性命。”日比野有点说过了头。“快点，大叔！”

噢，好。轰背对我们，摇摇晃晃地返回屋内。

我们决定在轰出发之前先在岛上四处乱晃。我们路过樱的家门，日比野一看到正跷著二郎腿的樱就想逃跑，他想趁樱没发现之前蹑手蹑脚地离开。

樱依旧在看书。我问不出口，安田怎么了？樱表现得泰然自若，彷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我对他产生了亲密感，我想说不定他跟我一样，和岛上的居民保持著距离。若要描绘三角形，或许岛上的居民、我和樱各为三个顶点，而日比野二者皆非，只是一个偏离常轨的点。那么，优午一定是具有高度的直线吧。我总觉得在二次元的世界中，唯有稻草人身处于三次元的空间。换句话说，他就相当于往常小说里的侦探角色。

“又见面啦。”樱对我说道。往前走的日比野像是挨了骂，停下了脚步，弓著背。

“我们只是路过而已。”

“种子埋在哪里？”我一问，樱就说：“在你站的附近。”

我低头看看站的位置，往左几步的地方有翻过土的痕迹，泥土微微隆起，不知道樱有没有浇过水，地面上是湿的，

“真期待开花。”

“种花和读诗很像。”他学我之前曾经这么说过。

“差点就踩到了。”我耸耸肩。

“踩到的人，我就毙了他。”他一副正经八百的表情。

如果有人故意踩过这些种子，说不定樱真的会枪毙他。樱的表情认真到令人无法漠视。一个人为了活下去，究竟得死多少动物。一个人为了活下去，究竟得踩死多少花？樱说不定是以杀人来代替发问。

我们加快脚步，这次要造访的是草剃家。

“你们来得正好，百合等一下正要去警察局。一身穿黑色夹克的草剃走到玄关说。

百合从走廊的另一端露脸。

她看起来跟昨晚见面时一样。好比说，遭到施暴的痕迹；好比说，遇到意外的伤痕；好比说，受够了没大脑的丈夫而离家出走的阴

霾，从她身上完全看不到这些迹象。

“大家都很路心你喔。”草剃对百合小姐说道。

“惊动大家了。”她低头致歉。

“你去哪里了？”日比野的问题很直接，没有多余的修饰，毫不客气：“你失踪的那段期间，曾根川死了，所有人都在怀疑你，”

“日比野先生。”草剃的表情僵硬。

“如果你和曾根川的命案无关，希望你老实告诉我们。昨天晚上你到底在哪里？”

“你简直像个警察。”我故意开玩笑地说道。我们作玄关处和走廊上的草剃夫妇面对面。

“你上哪里了？”日比野直盯着百合小姐问道。

“日比野先生。”草剃的声音开始出现怒气。“去哪里不重要。”

气氛变得凝重。我们之间仿佛各自拉著一条看不见的绳索，令人喘不过气。

“百合小姐，真的没什么事吗？”我问道。

“没事。”她马上回应，脸上的笑容很不自然，还带点落寞，而且并没有在责备谁，那种笑容好像是在告诫自己，鼓励自己。

我发现我在哪里见过那种表情，我拼命回想，回溯记亿，没法找出答案。于是，我找到了。

我在静香的脸上见过那种表情，事情发生在我祖母去世的时候。我祖母在火葬场被火化时，我和静香抬头仰望从烟囱升起的烟。我们待在像乡下小工厂的地方，旁边的广场停了一辆破旧的推土机。“你还好吧？”静香间我。眼前的百合小姐刚才的表情和当时的静香类似。

“是谁去世了呢？”

我下意识地脱口说出了这句话。百合小姐的脸色一沉，皱著两道优雅的柳眉，一脸困惑的神情。

如果再一会儿，说不定百合小姐会当场哭出来。那么一来？我就能确认自己说的是对的。

不过，事情并非如此，有人打破了凝重的气氛，背后发出轰然巨响，大门马上被打开，一群男子冲了进来，险些撞上我和日比野，差点摔倒。

“又是你啊？”小山田恨得牙痒痒地看著我们。

“你才是哩，来这里做什么？”日比野噘起下唇。

“我来问她话啊。”

“我们先。”

“难道还要排队吗？”小山田叹了口气。

“人生就像在排队！对吧？一列排得满满的队伍，不知不觉渐渐往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到队伍前头。”

“够了，你给我少说两句！”小山田像是在袒护儿时玩伴，其实话中的含意是：你再多说一句，只会自曝其短唷！

“小山田，你再说一次看看！”日比野突然变脸，上前扭住小山田的衣领。

草剃赶紧冲到玄关，迅速地制止两人。

“喂，日比野。”我说。

“喂，日比野。”这句是小山田说的，他自己也吓了一跳，不知道日比野今天有点神经质。安田对日比野吼道：你是个大麻烦。由于那件事让日比野的脑筋变得一团乱，所以对于儿时玩伴的一、两句话也很敏感，

结果？这个火爆场面硬是落幕了，日比野被草剃抱住，警察则带走了百合小姐。当她从我面前经过时，只是看了我一眼。我仔细一看，她的眼眶红肿，一定是刚刚哭过。

宁静雅致的草剃家，玄关处只剩下我和日比野及草剃，三人的视线没有交集，静静地伫立了好一阵子。大家不知如何是好，而且感觉有点疲累。

我心想，百合小姐为了谁掉泪？又为了谁强忍泪水呢？

一离开草剃家，日比野高声说：“差不多了。接下来去轰大叔家吧。”他精神抖擞地大步向前。

我跟在他身后，整理脑中的思绪，我并不是在做缜密的计画，只是拖出深藏的记忆盒子，重新准叠而已。

百合小姐在深夜失踪。她明知自己突然不见，生性敏感的草剃肯定会抓狂，所以想必有急事吧。

刚才她的表情像是看著谁去世，那就跟静香在火葬场的表情一样。她的工作不是握住颜死者的手吗？照顾濒死的病人。所谓的急事就是指这个。

不过，我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需要隐瞒，如果有人去世，老实说出来就好了。不管怎样，那也是她的工作，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谁去世了吗？”我试探性地问日比野。“从昨天傍晚到今天。”

“笹冈不是死了吗？”日比野不耐烦地说道。“还有，曾根川也死了。”

我垂下肩膀。百合小姐不太可能为了笹冈哭肿了双限，曾根川更不用说了。

“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安田。”日比野接着说。

“我还是想不通。”我骚搔头。

“什么想不想得通，你到底在想什么？”日比野一睑不服气。

“除了他们三个人之外，还有没有人去匹？”

“没有。”他断定地说。“岛上如果有人去世，大家马上就会知道，而且会成为话题。”

“说不定死者是所有有人都不认识的人。”

“这座岛上不可能有陌生人吧。”

“说得也是。”我只好点头称是。就算不认识岛上的所有人，哪个岛民死亡的消息，肯定像八卦一样四处流传。

我把心里所有的疑问全部组合起来，但完全无法想像。

“你在想什么？”日比野用奇怪的眼神看著我。

“没什么，随便想想。”

放眼望去，尽是山丘与水田，铺了柏油的小马路穿梭其间。清澈的水蓝色天空映入眼帘，我想起了会预测天气的猫。“那只猫只是想看彩虹。”如果我一字不差地沿用樱说过的话，日比野会有什么反应？他会一笑置之吗？这是认同呢？说不定他会大发雷霆地吼道：我根本不想知道事实！偶尔看到蓝色公车从眼前驶过，我说：“那辆公车的颜色真好看。”

“不用拍马屁。”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说谎。”

“我相信会。”他应了一句乖僻的话。看来安田的粗暴言论还是让他耿耿于怀。

“全部漆成蓝色的公车很稀奇唷。”

“像海豚吧？”

“我也那么认为。”

“真正的海豚与其说是蓝色，其实比较接近黑色，不过我还是觉得那是海豚的颜色。天空的颜色、海洋的颜色。海豚的颜色。”

“你对颜色很清楚嘛。”

“因为我是油漆工啊。”或许是我心理作祟，总觉得说这话时日比野挺起了胸膛。“园山还在画画时，我们经常聊颜色。”

这时，我停下了脚步。

“怎么了？”日比野蹙眉。

“我知道了。”突然从天而降的“答案”令我后退了一步。

“你知道什么？”

“他太太去世了。园山先生的太太。”

日比野一脸错愕。“你在说什么？园山的太太在五年前就死了。”

“死的是园山先生的太太。”

“她早在五年前就死了。”

“不对。”我断言道。“昨天晚上，园山先生的太太死了，百合小姐陪在她身边。”

日比野揍近我，就像一只正在嗅闷陌生气味狗，“你在说什么？她早就被杀死了。”

“园山先生说谎。”我朝他摊开双手说道。

“那当然，那个疯画家不会说真话。”

“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更深一层的意义来说，园山先生说了谎。”

“不会吧？”

“不用急，我们先去轰先生家，然后再去那个画家的家一趟吧。这么一来，你一定会懂的。”

“不会吧？”日比野又说了一次。

“他一直在说一个‘只会说谎’的谎。”我边说边确信自己的推测是正确的。

日比野反覆说了好几次：“什么意思？”

“别问那么多，我们走吧。”实际上，我的推测毫无根据，所以无从说明。我只说：“我只是用了减法。如果谁都没死，剩下来的就是一开始没被算进去的人。”

“那个人就是园山的太太吗？”

“没有证据证明她死了吧？”

“园山独自将她埋葬了。”

“有人看到吗？”

日比野搔搔头，就像渐渐处于劣势的拳击教练。“大概没人看到。隔天，园山的脑袋就怪怪的，他变得只会说反话。”

“对了，你说过吧？园山先生变成那样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

“‘我太太还活着’。”日比野点头。

“那是事实。”

日比野闷不吭声。

“那个人一定是故意说谎。”

“莫名具妙。”

“总之，现在先去轰先生家。我想，园山先生和百合小姐与曾根川遇害无关，那是其他问题，所以不用急。现在，轰先生家的地下室比较重要。”

园山先生的太太之前还活著。这是我个人的假设。不过，我预料得到，即使是假设也是正确的。

这么一来，我觉得轰先生把人从岛外带回来幽禁在地下室的椎测也是正确的！真是不可思议。夸张一点，我觉得我的预测全部都会猜中。“快点，轰先生家里一定有什么。”

“你挺有干劲的。”

“是啊。”我加快脚步，低头看著自己的鞋子点点头。“或许我真的干劲十足。”

我们一接近轰家，马上就知道他不在。窗户被厚重的窗帘遮住，电灯也全熄了。

“大门的把手上挂著牌子，对吧？那就是他不在家的证据。”日比野对我解释道。

在穿越院子的途中，我停下了脚步？将手指抵在唇上，要日比野噤声，我们竖起耳朵仔细聆听，我什么都没听见，没有发自地下室的声音。我当场跪下，趴在地上，将耳朵贴在地面。

“什么也听不见耶。”日比野站著说。

“怪了。”我站起来，拍掉牛仔裤上的尘土。

“会不会是你心理作用？”

“不，我当时确实听到了。”

“可是，现在没声音。”日比野朝我摊著手掌，一副已经放弃的口吻。“太安静了。”

“我刚才听见了。”

“有人被关在地下室，”日比野突然变成了否定我的一方。“未免太奇怪了。”

“不奇怪。”我虽然嘴上反驳，心里却感到不安，很奇怪吗?

“进去看看就知道了。”日比野说道，开始往前走。

那扇大门如同日比野所说的，挂著一块木板，像是一块手工名牌。

外出

上面只写了这两个字，看来这就是不在家的留言。

日比野确认大门上了锁！理所当然地沿著墙坚走，他走到拉上窗帘的窗户前，然后捡起地上的石头！毫不犹豫地掷向玻璃窗。哐啷一声，玻璃破了。

“石头突然飞过来，很可怕喔？”日比野一副事不关己地说，从外侧打开窗户上的锁。

就结论而言，地下室里一个人也没。

当我们走到通往地下室的扶梯前，我觉得：“这理肯定有一座地下监狱，”结果并非如此。

楼梯是冷冰冰的铁灰色，没有任何装饰，并非旋转梯，而是一条笔直而下的短梯。

“下去看看吧。”我一说，日比野兴趣缺缺地说：你去确认就好了，我要检查一楼。或许他天生害怕黑暗狭窄的地方。

楼梯的尽头有一扇厚垂的门，看起来很坚固，像是用来监禁谁的，我有预感，门的另一侧有一个骨瘦如柴的人抱膝坐在地上，因而感到紧张。

这扇门很重，但是将全身重量施于双手，不太费力就打开了。假如这是一个用来监禁的房间，应该会上锁。所以当我轻易打开这扇门的瞬间，我的假设可说是瓦解了。

那只是一间隔音室：—间整理得很干净的音响室。说不定是轰的嗜好。里面有气派的音响设备、扩大器和扬声器，还有两张对放的单人沙发，旁边的柜子里堆欣著各种cd片。

我失望地垂下肩膀。总之，流泄到外面的声音可能是这里播放的音乐，大概是低音贝斯和鼓声穿透墙壁，扩散到屋外吧。

这个房间约莫三坪大，我确认房里没有壁橱和暗门之后，关上沉重的门回到一喽。我并没有确认轰喜欢听哪种音乐，以及他拥有的cd

种类。

日比野或许是打从一开始就不抱期待，看到失望的我，也丝毫不以为意。“有人吗？”

“我猜错了。”我的脸部抽搐。“他是个普通的熊大叔。”

“我就说吧。”他笑道，然后耸耸肩。“房子里什么都没有。”

墙上挂著月历，好像是从岛外带回来的，印著新宿都厅的建筑物，那种粗俗的玩意儿，大概是哪家电气行送的赠品，“岛外有这种建筑物啊？”日比野皱起眉头，轻轻拍打那张照片，

“也有啊，”

“若无其事地盖这种东西啊？”

“若无其事？嗯，是啊，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如果有这种东西，就不用稻草人了吧？”我应道，倒也不是那样。

“大叔出人意料地一丝不苟吧？那边的桌子上有一张一览表？上头列了所有委托人的委托明细。谁在什么时候、委托什么东西、什么时候买下，全部写得清清楚楚。那一定是轰家族的传统吧。”

当我从推测错误的失落感中恢复过来时，我再次仔细观察轰家。墙上贴了几张地图：有的是手绘的岛屿周边，有的是交通部发行的真正地图，上面注记了许多箭头和数字，大既是船只往来的know－how吧，手绘地图说不定是代代传承的文物，破破烂烂的，但是用胶带仔细补强过。

“他会不会跟命案无关呢？”我低喃道。

“在这座岛上，每个人都像是跟什么有关。”日比野含糊不清地回答。

然后，我们离开了轰家。

在回程的路上，日比野很体贴，就像狗在观察主人的心情一样，之前我一直认为他不理会别人的心情，或许是我太过武断。

“别那么沮丧嘛。直觉总有不准的时候。”他安慰我。

“可是啊。”我皱起眉头。“我认为自己发射的箭一定会命中靶心，结果却插进十万八千里远的地面，这教人怎能个失落？”

“真是那样的话，”他的脚步轻盈。“只要在箭掉落的地方画个箭靶就好了。”

去园山家吧。日比野宣布下一个目的地。

我心想，真是不可思议啊。来到这座岛以前的我，是个活在常规下的人：那种设计完美无缺的程式，不希望踏错脚步的人。我瞧不起沉迷于浪费生命的娱乐中，或在出差时搭慢车，欣赏沿路风景的人。但我在在荻岛这块陌生的土地上生活数日，就开始像啊孩子般净想些愚蠢的事，悠哉地四处闲晃。我想，从前的我一定会嘲笑现在的我。

园山家的屋顶是尖的，看起来简直像是长矛头。我先入岛主地认为，精神失常的画家一定住在更糟糕的房子里，在我脑中，他家的窗户不是破了用瓦楞纸补上，就是墙壁上长满了杂草。

然而，他家的确清爽怡人，墙壁是漂亮的乳白色，庭院里的草皮修剪得整整齐齐，那是一个经过整理的家。

我和日比野并肩站在大门前，门上没有窥视孔之类的装置。

“园山那天晚上在做什么？”日比野在敲门之前，望著前方问我。“是园山杀死优午的吗？”

“他跟那件事一定无关吧。”

“可是，他在不寻常的时间散步。”

“但没有杀人。”在我说话的同时，脑中浮现模糊的影像。我不确定那是什么，但我有预感会想起某个关键，进而串联许多事情。

日比野敲了三、四下，但没有人出来应门。说起来，我们从刚才就一直反复在做这种事。

“不在耶。”

“真奇怪。现在几点？”

我看看手表。“下午四点。”

“这样的话，他应该在家，那家伙总是那么规律，他现在一定在家里睡觉。为了在清晨出门散步，他会从现在开始睡觉。”日比野又敲了大门。

“他一定不在。”我知道这一点。

“这几年来，他每天的作息都一样哦。”

“所以说，他骗了大家。”他绝对不是只骗你一个：“他现在有事外出，所以采收了和平常不一样的行动。在优午死掉的那天晚亡，一定也是这样。”

“他有什么事？”

“一定是因为他太太去世了，”我直接对日比野这么说。

“园山先生不在喔。”

声音从身后传来，我们连忙回头一看，是百合小姐，缓缓下沉的夕阳与她的身影交叠，或许是因为阳光刺眼，身旁的口比野皱起眉头。

“我刚从警察局回来。”她似乎是看到我们站在园山家门前，所以过来的。她还说：“我听见你们刚才的对话。”她身上的蓝色高领毛衣很适合她。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说：“园山先生的太太还活著吧？”

百合小姐一脸爽快，双眼虽然充血，但看起来神清气爽，她说：“她今天清晨过世了。”

“那……，那是什么意思？”日比野交互盯著我和百合小姐。

百合小姐并没有哭。我想对她说：你很坚强，但思想还是算了。我有预感这句话一说出口，她强忍的泪水将会溃堤。

日比野有气无力地说：“解释一下吧。”可以对我们解释一下吧？你告诉我，我也会懂的，我不是笨蛋。

百合小姐的语气不带一丝犹豫，说不定她从一开始就打算那么做了。“我有他们家的钥匙。”她走向玄关，然后将钥匙插进门把的钥匙孔里。

“园山先生常说，”百合小姐嫣然一笑，“‘口比野是个不可思议的家伙，我不讨厌他。’”

“那不是他一向会说的反话吧？”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50节）

园山家里里外外都一样，整理得井井有条。铺著木板的走廊从玄关处向屋内延伸。两侧是通往各个房间的门。百合小姐一直向前走，在尽头右转，她似乎知道该带我们到哪个房间。

“可以擅自进屋吗？”我内心的胆怯在脸上表露无遗。

“今天早上，我离开这里时，园山先生对我说：‘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所以我想应该没关系。”

她的神情落寞，但不像是沉浸在感伤中。她指著眼前的门，说：“园生先生的太太之前一直住在这里。”

我咽下一口唾液，日比野或许是为了平静下来，紧紧地闭上双眼。

我们打开房门走了进去，正中央有一张床，一张很简朴的床，盖纹对折，我们环顾室内，在一旁的沙发上坐下。

“园山夫人在这理卧病不起。”百合小姐说明道，“她在床上躺了五年。”

“当时，她没有死于那起事件吗？”日比野眨了眨眼。

“嗯。”百合垂下头回答。“当时？园山先生误以为她死了，毕竟被人强暴，倒在地上浑身都是血。”

“都是血？”

“她的脸被人用刀子划得惨不忍睹，我真不敢相信，居然有人这么心狠手辣。”她说，园山夫人的脸被割得像幅百叶窗，这五年的时间似乎没有平息百合小姐的怒气，她的声音僵硬颤抖。

“等一下。”日比野的话气极度认真。“园山大叔会不会本来就发疯了呢？”

她缓缓地眨眨眼，然后开口说。“脸被划伤的夫人不能出门。”

“因为她满脸伤痕吗？”

“她形同废人。”她痛苦地叹了一口气。

事发后不久？园山马上去找百合小姐商量。如果是一向交情甚笃的她，或许妻子会对她敞开心胸。园山先生大概是那么期待吧。然而，他的期望却落了空。也许园山夫人当时就已经死了，她的心脏虽然在动：心扉却关上了。她虽然会呼吸、进食，却不笑了。一定也有那种死法。

“园山先生在事件之后，出门遇到镇上的人时，不小心漏了口风。”

“‘我太太还活著’。”我看着她。

“他真的是不小心说溜了嘴。在场的人一听，全都骚动了起来。毕竟，大家都以为园山夫人被杀死了，大家知道她还活著？都很高兴。”

“所以，园山先生就假装说谎？”

“园山先生在那之隆？就变成一个‘只会说反话的人了’。”这句话听起来像她在说园山先生是个悲哀的人。

“如果当时一五一十地解释清楚就好了吧？”我说。“妻子被歹徒弄伤脸，心里也受创，把这些事情解释清楚就好了。这么一来，谁都会接受吧。说不定大家会认为：“‘他太太真可伤，让她静养吧。’”

她隔了一会儿才回道。“我也那么认为，可是，那是外人才能说得出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当事人眼里，事情并没那么单纯。所以……”

“所以？”我重复她的话。

“园山先生选择‘让自己看起来像发疯’。”

“为什么要那么做？”日比野趋前问道。

“或许他只是单纯地恕要抹消‘我太太还活著’这句话。”

“就为了这件事，落得一直说谎的下场吗？”

“他一定是为了省事吧，如果大家认为他发疯，就不会接近他，这样也可以专心照顾太太。”

她还说，对园山先生而言，说不定那样反而幸福。

“他的作息时间为什么这么固定？”我继续发问。

“如果作息时间固定，万一大家有急事，也知道何时上门。这样就不会有人突然在他不在时造访，他不想让别人发现他太太。”

“因为有人不从大门进来，突然闯进房间里呀。”园山疲惫的脸上勉强挤出微笑。说完，她看着百合。

两人坐在沙发上，看著园山夫人的睡容。

“你是指我小时候干的好事吗？”

“我当时吓了一跳。一个少女在我的画上恶作剧，在蓝色画布上留下红色痕迹。”

“我以为会被臭骂一顿，吓死我了。”

或许是回想起当时的事，园山抚著灰白的落腮胡说：“我老婆喜欢我的画。”

“是啊。”

“大家都把我当成疯子，我只能跟我老婆相依为命了。不过，这也是幸福的人生啊。”

百合无法妥善地间应他。

“真拿她没办法。”园山的语气夹杂了欣喜与落寞。“整张床被她独占了。”

“园山大叔，”日比野扭动脖子说道。“他没有放弃作画吗？”

“嗯，就某个角度而言。”百合小姐点点头。

真是壮观。床的四周排满了画布？从墙上挂的到床上放的，大大小小的画作令人叹为观止。我看得出神。

惊人的是，它们的画风迥异，跟百合小姐之前给我看过的画作完全不同，若说是别人的作品，我还比较能接受。那画风一点都不抽象，完全是真实的风景画。

“和实物一模一样。”日比野发出惊叹。

树木、高山、田园风光和河川的四季景色以写实的手法描绘，让人几乎误以为是照片。岛上的风景在画里、岛上的四季正在画里，其中，还有描绘鸟的画？想必连鸟啼声都画了进去。

看到这些画，我根本无法想像这个画家以前的作品充满了独创性，当时的他简直就是毕卡索，不，用毕卡索来形容都嫌太可惜。

我完全不懂画作和照片的价值有何不同，但并列在眼前的写实风景画，却没有带给我在草剃家看到那幅抽象画的那种感动。如果有一条路名叫艺术，我觉得园山先生在开倒车。

“伊藤先生？你觉得这些画怎么样？”百合小姐问我。

“我，”我支吾了一下。“我比较喜欢你之前给我看的那幅画。”

“这些是园山先生为了不能外出的太太画的喔。”百合小姐静静地说道。

“噢。”我发出了不知是感叹，还是惊讶的声音。

与其留下自己凭想像力画出来的作品，园山先生选择了让妻子欣赏风景。他的用意大概是想让心灵受创、这辈子恐怕出不了门的妻子欣赏岛上的四季风景，这些画作是专为卧病的妻子画的。我们绝对无法领悟其中的款款深情，

那不是半调子的风景画。了不起啊，我在心中发出赞叹。了不起啊，园山先生。

满屋子的画作，我们欣赏了许久。

“园山夫人昨天的病情突然恶化，伊藤先生来过我家吧？”

“我们去找草剃。”

“其实，园山先生随后也来了。”

园山似乎委托百合小姐说：“能不能握著我太太的手？”园山夫人的身体被蔓延的细菌感染，她脸上的伤口从几年前开始化脓，当时的情况更严重。

“于是我去握著她的手。”

“因为那是你的工作吧。”我说。

我们的话题就此中断，众人不再说话。“这比照片更写实啊。”日比野说道，在这之前他一直保持沉默。

没有人开口，但我们几乎同时起身。

“你如果不快点回家，草剃又要担心了。”日比野说，

“他说不定又在四处找人了。”百合小姐笑道。

“那家伙是好人。”日比野说，“个性单纯。”

“你不觉得他很像花吗？”

“那家伙像花？”日比野一副不敢苟同的表情，皱起眉头。

“优午先生之前那么说过。他说：‘他和花一样，没有恶意。’我觉得优午先生说得对。”

“优午说的吗？”

“是啊。”

她砰地一声关上房门？一记闷响，封印了园山夫妻一直隐蔽在心中的小秘密。

我们从屋里走到院子，我双手高举，尽情地伸了一个懒腰。

“警察的疑虑厘清了吗？”日比野对百合小姐说。

“我没有对曾根川先生做任何事喔。”她拨起头发。

嗯，是吧。我和日比野如此应道。毕竟，曾根川去世时，百合小姐握著园山夫人的手，不可能是凶手。

“可是，警方也卯足全力在缉凶喔。”她似乎在同情警察。

“因为这是优午死后的第一起命案啊。明明什么也查不到。”

“对了。”我击掌，“其实啊，我在优午去世的那天晚上看到园山先生，凌晨三点哨，你知道他为什么在那种时间散步吗？”

她显然不知道，还低头向我道歉：对不起，帮不上忙。看起来不像是装的。

“那……，园山现在去哪里？”日比野突然想到似地发问。

“他今天清晨把太太的遗体搬出去了。”

“还没回来吗？”

“是的。”百合小姐收起下巴。我看著她认真的，心想：百合小姐大概知道园山的下落。

“是哦。”日比野蛮不在乎，接著说：“不过话说回来，优午会不会全部知情？”

“咦？”百合小姐反问。

“他会不会知道园山大叔会装疯卖傻，还有演变成这种情况呢？”

“优午先生大概早就知道了吧。”她的语气强而有力。

“我想也是。”

我只是漫不经心地听著两人对话。没有疏离感，但我深切体认到自己是个外人。

我们目送百合小姐回家之后，往反方向走去，太阳开始西沉，正前方是一轮硕大的夕阳，山的棱线宛如正在燃烧，呈现鲜红的色彩，我心想，究竟有多少年不曾看过如此美丽的晚霞呢？这对日比野而言，或许不稀奇，他丝毫不感兴趣。夕阳随著时光的流逝而落下，紧接着是夜晚的来临，理所当然的运行，对我们来说却很新鲜，在我们的城市里，那里感觉本身已经被打乱了。即使入了夜，便利商店的灯光依然不减，把街头照得通亮。

就是因为有这种商店，人类才会误以为自己变得很伟大。日子一久，甚至会说：“没有太阳又何妨？”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祖母曾经望著半夜经过的便利商店那么说。

我早将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但失去目标终日赋闲的我之所以会下定决心抢便利商店？说不定是受了那句话的影响。总而言之，祖母去世后大概还控制著我。

日比野说：“真是一对怪夫妻。”他指的应该是园山夫妇吧。

我不懂他这句话指的是什么，说不定他至今一直认为自己比脑袋有问题的园山先生还正常吧，说不定他一直那么安慰自己。或许是失去了比较的对象，他的侧脸看来有些落寞。

“结果，园山和命案没有关系啊。”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了。毕竟，往返优午的水田一道在时间上根本办不到。”

“那段时间大概只够捡垃圾回家吧。”

我想起了兔子小姐也说过类似的话。她说：“既然你来回走一道，早知道就拜托你替我办点事情。”

办事。那一瞬间，我的眼前为之一亮，或者说我只感觉到闪光，记忆中混乱的要素突然结合在一起，相互碰撞，就像七零八落的拼图，一口气拼上了好几块。

“园山先生没有杀害优午。”

日比野说，这刚才就说过了。

“他只是因为其他事情往返那里。”

“什么事？”

“譬如，捡什么回来吗？”

“捡什么回来？”

“他掉了什么东西。”一个个假设陆续在我脑中成形。

“他掉了什么？山

“优午的头。”我下意识地说。说完之后，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优午的头掉在某处，园山先生去把它带了回来。那样的话，就不会花很多时间。”

“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接下来才要思考。”

日比野笑说，那家伙是个杰作啊。

大既是晚霞使得眼前的景象变得梦幻。白天遇见的少年正背对着夕阳，站在水田正中央。

“他是谁啊？”我问身旁的日比野，他好像这时才看到那个少年。“他是……”过了一会儿，他好像低喃了一个名字，但我听不见。不知是他声音太小，还是我耳朵有毛病，如果都不是的话，大碍是因为我不熟悉他的发音。

“那家伙的母亲啊，在河里溺死了。他在河畔和狗聊天，和狗聊天耶！这也很可笑。总之，当他和狗闲聊时，他的母亲已经死了。他以为只要不说话，静静地不出声，就听得见母亲的惨叫。他母亲死后？他连呼吸都有困难，真是个笨蛋，当时，他还是个小鬼，就算听见母

亲的惨叫，也救不了她。”我不知道他说的话有几分真实性，甚至分辨不出他的语调是温柔，还是毒辣。

“那家伙在做什么？”

“他一定在竖立稻草人。”

少年曾说，他正在拼命削树皮。

日比野走进水田，一脸百思不解地沿著水田的对角线，冒冒失失地朝少年走去。我之所以没有阻止他，并跟在他身后，或许是因为那个背对著晚霞的少年吸引了我。

日比野举起手，冷淡地对少年打了声招呼。我的微笑僵住了。

少年果然不出所料，正在竖立稻草人。白天看到他时，他才做到一半，现在稻草人已经完全成形了。它看起来非常简单，无法与优午本尊相提并论，感觉就是个手工稻草人。不过，那绝对不是做得不好，感觉不像是孩子的作品，绳子绑得很牢固，木头的比例也恰到好处，少年还用布片做了一颗结实的头。

我帮少年把稻草人的脚放进水田里的洞，少年迅速弯腰，开始将土填进洞与木头之间的缝隙。

“你在干嘛？”日比野惊讶地问道。

少年不发一语，瞪著日比野。对了，他的努力不该受到任何人的批判。

“因为优午不在而感到失落的人，并不是只有你一个。”

“用不著那样说吧。”我谴责他。“这个稻草人做得很棒，不是吗？”

我们一旦开始争吵，少年便转过身懒得理会，他看著刚竖立的陷草人。

“优……五。”他说，然后又重复说了好几次。

想必也想要再制作一个优午吧，他做的这个仿制品似乎不只是用以慰籍，而是真的希望优午回到大家身边，说不定他期待地上还残留着优午的成分，而如果竖立一尊稻草人，那些成分就会渗进稻草人的体内。

我和日比野束手无策了好一阵子，也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只是站著个动。

夕阳下沉的速度骤然加速，四周开始变暗，似乎还听得见夜晚的气息。不久，日比野拍一拍不断地呼喊优午的少年的唇。

“你一定懒得跟人说话了。”

少年回过头来，他并没有哭，脸上的表情坚忍刚毅。他抬起头看著日比野。

“你叫了那么多过，连有耐性的优午也会嫌吵喔。”日比野又拍了拍少年。“不过，你说的话他都听见了。”

少年目不转睛地盯著日比野，然后缓缓地、深深地点点头。

我们怀著一种像是“扔下了被辗毙的猫尸回家”的内疚感，离开了那里。

我愣愣地看著日比野，他皱起眉头说：“有何贵干？”

“没什么，只是觉得你刚才说话挺温柔的。”

“你是在挖苦我吗？”

静香被门铃声吵醒。她拿起床头上的闹钟，时针指著早上七点。我是几点回家的呢？下班时确实已经过了十二点，是凌晨一点左右到家的吗？

门铃还在响。虽然门铃不可能执拗地响个不停，但不绝于耳的铃声还是很烦人。静香慢慢地从床上起身，在床边坐了几秒钟，等待大脑正常运作，然后起身。她穿著深蓝色运动上衣，白色运动裤，她犹豫该不该换衣服，最后还是决定直接走到玄关。

门铃又响了一声。“不好意思，”声音隔著门传来。“我姓城山。”

静香在短短的走廊上走著，大吃一惊。伊藤发生了什么事吗？

她用手抚著秀发，悄悄地从窥视孔看出去。

城山不知道静香晚上几点回家，于是决定在早上进行计画。上一次她说：“我在系统开发公司上班，回到家很晚了。”而且经常熬夜加班到隔天早上。

城山决定在早上袭击，他声称知道伊藤的下落，静香勉强让他进屋。

城山当然穿着制服，或许那么做是为了取得静香的信任。

她看起来还在睡觉的模样，运动服底下似乎没有穿内衣。城山佯装若无其事的视线，几度盯着她的胸部。

一个小时以后，那各丑陋的中年男子应该会来到这里。在那之前，必须先捆绑这女人，让她充分保持清醒，因为调戏没睡醒的女人，一点也不有趣，乐趣就在于让正常人渐渐失去理智。

关于这一点，城山严正地叮咛过男人。如果女人没醒来，就不准动地一根寒毛！不过，一旦那男人靠近，就算快被冻死的登山客也会被他的体臭薰醒。

静香端著热腾腾的咖啡过来，问道："那……，伊藤在哪里？他已经落网了吗？"

城山目不转睛地盯著她的脸，兴奋地想：她长得真漂亮啊，肯定是个心高气傲，工作上的表现比任何人都优秀的女人。

"他之前在仙台市区，好像躲在酒店理。"这一段是城山即兴编出来的。

"他还没被抓吗？"

"还没。"

"你们明知道他在哪，却没逮捕他？"

"他今天大概会被捕吧。不过，他肯定在那家酒店里。"城山为了引起静香的兴趣，采取断定的说法，就算不自然也无所谓。"我今天早上去那家酒店确认过，亲眼看到了伊藤。"

"是嘛。"她喝了一口咖啡。城山心想，如果她喝光就糟了？因为他打算将口袋里的安眠药掺进她的咖啡理。

城山看著女人的反应，觉得她没有想像中聪明，因而感到失望，看来是自己想太多了。她大概以为警察进入民宅，是要说一些与案情有关的讯息吧。他心想，真是荒谬，这女人也没大脑。

这时，门铃响起。静香狐疑地望向玄关，听到门铃再度响超，起身低头抱歉地对城山说：“不好意思，好像有人来了。”

哪里哪里，城山回以笑容，庆幸真是好运，这是将药掺入咖啡里的绝佳良机。他确定静香背对著他朝玄关走去，便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塑胶袋，将粉末倒进静香还没喝完的咖啡里。

准备工作大功告成，按下来就等她回来了。

他听见静香在女关说话的声音，好像发生了争吵，但听不见对方的声音。

城山感到有点好奇，起身朝玄关走去。

“噢，城山先生，这个人……”静香一脸困惑地转过头。

一名中年男子站在玄关外面，他看起来不脏，但不管怎么看，都觉得他像一头熊。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51节）

“那道光是什么？”

日比野发现，一个发光的物体，前方聚集了一大群人。那道光是从挥舞的手电筒发出来的。

一股不好的预感掠过心头。优午遇害那天、曾根川死掉那天，笹冈的葬礼，只要这座岛上有人群聚集，就是有人死掉了。我不禁怀疑，这次会不会又发生那种事。

从柏油路笔直地向前走，眼前聚集了十几个人，右边是通往一座大山丘的入口处，太阳已经下山了，每个人都用手电筒照明。

“有什么东西吗？”我问日比野，他也只是侧著头表示不清楚。

有如巨大萤火虫般的光线想要照亮某处，我渐渐走近，也开始有把握了，

监视塔。早就失去作用，在梯子上面只有了望台。

人们只是静静地照亮梯子，他们照明的位置各有不同，有人照著塔上，有人照著梯子中间。

即使我们走近，他们也没有停下照明动作，

我跟他们一样抬头望著塔，矗立在夜里的老旧监视塔，发发出怪异的威严。

这时，我听到很大的声音，那是小山田的声音，他说话像单字般简短，但是我听不清楚。

日比野也察觉到了，穿越人群前进，小山田朝著监视塔上面呼喊。

“他在呼唤月亮吗？”日比野快步前进，如此说道。

“有人爬上梯子。”我想到这种情形。

小山田又叫了一次，这次我清楚地听见内容。

“田中！”他高声喊道。“田中，下来！”

“爬上去的人是田中吗？”日比野一把抓住小山田。

小山田穿著西装！感觉像个武士，说他是个优秀的业务员也说得通。“日比野。”他脸上的表情变了，看起来很平静，又像在生气，

这是怎么回事？日比野接著问。他的呼吸出乎意料地急促。

“是田中。刚才辰先生报警，我一过来就看到这种场面。”

“刚才人色比较亮，还看得比较清楚。”旁边有个驼背男子，想必就是那个叫辰的目击者，他在一旁插嘴。“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才开始爬。可是，你们也知道，田中先生的脚不方便，我说危险啊，要他别上去，但他越爬越高。”

原来如此，以那位辰先生的驼背情况看来，大概不可能追上田中再把他拖下来，所以才报了警。

“那个刚中为什么要爬监视塔？”日比野说。“那个田中”这种说法隐含著何种情感？日比野和田中虽然不肯承认彼此之间有一种异于其他人的奇特关联，但我却强烈地感觉到。

“因为一面单手抬着弯曲的腿，一面爬梯子，速度很慢。”

“那样的话，不用勉强拖田中下来，让警察去处理就行了吧。”

小山田搔搔耳朵。“但是田中说如果有人想追他，他就马上跳下来。”

“田中到底想做什么啊！？”日比野愕然地说。“事到如今，爬上监视塔还有什么意义？而且是在黑漆抹乌的晚上耶。”

“所以我很伤脑筋啊。田中不断往上爬，这样下去的话，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总之，就连你这个警察也束手无策了吧？”

“是啊。”小山田爽快地承认。他原本就不是那种爱慕虚荣、逞强好胜的人吧。

围观民众也扯开了嗓子，大声呼喊田中。我心想，他们在期待什么呢？他们希望田中爬下来，还是摔下来呢？我摇摇头。至少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不出等着看别人发生不幸的恶意。别再胡乱猜测了，毕竟这里不是我住的城市。

小山田看着我，总觉得他会当场骂我："你就是凶手。"因而采取警戒。

"果然没错。"他说。

"什么果然没错？"

"我之前说过船的事吧？"

"嗯。"我点点头。"把海上漂流的木头误认成落难者搭的船吗？"

日比野正想插嘴间，小山田却不理他。"眼前的情况就跟那个一样，你不觉得吗？我们被困在这座岛上。"

"而且是从好几百年以前开始。"

"即使是下意识，这里的人还是会想知道外面的世界。"

"是啊。"

他接下来抛出的话对我造成了莫大的冲击。

"那个叫优午的稻草人会不会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说不定只是我们深信不疑罢了。"

"也就是说……"

"这只是群众心理。"他说道。

我太惊讶了，听到这句话差点晕倒，因为这可能就是真相。

关于ufo，我也曾经听过类似的说法。那么多人目击ufo，却没有发现任何实体的证据，然而集体的心理作用，使得人们认为真的"看得见"。

小山田接着说，稻草人会不会只是一根埋在田里的木头呢？

岛上的居民将木头误认为陷草人，就像集体受到催眠一样，大家深信"稻草人会说话"。

因为大家渴望得知外来的资讯，所有人基于共通的欲望舌到了相同的幻象。

这不是个可能。

那么，为什么那个幻象现在会消失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我来了，曾根川也来了。由于岛外的人进入这个团体，使得共通的心理瓦

解了。有没有这种可能？优午的头不是不见了，而是打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会说话的稻草人”只是单纯的心理现象。

不过，我心中也马上浮现一个疑问？我自己不是也见过优午吗？

我再次看著小山田，他也一脸苦恼！不知道该相信书上的知识还是亲身的体验。

“你觉得怎么样？”刑警说。

“我不知道。”我老实回答。

我再次抬头望著监视塔，此起群众心理的问题，我认为当务之急应该先救田中再说。不过话说回来，田中为什么要爬上去呢？一面抬超弯曲的腿，一面攀爬数十公尺高的梯子：究竟有什么意义？

我不知不觉地闭起眼，应该好好思考一下。总觉得答案就隐蔽在记忆里，所以我闭上限晴寻找。假如记忆是汪洋大海，为了抓庄深海中的“答案”，我必须屏住呼吸，潜入海底。那是一种潜入记忆中的感觉，我闭上双眼，调整呼吸，然后一口气潜入。

‘要救他喔！’

那声音在耳畔响起。是谁说过的？是优午，那个稻草人对我说过，或许他真的不存在，但我听过那句话。

“假如有人无法判断自己做的事情是对还是错，想要跳楼的话，要救他喔！”

我好像还听过这句话！这果然是预见未来的稻草人说过的话。

我猛然惊觉。对啊，田中现在不就想跳楼吗！？

这个念头像触媒一般，在我脑中开始急速运转，我感觉所有事情逐渐串联在一起。猛一回神，我睁开眼说：“我去，我去带山中先生下来。”

不要胡说八道！小山田立刻反对。“如果你那么做，那家伙就会跳下来。”

“放心，我去。”

日比野目不转睛地看著我的眼睛，他那张脸依旧像黄金猎犬，“优午说的吗？”他突然说了一句。

小山田用不同于刚才的视线看着我。

我默默点头，管他是不是群众心理，至少，优午的话清楚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走到梯子口，抬头向上看。高耸的监视塔宛如穿入夜空，我对着背后的日比野说：“好像穿入了云层耶。”

他了耸肩。“田中爬上去一定是为了撕碎云朵。”

我摆出的姿势跟小山田刑警刚才的一样，朝着看不见身影的田中呼喊。

田中先生，我叫唤他的名字，没有回应，不过他应该听见了。

“我是伊藤，我现在要上去，你不会有事的。”我大声呼喊，好让他听得清楚。“是优午要我这么做的。”我不忘补上这一句。这样就没事了，田中不会跳下来。

优午早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能够预知未来的稻草人曾经存在，我是这么相信的。现在知道答案了，我攀着梯子。

快，上去吧。我用脚登着地面。

田中杀死了优午，而现在他在等我。

我摸着梯子，手上感受到一股冰凉，不过还不至于抓不住，那梯子摸起来生锈了。

我只爬了一阶，梯子就在摇晃，“日比野，这梯子不会垮下来吧？”

“你爬爬看就知道了。”他不负责任地说道。

我下定决心，再往上爬一阶，眼前的风景重重地晃了一下？但似乎是错觉，我规律地移动身体。

我想起昨天有个女孩拿奶油和菜刀给我。她洋洋得意地说：“是优午拜托我的。”当时，她脸上的表情充满了成就感，看起来很幸福。

我抬起右脚，用左于抓住上一级的阶梯，大概爬了十公尺左右的高度，我一点都不想往下看。

优午对我说：“去骑脚踏中！”我遵从他的命令、不论我是否像那个马尾少女般自豪，我还是遵从了他的命令。

优午很难得会说未来的事，所以岛民们应该很高兴遵从。

脚底一滑，吓得我以为心脏会直接掉落地面，我不禁往下看了一眼，点点灯光宛如火球。我重新调整呼吸之后，再度踩在梯子上。

我想起了在市场遇见的兔子小姐所说的话。她一边晃著身体，一边聊此自己祖母的事，最后她说："优午明明是个稻草人，却偏袒鸟类。"

我往上看，却看不见人影，这座塔很高。我说："田小先生，我快到了，快到你那边了。"

那还用说，他肯定在等我。

我又爬了一级、两级。优午为什么无法预测自己会被杀？当我和日比野讨论这件事时，我说："或许他知道，却闷不吭声。""或许优午早就告诉某人了。"

我渐渐听到急促的呼吸声，那不是我的呼吸声，田中大既就站在上面几级。我并没有因为接近终点而放心，不禁看了看脚边，这是令人害怕的高度，恐惧感袭上心头，彷佛内脏全被晾在风中。我俯视下方，可见小小的光点和灯光映照的人影，

如果一放松，可能会直接摔下去，我总觉得自己会吓晕，

实际上，我因为太害怕而差点松手。

一旦切身感受到恐惧，内心的恐惧感就会像汗水般流出来。我紧紧抓住梯子，却无法移动自己的双手双脚，我想试着往上爬，身体却动弹不街，完全不听使唤，深信只要一动就会摔下去。

田中好像已经坐在监视塔最上面的平台部分。

"田中先生。"我大声喊道。连手指都变得僵硬，顶多只能由口里出声。"田中先生，你在吗？"

我侧耳倾听。

"是优午拜托你的吗？"声音不大，但不至于听不见。田中的声音从上面傅来。

我听见他的声音，松了一口气。"优午要我来救你。"

"优午什么都知道啊。"他像是在说去世的朋友。

我下定决心再度往上爬，我紧紧抓住梯子？仰起凑近梯子的脸，朝上面说：“田中先生，是你把优午弄成那样的吧？”

他这次一语不发，但我确信说得没错。优午曾经存在，并非像小山田说的“群众心理”背负杀害稻草人罪名的男人，现在就在我前往的塔顶，那应该不是错觉。

将优午从水田里拔出来的，肯定是田中。稻草人曾经存在过。

“是优午拜托你那么做的吧？”我问道。

优午想自杀。只有这个可能。

田中还是没有回应。我咽了一口口水，然后下定决心，我紧闭双眼，马上又睁开，移动握住梯子的右手。

“旅鸽没事吗？”我开始往上爬的同时，间道。

过一会儿，传来了田中的声音。“我在这里等你。”他说。

那句话再度掠过耳畔：“优午明明是个稻草人，却偏袒鸟类。”

那就是答案。

静香马上认出此人是昨天在楼下信箱前面遇见的男人；将伊藤的明信片交给她的那个陌生男人。

“这位是？”城山看着那名男子，询问静香。

静番只是摇摇头。

“我叫轰，我有急事找她。”蓄胡男人说话的速度缓慢，他对于星内出现制服警察似乎也不太惊讶。

“我来送这个。”男人再度将明信片还给静香，静香收下明信片，翻过来一看。

是伊藤的笔迹没错，内容只有两行字。

我有急事想要告诉你。

正文就这么一句话，又补了一句附记：对了，我想听你演奏低音萨克斯风。他想说什么？对了，静香想起昨天收到的明信片也还没看，放进皮包之后就完全忘了，或许该看看那张明信片。

“那是什么？”城山不容分说，从静香手中抢过明借片，目露凶光地看著内容。

“伊藤在哪里？这是从哪里寄出来的？”静香追问带来明信片的男人。

接著，她脑中浮现疑问。这张明信片为什么会寄到这里来？城山说伊藤躲在仙台市区内，但是不管怎么看，这张明信片都不像是从城里寄来的。

“伊藤不在这里，他在岛上，有急事吧？他要我把那张明信片火速送来，我已经送到了。”像头熊的男人缓慢地说完以后，一副任务结束、打算闪人的摸样。

“岛。”城山脱口而出。

男人反射性地回头看著警察的验。“城山先生？”静香怯生生地开口。“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城山粗鲁地把明信片还给她。

“伊藤躲在仙台市区吧？可是，这个人却说他在别的地方。”

“我说，伊藤在一座小岛上，从这里搭船才到得了。”熊男说。

“那座岛叫什么名字？”

“荻岛，你没听过吧？”他习以为常地说道。

“他现在还在那里？”静香又问。

“嗯，他现在还在那里，我没有得他过来，就是那样。”

静香的脑袋一片混乱，这究竟是汁么情况？她不知不觉蹲了下来。或许是因为事情刚发生，她感到一阵晕眩，她在警察和陌生男子之间，看着那张内容莫名其妙、只有两行字的明信片。这是怎么回事？静香不断地要自己冷静，说不定她已经将“冷静一两字说出口了。

“带我去！”静香听见了一个低沉的声音。

静香缓缓地睁开眼，抬头看著城山。那句话好像是出自城山口中，但那嗓音和他之前的声音完全不同。

一种充满恶意的低沉嗓音，虽然不咄咄逼人，却有—股令人不寒而栗的气势。

“带我去那座岛！”城山指著那个像熊的男人，命令道。

静香孤著双腿，企图抑制颤抖。熊男震慑于墟山的气势，结结巴巴地吐不出半个字眼。

“城、城山先生。”静香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

那幅情景令人窒息。城山举起手枪，却一点真实感都没有，感觉像一幕滑稽的电影场景，原本想要后退的男人停下脚步，他微微举起双手，一头投降的熊。

“城山先生。”静香缓缓超身。“你……，你该不会骗人吧？”

静香看到城山当时的表情，心生恐惧，他既非笑，也不像在懊悔，更不是发火。他只是面无血色，淡淡地说：“带我去找伊藤！”那并非警察的表情。

“你也一起来吧。”他对静香如此说道。

“你……，你真的是警察吗？”

“不好意思，我真的是警察。”他不苟言笑。“不过，我和伊藤是老朋友。”

“什么意思？”

城山不回答静香的问题。“伊藤在那种乡下地方正好，我就在伊藤面前将你剥光吧。”他泰然自若地说道，由于太过冷静，静香过了好一阵子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或许是完全放弃挣扎了，熊男只好铁青着脸，在原地伫立。城山用枪口指着他，又说了一次：“带我去那座岛！，”

接著，城山凑近静否说：“对了，那张明信片上写了什么萨克斯风，你也顺便带去！你一面吹，我一而上你也不错。如果吹错的话？我就折断你的手指。”

“你在说什么？”

“闭嘴！”城山悄声地说。此时，静香发现自己无法呼吸。

城山掐住她的脖子下方，她喘不过气，扭动身体却逃不了，恐惧感从胃部涌至喉咙，她拼命挣扎，设法抓住城山的右臂，却奈何不了

对方。她想用指甲抓他，他却无动于衷，反而微微一笑，像是同情她似地，露出充满怜悯的笑容，他突然放开手。

静香大力地吸了一口气！晃动着肩膀，抚摸喉咙。

“很遗憾。”城山没何抑畅顿挫地说。“我真的是警察。”

你干嘛！？即使如此喊道，静香还是发现自己在拙搐，像发病原体似地弯曲上半身，当场吐了出来，呕吐物在玄关处溅了一地，酸味四溢？更加令人作呕。

“我不知道那座岛在什么地方，不过乡下城镇正合我意，乡卜人比较信任警察。”城山看到静香吐了，依旧面不改色，

“那座岛没人知道。”熊男突然说了一句。

“那样也好。快走吧。我要在那里把你们整得惨兮兮。”城山踢着静香的腿。“我也会给伊藤好看。顺利的话，说不定在那种偏僻地方，干什么都不会有人知道。”

静香不懂城山的意思。总之，她擦拭嘴角，搓揉腹部。

“废话少说，快去准备！”城山加重语气。“把那片脏东西也控干净！不然的话，我就给我舔干净！”说话的同时，他用脚踩着静香的头，静香的脸就贴着地板上的呕吐物。“舔啊！”

静香将脸转开，呕吐物沾在脸上，或许是因为城山的言词与态度冷静到了百现实的地步，静香的恐惧胜过了屈辱。

“这样不是越来越有趣了吗？”她听见城山这么说。

与其说是景色，不如说是世界。这世界在我眼前扩展，夜里能见的景物有限，但我感觉视野辽阔。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52节）

我坐在监视塔的顶端，我之所以正襟危坐，并不是因为举止端正，而是现场的空间有限，台面的宽度只容纳得下两名大人并排而坐。

田中一脚弯曲，一脚伸向梯子而坐，

这里的地势很高，感觉和夜空之间的距离似乎比地面还近。

夜里，应该比这里还高的山丘看起来只址黑漆漆的影子，我甚至觉得自己浮在空中，我们浮在夜空，我好际听见日比野的声音：我们要欣赏夜景。

“优午全都知道。”我说道，虽然想要静静地享受夜景与黑夜，但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是哦。”田中说，他的语调坚定，没有一丝动摇。“你知道多少？”

“优午主动要求你那么做的吗？”

他跟我一样眺望远方，他似乎认为稻草人就站在黑色大海的另一端。

“是啊，优午拜托我那么做的。真不可思议。他说，稻草人不会动，所以即使脚有残疾的我，要杀他也是易如反掌。”

田中当然拒绝了稻草人的请求。他说，他绝对办不到。

“不过，优午很固执。他对我说了好几次：‘请你答应我的请求。’他看直心不烦好像在哭泣。”

‘如果要被人从这里拔起来，我希望由田中先生动手。’

田中说，让他决定动手的关键是优午的这句话。

“被他那么一说，我也只好动手了。”他自我解嘲似地说道。

“优午一定是受不了了，所以想要解脱。”

“你懂吗？”

“我想过。再说，优午的话语充满了那种感觉。”

稻草人拒绝透露未来的事，他虽然说：“未来的事说出来就没意义了。”但心里一定感到不胜其烦。

“他一定觉得很烦吧。”田中也说，一百多年都处于那种状态。

肯定是那样。每次发生命案，大家就会跑来问他：凶手是谁？每当有人下落不明，人们就会来询问他：那人跑去哪里？能够预见未来的稻草人被众人视为珍宝，或许大家依赖他的同时也会谴责他。

“曾根川一死，大家又会去逼问他吧。‘凶手是谁？’‘杀死这个重要访客的凶手到底是谁？’”

“优午已经厌烦了那种问题。”他不是神，只是一个普通的稻草人，所以他选择了死亡。

我试着将这个反覆思考无数次的问题在脑中摊开。

问题很单纯，优午知不知道自己会死?

答案是‘知道’信

他明明知道？却没告诉我们。那他到底想不想告诉我们呢?

答案是‘不想告诉我们’。

理山很简单，因为他本来就想死。

“是我杀了优午。”田中说。

“优午自己决定要死的。”没有人知道谁说的是事实，或许两者那是事实，只不过答案会因为看事情的角度有所不同。就连我和田中仰望的靳月，若从旁边观看？一定是一条细长的直线。

“曾根川带着一把愚蠢的猎枪来打猎。”

“他是来猎旅鸽的吧？”我一说，他一脸高深莫测地点点头。我不知道这种应该早就绝迹的鸟类，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座岛上。不过，这种鸟却飞来了这座岛。

我想不出优午拼死也要保护它的理由。他的死，是为了保护原本因人类而绝种的鸟类幸存者。

“优午说，当他站在岛上的水田里时，鸟儿们对优午低声说：‘我们的同伴在大海对岸的国家遭到屠杀。’当美国驳回旅鸽保护条例时，

优午从鸟儿们口中听到几十亿、几百亿只旅鸽陆续遭到杀害？因而坐立难安。”田中说道。

我默默地聆听。

这就是我们人类犯下的罪行，像之前听到的一样，“帕托斯基的大屠杀”这句话在我耳边回响。

“后来生了那件事。”他的声音很平静，“帕托斯基的大屠杀。”

当时，他一定对人类死了心。

“一九一四年，最后一只旅鸽马莎在动物园里死了，这件事还是鸟儿告诉优午的。优午说，当时涌上心头的不是悲伤的愤怒。个性温和的优午，大概只有那时候发过火，我们人类成功地让稻草人动怒了。”最后一句话像是在讽刺。

“不过，马莎不是最后一只旅鸽。”

“几个星期前，我发现了其他旅鸽。”

我猛然回神。

我很惊讶，自己居然一边听田中说，一边出声应和。

难道我会相信这种话？真是太令人惊讶了。

这世界上有一座没人知道的岛，而且就在日本国内，岛上站著一个会说话的稻草人，而几十年以前就该绝种的旅鸽飞到这座岛上。我打算相信那种事吗?

我问自己：喂！你当真吗?

你相信吗！你毫不怀疑地相信那种狗屁不通的童话故事吗?

你曾经是一名优秀的工程师，工作认真：却被同事看不起，认为你乏味无趣，然而你竟然会仔细聆听这种荒唐可笑的事情！？

哪有这种荒诞无稽的幻想？真实性呢？一点真实性都没有！

你站的地方是冰冷的柏油路，绝不可能是不可思议的孤岛。

我再次摇头。

不，另一个我像是放弃挣扎地举起双手，这次我真的投降了。“如果这是做梦，相信这一切又何妨？”

“就算旅鸽飞来这座岛也不奇怪。”我低喃道。

田中笑道：“我一开始也没发现，在森林里看到一对鸽子，以为它们只是普通鸽子，可是，我把它们带回家，才发现不太对劲，我不敢相信，于是拿出那幅奥杜邦的画来比对，居然一模一样。”

我试著回想那幅画，画里也是一对鸳鸯鸽。说不定那幅折妥的画作现在就放在他的裤子后面口袋里。

我心想，说不定那只是普通鸽子，但是没有说出口，没人知道的事情就不该说。

田中说，他让优午看了那一对鸳鸯鸽，优午相当吃惊。“哎，说不定优午早就预测到了，他也知道我会把鸽子带去给他看。”

“他也知道曾根川会来吗？”

田中说，当时的优午看起来非常痛苦，因为他无法阻止曾根川来到这座岛。

曾根川是为了猎旅鸽而来，据说是轰找他来的。“轰看到我在养那对鸳鸯鸽，可是我并没有将那件事放在心上，我以为轰不可能发现，但你别看那个大叔一副少根筋的模样，其实他的直觉准得不得了，因为他看过奥牡邦的那幅画，他猜那真的是旅鸽。”

“于是他出岛时，在酒店或其他地方告诉了曾根川吧？”

“大概吧，轰说有办法赚大钱，这引起了曾根川的兴趣，所以他才会带著猎枪过来。”

“他打算猎杀旅鸽吗？”

“他说他想猎杀珍奇鸟兽，好像打算将它们做成标本再卖掉。”

有一件事我一直很好奇，那对我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的腿不方便，你杀得了曾根川吗？”

田中困惑地说：“有人拜托我的。”

“是优午吗？”

“嗯，他要我那天晚上约曾根川在河边见面。结果，曾根川马上就来了。我说要用鸽子和他谈一笔生意，他马上就来了。”

“然后呢？”

“当时天色很暗？我拿著一块附近捡来的水泥砖。如果曾根川对我施暴，我根本无力反击。到底还是有点害怕，于是下意识地抓起脚下的水泥砖。”

“你用水泥砖打他吗？”我总觉得山中能以那条弯曲的腿轻易逃走。

这时，田中打探似地问我：“那是你吗？”

找心想，果然足他杀的。“应该，”我答道。“应该有一道光吧。”

“嗯，当时有一道光。我跟曾根川面对面，完全搞不清楚那是什么玩意儿，我只是受优午之托，把他约出来罢了。当时有一道光，那是什么？是手电简吗？”

“那是脚踏车的车灯。”原来我并非局外人，那件事也使我成了局内人。就是那么回事。

“是吗，脚踏车啊。那道光照到曾根川，也照到了我。那家伙不知道在哼什么，绊到了坑洞还是什么，然后就摔倒了，他倒在我脚边，我马上放开了手巾的水泥砖。光线弄得我睁不开眼，我一放手，水泥砖就掉在曾根川头上。”

我马上想到，是若叶。曾根川中了那女孩的陷阱，优午一定也把“任务”告诉了她。实际上，若叶说过：“我有非做不可的事情。”她得事先做好让人趺倒的陷阱。

“说不定那也是优午自杀的原因。”我自言自语地说道。

因为优午死了，所以每个人都下定决心，要完成“任务”。为了实现稻草人最后的愿望，被吩咐的人都认真以对，他们认为优午的吩咐就像是他的遗嘱。优午料到这一点，他希望自己一死，岛民都会确实地完成“任务”。

若叶依约用杂草制作陷阱，曾根川果然掉进去。

“很虽相信吧。我不是因为想杀害曾根川才待在那里的，我也没有打算用水泥砖打他，虽然这听起来像籍口，但我说的是真的。”

“我相信你。”优午也对我下了指令，只不过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田中身上罢了，我们就像是优午布下的棋子。

说到任务，我想到另一件事——日比野的约会。佳代子小姐为什么会突然约日比野？如果那也是优午下的指令，我就能接受。

对了，她说：“我被选中了。”那种语气不就是因为优午拜托自己而感到沾沾自喜的表现吗？

如果没有那个约会，我也不会去骑脚踏车。这么一来，我也不会晃动灯光。如果没有灯光，曾根川大概也不会摔倒吧。

“啊，水泥砖。”我脱口而出。

“是啊，我手上的水泥砖就砸在那男人头上。”田中平静地说道。

我想起第一次见到轰时，他在河边捡水泥砖。当时，他说是优午拜托他捡的。说不定那也是事前准备。轰将水泥砖从那里搬到河边的另一处。所以那应该就是凶器。”

我开始感觉拼图一片片地拼上了。

“曾根川一声不吭地死了。”田中彷佛在脚下看到曾根川，他说：“当我知道曾根川死掉时，一点感觉也没有，我没有后悔。”

“水泥砖掉下去是因为地心吸力。”

“当时，我在想优午的事，当我将优午分尸之后，开始感觉强烈的后悔。”

我听他结结巴巴地说，想起自己看到的景象。

田中带着鸟，朝著优午原本站立的水田鞠躬。那应该是发自内心，再恭敬也不过的心情，其中掺杂了谢罪、感谢、敬意及后悔的心情。我无法判断他做的是对还是错。

“我的心好痛好痛。”田中说。“我觉得越来越痛苦？感觉自己好像做出了无可挽回的事。”

正因如此，他才会拖著脚，爬到这么高的地方。

“你为什么要爬到这里来？”

我只是回答：“我想看风景，”当然，我是来看夜空，来看这片犹如蓝色布幕般的深邃夜空。

“是啊，我也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这里很棒。”

“田中先生觉得日比野是个怎样的人？”

他稍微想了一下，然后回应：“他是个怪人。”

“今天，有一个男人对他说：‘岛上的人都觉得你很碍眼！’”

田中没有否定，只说：“我也一样。大家都是多余的。”

“差不多该走了吧。”

他既没有要求我不准说出真相，也没有自暴自弃地说，跳下去算了。

最后，“优午说不定是在向人类报仇”这句话涌到喉咙，但我还是硬生生地吞下去。

或许优午是在对人类因为好玩就滥杀旅鸽或砍伐森林的行为，展开一项小小的报仇。他想籍由这项幼稚的报仇行动，控制人类去杀人。说不定那对鸟也不是旅鸽，优午只是单纯地想要完成人杀人的目的罢了。就像樱用枪杀人一样，稻草人选择了只有稻草人才办得到的手段。说不定那个稻草人不是人类的伙伴。但是，我并没有告诉田中这个想法。

“等一下。”他说。他窸窸窣窣地不知道住做什么，旋即从阵子后面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是那张奥杜邦的画：—对鸳鸯鸽的求爱图。

田中将那张画放在腿上，折了起来，他默默地折成一架纸飞机。

我来不及开口，田中摇一摇折好的纸飞机，确定能飞，就毫不犹豫地轻轻射了出去。从监视塔飞向漆黑夜空的纸飞机优雅地盘旋，绝缓地落下，一下子就不见了。我瞄了田中一眼，他的侧脸很美，就连我这个男人都看得出神。

“田中先生年轻时是个大帅哥吧？”我一说，他不知所措地笑了，指着自己的脚。天色昏暗，看不清楚风景，我眯起眼睛。

我拜托田中先爬下梯子，我担心他能不能安然下去，不过我并不想先下去。

他慢慢地爬下去，下一级要花上十几分钟，这种速度刚刚好。田中用一只手抱住右脚，将脚搬到下一级，他的动作很谨慎。

“不要急喔。”我对他说了好几次。下去比上来还要恐怖好几倍，感觉就像是被丢到空巾，昏暗的景色仿佛置身于洞窟里。

爬到一半，我听见田中说：“我能变成鸟的夥伴吗？”我没有回应。不知道经过了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总之，下去时开始下起小雨，我看到在地面上等待的人们，他们都撑著伞。

“你怎么处理优午的头？”我问下面的田中。

“我装在袋子里，放在回家的路上。”

“那也是优午拜托你的吗？”

“嗯……可是，很奇怪，隔天就不见了，说不定被狗叼走了。”

捡走头的应该是园山吧，园山只是将地上的袋子捡回家，所以往返不用花太多时间。

我爬到一半，抬头仰望天空，我看到了月亮。往下爬的田中也停止动作，他果然也盯著月亮。

“你不是这座岛上的人吧？”田中问道。我没有回答，之所以装假没听见，是因为正好吹来了一阵风。我很想干脆应他一句：田中先生，你不是凶手。

聚集在监视塔四周的人们挥舞著手电筒，迎接田中，纷纷放心地说：你总算下来了。还以为你会怎样呢。

“没事吧？”小山田凑到我身边。

“我发现即使两个人爬上去，监视塔也不会倒。”我用大拇指指著背后的梯子。

日比野将毛巾丢给我。好像是因为下雨，他跑回家拿的。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日比野相当激动，怒气冲冲地逼问田中，不理会其他人要他闭嘴让田中休息，扯开嗓子吼道：“要是监视塔因为你倒下来的话，伊藤岂不是当场死亡啊！害大家急得半死！”

田中微微地俯身点头：嗯，是咧。他的个性阴沉，再加上我看不清楚他的脸，但他好像在笑，似乎正甘愿接受日比野的教训。我将毛巾丢还给唠叨的日比野，他闭了嘴，然后对著我说：“回去吧。”

“那条毛巾用了很久吧？”老实说有股霉味，

“从很久以前一直用到现在，它是古董。”

他说，当场摊开那条毛巾，白色部分泛黄，上面还有蓝色线条，右上方用某种墨水写了“德”字，虽然晕开了，但不会消失。

“这是从我爷爷的爷爷那一代传下来的传家宝。”

“那个‘德’字是什么意思？”

“天晓得。”日比野耸耸肩。“回溯历代祖先，可能有哪个祖先的名字里有个‘德’字吧。”

“请小山田先生送我们回去吧。”我一说完，日比野一脸回到背叛的表情说：“为什么要跟那家伙同路？”我凑近他撒了一个谎：“因为发生曾根川那件事，我半夜回家有点怕，还是跟警察一起走比较安全。”

因为轰说是“小船”，静香以为是一艘很小的船，但实际上不是。那是一艘大船，足以容纳二、三十人享受乘坐游艇的乐趣。

从甲板进入船舱，是一片宽敞的空间。地上铺著塑胶地砖，没有任何东西，令人联想到冷清的体育馆，轰说，货物都放在这里。确实，偌大的空间可以停放几蛹车。掌舵室位于前方高出一阶的地方。刚才只是害怕的轰，现在脸上展现掌舵员的威严。

城山命令静香在宽敞空间一角的栏杆旁坐下，萨克斯风盒子倒在旁边。城山则站在她身边，拿著手枪，不时往舵的方向看一眼，然后低头看著静香。

“你觉得有那种岛吗？”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毒瘾者或醉汉。换句话说，他处于正常状态。照理说他很正常，但实际上他疯了。

看来这个男人真的是警察。他也跟派出所联络过了。

这个制服警察为什么能够独自远行呢？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那个派出所好像是在他的掌控之下。

“我要把偏僻的小岛变成乐园。”城山一脸认真地低喃，用舌头舔着嘴唇。“首先，我要在岛民面前枪毙那个像熊的男人。”

“咦？”静香抬起头。

他似乎在想一个新的游戏。“轰在那座岛上好像是很重要人物。所以，我要在岛民面前，枪毙那个重要的熊先生。”

突然，静香感到愤怒，想站起来揍城山，然而马上就被制伏了。静香和刚才一样无法呼吸？城山掐住了她的脖子，使得她无法呼吸。就在她差点晕过去时？城山放开了手，就像是看准时机似的。

静香当场跌坐在地上，她发现城山的目的并非让她窒息，而是要让她打从心里感到害怕，她没想到无法呼吸竟然是如此痛苦、不安。

“下次再反抗的话，我就打断你的牙齿！我会用枪柄揍你，把你整排牙齿都敲下来，然后再把拳头塞进你嘴理，到时候就算你下巴裂开也不关我的事。我会把手伸进你的喉咙。”

那口吻与其说是夸张的威胁，更像他过去曾经傲过的事。

静香了解了，这个叫城山的男人并不是那种迷失自我的笨蛋，他很冷静，比一般人更有常识，他是一个藐视、嘲笑常识与道德的人，他是一个比谁都聪明、冷静，懂得如何运用恶意的男人。静否皱起眉头，心想：搞什么？这样就天下无敌了嘛。船身摇晃，她将背靠在船柱上，放弃挣扎地闭上双眼。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53节）

我和小山田走在黑暗的小路上，这一路上连个人影也没有。我想起了那个叫安田的青年，那是今天下午的事，但感觉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今天发生了太多事情。不知道小山田心里在想什么，他没有问我，只是默默地走在我身旁。

打破沉默的人是我，我本来就打算那么傲，才拜托他送我回家的。我没有勇气把事实直接告诉日比野，不知不觉中我察觉他比外表看起来更细腻敏感，我认为如果可以的话，应该告诉小山田，而不是日比野。

“我问过田中先生爬上去的原因。”我一说，小山田的眉毛挑动了一下。“是喔。”他说。

接著，我快速说明在监视塔上与田中先生对话的内容，一口气说完，连换气都忘了。我已做好了心理准备，说不定他会一笑置之，但事实证明他没有。小山田没有出声应和，但也没有打断我或嘲笑我。

我跟他说明，田中把水泥砖砸在曾根川头上，那是优午想出来的点子，园山的太太之前还活著，园山至今仍故意说谎，以及他可能将优午的头带回家。

“你认为我会相信吗？”他听我说完之后，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不晓得，我没有证据。”

“那你觉得警察会相信吗？”

“怎么可能，”我马上笑了。“这种事情不能告诉警察。”

“我是刑警。”

“我不是在对小山田刑警说。”

我们同时叹了一口气，

“优午完成了他的计画。”我认真地说道：

“他是个了不起的稻草人。”刑警耸耸肩。“你把那件事告诉日比野了吗？”

“我没时间跟他说，而且我不方便说。”

“那你是要我告诉日比野吗？”

“我想，他信赖优午的程度大概远超过他自己所想的，如果知道真相如此，他的情绪一定会跌到谷区。”

“优午一定也很喜欢那家伙，”小山田应道。然后，他嘟囔道：“日比野大既会想知道真相吧。”

我在内心自言自语：不，他讨厌听到真相。我不太相信那些公然表示讨厌虚伪的人，我觉得人生若活在一个漫天大谎中，反而比较幸福。

日比野应该也不希望有人把岛民的真心话当面告诉他。

“可是，园山带优午的头回家要做什么？”

“一定是优午拜托他的，优午想道歉。”

“向谁道歉？”小山田用那双细长的眼睛看著我。

“应该是向大家道歉吧。他想为至今绝口不提未来的态度向大家道歉。”

“那跟园山有什么关系？”

“总之，优午想向园山太太道歉。”虽然我不确定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但还是说了出来。我想优午应该也知道园山太太的死期将近，他一定很害怕，连句抱歉都来不及说，对方就那么走了，所以才会拜托园山。毕竟稻草人不能走路。

“优午想见她。”我说。

“稻草人会去见她哪？”

兔子小姐在市场里说过类似的话掠过我脑海，她很想听听丈夫说话，于是她说：“至少把我的耳朵带去。”虽然那是一句玩笑话，却近似于恳求。

“至少优午希望自己的头能破带过去。”我说。“埋在地面上的稻草人，无法见到卧床的园山太太。所以，他请人将他从地面上拔出来，至少把他的头带过去。”

这只是找的想像。不过，还是有这种可能。只剩下一额头的优午，去见了圈山夫人。小山田并没有笑，“所以，他请园山把他的头带

过去吗？”

“大概。”

“兔子亲眼看到了园山吧？”他说。

“那是巧合。”

“真的是巧合？”

“怎么？”

“兔子是在半夜被她老公叫醒的吧？那是巧合吗？因岛她醒来时刚好看到园山，所以园山才没有怀疑。”

确实，如果还有其它岛民看到园山，而且没有兔子小姐的证词，说不定人们会更怀疑他。

“那真的是巧合吗？”与其说小山田在问我，反倒像是在问我头顶那坨看不见的东西。“优午会不会是我们的幻觉？”

“我觉得不是，小山田先生还是主张那是岛民的错觉吗？”

“优午是我们最重要的稻草人。”他用的不是过去式，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温暖。

不过，此时我内心涌起一个疑问。我说：“樱……”虽然警方无视“樱”的存在。但我非问不可。“会不会因为没办法交给樱去办呢？”

“什么意思？”

“优午无法将这件事交给樱去办吗？就算田中没有特意杀掉曾根川，但那个任务应该还有樱能负责。就算放任曾根川来岛上猎鸽，说不定樱也会枪毙他。”

这时，小山田或许可以装傻地说：“我不认识叫什么樱的男人。”但他没那么做。“樱不一样。”

“不一样？”

“樱只枪毙那些做了什么坏事的人。所以，如果他要杀曾根川的话，一定是在曾根川川猎杀旅鸽之后。”

我想通了，等悲剧发生之后再动手就太迟了。等他猎杀了旅鸽之后才杀他就没有意义了。说不定那两只鸽子是世界上最后一对鸳鸯

鸽，绝对不能失去？非得在曾根川猎杀鸽子之前设法阻止他。因此，就算樱能够制裁犯罪者，也无法防范于未然。

我来到公寓前面。不可思让的是，我感觉好像回到了真正的家，我想起日比野第一次出现的那个早晨，我看著他那张像狗的侧脸，让他带我参观整座岛。虽然我当时不安又疑惑，但那还算是个愉快的经验。

“佳代子小姐那些人嘲笑日比野。”我原本并不打算打小报告，但我讨厌将琐事放在心上，于是忍不住脱口而出。

小山田说从一开始他就知道了。“那家伙大既今后也会一直是那种调调。”

“日比野受伤了。”

“不过那家伙到了明天，只要一站在佳代子小姐面前，这是会高兴地嘻皮笑脸。应该不会错，我想就算他隐约感觉对方可能不喜欢他，还是不会讨厌对方。”

“为什么？”

“他好像少了某个重要东西，少了成为人最重要的东西。”

“田中先生会怎么样呢？他会破逮捅吧？”

“警方也许会逮捕他。”

“你怎么好像一事不关己的样子。”

“谁会认为杀害曾根川的人是田中呢？说出来只会被笑而已，”

“我认为那不只是田中先生个人的的行为。优午派给大家任务，而且说不定从很久以前开始，这座岛就有一个目标。”我想说，这是个岛的责任，这么一来，会不会一切就这么含糊地一笔勾销呢?

“警察真没用。”这好像是我第一次看到小山田的笑容。“你不觉得吗？”

“这世界上有能干的人吗？”

“顶多就是稻草人。”

我不了解他那句话意谓著什么，在即将告别时，小山田到了最后一刻才回头，再也忍不住问我：“这座岛怎么样？”

我发出“啊”地一声，他好像早就知道我是外来者了，一副打从一开始就了然于心的口吻，似乎很早就听过预知未来的稻草人说过似的。

“你知道名侦探吗？”我问道，

“那是什么？”

“我们住的城镇理有那种类型的小说，故事中会出现一种人物叫做名侦探。”

“书里的角色啊？”

“对，名侦探。”

“名侦探。”他像是在背诵似地低喃。发音有点奇怪，也许他以为“名侦探”是专有名词。

“小说里会发生命案，譬如有人被杀。然后，名侦探最后就会破案，找出凶手。”

“那，他会猜对吗？”

“应该这样说，他所决定的人就会变成凶手。不过，他无法防止犯罪发生。”

小山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就像优午一样。”

“我也那么认为。”

无法防止犯罪发生，但是能指出真相。如果我是侦探，应该会这么叫：“简直是胡闹！”我会揪着头发苦恼不知道要救谁。

“这对优午来说是个重担吧。”小山田说，

“你知道破解任何命案的名侦探会怎么想吗？”

“怎么想？”

“‘会不会是因为自己的存在，才会导致命案发生。’”我想名侦探随该会这么想，猜测自己是不是因为另一个世界才有这些举动。“优午说不定也思考过相同的事，或许他也想过：‘会不会是因为自己，这个世界才无法改善。’”

“什么意思？”

“优午知道，就算不把未来告诉某人，结果还是不会改变。即使他思考过任何可能性，这个世界还是不会变好。渐渐地，他开始怀疑，问题出在预知未来的自己。”

“就算优午不在了，这世界也不会有所改善。”

“我也那么认为。”不过，我稍微能够理解优午选择自杀的心情了，他想离开，离开神明的位置。

“我听到了一段有趣的话。”小山田向右转，就此渐行渐远。他挺直的背影看起来还真像个武士。

我打开公寓大门：心想今天可以马上入睡了吧。我脱下袜子随手一扔，打算洗把脸，然后在床上躺平。

一到早上，我会强烈地感觉自己是在仙台阴暗的房间里，果真如此，我大概会对什么狗屁稻草人一笑置之，何况早就绝种的鸟类怎么可能今天还会出现。我大概会气愤地吼道：别闹了！我会高声笑道：什么抽象画画家！大喊：“樱花凋谢吧！”然后，我一定会后悔，为什么不住在那座岛上。

我走进一片漆黑的房间里，吸进潮湿的空气，感觉睡意从脚趾头往头顶慢慢攀升。睡吧，我期待日比野明天也会敲门叫我起床。

让日比野的敲门声叫我起床吧，然后回仙台去。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54节）

大既是早上抵达的吧？静香迎手表也没戴。

天气很好！日照在冬天算是强烈的，令人心旷神怡，感觉不像有一名警察用手枪指著自己。冷冷的风，舒服得有点讽刺。

轰走在前头，静香和城山紧跟住后，城山的步伐从容稳重。

船只停在崖下的小海岸，随兴的停泊方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带我去伊藤那边！”城山一下船，马上命令轰。

轰只发出低吟声，然后默默地前进。半路上，轰频频望向静香手上的低音萨克斯风，一脸怨恨，彷佛想说那是他最痛恨的乐器。

城山无法想像伊藤是在怎样的因缘际会下来到这座岛。岛上的风光明媚，放眼望去尽是一片片稻田，光是想像稻田在在夏呈现翠绿，在收割期一片金黄覆盖一整片土地，心情敌平静了下来；

“没有计程车吗？”城山霎时一脸认真地说，然后昨咋舌。“不可能会有吧。”

不协调的景色吸引了静香的目光。就乡村的房舍而言，它们显得雅致，正方形的白色房子有着四人窗，阳台向外突出、并百只有老旧砖瓦和铁皮。说这里是欧洲历史悠久的城镇，看起来也有几分神似，西式风格的房子零星敌落各处，有些墙壁刷上配色新颖的没漆，也有些木造平房，采用日本自古以来的建筑形式。

静香注意到一路上几乎没有电线杆和广告招牌。或许是这个缘故，感觉和仙台的田园地区格格不入，远方只看得见几个小小人影，好像还没有人察觉到静香他们。

继续走了五分钟左右，沿路上出现民房。

“要不要去看看那房子？”城山对轰说，用词客气，却没有商量余地，给人一种沉重的压力。静香感觉那声音的霞动，心想：这警察大概一直用这种口气命令过许多人吧，如果有一种行为叫敞“精神屠杀”，他肯定毫不在乎地反覆干过许多回。

轰起先摇摇头。“往前走吧，伊藤就在不远处。”他弯著腰，简直像一头惧敌的熊，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失去平衡，当场跌倒。那一瞬间，静香看到城山用鞋子踢砂，仿佛对跌倒的人泼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静香看著看著，感觉浑身寒毛直竖。

“废话少说，快走！向那户人家要杯茶吧，我可是特地从都市来的。”城山并没有用手枪威胁人，但他的声音气势十足。

轰脸上充满痛苦的表情，起身拍一拍屁股上的砂，乖乖地改变方向。

那是一栋小平房，外观说不上是西式或日式，有一个围著白色栅栏的小院子，那里坐著一个男人。轰走进院子，城山和静香也跟著进去。

“早安。”轰一副提心吊胆的口吻，向男人打招呼。他动作僵硬地举起手说：“樱。”

这个季节应该没有樱花吧？静香对于那个单字感到不可思议。

男人并没有起身，也没有将视线转向静香他们。

“呃……，可以打扰一下吗？”城山改用以往对待市民的客气语调。“我想向你请教几件事。”说完，他向前踏出一步，像是在强调自己身上的制服。

“这、这两个人好像是伊藤的朋友。”轰凑近男人耳边吞吞吐吐地说道。跷著一双长腿的男人，这才把正在阅读的书本放在圆桌上，抬起头来。

他有一张俊俏得令人惊艳的容貌，长发随风飘逸，看起来犹如细丝，脸颊消瘦。静香发现城山也有点震惊，还听剑他吞咽门水的声音。

静香心中闪过一个不好的预感。城山看见那个美男子，会不会心生不良意图呢？这种不安袭上了静香心头。

若是彻底分析城山的欲望，是不是打算玷污所有美丽的事物呢？

城山的双唇此刻愉悦地微微扭曲。

男人跷著二郎腿，一语不发地盯著静香一行人，他也像是眯起双眼，正在眺望远方的景物。

“我有点事想要问你。”城山又往前走了几步。轰一脸不安，像是要仰倒似地节节后退。

“你……”男人开口说。

静香感到不可思议，因为眼前的男人发出来的声音？竟然和城山酷似，一种低沉、冰冷的声音。这场景看起来很梦幻？就像一对双胞胎。

“我是警察。”城山从口袋理亮出警察手册，让对方看。

“你……”男人似乎对警察手册毫不感兴趣，又重复了一次。“你踩到了。”他指指城山的脚底。

城山望向自己的鞋子，将脚抬离地面，以确认自己踩到了什么，但似乎没有，“我踩到了什么！？”他生气地说。

“那里埋了花的种子。”男人缓缓地说。

静香点头。听他这么一说，城山四周有翻过土的痕迹，颜色呈现微妙差异。

“那又怎样？”城山不耐烦地加强语气。

下一秒钟，静香因为惊吓過度而发不出声音。

男人架起了手枪。令人完全摸不著头绪，他是什么时候掏出手枪的？像是突然一眨眼就出现了，这种举动不应该出现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下：一个普通男人坐著，用枪指著警察。

“你竟敢用枪指著警察！？”城山声如洪钟地嚷道，但是声音大归大，却不带一丝情感。“枪放下！”他吼道。“我是警察，枪放下！”

静香半带佩服地认为，说不定城山是种会让人乖乖顺从的人类，他发出的命令声具有可怕的效果，让人听了想发抖，马上唯命是从。

“枪放下！听到没！”

明明那句话不是对自己说的，静香却直打哆嗦。这是个令人害怕的声音，不同于流氓勉强挤出来的狠话，而是抹杀精神的声音。一种

强劲粗暴的声音，虽不会震动地面，却能经由听觉一把揪住心脏。静香一屁股跌坐在地，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可以预期。

美男子或许会遵从城山的命令，放下手枪吧？他不可能反抗城山，反而对于自己有眼不识泰山，想跟城山道歉吧。

城山会对拼命谢罪的男人微笑吗？他大概会和气地对那男人说：抬起头！然后慢慢地展开残酷的折磨。一定是那样。

静香怯生生地睁开眼，虽然可以想像即将人雪生什么事，但她百得亲眼瞧瞧。

那男人真的长得很美，那张脸出乎意料地没有扭曲变形。

他的表情仿佛在眺望树枝下的结草虫（注），枪口依旧对准了城山。

★

注：节肢动物门昆虫纲鳞超目结草虫科。体形圆周长，呈灰褐色，喜食梅茶等的嫩叶。

★

“那不是理由。”

静香听见男人那么说，旋即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枪声。

在那之后，眼前的景象仿佛是无声的黑白电影。

一个人倒在地上，那是身穿制服的城山。男人击出的子弹并没有瞄准城山的脑部或心脏。城山接着胯下，在地面上痛苦地翻滚，他拱起身体俯卧地面，然后晕了过去。

男人面不改色，只是瞄了城山一眼，那幅景象简直荒谬极了。男人再度拿起书，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似地读了起来。

城山还在呻吟，他咬牙试图站起来，口中冒出泡沫，扭动身体的模样几近丑陋。

静香甚至怀疑，男人是否认识城山。不然，那么近的距离，没理由不射穿他的胸膛或脑门。他这样，只让人觉得他是故意要折磨城山才瞄准胯下的。城山龇牙咧嘴地抽搐著，好像有个看不见的人在轻抚他的背，不愿让他轻易死去。

一阵睡意袭来，静香不知不觉地闭上了双眼。

醒来时，她仰躺在树影处，看到轰不耐烦地走过来。她原本想问域山怎么了，但还是放弃开口。眼前的情景变了，她不在刚才城山中枪的地方。

她完全弄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你要见伊藤吗？”她听见熊一般缓慢的声音。

我满心期待那个敲门声，我在十分钟前醒过来，阳光从窗帘外穿透进来，今天是个晴天。

日比野指著我笑道：昨天真是累死人了。人只要活著就白发生许多事。

安田的事、私闯轰家、园山的事，还有田中爬上监视塔，接连发生了许多事。

我突然想起祖母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祖母去世时，我个在她身边，因为我当时逃走了，所以不可能见到她最后一面。

一名皮肤白晰的护土事后告诉找，犹豫地说：你祖母还讲过这种话喔！由于祖母说话尖酸刻薄，护士有时候很怕她，却没想到她会讲出那种话，还反覆问了她仔几遍：

“我当然爱他。”

她说祖母受到癌症的百般折磨，死前最后一刻的表情变得很平静，甚至不时露出无所畏惧的微笑。

那句话是对谁说的呢？日比野现在站在我面前，我看著他爽朗的表情，清楚地想起了祖母的那句话。

“今天又有什么事？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又发生什么莫各其妙的事吧？”

“是啊。”他爽快地承认，我一点也不惊讶。

“一个叫静香的女人来到这座岛。”日比野说。

我傻住了，这座岛是一块惊奇的土地，远远超乎我想像。

他告诉我，是轰带静香来的，我们又在细细的田埂上奔跑，阳光瞄准我们的头，从很高的角度照射下来。

“轰大叔到我家，要我带你过去。”

“她为什么会来？”我边跑边说，声音高亢，呼吸紊乱，

“因为寄出了那张明信片，所以她来了。对吧？因为我要你编个急事把明信片寄出去，所以事情演变成这样。对吧？”日比野频频窥视我的表情，彷佛在向我确认：我有帮到忙吧？我不是累赘吧？

我心想，就算再紧急也用不著带她来吧。

與她重逢变成一件非常愚蠢的事。

静香伸直双腿坐在树荫下，举起右手向我打招呼：“辛苦你了。”那种打招呼的方式，和我在那家公司上班时并无二致。

日比野在我身后，轰站在静香身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该要求谁解释清楚，但还是姑且那么一问。

“我们受到一个怪警察的威胁，”轰快速地回答。

我听到警察，感觉心脏像被捏碎般的痛楚。“城……，城山。”

“没错，那人就是姓城山。”静香的嘴唇微微颤抖，她肯定见过城山。

“那家伙在哪里？”

静香低著头，像是要咽下不想说的话。

“樱杀了他。”轰点点头说。“樱毙了那个警察。”

“樱？”这时，我感觉肩膀放松了。“那，城山呢？”

“被射到那个部位，应该会死吧。”轰低吟著，

我放心地吐了一口气，深深的一口气，紧张的情绪获得解放，差点跌坐在地上。

“那就好。”

“不报警行吗？那个警察被枪杀了。”静香柳眉彻蹙，加强语调。

“没关系。”我只说了一句：“那是好事。”

“那叫什么好事？”

“改天我会慢慢解释给你听。”

她的口气尖锐，但我以四两拨千金带过，我还说：按照目前的情况看来，我们会一起回仙台，有时间我会告诉你的。反正她看起来也累了，我们决定先回我的公寓。

“你的公寓？”

如果回到仙台，我一定会被逮捕吧，警方打算以哪种程度的惩罚来对付这小家子气的抢犯呢？罚就罚吧，我要接受惩罚重新做人。

日比野将脸凑近我，问道：“她是伊藤的女朋友吗？”

我简短地回答：不是。于是他换个方式问我：她接下来会成为伊藤的女朋友吗？

“我们只是一起到岛上观光。”

我将日比野介绍给静香。他出乎意料之外地害羞，连个招呼也没办法好好打。

“他长得很像狗吧？”我对她咬耳朵，她似乎同意我的看法，轻轻点头。

“那就是明信片上的山丘？”静香指著右边，我转头便看到那座山丘。

接著，静香说带来了低音萨克断风。果然，她拎着那只和我交代时就爱用的箱子，似乎是因为我在明信片上写了这件事，但我已经忘记内容了。

这时，走在前面的轰突然回头瞪我，然后小将视线移向静香，接著又盯着她手上的萨克斯风。

“你怎么了？”我出声问道，轰不回答，满脸通红地继续往前走。

我的脑筋开始迩作。霎时，各种景象交错，人的对话倒转，推测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我想起了若叶躺在地面聆听心跳的声音，她感觉心脏“噗——噗——”的跳动声，并引以为乐，

接着，我想起了轰红通通的脸，我不请自来地跑去他家，他极力隐瞒着什么：可是，在我潜入地下室以后，却发现了普通音响。

“呃……”我停下脚步。

轟回过头来，日比野一脸不可思议地地看着我。我和静香面面相觑。

“我知道了。”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第55节）

眼前又是一片摸糊的景象，我脑中犹如蒙上一层浓雾，我有预感，如果说出答案，这团谜雾大既就会散了。

静香皱起眉头，知道什么?

我转向轰，朝他比出万岁的手势，我双手投降，对他说：被你摆了一道。

轰有秘密，我现在知道了，而且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只有他舆外界往来，却没有独占任何东西。

并不是只有音响，而是他隐藏了音响。

“日比野，我知道了。”我清楚地说，我解开谜底了，我知道轰为什么充满了优越感，他独占了一样重要的东西。

“知道什么？”

“那个传说啊，这座岛上少了什么。”我的语音颤抖，兴奋之情渐渐涌现心头，我变得情绪激昂。

日比野也一样，他一开始皱著眉头，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现在眼中逐渐散发光芒，彷佛开始摇起了尾巴。

只有静香像个局外人，一脸不悦地站著。

“我们去那座山丘吧。”我神采奕奕地伸直手臂，指著那座山丘，

日比野低声欢呼。说不定他马上就会哭出来。

“什么意思？”静香问道。

“你要在那座山丘上演奏低音萨克斯风。查理派克或是你随兴编的披头四都好，你要在那里尽情吹奏，”

“吹就吹。”

“大家都在等你。”

她一睑错愕。

“大家一直在等你，大概……”我回头看看日比野。“多久了？”

他立即用亢奋的声音回答：“一百多年。”

“一百多年。”我也说。“大家都在等你。快啊，如何？”

我的心情简直像在挑战般，看著她的脸。这样如何?

说不定她也终于开始认为这只是个恶作剧。

于是我再也忍不住地高声大喊：

“这座岛上少了音乐！”

少年抱膝坐在空无一物的水田理，他和亲手制作、竖起的稻草人面对画。

少年闭著双眼，他期待优午开口说话，但是叫了好几次，稻草人都没有回应。

或许自己做的稻草人还是不行吧。当这个念头闪过脑海，一抹不安骤然袭上心头，那感觉就像是猛然回种，发现在庙会最热闹时，全世界只有自己忘情地跳舞，全身因孤独惑而僵住，

后面传来一阵脚踏车的停车声，煞车“叽”地一声，感觉有人下车，他睁开眼睛往后一看，是邮差草剃和百合。少年当然认识那两人，有些腼腆地朝他们低头行礼。

他们直接走到少年身后，问道：“这是你做的吗？”

少年点点头。

“这是优午吧？”百合微笑道。草剃和百合闭上眼睛，伫立俯首。少年心想：这两人也跟我一样在祈祷吧，如果是的话就好了。

这时，有只鸟飘然地在眼前降落，那只不知名的灰鸟轻轻地敛起羽翼，直接停在稻草人的手臂上。

“啊！”少年下意识地轻呼一声。

“啊！”草剃和百合也有相同的反应。

过了一阵子，三人之中有人说：“欢迎回来。”

我们在晴空下，踩着轻快的脚步朝山丘前进。

“会被樱榆毙喔！”轰凑近我，一脸担心地低声说道。

“咦？”

“那家伙讨厌吵闹。”

我理解了，原来是那个原因啊，轰怕樱，虽然他把音响藏起来一定是想要独占，但有其它其他理由。

轰怕樱，樱也对我说：“人很吵，所以我讨厌人、”说不定那是他的口头禅，或许轰是怕私藏音响被公开的话，也会铍樱盯上。

“他曾经嫌吵，就枪毙了一个小孩。”轰唐突地说。

“那是误会啦。”我应道。樱或许讨厌噪音，但他喜饮诗。你用音响播放的音乐，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说起来都是与读诗属于相同范畴。“放心。没问题的。”我对他点个头?

通往山丘的坡道并下陡，但是很漫长。我们排成一列，我领头走在最前面，走到一个大转弯处，我们打算爬到那里。静香翻一个白眼说：要爬到那么高的地方！？

我们自然地停下了脚步，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映入眼帘。

“那个。”我指著那个引导起我注意的山丘。

“什么？”我身后的轰悠哉地问道，他说话总是从容不迫。

“那是头吗？”我半信半疑地问道。因为有些距离，它看起来只有一根大拇指大小，我看到一个球形物体在树底下，没有戴帽子。“会不会是优午的头？”

轰探出了脸，目不转睛地盯著那东西，然后摇摇头说：“不可能。”

我再次眯起眼睛确认。“不，果然是优午的头。”明明视力不好，我却一口咬定，

有人把优午的头带来了。

大概是元山吧。那天夜里他为了让优午见到他太太，所以把优午的头带回来了，然后，想必园山又将优午的头带到那座山丘上。

只剩下一颗头的稻草人不可能还活著。即使如此，优午还是想去见园山的太太，他也想去山丘吧。

日比野过了一会儿才从后面赶了上来，他急躁地说：“快走啊！”

我与伫足的静香四目相交。

虽然我只在这座岛上待了几天，却不想忘记这里的事。我这么一说，她冷冷地“哼”了一声。

然后她说：“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今天还没向公司请假，”

我觉得很好笑，忍不住笑了出来。“当然，工作比较重要。”

小雅赤著脚不再奔跑，田埂上长满了杂草，早尖弄得她痒酥酥的，水田里挤满了金黄色稻穗，所以没办法踩进田里。

“优午。”小雅伸出双手拱在嘴边喊道。

站在一块水田中央的稻草人，面向著小雅站立的田埂。

小雅看见稻草人的表情。“我家的德之助究竟跑去哪儿了？”她大声喊道，那口吻简直像是稻草人也有责任。“我公公到家里来了。”

一开始，什么也听不见，只有风吹拂过稻穗时发出“咻”的声音，

“他一定在禄二郎先生的坟地。”

正当小雅想再度出声询问时，稻草人回答了。

“他到底在搞什么啊？”

“德之助先生喜欢在那里看书，”

她一边听优午流畅地说，一边笑道：“你真的很清楚耶，你该不会连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都知道吧？”

“未来的事我也知道喔，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小雅听见优午这么说。

“少臭屁了。”她再度对稻草人笑了。心想，会说话的稻草人真饶舌。她倾著头不解，禄二郎那么寡言，为什么做出来的稻草人会那么多话呢?

“这么说起来，你也知道那件事吗？这座岛上少了什么东西。你知道是什么时候谁会带那个东西到这里来吗？”小雅一副“你明明不可能知道，少自以为是”的口吻，

稻草人回答：“我知道啊。”他的模样像个意气用事的孩子。

了不起，小雅谓侃地应和，“既然如此，那你说说看呀。”

稻草人想了一下，然后说：“不过，我不能理解那是什么，就算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也听不见。”

她笑道：哎呀呀，那是借口吧?

“不过话说回来，那是用听的吗？不是东西？根据传说，我以为那一定是某种东西耶。”

“那东西没有形体，只能用听的。”

“那样的话，感觉挺无聊的。”

优午苦恼地说：“我并不擅长听，因为我的构造使然。”

“那个传说中的日子是哪一天？”

“恐怕是一百多年以后吧。”

“随你怎么说。”小雅愕然地说道。

稻草人还想说话。

“到时候，你能不能将我搬到那座山丘上？如果不是站在这里，而是在更近的地方，说不定我也能理解那是什么。站在这里的话，一定听不见，什么也无法理解。”

“过了那么久，我早就死了。再说，如果把你从土里拔出来，你也会死掉喔。”

“没那回事。”小雅觉得优午动怒地说这话的模样很好笑。

“你一定会死的，你连这个都不懂吗？我真不知道你是聪明还是无知。”

“稻草人又不能走路。只好请人将我从土里拔出来移动位置啰？”

“所以我说，你那么做的话会死掉。你明明说能预知未来，还说那种话，真是笨蛋。”

小雅耸耸肩。

后来，稻草人打算逐一解说未来会发生的事，于是小雅举手制止道：“等一下、等一下。”

“最好不要知道未来的事情，这样比较有趣。如果有人问起，你最好告诉他：‘那样就没意思了。’”

优午愉快地笑了，但他的笑声只有停在手臂上的几只蜻蜓听得见。

小雅优雅地将细瘦的双腿跨出水田，背对著优午越跑越远。盘旋天际的鸽子们听见她呼唤德之助的声音。

沐浴在逐渐西沉的火红夕阳下，优午肩上的榉树落叶彷佛现在才受到惊动似地飘落地面。

（全文完）



单挑
伊坂幸太郎
PK!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阅读之前 没有真相

午夜文库

单挑

（日）伊坂幸太郎 著
星野空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PK by Kotaro Isaka

Copyright © 2012 by Kotaro Isaka/Cork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ueisha Inc.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otaro Isaka arranged through Cork, In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单挑／（日）伊坂幸太郎著；星野空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2

ISBN 978-7-5133-1702-3

I．①单…　II．①伊…②星…　III．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3558号

午夜文库
谢刚 主持

单挑

（日）伊坂幸太郎　著；星野空　译

责任编辑：邹　瑨

特约编辑：赵笑笑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设计：@broussaille私制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1230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95千字

版　　次： 2015年2月第一版　　2015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702-3

定　　价： 25.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PK
- A
- B
- C
- B
- D
- C
- A
- B
- E
- C
- A
- C

超人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11
密使
我（青年）
我
我（青年）
我
我（青年）
我
我（青年）
我
我（青年）
我
我（青年）
我
我（青年）
我
我
后记

PK

A

球场是绿之海洋。草坪被灯光照亮，色彩鲜明铺展开来。伤停补时的时间就像砂山被风渐渐侵蚀一般，一点一点地减少，眼看就要完全消失。观众们屏息静气，唯有视线移动时会响起声音。

忽然波涛翻腾，犹如纺锤形的鱼紧贴着水面穿过一般，足球摇动着，飞向了草坪右侧。

小津奔跑着插入，抬腿用右脚接到球的瞬间，体育场里五万观众的声音震撼了地面。那已经称不上是声音了，而该唤之以无言的呐喊。边裁没有举旗。

就在几秒前，他们还在争夺伊拉克队开出的角球。比赛结束的哨声何时会响起？就要响了吗？已经响了吗？每一个观众都惴惴不安。亚洲预选赛赛区一片混战，四个国家都还有可能在最终赛上获得世界杯的出线权。如果没有获胜，日本就无法出线。

“就只能到这里了。”就在观战的日本人郁闷地流露出这样的想法时，球传给了小津。也难怪那卡塔尔体育馆会被兴奋之情笼罩。

席位为出色之人而备。

尽管在这场比赛中失误不断，小津却仍旧是日本国家队的重中之重，是日本队无法放弃的球员。

伊拉克的防守阵容连同守门员共有四人。身材高大的后卫迅速向小津逼近。

小津用右脚背轻拨了一下球，后卫的身体自然也往相同方向移动。与此同时，小津却先行跨到球前，往后伸出右脚，用脚尖部位碰到了球，球在他的身后朝左滚去。后卫被在小津身后横向移动的足球虚晃了一下，失去了平衡。正要重整姿势时，小津已经从他身边穿过，朝着球门方向笔直地奔去。欢呼声如炸弹裂开般再度响起。

另一名后卫慌忙赶来。小津把球往左一挑，又一次改变了角度。后卫的视线紧跟着球，身体也随之倾斜。小津立刻赶到右侧，以一个小角度转换了方向。后卫脚下一滑，倒在地上。无穷无尽的巨大欢呼声翻腾起绿色的海洋，每一声都在球场上掀起浪头。

小津和门将形成一对一对峙。他把脚边的足球轻轻往右一拨，右脚跨前又立刻踢向左侧。守门员完全失去了重心，应该说他只是被小津诱导，并非主观失误。但事实是，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津摆出射门姿势，却没法站起身。

面对空门，小津只要把球踢进眼前的球网就好。

但这时，他倒下了。

从背后飞铲而来的后卫猛地撞上了小津的腿。他先是身子后仰，之后又往前摔倒，手撑在了草坪上。

怒吼声从观众席涌入球场。

小津的手牢牢地扒在地面上，像是为了避免被草坪之海完全淹没一般。有好一会儿，他就保持着卧倒的姿势没有动。

绿色的——但并不是淤泥的那种绿——美丽水面。

刺耳的主裁哨声传来，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看不见的巨大丝绸生生撕裂一般。裁判掏出红牌，转向伊拉克后卫。观众席上爆发出喊声，绿色的草坪之海如蛇腹般翻腾起伏。点球[1]。

---

[1]点球，Penalty Kick，缩写为PK。

B

“爸爸有个朋友叫次郎。”父亲说。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两个正读幼儿园的儿子，“次郎一个劲儿地玩游戏，结果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哦。”

“他怎么了？”

“他游戏玩得太多，眼睛里都是游戏的颜色。”

“眼睛里有颜色……”孩子们轻轻地摸了摸自己的眼皮。

“这么一来，他看天空是蓝的，看大海就是黄的了。”

“真吓人。”

“是啊，可吓人了。”

两个幼儿园小孩慌忙抛开手里的便携式游戏机，揉了揉眼睛。然后看着对方的脸确认着：“眼睛怎么样？”“还好好的是黑色的吗？”

父亲从孩子们诞生起，就喜欢用捏造次郎的恐怖经历来教育他们。

“次郎一直玩妈妈的缝纫机，结果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哦。他的手指被缝起来，食指和中指连在一起了。为了把它们分开，还动了手术，可吓人了。因为麻醉没起作用，据说痛得飞起来了哦。”威胁过后，孩子们就再也不敢靠近缝纫机了。

还有一天，他对着总是在看电视的儿子这么说：“次郎看电视节目看得太多，结果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哦。他被吸到了电视里面！电视的那一边一片漆黑，连声音都听不见。漆黑一片哦。他就这么去了电视机里。”

“次郎因为嘴巴里叼着牙刷跑来跑去，摔了一跤后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啊。牙刷刺过喉咙，从脖子后面突出来了。”

儿子们很同情次郎。他的脖子上有突出的牙刷头，手指上有被缝纫机缝过的疤，还顺带被吸到了电视机之国。真是受难之王。“哥哥，我们不是次郎真是太好了。”“嗯，真是太好了。”兄弟俩表情严肃地互相说道。

C

电梯里，除了他们两人再无他人。“十四点要听佐藤课长解释有关都市计划法的修正方案，而在那之前，预定要乘公务车去博物馆与饭田氏会面。”秘书官操作着平板电脑，确认了日程表后，又报告道，“还有，后援会会长的长子后天结婚，已为此安排了贺电。”

大臣道了谢。同时他试着去读秘书官的内心，却只有站在黑板前面的感觉。上个月，以五十七岁之龄就任大臣一职后，他与这位秘书官第一次见面，然后就天天为这个人的冷淡与死心眼儿犯愁。虽然这也可以解释为他为人细致、正直，但对此刻不知该相信身边哪一个人的大臣而言，看不出感情的秘书官只会让他觉得毛骨悚然。

“或许会堵车，是不是早点出发比较好？”

“了解。”

“次郎君他，”大臣突然提到这个名字，“我父亲好像有一个叫次郎君的朋友。据说，这个次郎君有次因为迟到得太过分，肚子里被塞进了一只钟。”

秘书官无言地凝视着大臣，露出有些诧异、不知接下来会听到什么故事的表情，但还是离完全流露出感情有很远的距离，感觉像只是

对听起来难以理解的语言表示疑惑而已。也看不出他是否有轻蔑之情。

“小时候父亲教育我们的时候，大都是讲次郎君的故事。做那种事会很惨的哦，实际上，次郎君变成这样了。类似这样的。比如，次郎君电视看得太多，被吸到电视里去了。还有玩缝纫机……”于是大臣讲了好几个次郎君的受难故事。

秘书官听后，完全没有兴趣地应了一句“很有趣呢”，又说：“说起来，干事长来过电话。”

大臣的胸中忽地悬起沉重的砝码。

“他说什么了？”

“说‘希望早日有回复’。我不是很了解内情，但他说‘这么跟大臣说他就会懂的’。”

其实你也全都知道吧——这句话梗在大臣的喉咙中没有说出来——你是不是也在想，只要我快点作证就可以了?

前几日见面时，干事长瞪着他的大眼睛，气势凌人地说：“你该不会要说‘我讨厌说谎’这种乳臭未干的话吧？！”

“我说过谎。”

“那么这次也那么做就好了。”

“但我讨厌自己的谎言弄乱他人的人生。”

“即使你再怎么正人君子，也有可能在不知不觉间伤害到别人。至今为止应该都是这样的，如今再说什么——”

“那我换个说法。我不讨厌说谎，但我讨厌被人逼着说谎。”

“这样的话，你也会出事的。”

“什么意思？”

“你寡廉鲜耻的行为会被公之于众。”

大臣并不能理解对方说的是什么，会用出“寡廉鲜耻”这种陈旧词汇，让人感受到他与社会生活隔绝的冷僻性格。另一方面，从这个可笑的词汇中，他也感受到了不明所以的恐怖。

“寡廉鲜耻是指怎样的行为？”

“色情狂、强奸、对未成年人实施性暴力、露阴癖等，很多吧？”

“那都是我没兴趣的事。”

这时，眼前的政治家嘲弄般地冷笑了一声，仿佛看到了非常无聊的事物，接着他断言：“但是，这些会被公之于众。”

“即使不是事实吗？”

“社会认为是事实就行。你的细君还有儿子们都会倍感失望吧？”

即使说话的语气就像评论电影般轻松，但大臣明白，对方是在认真地威胁。

“说起来，”在下降的电梯中，大臣开口问，“那个调查进行得如何了？”

秘书官扭头看他，没有说话，像在整理记忆。

“二〇〇二年世界杯的前一年。”正确地说，是前一年的预选赛。

秘书官沉默地点了点头，拿出平板电脑开始操作。

是关于法国世界杯足球赛亚洲预选赛最终战的调查[1]。在中立场地卡塔尔进行的比赛是一场四个国家都有出线可能的混战。日本队预选赛出线的条件是三胜，在对伊拉克的那场比赛中，双方以零比零进入伤停补时阶段，在最后时刻，日本的王牌选手小津获得了一记点球。

他委托秘书官调查这件事的相关情况。

“那个时候，小津为什么能罚中点球？”

电梯到了。走出电梯来到一楼，身穿西装的职员们像列队似的排成行，似乎正在身后偷偷说着自己的闲话。已经习惯了。早在就任大臣之前，可以说自从成为一个相对年轻的议员开始，他就承受着别人好奇的目光和关心的眼神。“看，就那个。”被指名道姓，让观众兴致勃勃。

即使不愉快，但作为一名政治家，被人说着“看，就那个”并被指指点点，也确实带来一些正面作用。这是事实。虽然自己的当选次数不少，但他也知道，成为大臣这一路会如此顺利，也是拜“看，就那个”的恩惠。

走出政府大楼，乘上公务车。大臣坐在后座靠里的位子，秘书官端坐在他身旁。司机发动车子，过了一小会儿，秘书官以一句“据说点球的成功率有八成”将话题转回到二〇〇一年的点球。“我觉得，那时小津选手会罚中点球并不是件特别的事，罚中是理所当然的。有八成的概率。”

“那天小津的状态不好。踢飞了两个无人防守的射门，传球的准确度也很差。这种事情在小津身上从来没发生过。”

“是的。这次调查时我也发现了。”

小津是十年前带领日本国家队的前锋。他的家庭谈不上富裕，小时候因为身体瘦弱而被同年级学生欺负，从此刻苦练习足球。即使从没名气的初中升入实力弱小的高中，却还是通过努力让自己的才能被世人所知。不知不觉间，他已成为拯救日本足球界的得分手。

“你真的没看那场比赛的直播吗？”

“是的。”秘书官回答得理直气壮。

十年前的那场世界杯最终预选赛，因为开赛时间与电视节目的黄金时段很接近，即使那天是工作日，大臣还是有每一位国民都观看了那场比赛的感觉。公司员工们大都扔下工作，兴冲冲地回家，或是去能看电视的酒吧之类可以集体观战的地方。有电视的饭馆都调到播放世界杯预选赛的频道，没有电视的店则门可罗雀，空无一人。不得不加班的员工就用公司的电脑浏览转播比赛实况的网页，趁中场休息时工作。虽然工作效率明显低下，却没人因此责备他们——因为会斥责工作时观战的人，自己也在观战。

车朝左拐了很大一个弯，开上路面宽敞的收费公路后加快了速度。左侧可以看到高高的政府大楼。

大臣说道：“我一边看比赛一边想，从那天小津的表现来看，射失点球的可能性是相当高的。毕竟在比赛中他一直状态萎靡，而那是一场最重要的比赛。”

“也可以反过来想。即使状态再萎靡，正因为是最重要的一场比赛，王牌得分手才发挥出了本领。虽然我对足球不太了解，应该说我对所有体育项目都不太了解，但带球连过三人，这种事本身就很不可思议吧。”

“就算没有得分，那也是令人称道的表演。”正因为怎么都无法阻止小津，过于拼命的后卫才会犯规。

“最终，小津的点球成功了。日本国家队从世界杯预选赛中出线。”

“日本上下一片欢腾，本就是球星的小津更是成为超级球星，话题的中心人物。”

“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秘书官冷冷地说。

“但是，那个时候宇野一定说了什么。”

十年前的伤停补时，正要罚点球时，中场球员宇野走近小津并叫住了他。两个人小声地说了几句，在那之后，小津的脸上绽放出光彩，任谁都能看出他的身体从束缚中解放了。

当时的情形留在了电视镜头里，被分析、引用、当成各种假说的证据。

两个日本国家队选手之间有过怎样的交流?

十年间，臆测纷纷。

“没想到，大臣竟然会委托我调查这个。”

“我很早以前就想知道真相。”

“既然以前就想知道，为什么最近才开始实际调查？”

“你怎么看？”大臣冲着车外的脸此时转向秘书官。

“什么？”

“为什么我会突然想要解开这个多年的疑问？”

秘书官没有回答。

---

[1]事实上二〇〇二年是日韩世界杯，可见作者是以架空的背景讲述虚构故事。

B

“所谓勇气，只能从拥有勇气的人身上学到。”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作家在脑中默诵这句话，无数次反复回味着，并慢慢往这处有三轩茶屋的住宅区深处走。

一直到在涉谷乘上田园都市线，还感觉周围一片光明。但一回到被私人住宅、停车场及灌木丛围绕的地方，就觉得墙壁上黑影憧憧，马路上有黑色的液体，显得很潮湿，作家不由得小跑了起来。

几小时前，出版社的编辑称“有事商谈”而把他叫出门。于是他去了涉谷，在酒店的休息室里与对方见面。一开始他以为是讨论那部几个月前写完，又数次改稿的作品的出版时间；或是更换标题；也可能是对一直悬而未决的开头部分提出修改建议。

但他去了之后却发现情形有些不对。出版社编辑身旁还坐着一个身穿西装，头发中分的陌生男人。他大约四十岁出头，皮肤如陶瓷般光润。这个人摊开打印好的原稿，说：“实在抱歉，对身为畅销书作家且万般忙碌的您提出这样的恳求让我于心不安，”说话的语气虽很恭敬，却感受不到丝毫温度，“我想和您商谈改稿的事。”

原稿上到处都是用红字标注的删改。划掉原来的用词、标出用别的文字替换，还有几处整段删除。批改的数量甚是庞大。

当然，对于这种红字改稿他并没有抵触情绪。为了完成一部作品，与编辑之间的交流是家常便饭，也是他所希望的。但问题是，现在是被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催着修改。

“有什么理由吗？”作家理所当然地问道。

身穿西装的男人回答：“因为这样会更好。”

“《宪法》二十一条明确规定禁止检阅。”

“检阅是指政府对出版物进行审查，在判断其内容不合适的情况下提出禁止出版。请仔细看，这些红色的文字全都是为了使作品更好而提出的建议，并非禁止出版。”

作家又翻了一遍原稿。特定的形容词被别的词语替换，几个普通名词被更改，还有些地方增加了“蓝色的”或“蓝得”如何之类的词。他无法理解这样修改的目的，在描写性行为的地方有“写得更具体形象些”的建议。若是有减少性描写的指示还能理解成检阅，但这确实和普通的改稿建议一样。然而，作家还是从这些红色的批注上感受到了不寻常的压力。红色的文字似乎从纸上翩然竖起，变成细钢丝的样子，正要刺向自己。

“不修改可以吗？”

“我希望您能修改。”男人用词很温和，却能感受到强硬的力量，作家胆怯了。胆怯的同时又觉得反感。对方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想过会被拒绝。

“那么，如果我说不的话，会怎么样？”

“如果我说会发生很麻烦的事，您能理解吗？”

“很麻烦的事？”作家瞟了一眼出版社的人，他打从一开始就沦为陪同者，既不发表意见也不作解释，只是面无表情，似乎在不知如何是好之后已经看开了。

“很麻烦的事是指被禁止出版吗？那么《宪法》的——”

“和二十一条没有关系。”西装男不耐烦地说着，“请容我讲述一下有关人的自由。”

“人的自由？”这到底有什么关系？作家感到莫名其妙。

“人可以按照喜好、在自己喜欢的时间、用喜欢的方式做喜欢的事。至少在现代日本，只要不违反法律，做这些就是被允许的。你也可以使用自己喜欢的词语、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写出自己的小说。”

“不过畅不畅销就是另一回事了。”作家点了点头。这时，出版社的编辑露出了微笑。

“但是，有时候，这种自由也可能会遇到阻碍。在某个时候，没有预告，也不知道理由，却被要求违背自己的想法。”

男人接下去说的是蚂蚁的话题。在被盛夏的阳光炙烤的土地上自由自在横行的蚁群。

蚂蚁们凭自由意志行动。当然，它们会遵从蚁群中的规则与安排、作战与指令，但这些也可以归为自由的范畴。这时有人来了，很可能是个小孩。这个小孩慢慢地抓起蚂蚁，毫无道理地让它移动，或是把它扔到别的地方，总之就是强迫它去自己并不打算去的地方。

也就是说，这时的蚂蚁因为莫名其妙的野蛮力量，被迫做出了违背自己想法的行为。

蚂蚁当然不会知道阻挠自由意志的力量的真面目。说起来，那个孩子的行为是否有可以称为理由的东西都不确定。

“但是，假设这只蚂蚁表示反抗，咬了人类的手指。不，不用咬，只要表现出抵抗的样子，那么小孩就有可能生气，说着‘为什么你不听话’而把蚂蚁踩烂。”

“把那只蚂蚁？”

“如果很恼火的话，大概会把整个蚂蚁群都踩烂吧。”

听着西装男的话，作家不由得望向上方。

他想象着旅馆高高的天花板被掀开，巨大的鞋子突破钢骨与壁板把自己踩烂的样子。自己被野蛮地踩踏，东跑西窜，浑身抽搐。

他想起以前的同行曾经得意地说过有关“洗脑”的事。

“美国为了让民众不要对‘战争’、‘大战[1]’这样的词语抱有负面印象，很早就把‘大战’之类的单词与正面意义相结合，运用在各种地方。比如‘与艾滋病的战争’，或是‘与贫困的战争’。这是为了有一天发动真正的战争时，能够顺利取得国民的支持而做的准备。”同行有些兴奋地阐述这一观点。当时觉得这番话似乎在什么地方听过，而且所谓的“美国”指的到底是谁也暧昧不清，缺乏说服力，所以作家并不觉得这一观点有多新鲜，听听就算了。此时，这番话却忽然在脑中苏醒。

“下周我会致电给您。希望到那时您已经考虑好了。”西装男把用红笔批注过的原稿装进信封交给了他，出版社的编辑也没有多说什么，两人就一起离去了。

回到家，看到摆放在玄关处的孩子们的鞋和妻子的凉鞋，作家总算恢复了平静。他先到起居室，跟正在玩掌上游戏机的孩子们打了个招呼。

把上衣放进衣柜后，作家来到餐桌旁。妻子已经准备好晚餐了，桌上依次摆着盛有菜肴的盘子。

“今天有什么事吗？”妻子并没有看着作家，笑着说道，“核导弹？还是地震、恶性通货膨胀？”

“嗯啊。”作家应了一声。与其说是随声附和，更像是呻吟。

“你也很不对劲呢，总是一副不安的样子。”

“你怎么知道我不安？”

“你脸上不是写着呢嘛。很快就会有令人不安的事了，真令人不安哪。你不是要这么说吗？”

被妻子揶揄也无可奈何。他确实总是心怀不安。比如，如果朝鲜半岛北侧的国家宣布要进行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导弹发射试验，他就会看遍电视报道、周刊杂志、网上的新闻，也就是说，会完全被有限的情报诱导，然后一脸惨白地说：“这样可要出大事了。”又或者，如果看到天空中有奇怪的云，他就会认定那是大地震的征兆，于是暂时不靠近高层建筑，躲在家里，觉得应该尽量和家人待在一起。

再有，看到周刊杂志上登载“日本经济将全面崩溃”、“纸币会变成废纸”这样具有煽动性的预测报道，他会大吃一惊，坐立不安，想着必须从谈不上充裕的存款里拿出一半，换成金子。

“等事情发生后就来不及了。”作家为自己的爱操心和小心翼翼辩解。

“但是，如果发生像战争、地震这种重大灾难，和大家一起被卷入不是也挺不错的吗？反正也无力改变。而且，光想着怎么让自己长命会很辛苦。你觉得核弹会落在这个国家？这很不现实哦，小说家的想法怎么和漫画一样。”

“不是这样的。”作家生气了。

他所担心的，并不是核弹落下后造成的物理上的伤害，也不是因为大地震而失去家与财产。这些事他当然也会害怕，但他更怕的是社会失去秩序，大家所遵从的法律与道德成为一纸空文的恐怖景象。

在他的梦里，街上的人群看起来都筋疲力尽、垂头丧气，沿着漫长的马路前进。有男有女，体型迥异，年龄不一。他们身穿灰色的衣服——原本应该是白色的，却被弄得脏兮兮、黑乎乎的，一脸不安与激愤。

对看不清的未来的忧虑使他们的衣衫变脏、脸色暗沉。

很快，不止衣衫，连他们的行为也会黑化。恶意与敌意突破表面的掩饰，身体开始遵从自身的欲望与暴力冲动，做出相应的行为。

常识不再通用，只有激愤的爆发。

“每一个人都是好人，但结为群体就成了无脑的怪物[2]。”

脑中浮现卓别林在电影中说过的台词。作家虽想守护家人，却被黑衣人群袭击，最终自己也溶入暗色中。

梦总是在这里醒来。

“喂，”作家问妻子，“如果被告知‘要是不修改你的小说就会发生大地震’，你会怎么做？”

“我不写什么小说，也没想过这些。”

“我是说假设。在可怕的压力下，你会怎么做？”

“谁知道呢。我可不认为你写的小说会带来大地震。”

“由于我的小说太有趣，读者们都感动得发抖，结果就发生了大地震——确实不会有这样的事呢。”作家苦笑着说。

“作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影响力。比起这个，我更希望你发挥作为父亲的影响力。”

“什么意思？”

“想办法让孩子们别玩游戏机了。”

作家明白了妻子的意思，走近在起居室的沙发上玩掌上游戏机的孩子们，说：“爸爸有一个叫次郎君的朋友。”

孩子们不安地看向他。

“次郎光顾着玩游戏机，后来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

“爸爸，救救次郎君。”孩子们向他恳求。

---

[1]“大战”的原文为war。

[2]这句话出自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原文是Man as an individual is a genius. But men in the mass form the headless monster, a great, brutish idiot that goes where prodded.

D

新宿车站前的某个小酒馆里，男人正滔滔不绝地对女人说着：“那个，关于前一阵子的PK，你知道背后的故事吗？”

“PK？”

“就是半年前的世界杯预选赛，日本国家队的小津在最后的时刻踢进点球的事。你不可能不知道吧？”

玻璃杯中的鸡尾酒几乎见底。醉意渐浓，舌头不听使唤，男人却像要发表什么重大演讲一般微笑着说：“我说的就是关于那个时候小津为何踢进点球之谜。”

“啊，那个PK啊。”

“除此以外还有别的吗？”

“念力不是也叫PK[1]吗？”

“不知道。”

“你知道最近都在传的那个超能力者吗？”女人毫不在意地打断了男人的话，“拥有预知能力的杀人魔王。”

“那是什么啊？科幻小说？电影？”

“有个杀人犯。”

“在哪儿？”男人左看看右看看。

“某个地方啦。某个地方的某个人要杀人。然后呢，那个人事先能预知有人会杀人。”

“好复杂。”

“于是，在发生杀人案之前他先杀了那个杀人犯。”

“为了防止杀人而杀人，感觉有点奇怪。”

“但因为那个人杀的都是坏人，就不能否认他的行为是正义的。然而，以旁观者来看，他只不过是个连续杀人犯。因为他去杀人都发生在杀人案发生之前。”

“好可怕。”

“不可怕哦。如果不是坏人，就不会被盯上。”

“不是这个意思。这样一来，那个家伙在对方实际犯下杀人罪行之前就已经做了审判。”

“是啊，因为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去阻止。”

“也就是说，实际上没有人知道会不会发生杀人事件，对吗？因为是在发生之前阻止，那就有可能杀害了并没有罪的人。不，就算不是

那样，只要开始担心‘我是不是干掉了无辜的人’，就相当恐怖了。要是我就会害怕，做不到。”

“就是因为他有预知能力呀。”

“到开始烦恼可以相信预知能力到什么地步就很可怕了啊。也有可能并不是预知，而只是自己的妄想嘛。而且，不管以什么名义，杀人都是绝对不行的。绝不能做。”

“不管对方有多坏？”

“是啊。如果照着这可怕的思路一路猛冲，喏，就会演变成可怕的虐杀。”

“也不一定是虐杀，或许会有相反的模式。”

“相反的模式？反虐杀？”

“虐杀就是滥杀无辜，对吧？与之相反的，就是为了保护多数人而杀掉一个人。”

“那是什么情况？”

“你死了，世界就会得救，如果有人这么告诉你，你会怎么做？会有去死的勇气吗？”

男人交抱双臂，“嗯”了一声想了很久，然后斩钉截铁地回答：“办不到。”因为他的语气有些粗鲁，女人这才意识到或许改变话题令他不愉快，于是又把话题转了回去。

“话说，足球比赛里的PK，一般都是罚球的一方有利吧？”

“是啊，点球。”

“所以说进球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虽然不太了解足球，但也知道小津君是一名很厉害的球员，没有什么谜不谜的吧。”

“唔，虽说如此，但那场比赛中的小津有些怪。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之前，他的表现都称不上活跃，简直是失误连连，解说员都说他是不是患了病毒性感冒。但就在伤停补时阶段，他上演了令人震惊的好戏。果断带球直冲对方阵地，晃过了守门员，逼得对方在禁区内犯规。堪称神技。神一样的带球。”

“神会带球吗？”

“比喻啦，比喻。然后就是点球。通过转播镜头可以清楚地看到小津的表情，之后那段视频被反复播放了好多次，差不多有上百次呢，我觉得你肯定也看过。”

“没看过。”

“那你应该看一看。”

“我现在下定决心，坚决不看。”

“总之，小津在罚点球前非常严肃。”

虽然觉得没必要，男人还是使出浑身解数，认真地重现在屏幕上看到的、罚点球前小津选手的表情。男人说那是一张扭曲了信念，正要出卖自己灵魂的男人的脸。又说要是打比方的话，他那样子就像正在苦苦思索，该不该把躲在自家阁楼里的少女交给追捕者一样。或者说像把自己的性命与一起悲剧事件放在天平上称量比较一般。对了，

若用刚才的话来说，那表情就像是在自问：“自己能为了世界而去死吗？”

“就在这时，宇野走近表情阴郁的小津，说了些什么，接着小津也说了什么。这才是那个点球之谜。”

“不过是鼓励的话吧。‘加油啊’、‘放轻松’之类的，然后小津说‘交给我吧’之类的，不是吗？”

“目前流传得最煞有其事的说法是这样的。”

那天，小津选手正上小学一年级的独生子被陌生人带走了，带到远离父母的地方关了起来。不用说，身为双亲的小津和其妻都担心得发了疯，但又不能去找警察帮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歹徒所说的“记住，一旦报警，你儿子的命就没了”这样的惯用台词，另一方面原因是，歹徒要求的不是金钱，而是‘在亚洲预选赛决赛中得分’这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换句话说，他们觉得实施这次犯罪的团伙应该只是日本国家队的狂热支持者，以这种极端的方式为其加油。因此，只要小津如他们所愿得了分，儿子大概就会被毫发无损地释放。

“小津在预选赛开始前失踪了两星期左右。有人说他和教练发生争执，和宇野一起去自主训练了；也有人说他去调查对手了。但实际上是不是因为绑架事件而心力交瘁呢？”

“警察那里怎么说？”

“他应该没有报警。孩子在世界杯预选赛开赛前被绑架，作为父亲一定会失去判断能力。”说这话的男人自己才是因为不胜酒力而失去了判断能力吧。在这个时候，他应该做的并不是扬扬得意地大谈特谈足

球八卦，而是该问问怎么没看到女子平时从不离身的戒指，再慢慢问出她刚和交往中的男性分手，然后婉转地表示一直想有朝一日坐上她的恋人宝座——但他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

“所以，那时的小津是抱着一死的决心。攸关儿子性命，怎么理智？而他在那场比赛中表现出的萎靡状态，也是因为太过紧张而空忙活。然后，在最后的最后，他获得了点球。这该说是执念取得了效果，还是运气呢？果然，有才能的人终会等来出手的时机。”

“是因为不进球孩子就会没命，他紧张过度，才会露出那种阴郁的表情吧？”

男人对女人良好的理解力表示满意，他用力点点头，说：“是的。然后，宇野走到他身边时是这么对他说的：‘小津，放心吧，你的孩子已经被释放了。自由了。’”

虽然一开始并不理解宇野话里的意思，但过了一会儿，小津脸上马上放出光彩。被告知儿子平安，他放松得几乎要当场瘫坐在地上。他露出少年一般的微笑，灯光照在他的脸上，更添了几分灿烂。

“这种说法有些勉强哦。”女人突然像在法庭上提出异议的律师一般，直截了当地反驳。她还微微举起手来，像在模仿举手说“我能发言吗”的学生。“为什么宇野选手会知道小津孩子的事？被绑架，还有被释放？”

“因为宇野也是绑架团伙中的一员，具体说来是负责联络工作的。”

“哎？是吗？”女人总算有了兴趣。男人的情绪也略有好转。

喂，就是现在，该注意到女人伸给他看的手上没有戒指啦。但是，男人依旧没有察觉。

“总之有这样的说法。但如今宇野死了，真相也就没人知道了。”

“咦，宇野先生已经去世了吗？”女人忽然在宇野后面加了“先生”两个字。

男人鼻孔放大，继续加以说明。世界杯预选赛上小津罚进点球后两个月，宇野在自家附近的小道上被一名兴奋剂上瘾者袭击，导致死亡。

“这该不会又被说成绑架团伙的暗中活动吧？”

“嗯，我觉得这是巧合。”

“但是，小津君和宇野先生从小学开始就是同学吧？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两个人都是在学校被欺负的孩子。”

男人也记得看到过这样的报道。他们加入了学校的足球部，却多次被高年级学长嫌弃，又因为当时身体尚弱小，受到身体方面的攻击时只有防守的份。二人经常请假不参加部里的活动，放了学就害怕地回家。“但在某一天，一切都改变了。”小津曾如此坦白，“那一时刻，那个瞬间，我们突然认识到，必须更认真地去面对。那一刻，就是决定性的一刻。”

“那么，那时的点球会不会也纯粹是童年好友宇野先生对他说‘跟被欺负的时候比起来，现在已经好太多了’？然后，小津选手听了他的话后放松了。”

“实际上，确实有这样的说法。”男人说完这句后，酒精似乎迅速冲脑，只见他咚地垂下头，连话也说不出了。

“我啊，现在开始对你的迟钝感到讨厌了。”女人抚摸着没有戴戒指的手指，男人却已经听不到她的声音了。

---

[1]念力（psycho kinesis）的缩写也是PK。

C

秘书官接起手机，三言两语地应对后，一脸淡然地说："接下来的说明会延期了，负责此事的课长因为急性盲肠炎被送去医院了。"

"急性盲肠炎？"大臣吃了一惊，稍稍提高了音量。见面会已经结束，他们现在正在驶回政府大楼的车里。"会得那种病吗？"

"急性盲肠炎是存在的哟。"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因为得了才通知我的吧。"

原来如此，是这样啊，大臣虽然这么回答，却感受到了压迫感，胃也疼了起来。他脱口说出："这也是某种表现吧。"

"表现？"秘书官马上反问。

"简单来说，就是讨厌。"

大臣曾经觉得那位课长与自己意气相投，可以在以后的工作中建立起互相信赖的关系。此时，这种信赖却被压迫感不容分说地斩断了。

他观察着秘书官的表情，很想质问一句“你呢？不会是监视我的吧”。

车子驶入单向双车道的大马路，加快了速度，不过很快就因红灯而停下了。他静静地凝视着走过人行道的人流。车子再次开动后，他靠在座位上，透过车窗眺望外面。正在建设中的高楼掠过视野，停在顶楼的巨大起重机极具震撼力，仿佛正要嘎吱嘎吱地撕开车水马龙的道路及自己所在的地面。

“施工中的大楼里有梦想。”

“您说什么？”秘书官敏锐地听到了。

“建造这么大的建筑会让人安心。在施工，就表示有未来，你不这么觉得吗？”

“有时候工程会中途停止。”

“我父亲经常说……”

“次郎君的故事吗？”秘书官接话道。

“未来的故事。他对还是孩子的我们说：‘未来会这样哦。会有在天空中飞的车，每一家都有一台机器人，还有在密封舱里为我们诊疗看病的医疗器械。’”

“是漫画一般的世界呢。”

“他还想过能公开上映立体色情电影的未来。那是父亲的愿望吧。”大臣笑道，“总之，他向我们描绘的未来都很了不起。”

“他是梦想家吗？”

“我也觉得他的想法很天真，但最近，我开始理解他了。比如，告诉孩子未来会很精彩和老实地告诉他们未来会很黑暗，哪种比较好？”

“断定未来一片光明是没有责任感的表现。”

“如果说的是明天的天气，那么或许是没有责任感。因为不管人怎么想，怎么做，天气都是不会变化的。因此有必要正确地告知明天的天气，并为之做准备。不过，确定未来状况的，是人。进一步讲，或许该说是人的感情。未来是光明还是黑暗，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无法确定。各种人类的感情堆积重叠，就会改变世界的发展方向。这么说怎么样呢？”

“意思是即使说谎，也应该说未来是光明的吗？”

“告诉你未来会有会飞的机器人，和告诉你未来会发生核战争，哪一种比较好？”大臣问秘书官。

“会飞的机器人也有点可怕呢，或许是军用机器人。”秘书官这么一说，大臣笑了。

“不管说什么，你都要在我的话里挑刺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秘书官僵硬地回答。

车里出现了一阵短暂的沉默。车子拐了一个弯，秘书官拿出平板电脑操作了一番，大臣则继续看着窗外。

“小时候，我还是很期待的。期待二十年还有三十年后，心砰砰跳的期待。现在的孩子又是怎样的呢？”

“怎样是指？”

“想到二十年后的事情，是否会心砰砰跳呢？”

过了一会儿，秘书官说：“关于小津选手罚点球的事，要听一下最新的调查结果吗？”

“查到什么了吗？”

“那时宇野选手靠近小津选手后说了什么，关于这件事有许多假说。虽然宇野选手明显对小津选手说了话，但他自始至终都低着头，看不清口形。”

大臣看过无数次那段视频。被灯光照亮的球场，伤停补时中，身穿蓝色球服的宇野绷着脸，扭曲的表情看起来既像在强忍笑意，又像正承受着痛苦。他低着头，一边看着踏在草坪上的钉鞋一边说着什么。有那么一瞬，他的脸转向观众席，手微微一指，嘴上还在说着什么。

“宇野确实说了什么，却因为看不到他的脸，外界臆测纷纷。从很有说服力的，到相当出格的，五花八门。小津的儿子被绑架，他遭人威胁，这是传闻中离奇观点的代表。那粒点球的背后隐藏着犯罪，这种八卦是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

大臣回忆起反复观看录像时的事。

如被蓝布覆盖的天空下，椭圆形的体育场里灯火通明。在明亮的灯光下，小津的笑容格外炫目，堪称粲然，眼角都笑出了皱纹。脸上浮现出纯朴的微笑，像个被父母表扬的少年，又像是刚才那次进球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粒。再看另一边的宇野，虽然也看着小津的表情露出了微笑，却立刻转过身离开了。

“还有那种社会上常见的下三滥传言。”秘书官接下去说的，是有关小津选手的外遇谣言。

有人说，那时小津和足球队同僚的妻子有不伦关系。一开始只是寻求刺激、随便玩玩，因此也十分谨慎。但渐渐地，双方都萌生出爱意，破绽也随之而生，私情被对方的丈夫，也就是宇野发现。小津惧怕宇野的怒火，又被因背叛而产生的罪恶感折磨，所以在比赛中总是无法集中注意力。然而，在罚点球前，宇野这么对他说：“要是罚进这个球，你和我老婆的事就一笔勾销了。”

“我觉得不伦之罪被原谅的时候不会露出那么爽快的笑脸。”大臣对“小津不伦说”付诸一笑，“事实上有不伦这回事儿吗？”

“当时小津夫妻的关系不好是事实，但说他和宇野选手的妻子有不伦关系不过是谣言。这次查到数年前他似乎和别的女性有过出轨行为，这件事谁都不知道。”

大臣对秘书官能查到谁都不知道的事表示钦佩，秘书官却没有表现出一丝喜悦，仿佛在说这是理所应当的。

“小津出轨是事实吗？”

“有这样的消息。”

干事长的话瞬间浮现在大臣心头：“如果不按我说的去做伪证，那么你寡廉鲜耻的行为将被公之于众。”他断言社会大众认定的事实就是事实，即使并没有不伦的行为，但只要有不伦的消息，就成了事实。

为了这次秘密调查，秘书官动用了好几个民间机构。

要调查十年前的事，小规模的征信社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还是从体育记者和喜欢娱乐圈八卦的撰稿人那边收集到的消息更为丰富。同时要隐瞒委托人是大臣一事，委托途径就变得更为复杂，所以花费的时间比一般的调查要长。

“如果小津选手还活着，就可以直接问他了，调查起来会简单很多。”

话是这么说，但大臣并不敢肯定。就算小津还活着，他会老实地说出真相吗？世界杯后，小津受了伤，伤愈后也找不回状态，终究没能再在国内联赛中上场，最终引退。此后他挑战S级教练执照，并为获取资格而去参加海外的俱乐部，却在他乡土地上被突然袭来的台风夺走性命。

车在红灯前停下。秘书官望向窗外，左侧有好几栋像是公寓的新楼，斜阳红艳艳地照在建筑物外墙上。

“你知道在最后一轮预选赛开赛前半个月，小津选手和宇野选手一起行踪不明的事吗？”

“是两个人自主训练的那件事吗？”

“有一份调查报告让我很在意。是住在伊豆一间旧分售公寓里的居民的证词。”

“伊豆的分售公寓？”

“据说那名男子的父亲曾是公寓的管理员，他经常听父亲讲述十年前的事。”

公寓里每个房间的所有者都有可能把房产转卖给他人，或者借给别人暂住，因此实际上没办法管理每位住户。但据说十年前的某个时期，那位管理员曾很关心从某间房里传出的惨叫声与怒骂声。他担心是不是有什么犯罪行为，因而数次按响门铃，但每次出现的都是身穿西装的男人，对他解释道：“我们是电影公司的人，正在审核拍好的影片。”他言辞温和，似乎可以信任，但管理员觉得听到的动静和人声都太活灵活现，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才停止。

“一星期后，管理员目睹男人们走出房间离开了公寓，那时有一个人的身影他觉得很眼熟，所以一直耿耿于怀。”

“是谁？”

“管理员有所察觉已经是过了一阵子后的事了。他看着电视上出现的小津选手，说那个人很像他。”

“像小津？”

“是的。”

“他在那里做什么？”大臣问。

“不知道。如今那位前公寓管理员患上了老年痴呆，住在疗养院。”

“也可能是信口开河。”

“当然。但也可能不是。”

车内一片肃静。

“不好意思，容我插一句话。”过了一小会儿，忽然有声音响起。大臣先是因为不知声音从何处传来而吓了一跳，但立刻就明白过来，开口的是驾驶席上握着方向盘的男人。“我一直想问一问您。”

“什么事？”

“那时您都想了些什么？救那个孩子的时候。”

秘书官理解了司机的意思，问：“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那时我刚当上议员，还是个新手呢。快三十年了吧，反正距离现在肯定超过二十五年了。当时我什么都没想。总之，就是拼了命。要是理性一点的话，反而不会做出那种事了吧。”

大臣回忆起当年的事。二十七年前，正围绕引入消费税展开争论的时候，执政党一时失言，结果反扑的暴风雨扰乱了选举，在野党第一党获得了历史性的重大胜利。

“那个，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您救下孩子的新闻。”司机流露出兴奋之情，“我觉得那是很有勇气的行为。”

大臣歪着头，像在寻找天空的位置一般看着上方。虽然实际上不过是看着车里的天顶，但在大臣的脑海里，却清晰地闪过了那一天、那个瞬间所看到的景象。

“如今想来，”大臣有些无意识地喃喃道，“或许是考验。”

“考验什么？”秘书官立刻发问。

“比方说……”大臣顿了顿，思考之后说，“比方说，勇气的量。”

“勇气的量？谁？怎么考验？”司机困惑了，“那次的事件并不是意外吗？”

“是意外。我说不太清楚，”大臣摇了摇头，“只是，人有时候会面对某种巨大的考验。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有些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连我自己都不是很明白。人存在做选择的瞬间，所谓决断的瞬间。比如前锋在关键的比赛中突入禁区，是该射门还是传球？这就是一种决断。我觉得，那时我被考验的并不是这种判断力或决断力，而是勇气。需要决断的事情突然出现在面前，考验你有多少勇气。”

“被谁？”秘书官问。

“不知道。”这时大臣笑了，“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并不觉得是特定的某个人。所以是无法用居住在哪里哪里的某某人来具体描述的。”

“您这么说是认真的吗？”

“搞不好那家伙，”这时男司机又插嘴道，“会因为扭曲了某处某人的信念而感到愉悦呢。”

“就像秘密结社一样。”大臣发出笑声，秘书官却毫无笑意。

A

刹那间，小津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倒在了球场上。自从进入伤停补时阶段，他的意识就很模糊。他知道自己过了第一个后卫，但之后利用转移重心与脚步变换甩开另一个后卫与守门员的事却毫无印象。

从被梦倒后身体悬空的瞬间到倒地的这段时间里，小津回忆起孩提时的情景。

他看到了大马路。开阔的车道中央有分隔带，两旁的人行道也很宽阔。刚建好的公寓矗立在两旁，仿佛是夹住马路的墙。小津从公寓旁走过，背着书包，身旁是宇野。是还在读小学的自己和宇野。宇野一脸苍白，手摸着屁股。“小津，我还是决定放弃，不去俱乐部了。不行了。”他飞快地说道。

“嗯，我也不行了。”小津也摸着屁股。

那里刚被足球俱乐部的两个学长踢过。用树枝尖在屁股和大腿上划还不算，还要被踹。鞋尖刺到肉里，他们痛得发出惨叫，学长们却看着嘻笑。这些喜欢勒索欺负弱小后辈的学长深谙在老师面前扮演好学生的处世之道，在当时的小津他们看来，那群人简直是没有弱点的妖魔。

“我和小津你的身材都很矮小，不适合体育运动。”宇野提着拉绳袋说。可以看到短裤上沾着屁股上渗出的血。

每一天都好黑暗，好可怕，好痛苦啊，小津想。望着渐沉的夕阳，胃都痛了起来，一想到又要到明天了，两人的心情都变得沉闷。宇野和小津一样，没有父亲，只靠母亲的工资生活。

“穷孩子想在足球上获得成功，这想法好像有点太单纯了。”宇野经常这么说。

“但是，踢足球很开心是事实。”

想到连这都要失去，两个人都感到沮丧。

站在人行道上，两人看着走在上面的人群。他们啪嗒啪嗒地走着，没有生气的群体。不同年龄、不同穿着，男女老少。虽然主要是中年女性与老人，但也有身穿西装的男人，人们络绎不绝地走来。

“他们怎么了？”宇野心不在焉地说，“像僵尸一样。”他的语气并不像在开玩笑。

每一个人都耷拉着肩，还有人沉着脸，明显表现出心中的不悦。虽然他们的服装并不统一，却都是阴暗的灰色。

紧接着，身体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小津的意识回到了卡塔尔的足球场。从时间上来看，是从摸着屁股哭鼻子的那一天回到了十七年后的今天。以脸朝下的姿势往前栽倒，脸颊蹭过草坪，痒痒的。

背后的欢呼声直冲云天，像肉眼不可见的雪一般纷纷落下。

他用手抓着草坪站起身。球在哪里？他慌忙寻找，发现就在附近。

没踢进球门吗？他脑中一片混乱，这时听到了哨声。

体育馆里的欢呼声越发响亮，撼动了地面。

B

作家轻手轻脚地走进二楼的儿童房。夜已深，日历已翻到新的一页。六叠大小的狭小空间里摆着两张床，两个儿子面对面躺着，露出相似的睡脸。他们都踢开了被子，摆出杂技般的姿势。闭上的眼睑，长长的睫毛，微微张开的嘴唇，一切的一切都显示出对这个社会的毫无防备。作家觉得自己无法承受他们这样的信任，涌起仿佛心口被拧了一把似的罪恶感。

他静静地关上门，退到了过道上。回到自己的房间，他看着原稿。用红字写的修改建议从纸面上浮起，凭空跃动。

他回忆起以前看过的电影。

那是德国导演拍摄的以越南战争时期为背景的作品，讲述了被俘虏的美国空军策划脱逃的故事。那位空军被敌军带去某处，要求其在“我的祖国错了”的文件上签字，但他断然拒绝，结果受到了严刑拷打[1]。

电影很有意思。虽然在电影院里看过两遍，但印象最深刻的片段却是之后在电视上看的宣传片兼花絮。配合主角拒绝签字的场景，可以听到导演讲解的声音：“在这里，他被要求在背叛祖国的文件上签名。敌人说‘其他人都签字了’，但他坚持了自己的信念。”

对啊！看到这里时，作家想到，在这一瞬间，这位军人被考验了他的信念。

“哎，不要紧吗？”妻子进到房间里。在敲门的同时走进房间，所以敲门只是种形式，但他并不生气。其实，在将近二十年的生活中，他已察觉到妻子的大大咧咧多次拯救了既胆小又神经质的自己。妻子递来邻居太太旅行后带回的特产馒头，说：“你看起来比平时更忧心了。”

作家开始烦恼是否该说出自己心中的不安。他想告诉妻子神秘男人的神秘改稿所带给他的神秘压力，并希望妻子能一笑置之。

“出轨要被发现了啊。”作家故意一脸严肃地搪塞。而事实上，他确实有过出轨的前科，所以这句话也近似于半开玩笑地坦白。

妻子满不在乎地笑了。“那就不用担心了。我也出过轨，扯平了。”她留下这么一句后就离开了。

作家对着打印出来的原稿，看着批注的大量改稿意见，虽想要细细研读却很快发出叹息。

“今天见面时挨说了吗？”

听到妻子的声音，他抬起了脸。回来了吗？作家恍惚地想着，口中说起在酒店里听到的话题，用讴歌自由的蚂蚁和阻碍它们的孩童打比方的话题。

“蚂蚁和孩童的故事什么的，完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

“啊呀，这个馅儿真好吃。”妻子嘴里含着馒头说着，接着像是若无其事般地回答，“不，我觉得可以理解哦。”

作家吃了一惊。“能理解？”

“不就是说这世上有令人无法违背的洪流吗？”

作家不懂妻子的意思，竟突然环视周围，看那洪流在哪里。

“这个世界，就像一条不可思议的河流，连结起各种事物，到一定程度后不就会泛滥吗？比如，那个学校里教过的，你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吗？”

为什么这时扯出差不多一百年前的事情来？作家虽然很惊讶，却还是回答：“奥地利的皇太子夫妻在塞尔维亚被一个青年谋杀。学校的历史课上教过。”

“我在学到这里的时候觉得很害怕呢，这么一桩杀人事件竟然与世界大战联系到一起。”

“我也是。”

“然后呢，我之前看了你房间里的一本书。”妻子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然后从里面的架子上抽出A.J.P．泰勒的《战争因何而起》。妻子翻着书，说：“那个，据说奥地利的皇太子夫妻前往塞尔维亚访问时有许多人反对，因为对被奥地利吞并感到不满。反抗集团引发了事件，实际上，当天还有五个人刺杀失败。”

“还有五个人？”

“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没能掏出枪；第三个人觉得皇太子的妻子很可怜；第四个人逃跑了；第五个人虽然扔出炸弹却失败了。然后，第六个人听说前五人都失败后很是沮丧，走进了一家咖啡馆。”

“感觉像是三只小猪的故事呢。第一只小猪盖了茅草房子，第二只小猪盖了木头房子。”

“另一方面，皇太子因为炸弹爆炸引发的骚乱而恼羞成怒，说‘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要离开。”

“如果我是他的话也会这样，逃跑喽。”

“结果呢，这样一来，刚才那个钻进咖啡馆的失落第六人却发现了逃跑的皇太子。”

“该说是巧合，还是什么呢？”

“很奇妙吧？因为各种巧合的合流，皇太子夫妻遇刺身亡，世界卷入了战争。”

“我觉得如果第一只小猪成功了，战争也会发生。”

“虽然是这样，我却觉得有一股巨大的力量，超越了个人的力量，推动着事物的发展。”

“是说命运之类的吗？”

“是比命运更为杂乱无章的东西哦。这个世界上发生的‘起因与结果’实际上都是无解的吧。就那么区区一桩杀人事件，却与导致一千万人死亡的世界大战有关系。”

这时作家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导致西班牙流感蔓延的主要原因。这样一展开，也就是说，暗杀皇太子甚至与西班牙流感蔓延有了关联。再说下去，就是那个青年因为沮丧而一时兴起，突然想去咖啡馆的心血来潮影响到了无数人的人生。

“虽然我说不太好，但或许正是这样的关联在推动这个世界。细小的变化重复积累，带动世界发生了完全预想不到的变化。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形下接到不同的命令。”

“你居然能理所当然地说出这么难懂的事。”作家发现妻子和平时不大一样，他总算察觉此时的妻子很奇怪。

“但是，这么想就轻松了吧？”妻子平静地眯起眼，“人会在某个时候、面对某方面的考验，你面对的是一种哪怕闷着头想破脑袋，依旧无可奈何的巨大力量，这么想不就轻松了吗？摆好的多米诺骨牌中，即使有一块想要抵抗，该倒的时候还是会倒。”

“那么，我该怎么做才好？若有巨大的力量想要推动我们，那我的意志以及决断还有意义吗？”

“很简单啊。不管你怎么做，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

“所以选择能让孩子们骄傲的做法就好了。”

“是这样的吗？”作家反问，却发现妻子不在了。

门关着。房间里一片寂静。直到说出“出轨”之类的话，妻子都还是真实的，那之后则是自己和妻子的幻影在对话。认识到这一点后，

作家不由得面红耳赤。

作家手中拿着泰勒的书。想想也是，不擅长看铅字的妻子不可能翻自己房间里的书。

他看了一遍桌上的改稿意见。在酒店的休息室里只粗粗一瞥，未能理解这些修改建议到底是根据什么而提出的，现在再次细细一读，他发现经过修改，完全改变了作品原本的色彩。

他抓起听筒，打电话给负责的编辑。

对方立刻接起了电话。

“关于改稿的事，我刚才又重新看了一遍。”

“请稍等。”责编说了一句后，立刻就听到另一个声音说“怎么了”，正是在休息室里见过的西装男。为什么他还在责编身旁？作家因为男人片刻不离编辑而吃惊，他们又不可能是恋人关系。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说起了正事——他并不反对改稿意见，但这样修改的话，小说的内容会变得浅薄——他如此传达。

“浅薄，是指什么？”

“故事中阴暗的部分不见了，整篇都变得华而不实。”

“华而不实不是挺好的吗？”男人冷冷地反驳。

“我的读者恐怕会失望。”

“是这样吗？我认为没有问题，应该会比原来更好。”

“我很难认同。”

“这件很难认同的事最终会得到您的认同。”男人断言，“因为会出大事。”

这一瞬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再一次掠过作家的脑海。五只小猪都失败了，最终第六只小猪杀害了皇太子夫妻，而结果是世界大战的爆发。但反过来想也是行得通的。不正是因为五只小猪没能遵从指示，才发生了“大事”吗？第一次世界大战足以堪称“大事”了。

电话已在不知不觉间挂断了。

原稿摊在面前的书桌上，作家则岿然不动地瞪着它。

“他坚持了自己的信念。”

那部战争电影的导演说过的旁白再一次在脑中闪过。

不只自己，所有人的主义与信念不都会突然在某一天遇到考验吗？不都有受到诱惑与威胁的时刻吗？世间频发的不伦之恋及渎职恶行不都是类似考验最简明易懂的表现形式吗？

面对考验，扭曲了自己的信念。

放弃某个人、妥协、受挫，每到这时都会有渣滓一般的东西沉淀。作家想象着这样的光景。被某个人抛弃的信念化作可怖的乌鸦羽毛，飘然落在地上。黑色的羽毛越来越多，就像有人扭转了灯的开关，明亮的未来渐渐被黑影包围。

另外，他也设想了相反的情况。

某个人为了不扭曲自己的信念，为了个人的固执己见与自我满足，给许多人带去了灾难。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到了早上，作家走到餐桌旁，家人全都起床了。

作家在餐桌旁，对着还在犯困的孩子们讲起或许会在未来登场的私家飞行车。孩子们的双眼为之闪闪发亮。看着孩子们认真地讨论飞行车飞入云间后雨刷是否还能起作用的样子，作家眯起了眼。

---

[1]该片为德国导演沃纳·赫尔佐格的作品《重见天日》（*Rescue Dawn*）。

E

这片区域是把以前的低矮住房与临街店铺全部拆除后再开发的。单侧马路能并行两排车，与之平行的人行道上整齐地铺着花岗岩。他走在人行道上，绿化带里的杜鹃花开得正旺，人行道旁是一排新建的公寓。

他刚参加完以年轻议员为对象的学习会，正为了商谈老家庭院的整修事宜而往弟弟居住的公寓赶去。

虽然当选已有半年，他却依然没有当上议员的真实感。套近乎的人、专攻新议员的媒体人；支持者的声音，以及无声的牵制将他包围，在真实感涌起之前，被卷入旋涡的感觉更为强烈。

学习会结束后，一名议员前辈走近正准备离开的他。

“我是您父亲的崇拜者。”那名议员坦言，就像在坦白自己是左派在野党一般小声。

“哎呀，这样吗？”他做出吃惊的样子。从小就经常在出人意料的地方遇上父亲的热心读者，因此他并不觉得有多稀奇，但同党派的议员里也有父亲的粉丝，这还是第一次，他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听说他直到去世前都在写小说？”

“我觉得那只是因为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别的事可做。”

在他快升初中的时候，父亲因癌症去世。他清楚地记得父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微笑着说：“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的话还算不错。”他无法理解已经从医生那里收到癌症诊断报告的父亲，为何还说“以这样的方式”。

“我很担心发生大地震或洪水。”体力刚开始衰弱的时候，父亲曾躺在病床上这么说，“会担心是不是因我而起。”

现在回想起来，差不多那个时候东南亚发生了大规模地震，由于伤亡惨重而成为话题。但他觉得不需要特意告知病床上的父亲，所以始终没有提。

最终，父亲反复入院几次后，连一年都没撑过去就去世了。

议员前辈一腔热血地说：“如果再不对当今的政治做些什么的话，这个国家就完蛋了。这个国家现在虽是一片繁荣，却是暂时的。把球投出后，球会画出抛物线然后落下，对吧？而这个下落过程，正是我们所要经历的。不眼睁睁地看着球落到地面，我们的国民是不会理解‘下落’的。即使站在政治家的立场，也只是从现实中转开视线，说什么‘现在还不到下落的过程’。但可惜的是，为了让球再度高高上升，不经过反弹是不行的。”

“什么意思？”

“要落到地上一次之后才会再往上。”

议员前辈说得情绪高涨，像螃蟹一般嘴边噗噗地吐着白沫。他盯着看了好一会儿。

他走在宽敞的人行道上，看到成群结队的人潮。由几十个人组成的一个团体，一齐从旁边的岔路上走来，与主路上的人流汇合。他们的年龄、性别、服装都大相径庭，看起来并不像从事相同工作的同事。是抗议游行之后一起回家吗？可没看到写有主张或诉求之类的东西，既没有标语牌，也没有旗帜。为了不撞上这群人，他开始往人行道靠公寓那边移动。

他一边从人群旁走过，一边观察。

这群人的脸上有着相似的黯然与疲惫，就像枯萎的植物在前进。虽然他们的服装各不相同，并没有制服一般的统一着装，但或许是受光影的影响，看起来都是铅一样的暗沉颜色。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像是增殖的霉菌。

从旁走过后，他加快了脚步。他想尽早远离这个群体。

身后那堆阴郁的东西像是混合了不安、恐怖与恶意的潮湿之气，躬行于地面，将四周都染成一片乌黑，甚至让人觉得他们会向自己袭来。

“懦弱是会传染的。”他的脑中掠过父亲时常挂在嘴边的话。这是某位心理学家说的，父亲时常这么说着，并为万事担忧。

跟在身后的人群身上就带着所谓的“懦弱”集合体。他不禁觉得，如果不与之保持距离，自己也会被传染。

从公寓前经过，他忽地抬起视线。就在这时，幼儿坠落。

C

“就快到了。”司机打着方向盘，发出爽朗的声音。在交叉路口左转，沿直线道路前进。小小的十字路口上信号灯转为红色，商务车停下了。窗外的建筑物上装有巨大的显示屏，正播放着减肥食品的广告——“比您现在的做法更简单、更有效。”车里响起手机铃声，大臣起先以为是自己的手机，但几乎就在同时，秘书官说：“是我的，可以接吗？”

大臣点头后，秘书官按下了手机的通话键，在应声附和了几句后立刻挂断。

“是我委托的人打来的，我让他把当时的报纸一个不漏地查一下。”

“发现了什么吗？”

“查到十年前的那天，也就是举行世界杯预选赛的那天，东京都内有一名男性被杀。”

大臣皱起眉，没想到会听到死亡事件。

“杀人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吧。”

“据说死者是小津选手和宇野选手小学时的学长，足球部的。”

大臣像被人从意料不到的角度戳了一下咯吱窝，突然没办法好好思考了。

“是欺负过小津他们的学长中的一个吗？”

“在车祸中当场死亡。肇事者没找到，过了十年至今仍是悬案。”

“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吗？”

大臣寻找着合适的言辞。脑海中浮现出小津、宇野和不知长相的学长并排站在一起的画面。他试着去想象三个人的关系，却没能想出清晰的构图。

“另外，还查明了一件事。那位学长似乎参与了非法活动。”秘书官说话的语气依旧像没血没肉的机器。

“非法活动？是贩卖麻药之类的？”大臣说出脑中所想。

“体育赛事赌博。”秘书官回答。

这一瞬间，大臣的脑中浮现出如下光景。

犹如蓝色幕帘的夜空下，灯光绚烂闪耀，舞台上是宛如绿色海洋的球场和设置在草坪上的球门。身穿红色球衣的守门员面前站着身穿蓝色球衣的球员，那人正是小津。他被对手铲倒，刚站起身。调整好呼吸，他看了一眼放好的足球，然后双眼紧盯着守门员。

“小津。”宇野走近他后叫他。

“不好意思。”小津条件反射似的回答。

“为什么要道歉啊？”

“按照赌注，今天必须得输，但我却不由自主地想射门。”在接到球的瞬间，他反射性地开始过人。像是无法忍受禁欲，要将自己的感情引爆一般，完全不考虑后果地直冲球门，毫不理会接到的“输球”指示。

“不，小津，没关系了。”宇野扁平的脸此时显得更扁了。

小津猛地抬起脸：“没关系是指？”

“学长的事解决了。”宇野简短地说。像是害怕与之面对面，他低头看着自己的钉鞋，“我看到观众席上的信号了。跟说好的一样，有一排白衣服的男人，那是我们解放了的暗号。”

小津听懂了这句话的意思，目光望向观众席。“那么，”他向童年玩伴宇野确认，“接下来自由去踢就好了？”

看见宇野点头，小津露出浅浅的微笑，如释重负。

“也就是说，这个人的死与小津他们有关？”大臣摸着鼻子，有些苦涩地说道。

“虽然还不清楚，但从情报上推测，有这个可能。”

“为什么还不清楚？”

“现在正在调查当时小津选手和宇野选手的银行账户资金流动情况。”虽然秘书官说得轻描淡写，大臣却无法轻易接受。这种情报真能轻易入手吗?

“小津选手和宇野选手的少年时代都很贫困，因此，据说他们在跟金钱有关的事上都颇有贪念。”

“据称吗？”

“如果翻阅有关小津的纪实文学，大致都这么写。”秘书官像在讲述昆虫生态般说着他人的人生，“我想问的是，大臣您为什么如此纠结那次点球？已经过去十年了，如今再特地去调查真相又是为什么呢？”

“我自己很感兴趣。”大臣回答，“除了这个，我还很介意在那场比赛中，小津是否有某种类似信念的东西。”大臣说到这里，似乎突然明白了自己的想法，“或许，我是想了解那时小津有没有面对勇气的考验。”

“为什么？”

“因为对现在的我来说，那是必须拥有的东西。”大臣在心中默念，所谓勇气，只能从拥有勇气的人身上学到。

没想到真相竟然跟赌博有关，大臣耸耸肩。

“有时候还是不知道比较好。”

A

球场就像海洋。脚下的绿色草坪轻轻晃动，感觉像站在海中。虽然必须直面点球，但他却有些站不住。距离感已经混乱，原本该在前方的白色球门看起来仿佛跨越了自己，矗立在正上方。球门对面是一张张观众的脸，与其说他们是拥有各自人生的实体，倒更像是没有感情的人偶布景。

球门前有一个穿红色衣服的男人，拍着手，张开手臂，忽左忽右地跳来跳去。是守门员，他半天才反应过来。一边的主裁似乎说了什么，但小津听不到。灯光下人影攒动，小津睁开眼看见了宇野。

“你在想什么啊？”他还是小学时的模样，只是多了那时没有的胡须。

宇野对小津说：“刚才的过人好厉害。”

“我拼命了。”小津嘀嘀咕咕地回答，他必须在过人之后得分。为什么会摔倒呢？他悔恨得无以复加。

“一片惨白哦，你的脸。”近在身边的宇野像要集中精神感受草坪的触感一般微微低着头，似乎有些不镇静。

“我在害怕。”小津也低下头，两人就像害羞的情侣正低头互诉衷肠一般。我被人威胁了——他很想这么坦白，却做不到。那算是威胁吗，还是命令？或者只是商量？他连这些都没搞清楚。

“如果有点球的机会，请踢空。”

男人第一次出现是在几个月前，突然出现在球队远征海外时住的旅馆里。他自称经日本足球协会的相关人员介绍，身穿高级西装，彬彬有礼，还捧着许多主旨不明的合同。“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最终战上，如果得到点球的机会，请不要罚中。”

“你是不是想说请罚中？”

“请不要罚中。我希望你罚失。”

小津只能笑。

“为什么必须罚失点球？”

这种话就算是开玩笑也很不吉利，而且他觉得这个男人很轻率。那次之后，男人又出现在小津面前好几次，面对不予理睬的小津，男人很快增加了条件。“哪怕那场最终战是决定世界杯能否出现的重要比赛也无妨。不过如果在那之前已经确定出线，请忘记这件事。”

小津自然疑心这是在暗示他踢假球，然而男人否定了这一点。“我并不是要你输。过人之后射门得分是没有关系的，通过传球让别人得分，我们也不会介意。大家可以自由地赢下比赛，并为之庆贺。”

这种说法听起来就像没有许可就不能庆贺一样，小津有些疑惑。

“我所说的，只是点球。”

“你觉得我可能故意踢失吗？”

“憋足了劲，却踢出门框范围外的先例要多少有多少。请看一下历届世界杯，过去也有的是天才球员踢飞点球的事例哦。”

“我不可以输。”

“你可以赢球，我并不是在要求你输球。只要在出现点球的时候罚失就可以了。”

“那样的话，我就不罚点球。”

“必须由你来罚。”

“你这样命令我，到底是出于什么理由？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就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男人回答时始终沉稳，但可以确定他并不是在开玩笑，也不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张口。小津感觉像面对一块钢板，不管问他什么，都会有话弹回。而且这块板正咕咚咕咚地把自己压碎。

“如果你不听从的话，会发生很麻烦的事。你，还有你身边的人，说不定还会有地方发生重大灾害。”

小津笑了。如果踢进点球，就会像按下开关一般，大地晃动，山崩地裂——类似漫画中描绘的连锁反应场景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这是什么多米诺效应啊?

“故意失败什么的，”小津嘟囔着，“这违背了我的信念。”

“就是这样，”男人尖锐地说，“我希望你违背信念。”

坚决不肯点头的小津在某天被押上了车，带到了海边的一幢公寓。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这不是绑架吗？我要报警，这是犯罪！虽然他这么叫嚷，对方却充耳不闻，他被关进了无人知晓的大楼里。虽然会有人定期送来食物，却没人可以交流。房间里摆着一排显示器，里面映出的人脸只是一个劲儿地念着“请听从指示”。无法翻窗逃离，他在监禁生活与没完没了的重复影像中渐渐意识混乱。不久后，显示器上开始播放别的视频，各种知名球员踢飞点球的画面循环重复。有普拉蒂尼，巴乔。他们踢飞重要的点球后，观众一片哗然，而天才球员们的表现各不相同，懊恼、抱头、茫然。小津苦笑着，自己怎么可能被这么单纯的洗脑手段骗到，但这些被无数次回放的画面还是紧紧地揪住了小津的神经。再之后，画面里出现了小津的家人。并不是纪念照片，而像是有人偷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小津不理解对方这样做的意图，却感到越来越不安。

不知过了几天，总之很久之后，西装男的身影才再次出现。

“如果你听从我们的指示，那么监禁就此结束。若你还不愿接受，就永远不会完。”

“我接受。”小津把头蹭到地面，“请多关照。”

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家中醒来。他慌忙擦着汗，以为是做了一场噩梦，但那些记忆鲜明得让他怀疑自己确实经历了那一切。

“看观众席。”宇野的手指刷地指向看台，并抬了抬下巴。小津顺着他看了过去。许许多多观众的脸，数不胜数。“有那么多的人在看着我们，看着你罚点球。大家那么忙，却因为我们的表现或喜或忧，你不觉得这样很厉害吗？”

“别给我压力啊。”小津苦笑。

“大家明明不了解我们平时有多辛苦，却会在比赛结束后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

“是啊。”小津叹了口气，“唉，宇野。”

“怎么了？”

“如果我故意踢飞点球的话，怎么办？”

出乎意料，宇野并没有笑，他一脸严肃地问：“你被这么命令了吗？”

小津目不转睛地看着宇野。你也是吗？他想问，你知道什么吗？但这时小津却只说出：“我们会输吗？”他想到了西装男冰冷的眼神，此时他觉得输的不仅是比赛，还会输掉别的东西。

晃动的草坪静止了，如波涛般起伏的看台也安静了下来。

“如果我现在罚中点球，”小津说，“会怎样？”

小津的脚边飞出黑压压的手，抓住了他的身体。这可怕的、从草坪中伸出的手像要把他拽入塞满绿色淤泥的沼泽。掉进来就会轻松哦，它这么诱惑着自己。

“我要是现在罚中点球——足球比赛的结果真的会对世界产生影响吗？”

“会。”宇野立即回答。

“会是怎样的影响？”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见过的那件事吗？我们想要放弃足球的时候。”

他立刻就理解了宇野所说的场景。那既不是世界杯上明星球员魔术般的射门，也不是看过的漫画里登场人物的活跃表现。是放学回家的路上，两人哭着鼻子说再也不踢足球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场景。

“和那个一样哦。”宇野说。

“啊？”

“大家会产生勇气。”

不知何时宇野离开了。禁区里只剩下小津一人，连主裁的身影都看不到了。球门在视线前方，小津可以清晰地把握它的轮廓，连弓着身子的守门员脸上逞强的表情都看得清。

足球就在数米远的地方。

小津的脚慢慢离开地面，开始了助跑。他渐渐加速，靠近足球，挥手，膝盖一弯。

脑中，十七年前的光景再度浮现。

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和宇野一起在宽敞的人行道上经历的那件事。刚看到幼儿在街边公寓的阳台时，他们还不理解事情的状况。差不多有四层楼高的阳台上有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称之为婴儿感觉大了些。幼儿从阳台的栏杆中探出头往下看，正当小津喃喃着“危险”时，幼儿的身体咕噜往前一滚，直直落下。小津的呼吸瞬间停止，身体无法动弹。

轻松得就像盆栽落下，幼儿正逐渐接近地面。

有人在跑动。一名身穿西装的男人一边全神贯注地仰天看着，一边冲了过去。他双臂前伸，就像在可怜巴巴地乞讨一般，虽然他的奔跑姿势有些可笑，动作却很敏捷。

小津与宇野只是茫然地用视线追随着他。

或许只有几秒都不到的时间，却足够幼儿坠落。

脑中掠过幼儿与地面撞击的场面，“要赶上啊！”小津在心里呼喊。

幼儿落在了男人的手臂间。

安心与震惊，伴随着暖意在小津的胸口化开。

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正双手高举，发出了呐喊。身边的宇野也同样举起了拳头，像要高喊万岁。附近的每个人都是如此。人行道上聚集着几十个人，就是刚从对面走来的那些，服饰黯淡、表情阴郁的他们也和小津等人一样，因幼儿获救的瞬间而兴奋。他们发出不成句的声音，久久回荡的欢呼声并不仅仅是出于放心。有几个人互相拥

抱，出色地接住了幼儿的西装男却似乎意识模糊，像是总算从紧张中解脱了一般，一屁股瘫坐到地上，兀自颤抖。

地动山摇般的欢呼声淹没了卡塔尔的体育场，也撼动了小津。他终于发现自己正双膝跪地，上半身挺直，高高地举着双手。踢出的足球在球门里。从体内迸发出的喜悦，混合了观众席上的呼声与震动，化作更为响亮的声音。宇野一把抱住了他。“干得好！”他揉着他的脸笑着说。小津的拳头又一次伸向头顶的夜空。

围在抱着幼儿的男人身边的人们，回味着刚刚在眼前上演的一幕，都紧紧地握住拳，露出了开怀的表情。还是小学生的小津与抱着足球的宇野对上视线，同时用力地点了点头。

欢呼声久久不歇，拳头始终高举。

C

“是干事长打来的吗？”秘书官问。大臣一边收起刚挂掉的手机，一边含糊作答。

干事长说的还是同一件事。“为成善业，您必须做出决断。虽然您的证言会伤害到一个人，但反过来想，只要一个人受伤害，事情就解决了。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太平。”

大臣无法做出判断，再次拖延着没有回复。

到达政府大楼，他们立刻穿过自动门，朝建筑物内部走去。在走廊尽头的墙边停下等电梯。

“你认为小津他们真的参与了赌球吗？”大臣忽然对秘书官抛出问题。

秘书官扫了一眼大臣，说：“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情报来看是这样的。”

“如果不分析情报呢？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秘书官沉默了一会儿。并不是因为生气，也没有动摇或困惑，他只是在认真地思考答案。

“我不是很了解小津选手他们，只是……”

“只是？”

“我知道大臣最近在害怕某些事。”

大臣的目光从电梯的楼层显示屏上收回，秘书官的表情并没有变化，他继续说道：“我很担心。”

大臣感到出乎意料。“你在为我担心？”

秘书官不可思议地反问：“您为什么要为这种事吃惊？”

“我在害怕。确实是这样。”大臣不打算虚张声势，“我父亲经常说：‘懦弱是会传染的。’这好像是某位心理学家说过的话，很有说服力。懦弱与恐惧都是会传染的吧。一个人遇到挫折后，如果因为恐惧而蹲下的话，他身边的人就都会如此。连锁反应，最后谁都不再期待未来。我觉得父亲的小说或许都是黑暗的，虽然我没看过。”

“您都没看过您父亲的小说吗？”

“那种在家里都很磨蹭的男人写的小说，谁会想看？”

“他在家里很磨蹭吗？”

“好像还出过轨。”大臣揉了揉鼻子，露出了笑容，他想起父亲曾在病床上坦白出轨的事。当时他说反正都这样了，出轨的秘密不是该带去坟墓吗？父亲却反驳道“要和秘密生死与共”。“据父亲说，有一次出轨对象还打电话到家里。不过那时母亲碰巧看到地板上有只蟑螂，

吓得逃到了二楼，接电话的是父亲，于是天下太平。他笑着说，那一次用光了他所有的运气。”

“真该感谢那只虫子呢。”

“不过父亲似乎立刻就把它砸烂了。”大臣耸了耸肩说。

“您刚才说的那句话……”过了一会儿，秘书官低声嘟囔。

“哪句？”

“懦弱会传染。”

“啊，那个嘛……”

“您父亲曾在作品中引用过。”

“看来他非常中意这句呢。因为他特别爱瞎操心，我也很理解他会对这句话产生共鸣。”

“不过，还有下文哦。”

“下文？”

“心理学家的这句话还有下文，他全都引用了。”

“下文吗？”

“‘并且，勇气也会传染。’”

“啊？”

"'懦弱会传染，并且，勇气也会传染。'"秘书官说着扶了扶眼镜，"这是心理学家阿德勒说的哦。"

大臣的表情有些僵硬，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秘书官，觉得在那张面无表情、像人皮面具般的脸上也感受到了笑意。

"是吗……"他应了一句。

"二十七年前，大臣救孩子时的勇气恐怕也传染给了别人。"

"你也相信这个吗？"大臣凝视着秘书官问，"相信那么幼稚的话。"

秘书官的表情依旧毫无变化。"怎么说呢……只是，如果这种堪称幼稚的想法，却成为实际生活中指导人们行为的心理准则，那再说它幼稚又有什么意义呢？"

大臣沉不住气了，目光游移到秘书官的右手，发现他的手指上有一个很大的手术疤痕。

"这个伤是？"

"这个吗？"秘书官看着自己的手指说道，"我小时候喜欢摆弄妈妈的缝纫机，结果把手指缝了起来。食指和中指连在一起，弄得家里鸡飞狗跳呢。"

大臣眨了眨眼，怔怔地盯着秘书官。接着，他退后一步，检查起秘书官的脖子后面。虽然稍微偏离了颈椎的位置，但确实有一道疤痕。秘书官用手摸着那道疤痕。

"该不会是叼着牙刷摔倒后，牙刷刺进去了吧？"

秘书官面无表情地指着自己的右眼，说：“我小时候还因为打游戏过度，导致眼睛辨别颜色的机能出现异常。”

大臣越来越困惑，又问：“我想问一件事。”

“什么？”

“你被吸到电视机里以后，是怎么回来的？”

“那次可麻烦了。”秘书官忍住笑说出这句话时，电梯发出到达楼层的轻微响声，门开了。

超人

1

他左手捧着叠起的外套从大楼的入口处走出去，人行道上全是人。每个人都仰头看着正上方，发出喧闹的声音，或左或右地移动着。他回过头，却见一顶白色的帽子从上方落下，他把它捡起。对于周遭的嘈杂他并不怎么感兴趣，他一边确认着这顶从天上落下来的帽子是谁的，一边一步、两步地往前走。是从上方掉下来的吧，于是他望向大楼的天台，却看到了直升飞机。高层建筑的天台上现出红白的机身，看起来像是钩在大楼边缘，明显很不稳定。是在机场着陆失败了吗？定睛细看，虽然只有豆粒大小，但能看到直升飞机的起落架上悬着一个人，感觉随时都会坠落。

这条铺着花岗岩的人行道位于单侧单车道的马路西侧。

拨开东跑西窜的人群，他加快了脚步。脚跟着地，体重转移到脚尖；脚跟抬起，与脚背接触的鞋舌向后弯曲，就像人的眼角皱纹会随着年龄增大而愈发明显一般，鞋舌表面的皱痕也渐渐加深。

脚尖从人行道上离开的同时，鞋上的两串流苏仿佛在拌嘴的双胞胎一般碰撞、交缠、一蹦一蹦地跃起。

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公用电话，却不是亭式的，而是那种把电话放在独脚台上的简易型。很明显不能在这里变身。他从高级酒店门前走

过，然后横穿马路，把聚集的围观人群甩在身后。喇叭声响，一辆黄色的车飞驰而过。他一边脱下身上的西装，一边奔跑着横穿马路，手指伸入领口，把领带结往外拽。领带松开后，他又将手探入白衬衫前侧纽扣与纽扣之间的缝隙，往左右拉扯。几颗纽扣崩落到地面，湛蓝色的衣服从衬衫里露了出来，胸前有个巨大的黄色倒三角记号，上面画着醒目的红色图案，像是字母S。

马路对面的建筑物出入口有一扇旋转门，他窜了进去，野蛮地推了一把，旋转门开始高速旋转，数秒间已转了二十圈。当门停止转动时，他身上的西装、白衬衫、领带都消失了。就好像猛地甩动湿漉漉的毛巾后，水分会被甩掉一般。

他的模样瞬间改变。

在推动旋转门、使之咕噜咕噜快速旋转时，他已经裹上了一件美丽的蓝色衣裳，触感如丝绸一般。突然从肩膀处出现的鲜红色大披风覆盖整个背部，长度约到膝盖窝。眼镜也不见了。

“喂，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就站在附近的卷发男人发出吃惊的声音，困惑地质问，“在大庭广众之下穿一身裹住全身的湛蓝色紧身服是要参加什么活动吗？”

“之后再解释。”他回答了一句，忽地双手举过头顶，脚朝地面一蹬。下一秒，他的身体已浮到了空中。红色的披风翻腾了一下，然后，裹着蓝色服装的身体如同脱弦之箭般飞起。他右臂前伸，双眼紧盯着前方，速度加快，肌肤与空气摩擦而感到发热。背景消失在身后，身体正下方是马路。

紧抓着直升机起落架的女子终于还是松了手，开始下坠。她的尖叫声在四周回响，下面看着的行人也发出恐惧与悲伤交织的叫声。

红色披风飞舞，他贴着大楼的墙壁逐渐加速。身体化作子弹，笔直向上飞。

女人在下坠。她的脸朝上，翻着白眼，似乎快要昏厥。双手摆出万岁的姿势，像在表现她的无助——只能往下坠落。

他摆出在下方迎接的姿态，再一次提高了速度。双臂前伸，身体上升。

他将双臂弯成钩状，摆出简易摇篮的样子，恰在此时撞上了女人。垂直向下的力量冲击着他的手臂。披风晃动，加大了空气阻力，稍微抵消了一些速度和冲力。如同打开了看不见的降落伞，他缓缓落到地面，那是优雅如芭蕾舞演员行礼般的完美着陆。

脚尖触碰到地面，红色披风垂下。就像交响乐演奏完毕，指挥已停下手上动作，但要在饱尝了感动的空歇后，观众们才爆发出惊喜的掌声。掌声淹没了人行道。

“得救了！”“他飞了！”“没事了！”“他是谁？”

影像在这里暂停。鼓掌与欢呼声静止，飞在空中的超人也纹丝不动。操纵遥控器让画面暂停的三岛说：“拥有特殊力量的男人，就像这个超人一样？”

2

“和刚才看到的超人完全不一样。”与三岛面对面坐在沙发上的青年说。他歪着嘴，左右摇头，说：“我不会飞，而且，看，里面也没穿制服。”他拉开身上的西装，又解开白衬衫的几颗纽扣，把里面的衣服露给他看。是纯白的。

“那么，你能做什么？”

“我知道未来。”

即使是三岛，也因他一脸严肃说出的话而吓了一跳。三岛皱起眉，扭头看着坐在餐桌旁椅子上的我——我一直像注视比赛进程的裁判一样关注着两人之间的对话。喂，这个男人没问题吧？虽然三岛没有说出口，但那副求助的表情就像在说，该不会是什么不靠谱的占卜师吧？

这里是三岛家。

半个月前，因为一夜情，我落得和妻子分居的下场，而后每一天都在为住宿的地方伤脑筋。要么在公司里无谓地加班以拖延时间，要么在网吧过夜，或是去商务旅馆，并频繁拜访崇尚单身、住在二子玉川独幢公寓里的三岛。三岛是一位二十多岁出道的作家，成名后一直

坚持写小说。对于只对实用书籍感兴趣的我来说，看不出他写的小说有什么价值，甚至不曾通读过一遍，但据说他的书在世间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每当与其他朋友提到三岛时，对方大都会表现出羡慕之情。

三岛很聪明，这一点我也承认。他目光敏锐，就像从上空搜寻猎物的猛禽。他阅读，从网上获取信息，有时甚至查阅用外语写成的论文，给人一种总在思索的印象。他思考的主题都很普通，并不离奇，比如“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教育对人类本性的影响的极限”、“女性发起性罢工的效果”，等等，他总在反复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他并非想在什么报刊上发表观点，只是会偶尔上门拜访我，说“田中君，你能听听我的想法吗”，然后开始论述。虽然我无法判断这算不算有益的活动，但三岛热爱思考是毋庸置疑的。

另一方面，他也有幼稚得令人震惊的地方。他痴迷有超级英雄登场的电影与漫画，会模仿他们的动作与出场时的打扮，并时常为此得意。之前有一次和他一起去温泉，他把头贴在与女浴室分隔的墙上，对我说：“超人就是这样透视的。”他很开心地说着：“就是这样，把光照到墙上，墙就透明了。”他还把耳朵紧贴在墙上，说：“他的听力也很厉害，能一字不漏地听到那边的声音。”我费了半天劲才阻止他继续听下去。他还打过电话给减肥食品的制造厂商，愤怒地说：“盒子上写着‘这比您现在的做法更有效’，可你们了解我在做什么吗！”

还有，如果他支持的足球队输了比赛，他就会明确地表现出不悦，还会生气地说：“假球！我再也不看了！”我至今还记得二〇〇二年日韩世界杯上，日本队在宫城输给土耳其队时，他抓狂地大喊：“都是因为不用红姜队的球员！”结果被强制拉离赛场。

刚才也是，从有线电视上看到东京红姜败于比赛终场前的点球后，他立刻拨打电话，大声怒吼：“裁判的判罚明显可疑！”我不知道他打去了哪里。

大约十分钟前，这位自称本田的年轻人来到三岛家。按响对讲机后，他自称是安保公司的业务员，说话语气温文尔雅。“请您听一下说明就好，行吗？”他似乎是逐个上门拜访这一带的住户，推销针对小店和个人住宅的警备系统。若是平时，三岛必然会毫不理睬地把他赶走。然而刚才他却扫了我一眼，说：“田中君，要不我们听一下业务员会说些什么吧？”简而言之，他是为了排解喜欢的球队因不公判罚而输球导致的闷气，打算捉弄业务员。我则没什么兴趣。

或许已经准备好了吃闭门羹，这位业务员在被请进家中后表现得过于兴奋。这是个年轻的男子，年龄看起来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身材修长，溜肩，看着不怎么可靠，但黑框方镜片的眼镜与他很相衬，带有一番潇洒倜傥的风姿。

不知道他做了怎样的推理，总之他认定这家的主人是我而不是三岛，于是对我递出名片。“我叫本田，请多关照。”这大概，不，这一定是因为三岛一副吃闲饭的邋遢模样吧。

“不不，这里的主人是他哦。”我指着三岛。

没有一点大人样子的三岛孩子气地涨红了脸。“真不开心。”他闹别扭地说，“你真失礼，怎么看也是我更有一家之主的气势吧。”

本田一脸狼狈，很是慌乱，赔罪的态度就像要下跪一般。

“也不用这样道歉啦。”三岛难得体贴了一次。

“我总会有这样的失误，自己都觉得讨厌了。”

“你看，三岛，都怪你，让一个还有未来的年轻人如此沮丧。”

三岛十分厌恶地皱起了眉，然后叹了口气，厉声道：“会产生错误，都是因为你拒绝改正。”

我和本田都不做声，不知道他突然在说些什么。“这是肯尼迪总统说过的话。”三岛继续说着，“入侵猪湾失败后说的。人都会犯错，无论多么了不起的人都会失败、会犯错。田中君，重要的是承认自己做得不对。而承认错误比什么都要困难。”

不要说我，大概连本田也觉得无聊。三岛有些生气了，他大声说：“进一步来说，是错误制造了历史。”

“要开始说历史的事了吗？”我苦笑，“他可是来讲警备系统的啊。”

“田中君，你知道诺贝尔的故事吗？”三岛自顾自地说。

“诺贝尔？诺贝尔奖的那个？”

“是的，诺贝尔还活着的时候，有人弄错了，在报纸上刊登了他去世的新闻。”

“这样吗？”本田探出身子，大概是想示好。

“怎么又说起死亡新闻了。”

“实际上是他哥哥去世了，记者弄错了，写成他去世的报道。诺贝尔看到自己死亡的新闻而倍感震惊，但比死亡更令他惊愕的是，在那则新闻中，他被称为‘死之商人’。”

因为发明了炸药而被称为“死之商人”的这段逸闻我也有所耳闻。“我觉得，不要说死者的坏话了吧……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没死？”

“然后啊，田中君，过了几年，诺贝尔在遗嘱里写了诺贝尔奖的事。”

“是那样的吗？”

“田中君，大概他对被称为‘死之商人’的事非常生气吧，所以憋足了劲儿！开什么玩笑啊，让你们看看！”

“意思就是，‘我设了个诺贝尔奖给你们，怎么样’？”我狐疑地问，“诺贝尔是这么适合玩摇滚的男人吗？唔，不过他的心情也不是不能理解。”

“究其根源，是记者的误报。可以说，如果没有误报，诺贝尔奖就不会被设立。”

“也说不定还是会设立。”

“田中君净是歪理啊。你能理解我的吧？”三岛瞄了一眼本田，“是错误制造了历史这样的观点。再比如，你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么开始的吗？是因为奥地利皇太子被暗杀。实际上，还有五个人暗杀失败。”

“三岛，扯远了哦。”

“哼。”三岛哼了一声，明显不高兴了，“那么，就听一下商品的说明吧。”

* * *

从涉谷乘田园都市线到二子玉川下车，沿着蜿蜒细长的小路七拐八拐好几次后，会进入一片年代久远的住宅区，三岛的家就在这里。排成行的房屋与其说造型华丽，倒不如用坚固规整形容更合适。住宅区被高耸的围墙与气派的绿化丛围绕，的确，住在这里的人看起来会有引入警备系统的意识。换言之，我想说本田的贸然来访未必是无的放矢。然而三岛突然尖锐地指出："你看，这附近大多是有些年头的住宅了，对警备系统有兴趣的都已经装上了呢。"这么一说也确实如此。

本田挺了挺胸，说："正如您所言。"他像个战士般作答，"不过——虽然这么说有些不好，但每天都会传出令人不安的新闻，所以，以前对安保系统没兴趣的人，也有可能会在什么时候忽然感到害怕。"

"原来如此，就是说你们雇佣了一位名为恐怖和不安的业务员，发生抢劫杀人案的日子，就是赚钱的时刻。"

"是的，是这样。"面对三岛的讥讽，本田却诚实地应对，"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他摊开宣传手册，"我们公司会在诸多方面进行改造。"

"诸多，是多少？"

"比如，从玻璃窗开关感应及监控，到空气净化机，我们都参与经营。"

"空气净化机？"三岛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安保公司不仅能防范坏人的侵入，连不好的空气也能防范？"

“正是如此。”本田一脸认真地说，“而且最近，公司还就防止野猫随地大便研发了新系统。”

“野猫大便？”三岛颇有兴致地凑过脸。

似乎是在院子里装上超声波装置，能发出只有猫才能听到、并使其感到不适的超声波，以此赶走野猫。因为是通过红外线感知有猫来，所以在配置上还要考量感应死角。

“但若是老猫的话，听力会变差，就没效果了……”

“这也很有趣呢。”三岛对防猫装置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双眼闪着光，好几次插嘴。

我把泡好的咖啡摆到他们围着的矮桌上，三岛一脸认真地问我：“田中君，我家也弄个这种系统吧，你觉得呢？”

“不错啊。你是知名作家，确实可能会有令人不快的客人登门。”我开玩笑道。

“不，我说的是那个防野猫的系统。”

“那个……不需要吧？没见过有猫到你家的院子来。而且，你还常常想向猫借一臂之力呢，不是吗？[1]”

“田中君也爱说无聊的话啊。”三岛眼神冷淡，嗤笑着吐出一句，然后又絮絮叨叨地继续说道，“而且呢，猫和系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组合哦。动物没办法编入人类的系统，用系统是管理不了它们的。”

这时，本田的态度变了。他愣了一瞬后，看了看三岛，又扫了一遍墙上的书架，似乎留意到有好几本三岛的著作。然后，他十分慌张地把包拉到身边，从中取出一本文库本，说：“您是三岛老师吗？我一直很喜欢您的书。”我很吃惊，三岛的态度似乎也发生了变化。原本想捉弄业务员的坏心眼消失了，他端正了态度。

我则很不负责任地想，本田或许会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敦促签约，却马上从他口中听到了出乎意料的台词。“能和三岛老师在这样的场合见面或许是某种缘分，能请您和我聊聊吗？我有件烦心事，无法找人商量，原本已经自暴自弃到想随他去了。”他微低着头说道。三岛望向我，露出为难的表情。

“我读了三岛老师的那部作品，”本田提起三岛小说里的内容，“从最后的台词里获得了勇气。”

“啊……”三岛的表情有些无力。

“怎么了？一脸不高兴的。”我嘲弄他。

他却坦白道：“因为曾有评论家取笑我以积极向上的台词作为小说结尾很幼稚。”

“很受打击吗？”

“不，只是觉得那位评论家光凭最后的台词就轻易否定我的作品很无趣。说什么，就像结尾明快的电影，又能改变什么呢？一般读者这样说就算了，连评论家都这样吗？”

简单来说三岛就是不服气，我没兴趣理会他。

然后，过了一会儿，本田说：“实际上，我啊……该怎么说好呢，和普通人类有点不一样。”

“不普通？具体是指什么？”

“我有特殊的力量。”

本田像在痛苦地坦白自己的罪孽，那沉重的态度令我很在意。我开始思考该用怎样的语气与他对话，同时戒备着会不会在认真对待之后却反被他嘲笑。三岛似乎也在为如何回应而犯愁，他拿起手边的遥控器打开了电视，选择了一部我也很喜欢的老电影播放。屏幕上出现从宇宙来的超人，变身之后飞到空中，救下了从直升飞机上坠落的女人这一著名桥段。“特殊的力量……是指这样的吗？”

三岛这么问本田，而从后者口中冒出的却是这样的回答：“我知道未来。”

由于三岛一脸困惑不发一语的表情，我只好站起身，也就是以脱离裁判的旁观者立场，催促他加以说明：“是指能预知未来吗？”

青年的表情有些神经质，他转过脸，直勾勾地凝视着我。

“这个男人是田中君，算是我的助手。”三岛终于介绍了我。

待我再回过神来，会客用的玻璃矮桌上已经摆好了一排剪报，是本田从包里取出来摊开的。他一直随身带着吗？不会是新的诈骗方法吧！

报道的日期很分散——换句话说，纸张的褪色程度有着很大的区别。差不多有十张，而且报道的都是杀人事件和意外事故。我暗自想

象，他是不是准备得意地宣称这些事件与意外他都事先预测到了。

三岛双臂交抱，一脸不悦。

---

[1]原文为“猫の手も借りたい”，日语中形容忙得焦头烂额，甚至想让猫来帮忙。

3

秘书官坐在小酒馆的吧台旁，心神不宁地环视周围。

“冷静下来。”身旁的大臣说，“大家不会认得我的长相的，不会有人对才就任两个月的大臣有兴趣。要是做了许多许多坏事，或许会在电视及网络上公开长相，我还早得很呐。”

虽然已头发斑白，但眼镜和端正的五官还是透露出蒲柳之质的文学青年气息。仔细一看，这份从容中渗透了战胜人生苦难、历经磨练后的强韧。平静如湖，险峻如山。是因为孩子因病早逝？还是因为刚当上议员就被媒体蜂拥围绕的经历？大臣的处世态度既非睥睨世间，又与单纯地相信理想不同，而是更为灵活的方式。作为秘书官，跟在他身边虽然只有两个月，却已多次被其言行折服。

大臣抓起酒瓶，正要往自己的杯子里倒，秘书官忙道：“怎么能让您斟酒。”

“你这样的态度才惹人注目哦。”大臣笑了，然后说，“以前，我父亲的出轨对象曾经把电话打到我家。”他说起往事，“我母亲刚好在家，接了电话，闹得不可收拾。”

“只是想想就觉得是很可怕的场面。”

“是啊，或许麻烦的是母亲碰巧在家。不过，我父亲倒是很坦然。”

“那可真是……”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到，如果从容不迫，事情就总会有办法解决。”

“或许是这样……”秘书官叽叽咕咕地说，“但是，大臣您是名人，随便来这种地方还是不太好。”

“我成为名人轰动一时的事已经过去快三十年了，我记得那会儿是三十岁，那就是二十七年前。那么久远的事，没人会挂在心上的。”

“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大臣的年纪比秘书官大了一轮，已年近六十，但与之面对面时，秘书官总觉得对方是一个比自己还小的飒爽青年。另外，看到大臣不论年龄、性别，对谁都表现得很照顾，想来年轻时与女演员和女公关的香艳传闻或许也并非虚构。“你呢，因为工作细致所以得到信任。最终活下来的，都是认真的人。你当秘书官也很久了，经验丰富，可以表现得更有信心些。”听到大臣这么说，虽然口气生硬，秘书官还是满心喜悦。

“为什么您会突然想来小酒馆？”明知此时掩藏自己的样子也没什么意义，秘书官却还是缩着脖子，尽量不让周围人看到脸。

“没什么啊，在这样的地方喝酒不是很开心吗？”

不知何时，一位蓄着胡须的年轻人在旁边坐下，开始和大臣套近乎。青年留着一头长发，看起来还不到二十五岁，一身休闲装。一开始，秘书官保持着警惕，怀疑这位可疑的接近者会不会认出了政治家，然后佯装醉客使其大意，引诱他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并录音；或是假装醉酒发起身体攻击——类似这样的间谍行动。秘书官理所当然地想着，于是站起身对那人说了句“喂”，却被大臣制止了。

“没关系的，不过是喝着喝着就这样了。”大臣的声音很笃定。

“但是……”

最近数月，大臣身边很不太平却是事实。

他还是在野党时就酝酿的政策，在成为执政党后却被证明不过是纸上谈兵，还受到来自同一政党内部的压力。“一旦说过要干，就必须干到最后，不然会被在野党抓住机会。”大臣所处的立场岌岌可危。另外，由于他在电视新闻栏目中作出这样的发言——“政治家最不能舍弃的，是意气、尊严和体面”，引来了各种各样的臆测。

但大臣一直泰然自若，连一丝精神上的疲惫都不曾流露。“你看看他，”哪怕是此刻，大臣的表情都很松懈，“他的眼神很镇定，如果我的观察正确，那应该不是演戏。如果是演戏，被骗到也没什么嘛。”他说得豁达，秘书官虽然不能接受他的话，但还是坐下了。

“喂，大叔，你听好了。”年轻人用肘部碰了碰大臣，顺势将脸凑了上去，“政治！我想说一下政治！大叔，你不看报纸也不上网吧？”

大臣忍住笑。

“听好，这个国家已经完了。”醉客说道，“试着把球抛到空中看看。往上，在某处迎来顶点后，就要下落了，对吧？社会的成长和经济的成长也一样，描绘出的都是抛物线。虽然看起来正稳稳地向前，但早晚会下落。资本主义什么的，不更是这样吗？生产商品，再卖给别人；找到别人想要的东西，然后卖掉；再想出更多别人想要的东西，卖掉。这种事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想要的东西迟早会消失，研发新商品的点子会枯竭。那么，该怎么做？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把大家所拥有的东西全部夺回、弄坏、毁掉。这样就必须重来一次啦。为了卖出电视机，首先要抢走对方已经有的电视机，是吧？战争啦、大恐慌啦、大灾害啦，如果不利用某种办法重置，让一切重来，这个国家就完了。这是物理定律上的无能为力。国家的经济会一路直线向上，在高空中飞行，永不下落。会这么想的才叫愚蠢透顶。原本应该是富裕的人放弃自己手上的东西，但人都是不愿意放弃财产的。”

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而且语调毫无抑扬顿挫，让人听着难受。秘书官有些腻烦，大臣却对那男人用力点头。“哦哦，原来如此，是这样吗？那可真是不得了啊。”就像在倾听儿子的牢骚。

年轻人继续说着。

“说起来呢，经济发达了，国家越来越富裕，那么离破灭也更近了。你看，以前是没有洗衣机什么的吧。洗衣服然后晒干，光干这些可能就要花上一整天。是吧，大叔？而现在，这些事情有洗衣机和烘干机来做。于是，对着衣服洗啊洗的时间就空出来了，很方便吧？如果每一天的生活都有了闲暇，那样的话，会变成怎样？你明白了吧，思考无谓事情的时间就多了。会去思考诸如‘为什么生下来以后又必须去死’这种无论怎样思考都无能为力的事，于是人们开始追求自己的存

在价值。然后会怎样？毫无疑问，会拿他人和自己比较。这么一来，紧接着就会增加自我表现欲啊、虚荣心啊、嫉妒心这样的东西了。想成为被人羡慕的人、想尽可能地从事光鲜亮丽的工作、不想做谁都能做的工作、想当出头鸟、想干掉出头鸟。如果看到优秀的人会想‘啊，我也想那样，我也要加油’的话，这个世界还有可能成长，但普通人大都不会这样的吧。看到优秀的人，多半会想‘快跌倒吧，跌倒就大快人心了’。竞争社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大家一起努力、互相较劲的健康竞争。但多数并不是这样，而是把对方绊倒，自己轻松取胜这种消极的竞争。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地，大家都会因为害怕失误而畏手畏脚。

“冷笑社会！正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想站在可以俯视他人、分析他人、对他人冷笑的位置上。

“不努力的人想过即使不努力也能满足欲望的生活，于是引发混乱，做很多自私的事。他们视踏实工作为愚蠢的表现，事事想着先下手为强，从而走上歧途。

“政治家也是，只顾着国民支持率而缩手缩脚。如果只是去做一些会被国民夸奖‘干得好’的事，那就不需要什么政治家了！是这样吧？政治家必须要做的，难道不是想办法推进普通人会反对的事吗？

“最近有电话打到我家，是报社发起的那种被称为民意调查的东西。我当然很认真，简直是过于较真地作了回答。但是，你想一想啊，收集我这种外行人的意见，然后刊登在报纸上，说‘国民是这么想的’，这种事有什么意义吗？假设做一个‘你觉得民意调查有意义吗’的调查，然后多数人回答‘没有意义’的话，媒体就会停止吗？应该不会吧。民意调查就是如此没意义的事。”

“早点离开吧。”秘书官向店员示意结账。

“推荐他去我党的智囊团吧。”大臣开玩笑道。

“喏，恐龙。”年轻人继续说道，“喏，恐龙社会不是据说持续了一亿年吗？大叔，是吧？昆虫也是。

“大概是因为那些家伙每天为了生存就要做许多事，没时间思考无谓的东西吧。我在想呀，霸王龙在看到其他霸王龙时，是不会浪费工夫想比它过得好、度过让其他霸王龙羡慕的一生这种事情的吧？所以才能持续繁荣不是吗？蟑螂在三亿年前就存在了，那可是跟洗衣机无缘的年代啊。

“经济繁荣啦、发达的文明啦，这些东西最终会缩短我们社会的寿命哦。洗衣机让人意识到了自我。大叔，你不这么认为吗？”

秘书官把脸凑到大臣耳旁低语：“差不多该回去了吧，明天一早有发布会。”

大臣点头后，转向年轻人道：“但是恐龙不能打游戏，也不能看电影哦，足球也享受不到，大概也不曾因为看到美女演员的裸体而兴奋吧。”

“唔，因为恐龙们一直都裸着。”年轻人说着，终于抵不住酒劲，往前趴倒了。

大臣笑了，然后看着秘书官正色道：“说起来……”

秘书官像被美女盯着一般紧张。“什么事？”

“我能私下拜托你调查一件事吗？”

“什么事？”

“我想找一个人。”

“哪一位？”

“刚才，这个年轻人提到抛物线让我想起来了。二十七年前，我……”

大臣说到这里，秘书官已然了解。

“是被大臣救了一命的那个孩子吗？”

或许是因为不好意思，大臣的表情有些苦涩。“他现在在做什么呢？”

从店员手中收下找零，秘书官急忙从椅子上站起，走向店门。

背后传来醉醺醺的年轻人大声嚷嚷着的堪称放肆的梦话。

“因为恐龙不穿衣服，所以不用洗衣服！”年轻人叫嚣着，俨然是有了大发现的研究者。

4

我凝视着坐在沙发上的本田。三岛手托下巴，嗯嗯啊啊地看完摆好的剪报，说：“从你刚才说话的口气来看，你利用预知能力或是别的什么，提前预测到了这些事件和意外的发生，是这么一回事儿吗？”报道上登的都是些杀人事件和意外事故的新闻。

三岛肯定也和我一样不相信预知能力这种东西吧。坐在三岛身旁的我拿起剪报，又看了看印有保全公司抬头的名片，最后望向坐在面前的本田。

他正看着天花板，不，是头朝上仰，闭上了眼睛。这样子看起来有些怪，像是作好了某种准备。过了一会儿，他垂下肩，眼神笔直地射向三岛。

“您的想象虽然接近，却和实际有些不一样。或许可以说本质相同，但也可以说完全相反。”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田中君？”三岛问我，或许是想把从眼前这位青年那里接收到的不寒而栗传达给我吧。

“实际上，”本田坦白道，“这些报道上记载的，全是我引发的事件。”

我和三岛瞬间哑然。房间里只有放在边桌上的钟发出的声音，那声音一点一点刺进心中，就像在催促我们思考。

突然，一直目光锐利地盯着本田看的三岛跳了起来。沉重的沙发虽没有因他的动作而整体移动，但还是稍稍往旁边倾斜了一点。可见这一惊吓之大，足以撼动沙发。

“别害怕，我不会不分对象地加害。”本田有些慌张，就像暴露了自己的老毛病似的唠叨。

“但是本田君，你……”三岛把倾斜的沙发扶正，看着报道说，“这些全部都是你干的吗？列车上的事故也是？”

“该不会是你从背后推了一把吧？”我的语气中带有些许逼供的意味。

本田闭上眼，像小孩在忍耐悲伤一般。

有好一阵子，我们苦恼着该作何反应。我想过是否该立刻拿起电话报警，把这个年轻人交给警察，却不敢保证自己是否完全理解了他所说的话，说不定那只是某种比喻或举例。

正这么想着，本田却说起了似乎与正题无关的话。“每个星期，我都会收到写有足球比赛结果的邮件。”

“比赛结果的邮件？”

本田开始解释那是怎样一种电子订阅邮件，我怀疑他是想避开话题，但他的表情却很认真。

特定的几场职业足球联赛一开赛，比赛结果速报就会发到本田的手机上。

“很久前注册的，一直没解约，就延续到现在了。”他说。

“为什么你不支持东京红姜队？”话题至此，三岛终于身体前倾地追问。

本田却只是有些抱歉地耸了耸肩。

通常，比赛结果的邮件里会记录对阵双方、胜负、得分和得分选手，还会大概描述比赛进程。“然后，在两年前，忽然写上了人名。”本田说道，“本来应该写着球队名字的地方却写上了不认识的男性的全名。之后是住址、日期，然后是数字，就只有这些。”

“是什么可疑的骚扰邮件吗？”我问。

“一开始我没多想，不过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5

本田毬夫确实没想太多。发信方的邮箱地址没有问题，标题也和平时一样——“×月×日第×节比赛结果”而已。但在打开正文后，他就发现事情很奇怪，邮件中既没有球队名也没有比分，只有孤零零的一行字，写着人名、住所、日期，还有一堆数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本田毬夫有些错愕。他重新看了好几次邮件，不像是手机故障导致的，那么是发信方的失误吧，他单纯地这么想。只能扔到一旁了——如此推断之后，他想着或许之后会再收到道歉邮件，并没有放在心上。“请忘记上一封邮件的内容。”他甚至能想象出再次发来的邮件会这般轻描淡写。

翌日一早，他打开手机，再一次查看那封邮件，却只看到非常普通的比赛结果。

昨天晚上那个是什么？

他按着电话按键，却找不到写有人名的那封邮件。是看错了吗？因为疲劳而产生了幻觉？他扭了扭脖子。

同样的事情又在三星期后的同一天发生。

若将本田毬夫此后的感受与心情沿时间顺序写一本日记的话——因为本田毬夫并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只能虚构——就会像下文那样。

×月×日早晨

看了看昨天收到的邮件，却变回了普通的邮件。我去询问当系统工程师的朋友，发送这样的邮件在技术上是否可行，即是否能开发出这种时间不同，内容会忽然大变样的邮件。打个比方的话，就像是前一天还是蛹，第二天就蜕变成了蝉。对方告知若是电脑上收到的邮件，或许能编入错误显示的程序来实现，但手机上的邮件就需要费很多劲。而从网上搜到的信息来看，似乎没有其他人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我就没再放在心上了。

×月×日

隔了两个星期又收到了无法解释的邮件。陌生的名字加上陌生的住址，两周后的一个日期以及数字。为了能够亲眼看到邮件内容是何时完成转变的，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打开手机看一看，但一直到睡前，邮件的内容都没有变化。

×月×日

起床后，我打开手机看邮件，内容显示为足球的比分。它是什么时候变的？是被设置成“睡下、再起床”之后就会有变化吗？

×月×日

收到了无法解释的邮件，于是拿给恰好在身边的朋友看，却得到颇具冲击性的回答。“咦？二比一，千叶赢了啊。真好。可是，这个有什么奇怪的吗？”

×月×日

眼科检查没有问题，医生推荐我去一下精神科，但因为除了收到无法解释的邮件外，并无其他不便，还没到下定决心去接受治疗的地步。

然后是星期三，在本田毬夫去上班的路上。早上，常盘线逆行线的月台上和平时一样都是人。等候电车的人在大概会是车门的地方等间隔地排起队。前后左右都是互不相识的乘客，互相既不会打招呼，也不会点头致意，有点像站立在雪中的企鹅群。

广播提示列车即将到站。列车从右侧驶来，一边发出略刺耳的声音一边放慢了速度。透过列车窗口可以看到车里挤满了人，和平时一样，满员。车门打开，几乎没有乘客下车，企鹅们开始上车，一只只脚踏入满满当当的车厢。

车内挤满了人，本田毬夫夹在身穿西装的男人们之间。每当列车摇动，身体往一旁倾斜时，他都会失去平衡，歪向一边的乘客。那位乘客也会往一边靠去，整车人就像软绵绵的巨大果冻，变换着形状。也可以说大家都在互相帮助，让满员的列车成为尽可能舒适的场所。虽然态度冷漠、面无表情、心气不顺，却是在团队协作。

电车晃得厉害，乘客们微微倾斜，本田毬夫也调整着姿势。如果摇晃得再剧烈一些，乘客们大概会被捏合在一起，变成肉粘土吧。车

厢左右侧窗前分别有一排能坐七个人的长凳，本田被挤到了座椅前面。坐着看报纸的乘客给人感觉非常优雅，但本田毬夫并不妒忌，他们一定是通过一番战斗与忍耐才得到这个位置的。

本田无意识地瞥了一眼摊在眼前的报纸，巨大的标题跃入眼帘。是山形县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的报道。司机酒驾，车子冲进正在屋外散步的幼儿园孩子的队列，还写到有五人死亡。

虽然本田并不感兴趣，但在摇晃的列车里也无事可做，所以如果有文字出现在视野内，有时候就会读一读。他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不知不觉间看完了那篇报道，坐着的男人竟然一直没翻报纸。

引发事件的凶手的名字触动了他，好像在哪里见过，却并不认识。又看了一会儿，本田开始回想。

啊！他突然发现报道里的姓名和自己的名字很像，而他对这个与自己的名字有些相似的姓名有印象。这不是前几天收到的可疑邮件里写的名字吗？接着，他又想到，邮件里记载的日期不就是事故发生日，也就是昨天吗?

正在本田搜索模糊记忆的时候，报纸被掀过，有事故报道的那一面消失了，换成一整页的彩票广告。

那天之后，本田毬夫每次收到无法解释的邮件后，都会记录下其中的内容。

×月×日

我看了报纸。发现大前天发生的一起跟踪事件的歹徒，就是记载在上周邮件里的那个人。我去了邮件里写的地址，那里被警察与媒体包围，无法接近。

本田毬夫开始思考。

那封无法解释的邮件里，写下的是否是日后会引发某起事件的凶手的名字、住址，还有事件发生的日期？这会不会是预言犯罪的邮件?

那么……

该怎么办?

6

听了本田的解释，我和三岛面面相觑。虽然有无数疑问，但又觉得每一个疑问都归结到同一点——该怎么处理眼前这个年轻人才好？我无法判断。

三岛的脑筋转得很快，在听本田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大脑已经先行运转。他是推理出该如何把刚听到的预言邮件、杀人事件的报道，以及本田刚才的发言联系起来了吧。

“难道说，你相信了那个预言邮件，把将成为凶手的人杀掉了？”

因为我还没想到这一层，因此并没有立刻理解三岛话里的含义。

本田的脸抽了一下，又露出一丝满足。“正是如此，不愧是三岛老师。”他抬了抬下巴，像是要挤出些癫狂的气息，“我所杀害的，是如果放任不管，就会为一己私欲而杀人的人。”

我困惑了。脑中像是被灌了铅般思绪浑浊，相反，三岛却已经恢复了冷静。他皱着眉、绷着脸、瞪着本田，拿起手边的报纸。

“你有枪？”报纸上报道的新闻里，有好几个被害者是被枪击中的，“如果这些事件都是你干的，那你就开过枪。为什么你会有枪？你们公司还涉及枪支交易吗？作为防身用具？”

“是在最开始的时候碰巧得到的。”他说。

这个最开始到底是什么的最开始？我放不下心。

“我开始思考，我收到的邮件上写的，会不会是某个将引发某些事件——并且是会夺去他人性命的事件——的人的信息？只不过，虽说我这么想，却很难去相信。毕竟……”

“毕竟？”

“这不就成漫画了吗？”

“是啊。如果我把你刚才的话写进小说，肯定会被人笑话的。”三岛加重了语气，“而你现在正口若悬河地把漫画一般的故事讲给我听。”

“所以，我决定先到邮件里的地址去看看。”

他出发前往邮件里记载的地址，所幸是独门独户，他便以保全公司推销员的身份敲响了房门。

开门的是一个头发颇长的瘦削中年男人。平时推销的时候他会在对方尚未表现出不快时离开，那天他却执拗地扯着话题。或许是太过缠人，有那么一瞬间，男人脸上的怒火犹如岩浆爆发了一般，写满凶神恶煞，却又立刻收敛，摆出能乐面具般的表情，邀请本田进了屋。

“这样啊，那进屋吧。”

本田虽然诧异，却还是进了屋。这个家似乎是由著名房产商设计的，楼梯井及宽敞的走廊都给人气派的印象，起居室里的地毯踩起来

也很舒服。正当他的本职营销魂隐隐作祟，就要将错就错地脱口说出“您的住宅如此高级，引入安全系统不是很好吗”时，黑洞洞的枪口突然出现在眼前，告诉他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且不说营销魂，摆在面前的，是真正攸关魂魄的问题。

是突然有强盗冲进来了吗？他首先想到的竟然是迟了一步装安全警备系统啊，然后突然想起握着枪的正是这间屋子的主人。他的鼻孔张得极大，死死握着枪，对准了本田。

本田说得绘声绘色，我们听着，仿佛身临其境。

“那个人就是想开枪打人，不管是谁都行。”

虽然具体经过不明，总之男人弄到了枪。人手之后就想使用，据说他为此苦闷不已。一开始是抓附近的猫，射击，然后在垃圾日扔掉。但很快，他就想把子弹射到人类的肚子上。欲望在逐步升级，跟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是相同的道理。一个欲望满足后，就会产生另一个欲望。男人做梦都在想象开枪射人的瞬间，于是决定把近期会来家中拜访的保险公司员工作为目标。他像盼望圣诞节一般扳着手指等待那一天，没想到保全公司的推销员先出现了，而且非常烦人，他决定变更计划。只要能得到圣诞礼物，就算不是圣诞老人送的也没关系。只要能开枪，射中谁都可以。

“那个时候我能活下来，真是凭运气。我为了不被射中而跟他搏斗，那个电影里不是经常演吗？扭打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反弹力扣动了扳机，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被射中了。我慢慢地站起身，小心翼翼

地看了看肚子和肩膀，既没有出血，也没觉得痛。站不起来的是那个男人。”

“简而言之，”三岛伸出食指指向本田，“你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杀了人，还得到了枪。”

“虽然我并没想过会再用到，但还是带了回去。”

我和三岛又对视了一眼。我们两个在对待精神不稳定的少年方面都不太擅长，有些迷茫的感觉。

这时响起手机铃声，本田的手机发出短促的震动音。

“啊，正好是那个足球的订阅邮件发比赛结果过来了。”他看着邮件的内容，眼神就像正看着恶心的虫子。眼皮半开半闭，既像是在压抑情绪，不要过分激动，又似乎正聚焦于文字。他的眼珠从左移到右，然后又回到左边，往右滑动，是在读邮件的内容吧。期间他的眼睛忽然睁大，本田的脸色就在我们面前变得惨白。

“你没事吧？来，我看看。”我站起身，从他身后瞄着他手中的手机。

“不好意思，我有些震惊。”本田这么说着，依旧一脸失魂落魄。

“又是那个预知邮件吧？”三岛问。

“是的。”本田回答。他调整了一下呼吸，又咕哝了一句：“我吃了一惊。”

“为什么吃惊？”

“我能借用一下卫生间吗？”本田说。那样子看起来既不像在说谎，也不像在拖延时间。三岛告诉他卫生间的位置后，本田便脚步踉跄着离开了房间。

于是，留在起居室里的我和三岛趁机整理思路，要制定作战计划的话就是现在了。

“田中君，刚才的邮件是怎样的内容？”

“就是十分普通的足球比赛结果。写着东京红姜队〇比一点球失利。是刚才的比赛吧？”

三岛有些苦涩地咂了咂舌：“但明显古怪。”

“是啊，本田君的反应相当古怪。”

“不是那个，不，那个也确实古怪啦。我想说的是刚才的点球，后卫仅仅是脚碰到了球而已，裁判的判罚很古怪。的确，前锋在最后时刻的连续过人非常精彩，令人大开眼界，虽然是敌人也值得钦佩。再多说一句，我希望他能加入我们红姜队。只是那样不能算点球。你不觉得前锋的表现很蹩脚吗？如果那样就能拿到点球，那么在车站楼梯边脱下高跟鞋的女人也能拿到点球了。”

“是啊。”我敷衍道。一旦跟自己偏爱的球队扯上关系，三岛就会冷静全无、热血过头，甚至有些烦人。

“田中君，到目前为止，你对本田君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他有点精神崩溃，可能是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吧。”

“我倒不觉得他有什么异常呢。”

“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前景一片黑暗的社会里的人，谁都可能患有精神上的疾病。”

“确实，就算是你，也会因为和细君离婚而一蹶不振。”

这时，我脑中忽然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感觉像被木槌忽然从完全出人意料的角度“咚”地砸了一下。本田的话很难让人立刻接受，因为拥有预知能力，便为了防止犯罪而犯罪。就算他这么说，听的人却不可能轻易接受。但、如果、万一、这些是事实的话，那么他此番造访，会不会并不是偶然，而是带有某种意图呢？我不禁这么怀疑。

也就是说，本田会不会是来杀我或者三岛的?

我感觉汗毛根根倒立，就像足球场内的草坪。

时钟指针转动的声音又在房间内响起，我感觉就像有个小人儿，无视重力，在房间各处飞来飞去，用指尖扒拉着地板、天花板，还有四周的墙壁。

“你怎么了，田中君？”三岛敏感地注意到了我的变化。

“呃，搞不好……”

“他今天来这里莫非也是要完成自己的使命？你是这么想的吗，田中君？”

三岛也想到了同样的事，这让我很吃惊，一时无法回答。

“如果是那样，或许是来杀你的呢，田中君。”

我呆呆地盯着友人。

“因为我并没有打算杀人，而你就说不定了。哇，你不会是想杀了正处于分居中的细君或出轨对象吧？可能被他看穿了。”

从卫生间传来水声，本田回来了。

7

在眼前飘然浮起的足球朝着站在前方右侧边线的他落下。比赛临近终了，或许正好赶上球员们放松的瞬间，每位球员都站定身子看着球的去向。球场如同美丽的高原，绿草茂密如绒毯，在场的每个人仿佛注视着从远处飞来的气球般，追随着足球缓缓降落的轨迹。

就在他用右脚停下球的同时，气球变回了足球，绿色的草原也瞬间变回球场。这里不是悠闲的草原，这里是竞技场。

控球的他的正前方有一名后卫，后卫冲了过来。他轻轻地用左脚挑起低低腾起的足球，球从后卫的头上越过。用力过猛的后卫朝前倒下，他乘机调整姿势，追上滚动的足球往前跑去。看台上的观众爆发出欢呼声，仿佛撕裂了空气。

又有后卫从中场追了过来。

他左脚勾到足球，用钉鞋外侧一拨，球往左侧弹去。后卫慌忙停下，跟着足球的方向移动身体，但就在这时，他又用力把球往右侧踢开，后卫被晃得失去平衡，跪倒在草坪上。

观众的兴奋之情化为波涛，掀动了看台。

很好。这么想的人，是裁判。

如果能进球，那么一切就都没问题了。他压抑着喜悦之情狂奔。

不知不觉间，他已带球到了禁区一角，直面门将。

第三个后卫从另一侧赶来，左脚前伸，扬起右臂滑了过来。他急忙用脚停下球，一个急停。看着后卫从身旁经过，就像列车呼啸而过一般。之后，虽然只有一点点时间，他却已带着球跑到中间，硬是挤出一块可以做出射门动作的空间。

就是现在，射门！裁判心想，就这么拿下吧。他看了看表，还有时间。

然而，他没能踢到球。对方的一名球员，就是最早被球越过头顶的那名后卫拼命地跑回来，冲着球铲了过去。球飞到一边，他倒在了草坪上。

为阻止神出鬼没地过了众人、一路突破至球门的他，那名后卫也是豁出了性命来了一记飞铲。虽然动作野蛮，但值得称道，在那电光火石的一瞬间，那名后卫没有碰到敌人的脚，只是干净利落地把球踢开了。

理想中的铲球。裁判瞪圆了眼，接着苦恼起来。该怎么做？他犹豫的时间很短。刚才那名铲球球员并没有犯规，但放眼世间，到处都是或大或小的冤案。判罚永远不会出错的裁判是神，而迄今为止的人生已经证明至少自己并不是神。他吹响哨子，伸出手，然后掏牌。观众席上爆发出响声，绿色草坪如蛇腹蜿蜒般波涛起伏。PK[1]。

---

[1]点球

8

本田从卫生间回来后又坐到沙发上，叹了口气。“其实，我还是很混乱。”

混乱的是我们好吗？！我很想这么顶回去。

“那个，刚才的邮件，你看到的真的不是比赛结果之类的内容，而是所谓的预知信？”

“是的，写了人名和住址。”他回答后，念出了人名。似乎在哪里听到过类似的发音，不过也不是什么少见的名字，听过也不稀奇。然后，他又报出市内某处的地址及一个日期。

“那是未来歹徒的名字？”我问。

“日期是十年后，很遥远呐，田中君。”三岛捏了捏脖子，“这个名字就是加害者吗？十年后，这位会去杀人……真是很难就这么说出‘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这样的话呢。”

“像这样收到十年后的预告这还是第一次。一般都是一星期以后的事，最多也就是一个月。邮件的最后还有数字。看。”本田说着就要给我看手机，但我们所看到的，只能理解为足球比赛的结果。

“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吗？”

“平时都是一或者二，顶多到五。”

“现在呢？”

“一万。”

“差好几位呢。”

“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吗？”我又问了一遍。

三岛说：“比方说，会不会是距离事件发生的天数之类的？”的确，如果是十年后的预言，就能解释为什么数字会这么大了。

“不是那样的。”本田没有看三岛也没有看我，而是望向了稍远的地方，“这……大概是受害者的数量。”

本田继续说明。

到今天为止，他都遵从预知邮件将事件提前处理，防患于未然。严格来说，是为了防止事件而引发了别的事件。但也并非每件都处理了，如果事件发生地离得很远，很难前往——虽然也有过乘新干线去盛冈、搭飞机去福冈这样的远征，可还是因为种种制约，不得不对好几起事件置之不理。每次碰到这样的事他都会祈祷不要出事，但所有的期待都落空了。

“也就是说，实际上确实有如邮件所写的事件发生。然后，通过调查那些事件，我最终得出了结论，邮件里的数字和被害者的人数一致。”本田企图说得淡然，就像对上司报告研究结果那样。但很快，他

就把头埋在两手之间，拼命地压抑涌上的感情。“我总是……”他勉强发出声音，“总会抱着这样的念头，想着会不会就算我不行动，事件也不会发生。那些邮件全是骗人的，世界是和平的。如果能那样，我该有多解脱。我也想过，就算那些邮件是真的，但会不会除了我，还有其他人去阻止事件发生，就像业务员分片负责地区那样。”本田咬紧牙关，痛苦地吐出话语，他看起来十分疲惫。

我不知该对他说什么，只是反复张开嘴，再闭上，欲言又止。

“被害者是指……死者吗？”我又在意起细节来。

“大概是这样的。不过可能也包括受了重伤，之后去世的人。”

“如果数字表示被害者的数量，那么一万这个数字要怎么解释才好啊？”三岛双臂交抱，“一个凶手要一拳杀死一万人，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该不会是在路边设置杀人魔界的伊能忠敬[1]吧？”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在这里提到伊能忠敬，是觉得在完成走遍全国这一目标上有共同点吗？

“一万个被害者，这已经是战争的规模了。”我说，“我不觉得那个什么什么先生能引发战争呢。”

“也不是不能吧。”本田皱着眉，一脸泫然欲泣的表情，就像个迷路的孩子，“这个人是政治家。”他指向手机。

“啊？”三岛的脸僵住了。

我也屏住了呼吸，震惊得像侧腹刚被揍了一拳。

“你们对这个人的名字没有印象吗？他不久前刚就任大臣。”

我回想起刚才本田念出的名字。这么一说，的确好像有个同名的政治家。三岛看向我，抬了抬下巴：“田中君，这可是位很有名的议员呢。”

不要什么事都来征得我的认同！我很想这样埋怨一句，此时却没心情为此发火。

“如果相信这封邮件上的话，”本田的手机——看起来是这样，但实际上是因为他握着手机的手正在发抖——哆哆嗦嗦地微微颤抖，他举起另一只手靠过去，却也在抖动。“十年后，这位政治家会做出导致一万人被害的可怕事情，是这个意思吧？”

“导致一万人被害的事？”我一下子想不到具体的可能，“比方说？”

“不知道。”本田又双手掩面，“三岛老师，我该怎么做好？”

“怎么做是指？”

从三岛的声音感受不到情绪，我看着他的侧脸。

“我必须对这个政治家做些什么吗？”本田是刻意避免使用会令人不安的骇人词汇吧，他拼命寻找着用词，一字一句地说着。

“没关系的，本田君。”三岛干脆地回答。或许旁人看来此时的他没有任何变化，但与他交往多年的我知道，他的态度已和刚才截然不同，变得不负责任了。他想快点儿结束谈话。“没必要慌张。如果那封邮件是真的，事情发生也要到十年后了。”

“一万人哦。不是应该慌张……”

“十年的话，情况会有变化吧。人心，还有政治的动向，都会忽左忽右。今天的执政党，明天可能就是在野党了。就像预测十年后某天的天气一样，是不可能现在确认的。”

即便如此，本田看起来还是无法释怀，心中仍有疙瘩。坐在沙发上的他脸色惨白。

“话说回来……”这时三岛换了副口吻。

本田似乎对他要说什么颇感兴趣吧，只见他抬起头。

“话说回来，莫非，你是为了这件事来我家的？”

“哪件事？”本田发愣问道。

“那个呀，预知邮件啦。莫非发给你的邮件里写了我们的事？不，不是我，是这位田中君，对吗？田中君呀，别看他这样，可是憎恨着跟他分居的细君呢。如果置之不理，他很有可能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哦。”

“喂，三岛！”这个男人到底在说什么？！我开始怀疑起他的人品。

“这样吗？”是本田过于老实吗？他似乎把三岛的玩笑话当真了，一脸认真地看着我。

“什么是这样吗？虽然分居了，但我并没有恨她。本来出轨的就是我，若要恨，也是她恨我啊。”

“你知道有个词叫‘恩将仇报’吗？”

“知道，但我可没做什么恩将仇报的事。而且要说知不知道这个词，三岛，你明明也知道。”我拼命解释，很怕如果不说清楚，本田就会立刻站起身，从不知什么地方掏出手枪，本着“消灭害虫”的精神把我杀掉。

“啊！”本田似乎总算理解了三岛要表达的意思。“没有那样的事。”他否认道，“怎么会、怎么会。我来这里真的只是完成推销工作而已。”

“真的？”三岛用恶作剧般的眼神望向本田。

“真的吗？”我也不放心地追问。

“真的。”

“唔，不过‘是的，的确是那样，我是来杀田中先生的，因为田中先生是坏人’，这种话你也没办法在这里说。”

本田的脸红了，他用力摇了摇头。

“你不要逗他了啊，三岛。”

“我没有逗他啊。我只是想知道真相啦，田中君。”

本田离开后，沙发上只剩下我和三岛两个人。我质问他：“为什么最后你对他失去兴趣了？”

“田中君，你也差不多该醒醒了。”三岛的说话方式就像在安慰吵闹的孩子，“那是‘死亡地带’。”

“死亡地带？”

“是部电影哦。如果出现超能力和政治家，就必然是《死亡地带》[2]的套路。他大概也是受此影响才会编出那种故事的吧。”三岛说得斩钉截铁，“因为我发现一切都是他编出来的。”

“你喜欢那部电影吗？”我问。

三岛却露出相当厌恶的表情，干脆地回答：“我才没看过那种电影呢。”接着又感叹很早以前，他发表了一篇“拥有特殊能力的人与政治家对决的故事”时，被评论家揶揄“这不是《死亡地带》换汤不换药吗”，至今他仍对此事耿耿于怀。还说因为太不甘心，虽然还没看过，却知道大致剧情。

“就算是这样，把本田君的话和那部电影联系起来会不会有点武断？”我忍不住说道，“而且就因为这个中止和他的对话，或许会引发问题。”

“没关系的啦，田中君。”三岛很镇定，“就算他是超人——我已经确信他并不是——假设就算他真的是，一般人也没办法随便与大臣见面啊。”

“原来如此。”我表示理解。

“而且，万一发生大臣被袭击之类的事件，虽然无奈，但那时我们也只好向警察报告这个年轻人的事了。”三岛说完，这个话题也结束了。

三岛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然后又操控另一个遥控器，继续播放影片。

画面里的男人一边接受群众的拍手喝彩，一边将右手举向天，身子如子弹般笔直地飞过。他身着一身蓝色紧身衣，系着黄色腰带，胸前印着标志。

“田中君，说不定……”三岛盯着画面说，“他果然是超人的一种哦。虽然既不会飞，也无法反弹子弹，却一个人孜孜不倦地让坏事流产。”

“可是，足球比赛的结果和犯罪预告信息有什么关联呢？我完全无法理解。”我说。

“是这样的啦。那是已经超越人类智慧，属于电脑程式之间的沟通了。田中君估计理解不了，东京红姜队的胜利与其他各方面产生关联，最后导出了犯罪情报。一定存在这样的联系。”

“苦恼的超人啊。”我嘟囔着。

“是啊。”三岛说，“说不定他说预言邮件的故事，也是为了劝说让我们买入警备系统的权宜之计。”

“因为有可怕的杀人魔存在，所以请安装家庭防盗系统，这个意思？”

“是的，不安与恐惧才是最好的推销员哦。”

[1]伊能忠敬（Inō Tadataka, 1745-1818），第一个制作日本全图的人，他花了近二十年时间走遍日本，实地测量。

[2]《死亡地带》（*The Dead Zone*），大卫·柯南伯格导演的电影，改编自斯蒂芬·金的原著。

9

虽然早上的天气预报说近期会持续阴天，但还是能时不时看到蓝天。强风将遮蔽天空的云吹得七零八落，云层散开，躲起来的太阳探出头，阳光透过公寓四楼窗边的窗帘缝隙，照在正在起居室里睡觉的本田毬夫的脸上。本田毬夫的眼皮感受到射来的光，睁开了眼。他翻了个身，直起上半身，弯着膝盖，屁股坐在地板上左右张望。“妈妈。”他叫道，却没人回答。他看了一眼滚落在脚边的心爱的火车头玩具。

室内鸦雀无声，他喊了一声，却不像平时那样立刻就听到了妈妈的回应。本田毬夫站起身，睡眼惺忪，脚步蹒跚。他先往厨房走去，妈妈不在眼前时一般都会在那里。然而，没有动静，也没看到妈妈的身影。他又沿着通往玄关的走廊笔直走去，挺直了背，勉强能够到门把手。不安从胃直涌到胸中，当然，幼小的本田毬夫还无法认识到自己此时的感情是“不安”，总之就是坐卧不宁的感觉向他袭来，就像一个黯淡的小球，中心部分在微微颤动一般。他又回到了起居室。“妈妈。”他又一次喊道。窗帘静静地摇晃，它温和地挡住了风，鼓起来一块。窗户开了一条缝，本田毬夫注意到这一点，下意识地打开了窗。

平时，本田毬夫午饭后都能睡上两小时，所以他母亲时常会想，“要不要趁这个时间去做点事呢，比如买东西之类的”，但每次又会自

我克制，想到“如果出什么事就麻烦了，还是不要这样”。偏偏在这一天，她想起可以趁这个时间去一趟洗衣店。

把窗户打开一条缝则是因为考虑到高密度的住宅闷得慌，她想稍稍换下空气，让儿子睡得更舒服。

本田毬夫走到阳台上。和铺着地板的屋内不一样，他光着的脚丫感到一阵冰凉。阳台的一角堆着轮胎，两个叠在一起，放了两堆。那是冬季用的防滑轮胎，公寓一楼的车库放不下了。本田毬夫毫不犹豫地走到轮胎旁，开始攀爬。他两手搭在轮胎上，手臂一用力，就靠着肩膀和肘部的力量站了上去。于是他手抓阳台的栏杆，眺望着外面。

从四楼往下看，那景色并不会让他产生特别的感慨。遮蔽天空、外形不断变幻的白云在他看来也不过是个背景。不在家里，在外面——他的认识仅止于此。

本田毬夫只顾着寻找母亲的身影，他将头探出栏杆，向下张望。下面是人行道，他从正上方眺望着人行道。他注意到有小黑点在来来往往，发现那其实是人群后，他便更使劲地朝前倾，并张大了眼睛。这时，他看到人行道左边，有个捧着大袋子的女性，正小跑着朝公寓接近。

是妈妈，本田毬夫立刻就认出来了。虽然豆粒般大小的人影无法辨认长相，但那跑步的姿势、服装，更重要的是作为儿子的直觉，使他确信那就是妈妈。

“妈妈。”

喊出声的同时，本田毬夫的身体已越过栏杆，朝前方翻滚。身体因为头部的重量而倾斜，以栏杆为中心，迅速翻转。本田毬夫的身体遵从重力，从空中往下坠落。从离地距离来看，下落时间应该还不到两秒，本田毬夫却觉得经过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在下落。

发生了什么？逼近的地面又意味着什么？本田毬夫自然是无法理解的，他只是下意识地察觉到了危机。下落的速度非同寻常。他脑中的细胞被激活，开始为了活下去而思考。紧急警报响起，脑中的记忆库从一头打开。自诞生不过三年，别说防范高层坠落的对策了，他的脑瓜里连基本常识都很有限。此时浮现出的，是在车站看到过的飞驰的电车、动画片里的卡通人物、爸爸怒骂时的脸和妈妈的脸庞。“有任务要交给你。”从旁嗖嗖吹过的风在轻声细语，那番话虽渗入脑中，却又混入记忆消失不见。“事情是这样的。”他感觉到有什么人在对他说话。

坠落的途中，妈妈双手捂着脸的身影跃入眼帘。

身体好像撞到了什么——是什么人的胸膛。他晃着脖子，觉得眼睛鼓了起来，在眼眶里蹦来蹦去。

10

店内呈圆形，中央是一个圆形舞台，周围摆着圆形的桌子。舞台上的钢琴自动演奏出乐曲，真是富丽堂皇的一家店。

这家店有合作的警备系统吗？我为下意识寻找警备公司标签的自己感到好笑，这该称为职业病吗？

虽说是工作日的晚餐时间，但店里除了一名着装齐整挺括的男性侍者以外，看不到一个人。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店里只有两个人面前摆有菜品，就是坐在最里面那张餐桌旁的本田毬夫和大臣。

本田毬夫无法直视大臣的脸。虽然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过无数次，但见到真人的感觉还是有些不一样。

这个人——本田毬夫忍不住想，完全没心思品尝刚端上来的前菜——如果没有这个人，自己也不会坐在这里吧。

“你为什么找我？”本田毬夫问。差不多五天前，就在他有幸拜访了尊敬的作家三岛的家，并收到写有十年后一起重大事件的加害者信息的邮件后，住在广岛的母亲突然打电话联络他，告诉他那位大臣似乎想见他，并给了他电话号码。“终于能和救命恩人见面了哦。”虽然之前一直和母亲处于近乎绝缘的状态，但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并没有想

象中那般不快，本田毬夫觉得很高兴。同时他感到困惑，没想到“和大臣接触”一事会真的发生，他甚至忍不住怀疑这是不是新型的诈骗。

但是，他立刻决定与大臣见面。

与大臣见面的机会恰在此时出现，他只能认为这并非巧合。

在三岛家收到邮件，看到那个姓名的时候，本田毬夫立刻就知道说的是那位大臣，那位在二十七年前接住从四楼跌落的自己的大臣。在明白了这一点后，他感到浑身汗毛倒竖。

我必须杀了那位大臣吗?

“我一直惦记着你。”大臣的嘴角露出温和的微笑，“对我来说，你那次的事件也是我人生中仅此一次的经历，不惦记是不可能的。竟然接住了从阳台坠落的小婴儿……”

本田毬夫点点头，拿起叉子把蔬菜送进嘴里，不过完全没看蔬菜的品种，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我……”本田毬夫坦白道，“我经常看到大臣您。妈妈，还有爸爸，经常录下电视上的节目，还会剪下报纸上的报道。”

这是救你的恩人——双亲总是这么说。而母亲口中描述的“接住的瞬间”，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增添了几分戏剧效果，经过夸张和各种修正后，变得越来越像一场表演。

大臣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他低下头，面对着餐桌上的刀。本田毬夫凝视着刀尖，开始感到紧张。他有些焦躁，不知是否该立刻抓起那把刀刺向大臣。

“不，多亏了你，才有了现在的我。”

“我？”

“因为救了你，我的知名度增长到惊人的地步。当时我还只是个第一次当选的新人，所在的党派也渐渐失势。多亏了你，我才能继续当议员。而接住你只不过导致手臂骨折，这种事也太便宜了。”

“要说这个的话，那我才是如字面意思那样——多亏了大臣，我现在才能在这里。”

大臣眯起眼，看着盘子被端下，说道：“最近，我忽然想见见你。”

“为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碰巧，碰巧去了一家小酒馆，然后在那里灵光一现，想着差不多可以和你见面了。”

听到小酒馆，本田毬夫想起几天前读到的周刊杂志上的报道——大臣为了彰显亲民而前往小酒馆，但只有一位醉醺醺的年轻人来套近乎，而且看起来一点都不愉快。那篇报道如此揶揄，还配了一张似乎是碰巧在场的一个人偷偷拍的照片。根据身为目击者的拍照者所言：“大臣醉醺醺地嚷嚷：‘如果资本主义走上绝路，那就只有发动战争了。’”本田毬夫小心地把那篇报道看了一遍，始终无法忽略“战争”这个词。如果这位大臣会在十年后造成一场被害者多达一万人的事件，那么以这种规模，的确和“战争”相近。

本田毬夫望向放在一旁的包。

他早有准备，会在入口处被搜身，并检查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但事实并没有那样。当侍者提出“您可以寄存物品”时，他一口回绝了。

“大概有记者在什么地方看着呢。”本田毬夫环视没有人的店内，“把我们的见面写成讽刺好笑的报道。”

“如果是这样也没有办法，虽然对你很抱歉。不负责任、肆无忌惮地写作的人；人们去相信想要相信的东西；天很蓝，海很宽，政治家被拍砖；懦弱会传染，男人要出轨。”大臣有节奏地晃着脑袋，他笑着，不知有几分是出于真心，“但是没关系哦，真的没别人在。”

“会安装窃听器之类的吗？”本田毬夫真的有些担心。

“说不定店外有人把耳朵贴在墙上哦。”大臣开起了玩笑。

本田毬夫想象着有人蹲在墙外，朝这里偷窥的样子。

汤来了。容器里盛着绿色的汤，上面点缀着白色的奶油，形成一小片海湾。绿色的海洋变换着形状。

“前不久我看了一部卓别林的电影。”本田毬夫并不急于说什么，却还是没有条理地说了起来，“里面有这样一句台词：‘每一个人都是好人，但组成群体就成了无脑的怪物’。”

脑中忽然浮现这样的画面——大臣挥动旗帜，人群响应着，大声呼喊着前进。是可怕的暴徒吗？还是要完成某种任务的团体？

本田毬夫强迫自己关注菜肴，握着叉子的手僵住了，另一只手悄悄靠近，像要把手指一根根扯下来似的，让手从叉子上松开。紧张使他的身体僵硬。

如果眼前的婴儿在未来会成为希特勒。

脑中浮现出这样的疑问。

而现在自己要面对的决断就与之相似。

你能夺走眼前这个看起来纯洁无暇、宛如天使的婴儿的性命吗?这样做正确吗?

自己相信邮件中的信息而杀了人，这么做又是否正确呢？自己也不过是个凶手。

“我觉得呢，”大臣嘟囔着，“如果这二十七年里，你想到我就想着‘啊，我是被这种男人救了吗’，我会觉得很寂寞，所以我拼命地阻止这种事发生。”他像个孩子似的微笑着，“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你。多亏你，我才能认认真真从事政治家的工作，这简直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

“我现在有一个难题。”

“是关于健康方面的吗？”政治家面临的问题一般都是这个吧，本田毬夫轻松地想到。

就在这时，包里的手机开始震动。“把手伸进包里假装拿手机，然后突然把拿枪出来。”——本田毬夫的脑中掠过这样的声音。这不正是巨大的力量在向他发出“就是现在”的信号吗?

然而，本田毬夫还没下决心。他看了看手机，确认是公司打来的电话后叹了口气，说：“我能接一下电话吗？”

“请，请接。”大臣回答，继续道，“因为没有别的客人，就在这里接也无妨哦。”

本田毬夫摇了摇头，站起身回答：“可能会是些麻烦事，我去外面讲，不好意思。”他低下头，抓着手机，快步走向出口。

虽然他知道公司打来的电话多半是定期确认业务绩效，不会是什么麻烦事，但他想暂且去外面缓解一下紧张情绪。吹吹风，或许能理出思绪，他这么期待着。

跟站在出入口附近的女侍者打了个招呼，本田毬夫推开沉重的大门走到外面。清风拂面，这里虽然离繁华街区有些距离，却是个聚集了高级餐馆与酒店设施的高档场所。

对面是家老字号旅馆，古色古香的外墙让人能直接感觉到它的历史，即使在暗夜之中都洋溢着威严的气息。

他转向后方，身体靠着墙边，按下了通话键。

如他所料，这通公司打来的电话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三言两语应付了之后通话便结束了。本田毬夫把手机塞到屁股口袋里，然后为了平静心绪，他准备转过身做个深呼吸，却在这时看到一群不认识的男人。

他们全都穿西装、打领带，却完全不像绅士。倒不如说这身抹杀个性的统一服装，是为了掩饰他们的野蛮气息。

本田毬夫的喉咙忽然被掐紧，眼看着就要不能呼吸。眼前一位身穿西装、留着中分头的男人正用力拧着自己的脖子。因为难受，他的

大脑一片混乱，呼吸也乱了。就在这时，他感觉到腹部被什么东西抵住了，筒状的感触，是枪。枪口在不断加力，顶着自己，他感到一阵厌恶，就像被男性的生殖器顶着一般。

“大臣在里面吧？”男人中有人低声问，低沉的声音在潮湿幽暗的夜色中显得很清晰。

本田毯夫没能回答，因为他的喉咙被掐着，也因为他怀疑这群明显带着危险气息的男人找大臣的用意。既不会是友好的约谈，也不像是去发表正式的请愿。他们手上全都拿着武器，每个人都散发出杀气。受眼前的情形刺激，本田毯夫的心跳加快了。

“用这男人当肉盾，冲到里面去怎么样？”

团伙中有人——可能有好几个人——这么说。

“不要啊。”本田毯夫扭着身子。自己身为警备公司的业务人员却被突然造访的暴力摆布，感觉可以编成一句用来告诫人们不要疏忽大意的谚语。

后脑勺挨了一下。视野有一瞬变得明晃晃的，回过神时自己已是膝盖弯曲、四肢着地的姿势。然后有人在他背上踩了一脚，他当场就趴下了。

男人们筹划着先把本田毯夫狠揍一通，让他失去反抗的能力，待他变成一块抹布后再当肉盾。有人走近狼狈地趴倒在地的本田毯夫，一脚踹去。鞋尖踢到他的侧腹，他不由得发出呻吟。太痛苦了。本田毯夫的口中流出黏稠的唾液，使他无法呼吸。他呜咽着，感觉就要将

胃里的东西都吐出来了，会把刚吃下的菜肴都吐出来吧。他紧闭着嘴，恐怖和难堪眼看着就要从姑且还能称为皮肤的皮肤中喷射而出。

他的脸贴在地上。睁开眼就能看到皮鞋，西装男中的一人就站在面前。

“接下来，就狠狠地踩这个男人的头吧。大概能弄断他一两颗门牙吧。大家一起上。”

男人这么说了一番，可以感受到他那嗜虐的喜悦。本田毬夫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如果牙齿和鼻子撞击到坚硬的地面，会相当痛吧。

“请住手。”他哀求着，但没人听进去。

“哈？你说什么？”

“请住手。”

“哈？好好说。”他们笑了。

风在某处呼呼作响。

眼前的皮鞋消失了。不只是皮鞋，本该站在那里的男人也突然飞去了什么地方，现场只剩下一片惨叫。

到底怎么了？正想着，又响起另一个男人“咦——”的声音。风再度吹来，同时又有人消失了。

因为趴着，本田毬夫看不见背后发生的事。

来自空中。伴随着撕裂空气的风声，长着一张大嘴的怪鸟在空中滑翔着，突然一个急转弯，鸟把西装男们一个个啄起、再抛开——他的脑中浮现出这样的画面。

呼吸渐渐平静。

包围自己的那些人的气息都不见了。

本田毬夫战战兢兢地站起来，侧腹部的痛楚撕心裂肺。他看看周围，哪儿都不见西装男们。

嗖——嗖——他听到像是空气被搅动的声音，于是左右张望，很快就发现声音来自对面旅馆的正面入口。设置在出入口的旋转门正高速旋转着，速度超乎寻常，像旋转的直升飞机螺旋桨。

到底是谁，能让门以这样的速度旋转？本田毬夫呆立着，立刻望向上方。黑漆漆的天空中没有云，一弯淡淡的月亮仿佛一根香蕉。

在作家三岛家看过的电影场景掠过脑中。精彩救下从直升飞机上跌落的女子，之后在空中飞翔的披风男。

这时他觉得耳边有动静，吓得他几乎发出了尖叫。旁边有人在，是忽然出现在那里的。红布飘飘，晃入眼帘，但他没能转过身去确认。因为如果看到了，就不得不承认他的存在，而再也无法回头。他心中存有这样的恐惧。

“你也在战斗吗？”就在身旁的男人问道，本田毬夫的眼角余光隐隐看到蓝色质地的衣服。

“啊？”

“我们可不轻松啊。”男人说道。

正当他为该如何回答而苦恼时，周遭的空气忽然变得轻松。他知道那个人影消失了。

他揉了揉眼。

望向上方，定睛寻找应该正在空中飒爽飞翔，渐渐离去的人影，想寻找蓝色紧身衣和红色披风，最终却遍寻不到。接着，本田毬夫的眼中怔怔地落下泪，他想感叹刚才那位蓝衣男子的洒脱和美好。

11

店内空荡荡的。摆在中央舞台上的高级黑色钢琴，宛如一只四脚的动物，守护着这个被包场的房间。本田毬夫揉着眼睛从入口处步入房间，走近坐在最里面的餐桌边、身穿西装的男人。是大臣，他温和地迎接本田毬夫的归来。

“公司没什么问题吧？”

“没问题。”本田毬夫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他知道自己双眼通红，便一边解释是有灰尘人眼，一边揉着眼皮。同时努力压抑适才被暴徒们袭击后的激动情绪。

“刚好，开始上荤菜了。”大臣指了指盘子。

本田毬夫把餐巾挂到胸前，这时餐桌上的手机发出短短的震动音，似乎是收到了邮件。本田毬夫致歉后，马上拿起手机。

他的表情变了。

“怎么了？”大臣优雅地喝了口汤，问道。

“没什么……”本田毬夫回答，然后重重地舒了口气。那是与叹息不同的，因为安心解脱而吐出的气。

“您能读一下这个吗？”他把手机递给大臣，“是足球比赛的结果。”

大臣用餐巾擦了擦嘴，然后读起邮件。“什么？！”他提高了音量，“竟然是假球。”

本田毬夫凝神偷窥邮件的内容，标题是“有关上一场比赛的无效声明”。

接着快速扫了一遍随之显示的正文。

上面写着：“在足球联赛中执行判罚的几名正式裁判被查明参与了赌球活动。其中一名裁判承认在上一场东京红姜队的比赛中，在不正当情况下判罚给对方球队一次点球，商议决定，该场比赛无效。”这就是邮件的内容。

“啊……”本田毬夫发出呻吟，鼻孔随之鼓起，呼出不平稳的气息。“这算什么事啊？！”他喃喃自语。

“你不是刚看了邮件吗？”

“我看到的内容有些不一样。之前是误报吧。”

“和误报大概还是有些区别的吧。是黑哨和假球。”

“不，是误报。”本田毬夫的嘴角微微上扬，说道，“实际上，因为看了那样的误报，我还以为大臣您会在将来犯下重大的错误。”

“喂喂，是怎么回事儿？”

“但是，是误报。”本田毬夫浑身无力，几乎马上要从椅子上跌落。足球比分的变化，波及那封邮件里的可怕内容，事情就是这样的

吧。“那封邮件中写着，关于大臣的事，是失误。”

“虽然依旧不是很明白……”大臣的声音听起来有几分担心，“不过，你不要紧吧？”

本田毬夫的眼角缓缓渗出泪滴，但他自己并没有发现，而随后浮起的笑容挡住了泪。

“是解决了什么烦心事吗？”大臣关切地问。

“目前是这样的。”

是的，目前是这样。

将来的事还不明了。

本田毬夫的目光追随着侍从，看他完成一系列流畅的上菜动作后，说道：“不过，刚才那个，裁判很了不起呢。”他的声音很低，却能清晰地听到。

“了不起？哪个裁判？”

“假球的那个。”

“参与了假球还了不起？”

“东窗事发的契机不就是他承认违规吗？最近有人这么教导我：承认自己的错误比什么都困难。”

大臣凝视着本田毬夫。

“所谓错误，在你拒绝改正之前都不是错误。”

大臣沉默。过了一会儿，说：“是吗？或许也有事情是从承认错误开始的呢。”

“不是或许哦。可能已经有事情开始了。”

听着本田毬夫坚定的语气，我嘟囔了一句“好”。

同时我知道，房间里的大臣也说了一声“好”。

我的身体离开墙壁。接着，投影在墙上的餐厅景象——看起来就像被一个圆形放大镜围起来的空间——在迅速地缩小，原本还很清晰的屋里的声音也瞬间消失。“你趴在餐厅边做什么？”身后有人在对我说话，我转过身，看到一个身穿西装的男子。他的脸因为酒醉而通红，说话口齿不清，“是在随地小便吗？”

我没有回答，眼睛望向脚边，那里坐着一只黑褐色的猫，正发出天真的叫声。

我侧着头，双眼笔直看着上方，一片深邃的夜空。我将右臂向上举起，想象着自己浮了起来，浮在空中。就在此时，我的双脚离开了地面。

架设在餐厅外墙一角的监控摄像头捕捉到了男人忽然消失，随后腾飞到空中的瞬间。留下了身边的猫与醉汉。又过了一会儿，镜头中的猫也不见了。

密使

我（青年）

起因是预约购买家庭游戏机。事先公布的是从当月十日开始接受预定，所以当天深夜我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在笔记本前严阵以待。大学生活开始已有半年，我已经习惯了独居，每天过着慵懒的日子，唯一的烦恼是“能不能成功预订到游戏机”。不得不说，这也是一种幸福。

因为不确定预订是从十号的几点开始，网上流传的说法是：“十号全天，游戏机零售店的主页都接受预订。”于是我决定从十号零点前，也就是九号快结束的时候开始挑战，先下手为强嘛。

但那天约好了和短期大学的女孩子们一起出去喝酒，身负预订游戏机使命的我不得不在第一轮结束后就回家。社团的男干事阻止我道：“三上，这就要回去了？还要去喝第二轮呢。明明你在高中体操部的故事那么受女孩子欢迎。”高中时，我企图含住自己的生殖器，后来在不断摸索中练会了后滚翻。这个故事——当然不是真的——已成酒局上“蠢事大公开”的固定节目。我撒谎说身体不舒服，道歉后离开了酒馆。“喂，三上，快把身体治好哟。”干事说着要和我握一次友谊之手，看起来像演戏一样。我回握了他的手后，女孩子们不知怎的都笑了。大概是为了让她们高兴，我又与其他伙伴握了手。然后在大家的目送下，为了游戏机回了家。

电脑显示出目标网页，电脑旁早已放好了电子钟，我听着手机中的报时对好了时间。我要在恰好零点时——确切地说是在那之前几秒——刷新网页，如果出现预订按键，就立刻办理申请。作为预先练习，我无数次地摆弄鼠标，用键盘迅速敲出自己的名字与住址，又想着是否该索性先打好，之后复制。

终于快到零点了。虽然觉得为这种事而心情激动的自己有点可耻，却还是双眼紧盯着电脑。我看着电子钟，开始读秒。再过一秒，就是第二天，十号了。这一瞬间，我气势如虹地敲下了键盘。

画面没有动。

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出错了吗？不，是因为全国上下有无数人正在浏览这个网页，所以服务器有压力了。是这样的吗?

那一刻，我并不理解真正发生了什么。

发现电子钟停在“23:59”时，我“咦”了一下。

连钟都停了吗？我很吃惊。望向墙上挂着的钟，同样也停在了零点前。接着打开电视试试吧。然而，就在我找到遥控器，刚拿到手上时，电子钟的指针走过了零点，电脑屏幕也顺利显示出网页。墙上的时钟也动了。最终我的预订之战告负。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以秒为单位刷新网页并自动下单的免费软件，而我竟然连这种事都不知道。

我

“它会变成这样。”听到面前的青木丰测量技师长这么说，我想到了减肥商品的广告。把有赘肉的腹部的照片与结实小蛮腰的照片摆在一起，这是经常见到的手法。“这个会变成这样”，广告里总会这么说明，仿佛是在无声地宣告“当然是瘦的这边比较好”。青木丰测量技师长一定也是同样的心情——“这边比较好呢”。

前几天看到的减肥商品宣传单上是这样写的：“有如此特别的方法，比您了解的其他方法都更有效、更实惠。”

时间回到二十分钟前，他刚开始说明。

在如同骰子内部般的白色单人房间里，我和他面对面。这个男人——青木丰测量技师长——五十多岁，白发不多，发型是整齐的三七开，再加上他总是身穿西装，很难让人想到他是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不过，既然是有一定权限的管理者，就一定有许多管理工作，那么，会有这样的气质也没什么不对吧。我得出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解释。

“我想您应该听说过时间悖论的事。”首先他这么说道。面对比他小将近二十岁的我，他依旧言辞有礼，语气甚至有些敬重。我坐在真皮的豪华椅子上，靠垫也很舒服。

“啊，我听说过。”我回答，“就是如果时间旅行回到过去，把生产前的母亲杀掉的话，会怎样，对吧？母亲死了，自己就不会诞生。咦，那么在这里的自己会如何？就是这样的矛盾吧？”

“是的、是的，您很了解呢。”他说。

能被表扬果然还是会心情愉快。

“那您知道，为了不产生这样的矛盾，应该怎么办吗？”他又追问道。

“我以前看过的电影里，会设定成就算时间旅行回到过去，也不能做出会产生矛盾的行为。比如无法杀害自己的母亲。”

“是的。但我现在觉得，实际上并非如此。”相对于最近学说的解释，他的说明感觉更加个人，像在说他自身信奉的信仰一般，“打个比方，我和您现在所处的世界是A，然后假设您时间旅行回到了过去。”

“是打比方吗？”

“然后，就假设您要防止您的恋人遇到意外吧。”

“呃，”我低头苦笑，“可我没有恋人。”

青木丰测量技师长的表情毫无变化。“我知道。”他说道，“是假设。”他加重语气，“假设您有过一个恋人。一个既美丽，性格又好的恋人，但在距今十年之前因为交通事故去世。就把这个A世界设定成这样吧。”

“原来如此。所以我才要回到过去，将车祸防患于未然。”我理解了故事背景。

“这样一来会如何？新的世界会产生矛盾吧。”

“新的世界？”

“您回到过去拯救了恋人——就把您恋人活着的世界叫做A’吧——您回到过去救了恋人，那之后的世界是A’。”

“那我的状况会怎样？”

“或许有点混乱，简单说，就是在那个世界、那个时间点上会有两个您存在。有一个是从A世界回去救恋人的您，另一个是本来就在A’里生活、并且比您年轻十岁的您。”

“顺便问一句，如果我又一次时间旅行，回到‘现在’，那么我所回到的世界是？”

“是A。再怎么说您也是从A世界出发的人，如果要回去那也是回到A世界。您的恋人还是死的。”

我忍不住歪了歪头。“我回到过去，进行了一番行动后，诞生了A’世界。这样的说法可以吗？”

“和这个又不太一样。原本就有分歧点，A’是在那个时间点的分支。”

“在我回到过去之前就有分支了？”

“如果把时间想成从过去到未来这样直线前进的话会很混乱。并不是这样的，应该这么想：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同时存在的。比方说，国道上有各种各样的岔路口、交叉点。您可以转着方向盘，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驶入别的路。但那并不表示您打着方向盘、踩着离合器，就造出了岔路口。岔路口是原本就设置好的。”

“在哪里？分歧点设置在哪里？”我忍不住——虽然我知道根本看不到——看看自己的周围，想着这里、那里会不会树着标明分歧点的旗帜，“那么，比如我此时挠挠脸或者不挠脸，也会造成世界的分歧？”

“在我们已知的范围里，人的举止或者很小的动作并不会成为分歧点。如果是那样的话，世界上就到处是分歧点了。就好像一个程序，充斥着if、switch、else，以及case这样的判断语句。话虽这么说，但实际上，我们还不是很明白到底什么样的事件会让世界产生分歧。我们知道世界存在分歧，也能把握是怎样的分歧，但并不明白其中的规律。请回想一下费曼[1]的名言，‘物理学家们是国际象棋比赛的观众，他们不知道弈棋的规则，只能观看比赛，并试图找出其中的规律’。我们观测世界中发生的现象，并想找到其中的规律，因为谁都没有规则手册。”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青木丰测量技师长。

他毫不介意地继续说着：“我想您或许也知道，世界是以A、A’、A”复数存在的想法，本来也是从微观世界量子论中得来的。”

“我不知道。”

“电子呈波形时，在那里的同时也在这里，这是它的状态。但在我们观测到的那一瞬间，它停止在一个地方，成为一个颗粒。关于这个，您是知道的吧？”

我不禁感到像被怀疑不懂一般常识般的屈辱。“以前或许知道。”我含糊其辞，“但现在我不知道。”

“在微观世界里，这样的事是成立的。而在我们的世界里，电子只存在于固定的某一处。同时它也存在于另一个世界固定的某一处。在我们观测到之前，电子并不只存在于我们的世界，还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理论上是这么解释的。不过，唔，简而言之，你理解成平行世界就可以了。”

“平行世界我是知道的。”总算到我至少有所了解的范畴了，我松了口气。虽然就算说什么平行世界，我所知道的也不过是电影和漫画里的内容。

“时间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歧点，从分歧点会分出好几个世界分支。到这里能理解吗？不过最重要的，是接下来我要说的。”

“接下来是什么？”我想做笔记了。

“现在在这里的您，最多也只是在世界A里的您，并不存在于A’。就是这一点。”

虽然不是很懂，我还是点了点头。

---

[1]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 1918-1988），美国物理学家，提出了费曼图、费曼规则和重整化的计算方法，获一九六五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我（青年）

一个星期后，我又一次起了疑心。因为教经济学的老师忽然休息，我和差不多十个朋友决定去户外草地踢足球。从教学大楼后门出去没走多远就到了河滩，再弄到球，就可以踢足球了。我们五五对阵，在场地上跑来跑去，最终以平局结束了比赛。久违的运动使得大家都气喘吁吁的，有好一阵没办法好好说话。呼吸恢复正常后，我们互相握了握手，这举动有一半是开玩笑，另一半却是因为真的有了同伴意识。我们彼此笑着说："真是一场精彩的比赛啊。"

问题出在那一晚，还是零点。我正在看借来的DVD，讲述的是一个专偷人钱包的扒手被危险的黑恶势力盯上，要利用他的技术做坏事的故事。原本应该一边看着后半段的枪战一边迎来新的一天，但画面突然在中途静止了。我扫兴地以为是DVD出错了，折腾起遥控器。

然后我望向墙上的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匆匆一瞥，却发现秒针停在零点之前，也就是五十九秒的位置。我觉得这个情景似乎在哪里见过，然后便想到之前预订游戏机的事。

我立刻陷入思考：

接近零点时，所有电子机器，包括靠电池运作的钟都会变得不正常吗？

翌日，我跟朋友们提及这件事——那个时候我完全不觉得有必要隐瞒——他们只是表示有些许兴趣，也就是“就这个话题热议大约三十分钟”这种程度的兴趣。有的说是灵异现象，有的说是电磁波，还有人说最近的电器都很容易坏。经过一番热闹的讨论，却没有得出任何能称为结论的东西。唯一比较现实的方案也只是“今晚再看同一张DVD吧”这样的建议而已。

他们说虽然连续两个晚上看同一部电影会无聊，但可能会发生同样的事。

晚上，老实又空闲的我真的看了同一张DVD。意外的是，哪怕连续两晚观看，这都是一部让人觉得享受的电影。不过，前一晚那样的事并没有发生。

我并没有因此而失望，也不觉得是白费力气。只是想，大概还是机器状况不好吧。

此后，到我能掌握这个现象，或者说掌握其中的规律，差不多又花了一年的时间。然而，虽然我在这一年里掌握了这个现象，却没胆量把这一年的经历都叙述一遍。

所以，我就一口气讲结论吧。

线索在刚才讲过的两个事例中都已出现。我在零点经历了奇妙体验的那两天有一个共通点，就在刚才的两个事例里。

是的，是握手。

只有在我与他人握手的日子里，“那个”才会发生。

“那个”是什么呢?

留意到这个现象后我开始投入热情去研究，在通过实验不断摸索的过程中，我首先想到的是——“莫非时间停止了？”从某种角度来讲，这是正解，不过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准确。

比如，有人说感冒是万病之源，你不能否认，因为超过一半的疾病，初期症状都和感冒很相似。因此，“虽说只是感冒的症状，但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病，所以要当心哦。”——这样的提醒无疑是正确的。可又不能解释为“不管什么疾病，都是因为感冒缠绵不绝导致的”。感冒是万病之源是对的，但准确来说，它又是不对的。虽然掌握了表现方式上的规律，结论却是不正确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那个“时间停止了”的推论，也是不正确的。

我只是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使用所存下的时间而已。

用白天捡到的零钱买果汁——和这个感觉比较接近。在零点以前用完一天的积蓄。

那么，时间是从哪里攒下来的呢?

就跟捡到的零钱是他人之物一样，我所得到的“时间”也是他人之物。我就像与人接触时顺走钱包的扒手一样，每天从别人那里抢六秒的时间。而握手，则能让“扒窃”变得冠冕堂皇。

我

青木丰测量技师长看起来既不兴奋，也没什么疲态，他继续着话题。我则几乎要以为他不是人类，而是具备解说机能的人造机器人了。

“比如说，假设现在，这个世界A将要发生可怕的事情。”

“比如……”我想着该举出什么例子，“比如，抗生素无效的可怕抗药菌开始蔓延之类的？”

青木丰测量技师长深深地点了点头，说：“了不起的想象力。”

我有些不好意思，难道是这主意太老套而被挖苦了？

“就假设为了阻止这种抗药菌蔓延，您回到了过去吧。”

“我吗？”

“然后，在某个时刻、某个地方，您发挥出某种影响力，改变了历史。”

虽然“某种影响力”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差点让我发笑，但我还是回答：“好。”

“您改变了世界，抗药菌不会出现了，世界一片和平。唔，和平啦、幸福啦有点假，但至少抗药菌不会蔓延了。”

“所以该说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吗？”

“但是——请好好想想。如果，没有抗药菌蔓延的世界并不是A，而是分支上的世界A’，那会怎么样？身在世界A的您还是没能从危机中逃脱，不过是确认了A’的存在而已。”

“也就是说，世界A里依旧有抗药菌蔓延吗？”

“是的。您要做的，并不是去分支世界，而是要防止抗药菌在自己生活的世界A里蔓延，为了拯救身在这里的自己。”

我理解他想说的了。原来如此，或许真是这样的呢——我很想接受他所说的，但我却说：“只是，这种事情，有可能吗？如果过去发生了变化，那不就是让世界走上分支了吗？”

“如果能把矛盾控制在最小限度的话，是有可能的。就像我一开始告诉您的那样，为了不发生时间悖论而有了平行世界这样的观点。但如果反向思考，只要不发生时间悖论，就能既维持现在的世界又改变历史。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的眉头拧得更紧了。“我不是很懂……”我战战兢兢地说，“不过呢，如果回到过去，把‘抗药菌蔓延的世界’变成‘没有抗药菌蔓延的世界’，这不正是巨大的矛盾吗？”

“并不矛盾啊。只是单纯的变化而已，逻辑上并没有崩坏。”

他说得那么肯定，我都不知道该作何反应。“分歧”和“单纯的变化”，分界线到底在哪里?

青木丰测量技师长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疑问。“当然，贸然制造很大的变化是毫无意义的。”他像是补充说明似的继续说道，“比方说，如果在发车前给开往新潟的新干线施加‘去盛冈’的力量，那么毫无疑问，事情就会变成‘请乘坐别的新干线，利用别的线路吧’。也就是说，促使世界进入了分支，奔跑在另一条线路上。但如果不这么做，而是渐渐改变应该驶往新潟的新干线轨道，就可以不露痕迹地让车子转弯，朝着盛冈的方向前进。这样一来，世界就还是A，却能到达目的地——盛冈。”

我觉得自己正在渐渐接受这谆谆教诲。

“但是，这样的事真能做到吗？从过去到未来，一点一点地，让时间的流动发生变化。”

“和多米诺一样。只要有一点变化，多米诺骨牌就会接二连三地倒下，最终到达终点。”

“那个是要计算的吗？通过模拟演算？”

青木丰测量技师长缓缓地抬起下巴，迅速地看了一圈平整的墙壁。“这里就是用来计算那个的地方。”

在千叶县市川市的一处物流仓库，可以看到主题公园里的游乐设备，地下，就是我现在身处的地方。走进一栋约三层楼高的白色建筑，里面有一架电梯。大概在几十分钟前，我乘着电梯来到了地下。打开门，站着两名警卫员。被白色墙壁围绕的小小候梯厅里，只连着

一条路，通往前方，我立刻明白那里面就是设施的内部。安检过程十分麻烦，携带的物品都要让警卫员拿着金属探测器检查一遍，接着是门卡认证、密码认证、指纹认证，以及声音认证。

“如果没通过检查会怎么样？”那时，我纯粹出于兴趣问他。

“通往前方通路的门会关上，后面的电梯门也无法打开。你就会被关在这里。然后，墙上的喷射口会喷出瓦斯。不一会儿，身体就会麻痹，无法动弹。”

“那么，这里的警卫员们不是也会被麻痹得无法动弹吗？”

“他们会事先服用解毒剂。”

听到如此蹊跷的说明，我不由得心生警惕，怀疑这是不是真的。但既然是他说的，那么就应该是真的吧。

“以前有一个送快递的，一不留神跑来了这里，就被瓦斯毒倒了。”青木丰测量技师长在笑，我却不知道该不该为这个故事笑。

“快递员会到这里来吗？”

“因为这上面就是某购物网站的仓库啊。”我也不知道这能不能算解释，“什么东西都能当日送到，很方便哦。但只能到这个厅为止。”

完成安全检查后，我们朝着打开的自动门前方走去。这是一条长长的通道，又白又长，宽度刚好够两个人并肩而行。打开最里面的那扇门，就来到了我现在所在的房间。

“这个设施很大吗？”我问。

“以市川市为中心，一直连到船桥市，还有江户川区的荒川附近。全在地下。”

“那么大。”我完全没想到地下会有如此庞大的设施，也想象不出来，“设施里有什么？有好几个这样的房间吗？”

“基本上都是电脑。用来计算的。然后就是满满当当的测量技师了。”

我没有问测量技师的具体人数，一定是个耸人听闻的数字吧。

“在这里计算时间的流动和分歧吗？”然后对话就从那个比喻开始了。连我都察觉到，时间悖论与时间旅行者的话题，和这个设施的真相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青木丰测量技师长又点了点头。我发现他是个很少眨眼的人。

“是的。用来掌握各种分歧，判明世界A、世界A'，还有A”。”

“这种事，有可能吗？”

“蚂蚁的费洛蒙。”

青木丰测量技师长忽然吐出这样一个词，我不由一个趔趄。

我（青年）

真正的扒手，在发现偷来的钱包里有巨款时，会毫不掩饰内心的兴高采烈，并从中抽掉几张纸币吧？但我可不是这样。不管对象是谁，都只能得到固定的量。不，这么说不准确，应该说，无论握多少次手，我都只能从一个人那里借来六秒。

虽然我通过摸索与实验掌握了这个现象——“时间扒手”理论，但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的规律是——“如果跟人握手，时间就会停止”。我只捕捉到了现象，却没能得到真相。接着，我认为——“握手的人数和停止的时间成正比”。而且在这个时候，我还没想过这是“从他人那里抢走时间”。“和我握手的人会在当日零点前失去一部分时间，而他所失去的那部分时间，会变成我的东西。也就是说，我顺走了时间。”最终得出这个结论时，我已经开始对这项私人研究腻烦了。

当时，我正和同年级的同学们在小酒馆里胡闹。偶尔看表发现快接近零点了，这时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于是趁着酒劲，毫无条理地说了一通，并刻意摆出一副一喝多就爱向人致谢的醉态，咕哝着“感谢大家、感谢、感谢”，和在场十人中的七人握了手。当时我已经知道，每和一个人握手，时间就会停止六秒左右，当下我心算了一下，应该能获得四十二秒。

我不时看着手表，等待即将到来的零点。虽然四十二秒里能做的事情有限，但吃掉眼前朋友放在小碟子里的油炸物还是可以的。

和预想的一样，周围朋友们的动作都停下了。很好！正当我要动筷子时，刚从卫生间回来的朋友揉了揉脸，说：“咦，大家怎么了？”

为什么他的时间没有停止？我感到吃惊。而我会吃惊，是因为本来对自己发现的规律很有信心。

“咦？”朋友发出不安的声音，接着，他的动作也停下了。

我连忙数秒。差不多到四十二秒的时候，大家又都恢复了。

思考了几天后，我得出了结论。也就是说，和我握手的对象会在零点到来之前，有六秒无法动弹。至此，我终于理解，并不是“每一次握手都能让时间停止六秒”，而是“一次握手能从对方那里得到六秒”。从卫生间回来的那个朋友还能自由行动并不是出现了意外，而是因为他没和我握手，所以他的时间没有减少。

“原来如此。”我在接受了这一点的同时又感到很紧张，“这么一来，就不能贸然接触人了。”和我握手的人会在零点前停止动作，如果被其他人看到，就会像那晚在小酒馆里发生的一幕一样，会被认为不正常。这么发展下去的话，甚至可能传出“那个男人在零点前身体会僵化”这样的可怕流言。所以，从那以后，我尽量不与人握手，就算有要握手的场合，我也会挑那人在零点左右不会出门的日子。

另外，我也想，该去寻求新的握手对象。

不久后又进入到下一阶段。

我开始思考“时间扒手”的力量该用到何处。

很快就有了结果。

结论是：做不了什么大事。

我

“您是否知道蚂蚁，特别是有关阿根廷蚂蚁的实验？”

又一次面对“您是否知道”的压力，但我已经承认了自己的无知。

“蚂蚁吗？”

“阿根廷蚂蚁在觅食的时候会从腹部分泌出费洛蒙。从巢穴出去，到外面走动时，也会留下费洛蒙。同伴们会循着费洛蒙跟在后面。我们就假设这个时候，有两只蚂蚁，沿着不同的路，到达了同一个食物旁边吧。”

青木丰测量技师长用像是电子笔之类的东西点着挂在墙上的显示屏，画起了图。他画了两个圆。“假设左边的圆是蚁穴，右面的圆是食物。”他说着，又画出一条沿最短距离连接的直线，以及一条迂回着绕远路的线。

“这么一来，走近路的蚂蚁能比另一边的蚂蚁更早地回到巢穴。同时，因为来回走的是相同的路线，就像涂抹了两次，费洛蒙也就变得更浓郁。”

“原来如此。”

“接下来从巢穴出发的其他蚂蚁，自然会循着费洛蒙更浓郁的路线走，也就走上了那条近路。于是，这条近路的费洛蒙会越来越浓郁。之后的蚂蚁又会循着这条路，就这样，蚂蚁完成了最短路线的队列。”

“原来如此。所以，并不是发现了最短路线的蚂蚁告诉了其他蚂蚁。”

“仅仅是从结果上看，蚂蚁完成了最短路线的队列，但这并不是蚂蚁自身的计算与决断。他们只做了两件事——留下费洛蒙，和循着费洛蒙浓郁的那边走。就是这样，虽然没有管理者，却还是能采取最合适的行动。虽然也有稀稀拉拉的蚂蚁沿着别的路走，但基本上算是完成了队列。”他描着显示屏上那条粗粗的直线，又画了几条从巢穴出发的弯弯曲曲的细线。

我听着解释，一边点头，一边又想所以那又如何。映在显示屏上的那几条线，确实和适才关于“时间分歧”的话题重合了。

“世界的分歧，也可以通过这条蚂蚁队列来解释。”不出意料，青木丰测量技师长说出了这样的话。

这一刻，我有一种被丢下了的感觉。那心情就像好不容易才跟上课程却还是被淘汰。这个公式是怎么成立的？我无法理解，仿佛自己被抛弃了。为什么蚂蚁会和时间旅行，以及平行世界有关？

我不能就这么落后。我抱着在悬崖上攀爬的心情，飞快地开动脑筋。

“这是怎么回事儿？”

“蚂蚁来来往往描出的最粗的线，也存在于时间的流动中。也就是说，这差不多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世界A。而其他方向的流动就是其中的分歧，有的是A’，有的是A”，就像枝与叶。并不是说所有的平行世界都拥有一样的强度和重要度，主世界只有一个，因此最多也就只有两个程度，但却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我想您已经——”

“我并不知道。”我急急忙忙地承认。

“我和您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也就是这个A世界，没有‘’’或‘”’，是没有标记的世界。然后，为了掌握这一条时间的流动线，只要控制好蚂蚁通行的道路即可。最粗、最适合的那一条，就是主世界。”

“你说的这个蚂蚁，是比喻吗？”

“不，就是在时空中穿梭来去的蚂蚁啊。当然，和黑蚂蚁啊、阿根廷蚂蚁啊不同，它们更小，生活在微观世界，类似微型蚂蚁一样的东西。”

“怎么可能……”

“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动物中有八成是昆虫，每年都会有好几千种新昆虫被发现，在时间中穿梭的微型蚂蚁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您对‘早在四亿年前就有昆虫存在’一说就没有疑问吗？对于昆虫而言，现在也好，四亿年前也好，只不过是基本重合的不同世界而已。原本他们就是另一种结构的生物，没有肺，利用身体上开的洞来呼吸空气，所以不适用于我们的理论。”

“就算是这样……”

“我们把这种蚂蚁称为时间蚁。通常，时间蚁并非只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还会同时横跨其他的世界，比如A’或A”。和电子呈波形同时存在于多个世界一样，它们往返于未来与过去的流动中，并留下费洛蒙。”

“时间蚁的费洛蒙？”

“蚂蚁们在寻找最适合的路线。在刚才所说的故事里，他们完成了在巢穴与食物之间的最短距离队列。与之相比，时间蚁寻找的是过去到未来之间最短、最有效率的线路。就像推销员的巡回路线问题……”青木丰测量技师长正要说下去，似乎是留意到我几乎要哭出来的表情，转而问道，“您不知道吗？”接着他善解人意地解释，“是这样的问题，求出推销员在多个城市中来回一圈所需的最短路线，就像智力问答一样。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算法，但刚才所说的蚁群的结构被认为是最有效的。计算机领域也有使用虚拟蚂蚁，通过虚拟费洛蒙寻找最适合线路的例子。实验证明，它们确实有效地找出了最好的路线。不止如此，导入蚁群结构来解决问题的方式还被好几家企业采用。我们这儿就是。时间在流动中有分歧，同时存在多个世界，那么，哪个世界才是最合适的主世界？分歧点在哪里？为了查明这些，我们研究了时间蚁的数量与动向。”

头晕眼花。我不由得心生戒备，他该不会是想借大肆鼓吹莫名其妙的理论来玩弄我，甚至欺骗我吧。有被称为蚂蚁诈骗或者平行世界诈骗的玩意儿吗？我满腹狐疑。脑袋里已经一片混乱，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这时我才回过神来——真的是才！回！过！神！来！我是不是该先回到原点，在最初的起跑线上抛出疑问呢?

“但是，您到底为什么叫我来这里，听您说这么一番话呢？”

三个月前，通过老客户的上司介绍认识的一个人又给我介绍了一个人，正是这位青木丰测量技师长。几次聚餐后，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其实，我有事相求。”当然，我也有正常人都有的警惕心，但我不得不遵从上司的命令——“去参观一次青木先生的研究设施。”

我（青年）

在即将迎来翌日前，有一段只有我一个人能掌控的时间。这就是我的超能力。最多几十秒，想再长一些的话也能弄到分钟，但这点时间到底能做什么?

基本上什么都做不了。

电视节目会停下，电脑也不能运作，自行车不转，连自动贩卖机也不能用。但并不是说世界被冻结。我能喝杯中的水，也能吃东西，看书踢球都行。然而也就仅此而已了。本来一天二十四小时，多六秒少六秒也能算在误差范围里。就像拼命存下一日元硬币去买罐装果汁，不，更像捡到一日元硬币，于是去买滋露巧克力[1]。有滋露巧克力也好，没有也好，对人生中的这一天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深夜里去便利店，恰好在零点之前排队结账。如果周围人的动作都停下，我就会利用多出来的时间，把收银机前的大福饼放进口袋。当然，我并没想过偷，而是立刻就还回去。在店员面前抓起商品，藏起来，再放回去，我只是想享受一下这种刺激。我还会把关东煮锅里的鱼肉山芋饼和魔芋的位置对调。

我也曾为了追求性快感而认真策划。发现能成为透明人，男人首先想做的肯定是下流事，我也不例外。

只不过在这件事上，我能做的也很有限。

比方说，去女大学生的饮酒会时，可以趁时间停止的时候摸身边姑娘的胸。坦白说，我真的这么做过，但区区几十秒，根本没有快感。说到底也不过是单纯的“运动运动”，就像挑战计时赛一样。

趁时间静止的时候偷看女生的内裤，这个我也做过。还想过摄像，但那时照相机、手机都无法运作。

后来终于有了期盼已久的恋人，然而，在她公寓过夜的时候我更深刻地感受到这种能力的无用。因为说到底，要是在零点之前有与女性亲近的机会，或是处于能与女性近距离接触的环境，时间扒手的能力也无关紧要了。

关于夺取时间的方法，我也做过好几种尝试。

改变握手的方式，比如改成轻轻相拥会如何？试过后却发现没有明显的区别。只有手与手相握，才会多出来六秒，这是唯一的基本规则。

在把想到的方法都试过后，我放弃了充分利用这个能力的念头。我已认命，在能让自己获利或对世界有利的事情上，都用不到时间扒手的力量。

那么，就只剩一个目标了。

优越感。

其他人都无法动弹，只有自己能自由行动。

我决定在这段只属于我的时间里，放松心情，去品味优雅。

之后，若白天与好几个人握过手，夜晚时分我就会喝着事先泡好的咖啡，静静地翻阅书本。“这个时间仅属于我”——这段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让我十分满足。

不要惊讶，这样做能出人意料地获得满足感，在促进精神健康方面也带来了正面效果。

被恋人甩了的时候，我挨个和陪我喝酒安慰我的朋友握手，然后在零点前那段只属于我的时间里大声地吼出心底想说的话，吼到声嘶力竭。

---

[1]滋露（Tirol）是日本的一个巧克力品牌。

我

“现在进入正题。”青木丰测量技师长说。

那之前那些啰里吧唆、乱七八糟的说明又是什么？虽然我确实一片茫然，但仍不能放松警惕，如果这个时候放松，很可能会被骗，然后买下一个灵验罐子什么的。我挺直了背。

“不过，要简化一下。”

“明明是正题，却要简化？”

“是的，细微的地方就不说明了。比方说，在说‘明天会下雨’这个主题时，没必要没完没了地解释‘为什么会下雨’吧？必要的难道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因为会下雨，不要忘记带伞’吗？”他说着，拿起手边的遥控器，监视器上便映出了影像。

我看到了一幢破房子。好几张桌子和椅子靠在墙边，房间中央空着，接着，在那块空出来的地方堆起了一座山。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那座小山是人堆人，不由得惊呆了。虽然并不清楚他们是死了，还是人偶，但这像要焚烧营火般的高台，让人感觉很不真实。

然后，切换到另一个监视器。

映出的是明亮整洁的店内。陈列柜中摆着蛋糕，席位上坐着仪态端正、牙齿整齐、皮肤光润的女士们。她们举着叉子，手托着脸颊，眯起了眼。

“这是……”我问。

青木丰测量技师长又按了一下遥控器，监视器里并列着两个影像。左面令人毛骨悚然——凌乱的房间里堆着人体；右面则是时髦店里的旖旎风光。

他静静地指着左面的影像，“这个，”又指向右面，说，“会变成这样。”

“啊？”

“左边，有很多人类的尸体。是这样的，这家店的外面也有许多人类的尸体。”

“为什么？”

“疾病。想不到刚才您替我说了，是因为抗药菌的蔓延。”

“怎么可能？！”我过于震惊，反而笑了出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在不久的将来，这个世界会变成这样。抗药菌的出现使得药物全部失效，无法阻止的感染让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不要说对尸体感到畏惧了，简直连处理都来不及。”

我一动不动地盯着左面的影像，看到不会动的人体小山周围确实有像虫子一样的东西飞来飞去。一想到那可能是苍蝇，我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所以，我们想把这种严重的事态朝这边平静的状况转变。事实上，这是同一家咖啡店的店内，却因为时间流向的不同，出现了如此大的差异。”

这时我想起了减肥商品的广告——会变成这样，就像在说“当然是瘦的这边好”一样。比起尸体成山的咖啡店，当然是惬意享受着蛋糕的店更好。

“但是，那个，就算你说这个会变成这样，可要怎么做才好呢？”

“是这样的。”青木丰测量技师长竖起食指，但他的表情没有变化，“这时，您的协助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终于来了吗？我做好准备，抬起下巴，直起身，直勾勾地盯着他，心想：轮到我出场了吗？然后，各种在那之前不曾有过的想象在脑中浮现。

“莫非是，要我回到过去，改变世界的流向？我回到过去，也就是作为秘密使者被派遣去做某些工作，以把这边的世界变成那边的世界？”

“准确来说，让世界产生分歧并没有意义。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们所在的是世界A，要让这个世界不出现分歧，并转变成更好、更理想的状况。为了做到这样，我们进行了庞大的——真的只能用庞大来形容——计算。就在这个设施内。换句话说，就是在把对世

界产生的影响缩到最小的前提下，改变世界的流向。一丁点儿变化都会缓缓推动接下来发生的事，然后再带来更多的变化，通过这样的连锁反应来改变未来。必须倒算再倒算，最终推倒最适合的那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我感到自己的心跳有一点加快，但并非出于恐惧。是要我参加这项工作吗？潜入，就像为了世界和平而行动的间谍那样，我的脑中浮现出有类似情节的漫画。

“所以，是要派我去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是吧？”

青木丰测量技师长点了点头。他拿起遥控器，又切换了一次监视器。

透明的箱子里有一只浅褐色生物，长长的触角如微微颤动的稻穗一般摇晃着。身体扁平，裹着一层薄薄的赛璐玢。这生物看起来既虚幻又脆弱。椭圆形的身体上有一个小小的头，长着六条腿。体态是比流线型更甚一步的可笑形状，是为了减少空气阻力，提高速度，以实现快速移动吧。它左右移动着，迅速得仿佛一度消失了，之后又出现一般。又像是趁我眨眼时移动了位置，我的眼睛总是跟不上它。纤细灵敏，兼具聪慧。

总之，一开始我并没有认出这个生物是什么。大概是因为在屏幕上被放得太大，而我此时已失去了冷静思考的能力。

当我反应过来它的真面目时，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几乎要“啊”地发出尖叫。

是蟑螂。

“它就是我们派遣到过去的密使。”青木丰测量技师长的声音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我（青年）

不久，那段仅属于我的时间就渐渐变成让我安详喜乐的活动，就像模型爱好者看到模型在铁轨上飞驰，又比如拉面爱好者发现了一家新店。当然不可能每一天都有，虽说只要握手就行，但实际上，每天都想频繁且大量地与人握手十分困难。有一段时间，大学里还传出过“三上是色狼”的流言。自从知道只要与人手掌相触便能顺走时间，我还想出用扳手腕做借口的方法。我信口开河地说自己想变强壮，并为了让这话更有可信性而刻苦锻炼肌肉，然后和朋友及新认识的人频繁地扳手腕。即便如此，一天最多也就能和十来个人握手，顺来的时间可谓杯水车薪。

随着求职期渐渐逼近，我开始思考如果可以的话，有没有什么可以与许多人握手的工作。虽说用“可以握手顺时间”来决定人生前进的道路有些草率，在这一点上我也有过瞬间的犹豫，但想想反正也没什么想做的事情，把“能握手”作为就业方针也不算特别糟糕。

“议员吧。”当我问要好的朋友什么职业能握手时，他是这么回答我的，“他们不是经常要握手吗。”

“是吗？”其实我也只能想到这个。我经常在电视里看到候选者对选民们不停道谢的画面，嘴里重复着“拜托您了”、“谢谢您”，然后与他

们一个个握手。但这毕竟只在选举时进行，一旦当选，握手的次数就会减少了吧。更何况我并没有被选举权。

“除了这个的话……那么，偶像？不是有握手会什么的吗？”

原来如此。我才觉得确实如此，却又立刻否定。我完全不了解偶像之路，也估计不出握手会在偶像工作中的重要程度。

“对了，不是有什么战队表演吗？那种戴着头套的演员，表演后不是都会和孩子们握手吗？三上又是体操部的。”朋友相当不负责任地说道。不过只是单纯的闲聊，也不用多负责。而我却难掩兴奋之情。就是这个！我几乎要喊出声——但没有真的出声，而是不由自主地握住了朋友的手，虽然不是故意的，却还是收下了六秒。

我

即使是在疑团众多的昆虫界，蟑螂也是被人类格外冷待、厌憎的一种生物。此时却有人对我说它是“担负着人类未来的密使”，我自然无法立刻接受。

青木丰测量技术长并没有说刚才是在开玩笑，而是一脸认真地继续说：“虫洞[1]内部拥有巨大的重力场，一般一旦发现就会立刻摧毁。若要维持虫洞，就必须注入反重力物质。即使这样，从中经过还是会受到超乎想象的压力。人类如果进去，瞬间就会被压扁为厚度无法测量的微粒。”

听起来像是已经用人或动物做过实验，并看到了惨不忍睹的结果。我想象着身体被粉碎时的绝望、被压扁时的剧痛，不由得浑身发抖。

“蟑螂就没事吗？”

“即便是在昆虫界，这种虫的强度都数一数二。而且，若利用虫洞把某个物体送到过去，这一过程会往周围散发庞大的能量。比如，要送这只手表大小的东西，不要说这个设施，冲击波会扩散到整个关东，引发全面停电和机械故障。那么，可以运输多重的东西呢？根据

实验我们发现，如果是只有两克的物体，就能把影响控制在仅仅使得这个地下设施停电数秒的程度。”

“蟑螂不到两克吗？”

青木丰测量技师长点了点头。“而且，它们不会引发我们一开始所说的那种杀了自己妈妈的时间悖论。”

“那么，那个……试过了吗？”我抛出问题。我一直以为利用虫洞进行时间旅行只存在于小说中，但或许现在起我开始相信了。

“蟑螂的样子自三亿年前到现在几乎没怎么变过，它们一直存在，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它们很顽强吗？”

“您知道为什么蟑螂没有进化吗？换一种说法，可以说它们在三亿年前就完成了进化。您知道吗？”

“不知道。”

“因为我们曾把蟑螂送到四亿年前。”

虽然吃惊，但我心里的某处却也在想“果然是这样”。从对话的走向来看，变成这样一点都不奇怪。

“它……”青木丰测量技师长望向监视器里映出的扁平椭圆形昆虫，说，“引发时间悖论的可能性很低，身体的强度也无可挑剔。作为密使是最好的，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它能改变人类的行动。”

“什么意思？”

“我们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把什么东西送到过去，而是想通过送到过去的东西使时间的流动发生改变。”

“为了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是的。然而，不管穿越时空的是石头还是蚂蚁，都很难影响人类的行动。推倒多米诺骨牌是最难的一关。但与之相比，如果出现的是蟑螂……”他直直地看着我的脸，“就会对人类的行动产生影响。”

对此我深感同意。蟑螂的出现的确会改变人类的行动。会有人发出惨叫，也会有人为了消灭蟑螂而行动。我再次望向监视器里映出的那只虫子，设施内的影像似乎是实时变化的。一想到它是带着重大使命踏上遥远旅程的密使，我的心中自然而然地涌出尊敬之意，甚至从那近看似赛璐玢般薄薄的半透明躯干上感受到了崇高。由此可见我的性格也很单纯。

“但是，”青木丰测量技师长的口吻出现了少许变化，“就像不论多么安全的药都会有副作用一样，改变时间的流动就会对周围产生各种影响也是事实。所以，除了我们所希望的预防抗药菌蔓延这一变化之外，还会对人类造成其他变化。我们把这些变化分为三类。”

“三类？”

“‘好的变化’、‘坏的变化’，然后是‘绝望的变化’。”

“好孩子、坏孩子和普通孩子。”我反射性地接话。青木丰测量技师长则毫无反应。

“我们送去的密使会使世界的流向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密使送去的同时，世界A的状况就完全改变了。比如有的人比现在更富有，又或者逃过了本该罹患的疾病。这就是‘好的变化’。然后，也会有本来应该结婚的男人却还是未婚、本来该中彩票的却没能中这样的可能。这些是‘坏的变化’。”

“那么，世界杯和奥运会的举办地也会发生改变吗？”

青木丰测量技师长点了点头。“会有许许多多的人生活可能因此发生变化，但举办地变更这种事说不上是‘好的变化’还是‘坏的变化’。”

“对东道主运动员来说就是‘好的变化’。”

“是的。”

“那么，绝望的变化是指？”

“死。”他尖锐、冷漠地断言，“或者说与之相近的状态，比如受了无法恢复的重伤。”

“那不是很麻烦吗？对那个人来说，即使世上没有抗药菌却还是死了，他会受不了的吧。为了拯救世界却牺牲某个人的人生，这种事……是和蚂蚁一样的思维吗？为了蚁群，牺牲一只蚂蚁也无可奈何。”

“和蚂蚁不一样。”青木丰测量技师长没有动怒，而是摇了摇头说，“为此我们也进行了计算，当然，我们做不到避免所有变化。最后

得出的结论是，对于‘好的变化’和‘坏的变化’，都只能请他们接受。而对于‘绝望的变化’，我们是按照通路是否有时间能让可能性无限趋近于零来解决的。”

我留意到“无限趋近于零”这种表达，这不就是“没办法变成零”的意思吗？

“要在什么时机，又要以什么方式送去密使，才能使受害者的人数最少？这是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救一个人，另一个人就会走上歧路，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减少这种事。”

又是“尽可能”。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把大气球塞人小箱子的场景。即使硬塞，气球还是会从某个地方漏出来。把漏出来的部分塞进去后，又会有另一部分从别处漏出来。是不是消除了某个人身上的“绝望的变化”，“绝望的变化”又会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生？

“然后，虽然没能完全成功，但我们还是计算出了把‘绝望的变化’最小化的路线。”

“做到了吗？”

“是的。世界得以从抗药菌蔓延的厄运中逃脱，只是，仅仅一个人会面临‘绝望的变化’。我们计算出了这样的时间流动路线。”

“只有一个人……”我低语。

“这是极限了。再怎样也算不出比这个更好的状态了。”

我终于理解了，完全是局外人的我会被带来这个地方，听这些对门外汉来说十分艰深的说明的原因。

“那个人就是我吗？”

青木丰测量技师长的脸上终于显出感情流露的缝隙。他的眼睑颤动，眼神中透着慈祥——我似乎看到了，但瞬间他又恢复了冷静。

“是的。”

---

[1]虫洞（Wormhole），是宇宙中可能存在的连接两个不同时空的狭窄隧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爱因斯坦及纳森·罗森在研究引力场方程时假设的，认为可以通过虫洞做瞬间的时空转移或者时间旅行。

我（青年）

要出演电视中播放的儿童英雄节目很不容易，门槛非常高。还要从属于专门的团体，就像职业棒球队去挑战职棒大联赛那样。高中时代曾在体操部学习过——这种程度的履历就想上台简直是痴人说梦。因此，我一开始的目标是在游乐园和百货商场的天台上表演。而且仔细想想，我的愿望是“尽可能频繁”、“尽可能多地”与他人握手，上电视没有意义。

幸运的是，很快我就找到了公司。那是家以角色扮演和扮演吉祥物表演为主营业务的公司，据说还会重点培养动作演员，我毫不犹豫地去应聘了。因为我还是大四学生，于是先从每周参加练习开始。

“九成的人干不到一个月就会辞职。”面试时社长兼演员这么说。他粗略地看了一眼我的体型，耸了耸肩，“有点太娇嫩了，我觉得很够戗哦。”在享受吓唬年轻人的乐趣时，他的话里也搀杂了部分真心。

“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想做这个工作？”这是他唯一的问题。

恐怕他想象中的回答一定是“想给孩子们带去梦想”这样的吧。大部分回答都是如此吧。我并没细想，或许是因为太紧张，我竟脱口回答：“我想和孩子们握手。”接着我发现这么说实在像个想和孩子们发

生身体接触的变态，又连忙补充道：“我想用力地和他们握手，给他们打气。”虽然意思不明不白的，但我只能期待这么说能消除变态气息。

社长笑了笑，说：“唔，来练习哦。”

即便练习中要求严苛，我却从没想过辞职。相反，或许运动很适合我的性格，进大学后变得迟钝的身体渐渐活跃起来，而这一改变也令我心情愉快。

之前听说从练习到上台表演要经历不短的一段时间，实际情况却十分出人意料，我还在学习期间就登台表演了。

一次在大宫车站前的活动中，我作为后台帮手同行。快上场时，本该来的一位老演员却因发生事故没赶来，仓促之中我被任命代演。

“好了，三上去试试。”

虽然之后社长扬扬得意地说：“你练习得很认真，感觉也不错，所以我想你大概能行。”但我想当时他决定那么做恐怕只是不得已的自暴自弃吧。

我没在意周遭人的担心，成功地完成了表演，没犯什么大错。感觉自己有点厉害。我在一次意外登台中宣告自己“能行”，身穿绿装很好地完成了打斗场面。

表演之后安排了握手会，我很激动。并不是因为实现了心心念念的与众人握手的愿望，而是因为发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比想象中的更为正确，因这份喜悦而兴奋。

或许因为是周日的活动，虽然舞台并不算宽敞，却来了许多孩子。也可能是因为登台的角色都是刚开播的新节目中的战队英雄吧。上午加下午，总共有一百多名孩子排队与我握了手。

同时，这天我第一次涌起这样的疑问："隔着戏服握手也有效吗？"事后证明这是杞人忧天。

这一天零点之前，我享受到了迄今为止最长的"自己的时间"，差不多有十分钟。我喝着咖啡，翻着杂志，细细品味一个人的时间。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以儿童作为握手对象是最适合的。

以前，虽说只有区区六秒，但我对夺取他人时间这件事一直怀有罪恶感，也感到害怕。会不会因为我夺走了六秒，导致零点前正在行驶中的汽车发生了意外，这样的可能性并非为零。我总是在担心，会不会因为难以预料的意外而导致悲剧。

考虑到这些，如果对方是儿童，出现意外的概率就会很低。零点时分，大部分孩子应该都在睡觉吧，处于睡眠中的身体僵硬六秒，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日复一日地练习，登台，让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自己选择了最合适的工作。大学毕业后我理所当然地留在那里就职，社长都不掩惊讶地说："竟然坚持这么久……"

我觉得这样很愉快，能充实地度过每一天。实际上，我就是在充实地过着每一天。

完全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人盯上。

通过握手我能从别人那里偷来六秒，但这一结论终归是凭经验和身体的感觉得出的。零点之前，周围世界的时间会停止，因此无法用时钟来测量停止的时间。我是独自享受着咖啡缓缓读秒得出六秒这个数字的，大概没有偏差吧。对时间来说，“六”也是个关键数字。

截至某个时期，最高纪录是十三分钟。也就是说，我那天和一百三十个人握了手。

那时，我也终于对自己的身手有了自信。在百货商场的天台上表演，还有去地方上的小玩具店参加握手会都不在话下，连大型会场的表演都能从容应对。

我们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英雄，穿过会让人忍不住侧头问“这是曾在哪里登场的人物”的服装，也演过在以前的电视节目中登场的英雄。当然，最受欢迎的还是正在播放的节目中的战队英雄，以及假面骑士。

跟代替前辈上场的第一次工作不同，完成属于自己的表演之后会有成就感。更重要的是，能看到参加演后握手会的孩子们眼中释放出的不一样的光彩。亲眼见到憧憬的英雄就生活在自己身边，孩子们都会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激动之情。而我也会被他们的热情感动。然而另一方面，想到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英雄，我又会感到悲哀。

“现实社会，”我曾听社长在醉倒前这么说，“现实社会里，即使要主持正义，也不可能像战队英雄那么潇洒。谈判，交易，人脉和民意调查，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是这样吗？”

“就算有能预测未来，并把坏人噼里啪啦干掉的英雄出现……”

“就算？”

“要是因为一时失言被媒体抨击，就完蛋了。”

听到这个说法，我笑了。

“我的意思是，你觉得无能、寡言、性格和善的政治家，跟有能力却毒舌的政治家，哪个好？”

“但是，在明知说错话会被人盯上的情况下仍旧不小心失言，这表明还是能力不够啊。”

听到我这么说，社长叹了口气。“今后，当英雄的首要条件是，不能说错话。”

哪里都没有围巾翻飞、披风飘扬、英姿飒爽的英雄，孩子们会渐渐明白这一点。这么想或许有点夸张，但我确实感到胸口被紧紧地揪起。

“你的力量不可或缺。”听到这番话时恰逢演出，剧本里并没有这样的台词。话说回来，我们扮演英雄时，只有动作，并不会说台词。即使有台词，也是负责配音的人在后台用麦克风说的。更何况，这个怪人所说的话也太客气了。

我反身一个后转身加侧踢，踢中了敌人的腿。扭打中，两人的身体不断靠近，这时我听到这个以蟑螂——就是那种恐怖的昆虫——为原型的怪人发出的声音。“你的力量不可或缺。”

别说观众席，连在舞台上演出的其他同事都认不出这个声音。咦？我想问，却还得顾忌表演。正以为自己是幻听了，但再度扭打到一起时，我又一次听到了呼唤：“你的力量不可或缺。”要说我的力量，我能想到的只有时间扒手，又没办法仔细确认。

演出结束后，我为了确认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而到处寻找扮演蟑螂怪人角色的前辈，却发现他不知怎的，沉睡在公司的小货车里。由于前辈一向做事认真，从来不会在上班时间打盹，所以公司就这么接受了他“喝了茶之后突然就睡死过去了”的理由。刚才蟑螂怪人在舞台上的表演没有任何问题，也没给其他演员带来麻烦，所以他没有必要故意说谎。那么，是谁，又是出于怎样的意图，要去代演怪人这个角色呢？大家苦苦思索，却都想不出原因。最终只是在公司里打出“上台前喝瓶装饮料的时候，要注意有没有被放安眠药”的训话。

莫非是——应该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怪人之所以会潜入，莫非是为了跟我说话?

究竟是谁? 我毫无头绪。

而且，有必要用这种令人抓狂的方式吗？就在我这么东想西想的时候，公司收到了假装成支持者寄来的信。上面写着：“能让三上先生的特技发挥作用吗？”不到一天，又收到了好几封，还发来了电子邮件。我很惊讶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邮箱地址，怀疑是不是公司泄露了信息，却没发现这样的迹象。这时，神秘的对方提到了时间扒手的事。

起初我感到很恐惧，但他用词恭敬，像是“或许您会感到怀疑”、又或者“一点一点来也无妨，若您愿意相信我……”。对方谨慎客气的

态度让我并没有产生排斥与抗拒的心理。更重要的是，从他提起时间扒手的那一刻起，这件事已经很难再认为是单纯的恶作剧了。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必须请您助一臂之力。”虽然也有这种会让人感受到强迫意味与威慑力的措辞，但也有很多诸如“若您愿意”、“如果可能”这些尊重我意愿的话，让我的心网确实收束得没那么紧了。

虽然知道这就是对方的目的，但我还是一点点倾听对方说的话。因为提到过“我们”，所以我推测与我联络的并不是个人，而是某个团体。

回过神时，我已经在给对方写回信了。

你们想向我寻求什么帮助？

为什么你们会知道我能顺走时间的事？

如果我拒绝的话会怎样？

大致归纳一下，他们的回复如下。

我们想请你使用那段自由的时间进行一项简单的工作，这项工作对普通人来说可谓困难至极，但若有你，就将是一件非常安全且轻松的事。

至于我们是如何知道你的能力的。这件事解释起来会有些困难，而且即使我们解释清楚，也依旧无法更改我们已经知道了的事实，所以还是略过吧。

假设你拒绝了这个委托，也不会对你有坏处。既不会有金钱方面的损失，也不会感到精神方面的恐怖，肉体也不会受到伤害。你还能像现在这样波澜不惊地生活。只不过，原本你能拯救的事情将无法得到拯救。仅此而已。

我自认是个想法单纯的人，且出于职业病，对救人这种工作很感兴趣。

“若接受这份工作的话……”我在邮件中这么问，“谁会得救？”

孩子？老人？是这个国家的人吗？还是说范围会更广，或更窄？

回答是这样的：“孩子会得救。老人也会得救。保守估计，你会拯救整个世界。”

“保守估计？”我只能认为他是在逗我。

那么，反过来，如果我做了这个工作，会有人受到困扰吗？不管什么药都会有副作用。如果我的行动是如此有影响力的工作，那么必定会有人受到困扰吧？

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觉得是诚实可信的。

“若说没人困扰那是在撒谎。”他们先做出说明后又进行了解释，“虽然这样，但不会带来任何具体的伤害或损失。只不过踏实努力工作的人，工作成果会化为乌有。”

接下来的邮件有些让人看不懂。

他举了个例子，是飞脚。

飞脚？当我在邮件中看到这个词语的时候，瞬间惊呆了。怎么和这种东西扯上关系了？读了邮件之后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江户时代，城市之间的通信都派飞脚去。飞脚们会花上几十天，奔跑着传递消息。放在现代，用手机的话只要几秒钟就能取得联络。即使运送货物，快递最快能在翌日到达。

和这个是一样的。

如果一辆快递卡车恰好开过奔跑着的飞脚身边，司机一边说着“我这边更有效率哦”一边从旁超过，飞脚肯定会很沮丧吧。迄今为止的辛劳与花费的时间全都白白浪费了，他的心情或许会很糟糕。

你接受工作的话，就会发生这样的事。

他们是这样说的。

似乎是这么一回事儿：如果我去工作，就相当于起到快递或手机那样的作用，那样会毁掉处于飞脚立场上的那些勤恳作业的人们的工作。

“要是从整体来看，这也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对方继续说明，“飞脚虽然失去了工作，但世间变得更方便了。”

只是这种程度吗?

我松了口气。虽说会有人受到损失，但也只到类似于因为有更高效率的传递方法导致飞脚失去工作这样的程度，我就放下心来了。

我决定接受这份工作。

或许会有人责备我轻率、不够警惕。其实我自己也担心会不会给坏人当了帮凶、会不会是诈骗。

然而，我还是决定去做。

希望自己的力量能发挥作用。这应该不局限于我，而是人类的欲求。是关乎自我实现的问题。因为我一直在舞台上出演英雄的角色，所以可能这方面的感觉有些麻痹。

我

虽然这个消息让我很受冲击，但我还是尽力保持着冷静，恐怕也是因为我还没能把它当做现实来体会吧。不知从哪里来的人突然说“为了世界，绝望的变化会降临到你身上”，你能接受吗?

“之后我们会派遣密使。组织里也有应该不告知你任何事，直接去实行的意见。但我们都是人，我觉得不能不负责任地假装看不见。我们必须正视自己所犯下的罪，不可以把救了更多人当成免罪符。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请您来，并请您亲眼看着接下来将要进行的事，您在听完今后会如何的说明后，也能对至今为止的人生有所把握。”

“听完说明之后会怎样？请您去死吧。是这样吗？”我竟然会说出如此感情用事的话，连我自己都觉得意外，并为体内还能有想刺激对方的力量而佩服自己。

青木丰测量技师长切换了监视器。是刚才已经看过的两个影像。“这个，会变成这样。”他又一次伸手指向画面说。

“这个会变成这样。然后在那个瞬间，我就不在了，对吗？”

“还有时间。我们在隔壁房间为您准备了您最喜欢的菜肴，还有好几名或许符合您喜好的女性。我们能做的也就到这个程度了。”

画面又变了。白色墙壁的房间里摆放着衣柜般的大型机器，放在房间中心如烛台般的物体上有一个透明的半圆形容器。里面有一只六足、浅褐色的扁平节肢动物。它的触角微微颤动，不时地移动一下。

“这是普通的蟑螂吗？”

“不是。并不是随便一只都可以，这是经过特别培育、调整过基因、最出类拔萃的一只。就靠他了。”

“是公的吗？”

“那个房间里安装了最严密的安保设备。有传感器，警报会在入侵者进入的同时响起，还会喷出瓦斯。和候梯厅是相同的构造。”

青木丰测量技师长淡漠地解释着。这是考虑到我可能会自暴自弃地摸索到那间实验室，冲到里面把蟑螂砸烂吗?

心跳在加剧。胸口的猛烈搏动会使得肌肤破裂吗？我开始害怕，呼吸急促。感觉嘴唇湿哒哒的，伸手一摸，才发现那是鼻血。

我（青年）

乘上小型汽车，行进在平时不会经过的国道。来往的车辆很多，即使在深夜，人类的活动精神也不见衰减，这让我十分吃惊。

我看了一眼车内的电子钟后在岔路口转弯。踩着油门并不是因为担心赶不上约定的时间，而是因为情绪高涨。

白天，我刚站上憧憬的著名游乐园的舞台。以我们公司这样的规模，很少会被叫到可容纳四千人、堪称战队英雄圣地的场地，参加那里举办的活动。也难怪社长会颇为兴奋。“不知怎的，忽然有某个知名演艺公司的预约撞车了，于是叫我们去参加这个星期日的演出。”若在平时，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员工们都惊呆了，而我则觉得原来如此。是嘛，一切都按照“他们”的指示进行。他们的邮件上写着“为了全力发挥你的那种力量，我们会做相应安排，让你能和许多许多人握手”。而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在游乐园的演出结束后安排了握手会，近三百个孩子排好队和我握了手。对我来说，这是最高纪录。

获得时间，三十分钟。

也不知道三十分钟能不能完成他们所委托的事。

可以的吧，我估计。

他们委托的内容相当简单。根据对方送来的建筑示意图，要移动的距离也不算什么。三十分钟的话，足够完成了吧。

“你们拥有令人惊叹的情报网，影响力可以让我们公司登上那样的舞台。既然这样，你们不能自己完成这项工作吗？”我感到疑惑，“实际上要做的事情不是很简单吗？”

他们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假设我们破解了十秒跑完一百米的方法。那我们可以根据理论造一个赛场，或许还能创造出所需的配套环境，也很清楚该用怎样的姿势跑。只是，能够实际去跑的，只有有能力的人。”

即使在深夜，也能找到目标建筑，被路灯照着的白色外墙显得格外醒目。我被指示在大楼正面的马路上停车。这辆车并不是我的，而是为了今天的工作特意准备的。收到写有“会给您一辆小型汽车”的邮件翌日，就有工作人员把车送来了公寓。

我停下车，扭了扭钥匙。

车的心跳停下，前照灯倏地暗下去。就在刚才还在路上疾驰的勃勃生机忽然蒸发，化为一大坨固体，就好像负责运输的生物在完成任务后呼呼大睡。

我下了车，靠近白色大楼。出入口的玻璃大门紧闭，因为是深夜所以还上了锁。一旁的墙壁上挂着对讲机，似乎要输入密码并通过指纹验证，门才会打开。

我暂时在原地等待。

“会停电。”几天前，我们第一次通过电话交流时，男人这么说。他那异常冷静、毫无抑扬顿挫的说话方式使得即使是电话交流，还是给我一种在发邮件的感觉。

“停电？”

“在你移动的路上有好几扇门，必须打开的门。自动门。因为全都启用了电子锁，所以只要断电，就能用手打开。”

“停电吗？但是，既然是秘密基地，这种事应该在预料之中吧。”我问。

“当然，那里安装了即使断电也不会停止供电的永不停电装置，相当优秀。只不过，我们会让那个也停下。”

既然这种事都能做到……我单纯地这么想。“你们既然有如此厉害的力量，那岂不是什么事都能做到了吗？”我被告知那里是一处安保措施相当严密的地方，但此时却觉得安保十分脆弱。

“也不能这么说，还有相当坚固顽强的设备在。如果永不停电装置停止工作，系统会启动菌性电池作为辅助。”

“菌性电池？那是什么东西？”

“一种利用霉菌增殖等原理运行的电子能源。虽然还没有向大众市场发布，但已经在一些专门机关中实际运用了。说白了，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电力的辅助。”

“那个……会动吗？”

“菌性电池启动后，如果通过摄像头感知到可疑人物或异常事态，设施内的所有工作就都会紧急停止。然后会有携带武器的警备队出动，在设施内寻找、调查。”

“那么，要怎么做？”

“从永不停电装置停止工作，到切换到菌性电池，之间会有一段启动时间。你要利用这段时间。也就是说，仅仅在切换的这段时间里没电，各个房间的门都能手动打开。”

“那个所谓的启动时间有多长？”

“五秒。”

“五秒？”

“感知到永不停电装置停止工作后，经过五秒，就会切换到菌性电池。”

“五秒？才这么点儿时间啊？这点儿时间能做什么？”

电话那头的口吻第一次变得温和：“所以我们才来求你。”

大楼外面很暗，还有点冷。我屈伸膝盖，伸了个懒腰，又扭转身子，舒展舒展肌肉。然后我看了看硬戴到演出戏服外的手表——这不是我的个人物品，是他们送来的，可以想象，是以精准为卖点的高级货。

我静静地看着秒针，明天正在渐渐接近。我感到紧张。第一次使用近三十分钟的“多余时间”，而且要执行一项和优雅地享用咖啡完全

不一样的任务。我感到视野一角有人影，身后有人，或许是下班回家的上班族，虽然身在暗处，我却能想象出他脸上浮现出的略带惊讶的表情。糟了，被看到了吗？正这么想时，设置在大楼入口处、类似于小夜灯的光亮瞬间消失了。会马上再亮——吗？它最终没有再亮起来。停电了。我看了看表，秒针停在零点前一格。开始。

我的手伸向眼前的玻璃门，往旁边一拉，动了。是没有通电的状态吧。如果指示正确的话，装置在这里的设备会用五秒切换到另一个电源。

而我有三十分钟，用在这五秒里。

顺着大楼深处电梯间旁的楼梯往下走，僵硬的脚步声回响在冰冷的大楼里。虽然咚咚咚绕着旋转楼梯往下走三层会花上相当一段时间，但这和我平日的练习比起来，完全不算什么事。

我到达了地下三层。和听到的状况一样，像是JR检票口一样的通道边站着两个男人。虽然身着西装，却一眼便知其腰间有武器。墙上有监控摄像头，人和摄像头都静止着。

我穿过通道。还有其他的认证装置，但也都停止运作，没必要介意。我跳起来，接二连三地翻过各种机器，用力地打开正面的大门后，出现了一条通道。

笔直延伸的通道让人感觉不出远近，奔跑着都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前进。我有好几次觉得眩晕，但也只能往前冲。走到尽头后往左转。

有人站在那里。我发出了尖叫，却又立刻重振精神。除了我以外，没人能动。

之后移动过程中的细节就省略了吧。奔跑，在转角拐弯，沿着通道前进，一直是这样的重复动作，但也不算累。

最终，我到达目标房间门前。门上有灯，感觉像手术室。门很沉重，我搭上体重去推，总算推开了。

里面很宽敞。

房间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器具、桌子和电脑之类的物品。虽然墙上有好几台监视器，但都静止着。

我还看到了一位像是研究员的人。他套着一件薄太空服似的服装，大概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虽然头露在外面，脸却被透明控制板遮着，像戴着眼镜。

墙壁比较高的位置有一扇大玻璃窗。玻璃的另一侧站着许多人，似乎正从看台上往这边望。

虽然我觉得会有人为了看这种东西而聚在一起也很好笑，却并不得意，因为我感受到了从高处俯瞰物体时的傲慢。

我走到房间中央，那里孤零零地摆着一张独脚桌，上面放着一个透明的盒子，就像魔术师手中的道具一般，也像盛高级菜肴的盘子。

我听说这张桌子周围也设有感应监视器，及应对各种异常事态的装置。然而，在没有通电、时间停止的状态下，这些都毫无意义。

我笔直地朝前走去。

打开透明的半圆形盖子，这是最吓人的时刻，因为我知道，里面装的是那只讨厌的昆虫。

我取出绑在腰间皮带上的小箱子，这也是事先准备好的。我打开盖子，用颤抖的手摸到那只虫子。虽然戴着手套，却还是起了鸡皮疙瘩。把它放进箱子后，我快速地合上盖子，又把箱子挂到了皮带上。按照指示，我在桌上的盒子里放了张多媒体记忆卡。

然后就只剩下原路返回了。我拼命地奔跑，沿来时路往回跑。

在通道中，我有那么一瞬间听到了扇动翅膀的声音。是那只虫子在箱子里动吗？怎么可能！我想。虽然我怀疑这只可怕的、令人惊异的昆虫似乎具备硬挤入我自由时间的力量，但之后就没再听到任何声音了。

“最早被公布是在二〇一〇年的英国普通微生物学会。”前几天的电话里，那个男人这么说，“他们发现蟑螂的中枢系统能制造出消灭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及病原性大肠杆菌等，具有致死性细菌的天然抗生物质。还判明了存在于蟑螂与蝗虫脑中的九种抗生物质对杀死不同分子种类的细菌有特效。所以说，昆虫和人类所具备的能力是不同的。之后，通过继续研究，如今已使利用特定蟑螂研发强力抗生素成为可能。”

听他说这段话时，我并不是很明白对方所指的时态是什么时候，换句话说，我不理解“如今”里的“今”是什么时候。而他说“二〇一〇年”就像在说很久以前的事。

然后，他又继续说道：“现在，世界正面临抗药菌蔓延的情况，很糟糕。”

“现在？你是说现在抗药菌正在到处蔓延？”哪里有！

“我们使用了许多蟑螂和蝗虫，尝试制造抗生素，虽然也有一些成果，但并没研制出能起决定性作用的产品。因为我们还没找到最适合的蟑螂。无奈之下，我们分析了基因，制作出基因系谱图，真是个巨大的系谱图。结果，我们发现，在过去，曾经存在一只我们想要寻找的蟑螂。”

希望你能确保那只蟑螂来到现在。

这就是对方委托给我的任务。必须进入某个设施、取得预计会在某项计划中使用的某只虫。满眼都是“某”。

如果能得到那只虫子，那么抗药菌的事就能轻易解决。我们迫切需要生存于你的时代里的那只昆虫的基因信息。

“那个设施，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实际上，他们的最终目的和我们一样。都是为了防止抗药菌蔓延。他们为此而工作。”电话那头的声音说，“只是我们更时髦。效率高、损失小，还优美。”

“如同飞脚和快递的差距吗？”

“就是那样的。所以应该用我们的方法，而不是他们的。当然，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时代在变化，能做的事也跟着变。就好像最早出

现的手机很大，之后看起来，会觉得那像一只滑稽的道具箱，然而在当时却是最先进的外观，最时髦的设计。”

“你们那里的‘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

我没能得到答案。

我回到候梯厅，警备员们还静止着。我冲上楼梯，跑到一楼。拉开门走到外面。云紧紧地贴在空中，透出隐隐约约的黑色，星星一眨都不眨。

我

我并没有像“我思故我在”这句话说的那样，切实地感受到自己依旧在这里。正如反过来想，存在消亡的瞬间也不会去想“啊，消失了”，也就是说，“思”同时消失了。

就在刚才，时针指向零点的瞬间，我紧紧地闭上了眼。

我并没能理解青木丰测量技师长的说明，更没办法痛快地接受在那之后他所说的，会发生在我身上的“绝望的变化”。

我暴跳如雷，却被按倒，灌下像是肠胃药一般的药物。然后用了餐，美女们——根据我的主观判断，能被分类为美女的女性们——在我身边围绕。忽然，我一阵恍惚，开始觉得“就这样终结或许也不算坏”。

是的，不可能有这么恶劣的事，所以那些都是谎言，不过是有人在作弄我。

我无法忽视想如此相信的心情。

被告知自己会在今天死去，有多少人能接受?

总会有办法的吧。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青木丰测量技师长在零点到来前只露过一次面。“要怎么做？”他隔着室内监视器问我，“零点到来之时，你希望我们怎么做？”

若说想和美女们赤裸相拥着迎接零点的话，或许已经实现了。而他们也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事态，所以也在摸索吧?

“如果一个人的绝望能让多数人得救……”我无数次试着对自己这么说，“不是也不错吗？”作为理论，我能理解，却很难接受“那个人是自己”所带来的恐惧。

蟑螂被送去的地方，也就是时间旅行的目的地，似乎是当时的某个家庭。在那里，一名中年女子正在洗碗，这时座机响了。因为她正好洗完，于是拿起听筒，却听到对方这么说：“我是你老公的出轨对象。”

“可真是吓人呢。”我想象了一下，说道。

“是啊。”青木丰测量技师长点点头，“那是个重要分歧点。”

密使要完成的任务，似乎就是要阻止这个事态的发生。因为出现了蟑螂，太太尖叫着跑出厨房，去二楼避难了。丈夫把虫子拍死后，拿起电话，吃惊地发现竟是出轨对象打来的，于是拼命地劝解了她。也就是说，事情以妻子不知道出轨一事收场。

虽然我不太明白在那里怎样的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了，但世界杯的举办地发生了变更，接着又有了诸如改变了帽子的流行趋势之类的影响，最终结果就是，防止了可怕的细菌蔓延。

这就是“会变成这样”。

零点一到，我就紧紧地闭上了眼。我的脑中一片空白，在被抛入暗黑宇宙的恐惧中，我失禁了。

坠落的感觉。在黑暗中，头朝下，加速。我是连声音都发不出的婴儿，或者说仿佛变成了婴儿。我和某个婴儿联系在了一起。不停地坠落，然后撞上坚硬的地面，一切结束。

很快，我就感到了疼痛与弹力。

虽然什么都看不到，我却知道自己被某个宽大的臂膀抱起，周围响起了不应听到的欢呼声。

我战战兢兢地睁开眼。“啊，我……还活着。”我模模糊糊地想。本该消失的我还活着，蟑螂回到过去，改变时间的流动，我死去——明明该是这样，但我还活着。我被捧起。远处的欢呼声仍未停歇。

我

或许是青木丰测量技师长为人正直，即使我已被从相关人员的范围中排除，他还是向我作了说明。自零点已经过了一个小时，我们在最初那间我接受说明的小房间里面对面坐着。

监视器里，反复播放着本该被送入虫洞的蟑螂消失不见的画面。“即使放慢速度重播还是完全弄不明白。”他挠着头说道。据说就在快到零点的时候，那只虫还在。然而，一到零点，它就消失了。

“蟑螂不是因为去时间旅行而消失的吗？”我问。

“可是没有任何影响产生啊。送入虫洞会有冲击，但没有发生，而且……”

“啊，而且我还在这里，没有死。”

“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存储卡。”

“蟑螂变身成存储卡了吗？”

“很难这么认为呢。”青木丰测量技师长有些没辙，“刚才我们确认了存储卡里的记录，是某个减肥商品的广告。”

“减肥商品的？”

“似乎是新的运动器械，但并没发现目前市面上有这样的商品。”

“要不就是未来的减肥商品，”我轻率地说，是因为还活着这个事实令我有些得意吧，“是看起来还不错的商品吗？”

“最后是巨型广告标语。”

“怎样的？”

“‘比你现在的方法都有效，你会得到你所追求的效果’。”

“哈……”我嗤笑着附和。

之后，青木丰测量技师长还将恰好从大楼外经过的电商员工的证词告诉了我。零点左右，他恰好经过门外。

唯一的证人从白色建筑前通过时看到了人影。“正确来说，那人是突然站在那里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然后我就上车了，看不见了。”他似乎是这么说的。

男人定睛细看，看到那个人穿着绿色的皮套戏服，从头覆盖到脚，挂着根粗大的皮带，正是儿童电视节目中登场的那些战队人物的打扮。“我和儿子一起看电视时看到过，不会错的！

“上车前，那个绿衣男人从皮带上取下一个小箱子一样的东西，凑近了看，然后像是听到了什么吓人的声音一样，身体直打哆嗦。我还以为他要大叫‘恶心’，但他只是看似慌张地咕哝了句：‘要当心不要失言。’”

我闭上了眼。仿佛看见夜色中，驶离的车噗噗地喷出烟雾，白色的围巾飘出驾驶席的窗口，英姿飒爽地晃动着。

后记

本书收录的《PK》与《超人》写自二〇一〇年的春天，夏季结束。后来因为诸多事情（并不是什么大事），并没有立刻刊登到杂志上，最终决定刊登是在第二年、二〇一一年二月左右。紧接着，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

若问我为什么要这般说明时间顺序，那是因为作品在杂志上刊登时，被读者表扬“在震灾中完成了作品，真了不起”，深感抱歉的心情驱使我写下这些。确实，杂志发售是在四月上旬，一般来说，作品会是在三月进行创作的。但遗憾的是，那场地震发生之后（特别是三月中旬），我意志消沉（虽然我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对无能为力的自己心生厌弃，满脑子都在考虑日常物资，完全没工夫去想小说的事。现在想来或许有些夸张，但那个时候，在杂志上发表作品本身都像场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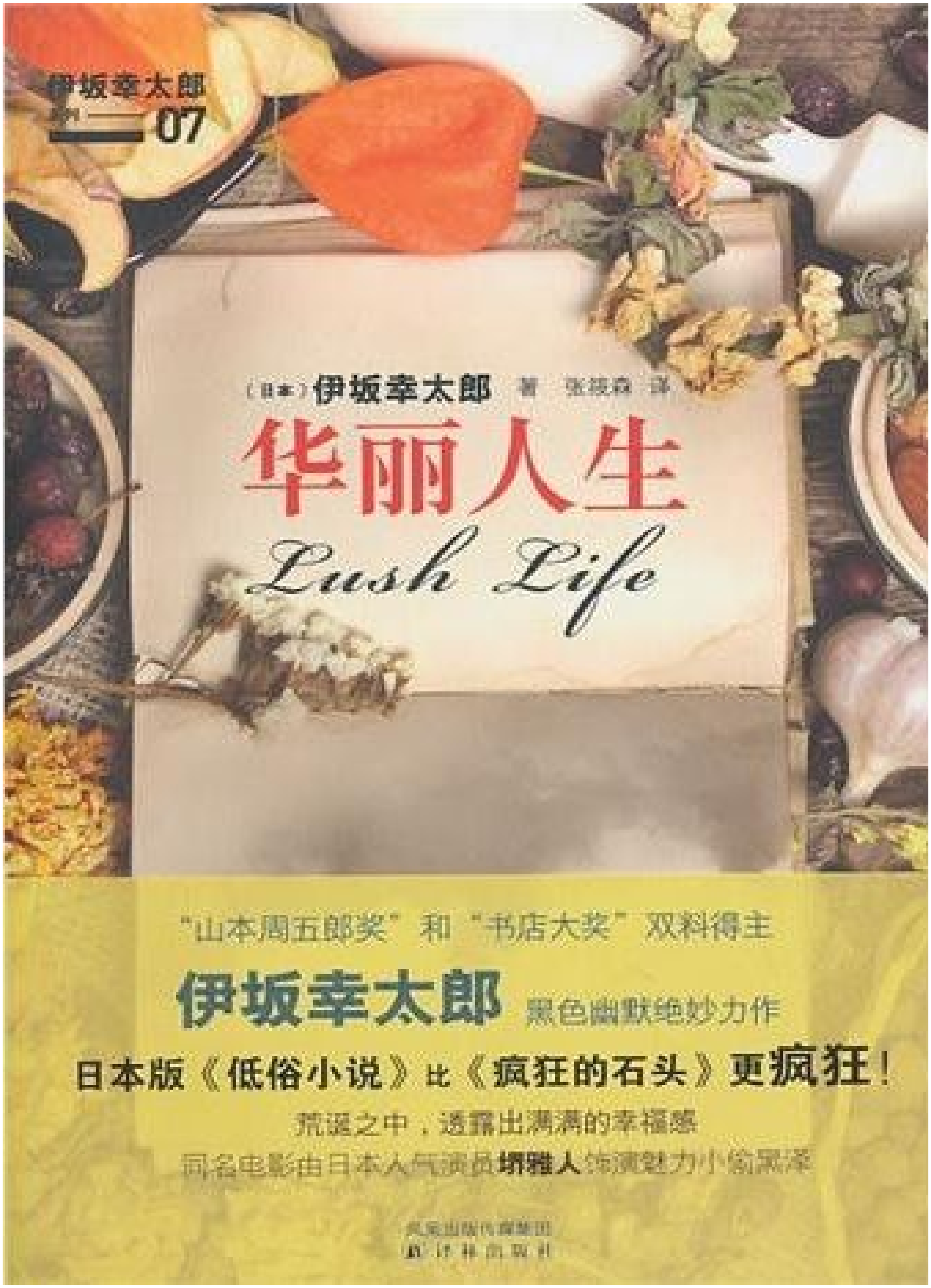
因此，地震后我几乎没怎么为这两篇作品费劲，它们就得以刊登了。虽然这样的说明与小说的内容并无关系，我也知道发表的小说被误解是无法避免的，但还是想把事实传达给大家。

《密使》是应大森望先生选编的SF文集《NOVA》之邀而写，而它的原稿也是在二〇一一年二月完成的。

在集结出这本单行本的时候，《PK》、《超人》和《密使》我都稍做修改。虽然有些自吹自擂，但我确实觉得这样读者更能享受到各篇关联的形态。

尽管有些画蛇添足，我还是决定像这样把三篇中篇放在一起，从“绿色海洋”开始，结束于“绿色服装”。虽不是有意为之，但这种并非有意为之的呼应也让我感到愉快。

文中有关英国普通微生物学会的记事，参考自二〇一〇年九月七日的AFPBB新闻报道，并混入一些虚构内容。另外，文中出现的微型蚂蚁、菌性电池等均为作者想象。


伊坂幸太郎
07
（日本）伊坂幸太郎 著 张筱森 译
华丽人生
Lush Life
"山本周五郎奖"和"书店大奖"双料得主
伊坂幸太郎
黑色幽默绝妙力作
日本版《低俗小说》比《疯狂的石头》更疯狂！
荒诞之中，透露出满满的幸福感
同名电影由日本人气演员堺雅人饰演魅力小偷黑泽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华丽人生

《*Lush Life*》

作者: 伊坂幸太郎
译者：张筱森

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2011年2月1日 第1版
ISBN: 7544715310, 9787544715317

导读

奇想·天才·传说

虽然是篇谈论伊坂幸太郎的文章，不过请先让我稍微离题谈一下二〇〇六年的第一百三十四届直木奖。这届的大事当然是东野圭吾在五度铩羽而归之后，终于以《嫌疑犯X的献身》获奖；可说是了却他一桩心愿，也替其出道二十年锦上添花一番。东野连续五度提名五度落选的事迹，让日本大众文坛和读者之间开始悄悄地流传着一个听来有点辛酸的名词“东野圭吾路线”，意指不断被提名、不断落选，然后过了该得直木奖年纪的作家。而东野总算在第六次的提名摆脱了这个看似不太名誉，不过差一步就会变成传说的不幸阴影。但是在东野终于获奖的这样可喜可贺的事实背后，其实也存在着一名极为有力的“东野圭吾路线”候选人，那就是本文主角——伊坂幸太郎。

伊坂幸太郎，一九七一年出生于千叶，毕业于位在仙台的东北大学法学部。小学时和一般小孩一样阅读各式各样的儿童读物，年纪稍长之后开始看当时流行的国产娱乐小说，如：都筑道夫、梦枕貘、平井正和等人的作品，高中时因为看了岛田庄司的《北方夕鹤2／3杀人》后，成了岛田书迷。而在高中时，因为一本名为《何谓绘画》的美术评论集，启发伊坂认为能使用想像力生存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而小说恰好可以一人独立从头开始，自己应该也办得到；因此他决定在进入大学之后开始创作，再加上喜爱岛田的作品，便选择了写推理小说。进入大学之后则开始阅读纯文学，尤其喜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作品。

也因为他将对运用想像力的憧憬着力于小说创作上，于是各项具有想像力的元素都漂浮在其作品中，如法国艺术电影、音乐、绘画、建筑设计等等，使得读者在阅读推理小说的同时，也仿佛看了一场交织着奇异幻境寓言、生命哲思与青春况味的文艺表演。

巧妙地融合脱离现实生活的特殊经历以及不可思议的冒险活动，一向是伊坂作品的创作主轴，这种奇妙组合，正是伊坂风靡了无数热爱文学艺术的青年读者的重要原因。

这样的他，在一九九六年曾经以《碍眼的坏蛋们》获得山多利推理小说大奖佳作，不过一直要到二〇〇〇年以《奥杜邦的祈祷》获得第五届新潮推理小说俱乐部奖后，才正式踏上文坛。奇特的故事风格、明朗轻快的笔触，让他迅速获得评论家和读者的热烈欢迎，不光是在年度推理小说排行榜上大有斩获。二〇〇三年以《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置物柜》拿下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二〇〇四年则以《死神的

精确度》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短篇部门奖，更在二〇〇三到二〇〇六年间以《重力小丑》、《孩子们》、《死神的精确度》、《沙漠》四度获得直木奖提名，可以看出日本文坛对他的期待和重视。

伊坂到二〇〇六年为止总共发表了八部长篇、四部短篇连作集和一篇短篇爱情小说。因为喜欢岛田，而决定创作推理小说的伊坂，打从一出道就以推理小说新人奖得奖作《奥杜邦的祈祷》获得各方注意；然而《奥杜邦的祈祷》却长得一点都不像读者们所熟悉的推理小说模样。伊坂曾经说过，“写作的时候，我并不喜欢描写真实的现实生活，而是想写十分荒唐无稽的故事。”《奥》正是这样特殊，有着前所未有的奇特设定的一部作品。一个因为一时无聊跑去抢银行的年轻人伊藤，意外来到一座和日本本土隔绝一百五十年的孤岛，孤岛上有个会说话、会预言未来的稻草人优午。优午告诉伊藤，自己已经等了他一百五十年，而伊藤这个外来者将会带来岛上的人所欠缺的东西。留下这般谜样话语之后，优午就死了，而且还是身首异处、死得相当凄惨。这短短几句描写，就能够看出伊坂作品最显而易见的特殊之处“崭新的发想”，我想很难有读者在看了这样奇异至极的开头，而不继续往下翻去，毕竟“会讲话的稻草人谋杀案”实在太过特殊。而这种异想天开、奇特的发想，就成了伊坂作品中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难以模仿的特色，在他往后的作品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特色，以死神为主角的《死神的精确度》便是个好例子。

然而空有奇特的发想，没有优秀的写作能力也无法让伊坂获得现在的地位。第二作《Lush Life》便是让读者更认识伊坂深厚笔力的作品，画家、小偷、失业者、学生、神、心理咨商师等等众多人物各自在五个故事线中登场、彼此的人生互相交错。如何将这五条线各自写得精彩绝伦，而在彼此交错时又不落入混乱庞杂的境地，最后将所有故事线收束于一个点上。伊坂在叙事文脉构成上展现了高超的操控能力，就像不断地在本作出现的艾雪的画一般地令人目眩神迷。复杂的叙事方式中包含着精巧缜密的伏线，并且前后呼应，而此极为高明的写作方式，在第四作《重力小丑》、第五作《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置物柜》中也明显可见。

笔者和大部分的台湾读者一样对伊坂最早的认识来自于《重力小丑》一作，对于本作中那几乎只能以毫无章法来形容、或者可说是某种文字游戏的章节名称印象深刻。但在阅读了伊坂的其他作品之后，便能够理解日本文艺评论家吉野仁所指出的伊坂作品的一种极为另类的魅力来源——“将毫无关连的事物组合在一起”，像是“鸭子”和“投币式置物柜”明明是毫无关连的东西，却成了小说。或是书名为《蚱蜢》内容却是杀手的故事，这样的奇妙组合让伊坂的作品乍看书名就能吸

引读者的目光一探究竟。而更引人注意的是，这样看似胡闹的作法，也散见于每部作品的内容和登场人物的言行之中。

在《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置物柜》中，主角的邻居甫一登场就邀他一起去抢书店，而目标仅仅是一本《广辞苑》！？在《重力小丑》中，春劈头就叫哥哥泉水一起去揍人。然而在这些登场人物的异常行动，或是令人不由得笑出声来的词句背后，其实隐藏着各种人性的黑暗面。《奥杜邦的祈祷》中，仙台的恶劣警察城山毫无理由的残虐行径、《重力小丑》中的强暴事件、《魔王》中甚至让这样的黑暗面以法西斯主义的样貌出现。伊坂总以十分明朗、轻快并且淡薄的笔触，描写人生很多时候总会碰上的毫无来由的暴力。如此高度的反差点出了一个伊坂作品世界中的重要价值观，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暴力时，该如何自处？该怎么找出最不会令自己后悔的生存方式？

如果将毫无理由的暴力推到最极致，莫过于“死亡”了，只要是人难免一死，那么人类该怎么和终将来临的死亡相处？从《奥杜邦的祈祷》中的稻草人谋杀案起，这个问题意识就一直在伊坂作品的底层流动，笔者想随着此次伊坂作品集出版，读者在全部读过一遍之后，应该也都能得出属于自己的答案。

而在熟读伊坂作品之后，读者便会发现伊坂习惯让他笔下所有人物产生关连，先出现的人物一定会在之后的作品登场。像是深受台湾读者喜爱的《重力小丑》两兄弟，也会在之后的某部作品出现，这样的惊喜也十足地展现了伊坂旺盛的服务精神。

在文章开头提到伊坂是极有力“东野圭吾路线”候选人，如实地反映出日本读者和评论家对于伊坂迟迟不能获奖的难以理解。但是笔者忍不住想，就这样成为直木奖史上的传说，似乎无损于伊坂的成就。毕竟就像日本推理天后宫部美幸说的：“伊坂幸太郎是天才，他将会改变日本文学的面貌。”做为一名读者，能够和一位不断替我们带来全新小说的天才作家相遇，就是一种十足的幸福。

【作者介绍】
张筱森，辅仁大学日文系毕业，现于日本某国立大学以留学之名行囤积推理小说之实。

Lash
名词 鞭打

Lush
形容词 丰富的 景气 华丽的
名词 酒 醉汉

Rash
形容词 鲁莽的 轻率的 急躁的
名词 疹子 一下子爆发的事

Rush
动词 闯 冲动行事 匆促行事
名词 匆忙 忙碌

引自《Reader"s英日词典》（研究社）
1、睡觉、打瞌睡。（vi.）
2、睡眠。通常指浅眠、瞌睡。（n.）

a life

最高时速240公里处，故事开始了。

志柰子往前一看，车厢的自动门正好打开，传出了“扑哧”的漏气声，听起来就像“希望500”车系所发出的叹息。

户田回来了。志柰子慌忙把视线转向窗外，对方的身影还是闯入了视线范围。志柰子一边想着“这个六十岁的胖男人”，一边下意识地别开脸。对方的体型适中，怎么说都不算胖，可是他那种自信过剩的走路方式，看起来就像全身充满过多的脂肪。户田穿着花哨的毛衣，那对比强烈的黑黄相间条纹只让志柰子觉得品味甚差。不过，志柰子一听说户田是往来欧洲和银座的画商，竟不可思议地觉得他看起来倒也挺有那番架势。

当户田在邻座坐下的那一瞬间，志柰子便感到呼吸困难。车厢内没有其他乘客，她只是觉得快窒息了。活到二十八岁，第一次搭乘的绿色车厢并不如想象中那么舒适。

她的眼神四处游动，无意间看到了户田带来的报纸。

报纸上并列着“开锁盗窃犯现正纵贯日本北上中”，“仙台市内分尸案追踪报道”，“夫妻联手掩埋尸体，尸体有整形痕迹”等等严重的社会案件。

不过也并非全都是令人沮丧的报道，有一则标题为“香港彩票奖金四十亿元，中奖者可能是日本观光客”的新闻，篇幅虽小，内容却让人心情愉快。

“好厉害。”志柰子不由得脱口而出。

户田看了一下新闻之后，“哼”了一声。“成天说什么不景气、不景气，已经这么久了，不景气早就是这个国家的常态了就算小孩曾经考过一百分，但是如果之后他只考了五十分，那就表示他的实力只有五十分，不是吗？既然这样的经济状况一直持续，那就表示这是常态，一直心存侥幸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说到失业率，究竟是谁规定得替所

有人准备工作不可？至少我没听说过这回事，那只是有人搞不清状况罢了。人口过多，没有那么多的工作，简单至极。”

“啊，不是的，”志奈子好不容易才插上嘴，“我是说那个四十亿彩票的新闻很厉害。”

“这个吗？”户田打开报纸稍微看了一下，“这还真走运。”

“户田先生如果中奖的话，也会很高兴吗？”连她自己都知道这是无聊透顶的问题。

户田的皮肤好到不像是年过六十的男人，他露出雪白的牙齿对志奈子一笑，“钱当然是越多越好。你也想要四十亿吗？”

“那当然。”志奈子也笑着回答。

“想要的话，我就给你。”

“您别开玩笑了。”

“只要做你该做的，我自然会给你。”

志奈子无法直视户田，心中涌起一股当场被他脱光衣服强拥的不快。

“这世上吗没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户田讲这句话的嚣张态度，简直就像这句话是他发明的。

志奈子无法再说出“您别开玩笑了。”如果这世上真的有和挫折、失败无缘的人，那一定是户田。只要他一发现人气正在上升的海外画家，便立刻和对方签下终身契约，不断地收购他看上眼的作品。他精于计算、头脑奸巧、行事风格和同龄男性及同行大不相同。

户田本来就是“户田大厦”的第三代富家公子，从出生之际就被培养为拥有全国各地房产之经营者。他经常把“我从小就被灌输这个观念——狮子的孩子，就算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仍旧是狮子”这句话挂在嘴边，“直到最近，我才知道原来金钱是生存的必需品。”

再者，户田也绝非只安与经营大厦租赁业务，他一边当包租公，一边进军美术界。志柰子虽然不清楚户田的理由或是他有什么胜算，不过身为画商，他也做得有声有色。

户田总是立刻锁定前途有望的画家画作，并取得贩卖权。而且，他不会马上抛售，这是拥有雄厚资金的人才能运用的方法。志柰子想起某人男人曾经这么说过，“对户田先生来说，画作只不过是一种股票，”对方一脸悲伤地说道，“是以画笔画出来的股票。他认为画的价值不在于画家的想象力，而在于价目表上的几个零。”

“你听好了。”身旁的户田仍在喋喋不休，“不论爱情还是宠物通通可以标价，然后再慢慢抬高价钱。你不就是我买来的吗？”

志奈子无法反驳，因为她的确背叛了恩人，与户田签下契约。

“没有什么是钱买不到的。”

志奈子见过户田身体力行这句话，只因为他不想经历一段吵闹的旅程，所以大手笔地将一节绿色车厢的乘车券、特急券和绿色车厢全部买下来。他也融资给政治家，有时候还会说“那个议员虽然顶上无毛，不过看在他跟我低头鞠躬的份上，那就借给他吧。”然后打电话给下属。几十分钟前，志奈子亲耳听到户田打电话指示下属融资给某议员。

“请问今天的预定行程是什么？”

“我要介绍你认识仙台的客人。”

户田下流地笑了。志奈子心想，对方一定对她的画作毫无兴趣，她不禁郁闷了起来。想起那个曾对她说过“你不可以放弃画画”的男人，对方是户田画廊的员工，虽然没钱没势，却十分懂画，也很欣赏志奈子的作品。

“《联结》是幅很好的画。”在两人最后一次交谈之际，他仍旧称赞了志奈子的新作，他也察觉到了在其中灌注的理念。“这幅画有接力的意思吧，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棒给某个人，我的今天必定与他人的明天有所连结。”他这样说道。

他总是注意着年轻画家，一直希望能够经手不卖也无妨的好作品。因此，志奈子对于他辞掉户田画廊的工作，选择独立一事，一点也不意外。

对方告诉她“我希望能开一家替你们这样的画家做事的画廊，就算小也没关系”之后，尝试独立开业，因为他相信这世界就是靠着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才能稳定运作的。

然而，他的画廊并没有开张，因为他所接触的画家都转身离去。

再也没有比这更凄惨的了。遭遇所有信赖的画家背叛，连一幅画都无法在自己的店里挂起，他就这么消失了。

那时的志奈子，亲眼见识到户田用金钱的力量，轻易地摧毁一个人的梦想。

“在东京吃过晚饭后，就去仙台吧。”

一切都按照户田的预定计划进行。户田在两天前打电话给志奈子，“跟我一起去拜访客户吧。”她拒绝不了。

“你听过Lush Life吗？”好一阵子之后，户田开口说道。

“那是什么？”

“一首歌啊，这是一首歌的歌名，你不听爵士乐吗？”

志奈子摇摇头回答：“没听过。”她厌恶陪笑的自己。

“这是柯川①的名曲。Lush Life，华丽的人生。这不是很好吗？我有自信，我的人生比在其他地方活着的人更华丽、更丰富。”他一脸幸福地说着。“你想想看，愚蠢的失业者就不用说了，就算是自以为顺利的小偷或宗教家也是。总之，此刻我比其他人过得更美好、更精彩。”

① 约翰·柯川（John Coltrance,1926-1973）,出生于美国，伟大的爵士乐萨克斯风手。1957年确立了Sheet of Sound，对之后的爵士乐界有深远的影响。

*

黑泽走出住处的时候，发现玄关处贴了一张传单，他撕下来细看。那是大厦管理委员会贴的，上面写着“仙台市内发生多起盗窃案”，主要内容是呼吁大厦全体住户换锁，传单上有喇叭锁的照片，并注明“钥匙孔为直式、喇叭形的锁是最危险的款式。”黑泽不禁啐了一口，心想真是多管闲事。

最近，越来越多国外的盗窃集团在日本各地出没，比起一道门总是加装两三道锁的国家，来日本作案，就算扣掉交通费也还是有赚头吧。

大概是在东京已经占不到便宜，盗窃集团也跑来仙台四处作案。结果演变成黑泽盯上的住家，每一户都在玄关加装了两三道由回转式锁簧与锁把组合、非常复杂的锁。

黑泽穿上鞋子，折好传单后收进口袋，出门。

他突然想到，这群为了钱不停犯案的人，从某种角度而言，或许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最佳代言人。他们把效率和利益放在最前头。那么像我这种人，又该把什么放在第一位？他试着回答：“美学？”不禁失笑，这真是太老套了。

当他锁好门时，隔壁的房门突然被用力打开了。

因为是第一次和邻居碰面，黑泽不假思索地向对方做了很愚蠢的自我介绍——“你好，我是住隔壁的黑泽。”对方是名年轻男子，二十多岁，一脸苍白。大概是整夜喝酒，气色按起来很差，身上的蓝色T恤也皱巴巴的。昨晚，隔壁房间不时传来嘈杂的人声和噪音，可能在举行派对吧。

青年也一脸惊讶地向黑泽打了招呼，不过声音小到根本听不见。他歪着头想了一下，然后对黑泽说：“对了，可以请你帮我撑一下门吗？”门？黑泽歪了下脑袋，不懂他的意思。

“我朋友喝多了，我得背他下楼。”青年显得有点害怕，“我如果把手放开，这门就会关上，所以想拜托你帮我撑一下。”

黑泽耸耸肩，默默地按照对方的要求撑住门。

对方小声道谢，总之挺起来像是道谢。接着，青年再度走进房间，不久，便背着一个软瘫的男人走了出来。这人酒气冲天，这些年轻人还真是快活。

黑泽抵住正好开启的电梯门，等候青年走进去。他盯着青年背着朋友晃来晃去。青年大概是打算立刻回来，因此没有锁门。真是太不小心了。

对黑泽来说，观察四周已经成为他的习性。只要和某人擦身而过，他便会观察对方，并开始猜测对方的种种。例如，皮甲里有多少钱？家里有多少财产？有家人吗？喜欢猫还是狗？喜欢储蓄吗？信任银行吗？这人真的是男人吗？如果实际潜入对方家中，发现一切都和自己的猜测相符时，这种成就感远超过工作本身。

电梯门关上。他向青年举手打了个招呼，不过对方并没有察觉。

在那之后，他发现走道上有一张纸，原本期望是钞票，可惜不是，这张纸可能是方才从其中一人的口袋里掉出来的。

上头罗列着黑泽看不懂的文字，其中也有数字，还有汉字和记号。他想，这该不会是国外发行的护身符吧。他将纸张朝有光线的地方观察，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内容浮现，他掂着它甩了一下，再次回头看了电梯门一眼，猜想莫非刚才的青年不是日本人？

他反复看了这张纸还几次，最后决定把它收进皮夹里。

这张写着外国文字的纸，说不定可以带来财运。他边想着这类蠢事，边收好了皮夹。

仙台车站前出现一条人龙。黑泽边走边注意人龙的源头，原来是从一家咖啡馆的门口开始的。那家店肯能是刚开幕，看起来活力十足。

他一边看着那家店，一边在车站内快步走着。可能是工作日，站内没什么乘客。黑泽搭扶梯下到一楼，穿越出租车扬招点。他站在车站前，看到一栋想高塔的建筑物，那是市镇府盖的展望台，尖细的高塔耸立着，看起来非常壮观。在展望台电梯的入口处，垂挂着一块写着“给某个特别的日子”的布条。黑泽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有一天会来到展望台。对小偷来说，所谓“特别的日子”，大概就是因愚蠢而失手被捕的那一天吧。

周围的墙上也贴着“埃舍尔展”的海报，埃舍尔是一位版画家，以超现实主义风格的画作闻名，海报上的插画是埃舍尔最广为人知的城堡画。

基本上，黑泽对绘画之类的美术品没什么兴趣，顶多只能想到以前某意大利美术馆，曾经被人从天花板用钓鱼钩之类的工具偷走了克林姆的名画这种事。

过了一阵子，他看见一个年轻白人女孩站在路边，一头金发绑成马尾，穿着一件非常合身的直筒牛仔裤。

黑泽之所以停下脚步，并非对方年轻貌美，也不是因为她看起来有钱又粗心，是个适合下手的对象。而是她举着一块招牌，上面写着“请把你喜欢的日文告诉我”，并将素描簿上写的字朝行人的方向。

“这是你写的吗？”黑泽走向她问道。那女孩微笑地表示自己是大学留学生，“我在调查日本人喜欢什么样的词句。”

“那些词句比较多？”交通信号灯已经转变成绿灯，不过黑泽没有离开。

“目前最多的是，”她一边说着流畅的日语，一边翻阅素描本，“‘梦想’之类的。”

“之类的？”

“还有啊，”她似乎觉得很有趣地笑了，“‘景气’之类的也不少。”

“那我也来写吧。”黑泽拿起马克笔，对方替他翻开新的一页，他以端正的笔迹，大大方方地在页面正中央写下“夜晚”。

“‘夜晚’吗？”她抬头看着黑泽。

“我喜欢夜晚。”

“真有趣。”接着她又说，“好像小偷。”

黑泽瞬间吓了一跳，但又继续说道：“顺便一提，我讨厌‘关好门窗’①这个字眼”

“关好门窗？”她似乎不太理解黑泽的说的，反问,“不是警察吗？”

黑泽笑了，“这个字我也讨厌。”

于是他离开那里，在路上看到一只狗，好像是流浪狗，脖子上没有戴项圈。它看起来像条柴犬，黑泽心想，流浪的柴犬很少见呢。原本应该是茶色的皮毛，因为沾满尘埃和泥土已经变成了灰色。在车站附近出现狗也很稀奇，大概是因为流浪狗的数量原本就已锐减的缘故吧，这比在路上碰上同行还稀奇。黑泽有些担心那只老狗该不会踉跄地冲上车流量大的马路吧。

红灯再次转绿，这次黑泽总算走向对面。他遵从了自己那套“小偷不该和狗交朋友”的美学，无视那只肮脏的狗，迈步向前。

——————————————————————

①原文为“户締り”（TOJIMARI），女孩反问的警察原文为“お回り”（OMAWARI）

*

河原崎在开始变得拥挤的咖啡店门口愣愣地眺望远方，透过镶着大片玻璃的窗户，看得到新干线的高架铁路，这时候MAX山彦号E4正好滑进了下行月台。

手边的咖啡早就喝完了，但是他不能离开这家店。然而，对于靠奖学金勉强过活的学生而言，他也不敢点第二杯。他喝完的第一杯咖啡是半价，只要那庆祝开幕的优惠券，就可以享受这项优惠。

他在画画，像往常一样，用圆珠笔直接画在从街上拿到的寻人海报背面。他以简略的线条画下其他客人的侧脸、一眼瞄到MAX山彦号的模样。画画对他而言不是兴趣，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海报内容是寻找一名失踪男性，这名男子似乎失踪了将近一个星期，男子的双亲正拼命寻找他的下落。河原崎看了照片一眼，那是一个气色不佳的年轻人，而且个子看起来不高。

海报上注明它的特征是“脚跟处有手术痕迹”，河原崎不禁失笑。难道能跟素不相识的人说“请让我看一下你的脚跟”吗？海报上甚至还写着“有缝了八针的痕迹”。这是要我去数对方被缝了几针吗？

刚开幕的咖啡店热闹非凡，所有座位都坐满了。

冢本先生找我到底有什么事？他试着揣想对方的意图，他和担任干部的冢本几乎毫无机会交谈，也想不出冢本找他的理由。

在上次的集会之后，有人在仙台的县民活动叫住他。一名穿着黑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子对他说：“您是河原崎先生吧，有人在一楼的休息室等您，请跟我来。”

他走到房间里面，发现等候的人竟然是冢本，他不禁惊讶得“啊”地叫出声来。

冢本以平易近人的口吻说：“不用那么惊讶，又不是高桥先生找你。”

河原崎听到这句话之后，不禁双脚发抖，“高桥”是让他感到恐惧到平日连说都不敢说出口的字眼。

“我是冢本。”

“我……我知道。”河原崎立刻点头附和。他不可能不知道对方是谁，二十几岁当上干部，身为高桥的左右手、十分活跃的冢本，在信徒之间非常有名。和冢本见面是两天前的事。

不知冢本是何时站在河原崎面前的，他吓得差点打翻杯子。

“你画得不错嘛。”冢本看到河原崎手边那张像是恶作剧的画，如此说道。

“啊、啊，谢……谢谢称赞。您这么忙，真是不好意思。”河原崎慌忙将海报翻过来，这样一来，“寻找这名男性”的失踪者照片就朝上了。

冢本似乎很惊讶地看那张照片，“你认识这个人吗?”

“不、不认识。”河原崎摇头否认“那是有人在街上发的，对方在找失踪人口，跟我完全没关系。”他不自觉的辩解了起来，并折好传单收进口袋。

冢本一直盯着河原崎的动作，河原崎原以为冢本会告诫他“有空找失踪人口，不如静心摸索自己的未来。”不过冢本什么都没说。

“出去吧。”冢本指着店门口。

店外仍旧大排长龙。虽说是仙台的第一家咖啡连锁店，不过为了喝一杯咖啡来排队也很奇怪。这些人到底是喜欢排队，还是喜欢咖啡?河原崎心想，应该是前者吧。

只是和冢本并肩而行，就令他涌起一股优越感。他们并非偶然在街角相遇，而是冢本记得他的名字，特别找他出来的，这真是太光荣了。河原崎在心中反刍着这份喜悦。

那个发传单的人还站在商店街的入口，比起眉头深锁的对方，河原崎不由得觉得自己真是太幸福了。

“你的帽子很好看。”冢本指着河原崎戴的棒球帽。

“这是我爸以前买给我的。”

那是一顶帽檐较长的进口货。有一阵子，因为某巴西足球选手在公开场合都戴着这顶帽子，在日本国内很难买到，其受欢迎程度甚至形成一种社会现象。

“就是那顶蔚为话题的红色帽子吧，到处都买不到。”

河原崎到现在还是不知道父亲在哪里买到这顶帽子，当时他认为那绝对是仿冒品，实际上不然。总之，他清楚记得父亲得意扬扬的模样。“你看，这是成对的。”他开心地把自己戴的同款帽子拿给河原崎看。

“那一阵子不是流行把帽檐折成山峰形状吗?不过你的却没有。”

“我爸有折。”河原崎苦笑地说道。父亲还说最好配合流行，然后不熟练地将帽檐折成山峰形状。当时的父亲真的打从心底开心得不得了，河原崎则是冷淡的嘲讽他，固执的不肯配合。

“你看那里，”冢本说道，“那里有只狗，你看。”

河原崎慌张的四处探看，他觉得如果不快点找到那只狗，冢本就会舍弃他了。

的确有只狗，在距离两人二十公尺处走着，在人行道上缓慢前行，有时候会用鼻子磨擦地面徘徊着，脖子上没戴项圈。

“狗会出现在这种地方还真是稀奇，它没戴项圈，应该是流浪狗吧。”

“看起来有点像柴犬，可能是混到柴犬的杂种狗吧。”

河原崎一边听看冢本这么说，一边想起了父亲。它那身微脏毛色、没有自己的地盘、遭人嫌弃仍旧四处徘回的模样，和父亲的样子重叠了。

三年前父亲突然从二十层楼大厦的十七楼张开双手，跳楼自杀。他想起当时在家里玄关处的情况—那天是大学的开学日，河原崎坐在玄关，擦着新买的皮鞋，听到电话在背后想起。母亲叫了他大声说:“你爸跳楼了。”他抬起头转身时，实在无法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便问出了“他是从几楼跳下去的”这么愚蠢的话。

从警察那里了解状况之后，他虽然大受打击，却也觉得这就是父亲的作风。打算从安全梯爬上二十楼的父亲，一定在途中累了，便决定“在这里就好了”，所以才会从十七楼跳下。他总是这样，总是在距离目的地还有一小部的地方放弃。

“你看起来很不高兴讨厌狗吗?”

听到冢本的声音，河原崎回过神来，他慌张地否定: “不、不讨厌。”

冢本似乎在打量什么，盯着河原崎好一会儿，“你是什么时候来我们这里的?”

河原崎回答:“大概在三年前吧。”

“是因为那件事才知道我们的吧。”冢本说道。刚好号志灯转红，两人停下脚步。

河原崎立刻明白“那件事”的意义，指的事仙台商务旅馆发生的连续杀人案。“那是两年前发生的吧。”

“不，最早是在三年前。我记得第一件案子在车站东口的商务旅馆发生，有个男人被勒死。”

在商务旅馆接二连三发生了杀人案，每隔一个月便有一个人被杀害，地点总是仙台市内的商务旅馆。事情越演越烈，不只是全国性的八卦节目、看热闹的群众，甚至还有搭便车犯案的快乐杀人犯。当时，警

方对于缉凶完全没有头绪，案情陷入胶着，连河原崎都不禁同情起他们。

然而有一天，案子突然侦破了。警方采纳了某个普通市民的意见，顺利逮捕了凶手，而这个普通市民就是“高桥”。

信徒们只要聊起那天的事，几乎所有人都一脸目眩神迷。

那一天似乎是演讲日。平常，高桥只要结束演说就会直接走下讲台，那天他却留在讲台上，以平稳的语气说：“对了，诸位知道那个案子吗？就是在商务旅馆遭到杀害的死者，他们之间是有联结的，世界上每一件事都是有关联的。下一次发生在仙台公园饭店的三楼。”

当时，河原崎还不是信徒，所以不在会场，这一点让他相当懊恼。信徒中也以这一天为界，隐然有着“此前”与“此后”的差别。有人可以一脸陶醉地回想当天的情况，有人只能想象当天的情景。

“我听到那句话，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我根本不知道高桥先生对那件事有兴趣。集会结束之后，干部急忙开会讨论。但是，那时候高桥先生这么说……”冢本望着远方，似乎在回想当时的光景。河原崎不禁吞了一口口水。

“‘我接下来要证明真有其事。’”

即使是从冢本嘴里说出，河原崎仍旧打了个冷颤，那真是一句充满魅力的话。

“高桥先生说完这句话，接着在白板上实际证明了这件事，包括被害者的年龄、性别、案发当天的天气、商务旅馆的地理位置。他写出在那之前的所有情报，告诉我们案件之间的规则，并以所有状况证明下次的犯案场所就是仙台公园饭店的三楼。”

“警方立刻采信了吗？”

“怎么可能？他们当然不可能老实接受一般市民的意见。我们费了好一番功夫才让他们相信。”

冢本没有更详细说明后来的状况。不过，仙台中央警察署的确在仙台公园饭店三楼的逃生梯抓到了凶手。

之后，这起事件引起媒体的骚动，情节就像连环漫画一样夸张。各家报纸都随意在版面上下了“现代夏洛克˙福尔摩斯”之类，令人看了都替他感到不好意思的标题，采访记者也大举入侵仙台；甚至含有杂志刊登“高桥”推测真相的流程图。

这些电视及杂志记者们大概一开始就打算将“高桥”塑造成英雄，炒热整件事。他们也相信对于解决案件有贡献的老百姓应该受到赞扬，所以便将“高桥”捧上天。信徒的数量也迅速增加。不论是受到“天才”、“英雄”字眼吸引的人，还是希望有心灵导师的人，全都集中在“高桥”身边，河原崎也是其中一人。那时流传着“高桥”可以预见未来的谣言，还有人说: “高桥会拯救先到他身边的人。”

但是“高桥”几乎不曝光，也不接受裁访。当媒体发现根本无法报导的时候，他们逐渐感到不满。

当某家出版社提出“二十一世纪的侦探事新兴宗教的教祖”这个话题时，媒体就像一潭发现出口的积水般，一鼓作气地涌至那个方向。

“冢本先生对于那件事有什么看法?”河原崎试着问道。

“那件事?”冢本先生思考了一会儿，“啊... ...啊，你是说那件分尸案吗?”

在半年前左右，仙台市内有一具被分尸的尸体被发现。警方分析死者是一名年轻男性，不过无法得知其身分，也找不到凶手。然而最近又在好几个地方发现尸块，引起很大的骚动，凶手是同一人的可能性也升高了。

“你是不是也期待高桥先生可以解决这个案子?”

河原崎不由得不好意思了起来，只好含糊地“嗯，嗯”回应。

“说不定高桥先生已经知道这件案子的真相。”

“真的吗?”

冢本笑了，“不知道啊。说不定他会像之前那样，突然脱口说出什么。或许就在某天早晨他静静地说出‘我会证明’。”

信号灯转为绿灯。

“那是神迹。”冢本说道。

“什么?”

“这个世界上常发生‘神迹’。”

河原崎说不出“听不懂”，他不想随便开口而被瞧不起。

“你知道海狮吗?”

“海狮?”

“他们成群在北极出没，体型庞大，嘴里有一对又长又大的獠牙，朝向地面。”

“它们怎么了?”河原崎挺直身子。

“我曾经在电视上看过，数量庞大的海狮在某个时期会爬上路地，其中有几十头爬上山顶，没想到居然慢慢地往山崖下跳，当然都摔死了，接下来，所有的海狮都做出同样的行为，他们叠在其他同伴身上死了，这就是所谓的集体自杀吧。”

“从十七楼吗?”河原崎不由自主地说道。

冢本狐疑地看着他“科学家好像还找不出原因。”

“这又怎么了?”河原崎一边想象海狮从山顶坠落的模样，手无意识地动了起来，想把脑中的一切画下来。

“一切都是一样的，不论是重力、地球的公转或摔死的海狮，一切都是神迹。”冢本像是为了保持冷静地闭上了眼睛，停下了脚步。行人不断

地从他身旁经过。“你是看了高桥先生上电视，才来找我们的吧。”

河原崎含糊地应了一声。严格来说，那不是他第一次见到高桥。其实，河原崎在看到电视节目之前，就已经见过高桥了，那是在父亲死后没多久的事。当时，河原崎根本无法入睡，经常像个梦游者般在自家附近走来走去。深夜，他在桥上走著走著，听着河水声，什么都不想。不知在这反复走动之际，自己会不会有了睡意？还是不睡也无妨?

那天晚上，是台风登陆威力最强的时候，广濑川的河水浑浊，翻腾不止，此时，河原崎听到有人在游泳的声响。

当时并不是晚上，河原崎很讶异居然有人在深夜而且是这种狂风暴雨的情况下游泳，他很好奇对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下了桥走向河边。

走下去一看，有个男人站在河边，在深夜的路灯下裸着上半身，拧扭着脱下的衬衫。

男人是去救一只溺水的猫。那只猫全身湿透，正在抖动身子，水花四溅。

河原崎忘我地看着男人，桥上的路灯照着男人，对方并不高大，背影却散发着神圣的光芒，他的背上有一道令人印象深刻的伤口，似乎是X型的烧伤疤痕。虽然不至于令人想别开视线，却会让人感到疼痛的灼伤，十分引人注目。

男人的侧脸端正而俊美，那道伤痕让他的外表显得更神秘。

河原崎无法出声唤他，只能撑着伞傻傻地在一旁站了许久。

一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那个男人就是高桥。对河原崎而言，跳进河里救猫的高桥简直和从天而降把人捞起的神没有两样，所以他认为目击到这件事，是专属于自己的特别事件，他不想和别人分享。

“你去过那个展望台吗？”冢本指着车站前的展望台。

河原崎摇摇头，他对高层建筑没兴趣，而且他本来就不喜欢抬头看东西，因为这样总会让他想到父亲自杀的那栋二十层楼大厦，“冢本先生去过吗？”

“我也没去过，不过听说那里的视野非常好。”

“那上面写着‘给某个特别的日子’。”河原崎说道，他觉得这句话十分好笑。因为对自己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如果真要说，大概就是和冢本并肩而行的此刻吧。

河原崎看到“埃舍尔展”的海报，他对于只有机关的画作每兴趣，但是很喜欢埃舍尔笔下可爱的城堡和士兵。不，那不是士兵，是修女吧，他在心中自我订正。他一边经过那张海报，一般在脑中临摹同样的画。

河原崎新注意到那个白人女孩，在离仙台车站不远处站着一个白人女孩，她举着一块招牌。素描本上只写着“请把你喜欢的日文告诉我。”冢本大概是感兴趣，不发一语地走向她。

“可以请你们写下喜欢的日文吗？”绑马尾的白人女孩十分漂亮，她对着走近的河原崎和冢本露出笑容。

“喜欢的日文吗？”冢本歪着头想了一下，他接过马克笔，翻开素描簿的最后一页，看了河原崎一眼，然后将笔交给河原崎，对他说：“你来写吧。”

这似乎是对河原崎的测试，他在拿起笔的时候，很想开始画画。

“你有什么喜欢的词吗？”女孩问他。

河原崎紧张得手直抖，用称不上漂亮的笔迹，写下了“力量”。他像等待给分似地抬头看冢本的表情。冢本毫无兴趣地点了点头，然后说了声“不错嘛”表示认同。河原崎一边听着白人女孩以英、日语向他们道谢，一边和冢本并肩走向广濑街。

“我要进入正题了。”冢本说道。

“是。”河原崎做好了心理准备。

“详细情形等上车再说。”冢本露出奇怪的表情，“你想不想知道神是怎么回事？”

“你是说‘神’吗？”

“我是说神的构造。”

“你说什么？”

“我要解剖神。”冢本的神情一点都不像在开玩笑。

*

京子虽然听著从电话子机传来的内容，却无法理解究竟发生什么事。他从沙发上起身，移开话筒，一脸惊讶地看著手中的子机。

电话彼端是她丈夫；那个比自己年长五岁，却毫无长进的丈夫。

“你这家伙，一大早就从外面打这种电话回来，你到底在说什么？”她愤怒地说道。对方的台词一点都没变，尽是重复著“我们分手吧，我再也不回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她完全没料到丈夫会主动提出离婚。与其说离婚本身不是问题，不如说京子也打算用不同方式与丈夫分手。要说好时机，没有比此刻的时机更好了。青山坐在京子对面的沙发上，一脸担心的看著她。大概是整晚熬夜的关系，她双眼通红。

“你真的要和我分手?”虽然不打算威胁对方，不过京子的口气还是强硬了起来。

因为是最讨厌提分手的丈夫突如其来的提议，京子不可能放弃这个机会。“好啊，那就尽快离吧。”

丈夫非常诚挚地说了声“谢谢”。那口吻十分适合这个诚实又老是吃亏的男人。他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堆关於离婚证书的细节，接著要京子替她打包行李，之后他会回来拿。最后，丈夫补了一句，“我对不起你。”

他是打算离开这个家去哪里?京子不由得撇嘴。

眼前的青山站起来，张开双手。他是职业的足球选手，肩膀宽厚、胸膛结实。“怎么了?”即使现在不是球季，他那锻炼过的体格也丝毫没有变形。

正当京子想回答“真是乱七八糟”时，电话再次响起。

他原以为又是丈夫打来的，结果不是，是一个稳重的中年男子声音。对方唐突地说:“我想当心理谘询师，不知道该怎么找工作才好。”

京子本来想大吼，“你在开什么玩笑!”好不容易才冷了下来，改口说:“你要不要去接受心理治疗?”

男人不把京子的讽刺放在心上，反而轻松回答:“我也这么想，所以刚刚在镜子前面自问自答，可是一点用也没有。”

京子二话不说就挂断电话。“恶作剧电话。可能是自我推销吧，或许是想到我那里工作。”她对青山露出不耐烦的表情。

“自我推销？你的诊所？”

“疗愈诊所。”京子略带自嘲地纠正青山。很多人相信精神咨询可以治愈人心，然而，心理咨询只不过是将歪掉的车轴矫正过来而已。当然还有很多更出色的精神科医生，但京子就是如此。而且，实际上有的案例根本没有矫正，只是作个“已经矫正好了”的样子。

“在那之前是我老公打来的，说要跟我分手。”

青山露出复杂的表情，坐回沙发，“你那个老公？要跟你分手？”

“很惊讶吧。”京子扬起眉毛，“那男人自己说的。”

“所以我才一再跟你确认啊。”青山的口吻突然带着苛责。

“因为你一直坚持他不会离婚，结果看来还是有可能的嘛。”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你刚刚不是讲，他在电话里这么说吗？”

京子一时语塞，却还是说：“可是，总是个机会啊，因为是对方提出来的。”

“千载难逢。”青山说道。

“晴天霹雳。”京子回应。

“顺水推舟。”

“得来全不费工夫。”

“千钧一发。”

“大好时机。”

“不可思议的幸运。”

“那男人，”京子对这不在现场的丈夫说道，“还真是走运。”

“差点就要下手了，”青山像是演戏般说道，大概是冷静下来了，他露出了安心的表情，“这样一来计划就中止了。”

“只是我老公而已。”京子特别强调“而已”二字。

青山瞬间露出宛如怯懦少年的表情。这个在职业足球联盟担任后卫的男人，竟然连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我可没说你老婆那边要中止了，那女人不可能自己说出‘分手’两个字吧？”

青山迷惘地望着半空中，“不，不能说完全没有那种可能，你老公不就说出了离婚？”

“我老公自己提出这件事真是奇迹，你认为奇迹会出现两次吗？”

“发生两次的话就不叫奇迹了。”青山立刻回答京子，近乎本能反应般的快速。京子知道青山一定是想起了五年前他在职业足球二军联盟的最后一战。那是场攸关最后胜负的比赛，青山所属的队伍从零比三的劣势中逆转胜利，因此他常说那是“奇迹”。

“你老婆是不可能创造奇迹的。”青山满脸疲惫。他原本预定动手杀人，计划内容是趁京子丈夫回家之际，他在路上袭击并勒毙对方。但是没料到对方居然一直没回家，所以他一直等到早上，精神上必定十分疲倦。看起来仿佛是永无宁日的士兵，似乎立刻要倒下沉睡。

“你没有改变心意吧。”京子再次确认。到昨天为止，两人的意志都十分坚定，要互相帮助对方杀害彼此的配偶，要两人一起生活，他们反复讨论、演练，终于做了决定。青山虽然单纯、生性胆小，但经过不断地讨论，他终于也像面临比赛的选手一般，下定了决心。

“那……那当然。”青山唯唯诺诺地说道。

“不过呢，”京子点点头，“最好也给你老婆一个机会。”她的口吻只让你觉得她在装腔作势。“说不定她也会改变心意，答应跟你离婚。就像我老公半年前也是打定主意不肯离婚，虽然不知道他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搞不好你老婆也会发生同样的事，不如给她最后一次机会吧。”

青山的妻子是个小他五岁的倔强女子，京子只见过她一次。当时京子和青山还只是心理咨询师与患者的关系，她却对京子表现出强烈的敌意。对方原本也是球类运动的选手，从女性角度来讲，有着非常好的体格。京子第一眼就发现对方身上那些看不见的针全都竖了起来。

她不会认输的，京子心里非常清楚，因为她和自己太像了。

“那么，请你回家跟她摊牌。”

青山露出了困扰的表情，不过还是点点头。他穿着足球选手似的运动套衫，一身轻装，但表情凝重。

过了一会儿，青山开口：“嗯，就这么试试看吧。”

两人决定下午再见一次面，约好见面地点之后，京子把青山送到玄关。

“对了，你最近去过车站吗？”青山一边穿鞋一边问她。

“车站？仙台车站吗？”

“车站前面有个外国人①。”

“‘外国人’，你这是歧视的说法。”

“总之，有个漂亮的白人女孩站在那里拿着纸，纸上面写着‘请写下你喜欢的日文’之类的。”

“用日文吗？”

“对，用日文。如果是你来写会写什么？”

“不知道啊。我最讨厌像是纪念册之类的东西了，而且我也很讨厌外国人。”

“啊，你刚刚也说了‘外国人’。”青山皱起眉头，指着京子说道。

“那如果是你，你会写什么？”

——————————————————————————————

①：原文为“外人”（GAIJIN），在现今日文用法中有歧视的意味。

“我已经写了，因为我有喜欢的日文单词，就是‘约定’，是个不错的词吧。”

“一点都不合适你。”京子面无表情地说道，“你比较适合‘肌肉’、‘胜利’之类的字眼。”

“你把我当傻瓜啊。”青山皱起浓眉，然后想是想起什么似的说道，“啊，对了，你知道车站前的展望台吗？去过吗？”、

“怎么可能？”京子苦闷地回答。只不过是搭电梯上去而已，有什么价值？在谁都可以爬上去的地方眺望风景，也没什么好得意的。

“据说，那个展望台很适合在特别的日子上去。”

“那就是今天啊，因为今天要杀了你老婆，所以下午一点之后，我们再会合吧”

他像是获得解放似的摊开手说：“我已经是单身了，而且还不必杀死对方。”

青山的脸再度变得苍白。

“没问题的本来预定两人杀死两人，现在变成了二对一，轻而易举的事情嘛。”

青山正要慢慢走出玄关，听到这句话，突然停下脚步。“比赛中也会有已有选手退场的人数较少的队伍获胜的意外情况啊。”

*

丰田正在认真考虑要不要卖掉车子，但是越想心情越沉重。

卖掉车子这件事本身并不会让他难过。车贷在三年前就已经缴清了，虽然对于车子也有着和行车距离差不多的回忆，不过都是一些被称为“记忆”的无意义事情罢了，他并没有那么在意。

让他震惊的是，自己居然已经到了不卖车就活不下去的地步了。正确来说，应该是就算把车卖掉也不是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因为他现在没有工作。

虽然身边还有一些存款，但是再过几个月就会用完。而且还得想办法筹钱，支付两年前离婚的前妻的赡养费。

妻子唐突地向丰田提出离婚时，他根本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直到现在，他还是非常在意和妻子分手之际，她说的那句“我真是抽到‘下下签’了。”

丰田今天一大早就接到电话，是上个星期接受面试的公司打来的。对方以一种公事化但有点人情味的的语气通知他未被录用。他接到这通电话后，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等他回过神来，已经转到了仙台车站周边。

这是第四十家拒绝他的公司了。连以悲观闻名的职业介绍所的员工都说，“这样一来你就可以不用那么着急了，不是吗？”这是一家会让人担心“你把条件降得这么低，真的没关系吗？”的公司，然而那家公司最终也没有录取他。

刚开始找新工作的时候，丰田还颇为乐观。他想象自己拿到半年左右的失业救济金，降低一点条件之后找到还可以的新工作，抱怨着“之前的公司真是无情”，然后重新振作起来。

太天真了，他不断被刷下来，接二连三地接到不予以录用的通知。只有两个名额的工作机会，却有几十倍的应征者前去争取，那种情况即丑恶又滑稽，他却只能和其他人一样混在里面。

“好想工作。”他坐在车站人行道的长椅上，呆呆地喃喃自语。

连续被四十家公司拒绝，这真是伟大的纪录。其中三分之二是在书面审查阶段就被刷下来，然后接受了十几家公司的面试，虽然是在书面

审查时被刷下来很难受，然而在经历过面对面谈话的面试之后，对方决定“不予录用”时，简直像是全盘否定了自己的存在。总而言之， 这和对方认为“不想和你一起工作”是一样的。

好想工作。

说不定得搬出公寓了。不，现在已经不是可以悠哉地说：“说不定”的时候了。

上班族的队伍在车站周边行进，九点刚好是上班的时段。好想加入那列队伍，即使上班族时代时他曾那么讨厌那列队伍。与其说现在是高峰时间，不如说时高峰生活，好想成为Rush Life的一份子。

大概是太过于不安，这阵子他既吃不下也睡不着，总是坐立难安。他们从来没想过看不见未来是如此痛苦。

人们不断地经过他坐的长椅前。真是奇妙的队伍，他们既像前往战场的士兵，又像寻找食物的虫子，令人感到不舒服。然而，即使如此，他仍想回到那列队伍。

他想起了开除自己的上司。丰田之前待的公司虽然不是特别赚钱，但也不至于让每个员工都抱有危机感。所以当上司把他找去时，丰田认为一定是为了商量即将离职女办事员的送 别会的事情。

“您在公司几年了？”

在这个讨人厌的年轻上司突然使用“您”这个带有距离感的字眼时，丰田就应该有所警觉。他板着手指头算了一下，回答：“二十一年。”

是舟木，丰田响起了那个上司的姓氏。

舟木列举了丰田过去犯下的过失、迟到的次数，并且指责他和周遭人缺乏沟通、举出一堆丰田个性上的缺点。甚至还说出“你给公司带来的损失换算成现金是多少多少”等等。

丰田呆住了，随后便开始生气。因为实在太气了，他顽固地不肯接受上司的数落，他平静地对上司说：“我对公司有所贡献，就算现在你认

为我老了、成了累赘，我为了生活还是会赖着不走。”

听到这些话的舟木，立刻一脸困惑地说；“你不离职的话，就会有人要丢掉工作。”

“我才不管别人怎么样。”丰田回应道。

但是舟木显得十分沉着，彷佛正机械式地宰杀在厨房排成一列的鸡。然后，他说出了裁员名单上其他候选人的名字，手法之卑劣，就像偷偷把藏在背后的底牌亮出来般。

那是一个丰田认识的男人，是同期进入公司的伙伴。对方总是一脸胆小、不擅言辞的样子，是不会在众人面前提出自己意见的那类人。丰田记得对方不在设计部，而是应该在其他部门担任管理职务。

“他的小孩好像今年上小学吧。”舟木将得很直白，然后以做戏般的口吻加了一句，“听说那孩子的脚不太方便，可能一辈子都得坐轮椅，真是可怜啊。”

“不要开玩笑了。”这时，丰田提高了声调。

丰田处在非常愚蠢的境地。

“请你考虑一下。”舟木说道，那口吻从容不迫、看透一切。

结果，舟木的做法还是有效的。

丰田和其他同事取得了联络，确认对方的确有个肢体残障的孩子之后，便向舟木递上了辞呈。他心想与其将不幸强加在他人身上，自己悠哉地留在公司，还不如自己离开。

他毫无帮助他人的满足感或自傲，心中只有愤怒和疲倦。

每次只要想起舟木那副什么坏事都没做的样子，他就生气。舟木既没有一脸抱歉地皱眉，也没有摆出不得不公事公办的态度，相反地，应该很开心吧。夺走他人的工作，令人对方的生活陷入困境，扭转他人

的人生的工作，原本是只属于神的特权。他现在一定觉得自己和神没有两样。

丰田看到了消费性金融的广告牌，脑中浮现在不久的将来，自己去借钱的样子。

他伸手探进了公文包，颤抖地从里面拿出随身听。那是两年前，为了还是小学生的儿子买的；那是他与妻子即将离婚之前，买给儿子的生日礼物。

老实说，和妻子离婚时，他曾经期待儿子会选择和自己生活，不，应该说他确信如此。他认为，比起啰嗦的美容师妻子，能让温柔敦厚的儿子敞开心扉的人，一定是自己这个赚得不多但是比较合得来的老爸。

然而，事情发展和他的期待相反，儿子选择了和他妻子生活。当他发现被孤零零地留在房间里的随身听，他知道自己被抛弃了。

他抖着双手，拼了老命地拉开耳机线，将耳机塞进耳朵，好像毒瘾者在寻找毒品一样。在不安感压垮自己之前，得赶紧吃药才行。药将从耳朵进入身体，丰田按下了随身听的播放键。

医院名称是“披头士”，这时候的药剂师一定是乔治·哈里森，药名则是Here Comes The Sun。

丰田调大音量，闭上双眼，凝神细听，歌词重复着“It’s All Right”，不安感渐渐消失，这首歌他听了两遍。

他走下车站的楼梯。每下一阶，脑中就毫无脉络地浮现出令他生气的事情。那个上司的脸孔、拒绝自己的面试官的冷嘲热讽，他跺着脚想，如果有枪，一定把他们一个个打死。

走了一会儿，发现有个女人站在路边，是个漂亮的白人女孩。

她拿着塑料牌，上面写着一句奇妙的话，“请把你喜欢的日文告诉我。”她用流畅的日语问丰田，“你有喜欢的日文吗？”

他接下对方递来的马克笔，拔开笔盖思量，我真有喜欢的词吗？是“录取”吗？

丰田打算在素描簿中间偏右的地方写下“无职”，也许是出于自虐的心情。那笔迹看起来就像虫子爬过的痕迹，毫无自信。不过，正要写下“职”的时候，他突然改变主意，写了 “色”。

“无色？ ”白人女孩说道。

“无色透明。”丰田一边这么说，一边觉得这真是不怎么样的字眼。

她也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大概也觉得不是什么好话，她安慰丰田，“好可爱的字。”

感到不好意思的丰田只好向她点个头，离开那里。

丰田在人潮中逆向而行，走到了刚开幕的站前咖啡店。他排队排了好久，好不容易抵达收银台，从口袋里拿出打对折的优惠券。没有工作的男人就算是一百日元也要节省。

店员说了句“不能用”，把优惠券退了回来，这让丰田有些吃惊。“非常抱歉。”对方继续说明不能使用的理由，但是丰田听不进去。

“为什么不能用？ ”丰田拼命问店员，对方露出困扰的表情。

一定是因为我没有工作，丰田这么想。

你们歧视失业的中年人，你们不是让其他人喝了半价的咖啡吗？他甚至想如此质问对方。

丰田只能转身走出店外。

车站前有座宛如高塔般耸立的展望台，人们在电梯前排队。“给某个特别的日子……”丰田自言自语道。对他而言，那个特别的日子当然是某家公司录取自己的那一天。对了，在录取的那天早上来登上这个展望台吧。

车站前贴着“埃舍尔”这位画家的画展海报，那是一幅描绘一群人在城堡屋顶来回行走的画。丰田觉得好怀念，他想起自己在孩提时代是很喜欢这幅画的。因为排队行走的画中人看起来很拘束，当时的他不禁孩子气地觉得他们真辛苦。是的，就像上班的西装男人们一样。丰田突然想起，以前看这幅画的时候，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不过现在就是想不起来。

当他快步向前时，听到了某些人的对话。

“那只狗，”有人说，“好像是流浪狗吧？”

“对啊，好脏哦。”穿着套装的女人们一边说着一边急急地走着。

“狗吗？”丰田喃喃说着。他不讨厌狗，但他觉得女人们所说的“狗”就是在说他自己。

*

黑泽看上的目标是在仙台新兴住宅区的高层公寓。他穿过商店街，走到下一条大马路，跳上刚驶进的公交车。

被公交车摇晃了约二十分钟之后，他在目的地的前一站下车，揣度着自己和后面下车的乘客之间的距离。

黑泽拉开右手提着的包，拿出一件褪色的蓝色夹克穿上，再拿出深蓝色帽子戴好。

他打扮成燃气或电力公司的抄表员，就算在公寓的走廊上和住户插身而过，大大方方地和对方打招呼，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

这一带毫无风景可言，整修过的道路围着铁丝网，路上都是人工植木。

这里的住宅区大概是趁着泡沫经济时期开发的，不过只只会让人觉得是有人在逞强而已。

在黑泽的左手边有一座小公园，他跨过栅栏。离他有点距离的地方传来了主妇的谈笑声和孩子的嬉闹声。他做在长椅上，将背包放在身旁。

一名年轻男子从他眼前经过，对方尴尬地低着头，嘴角露出了笑容。

“喂！”黑泽叫住他。

年轻男子一脸的不好意思，“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上公交车之前。”

“骗人！”男子惊讶地睁大双眼，一脸错愕，“真的吗？”一边说着，一边坐到黑泽身边。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黑泽伸手拿着包，看也不看对方地说道。

“我有话想跟黑泽先生说。”大概只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一派轻松地露齿而笑。“不过你那身打扮，很yabai①啊。”

“yabai？”这个字眼已被日语正式认可了吗？黑泽觉得有点讨厌，大家应该以正确的发音和用法来使用日语才对。

“所谓的‘yabai’是指在野外盛开的梅花，野梅才对。”

“你的衣服很yabai啊，太丑了。”

“这是工作服。”

“啊啊，”年轻人脑筋意外地转得很快，“原来如此。你是燃气公司的员工啊。真厉害，这衣服哪里买得到啊？”

“这年头，你只要在网上搜索一下就能买到。”

“对不起，请问黑泽先生几岁了？”

“三十五。”

“这个年纪的人也会用电脑上网吗？”

“真是对不起啊。”看来，对方跟着他并没有什么企图，不过这也表示对方根本没事找事，真是烦人。

“啊，对了，我之前发现一件很厉害的事。”

黑泽正打算起身。

——————————————————————

①：日文的やばい（yabai），原本语意是表示情势很危险或很糟糕的黑话。不过现在已经广为大众使用，也有“厉害”之意。而下文所提到的“野梅”发音也是yabai。

“最近啊，我在打瞌睡的时候，发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了。”

“你到底住在哪里？”

“比仙台更南边的地方，与福岛交界那一带。”

“那里有苹果吗？”

“我家的庭院有很多棵苹果树。结果那天我在家里打瞌睡的时候，苹果就一如往常地掉下来了。”

“那又怎么样？”

“一开始我不觉得有什么奇怪，那一定是某种引力让苹果掉下来的吧。这么一想，我就懂了。我们明明生活在地球上，但是地球转动的时候，我们不是也不会飞出去吗？那是因为地球正中央有这样的引力呀，所以东西才会掉不下来。”

黑泽不厌烦地耸了耸肩，“你是牛顿吗？”

年轻人困惑地问道：“那是什么。”

黑泽打算不理他，却还是回答：“就算是你，也知道重力这回事吧？”结果对方竟怯生生地反问他：“zhòng lì是什么？”，一点都不像在开玩笑。黑泽觉得“这家伙真奇怪”，不由得笑了。他重新坐回长椅。“不提你的大发现了，快说你要干吗。怎么，你上司跟你说了什么？”

“不是上司，是老大。”

“现在没有这种阶级，小偷就是小偷。”

“黑泽先生真的很讨厌和别人一起工作呢。”

“如果在打击指定区域内挤进三五个人，那很不像话吧？这是单人竞技。”

“你不知道吗？打击指定区里只能有一个人。”年轻人一脸认真地回答黑泽，“其实， 两三天之后我们有笔大生意。”

“那你们尽管去做。”

“目前是我和老大还有另一个人，黑泽先生要不要参一脚？”

“我没兴趣，反正是抢劫吧！”

“我们是会带枪去，不过不会开枪。这次真的是一笔大生意呢，大到yabai的地步。”

“怎么，又是‘野梅’啊？所以你上司要你来找我？”

“老大说，就算劝你加入，你也不会答应，所以我们老大要买下你。”

“我不管你们是要买还是要怎么样，我可是非卖品。”

“听说黑泽先生会瞬间移动？”

黑泽直直地盯着年轻人，忍耐着即将爆发的笑意。瞬间移动？真是够幼稚的名词。年轻人看他默默地讪笑着，继续说：“这是老大说的，他说黑泽先生总是神出鬼没。我说你曾经和朋友在某个地方谈话，但是在门开的瞬间就移动到某栋高级公寓，才在想你结束工作吗？结果你会回到朋友身边，所以你从来没被抓过，这是真的吗？”

“你认为是真的吗？”

“我认为有可能，因为人的能力是无限大的。”

“无限大啊，”黑泽像是享受这几个字的发音般说道，“真是好话。”

“黑泽先生相信神吗？”

“我讨厌宗教。”

“听说日本人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捏造一位神，向他祈祷。”

黑泽也苦笑地问：“你也相信这种说法吗？”

“不就是这样吗？这种事情太yabai了。就连这个城市，现在也充斥着奇怪的宗教。说到我为什么会问这种事，你昨天看了电视吗？”

“没看。”

“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宗教团体吗？就是把一个高桥的男人捧上天的奇怪的团体。”

黑泽也知道那群人。那个姓高桥的男人，在几年前指出杀人案的凶手，一跃成为知名人物。他也曾听说，崇拜高桥的信徒数量惊人。

虽然不知道那男人是否真有特殊能力，不过光看他能聚集那么多人，应该有其特殊魅力吧。

“我是昨天晚上的新闻节目中看到的。那个姓高桥的，平常几乎不露面，不过昨天很难得在镜头前说话了。”

“电视也是一种宗教。”

“昨天晚上的新闻好像是从仙台的现场直播的。他平常不接受采访，这次却突然答应了。”

“他是为了现在成为热门话题的分尸案上电视吧，他破案了吗？”黑泽脱口说出心中的想法。“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结果不是，害我大失所望。他跟本没有讲到什么有趣的事。因为我不是信徒，所以这是第一次看到他的长相，没想到他长得很帅，吓了我一跳。”

“他说了什么？”

“很普通的内容。对方问他：‘请问您对自己的宗教团体有什么看法？’他回答：‘我不认为我们是什么宗教。’之类的，很无聊的回答。其实是提出问题的人很无聊。”

“他是个怎么样的男人？”

“和黑泽先生差不多年纪，比我想象中更普通，让人很有好感。”

“让人有好感的领袖人物，不觉得听起来很矛盾吗？”

“这个嘛，”年轻人笑了，“不过根据信徒的说法，他好像可以预知未来，他们说他可以看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虽然很难懂，不过好像和混沌理论是同样的道理。”

从这个胡言乱语的奇怪年轻人嘴里听到“混沌”这个字眼，黑泽觉得颇为新鲜。

“信徒说，因为可以看见未来，所以还可以买中彩票什么的，总之高桥似乎能够看见未来。这种事情，实在太yabai了。”

“如果他真能够看见未来，希望他能改善世界的一切。”

“最后他朝看摄像机说：‘睁开你的双眼，我现在正活看’。”

“这是什么意思？”

年轻人苦笑道：“我不知道。虽然听起来很蠢，不过他一脸正经地这么说，反而很讨人喜欢。”

“这句话真是令人印象深刻，不知道是对什么人说的。”

“对你说的啊。”黑泽一边揶揄年轻人，一边思考“我现在正活着”的意义。高桥是想说自己和大家一样都活在当下吗?所谓“睁开双眼”是对信徒说的吗？还是对信徒以外的人，比如像黑泽这样的男人说的？大部分诡异的新兴宗教，总是对这信徒吼着“睁开你的双眼”同时又试图蒙蔽信徒的双眼。

“他从头到尾都表现得很谦虚，令人很有好感。”

“因为嚣张的人其实没什么内涵。”

“我看了昨天的节目，不知不觉开始烦恼什么是宗教，什么是神了。那个姓高桥的男人并没有自称自己是神，也不打算开创新宗教，却会吸引其他人到他身边。我实在没办法理解，我还是比较适合做看着苹果落下这种事。”

两人沉默地坐了一阵子。

“黑泽先生，接下来是要去工作了吧。”

“还不知道。”

“可是你穿着燃气公司的制服啊。”他一脸好笑地指着黑泽，“那是你要闯空门的烟雾弹吧。”

“搞不好我真的是燃气公司的员工呢？”

“可是你刚才说制服是在网络上买的。”

“黑泽再次看看年轻人，对方露出了天真无邪的笑容。

“从黑泽先生的外表来看，要说在哪家大公司上班也会有人相信，为什么要当小偷呢？”

“因为我会瞬间移动吧。”黑泽粗声粗气地回答。

正当黑泽打算从长椅上起身之际，年轻人突然说，“啊，有只黑猫。”

黑泽看向公园长椅旁的杜鹃花丛，的确有只黑猫死在那里。脖子上的红色项圈挂着铃铛，嘴里露出像是内脏的东西，看来是被车子压死的。

“真可怜。”

“明明是黑猫，却叫‘三毛’。”黑泽说着，指向项圈上的铃铛，上面写着“三毛”。

“主人可能正在找它呢。”

“大概吧。”

“黑泽先生能不能让它复活？”年轻人问道。

年轻人问道。黑泽一开始以为对方在开玩笑，但是对方一脸认真，让他不能打哈哈地混过去。“我想黑泽先生一定办得到。”

“是啊，我一定办得到。”黑泽如此回答，因为他的确觉得只要看到年轻人那张天真无邪的脸，就不管什么事都能做到。

黑泽将双手轻轻向前伸出，面向黑猫闭上双眼，当场祈祷了起来。他伸向黑猫的指尖缓缓地移动着，年轻人在一旁说，“这和气功师不需要碰到病人身体就能治病很像。”

黑泽维持这个姿势好一阵子后，放下双手，深呼吸了几次。

“它一定会活过来的。”黑泽这么说道。

“是啊。”年轻人高兴地提高了声调。

其实就连黑泽自己都觉得黑猫一定会复活。

离别时，年轻人对黑泽说，“关于刚才提到的工作，如果你改变想法，请务必来电。”接着就双手插在牛仔裤后面的口袋里走远了。

如果可能的话，黑泽也想祈祷他们下次的工作能够顺利，然而实在乐观不起来。任何事情都该审视度势，量力而行，可是那个年轻人的老大一直都缺乏这种判断力。

黑泽打算下手的目标是B栋505室。

那一天是驾照更换日。

对于讨厌排队的黑泽而言，混乱的换照现场简直像修行一样辛苦。结束了优良驾驶员的讲习，拿到刚出炉的驾照，终于可以从一团混乱中解放之际，排在黑泽面前的男人，无意间掉落了驾照。

因为掉在黑泽脚边，所以他蹲下来捡，而且条件反射地记下了对方的住址。

他确认了下那男人的长相，年约三十五岁以上，戴着一副眼镜，充满了年轻人的狡黠，简直就是精英分子的范本。如果某企业开始裁员的话，这男人一定是最后一个生存者，此人并不是黑泽喜欢的类型。

只是，当黑泽在无意中发现对方戴的手表竟然是宝铂美丽的蓝款时，不禁涌起了一股兴趣。表盘上刻着几何形的镂金花纹，看来是限量版。黑泽不记得确切价钱，但一定不便宜。

男人用平静的声音向黑泽道谢，拿回驾照。对于上班族而言，他的西装和皮鞋也是高档的名牌货，而他的腹部堆满了赘肉。

还不赖，虽然不想和对方交朋友，不过倒是想去府上打扰一下。

黑泽再几天之后，造访了驾照上的地址。高塔大厦共有两栋，一模一样的建筑物并排在一起，听说附近的人都称之为双子星大厦。

接下来几天，他持续观察男人的作息。有时在大厦门口盯梢，有时则在男人前往车站的途中尾随。为了确认对方的生活作息，黑泽窥探他的生活状况。幸运的是，高塔大厦的门锁是新建筑少有的喇叭锁，且只有一道，更棒的是那男人独居。黑泽不知他是单身，还是因为离婚才独居，总之平日白天家里都没人。此外，一个星期中似乎有一天晚上要开会，那一天总会特别晚回家。若要下手的话，不是平日的白天就是开会的晚上。

黑泽进入大厦的范围，把步子放小。

他很自然地在大厦内走着，避免摆出一副不安的模样，只要表现得堂堂正正，周遭人便不会起疑。他戴上手套进入电梯，按下五楼的按钮。

他按下505室的电铃，门边挂着写有“舟木”的名牌，等了一阵子，再次按下电铃。

黑泽从口袋中取出两只钓钩，钓钩的前端有点像耳扒子。他双手拿着钓钩，在锁孔钻进钻出了好几次。门锁瞬间被打开的声音，总能给予黑泽一股充实感，就像是拿到“你还能继续活下去”的许可证一样。他厌恶宗教，但是如果真有小偷之神也不错。偷偷摸摸打开别人家的门锁，走进玄关的瞬间，黑泽总是这么想。

推开门，身体滑进屋内的瞬间才是最紧张的时刻。就算事前已经按了门铃，屋内还是可能有人，可能佯装不在家，或是正在上厕所，总之无意间撞见人的状况多得很。

如果屋内有人那就出局了，比赛结束，败阵的选手只能跑回到休息区，不能像最近的盗窃集团一样，威胁要加害对方。那就像出错的棒球选手因为无地自容而殴打裁判似的丢脸到极点。

黑泽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也感受不到有人的气息。

他脱下鞋子，走进房间，并在玄关处将鞋子摆好。只有他的鞋子看起来最寒酸。

他将背包放在房间正中央，接下来就是和时间作战了，最好能在五分钟之内解决，超过十分钟的话，通常会变得不顺利。

黑泽的目标是现金，他进入客厅后迅速环视了一圈，接着靠近家具，由上而下地打开高级漆制橱柜的抽屉。

第二个抽屉中大剌剌地摆着一捆一百万日元的钞票，黑泽确定自己的嗅觉还没有退化，不禁喜形于色。

他点点头，暂且将钞票放回原处，走进别的房间。

卧室的装潢高级到让人不由得倒退几步，地板铺着长毛地毯，看起来就像棉被。黑泽像是避免弄乱床铺似的小心靠近，打开衣柜并检查了一番。

接下来他走进书房。有一个书柜紧贴在墙上，排满了黑泽听都没听说过的作家全集。厚重风格的书桌上摆着名片盒，黑泽抽出一张来看，对方的职位比他想像中还高。

他按照顺序打开抽屉，发现了五本存折。虽然每一本的余额都高得令人羡慕，他还是放了回去。

大致看完一遍，他再次回到客厅。从刚刚发现的那捆钞票中取出二十万，放进内袋，然后将剩下的放回原处。

接着，黑泽从手提包里的活页夹中抽出一张纸。

他往沙发上一坐，把纸放在低矮的茶几上，取出圆珠笔在纸张的右上角写下号码。在公元年数之后加上横杠，写下序号“25”。因为，这是今年的第二十五件工作。

这张纸上写着黑泽的文章，内容是“这是闯空门”，“我是开锁进来的，所以没有打破贵府的玻璃或撬开玄关的门”，“我并不是因为特殊理由才盯上贵府”，“我只进行了最低限度的破坏”等等说明事项。

曾经有个同行男性一脸轻蔑地对他说，“干吗做这些麻烦事！”

“因为被小偷找上门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很麻烦吗？”

听到对方的反问，黑泽不由得想叹气。他有点轻视这个不能想像被害者心情的同行。

“当然很麻烦。被害人必须报警，必须确定损失的程度，还得办理存折，信用卡的挂失。接下来还会感到不安，为什么我们家被盯上？是得罪了什么人吗？是哪里疏忽了？如果是有女儿的人家，还会担心女儿会不会被强暴，说不定紧张得睡不着呢。”

“所以你才留下那样的纸？”

黑泽扬起眉毛，点点头。“你不认为只要留下‘我之所以从贵府偷东西，一切都是为了钱’之类的话，对方就会安心吗？只要别替他们带来麻烦和不安，即使他们心疼几十万日元的损失，或许会认为这就像出麻疹或人生的必修课一样，进而放弃追回了。”

“你从没觉得自己很无聊吗？”

“像现在这样仔细跟你说明的瞬间，我就觉得很无聊。”

听到黑泽这么说，男人不愉快地扭曲了表情。

写上序号的纸张左边没有领收栏，黑泽在其中写上了“从抽屉中取得二十万日元”。本来可以全额拿走的，不过他犹豫了。万一有什么需要，再来偷一次也行。

他通常一次会偷十到二十日元，一个月工作两三次刚刚好，贪心会导致失败。

他确认有没有忘记做的事情或遗失的东西，这才发现橱柜的抽屉没有完全关上，于是重新将它关好。

黑泽看了一眼时钟，经过了七分钟，比预定时间多了两分钟，不过还算可以。

他回到玄关穿好鞋子，轻轻吐了一口气。他又转向房间，缓缓地行了个礼，推开大门走了出去。

花了好几个星期观察男人的行动，入手二十万元。闯空门绝对不是什么有效率的工作，若不把它当作一种近乎嗜好的作业，就会觉得不合算。

黑泽向小偷之神喃喃说道，“托您的福，这次的工作顺利结束。”反正那一定是一尊垮着脸的神明吧。

*

冢本让河原崎坐上他停在店外的车，对他说，“我们四处走走吧。”

这辆车是银色敞篷车，顶篷已经放了下来。河原崎对车子没什么兴趣，他一坐上去才发现这辆车只有两个座位，除此之外没什么特别，不得已只好说些无伤大雅的感想，“这辆车不大，小转弯应该很方便吧。”

河原崎的脑中一片混乱，他开口问，“解剖是什么意思？”满脑子只有高桥在河边抱着猫的模样。

驾驶座上的冢本一直看着前方，他打开方向灯，转动方向盘。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解剖。”

“所谓解剖就是把什么东西分割，切开，对吧？”

“对，就是那个解体，调查其中的构造，组成。”

“什么东西的构造？”河原崎大吃一惊地问道。

“神。”冢本吐出这个字眼之后，踩下油门，河原崎的身体倒向座椅。

他斜眼瞄向冢本，“那是指… …”

“高桥先生啊。”冢本的语气听来若无其事，却显得相当认真。一点都不夸张地说，河原崎真的觉得自己会这样昏过去。

解剖神，应该不像用锯子什么的锯开竖立在田埂上的稻草人那般容易。（优午酱~)

车子穿越市区，进入北环线，一路上没有塞车，车子顺畅地在车道之间移动，下了坡道。两人相对无言，音响也没有播放任何音乐。

如果就这样沉默下去，冢本应该会说出“刚才都是在开玩笑的。”河原崎默默地等待。

“你现在是什么心情？”冢本开口。

“什么意思？”

“你想解剖高桥先生吗？”冢本这次的口气混杂了一些开玩笑的意味。

河原崎觉得自己快要尖叫出声了。

车子驶出了环线，弯过几条小路，正在前往泉岳的途中，周围都是山脉，这是一条视野良好的缓坡路。

冢本踩下刹车，车子大力地往前震了一下，两人的身体被安全带绷住。

“怎… …怎么了？”

“等我一下。”驾驶座上的冢本一脸严肃，他挂上倒档，将车子停在路边，熄掉引擎下了车。

河原崎也急看想下车，不过他忘了解开安全带，身体被卡住，接下来又忘了打开门锁，一头撞上车门，总之做什么都不顺。

一下车，有风吹在身上，虽然有些寒意，但也蛮舒服的。

冢本好像打开了后备箱，从里头拿出铲子，并戴上橡胶手套。“你看，那里有只狐狸。”

他用铲子指着行进方向的车道说着。河原崎刚刚并没有注意，不过的确有只小动物横卧在地，可能真的是狐狸，大概被车撞到了。

冢本笑了一下，“那可不是我撞的。”

他铲起血肉模糊的尸体，铲子划过柏油路面时发出摩擦声。他暂时将尸体放在车道旁边的地面上，那动作就像将蛋卷移到盘子上，非常轻柔。

冢本非常熟练地开挖，等挖到一定深度，就将狐狸尸体放入，再将土拨回。

河原崎指着铲子问道：“你总是带着它四处走吗？”

“我们任意在地面上铺柏油，也随意开着以汽油为能源的交通工具四处横冲直撞，不是吗？与人类任性无关的狐狸或猫却被碾毙，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蛮横。所以，我希望至少可以尊重一下像这样死在坚硬柏油路上的动物。”

冢本将铲子放回后备箱。

河原崎出神地盯着冢本的一连串作业，他的姿态似乎和在雨中从河里捡起猫的高桥重叠了。

那时侯的高桥，就连背上的烧伤都显得无比美丽，当他盯着广濑川的滚滚浊流时，究竟在想什么？是使命感?是关于自己的存在？还是哀怜没被任何人看见，独自从十七楼跳下去的没出息男人？亦或是在担心失去目标的彷徨年轻人?

“冢本先生。”

“什么事？”

“我很感动。”河原崎呢喃着。

冢本露出轻快的笑容，对于河原崎的话置之不理。

敞篷车开始加速，快速地前进。

河原崎在副驾驶座上反复地说，“冢本先生的铲子让我好感动。”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在说什么。

车子停在了泉岳的停车场。因为登山季节已经结束，偌大的停车场空荡荡的，只停着两辆大型越野车。

两人下车。“我好久没来泉岳了，上次来的时候是小学的远足。”

“你知道这里有多高吗？”锁上车门，挺直了身板的冢本指着山的方向问河原崎。

“估计不出来啊。”

“比二十层楼的大厦还要高。”

“咦？”听到冢本的话，河原崎小声地叫了出来，他想起了父亲跳楼的那栋大厦。砖红色墙壁，螺旋状逃生梯，从上面可以眺望无机质的水泥地面。父亲顺着螺旋状的逃生梯往上爬，然后跳了下去。

“怎么了？”

“没事，”河原崎摇摇头，只是回答，“这么说来，比十七楼还高呢。”

“是啊，比二十楼都高。”

因为登山步道已经封锁，两人就直接爬上斜坡。到了十二月，这道斜坡就会变成滑雪场，不过现在杂草丛生。这里也有缆车，但是在滑雪季之前也是停止运行的。

两人花了十五分钟走到缆车的终点站，然后并排席地而坐。由于斜坡很陡，所以两人不停地喘气。“视野真好，很爽快吧。”

河原崎发觉此刻很想写生。

“你看这个。”河原崎以为冢本一定是叫他看眼前的风景，结果不是。冢本递了张纸片到他面前，“这是彩票。”

河原崎没看到过这样的彩票，上面写满了他看不懂的文字，不是日文。因为罗列着数字，他好不容易才弄懂这是一张彩票。

“这，这张彩票怎么了？”

“高桥先生啊，猜中了这张彩票。这是在香港发行的彩票，信徒照他说的号码买的。因为他是天才，这种小事易如反掌。”一直都很冷静的冢本只有在这时候拔尖了声音，“你知道中了多少吗？”

“这个嘛，我不知道。”因为对方特地问了，河原崎知道应该是一笔相当巨额的奖金，但是他不知道该讲多少对方才会高兴，说低了好像在嘲笑冢本，说高了冢本可能也会不高兴。

“很多呢。”冢本露齿一笑，然后将彩票收进口袋。

“很多… …吗？”

“是啊，”冢本答道，“因为他是神。”

“我要解剖高桥先生。”冢本突然说道，眺望着山下的仙台市区。一直呆呆地望着远方的河原崎又被他这话吓了一跳。

“是… …是开玩笑的吧。”

“高桥先生会被杀。”

“咦，什么意思？”

“高桥先生会死，再那之后应该会被解剖。不论你帮不帮忙，他都会被杀。”

河原崎说不出话来了。

“被谁？”仿佛过了好几分钟，他好不容易才挤出声音，“他会被谁杀？”

“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干部，这是干部会议一致通过的决定。”

河原崎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你一定不敢相信吧。”冢本继续说道，“高桥先生最近变了很多，算了，这些话还是不要告诉你为好。”

“请… …请告诉我。”

冢本犹豫了一下，这期间还偷看了河原崎好几次，然后吐了口气说，“他失去了温柔①。”他的表情就像被自己所说的话吓到似的。

“温柔… …吗？”

“所谓温柔，汉字不就是人字边再加上憂②吗？那一定是‘理解他人痛苦’的意思，所以才说是温柔啊。总而言之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想像力啊。”冢本神色复杂，又像是撇着嘴在生气。“高桥先生失去了想像力，就像是碳酸很自然地从打开的可口可乐中流失一样。”

“是… …是这样吗？”

“他的天赋虽然没有变，但是少了温柔。这样一来，不过就是普通的野心分子罢了。”

河原崎大感意外，也无法相信。大众媒体骚动到那种地步，“高桥”任旧顽固地不肯露面，这样的他看起来和野心根本不沾边。

冢本继续举出几个例子——“高桥”会以冷酷无情的口吻嘲笑自杀者，看到被碾死的野狗就像看到脏东西似的说挡路等等。

冢本不停地小声说着，好像永远不会结束似的。河原崎虽然想开口说那是不可能的，却发不出声音。他曾经见过在深夜为了救猫跳进河中的“高桥”。

那究竟是什么?

在路灯之下，就连背上的伤痕都如此美丽的“高桥”，他抱着猫的模样除了温柔别无其他。他的体型并不魁梧，那时侯却像个温柔的巨人。

然而，他现在却成了就算撞到狗，也只会咂嘴说“真讨厌”的人。

——————————————————————————————————————

①日文为“優しさ”。

②日文为“憂い”，烦恼，痛苦之意。

“他失去了温柔。”冢本断然说道。

“今天，就在今天晚上。”

“什么？”

“今天晚上高桥先生会被杀。”

河原崎无法理解冢本连珠炮似的一连串话语。

“再那之后，我和你必须一起调查神的构造。”

“为… …为什么？”

“神死了，继承他的神奇能力的秘密就像是一种义务。”

“义务？”

“换句话说就是使命。”

使命，指名，姓名①这几个连冷笑话都称不上的字眼，在河原崎脑海中浮现继而消失。他想起喜欢讲冷笑话的父亲。父亲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十一年来老老实实经营补习班，却被突如其来的大型连锁补习班吃掉。河原崎觉得一脸没用地说“真想去看山”的父亲一点都靠不住。“看看岩手山吧。它大到让人发笑，就算一辈子拼命也赢不了那么大的山。”河原崎只觉得父亲是在逃避现实，令他厌恶。山又怎么样，这世上可没有岩手山救人这般轻松的事。

“我最近听说一件很有趣的事。”冢本看着山脚下的街道说，“关于游客被山贼杀害的事情。游客们虽然拼命抵抗，不过最后还是通通被杀。他们为了往后的游客着想，就写下山贼的弱点藏在某个秘密场所。所以之后的游客便托他们的福，即使遭到山贼的袭击，还是顺利地击退山贼，获得胜利。”

“这是完美结局吗？”

“不，并非如此。接下来换成山贼带了新同伴，最后还是杀光了游客。”

——

①这三个名词的日语发音均为“shimei”。

“那是悲剧啰？”

“你怎么看？我一开始也觉得是悲剧。只是呢，如果用别的角度来看，就完全不同了。”

“不一样吗？”

“游客是细菌，山贼是抗生素，只要把它们换成这种比喻而已。抗生素升级了，细菌随之被消灭。就是这么回事。”

“咦？”河原崎不禁拉高了声调。

“这么单纯的故事，不过是改变下轴心，就完全变样了。所谓的正义或邪恶，是会随着看法不同而完全颠倒的。”冢本抓了抓鼻头，“不论是持续恐怖活动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原住民与开拓者，或者益虫与害虫的区别，哪一个才是正当的，都会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改变。”

河原崎的脑袋一片茫然。

“我也不知道自己说的正不正确，但是我希望你最少可以了解这些。”身旁的冢本仍旧一直说着。

“你应该相信在讲台上演讲的天才，还是相信在你身边说着话的只有拿着铲子这点能耐的平凡人？该相信哪种人，也许这也是相类似的问题。”

河原崎听着这些话。他拿起大红帽重新戴好。

和父亲的一模一样的帽子，他想。他不禁觉得父亲根本没死，还戴着那顶折过帽檐的帽子在某处活着。

*

京子放下喝了一口的咖啡杯，忍着不说“真够难喝。”

味道寡淡，香气也不怎么样，她不知道这种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排队。她对于自己竟然被队伍吸引，跟着排了三十分钟，也略微感到一

股怒意。总之，自己不过是被“首次在仙台开幕的连锁店”这样的话题鼓动了而已。

店家四处发送庆祝开幕的半价优惠券。京子也用了，她不禁怀疑咖啡味道也淡了一半。

她看着在收银台前面排队的客人，心想根本不需要把那些一身邋遢的人或是穷学生当成客人。

京子很想立刻起身走出去，从这种不愉快的气氛中解放。但是她又不甘心。只要走出去，一定会让某个在人龙中等位子的蠢蛋捡到现成，所以一直慢腾腾地喝着咖啡。

京子把手伸进放在邻座的包里，掏出一把钥匙，那是一把车站内投币式寄物柜的小钥匙。

一想到这把钥匙价值三十万日元，京子的表情不由得扭曲。她不知道目前的行情到底是多少，只是汇入对方所要求的金额而已。

出售手枪。

京子听过网络上贩卖各式各样的非法物品，但她不知道真有这样的网页。

一开始是从某个患者那里听来的。

那是京子诊所里的一名四十岁女性患者。她从不与任何人正眼相对，只要别人说了什么，她立刻回嘴，“我要枪毙你”，“我要开枪杀了你”。

“你要枪毙谁？”听到京子这么问，她眨了好几次眼之后回答，“我啊，最讨厌政治家了。”接着便开始以五十音的顺序念出众议员的名字。她一边扳着手指一边念叨着，什么某党的某某一天到晚上酒家，另一党的某某明明满头白发却被说成新进的年轻议员。她举出各种理由，最后加上一句“因为上述理由，所以应该枪毙。”

京子一气听完了女子所有的告发，一来觉得阻止她说话很麻烦，二来是听她说这些也蛮愉快的。“那么参议员无所谓吗？”女子听到京子这

么问，一脸困扰地说：“那我今天晚上去把参议员的名字背起来。”

“不过，手枪那种东西没那么容易到手吧。”听到京子这么问，她露出了美丽的笑容。

“医生，其实呢。我已经买到了，那我就特别告诉您吧。”她突然优雅地说道，然后开始在桌上的便条纸上写字。

便条纸上写的是某个网址。

京子带着好奇心，试着在那天晚上上了网。屏幕上出现了和想像中完全不同的朴素画面，灰色背景衬着毫无装饰的黑色文字。京子按照患者告诉她的方式，在一个个页面中移动，等到她找到那个漂亮的网站时，已经花了一个小时。在页面的上方写着“出售手枪”。

京子半信半疑，不过还是试着用免费信箱寄了一封发信者不明，内容只写着“多少钱”的信，当天就收到了回信。京子不由得对自己竟会做出如此轻率，不假思索的行动感到惊讶。

对方似乎住在市中心，不过如果是全国主要都市，可以直接寄送。京子不知道对方是特地花钱来仙台，还是在各地有合作伙伴或运送渠道。不过对方表示，如果在仙台的话，也可以将手枪寄在投币式寄物柜。

那好，就那样吧！于是京子就付了钱。不过那应该是人头账户吧，就连对方的邮件地址再那之后也立刻失效了。

大约在一星期前，对方寄来了寄物柜的钥匙。现在有很多代为取件的业者，京子也利用其中一家帮她拿了钥匙。除了钥匙，还有一张写着车站内寄物柜号码的便条纸。

京子没有立刻去拿。随便拿着钥匙出去，万一被寄物柜附近待命的人以数码相机拍下，还被记在顾客名单中就麻烦了。

日子就这样过去了，虽然这样就要缴纳寄物柜的延期滞纳金，不过只要想到一开始就付出的金额，这点滞纳金就根本不值一提了。

然而，今天无论如何都需要手枪。手枪是解决那个傲慢女人的最佳工具，因为它恰好能显示谁占上风。能在被枪指着的人和拿枪的人之间清楚地划出立场优劣关系的界限。手枪一定就是这种工具。

京子在店里坐了一个小时，故意连餐具都没收拾就走出了咖啡店。

正如青山所说，车站前站着一个白人女孩，她也的确拿着类似塑料牌的东西。

虽然不想承认，不过对方确实是个美女，留着一头非常适合她的长直发。一名醉醺醺的中年男子，一年猥琐地靠近白人女孩，不知说什么跟她搭讪。

“真是活该。”京子低头窃笑。

京子一走近，那女孩便开口问，“可以请你写下喜欢的日文吗？”京子本来想吐她口水之后离开，不过临时改变了想法。

她像变魔术一样，在白纸上写上“心”，并忍着不笑出来。

“心吗？”白人女孩眯起双眼。

“我随便写的。”京子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走了一会儿，她感到下腹部有点疼痛，刚刚才上过洗手间，还是有残尿的感觉。“又来了。”他垮下脸。

不知道是压力大还是天生体质冷，或是做/爱方式不对，京子每年都会碰上一次膀胱炎。一有残尿感和腹痛，她就马上知道了。

严重的话她会上医院，如果症状轻微，她会一口气喝光一升水，然后每个小时持续喝茶水，果汁之类的饮料，再补充睡眠。

这样做大多能治好。不过有朋友警告过她，这并不是治疗膀胱炎的方法，你就是因为这么做，才会不断地复发。听到对方这么说，京子根

本不予理会，只回了一句，“我的身体由我自己来管。”

忍着尿意会让症状恶化，京子快步走进车站内。

这时候，手机响起。“搞什么啊!”她一边念着一边掏出手机,屏幕上显示无号码。如果是平常的话，京子绝对不接没有显示来电号码的电话，不过此刻她想都没想就接了起来。

“喂。”彼端传来沉着的男声。

“什么？”

“我想当心理咨询师。”话筒那端传来不久前才听过的声音。

“你是早上打来过的那个人吧。”

“是的，我早上打过，我知道给你造成困扰，但我想要改变想法，重新来过。你不觉得这两句话很棒吗？改变想法，重新来过。”

“是啊，非常适合你呢。那你下次来我诊所吧，到时候好好谈谈。”

京子一口气讲完就挂掉了电话，忍着大吼“别再打来了”的冲动。那男人真是够厚脸皮的，不止打家里的电话，连手机也打。

咦？手机？京子一下子呆住。

那男人怎么连我的手机号码都知道?

如果是家庭兼诊所的电话那还情有可原，电话簿与网络上都查得到，所以接到恶作剧电话或有点奇怪的电话也没什么稀奇。但是手机就不一样了，我并每有公开过这个号码，对方到底是怎么查到的？不过也不是不可能，只要跟认识我的熟人打听就行了，但究竟是从谁那里问到的?

身体在摇晃，过了很久京子才发现自己被撞倒了，大概是因为毫无防备地站着，所以她双膝跪在地上，手提包也掉了。

车站的清洁工抱看空纸箱，大声地向她道歉，“非常对不起。”接看慌张地放下手里的纸箱，打算捡起京子的手提包。

“不要碰。”京子重新站好，小声地说道。用碰过纸箱的手去摸Gucci手提包？！这人脑筋有毛病啊?

京子像是抢夺般地捡起手提包。清洁工是个一脸靠不住的男人，不停地低头道歉。

她无言地转身就走，立刻走向洗手间。开什么玩笑，我为什么非得碰上这些倒霉事?

京子一肚子火却又无可奈何。那个莫名其妙，想当心理咨询师的男人干吗打电话给我？搬箱子的人为什么要撞我?

走进洗手间，在马桶上坐下之后，她还是气得不得了。

尿完之后，疼痛感就消失了，不过还有些许残尿感，令京子有膀胱炎再度发作的不详预感。

她看着镜子重新补妆。一看到自己的脸孔，就想起了青山的妻子。“全都是她害的。”她自言自语。要不是非得杀了她，自己也没必要买枪，更不会因为要来车站拿枪，被那个男人撞倒。

全都是她害的。京子翻了一下手提包，“啊”地大叫了一声。隔壁的老妇人惊讶地看了她一眼。

寄物柜的钥匙不见了，掉了，全都是她害的。

*

丰田眼前有一只狗。

那不是干净的家犬，经历了反复的风雨泥泞，它的毛色已变灰，就像纯结的少年被世上的辛酸，痛苦蹂躏弄脏一样。

丰田有种亲切感，甚至觉得那只狗就是自己。

自己在公司的地位，不就和那只狗一样了吗？不，不对，我在年轻时也曾经受到重视，饮料罐的设计不也获得了一定的好评吗？是我提出了在罐装咖啡包装上贴上纯白标签的点子，再加上具有画龙点睛之效的深褐色线条的做法业大获好评。然而，随着年轻一辈的发言权越来越强，指名自己的工作逐渐减少，变得只剩下打杂或助理的工作。在所谓技术顾问这种有名无实的位置上，根本无法提出什么像样的意见，技巧日渐生疏。被公司开除时，甚至还被说“你的设计什么根本都只是模仿而已”。

以前倍受疼爱，现在却浑身泥泞，是啊，我果然跟那只狗一样。他仔细一看，狗的脖子上还系着项圈，以前曾被某个家庭饲养，后来被抛弃了吗？或许家犬也有裁员制度，所以才会被丢弃。

他沿着仙台车站一楼的通道，往北边走了十来米。头顶上延伸着的人行天桥，遮盖了天空。老狗在车站大楼的入口边上将身子缩成一团。

丰田看了狗一眼，本来打算就这么走过去。因为他害怕一直盯着狗看，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他发现有个奇怪的女人站在狗旁边，不停地自言自语。

因为有些在意，丰田也靠了过去。

老狗缩着身子，舔着前爪。

“一块一块的，”女人这么说着，“我要把你剪成一块一块的。”

丰田涌起一股讨厌的预感，这女人有问题。对方大约三十来岁，看起来并不年轻，却也不显老。她穿着紧身裤和蓝色毛衣，头发毫无光泽，明明没烫发，发尾却翘得乱七八糟。

女人的手在手提包里摸索，拿出来的是一把剪刀。丰田知道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害怕的反应。女人拿出的剪刀是那种可以轻易剪开布料或纸箱的危险款式，她咔嚓咔嚓地挥动着。

“你想对那只狗干什么？”丰田不知不觉地介入两者之间。

那女人看起来一点都不正常，眼神涣散，皮肤也很差，她应该没有判断事情的能力。丰田不禁开始涌起一股自己是否介入了麻烦的不安。狗倒是一脸事不关己地将头搁在前脚上。

“不……不要拿剪刀吓别人的狗。”丰田顺口说道。

“别人的狗？这是你养的吗？”

“是我的狗。”

“别开玩笑了，这是流浪狗，以前就在这附近晃来晃去了。”

女人手上的剪刀不停地发出咔嚓咔嚓声，令人非常不快，发出咔嚓咔嚓声响的剪刀简直就是“裁员（砍头）”的最佳道具。

“在这附近晃来晃去就是流浪狗？那你也是啊。这是我的狗，我有证据。”

一鼓作气地说完后，丰田就后悔了。他从上班族时代就是这样，总是不瞻前顾后就开口说话，一边担心自己的话毫无说服力，却又说不出什么了不起的内容，最后总是被周围的人看不起。他总是这样。

女人似乎很愉快地咧开口红脱落的嘴唇笑了，“证据？是什么？”

“它……它很黏我。”丰田有点自暴自弃的这么说。

“你是白痴吗？”女人拔尖了声音。

“不说这个，你拿着剪刀又想干吗？”丰田终于指责了这件事。女人一脸的不情愿，盯着自己的手侧着头说：“什么干吗？就剪刀啊，当然是要剪东西。”边说还边跺脚，“身体会变成一块一块的。”

丰田后悔自己招惹了麻烦的女人，在就职活动中软弱无力的中年男人，本来就不该管闲事。

“你知道吗？”女人大叫，“人的身体会变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再黏起来。一块一块的，再黏起来呢。”

女人的话语听起来奇妙至极，就像是诅咒，是想传达什么吗？“一块一块”和“黏起来”是什么隐喻呢？

正当丰田以为女人陷入歇斯底里时，她又小声地自言自语：“像我这样的女人都会变成这样吗？”

“对！没错，因为你很恶劣。”丰田指着对方说。

“一定还有人会变成这样的。”女人的话听来就像个预言者，阴沉，毫无抑扬顿挫，斩钉截铁地说道，“在这个城市里，存在着这样的恐怖。身体会变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再黏起来。大家都会变成这样。”

丰田不禁思考起最近蔚成话题的仙台市分尸案。

说不定眼前这个语无伦次的女人就是犯人，但是丰田不觉得她那把剪刀可以切割尸体。

现在不是和可怕的女人搅和的时候，丰田决定离开这里。就算失业男人闲到发慌，也没必要卷入疯狂剪刀女的人生。

只是他很在意那只狗。那女人满嘴“一块一块”，“黏起来”的话，手上又拿着剪刀，搞不好迟早会对那只肮脏的老狗下手，想到这里，丰田就觉得不安。

这不是不可能，世上尽是一些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自己太过信任终身聘雇制，也相信自己对公司有所贡献，自信绝对不会成为裁员的对

象。虽然可能性不见得是零，但他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就是他犯下的错误。可能性这种东西只要不是零，但他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就是他犯下的错误。可能性这种东西只要不是零，就意味着事情可能会发生。

说不定哪天，这个脑袋有问题的女人就会杀了那只狗，就算他人嗤之以鼻，还是有可能的。

一思及此，一股使命感突然从天而降。

丰田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随意地朝着狗拍了拍自己的右大腿，叫道，“来这里。”

丰田仿佛听见女人嘲笑他的声音，这是在干什么啊。实际上，或许再过几秒钟就会听到了。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直到刚才还对周遭事物漠不关心的老狗，听到丰田的声音，居然抬起头，还站起来走向他。

一脸惊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不是那个女人而是丰田本人，老狗走近丰田的右走边坐下，抬头望着他。

“你… …你看，就是这样。”丰田战战兢兢地说道，然后继续朝着车站走去，流浪狗跟在他身后。

背后传来了女人歇斯底里的叫声。

这下子可多了不必要的行李啊，丰田不禁感到有些犯难。

他从数分钟前就已经停止思考。对于连续四十次再职面试失败感到郁闷不已的自己，居然还带着一只狗，这到底是什么状况?

意外的是，带狗进入车站，居然没有被驱赶。

四周投来奇怪的目光，不过并没有人高声要他“滚出去”，也没有店员指着他说“没用的男人带着一只脏兮兮的狗”。此外，既没有带着轻蔑

眼神走过来说“不好意思… …”的站员，也没有无聊地围上来说“老头子，你居然敢带脏狗走进我们车站啊？”的年轻人。

所有人都只是一脸讶异，并没有人指责，提醒或警告丰田。

那只狗是杂种的小型犬，看起来很像柴犬，身上的短毛脏兮兮的。

它的外表很脏，但没有脏到一走就会在地面上留下脚印的地步，它抬头挺胸地在人群中穿梭。

因为老狗老实地跟着丰田，让他不由地错觉自己从以前就养这只狗了。狗并没有黏着丰田不放，然而明明没有牵绳，却还是一直跟在他脚边。

老狗也没有要逃走的样子。丰田试探性地在特产店停下脚步时，老狗往前走几步，但马上就回头看他，接着一脸厌烦地走近。大概是年纪大了，动作很慢。

年过四十的单身男子找工作已经很困难了，现在还加上这只肮脏的老狗跟着，真是令人绝望的状况。如果有公司要录用他，除非是人事负责人爱狗爱到不行，一看到带狗去面试的丰田就兴奋地冲过来来问他，“你也喜欢狗吗?”不然就是那家公司的经营者自己是只狗。

突然，老狗转了方向，“喂，过来啊。”虽然狗不会讲话，但是丰田觉得它好像就是这么说的。狗本来应该要笔直地往前走，却突然偏离了原本的轨道，走向出口。它的鼻子紧贴着地面，放低身子前进，好像要找出印象中的气味。

地上掉落着一把寄物柜的钥匙。

在通往一楼并排的下行电动扶梯一带，在一家串丸子店的后面，有一把绑着黄色号码牌的钥匙掉在地上。

丰田把它捡了起来，狗也没有生气。丰田凑近仔细一瞧，确实是寄物柜钥匙，继而把它放进了口袋。他确认一下周遭，发现并没有人注意，于是他立刻前往三楼，因为记得那附近有寄物柜。他没搭电动扶梯，他不认为狗会搭电梯。

捡到的是车站大楼三楼连接口的寄物柜钥匙，不只形状吻合，最重要的是自己手上拿着的“38”号对应的寄物柜上并没有钥匙。

丰田一点也不犹豫，也没有罪恶感，他也不期待寄物柜内会有大笔现金。

每天都过得郁郁寡欢的他，不知不觉开始渴望一些轻松的刺激了。他需要无责任，简单的方法来转换心情，而拿着捡来的钥匙打开寄物柜，正是方法之一。

在投币式寄物柜中，或许会有某家公司老板的公文包，而其中说不定装着广告设计的征人启事。丰田这样想着，没错，可能会发生的几率并不是零。

“今天的面试结果就是这样。”丰田一边走一边对老狗说道，“不论是谁都会这么想。谁都认为今天这家公司一定会录用我，不录用的可能性是零。职业介绍所的负责人自不必说，面试负责人一定也都这么想。”

虽然老狗丝毫没兴趣，但仅仅是身边有个可以讲话的对象，也让丰田有一种得救的感觉。

“38”号柜有着延期滞纳金的标记。虽然大部分的寄物柜都会标明，过了三天之后会将里面的东西移往他处保管，不过这一带的寄物柜并没有这条注意事项。

这时候，丰田才开始烦恼了。虽然对于用捡到的钥匙打开寄物柜一事毫不心虚，但是他不由得怀疑起失业的自己，特地从荷包里拿钱出来去打开别人的寄物柜这件事到底有何意义。

他低头看着老狗，对上了它的目光。“这或许是一种测试。”他对它说道。因为滞纳金这点事儿就放弃的人，是得不到任何东西的。“你不觉得吗？”

老狗点点头，看起来好像是肯定丰田的说法。他感到非常雀跃，也许是因为不知道有多少年未曾得到他人的同意了。

丰田下定决心，从皮夹里抽出千元钞票，走到商店兑换了十个百元硬币。

打开寄物柜的瞬间，良心上感觉有点过意不去，但是丰田选择不予理会。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用普通包装纸包裹的东西，打开一看，里头有个塑料袋，装着更小的包裹。东西虽小，却颇有重量，这时候就应该感到不对劲了。

然而丰田一点都不在意，一边哼歌一边打开袋子，剥掉了包装纸。当时的他或许期待的是塑料袋里装着票据，甚至是机密的招募要点。

不过他的期待落空了，干脆朝着料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之后，他不由得佩服自己居然没有当场尖叫。

那是手枪，包装纸里是一把冷酷的手枪。

在意识到手枪前，冷汗先冒了出来。他试着用中指戳了好几次，小塑料袋里装了几十粒子弹。

他只是稍微呆站了一会儿，脚边的狗迈出脚步之后，丰田也跟着迈开了步子。他呆住了，手枪还在自己手里。

现实感瞬间消失了，他慎重地抱着塑料袋，精神恍惚地冲下楼梯。他用混乱的脑袋拼命思考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丰田只在电视和电影中见过手枪。脑中浮现越战电影中遭俘虏的男人，太阳穴被手枪指着，玩俄罗斯轮盘游戏的画面。手枪应该是与自己人生完全无缘的东西。

他发呆了几十分钟。不过等到冷静下来，也只花了不到一个钟头。也许人在碰到除了“恋爱”，“生死”之外的意外状况，大概只需要这样的时间就能接受了。

他走向伊达政宗铜像边上的出口。

站员跑了过来。丰田慌张地将塑料袋塞进公文包，担心是不是被发现了。带着狗的阴沉男人，紧握手枪在路上走着，可能很引人注目。他

不禁担心，失业的中年男子所说的话到底有几分可信度？谁会相信我只是捡到钥匙而已？就算老实承认自己深信只要打开寄物柜，里面就有公司的录取通知，也不会有人相信吧。一堆借口就这样在脑中浮现又消失了。

“不好意思，麻烦您替狗上牵绳，或是不要带进站内。”站员大概碰到了什么讨厌的事情，双眼充血地对丰田说道。

丰田满脸通红地紧盯着地面，快步走出车站，老狗紧随其后。

带着狗和手枪的失业男人到底能做什么？他感到一阵无力。没有工作，却有狗和手枪，这到底是什么状况？

2

黑泽走向车站前的银行。刚刚才入手的二十万日元，妥善地收在上衣内袋里。此时这些钱已经不是“偷来的”，而是“伴随专业技术的收入”。

他走进大学的宿舍区，由于这里没有学生专用的教学大楼，所以外人也能自由进出。正当黑泽横越校园，走向商店街时，有人叫住他。“喂。”对方的声音听来沉稳，不过略微尖细。

他一看，是对老夫妇。老先生满头银发，戴着眼镜，有一张长脸；老太太个子娇小，有一张圆脸。老太太问他：“请问到仙台车站走哪条路比较快?”

如果对方是肩上有刺青，一头金发的年轻人，或是脸颊有疤的男人，黑泽一定会有所警戒。

正当他向老太太说明路线时，老先生突然走到建筑物后面去了，大概是脑筋不清楚，弄错方向了。老妇人边说“老伴，你要去哪啊“边追了过去，黑泽也跟了过去。就在这时候，着了对方的道。

追到无人的后院时，老头突然回头往右转，与黑泽碰个正看。“糟了。”当他这么想时，已经来不及了。老妇人站到老头身边，老头拿着一把冷酷的手枪．对黑泽说：“把钱拿出来。”

老头的声音一点都不颤抖，非常冷静。

黑泽看着天空，忍着不笑出来。大白天的，一对老夫妇堵在自己面前，掏出手|枪叫他“把钱拿出来”。这种情况不是滑稽，也不是幽默，那又能是什么呢?

两人虽然挺直腰杆，不过的确都是七十几岁的横样，与其拿手|枪．他们更适合拿着拐杖。

黑泽干脆地举起双手，“我会给的，不过别太期待．说不定你们还会同情我那空荡荡，寂莫的皮夹呢。”

老妇人开口，“废话少说，快把皮夹拿出来。”

“请你照她的话去做。”老头说道，难道他们已经分配好谁该讲什么台词了吗?

黑泽伸手从裤子后面的口袋拿出皮夹，窥视着两人的模样。老人很瘦．但是两手牢牢地握着手枪，半蹲并放低腰部，虽然不太好看．不过重心集中在下半身．是很稳定的姿势。老妇人则一直盯着黑泽的手部动作。她捡起黑泽丢到地上的皮夹．确认里面的东西。黑泽不好意思地抓了一下头．老头见状立刻说：“请不要乱动。”

“就算是仅作参考，我想请问一下．二位的晚年生活为钱所困吗?养老金少到让你们非要这样子抢钱吗?”

“我们不缺钱。”枪口稳稳地对准黑泽．“虽然没有多到不知该怎么花，不过两个人还算过得去。”

“看来至少还买得起手枪哪。”

“你还真穷。”老妇人检查完皮夹之后，说道．“只有两张千元钞票和一些收据啊。”好像还有些佩服的语气在里面。

“是啊，很爽快吧。”

“这是什么?”老妇人把从钱包里拿出来的一张纸拿给他看。

那是黑泽早上捡到的写着一些外文的纸条。“大概是外国的护身符，我也不知道。上面还有数字，也可能是彩票。不管怎样，你拿去好了。”

“我才不要这种怪东西，”老夫妇互看一跟，看来像是在估算黑泽的价值。

“我可以把手放下来吗?”

“你看起来似乎不怎么怕枪，不过话说在前曳，这可是真货哦。”老头说道。

“大概是吧，不过开枪的可是人类。”

“什么意思?”

“因为太叔你没开枪啊。手枪虽然恐怖，不过拿着枪的大叔你并不可怕。”

“你别看他这样．他可是很有胆量的。”老妇人边说边奇怪地笑了出来。

“这和有没有胆量无关．是人品问题。”

黑泽又问了一遍他们是不是缺钱，两人再度彼此互看。那熟练的动作就像之前每次碰到转机或幽难时，他们已经这样商量了几百次。

“这跟钱无关，和充实的人生有关。”

“充实的人生?”黑泽也配合他们的语气。

“等到发现时，已经到了这把年纪了。我们在一起已经生活了五十多年．就像是一眨眼的事情。”

黑泽沉默地催促对方继续说下去。

“就在上个月我才突然想到，反正迟早都得死，人生总会结束，为什么不在最后搞个什么盛大的活动呢?”

“所以才突然想当强盗吗?”

“我们都是很会忍耐的人，对什么事情都客客气气的，也不抱怨。一直都只有吃亏的份，占便宜的事儿乎没有。我们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戴眼镜的老人语气非常温柔．脸上的皱纹微微地蠕动着。“但是，如果我们就这样老实地消失了，也不会得到谁的称赞。人生既不能延长，也没有赞美。既然这样，就觉得不如做些想都没想过的事，当做回忆也好啊。”

“回忆?”黑泽笑了出来。

“其实不当强盗也无妨。”老妇人接着说，“只是刚好，真的只是刚好拿到了这把手枪，所以和他商量之后，决定来当强盗。"

“真是太蠢了。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被当成废物，可有可无地存在着。但是，只因为这把手枪，对方的态度就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平常叫嚣着‘老头，滚开’还动脚踢人的家伙，立刻变得畏畏缩缩。”

“这样很愉快吗?"

“有时候很痛快，有时候也很寂寞哪。”老人的叹息看来是发自内心，不是演戏。

黑泽重新打量这对鸳鸯大盗，来回看着两人，静静地放下手之后，对方也没再多说什么。

“但是呢，”老人一脸苦涩，“像我们这样的老人家，因为有了枪才能和年轻人平等交谈。这话听起来很奇怪，不过真的就是这样。老人家要提出自己的主张真的很困难，我们一直咬牙忍耐到现在，但这实在太奇怪了。"

“你一点都不怕呢。"老妇人露齿一笑。

“我很佩服你们，老人居然拿着枪在大街上行走，还自称是强盗。”黑泽耸耸肩，“只是，这世上还是有真正的强盗，如果你们太乱来的话很危险的，请小心。”

“这是建议吗?”

“不，我只是出于好心。”

“没关系。总之我们的目的就是... ...”老头说到这里停下来，看了同伙的老妻一眼，黑泽跟着说了，“充实的人生。”三人异口同声，有一股微小的快感。

“不论发生什么事，都是某种充实的人生啊。”

“刚刚也是啊，就是那个啊。”老妇人想起什么有趣的事情似的，抬头望着老头，觉得很可笑地说道，“不是很有趣吗?”

“啊，那个啊。”老头也露出缺牙的笑容，“就是刚才，在你之前我们恐吓了一个奇怪的男人，他带着很奇怪的东西。”

“奇怪的东西?”

“一块一块的人体。”老夫妻异口同声说道。

“怎么可能?”黑泽皱起眉头。

“那个大概是人体模特儿吧。”老妇人说道，“是一个拖着放在手推车上的大袋子，戴着大红帽子的男人。我觉得那人好像行尸走肉。”

“大红帽?”

“帽檐像这样折得很弯，戴得很深，看不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说不定年纪很大。当我们一拿出枪威胁，他大概是吓了一跳，推倒了袋子，袋口绽开，飞出了人的手脚。”

“那是人体模特儿吧。”

“最近不是很流行什么分尸案吗?”

“你们是说遇到了那个凶手?”黑泽不由得佩服地点点头，“而且你们还用手枪威胁那个分尸杀人案凶手?”

“他绝对不是活人，而是戴帽子的活死人。他一脸惨白，所谓诸事不顺的中年男人大概就像他那样。”老妇人说道。

“袋子里装的真是尸体吗?”

“不知道。他慌慌张张地捡起那些躯块，塞进袋子之后就逃走了，我们又不能追上去。那男人简直跟幽灵一样，说什么‘又要从大厦跳下来了’，我们如果去追他，说不定也会被带去那个世界。”

“而且也不能报警。”老头挥了挥手枪。

黑泽观察这两人的表情一阵子，看起来不像说谎。不过，老人们不是最擅长说一些语无伦次的话吗?他这样说服自己。

如果拿枪威胁那男人把钱拿出来，袋子里那只右手臂可能会拿出钱包，问道“可以二人一半吗”，老人们甚至开了这样的玩笑。

黑泽迅速从夹克内袋拿出信封，朝着老妇人的方向丢去。信封落在了两人面前。

“这是什么?”老妇人以有点轻蔑的眼神看着脚边的信封。

“你们刚刚不是叫我把钱交出来吗?本来不想拿出来的，不过我改变主意了。”

老妇人捡起信封，以布满皱纹的手指打开信封。“好大一笔钱。”

“才二十万而已。”

“我们不能拿。”老妇人说。

当黑泽嘲笑他们“明明就是强盗”时，老人回答“说的也是”后一下子笑了。黑泽又故意挖苦他们“明明就是老人”，老人又笑着说“的确如此”。

黑泽就这样转身离开。

正要走出校园之际，他转头一看，老夫妻正朝着反方向走去，瘦削的背影与娇小的背影静静远去。

黑泽走向大街，他弓着背缓缓地走着，一边抓着头低声说，“他们是强盗，我是闯空门。”闯空门和强盗、闯空门和强盗地反复念了十遍之后，换成“他们有年金，我没有收入”，接着“他们有病保，我是全部自费”地自言自语。“真不该给他们二十万的”，最起码不该全部都给。

手机响起时，黑泽正在商业街走着。手机屏幕显示无号码，他边走边将话筒放在耳旁，等待对方开口。

“黑泽吗?”

“是你啊。我刚才跟你手下的年轻人见过面了。”

“阿正是吧。”

“艾萨克·牛顿先生。”

“什么意思?”

“没什么。那么，老大有何贵干?”

“阿正刚刚跟我说了。他一直叹气，说黑泽先生真无情。虽然我也没期待过，不过你真的不打算和我联手吗?”

“偷窃是单打独斗的比赛，不论何时都该单独参赛吧。”

“这次是一笔大买卖，可不是一般的抢劫酒铺或便利商店。”

反正一定是银行或政府机关，黑泽早就料到了。

“我劝你最好放弃。”

“谢谢你的忠告。我不会现在下手，大概再过一阵子吧。你真的不参加吗?”

黑泽的脸不知不觉间扭曲了。不考虑前因后果，也不事先好好调查讨论就打算大干一场的人是毫无未来可言的。“你知道定向运动吗?”他不禁问道。

“就是那个看地图找目标的运动吧，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你是嘲笑我年纪大了吗?”

“这跟年纪无关。总之，‘未来’这东西得经过仔细寻找，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是找不到的，得用点脑筋才行。你最好也仔细想想。”

“你认为我没在考虑吗?”

“我是指考虑将来的事。不光是你，政治家也好，小孩子也罢，大家都没在考虑。总是想到了就结束，情绪激昂地结束，放弃一切而结束，呐喊之后结束，斥责之后结束，随便敷衍之后结束。从没想过必须要考虑以后的事。大家习惯于一个劲地看电视，而不再思考，就算有感觉也不思考。”

“我仔细思考过。”

“那我什么也不会说，但是，我就是不会跟你合作。我并不讨厌你，不过我不想跟你一起工作，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讨厌我吗?”黑泽知道男人在苦笑。

“因为我慎重考虑过了。”黑泽这么说完，过了一会儿，对方再度出声，“黑泽，我很看重你。”对黑泽而言，这个比自己大十岁的男人，简直和令人同情的上司没两样。“你手段高明、学识丰富，同行之间都无法理解你为什么要做闯空门这行，这可是大家的话题。”

“真是没有结果的话题。”

“我只想跟你一起干一票而已。”

对方的声音突然变得苍老。黑泽把手机从耳边移开，拿到眼前看了一会儿，“抱歉!但我就是想自己来。”他再次将手机放回耳边，说道，“和别人一起，什么都做不成。”

“是吗?”男人用打从心里感到遗憾的声音说，“你可是普通家庭的闯空门高手啊，看来你不是比较性质恶劣吗?”

“你最好也从小case开始从头做起，不论任何工作都需要基本工夫和暖身运动。”

“不管对方是谁，你都是这么尖牙利嘴啊。”

“别说这些了，我给你一些情报。”然后黑泽告诉了对方几项自己盯上的大厦或别墅的情报。“这些都是我盯上的对象，也已经调查过了。如果你要的话，就让给你。在大干一票之前，最好还是重新考虑一下。”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情报?”

黑泽回了一句，“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因为我不希望你那个年轻手下去做危险工作吧，那将是日本的损失。”

“我还没有落魄到要你让工作给我。”

“总之，工作内容和日期决定之后，慎重起见还是告诉我一声。我不会参加，不过可以给你一些忠告。”

“你认为我需要忠告?”大黑泽十岁的盗窃集团头目，突然膨胀起毫无根据的自信，坚定地说出这句话。

“首先你需要的忠告就是把别人的忠告听进去。”

黑泽挂了电话，将手机放回口袋。

突然间，他发现自己正打算走向银行，这才想起本来要存的钱，被方才突然出现的那对鸳鸯大盗拿走了，于是他停下脚步。

他不后悔将装有二十万日元的信封交给对方，而是对于自己趁老妇人没有追究金钱来源的空档，二话不说便转身就走一事感到不舒服。自己动了歪脑筋，欺骗了老夫妇。

又是美学吗?他不禁嘲笑自己。即使如此，明明完成了工作却没收入一事，虽不至于扼腕，却还是令他心情恶劣。

黑泽取出钱包，看了一下里面，拿出早上捡到的纸片，上面罗列着看不懂的外国文字，说不定它根本不是什么“带来幸运的护身符”，而是刚好相反的东西。虽然也想过丢掉它，不过他实在无法轻易放掉到手的东西。

黑泽开始考虑，是不是该在晚上再干一票。脑中浮现了事先调查过的几栋大厦和别墅的模样。

*

河原崎他们坐在山腰上，冢本将两手枕在脑后，就这么随意躺着。

河原崎不时发呆，他抱膝一边俯视他们上来时的山路，一边试着整理思绪。他了解冢本话中的含意，或许那不难理解。

“我爸在三年前死了。”河原崎惊讶于自己竟然脱口说出这句话，冢本沉默地倾听着。

“他是跳楼死的。当他从我眼前消失之后，我非常沮丧。”实际上，他自己也不了解父亲的自杀为什么会带给他如此巨大的冲击。

“我爸张开双手，从十七楼跳下去，他用这种愚蠢的方法，丢下我们逃走了。搞不好那时早就忘了我们。我们家有自杀的遗传。”

河原崎脑中浮现出父亲在棒球练习场大叫的模样，他想不起父亲当时说了什么。

“我爸的爸爸，也就是我爷爷，听说也是跳楼自杀的，据说是因为癌症末期，悲观得自杀。大家都飞走了。”河原崎自嘲地低着头，“也就是说，我的家人都是活得半调子，有为了在中途逃走所以从大楼跳下去的血统。还没有拿到接力棒的我，突然不知道自己该以什么理由活下去。”

“接力棒?”

“运动会不是有那种接力赛吗?如果将生存比喻成接力赛，我家一开始就不行了，在交棒给下一个跑者之前，就离开跑道了，大家都是这样。出于无奈，下一个跑者即便没有拿到接力棒也只好开始跑。好不容易打算努力跑下去的我，迟早有一天也会离开跑道的。没办法交棒的接力赛是没有意义的，不是吗?”

冢本反问了一句，“是吗?”

“就在那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那个人。”

“高桥先生吗?”

河原崎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事。仙台发生了连续杀人案，警方找不到任何线索，被害者持续增加，也只能在一旁袖手旁观。“当时我看着电视，不禁觉得那个案子就和我的人生一样。谁都无法阻止案件发生，无法防止被害者继续增加，好像乌云逐渐蔓延，而我们身处其中。当时的仙台街头弥漫着一股看不到未来的阴郁空气，那和我当时内心的某种东西很像。”

“而此时高桥先生出现了。”

“对。”他记得很清楚，那一瞬间，好像突然从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看到一束阳光。

“当时，我只是随意看电视，无意间看到新闻快报，一开始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仔细看了内容之后，心跳越来越快。”

仙台商务旅馆连续杀人案嫌犯，遭到逮捕。

屏幕上流动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敲打河原崎的脑袋一样。感觉心脏在被摇晃，他有一种预感，觉得会有什么改变。

“那天晚上的电视新闻已经开始报道那个人的事，不论哪个频道的主播都一脸兴奋地说，案子是由老百姓破的。”

当时的新闻媒体真是前所未有的疯狂。听到河原崎这么说，冢本也皱眉点头。“高桥先生也对媒体的骚动头痛不已，大概是因为出乎他的意料吧。对了，你还记得高桥先生留下的唯一的评论吗?”

“记得。”怎么可能忘记。

电视上播了很多次高桥说话的模样。那是案子破了之后，好几个星期后的事情。“有人跟我说，多亏我能破案。但是解决那样的案子并不特别困难，还有比这更困难、更重要的事。真正重要的事存在于朴素、无趣的生活中，我想拯救他们。”

“‘他们’是指什么人?”记者慌张地询问。

“‘他们’是指谁，他们自己一定知道。”

那句话拯救了河原崎，他立刻就知道自己就是“他们”的其中之一。他感激这个人拯救了自己。“对冢本先生来说，那个人不就是神吗?”提出这个问题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高桥先生吗?”冢本皱起眉头，一脸苦涩，看来也有点像演戏。他烦恼了好一会儿，“以前是啊。”

“现在不是了吗?”

“那人是天才不是神。”冢本斩钉截铁地说道，“刚刚你不是看了彩票吗?”

河原崎气势十足地回答，“是，那……那真的是中奖彩票吗?”

“是真的，真的中奖了，是一笔金额大到让人不敢说出口的奖金。包括我在内的干部们，大家都很激动。”

“但是?”河原崎想象接下来的情况，催促冢本继续说下去。

“那个人却打算将这笔奖金用在庸俗不堪的事情上。”

“庸俗不堪?”

“总之就是庸俗不堪。”冢本只有这时候显得不耐烦，讲话速度变快，好像要隐藏自己的缺点般，“所以我们保管了那张彩票。”

河原崎不相信那张彩票是真的，刚刚还拿在手上的纸看来只是皱皱的纸片。只是一张纸片就能让人得到幸福或从大楼跳下去吗?

“只要是天才就能交上好运。那人是天才，但不是神。”

“因为他庸俗不堪吗?”

“他不上电视说些废话，算是他的优点，而且他最近什么也不跟我们说了。”

河原崎发现虽然有演讲，但是来自高桥的讯息的确减少了。

“如果高桥先生上电视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冢本问。

“上电视吗?”河原崎试着想象那个场面，“我觉得很俗气。”

冢本也无言地皱眉。

河原崎不知何时已往后仰，回过神时已经躺在地上，从斜坡仰望看天空。突然视野转暗，他看到一张脸，冢本正俯视着他。从正上方窥视他的冢本的脸，遮蔽了属于他的天空。

“神是内脏。”

“什么?”河原崎慌张起身，“这……这是什么意思?”

“我思考过神的事情，得到了属于我自己的结论。你知道内脏的定义吗?其中一个是‘自己无法控制’。比如说，你想抬右臂就可以抬起来，头皮痒的话也可以搔抓。但是，内脏就没办法了。胃肠反复蠕动，将刚刚吃的面包持续往下输送。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想这么做，而控制它们去做。让心脏的肌肉间隔几秒钟跳动，或是一边注意肠道的情况，一边做眼前的文书工作。如果真的变成这样，大脑会因为无法把握状况而炸裂吧。”

“的确如此。”河原崎试着用大脑控制心跳，不过马上就知道这办不到。如果真的变成这种情况，说不定会在睡眠中不小心停止呼吸。

“所以我仔细一想，这样的关系就像人类和神的关系。”

“什么跟什么的关系?”

“我和胃啊。”冢本说着，抚摸着自己的肚子，“我凭着自己的意志随性地活着，既不考虑死亡，也不想为谁而活。但只要哪天我的胃不动了，一切就算结束了，不是吗?如果胃完全不消化我努力吃下去的东西，停止工作，我的生活也就结束了。然而，我们无法控制胃，所以我避免暴饮暴食，细嚼慢咽……”说到这里，他愉快的露齿一笑，“所以非得一直注意胃的状况才行。会不会痛?有没有血便?放不放屁?就是说胃现在背负了我的人生。而说到我能替胃做些什么……”

“是什么?”

“专注倾听，竭尽全力，然后祈祷。”

河原崎知道身边的云雾此刻已散去。他复诵着，“专注倾听，竭尽伞力，然后祈祷。”

“我没办法直接看到胃，最多只能注意胃是否在某处发出警告或提醒，然后祈祷。基本上内脏到我死亡为止都和我在一起。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一直跟我在一起，一起死去这和神很像吧！我如果做了坏事，神就会发怒，对我降下灾难，有时候说不定是巨大的灾难。每个人都有胃，这也跟神很像。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神才是真的，别人的都是假的。但是，就如同每个人的胃都是一样的，彻底分析起来，大家所相信的神，或许指的是同样的东西。”

真的很像呢!河原崎小声地表示同意，并无意识地抚摸着自己的腹部。

他打算回想高桥的脸孔，却想不起来，就像炫目的光芒反射一般，高桥的模样消失了。河原崎感到心跳加速。

冢本开口了，他缓慢的说话方式让人心情愉快。“如果高桥先生是神，那么我们和高桥先生的关系，就像我们和内脏的关系一样。”

“是啊。”

“胃和我们是合而为一的，不论哪个先死，另一个势必也得死。也就是说，如果高桥先生真的是神的话……”

河原崎可以猜到冢本接下来想说的话。“如果真的是神?”

“到底是不是神，只要杀了他就知道了。”

只要除掉不谨慎或太过恐惧的感情，河原崎觉得冢本的话充满了魅力。到底是不是神，只要杀了就知道。冢本的想法虽然很粗暴，但是简单明了，充满魅力。他不禁亢奋了起来。

“神不会死。如果神会死，我们也会消失。”

简直像是要测试神一样。然后河原崎发现自己虽然恐惧，却也同时抱着相同的想法，我想测试神。

两人就这样无言地坐在地上几十分钟，地面很冷，从旁边吹过的风也很冷，但是河原崎将其解释为是为了让因兴奋而陷入茫然的自己冷静一点。

下来。

“你会画画吧?”

什么?河原崎回看对方。

“你会画画，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我为了证实高桥先生是不是神而要解剖他。只是如果真的要做，我希望你将这些画下来。你不想将天才的身体当做证据留下来吗?河原崎，你会写生吗?”

“如果指的是画画这件事。”正确地说，应该是我只会画画。

“我要你如实地画下神被解剖后的器官。”

“咦?”

“有一本16世纪的解剖学书《人体结构论》①清楚地描绘出了人体的构造。内容是由一个叫维萨里的人进行公开解剖所留下的人体结构图，精细到令人无法相信那是四百年前的作品。而你接下来要画高桥先生的身体，将会比那本书更重要。”

“我吗?”

“维萨里在出版这本书时只有二十八岁，你比当时的他年轻太多了，你所留下来的画，应该会成为贵重的财产，或许能够拯救世人。”

拯救世人这句话，再度让河原崎感到亢奋。

“我们被神包围，大自然才是比我们更高一层的存在。所以，如果要说什么是神，或许‘地震’、‘大树’、‘雷雨’、‘洪水’才是。所以，能够拯救在黑暗中行进的我们的，也许意外地不是那个在讲台上反复演讲的男人。”

---

①De human / corporis fabrica．由近代解剖学之父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于1543年发表的解剖书。维萨里是第一位经由实际解剖人体来了解人体结构的医生．对后世医学发展有巨大的贡献。

“意外?”

“搞不好是像你父亲那样张开双手从大楼跳下去的男人哦。”

抱膝的双手忽然用力，冢本的话在河原崎脑中回响着。

“你父亲的死，可能和突发的自然现象差不多。”

河原崎想起了父亲。他是个很奇怪的男人，甚至曾经每天去动物园。他深夜潜入动物园，还嚷着“一到晚上，有个男人会睡在园里。喂，你在听我说话吗?那个男人啊，其实是动物园的引擎哦，他晚上也在那里，为了维持周边动物的活力。只要他一不在，动物园就没有精神了”(～ o ～)之类令人无法理解的话。或许从那时候起，他的脑袋就有问题了。

在身为儿子的河原崎看来，他也是个怪人。不过那种怪法，大概和不可思议的雨季一样，是违反了自然界的运作。

最后，冢本开车送河原崎回家，两人在车上没有交谈，但他们已经充分了解彼此，甚至有一种将自己觉得不舒服的污垢全都洗净的爽快感受。

河原崎下车，绕到了驾驶座旁向冢本道别。打开车窗的冢本此时流下了眼泪。“啊，这真是……”他拼命找理由，像是打从心里感到困惑似的，擦着脸上的泪水，他似乎止不住眼泪。“我也不想杀死那位高桥先生啊，可即使我心里是这样想的……不，不对，我一定是因为被信任的人背叛，才会哭的。”

“啊……啊。”河原崎不禁呻吟。

“傍晚六点在大学医院的停车场等你。”最后冢本笑道，“来见证他是不是神吧。”

河原崎觉得脑袋很沉重，可能是发烧了。他试着在脑中描绘高桥站上讲台的模样，但是失败了，怎样都想不起来。满脑子都是刚刚道别的冢本的样子。好像只有远去的敞篷车是唯一真实的。

*

“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副驾驶座上的京子得意扬扬地说道。因为青山方才一边开车一边苦闷地表示，“她还是不肯离婚。”

“你怎么跟她说的?”

“我说‘我们离婚吧’。”

“她一定先问对方是谁吧?”

“你怎么知道?”青山一脸讶异。

“那种女人总是想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她们无法不在意自己的立场和位置。”

“是吗?”青山露出紧张的表情，可能比天皇杯冠军PK赛罚失了点球还紧张。“她不肯答应，顽固地拒绝了。”

“既然如此，那就做决定吧。”京子噘起嘴，这是一开始就决定的事。“只能做了。”

“做?”

“我可不是说上床，你知道的吧，我说的‘做’。”

“啊……啊，我知道。”青山神情微妙地点点头。

“一到家就杀了她，”京子故作轻松地说道，“然后将她装进后备箱，载去埋掉。”

“嗯……嗯。”

“在泉岳的深处有很多不显眼的森林。”

这种事想得越简单越好，杀人埋尸，只要尸体没被发现就好。就这么简单，没必要搞些拙劣的小动作。

幸运的是，那女人的双亲好像早就死了，也没有密切往来的亲戚，她和邻居的交情也不好。京子越来越觉得所谓的大好良机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只要青山保持沉默，没有人会发现那女人消失了。谁也无法证明她曾经存在过，真是太滑稽了。

京子要和青山一起生活。她悄悄地微笑，心想，如果一切顺利，说不定连那女人的年金都能弄到手呢。

“只要制订个大概的计划就好，太过精细的计划，反而会绑手绑脚。会来诊所找我的患者多半活得太认真，一板一眼地定人生目标，结果让自己痛苦不已。”

青山露出复杂的表情。他之前也是京子的患者，当然也是这样的个性。他没踢进攸关胜负的罚球，因而罹患了轻微的忧郁症。周遭的人都说他身为职业足球员，个性却太敏感，但是青山本人并不想承认。

“对了，我照你说的去了一趟车站。”青山说。

“你去看了寄物柜吗?”

京子打电话拜托青山去一趟车站，她担心是否有人用了她遗失的寄物柜钥匙。

“关得好好的。38号对吧?上面还显出延长使用费的金额。”

“是吗?这样就好。”

“不过，那个寄物柜怎么了?如果你在用的话，还是赶紧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吧。”

虽然不明就里的青山这样问道，但京子并没有理睬他。青山虽然一脸不满，也没有特别生气。

“你听过这件事吗?”过了一阵子，青山改变话题。

“什么事?”

“有人死而复生的事。”

“说什么蠢话?”京子皱起眉头。虽说青山就是喜欢这种怪力乱神，但她不知道他为何突然提这些。

“这好像是最近很流行的话题。听说把尸体放着，就会变成一块一块的，然后这些躯块好像会自己动起来。”

“一块块地动起来?”那种景象一定非常滑稽，京子想起被切断尾巴的蜥蜴。

“对，然后这些躯块又会黏起来。”

“黏起来?”京子嘲笑青山般地说道，“它们变成磁铁啦。”

青山不太高兴。“我是说已经被切成一块块的躯体黏起来。”

“所以又怎么样?”

“没什么。只是我昨天出门，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听到几个高中女生在谈论这件事，好像有人到处在传这个怪谈。”

“真老套。最近那个分尸案的话题不是很流行吗?这一定是搭便车的无聊怪谈，骗小孩的。这件事跟现在的我们有关系吗?”

“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什么事会和我们有关系哦。”

一开始是紧急刹车声，接看，轮胎在柏油路面打滑。副驾驶座上的京子感觉轮胎发出又长又尖锐的磨擦声，她觉得身体猛然飘浮了起来。

然后是“咚”的撞击声，毫无办法地，保险杆似乎被撞坏了。

安全带深深陷入京子的肩膀，向前冲的身体被扯了回去，弹回座位上。

转眼问发生的情况，令京子感到一阵晕眩。突如其来的疼痛和惊吓，让她的怒气瞬间涌起，虽然还不到失去知觉的程度，但是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过了一会儿，她才在意起驾驶座上的青山。

转头一看，青山靠在方向盘上。看来是撞到了某个部位，正痛苦不已地按着下巴说“糟了”，脸色惨白。

一定是天色昏暗的关系，他们原本预定从大街穿越西道路，一路朝四十八号国道直行而去，但是因为京子想上厕所，所以拐去爱子地区。一右转驶入近道后，四周变得很暗。

真是飞来横祸，京子烦躁不已。

青山又说了一次“糟了”，解开安全带，冲下车。

京子也跟着下车，一踏出车外，一股不祥的预感爬满全身。

道路周围一片漆黑，这是一条单行道，却非常狭窄。

她立刻环顾四周，右边像是某家西点公司的仓库，前面竖立着栅栏。左边是并排相邻的小酒馆和咖啡厅。店铺看来很久以前就倒了，窗玻璃被打破，入口的大门也变形了。

京子试着扭动脖子，刚刚撞到的右手虽然有瘀痕，不过并没有其他疼痛。

她开始庆幸，幸好这里是狭窄的暗路，真是不幸中的大幸，我还真是好运。

青山一副茫然若失的模样，虽然没有放声大叫，不过，与其说是因为他还清醒，不如说是他已经陷入混乱的缘故。

站在红色轿车另一边的青山，缓慢地、带着恐惧地确认前方的情况。

京子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可以想象那是什么冲击。腹部被撞到的那声“咚”还残留在体内。撞到人了。

四周没有任何人影。

青山跪倒在地，好不容易才抬起头颤抖地说道，“京子，是人。”

“冷静一下。”京子走向青山，脑中忙碌地思考着。快想想，快想想啊，京子逼迫自己。

就算在黑暗中，也知道对方已经死了。对方是个年轻男人，说不定和青山相同年纪，他倒在轿车前面，或许是因为骨折，姿势很怪异。

京子也不是看惯了尸体，不过她并不怕。眼前的状况毫无现实感，看起来只像是认真的士兵玩偶扭曲了身体，倒在地上而已。

青山拼命深呼吸，仿佛是直到方才为止都忘记呼吸般地晃着肩膀，大口吸气。如果让他重踢一次那个失败的罚球，他的表情一定和现在一样。“怎么办?”

“小声点。”京子这么说，不过青山大概是因为太震惊了，还是大声说着“糟了”。

京子唯有觉得吃惊，这男人怎么这么死脑筋?像这样毫无人烟的漆黑道路，不正是能掩人耳目地处理这件事的大好地点吗?

“京子你去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死了。我是外行人，而你不是医生吗?从刚才你就什么都没做。”

这话让京子听了很不高兴，她感觉自己的脸孔正愤怒地抽动。青山噘起嘴，像个抱怨的小孩。

“我可是精神科医生哦，你觉得车祸尸体和精神异常有关系吗?难道会有患者是因为被车撞而罹患忧郁症吗?”

“跟我也没关系。”

“是吗?足球选手不是才跟车祸更有缘吗?”

“哪有这回事?”

“就在刚才，身为职业后卫的你撞到人了。”

京子毫不在意地这么说。青山没有答腔，只是一边发抖，一边说着“现在不是赛季”这种不成理由的理由。

麻烦的是京子又感到一阵尿意，“又来了。”她啐了一声。

青山虽然很害怕，不过他又蹲了下去，下定决心伸手触摸尸体。

“这附近没有厕所吗?”

“你这时候还要上厕所?”

“我就是想去啊，不行吗?”京子咬牙切齿地瞪着青山。

“你……你等一下吧。现在这个状况不处理不行吧?你就稍微忍耐一下吧。”

京子忍着脾气不发，本想对青山怒吼“勉强憋尿，如果搞到膀胱炎恶化，连肾脏都出问题，你要怎么赔我”，但还是忍住了。因为实在太气了，右脚开始发抖，她站在原地抖起脚来。

“好冷。京子，这人真的死了。”

青山就这么蹲看，闭上双眼触摸地上那具尸体的下巴一带。京子不由得苦笑，就算是车祸尸体，也不可能这么容易失温。青山恐怕是把被寒风吹冷的皮肤，误以为是尸|体的体温了吧。与其说他可爱，京子简直快被他的无知气炸了。这个光有个大个头的年轻人，难道没有我就活不下去吗?她厌烦地想着。真是的，没有我就一桩撞人事故都不会处理吗?

“不要乱摸。”京子口气不佳地指示青山。随便翻弄尸体，不是明智之举，也不干净。于是，“你先过来。”京子开口叫青山，“先想一下该怎么做吧。”

*

丰田在商店街走着，原本担心狗会不会四处走来走去，不过老狗可能受过严格训练，一步也没离开过丰田。这种情况或许就像年轻时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老兵，就算记忆力变差也不会忘记行进方式。

丰田在一间规模颇大的宠物店买了遛狗用的牵绳。

“蓝色的还不错吧。”他在小巷内的电线杆旁将牵绳扣在狗的项圈上。比起老狗微脏的身体，全新的项圈和牵绳显得非常不协调。

丰田牵着狗穿过街道，走了十五分钟，通过天桥之后就是公园，广阔的阶梯斜斜地往前伸展，在天桥下慌张行进的车流简直就像异世界的场景。公园在一片不知是否受到管理的地皮上。在樱花盛开的季节，四处都会挂满灯笼，夏天则挤满了看烟火的人群。不过在冬季寒冷的白天，公园里没什么人，只有几个玩飞盘的小孩。

丰田在公园里找张长椅坐下，狗在他脚边缩成一团。

“要玩那个吗?”他指着在空中交错的飞盘，老狗丝毫不感兴趣。

好累，他闭上双眼。

丰田再次想起早上通知他不录取的公司，薪水比他在上一家的六成还少，也没有津贴，工作性质既不是管理职也不是设计师，只是打杂而已。可以说这已经是他最大的妥协了，他放弃过高的期望，只希望可以勉强稳定下来，即使如此还是不被录用。听说这个工作机会只有两个名额，竟然有三十个人来应征，一定有某两个人接到录取通知吧。连那种水平的公司都不肯雇用他，眼前只剩下墙壁了，丰田心想。

“无能!”

从某处传来这个声音，丰田抬起低垂的脸，四下无人，那群正在丢掷飞盘的孩子们发出欢呼声，他只是听错了。

他又低下头，闭起双眼。

“你真落魄!”

他发现那是自己体内的声音。

如今只有不安包围着全身，自己接下来会变成怎样?真是太凄惨了。此刻，手上握着仿佛是唯一栖身之处的绳索，另一端只是绑着一只老狗。丰田感到非常不安，不知不觉眼眶积满了泪水。

“好想工作。”他不禁出声说道。去除这股不安的唯一方法，只有找到工作，让生活安定下来。他环抱着因为不安而颤抖的身体。丰田自嘲地想着：如果因为不安而冻死，不知道会不会上报?

一直这样呆坐着，他开始烦躁了起来，不安感难道也像空腹感一样让人烦躁吗?他问自己到底该怎么办?就算继续找工作，如果像今天这样的都落空，其他的恐怕就更没有机会了。

绝望，眼前只有绝望的岩壁。不，真的没希望了吗?丰田拼命想让自己冷静下来。

“好想工作。”

他又说了一次，从公文包里拿出随身听，将耳机塞进耳朵，急忙按下开关，倾听披头士的Here c；omes the．Sun。在心中反复唱着“It’sAll

Right”，“没问题的、没问题的。”

老狗一脸意外地抬头看着丰田，不过并没有露出嘲笑的表情转身离开。

丰田深深觉得这是一句好话，“太阳升起，It’s All Right，没问题的。”他年轻时并不听音乐，甚至轻蔑音乐。反正不过是甲壳虫唱的歌罢了，曾经在心里瞧不起、连听都不听的披头士，居然在中年之后给予他勇气，这是他意想不到的。听了两遍之后，他拔下耳机，关掉随身听，从长椅上起身。

丰田正要走出地下道，看到迎面下楼的高中女生时，才想到这件事。

大概是尖锐的鞋跟声刺激了大脑，让他无意间想到这件事。

不知道真正的契机是什么，总之年轻女性的脚步声,让丰田突如其来地下定决心去做强盗了。

只能去抢劫了，闪过丰田脑海的念头正是这个。

手枪。

我不是有手枪吗?不用它不行了。他再次确认，像是念着自己姓名般地喃喃说道，“我有手枪。”

说不定只是偶然捡到寄物柜钥匙，碰巧发现寄物柜的位置，然后很巧地找到了手枪。但是，大致来说所谓的幸运，都是“偶然、碰巧”来的。

这把手枪是为了拯救我而出现的，是侥幸。就像在干涸的田里，降下一场突如其来的及时雨。那个投币式寄物柜的钥匙会掉在地上是必然的。对了，他想通了，再次就职的四十场连败可说是和祈雨一样了不起的仪式。

丰田第一个念头就是用枪杀了那个男人，舟木。开枪杀了那个开除自己的戴眼镜上司。

不可思议的是，一旦决定这么做之后，心情便平静下来。这几个月未曾感受过的安稳包围了全身。射杀那个上司，是个相当不错的想法。

但是，他马上就冷静了。不可以漏掉该做的事情，丰田深呼吸了一口气，重新思考。“好想工作。”他自言自语道。自己不是想要工作吗?也就是想要房租。

杀了那男人也解决不了任何事情。

首先，还是要想办法赚到房租。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现在才想通?如果没有人要给我工作，那我自己给不就好了?

失业的人如果在名片上的职称写的是“失业者”，那就不再是失业的人了，不是吗?不，对了，以抢劫为业不就得了?丰田兴奋地思考着。

下手目标就是邮局好了，小型邮局就行了，他没有烦恼太久就得出这个结论。

只要用手枪威胁职员，他们一定会马上把钱交出来。听说邮政储金有三百兆日元，那么从那么大数1目里面拿一点点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吧。就像是从沙丘上掬一把沙放入壶中带回家一样。

他对老狗说：“工作了，工作了，太阳出来了。”

狗没有回答，不过从它往前直走的姿态看来，好像也不反对。

就算邮局已经近在眼前，丰田也丝毫不犹豫，他很惊讶自己竟然没有发抖，他并没有特别的罪恶感，或是觉得有勇无谋，反倒比较在意放手枪的位置。

他将手|枪放在西装裤子口袋里，但是很担心走到一半枪就掉下来。他也试着模仿电影里饰演警察的男演员把枪插进皮带，但又担心万一枪走火，两腿之间会演变成一场惨剧。

想象自己的性器官血肉模糊的模样，就让他一阵毛骨悚然，所以他将枪重新插在背后。不过因为插得很深，腰部一带变得很拘束。

只装了一发子|弹，要是能知道它是不是真枪就好了。

他用绳子将老狗拴在邮局正面的路灯柱子上，老狗似乎认为丰田要将它丢在这里，正要出声吠叫时，丰田对它说了声“没问题的”。老狗似乎露出了理解的表情，沉默了下来。

他在邮局对面的百元商店买了一副便宜的太阳眼镜和医疗用口罩。

丰田戴上太阳眼镜，握紧手枪，慌慌张张地将随身听耳机塞进耳朵，只听了一次披头士，然后深呼吸三次，关掉随身听的同时，走进了邮局。

“把手举起来!”当邮局自动门打开的瞬间，丰田将面罩拉到下巴，大吼出声。他将手枪朝着正面，放低姿势。

响应他的是寂静，静到让丰田以为自己的耳朵因为紧张而出了问题，邮局内一片静悄悄的。

真奇怪，好一阵子才发现邮局内没有客人。

只有自己的心跳发出扰人的噪音。

他把枪口朝向柜台。

当他往前踏出一步时，三个穿制服的男人映入眼帘，他用下巴上的口罩将嘴遮住。

丰田压抑着亢奋的心情，安抚自己“冷静下来，冷静下来就没问题了”，然后依次看着那三个制服男人。

两个中年男人和一个年轻人，三个人都呆呆地张着嘴。

不知为何，丰田感到一阵恶心，接着他立刻知道原因了。只要在一定距离之内，与多人相对而望，就会让他想起讨厌的面试经验，那是选择和被选择的差别。

当他回过神时，自己已经开枪了。他不记得何时扣下扳机，就连何时将手指放到扳机上也不记得了。他想打穿面试四十连败的现实。

本来是打算朝着天花板开枪的，但是因为手不稳，结果变成朝着正面开枪，把一块劝导民众存钱的标语打穿了一个洞。

“这是真枪!”丰田大吼，因为戴口罩的关系，他的声音模糊不清。他拉下口罩，再次大吼，“我会开枪的!”

丰田想象的场景是邮局员工们就像看到蛇的青蛙，一脸惧色举起双手往后退。不过，他也有心理准备，或许所有人会对他毫不惧怕地挺身对抗。

然而呆立在柜台里的男人们，并没有出现以上的任何一种反应。

首先，最年轻的男人说了声： “你是警察吗?”另外两人紧盯着丰田。“把手举起来!”这句话听起来的确像是警察或刑警的台词。

年轻男子和其他两名同事相对而视，盯着自己的制服猛看。

接下来的那一瞬间，年轻男子冲向柜台的后门，正当丰田惊讶地说不出话时，对方的身影已经从后门消失了。

另外两个人也是，他们显然是那个先逃走的年轻人的上司，对于下属的落跑既不哀叹也不斥责，反而跟在后面逃了。

“咦?”反倒是丰田发出了惊讶的声音。

他就这么举着枪，陷入混乱，“邮局员工居然丢下工作逃跑?”

难道全国的邮局员工都被教导要这样面对突如其来的抢匪吗?

当抢匪出现时，请趁隙逃走。有这种应对方式吗?可是眼前正上演了这幕光景。

众人一起从工作场所逃走。那并不是乖乖就范或是对抢匪不予反抗之类的立场。

出乎意料的发展，让丰田愣愣地站在原地不动。“怎么回事?”他好不容易才放下举枪的手。

独自被留在没有了面试官的面试会场。

他慢慢地靠近柜台。

他双手攀住柜台，臀部往上一顶，翻进窗口柜台的另一边。这里不是客人的活动范围，而是邮局员工，也就是这些工作者的领地。

起码有个女性员工也好，他在意起这件怪事。男职员胆小到令人扫兴，自己一拿起枪居然就这么丢下工作逃了。

柜台内侧杂乱无章地堆着几叠钞票，简直像是老早就在等候丰田的到来一样。

金额顶多三百万，绑成一束的万元大钞有三叠堆在一起。

三百万，丰田不知道这个数字和自己现在做的事情相比，到底算多还是少?到底划不划算?

他抬起头，发现上面有监视器。他慌忙低下头，然后将戴着口罩和太阳眼镜的脸缓缓地别过去，再次偷看了一眼。

当时，他并不觉得不安。比起就这么身为失业者倒下，还不如因为临时起意抢劫，被监视器拍到脸而遭警察逮捕来得好。

他将钱装入口袋。

再次翻过窗口柜台，跑向出口。可能是有些动摇了，他跑得很快，才会出了岔子。当他回过神时，双腿打结，摔了一大跤，肩膀还撞到了地板。

在摔倒的瞬间，丰田恢复了理智，原本压抑的恐惧顿时出现在脸上，他突然害怕自己刚才做的事。

他拼命想站起来，双膝却剧烈发抖，根本站不起来。

原本放在口袋里的几叠钞票掉在地上，太阳眼镜也飞了出去。

当他好不容易爬起来想要捡钞票时，才发现入口有人影晃动。

不知何时出现一个学生模样的男人正在用提款卡提款。男人从机器中抽出存折，瞥了戴口罩的丰田一眼，似乎没发现邮局里刚刚上演了一出抢劫的戏码。

丰田决定放弃那些钱了，他觉得已经来不及了，总之不逃走不行了。他一走出邮局便立刻拿下口罩。

他冲到路灯旁，牵起老狗的绳子。

带着狗说不定意外地成了绝佳的掩护，他焦虑不已地思考着。不会有人认为牵狗散步的男人是邮局抢匪吧。

“我做了，真的下手了，可是在紧要关头跌倒了。”丰田以颤抖的声音向老狗报告，“很好笑吧。”

好不容易拐进了一条从邮局方向看不见的路，丰田轻轻叹了一口气。心想：鼓起勇气做的这件事不能写在履历上吗?

当然不能啊。——老狗吠了一声，像是回答了他心中的疑问。

a life

时速1374公里，太阳渐渐西沉，故事终于展开。

3

志奈子原本看着太阳西下，天色开始转暗的窗外，此时将视线移回户田脸上，她放下了刀叉。店内挂着的时钟显示已经过了晚上六点。

“怎么了?”户田不感兴趣地出声问道，压根儿就不打算从盘内的鸭肉那儿抬起头。

“我很好奇户田先生为什么要找我?”

她无法抗拒想要问的冲动。两人相对无言地吃饭已经够尴尬了，志奈子又抛出了更沉重的话题。

户田用叉子将肉送进嘴里，把它们细细嚼碎咽下之后，用膝上的餐巾擦拭嘴边后说道：“你问这个干吗?”

“没什么。只是我无法理解您为什么要提拔我这个无名小卒，因为之前听说您总是和知名画家来往。”

“是啊，我对没名气的人没兴趣。”户田一点都没有不好意思的样子，反而还很扬扬得意。

“给无名的新人浇水、施肥、好好照顾他们，等着他们哪天开花结果，我可没那种耐性多管闲事。”

志奈子忧郁地听着这些话。户田对画家的才能或画作魅力毫无兴趣，他瞧不起凭着热忱培育画家的小画商，总是等到他们培育的画家终于长成花蕾时，便立刻摘下。

“我以前不是有个姓佐佐冈的员工吗?他最喜欢做这种徒劳无功的事。所谓多管闲事，就是在说他。什么挖掘新画家，苦心培养。”

志奈子想起佐佐冈第一次和她攀谈的情况。她在朋友借来的画廊里举行小型个展，偶然前来参观的佐佐冈对她说：“你画得很好。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然后给了她名片。

她从来没有像收到那张名片时那么高兴过。

“结果，佐佐冈居然背叛我打算独立，最后搞得一败涂地。”

“佐佐冈先生并没有打算背叛您，”志奈子小声地响应，“他只是想自己负起责任，培育画家而已。”

当时，户田采取了彻底打击佐佐冈的行动，他和所有与佐佐冈交情密切的画家取得联系，必要时还特地拜访对方，说服对方与佐佐冈断绝往来。除了露骨地提高契约金，对于不肯配合的画家，还语带威胁地表示，“这个业界很小，恐怕以后会有很多不顺利吧。”逼使所有人臣服于他。

志奈子并不是屈服于金钱，她是上了那句再也老套不过的话——“你的画总有一天会被全世界所接受”的当。

直到最后的最后，佐佐冈以颤抖的声音打电话给志奈子，问她：“连你也被户田先生拉走了吗?”一听到志奈子肯定的答复，他拼命压抑着混乱的心情，喃喃自语着：“是吗?这样啊，这样啊。”

志奈子虽然向他道歉，但在心里说服自己，为了更上一层楼，必须选择适合自己的舞台，这是必要的手续。

然而，挂断电话时，佐佐冈那句“你的画会越来越好”一直留在她心里。

“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吗?”户田问。

“不，我不清楚。”志奈子摇摇头，她不可能知道。

户田似乎只是愉快地用叉子戳着鸭肉。

餐厅大门位于志奈子的正对面，那是一扇很重的门，如果店员没有使尽全力就很难打开。正当志奈子想着“门突然打开了”的同时，也“啊”了一声。

一名中年男子突然走进店内，身穿深绿色夹克，没有打领带，脚上那双沾着泥巴的运动鞋，后跟已经严重磨损。从此人的穿着一眼就可看出不适合这家餐厅。他脸上刮过胡子的痕迹很显眼，眼眶四周泛红，大概四十出头的年纪。

志奈子之所以“啊”了一声，是因为男人走向他们的桌位。

男人盯着户田的背影，直直地朝他走去，虽然不是冲向户田，但那种靠近方式极不自然。

户田完全不在意店内已经开始骚动，还是愉快地吃着盘中料理。

男人手上握着刀子。

一声尖叫，志奈子没发现那是自己发出的。她两手掩住嘴巴站了起来，撞翻了椅子。

周遭的餐桌也传来尖叫声，好几个客人慌张跌倒。

服务生纷纷一脸苍白，握着刀子的男人大叫着什么。

志奈子以为户田会被杀，吓得跌坐在地上。

她害怕得完全站不起来，她想象户田被人从背后刺杀，血溅五步的情况，仿佛是淋在鸭肉上的柳橙酱汁，鲜血流得到处都是，恐怖极了。

当她好不容易起身，却发现眼前的光景出乎意料之外。

户田毫不慌张，或是该说一脸愉快地拿起酒杯喝了一口红酒，他看见站起来的志奈子，便眯起双眼说道，“你看后面。”然后指着自己身后。

拿刀的男人发出呻吟，倒在户田背后。两名西装男子架住那男人，用力把他压制在地板上。

那两名压制持刀男的男子，刚才还在隔壁桌吃饭。

他们的行动迅速准确，就像早已习惯这种场面似的。

户田像是看穿志奈子似的开口，宛如夸耀自己的胜利般说道：“我不是说过没有钱买不到的东西吗?告诉你，就连安全也买得到。”他又喝了一口红酒，说道，“我就是为了这种情况才雇用那些男人的。”

“他……他们从什么时候?”

“不知道，大概一直都在吧，我没兴趣知道，只要能确保我的安全就行了，合同内容就是这样。”

志奈子又看了那些男子一眼，因为西装的关系，看不出他们虎背熊腰的体型，不过他们面无表情压制持刀男的模样，让她充分感受到对方的确是专家。他们的技巧实在好得过分。

户田一点都不关心身后的状况，看来不像是故作姿态，而是打从心底没兴趣。志奈子觉得他的模样太缺乏真实感，她有些晕眩地坐回座位上。

周围仍然骚动不已，众人的眼神都集中在志奈子及户田身上。

户田一脸无奈地抱怨，“他们就不能安静地吃顿饭吗?”

持刀男被两名保镖架着拖出店外。志奈子看到他的脸，看起来很懦弱，不像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也不像心怀不轨、谋财害命的长相。

“户田!”男人被保镖架着，手里的刀子也被夺下，在被推出门之前他大吼：“你对我老婆做了什么!?”

户田这次不再面无表情，而是微笑地用餐巾擦拭嘴边。很难弄清他的笑是因为鸭肉太好吃，还是男人说的话。

“刚才那个男人，果然一听声音就知道那是谁了。”他一脸满足地点点头。

“请问那是什么人?”

“不知道是哪家经纪公司的老板。公司不大，趁着经济景气，打算捞一票。他好像缺钱周转，一个月前来找过我。”

“希望您支助他吗?”

“是啊，大家都是这样，来跟我低头，说什么因为如此，如果我不出钱，就是我的损失。真是愚蠢，我可不打算利用别人的公司来赚钱，我是靠着先见之明和决断力开拓自己的路的。”

“所以您没借他?”因为借不到钱，所以才拿刀袭击户田吗?要说夸张还真是夸张，志奈子不由得这么想。

“不是。”户田嘴角微微上扬，“他向我提出一个有趣的交易。他说我可以找他公司里的年轻女人，什么艺人之类的，随便我搞一个晚上。总之，就是他提供女人，我出钱。”

“这样啊。”志奈子暧昧地点头回应，真是老套又自以为是的战略。

“听他这么一说，我就想到了。”户田还是一脸高兴地拿起酒杯，“因为什么都能用钱买到，所以我想买买那男人最重要的东西。”

“重要的东西?”

“听说他非常疼他老婆，真是笑死我了。我派人调查过了，他随便利用公司的女人，却那么重视上了年纪的妻子。所以我用钱当钓饵，跟他建议‘把你老婆借我一晚，我就借钱给你’。”

志奈子呆住了，不必问也知道，那男人一定是烦恼到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提议。

为了解决眼前的筹钱问题，他一定编了几百个理由来说服自己和妻子。

志奈子想起了有一部电影也是这样的内容：一名美国富豪以大笔金钱与一对年轻夫妻的妻子共度一夜。但是那名富豪是由潇洒的罗伯特.雷德福饰演，十足的绅士。和眼前这个毫不掩饰其膨胀自尊心、年过六十的男人完全不同。

“那么……您对他太太做了什么?”志奈子感到口渴，也伸手拿起酒杯。

“这个嘛，”户田扬起粗大的眉毛，“看到他刚刚那么生气的样子，你应该也猜得出来吧。反正是难得借来的女人，我就把想得到的花样都玩了一遍。我从晚餐前就让她全裸、对她下药，让她好好享受了有生以来从没尝过的滋味。”

户田的口吻非常平淡。志奈子久久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阵子才问，“是户田先生……和她吗?”

“我哪来的体力?只要出钱雇佣，干这种活的男人要多少都有，我只有一开始参加，之后就在一旁观赏。一个晚上实在太短了，一下子就结束了。”

志奈子眼眶盈满泪水，不知为何心中的懊悔就这么满了出来。

户田看上去很愉快地问：“我很过分吗?”

“嗯……这个嘛。”

“不过我有没有做是另一回事，只是那男人认为我做了。”

“什么?”

“虽然他不知道我软禁他妻子之后，到底有没有做我刚才说的事情，但是他认为我做了。他妻子也不记得任何事情，只是觉得说不定被我下药强暴了。因为她醒来时是全裸躺在床上。”

“什么意思?您到底做了什么?还是什么都没做?”

“那男人大概妄想着妻子被怎么了、我做了什么，整天困扰得不得了。人的想象力总是不停地往坏的方向发展，听起来很有趣吧!就算再怎么追问妻子，她就是想不起来，真是愚蠢。我只是享受这种乐趣罢了，玩弄他人的想象力是相当有趣的事哪。”

结果，那男人最后陷入半疯狂状态，打算持刀袭击户田。

“他大概从哪里问到我会来这里，也就是有人泄漏了我的行踪。虽然是很麻烦的问题，不过那男人也实在太不要脸了，跟我借钱，还打算杀我，到底是谁比较过分?”

志奈子忘了罗伯特·雷德福主演的那部电影的结局，最后那对年轻夫妇有没有复合?

“所以您刚刚说的，只是那男人的妄想吗?”

“不，也不能完全否定我做了那些事的可能性。”

“到底是哪一个?”

“为什么非得跟你讲?就算我真的指使一些男人强暴别人的老婆，那也跟你无关吧。”

“话虽如此，不过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

“不论哪一个都一样，”户田粗鲁地说道，“总之，没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就是这样。我想买什么都买得到，想买就买。就算是别人的人生、爱情，甚至是想象力和安稳的生活都买得到。”

语毕，户田向服务生确认接下来要上的是不是甜点。

*

黑泽没注意到走廊里传来的脚步声，这个出乎意料的失策令他表情扭曲。

正当黑泽在熄灯的室内拉开衣柜抽屉，熟练地翻找时，房里的日光灯突然亮起。

“喂，你在干什么?”从敞开的房门那里传来这句问话。

一回头，一个男人站在那里，年纪和黑泽差不多，看来是个勤奋工作的上班族。

对方将公文包夹在腋下，挡在房间入口。

为什么在走廊灯亮起时，没注意到有人进来?黑泽在内心啐了一声。对专业的小偷而言，这实在太丢人了。他慢慢起身，眨了一下刚开始适应的眼，与进来的男人相对。

他确认对方的模样之后，发现曾经见过此人。他有点作戏似的，暧昧地举起双手，好让对方了解自己不打算抵抗。

男人说道：“你在做什么?你在我家干吗?”他并不打算靠近黑泽。男人心里一定十分慌乱，打开房门，居然看到一个陌生人在黑暗的屋里翻箱倒柜，任谁都会吓一大跳。

黑泽一边举起双手，一边观察对方，那男人是个文弱书生。

这样说来，今天一整天都在举手。白天碰到一对上了年纪的鸳鸯大盗，被枪威胁不准动。到了晚上，被走进来的男屋主逮个正着,得向对方讨饶。黑泽不禁感叹还真是有诸事不顺的日子啊。

因为把钱给了那对老夫妻，所以再偷一笔弥补损失，这根本就是错误的决定。

黑泽一边看着对方，一边在内心反省。不，与其说是反省，不如说他站在高处俯瞰自己目前的处境。

穿着深蓝色两件式西装的男人虽然想要佯装镇定，但显然慌乱得很，他的眼神游移不定，大概是想从现场逃走，一直很不安地交换两脚的重心。黑泽拼命忍住笑意。

“你……你到底是谁?”男人问。

“小偷。”黑泽举着双手，唇边露出大胆的笑容。

黑泽观察男人的表情，紧盯看对方，完全不放过任何细微的变化。“你是屋主吗?”黑泽明知故问。

看到黑泽正大光明的态度，男人瞬间露出动摇的神色。他心里或许这么想，明明就是小偷，行迹败露与屋主撞个正着，居然还这么嚣张，到底是怎么回事?

黑泽动着脑筋，想混过现在的场面。

“你偷了什么?”男人故作威严，低声问道。

“我正要开始。”

他在脑中确认眼前这男人的所有信息。

“你不报警吗?”黑泽早就看穿对方不会报警。

男人答道，“如果你现在出去，我就放过你。”

黑泽慢慢放下双手，一点也不慌张，甚至可说是从容不迫。偶尔碰上这种事也没什么不好。幸好，对方也没因为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而歇斯底里大叫，或是扑到他身上。

“我们来聊一下吧。”黑泽说道。

“你说什么？”

“小偷都很喜欢闲聊。”

男人很害怕。要是男子汉的话，不是斥责黑泽“别搞不清状况”，就是拿起电话威胁他“这次真的要报警了”。

两人陷入沉默，黑泽微笑地享受此刻。

“好吧。”黑泽举起食指，和男人正面相对，“我们来玩人类观察游戏吧。”

男人脸色一沉。

“对小偷来说，最重要的是手巧，再来就是人类观察。观察力非常重要，必须只看对方一眼，就能想象对方的底细、性格以及到目前为止的人生。”

“那又怎样?”听得出男人很不冷静。

“我现在就来猜猜你吧，至今为止你过着什么样的人生。很有趣吧，要报警的话，等这个余兴节目结束再说。我绝对不会伤害你，这是我的原则。只因为我给你这位了不起的上班族添了麻烦，所以想稍稍让你开心一下。”

“你在说什么鬼话?”男人虽然口气粗暴，但是声音很小。

“你是老二吧。”黑泽不理会对方，径自开口，“你在家里排行老二，三十五岁，和我同年，宫城县人。”

男人不停地眨眼。“那又怎样?”他略显逞强地说道，“那种事只要看看驾照或什么证件，马上就知道了。”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黑泽似乎很愉悦地笑了起来，“你不抽烟，对吧。”

“不抽。”男人一脸无趣地点点头，露出“房间里又没有烟灰缸，看也知道”的表情。

“最高学历是某国立大学毕业。”

“那只要调查一下就知道了。”男人的脸色稍微变得苍白。

“文科，经济系。”

“是……是的。”

“你非常用功，总是认真出席每一堂课，是那种就算其他人逃课，还是会用功做笔记的人。”

“或许吧。”

“如果因为感冒不得已请病假，你就会很紧张，到处询问缺课的内容，担心能不能借到笔记。总之，是个完美主义者和胆小鬼的综合体。”

男人似乎很努力地忍耐，没有做任何响应。

黑泽看着沉默的男人，嘴角泛起笑意，“和女人交往也一样。好不容易约到同班同学，搭你的租车出外兜风。但是，前一天如果没有彻底将预定行程走过一遍，你就会很不安。你对任何事都感到不安，不论是碰面时间、出发时间、车上的话题、中途落脚的咖啡厅和菜单……总之，如果事情不能按照计划进行，你就会陷入极度恐慌中。”最后又是不知说了几次的“对吧”。

男人脸上开始出现焦躁的神色。

黑泽继续说，“我还知道很多事哪。我虽然不是什么奇怪的老太婆算命师，不过只要看着你，就可以看到你过去的种种经历。”

“你真的看得到?”

对方的表情就像看到了灵媒一样。

“看得一清二楚。”黑泽乐不可支地回答，“你曾经去观光胜地的山上约会吧!是藏王吗?你本来想好好欣赏风景，没想到当天浓雾大起，就连前方十米也看不见，什么计划都被这天气破坏了，既不能观光也不能做任何事。你大为惊慌地开着车在雾中的山路上转来转去，最后开到了陌生的地方。托你在山里转来转去的福，坐在副驾驶座的她晕车了，山路上的来来回回很容易让人想吐。大概是不想弄脏租来的车，于是她突然跳车，然后在拐弯的车道上咕咚咕咚翻滚。”因为太好笑了，黑泽大笑出声，“不，这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总之，幸好当时你的车速不快，她虽然跳车，不过只有擦伤和扭到脚。不过那时候一定一团混乱吧，你的预定计划里可没有‘万一她跳车’这一条。”

“你……你……”男人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

“真是彻底的失败。”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只要仔细观察某个人，就可以知道对方的过去。我连你毕业典礼的事都知道呢。”

“毕业典礼?”

“大学毕业典礼，你没参加，对吧?”

男人皱起眉头。

“你应该没去，因为那天你去看了斯坦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

黑泽仿佛可以听到对方内心的悲惨叫声。

黑泽继续说道，“那是重新上映的最后一天。你在仙台的某家小剧院看了一整天的《2001：太空漫游》。虽然以前就看过，但还是又跑去看了，是为了要确认库布里克本人有没有在片中登场，对吧!”

“那……那是……”男人本来要反驳，却一下子遮住嘴，“你为什么知道这件事?”

“你从某个男同学那里听到‘库布里克在那部片子里悄悄饰演了一个小角色’，”黑泽觉得实在太滑稽了，“为了不错过库布里克出现的场面，你连眼睛都不敢眨地紧盯着银幕。想必这一切对你来说一定很有意义吧，一整天都在电影院看那部无聊片子，结果错过了毕业典礼。”

男人犹豫着要不要回应黑泽，或许是在思考让眼前这个闯空门的家伙一直说个不停是好事吗?

“你是不是还跟朋友打赌，到了21世纪之后，人类能不能像那部电影里一样到木星旅行?”

男人听到这里，脸上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原本怯懦的眼神浮起了讶异的神色，他眯起双眼，再一次像是瞄准靶心似的凝视着黑泽。

黑泽露出亲切的表情，盯着男人。“你一直认为，‘到了21世纪，人类就能在宇宙中旅行’。所以我跟你说，‘看了库布里克的电影，我只觉得宇宙真是无聊透顶到让人想睡，也失掉了去的兴趣。那不过是在宇宙飞船里无止尽地慢跑罢了，我从来没看过那么让人想睡的电影’。”

“啊!”男人终于提高了声音。

看他的表情，像是长年封住的遥远记忆，被重新拉了出来一样。“黑泽?”男人过了一会儿才说道，“你是黑泽吗?”

男人绽放自然的笑容，那张总是逞强而紧绷的脸孔，浮现出几十年不曾有过的笑容。

黑泽为此感到高兴，“好久不见，佐佐冈。”他叫了男人的名字。

男人对于出乎意料的再会，惊讶得合不拢嘴。两人并没有互相拥抱，也没有握手言欢，只是不好意思地相视而笑。对于三十岁之后久别重逢而感到高兴的这两人，苦笑是最适合的反应。

佐佐冈过了一阵子才开口，“别说库布里克了，连电影内容也早就忘了。不过，你刚说的是骗人的吧，库布里克不会出现在片子里吧!”

“过去的事情就随它去吧。”黑泽说道。

*

河原崎在一片漆黑的路上拼命朝西走去。

他没办法独自在家中抱膝枯坐，完全冷静不下来的他，就这样冲出家门。

他沉默地走在四十八号国道的狭窄人行道上，弯曲的道路仿佛是自己那看不见未来的人生，而缓缓向下的坡道更让他有如此强烈的感觉。

此时，才开始考虑自己要走向何处。

他正走向位于葛冈的墓园：父亲的坟墓。

前方持续出现角度很大的弯路，等到快走到尽头时，马路对面常会突然出现车辆，每次都让河原崎惊悚不已。

他穿越住宅区。

眼前有一只黑猫走过，他听到铃铛声，可能是系着挂有铃铛的项圈吧。全身漆黑的猫在停下脚步的瞬间，和河原崎四目相接。“三毛!”有个女人跑向黑猫喊道。河原崎心想，哪有黑猫的名字叫三毛的。

黑猫敏捷地冲向车道，它四处张望地跑来跑去，就像在找某人似的。河原崎觉得它简直像在拼命寻找救命恩人。

大约走了四十分钟，接下来就是直行的马路，民宅也渐渐减少，两旁的风景变得单调，从右边山路往上走，就到墓园了。

三年前替父亲举行的葬礼，规模非常小，只是按仪式照本宣科。母亲非常在意父亲的死法，说什么也不能让太多人看到父亲的容貌。

河原崎对于殡仪馆的化妆师居然能修复父亲从十七楼跳下而摔烂的脸，感到惊讶不已，不过母亲却非常厌恶别人看到父亲的脸，甚至还说“那不是爸爸”。

父亲的坟墓不如想象中的荒芜，河原崎松了一口气。

墓碑上沾附着泥土，周围的石地也长出一些杂草，不过还不至于让河原崎觉得对不起父亲或是心生罪恶感。仔细一看，周围都是这样的坟墓。

他在墓碑前插上花束，那是在墓园入口的花店卖的扫墓用花束，一束五百日元。河原崎不知道父亲是不是本来就喜欢花。

他在墓碑前站了好一阵子。坚硬且泛着黑色光泽的墓碑上并没有反射出父亲的脸孔，不过河原崎还是一直看着墓碑。

“你说些什么吧。”他听到说话声。

正确地说，河原崎只是感觉有人在说话，他讶异地看着周遭，不是十分清晰的说话声，听起来有些沙哑，附近没有人。他再次左右张望，往前走了一步，眺望着墓碑，竟然隐约浮现出父亲的样貌。河原崎不停地眨眼，脑中一片混乱，或许在潜意识里
一直想和父亲交谈。

“爸?”他试着开口，并决定说下去，如果是幻听那更好。“我最近听说，一旦发生地震或龙卷风之类的天灾时，如果父母能冷静以对，子女就不会造成精神上的伤害。相反地，如果父母陷入恐慌大吵大嚷，那么就算孩子获救了，还是会留下阴影。”

“你想说什么?”父亲的声音这么说道，听起来仿佛在窃笑。

“我想说如果父母坚强可靠，孩子就能健康成长。”

“你在责备我逃开这一切，任性死去吗?，，

“嗯，是啊。”

“你已经不是小孩了。”

为了隐藏自己的懦弱，以粗暴的口气对亲近的人说话，正是父亲生前的说话方式。

河原崎沉默了，然后叹了一口气，自己是因为想和父亲说这种话才来的吗?

“你逃去宗教那边了吧。”那个声音斩钉截铁地说道，“像你这种人，多半会把宗教当做避风港。”

“没那回事。”河原崎有点生气地回应。

“你很崇拜那个姓高桥的男人吧?你明明不清楚他的底细，这不就表示你逃到宗教那边去了吗?”

河原崎吃了一惊。

没错，自己的确不知道高桥的任何事，居然对一个完全不知底细的人醉心至此?这是盲目崇拜吗?明明什么都不知道?那不是和早逝创作歌手的狂热歌迷，或是群集于新兴宗教教主跟前的教徒没什么两样吗?“这不是宗教。”他像要拭去自己的疑问似的说道。

“你在说什么?”那个声音笑了起来，“你才是那种沉迷于奇怪宗教不可自拔、真正的愚蠢信徒的范本啊。”

河原崎小声地反驳，“不对!”这与宗教团体完全不同，他的声音变得高亢。周遭的人包括大众媒体的评论者，所有人都异口同声称高桥为“教主”，称前去听演讲的河原崎等人是“新兴宗教”的教徒。虽然河原崎从来没有挺身反驳，却一直有着强烈的不协调感。他并不讨厌被称为“信徒”，因为他们的确是“相信高桥的人”，然而这与新兴宗教完全不同，他总是对于把人和新兴宗教混为一谈感到不满。

“当你们将普通人类视为神的那一瞬间，你们就已经是新兴宗教的狂热分子了。”

“听起来就像是爸爸认为人类不能信神。”

一阵笑声传来，“我看见了。”

“看见什么?”

那声音听起来扬扬得意，“我从十七楼跳下来时看到了。在我即将掉到地面上的瞬间，越来越接近柏油路面时，不论是脚踏车停车场生锈的屋顶，或是聚集在垃圾场的乌鸦的嘴，我都看得一清二楚。然后这时，有个东西飞过我眼前，你知道是什么吗?”

“到底是什么?”

“蚊子。”

“蚊子?”

“不是有一种蚊子看起来像是脚很长的水黾吗?它从我眼前迅速飞了过去。”

“你要说那只蚊子是神吗?”河原崎觉得真是荒唐透顶，声音透着怒气。

“我很清楚那就是。”

“为什么蚊子是神?”

“我在死前看到的。在那一瞬间，我就知道了，它才是真正的神，其他都是骗人的，你现在相信的一切都是谎言。”

“你倒是说说看我现在相信什么。”

“那换句话说也行，你现在怀疑的一切也都是谎言。”

“那跟蚊子没有关系吧。”

“蚊子不是都会‘啾啾’地吸树汁或血吗?那和接吻没什么差别。神的任务本来就是亲吻所有人类。”

河原崎完全不想反驳。那种类似疯子讲歪理的说法，的确和父亲生前的做法非常类似。

“人类总是毫不犹豫地用双手打死蚊子吧!意外的，神也是如此，明明近在眼前，人类却丝毫不心存感谢，无所谓地‘啪啪啪’打死神。然而它们一点也不生气，因为它们是神啊，被打死的那一瞬间，也只是笑着说‘又来了’。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毫不在意杀死的生命都是神。”

河原崎觉得父亲的声音非常真实，甚至觉得他现在仍旧戴着那顶红色棒球帽四处转悠。

“爸想说什么?”

“睁开你的双眼吧。”

河原崎一睁开双眼，发现自己回到了四十八号国道上。

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不知道在墓园发生的事情究竟是真是假，自己真的和父亲交谈过了吗?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到过墓园。

说不定自己根本没走到墓园，只是在四十八号国道的某处随便拐了一个弯而已。河原崎愣愣地走回国道。

不知何时，他下定了决心。

他发现，自己正走向大学医院，寻找停车场的位置。他在停车场内走来走去，寻找车子驶出的方向，银色敞篷车并不难找。

冢本一看到河原崎，便看了手表一眼，随即露出笑容。

“我要做。”河原崎说。

冢本严肃地点点头，“那就上车吧。”指了一下副驾驶座的车门。

“高桥先生死了，”趁着发动车子时，冢本这么说道，“但是我们还活着。”表情扭曲，非常苦闷。“神死了，我们却没死。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证明结束了。”

河原崎并没有因为冢本的话而陷入混乱，这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只是吞着口水，谨慎地听着冢本的话。

“一定是蚊子。”他喃喃自语，车子加速的声音，盖过了他说的话。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河原崎已经下定决心，父亲的话究竟是胡言乱语，还是正确无误?只要解剖高桥这位“神”就可以明了了。

为了稳定心神，他在副驾驶座闭起双眼，猜测接下来的去处，将手放到胸前想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到了。”

一开始他以为是父亲的声音，也不知道车子究竟行驶了多久，甚至感觉那是瞬间的移动。

冢本带他来到一栋大厦。一搭上电梯，他立刻察觉大厦附近都是树林。在等待冢本开门的时候，河原崎感觉自己快速的心跳声，仿佛是远方响起的警钟。

“进来吧。”冢本说道。河原崎在玄关处脱下鞋子，走进屋内。最先注意的是从房里传来某种声音，是钢琴声，从玄关延续到客厅的走廊，异常悠远。

走廊尽头有一扇通往客厅的门，冢本开门，默默地走进房间深处。这是一个约有三十平方米的大房间，里面连接着厨房。

房间角落只有电视和音响，单调且煞风景，遥控器掉在地上。整个房间都铺上透明塑料布，河原崎穿着袜子踏上去。他看到“那个”躺在正中央，一名裸男躺姿端正，面朝天花板，就躺在塑料布上。

河原崎面对冢本站着，那具白皙的尸体就躺在两人之间。他心想，神倒下了。

不论有多少老套的字眼，像是“名侦探”、“神”、“天才”等等，加诸其上都不会失色的美丽男子，如今成了全裸尸体在这里沉睡。

一时动弹不得。

“接下来要解剖神了。”冢本说道。

*

“整理一下吧。”京子一边这么说，一边感觉下腹部仍有尿意，这让她无法平静下来。“你开车撞到人，这是千真万确的，那是一具男尸，而且就在眼前。”

“啊……啊。”青山表情微妙地缩起下巴，“看来是年轻男性，可能不到三十五岁，正值壮年。”

“现在有几个选择。一是把尸体放在这里不管，我们继续开车，然后杀了你老婆。二是去报警，我们现在也还没杀人，主动自首的话一定还有救。这里的道路又窄又暗，唉，怎么会碰上这种事?你开车不看着前面吗?没发现他正在走路吗?”

“我不知道，不，我一直看着前面的。虽然一边开车一边想事情，但是绝不可能没发现行人，说不定是他自己撞上来的。对了，极有可能，他自己冲到车子前面，我的车只是受了牵连撞了他。”

虽然听起来很自以为是，不过京子也没有否定这种可能。

“的确有可能是自杀或意外。”

“我是无罪的。”

“虽然不能说你无罪，”京子很受不了青山的单纯，“不过对方应该也有相当程度的过失。就算向警察自首，应该也不会受到太严重的处罚。”

青山考虑了好一阵子，终于开口，“如果我去自首的话……”

“一定是轻判吧。”

“不，不对。”青山难得语气粗暴，“如果我去自首，球队一定会开除我。”

京子这时才终于知道青山在意的是什么。比起罪刑轻重、过失程度、对方的家人等等，他只在意自己能不能继续踢球。青山目前正处于即

将签订下个赛季合同的重要时刻。

京子很喜欢嘲弄烦恼不已的青山。他虽然身强体壮，却很孩子气，胆小又无知，京子觉得他真是可爱得不得了。嘲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青山，让他事事顺着自己，对京子而言是无上的乐趣。

“是啊，这是当然的。”京子轻率地回答，“媒体也会开心地报道这件事的。就算是J2①的选手，发生这种意外也一定会有小篇幅报道。这样一来，球队势必会立刻跟你解约，与这件事撇得一千二净。”

“果然是这样吗?”

“可能性很大。”

“那我该怎么办?”

京子早就准备好答案。实际上，当她因冲击力被安全带紧紧勒住时，就已经决定了。

“这还用说吗?当然是想办法藏尸体和隐瞒这起意外啊。”

“你是认真的吗?”青山像是终于等到京子这句话似的抖着声音问道。

“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我……”

“话先说在前头，你从刚才就对于被撞的‘他’完全没有道歉或是担心的话，嘴里只是念着‘怎么办’、‘足球’。”

————————————————————————————

①指日本职业足球“J联盟”的第二部，为应对越来越多球队想加入J联盟，联盟在1999年创立了第二部．简称J2。目前J联盟的J1加上J2共有28只球队。这里指的是仙台的J2球队“Vegalta仙台”。

—— —

“那是……”

“‘他’也是人生父母养的，说不定还有兄弟姐妹，也可能已婚，孩子还小。而这些都因你的粗心大意化为乌有，你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他太太为了赚钱养家，一定要开始做那些不习惯的工作，孩子再也见不到爸爸了。”京子刻意责难青山。

青山似乎终于感受到罪恶，他皱起眉头苦闷地摸着撞坏的保险杆。京子心想，真是太单纯了，努力忍着笑意。

“那我该怎么办?”

“也不能怎么办啊，你在转眼间就把好几个人的幸福毁于一旦了。”

“我……我去自首!”青山大声说道。京予担心会让附近的人听见，慌张地阻止道：“别说傻话了。我只是因为你在意自己的事，才会这么说的。”

“那京子打算怎么做?”

“好好想一想，如果你去自首，那有什么好处?有谁能得到幸福?”

“当然是死者家属啊。”

“家属?你是说他们会高兴?他们会因为得知爸爸、丈夫被你撞死而高声喝彩吗?家属只会因为找到你这个加害者而憎恨你，不可能感谢你。”

“那究竟该怎么办?”青山显然已经陷入混乱，“就算把尸体丢在这里逃走，也没有人会因此获得幸福，对吧。家属因为不知道肇事逃逸的犯人是谁，就连生气的对象也没有。”

“就当成是一场意外，不过人不是你撞死的，怎么样?”

“什么意思?”

“你不用去自首。相反地，让他替我们把车开进海里。”

“咦?”

“你听好，”京子提醒青山，“接下来可是要去收拾你老婆的，那我们不就可以把那男人和你老婆伪装成殉情自杀吗？让他们坐上这辆红色轿车，掉进海里，就当他们有外遇关系不就得了。溺死尸不会那么容易浮上来的，所以，等他们浮起来的时候已经无法分辨是否因为汽车撞击而死了。”

青山傻傻地张着嘴。

“我再说一次，就是把他伪装成和你老婆殉情自杀。”

京子在脑中反复描绘这个自己想出来的即兴计划，看来还不坏。

“没问题。反正这具尸体也只有和车子相撞的痕迹，根本无法分辨是不是掉进这海里时造成的。”

“但是照你刚刚的说法，这样一来又有谁能得到幸福呢？”

京子眼神闪亮，“大概大家都能得到幸福。你听好，我们可以从肇事逃脱的罪名中解脱，很棒吧。然后死者的家属也是，他并非毫无意义地被撞死，而是和女人一起殉情哦，如果他有老婆的话，那就是外遇了。”

“实际上并非如此。”

“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把事件设计成这样，从他老婆的角度来看，这就是背叛的行为哦。背叛自己再和其他女人殉情，有人会对这样的丈夫有所留恋吗？没有吧！或许她会因为突如其来的状况感到惊讶，多少会有些悲伤，但是一定会立刻烟消云散的，对吧?对一个和陌生女人一起死去的男人，她根本没有长久悲哀的道理。”

青山眼神四处游移，沉默不语。

“反正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应该为了剩下的人生积极向前看吧。而且，这样一来可以连同你老婆的尸体一起处理哦。”

“但是，对他来说实在太凄惨了，被撞死不说，还被冤枉与陌生女人一起殉情。”

“如果连这具男尸的幸福都得考虑的话，事情就没完没了了。”

青山想要反驳，不过没说出口。

“我们一定要幸福，知道吗?”

青山不太情愿地低下头。

“既然已经决定了，那就赶紧行动吧。把他放进后备箱里。”

“后备箱?”青山一脸困惑。

“行李当然要放进后备箱啊。那个被撞死的男人可是天外飞来的‘行李’哦。你之前不是才在得意这辆车的后备箱很大的，这不是正好?还是你想要让他睡在后座?”

京子忍着尿意，飞快地讲完刚才那串话，催促青山，“快走吧。”

青山不情愿地屈服了，他弯腰把手伸进尸体和马路之间，一口气将尸体提了上来。“好浓的酒味。”

“看样子是喝醉了。”

将尸体放进后备箱是项大工程，没办法就这样将尸体放进去。京子当然不会出手相助，对她而言，体力劳动绝对是男人的工作。

青山将尸体放在马路上，硬将尸体的两条腿折弯。青山喃喃说道，“尸体都骨折了，四肢晃来晃去。京子，你不怕吗?”

“怕什么?”

“尸体啊。你看起很冷静啊，果然是精神科医生。”

“这根本无关。”京子没好气地说。她最讨厌那种看到尸体就发抖、吓到双腿发软、当场跌坐在地的软弱女性。看到血就会晕眩，再怎么说也是男人的反应吧。从这个角度来看，她很满意自己看到青山抱着的尸体时，还能保持冷静。

青山调整了尸体的方向好几次，终于把它放进了后备箱。京子听到他朝后备箱内说了声“对不起”。

“你干吗道歉?”

“我……我觉得很抱歉。”青山静静地关上后备箱盖，这么说道。

“对尸体感到抱歉?你脑筋有问题啊?”

京子立刻坐回副驾驶座。回到驾驶座上的青山脸色发青，“我第一次摸到尸体，原来是这种感觉。”

“拿出自信来。虽然职业足球选手很多，但是处理过尸体的肯定就你一个。”

车子缓缓前进。途中，京子觉得后备箱似乎传来某种声响。她狐疑地皱起眉头，转头向后看。“好像有什么声音?”

“声音?”

“该不会还没死吧?要么你停车确认一下。”

“不，他真的已经死了。虽然听起来很怪，不过他的确死得非常彻底。”或许青山真的不想再打开后备箱盖，看到那具尸体，所以特别用力地回答。方向盘也配合他的语气，左右转动着。

接着，青山突然紧急刹车。车子发出歇斯底里的磨擦声，猛然停了下来，并带着惯性往前倾。

京子一边感觉安全带深深嵌进身体，一边惊讶地想，“不会吧?”难道十分钟前刚发生过的倒霉事又来了吗?

然而保险杆、引擎盖都没有发出任何碰撞声，也毫无冲击力。

“你是怎么回事?”京子瞪着隔壁的青山。他紧盯着后视镜，啧了一声。

“到底怎么了?”听到京子加重了责备的语气，青山这才回过神说，“糟糕，尸体掉出来了。”

京子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她不懂青山的意思。青山沉默地将左手放在排挡杆上，慌张地开始倒车，但是倒得不太顺利，重新踩了好几次离合器。

车子开始后退。

完全没有后方来车的车灯，也没有车辆撞上来。青山就这样倒车倒了几十米之后，停了下来。

“尸体掉出来了。”

“怎么回事啊？”

“后备箱盖打开了。”

京子慌张地往回看，后备箱的确开着。

“怎么回事?你没关好吗?”

“不，我确实关好了，你也听到了吧，我很重地关上的，所以发出了很大的声响。”

“才不是呢，你像是抚摸什么似的轻轻关上而已。”京子根本没看到，却如此断言。

“尸体只是弹了一下掉出来，一定就在这附近。”

“那就赶紧捡起来，万一有车来就麻烦了。”

“早就很麻烦了。”青山这么说看，打开车门，正打算下车时，突然回头对京子说：“对了。”

“又怎么了?”

“干脆让接下来的车子辗过尸体，如何?”青山双眼闪亮地又补上一句，“这是个好方法吧。”

“接下来的车子?”

“对啊，上行或下行的车子都无妨，总之我们把尸体放在地上就好，如果接下来有车子辗到他，之后就是对方的责任了。只要又被辗过，那就分不出谁是第一个撞到他的了。”

看来，青山不管如何都想要丢下尸体从现场逃走。“就跟墙壁涂上第二层油漆一样。只要有陌生人又从上面辗过，就不会有人知道是我们撞死他的了。”

“还是会败露的，只要仔细调查，不论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辗过去，警察都查得出来。”对整件事感到厌烦不已的京子简短地说道。不过她确实也很羡慕青山能够这么单纯。“而且万一接下来经过的车子发现了倒在马路上的人而停车了怎么办?如果对方就这么报警，反而更危险，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不小心哪。”

“那我们就看准下一辆车经过时，再把尸体丢出去，这样一来就避不了了。”

“在那之前我们要躲在哪里?不可能，太不自然了。你就是因为这样才会被说成是不会下指令的后卫。”

“那你说该怎么办?”青山不服地噘起嘴。

京子深吸一口气。“你现在立刻出去，把尸体扛起来重新放进后备箱，这次你给我好好关上车箱盖，然后回到驾驶座上，对我低头道歉说‘让你久等了’，然后开车出发。这就是你现在该做的事。”她一口气说完。

青山找不到反驳的理由，紧闭着双唇，那模样看来非常可爱。最后他一语不发地开门下车。

京子并没有离开副驾驶座，她换个姿势看着后视镜。天色虽暗，她还是隐约可见青山那结实的身体。他蹲在柏油路上一鼓作气地抱起尸体，过了一会儿，京子听到后备箱传来放进东西的声音，车体也摇晃了一下，最后传来关上后备箱盖的声音。

“这次好好关上了吧?”

“刚才也好好关上了。而且那尸体变得好冷，人只要一死都会变成那样吗?”

“不会那么容易就变冷的。”京子对青山的无知一笑了之。

青山思考了一会儿，突然重新发动引擎，向前开去。

从车灯光线可以知道后面有车驶近。“真是千钧一发。”京子暗自抚胸，如果再晚一点，说不定尸体就会被别人撞见了。

尸体从紧闭的后备箱掉出来一事，居然连续发生两次，实在是太令人难以理解了。

就在事情发生二十分钟之后，同样的场景又重演了一遍。紧急刹车、轮胎的尖叫声、用力往前倾的车体、深深嵌入身体的安全带。整件事几乎以一模一样的顺序再次发生。

京子看了一眼后视镜，尸体掉落在几十米开外的地方。

京子打算狠狠斥责青山一顿，转头一看，发现青山一脸复杂的表情。虽然脸色苍白，但是看起来不像害怕，而是表情痛苦地扭曲，那模样和他在禁区内撞倒对手时一模一一样。他把额头抵在方向盘上。

京子立刻回头，确认后备箱盖又打开了。“后备箱该不会是坏了吧。”

青山默默地倒车，然后猛踩油门，一个急刹车后，青山立刻开门下车。

京子听到青山将尸体放入后备箱的声音，车子摇晃了一下，接着青山回到驾驶座。

“怎么回事?”

“看样子尸体又飞出去了。”

“后备箱盖一定是坏了，你仔细检查一下。”

“没有坏。”

“那为什么连续飞出去两次?”

青山紧握方向盘，他的烦躁显而易见。光是去杀妻就已经让他变得很神经质，再加上又撞死素不相识的青年，尸体怎么藏都藏不住，还连续飞出去两次，这样的状况难免会让他陷入混乱。

“对了，后面没有车子跟上来吗?我刚刚看到了前照灯，对方该不会撞见尸体从我们车上掉出来了吧?”

青山没有回答京子的问题，反倒是过了一会儿终于说：“该不会是尸体自己飞出去的吧。”

“你明知我最讨厌这种怪力乱神的事。”

京子随意地看了后视镜一眼，又看见后方来车的前照灯。她只觉得对方简直是突然从某处浮现一样。“后面有车来了。”

青山无言地点点头，谨慎地交替看着后视镜和前方。此时，他们和对面车道的一辆卡车交会而过。

“啊。”青山突然叫了一声。

“又怎么了?”京子反问青山，心想，这时候还会发生什么事?

“没有，刚刚的光线让我看到后面那辆车的驾驶员了。”青山一脸困扰地抓着脸颊。

“是认识的人吗?”

“不，不认识。我只是看见他戴着帽子。你不知道吗?那顶红帽。”

然后青山说了一个巴西队中锋选手的名字，“那顶棒球帽是他的标志性帽子，有一阵子非常流行，很难买到。”

对面车道又经过一辆卡车，京子也回头一看。“啊，我也看见了，红色帽子，而且帽檐折得很弯。”

“那种戴法当时很流行，把红帽折弯后戴得很低。”

“那又怎么样?”后面来车的驾驶员戴什么颜色的帽子，关我什么事?京子不由得生气了起来。“不过那个司机的脸色白得像鬼，真是恶心。”

“幽灵戴那顶帽子，实在太浪费了。”青山低声地说了一句。

*

公园的长椅实在太适合失业的人了，而且对抢劫邮局未遂的男人更适合，丰田心想。

公园里没什么人，几个小时前玩飞盘的孩子们也不见踪影。寒风吹过地面，沙沙地卷起了落叶。

丰田还是有些茫然，他坐在长椅上不知叹了多少次气。

从邮局冲出来之后，他很激动。紧张、恐惧和少许的成就感让他一边喘气，一边对老狗说，“我做到了，真的做到了。”

但是只过了十分钟，“忧郁”紧接着来报到，一点一滴地渗进他心里。他后悔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握着牵绳的手在发抖。他坐立难安地觉得自己应该拿着枪，直接去警察局自首。

然而又过了三十分钟，此刻的他觉得警察算什么，只身一人拿着枪，果敢地闯进邮局的自己，才是真正了不起。对象是谁都无所谓，特别是职业介绍所的负责人更好，此刻丰田只想向对方报告自己干了一件大事，想大叫：“只要我想做，什么都做得到。”

躁郁的情绪不停地反复，高昂的情绪和极度的不安交替出现，丰田心神不宁地坐在长椅上。

到底是怎么回事?丰田一边看着在脚边缩成一团的老狗，一边思考。冲进邮局，掏出枪指着职员，过程到这里都还好，直到邮局职员忽然全部落跑，放下了手边的工作。那些职员胆小的程度，令丰田感到十分奇妙，简直就像一场梦，他不禁开始怀疑那真的是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事吗?

丰田大叫“把手举起来”的瞬间，就像大浪来袭似的，所有职员一起逃了出去。真有这种事吗?不单是一个人，竟然是三个人同时逃走。从他们不负责任和胆小的态度看来，邮局还不如雇用丰田来得有用。

此时，丰田听到了警车驶近的声音。警笛声大作，数辆警车从大街上穿梭而过。转暗的街景中，红色警示灯闪烁着。

丰田不认为自己半途而废的抢劫案会招来警车。或许是有其他案子发生，警车前往的方向也不是邮局所在地。

我连邮局都抢不成吗?

丰田后悔自己没带走三百万当中的一叠钞票。此刻，胸中的乌云逐渐扩散，紧接着转为不安。

失业者的忧郁开始充满丰田体内，他又叹了一口气，无意间叹气更让他彻底感受到自己的无能。如果叹息能放在地面上累积，早就已经将他全身掩埋，让他窒息而死了。

“老头，老头!”突然有人这么叫他。

丰田眼前站着一个男人，因为四周很暗，一开始看不出来，不过仔细一看，对方只有十几岁，个子比丰田高大，脸上的青春痘十分显眼。年轻人一脸理所当然地对他说：“借我钱。”

丰田立刻察觉这是时下年轻人以中年上班族为目标，半带游戏的“狩猎”游戏。

他发现身后有人，转头一看，另外两个年轻人正一脸坏笑地靠近他。其中一人染金发，嘴里不停地嚼着口香糖；另一个头戴黑色棒球帽，朝地面吐了一口口水。丰田稍微看了脚边的老狗一眼，老狗似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依旧坐着不动。

“老头，你有钱吧?”满脸青春痘的年轻人问。

“你们可是支撑日本经济的上班族呢。”棒球帽男走近他。

比起被年轻人威胁的恐惧，丰田更觉得这句话伤了他。身为失业者的不安，让他心中一阵酸楚。

可是，现在的自己可不一样了，他把手伸到背后，想起了“那个”。自己手边不正有着货真价实的“武器”吗?

“对……对不起，我不是上班族。”在尚未意识到时，丰田已经脱口说出这句话。他两手伸到背后，握住插在皮带里的手枪，拿出来指向帽子男。你们这些年轻人，不好好工作，靠着恐吓赚快钱，你们了解失业者的痛苦吗?愤怒涌上丰田的心头，让他失去了冷静。

那三个年轻人瞬间停止了动作。

丰田以颤抖的右手握着手枪指着眼前男人的鼻尖，气血上冲集中到头部。脚边的老狗抬头看着丰田被三个年轻人包围。它看着丰田、枪口以及头戴棒球帽的年轻人，直觉地感受到现场的紧张气氛。

“你们不要瞧不起失业的人。”丰田说道。

年轻人一开始看到丰田掏枪时显得很害怕，狼狈地往后退。但是一听到丰田的“失业的人”四个字时，就像是收到某种信号似的，突然动了起来。“什么，原来是失业的人啊，那就没什么好怕了。”似乎对丰田的失业者身份感到安心。

绕到丰田身后那个满脸青春痘的男人，倒剪双臂抓住了丰田。

由于丰田被从背后用力抓住，棒球帽男趁隙将他的右手扭成怪的角度。丰田“啊”的一声，发现枪已经被抢走了。

很不过瘾的情势逆转。

嚼着口香糖的金发男抓紧时机，痛殴丰田的腹部，他痛得全身蜷曲。

“老头子拿这种东西想干吗啊?”抢走手枪的棒球帽男不知是兴奋还是怎样，露出了痉挛般的笑容。从背后押着丰田的青春痘男则放开了他。

从被押着的状态解放之后，丰田失去了平衡，往后倒下。

三个大笑的年轻人围了过来，其中一人拿枪指着他。

“老头，老头，把钱交出来!”拿枪指着自己的男人，咽了下口水说道。

一旁的青春痘男阴阳怪气地说：“拿这种东西干吗呢?我们就没收啰。”

“等……等一下。”丰田向前伸出左手，“等一下。”

“真想开一枪看看。”棒球帽男说道。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因为扭曲的欲望而兴奋得自言自语。“开啊，开啊。”嚼口香糖的男人以冷冰冰的声音，在一旁不负责任地鼓噪着。

“快……快住手!”丰田一屁股坐在地上磨蹭着往后退，因为太丢脸，令他全身颤抖。

想到自己会以失业者身份被射杀，他就全身发冷。对方嚼着口香糖，顺便开枪打死他，也令他恐惧不已。

就在此时，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

一旁的老狗突然发出低吼，咬向拿着枪的棒球帽男的脚踝。

所有人因为突如其来的变化当场呆立。

被咬的年轻人大叫，“这家伙!”他摇晃着被咬住的脚，但是老狗丝毫不松口。另外两人虽然想踹开老狗，但也没有成功。丰田茫然地看着咬住男人脚踝的老狗，脑袋好像被人狠狠地敲了一记，那条老狗是在保护自己?

它不管自己的年纪大，体格有差距，即使毫无胜算还是向前扑去。不知是对临时主人的忠诚?还是自古以来群居生活中的某种默契?抑或仅仅是一种老狗特有的痴呆?总之，老狗勇猛果敢地咬住敌人的脚裸不放。

勇猛果敢，脑中浮现这个字眼的同时，丰田也对自己方才丢脸的模样惭愧不已，他听到了斥责自己的声音。

当老狗勇敢地面对敌人时，你居然还坐在地上发抖！丰田替自己打气。他用力抓住自己发抖的双腿，你这没用的家伙！他痛骂自己，慌慌张张地想要站起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算老狗骂你是“丧家之犬”，你也没有任何反驳的借口。

正当他还在犹豫的时候，听到了狗的惨叫声。

棒球帽男已经将咬住脚踝的老狗踢开了。

接下来的发展非常快速，就像在看快进的影片一样。口香糖男从后面抱住老狗，“快开枪，先打死这只狗!”

狗不太挣扎，不知是下定了决心，抑或是没有体力了。总之，它就这么被抱着，盯着朝向自己的枪口。

丰田慌张地站起来，碎石地让他滑了好几下，好不容易勉强站好。

丰田脑中响起“那只狗被随随便便地打死，这样好吗?”的问句。他找不到借口，但是身体动弹不得，因为恐惧缠住了他的脚，让他连一步都踏不出去。

“喂，快把狗放好，我要开枪了。”棒球帽男说道。

抱着狗的金发男听从同伴的话，被放回地面的狗就地坐下。

“好!”年轻人叫了一声，看来他把这里和电玩游乐场搞混了。

丰田站起来，叫了一声“快逃!”。他是打算这么叫的，但实际上到底有没有发出声音，他也不知道。

棒球帽男眯起了一只眼睛，瞄准之后打开枪的保险栓。

枪口对准狗。

“快逃!”丰田这次的确发出了声音。

老狗动也不动，甚至还一脸悠哉地盯着枪口。这只笨狗!丰田只觉得内心一阵绝望。

另外两人或许是害怕子弹不长眼波及自己，往后退了几步。

丰田看到对方扣下扳机，听见咔嚓一声。

但是没有令人恐惧的枪声。“咦?”丰田这才想起，枪膛里没有子弹。唯一装进去的一发子弹已经在邮局用掉了，他完全忘了这件事。

棒球帽男还没发现枪膛里没有子弹，不解地歪着头。

只有老狗，只有老狗一脸冷静地坐在原地，望着丰田。

“我早就知道了。”它那表情仿佛是一开始就知道枪膛里没有子弹。

此时，丰田终于动了起来，虽然慢了点但还不算晚。

他扑向棒球帽男，从旁边用力撞向拿着枪，站着不动的男人。

不可思议地看着没有子弹的手枪的男人，就这么倒下，丰田骑在他身上，拼命地殴打身下年轻人的脸。倒在地上的男人虽然反抗着，身体晃个不停，丰田却毫不在意地痛殴对方，分不清楚是对方的脸颊还是下巴，总之丰田不停地揍他。等到丰田觉得拳头发疼时，已经过了好一阵子。

“你这老头在于什么?”其他两人一下子搞不清楚状况，愣愣地站在一旁好一会儿，发现丰田正在殴打同伴，这才急急地冲过来。

丰田的动作非常迅速，他抓住地上的手枪，伸手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两颗子弹，用生疏的手法拼命将子弹装进去，颤抖的双手十分用力。

他打开了保险栓，非常成功，真是千钧一发。

他将枪口朝向又想扑上来的青春痘男。

“我……我会开枪的。”他好不容易才挤出这句话，不过很有效。青春痘男和金发男面面相觑，两人一脸害怕地互相点点头，转身逃离了丰田。

只剩下被丰田骑坐在地的棒球帽男一个人。他虽然被丰田揍到整张脸又红又肿，却丝毫没有反省的神色，也没有害怕的模样，只是不满地看看丰田。

仿佛这年轻人的身体就是由不满构成一般。

丰田拿着枪站起来。

“老头，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好事吗?”年轻人抓着碎石打算爬起来，他毫不愧疚地说，“居然敢揍我。”

丰田双肩抖动，喘个不停，老狗来到他脚边，紧挨着他坐下。

“你是白痴吗?老头子竟然拿那种玩具。”

年轻人捡起掉落的帽子，拍掉上面的沙石，挺起了上半身。

丰田将枪口朝向年轻人，他已经豁出去了。为了让自己没出息的人生有激烈的改变，或许真的必须发生一些荒唐、暴力的事情，他一边这么想，一边拿稳手枪。

“那枪明明就不能用，你是白痴吗?你这个被裁员的老头子!”缺牙的年轻人开口说道。

听完对方的这句话，丰田扣下了扳机，响起了短短的枪声。丰田自身对于开枪一事也惊讶不已，他听到了年轻人的惨叫。右大腿中弹的年轻人发出了不成语句的呻吟。

丰田讶异地盯着手枪。年轻人大声喊痛。丰田咽了一下口水，“我开枪了。”

怎么办?怎么办?他完全没听见年轻人不停的哀嚎声。

丰田打算离开现场，他刚迈出脚，看到了老狗的姿态，愣了一下。

老狗望着夕阳，仰着脸，平静地望着太阳西沉。

他停下脚步，看见老狗侧面的瞬间，胸中不安的块垒瞬间变得轻盈。充斥在脑中的焦虑、恐怖、不安、后悔的浓雾转眼间散去，年轻人的哀叫声也消失在远方。

丰田看着老狗出神。

微脏的老狗，露出了洞悉世事、接纳一切的表情。

他想起学生时代读过的小说中的一段文字，是主角对白痴女性所说的台词。

“不用害怕，然后，绝对不要离开我。”

眼前的老狗虽然没有出声，但俨然对丰田说着同样的话。比起被迫辞去工作、失去冷静、狼狈到极点的自己，眼前这只狗居然如此的威风凛凛。

老狗既不怕手枪，也不担忧该如何生存，它勇敢且自在地活着。

丰田将老狗的头一把抱进怀里，说道：“你实在太了不起啦!”

老狗则是一脸“你这老头在说什么啊”的表情。

4

黑泽突然觉得某处传来枪声，他站着望向窗外，还听见车子的引擎熄火声。

“怎么了？”佐佐冈问道。

“没什么。”黑泽含糊其辞，在相隔十几年，再次重逢的老友面前，车声之类的琐事可不是什么合适的话题。

佐佐冈明显地陷入不安，他一定是做梦也没想到房间里居然会出现同班同学。黑泽忍着笑意，一直做闯空门这份工作居然会碰到这番场面，他愉快地想着。

两人就这么面对面地隔着客厅用的长桌站着不动。

“我可以坐下吗?”黑泽指着身后的沙发问道。

黑泽在沙发上坐下，对佐佐冈微笑道，“你不坐吗?”对方的每个动作都显得紧张兮兮。

“我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毕业典礼吧。”黑泽立刻回答，“准确地说，应该是毕业典礼的前一天，因为你没来参加毕业典礼。”

“都是因为你说库布里克会在电影里出现。”

“库布里克终于也死了。”黑泽没说的是，他看到报道时就想起了佐佐冈。

“我最近都没看电影。原来如此，库布里克最近这么糟啊。”

“喂……喂。”黑泽讶异地说道，“我说‘死了’可不是什么比喻，他真的死了。”

“骗人的吧?”

黑泽对于对方一脸认真的模样感到十分惊讶，“你连新闻都不看吗?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我工作很忙，而且也没兴趣看电视。”

“你的人生这样就可以了吗?”黑泽认真地问道。

佐佐冈露出了笑容， “你在学生时代也经常这么问我。”他苦笑着说，“但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真的死了吗?”

“或许是库布里克本人在说谎。”

“谎称自己死了?”

“可能是光想象2l世纪的变化就觉得很无聊吧?就算躲起来还是会被媒体找到，逼他接受大量‘已经是2001年了，请问您有什么感慨吗’之类既暧昧又无趣的访问。他讨厌这些，所以选择死亡。”

“真的吗?”

“这只是我一时想到的。”

“他的电影就算现在看也不过时。”

“即使是21世纪的现在，库布里克的电影一定还是无聊得要死。”

“他似乎曾经说过‘无聊是最大的罪恶。’”佐佐冈笑了出来。

听到他这么说，黑泽也露齿一笑，“他还真忘了自己拍的电影有多无聊。”

“这么说或许很厚脸皮，不过既然难得见面，能不能给我点喝的?不是酒也行，喝的就好。”

黑泽坐在沙发上，向对方一摊手。

佐佐冈突然一脸疲惫，说着“啊，也是”，然后起身。黑泽紧盯着他，许久不见学生时代的友人，显然依旧是认真，丝毫不知变通。他忍俊不禁地问道，“你的工作是什么?”

佐佐冈在客厅中央走来走去。“你知道画商这种工作吗?”

“你是说卖画的人吗?”

“是啊，就是这样。”

“我经常在推理剧场之类的节目看到。这些人买卖海外知名画家的作品，看起来大都不是什么善类。”

佐佐冈笑了，“我在一家规模很大的画廊工作，说是日本第一也不为过。是啊，大家的确都不像是什么善类。”

黑泽还记得佐佐冈大学毕业后任职的公司，虽然称不上是超级一流的企业，但也是小有名气的上市公司。直到刚才，他还以为佐佐冈在那里工作。

不知道佐佐冈在何种因缘际会下进入美术界工作，不过黑泽也不打算问。反正他过的都是正当生活，也不当小偷，可能碰上了什么转机，就此走上这条路。

“那是在仙台的画廊吗?”

“不，在东京。不知为什么画廊这种行业通通集中在银座。”

“大都市会毁掉一个人。”黑泽认真地说道，“那你为什么住在仙台?”

“我太太在这里工作，所以我暂时待在这里。”

“所以这是你太太的公寓?”听到黑泽这么问，佐佐冈不好意思地含糊其辞，低下头去。然后像是转移话题似的问道，“你真的是小偷吗?”

“先别说这个，麻烦你快点给我喝的吧，佐佐冈先生。”黑泽故作诙谐地说道，“我和你不同，我的人生已经走上了岔路。”

“人生难道有所谓的正确道路吗?”

“有啊。”

“你为什么会当小偷?”

“我也不知道。”

“我想起你毕业之前说过的话。”佐佐冈大声道，“你跟我说‘没有所谓独特的生活方式’。”

“是吗?”

“你说这世上到处都是被规划好的路线，人生这条路尽是标志和地图。有些道路甚至为了连接岔路而存在，就算走进森林也有标志。即使为了重新发现自己而外出旅行，也有专为这种目的所写的书。说得极端一点，甚至连成为流浪汉的路线也都是已经规划好了的。”

“我说过这么了不起的话啊?”黑泽不好意思地抓着头。

“我想，我是因为极为认同你这些话才去画廊工作的。当时，我对于去一般公司上班一事抱有疑问，‘我的人生这样就可以了吗?’因为你的一席话，让我顿时轻松了起来。反正不论去哪里都一样嘛，这么一想心情就变轻松了。”

“现在的我也要给你一条忠告。”

“什么忠告?”

“不要啰哩啰唆，快拿喝的过来。”

佐佐冈闻言，大笑出声，好像此时才想起该怎么笑。佐佐冈接下来的动作很诡异，他左顾右盼，犹豫着该怎么踏出第一步，他先向右边跨出一步，但又立刻停下脚步，转向左边。

“等一下!”黑泽竖起食指，“你的样子很奇怪，该不会是工作过度，有记忆障碍的问题吧?”

“记忆障碍?”佐佐冈不安地站在原地。

“所谓记忆是由颞叶内侧的海马体负责记录在大脑里的。记录、保存，然后读取，你因为工作过度，所以无法顺利读取平常的记忆。”

“什么意思?”

“你连自己家的构造都忘了吧?”

佐佐冈丝毫不隐藏困窘的表情，像少年般涨红了脸，“什……什么意思?”

“你虽然要去拿饮料给我，却连厨房在哪里都搞不清楚，也不知道怎么坐这张沙发。这里明明就是你家，你却这么手足无措，到底是怎么回事?”

“家里的事都是我太太在打点。”佐佐冈回答的声音很小，黑泽几乎听不见。

“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五年前。”

“那一定很不顺吧。”

“好厉害。”佐佐冈又是一脸惊讶，“你怎么知道?”

“我随便猜猜而已。”黑泽抱歉似的举起手，“这种事随便跟什么人说，大概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我跟我太太是在某个颁奖派对上，通过其他画商介绍认识的。”

“她很年轻吧。像你这么认真，每天拼命想在社会存活的男人，见到年轻一点的女人一定很激动。就像刚从矿坑里爬出来的男人，见到日光就陶醉入迷了。”

佐佐冈露出自嘲的笑容。
“
你在东京，你太太在仙台，你们看上去像是在分居啊。”

“倒也不是。”佐佐冈摇摇头，“因为工作关系我总是在各地出差，本来就不常在家，我太太也有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保持着各自独立的关系。”

“那也算夫妻吗?”

“根据我的定义，算是。”

“下次别在我面前使用‘定义’这个字眼。”黑泽说罢，两人异口同声地笑了。这句话是黑泽学生时代的口头禅。

“对了，”黑泽再次看着佐佐冈，“你太太今天不回来吗?我在这里不会不方便吗?”

“你是我朋友，又不是小偷，而且我太太不会过来这里。”

黑泽看着朋友慌张解释的模样，怀念之情油然而生。不论过了多少年，人的本质就是不会改变，佐佐冈还是跟以前一样，完全不会说谎。

“你的人生又怎样?你真的靠偷窃过活吗?”

“是啊，我靠当小偷过日子，除此之外，我没做过什么正经工作。”

“很充实吗?”

黑泽想起那对说过“充实的人生啊”的老年鸳鸯大盗。“这可不是什么像样的生活。闯进他人家里，捣乱他们的房间，夺走他们的钱财，自己不努力赚钱，却抢走别人的贵重财物，非常差劲。”黑泽耸耸肩。

佐佐冈沉默不语，或许在烦恼该说什么。

“我从以前就只会逃避，”黑泽笑着说，“我已经放弃抵抗了。”

“抵抗?”

“我放弃抵抗人生。这世上有一股巨大的潮流，就算反抗那股潮流，终究还是会被推着走。如果能理解我们活着的背后有一股巨大的力量，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也不需要逃避。就算我们自以为靠着自我抑制和选择过日子，其实也不过就是‘被迫活着’而已，不是吗?”

“这不是你在学生时代最讨厌的‘宗教’吗?”

“不是，我只是认为人生并不是道路而已。”

“不是道路?”

“是海洋啊。”黑泽耸耸肩说道，“人生是既没有路线也没有标志的茫茫大海啊。我们只是身在其中，紧紧抓住一条大鱼，委身于巨大的海流罢了。”

“你是说我们是靠鱼来存活的吗?”

“鱼或海洋。”

“好奇怪的宗教。”

黑泽笑着回答：“我最不擅长宗教或神秘现象之类虚有其表的可疑事物了。最近不是也出现那种崇拜杀人事件破案者的团体吗?”

“那是什么?”佐佐冈看起来不像在装傻。

“你还真是远离尘世。几年前，有个普通人解决了在仙台发生的杀人案。”

“在仙台?”

“是啊，那人虽然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但因为参加了这件事情，一群过度崇拜他的人组成了团体。”

“现在还在持续吗?”

“是啊，现在也是。这个规模庞大的新兴宗教，名叫‘名侦探大人万岁’。”

“这样啊，但是还真辛苦呢。”佐佐冈想了又想，这么说道。

“怎么说?”

“因为名侦探必须不停地解决案件啊。”

所言甚是，黑泽点头同意。

“总之，我要说的和宗教无关，是更单纯的事。听好了，我们人类本来就是阿米巴原虫之类的单细胞生物，对吧?然后花了久远的岁月慢慢进化。”

“这让我想起库布里克电影中出现的石板。”

“到了现在，我们变成如此复杂的生物，拥有感情、会操纵记忆、说谎、算计别人、希望拥有名声，还能演奏爵士乐。”

“这又怎么样?”

“这样就够了不起了吧?在提出宗教之前，活着这件事就够让人惊叹了，应该要拍手喝彩的。”

“你总是会说一些有趣的事。”

两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黑泽享受着安静的片刻。

过了一会儿，佐佐冈开口，“说到这个，我工作的画廊也有个奇怪的青年出入。他在画框店打工，经常在我那里出入，他的经历很特殊，据说以前曾经当过软件系统工程师，不过也听说曾经坐过牢。画框店的老板很喜欢他，就雇用了他。他很年轻，头脑也很好。我和他聊过之后，发现他讲起话来有条有理，不太适合拿着画框跑来跑去。有时候他会跟我说关于‘稻草人’的故事。”

“稻草人?”

“他说他曾经遇到过会说话的稻草人。”（优午酱再登场~）

黑泽似乎在愉快地发出窃笑声，“这是某种比喻吧?”

“大概是吧。他说那个会说话的稻草人洞悉世间的一切，总是温柔地守护所有人。我能理解他的想法，即使稻草人不会说话，只要一想到有某种令人安心的存在始终守护着自己，或许就不会这么不安了。他常说‘未来是由神的食谱决定的’，他说的‘神’或许是指某种普遍的存在吧。”

“‘神的食谱’吗?真是奇怪的字眼。”

“你不觉得比起命运，这个说法更合适吗?对了，说不定就和你刚才说的鱼是同样的意思。我们就遵照着食谱，依附着鱼的游动。”佐佐冈说着，露出了笑容，再次犹豫不决地看向厨房，“对了，我还没拿喝的给你呢。”

黑泽紧盯着佐佐冈，“说不定我们今天在这里重逢，也是已经写在‘神的食谱’上的事情。”

“是啊!”

“算了。”黑泽嘟哝着，从沙发上起身，与佐佐冈四目相接，他平静地说道：“把你家的住址和电话告诉我。”

对方语塞，好不容易才小声地回答：“我不记得了。”

“难道你不记得这里是什么地方吗?”黑泽趁势说道，“那你记得那件事吗?我们在学生时代一起去高级餐厅时，我对你说了什么?”

佐佐冈眼神一亮，“你叫我模仿你吃东西，然后你开始用搅拌咖啡的小汤匙吃饭。”

“是这样的吗?”黑泽故作不知。

“托你的福，后来我再也不随便模仿人了。”

“有很多事都必须向他人模仿学习的。”黑泽轻轻举起双手，“今天或许就是那样的一天。”

“什么意思?”

“你别再装傻了，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佐佐冈大概是被戳到痛处，满脸通红地想着该怎么回答。

“别看我这样，好歹我也是有经验的小偷，在开始工作之前，也会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查。这家主人是谁?在什么地之工作?有没有其他家人?养不养狗?什么时候家里没人?”黑泽一口气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这里不是你家。”

佐佐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这动作和学生时代一模一样。

“你一进来时我就发现了。”

“你一开始就知道吗?”

“说什么画廊、画商的，这里连一张画都没有。”

“啊!”佐佐冈害羞地缩起身子。

“这里不是你家，你也是闯空门的，对吧?”

真是太有趣了，黑泽望着天花板这么想。

*

神死了，让河原崎感到愕然。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神先死了，这就和商店打烊拉下铁门之前店员先离开了一样。他双脚发抖，搞不清楚自己是害怕还是兴奋。

沉稳的钢琴声从音响中流泻出来。

“这是什么音乐?”河原崎问冢本。

“凯斯．杰瑞特①的独奏音乐会。”

——

①凯斯．杰瑞特（Keith Jarrett,1945—)美国重要的爵士、古典钢琴家,作曲家。

淡淡地流淌在安静室内的钢琴旋律的确非常美妙。“这种好听的音乐最可疑了，你可得注意一点。”河原崎想起父亲经常一脸痛苦地告诫他。

被琴声包围的房间内，散发着某种奇妙的气氛。纯白墙壁、铺满透明塑料布的木质地板、摆在角落的电视机，一名裸男仰躺在正中央，所谓“神圣的气质”应该就是这样的吧，河原崎感动不已。

河原崎只在聚会的讲台上看过高桥，不太记得他的长相。即使如此，河原崎还是觉得这男人就是高桥。

一点现实感也没有，河原崎眼前突然一片模糊。“原来他个子不高，真意外。”高桥的体型比河原崎想象中来得娇小。

“也许是因为他现在不像平常那样站在讲台上，光芒．消失，看起来就变小了。”

“但是，他很美丽。”河原崎凑近尸体，传来塑料布滑动的声音。穿看袜子站在塑料布上很容易滑倒。他从旁边俯瞰尸体，头朝向窗户的方向。“你是怎么办到的?”他看也不看冢本地问道。河原崎的意思是，冢本怎么杀死这个人的。

“和安乐死一样的方法。”

“安乐死?”河原崎脑海里浮现出父亲摔落地面的模样。就算是为了安乐而死，这世上真有让人安乐死去的方法吗?

冢本以公事化的语气说明在杯子里搀入安眠药，并且替对方注射肌肉松弛剂之类的方法，但是河原崎无法理解。冢本甚至说：“反正这种‘酣乐欣’的安眠药，不知道从全国的药局被偷走了几万颗。”

“总之，他就是被下药杀死的。”河原崎说完，又低头看着仰躺在房间中央的男人。他的皮肤白皙，非常美丽，就连体毛看起来也不猥亵、肮脏。

“神会因为被下药而死吗?”冢本在一旁说道，“这不是神的尸体，因为神不会死。”不知是否河原崎多心，冢本的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果然弄错了，他不是神。”莫非冢本在期待高桥就算被注射肌肉松弛剂也不会死吗?

“那么，现在躺在这里的这一位又是谁?”

冢本指着角落的皮箱，要河原崎递给他，那个有点厚度的咖啡色皮箱放在窗帘下方。河原崎踩着塑料布前进，拿起皮箱，虽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重，不过箱子里传出了金属碰撞声。

河原崎遵照冢本的指示打开皮箱。他跪在塑料布上，放下皮箱然后打开一看。

“这是道具。”

说是工具也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把小锯子，接着是剪刀和切割器，还有医疗用的手术刀，十支左右并排插在一起，以及几条毛巾。

“这……这是?”冢本一看到河原崎不安地回头看他，便说：“别看我这样，我也曾想当医生。”

至此，河原崎终于对接下来要做的事有了真实感。“我们要解剖。”冢本这么说。他再次看了下膝盖下的塑料布，就算是尸体也会大量出血，解剖就是这么一回事。河原崎看了手中的手术刀，那和西式餐刀的尺寸不一样。

“还有一个，旁边有素描簿。”

虽然被窗帘遮住，不过的确有一本素描簿，书背上有扣环，打开封面一看，里面什么也没有，是全新品。

河原崎想起自己的任务，他望向冢本。

“你就画在那上面。”

河原崎拿着素描簿和皮箱，回到原来的位置。

“天才究竟是怎么样的天才呢，为了把这些保留下来，你就在那里画素描吧。”

“冢本先生呢?”

“我跟着你素描的进度来解剖，你先把解剖前的模样画下来吧。”

河原崎被自己吞口水的声音吓了一跳，他彻底感受到自己正置身于解剖神的现场。

河原崎仍旧认为眼前这一位并没有死去，就算被解剖也不会死。他觉得脑袋好像麻痹了。

他坐下来，吐了一口气，从自己的背包中取出铅笔。

他紧盯着尸体。

然后，他的手无意识地动了起来，铅笔在白色图画纸上游走看。他决定好将尸体全身都画进去的构图后，开始打起草稿。他没有任何罪恶感，沉着冷静到让人觉得不舒服，只有甜美的钢琴旋律灌入他的耳里。

集中精力的河原崎一度以为房间里只有自己和尸体。他只是来回看着横躺的“他”和素描簿，在白纸上画着黑色线条。

到目前为止，河原崎没有画出过多余的线条，这是好兆头。如果状况不好，得不断修正线条，最后只会画出一团黑。河原崎从以前的经验得知，打草稿时线条越少越好。草稿跟人生都是如此，重新来过的次数越少越好。

“你要当个画家，画家!”河原崎想起父亲经常这么对他说。

河原崎从小学时候开始就很擅长绘画，也很喜欢看画。当他看到课本里《麦田里的乌鸦》①的那一天，几乎兴奋到无法入睡。睡不着的他，拿着课本走到父亲的卧室，父亲看到那幅画也兴奋地高声说道，“哦，这是梵高啊。”还很高兴地对河原崎说，“你会觉得这幅画很棒，表示你也很厉害哦。”

父亲也曾经一脸看透世事地告诉他：“所有颜色都能用红、黄、蓝三种颜色调出来，所以你要按照红绿灯的指示过马路哦。”

---

①梵高的名作《Wheat Field Under Threatening Skies with Crows》(1890年，现收藏于荷兰的梵高博物馆)。

父亲总是对他说，“你要当个画家。”在河原崎听来，就像是“别跟我一样”似的难以忍受。他希望父亲不要指望子女能挽回他那没出息的人生。

“你难道不知道自己有画画的天分吗?”，父亲用既不愤怒也不悲哀的语气这样说，但河原崎终究只想为自己画画罢了。不论是停在玻璃上的虫子，倒映在水面上的自己，他总是会将映入眼帘的一切仔细画成草稿，画下日常风景。只是这样，只是这样就已经让他很幸福了，他甚至没去考美术大学。不知从何时开始，他有了一种近乎强迫症的想法，觉得不能做任何让父亲感到高兴的事。

“你知道吗？”

冢本的声音将河原崎拉回现实。他一边动手，一边看着冢本，“什……什么事?”

“我在说名侦探。因为高桥先生说中了杀人案的凶手，所以大家都说他是英雄吧！”

光是从冢本嘴里听到“高桥”这个名字，就让河原崎心跳加速，他根本不敢说出这个姓氏。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吗？”

“不，正是如此。他所说的‘下一次是仙台公园饭店的三楼’的确成为事实。高桥先生是天才，准确无误地预测了凶手的下一步行动。但是，不光是这件事。”

“咦？”

“几年前不是发生了市长被杀的案子吗?”

河原崎立刻想起来，点了点头，因为他还记得当时父亲对这个案子兴奋不已的模样。现任市长突然下落不明，最后陈尸在公厕里。

“那时，高桥先生也露了一手。”

“真的吗?那个凶手他也说中了吗?”河原崎记得当时并没有这方面的报道。

“不，他并没有指出凶手的名字，当时的状况和商务旅馆命案一样。高桥先生无法说出凶手的名字，简单来说，他只是可以看出某种法则或规则。”

“法则?”

“天才发现的向来就是法则。高桥先生知道‘这个世界是这样构成的’、‘人类是这样形成的’，杀人案也是如此。他看得到犯人或是犯罪行为的某种法则。”

接着，冢本举出几件高桥说中了真相的案子。

其中一件是发生在横滨的电影院爆炸未遂案，河原崎也记得这个案了。根据冢本的说法，高桥看出了座位被放置炸弹的法则。

“不过，高桥先生并没有站出来发言，他只是看出法则。然而不知为何，商务旅馆命案他却第一次大剌剌地说了出来，而且是在大众面前。”冢本说。

河原崎相信高桥一定是为了那些像他的人，才选择在众人向前现身，一定是这样的。

如果没商务旅馆命案，河原崎就算活着也对高桥一无所知，光是这样想象就让他毛骨悚然。那就像自己站在屋顶上淋雨，不知道前方五十米有什么，赤裸裸地暴露在暴风雨中一样。高桥必定是为了在暴风雨中赤裸行走的人，也就是和河原崎有同样遭遇的人们才特意挺身而出的。

“高桥先生看得见这个世界的法则。”冢本再次重复，“就像是在二维的世界中，只有一个人看得见三维的世界。因为他是从上往下看，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就像从天空往下看纳斯卡荒原的神秘图案。高桥先生和我们处在不同的维度，因此他可以了解人类之所以悲伤或痛苦的缘由。”

“但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吧!冢本先生不是说他已经变了吗?失去了温柔的一面。”

“是，是的。”冢本粗暴地叫答，听起来有些慌张。他气势十足地指看尸体说，“正是如此，高桥先生变了，他温柔的一面都消失了。尽管他能看透一切，却不打算拯救任何人。他就和些气象专家没什么两样，明知台风会来，却嘲笑那些准备远足的孩子们。”

“那他怎么看待目前在仙台发生的分尸案呢?”

“白天你也问了同样的问题。报纸、媒体记者每天都去高桥先生的住处。”冢本皱起眉头。

发生在仙台市的分尸案煽动了媒体，媒体再煽动一般大众。善于炒作话题的媒体们，为了获得高桥对于仙台分尸案的评论，简直是拼了老命。

“他们气焰高涨地争着问高桥先生‘你是名侦探吧?快点告诉我们凶手是谁?’对他们而言，高桥先生和被UF0绑架的男人没有差别。”

河原崎看着仰躺在一旁的尸体。老实说，他也偷偷期待着高桥能指出分尸案的凶手，所有信徒也一定都这么期待着。他希望高桥能一脚踢开聚集而来的媒体，不说一句话就压倒这些人，以高桥的力量证明自己比这些人更优秀。

名侦探必须不断地解决案件。

“但是他再也不开口说话了。”河原崎紧盯着眼前的尸体，还没有失落感。他看得到高桥脸上的汗毛，对方全身的体毛并不浓密，或许这是高桥充满神圣气质的原因。

“总之，我不知道高桥先生活着会变成怎么样，我只是觉得他变成一个普通人了。其实，我曾经试探过高桥先生对于分尸案的看法。”

“咦，真的吗?”

“但是他没给我什么像样的答案，只说了句‘不用理会那种事，’我也没办法继续追问。这阵子，高桥先生办得到的好像只剩下猜中彩票号码了。”

冢本从西装口袋拿出一张和白天一样的彩票，让河原崎看了一眼。

“选六个号码，如果和开出来的号码完全一致，就能获得奖金。”

“他猜中了这个吧?”

“因为高桥看得见法则，他连人生的法则都看得一清二楚，这种数字排列的规则对他而言易如反掌。但是，他现在只在这种地方发挥力量。”

“那……那奖金有多少?”

“随随便便就上亿。”

“啊!”河原崎瞬间动弹不得，随随便便就上亿日元，他说不出话来。

“只是这样一张纸片，真是太蠢了。”冢本一边说一边将它放回口袋。嘴上虽说是“纸片”，他的动作之慎重，与这两个字完全相反。冢本笑着说，“人生若是被这样一张纸所左右，真是太愚蠢了。”瞬间，他的脸看起来很俗气。

河原崎还是非常茫然，他试着想象上亿日元的金额是什么样子。如果有这么一笔钱，父亲就不会像只蝴蝶似的从十七楼飞落了吧?

他看着尸体，那高挺的鼻梁朝向天花板。他不由得想问，人生当真如此愚蠢吗?我不敢相信你已经死了，你不是应该要拯救我的吗?

眼泪突然涌出。

河原崎并不觉得悲伤，也没有罪恶感，他只是觉得像是要来接自己的船没来那样被抛弃了。为什么?他想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我没有立志当画家吗?我要从哪里开始从头来过呢?

河原崎的泪水滴在图画纸上，握着铅笔的手也在发抖，不过冢本似乎没察觉。

河原崎以不会被发现的角度用袖子擦拭眼角，重新盯着尸体。

某处似乎传来了“不要胡思乱想，继续打草稿”的声音。河原崎觉得，通过画高桥的模样，自己和高桥之间就有了关系。

“你是神吗?”

河原崎忍住这么问的冲动，取而代之的是继续画下去。他开始认为自己能做的，终究就只有画画了。

*

京子不停地吵着要休息，她对青山说，“如果看到便利商店就停下来，我要上厕所。”

青山两手握着方向盘紧盯前方，敷衍地回答着京子的要求。

“听到没有?”

青山向来都是单手握着方向盘，像是要睡在座位上似的开车的，

此刻却一脸认真地看着正前方，令人觉得滑稽。京子不禁觉得眼前的青山还不如驾校的新手，不由得脱口骂他，“真没出息。”

即使如此，青山还是没有转移视线。从他慎重的表情可以看出，满脑子都在想着不能再让尸体从自己的后备箱飞出去了。

“总之，行了，你给我停车。”京子烦躁地大声说道。在没有红绿灯也没有路灯的林间小路上，怎么样也不可能有便利商店。

京子忍着尿意，但她没办法忍受“忍耐”这件事。

快气死了，京子粗暴地喘了口气。

青山看来终于放弃似的点头答应，他切换了方向灯，前方并没有逆向来车，车子停下来的同时，京子也立刻下车。

看到京子正要走进树林，青山也从驾驶座下车问道，“你要在树林里解决吗?”

“没关系，马上就好了。”京子这么说着便往前走。橡树沿着道路两旁并排站着。青山在意地看着后备箱。

“你跟我一起来嘛，这么暗很恐怖啊。”

“我有点担心后备箱，我去确认一下，马上就过来。”青山说。

京子虽然不满青山的回答，还是走进树林深处。林子里没有平坦的路，不过草丛高度只到脚踝部分，还不至于缠住脚以至于无法行走。

为了找到可以尽量遮蔽自己的地方，京子持续往前走。她回头看来时的路，高大的橡树像栅栏般挡住视线，使她看不见停车的地方。附近行车的前照灯闪过，她还是不由得紧张了起来，纵使从车道方向看不见自己，但是在野外小便还是让她有些忐忑。

京子一发现杂草还算茂盛的地方，便立刻脱下裤子解决生理需求。果然一如她所料，虽有尿意但尿量不多，还伴随着残尿感，真是麻烦透顶。

当她重新系好腰带时，青山走了过来笑道，“你还真大胆。”

“什么意思?”

“居然能在这种树林里小便。”只有此刻，青山似乎忘了那个被自己撞死的青年，也忘了飞出去的尸体，只是一个满脸猥亵的男人。

男人这东西真是太单纯了!京子甚至忘了生气，只觉得厌烦。男人如此容易被性的诱惑或喜悦所影响。只要仔细追问，上门求诊的男性患者也多半是欲求不满。所谓性的快乐说穿了不过是本能的驱使，说得更直接一点，只是尿道的痉挛罢了，京子不懂男人为什么就会有这种问题。

不过换个角度，总比想太多来得好，京子想起了已分手的丈夫，他总是把事情想得太复杂，永远一脸认真过了头的表情，甚至对做爱一事敬而远之。和他相比，京子还是比较喜欢像青山这样单纯易懂的男人。“树林也好，大马路也好，不论在哪里小便，从体内出来的东西也不会改变。”

“说的也是。”

“你那可爱的尸体又从后备箱飞出来了吗?”

这句话似乎一下子把青山拉回现实，“尸体规规矩矩地躺着。只是……”他似乎认真思考地看了周围一圈后说道，“干脆把他埋在这附近吧。”

“你在说什么啊?”

话声一落，从马路方向传来滑轮转动的声音。京子惊讶地往声音方向看去，青山似乎也察觉到了，紧盯着马路。但是接下来就没有任何声响了，京子心想是自己多心了。

“这里不是正好吗?”青山重新振作地说道，“这里不会有人经过。现在开始挖洞的话，时间也还很充裕，也不会有人看到我们搬尸体。”

听到青山这么热心地想说服自己，京子感到很无趣。“你就这么想把尸体埋在这里吗?”

青山刹时露出生气的表情，不过他立刻改口问京子，“难道不行吗?”

“当然不行，我们要把那个被你撞死的人跟你老婆一起处理掉啊。真殉情也好，假殉情也好，总之要把整部车推进海里，我们不是这样计划好的吗?”

“但是那男人跟我老婆毫无关系，他们根本不认识。”

“接下来就会认识了，死了之后才认识，那不是很浪漫吗?”

京子烦躁地说完。越是和青山纠缠不清，越觉得膀胱炎又要恶化了。因为青山的婆婆妈妈和残尿感一模一样。

“不，我还是觉得把尸体埋在这里比较好。”

“就算埋在这里也会马上被发现的。”

“即使被发现，他也跟我们没有关系。”

“那你要怎么解释车子被撞凹的原因?”京子发觉自己无意间大声了起来，她闭上嘴，注意周围的动静。

两人暂时沉默不语地看着彼此。

此时，突然传来树枝折断的声音，京子看着青山问，“你刚刚发出过声音吗?”

“这里不可能有人的。”

京子无言地环顾四周。她缓缓地转头，凝神细看黑暗的树林内，却什么都看不见。

“回去吧，赶紧离开这里。”

青山已不再坚持要把尸体埋在这里，一脸死心地走向马路。

一走到马路上，发现四周没有其他车辆的前照灯，周遭很暗，稍微离远一点就什么也看不见。不过，因为是直行车道视野良好，如果有其他车辆的灯光，立刻就会发现。

京子正要伸手去开副驾驶座的门但又停住了，讽刺地问青山："后备箱没问题吧，尸体不会再飞出来了吧?如果尸体又掉出来，一定是你这辆车的问题。”

“没问题的。”青山说完，又加了一句，“我想应该没问题。”

京子提高声调响应，“你听好了，这可不是我的问题。人是你撞死的，跟我没关系，要好好确认后备箱的状况的可是你啊。”她像是教小孩似的继续说着，“你明年还能不能在球场上担任后卫，只有你才能救得了自己，你要振作一点。”

“我当然知道。”青山露出不满的眼神，点头响应。头顶上的树枝被风吹过，像在窃窃私语，不止落叶，连果实都掉落的橡树也摇来晃去，仿佛摩娑着京予他们俩的头顶。

“我再帮你确认一次到底有没有关好。”

京子这么说着，放掉开了一半的车门把手，走向后备箱。

“不用啦，我刚刚已经确认过了，锁也锁得好好的。”

“不要啰唆，快把钥匙给我，说不定车箱盖歪了。”

“不用了，你不用再看一次了。”

“快点。”京子站在后备箱前说道。

青山一脸苦闷地走到站在原地不动的京子身边，“我永远只能被你牵着鼻子走。”

“你有意见吗?行了，钥匙给我。”京子伸出手。

青山摇着手，“那里面是尸体，难道你喜欢尸体吗?”

“我还真想请你介绍恋尸癖的人给我呢，就连吸血鬼也对尸体没兴趣。”

“你还是往后退一下，不然会吓一跳。”

“说什么我会吓一跳，你刚刚也看到了吧，我看到尸体时吓一跳了吗?我最害怕的时候是你撞飞那个年轻人的瞬间。”

“但是你刚才明明一脸厌恶地看着尸体。”

“所以我不是说过了吗?”京子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疲倦，“我不怕尸体，但是我讨厌看到尸体。这样总可以吧!”

青山不服气似的噘起嘴，“我要打开了。”

“快点打开吧。”京子说着，往后退了一步。她的潜意识里浮现出不祥的预感，左顾右盼确认有无其他来车，附近并没有车灯。

“我要开了。”青山重复了一遍方才那句话，将钥匙插进锁孔，慎重地转动钥匙。

后备箱打开了，车箱盖因为开到了顶端稍稍地晃了一下。

里面很暗，一开始看不大清楚，京予凝神细看。

“嗯?”青山皱起双眉，将脸凑近后备箱。

京子往前走了几步，也凑近后备箱。

头顶上的落叶树被风吹过，发出了诡异的声音。

京子睁大双眼，看着后备箱里的动静。

“啊!”由于太过震惊，她无法立刻反应过来。

一旁的青山倒抽一口气。两人张着嘴，呼吸困难似的全身颤抖，连叫都叫不出来。

后备箱里面摆着尸体，然而并非方才京子看到的那具年轻人尸体，怎么看都不是。

后备箱里的尸体被分尸了，一块一块的。

尸体的手脚交替并排着，躯干部分被放在一旁，显然是被切断的。没看到头部，可能是滚到了后备箱深处。

直到刚刚还四肢健全的尸体，不过几分钟没见，居然就被分尸了。京子一屁股跌坐在马路上。

“京子，你还好吧?”青山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还……还好。”京子想要逞强，但是没有成功。

我没有这么脆弱，虽然这么想，但是京子很清楚方才体内的血液仿佛倒流了一般。或许是因为无法理解的状况使她陷入混乱，也可能是因为看到尸体的切断面，她觉得一阵恶心。

她在脑海里斥责自己，贫血是男人才会出现的症状，然而她就是感到全身无力。什么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京子的脑子里充斥着恐惧和恶心，意识开始模糊。

*

丰田迅速离开公园。就算先下手的是那群年轻人，也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去报警说有人持枪。年轻人最擅长把自己犯的错搁在一边，绝对不会再主动提起。

他将手枪收进公文包，虽然没有地方可去，不过先回街上再说。人多的地方比较安全，在毫无人烟的地方只身行走，反而容易被警察盯上，应该混进商店街。

丰田正打算走上天桥时，发现双膝抖个不停，膝盖使不上力，当场跪倒在地，他慌忙抓住扶手，还是撑不住，最后只好坐在楼梯上。

双手不住地发抖，或许是因为方才开了枪。他不知道此刻的心情是恐惧还是罪恶感，或只是单纯的兴奋?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刚才开枪伤人的事实，和现在自己的失业一样是无可动摇的事实。

过了好一阵子，他才站了起来，深呼吸了一口气。虽然不知道要去哪里，他还是迈出了脚步。丰田看着老狗规律地往前走的背影，不知为何生出一股安心感。

有这只狗真是太好了，丰田心想。不要害怕，他反复地思量着这句话，没错，不要害怕。

他直直地走过广濑路，朝商店街走去。看到四周也有遛狗的行人，让他松了一口气，这样一来自己就不会太显眼了。

他竖起耳朵注意周遭的动静，没听到类似警笛的声音。这么说来，之前邮局的抢案怎么样了?虽然很想到现场一探究竟，但是他有一种预感，觉得会被那些洞悉犯人回到犯案现场心态的刑警揪出来，这让他很犹豫，不知道该不该去。

左手边有一所小学，丰田在人行道旁停下脚步，狗也跟着停了下来。

狗露出警戒的表情，望着远方。不知它是在确认附近是否有警察或是前来报复的年轻人，抑或是前来嘲笑丰田是个失业者的人，还是它想起了自己以前担任看门狗的时光，总之，它窥探着四周动静。

“你不是丰田吗?”就在此时突然有人向丰田搭话。

他一看，发现左边站着一个与自己差不多年纪的男人。对方有一头醒目的白发，个子十分瘦小。

“啊，”丰田想起了对方的名字，叫道，“井口。”

井口这男人和他同期进公司，偶然这东西还真有趣，丰田佩服不已。当他被上司炒鱿鱼的那个可恶时刻，上司嘴里说的正是眼前这个井口。

上司以严肃的口吻说：“你不离职的话，就会有人丢掉工作。”他说的那个人就是井口。

井口身前有一名坐轮椅的少年，井口从后面推着轮椅。丰田不知轮椅上的少年究竟是井口不幸的包袱，还是无可替代的幸福。

“听说你辞职了。”井口干脆地说道。

“伤脑筋哪!”丰田佯装平静，并在腹部用力以免声音走调。要是一松懈下来，他大概会伸手从公文包里掏出手枪，大吼：“你以为是谁让我落得这步田地的?”

丰田想告诉井口，当他一脸平静地推着轮椅时，自己是多么的落魄不堪。

“那是你的狗吗?”井口指着丰田脚边的老狗。

“我也没有捡它，是它自己跟过来的。”

井口似乎不知该把丰田说的话当笑话，还是从老狗微脏的毛色看出丰田所言不假，只好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这位叔叔以前和爸爸在同一家公司工作，我们是同期呢。”井口向坐在轮椅上的儿子这么说明。“你现在在哪里高就?”

这个问题让丰田有如万箭穿心，他小声回答，“我还没找到工作，现在是个又老又失业的男人。”他察觉到自己的语气含有施恩于人的味道，但这也没办法。

“现在真的太不景气了，我也找不到新工作，结果只好靠我太太的娘家照顾。虽然丢脸，我也不能挑剔。我现在在她娘家帮忙做生意。”

井口的语气听起来像是自嘲，不过相当神清气爽，有一种下定决心，努力往前走的人独有的清爽感。

“咦?”丰田瞬间说不出话来，“‘我也……’，你也辞职了吗?”

“因为企业重组啊。”不知道井口是不是故意的，用慢一拍的英语这样说道。

“等一下，我也被开除了。”

“我知道。不光是你，同期、同年龄的员工都被抛弃了，我也是其中之一。”

“不对，那时候听说你不会被开除。”丰田没办法说自己是井口的替死鬼。反正，那时候就算拿出刀子威胁上司，也一定会被开除。

“那是刚开始。一传出你被开除的风声之后，上面马上就找我谈了。”

既然如此，那算什么?丰田忍不住想当场坐倒在地。老狗打量着他的表情。“我以为你没问题的。”他好不容易才挤出这句话。

“不，我也不行。”井口的语气里没有自虐的情绪。

“他什么时候找你的?”

“你是说要我辞职的事吗?”井口说着露出回忆的表情，说了一个大致的时间。那和丰田第一次被上司约谈的时间相差不远，相隔不到一个月。

蹲坐的老狗看着丰田，仿佛说着，“你被骗啦!你为了根本没交情的同事离职，结果那只是假象。你或许陶醉在自我牺牲的情绪里，但那不过是独善其身，都是幻想罢了。”

不用老狗说，丰田自己也很清楚。那个长得像眼镜猴的上司狠狠地耍了他一把，对方的确骗了他，甚至还以耍弄他为乐。

“丰田，你怎么了?”

“我一直以为你没问题，我记得那家伙是这么说的。”

接着，丰田说出了前任上司的名字。

“啊，他是裁员的总指挥，听说他已经升官了。总之裁员这工作很讨厌，他很厉害啊。”

“我一直以为你没问题。”丰田不死心地又说了一遍。

“这世上没有什么没问题的事。”井口还是一派平静的模样。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丰田只能这么回答，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舟木的脸孔浮现在眼前，闭上双眼还是挥之不去。舟木居然升官了，真令人很难相信。

丰田就这样和井口告别，没有互相抱怨，也没有埋怨自身境遇。井口递给丰田一张他妻子娘家经营的快餐店的广告传单。

丰田回答“我会去光顾的”。井口或许也知道丰田绝对不会上门的，但还是说了一句“欢迎你来”。

丰田看着井口自信满满地推着儿子离去的背影，不禁叹了一口气，他不知道这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

丰田走进公共电话亭，设置在通往地下铁入口的楼梯旁的大型公共电话亭。许久没进过的电话亭，让人呼吸困难，老狗似乎也露出了不舒服的表情。

也许和狗一起挤在电话亭里很稀奇吧，行人们的视线集中在了丰田身上。“想笑就笑吧。”他挺起胸膛，要指着我鼻子笑也悉听尊便。他自己也很清楚，和微脏的老狗挤在狭窄空间里的失业男子，本来就是被嘲笑、厌恶的对象。

他插进电话卡，对于自己是否还记得号码，感到有些不安。然而一站到话机前，在按下按钮之际，他立刻想起来了。

他一边担心是谁来接电话，一边将话筒放在耳边。

电话铃声响了没几下，话筒彼端传来令人怀念的公司名称，

接电话的是他不认识的女员工，丰田用假名请女员工将电话转给后辈的设计师。

对方来接听了，他的声线以男人来说稍显高亢，三十几岁还像个小孩。

和自己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了四年的后辈，虽然给人稍显轻浮的印象，但是工作能力相当强。在他刚进公司时，丰田担任他的指导者，在发现他的才华之后，将他调到了自己的部门。周围的人对于进公司才第二年的人被调到规模庞大的设计团队一事，都不大看好，然而丰田还是以“让他学习”的理由，将他调了过来。结果他的表现比丰田预期得更杰出，接二连三地提出崭新的设计，其中一些作品更是获得了顾客的好评。

丰田咽了一口口水，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他很紧张。以前一起工作时，对方的确谦恭有礼，也很尊敬身为前辈的丰田，但是，那也可能只是职场上的辈份关系，表面工夫而已。遭到裁员的不幸中年男人，早就不是什么前辈，不如说是应该引以为鉴的对象，对他敬而远之，早早忘了他的名字比较好。

“丰田先生，有什么事?最近还好吗?”对方的声音听来活力十足。

“嗯……我还好，你呢?”

“你就是为了这个打电话给我吗?”对方笑着反问。并没有丰田方才担心的疏离感或郁闷感，顿时安心多了。

“其实我想打听舟木先生的事。”丰田说出了前任上司的名字。

“这样啊。”对方可能看了四周一眼，声调改变了。

一听到丰田说出“舟木”二字，对方应该猜到丰田的来意了。“丰田先生最好还是别抱怨或怨恨舟木先生吧。”对于后辈会这样说教，丰田早有心理准备。

然而，对方在电话彼端说的话，完全出乎丰田意料之外。

“丰田先生，你根本就不需要称呼他什么先生啊。”

“什……什么意思?”

“大家都知道是他逼你辞职的。据说舟木开除对象的标准，就是他不喜欢、觉得麻烦的人。”

“等等，”丰田慌张地确认道，“你在办公室里讲这种事没关系吗?”对方也直接说出“舟木”二字。

“没关系啦。”对方的声音听起来十分从容。是因为四周没有人吗?还是他已建立起在办公室里说这些也无妨的地位?抑或是在公司里说舟木坏话是被默许的?丰田猜不出个中原因。

“还有更多比丰田先生更该辞职的人留了下来。”

丰田苦笑地聆听。对方为什么要跟自己说这些?安慰自己?让自己暂时安心吗?

“那你想问什么?”

“舟木真的升官了吗?”

“该说是给完成这份讨厌工作的人的奖赏吗?我虽然不能接受，不过听说他现在是常务了。”

丰田用力地握住话筒。“因为他顺利完成了惹人厌的工作啊。”他说出了通情达理的好话，那是他咬紧牙根，好不容易挤出来的台词。

“舟木现在在哪里?”

“他现在在这里，不过最近好像要回总公司，带着仙台的离职员工名单回总公司。”

回总公司吗?丰田咬牙切齿地想着，这个把自己逼到如此落魄地步的男人，居然这么轻松就爬上高位，升官去了。“哦，是吗?”他压抑着高昂的情绪回答。绝对不能让对方看穿自己的打算，他紧握拳头，避免不让声音露出马脚。

不过这是个好机会，只要还在仙台就有机会。

“丰田先生，你现在在哪里上班?”对方并非刻意转移话题，不过还是随口问了。

丰田一阵心痛，胃也绞痛了起来。“这个嘛……”他说道。

两人的对话出现一小段空档。对方向来反应迅速，想必已经从丰田方才的回答，察觉到了他失业、不满现状的事实了。

“丰田先生，我们下次一起去喝酒吧。”

“你说什么?”

“我们很久没见面啦。”对方并不是很好的酒伴，与时下的年轻人一样，逼不得已才会参加公司的聚会，平时并不喜欢和同事一起去居酒屋喝酒。

“你不用特别在意我。”丰田笑着回答。

“因为丰田先生教了我很多，才有了现在的我。”

“那是因为你本来就有能力。”

“我是从模仿丰田先生开始的。”听到他半开玩笑地这么说，丰田有些哽咽了，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老狗一脸受不了地抬头看他，似乎在说，“喂，眼泪快要掉下来啰。”丰田擦着左眼眶。

他就这么放下话筒，反复深呼吸，忘了该向对方说声“谢谢”。

“我要杀了他。”丰田一边说一边走出电话亭。

这是复仇，丰田心想。就算被说是找碴、怨恨也无所谓。为了疲于跑职业介绍所、在不安中苟活的自己；为了推着轮椅颓丧不已的井口，他必须复仇不可。丰田用力地握紧拳头，这是他的使命。

被说是私怨也无所谓，个人恩怨也可以。

比起因为和大众相关的理由所引发的战争或内乱，私怨不是健全多了?蚂蚁、蜜蜂会为了自己的巢穴或组织而战斗，但不会因为自身的怨恨打倒对手。因此，为了私人理由进行的复仇岂不是最人性化的行为吗?丰田心想。

人类真的那么伟大吗?我最讨厌人性这种字眼了，老狗似乎想对丰田这么说。

5

“是吗?你早就知道啦。”佐佐冈平静地说道，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

“坐吧，你已经不需要伪装成这家的主人了，也没有必要继续骗我了。你和我一样都是闯空门的，拜托你有点气势。”

佐佐冈困惑地瞥了背后的门一眼，和黑泽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你怎么知道的?”

“你一进来我就知道了，看你的脸就知道。”黑泽忍着笑意。

佐佐冈静静地叹了一口气。

“我刚才也说过，我是专业小偷，会仔细调查，虽然有点麻烦，不过这就是专业人士和业余新手的差别。所以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这家的主人这点小事。”

“你很清楚这家主人的事吗?”

“那当然。”黑泽愉快地回答，“不光是这家主人的名字或长相，我可是连他的前半生、对女人的品味、习惯、兴趣都一清二楚。”

“我是外行人。”

“你畏畏缩缩地走进来，认为自己可以顺利完成工作吗?沉着一点。人只要冷静下来，几乎什么事情都办得到。如果要闯空门，在抵达玄关之前，一定要压抑内心的兴奋和紧张。”黑泽竖起一根手指，“接着，进入下手对象的住处之后，一定要充分确认里面有没有人。不注意这一点的人，就和在战场上胡乱射击、徒然暴露藏身处的士兵没有两样。一旦察觉房里有人，就要立刻收手。”

“老实说，我连自己是怎么进来的都忘了。”

“要不要告诉我是怎么回事?”黑泽靠在沙发上，摊开双手问道。

佐佐冈不安地环顾整个房间，看了看手表确认时间。

“没关系，这家的主人暂时还不会回来。”

佐佐冈愣了一下，“你怎么确定?”他半开玩笑地问道，显然十分惊讶。

“我对这家主人的事情了如指掌。”黑泽笑着回答，“虽然没料到居然会有像你这样的人出场。”

佐佐冈无力地笑了一下，似乎正在思考如何起头。

“这样好了，不如我问你答吧。现在的你，应该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你问我答吗?啊，是啊，这样我就轻松多了。”

“你很缺钱吗?”

“钱吗?”

“当小偷的人通常没什么了不起的理由，还不就是为了钱。虽然很无聊，不过就是如此。”

“不是为了钱。”到了这时候，佐佐冈还是说不出个所以然，他一脸严肃地紧盯着黑泽，脸上的皱纹非常醒目。

“我失败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

“失败?什么事?”

“我在一个姓户田的男人开的画廊里工作。”

黑泽在脑海里回想这个名字，“户田?户田画廊吗?我听过。”

“你知道也不奇怪，因为他很有名，他也是分布全国的户田不动产的老板，是个超级有钱的人。”

“‘超级有钱的人’，听起来真像小孩的口吻。”

“因为真的很有钱，只能这么说了。”

“你在他那里工作，然后呢？”

“我在那里待了十年，学了很多，好的坏的都有。那家画廊很厉害，总是比别人早一步发现有前途的画家，然后签下契约。就像炒股票一样，囤积买进的画，等待价格上扬时，再卖给顾客，以赚取差价。”

“画作的买卖不都是为了投资？不是吗？”

佐佐冈烦恼地回答：“我喜欢画，也喜欢画画，喜欢这些为了自己而画的人，一点都不想把他们当成股票。我喜欢那些就算有野心，也不会忘记初衷的画家，或是像躲在洞穴里的戈雅，画着不想给任何人看的巨人画。真正的画家作品就像是一种祈祷。”

“画家也会祈祷吗？”

“我想，画画就是在画纸上灌注全力的祈祷。”佐佐冈回答道，“虽然我已经卖了十年的画，还说这种话很奇怪，但是我实在无法忍受把画作当作投资的材料。”

“是啊，这真的不是有十年资历的画商该说的话。”黑泽挖苦的说道。

佐佐冈露出自嘲的笑容，以充满热忱的口吻继续说道，“毕加索有个画商名叫康怀勒，此人在毕加索年轻时就看中他的才能，并与他签约，因此被称为‘毕加索的画商’。我希望能与画家彼此信赖，建立起他们那种关系。我希望能够有潜力的画家，让我感受到画作的真正力量。”

“照顾画家不是需要钱吗？”

“是啊。”佐佐冈丧气地说道，“黑泽，难道这世上什么都得靠钱吗？”

“很遗憾，这的确就是一个金钱的世界，但也可以说令人庆幸。”

“你说得对，我太天真了。”

“是啊。”黑泽点头回应，“很好，你再多说一点，说出来会比较轻松一点。”

“你好像成了我的心理咨询师。”

“我是不知道心理咨询师以什么方式进行治疗的，不过这或许和偷东西差不多。找出藏在房里的现金和挖出这里的东西其实很像。”黑泽以食指指了指脑袋。

“指脑袋不指胸口，这一点实在很像你的作风。”

“伤心、痛苦的事都是装在脑袋里。”黑泽一脸理所当然，“回到正题。那么你离开了画廊然后独立?结果失败了吧?”

“你怎么知道?”

“你刚说了‘我失败了。’哪个事业有成的家伙会满脸愁容地闯空门?”

原来如此，佐佐冈低下头，“我问过我中意的那些画家，愿不愿意在我独立后一起努力。老实说，我只有他们，没有太多资金。和那些画家的人与人的联系，是我仅有的财产。我只是很自信，自负地以为他们都很尊敬我，一直相信最重要的是能和他们分享喜悦的小画廊，而不是把画作当成投资的有钱人开的画廊。”

“你真是大错特错，而且是非常幼稚的错误。”黑泽立刻指出。

“你真清楚。”

“不用想也知道。艺术家最需要的就是赞助者，这一点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改变过，因为他们欠缺的是生活能力。除了才华和努力之外，画家需要的不是理解他们的建议者，他们只需要钱。”

“或许真是如此。”

“那你的画廊怎么样了?”

“在一阵瞎忙之后，还没开张就倒闭了。”

“真是太惨了。前菜还没上，甜点就来了。”

“那是在即将开幕之前的事。我问过很多房屋中介，总算租到了店面，虽然不是面对大马路的黄金地段，不过也不差。刚开始内部装潢时，有个中年画家来电表示‘我不打算跟佐佐冈先生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明明一个月前才跟我一起喝遍居酒屋，握着我的手说‘。一起努力吧’的，居然用一通电话甩了我一巴掌。之后，所有画家转眼间都离开了我，就像忽然退潮一样，态度改变之大，只能用爽快来形容。”

“是那个姓户田的在搞鬼吗?”

“他一知道我要独立，马卜就有小动作。他提高与画家的签约金额，有时候还威胁画家，不准他们跟我往来。”

“真没有男人气度。”

“他不准任何人反抗。离开他的画廊另起炉灶，对他来说是不可原谅的。”

“你打算反抗他吗?”

“怎么可能。我刚才也说过户田的画廊拥有非常大的力量。我想开的店和他相比根本微不足道，就像一家咖啡厅。我一点都没有正面挑战户田的意思，我们的规模完全不同，这就像职棒球队和少棒队的差别。”

“即使如此，户田还是生气了?”

“我很惊讶，完全不懂他为什么这么生气。”佐佐冈说道。

“就算是‘螳臂当车’也不行吗?”

“螳臂?”

“就是螳螂的前脚。就是说和螳螂举起前脚，挑战没有任何胜算的敌人一样。”

“是啊。就算我要抵抗，也不过是只螳螂，用前脚挑战大熊一样。即使如此，他还是不能原谅我，非得把我这只螳螂踩扁不可。”

“该说他傲慢，还是彻底的完美主义?这男人真是有趣，我倒不讨厌他。”

“他不相信这世上有得不到的东西。”佐佐冈认真地说，“我想他一定得到了所有想要的东西，所以才不能原谅瞧不起自己的人。”

“那么你就是得罪了这位户田大人，遭到那些可信赖画家的背叛吗？”

“我眼前一片黑暗。”佐佐冈做出双手摸索的动作，似乎要重现当时的心情。“户田有而我没有的，就是资金和地位。那些画家接二连三离开我，就是因为我没有这些东西吧。”

“原来如此。”

“结果，我就这样被金钱打倒了。”佐佐冈的声音听起来悲痛又充满无可奈何，“难道这世上什么都得靠钱吗?”他又问了一次。

黑泽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赢得了钱。”

“果然是这样啊。”

“输给金钱并不是什么可耻或值得悲伤的事。”

“我实在搞不清楚，你说的话有哪些是认真的。”

“我是小偷，而且是以金钱为目的的职业小偷。这世上没有任何事比金钱更有力量了，人生过得好不好是以钱的多寡来决定的。我为了尽量矫正这样的偏差，才会潜入别人的房间，夺走他们的钱财。”

“对了，我想起来了。”佐佐冈说道，“我去画框店通知他们画廊倒闭时，那个打工的年轻人跟我说‘未来写在神的食谱里’。在他看来，我遭到背叛也许是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的事。”

“你听过涡虫的实验吗?”黑泽突然问道。

“涡虫是什么?”

“一种体长约两厘米的小生物，连大脑也没有的原始动物。”

“什么样的实验?”

“涡虫没水就活不下去。所以科学家把它装入容器，再抽掉里面的水，仅在某个角落保留一些水，然后用灯照着，这样一来，涡虫自然会为了水而移动。反复进行几次之后，涡虫会条件反射地移动到有灯光的地方，即使那里没有水也一样。”

“这就是学习吗?”

“是的，它们记住有光的地方就有水。接着，同样的实验又反复进行很多次，你猜结果怎么样?”

“它们从此过看快乐幸福的日子?”佐佐冈开玩笑地说道。

黑泽摇头否定，“从某次实验之后，它们就不再动了。即使灯光一直照着，它们也不动，然后因为缺水就死掉了。”

“为什么?”

“不知道。但是科学家猜测，可能是这些涡虫感到‘厌烦’了，它们厌倦了不断重复的情况。证据显示，如果改变了容器肉的材质和状况，涡虫就会继续学习。总之，即使是这么原始的动物，如果不断重复相同的状况，它们也宁愿选择自杀。”

“这是真的吗?”

“就算是真的也不奇怪吧!人类更是如此，几十年过着同样的生活，重复同样的工作。你知道人类是怎么说服自己接受这种就连原始生物也会厌烦的、持续的无趣生活的吗?大家告诉自己‘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然后莫名其妙地接受了。这实在太奇怪了，我无法理解大家到底了解了人生的什么以至于决定人生就是这样了。”

“你明明就坐在鱼背上。”佐佐冈小声地笑了。

“你离开户田的画廊是正确的。每天在不喜欢的地方做同样的工作，脑袋会变得怪怪的，你会变得和被迫反复进行相同实验的涡虫一样。”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你没错。就算你独立失败、有一些负债、遭到背叛，也比不独立、日复一日散漫过活来得正确。”

“听你这样一讲，居然还真有这种感觉，真是不可思议。”

“同感。我也认为自己跟你随便说说的都是真的。”

“我太太是那种相信世间是以金钱和地位来决定一切的人。”过了一会儿，佐佐冈继续说道。

“真的吗？”黑泽开心地反问。

“她之所以嫁给我，或许也是因为我在大型画廊工作的关系。画廊对一般人而言，会产生一种华丽的印象。说不定她还以为每年都可以去巴黎。”

黑泽插嘴道：“巴黎之所以看起来很时髦，一定是因为法国国旗很酷。”

“她总是以每年出国旅游的目的地、包的品牌之类的来决定事物的优劣。”

“我也是。”黑泽说道，“实际卜，我也喜欢钱、外表、社会地位这些简单易懂的东西。说不定事物的本质就存在于外表、地位之中。什么看不见的爱情、同伴意识之类形而上的价值就跟可疑的宗教一样。”

“你是在讽刺什么吗?”

“所谓小偷，就是为了钱才会潜入别人家里，完全的物质取向。”

“我太太很生我的气。”

“那当然，她一定不能接受你辞掉大型画廊工作，自己跑出来独立还失败。”

“她想和我离婚。”因为佐佐冈的口吻实在太严肃，黑泽不禁失笑。

“那就离啊！”

“我不可能离婚的。”佐佐冈宛如初次听到这个意见似的，提高了声调。

“为什么?”

“她是我太太啊，我们拥有共同的人生，怎么可能轻易分手?”

“离婚什么的很简单的。”

“我不是说手续简不简单。”看来，佐佐冈打从心里这么想，他紧盯着自己放在膝上的双手。“所谓夫妻，不该如此轻易分开的是吧，人和人的联结与线条之间的联结是不一样的。”

病得还真重，黑泽看着佐佐冈，同时想起来，佐佐冈的父母在他小时候离婚了，所以他才会对人际关系如此执著吗?不过，因为这想法太过直接，黑泽立刻放弃了。

“你到底从遭到画家们背叛这件事中学到了什么?不就是人和人的联结很容易瓦解吗?金钱的联结才真的有用。你从东京回去，你那在仙台的太太曾经温柔地迎接过你吗?”

佐佐冈无法反驳。

“我能了解你烦闷的心情。”

“如果没有我，她会活不下去的。”

黑泽快受不了了。

佐佐冈的妻子应该比他更坚强，光听他的形容就能想象。重视金钱、地位的现实女人，会比信任他人而遭到背叛的认真男人更能干。比起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站在地面上的男人，在意穿什么品牌鞋子的OL可是更有韧性的。什么都不懂的人是佐佐冈。

黑泽沉默地思考该对朋友说什么。该斥责他，还是谆谆教诲他不要逃避现实?或者称赞他是理想丈夫?黑泽不能确定。

“我的人生真是失败。”佐佐冈重复地说着，或许是他思索过往的一切之后，终于获得这个结论。他靠在沙发上，作出一种背负千斤重担过日子的表情。“遭人背叛、负债累累，我的人生真是失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听过Lush Life这首歌吗?”黑泽问。

“没有。”

“Lush是醉汉的意思，曲名的意思是自暴自弃的醉汉人生。或许你最需要的，正是这样有所觉悟的生活方式。”

“我又不会喝酒，就算要自暴自弃也没办法。”

“你不需要回答得这么严肃。”黑泽苦笑道，“过得轻松一点，把身体交给鱼，放宽心。”

即使如此，佐佐冈还是一脸苦闷。

“我刚才不是说我是职业小偷吗?”

“是啊。”

“但是说到人生，不管谁都是业余新手啊，是这样的吧。”

听到这句话，佐佐冈惊讶地睁大双眼。

“任何人都是第一次参加，人生这种事没有什么专业老手。就算偶尔有人自以为是无所不知的专业老手，其实大家都是业余者、新手。”

黑泽为了确认朋友有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紧盯着对方说，“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新人，不要因为失败而灰心丧志。”

佐佐冈直直地盯着黑泽的脸。

“你在看什么啊?怪恶心的。”

“只要跟你说话，在我身边的某种恐惧感就会消失。”

“最近，我在电视上听到一个棒球解说员说，‘希望每位选手都能像新人一样，比赛时不怕失败。’”

“你为什么要当小偷?你没有被警察抓过吗?”

黑泽以食指揉了揉太阳穴，“是啊，幸运的是我还没被逮过。刚进这一行时，也曾经失败过，不过总算撑到现在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逃得快。”佐佐冈只有这时候才恢复了学生时代的开朗表情。

“是啊，只要我高兴，可以移动到任何地方，神出鬼没、自由自在，突然出现又消失，就是这样。”

因为佐佐冈笑了出来，黑泽认真地说道，“真的!如果你现在闭上眼睛，甚至我可以从这里消失，跑到另一家干一票。”

他想起白天碰到的年轻人说的“瞬间移动”。

“你的意思是现在明明在这里，却可以移动到其他场所吗?”

“只要我想做就办得到，我可以再回到舟木先生家，把留在他抽屉里的现金全部拿回来。”

“舟木是谁啊?”

听到佐佐冈这么一问，黑泽才发现自己无意间把名字说了出来，“新的客户。”

“你还是这么开心。”

黑泽露出笑容，指着房间角落的音响，“你要不要放张CD?我刚刚翻了一下，发现有鲍勃·迪伦的专辑。晚上听听他那一点也不浪漫的歌声，不是挺有气氛的吗?”

接着，黑泽起身说是去厕所。

“小偷可以随便使用别人的厕所吗?”

“厕所又偷不走，我只是借用一下而已。”他继续往下说，

“说不定… …”

“说不定?”

“就像刚刚说的，我只是装成去上厕所，然后就消失了。”

黑泽一边说，一边盘算着再度造访高塔大厦那个舟木先生的房间也挺不错的。

*

一阵不知从哪传来的优雅鼓掌声，把河原崎拉回现实。原本集中精神在素描簿上的他，抬起头来环顾四周。

原来，从音响流泻出来的爵士钢琴是现场演奏会录音，当每首曲子结束时，就可以听到观众的掌声。一瞬间，河原崎还以为那是对自己素描的喝彩。

他看了时钟一眼，已经过了三十分钟。

不知不觉间，他已经画了三张。

第一张是高桥横躺的全身图，从朝着天花板的鼻子到脚趾甲，高桥整个人被画在白纸的正中央，他的身材修长，看起来就像个苗条的男人优雅地沉睡着。第二张是男人闭起双眼的脸部特写，看起来就像人工制品的脸孔到脖颈，美丽而面无表情的脸孔，与仿佛失去血色的白纸达到一种奇妙的平衡。第三张则主要是脖颈以下的躯干部分。

“怎么样?”冢本没有靠过来，在原地问道。

“原来已经过了三十分钟。”

“你的专注力还真好，看着尸体也不怕吗?”

“我一点也不怕。”

“因为他看起来只是个物体吗?”

“与其说是物体… …”河原崎含糊不清地说道，“就算变成这样，我还是觉得像某种人工制品。”

“人工制品?”冢本忍着笑意说，“你说高桥先生是人工制品?说得好。”

“这一位真的不是神吗?”如果不是神，那么端正的侧脸又是什么?河原崎不禁想这么问。

“高桥先生不是神，是吧。如果是完全站在旁观者角度、不受任何时间及空间限制的神，不会这么简单就死去的。身为神，死亡本身就是一种矛盾。”

两人暂时沉默了。在曲子之间，琴声停了，此时从隔壁房间传来声音。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是对面房间的广播声，隔壁邻居大概开着窗吧。”

河原崎竖耳仔细聆听，他没听过的粗哑歌声持续着。“是鲍勃．迪伦。”冢本一脸无趣地说，“民谣之神，那边也有神。”

河原崎本来想响应一些有趣的话，无奈找不到合适的。

冢本站起来，踩着塑料布，缓缓地踱到河原崎背后。

河原崎条件反射地想藏起素描簿，却发现这举动很失礼，于是停了下来。

“你画得真好。”冢本的声音从头顶上传来，“真没想到你画得这么好。可以让我看一下前面画的吗?”

河原崎没有理由拒绝，他翻开膝上的素描簿。

第一张是这个，他让冢本看了高桥全身素描的那一页。冢本钦佩地不停说着，“真厉害，了不起，你画得真好。”

冢本的称赞听起来发自真心，让河原崎很不好意思。他对冢本说，自己每天都在素描，被这样称赞实在有点不习惯。

“这样一来，也算是达成他的愿望了。”

“他……吗?”河原崎对这个说法有点抗拒，可以这样随便称呼吗?

河原崎继续动笔，冢本则回到原处。

“开始吧。”河原崎听到冢本的声音，不是以耳朵听到的，而是在脑中的某处响起。每当他集中精神画画时，声音听起来总会像这样。

冢本在他视野的角落移动着，手上拿着一把小锯子，不知何时穿上了透明雨衣。

“你……你要怎么做?”

“从手臂开始切吧?”冢本认真地说着。他虽然舔了唇，也没有露出厌恶的表情，只是一脸泰然自若。河原崎什么也答不上来。被问到“从手臂开始切吧”时，会有人立刻爽快回答“好啊，就这么办”吗?

这时，河原崎终于理解真的要解剖了。既非谎言也不夸张，并非某种语言的修饰或比喻，那位天才就要被解剖了。

“这么僵硬实在很难处理。”冢本小声说道。

“咦?”

“你听过尸僵吧。”冢本一边抬起尸体的手臂一边开始说，河原崎还是径自低着头。

“这具尸体已经硬得像根木棒。不是关节本身不能弯曲，而是关节附近的肌肉变得僵硬，导致关节难以弯曲。”

冢本的话尾加重了力道，河原崎狐疑地抬头一看，才发现冢本几乎压在尸体的手臂上，用自己的体重施力。

一瞬间，河原崎好不容易才忍住想尖叫的冲动，他心想，你在对神做什么?他几乎快昏倒了。

“只要这么用力，就扳得动了。”

尸体手臂的角度的确比方才稍微缓和了一些，手肘稍微弯曲。

一只要这样多用力几次，人为地让尸体动一下的话，就能解除尸僵。不过，就算什么都不做，等到肌肉腐烂也是可以达到相同效果的。”

接着，冢本以同样方式折弯另一边手臂，然后开始确认锯子的刀刃。他抬起尸体的右手臂，放在低矮的纸箱上。

一看到冢本将锯子搁在尸体上，河原崎立刻低头看着素描簿，虽然看不清楚，不过刀刃似乎对准了肩膀一带。

“高桥先生曾经说过，‘神不会为了细枝末节烦恼，他注意的是整体状况。’”

“整体吗?”河原崎心想，这或许和素描差不多。

冢本不发一语地径自拉动锯子。

河原崎条件反射地闭上眼睛，他想捂住耳朵。房里响起锯木头般的声音，虽然不会令人不快，但是很恐怖。河原崎以为房里情景会像外国的低成本恐怖片般血肉横飞，但是并非如此。

过了一会儿他稍稍睁开双眼。

冢本以业余木工的认真表情移动锯子，他的动作使得身上的雨衣发出唰唰唰的磨擦声。“解剖还真是高强度劳动啊。”

河原崎继续低头看着素描簿，打算画下这一幕。

“不准画!”冢本以尖锐的声音喝斥。

河原崎正要动笔画下冢本拿锯子的模样，结果被冢本的声音吓了一大跳，铅笔从手中滑落。滑落的铅笔碰到膝盖，滚到尸体的手臂下。“不……不行吗?”

冢本似乎因为自己的失态感到不好意思，辩解似的小声说道，“不是不行，只是解剖画面和我们本来的目的相违背，所以不适合画下来。”

河原崎虚应了一声，他不懂冢本的意思。

“我们只要留下高桥这位天才的身体部位，肢解作业本身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用处的，不是吗?”

“不需要吗?”

“对，你不觉得我不需要出现在神的画作里吗。”

河原崎混沌的脑袋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只要一听冢本的话，他就觉得高桥似乎是神，似乎又不是神。他不禁怀疑，就连冢本自己也无法区别高桥究竟是不是神。

不过，他也不是不能了解。

只要思考超出自身理解范围的事情，人总会试着揣想各种说服自己的假设，结果还是什么都不懂。

对河原崎而言，他仍旧认为“高桥不就是神吗”，在神的面前，凡人只有混乱、困惑，他茫然地想着。

“怎么了?”冢本问。

“没事，我要捡铅笔。”他一边含糊回应，一边将手撑在铺着塑料布的地板上，身体往前倾，打算捡起滚到尸体下面的铅笔。

这时候，他的手碰到了尸体，那冰冷的温度不带任何现实感。他慌张地缩回手，与其说是害怕触摸到了尸体，不如说是更恐惧触摸到了神。

“没事吧?”家本又问了一声。

“我没事。”河原崎一边回答一边再次翻开了素描簿。

啊，河原崎差点发出声音，说不定真的喊了出来，抵着纸面的笔尖加重了力道。

河原崎看见了尸体的脚，可能是方才碰到尸体时，位置有点移动，刚才没看到的部位映入他的眼帘。

他只觉得一阵晕眩，眼前一片黑暗，然后，那个部位又进入他的视野。

尸体的左脚跟有伤痕，五厘米长的手术痕迹。

仅仅五厘米长的伤痕，令河原崎不知该说什么，内心涌起一股看到不祥纹饰的厌恶感。回忆在他脑海中转个不停，他听到一个声音问道：“你还记得那张海报吗?”

那张寻找失踪男子的海报，内容是一对父母正在寻找失踪的儿子，底下还附了一行字“脚跟上有手术痕迹。”

此刻，在眼前的尸体脚跟处的确有看似手术痕迹的伤痕。

这意味着什么?河原崎脑中浮现“行踪不明”四个字。他看着眼前的尸体，脑海中将两件事合而为一，他感受到强烈的恐惧。

他拼命打消此刻的想法，天底下哪有这么离谱的事?

好不容易重新回到素描簿上，捧着素描簿的手不禁抓紧了。

似乎有人嚷着，太奇怪了!

你要小心，这世上到处张着奇怪的网子，要是不够小心，很容易掉进陷阱。这一定是他给自己的忠告。

他觉得脑袋里有虫子发出声音，就像蚊子的嗡嗡声。

*

京子好不容易才站起来，站在青山身边。

尸身上的衣服被脱了下来，本来该穿在身上的衣服，此刻被卷起来塞在后备箱角落。

她无法一直盯着尸块，怕自己会站不住。

京子无法原谅向来冷静、什么都不怕的自己居然害怕尸体。

“全部变成一块一块的，手脚都被切断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京子的怒气无处发泄。

京子看到如此非现实的情况，与其说惊愕，不如说非常生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刚还是一具普通尸体，为什么现在变成一块一块的?实在太离谱了!对了，不会是你刚撞死的年轻人刚好是塑料模特儿吧?放在后备箱因为震动的关系，胶水就脱落了。真是杰作啊!”

“怎么可能啊!”青山也陷入混乱，拼命否认。

“到底是谁干的?”

“什么谁?”青山为之语塞。

“我们刚才不是下车去树林里上厕所吗?一定是那短短几分钟趁我们没有盯着，有人打开你的后备箱。等等，你一直带着后备箱钥匙吧?”

“嗯，啊。”青山还没冷静下来，“对，我一直带着，去树林里找你时也带在身上。”

“就是这样啊，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京子忍着自暴自弃的冲动，竖起了食指。“你知道是怎么同事吗?”这句话也算是对自己说的，京子想要一个说明，而青山表情扭曲。

“我们去树林的短短几分钟之内，有人打开你锁好的后备箱盖，把里面那具年轻人的尸体切成一块一块，然后再锁上车箱盖离开。就是这样。”

“也……也许是吧?”

“你觉得有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

“但是，它就是发生了。”

“不可能。”青山说，“除非发生奇迹，不然不可能。”

“如果说是奇迹，那么到底是为了谁?”京子说道。

“奇迹不可能会出现第二次。”青山茫然地说着，对他而言，奇迹除了那场三比零的逆转赛，别无他想。

京子发现自己正兜着小圈圈走着，她对自己说道，“快冷静下来。”

“还是赶紧把他埋在哪里吧。这实在太奇怪了，尸体不可能突然变成一块一块的。”

青山惊恐地来回看着后备箱和京子。

京子很想用力抓头。

“总之，先把后备箱盖关上。”她紧握拳头，忍着想要歇斯底里的冲动，指着青山说道。现在只能一步步进行所有作业。

青山站在后备箱前，手放在箱盖上。大概是看到被切碎的尸体，他的表情又扭曲了。

“快点关上啊!”京子焦躁地说道。

车箱盖关上了。

先上车吧，京子说道。一定要冷静下来，只要冷静下来不管什么事情我应该都可以解决。

一上车，青山便开始拍打方向盘。“京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尸体……尸体到底是什么时候变成一块块的?”或许一进入狭窄的车内，让青山的恐惧感更加扩大，他不安地说道。

“你先冷静一下。”虽然残留在下腹部的尿意令京子烦躁不已，但是让她一直抖脚的原因并不是这个。

“太奇怪了，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我们下车的时间，也不过是你去上厕所的那几分钟。”

“好了，你冷静一下。”京子搔抓着头皮，青山这样质问她，让她肝火上升。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都已经变成一块一块的了，也没办法了。”

“但是，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京子轻轻闭眼，双手放在头上，拼命思索可能的答案。只要有条理地冷静思考，就一定可以找出答案。她调整呼吸，缓缓地吐出一口气。

“我再去看一次后备箱。”青山突然打开驾驶座的车门说道。看来，他连一直待在车上都办不到。

京子没有理他，此刻，只要随便说些什么，青山都会陷入恐慌。

“京子，你听到了吗?”

听到青山这么说，京子盯着他问道，“该不会是你做的吧?”她当然没有根据，只是受不了青山这么烦人。

青山的脸色瞬间一变，同时关上开到一半的车门。“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京子毫不畏惧地直盯着青山。

“听好了。我不是去树林里上厕所吗?当时，你过了一会儿才来，并没有紧跟着我，是吧!”

“我只是打开后备箱盖，确认尸体状况而已。”

“但是没有证据证明真的是那样啊。你说当时打开后备箱确认尸体，真的只是那样吗?”

“你想说什么?”

“该不会顺手分尸了吧?”京子毫不退让地淡淡说道。

“怎么可能。”青山立刻响应，“我离开你的时间那么短，不过几分钟而已。”

“那时候尸体还在吗?”

“是啊，的确在啊，很完整的尸体，没被那样分尸。如果那时候已经被分尸，我一定会发现。”

说得也是，如果尸体突然全裸还被分尸的话，就算周围再怎么暗，青山也一定会发现的。“也就是说，从你确认之后，直到再次打开后备箱之间，尸体就被分尸了。”’

“有五到十分钟的时间吧。”

“根本不到十分钟。”

“说不定更短。”

“十分钟之内办得到吗?”京子说着，又开始搔抓头皮，“不用问也知道不可能。”

青山的确撞到人，这一点恐怕是事实。那完全是一场意外，不可能是某人的阴谋，也没有外力介入，京子心想。

提出将尸体放进后备箱的人是京子，她打算杀死青山的妻子之后一并收拾两具尸体。这完全是京子一人的如意算盘。

接着是方才青山将车子停在沿路都是树林的路边，这也是京子要求的，因为她憋不住尿意。这也不是京子以外的人的计划。

然而，就在这段期间，后备箱的尸体起了变化，变成一堆尸块。就像如今威胁着仙台市的连续分尸案一样，尸体轻易被切成一块一块。

可以确定的是，青山并没有时间切割尸体。既然如此，京子思考着，有一种已经找到答案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在黑暗中虽然伸手不见五指，却觉得往前几步就会撞到墙壁。

“我还是再去看一次后备箱。”青山或许忍不住了吧，难得以焦躁的口吻说完之后就下了车。

京子并没有跟着下车，她继续思考。

青山锁上后备箱，也带着钥匙。也就是说，下手分尸的人必定有另一副钥匙，或者受过开锁的特殊训练?还是后备箱盖本来就合不上，所以无法上锁?

尸体会不会一开始就被分尸了?

京子这么想着，如此一来就没有时间问题，分尸的时间问题就消失了。她灵光一闪，“尸体被调包了。”

青山撞死的是个四肢健全的男人，如今那具尸体被切割成毫无人形的尸块。究竟是谁把撞死尸和尸块调包的?连想都不用想，除了青山之外没有别人。原本和这件事有关的只有青山、京子和那个被撞死的男人。用排除法考虑的话，就只剩下青山了。

京子慌张地窥看后视镜，但是因为角度不对，看不到青山的身影。青山可能动到了后备箱内的尸体，发出了哐当声。

京子猜想，莫非青山是仙台分尸案的凶手?想到这里，她不禁兴奋了起来。试想到自己的恋人说不定是惊动社会的杀人犯，不知为何就觉得青山真是令人爱怜。

当她回过神时，青山打开驾驶座车门坐进车内。她以一种与方才完全不同的眼神看着他，“怎么样?”

“还是一样，一块一块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知道的话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青山发动引擎，像是下定了决心，双手放在方向盘上。

“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就照一开始说的，去我家。”

京子为了探寻青山的真意，盯着他看了好几秒，“我也这么认为。万恶的根源都是你老婆那个女人，赶快去吧，越快越好。”

“你是凶手吗?”她拼命忍着想这么问的冲动。

一切应该按照计划进行。此时，京子甚至想到，那些尸块说不定是青山的妻子的。

被分尸的尸体正面朝下放置，无法确定是不是男性。因为被撞死的男人身材修长，所以那些尸块要说是女性的也不奇怪，而且京子也没有确认尸块的脸孔。

没错，是有可能。青山已经杀了自己的老婆，将她分尸后放进后备箱。虽然后来发生撞死人的意外，不过说不定他已经将那具男尸和妻子的尸块调包了。

京子完全沉醉在自己的臆测中，觉得因为看到尸块引起贫血而一直坐在地上的自己实在太蠢了，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已经没关系了，刚刚只不过是一时混乱罢了。被切断的身体叫什么?京子努力让自己冷静。尸体自然变成一块一块的?怎么可能。她想起了前来求诊的病患，妄想自己枪杀一个个众议员或是会讲话的稻草人（- -b)对自己下令什么的。别开玩笑了，别把我和他们混为一谈。

此时，青山开口说道，“说不定… …说不定这就是我之前说的，白天我不是说过高中女生在传的八卦吗?”

“你在说什么啊?”

“我今天在街上听到的啊，你不记得了吗?我不是跟你说过，尸体会自然变成一块一块的?”

京子敷衍地应了一声，“哦，你说那个啊。”青山的确说过。她记得当时想象身体变成一块一块，像蜥蜴尾巴动来动去的光景，觉得很好笑。

“本来分开的身体黏在一起。”

“到处都在传这种无聊的怪谈，而且情节也编得太差劲了。你觉得那尸体黏在一起了吗?”

“一定是哪里发生了不好的事。”青山这么说道。

“你干吗说得这么暧昧?”

“一定是有人在某处做了恐怖的事，触怒了神，才会发生不可能的怪事。”

“比如恐怖的事?”

“有人杀了神，还分尸。”

“你相信神吗?”

“只要碰到麻烦，大家都会看到神。”

青山的口吻听起来有些许从容，让京子更加相信自己的猜测。青山一定瞒了我什么，说不定是想让我高兴的事。

车子在夜晚的马路上疾驶，青山一直盯着前方，在黑暗中，沿途林景陆续往后远离。京子一边享受急速的心跳，一边想着前夫，真想对他说，“人生真是你所无法想象的充满戏剧性啊。”

*

丰田一直抬头看着自己曾经待过的公司。公司位于仙台知名的办公大楼内，占据着十五楼到十八楼，丰田以前的部门在十五楼。舟木曾经在同一层楼的会议室里装糊涂地问他“你在公司待了几年?”，他甚至连白板的位置都还记得。

他用力握紧手上的牵绳。

丰田不知道舟木住在哪里，听说舟木在仙台市内有房子，但是不知道在哪一区。丰田选择了再简单不过的做法，就是埋伏在公司外面等舟木出来。

他打公用电话告诉舟木，“你赶快回家吧，你家遭小偷了。”这种老套的内容连他自己都快笑出来。虽然舟木生气地大声回问，但他二话不说便挂断了电话。

他猜这通电话应该有效，不论是谁只要接到这种电话，一定会立刻冲出公司。

丰田打算等舟木一到家，立刻对他开枪，之后再想办法伪装成强盗杀人之类的状况。一想到这时候还在考虑自己怎么脱身，丰田不禁也觉得好笑。

大楼有两个出入口，只要一过晚上六点，侧门的铁卷门就会拉下，所有人只能从正门的自动门进出。所以，丰田牵着狗站在看得见正门玄关的地方。

在某私立高中前正好有个巴士站，不远处有张长椅，似乎是撤除旧巴士站之后留下来的，不过还是可以坐。

三个高中女生就站在他的正前方聊天，她们并没有打扰到丰田，反而刚好提供了他隐身的屏障。

狗以一副研究的表情窥视着那些高中女生。

“对了，那个，你们听说了吗，那个?”小个子女生以高亢的声音说道，“被分尸的尸体。”

“我听过。”其余两人其中有一人这么说，另一人不高兴地问道，“什么事啊?”

最先提起这个话题的女孩，似乎因为其中一人已经知道这件事，显得不太开心。不过还是继续说，“分尸案不是人尽皆知吗?”

“那个真的好恐怖哦，好像是有个年轻人被杀。”

“但是听说实际上不是分尸案哦。”发色漂白的女孩得意扬扬地说道。

“什么意恩?”

“据说是尸体随意变成一块一块的。”另一个女孩抢先回答。

丰田受不了地看看她们，这么无聊的内容有什么乐趣可言?

“你是说尸体被切开了吗?”

“对、对，本来应该埋好的尸体，突然变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又黏在一起，在街上走动，接着又变成一块一块的。”

“为什么又变成一块一块的?”

听得入神的女孩一脸认真地反问。丰田听到她的话，也差点笑了出来。

是啊，为什么又变成一块一块?尸体变成一块一块，再黏在一起究竟有什么意义?不论什么时代都有可能出现都市传说，但是这群高中女生的对话实在太荒谬了。

这时，丰田发现舟木从大楼走了出来，他条件反射地起身，随即警觉不可太过招摇，于是又坐回长椅上。

幸运的是舟木是一个人，他抱着夸张的大公文包匆匆下楼。

丰田别过脸去，看了老狗一眼，又转头确认舟木已先行离开后，也跟着迈开脚步。

带着狗对丰田而言是件好事，拼命移动短腿的老狗看起来很可爱。

舟木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不过并没有回头。

丰田的尾随十分顺利。然而，当他开始担心舟木该不会就这么走回家时，舟木突然有所行动。

他走近马路，举手招出租车。

丰田在心中咒骂自己的失误，为什么没想到这一招呢?舟木当然会搭乘交通工具回家啊。不论是地铁、公交车、私家车，不管他搭哪一种，当然都不是带着狗的自己跟得上的，他为自己的愚蠢感到可笑。

他开始思考，为了立刻下判断拼命动脑筋。

要不要搭出租车追?要追的话，老狗怎么办?狗可以上车不会造成麻烦吗?

他听到有人说，把狗放在这里吧。然而，附近并没有人跟他搭话，所以这一定是自己的声音。丰田开始犹豫，他看了狗一眼，后者只是一脸随你高兴的表情。

这时，他才反应过来，自己本来就没有义务要带着这只狗。他没有理由非得带着这只年老的流浪狗四处走，也没有必要养它。

幸好舟木一直招不到出租车，他高举着手臂不耐烦地跺着脚。

丰田交替地看着狗和舟木，还是应该以复仇为优先。说不定狗也在为陪着书田复仇这件事感到困扰呢。不对，他立刻打消这个念头，他想起老狗眺望夕阳时的侧脸，是谁被那张勇敢而悠闲的侧脸激励了呢?“你要放弃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伙伴吗?还有谁会把你当做同伴呢?”

好不容易有辆出租车驶近舟木。

丰田也慌张地走向马路，抬手招出租车，幸好他一举手就有车子靠了过来。

舟木搭的车一发动，丰田招的那辆车也同时打开车门。这时，丰田在搭车之前，先高声问道，“狗也可以上车吧。”

司机是个体格良好的平头男子，脸颊上似乎有伤疤。他以充满威力的低沉嗓音拒绝道，“当然不行。”

“这是导盲犬!”丰田使尽吃奶力气大吼，“导盲犬可以的吧。”

他硬是上车，将老狗抱在膝盖上。

“你说什么?”平头司机的脸瞬间沉下来。

“拜托你!拜托你追前面那辆车!”丰田以不容他人拒绝的气势，快速说道，“你如果不让导盲犬搭车会有问题的！是社会问题，对你公司也会造成困扰。”

“你不是看得见吗?”司机一边回头一边说道，不过脸上已经没有生气的表情，甚至可以说是一脸愉快。“追前面那辆出租车是吧。”这次他面朝前方说道，用力踩下油门。

丰田的身体猛然陷进座椅，方才的气势已消失无踪，发出胆怯的声音响应。老狗还是乖乖地被他抱着。

舟木搭的出租车在两个大型十字路口转弯，走的路线并没有太复杂。

“这是抓奸吗?”司机从容不迫地问道。

“不，不是。”

“你这声音听起来还真老实，刚刚的气势跑到哪里去了?我还是第一次载到像你这样的客人。”

“是吗?”丰田看着放在副驾驶座前的司机照片，不禁挺直了背脊。司机以前似乎是光头，没有笑容的表情看来更是威严十足。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长得像柴犬的导盲犬。”司机豪爽地笑了起来。

车子经过仙台车站，往北走了五分钟后，进入住宅区。“你知道这叫双子星大厦吗?”听到司机这么说，丰田透过挡风玻璃看着前方。

收音机传来新闻报道，“有抢案。”听到这句话，丰田吓得差点从座椅上弹起。

“听说抢匪占领了银行。”这句话让丰田安心了下来。这跟自己的邮局抢案是两码予事。司机说的似乎是仙台车站前的银行遭歹徒挟持人质案件。丰田越来越觉得这世上真的会同时发生各种事。新闻重复报道的似乎是部分人质已获释，他们都被迫戴上了庙会庆典的面具。丰田只是觉得这世上还真是无奇不有啊。

在前方出租车亮起方向灯的同时，丰田这辆出租车也慢了下来，渐渐靠近大厦。他可以理解为什么建筑物被称为双子星大厦，因为两栋细长的大楼并排站在住宅区内。屋顶上有着巨大的球形物体，不知道是无用的标志还是蓄水槽，或者是居民专用的天文台，整栋建筑物看起来好像巨人。

舟木就在大厦前下车。

“抱歉，我在这里下车。”丰田对司机说完之后，打开那既厚度也无重量的皮夹，里面只有几张提款卡和电话卡，真是再穷酸不过了。

幸好现金还够付显示的金额，手边的现金只剩下三千日元。

虽然也可以提领银行存款，但是不安感排山倒海而来，他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失业的现实。

“请小心脚边。”收下车钱的司机打开了车门。

“脚边还是看得见的。”丰田回应。

“你果然看得见嘛。”

“对……对不起。” .

“没关系，下车吧。”平头司机露出了讨喜的笑脸。

丰田目送着静静掉头的出租车离去后，牵着老狗走近大厦。在住宅区牵狗散步，并不太会引起注意。

从这大厦的高级外观看来，里面的情况跟丰田想象的相反。门口并没有自动锁的保安装置。虽然出乎意料，不过却帮了大忙。丰田没想过该怎么闯过自动锁的保安装置。

他站在入口处的玻璃门旁，进去之前伸手摸了一下藏在身后的手枪。他确认了一下弹匣，心想得先放子弹进去。里面只有一发，是之前开枪打年轻人时剩下的。

这一瞬间，栩栩如生的回忆又回到丰田的脑海里，他想起了本打算忘记的事情。自己开枪伤人的场面又在脑中苏醒。

年轻人倒在枪口下的样子，扣下扳机瞬间的心跳声，仿佛在远处响起的枪声。是啊，我开枪打人了。那个年轻人是不是抱着伤脚进医院了?治得好吗?他会因为那一枪负担着一辈子都治不好的伤吗?被铅弹打进身体的瞬间，究竟有多痛?不安和罪恶感宛如洪水般涨满了他的大脑。

自己有资格开枪打那个年轻人吗?到底哪一边才是有身，哪一边非逃走不可?

抢邮局的人也是我，虽然以未遂收场，但我的确在邮局枪了。

丰田几乎为了不安和罪恶感一屁股坐在地上，好不容易才忍了下来。

因为失业而失去未来的你，抱着不安和手枪引起的骚动，根本就没有了不起到足以被称为骚动，所以你只要做好心理准备，再去做就行了。丰田如此说服自己，他用力地挺直颤抖的双腿，将手枪放回背后，握紧拳头。

他看了狗一眼，用手抚摸它的背，“不用害怕，然后，不要离开我。”

他在口中念了几次像咒语般的台词。只觉得不说话的狗，正默默地鼓舞自己。

他用力吸一口气，然后闭气，确定自己的心跳声之后，再吐出一大口气。

他将狗绑在距离入口楼梯数米处一张长椅旁的消防栓上。将老狗带进建筑物里没什么好处，太引人注意，万一又发生打斗，他也照顾不了它。

老狗看着丰田，似乎对他说，“拜托你回去时不要忘了我。”

一走进大厦就看到整排信箱，他稍微看了一下，立刻发现写着“舟木”的信箱，写着505。

丰田告诉自己，“这绝对是该做的事。”然后按了电梯上行的按钮。就算是私怨也无所谓，他又想。电梯传来有品味的铃声，门也同时打开了，丰田走了进去。不知为什么，后辈说的那一句“丰田先生，下次我们一起去喝酒吧”在耳边响起。

他心想，不能后悔了。气势十足地关上电梯门。

505号不难找，一层楼也不到十户。

门口挂着写有“舟木”二字的豪华名牌。愤怒像没有止尽的般不断涌出，他好不容易才压抑下来。

丰田再次确认身后的手枪。

在他伸手之前，505号房的门打开了。

丰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眼前的门被用力打开，有人冲了出来。

就是现在，快开枪!丰田这才想起自己该做的事。他拔出手枪，摆出一个不怎么稳的姿势，对着冲出来的男人喊道：“站住!”他连对方的长相也不确认，就将枪口朝向对方。“就这样转过来!还记得我是谁吗?”

丰田打算将累积在心底的话通通说出来，他想朝对方吼出嘲有的怨恨。此时，过往的种种在他脑海里浮现，有些是他记得的场面，有些是他觉得漠然的事。“你在公司待了几年?”他想翅舟木说这句话的表情。在他离职那天，没有人送行，他只能看稠电梯下行的楼层显示；参加二次就业的面试时，连他的履历表看没看就说“很遗憾”的面试官的表情；还有一脸欣喜地表示“瑚次应该没问题吧”的职业介绍所负责人的脸孔；以及坐在长椅上，喃喃自语“我想工作”的自己。对了，耳机在哪?现在应该听Here comes the Sun才对。他想起离家时，儿子脸上的表情像在看着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不听披头士不行。他想起在十平方米大删房间内，整日等待录取通知电话的自己。他想起那个故意

说“现在几乎没有管理职缺哦”的男人，当自己回答要找的是专业职缺时，对方立刻表示“可是，设计工作若不是年轻人的话……”披头士在哪里?他想起井口推着轮椅儿子的模样。他说过“这世上哪有什么没问题的事。”妻子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她淡淡地说道，“你什么都不会啊!”

我要打死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舟木，丰田心想。

手指已经扣在扳机上，随时准备开枪。

此时，对方冷静地说：“你好激动。”

这时候，丰田才看清楚对方的长相。

眼前的男人并非舟木，是个陌生人。虽然从舟木家冲出不过的确不是那个上司。

弄错人了，丰田脸色惨白。对方却一脸无所谓地站在枪口前，毫无现实感。对方大约三十五岁以上，脸上的胡碴很适合他。

对方看起来不像公司职员，也不像丰田那样找不到工作，像破抹布般落魄不堪。相反地，这男人全身散发着从容不迫的气质。那从容不迫的程度令人羡慕，虽然不知他是什么来头，但丰田就是艳羡不已。

“舟木呢?”丰田勉强让自己从混乱中冷静下来问道，“舟木在哪里?”

“舟木?啊，你是说这家的主人吗?”男人缓缓地说道，“他倒在房间里。我什么都没做，他自己大吵大闹撞到头了。你又是谁?”

“我……我……”他总不能说自己是为了打死舟木而来的。

“我也被耍了。”男人似乎毫不在意丰田是谁，“没想到他居然在这时候回来，他今天不是要开会吗?”

丰田很困惑，这人在说什么?

“我本来还在想，如果晚上过来的话，应该可以顺利办完，没想到还是不行。看来这栋大厦跟我无缘啊。”

“你是谁?”

“我姓黑泽，是来舟木先生家闯宅门的小偷。我本来打算突然出现、突然消失的。”

“什么?”

“你第一次看到小偷吗?”

丰田无法理解这男人为何要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他，男人像是看透一切地说道，“拿着枪准备扣扳机的男人，大致上都算是小偷，跟我同一边的，所以我才向你自我介绍。”

这时候，从对方背后传来“小偷”的声音，是舟木的声音。

丰田立刻放下原本举着的手枪，塞回裤腰里。许久没听到上声音，令他歇斯底里到清醒了过来，他甚至忘了自己是为了口朝向那个歇斯底里男人才来这里的。

“我要消失了。”丰田听到那个自称黑泽的男人说道。

“咦？”丰田不禁发出声音。

舟木从玄关冲了出来，喘着气嚷着“有小偷”。当他看到丰田时，讶异地“咦”了一声。他连鞋子都没穿。

“啊，晚安。”丰田打了个愚蠢的招呼，“好久不见。”

“你……你是……”舟木将歪掉的眼镜推回鼻梁上，看来他连丰田姓什么都不记得了。

“遭小偷了吗?”

“小偷，对!是小偷不是你，是另一个。”

丰田转头看了看后面。

那男人消失了。

他消失得比烟还快，究竟是冲向了安全门?还是算好时机走进了电梯?要不就是使用了某种直接从这个空间消失的魔法?

“小偷，没有啊!”丰田说，“消失了。”

“你说什么?”舟木激动地抓着头。

“你被偷了什么?”

“我不知道，有人打电话跟我说家里遭小偷。”

舟木毫不在意站在一旁的丰田。

丰田并不愤怒，只是觉得滑稽。舟木连被偷了什么都不晓得，只是被闯空门就惊慌失措，这样的舟木看起来真渺小。反而是那个小偷，显得更堂堂正正。

丰田伸手握住背后的手枪。

他知道现在是开枪的好时机，对方激动得整张脸皱成一团。他扪心自问，此人有开枪的价值吗?

“钱!说不定钱被偷了。”舟木说着，打算重新走回屋内。

一想到自己居然被这种男人开除，丰田就觉得悲惨不已为舟木的一句话而失去工作、丧失自信、失去心灵的平静，到这些就让丰田感到悲哀。然而舟木似乎完全没将他放在眼里。他放开手枪，垂下肩膀，“舟木先生。”他喊住舟木。

对方的双眼红得像猴眼，显然激动得不得了，大概是要急着报警。“干什么?”

丰田将手指弯成手枪形状，指向舟木的眉间。

对方皱起眉头，毫不在意地转身进屋，留下丰田。

就这样吧。丰田叹了一口气，感觉却比方才轻松许多。他自己也不清楚，这是为什么呢?

他听到大厦外面传来狗叫声。与其说是看门狗的叫声，不如说是呼唤丰田的声音。

“砰!”他小声地说道，挥动着弯成手枪形状的手指。

然后慌张地环顾四周，想要找寻变魔术般消失的小偷的身影。

6

“我回来了。”

黑泽开门一看，佐佐冈还是维持着他出门前的姿态。

“你这趟厕所去得还真够久的。”佐佐冈说道。

“说不定我真的从这里消失，跑去干了一票呢。”黑泽故意夸张地做着深呼吸。

“这一票的成果呢?”

黑泽刻意掏了一下口袋，故作苦闷地说道，“什么都没有。然后走回沙发，对佐佐冈说，“接下来，露一手给你看。”

“露一手?”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今天给你当场演示一下，小偷到底在做什么。”

“不用了。”佐佐冈一脸犹疑的表情和学生时代一模一样。

“别客气。我已经完全掌握你现在的状况，涡虫危机、辞职及独立失败，最重要的是深受你爱妻的问题的困扰。”

“深受困扰?或许真是这样。”

“对了，你为什么进来这个房间?”

黑泽停下动作。直到方才为止，他都不曾注意过这个最重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问呢?

“咦?”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栋大厦的这个房间里出现吗?”

“因为你是职业小偷?”

“正是如此。”黑泽开心地笑了。

“这户人家有值得你偷的价值。”

“不要再谈我的事了。”只要被问到自己的事，黑泽就很不好意思，“我问的是你的事。”

“你从刚开始就一直在问我问题。”

“你为什么决定要偷这个房间?”

“我遇上一件怪事。”佐佐冈慎重地选择词汇，开口说道，“我最近只觉得前途茫茫，像个亡灵般活着。”

“容我多嘴，亡灵是不会活着的。”

佐佐冈抓了抓头，“我早上就出门，离开那个有我太太在的家，跑去职业介绍所。有时候会接受面试，很晚才回家。因为跟我太太相处实在太痛苦，所以我总是很晚才回去。”

黑泽很想说，既然如此，不如早早离婚算了。不过他犹豫最好还是不要插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也走投无路了。对我来说，很久来的仙台市区简直就是陌生国度，我总是茫然地在商店街走整天只等着太阳下山。我在路上四处闲荡，什么都不做，只待时间流逝。但是，今天碰到一个奇怪的年轻人。”

“奇怪?”

“他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不想和他扯上关系。正当我打算头经过他身边时，他突然抓住我的肩膀，说了一个地方，并立刻过去。”

黑泽稍稍歪头表示不解。

“是真的。对方突然这么说，我也不是记得很清楚，但是的这栋大厦。那男人一直念着这里的住址，说道‘快去’。”

黑泽无法理解佐佐冈说的话。到底有谁知道这栋大厦呢?可能是一些同行，不过如果有几个人知道，等于大家都知道，这是圈内的常识。

接着，黑泽突然想到，对方该不会是白天邀请过他的那个男人吧。“要不要干一票?”那个男人这样邀请他。如果是，对方当然知道这栋大厦，因为是黑泽告诉他的。

若真是如此，那么佐佐冈碰上的年轻人，或许就是白天追着黑泽跑的青年。那个虽然已经落后牛顿一大截，但仍然从苹果掉落一事发现万有引力的年轻人。难道是因为黑泽拒绝加入他们的计划，心生不满吗?他打算四处散播黑泽在这栋大厦的消息，扰乱黑泽的工作吗?

不可能有这种事，黑泽立刻打消这个念头。

那男人虽然有他愚蠢、肤浅之处，但不会有空找黑泽这种无聊的麻烦，他也不是那么阴险的人。

“所以你就被那个年轻人唆使，跑到这里来了?”

如果那么容易就把人拉来这里，那么这个房间不用几个小时就客满了。

“那个年轻人很不可思议。刚开始我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满脑子只想赶快逃离现场。然而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发现一件事。”

“什么事?”

“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这真是太滑稽了，连可以安心躲藏的地方也没有。这时候，我想起他说的话，想起这栋大厦的住址。我明明不打算仔细听的，却连门牌号都能清楚地记起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压根儿不想记得对方随口说的话，却还是记了下来。当我清醒时，已经搭上巴士抵达这附近，朝着那个住址走去，不知什么时候就走到这里来了。”

“接着你就在这里碰到我。”

“我记得大厦的名字和楼层，但是不太记得房号，大概是那个年轻人没讲清楚。只是，当我茫然地走来走去时，发现有一户的房门虚掩着。”

“啊!”

黑泽为自己的失态苦笑不已。“上班”时，他习惯在潜入房间前锁上大门，这是他的例行程序。然而，只有这间房疏忽了。他原本打算立刻离开，所以没注意到其他细节，不过这不能当做借口。

“我就呆呆的，像是被吸进来似的走进来，然后发现了你。”

“还好你走进来是遇到我，如果碰上其他小偷，说不定已经吵起来了。最近，那些外国家伙下手的范围越来越广，就算被屋主发现也不怕，听说他们还用刀杀死房里的宠物狗或猫。像你这样一脸毫无生气地走进来，说不定会被当成一只老实的宠物。”

“但是，你居然就这样半开着门偷东西，还真是大胆。职业小偷都是这样吗?”

佐佐冈看来并没有讽刺的意思，但黑泽因为被戳到痛处，不高兴地皱了眉头。“这是因为……”话说到一半，他就打消了说明的念头。

“不说这个了。总之，我来示范我的工作方式，免学费。”

“不用了。”佐佐冈毫不起劲地说着，黑泽啪啪啪地拍手。

“好了，快点站起来，接下来要找保险库，找到钱的话，我们一人一半。”

未曾与人合作过的黑泽，发现这是自己第一次说“一人一半”，意外地发现听起来感觉也不差。佐佐冈站了起来。

“首先，你看了这个房间了解到了哪些东西?你先试着想象屋主是个什么样的人，试着推测屋主的性格，如果是男人的话，他会以什么方式将财产藏在哪里?”

佐佐冈困扰地环顾房间。“房间收拾得很整齐，只是没什么高级家具，说起来是个毫无情趣的房间。”

“你还真敏锐。”黑泽苦笑道，“屋主很注意整顿周遭的环境，是个一板一眼的人，工作认真，以自己的工作为荣。房间里之所以什么都没有，是因为他并不喜欢待在家里。”

“单身吗?”

“单身的帅哥。”

“在闯进民宅之前，你做了多少准备?”

“屋主大致的状况，我都很清楚。”

“连房间配置都先调查清楚了吗?”

佐佐冈大概是想起了打开建筑物平面图、商讨对策的银行抢匪模样。

“怎么可能!那样一来乐趣就少了一大半。如果发现下手的目标，我会花一段时间调查对方的生活节奏，踏踏实实地下一番工夫。如此一来，可以想象对方前半生过着怎么样的生活，这是对自己的观察力和想象力的测试，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胜负之争。只要奋力通过这一关，那么对方的房间布置之类，根本不需要实际考察看到也能够一清二楚。所以对我来说，潜入房间，得知自己的想象有多正确的那一瞬间，是我最大的乐趣。”

“那么，这个房间符合你的想象吗?”

“完全符合，我简直就是神准的算命师。”黑泽这么说着，以右手指着走廊说，“我们去书房吧。”

书房是个约十五平方米大，十分宽敞的西式房间，地板铺着灰色地毯，门口的左边摆着两个书柜，正面有张黑色书桌，四面是漂亮的驼色墙壁。整个房间虽然呈现狭长的长方形，却丝毫不感到拥挤。“多么奢侈的书房啊。”

“这和你想像的书房一样吗？”佐佐冈充满兴趣地跟在后面问道。但是他似乎不好意思露骨地环顾整个房间，显得有点客气。

“跟我想像的一模一样啊。”黑泽毫不客气地走进书房，“住在这么干净整洁的房间里，这男人的想法必定也很单纯，他一定贯彻简单最美的生活信念。认为钱就应该放在保险箱内，而保险箱也一定得放在书房。东西如果不放在应该存放的地方，他就浑身不对劲。橘子就该摆在镜饼①上，鸽子就该住在时钟里。”

黑泽一边喃喃说着，一边在书桌周围寻找什么。他不拉开抽屉，而是弯下腰看着椅子下方的空间。佐佐冈虽然还是有点不好意思，不过他一边担心是否会突然传来脚步声，一边还是拿起了桌上的笔把玩，对着蹲在地上的黑泽说，“不用检查抽屉吗?”

“我的直觉告诉我，那个抽屉里根本不值一看。你打开看看，里面大概只有手电筒吧。”

“不一定吧，说不定钱就藏在这种地方。”说着佐佐冈慎重地拉开抽屉，“啊”了一声后，“有手电筒。”他取出一支细长的手电筒。

“我就说吧。”黑泽从一旁抢过手电筒，将它放回抽屉后关上。

“我好像在看你变魔术。”佐佐冈一脸的惊讶。

“因为我是专家啊。”黑泽搞笑地说完后，指着房间角落说道，“你看，保险箱就在那里。”

佐佐冈慌张地转身，顺着黑泽指出的方向看去，“在那里!?”

“没错。”

“那里只有壁橱啊。”

黑泽指的方向有个咖啡色壁橱，左半边安着玻璃门，里面摆右边的木制门紧闭着。

“你打开了就知道，保险箱就在里面。”

“你为什么会知道?对了，你已经调查过了。”

“怎么可能?我根本没调查过。听好了，从这家主人的性格来看，他的所有财产一定就在这个房间的壁橱里。‘根本不需要什么标识。小偷一定会把宝物埋在鬼屋的地板下、无人岛上或是有一根树枝别显眼的枯树底下等地方。’”

——

① 镜饼因类似古代的铜镜而得名，指供奉给神灵的扁圆形年糕，日本的家庭在过新年的时候供奉在家中祈求新的年顺利平安。

“你在说什么?啊，这是什么?”

“这是汤姆·索亚的台词。他打算凭着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找到宝物，我跟他比起来还算好吧。”

黑泽走近壁橱，佐佐冈跟在后面。

“听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在大学里刚认识你时，你说过‘我最讨厌夏洛克·福尔摩斯和汤姆·索亚’。”

“真的吗?”黑泽是真的已经不记得自己这么说过，他回头反问佐佐冈。

“你说‘因为他们都抽烟’。”

“我还真是一天到晚随便瞎说啊。”

黑泽像是批评不认识的人似的说着，在壁橱前面蹲了下来。

“保险箱真的在这里吗?”

“没错。”

“这壁橱的品味真差。”佐佐冈说道，他似乎不小心脱口说出了真正的感想。黑泽受不了似的抬头看着他，“要不要来打赌里面有没有保险箱?”

“我没有什么可以拿来赌的。”

“如果有保险箱的话，你就得照我的建议行事。”

“建议?”

“这些年来，我一直持续偷窃这份孤独的工作，对于没有人听我说话这件事情感到愕然。只要是人都希望听到他人的忠告，同时也希望给他人建议，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吗?”

“因为任何人都是人生的新手，大家都想不负责任地给别人建议，想要摆摆前辈的架子。”

“你也是这样吗?”

黑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像是表演魔术给身后的佐佐冈看似的，伸手将壁橱的门快速向右拉开。上过漆的门无声无息地打开了，里面有一个单调的冷色系保险箱。 .

他对身后的佐佐冈说道，“你看。”

“你什么都知道啊。”佐佐冈再次说道。

黑泽两手将头发向上梳拢，重新振作地吐了一口气，“打开它吧。”

他听见佐佐冈吞了一口口水。

“为什么是你在紧张啊?”黑泽一边用手转着保险箱上的转盘一边问友人。

“呃……”佐佐冈含糊不清地回答，“呃……因为我这辈子到现在都是脚踏实地走过来。”

“这我知道。”

“我从来没碰过这类的犯罪行为，所以很心虚。”

“偷钱是我的工作，你只不过是在旁边看而已。”

“但是，我现在就站在你后面，看你打开保险箱。”

“你又没犯罪，没有必要愧疚。”黑泽紧盯着转盘上的数字，将全副精神集中在指尖，缓缓地转动转盘。

*

“怎么了?不舒服吗?”冢本问道。

那声音从后脑勺传来，河原崎发现自己握笔的手停了下来。

“我在发呆。”

“注意力集中的人，似乎只要一放松就会开始发呆啊。”

“不… …不是这样的。”

那到底是什么?河原崎脑中响起了警报。

他无意识地动着铅笔，在素描簿上描画着黑线，画出了和他原本想画的内容不同的素描。他拼命画着尸体左脚跟的手术痕迹，完全停不下来。

河原崎想起来了，这和老爸的做法一模一样。

“听好了，喂，你在听我说话吗?”他想起父亲高声说话的模样。

那是在棒球训练场。父亲戴着帽檐折弯的红帽，拿着球棒摆出准备姿势，对着铁丝网另一边的河原崎说道，“听好了，人都会有讨厌的、烦恼的、在意的事，不要去想它们。这种事只要一思考，就会变得更严重。如果只是放在心上，就不会那么沉重，用脑袋去想的话就完了。”

说着，他用手里的球棒迎向飞来的球，挥棒落空。

“记住，要在思考之前就先挥动球棒。这样一来，心里的郁闷及不愉快就会通通逃出去。要在那些东西进入脑袋之前，先将它们从身体里赶出去。”又有一个球飞过来：这次球与左手擦过，发出沉重的声响。

说不定父亲是在拒绝思考关于负债、补习班的经营状况，甚至是家庭的事情。就连自己的儿子，都会在某一次的击打棒球中飞到九霄云外去。

这和自己以画画来逃避是一样的。

“思考是没有任何好处的，特别是我和你这样不论做什么都会失败的人，更是如此。”他记得拿着球棒的父亲的确这么说过，“比如说，碰到三岔路口时，不是得选一条路吗?如果是我和你，通常都会选到错的那一条。我们只会在事后后悔，早知道这么选就好了，早知道选那条路就好了。不思考才是正确的，你要注意，越是拼命思考就越容易搞砸事情。记住，在思考之前就先挥棒。”

河原崎摇头驱走关于父亲的回忆，翻动着素描簿。

他换个角度再次画起左脚，他心无旁骛地画着，只有铅笔擦纸面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他一点都不觉得正在动的右手是身的一部分。

“你没事吧?”冢本拍了拍河原崎的肩膀。

河原崎条件反射地合上素描簿，大梦初醒般地环顾整个房间。冢本站在一旁，右手拿着锯子，尖端沾着犹如干掉的颜料般的红色血迹。那一点都不像血迹，毫无现实感，透明雨衣上也溅到了血迹。

河原崎看了尸体一眼，被切下手臂的丑陋尸体看起来很奇怪，不协调的程度令人感到恶心。趁河原崎不注意的时候，两只手臂都己从肩膀被切下，可以看到鲜血淋漓的骨头，一股血液的腥臭味冲进河原崎的鼻腔。

我要吐了——在看到尸体的瞬间，河原崎已经做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想吐的感觉。

冢本就这么拿着锯子，也不擦去满头的汗水。

“手……手臂被你切断了吗?”河原崎毫无现实感地淡淡吐出这句话。

“接下来是脚。”

冢本这么说着，“你没事吧?画得还顺利吧?”

“应该吧。”河原崎回答。

“咚”的一声，冢本把手臂放在河原崎面前，一开始他还没发现那是手臂，只是有一股臭味飘来，让他慌张地屏住了呼吸。冢本粗鲁地将切下来的两只手臂并排放在河原崎面前。“你从被切下来的部分开始画吧。首先是手臂，你就这样把神的零件一个一个画下来吧。”

神的零件，河原崎记住了这个词。

“你随便摸一下吧。”因为冢本这么说，河原崎害怕地用食指摸了摸那两只手臂，但是他没有任何感觉。

河原崎心中充塞着压抑不了的各种疑问，他害怕那些疑问会以语言的形态出现在脑袋里。

他焦急地想着，要赶快将它们赶出身体。就像父亲不停地挥自己也得用铅笔在纸上一直画。若不这么做，就得面对自己的疑问。他再度打开素描簿。

冢本从背后窥看他：“真是无话可说，你是最好的记录者。”又说，“选择了你表示我没看错人。”

河原崎本想回应，“比起这个，我更想赶快翻到下一页，继续画下去。”但是他说不出口，嘴唇只是一张一合地蠕动着。

“等一下，为什么这几页画的都是脚?”

冢本突然问道。

河原崎不知该怎么回答：“那是无意识地画下来的。”

冢本的脸色暗了下来：“无意识地?”

“我当时在想关于神的事。”河原崎脱口说出本来不想说的话。不论怎么努力也无法隐藏的心情，就这么说了出来。

不能说出来。这些郁闷、难以纾解的感情应该在成为话语之前，就在素描簿上宣泄出来。他翻开新的一页，打算继续动笔。

然而，冢本又阻止了他。“你说的神是指高桥先生吗?让我再看一次刚刚那几页，他的脚你为什么画了那么多页?”

“你刚刚说过了。”河原崎觉得再不快点画，自己又要说出不该说的话了。“你刚刚说‘完全站在旁观者角度、不受任何时间及空间限制的神，不会这么简单就死去的。’所以，我想这位应该不是神吧。”

“我是这么说了。”冢本的口气有种“那又怎样”的情绪。

“我认为那位一定是神。为了拯救我们而现身的他，除了神，不可能是其他人类。”

“你要这么想是你的自由，但是那和你画脚有什么关系?”

“不，我想说的是… …”河原崎说到这里便闭上了嘴，多说无益。他再次看着素描簿，不继续画不行。

但是，冢本将手放在了素描簿上。

“你想说什么?”

“我… …我想说的是… …”河原崎结巴了起来。他想大叫“我什么都不想说，我只想继续画。”

“你到底想说什么?”冢本下唇突出，一脸凶恶。“算了，现在就做你该做的事，好好画吧。我要继续解剖尸体了。”

“是啊。”河原崎告诉自己只要做好该做的事就行了，这次总算可以继续动笔了。

河原崎并未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听着凯斯·杰瑞特弹奏的钢琴，他画着手臂，画下骨头的横切面，也画下弯曲的指尖。

他仔细而翔实地画下手臂，并认为从这件事似乎还会衍生出某种事物。像这样将超越现实的真实仔细地画在纸上，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一点也不奇怪。

河原崎只是一心一意地让铅笔在画纸上飞舞。

另一方面，冢本平静地持续着解剖工作。他带着手套的手稳稳地握住锯子，锯断了尸体的双腿。河原崎只要一停下握笔的手，锯子声就会传入耳中。冢本发出锯木般的声音，一心一意地切割着尸体。

又是“咚”的一声，河原崎抬头一看，和方才的手臂一样，被切断的一条腿放在他眼前。这条腿从鼠蹊部以下大约十厘米的地方被切断，膝关节稍微弯曲。或许是因为死后僵硬的关系，“嗖”地在眼前摆上的一条腿看起来十分滑稽，就像放着一块巨大的鸡翅排。冢本接着放下另一条腿。

冢本似乎对河原崎说了什么，但是他没听进去，只是翻开素描簿新的一页，继续画腿。他默默地动笔，什么都不想地一直画着眼前的题材。

锯子声持续了好一阵子，悦耳的钢琴声不断响着，鲍勃·迪伦在隔壁房间唱着歌。河原崎的动笔声和这些声音混杂在一起，产生一种大家一起演奏的错觉。

不知究竟过了多久。

他已经画了二十页以上，没有一页失败。铅笔也已经换了五支。他发现血液和生肉的腥臭味已经沉淀在空气中。

“签名。”突然有个声音这么说。

他抬头一看，发现拿着锯子的冢本指着他说：“在作品上签名，都是这样的吧?在你画好的作品上，留下这是你的画的证据。”冢本的表情看起来很恐怖。

“啊，嗯。”河原崎至今从未认为留下签名是很重要的事。他总是一心一意地画下又擦掉线条，从未想过要在画完之后写下自己的名字。对

画家而言，签名有什么意义?是表示自己完成一幅画?还是表达自己不会再修改的决心?

他翻回第一页，重新检视自己的作品。

画得还不错，他看了刚开始那几页，这么想。他在一些比较在意的地方添加线条，不过并没有需要再加强的部分。

他在左下角签下了“河”这个字。想到自己是在河边看到高桥的，就觉得“河”这个字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既是自己的名字，又是遇见高桥的地方：“河”。

签完名之后，他又开始画起眼前的腿。

而冢本则以一种终于到达最后阶段的表情，将锯子靠近尸体的脖子。他在尸体的后脑勺垫了一个抱枕，将刀刃靠近被抬高的脖颈。

河原崎和他四目相对，冢本隐隐一笑，那表情仿佛在说“我要下手了哦”。

河原崎将素描簿放在脚边，站起身。

他想再次确认脚跟上的手术痕迹。

他从牛仔裤的口袋里掏出白天在街上拿到的已揉成一团的海报，把它摊平。上头写着一行字“寻找下落不明的儿子”，寻找儿子的父母的那股拼命的心情，通过拙劣但充满诚意的手写字体，传达到河原崎的心里。

“后脚跟有手术痕迹。”海报上所写的特征并未指明是左脚还是右脚。他再次看了眼前的尸体，手术痕迹在左脚上。他交替看着海报上的文字和眼前的脚。

这只是单纯的偶然吗?

冢本开始移动锯子，头部终于要被切下了。河原崎觉得仿佛是自己的脑袋快被锯断似的。

这时候，他发现屋子里有不应季的蚊子在飞。

吸食树液的长脚蚊子从他面前飞过。

那只蚊子轻轻飞舞，似乎随时都会掉到地上般的柔弱，与其说在飞，不如说它只是在室内飘动。

“我看见了神，神就像蚊子一样的存在。”父亲的声音在脑中响起，那是幻听吗?

冢本发现蚊子朝自己的脸飞来，便放下锯子，粗鲁地拍死了那只蚊子。

河原崎脑中传来“啪”的一声，听起来像是蚊子被打死的回音，又像是自己脑袋里的齿轮松脱的声音。

冢本一脸漠然地捏起拍烂的蚊尸，扔到一旁。

河原崎握紧动笔的手。令他意外的是，自己看到蚊子被打死的瞬问的第一感觉，竟是父亲被亵渎的失落感。

在他不注意的时候，自己已经开始把素描簿涂黑了。

铅笔不停地在纸面上磨擦着，线条已经黑成一片，那不再是线条，而是一片阴影。黑影覆盖了白纸，整张纸一片漆黑。

冢本前后拉动锯子，切割着头部。

锯子的声音和河原崎铅笔磨擦纸面的声音，以相同的节奏充塞在室内，搅动着沉淀的空气。河原崎什么都没想，脑中混合着各种记忆和臆测，他完全搞不清楚现在的状况，只能靠着涂黑画纸勉强维持清醒。

他不知道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

冢本一度停下动作，确认锯齿的状况后，换了一把新的，再继续切锯头部。河原崎想起冢本说的“解剖”，他曾表示为了调查神的成分要进行解剖。

河原崎脑中突然出现了“我现在做的事真的值得吗”的疑问，就像是雪地里突然有嫩芽探出头来。

叩!球状物滚动的声音传来。

河原崎一开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球状物滚了半圈之后停下，发出了保龄球股的沉重闷响。被切断的头颅悲惨地滚到他面前。地板上有一颗头，仿佛走错舞台般的不协调，整个状况毫无现实感。

冢本终究是累得气喘吁吁，以袖子擦拭额头的汗水。

河原崎看着地上的头颅，一开始战战兢兢地不敢细看，后来才鼓起勇气看着头颅的正面，那的确是高桥的脸孔。神就算被切断脑袋，也会复活吗?河原崎摇头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在身体被切成六块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复活的。如果真有这种事，那绝非奇迹，不过是一场滑稽的演出罢了。

这么说来，高桥果然不是神吗?他自问自答。

“不对。”河原崎在内心否定了这个答案。

他一定得是神不可，而且神绝对不能像眼前的尸块一样散落一地。也就是说，河原崎眼前的事是不可能存在的。

既然不可能发生，那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河原崎茫茫然地想着。

冢本坐了下来，靠在河原崎对面的墙上，大大地吐了一口气。他脱下雨衣，揉成一团，放在脚边的塑料布上。他脸上一点都没有终于切断了神之首级的充实感，只有一种劳动者完成体力劳动的疲倦感。

河原崎又看了球状物一眼。

他仔细看着，脑中出现了自己方才说过的“人工制品”字眼。

同时，他“啊”了一声，脑中一片空白，眼前一片漆黑。

“人工制品。”

河原崎突然想到，滚到眼前的那张脸该不会是假货吧?如果那张毫无表情的脸是人工制品，那么一切就再清楚不过了。

那不就是某人戴上了高桥的面具吗?

河原崎迅速采取下一步动作，就像一个不停烦恼的怪人突然灵光一闪，开始出现冲动的行为，就是如此。

他把素描簿放在右边，起身靠近没有四肢的胴体。

“你在干什么?”他对冢本的怒声置若罔闻。

他第一次理解父亲从安全梯跳下来时的心情。此刻，他只觉得自己和明明没有翅膀却张开双手从十七楼跳下的父亲一样，这种直线思考的冲动行为果然是家族遗传。

河原崎快速地将手插入胴体下方，大叫一声。或许是因为他害怕触摸神的身体，为了驱离恐惧感，他“哇”地大喊了一声。

胴体翻了过去，发出“啪”的一声，一些血液飞散开来，胴体的背面朝上，塑料布上形成的血水洼，稍稍地晃动着。

他看着尸体的背部，发出了“啊”的叹息声。

胴体的背部非常干净，只有白皙的肌肤。

他两手按着快要跪下的膝盖，拼命地忍耐着。

尸体的脊椎骨周围有少许凹陷，脊椎骨的线条持续到臀部的位置，因为双腿已被切除，臀部的柔软双丘显得非常诡异。

因为缺了手脚，尸体的背部看起来好像一个奴隶。背部没有烧伤的痕迹，这对河原崎来说是决定性的一击。“那个晚上，那个晚上… …”茫然若失的河原崎喃喃自语。他想起了“那个晚上”的情形。此刻，河原崎宛如站在“那个晚上”的倾盆大雨中，他忆起在河边看到“高桥”的姿态，那是他人生中最宝贵的记忆。

在不知是慈悲或残酷的倾盆大雨中，裸露上半身在泥泞的河边抱着猫的美男子，背上有着烧伤的痕迹。

河原崎绝对不是看走眼，那也绝非数天之后就会消失的伤痕。

然而，此时横躺在眼前的赤裸尸体却没有那伤痕。

河原崎反复思考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疑问接二连三地不停涌出，无法整理的困惑和疑问在脑中团团转。他突然听到有人说“你不是早就知道为什么了吗”，可能是父亲的声音，又或许是自己的声音。

他偷看了冢本一眼。

冢本被河原崎突如其来的行为吓了一跳，沉默地望着他。

有人在他脑中大叫，不要移开视线!

他又看了地板上的四肢一眼，那些东西不过就只是肉块而已。

“冢本先生。”河原崎一放松，嘴巴就停不下来了。“冢本先生，这人究竟是… …”他咬牙切齿地问道。

“怎么了?”冢本说着，看了手边的锯子一眼，似乎打算拿锯子对付河原崎。

“这人究竟是谁?”

“你说什么?”

“这人并不是他。”河原崎终于说出口了，同时觉得全身气力都被抽光了。虽然震惊，但这也表示神还活着。他心情复杂地问道：“这人到底是谁!?”

“高桥先生。”

“胡说!”

“你这个白痴。”冢本再次佯装不懂地说，“如果这个人不是高桥先生，那么他又是谁?”

河原崎很清楚，当他看见脚后跟的手术痕迹时，就已经知道了。

“他是那个下落不明的男人。”他无力地呢喃道。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河原崎站起来，无力地垂下头。

“一定是蚊子的关系，因为蚊子被‘啪’的一声打死了。”他小声地说道。

*

抵达青山家门口时，京子正在打盹。

“你还真能睡。”青山的口气与其说是钦佩，不如说是轻蔑。

“当然能睡，不论什么时候我都能睡。”京子并非逞强。

京子厌烦地想着，居然花了那么多时间来到这里，为什么为了要杀那个女人就碰上这么多麻烦事呢?她越想越火大。

她再次向青山确认，你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吧。

“嗯。”青山握着方向盘答道。他慢慢地熄掉车灯，解开安全带。京子也解开了安全带，转了转脖子。

两人下车，一阵风正好吹上京予的脖颈。路灯等距地并列着，灯光照着京子他们站着的这一带，但是周围并不特别明亮。

她和青山隔着车子站着，心想，撞到人之后车子还能平安无事地开到这里真是幸运。如果撞了人之后，保险杆歪掉卡进车轮里，导致车子无法发动的话，那也没办法。这么说来，我还算是走运的。

“你老婆现在在做什么?”

京子隐藏自己的微笑，一直看着青山。你是不是已经先替我杀掉了那个讨厌的女人，还分尸了呢?对吧，然后你把尸块放进后备箱里吧?是你将尸体调包的吧?你为了我达成了约定啊。这么说来，我想起来了，你告诉车站前那个外国人的日文是“约定”啊。京子内心雀跃不已。

各种情绪在京子的脑海中穿梭来去，她拼命压抑着快要浮现的微笑。

“一定已经睡了。她说过傍晚就会回来。”青山带着有些不安的语气回答，指着自家的二楼。

“你不用再忍耐了。”

“什么?”

“你在说谎，对吧?”

青山脸色一暗，或者该说是发青：“什… …什么?”

京子看着青山，试探着他的真心：“算了，总之先去你家，接下来该怎么做吧。”

青山家算不上豪华，而是颇为朴素，算是这个住宅区到处都有的独栋住宅。在职业足球选手中，很多人只要能踢球就觉得很幸福了，青山就是这种典型。就算待遇再差，只要能站在球场上，在哪一队都待得下去。

“终于要下手了呢。”京子站在玄关前说道。青山拿看钥匙从后面走了过来。

京子心跳得很激烈，说不定青山已经杀了妻子。若非如此，那么那女人现在就是正在家里睡觉，那正如我所愿，终于能够解决那女人了。这股期待让京子兴奋不已。

快点!快点开门啊!她看着以不熟练的动作确认钥匙方向的青山，内心焦躁不已。

“京子，你为什么想跟我结婚?”青山突然开口问她。

“你干吗突然问这个?”现在可不是说这些麻烦事的时候。

“因为你不是一天到晚对我发脾气吗?你现在也很不高兴啊。”

“那是……那是因为你很单纯啊。只要可以踢球，你就觉得很幸福，我看到这样的你就觉得很安心，原来也有这种生活方式。”她小声而迅速地说出了真正的想法，她也想起一年到头追着人跑、忙碌不已的丈夫。“不要再说这些了，你赶快开门啊，还是你要跟我说真话?”

“真话?”

“就是后备箱里的尸体啊。”

京子回头指着车子后半部。她想问青山，“在那里面的是你太太吧?”

但是，此时却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

后备箱突然“砰”的一声打开了，仿佛有个透明人，穿着以夜色为名的服装，将钥匙插入了后备箱。

京子站在青山身边，皱起了眉头，心想，这是怎么回事?不祥的预感化成汗水，流过她的背部。

接下来的光景，让京子倒抽一口冷气。

从打开的后备箱中出现了一个影子，京子只觉得一阵晕眩。

那黑影伸出双腿，爬到了后备箱外。

虽然看不清楚面貌，但那的确是个人影。

“黏在了一起。”京子也觉得那些尸块黏在了一起，活了过来还爬出后备箱，然后站在地面上。

包围着自己的现实世界突然消失的那股不安压过了恐惧，令京子陷入混乱。

青山应该也看到了那条人影。

站在黑暗马路上的人影，缓缓地走向对面。

垂着两手的人影，头往前低垂，每走一步都要确认过似的一步步走远。京子看不见人影的脸孔，说不定它根本就没有脑袋。

脚步声回荡在深夜的街道上，那脚步声仿佛要强调自身的存在，听起来令人厌恶。

京子蹲坐在了地上。

人影走远了，像是要从来路回去似的走在黑暗的窄道上，渐行渐远。那走路的方式，好像故意要让京子看到似的。

这算什么?

京子想大叫却发不出声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谁让我碰上这种事的啊!”

此时，京子突然想起本来应该到手的枪，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

丰田坐在楼梯上抚摸着手枪，手枪发出黑色的光泽。

他牵着老狗坐在仙台车站巴士乘车处附近的楼梯上，路过的行人一脸厌恶地看着他们，也有几个年轻人真的对他说：“真是挡路。”

对老狗说，“我刚刚开枪了，我拿这个对着陌生男人，但是最后还是什么都没做。”

丰田完全不记得是怎么从高塔大厦回到这里的，他看着失去平常心的舟木慌张的模样，只觉得这一切愚蠢至极。舟木丝毫没有让他开枪从而抛弃自己人生的价值。

舟木并非十恶不赦的大坏人，只是气量狭小的小人物罢了，是个无趣的上班族。

他将手枪收进公文包，虽然已经没有了带着它的意义，但他也不敢随便丢弃。

他和老狗四目相接，他问老狗：“我接下来究竟会变成怎样?”当然得不到回答。

他想到在大厦里碰到的那个像小偷的男人。

比起那男人，舟木真的只是个毫无气度的小人物，只知道大声嚷着“遭小偷啦”，那慌张的姿态真令人同情。

手机突然响起，虽然放在公文包里，但因为是振动模式，丰田立刻就察觉到了。他拉开拉链掏出手机，屏幕上显示无号码。

电话彼端的男人说完“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打电话”之后，便报上了公司名称。

丰田条件反射地看了手表一眼。

对方是早上打过电话来的某公司人事部负责人。

“请问有什么事?”丰田问道。他不知道早上才来电通知他不录取的公司，现在找他做什么。

啊，该不会是……丰田脑中闪过一个念头，难道是本来的录取者临时弃权，所以自己就替补上去了?这念头让他心跳加速。

“我想确认一件事。”年轻的负责人这么说。

“是。”丰田咽了一口口水。

“本公司预定今天会通知您是否录取。”

“是的。”丰田催促着对方，等待对方说出，“其实是这样的… …很抱歉，公司这里出了一些问题。”

丰田用力握紧手机。原来如此，对方要通知他已录取，却不小心弄错了吗?

然而，对方说的话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本来应该确定已经通知所有应征者，但因为出了一点差错，现在状况有些混乱。老实说，我们现在无法确定通知了哪些应征者。担心万一有些应征者没接到通知，将会造成对方困扰，所以我才会再度跟您联络。”

“什么?”

“丰田先生已接到本公司的不录取通知了吗?”

“是的，今天早上接到了。”丰田口气一沉地回答道。

这时，他才发现对方的口气十分公事化。

“我知道了。万一没有联络到，替各位往后的就职活动造成困扰就不好了。既然您已经接到通知，那就没有问题了。很遗憾，这次本公司和您没有缘分。”

男人的口吻十足地慎重有礼，但他说不定是翘着脚，一边喝咖啡一边讲电话。

丰田挂断电话，并未受到特别严重的打击，对于期待落空也不感到疲倦。这是某人的恶作剧吧，他甚至有点想笑，他看了老狗一眼，后者似乎露出了“期待落空了啊”的挖苦表情。

丰田不禁想辩解，如果真有人接到这种电话却不抱任何希望，他还真想见见对方。

他吸了一口气再用力吐出来。

告诉自己这不是叹气，而是深呼吸。

他站起来，拍掉衣服上的灰尘。

虽然不知道该去哪里，但比起一直在这里坐着，他更乐意四处走走。

他一拉牵绳，狗就站了起来，和他一起下楼梯。他沿着站前的百货公司往前走，一发现有小巷子就转了进去。他觉得比起车水马龙的大马路，自己比较适合黑暗阴湿的小巷。这时候，后面传来了叫声。

“啊，是那家伙！”是个年轻男子的声音。

丰田回头一看，立刻挺直了身子。

那脚步声气势十足地响起，有两个人冲到丰田身边。

一看就知道是公园里碰到的那两个年轻人，一个满脸青春痘，另一个是金发。

几个小时前揍过他们的拳头又痛了起来。

那两人瞬间冲到丰田眼前，巷了里几乎没有行人。

“喂，老头子，你给我过来!”

青春痘男抓看丰田的肩膀，将他拉到巷予的深处。丰田很慊讶自己居然不怎么害怕。他完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般冷静。

他茫然地想着，一定是因为今天发生太多事了。

两个年轻人把丰田压在已打烊的中华料理店的墙壁上，面对着他。

“老头子，你今天很了不起嘛，居然开枪打伤健治!”青春痘男表情扭曲，粗暴地大声叫骂。

“他现在可是在医院里动手术哦!手术!你要怎么赔他?”金发男在旁边说道。

丰田盯着这两人看，一点也不害怕，他想起自己开枪打了那个叫健治的年轻人。那是无可奈何的事，他必须保护自己。

“喂，你在听我说话吗?”

“我在听。”

“把你的手枪交出来，快点!”青春痘男威胁着。

仔细一看，对方长得还蛮可爱的，丰田心想。他们和他属于不同的时代，想法和生活方式也都不同。他不认为自己年轻时和他们一样，恶劣程度也毫不相同。他们不懂得伦理道德，沉溺在无聊的生活中，对于挡路的人，不论是老师、老人甚至是婴儿，都会毫不考虑地踹开。

无法相互理解，自己和他们无法相互理解。想到这里，丰围就觉得轻松了起来。

或许勉强要彼此理解是一种痛苦，因为我们是无法相容的存在，以这点为前提，一切就轻松了。

“你在听吗?你这个被裁员的老头子!”青春痘男焦躁地跺脚，打算抓起丰田的衣领。丰田用力推开他的手。

“你干什么?”

“不要碰我!”丰田生平第一次大吼，他并非血气上升冲昏了头，也不是因为愤怒而失去了冷静。

因为无法相互理解，所以对丰田而言，对方与狮子或熊没有两样。被攻击时不能毫不抵抗，必须正面迎击。即使是最终都会输，也应该正正当当地对决、堂堂正正地败北。

我和这两个年轻人都没什么了不起的，就算人生有先来后到的差异，也没有哪一边比较优秀的道理。正因为没有哪一边特别了不起，不就更应该毫不客气地对决吗?

“你在发什么呆啊，老头，觉悟吧!”

“你们才应该想想，你们真的对人生有所觉悟吗?”

“我们跟你不一样。我们才不要过穷酸的日子，我们要这样玩乐一辈子。”

“别做梦了!”丰田大吼道。

他不打算拿出公文包里的手枪，而是决定一切顺其自然。他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或许年轻人会拿出匕首或金属球棒突然攻击自己。

“我好久没像今天这么愉快了。”丰田低头看着老狗的背部。今天虽然是忙碌又混乱的一天，但也让丰田尝到了久违的充实感受。

(不要害怕。)

“要动手就动手吧!”丰田高声说道。他是认真的，接着更大声地吼道，“放马过来!”

“老头，你的脑袋有问题吗?”青春痘男皱起眉头，面露恐怖的表情。“放马过来?小心我杀了你!”

“我不是说要动手就动手吗?”丰田缓缓地闭上双眼，然后睁眼说道。老狗呼应似的吠了一声。

两个年轻人对望了一眼，似乎是沉默地商量着该不该跟脑袋有问题的中年人有牵扯。

丰田不禁想大叫，你们难道没有意识到，人生是在一秒秒地流逝吗?

他听见摩托车从附近马路驶过。对了，丰田心想，自己活到现在就像那辆摩托车一样，以绝望的速度通过了人生这条路。不要看别的地方!他已分不清这话是对那两个年轻人说的，还是对自己说的。

“可恶，我不会放过你!”金发男抓住了他。

7

推敲转盘的数字是很单调的作业，单调而且繁琐。黑泽一边转动，一边想着，年纪越大，这工作就会越来越辛苦。

“为什么你这样子就能一下子打开保险箱呢?”佐佐冈站在他身后，佩服地说着，“好像一开始就知道密码一样。”

“我可是专家啊。”黑泽向佐佐冈说明，“因为声音会有变化，左右来回转动之后就能听到转盘的声音，‘转过头了’、‘方向错了’。”黑泽心想，我还真会胡说八道，一边忍着不笑出来。

“高手可以跟保险箱说话吗?”

“高手只要站在保险箱前面，保险箱就会恳求他“快点打开我吧’。”

黑泽一边开玩笑，一边目不转睛地集中精神在转盘上。只要一个不小心，一切就得重新来过。

“对了，这家的主人也快回来了吧。”佐佐冈开始坐立不安。

“打开了。”黑泽起身，站在佐佐冈面前，摊开双手。“我可没耍什么小手段。”

“真的打开了吗?”

“你自己确认看看吧。”

佐佐冈半信半疑地蹲下，伸手去拉保险箱的门，门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打开了。佐佐冈露出欣喜的表情，就像看到马戏团表演而兴奋不已的孩子，他看着黑泽：“真的呢，一下子就打开了。”

“很高兴你这么开心。这是我的例行工作，没什么好称赞的。”

佐佐冈战战兢兢地看向保险箱里面，发现有存折和几叠现金。“这也符合你预期的收获吗?”

黑泽再次弯腰，蹲在佐佐冈身边。他抓着保险箱的门，确认里面的状况，有五叠一百万的现金。“嗯，跟我想的差不多。”

佐佐冈拿起一叠钞票，确认厚度。

“要吗?”

“不。”佐佐冈微笑地侧着头，“我只是觉得很开心，就像小时候看着捞到的金鱼一样。”

“跟金鱼小一样的是它们不需要鱼饵，你拿几叠去吧。”

“咦?”佐佐冈吓了一跳，连忙说道，“不用了。”

“难得有这个机会，如果缺钱的话就拿一些去吧。”

此时，手机突然振动了起来，黑泽立刻接起，等待对方开口。

“黑泽吗?”对方果然是那个同行，白天找他合伙抢劫的男人。

“你打来得正好，有事想问你。”

“你终于肯加入了吗?”

“我不打算加入。我要问你是不是四处散播我的情报?”

“你在说什么?”对方听来不像在装傻。

“好像有个男人在路上到处讲我的去向和所在地，听说是个在路上闲晃的年轻人。不是你叫手下这么做的吗?”

“阿正吗?怎么可能，我们不可能做让你讨厌的事。”

黑泽不再怀疑对方，“那你找我做什么?”

“真冷淡。你不是叫我决定之后跟你联系吗?”

“我的确说过。”

“已经决定了呢。”看来，不论是年纪多大的小偷，只要一讲到工作，那声音就像个兴奋的孩子。“后天，后天白天，我要去抢邮局。”

“邮局?”

“现在这么不景气，邮局是个好目标，听说邮政储金有好几兆日元呢。阿正那家伙弄来了邮局制服，我们要穿着制服去抢邮局。怎么样，有没有兴趣?现在还可以再找一件给你穿。如果你后面再加入，就只有你没有制服，看起来会很蠢。”

黑泽苦笑地回答：“没制服也没关系，反正我不打算跟你们一起抢劫。”

“是吗?反正还有机会，如果你改变心意，再打电话给我。不然我也可以把我的制服给你。总之，我们要去抢邮局。”

“你们要劫持员工当人质吗?”

“我们会用枪把他们威胁到里面的房间，再来搜刮钱。反正只要拿到钱就赶快离开，对人质也不会造成困扰。”

“也可以伪装成邮局员工，但是你们必须把人质藏起来。万一有客户上门就麻烦了。只要把人质藏好，剩下的就是伪装了。”

“原来如此。”男人老实地回答。

“对了，还有… …”黑泽看了身边的佐佐冈一眼，“你永远不知道这世上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就像在同一栋大厦中，碰到一样闯空门的同班同学。

“那种事我也知道。这世上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以为前面是墙壁结果是悬崖，对吧。”

“你把我的忠告听进去吧。万一你们抢了钱正在数钞票时，又有别的强盗闯进来了，怎么办?”

“你是说我们在的时候，还会有别的人来打劫?”

“我是说万一。听好了，如果真的发生那种事，你们一定要马上逃走。发生意外状况就立刻撤退，这是能活得长久的基本要领，你说是吧!”

男人豪爽地大笑，“我们可是穿着制服啊，在别人眼里，这邮局员工放弃工作落荒而逃的状况啊，这实在太有趣了。知道了，就听你一次，一旦发生意外，我们立刻逃走。”

对方说完后，便挂断电话。

“是你同伴打来的吗?”佐佐冈问道。

“同伴?不是。是同行，不过也不是竞争对手，我们只是职业相同而已。”

“对方找你合作?”

“我拒绝了，那不是我感兴趣的工作。”

“小偷也会按照兴趣挑工作吗?”

“如果不挑的话，小偷跟废品回收者就没有差别了。不过，我最近的状况也不太好。白天也挑了一家下手，但是没有收入。花了十几二十天，却毫无收获。”

“是这样吗?”

“既然现在的工作这么麻烦，还不如回去种苹果算了。”

“就像现在，还碰上我这样的人影响了你的工作。”

“我完全没想到你会出现，托你的福，今天的工作毫无进展。”

“就算我真的打扰到你的工作，但是你现在已经打开了保险箱，如果把那些钱拿走，不就是你今天的收入了?”

“那不会变成我的收入。”黑泽笑了。

“你不把这些钱放在眼里吗?”

“不是。”

“那是怎样?”

“你把那些钱拿去吧，只要手里有一叠钞票，什么郁闷都会飞到九霄云外。”

佐佐冈皱眉：“这世上有太多金钱没办法拯救的事。”

黑泽不懂佐佐冈的话。因为就算不是全部，这世上大部分的事情都能靠金钱解决，他从来不对这一点抱持疑问。

“我是个普通的小偷，脑袋里只想着跟钱有关的事。”

“我不需要钱。”

黑泽从保险箱中拿出一叠钞票，大概有两三厘米厚。他随意地把钱塞进佐佐冈手里，“拿去吧。”

“我又不是小偷。”佐佐冈突然说道。

黑泽点点头表示同意，“我知道。但这是我的礼物，你就拿去吧。”

“这又不是你的钱，这是别人的。”

“如果是我的钱，你就收下吗?”

“不是这个问题。”

黑泽对佐佐冈的反应乐在其中，他很享受彼此不停地礼让的状况。“这是我以自己的技巧打开保险箱拿到的钱，所以是我的。”

“我不喜欢这种诡辩。”

“我也是。”他一手拿着钞票，一手快速地把玩着。“那就这样吧。”黑泽说着，将钞票放回门户洞开的保险箱里，接着关上门，迅速转动转盘，发出了流畅的回转声。

“咦?没关系吗?”与此同时佐佐冈惊讶地问道，“你什么都不拿也没关系吗?”

“我不需要偷。”

“什么意思?”

黑泽站起来，关上装着保险箱的壁橱的门。佐佐冈也跟着站起来，和他面对着面。

佐佐冈认真而不知变通的个性和学生时代一模一样。

黑泽摊开双手，面露微笑，“因为这里是我家。”

“什么?”佐佐冈不解地反问。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这里是我住的大厦，所以那个保险箱，那些钱都是我的。”

“也就是说… …”

“你大大方方闯进来的地方，正是我家。”

“等一下。”佐佐冈说道，“等一下，你不是小偷吗?”

“完全正确，我是货真价实的专业小偷。”

“可是这里却是你家?”

“就算小偷也有家吧!我今天本来打算再干一票，因为白天的工作毫无收获，准备再找一家下手。”黑泽说着，“白天那位舟木先生的家应该再跑一趟，反正我还留下部分现金。”

“可是我进来的时候，房间和走廊都是暗的。”

“我已经习惯黑暗了。不，其实我那时候外出，只是在等电梯时想起某个东西忘了拿。大概是因为这样，所以一时粗心忘记锁门，也懒得开灯，就摸黑在衣柜里找东西。”

“真不知道你说的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对这家主人的事情了如指掌，那可不是夸张的说法。”

“你这不是骗我吗?”

“别说得这么难听。”黑泽抓着头，“我也吓了一跳。自己不注意的时候，居然有男人跑进来。仔细一看，对方居然是同学。跟他聊一聊之后，他居然说‘这是我家’，真是太有趣了。”

“对不起。”佐佐冈低下头。

“抬起头来。”黑泽说道，“世上不会有比这更有趣的事了吧?”

“但是，这真的是你家吗?”佐佐冈似乎还是不敢相信，又问了一次。

黑泽露齿一笑，“而且啊，当你说‘这壁橱的品味真差’时，我真是觉得被你打败了。”

*

河原崎脑中一片混乱，各种事在脑海中一口气泛滥，他完全无法理解。

他注意素描簿掉落在脚边，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站了起来，还脱下了红色棒球帽，放在地板上。

冢本一脸害怕地坐在原地，大概是不知道该拿河原崎怎么办。

“河原崎，你冷静一下。”他举起右手制止河原崎的动作。

“冢本先生，请你好好说明一下。”他隔着尸体，和冢本对望。

“说… …说明什么？”

“这到底是谁？”河原崎大声问道，“这个被切成一块一块的尸体，到底是谁？”

“当然是高桥先生啊。”

“不对！”河原崎干脆地否定了冢本，那绝对不是“高桥”。河原崎在看到尸体的背部时，就已经知道了。“高桥先生的背部从脖子开始就有伤痕，可是这个人却没有，他的背部很完整。”

“本来就没有伤。”冢本无法往后退，只好一直靠在墙上，他用力地将身子靠在墙上说道，“应该是神的高桥先生，背上有伤的话不是很奇怪

吗？”

“对你来说，高桥先生究竟是不是神？”

“高桥先生是… …”冢本立刻回答，但只说了几个字就停了下来。

冢本不安地看着那具被切割的尸体，河原崎也看着尸体，看着那六块物体。

“请你告诉我。”

冢本始终没有回答。

河原崎脑中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小小的破裂声，支撑着自己的东西啪啪啪地纷纷破碎了，他双手抱头。如果脑袋里有保险丝，应该是时候烧坏了，不然脑袋会出问题的。想到这里，河原崎恐惧不已。

他抓住地板上的锯子。

缓缓地避开血液积成的水洼，走到冢本身边。

“冢本先生，请你告诉我真相。”他拿起小锯子朝向冢本，接着弯曲手肘，将锯子举到耳朵的高度。

“河原崎，你冷静一下。”冢本像是要推开河原崎似的往前伸出手。

冢本的态度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发抖的他失去了方才的威严和从容。

“请告诉我。”河原崎已经逼近临界点了，再不告诉他真相，他就要崩溃了。

“你… …你要知道什么?”

“地上那个真的是他吗?”他大吼道，“他身上并没有我知道的伤痕，而且脚跟还有跟那个失踪男子一样的手术痕迹。整张脸看起来也像是人造的，要说没有整形，谁会相信。”

河原崎越讲越快，一讲到“整形手术”，他顿时想通了。

“他不会这么轻易死掉的，对吧?突然变成一块一块的，实在太奇怪了。我为什么在这里?冢本先生为什么叫我过来?我翻开素描簿到底在做什么?这些我通通搞不清楚，真是愚蠢透顶。”

冢本被河原崎的气势压倒，动也不动。

“请告诉我!”河原崎哭着，此刻他的脸颊冰冷。

“等一下，你等一下，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冢本好不容易才挤出声音，两手向前伸出。“你想说那具尸体不是高桥先生，对吧。不，那尸体的确是本人，千真万确。”

“你说谎，高桥先生的背上有伤痕。”

“你不能认为那伤已经治好了吗?”

“那种伤是治不好的。啊，就是这样。”河原崎激动不已，像是脑中的回路被切断似的叫嚷着，“冢本先生，你骗我!”

冢本再次沉默。

“你带我去泉岳山，说了一大堆就是为了骗我，说不定连那狐狸都是你的小手段!你今天跟我说的话，做的所有事情，全都是骗局，对吧!”河原崎搔抓着头皮。说不定至今看到的一切都是骗局。

“怎么可能，你冷静一下。”

“我以前见过的高桥，为了救猫，还跳进河里。”河原崎视线低垂地喃喃说道，“难道那一切都是梦?”

“高桥先生的背上其实并没有伤痕。”冢本双手朝下地安抚河原崎说道，“听我说，你现在很紧张，这是因为你第一次看到尸体被切割，只是心情混乱而已。”

河原崎调整呼吸，想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只是神经质吗?我只是心情混乱吗?

意外的是，说不定救人者是和你父亲一样张开双手从大厦跳下去的男人，冢本这么说过。

那也是谎言!只要开始怀疑，一切都很可疑。

他试着回忆父亲的事，不对吧，这不是会让自己更混乱吗?这不是会让自己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吗?

“一切都是幌子吧?”他盯着冢本，像要看穿真相似的，眼睛一眨也不眨。

“幌子是什么意思?”

“躺在这里的尸体，我画的画，甚至连你刚才说的彩票，这一切都是谎言吧。你是打算把我扯进什么麻烦里吧?”

“我不打算把你扯进任何麻烦。”冢本困惑地回答他，“这真的是高桥先生。”

“你说谎。”

“我要怎么做，你才会相信我?而且那彩票是真的，如假包换。高桥先生是神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刚刚!”河原崎指摘冢本，“你刚刚说他是神。你到底怎么想的?究竟是不是神?冢本先生今天一直这样，一下子说那一位是神，一下子又说不是。”

冢本沉默不语。

钢琴声继续响着，曲子结束，传来听众的掌声。

河原崎想大叫，“不要再拍手了!”

河原崎无法忍受此刻的沉默。如果一直这样沉默下去，他的不安、不信任、愤怒和妄想，通通都会从脑袋里溢出来。

我想知道真相，我想知道这具尸体到底是谁?高桥真的是神吗?我自己信仰的对象究竟是什么?父亲为什么要从大楼跳下来?为什么要从十七楼跳下来?自己为什么要画画?眼前的男人为什么表情扭曲，一句话也不说?“请告诉我。”

“你冷静下来吧。”冢本说道，静悄悄的气氛似乎让他很不自在。

他拿起脚边的遥控器，按下开关。

电视机先是发出杂音，接着画面清晰了起来。“先看一下电视，冷静一下吧。”

“冢本先生，请你回答我。”河原崎烦躁地大声说道。

冢本的样子突然变得很怪异，他不理会河原崎，或者该说他根本没听见河原崎在说话，只是睁大双眼盯着电视画面。

河原崎不懂冢本为什么在尸块满地、塑料布上血水横流、眼前站着个拿锯子的年轻人的情况下，还能盯着电视。

接着，河原崎也注意起电视节目的内容，转头看着电视。

他惊讶地差点叫了出来。

他立刻明白了解冢本盯着电视的理由。

高桥出现在画面中，就坐在椅子上，前面摆着麦克风。他从高桥背后的书架立刻得知那是高桥住处的书房。河原崎曾经看过高桥书房的照片，书架上塞满了乏味的百科全书和名画目录。

“这到底… …”冢本像是看到奇怪的东西，侧头问道，“这到底是什么节目?”

那似乎是深夜的新闻节目，著名的男播报员一脸紧张地坐在高桥前面。

电视画面的右上角有条小小的跑马灯，“现代名侦探实况演出”这句充满煽动性的标语让河原崎十分厌烦，随即觉得心痛。那句“实况演出”究竟是什么意思?

接着他发现自己的预感是正确的。

“这不是他，对不对?”河原崎指着尸体，“如果你还要狡辩的话，那么请告诉我现在电视上的画面究竟是怎么回事?”

最近的高桥几乎不上电视，他应该是讨厌上电视什么的，但是他为什么突然决定接受采访?而且冢本怎么这么巧刚好就在这个时间打开电视?河原崎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不禁怀疑这是设计巧妙的恶作剧。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河原崎茫然地说道。

由于电视音量很小，只听得到叽叽咕咕的声音，不过高桥似乎在回答采访者的问题，上这种全国性的电视节目，究竟有什么好处?

河原崎发现一旁的播报员一脸恍惚地看着高桥。这是当然的，他点头。

心想，这是当然的，因为他并不像其他宗教家那样充满着自尊心。高桥只是谦虚地拥有宛如一朵花般的美丽，那个定是在如此靠近高桥、听他说话的瞬间，成为他的俘虏的。

访问到了最后，播报员请高桥作总结。高桥把椅子正对向摄影机。河原崎觉得高桥炫目不已，没办法正视着他，虽然是在画面的另一端，但对方还是太过美丽。

高桥静静地开口了。

“请睁开你的双眼，我现在正活着。”

高桥慢慢地说着，咬字非常清晰。

河原崎一开始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但是接下来立刻心跳加速了。

这是对我说的，河原崎如此认为。“我现在正活着。”他不是这么告诉我了吗?就在我太想知道真相，几乎快要发狂的瞬间，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出现在了我面前。

冢本似乎也受到很大的打击，动也不动地喃喃念着“高桥先生”。

“你听到了吗?他特地来拯救我了。你们都在说谎，居然骗我说这人就是高桥!但是我已经知道了。刚才的话你听到了吧，他的确说了‘我现在正活着’。”

“他是怎么办到的啊?”冢本似乎也非常感动，恍惚地直盯着电视画面。“他知道了。高桥先生看穿了我们想做的事，他连我会在这时候打开电视都知道。”冢本不停地说着，“他究竟是什么人?简直就是站在其他维度看着这一切啊。”

河原崎将锯子放在塑料布上，走近坐在地板上的冢本，抓住他的肩膀用力摇晃。

河原崎拉起神情恍惚的冢本，让他站了起来。

即使如此，冢本还是盯着电视，虽然站了起来，全身还是晃个不停，嘴里不停地喃喃低语着，“这是什么人?怎么长得这么漂亮?”

“这人到底是谁?”河原崎指着尸体愤怒地问道。

“那是… …”

“这具尸体是那个失踪的男人吧。我拿到过那张寻人海报。一定是你们为了骗我，还替他整了容什么的，让他看起来像是高桥。这具尸体不是高桥，对吧!”

“高桥先生为什么会知道?我们明明瞒看他，不打算带给他麻烦的，这件事本来可以顺利解决的。”

“冢本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只是想让高桥先生轻松一点。商务旅馆的命案不是已经过了好一阵子吗?为了让一般人闭嘴，总要做点什么啊，你说是吧，没错吧!”

河原崎无法抑制盈眶的热泪，眼前的冢本看来渺小不已，就连肩膀也像女人般纤细，”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当然是分尸啊!”冢本眯起的双眼散发出冷酷的光芒。他不打算继续隐瞒事实，决定将无知青年的灵魂推入谷底，他的双眼残酷地闪闪发光。“我们要让高桥先生解决那件案子，要华丽地、夸张地宣扬高桥先生的力量。”

“他自己知道这件事吗?”河原崎无法止住双唇的颤抖，牙齿不停地打颤。

“我们这次什么都没说，因为知道他一定会反对的。”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不解决案件的名侦探，没有存在的意义啊。”

冢本的表情充分表明他相信这番话是真理。

“他… …他自己不想解决案件吗?”

“所以我们想替他解决，不论用什么方法都行，因为高桥先生的伟大是千真万确的。你刚刚也看到了吧，他居然上电视了，他完全看穿了我们的把戏，他是全能的，他一定要更上一层楼才行。”

河原崎连自己已经开始全身发抖都没有发觉，恐怖、惊愕、绝望与无力感形成巨大的混合物，沉甸甸地压在他身上。

“莫非你们要把我设计成凶手?”他咬牙切齿地问道。

“对，你就是凶手。”冢本毫不留情地说着，“你就是分尸案的凶手，应该被高桥先生指认的人。”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你帮忙分尸，人也在现场，没办法狡辩。到处都有你的指纹，最重要的是这些画，上面还有你的签名。我们也会设计你和那些案件有关。”

“为… …为什么会挑上我?”

“你具备了所有条件。你崇拜高桥先生，又会画画，真是再适合不过了。更重要的是… …”

冢本眯起双眼，露出恶意的笑容。“更重要的是，你非常容易受骗。

河原崎觉得内心的支柱在瞬间瓦解了。

“不论你怎么说，总之你同意了解剖高桥先生，这是事实吧?虽然这具尸体刚好不是高桥先生，不过你在心理上已经同意解剖他了，是吧?”

“因为你说他已经不是神了。”河原崎用力闭上双眼，他的脑袋已经没办法正常运转了。“更何况下手的人是你。”

“很多人可以证明我不在这里。”冢本得意扬扬地说道，“这一切都是你做的。”

“我活着不是让你们利用的!”河原崎好不容易挤出声音高声叫道，“对了，那个彩票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一定是偷了高桥先生猜中的彩票，对吧?说不定是你们干部合力偷出来的。这和你说的完全相反，你们才是想把那笔钱用在自己身上的人，而阻止你们这么做的人是他。”

“所谓的天才与神，有时候也很顽固。”

“他才不是这种人，他拯救了我。”

河原崎不停地落泪，显得相当激动。他感觉脑袋充血，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心只想要得救，就像溺水者攀草求援。

此时，冢本说出了令他意外的话：“你不可能得救的。”

“什么意思?”

“反正你只不过是那个连补习班都经营不好，以自杀收场的男人的儿子罢了。”

听到冢本这么说，河原崎一脸不敢置信。

“你父亲一定以为自杀就能解决一切。”

一开始，河原崎愣住了，不知该如何反应，他一字一句地咀嚼对方话中的意义，终于知道冢本到底说了什么。

“不准笑!”他大吼，“不准再嘲笑我爸!”

他掐住冢本的脖子。冢本想逃，但他以全身力量阻止冢本，压在冢本身上，双手使力。

脑中有个声音告诉他，这样下去一切都将无法挽回。但是他充耳不闻，他必须阻止这样的现实，只要抹煞眼前这个男人的存在，他的人生就能重新来过。

他隐约看见从大厦十七楼望出去的风景。此刻，他感觉不到自己正掐着别人的脖子，就像爬上二十层楼大厦屋顶的途中就跳下去一样。

“跳下去吧。”有人在背后用力地推了他一把。

*

京子茫然地站在漆黑的马路上，她觉得只要再走一步就会昏倒，只要再走一步就会跌坐在地上。

她离开青山家，在路上迷惘地走着。

她的双脚抖个不停，尿意袭来，腰部也很疼痛。她突然想起，如果膀胱炎继续恶化，肾脏就会出问题。

她没有看到青山。

此时，她才发现自己一个人站在住宅区的角落，她想对自己说“要冷静”，但是现在连声音都在发抖。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本来一块一块的东西又黏起来，青山曾经说过的传闻就这样在眼前发生。难道我已经疯了吗?这里到底是哪里?

对京子而言，眼前尽是一些不明白的事，这让她备觉屈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像是受到了打击，逃也似的走到了这里。

京子转身朝向来时的路，她已经决定了去向。回去青山那里吧，她想。

青山到底在干什么?

她加快了脚步，现在不是浪费时间的时候，要赶紧回青山家，确认所有事情。那具尸体究竟去了哪里?青山的妻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回去之后，冷静下来确认一下的话，说不定会发现这一切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一定是这样，京子如此说服自己。

一走近青山家，便发现只有那一带特别阴暗。为数不多的路灯里还坏了一盏，忽明忽灭的灯光刺激着京子紧绷的神经。

她停下脚步。

她见到了出乎意料的情景，迅速躲到了墙边。

青山家门口停着她刚刚搭的车子，青山站在一旁。

他对面站着一个女人，就算四周一片黑暗，京子也立刻知道那是谁。对方看起来心情恶劣，个子高大就算了，还故意穿着强调丰满胸部的衣服，那是青山的妻子。

京子的惊讶压过了愤怒，她悄悄地靠近他们。两人都背对着京子，所以应该看不见她。京子躲在附近的电线杆旁。

她距离他们不到十米远。

那个女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京子觉得自己被侮辱了。青山严肃地看着妻子。

“那老太婆到底跑哪里去了?”女人开口问道。

京子立刻知道对方说的是自己。

“你做得太过火了。”她听到青山说话了，京子惊讶于青山的声音居然十分正常，绝对不像是打算杀老婆的丈夫的声音。

“有什么关系?她一定吓坏了吧?我故意从后备箱爬出来，像僵尸一样走给她看，那真是杰作。”

“这么多偶然加在一起，当然会吓坏。不过，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她脸色发青、一脸茫然的样子。”

京子忍着想尖叫的冲动，身体不知不觉地摇晃了起来，心脏狂跳着，呼吸也十分慌乱。从后备箱爬出来的是那个女人?如果她从后备箱爬出来，那就表示她是事先躲在后备箱的了!

“你啊，真是够笨的!”女人大声说着，尖锐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

“你撞到了那个男人，对吧?吓死我了，就连我躲在后备箱都感觉得到那股冲击，你居然还把，躲在里面，居然还放进来!”

“没办法啊，京子这么说的。”

“她叫你干吗，你就干吗?”

“如果我反对，她一定会起疑。如果被她发现你躲在里面的话，那不就没有意义了?”

京子觉得脑袋里的螺丝钉接二连三地掉了出来，“躲在里面”是什么意思?

青山和那个女人面对面站着，刚好侧脸朝着京子。

“但是，我以为你知道的，你撞到的是一具死尸啊。”

听到女人这么说，京子不禁怀疑起自己的耳朵。青山也一脸不解地说：“是啊，我撞死的尸体。”

“不是的。”女人烦躁地说道，“那一开始就是尸体了，你撞到的是一具尸体。你把他丢到后备箱之后，我一碰就发现他冷冰冰的。你碰一下就该知道的吧，那不是刚死的人，虽然被你撞到之后，骨头断裂，但是他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等… …”青山抓住对方，问道，“等一下，你说那是尸体吗?”

“你没发现吗?真是蠢到家了。”

“人如果死掉的话，不是都会变冷的吗?”

“不会马上变冷。那个老太婆没发现吗?她不是还开诊所吗?算了，反正她也不过是个骗人的心理咨询师，靠不住的。”

京子试着回想当时的状况，因为自己觉得恶心又怕麻烦，所以并没有碰触尸体。虽然觉得尸体的脸色很差，姿势也不自然，但她完全没想到那人早就死了。

“我实在受不了和尸体挤在一起，就不时地踢它，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打开后备箱，把它丢出去了。”

“你居然还丢了两次。”青山以一脸“被你打败了”的表情说道。

“因为我受不了啊。”

“可是居然把尸体丢出去，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不知道那种感觉有多差。”

青山的妻子鼓起了脸颊。

“对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后备箱的尸体为什么会变成一块一块的?”青山大声说着，“我实在搞不懂，那尸体到底是怎么回事?车子停在树林边时，我还检查过后备箱。我想你一定在里面气得半死，所以我让京子先去了树林。”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居然一脸悠哉地问我‘没事吧’的样子。我可是和尸体睡在一起，知道吗?真够恶心的，怎么可能没事啊。你知道在黑漆漆的后备箱里和尸体睡在一起有多难受吗?还有比这更恶心的事吗?!”

“总之，你叫我把尸体埋在树林里，所以我就关上后备箱，打算去树林里跟京子提这件事。但是回来之后，再检查后备箱时，尸体居然变成了尸块，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是因为… …”

“那是你干的吗?我只能这么想了，但是你应该没有时间啊。”

“哼，哼。”女人故作姿态地闷哼了两声，“我是知道答案啦。”她得意扬扬地说道。

听到这里，京子觉得自己快崩溃了，一种不再是自己的感觉逐渐侵蚀着她。一想起尸体的切断面，又让她恶心了起来，她努力忍着反胃

感。

“难道那真的是你干的吗?”

“怎么可能!听好了，我刚刚不是说你撞到的是尸体吗?尸体会走路吗?”

“什么意思?”

“尸体不可能自己站着，一定还有另一个人，就是背着尸体的人。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可能是跌倒吧，总之他把尸体甩了出来，结果就被你撞到了。然后你们随便地把尸体塞进后备箱就开车走了。”

“所以另一个人就… …”

“他大概开着车，在后面追我们。”

“为什么?”

“大概是想把尸体讨回去吧!”女人无所谓地说着。那语气听来就像是，我怎么知道开车为了讨回尸体的男人，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说不定本来就是那男人下的手。”

“因为被我们发现了，所以想来要回去吗?”

“这个嘛……”女人思考了一会儿，“那男人实在有点奇怪，怎么看都让人觉得头脑有问题，我一点都不想跟他有牵扯。”

“你看到他了?”

“你关上后备箱走去树林那边以后，我从里面打开箱盖看了一下。”

京子注意到了这句话，她已经无法做出理性的判断，她对于“从里面打开”这句话产生了疑问。

她不认为从里面可以打开后备箱，所以该不会是青山或那个女人在后备箱动了手脚吧?他们为什么要将后备箱改成可以从里面打开?

“因为我想呼吸外面的空气，也想把尸体处理一下，所以在你离开后，我就打开后备箱。结果，在离我们有段距离的地方停着一辆车，我吓了一跳。因为对方也没开车灯。我眯眼看了一下，发现有一个年轻男人下了车，朝我们这边跑过来。”

“年轻男人?”

“戴着红帽的青年，他拼命冲过来，看起来好恐怖，所以我马上躲到后备箱的最里面。对了、对了，他还拖着一个像是行李箱的袋子。”

“行李箱?”

“就是装有轮子的袋子，可以拉着背带，拖着四处走的那种。”

“他拖着那个干吗?”

“那实在很恶心。”

“他打开了后备箱吗?”

“因为我从里面没办法关紧，所以他很轻松地就打开了。然后，用力抱起后备箱的尸体，好笑的是，不知为何，他不停地跟尸体道歉，一直说‘对不起、对不起’。”

“他干吗对不起?”

“不知道，不过那男人真的好奇怪，他叫着尸体的名字，还跟尸体说话。因为我很担心万一你跟那老太婆回来，那该怎么办?所以在心里气得叫他快滚。结果，他一直跟尸体道歉说‘冢本先生，对不起，让你待在这种地方，真是对不起’，我只想叫他快滚，接着他就对尸体说‘我们走吧’，真是愚蠢。”

“结果那男人怎么了?”

“他把行李箱放在一边，再把尸体抱起来放进车子，然后就开走了。”

“那行李箱呢?”

“就放在那里，不知道是忘记了呢?还是打算等一下再回来拿。但是我发现你们快回来了，所以慌慌张张爬出后备箱，再把行李箱放进去。如果被发现就麻烦了，那行李箱还真是重死人了。”

“莫非那个袋子里装的就是?”

“对。虽然后备箱很暗，我还是打开袋子确认里面装了什么。打开之后，我吓了一大跳，里面居然是被分解的尸块。有头部、双手、双脚，你知道更糟的是什么吗?是臭味，我简直快吐了。后来才想到，那人该不会就是那个分尸案的凶手吧。”

“所以你把袋子里的尸块摊在了后车厢里?”

“因为我想吓吓那个老太婆。不过我把那颗头放在袋子里没拿出来，如果她看到我，大概会以为是刚才那具尸体。”

“我也吓了一跳啊，差点吓死。”

“都死了还能把人吓死，也算是死人的最大愿望吧。”

女人说着莫名其妙的话。京子头痛不已，尿意越来越强，但是她也没力气找厕所，甚至想要尿就尿出来吧。

“哪里还顾得上想那颗人头，我们光看到那些尸块就快吓死了。”

“我真想瞧瞧老太婆的表情，光是听到她歇斯底里的叫声，我就知道她吓得半死。真好笑，我躲在里面咬着毛巾，忍着不笑出来，真是累死我了。”

“接着你就装成尸体吓唬京子吗?”

“我想她如果看到尸块又黏在一起，该不会吓到尿出来吧。我在车子里，一直在想，我穿得一身黑，头发也全部塞进衣服里，很适合装神弄鬼。再加上我们家附近那么暗，应该可以骗过她。这么一想，我就兴奋得不得了。结果比我预期的更棒啊，老太婆就这么不发一语地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京子听着他们的对话，已经完全无法理解其中的意义。

“我也吓一跳啊。后备箱突然打开，有个人从里面冒出来。”

“那是因为你太胆小。那老太婆看起来很强悍，实际上也没什么了不起嘛。”女人夸耀着自己的胜利。

青山困扰地抓着头。

“对了，你打算怎么办?”女人看着青山问道。

“什么怎么办?啊，你说怎么处理尸体吗?是啊，怎么办呢，被我撞到的尸体，已经被你说的那个年轻人搬走了。问题是后备箱里的尸块要怎么处理呢?”

“我是说那个老太婆。”

“什么?”

“我说那个欲求不满，叫京子的女人啊，你不是要跟我一起杀了她吗?”

听到女人不满地这么说，京子不禁怀疑自己有没有听错，似乎有块大石从天而降，砸在她的脑袋上。

“那女人不是打算跟你联手杀了我吗?你是当真的吗?”

“怎么可能?”青山战战兢兢地回答，“因为京子非常生气，所以我根本不能拒绝啊。我把这一切都老实告诉了你，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说的也是，你已经跟我约好要杀了她嘛!这真是个好主意，我躲在后备箱，然后趁她不注意的时候反而把她杀了，我真想看看到时候她是什么表情。”

“我受够了。”青山叹了一口气。

他们俩一脸事情告一段落的表情，京子晃了晃昏沉沉的脑袋，看看青山他们。我居然输给那个年轻女人?怎么可能?各种想法在她脑子里乱窜，我被他们耍了?那女人居然打算比我先下手?不可能有这种事。她步履蹒跚地一步一步往后退，离开这里吧，京子对自己说，这里不能久留。

她离开电线杆，立刻在街角转弯，隐藏自己的行踪，不能再待在这里了。

虽然不知道还要走几公里，总之先走到大马路上，再拦出租车吧。

京子踉跄地走了好几条街道，一路上，脑中的记忆开始混乱。

她脚步虚浮地朝远处国道的路灯方向走去，她对自己说，我不会输的。

*

当金发男冲上来的瞬间，丰田条件反射地闭上眼睛，感觉下巴左边受到一股冲击。他并没有立刻感到疼痛，只是用力站稳右脚，身体却失去重心往右边倒去。

他就这样倒在空啤酒瓶堆上。

年轻人发出诡异的叫声，从上方踹踢想要起身的丰田，结果丰田又倒了下去。他抱着公文包就这么蜷缩成一团。

丰田一边以双手护着身体，一边茫然地想着，该不会就这么死了吧。虽然想抵抗，却无法随心所欲地移动身体，只是徒然地让空酒瓶发出声响。

此时，他并不感到疼痛，不过等一下一定会很痛吧。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和裁员没什么两样，疼痛和恐惧总是很晚才会来报到。

他张开双眼，寻找老狗，发现它好端端地躲到了后面，坐在年轻人看不见的角落。他安心了，虽然想叫它逃远一点，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它。

那两人一起踹他，丰田听到身上西装破裂的声音。

他决定不求饶，即使在地上很难看地缩成一团，发出惨叫，他也绝不说“救救我”、“放过我吧”、“拜托你们饶我一命”，他绝不讨饶。

被裁员的中年男子和联手欺负弱者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两样。

直到青春痘男突然对狗出手，才改变了这个状况。

他们大概厌烦了毫无反应的丰田，所以停止了攻击。

他们或许早已不在意住院的同伴或是丰田公文包里的手枪，他们满脑子只想拿他人的痛苦来寻乐。

那两个年轻人抓起老狗。

彼此对看一眼，他们脸上浮现令人恐惧的残酷神色，即使丰田还倒在地上，也看得一清二楚。

丰田以连自己都感到吃惊的力量迅速站起来，一步、两步地大步冲向年轻人，从他们手上抢走了狗，然后逃走了。

他像是抱着一个橄榄球似的，抱着狗冲出巷子。

“站住!”身后传来年轻人稚嫩的叫喊声，他们立刻追了上来。

丰田拼命狂奔，浑身的关节都在发痛。脚一着地，膝盖就直不起来了，但他仍咬牙前行。

丰田冲过窄小的巷道，跑到大马路上。路上行人讶异地看着突然从巷子里冲出来的丰田。丰田视若无睹地继续狂奔。

“老头子，给我站住!我一定要杀了你!”年轻人嘴里吐出丑恶又低级的台词。丰田一边跑一边这么想。

他已经快跑不动了，想着干脆就把狗放在这里，说不定它还能自己逃走，或是干脆把它塞给路过的行人?

“叔叔，这里。”

这时，他听到有人在叫他，有一个陌生青年站在人行道旁。对方戴着一顶帽檐压得很低的红色棒球帽，脸色苍白，丰田一开始以为他是幽灵。那顶帽子的帽檐折成高耸的山峰状。对方的确是在看着他，对他招手。“这里，这里。”青年打开停在路边的一辆银色汽车的车门。

丰田知道年轻人已从后面追上来，他来回看着前方和后面，并确认右手抱着的老狗。

他就这样冲进车内，那是一辆双人座的小跑车。一坐进去的同时，车门也关上了。

“开车啰。”年轻人坐上驾驶座，说完就发动引擎踩下了油门。丰田的身子因为惯性而倒向座椅。路口的信号灯像是事先商量好了似的转为绿灯，车子猛地向前冲去。

“请问你是… …”车子行经广濑路之后往西走，在大学医院的路口等待红绿灯时，丰田对年轻人问道。医院的招牌发出耀眼的光。

这时，他好不容易才系上安全带。

“我姓河原崎。”年轻人静静地回答。

“我们之前见过吗?”

“不，我只是刚好在那里休息，看到了那只狗。”青年以下巴指了指丰田怀里的狗。“那是叔叔的狗吗?”

丰田不知该怎么回答，青年露出了笑容：“那只狗最近这几天都在车站附近游荡，我想它大概是流浪狗吧。其实那个项圈是我帮他戴上去

的。”

丰田吓了一跳，摸了一下老狗的脖子。

“刚才我看到那只狗，就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一看到项圈，马上就想起来了。然后我发现叔叔好像被人追得很惨，所以才开口叫你。”青年在车上还是戴着红帽，他的脸色苍白，黑眼圈很明显，看起来像个病人。

“是我多管闲事了吗?你被他们盯上了吗?”

“他们痛恨我。”丰田边说边确认脸颊发肿的部位。

“痛恨?”

“我在白天打伤了他们的朋友。”

“打伤?”

“用手枪。”听到丰田这么说，青年笑了出来，“手枪?那还真是厉害。”

“我是说真的，你要看吗?”丰田半开玩笑地问道，他并没有生气，只是不喜欢被怀疑。

“不用了。这么说起来，我也很厉害呢，我杀了人，尸体现在就放在后备箱。”青年爽快地说。

“咦?”

信号灯转绿，车子开始前进，青年轻快地换挡。

“杀人?”

“对，我杀了人。尸体放在后备箱，是真的哦，要看吗?”青年轻松地问道。

丰田一直看看青年的侧脸，对方的黑眼圈很明显，脸颊上隐约有一道濡湿的痕迹，说不定是泪痕。

他看起来毫无生气，两颊瘦削。

听起来不像是随便说说的，丰田眨了眨眼，一直看着青年。

“你杀了谁?”

“我相信的人，我所憧憬的人，只要能和他说话就能让我备觉光荣的人。”

“但是你开枪杀了他?”

“我没开枪，开枪的是叔叔。”青年说着笑了出来，“请不要搞混了。当我回过神时，我已经掐死对方了。”一瞬间，丰田听出了他的声音在颤抖。

“为什么?”

“因为他骗了我。”

青年的声音像水滴般，一滴滴地落到地面。

“今天吗?”

“不是，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那个叫河原崎的青年，扳着手指开始确认，那模样怎么看都像是脱离了现实的。“昨天、前天、再前一天。是三天前，三天前冢本先生找我一起去的。”

“参加派对之类的活动吗?”一头雾水的丰田小心翼翼地探问。

“我们做了很恐怖的事，我们解剖了一个人。”

丰田不懂“解剖”的意思。

“那天晚上，我杀了冢本先生，等我回过神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没有比这更恐怖的事了，比起自己杀人，记不得杀人的那一瞬间更令人恐惧。”

“那你到今天为止都在做什么?”难道他是从警方那里逃出来的吗?丰田估算着自己该与青年保持多远的距离。

“前天，我一整天都在发呆，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到了早上，冢本先生还是死了，我无法重新来过，就这样在尸体面前一直发呆。然后抱着冢本先生的尸体，开车到街上去。接着发生了好多事。我停下车，拖着行李箱在街上走着。对了，如果不拖着行李箱就好了，我总是会把事情搞砸，跟我爸一样。我们努力思考，一定还是会选到错误的路。”青年看起来像是达观地接受了这一切，但他丝毫不抱着平常心。丰田只觉得他在叹息。

“我想先把行李箱处理掉。我一直拖着它找地方，满脑子都在想一定要把它丢掉。”

“什么地方?”

“可以丢它的地方。不，或许是可以跳下去的地方。当时，我只想逃去某个地方，学我爸从大楼跳下去。但是，那时候居然被一对老夫妇拿枪指着。”

从这里开始，丰田开始认为青年讲的话不能信。为什么会有老夫妇拿枪威胁他?不过丰田并没有深入追问。

“那对老夫妇拿着枪，要我把钱交出来，你相信吗?我慌慌张张逃走了。明明想跳楼的，却被人拿枪一威胁就慌了手脚，结果我什么事都做不成，而且还弄翻了行李箱，所以我急忙回到了车上。”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那是前天发生的，昨天更是累人。”青年微微笑了一下，仿佛悲剧到了顶点就变成了喜剧。“冢本先生被车撞了。”

“被撞?”丰田忍住笑，因为青年说的实在太离谱了。“明明是被你杀了，居然还被车撞?”

“因为我一边背着尸体，一边发呆。”

“你为什么要特意背着尸体?”

“因为我没办法顺利处理掉行李箱，所以打算先埋了冢本先生的尸体。我爸的坟墓附近有树林，只要走到那里，到处都可以埋尸体，但是我又搞砸了。只要我打算做什么，最后一定会往坏的方向发展。”青年又露出了凄凉的笑容，“我连停车想过马路都办不到，我摔了一跤，结果尸体就这样飞到了马路上，被刚好经过的车子撞上了。我吓了一大跳，因为那辆车的司机居然把尸体塞进了后备箱。”

“肇事逃逸。”丰田已经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的，一脸困惑地听着青年述说。

“撞到尸体的肇事逃逸，你相信吗?但是真的发生了，所以我就开车追着那辆车。”

丰田附和着，真是辛苦你了。既然青年都这么说了，那就相信他吧。“那么你把尸体追回来了吗?”

“我昨天晚上一直追着那辆车，总算把冢本先生要回来了。但是这次又把行李箱忘在那里了。”

丰田再次觉得青年的内心支离破碎，或许他已经疯了。

“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把行李箱放在自己车上一定会被发现。现在想想，那根本不可能，但是我那时候真的很不安，所以拖着行李箱走到冢本先生那里，走到那辆车的后备箱。结果，我反而把行李箱忘在那里了。”青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嘲地说道，“我没有一件事做得好，总是不停地做出错误的人生选择。”

丰田无法判断眼前的年轻人究竟正不正常，但是他看起来并不像坏人。与其说敬而远之，不如说该同情他。所以丰田对青年说：“不过，

我很高兴你刚刚救了我。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青年惊讶地看着丰田，“虽然说不上来为什么，但我今天比较冷静了。”青年默默地往右转动方向盘，“一定是因为碰到了叔叔的缘故，还有那只狗。”

车子再次在红灯前停了下来。“叔叔，接下来怎么办?你要去哪里?你想在哪里下车?”

丰田想了一下，说道，“我要去车站。总之，我想先回车站。”他看着怀里的狗，老狗若无其事地闭着眼睛。

“刚才那些人可能还在。”

“没关系，我要回车站，我想在那里重新开始。”虽然他也不知道自己要怎么重新开始，但他还是这么回答。

银色跑车顺畅地在街上行进。丰田听到啜泣声，转头一看，发现青年正在流泪，不过表情并没有扭曲，反而显得十分清新。他虽然哭着，但一点也不显得痛苦。“我的人生已经结束了。”青年哭道。

“怎么可能。”丰田条件反射地回答。

“我想去北方。”

“北方?”

“我想沿着国道一直朝北走，我想去看看岩手山。”青年这么说着，看起来不像是随口说说。他直视着前方，或许耸立的岩手山已经在他眼前了。

“岩手山那里有什么?”

“我想要看看那个巨大的、人生无法匹敌的东西。”

丰田想起上班族时代的同事们，每当他们对工作感到疲惫时，有时候会休假去旅行。只要一提到旅途中的大自然风景，就会一脸佩服地

说，“我这下才知道人类有多渺小，不值得一提。”但是，隔天还是会再次满足于微不足道的人生，上小酒馆买醉抱怨。

丰田试着想象身旁青年的状况，当他与高山相遇时，他会感受到什么?

“我要让冢本先生坐在副驾驶座，一起去看岩手山。”青年擦掉脸上的泪水，“然后我要去见我父亲。”

他爽快地说着。

丰田向青年表示，自己在车站附近下车就可以了。最后，他在巴士站下了车，身上的破西装让他行动不便。

他抱着沉睡的老狗，目送着车子远去。银色敞篷车快速向前奔驰，青年往右转，利落地穿越车道，加速往北方开去。

青年将拥挤人群的人生抛在脑后，将忙碌的人生抛在脑后，往北方疾驶而去。

丰田站在原地，直到看不见青年的车子为止。他心想，出现在青年面前的岩手山必定巍峨壮丽，他打从心底如此盼望。

a life

以秒速2米转动的CD停下了，故事迅速接近尾声。

志奈子按下正在聆听的cD随身听开关，收好耳机。自从东北新干线经过宇都宫之后，户田就睡着了，期间还不停地打呼。志奈子心想真是太好了，开始听起自己带来的欧美歌曲。

即将抵达仙台的广播响起，似乎再过五分钟就到了。

户田可能是听到了广播，醒了过来。他一醒来，志奈子就觉得心情沉重，开始呼吸困难。

户田的光滑皮肤令志奈子觉得不舒服，如果他是满身肥肉看上去倒还协调一些。强烈刺眼的野心和自尊心，和那宛如孩童般的光滑肌肤一点都不相称。

“喂，你打算怎么办?”

志奈子从行李架上拿下行李，正要将随身听收进去，突然听到户田叫她，吓了一跳。

“什么事?”

“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住?”户田自信满满地说道。

话中充满着让志奈子无法拒绝的力量。“您在说什么啊?”志奈子露出笑容。

“你说住哪里呢?”户田面不改色地继续说着，志奈子无法判断那是真的问她住哪里，还是有更猥亵的意思。过了一会儿，户田突然说，“要不要打个赌?”

从车窗望出去的景色开始有了变化，大楼逐渐增加，这是即将抵达仙台市内的证明。志奈子看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十点。

“要不要和我打赌?如果我赢了，你就得听我的。”

“请不要这么做。”志奈子竭尽所能地婉转拒绝。如果这是户田以外的人说的，可以当作开玩笑就轻松打发，甚至可以气得不再理对方。“户田先生，快到了哦。”她试着转移话题。

户田似乎不打算起身，他不满地看着志奈子，以冷漠的眼神在看什么。

“你以为你是谁啊?”户田板着一张脸说道，“你可是背叛了别人到我这里来的，你以为可以跟我平起平坐吗?不要搞错了。”

志奈子感到恐惧，户田平淡的口吻中带着强烈的压迫感。

不知不觉间，她的双脚开始发抖。

“你不相信我什么都拿得到，不相信我什么都办得到对吧?”

“没这回事。”

“你一点都不信。”户田斩钉截铁地说，“不然这样吧。”

志奈子只能沉默以对。

“等我们到了仙台，我会夺走我看到的第一个人身上的东西。”

“夺… …夺走什么?”

“那个人最重要的东西，不过生命之类的无聊东西除外。我会用钱买下对方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有一大笔钱在眼前，你觉得人能不能守住最重要的东西?”

“这… …我不知道。”

“你给我老实说。”户田粗声粗气地说道。志奈子觉得快被他压垮了。

“如果我用钱买不到的话，那就算你赢了。如果我赢的话，你就得听我的。”

志奈子快哭了，她难过地说道，“我现在不是也在听您的话吗?”

“我不是要你听我这些，我要你全都听我的。”

志奈子再次坐回到座位上，虽然座椅上放着行李，她还是坐了下去，她根本站不住，双脚不停地发抖。新干线开始减速，轰隆的车声也变慢了。

*

黑泽一夜没睡地迎来了早晨，佐佐冈则在沙发上睡着了。

他万万没想到学生时代的老友居然会突然闯进自己家里。

他坐在沙发上，一边喝着自己泡的咖啡，一边听着鲍勃·迪伦。

佐佐冈一直到早上才醒过来。

他一脸羞赧地摸着凌乱的头发，即使已有了白发，看起来还是和学生时代一样。

“这些鲍勃·迪伦的CD原来也一开始就全部都是你的啊。”

“这阵子，我每天晚上都会听。”黑泽回答道。

“结果我还是睡着了。”

“你在别人家睡不着吗?”

“没这回事。”佐佐冈揉着眼睛，重新在沙发上坐好，“你知道计算机有重启的说法吗?”

“重启?重新开机吗?”

“对，就是重新开机。电脑如果一直使用，内存就会累积各种程序信息，导致运行速度变慢。这时只要重新开机，信息就会被清空，运行速度又会恢复流畅。”

“原来如此。”

“我今天在这里就有重启的感觉，我的人生重新开机了。”

“这例子真无聊。”黑泽说着便站起来，“要喝咖啡吗?”

他倒了满满一杯咖啡走过来，佐佐冈接下杯子，很享受地闻看咖啡香。

“就算不好喝，你还是要喝完。”

“我决定了。”佐佐冈摸着眼镜说道。

“喝光咖啡吗?”

“不是，我决定跟我太太分手。”佐佐冈干脆地回答。

“还真是干脆呢。”黑泽笑着说，“昨晚的气势到哪里去了?你不是一直坚持绝不轻易跟你太太分手吗?过了。晚上就变了主意，这不大好吧?”

“不，和你谈过之后，我突然轻松了很多。”

“发现根本没有必要想得太深入吗?”

“不，该怎么说昵?对了，你一定很适合当心理咨询师。”

“你还真会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不是开玩笑。实际上你真的让走投无路的我轻松了很多啊。”

“那只是你自以为走投无路而已，人都是这个样子，就像在沙漠里用一条白线围出一块区域，大家都害怕白线以外的沙漠，一步都不敢跨出去。明明周围都是沙漠可以来去自如的，却主观地以为只要踏出白线就会死掉。”

“你对心理咨询师的工作没兴趣吗?”

“什么意思?”

“我太太在仙台经营一家心理治疗诊所，就是心理咨询师那一类的。”

“那么重视金钱、名誉和地位的女人，能够治愈人心吗?”

“我也很怀疑。”佐佐冈轻笑了一声，“只是，如果你想做的话，要不要打电话问问看?”

“打给你太太吗?”

“就说你想当心理咨询师，打电话问问看吧，你一定有这方面的才能。”

说完，佐佐冈以熟练的动作从西装内袋掏出记事本，撕下一张白纸，开始用原子笔写下数字。

这是我家里的电话号码，打不通的话这是我老婆的手机号码。

黑泽收下那张纸条后折好。“你太太会听我说话吗?”

“我想应该不可能。”

两人同时笑了起来。

“所谓人的一生… …”佐佐冈一脸清爽地说道，“其实就是每一天的累积吧。”

“我想是吧。”

“如果人生是一场接力赛，那该有多好啊!你不觉得吗?”

“接力赛?”

“我很喜欢一幅画，画名叫《联结》。我看了那幅画之后，便一直这么想，一生中只有一天是自己当主角，隔天换成别人，这样一来不是很棒吗?”

“那么，你当主角的那一天是什么时候?”

佐佐冈没有多想：“就是昨天，隔了这么久再见到你，我真的很高兴。昨天，我是主角，我们都是主角。”

“这想法还真是孩子气。”

“昨天是我们当主角，今天换成我太太，接下来是其他人。我们就像这样一直有联系，你不觉得很有趣吗?你不觉得如果能像接力赛那样持续下去很好吗?人生虽然只是转瞬之间，却能永远继续下去。”

“人的一天都差不多。我们的昨天、你太太的今天、别人的明天，只要累积在一起，不论哪一天看起来都一样。”

“没那回事。”佐佐冈笑着否定。

“我送你到车站吧!”黑泽说出这句不像是自己会说的话，便和佐佐冈一起走出了公寓。佐佐冈说着，我讨厌一大早从男人的住处离开，看起来好像是同性恋。黑泽一边点头表示同意，一边锁上大门，按下电梯按钮。

“对了，”黑泽开口，“你知道这个吗?”

他从裤子后面的口袋拿出皮夹，抽出一张纸片，拿给佐佐冈看。

“这是什么?”

“不知道，应该不是国内的东西吧，上面都是看不懂的外文。昨天早上，刚好跟现在差不多时间，我碰到了隔壁邻居。那个男的正好背着他朋友出来，我帮他按了电梯，这个就是从他身上掉下来的。”

“看起来好像是某种纸签。”佐佐冈说道。

“我猜是某种护身符。”黑泽看着纸片心想，到底是哪一国的东西?

“不对，这是一种彩票。”佐佐冈很高兴地如此断定，“说不定是中奖彩票。”

“大概只有三百日元吧。”黑泽说着，将纸片递给佐佐冈，“你要吗?”

“不用给我，那三百日元是你的。”

他们到了仙台车站以后，佐佐冈拿出手机，说道：“我要打了”。黑泽一开始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看到佐佐冈侧脸微妙的表情，立刻懂了。黑泽在过街天桥的长椅上坐了下来，观察过往行人。有钱人、穷人、过好日子的人、过苦日子的人、找寻未来的人、等待未来的人、放弃未来的人，各式各样的人生走过黑泽面前，不论谁都一脸严肃。黑泽不禁想对他们说，放轻松吧。

“我们分手吧，我不会再回去了。”他听见佐佐冈重复叫着某个女人的名字，应该是佐佐冈太太吧。

黑泽不禁感到佩服，这种话题可不是用手机在嘈杂的车站里讨论的。

但是，比起学生时代不做任何计划就无法行动的佐佐冈，现在的他也算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吧。

心理咨询师吗?听起来也不坏。我对小偷这一行也厌倦了，黑泽有些丧气地想着。一边当小偷，一边当心理咨询师?实际上是一边进行心理咨询，一边找下手对象?询问前来问诊的患者，存折放在哪里?存款有多少等等，会不会很不自然?如果这样，那还不如把侦探当成副业算了。

不，在那之前应该再找个下手目标，经过一番思考，黑泽还是这么决定。没有收入的状态让他很难受，虽然目前不缺钱，但是没有成就感，在精神层面还是不太好。他想起高塔大厦里，那个姓舟木的男人的房间。在那里花了那么多时间，却毫无收获，让他很生气。虽然偷窃本身并没有失败，但是只要想起来就很后悔，也觉得很可惜。

他想着，还是应该在这几天再去一趟吧。如果上次剩下的现金还在的话能不能顺利拿到呢?他听到自己发出的警告，“同一个地方去两次会倒霉”。但是，黑泽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如果在意好兆头之类的，那下次就不要选白天，等晚上再过去就好了。“夜晚”本来就是与小偷合得来的时段。如此一来，应该不会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只要趁舟木晚上有会议的时候再过去就好了。黑泽难得有一种像是即兴演奏的心情，享受着新计划。或许是因为和好久不见的朋友共度了奇妙夜晚，让黑泽的情绪慢慢地亢奋了起来。

边上的佐佐冈反复地表示打算离婚。电话那头的佐佐冈太太，究竟是什么表情?佐佐冈不停地说“我再打电话给你”。

佐佐冈太太一定也有她自己的人生。

因为佐佐冈一直讲电话，黑泽起身在附近晃来晃去。

他看到一只流浪狗，是昨天也看到过的一只毛色微脏的狗。他越看越觉得那是同类，便走近那只狗。狗一点也不害怕，从容地舔着自己的腹部。

“这个给你。”

黑泽从口袋里拿出彩票，折了好几层，将它塞进狗的项圈里，将细长的纸条塞进项圈内侧的金属零件里。

“就算我偷偷潜进别人家，你也不要乱叫啊。”

黑泽轻轻地摸了摸狗的头，转身回到佐佐冈等候的长椅那里。讲完电话的佐佐冈，一脸清爽地伸着懒腰。

“要不要去展望台?”他问佐佐冈。

对方一脸不可思议地回问他，怎么突然要去?

黑泽一边笑着，一边走向展望台。展望台垂挂着一块标语，上面写有“给某个特别的日子”。黑泽看着布条心想，没想到这种日子也会变成特别的日子。

“那是埃舍尔的画。”佐佐冈指着那幅大型海报说道。

“我经常看到那幅城堡的画呢，里面的人即使爬啊爬，最后还是会回到原处。那叫错觉画①吗?”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人生或许是一场接力赛。那幅画也是一样，士兵走着走着，爬上楼梯抵达终点后，发现那里不过是另一个士兵的出

发点。就是这么一回事，大家就这样一个个地联系在一起，所谓的活着说到底不过如此而已。”

“不论画或其他东西，我都不喜欢被骗。”黑泽笑了起来，接着问道，“对了，你太太叫什么名字?”

“京子。”

“是吗?”

黑泽一边等电梯，一边想象着那个素未谋面的、名叫京子的女人此刻正在做什么。

*

河原崎希望一睁眼一切都能恢复原状，但是一睁眼，他就发现这个小小期待毫不留情地遭到了背叛。

——————————————————————

① 日文原文为“騙し繪”．直译为骗人的画．所以下文黑泽才会说不喜欢被骗。

他连窗帘都没有拉，不知何时就睡着了。河原崎伸手遮挡照进室内的阳光，房里的状况毫无改变。

残留在塑料布上的血迹像颜料般，红色水滴无声地晃动着。

冢本的尸体就躺在河原崎的对面，摆妥了姿势仰望着天花板，那模样与他一开始进屋时看到的那具尸体一模一样。

河原崎双手遮脸，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忍着想要大叫的冲动，无声地往手上呼着气。

一切都结束了。河原崎激动地掐住冢本的脖子，对方的脸上露出恐怖的表情，让他担心万一放手的话，一定会被杀掉，所以更用力地掐住了对方的脖子。他到底和对方格斗了多久?

然而，等到他一回神，冢本已经全身瘫软，灵魂似乎已经蒸发了。河原崎寻找那消失的灵魂，确认那股风的动向。

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恐惧沉甸甸地压着他的腹部。我杀了人，就算对方骗了我，我也没有理由杀人。

他浑身发抖，花了好几个钟头才抑制下来。

他抱着双膝，交替地望着冢本紧闭双眼的脸孔和被切成一块块的尸块。他的呼吸听起来就像从洞里漏出的空气，反复地发出咻咻声。

他想着，说不定睡一觉之后，一切都会恢复原样，于是不知不觉睡着了。

他重新环顾房间。

“怎么办?”他喃喃道，“一切都完了。”

总之，得先收拾这些尸块。

他从冢本带来的工具中拿出消毒酒精，用厨房的海绵擦拭着飞溅到尸体上的血水，尸体沾到血的面积并不大。

裸露的尸体看起来十分怪异，河原崎觉得尸体下半身的性器官看起来很碍眼，于是找出原本放在房里的衣服替它穿上。

替没有手臂的身体穿上有领衬衫，感觉就像拿包袱巾去裹一口大箱子似的。他帮尸体的下半身穿上内裤，并将长裤的裤管剪下，分别套在两条腿上。

酒精的气味太过呛鼻，害他咳了好几次。

他将尸体塞进原本就放在房内的帆布行李箱，先放进躯干部位，再将四肢放在上面，最后把头摆进去，拉上拉链。

因为是一整个人的身体，所以还颇有重量，不过这是附有滑轮的行李箱，因此搬运还算方便。

接着，他挨近冢本的尸体，摸索着衣服上的口袋，找出车钥匙，然后塞进自己的裤后袋。

他拖着行李箱走向玄关，打算把它搬到车上。

河原崎将行李箱放进后备箱，又回到房间里，然后将塑料布揉成一团，避免血水滴落。然而血水却沿着塑料布的皱褶流到了木头地板上。

他将塑料布丢在房间角落的垃圾袋里。

接着，他到洗手间拼命用肥皂洗手，并做好接下来必须搬运冢本尸体的心理准备。

河原崎很讶异，原来触摸自己杀死的人是这么恐怖的事。其实这具尸体已经变成纯粹的物品，虽然不会说话，对他来说却是莫大的威胁。他感觉尸体似乎会指着他说“我不会忘记你的。”

冢本全身僵硬。不过才十个钟头前，冢本还在说什么死后僵硬，没想到他自己的肌肉现在也变得十分僵硬，河原崎觉得这真是太讽刺了。

“好!”河原崎从腹部用力挤出声音低语，两手紧抓着冢本的右手，就像冢本生前做过的，以全身力气弯曲关节。虽然很恐怖，但只要下定决心使力，手肘就开始弯曲了。他按照两肘、双膝的顺序重复这些动作，接着折弯冢本的双腿。这真是高强度劳动，对比满头大汗的自己，浑身冰冷的冢本真的是十分恐怖。尸体的僵硬有所缓解，总算勉强可以背了。

“我们出去吧。”他对冢本说着。冢本已经不能对他下达任何指示，也不能开口反对了。他先打开玄关大门，打算让门就这么敞着，因为背着尸体开门实在太麻烦了。

正当他走到外面时，不禁“啊”了一声，隔壁房间的住户刚好走了出来。和对方四目相交的那一瞬间，他心跳加速。

“你好，我是住隔壁的黑泽。”对方轻轻向他点头打了声招呼。

他也只好跟着打了声招呼。

接着，他突然想到与其笨拙地佯装不知，不如请对方帮忙还比较自然。“对不起，能不能请你帮我撑一下门?”

对方约莫三十多岁，散发着一股从容不迫的气质。因为对方看起来有点疑惑，他赶紧随口编了一个要背醉酒的朋友下楼的理由，并请对方帮他撑住门。

河原崎慌张地回到房间，将红帽塞在牛仔裤后斜袋，然后背起冢本走到门外。

好不容易走进电梯，门关起来之后，才想起自己尚未向对方道谢。

他背着尸体，下楼走向停车场，找到冢本的车子之后，将尸体放在副驾驶座上，关好车门。

他坐上驾驶座，发动了引擎。虽然握着方向盘，却不知道该去哪里。我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时，他才发觉自己胃痛。

冢本看起来就像个醉倒的乘客。

在开车的过程中，他才真正体会到事情有多严重。

杀害冢本这件事，会让自己的人生一败涂地，他满脑子都是这个念头。此时，他忽然想到高桥为什么要拯救自己?自己是得救了，但是……他一边踩油门，一边思索着，眼泪掉个不停。

“我真的得救了吗?”他打从心里感到悲哀，不知道如何是好，在街上来回穿行。

途中，他因为肚子饿而停车，由于不能背着冢本在路上走，所以他独自走在商店街上。与他擦身而过的人们，不论是谁看起来都远比他幸福。

他走进快餐店，点了一份汉堡，一阵突如其来的反胃让他冲进了厕所。之后他立刻走出店外，店员们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他双脚发抖，没办法笔直往前走，是因为刚才一直背着沉重的尸体，还是心脏抖个不停?

普通的街景让河原崎陷入混乱，自己明明杀了冢本，这个世界还是照常运转，丝毫没有改变。怎么可以这样呢?他不禁沮丧了起来。

他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杀了人，他希望有人能够告诉他真相，这个想法让他坐立难安。

当他回过神时，自己已经跑向前面步行的男人身边，他死命地贴近对方，连续说了好几次方才那栋大厦的住址。请你去那栋大厦的那个房间，“看看我做了什么，请你去那个房间。”他拼命请求对方。

他一边焦躁为什么自己没办法说明清楚，一边在心里呐喊：“请你去那个搞砸我一生的房间看看，请你去确认那里是否真的发生了恐怖的事。我的确收拾过那个房间，但是如果真的发生过什么事，一定会留下痕迹。”

对方没有花太多时间就认定河原崎精神异常，然后快速离开了。河原崎叹了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他告诉自己：“我杀了人，但我不能转移焦点，不能逃避。”

已经没办法重新来过了吗?在街上闲晃的河原崎，问着早已不存在的父亲。

“我到底做了什么?”他一边流泪一边想着。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起父亲那个人生的失败者。“你要当个画家啊。”父亲欣喜的脸孔在他眼前浮现，说不定他是真心地在为自己加油。

“我已经没救了吗?”

河原崎这才惊觉，原来到头来能够依赖的对象不是高桥，不是宗教，不是神，而是那个没用的父亲啊。

他看到父亲得意扬扬的笑脸似乎在说“是吧?”，多少觉得轻松了一点，虽然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他从口袋里拉出帽子，将帽檐折成高耸的山峰状，学着父亲的样子把帽檐压得低低的。

走到了车站，发现那只流浪狗还是一脸迷茫地走着。

或许是单纯的心血来潮，连自己也不知道原因。他走进商店街内一家刚开始营业的宠物店，买了一副项圈。

他回到狗待着的地方，将项圈系在狗脖子上。流浪狗非常温顺，一点都没有排斥的模样，仿佛换好服装的女演员一样，一脸习以为常地坐着。

“很适合你。”河原崎拍了拍狗的背，便离开了那里a

之后他一眼就看到了展望台，上面垂挂着写有“给某个特别的日子”的标语。

或许今天就是个特别的日子，河原崎抬头看着像高塔般的展望台，对着早已不存在的父亲问道：“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吗?”“也许吧。”他仿佛听到了父亲这么回答。

他茫然地看着埃舍尔画展的海报，有很多士兵在城堡上行走。不过，他曾经听说，那不是城堡和士兵，而是修道院和修士。但是他怎么看都觉得那是城堡和士兵。看了一会儿，他发现在城堡入口有个抱膝而坐的士兵，好像是因为自己被留下来了而在闹脾气。河原崎有种心酸的感觉，那个士兵看起来也像在等着某个人。

那个士兵就是我。

河原崎越看越这么觉得，我一定是在那个入口等着父亲的到来，等着和他一起回到人生的循环中。

河原崎一边等看电梯，一边想象看早上碰到的那个姓黑泽的邻居此刻正在做什么?

*

四十八号国道穿过车辆专用隧道，通往仙台市区。京子整个晚上都在隧道里走着，在电动自行车都禁行的隧道内，每辆车子都以高速经过京子身边。途中，京子被按了好多次喇叭。

京子像个幽灵似的摸着隧道墙壁前进，拼命地走向不知何时才会抵达的目的地。

尸体变成一块一块，人的身体变成一块一块又黏起来，手脚变成一截一截的。

她一边像是念着咒语，一边走着。走进隧道之前，她确认了手机有信号之后，打电话报了警。她报上青山家的街名，“那对夫妻很奇怪哦，他们在后备箱里藏了尸体。”然后立刻挂断电话。

接下来会变成怎样，那就看警察了。京子拼命地把青山的事赶出脑海。

她不愿相信青山和他老婆联手设下陷阱，打算杀死她。自己会被青山的妻子杀掉这种事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她现在脑袋里只剩下尸体在后备箱被切割，不知什么时候又黏在一起，然后开始走路的事情。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噩梦，但又太过现实。

走出隧道的时候，东方的天空已经开始泛起鱼肚白。京子毫无睡意，虽然脑袋昏沉，但她一点都不想睡。

她在途中的便利商店买了一瓶瓶装水和一把剪刀。她冲动地买下了那把作为文具而言尺寸过大并且充满一股暴戾之气的剪刀。

“我要把你切成一块一块。”京子拿着剪刀说着。

我到底是哪里出了错?京子不禁怒气上升。尸块为什么会黏起来?明明就是被切断的东西，为什么又会接在一起?到底是谁想骗我?到底是谁要抢先一步?到底是谁自以为比我聪明?

别开玩笑了!京子想着，下腹部的疼痛已消失，也没有了尿意。膀胱炎不知何时已不再发作，不过她一点也不高兴。

她在街上转来转去，也不管脚底磨出了水泡又破掉。

时间慢慢流逝，街上的行人也越来越多。

京子突然想到，非得去拿那把手枪不可，于是转身走向车站。

在走向一楼车站大厅入口处的途中，她看到一只流浪狗。既肮脏又不可爱的流浪狗，看起来年纪也不小了。

她怒火中烧，怒火在五脏六腑内翻腾不已。她无法忍受那只老狗悠哉度日的模样，我烦恼到这种地步，它居然一脸悠哉，这算什么。

我要把你切成一块一块，她拿出剪刀，右手拿着它发出咔嚓咔嚓声。她不停耍弄剪刀，一听到剪刀发出的声音，忧郁的气氛就立马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要剪断项圈之后，再把你的脑袋剪断，她笔直地朝老狗走去。

此时，有个中年男人靠了过来。

对方是个毫不起眼的中年男人，京子认为他一定是被裁员的失业男。

“你想干什么?”男人对京子说道。京子烦躁得不得了，这男人还莫名其妙地一直对她说，“这是我的狗。”京子越听越火大。

最后，两人争执不下，中年男子带着那只脏狗，就这么走远了。京子对于对方竟然无视于她，肝火上升地高声叫骂。然而，周围的行人只是一脸惊讶地看着她，周遭充满着无视、冷笑与敬而远之的气氛。

她又往前走了一段路，看到了画展的海报。

那是一张愚蠢士兵们埋头走来走去的画，里面的人物什么都不想，傻傻地活着的模样，让她极为不快。如果能走进画里，她一定要拿剪刀把这些士兵的头通通剪下来。她想破坏一切，毁灭所有事物。

她站在展望台前，展望台高高地耸立着，令京子心情恶劣。

上头垂挂着一条“给某个特别的日子”的标语。

什么特别的日子啊?京子不由得想破口大骂，她的脑袋里一片混乱，几乎快要冒烟了。早上，丈夫突然跟她提离婚，接着她去杀人，途中撞到了陌生人，然后那具尸体在后备箱被切成一块块，后来居然又黏在一起，在深夜四处走动。这样的一天，可以称为特别的日子吗?

我要跳下去，京子突然想到这件事。

我要去展望台，只要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去，就可以从这愚蠢的一天解脱了。我怎么可能输?我的人生是由自己控制的，她一边想一边握紧了右拳。

京子也等着电梯，一边想象着刚才碰到的那个把狗带走的中年男人此刻正在做什么?

*

丰田坐在拉下铁门的咖啡厅门口，老狗在他身旁蜷缩着。它吐了一口气像是叹息，然后把头搁在前腿上睡着了。

虽然破西装很难看，不过他并不在意，这身打扮最适合现在失业的自己。被妻儿抛弃、被公司赶出来的男人找不到容身之地，与其穿着崭新西装，还不如穿着袖子被撕裂的破烂西装。脸颊、背部和腹部两侧都是淤青，好像没有骨折，不过瘀血严重，暂时不能洗澡了。再过一阵子，说不定伤处会变得更肿。

他从口袋里掏出咖啡店的优惠券，原本早上打算使用的，却被店家拒绝了。仔细一看，没什么大不了的，原来是期限已经过了。

开幕三天内的限定服务，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今天早上，因为被害妄想症，以为只有失业的自己被歧视了，等到弄清楚之后，才发现根本没什么大不了。

车站大厅内没什么人，绿色窗口前有几个年轻人躺在背包上睡着了，礼品店和零售店也都打烊了。

丰田打算在车站里睡一晚。

这时，他看见从新干线自动检票口走出一对男女，那个组合非常不搭调。

男人看起来年过五十，或许更老一些，不过抬头挺胸的姿势，让他显得年轻。身上的花哨毛衣很醒目，倒也不算不合适。

丰田一开始以为对方是政治家，因为他脸上散发着强烈的自信和威严，异常大的耳朵和鼻子相当显目。

丰田愣愣地看着对方，心想，那就是人生的赢家啊，和失业又浑身是伤的自己完全是住在不同的维度。光看就知道了，那个大方的男人和自己的人生水准完全不一样。

他想起以前儿子很着迷的电玩游戏，在游戏开始前有“初级”、“高级”的难度选项。那个从检票口出来的男人一定很顺利地以“高级”身份度过人生这个关卡，与之相比，自己则是在“初级”阶段就已经要告别游戏了。

走在男人身边，提着行李的是一名高个美女，一头乌黑的长发，外型非常亮丽。是男人的秘书吧，看起来不像情人，虽然两人年纪看起来像父女，但彼此之间的气氛看起来更露骨，是情妇吗?说是情妇，那女人一点也没有被疼爱的模样，不如说她是提行李的跟班。女人毫不隐藏自己的坏心情，通通表现在脸上。

两人似乎在找人，在扶梯前四处张望。

男人和丰田四目相接，丰田慌忙别过脸，人生的赢家不可能有事找他。

这时候，他发现那个男的一边转向女的，一边指着他坐着的方向。丰田惊讶地环顾四周，但是附近没有其他人。自己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吗?心跳开始加速。

丰田脑中浮现出小小的期待，莫非那个很有威严、看似富有的男人要给他工作机会?他偷偷地期待着。

“打扰一下。”眼前的男人以沉稳的语气对丰田说道。丰田全身紧张不已，对方太过强势，他只觉得自己快被压垮了。对方近看年纪更大，却有一张极为不协调、精力充沛的脸孔，脸上也没什么皱纹。

“什… …什么事?”丰田以嘶哑的声音回答。

“你的工作是什么?”

这个问题让丰田吓了一大跳，他吞了一口口水，老实地招认：“我现在失业。”

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逼着他老实回答。

女人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丰田注意到她的眼眶隐隐抽动，不知道她是紧张还是不高兴。

“是吗?你没有工作啊!”男人高兴地说着，丰田甚至听到他小声地说了一句，太好了。对方从高级西装里掏出名片，“我姓户田。”

丰田收下名片，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头衔，果然是胜利者啊。眼前的这个男人和舟木这样的井底之蛙完全不是一回事。

“你知道你现在最想要什么吗?”

男人的说法很迂回。

“嗯… …这个嘛。”丰田断断续续地含糊回应道。

“你最需要的是工作。”

丰田不禁怀疑起自己的耳朵，他说不出话，浑身根本动弹不得。

你最需要的是工作，能够让你每天安心生活的工作。

他很想立刻回答，没错，您说得是。然而就是说不出口。

因为他有点在意那女人悲哀的眼神。

“那么，你现在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男人再次提出意外的问题，丰田环顾四周，最重要的东西?若真要说的话，其实什么都没有。西装早就破了，一整叠履历表也帮不了自己，家人也早就离开他了。“非要说的话……”丰田半开玩笑地说，“就是这只狗了。”他摸了摸老狗的头。

女人似乎快哭出来了，丰田觉得很不可思议。她绝望地移开视线，似乎冷静不下来。

“是吗?”男人满意地点点头，“其实我想请你把狗让给我，我正想养只狗。”

“你说什么?”

“我要那只狗，当然我不会白要的，我会给你回报。”

丰田吞了吞口水。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介绍你到我公司上班。失业中那正好，绝对不是空口说白话，我现在就可以跟你签约。”

丰田不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样?我有很多家公司，可以立刻介绍给你。”

“真…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现在答应我，绝对没问题。”

男人自信满满的模样，看起来不像骗子。

得救了，丰田用力闭上双眼，然后睁眼看着老狗。我今天早上才碰到它的，其实它根本不是我养的狗。

他不觉得男人会骗他，对方要求的是一文不值的老狗，这一点让他相信了对方。就算出现骗钱的诈欺师，也不会有人故意演一出戏来骗走一只狗吧。这个好消息来得太妙了，他又看了老狗一眼。

“怎么样?我想这还挺划算的。”男人把手伸了过来。

的确很划算。岂止划算，简直可以说是奇迹。

丰田再次摸了摸老狗的头，说了声“好!”便打算把狗交出去。

为了下定决心，他再次闭上双眼。

就这样放弃唾手可得的工作机会吗?当然不行。

“反正不过是只狗嘛。”脑海中传来这样的低语。毫无疑问的，那是自己的声音。这一瞬间，他想起了白天的某个场面。

他突然想起，老狗勇敢面对攻击他的年轻人的模样。

当丰田无助地倒在地上时，娇小的老狗勇敢地扑咬对方的模样，虽然有勇无谋，却令他感动不已。

它一脸超然地望着下沉的夕阳，“别害怕，然后，不要离开我。”

“怎么样?”男人再次问道。

丰田并没有伸手去抓男人的手，而是自己站了起来。

“我不怕。”他小声地说着。他下定决心向对方深深一鞠躬。

“很感谢您的提议，不过我要拒绝。”

说完之后，连丰田自己都吓一跳，很惊讶自己竟然说出这种话。双方表情僵硬地动也不动。对方只是“咦”了一声，便陷入沉默，丰田也跟着“咦”了一声。

“为什么?”过了一会儿，女人第一次开口，“你为什么拒绝?”

“不… …不行吗?”

“不是，你不满意这个条件吗?”

“怎么可能，这可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好的条件了。”

“你不相信他吗?”

“也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认为你们是在骗我。”

“那到底为什么?”

丰田不知道这个美女为什么要这样追根究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拒绝。

“只是，我想大概是因为… …”丰田抱着睡着的狗说道，“我不能离开它，你应该也有不能让给别人的东西吧。”

丰田听到一个声音，喝斥自己居然白白放掉送上门的大好机会，但是他随即甩开那个声音，再次低头。

“等一下，我付你钱吧。”男人的声音还是很冷静，那威严的声音仿佛牢牢扎根于大地。“只要你说多少钱，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或是汇款也行。”

这次，丰田没有多想，脑子里有个声音萦绕看，“失业没什么不好，不是吗?你想一想，今天从这只脏狗身上学到了什么?”

“对不起。”他低下头，“我还是拒绝。”

此时，男人的脸色突然变了，他并没有面露慌张的神色，但是用拔尖的声音吼道，“等等，你以为你能拒绝我吗?”

丰田被对方突如其来的反应吓得不敢动。

“你会后悔的。”男人低声说道，“我可不知道你接下来的人生会变成怎么样。”听起来不像是单纯的威胁。

听到这里，丰田不禁苦笑，原本用力的肩膀此时垮了下来。“不，我的人生已经没救了。”

他无意识地拿出手枪，毫不顾虑周围地朝着对方，“请不要轻举妄动。”

男人停下动作。

“对不起，难得您给我了这么好的机会。”他充满绅士风度地说道。

他不是怕自己会改变想法，不过还是将手枪收进公文包，迅速离开了现场。男人一脸不敢相信地站在原地，动也不动。站在不远处的两名体型高大的男子似乎发现了丰田方才的举动，跑了过来。丰田径自离开，无视他们的存在。

“祝您幸福。”在与那女人擦身而过时，他听见她小声地这么说。

他惊讶地回过头，明明是个美人，却一直苦着一张脸。

丰田搭上下行的电扶梯时，老狗醒了。由于已近深夜，站内没什么人，他把老狗放到地上，拎起牵绳，开始往前走。

他走到出租车招呼站附近。

在那里和一名白人女孩擦身而过，她右手抱看一大本素描簿。丰田经过时，才发现她是早上碰到过的那个外国人。

丰田从后面叫住了她。

“有什么事吗?”她不解地侧着头，绑在脑后的马尾非常适合她，十分可爱。

“你还有那个纸吗?就是写着‘请把你喜欢的日文告诉我’。”

她露齿一笑，那是一排非常漂亮的牙齿。她将手上的素描簿递给丰田，“你要帮我写吗?”

“不，我今天早上已经写过了。”丰田说完，慎重地解开素描簿的绳子，逐一翻着内页。

他看到了“力量”，那笔迹不太漂亮，往右上方倾斜。

“那是三天前写的。”她告诉丰田，底下的确记载着日期，“是个年轻男人写的。”

他又翻了几页，这次是笔迹非常漂亮的“夜晚”，这一定是男人写的，十分端整、笔画利落。

“这是两天前写的。”她的日语非常流利。

接着，他看到了“心”，这一定是女人写的，笔迹像书法字帖一样漂亮。“那是一天前，就是昨天写的。”

他立刻发现自己今天早上写的小小的“无色”二字，看起来十分脆弱。

这笔迹是失去自我的人才会写的。

丰田避免让今天早上的不安和孤独再次苏醒，用力地闭上双眼，然后立刻睁开。

“这是我写的。”

“是吗?”她不停地眨眼，似乎真的很困扰。是因为本来就记不住日本人的脸孔?还是因为现在的丰田和写这个词的时候差太多?

老狗在丰田的脚边搔抓着项圈一带的部位，可能有跳蚤吧。

“啊，有东西卡在里面呢。”她的发音很有气质，丰田也跟着看向那边。

的确有张纸条卡在老狗的项圈里，丰田蹲下身子把纸取了下来。狗虽然一脸厌烦，但还是乖乖让丰田抽出那张纸条，他打开一看。

“这是什么?”白人女孩很感兴趣地凑过来看。

纸张上排列着从没看过的文字，那不是日文，上面还写了一些数字。“这是护身符吧?”

“这是彩票。”凑过脸来的白人女孩说道，“我在电视上见过的。”

丰田把它对着车站的电灯挥舞着。

“彩票?是谁放进去的?”

“说不定是中奖彩票呢。”白人女孩笑着说，那是一张令人目眩神迷的美丽脸孔。

“是啊，说不定是中奖彩票呢。”

“如果中奖的话，你要做什么?”

“这个嘛。”大概多少金额会让人有现实感呢?他想了一下，一万日元吗?还是十万日元?丰田沉醉在想象中，稍微做一下梦总没问题吧。“我要买狗食给它吃，然后重拍履历表的照片。”

白人女孩似乎没听懂丰田的话，不过还是很高兴地点了点头。

“我可以再写一次吗?”丰田问道。他以左手将彩票揉成一团塞进口袋里，将牵绳换到左手。

“请，请。”白人女孩将马克笔交给他。

丰田看着眼前的白纸，考虑该写什么。

“那里有展望台呢。”她以流畅的日语说道。

丰田拿着素描簿，抬起头看着站前的展望台。点了灯的最上层在夜幕中浮现出梦幻的光亮。

在展望台的旁边贴着“埃舍尔展”的海报，城堡的屋顶上有许多男人来回走动。

丰田想起了小时候的疑问。

在那幅画中，城堡屋顶上的男人们走来走去的模样，看起来好像是人生遇到了交通阻塞，大家勉强排着队，在拥挤的楼梯上走着。

看着楼梯不停往上攀升的错觉画很有趣，但是他一直在意着其他事情。

在城堡中，有一个男人离开屋顶，抬头望着行进队伍。

他靠在墙上，悠闲地看着城堡的屋顶。

那是谁?小时候，他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从那个宽广的地方眺望着拥挤人生的男人究竟是谁?

我想变成那个男人，或许那是孩提时代的愿望。

他憧憬那个男人充满自信的模样，而不是因为他免于那些拥挤的人生。

现在的自己必定也是这么盼望着。

丰田看看脚边的狗，他想问它，“你是那个男人吗?”

“听说今天早上有个女人想从那里跳下来。”

听到白人女孩这么说，丰田把错觉画的事抛到了脑后。

“跳下来?”

“但是因为有玻璃，所以没办法跳下来。”她笑着说道，“那女人大吵大闹，结果被警察抓走了。”

原来如此，丰田一边回答，一边想着该在素描簿上写什么。

“就它了。”他决定了，拔下了马克笔的笔盖，一口气写完，大大方方地写了一整面。哦，写得真不错，他高兴地想着。他想起了自己做设计的时期，那字看上去很协调。

“It’s all right。”

丰田用片假名写下这句话，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写下之后让他有了更深刻的感受。现在的他有充分的自信说“一切都没问题了”。

“你写了什么?”她拿着素描簿，忽地凑近又拿远，看着纸面上的文字，大概是看不懂片假名，她侧着头一脸不解。

“我写了It’s all right。”

白人女孩睁大了双眼，“咦”了一声。

“怎么了?”

“那不是日文啊。”她差点笑了出来。

“啊，是啊。”丰田这才察觉到，不禁笑了起来，她也跟着笑了。两人就这样笑了一会儿。

丰田一边笑看，再次看看展望台。展望台的电梯外面挂看写有“给某个特别的日子”的标语，不知道能不能带狗上去呢?

丰田一边走向电梯，一边想象着尚未相遇的某个人在屋顶上行走的模样。

Lush Life——华丽人生。（全书完）

参考·引用文献

《思考者》 养老孟司 筑摩书房

《欢迎光临解剖学教室》 养老孟司 筑摩书房

《初级尸体解剖》 亚伯特·H·卡特 著 中村保男·远藤宏昭 译 飞鸟新社

《你的脑袋正无聊》 滨野惠一 芝麻书房

《汤姆·索亚历险记》 马克·吐温 著 大久保康雄 译 新潮文库


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寄物柜
アヒルと鴨のコインロッカー
〔日本〕
伊坂幸太郎 著
王华懋 译
宫部美雪、东野圭吾
大为赞赏的“日本小说魔术师”
伊坂幸太郎 代表作
继村上春树《再袭面包店》之后
更无厘头的抢劫书店的故事热力登场

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置物柜

伊坂幸太郎

简介

　　过去、现在、回忆；生、死、转世；究竟能如何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喜剧发生在现在。大学新鲜人“我”一搬进新公寓，便被神秘邻居邀约抢书店，而目标竟然只是一本要送给不丹籍友人的《广辞苑》？悲剧回到两年前。宠物店女店员与不丹籍恋人无意间目击连续宠物虐杀事件，却因此引起夺命追杀……都是因为Bob Dylan，“我”就这么一脚踩进这二男一女的故事里……擅长编织多层次时间与角色的伊坂幸太郎，以倒叙手法跳接一喜一悲两段时空，透过抢书店计划，角色奇妙重叠的两个故事，将迎向什么样的结局?

导读

奇想·天才·传说

张筱森

虽然是篇谈论伊坂幸太郎的文章，不过请先让我稍微离题谈一下二〇〇六年的第一百三十四届直木奖。这届的大事当然是东野圭吾在五度铩羽而归之后，终于以《嫌疑犯X的献身》获奖；可说是了却他一桩心愿，也替其出道二十年锦上添花一番。东野连续五度提名五度落选的事迹，让日本大众文坛和读者之间开始悄悄地流传着一个听来有点辛酸的名词“东野圭吾路线”，意指不断被提名、不断落选，然后过了该得直木奖年纪的作家。而东野总算在第六次的提名摆脱了这个看似不太名誉，不过差一步就会变成传说的不幸阴影。但是在东野终于获奖的这样可喜可贺的事实背后，其实也存在着一名极为有力的“东野圭吾路线”候选人，那就是本文主角——伊坂幸太郎。

伊坂幸太郎，一九七一年出生于千叶，毕业于位在仙台的东北大学法学部。小学时和一般小孩一样阅读各式各样的儿童读物，年纪稍长之后开始看当时流行的国产娱乐小说，如：都筑道夫、梦枕貘、平井正和等人的作品，高中时因为看了岛田庄司的《北方夕鹤2／3杀人》后，成了岛田书迷。而在高中时，因为一本名为《何谓绘画》的美术评论集，启发伊坂认为能使用想像力生存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而小说恰好可以一人独立从头开始，自己应该也办得到；因此他决定在进入大学之后开始创作，再加上喜爱岛田的作品，便选择了写推理小说。进入大学之后则开始阅读纯文学，尤其喜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作品。

也因为他将对运用想像力的憧憬着力于小说创作上，于是各项具有想像力的元素都漂浮在其作品中，如法国艺术电影、音乐、绘画、建筑设计等等，使得读者在阅读推理小说的同时，也仿佛看了一场交织着奇异幻境寓言、生命哲思与青春况味的文艺表演。

巧妙地融合脱离现实生活的特殊经历以及不可思议的冒险活动，一向是伊坂作品的创作主轴，这种奇妙组合，正是伊坂风靡了无数热爱文学艺术的青年读者的重要原因。

这样的他，在一九九六年曾经以《碍眼的坏蛋们》获得山多利推理小说大奖佳作，不过一直要到二〇〇〇年以《奥杜邦的祈祷》获得第五届新潮推理小说俱乐部奖后，才正式踏上文坛。奇特的故事风格、明朗轻快的笔触，让他迅速获得评论家和读者的热烈欢迎，不光是在年度推理小说排行榜上大有斩获。二〇〇三年以《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置物柜》拿下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二〇〇四年则以《死神的精确度》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短篇部门奖，更在二〇〇三到二〇〇六年间以《重力小丑》、《孩子们》、《死神的精确度》、《沙漠》四度获得直木奖提名，可以看出日本文坛对他的期待和重视。

伊坂到二〇〇六年为止总共发表了八部长篇、四部短篇连作集和一篇短篇爱情小说。因为喜欢岛田，而决定创作推理小说的伊坂，打从一出道就以推理小说新人奖得奖作《奥杜邦的祈祷》获得各方注意；然而《奥杜邦的祈祷》却长得一点都不像读者们所熟悉的推理小说模样。伊坂曾经说过，“写作的时候，我并不喜欢描写真实的现实生活，而是想写十分荒唐无稽的故事。”《奥》正是这样特殊，有着前所未有的奇特设定的一部作品。一个因为一时无聊跑去抢银行的年轻人伊藤，意外来到一座和日本本土隔绝一百五十年的孤岛，孤岛上有个会说话、会预言未来的稻草人优午。优午告诉伊藤，自己已经等了他一百五十年，而伊藤这个外来者将会带来岛上的人所欠缺的东西。留下这般谜样话语之后，优午就死了，而且还是身首异处、死得相当凄惨。这短短几句描写，就能够看出伊坂作品最显而易见的特殊之处“崭新的发想”，我想很难有读者在看了这样奇异至极的开头，而不继续往下翻去，毕竟“会讲话的稻草人谋杀案”实在太过特殊。而这种异想天开、奇特的发想，就成了伊坂作品中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难以模仿的特色，在他往后的作品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特色，以死神为主角的《死神的精确度》便是个好例子。

然而空有奇特的发想，没有优秀的写作能力也无法让伊坂获得现在的地位。第二作《Lush Life》便是让读者更认识伊坂深厚笔力的作品，画家、小偷、失业者、学生、神、心理咨商师等等众多人物各自在五个故事线中登场、彼此的人生互相交错。如何将这五条线各自写得精采绝伦，而在彼此交错时又不落入混乱庞杂的境地，最后将所有故事线收束于一个点上。伊坂在叙事文脉构成上展现了高超的操控能

力，就像不断地在本作出现的艾雪的画一般地令人目眩神迷。复杂的叙事方式中包含着精巧缜密的伏线，并且前后呼应，而此极为高明的写作方式，在第四作《重力小丑》、第五作《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置物柜》中也明显可见。

笔者和大部分的台湾读者一样对伊坂最早的认识来自于《重力小丑》一作，对于本作中那几乎只能以毫无章法来形容、或者可说是某种文字游戏的章节名称印象深刻。但在阅读了伊坂的其他作品之后，便能够理解日本文艺评论家吉野仁所指出的伊坂作品的一种极为另类的魅力来源——“将毫无关连的事物组合在一起”，像是“鸭子”和“投币式置物柜”明明是毫无关连的东西，却成了小说。或是书名为《蚱蜢》内容却是杀手的故事，这样的奇妙组合让伊坂的作品乍看书名就能吸引读者的目光一探究竟。而更引人注意的是，这样看似胡闹的作法，也散见于每部作品的内容和登场人物的言行之中。

在《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置物柜》中，主角的邻居甫一登场就邀他一起去抢书店，而目标仅仅是一本《广辞苑》！？在《重力小丑》中，春劈头就叫哥哥泉水一起去揍人。然而在这些登场人物的异常行动，或是令人不由得笑出声来的词句背后，其实隐藏着各种人性的黑暗面。《奥杜邦的祈祷》中，仙台的恶劣警察城山毫无理由的残虐行径、《重力小丑》中的强暴事件、《魔王》中甚至让这样的黑暗面以法西斯主义的样貌出现。伊坂总以十分明朗、轻快并且淡薄的笔触，描写人生很多时候总会碰上的毫无来由的暴力。如此高度的反差点出了一个伊坂作品世界中的重要价值观，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暴力时，该如何自处？该怎么找出最不会令自己后悔的生存方式？

如果将毫无理由的暴力推到最极致，莫过于“死亡”了，只要是人难免一死，那么人类该怎么和终将来临的死亡相处？从《奥杜邦的祈祷》中的稻草人谋杀案起，这个问题意识就一直在伊坂作品的底层流动，笔者想随着此次伊坂作品集出版，读者在全部读过一遍之后，应该也都能得出属于自己的答案。

而在熟读伊坂作品之后，读者便会发现伊坂习惯让他笔下所有人物产生关连，先出现的人物一定会在之后的作品登场。像是深受台湾读者喜爱的《重力小丑》两兄弟，也会在之后的某部作品出现，这样的惊喜也十足地展现了伊坂旺盛的服务精神。

在文章开头提到伊坂是极有力“东野圭吾路线”候选人，如实地反映出日本读者和评论家对于伊坂迟迟不能获奖的难以理解。但是笔者忍不住想，就这样成为直木奖史上的传说，似乎无损于伊坂的成就。毕竟就像日本推理天后宫部美幸说的：“伊坂幸太郎是天才，他将会改变日本文学的面貌。”做为一名读者，能够和一位不断替我们带来全新小说的天才作家相遇，就是一种十足的幸福。

作者介绍：张筱森，辅仁大学日文系毕业，现于日本某国立大学以留学之名行囤积推理小说之实。

序

如果是肚子饿而抢劫水果店的艺术家，或许还可以理直气壮一些，但我却是手持模型枪，守在书店外头把风。不知是因为时值夜晚，还是因为脑袋一团混乱，我并没有罪恶感；硬要说的话，对我父母亲是有点内疚。我的双亲经营一家小鞋店，由于低价策略的量贩店在附近开张，鞋店的经营状况不是很好，他们却让我升大学，还愿意为独居的我支付生活费。如果他们责备我“送你上大学不是为了让你做这种事的”，我也只能谢罪说：“是，你们说的一点都没错。”

这是一家位于狭窄县道沿线的小书店。

过了晚上十点，尽管国道就在附近，四下却是一片阴暗，也没有车声，周围只有几栋旧民宅零星散布，完全不见行人踪影。

竖立在书店停车场旁的招牌并不醒目，等间隔排列的路灯又每一座都很老旧，或许因为如此，薄云覆盖的夜空中朦胧晕渗而出的月光反倒显得明亮。

其实没下雨，整个城镇却显得一片阴湿，湿漉漉地沉在夜里。每一栋民宅看上去都黑黝黝的，仿佛里头的居民全进入了梦乡。

书店外墙是杀风景的裸露水泥壁面，当然不可能有热闹的装饰霓虹灯。

这应该是一家年代久远的自营书店，规模不大，一定是靠白天卖漫画给附近的小孩，晚上卖色情杂志给开车前来的年轻人，才能够勉强维持经营吧。是一家现在已经相当罕见、感觉与布掸子十分相衬的书店。

我们抵达的时间恰好是打烊前，停车场里的车子接二连三开走，最后只剩一辆老旧的白色轿车，大概是书店店员的吧。

我们特意选在快打烊的时候过来，因为我们不是来买书的。

我一边斜眼盯着店面入口，穿过建筑物侧面与砖墙之间的隙缝，绕到书店后方。墙间宽度虽不至于无法伸展手脚，顶多也只能容一人通过。店内灯光从嵌在后门上的玻璃小窗透出来。

我站在这扇门前。木质纹路的门板，门把是银色的，玻璃小窗的位置正对着我脸部的高度。那是一块雾面玻璃，我只能像从混浊的海面窥看水中似地确认店内的状况。

砖墙旁有一株不知名的树，修长而低垂的树枝朝着我伸展，枝丫弯曲的角度仿佛正打算从上方袭击而来，也像是在对我发出恫吓。

一旁摆着空调室外机和塑胶水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混合了灰尘与小便的气味。

得把模型枪拿高才行——我突然想到，连忙将手里的模型枪凑近窗玻璃。

地面在晃。本来以为是地震，但根本没事，只是我的腿在抖罢了。

真窝囊。我感到一阵悲哀。

我哼起巴布·狄伦（注：巴布·狄伦（Bob Dylan，一九四一——），美国歌手、诗人、作曲家。美国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影响当代文化甚巨。）的歌。

“你要做的事很简单。”河崎是这么说的。

的确不复杂。说真的，一点技术性也没有，谁都办得到。

拿着模型枪、站在书店后斗，如此而已：唱十遍巴布·狄伦的《随风而逝（Blowin‘In The Wind）》，如此而已；每唱完两遍，就踹门，如此而已。

“真正动手抢劫店家的人是我，你只要顾好别让店员从后门逃走就行了。”河崎说：“悲剧总是从后门发生。”

而这位河崎已经冲进即将打烊的书店，抢劫《广辞苑》（注：《广辞苑》，岩波书店出版的中型辞典，是日本最有名的国语辞典之一。）去了。

店内传来声响，我吓了一跳，右脚一退，鞋子踩上了杂草。踏着泥土的触感很恶心，我起了鸡皮疙瘩。

风并不太冷，刚从关东搬来的我，一厢情愿地认为东北的四月应该还很冷，想不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也就是说，明明不冷，我却在

发抖。仰头望天，云朵已近完全遮蔽了月亮。

我握紧模型枪，一面踢门，一面回想起刚搬来的那一天。那不过是短短两天前的事。

现在 01

两天前，刚搬到这个镇上的我，首先遇到猫，接着遇到了河崎。

一按下公寓的门铃，便响起“叮”的轻快声响；接着放开手指，响起的是“咚——”的长长尾音。

刚进入四月，距离樱花绽放的时节似乎尚早，公寓入口处的独株樱树依然光秃秃的，甚至有种堂而皇之的裸女气势。

我是上午搭新干线来的，坐上公车到了公寓，开始将送达的行李一件件拖进房间，忙着忙着转眼便到了太阳西沉时分。

这栋二层公寓是屋龄十五年的木造房屋，或许因为外墙才刚重新粉刷过，在我看来就像新落成的一样。

建筑物正中央是一道楼梯，每一层楼的楼梯左右侧皆有两户，一层共四户；换言之，这是一栋全部只有八户的小公寓。可能是四这个数字不吉祥的迷信依然根深蒂固，一三号室的旁边是一〇五号室。

各户的玄关位在从正面大马路无法直接看到的地方，所以很阴暗；虽然凉爽，仍有种潮湿的气味。我眼角瞥见天花板上爬行的蜘蛛，决定当作没看见；墙边成团的灰尘掉落，一样，当作没看见。

我站在隔壁住户的门前，一边留心端正姿势。要是里面的人出来应门，我给人的第一印象将会透过门上的鱼眼窥孔被决定。

没人应门。门另一头听不见可爱女大学生的应声，也没有粗鲁的巨汉冷冷走来的脚步声。

邻居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若说我没有期待，那是骗人的；若说没有不安，那也是骗人的。

我的手再次放到门铃上，按了下去。“叮”的跃动声响之后，“咚——”地拖着长音。

平日的小镇，闲静得犹如无人居住，门铃声被栉比鳞次的民宅墙壁吸了进去。我转头望去。

搞不好……。我心想。

搞不好小镇的居民们正待在某处的高台，从上方观察、评论着刚搬来的我；再不然就是，某处正召开攸关全镇居民的重要集会，而唯独我被排除在外。

明明没那种可能，脑中却掠过这样的不安。我等了一会儿，放弃了。认识邻居这件事就留待下回，我回到自己的房间——一〇五号室。

房间里堆积如山的纸箱正等着我，对我施以无言的压力。我不禁觉得，要这堆纸箱从世界上消失，简直就像要军队从美国消失一样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我在心里说着泄气话。我想，先消灭的应该会是美军吧。

我看看座钟，已经过了黄昏四点。

我决定面对现实，首先打开装音响的纸箱，从里面拿出喇叭和电线，将音响设置在南侧的墙边。一插好插头，马上放音乐来听。

一个小时之后，猫来了。

曲子结束的时候，我听见了叫声。铺木地板四坪大房间的另一头，隔着窗外是个小庭院，因为没有围篱隔开，透过庭院可以往来于各个房间。我知道猫应该在那附近，一开始并没放在心上。

但一会儿之后，那只猫跳上窗框，开始用爪子抓起玻璃来，这我可受不了了。

我慌忙开窗喝止：“嗳，不要这样。”但猫充耳不闻，轻巧地进到房里来。

“喂，听话啊。”

猫的动作非常迅速，很熟悉似地横越房间溜进我刚装上的窗帘里，突地又探出头来，接着钻进房间角落的空袋子里。我想揪住它，跌跌撞撞地越过纸箱伸长了手乱抓。

那是只毛皮滑顺的猫，漆黑的短毛亮丽有光泽，没戴项圈，长长的尾巴高举朝向天花板，末端却唐突地折曲。

一直抓不到猫，我厌倦了起来。不管了，要待就随你便吧，到时候伤脑筋的是你。

我回头重新整理行李，但没想到我一没搭理，猫便开始理起毛来了，动作充满了挑衅意味。这下应该抓得到了吧。我逼近它，正想扑上去，猫却突然跳起来。不知道是口水还是饲料的味道，总之某种像是动物体臭的气味掠过鼻腔。猫不知何时跳进空纸箱里，愉悦地探出头来。

结果我又花了将近十分钟，总算逮住了它。我从窗户把它放回庭院。猫瞥了我一眼，我提防它又要跳进来，但猫只是一脸冷淡，就这么走掉了。

“连声招呼也没有唷？”

生平第一遭的独居生活，值得纪念的第一位访客竟然是只麒麟尾的猫，实在让人高兴不起来。

到了大概晚上六点，我迟迟无法决定每件行李的定位，决定总之先把不要的纸箱堆到门外，这时我遇见了河崎，他人就杵在那儿。

一开始我没发现站在身后的他，自顾自哼着巴布·狄伦的〈随风而逝〉。我以为四下无人，还唱得颇大声，所以当背后传来“啊啊！”的声音时，我吓了一大跳，然后，觉得丢脸极了。

他站在我早些时候按过门铃的一〇三号室前，手插在长裤口袋里，大概在找钥匙吧。

“巴布·狄伦？”他劈头就问。我以僵硬但肯定的语气回答：“巴布·狄伦。随风而逝。”

他仿佛正亲临一场极重大的场合似地，一脸感动地点点头说：“你搬来啦？”

“呃、嗯。”

他个子比我高，肩膀却不怎么宽，人很清瘦，偏短的头发没有分线，有种随兴的氛围。

“我刚到没多久。”我指着他的房间吞吞吐吐地说：“我刚刚去你门口打过招呼，可是你不在。”趁着还没被指责，先辩解再说。

或许是晒黑了，他的肌肤呈深褐色，可能是沉迷冲浪或滑雪的那种人吧。

他全身上下穿了一身黑，黑衬衫搭黑皮裤。

这身服装要是没搭好，看起来会像个乡下地方的乐团成员，但他穿起来非常称头，可能因为个子够高，看起来很帅气，很适合他。

我想起一句外国的谚语：“恶魔没有画上的黑。”

意思似乎是无论再怎么坏的人，还是会有某些良善之处；或者是指，没有百分之百的坏人。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我试着想，这人搞不好是个恶魔，因为这身服装的黑，应该没有画上看到的恶魔那么黑；再者，看在老练的恶魔眼里，才刚搬来举目无亲的大学新生，一定是个上好的猎物。

“要帮忙吗？”他说。

“不用了，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我说了谎。如果那个房间的状况能够称为“解决得差不多”，那么在世界上发生的争执应该大半都解决完毕了。

“哦？”他思忖般点了点头，“那到我房间来吧。”

他的鼻梁很高，嘴巴有点宽，眉毛很浓，一笑嘴角便往上扬。用发雕塑型立起的短发看上去充满活力，恶魔的印象更强烈了。他应该比我年长吧。该怎么回应才好？我犹豫着，一边把手上的纸箱换到另一手拿。

眼前的他开了口：“啊，对了，”他说：“尾端圆滚滚来过了吧？”

啊，这一定是恶魔的语言啊！——我心想。

当然，他的房间格局和我的几乎一模一样。只有厨房和浴室的位置刚好对调，除此之外完全相同。

“我姓椎名。”我一报上姓名，他便说了声：“真难叫的名字。”然后打从心底觉得拗口似地歪了歪脸。“椎名，椎名，再追加一名——”他歌唱似地说道。

“那种冷笑话我已经听过一百亿次了。”我露出一脸受够了的表情。

“一百亿？”

我说明，就是那种冷笑话有那么无聊的意思。

“那，这是一百亿纪念。”他说着，从厨房里拿出两只玻璃杯和一瓶红酒，默默地开始拔软木塞，一边很感慨地低喃了一声：“喏，干杯。”接着说：“我叫Kawasaki。”

“哪个Kawasaki？三划川的川崎，还是河童的河崎（注：日文姓氏‘川崎’與‘河崎’都念Kawasaki。）？”

“哪个都可以。”他敷衍地说完便笑了。我推测应该是河崎。没来由地，只是觉得河崎比较适合他。

“好。”他把杯子递到我面前。我其实还搞不清楚状况，只是觉得人家递过来的东西就该接下。“干杯。”

我不习惯酒精，而且我还未成年，不过，我多少也明白酒精恐怕是学生生活不可或缺之物，便毫不犹豫地拿起了酒杯。红色的酒液让我有种成熟大人的错觉。

“呃，是为了什么干杯？”我探问道。

“为了一百亿呀。”

“哦……”

“还有庆祝我们的邂逅。”

“邂逅……啊。”这个理由还比较能接受，但总觉得毛毛的，“我只是搬过来……而已。”

“我在等人搬过来。”

“迟早总会有人搬来的啊。”

“没想到竟然是个唱巴布·狄伦的男生。”

“哦……”我只觉得是自己的糗事被揪出来耻笑，忍不住想低下头来。

两只酒杯一碰，发出轻脆悦耳的声响。红酒的味道比想像中顺口，我松了口气。

“尾端圆滚滚来过了吧？”他又重复那句话。

“你刚才也提到过，是在说什么啊？”

“猫。”

“哦哦。”我小心不让杯子倒下，谨慎地放到地毯上，“那只猫呀，有啊，来过了。是河崎先生养的猫吗？”

“不用先生，叫我河崎就好。”

“是河崎养的猫？”

“直呼名字，感觉就亲近多了对吧？”河崎说。确实，称呼时略去敬称，距离感一下子便缩短了，不过又不见得距离缩短就是好事。

“这栋公寓很早就住了个老外，老是用敬语跟人家说话，完全熟络不起来。”

“哦……”比起同意他的意见，我反而是在“老外”这两个字的发音里听出类似轻蔑的歧视语气，对他多少起了点戒心。

“那只野猫很可爱吧？尾巴后段像折弯的石楠树枝似的，前端圆滚滚的，所以叫做尾端圆滚滚。”

“它常来？”

“你说尾端圆滚滚？”

“对、对。”我甚至感到某种若不同意他，就没办法继续谈下去的气氛。

“猫啊，通常会去拜访寂寞的人。”

“换句话说，它上我那儿去，是因为我寂寞？”

“你被它看穿了。”河崎面不改色地说道，又补了一句：“黑猫尤其厉害。”

“说到黑，你不也穿了一身黑？”

“很像恶魔吧。”他自己也承认。

“还好啦。”其实我也是这么觉得唷。——再怎么样我也说不出这种话，只好说：“很像只黑狗。”很像是一只鼻子高挺、背脊笔直、威风凛凛的狗。

“其实，我是死而复生的。”河崎歪着头，目不转睛地凝视我，“完全是个恶魔对吧？”

“从死亡复生？”

“从回天乏术的状态。”

我开始紧张起来，话题该不会扯到诡异的方向去了吧。“死”或“复活”这些字眼，应该更谨慎说出口才对。

我环视房间。什么都没有，地上随意摆了一台手提音响，一旁散放着录音带和杂志，靠墙有一面穿衣镜，除了简易的衣橱和电话，没有任何称得上是家具的东西。没有报纸、也没有坐垫和靠垫，笼统地说，就是没有生活感。被堆积如山的纸箱占去所有空间的我的房间虽然很糟，他的房间杀风景的程度也相当惊人。要是把我的行李搬一半过来这里，刚好可以平衡吧。

“你是学生吗？”河崎问。

“是啊，从后天开始。”

“那今天呢？”

“今天？”

“到后天之前你还不是学生吧。”

“我今天……？是什么呢……。准、准学生吗？”我给了个平凡的回答，“河崎你呢？也是学生？”

“我的事不重要啦。”

我看到房间角落有一张小几，上头摆着手镜和一罐造型发雕，还有电动刮胡刀。我的视线回到河崎身上，他肯定是很讲究外表的人，总觉得散发出一种成熟的氛围。

“真是太刚好了。”河崎喝了一口酒之后突然说道。

“刚好？”就算恶魔开心地对自己说“真是太刚好了”，我也不觉得高兴。

“我正好想做一件事。”

“想做一件事……。这样啊……”听起来也像是在暗示同性之间的性关系，我开始害怕起来。

“我正在等一个契机。那件事需要人手帮忙。”

“呃，我不记得我说过要帮忙……”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低头看着还没喝完的红酒，迟迟无法判断该不该继续喝下去。存在于我的内在的我正低语着：我应该立刻离开这里。

“我刚才说过，这栋公寓里住了一个老外对吧？”河崎说。

“你是说那个讲话都用敬语的外国人？”

“对。他就住在这个房间隔壁的隔壁。”

“一〇一号室啊。”我在脑中画出公寓的草图。一〇一号室是越过中央楼梯，最靠边的房间。“是哪一国人呢？”

“老外每个看起来都一样啊。”河崎不知道觉得哪里好笑，张大嘴笑了好一阵子，“不过肯定是从亚洲来的。”

“亚洲很大耶。”

“他年纪比你大一点点。”

“是留学生吗？”

“应该是。”河崎点点头。

“你们不大熟？”

“说熟算熟，说不熟也算不熟。”

“你说那个外国人怎么了？”

“恰好是前年的这个时候，他开始常关在房里不大出门了，变得很消沉。”

“是思乡病发吗？”

“发生了很多事。”河崎似乎知道原因，看样子却不打算向我说明。

“这样啊……”“很多”真是个方便的用词。

“其实之前，他一直和女友住在一起的。”

“啊，真令人羡慕。”只有这个时候，我是发自真心地当下脱口而出。面对即将展开的大学生活，在我的感觉里，“女友”与“同居”正宛如终极目标之一。“他是因为和女友分手，所以意志消沉吗？”

“猜对了唷，椎名。”河崎指着我说。

“那么那位不大出门的外国人怎么了？”

“我希望他打起精神来，所以想送他一份礼物。”

“这主意不错。”我嘴上说着，却一点也不觉得哪里好。

“他一直很想要一本辞典。”

“辞典？”

“他平假名跟汉字都看不懂，却想要辞典，很有意思吧？只要有辞典，总会有办法。他是这么想的。”

“我好像可以理解。”我嘴上说着，但当然一点也不了解。

“他呀，好像想翻辞典查两个词。一个是‘窝囊废’，他一直以为这是一种水果。”

“另一个词呢？”

“‘加油’。他的国家里没有这个词。”

“是哪个国家啊？”

“亚洲的某个国家吧。”

“对哦，你刚刚说过了。”

我在想差不多该回房了。一方面是，明明坐着，人却累了起来；另一方面我也挂心在房里等着我的纸箱们：而最重要的是，我开始觉得恐怖了，要是继续待在这个房间，可能不消多久我就会被逼着买下昂贵的壶或衣柜了。

“所以说，”河崎说：“所以说，我想送他辞典。”

“我觉得很好啊。”不妙，再不走不行了。我直起身子。

“不能是一般的辞典，要很厚的、很豪华的。”

我坐立不安，盘算着起身的时机。

“我要去抢《广辞苑》。”

河崎的话直直冲进耳里，一开始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你要做什么？”

他张大鼻翼，难掩兴奋的神情，扬起嘴角说：“我要去抢《广辞苑》。”

我哑然失声。有一种地面抽离、唯有我一个人浮在半空中、被抛弃的感觉。我知道自己颜面的皮肤掠过阵阵痉挛。

“所以了，”他继续说：“要不要一起去抢书店？”

我学到了一个教训：没有敢抢书店的觉悟，就不该去向邻居打招呼。

二年前 01

那个时候，正在四处寻找失犬的我，首先遇到一只被辗死的猫，接着遇到了一群杀害宠物的年轻人。

一辆以超乎常理的疾速从我身旁呼啸而过的深蓝色轿车发出“叽——”的煞车声，往左弯过转角不见踪影之后，旋即传来一声短促的“咚”的声响。

空气中弥漫着宜人的温暖，仿佛只要时间对了，全镇的樱花都将一齐绽放；然而听到那道声音的瞬间，我顿时全身发冷。

我慌忙冲了出去，跑下平缓的坡道，奔往深蓝色轿车左弯的转角。

时间是黄昏五点过后，逐渐西沉的夕阳，慢慢将城镇的表面染成一片赤红。

那道“咚”的声音，有一种在身体内侧震荡般的独特音色，所以我知道——被撞了。

“What happended？（怎么了？）”我身边的金历｀多吉一面跑，一面用英文问道。

“车子，”我调匀呼吸，想让自己冷静下来，“车子好像撞到什么了。”

“车子，吗？”多吉用结结巴巴的日语问我。

“嗯，好像被撞了。”

“黑柴，吗？”

我偏起头看他，讲这什么不吉利的话！——我差点没发火，还是吞了下去。黑柴是我上班的宠物店走失的柴犬，正是我和多吉从刚才一直在市区里四处寻找的狗。

因为是黑色的柴犬，所以叫黑柴。这样的命名或许太随便，但做为商品分类的标记倒是不坏。而在它失去做为商品的价值的现在，我们也只是继续这么叫它罢了。

“黑柴，非常遗憾。你从今天开始不再是商品，要降级成为朋友了。”这是店长丽子姐两个月前对满四岁的黑柴所说的话。黑柴相当可爱，相当聪明，价格也压得相当低了，还是卖不出去。我想可能是因为它的鼻子天生歪一边，这个外表的缺陷比起它各种“相当”的优点都要来得醒目之故吧。

心脏剧烈地鼓动，我胸口都痛起来了。我快步走下坡道，多吉随后跟上来，这名二十三岁的不丹人健步如飞。

世界是充满讽刺的，这我也明白，所以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找了大半天找不到的狗，有可能会在归途中以被撞死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

很平常的黄昏。城镇似乎正屏住声息，窥视着意外现场。路上不见任何放学后的孩子，可能因为上下学路线没经过这里吧；这一带是新兴住宅区，只见配色大同小异的房舍栉比鳞次。某处传来开窗的声音，或许哪户人家也听见了刚才的煞车声，但很快又关上了。

因为是下坡路，我又走得急，不小心踉跄了一下。我踩稳脚步开始小跑步，鞋子好几次差点掉了。

我想起丽子姐的脸。要是黑柴被撞了，她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呢?

丽子姐拥有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雪白肌肤，总是面无表情，从不表露情绪。我听说以前曾有客人把丽子姐误认为店里的摆饰人偶，恐怕未必是玩笑话。她那张标致到几乎毫无现实感的脸孔，与其说是一位从事服务业的店长，更接近无血肉的橱窗模特儿或蜡像。

不过就算是那副模样的她，要是得知自己疼爱的滞销柴犬遭逢意外，应该也会皱起一道眉吧?

弯过转角，车子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是一只小动物倒在马路正中央。道路施工过后隆起的柏油路面上，那只猫宛如沉睡似地倒卧在人孔盖上头。

是猫。

不是柴犬。

不是黑柴。

但，我说不上松了口气，反倒忧郁了起来。那是一只年约四、五岁的黑猫，体格很健壮；黑色的毛皮虽然沾到泥土，仍非常漂亮。脖子的部分被压烂，露出了骨头，它的脚尖一阵一阵地痉挛，令人不忍卒睹。有股动物特有的骚臭传进鼻腔。

“好可怜。”

“真，不幸。”我身后的多吉说着生涩的日语。

“这种时候，不该说不幸，应该是说不走运哪。”

“是罢。”多吉以不带感情的平板腔调这么应声。多吉的英语非常流利，日语却只能说一些简单的单字组合。

他虽然以留学生的身分就读大学，但一起念书的同学们多半是来自海外的留学生，对话几乎全用英语，应该是没什么机会练日语。

和琴美你说话的时候，我想尽量用日语。——多吉虽然这么说，结果还是多半依赖英语。

“是罢。”是多吉的口头禅。遇到听不懂的日语，或是穷于回答的时候，他几乎都用这句话暧昧地回应。

不久，猫的身体不动了；吐长了舌头，肠子从肚里掉出来。我只求别让它这么曝尸荒野，便提议说：“帮它埋葬吧。”

于是多吉打开手上提着的纸袋，用英语说：“（装进这里，带走吧。）”袋子里只装了回家路上买的T恤，他把T恤挟在腋下，将袋子交给我。我一打开袋口，多吉便毫不迟疑地蹲下身子，双手捧起倒在人孔盖上的猫。多吉的脸上没有任何一丝触摸污物的不愉快或嫌麻烦的表情，真要形容，那氛围甚至像是在进行农务翻松泥土似的。

“（在不丹人看来，像这样打算把它埋起来，很奇怪吗？）”我用英语问道。

“（因为不丹没有坟墓嘛，不是火葬就是水葬。）”

“鸟葬呢？”

“ㄋㄠㄗㄤ？”

“（交由鸟处理尸体的葬法。）”

“（哦，是有那种葬法，不过现在几乎没人那么做了。就算有，也只剩一些偏僻地方吧。）”

我还一直以为鸟葬这种仪式是远古的野蛮风俗，好奇心被激了起来。

“（你现在在想：不丹人真是野蛮。对吧？）”多吉简直看透了我的内心。

“（日本也应该采用鸟葬的。）”我没想太多，就这么脱口而出：“（坏蛋们哪，全给鸟吃了最好。）”

多吉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很伤脑筋似地笑了。“（鸟葬不是杀人的手段，是为死者治丧的方法耶。）”

“啊，对唷。”我笑了笑掩饰难为情。

我们在镇上徘徊，寻找可以埋葬猫的地方。我一方面担心纸袋底可能会破掉，忍不住走得有些大步。

“（不丹也会有被辗死的猫吧？车子数量可能不多，但都开得横冲直撞的不是吗？）”

“（不丹人开车真的很乱来呢。因为我们相信转世，一点都不怕死。）”他这话不晓得有几分认真。

淡淡地说“相信转世”的多吉，对我来说很新奇；我深切地感受到他果然是跟我不同世界的人。

我想起和多吉的初次邂逅。

那是约半年前的事。深夜一点过后吧，我正走在路上，眼前一名男子突然冲到大马路上。那是一条没有号志的行人穿越道，而那个人就是多吉。

他似乎打算冲上去救睡在路上的醉汉。

高声按着喇叭的3车号轿车（注：日本的汽车分为车牌以3开头的普通乘用车，以及以5或7开头的小型乘用车，两者依排气量不同来区分，所课的税金也不同。）简直就像扭曲了法律条文，认为倒在路上的醉汉就可以任意辗过似地，完全没有放慢速度，反而是加速迎面冲来。

千钧一发啊。——应该是吧，其实当时我闭起了眼睛。睁开眼时多吉正拖着醉汉，把他往人行道上拉。惹事端的醉汉平安无事，反而是多吉受了不轻的擦伤。

我急忙跑过去，当时内心可能相当激动吧，又没人拜托我，我却连声称赞他的英勇、一边斥责他的鲁莽，吱吱喳喳地比手画脚讲个不停。

过了好半晌，多吉开口用英语说：“（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吵的日本人。）”我才终于发现，他不是日本人。

店家的招牌灯都已熄灭，唯有偶尔驶过身旁的计程车车灯这点程度的微弱照明，但就算不考虑光线状况，多吉的外表看上去也完全是个日本人。

“（你受伤了，要不要去医院？）”老实说，我不知道我的英语能力还不错这件事，对多吉来说是幸或不幸？不过总之，我记得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最初的对话。

多吉表明自己是来自不丹的留学生。

“（你为什么会冲出去救他？）”我问。

他歪着头纳闷地说：“（不知道耶，当下很直觉就……，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呀，你因此认识了我，以结果来说是很幸运的唷。）”

“你，很乐观。”多吉生涩地说完便笑了。

“（反正人迟早会死，不乐观点怎么撑得下去。）”

听到这句话笑了开来的多吉，或许是在吟味这不同于自己国度的生死观吧，但他什么也没说。

此时，我发现有股恶臭扑鼻而来。

“（你身上好臭啊。）”

他一脸错愕地说：“（会吗？）”

岂止是“会吗？”的程度。

我后来才知道，居住在干燥高地的不丹人不常入浴，但那个时候我只想到：“（拜托你去冲个澡吧。）”总之先带回我公寓再说。而醉

汉，我记得最后就这么抛下了。

我没想到适合埋葬猫的场所竟然如此难寻。太阳已完全没入地平线，往来车辆开始打亮车头灯的时候，我们总算找到了一座儿童公园。

“这里，吗？”多吉以生硬的日语问道，一边指着公园前方一块写着“禁止进入”的告示牌。他应该看不懂日文，可能误以为那块板子上写的是这座公园的名字吧。

那是一座种着杉林的公园，占地看起来很大，里头似乎正在进行防止土石崩塌的工程。“禁止进入”的告示牌上是这么写的。

但总不能一直带着猫的尸体晃来晃去。稍微侵入公园一下，应该不会害谁变得不幸吧。我决定翻过围栏。

“里面，可以，进去吗？”多吉的语气很不安。

“（上面说一下子而已的话，没关系的。）”我对看不懂日文的多吉撒了谎。

还不到七点，但在夜晚禁止进入的公园里却是既冷寂又阴森，光是看到杉树摇动的影子，就够让人惶惶不安了。

公园入口一带设有滑梯和秋千等游乐器材，再进去就是整片的树林。往深处延伸的杉林一片漆黑，弥漫着危险的气味；高高伸展的杉树仿佛正准备刺穿天空，一迳摆动着树叶。

公共厕所后方凑巧摆着锄头和铁锹。我挑了一支大一点的铁锹，朝树林前进。

走了有点距离，来到林子深处，多吉说：“我来。”拿起铁锹便俐落地开始掘坑。

可能是习惯这种劳动，他的动作非常熟练，一锹，再一锹，前端挖到石头时，多吉便用手把它挑出来，又继续挖。

杉叶摆动的声音仿佛层层堆叠似地从天而降。

不到五分钟，就挖出一个够深的坑了。

我慎重地拿起纸袋移到脚边，一边留意猫头部的位置，慢慢地把它拖出来。分不出是血腥味还是猫呕吐物的饵臭味，一股腥臭扑上我

的鼻子。我屏住呼吸。

我慢慢地把猫往坑里放。本来想让它脚部先着地再整只放平到泥土地上，却没抓好放手的时机，就这么直接落进坑里了。

多吉帮它盖上了泥土。

“（不丹没有坟墓啊？）”我问起刚才多吉提到的事。

“（因为死掉的人会转世啊。不管动物或人都是，全部重新洗牌唷。所以死了之后，做这种事也没什么意义。）”

“（原来，也有这样的想法呢。）”我佩服地点头。

“（我们只有这种想法啊。）”多吉说，露出微笑。

填平坑之后，我退开一步，合掌闭上眼睛。左手手指沾了血迹，我要自己不去介意。

我身旁穿着灰色运动服搭牛仔裤的多吉也跟着做出同样的动作。“（为了死掉的动物这么大费周章，你会觉得怪吗？）”

“（不会呀，也不是不能理解。）”多吉回答，“（而且，对你而言，狗和猫都是……）”

“是什么？”

“查洛，吧。”

“（那是宗喀语[注：宗喀语（Dzongkha）是不丹的国语。]吗？）”

“（是‘朋友’的意思。）”

“没错。”听他这么说，我点了点头，“比起人类，我更喜欢狗和猫。”

我说得很快，或许他没听懂吧，多吉只说了声：“是罢。”

我想洗手，而多吉想喝咖啡，于是我们决定先留在禁止进入的公园里休息一会儿。

我在洗手台洗了手，多吉去自动贩卖机买了罐装咖啡，我们两人在树林旁一座孤伶伶的长椅上坐下。

“辛苦了。”我说，多吉回道：“（没能找到黑柴。）”

“（但找到了一只死猫。）”我半苦笑地说：“（对了，）”我想起白天发生的事，“（多吉真的很像日本人耶，康子也完全没发现。）”

“（因为同样是亚洲人吧。）”

“（是多吉你尤其像日本人。）”

白天我们搭市营公车前往市中心的途中，偶然遇见我的朋友康子。我没说明之前，她一直以为多吉是日本人。

“（是因为你把我变帅了的关系吧，）”多吉笑道，抚了抚自己的浏海。

初邂逅时的他，浏海几乎呈一直线，我跟他说这种发型在日本不流行了，拉了他便上发廊去。

“（可是啊，）”多吉将视线从我脸上移开，“（那个女生跟不丹有仇吗？）”

“（为什么这么说？）”意想不到的话，我吃了一惊。

“（她一听说我是不丹人，就突然变得很冷淡。）”

哦。——我低下眉摇了摇头。多吉看起来总是很豁达，不像会去注意琐碎小事的人，实际上却很敏锐地观察着对方。

“（不是因为你是不丹人，）”我跟他解释：“（而是日本人不晓得该怎么跟外国人打交道，所以会不知所措吧。）”

多吉只是偏了偏单边眉毛。

“（像你大学的研究室，因为有来自许多国家的留学生，或许不会有这种情形，但是不习惯外国人的日本人，一遇到外国人就会手足无措啦，其实没有恶意的。若要问为什么嘛……）”

“（为什么？）”

“（因为日本是个岛国。）”

“（拿这个当理由，太狡猾了唷。）”多吉语气轻松地说。

“（可是就连我，之前根本不晓得还有不丹这个国家啊。）”

“（这可是侮辱唷。）”多吉笑了出来，“（你应该说得更带歉意一点吧。）”

我笑了笑打马虎眼。

“（不过不丹的确很落后，完全比不上日本。）”多吉以严肃的口吻说。

“（不丹才不落后呢。）”虽然没去过他的国家，我却语带包庇地说。

“（不会吗？很落后啊，而且不丹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文化，还排斥外国的文化，虽然最近逐渐有在改变就是了。）”

“（根本不需要什么外国的文化啦。）”

“（那样的话，国家就富裕不起来呀，不上不下的唷。不丹要能早点变成像日本这样就好了。）”

多吉每次只要一开始聊起不丹与日本的差别，就会失去冷静，很像乡下青年因为憧憬大都会而力陈都市的美好。不，根本就是这样。

“（日本相当糟糕，全都是些笨蛋，不是笨蛋就是一脸了无生趣的大人。）”我总是拼了命说服多吉，但他根本听不进去。

“（就算全是笨蛋，在我看来，还是觉得日本比较快乐。）”

“（我认识的人里面，有一个曾经去过不丹。）”

“是河崎先生，对吧？）”多吉微笑。不丹人那无忧无虑的笑容，总是温柔地抚慰着我。

“（你怎么知道？）”

“（琴美每次提到认识的人，说的总是河崎先生。）”

我苦笑说：“（那个人去了之后大受感动唷，直说不丹真是个好国家。）”

“（原来河崎先生去过不丹啊。）”多吉的眼睛亮了起来。

“（去过呀。应该是吧。）”真恐怖，我心想。虽然只有很短一段时间曾经是我男友的那个可恶家伙，竟然造访过现在与我一同生活的男子的母国，真是奇妙的缘分。

突然，背后传来刺耳的笑声。我浑身一震。与其说是恐怖或惊讶，比较像是对突然冒出来的人声下意识地起了反应，还害我的脚踝撞到长椅椅脚。

我察觉多吉想回头，在自己还没意识到的时候，我的手已经放上了他的肩膀，我跟他说：“（别出声。）”

或许应该尽速离开这里才对，但我选择了静静地留在原地不动。

或许是出于好奇吧。不，是因为恐怖。总之，我在长椅上缩起身子，侧耳倾听身后的对话。

“哈，爽透了。”一名年轻男子的声音，鞋子踩着碎石子地的声响愈来愈大声，“那家伙叫得有够凄厉的。”

“折磨哭哭啼啼的家伙最爽了。”这是女人的声音，像在吟咏俳句（注：俳句是日本一种五、七、五共十七个字音的短诗。）似地，还打着节拍。

他们似乎没发现待在长椅这边的我们，一迳往杉树林走进去了。我小心不发出声音，悄悄地回头看后面。老旧的路灯下，那些人的模样浮现了出来。

他们是两名高个子的年轻男子，后面跟着一名女子，正摇摇晃晃地走着，三人都顶着一头黄褐色的染发。两名男子穿着西装，而女子身穿鲜艳的洋装。我看见男子踹飞脚边的杂草，连飞散的草屑都看得一清二楚。

“（谁？认识的人？）”多吉小声问。

“（不认识。不过，感觉很可疑。）”

“年纪，比琴美，大吧。”

只看背影不是很清楚，不过他们看上去大概二十五、六岁，有可能比二十二岁的我年长。

“他们，在做什么？”多吉直盯着他们瞧，纳闷地问。

“你的日语进步了嘛。”虽然毫无关系，但我不禁脱口而出。

多吉在不丹的时候好像曾在酒店驻唱赚钱，音感似乎相当不错。我所收藏的CD，他只要听过一次，马上就能哼唱出来。我一直认为语言能力不是一种知识或逻辑，反而比较近似音感之类的能力，所以在我的认定里，多吉应该是有语言天分的。而实际上多吉学日语的时

候，也从不去确认教科书或笔记上的日文，总是喜欢用耳朵听、以嘴巴说的方式学习。

“日语，很难。”多吉继续说：“（我搞不懂第一人称的‘boku’和‘watashi’两者的区别[注：日文的表现非常细腻，光靠第一人称便能看出说话者的性别或个性。其中“仆（boku）”是男性用的第一人称，相较于“俺（ore）”这个男性用第一人称，给人一种较谦逊温和的感觉。而“私（watashi）”则男女皆可使用，属于比较中性、正式的第一人称。）。]”

“这倒是。”我也同意。日语肯定是属于难度高的语言。“（‘boku’是男人用的，‘watashi’是女人用的。）”因为解释麻烦，我姑且这么回答。

“（那使用‘boku’这个第一人称的话，就一定是男的了？）”

这时，传来那几个年轻人折回来的脚步声。

我和多吉同时转回身子，把头压得比刚才还要低，藏身在长椅上。

“搞什么，收获竟然是零啊。”男子咋了咋舌。

“我看那些野猫呀什么的，可能都没了吧。”另一个男子回答，音质与刚才的男子很像。

“无——聊——死——了——”女子拖着声音说：“就跟你们说那种陷阱很难抓到东西嘛，还是要一口气多抓一点啦。”

“我看还是要冲那个啰，店家啦，店家。”男子话说得很快：“直接冲去店家抓狗跟猫来。”

“这个好。”另一名男子的声音。

“可是啊，我们也差不多该从虐待动物毕业，往上升一级了吧？”女子似乎很兴奋。

“不不不，还是再练习一下比较好，先用狗跟猫练习够了再说啦。”

“我饿了。嗳，废话少说，先去老地方赖着吧？”女子讲了镇上一家速食店的店名。

“好耶好耶。”男子说。

不知是他们说话声太大，还是公园里太静，三人的对话就连身在远处的我们都听得一清二楚，杉树也仿佛谨慎了起来，不再摇晃枝叶。

“话说回来，我得继承我老头的店耶。”男子哀叹的声音传了过来。

“真的假的？”另一人语带鄙夷地提高了声调。

“真的啊，千真万确。”

“那不是很好吗？当老板耶。”女子的声音里也带着嘲讽。

“到时候，我们就杀去你店里顺手牵羊。”另一人说。

“找份安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呀，就是这样。”女子严肃地说：“在以前啊，能够尽情享受用刑拷问的，都是那些不愁吃穿的贵族啰。”

没完没了的冗长对话，犹如怠惰的年轻人喷发出来的混浊气息，我听在耳里，不禁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他们每说一句话，草木便为之枯萎，花朵为之凋零，天空变得狭隘。

“可是啊，我还想再玩玩那个耶。”男子似乎很遗憾，另一人立刻接口：“你说钳子？”女子一听，立刻发出肆无忌惮的恣意干笑：“没错，那只猫真是有够赞的，超赞的，赞透了！”

听到猫这个单字，再加上钳子这个单字，我突然有种被重拳击中心窝的感觉。这两个词汇其实很平常，然而这两者的组合，却让人感受到某种极端凶残而阴森的东西，不快的感觉充塞整个胸口。我把耳朵竖得更高。

“我啊，比较喜欢那个。脚。”

“切断脚？”男子一说，不晓得哪里好笑，女子卑俗地笑了起来，“那个啊，弄人的话也是同样方法吗？”

“应该吧？”

紧贴着长椅椅背的我的身体，开始因为加速的心跳而颤抖。

“（他们在说些什么？）”几乎是整个人缩躺在长椅上的多吉发现我的异状，目不转睛直看着我：“（你好像很生气？）”

我把脸凑近多吉，“（他们在说猫。）”

“（是同业的人吗？）”多吉压低了声音问。

那些人怎么看都不像是宠物店的店员。我否定了。“（搞不好，他们正是那些虐待猫的人。）”原本期待说出口来会不会舒服一些，却没什么效果。

“（宠物杀手？）”多吉一脸若无其事，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个名称。

我的胃开始痛了起来，同时感到一股有如滚水注入血液的愤怒。

大约三个月前，市内开始连续发生多起宠物遭到杀害的事件。通称是宠物，但听说一开始受害的主要是野猫，过不久，家犬与家猫也开始遭殃，许多家庭饲养的宠物纷纷被带走，以残酷的手法杀害之后抛弃。

不知是为了杀害而加以凌虐，还是虐待到最后致死，总之惨不忍睹的动物尸体在各处被人发现。

光我所知道的，就有二十件以上。

可能因为我在宠物店打工，很早就听到了这个传闻，然而警方和报社却是最近才开始注意这些事件。

新闻并没有报导得很详细，但我从店长丽子姐那里听来的内容简直就是惨绝人寰。

背部被挖出卍字型、皮被钳子剥掉的柴犬；眼球被挖出来的三花猫；四肢连根切断的腊肠狗。尸体不是被弃置在河岸，就是扔在便利商店垃圾桶里。

刚听到这些事的时候，我明知搞错对象，仍忍不住连声责问丽子姐说：“警察到底在做些什么？”

“又不是杀人，或许警察也提不起劲吧。”丽子姐顶着那张看起来没血没泪的雪白脸孔，说出没血没泪的话来。

“丽子姐你不在乎吗？”

“怎么可能不在乎。”丽子姐那双有如冰冷玻璃珠的眼睛凝视着我。不知道是在瞪我或者只是望着我，但她八成在生气。

丽子姐会这么挂心走丢的黑柴，也是因为发生了这些杀害宠物的事件吧。突然从店里消失的黑柴，或许是以自己的意志离开的；它可能发现自己的自由与未来应该在宠物店的外头，所以悄悄地溜走了。若是如此就好了。但若不是，黑柴要是被宠物杀手给带走，下场实在是教人不敢想像。

“那种事，一定是哪里的年轻人为了消磨时间而干的。”丽子姐不知哪来的根据，一口断定凶手就是小鬼头，“要是凶手出现在我面前，我绝对饶不了他。”她一拳挥向空中。

丽子姐！——我在内心呼喊着。搞不好，我现在正撞见那群凶手了。仿佛呼应我的呼唤，杉树又开始摇晃，低声吟唱着：“怎么办？该怎么办才好？”枝叶们不负责任地煽风点火。

丽子姐说，虐待宠物是年轻人孤独的娱乐，所以应该是单一凶手所为，但我的眼前有三个人。

“上次你们看到电视了吗？”男子的声音又在身后响起。他们还没离开公园，似乎打算抽一两根烟才走，我还听见打火机擦燃的声音。

“有啊，看了看了，话题开始热了耶，这表示我们红了吗？”

“这下子难下手了啊。”女子说道。

“我说啊，那个哭哭啼啼的饲主，长得真是有够丑的。”

另外两人哄堂大笑。

“（错不了了。）”我很肯定，一边按捺就要大叫出声的怒气，对多吉说道：“（那些家伙，铁定就是凶手。）”

“（是吗？）”比起我来，多吉还是冷静多了。

下一秒钟，多吉的眼中浮现怯意，而我的眼神一定也是如此吧，因为我们身后传来脚步声，那三人突然匆忙地移动。

回神时，我们坐的长椅正剧烈地摇晃。

椅背被踢了。

我反射性地站起身，心脏几乎要从体内蹦出，突发的恐怖袭来，一时间我无法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多吉也站起来，睁圆了眼。

眼前是两名年轻男子和一名女子，正一脸凶神恶煞地瞪着我们两个。

“你们在这种地方，干什么来着？”左侧的男子努着嘴说。

我学到了一个教训：入侵禁止进入的场所时，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会面临相当程度的风险。

现在 02

“请、请问一下……”我的声音里交缠着犹疑与惊讶。

“遇到不懂的事，不要装懂，应该问个清楚才是。”这是我住在横滨的阿姨常说的话。还很年轻、风姿绰约而身材姣好的那个阿姨，是我很欣赏的女性，所以我总是尽可能遵循她的教诲。

“你说抢书店……，怎么会说到这上头来呢？要送辞典的话，去书店买不就得了？”

“去书店抢一本《广辞苑》也可以吧？”河崎却满不在乎。

“这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根本没有偷的必要啊。你没钱的话我借你，把书送给那个外国人的时候，不必说出我的名字没关系。”

我难得地很确定自己说得名正言顺。不，我觉得我说的肯定是对的。

“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河崎显得从容不迫，而反问“什么事？”的我却是胆战心惊。

“为什么不可以抢书店？”

我以为这是玩笑话，但他的表情却是一本正经。

“这、这违反法律……”身为一个即将进入法律系就读的学生，这是理所当然的回答，而且我甚至觉得这是个值得嘉许的模范答案。

“你听过这句话吗？”河崎得意洋洋地说：“‘当政治家犯错的时候，这个世上对的事情全是错的。’”

“什么？”

“现在日本的政治家是对的吗？”

“我还没有选举权……”

“政治家并不是对的，换言之，法律是错的。”大概是开始激动了，河崎连珠炮似地说。

“可是，至少，这会给书店造成麻烦。”

“哦，”河崎点头，“这倒是。”

“对吧？”

“但是，前提是那是一家好书店。如果它是坏书店，被抢了也没办法。”

“你的意思是你要抢的那家是坏书店？”

我留心着不弄翻酒杯，把身子往前探。

“坏书店哪。”河崎像在客观地陈述法则似地说。他把软木塞压进酒瓶里，一面拴紧，一面笑嘻嘻地说：“它贩售封面折到的书。”

我傻住了，“那样就算是坏书店吗？”

“以一家书店来说，不可饶恕。”

“可是也不等于就可以抢它啊。折到的书，哪家书店或多或少都有个一两本吧，你这根本是迁怒。”

河崎像在观察似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打算只是默默听我的意见。

“书的话，用不着抢，付钱买就行了。”

“你听过夏隆的猫的故事吗？”河崎对我的话充耳不闻，唐突地问了这个问题。

“夏隆？”

河崎吁了一口气，似乎有点紧张。如果有个牧师正要开始演说长年酝酿在他心中的小故事，应该就是这副模样吧。

“夏隆，”河崎仿佛一边按捺想急着说话的速度，缓缓地说下去：“夏隆和恋人马龙住在红砖色的公寓五楼。”

“夏隆是女的，马龙是男的？”

“夏隆很喜欢从房间窗户俯视外头，总是从窗口望着马龙回家来。”

“什么跟什么？”不是我自夸，我高中的时候，曾经被登门拜访的推销员的花言巧语说动，差点买下数十万圆的学习教材。我不安了起来，要是这么继续听下去，自己该不会又被骗吧？绝对不能再重蹈覆辙了。

听下去就是了。——河崎朝着我这唯一的听众竖起食指。“某个雨天，夏隆从窗户探出头去，发现底下有一只小猫，那是一只淋成落汤鸡的小猫。”

“真不想见到淋成落汤鸡的小猫哪。”

“夏隆对马龙这么说了：‘我想要那只湿淋淋的小猫。我想要那只从这里看得到的、被雨淋湿的可怜小猫。’”

“嗯？”

“马龙很了不起，尽管才刚从公司下班回来，他立刻奔出房间，然后，抱着小猫回来了。”

“马龙万岁。”不要听，不要听！——我在内心默念。是教材，他要拿出教材来了。

“马龙拿毛巾擦干湿漉漉的小猫，交给了夏隆。”

“真是令人感动的一幕啊。”我一点都不感动。

“然而夏隆却生气地说：‘我想要的是从这里看到的、被雨打湿的可怜的小猫。现在在这里的，是被你抱着、一点都不湿的可爱的小猫对吧？这只不是我想要的。’”

“这个故事真教人心里不舒服。”

“结果两个人分手了。”河崎仿佛想非常慎重地结束这个小故事，以恭恭敬敬的口吻说：“因为马龙生气了。从此，马龙便和小猫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嗯？”

说完故事的河崎露出一种松了口气、又有些骄傲的神情，很满足的感觉。“就跟这个一样。”河崎说。

我慌了。“什、什么跟什么一样？”

“我也是一样。我不是想把《广辞苑》当礼物送他，我不要用钱买的《广辞苑》，我想要的是抢书店得到的《广辞苑》。”

“莫名其妙嘛。”

“这跟夏隆想要的猫是一样的。”

“什么一样，不是这个问题吧。”我支吾了起来，“反正，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高级学习教材的恶梦再度袭来。——这个句子掠过脑海。

“你要做的事很简单。”

“啊？”

“真正动手抢劫店家的人是我，你只要顾好别让店员从后门逃走就行了。”

可不可以先等一下。我想这么说，声音却卡在喉咙。

“你只要待在后门，踢门就行了。”

“后门？踢门？”

“我不想让店员逃了。”河崎继续说。

“为什么？”要抢劫或是偷窃，没有店员在应该比较好办事吧。

“这个嘛……”河崎像在思考理由似地，眼睛滴溜溜地转，“要是店员逃走去叫警察就麻烦了，所以我想向他召appeal我外面也有同伴。”

他念“appeal”的发音很美，我忍不住听得入迷。

“就算从后门逃了，也不至于引起悲剧吧。”我觉得烦了，话说得很不客气。我发现我的脸很烫，是红酒升高了我的体温吗?

有那么一瞬间，河崎垂下眼，“悲剧总是从后门发生。”

哦，这样。我没当一回事，他便又重复一次：“悲剧总是从后门发生。”哦，这样啊。

“总之，我不会参与这么危险的事的。”我发出宣言。

“抢书店并不难。”我的宣言彻底地被当成耳边风。

“又不是难不难的问题。”

河崎直起身子站了起来，走过去房门边，手伸进一个附了小抽屉的柜子里。我看到他拿出来的东西，不禁倒抽一口气。那是一把黑色的手枪。

“这、这个……”

“模型枪。”河崎冷冷地说，把枪递给我。

枪并不重，我战战兢兢地望进枪口，只是一个半开不开的洞，但上头有擦痕及被削到的痕迹，看起来像真枪。

“你要拿这个抢书店？”

“对。”他的语气完全若无其事，“放心吧，”河崎仍然一脸认真地点点头，“也准备了你的份。”

不是那种问题。——我连想解释都办不到。明明应该可以当场拂袖离去，或是露出暧昧的讨好笑容聪明地逃回家去，我却没这么做。一方面脑袋被夏隆的猫的故事给搅乱了，另一方面，河崎看起来不像是可疑的人。再者，我总觉得在这个即将展开独居学生生活的时刻，不分青红皂白地警戒周遭的人，实在是太没种、太窝囊的行为了。

“你不惜做到那种地步也要送《广辞苑》给那个外国人，这样他会高兴吗？”我指着墙壁，一〇一号室应该是那个方向。

“会。”

“他不可能高兴的。虽然我没见过那个人，并无法断言，但我不觉得他会高兴。”

“你最好不要见到他。”河崎挑起一边眉毛说。看来像是个严肃的忠告。

“为什么？”

“我刚才说过了，他从某个时候开始就一蹶不振，把自己关在房里不出门了。”

“不是说因为和女朋友分手吗？”

河崎没回答。

忽地，我想起河崎说过“我是死而复生的”这句话。“河崎，你真的一差点死掉？”

河崎露出像是被逗笑了的表情说：“病毒感染。”

“什么病毒？”

“登徒子会染上的病毒。”河崎静静地说。他的外表看起来确实受女性欢迎，但我很难想像会致人死亡的疾病究竟是什么，这是某种比喻嘛?

“回到刚才的话题，”我的表情都扭曲了，“总之，你说别跟那个外国人交谈比较好是吗？因为他不会说日语吗？”

“尾端……”河崎这么回答：“尾端圆滚滚可能帮得上忙。”

“那只猫？”

“那只猫会穿过那边的院子，在公寓里晃来晃去。窗户打开，它就会进房间，所以或许它会去那个老外的房间。”

“你的意思是，在猫尾巴上绑信，和外果然沟通？”我半信半疑。

“就是这个意思。”河崎微笑。

“传信猫？”我哭着一张脸纳闷地说：“我不觉得这方法行得通耶。”

“我也这么觉得。”

“什么嘛？”我开始疲于和初次见面的人进行这种支离破碎的对话了。

我决定离开这个房间。我说了声：“走了。”便站起身走到玄关。

“喔，谢谢你的红酒。”我抚了抚应该已经绯红的脸颊说。

“就算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去抢书店唷。”河崎说得很干脆。

“那没意义的啦。”

“要不要一起来？要是改变主意了，告诉我一声。”

“你才应该重新考虑……”我抓起鞋子的后跟，“重新考虑一下比较好。”

接着我说：“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留给你。”虽然就住隔壁，难保什么时候需要联络。河崎也把他房间电话号码写给我。“手机号码呢？”我问。他只是挥了挥手说：“我没有手机。”

我一直以为像我跟河崎这种年龄的人几乎人手一支手机，所以有些吃惊：“哦，这样啊。”

“女人会打电话到手机来，很烦。”他说。

虽然听起来像是半开玩笑，不过再看一眼河崎的外貌，我觉得这很有可能。

“对了，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

我可不想漏掉任何重要的讯息，于是认真地听他说。

“镇上有一家宠物店。”

“宠物店？镇上？”

河崎说出店名，并说明大致的位置。那家店好像位在闹区拱顶商店街相交的小商店街上。

“我没打算要买宠物啊。”

“不是。你要小心那里的店长。”

“啊？”

“那里有个叫丽子的女人。要是你有机会遇见她，千万别相信她。”

“宠物店跟相不相信有什么关系？”

那家宠物店总不会跑来推销教材吧？——我忍不住想这么问。

“最好不要碰上她。碰上了也不要相信她。”

我想应该是不会遇上的。尽管心里这么想，我只是暧昧地应了声，耸了耸肩。

我避开伞筒打开门，走出房间外。风像在摸索似地轻抚着我，不知哪户人家传来炖煮咖哩的香味撩拨着我的鼻子，我的胃转为准备迎接咖哩的模式。我想现在的我只能接纳咖哩了。

我回头望向河崎的房间。

虽然对他提议抢《广辞苑》的事感到不解，我却有种一定还会拜访这个房间的预感。

“怪人有两种。一种是想敬而远之的，另一种是出于愈怕愈想看的好奇心，还想再多和他打交道一阵子的。”阿姨以前曾经这么说过。事实上，她结婚的对象就是一个完全背离“认真老实、印象佳”的人物，所以我想她应该是喜欢后者那类的怪人吧。

对于河崎，我也开始有种“愈怕愈想看”的好奇心了。

我一边打开自己的房门锁，揣想着一〇一号室的外国人究竟遇到了什么事。

二年前 02

“你们在干什么？”长发男子的语气介于讶异与揶揄之间。

漆黑的公园里，三名年轻人站在我们正前方。

眼前的三个人，外表就如同从背影得到的推测，是二男一女。两名男子都是瘦高型，一头褐色的长发，穿着合身的西装，两人都摆出双手插在长裤口袋的姿势。女子的鼻翼很大，下巴很长，长相特征十足。这三人要是闭上嘴巴、表情正经一些，看上去也像是奉公守法的好青年。

我悄悄趁隙张望左右。这里离公园出口颇远，想大叫引来路人似乎也不甚容易。

长发男子走近来，双手仍插在口袋里。他的衬衫不是白色的，但阴暗光线下，看不出是什么颜色。

“在干什么下流勾当吗？”男子撇起嘴，频频猫多吉。

我不禁觉得，路灯朦胧映照的昏暗环境，以及低声细语般摇动枝叶的杉林似乎激发了他们的嗜虐性。我一边提防他们袭上来。

然而出乎意料地，他们的表情中看不到兴奋。“嗳，算了。”我听见他们说：“随你们去卿卿我我吧。”三人突然很无趣似地，转身走了开来。

“对了，你们啊，”女子像是突然想到似地开口：“去过那边的树林吗？”

“没有。”自己的声音没发抖，我松了一口气。

“陷阱有没有抓到猫还是狗呀？”女子不知是不是没听见我回答，继续追问。

我的心脏开始剧烈鼓动。

“要是看到了，记得通知我们一声啊。”它身后的男子接着说，还露出微笑。笑容可掬的那表情，自然得宛如在接客服务业值勤中，我都快被说服从他们身上感觉到的危险气息全是一场错觉。

“啊。”此时男子突然张嘴，静静地出了声。

“怎么了？”女子皱起眉头。

“我在想啊，差不多该换成人类了吧。”

他的话让女子和另一名男子瞬间怔了一下。我当然也听不懂，傻在当场。停了几秒，女子指着我说：“你是说这个女的？”我甚至觉得她的音色带有一种兴奋，不禁全身毛骨悚然。

“对不起，我们要回去了。”多吉突然出声，他伸手搭住我的肩，频频向他们鞠躬，拉着我慢慢往后走。

但他们也没追上来，只是投过来嘲笑胆小鬼的视线，轻薄地笑着说：“赶快回家比较好唷！”

来到距离公园出口只剩数公尺的地方，回头看那群人，只见依稀的人影。或许是离远一点胆子变大了，也或许是再三压抑的愤怒终于在这时爆发，我实在无法忍受就这么夹着尾巴逃跑，于是我朝着他们所在的方向扬声大喊：“你们太变态了！”

“（琴美，快走！）”多吉连忙扯住我的手离开了现场。

“怪不爽的。”我埋怨道。

我们来到小巷子之后，就不再小跑步了。和公园相比，路灯的数目变多了，群聚灯下的小飞虫就像小型龙卷风般飞舞着。

“ㄍㄞㄅㄨㄕㄤ？”

“（就是总觉得哪里不痛快啊。那些家伙，一定有问题，而且恶心死了。）”我用英文说道。

“（你那样做太危险了。）”多吉其实是担心的，却骂我：“（还是小心点比较好。）”

我们走出巷子，来到犬黄杨木夹道的大马路。

“（可是啊，要是他们真的是宠物杀手怎么办？）”

“（不怎么办。）”多吉笑道。

“（不丹没有那种年轻人吧？所以多吉你不明白的啦。）”

一旁的多吉沉吟了一声，环起双臂，“（年轻人也是什么样的都有啊，只是，不丹有宗教，可能有些不同吧，年轻人再怎么瞧不起传统，来到寺院前也多少会安分点。）”

他说：“（因为要是作恶多端，报应迟早会还诸己身唷。）”

“能那样真不错。”这是我的心底话。

“是么。”

“（河崎他啊，曾经像个笨蛋似地说过这种话。）”我想起河崎那俊秀得令人憎恨的容貌。“（他说，有必要住在没有宗教也没有小熊猫的国家吗?

“（小熊猫？）”

“（长得像填充玩偶，动作慢吞吞的，跟浣熊同一类的动物，市内动物园里也有。）”我一边说明，想起了它的别名，“对了，就是Redpanda啦。”

“（哦，那个啊，不丹有啊。一脸呆呆的，很可爱。）”

“（诚实的宗教与野生的小熊猫。）”我的念法很有韵律感，“（不丹两样都有，而这个国家两样都没有。）”

“（不过野生的已经濒临绝种了。）”

“（但有熊猫是不变的事实吧。不丹真是个好国家。）”

“（有机会真想跟河崎先生好好聊聊。）”多吉眼睛闪闪发亮地说。

“（劝你最好不要。那个人一看到外国人，就会假意亲切，教一些多余的事。）”他老在大学校园里乱晃，一发现留学生，就过去招呼人家说：“让我来告诉你这个国家的一切吧”。

“（河崎先生每次遇到我，都说要教我日语。）”多吉的眉毛垂成八字型。

“（那个男的是个窝囊废。）”我想起仗着自己外表优于常人、接二连三诱骗女性、一有机会就想把人家带进旅馆的河崎，一股厌烦涌上胸口，“（那个老爱说教的窝囊废。）”

“（你之前还跟那个窝囊废交往过耶。）”反倒是多吉先提起这件事，只见他一脸困惑。

“（我只是被他的外表骗了。）”我和河崎只交往了短短一个月，尽管如此，却留下了数不清的不愉快回忆，让人忍不住佩服他的本

事。

我听说不丹这个国家的男女关系非常开放，一夫多妻不用说，似乎也有一妻多夫，兄弟成为同一名女性的丈夫的情况也不少；恋爱与性行为是非常平常的事，因此嫉妒心也不强，伦理观和我们的观念可能也有微妙的不同吧。所以就算我提到和河崎交往过的事，多吉似乎也丝毫不介意，反而听得很愉快。

我们在十字路口的红灯前停下来。

多吉望向路肩交通用的广角镜，神情变得怪怪的。

“（怎么了？）”我问，多吉摇头：“（没事，没什么。）”

“（小熊猫超可爱的呢。）”

“（你说为Redpanda？对啊，很可爱。）”

“（可爱到教人想从动物园里偷出来养。）”

“（那是犯罪吧。）”

“（是犯罪啊。）”我一面回答，忆起了孩提时代的记忆，“（说到动物园，我小时候，一遇到讨厌的事就会跑去动物园唷。一方面离我家很近，后方的围栏又有个破洞，可以从那里出入呢。）”

“（动物园那么好玩吗？）”

“（会让人心情放松啊，虽然我也只剩隐约的印象，看到各式各样的动物与乱哄哄的社会毫无瓜葛地悠闲过活，整个人便安心了下来。）”

“（在不丹，狗和猫都过得很悠闲，都是放养在室外的。）”他温吞地笑道：“（或许不丹本身就是一座动物园吧。）”

“（有一天，我从围栏溜进去的时候被工作人员抓到，被狠狠地训了一顿，从此以后，动物园就成了个讨厌的地方。）”连我自己都觉得这真是个任性的后遗症。

多吉只是含糊地回道：“原来如此。”搞不懂他究竟有没有在听。

“（不丹真是个好国家呢。）”我漫不经心地说，比划着抚摸小熊猫又长又蓬松的尾巴的动作。方才在公园体验到的恐怖感受一点一滴地变淡，内心的激动也逐渐平息。

“你的怪不爽，已经好了吗？”多吉用结结巴巴的日语问我。

继续走了大约五十公尺，多吉突然说：“我想，去便利商店”。

左手边就是一家红砖色的便利商店，我想想也无所谓，两人便走进了自动门。瞬间轻快的音乐跃入耳中，整理得有条不紊的明亮店内，与刚才儿童公园那种阴郁、不明所以的黑暗有如天壤之别，让我松了一口气。“你要买什么？”

多吉没回答，在店里绕了一圈，不像是在仔细挑选物品，反而是快速浏览着商品陈列架。

“（你是来干嘛的啊？）”

“（只有这个了。）”结果多吉走回入口处，拿起门旁的雨伞。

“不像要下雨的样子吧。”

我讲的日语多吉有听没有到，一迳拿着塑胶伞往结账台走去。

拿他没办法，我只好走去零食区确认有什么新商品。我看到一张写着“巧克力含有多酚，有益健康”的绝妙广告，用力点头同意。

我拿着零食去排队结账，已经付完账的多吉过来我身边说：“（老吃那种东西，会生病的。）”

“（在晴朗的夜里买雨伞的人才没资格说我吧。）”

店员一边把商品条码按到感应器上，一边一脸稀奇地望向用英语交谈的我们。

离开便利商店，我们往公车道前进。回家的距离搭计程车有点太近，考虑到车钱和时间，我们觉得搭公车比较划算。

廉价影带店前插了好几根宣传用的旗帜，多吉指着它们说：“（我每次都觉得这好像除障旗。）”

嗯嗯。我也点头。

所谓除障旗，是不丹一种写有经文的细长旗子，竖立在镇上各处。每当薄布被风吹起，摇曳摆动，据传这样就能得到与诵经相同的效果。

“（因为不丹人很懒惰，懒得自己念经，就让风来代劳。）”我开玩笑地说，没想到多吉回道：“（你真敏锐。）”他点头，“（我们最擅

长拿替代品来蒙混了。）”

话声刚落，我突然发现多吉的样子不大对劲，正奇怪他的话怎么变少了，没想到他竟然开始挥舞刚买来的雨伞，异样地警戒着周围，等他终于开了口，说出来的竟是：“警察局，附近有吗？”

“（你在干嘛？练习日语？）”

“（这附近有没有派出所？）”这次他用英语说。

“（你掉了什么东西吗？）”

“（这里的路我知道，自己一个人回去没问题，所以要是有什么万一，你先逃，知道吗？）”

“（你在讲什么啊？）”我对多吉莫名其妙的发言不耐烦了起来。

“车。”多吉只是低声吐出日语，这时响起了煞车声。漆黑的夜路上响起的煞车声刺耳极了。

一部黑色迷你厢型车超前我们，在拉出一些距离的地方，仿佛往前扑似地猛然停下，三道车门几乎同时粗暴地打开，几道人影急急地下了车。我反射性地望向车牌，但是我多心吗，号码是看不清楚的。

“chi、ni、sumu。”多吉悄声确认人数，“（三个人。是刚才那些家伙。）”

啊！——我的思考一瞬间凝固了。虽然我能理解眼前的状况，脑子却无法思考这代表了什么意义。

走出迷你厢型车的，正是儿童公园里的那些年轻人。

戴耳环的男子带头跑了过来。路灯妖异地绽放光芒。

“你们干什么？阴魂不散的！”我强逼自己压抑颤抖的内心，总之先往前踏出一步。因为我知道只要一往后退，胆量也会跟着退缩，整个人都将被胆怯支配。

“后来我们三人讨论了一下，决定还是不要放你们走了。”男子以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说。

“什么决定不决定的……”男子们的面无表情让我觉得很毛。

“我们离开公园开着车找你们，没想到一下子就找到了，真幸运哪。”男子敛起下巴。

“喂，你选哪边？”女子咧嘴笑了开来，“被害人协会或加害人协会，你要加入哪边？两边都在征人唷。加害人协会的话，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疼爱动物；被害人协会的话，就可以跟动物一起被我们疼爱。”

“疼爱动物”这种说法让我脑门充血。

“载上车带走吧。”男子说。

“好啊。”另一名男子点头。

“不要，这样。”这时多吉突然挡到我前面。

“怎么？”戴耳环的男子皱了皱鼻，“小哥，别碍事。”

“多吉，去叫警察来。”情急之下，我用日语脱口而出。

“是罢。”

啊啊——。我差点当场瘫软下去。多吉那一如往常的悠哉回答，仿佛正反映了我们俩的无力。不安轻而易举地侵袭了我。

“不要，这样。”多吉又说一次。

“好啦好啦，小哥，怕就退一边去吧。”男子笑道：“他说‘不要这样’耶——”

他模仿着多吉的腔调。

只说几个只字片语的不丹人，和吓得说话口齿不清的日本人难以区别。他们似乎认定多吉是在害怕，然而我很清楚身旁的多吉十分冷静。

“喂，你怕个什么劲儿啊！？”男子突地大声吼了一句，我吓得浑身瑟缩，而几乎就在同一刻，多吉行动了。

他倒握刚买来的塑胶伞，将握把的部分朝向对方，就这么刺了上去。

雨伞挥上眼前男子的脸，打中了鼻头。可能是没料到我们会反击，男子对突如其来的攻击大吃一惊，似乎一时没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眨巴着眼睛，迟了一拍之后才大喊：“好痛！”绷紧了脸坐到地上去。

“你干什么！”另一名男子俯视鼻子流血、呻吟不止的同伴，大声怒吼。

多吉像要远离他们似地，往后退了几步。

接着多吉蓦地低下身子，像蹲下来似地把手伸到地面，捡起一块石子般的东西。是水泥块，还露出断掉钢筋般的物体，整块比拳头还要大上一圈。

一辆计程车驶过，车头灯在短短一瞬间照亮了多吉，我清楚看见了他的动作。

宛如投保龄球似地，多吉握着水泥块的手敏捷地一挥，用力掷出去的水泥块打中了戴耳环男子的胸口。钝重的声音透过地面，从我脚边传了上来。

男子完全无法出声，只见他按住胸口，一脸痛苦地闭上眼睛。

“对不起。”多吉恭敬地说，低下头鞠了个躬。

“（快逃！）”我抓住多吉的手，回头往来时的方向跑去。

“开……”我们根本没工夫理会女子的叫嚷。她望向蹲着的男子们，怒气冲天地大喊：“……开什么玩笑！”

我们拼了命地跑，使尽全力往前冲，弯过小巷，钻入大楼之间的隙缝，一边闪避着路边的塑胶垃圾桶和招牌前进，自己鞋子踩出来的哒哒声更催促着我。终于来到我们公寓的停车场。

总算松了口气，跑到脚都软了，我一下站不直，单膝跪倒在地，褐色的皮鞋掉在一旁。

“还好，吗？”多吉伸出手拉我一把。我捡起鞋子穿好。反观多吉只是做了个深呼吸，完全不见一丝难受的表情。

“跑了、这么远——你竟然没事。”

“ㄇㄟㄕ？”多吉像在吟味这个词似地说：“（不丹的海拔比日本高，空气稀薄多了。或许是因为这样吧，在这里跑步要轻松多了。）”

“（刚刚买的雨伞，平白糟蹋了呢。）”

“（那本来就是买来这么用的。）”

“咦？”我吃惊叫道：“（买来这么用——你知道我们会被袭击？）”

“（是预防万一。刚才我们走在路上，路边镜子映出有车经过，看上去像在找人。）”

“（所以你是为了防身才买雨伞？）”

“（没想到看起来派得上用场的东西其实不多耶。）”多吉露出戏谑的表情。

“（不丹这个国家，危机管理意识有这么强吗？）”

“（没那回事。）”多吉用力摇头，“（我的国家很悠闲，国民都很温和，是个佛教之国。）”

“（那为什么会……？）”

“（可能是受到琴美你的影响吧。）”多吉看起来不像是在说笑，“（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么做。）”

“咦？”

“（不管是善行或恶行，只要是自己做出来的事，最后都会还诸己身。就算现在没事，也会在转世后报应到自己身上。我刚刚的行为是不对的。）”

很像是相信轮回的佛教国家的青年会说出的话。

“（多吉刚才做的是对的啊。）”

“（是吗？）”他一脸发愁。

“（要不然这样，我们请神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啦。这是紧急状况嘛，把神明关进看不见的地方就好了。）”我信口胡诌一通。

“（神明啊……）”他拖长了声音说。对他而言，“神明”这个词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意义吧，是指佛陀，或是更漠然的事物呢？我无从得知。

“（太麻烦了嘛，反正把神明关起来，当作压根没这回事就好了呀，这么一来干坏事也不会被发现了。）”

“（真是乱来。）”多吉目瞪口呆。

“（没关系的啦，我们在日本都是这样做的。）”

“（是这样唷？）”多吉认真地点了点头，说他会记住。

我们慢慢走上天桥的楼梯。

“德库。”多吉想起来似地低喃。或许他是说“格库”。

“（在说什么？）”

“（不丹有这样的游戏，原本是寺院的僧侣在玩的。在地面画标的，然后扔石头。）”

我回想起多吉投出去的水泥块划过空中的轨迹，问道：“（你是说刚才那个？）”

“（刚好有大小适中的石块呢。丢得很准吧？我很擅长那个游戏喔。）”

不过玩游戏的时候不可能扔得那么狠吧？我心想，一边调侃道：“（不丹其实是个很野蛮的国家吧？）”

多吉只是露齿微笑，没有还嘴。“（刚才，你害怕吗？）”多吉问。

“怕到快死了。”我故意讲得很快，而且是用日语。

多吉似乎没听得很清楚，露出似懂非懂的表情，好像想再问一次同样的问题，终究只是坦白道：“（我啊，其实很讨厌暴力的。）”

“真的嘛？”我坏心眼地故意说。

“（就跟你说，我只是受了你的影响嘛。）”

是是，这样啊。——我双眼盯着多吉，又说了一次：“（跟你说只要把神明关起来就不会被发现了啦。）”这时不经意地，我发现钥匙快从口袋里掉了出来。

我一边把玩着自己家门的钥匙，揣想着那些年轻人是否真的就是宠物杀手。

现在 03

我早上九点醒来，在收拾房间和更衣之前，先去浴室淋浴，把身体从头到脚仔细清洗过一遍。

我还不习惯卫浴设备的用法，花了许多时间在调节水温。我发现排水孔上有黑色的污垢，手指一摸，似乎是发霉。这房间我才刚搬进来而已，怎么可以这样？真令人悲伤。我用水冲掉霉斑，拿海绵用力刷洗之后，又后悔或许不该刷的。

我上街是为了购买日用品，但说实在的，可能还比较接近是由于厌烦了拆解堆积如山的纸箱而逃出门。

头好重。是因为睡在不熟悉的房间里吗？还是别人请的红酒害的？我无法判断。

我穿上春季毛衣，套上牛仔裤，走出房间。隔壁一〇三号室的门映入眼帘，门仍关着。河崎还在睡吗?

“要不要一起去抢书店？”

这句话浮上脑海。一身漆黑衬衫黑长裤的那位邻居这么邀约我，但我一时想不起来自己同意了吗？应该拒绝了吧？我战战兢兢地回想，一边朝公车站牌走去。我应该拒绝了吧？我确认似地再次努力回想。

开往车站的市营公车车体是暗蓝色的，那是一种模糊的中间色，看上去很低调。现在应该不是通勤时间带，车上却没有空位。

窗外的景色并没什么特别，看在我眼里却很新奇。坡道途中一间黄色招牌的药局、拥有宽广停车场的录影带出租店、阳台开满整片红花的公寓一室——这些风景平凡无奇，对我来说却很新鲜，就连像小鸭子般排成一列等红绿灯的幼稚园小孩都很稀奇。

身旁的乘客是不是都看得出我是个外来者，不屑地心想：“这个初出茅庐的小鬼”呢？这样的被害妄想袭上我的脑海。

车行大约五分钟后，我发现车上有色狼。

被害人是驾驶座稍后方一名抓着吊环的女子。她身穿很可爱的粉红色春季大衣，随兴披散的一头长发看起来未经照护，手提的皮包也俗气而朴素。

我的视线正好移到她身上的时候，她突然坐立不安了起来。因为她一直扭动脖子，我一开始还怀疑是不是有飞虫停在她脖子上。

我有些在意，透过乘客间的缝隙看过去，发现她腰部一带有只男人的手正在乱摸。啊啊。——我在内心叹道，却发不出声音。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色狼，一点真实感也没有。啊啊，紧急转弯。啊啊，是幼稚园小朋友。啊啊，天气很好。啊啊，有色狼。——就像这样。

我旁边的窗户贴着当地居酒屋的广告，身旁座位坐着一个妇人，手里提着装了葱的购物袋。那些葱的味道很呛，就算目击到色狼骚扰，现实中也很难涌出情色的联想。

我很快就看到色狼是谁了，他就站在女子后方，是一名理了个光头的中年人，年约三十后半或四十出头，体格非常壮硕，比所有乘客都高出一个头，而最重要的是，他满脸横肉，眉毛稀疏，脸上挂着诡异的狞笑。我很肯定这人绝对不是上班族，即使是不谙世事如我，这种程度的区别我还看得出来。如果那是标准的上班族模样，那我这一辈子都没办法就职了。

是黑道份子吗？我心想，但立刻否定了。那个人外表虽是那种型，但真正的黑道应该不会干出在拥挤的公车里乱摸女人屁股的卑劣行为。

我观察眼前的情景好一阵子。不，正确地说，除了默默观察之外，我其实无能为力。

女子再三摆脱男人的手，她一脸走投无路的神情左右张望着。她的外表很朴素，完全称不上活泼。我心想，或许她是怀着想要克服自己不起眼的外表的心情，才买了身上那件粉红色外套。这么一想，我心都痛了。

“请不要这样。”

可能是因为路面颠簸不平，公车剧烈摇晃着，她的话语并没有发出她所期待的音量。

连我都听到了，色狼应该也听到了才对，然而男人却毫无怯缩，反倒兴奋了起来。他一脸骇人地瞪着女子，手又开始动。可能是我多心，但我觉得他的动作比先前更加肆无忌惮。

女子露出求救的表情环顾四周，以一种依附求援的视线望向比自己身高要高的乘客。

这段时间有几个人注意到她无言的倾诉，人们察觉有色狼，先是赫然一惊，接着想站出来制止，于是望向光头男的脸，然后，救援行动就在这里停住了。

色狼非常清楚该如何瞪人才能有效地让对方退却，他无言地威吓着：要是有谁胆敢指责一句话，应该明白会有什么下场吧。

没有任何一个人制止色狼，我百思不得其解。他都这样大剌剌地做出犯罪行为了，却没人加以制止，太奇怪了，这是不对的。

不知不觉间，我的心跳加速，呼吸也变得急促，大量葱的气味被吸进胸腔，我内心突然萌生的使命感让自己感到不知所措。我觉得非救她不可。

她一脸泫然欲泣，再一次说："请不要这样。"

但状况并没改变，谁也没开口。她的视线转向我，我倒抽一口气，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失望透顶的事。

我……别开了视线。

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我断然地撇下了向我求救的女性。徒有满腔使命感与正义，一旦真有人向我求救，我却裹足不前。

第一次赤裸裸地面对自己的胆怯，我吃惊之余，感到非常恐惧。我知道自己的面容有多不堪。椎名，搞什么啊？我对我自己感到幻灭。

"让一让，让一让。"就在这时，身后传来声音，有人从后方推开乘客们往这边过来。是一名女子。

她穿过我身旁的时候，一阵寒意掠过我身体，寒颤沿着背脊窜过全身，因为那名女子的脸实在太白了，说得夸张一点，简直就像有一名出现在恐怖电影里的死人在车内穿梭的感觉。

“让一让。”

双眼皮、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高挺的鼻梁、柔软的发丝、尖细的下巴——从每一个精巧的部位来看，她活脱脱就是个美女的范本，但我就是无法直率地称她是“美女”，可能因为她的皮肤太死白了，白得就像保丽龙还是豆腐一般，完全感觉不到所谓的生命力。

她的长发扎成一束，年纪应该比我大，但看起来像二十几岁也像三十几岁，身上的蓝色半袖毛衣与她十分相衬。

“可以让一下吗？”她穿过乘客之间，毫无阻碍地往前移动。人们就像避开幽灵似地，纷纷让路给她。

我以为她是要在下一站下车才会往前门方向移动，结果不是。

“住手。”一走到前面，这名穿毛衣的女子便出声说。车内鸦雀无声，只有后面座位不知哪位乘客的随身听传出阵阵作响的音乐。

“啥？”光头男回过头来，那炉火纯青的瞪视，连身在远处的我都吓坏了。“你说哈？”

毛衣女子的个头以女性来说相当高，但比起光头男还是有段很大的差距。“不要性骚扰人家，你这个老色鬼。”

我们全体乘客都“咿——”地浑身战栗。

“这位大姐，你说啥啊？”男子面露诧异。

“我都听到这位小姐叫你住手的声音了。”她看了粉红大衣女子一眼，“烦死人了，快点住手。”

“你说啥？啊？找死吗！”

我的胃痛了起来，简直就像自己遭到攻击。如果是体格娇小的幼童，光是听到那个人的怒吼，搞不好就给活活吓死了。

“找死的人是你吧，要我杀了你吗？”她毫无惧色地说出口，措辞虽然粗鲁，音调却没有强弱起伏，仿佛机械在说话。

“我说大姐，别以为你是女的，老子就会放过你啊。”

“别以为你是男的，老娘就会放过你啊。”她模仿男人的口气。

光头男受辱，一张脸涨得紫红，鼻孔大大地张开。只要有扑上去的契机与空间，他肯定会当场对女子暴力相向。

男人似乎吞不下这口气，扬起右手，便朝雪白女子的衣襟伸过去。

但女子飞快地用左手挡开了，她那宛如白桦树枝般细白的手臂强而有力。

光头男的表情变得非常凶恶。

“总之一句话，不要再乱摸人家了。难看死了。”她继续说。我喘不过气来，这时才发现自己一直忘了呼吸。

光头男按下下车铃，“你给我在下一站下车。”他低低地说：“竟然让老子没面子，看你还敢不敢这么嚣张。”

“谁跟你下车来着？”女子满不在乎地说：“反正你不是想揍我就是想踢我吧？体格不同，谁甩你。”

“看我把你那漂亮的脸蛋变成丑八怪，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下一站给我下车！”当着一车子这么多乘客的面，这么堂而皇之地威胁别人不要紧吗？我不禁担心起来。

“要是打起来，我怎么可能打得赢你？老色鬼。”

男人的脸涨红了，“那就不要多管闲事！”

“要是不想被人说话，就不要性骚扰人家，至少在我面前不准干这种事。”她继续说：“我再也不想看到有人不幸了。”

仔细想想真的很奇妙，她的声音从刚才就毫不激动也没发抖，不带任何感情，感觉只是淡淡地发出声音。该说是从容不迫，还是满不在乎？肤色雪白、甚至可称得上是美术品的美女与色狼对决的景象，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趣味。

快到站了，公车开始减速。

“少啰嗦，反正你给我下车。”光头男努了努下巴。

好一阵子，毛衣女子就像电池没电似地一动也不动，然后竟然同意了说：“我明白了。下车就下车。”

车里每个人都几乎要发出分不清是悲鸣还是哀叹的叹息。

“那个……很危险的，你不要下车比较……”我听见骚动源头的粉红大衣女子战战兢兢地说。

一直佯装漠不关心的乘客当中的几个人也深深点头，而我也在内心用力点头呐喊：“就是啊，不要下车比较好。”

公车停下来，车门开了。

“下车。”光头男鼻子阵阵抽动，伸手拉扯白皙女子的手臂。

“你真的不要下车啦。”色狼受害人几乎要哭出来了。

“不要紧。”脸庞仿佛丧失一切血液的美女说。

喂，谁去阻止她啊！——我没说出口，却很想这么大叫。要是让她就这么下车，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我不自己站出去阻止她？我也不知道，但我明白这样下去，所有的人都会后悔的。

绝望与焦急席卷了我，这时那两人开始往公车前门移动，而我仍在暗自期待会不会有人拉住她。我彻头彻尾地只想依靠他人。

光头男付了车钱，踩着阶梯下车了。穿毛衣的雪白女子也不见丝毫踌躇，踏出步子。

就在此时，突然“噗咻”一声气音响起，公车门关上了。

啥？我一头雾水。“咦？”身边的乘客一起望向前方。

关闭的车门另一侧，光头男大声咆哮着什么。

公车往前开动。毛衣女子大概也吃了一惊吧，但她表情依然没变，回头望向司机。

可能是司机的临机应变，他留下光头男一个人便发动了车子。司机对着麦克风说：“现在开车。”声音充满磁性，魅力十足。公车开进车道里，逐渐加速。

“噢噢。”全车响起佩服与赞赏的声音。说穿了，这是一群无能为力的人们的欢呼。化妆品香味传进鼻子，可能是雪白美人身上传出来的；葱的味道离我远去。我们这些人原本该背负的罪恶感得以不了了之，全都松了口气。

在陌生的城镇闲晃虽然新鲜，但更强烈感觉到的是一种自己宛如遭到排挤的不安。拱顶商店街里有鞋店、汉堡店、柏青哥店等琳琅满目的店家。，行人专用道两侧种植着山毛榉，也有长椅；步道上的砖块呈几何图样排列，分出白、灰两色。

不可思议的是，我应该是第一次来到这条商店街，却感觉似曾相识，甚至忍不住怀疑自己以前一定来过这里吧。

我一路晃呀晃地走着，一名陌生女子突然上前对我说：“啊，好久不见。”我脑子更混乱了，愣在原地，只见她又说了句：“啊，认错人了。”便扬长而去。每个城镇的行人专用道或许都大同小异，而外表像我这样的人也随处可见吧。

我绕去杂货店，买了必需的日用品。踏出店里，我忽地想到河崎。这个年轻人究竟是怎么维生的，想着想着我突然灵光一现。记得他说自己不久前才“差点死掉”，搞不好是那时候的保险金还留下一大笔。“真令人羡慕哪——”事实又不一定是这样，我却嫉妒了起来。

河崎说要去抢书店。

我有义务制止吗?

“当然有啦。”我内心的一隅说道。那一定是想要恪遵常识与道德的、聪明的我。

“有什么根据吗？”而这么追问的，是我内心乖僻的部分。

“法律。法律应该有规定，不可以抢书店。”

“法律就一定是对的吗？”

我重复着无谓的自问自答，没多久就觉得自己很可笑。我加快了步伐。

不知不觉间，我哼起巴布·狄伦的歌来，是那首《随风而逝》。我不擅长英语，但唯有这首歌例外，我不但把歌词全背起来，还能够一字不差地唱到最后。

为什么呢？因为我拼命把它背起来了。

学会这首歌的那段过去，其实连结了一场悲哀的回忆。

我国中的时候喜欢上一个同年级的女生，她很喜欢这首歌。在某次对话当中，我偶然得知了这件事，于是我卯足了劲重复聆听歌曲，不断练习直到可以不看歌词就唱出来。这对于个性认真努力的我来说，并不是件难事。

在毕业典礼的前一天，我很幸运地有了一个与她两人独处的绝佳机会，于是我意气风发地唱出那首歌。

感觉真是糟透了。——我到现在仍这么觉得。

我满心以为她一定会感动，或至少表示佩服吧，没想到她听完我的演唱之后，反应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那是什么歌？”

我整个人傻住。什么歌？还用说吗？是你最喜欢的《随风而逝》啊！场面完全冷掉了。

我想她可能从没听过巴布·狄伦的歌；或许她只知道歌名。

回忆的结尾虽然黯淡极了，但从此以后，我一直乐观地相信，人只要拼了命去做，大多数的事都能成功。

“是巴布对吧？巴布。”

身旁突然有人出声，吓了我一跳。一名等红绿灯的中年男人正对着我笑，是个脸上有胡碴的矮个子男人，右手抱着一大落碗公。

“卖拉面的？”我没礼貌地说出少根筋的招呼，不过仔细想想，这可是我这整天下来第一次开口说话。

“荞麦面啦。”男子眼角挤出笑纹，“‘田村荞麦’。就在车站对面的公园旁边，欢迎惠顾。”

“哦……”

“你刚才唱的是巴布吧？”男子看起来很开心。

“巴布·狄伦。你也听他的歌吗？”他把巴布·狄伦称为“巴布”，感觉怪怪的，一方面也觉得很可爱。

“我老婆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他的歌，不过那也是以前的事了。Long long ago。隆隆阿狗啦。”

“你知道刚刚那首歌名吗？”我望着眼前的斑马线问道。

“哦哦，就是那个吧？《Like a Rolling Stone》”他毫不犹豫、自信满满地回答。

我连订正“不不，是《随风而逝》。”的力气都没了。“嗯，是吧。”我回答：“就是那种感觉。差不多是那样。”

号志转绿，我点头致意之后踏出脚步，穿越十字路口。一边哼着歌，我心想，那个时候那个同年级女生会不知道歌名，搞不好是因为我唱得实在太烂了。

路过一家拉面店，店里冒出蒸气，传来洗碗盘的声音。我看看菜单，只有手写的“盐味”两个字。有意思。我走进店里，在空荡荡的店里吃完了盐味拉面。

回程的公车依然拥挤，但没有色狼。

回到公寓，很不自然地，我想起一件事一这么说来，那名雪白女子是何方神圣哪?

二年前 03

大清早六点就醒来的我，在洗脸更衣之前，先检查一遍衣柜里的衣服。我翻遍了每一件衣服的口袋。

一开始只是有点在意，朦朦胧胧地想到，对了，我的车票夹放哪里去了？但一想到或许是掉了，当场有如从头被浇了一盆冷水。

不会吧。——我找着桌上和书架。车票夹里其实只放了公车定期券，但弄丢的话很麻烦。我本来以为应该马上就找到了吧，发现皮包里也没有，不禁焦急了起来。我摸索昨天穿的牛仔裤口袋，衬衫也整件翻过来找。

“（怎么了？）”可能是被我弄出的声响吵醒，多吉从被窝里探出头来，“（彩券的话，收在平常那个钱包里了。）”

“（不是啦。）”

我们每星期都会买数字彩券，这是兴趣，只是几百圆的便宜彩券。不，与其说是兴趣，更像是一种不带热情的低调仪式，称之为每周一次的例行公事或许比较正确。总之，我们每个星期都会买。只有四位号码的数字彩券虽然与巨额奖金无缘，还是比头彩数亿圆的彩券更具现实感，比较符合我的个性。一到早上，我们两人便一起打开早报，确认中奖号码。不，是确认落空，然后一起佩服机率的伟大：“真的很难中呢。”

“（我不是在找彩券。）”我说。

多吉起床打开窗帘。阳光无声无息地照亮房间，也照出了浮游的尘埃。

“（有种不好的预感。”我说。

“（不好的预感？）”

我一边把手探进衣架上的衬衫口袋，一边解释：“（我在找车票夹。）”

“（车票夹？你放定期券的那个？）”

“（我记得应该在某个地方的。）”

“（它当然会在某个地方了。）”多吉一本正经地说。

“（可是，我觉得好像在那个时候弄掉了。）”

“（那个时候？）”

“（昨天逃开那些穿西装的年轻人的时候，车票夹好像从口袋掉出去了。那时候顾不了其他，四下又暗，我还以为是错觉。）”我愈说，愈觉得阴郁的空气被吸到自己的周围来，胃痛了起来，“（不过或许是我多心了。）”

（万一，）”多吉探问似地皱起眉毛，“（万一真是那样呢？）”

“（车票夹上有地址。这里的。）”我从鼻腔细细地吐出气来，压抑住慌乱的喘息。

虽然不明显，多吉的脸色变得有点苍白，“（意思是，如果他们捡到车票夹，就会知道这里了？）”

“（或许。吧。）”

“（要是知道这里的地址，他们会找上门来吗？）”

“（不知道。）”我回答。事实上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又没目击到他们的犯罪现场，应该没必要特意追来吧。只不过，唯一有件事令我在意，“（其实我完全不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常识在那些人身上根本行不通。

“（这……）”多吉皱起鼻头，“（感觉很不妙呢。）”

“（是啊。）”我点头，“（可是，光烦恼也没用吧。）”

“（要去找吗？）”从口气听起来，他并没觉得特别严重，“（沿着昨天逃跑的路线再走一次，找找看车票夹是不是掉在路上吧。）”他率先提议，“（你今天不用打工吧？）”

今天宠物店公休。“（多吉你呢，不用去研究室吗？）”

“跷课。”

净学些不正经的日语啊。我耸了耸肩。

换好衣服后，离开房间前，我摊开报纸确认彩券的中奖号码，结果选的号码一个也没中，惨败告终。“（不好的预感。）”我们两人异口同声地说。

不好的预感怎么都挥之不去。我们坐上公车去到昨天那个镇，从昨晚买雨伞的便利商店沿着后来经过的道路四处寻找，完全不见车票夹的踪影。

“那是LV的耶。”我半开玩笑地悲叹说，多吉却一脸意外地问我：“（琴美你在意的是价钱啊？）”

我突然想去棒球打击场。

每当诸事不顺、心情郁闷的时候，我大多会去棒球打击场。虽然棒球打得不算好，也不是特别喜欢棒球，我只是相当中意乱挥球棒发泄多余精力的行为，感觉就像没有任何生产性的劳动，不错。

“（我说啊……）”我才刚开口，多吉似乎早就察觉了，抢先我一步说：“（要不要去棒球打击场？）”

棒球打击场很空。走进转了个大弯的国道旁一条细窄的单行道，前进二十公尺便抵达一座小型停车场，角落有两株柳树，旁边就是棒球打击场。巨大的招牌上画着已经引退的棒球选手的肖像，支柱早已腐朽弯曲，简直像要把客人给吓跑似的，要是地震来一定就塌了吧。空气中弥漫着草的气味，站着静止不动，小虫便群聚过来。

绿色网子包围的场地总共有六个打击席，狭小的管理室里，一名头戴棒球帽的中年男子正双臂环胸打着瞌睡。

球棒的金属敲击声与球撞上网子的声响零星响起，光听就觉得舒服。

我和多吉并非想认真练习棒球，所以没必要看着对方挥棒互相指教。我们总是各自走进中意的打击席开始打球。

我漂亮地挥空全部二十球之后，离开打击席出来外头，多吉在那儿等我，他应该已经打完了吧。

“（爽快一些了。）”我气喘如牛地说。

这时多吉用食指指着相隔两个打击席的网子说，“（那是不是河崎先生？）”

“咦？”有种看到黑猫窜过眼前的感觉。不知该说是不吉利还是不愉快，总之，倒霉死了。真想禁止多吉说出那个名字。

清瘦的男子背对我们，也就是站在左打击席挥着球棒。虽然不算打得特别好，但三球里至少也会把一球打出轻快的声响。

透过网子看到那张侧脸，我的脸扭曲了。“（是啊，是那家伙。）”

我想佯装没看到直接离开，多吉却已经朝他那边走了过去。河崎把球棒放回本垒旁的筒子里，走出来外面，“嗨。”他对多吉扬起手。

依旧是那副中性的长相，发丝细柔亮丽，眼睛很大，一双浓眉给人敏锐的印象。

“还有琴美。”他亲热地对我挥手。

“请不要直呼我的名字好吗？”

河崎穿着长袖T恤，很随便，但与那贴身的长裤很相配。“好凶唷，干嘛那么介意，琴美就是琴美啊。”他轻浮地笑，“加上‘小姐’，一个没叫好，感觉就不亲了。”

“我跟你本来就不亲。”我粗声粗气地说，一边故意东张西望，“真稀奇呢，竟然没有女人跟着。”

“就说吧？我偶尔也会一个人出没的。”

“哦，这样。”我一点都不想和他长谈，匆匆地说：“我们正好要回去了，再会。”

我拉扯多吉的手。

河崎瞄了多吉一眼，问道：“你跟琴美，是都用英语交谈吗？”

“（大部分是。）”多吉以非常漂亮的英语发音说。

河崎挑起一边眉毛。他一这么做，仿佛完美无瑕的花朵突然凋萎，“老是这样，你的日语永远不会进步的。琴美也明白吧？日语的语调和发音只能从大量的对话中学习。说起来啊，留学生们就算听力好，口语都糟透了。”

“喂，你用日语讲得这么快，多吉怎么可能听得懂？”

“我就说嘛，”河崎更加强了语气：“你就是像这样宠他，他才不会进步。”

我望向多吉。不出所料，他好像听不大懂河崎说什么，耳朵虽然凑了过来，却一脸纳闷的神情，“请你，说一次，好吗？”

“是‘再说一次’，不是‘说一次’。外国人常搞不清楚这种细节。”河崎就像个燃起使命感矢志指导学生的教师，“（你想不想学好日语？）”他换用英语说。

“我，想。”多吉用力点头。

“想吧？”河崎点点头，接着看向我问道：“你的公寓有空房吗？”

“问这干嘛？”

“虽然还要一阵子以后的事，我现在住的地方要拆掉了。要是住你们附近，我随时都可以教他日语。”

“跟我们住同一栋公寓？你是随口说说吧？话说回来，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不记得你以前来过这里呀？”

河崎露出苦涩的表情，“不，”他难得支吾起来，“我突然想起曾经有谁说过，在这里挥棒的话，可以甩掉不安和不满。”

“是哪个女人告诉你的吧。”

“是啊，应该是哪个女人说的。”

他认识的人里面八成都是女性，而其中半数以上和他上过宾馆。

“我先声明，告诉你这件事的大概是我。”我并不打算没完没了地挖苦他，不过该说的还是要交代清楚，“原来我也包括在‘哪个女人’里面，真是荣幸。”

不出所料，他毫无退缩，一脸若无其事地说：“啊，或许是吧。”

“话说你是在烦心什么？和太多女人交往做爱，搞不清楚顺序跟时间表了对吗？”

“琴美还是老样子，杀气腾腾哪。”可恨的是，他看起来很享受我的攻击。“不是喃，我也会有无聊的烦恼的。”

“河崎先生，是，花心萝卜吗？”多吉笨拙地以日语说：“琴美，常常，这样说。”

河崎微笑道：“何必教他这种事呢？”

“我只是想先让他知道这个国家的污点。”

“就跟你说不是嘛，这很平常的唷。像不丹，不就非常宽容吗？对吧？”

“是罢。”多吉回答。

“男人都是喜欢女人的，这才是常态。”他的表情仿佛在向多吉寻求同意。我不得不承认，他的举手投足确实充满了吸引女性的魅力，“而我在这当中，是特别喜欢女性的一个。只是这样而已。”

“还真大言不惭……”

“长鼻子的大象，会把鼻子充当水管用；长颈鹿就吃高处的树木果实；食蚁兽的嘴巴长那样，所以吃蚂蚁。总而言之，上天赋予的能力就该加以活用才对。而我就像你们看到的，外表这么优秀，那么我就该搭讪全世界所有的女性，尽可能地做爱才是。你不这么觉得吗？”

“一点都不觉得。”我斩钉截铁地说：“完全不觉得。”

然而他却没有退让的迹象，反倒抬头挺胸起来，“我说啊，你没听过这句话吗？‘当政治家犯错的时候，这个世上对的事情全是错的。’”

“我一点都不想知道。”

“也就是说呢，究竟是不是错误，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河崎流畅地述说的话语，多吉可能八成都听不懂吧，他眨眼的次数变多，神情看上去也有点退却。

我把河崎的话扼要地英译给他听，然后说：“（这是登徒子的借口，没听懂也没关系的。）”

“（不。）”多吉笑了。“（我的看法与河崎先生相近呢。）”

啊啊，好像是这样耶。我也注意到了，多吉虽然温和又彬彬有礼，对性方面却有种不拘小节、自由奔放的印象。这是不丹人的天性吗？

“就说不可以用英语交谈呀。”河崎露出不高兴的表情：“不是跟你开玩笑，我来教你日语吧。”他再次面朝多吉，“你好好考虑吧。话说得不流畅，是会被人瞧不起的。这个国家的人连对自己日本人都很冷

漠了，对外国人，更是不假辞色，态度冷到跟冰山一样唷，冰山。像你现在日语讲得这样结结巴巴，铁定被当成傻瓜的。”

“是罢。”多吉被河崎的气势压倒了。

“像这种暧昧的回答，就会让人家把你看扁。”河崎立刻指正。

“看扁，吗？”

“看扁。比扁平足还要扁。比被办过的面皮还要扁。”

“一堆无聊的比喻。”

“不丹真是个好地方呢。”河崎高举双臂伸了个懒腰。

“你，去过，不丹呢。”多吉好像还记得我昨天说过的事。

“只去十天左右，没办法说什么大话啦。”河崎为数不多的优点之一，就是会大方承认自己的不足，“可是啊，我好羡慕有小熊猫和宗教的国家。”

多吉竖着耳朵，好像勉强听得懂几个单字，反问河崎：“（你有宗教信仰吗？）”

河崎很伤脑筋似地垂下眉。我也有些好奇他会怎么回答。

“这问题好难。”河崎这么说：“反正对你们来说，宗教并不是信或不信的问题吧？对你们来说，宗教就‘存在’在那里，打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

“是罢。”

“不丹人连苍蝇都不杀唷。”河崎很骄傲地对我说，“因为他们相信转世，一想到这苍蝇搞不好是自己的爷爷或奶奶，就不敢乱杀了。”

我用英语向多吉说明之后，跟他确认：“是这样吗？”

“是罢。”多吉似乎很开心地点头。

“对吧，藏传佛教就是这样的。所以不丹人才会那么豁达开朗、稳静又温和。再说又有因果报应说，只要做好事，总有一天会得到回报；做坏事的话，也迟早会有报应。”

“日本不也常这么说啊。”

“不一样啦。日本人马上就想要回报不是吗？不丹人是这么想的：就算不是马上得到回报也无所谓，那或许是在转世之后才出现。日本人就是因为追求即效性，老是暴暴躁躁、急急忙忙的。比起来不丹人优雅多了。人生漫长哪。”

“那样说来，不丹就没有杀人事件啰？”我提出单纯的疑问。

“当然了。至少我从来没听过。”河崎很神气地强调。

然而在一旁聆听的多吉却一脸遗憾地回答：“（不，不丹也会有杀人事件的。）”相当滑稽。

“啊？这样啊？”河崎似乎也有点扫兴。

“（有时候会有。）”好像很不甘心，为了其中的矛盾显得有些尴尬。

我放声大笑，伸手指着河崎：“看吧，你说的是错的。”

河崎摆出怒容：“不是的，凡事都有例外，对吧？就算有杀人事件，也和日本的完全不同。只因为有杀人事件，就等同于日本，这种说法太武断了。不丹人的宁静与温柔，毫无疑问是真的啊。”

“讲得那么了不起。”

“因为我最喜欢不丹了。”

“河崎先生，相信吗？”多吉伸长了脖子问。他是在问河崎是否相信宗教吧。

“我啊，从来不相信眼睛看不见的事物。”

“啊啊，你是这样没错。”我想起他老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一阵恼火。

河崎淡淡地说：“不管是哪里的半岛上有几百名孩童由于缺乏粮食而饿死，还是哪个陌生的大陆森林里发生了动物大虐杀，在我没有亲眼看见之前，我都不信。不，我要自己不去相信。在我亲眼看到之前，等于什么都不存在。我是这么认为的。”然后用力地重申：“我是抱定这种主义的。”

“（你知道这个人在说些什么吗？）”我一面皱起眉，一面向多吉确认，他只是害臊地摇摇头。

“这点程度的日语，你很快就能听懂的。”河崎插嘴。

我特地把河崎无聊至极的演说精简之后翻成英语，听完后，多吉大感佩服地说：“（很有趣的想法呢。）”

“（不过啊，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得到的事物这种想法，仔细想想，不正是眼睛看得见的人的傲慢吗？）”我的口气变得充满攻击性。

结果河崎说了：“琴美你的眼睛看不见吗？”

“不是啦，我是说也要考虑眼盲的人的情况啊。”

“我认为轻率的考虑，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负担。”

“那，”这下子我变得气势汹汹，“就算眼睛看不见的人遭遇困难，也不去救他吗？”

“你的论点偏离了吧？”河崎似乎很享受这样的拌嘴。

“我知道论点偏离了啦。”我愤恨地回答：“要吵来吵啊。”

“那种事谁都无法预测吧。如果那个人显然遭遇困难，或许我会去搭救。但只有这件事我能够断定：我不会一厢情愿地考虑自己根本没亲眼看到的事而行动，那才是傲慢。”

“没用的废人。”我已经沦为逞口舌之快的幼稚小鬼，豁出去了，“啰嗦死了你这个白痴。”

“那，琴美只要看到有人遭遇困难，明明没人拜托你，也要一一出手帮忙吗？”

“那当然。”想都没想，话已经脱口而出，“要是有人迷路，我会告诉他该怎么走；看到有人饿肚子，我会给他饭吃。”先说先赢，“我还会开路，便利每个人通行。”

“开路是政治家的工作。”

“也是我的工作。”连我自己都钦佩起自己的大言不惭了。

“你那才是傲慢。自命不凡。”河崎微笑，像在安抚忿忿不平的孩子般说道：“琴美怎么变成这种人了？”

“你这个人，真的很让人火大耶。”

河崎不改那一脸微笑，用英语向多吉解释我说了多么有勇无谋的话。河崎的英语虽然比不上我，也相当不错。

多吉只是说：“（拯救别人，自己也会得救。）”

“所以啰，”河崎的眼神依然认真，慢慢敛起下巴，“我也不相信爱，因为爱看不见。不过如果爱等于‘女人’或‘做爱’这样的意义，我就相信。”

“了不起。”我冷冷地说。

“因为那一类的东西就看得到啊。”

“像那样装模作样、佯装冷静，你自以为很酷对吧？”我要是没有一边留心措词、一边注意速度地说话，对他的不满就会像机关枪一般爆发出来。我也相当辛苦的。

“如果你所谓的酷，指的是泰然自若，我的确如此吧。”

“我想说的是，你偶尔也表现出你热情的一面如何？”

“热情，指的是什么？”

“好比如果有一本你很想要却贵得要死的书，就算抢书店也要弄到手；或是跳进河里差点溺死，不像样地挣扎活命之类的。你这个人啊，是那种就算溺水也要装酷耍帅，结果就这样任自己沉下去淹死掉，对吧？”

不知为何，河崎突然一脸温顺，“挣扎啊……”他低声吐了一句，“原来如此。我的确是那种会装腔作势然后沉下去淹死的人。我很不擅长豁出一切地挣扎。”

“要是现在立刻发生大洪水就好了。”我不负责任地说完后，扯着多吉说：“走吧，走吧。”

“河崎先生，有趣。”多吉说；“他，了解不丹。”不知是否我多心，多吉的语调雀跃不已。“他好棒。”

“（那个人在日本人当中也算是特例。）”

“（话说回来，）”多吉突然改口用英语纳闷地说：“（他裤子后面口袋里装了保险证。他生病了吗？）”

“咦？”我反问，又随即想到，“（生病的人才不会来棒球打击场吧。）”

“（或许他是为了甩掉不安才来的。甩掉生病的不安。）”

“（不管罹患什么病，那个人都不会放在心上的。）”我说：“（他只会逞强耍帅，任由病情恶化。）”我回望棒球打击场，看着河崎，叹了口气，“（喏，你看，他爽得很呢。）”

就在刚才那儿，河崎正和两名女高中生说话。

“（啊？那些女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多吉睁圆了眼。

“（那也算是一种病。）”真是够了，那些女人是从哪里被吸过来的？连我也傻了，该不会是从地面涌出来的吧？“（那个病，医院是治不好的。）”

在归途上，我们又再寻找车票夹，还是没找到。

回到公寓，我不禁佩服起来。——“不祥的预感”这玩意儿，还真不会消失哪。

现在 04

我回到房间，把空掉的纸箱摊平叠好后，就再也无事可做。像是以惨不忍睹的成绩结束锦标赛的中继投手的下一季，什么都没了。

我再次着手微调画面模糊不清的电视，神经质地擦拭遥控器上的灰尘，不知不觉外头天色暗了下来。现在几点了？我想看时钟，却遍寻不着，又是一阵翻箱倒柜，总算找到之后一看，已经晚上七点半了。透过玻璃窗看不到外面的景色，反而是倒映出我自己的身影。我拉上窗帘。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也该去向河崎以外的住户打声招呼吧。我马上站了起身。“趁心意还没改变之前，快点行动。”这是小时候阿姨常对我说的话，“最好趁着烦了、厌了、怕了之前，赶快完成想做的事。”

父母说的话总是左耳进右耳出，阿姨的忠告我却不能置若罔闻。我穿上运动服，照镜子确认过自己的服装仪容，没考虑太多便出门去。

很偶然地就在楼梯前，我遇到了河崎。

“嗨。”他高兴地露齿微笑。

“啊。”我毫无来由地觉得尴尬。

“我正要去找你。”河崎宽阔的嘴唇两端缓缓扬起。

“呃，我正想去向其他住户打招呼……”

“打招呼？”

河崎斜着身子，打算伸手指向楼梯，可能是碰巧吧，我看见有个人正往公寓走来。

那名青年从公寓前方平缓的坡道上小跑步下来，年纪与我相仿，身材精瘦，手里提着超市的袋子，脸上表情很阴沉。他只是瞥了我和河崎一眼，似乎对我们完全没兴趣，就这么缩着肩膀匆匆走进最角落的自己的房间了。

“那个人，是住一〇一号室的？”

“嗯。”河崎生硬地点头。不知是否多心，我觉得他似乎不想和那名住户碰头。

“是外国人吗？”老实说，我觉得他看起来完全就是个日本人。

“他来自一个小国家。”感觉河崎也不知道是哪里。

“哦？”

“像那样穿着一般的打扮，看起来就跟我们没什么两样吧？”不知道哪里好笑，河崎莞尔说道：“可是只要一开口，马上就露馅了。”

“我去打声招呼好了。”

河崎的脸瞬间板了起来，“跟他？”河崎说：“劝你不要比较好。”

“啊？”

“我之前也说过了吧？他非常沮丧，一直关在自己的壳里。”

这么一说，刚才的男子脸上表情确实欠缺明朗。“因为失去了女朋友？”

“失去？”河崎垂下头去，露出阴郁的表情，“没错，他失去了女友。很可怜。”

当时的我，因为河崎口中的“很可怜”三个字实在充满感情，我忍不住猜测那名青年或许是在不寻常的状况下与女友分手的；同时我也怀疑河崎或许与那件“可怜”的事件有所关连。“河崎你和那个外国人之间发生过什么事吗？”

“我和他没什么关系。”

“但你却想送《广辞苑》给他？”

“因为我是个好人。”河崎眼角挤出可爱的皱纹。

我没再追问下去。与其说是临阵脱逃，其实只是单纯地嫌麻烦。

“来我房间吧。”河崎说。

我找不到理由拒绝，点了点头。跟其他住户打招呼的计划又延宕了，违背阿姨教诲的内疚感残留在心中。

河崎的房间还是老样子，井然有序，充满无机质的印象，甚至令人感到冰冷。

河崎这次端出来的不是红酒，而是红茶。我啜着红茶，与河崎面对面。

“如何？你去街上看过了吗？”

“嗯。”我轻轻点头，“虽然还不习惯。”我目击了色狼，发现了自己的懦弱。这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

“改变心意了吗？”河崎微笑。

“你说书店的事？”

“才一天而已，不可能改变的吧。”他抢了我的回答。

“是啊。”

“我的心意也没有变唷。”

这段对话毫无脉络、支离破碎，我却发现自己因为睽违好几个小时总算能够与他人说到话而感到喜悦。虽然曾和荞麦面店的男子聊了两三句，除此之外我没和任何人说上话。我不知道独居生活竟然会孤单到这种地步。

我别开视线，映入眼帘的是堆积如山的CD。

“你听巴布·狄伦啊？”

我一边伸手拿起CD盒一边问道。收录了我国中时期豁出一切拼命学会的那首歌的专辑，也在CD堆当中。

“我很喜欢巴布·狄伦啊。”河崎笑也不笑地说。

“仔细一看，河崎你跟巴布·狄伦还满像的耶。”

我把其他CD的封面照片与河崎拉到一起比较。河崎跟蹲着的巴布·狄伦看上去非常像，两方都像狡黠的恶魔，绝非善类，就是那副德性。虽知性，却不优雅；虽冷酷，却不可怕。

“像吗？”河崎有点困惑，似乎也有些沾沾自喜。

“是不至于如出一辙啦，不过氛围很像。”

“啊？”

“我说氛围。”

“椎名你是声音像。”

“声音？”我头一次被人家这么说。

“一开始听的时候没注意到，后来才发现的。”

“会像吗？”

“嗯。”河崎说。

“可是这样的话，为什么那个女生没听出来呢？”我脱口而出。我单恋的那个女生为什么没有被我的歌声感动呢?

“女生？”

后来我们两个聊了一阵子巴布·狄伦的歌。河崎一下子兴奋地滔滔不绝，一下子又突地沉默不语只管点头。我们听了几张CD ，曲子仿佛融入河崎的房间，一定是因为墙壁太杀风景之故。

“我呢，”河崎忽然指着自己说：“我后天要去抢书店。”

如果他说要参选下次选举，我还不会觉得这么沉重。

“我明天就开学了。”我说道，期待这能成为拒绝的理由。

“大学刚开始都很闲的吧？”

“会吗？”我完全不晓得大学生活会是什么状况。不过我也有种预感，觉得学生生活的每一天，可能无论何时都闲闲无事。

“反正晚上才要去书店。”他好像完全认定我会参加了。我慌了手脚说：“你好像误会了，我是不会去的。”

“还有时间，明天晚上我再去你房间找你。”

然而我却无法明白地拒绝他。总之明天晚上不要待在房里就没事了。我天真地想。

我走出河崎房间，转头望向一〇一号室，想起刚才看到的青年。那个驼背、一脸阴郁的亚洲人。还是去打声招呼好了。我的脚都转向那边了，但前往拜访的气势已被削弱，我终究打消了念头。

翌日，我转乘公车前往市内的活动中心。大学的入学典礼比我期待的要简朴，却比想像中还要满溢奇妙的紧张感。

年轻人穿着不习惯的西装，一边压抑着警戒心面露笑容，不甚自然地彼此寒暄。

每个人应该都知道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吧，我也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每个人在自我介绍之余，也进行一些无关紧要的对话，一边观察情势。就是这样的感觉。

“你住哪里？”

“老家在哪？”

“找到打工了吗？”

虽然还不至于到彼此刺探这种阴险的地步，但很像在篮球比赛中，对手投进球之后，选手们四处移动确保自己位置的状态。

我明白了自己与河崎的邂逅有多么地异常。“尾端圆滚滚来过了吧？”“要不要去抢书店？”

实在不是一个想要结交朋友的人跟初见面的对象所说的话。

一点也没错，那是异常的。接下来才是正常的学生生活。——我高兴了起来。

入学典礼结束后，我直接前往大学书店，买了几本需要的教科书，然后和两名男同学一道去了镇上。一个是叫山田的关西人，还有一个叫佐藤，喜欢车子。和这两人也不是特别意气投合，只是因为坐附近，就这么自然而然地走在一起了。

我们才刚认识，感觉就像与不明白兴趣和嗜好的对象探索着彼此的手牌，虽然表面看上去轻松自然，其实是战战兢兢地避免出糗或自曝其短。说新鲜也是新鲜，说愉快也算愉快，说累人也的确累人。投篮后的卡位行动持续着。

山田不断地挑剔这块土地与故乡的差异。他那种把“我们那边”当成开头语、连珠炮而滔滔不绝的说话方式充满了攻击性。若是听信他的话，他的故乡关西简直就是人间天堂了，总之我只是听听，持保留态度。

另一位佐藤是当地人，他似乎很希望别人把他视为一个花花公子，频频想把话题扯到“女人”、“酒吧”和“车子”上头。

“是哦？”我应和着两人的话，却有种被抛下的感觉。“是哦？好厉害唷。”

个性并非勇往直前的我，光要聆听对方的话就已经筋疲力尽了，宛如在客场出赛的足球队般采取保守姿态。后退、再后退，能得分就很不错了。

我们三人搭上地下铁，发现车厢内坐着一名外国人，一身类似民族服装的打扮，我猜想他大概来自印度一带吧。

“老外实在满讨厌的。”山田在我耳边说。

“啊，我也这么觉得耶。”佐藤说。

“会吗？”我反射性地发出像在反对的话语，可能是因为想到自己公寓里也住着外国人吧。再者，我至今置身的环境，从不需要去意识到对方的国籍，所以老实说，我对他人的外表和想法都不怎么关心。

“搞不懂他们在想什么嘛。”山田噘起嘴。

要这么说，日本人不也一样。——虽然我这么想，却没说出口。很想问他：这位如果是美国人，你也会讲一样的话吗？同样没说出口。

不过，我换了个说法试着问道：“那如果我是外国人的话，你们会怎样？”

“咦？真的假的？”佐藤一脸嫌恶无比的表情。

看到他的反应，我也感到嫌恶，“不是啦，我只是假设。”

他把我从头到脚仔细观察了一遍说：“哦，大概不会想跟你说话吧。”

“为什么？”

“也不是瞧不起外国人啦，总觉得很麻烦不是吗？日本人的话，有一种不用说也明白的默契，可是外国人不懂这些，还得一一跟他们说明，麻烦死了。”

虽然觉得哪里不大对劲，这个意见也还差强人意。

“总而言之，”佐藤又说：“我觉得跟外国人不管再怎么要好，也没办法完全了解彼此的。”

我也觉得或许如此吧。一边和山田及佐藤聊着，我心想，这总比孤单一个人要来得强。

和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的时候，碰到了河崎。是碰巧的。我们走在以天桥连接车站的百货公司附近，河崎人就在数公尺前方。或许正确来说，不算碰到，而是看到。

我们站在行道树夹道的人行道上，旁边是有中央分隔岛的大马路，行人号志灯催促般的声响与柏青哥店的音乐喧嚣刺耳。我从发面纸的男子手中接过了一包。

我并没叫住河崎，一方面我们相距的距离就算出声喊也听不到，再者我身边有刚认识的朋友，不能就这么跑过去。

因为我还满确定，要是这两个刚交到的新朋友知道那名奇妙的男子是我认识的人，一定会对我白眼相向。

而且最主要的原因是，河崎正一面走一面踢倒停放在人行道上的脚踏车。就算我想叫住他也不敢出声。

一辆脚踏车发出“锵！”的巨响倒下。人行道与马路之间设有脚踏车停车格，那辆脚踏车就直直倒进停车格里。

我完全无法理解他在干什么，一迳眨着眼睛。眼看河崎又伸出腿，用脚底推也似地踢倒一辆登山越野单车。

那辆单车并不是停在人行道正中央，只是超出了停车格，路上往来的行人也不至于完全无法通过。

然而河崎却接二连三地踢倒脚踏车，“锵！”“锵！”地，脚踏车发出巨响倒了下去，相邻的脚踏车则一辆、两辆地呈骨牌效应倾倒。

“那家伙干嘛啊？”山田说：“脑袋有问题吗？想踢脚踏车症候群吗？”无聊的笑话，我只是礼貌性地笑笑。

“看样子那人相当火大吧。”佐藤接口说。

“我们那边就没有这种人。”山田连这种事都要拿来跟故乡比。

我脑子一片茫然，完全无法开口。光看着眼前的情景都很勉强了，我不敢承认山田说的“这种人”是自己认识的人。

又传来脚踏车倒下的声音。

或许河崎这个人有突发性胡来的毛病。我不禁怀疑了起来。好比抢书店偷《广辞苑》；好比一辆一辆踢倒停在路边的脚踏车。或许他

有一种病，驱使他老是做出违反常识的事。

忽地，我的眼角瞄到一名男子。

男子拄着拐杖，走过停在原地的我们身旁。

拐杖是白色的，接着我看到男子脸上戴着墨镜，我想，这个人或许眼睛是看不见的。

男子身形削瘦，拐杖有节奏地左右摆动，一边敲击地面一边前进。我看得战战兢兢，但他的动作很熟练。

男子笔直前进。

我望向拐杖男子的脚边，心里不禁“啊！”了一声。

拐杖男子走在人行道边边，因为只有那一带的地面有颜色，上头有凹凸，那叫做导盲砖，是用来引导视觉障碍者的砖块，而撑拐杖的男子正探寻着导盲砖，在上头行走。

我浑身上下感到一股不可思议的爽快感，仿佛发现了谜题解法般的痛快。

河崎踹开的每一辆脚踏车，原本都停放在导盲砖上。

搞不好，他是发现路上有盲人撑着拐杖行走，才把挡路的脚踏车给踢开。我在内心拍膝大叫：“河崎是在给撑拐杖的男子开路啊！”但同时也心想：“这也太胡来了。”

脚踏车挡了路的话，用不着粗鲁地踢开，把车子抬起来移开就行了。再不然直接出声叫住白色拐杖的男子，为他引路也行，根本没必要像是踢开女友仇人似地踹倒脚踏车呀。

我的视线回到河崎身上。他仍继续踢倒前方的其他脚踏车，“锵！”的声音响起，他的身影逐渐远去。

“那人到底在干嘛啊？”佐藤低声嘟囔。

至于我，依然处在一种揉合爽快与讶异的不可思议心情当中，同时心想，这下子得重新考虑今后该如何与这位邻居相处了。

然而，我根本没有考虑的时间，因为那天晚上，河崎跑来我房间找我。

他站在打开的房门前，说了声：“嗨。”露齿微笑。房间门前的日光灯发出微弱的光线，看起来也像是他背负着另一边夜晚的黑暗。

“等等，我现在正在慎重地思考该如何与你相处下去啊。”——不能拿这种理由把他赶回去。

看到眼前快活地向我打招呼的河崎，我也没办法说出：“今天我看到你在踹脚踏车耶。”

河崎毫不理会手足无措的我，开口说：“喏，走吧。”

“若走八？”

“去书店。去抢书店。”河崎面露微笑，从黑色外套内侧取出模型枪挥了挥，“车停在外面了。出发吧。”

一切来得太过突然，我惊讶不已，“可是，抢书店不是明天吗？”今天不是只要确认我参不参加而已吗?

“要活得快乐只有两个诀窍。”河崎轻快地说：“一是不要按喇叭，二是不要计较小事。”

“乱七八糟。”

“这世上本来就是乱七八糟。”河崎的表情也像是打从心底悲叹，“不是吗？”

二年前 04

翌日我前往宠物店的时候，已经完全不把车票夹的事放心上了。就像早已不迷了的摇滚乐团新发售的专辑一样，完全无所谓。

“这个，可爱。”多吉透过玻璃望着笼子里的小博美狗说：“很可爱，呢。”

他大学那边似乎因为教授有事而停课，多吉闲得发慌；他一闲得发慌，就一定会去电影院，然后回程的时候绕过来我打工的地方。在不丹，狗和猫似乎都正大光明地放养在外头，过着绝对称不上干净的生活，所以多吉看到像这样陈列在清洁环境中的动物，似乎感到很稀奇。

我工作的宠物店位在拱顶商店街的某条小巷子里，是一个铺满红砖、别致风雅的场所。店铺占地不广，却充满清洁感；外墙与招牌是美丽的白色，那一定是为了配合丽子姐外表的白。

“想要的话可以卖你。”丽子姐一边检查怀里柴犬的牙龈，一边对多吉说道。语调一如往常，没有抑扬顿挫，“琴美是店员，我可以算你员工价。”

“有员工价吗？”我从没听过这回事，不禁提高了声调。

丽子姐面无表情地回答：“现在有了。”

我不明白有几分是玩笑，“可是我们住的公寓不能养宠物呢。”

我和多吉并肩站着，望进笼子里，里面的幼犬正拼命地啃着滚动的小球。

“狗真的很可爱。”丽子姐用一种发表数学公式般的武断口吻说。这句话她一天要说上十次，我觉得她的言外之意是：“只有我明白这件事。”不过从她那张毫无表情的脸上完全看不出来。

“我不敢相信竟然会有人虐待这样可爱的狗。”丽子姐接着说。我吃了一惊，直起身子转向丽子姐。我知道自己的血压正急遽下降。

“虐待……你是说杀害宠物的事件吗？”光是说出口都令我全身战栗。

就算自以为已经遗忘了，痛苦与恐怖的记忆似乎怎么也不会消失。在儿童公园杉树林里喧嚣的男女身影瞬间浮现脑海，记忆中的那座公园比实际上还要黑暗。我注意到时，自己正紧咬着牙。

我的视线移向角落的笼子，那是原本放黑柴的地方，现在依然空空如也。我和丽子姐都尽量不去看那里，但不管怎样都还是会在意。黑柴平安无事吗？它和宠物杀害事件无关吧？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吗？我们两人都没提起黑柴的事。

“昨天好像又发生了。”丽子姐的口吻完全不带感情。把人形容为人偶或许是种老掉牙的比喻，但丽子姐看起来就是个人偶；没有性感或肉感魅力，有的只是宛如观赏品的美；她的白皙给人强烈的印象，年龄应该已经三十五岁上下，皮肤却没有一丝皱纹；她是白色的陶器，唯恐一敲就破碎，纤细的体格更让人直接与人偶做联想；从七分袖的春季毛衣露出来的手腕，细瘦得仿佛连我都可以一把折断，但她却以这样的身躯，成天与活泼的黄金猎犬及英国古代牧羊犬格斗，只能说太令人惊奇了。

就连和她一起工作了两年的我，若是她没开口说：“真开心。”也无法分辨她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还是疲倦地、或是高兴地帮狗梳理毛。

“昨天又发生了吗？在哪里？”

丽子姐稍微顿了一下，或许她是在烦恼该不该说，但最后还是开口了：“在距离市区一公里远的河岸，发现四肢被切断的猫。”

我倒抽一口气，就这么忘了呼出来。“好残忍。”

“是很残忍。”丽子姐用一种丝毫不觉得残忍的声音说：“而且四肢有可能是活生生被切断的。”

“骗、骗人的吧？”

我不认为丽子姐会说那种谎，但我实在不愿相信。

“是野猫吗？”

“不是。”丽子姐摇头，“是店里的猫。”

“店？宠物店的？”我急忙扫视店里，察看有没有锁坏掉的笼子或是玻璃破掉的门窗，一边检视有没有动物受伤。

“不是我们店，是和久井小姐那里。”丽子姐说。和久井小姐是一家叫做“奥黛丽”的宠物店的女老板，她的店位于大马路旁。

我曾听说她是某大楼房东的独生女。她把位于商店街中心一栋高窄建筑物的一楼到五楼全部拿来开宠物店，那儿应该是全县最有名、规模最大、恐怕也是最赚钱的一家宠物店。然而相较于它豪华的外观和大手笔的宣传活动，却感觉不到她对动物的爱情，我不大喜欢那儿。顺带一提，以“和久井小姐”开头的流言多不胜数：和久井小姐踹了野狗、和久井小姐把猫扔进河里、和久井小姐被长得像柴犬的男人给甩了、和久井小姐看上去那副模样，从前可是个田径选手，百米纪录十二秒多……

和久井小姐的店只会进一大堆流行的犬种，对于卖剩的动物则露骨地刻薄对待。根据传闻——也就是不可靠的情报，她是基于“想要拥有一家时髦的店”这种现实而非文学性的动机才开店的，听说其实不管是咖啡厅还是精品店都好，她只是偶然看到出现在电视上的狗很可爱，便选择开宠物店。这件事益发令我感到不愉快。

“猫是从她的店偷走的？”

“她刚刚来我们店里是这么说的。”

“和久井小姐来过？她来丽子姐这里做什么？”

“天知道。”丽子姐淡淡地说：“可能是想抱怨吧，她看起来又不伤心。”

“猫，被杀吗？”多吉回头纳闷地问。虽然只是片片断断地，但他也听到我们的对话了吧。

我和多吉四目相接，他的脑中应该也浮现和我脑中相同的场景。夜里遇到的那些年轻人的身影、声音，还有兴奋的气息。

“欸，你之前说过不丹有鸟葬对吧？”我想起来了，“（干脆把那些罪不可赦的宠物杀手抓去鸟葬好了。你不想吗？把凶手剥光绑到树上，让鸟跟野兽吃掉好了。）”

“（我前天也说过了呀，鸟葬是丧礼仪式的一种，不是杀人的方法。）”多吉露出很头痛的表情。

“（让他们活生生地被鸟啄死好了。）”我说道，一边伸出两根手指，“（尤其是眼睛。）”

丽子姐因为不擅长英语，并没加入我们的对话，但也不见她面露不悦，或许她把我们的对话声当成跟猫叫或狗叫一样吧。

店门打开了。丽子姐以一点都不像从事服务业的冰冷声音说：“欢迎光临。”我只好带着两人份的心意再次出声招呼。

一看到进门的客人，我“呿”了一声。

“真巧啊。”踏入店里的客人虽一脸讶异，仍对我露出微笑。

身穿紧身牛仔裤、披着短外套的男子，正是河崎，身旁一名浓妆艳抹的女人正紧勾着他的手臂。女人看上去年纪比我大，但应该是二十多岁没错。

“琴美认识？”丽子姐看向我。虽然只是普通的问题，但是被面无表情地这么一问，感觉好像被审问一样。很不可思议。

“河崎先生。”多吉很高兴地扬起手。

“嗨。”河崎笑了开来。

“你来干嘛？”我将气愤的情绪注入话语里。

“呃，这真的是碰巧。”河崎辩解似地，手在脸前挥着，“她突然说想看狗才进来这家店，我不晓得你工作的店就是这儿。”

“这女人是谁？”浓妆女露骨地显露不悦，朝我瞪来。

噢噢，好可怕。——我真想在内心举双手投降，大叫：“我是无辜的。”我跟这个人一点关系也没有，请不要用那么恐怖的眼神看我，真要说的话，你和我同样都算被害人协会的会员哪。

“哦，她吗？是我朋友。”河崎相当熟悉这种时候该如何处理，从容不迫地介绍我。

“以前是朋友，现在是陌生人。”我一边点着头，但浓妆女似乎不满意，仍是一脸不相信的表情。

“想要看什么样的狗呢？”丽子姐把怀里的狗放回笼子后，走了过来。

“这位是店长丽子小姐。”我介绍。

“好漂亮的人啊。”河崎总是能够很自然地说出这种话。

丽子姐神情不变，也没皱眉，但她转头望向我，似乎很讶异这个男的突然在讲什么。

“呃……”我指着河崎说明：“这位年轻人立志把全世界的女人占为己有。”要我再加上一句“他认为能够藉由不断地做爱来接近真理”也成。

“喂，你干嘛称赞别的女人？”缠住他臂膀的女人不高兴地说。

“我只是说她很漂亮而已啊。”

“真不敢相信！”女人把头撇向一边，嘟起嘴的表情看起来惺惺作态。

河崎还是老样子，对女人的情绪相当迟钝，他应该是没兴趣吧，毫不在意地走近放狗的笼子，“这好可爱唷。”他眯起眼睛说：“骑士查理王猎犬。”

“你知道得真清楚。”丽子姐说。“你是真的假的知道啊？”

“当然知道啰。”河崎认真地说，望向一旁的多吉，“这可是英国查理国王特别疼爱的犬种唷。”

“查理，吗？”多吉生涩地说。

“欸，反正你也不会买吧？快点回去吧。”我插嘴。

河崎没生气，反倒是一旁的女人动怒了。“这女人怎么搞的？有够让人火大的。这样也算店员吗？”

我一想到这个女人不久就会被河崎给抛弃，比起愤怒，更感到同情，连自己都很讶异，我竟然不觉生气。我发现自己心中仿佛镇坐着一个佛陀。

“还有，这人不是日本人吧？”女人话说得很快，手指着多吉。

“亏你看得出来呢。”河崎佩服地说。

“外表是看不出来啦，可是他说话很奇怪啊。”

听到这里，我的佛心出现了裂痕。

“他是不丹人。”河崎进一步说明。

“你，好。”多吉一边思索着说道。

女人竟然露出极为厌恶的表情，目不转睛地看着多吉说了：“那是哪里的国家？光听就觉得很落后。”

“喂！”就连我也不禁动怒了，正盘算至少要让她吃一记冲撞，河崎却抢先了一步。

他的动作迅雷不及掩耳，把勾住自己手臂的女人拉开，扯着她转朝自己，按住女人的双肩，接着间不容发地高高举起右手，一掌掴上她的脸颊。一道清脆的声响。笼子里的猫狗们仿佛配合突然响起的声音好进行调音似地，发出长长的号叫。

“你干什么啦！”

“不许侮辱我的朋友。”河崎说。

“等一下……”我想要说话，却一直插不上话。

“快滚！回去回去！”河崎扯住女人，硬是把她拖出店门。把女人赶走之后，河崎一脸爽快地回来了。

“等一下，多吉不是你朋友吧？”我总算说出口了。

“那个人，没关系，吗？”多吉困惑地望着门口。

“什么？你说谁？”河崎好像真的把那个女人忘得一干二净。

“你也快点滚出去啦。”

河崎再次把脸凑到笼子边，唤多吉来看，一边悠哉地说了起来：“这种骑士查理王猎犬啊，在宫廷备受宠爱，所以本来养狗要付税金的，只有这种狗不必支付唷。”

丽子姐让我把休息时间提前，我们到附近的咖啡厅喝咖啡。丽子姐一定也很想把光看狗而不回家的河崎赶走吧。

我们来到拱顶商店街，走进大楼一楼的咖啡厅。店里只有一道小窗，还挂了窗帘，空间感觉很密闭。柜台有一名像是店长的中年女子，不过送来餐点之后，就一直埋头只顾着看文库本（注：文库是日本的一种书籍出版形式，为A6尺寸，携带方便且价格低廉。）。

可能是摆了芳香剂，人工的柑橘香味相当浓重，干扰了咖啡的味道。

“你不去追那个女的没关系吗？”我一开口便对河崎这么说。

不出所料，他充耳不闻。“可是我好高兴。”甚至回了我一句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

“高兴什么？”

“琴美竟然会邀我来咖啡厅，我还以为自己肯定被讨厌了。”

“不，你的确被讨厌了。”

“我想，和你缩话。”多吉在我旁边高兴地点头。

“我也很想和你‘说’话。”河崎像老师教导学生似地，清楚地发音。

“请你不要拐骗纯洁的不丹人好吗？”

“可是我也是纯洁的日本人啊。”河崎说道，一张脸笑开了，“对了，刚才那个丽子小姐长得好美。”那副表情就像登山家在迷雾的另一侧发现了新的山峰似的。

“拜托。丽子姐虽然美，但她不会对你有兴趣的。”

“我明白。”看他的表情是完全不明白。

“而且她比你大。”

“那没关系。”他抚摸着美丽的发丝，从容不迫地说：“她好像一尊蜡像；虽然漂亮，却像假的。”

“很帅气吧？”我兴奋地说。

“她是个怎么样的人？”

“面无表情、冷静沉着，就算听到人家说‘从明天开始我要一天引爆一颗核子弹，一步一步毁灭地球’，她也不动如山。”

不知道我亲切详尽的譬喻哪里好笑，我每说一句，河崎就笑一句，却又笑得令人气恼地迷人。总之他以兴奋的声音说：“不要紧的。只要和我交往，丽子小姐也会变得表情丰富的。”

“真想知道你那自信是打哪里来的。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自信来自于经验与实绩。”河崎说完之后，我发现他的表情变得暗浊，也像是被自己的话给刺伤。

“才不是吧。”我按捺住想拿起眼前水杯泼上去的冲动，“那是过度自信。没有不安的自信，是假的。”

“别看我这样，我啊……”

“‘对于在床上带给女人幸福，是很有自信的。’对吧？”我抢先一步说。这是他从以前就挂在嘴上的口号，或者说像是广告词一类的东西。

“你记得真清楚哪。”

“可是啊，丽子姐就算和你上床，眉毛也不会动一下的。”虽然没有根据，但我有自信。没有经验与实绩的自信。

“最近，我总算发现一件重要的事了。”

“什么事？”

“人的一生太短了。想要抱尽世上所有的女人，实在是太短了。”

“哇，真的是这样耶！大发现！”我故意夸张地做出吃惊貌，拍手叹息，然后转向多吉，垮下了脸。

“所以我想要尽可能珍惜每一场邂逅。刚才的丽子小姐也是。”

“总而言之，就是想和每一个遇到的女人上床是吧？”

“我的梦想是用交往过的女人的生日把三百六十五天全部填满；从元旦到除夕，我要和每一个不同生日的女孩子交往。”

“这个梦想相当有意义。”我终于败下阵来，开始自暴自弃。我探出上半身，向河崎摆出要求握手的姿势说：“我支持你。加油。”

“多吉这个名字在不丹常见吗？”河崎转问多吉。不知道是厌倦和我说话了，或者是想完成原先的目的。

“常见。”

“这样啊。”河崎啜了一口咖啡说：“怎么样？想要我教你日语了吗？”

“（这种人能教你的全是不像样的话，都是些泡女人的话。）”

“喂，不要用英语啦，你那样会害他永远学不好的。”

“女生，我，喜欢。”多吉说着，笑了。

河崎的脸绽放光芒，他以发现同志般的开朗声调说：“我就说吧？”

“多吉和你水准不同，程度不一样。”

“没那种事。”

“是罢。”多吉高兴地回答。

“啊，对了，话说回来……”河崎突然迎面看着我。

我的胸口突地一震，心跳加速。事到如今，我还会被河崎的外表吸引吗？怎么可能？我重振精神，严厉地回答：“干嘛？”

“琴美有事烦心对吧？”

“咦？”

“昨天遇到你的时候我就这么想了，你不安都写在脸上了。”

“哦？”我佯装不知，喝了一口水。

“琴美每次心情平静不下来的时候，就会喝水。”

“渴的时候也会喝啊。”

“可是你会去棒球打击场，通常是为了甩掉不安吧？”

多吉开始不安分地扭动身体，“其实……”他思索着用日语该怎么说。我知道他想和河崎商量那些年轻人的事、还有我掉了车票夹的事，慌忙插口说：“没事啦。”一边在桌子底下用左手狠狠地拍了一下多吉的腿，硬是阻止他说下去。

“不说这个，你自己不也上医院去了吗？”相反地我做出反击，“你是不是得了什么糟糕的病啊？”我坏心眼地问。

“为什么这么问……”好久没看见河崎狼狈的模样了。

“你每次心情平静不下来的时候，眼睛就会游移不定。”总算痛快了些。

只是河崎比我想像中还要慌张，我怔了一下，说出原委：“多吉在你的口袋里看到保险证啦。”

“对不起。”多吉道歉。

“啊，原来如此。”河崎似乎恍然大悟，脸色却依然很差。

“难道……你身体真的有什么问题？”

“其实啊……”河崎垂下头去，语气很凝重，手抚着下巴，似乎很苦恼该不该说出事实。

“对不起，”我突然感到于心不安，“我不该拿这种事开玩笑……”

这时河崎抬起头来，很难受似地，扭曲的嘴吐出：“其实啊，柜台有个很可爱的女孩。内科的。想追人家，也得等彼此再熟悉一些吧？所以我决定定期去医院看诊。”听到这个回答，我决定再也不跟这个男人说话了。

“可是啊，我不知道原来健康检查不算在保险里耶。”河崎鼓起腮帮子说。

“不要理这种白痴了。走吧。”我对多吉说。看看手表，休息时间差不多要结束了。

“多吉还有时间吧，我们再聊一下呀。”

“是的。我，可以。”多吉不知为何，似乎很喜欢河崎，一脸开心的模样，“我，还想，说话。”

“最好不要。跟这种人在一起，会被传染轻浮病的，花心怪人会附身到你身上唷。”

多吉只是一脸茫然。“轻浮”和“怪人”这些词或许难度太高了，多吉嘴上虽然说：“是罢。”却没有要起身的样子。

“对了对了，”河崎也不像要挽留我，却又向我搭话，“琴美对最近杀害宠物事件有什么看法？”

这事件正是最近折磨着我的问题，我差点没尖叫出声。我用杯里的水把尖叫冲回喉咙里。

“不知道后来怎么了呢？”河崎问道。

“什么怎么了？”

“光是在报上读到，就发生了二十件左右，全都是狗和猫吧？在宠物业界没有造成话题吗？”

“有啊。”昨天惨遭杀害的动物就是从宠物店偷走的，“真的太残忍了。喂，你去消灭他们啦。”

“讲得像是消灭蟑螂似的。”

“蟑螂还好多了。”我发现愤怒从自己的体内沸腾涌出。我再次抓住杯子，正要拿起来的时候，手却抖了起来，我慌忙放开手。脑子里浮现那些年轻人的身影，“你觉得凶手是什么样的人？”

“年轻人吧。”河崎若无其事地说：“做那种事的绝对是年轻人，为了排遣无聊，再不然就是发泄压抑的不满。”

“嗯，可能是吧。”

“不能原谅。”

“莫非，你其实很喜欢动物？”我不知道原来河崎是这种人，很意外。坦白说，我和他交往的期间就是这么短，短到连他有这样的一面都来不及知道。

“我啊，比起人类，我更喜欢猫狗。”

“琴美，也是。”多吉开朗地说，伸手指着我。

“不，这个男的就算是狗，也只欢母狗喔。没错。”

“你究竟把我当成什么啊？”

“一个很棒的男性啊。”

我们聊天的时候，右侧桌位的制服粉领族们频频望向这里。她们对河崎有意思。

“你现在还在听狄伦吗？”因为没话题了，最后我不经意地这么问。

“巴布·狄伦？”河崎点头，“现在也常听啊，不行吗？”

“我也，喜欢。”多吉插嘴。

多吉来到日本，认识我之后，也开始听起巴布·狄伦。

“是哦。”河崎的眼睛熠熠生辉，“他的声音真是棒透了。”

“会吗？皱巴巴的，很恐怖耶。”我故意唱反调。

“他的声音就像在抚慰着人、又像在揭发人心一般，很不可思议对吧？那是神明的声音。”河崎竖起食指。

我在与他短暂的交往期间也常听他这样的形容，已经腻了。“对对对，是神明。”

“神明，吗？”多吉感动地说。

“别理这种人，我们快走吧。”我站起身，不理会露出苦笑的河崎，直接走向出口。

来到柜台的时候，我发现忘了拿账单，但回头一看，河崎已经移动到邻桌，正向粉领族们搭讪。蠢极了。我没付钱便离开了咖啡厅。

“我想，请河崎先生，教我日语。”我们走在拱顶商店街，多吉一字一句地慢慢说道。

“（与其让那种人教，去买本辞典还比较有用。《广辞苑》就不错，厚得要命，比河崎可靠太多了。）”

“ㄚㄘㄩㄢ，吗？”多吉新奇地低喃着刚学到的新词，“有人会，给我吗？”

现在 05

“椎名，你会唱巴布·狄伦吧？”河崎开着据说是跟朋友借来的旧型轿车，询问坐在副驾驶座的我。

“我只会《随风而逝》。只会这首。”

河崎默默地盯着我看，我再次用力地说：“我只会〈随风而逝〉而已唷。”如果我单恋的对象是披头四迷，我会唱的应该是披头四的歌。

或许因为这里是国道旁的小巷，夜晚路上颇为空旷，两侧全是民宅，顶多再加上小酒铺和邮局而已。由于已经入夜，店面都关着。十字路口的信号灯一个接一个转绿，车子顺畅地前进。只有一次，一辆休旅车硬是从旁边的道路插进来而紧急煞车，除此之外，我们车子完全没停过，反倒像要避免我的决心动摇似地，河崎开车的速度愈来愈快，前方的号志灯光仿佛晕入黑暗的风景里。

“你真的要去抢书店？”因为毫无现实感，我试着说出口。还是一样毫无现实感。

“你只要站在后门就行了？”

“站在后门？”

“嗯，这么一来，店员就不会从后门逃走了。”

“店员逃走的话不是反倒好吗？没人在的话，书要偷多少本都行。”我提出理所当然的疑问。

河崎没回答。他用力转动方向盘，车子猛地往右驶去。我之前没怎么意识到，从侧面看上去的河崎英姿焕发，同样是男性的我都几乎被迷住了。该说是豪迈吗？他看上去无比坚毅。

“后门的门上有个玻璃小窗，你站在后门那边，从店里就可以看到你的影子。”

“你要自己一个人进去店里？”

“那是家小店，店员只有一个打工的，我们去的时间是即将打烊前，应该没有客人。”

“真清楚嘛。”

“调查过了。”他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我计划了很久。”

“计划？”

“计划作战。”河崎望向远方。

“你应该去做点更有意义的事吧。”

“三十分钟过后就逃走。”

“要花上三十分钟唷？”

“过了三十分钟，你就逃走。我也会逃走。”

“其实我没带表耶。我忘了带。”我卷起毛衣袖口，把手伸向驾驶座。我不是故意的，而且河崎也没指示我要带什么，这不是我的错，我只是想说连表都没有，还是打道回府比较好。

“这样的话，就是巴布·狄伦了。”河崎思考半晌之后，兴奋地说。

“什么？”

“《随风而逝》大概三分钟长吧？你唱个十遍之后就逃走。”

一边唱巴布·狄伦一边抢书店？

我想动怒，却不知道该怎么生气。就算想无言地离开，人也坐在行驶的车子里，无处可逃。“你是说认真的吗？”

电线杆一根根往后方退去，围绕着路灯的一只飞虫撞上挡风玻璃。

“你拿模型枪，亮在玻璃窗前让店员看到，这样他就不敢轻举妄动了，然后每隔一阵子就踢门。”

“踢门？”

“要让店员知道外面有人。你唱两遍《随风而逝》……就这么办吧，每唱完两遍，就踢门。这套动作重复五次。怎么样？”

“要是有人能在这时候回答‘没问题’，我一定会很尊敬他。”

“用不着尊敬。”

“只是偷一本《广辞苑》有必要这么大费周章吗？”

“凡事都有步骤。”

河崎表现出无论我说什么都不会改变心意的顽固。

“就算没有我也无所谓吧？”这是我最起码的抵抗。我已经踏出学生生活的第一步，也逐渐有交到朋友的迹象了，我只希望他不要把我卷入犯罪。“你自己一个人去、自己一个人逃不就得了？”

“我不要有人从后门逃走。”

“为什么？”

“就是不要。”又是这种回答。河崎简直像个拿歪理当盾牌而勇往直前的士兵。那面盾牌意外地坚固，我轻而易举地被撞开了。

好一段时间，我们两人都沉默不语，车子静静地前进，偶尔像被排列于两侧的捕蚊路灯吸引过去似地左右变换行进方向，唯有车速一点儿也没慢下来。

“我不想抢什么书店。”

“我知道。你没那个意愿，可是，是我拜托你这么做的。”河崎的声音很爽朗，但充满坚定的意志，“你要做的事很简单。”

我倚在副驾驶座上，掺杂尘埃的座椅气味让我噎住了。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车子总算被红灯挡下来，我开口问他。可能是路灯变少的关系，觉得四下又更暗了。

“什么？”

“其实，今天我在车站附近看到你了。你疯了似地在踹脚踏车。”

车子行经公车站，站牌的灯光照亮了驾驶座的河崎的脸。他的表情只有些许惊讶。

“脚踏车？”他一副完全不记得有这回事的模样。

“我希望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做那种事。”

“那种事？”

“那个时候，我看到一位双眼不便的人撑着白色拐杖走在附近。难道你是为了让那个人好走一些，才把脚踏车踢开的？”

“如果是那样呢？”

“你这个人出乎意料地亲切呢。”

“你想太多了。”河崎像在斟酌遣辞用句似地说。

“可是你就像在帮那个人开路一样。”我说出内心的想法，结果他睁圆了眼，也像是有点不知所措。

好半晌之后，他低声说：“开路是政治家的工作。”不过他的口吻像是在怀念着什么，我有种奇妙的感觉。

“其实，”虽然也不是顺便，我决定说出我的耻辱——而且还是刚发生不久的新鲜的耻辱，“昨天我在公车里发现色狼，被色狼骚扰的女生非常困扰，我却只是袖手旁观，什么事也没做。如果是你，一定不会默不作声吧。”

“我什么都不会做。”河崎静静地说：“唯一确定的是……”

“确定的是？”

“我没有驾照。”

在骂他之前，我先确认自己系好了安全带。

车子往北驶进一条偏僻的小径，在旁边的空地停下。这块地被砖墙包围，地面铺着砂砾，车子开上去的时候发出了响亮的噪音，但一关掉车引擎，四下瞬间变得鸦雀无声。这块空地的大小约可盖上一栋房子。

角落堆着即将解体处分的车子，有整辆车翻覆过来的，有看起来还能跑的，也有电动机车。那些车子层层叠叠地堆放，在夜晚的黑暗中，看上去也像是一座丑陋的要塞。

土地正中央竖着一块看板，四下太暗看不见上头写了什么，但凑近一看，可以看到“管理地”三个字，以及不动产公司的名称和电话号码。连晚上十点过后擅自开车闯进来的我们都无法阻止了，究竟是在“管理”些什么？我单纯地感到疑惑。

“有很多车呢。”我指着角落的要塞。

“都坏掉了。”

“也有看起来还能动的。”我说。

于是河崎微笑，“是没错，”他点点头说：“不过，混在一起就看不出来了。”

啊啊，对耶。我静静地回答。

“书店就在那儿。”河崎指着人行道前方。

“我说啊，你没有驾照怎么可以开车？”

“没有执照的政治家更恐怖吧。”河崎像在挑选措词似地慢慢说：“就照刚才说的：去书店，三十分钟后，回来这里。”

“在这里集合？”

“对。”

“那个袋子是什么？”我指着河崎手里的塑胶袋。

“拿来装《广辞苑》的。”他只是这么回答。

虽然不想承认，这个时候，我已经打算一起去抢书店了。

我不记得有被强硬地说服，拒绝的手段应该也还有无数个，然而我在心情上却已经接受了。

好，老实招了吧，我想我应该是跃跃欲试。这整件事毫无意义、愚蠢、而且违反法律，我却有一种尝试无人敢尝试之事的兴奋感。其实跟小孩子顺手牵羊或高中生抽烟没两样，或许也近似出门旅游时的违法买春行为。

这点小事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天真地这么想，甚至愚蠢地期待可以拿来向别人炫耀。

远方传来狗叫声，但也很快地融入夜里；垂吊在电线杆下方的麻将馆看板被风吹得喀哒作响；遥远的地方传来车子驶过的引擎声。除此之外，夜是寂静的。

“你要做的事很简单。”河崎一字不差地重复在车里说过的话。

夜晚的黑暗会使得人们失常。阿姨曾这么说：“夜晚会使人残酷，也会使人坦率，还会让人装腔作势。夜会让人变得轻率呢。”

也会驱使浮躁不安的大学生犯下罪行吧。我踩着步伐追上河崎。然后现在，我正站在书店的后门外，抬起了我的脚。

我搬家前刚买的运动鞋的鞋底踢上木质纹路的门板，心脏仿佛也跟着一震，头上低垂的树枝似乎也晃动了一下。再踢一次。咚。声音骤响，我的心脏又跟着一震。

可能是原本停在门上的小飞虫翩然飞起，掠过我的鼻尖。

河崎从书店正门口冲进店里，他大叫“不许动！”的声音，我这边也听见了。仰望天空，一片漆黑。我迟迟找不到月亮的所在，不安了起来，握住模型枪的手心直冒汗。店里传来东西倒下的声响，店员倒在平台陈列的书上的情景瞬间浮上脑海。

小声唱着的巴布·狄伦已经进入第五遍。我知道玻璃小窗另一头有人在动，是河崎吗？还是店员？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模糊的雾面玻璃，一切仿佛都是幻觉，我甚至当场晕眩了起来。

为了确定自己还站在地面上，我用鞋底磨蹭着泥土地。泥土很干，我踏到一颗小石子。像要享受那尖锐的触感，我一次又一次用鞋底抚着那颗石子，然后，我便一直待在后门一带徘徊。

店里安静下来了。我只听得见如同咒文般哼唱的歌声、头顶上被风吹拂的窗户沙沙声、以及我的鼻息。

注意到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门旁，走到书店外墙的最边边。一探出头去，看到的是停车场，那里只孤伶伶地留下一辆疑似店员开来的白色轿车。

咦！——我差点叫出声来。

副驾驶座上有人。一开始我以为是路灯太亮而眼花，但不管我眨几次眼，人影都没消失。没有消失，表示真的有人在那里。我好不容易才搞清楚状况。

凝目细看，副驾驶座的男子好像戴着眼镜。可能是墨镜，但怎么会有人在夜里戴墨镜？

一瞬间，男子的脸动了。或许只是错觉吧，但吓了一大跳的我连忙把头缩回随后面。那个人是谁？店员吗？不，既然坐在副驾驶座，或许是在等人。我心头掠过一阵不安，心想应该赶快通知河崎。

我小跑步回到后门。雾面玻璃的另一头一片模糊，无法看清楚里面的状。

我抓住门把，金属比想像中的更冰冷，我吃了一惊，仿佛一碰上就粘住似地急忙抽手。然后再一次，我握上门把。我打算打开后门，

对店里的河崎大叫“快逃”。

你要做的事很简单。——我虽然被这么吩咐，但没人叮嘱我不可以做困难的事。就在我正要把门往外拉开的时候，传来车子发动的声音。

是刚才的车。我想回头去停车场确认状况，刚转身踏出一步，又想起自己“非踢门不可”的任务而煞住了脚。

《随风而逝》的第六遍唱完了。

我回到门前，举起右脚踹下去。声音不大，但已足以让我浑身哆嗦。

我间不容发地再补一脚，力道可能比刚才大太多，响起木材裂开的声音。整座阒静的小镇竖直了耳朵倾听着。

我立刻转身，急忙移动脚步想去察看停车场的状况。设置在屋外的空调室外机很碍事，飞近脸颊的蛾也碍事，我伸出手挥开。

我从墙边探出头望向停车场，不出所料，轿车消失了。直到刚才还停在那里的车子连一丝烟雾也不留地消失了。刚才听到引擎发动的声音果然是那辆车子的。

我居然忘了要唱歌。我急忙赶回后门，却绊到沿着外墙设置的排水管，差点没跌倒。跑来跑去的，我到底在干什么啊？一种窝囊的感觉笼罩了我。

我已经搞不清楚究竟几秒钟过去了。我是唱了六遍没错，但不知道正确的时间。于是为了弥补，我稍微加快拍子，又开始唱了起来，总之先把剩下的四遍唱完吧。大概因为心里焦急，结尾的部分我唱得很敷衍。《随风而逝》已经失去代替时钟的功用，单纯只是一首歌罢了。

我自暴自弃地踢完门，转身立刻离开，恐怖与不安很自然地加快了我的步伐。不干了，不干了。——我一次又一次在心里默念。

回到停车的空地，却没看到河崎。是我先到了吗？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河崎出现了。

他从意想不到的方向走了过来。背负着黑夜站立的河崎，一身初遇时的漆黑服装，简直就像要拿来当成夜里的保护色。

连他也不禁亢奋了起来吗，只见他气喘吁吁的，一面喘息一面说："你动作真快。"

我看见汗水从他的额头流下。不知为何，闻到一股挥发剂的味道。我左右张望，这附近有人在墙上喷漆涂鸦吗?

"可能是我唱太快了。"我辩解着。

"走吧。"河崎说。

"《广辞苑》呢？"

"到手了。"他把手里厚重的辞典亮给我看。

我在黑暗中睁大眼睛，看到封面之后，我叫出声来："那是《广辞林》耶，不是《广辞苑》！"

河崎似乎很讶异，他拿好辞典，仔细地看书背，接着疲倦地说："这样啊……"

真是个令人全身无力的结局。好不容易弄到手，竟然是只差了一个字的不同东西。

真是个平凡又低能的结尾。

"没什么大不了的。"河崎倒车开上马路后，一边换档一边说道。

"我做的事根本不算抢劫啃，我只是站着而已。不过总而言之，平安地结束真是太好了。"

"重要的是接下来。"

"啊，对哦，得把《广辞苑》送给那个人才行。"

夜似乎继续变深，又仿佛整座镇就将这么沉入深海，沉到又黑又深，无声无息的地点。

车速加快了，我满脑子担心会不会有警车追上来。我可能比自己想像中的还要兴奋，竟然忘了把有轿车驶离停车场的事告诉河崎。而河崎或许也一样冷静不下来，他车子开得比来时更粗鲁，也像是故意粗暴地开着车。

在公寓前让我下车后，河崎说了声："我去还车。"又驶进了夜路。不知是否我多心，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僵硬。

那道背影，看起来就像赶在黎明之前寻找藏身之处的恶魔。

二年前 05

“昨天来的那个叫河崎的男生，满有意思的。”丽子姐一边为客人寄放的三花猫剪指甲，一边对正在扫地的我说。

上午刚开店的时间带，大马路上没什么行人，我们也能悠闲地处理店里的工作。该不是受了阳光吸引吧，平常不会出现的鸽子也聚集了三只在阳光下流连。

“难不成他又来了？”

“刚才。”丽子还是一样面无表情，“大概一小时前，他一开店就进来，留下这个回去了。”

门旁边陈列玩具和项圈的商品架上，摆了一盆可爱的白花盆栽。

“呃……”我有点介意，“他该不会说了什么无聊话吧？”

“他说：‘如果花能够丰富世界，那么丽子小姐就是花。’好好笑。”丽子姐笑也不笑地说。

“他这个人莫名其妙的，真对不起。”我觉得自己简直成了河崎的监护人。

“被人毫不害臊地这么说，也颇愉快的。”丽子姐雪白的脸上没有一丝愉快的神情。

“丽子姐，你该不会觉得河崎是个令人激赏的好青年吧？”

“他这个青年是做什么的？”

“头衔是学生唷，好像是研究所二年级，不过几乎等于假学生啦，而且好像跟理科的研究所不一样，一点也不忙。”

“将来会当教授？”

“天晓得。”虽然今后可能还要再说上好几次，不过我在了解河崎的生涯规划之前，就已经结束了与他的交往。

“我第一次看到长得那么美的男人。”

“不可以被他的外表骗了呀，他这个人差劲透了。”

“琴美是被他骗过的过来人呀？”丽子姐的唇形张动着，鲜红色的嘴唇在白皙的肌肤上极为醒目，缓慢地、妖艳地张动。

“不是过来人，请说是被害人。”

丽子姐将三花猫放回小笼子里。这只猫毫无戒心，肥胖的身躯抱在怀里软绵绵的。丽子姐坐到后方的圆椅子上。

“那个男的啊，可不只脚踏两条船还是三条船这种程度唷，他是见一个泡一个的。”

“他想以数量取胜？”

“也不是数量耶，他好像有什么使命感。”

“使命感。”丽子姐低声说。我不明白她是感到愉快，还是觉得无聊，“他的外表那么得天独厚，或许也是有这种生活方式。”

“可是、可是，”我拼命想补充说明。我完全能够理解检察官一旦遇上对被告有利的证词，拼命反驳不想让它通过的心情，“丽子姐是个美人，却不会过着他那种生活方式啊。”

“因为我是女人。”丽子姐以无起伏的声音说：“对太多男人出手，会有怀孕的危险。光是这一点，女人就很不利了。”我不知道她这番话究竟有几分认真，“再者我对别人没兴趣。”她显得有些寂寞地撩起头发。

我暧昧地点了点头。丽子姐常说，自己以外的人不管是有困扰或遭逢痛苦，都与她无关；别人就算遭遇困难，好比说碰到色狼，她都视而不见。别人是别人，自己是自己，就是这么回事。可能她觉得想去帮助他人的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傲慢。从这个意义来说，她跟河崎很像。好比丽子姐不知道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毋宁说，我觉得她并不想知道。

“对了，约好的客人迟迟没现身呢。”我看了一眼时钟，改变话题。

“那才不是客人。”丽子姐的声音里没有温度也没有湿度。

那个女人三十分钟前打电话来，连一句像样的招呼也没有，劈头就以蛮横的口气说：“我半个月前买的腊肠狗不合我的意耶，我要退货，你们要负责回收。”

我受不了她那瞧不起人的口气，差点回嘴说：“你才应该请清洁队去把你回收！”

女人自顾自地说：“我马上过去你们店里。”便挂了电话。丽子姐的店看状况，有时也会买回已出售的动物，但心里毕竟还是不好受。

“反正被养在那种人家里也不会幸福，狗还是由我们收回吧。”丽子姐若无其事地说。

多么成熟的应对啊。——我佩服地心想，不经意一看，丽子姐站起身，面无表情地摆出标准打斗姿势，迅速地挥出左右拳头。我伸长了脖子看她在干什么，发现她前面的架上摊着一本拳击教学书，她正一边看着右直拳的打法一边练习。“你根本就满脑子想揍她嘛。”

“你怎么知道？”

“你、你会被告唷。”

“我会用她不能告我的方式打，不要紧的。”

“才没有那种打法呢。不过，”我点点头，“对于没常识的人，还是应该表现出相应的态度才对吧。要是莫名其妙地卑躬屈膝，反而会让对方得意忘形。”

“你是在说河崎吗？”丽子姐相当敏锐。

“嗯。”我承认了，“我想他八成在还是幼儿的时候，生平头一次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那一瞬间就得意忘形起来了，心想：‘我怎么会生得这么完美呢？’”

“而且‘全世界的女人都是属于我的了’？”

“完全正确。”

“可是他看起来是个很不错的青年，也很有礼貌。”

“那是战略啦，战略。再说，诈欺师不都是殷勤有礼的吗？欺骗老年人的家伙都是这样的，这就叫做笑里藏刀吧？”

“笑里藏刀才不是那种意思，而且我也不是老年人。”丽子姐板着一张脸，我担心她是不是生气了，她却补了一句：“哦，我并没有在生气啦。”

“河崎的做法根本就是诈欺师的手法，你不要被他骗了唷。”

“琴美，看你那表情，你真的很气他呢。”

“愤怒转为憎恨，民众为了报复挺身而出。”我把右手举到脸旁，用力握紧拳头，“叽叽叽。”

“那是磨牙的声音。”丽子姐说。

“轰轰轰。”

“那是愤怒的火焰。”丽子姐静静地说，然后好一会儿，只是反复地练习挥出右直拳。

丽子姐又坐回椅子上。她戴上黑框眼镜，面对电脑荧幕，开始整理联络业者的事项，以及确认客户的电子邮件。

我也再度拿起打扫用具扫除地上的狗毛，但眼角一瞥见空掉的狗笼，心情一下子又沉重了起来。那是黑柴的笼子。找不到黑柴，最心痛的当然是丽子姐。虽然表情没变化，但我看得出她的脸上依稀浮现疲倦之色。

我在想，丽子姐是不是在打烊之后，自己四处去找黑柴呢？虽然我没跟踪丽子姐，但我曾经在与她回家方向完全相反的地方看到她；还有我不在的时候，她好像曾打电话向公立收容中心询问。

“和久井小姐那里……‘奥黛丽’的猫真的被偷了吗？”好半晌之后我问。

“嗯。”丽子姐抬起头，摘下黑框眼镜，“应该是。她是这么说的。”

“那只猫被宠物杀手杀害了吗？”我的脑中浮现那三名年轻人的身影，连忙甩了开来。

“她是这么说的。”

“和久井小姐是不是有说谎癖啊，老爱夸大其辞，还是说喜欢小题大作？”

“最近流行成语吗？”丽子姐用分不出是玩笑还是认真的声音说：“原来如此，琴美你讨厌和久井小姐啊。”

“也不到讨厌的地步啦，只是如果要讲那个人的坏话，要我说上一个小时都没问题。”

丽子姐似乎无言以对地沉默了几秒，目不转睛盯着我。该不是要取笑我吧？我不禁警戒了起来，但她只是说：“那不就是讨厌吗？”

“呃，是不到讨厌的地步啦……”我装傻。我实在没办法喜欢那种在招牌上写着“为了爱动物的人所开的店”，却满不在乎地说牛头梗很丑所以不进货的人。

“好像是真的遭小偷了。店后门的窗户被敲破打开门锁，听说她也报了警，换句话说，有人潜进去抱走了猫。”

“那样的话，”虽然有点单细胞思路，但我的声音明朗了起来，“和我们的状况不一样呢，黑柴不见的时候，我们店里并没有被弄乱呀。”

我内心暗自想导出黑柴和宠物杀手无关的结论。

“但我们店的后门从不上锁的。”丽子姐说。

“我去向和久井小姐打听打听好了。我可以溜班一下吗？”

“没用的啦。”

“没用？”

“其实，昨天晚上我去向她打听过了。”

“你去找过和久井小姐？”原来丽子姐也忍不住了啊。

“嗯，但她完全不肯吐露只字片语。”

“可是一开始是她自己跑来宣传的吧？”

“是没错，不过我主动去找她，她好像觉得自己被瞧不起了。”

我猜测，和久井小姐可能开始觉得宠物被偷是自己的过失，同时也是糗事一桩。一开始她还想引人同情，但没多久就觉得自己被嘲笑了。这是有可能的。

而且我很确定的是，她本来就把丽子姐当成竞争对手。她们两人年龄相近，又都未婚，若是置身相似的状况下，不是萌生出同伴意识，就是产生排斥心，而和久井小姐显然是后者。丽子姐具备如美术品般的美丽外貌，对男人却似乎不感兴趣，看上去总是冷若冰霜，然而客人对她却都赞誉有加。说起丽子姐与和久井小姐看不顺眼的地方，要多少有多少。

“但我还是想去问问。”我暗自期待和久井小姐或许会对非竞争对手的我透露一些情报，“可以吗？”

“好吧。”

“我去问问就回来。”我举起右臂使上力，拍了拍挤出的肌肉。

丽子姐看着我的举动冷静地说：“和久井小姐很难对付，不要勉强。”

和久井小姐比想像中的棘手。如果我心里备有白旗，在和她开始说话一分钟之后，我可能已经把旗子挥到快断了吧。一败涂地，全军覆没，撤退撤退。和久井小姐坐在大楼一楼的店内接待用沙发上，以连客人都不会摆出的姿势大摇大摆地坐着。她顶着一张臭脸，按着计算机。

一看到我的脸，她便露骨地摆出厌恶的表情，“哎呀，还特地过来啊？”

“呃，嗯，听说你们店里遭小偷了。”

“就是啊，真是的。那，我们店遭遇不幸，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她和丽子姐相反，话语里清楚地表现出喜怒哀乐，应对起来真是轻松多了。

“是这样的，我们店里的柴犬也不见了，所以我想会不会与和久井小姐你们店里这次的事件有关……”我决定老实说出目的。面对乖僻的敌人时，总觉得表里如一的战斗方式比较有效。

和久井小姐的脸颊阵阵痉挛，“那个啊，”她说：“昨天丽子小姐也这么跟我说了，可是我们店不大一样唷，跟你们那种柴犬是不一样的。”

什么叫“那种”？“那种”是什么意思？

“是啊，我听说你们不见的是一只猫。”

“不是指那个。”她可能已经对我很客气了，但愤怒仍透过声音传了过来，“我们店里的猫可是真的被偷走耶，那只猫很贵的，想要的客人也很多呢。”

原来如此。相较之下，黑柴是“那种”没有半个客人想要，所以连价格都订不了，最后从商品沦为店里宠物的狗啊。

“可是小偷的目的是杀害动物啊。”

听到我的话，和久井小姐右手掩住嘴，瞪大了眼睛，一脸“你说那什么恐怖的话”的惊讶表情。太夸张了吧。

“所以我认为这和商品价值无关。”我不理会她，继续说道。

不必说出口，她的眼神已经说了：“这女人真啰嗦啊。”

“和久井小姐一定也很不安吧。”我试着讨好地说，结果被她骂了：“为了这点小事就不安，女人就是这样才会被瞧不起的。”

“小偷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呢？”

“你是警察吗？”

“我是宠物店的店员。”

“又不是警察，追根究底问些有的没的，像什么话？”

什么叫像什么话？我还在心里这么想的时候，已经被冷冰冰地赶了出来。

我撤回店里。丽子姐似乎一开始就不抱任何期待，我还没报告，她就慰劳我说：“辛苦了。”

那个说要“退货”的客人好像还没来。

我变得有些意气用事。虽然本来就不期待和久井小姐会有多珍贵的线索，但就这么败下阵来，实在让人心有不甘。

“丽子姐，我打个电话。”我挥挥手上的手机。

“可以啊，打给谁啊？”

“以毒制毒。”

河崎的活跃程度完全超乎想像。

“有必要特地由我去问吗？像那样平易近人、愿意掏心挖肺的女性难得一见呢。”

从“奥黛丽”回来的河崎因为不知道背后的经纬，似乎打从心底感到不可思议。

“喂，不要把这里当成自己家好吗？”我对正要坐下来的河崎说。

“我可是特地答应你的请求，去向那位和久井小姐探听的耶，这点程度的厚脸皮应该无所谓吧。”

“快点报告成果啦。和久井小姐把情报告诉你了吗？”

“根本用不着我开口，她就主动跟我讲了一堆事。”

我和丽子姐面面相觑，耸了耸肩。对我们明明就敌意全开，但面对河崎，和久并小姐的态度似乎大不相同。虽说是我本来期待的结果，还是很难释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河崎得到的情报一点都不新奇。

和久井小姐一早去到大楼时，后门窗户已经被敲破了。店里笼子的位置被移动过，两只美国短毛猫不见了。那是客人订购之后才特地进货、血统纯正的高级品。和久井小姐于是联络警察，虚耗了一堆时间。

“还有呢？”

“她高中时候是田径队的，曾经十二秒多跑完百米。”

“咦，那个流言是真的啊？”我愕然不已，“还有呢？”

“她有很多男朋友，却迟迟没有令她怦然心动的魅力男性出现。”

“什么跟什么啊？”

河崎苦笑着举起手，“那应该是在暗示我吧。她还用娇滴滴的声音说，宠物被偷了，她怕得要命，真希望有个人可以让她依靠。聊完之后，就是bed了。”

我真想对和久井小姐说“女人就是这样才会被瞧不起的”。

“你去给她依靠不就好了？”

“是啊，”河崎毫不在乎地说：“我明天就要跟她约会了。”

“哎呀呀。”已经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然后呢？就这样？”

河崎露出搜索着记忆的表情，“我还留了一个最棒的情报。”

“快点把那个最棒的说出来。”

“再拜托得诚恳一点呀。”

“笨蛋王子殿下，求求你快点告诉我。”我半认真地这么骂道，河崎却似乎把它当成笑话，高兴得眉开眼笑。

“我找到了一个目击者。”

“目击者？”丽子姐不禁复述。

“是啊。”河崎对丽子姐态度很亲切，“那栋大楼后面有家面包店，是在深夜贩卖现烤面包的。”

我也知道那家店。只在深夜营业的面包店很稀奇，那家店老是在半夜飘散出刚出炉的面包香，电视也曾介绍过，生意总是相当好。

“所以我在猜想，那里的店员或许目击到了小偷。”

“顾柜台的一定是小姐吧。”

“没错。”他满不在乎，“完全被我猜中了。”

“你是说店员很可爱？还是她真的目击到小偷了？”

“两边都猜中了。店员很可爱，而且她也目击到小偷。好像是凌晨两点的时候，店员看到有几名男子从宠物店里走出来。”

“骗人的吧？”我脱口而出。

“真的吗？”丽子姐也同时出声。

“不管我说什么都没有人肯相信吗？”河崎悲叹，从牛仔裤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

“那是什么？”

“那个店员女孩子虽然只记得模糊的印象，还是画给我了呢。”他指着纸上的画，“她说她是美大毕业的。美术系的大学真好啊，美丽的技术——美术，真不错。”

我不经意在纸角发现一行十一位数的数字，本来想问河崎那是什么，随即领悟便住口了。是电话号码吧。

说老实话，纸上画的是很粗略的全身像，实在很难说掌握到了小偷的特征，既暧昧又模糊，跟画了一团烟雾没两样。只不过，“听说小偷是两男一女。男的很像牛郎，女的穿得很曝露。”听到河崎的说明，我差点没当场瘫坐下去，虚构的冰块溜过背脊，我让身子靠住商品架。果然是那些人！那个时候的三个人果然是宠物杀手！我在内心不

断重复。尽管第一次遇到他们的时候我就这么确信了，但心中仍期望着不要是他们。我想起三天前的夜晚，他们在公园里曾这么说过："去偷店里的猫跟狗。"

他们的意思是，光捉野猫还不满足，要从宠物店里大量偷来吗?

"喂，琴美，你表情怎么这么恐怖？"河崎担心地问我，但我连闪避的力气都没有。"真搞不懂，年轻人聚在一起杀动物，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过不久……"我回想着那三个人的对话说："过不久，他们就打算把目标换成人类了。一定是这样。虐待小动物，只是一种练习罢了。"

"练习？"河崎很不愉快地说出这两个字的发音，"真的假的？"

我想回答，声音却发不出来。为了不被他们看见我的脚在发抖，我稍微退开一些。

店门打开，铃声响起。我勉强挤出微弱的声音："欢迎光临。"

进来的是一个戴着太阳眼镜的女人，一身深灰色的外套，丰满的胸部相当引人注目。女人的下巴宽阔，是一张很固执己见的脸孔。她咚咚咚踩着高跟鞋，笔直地朝丽子姐走来。"我在电话里说过了，我要退回这只狗。"女人递出右手提着的狗笼，里面装了一只黑色的小狗，"这只狗跟我想像中完全不一样，我不喜欢。"

丽子姐依然面无表情，陶器般的脸点了点头，慎重地接下笼子，直接交给一旁的河崎，"可以帮我拿着吗？"

"有没有其他不错的狗？"

是我讨厌的说话腔调。

下一瞬间，丽子姐转了个身，腰部极流畅地扭转，接着手挥了出去，臂膀伸得笔直，右直拳正中女人的脸。我看见女人的下巴"喀"地一声歪向一边去。

"出乎意料地顺手呢。"丽子姐笑也不笑，抚着自己的拳头。

或许这本来是应该大呼过瘾的场面，但我无法忘怀宠物杀手的事，完全顾不了眼前。

一股恶寒窜遍全身，仿佛恶魔正贴近身后凑脸过来。

现在 06

我一爬出被窝，闹钟便像计算好似地响了起来。

人醒了之后才作响的闹钟究竟有多少价值？我连想都懒得想。

光是透过窗帘的隙缝也看得出外头天气晴朗。时钟显示早上八点十五分，是照着我设定的时间响起的，不能怨它。

老实说，我一点都没有昨晚当了强盗的感觉，一方面可能因为我不是主犯而是共犯，再者我也没有参与真正的犯罪现场，而其实总归一句话，我根本不愿回想起整件事。

我抢了书店。

我帮忙别人抢了书店。就算脑袋里很清楚知道这件事，也没有半点真实感。

听着麻雀的叫声，我拉开窗帘，阳光倾泻到房间里。我把窗户也打了开来，可能因为没有风，室外的气温与室内差不多。窗边长了杂草，平日我对草应该一点兴趣也没有，但现在看到草茎上长了胎毛般的东西，却有一股无论如何都想摸摸看的冲动。我战战兢兢地伸出手。一种搔痒又粗糙的触感，让我缩回了手。

我做了一次深呼吸。“我是个犯罪者吗？”我试着说出声来，“不，我不是。”我回答自己。“我做了不可挽回的事吗？”“不，不要紧的。”我重复着可笑的独角戏，想让自己安心下来。

我一直坐立难安，于是把手伸向电话，从储存的号码中，首先打给山田，但电话转到答录机；我接着打给佐藤，只有铃声响，没人应答。不要丢下我一个人啊！——我在内心呐喊。

我打开厨房水龙头洗脸，接着把身上的运动服和内衣裤扔进洗衣机，按下运转钮。

我打开电视机，电视正在播映陌生的地方节目，没订报纸的我连这是哪一家电视台都不晓得。

我开始为上学做准备。我翻阅着入学典礼时拿到的简介，上面有新生应该办理的手续说明，还有社团介绍。

电话响起，我轻声叫了出来。会不会是警察还是新闻记者打来的？我胆战心惊地拿起话筒，但接起来一听，虚惊一场，是山田，好像是我打过去的电话留下了来电记录。

“我刚在上厕所。”山田若无其事地说，他把我从“书店强盗”拉回了“大学新生”的身分。我们喋喋不休地聊着没营养的话题，多亏了这样，我也逐渐恢复平静。

约好在大学的商店前和佐藤三人碰面后，挂上了电话。

我想趁自己尚未改变心意之前走出家门。我抱起新买的大提包。

就在这时，传来了猫叫声。窗户忘了关，啊，糟糕！当我惊觉的时候，尾端圆滚滚已经机灵地跑了进来。

尾端圆滚滚厚着脸皮在我房间里四处绕，我想把它赶走，伸出手去，没用。它逃到房间角落，或跑或停，绕了几圈。

不消多久，我便发现它尾巴上绑了一张纸，看来是绑在尾巴弯曲的部分，正是尾端圆滚滚那尾端圆滚滚的地方。

我趁它通过我面前的时机，成功地拿下了纸。纸绑得并不紧，抓个两次就能轻易取下。

尾端圆滚滚可能因为尾巴突然被碰到，还是不高兴了，只见它发出尖厉的叫声便穿过窗户走了出去。我连忙关上窗。

我再次看着手里的纸张。那是一张巴掌大的纸，摊开折叠的纸张，我发现那是一张数字彩券。

上面印着四个号码。

我从没买过彩券，但常在街上看到有人卖。顾客选定三或四个数字，若和中奖号码相同就可以拿到奖金。

比起一般的彩券，它的奖金应该相对地少，记得顶多只有十万或百万圆。

我想起河崎的话。

他曾说，尾端圆滚滚或许可以成为我和公寓那名外国人的仲介。

这难道就是仲介的一种？可是，如果是写有讯息的信还可以理解，我不认为把彩券绑在尾巴上有什么意义。

我挥着那张数字彩券扇了扇脸，纳闷了半晌，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的时候，去问知道的人最快。这也是阿姨的教诲。这样的话……。我决定去请教有可能会知道的人。

按下门铃，一时之间没有回应，我像要仔细确定触感似地，再次按下拇指大的黑色按钮。河崎出现了。

“早。”河崎可能还在睡觉，以一身非常像是睡衣的轻装出现，很刺眼似地眯起眼睛，眼头还沾着眼屎。

就算看到半天前才一起犯案的同伙，我的内心也没有起伏，既没有因为涌上心头的罪恶意识而泪流满面，也没有因为笼罩全身的罪恶感而跪下来。

我进到他的房间，杀风景的房里依然播放着巴布·狄伦的歌。

我发现一件事。巴布·狄伦的歌声平常听起来虽然悠哉，但听在做了坏事的人耳里，只觉得像是在责问自己的罪业，歌声仿佛谆谆教训着：“我已经看透了一切。”我缩起肩膀。

“《广辞苑》。经送出去了吗？”我坐下之后问。正确地说，是《广辞林》。

“《广辞苑》？”河崎纳闷。

喂喂吗！——我差点全身无力，“你不是要送给住在隔壁的隔壁的外国人《广辞苑》吗？我们不是为了这个才去书店的吗？”

“隔壁的隔壁的外国人？”

河崎的表情不像是在装傻，我有些慌了手脚，“你该不会说你全忘了吧？”那样的话，全都记得的我岂不是一个人吃了大亏吗?

“哦。”河崎总算发出开朗的声音，“送出去了。已经送出去了。送了。”

“他说了什么吗？”

“说了什么……。没有啊，就谢谢。Thank you。”

“只有这样？”

“或许还有very much。”

虽然不是特别期待，但我还是有些失望。抱着可能为自己的人生留下污点的觉悟去抢书店，换来的却只有这么一句简单的道谢，太惨了。“至少还要再多点什么嘛。”

“多点什么？”

此时，我突然灵光一闪。我把右手抓着的纸片递到河崎面前，“这个可能就是谢礼！”

“谢礼？”

“我刚才待在房间里，结果猫跑进来了。”

“是尾端圆滚滚吧。”

“是尾端圆滚滚啊，然后这东西绑在它的尾巴上。”

“这是什么？”

“彩券啊，彩券。上面有数字对吧？如果这些数字跟中奖号码一样，就可以拿到钱了。”

“猫也喜欢彩券吗？”河崎看起来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会不会是那个外国人绑的？当作《广辞苑》的谢礼。他其实想给钱，但是钱不够，所以拿这张彩券代替。”我一边说着，开始发现根本没那种可能。

“原来如此。”河崎扬起嘴角，眼睛熠熠生辉，“那么要上哪里对中奖号码？”

“今天的早报会有。”我刚读过纸张背面的注意事项，确认过了，“你有报纸吗？”

我还没订报。

“有啊。”河崎拿起收音机旁的报纸，往我丢过来，“随你爱怎么看吧。”

他才刚起床，怎么有报纸摆在那种地方？我有点在意，总之先翻开报纸。

翻到电视节目表背面，我找到了，上面写着“中奖号码”。

“有了。”

“结果如何？”河崎的声音听起来没什么兴趣。

我交互看着手上的纸和报上的数字，两三下就知道结果了，看到的瞬间就知道落空了。两者差距之大，甚至让人怀疑还有比这更干脆明了的轻弹吗?

“结果如何？”河崎一脸坏心眼的表情，又再看过来。

“猫是不可能送来中奖的彩券的。”我耸起肩，点了点头。

“落空啦。”河崎笑道。

“可是为什么猫尾巴上会绑着这种东西呢？”

“或许就像你说的，这是谢礼，只是不巧落空了。”

“虽然话是我自己说的，不过我觉得没那么美妙的事。”

“昨天的事被登在报纸上了吗？”河崎突然变得一本正经，指着我手上的报纸。

“还没吧？”我不觉得昨晚发生的事会那么快登上今天的早报。

“帮我看一下。”

“你自己看就好了啊。”我嫌麻烦，河崎便生气地说：“顺便看一下有什么关系？”

我再次翻开报纸。这次手在发抖，一股和寻找彩券中奖号码时完全不同的紧张感笼罩了我。书店、强盗、犯罪、广辞苑等关键字浮现脑海，我的眼睛扫视纸面，寻找有没有这些字眼。我还寻找自己的名字，连电视节目表都看完之后，我吁了一口气，“没有。”

“这样啊。”

“没有登在报纸上，最好事件也被当作从没发生过。”我低念着，“而且以结果来看，我们其实只偷了《广辞苑》，或许和顺手牵羊没两样吧，所以也没成为新闻，店里的人可能也不是那么在意。”

“和顺手牵羊没两样。”河崎像在以舌头确定这段话似地说，接着爆笑出来，“你真是有趣。这样啊，和顺手牵羊是一样的啊。”

“我是说只看结果的话。”对挥舞模型枪一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或许这件事和有些大摇大摆、理直气壮的顺手牵羊是一样的。“话说回来，这张彩券该怎么办？”

“收下就好了。”

“该不该直接去一〇一号室问一下呢？”

“人家可能会觉得怪，而且那个老外常常不在。”

“常常不在？”

“按门铃也没人出来的话，就是不在。”

我点点头，看了一眼时钟，和山田约好的时间快到了。“我差不多该去学校了。”

我在玄关看到河崎的鞋子。随意放置的红色篮球鞋上满是泥土，草屑和土沙就这么黏在上面。我很讶异，抢个书店竟然能把鞋子搞得这么脏，一起去的我的鞋子就没脏成这样，或许这就代表活跃度与热心程度的不同吧。

我在大学商店前和山田还有佐藤会合，一旦开始闲话家常，我的身体便充满了和平的心情，就像艳阳下的棉被被烘干一般，我体内的内疚逐渐蒸发而去。

可能因为是新学年刚开始，校园内满是学生。

墙上贴着社团招生的海报，到处都有新生被人拉住。疑似偷来的酒行看板上盖了张纸，上面大大地写着社团名称。

校内餐厅里，我们三人坐在贴木皮的廉价长桌前吃着咖哩饭。

“要修哪些课？”佐藤摊开课程一览表说。他的白衬衫很时髦，但一看就知道是新买的。

“就是说啊……”山田把脸凑过来。我也学他望向一览表，视线却滑过文字。

我们只设定了“如何以修最少的课来获得学分”这种平凡无奇的方针，所以只能遵循佐藤得意洋洋地说是“从朋友那里听来”的意见，选择有利的课程。

“可是这种别人给的事前情报，实在不能当真呢。”山田低声说道，佐藤于是闹起了别扭。

吃完饭后，山田提议去书店买教材。虽然昨天买了几本教科书，但还是不够。教科书怎么买都买不齐全，难不成这是大学教授的阴

谋?

书店这两个字让我起了反应，我一瞬间联想到昨晚抢书店的事。那家店现在怎么了？新闻怎么了？报纸、流言、骚动、警察，究竟都怎么了?

坐在正对面的山田讶异地问：“你还好吧？在想什么？”

我摇摇头，“没事，只是在想买教材的钱。”

山田不断地批评商店店员，佐藤则滔滔不绝地宣扬他在本地酒吧出糗的事迹，听完他们两个讲了一堆之后，我们离开了餐厅。

正要横越雨廊时，佐藤用手肘撞了撞我的手臂说：“喂，那个女的不是学生吧？”

“哇！”山田叫出声来，“超漂亮的！”

“那就是所谓的成熟女人吗？”佐藤说。但我觉得在快要二十岁的我们眼中看来，所有的女人都被分类为“幼稚”和“成熟”两类。“不是学生啦，会不会是职员？”

“可是她的皮肤实在白过头了。”山田的脸扭成一团，“简直像能剧面具还是乌龙面嘛。”

“乌龙面哪有那么白？”佐藤为了无聊的小事认真了起来。我已经没在听他们说话了。不是听他们说话的时候。

他们指的方向在约十公尺远的教室前，长椅上正坐着我前天在公车里目击到的女子。

果敢地挺身对抗色狼，甚至表现出不惜下车打架的气势的女子。那名雪白女子，正坐在圆木横放制成的长椅上。

山田和佐藤朝书店方向走去，我开口说：“我有事先走。”

“你要去哪里？”

“我找那名女子有点事。”我老实地说，结果两人一脸不满，吃惊地说：“看不出来你是行动派的啊。”

“不好意思。”我出声，对方慢慢地抬头望向我，“呃，那个，我上次在公车上看到你。”

“公车？”她面不改色，看不出她是否感到不愉快。

“当时公车里有色狼。”顺着语气好像接着要说“当时的色狼就是我”，我慌了起来，“那个时候我在车上，也是乘客。”

哦，那个啊。——她兴致索然地说：“色狼啊。这么说是有过那种事呢。”

我对她的回答相当失望。虽然比不上抢书店，但公车里的那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一桩大事。

“对不起，突然出声叫你。”

“无所谓。”她板着一张脸说：“要坐吗？”我完全没想到她会指着旁边这么说。

“可以吗？”我有些雀跃，坐了下来，却不明白自己究竟想和这名女子说些什么。

“我的口气听起来或许像在生气，不过请不要介意。因为我并没有生气。”

“这、这样吗？”

“我生气的时候，会说我在生气。”

“哦……”我只能这么应话，“那个……我姓椎名。”接着我把自己的名字也告诉她。

“我叫……”她也自我介绍。姓氏姑且不论，她说她叫“丽子”这涸名字却让我大吃一惊，因为这是河崎提过的名字。“你是丽子小姐吗？”

“不是幽灵的灵子（注：‘丽’与‘灵’在日文中的发音同为rei。）唷。”可能是从前曾经被调侃过，她先下手为强似地说。

我想起河崎说过的话：“有个叫丽子的女人。要是你有机会遇见她，千万别相信她。”

我慢慢把视线转向她，她的肤色映入眼帘。我感到害怕，又别开了视线。那与其说是晶莹剔透，更像是突兀的雪白。

河崎的忠告究竟是什么意思?

除了面无表情、异样冷静之外，丽子小姐看起来并不像是坏人或怪人。反倒是河崎自己才异于常人。

此时，我突地想起山田在餐厅里说过的话，就是“别人给的事前情报都不能当真”那段话，所以我决定开口了。“请问，”我应该靠自己弄个水落石出才对，“那个，恕我冒昧，不过我只是问问，你是不是在开宠物店呢？”我已经有所觉悟可能会让对方感到诡异。

丽子小姐猛地转过头来，我和她四目交接。她的嘴唇很红，十分梦幻。

“不，其实是——”我慌忙补充说明，“我住的公寓隔壁住了一个叫河崎的人，之前他曾经提到一家宠物店的店长丽子小姐，所以我心想会不会就是……”我的辩解可疑得需要辩解。可疑到了极点。

“河崎！”她哑着嗓子反问，我吓了一跳。但有趣的是，她也露出一副自己平生第一次发出这种声音的惊讶模样，睁圆了眼睛。

“你认识河崎吗？”果然如此。我兴奋了起来。人与人总是在奇妙的地方有所交集，“河崎这个人很妙呢，他从以前就是这样吗？”

丽子小姐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仿佛想要看穿谎言，用视线清洗似地望着我。我觉得好像真要被洗净似地，浑身颤抖起来。

“那么，河崎说了什么？”

“他叫我小心宠物店的店长。”

丽子小姐可能以为我在讲电影片名吧，只是鲜红的嘴唇微张，没有反应。

“他是这么说的。他叫我不要相信你，要提防你。”

“河崎这么说？”

“很奇怪对吧？”

“唔……”丽子小姐在斟酌措词，“你没听说他生病的事吗？”

我马上就想起来了，“初次见面的时候，他曾提到过。他说他曾经病到快死掉，但是复活了。”

“原来如此。”她又沉默了半晌，很快接着说：“他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我差点当场回答：“全部。”全部都很怪。初次见面时的招呼很怪，提议说要抢书店的行径也莫名其妙。只不过我觉得我连河崎和丽

子小姐的关系都不清楚，还是不应该轻率发言，所以选择了“有点”这样的形容词，“他有点奇怪。”

哦？——她面不改色地说。不可思议的是，我没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间正在与女性交谈。丽子小姐虽然美，却让人感觉不到“性”，有种面对植物的感觉。

“那，你听说不丹人的事了吗？”丽子小姐接着这么问。

“布单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蹙起眉头，“那是指我们公寓里的住户吗？我听说他来自亚洲国家。”

“你见到他了吗？”她一副绝不能见到他的口吻。

“我从河崎那里听说了一些事。虽然还没去打招呼，不过我曾经见到过他，长得和日本人一模一样。”

原来如此。——丽子小姐又说了一次。她顶着一张宛如纯白能剧面具般的脸，看起来既像无能，也像聪慧。

“不丹是位于喜马拉雅一带的一个小国家。”

“地图上有吗？”

“你这个发言，非常失礼耶。”丽子小姐说。我分不出她是在开玩笑还是说认真的。“我来这儿，就是要找那个不丹人。”丽子小姐指向教室栋旁边的管理室，“我不知道他的住址和电话号码，以为只要来学校就可以找到他，但看样子他这阵子有时来有时没来。”

“来我住的公寓的话，就可以找到他了。”我话说完，随即想起他经常关在房里不出门，或许丽子小姐也见不到他。“啊。”

“怎么了？”

“难道那个不丹人之前交往的女性是……”讲到最后我只是模糊带过，手指向丽子小姐。

“不是。”她以一种用话锋割开空气般的口气说：“不是我。是别人。”

“哦……”我好像太得意忘形了，“这样啊。”

丽子小姐垂下头来。她终于生气了吗？不安与后悔掠过心头。“你还好吗？”

过了好一阵子，她才抬起头来。表情虽然不变，眼睛却像充了血。

你哭了吗？——我还没有厚脸皮到问得出这种问题的地步。

我闭起眼，再次睁开，环视四下。天空是乳白色的，一整片薄薄的云无边无际地延展，一时之间找不到太阳的位置，但阳光很温暖。照亮了仿佛灰色箱子堆叠而成的简陋餐厅，校园内的树木也沐浴在阳光下。

“河崎和丽子小姐感情不好吗？”

“我觉得我们以前感情并不坏。”

“你用的是过去式呢。现在的交情怎么样？”

但当时河崎的口气，要说的话，听起来是非常嫌恶丽子小姐的。

“这问题很难。”

“那，丽子小姐和那个不丹人的关系怎么样？”

“我觉得并不坏。”

这次不是过去式了。

“要说明河崎和不丹人的关系，倒是很简单。”她说。

“咦？”我在脑中整理人物关系图，描绘出连结河崎与丽子小姐还有不丹人的三角形。

“河崎以前是不丹人的日语老师。”

我哑然失声。河崎不是说他和那个不丹人没什么交流吗？

“他们感情很好，河崎是个优秀的老师。”

“这、这样吗？”

“可是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丽子小姐这句话不像是在对我说，像是在自问。

之后，她的话骤然减少，变成一种像在默默心算的气氛。

我抓准了时机，从长椅站起身，“希望有机会再和你聊聊。”

“务必。”她回答。

这是社交辞令吗？正当我这么想，她从口袋里掏出名片递给我。虽然是宠物店，名片上却没有狗和猫的图案，样式非常简素，但我也觉得这与有如白皙人偶的丽子小姐非常相衬。

我离开了那里。

“欸欸你对长曲棍球有没有兴趣？”一名雄壮魁梧的男子朝我说道。“呃，我对长的跟短的都有点……”我结结巴巴地推辞，结果这次换成落语（注：日本的一种传统演艺，类似中国的单口相声。）研究会的人凑了上来：“你满有天分的耶。”我好不容易逃开他们，走出校园。

直到这时，我才想起方才丽子小姐用过去式述说的部分。

河崎以前是不丹人的日语老师。

换句话说，现在不是了。现在河崎不是日语老师。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我活到现在，意识中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主角，但仔细想想，我在别人的人生里，只不过是个配角罢了。我到现在才发现这件事。或许我半途参加了河崎他们的故事。我比自己自觉到的要迟钝得多了。

二年前 06

我关掉电视正要就寝，多吉像是算准这个时机回来了。

“（把你吵醒了吗？）”多吉看到被窝里的我，歉疚地说。

“（我正梦到我在吃冰。）”我起身走进厨房，从冷冻库里拿出两盒冰琪淋，一盒递给多吉。

“（琴美让梦想成真了，好厉害。）”多吉微笑，把冰淇淋先放到桌上，过去衣柜前脱衣服，换了一身休闲服回来。

“（今天在店里啊……）”我一边打开冰淇淋盖子，一边把丽子姐殴打客人的事说给多吉听。

像是在描述电影的某一幕似地，我比手画脚地说明。

被丽子姐打倒的那个女人一开始先是傻住，旋即气得满脸紫涨，带着充满迫力的眼神站了起身，仿佛只要情况允许，她当场就要省略律师及法院等程序，直接请求损害赔偿。

但她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河崎迅速地靠过去问：“不要紧吧？”一边抚着她的下巴，就在那一瞬间，她的怒气消失了，消失得一干二净，无影无踪。接着河崎再补上一句：“不要紧的，你的脸依然美丽动人。”戴着太阳眼镜的她当场笑莲颜开，撒娇地说：“可是人家好痛唷。”这时河崎更进一步提出一个莫名其妙的提议：“真令人担心哪，我送你回家好了。”女人便扭着身子说：“就是啊，拜托你了。”

“（不愧是河崎先生。）”多吉开心地说：“（真可靠。）”

“（我想那并不叫可靠。）”

我没告诉多吉除此之外的事。换句话说，我没有告诉他从宠物店里偷走两只猫的犯人是两男一女的组合，很像是前几天在公园遇到的那群人。

吃完冰之后，多吉要去洗澡，开始脱衣服。

“（洗澡对你来说已经完全变成生活习惯了呢。）”我像在夸耀自己的功绩似地说。

“（我很容易受人影响的。）”多吉说，突然想起来似地，从包包里取出一本厚重的书，“请你，看这个。”他把书封转向我，我凑过去一看，是一本国语辞典。

“怎么会有这个？”

“大学的朋友，给我。虽然，不是ㄍㄚㄘㄩㄢ。”

“寡词院？”我问出口，才想到他说的是《广辞苑》。

“有，这个，会安心吗？”

“多吉你不是不会读日文吗？”我挖苦似地说：“没意义吧。”

他眯起眼睛，然后突地笑了出来。“歧视喔。”他假装生气，“（我是看不懂日文，可是只要一想到这本书里写着重要的事，就能放心了呀。）”

“是这样吗。”我偏了偏头，把空掉的冰淇淋杯摆到一旁。巧克力的甜腻气味离我而去，真舍不得。“（那，你有想知道的日文就告诉我，我帮你查。）”我拿起辞典。

“这样，吗？”多吉的表情变得开朗，“那，‘屌’是什么？”

“屌？”

“朋友说，屌到不行。‘屌’，不懂。”

“（别问这个。没有其他的吗？）”我才不想查什么屌字。

“那，‘切八段’是什么？”

“切八段？”我有不好的预感。

“有人说过，切八段。”

“（这也不行。那种话你用不到的。）”

“（琴美好严格唷。）”多吉也没生气，反而像是在享受，“那，家鸭和野鸭，哪里不一样？”

手上的辞典我连一页都没翻开，就回答：“（家鸭是外国来的鸭子，野鸭是日本土生土长的鸭子。）”记得曾经听过这种说法。

“真的，吗？”

“（或许不是。）”一被追问就没了自信，是我的个性。是个性中好的部分。我翻开辞典，查了“家鸭”，接着查“野鸭”。

书上并没有我所期待的答案，我大失所望，上面只写了鸟的特征而已。

只不过，上面写家鸭是中国人改良品种得出的鸭子，我把书上写的告诉多吉，“（反正把家鸭当成外国的鸟，野鸭想成日本的鸟就没错了。）”

“（好可疑。）”多吉怀疑我的回答，“（那样的话，我和琴美就是家鸭与野鸭了。）”

家鸭与野鸭吗？我心想，这个形容不坏。虽然是非常相似的动物，实际上却完全不同。

忽地我觉得屋内很闷，打开了窗户。一只黑猫似乎埋伏已久，跳了进来。

呀！我尖叫出声。我还以为是那几个宠物杀手的年轻人为了对我施暴，大费周章地从后院侵入，趁我开窗的时候跳了进来。

黑猫完全不理会害怕的我，在房间里东奔西跑，弯曲的尾巴竖得像根天线似地，左右摇晃。它一下子躲到窗帘下，一下子探出头来，跑一跑又紧急煞车，绕了几圈。

“（真悠闲哪。）”我不是受不了它，而是羡慕。

“它的，尾巴，奇怪。”多吉指着黑猫说。

“是啊，尾端弯弯的。”

“神签，呢，”多吉说。

我一瞬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过很快便意会到他是说绑在神社树上的神签。“的确，好像可以绑在这弯弯的地方呢。”

“彩券，如何？”多吉似乎打算听从河崎的建议，尽量使用日语。

“彩券？”

“平常买的，彩券。把那个，绑上面。有人，发现。”

他是在说我们固定会买的数字彩券吧，多吉提议把它绑到猫尾巴上面。“发现的人一定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吧。”我想像如果自己是发现

者会如何，“（一定会急忙挖出报纸来，拼命查看有没有中奖吧。）”

“英语，不可以。用，日语。”

“好啦好啦。”我嫌麻烦地甩甩手。

“要，给谁？”

“要把彩券给谁吗？这交给猫决定就行了吧。”

“给，河崎先生吗？”

“就算是落空的彩券，我也不想给那个人。”

“那只猫，做什么，总是来？”

多吉指着在电视机前抬起脚来开始舔膝盖的猫。

“来消磨时间吧。”

“磨？磨什么？”

“消磨时间。”

“用石颜，磨吗？”多吉的表情不像在开玩笑，他可能真的不懂吧。

这时电话响起，黑猫率先有反应。它的头陡地一震，瞪向电话机，舌头就这样露出嘴巴外头，看上去很可爱。

我也同样一动也不动地望着电话。我没有立刻接起电话，因为有股不祥的预感。

“不接吗？”多吉讶异地看着我。

房间的电话都是由我来接，因为如果是老家的双亲打来的就麻烦了。我还在犹豫不决，电话已经切换成答录机，传出我的录音讯息。

有种从外头窥看别人房间的感觉，我并不觉得自己参与其中。我很希望自己只是观赏惊悚电影的观众，与剧中被卷入悲剧发展的主角毫无瓜葛，所以一直心想这与自己无关。

开始录音的讯号声响起。

一开始电话那头是无声的，没人说话，只依稀听得见杂音。对方好像是在室外打的电话，背景混杂着机车呼啸而过的声音、车子的引擎声、以及交通号志灯明灭的声音。

我和多吉面面相觑，突地男子“喂——”的声音从电话里传了出来。

我缩起身体，无意识地把手放到胃部一带。

“小琴琴，等我们唷——”与前几天在那座儿童公园的黑暗中听见的声音一样，对方故意把嘴凑近话筒，吐出粗重的呼吸。

“等我们唷——”是女子的声音，紧接着高亢的笑声，女子不像是对着话筒，而是和一旁的同伴聊天似地说：“欸，我想到一件事，人跟狗不一样唷，人会说话，不是比较好玩吗？”

“噢噢，有道理。狗不会说‘请饶了我’嘛。”

“真想听听求饶的声音哪。”女子笑道。

他们的声音与其说是兴奋，更像是在卡拉OK里愉快地喧闹，令人毛骨悚然。

“那么，最后一句话。”男子说道，窸窸窣窣的声音响起。喂，你拿话筒啦，我来抱起来，这边啦。——隐约传来这样的对话。“因为小琴琴跑掉了，这是代替你抓来的小猫咪。”

他们抱着猫吗？话筒另一头响起微弱的、幽幽的叫声。

我想说点什么，却发现自己口中异样地干燥，舌头仿佛黏在口腔内侧，无法动弹。

紧接着“嘎——”的猫叫声从电话里传来。房里正在理毛的黑猫弹了起来，这不是比喻，我看着它吓得四肢都腾在半空中了。

黑猫就这么一瞬间冲出窗外消失了踪影。

我和多吉彼此对望，说不出话来。注意到时，电话已经挂断了，通知录音结束的电子音响起。我甚至觉得刚才那个叫声听起来很像婴儿的哭声，不，或许是有谁模仿了猫叫。

但我心里很明白，那是真正的猫因为无法承受的痛苦而发出的惨叫。我不想承认，但一定是这样。

“（到底是什么电话？）”多吉恢复用英语说道。比起我，他显得平静多了。

“（是在威胁我。）”我硬是把嘴里的舌头剥离口腔似地，总算开了口。

“（有猫的声音。）”

“（是真的猫吗？）”我说，但我并不是想要答案。

一时之间，我和多吉都保持沉默。

“（琴美根本没做什么啊。）”

“（就跟台风或地震是一样的。）”

“（什么意思？）”

“（就算没做坏事，它也会侵袭过来的。这就是毫无道理的恶意。）”我好不容易才吐出这句话。

电话机显示有留言的灯光闪烁着。我伸出手按下按钮，删除了录音。

身体在发抖，有一种自己的周围被水淹没的不安。我停止呼吸，忍耐着不发作。但另一方面，我也清楚自己的脑中涌出了泡泡。愤怒化为汽泡，宛如沸腾的水，汽泡一颗接一颗破裂。

“（应该报警吗？）”多吉开口。

“（是啊。）”我这么回答，才想到不该把电话留言删除的，报警的时候应该可以当作证据。我在干什么啊?

我吸了口气，从噘起的嘴巴慢慢地吐气，重复了两三次深呼吸。要是把现在的我拉直来横切成一片片圆片，愤怒与恐怖一定会以各一半的比例流出来。

我比自己自觉到的要害怕得多了。

现在 07

直接回家，还是去找山田他们呢？犹豫的结果，我决定去买必备的教科书。

我前往大学校园内的书店，边走边查看钱包，确定书钱够不够。“听好了，寄给你的生活费，是我靠这家小鞋店拼命赚来的钱。但你不必在意，就尽情地用吧。”我想起老是把这话挂在嘴上的父亲。什么叫不必在意尽情地用？那种说法反而更让人耿耿于怀。

穿过银杏树夹道的道路来到书店，店里没什么人，我走到教科书区的陈列平台，把书翻过来一看，封底上印着根本是在开玩笑的价格，我很讶异，第一次发现竟然有书比CD还贵。我忍不住怀疑，这是在叫惨淡经营的鞋店的儿子不要念书了吗?

柜台站着一名看起来很和善的中年妇女，深蓝色的衬衫加了件白色围裙，松弛的下巴肉也显得很亲切。

我把装了教科书的提篮放到台子上，她拿起书正打算读取条码。

“啊。”

“怎么了吗？”妇人停手，偏着头问。

“啊，那本可以等一下吗？”我指着放在最上面薄薄的一册，“那本我昨天好像买过了。”

“哦，那就不要了对吧，用不着买两本嘛。”她俐落地正想抽起那本书，但状况并非这么单纯。

“不，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我努力回想昨天买的教科书书名，“我买了好几本，或许这本家里已经有了，只是……”

“也有可能没有。”妇人聪颖地接话。真是幸好我后面没有客人在排队。

“我要是买回去才发现这下有两本，相当悲哀啊。”

“不过总比又买第三本要好些啰。”

“那本我还是先不要好了。”

“或是你打个电话回家，请家人帮忙确定一下呢？”妇人建议说。她粗胖的手指在我面前挥呀挥的，宛如一名掌握状况、指示风险最小的做法的司令官。

“很遗憾，我一个人住耶。”

“没有女朋友或是房东之类的，可以进去房间帮你看看的人吗？”

我觉得回答“我没有女朋友”是一件屈辱的事，只是皱起脸来表示否定。

“你跟隔壁邻居的交情不好吗？”

她这么一说，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尾端圆滚滚，接着是河崎。邻居。的确，那对我来说是身旁唯一的邻居。

“我下次再来买。”

我付了其余的书钱，离开书店。

“是啊，下次再来呀。”妇人说。我觉得自己仿佛被调侃：“洗好脸再来吧。”

我直接往回家方向移动，途中拨了手机，打到前几天才刚储存的河崎的房间电话。

迟迟没人接，正想放弃的时候，传来“喂”的声音。

“我说你啊，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啊？”我还没报上姓名便说道。

“你迟早也会变得跟我一样的。”河崎似乎马上就认出是我。

“不好意思突然打电话给你。”

“吓了我一跳。”他的语气却听不出惊讶，“就住隔壁，不需要打电话吧。”

“我现在在学校，有事想拜托你。”

“拜托我？”

虽然这么说自己很怪，但我自认不是个厚脸皮的人，我很少直截当地拜托别人帮忙。

但是我一方面又觉得河崎欠我一个“抢书店共犯”的大人情，多少应该听从我的任性才对。我想他不可能一口气还我这么大的人情，所

以想让他一点一点地分期付款。

“我想拜托你去我房间，帮我找个东西。”

“进去你房间？”

“钥匙在房间外面。门旁边挂着一个灭火器，我把备份钥匙贴在那底下。”

“灭火器……，是用来扑灭火的那个东西？”

“要不然是扑灭什么用的？”

“等我一下。”河崎说完，传来“喀沙喀沙”放下话筒的声音，还听见细微的脚步声。

接着响起门开关的声响，我感觉话筒再度被拿了起来。“有了。”是河崎的声音。

“你已经拿来了？”他手脚太快了，我有点吓到，“那你等下进去我房间，就会看到右手边有一排书。”

“书？”河崎语带警戒地说。难道他因为抢了书店，开始害怕被书诅咒？

“我刚才在书店想要买一本书，又担心或许家里已经有了。”我说明自己现在的状况。

“我不知道书放在哪里。”

“不要紧，你一进房间就知道了，我所有的书都放在那边。”

“绝对在那边吗？”

难道河崎这么不愿意答应我的拜托吗？他近乎讽刺地再次确认。

“绝对在那里啦。”

“是么。”他的语气心不甘情不愿的。

两人之间一小段沉默。

“这事并不难吧？虽然拜托你这种事，我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啦。”可是也用不着这么不甘愿吧？比起抢书店，我这请求根本和平太多了。

“嗯，不难。”

“那你去到我房间之后，可以麻烦打电话到现在这支手机吗？直接用我房里的电话打就好。”

这时，我才想起河崎没有手机。如果我们两个都有手机的话，抢书店的时候或许还有其他方法的。

“我知道了。”河崎不甚情愿地同意了。

我挂断电话，望向玻璃窗另一头。脚踏车停放处的旁边，两只乌鸦正在抢夺地上的果实。一向支持弱者的我，为体格小一号的那只加油，结果还是大只的赢了。大乌鸦有节奏地刺出鸟喙击退对手，逮住机会俐落地飞走了。

过了一会儿，电话响了。“是我。”河崎的声音响起。

“那，你可以把书名一本一本念给我听吗？”我打算用这种方式确认那本书是不是买过了。

但河崎说出口的，却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回答：“没有唷。”我相当惊讶。

“没有？”

“没有书。”

“怎么可能？”我心想自己可能被捉弄了，礼貌性地笑道：“就在房间的右边啊，不是有音响吗？”

“有。”

“旁边有垃圾桶对吧？”我在脑中描绘房间的示意图。

“有。”

“那么，前面应该排着几本书才对啊。”

“没有。”河崎的口气一本正经。

我觉得自己的脖子仿佛被人倒着往上摸，一股寒气窜过。“什么都没有吗？”

“没有书。真的是放在这里吗？”

“真的是放在那里啊。这是怎么回事？”

“不要问我啊。”

“有小偷！”我的嘴里终于迸出这样的推理。

“或许吧。”

“我房间门是锁着的吗？”隔着电话，我急得快死了，真想把身体钻进话筒里，穿过电线或线路，爬出另一侧，马上自己亲眼确认状况。“那庭院那边的窗锁呢？”

“窗户是锁着的。玄关也一样，我是用刚才的钥匙进来的。”

“好奇怪。”在我心中，不安强过困惑，“没有任何人进去，书不可能不见哪。”

“很奇怪呢。”我似乎看见河崎面无表情地这么说，或许他正用那看透世间一切的表情扫视着房间。他甚至问说：“是尾端圆滚滚吗？”

“你是说那只猫拿了我的书，然后上了锁离开？”

“不可能吧。”明明是自己说出口的，河崎却干脆地否定了。

“难道是因为之前我抢走了彩券，所以被人拿走了教科书？”

“有可能唷。”

“不可能啦。”明明是自己说出口的，我却也不负责任地驳回，“而且那张彩券没中啊。”

总之我马上回去。——我挂断电话，往窗外一看，刚才的两只乌鸦停到脚踏车停放处的屋顶，在白铁皮上踩出轻快的声响移动着。收起黑色羽翼的鸟，或许正暗喻着不祥的未来。

我快步走向公车站。怎么回事？我问自己。

书不见了，但没有任何人进去过我的房间。

是犯案吗？还是有人恶作剧？若不是恶作剧，就是报复了。那么又是谁在报复？

我想起昨天抢书店时看到的车上的男人，那个戴墨镜的诡异男人。那人会不会是书店的警卫？因为我们抢了书店，或许他生气了。

所以抢了我的书。

书被抢走的话，就抢书回来。我甚至觉得这是个正当的报复。只是既然如此，不应该是找上我，该去找河崎才对呀。

“没有耶。”

河崎的话不是骗人的。“我就说吧？”他一脸遗憾地垂下眉毛。

应该排放着好几本法律相关教科书的地方，近乎不自然地空空荡荡。

“我说过没有对吧？”

“是没有呢。”我语气平静地说：“真的没有，而且门窗都是锁着的吧？”

河崎一脸伤脑筋的样子点了点头。

“没有人进来，书却不见了。”就算法律从世上消失，关于法律的书应该也不会不见啊。

“是魔法。”河崎的语气很像是勉强挤出鲜少使用的词汇。

“如果是魔法，也太朴素了吧。”

“也是。”

父亲的脸庞浮现脑海，但是比起金钱上的损失，精神上的打击更大。“书名我记不大清楚了，可是这里本来真的有书的。”

明明不需要向任何人辩解，我却指着那个地方，手像在抚摸透明盒子似地比划着说：“就在这里。”

河崎把备份钥匙递还给我。“你要进来的时候门锁不是开着的吧？”我问。

“锁着的。”河崎不悦地回答。

我仰望天花板，好巧不巧看见结在墙壁角落的蜘蛛网，我觉得这也是不祥的征兆之，“难不成……”

“怎么？”

“搞不好这件事还是和尾端圆滚滚的彩券有关。或许小偷是来找那个的。”我压低了声音。

“来找彩券？”

“把那张彩券绑在猫身上的人，本来是有某个目的，而我却把它拿走，破坏了那个人的计划，他一气之下，便进我房间里来找彩券。”

“那书呢？”

“可能是他怀疑彩券夹在书里。因为时间不够，索性把书全部拿走了。”

我有一种这段话才刚说完真实感便跟着脱落的感觉。

“你是认真的吗？”

我支吾了起来，最后回他一句：“自暴自弃随便说说的。”

二年前 07

该报警吗？还是不要报警比较好？我和多吉商量的结果，决定还是应该报警。

透过电话报案之后，警察来到公寓听取我们的说明，他是一名粗眉大耳的警察。

“最近治安很不好哪。”他感慨着，一边写笔记，还提了好几次：“电话录音删掉了真是可惜啊。”

我觉得那些人就是宠物杀手。——我一说，警察似乎很感兴趣，身体稍微往前倾，张大鼻孔说道：“可以形容一下那三人的长相吗？”然而我和多吉当初是在黑暗中看见他们的，我们俩都无法清楚想起他们的模样，警察的兴奋也随之冷却。

“请，加强巡逻。”多吉神情严肃地说。

警察好像这时才注意到多吉的国籍不是日本，充满讶异的眼神望着多吉，结果他只留下一句：“要是还有发生什么事，请立刻通知警方。”便离开了。

“（这样就能放心了吗？）”警察走了之后，多吉不安地说，听起来也像是很惊讶地问：“报了警就只是这样而已吗？”

“（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件，而且警方可能一直收到许多关于宠物杀手的情报，都是些真假难辨的消息，或许警察也厌倦了吧。）”

“（等到真的发生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不就太迟了吗？）”

我只能点头，轻叹了口气，“（我想你那句台词已经有无数的人说过了。）”

“（那些人都怎么了呢？）”

“（大部分是平安无事吧，我想。可是，一定也发生过挽回不了的事。）”

“（又不是赌博。）”

“（话是这么说没错啦。）”

我的微笑痉挛着。事实上，我正拼命压抑涌自内心的恐怖与愤怒，不安的泡泡接二连三涌出，我急忙弄破那些泡泡。

我一边和不安与恐怖的泡泡格斗着，就这么过了两天。多吉突然提议："我们去动物园吧。"当时已接近下午两点。

"啊？"

"（我们去动物园吧。）"

"（你今天学校不是要忙到很晚吗？）"

"这叫，临机，应变。"多吉笑了开来。

"你要为我跷课？"

"跷跷板的，跷？"多吉明明知道，却故意装傻。

虽然只是慢慢地，但多吉的俏皮话和乐天的态度把一步步陷入泥沼的我拉了出来。

要去动物园，搭公车的话不用三十分钟。刚走出公寓的时候，我还怕得迟迟踏不出脚步，但随着远离公寓，我的心情也渐渐平静下来了。坐着公车一路摇晃，恐怖感逐渐变得迟钝，我甚至怀疑那通电话会不会其实是我在睡梦中的创作。

"为什么是动物园？"等我开口问的时候，都已经按下公车的下车铃了。

"（你之前不是说过吗？你只要遇到讨厌的事，就会去动物园。）"

"（那是小学的时候耶。）"我之所以语气强硬地说，并不是因为不高兴，而是难为情。

"（你不是说只要待在动物园里就会觉得松了一口气？）"

"（是啊，在我从破掉的围栏溜进去，被臭骂一顿之前。）"

"（今天我们可是付钱进去的唷。）"

"（你竟然知道动物园在哪里呢。）"

多吉一路领着我，俐落地处理好车站前复杂的换车路线，连车资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我问人的。）”多吉露齿微笑。

我没问是谁告诉他的，有预感会听到不愉快的答案。

下了公车走个数十公尺，就到了动物园。大门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挂着褪色的招牌，十分朴素。坐在票口的妇人一脸疲惫，都快睡着了。

我们买了门票走进里面。可能因为是平日，没什么游客，来客数少到反倒令人不安起来，很难享受这股清闲。“动物比人还多呢。”我说，多吉好像没听懂，只回了句：“是罢。”

进入园里，依然不见任何华美的装饰，参观路线也不清不楚，整个水泥色的园地里零星散布着几座笼子。没有动物表演，也没有热情接待。

勉强要说有什么装饰的话，只有园内四处竖着画有动物图案的立牌，但那似乎是旧东西了，不是颜色剥落，就是裂了开来。换句话说，黑猩猩变成白色的，骆驼的驼峰折断了。

途中也有园内商店，但铁门是拉下的，可能只在旺季营业吧，特大号霜淇淋的塑胶模型寂寞地站在那里。

动物的气味随风扑上鼻腔。这种气味完全称不上优雅，我却觉得比无臭无味的杀伐气息要来得温暖多了，我个人相当喜欢。

幸好听不太到什么动物的叫声。要是响起猫科动物的尖叫，我一定会反射性地回想起前天晚上电话里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猫的惨叫。

我们入园后沿着右手边的游园路走着，多吉突然开心地出声说：“（好巧。）”

“啊？”

多吉开始小跑步了起来，我也随后跟上。兽笼里的长臂猿和大狒狒发出怪叫，很乐地摆出各种动作，我很想慢慢观赏，没办法。多吉停下了脚步，眼前的人竟然是河崎，他正坐在一张简陋的木椅子上。

“真巧呢。”河崎站起身，笑逐颜开。

“真的，好巧。”

“满口胡言。”我说：“你知道我们会来这里，所以才来的吧？”

“咦？”多吉看了看我，然后望向河崎，“是这样吗？”

“没有啦，”河崎轻笑，“昨天多吉打电话来，说他想去动物园，叫我告诉他在哪里。”

“是的。”多吉侧耳听着河崎的日语，点了。

“所以我就想了：这么说来，我也好想去动物园哪。”河崎抚了抚头发，耸起肩。“就这么巧啰。”

“就这么巧呢。”我不屑地说。

“很巧。”多吉天真地感到开心，他那种温吞正是我欣赏的优点之一，所以我不会生他的气。

“你在做什么？”

河崎目不转睛盯着多吉，“你真的很厉害耶，现在说得很溜了唷，很有天分。”

“什么天分？”

“我又不是在跟你说话。”河崎即使是苦笑，也能吸引女人的目光，“多吉有假装成日本人的天分唷。语言这种东西靠的是音感与韵律，举手投足也很重要。我想多吉的音感应该很不错，韵律感也不差。再说，不丹人使用的宗喀语，还有可能是日语的源头呢。”

“骗人。”我相当存疑。

“数数的方法也非常像啊。”河崎竖起食指，“日语是ichi、ni、san，而宗喀语是chi、ni、sumu；脸的长相也几乎一模一样呀。我想对他们来说，日语应该是很容易熟悉的一种语言。”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反正你不要随便煽动多吉。”

“只不过呢，那种恭敬有礼的口吻实在不好哪。”河崎遗憾地说。

“不好吗？”

“这是外国人最容易掉入的陷阱唷。现实中应用到的日语讲起来其实更随便、更粗鲁、更单刀直入。”

“ㄉㄢㄉㄠㄓㄓㄨ？”

“教科书上的对话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照着讲反而会被人看扁。我说的没错吧？”

河崎讲得很快，多吉只是一脸纳闷：“会被看扁吗？”

“先别说这个。河崎，你是一个人来的吗？”河崎站在离我一公尺远的地方，我指着他的胸口说：“你会一个人来？不可能吧？”这段对话跟先前在棒球打击场遇到的时候一样。

河崎似乎这时才想起自己带了人一起来，挑起眉毛说：“怪了，刚才还在一起的。不见了。”

“我想不是不见了，是跑掉了。”

“从我身边跑掉的女人不是女人。”

这句欺人太甚的话甚至令我感动不已，“我说啊，对你而言，女人到底算什么？”

“恋爱的对象啊。”河崎大言不惭的表情就算看在厌恶他的我的眼中依然美丽。这个对手太强了。

“那，恋爱又是什么？”

“近似性爱。”河崎毫不迟疑地回答。

“我告诉你，世界上优先顺位排名第一的可不是性爱。”

“不，是第一唷。”河崎不假思索地断定：“不管是名誉还是金钱，全都与性欲相关，就算没意识到也一样，基因总是时时惦记着留下子孙这件事。”

接着他还这么说：

“你看过不丹寺院里的神明或佛陀的画像吗？每个都在做爱呢，换句话说，生存下去所需的力量，全都凝聚在那样的地方。比起一脸庄严、貌似达观的日本神佛，我更喜欢不丹那种色彩斑斓、豁达大度的佛陀。禁欲的那副面容总觉得很虚伪哪。”

我倒是偏好沉静的日本神佛，看起来谦虚，口风似乎也很牢靠。

“什么被基因操纵，你不觉得很蠢吗？”

“没办法呀，不管怎么想，我们都是被基因操纵着。既然如此，干脆老实地服从才是上策唷。要是真有哪个男人能够正面抗拒性爱的

话……”

“的话？”

“要我稍微尊敬他也行，不过我还是觉得他是个笨蛋。”河崎的眼神很认真。

“我倒觉得那种男人比较帅气。”

“一点都不帅好吗？”河崎很不满，“那只是在逞强罢了。”

“我觉得能够凭意志逞强的人要伟大得多了。”

“多吉呢？你怎么想？”

“我们喜欢，和女生，好。”多吉好像也听懂了一些。

“多吉他们跟你啊，种类是大不相同的。”我仍极力主张：“像你这种随随便便就跟女人上床的家伙，早早得性病死掉算了。”我话说得很毒。

河崎的脸扭曲了，“你说到我的痛处了。真不愧是琴美。”

“什么真不愧是琴美。你啊，除了恋爱或女人，就没有其他更喜欢的东西了吗？”

我语带讽刺地问。

“有啊。”河崎理所当然地立刻回答，我有些吃惊。

“是什么？”

“多吉跟琴美。”他不假思索地说。

虽然只有一瞬间，我觉得胸口开了一个洞。

“你在这里，想什么？”多吉指着圆木椅子。

“哦。”河崎笑了开来，一副“你这问题问得太好了”的神情，“其实啊，我在想像，如果把这里的动物全部放出去会怎样办。”

“什么跟什么啊？”我皱起眉头。

“这是我的梦想啊。放走动物园里的动物；趁着半夜的时候，带着大家一起逃走。”

“什么跟什么嘛？”我的眉头一定又挤出更多的皱纹，“这年头就连小学生都不会说这种话了。”

“那当然啦，小学生才无法理解这壮大的梦想。”

“什么？我没听清楚？”我把耳朵凑过去，故意反问：“你是说壮大的笨蛋？”

“猎豹啦、狮子啦，通通带走。我要饲养它们。”

“养在哪里？”我第一次听说河崎有这样的梦想，有点不知所措。几乎可说是现实主义者的他，实在很难想像他会去珍惜“梦想”这种暧昧不明的事物。

河崎弹了一下手指，“其实有个好地方。”

“哪里？”多吉也感兴趣了。

“从车站往东边一直过去，就在海岸旁唷，那里有一片松树林，搞不清楚是落叶松还是红松就是了。”

接下来，明明没人拜托他，崎却开始详细地说明地点。那个地方距离市区开车约四十分钟左右。简直就像在述说梦想一般，河崎一脸幸福地说明着。

“不过那里允许养动物吗？就算人烟稀少，也是有人管理的地方吧？”

“那里腹地很大，没办法全管到的，就是那样的地方唷。会出没的只有乌鸦而已。”

“乌鸦。”多吉像是在记忆新单字。

“所以托人烟稀少的福，那里到处都是非法倾倒的垃圾。”

“那样的话，你养动物不就会被非法倾倒垃圾的人发现了？”

“你觉得偷偷摸摸地前去非法倾倒垃圾的人，看到在那里游荡的老虎或骆驼，会去报警吗？”河崎的口气像在对我晓以大义。

“会吧。”

“不会吧。”

“一定会啦。你笨蛋啊？”

一旁的多吉大声而轻快地笑了，那是一种宛如烟雾袅袅上升，飘到晴空彼方般的笑声。

“怎么了？”我u问，多吉只是“呃……”地出声，一脸很烦恼该怎么组合日语的表情，然后满怀歉疚地看了河崎一眼，还是用英语说了：“（琴美说的没错，日本的动物园好有趣。）”

“就跟你说不可以用英语！”河崎噘起嘴。

我们三个人看也不看游园方向的指示牌，一迳漫无目的地逛着，来到一处栅栏环绕的小型户外展示区。

原本和河崎一道的女子迟迟没现身，我也开始担心了，但河崎这个当事人却毫不在意，“她等一下自己就会出现了。”

栅栏内是一片漂亮的草皮，长着一株株的矮树丛。两只褐白相间、长相可爱的微胖动物正四处活动着。

“是小熊猫！”我不禁叫了出声。

河崎跑了过来，一把抓住栏杆探出身体，“唉呀，还是一样可爱呢。”他陶醉地说。

慵懒缓慢行走的小熊猫看上去像个神气的小婴儿。

“真，可爱。”多吉也露出笑容。

“不丹不是有野生的吗？”河崎问多吉。

“嗯。可是，很少。”

“真好——”那是打从心底嫉妒的声音。

聊着聊着，我身旁突然冒出一道声音：“懂了吗？照我说的做就是了。”

在我们右边有两个小孩，是一名少女和一名坐轮椅的少年。

身穿白色T恤的女孩子身高只到我的肚子左右，大概还是念小学低年级的年纪吧，而少年年纪更小，坐在轮椅上的他探出身子来。

“这是秘密唷。”绑着辫子的少女似乎正在说什么重大的秘密，但她的声音既高亢又清晰，连一旁的我们都听得一清二楚。我很想忠告她说：很遗憾，已经不是秘密了啊。

“嗯！”轮椅少年点头。从他顺从的模样看来，两人可能是一对姐弟。

没看到他们的父母，我有些在意。就算是位于本地市中心的小型动物园，让小孩子自己在这种地方乱晃不会太危险了吗？而且今天是平常日，小孩子不用上学吗?

“偷得成吗？”轮椅少年一边扭着身子，大声说道：“偷得成熊猫吗？”

“嘘！”少女制止他，“没问题的。”她说：“我会偷偷溜进去，把它们装进袋子里。”

“嗯！嗯！”轮椅少年一脸认真地猛点头。

“小修你也要帮忙唷。”

“嗯！可以吗？”

“我会把袋子交给你，你就靠这辆轮椅赶快逃走唷。”

“嗯，嗯！”我也办得到吗？真的可以吗？——少年不断地问，然后感动到极点似地大喊：“我也偷得到熊猫吗！”

我咬住唇拼命忍笑。太大声了啦。

连只是在一旁默默听着的我，都知道这对姐弟似乎打算偷走小熊猫。太可笑了。但我却无法这么说出口。该说他们是幼稚还是老成呢？真是个奇妙的计划。

轮椅少年努力探出身体，拼命伸长了脖子，注视着拖拖拉拉、懒懒散散地行走的小熊猫。

是憧憬吗？还是羡慕？少年的眼睛虽然湿润，却闪闪发光。我无法理解少年究竟对小熊猫抱有什么样的期待，但看到他那专注的侧脸，我内心涌起一股幸福感，甚至让我觉得宠物杀手带来的不安根本不足为惧。

我伸展双手，像要呼喊万岁似地伸了个懒腰。“加油！”我在内心默默地对少女说。

来到动物园出口附近，河崎终于开始担心那位不见踪影的同行人。跑哪里去了?

——只见他坐立不安，一边犹豫要不要用广播叫人。

“不赶快找到人家，那个女的一定会生气唷。”我坏心眼地说。

“生气就生气吧，我无所谓。”

“看你好整以暇的。”

“好正一下？”多吉歪起头。

“才没有呢，刚好相反，正因为我没有那个余裕。”河崎的声音意外地有如锐利的刀锋，“我已经没时间去讨女人欢心了。”

我察觉河崎的声音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焦躁与严肃，但我决定不去在意。

因为觉得有点尴尬。我仿佛不小心偷窥到舞台上精彩演出的演员在后台汗流浃背的模样，觉得还是装作没看见比较礼貌。

“话说回来，琴美。”

“不要直呼我的名讳好吗？”

“是不是有奇怪的人打电话给你？”

“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噘起嘴，但我知道原因。

“对不起。我找河崎先生，商量。”多吉苦笑。

“跟这种人商量也毫无意义啊。”

“河崎先生，很，可靠。”

“不丹人真是有识人之明哪。”河崎高兴地点头，“而相较之下，琴美你的眼睛真是昏花得太严重了。混浊。模糊。淤积。”

“请你不要拐骗多吉好吗？”

“那些家伙是什么人？”

如果我说出他们是宠物杀手，河崎会有什么反应？我还是没坦白告诉他，因为我根本一开始就不想提这个话题，“难得来动物园，就不能聊点愉快的事吗？”

“报警了吗？”

“报警了。所以没事的。”我强装镇静。

“不可以掉以轻心！警察就算没有恶意，也总是晚来一步的。”

“就说我知道了嘛。”用不着你特地提醒。

“你们应该搬家的。”

“要是状况再糟的话，我会考虑。”

“拖延不会有好结果呀。”

你说的一点儿也没错。——尽管心里这么想，我却无法坦率地点头。

“琴美你是因为害怕，所以不愿意正视状况啦。”

“才没那回事。”正是如此。太敏锐了。

“不过，也有暂时避难的方法唷。”

“暂时避难？”

“可以暂时住到朋友家或亲戚家，要不然让多吉去我公寓住也行，非常欢迎唷。”

“你会，教我，日语吗？”

“你的话，很快就可以讲得很溜的，”

“河崎先生，真的吗？”

“叫我河崎就好，不用加先生，这样感觉比较亲近对吧。用敬语说话，只会被别人看扁了。”

“河崎。”多吉的口气听起来很像老实人在强装凶悍。

“你现在已经讲得够好了，只要不断练习，就万无一失了。日语教育里，要花三百个小时学习初级日常会话，但是你大部分的日常会话都会了。就像我刚才说的，日语和宗喀语有相似的部分，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们是语言学习的专家啊。”

“是吗？”我狐疑地反问。

“是呀。”河崎用一副“你连这种事都不知道吗？”的表情看我，“不丹人会说好几国语言呢，除了宗喀语，有些地区也说尼泊尔话，此外还有各地的方言，英语也是从幼稚园就开始学了。不丹人的生活当中普遍存在着多种语言，和我们完全不同。对于学习语言，他们可是专家呢。”

“几白个小时，我都学。”多吉一脸正经地说。

“不是我（boku），说我（ore）比较好。不是几白，是几百。”

我抱着一种“随你们便啦”的自暴自弃心情旁观。

“重音很重要。重音不对，日语就变得不自然。外国人讲的日语，决定性的相异处就在这个地方。好比说，蕃茄（tomato）。”

“tomato。”多吉发出的显然是英语的音。

“你那是英语。”河崎立刻纠正，“英语的重音是用强弱来表现，tomato。的‘ma’比较强；但日语是用高低来标重音，‘to’是高，‘mato’是低。”

“看你一副真的会教日语的样子。”我促狭地说，却多少安心了点。比起宠物杀手，蕃茄要好上太多了。

“请教我，日语。”多吉说。

“要每天拼命地练习，直到习惯日为止。听，然后说。不断重复唷。”

“我愿意。”多吉完全是一副乖巧的学生模样，“不管要花几年，我都愿意。”

“呃，时间没那么多。”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在意时间。

我曾听过一种说法，美女的敌人是时间，因为不得不面对自己的美貌随着岁月凋谢的过程。

以外表来看，河崎可以说极度接近美人了，难道他感觉到的是类似这种不安吗？那也太滑稽了。

“我们，玩那个。”多吉突然开朗地说。

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有一块只有脸部位置挖空的板子，上头画着动物的圆案，人可以站到板子后面，把脸对到空洞位置上拍照。

我和河崎丝毫提不起那个兴致，却抵挡不过多吉的热情邀请。

注意到的时候，我们已经并排站在板子后方，多吉机灵地把即可拍相机交给园内商店的阿姨，拜托她：“请帮我们拍照。”

“要拍啰——”阿姨拖得长长的话音刚落，响起按下快门的声音。

之后我们回到板子前方，一边确认自己的脸对到的动物是什么。“搞什么，是熊啊，一点都不可爱。”

“我，是老虎。”

“喂喂，鳄鱼的脸挖空了很怪耶，这样就变成有两个嘴巴了。”不知道是兴奋还是在抱怨，三人凑在一块儿闹了一阵子。

“要加洗一张给我唷。”河崎似乎是说认真的，我吃了一惊，“你不是很讨厌照片吗？”

“这是纪念。”

“什么纪念？”

“曾经活着的纪念。”河崎有点嫌麻烦似地说完，自己先笑了。

“你是在装短命短命好引人同情吗？”

“如果我说我可能会死，你会对我好一点吗？”

“等你死期近了再告诉我吧。”

河崎说如果我们愿意一起等他同伴出现，就开车送我们回去，我拒绝了。他这份美意其实是一种困扰。

我和多吉正打算前往公车站，河崎像是突然想起似地“喂。”了一声叫住我们，回头望向动物园，河崎问道：“刚才那两个小朋友，不知道成功了没呢？”

我支吾了起来，最后回他一句：“要是成功就不得了了。”

现在 08

犯罪者会重回现场。果不其然正是如此。前人的说法一定有它的根据，统计学上的、或是科学上的根据。

尾端圆滚滚带来的彩券，以及从房间消失的教科书，两者都不是大事件，却已经足以让我陷入混乱了。

当我回过神的时候，河崎已经出门去了。我独自一个人待在房间里。这里明明是我自己的房间，我却感到不自在与不安，如坐针毡。

如果现在这个瞬间，有个手持诡异水晶球的女人出现在玄关，告诉我："这个房间被诅咒了，才会老是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我或许会二话不说，全盘相信了，不管是神壶还是符咒，只要价钱付得起，搞不好我都会买下来。

我想，再继续待在房里发呆也不可能得到解答的，而且现在是下午三点，要睡觉又太早。

我开始在意起书店的事。想到昨天自己的行动，我害怕得要命。外头还很明亮，但不算晴朗，头顶上方是一片乳白色的天空。

那家书店现在怎么了？我们的事被查出了多少？喂喂喂，你该不会在想重回现场吧？——心中的另一个我讶异地忠告自己。再次回到昨天犯案的地方？你该不是疯了吧？而且，书店可能已经挤满了制服警察和刑警，根本进不去店里呀。

可是……。——我驳回自己的说法。昨天我只是待在书店外面而已啊。只要装成一般客人走进去，不会有问题吧？要是警察已经封锁现场，我就站在远处看看情况，顺便问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就得了。

而且，我们昨晚做的事充其量只是比较夸张的偷窃罢了，就算最糟糕状况被警察盘问，我只要说明自己是被河崎拖下水的，我实际上什么都没做，就没事了吧。

我想得很天真。或许大部分的犯罪者都有这种天真的心态，才会再次造访现场。

我怕再拖下去自己的决心会动摇，没换衣服就这么跑出房间，直奔公车站。

平缓延续的上坡道，长得足够让我的意志力顿挫。公车恰好在这个时机到站，我奋力抵抗似地冲上前，跳进公车里。

可能是碰上高中生放学的时间，车内很挤，我被聊着流行乐团新歌的制服男学生们包挟着，在车上摇晃了将近二十分钟。

我在可能是最接近书店的公车站下车后，徘徊五分钟左右，找到了书店。公车站旁边就有地图，我是靠着它找到书店的。

和我的预测相反，书店正开门营业中。既没有警察巡逻，也没有拉起禁止进入的封锁线。

我穿过自动门，一股难以言喻的紧张感窜过全身，然而门的内侧并没有警察埋伏蹲着。

店内很安静，广播漫不经心地播放着。

我有种被耍了的感觉。没有书架倒下，也没有灯管破掉，我忍不住怀疑我和河崎真的抢了这家店吗?

正面是收银台。

店的四个角落设有几个防盗用的圆镜，却没装监视录影机。昨晚河崎的身影就映在这些镜子里吗?我想像着。

店里卖的大部分是漫画或杂志，也有文库本区，但显然称不上书目齐全。我在店里溜达了十分钟左右，接着竟然胆子大到想和店员攀谈，一定是因为店里太过和平的状况让我放心下来。收银台的店员是一名头发染成褐色的女孩子，大约高中生年纪。或许她看上去满好说话也有关系吧。

我拿着根本就不想买的县内兜风地图走到收银台，明明连车子跟驾照都没有，什么不好选偏偏选了这种东西。我就是错乱到这种地步。

“欢迎光临。”她抬起头来，一边合上原本一脸严肃地阅读的书，翻过背面遮住封面。她以熟悉的动作结账，把地图装进袋子里。

“请问……”

“嗯？”她的脸上浮现警戒的神色，“请问有什么事吗？”表情像是在说付了钱东西拿好快快回去才是做客人应有的礼节。

“昨天晚上这家店有营业吗？”我说出口的完全是意义不明的问题。

“昨天晚上？”她眯起眼睛，像在眺望远方物体似地看着近处的我的脸。

要是这段沉默再多个几秒，我可能就要忍不住当场坦白“是我干的”了。“昨天深夜我经过这附近，看到你们店的灯还亮着。”这算什么？这难以置信的谎言算什么！我都快哭出来了，却无法中止这生平首场的表演。

“哦。”她不甚愉快似地在鼻子周围挤出皱纹，“江尻果然又在夜里闹事了。”

“江尻？”

“我们的店员啦。今早来上班一看，店里有点乱。”

啊，那可能是河崎干的。——我很想这么说。“有点乱？”

“有些书从书架上掉下来了。”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案件？”我战战兢兢地探问：“是不是有谁犯了案？”

是说那个人就是你吧！——要是像老套的怪谈一样被这么一指，我一定会当场昏过去吧。

“案件？啊，哦。”她露出像在嘲笑某人似的表情，“是江尻干的吧，八成是啦，那个人一点常识也没有。”

“没常识？”

“就像学校里不会有赌场一样，江尻这个人不会有常识的。”

“什么意思？”

“不可以说出去唷。”她满不在乎地说：“江尻那个人很糟糕，有在嗑药什么的。”

“嗑药……”一定是我过往的人生中从未登场过的药物吧，“哦，药。是药局没在卖的那种吧。”

“打烊后，他好像有时候会嗑药，然后一个人在店里抓狂唷。”

“真的假的？”

“听说的。”

“怎么会雇用这种人呢？”

她压低了声音说：“就是宠坏孩子的父母啊。那个人是店长的儿子啦，才会随便他为所欲为，超糟糕的。像我，也常被他毛手毛脚，幸好没让他得逞。”

“但你却继续打工？”

“因为没有其他地方肯雇我啊。”我不觉得她看起来有什么特别糟糕的缺点。

“那个……”我忍不住开始介意了，“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不要紧吗？”

“我已经自暴自弃了，无所谓。”

“自暴自弃？”

这时她唐突地站起来，走到墙边的书架去。是发现有人在偷书吗？我心神不宁地呆立原地，结果她抱着一本厚重的辞典回来了。

难道她是在内心责备我们偷走了《广辞苑》——不，正确地说是错把《广辞林》当成《广辞苑》偷走的事吗？我开始害怕了，她却一脸若无其事地说：“我看看唷……”一边查起辞典来，接着她缓缓抬起头，“自暴自弃换成别的说法，”她翻页，“也叫做豁出一切、自甘堕落。”

“这样啊。”

合上辞典的声音响起。

“所以呢，其实我已经无所谓了。这种工作，江尻那种人，都无所谓了。”她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听起来更像发自真心的话。

她一边自暴自弃，顺手指着收银机旁边说：“这个就是江尻。看了就让人很火大对吧？”收银机旁用胶带贴着一则剪报，好像是地方报纸，照片里有两名男子，一个是中年胡须男，另一个是年轻男子。

“胖的这个是店长，这边这个是江尻。”

“这是什么报导？”

“听说明年这条国道旁边要开一家大型购物中心。”

“那很糟糕呢。”我想起父亲的鞋店。因为附近开了一间大型量贩店，导致鞋店的生意一落千丈。

“这是一篇特集，报导一些发起反对运动的店家。江尻只是上了这种新闻，就自以为是名人，真是没救。再说这都是半年前的报纸了。”

我目不转睛看那张剪报，照片上陌生的青年回看着我。被店员一说，我也觉得这名年轻人的眼中似乎有着毒瘾犯的异常光辉。

此时，她把刚才在看的书翻回了正面。可能是下意识地，我的视线也跟着移到书封上，书名是《初次怀孕与生产》。

她也察觉到我的视线了吧，噘起嘴说：“昨天我去医院，说是三个月了。”

“是啊。”我牛头不对马嘴地应和。

“就算找书来看，上面也没写不想生的时候该怎么办。”她很冷静。是已经惊慌过了，或者是接下来才要开始慌乱？

“江尻几岁了？”我回到原来的话题。

“二十六还是二十七左右吧，我想。”

“真是个伤脑筋的继承人呢。”

“是啊。世界末日了啦。”她似乎在想别的事，“真的全是些莫名其妙的事。”

“那个，对方是那个——同学之类的吗？”我决定单刀直入地触及她的烦恼。

“对方？哦，你说我男朋友吗？竟然问这种事，你真是有够厚脸皮的。”

我面红耳赤，但她看起来并没有嘴上说的那么不高兴。可能因为没有其他客人，正闲着无聊。人只要一闲下来，就会想些多余的事。

“喂，”她抬眼看着我，“肚子里有孩子的话，也叫做‘母子自杀’吗？”

“呃……”我一时会意不过来，皱起眉头。然后，开始觉得很不舒服，“是这么叫的没错。”

“我才十六而已，真要说的话，应该叫‘子子自杀’吧？”

“那很逊耶？”总之先下手为强。年轻人最害怕的是什么，这种程度的事情我还知道。所以我继续说：“那样真的逊毙了。”比起贫穷或性病或成绩退步，他们最痛恨的就是被嘲笑自己“逊”，对他们来说那比死更恐怖。

“很逊吗？”

“有了孩子，烦恼不堪，跑去自杀。实在逊毙了。你想想看，小孩子十六岁的时候，你才三十二不是吗？不觉得这样很酷吗？”我发自真心地说。

“是吗？”不知是否被说服了，只见她暧昧地点了点头。我于是离开了书店。

我并没有从容到能为初识的女孩分担烦恼，光是自己的事就焦头烂额了。

二年前 08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果不其然正是如此。前人的说法一定有它的根据，不是因为统计学也不是因为科学，肯定有某种超越这些的力量在支配着。

去动物园之后过了整整一天。个性实际的我，心情比较平静下来了。车票夹还没找到，新闻也没有宠物杀手被捕的消息，但总觉得安心了点，而且我也报警了，该做的事都做了。我甚至悠哉地开始相信自己能够从此过着平安的生活，或许正确地来说，是“想要相信”吧。

但该来的躲不掉，这世上似乎注定要让新的不幸发生在我的周围。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来宠物店探班的多吉露出洁白的牙齿笑着说：“我买了，好东西。”他纯朴的举止让我感到如释重负。

“学校呢？”丽子姐边排好一包包的狗饲料边问。

“五点，开始。”

我望向时钟，现在是傍晚四点，考虑到从这边到学校的距离，多吉应该没剩多少时间可以悠哉悠哉的了，但他脸上却丝毫不见焦急的神色。

“大学是从那种时间开始上课的吗？”丽子姐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多吉。

“形形色色的时间带都有唷，也有早上开始的课，也有像多吉他们那种待研究室的，一旦开始做实验，晚上也得去呢。”

“形形色色。”多吉像在吟味日语似的。

“听说你们昨天去了动物园？”丽子姐的质问比银行提款机的语音指示更冰冷。

“去了。”多吉点头。

丽子姐羡慕地说：“真好。”但如果只看她的表情，一点都不像有多羡慕。

“动物园，好地方呢。”多吉又露出洁白的牙齿，“那里最好了。”

多吉整个人散发出一股安稳的氛围，就像湖面般平静。如果我们是忙碌地滚滚冲刷而下的河川，多吉就是风平浪静的湖泊。平坦，寂静。

我想起河崎以前常挂在嘴上的话。

“他们并不认为现在的人生就是一切。”

因为不丹人相信转世，生命将延绵不断地轮回下去，所以不会去在意一些繁杂的琐碎小事。真的就是这样的感觉。我想是多亏了多吉散发出来的这种氛围，我才能够忘却不安吧。

“什么好东西？”我望向多吉的脸。

多吉手伸进皮包里，取出一个长条状的机械。“这个。”一开始我以为是手机，但形状不大一样。总不会把这东西误认成狗食吧，笼子里的拳师狗却开始吠了起来，金吉拉也跟着发出尖锐的叫声，仿佛在喊着：禁止高科技！

“那是什么？”

“是ㄌㄨㄣ。”

我从多吉手中接过那个机械端详。比手机纤巧，大小可以轻易装进衬衫口袋里，上头有个小按钮，整体的设计很简素，顶端有好几个像用牙签戳出来的小洞。

“录音机？”我从多吉的话推测。虽然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实物，不过之前曾经在电视跟杂志看过。这是一种小型录音机，可以用内藏的晶片来录音。

“怎么会有这个？你什么时候买的？”我吃惊地问，他露出一脸超越对手的狡猾表情说：“上午，的，时候。”

“你怎么都没跟我说？”

“你又没有，叫我说。”多吉竟然懂得用这些话反驳我，我大吃一惊。

丽子姐凑了过来：“你学会了一种很狡猾的回答。”

“河崎先生，教我的。”

“你又去找河崎了？”

“刚刚，”多吉点点头，“一直，在一起。”

“难不成，你们俩一起去买这个？”我低头望向手上的录音机。

“河崎先生，一起去。”

看来多吉在我出门打工之后，便联络了河崎。我不知道详细原因，但多吉说他们闲聊讲了些日语之后，便决定一起去买小型录音机了。

什么时候变这样了。我咋了咋舌。那男人到底打算干什么？一直不肯从我的周围消失，还三不五时冒出来捣乱，难道这是一种高招的骚扰？

“上次多亏河崎帮了大忙。”丽子姐说。

“哦，你说那个客人呀。”我并没有明白指出是“那个被丽子姐殴打的客人”。

“还好有河崎出面安抚把她带走，她才没发怒。”

看样子丽子姐虽然想好怎么打人，却没想到要怎么善后。

“只不过琴美，你听说了吗？那个客人不喜欢腊肠狗的理由。”

“为什么？”

“那个客人家里养的好像都是狼狗跟杜宾犬。”

“军用犬吗？”

“被那种人说腊肠狗跟她想像的不一样，我们又能说什么呢？”丽子姐耸耸肩，“她好像不中意腊肠狗垂下来的耳朵。”

“那种事在买之前就知道了吧？”

“就是啊。”丽子姐摇头，“我期待她哪天带着杜宾犬过来复仇（注：杜宾犬原本是垂耳的犬种，纯种的比赛犬为使外型更佳，通常会在二个月大时实施立耳手术，即俗称的‘剪耳’。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架耳整形疗程之后，尖尖的耳朵在头顶竖直，看起来更威武机警，但日后仍须注意其耳朵的站立状况。欧洲大部分国家已禁止剪耳，世界动物保育协会也认定不应该帮狗剪耳。）。”

我们聊着的这段时间，多吉一直一脸认真地操作着录音机。他比我灵巧多了，学得又快。“学习，可以，用这个。”

“学习？哦哦，原来如此。”我马上明白他的意思了。录下自己的发音或对方说的话，反复说和听，说不定会是很有效的练日语方法。“应该很有用。”

“应该很有用，的。”多吉的笑容很柔和。他的世界和置身客满电车中以棱角彼此互撞着活下去的我们完全不同。在没有商人、大部分仰赖自给自足的不丹，原本就是过着这种闲静的生活吧。

“不过，这个要怎么用呢？”我接过录音机，摸了摸，拿到眼前翻来转去，触摸按钮，“这可以录音几个小时？”

“五个小时。ㄧㄖㄨㄈㄢㄓㄤ。”

“易如反掌啊。”丽子姐面无表情地说。

“反正一定是河崎教你的吧。”

“对了，我和河崎先生，去医院。”

“咦！”我大叫出声，“去医院？你哪里不舒服吗？”

“不是。是河崎先生。”

“哦。”我的口气会瞬间沉下来也是没办法的事，“这么说来，他好像说过要去健康检查来着？为什么多吉也一起去？”

“呃……”多吉在想日语该怎么说而绞尽脑汁，最后放弃似地，露出苦涩的表情，“（因为我很好奇。）”他恢复用英语说：“（而且我没去过医院，河崎先生也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所以我就坐在候诊室等。不过没想到人那么多。）”

“（就算是健康的人，去到那种挤得水泄不通的地方，也会生病的。）”我半带玩笑地说，多吉深有所感地点头：“真的。”停顿了一会儿，他又开口了：“其实，我恶作剧了。”

“恶作剧？”

“我把这个，放在，河崎先生的皮包。”他指着我手上的录音机，“按下，按钮。”

“这个东西？”

“ㄊㄡㄊㄙ。”

我再次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台机械。总而言之，就是多吉把这个放进河崎的皮包里，偷偷地录音了。我问多吉为什么做这种事，多吉满不在乎地说：“（因为我很好奇。）”我再次体认到，这名来自不丹的青年体内充满了快要溢出来的好奇心。

“如果是对那个人的恶作剧，请多多益善。”我喃喃抱怨着，一边找到录音机的播放键，按了下去。

像这样听取盗录的内容，我连自己都感到意外地不觉罪恶，我想这应该是因为我自己也有着十足的好奇心吧。

我把录音机放到我和丽子姐、多吉三人的正中央。三个人都把脸转向右边，侧耳倾听。

应该是偶然吧，店内原本在吠叫、撒娇的猫和狗全停止了吵闹，唯有鹦哥在笼子里走动发出“喀锵喀锵”的声响，简直就像是包括动物在内整间店的成员都对河崎的诊断结果感兴趣，滑稽极了。

录音效果并没有期待中的好，却也不是完全听不清楚，可能是因为装在皮包里，录音机传出的声音朦朦胧胧的，还不时出现沙沙作响的杂音。

河崎那充满透明感的声音和一名与他对话的男声——应该是医生吧——断断续续传了出来。

医生说：“CD4的……”后面听不清楚。我绷起了脸，心想：请不要讲暗号好吗。

“病毒”这个单字也冒了出来，接着医生告诉河崎数值。难道是流行性感冒？我乱猜的，八成猜错了。然后是河崎的声音，他是在确认病情吗?

“和稍早之前不同，现在状况完全不一样了。”医生提高了声调，是鼓励般的口吻。感觉满糟的。有人鼓励，就代表有人被鼓励，而这个情况，被鼓励的一定是河崎。但在我的记忆里，河崎不是一个会被别人鼓励的人，他可以遭人责难，但绝不能被人鼓励。加油啊河崎！——我没发出声，一迳朝着录音机里的河崎送上加油。不要输！不可以被鼓励！——我这么鼓励他。

“我不要紧。”

河崎的声音只有这个时候听得格外清楚，接着传来东西碰撞的杂音，声音没了。可能是动到皮包，录音机换了个位置吧。

好半晌，我们三人仍维持原本的姿势倾听，直到法国斗牛犬开始叫了起来，便决定放弃了。我按下停止键。

多吉吁了口气，运动一下肩膀，可能是不知不觉间绷紧了肌肉吧。我发现听录音这段时间里自己也是一直拱着双肩。

“听不清楚，”多吉垂下眉毛，“呢。”

“（那是藏起来偷录的，没办法呀。）”我把录音机还给多吉，“（不过亏你还能把它从皮包里拿回来呢。）”

“（我趁河崎先生去厕所的时候拿的。）”

“可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情报啊。”我伸了个懒腰，夸张地表示遗憾，“要是知道他得了重病，就可以拿来当把柄攻击他了。”

“攻击？”多吉露出不安的表情，他可能是联想到轰炸或殴打之类的物理性攻击吧。

我双手还没放下，视线便和丽子姐对上。她和平常一样面无表情，但右手却顶在下巴，略偏着头。“丽子姐，怎么了？”

“没什么。”她看起来像在回避我的问题。

这时多吉拍拍我的肩膀，“时间，到了。我走了。”

我看看时钟，对他点了点头。

“（拜拜。）”多吉晃了晃手中的录音机，转过身走了出去。关上的店门震动着墙壁，那股震动仿佛吸收了其他杂音，静寂顿时充塞店里。

丽子姐好像在思考什么事。当然从表情看不出来，是我这么觉得的。

“怎么了吗？”

“可能不是什么重大的事。”丽子姐先这么声明，接着说：“河崎或许感染了HIV。”

她的声音没有半点犹豫、顾虑、同情或嘲笑，丝毫没有温度，我一时间还反应不过来，气氛就像轻松地在报告星座算命的结果似的。

“什么？”

“HIV。”

“那不是很重大的事吗？”

“是吗？”丽子姐仍是面无表情。

“那就是爱滋吧？”

“这是常有的误解。”丽子姐一边说，一边捡起掉在地上的猫毛，“只是感染了HIV病毒，并不等于得到爱滋。这不是病。发病之后，免疫力下降，出现各种并发症的状态，才叫做爱滋。”

“丽子姐你很清楚嘛。”我的脑袋中心就像被爆竹给炸过似地，一片混乱；脑子仿佛笼罩在硝烟中，什么都无法思考。

“不是有猫爱滋吗？就是那种猫会得的病。因为这样我才对这个病感兴趣，有段时间曾经查阅资料。不过这应该是一般常识，大家都知道的。”

只是这个“大家”里面不包括我，是这个意思吗？“你怎么知道河崎得的是那种病？”

“那是轻率的臆测。”丽子姐那张纯白的脸看起来好残酷。

“是从刚才的录音里听出来的吗？”

“医生提到了CD4。那就像人类的免疫细胞，而HIV会破坏它，所以对HIV　感染者来说，这个数值非常重要。每一次的检查应该都会确认，还会检查另一个叫做病毒值的东西。”

我试着回想刚才的录音，失败了。脑袋像在空转。

“虽然最近这个话题比较不热门了，但HIV感染者仍不断增加，也有医疗疏失感染等不幸的案例，透过一般的性行为被传染的人也相当多。”

“我一直以为河崎在这方面很小心的。”我坦白说。

总是野心勃勃立志追求全世界女性的河崎，必然性行为的次数也很多，因此我总认为他对于性病或怀孕应该比一般人更加小心谨慎才对。不，其实我印象中他自己也曾经这么说过。

“有些人自私地说爱滋是为了矫正性风俗的败坏才出现的，可是，事实上只要戴上保险套，就不会感染HIV。换句话说，我认为那是在警告粗心大意的人，因为只要靠保险套就能避免感染了。然而尽管如此，感染者却不断增加，尤其是这个国家，最近增加得特别厉害，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危机意识薄弱。只要电视周刊杂志没报导，人们就以为爱滋消失了，以为自己不会有事。这个国家里满是认定只有自己绝不会有事的笨蛋。太天真了。天真的国家。我想河崎一定也是太天真的关系。”

“可是，”我不是不愿意相信，只是无法明白现在是什么状况，“他真的得了那种病吗？”

“我也不清楚，只是擅自这么想而已。”丽子姐一脸严肃地耸耸肩，“那是轻率的臆测。”

我想起河崎最近说话很怪，老是出现一些仿佛自己罹患绝症的发言。

“可是，刚才的医生也说了，现在和以前不一样，感染HIV已经不再那么绝望了。”丽子姐仿佛看透了我。

“意思是不会死吗？”

“是有药物可以控制的，只要留心健康管理，有很高的机率不会恶化成爱滋，能够平常地过生活。说得极端一点，或许可以把它想成慢性病或体质不好，就像过敏性鼻炎或高血压一样。”

“是这样吗？”与其说是松了一口气，我更感到意外。

“只是，”丽子姐说：“只是我有点担心河崎。”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默默等待她接下来的话。

“河崎的外表完美无缺，所以或许自尊心也相对地高。普通人就算感染了HIV也不需要绝望，但他的话，就有可能感到绝望。再说他不是有使命感吗？要和所有女性交往的伟大野心。”

“是、是没错。”

“就算意外失去了一条腿，人生也不会就此结束，但是对于足球选手来说，那或许就等同于死亡。”丽子姐这个说明真是一语中的。

“失去生存意义的男人，一定会变得很软弱吧。”我试着用一副过来人的口吻说。

我也说不上来自己究竟有多担心河崎。我感到同情，也感到震惊，却不到哭天喊地的地步。可能是因为没有现实感，总觉得自己只是个观众。

“啊啊。”我想到了一些事。

“怎么了？”

“其实最近我常遇到河崎，本来以为是碰巧，但搞不好是他不晓得该去见谁比较好，才选了我的。”

“意思是他死前想见到的人是琴美？”

“不是。”我不晓得该不该说，还是决定告诉丽子姐：“我还没跟河崎上床就分手了。”

“哦，这样啊。”这么说的丽子姐，看起来既像感兴趣也像没兴趣。

“不是我害怕性方面的事，也不是说我比较重视精神上的关系唷。”

“哦，这样啊。”

“只是时机不巧罢了。也是有这种事的对吧？”

“原来如此。”

“所以或许因为这样，河崎才能轻松自在地和我碰面吧。有这种感觉。”

话刚说完，我赫然惊觉一件事——最令河崎畏惧的，会不会并非自己的病情或寿命，而是“或许传染给其他女人了”这样的恐惧呢?

丽子姐可能也在想同样的事情，只说了句：“原来如此。”与刚才的语调不大一样，“我还是很担心河崎。在专精领域的挫折，给人的打击尤其大。”

“他不要紧的。”我毫无根据地回了她，因为我觉得河崎才不会输呢。

还以为就快淡忘宠物杀手的事，没想到这回又碰上河崎染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烦恼没完没了。

我并没有从容到能够为已经分手的男人的烦恼寄予深深的同情，只是，总觉得心上多了块疙瘩。

现在 09

假使，我有写日记的习惯，然后又发生了多到版面写不尽的大量事件的时候，我会怎么办呢？好比说，像今天这样。

猫带了彩券过来；应该上了锁的房间，房里的教科书却全部不翼而飞。

去到书店，又遇到为了怀孕生产问题忧郁的少女。

光是这样就已经够多采多姿了，没想到还有夜间的下半场。事情就发生在我入睡之后。

电话突地响起，把我吵了起来。我望向枕边的闹钟，晚上十点。这个时间要斥责对方“干嘛在这种时候打来”还太早，反倒要是对方责怪“干嘛在这种时间睡觉”我也无可反驳。

我拿起话筒。可能因为睡昏头了，某种愚蠢的期待掠过心头：会不会是哪个年轻女孩打错电话，而藉由这个契机，我们两人的爱苗便于焉滋长呢？脑袋反映出我渴望戏剧性发展的愿望，遗憾的是，话筒另一头唤了我名字的，是熟悉的我妈的声音。

“过得好吗？”

“好到吓死人呢。”我冷淡地回答，如果你不打电话来就更好了。脑中浮现这句挖苦的话语，但我没说出口。

“大学怎么样？”

“怎么样是怎么样？”优雅的独居生活应该不劳母亲来操心吧，我希望我妈不要干涉我，但既然受到父母出钱资助，我其实摆不出高高在上的态度。

“哦，这样，那太好了。对了，我说你啊……”听到妈妈那郑重其事的语气，我顿时清醒过来。

我妈用这种口气说话的时候，大多是有重要的事情，而且是不怎么愉快的事。我连忙预测她接下来可能会说出口的最糟糕的事。

你啊，听说去抢书店了？虽然很令人震撼，但可能性极小。

你啊，寄去你那边的生活费可以少一点吗？这非常有可能，我也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你啊，大学别念了回家来吧。这很难接受呢，而且可能性不小。

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妈妈开口了：“我说你啊，大学别念了吧？”

“猜中了？”因为太过吃惊，我不禁脱口而出，“可是，”我说：“我才刚进大学而已耶。”连一堂像样的课都还没上过。

“其实啊，”还有，我妈这么说的时候，大多是讲些不好的事，“你爸要住院了。”

“咦？住院？”我反问，妈妈却非常冷静：“你爸之前状况就不大好了。”她说，检查结果也不大妙呢，“就像爬进屋顶要捉老鼠，却发现有老虎一样。”

简言之就是去检查胃炎，结果却连棘手的病也一并发现了。好像是这么回事。

“然后呢？”我战战兢兢地、偷窥洞窟内似地问。

“你安顿好以后，先回家一趟吧，顺便给你爸探个病。”

这是一定要的，“可是，你刚说大学不要念了，这个就——”

“妈是想说由你来继承你爸的店。”偷窥的洞窟里出现了老虎。

我的脑中瞬间浮现鞋店的店面。卡其色的外观，红色的招牌，上头写着“椎名鞋店”的设计字体；二十坪的店内，摆了促销用布偶的橱窗；标榜拨水力不同凡响的合成革皮鞋；要求换尺寸的客人；身着围裙，穿绑着鞋带的我。这些画面仿佛以投影机一口气播放出来似地，一张接一张浮现脑海。“我？继承家里的店？”

“你以前不是说你想开鞋店吗？”

“那是小学写的作文啊。”那个时候写的作文，每次都被拿来说嘴，“我会回去探病，可是就算我要继承家里的店——我是说假设唷，只是假设唷——等我毕业以后也可以吧？”

“状况很复杂的。”

妈妈滔滔不绝地述说家附近那间量贩店的事、“椎名鞋店”在商店街里的地位、与老顾客的关系等等，总之全是我非得立刻成为继承人不可的理由。

“再说，开鞋店的话，念法律也没有用啊。又没有鞋子法。”

“你这样说，”我板起脸来，“我还能说什么？”

“住院的细节确定之后，我再打给你。”妈妈单方面地说：“反正你先做好心理准备唷。”

等一下等一下！——我试着抵抗。以刚醒来而言，算是相当骁勇善战了。“你说什么心理准备？”

“你不用担心住院要帮忙什么的，人回来探病就好。”

压根儿没想到要帮忙的我，感到有些惶恐，“不用帮忙没关系吗？”

“横滨那边说祥子也会过来帮忙照顾。”

“祥子阿姨吗？”她是亲戚当中最——或者说唯一一个——让我感到亲近的人了。

阿姨长得非常美丽，一点都不像妈妈的妹妹，优雅极了。我想妈妈和祥子阿姨身上的基因一定是分配时出错了。

“对，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你只要考虑探病跟鞋店的事就行了。”

什么“只要”。——我苦笑。试着想像成为鞋店老板的自己，却想像不出来。

如果横竖要当老板，当咖啡厅老板还时髦多了，可能因为祥子阿姨是在经营咖啡厅的缘故吧。她和姓响野的怪人老公，夫妻俩一起开店。

“那先这样了。晚上要乖乖睡觉啊。”妈妈说，然后丢下一句五十岁的女人说出来可能会遭天谴的幼稚招呼：“拜拜哩——”挂断了电话。

呃，我渴望的并不是这种戏剧性的发展啊。我颓丧地垂下了头。

一旦醒来，就很难再次入睡。而且是在接到那种电话之后，更不可能睡得着。我想等等看妈妈会不会带着她那豪迈的笑声再打通电话过来，电话却没有响起的迹象。

不知不觉间，我跪坐在电话机前。随着时间经过，就像个融化的雪人一样姿势歪了一边，托起腮帮子来。好安静。虽然还不到深夜，却没有半点声响或人声。除了厨房传来冰箱嗡嗡低鸣的声音，以及电视柜偶尔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以外，万籁俱寂。大家都不见了吗？所谓大家并不是特别指谁，只是有那种感觉。窗帘全拉上了，看不见外面。

玄关门开关的声音响起，听得一清二楚。不是我房间的，而是隔壁河崎的房间。原来河崎都在这种时间活动啊。一开始我只是漫不经心地这么想，没多久疑问却涌上心头。这么晚了，河崎上哪儿去？

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懂他究竟是何方神圣。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或者他是学生？日语教师是他的本业吗？他和不丹人的关系又是怎样？

我站起身走到玄关，从门上的鱼眼窥孔向外窥看。没有人。我随便套上鞋子，悄悄开门走了出去。

走在门外的通道上，每踏出一步，运动鞋的鞋底便摩擦发出小猫威吓叫声般的“啾、啾”声响。

我来到外头人行道。

河崎已经不见踪影。

我右、左、右地扫视。在路灯的微光中凝目细看，发现有人坐在电线杆旁，心头一惊。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包垃圾被扔在那里。我先往右边找找看。

我小心避开路边侧沟，小跑步前进。搞错方向的蛾朝我的脸扑来，我用手挡开。

幸好这是一条没有转角的单行道。路旁民宅的窗户透出橘色灯光，是浴室吗？听得见水泼上地板哗啦哗啦的声音，沐浴乳的香味随着水蒸气飘来，一闻到那个味道，我的身体登时放松下来，差点当场就这么睡着了。我甩开它，跑步前进。

没想到这么快就发现河崎。他正走向路旁停车场，那块地是包月收费的。我躲到工程告示牌后面，弯下了腰。

河崎笔直地走向迎面最左边的一辆车子，那是一辆黑色轿车。今晚月亮虽然现了身，却只有一片指甲大小，四下其实很暗，我还得依靠一旁民宅庭院的灯笼光线，所以车子究竟是不是真的黑色我不是很确定，不过我很确定那是昨晚我坐在上头的那辆轿车。那车辆车体很低，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车会破烂成那样。

河崎绕到驾驶座，迅速地上车，发动引擎后立刻驶离了。

我从告示牌后方直起身，目送车子离去。“他不是说那辆车是跟朋友借的吗？”我在内心低喃着。

约莫三小时后，河崎回来了，从人行道走上公寓的硬实脚步声通知了我。

我踮着脚尖走到玄关，缓缓屏住呼吸，小心不弄出声响。

脚步声接近。我应该可以猛地打开门，对他打招呼，然后质问：“你去哪里了？”但天性谨慎的我决定先隔着鱼眼窥孔观察一下。

窥孔的另一头出现了河崎，他正从楼梯那边走来。

河崎之所以看上去疲惫不堪，是因为透过鱼眼窥孔所致？是公寓的昏暗所致？或者是占领了我半个脑袋的睡意所致呢？

河崎拎着便利商店的袋子，脸突然转向这里。我们之间明明隔了一道门，一瞬间我竟忘了这事，慌忙别开脸去。他锐利的视线仿佛从窥孔另一头朝我瞪来。

我屏住呼吸，透过窥孔静静看着河崎走进房间。

好一会儿，我仍待在原地一动也不动。我静静地吁了口气，回到铺了床的房间。莫非……，我试着想像，莫非河崎每天晚上都前往各地的书店抢书？他不见得每次都会约我，也有可能自己单独行动。

我烦恼着，应该跟踪他的车子吗？但今晚，还是先睡吧。

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真是太好了。——我深深地这么觉得。

二年前 09

假使，我仍是河崎的女朋友，初次目睹他内心大受打击，我会有什么感觉？好比说，我会不会因此幻灭而要求分手？

我和河崎碰了面。并没有特别联络的碰面，我只是在宠物店的工作结束后，去了棒球打击场，结果河崎刚好从打击席走了出来。

已经过了黄昏五点，但四下并不怎么暗。

是不是有预感觉得只要去到那里就能见到河崎，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当我发现的时候，人已经坐在公车里，就快到棒球打击场了。

柳枝随风摇摆，慵懒地、但别有深意地摆动着，那种氛围与其说是优雅，更像是一种嘲笑，一种讽刺他人一举一动的摇法。

刚从打击席走出来的他，一看到我便开朗地举起手来说：“嗨。”然而这时才发现自己提着金属球棒走了出来，一脸狼狈。他有些慌乱地走回打击席把球棒放回去。

他来到我面前，有些难为情地笑道：“不小心把球棒带出来了。”些微汗湿的细柔浏海贴在额头上；双眼皮的大眼虽然忧郁，却不阴暗；尽管只是一身深蓝的素色运动服加牛仔裤的轻便打扮，看上去却很高雅。以前他曾以嘲讽的口吻提到过，他的老家是北陆地方的富豪人家，他好像从孩提时代就被逼着学剑道还是弓道。他的站姿之美应该是受了那些训练的影响吧。

“你心不在焉个什么劲儿啊？”我的声调不由自主地使上了力。

一名小学生经过我们旁边走进打击区，还带了自己的球棒来。河崎的视线直追着那个孩子，突地把视线移回我身上，劈头就说：“恶作剧电话的事怎么了？不要紧吗？”

我更加烦躁起来，“现在不是担心我的时候吧？”

河崎的脸色暗了下来。仿佛看见透明的玻璃工艺品上出现裂痕，我心里难受极了。“什么意思？”

“你跟多吉去了医院对吧？”

“他好像对这个国家的医院很感兴趣。””

“我说你啊，感染了麻烦的病毒对吧？”

血色一瞬间从他女性般的肌肤褪去，看在眼里，我的心好痛。

刚才的小学生走进去的打击区传来击中球的清脆声响，光听也听得出那是相当精准的一击，非常爽快的声音。

“为什么……”河崎开了口。他的声音是那么地毫无防备，语尾甚至微微颤抖，我不禁悲伤了起来。

姑且不论男性魅力或品性，或许，我希望河崎无论何时都是恬淡自如的。就跟你说不可以输呀！只不过是感染了HIV ，不要表现出一副马上就要死了的懦弱模样。

“果然被我料中。”

“什么东西？”

“我是凭直觉猜的。”我不打算说明小型录音机的事，决定用这招蒙混过去，“都是因为你随便和女人上床，才会变成这样。”我留意不让自己的语调变得感伤，“真笨。”

河崎动也不动，一迳注视着我，像是在犹豫究竟该装傻还是就这么承认。平常的他下判断时从不犹疑，也极少采取拖拖拉拉的态度，看样子或许他是真的进退维谷了。

但过了一会儿，“败给你了。”河崎露出笑容，摊开双手，“真是败给你了。”平常那个爽朗的河崎又回来了。

“是HIV吗？”

“我现在最痛恨的英文就是那三个字母。”

“你打算怎么办？”

击中球的声音又响起，正中球心。可能是紧接着练习挥棒，传来棒子空挥、锐利地划开空气的爽快声音，当中蕴含的魄力，完全不像小学生挥的棒。

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些在意，河崎转头瞥了一眼打击区。

“你打算怎么办？”

河崎回过头来，“结束了啊。”

“什么叫结束了？只是感染了HIV　，又不一定会死吧？虽然或许生活上会有很多禁忌，还是可以很平常地活下去，不是吗？”

“琴美知道得真清楚。”

“这是常识啊，常识。”我没说出这是从丽子姐那边听来现学现卖的。

“对啊，并不是现在马上会死。”但从他的话语里听不出任何共鸣。

“对方是谁，你心里有数？”

“你说哪边？被谁传染的？还是传染了谁？”

话题似乎开始转往露骨的方向。我板起了脸，周围飘荡着话一说出口便沾满唾液般的不适感。“两边都是。”

“我知道是谁传染给我的。”

“你没戴保险套吗？”

“我被骗了。”河崎开玩笑地说。我不知道是怎么个被骗法，总之就是失手了吧。“我运气太差了。而且好死不死，那个女孩联络上我，说她是阳性，叫我也去检查，结果就是这样了。那女孩，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呢。”

“一定是因为没有真实感吧。”我想起丽子姐生气地说“太天真了！”的声音。

“大概吧。”河崎点头。他的身后又出现了一支长打。锵——！真的是非常舒爽的声音。河崎回头，望向少年的方向。

“打得真好。”我说。

“真的。跟我完全不一样。”

锵——！又是一声。

“好想抓住那颗球，一起被打飞哪。”我坦白说出现在的心情。

“彼此彼此。”河崎也深深地点头同意，“我和琴美遇上的净是些麻烦事。”

好一段时间，我们只是沉默着。半晌之后，“至于被我传染的，老实说我真的举手投降了，我连该通知谁都不晓得。”河崎摊开手说：“虽然主动联络的话，应该多少找得到几个人，但我连这都没做。”

他的脸上明显浮现出恐惧的神色，仿佛不小心撞死了人似地，“与其说是被害人，我更像是加害人。”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问了第三次。

“先不管这个，倒是你不要紧吗？那个恶作剧电话的事。”

“你是在担心我吗？”

“就像你担心我的身体是一样的程度。”

“那你根本没在担心嘛。”我笑也不笑，嘟起下唇。

“自己的事只能靠自己担心了呢。”河崎说。

“我还有多吉。”

“对唷。”河崎微笑，“真好——”他的语气像是小孩子羡慕不已似的。

听出他话语中的软弱，我忍不住抱怨起来，“干嘛那么虚弱，一点都不像男人。”

“你那是！种歧视吧？什么男子气概、女人味，很多人讨厌这种说法唷，男人和女人都是人啊。”

“那我换个说法。”我点头，“你不是不像男人，是不像人。”

“把人家讲得跟怪物一样。”虽然只有一点点，河崎的表情多少恢复了些许明朗。

“往积极面想比较好啦。”我神气兮兮地建议。

“琴美你呀，就算在死亡的瞬间也是想些积极正面的事吧。”

我竖起食指，“想要活得快乐，只要遵守两件事就行了。一，不要按喇叭；二，不要计较小事。只有这样。”

这是多吉也老挂在嘴边的话。

在不丹，车子好像动不动就按喇叭，听多吉说他们开车也开得很粗鲁、很乱来。我深信喇叭的声音是人类所发明的东西当中最多余

的，那根本是用来发泄愤怒和郁闷的声音吧。

我走向打击区之前，又再提了老问题，：“你后打算怎么办？”

“今天的打算是，我等下要去约会。”

“真的假的？”

“没办法啊。”他都这么回答了，看样子不是开玩笑的。被女人传染HIV而烦恼不已的男人，却勤奋地忙于约会。我无法理解。

“这么说来，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河崎说。“你当初为什么会想和我分手？”

“因为我有识人之明啊。”

“也是吧。”

“我的个性是，与其花时间烦恼，不如早早了断。”

他似乎认同了，接着突然指向最角落的打击区，“话说回来，那个少年真的打得很棒呢。”

“过个十年，搞不好会成为职业选手吧。”

“真令人期待。”这么回答的河崎是否真的想像得出十年后的自己，我读不出他的表情。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抓起球棒，将硬币投入机械里。河崎远远出声问我要不要他载我一程，我没理会。不要输！——我没出声，只在心中说道。这话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如果我仍是他的女朋友，一定麻烦死了。——我深深地这么觉得。

现在 10

姑且不论山田，当我得知每次一聊起车子便滔滔不绝的佐藤竟然没车，有种遭到背叛的感觉，明明就一副每天开车出去享受兜风似地异常饶舌呀。

我们在大学校内的咖啡厅吃午餐，三个人凑在一块儿无聊地聊着有趣的话题，或是有趣地聊着无聊的话题。

“借车？做什么用的？”没车的佐藤却这么追问。

“呃，我想去个地方，所以想找人载我。”我没说是为了跟踪邻居。

“哦哦，上次的美女是吗？”山田把脸凑过来，一边拿起长桌上的酱油，淋到自己的盘子里。

可乐饼淋的应该是酱汁吧？——我心里一边嘀咕，嘴上却暧昧地回答说：“不是那样的。”结果这暧昧的回答似乎更刺激了他们。

“真好哪，学生生活还是该有女朋友哪。”佐藤点头说。

“不是啦。”

“怎么？学生就不需要女朋友唷？”

“我不是那个意思啦。”

可能是因为听到“学生”这两个字，我想起妈妈前晚打来的电话。“我说你啊，大学别念了吧？”那句话轻率得令人吃惊，轻率到似乎我只要稍一松懈，就会“我很乐意。”地轻易答应了。

坦白说，我并不讨厌鞋店。这不是什么华丽的职业，而且是一门利润微薄的生意，若不论能不能以此维生，我认为其实颇适合我的个性。

鞋子是生活必需品，而且和香烟或刀刃相比，鞋子并不具任何危险性；如果鞋子尺寸吻合客人的脚，我应该会感到高兴；再者我也觉得我可以自得其乐地想像“有人穿着我卖的鞋子过了一天”而感到幸福。

所以我对于继承家里的鞋店并没有强烈的抵抗，只不过再怎么说，实在太突然了。

就算迟早要继承鞋店，给我一些享受学生生活的缓冲时间也不为过吧？人是需要心理准备的。

“可是啊，就算要开车约会，你也没有驾照吧？”佐藤又提起这个话题。

“是啊，坐计程车啦，坐计程车约会去。”山田揶揄说。

背后传来女生们尖细的说话声，像被吸引似地，我们三人的视线集中过去，只见四个打扮俗气的女生正舔着冰淇淋，我们又把脸转了回来。

“欸，我想起有事要办，先走了。”我打算离开了。

“下节课怎么办？”

我离开了咖啡厅。我先走之后，他们大概会继续讲一些“他一定是去跟女人约会啦”之类的，语带嫉妒地扯上好一阵子吧。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不靠地图、只凭地址寻找目的地。

幸好仙台的市街里有许多电线杆上标明了住址，让我能够“这里是一丁目，所以二丁目在更西边吧”，或“刚才的转角是三番地，旁边是十番地，那么五番地就在这里面吧”一边推测目的区域并逐步接近。

我在南北纵贯的商店街往北走，途中弯进右手边的一条小巷。时间接近下午三点，可能因为不是放学时间，几乎不见穿制服学生的身影，大多是行色匆匆的业务员或聒噪的主妇。

在巷子里前进了十公尺左右，有一道楼梯，爬上楼梯便是铺红砖的小型广场，中央有一个喷水池。围绕着这个广场并列了几家以年轻人为对象的店铺，其中一家便是丽子小姐给我的名片上写的那间宠物店。

看来客人不多，于是我推开门，进到店里。

“欢迎光临。”招呼声随即响起。

是一名没见过的年轻女店员，黑色的长发直垂到肩胛骨底下，两道粗眉很引人注目，感觉有一种完全不放过别人一点小过错的强悍。

一对像是两枚大金币似的大耳朵贴在脸颊旁，颊骨一带的妆特别浓，我看得出那似乎是为了让脸型看起来消瘦一些的化妆技巧。

“那个……”我焦急地想要尽快表明我不是客人，“丽子小姐……”

一瞬间，店员的笑容垮了一大半，她转向后方叫道：“丽子姐？”

丽子小姐无声无息地出现，仿佛从白色的墙壁里浮出来似地，还是一样吓着我了。

“哦。”丽子小姐出声，“上次的。”一边走近过来，怀里抱着一只小波斯猫，直挺挺的胡须十分神气，眼神似乎很瞧不起我，还夸张地打起呵欠来。

“好可爱唷。”我把“好臭屁唷”这句话换了个说法。

“你是特地来说这个的？”她看起来也像是有点不开心，我决定当作没发现。

“我是来跟你请教河崎的事的。”

“呀！”尖叫声响起。

一开始我以为是哪个笼子的狗还是猫在叫，结果竟是长发女店员发出的尖叫。

“啊？”我忍不住盯着一脸苍白的女店员看。我不安了起来，担心自己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她的眼里带着责怪，仿佛我念了什么不可说的诅咒。

丽子小姐拍拍我的肩，“不用在意。她以前和河崎交往过，所以吓了一跳。”

“哦……”只是听到曾经交往过的男人的姓氏就吓成那样，我也无能为力。

“也不到交往的地步啦。”女店员脸红了。

“到外头说吧。”丽子小姐回头说：“麻烦你顾一下店，我马上回来。”接着她把波斯猫从身上剥下来似地抱开来，放回笼子里。

丽子小姐推着我走出店门，门上的铃铛配合着门的开关叮咚作响。

走出店铺来到外头，我们在喷水池前的石阶坐下，春季的阳光轻抚着背。

坐在雪白美人的身旁，非常令人紧张。

“对刚才的店员小姐真是过意不去。”我没想到只是说出河崎的名字就能把她吓成那样。

“她本来是客人。”

是熟客吗？我问。

“是讨厌的客人。”丽子小姐淡淡地说。

“这样啊。”

“她买了腊肠狗，结果生气地跑回来说耳朵垂垂的不合她的意。”

“那种客人真的很讨厌。”

“然后我一怒之下，打了她。”

我大吃一惊。打人？实在太恐怖了，而且是店老板打客人，我无法想像那种场景。虽然我不清楚宠物店的经营状况，但不能殴打客人应该是服务业基本再基本的常识。

“因为我很生气。”

“你……真的打了她？”

“那个时候，上前安抚她的就是河崎。”

我没想到河崎的名字会在这种时候登场，吃惊得挺直了背，“所以她才变成店员吗？”我完全无法想像后来发生了什么事，被打的客人才会变成店员。

“嗯，发生了很多事。”丽子小姐似乎不打算说明其中的经纬，“之前的店员走了。”她一瞬间哽住似地，接着说：“发生了多到吓死人的事，才变成现在这样的。”

“多到吓死人的事，吗？”

一名孩童摇摇晃晃地从眼前经过，似乎正在学走步。快跌倒了，啊，要跌倒了。——虽然一旁的人看得胆战心惊，小孩却很巧妙地维持平衡没跌倒。他抓住围住灌木的栏杆，停下脚步，充满好奇地观望

周围，然后伸手扯下叶子，想要塞进嘴里，在后方的母亲连忙跑上来拉住他的手。

“你想知道河崎的什么事？”丽子小姐问。

“我想知道河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还有不丹人和河崎的关系、你和河崎的关系，这一类的事。”

丽子小姐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看起来也像是在确认：“真的只要知道这些，你就满足了吗？”

“仁和寺的法师。”她突然开口说。

“仁和寺的法师？”

“仁和寺的法师心想，一生只要一次就好，他想参拜岩清水八幡宫，便出发了。但由于他只身前往，不清楚确实的地点，结果参拜了山脚下的别间神社，还心想：也不过尔尔嘛。参拜完就回去了。”

“是《徒然草》（注：镰仓时代的随笔文学作品，约成书于一三一〇？一三三一年左右，为吉田兼好法师所着。文辞秀丽，与枕草子并列为日本随笔文学的最高杰作。）里的故事吗？”

“这篇故事的教训是：凡事都须有人指点。不过我一直相信它其实是教导人们：不要不懂装懂，凡事尽量依靠别人。”

“这和现在的我有关系吗？”

“没有。”

“哦……”我把这番话解释为，她或许是在建议我提出更切中核心的问题。既然要去，就去到岩清水；既然要问，就问个水落石出。于是我像在宣布似地开了口：“我还是换个问题好了。”我说，“我来找你，不是想请你告诉我河崎的事，是想请你听听我的故事，可以吗？”

“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好。”

“最近，我的身边发生了几件突如其来的事，让我非常困惑。”

“和河崎有关？”

“或许有关，也或许无关，只是我身上也发生了多到吓死人的事。”我垂下眉毛，“我觉得我好像遇难了。”

“遇难？在山里？”

“嗯。感觉就像在山里走投无路。”

丽子小姐看起来一点都不像那种会对别人的闲话、糗事或烦恼感兴趣的类型，反而有一种会轻蔑这类八卦的氛围，但她并没有赶我走。

她虽然没有说“请”，却也没有拒绝。于是我开始说了。

我说出我搬来之后发生的种种。

我提到邂逅河崎的经过，还把当下想得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唯独该不该说出抢书店的事，我很犹豫。这与杀人或绑架相比，格局或许小了许多，但那毫无疑问是“犯人的自白”或“共犯的自供”，我无法判断是否能这么随便地说出口。

但结果我连那件事也说了。

因为一方面我觉得若是没说出抢书店的事，无法完整地传达出我的困惑；而且坐在一旁的丽子小姐的美和面无表情、人偶般的肌肤和动作实在太远离现实，总觉得她并不会在听完之后，做出把我扭送警局那种现实的行径。

她一直没插嘴，只有一次问道：“那家书店在哪里？”还有询问失踪的教科书的书名而已。书店的位置我勉强还能说明，但教科书的书名就没办法了。

我也说出了妈妈那令人心烦的电话。

“好厉害。”这是丽子小姐听完之后的第一句话。

“很厉害吗？”我不知道她用“厉害”是在形容什么。

“那你大学不念了吗？不是才刚进去吗？”

“哦，你说的是那件事啊。这还不知道。”我苦笑，“我打算先给家父探病之后再来想。”

“我觉得依你的性格，若是令尊亲口拜托你继承鞋店，你是拒绝不了的。”

“你真是明察秋毫。”我自嘲地答道：“不过不要紧的，是我的问题，重要的是另一件事。河崎和不丹人的事。”

唔。——她敛起下巴，与其说是在思考答案，更像是在烦恼该从哪里开始说明。

“你……”约莫一分钟之后，她才开口，“你从途中参加了他们的故事。”

啊啊！——我差点呻吟出声。才在前天，我有种这样的感觉。只不过，丽子小姐说的“他们的故事”指的是什么，我不明白。

“河崎和不丹人多吉，还有另一个女孩琴美，他们三人有他们三人的故事，而你被卷入了故事的尾声。”

“三人的故事……吗？”我很震惊，没想到河崎与不丹人的关系竟如此密切，从他在我面前的举止态度完全看不出来。我没意识到“故事的尾声”中的“尾声”这两个字。“你能不能再讲得详细一点？”

“详细？”

“例如说，教科书怎么会从我的房间消失。”

“哦。”丽子小姐漠不关心地随口应道：“这很简单。”

“咦？很简单吗？”

“能进入上锁的房间的人，只有握有钥匙的人。”

“你说河崎？”这不意外的回答反而令我感到意外。

“除了他以外没有别人。”

“等一下、请等一下。你说河崎吗？他自己偷了书，然后骗我说‘书不见了’？”

“答对了。”

“他没理由这么做啊。”虽然我也怀疑过他，却找不到动机，所以放弃了这个推测。

“他有理由。”丽子小姐刺上来似地说：“有理由，所以他这么做。”

我吞下口水，等待她接下来的话，此时背后传来大声呼唤的声音：“丽子姐！”我转过头去，宠物店那边，刚才的店员正举起手来，另一手拿着电话说：“你的电话！”

丽子小姐说："那，下次再谈。"便站了起来。她拍拍裤子臀部，沙子落在脚边。"下一集，我拭目以待。"她不负责任地说。

"那个……"我觉得自己又要狠狠被抛进不上不下的状态里，慌了起来，"我好像从遇难的山里被救难直升机吊了起来，可是又被丢到更深的地方去了。"

丽子小姐虽没微笑，却耸了耸肩，"那么这样，你先回公寓去确定一下就知道了。"

"确定？确定什么？"

接着，丽子小姐告诉我的，是我连想都没想过的事。

"那个……"最后，我好不容易想起来要问一个重要的问题："丽子小姐有车吗？"

"有是有。"

"其实，河崎连续两天晚上都开车出去。我很介意他上哪儿去，但我没有车……"

"他开车出去？"丽子小姐望着喷水池，思忖起来，"怎么回事？"

"不晓得。"

我知道了，下次我会联络你。——丽子小姐说完，问了我的电话号码，也没写下来，就这么快步回店里了。

孤单地被抛下的我，朝着公车站牌方向走去。

注意到的时候，刚才还巍巍颤颤地走着的小孩正在哭泣，大概是找不到母亲吧。

这样啊，你也遇难了啊。

二年前 10

姑且不论河崎的病，我本来以为不可能发生更严重的问题了，完全没想到宠物杀手竟会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我甚至有种遭人背叛的感觉。

从棒球打击场回公寓的公车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我接起电话。

眼前就贴着“车内请勿使用手机”的标语，我其实很于心不安，只得小声而急促地讲电话。

是多吉打来的。“（今天研究室的实验要延长，我会比较晚回去。）”他说：“（你要乖乖待在家里唷。）”

多吉虽然没什么特别的根据，但心中似乎感到很不安，“（我突然觉得很担心。）”

“（没什么好担心的啦。）”

“（可是，我有不好的预感。）”

“（真的担心的话，就早点回来啊？）”

“（可以的话我也想这么做呀。）”

“（那，你派个保镖给我吧。）”我说完无聊的话，便挂上电话。周围的乘客似乎正远远观察着用英语讲电话的我，他们正在猜测这是一个能说英语的惹人厌的日本人，还是亚洲系的外国人？不过感觉不管是哪一种，都不会是他们喜欢的。

一过黄昏六点，公车里便挤满了放学和下班的人。旁边高中生的随身听吵得要死；前面的上班族背上的头皮屑令人介意。我抓住吊环任凭身子晃动，望向窗外。一名站着骑脚踏车的上班族爬上坡道，公车赶过了他；自动贩卖机的灯光朦胧地照亮暗下来的四周。我望向公寓灯光与路灯，脑袋放空地眺望随着公车大转弯而倾斜的景色。

抵站后，我下了车，茫然地走上平日的道路。

我想都没想到，多吉的预感竟会成真。

嘴巴被捂住的瞬间，我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是至今未曾碰过的疾病发作还是呼吸器官异常造成了呼吸困难。

身体以仰面朝上的姿势往后倒，想到自己整个人就要翻了过去，我惊恐不已，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被人从后面架住了。

这里距离公寓不过三十公尺。正当我一边把手伸进手提包寻找玄关钥匙，才刚摸到钥匙圈，就被人从身后袭击了。

我当下并没立刻想到是那些家伙干的。有一双手穿过我两边腋下抱上来，捂住了我的嘴。

我慌张地左右张望，只见两边耸立的细长路灯。那驼背的路灯是想嘲笑我吗？灯泡竟然没亮，完全派不上用场。

我想出声，却发不出来。发不出声音的事实让我更惊慌；既惊慌、又焦急，焦急又使得心跳加速。原来如此，发不出声音是因为嘴巴被捂住啊。——我试着让自己掌握状况，却行不通。

我被一点一点地往后拖行。太阳完全西沉的天空没有一丝暖意，仿佛贴了一张蓝色的画图纸，一片平坦；明明是黄昏，却伸手不见五指。我的视野里只有黑暗的天空、冰冷的柏油路、以及民宅的砖墙。

我的手试着使上劲，却一动也不能动；我也尝试立起后脚跟煞车，却只是让鞋子在柏油路面上摩擦。

“快点。”

后方传来女子的声音。我愕然惊觉，是那三人组当中的一人。

“把车开过来。”拖着我的男子对另一名男子说。

我的脑袋、整个人都乱成一团。一瞬间，从实际看到的东西到纯幻想，各种事物浮现脑海。

宠物杀手男女的脸、车子辗过猫发出的声响、被辗过的我、店里不见的黑柴、遭受暴力对待的我、丽子姐的右直拳、儿童公园的黑暗、脚被切断的猫、脚被切断的我。影像如洪水泛滥充塞我的脑袋，完全没有余裕去想别的事。

多吉。我想起他。多吉上哪里去了？他在大学。在研究室。在做实验。对了。他是为了念书才从不丹来日本的。耳畔响起他说“乖乖待

在家里”的声音。我想抓住对方的手，却无法使力。我用力挣扎，却动弹不得。头昏眼花，眼前不停旋转。

“你前些日子掉了车票夹对吧？上面写了地址，所以我们上次来过了唷，就是打电话给你的时候。”

电话筒传来的猫的惨叫在我体内回响。

“结果你报警了对吧？我们都看到了。我最痛恨那种人了，自己的事不会自己解决啊？别想靠别人保护你！”

就是啊就是啊。——另一名男子在一旁煽风点火。

“所以，我们来接你了。”我身后的男子自豪地说。感觉他的声音好像从头顶穿了进来。“其实谁都可以啦，不过正好啰。”

车子猛地倒车过来，我瞥见煞车灯亮起又熄灭，映入眼帘的车牌可能加了遮牌，无法清楚看见数字，真是奸诈的伪装。车门开闭，另一名男子跳下驾驶座朝这边走来。

“上次那家伙不在唷？”

是在说多吉吗？我想反问，却发不出声音。

“那家伙竟然用雨伞跟石头，有够可恶的。”站我旁边的男子说。

“欸，脚也抬起来的话，一下就能搬进去了吧。”女子指示。

噢噢，是啊。——站我旁边的男子移动到我的脚边，想抬起我的鞋跟。我挣动手脚，扭动肩膀双脚拼命踢，但感觉只像是徒耗体力。

“挣扎也没用的啦。”身后男子的声音诡异极了，“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唷，小琴琴，有没有忘了什么东西呀？”

“我们以前曾经偷过大白熊犬呢。”站我脚边的男子说。我无法判断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巧不巧，这里是一条狭窄的单行道，一侧是投币式的计时制停车场，另一侧只有一栋楼，鲜艳的紫色外观，是一家装潢店，但里面似乎没人在，或许他们公司不时兴加班吧。

挣扎也没多大用处，我拼命踢动被抓住的脚，但很快就累了。

可能是身后男子头上发胶的味道，一股药品般的刺鼻香味袭上来，我不禁一阵恶心。

“搬进后座啰。”

“偷人跟偷动物都是一样的呢。”

“你干什么？！”就在这个时候，抓着我脚的男子喊出声。可能有人路过了！——我的心中燃起一线希望。

脚变重了。才刚这么想，脚跟便着了地。耳环男放开了手。

“我在想，不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呢。”路过的男子说。他站在后侧，我看不见他的身影。

“滚一边去啦！”架着我的男子也说。

此时狗叫声响起。是带着狰狞的低吼，听起来也像是喇叭声。

“哪来的这只狗？”原本想走过去的男子退了一步，“赶快带着你的狗滚开！”

“这是我要说的话吧。”路人说：“要是不赶快放下那个女的滚别的地方去，你们就有得瞧了。”

“喂！你这家伙！”女子的声音响起。

我没看见狗蹬地跃起的瞬间，只是当我心想“啊！”的时候，狗已经扑上我身旁的耳环男了。那是一条体格健硕的狼狗，即使黑暗之中，我也清楚看见它那身漆黑的毛皮，威严十足。被攻击的男子发出不成声的惨叫，倒在地上。

“干得好，咬死他！”路过的男子大笑出声。

是河崎。我总算认出那个路人是谁了。

狼狗咬住倒地男子的衣服，用力拉扯。

“开什么玩笑！”女子慌忙跑过来。因为很暗，我看不清楚，但从她的姿势和朦胧浮现的影子，我知道她手里握着刀子。

狗会被刺！我不禁闭上眼睛。恐惧仿佛将心脏的表面翻卷开来，片片竖起。

然而我预期会听到的狼狗惨叫却没有响起。我慢慢睁眼，只见狼狗从倒地的男子身上抬起头来，转向女子，接着像要牵制似地发出低吼，死命瞪着她。

女子似乎被它的威猛慑住了，她虽然拿着刀子，却无法接近。

此时，我奋力左右扭动身子。

原本架住我的男子大概也被狼狗引开了注意力，我逮到一个空隙。

我整个人就直直掉落地面。解脱了。我四肢着地，拼命爬了开来。跌倒，站起身，气喘不休，好难受，胸口好痛。

我睁大眼睛想弄清楚现在的状况。耳环男倒在地上，一旁站着狼狗。没戴耳环的男子和女子一边估量着距离，远远站着。河崎就站在我身边。

狼狗又吠了三声做为威吓。

我侧眼望山崎。

远方站着的男子毫不掩饰满腔的愤怒，想往我们这边靠近。

这时，河崎拿出藏在身后的铁棒摆好架势，顿时挥起棒子，响起空气被划开的声音。虽然只是胡乱用力挥舞，但那笨拙的挥棒似乎让长发男感受到威胁，他退了一步。

“警察马上就来了唷。其实我刚才已经打电话了。”河崎说，一边像打小虫似地挥着铁棒。

狼狗回来河崎脚边。

三名年轻人看上去相当犹豫。从气得全身发颤的模样，看得出他们受人嘲弄，不甘心就这么夹着尾巴逃走的心情，但最后大概是三人之间无声地达成了协议，一伙人跳上车子离去。

没开车灯直接驶过夜路的车子背影，并没有卑躬屈膝的气味，反倒像是恨我们入骨而发着黝黑的光远去。

留在马路上的，只剩我和河崎，还有垂着舌头的狼狗而已。即使在黑暗之中，那濡湿的粉红色舌头依然醒目，像是人类所没有的特殊器官，宛如一个诡异而可爱的粉红色生物。

侵袭我的混乱渐渐平息，我连远处行驶的公车声都能够听见了。我慢慢调匀呼吸，那个时候的我，喘气喘得比一旁悠然端坐的狼狗还要严重。

“现在是怎样？偶然？”我望向河崎，“你偶然经过这里？”

“这是命运唷。”

我连回嘴的力气也没有，叹了口气。

“我们不是才刚在打击场见过？”我隐藏自己的困惑，“而且你不是去约会了吗？”

“我救了你耶，怎么那种态度？”

“那只狗是你的吗？”我指着和河崎以牵绳连系在一起的狼狗。耳朵直竖，鼻子高挺，威风凛凛，如果黑色的恶魔化身为狗，一定就是这种模样吧。

“不是啦，是那个叫什么的谁养的狗。这只是狼狗唷。”

“那个叫什么的谁是谁啊？”

“呃，就那个啊，头发很长，胸部很大的。”

“不是问你这个，那个人是谁？”

“就是丽子小姐打的那个人嘛。”

啊啊。我只是张了张嘴形，点点头。就是养军用犬的那个女人啊。

“在棒球打击场和你分开后，我去了她家。”

“她家在这附近？”

“走路十分钟左右，没多远。然后我接到多吉的电话，便过来看看你的状况。”

“多吉？”

“他打电话到我手机，说他很担心琴美有没有乖乖待在家里，他有不好的预感，叫我过来看看。”

“没想到预感成真？”

“我也吓了一跳呢。她正好在淋浴。”刚说出口，河崎立刻解释：“我们没有上床唷。总之，她迟迟不从浴室里出来，我等得也有些烦了，刚好这条狗在院子里一副很寂寞的样子，所以我就过来看看。没想到正巧碰上琴美的大危机。”

“我正巧想碰碰看大危机。”我试着不关己事地说。

“不过没想到这小子会这么活跃。”河崎摸摸狼狗的头，“刚才那些家伙是什么人？”

“可以确定不是我的朋友。”

“是打恶作剧电话的人吗？”

我定定地凝视他，犹豫着究竟该向这个自以为是唐璜的男人吐露多少实情，但无论如何，他的确救了我，于是我坦白了：“上次不是提到过宠物杀手吗？还打听了目击者的情报。”

“嗯，问出情报的人是我唷。”

“如果我说，刚才那三个人就是宠物杀手呢？而且，他们也是打恶作剧电话来的人。”

照理讲是听不懂我说的话，狼狗却高声吠叫起来，宛如代替遭到虐杀的同伴们发散恨意。

“啊？”河崎五官端正的脸扭曲了，“宠物杀手？刚才那些人？”

“我反过来被那些家伙憎恨了。”

“骗人的吧？”河崎一脸难以置信，“可是说起来，宠物杀手会找的不是只有宠物吗？”

“宠物杀腻了，接下来不就是杀人吗？”我浑身发颤。我想起身后堵住我嘴巴的男子那粗重的呼吸。

“他们把你带走要做什么？再说，为什么你会被他们怨恨？”

“他们打算对我做出他们对动物做的事吧。”

我努力挤出话语，极力佯装出一种听天由命的平静。我想起他们说“差不多该试试人类了吧”的声音。那绝非玩笑或打趣的随口说说，而是更阴险而坚持的声音。

“骗人的吧？”河崎露出一种舔到沙子般的表情。

“总之，谢谢你救了我。”为了结束话题，我匆匆地说。

我害怕再继续说下去，自己会在河崎面前说出丧气话来，也有可能蹲下身子大声号泣。有相当的可能。事实上，我已经快呕吐出来

了，只是拼命地忍耐着。“谢谢。”我冷淡地追加一句。

“救了你的是多吉。是多吉的担心叫来了我。”

就算是那样，也不能忘了我的活跃啊！——狼狗仿佛这么说地吠了起来。我摸了摸它的脖颈子。

河崎说已经打电话报警似乎不是唬人的，不一会儿，警车来了，我们于是前往附近派出所说明状况。上次我找来警察的时候，被宠物杀手们撞见，因为这样更加深了他们对我的恨意。但话虽如此，也不能不通报警察。我压抑着双腿的颤抖说明情形，河崎则是省略狼狗的活跃，只说他刚好路过现场，大叫：“我报警了！”凶手们就跑掉了。而对于我指认那三人就是宠物杀手一事，这次的警察并不感兴趣，“宠物跟人又不一样。”只得到这样的回应。

我几乎是落荒而逃地回到公寓。我和河崎在途中便各自回家了。

抵达玄关的时候，我一直没办法把钥匙插进门把里，花了好久的时间，才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

咦，好怪，明明都得救了，我为什么怕成这样？我努力想让自己振作，但一回神，人已经蹲在门前了。身体不停地哆嗦，停不下来。

这样啊，原来我比自己自觉到的要脆弱得多了。

现在 11

我一回到公寓，立刻前往确认丽子小姐提醒我的事。

我穿过楼梯前方，往自己房间的反方向走去，拜访了最角落的一〇一号室。

已经过了黄昏五点，通道上方的日光灯亮着。太阳还没完全西沉，外头还有余光，点亮的灯光看上去有点可笑。

我按下门铃。“叮”的一声，接着是“咚——”融入空气般的声音。门牌上头什么也没写。

我把耳朵凑近门板倾听，迟迟没人走出来应门的迹象。没有走近玄关的脚步声，也没有睡觉的人起身时床发出的咿轧声。

不在吗？我后退一步，又不甘心就这么放弃。

我认为为了取得真相，某种程度的坚持是必要的。

所以我即使知道有可能会引来反感，仍再一次按下门铃。我执拗地按，就在我厌烦地心想“真是毫无生产性的行为”时，门开了。

一名男子顶着一张明显写着“吵死了”三个字的不愉快表情，出现了。是那位以前我和河崎在外面聊天时见过的住户。

我说出随便编造的借口，和他聊了几句。我想确认的事很简单，只要讲上两三句话就可以明白。

我说着感谢与赔罪的寒暄，再三鞠躬之后，转身离去。房门旋即以大到不能再大的力道关上。

接着我直接前往河崎的房间。心跳加速，我开始兴奋起来。对于河崎的谎言，我没有气愤、没有惊奇，唯有兴奋窜遍全身，很像想出了棘手算式的解法时的快感。

“怎么了？”出来应门的河崎一脸超然，“学校跷课了吗？”

“现在不是上课的时候。”

“怎么了？表情那么恐怖。”一步也不肯踏进玄关的我，或许让河崎感觉到一股不同于平常的气势。

“我被你骗了。”虽然我试着斟酌措词，却想不出更委婉的话来。

“我有说谎吗？”河崎的口气很从容。

“我完全被你骗了。”

“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真相。”这简直就像追求真理的宗教家在说话，然而却是我的真心话，我想要逐一驱散笼罩在周围的混乱迷雾。

河崎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默不作声。他侧着头，也像是在思考所有的可能性，一一检验。

接着他露出一种非常肯定的表情说：“是丽子小姐？”

“我刚才去了宠物店。”

河崎的脸上并没有露出“你背叛了我”这种遗憾或气愤。

“她怎么说？”

“她建议我确认一下。”我毫不隐瞒地说：“叫我确认你有没有说谎。”

“确认我有没有说谎？”

“你不是说这栋公寓里的亚洲人想要辞典吗？”

“哦，我是说过。”河崎点头。

“你还说这间房间的隔壁的隔壁就住着那个亚洲人。”

“我也说过。”

我吸了一口气，“可是那里住的不是外国人。我刚才去了一〇一号室，但那个人不是亚洲人。不，山形县出身的日本人也算是亚洲人吧，可是他不是外国人。”

“我没骗你。”河崎说。

“咦？”

“我没有说谎。隔壁的隔壁住着外国人。”

我默默地听着。我开始不安，担心自己的追究是否错误，或者错的是追究的步骤?

“隔壁的，”河崎伸出拇指比了比一〇二号室，接着手一翻指向自己的房间，“隔壁。”他笑着说。

我意外平静地听着他的话，甚至有种舒畅的感觉。

“所谓隔壁的隔壁，指的是这个房间。”

如果这是魔术，我这等于是忘了送上礼貌性的掌声了。

“我的名字叫金历·多吉。从不丹来的。”

“那里……”我茫然地听着河崎的话，说出少根筋的反应来：“一定很远吧。”

我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打量河崎，还看了两次。

“可是你怎么看都是个日本人啊。”肤色虽然有点黑，但那与皮肤较黑的日本人没两样。

“要我说的话，你看起来也像个不丹人哪。如果我是家鸭，你就是野鸭。我们只有这点差别。”

“我觉得家鸭跟野鸭差很多。”

“丽子小姐怎么说的？”

“她叫我跟一〇一号室的住户聊一下，她说他应该不是外国人，然后叫我来找你，逼问你是不是说谎了。”

“原来如此。”河崎并没有生气。

“你真的不是日本人？”

“我不是。会说日语，又不一定是日本人，对吧？”

“可是你也讲得太溜了吧。”已经不只是令人惊叹的程度了，“不丹会讲日语的人很多吗？”

“是老师教得好。”河崎一脸严肃，仰头望向上方。视线的尽头是公寓的屋顶，但他应该是想仰望更上面的天空吧。“之前有人教我日语。”

“哦……”我在脑中组合散乱的拼图，一边进行消去法，“换句话说，教你日语的，是一位叫做河崎的人？”我总算了解丽子小姐的意思了——“河崎是不丹人的日语老师”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眼前的青年不是日语教师，而是日语学生。

“没错，特训了一年半唷。我拼命学习，拼命练习说和听。我请他教我日本人的口语，那真的是……”河崎似乎很喜欢日语的这个形容，开心地说：“……拼了老命。”

“整整一年半，一直练习？”

“拼了老命地练习。因为这样，我虽然是留学生，却成了个不良学生。”

他的遣辞用句根本跟日本人一模一样。

“拼了老命？”

“只要做就做得到。河崎真的是拼了命地教我。”河崎——不，他是不丹人，绝不可能叫“河崎”这个名字。——他咽了口口水说道：“所谓拼命，不就是把命拼掉吗？”

他的说法简直就像在念一句漂亮的台词。

听到这句话，我想起自己背诵巴布·狄伦的歌曲的事。为了心仪的女孩，拼命地背诵，只要做就做得到。这也是我信奉的信条之一。

“但相对地，”河崎耸耸肩，“我完全不会写日文字，阅读也只看得懂简单的几个字。我只是拼命地专注在说跟听。”

“那也是没办法的呀。”不知为何，我想为他辩护。我想告诉他：这样就很够了啊。

“所以才伤脑筋。”

“咦？”

“前天你打电话给我，叫我念教科书的书名。”

“是啊。”我随口应了声，然后“啊！”地惊觉：“难道……”

“对。”

“因为念不出书名，所以你把书全都藏起来了？”

“没错。”河崎有点不好意思地摸摸头发，“好死不死刚好全是些难得要命的字。”他笑道：“但我总不能说我不会念吧？所以决定当作书全都不见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向已经告白动机的人再次询问理由，或许是件失礼的事，但我不得不问，“你不觉得把书从房间里偷走，更启人疑窦吗？”

“没办法。我不希望你把我当成外国人。”

这个时候，我恍然大悟。这会不会就是一切的起因？

为什么他打从一开始就隐瞒自己是不丹人的事实？为什么对我要使用“河崎”这个假名？在他的判断里，难道对新搬来的邻居是不能表明真实身分的吗？河崎仿佛回答这些疑问似地，这么说了：“如果你知道我是外国人，就不会理我了吧？”

“咦？为什么？”

“要是你知道我是来自喜马拉雅偏远国家的人，就不会把我当成朋友了吧？所以我才装成日本人。我想，只要学会日语、假装成日本人，很多事就可以省去很多麻烦。河崎也是这么教我的。”

我不明白“很多事”指的是哪些事，总之我想说“才没那回事”，但途中却把话吞了回去。用嘴说很简单，然而是不是真的“没那回事”，我没有自信。

我想起大学的朋友们，佐藤和山田。在地下铁看到外国人的时候，他们不悦地说：“老外实在满讨厌的。”当我一问：“如果我是外国人的话？”他们便露出极端厌恶的表情回答：“哦，大概不会想跟你说话吧。”我无法保证他们只是例外中的例外，我甚至无法确定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所以我也打算对你伪装成日本人，因为我希望你协助我的计划。要是你知道我是不丹人，就不会帮忙抢书店了吧？”

没那回事。——我想反驳，却依然说不出口。我没办法轻率地回答他。不过，如果邀我“一起去抢书店吧”的人是预定几年后就会返国的外国人，或许我就不是很愿意提供协助，因为我很难去相信迟早会离开的旅人。

“所以你就借用你日语老师的名字，自称河崎？”

“嗯。”他感触良深地点头，“我想变成另外一个人。”

“那真正的河崎先生现在怎么了？”

丽子小姐告诉我，他们三人有一段故事，她说我是从途中参加了他们的故事。我对他们三个人很有兴趣。

“河崎……”他开口：“不在了。”

“不在了？”

“他死了。”河崎的口吻并没有阴郁的感觉，反而是一片爽朗，甚至不可思议地令人联想到青空。

我没打算摆出冷血的表情，但听到未曾谋面的人的死亡，我也无法涌现什么特殊的情绪。“这样啊。”我只是这么回答。

“我和河崎一直在计划。”

“计划抢书店？”

“这也有。”河崎说。言外之意是“另外还有其他的计划”。“我们本来是要一起行动的，可是，半年前，河崎说：‘你可以尽情使用我的车，用到它坏掉为止。’隔天就跳楼了。”

我完全无法想像是从哪里、怎样跳下来的。要是河崎眼眶泛泪，我打算别开视线的，但是他只是笔直地凝视我。

“为什么？”如果是病死或意外死亡，我还想像得出来，但完全没想到会是自杀。

“他的身体不好。”

“癌症吗？”我想起自己住院的父亲。因为日本人的死因当中最多的就是癌症，这也不完全是瞎猜，是机率的问题。

“不，不是。”河崎摇头，“是别的病。不，与其说是病……”

“因为患病的压力？”

“他很傻吧。”河崎耸了耸肩。

他的日语真的非常流畅，丝毫不见生涩，我强烈地有种又被骗了的感觉。他的腔调的确有那么一点不对劲，但那也是在知道他是外国人之后仔细听才隐约有感觉的程度。

“不过话说回来，我还真的是彻底被你骗了呢。”

“彻底被我骗了呀。”

“可是你本来打算怎么办？万一我跑去一〇一号室打招呼？”

“那个人平常不管怎么按门铃都不出来，得一直按才行，所以我想就算你去了也不会有事。”

确实，若非遇上这次这种特殊状况，我也不会那么没完没了地狂按人家的门铃。

我告别河崎，正打算回自己房间，就在门关上八分的时候，忽地想到一件事，我把脸凑上门缝问他：

“把彩券绑在猫尾巴上的也是你吧？”我试着问。

“是罢。”

开玩笑的吧？他故意用音调平板的外国腔日语回答我。

回到房间，我在厨房泡了杯即溶咖啡，坐到里面的房间。我靠在墙上，弯起膝盖，把马克杯拿到唇边。

冷静下来吧。我告诉自己。若不冷静，问题会一口气在脑子里泛滥成灾，有可能像赶工处理不及的工厂般陷入混乱。

一个一个慢慢想。

在猫尾巴上绑彩券的犯人是河崎。

因为他不会读日文。这样就解释得通了。河崎一定是想要我帮他看报纸。

他想知道抢书店的事有没有登在报纸上，若有，他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内容。他大可以到我这里来拜托我：“可不可以帮我读报纸？”但他没有这么做，他选择了更拐弯抹角的方式。

为什么？

因为他想隐瞒他是外国人的事实。

在尾端圆滚滚的尾巴绑上彩券，让我看到，反正我身边又没朋友，一定会找邻居商量。而为了确认彩券有没有中奖，我会找报纸看，但我没有订报，此时他便可以装出很自然地打探：“对了，不知道我们的事有没有上报？”

虽然无法断定事情都将如预期般顺利，但这是一个可能性非常高的脚本。

那个时候的我全副心思都在猫送来彩券这件怪事上，就算河崎叫我读报，我也不觉得哪里有蹊跷。

那份报纸一定是从便利商店之类的地方买来的，他不可能有订报纸。现在仔细想想，他的房间里除了那天的早报以外，根本不见其他的报纸。

多愚蠢的家伙啊！多么好利用的家伙啊！——河崎是这么看我的吗？我把马克杯凑近嘴边。咖啡的芳香抚过我的鼻子。

忽地，我想到一个重大的疑问。

河崎为什么要抢书店？想要送书给隔壁的隔壁的亚洲人这个说词是骗人的，难道他真的想要一本《广辞苑》？

还有一件事我也忘了问。真的河崎已经过世了，而来自不丹的青年自称河崎。

应该还有另一位，本来和他们在一起的女孩子现在怎么了？记得她应该是叫做琴美。

已经筋疲力尽的我，尽管该确认的事堆积如山，我想下次碰面时再问就好了。

人这种生物，或许总是在应该有所行动的时候，懒得动。

二年前 11

多吉回到公寓，第一件事就先确定我有没有受伤。

“（我有不好的预感，所以回来了。）”他搔搔头说。

现在是晚上八点，大学研究室的实验应该还没完成，他搞不好是抛下该做的事特地赶回来的。

我没有当下说出发生了那件事，一方面是不想让多吉担心，一方面是不想暴露出自己的恐惧，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很害怕用言语去说明这件事。

如果把它藏在我一个人的脑袋里，盖上盖子，那些恐怖的事是否就能变成从未发生过？虽然很非现实，我却想依赖这样的方式。

“（什么事都没发生吗？）”多吉问：“（琴美要我找个保镖来，所以我拜托了河崎先生。没出事吗？）”

“（就算是这样，也用不着拜托河崎那种人吧？）”那是我以前交往过的男人，我很难说出口他找了个很称职的人选。

“（这样吗？）”多吉天真地回答。

这种地方可能就是不丹人的天性吧，可以和任何人交往，而谁和谁交往都不会介意。

“（真的没事吗？）”他再次问道。

不安与恐怖很容易传染，而且就算对彼此说“不要紧”，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的。我试着这么告诉自己，但终究没向多吉坦白。

再撑一阵子，我还忍得住。

我还能够平静地看着多吉边吃晚餐边用小型录音机录下电视新闻播报员的声音。他把播报员的口白播放出来，拼命地模仿。

过了一会儿，他拜托我：“（用平常的用语说些什么给我听吧。）”

我说出随兴想到的日常会话。。

“多吉来自偏远的国家。”我开玩笑地说，他便问道：“ㄆㄢㄩㄢㄉㄜ？”我跟他说，那是指远离都市且交通不便的地方，多吉便点点头：“说的，没错。”

他还把之前录好的声音播放出来，是我熟悉的说话声音。“这段是河崎讲的？”

“是的。”埋首听录音机的多吉抬起眼来，点点头，“之前，他录，给我的。”

“他录了些什么？”

“要是，可以流利说这些，就搞定了。”

看样子，河崎给多吉出了作业。我凑过去听录音的内容，但那是连日本人都难以听清楚的说话速度，我目瞪口呆。“这怎么可能学得会？”

“总有一天，可以的。”

“长期计划？”

“是罢。”

录音机里传出来的，大概是河崎乱编的意义不明的故事。里面有两名国籍不明的人物登场，一个叫马龙一个叫夏隆，对话是两人讨论着要不要捡猫，似乎有什么教训在故事里，但我是无法理解的。

“如果能说得出这些，就及格了？”

“对。”

哦，这样。——我的声音毫不起劲，“说到猫，最近那只猫都没来呢。”

“猫？那只，猫，吗？”

“我们来给它取个名字吧。”我提议。或许我是想藉由做些新鲜的事来转换心情。

“好啊。”

“它的尾巴尖端圆圆的，所以叫……”我直接说出当下想到的，我的脑子没有余裕去思考复杂的事，“尾端圆滚滚。”

“尾丹圆滚？”多吉似乎很难发出正确的音，舌头转不过来，“再，说一次。”

尾端圆滚滚……正打算再说一遍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身体急遽变得沉重。

数天前电话答录机传出的猫的惨叫掠过脑袋。

而它同时唤起了差点被两名男子扛走的恐怖。

血流仿佛变迟缓，脑袋很重，全身发热，没有一丝寒意。

“对不起，我先去厨房一下。”我勉强站起身，把用过的盘子拿进厨房。我扭开水龙头，水花在水槽中喷溅，我俯视着洗碗水流进排水孔，调匀呼吸。

为了驱散倦怠感，我试着用水龙头流出的水沾湿手臂，却只有短暂的时间觉得冰凉，感觉立刻就消失了。胃的上方好重，好痛，仿佛有什么东西从内侧微弱但执拗地戳刺着。

我吸气的时候，发出“咿”的颤抖声音，听到那声音的瞬间，我不禁跪了下去，“不行了……好可怕……”

我使不出力，无力地瘫坐在地上，手上的盘子掉进水槽里发出声响，右手的洗碗海绵滚落地上，泡沫四处飞溅。我想伸手去捡，却怎么也构不到。

“（怎么了？）”多吉在我身边，他把脸凑过来，蹲下来抱住我的肩膀。

“不要紧。”我回答，却无法遏止声音的颤抖。我连一小块“不要紧”的碎片都拿不出来，根本是连牙齿都咬不紧的状态。

“（发生了什么事？）”

眼前是多吉严肃的表情。除了老实说出一切，我别无选择。

“（警察一定会保护我们的。）”多吉已经不用日语讲了，他可能觉得现在不是用说不惯的语言磨磨蹭蹭地说话的时候。

“（嗯。）”

“（我在不丹的时候听说过，日本的警察非常优秀的。）”

“（但最近行不行就不晓得了，而且，我也不觉得马上能抓到他们。）”我一边说，一边冷静自己的头脑。

“（可是，他们是宠物杀手没错吧？）”多吉抚着我肩膀的手使上了劲，“（都闹得沸沸扬扬的了，警方会拿出干劲来的。）”

宠物杀手。多么讨厌的词汇。并不是因为词面令人憎恶，正好相反。那些家伙的残酷与傲慢，在被命名为“宠物杀手”的瞬间，就变得极为表面且罪行轻微；就像践踏对方自尊心夺取金钱的行为，一旦被称为“勒索”，就成了轻薄的恶作剧般无足轻重。

过了一会儿，稍微冷静下来之后，另一种情绪又从我心中涌上。恐怖感充塞胸口之际，更底层其实正燃烧着火焰。

那是愤怒。

我振作起跪瘫在地上的身子，双脚使力直起身，扶着多吉的手臂靠到流理台边，站了起来。

我不怕。——我试着低念。要放过那些宠物杀手吗？我听见这样的声音自体内响起。只是受了点袭击恐吓，就吓得畏缩不前了吗？有人在对我怒吼。

脑中掠过动物们的身影。脚被切断，被刀刃切割的宠物们，明明只是我的想像，却带有奇妙的真实感。虽然只是一瞬间，画面非常鲜明地浮现，是那些不明不白、莫名其妙死去的狗和猫。它们最后听见的，一定是那些宠物杀手下流的笑声。一想到这里，一股痛恨的情绪便从胸口直冲上喉头。

接着我想像着，他们迟早会对人类动手，而且一定是孩童或女人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势者。

当我回过神的时候，颤抖已经平息了。

“我不想原谅那些人。”我的眼角渗出泪来，“（我想现在就逮住他们。）”

“（逮住他们？）”

我点头。虽然已经报警说明状况了，但就这样什么都不做迎接明天，才是最令我感到恐惧的；一边担心着那些家伙不知何时会再度现身，战战兢兢地度过每一分每一秒，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

“（可是，又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啊。）”多吉很伤脑筋似地垂下眉毛。

“（我们去速食店碰碰运气。）”我决定了，把那家店的地点和名称告诉了多吉。

第一次遇上那些宠物杀手的时候，记得他们曾经提到那家店，从当时的语气听来，他们是那家店的常客。

全身被恐惧俘虏的我，本来应该更慎重的，我却一心只想着总之得立刻有所行动才行。

人这种生物，或许总是在应该慎重行动的时候，轻率行事。

现在 12

电话是算准了我在睡觉的时候响起。——我甚至有这种感觉。如果现在这个瞬间我能够实现一个愿望，毫无疑问我一定会请求让电话别再响了。

我从被窝里伸出手抓起话筒，心里已做好准备可能是妈妈打来的，结果不是。

“在睡觉？”

听到那不带感情的淡淡语调，我很快就晓得对方是丽子小姐。

“你听起来好像很累。”我仍睡意朦胧，既无法逞强也无法装模作样，只得老实地回答：“脑袋乱成一团。”

我仿佛硬掰开蛤蜊似地睁开眼皮，望向枕边的时钟。晚上十点。对了，前天电话也是在这种时间打来的。

“你知道他不是河崎了？”

“嗯。”明知对方看不见我的动作，我仍点点头，“完全明白了。他是不丹人，名叫……呃……”

“多吉。”

“对。多吉。”毫无现实感，“还有，我听说真的河崎已经死了。”

我觉得自己就像被逼问之前先主动招了的囚犯。我从被窝里直起身子。我好像衣服也没换，穿着牛仔裤就睡着了。

“他今天晚上也出门去了吗？”

我正想问“什么意思”，旋即想到，我把河崎昨天和前天连续外出的事告诉了丽子小姐，“你说河崎吗？”

“对你而言，他不是多吉，仍然是河崎？”

“唔，是啊。”事到如今才换称呼也很怪。

“你住的公寓在哪里？”

“啊？”

“等多吉出门之后，我再过去就来不及了吧？我现在就过去你那边。”她的腔调很平坦，让我觉得抵抗也没用。

“丽子小姐不知道这栋公寓在哪里吗？”

我试着想像两年前他们和丽子小姐的关系到底亲近到什么程度。

“我对别人在哪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没兴趣。”

“可是，那个叫琴美的女孩是你店里的店员吧？”

“有法律规定店长不知道店员家里的住址要受罚吗？”

不久之后可能就会有了。——我本想这么说，却打消了念头，相反地，我说出的是公寓地址。先告诉她最近公车站的站名，接着说明从车站前往公寓的详细路线。

好，那一带我大概知道。——丽子小姐静静地说：“我车子会停在附近的便利商店。”

“你要过来吗？”

“去跟踪多吉。”她淡淡地说。

多吉这个名字让我觉得很生疏。“好，我知道了。”我回答。

丽子小姐念出一串电话号码，我写在随手扔在一旁的披萨广告单上。丽子小姐无机质的语调，听起来仿佛机器在念诵罗列的数字。

我挂断电话，叹了口气。我想不出该做什么、需要什么样的准备，一迳发着呆。

我在镜子前抚平睡翘的头发，确认服装仪容。我承认，我的内心雀跃不已。

又不是要去约会。——我告诫自己。我俯视写在披萨新商品旁边的丽子小姐的电话号码，心想如果佐藤跟山田看到这个，一定会把我当成重刑犯般指责吧。

我不知该如何打发这段时间。由于必须侧耳等待河崎离开房间发出的声响，电视跟音响都不能开，能做的顶多只有看书，于是我拿起桌上的文库本。二十岁的登场人物，深信只有他一个人将迎接与众不同的命运。我读着故事，心想我并不需要与众不同的人生。我深切地

感觉到，悠哉而纯朴、与书店强盗或自杀无缘的生活——例如鞋店老板这样的人生——比较适合我。

这时我听到了声音，河崎房间的门开了又关。我把手伸向电话。

“两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我望向驾驶座的丽子小姐。

不久前我才像这样从副驾驶座和驾驶说话呢，那是什么时候去了？我立刻想起是和河崎一起抢书店的时候。

我忍不住怀疑，如同那个时候我交谈的对象其实是个不丹人，现在我身旁握着方向盘的美女或许是个电脑合成图像，她那没有半点瑕疵的白色肌肤毫无立体感。

“两年前，”她就像机械在搜寻情报似地开口说：“我的店里有个叫琴美的女孩。”

丽子小姐直盯着前方。河崎开的轿车在前方十五公尺左右，我们的车子照亮着他的车。

途中只有一次来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一辆白色休旅车插了进来，但很快就驶离了，我松了口气。

车子潜进地下道，穿过车站东侧，笔直前进。横越国道的时候，周围行驶的车辆变少了，路灯减少，也不见号志，再加上四周开始只剩古老的民家，我有种周遭渐渐被夜晚吞噬的感觉。

我们的车子像要逃离笼罩上来的黑暗似地勇往直前。车灯虽然亮着，却像只拿了手电筒往前照似地令人不安。对向车线错身而过的车灯照亮了丽子小姐的脸，每当那种时候，她的雪白总是令我心头一惊。

“琴美小姐……”我说出那个名字，一边留意着语气不要过于亲密，“她……呃，是真的河崎先生的女朋友吗？”

“不。”丽子小姐否定，“是多吉。她跟多吉住在一起。”

丽子小姐斜眼瞄我。说瞪我比较接近，说警告更为正确。

她的眼神中有一种锐利，仿佛只要我说出类似“日本人竟然跟不丹人谈恋爱，真稀奇”之类的话来，马上就会被狠狠修理一顿。

只不过，该说庆幸吗？我的经验少得没办法对恋爱高谈阔论，对于恋爱的标准形态也没有任何哲学或坚持，所以就算不丹人的男性与日本人女性同居，我也不觉得有多奇怪。只觉得“哦？”而已。“哦？护栏吗？”“哦？十字路吗？”“哦？同居吗？”这样而已。

“那位琴美小姐现在怎么了？”

丽子小姐一瞬间沉默了。不知是否多心，我觉得车速也变慢了。

不知不觉间，道路两侧成了一片稻田。夜晚映入眼中插秧前的稻田令人联想到屏息的水面，有一种我们行驶在海面的错觉。

“两年前，市内发生许多猫狗遭到杀害的事件。”丽子小姐开始述说，我本来以为她再也不会开口了。

“狗跟猫吗？”

“说是说虐待动物，根本就太乱来了。凶手有好几个，他们偷走宠物，也就是常听说的杀猫事件，但对他们来说，或者该称作是一种娱乐吧。”

“嗯，好像有过那种事呢。”虽然我未曾实际目睹，但我想起以前曾经有一个以会员制的形式举办杀猫秀的富豪遭到逮捕的案件。“这种事，发生了很多起吗？”

“凶手是二十多岁的男女，出于好玩的心态，杀了很多宠物。”

“哦。”我想不透这件事怎么会与琴美小姐扯上关系。

“琴美无法原谅那些人。”

这任谁都无法原谅吧？——我在内心低喃。因为面对我们自己要吃的动物被杀害的场面，任谁都会别开视线，我们是如此地“爱护动物”呀。

“琴美发现了真正的凶手。”

“咦？因为她是宠物店的店员吗？”

“我想是偶然。”丽子小姐仿佛在回溯记忆，“不过我也是事后才听说的。”

丽子小姐踩下油门，加快速度。不知不觉间，我们与轿车的距离拉开了。穿过高架桥下的时候，窗外景色短暂地消失，之后又是绵延

的田园风景。

“和警察商量之后，琴美和多吉好像一起去了速食店。”

“当然不会是去吃饭吧？”这么问或许有些失礼，但我实在看不清事件的全貌，只能摸索着询问。

“凶手就在店里。”丽子小姐的声音里带着不悦。接着她突然踩煞车，车子猛地停了下来。

“怎么了？”被安全带勒住的我出声问道。

丽子小姐默默地把食指指向左前方。

我看见河崎的轿车往左边开去。

有如行驶在水面，它抛下我们，逐渐变小。那不是柏油马路，一定是农道。

“要是追进那条路，我们的跟踪绝对会曝光的。”丽子小姐埋怨道：“完全曝光。”

丽子小姐说的没错。那不是平常车子会开进去的道路，我们要是跟着开进农道里，河崎恐怕也会开始怀疑我们的车子吧。

“我们被甩掉了吗？”

“不知道。”

过了三分钟左右，丽子小姐发动车子，开进同一条农道，但我不觉得还能追得上。

丽子小姐握住方向盘的手，似乎也消失了热度，有一股死了心的气味。而我也是一样，吐出叹息同时，肩膀也垮了下来。结果我们开出来柏油马路上，把车停在树林边。这可能是一片松树林，阴森森地覆盖住相当大的范围。关掉车灯后，周围变得一片漆黑。

我打开窗户，竖起耳朵探寻车声，却听见浪涛的声响，有种巨大的怪物在黑暗深处打鼾般的诡谲。“这一带靠近海边吗？”

“是啊，这座树林的另一头就是海。”

“河崎不会是来游泳的吧？”

丽子小姐一副不打算回答蠢问题的表情，望着前方。

没办法，回去吧。——丽子小姐重新发动引擎，点亮车灯。她放下手煞车的时候，我想起来，“对了，刚才讲到一半……”

“讲到一半？”

“琴美小姐怎么了？他们去到速食店之后。”

“哦，讲到一半。”丽子小姐的嘴唇在黑暗中优雅地上下掀动，噘起又缩回的鲜红嘴唇，比起性感，更令人感到幻惑。我看得出神，仿佛就要被吸进去似地。

“凶手们从速食店的后门逃出去了。”

“后门？”这两个字让我想到我手持模型枪守着的书店后门。

“他们突然开车冲出来。因为琴美他们报了警，凶手们急着想逃走。”

“然后呢？”我催促她说下去。

“然后，琴美……”

“嗯？”

“被那辆车撞死了。”

顿时，我哑然失声。

“哦，这样啊。”我努力动员我的想像力，极其所能地对陌生女子献上我最诚挚的同情，却只是这样的反应。

二年前 12

我的心情是，我想要在开始胆怯退缩之前做完这件事。现在这一瞬间，我的希望只有一个——希望那些年轻人就在速食店里。只有这样。

一想到要是没能找到他们，就觉得这比任何事都要来得恐怖。要我怀抱着这种混合了憎恶与恐怖的混沌情绪度过一夜，实在太煎熬了。我不认为自己有办法睡得着。

要是确定他们在店里，接下来只要联络警方，请警察调查他们就行了。他们并不是狡猾的智慧型犯案者，只要稍加调查，杀害宠物的罪行应该两三下就会曝光了，搞不好当场就会被逮捕了吧。我期待着。

九点说是深夜还太早，只是天空却暗到不能再暗。小雨纷飞中，行经的车辆车头灯照亮了雨丝。

搭公车前往的我和多吉下了车后，没什么交谈，直接走进拱顶商店街。

游乐中心传来喧闹的声音；站着聊天的女人们，传来刺耳的话声；行人号志灯开始闪烁的警告声响与车子的喇叭声接连响起；有几个高中生把收起的雨伞当球棒挥舞。

每踏出一步，紧张感就增加一分，整个人仿佛一步又一步地从地面浮起。再踏出一步，又浮高一层。我觉得自己就这样渐渐远离地面，于是我握住多吉的手，心里有种一旦放手自己就会飞上天的不安。

来到速食店前，多吉大大地叹了口气。

“（感觉很怪。）”

那家速食店虽然位于市中心，却很稀罕地设有相当宽敞的停车场。足以容纳五辆车子的空地最左侧，停着一辆曾经看过的迷你厢型车，黑色的车体在速食店的招牌光线照耀下，诡异地发着光。毫无疑问，是那些年轻人的车。

“（我有不好的预感。）”

“（不，这是好兆头。）”我纠正。

如果那些年轻人在这里，那就太好了。叫来警察，请警方调查就行了。只要盘问个两三下，他们就会慌了而轻易地露出马脚吧。这么一来，我和多吉就可以回公寓悠哉地睡觉了。状况急转直下。事件解决。

因为没有屋顶遮蔽，细雨直接打在迷你厢型车车体上，水滴宛如渗出的汗水流淌，滑落下来。

并不觉得冷，但一摸头发，濡湿的手却传来一股寒意。

店内灯火通明，从外头看，速食店里面一览无遗，就连客人咬汉堡的表情，有心看的话都看得见。

我的视线扫视店内顾客的长相，寻找那三名宠物杀手。这种紧张感简直就像在发表录取结果的公布栏上寻找自己的号码似的。

“没有，呢。”多吉的语气松了一口气。

“可能在二楼吧。”

“（这是别辆车唷。）”多吉走近黑色迷你厢型车，伸手指道：“（你也不确定就是这个车号，不是吗？）”

这点我承认。我不记得车号。我跟上多吉，站到迷你厢型车旁边。“（可是，这就是那辆车啊，只有这个可能了，这家店就是那些家伙平日流连的场所。）”

“（就说你认错了啦。）”

若在平常，多吉应该是更温和悠哉的，现在却有点动了怒，可能是不好的预感让他焦躁了起来。

我站在副驾驶座这边，窥看车内。玻璃被雨水打湿，我伸出手轻轻擦拭水滴。

这就是那辆我差点被抬进去的车子吗？我无法指认。但躺下的雨刷、扔在副驾驶座的CD盒、挂着饰品的照后镜，每个地方都散发出一股不明所以的诡异。

“（虽然很像，可是是别辆车。）”多吉正打算这么断言的时候，我发现车后座摆着一个塑胶笼子。

看看车牌，上面盖了一层薄薄的遮罩，是为了让号码不易被看见而动的手脚吧。

不知是否多心，雨势变大了，仿佛要协助藏匿车内景象似地，雨滴接二连三地滑过窗玻璃。我徒手将雨水抹开，水滴溅到衣服上。我甩开雨水，双手放到眼睛上遮雨，把脸凑近车窗。

后座摆着一个宠物笼。

“（怎么了？）”多吉把脸凑了过来，似乎也发现了笼子，“啊！”了一声。

我发现笼子里装了一个会动的物体，这下无庸置疑了。

心脏怦地一跳，可能因为太过惊愕，我的视野变得一片黑暗。

笼子里应该是装着小型犬，再不然就是猫。

“多吉，是他们。绝对是他们。他们正要把它带走。”我的嘴却令人心急地无法好好言语，“就装、装在那个笼子里。”

愤怒窜过背脊，我的思考宛如溃不成军的军队，无法成形。

配合剧烈的心跳，雨势更强劲了，雨水粗暴地打在柏油路上，那声音更激起了我的焦急。

我双手敲打后座的车窗，就像用拳头捶父母肩膀似地殴打车窗。得让那只动物逃走才行。——我满脑子只有这个念头。得打破车窗，救它才行。可是打不破。水滴从濡湿的前发落下，滴到鼻子上。

“琴美。”多吉慌忙按住我。他的头发也相当湿了，整个塌了下来。比起眼前的事态，让他更不知所措的是陷入慌乱的我。

“得帮它逃走才行。”我说。

多吉大概也终于认同这辆是宠物杀手的车了，神情一脸严肃。他回头望向店里，交互看了看我和速食店好几次之后，说：“（好，报警吧。）”

我点头。但丢脸的是，尽管如此激动，我却无法处理整个状况，好不容易才“嗯”地应了声而已。我视线移向驾驶座车门，钥匙孔看来是坏的，一想到这可能是辆赃车，我更加怒不可遏。每件事都是这么地不负责任。

应该打电话，还是直接去派出所？我拼命想转动脑子，仍旧无法判断自己该采取什么行动。我望向多吉。

“嗯，这么做吧。”我点了点头，拼命挤出勇气，决定相信应该会赶来的警察。

现在 13

隔天，我没见到丽子小姐或河崎。或许该说是像在躲避他们似地度过了一天。

我一早就去上刑事诉讼法的课，然后就这样在大学待到黄昏。也有拿着麦克风只顾冗长地讲课的教授，也有扯着令人燠热的大嗓门想煽动学生的老师。我茫然地望着讲台上的他们，偶尔想到似地记一些笔记。

没什么干劲。三岛由纪夫（注：三岛由纪夫［一九二五——一九七〇］，小说家与剧作家。以《假面的告白》出道文坛，着有许多充满古典主义、唯美主义的作品。后期倾向于国粹主义。）的小说中写到："法律系最难熬的是第二年。"我其实不知道此话根据何在，但或许我一直是这么相信的。所以第一年还好啦。——我天真地这么想。

该上的课全上完之后，我叫住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山田和佐藤。

"去大喝一场吧。"我故意夸张地说。在他们的解读里，我可能是被那位肤色雪白的女子给甩了吧。"好啊，走吧！"两人拍拍我的肩。

我有种想要忘掉一切的心情。

住院中的父亲、抢书店的事、从丽子小姐口中听到的两年前的事、河崎其实不是河崎的事、他半夜前往的地方……，我想停止思考这些，把脑袋放空。

我们三个人前往闹区。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彻夜喝酒狂欢，却装出十分习惯的模样，或许另外两人也是吧。把睡意抛在脑后，交谈着没营养的对话，虽然令人疲累，却很新鲜。从途中开始，我就不记得自己讲了些什么了，我想主题应该是关于"日本的政治家"。即使是即将继承鞋店的我，也有思考日本未来的力量。

一方面是困倦，一方面是喝醉，总之我觉得脑袋非常沉重。在居酒屋里自然而然地会拉大音量说话，所以喉咙也哑了。路灯熄灭，旭日东升，镇上渐渐转白。随着白天来临，满地的垃圾和呕吐物也曝露

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三人东倒西歪地走着，穿过铁门拉下的商店街。山田撞上居酒屋的看板，我则踩到地上的保特瓶。

回到公寓，经过河崎房间的时候，我想着他不知怎么了，却没按下门铃。被醉鬼拜访，他也只会觉得困扰吧。

我回到房间，粗鲁地脱下衣服随手乱丢，之后便倒在棉被上。

游乐园旋转木马旋绕的速度徐徐变慢，不留一丝余韵地完全停下。仿佛模仿它停止的方式，我的思考也跟着中止，不知不觉间进入了梦乡。

我会醒来都要怪门铃在响。轻快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如果只响一次，或许我会当成做梦而不予理会，但门铃实在太过执拗响个不停，我投降了。

我套上牛仔裤，但身体没办法取得平衡，穿进右脚的时候整个人差点跌倒。我一面揉眼睛一面走向玄关，打开了门。

“刚起床的脸。”面无表情的丽子小姐站在门前。

“现在几点？”

丽子小姐把戴在右手的手表转向这里，回答：“早上十一点多。”

“赶不上上午的课了。”不过我也不记得我本来是不是打算去上课。

丽子小姐下巴努了努指向隔壁房间的门。“多吉住这里吗？”

我套上鞋走出外面，手在身后拉上了门。“嗯，河崎住那里。”

不同的两个名字指的是同一个人，还真是复杂。

她没有丝毫犹豫，旋即伸手按下邻室的门铃，“叮咚”一响，然后她等不及似地连按了好几次，简直像是在进行门铃的耐久测试似地。原来如此，我也是被这样叫起来的啊。我明白了。

门打开，河崎出来了。他看到门前的丽子小姐，一开始绷住了脸，但很快便露出微笑，像是恶作剧被抓到的小学生般的纯朴笑容。

“好久不见。”丽子小姐偏起头。因为脸上没表情，她看起来也像是个上门找碴的愤怒流氓。

“好久不见。”河崎回答。他看看我，难为情似地搔了搔鼻头。

他们有多久没见面了？是几天、还是几个月、甚或几年？我无从得知，只是，我知道自己正目击着历史性的一刻。现在不是睡昏头的时候。

“我有话想跟你说。”丽子小姐对河崎说。

“关于什么？”河崎问。

“今早我看了报纸。”丽子小姐说得很快，“有很多事要问你。”

“报纸？”我知道自己的脸色倏地变得惨白。难道我们抢书店的事事到如今才上了报？我不安极了。搞不好是当天值班的书店店员江尻出面，迅雷不及掩耳地向警方作了证。

“这样啊。”河崎的表情很奇妙，但没有吃惊的样子。

丽子小姐正要开口，河崎比了手势要她等一下，“我们别在这里谈吧。”

我环顾四周，同意了。在公寓里阴暗的通道上三个人站着讲话，实在太拘束，而且太阴沉了。站在这里有种一开口蜘蛛网就会缠上话语般的晦暗；再者，看样子我也知道接下来要谈的应该不是什么开朗的话题，移动到别的地方应该比较好吧。

“那去动物园怎么样？”丽子小姐板着脸说：“我记得你以前说过，动物园是最好的地方。”

“好哇。”河崎笑逐颜开，接着突然看向我，“你也会去吧？”

当然啰。——我只能这么回答。

我已经有十年没来动物园了吧。动物独特的气味、没有多余装饰的园内气氛，与我在孩提时代拜访过的动物园记忆相去无几。就像不迎合潮流坚持本色的摇滚歌手。朴素，没有一丝多余，是一座恬淡的主题公园。

坐在丽子小姐的车上前往动物园的途中，我们几乎没有交谈，仿佛事先约定好既然决定要在动物园说，在抵达之前就不能多说一句话。

我说：“其实我学校下午有课要上。”而丽子小姐冷冷地回答：“反正你本来就打算翘课吧。”这就是唯一的对话，至于河崎则是一句话也

没说。

我无法判断门票五百圆这个金额是贵还是便宜，只听到丽子小姐说：“以动物的饲料钱来说很便宜了。”

入园后，正面是一个广场，正中央摆了一个巨大的圆形花坛，竖着一个看板。花坛旁边有块大板子，上面画着动物的图案，只有脸的部分是挖空的。一名少女从狮子的图案上探出脸来，而一名像是她父亲的男子正在帮她拍照。广大的园内似乎有参观路线，我们随着指示牌，往右手边前进。

“你刚才说看了报纸是什么意思？”我首先发难。

并排在前面走着的河崎和丽子小姐同时停步，回过头来。

“对哦。”丽子小姐望了河崎一眼，“在那之前，我想先问一下以前的事。”

简而言之，我的问题被驳回了。

“以前？”河崎反问。

“两年前的事。或许你不愿意回想，但我还是想知道。”

“我是不愿意回想，但我可以告诉你。”河崎半带玩笑地说。

他的日语之流畅，令人佩服极了。

“当年琴美被撞，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我只听说是被凶手们的车子撞的。”

河崎用鼻子深深吸了一口气，感觉也像在调匀呼吸，“当时，我们在那家店找到了那些家伙。因为发现了车子，我们知道他们八成就在那里。”

“然后你们报警了？”

“琴美去了派出所，拼命向警方说明，而那段时间便由我负责看守店门口。琴美去了好久才回来。”

“警察还是来了？”

“我不知道他们看待这件事有多严肃，但，总之他们来了。”

“所以琴美和你在店外面等？”

“我和警察一起进去店里，琴美则留在外头，因为她一起进去太危险了。结果，那些家伙就在二楼。”他仿佛正在与忌讳的记忆奋战，“只不过，那些人动作太快了，一看见警察，当场起身拔腿就逃。”

“历历在目。”丽子小姐说。

“我也觉得历历在目。”我附和说。

“我对警察说：‘就是，那些人。’”他模仿日语还讲得结结巴巴的过去的自己，“警察堵在楼梯口挡住他们的去路。”

“但他们还是逃走了？”

“对。”河崎吐出一口气，耸耸肩，“他们回头逃向后门。”

“那家店有后门？”

“有。紧急逃生梯。那些家伙惊慌失措，他们跑下楼梯，跳上停车场的车，正打算逃走。”

“此时琴美冲了出去。”丽子小姐接着河崎的话说，然后问道：“但为什么？”

“那当然是——”这部分河崎应该也只是推测，但他仍充满自信地断言：“为了不让他们逃走。”

“琴美真了不起。”

“明知不可能挡得了车子的。”

我感觉得出来，河崎和丽子小姐都刻意以淡淡的口气述说，他们掩盖自己感情深刻的部分，只在表面确认事实交换情报。就像害怕自己的对话染上文学的情趣，而故意提出数学算式来似地。

“结果，”既然难得在场，我决定加入对话，“那些凶手怎么了？”

“死了。”河崎摊开手，“凶手太着急了，没注意到琴美跳出来。撞到她的时候，车身一歪，撞到停在路边的卡车，卡车上的木材滚落，插进车子里，就这么死了。”

“这、这样啊。”我有点傻住。

“不要打马虎眼。”丽子小姐加重了口气，“并不是全部死了吧？两个。死掉的只有两个。而凶手有三个。”

“也就是说，有一个得救了对吧。”我一脸了然于胸地点头。我不知道“得救了”这个说词是否恰当。

“没错，有一个得救了。”丽子小姐笔直盯着河崎，“虽然那种人死了最好。”她的眼皮眨也不眨，完全符合“凝视”这个词，“今天早报登了。那个叫江尻的，好像被找到了。”

河崎的脸瞬间僵住，“这样啊，被找到了啊。”

“江尻？”我不禁提高了声音，“是那家书店的——我们抢的那家书店的店员。”

“没错。那个时候值班的店员就是江尻。杀了琴美的宠物杀手的幸存者。”河崎说得若无其事。

“咦？等等，怎么回事？”我又被混乱侵袭了。虽然他们断断续续地提供了很像是解答的话语，我却无法理解那些线索该如何拼凑出全体像。“咦？江尻被发现是什么意思？什么宠物杀手？”

“走吧。我按顺序告诉你。”河崎背对我继续往前走。

他的态度并不像在转移话题，或是想敷衍变糟的气氛。他可能是真的想往前走吧。

左手边骆驼正嚼动着嘴，边望着我们边吃饲料。可能是大猩猩发出的吵杂怪声传了过来。

“那些家伙之中唯一活下来的就是江尻。”河崎再次开口。我站过去丽子小姐和河崎的中间，不想听漏一字一句。“虽然是被警察逮捕了没错。”

发生车祸事故当时，由于车后座载着狗，江尻被视为“宠物杀害事件”的嫌犯，被在场的警察逮捕了。但因为两名同伴都死了，江尻坚称自己只是共犯当跑腿，还表现出一副深切反省的模样，结果获判缓刑。

“之后你们怎么了？”丽子小姐问道。

“之后？”河崎耸耸肩，“不能怎么样啊，我们非常消沉，混混沌沌了好一阵子，只是这样而已。”

他说江尻消失了，连人在哪里都不知道。

“我们？”

“我和河崎。”他回答我，“我们已经把江尻给忘了。”

“骗人。”站在我右侧的丽子小姐像要连我带河崎给一并刺穿似地说：“你们一直在找江尻。想也知道，你们不可能原谅他的。”

河崎笑了。他只是笑，没有否定。“半年前，我在报上看到了江尻。”

“你不会看日文，却订报吗？”丽子小姐问。

“是河崎订的。”

说到报纸，我脑中灵光一闪，是那张贴在书店的剪报。那是反对兴建购物中心的特集报导，刊登了店长和江尻站在一起的照片。是指那个吗?

“看到报纸，我们得知江尻在那家书店工作。”河崎说。

“然后你们便计划复仇？”

“复仇？”我从来没想过竟然会在现实生活中听到这个词汇，“你说的ㄈㄨㄔㄡ，就是‘复仇’那两个字？”

河崎先是轻快地笑了，接着露出伤脑筋的表情，“是河崎。他构思了计划。”

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猴山前。

围有栅栏的凹地里，有一座人工假山，大大小小的日本猴在里面四处活动。它们又跑又跳，穿过链桥，或是整理毛皮，猴子们似乎正忙着自己的生活。

“杀害江尻的计划是吧？”丽子小姐说。

“在报上发现江尻之后，河崎想了很多。”

“很多？”丽子小姐问。

“他去观察那家书店，调查江尻值班的时间，然后思考执行方式。”

“他当然是想杀了他吧。”

“一开始是。”河崎回答。

“一开始？”我忍不住反问。

“他打算闯进书店杀了江尻。”那口气就像在说“他打算黄昏的时候去买草莓”。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去抢书店的时候，”我战战兢兢，怀着一种伸手指向一摸就会遭天谴的神明般的心情问道，“你的目的其实是那个？”

“是啊。”河崎满不在乎地承认了，“其实对你很过意不去。那个时候，我不是要抢《广辞苑》，而是要找店员江尻。我打算在客人走光之后袭击书店，杀了江尻。”

“你为什么把他也带去？”丽子小姐瞥了我一眼。她抢先问了我想问的事。

“那家店有后门。”

“后门？”丽子小姐的表情虽然没暗下来，语气却带着狐疑，“那有关系吗？”

“我再也不想要有人从后门逃掉了。”河崎仿佛在述说一桩一辈子都无法补偿的罪，“河崎也是这么说。所以一开始计划，我们就是打算两人行动的。”

“所以你才会邀我？”

“要是我一个人去，让江尻从后门逃走的话，不就前功尽弃了？”

“可是就算是这样……”

“要是被他从后门逃了，等着我们的就是不幸。悲剧总是从后门发生。”在河崎的脑中，两年前琴美小姐过世的事，不是一段记忆，而是一个被刨挖开来的伤口吗？他的声音就像在和那段记忆对决似的，强而有力。

我听见猴子们嘶声尖叫，感觉像在嘲笑：“说什么悲剧。”“被养在这种地方的我们，不更是悲剧一桩？”

“可是，你是怎么杀他的？”我终于也说出了这个凶暴的字眼。

“没杀成。”河崎静静地微笑。

我望着他，有种不可思议的心情。因为我觉得他的笑容不是那种“后来没必要杀他了”的柔和，而是带着一种更残酷的满足感。

“其实，本来的预定是一进书店就重击江尻的头，杀了他。”河崎开口。

“空手吗？”丽子小姐不知是否出于下意识摆出拳击手般的战斗姿势，那姿态看上去甚至带着愉悦。但她这冒失的举动让我很不知所措。

“砖块。”河崎说：“预定是拿水泥砖砸他的头，杀死他，再把他搬去掩埋。”

忽地，我想起那个晚上，河崎拎了一个塑胶袋。

“可是，有我跟着，你要怎么……”河崎和我一起抵达书店，逃的时候也是一道。

“顺序啊。”河崎说：“本来就是预定一切照顺序来的。先杀江尻，接着把尸体搬到停车场。”

“停车场？”我不禁复述，然后想起那天夜里看到停车场上的车，“是那个吗！那辆……轿车！”

“没错。那是江尻的车，总是停在那里，就跟河崎事前调查的一样。接下来，我便用那辆车运送尸体。”

“你什么时候搬的？”我没有发现。

“你在踢门的时候。”

啊啊。——我眯起眼睛，回想当时的状况。我每唱两遍巴布·狄伦，就踢门。我们是这么说好的。“是那个时候？”

“对。当你踢门的时候，我搬尸体。我也哼着巴布·狄伦，所以我很清楚，结果我并没被你看到对吧？”

对于迟钝过头的自己感到非常羞耻，我不禁脸红了。“骗人的吧？”

“不是骗人的。”河崎耸耸肩。

“那样的话，那个时候我看到坐在副驾驶座的人，不就是……”

“江尻。”河崎立即回答。

背脊发凉。那个时候和我对峙的那名男子是一具尸体吗？我吓得浑身哆嚷。

“我先让江尻坐进车里，然后转头回书店里收拾。”

“然后那时候我……”我回想自己的行动，“唱了两遍巴布·狄伦，又踢门。”

“趁这时机，我再次冲回车上，发动引擎，驶离书店。”

的确，当我待在书店后方的时候，听到了车子紧急发动的声音。

“接着我把车子开到我们会和的地方。”

“咦？直接开到那里？”

“嗯。”河崎仍旧十分沉着，“那个地方弃置了很多车子，就算有车停进去，也很难分辨吧？想藏车就要藏在车堆里。”

的确，那块空地上尽是压扁的车子和上下翻倒的机车等等，堆积如山。

“到了空地，我把尸体从副驾驶座搬到我车子的行李箱里。接着等你过来。”

“我到的时间好像比预定早了些。”那个时候，我在途中忘了唱歌，便随便哼哼做为调整。或许因为我到得太早，河崎慌了也说不定。这么一想，我想起那个时候他对我说“你动作真快”的神情有些惊慌。

“我先送你回公寓，然后开车运尸。本来预定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预定！”我发现一件重要的事。刚才的说明全是他想要实行的“预定”，而非“事实”，“对啦，其实你没有杀店员对吧？刚才你说没杀成，意思就是你刚才说的事其实并没发生吧？”

如果是这样就好了。——我祈祷着。

“不。”河崎很干脆地打碎了我的希望，“人没死，但我照预定行动了。”

“什、什么意思？”

“我拿砖块砸他，江尻倒了下来，我以为他死了，但那家伙只是晕了过去。”

“原来如此。”丽子小姐轻声应道。

“我揍了他，但他没死。只是倒下，人还活着。”

“你没给他致命的一击？”丽子小姐说了。多恐怖的话，这个世上应该有多不胜数的人，一辈子都不会说出“给他致命的一击”这种话。

“致命？”河崎纳闷地偏头。

丽子小姐很敏锐，跟他解释：“就是彻底杀死的意思。”

“哦，是啊。我没有把他致命。”河崎笨拙地用着刚学到的语词，“因为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突然想起？”用砖块砸完别人的头之后，还有什么应该突然想起的事吗?

“我想，不杀他，让他受到更惨的对待。”河崎的口吻一派轻松，甚至是洒脱，丝毫看不出半点恶意，“所以我按照预定，载走了江尻。”

“按照预定——指的是你刚才一直提到的预定吗？”

换言之，当时车子里载的不是尸体，而是昏迷不醒的江尻，但河崎刚才说明的整段计划似乎还是被执行了。那个时候的回程上，我所坐的车子行李箱里装着江尻，这个事实令我毛骨悚然。

“后来，你送椎名回公寓之后便去了海边的树林，是这样吗？”丽子小姐摊开我所不知道的手牌。

“海边？树林？什么意思？”我摸不着头绪。

“今天报上都登了。负伤的青年被人发现绑在松树林的树上，名字叫江尻，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身体很虚弱。”后半的口气像是毫无抑扬顿挫地念着报导。

“啊？”我觉得我已经变成混乱的专家了。不管是什么样的混乱，尽管放马过来吧!

“我把昏厥的江尻一路载到海边。那里是海边的一座树林。”

“为什么要把他搬到那种地方？”丽子小姐问。

“两年前，”河崎的眼睛看起来熠熠生辉。在述说两年前的事情的时候，或许他看见的是与现在不同的风景。他所看着的，正是丽子小

姐所说的“三人的故事”吗？他露出一种沐浴在春季阳光下的爽朗表情，“两年前，河崎曾经说过。他说要把这里的动物全部放走，带到那座树林去。”

“这里的动物——你说这间动物园里的动物？”我顺手指了指眼前的猴子们。

“他这个人真的很妙。很可笑吧？居然说要把这里的动物养在那个树林里，他说那里不会有人去，会待在那儿的只有乌鸦。”

“乌鸦到处都有啊。”我做出了无谓的反应。

“ㄋㄠㄗㄤ。”河崎唐突地说。

“咦？”

“鸟葬呀。在不丹有种葬法，人的尸体不是放火烧掉，而是让鸟吃掉。”

我绷起脸来。虽然知识上知道有这样的风俗，或说葬礼的方法，但我仍为不明所以的诡异感到一阵寒意。或许因为我现在身处的地方是动物园，又更有临场感吧，我甚至觉得只要河崎下达指示，鸟儿们就会冲破笼子，用它们的尖喙朝我刺来。

“难道，”丽子小姐出声：“你是想那么做吗？鸟葬。”

河崎慢慢地、静静地闭上眼皮，然后很快地睁开。看起来完全就是在回答“YES”。

“骗人的吧？”

“我不想马上杀了江尻，所以我把他绑在树上，想让他被乌鸦吃掉。我用刀子刺伤他的脚，虽然不会死，但伤口会腐烂，对吧？”

“你每天晚上都去江尻那里吗？”丽子小姐继续提出质问。

河崎只有一瞬间露出“你怎么会知道”的表情，回答说：“我去看他。也给他一些食物，让他不会死得那么快。”

虽然没人开口，我们三人离开了猴山，顺着参观路线继续前进。大象出现在右手边；两头印度象规律地摇着尾巴，四处徘徊。

“那个……”我忍不住说。

“怎么了？”

“你是想让乌鸦……吃掉江尻对吧？”

“那是鸟葬。”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一鼓作气地说：“那不叫鸟葬吧。”我纠正他，“处理尸体的手段才叫做鸟葬吧？不对吗？江尻人还活着，所以那根本就不是鸟葬啊。”

“你说的没错。”河崎露出几乎令人炫目的灿烂笑容，简直就像是希望有人纠正自己，才故意说错的，“对啊，其实，这不是鸟葬。”

“你明白就好。”

前方传来车轮的声响，有人骑脚踏车冲过来吗？我提防着。这条游园道宽约十公尺，虽然是柏油路面，但很少看到有脚踏车会骑在动物园里。鞋子啪哒啪哒踩在地面的声响以及车轮转动的声音逐渐接近。

我们望向前方，静静等着。

迎面过来的是小孩子，一共两个人。

我先看到的是轮椅，上面坐着一名少年，短裤下面的宝蓝色袜子特别显眼。少女在后方推着他的轮椅，可能是小学高年级吧，她的表情很成熟，个子却很矮，绑成两束的头发仿佛打太鼓的棒子般甩动。

轮椅少年拼命地抱紧怀中的纸袋，少女也拼命地奔跑，弥漫着一股几乎连呼吸声都要传到这儿来的热气。

他们可能完全没工夫理会我们，一眨眼就从我们身旁冲过去。虽然看上去令人胆颤心惊，但他们似乎已经很习惯了，行动非常迅速流畅。

我张着嘴目送他们离去。

“看那个，”丽子小姐指着已经远去的轮椅，“那孩子抱着的纸袋。”

咦？——我伸长脖子，凝目细看。少女的身影挡住了轮椅正面，正想开口问“什么？”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东西了。一条像是填充玩偶的尾巴般的东西悠悠地晃着，大概是从少年抱住的纸袋里跑出来的。

“尾巴耶。”我呆呆地低喃：“那是什么啊？”

“浣熊？”我身边的丽子小姐歪起了头一脸纳闷。

这时，河崎突然“噗哧”一声放声大笑，笑到全身都在颤动。

是因为告白了自己的罪行，所以精神大受打击？还是罪恶感生出的反作用力？我不禁担心了起来，但似乎并非如此。

河崎只是愉快地笑着，“那是小熊猫。”他说。

“小熊猫？”就算河崎这么说，我也毫无头绪，“你说那个吗？那条尾巴？”

轮椅朝出口奔去，身影愈变愈小。

“那些孩子偷了小熊猫。”河崎说。他抬起头仰望天空。没有一丝云朵，一大片近乎爽快的青空。

我不知道河崎在看什么。仿佛要与俯视我们的天空的蔚蓝相抗衡似地，河崎笔直地迎面望着上方。

他的眼角之所以变得湿润，应该不是笑得太用力的缘故。

二年前 13

先是“磅！”地一阵冲击，接着方向感扭曲，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转向哪边，而当下也没发现自己是被车撞到。迟了一会儿，整个身体被沉重的铁球迎面撞上的感觉才袭上来。我可能是摔到地上了。

脑中一片空白，没有声音，什么都看不见，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张着眼睛。记忆泉涌而出，宛如浊流冲入空荡荡的房间。两岁的我、五岁的我、十岁的我、国中生的我、高中生的我、大学中辍的我、在宠物店邂逅丽子小姐的我、邂逅多吉的我。——过去的一幅幅场景仿佛趁着防波堤崩坏全奔流了出来。这是我的洪水。

意识逐渐远去，就要“啪”地一声断绝时，又回来了。好似渐渐变得迟钝淡薄，又觉得仿佛被砂纸磨过般变得更锐利。

为什么我会冲到车子前面？我自己也无法理解。那些年轻人打算开车逃走的时候，我跳了出去。我不想让他们逃走。雨云遮蔽了整个天空，完全没有打雷的征兆，然而我却感到一股被落雷劈中般的麻痹。一定是至今那些被杀害动物们的愤怒与无法排遣的恨意落了下来。愤懑与使命感驱策着我，绝不让你们逃走！我的脚踏了出去，紧接着我的身体便麻痹了。

过了一会儿，我做了梦，或者说是一头栽进梦中比较贴切吧。当然其实，我连这是不是梦都分不清。

很唐突地，我人站在车站里。日期、时间和脉络都不清楚，连外头的天气状况也不明。

我站在新干线的剪票口旁，茫然地望着投币式置物柜。

多吉在那里，他旁边有人。我以为那人一定是河崎，结果不是，是个未曾谋面的年轻人。是大学生吗？他身上带有一种若对他说“你好纯真唷”，他一定会当场呕气的纯真。

我不确定他们在做些什么，但我看见多吉锁上置物柜说：“这样就关起来了。”露出了笑容。

多吉说日语的语调完全就像个日本人般流畅，这时我确定了这一定是梦。

他们两人开始移动，搭手扶梯下楼。我跟了上去。感觉不到行走的触感，也感觉不到皮肤应该感受到的空气温度，或许我已经没有肉体了。

多吉和那名年轻人在车站出口处分道扬镳，但我没办法听见他们彼此道别的声音。

两人往完全相反的方向各自前进。我跟上多吉。

多吉穿过逐渐聚拢到十字路口的人群，往南前进。南边有什么吗？我不知道，但他的脚步很轻快。

就在走了约二十公尺左右的时候。

多吉朝马路冲了出去，就跟我初次邂逅他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差点误以为自己看到的是他救助醉汉时的那个场面。

他朝着车水马龙的马路冲了出去。搞不好是我的记忆被施以若干加工，重新拿来使用吧。

那缓慢进行的情景，就宛如观赏着慢速格放的映像似地，我呆然望着。

我很快就知道他为什么冲出去了。有一只娇小的博美狗走在马路上，它的饲主是一名正在等红绿灯的驼背老人。不知道是老人放开了它，还是绳索松掉了，总之老人一定没发现狗儿正单独行动。

可能是没注意到小型犬，一辆休旅车并没有放慢速度，发出隆隆巨响冲了过来。

多吉为了救那条狗而冲出去。骗人的吧？我感到不知所措。为了救狗而冲上大马路？情节实在老掉牙到了极点。

车子熙来攘往的县道仿佛一条河川，感觉多吉像是势如破竹地跃入了那条清澈的水中。

多吉的脸上并没有悲怆或拼命的神情，真要说，那是一种即将获得什么的凛然，我不禁看得入迷。

我听到他的声音。

“就算死了，也只是再轮回转世罢了。”

那优美至极的日语让我感到骄傲无比。

回过神时，景色消失了。是梦吗？我一方面这么想，一方面也揣想着这或许是未来的故事。会不会是因为某种差错，使得意识即将消失的我不小心窥见了几年后的场面？

就算给我这么一点奖赏也不为过吧？我恣意地想像。搞不好——我心想——是啊，或许不久之后我就可以和死后的多吉再会了。会不会这样呢？我还听说转世是需要一段准备时间的。

是个性随便还是胡来，总之我乐观地这么想。

反正是小细节，随便怎样都好。

感觉意识仿佛睡着般逐渐淡去，我朝着看不见的多吉一再地确认：真的会转世吧？一定会转世的吧？

现在 14

“河崎他自己为什么没动手？”丽子小姐问河崎。

绕完动物园一圈，我们在园内商店买了美国热狗，三人坐到长椅上。

“没动手？”

“都是他计划的不是吗？挖空心思构思杀江尻的计划，可是他为什么没有亲手执行？”

“因为他在那之前死了。”多吉扬起眉毛。死了就不能动手了，答案很简单啊。——他笑道，“明明和我一起计划了那么久，却突然死了。”

“至少也把计划执行完再死啊。”丽子小姐为了奇怪的部分愤愤不平。

不是那个问题吧？——我心想，却没插嘴。

“那个时候，河崎认识的女孩子死了。因为同样的病。”河崎叹了口气说；“之后他就突然变得无精打采的。真的是一眨眼之间唷。”

“是他传染的吗？”

“他是这么认为的。”

我不是很了解这段对话的意思，然而当下的气氛却不是我能够问个清楚的感觉。既然提到什么传染不传染的，大概是一种会传染的病吧。

“可是也用不着死啊。”丽子小姐说。

“我也这么想。”河崎使劲嚼着热狗，顺便发泄怒气，“但他死了。过世前一天，河崎说了：‘这是因果报应。’”

“因果报应？”我没想到这么难的日语会从外国人的口中冒出来，相当吃惊。

“在不丹是这么相信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那，河崎认为自己会得病，是因果报应？”

“他说：‘我玩了许多女人，所以才会得病。’还说自己做了坏事，才会引发悲剧。”

“我觉得不是这样。”丽子小姐开口包庇现在不在此处的河崎先生。

“我也觉得不是，所以我说：‘你错了，错得乱七八糟的。’结果河崎说了——”这时他顿了一下，转向我说：“‘这世上本来就是乱七八糟。不是吗？’”

这也正是他之前曾经对我说过的话。

“是啊，这世上就是乱七八糟的。或许吧。”

“我搞不懂了。琴美和河崎都不在了，我伤心欲绝。但死了也会转世，应该没什么好伤心的才是啊。”

“原来如此。”丽子小姐点点头。

“我搞不懂了。”河崎又重复，“河崎死了之后，我去了那家书店。”

“你跑去那家店？”我问。

“当时是晚上，江尻人就在书店里，但出乎我意料，他看起来非常快乐，大概是喝醉了吧。”

搞不好是嗑了奇怪的药的关系。——我悄悄地想。

“看到他那个样子，我真的完全不懂了。我觉得很不公平。”不公平——河崎像在念外来语似地发出这三个字的音。

“原来如此。”丽子小姐同意似地说。

“所以我生气了。”河崎的声音静静地滴下，落到动物园的地面。“有点生气了。”

“那个……”此时我再也无法忍耐，插嘴了。“对不起！”我道歉。

河崎和丽子小姐一齐望向我，可能是很吃惊我为什么突然谢罪吧。

“对不起！”我再次道歉，“老实说，我其实不了解你们之间的状况，才会无法适当地表达共鸣或同情。对不起！”

“这没什么好道歉的吧？”丽子小姐说。

“但总觉得很过意不去……”

“你只是被我硬拉进来罢了。”河崎说。

“可是……”

“知道我为什么邀你吗？”他拿手里的竹签指向我。

“不知道。”

“因为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正在唱巴布·狄伦的歌。”

“啊？”

“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你正在唱巴布·狄伦对吧？我很喜欢他的歌声。既温柔，又严厉。不负责任，又温暖。以前河崎曾这么说过。”

“河崎不就是你嘛。”

“河崎说，那是神明的声音。”

“因为我哼着神明的歌，所以你才邀我？”

丽子小姐虽然面无表情，安慰似地拍拍我的背，“你啊，”她说：“你只是途中参加了故事，不必道歉。”

那奇妙的鼓励多少有些受用。我一直以为自己才是主角，当下这么生活的“现在”才是世界的中心，但正确来说，或许并非如此。河崎等人活着的“二年前”才是正式的故事；主角不是我，是他们三人。

而且真正的河崎先生教河崎日语的“一年前”的种种过往，我只能凭想像。他们两人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构思计划、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死去的河崎先生在想些什么？我只能想像。

吃完热狗，我们折断竹签，扔进垃圾桶，走向出口。

偷走小熊猫的孩子们已经不见踪影了，搞不好他们被工作人员逮到，现在正在挨骂。我暗自希望事情没有闹大。

我们走出动物园，坐上丽子小姐的车，循着来时的道路回到公寓。

等我们下车之后，丽子小姐拉起手煞车，走出驾驶座，车门仍开着。“喂，”她对河崎说：“去自首比较好。”她的声音没有抑扬顿挫。

河崎没有开口。

“对方又没死。只要说明原委，罪也能减轻的。”

“我不是没杀他。我只是失败了。”河崎耸耸肩。

“去自首吧。”丽子小姐更强硬地说。

“是罢。”河崎用一种变回日语笨拙的外国人口吻，点了点头。

“真的唷。”丽子小姐叮咛。

“我，不大懂日语。”

我完全没想到河崎会说出这种话，意外之下笑了出来。

但更令人吃惊的是，一旁的丽子小姐也笑出声了。

我一直以为就算发条人偶突然跳起舞来，丽子小姐的表情也绝对不会有变化的。我不禁哑然失声。

而或许这比我想像中要来得更稀奇，河崎也张大嘴傻住了。

“我一直觉得别人的事怎样都无所谓，”丽子小姐对于自己发笑的事一点都不慌不乱，脸上已经恢复原本那张冷血的表情了，“可是琴美不在，河崎也不在之后，最近我的想法有点改变了。”

“我明白。”河崎毫不犹豫地同意。

“我想帮助能够帮助的人。”丽子小姐的语调还是老样子，没有抑扬顿挫，“我有时候会这么想。”

“我明白。”河崎又说了一遍，“我也是这么想。”

“虽然只是有时候。”丽子小姐缩起下巴。

我想起她在公车里挺身而出对抗色狼的事，还有河崎踢倒脚踏车的事，那代表的是他们两年来内心有所变化的部分吗?

善有善报。河崎所说的宗教教诲我虽然无法理解，但我觉得如果真是如此就太好了。河崎做了善事，所以能不能对他宽待一些呢？不过是动了念头想杀人，就对他宽容一点吧，难道不能正负相抵等于零吗?

“还有，”丽子小姐的声音里已经听不见紧张感了，“琴美和河崎都一直这么说，我在想……”

“什么？”

“不丹真的是那么棒的地方吗？”

河崎露出洁白的牙齿，眼角也挤出皱纹，“你问我，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家族财产是由女方继承，这是真的吗？”

“是啊，土地与房子都是女方的。结婚之后，男方会住到女方家。”

“真好。”丽子小姐手抵着下巴，“还有，听说不丹人不只为自己，也会为他人祈祷。是真的吗？”

“会希望全世界的动物和人类都幸福，这是理所当然的吧？大家都是在轮回转世的漫长人生中偶然邂逅的，那么在这短暂的期间里，好好相处不是很好吗？”河崎淡淡地说：“不丹人是这么想的。”

“这也很棒。”

“乡下人嘛。”河崎扬起眉毛。

听着河崎的话，虽然觉得难以置信，我不禁佩服起不丹真是个美好的国家；然而另一方面，我想，河崎所说的“全世界的动物和人类”里应该不包括江尻吧。

丽子小姐坐回车里，一关上车门，立刻发动，转眼间车子便越过坡道离去了。

我们没有目送到最后，回头便往公寓走去。

我烦恼该向河崎说些什么。是该鼓励他？还是像丽子小姐一样劝他自首？或是一再重复“骗人的嗯”这种无力的话语？

我正踌躇的时候，河崎开口了：“椎名，你等一下有空吗？”

时刻是下午两点半，“今天已经没力气去学校了。我等下没事。”我老实说。

河崎有些难为情地撇了撇嘴唇，然后说了：

“要不要去把神明关起来？”

有一种和初次邂逅时完全相同的印象。

啊，这一定是恶魔说的话。

我们坐上公车前往车站。我不知道目的地，但河崎说：“我想去车站。”我也就顺从地接受了。我的角色似乎是“老好人”，所以不应该违逆。

在车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一迳望着窗外。在刚搬来的时候，什么都很新鲜，眼前所见仿佛全是未知的风景，但现在只觉得那是极为平凡无奇的景色。与其说是习惯，或许是我已经定下来了。之前还觉得电线是复杂的象征，现在看来只不过是一堆粗俗的绳索罢了。

十字路口塞车，公车迟迟没前进。“那个，要做什么用的？”我指着河崎放在膝上的手提音响。

河崎特意从自己的房间把手提音响带出门，他说那是装了电池的。

“有需要用到。”河崎只是暧昧地回我，没有正面回答。

“刚才在动物园里说的事，是真的吗？”明明不需要问，我却忍不住想问。就像毫无自力获胜可能的棒球队的球迷仍大言不惭地说：“就是无法预测的才叫做棒球赛啊！”不到黄河不死心。

“是真的。”河崎说。

“这样啊。”我很怕对话中断。

公车总算前进了，转了个大大的弯之后，开始加速。“可是，江尻没死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

“因为要是杀人，罪很重的耶。我觉得他没死成真是万幸。”

“是吗？”他似乎真的没兴趣。

此时我突然想到。“难不成你是在试验？”

“试验？”

“你把江尻绑在树上，却没杀他。因为按照因果报应论，如果江尻真的不对，他应该会死；否则，他就有可能平安无事。你是在试验这个吗？”

或许河崎不直接下手，而是将结果托付给更巨大的法则或系统之类的力量。这种假设掠过我的脑袋。

河崎只是笑，没有回答。

“我刺得很深。”一会儿之后，河崎说了，“我把江尻的脚刺得很惨。”

“咦？”

“就算没死也无妨，我希望他就这样一辈子不能走路。”

“说得那么血淋淋……”我绷起脸来。河崎笑了。

一点都不好笑好吗。——我在内心抱怨。

下了公车，我们走过天桥，不一会儿就进到车站。我看到新干线的到站月台停了一辆新型的列车。

车站里挤满了观光客和西装笔挺的上班族，人们各自往不同的方向走去，复杂交错，挤得水泄不通。

我们穿过售票机旁边，搭乘手扶梯来到三楼，那里是新干线的剪票口。河崎要办的事似乎与新干线无关，他大步快速地前进。

和那天晚上一样。河崎为了抢书店而快步往前冲，我却只能在后面拼命地追。

来到投币式置物柜并列的地方，河崎总算停下脚步。那里并列了纵四个、横二十个置物柜，构成一小块置物柜墙面。

“这里？”我纳闷，“你有事要来这里？”

河崎寻找还插着钥匙的置物柜，打开之后，用腰挡着不让门关上，一手举起手提音响。

“你想把音响怎么样？”

行人们接二连三经过我们旁边，有人讶异地瞥着手提音响，但大部分的人一脸毫不关心。

“可以帮我按下播放键吗？”河崎说着，放开右手，插进自己的黑色长裤口袋里，掏出百圆硬币。

“播放？”我完全搞不清楚状况，总之先照着他说的做。

我左手扶住音响，右手按下CD播放键。

CD转动的声音响起，过了一会儿，轻快的演奏响了起来。音量并不刺耳，也不至于听不见。

“巴布·狄伦。”我马上就听出来了。

手提音响中传出来的，是他的代表曲《Like a Rolling Stone》。

“对。”河崎话声刚落，便把手提音响塞进置物柜里。

“你在做什么？”

“把神关起来。”河崎说。

“啊？”

我急忙转动脑子，试着推想。他曾说巴布·狄伦的声音是“神明的声音”。

“把神明的声音关进置物攊里，就算是把神明关起来了？”

“对。”河崎一本正经地点头，“我设定了重复，所以会一直播放。”

“这种事有意义吗？”这个质问或许很无礼，但我还是要问。

“琴美以前说过。”

“琴美小姐？两年前吗？”

“对。”河崎关上投币式置物柜的门，音乐声变得模糊，听不大清楚了。“她说只要把神明关起来，就算做坏事也不会被发现。”

这时，河崎突然想起似地摸索黑色长裤的后口袋，取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递给我。

正想问这是什么的时候，我发现了，“是刚才的动物园呢。”

穿过入园大门的广场处，有三名男女正把脸从画板里探出头来。是一张这样的照片。

“我，琴美，河崎。”河崎像在罗列记号似地说。

我一边想像着两年前应该确实存在的故事，把照片拿近眼前。眼前是一名笑得活泼灿烂的女孩，这一定就是琴美小姐。

“这个是河崎。长得很帅吧？”他夸赞自己似地指着旁边的脸。

我默默地点头。我被那张五官分明的脸孔给吓到了，透过照片甚至感受得出一股女性般的阴柔气质。

“上面写了东西耶。”我翻过照片的时候，发现后面用签字笔写了字。

河崎“哦。”地出了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写上去的。是河崎写的吧。”

流丽的笔迹横书了一段文字。

“快快转世，再回来抱女人吧。不过话虽如此，人真的会转世吧？多吉？”

什么跟什么？我蹙着眉，烦恼该不该转述这段话。多吉似乎也能读一点日文，所以或许他早就知道这段文章的意思了。我觉得不该多事。只不过，我想像河崎先生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背负着什么样的绝望、带着什么样的诙谐，在照片背面写下这段话。我交互看着照片上那张秀丽的脸庞和文章，总之感想是：“他只是在耍帅吧。”

结果河崎柔和地微笑了。

“是啊，河崎真的很帅唷。”他把照片一并放进置物柜，右手投了三枚百圆硬币，转动钥匙。“这样就把神明关起来了。”他收起钥匙。

我把耳朵凑近关上的置物柜，觉得好像依稀听到巴布·狄伦的声音，但不是很清楚。

“可是啊，这又不等于真的把神明关起来。”

“所谓仪式就是这样呀。”河崎说得大剌剌的。

“原来这是仪式啊？”

“不丹人最擅长拿替代品来蒙混了。”

我看着他那神清气爽的表情，觉得细微的疑问和无聊的常识怎么样都无所谓了。

“是啊。”我笑道：“我们把神明关起来了。”

我心想：这是我和河崎的投币式置物柜。而另一个自己则是冷眼旁观，说着：蠢死了。我决定装作没听到。

走出车站来到天桥的时候，河崎说：“我稍微逛一下再回去。”

我没有理由挽留他，只是，“那个……关于自首的事，”我小心翼翼地说：“虽然我不是和丽子小姐串通起来劝你自首——”可是，我觉得自首是现在能够采取的最佳选择。

“彳马去厶？”

“我并没有和她讲好要叫你自首，”我改口：“可是，你还是自首比较好。”

“我知道。”河崎马上回答我。

他的口气听起来像是真的“知道”，不像是敷衍了事的轻薄回应。所以我决定相信他。

“那，再见。”我举手道别。

“再见是什么时候见？”河崎轻快地说，露齿微笑，却是一种透出看破一切的严峻表情。

我们分道扬镳，各自迈开步伐，两个人仿佛踩着无论怎么延长都绝不会相交的直线前进?

现在 15

隔天一早，我被电话铃声吵醒。我觉得最近不是被电话铃声吵醒，就是被门铃给叫醒。反过来想，如果没有电话或门铃，或许我一生就会这么永眠不醒。

是妈妈打来的。“你会回来吧？”她用一种几近断言的说法说。

“我会回去探病啊。”

“那你今天回来。”

“什么今天，不是已经今天了吗？”我觉得所谓预定，应该是在当天到临之前计划好的。

“在你后悔之前，今天就回来。”

我发现妈妈的口气逐渐变得尖锐，这与爸爸的病情或许不无关系。

“爸情况不好吗？”

“你回来我再告诉你。”

“这算什么奇怪的交易啊？”我说着，却已经下定决心回老家去。先去爸爸住院的医院看看吧，然后再来认真思考大学该怎么办。

祥子也想看看你。——妈妈挂断电话之前说的这句话，也是让我这么决定的原因之一。

我想见阿姨，想请她听听我的话。如果是阿姨，应该不会嘲笑我，而会倾听我述说搬来之后这么短的时间里所体验到奇妙的种种吧。

我从柜子里拖出红色运动背包，花了二十分钟，打包好三天两夜的行囊。

我看了看钱包，里面的钱勉强足够购买去程的新干线车票，我松了口气。但一方面也想到，要是妈妈不肯借我回程的车费就惨了。

我打开靠庭院的窗户，环顾周围，想确定尾端圆滚滚在不在。总觉得要是此时没见到，好像就再也见不到它了。

我走出玄关，随便套上鞋子锁上门。公寓一片寂静，除了走道的阴暗天花板上有虫在爬，不见任何活动的东西。

刚踏出一步，我突然在意起河崎的房间。他昨天几点回来的呢？昨晚没听到脚步声，虽然我也没有刻意去听。

总觉得离开仙台之前，有好多事得先告诉他。

去自首比较好唷。能不能谈谈琴美小姐？告诉我有关不丹的事。你把《广辞林》错当成《广辞苑》偷来，是因为看不懂汉字吧？

总之，我觉得该和他聊一聊。至少我想告诉他：“不管你是不丹人还是哪里人，都是我宝贵的邻居。”

我按下门铃。“叮”的短促声音后，一放开手指，“咚——”的长音接着响起。仿佛要渗进整座城镇似地，叮咚作响。

跟我第一次站在他房门口的时候一样呢。——我心想，就像刚搬来这里，为了向邻居打招呼而站在这道门前焦虑不安的时候一样。

河崎没有出来玄关应门的迹象。

我再一次按了按钮，慢慢放开。“叮”地一响，“咚——”地拖长。

是在睡觉吗？还是还没回来？是哪个呢？

留张纸条好了。我把包包从肩上放下，从里面掏出便条纸和原子笔。

我把纸张按在玄关门上，写道“我要回老家一阵子”，但我旋即想起河崎可能看不懂，又把纸揉成一团。我还是老样子，总是在重要的地方少根筋。我再次背起背包，用“最后一次”的心情按下门铃。“叮”与“咚——”又响了。

河崎不在。这样啊，这也跟搬来的时候一样哪。

公寓旁的樱树虽然还没开花，却已缓缓结出花苞，树干本身似乎也渐渐染上粉红色，充满了就算只有一株也要用全身变成“樱”的意志。当我回来的时候，花或许已经开了。不，或许是已经谢了呢？

一踏出公寓，阳光便迫不及待地洒了下来，光线太过刺眼，我不禁闭上一只眼睛。肌肤忽地感到一阵暖意。

我回来的时候，河崎不知怎么样了呢？我想到这里，觉得很不安。他还会在这个房间吗？还是已经消失到别的地方去了？不，警察搞不好会包围这栋公寓。

或许还是应该和他好好谈过之后再回老家的。我回望身后，又随即改变主意。父亲的病情似乎不容许我继续悠哉下去了。

我背着沉重的背包，往上坡走去。

一头可爱的柴犬穿过眼前的十字路口，是一只黑色的柴犬，毛皮很亮丽，但没戴项圈，可能是野狗吧。它的鼻子往右边歪，很明显的特征。

柴犬停下脚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一副在问“你要回去吗？”的表情。

我在内心回答：“我会回来的。”绕过它身旁走去。

我满心牵挂公寓响起的门铃声，脑袋里一直残留着那道声响。叮咚——。仿佛融入空中似地，拖长了的声音响自我的心中，不绝于耳。

巴布·狄伦还在播放吗?

忽地，我想到这件事。一想到在狭窄的投币式置物柜里，维持着自己的步调不断地歌唱的他的歌声，我就感到愉快。

巴布·狄伦还在歌唱吗?

你觉得呢，河崎?

我望着脚边，一步一步朝着坡道的尽头前行。

※No animal was harmed in the making of this novel。※

【参考文献】

《赤濑川原平的不丹目击》赤濑川原 平淡交社

《不丹·风之祈祷尼曼寺的祭典与信仰》田渊晓·摄影 今枝由郎·文 平河出版社

《日本人的源流喜马拉雅南麓的人们》森田勇造 冬树社

感谢曾在不丹生活的佐佐木义修先生、井上圭介先生提供资讯，承蒙两位对作者抽象的质问做出详细的回答，感激不尽。

此外，想当然耳，本作品是根据作者的想像所创作，因此有好几处异于现实。关于小说里登场的不丹人，希望各位读者把他当成作者凭借仅拜访过一次的不丹的记忆、对不丹人的憧憬、以及故事上的需要所创作出来的架空角色。

解说

广辞苑与宠物杀手的巴布·狄伦 张筱森

（本文涉及谜底，未读正文勿入。）

“我要去抢《广辞苑》。”

“你说你要做什么？”

“所以，要不要一起去抢书店？”

我学到了一个教训：没有敢抢书店的觉悟，就不该去向邻居打招呼。

大学新生椎名怀抱着对新环境的不安和期待，战战兢兢地来到樱花尚未绽放的四月仙台。当他站在新公寓的走廊上哼着巴布·狄伦的《随风而逝》时，被邻居河崎搭讪，虽逃过被迫买下昂贵教材的劫难，却卷入了诡异的书店袭击事件。——这是伊坂幸太郎的第五部长篇作品《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置物柜》的开头。居然有人要为了一本《广辞苑》决定去抢书店？这个抢匪河崎的心路历程就和难以理解其关连性的书名相互辉映似地令人觉得莫名其妙。

即使是村上春树在一九八六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面包屋再袭击》，至少村上点明了主角夫妻是因为深夜肚子饿才会徘徊于东京街头，但是河崎的真意究竟是什么？这般特异的开场白除了和出道作《奥杜邦的祈祷》的稻草人杀害事件相比不遑多让之外，所有真相也全都隐藏在这个奇特的书店袭击事件背后。

这个事件精准地将推理小说所需要的“开头神秘的谜团（＝为何袭击书店？）、中盘的悬疑气氛（＝车中的神秘男子）、结尾的意外性（＝错抢成《广辞林》）”全都妥当地收在其中，并成为贯穿全局的关键存在。放眼日本推理小说史上能将事件开端写得如此精妙并且洋溢一股荒唐无稽的幽默感的作者，伊坂实为个中翘楚。

故事开头分两条线交错进行。一条线是正在发生的椎名和诡异邻居河崎的互动，一条线是两年前宠物店员琴美、不丹人多吉和琴美前男友河崎的故事。将真正的时序和真相打成碎片，撒在故事各处缓步

进行，最后再一气呵成的写作方法是伊坂经常使用的手法，尤其是第二作的《Lush Life》更是会让人看完一遍又再次从头看起。

不过或许是《Lush Life》这样登场人物众多、剧情时序复杂的作品写来需要精密的计算，实在太过辛苦，之后的伊坂便鲜少采取如此庞杂的剧情线。相对地，《家鸭与野鸭》在登场人物和时序上虽显得十分精简，但是在剧情的前后呼应则更为精准、更能勾引出让者想要一窥究竟的欲望。透过时而现在、时而两年前的剧情交错推进，两年前的河崎、丽子都已经出现在椎名的生活中之际，那琴美到哪里去了？而两年后的河崎又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古怪、疯狂的气质，和两年前好色、爽朗的个性又大不相同，在这两年之内他又经历了什么？再加上令人不寒而栗的“宠物杀手”三人组似乎又在两年前对琴美步步进逼，莫非琴美的不再出现是惨遭他们毒手吗？剧情的交错进行让读者无法立刻知道琴美的下落，便会在脑中自行试着想像琴美可能的遭遇，同时也跟着两年后的椎名和丽子的相遇开始察觉到河崎的不对劲的行为举止之下可能隐藏的秘密。

犹如电影的交叉剪接手法，也让读者察觉到在两年前琴美、多吉和河崎的那段奇妙的三人时光中所发生的琐碎小事似乎也影响着两年后的人们，例如两年前的多吉想要一本《广辞苑》、两年后的河崎也打算抢一本《广辞苑》给公寓里的外国人——诸如此类的巧合，更是将剧情的悬疑感推至顶点。这也看出了伊坂作品中强烈的影像性格，也难怪日本演艺圈对于伊坂作品如此钟爱。

而在丽子和椎名的谈话和跟踪行动之后，河崎之所以进行那场诡异的书店袭击行动的原因终于曝光。至此，和那个荒唐无稽却又洋溢着一股独特幽默感的开头完全相反的沉重真相，便一一地被掀了开来，那竟是一场多吉独自进行的苦涩、悲伤的复仇行动。而在这场复仇剧的背后则隐藏着多吉身处异国的不安和孤寂，即使是椎名这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来到了一个搭乘新干线仅需两个钟头左右的异地都不免感到不安、孤独；那么来自遥远的喜马拉雅山国度的多吉，纵使外表多么近似日本人，在他开朗、乐天的举止之下，当然也会感受孤独、疑惧的心情隐隐地啃噬着内心的某个角落。也因此相较于听到英文便会露出惊讶眼神望着自己的日本人，可以毫不在意自己外国人身分的琴美、河崎的存在对异邦人多吉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至此，伊

坂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便从一场难以理解的书店袭击行动之后浮现出来了。

可能是因为在看本作之前恰巧碰上乙一来台，所以看着本书中琴美和多吉遭遇“宠物杀手”，甚至支持着多吉在陌生土地找到归属感的“三人时光”都因为宠物杀手而骤然结束的部分时，脑中总是不由自主地跑出乙一的《SEVEN ROOMS》的场面。这时候，我不禁开始认真地思考起伊坂和乙一的类似之处。

乙一在访台期间曾经提过非常喜欢一九九七年的美国电影《悍将奇兵（Breakdown）》，那是部描写主角因为妻子失踪，而在陌生的土地上和强盗集团对峙的动作电影。主角被突如其来、毫无道理的暴力夺走幸福，不论在伊坂或乙一的作品中都是反复出现的母题，似乎他们总是一方面思考着“恶”是何种模样的存在之外，同时也揣想着做为一个人究竟该怎么面对“恶”所带来的横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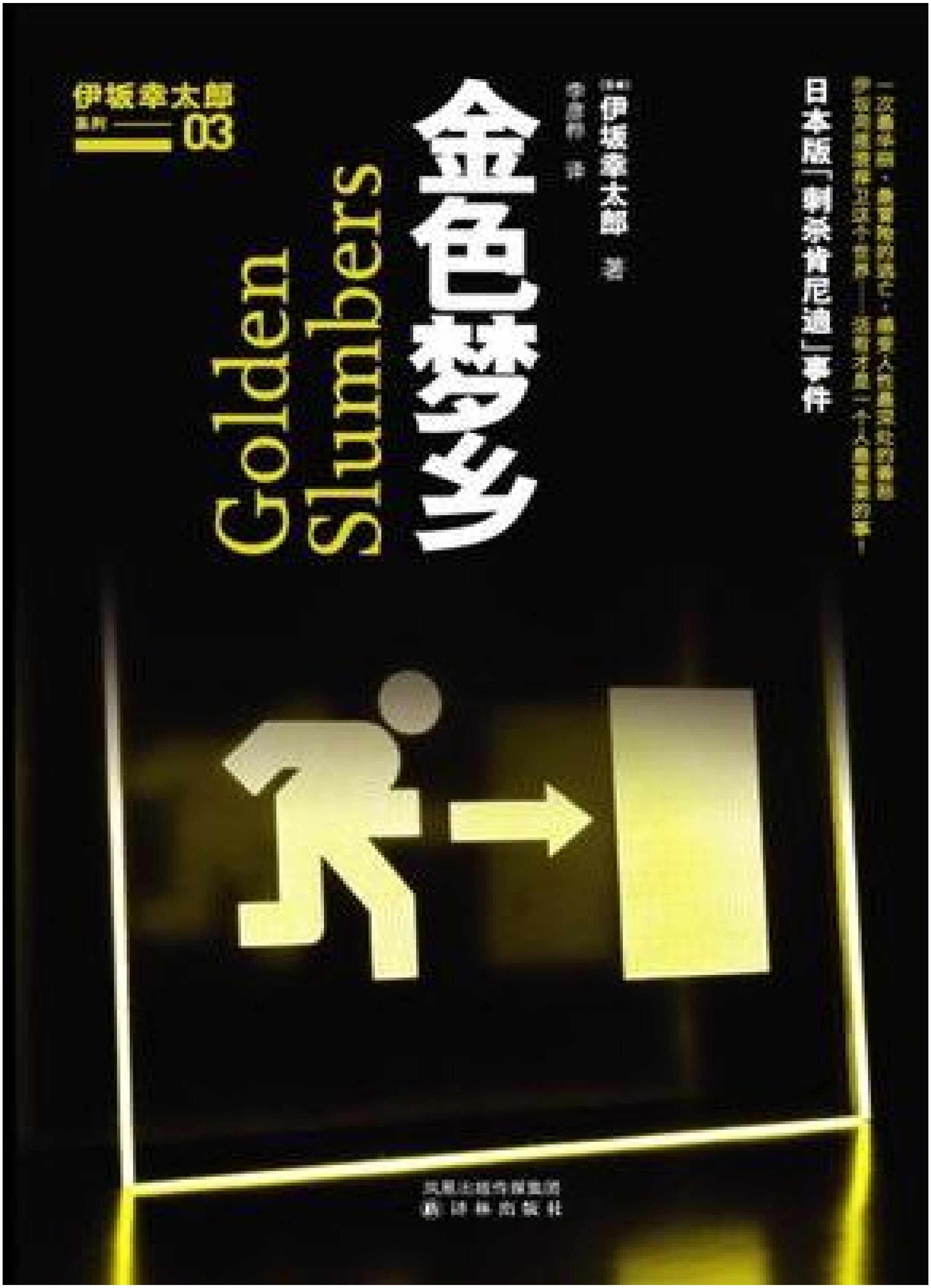
当多吉无法处理琴美和河崎突如其来的死亡，就连自己从小所理解到的轮回转世观念都不能拯救他万分之一的痛苦，徘徊在不丹和日本之间的他开始模仿起河崎的打扮和生活方式，活在那段“三人的故事”里。而遭遇横祸的琴美却在死前接受了有时会让她难以理解的遥远国度不丹的观念——“是啊，或许不久之后我就可以和死后的多吉再会了。……感觉意识仿佛睡着般逐渐淡去，我朝着看不见的多吉一再地确认：真的会转世吧？一定会转世的吧？”地坦然迈向死亡。甚至之后多吉执意要以“鸟葬”的方式杀害江尻的段落，可以看见对琴美而言理应陌生的异邦宗教却成了让自己接受死亡的方法，然而对多吉而言理应熟悉的教义却成了再陌生不过的语言。

伊坂在此藉由多吉的痛苦更加强化了人生始终无法逃脱毫无缘由的暴力。就像是琴美在听完宠物杀手的留言后所说的：“就算没做坏事，台风、地震也会侵袭过来的。这就是毫无道理的恶意。”

相较于伊坂广受台湾读者欢迎的有些古怪但的确存在着某种幸福感的《重力小丑》、《死神的精确度》和《孩子们》，《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置物柜》虽然有个轻飘飘的书名，底层却流动着和其毫不相称的悲惨、灰暗的氛围。然而，看到那对终于顺利偷走小熊猫的姐弟

时，这部一路读来有些阴暗的作品，终于露出了虽然微弱、但切实存在的幸福光芒。

作者介绍：张筱森，辅仁大学日文系毕业，现于日本某国立大学以留学之名行囤积推理小说之实。


伊坂幸太郎
系列 03
伊坂幸太郎 著
金色梦乡
Golden Slumbers
日本版「刺杀肯尼迪」事件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金色梦乡

伊坂幸太郎

简介

独居仙台的平凡快递员青柳，在新首相回乡巡游的当天，碰到了多年未见的好友森田。森田告诉青柳他最近碰到的事接触的人包括自己都是一个处心积虑的大阴谋，首相即将被暗杀，而青柳将被当成凶手逮捕。

话音刚落，首相就遭到了暗杀。一头雾水的青柳成为警方不择手段缉捕的对象，而且在媒体炒作下成为十恶不赦的罪人，唯一的对策只有逃，不断地逃……

一路上，形形色色信赖他的人仗义相助：分手多年的前女友、外冷内热的烟火厂老板、受主流社会指责的小混混、前上司、始终相信儿子的父亲、连续杀人魔、自称是“地下工作者”的保土谷，一场逃亡与自卫之旅展开……

青柳能否揭穿阴谋、洗清冤屈？这一切的真相又是什么？真正的暗杀犯到底是谁？

媒体推荐

像他这样的作家将背负起日本文学今后的命运……他有独特的文风，是个天才。

——平成国民天后 / 宫部美幸

如果现有的推理小说已经走到山穷水尽，伊坂幸太郎一定是那位使日本推理小说命运柳暗花明的人物。

——台湾文坛趋势专家 / 詹宏志

第一部 事件的肇始

樋口晴子

樋口晴子与平野晶两人相约在荞麦面店碰面，姗姗来迟的平野晶一句道歉也没说，只丢了句：“四年了，都没变呢。”便往椅子上一坐，接着朝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店员说：“两份今日特餐。”

这家面店在仙台车站附近一家保险公司大楼地下室，位于一整排餐饮店最角落的位置。平野晶所任职的家电制造商办公室就在附近，当年樋口晴子与她还是同事时，两人常常相约到这家面店用餐。作为四年后重逢的地点，这样一家餐厅颇为合适。

“都没变呢。”平野晶又说了一次。

“是啊，菜单都没变呢。不过，荞麦凉面附的芥末已经改成了芥末酱，不是现磨的那种了。”

“我指的不是这家店，是你。晴子，你真的生小孩了？”

“我女儿四岁零九个月了。”

“我三岁零三百三十九个月。”平野晶满脸认真地说道。

“考心算？”

“这一招在联谊的时候常用呢。”

“我也好想参加联谊啊……”樋口晴子一边说着一边眯起了眼睛，仔细打量着四年未见的平野晶。纤细而瘦小的体型，头发染成了咖啡色并烫卷，深邃而明显的双眼皮，嘴唇有点厚，脸上的妆很淡。十一月下旬的仙台颇为寒冷，路上行人都穿上了厚外套，平野晶身上却只套着一件黑色长袖毛衣。

“对了，有个问题我憋在心里很久了。晴子，以前在公司时，你对我有什么看法？坐在你隔壁老是聊一些关于男人的话题，你一定觉得我很蠢，很瞧不起我吧？那时候你总是叫我晶小姐，是不是故意要跟我保持距离？”

“我很佩服你呢。”

“什么？”

平野晶的年纪与自己相仿，却可以大剌剌地聊一些露骨的话题，不是某某公司的男职员好帅，就是如今在交往的男朋友有着什么性癖好，要不然就是找到了连身为女人的自己看了也不禁要脸红心跳的性感内衣。晴子以羡慕的口吻说：“感觉你充满了生命力。”

“充满了生命力……这句话通常是用来形容蟑螂的吧。”平野晶垂眉，满脸苦涩地说道。

“而且，即使是上班时间，只要男朋友打电话来，你就会大喊‘课长！我今天能不能请带薪假？’做这种事却依然可以在公司吃得开，实在令我不得不佩服。”

“这种事我也没做过多少次吧？”

“次数可不少呢。”晴子笑道。

“这个嘛，我也会看状况。只有在感觉‘今天提早走应该没关系’时才会这么做。”

“已经捉到诀窍了？”

“不过，若是遇上什么让我无心工作的趣事，不论任何状况我都会开溜。”

“如果下次我打电话给你说‘我要离婚了’呢？”

“我一定马上大喊‘课长！我今天能不能请带薪假？’。“

晴子心想她真的会这么做，不禁笑了出来。

店内的客人不算少，但以平日的中午用餐时间来说，还是挺让人担心这家店能不能维持下去。不过，看见西侧墙上装设了一台新的液晶电视，让晴子放了心，既然有钱买新电视，应该没问题。电视上正播放着午间新闻。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民营电视台，画面里是熟悉的仙台站前景色。自己所居住的环境出现在电视上，让人有一种奇妙的新鲜感与害羞感，有点类似把自家简陋的模样在电视上公开。画面上以跑马灯打出一排字“金田首相的游行即将开始”。

“今天整个仙台都为金田疯狂呢。”单手杵在桌上撑着下巴的平野晶，用歌唱般愉悦的语调说，“我们公司的人一到午休都跑去看游行了。”

“到处都是警戒状态，无法通行呢。”晴子想起刚刚街上的景象，警察都穿上了护具，看起来就像棒球捕手，胸前印着“宫城县警”四个字。

“当今最受社会关注的新首相来到仙台，要是发生什么意外，警方、高层人士可是会吃不了兜着走，想来他们也是战战兢兢吧。”平野晶歪着脑袋，朝电视看了一眼。此时店员刚好端了今日特餐的餐盘过来，平野晶伸手接下。

两人一边吃着荞麦面，一边将话题转到了平野晶的男朋友身上。两人是在联谊中认识的，他比平野晶小三岁，平日是个勤奋的上班族，长相稚气，总是想尽办法实现平野晶的任何愿望。

“他从前一定是住在神灯里，一有人摩擦神灯就跑出来，才会养成这种对别人唯命是从的习惯。”

“神灯精灵吗？”

“对了，他的名字叫做将门，很跩吧？如果跟我的姓氏‘平野’组合，就变成‘平野将门’，简称‘平将门’（译注：平将门是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的武将，桓武天皇的后裔．曾举兵造反，自称“新皇”，后为平贞盛、藤原秀乡等人讨伐而身亡）。”

“他在哪里上班？”

“你问到重点了。”平野晶微微提高了音调，宛如终于找到男友可以被拿来炫耀的地方，“你知道防范监控盒吗？”

“架设在街上的那些东西？”

“到处都有，对吧？看起来就像《星球大战》里面的R2-D2的玩意。”

“那东西真的可以搜集情报吗？”晴子歪着头问道。虽说是为了保护居民安全而设置的仪器，她却不太能体会这样的机器能撷取多少情报，也不明白这么做对防止犯罪能发挥多大功效。

“根据将门的说法，那玩意似乎没什么大不了。”

平野晶转述男友的论点：与其装这种东西，倒不如发射一颗好一点的卫星，从空中监视要来得正确且有效率。

“不过，据说那玩意会把周围的景象拍下来，还会监听手机的通话内容呢，根本就是监视社会的做法，可怕的监视社会！”

“将门的工作就是监视社会？”

“……的清洁员。”

“监视社会的清洁员？”

“防范监控盒的清洁员，负责把摄影机的镜头擦干净之类的。开一辆厢型车，定期巡视防范监控盒，还要检查有没有故障。很有意思吧？”

“你没打算跟那个将门结婚吧？”

“你对结婚有什么感想？”

“这问题挺难回答。”

“小孩可爱吗？男生还是女生？”

“女生，很可爱。”晴子板着脸，惜字如金地说道。如果不克制自己，恐怕就会打开话匣子，叨叨絮絮地谈起自己的女儿有多可爱了。“总之，你不打算跟那个将门结婚吗？”晴子又问了一次。

平野晶双眼皮下的眼睛张得大大的，用筷子夹着正吸到一半的面条，一动也不动，目不转睛地看着晴子。过了一会儿，平野晶又动了动嘴巴，把面条给吸进去后，说：“假设有副扑克牌，一次只能抽一张。”

“什么？”

“打个比方啦。假设我抽到了黑桃10，那么到底该就此停手，还是继续抽呢，如果是你，相信也会很困惑吧？10这个数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下一张说不定会抽到更好的牌。如果抽到A，或是4，就不会这么烦恼了。”

“将门是黑桃10吗……”晴子想象那位不在场的好青年一脸沮丧的模样，“说不定他其实是张王牌呢。”

“不可能，不可能。”平野晶强力否定，接着又微笑说，“不过，他倒是有侍卫的架式，长得很像那个骑士J。”她的微笑似乎带了三分对将门的同情，“哪像晴子你，第一张就抽到老K，换都不用换，直接摊牌决胜负。”

“那也不是我的第一张牌。”晴子苦笑道，“不过，确实来得早一些。”

“听着晴子吹捧老公，连荞麦面也变得更好吃了呢。”平野晶将面条吸进嘴里，呼噜有声。“啊，我想起来了。”吞下之后，平野晶弹了一下手指，说，“这么说来我倒是想起，以前我们还是同事时，你说过在大学时代有个长得帅却靠不住的男朋友？”

晴子点头说：“没错、没错。”脑中浮现了青柳雅春的脸，接着还浮现了酿酒木桶的画面。

一大堆横躺的木桶高高堆在墙边，每个木桶上都有一个小栓子，只要将突起的栓子拔掉，葡萄酒就会从中流泻而出。此时平野晶的这一句话，拔掉了晴子脑中的栓子，她可以感觉到过去与青柳雅春共度的种种回忆正倾泄而出。晴子急忙找回栓子，两手沾满了如同葡萄酒液的回忆。她将栓子塞回木桶，虽然回忆的泉流顿时止歇，但已经流出的零碎回忆却形成片段画面在脑海中翻滚飞舞，就好像洗好的照片，摇曳、坠落，时而翻转。在这些照片中，可以看见刚入学时初识稚气未脱的青柳雅春，也可以看见自己提出分手时满脸错愕的青柳雅春。

“对了，你还记不记得，大约两年前，有个本地的送货员变成了名人？”晴子说道。吸着荞麦面条的平野晶皱着眉，眼珠转啊转，接着又弹了一次手指。

“记得！就是那个在送货途中抓到强盗、大大出名的家伙吧？他长得蛮帅的，所以我有印象。那时候大家都为他疯狂，连我也迷上他。”平野晶说道，“他虽长得帅，却有点傻头傻脑的。话说回来，为什么那件事会被炒得那么大呢？”

“因为他救的那个女生是个偶像明星。”

“那个女明星叫什么名字啊？”

“我忘了。”

“我也不记得了。”平野晶一边嚼着面条，一边将面汤倒进酱汁内。

“什么东西都会消失，真的。”晴子用力摇摇头，说，“不管是女明星、送货员，还是前男友。”

“对我们来说是消失了，不过这些人还是活在某个地方吧？啊，你那个可爱的女儿今天去哪里了？”

“幼儿园。”

平野晶听到这句话，愣愣地看着晴子说：“你还真的是个妈了。”

晴子将视线转向电视机，画面上出现了熟悉的建筑物。那是在仙台市区，从南边的国道连接县厅及市公所的大马路上，公车站牌聚集的地方。在十一月的寒冷街道上，挤满了围观群众。晴子一方面怀疑这么多人平常都躲在仙台的哪里，一方面又感慨即使有那么多人跑去看热闹，世界还是正常运作。这让她想起了一个有名的论点：据说工蚁有百分之三十没有在工作。现在跑去看游行的，想必就是那百分之三十吧，她茫然地想着。

“这些人那么想看首相吗？”

“首相是宫城县（译注：仙台市位于宫城县内）出身的，大家把他当自己人吧。”

“一开始，他出来参加首相初选时，大家根本不看好呢，真是太会见风转舵了。据说，他第一次来拜访县知事时，县知事还笑说‘你还那么年轻，将来机会多的是’。现在他当上了首相，县知事就换了一张嘴脸，恳求他回乡游行。”

“就跟奥运选手一样吧。”

“不过，金田当上首相后整整半年没有返乡，就是在闹脾气吧？”平野晶犀利地断定说，“他心里一定在怪我们一开始没有支持他。”

“喔喔，不知道会不会拍到金田。”晴子听见背后的客人轻声说道。

车阵从宽屏幕电视的左手边往右手边缓缓前进。空中似乎飘着雪，让晴子一瞬间愣了一下，仔细一看才明白是纸花之类的东西。优雅飘落的亮片及长纸带虽然带了点土气，却也将游行装饰得十分华丽，让人感受到热闹的气氛。在前开路的警车率先缓慢通过镜头前，接着出现了一辆车体极长的敞篷车。

“来了来了，金田来了。”背后又传来男人的说话声。由于电视的位置颇高，有些听不太清楚，但大致听得出播报员正兴奋地不停喊着：“是金田首相！”

画面上映出金田首相坐在敞篷车后座挥着手。摄影机将镜头拉近，放大了金田的侧脸。不愧是才五十岁便当上首相的人，身上释放的气势及灵气不是常人能比拟的。粗厚的眉毛、高耸的鼻梁、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沉着冷静的仪态，看起来像个很有味道的帅气中年演员。除了洗练的清爽感，同时还带了一股顽强的狡狯。自然不做作的头发乌黑油亮，难怪同属自由党的议员会语带调侃地说他“没吃过苦，所以没有白发”。金田的嘴唇紧闭，看不出来是严肃还是带着笑意。身旁娇柔瘦弱的金田夫人，展现着安详沉稳的仪态，散发出一种贵族般令人难以接近的气质。

平野晶指着电视里的金田首相说：“我对他很期待呢。”

晴子的脑中闪过某个电视节目的影像。影像中，金田正与深沉老练的竞选敌手鲇川真进行辩论。金田在学生时代打过橄榄球．穿上西装却显得斯文，反而像个书生，态度虽然谦和低调，注视对手的眼神却锐利异常。当鲇川批评他说“你太年轻，只会唱高调”时，金田淡淡地回了一句：“我从政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理想。”

“对了．我老公曾说过……”晴子说道。

“能够娶到这么漂亮的老婆，真是幸福？”

“不是啦。”晴子苦笑了一下，接着说，“能够为了国家牺牲自己人生的政治人物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我想也是。政治人物只会死于疾病及贪污被揭穿后的自杀。”

“不过，我老公又说，金田可能是那少数中的一个。”

“我有同感。”

一开始，晴子不明白出现在电视画面上的东西是什么。在载着金田蜗步前行的敞篷车上方，有个白色物体逐渐下降，看起来好像是一只原本停在大楼招牌上的鸟儿，因为对游行队伍感到好奇而张翅飞下，但以鸟来说，那个物体的尾巴也太长了点。晴子默默地看着屏幕，茫然地想着那或许是类似纸花或纸带之类用来制造气氛的东西吧。

电视的声音听不清楚。

斜斜下降的物体逐渐靠近敞篷车。

“遥控直升机？”

晴子无法分辨这个声音是来自平野晶，还是背后的客人，又或者，是来自自己的内心。那是一架遥控直升机，不疾不徐地转动着螺旋桨，在空中一面飘移一面降低高度。接着发出了一阵声响，一阵短暂的爆破声之后，一股白烟从画面中央扩散，画面开始扭曲。

原以为是面店的电视出故障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画面又恢复了，可以看见马路上弥漫着烟雾，在烟雾中可见逃窜的人群及摇曳的火舌。

店内一片安静，只有播报员的声音不断透过电视喇叭传来：“炸弹！炸弹！”

第二部　事件的讯息接受者

第一天

田中彻将头靠在枕头上，望着吊在半空中的左脚，心想，被绷带包住的地方好痒。他坐起身子，想要找一根可以伸进绷带的掏耳棒，却怎么也找不到。

“田中。”隔壁床有人叫他。这里是医院的集体病房，病床之间的帘子并未拉上，转头一看，只见一个抬起双脚呈仰躺姿势的白发男人正露出微笑。他有一张大饼脸，双眼之间的距离颇宽。“你在找掏耳棒，对吧？”

被猜中心思的感觉很差，田中彻摇头否认了。

当初田中彻入院时，这个自称保土谷康志的男人便已躺在隔壁病床上了，当时他的双脚就打上了石膏。对于今年三十五岁的田中彻来说，这个年过花甲的男人几乎可以当自己的爸爸，但是保土谷康志却莫名其妙地把他当成了哥儿们，还称呼两人是“骨折盟友”。不仅如此，保土谷康志还一天到晚说些“我跟你不一样，我双脚都骨折了，可比你难受得多”或“就算只有一只脚能自由活动，感觉也完全不同”之类的话，明显地强调着双脚骨折的优越感，令田中更加不耐烦。

更甚者，保土谷康志还爱看将棋节目，常语带轻蔑地说“没救了，要被困死了”，听在田中彻耳里实在不舒服。其实，田中彻对将棋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这家伙的大放厥词有多少正确性。

只见保土谷康志隔三差五便离开病床，撑着拐杖走出病房．大半天也没回来，有时还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连拐杖也没撑。有好几次，田中彻忍不住想问他：“其实你早就好了吧？”

“田中，你知道刚刚来探望我的客人是什么人物吗？”保土谷康志说道。

“我怎么会知道。”

“你听了之后一定会大吃一惊。”

“那我不想听。”

如果是任职于一般公司，也差不多该是退休的年纪吧，但保土谷康志从事的似乎是一些不太能见光的工作，而且这个人一抓到机会，

就爱提起那神秘的工作内容，向田中彻炫耀两句。不是对以前的勇猛战绩大吹牛皮，就惊是说他跟某犯人经常喝酒，或是某大哥经常交代工作给他，等等。事实上，长相凶恶的探病客人确实不少，每次结束后他都会兴奋地对田中彻说：“刚刚那个客人来头可不小！”令田中彻大感厌烦。

此时，病房门口出现一个人影，一个撑着拐杖的少年站在门口，伸手敲了敲门。原来是隔壁病房的病人。

“喔喔，什么事？”回应他的不是田中彻，而是躺在旁边的保土谷康志。

“田中。”少年喊道。被一个初中生直呼名字，令田中彻颇不舒服，但心想或许这证明他把自己当朋友吧，所以田中彻一直忍着。“你看电视了吗？”少年问道。

“电视？”田中彻将视线往左移，望向小矮柜上的电视机，伸手抓起遥控器按下电源。电视采用预付卡方式，付了钱便可自由观看，要听声音则须戴上耳机。

“怎么了？”

“发生大事了。”少年说，“看来住院生活有好一阵子不会无聊了。”说完之后呵呵一笑，转眼间便不见人影。“什么大事啊？”如此想着的田中彻，看见电视上出现了一个表情凝重的男人，拿着麦克风，头上包着绷带，背景是田中彻颇为熟悉的地点。田中想了一下，那是仙台市的街景，应该是在南北向的东二番丁大道上。

“对了，今天有游行。”一旁的保土谷康志说道，“金田会来呢，金田首相。”田中彻才答了一句“喔”。一排“金田首相遭遥控炸弹暗杀”的文字便映入眼帘。“咦？”田中彻一愣，反射性地抓起耳机，塞进耳里。

“骚动总算逐渐平息了，但是马路上依然大塞车，拥挤得不得了。”电视上的记者看起来似乎受了伤，声音异常亢奋。

田中彻两只眼睛直盯着电视。不知何时开始，保土谷康志也转头盯着自己的电视，戴上了耳机。

电视报道充满了混乱与激动的气氛，还夹杂着喇叭声与警察的怒吼声，简直毫无条理可言，但看了十分钟之后，也大致了解状况了。

半年前当上首相的金田，是在野党的第一位首相。他在仙台市区的游行本来相当顺利，没想到后来却出现了一架遥控直升机。

遥控直升机从教科书仓库大楼的上方降落，接近金田首相乘坐的敞篷车，接着发生爆炸。

电视台不断回放爆炸瞬间的影像，简直像是在强调自己的功劳似的。敞篷车被炸得不成模样，连路边榉树的粗大树枝也被炸断了。由于爆炸地点离马路尚有一段距离，所以没有路人被炸死，却有十几个人在混乱中摔倒受伤，甚至有人失去意识。“目前尚未确认金田首相与首相夫人的遗体。”播报员说道。但是他所用的“遗体”两个字似乎说明了一切。

“这可真是不得了。”田中彻喃喃地说，“看来这阵子有好戏看了。”

田中彻心想，幸好现在正在住院，恐怕没有人比住院病人更有时间巨细靡遗地掌握事件发展了。谢谢你，骨折。

田中彻的预测，或者该说是愿望，在那天傍晚实现了。电视台制作了特别节目，针对暗杀首相一案进行深入报道。

根据报道，警方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路检行动，包含国道二八六号及四号在内，所有方向的主要干道都部署了数量惊人的警力。“警方的反应相当迅速。”节目中的来宾如此称赞，接着又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表情说，“五年前那起女律师逃亡案就是因为实施路检的动作太慢，才让事态恶化。”另一位女性来宾则戳了他一刀：“特地在律师前面加一个女字，实在令人不敢苟同。”

在警方召开记者会之前，节目只能不断回放爆炸的影像及目击群众的采访内容。没有任何正式声明发表的期间，电视台也只能拿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来重复使用吧。

游行路线沿途都是因拥塞与混乱而乱了方寸的群众，所以取得目击证词轻而易举。每一个被采访的对象都很亢奋，激动地描述爆炸那一瞬间的声音与烟雾，以及自己后来采取的行动。当然，绝大部分的人都只是仓皇逃走，其中有几个年轻人自豪地表示用手机拍下了爆炸当时的影像，但拿来一看，全都是模糊不清的画面。

副首相海老泽克男曾经一度在官邸面对摄影机镜头。年近七十的海老泽克男有着橄榄球选手的体格，站在年轻的金田旁边，看起来就

像是个壮硕的保镖，因此经常有人以“牛若丸与弁庆”（译注：牛若丸为日本平安时代末期武将源义经的小名。弁庆则是他的随从，体型高大。）来形容这两人。

因爆炸而失去牛若丸的弁庆努力隐藏内心的慌乱，只说了一句“如今正在搜集情报中，剩下的去问警察吧”便躲了起来。

下午两点，警方召开了记者会。对于媒体记者、其他观众及电视机前的田中彻来说，这是第一场重头戏。

出现在摄影机前面的，并不是宫城县警总部的人，而是一个隶属于警察厅的男人，头衔是警备局综合情报课的课长补佐，名叫佐佐木一太郎。

“真像文字处理软件的名字（译注：日本某知名文字处理软件便叫做“一太郎”）。”隔壁的保土谷康志戴着耳机喃喃地说道，接着又说，“而且这男人长得真像保罗。”

“图腾柱（译注：图腾柱(Totem pole)是流传于美国西北岸原住民族之间的一种木刻圆柱，上面雕刻着各种动物或人脸．保罗·麦卡特尼(James Paul McCartney)则为二十世纪著名乐团披头士(The Beatles)的成员之一。由于保罗(Paul)与’柱(pole)’的发音相近，因而有此误会）？”

“麦卡特尼。”

或许是因为佐佐木一太郎有着微卷的头发、眼尾下垂的大眼，以及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的长相吧。被保土谷康志这么一说，确实有点像披头士的保罗·麦卡特尼。“怎能把搜查工作交给保罗呢？”保土谷康志不以为然地说，“这家伙有办法把凶手困死吗？”

记者不断提出各种问题，佐佐木一太郎却是惜字如金，偶尔还做出看表的动作。这样的小小举动，似乎给了记者压迫感。他不作任何臆测性的发言，只有最简洁的回答，同时散发出一股不容他人置喙的气势。

“遥控直升机是从哪里飞来的？”

“根据推断，应该是从爆炸地点旁边的教科书仓库大楼某处。”

“某处是指哪里？”

“大楼里面或是顶楼。详细位置，我们还在调查中。”

“警方不但在国道进行路检，还要求新干线与轻轨全面停驶，与其说是盘查，根本是将仙台封锁了。不止是物流业者，就连一般市民的生活也大受影响吧？”

只见佐佐木一太郎摆出一副八风吹不动的姿态说：“现在还无法断定凶手有几个人，但我们必须防止凶手从现场逃离。目前估计大概只会维持数个小时，我们已经向企业及交通运输机构等各方面请求协助，并且获得承诺了。之后，我们会在强化路检及监视的前提下，让新干线恢复行驶。我国的首相遭到计划性的暗杀，凶手依然逍遥法外，如此紧急事态，我们只能以非常手段来应付。何况，我们并不是要永远封锁仙台。难道你希望警方为了讨好企业与业者，眼睁睁地看着凶手自由来去吗？”佐佐木一太郎瞪着提问的记者，接着说，“如果你如此建议，我们会重新检讨。”

“警察厅与宫城县警总部之间的联手调查是否顺利？”另一个记者问道，接着又说，“这次警察厅的速度还真快呢。”

“速度快，”佐佐木一太郎答道，“不好吗？”

发问者顿时语塞。

“我们会请县警总部提供最大的协助。这么说或许有点不妥，不过……”佐佐木一太郎在记者会结束的前一刻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仙台，可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去年才装设的防范监控盒，对于情报的掌握帮助相当大。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查出凶手的身份并将其绳之以法。”接着他又说，“由于事态紧急，我们希望各大媒体也能够提供协助，请向仙台市居民搜集情报，再反映给我们。我相信这样的做法也可以促使市民提高警觉。”

就这样，电视台获得了“协助调查”这么一个炒作新闻的正当名义。

在摄影棚内，播报员马上对记者会的内容展开各项解读，或是不断重复说明目前的状况。

田中彻从床上爬起，撑着拐杖走向厕所，小解之后，朝吸烟区走去。果然，吸烟区的谈论话题也都是这起爆炸案。

“命名是很重要的。不同的名称可以给人不同的印象，而印象则会左右人的想法。”坐在长椅上侃侃而谈的人，就是对着田中彻直呼“田中”的那个初中生。虽然很想告诉他“吸烟区不是初中生应该来的地方”，但见他没有在抽烟，也就罢了。

“你们在聊什么？”田中彻在初中生身旁坐下。

“山田刚刚在说，不知道警察厅何时成立了一个综合情报课。”初中生指向一个看起来像仙人、满脸皱纹的老人说，“他说他只听过公安、搜查一课这一类的部门。”田中彻见初中生对这样的老人也直呼其名，开始对他有点佩服。

“到底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啊？”

“三年前啦，警备局重新编制的时候。”

“为什么你那么清楚？”

“田中，住院病人可是很闲的。”初中生一脸认真地答道。“回到原本的话题，公安之类的字眼在人们心中已经有各式各样的刻板印象了，治安维持、安全保障什么的，也容易给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就连国家这个字眼，也会让人觉得怪可怕的。”

“我说你啊，能不能说一些适合初中生说的话？”田中不禁觉得这个初中生跟一般年轻人完全不同。

“所以啦，最好的方法就是取一个抽象又平凡的名称，例如综合情报课。大家虽然搞不清楚这个课到底在做什么，但一般人都认为情报很重要，于是会对这个部门产生好印象。至少，比公安课要好多了。”

“真会扯。”田中彻为手中的香烟点了火。

“再举一个例子，不是有所谓的慈善预算吗？”

“哪有那种东西。”田中彻其实不清楚，总之先否定了再说。

“就是有啦，田中。这其实是驻日美军的驻扎经费中，日本帮忙出资的部分。慈善预算这个名称，乍听之下似乎是用在慈善事业的经费，但其实是用来付给美军的钱。对美国的慈善行为，你不认为简直是莫名其妙吗？这当然也是命名的技巧。所以，名称越好听的越值得怀疑，例如慈善、故乡、青少年、白领阶级等等。”

“真是说得头头是道啊，青少年。”田中彻揶揄道。

“哼。”初中生皱了皱鼻子后说，“田中，我跟你说，那些所谓的政治人物跟高层人士是不会将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一般民众的，净是在台面下搞一些有的没的，劝你还是提防点吧。”说完又对着老人说，“还有山田也一样。”

听到田中跟山田这两个名字被相提并论，令田中彻有种错觉，仿佛这个老人是自己的同班同学还是好朋友。

“就像那个防范监控盒，莫名其妙就出现了，光明正大地监视个人隐私，却没有人提出抗议，这才是最可怕的一点。”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啦。”田中彻吐出一口细细的烟雾，慢条斯理地说，“不过，总比让重大犯罪不断增加来得好吧？这不就是设置防范监控盒原本的用意吗？”

“但是，那个连续杀人犯，到头来还不是没抓到？”如今的仙台市装设了防范监控盒系统，成为全国第一个情报监视区域的模范都市，乃是起因于两年前发生的连续杀人案。

当时，仙台车站附近发生多起尖刀杀人案，且案发时间一定在星期五夜晚，受害者涵盖男女老幼，既有脸颊被割花的中年男子，也有脖子被锯开一半的女性受害人。由于凶手总是以尖刀在受害者身上切割出明显刀痕，市民将他命名为“切割之男”，简称“切男”。这种可笑的命名法反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亲切感，因而在全国蔚为话题。

有几名运气好捡回一条命的受害者向警方表示，凶手下手之后还会向受害者问一句：“吓一跳吧？”如此诡异的举动更增添了民众的恐惧，也引发了好奇心。

尽管警方大规模搜索“切男”的行踪，但因其行凶目标是随机决定的，且留下的线索极少，所以在一年多内增加了二十名受害者，凶手却依然逍遥法外。

“警方已经组成了专门对付‘切男’的特殊部队”之类的传闻也绘声绘影地流传开来，甚至还有谣言指出，这些特殊部队已不受法律拘束，被允许携带并使用武器。当然，这部分的可信度极低，但没有人能证实真伪，也没听说特殊部队成功逮捕了“切男”。

只有一次，某地下写真周刊以“‘切男’与警察的对决”这样煽情的标题刊登了一张照片，呈现一个相貌平凡、看起来像中年上班族的男人

正从一个手持霰弹枪的彪形大汉身旁逃走的画面，整张照片的风格简直像是美式漫画，文章的结尾还写着“吃了子弹的

‘切男’虽然仓皇逃走，但为了向霰弹枪男复仇，他现在一定还隐身在仙台市内”这样老掉牙的句子，配上漫画风格的对话框中所写的一句“吓一跳吧？”彻头彻尾只能以一句荒谬来形容，再加上照片本身模糊得很，所以几乎没有引发任何讨论。

此外，某全国性电视台曾经尝试对“切男”进行独家专访，倒是引起了一阵骚动。

据说一开始是个自称是“切男”的人秘密联络电视台，表示“希望说出真相”。电视台起初也抱着怀疑的态度，但联系数次之后便逐渐信以为真。于是，电视台决定在不通报警方的前提下，让这个自称是“切男”的人进入摄影棚，结果却有某员工基于社会责任感的考虑，认为这么做不妥，而事先报警。所以在节目开始的前一刻，这个自称是“切男”的人即被警方逮捕，经过调查之后却发现，这个人跟“切男”一点关系也没有。至于被一时的收视率及独家首播的诱惑给迷了心窍的电视台则饱受社会大众批评，最后甚至有高层人士因而丢了饭碗。

总体来看，市民已经对这个神秘的拦路杀人魔感到恐惧，因其诡异的行径陷入恐慌，其结果是导致夜晚外出的人大幅减少，也直接冲击了餐饮业的生意。

最后，连本地企业的某社长千金也遇害了，于是“借由机器设备改善治安之法案”在国会里被提了出来。此法案的提出显得颇为匆促，想来是因为，那个女儿被杀害的社长是劳动党某资深议员的岳父之故吧。话虽如此，也没有人明显抱持反对立场。

“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无辜百姓继续被残杀吗？”这样一句话，就足以堵住所有反对者的嘴。

此法案的内容乃是对个人情报及隐私权的重大侵害，若是在平时，势必会引发强烈反弹，但仙台市民以至于全国人民已经在“切男”的恐怖阴影下生活了一年以上，因此该法案在国会也就这么顺利通过。

不久，政府便在仙台市区内装设了情报搜集装置，那就是所谓的防范监控盒，目的是为了遏止犯罪，提升搜查情报的质与量。防范监

控盒日夜不停地将行人的影像经过压缩后储存起来，同时也会录下行人所使用的手机、PHS的通讯情报。

“美国自从经历过‘9-11’事件后，不是马上通过了‘爱国者法案’吗？”初中生以他三寸不烂之舌滔滔不绝地说着。

“这法案听起来不错。”，金色梦乡

“这也是我刚刚所说的，命名的技巧。爱国这两个字听起来很高尚，其实里面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政府可以靠这个法案合法窃取人民的通话记录、电子邮件收发记录等各种情报。”

“什么？”

“以前的做法是先找出某个可疑人物，再申请搜查令，撷取这个人的情报。但这年头已经不同了，任何地方都有可能隐藏恐怖分子，所以只能先掌握所有人的情报，再从中找出可疑人物。”

“我还以为美国很注重人权呢。”田中彻语带讽刺地说道。

“为了防止恐怖袭击再度发生，大多数的人也只有默许政府的监视行为。看看我们日本，在仙台设置监视系统也丝毫不费吹灰之力。”

“这是因为大家不认为自己会受到严格的监视吧？只要能抓到杀人凶手，也就睁只眼闭只眼。”

“话是没错，不过，我认为就连那个切男的案件也是被设计出来的。”

“被设计出来的？”

“为了顺利设置监视系统，必须先让人民害怕，一定是这样。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啊，只要一害怕，什么事情都可以答应。那个‘吓一跳吧？’的台词，你不觉得很假吗？又不是漫画。”

“这世界上的事可没你这个初中生所想的那么单纯。”田中彻笑道，接着说，“人民不会那么简单就被骗的。”

“但现实是，监视系统确实已经装上了，不是吗？”

田中彻回到病房后立刻坐在电视机前，戴上了耳机。屏幕上已经列出电视台的电话、传真号码及电子信箱地址，开始接受民众提供线索，真是一秒钟也不浪费。电子信箱地址的开头竟是“kaneda—tokudane@”（金田超级八卦之意），简直毫无品格可言。

如雪片般飞来的目击情报，让电视台摄影棚内的气氛热络了起来。

游行开始前，在混乱的人群中，有一个脸上戴着口罩、比别人高出一个头的壮硕男子，行迹可疑地操作着手机。

车站前大楼的顶楼展望台，好几个西装男子一起看着同一张地图。

距离事发现场数十米远的小巷子内，有两名男子坐在一辆白色车子内，看来像是在吵架。

有两个男人在天桥上讨论色狼的话题，其中一人很明显经过乔装。

爆炸的前一瞬间，有一个年轻女子在人群中突然挥手，似乎在下达某种指示。

互相矛盾的种种目击证词，涌进了电视台。

“公开这些真伪不明的线索，不是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吗？”担任助理主持人的女艺人如此说道，令主持人顿时语塞，脸上露出不快的表情。此时来宾之一赶紧打圆场说：“事件才发生不久，我们不能顾虑太多，应该把所有可能性摊在桌面上，开阔大家的视野，这是很重要的。过于谨慎，反而会束手束脚，什么事也无法进行。”当然，他内心想说的恐怕是“只要节目精彩，管他线索是真是假”吧。

就在此时，劳动党的鲇川真也召开了记者会。劳动党虽然在首相选举上意外地败给了金田，但在议会所占的席次依然远超过金田所属的自由党。鲇川真身为长期支撑着战后日本的执政党主席，面对镜头可以说是威势赫赫，一派泰然自若的模样。“愿金田首相一路好走。”他表情严肃地说着，接着又说，“现在已经不是分什么劳动党、自由党的时候了，大家应该同心协力，尽早逮捕凶手。”

“杀死金田的凶手说不定就是鲇川真呢。对吧、对吧？”保土谷康志笑道。此时两人关了电视，正要开始吃饭。

“首相选举输了，所以想报复吗？”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打算拿下第三次连任首相宝座的鲇川真竟然输给了年轻的金田，想必是个极大的屈辱。“不过，再怎么样也不至于下手杀人吧？”

吃过晚饭后打开电视，节目上出现了几个对遥控直升机颇有研究的来宾，这些人都是住在仙台市内的遥控直升机玩家。他们的模样天差地远，有蓄着美丽白发的斯文男子，有与黑框眼镜十分速配、看起来像是业务员的男人，也有穿着土气的T恤、看起来像学生的男孩。

“这是九O吧。”看完爆炸的影像之后，白发男如此说道。其他几名来宾也几乎同时点头说道：“没错、没错，是九O。”九O似乎是直升机所使用的引擎大小。

“这么说来，可以看得出制造商或型号吗？”

“大冈的AIR HOVER。”年轻男子说道。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心急，他的声音显得颇为高亢，其他人也立即附和。接下来，他们又重复看了几次影像，一边颐指气使地提出一些“我要看放大画面”或是“找个不同角度的”之类的要求，一边高谈消音器如何如何，回转仪又如何如何。

“据说遥控直升机是从这栋教科书仓库大楼的某处飞下来的。”主持人拿出一张贴在大板子上的静止照片，指着遥控直升机后面的一栋红砖色大楼说道，“以遥控器操纵直升机，最远可以拉到多长的距离呢？”

几名来宾互看了一眼，似乎在犹豫该由谁来回答。

“这要看遥控装置的性能及天线的种类，至少两公里以内应该没有问题吧。”

“不过，”白发男立刻补充道，“基本上，如果没有实际看见机体，是没办法操纵直升机的，分析凶手应该是站在可以看见现场的地方。因为操纵者必须根据直升机的倾斜角度来调整平衡，从看不见的地方进行远程操控，就现实而言不太可能做得到。”

“今天没什么风，算凶手运气好。如果风很强，或是天气不好，操纵起来会非常困难。何况上面还装着炸药，操纵者一定相当紧张，一个不留神就完蛋了。”穿着T恤的年轻人嘟着嘴说道。

“的确如此。”其他人也用力点头。接下来，他们指着板子上那个遥控直升机的影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评论起来。“这个部位的形状跟大冈的AIR HOVER有着微妙差异，可见炸弹便是装在这里。”

“最重要的机体随着爆炸而化成灰烬，真是可惜。”

“如果可以实际看见机体，一定会有更多发现。”

“操纵遥控直升机，对外行人来说是件很困难的事吗？”

“这要看学会空中悬停需要花多少时间而定。”

“每个周末都勤加练习，只要两三个月就可以上手了。”

“不过，”白发男皱着眉说，“载着炸弹这种危险的物品犯下这么重大的案子，而且没有重来的机会，生手应该做不来吧。我想凶手应该是个老练的玩家。”其他人也点头同意。

“玩遥控直升机的人很多吗？”主持人这么一问，玩家中的一人语带强调地说：“很多。”

“不过，”白发男又再一次淡淡地补充道，“能玩的场所有限，如果犯下这件案子的人是仙台人，目标还蛮容易掌握的。何况卖遥控直升机的店也不多，锁定购买大冈AIR HOVER的人，或许能找出凶手。”

“凶手有没有可能邮购？玩遥控直升机有没有可能从仙台以外的地方带进？”

“这当然也有可能。”

“这么一来，要锁定犯人就没那么容易了。”

“是啊。”

“何况，凶手既然计划了这么重大的犯罪，想必不会轻易露出马脚。”主持人自以为是地分析着。

当天晚上十一点多，佐佐木一太郎再次召开记者会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几项可靠的线索，目前正在调查中。这几天在仙台市内，尤其是发生爆炸的东二番丁大道附近，将进行出入管制，恳请各界协助配合。”

他的语气强而有力，那张第一印象很不可靠的保罗·麦卡特尼的脸突然变得值得信赖了。

佐佐木一太郎的记者会结束后，由来宾发表言论的特别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或许是炒新闻炒累了，也或许是对重复播放爆炸瞬间影片的做法终于产生了罪恶感，取而代之的是看起来像临时赶工的金田首相生涯特集。从他的出生开始谈起，叙述他的上班族时代、议员选举、直来直往的说话方式与果敢面对的态度、与狡猾的议员之间的辩

论、首相选举的初选、在仙台地区的戏剧性胜利、复选时与鲇川真进行的辩论、就任首相时的威风仪态，最后的高潮当然是仙台的游行，结束前再播放一次遥控直升机爆炸的画面。整个节目的内容就算不看也能想象得出来，于是田中彻关掉了电视，靠在枕头上，闭起眼睛。

第二天

田中彻起床一看时钟，是早上七点。拉开分隔病床的帘子，发现隔壁床的保土谷康志已经在盯着电视看。他转过身子，一看见田中彻，便取下一边的耳机说：“田中，不得了了。”眼神流露出些许对错过热闹祭典的人所寄予的同情，“大约两个小时以前，警方召开了临时记者会，就在我们还在睡觉的时候。”

“说了些什么？”

“查到嫌犯了。”

打开电视一看，警方确实已锁定嫌犯，画面上出现一张大头照，上头写着“青柳雅春”几个大字。“喔，凶手竟是这么一个斯文男子。”田中彻如此想着。接下来，电视开始播放青柳雅春的录像画面，田中彻吓了一跳，不禁大感疑惑，嫌犯还没被抓到，这影片是从哪里来的?只见画面的右边角落写着两年前的日期。这影片并非来自连续剧或综艺节目，而是某时事谈话节目的采访画面。两年前的青柳雅春正对着麦克风说话，他所穿的白色衣服上有蓝色图案，那是一家知名货运公司的制服。

“因为是突然发生的，”身材瘦削、双腿修长的青柳雅春搔了搔额头，垂着眉说，“我只能拼上性命。”

此时，田中彻终于明白这段影片是怎么回事了。

当年曾经发生一件当红偶像明星遇袭事件，这名女明星的老家在仙台，她每次放假就会悄悄回到仙台，在出租公寓内度假。有一次，当她一个人在公寓时，遭到歹徒侵入袭击。

就在那时候，青柳雅春刚好送货到她的公寓。

青柳雅春按了对讲机，并没有得到回应，本来已经打算要把包裹带回去了，但是就在他写送货通知单时，听见门的彼端响起了乒乓声及女性的尖叫声。青柳雅春一度怀疑是自己听错了，但有股不好的预感袭上心头，于是再次按了对讲机，仍旧没有回应。他小心翼翼地转动大门把手，发现门未上锁，于是开门往屋内一看，便看见一名女性被歹徒压倒在地，青柳雅春急忙冲上前制伏歹徒。

“您从以前便知道凛香小姐住在那栋公寓吗？”男记者问道。

“不，我不知道。”青柳雅春战战兢兢地回答。

“您是什么时候发现她是凛香的？”

“呃，不……”青柳雅春不知如何措辞，结结巴巴地说，“我对这种事不太清楚，我不看电视的。”模样显得颇为胆怯。

采访记者全都笑了出来，“她可是当红的偶像呢，您不看电视节目吗？”

青柳雅春微微低着头，以极小的声音说：“我送货很忙。”记者又发出一阵笑声。青柳雅春那自然不做作的发型与表情生硬的脸孔看起来就像性格明星，但不习惯接受采访的反应却又带着一股朴实纯真，让记者备感新鲜。不只是记者等媒体工作者，就连许多观众也开始对他感兴趣。于是，理所当然地，他一时成了风云人物。

时事谈话节目接着报道了青柳雅春平日的工作状况，以及同事与上司对他的评价。一段时间后，他在仙台市内的送货路线被摸清了，许多人为了见他一面，埋伏在送货路线上，其中不乏来自外县市的仰慕者，这件事又被当做新闻炒了一次。为了不让业务受影响。货运公司刚开始曾要求电视台别再报道，但风潮依然迟迟不退，于是货运公司决定干脆请青柳雅春来拍广告，却被他断然拒绝，最终没有付诸行动。青柳雅春的理由是，“这么做会影响送货的工作”，而这也让民众对他的好感度再次提升。

“歹徒有刀子，您不害怕吗？”在过去的录像中，采访记者继续提出问题。

“因为是突发事件。”他接着回答。

“您一下子就把歹徒摔出去了，请问您是不是练过柔道？”

“那是学生时代的朋友教的，我只会那一招。”青柳雅春搔了搔鼻头。看见他这副困扰的模样，就算不是女人，也会兴起保护他的念头。“那招叫做大外割。朋友告诉我，用大外割把敌人摔倒之后，拼命挥拳就对了。”

原来那是两年前的事了，田中彻不禁感到怀念。结果，这个送货员的话题不到半年便平息了。一时的风云人物过了那个时间点，也只是个平凡的小人物。

如今，那个平凡的小人物在两年之后，竟成了杀害首相的嫌犯。

“没想到竟然是他。”过去的录像画面播完之后，主持人语重心长地感叹道。

“事实上，”某个擅长采访演艺圈丑闻的女记者说，“当时我也曾经采访过他。这个人乍看之下虽然是个清爽的好青年，但常常会有一些焦虑不安的举止呢。”

“喔，原来如此。”主持人呼应道。接下来，刚刚那个录像画面的一小部分又再次被播放出来。带着腼腆与紧张感对着麦克风说话的青柳雅春，右手被局部放大。或许是找不到合适的摆放位置，青柳雅春的手指剧烈抖动，跷起的二郎腿也不停更换。接着，青柳雅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的影像被慢速播放，此时可以发现他的嘴角曾一度微微上扬，两端翘起，目光锐利，露出藐视的表情，只有慢动作回放才能发现瞬间消失的另一张脸孔。

在田中彻的眼中，青柳雅春这个乍看之下清爽帅气的优秀送货员，似乎露出阴险狡猾的本性。

据节目主持人表示，青柳雅春在三个月前便已辞职了。对货运公司来说，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离职员工犯罪总比在职员工犯罪要来得好一些。

“田中，有了戏剧性发展呢，真有意思。”来到吸烟区，看见初中生坐在椅子上，兴奋地如此说道，“这么快就找出嫌犯，看来警察也很拼呢。”

“首相被杀了，这可关系到警察的威信问题，当然非拼不可。”田中彻答道。“不过，”田中彻接着说起一件挂心的事，“那个青柳不见得是凶手吧？现在就公布他的姓名好吗？”

“警方不是握有确切的证据，就是认为这一次的情况特殊，为了早日逮捕凶手，顾不得人权了。”

“真的有所谓的确切证据吗？”

“谁知道呢。不过，据说防范监控盒连电话的通讯记录也可以撷取，只要好好利用，应该颇有帮助吧？”

“看来你真的很喜欢监视社会呢。”

“我才不喜欢。难道你喜欢‘老大哥在看着你’（译注：老大哥在看着你。，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49年出版的政治讽刺小说（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中经常出现的标语，“老大哥” (Big Brother)是权力的象征）的世界吗？”

“谁是老大哥啊。”

“我只是试图敲响警钟。”

“尽量敲吧。敲响那个警钟的人就是你（译注：影射日本歌星和田秋子于1972年演唱的歌曲《敲响那个钟的人就是你》）。”

上午八点，佐佐木一太郎在记者会上公布了最新消息。

前一天的中午过后，也就是金田首相的游行在教科书仓库大楼前发生爆炸后不久，附近一条狭窄车道内也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爆炸，一辆汽车起火燃烧，并毁坏了附近的围墙。一开始，警方以为是遥控直升机的爆炸所引发的，但调查之后发现爆炸点来自汽车内部。

警方还在驾驶座上发现一具男尸。

“死者的头部有枪击的痕迹，目前警方正在调查其身份。根据未被燃烧殆尽的驾照初步分析，死者可能是住在仙台市青叶区的森田森吾，此人是如今正在逃亡的青柳雅春大学时代的同学。”

“请问警方是以什么证据判定青柳雅春为嫌犯呢？”记者提出问题。

“昨天，在爆炸发生后，警方在教科书仓库大楼附近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警察上前盘问，这名男子企图逃走，警察立刻与随后赶来的同仁一同展开追捕，最后无功而返。”

“结果被他逃脱了？”

“有一位酒类专卖店的老板被他开枪击中。”佐佐木一太郎虽然面无表情，但下垂的眼睛流露出些许困惑之色。

“后来呢？”

“数个小时之后，我们获得了仙台市某遥控飞机用品店所提供的店内监视影像。”

“就是卖那台用来犯案的遥控直升机的店吗？”记者纷纷将上半身凑向前来。

佐佐木一太郎严肃地点点头说：“店内的监视器原本是为了防盗装设的，影像中拍到一名男子正在购买与本事件中的犯案机款相同的遥控直升机。根据调查结果发现，这名男子与从现场逃走的男子颇为相似。”

“那个人就是青柳雅春吗？”

“我们拿照片给店长看，他便一口断定此人就是青柳雅春。”佐佐木一太郎接着又说，“另外我们还调查了青柳雅春的经历，发现此人在学生时代曾经于仙台市一间名为轰烟火的工厂打工。”

“轰烟火？”

“烟火指的就是打上天空的那个烟火。”佐佐木一太郎的口气非常平淡，注视记者的目光却锐利无比。“换句话说，他可能很熟悉烟火所使用的黑色火药。”

“所以才会制造炸弹！”数名记者高声大喊。

“这一点我们目前还无法断言，但已经向当时的雇主请求协助，正在详细调查。”

“是不是还有其他证据？”

佐佐木一太郎一瞬间露出了仿佛是对野狗表示同情，摆出一副“说了这么多，你们还不满足？”的态度，开口说：“事实上，我们接到了嫌犯本人打来的电话。”

记者群一片哗然。

“详细内容不能公布，但青柳雅春已经在电话中承认自己是凶手了。”

接下来，佐佐木一太郎开始说明将稍微放宽仙台市周边的路检，交通网络也可以逐渐恢复，却引不起记者太大的兴趣，比起交通网络，他们更在意青柳雅春。

节目在这里插入广告，一个满脸胡须、手上握着平底锅的男人带着笑容说：“请尝尝我的特制白酱，这才是地道的口味。”这个人似乎是一家高级连锁餐厅的主厨，在仙台市内也开了分店。“不专心做自己的工作，却跑来拍广告，大概快不行了吧。”田中彻在脑中胡思乱想着。

节目的气氛顿时变得非常活络。原本话题只能紧抓着游行时的爆炸画面打转，现在则加进了青柳雅春的情况，两边的要素双管齐下，内容变得更丰富了。节目将青柳雅春过去被拍到的影像轮番播放出来。

影像中有好几幕都是青柳雅春在送货途中对不请自来的年轻女性说“抱歉，我在工作”，并面无表情地挥着手，仿佛在驱赶小狗的画面。照正常方式播放，也看不出来什么异常之处，但是以慢动作播放，就可以发现他的表情透着一股歇斯底里的严峻之色。

“这家伙看起来很帅，却是个危险人物呢。”田中彻想着。

与此同时，过去青柳雅春工作的货运公司高层急忙出面召开记者会。田中彻突然觉得好笑，怎么记者会开不完呀，他甚至开始胡乱想象，该不会哪天媒体也为了说明“我们没有足够的记者可应付所有的记者会”而召开记者会吧。

货运公司社长的第一句话便强调，青柳雅春已经在三个月前辞职，现在不是该公司的员工，接着又说了一句“如果他真的是凶手，我们深感遗憾”这种说了等于没说的话。一名曾经是青柳雅春直属上司的男子在被记者询问“青柳雅春在辞职前是否有什么怪异的举止”时，显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最后还是将青柳雅春遇到骚扰的事说了出来。

“什么样的骚扰？”

“他负责的递送区域经常出现寄件者不明的包裹。收件者也常常向我们客服投诉无故收到这些来路不明的包裹，而且不知为何，委托单上写的是他的名字。”

镜头转到这名上司的脸部特写，严肃的表情与猫咪图案的领带形成强烈对比，显得相当滑稽。

“寄件者姓名栏上写着青柳雅春？”

“是的，这当然不可能是他自己做的，应该是别人对他的骚扰吧。”

“有没有可能真的是青柳雅春自己寄的？您没有这么怀疑过吗？”

“不可能吧。”上司结结巴巴地说道，或许是感到困扰时的习惯动作吧，他抚摸着领带上的猫咪图案，“他怎么可能做出那种奇怪的

事。”

记者群一片哗然，几乎快要破口大骂“你这上司一点识人的眼光都没有”。

青柳雅春所居住的公寓也经常出现在镜头前。由于警方正在进行搜索，媒体不能进入屋内，只好以摄影机将公寓团团包围。. 有个摄影师试着跑到对面办公大楼内，以望远镜头拍摄青柳雅春的房间。可惜，房间内只有鉴识人员及刑警。不过，在人影后面的墙壁上却贴着一张小小的照片。将照片放大一看，虽然画质很差，却依稀可以看出是金田首相的照片，脸部被画了一个×，这让电视台如获至宝。

“他对金田首相怀有什么怨恨吗？”某位来宾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许是个人的妄想作祟吧。”另一名来宾如此回答。

在节目中，一名曾经担任过警察厅搜查官的男子说：“大约一年前，为了改善市区内路边停车所造成的塞车问题，以严格取缔违规停车为诉求的全民运动时有所闻。金田首相当时便大力推动取缔，或许对身为送货员的他来说，金田首相是妨碍他工作的敌人吧。”这段发言令其他来宾大感认同。

节目上还播放了一段遥控飞机用品店的监视器影像，但节目声称“不确定与警方获得的影像是否相同”。影像虽然是黑白画面，但可以清楚看见一名男子将一个盒子放在柜台上。这名客人虽然没有察觉监视器的存在，却还是不停地将头转向一边，似乎不想让脸曝光，还做出以手遮嘴的动作，最后他付钱买了一台“大冈AIRHOVER”。

“虽然无法一口咬定，但模样非常神似。”节目来宾作出了跟一口咬定没什么差别的发言。

在田中彻的眼中看来，这个客人跟青柳雅春根本就是同一个人。

在仙台市内，距离游行通过的东二番丁大道只隔了一条巷子的一间炸猪排店也通报警方，宣称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刻，青柳雅春曾在店里吃套餐。

“那时候还不到中午，店里还很空，他就坐在那个位子一边看电视，一边吃着炸猪排套餐。”穿着白色衣服，头发稀疏，戴着眼镜，看起来像店长的男子如此说道。只见他愤然怒视着那个座位，仿佛沾惹了什么不吉利的东西。“在游行开始前，电视上出现好几次金田先生的

画面，他每看一次便咂嘴一次，一副阴阳怪气的模样。我从一开始就觉得不太对劲。”

“您确定那个人就是青柳雅春吗？”拿着麦克风的女记者再次确认。

“你不相信我吗？是真的啦。供应的，那家伙吃完又添了两次，在我们店里吃套餐，白饭是无限把碗里的饭粒吃得一粒也不剩。我就知道会干出那种诡异行为的家伙，一定不是普通人。一般人如果准备要杀人，怎么会那么有食欲，添了好几次饭，还吃得干干净净？你说对吧？”

“那个人真的是青柳雅春吗？”

“你不相信我吗？真是失礼的家伙。好吧，我让你看看这个东西。”店长走进厨房，拿出一张卡片。“你看，这是他忘记带走的。”

手握麦克风的女记者伸手接过，摄影机慌忙凑上前来。原来是张信用卡，上面写着“AOYAGI MASAHARU”（译注：‘青柳雅春’的罗马拼音）。

“这下你信了吧。”店长自豪地说道。

“既然有这种东西，一开始就该拿出来吧。”手握麦克风的女记者说出心里话。

“那家伙嘴里一直碎碎念着金田如何如何，真是个危险的家伙啊。”

“而且，这么重要的证物，应该赶快交给警察吧？”

此外，节目还播放了某公寓的监视器影像。该防盗用监视器面对着停车场，在昨天傍晚时分拍到了形迹可疑的人物。

“我听见某处传来玻璃破裂声，打开窗户往外看，结果看见有个男人在停车场，正在拉汽车的车门。”一个听来像附近住户的男子如此说道，脸部被打上马赛克。

监视器播放的画面是黑白影像，而且颇为昏暗，看不清楚细节，但能看出一个人影从停车场的车子旁边跑过，并试图拉开数辆车的车门。

“他在物色逃走用的车子。”节目来宾自信满满地解说着。

“如今警方正全力搜索中，但是青柳雅春到底藏身在何处，正在做什么事，没人知道。”旁白显得忧心忡忡，画面上出现青柳雅春的脸部特写，接着进入广告时间。田中彻吐出了一口气，似乎看得太专心了，导致肩膀僵硬。隔壁床的保土谷康志也“呼”的一声，吐了一口气。

“他到底为何要干这种事？两年前的他不是还被当成偶像，大受欢迎吗？”

“媒体拿他来炒新闻，接着又把他丢下不管，他应该很寂寞吧，或许是想要再尝一次当年那种受注目的感觉。”

“金田首相也真可怜，竟然为了这种理由被杀死。对吧，田中。”

“是啊。”身为首相，因政治斗争或国家机密而死，或许还比较名誉一点。

“这么看来，凶手马上就会被困死了。”保土谷康志又做出了仿佛是在看将棋比赛的发言。

广告结束，电视上出现一个只拍到脖子以下部位的男人，地点不是在摄影棚，这是预录像片，男人的声音没有经过变声处理。

“其实从一开始，”男人语带不满地说，“我就觉得那个闯空门的案件有点可疑，从一开始。”

画面的右边角落打出发言者的身份说明。原来他是两年前，女明星凛香的住处发生歹徒入侵时，住在隔壁的男子。

“那栋公寓虽然是出租公寓，但隔音很好，声音不会传出去。那个送货的老兄说什么从外面听见声音，才冲进去救人，我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从一开始。”

只见这名惯用“从一开始”这四个字的发言者滔滔不绝地说着，这个专访影像似乎是在某住宅区拍摄的，男子背后可以看见一排独栋的新建住宅。

“我猜从一开始，那件事就是基于某种理由设计出来的。”

镜头转回摄影棚内，主持人为了刚刚播出青柳雅春的信用卡画面时，没有将卡号隐藏处理而向观众道歉，接着又补上一句，那张卡片现在已经失效了。

“我们刚刚获得了观众所提供的珍贵影片。”

主持人慌慌张张地说道。影片是一名住在仙台市泉区的妇人以电子邮件提供的，是数个月前，在仙台北部郊区的河堤边用摄录像机所拍摄的。

拍摄主题是当时正在河边空地进行的少棒赛。画面上，隔着本垒后方的铁丝网、一群制服少年的背后，还可以听见充满稚气、为了干扰敌方投手的呼喊声。

远方的天空似乎有某样东西。

仔细一看，原来是架遥控直升机。直升机以白云高挂的水蓝色天空为背景缓缓上升，接着悬浮在空中。此时传来女性的说话声：“啊，原来是遥控直升机。”这应该是拍摄者的声音吧。画面接着改变角度，拍摄到一名站在河边的男子。镜头被拉近。那名男子拿着遥控器，正在操纵遥控直升机。

那名操纵者看起来很焦虑，一副畏畏缩缩的模样，长相跟青柳雅春极为相似。

“他在练习操纵直升机。”画面一转，回到了摄影棚内，某位来宾喃喃地说道，“看来是铁证如山了。”

此外，节目还采访了一家连锁餐厅的女店员。

“他昨天晚上来到我们店里，就坐在那里，点了意大利面。”女店员略显激动地指着店内的一张桌子说，“我跟他说话，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态度，让我很不舒服。后来还来了一群警察，情况简直一团乱。”

“发生了什么事？”握着麦克风的女记者问道。

“他把椅子丢出去，打破了玻璃。”

“啊，天啊！真是太可怕了。”

镜头此时转向那扇完全没有玻璃的窗户。破了这么大一个洞，怎么可能一开始没发现？这个记者却仿佛是现在才看到一样，还装模作样地喊什么“天啊”，令田中彻苦笑不已。

节目此时也公布了青柳雅春打电话给警方的录音带内容。

与搜查方向有关的对谈似乎被剪掉了，因此只有片段的声音。

“我是青柳雅春。”

“凶手就是我。”

录音带中确实出现这样的对白。准备周到的制作单位还请了声纹鉴定专家来鉴定。专家激动地说，录音带的声音确实跟两年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的青柳雅春本人的一模一样。

特别节目持续进行着。自由党的弁庆，也就是海老泽克男在官邸前召开了记者会。他公开宣布自己身为副首相，将会按照法律就任代理首相，并强调现今正积极搜集案件相关的线索。

“关于青柳雅春，我们自由党也会提供线索，协助警方调查。”

“例如什么样的线索？”记者如此问道。这只是反射性的询问，连记者本人也不期待得到回答，海老泽克男却回了一句“就是……”一副要认真回答的模样，反而让记者大感吃惊，透过摄影画面可以感受到记者有点慌了手脚，似乎想说：“咦？你真的要说？”只见海老泽克男点点头，脖子上的赘肉因而挤出层层的下巴。

“从两个月前开始，我们党内便不定期地收到一些毁谤金田首相的信函。金田首相的家里似乎也收到了相同的毁谤信，我们在上面采集到青柳雅春的指纹。”

记者一阵骚动。

嘈杂的声音让田中彻感到耳朵疼痛，他于是取下耳机，伸了个懒腰，抓住拐杖，站了起来。偶然间回头一看，发现隔壁床的保土谷康志已经关掉电视，正在看漫画。“喔，上厕所？”

“是啊。”田中彻回答，“你不看电视了？”

“腻了。”

“重头戏不是才要开始吗？”事实上，田中彻确实认为好戏才要上场。

“凶手虽然努力在逃，但一定很快就会被抓到的。一个送货的老兄，毕竟只是门外汉。”听他一副认为自己不是门外汉的口气，便让田中彻有了戒心，知道他又要开始大吹牛皮了。果然不出所料，只听他接着以内行人的语气说：“要是我，就会从地下逃走。”

“地下道吗？”田中彻不禁想要笑出来，如果有用，凶手也不会那么辛苦了。

保土谷康志将鼻孔撑得大大的，露出了奸笑。“田中，下水道是可以通到每一条街的哟。说得严谨一点，下水道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将马路侧沟的雨水收集起来的雨水管，一种是收集厕所污水的污水管。”

“要花很多时间解释吗？我快憋不住了。”田中彻懒得理他，赶紧尿遁逃走。

田中彻小解之后，顺道走下一楼，到便利商店内绕了绕，最近已经开始习惯靠拐杖移动了。他在店内拿了杂志来看，但翻了一些周刊，没有看到任何与金田首相爆炸事件相关的报道。事发才经过两天，可能没那么快吧，只好改看几份体育报。

旁边站着两个年轻女性，或许是来探病的，手上拿着水果，也正在看杂志。

“真是超受打击的。”其中一人说道，“怎么证据一样一样冒出来，亏我以前还很喜欢他呢。两年前，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超仰慕那个货运小哥呢。”

“我那时也很崇拜他，送货员当时好红呢。”

她们应该是在讨论青柳雅春吧，田中彻竖起耳朵聆听。

“炸弹什么的我是不懂啦，但性骚扰的行为真是太糟糕了。”

“真是令我太失望了。比起爆炸案的凶手，说他是色狼这件事更让我惊讶。”

色狼？田中彻皱眉，自己怎么不知道这项消息？是别台的吗？别台的节目所公开的消息？一刻也无法等待的田中彻，拼命拄着拐杖走回病房。

“大约两个月前吧。两个月前，我为了打工搭仙石线去仙台。虽然已是傍晚，人还是蛮多的，那时我听到一个靠在窗边的女生突然大喊‘住手，。”

田中彻转了转频道，看见一个戴着墨镜的短发年轻人正对着麦克风说话。

“大家都转过头去看，心想应该是有色狼吧。就在仙台的前几站，那个女生拉着一个男人的手腕，下了轻轨。他们在月台上争论起来，

我觉得那个男的很眼熟，仔细一想才认出来，就是那个送货员。”

目击证词不止这一件。主持人将写着目击线索的电子邮件内容念了出来，绝大部分都是“两个月前看见一个长得很像青柳雅春的男人疑似骚扰女性而被拉下轻轨”之类的内容。

不久又出现了另一个爆料者。一个身材娇小、皮肤白皙、看起来像白领族的女性在镜头前拿出自己的手机，说：“大约两个月前，我在月台上看见一个女生跟一个男人在吵架，我觉得很有趣，就用手机拍下来了。”

手机照片的画质并不佳，但能看出是一对男女在月台上面对面站着，那名男子确实长得很像青柳雅春。

“过了一会儿，出现另一个男人来帮这男的解围，他们就逃走了。”她接着说道。

“真不配当男人，太烂了。”来宾之一的女演员板起脸来说，“色狼行径已经是不可原谅，事后逃走更是罪大恶极。”

“确实令人发指。”主持人虽然如此附和，声音却不带感情，似乎只是敷衍敷衍她而已。接着，主持人“啊”地惊叫，或许是从无线耳机接到了新的指示吧，只见他压着隐藏在耳内的耳机说：“我们刚刚接到了最新消息。”

田中彻吞了吞口水，两眼睁得大大的，调整一下耳机的位置。主持人接着念出了以下的线索：

数十分钟前，有民众目击到疑似青柳雅春的男子出现在仙台市青叶区柏原町附近。

警察虽已赶到现场，但男子坐上汽车，在单行道逆向逃逸。

男子所驾驶的汽车与逆向来车相撞，接着又撞上墙壁，他马上又换其他汽车逃走。

当时路旁有一名老妇人被撞伤，随后被送上了救护车。

“看来他还潜伏在仙台市内。借由防范监控盒所提供的线索，逮到他的几率应该相当高。”节目来宾如此说道。

“昨晚在仙台市区也发生了一起车祸事故，虽然细节尚未确认，但事故中一方的车辆据说是警车，说不定那起车祸也是青柳雅春造成

的。”

“有这个可能。”

田中彻一时兴起，拿起遥控器转了台，画面上出现一个过去没见过的女记者。“我们现在收到最新消息，有观众目击到疑似青柳雅春的男子正开着车，由国道四号向南逃逸。”

这一台虽然是全国性的频道，但负责从仙台进行现场转播的却是地方电视台的记者。看来，面对这个跟校庆园游会没什么两样的突发性骚动，全国性电视台也已经急忙跟地方电视台取得合作，共同携手发布消息了。

接着出现一个自称在事件发生前曾与青柳雅春交谈过的中年男子的采访画面。这个满脸胡碴的男子据说是从事自营的货运业，专门递送零星货物，只见他用低沉的声音说：“我跟青柳先生以前常常在送货途中遇到。”他看起来年纪比青柳雅春大上两轮，却以“先生”来称呼青柳雅春。“那天接近中午的时候，他跟我打了招呼，因为很久没见了，我看到他还蛮开心的。”他如此说道，“不过，他身旁还有另一个男人。”

“另一个男人？”

“是啊。说起来，他也真可怜。”

“看来您是站在青柳雅春那一边的？”握着麦克风的记者诧异地问道。

“没那回事。”男子瘪着嘴说，“我的货物被他压烂了，说真的，给我造成很大的困扰。”

虽然不知道男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他看起来并没有嘴巴上说的那么不满，脸上反而带着些许笑意。

田中彻又转了台。

画面上出现一名中年妇女。这名身材结实的妇女指着右边说：“他往那边逃了，那边。”只见她唠唠叨叨地说，“就是啊，有个很高大的人，拿着好大的一把枪，往那边去了。”嘴巴完全停不下来。

“那个人是否就是嫌犯青柳？”记者早已未审先判。

“或许吧，总之我吓得不敢在街上走了。”

连电视台都把这件事炒得那么凶，不难想象网络上的骚动肯定一发不可收拾吧。田中彻不禁庆幸着：“这时能住在医院里真好。”要是手边有电脑，自己大概二十四小时都挂在网络上吧。

傍晚时分，电视台的播报员再次大喊：“我们又获得了观众提供的最新消息！”

到目前为止已经公布了无数真假难辨的消息，播报员竟然还是每次都能够说得如此兴奋，令田中彻哭笑不得。不过，接下来的画面上出现的影像确实让人印象深刻。这是一名住在仙台市北部住宅区的男子在自家阳台用家用摄影机拍摄的影片。

时间似乎是数个小时以前，几名看起来像警察的男人正举着手枪，其中有的穿着制服，有的穿便服。他们围成了小小的半圆形，面对两名男子。这两名男子一前一后，后者靠在前者的背上，用刀子抵住前者的脖子，两名男子的背后有一辆货车。

“这个人很明显就是青柳雅春。”难掩激动情绪的播报员如此说，“青柳利用人质来牵制警察，最后以徒步方式逃逸！”

从影像中看得出来．这个人确实是青柳雅春。他站在一名身材瘦削的男子身后，拿着刀子。镜头虽然有点摇晃，但影像拍得很清楚。青柳雅春拉着人质节节后退，最后消失在住宅区的小巷道内。

“后来在距离此处数十米远的地方，找到了这名被当做人质的男子，他没有生命危险。”

“唉，不晓得那个青柳现在在哪里。”隔壁床的保土谷康志嘲讽地大声说道。

“说不定已经在某个地方自杀了。”田中彻忍不住说道。

“唉，死了可就什么都完了。”

“可是就算活着，也是什么都完了。”

“是啊，你说得对，什么都完了。”

或许保土谷康志的个性天生就是三分钟热度吧，此时他似乎已经对电视上的报道失去了兴趣，开始把玩自己的手机。每次听到他的手机响起，田中彻便告诫他：“这里可是医院呢。”他却毫不在意，总是喜孜孜地跑到走廊上讲电话，令田中彻大感无奈。

数十分钟后，佐佐木一太郎再次召开记者会。“这个案子可望在短时间内获得解决。”接着又补上一句，“不过，事情的严重性与危险性也越来越大。”两句话可说是前后矛盾。“青柳雅春目前已经是自暴自弃的状态。”他严肃地对着摄影机说，“在青柳雅春的逃亡过程中，已经造成五人受伤及两人死亡，我们感到十分遗憾。”

“请问死者是警察吗？”记者询问。“是一般民众。”佐佐木一太郎回答。记者此时都挤上前去，继续追问：“造成一般民众的伤亡，请问该由谁来负责呢？”追究责任归属，正是媒体的专长。

“昨晚，青柳雅春抢了一辆轻型汽车，企图驾车逃亡。后来与警车相撞，他下车改以徒步方式逃逸。我们在车内发现了高中教师加贺幸代小姐的遗体。”

“她是因撞车致死的吗？”

“不，”佐佐木一太郎摇头说道，“她的胸部被刺伤，凶器应该是某种锐利的刀子。”记者群一片哗然，仿佛在高声欢呼。

“基于这个缘故，”环视着这片骚动的佐佐木一太郎保持着神似保罗·麦卡特尼的好好先生模样，开口宣布，“我们已经让追捕嫌犯的警察配备对人用麻醉枪。”

“喔喔！”记者精神一振。

就连田中彻也跟着喊出了“喔喔！”。

或许是因为“对人用”这个把人当做标靶的字眼听起来太残酷，也或许是“麻醉枪”这个把人当成猛兽对待的字眼听起来太野蛮，令田中彻在一瞬间有种追捕猎物的兴奋感。

田中彻过去也曾经借由新闻报道得知，尽管重大犯罪不断增加，但民众对于警察开枪的行为依然带有强烈的反感，所以警方正在研发一种强力而准确度高的麻醉枪，作为因应对策。这种麻醉枪可以将对肉体的损伤降至最低，不会致命，只会让人暂时昏睡。也许是社会大众在情感上较能接受吧，促使警方在研发上相当积极。

如今麻醉枪已经完成实验，进入量产阶段，将被使用在青柳雅春的逮捕行动中。听闻此事的记者，眼睛再度亮了起来。

看来从今晚到明天早上，将要轮到枪械专家亮相了，田中彻心想。

接着，青柳雅春在白天逃亡时抓来当人质的那名男子也出现在画面上。他自称是青柳雅春以前的公司前辈。“青柳那家伙跟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他真的想要置我于死地，看来脑袋已经不正常了。”他皱着眉，不停摇头说道。

晚上八点过后，田中彻往隔壁床的保土谷康志看了一眼。只见他连电视也关了，心情烦闷地躺在床上，看来他对这个事件已感到厌烦，虽然他还是自豪地向田中彻炫耀：“你知道今天谁来看我吗？”但声音已经感觉不到霸气。

“你不看电视了吗？”

“越来越无聊了。”

“确实都是相同的内容哩。”

接下来的时间，保土谷康志也不太常开电视，反而一天到晚拿着手机走出病房，好一阵子也没回来。这让田中彻心中涌起了一股“就算只剩下自己，也得守着这个事件到最后”的使命感。

电视上出现了青柳雅春的父亲接受采访的画面，看起来应该是录像回放的。自己竟然错过了这段采访的实时转播，田中彻不禁为自己的疏失感叹不已。

青柳雅春的父亲站在埼玉市老旧住宅区的一户独栋住宅前，面对麦克风。记者和播报员不停地凑上去，青柳雅春的父亲将他们推了回来。青柳雅春的父亲身材矮小却毫无赘肉，看起来非常结实。他的皮肤呈现健康的黝黑色，眉毛很粗，留着平头，简直像个海军陆战队员。面对记者的质问，他的回答相当粗鲁。父母总是相信自己的孩子是清白的，田中彻可以体会他的心情，但是像这样毫无根据地主张“我儿子没有犯罪”却不是个聪明的做法，只会徒增大家的反感。何况他还说了一些疑似鼓励儿子逃亡、帮儿子加油打气的话，难怪连播报员也跟着骚动了起来。

有其父必有其子，田中彻无奈地想着。这对父子已然是全民公敌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电视上的新闻节目报道了几则在仙台市内发生的事故及案件：开车载着年幼孩童到处游荡的三十多岁男子在盘查后被逮捕：一群专门偷窃车内财物的年轻人因目击者报案而被逮捕；

还有数年前曾在东京犯下凌虐致死命案而遭到通缉的某诈欺集团成员，意外地在仙台市旅馆内被发现。

这些人与金田暗杀事件并不相关，似乎是因为仙台进入警戒状态，居民的危机意识高涨，不断向警方提供可疑人物的情况，才刚好让这些人落网。

“他们靠着防范监控盒之类的系统，将居民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呢。”田中晚上走到吸烟区，果然又看到了那个初中生，只见他依然在感叹着监视杜会的来临。“不管是电子邮件还是电话，在他们的监视之下，连带让其他毫无关联的案子也被查出来了。”

田中彻意外地发现这家伙明明只是个初中生，却很神经兮兮。

此外，初中生还不知去哪里弄来了网络上的消息，“现在网络上好多人自称是青柳雅春呢。”他笑着说，“不过．跟无孔不入的恐怖分子比起来．找出一个特定的青柳雅春，对那些监视的人来说应该不大难吧。”

第三天

田中彻感觉右肩被人用力敲打，因而醒了过来，敲打的力道急促而有力，田中彻虽然睡得迷糊，心中也不禁涌起一股怒火。张眼一看，保土谷康志那满是皱纹的脸近在眼前，这个人明明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却老是像个顽童一样。

“干吗啦．”田中彻难掩心中的怒气，“现在到底是几点啊。”

昏沉的睡意让田中彻似乎一个恍神便会再度进入梦乡。

“现在是四点．”

“四点？早上四点？”

”当然是早上，”

“这么早把我叫醒要干什么？一虽然是早上，但四点也太早了吧．田中彻感到难以接受，也无法理解究竟为什么要那么早醒来．“天应该还很暗吧？”

保土谷康志对田中的抗议丝毫不理会，从床边拿起电视遥控器，说：“看看电视吧，好戏上场了．一说着便按下了按钮．

“什么好戏？”田中彻一边将手指头伸进石膏内抓痒，一边望着电视．他在枕头边找到了掏耳棒，心想好久没用它来搔脚上的痒处了，正想拿来好好利用，却被屏幕中传来的一阵紧张感给吸引住，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面面上照出的是仙台市公所前的中央公园．公园内有一块宽广的空地，经常用来举办活动成演唱会，由于完全没有多余的游乐设施或围墙，视野极佳．四面中的天空相当昏暗，颜色介于黑色与深灰色之间，看来应该悬现在这个时间，也就是清晨四点的实时直播吧。

公园内的一块区域在灯光的照射下，明亮得像是打上聚光灯的舞台．

镜头缓缓扫过周围的建筑物。一群身穿制服的人正站在公园周围的建筑物顶楼，每个人手上都举着枪。从市公所到银行大楼，四面八方的顶楼都是装上望远镜头的狙击枪，正对准着公园。

“如同各位观众所见，经过特别训练的警察已备妥麻醉枪，在各个定点待命．”

或许是因为公园周围是禁止进入的区域，手持麦克风的记者站在距离公园有点远的马路上。空中有直升机，公园内的画面应该是从直升机上拍摄的。

“青柳雅春真的会出来投降吗？”记者兴奋地说道，“他声称手上握有人质，警方已封锁公园，所以我们没办法靠近。”

什么时候演变成这样的局面了？“这是怎么回事？”

“警方在数十分钟前宣布，青柳雅春已经跟他们联络，决定要投降了，连电视台也接到消息。”

“为什么突然决定要投降？真是好大的阵仗啊，那么多灯光照着。”从顶楼照向公园的巨大照明灯数也数不清。一想到这些费用也是人民的血汗钱，田中彻便大感无奈。“话说回来，这画面还真吓人，一群人拿着枪准备要对准青柳雅春。”

“嗯，不过不会轻易开枪啦，又不是公开处刑，何况还有电视台的实时转播呢。对吧，田中。”

“的确，在电视上看得一清二楚。”

“是啊，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开枪的话，整个社会大概会吵翻天。”

“但是警方可能会采取不造成骚动的做法。”

“有那种做法吗？”

“嗯，就是麻醉啊，使用麻醉枪。不是公开处刑，而是公开麻醉。”

“麻醉枪？”保土谷康志重复念了一遍，仿佛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

“昨天电视上说的。警方将使用最近研发的麻醉用子弹。”

“我竟然没看到。”他叹了口气，一副十分惋惜的模样。

“如果青柳雅春天真地以为在众目睽睽之下，警方应该不会开枪，恐怕他没有把麻醉枪这玩意列入考虑呢。”

“原来如此。”保土谷康志老实地开口认同，接着又说，“真是可惜。”

“可惜？”

“你看，那边不是有个下水道入孔盖吗？”他以食指指着电视画面。仔细凝视公园中央附近的地面，确实有个圆形的东西。

“那是下水道入孔盖吗？”

“从那里可以通到下水道。在地下六米深的地方有条雨水管。”

“你怎么会知道？”

“以前因为工作的关系，曾经详细调查过。”

“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啊？”

田中彻戴回耳机。此时，电视上的记者开始大声呼喊。

记者重复地喊着：“来了、来了！”

突然间，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耳机仿佛失去了传递声音的功能。

在宽广的公园内，出现了一个高举双手的男人。

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身材瘦削，穿着普通，看起来像是黑色毛线衣配上牛仔裤。模样平凡得令人失望。

“看来真的要被困死了。”保土谷康志轻声说道。

青柳雅春在公园的正中央缓慢前进，接着停下脚步，抬头往周围的建筑物看了一圈，仿佛想要确认有多少枪口正指着自己。或许是因为疲劳，他的神色极为锐利，简直像只狰狞的疯狗。

“啊啊，看来这场骚动到此结束了。”田中彻心想。虽然兴奋，却也感到些许寂寥。他将掏耳棒伸进绷带内，却已经不知道痒处在哪里了。

第三部 事件发生的二十年后

事件发生的二十年后

二十年前，首相金田贞义在仙台被暗杀，这起案件在当时掀起了一场骚动。但是如今冷静地回头审视，会发现那只是一场难以收拾的闹剧。电视新闻及报纸将警察厅所发表的消息毫不保留地公开，又将一般民众所提供的一些真伪不明的情报全都播报出来，借此煽动观众的情绪。当初，青柳雅春被认为是凶手的根据其实只是一些表面的证据，电视台却在初期阶段便公布了他的真实姓名。这种处理手法虽然粗糙得令人惊讶，但令人遗憾的是，类似的事情一直到现在依然时有所闻。

为了写这份调查书，笔者对当时的状况做了一些研究。虽然笔者只是区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却也可以感受到这起事件有多么诡异。在安稳和平的状态下，大道理人人会说，每个人都能够主张人权，说出一些正经八百的言论，但是一旦狂风暴雨来袭，所有人都会慌了手脚，再也没有能力思考什么才是正确的做法，只能随着骚动起舞。我想整件事就是这么回事吧。

关于金田贞义暗杀事件的真相，虽然已经历时二十年，却依然有如五里迷雾。事件发生的一个月后，海老泽克男首相接替了金田贞义的位置，并公开调查委员会所提出的调查报告书。由于该委员会的最高领导者是最高法官鹈饲，所以该调查报告书被昵称为“鹈饲报告书”。这份报告书中使用了大量的抽象用词，但说穿了只是将“为什么我们查不到真相”的理由罗列出来而已。

此外，当时首相海老泽克男更决定将鹈饲调查委员会及警察厅等各单位机关所搜集到的资料列为机密一百年，所以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用来追查真相的线索。事实上，就连为何要将资料列为机密一百年的理由，也未有定论，总之，当时的政府所提出的唯一方针就只有一句话：“忘了这件事吧。”

如今大多数国民心中所认定的事实真相，恐怕是当时身为副首相的海老泽克男在背后的阴谋操控吧。数年前，海老泽克男的顾问律师山本实也曾经在他的自传中暗示，海老泽克男与该事件确实有牵连，引起了广泛讨论。

民众把金田贞义比喻为牛若丸，把海老泽克男比喻为牛若丸的随从弁庆。身为弁庆的海老泽克男若正是最渴望牛若丸遭到暗杀之人，确实会让整起事件更具有冲击性，也最能刺激民众的好奇心，而且由海老泽克男的易妒性格与政治生涯的经历来看，这样的谣言恐怕并非只是无稽之谈。

二战过后，海老泽克男离开了当时几乎是一党独大的劳动党，靠自己的实力建立自由党。有好长一段时间，他身为在野党党主席，可以说是威风八面，对其他议员有着不小的影响力。每次首相选举的时候，他都是代表自由党的候选人。但是面对劳动党的首相候选人，海老泽克男从没赢过，票数有时大幅落后，有时只是些微之差。

然而就在二十年前，终于有了绝佳的反攻机会。

当时的劳动党因思虑不周的税制改革而走上了自我毁灭之途。税制改革虽然有其必要性，但劳动党的做法激起了民怨。想要在不惹火人民的前提下增加税收可以说是难如登天，执政党尝试完成这样的壮举，却也如同预期地壮烈成仁了。

于是政权交替的契机出现了。海老泽克男想必深信，自己坐上首相宝座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然而就在这时，党内却杀出了程咬金，那就是年轻的政治家金田贞义。海老泽克男一定没有料到自己竟然会在党内初选败北，他的内心肯定充满悔恨。

表面上，他豁然大度地说：“像金田这样的年轻人，才能带领我们打开创新的道路。”而且就在金田贞义即将单枪匹马挑战劳动党的首相复选前一刻，他还发表了有力宣言，表示愿意担任金田的副手。但是，根据顾问律师在自传中的描述，其实海老泽克男在此时私下联络了劳动党的干部，提供了一些选举宣传活动上的秘密情报。

当时，某周刊登了一则报道，宣称金田贞义的母亲曾经是酒家女，因为与熟客发生争吵，被尖刀刺死。据说这项消息也是在海老泽克男的指示下泄露出去的。或许经过他的评估之后，认为与其把登上首相宝座的光荣让给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倒不如让给劳动党的鲇川真这个长久以来的宿敌，才是比较好的做法吧。

比较好，是对谁比较好呢？

对日本？对国民？还是对党？

顾问律师写下了这番结论：“不，是对海老泽克男自己比较好，至少可以维持自身的尊严。”

金田贞义在首相复选中获胜之后，海老泽克男再次选择了一个“比较好的做法”，那就是杀害金田贞义，让自己成为接替者，取得首相宝座。

以上的讯息，在顾问律师的自传中隐隐透露了出来。

二十年前的那场仙台游行曾在事发当天临时变更路线，但知道这件事的人恐怕不多。决定变更路线的是当时的市长佐藤左千夫，他是海老泽克男大学时代的同学。此外，路线变更后所通过的教科书仓库大楼，其持有者佐藤佑子是佐藤左千夫的姐姐。这些事实更是加强了海老泽克男谋害说。

仙台凯旋游行的企划者虽然是金田贞义手下负责宣传工作的事务官，但有人说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出自海老泽克男的提案。海老泽克男与仙台市长的交情匪浅，他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将金田贞义引诱到仙台来。

除了认为海老泽克男是幕后黑手的说法，还有另一派同样有力的说法则是认为金田贞义是被劳动党杀害的。根据谣传，在劳动党的背后有一股庞大的势力。每当日本国内发生怪事时，人们都会把矛头指向那股邪恶的势力，大喊“都是那家伙在搞鬼”。那股邪恶的势力，指的就是美国。

笔者以前曾经听一些年轻人满怀感慨地说：“世界上的坏事全都被推到年轻人头上，我们简直跟美国一样倒霉。”或许，被当成坏蛋也是美国的宿命吧。

二十年前的日本有几个被当成烫手山芋的议题，是否该持有核武器就是其中之一。在金田贞义赢得首相选举的前一年，当时的首相，也就是劳动党的鲇川真，在与美国总统会谈之后，突然发表“日本应该对是否有必要将核武器纳入自卫武力进行检讨”这样的言论，造成极大争议。当然，这也引来了自由党与新闻媒体的挞伐与质问，他却不断地强调，“我只是说有必要检讨，并没说应该持有”，并以强硬的态度

提出，“完全不讨论也不检讨，只是把问题藏起来假装没看到，这算是政治吗？这算是外交吗？”这样的反驳，更是引发了各方的辩论。

另一方面，也有人批评日本追求核武器的行动只是听从美国的指示。这些人认为，一切只是美国为了对抗中国，希望日本能够持有核武器，而金田贞义便是抱此看法的人物之一。

“美国政府对亚洲的态度并没有一贯性，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亚洲问题。自从太平洋战争之后一直如此。日本的宪法搞出这么大的麻烦，追根究底，不也是因为美国的判断错误吗？”金田贞义坦率地说出每个人心中的疑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为了瓦解日本的武力设置了宪法第九条，要求日本解散军队。但是后来进入冷战时期，日本成了重要的军事据点，他们反过来催促日本在维持宪法第九条的前提下重整军备。现在，他们甚至鼓励日本更改宪法。

“日本人总以为一切都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其实只是被巧妙操控。”金田贞义以这句话批评鲇川真。

金田贞义虽然经常被认为是护宪派人物，对日本的军事化采取消极的态度，其实他也曾做过“只知道对美国唯命是从的政治，会让日本受到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轻蔑，何况，美国自己也没有解决亚洲问题的具体策略，所以日本必须拥有自己的军备与方针”的发言，并主张“在此前提之下，日本应该持有核武，取得制衡的力量”。

金田贞义还进一步主张，如果持有核武的目标难以达成，那么就应该积极地针对情报侦察及监视部门的技术进行研发。也就是说，如果没办法拥有攻击敌人的武器，那么就应该拥有一个迅速准确地掌握各国导弹攻击征兆与军事作战行动的系统，这是一个可以与宪法共存的方法。金田贞义认为，除了强化导弹防卫技术外，对于取得情资的技术也不能疏忽。这点凭借着日本的科技，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就算力气不大，只要拥有准确率高的情报，一样可以受他人仰赖与需要。”金田贞义如此说道。

还有一点，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事。海老泽克男的顾问律师在自传中写到，刚就任首相的金田贞义，已经决定要访问中国及朝鲜半岛，预定针对历史解释及领土问题进行深入对谈。由于他经常将“我不会做没有必要的道歉。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发生过战争，例如跟英国之间有

过鸦片战争，为什么中国只特别强调对日本的仇恨呢？英国向他们道歉了吗？”这样的论点挂在嘴边，可见他不打算做出单方面的让步。

“日本的政治人物只敢在国人面前嚣张，对外交既没有兴趣，也没有使命感，也不打算与海外的政治领袖进行沟通。”金田贞义在选举期间便不断主张，“那不是政治家该有的行径。”

总而言之，金田贞义的这些主张惹火了某些人。

惹火了谁?

美国人。

所以，他被杀了。这也是说法之一。

另一方面，也有人将着眼点放在金田贞义首相被杀害的地点“仙台”。换句话说，这些人认为金田贞义是被仙台地区的有力人士谋杀掉。

毫无知名度、年纪也较轻的金田贞义在首相选举时能够获得胜利，有几项理由。例如前面所描述的，劳动党因税制改革而引发国民的不满，造成选票外流，这个绝佳的局势也是理由之一。但是，影响更重大的原因则是首相选举制度为他带来的好运。仙台地区是全国第一个公布初选开票结果的地区，而这里是金田贞义的出身地。

日本的首相选举跟美国的总统大选一样，大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由劳动党、自由党的党员各自进行党内初选，决定两党的最终候选人。接着，复选再由全国人民投票，决定两党候选人中的胜利者。

初选的时候，党员依地区来进行投票，各地区最高票的候选人可以在该区赢得胜利，等到所有地区的投票都结束后，赢得最多胜利地区的候选人就可以成为该党的最终候选人。然而，初选并非在全国同时举行。最先实施选举的地区，就是宫城县的仙台。

金田贞义的选举宣传活动周到而严谨。他四处拜访仙台当地的企业家，从半年前便开始举办许多活动，每一次都会上台演讲，提高知名度。他年轻而强悍，又具备打动人心的说话技巧，不仅是自由党党员，就连劳动党的支持者也开始对他抱有好感。

另一方面，自由党的另一名候选人海老泽克男身为前辈，本来就应该要堂堂正正地打一场选战，但海老泽克男却因为对自信满满四处游说的金田贞义产生了危机意识，因而喊出了“不能将我们的未来交给年轻人”这种搔不到痒处的攻击性口号，结果造成了反效果，更是让金田贞义的好运锦上添花。

不管是初选或复选，针对敌方候选人设计攻击性口号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但是在海老泽克男的电视宣传广告中，将神情高傲的金田贞义与躺在床上接受照顾的老人影像重叠在一起，引起观众的不快。但海老泽克男的宣传团队没有料到的是，观众的反感情绪竟然是冲着制作了该广告的己方而来。

选举结果一公布，金田贞义在仙台地区大获全胜。

身为自由党招牌的海老泽克男输给了年轻又没名气的金田贞义，确实是引入注目的新闻，但是以整场选举来看，金田贞义只是在一个选举区上获得胜利，仙台地区的选票也没有在全国占太高的比重。然而，仙台的这场胜利奠定了金田贞义在后续的初选及复选上获胜的基础。

为什么?

因为媒体的帮忙。

当时不管是社会还是体育新闻，刚好没有什么重大的案件或消息，也是理由之一。正烦恼着早上和中午的新闻节目没有题材可报的电视台，全都把金田贞义在仙台获胜的消息拿来炒作。一旦被电视节目当成题材，知名度就会上升，结果下一场选举就会拿到更多票，获得胜利，这就是新闻报道所带来的滚雪球效应。

屡战屡胜的金田贞义被媒体喻为“新旋风”，接连受到大肆报道，名气也越来越响亮，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让金田贞义成了风云人物。当年美国的吉米·卡特（译注：Jimmy Carter，美国第39任总统）也曾经引发类似的效应，被称为“卡特旋风”。

如此想来，让金田贞义坐上首相宝座的两大推手，就是一开始在仙台的获胜及媒体的力量。

在仙台地区的自由党初选中，金田贞义的主要支持者为仙台的医师协会及公营赌场的经营者。医师协会的干部是金田贞义大学时的朋

友，公营赌场的干部则是他初中时期的朋友，这些虽然并未被提出来特别强调，却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在金田贞义出马角逐首相前不久，公营赌场高级干部中的一人还接受了写真周刊的采访，说：“初中时，连老师都放弃我了，只有当时跟我是同学的金田没有放弃我。”因而引起了一阵讨论。行为正派、成长背景单纯的金田贞义，与处于灰色地带的公营赌场经营者的组合，不但没有引发民众的不满，反而给人一种新鲜感。

医师协会与公营赌场这两个选举时的支持团体，在金田贞义就任后，却都与他反目成仇，因此，他们杀害了金田贞义。这就是各家说法中支持率排第三的一派。

至于反目的理由，则是因为金田贞义在就任后不久，便与交情良好的自由党议员讨论起医疗改革，又与海老泽克男商量要删减公营赌场预算。这些事情被公开后，才让这一派的说法逐渐浮上台面。

想必金田贞义不认为自己背叛了谁吧。因为，他从以前便相当重视妇产科医师不足及急诊医院工作环境太差的问题，认为有必要 对医师的开业地区及待遇采取某种程度的控管。

此外，由于全国的公营赌场皆有客源明显增加的现象，收益大幅提升，因此金田贞义主张删减国家对公营赌场的预算，把这些钱挪为医疗改革之用。

但是，对于那些在初选中支持他的朋友们而言，想必遭到背叛的感觉相当强烈，形容成养虎为患或许是夸张了点，但至少也会不理智地认为那是一种恩将仇报、过河拆桥的行为。

“金田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在金田贞义遇刺的半年后，一名公营赌场的高级干部对某时事作家说出了这样的话。

除了上述几点之外，关于金田贞义暗杀事件的真相还有着各式各样的谣言。

有人说，被大家认为是金田贞义情妇的小林光子，因不甘心永远当地下情人而心生恨意，所以委托劳动党内人士将金田贞义杀死：也有人强力主张金田贞义是因为不认同同性恋者而引来了不满，因此遭到同性恋团体暗杀。小林光子在金田贞义过世后确实自杀了，金田贞

义首相也确实开除过一名身为同性恋者的秘书，但除了这两点之外，这两派说法完全没有其他可以佐证的根据。

过了二十年，真相依然不明，其中最大的原因在于，绝大部分的相关人士皆已身故。自由党的海老泽克男、劳动党的鲇川真，以及金田贞义在医师协会的那些朋友，一个个都因年纪大而死于癌症或脑中风。这固然无可争议，但除了这些上了年纪而去世的人之外，有许多相关人士却是死于非命，人数之多，可说是极不寻常。

最有名的就是前面也提到的，情妇小林光子的自杀。在金田贞义遇害的两个月后，小林光子也被人发现在旅行途中的福冈某饭店上吊自杀，现场没有留下遗书。她在东京的寓所被不明人士弄得一团乱，她的妹妹事后指出，原本放在书桌抽屉中的日记本不翼而飞。

金田贞义首相被遥控直升机炸弹炸死时，在现场采访游行活动的大仓秀雄也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年，于闹区街上遭到拦路杀人魔杀害身亡。身为仙台当地电视台播报员的他，事发当时也在现场，曾对外宣称“看到教科书仓库大楼顶楼有个人影”。在鹈饲的报告书中虽然写着事发当时，凶手青柳雅春站在教科书仓库大楼的顶楼操纵遥控直升机，但是大仓秀雄在接受当地杂志采访时却表示：“看见一个跟青柳雅春长相完全不像的人，站在顶楼操控遥控器。”

遥控飞机用品店的店长也死了。这名店长是个年近六十的男性，在仙台市南方郊区经营一间小店。据说，事件中的遥控直升机机型是“大冈AIR HOVER”，而将这台遥控直升机卖给青柳雅春，并将监视器影像提供给电视台的人就是这名店长，名叫落合勇藏。在事件发生半年后，他驾车行驶于高速公路上，撞上中央分隔岛身亡。警方宣称他死前曾喝了大量的酒，但家属质疑落合勇藏几乎滴酒不沾，况且在酩酊大醉的状态下，如何将车子开上高速公路，也是疑点之一。

经过笔者的调查，由前述大仓秀雄的目击证词中发现，大仓秀雄所看见的那个操纵遥控直升机的男人，与这个落合勇藏的外貌极为相似。

仙台市内的连锁餐厅“NOKKIN”的女服务生楠见纯子也是在事件后死亡的人物之一。她在自家附近的便利商店买东西时不幸遇抢，头部遭到铁锤重击致死，但该案凶嫌在被逮捕之后却否认犯行。金田贞义暗杀事件当时，楠见纯子曾在电视上公开指出，青柳雅春跑到店里打

破玻璃，大闹了一场。但是据她的友人后来表示，楠见纯子似乎对做出这些指证感到非常后悔，还经常说一些“警察拿着可怕的武器，把店里搞得一团乱”之类仿佛看到幻觉的话。

还有一个颇耐人寻味的人，名叫久保田毅，他是一名三十五岁的上班族，住在仙台市内，曾犯下多起窃盗案。事件发生的两年前，他曾侵入女明星凛香的住处，却因为遇上送货上门且发现异状的青柳雅春而遭到制伏。由于他所犯下的罪行不少，加上又有前科，法官对他具体判刑七年，但他在第五年时获得假释，不过并没有受到注意，只有某周刊以极小的篇幅报道这件事。假释出狱不到半个月，他便因卷入闹区的街头斗殴事件死亡。据说，久保田毅在服刑期间经常将送货员青柳雅春的事挂在嘴边，常喃喃自语：“我 一定要杀了他。”

另外还有一位名叫仓田爱的女性，也在事件发生的两年之后身亡。事件发生当时，媒体报道青柳雅春过去曾骚扰过女性，因而引起一阵骚动。当时那起性骚扰事件的受害者就是这名女性。

仓田爱酒后驾车，在牡鹿半岛的山路因转弯不及坠崖死亡，当时副驾驶座上还有另一名女性井之原小梅，也是当场死亡。奇妙的是仓田爱与井之原小梅没有任何交集，如果要勉强找出她们之间的关联性，大概只有一点，那就是她们当时皆背负着庞大的债务。

此外还有一名金田贞义大学时的学长大河内恒夫，据说选举期间一直在背后支持着金田贞义，关于此人的奇怪传闻也是从没停过。在事发当时，也就是二十年前，他担任仙台医疗中心的院长，后来由于内部人士的告发，大家才知道他当时与警察厅达成了某种协议。其协议内容虽然不明，但他为此做了一些见不得光的可疑行为却是毋庸置疑的。有一个谣言是，他在当时曾将两具因案死亡的遗体当成一般病死尸处理。某周刊还报道，当时曾协助他处理尸体的两名医师也在事后相继上吊自杀。大河内恒夫后来在医师协会内的地位不断晋升，但于日前因肝癌过世。

若是带着先人为主的想法来看事情，确实会显得杯弓蛇影，把柳叶当成幽灵，把自然现象都当成敌国的阴谋诡计。但是与金田贞义首相暗杀事件相关的人在短短几年之内相继死亡，实在很难不让人做出联想。

当时把青柳雅春当成凶手追捕的警察厅课长补佐佐佐木一太郎，如今也已不在人世。事件之后悄悄退休的佐佐木一太郎，据说隐居在宫城县北边的小村子，开了间花店。事发当时，大家便觉得他长得很像保罗·麦卡特尼，没想到迈入老年之后，更是越来越酷似了。

佐佐木一太郎在退休之后对这个事件自始至终三缄其口，也引来众人的揣测。

根据后来才公开的情况显示，佐佐木一太郎在追捕青柳雅春之际，他的独子在东京发生车祸，最后虽然捡回一命，但这件事情让佐佐木一太郎开始将工作与家庭放在天平上衡量，他终究选择了家庭，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说法。

还有另一种说法是，佐佐木一太郎在追捕青柳雅春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秘密。事件发生的那三天（严格来说是两天，因为事件在第三天的清晨便画下了句号），仙台市内的防范监控盒持续搜集线索。当时到底搜集了哪些线索虽然一直没被公布，但肯定是难以数计的电话通讯记录、电子邮件，以及道路上的摄影画面。换句话说，那根本是默许警方对人民隐私权的严重侵害。

若在平时，像这样窃取个人隐私的行为肯定会引发人民的强烈反对，在当时却没有变成严重的问题。或许是因为警方将目标锁定为“青柳雅春”，对于跟青柳雅春非亲非故的一般民众来说，有一种“我们被排除在外”的安心感吧。

然而有谣言指出，佐佐木一太郎在庞大的情报当中，得知一些国家层级的机密。基于这个缘故，使得他对自己的警察身份开始感到恐惧，最后他以绝不泄露机密为条件，换取了平安退休及度过余生的退休金。

此外也有人说，他是因为在追捕青柳雅春的过程中太专注，导致心力交瘁而退休的。还有另一种谣言是，佐佐木一太郎接受了整容手术，改变成另一个人的模样，如今依然在追查金田贞义暗杀事件的真相。换句话说．开花店的那个佐佐木一太郎其实是被整容成佐佐木一太郎模样的另一个人。

在笔者看来，这谣言当然荒诞无稽，但是经过调查之后，发现支持这项谣言成立的原因在于某位美容整容外科医师的存在。在事件发

生的十年后，也就是距今十年前，这名医师在仙台市寂然过世了。据说，他过去曾帮偶像歌星及知名演员动过整容手术，后来从东京搬到了仙台，藏身在仙台某处。有人说，他根本没有医师执照。根据传闻，他在死前曾经偶然看到电视上出现佐佐木一太郎。笔者猜测，那应该是金田贞义暗杀事件的十周年纪念特别节目吧。据说，他当时看着电视喃喃地说："这个事件我也曾经参与过。"所以才有人根据这句话，推测"佐佐木一太郎接受了整容手术"。但平心思考之后，笔者认为，他指的应该是曾经帮凛香动过整容手术，而凛香就是青柳雅春在当送货员时救过的女明星。

此外，当时跟佐佐木一太郎同样参与过事件调查的一名刑警近藤守，也在事件发生的一年后离职了。在他过世之后，他的家属将他的日记在网站上公开。日记中隐约指出，当时近藤守的上级长官曾命令近藤守对"青柳雅春的学弟"进行违法调查，还要求近藤守杀人灭口并湮灭证据。近藤守不肯服从命令，为了保护青柳雅春的学弟而奋起反抗上级，最后被迫离职。一般看法是，这个日记的可信度并不高，不过这让我们多了一层想象空间，说不定那个青柳雅春的学弟没有被灭口，全是因为近藤守成功说服了上级。

此外，大约十年前，任职于宫城县警总部的刑警松元太郎死于意外的消息，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据说这个人曾利用休假，独自针对金田贞义首相暗杀事件的真相进行了一连串的调查。他对这个事件开始产生兴趣的契机，是事发当时以"青柳雅春"的名义在网络聊天室发表的几则留言。在当时，网络上自称是青柳雅春的人不可胜数，但是其中有几则留言让松元太郎认为值得深究，因此根据这些留言展开调查。后来，他不顾自己身为警察的立场与身份，在网络上架设了一个专门探讨该事件真相的网站。

他拥有很强的调查能力，加上丰富的想象力，曾断言"金田首相遭到暗杀时，青柳雅春只是被拱出来当代罪羔羊的。而且，原本一开始预定被当成代罪羔羊的人并不是他"。松元太郎还提出了独特的论述，认为事发当天在仙台市的地下铁某个因突然心脏衰竭而死亡的中年男性才是第一顺位的代罪羔羊。

也就是说，金田贞义暗杀计划的规模相当庞大，就连代罪羔羊也准备了好几个候补人选。由于第一顺位的人选突然因心脏衰竭死亡，

所以才由青柳雅春替补。“真正的犯人设了好几道防线，就连主角的替代人选也安排了好几个。”他如此写道。松元太郎这番在网络上公开的言论引起许多人的兴趣，但最后，他惨遭出租车辗毙。

如上所述，太多关系人如今已遭到灭口。到底真相是什么，除了猜测，我们恐怕只能在刻着“青柳家之墓”的墓碑前双手合十，问一声“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着手撰写本文之前，笔者确实曾前往森林中的那个墓园合掌祭拜。当然，并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在那里也听不见森林的声音。

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二十年前那个在新闻媒体喧腾一时，被全日本人穷追猛打的离职送货员青柳雅春，如今应该没有人还认为他是杀害首相的凶手了。

在那东逃西窜的两天之中，青柳雅春究竟想了哪些事情，没有人知道。

第四部 事件

青柳雅春

上午十一点，青柳雅春走在仙台市车站东口的一排二手电脑卖场前，看见前方路边停着一辆货车，不禁露出笑意。

“你在笑什么啊？”走在右边的森田森吾问道。向来怕冷的他，穿着橙色羽绒大衣。十一月底的寒风确实冻人，但现在就穿上那玩意，明年的二月又该穿什么呢?

“那边那个老伯，我在当送货员的时候跟他蛮熟的。”青柳雅春看着前方说道。前方的男人正把纸箱堆上货车，偶一抬头看见青柳雅春，说了声：“嗨。”青柳雅春看看手表，走上前说：“前园先生，你还是这么准时，真是一点也没变呢。”

“意思就是委托送货的客人也没变啦。”前园一笑，嘴角出现了皱纹。如果青柳雅春没记错，前园今年差不多五十五岁了，但他那腰杆笔直、抬头挺胸的模样，看起来至少较实际年龄年轻十岁。前园穿着朴素的深蓝色制服。“工作没增加，也没减少。”他说道。

“那不是很好吗？”

“当初你在电视上大受欢迎的时候，我还以为工作都会被你抢走呢。”前园抚摸着黑白参半的短发说道，他脸上的轮廓很深，眼窝仿佛像树洞。他的货车后方平台上罩着帆布，里面整齐地堆着纸箱。

“今天有一件货物指定在夜间送达。”前园小声地叹了口气，“但我晚上九点有非看不可的电视节目呢。”

“连看电视也这么准时？”

“那当然。”前园说道，“不过，送货地点是位于北四番丁的公寓，只要提早在八点半左右送到，应该赶得及吧。”

“看电视比工作重要？”青柳雅春苦笑道。看到一旁的森田森吾露出不耐烦的模样，青柳只好说声：“下次再聊吧。”便继续往前走。

“最好别做出惹人注意的举动。”走了几步之后，森田森吾如此说道。

“为什么？”

“你现在最好别太惹人注意。”

“这是森林的声音告诉你的吗？”青柳笑道。

“没错，宁静湖畔森林的声音。”森田森吾点头道。

“我这个人啊，名字里有两个‘森’字，所以跟森林之间的关系是很深厚的，常常听见森林的声音。”自从十年前跟森田森吾在大学认识以来，便经常听他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同学们如果语带调侃地问：“可以听见森林的声音，有什么好处？”森田森吾就会满脸严肃地开始吹起牛皮：“可以知道未来的事情。大部分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就连参加联谊的时候，森田森吾也会把这套诡异的言论搬出来说嘴，如果参加联谊的女生也客套地称赞说：“这么说来，森田是个预言者吗？”森田森吾就会挺着胸膛回答：“可以这么说。”让场面顿时尴尬无比。

“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青柳问道。一个星期前，森田森吾打了通电话来，说：“下个星期能不能一起吃个午餐？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接着又强调，“对休而言相当重要的事。”自从大学毕业后，两人已经八年没通过电话，这样一通电话实在颇为唐突。

“跟那个性骚扰事件有关吗？”青柳试探着问道。两个月前，青柳雅春在仙石线的轻轨内被误认成色狼。那时候，他遇见了大学毕业后就再也没见过面的森田森吾。

“没错，有关系。”

对于依然靠失业救济金过活的青柳来说，反正时间多的是，何况跟朋友见面也不是什么苦差事。不过，他心里完全猜不到森田森吾想说什么。

“刚刚那家店不行吗？”两人走过一间全国连锁餐厅的门前，青柳开口问道。两人并未事先说好吃饭地点，但森田森吾看起来完全没有想要走进那家店的意思。

“那间店没位子了。”

“你连看都没看，怎么会知道？”

“我就是知道。”

“森林的声音？”

“没错。”

青柳苦笑道：“森田，你真是一点也没变。”

“人是不会改变的。”

“说到不会改变的人，刚刚那个送货员前园先生也可以算是个代表人物吧。”

“怎么说？”

“他是个自营的货运业者，做的几乎都是熟客生意，固定几点到哪里收货，几点将货送到哪里。十二点半到下午一点半会把车停在我家附近的天桥下，吃午餐并睡午觉，四点在国道旁的书店站着看书，六点到餐馆吃饭，永远按照时间行动。前园先生在我们货运界很有名呢，他的货车甚至被拿来当成时钟了。”

“这么规律的生活，有趣吗？”

“之前听前园先生说过，就像按照设计图把模型玩具组装起来，很有成就感。”

右手边出现了一间快餐店，森田森吾伸手一指，说：“就这里吧。”青柳也不反对。跟森田森吾一起吃饭，选这种地方也正合适。走进店内，柜台前有客人正在结账，只好排在后面等了一会儿。点完餐后，往二楼移动。二楼很空，两人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最里面的桌子。

“你现在还是会反射性地观察店里的客人吗？”青柳雅春问道。森田森吾笑着回答：“不，早就不干那种事了。”

森田森吾的表情似乎在怀念过去，也好像为自己的改变感到不好意思。“青少年饮食文化研究会，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青柳突然想起了某所位于仙台的私立大学，那是两人的母校。

“那个又名快餐之友会的社团吗？”森田森吾的笑意更深了，“应该早就消失了吧。我们那一届常露脸的也只有你、我跟樋口而已，学弟也只有阿一。”森田森吾所说的阿一是学生时代一个社团学弟的绰号。那个学弟叫小野一夫，所以绰号叫阿一，真是简单易懂。

“可是我听说在我们毕业后，阿一努力招募新人，后来人数增加到十个人呢。”

“不过好像没有维持很久。拜托，这种跑遍市内与县内的快餐店，做做记录、调查新商品的社团有可能受欢迎吗？”

“当初最热衷的人不就是你吗？”

“那时候太年轻啦。”森田森吾将薯条折成两半，从折断的部分开始咬。“你吃薯条的方式也没变。”青柳说道。“不会变的。”森田森吾再次强调，接着又说，“你知道人类最大的武器是什么吗？”

“是什么？”青柳一边啃着汉堡，一边反问。

“习惯与信赖。”

“嘻唤呜哼嗨。”塞得满嘴的青柳重复了一遍。

“你还不是没变。”森田森吾指着青柳雅春说道。先从周围将汉堡咬一圈，再将中间剩下的部分塞进嘴里，青柳从以前就喜欢这样的吃法。

“不过，这间店不太好。”青柳雅春将汉堡的包装纸折起来，然后指着头顶的一台监视器说，“店员年纪大并不是坏事，但是他们对客人连看都不看一眼。而且你瞧，这台监视器竟然朝着毫无意义的方向。”

“大概是C或D吧。”森田森吾使用了大学社团所制定的评分等级，“这个新商品也不怎么样，C吧。就类似‘在剩余的人生中，如果哪天兴致来了，可能还会再点一次’的等级。”

青柳细细观察眼前这个老朋友的脸孔。毕业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森田森吾的头发变成了波浪状的长发，看起来有点新鲜感，但脸上的黑眼圈很难教人忽视。

“对了，我没想到森田你又回到了仙台呢。”

“我没告诉过你吗？”

“当初贺年卡被退回，我才知道你搬家了。学生时期的我们一定没想到毕业后竟然会音讯全无吧。”青柳雅春原本想就这件事好好数落森田森吾一顿，但最后还是选择了轻描淡写的语气。

“有很多原因啦。”森田森吾抓着吸管在杯中翻搅。

“什么样的原因？”

“例如青柳跟樋口分手了、青柳救了女明星之后爆红、青柳……”

“那么想把错推到我头上？”

“还有就是……我在东京当业务员，拼了老命做业绩，所以没空联络，也是原因之一啦。不过，跟樋口分手，你应该有一阵子很难过

吧？那时候怎么不打电话给我？”

“我打了。”青柳雅春立刻反驳道，“但只听到‘这个号码已停用’。”

“喔。”森田森吾微微低下了头，“可能是我太忙了吧。”

“我真的打了。”

“好啦好啦。”

“是你没接。”为了不让气氛变得凝重，青柳雅春又笑着说，“你现在还是业务员？”

“去年被派到仙台分部。”

“你到底适不适合当业务员，我也说不上来。”

森田森吾那头看起来像艺术家的发型绝对不适合当业务员，但是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似乎又可以拉到不少业绩。

“当然不适合。”森田森吾想也不想地回答，接着又将薯条折成两半。

“为什么？”

“这个嘛，因为我能看穿不久会发生的事。”

“森林的启示？”

“没错。所以我知道客户会有什么反应，会买我的商品，还是大发雷霆，我一清二楚。这样虽然很有效率，却让我提不起劲，这就是惰性、惰性。不过，该做的事我还是会好好做，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在青柳雅春正想反问“为什么？”时，脑中闪过一句台词。

“因为，你是专家？”他笑道。

“因为，我是专家。”森田森吾回答。接着又说：“做烟火的那个轰厂长，不知道过得好不好。”轰厂长是两人大学时打工的工厂老板。刚刚那句“因为我是专家”正是轰厂长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不知道厂长的儿子回来了没有。”

“我也不清楚。”青柳的脑中也浮现了轰厂长那副熊的模样。“不过，森田，如果你真的可以听见森林的声音……”

“我是真的可以听见。”

“为什么不去赌博？”

森田森吾没回答，只是露出悲伤的表情，看起来苍老了许多。

“看来你还是半信半疑。你能从性骚扰事件中得救，全是靠我的直觉呢。”

“唉唉。”青柳雅春想起两个月前发生的事，哀嚎了两声，“说起来，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直觉。森林的声音。”森田森吾满脸认真地说道，“那时候我刚好也搭了那班轻轨，坐在别的车厢，就在轻轨抵达仙台前一站时，突然有了感觉，某个我认识的人正惹上麻烦。于是我下车，在月台上四周张望，就看到你。我看见你面对一个穿着暴露的女人，脑中又闪过了一个念头，看来你被冤枉了。”

“连我被冤枉是色狼你也知道？”

森田森吾不疾不徐地点点头，“这就是直觉。倒是你为什么会在那班轻轨上？”

“因为我接到一通奇怪的电话。”青柳开始解释，“那一天，警察突然打电话到家里。”青柳当然感到狐疑，却听见那警察说：“我们在松岛海岸找到你的驾照。”青柳吃了一惊，赶紧翻找，才发现驾照真的不翼而飞，原本一直以为驾照应该好端端在皮夹里，有好一阵子没查看了。

“驾照怎么会跑到松岛？”森田森吾笑道。

“我也很纳闷。”青柳自己也是一头雾水，这几年根本没去过松岛。“又不能置之不理，所以我就搭轻轨去拿驾照了。”如今回想起来，青柳还是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程时就变成色狼了？”

“我是冤枉的。”

“性骚扰这种罪啊，在被受害者抓住的瞬间，就算是被受害者以私人名义逮捕了，那时候你已经被认定是犯人了。如果你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进了警察局，恐怕在认罪之前别想回家。”

“不会吧？”

“骗你干吗？性骚扰几乎百分之百都会被认定有罪，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所以我才拉着你逃走。”

青柳雅春回想当时轻轨上那个女人大喊“你干什么”的声音。一开始以为事不关己，但那个女人却恶狠狠地盯着自己，还抓住自己的手腕，那一瞬间青柳雅春突然感觉到腹部有股寒意上冲。“你从刚刚就一直摸我的屁股！为什么这么变态？”女人继续大喊，青柳虽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却立刻满脸通红、胃抽痛，完全慌了手脚。

“你虽然长得很帅，却很散漫，所以才容易被骗。”

“她是骗子？”回想起来，在月台上跟自己面对面争吵的女人确实看起来浓妆艳抹，似乎很擅长打扮得花枝招展。当时只见那女人两眼一翻，满脸怒气地对着自己大喊“色狼”，神情非常激动。“森田，你没怀疑过我真的是色狼吗？”

“你真的是色狼吗？”森田森吾以薯条指着青柳说道。

“不，我不是。可是我们从毕业以后就没见过面了，难道你没想过我可能在这段期间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

“不可能。”青柳还没说完，森田森吾便打断了他，“学生时期的你，最讨厌的不就是色狼吗？你可以原谅态度高傲的教授，可以原谅让女生痛哭流涕的花花公子，可以原谅出租店里被租走的A片迟迟没还，可以原谅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随意拦路杀人的凶手，却说什么也不肯原谅色狼。”

“等等，我可不记得自己曾经原谅过拦路杀人魔啊。”青柳愣了一下，露出苦笑。而且，A片什么的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或许吧，我老爸是个绝不原谅色狼的人，我可能是受了他的影响。”一想到父亲痛殴色狼的画面，青柳雅春不禁皱起了脸，“不过，八年的时间也可能改变了我。”

“从一个厌恶色狼的人变成了色狼？嗯，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真是这样，或许事情更有趣些。”森田森吾如此说道，听不出来到底有几分认真，“说不定，是因为跟樋口分手受到打击，让你心中燃起怒火，为了向女性复仇而变成了色狼呢。”

“听起来很合理，真可怕。”

“对了，我在东京工作时，曾经在轻轨站遇到阿一。就是他告诉我你们已经分手的消息，当时我很惊讶呢。”

“不会比我更惊讶。”

“你是被甩的吧？”

“你怎么知道？”

“森林的声音。这还用得着问吗？”森田森吾皱眉，“话说回来，现在樋口已经是人家的老婆，还生了小孩呢。”

青柳雅春两眼睁得老大，说：“这也是森林的声音告诉你的？”

“不，我跟樋口见过面。”森田森吾轻描淡写地说，“去年我刚回仙台时，在车站前的大型购物店里遇到她，当时她老公跟女儿也在场。”

“这年头已经没有人把百货公司称做大型购物店了。”青柳雅春故意挑了个无关紧要的部分回应。

“有件事或许你已经知道了。”

“我应该不知道。”

“樋口现在还是樋口。”

“什么意思？”

“因为她老公也姓樋口。”

青柳雅春诧异地回了两声“喔喔”。除了感到惊讶，也不禁有种奇妙的感觉，原来真的会有这种事。

“是樋口先认出我，把我叫住的。那种落落大方的作风，还真符合她的性格。她还把我介绍给她老公认识。她老公的度量也很大，还用轻松的口气跟我说‘我常常听她提起学生时代的事’呢。”

“我没见过那个跟她结婚的人。她老公姓樋口，我也是现在才知道。”

“想听吗？”

“听什么？”

“你跟她老公之间的比较。”

“不，我不想听。”

“平分秋色吧。”森田森吾眯着眼睛说，“你有他没有的优点，他有你没有的优点。不过他的体型有点胖，长相逊了点。”

“他是那种可以豪迈地将巧克力片折成两半的人吗？”青柳皱着眉问道。

“巧克力片？什么意思？嗯，不过倒也不能说跟你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啦。”

“今天你把我叫出来，就是为了拿我过去的失恋来调侃我？”青柳故意夸张地嘟起下唇说道，“分手六年了，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其实我更想问你的是，”森田森吾将上半身凑了过来，口气虽然轻浮，眼神却异常锐利，让青柳感到有点紧张，“你跟那个女明星玩过了吗？”

“玩过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在送货的时候救了那个女明星吗？你是她的恩人，发展进一步关系的机会很大吧？如何，玩过了吗？快说、快说。”

森田森吾从学生时代就是这样，只要一提到关于女人的事，马上会兴奋地把“玩过”、“没玩过”之类的字眼挂在嘴边，真是一点也没变。不过，他虽然嘴上很爱说这些，个性却是内向害羞，一旦跟不认识的女生独处便安分得很，曾经有好几次跟女朋友连手都没牵过便分手的经验。

“玩过好几次了。”青柳雅春低头苦笑道。森田森吾一听，立刻“喔喔喔”地吼叫了起来，“真的假的？你跟女明星玩过了？感觉如何？”

“她看起来很清纯，其实很难应付呢。我们玩了一整晚，她好几次大叫‘我快死了、我快死了’。”

森田森吾两眼睁得大大，眨了几下，“没想到你这么行。”

青柳突然哈哈大笑，“我说的玩过，指的是电动啦。我跟她玩过格斗游戏，两人对战的那种。每次她的角色快被我干掉时，就会大叫‘我快死了’。”

森田森吾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说：“这是我听过最烂的谎话。”

“我跟她之间真的没什么啦。为了向我道谢，她确实找我吃过饭，但她很怕被电视或报纸拿来大做文章，所以后来只是偶尔邀我打打电动。”

“你这个人真的是太老实了。”

“个性是改不了的。我送货也很认真呢。”

“那为什么要辞职？”

“怕给公司添麻烦。”

“你不是货运公司的活招牌吗？”

“有人故意找我麻烦，把我害惨了。”青柳搔了搔头说道。

这件事要从半年前开始说起。那一天，青柳雅春一如往常开着货车，沿送货路线前进。此时手机响了，在制服左边的口袋不停震动，并且发出闪光与声音，仿佛像只小动物。青柳心想，或许是刚刚放了货物招领通知单的那户人家打来的吧。

青柳用右手抓起手机，将车子开过一条狭窄的单行道，在十字路口左转便停车，迅速按下通话键。

“你就是青柳吗？”手机中传来男人的声音。

“啊，是的。请问您是哪位？”青柳雅春在回答的同时，脑中浮现了当初被新闻节目大肆报道的回忆，感觉胃开始收缩，脸部肌肉紧绷。被媒体炒成风云人物的那段期间，真的非常难熬。当时公司刚开始将送货员的管理信息系统化，在管理系统中只要搜寻一下便可以找到每一个送货员的负责区域、排班表及手机号码。虽然该系统只有公司员工与签约的送货员才有使用权限，但不知怎么搞的，青柳的送货路线数据遭人盗取，并外流出去。

从此不但送货路上常常有人拦阻，手机也老是接到与工作无关的电话。有些固然是好意为自己加油打气，却也不乏警告自己别太嚣张的威胁电话。而不论哪一种，都让青柳疲于应付。最近电视渐渐不再报道自己的事情，像这样的电话也几乎销声匿迹，才让他好不容易有松一口气的感觉。一想到这可能又是类似的电话，青柳便烦躁不已。

“请问您是哪位？”青柳再次询问。

“你要送货送到什么时候？”

“有些货物必须在指定时间送达，所以会送到晚上九点或十点。”青柳坦言。

电话的另一头传来冷笑，“我的意思是你要在那家公司待到什么时候？”

“待到什么时候是什么意思？”

“快辞职吧，别把我惹火了。”电话的另一头说，“要是惹火我，你就麻烦大了。”接着，电话便挂断了，青柳只能愣愣地看着手机。

“这算什么？好奇怪的威胁。”森田说道，两手还是将薯条折成V字形。

“一开始，我当然以为这只是普通的恶作剧电话。”

“后来发现不是？”

“我快被烦死了。不但我常常接到威胁电话，公司也常接到‘快把青柳开除’的电话。这样也就算了，后来就连在工作上也发生了诡异的事。”

“诡异的事？”

“我要送的货物突然变多了。”

“上门的生意变多，不是很好吗？”

青柳一边将原本装着薯条的盒子压平叠好，一边说：“是我负责的那个区域的货物突然爆增，委托单上的笔迹都很像，寄出地点都是东京，而且不知为什么，寄件者一栏都写我的名字。”

“跟你同名同姓？”森田皱眉说，“不可能吧？货物内容是什么？”

“都是些羊羹、酒之类的，没有什么可疑物品. 可是，收到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收到这些东西，而且寄件者是我的名字，感觉也很不舒服。要怎么处理这些包裹，公司也很烦恼。”

“以恶作剧来说，也太舍得花钱了。”

“很恐怖吧?”

“真是莫名其妙。”森田森吾耸耸肩，伸手在卷发上抓了抓，

“不过，你也没必要辞职吧？”

“打电话来骚扰我的人又威胁我，如果我不辞职，将会发生更麻烦的事。当然公司报了警，但我还是决定辞职了。”

“我还是想再说一次，你没必要就这么辞职吧？”

“是啊，话是没错。”青柳老实地点点头。像这种毫无道理可言的威胁，根本没有必要乖乖听从，“你大可不必辞职的。”

“老实说，或许是我自己刚好在找一个离开的机会吧。”

“好像乖孩子都会干这种事呢。平常努力把工作做到最好，却会在某一天突然想要丢下一切不管了。”

学生时代的老友森田森吾这种一口咬定的言词跟不负责任的态度突然让青柳雅春好怀念，心情不禁愉快了起来。

“在我的递送区域里面，有一位稻井先生。”

“什么？”

“你听我说完嘛，总之有一位稻井先生。”

“老是不在的稻井（译注：在日文中‘稻井’音同’不在）先生？”

“没错，你说对了。”青柳笑道，“他老是不在家，我完全猜不到他何时才会回到住处。而且他好像很喜欢邮购，所以经常有他的包裹，招领通知单简直像广告目录一样，把他家的门缝塞得满满的。”

“那又怎么样？”

“有一天，稻井先生真的不见了。”

“不在先生不见了。”

“他家门口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短期内不会回家，包裹请寄放在管理员处，等我长大了就会回来’。很好玩吧？”

“这家伙是傻子吗？长大？要长大成什么？他想变成巨人吗？”

“回想起来，稻井先生的包裹大部分是邮购的旅行用品或户外休闲用品，后来我跟几个同行聊过之后都认为，那些东西是为了‘冒险之旅’准备的。”

“冒险之旅？”森田听到这个幼稚的字眼，不禁皱眉，“真是长不大的家伙。”

“不过，自从这件事之后，我也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应该要改变了。”

“一个年过三十的大人还想要改变？”

“正因为已经超过三十岁，再不改变就来不及了。”

“青柳先生竟然被一个想要成为巨人的疯子给打动了？”森田揶揄说，“你对送货员的工作有什么不满吗？”

“不是不满，而是对盲目过活、毫无准备的自己感到疑惑。”

“准备？准备什么？”

“准备某件值得我去准备的事。”为了掩饰自己的腼腆，青柳故意加重语气说，“总之，受到骚扰之后，我想这也是个好机会吧，所以就辞职了。”

“那个骚扰你的家伙，或许是那个女明星的崇拜者吧。”

“如果是强盗事件刚发生的时候或许有可能，但是现在都已经过了那么久，应该不是吧？”在青柳因拯救女明星凛香而出名的那段时期，确实遇到了一些看起来像是崇拜凛香的男性。不过，这些人绝大部分都自认为是凛香的监护人，向青柳说些“谢谢你救了凛香”之类的话，明显露出敌意的例子反而不多。青柳甚至感到佩服，原来所谓的偶像崇拜者就是这样啊。

“我猜啊，那个性骚扰事件说不定也是他搞的鬼呢。你这么老实，长得又蛮帅的，而且在两年前因为救人而一举成名。你这样的人竟然是个色狼，大家一定会非常感兴趣，再也没有比名人跌个狗吃屎更令人感到有趣了。”

“啊，原来如此。”青柳一听，顿时觉得有道理。这么说来，驾照出现在松岛的那个神秘现象应该也是计谋的一环了。“这也是森林的声音说的？”

“这是我说的。”森田叹了口气，往店内的时钟看了一眼， 说，“该走了。”青柳直觉反问：“去哪里？”心想，看来终于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了。

“今天车站西边很热闹呢，还进行了交通管制，人多得不得了。”

“因为金田要游行吧。”

“你想看吗？”

“不特别想。”青柳老实回答。金田这号政治人物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虽然让青柳雅春颇感兴趣，但还不到想挤在人群中见他一面的程度。就连首相选举，青柳也因为忘记投票日期而没去投票。“如果我还在当送货员，一定会觉得很烦吧。一旦执行交通管制，送起货来就很不方便。东二番丁大道如果无法通行，可是很麻烦的。”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就是东二番丁。”

“去那里做什么？”

“我的车停在那里，上车再谈吧，抱歉。”学生时代的同学森田森吾轻声说道，接着便起身，走在前面带路。青柳雅春见他后脑勺藏着几根白头发，不禁感到些许寂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自己也不明白。

数个月前的青柳雅春坐在货车上，熄掉引擎，把副驾驶座上的送货单拿起来再看一眼。其实何时该卸什么货物已经记在脑海里了，这个动作只是进行再次确认。“越有自信的时候，越是容易出错”，这是当初刚进公司时，教自己如何送货的前辈所给的忠告。那个前辈梳了个飞机头，只比青柳雅春大一岁，却在二十岁的时候已有了小孩，建立起自己的家庭。不过即使是一家之主，那个前辈还是常常满脸认真地说：“总有一天，我会用摇滚乐来撼动这个世界。”而且说得脸不红、气不喘。此外-他也常得意洋洋地说：“我姓岩崎，岩这个字的英文就是‘Rock’，真是命中注定啊。”

培训结束后，青柳开始一个人送货，跟摇滚岩崎这个前辈也慢慢疏远了。不过聚餐的时候，有时大家明明去的是卡拉OK，去口还是会看见前辈带着吉他，豪迈地弹起披头士的歌曲。青柳每次看见他那自我陶醉的模样，总觉得很开心。

前辈的口头禅当然也是“摇滚”。要是被分派了不合理的工作或是琐碎的杂务，他就会愤怒地说：“这实在太不摇滚了。”如果遇到开心的事，他就会一边点头一边说：“真是摇滚。”就连加薪时，他也会喜孜孜地说：“够摇滚。”不过薪水增加跟摇滚到底有什么关系，青柳也想不透。

总之，青柳在新人时期从这个前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如今都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再也忘不掉了。其中有些是技术，例如箱子的拿法与推车的使用方式：有些是精神上的建言，例如“面对客户的时候绝不能露出痛苦的表情，再重的东西也要搬得轻轻松松，再热的夏天也要一副凉爽自在的模样，这才是服务业该有的精神”：有些则是忠告，例如“开车打瞌睡是最糟糕的行为，这么做可能会毁了你的人生”。此外，不知为什么，前辈总是在副驾驶座前的置物匣放一把蝴蝶刀。他的理由是“临时要用的时候很方便”，事实上一次也没用过，连苹果也不曾削过。

有时，前辈开车开到一半会突然停车，冲下驾驶座，对着路上的上班族大吼：“把烟熄掉！”接着口沫横飞地骂道，“你手上的香烟要是碰到小孩子的眼睛怎么办？这一点也不摇滚吧？”而且是一副随时要冲上去揪住对方领口的态度。“我女儿就曾经被别人的香烟碰到眼眶，差一点就瞎了。你能原谅这种人吗？”事后前辈如此告诉青柳，“当然不能原谅。”青柳如此回答之后，只见前辈一边将乱掉的飞机头梳理整齐，一边说：“你这个人挺好沟通的。”除此之外，前辈也常告诉青柳：“别听嘻哈乐。”

“为什么？”

“因为那一点也不摇滚。”

这样的偏见让青柳不知如何响应，但仔细回想，森田森吾似乎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听了之后，说不定会觉得不错呢。”青柳说道。

“我再说一次。”前辈斩钉截铁地说，“别听嘻哈乐。”

那种丝毫不讲理的说话风格，反而令青柳十分怀念。

青柳雅春走下驾驶座，从载货平台上取下一个小纸箱，再次确认委托单上的住址，反射性地在脑海中复习一遍：仙台市青叶区东上杉三丁目八番地二十一号，左间公寓三O一室。

他将纸箱夹在腋下，走向公寓入口，有点想要哼出的《不在先生今天也不在》的歌儿。

“辛苦了。”一个身穿黄色制服的男子从公寓里走出来，这个人是其他货运公司的送货员，由于负责区域跟青柳大同小异，两人经常碰到。对方大概快五十岁，如果没记错，他曾说过有个正准备考高中的女儿。

“啊，辛苦了。”

“稻井先生的包裹？”

“他今天也不在吗？”

“最近好像都不会回来呢。”

“最近都不会回来？为什么？”

“他家门口贴了张纸，上头写着包裹请寄放在管理员处。”

“门口贴了张纸？是出门旅行吗？长期旅行？”

“看那纸上的写法，好像是一趟勇敢的冒险之旅。”

“稻井先生出门冒险去了？”青柳走进公寓．搭电梯上了三楼，来到稻井家的门口。看了那张纸之后，虽然露出了苦笑，却也莫名地感到心情愉快。拿着包裹来到管理员室，满脸胡碴的管理员却皱眉说：“这可真是麻烦，东西放在我这里，也不知道他何时会回来。”

“不知道他何时回来吗？”

“他已经预缴了一年的房租，搞不好一年之内都不会回来呢。”

“那可真是麻烦。”青柳小心翼翼地跟管理员应对，尽量不惹恼他，一边偷偷摸摸把包裹放在管理员室。

“我跟你说，稻井家的门口不是有个灭火器吗？”管理员一脸不悦地说道。

“咦？”仔细回想起来，似乎有瓶灭火器。

“他好像把家里的备份钥匙黏在灭火器底部。你就用那把钥匙开门，把包裹放进他家吧。”

“可以这么做吗？”

“可以啊。”管理员似乎不想管了，毫不迟疑地说道。“啊，还有这个也拜托你。这是另一个送货员刚刚送来的。”他一边说，一边递过一个纸箱。

青柳伸手一接，发现比想象中要轻得多。

“里面好像是飞镖组合。”管理员指着箱子说，“上面有写吧？”

仔细一看贴在纸箱上的委托单，上面确实写着“飞镖组合”。

“飞镖？是那种对着靶子丢出去的飞镖吗？”

“还有别的东西叫做飞镖吗？你告诉我吧。”管理员冷言冷语地说道。接着，只见他举起右手慢慢晃来晃去，仿佛在模仿射飞镖的动作，然后又开口说：“要去旅行也不把包裹收完了再走，一般人应该都会这么做的，不是吗？”

“可能是临时起意吧。”青柳说完之后偶然想起一件事，问道，“请问，稻井先生出门时，有没有跟您碰面？”

“出门时？你指的是最后一次吗？有啊，碰到了。他背了好大的背包呢。”

“他看起来怎么样？”

“喔。”管理员微微露出笑意，说，“好像要去远足的小孩，看起来很兴奋，两眼闪闪发亮呢。人家说长不大的孩子，就是指他这种人吧。”

“这样啊。”青柳说道。接着，便上楼把两个包裹放进了稻井先生的屋里。

“如果我……”回到货车上，发动引擎，驶出停车场时，青柳心想，“如果我也像稻井先生一样充满了冒险精神，或许她就不会跟我分手了吧。”

六年前的青柳雅春结束了送货的工作之后，并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前往樋口晴子的寓所。两人已经约好了，青柳会在她家过夜，隔天再一起去看电影的首映。

“工作辛苦了。”门一开，晴子出现在眼前。青柳从学生时代便常常来访，晴子的住所他已经熟得像自家一样，就连鞋子也有固定的摆放位置。

“我刚订了披萨呢。”晴子一边说，一边在地毯上坐下，青柳也在她身旁坐下。接着，晴子开始抱怨起工作。

“因为是我企划的，上司完全不帮忙呢。”

“这跟是不是你企划的应该没关系吧？”

“给的预算又少，却要我拿出成果，这不是很没道理吗？”

“嗯，确实没道理。”

“我跟上司抱怨，他却叫我自己想办法。上司如果这么好当，我也做得来。”电视开着，画面中，一群谐星正激动地跳来跳去。

“我去洗澡。”晴子说着便站了起来。此时，青柳偶然发现眼前的小桌子上有盒长板状巧克力。

“巧克力能分我一半吗？”

“可以啊，可以啊。你折吧。”声音从浴室内传来。

青柳从薄薄的盒子内取出包在锡箔纸中的巧克力片，以两手握着，小心翼翼地折成两半。

“那是公司同事送的。”晴子走回来说道。

青柳看着折成两片的巧克力，虽然折得相当谨慎，断面还是斜斜的。他比较过后，将左手那片递给晴子，晴子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过了好一会，脸色突然沉了下来，低头望着青柳递过来的巧克力：

“嗯？怎么了？”青柳问道，却没有立即得到她的回答。

“我在想……”晴子吞吞吐吐地开口。接着，她轻轻叹了口气，换了副轻松、爽快的态度说：“我在想，我们还是分手吧。”

“咦？”青柳感到不知所措，“啊，巧克力，拿去吧？”再次试着把手上的巧克力递出。

“这句话我很早就想说了。”

“为什么？”

“青柳，你刚刚折断巧克力之后，先看了看哪一半比较大，才将稍微大一点的那一半给我，对吧？”晴子的表情非常平静，甚至带点微笑。

“啊，嗯，是啊。”确实如此，青柳点点头。

“你在这种小地方也非常仔细，真是太贴心了。”

青柳知道她这句话并不是赞美。晴子将手上那半片巧克力以两手握着，粗鲁地再折成两半。断面非常尖锐不平，还溅起了一些碎片。她将右手的巧克力往前一递，说：“拿去。”

“什么？”

“我比较喜欢这种随性的感觉，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细节，何必那么在意？就算巧克力小了点，我也不会生气的。青柳，我跟你交往这么久了，毕业之后虽然因为工作让相处时间变少，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一起，以我们的关系根本不需要这么拘束，你不认为吗？”

“可是有句话叫‘相敬如宾’……”

“话是没错，但那不是我想表达的重点。”

“不过是折巧克力，有必要反应这么激烈吗？”

“你总是会把比较大的那一块给我。”

“为什么这样做反而惹你不高兴了？”

“我知道这有些莫名其妙。”

晴子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巧克力的事情只是个借口，对吧？”青柳说道。

“如果巧克力的事情是主因，我自己反而会吓一跳吧。上次你不是跟我说过吗？习惯了送货之后，就渐渐分不出来昨天跟今天的差别。”

“是啊，确实有这种感觉。”

“我们之间就是已经太习惯了，太常在一起，让在一起变成理所当然，开始在意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等等……”

“我们这样一直在一起，也只是漫无目的地腻在一起。”

“等等。”青柳举起手上那片包着锡箔纸的巧克力挥了挥，说，“晴子，你这番话有点颠三倒四，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却又没道理。”

“我们跟进入倦怠期的夫妻没两样了。”晴子笑着说，“我开始觉得痛苦了。”

青柳脑中突然想起了大约一个月前，两人利用暑假到横滨游玩的回忆。当时好不容易才找到旅游手册介绍的那间港式茶餐厅，但是店员的态度相当恶劣，两人在讨论之后认为就这么离开也有点不甘心，因此决定采取拖延战术，故意以最慢的速度进食，把位子占住。后来，两人都笑说那实在是一场没什么意义的抗议行动。难道在那时候，她就已经觉得跟自己在一起很痛苦吗？

到底，不觉得痛苦的日子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之前，我不是玩了一阵子的游戏机吗？”晴子说着，把视线移向房间角落的那台家用电视游乐器。那是很旧的机型，不过她最近又从壁橱里挖出来，以怀旧的心情玩了一阵子。

“你养了一条很丑的鱼。”青柳点头说道。那是一款非常奇妙的游戏，内容是饲养一条会说话但模样一点也不可爱的鱼。

“那条鱼上次跟我说了一句话。”

“那玩意看起来一点也不像鱼呢。”

“总之，它在吃完饲料后，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不要再活在小框框里了。'"

青柳听了之后，开始烦恼是否该哈哈大笑。

"我一听，受到很大的打击。我感觉它指的似乎是我们。"

"活在小框框里，有什么不好？"

"小时候，老师不是会帮我们盖印章吗？例如在花朵里写着'优'，或是'良'。"

"嗯。"

"我总觉得，我们继续在一起，顶多也只能拿到'良'。"

"简直是莫名其妙。"

接着，两人低头陷入了沉默，虽然搞不清楚后来到底僵持了多久，但是在披萨送达之前，青柳已经离开晴子家。当时的青柳，心中既没有悲伤，也不寂寞，有的只是一团混乱与想要大喊"那些话根本都是无理取闹"的怒气。他心想，只要过一段时间，晴子应该就会主动打电话来道歉，告诉他"那天我怪怪的，一时无法控制情绪才会那样说"之类的吧。

一个星期过去了，一通电话也没有，但青柳并未因此特别慌张，反正以前吵架或发生争执的时候，不管错的是哪一方，最后低头要求和好的人总是自己，只要过一阵子自已主动跟她联络就没事了，青柳一派轻松地想着。何况每天的工作都很忙，也没时间烦恼那么多。

十天之后，青柳打了电话，但是一谈之下，却意外发现她的态度完全没变。"我们还是先分手一次看看吧。"她如此坚持着。"分手一次，难道还能再分第二次、第三次吗？"青柳心里虽然这么想，却也没有回转的余地。

与晴子分手之后，青柳只剩下空洞，在胸口、头上都有看不见的空洞。为了让自己不去注意这些空洞，他努力检查货物、堆积货物、抱着货物东奔西跑。此时的青柳常常庆幸，幸好自己做的是体力劳动。但是，每当他在送货途中看见一些有趣的事情，例如牵着比利牛斯犬的妇人自暴自弃地像在滑水一样被狗拉着走，或是高楼大厦的擦窗工人隔着落地窗与里面的女职员互相尴尬地点头问好。每当看到类似这样的趣事时，他都会想到再也没办法把这些趣事告诉晴子了，因

而涌起一股想要蹲在地上的冲动。受不了郁闷心情的青柳，打了电话给森田森吾，却只得到“这个号码已停用”的回应。

某个星期天，青柳雅春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发呆，有一个小学生走过他面前，一张被揉成一团的图画纸掉在地上。

“啊，东西掉了。”青柳捡起图画纸，交给那个看起来应该是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小朋友。“叔叔，我画得很好吧？”小学生将画摊在青柳雅春面前。那是一张蜡笔画，角落盖着一个章，上面印着“优”。

“嗯。”青柳雅春不禁露出苦笑，“好羡慕啊，我永远都是‘良’呢。”

“你没有拿过写在花里面的‘优’吗？”小朋友丝毫不掩饰心中的骄傲。

“好想要一个‘优’啊。”青柳打从心底如此说道。

过了半年左右，青柳在二手游乐器专卖店买了电视游乐器与游戏软件，开始玩起那个养丑鱼的游戏。没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一时兴起，或许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抚平伤痛，确认胸口还有多大的空洞没被填满吧。

一开始也不特别起劲，只是半机械式地操纵着把手。但是渐渐地，青柳开始把每天工作上遇到的事情拿出来跟那只丑鱼说，对于这样的行为，连青柳自己也不禁莞尔。就这样玩了两个星期左右，有一天晚上，丑鱼在画面中翻了一圈，转身对他说：“不要再活在小框框里了。”

青柳咂了个嘴，不由得露出苦笑。

“这句话，你之前也对樋口说过吧？”青柳指着丑鱼说，“都是你害的。”

当然，画面中的丑鱼接下来也只是继续悠哉地游着。“不过……”青柳喃喃地说，“那时候就算把比较小的那一片给她，她一定也会生气吧。你觉得呢？”

丑鱼不停地游着，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最后，它停下来，看着画面另一头的青柳，傲气十足地说：“咦？你刚刚说了什么？”

“你刚刚说了什么？”

这句话让青柳雅春醒了过来。

“我睡着了？抱歉。”脑袋颇为沉重，摇了一下，甚至感到一丝疼痛。此时，青柳才发现自己正身处在车内的副驾驶座上，椅背被放倒了，自己一直睡在上面。

“你刚刚一直在说梦话，做了什么梦？”驾驶座上的森田森吾握着方向盘，望着挡风玻璃说道。引擎并未发动，车子是静止的，不过森田森吾的侧脸却显得非常专注，仿佛正在专心开车。

或许是因为刚睡醒，青柳有一种在摇晃的感觉，好似车体正在左右飘移。

一看时间，接近中午时分。两人从仙台车站的东口开始步行，穿过狭窄的通道，一边侧眼观望游行前的交通管制，一边进入市中心，原来还只是十分钟前的事。

整条街上，一些事前不知有交通管制的车辆乱钻，造成了局部拥塞。前来观看游行的群众，有些人因来不及穿越斑马线而挡在车道上。不过除此之外，倒是没什么特别混乱的场面。虽说是目睹首相这个当红人物的好机会，但毕竟是平常上班日的中午，拥挤的情况与七夕祭典或烟火大会时期比起来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从东口穿过车站联络通道出口时，青柳看见路上站着一个杂志小贩。小贩穿着红色体育服，上面绣着某运动品牌的黑豹图案，正借用了电动游乐场屋檐下方的空间贩卖杂志。青柳走上前去，买了一本。穿着红色体育服的小贩很有礼貌地鞠躬道谢。小贩卖的这类杂志每个月发刊两次，总是由街友、游民沿街叫卖。

“这种东西好看吗？”森田森吾走在拿着薄薄杂志的青柳身旁问道。

“以三百日元的价位来说，内容还蛮丰富的。”手上这本杂志的封面人物，是一个在日本也很有名气的外国摇滚乐团吉他手。“听说三百日元之中，卖的人可以净赚一半以上呢。”

“这么说来有点类似捐款嘛。”森田森吾的口气带了些许嘲讽，青柳出言更正：“不能这么说，这是工作的收入。我买杂志，他卖杂志。”

“总觉得听起来有点慈善。”

一开始，青柳以为他说的是“伪善”，后来才明白是“慈善（译注：日文中 ’伪善’与‘慈善’的发音相近）”。对森田森吾而言，“慈善”似乎也是个负面的词汇。

“像他那样喊着杂志名称向路人兜售，也不是件轻松的工作。要是我，大概三天就受不了了。”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工作。”

“他们是指谁？”

“那些游民。”

“努力工作的游民，跟躲进漫画网吧鬼混的上班族，你觉得哪一个好？”

“可以选的话，我宁愿当个整天窝在漫画网吧的上班族。”

“我也是。”青柳老实回答。

“不过，”森田森吾似乎也不是特地要说好话圆场，只是很自然地补了一句，“刚刚那个游民不是把杂志名称用唱歌的方式唱出来吗？那个旋律是披头士的《Help》，还蛮行的，歌也选得好，help．救救我。”

“或许吧。”

“不过，他那样随便乱唱，不会被JASRAC（译注：日本音乐著作权协会）的人抗议吗？”

“听起来挺可怕。”不过，JASRAC再怎么样也管不到披头士吧，青柳心想。

“拥有权力的人都是很可怕的。”

穿过了西口，沿着南町道继续向西前进。不知不觉，便走到了东二番丁大道的后方巷道内。一辆旧轻型汽车就停在一座小公园旁，森田森吾指着说：“这就是我的车。”

上车后，森田森吾不知从何处拿出一个饮料瓶，说：“喝吧。”

青柳喝了那瓶水之后就什么也不记得了，甚至不知道自己睡着了。

“你该不会下了药吧？”青柳笑道。

“什么？”森田森吾还是一样注视着前方。

“没有啦，只是我突然睡着，该不会是因为你在饮料瓶内下药吧？”青柳一边说，一边为这句无聊的玩笑话感到不好意思。

“确实下了。”

“咦？”

“我下了药，用针筒将安眠药注射进饮料瓶。”

“我所认识的森田森吾，不曾说过这么无聊的笑话。”

“你做了什么梦？”此时森田森吾转头问道。

“喔。”青柳感觉自己脸红了，“跟樋口分手时的事。”

“分手的原因是巧克力吧？”

“咦？”青柳一愣，说道，“你怎么知道？”

“你认为呢？”

明明是晴朗的中午，车内却阴暗异常，或许是车子停在阴影处的关系吧。驾驶座上的森田森吾那波浪状的卷发压迫着空间。

“第一种可能性，”森田森吾面无表情，以仿佛是朗读条文的语气，一边竖起手指一边说，“樋口晴子本人将你们分手的详细情形告诉我了。”

“在大型购物店遇到的时候？我想她应该不会说这些吧。”

“第二种可能性，”森田森吾竖起第二根手指说，“是学弟阿一告诉我的。”

“阿一不知道这些细节。”

“第三种可能性，你刚刚睡觉时说梦话，把巧克力的事说出来了。”

“真的吗？”

“第四种可能性，”老友举起四根手指头说，“森林的声音把真相告诉我。”

“应该是这个吧。”森田森吾此时叹了一口气，虽然短暂，却是很沉重的一口气。青柳反射性地想起六年前，自己将半片巧克力递给晴子时，她所叹的那口气，现在就跟那时候一样。换句话说，森田森吾

可能也像当年的晴子一样，正准备说出一件很重要的事，青柳有不祥的预感。

“根本没有什么森林的声音，青柳。”森田森吾双颊紧绷，像在哭又像在笑。

“没有？”

“我想你应该不会真的相信吧？什么森林的声音会告诉我未来的事那种鬼话。”

“倒也不是完全不信，你不是常常说中很多事吗？”

“例如说？”

“大学一年级的期末考，你不是猜中了信息处理课的考题吗？”

“那个教授出的几乎都是相同的题目啦。考题是每三年循环一次，知道的人不多，我是看了之前的考题后才发现的。”

青柳不明白森田森吾到底想要表达什么，突然感到有点恐惧。

“可是，当我跟你说，我想要跟樋口告白时，你不是预言一定会成功吗？”青柳说道。

“那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啦。最好的说法当然是告诉你会成功，难道要告诉你希望不大，故意泼你冷水吗？”

“好吧，但你不是也常常猜中快餐店接下来会流行的商品吗？今年夏天会出现芒果甜点，或是秋天的时候以芝麻面包做成的商品会增加什么的，大部分都猜对了。”

“快餐业界总是跟着潮流走，只是慢半拍。芝麻那件事也一样，在那之前有好一段时间，电视上的健康节目都在报道芝麻的好处，我只是猜想芝麻混在面包里应该不错，就这么说了出来。那都是根据情况胡诌的，刚好被我猜中而已。”

“以前夏天我们不是常常去海边吗？附近的停车场，不是常常客满？”

“你又想说什么，青柳？”

“那时候，你总是建议我们‘往那边’之类的。我们照着你说的方向走，就真的找到空位了，简直像是你早就知道哪里有停车位似的。”

没错，当时森田森吾确实是大言不惭地强调“这是森林的声音告诉我的”。

“其实我只是故意引导你们开进比较难走的小路。停车场的位置越是不便，来停车的人就越少，不是吗？这只是几率与可能性，如果真的到处都客满，怎么样都是找不到空位的。”

青柳此时闭上了嘴，看着眼前的老友，“你到底想说什么？”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事到如今，突然全盘否定了森林的声音？

“告诉你吧，刚刚我跟你提到樋口的老公时，你不是说了一句巧克力片如何如何的话吗？或许你自以为很镇定，但我一看就知道你还耿耿于怀。因此我就猜想，你们分手的原因一定跟巧克力片有关，所以就套了你的话。”

“原来你只是套我的话？”青柳感到一阵无力，“可是，对了，就在我被当成色狼、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你不是救了我吗？那肯定是森林的声音告诉你的吧？”确实，森田森吾当时是这么说的。

森田森吾此时将手从方向盘上放开，看起来就像一个沮丧的孩子。

“喂，难不成你要说，连那也是猜的？”

“你听着。”森田森吾看了手表一眼，说，“没时间了，我只说重点。”他的双眼睁得很大，布满了血丝。

“什么重点？”

“那时候你确实是被误认成色狼，但那并不是偶然，你是被陷害的。”

“你的意思是，我在当送货员时骚扰我的那个人，刻意安排了这个陷阱吗？”

“对了，得从那个骚扰事件开始说起才行。”森田森吾搔了搔头说，“那个骚扰事件也是被设计的，应该吧。目的是为了让你没办法在公司待下去，或是让大家对你的评价变差。为了这个目的，才故意骚扰你的。接下来，如果再让社会大众认为你是个色狼更好，所以才又安排了性骚扰事件。”

“更好？对谁来说更好？”

“我接到的命令则是诱导你的行动。”森田森吾加快了说话速度。

“命令？你接到谁的命令？难不成是森林的命令？”青柳被老友的严肃语气搞得坐立不安，双手找不到合适的摆放位置，只好无意义地来回抚摸着安全带。

森田森吾突然出言制止：“别系安全带。”

“咦？”

“仔细听好，你被陷害了。现在的你正身处陷阱之中。”

“你在说些什么啊，森田。”

“我从简单易懂的部分开始说明好了。你听着，我成家了，我有老婆跟孩子。”

“什么时候？”

“开始工作后不久。我儿子已经上小学了，很难相信吧？”

“真的假的？”

“一点也不假。我到东京后不久，女朋友就怀孕了，我们只好奉子成婚。但我老婆是个超级小钢珠迷，根本可以说是中毒了，每天带着小孩到小钢珠店，听着音乐，弹那些珠子，不知不觉竟然欠下了一大笔债。”森田森吾的声音简洁而有力，“这很莫名其妙，对吧？小钢珠店应该只是玩小钢珠的地方，怎能让人欠下那么多钱？我老婆一直瞒着我，等我发现时，她已经是个多重债务者了。没想到我竟然会在法律课以外的地方用到债务者这样的字眼，我吓死了，真的吓了一大跳。”

“森田，这一点也不简单易懂。”无法理解状况的青柳吞吞吐吐地说道。

“今年，就在我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时，一些奇怪的人找上了我，问我愿不愿意接下一件奇怪的工作。他们说，只要我帮忙做几件事，欠债就可以一笔勾销。”森田一次又一次地看手表确认时间。

“几件事？”

“在你被当成了色狼的时候，拉着你从现场逃走；或是像今天这样，把你带到某个地方。”

“这就是你的工作？”青柳环视车内一番，目光停留在那个饮料瓶上。

“细节我也不清楚。一开始，他们只是叫我搭仙石线，然后把你找出来。如果发现你在月台上被当成色狼，就带着你逃走。虽然是件很诡异的工作，但我心想，既然能帮你的忙也不是件坏事。唉，其实我只是如此说服自己而已。”

“但你确实是救了我。”

“不，你错了。”森田森吾再次露出欲哭无泪的表情，这跟以前的他完全不同，让青柳感到胸口一阵疼痛。

“那些家伙的目的根本不是要让你因性骚扰被捕，只是要让那个现场被目击。”

“那些家伙？目击？被谁目击？”

“周围的乘客。这样一来，如果以后你又犯了什么罪，可能就会有人跳出来说‘此人也曾经当过色狼’，如此，大家就会更相信你是犯人了。”

“我还会犯下什么罪吗？”青柳很想笑着对他说，“别哭，该哭的人是我。”

“我也不清楚整个计划内容，他们只命令我今天把你带来，并且让你睡到十二点半，为了让你安分一点，可以让你喝饮料瓶内的水。”

青柳看了看饮料瓶，又看了看时间，离十二点半还有半个小时。“让我睡在这里，有什么目的？”

“我明知很奇怪，明知其中一定有鬼，但我决定不去想，欠债已经让我几乎要精神崩溃，所以原本我什么也没想，只打算听命行事，只要照着做，欠债就能一笔勾销了。但是，刚刚在走向这辆车的路上，我突然有种感觉，这样下去似乎会发生无法挽回的事，何况我们很久没见了，你却依然没变。”

“等一下，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说什么，但接下来这些话，我是不是别听比较好？”

“你别啰嗦，”森田森吾提高音量说道，他似乎想靠着这股气势让副驾驶座上的青柳雅春闭嘴，“仔细听好。”

“听什么？”

“我现在想到的可能性。”

“我从来没看你这么认真过。”

“听着，在我们走来的路上，不是看到很多前来看游行的人吗？金田今天来到仙台。青柳，你还记得我们当初还是学生的时候，在快餐店聊得很起劲的话题吗？”

“聊过的话题那么多，我怎么知道你指的是哪个？”

所谓的青少年饮食文化研究社，说穿了就是聚集在快餐店内天南地北闲聊的社团，姑且不论话题内容是否有意义，单论话题数量 可说是数也数不尽。虽然主要的活动成员只有青柳雅春等四个人，

但话题所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有时聊其他学系的女生，有时聊对新电影的评价，有时聊中了彩券之后想买什么之类的无聊妄想，有时聊宪法第九条与集团自卫权等学生最喜欢讨论的议题。四个人经常坐在快餐店最里面的座位，在闲聊中虚度光阴，却感觉自己正在做相当有意义的事。青柳雅春的脑海中浮现了围在桌旁的樋口晴子及阿一的脸。

“我印象最深刻的话题，是那个。”记忆中的画面仿佛再次出现在青柳眼前，“阿一说他怀疑女友劈腿，所以想偷看女友的手机那件事。”

“有这回事吗？”

“那件事应该让人印象很深刻吧？当时你也很兴奋呢，真的忘了吗？”

“太久以前的事了。”森田森吾显得相当心不在焉。

“真的忘了？”青柳颇为不满地说，“后来大家还联手，偷看了他女友的手机呢。”

“不，我不记得了。”森田森吾无情地斩断了话题。

“真的吗？”青柳又问了一次。

森田森吾静静地摇摇头。“我想要说的是，”他开口说，“肯尼迪被暗杀与披头士的话题。”语气非常简单利落。

“咦？”

“有一次，阿一不是唠唠叨叨地一直说着肯尼迪被暗杀的话题吗?还有，我们不是都喜欢披头士吗？”

“啊，我想起来了。”青柳拾回了记忆。有一次，阿一不晓得在哪里获得了关于肯尼迪暗杀事件的知识，激动地跟大家说：“肯尼迪绝对不是奥斯瓦尔德杀的，但是奥斯瓦尔德却被冤枉是凶手，真是太可怕了。”大家一开始只是愣愣地听着，但是后来都对肯尼迪被暗杀的事件产生了兴趣，各自去找了相关书籍，这个话题不知不觉在四人之间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风潮。阿一不知为何非常为奥斯瓦尔德抱不平，愤怒地说：“那些人一定是认为．把一切都推给奥斯瓦尔德（译注：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1939-1963)曾被认为是暗杀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Kennedy．1917-1963)的凶手，但是后来此人又被另一个名叫杰克·卢比(Jack Ruby)的人杀死，而卢比最后也死于狱中。在十年之内．又有一百多名与此案有关的人士先后丧命，让这个案子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悬案。）就没事了，只要不被抓到就没问题’。”

“那些人是指谁啊？”当年的青柳等人不耐烦地问道。“某些高层人士。”阿一回答。

“不是有人说，在肯尼迪暗杀案中，那个被认为是凶手的奥斯瓦尔德其实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吗？”

“是有这派说法。”

“奥斯瓦尔德在事发前，曾在某条街上散发共产党相关文宣，其实他是被上级命令这么做的，这是为了让大家认为他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

“确实有人这么说。”

“你的性骚扰事件或许也是一样的意思。当我接到帮助你逃走的命令时，或许已经隐约猜到了吧，但是我故意不去多想。”

“森田，你冷静一点。”

“我想，这应该是为了要将某个重大的罪名套在你身上的前置作业吧。”

“森田，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你辞职后，是否还遇到过其他不寻常的事？”

森田森吾的强势语气让青柳雅春难以驳斥，只能乖乖地思考他丢出的问题。“不寻常的事，应该只有驾照在松岛被找到那件事吧。”青柳一边在心中如此说着，一边仔细回想。“为了领失业救济金，去了几次Hello Work（译注：Hello Work是隶属于日本劳动厚生省下的一个组织，正式名称为公共职业安定所，负责业务为提供失业者就业辅导，以及支付失业救济金等），但是倒也没特别遇到什么……”话才说到一半，想起了一件事。“啊。”青柳的脑中浮现了井之原小梅的模样。

“干什么扭扭捏捏的？”森田森吾还是跟以前一样观察入微。

“我没有扭扭捏捏的。”

“你在Hello Work遇到什么事？”森田森吾的模样不像在半开玩笑地逼朋友说出秘密，而是充满了严肃与认真，两眼充血，令人不忍多看。“有什么可疑的事，就说说看吧。就像性骚扰事件跟我的事情，你身边到处都是陷阱，我们必须怀疑任何一件小事。”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真的。”

“说说看吧。”

“真拿你没办法。”青柳轻轻叹口气，搔了搔头，想起了学生时代，每次去参加联谊时，森田森吾总会在厕所激动地凑过来，说“喂，你选哪个？你选哪个？我选的是……”就跟那时候一样，如今坐在身旁的森田森吾看起来也相当激动，但是两种激动在本质上有明显的不同。

“我在Hello Work认识了一个女的。”

“什么样的人？”青柳原以为森田森吾会吹起口哨，笑着说，“什么嘛，原来是这种事啊”。但没想到，他依然板着脸。

“什么什么样的人？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人，小我五岁。”

井之原小梅的身材娇小，大约只有一百五十厘米高，光看体型有点像十几岁的少女。

“是她主动接近你的吗？”

“我在使用搜索系统查求职信息时，她刚好坐在我旁边。”

“你跟她交往吗？”

“只是朋友。”青柳耸耸肩说道。确实是如此。

“真可疑。”

“真的只是朋友。”青柳微微加强了语气，或许期待着能跟她有进一步的发展，但现阶段真的只是朋友。

“我说的可疑不是指你跟她的关系，我是说这女的很可疑。”

“喂。”

“包括我在内，看起来不像坏人的人，都是你的敌人。”

“但你看起来像坏人，而且不是我的敌人，不是吗？”

此时森田森吾闭上了眼，摸了摸鼻子，停顿了片刻，似乎在调整呼吸。“或许是我想太多了吧。”他张开双眼，如此坦承道。“可是，小心一点总是好的。保持警觉，怀抱戒心，否则你就要当第二个奥斯瓦尔德了。”

青柳一瞬间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只能看看手表。“还有十分钟，我真的不用躺着睡觉吗？”青柳半开玩笑地说道。

“我猜，金田应该会在游行中被暗杀。”

“这句话的笑点在哪里？”

“这是我最后想出来的结论。直到看见你喝了饮料瓶的水便马上睡着，我才终于察觉这件事的严重性。而且，你刚刚睡觉时，我下去看了一下车底。”

“车底怎么了？”

“电影不是常常这样演吗？车子下面装了炸弹，重要证人或相关人士一坐上车，就会轰的一声……”

“蛮常见的老套剧情。”

“我们现在就处于那个老套的剧情里。”森田森吾笑道。青柳见他终于露出笑容，这才松了一口气，但是一咀嚼说话内容，又是一惊。

“就连我这个门外汉，也能够一眼就看出那是一颗炸弹。”森田森吾露出笑意，令人无法分辨他到底有几分认真。“虽然知道是炸弹，但不知道怎么拆也没用。”

“我们快逃吧。”青柳立刻说道，“这不是太危险了吗？”

“你一个人逃吧。”

“森田，你也一起逃吧。”

“逃去哪里？”森田森吾的眼神非常严肃．一点也不带开玩笑的成分。“以前，我们在聊披头士的话题时，不是聊到过Abbey Road的组曲吗？”

“什么？”

“Abbey Road的组曲。”

Abbey Road是披头士第十一张专辑的名称。在Abbey Road之后，披头士又出了一张专辑Let It Be，这算是披头士的告别之作。但以录音的时间来看，Abbey Road其实比Let It Be还要晚，所以Abbey Road才是披头士最后录制的专辑。当时的披头士早已呈现分裂状态，但保罗·麦卡特尼仍努力尝试让成员凝聚在一起。专辑后半段的八首歌原本是些各自录好的歌曲，保罗·麦卡特尼将它们连结起来，变成了一长串壮丽的组曲。森田森吾以前常说，组曲中的最后一首就叫做“The End”，真是再明白也不过了。

“刚刚你在睡觉的时候，我一直哼着其中的一首‘Golden Slumbers’。”

“因为是梦乡？”歌名如果直接翻译，应该可以翻成“金色梦乡”，以歌词内容来看几乎可以说是一首摇篮曲。保罗·麦卡特尼所挤出来的高亢歌声，让这首歌充满着不可思议的魄力。

“你还记得一开始是怎么唱的吗？”森田森吾说完，便哼起了开头：“Once there was a way to get back homeward- - - - -”

“曾经有一条通往过去的路，是这个意思没错吧？”

“在我的脑中联想到的是学生时代跟你们一起玩乐的那段时光。”

“学生时代？”

“对我而言，说到想要回归的过去，我脑中浮现的画面是当年的那段时光。”森田森吾眯着眼睛说道。沿着他的视线向前望去，时空似乎被扭转，仿佛能够看见当时四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在快餐店内聊天聊得忘我的景象。两人沉默了片刻，这一次，青柳也不再忙着找话题了。

森田森吾向副驾驶座伸过手来。不明就里的青柳只是愣愣地看着，只见森田森吾打开置物匣，取出了某样东西。一开始，青柳没有理解那是什么，只以为是大型的无线电通话器什么的，过了片刻，才看清楚了那个物体的真面目。“枪？”

“很奇怪吧？”森田森吾露出苦笑看着手上的手枪，“一般老百姓怎么可能弄得到这种东西？就算弄到了，也不会随便放在置物匣。”

“那当然。”青柳微微点头，第一次看到手枪，让他浑身僵硬，根本不敢伸手去摸，怕一个不小心就擦枪走火。

“何况这玩意是怎么通过路检的？”

“不止是那个问题吧？”

“我今天接到的命令是让你留在这辆车内。他们告诉我，可以让你喝下饮料瓶的水，如果这样还不行，就使用置物匣内的东西。我很好奇置物匣内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刚刚打开来一看，就看见了这玩意。”

“到底是怎么回事？”

森田森吾手上的手枪呈现暗黑色，似乎不是转轮式的，他看着枪口喃喃地说：“这里没有用金属板封住，看来应该不是玩具。”接着又说，“换句话说，委托我做这些事情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弄到这玩意，还能通过路检。”

就在这一瞬间，车子开始摇晃。一种不能称为声音的声响在车外回响。似乎是某个地方的空气瞬间炸裂，震动的冲击波让车子产生晃动。

“怎么了？”青柳慌张地问道。

森田森吾显得异常冷静，虽然他也在寻找着声音的来源，却是一副不怎么感兴趣的模样。

“或许是爆炸吧。”他喃喃地说道。

“爆炸？”

“没时间了，你快逃吧。你继续待在这里，情况恐怕很不妙。”

“你也一起逃吧。”

“我如果逃走，我家人会有危险，没有奉命行事，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森田森吾以充满埋怨的语气说道。此时的他跟刚刚比起来，似

乎显得沉着冷静了点，让青柳感觉大学时期在学生餐厅大放厥词、一脸幸福的老友好像又回来了，不禁涌起一股怀念与安全感。同时，也产生了绝对不能对这个好不容易清醒的好友见死不救的想法。车外喧嚣震天，很明显是发生了异常事端，莫名其妙的声音此起彼落，宛如地鸣般的声响撼动着地面。

“我本来以为你喝下那个之后应该至少有一个小时不会醒来，如果真是如此，我也只能丢下你逃了。不过，假使你在中途醒来，或许这也是我的宿命吧，我是这么想的。”

“你的宿命？”

“所以我稍微摇晃了车子。我就坐在这里左右摇摆，本来以为这样一定没办法把你摇醒，没想到你真的醒了。”

青柳此时想起来，自己刚刚清醒时，确实感觉车子宛如停泊的船只般左右摇晃。森田森吾把手伸向车内后视镜，调整角度。“总之你快逃吧，别再说了。”他挥着手枪说道，“我留在这里，虽然不知道委托我的那些家伙会有什么反应，但应该不至于把我怎么了。与其跟你一起逃走，我宁愿乖乖跟他们道歉，告诉他们任务失败了。”

“我已经完全被搞迷糊了。”

森田森吾看着后视镜的双眼微微眯起，说：“有两个制服警察从后面走过来。要走的话，就趁现在，不然我要开枪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的性子是很急的。”他笑了一下，又说：“我们在学生时代曾经做过市立游泳池的临时清洁工，你还记得吗？”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时候我们拼命打扫，头顶上不是有架监视器吗？”

“我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我那时候说了什么吗？”

“森田，你到底怎么了？”

“总之你只能逃走。知道吗？青柳，快逃吧。就算把自己搞得再窝囊也没关系，逃吧，活下去吧。活着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事。”

青柳感到脸部僵硬，虽然想说话，却不知该说什么，一张嘴只能开开合合。

“对了，你救了那个女明星那时，不是在电视上说过吗？你是用大外割将那个歹徒摔出去的。”

“那一招，”青柳雅春说，“那一招大外割是你教我的。”

“我那时候正抱着儿子看电视，听到你对着记者这么说，让我不禁向儿子炫耀了起来。”

“你在说什么啊，森田，你不要紧吧？”

“不要紧。”森田森吾的脸上隐隐重现了学生时代悠闲自在的神情。

“好孩子都可以上天堂。”森田森吾突然如此说道。接着，又笑着露出牙齿说：“对吧？”

青柳雅春默然无语，森田森吾开始唱起了那首“GoldenSlumbers”。

一开始，他唱着：“Once there was a way to get backhomeward，”接着，继续唱道，“Golden slumber fill your eyes.Smiles awake you when you rise。”青柳没办法确切听懂英文歌词的意思，不过脑中反射性地浮现了“你带着微笑醒来”的句子。

青柳想要呼唤森田的名字，但就在那一刻，森田森吾将驾驶座的椅背放倒，闭上了眼，以歌唱般的声音说：“晚安，别再哭泣。”听起来像是“Golden Slumbers”的歌词，却只有这一句是日文。说不定这是他说给自己听的真心话，青柳雅春如此想着。就在青柳看见好友的眼角渗出泪光的瞬间，他打开了副驾驶座的车门，冲了出去。

冲出车外关上车门，回头一看，背后正站着两个制服警察，他们似乎是才走进这条巷道里。两个警察的身后有一栋大楼，而那栋大楼的另一面就是东二番丁大道。在东二番丁那边似乎发生了什么事，虽然被大楼挡住了看不清楚，但能感觉到有许多人正在东逃西窜，拉起嗓子吼叫，完全陷入混乱中。消防车及救护车的声音越来越近，抬头往上看，可以看见白烟。“发生火灾了吗？”原本如此猜测的青柳，突然想起森田森吾刚刚所说的字眼“爆炸”。

转头望向车内，森田森吾正闭着眼坐在驾驶座上。“还是不该丢下他，一个人离开这里。”青柳如此想着，伸手正想打开副驾驶座的车门。就在此时，他听见了“不准动”的警告声，两名警察的其中一人正

对着自己大喊，只见那个警察双脚微蹲，将右手放在裤头皮带附近。青柳还来不及思考，便已挺直腰杆，举起双手。

“保持这个姿势不准动！”警察边说边拔出手枪。警察可以如此随便就拔枪吗？这个疑问闪过了青柳雅春的脑海，看来真的是发生了相当紧急的重大事件了。

“奥斯瓦尔德。”青柳脑中响起了森田森吾的声音，“你就是第二个奥斯瓦尔德。”

肯尼迪被暗杀之后，奥斯瓦尔德遭到逮捕，并且在移送途中被枪杀。枪杀奥斯瓦尔德的人，是个名叫杰克·卢比的男子。警方宣称，奥斯瓦尔德是基于“私人理由”杀了肯尼迪，杰克·卢比也是基于“私人理由”杀了奥斯瓦尔德，其中并没有任何政治人物或组织牵涉其中。“天底下有比这个更巧的事吗？”那个在快餐店内宛如当起辩护律师，说得口沫横飞的人是谁呢？是学弟阿一。

“这也没办法，历史都是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写的。举个例子来说，大家都认为苏我马子跟苏我入鹿是坏人，而中大兄皇子（译注：苏我马子是日本飞鸟时代的权臣，曾教唆人杀害崇峻天皇．苏我入鹿是苏我马子之孙，大和朝廷权臣，中大兄皇子是日本飞鸟时代天智天皇的别称，他原本是舒明天皇的第二皇子，后来与心腹中臣镰足共谋发动政变，消灭了当时掌握权势的苏我势力，并推行了各种改革制度，史称大化改新）看起来像个好人，但这也有可能是被某人捏造的历史。”一边啃着汉堡一边这么说的人是谁呢？是森田森吾。记忆在青柳的脑海里四处乱窜。“好吧，就让我为苏我氏献唱一首歌吧。”森田森吾如此毛遂自荐之后，装模作样地说了声，“请听这首‘大化改新叙事曲’。”接着，便在没有人响应的状况下自顾自地以即兴的旋律唱起来：“令人怀念的苏我氏繁荣啊……”就像这样，一幕又一幕的回忆出现在青柳的脑海中。

耳边传来了枪声。

在还没听到声音以前，青柳雅春便已看到车尾被打出了一个洞，破碎的零件散落在地面，原来是警察开枪了。只见警察嘴里喊着“不准动、趴在地上”，步步进逼。

青柳望了一眼车内的森田森吾。胡乱开枪的警察，跟看了电视上的自己而向儿子炫耀的老友，应该相信哪一边？他拔腿奔逃。

青柳雅春斜越马路，虽然背对着手枪需要极大勇气，但是如今的局势已没办法慎重行事了。反正不管怎么跑，会被打中就会被打中。青柳犹豫了一下，不知该逃进别条巷子，还是附近的建筑物。稍稍思考之后，认为逃进建筑物太危险了。

“站住！”、“不准跑！”背后传来警察的喊州，锐利的声音仿佛要刺穿背部，警察的两只手臂仿佛会从大老远延伸过来，穿过自己的腋下，将自己紧紧捉住。

青柳看见转角有一间酒类专卖店。从前当送货员时，这里虽然不是自己负责的区域，但也走过好几次。青柳摊开了脑袋里的地图，左转之后右边应该有一条小路。

此时，酒类专卖店走出了一个满头白发的男人，只见他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一边转头对着店内的某人说：“喂，外面怎么这么吵。”男人似乎没有察觉青柳正狂奔而来差点撞上他，青柳赶紧闪身避开。

枪声响起。青柳一愣，转过头去，看见一个警察正蹲着马步，握着手枪。青柳明白警察又开枪了，但是自己的身体并没有感受到冲击力，只见身旁那个卖酒的老板突然向后倒，动作异常缓慢，他张大了眼，脸上的表情仿佛在向青柳询问：“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接着身体浮在半空中，整个人斜斜地倒了下去，鲜血从左肩冒出。店内传出了尖叫声，一名女子跑了出来。青柳停下脚步，想要在老板身旁蹲下，但是眼角一瞄到警察，又赶紧奔逃。那个卖酒的老板，意识似乎还是清醒的。

“站住！”警察再次怒吼。

太奇怪了。警察怎么会那么轻易开枪？而且明明打中了毫无关系的人，却一点也不在意，依然不肯放弃继续追赶自己。这实在太奇怪、太不寻常了。

青柳跑进了巷子，马上转进右边的巷道内，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再往左转，继续往前奔跑，来到了一条东西向的大马路上。身后的警察应该还在穷追不舍，但是距离尚远。青柳从肩上的背包中取出手

机。该打给谁呢？青柳气喘吁吁。没想到辞了送货的工作才三个月，体力就变得这么差，令他愕然。

道路两旁的建筑物内陆续有人走出来。抬头一看，站在窗边向外观看的人也很多。一瞬间，青柳以为这些人都在看着、凝视着、瞪着自己，甚至可说是监视着自己，为了将自己的所在位置告诉后面追上来的人而站在那里，令青柳感到无比恐惧。敌我势力实在太悬殊了，自己再怎么仓皇逃命也只是徒费工夫。这样的想法让青柳不禁想要往地上一坐，举白旗投降。但是仔细一看，这些人的视线全都射向了东边的远方，原来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东二番丁大道上的游行为何会传出喧闹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金田会在游行过程中遭到暗杀。”森田森吾曾经如此断言。“是森林的声音告诉你的？”“根本没有什么森林的声音。”

青柳雅春跑到一条单行道上。整条路乱得不像是现实中会出现的场景，路上的行人东奔西走，别说是人行道，就连马路中央停摆的车阵之间，也有无数行人穿越。青柳慌张地环视左右，刚刚看见的白烟依然不断向上窜出。

“请问……”青柳叫住了一个从右边奔来的西装男子。

“干什么？”男子明显露出不悦的表情，停下脚步。

“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游行队伍中发生了爆炸。”

“大家都在跑，是想跑去哪里？”

“不是跑去现场，就是跑去躲起来吧。”

“爆炸造成了多大的伤亡？”

“金田大概当场毙命了吧。”男子接着展现一股身为看热闹群众的使命感，说了声“我得赶快过去看看”之后，便跑得不见踪影。游行队伍发生爆炸、金田当场毙命，青柳虽然可以理解这些话的意思，却没有真实感。“奥斯瓦尔德！”森田森吾的声音再次在脑中回荡。

下一瞬间，青柳感受到从自己的后方，也就是刚刚跑过来的方向，有一股仿佛气球爆开，空气向外喷散的冲击力，伴随着炸裂声，

刮起了一阵风。有人持续地高声尖叫，人行道上往来的路人皆停下脚步，张大了嘴，抬起视线。

“咦，又发生爆炸了？”某个人如此说道。

“喂，怎么回事？”另一人如此喊道。

青柳脑中一片混乱，原本朝左边踏出了一步，又马上转向右边。路人都因爆炸声及震动而停下脚步，在人群之间，青柳看见一辆停在路边的出租车，车上亮着空车的灯号。已经没有时间犹豫了，青柳打开车门，滑进了出租车后座。

“您好，刚刚好像又发生爆炸了呢。”司机如此说道。这司机的头发很长，覆盖了耳朵。青柳往后视镜看了一眼，可以看见司机的额头，上面有几道皱纹。透过后视镜，两人四目相交。

“刚刚那也是爆炸声吗？”

“真不晓得到底怎么了。”

“载不载客？”

“您要到哪里？”总不能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于是青柳回答：“车站东口。”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想去一个跟这里完全相反的地方。这里相对于仙台车站的反方向当然就是东口，这是一个直觉的念头。况且，在青柳的心中，有着想要回到刚刚跟森田森吾待过的那间快餐店的强烈欲望。如果能够回到那里，似乎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都会被倒转，再次遇见那个将薯条折成“V”字形的森田森吾。

“东口吗？不知道到不到得了。老实说，我完全忘了有游行这回事，明明实施交通管制，还跑到这里来。我刚刚正在思考要怎么绕过这个区域呢。”

“能走多远就算多远吧。”

“好吧，我会坚持到再也走不下去为止。”

刚好此时，前面的车子前进了，出租车才终于关上车门向前驶去，并立刻往右回转。“我在这里掉头，绕一圈到车站另一边，可以吧？”司机的语气突然变得强而有力。青柳雅春虽然心里想着“已经转了才来问我，不是先斩后奏吗？”不过还是回答：“那就麻烦你了。”

青柳的身体随着横冲直撞的车子摇晃，脑中想着森田森吾的事。“车底装了炸弹，电影不是常常这样演吗？”森田森吾方才是这么说的。此时青柳才领悟到，刚刚听见的爆炸声很可能是来自森田森吾所乘坐的那辆车，不禁全身寒毛直竖，他试着把脸靠在窗边向外张望，却看不出什么。

“我刚刚从后视镜看到警察握着手枪，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警察掏枪呢。”

“咦？”

“就在您刚刚出来的那个巷口，跑出来几个警察，看来真的是紧急状况吧。看见手枪让我有一种感觉，好像这里已经不是我所熟悉的仙台了。”

“这里真的是我熟悉的仙台吗？”

握着方向盘的阿一对着坐在副驾驶座的青柳雅春说道。

“仙台其实很大。”青柳回答。这是大学二年级的青柳。他打开了怀里的背包，拿出一本刚刚在校园书店买的文库本小说。

“那是什么？”坐在驾驶座上的阿一转头问道。

“书啦。每天老是吃汉堡，跟森田还有你聊些没营养的话题，脑袋会生锈的，偶尔也该看看书。”

“我猜一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译注：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 1821-1881) 著名俄国作家，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先驱，代表性著作有《罪与罚》等）吧？”阿一的这句话让青柳吓了一跳，愣愣地看着他。

“我猜对了吗？”

“你怎么知道？”

“森田昨天晚上在电话里跟我说的。他告诉我‘青柳最近会开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

“他怎么知道？”

“三天前，我们几个不是一起去喝酒吗？那时候，樋口不是说过一句‘你们没看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吗？’，后来又说‘真是的，竟然连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读过’吗？森田说，青柳听了这两句话之后，一定

偷偷下定决心要买来看了。”阿一淡淡地说道，话里似乎并没有什么深意。

“青柳，没想到你这么可爱。”阿一接着说道。

“没想到，是什么意思？ 可爱又是什么意思？”

“不过呢，事实上，那两句话是森田叫樋口说的呢。他们只是恶作剧，想要试试看你会不会真的受影响。”

“什么？”青柳一瞬间无法会意。

“樋口还笑着说她自己也没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呢。”

“咦？不会吧？”

“她说她只看过手冢治虫画的《罪与罚》。”

“漫画喔？”

“像我，一直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拿着短刀的爱斯基摩人（译注：日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音近“拿着短刀的爱斯基摩人”）呢。”

青柳整个人变得垂头丧气，有种想要把手上的书丢掉的冲动。

“阿一，我想你一定是走错路了。”

“我也这么觉得。”手握方向盘的阿一腼腆地笑了，但看起来并不懊恼，反而像在享受迷路的感觉，“还不都怪森田的地图画得太差了。”

“他怎么画的？”

阿一从外套胸前的口袋掏出一张纸，递给青柳。摊开一看，确实是一张非常糟的地图。上面只画着东南西北的标记，以及一个箭头由仙台车站沿着国道四十八号弯曲前进，在西边的一个点大大地写着“这里”两字。事实上，途中必须经过一块由数条道路交错而成的区域，那里的路口非常复杂，但是地图上只是把那附近用一条 线圈起来，然后写着一句“这附近很复杂，挺麻烦的”。像这种复杂的区域，不是更应该写下详细而明确的指示吗?

“话说回来，森田为什么要搬到那么偏僻的地方？”

“那家伙刚进大学时，住的是很高级的出租公寓，地点又在闹区，房租很贵呢。”

“我知道。有一次，我喝完酒，在森田的住处借住一晚。市区里的房子住起来那么方便，为什么要搬呢？”

“可能是突然觉得方便会让人失去活力吧。”

“又是森林的声音告诉他的吗？”阿一干笑了几声，“森田那句‘我可以听见森林的声音’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的？”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说了。”青柳回想刚入学的那场新生交流会说道。当时理着三分头的森田森吾仿佛吃错药，突然向大家说：“我的名字叫做森田森吾，因为有两个森字，所以不论何时何地，都有宁静深远的森林之声在引导着我。”青柳一听之下，心里暗暗警惕：“原来大学生一旦趁兴喝了太多酒，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酒真是可怕，我得小心一点。”

“青柳，你对森林的声音有什么看法？”

“很愚蠢。”

“我也这么觉得。比起森林的声音，我还比较希望听到汽车卫星导航的声音，告诉我森田的新公寓到底怎么走。”

此时青柳拿起手机，拨了森田森吾住处的电话号码，想要跟他确认路线。但是不知为何，没有人接。

“森田为什么不用手机？”

“因为他有森林的声音吧。”

结果，阿一驾驶的轻型汽车完全开错方向，钻进了一条死巷。事实上，也是因为两人相信了“在这边往右转的话说不定会到呢”这种毫无根据的直觉，才陷入这样的窘境。眼见道路越来越狭窄，开始向上爬坡，青柳明知这绝对不是正确的路径，却也没有勇气叫阿一回头。上坡路段的终点是一处看起来像登山道入口的地方。两人在此停车，走出车外。

“这是哪里？”

“别问我。”

由坡上往下看，可以清楚地看到刚刚开上来的那条车道，两侧零星散布着小小的平房，每一栋建筑物都有围墙包围着。

总之，也只能先掉头回去再说了。就在青柳正要上车时，突然“啊”的一声叫了出来。他发现一辆停在右边围墙旁的黄色轻型汽看起来相当眼熟，连车牌也相当熟悉。此时阿一也察觉了，拉高嗓子“咦”了一声，接着说：“那不是樋口的车吗？”

“是啊。”青柳走向那辆车，指着保险杆上的凹陷处说道。

就在这时，耳边传来了说话声：“喔，这不是青柳跟阿一吗？”抬头一看，樋口晴子正站在坡道下方，举着右手。

青柳与阿一对看了一眼，皱起眉头往坡下走去。晴子身穿牛仔裤与黑色连帽外套，旁边站着一个身材矮小、蓄着胡子的男人。那个男人从头发、鬓角到下巴的胡子，整张脸被毛发覆盖了一圈，鼻子很长，眼角下垂，嘴唇很厚。青柳在心中茫然地想着，这个人与其说是人类，看起来更像一只可爱的小熊。看起来像熊的男人慢条斯理地说：“喂喂，我为了不引人注目，才把工厂开在这种偏僻地方，怎么还是一天到晚有陌生人闯进来呀？”男人大约五十岁左右，却连一根白头发也看不到，他脖子上围着一条白色围巾，仿佛亚洲黑熊脖子上的白色斑纹。

“是啊是啊，”晴子点头说，“你们怎么可以随便跑到这里来。”

“你也一样。”像熊的男人立刻骂道。

“请问，”阿一小心翼翼地问，“您是哪位？樋口学姐的父亲吗？”青柳一听到这句话，下意识地挺直身子，拉了拉领口。

“不是啦。”男人满脸不悦，撇着嘴说，“我是这家工厂的老板。”

“这位是轰先生。你们没听过鼎鼎大名的轰烟火吗？”

“你自己还不是到刚刚为止都没听过？”男人再次骂道。

“轰烟火？”青柳将听到的这几个字念了出来，却无法理解其意义，以为是某种演歌（译注：日文中“烟火”跟“演歌”的发音相同）。

“就是烟火啊，烟火。”晴子的眼中闪耀着光芒，兴奋地说，“仙台的烟火大会，不是会放一些超级大的烟火吗？轰先生的工厂就是专门制作那种烟火的地方。”

按照惯例，仙台每年都会在八月上旬的某三天举办七夕祭典，而在七夕祭典的前一天晚上，则会在广濑川河堤上举办烟火大会。整整

两个小时，无数烟火会被打上天空，伴随着声音绽放出缤纷色彩，看起来极为壮观。青柳连续两年都与森田森吾及班上的同学一起待在大学的校舍顶楼欣赏。

“烟火就是……”青柳看一看左右的建筑物，喃喃地说，“在这里制作的？”

“毕竟是使用火药的工作，最近治安又不好，所以每次有陌生车辆开进这条偏僻的死路，我就很紧张。”轰厂长皱眉，搔了搔额头说道。

“所以像你们这样，随便跑到人家的工厂用地，会给人家添麻烦的。我猜一定是迷路了，对吧？”樋口晴子以食指指着两人说道。

“你有资格说别人吗？”轰厂长板着脸说道。

“所以说，轰烟火的烟火指的就是打上天空的那个烟火。你们知道烟火里面装的火药叫什么吗？”晴子问道。

“这也是刚才从轰先生那里听来的吧，你这现学现卖的家伙。”阿一嘟着嘴说道。

“叫做药星呢。在烟火里面塞星星，打上天空，真有意思。”

“烟火是从很久以前就有了吗？”青柳转头向轰厂长问道，“江户时代的人放烟火，不是都会大喊‘玉屋’或‘键屋’（译注：“玉屋”和“键屋”都是江户时代著名烟火师的名称，后来变成了日本人观看烟火时的欢呼声）吗？”

“以前的烟火比较朴素，花哨程度跟现在没得比。仙台从前是由最喜欢华丽事物的伊达政宗（译注：伊达政宗是日本自战国时代到江户时代前期的武将，陆奥仙台藩的第一代藩主，由于右眼失明，又被后世称为“独眼龙伊达政宗”）统治，所以烟火特别盛行，他还曾经招募全日本的烟火师傅来仙台举办烟火大会呢。”

“轰先生，能不能让我们帮忙放烟火？”过了一会儿，晴子说，“就当做是打工吧。

“真是个好主意。”阿一立即大加赞同。

轰厂长双眉一挤，摇头说：“这是使用火药的工作，不能随便让你们帮忙。何况我刚刚也说过了，最近治安又不好。不行不行，别开玩笑了。”

“至少，放烟火的时候，让我们在旁边观摩嘛。”阿一像个小孩子一样，完全没有考虑会不会给对方造成困扰，只是强调自己的愿望。“我好想近距离看一次在放烟火的管子上点火的那一瞬间呢。”

“我为什么要让你们……”轰厂长冷淡地摇头拒绝，但是话说到一半，突然又改口说，“除非你们愿意铲雪。”

“铲什么雪？”晴子问道。

“每年年初都会下雪，这附近积雪很深，我的员工在开工前都必须先铲雪，实在很累人，不如你们帮我铲雪吧。”

“帮你铲雪，你就愿意让我们在旁边看？”晴子露出了笑容。

“我可以考虑考虑。”轰厂长给了个吊人胃口的回答，听起来倒像是开玩笑。

“其实不瞒您说，我们都是铲雪社的社员呢。”青柳满脸认真地吹了个无聊的牛皮。

“铲雪是我们生存的意义。”晴子也如此说道。阿一接着又补了一句：“只要能让我们铲雪，这辈子就别无所求。”

“既然如此，那也不需要看烟火了吧？”轰厂长笑道。

隔了一会．青柳的手机响了。一接通，马上便听见了森田森吾的声音：“喂喂，你们怎么还没来，迷路了吗？”

“不．我们总算到了目的地了。”

“少骗人了，我现在在家里，没看见你们啊。”

“你也快点过来吧。”

“你才快点过来哩。”“不赶快来的话，就看不到烟火了喔。”“喂，你们现在到底在哪里啊？”“你不来，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社长。”“社长？我什么时候变社长了？”“你是铲雪社的社长，忘了吗？”

“果然到不了呢。”出租车司机的这句话，让青柳雅春张开了眼睛。他不知自己是何时闭上双眼的。

“到不了吗？”

“整条路上都是车，动也动不了。”

司机指着前方说道。出租车为了前往仙台车站的东口而打算从新干线的高架桥下穿越过去，却被车阵堵在高架桥前。前方数米远的红绿灯虽然亮着绿灯，但是车阵丝毫没有动静，前后望去都是车，能够开到这个地方，几乎已经是奇迹了。

“首相被杀了，造成的混乱果然不小。每一条路都被封锁了，国道也无法通行。”司机一边转着收音机的音量钮，一边说道。“刚刚公司用无线电宣布，叫我们暂时回公司待命，但是这种状况根本回不去呢。”

“真是抱歉。”

“这不是你的错。反正不管怎么样都动不了。与其坐在车上，倒不如用走的。刚刚无线电说，东口那边还蛮顺畅的，所以建议你用走的过去。”

青柳雅春付了钱下车。一瞬间，街上的喧嚣声如潮水般涌来，淹没了他的身体。救护车及消防车的声音、路人的呼喊声及喘息声仿佛在空气中四处蔓延。明明什么都没做，却感觉非常慌张，仿佛有什么在催促着自己。路上的行人每一个都面色凝重地快步而行，青柳也不由自主地迈开大步前进。

先回家吧，青柳心想。先回家一趟，把目前的状况好好整理一番。靠电视和网络，应该可以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何况森田森吾的安危也令人担忧。

来到仙台车站的东口，发现出租车司机说的根本是错的，这里的车阵也是一样大排长龙，红绿灯几乎失去意义，路人在马路中央任意穿越。

青柳通过一间电器量贩店的门口，朝北方走去。此处距离自己的公寓大约徒步二十分钟。他取出手机，无暇细想便按下了森田森吾的号码，无论如何，很想知道他是否平安。

“森田，你什么时候办手机了？”

“身为业务人员，不办手机也不行。”

这两句对话，还是短短两个小时以前说的。青柳按下那个刚登录没多久的手机号码，却连通话铃声也没听见，只传来“您所拨打的电话未开机，请稍候再拨”的语音提示。他皱眉，在心里骂：“稍候再拨，

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呀？”心中有种预感，似乎这个朋友将从此消失，电话再也打不通了。

市中心的混乱局面，并没有波及青柳雅春的公寓所在区域。公寓前的小公园，几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正站着聊天；沙堆区里，小朋友默默地堆着沙山。或许是为了下个月的圣诞节做准备，地上间隔排列着可爱的绿色圣诞树。

青柳朝着公寓门口走去。在车内与森田森吾交谈过的那些对话，以及被警察追赶的回忆，全都失去了真实感，不禁想要指着公寓阳台上晾晒的衣物说：“如果那些都是现实，那这片悠闲景象又是怎么回事？”

推开公寓入口处的沉重大门，先到一楼的信箱看了看，接着走到电梯前，按下上楼的按钮。

青柳一开始并没有发现，身旁两边各站了一个男人。正确来说，其实早就看到这两个男人，原本只当他们是住户，并未多加留意。“你是青柳先生吗？”被其中一人这么一问，青柳才一惊。

说话的是右边的男人。凝神一看，这个人眉毛很浓，眼睛细细的，鼻子很扁，正在看着自己。“咦？”青柳才发声，左侧的男人突然踏近了一步。

“有什么事吗？”

“你是青柳雅春吗？”左侧的男人问道，他很高，戴着一副眼镜。两人都穿着深色西装，胸口别着像公司徽章的东西，但青柳从来没见过。

“我是青柳雅春没错。”青柳回答，身体因紧张而动弹不得，“请问两位是？”

右边的男人突然抓住青柳的右腕，夹在左边腋下用力一扭，青柳瞬间感到一阵剧痛，只能弯下腰，成了一副可怜兮兮的姿势，嘴里不禁大喊：“干什么啦。”

“闭嘴！”男人说，“不准动。”

青柳试着摇动身体，男人的西装因而被扯歪，露出里面的衬衫及看起来像吊带的背带，在腹部的位置还塞着一把看起来像手枪的东西，让青柳吓了一跳。

左边那个高大的男人此时试着要抓住青柳的腰际。

青柳并没有多想，脑中只是闪过了森田森吾在车上拼命喊着“你快逃”的画面。

他踏稳了脚步，维持平衡后，用力转动身体，两手朝着右侧那个男人的胸口推去。男人向后飞去，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高大男人的双手此时已经伸来，青柳转过来面对他，将肩上的背包推到背后，然后伸出双手向他推去，对方立刻又用力推了回来，青柳两手往前伸，伸到对方的肩膀位置。“在对方踏出右脚的瞬间，就要把自己的左脚放在那只右脚旁边。”脑中响起了声音，那是森田森吾的声音。学生时代，青柳在学生餐厅内抓着阿一当练习对象时，森田森吾那傲气十足解说的声音。“只靠脚的力量是绝对没用的，一定要连带使出上半身的力量才行。”就像两年前在送货途中将歹徒摔出去的那一次，身体下意识地做出了动作。自己的左脚往对方右脚的旁边踏出，同时把右脚奋力往前伸，以左手拉住对方的胸口用力扯，将对方的右脚踢开。“把上半身凑上去！”森田森吾的声音在后脑勺响起。“咚！”的一声，高大男人的背部狠狠摔在公寓大门旁的地面上，甚至连压在他上面的青柳雅春也感受到那股冲击。

青柳回过神来，赶紧滚向一旁，站起来，奋力狂奔。我成功了，森田！这下闯大祸了，森田！

青柳雅春奔出公寓，朝右向前跑，与一个正推着脚踏车的老人四目相交。这个老人与青柳住在同一栋公寓，每次见面都会打招呼，不过不知道彼此的名字。“啊，午安。”老人说道。

“午安。”青柳奔跑的速度丝毫没有放慢，慌慌张张地与老人擦身而过。

这条路相当笔直，青柳开始感到呼吸急促。过了一会儿，背后传来剧烈的乒乓声响。他边跑边回头一看，老人的脚踏车已被推倒，而推倒脚踏车的，就是刚刚在电梯前包围自己的那两个男人。他们露出不耐烦的表情，避开正想扶起脚踏车的老人，朝自己追来。

青柳跑到县道上。这是一条双向四车道的马路，车辆往来频繁，但似乎没有因东二番丁附近的大塞车受到影响，车流量并不算大。他

沿着县道旁的人行道往前跑，呼吸越来越困难，每吸一次空气都感到相当难受，随着这股痛苦加剧，步伐也越来越紊乱。

他看见一座天桥，立刻便决定跑上桥，到马路对面去，脑中并没有想太多，只是希望逃得越远越好。可是两脚踏上阶梯，才跑没几步便失去平衡，差点摔倒。此时，一名年轻女子正巧从阶梯上走下来，见状赶紧避开。她一定是把青柳当成一早就现身的醉汉了，只见她小跑着下了天桥。

青柳抓住扶手，维持身体平衡，再次跨步爬上阶梯，回头一看，没有人追来。走上天桥，看见车子一辆一辆从桥下穿越。

双脚的疲惫与呼吸困难让青柳忍不住想一屁股坐在地上。“别停下脚步”，他在心里如此警示自己。脚下用力一蹬，却感觉到一阵晕眩，眼前的景色变得模糊，宛如贫血的症状。天桥的两侧有护栏，青柳不禁将身体靠在护栏上，俯视县道。此时的马路不知为何看起来竟像一条摇曳着银色光芒的河川，水流反射着光芒缓缓向前流去，水中的鱼儿顶着本田、马自达等厂牌标志奋力向前游。

青柳弯着身子，走到了天桥的中央。

此时，有三个人影从对向的阶梯口转了出来，是三个制服警察。青柳心想，如果装作若无其事地从他们身旁走过，或许不会被怀疑，但没想到其中一个警察一见青柳，立刻脸色大变。青柳不得已，只得转头狂奔。警察喊了一些话，声音非常大，似乎是威胁要开枪吧，虽然听不清楚，但不会是什么好话。

青柳奋力往来时的路狂奔，但是就在奔下阶梯的途中，骤然停下了脚步。

两名西装男子正沿着他刚刚跑来的那条路，朝他冲过来，其中一人正是在公寓内吃了自己一记大外割的那个高大男人。

青柳不禁轻轻喊出了一声“啊”。接下来，仿佛看见了这个声音不断地沿着阶梯往下滚，沾满了尘埃，体积逐渐膨胀，变成一块巨大的声响，撞在西装男身上。

被惊叫声撞个正着的两个男人抬头望向天桥。青柳一步、两步地向后退，再次回到了阶梯顶端。另一头的三个警察也正逐渐逼近。

“大外割”三个字再次浮上脑海。或许可以说是黔驴技穷吧，老实说，青柳已经想不到其他的手段可突围了。把警察摔出去？连续摔三个？真的这么做，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沮丧万分，两眼朝马路上望去。

从对面阶梯跑上来的三个男人身穿警察制服，而一路从公寓追来的两个男人虽然未穿制服，但既然腰际挂着手枪，身份应该也跟警察差不多。既然如此，自己又没有犯罪，就算被逮捕，只要好好说明前因后果，再让他们详细调查，应该可以获释。

青柳如此想着，如此期望着。

但是，此时耳边再次响起了森田森吾的声音。那个老友斩钉截铁地说：“你会变成第二个奥斯瓦尔德。”接着，悲伤地哼起了《Golden Slumbers》。另外，老友也曾这么说：“如果你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进了警察局，恐怕在认罪之前别想回家。”接下来，青柳又回想起那个酒类专卖店的老板被枪击中，鲜血从肩膀冒出的画面。他不禁抖了一下，那颗子弹本来会打在自己身上。

如今的状况非比寻常，快逃吧，就算把自己搞得再窝囊也没关系，逃吧，活下去。

回忆似乎已经不再是回忆，仿佛森田森吾附在自己身上，正在体内如此呼喊。快逃吧，青柳，别再迟疑了。体内的森田森吾似乎已经对青柳雅春这不听使唤的肉体感到不耐烦了。

逃？往哪里逃？青柳向下一看，两个西装男已经爬上一半的阶梯，掏出手枪了。从天桥另一侧跑来的三个警察也已近在咫尺。他举起双手，仰望天空。

左腕上的手表偶然映入眼帘，现在是下午一点十分左右，原来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就在这一瞬间，一个念头闪过脑海，他不禁“啊”的一声叫了出来，急忙环视左右，确认所在位置。森田森吾在身体里不断嘶喊。不是刚刚遇到的那个疲惫、满嘴抱怨的森田森吾，而是学生时代那个玩世不恭、说话总是一脸高傲的森田森吾。从他嘴里冒出来的那句话是：“习惯与信赖。”

“没错。”青柳如此告诉自己，转身面向天桥的护栏，奋力向上一跳，踏在天桥的护栏上。

“不准动！”耳畔传来某人的怒吼，另一个人则扑了过来。虽然没有看见，但是青柳感觉得出来。

就在那一瞬间，他低头望着脚下。天桥的高度让他感到腹部有一股凉意，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双脚一蹬。

踏足之处消失了，身体开始坠落，体内的水分迅速蒸发，体温不断下降，自己正在坠落，速度越来越快，青柳感到一阵恐惧，害怕自己就这么撞上路面，摔得稀巴烂。

虽然很想闭上双眼，但他还是勉强睁开眼睛，看着下方。

他的目标是一辆停在路边的货车后方的载货平台，平台上张着帆布。

做事一板一眼的前园先生总是按照计划行事，时间一到，就会出现在那里。

青柳缩起了身子，整个人沉入帆布中。他抱膝，以身体侧面朝下。帆布向下凹陷，他的手腕撞到了帆布下的纸箱，极为疼痛，坠落的恐惧感引得心脏剧烈跳动。帆布伴随着巨大声响往回弹，微微向上翻起。青柳勉强维持住身体的平衡后，爬出帆布外。

樋口晴子

樋口晴子与平野晶在荞麦面店内愣愣地看着电视机。一开始，两人只是茫然地在心里自问：“咦？怎么了？为什么会爆炸？”但是状况渐渐明朗之后，整个店里都骚动了起来。“这可不得了了。”某人说道。就连老板也从厨房里跑了出来，双手交抱胸前，说“喂喂，这不是在拍电影吧”，倒也没有客人要求他赶快煮面。

“这里在地下室，所以没有感觉，外面恐怕是一阵混乱吧。”平野晶说，“消防车跟救护车应该都来了，肯定乱成一团。”

忽然间，晴子有一种店里似乎变暗的错觉。她感到呼吸困难，甚至产生一种幻想，仿佛只有这间店才是唯一的安全地带，外面已经没办法住人，想出去也出不去了。

“你还是早一点去幼儿园接女儿吧，免得遇上大塞车，回不了家。”

“啊，也对。”晴子对平野晶的冷静判断大感佩服，点了点头。但是，当她起身时才发现，店里的客人似乎也都想到了同样的问题，柜台前已大排长龙。

“不知道是谁干的。”平野晶一边从钱包里掏出零钱，一边说道。

“会不会是某种政治阴谋？”

“说不定是一个想要自杀的人，决定在自杀前干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用遥控直升机？”晴子皱眉说，“也不是没有可能。”

终于轮到了两人结账。她们各自付了钱之后，走出店外，爬上楼梯，走到大楼外面，没想到外头竟是一片明亮，晴子微感吃惊。

“那是烟吗？”望着东二番丁大道方向的平野晶指着天空说道。淡蓝色的天空中飘着絮絮云朵，这些云却带了一条尾巴，直通地面。想来应该是爆炸的烟雾升到天空，和云朵混在一起了吧。

“事情真的发生在这个城市？”晴子有点难以置信。沿着脚底下这条路往前走十五分钟，就可以抵达刚刚在电视上出现的那个游行现

场。一国元首遭到暗杀，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竟然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啊，短信。”平野晶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樋口晴子忍不住也拿出自己的手机看了一眼。接着平野晶突然爆笑出声，于是晴子问：“怎么了？”

“刚刚跟你提过的那个将门传来的短信，上面写着‘这个星期六要去哪里？要不要去松岛看电鳗？’。”

晴子也笑了出来。“真是悠哉啊，他不知道发生大事了吗？”

“可能不知道吧。他今天放假，似乎正窝在漫画网吧打发时间。不过，想起来也真奇妙，即使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我们还是会去上班、工作、看电鳗。就算哪一天发生战争了，当天的联谊恐怕还是会照常举办吧。个人的生活应该是与世界息息相关，却好像完全没有关联。”

“是啊。”晴子点头同意。就算世界发生再大的骚动，自己最关心的还是只有女儿的健康、丈夫的出差计划、晚餐的菜色，以及在网络上看到的化妆品价格吧。

晚上七点过后，在大阪出差的樋口伸幸打电话回家。“我今天一直在开会，回到饭店后打开电视才知道发生这么大的事，吓了一大跳。仙台现在应该乱成一团吧？你跟七美没事吧？”樋口伸幸问道。

“真是稀奇，”晴子笑道，“难得听你讲话那么快。”

“那还用说，担心你跟七美的安危，急也急死了。”

“那么担心的话，现在就回来吧。”樋口晴子故意加重了语调说，“如果真的担心，一定会回来的。如果我是你，就一定回来。”

“喂喂……”樋口伸幸回答。每次不知该说什么的时候，他就会像这样故意把声音拉长。“我听不太清楚。信号不良吗？晴子，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晴子此时将话筒移向身旁的女儿，凑在她耳边。“爸爸，你还不回家吗？”七美问道。

“喔喔，七美，你好吗？爸爸在这边很努力地工作哟。”

“信号没问题嘛，你明明听得到。”晴子再次将话筒拉回耳边说，“马上回来吧？”

“没办法啦，明天还有会要开。”

“如果现在我跟七美发生了意外，你会怎么做？”

“当然是立刻赶回去啰。”

“那你就这么想不就好了？”晴子调侃说，“这只是有没有心的问题。”

“不行啦、不行啦。总之你们都没事吧？”

“没事。勉强要说有事的话，大概只有七美的幼儿园为了安全考虑决定明天放假一天。”

“那就好。”樋口伸幸的语气很明显像放下了心中大石，接着便挂了电话。

“爸爸说了什么？”七美凑过来，拉着晴子的衣服下摆问道。

“爸爸说，如果七美愿意把最讨厌的小黄瓜吃下去，他就会回家。”

“那他不用回来也没关系。”

“酷。”

一直开着的电视，正重复播放着金田首相的游行及遥控直升机出现的画面，仿佛那是一件发生于遥远国度的事情。

到了隔天，原本宛如发生在遥远国度的事，对樋口晴子而言竟变得近在咫尺。一早打开电视一看，嫌犯竟然是自己熟知的男人。

“他在搞什么鬼啊。”晴子不禁对着电视喃喃自语。原本坐在餐桌前，手持面包正在涂果酱的她凝视着电视机发了好一会儿愣。“青柳在搞什么鬼啊。”

“这个人是谁？是凶手吗？”七美指着电视问，“什么事情的凶手？”

晴子专注地聆听。画面上播放的是两年前的影像，青柳雅春在送货途中救了女明星，因而接受某时事节目采访的影像。

“没想到竟然是他。”节目主持人语重心长地叹道。晴子不禁点头同意，没想到竟然会是青柳，该不会是恶作剧吧?

根据节目公布的消息，青柳雅春在三个月前辞去了工作。

至于为何他会被当成凶手，则没有明确说明。

晴子坐立难安，果酱也不涂了，直接拿起面包咬了一口，却咽不下，只好喝一口牛奶，勉强咽下面包。她站起来，拿起手机，原本只是单纯想要打电话给青柳，但仔细一想，根本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

“妈妈要打电话给谁？爸爸吗？”七美问，“妈妈怎么了，为什么在发呆？”

“你怎么了，为什么在发呆？”被这么一问，樋口晴子才察觉自己正在发呆。问这个问题的人是竹田恭二，在她打工的补习班担任教师一职。晴子此时大学还未毕业，只有寒假期间在这间补习班担任临时讲师。她的薪水是以钟点计费，而竹田恭二是正式职员，年纪也比晴子大了五岁左右。之前曾听其他工读生说过，竹田恭二是一年前从另一间知名补习班被挖角过来的。事实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竹田恭二确实很受学生欢迎，也相当受到信赖。

“我只是恍神一下。”晴子赶紧将视线移回到桌上的考卷。

“小学生很可爱吧？”竹田恭二在她隔壁的椅子坐了下来。晴子所带的是小学生的班级。

“是啊，虽然任性，但也很天真。”

“一旦上了初中，就会突然像大人了。”

晴子回想自己的初中时代，说：“好像真的是这样。”

“小学六年级跟初中一年级只差了一年，但是一旦升上初中，看起来就会比小学生成熟得多，你知道为什么吗？”

“开始懂得打扮了。”晴子想也不想地竖起食指回答。

竹田恭二开怀地笑了。“这么说也没错啦。”又愉快地摇摇头说，“事实上，人是一种很容易受到周围年长者影响的动物。以小学生来说，最年长的就是六年级学生，所以六年级学生可以维持自己的观感不受影响。但是进了初中之后，最年长的却是三年级学生，而一年级学生会受到三年级学生的影响。这现象是好是坏姑且不谈，总之正值

青春期的三年级学生会变成一年级学生的榜样，因此，小学六年级跟初中一年级虽然只差一岁，感觉却有三岁的差距。”

"这么说来，小学六年级可以很自然地穿短裤，但是上了初中之后就会突然害羞起来，也是相同道理吧。”晴子的脑中浮现了小短裤紧贴在屁股上的可爱小学生模样，至于初中生，印象中则几乎都穿着制服。

“嗯，也可以说是开始懂得打扮了。”竹田恭二露出牙齿笑道。他柔软的头发带着淡淡的褐色，戴着黑框眼镜的脸庞散发出种知性的气质，说起话来十分爽朗，个性也平易近人。

“竹田先生，你为什么想当补习班老师？”晴子一边问，一边将教科书塞进包里。其实，她并不特别想知道答案，只是觉得这样的问题在找不到话题时还蛮好用的。

没想到竹田恭二却认真地思考了起来。“这个嘛，到底为什么呢？”他歪着脑袋说，“或许是因为我喜欢十几岁的小孩子吧，我喜欢年轻人。”

“这样啊。”晴子随口敷衍。她虽然不讨厌竹田恭二，但是一看见他那副什么事情都可以对答如流且丝毫没有自卑感的模样，总让她难以应对。

“竹田先生，你也是年轻人呀。”

“大家都这么安慰我。”

“是真的啊，你不是还不到三十岁吗？”

“晴子小姐，你有没有想过希望在几岁结婚？”

“嗯，应该是三十岁左右吧。”对于这个过去想也没想过的问题，晴子以一副好像想得很透彻的口气回答道。“不过，我有预感

很有可能过了三十岁还是孤家寡人。”

“没有想要结婚的对象吗？”

“没有呢。”晴子摆出一副沮丧的表情。

“咦？”竹田张大了眼睛问，“难道你没有男朋友？”

“演得好假。”晴子一瞬间如此想着，又重复说了一次，“没有呢。”接着问道：“竹田先生呢？有没有想结婚的对象？”她并不特别想知道

答案，但基于礼貌似乎非得回问不可。

“没有呢。”

“啊，这样呀。”

接下来，仿佛空气开了一个大洞，两人陷入沉默。晴子感到不自在，于是站了起来。

“我送你吧，反正我也要回家。”竹田随即如此说道。语气非常自然，不带半点紧张或焦急。“到仙台车站可以吗？”

竹田说着，望向墙壁上的时钟，晴子也跟着他的视线，往时钟看了一眼，快要九点了。

竹田的开车技术非常好，车子流畅地行驶于国道上，不断地变换车道，超越前方速度较慢的车子。“啊，对了。”他们在一座大桥前等红绿灯时，竹田问道，“晴子小姐，你等一下有空吗？”

“啊？”或许是车内暖气太舒服，晴子不知不觉已昏昏欲睡，回答得有些迟钝。“应该有吧。”一边回答，一边心想“闲到快睡着了”。

“要不要去佛舍利塔看夜景？”竹田恭二接着又以轻松自然的口吻问道。

“为什么要去看夜景？”晴子虽然想这么问，却没有说出口，只是愣愣地听着，几乎要有气无力地回答“喔……”但是就在此时，信号灯刚好转变成绿灯，绿色光芒映入她那半开半合的眼中，脑中浮现了青柳雅春的脸。或许是因为绿灯的“青色”让她很单纯地联想到青柳的名字吧，总之她“啊”的大叫一声，整个身体弹了起来。

“怎么了？”握着方向盘的竹田吓了一跳，车子一瞬间左右晃动。

“我忘了。”

“忘了什么？”

“能不能请你送我到广濑路一段那一带？”晴子双手合十恳求，“我忘了今天有约。”

晴子紧闭双眼，不敢看竹田的表情，直至竹田回答“可以啊”。接着，感觉车子的速度似乎变快了，或许竹田恭二是为了她而加速吧，晴子不禁心中充满感激，说：“真是非常谢谢你。”

“啊，嗯。”竹田的态度突然变得冷淡，接着不知为何拿出手机，开始打起电话。“啊，是我。等会儿要不要见面？对，去喝一杯吧。”仿佛已经忘了晴子还坐在副驾驶座上，跟电话里的人喋喋不休地聊了起来。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青柳雅春穿着黑色外套，站在时尚百货大楼前，这里是两人约好的会合地点。只见青柳将手塞进口袋里，缩着脖子，看起来实在惹人疼爱。夜晚的街景显得繁华热闹，商店街内人来人往，广濑路上挤满了车辆，百货大楼周围都是正在等人的年轻人。

“别这么说嘛，我当然会来啰，毕竟是我约的。”晴子用力点着头说道，似乎也是说给自己听。当初可是她听说“二十年前的恐怖电影名作将在仙台特别上映一场午夜场”的消息，还兴奋地喊着绝对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怎么好意思到了上映当天反而说“我完全忘了这回事”?

“但是，开场时间早就过了。”

“咦？已经过了吗？”晴子看着手表，夸张地装出吃惊的模样，仿佛现在才知道时间已过，“也不等我们一下。”

“哪一间电影院会等人？”

“真是对不起，让你特地赶来却发生这种状况。”

“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青柳说道。

“请说、请说。”虽然站在寒冷的马路上交谈实在是种折磨，但是因迟到而心虚的晴子不敢有任何怨言。旁边也有一群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围成小圈子在聊天，每个人都将手插在口袋里，想要指着某人的时候，就用脚尖代替。

“第一个问题是，你一直不来，我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你，也传了短信，你没发现吗？”

“啊！”晴子一面尖叫，一面将手伸进口袋掏摸，拿出手机一看，说，“看到了，看到了，现在看到了。”

“现在才看到啊？”青柳又好气又好笑。

“打工时我会把铃声关掉嘛。”

“即使如此，也应该拿出来确认一下吧。”

“我原本打算在九点半看的。”

“看什么？”

“看手机。”

“你使用手机的方法真的有问题。”

“有什么关系。”晴子加强语气说，“反正很少遇到什么急事。”

“真的遇到什么急事，九点半才看就来不及了吧。”青柳再次叹了一口气，抬头往天空看了一眼，或许是想到自己传送的短信没有获得回音，他开始哼起了儿歌：“白山羊寄出了信，黑山羊看也没看就吃掉了……”（译注：这是日本著名的童谣《山羊的信》中的歌词。青柳和青山羊的日语读音一样）唱到一半还把白山羊替换成青柳，变成了“青柳传出了短信，黑山羊看也没看就吃掉了……”

“够了、够了，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是谁？”青柳的语调微微改变了。

“你问我吗？我是樋口晴子，幸会、幸会。”

“我说的是刚刚那个开车的人。”

青柳指着广濑路，晴子也往车道上看了一眼，才恍然大悟地说：“喔，他是竹田先生，我打工的那间补习班的老师。”

“喔。”青柳满脸不悦地说道。只见他嘟着下唇，像个小孩子。“喂，”他接着又指着晴子说，“你身上这件不是打工专用的西装吗？”

“是啊，我们那间补习班要求老师一定要穿西装呢。”

“我为了今天跟你一起看电影，烦恼了好久才挑了这件衣服呢。”

“很不错啊，挺适合你的。”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青柳摇了摇头，看起来还是像个闹别扭的孩子。“算了，随便啦。要不要去吃晚餐？”

“好啊，有家快餐店营业到蛮晚的。”

“今天可不是社团活动。”

“啊，也对。”

“我说啊，”青柳的口吻变得小心翼翼，仿佛正拿着看不见的印章盖在某种文件上，“这是我们两个人第一次单独约会吧？”

“啊，也对。”晴子又重复了相同的回答。这么说来，确实是如此。青柳此时再次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知为何轻轻笑了。“算了，随便啦。”他再次这么说道，接着便迈步前行。

晴子赶紧跟上，走在他旁边。

“九点半的时候你真的会看手机吗？”青柳问道。

“那当然，一定会看的。”

“我说啊，”青柳说，“麻烦你下次别迟到。”

“下次绝对不会迟到了。”晴子语气坚定地答道。

青柳雅春

一看时间，已经是下午四点。青柳雅春往遮住窗户的厚重窗帘望了一眼，担心房内的灯光从外面看不会很明显。他靠着墙壁，环视室内。过去曾经好几次送货来这里，如今自己却站在这间屋子里。这种感觉真奇妙，甚至令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穿着送货员制服的自己随时会在门口按电铃，喊着：“有您的包裹。”

墙壁上有用图钉钉着的一张地图。青柳不知道那是哪个国家的地图，只见上面排列着各种英文字母，各区域随着标高的不同而着上不同颜色，似乎是一片广大的土地。凝神细看，仿佛可见稻井先生正在这块土地上缓缓迈步前进。

大约三个小时前，青柳从天桥上跳下来，摔在前园先生停在路边的货车后面的帆布罩上，然后拼命从帆布里爬出来。青柳往驾驶座一瞧，前园先生依然悠哉地睡着午觉。有人掉到车子后面的载货平台上，他竟然没发现，未免睡得太熟了吧。惊讶的青柳原本想敲敲窗户跟他打声招呼，但想一想还是算了，现在不是悠闲打招呼的时刻。

天桥上的几个男人虽然被青柳突然跳下天桥的举动吓了一跳，但迟早还是会追过来。他越过护栏来到人行道上，拼命狂奔，在转角处拐进了小巷里。

他一边跑，一边喊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想找个地方让自己冷静一下。虽然想过再搭一次出租车，但是又怕被堵在塞车的路上：也考虑过躲进咖啡厅或电影院，但转念一想，躲进那些地方，要是对方冲进来，就无路可逃了。

这么看来，只能先到某人的家了。好好跟某人解释清楚，拜托对方让自己躲一阵子，等自己冷静下来再说。“躲一阵子”这样的字眼不禁让他苦笑，明明什么坏事也没做，为什么非得要拜托别人让自己躲一阵子呢?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搞的。”青柳从背包里取出手机，却不知该打给谁。有没有哪一个住在仙台的朋友，在听了他的解释之后会收容他

呢？脑中第一个想到的人竟是森田森吾。其实除了森田森吾，他根本想不到任何可以信任的朋友，不禁一阵愕然，接着再次苦笑，如今已无法投靠森田森吾了。

青柳接着想，打给阿一好了。穿过几条小巷后，拿着手机，边跑边按下按键。不知道阿一现在是否还住在那栋公寓里。青柳跟他已经两年多没有联络了。当初自己成了电视上的名人时，阿一曾经打电话来，兴奋地说：“青柳，真是不得了，你见到凛香了？好羡慕啊。下次联谊的时候，我可以把你的事拿出来炫耀吗？”此时，青柳赶紧找出当初阿一打来时的手机号码，按下拨号键。

通话铃声响起。跑步时呼吸不顺加上身体晃动，难以将精神集中在电话上，青柳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

阿一没有接，进入了语音留言系统。正当青柳烦恼着该不该留言时，旁边的矮树墙中跳出一只猫，吓了他一跳，此时录音开始的讯号声已经响了。

“啊，我是青柳。”他来不及多想便开始说话，但是接下来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保持沉默，没过多久，讯号声再次响起，录音结束。

他切断电话，烦恼着下一步该怎么走，突然开始担心会不会有人追了上来，赶紧往四周看一看，此时才发现，原来自己已经进入了当初送货的负责区域。

他利用灭火器下面的备用钥匙进入稻井先生的家中，将窗帘全部拉上，看起电视。一开始，他关掉声音，只是看着画面。但是看节目来宾的表情一个比一个严肃，让他很想听听他们到底在讲什么。

屋子里非常凌乱，壁橱前堆了好几个纸箱，宛如正在进行搬家前的整理，桌上也堆满了东西。

其实，青柳也不确定稻井先生是否还在旅行。虽然管理员说稻井先生在出发前预缴了一年的房租，但那可能只是为了保险起见，在他的计划里，这趟旅行可能不到一年。更何况，就算原本想进行长期旅行，但如果完全感觉不到自己“长大了”，也很有可能在中途丧失兴致，临时中断返家。不过，就算稻井先生的旅行结束了，这种下午的

时间也不可能在家吧，青柳如此猜想着。过去还在当送货员时，从来没遇过稻井先生这个时间在家的状况。

稻井先生在或不在虽然是场生死立判的赌注，青柳却相信这场赌注赢面极大。刚刚来到门口的时候，门上还是贴着“短期间内不会回家，包裹请寄放在管理员处，等我长大了就会回来”的纸条。青柳雅春看了之后心想：“果然还没回来。”纸条早已褪色，却还没被撕掉。

此时，他发现桌上放了一台随身听，心念一转，在抽屉内翻翻找找．在最下层找到了一大堆看起来像电线的东西。他把看起来像耳机的东西挑了出来，首先找到手机用的小型麦克风与耳机。过去曾经看过有人用麦克风讲电话，但一直很怀疑这样的道具用起来是否方便。接下来，他又在抽屉深处找到一副黑色小型耳机。

不管转到哪一个频道，都在重复报道金田首相的游行画面，载着金田的敞篷车沿着东二番丁大道缓慢前进，接着出现金田的脸部特写，安详的脸孔，散发出强韧的意志与气度，下个画面则是拍到了从教科书仓库大楼上空，有一架遥控直升机飞了下来。

接着，爆炸了。

青柳紧握着遥控器，心里不禁如此默念着：“装了炸弹的遥控直升机。”他看着不断重复的画面，凝视着遥控直升机的机体，皱眉心想：“会不会只是单纯的巧合？”

他拿起自己的手机，慢慢地按下按键，电话簿出现井之原小梅的名字与电话号码。

“请问我这台为什么完全没反应？是我做了什么吗？还是有人在整我？”

井之原小梅的说话方式混杂了亲昵的语气及客套的措词，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娇小的身材、粗鲁的讲话方式，与好强的个性似乎取得了微妙平衡。在Hello Work的求职信息触控式屏幕前按了好几次之后，她朝着隔壁的青柳如此问道。

“我也不清楚。”青柳一边说，一边伸手到井之原小梅的屏幕上按了按，确实毫无反应。他满怀疑惑，又按了按自己的屏幕，这一台倒是很正常。

“喔，太好了，不是只有我按才没反应。”井之原小梅笑道。她的头发是淡棕色，长度在肩膀上面一点点。

“为什么没反应？连面试都还没开始，在搜寻工作这一关就被刷掉，会不会太过分了点？”她如此抱怨道，令青柳啼笑皆非。

“会不会是因为我刚刚吃了零食？”青柳开玩笑道。“啊！”她轻轻叫了出来，说，“我刚刚也吃了。原来凶手是零食。”

就这样，两个人成了朋友，那是两个月前的事。青柳每次到Hello Work找工作的时候，就会遇到井之原小梅，有时两人还会一起吃午餐。

“青柳的兴趣是什么？”井之原小梅曾如此询问。

青柳只是淡淡地回答：“没什么特别的兴趣。”接着，青柳反问她的兴趣是什么，只见她眯起了眼，先说了一句：“我的兴趣啊，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

“是遥控直升机。”

青柳按下手机上的拨号键，心想，还是跟井之原小梅联络看看吧。

“保持警觉，怀抱戒心！”脑中响起了森田森吾说过的这句话。“不，”青柳在心中反驳，“我不是在怀疑她，我只是想要确认一下。”通话铃声持续响着，却没有人接。接着，进入了语音留言系统。“又是你哟。”青柳带着苦笑想着，不管是打给阿一还是井之原小梅，听到的都是语音留言系统。

“我是青柳，好久不见了。我刚刚看了电视新闻吓了一跳，有人用遥控直升机干下好大的案子呢。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事，只是想告诉你这件事。”青柳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只留下了这样愚蠢而毫无意义的录音内容，就这么挂了电话。

“一起玩遥控直升机吧，心情会变得很舒畅哟。”井之原小梅向他这么说的时候，脸上的表情非常天真，怎么看都只是一次很单纯的邀约。

青柳雅春转头望向电视。金田首相乘坐的敞篷车被爆炸的火焰掩盖，浓烟弥漫整个画面，陷入混乱的人影四处窜动。这场爆炸事件发生时，青柳正与森田森吾坐在后巷的车里。接下来，青柳又回想起后

来发生的第二次爆炸，森田森吾的车子爆炸了吗？虽然很想否定，却偏偏做不到。“别想那么多了。”青柳如此告诉自己。

根据电视公布的消息，仙台的国道全部遭到封锁，新干线、非新干线铁路及公交车也几乎全部停驶。

“虽然目前还不确定凶手是个人还是集团，但至少有一个会操纵遥控直升机的人，而这个人现在应该还在仙台市的某个角落。”

某电视台的节目中，一个头衔是小说家的来宾满脸严肃地说道。仔细想来，这几句话并没有什么精辟的推论，但是对青柳而言，却跟透过电视台的摄影机被人指出“凶手正在稻井先生的公寓里，戴着耳机坐在电视前”没什么两样，全身不禁因害怕而颤抖。

接着，青柳也看到了警方召开的记者会，这也是不断被回放的影像。

一个自称是警备局综合情报课课长补佐的男人面对着麦克风，淡淡地回答记者的问题。当青柳听到这个人的名字是佐佐木一太郎时，笑着说：“真像文字处理软件的名字。”说完之后，屋里依然鸦雀无声。

佐佐木一太郎看起来很年轻，态度却非常沉着冷静。

两年前曾经成为媒体追逐焦点的青柳相当清楚面对麦克风的压力有多大。当记者问了问题，并且将麦克风凑过来的时候，总是会不知不觉产生“一定要回答才行”的想法，就算是没有必要回答或是不可能回答的问题，也会被逼着说出一个答案。

因此，青柳看见佐佐木一太郎在麦克风前对于记者的不断追问却依然维持沉着冷静，不禁大感佩服。对于记者语带挑衅的问题，他竟然可以泰然自若地回答“如果你如此建议，我们会重新检讨”，实在很了不起。

佐佐木一太郎在记者会的最后一刻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仙台，可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去年才装设的防范监控盒，对于情报的掌握帮助相当大。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查出凶手的身份并将其绳之以法。”

青柳也知道防范监控盒的存在，只是不清楚细节。据说是因为警方迟迟无法逮捕连续拦路杀人魔，才突然决定要装设这东西。饭店周

围的矮树丛下、地下道的角落、公共停车场等等，全市各处都可见其踪影。像青叶路或广濑路这种大马路上，甚至可以看见防范监控盒像行道树一样等间隔排列。

“那些机器大剌剌地镇守在各个角落，据说什么情况都逃不过它的法眼呢。”之前曾经听一名送货同业绘声绘影地说过。

“任何情况吗？”

“还可以当测速照相机，找出超速的车子，并偷偷拍照呢。”

“不可能吧？”实在很难想象这机器能有那么高的性能。

“至少违规停车是一定会被拍到，劝你还是小心一点。据说，连手机的通话内容也会被监听呢。”

“窃听通话内容，不就是侵犯个人隐私，这应该是很严重的问题吧？”

“正因为是很严重的问题，才会偷偷摸摸地干呀。”

青柳当时一听，心里很想反驳：“说是偷偷摸摸，但是防范监控盒的设置不是挺光明正大的吗？”

他看着手上的手机，虽然不清楚窃听的通话内容如何被利用，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手机是一种持续接收与传送电磁波的机器，想起来确实挺可怕的。为了安全起见，他打算把手机电源关掉，正要按下开关的同时，忽然有了来电，没有铃声，只有震动，屏幕上显示着“阿一”。

“啊，阿一。”青柳迅速按下通话键说道。

“青柳学长，好久没联络了。”

“干吗叫我学长？”过去阿一从来没叫过自己学长，青柳不禁笑了出来。“何必这么拘谨。”

电话中传来阿一咂嘴的声音。“你是学长，当然叫你学长啰。”

总之现在可不是谈论怎么称呼的时候，青柳于是说：“抱歉，突然打电话给你。我想暂时住在你家，不知道方不方便？”

“住在我家？”

阿一的声音明显流露出难色，青柳赶紧又说：“啊，不过，应该不必过去麻烦你了，反正还不至于流落街头。”

“怎么了？被赶出公寓了吗？”

“我把钥匙搞丢了。”青柳胡诌道，临时想出来的理由也还不差。“想叫锁匠来开，又遇到些麻烦。你现在还是住在从前那栋出租公寓吗？”

“是啊．我还是住在这里。钥匙的问题明天之内能够解决吗？”

青柳在脑袋里努力盘算，反正稻井先生的家应该还可以待一阵子．没必要非得到阿一家去打扰他，于是回说：“应该没问题。”

“对了，青柳学长，你最近过得好吗？”

听到阿一又叫自己学长，青柳愣了一下，说：“我辞掉送货员的工作了，现在靠着失业救济金勉强生活。”

“啊，这样呀。”

“你呢，阿一。”

“电话讲那么久，不要紧吗？”

“电话？不要紧啦。”原本以为阿一在替自己担心电话费的问题，但仔细一想，这通电话是由阿一那边打来的。“我们那么久没见面了，告诉我一些近况嘛。”

“青柳，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刚刚说过了，现在待业中。”

“我的意思是，你现在这个时间在做什么？”

“在跟你讲电话呀。”

“话是没错，但你人在哪里？”

“在饭店里。”

青柳撒了个谎，总不能告诉他，自己蒙上不白之冤，遭警方追捕，，只好侵入民宅，如今正大剌剌地坐在别人家里。接着，阿一只说了一句“如果遇到什么麻烦可以再打给我”便挂了电话。

突然间，屋里变得异常安静。青柳凝视着手机。电视上依然播放着游行的画面，但他完全不想戴上耳机聆听内容。

目前所能掌握的状况只有一个，就是目前还没有人能掌握状况，因此，电视台也只能不断重复播放相同的影像，就连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真相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人能冷静地分析，可以说完全陷入混乱的局面。青柳拿起遥控器，关掉电视。

屋内的明亮度锐减，黑暗向外渗透扩散，青柳再次起身，审视屋内，站在成堆纸箱前，不禁露出苦笑，好几个纸箱上还贴着委托单，其中有几个看起来很眼熟，应该是自己送来的。青柳有种跟过去曾一同旅行的老友偶然重逢的感觉，不禁想要开口打招呼说：“哦，原来你还在这里呀。”

他漫不经心地从左边角落开始一箱一箱看过去，偶然发现一个箱子上印着某食品公司的标志。他开始移动箱子，宛如在玩堆栈游戏，清出一个空间，将那个箱子拉了出来。打开一看，里面都是些便于携带的小包装营养食品。他以前没时间吃饭或懒得找餐厅时，也曾吃过几次这种既不像零食又不像饼干的食物。眼前这些营养食品不晓得是大量订购后没吃完的，还是去打小钢珠之类赢来的赠品，他抓起一些塞进自己的背包中。虽然稻井先生从来不曾出现过，但是擅自取走他人之物还是让青柳颇有罪恶感。不过仔细一看，这些东西都已经过期半个月左右，他告诉自己，等到事情结束之后，再买一些新的来补充就好了。

青柳将纸箱稍微往两边移动，终于能够打开壁橱瞧瞧，里头有大量的有关旅游、介绍野营活动及看起来像昆虫或植物图鉴的书籍，看来稻井先生真的是个探险家。壁橱下层放着一条折妥的棉被，旁边还有一捆白色绳索。他蹲下身子将这些东西拿出来之后，发现后头还有一个看起来像圆筒型靠枕的东西。拿出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个睡袋。

此外，青柳还发现一些折好的衣服。毛衣、衬衫都被折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好像摆在服装店里的商品。里头有一顶毛线帽，由三种颜色编织而成，虽然颜色过于鲜艳，青柳还是将它拿起来戴在头上。走到浴室内照一照镜子，心想，这帽子很适合遮脸。

他回到客厅，打开背包，将绳索及毛线帽塞了进去，却发现拉链拉不起来，他继续在屋里四处翻找，希望能找到一个大一点的提袋或背包。

青柳虽然有种“我竟然在别人家干这种事”的罪恶感，但如今已身不由己了。不久，找到一个深蓝色背包，造型朴素，比自己的大一些。于是他拉开拉链，将东西全都移到新的背包里。

接下来，青柳发现冰箱内竟然塞满了CD，着实吓了一跳。冰箱的插头并未插上，并不冰凉，但是很难理解为什么要把cD塞在冰箱里。冰箱里的空间当然不适合放CD．因此CD全都是胡乱塞着。青柳不禁感到好奇，这么一来食物要放在哪里？或许是因为稻井先生经常外食-不需要冰箱，于是拿来当CD柜了吧。仔细一看，冰箱门上贴了张小小的贴纸，上面写着“从今天开始你是CD柜”，后面还写上日期。真不晓得这么做是想要催眠冰箱，还是想要提醒自己，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稻井先生真的是怪人。正当青柳想要将这个曾经是冰箱的CD柜关上时，叠得老高的CD堆坍塌，有几张滑了出来。青柳看见其中一张CD是那张披头士的四名成员正在穿越马路的经典封面，才发现它就是披头士的Abbey Road。

他回到客厅，取下插在电视上的耳机，改插在旁边的迷你组合音响上，将CD放了进去。他找不到音响的遥控器，只好直接按音响上的按钮，选择曲目，从后半段组曲的第一首“You Never Give Me Your Money”开始播放。

沉稳的钢琴声响起，让青柳的全身放松，不知不觉，他已经侧躺在地板上，蜷曲着背，双手抱住膝盖。他伸手压着耳机，听见了极尽寂寥而抒情的歌声在耳畔回荡，曲调相当轻快，青柳感觉意识逐渐被耳机中传来的旋律吸走。虽然才傍晚时分，他却颇有睡意，或许应该称之为疲劳吧，也或许是心中隐隐期待，等到一觉醒来，一切都会恢复原样。保罗·麦卡特尼仿佛不断地在耳旁喃喃细语：“好孩子都可以上天堂。”

CD不知何时已停止播放。就在青柳几乎要进入梦乡时，听见了门口对讲机的铃声。他心里一惊，迅速坐起身来，望向门口，将耳机取下，往背包看了一眼，接着轻轻站起，将视线移到屋内走廊上，走廊的前端是一块水泥地板。

铃声再次响起。

青柳转头望向墙壁。在电灯开关的旁边有对讲机的屏幕，上面显示门外的影像。

“我们这边现在只有这间是空屋吧。”门外传来了说话声。公寓管理员出现在屏幕的角落，大门正面则站着两个男人。两人都穿着西装，但不是青柳在自家公寓遇到的那两个男人。

“把门打开。”西装男子之一对着身旁的管理员粗鲁地说道。

由于镜头的角度是由上往下，三个人都变成了可爱的大头小身模样，但是对青柳雅春来说，现在当然没时间去管谁可不可爱，只觉得心脏激烈跳动，胃开始抽痛。“为什么他们会知道我在这里？”这是内心的第一个疑问。

这两个人来这里的目的几乎可以肯定是为了逮捕自己。但是青柳完全想不透，为什么他们会知道自己躲在这栋公寓内。当然，把整个仙台市的房屋全都查过一遍的做法也不是毫无可能，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他们能找到自己的藏身地也只是地毯式搜索的成果。但是，这样的做法真的能够这么快就找到这里来吗？或许是时间过了太久，屏幕上的影像消失了。

青柳首先蹑手蹑脚地走向门口，感觉走廊好长好长。门外的人随时都有可能冲进来。他担心如果气势松懈下来，自己恐怕会吓得坐倒在地板上。他慢慢移动脚步，踏上水泥地板，隔着大门可以感觉门外有人。首先确认门口链条已扣上，接着蹲下来拿起鞋子，再走回屋中，把空纸箱压扁，在上面穿鞋，接着拿起背包，转头看着窗户，从窗帘的缝隙可以稍微看到外面，天色已晚。

背包中有自己的东西与刚刚跟屋主暂借的营养食品及绳索。青柳转头望向纸箱山，犹豫着该不该再放点什么东西进去。

对讲机的铃声再次响起，青柳望向屏幕。

两名西装男子出现在画面上，管理员站在他们身后，似乎正拿起灭火器，寻找着下面的备用钥匙。“啊，不见了。”管理员大喊，”这里原本有备用钥匙。”

“应该是被人拿去用了。”西装男之一说道。

“那个人就在屋里。”另一个人接着说道。

屏幕上照出管理员低着头从怀里取出钥匙的画面，他将钥匙交给了两人。接着，门把开始发出声响。

青柳站起来．再次看着窗户，没时间犹豫了。他从背包中取出绳索，走向阳台。

感觉背后的大门被打开了，链条被拉扯的声音也同时响起。“啊！”某人喊着，“喂，链条扣上了。”

青柳背起背包，转过身来将旁边整座的纸箱山推倒。虽然纸箱比预期还重．但奋力一推，堆栈的纸箱全部坍塌，形成一面墙壁。高度只到成人的腰部，但多少可以发挥阻挡作用。有几个箱子在撞击地面时裂开，里面的东西掉了出来。“稻井先生对不起。”青柳在心里喊着。此时，他偶然看到一个扁盒内散落的东西，反射性地拿起一个，不及细想，总之先塞进口袋再说。

此时，门口链条似乎被撞断了，整扇门完全打开。屋内传来“青柳！”的喊叫与脚步声。

青柳粗鲁地拉开窗帘，扳动窗户上的锁扣，将窗扉往旁边推开，风灌进屋内，高鼓起窗帘。接着，他冲入阳台，将绳索绑在栏杆上。从这个三楼阳台看出去的景色虽无独特之处，但视野还算不错，傍晚的住宅区散发出一种安详恬静的氛围。

男人的吼叫声从屋内传来，坍塌的纸箱似乎发挥了阻扰的效果。

青柳将绳索在栏杆上绑了两圈后，丢向楼下。虽然长度不足以延伸到地面，但距离已相差不远。

就在这时，响起了某种东西碎裂的声音。

青柳还来不及细想是怎么回事，便看见身旁的窗玻璃破了，原来是有人开枪。他将双手放在头上，哀叫起来。玻璃碎片飞入阳台。

他的脑袋一片空白，爬上栏杆，举脚跨过，绳索是否已绑紧，自己也不敢肯定。

“青柳，站住！”他听见男人的吼叫，自己则在栏杆外侧，抓着绳索吊在半空中，栏杆发出吱吱声响，背上的背包比预期还重，身体一度左右摇摆，栏杆再次发出了令人不安的声响。

青柳两手紧抓绳索，将双脚勾在绳上，开始往下爬，满心焦急地爬到了二楼的高度。一边确认身体与地面之间的距离，一边想着，再下降一点、再下降一点就可以跳下去了。

栏杆发出的声响更大了。青柳担心系着绳索的栏杆撑不住，不禁抬头往上看。

一张男人的脸，就在自己的正上方。

“不准逃！我要开枪了！”男人站在阳台上，低头看着青柳说道。他一惊，双手差点就放开绳索。

男人上半身探出栏杆，看着吊在绳索上的青柳。他手上的枪已经确实瞄准，也许真的会开枪，并非只是单纯的威胁。瞪着青柳的男人有着淡淡的眉毛、长长的下巴，年约三十多岁，表情看起来像爬虫类。

只见他将枪口对准青柳的身体，手指放在扳机上。

青柳全身一震，心想“他要开枪了”，右手赶紧伸进口袋中，仅以左手抓住绳索，左手手腕的肌肉高高隆起，当初搬运沉重货物的感觉重新回来了。

脑袋还无暇细想，身体已经感到恐惧。“一开枪就完了，一开枪就完了。”青柳一面心急如焚地想着，一面从口袋中取出一样东西——飞镖。

他抓直飞镖，左腕施力，让上半身向后仰。根本没时间瞄准，对方随时会开枪。“他快开枪了，他要开枪了。”内心充满着焦急不安，他奋力抬起右腕，左手紧握绳索，将飞镖朝着阳台栏杆的方向迅速投出。

“飞镖？是那种对着靶子丢出去的飞镖吗？”

“还有别的东西叫做飞镖吗？你告诉我吧。”

以前曾经跟管理员交谈的内容闪过脑海。由于挥出的动作太大，绳索承受不了负担，突然传来一声类似金属片弹开的声音，栏杆扭曲变形，绳索完全松脱。

看见飞镖插入握着手枪的男人耳边的瞬间，青柳的身体也开始下坠。背包差点脱手飞出，他赶紧用力勾住背带。

下面刚好是花丛，几株杜鹃花整齐排列。青柳以弯曲膝盖着地，下巴撞在膝盖上，脑袋因冲击陷入一片混乱，枝叶割伤了脚，但没时间去管痛不痛了。

他试着站起来，确定关节还能动、膝盖也没有受伤后，便跨步狂奔。

回头一看，那两个男人还站在稻井先生家的阳台上，其中一人因为被飞镖射中，正用手捂着耳朵，另一人则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或许是距离太远，并没有开枪。

公寓南侧是平面停车场，地上画着白线，一辆辆车子整齐排列。青柳雅春一边跑，一边观察每辆车的门锁。如果能够开车逃走，当然最好。路检及道路封锁的问题虽然一度浮上脑海，但马上被抛在一旁。比起未来才会遇到的路检，当下的疲劳与恐惧才是更大的问题。

一包营养食品掉出背包，但他没时间回头去捡。偶然发现一辆门锁没锁的轿车，便赶紧奔了过去，打开驾驶座的车门，伸手在方向盘旁边一摸，很可惜，钥匙并没有插在钥匙孔上。在活动遮阳板及置物匣内翻找一阵，很遗憾，也没找到钥匙。

关上车门，继续跑。

青柳离开了公寓周围区域，在狭窄的人行道上奔跑，靠车道的一边有护栏，右侧则等间隔排列着电线杆。途中曾经一度撞上电线杆，身体几乎向后翻，但他不敢有片刻停下脚步，只能抚摸着疼痛的肩膀，咬紧牙关向前跑。

为什么藏身地点会被发现？想得到的理由只有一个。出现在电视上的那个警察厅的佐佐木一太郎曾说过，这起事件发生在装设了防范监控盒的仙台，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青柳雅春一边跑，一边从口袋中取出手机。如果自己的行踪已经被掌握，那么送出情报的应该就是这部手机了。或许警方可以靠手机信号锁定自己的位置，也可能是自己用这部手机打电话才暴露了位置，虽然不知道真正原因是哪一个，但至少可以肯定手机的通讯是受到监控的。

当然，即使警方靠手机的信号找出自己的所在区域，也无法得知高度之类的精确情况，就算知道自己躲在那栋公寓里，也不知道到底躲在哪一间。想来，应该是向管理员询问过了吧。

青柳脑中浮现了阿一的脸。想要打电话给他，但是又迟疑了一下，说不定一按下拨号键，自己的所在位置又会曝光，最后还是关机，将手机塞回口袋。

他来到了一条大马路上。马路中间有中央分隔岛，双向各两线车道，两旁的人行道也有将近十米的宽度。青柳放慢了脚步，不再奔跑，从背包中取出毛线帽戴上，一直拉到眼睛上方。或许是因为这里距离爆炸的现场颇远，也或许是已经过了不算短的时间，路上的行人不再慌张奔跑。

前方右手边有个公交站牌，青柳一边拉着毛线帽一边走过去。在公交车时刻表旁边站着一个穿高跟鞋的女子，明明是冬天，却穿着性感的露背装，裙子也极短，简直像是参加耐冷大赛的高手。

“公交车快来了吗？”

“我也很想问这句话。”原本蹙眉瞪着时刻表的女子站直了身子转头望向青柳雅春。“我已经等好久了，一辆也没来。”

“道路好像被封锁了，公交车的营运公司可能也手忙脚乱吧。”

“封锁？怎么回事？”女子再次皱起眉头。

“中午不是发生爆炸吗？国道好像都被封锁了，到处都有警察的路检据点。”

“什么爆炸？”女子的两眼绽放光芒，尖声问，"发生了什么事？”

一辆辆车子驶过车道。虽然公交车没出现，但一般车辆还是自由来去，看来短距离的移动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应该到处都在塞车吧。

“什么？金田首相被炸死了，你不知道吗？”青柳忍不住在句尾加重了语气，有点担心这句话会不会惹恼了她，但是她一点也不生气-反而更加深了好奇心。“不知道，你告诉我吧。”她凑了过来说，“金田是谁？为什么被炸死？”

青柳往左右看了看，又回头望向身后。虽然已经从稻井先生的住处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但那两个西装男还是有可能随时追上来。

“啊．抱歉，我有点急事要办。”

“说完再走嘛，不是有个名人说过‘欲速则不达’吗？”

“谁说的？”

“上次我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正在挑战骨牌新纪录的人说的。”

“以他的状况来说确实是欲速则不达，我想他只是在说自己。”

“告诉我嘛，为什么会爆炸？凶手是谁？”女子的双唇在青柳的眼前开合。

此时，他忽然感觉背后有人，向后偷瞄一下，刚刚在公寓内拿枪指着他的两个西装男正站在远处，不过似乎还没有看到他。

“啊，你在这里干什么？”耳边传来这句话，青柳吃了一惊。转过头来，看见一辆车在路边停下。开车的人打开窗户，往这边看来，那是一辆驾驶座在左边的车（译注：在日本汽车驾驶座在右边）。“钓男人？还是被男人钓？”开车的男子说道。男子满头卷发，从窗户伸出来的左腕像巨木一样粗，一张圆脸，戴着墨镜，就连鼻子也很圆。车子的造型也是圆滚滚的，宛如巨大的蜗牛。

“公交车一直不来，我正在烦恼呢。”青柳身旁的女子说着便弹了一下手指，走向那辆蜗牛车。“载我一程嘛，快要来不及参加联谊了。”

“啊，可以呀，上来吧。”驾驶座上的圆脸男子说道，“咦？可是你去参加联谊做什么？你不是已经有我了吗？”

“法律规定有你就不能参加联谊吗？”女子一边说，一边走向车子，右手拎着的小皮包不停摇晃。

“有啊，宪法第九条还是第十条。”

“我可以肯定第九条绝对不是。”

“啊，可能是我搞错宪法了吧。”

“哪来另一套宪法让你搞错？”

“对了，你是谁？”驾驶座上的男子指着青柳问道。

“不认识的人。话说回来，你知道那个叫金田的首相死掉的事吗？”女子一边走向副驾驶座，一边说道。

“咦？不知道。”

青柳哭笑不得地想着，又一个不知道的。好羡慕他们这种与世隔绝的太平生活，女的去参加联谊，男的开着可爱的车子，只有我陷在难以想象的异常世界之中，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蠢事。

“啊，难怪到处都是警察。”圆脸男子恍然大悟。

“既然如此，小哥你也上车嘛，在车上告诉我这件大新闻。”

青柳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已经被女子推了一把，往停在路边的车子走近了一步。青柳也不反抗，进入车子后座之后，感觉车内弥漫着芳香剂的味道，虽然还不到呛鼻的程度，却也一时呼吸困难。座椅上有大量的CD，堆得像山一样高，不时发生雪崩现象。为了不被外面那两个西装男发现，青柳尽量压低身子，凑向车窗往外偷看，那两个人还站在人行道上。

“小哥，你想去哪里？”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女子说，“我们载你去，你把刚刚说的那件事详细说给我听嘛。”

“太远可不行，到处都有警察，要是被堵在车阵就惨了。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交通安全宣导周吗？”驾驶座上的男人悠哉地歪着脑袋说道。

“发生了一件大事。”青柳小心翼翼地解释。

“对，我就是想知道这个，快说吧，谁死了？”

“喔？有人死了？凶手是谁？”

听这一对傻头傻脑的男女这么问，青柳反而松了一口气。虽然不知道警察是如何得知自己所住的公寓地址及藏身地点，也不知道警方是如何掌握自己的名字及长相，但是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例如像车上这对男女，他们并不认为青柳是一个有特别意义的人物。仔细一想这也是理所当然，但或许是青柳早已陷入错觉，以为所有人都在追捕着自己，因而此时感觉轻松不少，内心也开始产生“或许还有其他藏身之处”的希望。接着，青柳想到了阿一的家。总之，先到阿一家看看吧。

“怎么突然跑来了？”阿一打开门看见青柳雅春与森田森吾，立刻明显地露出不悦的表情。

“你们以为现在是几点啊？”阿一右手指着没戴手表的左手手腕说道。

“我想，”十年前的青柳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后，笑着说，“应该是晚上十一点吧。”阿一住的是木造公寓，距离仙台市中心徒步约三十分钟。

“你们今天不是去喝酒了吗？”阿一穿着全套的深蓝色体育服，模样朴拙，头发微湿。

“啊，你已经洗过澡啦？”森田森吾靠在青柳的肩上，露出戏谑的笑容，说，“已经要睡了？”

“当然是要睡了。你们喝醉了吗？”阿一叹了一口气说道。

“总之先让我们进去吧。”森田森吾顶着泛红的脸任性地说，“仙台的十二月可是很冷的，这么寒冷的夜晚，让两位学长站在门外，这样不好吧？”

“也没什么不好。”阿一说道。但不管再怎么不高兴也不会发脾气，这是阿一的优点，也是他最吃亏的地方。“等我一下，我先进去整理整理。”

青柳雅春与森田森吾就这么被留在门外，两个人肩并着肩，靠在二楼走廊的栏杆上，假装有情调地仰望着星空。“森田，如果阿一就这么不出来，该如何是好？”“那也不错，多了一件年纪大了之后可以聊起的回忆。”“如果要这么想，干脆再下一场雪，回忆会不会更深？”“如果下起雪．再怎么说阿一也会让我们进去吧。”“如果我是阿一，就不会让我们进去。”“为什么，青柳？”“因为我想看看你被雪埋住的模样。”“那画面的确挺有意思的，除了对当事者之外。”两人随口闲谈着。．

“好了，进来吧。”过了一会儿，阿一再次出现，对两人如此说道。“老实说，”阿一坐在青柳与森田的面出现，开始说教，“到了十二月才因为不想过寂寞的圣诞节而拼命参加联谊，想找女朋友，这种想法实在太天真，动作也太慢了。”

屋内有两个房间，分别有八个与六个塌塌米大小，看起来简单清爽，壁橱拉门上的破洞令人莫名感到一股凉意。

“确实如此。”青柳坦率地说道。

“没办法，”森田哭丧着脸说，“青柳说要跟樋口一起过圣诞，就连阿一你，应该也不打算跟我一起过吧？”

“那当然，我要陪我女朋友。”

森田一听，微微张着嘴，下巴不停颤抖，身体像痉挛似的轻轻晃动。“你什么时候……”脸上浮现了遭受背叛的凄凉表情。

“很久以前就交了，在打工的地方认识的。”

“穿着这么呆的体育服，也能交到女朋友？”森田不屑地说道。

“这是睡衣。”

“这么呆的衣服，就算当睡衣，我也不穿。”森田讪笑说，“我跟你打赌，设计这套体育服的人，也不肯把它拿来当睡衣。”

阿一或许是察觉到跟森田抬杠下去恐怕没完没了，转头向青柳问：“青柳，你们怎么跑来了？发生了什么事？”接着又说，“你今天不是要帮森田介绍女生吗？”

“圣诞节快到了，森田说他真的很想交女朋友……”青柳满脸苦涩地说，“所以樋口把一个以前在打工地方认识的女生介绍给他。”

“结果呢？玩得不开心吗？”

“很开心啊。”森田宛如交响乐指挥家般摇晃着手指，说，“至少我是玩得很开心的。”

“那个女生呢？”

“看起来也蛮开心的。而且森田表现得比平常乖多了，那些什么森林的妖精之类的话题一次都没提。”

“是森林的声音，不是森林的妖精。我再怎么堕落也不会用妖精这个字眼。”

“我们在居酒屋快乐地吃吃喝喝，后来又去唱卡拉OK。”青柳说道。

“森田这么会唱歌，这样的安排很好啊。”阿一不知何时拿来了马克杯，在杯里放入茶包倒进热水，然后递给青柳及森田，接着背靠在壁橱上，拿起自己的杯子喝了一口。

“是啊，森田还大展歌喉呢，他唱的是现在最流行的那个五人乐队……”青柳说到这里，却怎么样也想不起那个团体的名字，支支吾吾了起来。

“你说的是光纤乐队吗？”阿一张大了眼睛说道。

“对，就是那个。”青柳点头说道。阿一拉高了音量问：“森田，你以前不是很鄙视光纤乐队吗？”

“呃，是啊。”森田吞吞吐吐地说道。

“因为那个女生非常崇拜光纤乐队啦。”青柳忍着笑意说道。

“你会唱光纤乐队的歌？”

“呃，”森田的头垂得更低了，“练过了。”

“森田，这么做好吗？”

“森田唱得非常棒呢。”

“这么简单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你不懂啦。”森田红着脸露出了淡淡的笑意说，“只要不是寂寞地度过圣诞节，唱唱光纤乐队他们的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还加上‘他们’是什么意思啊？后来呢？进行得不顺利吗？”

“离开卡拉OK店之后，一开始的气氛也不错。”青柳说，“我跟樋口走在一起，森田则跟那个女生走在后面。我看他们好像聊得很开心，本来以为搞定了呢，后来才知道，那个女生好像没有玩得很愉快。”

“这样啊。”阿一对森田投以同情的眼光。那股充满慈爱的眼神让青柳不禁想笑，心里暗暗点头说，阿一果然是个正直又善良的男人。

“她离开后，我传了一条短信给她。”

“森田，你不是没有手机吗？”

“我借青柳的手机。”

“用别人的手机，没意义吧？”阿一愣住了，似乎无法相信竟然有人会这么做。

“总之，她完全没有回复。”森田垂着头说，“这表示大概没希望了。”

“不见得啦。”阿一提高了音量说道，“你写了什么？”

“今天很快乐。下次有机会再来聊天吧。”一森田像念课文一样念了出来。

“很不错呀，难得森田你会写出这么正常的句子。”

“我也这么觉得。可是，她没有回音。”

“可能是她没有习惯马上回复，也有可能是你没收到她回的短信。打电话到电信公司问过了吗？”

“问过好几次了，如果我是客服人员，大概已经抓狂了吧。每次问都说没有。其实不用问，我自己也很清楚。”森田说道。青柳则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在一旁听着。

森田接着低头沉默不语，青柳也没有开口说话，厨房的冰箱发出了低鸣声，墙壁的某处也传来嘎嘎声响。或许是因为阿一移动了身体，连壁橱的拉门也发出了怪声。

“不过．我想，”过了一会，阿一开口说，“既然那个女生不了解森田你的优点，就不用再理她了。别那么沮丧嘛，真不像我所认识的森田．”

森田森吾抬起头，皱着眉，显得相当失望，叹了一口气说：

“啊……不会吧？”

“咦？”森田这样的反应让阿一十分错愕。

“怎么会这样。”森田乱扯着头发说道。

“太好了，我赢了。”青柳拍着手说道。

“咦？什么意思？”

“老实跟你说吧。”森田搔着头，以非常失望的口气说，“其实聚会延到明天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阿一完全无法理解眼前的状况，脑袋一片混乱，望着青柳，露出请求说明的眼神。

“森田为了明天的聚会很紧张，所以我们两个刚刚以会前会的名义跑去喝酒。森田一直吵着‘如果明天不顺利的话该如何是好’，我说‘万一失败的话，阿一会安慰你的’，可是他却坚持‘阿一那个人没那么善良’。”

“什么啊？”

“所以我们决定做个实验，今天先到阿一你这里来，跟你说森田被甩了，看看你会有什么反应。”

“而且我们打了赌。青柳赌你一定会说一些安慰我的话，我赌你不会。”

“阿一真的是个善良的学弟。”青柳发自内心地说道，一脸满意地点了点头．

阿一本人则是傻了眼，除了错愕，还带了一股被欺骗的愤怒感，喃喃地说:“这算什么嘛。”

青柳喝了一口马克杯中的红茶，吐着温热的气息说：“总之，明天你可以安心参加聚会了，森田．”

“明天，如果森田真的被甩，你们还会跑来我家吗？”阿一诧异地问道。

“到时候就再麻烦你了，像刚刚那样说就行了。”

“怎么突然跑来了？”阿一打开公寓大门，一看见青柳雅春，便说了这句话，一开始是张大了双眼，接着又愕然地皱眉。

“抱歉，今天能不能让我住一晚？”

跟数年前相遇时比起来，阿一的头发变长了，整个人也稳重了些，或许是变胖了一点，脸上的表情像在笑又像在哭。

“刚刚突然打电话跟你联络，真是抱歉。”

“后来我又打了一次电话给你。”

“啊，我关机了。”

“青柳，要进来吗？”阿一用别扭的语气说道，伸手比了比屋内，做出“请进”的动作。青柳跟在他身后，脱掉鞋子，走进屋内，将背包取下。

房间里铺了木头地板，显得有点空荡，有一张拿掉毯子的桌炉、电视机，以及看起来像是最新机种的游戏机。青柳坐了下来，靠在衣橱旁的墙壁上，喃喃地说：“得救了。”趁着阿一走向厨房的时候，做了几次深呼吸，检视一下肩膀撞到电线杆的部位，全都瘀血了。

“你突然打电话来，我吓了一跳呢，我们已经几年没联络了？”阿一拿着两个马克杯回来，将其中一杯递给青柳。杯里放了茶包，热气温暖了青柳的脸颊。

“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我从以前那间公寓搬走的时候你还来帮忙，后来是不是就没见面了？”

“好像是。”阿一也坐了下来，抓起身旁的一个坐垫，问道，“要不要用坐垫？”青柳婉拒了，问道：“今天政府机关放假吗？”阿一从大学

毕业后，便一直在县厅工作。“你在家，我当然很开心，但平常日的傍晚，你怎么会在家？”

“我辞掉县厅的工作了，两年前吧。”

“咦，为什么？”对于这个意外的答案，青柳很惊讶。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很空虚。”阿一羞怯地说，“不是我在自夸，我工作一向很认真呢，精神非常集中，做事有效率，很少加班，每天准时回家。”

“那很了不起啊。”

“是很了不起啊。可是，那些年纪比我大的前辈却一天到晚懒懒散散的，天天加班，领加班费。结果，每天都很早回家的我反而被认为工作太少，所以越来越多工作丢到我头上。那些做事慢吞吞的家伙不但工作没有增加，反而还减少了。这不是很不公平吗？他们拿到的加班费，也都是人民缴的税金呢。”

“这么说也是。”青柳露出笑意，顺着话头敷衍道。阿一这种宛如淳朴青年大谈理想的激动语气，从学生时代到现在都没变。

“所以我就辞职了。我要让上面的人知道，没有我，他们的日子会多么难过。”

“那你辞职以后，他们的日子有没有非常难过？”

“这个嘛，”阿一笑说，“似乎一点也没有。”

“看来你太冲动了，阿一。”

“确实是太冲动了，我每天都在后悔呢。”阿一说道。虽然不晓得这句话有几分是认真的，但他看起来确实颇为懊恼。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在服饰店当店员。”阿一接着说了一个服饰品牌的名称，店面就在市中心的时尚百货大楼内。青柳回答没听过。“没听过这个品牌，我想算是蛮丢脸的一件事。”阿一说道。

“青柳，你长得这么帅，要是能够多注重打扮，一定会更完美。看看你的背包，真是逊毙了。”

青柳看着手边的背包，轻轻抚摸，“或许吧。”只能如此回答，“不过，我也迈入三字头了，不再是注重外表的年龄了。”

“刚好相反，青柳。年纪大了之后如果不注重外表，就会越来越像中年大叔。一个人大叔化的速度可是比滚下山坡的速度还快。对了，青柳，你跟樋口分手后，有没有交新的女朋友？”

一瞬间，青柳几乎忘了自己正处于被追捕的窘境，回到了学生时代的悠闲气氛中。

“没有，不过最近跟一个女生关系不错。”他想起了井之原小梅。在Hello Work遇到的那个喜欢玩遥控直升机、身材娇小、个性好强的女生，期待有一天能跟她成为男女朋友。

“既然觉得不错，就应该加把劲。”阿一半客套地出言鼓励。青柳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好改变话题，问道：“你跟森田见过面吗？”数个小时前在车上用布满血丝的双眼以严峻的语调催促自己赶快逃走的那个森田森吾的模样再次浮现，胃又抽痛了起来，不知道森田是否平安，青柳紧咬着臼齿，不让身体颤抖。为了不被阿一察觉，装模作样地拿起马克杯喝了一口。

“是啊。”阿一的思绪似乎也被拉回现实世界，“我还在县厅上班时，曾经到东京出差，那时候找他一起喝酒。”

“他变了很多吧？”

“他结婚了。”

“小孩也生了吧？”

“我吓了一跳呢。”

“真不像他会做的事。”

“那时候，森田好像还不知道你跟樋口分手的事呢。”

接下来，两人都没再说话，房间里只听得见两人把红茶当成绿茶一口接一口喝着的声音。青柳烦恼着该告诉阿一多少真相。好想看电视，青柳心想，好想知道金田暗杀事件到目前为止的发展情况。

“对了，阿一……”青柳打算问，“你还记得当年聊过的肯尼迪暗杀事件吗？”

“对了，青柳。”但是阿一却先开口了，问道，“有件事想问你。”

“什么事？”青柳将原本要说的话吞了回去，催促阿一继续说 下去。

“你做了吗？”阿一假意检查马克杯，完全不看青柳，如此问道。

“咦？”一瞬间，青柳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金田首相那个事件，你做了吗?

心中明白阿一接下来会这么问。青柳不禁说：“你怎么会知道？”为什么阿一会怀疑金田暗杀事件是自己做的？难道电视上已经把自己的事情报道出来了吗？青柳忽然一阵恐惧。

“你真的做了？”阿一扬起眉毛，张大了嘴说，“真是太厉害了。”

“我没做。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事。”

“咦？你没做吗？”阿一说道。青柳听出阿一这句话似乎带了些许失望，不禁也“咦”了一声，愣愣地看着阿一。“你希望我做吗？”

“当然呀，跟女明星做，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经验呢。虽然你长得很帅，但要追到女明星可也没那么容易。”

青柳感到全身虚脱，大大地吐了一口气，说：“什么啊，原来你指的是这个。”

“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呢。当初那个强盗事件之后，你简直变成了正义使者，拥有超多崇拜者。那个凛香似乎也很感激你，我还以为你跟她一定做过了呢。”

“怎么跟森田说的一样啊。”青柳带着复杂的心情说道，“我能看一下电视吗？”

“当然可以。”阿一将马克杯放在地板上，伸手拿起遥控器递给他。就在这时，听见一阵轻快的声响，原来是电视旁边的电话响了。阿一说：“啊，抱歉。”便迅速拿起电话，似乎是没有显示来电号码，阿一丢下一句“你先看看电视”之后，便拿着电话走到走廊上。

青柳打开电视，屏幕上还是那个游行画面。播完之后，接下来节目开始公开一些似乎是由观众提供的各种目击线索。例如，戴口罩的高大男人一直操作手机，几名男子在站前的展望台研究地图，

一名女子在爆炸前一刻突然用力挥手，等等，一件又一件的线索在节目中毫无秩序地被公开。当青柳听到“距离现场数十米远的小巷道内，一辆白色车子中有两个男人在吵架”这项线索时，全身仿佛被泼了一盆冷水。“那是我。”心想，“那是我跟森田。”

一阵恐惧感袭上青柳心头，害怕自己被当成犯人公布出来。青柳当场就要起身，但马上又坐了下来，心想媒体及一般民众应该还不晓得自己的事。他转头望向走廊，大门敞开着，阿一的侧脸看起来相当严肃，正将电话放在耳边，不停地微微点头，表情似乎有点灰暗，看来十分地不安。

电视上开始播放广告。就在青柳愣愣地看着电视时，阿一回来了。

“没事吧？”

“啊，没事。”

“女朋友打来的？”青柳调侃道，只是想靠轻松的话题来逃避现实。

“嗯，是啊。”

“吵架了？”

“啊，对。”

“怎么突然说话吞吞吐吐的？”

“老实跟你说好了，”阿一低头看着脚边说，“她说现在要过来。”

“原来如此。”青柳立刻站起来，拿起背包，点点头说，“既然是这样，我该离开了，你们赶快和好吧。”

“啊，嗯。”或许是感到过意不去，阿一的语调变得有气无力。“不过，青柳，你真的不要紧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青柳逞强道。

“那个，出了这栋公寓往左转，走一阵子会看见一家连锁餐厅，招牌是红色的。”

“然后呢？”

“能不能在那里等我一下？”阿一微微拉高了音调。

“在连锁餐厅？”

“我等下会跟女友说明情况，结束后打电话给你，到时候你再回来吧？”

“不用勉强啦。”

“我们那么久没见了，一定要多聊聊才行。把你赶走，再怎么说也太过分了。”阿一认真地说道。青柳雅春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高兴都来不及了。“好吧，总之我先到那家店打发时间，不过别太勉强。”

“真的非常抱歉。”阿一走到门口送青柳离开。

青柳背上背包说：“我先走了，快跟你的女朋友和好吧。”

“喔，嗯。”

“啊，对了，有件事想问你。”青柳想起了一个遥远的记忆，开口说道。

“什么事？”阿一似乎有点紧张。

“很久以前的事。我们还是学生时，有一次，我跟森田不是突然跑来你家吗？”

“啊，就是为被甩做预演的那一次吗？”阿一的表情顿时放松了些。

“对。我当时并没有马上发现，可是后来仔细一想，不禁怀疑起一件事。”

“什么事？”

“那时候，你的女朋友是不是躲在壁橱里？”

阿一不禁笑了出来。“现在才提这件事？”

“猜错了吗？还是年代太久远，你也忘了？”

“我还记得。那时候女朋友在我家，我们正打算要亲热，结果你们就跑来了。”

“那时候你不是穿了一件很呆的体育服吗？”

“没办法，那是临时套上去的。穿上衣服之后，赶紧让她躲进壁橱。”

“真抱歉。”

“不过，你们走了之后，她笑得很开心呢，还说这两个学长真有趣。”

“啊，不过，”青柳此时又想到一件事，“等下要来的那个女朋友，是当时那个女生吗？”

“当然不是。”阿一以理所当然的口气说，“都过了这么多年，早就分手了。”阿一回想着说：“不过，真令人怀念啊，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如何。当初我们要分手时，两人大吵一架，她还拿起公寓里的灭火器乱喷呢。”

“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分手方式。”

“就连恋爱的火焰，也被灭火器给喷熄了。”

“形容得真好。”

“你还会想念樋口吗？”阿一突然问道。青柳感觉冷不防被人敲了一记闷棍。

“早忘了。”

“女朋友这种东西，虽然交往的时候总是黏在一起，互相那么了解，一旦分手之后，真的就是毫无瓜葛了呢。”

“是啊。”青柳打从心底认同这句话，接着穿上鞋子，道别后走出大门。

“亲热完了之后再打电话给我也没关系。”青柳揶揄道。阿一别扭地笑了，接着又说：“那个……”

“怎么？”

“青柳，真对不起。”

“是我不该突然来打扰。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模样，反而不知如何应对。”阿一说道。青柳看到他满怀歉意的

青柳见走廊上放着灭火器，于是开玩笑说：“跟女朋友吵架时，这玩意还是藏起来比较好吧？”阿一刚开始愣了一下，接着马上领悟这句话的意思。“也对。”他苦笑道，脸上的肌肉也微微放松了。

青柳转身迈步而去。就在此时，阿一又开口问：“青柳，说真的，你真的没做吗？”

他停下脚步，转过头来。实在懒得再解释，于是说：“老实告诉你吧，做了。”阿一一听，张大了双眼说：“真的假的？”

青柳雅春带着苦笑走向电梯。

连锁餐厅的红色招牌十分显眼。或许还不到吃晚餐的时间，店内客人不多，稀稀落落地坐了几张桌子。除了有一桌是两名女客人之外，其他桌都是单独一人。脸上没笑容的女服务生原本将青柳带到靠窗的位子，但他要求换到店内最深处，让自己暴露在人来人往的地方，总觉得十分可怕。

虽然肚子不饿，还是点了意大利面及饮料。一开始，他只是坐在椅子上发呆。或许是过于疲劳，后颈有些僵硬，他趴在桌上闭起了眼睛，心想或许睡一下会舒服点。但是，电视新闻那些画面及播报员说过的话却在脑海中不停旋转，他无法克制自己不去思考森田的事，即使睡意很浓，却怎么也睡不着。

服务生送上餐点之后，青柳拿出手机，放在桌上。

此时他才想到一个问题，既然要等阿一的电话，就得开机。青柳一边以右手叉卷意大利面，一边以左手拿出手机。

一瞬间脑海闪过防范监控盒的模样，那个像小型火箭又像圆弧形邮筒的装置。收发电磁波的讯息或许已经受到了监控，何况就算没有防范监控盒，手机的位置也是可以被查出来的。青柳一下子觉得打开电源实在太危险了，一下子又觉得只是开机而已应该不要紧。

于是，他按下了开关，随着小小的音乐声，手机屏幕放出了亮光。接着，仿佛算准了时机般，手机突然响了起来，让青柳吓了一跳。

一开始，他以为是自己的行踪被发现了，接着心想应该是阿一打来的，但是仔细一看来电显示，竟是井之原小梅。青柳不及细想，便将手机放到了耳边。

“啊，”手机中传来井之原小梅的声音，“青柳？我从刚刚一直打电话给你，怎么都打不通？”井之原小梅虽然比青柳雅春小两岁，说起话来却是直来直往，她就是这样的个性。

“是吗？”青柳在店里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说，“我遇到了一点事情，不方便接电话。”

“不是你自己先打电话给我的吗？我听到留言了。”

“因为遥控直升机惹出了大事，我吓了一跳。”

“说到遥控直升机，就想到我？”

“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青柳，你现在在哪里？”

井之原小梅如此问道。青柳不禁紧紧握住了手机。

这女的很可疑！森田森吾曾经这么警告过。对任何人都必须保持戒心，否则你就会变成第二个奥斯瓦尔德！

“现在在朋友的……”青柳边说边想该怎么回答，同时问着自己，可以相信她吗?

在这个时机点，她打电话过来，问我现在在哪里，真的只是偶然吗?

或许更应该问的是，她出现在我身边，只是一场偶然吗？第一次见面时，她在Hello Work的求职信息屏幕前，向我抱怨机器没反应，整件事难道都是被设计好的？真的有可能吗?

“我正要去朋友家。”青柳给了一个暧昧的回答。

“喔。”井之原小梅说道，语气中无法分辨她是在意，还是毫不在乎，听起来跟平常的她没什么两样，却也似乎正在揣测自己的心思。所谓的杯弓蛇影，就是这么回事吧，一旦起了疑心，任何人看起来都很可疑。“话说回来，这个事件闹得真大呢。被遥控直升机炸死的首相倒也稀奇。”

“的确，这种死法难得一见。”井之原小梅的话让青柳忍不住笑了出来。听她这种天真的言词，青柳微微感到安心。看来她真的是局外人吧。“犯案的遥控直升机机型已经查出来了吗？”

“我没什么兴趣，所以也没仔细看新闻。不过，听说落合先生做了许多分析，今天晚上还会上电视呢。”

“落合先生？”

“遥控飞机用品店的店长，你的遥控直升机就是在那里买的。”

“喔。”当初买遥控直升机的时候，井之原小梅曾经跟自己介绍过那间店。青柳一边讲手机，一边望向窗户。窗外有一座停车场，红色招牌的灯光将停车场照得明亮。

“老实说，我现在不太方便，得先挂电话了。”心想阿一可能快打电话来了，便说，“我会再打给你。”

“什么嘛，青柳，你太无情了吧。等会儿要不要见面？”

青柳认为见个面也好。住在阿一家与跟井之原小梅见面，这两个选择似乎也没有太大的不同，何况阿一那边还有他女朋友要搞定，或许投靠井之原小梅才是比较合适的办法。

此时，一名女服务生偶然通过青柳身旁，看了他一眼之后走过去。不知是因为讲电话的行为引起女服务生的不快，或是有其他理由，总之她的眼神透着警戒，至少从青柳眼中看来似乎是如此。女服务生走进了厨房，便再也没有出来。

心中的不安逐渐膨胀。

“我得挂了，会再打给你。”青柳匆忙说道。

“告诉你，我这个人的直觉很准的。”

“什么？”

“青柳，你真的没事吗？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没事。”青柳赶紧撒了个谎。

“我绝对不想变成一个若无其事说谎的大人。”青柳仿佛听见了这样的回答，但这是樋口晴子的声音。学生时代，有一次两人在住处悠闲地看着电视上的国会现场转播时，樋口晴子眼看那些政治人物不断重复“我不记得说过那样的话”、“我不知道”、“我忘记了”之类的话，曾如此轻蔑地说道，“就算是非得说谎不可，也应该先经历相当程度的苦恼与痛苦挣扎。”樋口晴子对那些表情漠然的政治人物嗤之以鼻。

结束通话之后，青柳愣愣地看着手机屏幕，心想是否要关闭电源，但最后，还是忍不住缓缓按下了拨号键，听见了通话铃声。端着盘子走过来的女服务生正以厌恶的眼神看着自己，那眼神似乎正在骂着：“怎么还在讲！”

“怎么了？”另一头传来阿一的声音。

“啊，我想跟你说……”

“怎么了？”阿一没等青柳说完，便又重复了相同的话，语气显得有些焦虑。

“抱歉，你们还在谈吧？”

“倒也没有，怎么了？”

“呃，我的手机快不能用了。”

“没电了吗？”

“啊，是啊。”青柳雅春说道，苦笑地想着，看来我已经变成一个可以若无其事说谎的大人了。“所以假如我可以过去打扰的话，能不能麻烦你来接我，或是打这家店的电话？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喔，原来是这么回事。”阿一说完之后，便不再言语。

“喂，阿一？”

“抱歉，青柳。”

“怎么？”青柳因阿一的态度感到愕然。

“真的很抱歉。”

“干吗这么说。”青柳本来想要说的是“快跟女朋友和好吧”，却失去了说出口的时机。“喂，阿一。”这句话才刚说完，电话已经被切断了。青柳看着手机，犹豫了一下，不晓得该不该再打一次，但最后还是关掉了电源。此时突然惊觉，女服务生就站在眼前。由于刚刚完全没察觉，一时之间青柳吓得整个人往后仰，大腿撞上了桌子，桌上的杯子晃了晃。“请问……”女服务生开口问道，眼皮微微颤抖。

青柳想要立刻起身逃走，但就在想要抓住背包的时候，却听到女服务生说：“请问，您是那个送货员先生吗？”

青柳再次仔细观察眼前的女服务生。

两眼不停眨动的女服务生微笑说：“我自从看了电视报道，就非常崇拜您。”

“喔。”青柳顿时全身放松。

女服务生翻开了一本类似笔记本的东西，说：“能不能请您签名？”

“我只是个普通人，签名也没什么意义。何况，我现在已经不送货了。”

自己当初在送货的时候，曾经拜访无数人家，对无数的人说过“请盖章或签名”，如今竟然拒绝帮别人签名，这种感觉真奇妙。如果被她回一句“你不是常常要我们签名吗？”的话，还真不知如何反驳。

“啊，是吗。”女服务生显得有点失望，但也没有执意递出笔记本，乖乖地转身离开了。青柳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接着，青柳站起身来，打算去上厕所，这么做或许多少也是想化解尴尬的气氛吧。为了保险起见，他拿起了背包，走向位于店内深处的厕所。

他小解之后，看着镜子，太阳穴附近有道伤痕。心想，现在全身上下应该都撞伤了吧，虽然伤势不严重，但一想到不知道还得逃到什么时候，便忍不住直冒冷汗。伸手在下巴被膝盖撞到的部位一摸，颇为疼痛，眼皮也有点肿胀。洗手之后在烘干机下将手烘干，离开了厕所。沿着狭窄的通道前进，正打算回到座位上时，恰巧看见餐厅的自动门打开了。

青柳停下脚步，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五个男人走进店内，青柳一个也不认识，有的穿西装，有的没有，但每个人的体格都很结实，简直像是社会组的橄榄球选手。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很严肃，看起来完全不像加班前一伙人来餐厅填饱肚子的上班族。

站在最前面的一个矮小的中年男人朝着走过来的店员迅速拿出类似身份证件之类的东西，另外四个人则在店内左右张望。这几个人肯定就是出现在稻井先生家的那些人，或是他们的同伴。

其中又属站在最后面的一个身高将近一米九的男人最显眼。这个人比其他人高出许多，肩膀极宽，胸肌结实，留着平头，宛如格斗家般的外型固然引人侧目，更奇妙的是，他戴了一副大型头戴式耳机。不仅如此，手上还提着一根细长的管状物，不管怎么看，都像是一把枪。然而，他只是若无其事地拿着，仿佛只是随身带着一把折伞。男人右手拿着枪，左手扶着枪管。在这个国家的县市中心地带，而且是在连锁餐厅内，竟然会出现一个公然持枪的男人，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画面。坐在其他桌的客人并没有鼓噪，或许他们也以为那只是看起来很像枪的雨伞吧。

青柳一步又一步地往后退，这些人的目标显然是自己，就算再怎么天真，也不至于认为自己多心了。青柳回到厕所，打开隔间内马桶上的窗户，将背包丢向窗外，然后爬到马桶盖上，抓住窗框，撑住身

子往上举，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一定要赶快逃走，那些西装男子随时会冲进厕所。一想到这一点，便感到惊慌失措。脚没办法先跨出去，只好先将上半身探出窗框。双脚随时会被抓住的恐惧感让青柳不禁背脊发麻，只有拼命挺腰挤过窗框。此时，牛仔裤被窗户突出的部分勾住了，虽然很痛，但也没空管这种小事。他头下脚上地把手伸向地面，整个人终于翻滚了出来，以相当难看的姿势摔在地上。

由于脑袋受到震荡，顿时分不清楚方向，他痛得发出呻吟，站起身来，轻轻拍去沙土。

这时，旁边的墙壁突然剧烈晃动，耳边传来巨大的声响及尖叫声。青柳吃了一惊，脚下一滑，跪倒在地上。有人在店里开枪了，得赶快逃到安全的地方，青柳焦急地想着。接着又不禁自问，到底哪里才是安全的地方呢?

“法律上并没有规定距离多远才是安全的地方。”

青柳雅春等人像守规矩的小学生一样盘腿坐在地上，轰厂长则站在众人面前如此说道。轰厂长穿着白色圆领内衣，以及不知去哪里买来的水蓝色长裤。圆领内衣很薄，以至于不去注意轰厂长腹部赘肉的晃动也很难。

“虽然是夏天，但现在可是晚上，不必多穿一点衣服吗？”森田森吾从刚刚就一直调侃他。

“少啰嗦，只穿一件内衣才性感。”轰厂长这个肥胖的中年男人笑道，在场所有人都忍不住发出哀嚎。太阳已下山，天空呈现深蓝色。“今天没有云，好久没遇到这么棒的天气了。”“去年可是下了小雨呢。”几名烟火师傅刚刚在闲聊中如此说道。今天确实是最适合放烟火的好天气。

青柳雅春等人如今来到了广濑川的河岸边，成员还包括樋口晴子、森田森吾及阿一，也就是冬天曾在轰烟火工厂帮忙铲雪的那几个人，如今都来到了仙台七夕烟火大会的特等座位区，这是大家出卖劳力所获得的报酬。

“什么特等座位，这里只有地面，哪来的座位啊，洛基！”森田森吾盘腿坐在地上说道。“洛基”是轰厂长在工厂内的绰号。或许是因为“轰”这个汉字的发音是“托托罗基”（译注：轰的日语读音是

TODOROKI）经过变化之后又省略，才变成了“洛基”吧。原本青柳雅春等人根本不敢直呼轰厂长的绰号，一开始都乖乖称呼“轰先生”或是“厂长”，但是在冬天最寒冷的一到三月数次前往工厂铲雪的那段期间，大家渐渐地拉近了跟轰厂长之间的距离，不知不觉全都改口叫他“洛基”了。

“法律上没有规定放烟火的时候一定要距离几米之类的吗？”樋口晴子问道。

“严格来说，在条例中是有规定距离的，但是这个距离会随地区及条件而异。所以，就算离了一百米远，只要发生了事故，就不算是安全距离。”

“真是莫名其妙的法律。”阿一笑道。

“不过，我们是专家，不可能发生什么事故的。就算要我在市中心放烟火，我也不怕。”轰厂长的笑容中，浮现出那种身经百战的专家才有的自信与自负，让青柳不禁大感钦佩。“我是专家”这种充满自信的话听起来相当悦耳。

河岸边已经准备好了一个个烟火筒。以一次施放为单位，烟火筒被绑在一起，东一堆西一堆地放置着。师傅刚刚做完了最后的检查，拉好了导火线，再次确认配线。

“我一直以为放烟火时是将火柴丢入筒里，然后赶快跑，等着烟火被炸上天呢。”不知是谁开口这么说道。

“是啊，我也这么认为。”青柳也点头称是。四个人得知现在的烟火都是用电脑控制的，全都吓了一跳。施放的时机及点火的指示能够用电脑来操纵，这件事本身就令人难以置信。更重要的理由是，轰厂长那种穿着白色内衣的肥胖中年男子模样和电脑实在是最不协调的组合。

森田森吾肆无忌惮地指着准备好的烟火筒、导火线及帐篷内的电脑说：“洛基，你真的会用电脑？”

“告诉你，烟火在古代可是贵族的娱乐活动，不但优雅，而且走在时代尖端。我身为一个烟火师傅，区区电脑根本难不倒我。”

轰厂长一边说，一边伸手模仿敲打键盘的动作，只见他用一根食指上上下下地移动，一看就知道是门外汉，包括森田森吾在内的所有

人都被逗笑了。

“这个手势不太对吧？”阿一说道。“是啊，不太对吧？”青柳也附和道。

“对了，青柳按电梯按钮的时候，都是这么按的呢。”晴子突然一边说，一边举起了拇指，似乎是突然想到了这件事。

一瞬间，青柳没有意会过来。

“啊，没错没错。”森田森吾苦笑道，“竖起拇指，感觉好像在做‘干得好’的手势，真是好笑。”

“这很正常吧？”青柳不解地答道。用拇指按电梯开关及楼层的按钮，明明一点也不奇怪。“我爸妈都是这么按的。”

“这么做真的很怪。”森田森吾毫不迟疑地说道。“确实很怪。”就连轰厂长也用力点头说道，“用拇指按，有点不自然吧？”

阿一也频频点头，说：“一般人都是用食指吧？”

“是吗？”青柳竖起了右手拇指，往前推出，实在不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动作。

“好吧，我改。”

“这种长年以来的习惯是改不掉的。”森田森吾毫不留情地说道。

“不不，人是会成长的。”青柳坚持着。

“不可能、不可能。”晴子笑说，“青柳到现在吃饭还会留下饭粒呢。”

“什……什么？”

“没错，确实如此。”森田森吾再次用力点头，说，“已经老大不小了，吃饭也不吃干净。”

的确是事实，青柳虽非故意浪费食物，但是吃饭时总是习惯将黏在碗上的饭粒留下来。关于这一点．青柳也不认为这很奇怪，自己的双亲也是这样，所以他不曾细想过这个问题。

“真是暴殄天物。没有把饭吃干净，太浪费食物了。”

“把饭粒全部吃完，等于是不留活口，这么做不是很残忍吗？”青柳虽然自觉理亏，还是拿出了小时候曾经听父亲说过的那句名言来反

驳。当年的青柳因父亲说了这句话而对他钦佩不已，从此受到父亲的感化。但是如今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才发现这句话实在不知所云。“这是我老爸说的。”

“你老爸真是个怪人。”

“确实如此。”青柳无法否认。

“不过，在电脑上按个按钮，烟火就会被打上天空，实在有点没意思呢。”晴子说道。

轰厂长一听，露出了牙齿，笑着说：“不能这么说。装火药的是人，切火药的也是人。烟火都是手工制作的。就算点火和施放由电脑来执行，也没什么不同。总有一天啊，放烟火只要拿起手机‘哔哔哔’地按个号码就行了呢。”

“‘哔哔哔’吗？”森田森吾撇着嘴说道。

“用手机放烟火吗？”青柳有点不敢苟同，认为这样实在太随便了。不过，轰厂长却自信满满地说：“别抱怨了，就算用手机放烟火，烟火的优点还是不会改变。”青柳听了之后才稍稍放心，或许烟火就是这样的东西吧。

天色越来越暗，从头顶的桥上传来的说话声也越来越嘈杂了。前来看烟火的人相当多，到处都是人。晴子将手放在背后，抬头上仰。“烟火打在正上方，一定会看得脖子很酸吧。”

“是啊。”青柳雅春说道。

“不过，能够在这么近的地方看烟火，可是很难得的经历呢。”

“是啊。”

“啊，对了，忘了跟你们说，烟火放完后可别急着回家，得帮忙收拾善后。”

“你说谁得帮忙收拾善后？”森田森吾皱眉问道。

“当然是你们啊。”

“现在才说，太慢了吧！”不止是森田森吾，连青柳及晴子也出言抗议。

“对了，洛基，你儿子还不打算继承工厂吗？”森田森吾问道。据说轰厂长有个独生子，比青柳雅春等人大三岁左右，现在在青森上

班。

轰厂长的脸色沉了下来。那个据说跟轰厂长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儿子，似乎是轰厂长最大的烦恼。“嗯，那小子很古灵精怪。不过，总有一天会回来吧。”

“听说他在学生时代曾经擅自放烟火，结果被警察逮捕，是真的吗？”青柳把以前曾经听工厂师傅说过的话提出来询问。

轰厂长满面的愁容已经是无言的答案。“那小子从小就常帮忙放烟火，他的技术只能用神乎其技来形容。”轰厂长首先说了句不知是在称赞还是在抱怨儿子的话，接着又说，“可是那小子的个性很别扭，而且做事不经大脑，不适合放烟火这种细致的工作。”

“既然你做得来，你儿子应该也做得来。”森田森吾笑道。

“嗯，有一天或许会回来吧。”轰厂长自暴自弃地说道。接着，轰厂长又喃喃地对大家说：“烟火大会最重要的其实不是烟火的规模。”

“怎么突然说这句话？”

“虽然每个村、每个镇的烟火预算都不一样，但是一到夏天，嫁出去的女儿就会带着小孩回娘家，然后大家一起去看烟火，这一点在任何地方都一样。从事各种行业、过着不同生活的人，为了看烟火而聚集在一起，欣赏烟火被打上天空的美景，大家心里都会想着‘啊，好大，好漂亮’，然后互相约好明年再来看，这就是烟火大会最让人感动的地方。”

言行举止总是随性、粗鲁的轰厂长突然说出这么感性的话，青柳等人反而不知如何应对。

“说得真好啊，洛基。”森田森吾一边说一边扭动身体，仿佛全身都在发痒。

“更好的还在后头呢。”轰厂长张着鼻孔说，“同样的烟火，总是有形形色色的人，在不同的角落看着，说不定自己现在看到的烟火，在另一个地方，有一个老朋友也正在看着。这么一想不是很令人开心吗？而且啊，那个老朋友很可能也跟你想的一样呢。我一直这么认为。”

“一样？”青柳不自觉地开口询问。

“回忆这种东西啊，常常会在类似的契机下被唤醒。既然自己想起来了，对方很可能也想起来了。”

“说得好！轰屋（译注：传统习俗中，日本人在欣赏烟火的时候会高喊。玉屋TAMAYA或是键屋KAGIYA，所以众人此时开玩笑地在自己的姓氏后面加上“屋”字）！”森田森吾大喊，似乎是在煽动轰厂长继续说下去。

“洛基屋！”青柳喊道。“樋口屋！”晴子也兴奋地喊道。接下来，大家各自喊起了自己的名字。“森田屋！”“青柳屋！”轰厂长不禁感到啼笑皆非，继续着手进行准备工作。

烟火的震撼力远超过众人的预期，跟在遥远的大学校舍观看，完全是天壤之别。若说从远处看烟火只是欣赏，那么从近处看烟火则是用全身去感受。烟火带着让人震撼的巨大声响，垂直地被打上天空，接着炸裂，绽放光彩，带着闪闪发亮的尾巴落下，融入黑夜之中，然后消失。所有人都张大了嘴，目不转睛地盯着天空，包括青柳在内，大家都不发一语，目光完全被吸引。

声音在胃部引起共鸣。黑暗的天空中，一瞬间绽放出巨大的花朵，花瓣带着闪光垂落的声音听起来异常舒服。

烟火一发又一发地冲上天空，层层交叠。烟火炸开的声响，撼动着正下方的青柳雅春等人。“享受美景”四个字已不足以形容那无与伦比的震撼力，宛如人工的星星撒满天空，那种盛大的炸裂画面令人叹为观止。

接着停歇了片刻，这是为了等待那些弥漫在天空中的烟被风吹散而安排的空档。

青柳等人望向前方那些烟火师傅，每个人眼中都闪耀着光芒，表情单纯得像小学生。烟火带来的那种原始的畅快感，洗涤了在场所有人的疲累与各种无意义的执着，让每个人都回到了最天真无邪的孩提时代。

只穿着一件内衣的轰厂长也在其中。他往青柳他们看了一眼，接着摆出满足的笑容，竖起两根手指，似乎在跟大家说：“好好看清楚了。”

“真壮观啊。”森田森吾吐出了憋着的一口气，如此说道。

“是啊。”阿一随声附和。青柳一边听着两人的对话，一边转头望向坐在左边的晴子的侧脸，只见她依然凝视着天空，似乎正享受着余韵。

“呃，樋口。”青柳以只有她听得见的声音说道。

“嗯？”晴子转过头来。

青柳又“呃”了一声，接下来却是张口结舌地说不出话来，心中不禁感慨，昨天练习了那么久竟然没有发挥一点效果。

“什么事？”

“呃，有句话一直很想跟你说。”青柳感觉自己的脸部肌肉非常僵硬，试着微微抖动下巴，让紧绷的双唇松弛，接着说，“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一开始，晴子的表情暗了下来。“啊啊，完蛋了。”青柳在心底哭喊着，早知道就不说了，一股懊悔的情绪沿着血液流遍全身。

“跟你一起去哪里？”晴子接着说道，语气中似乎带了三分不明就里。“厕所？”

“我又不是小孩子。”青柳脸上的表情更扭曲了，“我的意思是在一起，不是一起去哪里。”

一阵巨大声响撼动了身体。

烟火再度开始施放，巨大的星星再次在天空中绽放，宛如碳酸气泡般的声音在夜晚的空气中回荡，令人感到无比舒畅。

晴子将视线拉回头顶上的烟火。青柳感到欲哭无泪，看来同样的话还得再说一次才行了。他看着晴子的侧脸，一句“呃，樋口”正打算要脱口而出时，一直凝视着星星在声响之中坠落的晴子却先开口了。“现在才说，太慢了吧！”她带着微笑，模仿森田森吾刚刚说过的台词。

“咦？”

“现在才说，太慢了吧！”晴子带着笑容转过了头来。

“好，大家一起喊！预备……”耳边传来森田森吾的声音，“轰屋！”

樋口晴子

刚开始下雨时，天空还残留着淡淡的明亮，樋口晴子本来预期雨马上会停，只要忍一下就过去了。但是过了一会儿，雨不但没有停，云层的颜色反而越来越深，最后变得几乎像黑夜一样昏暗，天空只能以乌云密布来形容。雨势越来越强，没有带伞走在街上的晴子一声哀嚎，慌张地左右张望。

宽广的人行道上一处屋檐也没有，毫无栖身之处。

“怎么办？”她望向身旁的青柳雅春。雨势之大，仿佛要将说话声全部打落，雨滴在地面上四散飞溅。

青柳把头发往上拨，看了一下手表。“距离我们预约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重点不是时间吧？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怎么走到店里？”晴子也伸手摸着头发说道。

“穷人还想吃法国料理，这是我们的报应。”

“有什么关系，庆祝一下嘛。”

当晴子提出为了纪念两人交往三个月应该庆祝一番的时候，青柳原本是兴趣缺缺的。他如是说：“所谓的庆祝，应该是在更重大的时间点实施才对吧？譬如一周年之类的，就算再短，至少也要半年吧？”接着又表示，“说真的我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我也没有啊。”晴子说，“不过，就连车子，每个月也要定检一次吧？”她试图以莫名其妙的论点说服青柳。“所以严格来说，这不是交往三个月的纪念，而是交往三个月的定检。”

其实，晴子只是想找个借口到仙台市新开张的知名法国料理餐厅体验一下。

“啊，对了。”青柳说道。

“什么对了？”

“我想起来了。”青柳虽然已淋成了落汤鸡，表情却突然变得非常开朗。他抓起晴子的手往前跑，绕过人行道的转角，来到一条通往大

学校园的大马路上。雨势完全没有减弱的趋势，简直像泄洪的瀑布，马路上的车子都将雨刷开到了最高速，雨刷忙碌得仿佛随时会折断。道路中央的轮胎凹痕积满了雨水，马路变成了一条河。

青柳往人行道的外侧钻了进去。这条马路似乎原本就是在一块长满树木、杂草丛生的土地上开拓出来的，路边的杂草茂密程度虽然还不至于是一片荒野，但至少也称得上是杂草丛生。青柳大踏步往草丛中走去，晴子根本没机会发问，只能紧跟在后。每一脚踏在地面上，都会溅起泥水。

“就在前面。”青柳指着前方说道。周围的草既长又密，以樋口晴子的体型而言可以完全被掩盖。直到走至近处，才发现在杂草丛中停着一辆车。那是一辆褪色的黄色轿车，雨滴撞在引擎盖上发出声响。

“上车吧。”青柳一面说，一面走向驾驶座旁。

“上车？”

青柳蹲下身子，把手伸进了车下，站起身来，说道：“我现在要开门了。”接着响起了门锁弹开的声音，晴子拉开副驾驶座的车门，坐进车内。

“好大的雨啊。”坐在驾驶座上的青柳看着雨滴打在前方挡风玻璃上，慢条斯理地说道。

“这是谁的车呀？”

“不知道。”青柳拨一拨头发，把水珠甩掉。“挤一下就会有水跑出来呢。”他一边说，一边挤着额头上的头发，让水滴滴到座位前方，接着又转头看了一下后座，伸手取来一条毛巾。

“真巧。”他把毛巾递给晴子，“拿去用吧。”

“这是谁的毛巾？”

“不知道。”青柳笑了一下，把毛巾凑到鼻子前闻一闻，说，“似乎不旧。”

“不要，恶心死了。”

“不用的话会感冒的。”以十一月来说，最近的天气还算温暖，但全身湿淋淋的毕竟不是好事。

“我想应该是阿一的毛巾吧，倒也没那么来路不明。”

“这是阿一的车？”

“不，不是。”青柳将钥匙插进方向盘旁边的钥匙孔内试着转动，但引擎毫无反应。“电瓶果然没电了。”

晴子心惊胆跳地用毛巾擦起了头发，毕竟不晓得原物主是谁，越擦越觉得好像有什么神秘物质沾在头发上，感觉非常不舒服，但总比感冒好。大致擦干了之后，晴子将身子靠在椅背上，淋湿的部位感到一阵冰凉。

“你怎么会知道有这辆车？”

青柳应了一句“嗯”之后，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好像还带了三分心虚。“这辆车被丢在这里好久了，从以前就很有名呢。大家都说车主懒得把车拿去报废，才丢在这里。”

“你怎么会有钥匙？”

“钥匙就放在轮胎上。”

“喔？”晴子嘴里说着，眼睛望向窗外。一波又一波强烈的雨势令人触目惊心，雨滴以仿佛带着血海深仇的气势砸下来，不禁佩服引擎盖竟然可以承受得了撞击而不凹陷。

“就在这里避一下雨吧。”

“也好。雨这么大，就算有雨伞也没什么用。车子如果能发动就更好了，最好能开个暖气。”

“买个电瓶来换，应该可以发动吧。”

“真的吗？”

“真的。”青柳回答。接着，他一面望向窗外，一面哼起了轻快的旋律。

“那是什么歌？”

“这辆车的广告主题曲。”青柳淡淡地说道，接着又重复地哼唱了起来，仿佛上了瘾似的。晴子受到感染，也想跟着唱了。本来预期这种傍晚时分突然下的滂沱大雨应该马上就会停，结果却是事与愿违，雨势不见减弱，车顶及引擎盖被雨滴打得微微震动。

晴子笑着说：“看来没办法去吃法国料理了，你心里该不会松了一口气吧？”青柳一愣，反问道：“我松了一口气？为什么？”

“你看起来一副吃不惯法国料理的样子。”

“而且吃饭还会留下饭粒？”青柳苦笑道。

“没错、没错。”

“没那回事，为了今天，我可是预先看了用餐礼仪的书呢。”青柳坦率地说道，并装模作样地做出拿餐具的动作，似乎想要强调“我知道餐具要从最外侧开始用”。接着他转头往窗外看了一眼，喃喃地说：“不过雨这么大，大概没办法去了。”望了一下手表，又说，“再等一下子，如果真的赶不及，还是打电话取消吧。”

“雨这么大，就算迟到一下子也没关系吧？”

“可是我们淋得像落汤鸡，他们应该不会放我们进去。”青柳低头看着自己的外套及衬衫，又望了望晴子，撇着嘴说，“你更夸张，内衣隐隐若现呢。”

晴子急忙低头看自己的衬衫。被这么一说，才发现确实是如此，内衣在吸饱了水分的白衬衫下浮现，不过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有吗？”晴子反问，“那是因为你带着有色眼光看我吧？”

“被你说对了。”青柳回答得干脆，晴子不禁感到好笑。

“啊！”就在此时，晴子突然叫了出来，“我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

“前一阵子我们在学校餐厅吃饭时，你跟阿一不是一直在讲悄悄话吗？我那时候听到了一点，他好像说了一句‘没钱上宾馆的时候可以用’什么的。”

“哪有这回事？”青柳矢口否认，眼神却是四处游移，看起来相当心虚。

“那句话指的应该就是这辆车吧？”晴子的话宛如一把长剑，贯穿了驾驶座上的青柳，“我没说错吧？你们都把这里当成了宾馆吧？”

在晴子的严词逼供之下，青柳满脸通红，最后也只能招认了：“我可没这么做过。不过，阿一想跟女生亲热时，确实是常常来这里。”

晴子又想起了一件事，整个人从椅背上跳起来，问道：“刚刚那条毛巾，该不会是做那件事时用过的吧？”

“不，我想应该是新的。那条毛巾似乎是用来垫在椅子上的，阿一曾说过，为了下一个人着想，他都会更换新的毛巾。”

“什么下一个人，什么意思？”此时车内的空气沉重得令人不舒服，晴子将手放在车窗上说，“开窗户通风一下吧，真恶心。”

“雨会打进来的。”

“这里简直跟廉价宾馆没什么两样嘛，恶心死了。”

“话是没错，”青柳显得有点歉疚，“不过刚好可以避雨，你就别抱怨了。”

“啊，我想起来了。”晴子边说边按下车窗的开关钮，不过因为引擎没有发动，窗户丝毫没有反应，她忍不住咂了个嘴。“那时候阿一不是说了一句‘青柳学长也可以善加利用’吗？”

“有吗？不过我真的从来没用过。”

“我要说的重点不是那个。阿一是不是只有在别有用意的时候才会叫别人学长？他平常不是只叫你青柳吗？”

“是这样吗？”

“以前有一次，森田在学校餐厅说教授的坏话。”

“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那时候，教授刚好就坐在旁边。”

“听起来真是惊险刺激。”

“可是森田完全没察觉，还是唾沫横飞地说着，于是阿一拼命喊他‘森田学长’。”

当时的森田森吾皱着眉说：“怎么了，为什么突然叫我森田学长？平常不是都不这样叫吗？”然后马上又开始批评了起来，“还有，那个教授的品位也很差。上次他还打了一条章鱼图案的领带呢，真令人不敢相信。”当时在场的阿一与晴子不禁往隔壁教授脖子上的领带望了一眼，领口真的垂着一条印着一排排粉红色章鱼的领带，令两人忍不住想要捧腹大笑。

“教授听到了吗？”

“应该听到了吧。不过那个教授的修养不错，什么话都没说。森田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气得对阿一大骂‘为什么不跟我说’。”

当时阿一说：“依当时的状况，根本没有机会告诉你，我有什么办法。而且我已经暗示过你了，我不是一直叫你森田学长吗？”阿一一边埋怨一边辩解，“以后当我叫你学长时，请提高警觉吧。”

就在此时，青柳的手机响了。“该不会是餐厅打来的吧？”晴子开玩笑地说道，但心底并不认为餐厅会因为下雨而向预约的客人一一打电话确认。青柳一看屏幕上显示的电话号码，便说：“是我老妈。”

“你妈？真难得。”

“不知道是什么事。”青柳心不甘情不愿地接了电话，一开始以冷漠的口吻应了几声，接着是以一贯不耐烦的语气跟母亲对答了一阵，然后轻轻笑着说：“他真是一点也没变。”接下来又说了句似乎是在安慰母亲的话，“没关系啦，不然能怎么办？劝也不会改。”说完便挂了电话。

“怎么了？”

“我老爸虽然是个相当平凡的上班族，却是世界上最讨厌色狼的人。”听到青柳突然开始介绍起自己的父亲，晴子愣了一下，不过还是说：“这样很好啊，很了不起。”

“问题是他的情况太极端了。”青柳挑着单边眉毛说，“我高中时，有一次因学校活动补假，在家里突然接到附近一位伯母打来的电话，她是从离我家有点距离的某个车站打来的，她跟我说‘你爸正在车站跟人大打出手’。”

“怎么回事？”

“我跟老妈急忙赶到车站，发现老爸在月台上，正骑在一个男人身上，拼命挥拳。”

“什么？”晴子过去从没听过色狼被人骑在身上痛殴这种事。

“听说老爸在轻轨上发现色狼，就把那个人拉下车，拼命揍他。真是太乱来了。”

“好伟大。”

“我妈慌了手脚，在旁边哭了，一些看起来像铁路警察的人也赶来制止我爸，简直像一场噩梦。”青柳露出了仿佛正在做噩梦的表情说，

“刚刚我妈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老爸发现一个色狼，把那家伙痛打了一顿。”

“色狼杀手的威风不减当年？”

“我妈很慌张，赶紧打电话给我，真是莫名其妙。”

“我倒是认为你爸很了不起呢。”

“他做事不经大脑，一旦血气冲脑，就想以暴力解决问题。身为文明人，怎么可以被冲动牵着鼻子走呢？应该更冷静才对。”

“文明人啊，别用那么夸张的字眼好吗？”晴子笑得浑身乱颤。

后来，青柳打电话到法国料理餐厅取消了订位。挂断电话后，他耸耸肩说：“被对方冷嘲热讽了一番。也罢，毕竟错在我们。”晴子则骂着：“就算是知名餐厅，也不必那么踔吧？”

“妈妈你怎么了，为什么在发呆？”七美问道。

樋口晴子坐在餐桌前，瞪着电视。不管转到哪一台，不管哪个节目，都可以看到青柳雅春。七美靠在晴子的脚边不断嚷着：“我们去玩嘛，我们去玩嘛。”对七美而言，幼儿园难得放假，当然想把握机会好好玩一天。

“可是昨天发生了那样的事，今天到外面玩很危险呢。”

“是那个爆炸吗？爸爸好像也很担心呢，死了一个大人物。”

“对呀。”晴子一边说，一边想着，原来小孩子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死”这样的概念与现象。至于学会的契机是来自电视、漫画，还是电玩游戏，就不得而知了。有一次，七美拿着一只抓到的蝗虫跑过来，用寂寞的口吻说：“死掉了。”晴子与丈夫听了不禁面面相觑。

“爸爸、妈妈，这只蝗虫死掉之后会去哪里？”七美问道。

丈夫樋口伸幸的反应非常快，他先指着女儿手中的蝗虫尸体说：“已经不在这里了。”接着又指着女儿的胸口说，“在这里。”

“这里？”

“在七美的心里。”

这样的回答虽然有点故弄玄虚，但就“死去的人会在别人的回忆中不断重生”这一点来看，其实还蛮贴切的。然而，就在晴子打从心底感佩丈夫说了句好话的时候，七美却不停地在胸口挥扫，还将蝗虫的尸

体丢了出去，喊着：“人家不要蝗虫在里面，好恶心！”晴子不禁感到好笑。樋口伸幸见状慌忙说：“没有在里面，没有在里面，已经死掉了，这种小虫子，死掉就死掉了。”接着捡起蝗虫尸体，打开窗户，以仿佛要从外野将球回传本垒的气势，奋力投了出去，蝗虫尸体以飞快的速度越过了隔壁人家的屋顶。力道之强，令人担心蝗虫会不会因为这股冲击力而活了过来。

“这个人是凶手？”七美喃喃地说道。晴子往电视一看，画面上正播出青柳雅春的模样。这个录像画面已经回放好几次，画面上的青柳还穿着送货员的制服。晴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默默地拿起餐桌上的马克杯。七美说：“他看起来不像坏人呢。”

“啊，是吗？”

“嗯，看起来像个普通人，而且长得很帅，是七美喜欢的类型。”

晴子拼命忍住了笑意，“我们真不愧是母女。”

接着，青柳雅春的影像好几次在电视上被放大。

“当年大家心目中那个帅气爽朗的英雄，如今用这张画面上的表情仔细一看，似乎怀抱着某种负面情感呢。”穿着高级西装的某来宾严肃地说道。屏幕上出现的是青柳雅春背对着镜头，正转过头来的静止画面，青柳眯着眼，看起来一脸凶相。

“啊，好像真的是坏人。”敏感的七美说道。

“不愧是电视台。”晴子对这样的手法大感佩服。不论是谁被人从后面以粗鲁、挑衅的口气喊了名字，转过头来的时候当然会露出这种紧绷的表情，被一个没有礼貌的人突然拍下照片，任谁都会不高兴。电视台只撷取那一瞬间的画面，刻意强调其负面形象，不论是不是故意扭曲，都是一种极不高尚的做法。不过，却很有效。

忽然间，眼前的视野变得模糊，电视屏幕中仿佛出现了一条丑陋的怪鱼。怪鱼以高傲的表情望向自己，说了一句忠告：“不要再活在小框框里了。”晴子心想，青柳该不会就是听了这个“不要再活在小框框里了”的忠告，想要“做一件大事”，因而杀害了首相吧？

过了一会，某猪排店的店长出现在画面中。不知为何，晴子总觉得这个店长的郁闷表情跟游戏里那条丑陋的怪鱼似乎有三分神似。

“那时候还不到中午，店里还很空，他就坐在那个位子一边看电视，一边吃炸猪排套餐。”店长指证在金田首相游行的当时，青柳雅春正在他的店里。

“您确定那个人就是青柳雅春吗？”记者再次确认。店长颇为不悦地说：“你不相信我吗？是真的啦。在我们店里吃套餐，白饭是无限供应的，那家伙吃完又添了两次，把碗里的饭粒吃得一粒也不剩。我就知道会干出那种诡异行为的家伙，一定不是普通人。一般人如果准备要杀人，怎么会那么有食欲，添了好几次饭，还吃得干干净净？你说对吧？”

晴子的视线宛如被钉在画面上，完全无法移开。

“妈妈，怎么了？”七美出言询问，但她一开始甚至没听见。

“没什么。”晴子一边回答，一边望着电视，脑袋里反刍着店长所说的话。

把碗里的饭粒吃得一粒也不剩?

青柳会做这种事吗?

晴子所熟知的青柳雅春，并不是一个会把饭吃得很干净的人。大部分的情况，他都是被揶揄吃不干净。每次当他说“我吃饱了”的时候，往他的餐盘或碗里一看，总是有大片的高丽菜丝及不少饭粒残留着，好几次跟他说“还是吃干净吧，不然太浪费了”，他总是点头同意，但是下一次等他说了“我吃饱了”并搁下筷子之后，再看他的碗底，还是一样残留着许多饭粒。他也不是故意的，只是习惯难改。或许是受双亲的影响，在他心里几乎没有“东西必须吃干净”的观念。

根据店长的证词，青柳在暗杀首相前去过猪排店，把饭吃得一粒也不剩。那真的是青柳雅春吗?

“他怎么可能把饭吃干净？”晴子不禁想要对着电视这么说道，“当年他被笑了那么多次，还是改不过来呢。”

难道跟自己分手之后，青柳改变了吃饭的习惯？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能。当初跟他交往时，也没想到他会成为从歹徒手中拯救女明星的英雄。同样的道理，在跟他失去联络的这段时间，或许他改变了饮食习惯。

但是，在即将干下大案子的前一刻吃了好几碗饭，而且吃得干干净净，怎么想都怪怪的。若是因紧张或兴奋而没吃完饭，或许还能理解，现实状况却完全相反。青柳为什么要刻意改变从小到大的习惯，把碗里的饭吃得一粒不剩？难道是为了讨个吉利吗？

想到这里，晴子才突然发现女儿不见踪影，心里一惊，赶紧呼唤女儿的名字。来到门前走廊上一看，发现她正在门口穿鞋。

“妈妈不陪七美出去玩，七美自己一个人去。”

“好啦，我去、我去。等我一下。”

在住宅附近的公园，大家所聊的话题还是金田首相的暗杀事件。走到设置了秋千及滑梯的游戏区，已经有三个带着小孩的母亲站在那里聊天了。樋口晴子虽然记得那些小朋友的名字，对母亲的姓名却没什么印象，想来大家也都如此吧。

“真可怕呢。”几个母亲异口同声地说道。

“说真的，实在很难想象，凶手可能还躲在这个市里呢。”一个短发母亲说，“我是去年才从新泄搬来的，那个凶手在新泻也很有名。当然，他那时候还不是凶手。”她接着笑道，“当时在电视上常常看到他呢。”

“是啊。”一个棕发母亲感触良深地点了点头，“在仙台这边更是红得不得了呢。我曾经见过他本人一次。”

一个小孩正攀在她的脚边，宛如是爬上了尤加利树的无尾熊。

“樋口太太在仙台住很久了吧？”另一个脚边黏着两只无尾熊的母亲开口说道。晴子赶紧应了一句：“啊，对呀。”接着又忍不住说. “不过那个人也只是刚好救了女明星而已，仔细想想，也不过是个普通人嘛。”

几个母亲七嘴八舌地附和起来。“这么说也是”、“只是个送货员”、“不过真的蛮帅的。”

晴子正烦恼着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响应，在一旁听着的七美此时却开口说：“七美也喜欢那个大哥哥呢，因为他长得很帅。”逗得大家都笑了出来。

“不过啊，”短发母亲突然沉着脸说，“真是人不可貌相呢。”

“暗杀首相的事虽然让人吃惊，但让人更吃惊的是他还是个色狼呢，刚刚电视上说的，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晴子不禁愣愣地看着她。

“那个凶手以前曾经在轻轨上对女生性骚扰，后来逃走了。有一些当时的目击者出来证实这件事，真是个大烂人。”

“他长得那么帅，为什么要当色狼呢？”

“色狼这种行为是一种病，一旦上瘾是戒不掉的。这跟帅不帅、受不受欢迎没关系，只有骚扰别人才能让他获得满足。”

“真是可恶。”

“色狼……”晴子轻声说道。

一个母亲说：“真希望他赶快被抓住。”另一个母亲说：“对了，最近这附近听说也出现一个奇怪的男人在四处游荡呢，有个叫小健的小朋友还被那个人搭讪过。”又有另一个母亲说：“该不会也是那个青柳吧？”

几个母亲七嘴八舌地说着，仿佛全国所有变态性犯罪都是青柳雅春一个人干的，只要他被捕，并且以某种方式将他处理掉，天下就可以太平似的。除了可笑，晴子还感到一阵恐惧，如果此时坦白说出那个姓青柳的男人其实是自己以前的男朋友，说不定会遭到大家的轻蔑与指责，最后恐怕连七美也无法在这个小区继续生活。晴子一边跟大家闲谈，一边看着正在拔野草玩耍的七美，内心不停地祈祷自己没有露出慌乱与紧张的情绪。

“啊，对了，樋口太太，那个凶手的年纪好像跟你差不多？”其中一个母亲如此问道，语气中似乎不带什么特别的意思。

晴子没有自信能够装模作样地反问“是吗”，但又觉得立刻回答“是啊”颇为不自然，完全不知如何回应，最后只好眨了眨眼，应了一声：“嗯？”假装自己没听清楚。

就在此时，七美拉着她的手说：“妈妈，我想上厕所。”晴子赶紧借机说：“啊，那我们先离开了。”接着便带着七美离开了公园。

“能够忍到回家吗？”走出了公园，晴子在十字路口前问道。

“别担心，七美不想上厕所。”

“咦？可是刚刚……”

“七美是看妈妈好像觉得跟她们说话很累，才故意那么说的。”七美手上不知何时弄来了一根树枝，正在摇晃挥舞。

“特地帮助妈妈逃走？”晴子笑道。遇到什么事情都以“上厕所”为借口逃走，确实是七美的惯用伎俩，没想到她今天竟然会为了妈妈而应用，真是了不起。“七美，你越来越聪明了呢。”

“七美本来就很聪明。”或许是为了掩饰害羞吧，七美微微嘟着嘴说，“七美帮上忙了吗？”

“嗯，帮上了。”

“那七美下次再帮妈妈忙。”七美开心地大声说道。

“下次如果妈妈摸摸鼻子，你就说要上厕所吧。”晴子也附和道。

在回家的路上，晴子嘴里不知不觉地喃喃念着：“色狼……”

“在哪里？色狼在哪里？”七美左右张望，两手向前伸出，仿佛是电视里的变身超人，摆出迎敌的姿势。

晴子想起自己以前曾与青柳雅春的父亲见过一次面。平常总是听青柳说他父亲非常讨厌色狼，在轻轨上遇到色狼就会气得怒发冲冠，非得要跟色狼拼个你死我活，晴子不由得感到好奇，想要见识看看他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实际见了面之后才知道，原来青柳的父亲个头并不高，但是体格及肌肉非常结实，看起来像个柔道家，行为举止其实还不到特立独行的地步，只是比较正直、顽固。

那天原本是两人开车去迪斯尼乐园玩，在回程时顺道去了青柳的老家，虽然青柳原本的说法是“把你介绍给他们认识之后就走”，但实际进了屋里后却没那么容易抽身，最后只好留下来一起吃晚餐。青柳的父亲虽然还不至于认为儿子带回来的女朋友就是将来的媳妇，但还是低声跟晴子说：“雅春就拜托你了。”接着又说：“别看雅春这样，其实他这个人很粗线条的。不过，他是个有男子气概的坚强男人。”

“咦？真的吗？”第一个问这句话的，是青柳雅春的母亲。

“咦？真的吗？”晴子也模仿其语气，如此问道。

“真的吗？”就连青柳雅春本人也这么反问，让他父亲备感压力，只好补了一句，“大概吧。”

“大概？”晴子问道。眼见青柳家所有人的碗里都留着饭粒没吃干净，不禁露出苦笑。

“或许吧，至少我是这么期望的。”

“说得越来越没信心了。”青柳苦笑道，脸上露出了象征软弱的温柔笑容。

“不过，我敢肯定他这个人绝对不会当色狼。”青柳的父亲挺着胸膛说，“就算哪天他可能会杀人，但绝对不会当色狼。”

晴子诧异地说：“这样的价值观好像有点怪怪的。”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认为杀人正当，但是有时为了保护自己或家人，还是有可能陷入非得要杀人的状况。老实说，我认为某些时候杀人是可以被原谅的。”

“可以被原谅吗？”樋口晴子忍着笑意说道。

“可以被原谅。当然这只是假设，并不是说他一定会杀人，但总之可能性并不是零，谁能保证他将来不会遇到那样的状况呢？可是色狼就不同了，无论用什么借口，都不能让色狼的行为被原谅。我想不出来有什么理由让一个人非得当色狼不可。总不可能是为了保护孩子而去当色狼吧？总之，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真是莫名其妙的理论。”青柳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眼前这个唾沫横飞地说着荒谬论点的男人竟然是自己的亲人，而且还是一等血亲，似乎让他相当沮丧。“不过，自从看见老爸压在色狼身上把人家的牙齿打断的模样之后，恐惧感已经深深烙印在我心上，我一定没办法当一个称职的色狼。”

“这不是称职不称职的问题吧……”母亲一句话还没说完，父亲已经指着青柳，抢着说，“没错，你还差得远了。”

樋口晴子牵着七美的手走着，“那个青柳竟然会去当色狼？”嘴里不禁喃喃自语。

“那个青柳竟然会去当色狼？”七美也模仿着大人的口气说道。

晴子一听，不禁露出了微笑，心里却又不禁想到，青柳的双亲看到那个新闻会有什么反应？尤其是他父亲，在电视上看见自己的儿子就是仙台爆炸事件的嫌犯，而且还曾经对人性骚扰，不知内心有何感

想？晴子不禁担忧起来。他的双亲目前的心情想必相当激动吧，他们家周围恐怕已经挤满了记者。

“青柳妈妈，你还好吧？”

晴子下意识地从皮包内取出手机，搜寻电话簿中的号码，找出森田森吾的名字，按下拨号键，她拨的是森田森吾的手机号码。通话铃声响了一阵之后，一名年轻女性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我想找森田先生。”晴子问道，对方却冷冷地回答：“什么？你打错了。”接着便挂断了电话。

这个号码是去年在车站前的百货公司与森田森吾巧遇时记下的。自那一天到现在，晴子从来没有打过这个号码，也没接到过森田森吾打来的电话，说不定这个号码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接下来，晴子拨给小野一夫，也就是阿一的电话号码，这个号码也是以前遇到阿一时留下的。为了不给自己犹豫的机会，晴子迅速地按下了拨号键。

通话铃声响了好一会，晴子突然有种可怕的错觉，仿佛森田森吾和阿一根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本来以为想要联络随时都可以联络得上，但是实际尝试了之后才知道，竟连电话也打不通。

“喂？”此时有人接了电话，晴子却在一听之下瞬间感到无比绝望，因为又是女生的声音。

“请问……”晴子发了话，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对方的性别明显不同，让她烦恼着是不是应该直接道歉后挂断算了。

然而，电话另一头的女子却主动说：“喂喂，请问是樋口小姐吗？”晴子一听之下，精神一振，重新挺直了腰杆。站在旁边的七美也模仿着挺直了腰杆。

“啊？”

“这是小野的手机。刚刚您打来时，屏幕上显示了樋口小姐的名字。您跟小野是学生时代的社团朋友吧？我曾经听他说过。”

“啊，对。没错、没错。”晴子匆忙回答，速度之快连自己也感到吃惊，感觉好像是在追赶一班开走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下一班的电车。电话彼端的人对如今的自己而言，似乎是唯一的希望。

“我是小野的女朋友。呃，说自己是某人的女朋友感觉真奇怪。”

好像有一点，不过自称恋人的话应该会更不好意思吧，晴子心想。“我有点事情想问小野。”

“他现在没办法接电话。”电话另一头的声音变小了，似乎不是因为介意周围环境而故意降低音量，而是情绪的低落反映在声音上了。

“啊，这样子吗？他现在在哪里？”

“他在医院，目前还没醒来。”

“还没醒来？小野生了什么病吗？”

“他昨天晚上受了伤。”

“小野受伤了？”

蹲在地上玩树枝的七美也模仿着说：“小野受伤了？”

“我到他家时，他已经倒在地上了，好像跟人家打架，全身都是瘀血和伤痕。”

“瘀血？伤痕？打斗？难道是有小偷闯进家里了？”晴子问完之后，自己在心中否定了这个推论。数年不曾打电话给阿一，如今一打就刚好碰到阿一被小偷袭击，这可能性太低了。

“您应该认识一位青柳先生吧？”

电话另一头的女子问道．晴子不知该如何回答，只能暧昧不明地说：“嗯，青柳最近好像遇上了大麻烦呢。”

“事实上，救了小野的人，就是那位青柳先生。这是小野在救护车上跟我说的。”

“青柳救了小野？可是青柳现在不是在逃的嫌犯吗……”

“对呀，他就是那个人没错吧？”电话另一头的女子加重了语 气说，“所以我现在也是一头雾水。”

晴子脑中再次涌上过去的回忆，她想起了当年唯一一次拜访青柳雅春老家时的那个场面，并非刻意回想，而是回忆像洪水一样不断地涌出，把青柳雅春父亲的脸孔冲进脑海中。

“总之，我可以保证这孩子至少不会变成色狼。”青柳雅春的父亲满足地说道。

“小学的寒假作业，有一项是过年要写新年度的第一篇书法，老师说题目可以自拟……”青柳坐在父亲旁边，皱眉说，“大家写的都是‘新春曙光’之类的字，只有我被老爸怂恿写了‘变态都去死’。”

晴子捧腹大笑。青柳的父亲说：“当时你自己不是也写得很开心？”

“那时还是小孩子，只是觉得有趣。真是的，我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老爸？总之啊，从小受到这样的教育，就某种意义来说，我已经有色狼恐惧症了。”

青柳的母亲在一旁完全没有进入状况，慢条斯理地说了一句：“变态这两个字写起来也挺麻烦呢。”

青柳雅春

从连锁餐厅的厕所窗户逃到店外的青柳雅春，绕一圈回到入口旁的人行道上，朝店内窥探。天色已变暗，明亮的店内仿佛一座受到聚光灯照射的舞台。刚刚走进店内的那几个看起来像搜查员的男人正在几桌用餐中的客人之间来回走动。女服务生及一个看起来像是店长的男人与那个矮小的男人面对面。矮小男拿着一个不知道是笔记本还是照片的东西，正递给眼前的两人看，女服务生伸手指了厕所的方向。

青柳将背包背在肩上，取出手机，确认处于关机状态。是这玩意的关系吗？这玩意暴露了自己所在的位置？他沿着人行道走去，想要尽量远离连锁餐厅，但是就在这时，突然听见一阵巨响。青柳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冲击力，宛如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赶紧停下脚步，回头一望，只见连锁餐厅的门口附近一块大玻璃已经碎裂，客人都从椅子上站起来，瞪大了双眼，店内所有人的动作都停止了。

那个头戴耳机、五官分明、体格壮硕的男人威风凛凛地站在那块玻璃正前方，手上持着霰弹枪。日本的连锁餐厅、破掉的窗玻璃、高大的男人、霰弹枪，这样的组合简直像一场可笑的幻觉，现实感随着四散的玻璃碎片消失得无影无踪，客人的尖叫声传来。

青柳向着人行道踏出一步，但是膝盖一软，差点摔倒在地，脚下奋力一撑，继续往前快步走去。一定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一定要远离这里才行，青柳如此催促着自己，脑袋不停地空转，在人行道上跌跌撞撞地前进。旁边的车道上，一辆货车以飞快的速度往前驶去，车头开着大灯，车身印着某货运公司的鲸鱼标志。即使发生了首相遭到暗杀这种大事，货车还是得开，如今到处都是塞车及路检，想必送起货来一定相当辛苦吧，青柳不禁同情起这些货运司机了。

“如果没有我们运送货物，这个国家就无法运转了。网络什么的就算再方便，实际运送货物的还是我们这些人。”以前曾经听某个同行这么说过。“网络能够传送信息，却没办法运送货品。所以，我们送货员应该享有更好的待遇，不是吗？”那名同行如此说道，其他在场的送货员也高声附和：“没错、没错！”当然，这种话说再多也不会让实际的待遇获得改善。

两年前，青柳雅春被当成了拯救偶像的英雄人物，在电视上受到大肆吹捧的时候，在某节目中曾有人说：“大家在马路上看见大货车都会露出厌恶的表情，把送货员当成麻烦人物，其实这些人的工作正是维持经济运作的基础呢。”不少同行听了这番话之后，曾对他说：“多亏了青柳，让我们送货员的地位提高了呢。”虽然只是句玩笑话，大家却显得颇为开心。而如今，自己被迫四处逃亡，恐怕那些同行此时正在大骂“都是青柳那家伙，害得我们的形象受损”吧。

来到大马路上，青柳放慢了脚步，整齐排列的路灯照亮了自己的身影。虽然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但他总觉得如果用跑的话会非常醒目。

阿一不会有事吧？青柳突然担心了起来。阿一跟女朋友和好之后，可能会到那家连锁餐厅找他。到时候，阿一可能会被那些看起来像搜查员的男人缠上，不知道他会不会遇上麻烦?

“抱歉，青柳。”阿一刚刚在电话中说的那句话掠过脑海。仔细回想起来，当时阿一的声音似乎非常痛苦。

“啊！”一瞬间，青柳几乎停下了脚步，再一次看着手机，嘴里喃喃地说，“该不会是……”自己所在的位置曝光，该不会根本不是因为手机的信号，而是因为阿一吧？青柳此时完全停步，抬起头来左右张望。一对年轻夫妻走过眼前，另一头则有三个身穿学生制服、发型时髦的少年一边打闹一边走过来，与年轻夫妻擦身而过。

青柳仔细看着这些人的一举一动。身穿学生制服的男孩中，最前面的那一个对着他看，与他四目相交。青柳的心脏紧缩了一下，感觉这些人似乎都在监视自己。忽然间，路灯的灯光仿佛都消失了，只有自己在灯光之下，与周围格格不入，一股受到注视的恐惧涌上心头。

“包括我在内，看起来不像坏人的人，都是你的敌人。”

森田森吾曾经这么说过。数个小时前，他就坐在车子的驾驶座上，用着过去从来不曾展露过的严肃表情如此说道。“我如果逃走，我家人会有危险。”他还撇着嘴这么说过。

就在此时，信号灯刚好亮起了绿灯，青柳快步横越了车道。

位于仙台车站东口的那间漫画网吧，青柳只去过一次。数年前，家中的电视机出故障，但是他无论如何都想观看日本队在世界杯足球

赛的预赛，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好在深夜造访了那间店。他虽然知道有网吧这种店，也听同事说过在那里可以看电视，但完全不清楚消费模式。青柳还记得，当初刚走进店里时颇为忐忑不安，但待了一会之后发现其实还蛮舒适的。

走下楼梯，穿过自动门。店内的制度还是一样马虎，既不需要出示证件，也不需要办会员证。听说最近很多店家都会在门口装设监视器，但这间店也没这么做。青柳指定了一个可以使用电脑的座位，坐在椅子上，连接网络，开始阅读网络上的新闻。本来以为自己的照片会出现在每一个网站上，就好像西部片中的悬赏海报，大大秀出自己的长相与姓名。实际一看，却没找到任何一篇与青柳雅春这个名字有关的新闻。除了愕然，却也感到说不出的安心。

虽然森田森吾曾说过“你会变成第二个奥斯瓦尔德”，但就目前来看，并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被公布。

你想太多了，森田。虽然不知道是谁杀了金田首相，但新闻根本没说我是凶手。

青柳心里虽然很想这么说，但是森田森吾那哀伤的表情、阿一说过的那些话，加上追捕自己的那些人的强硬态度、持枪男子从阳台上俯视自己的模样、扔出去的飞镖、被枪击中的酒类专卖店老板、在众人面前被击发的霰弹枪与连锁餐厅破裂的窗玻璃，一幕幕景象宛如跑马灯出现在脑海中。

青柳伸手摸了摸太阳穴，擦伤的地万已经逐渐结痂，他愣愣地看着镜子，告诉自己这绝对不是想太多，自己正遭到追捕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消息只是尚未公布，那也是迟早的事。到时候势必会发生一场宛如洪水般的大骚动，包括自己及周遭所有人的生活都会被卷入洪流之中，绝对不会错的。他一想到这一点，胃又狠狠地抽痛了起来。

青柳并不擅长使用电脑，学生时代虽然用电脑写过报告，也曾上网搜寻过哪里有便宜的居酒屋之类的，但是自从开始工作就没有再使用过，加上当初自己被媒体大肆炒作时，网络上到处都是关于自己的一些来源不详、毫无事实根据的消息，也在他心中深深埋下了厌恶感与恐惧感.

在搜寻字段中输入自己当初任职的那间货运公司的名称，点进公司的网页之后，发现网页比自己在职时变得华丽了一点．就连公司拿来当成吉祥物的米格鲁犬的插画似乎也变得可爱了些，青柳原本紧绷的脸颊不禁微微放松．据说，这只米格鲁是以老板儿子所画的图为蓝本设计出来的．

青柳记得，只要将网址稍微更改，就会跳到员工专用的系统画面．

成功进入到员工系统的登入页面，画面上会出现输入员工账号与密码的字段．自己已经离职，账号应该被删除了，这一点是可以预期的。不过，青柳还是试着输入自己的账号，期待着公司会不会忘记将自己的账号删除。结果，画面上果然出现了输入错误的标示，看来世事果真没那么尽如人意。

青柳接下来凭记忆打进另一组账号，然后在密码栏中输入“ILOVECAT”。

他期待这个密码没变，慢慢地按下鼠标左键．当初还在公司上班时，上司是个非常喜欢猫的人，领带上永远都是猫咪的图案，办公桌上也摆满了猫咪的照片与玩偶，据说离婚是让这名上司变成爱猫人士的契机。简单来说．就是他从此相信只有猫能够真正理解自己，也只有猫绝对不会背叛自己，就连员工系统的登入密码．也被他设定为“ILOVECAT”。不但如此，他还把这个密码告诉大家，借此向大家吹嘘他有多爱猫，因为这件事情，他甚至曾经受到高层半开玩笑的指责：“把密码说出来，不就人人可以用你的名字登入？”

青柳心想，如果这一次还是密码错误就放弃吧，再想别的办法。结果，登入成功．画面进入了系统内部的页面中，他不禁轻轻握起拳头，喊了一声"“yes”．心里一惊，急忙捂住嘴巴，担心被邻桌的人听见了。

他很清楚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首先点进了送货员的名单页面中，仔细看一览表，从中找到心里想要找的那个名字，在名字上点一下，出现了递送区域及排班预定表，嘴里不禁又喊了一声“yes”。

接着，将员工专用的网页注销，返回一开始开启的那个一般客户可以进入的网页，在“委托取件”的标示上点了一下，打开申请数据填

写页面，开始输入文字。对他而言，这还是第一次由自己提出取件申请，打字动作相当生疏。

他首先在姓名栏上填入了假名。

取件地点则填入了一栋综合商业大楼的地址，该大楼位于车站的东北方，就在刚刚查到的遣送区域内，他也曾经因工作的关系去过好几次，距离这家漫画网吧并不远。

那栋综合商业大楼的三楼应该有家咖啡厅，他凭记忆键入了店名。那家咖啡店的老板开那间店似乎只是玩票性质，一个星期大概有一半的日子是拉下帙门不做生意的状态。

货物大小则设定为三个尺寸最大的纸箱。但是，接下来选择取件时间的地方却让他遇到了瓶颈，因为上面写着一行字“请选择次日以后的时间”。

可以的话，青柳雅春希望能将取件时间设定为一个小时之后，实际上却做不到。假如以情况紧急为由直接打电话过去拜托，公司的人或许有可能通融。事实上，他确实曾经遇到过这种给人添麻烦的客人，但如果这么做，公司的人很可能会起疑心，一次又一次看了电脑上的时间，怎么看都是晚上六点多，委托取件的事件中最早的却是“次日早上九点”。

明天早上九点距离现在还有十五个小时，青柳不禁整个人瘫倒在椅子上，谁知道十五个小时之后的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总比不采取任何行动要来得好一点。他按下“送出取件申请”的标示．

接着，他关掉了电源．刚刚倒来的热咖啡早巳冷却，他将咖啡一饮而尽，走别柜台结账离开。

青柳选择往北方走，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图或打算．只是希望能够尽量远离车站周围。每一次与路人擦肩而过，胃都感到一阵抽痛，走了好一会之后才想到，乖乖待在漫画网吧里或许才是比较聪明的做法。

他漫无目标地往前走，等红绿灯时，偶然看见一部公用电话。这部公用电话在眼镜行的旁边，在一栋大楼的入口处角落，与自动贩卖机并排放着。青柳一边想着“在手机这么普及的时代竟然还有公用电

话，真是稀奇”，一边望着它，仿佛正在看着一座孤零零被插在稻田中的稻草人。就在信号灯迟迟不变绿灯，让青柳开始不耐烦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手机的语音留言系统中或许有人留言。”用公用电话应该也能听取手机的留言。虽然不敢开启手机电源，但以公用电话来听留言应该不要紧吧。

他从钱包中取出硬币，投入公用电话中。从背包中取出笔记本，查到了语音留言服务系统的电话号码，按下按键，依照指示输入手机号码与密码，便听见电子语音以既刺耳又冷淡的声音说：“您有一条留言。”背后的车声相当吵杂，他用力将话筒压在耳边。

接着，他听见了留言内容：“啊，是我，我是小野。”一瞬间，青柳心想“小野是谁？”但马上察觉这是阿一的声音。“对了，阿一是姓小野没错。”

“青柳，你没事吧？你虽然说手机没电了，但是，呃，我还是放心不下。”阿一这句话说得吞吞吐吐，听起来像是不敢向对方说出口的爱的告白。

“如果你听到这条留言，赶快离开那间餐厅。说实在的，希望你赶快听到留言。我现在立刻赶过去。说实在的，我还是不相信你会做出那么可怕的事情。说实在的，那些跑到我家的警察反而可怕得多。”

“说实在的……”青柳忍不住将留言中阿一重复说了好几次的发语词学着念了出来，同时紧紧握住话筒。什么警察？难道警察去找过阿一了？

“在你第一次打电话来之前，警察已经跟我联络过了。”阿一说道。青柳心想：“在我打电话过去之前？”

“我还是觉得不对劲，如果你听到留言，赶快离开那家店，青柳。”

青柳雅春皱着眉，轻轻叹了一口气，又细又长的一口气。阿一的忠告来得太迟了，自己已经从那间餐厅逃到这里来了。

接下来不再听见任何说话声，青柳本来以为留言应该到此结束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电话的另一头又传来声音：“你……你们干什么……”青柳发现阿一的声调变了，赶紧将注意力又移回话筒上。

“你们怎么擅自进来？我不是上锁了吗？”阿一怒吼着，语气中惊惧的成分明显超过了愤怒。

留言就在这时结束了，刺耳的电子语音道出了留言的日期与时间，竟是短短的十五分钟之前。阿一到底遇到了什么事？这个问题的答案，青柳其实大致猜得出来，那就是有人擅自闯入了阿一家中。推想起来，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正在追捕着自己的那些搜查员的同伴。不知道这样的推测是否正确?

一辆汽车从自己身后驶过。巨大的引擎声吓得青柳急忙扑向一旁，为了保护自己而将身子蜷在一起。背包里的东西发出了声响，或许是营养食品破掉了吧。青柳有股预感，接下来如果不慎重行事，破掉的将会是更重要的东西。

青柳雅春决定拨打阿一的手机。即使从公用电话打，还是很有可能暴露自己的行踪，但是刚刚留言中阿一那种惊恐的语气就像敲击大鼓所产生的震动一样，在他脑海中深刻停留，挥之不去。

阿一没事吧?

为了查询阿一的手机号码，青柳开启了手机电源，内心七上八下，担心在这一瞬间自己的所在位置就会被看不见的电磁波发送到全市各个角落。仿佛世界上所有人都会在这一刻察觉他的行踪，开始追踪并攻击他。青柳迅速看了来电清单，按下公用电话的按键，心跳越来越快，胸口异常疼痛。

“喂？”听声音，接电话的人是阿一。

“阿一吗？”青柳提高了嗓门问道。

“青柳。”

“你的声音好沙哑，不要紧吧？”

“青柳，你这么做很危险。为什么还要打电话给我？”阿一的声音非常虚弱，听起来含糊不清。

“喂，你没事吧？”

电话另一头传来沙沙的移动声响，正当青柳心想“果然旁边有人”的时候，电话另一头的人以粗鲁的口气问：“你是青柳雅春？”

“你是谁？”

“你是谁？”

“我是青柳雅春。你是谁？”

对方立即以低沉的声音回说：“警察厅警备局综合情报课。”青柳心想，这是隶属的单位，可不是名字。看来，对方不打算报上名来。

“虽然尚未对外公布，但我们知道你就是凶手，你是逃不掉的。如果乖乖配合，我们可以做一些让步，说不定能认定你是自首投案。”

“那件事不是我做的，我不是凶手。”过去从来没想到，在自己的人生中，竟然会有说这么一句话的一天。

“凶手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是凶手。”对方丝毫不为所动地说道。

青柳用力摇晃公用电话，忍不住想要破口大骂“为什么不相信我”。眼角偶然瞄到有一座防范监控盒隐身在人行道旁的杜鹃花丛内，小小的半圆形顶部有红色及白色的信号灯正在不停闪烁，就是这台机器负责监视在这里打公用电话的人吗？青柳转头背对防范监控盒，心里有种正在被警犬或是警卫注视的恐惧感。

“青柳，你还是赶快逃吧，这些人绝对有问题。”阿一在后面如此高声大喊，透过电话传了过来。接下来，却传来一阵呻吟声。

“喂！”青柳问，“你们做了什么？”

“你认为呢？”对方以平淡的声音反问。

“你们该不会对阿一暴力相向吧？”既然对方是警察，应该不会那么做，但青柳还是忍不住质问。

“我们不会做那种事的。”

声音的后方传来以前从未听过的阿一的痛苦哀嚎。

“喂！”

“你犯下的这个案子非常严重，竟然杀了首相，现在已经是非常时期了，在异常紧急状态下，我们被迫动粗也是无可奈何，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没有理由知道。”

“这是为了不让异常紧急的非常时期继续延长。”

“真愚蠢的论调。”

“一点也不愚蠢。”对方的语气在此时才微微显露不悦，“看看美国的一连串恐怖攻击事件吧，要逮捕主谋，需要杀死多少无辜的人（译注：2001年9月1 1日，在美国本土同时有数架飞机遭到恐怖分子挟持之后进行自杀式恐怖攻击，包括世界贸易中心在内的六栋建筑物完全被摧毁，在事件中共有两千多人丧生。事后，美国发兵攻打了阿富汗及伊拉克）。”

“这里可不是美国。”

“没错，幸好这里不是美国，而且凶手就是你。”

“这件事跟阿一没关系，要找麻烦的话，找我一个人就够了。”

“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的朋友平安被释放。”

“你们没有权力逮捕他，谈什么释不释放？”

“你现在立刻到最近的警察局自首，或是到这栋公寓。只要你这么做，小野就能够重新过安稳的生活。”

“你们就算凌虐阿一，也得不到任何好处的。”

“我们衷心期盼你的到来。”

刚刚投进公用电话的硬币似乎快用完了，青柳正犹豫着该不该继续投入硬币，但这个位置或许已经被查出来了，焦躁与不安让他不由自主地抖脚。

“凶手不是我。”青柳再次强调。

“凶手都是这么说的。没有一个凶手会承认自己是凶手。”

倒也不是心有不甘，只是对方那种一口咬定的傲慢态度实在让人生气。青柳忍不住脱口而出：“好，凶手就是我。”

一瞬间，对方陷入沉默。

“这样一来我就不是凶手了？”这样算是反将了一军吗？

“你根本没有搞清楚状况。”

“对了，森田呢？森田怎么了？”

“森田？”对方似乎并非装傻，而是真的愣了一下，过了一会，才说，“喔，就是你那个朋友吗？被你杀死的那一个。”

“被我杀死？你在说什么？”

“你在车上装炸弹，把车子炸了。”

青柳瞬间愕然无语。白天在坐上出租车前所听见的那阵爆炸声再次回荡在耳边，脑袋一片空白。“森田”两个字在空白的脑海中慢慢浮现。

“事到如今何必再装模作样。”对方说完这句话，便挂断了电话。青柳愣愣地站在公用电话前，心中有股想要一屁股坐在地上的冲动，但还是竭力忍住了。

“人类最大的武器，是习惯与信赖。”森田森吾说的这句话掠过脑海。森田没事吧？青柳用力摇晃脑袋，拼命将森田森吾的事情从脑中甩掉，摇了一次又一次，要让附着在脑海中的“森田”两字跌落。

到阿一的公寓是一件很危险的事，这么简单的道理，连三岁小孩也知道，就好像一只鹿背着标靶傻傻地接近一群手持猎枪的猎人一样。

但是阿一说的那句“真的非常抱歉”，以及那些虚弱的呻吟不断地在青柳雅春的脑中回响。

“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的朋友平安被释放。”电话中的男人如此说过。

青柳感到气血上冲，脸部开始扭曲，明明不痒，却忍不住想搓脸颊，他想起了森田森吾在学生时代曾以高傲的口气说明那个关于旅鸽的故事。越是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关于森田森吾的回忆越是在脑海中涌出，仿佛看见森田森吾一个人留在车上的模样，仿佛又听见逃走过程中的那个爆炸声。

旅鸽是一种成群结队飞翔的鸟类，虽然数量曾经高达二十亿只，最后还是因为人类的滥捕而绝种。

据说，当时的猎人会先将一只旅鸽的双眼刺瞎，失去视力的旅鸽会在地上挣扎跳动，在天空的其他同伴看见这只旅鸽的模样，会误以为它在吃饲料，因而全都靠过来，猎人就可以趁机射下其他旅鸽。

“很残酷的故事吧？”当年的森田森吾喜孜孜地述说着这个人类的残酷行径。

如今的自己，就好像旅鸽一样。

阿一现在正受到凌虐。

阿一就是眼睛被刺瞎的旅鸽，当我这只旅鸽为了确认他发生什么事而靠近之后，就会被一枪打死，就算没被打死，也会被铐上手铐。

如果这是电影，这样的剧本实在是再老套不过了，何必傻傻地赶去配合烂剧本的演出呢？何况旅鸽只是被欺骗，自己却是明知有陷阱还是跳进去，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比旅鸽还要愚蠢。

“没错，太愚蠢了。”青柳点了点头，“傻瓜才会去。”

但是，他的双脚却是朝着阿一的公寓方向前进，步伐越来越大，踏出的力道越来越强。“我要去救朋友。”这样的想法从背后推着他前进。

沿着人行道向前走，过了人行横道时，不知为何脑中突然浮现了父母的模样。在车站月台，父亲骑在色狼身上，一边挥拳一边说：“等我把这只色狼搞定，就可以回家洗澡睡觉了。”至于母亲，则是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

青柳雅春此时停下了脚步。

“身为文明人，怎么可以被冲动牵着鼻子走呢？应该更冷静点才对。”

一道声音在记忆中响起，毋庸置疑，声音的主人是过去的自己。但是青柳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对谁说了这句话。推想起来，应该是对樋口晴子说的吧。总之，这句自己当年用来揶揄父亲的话，让他停下了脚步。

就这么冲进阿一的住处，有多少胜算呢？

虽然无法得知有多少人守在那栋公寓中，但既然他们预期自己可能会出现，想来应该会安排为数不少的同伴。

青柳紧握手机，转身，走上回头路。

车站附近的人潮比平常少，青柳走进的这间电器量贩店内也没什么客人。一走进店里，便听见了嘈杂的广播，气氛虽然热闹，客人却是寥寥无几。

在灯光明亮的店内，那种安稳的日常氛围让青柳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一直到刚刚还抱持的恐惧、紧张、愤怒及焦虑的情绪都像汗

水一样蒸发了。

中午与森田森吾见面之后所发生的一连串奇妙骚动都像幻觉，眼前店里的冷气、卷发专用吹风机、挂着“最新离子技术”广告牌的吸尘器等等，各式各样与生活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被视为和平象征的家电制品仿佛才是真正的现实，或者该说青柳打从心底如此期望着。

然而，排列在大型电视卖场的十多台电视屏幕上，都播出了金田首相的游行画面，这把青柳拉回真正的现实之中。这些影像跟当初在稻井先生家看到的影像相同，发生在这个城市的那起令人难以置信的爆炸事件，不断在屏幕上被重复播放。

旁边的另一台电视正播放着另一个节目。

“这是九O吧。”画面上一名白发男子如此说道，旁边几个人也用力点头。这些人虽然都是男性，年纪和穿着却各不相同，令人不禁怀疑这些人的共通点在哪里，但是继续看下去，马上就知道了答案。

“九O”指的是遥控直升机所使用的引擎大小。这些人都是遥控直升机玩家。青柳依稀对那个白发男子有点印象。

“大冈的AIR HOVER。”另一名男子肯定地说道。

青柳紧紧握住拳头。自己家里的那台遥控直升机确实是这个机型。如今，那台遥控直升机还放在自己的房间。青柳很清楚，自己的遥控直升机跟案犯所使用的遥控直升机是同一机型，绝对不是偶然。

这个局布得相当周密，怎么想都是这个结论比较合理。

那井之原小梅呢？

青柳在电器量贩店内所陈列的电视机前面愣愣地站着。自己是因为井之原小梅的邀约才买了遥控直升机，如果没遇到她，自己根本不会去碰那种东西。一个今天已经在脑海中出现过无数次的疑问再次浮上水面：能够信任井之原小梅吗？

或许是站着不动的模样看起来很可疑，也可能是被当成了有购买意愿的客人，店员走上前来询问：“请问您想找什么样的电视？”青柳很想问他“到底能不能信任井之原小梅”，但是他当然知道这么做毫无意义，只好腼腆地随口应了一声，踱步离开。

青柳买了一支数字录音笔。就在打开皮夹，取出信用卡时，突然担忧起来，害怕信用卡的使用记录也受到了监控。虽然应该不至于这么可怕，但是一想到那些人敢在连锁餐厅内大胆开枪，并且以残酷的手段对待阿一，又开始觉得那些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然而决定要用现金支付之后，却又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选择以信用卡结账。以当下的状况来说，或许被查出所在位置反而对自己有利。

接下来，青柳走向深处的电动玩具卖场，买了一台铅笔盒大小的掌上型游戏机。这项产品前一阵子因缺货被媒体大幅报道，如今架上已同时摆着好几台。

“需不需要买游戏软件？”店员问道。

“这个也可以当电视看吧？”

“当然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店员带着自豪的表情夸耀道，仿佛这台游戏机是他开发的。“它的性能相当优越，不管是在屋内或移动中的车上，信号都很清楚，任何地方都可以看。”

青柳走出电器量贩店，来到车站后面，在垃圾筒前将游戏机从盒内取出，装上电池，将说明书塞进背包中，把盒子丢了。

他一边研究录音笔的操作方法，一边试着录下自己的声音。练习了好几次之后，先将录音笔内的数据全部删除，然后趁着四下无人时，扯开嗓子，开始正式录音。虽然对着机器煞有介事地说话，实在有点不好意思，却非做不可。“我现在要离开仙台市了。”青柳对着录音笔如此说道。录音完毕之后，他朝着电动游乐场走去，看了手表一眼，心想：“拜托，希望他还在那里。”一边前进一边哼起了披头士《Help》里的歌词。

当青柳雅春看到阿一公寓的屋顶时，忍不住想要停下脚步，但最后还是紧咬牙关，重新上紧发条，继续往前走。不知何时开始，嘴里唱起了“Golden Slumbers”的歌词。

“Golden slumber fill your eyes／Smiles awake you when you rise／Once there was a way to get back homeward”保罗·麦卡特尼一边这么唱着，一边想要让分崩离析的队员重新凝聚在一起，想象着那条通往过去的道路，但最后乐队还是没办法复合，保罗·麦卡特尼只好将后半段的曲子以组曲的方式呈现。

这些话一定是学生时代在快餐店内闲聊时听来的，说出这些话的人，不是阿一就是森田森吾。青柳第一次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脑子里浮现出一间四个塌塌米大的房间，保罗·麦卡特尼一个人缩着肩膀窝在房间里，面对多重录音器材，戴着耳机，正拼命将八首曲子连接起来。那种孤独感令青柳深深感慨。

“什么四个塌塌米大的房间，歌当然是在录音室里录的。”森田森吾嘲笑道。仔细想想确实没错，但青柳还是认为保罗·麦卡特尼一定是在队员四分五裂的情况下，一个人默默地制作组曲，希望大家能够重新“回到过去”吧。

保罗·麦卡特尼心里到底有没有“回到过去”的想法，没有人知道。但至少对青柳而言，“一定要回到过去、一定要拯救那时候的伙伴”的想法肯定是推动自己不断向前走的力量。

公寓的周边区域有一条自外部连接到公寓门口的通道，两旁种着植物。在昏暗的天色中，可以看见后面有一块小小的儿童游戏区。青柳没有踏入公寓的周边区域，而是藏身在人行道旁的围墙后 面，将背抵在围墙上，看着手表，想着刚刚在电动游乐场前与那个身穿黑豹标志体育服的杂志小贩对话的内容。

“只要在东口用这支手机打电话就行了？”下巴胡须参杂着几根白毛的男人握着青柳递给他的手机，再次进行确认。

“按重拨键就可以了。”青柳心想，这样应该可以打到阿一的手机了。

“我不用说话吗？”

“只要播放录音笔里录好的声音让对方听就行了。”青柳拿着录音笔，说明了操作方法。

“我是个老古板，实在不擅长操纵这种机器。”男人害臊地搔了搔头发，接着又说，“我是旧时代的人了。”头皮屑纷纷从男人的头顶跌落，但更令青柳在意的是，男人的腼腆笑容看起来竟带点稚气，只见他把玩着录音笔，脸上的表情好像正在尝试新玩具的小孩子，青柳完全无法判断这个人到底几岁。

“不用管对方说什么，只要播放录音内容就行了。”

“这样能好好沟通吗？”

“对方本来就不是能好好沟通的人。”

“越是自认为高高在上的人，越是这样，根本不管别人说了什么。”

“只知道一意孤行，把人当成罪犯看待。”青柳说道。男人一听，也埋怨说：“没错，我也常常遇到这种事。”

“真抱歉，在工作中麻烦你做这件事。”

穿着黑豹体育服的男人一边将腋下的一大叠杂志重新夹稳，一边露出不太干净的牙齿笑了，以标准的英文发音说：“I help you。”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点子。既然那些人能够透过手机及防范监控盒得知自己的所在位置，那么应该也能反过来利用这一点，只要请那个穿黑豹体育服的男人帮忙播放录了自己声音的录音笔，阿一公寓内的那些警察或许就会从中找出发讯位置，因而将注意力转到仙台车站东口那边。

在那段期间，青柳就可以大剌剌地前往其他地方，例如阿一的公寓。

青柳已经跟身穿黑豹体育服的男人说好了，对方应该会在晚上七点执行任务。“全看你的了，大叔。”他在心中祈祷。

他从围墙边探出身来，仔细确认阿一家在公寓中的位置，是在二楼的正面最右边，距离电梯最远，就在安全梯的旁边。

远处传来脚步声与说话声，青柳急忙转身，整个人贴在围墙上。

“在东口。”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此人正从公寓门口的方向走来，一边拿着手机在说话。“这边接到电话了，从手机打来的，确定是青柳雅春的号码，声音也没错。我马上就赶过去，你们也赶紧过来。他说会搭公交车，但有可能是在说谎。”

青柳像个忍者贴在墙上，观察男人的一举一动。从公寓走出来的男人不停对手机说话，根本没有注意围墙边有个人，就这么笔直地横越了车道。青柳沿着他所走的方向望去，看见一辆轿车正停在对向车道的路边。在夜晚的路灯照射之下，无法分辨颜色。但车体十分庞大，或许是高级轿车吧，车身有数条横线，造型很特别。

男人打开了驾驶座的车门。在路灯下，青柳微微看清楚他的长相。头发微卷，体型修长，看不出年纪。男人似乎发动了引擎，车子像野兽打呼一样微微震动。

此时，突然有另一道影子出现在不远处。青柳吃了一惊，整个人差点撞在围墙上。

是那个人。体格壮硕、戴了巨大的耳机、右手拿着霰弹枪。那副模样在日本的仙台市不可能有第二人。绝对不会错，他就是曾经出现在连锁餐厅的那个人。只见他威风凛凛地向前走去，跟前一个男人一样横越了马路。

接着，轿车载着两人往前驶去。

应该是那个黑豹体育服男按照约定播放了青柳预先录进录音笔内的声音吧，利用手机，将“我不会到阿一那里去的，我要搭公交车离开了，你们在阿一的公寓里等也没用”这段预先录好的声音放给那些人听了。

听到电话内容的警察全都赶往了车站东口。刚刚开走的那辆轿车也是其中之一吧。他们越是正确掌握手机的位置，就越容易掉进这个陷阱。

至于阿一家中还有几个警察，则无从得知。不过，至少走了两个，而且包括那个拿霰弹枪的人。运气好的话，说不定阿一的房子里一个人也没有了，就算没那么幸运，好歹敌人的数量也减少了。

“去吧！”青柳仿佛听见某个声音如此催促自己，应该是自己的声音，但又感觉是森田森吾的声音。“去吧！”那声音又说了一次。森林的声音到底又告诉了你什么，森田？青柳离开墙边，走近公寓，但没有从大门口进入，而是朝右手边走去，目标是安全梯。

沿着安全梯来到二楼走廊上，左手边第一扇门就是阿一的家。眼角望见走廊旁边放着一个灭火器，青柳雅春毫不迟疑地拿了起来。阿一以前跟女朋友闹分手时，被女朋友用灭火器喷过，这时候让灭火器再度上场实在再合适不过了。青柳将背包稳稳地背在肩上，左手抱着灭火器，右手抓住喷管，拉开保险栓，将灭火器微微举起，手掌放在压柄上。

他抱稳了灭火器，站在对讲机前面，伸出的拇指就快碰到电铃按钮的瞬间，脑中突然想起了阿一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般人都是用食指吧？”当初几个社团成员曾笑自己用拇指按电梯按钮太不自然，阿一这句话就是那时候说的吧。

青柳放下拇指，改为伸手抓住门把。既然刚刚才有两个人从这里离开，何况又是一群警察在这里进进出出，特地把门锁上的几率应该不高吧。

他缓缓转动门把，往后一拉，门板轻而易举地被拉开了，青柳忍不住想要为自己的决定高声欢呼。

应该谨慎小心地潜入，还是应该以雷霆万钧的气势冲进去呢？青柳想了一下，决定实行后者。想要让敌人措手不及，最好的方法就是虚张声势。但其实也有部分原因是，自己没有自信可以继续保持高度警戒、谨慎行动。

青柳奋力将门完全拉开，一边以灭火器敲着墙壁，一边奔进屋内，也不脱鞋，直接三步并作两步冲入客厅。

第一眼看见的，是仰天倒在左手边沙发附近的阿一，他眼皮肿胀，嘴角泛黑。

“阿一！”青柳才这么一叫，突然看见一个巨大的影子从右边向自己扑来。他无暇细想，赶紧将右手的灭火器打横用力一挥，并让灭火器随着力道飞出。

身穿警察制服、举起双手扑来的男人，完全无法闪避突如其来的灭火器，脸被狠狠砸中，往后一翻，高举着双手倒在地上，像只投降的青蛙。

青柳虽然担心那个警察被灭火器砸中后的伤势，但还是先奔向阿一，摸着他的脸颊，喊：“喂！”接着用手背凑近阿一的鼻孔，确定他还有呼吸后，才松了一口气。“喂！快起来，别再睡了，阿一！”

一瞬间，阿一张开了双眼，确认眼前的人是青柳雅春后，轻轻喊了一声：“青柳。”接着又张嘴似乎想说些什么，却再次闭上眼睛。

青柳感到胸口似乎有股热气正伴随着湿气迅速上涌，心里才一喊“糟糕”，豆大的泪滴已经从眼角溢了出来。他急忙伸手将眼泪擦掉，泪水却不停地倾泄而出，好一阵子停不下来。这眼泪与其说是悲伤或

愤怒，不如说是因为自己真的不明白为何会发生这种事而感到混乱所流下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森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阿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倒在灭火器下的男人开始蠢蠢欲动。青柳抬起上半身，转过去盯着他，心想只要他一站起来，就要对他施展下一波攻击。当然，所谓的攻击，也只有大外割一招。幸好，看来没有必要。

青柳将背包从肩上取下，掏出绳索，走近那个倒地的男人，粗鲁地将他的双手凑在一起，用绳索绑住。男人的双眼微张，以朦胧的眼神看着青柳，好像想说什么，却一句话也没说。虽然是自己用灭火器砸他，但还是很庆幸他没有受重伤。

青柳站起来，再次看了阿一一眼。与其自己通报医院或警察，倒不如把阿一交给隔壁邻居照顾。他抱定主意之后，走出了大门。

他按了隔壁住户的电铃，在等待回应的期间，害怕脸被对讲机的镜头拍到，因而把头转向一旁。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缘故，久久无人应门。青柳将耳朵凑近门板，可以听见细微的音乐从门内传出。里面明明有人，却不来开门，青柳不禁怒火中烧。现在的情况这么紧急，里面的人在搞什么鬼？

青柳敲起了门，一开始只是以手背轻轻敲打，后来变成了握拳猛捶，大喊：“喂，开门！快开门！”

青柳完全没察觉有人来到自己身后。

“青柳先生，送货员的态度这么恶劣，不太好吧？”背后传来了说话声，同时还听见喀嚓一声，似乎是子弹上膛的声音，转头一看，只见一支散弹枪正对准自己。

青柳雅春被迫坐进了那辆车身有横线的轿车，就是刚才亲眼看见它驶离这栋公寓的那辆轿车。车内非常宽敞，还铺着地毯，感觉相当高级。

坐在驾驶座上的男人依然戴着耳机。青柳被押进后座的最内侧，手上既没有手铐也没有绳索，身体可以自由移动，但那个警察厅派来的男人就坐在身旁。他自称是佐佐木一太郎，有着微微的波浪卷发、尾端下垂的双眼皮，给人一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名门大少爷的印象，

然而不是那种脆弱的优等生，而是像一个从来不曾吃过苦的天之骄子，散发出一股傲人的气势。

“你们要带我去哪里？”青柳问道。被夺走的背包如今正搁在佐佐木一太郎身旁，被脱掉的毛线帽也塞进了背包。

“一开始，我以为你在东口。”佐佐木一太郎没有回答青柳的问题，只是面无表情地说道，“一通来自你手机的电话，打到小野的手机。调查发讯位置，确定是在车站东口的圆环处，声音也是你的。所以，我跟他前往东口。”佐佐木一太郎往开车的男人望了一眼。“但是在途中，我接到了搜查本部打来的电话。本部告诉我，在你打手机的那个地点，有一座防范监控盒，防范监控盒所拍到的影像中看不到你的身影，只有一个男人正用生疏的动作操作手机跟一台小小的仪器。”

“那是数字录音笔。”青柳全身无力地说道。

“原来是录音笔。”

“看来一切都在你们的监视之中。”

“我在电话中说过了，如今正处于非常时期。”

“那个防范监控盒的系统在非常时期之前就存在了。”

“难不成我们要等到下雨了才来修补屋顶吗？”

青柳雅春非常害怕，不知自己何时会被殴打，而且也有了一定会被修理的心理准备。佐佐木一太郎就坐在自己身边，只要他想，随时可以出手。何况照他的说法，现在正处于“非常时期”，他似乎有权这么做。

但是，佐佐木一太郎只是静静地坐着，一动也不动。青柳的心里闪过一个疑问：“这个佐佐木一太郎相信我就是凶手的程度到底有多深？”他的眼神极为冷漠，宛如一个观察者或研究人员，完全感受不到对犯罪者的厌恶，或是对工作的使命感。青柳忍不住说：“其实你心里很清楚，我是被冤枉的吧？”佐佐木一太郎一听，两眼微睁。

“你早就知道凶手不是我吧？”

“这我也在电话中说过了，大部分的凶手都是这么主张的。”

佐佐木一太郎面无表情地如此说完之后，接着又说：“明天我们就会公布你的信息，包括照片、姓名及一切资料。你是个名人，应该

会比一般人更令社会大众震惊吧。”

“我根本不是什么名人。”

“你不是救了女明星吗？”

“我只是被当成了名人炒作。”

“把人捧上天再摔下地，是世人共有的兴趣。”

“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凶手？”

“证据已经一样一样冒出来了。”

“一样一样冒出来？怎么冒？从哪里冒？”

“很可惜，证据这种东西就是会冒出来。”

佐佐木一太郎闭上双眼，再缓缓张开，依序说明：“你今天在杀害首相前曾到猪排店吃饭，店长已经出来作证了”、“你买遥控直升机的那间店，也提供了监视录像带”、“你在河岸边练习操纵遥控直升机的模样，被民众用摄影机拍了下来”。

“太荒谬了。”青柳激动地说道。唾液从口中飞溅而出，沾在佐佐木一太郎的鼻子旁，他却毫不在意。“我今天根本没去过猪排店。”中午跟森田森吾一起吃的是快餐，“而且，我的遥控直升机也不是自己买的。”遥控直升机是井之原小梅买了之后直接交给自己的，我只是付了钱。

“监视器的影像已经留下了证据。”佐佐木一太郎依然保持冷静。

轿车左转，青柳的重心不由得往右移，佐佐木一太郎却依然端坐不动。

“你确实出现在画面上，每个人都相信，就是这么回事。”

“那是冒牌货。”青柳说完这句话，也不禁觉得“冒牌货”这个字眼听起来多么荒诞无稽。

“我打算给你一个机会。不，正确来说，是上面的人希望给你一个机会。”

“机会？”由佐佐木一太郎的语气听来，似乎不是什么多开心的事。

“让你自首的机会。现在我还没有给你上手铐，我可以让你在警察局前下车，只要你愿意在被通缉之前自首，承认自己杀害首相就行了。”

“即使我根本不是凶手，也得承认？”

“一旦公开出去，除了你之外，你的家人、朋友、职场上的熟人，全都会受到牵连，媒体记者会追着他们跑。你应该可以想象吧？在事态演变到那个地步之前，劝你还是自首吧。”

“就算自首也一样，到头来媒体记者还是会在我的生活圈打转。”对于媒体的难缠与影响力，青柳早已有深刻的体验了。

听到他这句话，佐佐木一太郎紧紧闭上了嘴。

“我不可能自首，因为我不是凶手。”青柳打定主意，不管说多少次，都会是这句话。

“你不自首，我只能把你带进警察局。”佐佐木一太郎以丝毫感受不到温度的语气说道。“听着，如果你肯自首，”顿了一下，接着说，“也就是说，如果你认罪的话，”接下来，微微加强了语气，“我们会努力让生活在你周围的人不发生麻烦。的确，今天这件事实在引人注目，也相当恐怖，但身为犯人的你可能也有一些苦衷，例如一些让媒体也能够微微感到同情的背景因素，我们会特别强调这些部分。”

“我没有那种背景因素。这跟什么背景都无关，因为我根本不是凶手。”青柳依然如此主张着。

“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让社会大众认为你有那样的背景因素。”

青柳一瞬间没有听懂这句话的意思，想了一下才说：“你的意思是捏造？”

“我的意思是控制情报。你虽然是凶手，却不是一个令人憎恨的可怕凶手，你的行为虽然无法原谅，却颇值得同情，我们可以帮你塑造这样的形象。”

“制造假情报？”

“制造印象。”佐佐木一太郎简洁有力地说道，“所谓的印象，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就算没有任何明确根据，大家还是会对事物抱持着某种印象。印象可以改变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一家餐厅，餐点的味道

完全没变，但是客人增加，那是因为大家对餐厅的印象变好了；原本大受欢迎的演员突然接不到工作，那是因为大家对他的印象变差了；暗杀首相的凶手变得不再那么可恶，那是因为大家对他的印象产生了共鸣。”

姑且不论佐佐木一太郎心中是否认为青柳雅春真的是凶手，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并不打算将青柳直接带往警察局，而是想尽办法说服他自首，这点让青柳产生怀疑。这是一件如此严重的大案子，佐佐木一太郎明明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他拉进警察局，何必多费唇舌在这里跟他谈条件呢？有什么理由让佐佐木一太郎想要这么做？

渐渐地，青柳理解了状况。想必这个人的目的，或者应该说“他们”的目的，是想要尽量低调地解决这件事。

他们并不想知道真相。

他们对金田首相被暗杀的真正理由、动机、手法及真凶的身份都没有兴趣。

他们只是想以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善后。

如果强行逮捕青柳雅春，他很可能彻头彻尾地强调自己的清白。虽然有遥控飞机用品店的影像及猪排店店长的证词，但对青柳来说这些都是伪证，一定会在法庭上全盘否定，就算最后“他们”在法庭上获胜，还是会在一般民众的心中留下疑窦，不见得能令所有人接受。

所以，他们才打算说服青柳雅春认罪，以“管他什么证据，凶手本人都认罪了，肯定不会错的”这个论点来让社会大众信服。

这样的计划执行起来比较简单，问题也较少。只要向世人如此主张，并获得媒体的认同，一切就搞定了。

想通这一点的青柳雅春并未因此情绪激动，反而是全身无力。

既然他们对真相丝毫没有兴趣，那么有什么办法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呢？

就算找出真正的凶手放在他们眼前，情况也不会改变。青柳感到一阵晕眩，深深的无力感让他背上的寒毛一根根倒竖。

“你觉得自首不划算吗？”佐佐木一太郎问道。

“怎么可能划算。”

“犯下这么可怕的案子，你还奢望什么？”

“不是我做的。”

“你现在快要淹死，正逐渐沉入沼泽中，不管你再怎么拼命挣扎，也只是增加下沉的速度，而且还有可能连累其他人。如果你乖乖不动，照着我们的指示去做，说不定水只会淹到你的肩膀。”佐佐木一太郎依然以不带感情的口吻说道。

“别哄我了，你们根本打算让我灭顶，完全没有存活的机会。”佐佐木一太郎并没有立刻回答这句话，只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青柳雅春，似乎是在研究着他的反应。佐佐木在观察，就好像动物园的饲养员为了掌握自己所照顾的动物的习性一般，张大眼睛、竖起耳朵地观察着，他的表情极为认真．车子停下来，本来以为警察局到了，但仔细一看还在马路中央。往前一望，原来是遇上红灯。

“遇到红灯时不是可以打开警笛，直接冲过去吗？”

“如果情况紧急的话。”

“现在不紧急吗？”

“凶手已经抓到了，接下来只要把你带到东京就行了。”

“东京？”

“这个国家的特征，在于任何重要事情都在东京进行。”

“能够到那么美好的东京，我真是太荣幸了。”眼前闪了一下。一开始，青柳并未理解自己被揍了，只知道脸颊受到某种撞击，脖子同时扭向一旁，视线变得模糊。拉回身子一看，一旁的佐佐木一太郎依然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刚刚应该是被他以左手揍了一拳，但完全看不出他曾经做过任何举动。

窗外的景色依然毫无异状地向后流去。

“现在是警戒状态，新干线不是停驶了吗?一身体的深处在发抖．骤然而来的暴力比脸颊上的疼痛更让青柳雅春感觉到紧张与恐惧。但他还是勉强振作那几乎要退缩的意志．他知道这种时候绝对不能显露脆弱的一面，否则一切就完了。

“长时间的完全封锁是做不到的，交通运输系统正逐渐恢复正常，这条路也一样。虽然还是有路检，但目前已经可以自由进出仙台了，路检跟封锁都是为了逮捕凶手，只要抓到凶手，就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不是吗？当然，新干线也开始行驶了。”

“是啊，我也这么认为”青柳雅春附和说，“所以才更糟吧?凶手现在还在逃亡中，很有可能趁这个机会逃走。”

“你还想逃走?”

“我不是凶手．”

又被揍了一拳。这一次青柳确实瞥见了佐佐木一太郎的肩膀动作．在那一瞬间，脸颊一阵剧痛，脖子再一次扭向一旁，虽然已经下定决心不让疼痛与恐惧显现，却难以掩饰疼痛与恐惧确实存在的事实。他无法完全装作若无其事，只好赶紧望向窗外。

就在此时，青柳察觉了几件事，先后顺序并不清楚，或许是同时也不一定。

信号灯还是红灯，车子处于停车状态.

对向车道的路边停着一辆货车.

这里是仙台市北四番丁附近的一条东西向道路。

那辆罩着帆布的货车看起来很眼熟。

是前园先生．青柳想看手表确认时间，又怕被佐佐木察觉，只好忍下来。

前圆先生没事吧？青柳仔细观察货车的载货平台。数个小时前，从天桥跳到那块帆布上的感觉再次涌现，那时候一定压坏了好几个箱子吧，一想到这会对前园先生造成困扰，胸口便一阵疼痛。白天闲聊时，他曾说过_今天有指定夜间送达的货物”，还说为了赶回家看电视，会将送货时间提前。看来时间应该差不多吧，可见送货很顺利，没有造成太大麻烦，真是太好了。

可以向前园先生求救吧?

青柳将视线由车窗往下移，看见门把时，脑中闪过了这个念头．只要一伸手，就可以碰到门把。佐佐木一太郎不知是因为胜券在握，

还胸有成竹竹，并没有把他的手脚绑住．更令人吃惊的是，连车门也没上锁。

青柳在脑海中拼命将整个过程顺过一遍。打开车门，立刻冲出去，穿过对向车道，跳进前园先生那辆货车的副驾驶座．想必他会非常吃惊，但应该会帮助自己，应该会的。

如今正在等红灯，这可以说是唯一的机会。往对向一看，前园先生正准备坐进货车的驾驶座上，再也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了。

“去吧！”某个人的说话声再次从体内响起，既像自己的声音，又像森田森吾的声音，也像阿一的。去吧，逃走吧！

青柳也没有望向佐佐木一太郎，微微抬起臀部，以左手拉住门把，将门把向后一扯，以右手推开车门，冲出车外……

原本的计划，是这样的。

然而事与愿违，拉了门把之后，不知为何车门竟然文风不动，门把拉起来松垮垮的．似乎跟车门的开关完全没有连结。

“很可惜。”旁边传来佐佐木一太郎的声音。

青柳感觉自己的脸因羞耻而泛红，接着又倏地刷白。

“那边虽然有门把，却是假的．这辆车就跟一般警车一样．那边的门一定要从外面才能打开。

“果然跟我猜的一样。”青柳雅春只能逞强地如此说道。整个人瘫在椅背上，假装平静地看着窗外。前园先生所驾驶的货车开始前进，在路灯与车灯的照耀下，在车道上与自己乘坐的这辆车交错而过。

“没能成功逃走，真是可惜。”佐佐木一太郎冷冷地说道。

“开车的这个人，”青柳将力量凝聚在腹部，不想再被佐佐木看见自己软弱的模样，以下巴比着驾驶座，说，“他一直像这样戴着耳机吗？”

“你说的是小鸠泽吗？”

青柳说：“小鸠泽？他一点也不像一只小鸽子（译注：小鸠的日语读音为KOBATO，与小鸽子的读音一样）呀。”嘴上虽然这么开玩笑，却一点也笑不出来。“这么可爱的名字一点也不符合他的形象，这就叫做不实广告吗？”

如果不说一些话，仿佛随时会被恐惧与不安击垮，但又想不到该说什么。青柳用力从鼻孔吸入一口气，让胸口完全鼓起，停顿了一会，吐出去的瞬间，力量又迅速流失，身体开始发抖，完全想不到任何计策。

轿车开始前进。小鸠泽手握方向盘，一板一眼地开车，向右转，朝南边前进。青柳在心里祈祷着，希望至少在此时能够遇上塞车，偏偏路上几乎一辆车也没有，车子的速度越来越快。

“到了车站之后，我会帮你铐上手铐。”

“为什么现在不铐？”

“没有必要欺负弱者，不是吗？”

这还是青柳第一次被人当面称为弱者，那种感觉当然很不舒服，但是除了不舒服，生杀大权掌握在他人手上的恐惧感更为强烈。

“我……”青柳以颤抖的声音说，“我会有什么下场？”

佐佐木一太郎凝视着他。开车的小鸠泽嘴里似乎喃喃地说着什么，但听不清楚，不知道在哼歌，还是在自言自语。

“你，”佐佐木一太郎说，“你会被我们带到东京，以杀害首相的凶手身份被捕。不过，不用害怕，现代的日本是个法治国家，你不会遭到刑求或拷问。但是，电视新闻及杂志可能会把你的事情大肆渲染，你的家人及亲戚朋友可能也会遭受责难。”

对青柳来说，媒体的攻势正是最可怕的刑求和拷问。“我该怎么做？”

“你现在能够做的最佳选择，”佐佐木一太郎重复了刚刚的话，“就是自首，承认一切。”

“一切？”

“我们很清楚你做了什么事，所以你只要认罪就可以了。这样一来，你跟你的家人所受的伤害将降至最低。”

“我做了什么事？”青柳在朦胧的意识中如此回答，心想：“但我什么都没做呀。”或许是因为太累，也或许是车子的摇晃令他觉得很舒服，或是为了逃避眼前的现实，青柳感到一阵睡意袭来。也许最后一点才是真正的理由吧。

“你不需害怕。”佐佐木一太郎静静地说，“一切交给我们处理，不用担心。”

青柳虽然想着“到底要把什么交给你们处理呢？”却无法做出反应，甚至开始觉得与其采取什么新的行动，倒不如就这么乖乖地坐着。我已经尝试过抵抗了，也努力过了，青柳看着窗外一道道向后延伸的路灯灯光，心里如此想着。我并没有乖乖就范，能做的我都做了，虽然最后还是被捕，但我已经尽了全力。他在昏沉的脑海里把一条条借口排列出来。我已经做得很好了。

佐佐木一太郎所说的那句“不用担心”在青柳雅春的内心不停回荡。原来如此，不用担心，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现在的青柳就好像一个在沙漠中即将渴死之人，“不用担心”这几个字仿佛一股诱人的泉水，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他们处理吧，“不用担心”。

车子突然停了下来，原以为到车站了，仔细一看原来又是红灯。此时的青柳开始觉得，既然到了这个地步，倒不如赶快搭新干线到东京，把一切都交给佐佐木一太郎处理吧，眼前的红灯反而让他不耐烦。

正当他想将身子靠向车窗时，视线一角突然看见一辆车子迅速逼近。“啊，危险。”他说道。

一辆车子从右后方冲了过来。青柳才刚理解那是一辆白色的旧款轻型汽车，两辆车子已经撞在一起了。

一开始，由于视线剧烈晃动，青柳以为自己又被殴打了，就在他愣了一下的同时，轿车开始以逆时针方向打转。

青柳赶紧抓住眼前的驾驶座座椅，旁边的佐佐木一太郎则伸手在空中乱抓，接着倒向另一边的车门。车子因撞击力打滑，从旁边撞过来的轻型汽车将青柳雅春等人所乘坐的轿车挤到了左侧的路边护栏。接着，轻型汽车停了下来，挡在轿车前方。

青柳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事，顶在前座座椅上的脖子异常疼痛。

重新坐稳的佐佐木一太郎迅速采取行动，在轿车停下的同时，便打开车门冲了出去。小鸠泽也粗鲁地打开驾驶座的车门，走到了车外。

青柳脑袋一片空白，往窗外一看，那辆从旁挤过来的轻型汽车里也有个人打开驾驶座的车门走了出来，副驾驶座前的挡风玻璃下方有一团头发，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人趴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不知道怎么了。

“那是你的同伴吗？”旁边传来说话声，刚刚走出车外的佐佐木一太郎将头探进后座，问青柳雅春，“他是来救你的？”

此时青柳才想到，刚刚应该趁机逃走的，不禁为自己的愚蠢感到愕然，但已经太迟了。

忽然间听见“咚”的一声巨响。

不明白发生什么事的青柳吃惊地缩着身体，往右手边的后座窗外看去，看见一个背影正贴在车门上，一个矮小的男人正以背部靠着眼前的车窗，原来是刚刚从轻型汽车的驾驶座里走出来的那个男人。他穿着黑色连帽T恤，正在与小鸠泽搏斗。

穿着黑色连帽T恤的男人不高，看起来颇为柔弱，数次被小鸠泽推撞在轿车上，他年纪看似不大，几乎跟路上随处可见的那种参加文艺性社团的初中生没什么两样。

青柳将视线移回左边的车门。佐佐木一太郎就站在开启的车门外，劝着小鸠泽：“喂，别打得太过火。”看起来一副已经对小鸠泽这种突发性的暴力倾向感到相当不耐烦。接着，他取出手机，拨了号码。

连帽T恤男一次又一次撞在青柳旁边的车门上。这个看似少年的男人，说不定早已昏厥了。

“喂，把手伸出来。”

这句话在耳边响起，令青柳吓得全身一震。佐佐木一太郎不知何时已经坐在他旁边，一手拿着手铐，一手抓着他的手腕。“出来，我们换车。”

看来这辆轿车已经动弹不得，佐佐木一太郎决定要换一辆车，刚刚他打的那通电话应该是为了安排另一辆车吧。青柳只能任由摆布，不知何时两手已经被铐上手铐。佐佐木一太郎一边喊“出来”，一边拉扯手铐。

走出车外，天空一片漆黑，马路在整排路灯的照耀下显得颇为明亮。轿车被夹在路旁护栏与轻型汽车中间，看来确实是动弹不得了。

车道上还有数辆汽车，但这些车子都没有停下来，似乎是想要尽快远离麻烦，接连变换车道从青柳的面前驶过。人行道上聚集了一小群围观路人。佐佐木一太郎举起了手册之类的东西，大喊道：“请各位迅速离开。”路人一听，纷纷四散而去。

小鸠泽以双手向前推出，连帽T恤男的背部撞在轿车上，车身微微晃动。男人一阵踉跄，宛如一个贫血的初中生。人行道上传来尖叫，有人大喊：“快叫警察！”

“我们就是警察，请不用担心。”佐佐木一太郎立刻说道。

青柳两只手腕被铐在一起，只能愣愣地站着，心想：“那个穿黑色衣服的男人有危险，恐怕不是受点小伤而已。”

小鸠泽打开驾驶座的车门，探身进去，抓住放在副驾驶座上的霰弹枪，再将身子退出来。霰弹枪看起来像一支有着防滑握柄的巨大圆珠笔，旁边围观的路人都看得目瞪口呆。小鸠泽毫不迟疑地以枪口对准连帽T恤男，将前托部往后一拉，喀啦一声，子弹上膛。

青柳也看傻了眼，心想，有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吗？或许小鸠泽以为那个连帽T恤男是他的同伴，所以发起狠来想要好好教训他吧。

“住手。”佐佐木一太郎指着小鸠泽说道。戴着耳机到底能不能听见指令，实在颇令人怀疑，不过小鸠泽确实是停下了动作，接着放下了霰弹枪。靠在轿车上的那个黑色连帽T恤男，虽然由青柳的方向只能看得见背影，但恐怕已奄奄一息。

“好了，走吧。”佐佐木一太郎说着，扯动青柳的手腕。小鸠泽紧跟在他身后，让他感到极大的压迫感，偶然间转头往那辆撞在护栏上的轻型汽车一看。在路灯的映照下，副驾驶座上坐着一名女性，一动也不动，不知道要不要紧。那个女人穿着白色衬衫，胸口位置有一小块呈现深黑色，形状不规则，看来应该不是衣服的花纹。正当青柳怀疑那是不是血迹时，背后突然传来小鸠泽的呻吟。

青柳一愣，停下脚步回过头去，佐佐木一太郎也停了下来。

连帽T恤男就站在小鸠泽旁边，目露凶光，动作迅速，手上握着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看不出来是菜刀还是小刀，只知道是一把亮晃

晃的刀子，而且刀身很长。连帽T恤胸前的白色星星图案扭曲变形。

小鸠泽慌忙闪避刀锋。

青柳此时终于从正面看清楚连帽T恤男的长相：额头宽大，脸孔像个初中生，也像偶然钻出地表的土拔鼠，给人一种整天只会关在房间里，从没晒过太阳，每天只吃零食过活的感觉，但是他的动作敏捷到令人吃惊，这就叫做人不可貌相吧。

只见他一转身，不知何时刀子已经换到了左手，朝小鸠泽砍来，而且动作相当纯熟，并非只是慌张地拿着护身用的小刀乱挥，而仿佛是一个老练的舞者，朝着小鸠泽不停攻击，完全不给予喘息的机会。

一开始，小鸠泽也慌了手脚，只能拼命闪避，后来抓住机会举起霰弹枪，也不管这里是市区，毫不犹豫地开了枪。

连帽T恤男迅速扑向一旁。以那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动作竟然这么迅速，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霰弹枪发出撕裂空气的巨大声响，将停在旁边的轿车挡风玻璃击碎，一旁的路人高声尖叫。

这一阵突然的枪响令青柳想要捂住耳朵，但因两手被铐上手铐，无法自由摆动，只能闭上双眼，祈求这些声响赶紧平息。

等到张开眼一看，却看见小鸠泽正用左手按住持霰弹枪的右手，与连帽T恤男相对而立，肩膀上插着一把刀子。

连帽T恤男从外表实在看不出来运动神经那么发达，在一发发的枪击之下，他不知用了什么方法，竟然能够逼近小鸠泽，令青柳大感诧异。只见他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站在头戴耳机的小鸠泽眼前。

小鸠泽想要重新举起霰弹枪，但男人的右腕再次破空而来，手上又出现了另一把刀子，后头刚好一辆车经过，车灯将刀锋照得发出白色闪光。

小鸠泽挥动右手，避开了刀子，但刀尖似乎还是隔着衣服划伤了皮肤，他脸上的肌肉微微扭曲。连帽T恤男眯起双眼，仰望着比自己高两个头的小鸠泽，眼神极为冰冷。此时，站在青柳身旁的佐佐木一太郎突然扯起嗓子大喊：“不准动！”

佐佐木一太郎举起手枪，准确地对着连帽T恤男。只见他两手持枪，青柳的背包则被丢在地上。距离大约十米，但佐佐木一太郎所摆出的沉稳架式，透露出绝对不会打偏的气势。

连帽T恤男只能停下动作，鼓起了腮帮子，露出不满的表情，好像心怀不满的年轻人被问了一句“你到底在不满什么”之后，显得更加不满的模样。

青柳往佐佐木一太郎看了一眼，发现他的注意力已经被手持刀子的男人所吸引。青柳接着看看自己的双手。

“你现在能够做的最佳选择就是自首，承认一切。”佐佐木一太郎刚刚说过的这句话再次浮现在他脑中，接着又想到佐佐木一太郎所提出的交换条件：只要自首，他可以帮忙制造出博取媒体同情的剧情。

有可能吗?

让世人同情暗杀首相的凶手，真的有可能吗? “你会变成第二个奥斯瓦尔德。”他脑中响起了森田森吾的声音。

青柳曾经看过在肯尼迪暗杀事件后遭到逮捕的奥斯瓦尔德在移送途中被杰克·卢比枪杀身亡那一瞬间的照片。杰克·卢比从围观人群中突然冲出来，奥斯瓦尔德完全没有察觉。

这就是答案吗?

这就是答案吧。

劝我自首，让我乖乖地跟着他们走，然后派另一个人暗杀我。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到时候他们想要安插什么样的角色给我，都是轻而易举。

青柳未及细想，即已展开了行动，宛如祈祷般，将戴着手铐的双手交握，然后像铁锤一样用力挥出，打在佐佐木一太郎的后脑勺上，拳头感到一阵疼痛。佐佐木一太郎失去平衡，青柳趁机抓住他脚边的背包，踏稳脚步，往前狂奔。用戴着手铐的双手抓着背包，这样的姿势实在很丑、很别扭，但也只能用这样的姿势奔跑。耳边传来“站住”的声音，接着枪声响起，青柳瞬间面无血色，担心自己是不是被击中了，但是既没有疼痛感，也没有感到任何冲击力。远方某处似乎听见有人在喊叫，喇叭声及尖叫声传入耳中。

青柳雅春感到上气不接下气，毕竟不习惯绑着双手跑步，何况背包拿在手上还挺重的。在人行道上奔跑时，擦身而过的每个路人一看见手铐都瞪大了眼，这么令人起疑的模样实在太醒目了。金田首相刚遇害不久，仙台市区内的路人应该都处于神经紧绷的状态，意识到“凶

手说不定就在这附近”的可能性相当高。一个男人以这种模样在街上奔跑，不可能不引人注目。

青柳躲进小巷，打算在没人的地方稍作休息。他踢翻了塑料水桶，但没时间理会，继续往前奔跑。远处再度传来尖叫声，或许是小鸠泽又开枪了吧。

他跑进一栋肮脏的小公寓，沿着楼梯朝下走，来到狭窄的楼梯间，整个人靠在墙上，将背包放在脚边，调整呼吸，愣愣地看着手铐，明知没有用，还是试着将双手往两边拉扯。果然拉不断。

“啊，我来帮你把手铐拿掉吧。”

一个声音突然从楼梯入口处传来，青柳吃了一惊，两脚一软，从楼梯上滚下，一屁股摔在下方约第三阶的阶梯上。

“啊，吓一跳吗？”一个男人缓缓走下来，青柳一眼就认出了他。一个额头很宽、神色带着三分怯懦、身材矮小的青年，他就是刚刚拿刀刺伤小鸠泽的男人。仔细一看，年纪应该比初中生大得多，但还是给人一种内向、生涩的感觉。“我来拉你一把吧？”男人伸出了手，但青柳不予理会，以双手铐在一起的姿势奋力一扭，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啊，手伸出来。”男人迅速举起右手，青柳一惊，以为他要拿刀子砍自己，仔细一看，他手上拿着一把小钥匙。只见他伸手，轻轻松松打开了手铐。

“这钥匙是……”

“这是我从刚刚那警官身上拿到的。你不是揍了那家伙一拳吗？我趁机摸了他的口袋，就找到这把钥匙。”男人显得很平静，但或许不习惯与年长者交流，因而说话用词很是随便，更不用说用敬语了。他缓缓从扣在皮带上的小袋子中取出眼镜戴上。

“你……”青柳看着恢复自由的双手说，“为什么要救我？”

“这算救了你吗？说真的，小哥，你是谁啊？”

“咦？”

“我是偶然看见那个高头大马的男人，才赶紧追上来的，我找了他好久呢。小哥，你只是刚好在现场。”

“那辆被你开来冲撞的轻型汽车，又是怎么回事？”

“喔，那只是我偶然弄到的车子。”

接下来从他口中说出来的话，仿佛是某种常见的电影情节，以电影剧情来看虽然很老套，出现在现实里却令人难以置信。

男人说，他偶然间看见佐佐木一太郎与小鸠泽带着青柳走出阿一的公寓。“我心想，啊，终于找到了。那个耳机跟霰弹枪，一定是他不会错。我急着想要追上去，但你们开着车，我只好赶紧拦下那辆刚好路过的轻型汽车，开着那辆车追赶你们。我不知道有几年没开车了呢。”

青柳感到相当疑惑，那辆轻型汽车又不是出租车，怎么会停下来？但是他没有把这个问题说出口。那名坐在副驾驶座上，趴在挡风玻璃前动也不动的女子应该就是那辆轻型汽车的车主吧。她的衣服上那块黑色污痕应该是血，可以想象那块血渍是这个男人以刀子刺杀造成的。

“人家不是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吗？小哥，你一看就知道是被他们抓住的人，所以我们算是同一伙的，我这样想应该没有错吧？”

“小鸠泽他们现在在哪里？”青柳反射性地看一看男人手上有没有刀子。那个巨无霸该不会被这个男人打倒了吧？

“小鸠泽？”

“就是那个拿霰弹枪的男人。”

“啊，原来那家伙叫做小鸠泽啊？真是太好笑了。”男人像个天真少年露出笑容。“老实说，那家伙以为我好欺负，实在太小看我了。他大概认为自己人高马大，手上又有枪，一定天下无敌吧。话说回来，今天我还是只有逃走的份，这已经是第二次败北了，实在也没脸说他什么。”

“你为什么特地帮我偷来手铐的钥匙？”

“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觉得让他们以为我们两个是同伴应该不错。”

“我跟你？”

“越是混淆情报，对我们越有利，不是吗？只要我伸手抢夺手铐钥匙，他们应该就会认为我们是同党，不管是警察还是媒体，都会这么认为，但其实我们两个毫无关系。像这样把对手搞糊涂，做一些没有必要的动作，让他们误以为其中必有深意，这可是逃亡的金科玉律呢。所以，我本来的目的只是拿走钥匙，但心想，送佛送上西天，干脆帮你解开手铐好了。我这个人很好心吧？明明人这么好，为什么我没有朋友呢？真奇怪。”

两个人挤在楼梯间对话，青柳感觉自己好像是在阴暗小巷里遭到不良少年勒索的初中生。不过，眼前这个男人的外表看起来这么斯文，反而比较像是遭恐吓的那一方。

“话说回来，那个戴耳机的彪形巨汉竟然叫做小鸠泽，真是太不搭调了，他那副德行跟鸽子根本是天差地别呢。”

青柳此时忍不住将所想的事情说了出来：“不过，你也一样吧？”

“什么？”男人镜片后方的细眼稍微变得锐利了些。

“你不是也被别人取了一个怪名字吗？”青柳在说出这句话的瞬间开始害怕，感觉自己会被捅一刀，不禁背脊发凉，但又无法阻止自己的嘴巴继续说，“你就是‘切男’吧？那个拦路杀人魔。”

男人在一瞬间将眼睛眯得更细了，接着脸颊一缓，说：“吓一跳吧？”

青柳点了点头。“很久以前，你连续犯案的那段期间，我曾经看到某写真周刊所刊登的报道。一个拿着枪的壮汉正在跟连续杀人魔一决高下，简直像漫画一样。”当时是一个送货员同事拿着杂志给青柳及其他人看的，大家还笑着说：“这篇报道实在太夸张了，简直像美式漫画。”但是如今回想起来，那个拿着枪的壮汉应该就是小鸠泽吧。青柳说：“我想起了那篇报道。”

“原来是那篇报道啊。”男人噘着下唇不再说话，看不出是否对这件事感兴趣。过了一会，他说：“继续在这个楼梯间聊下去也不是办法，要不要跟我来？”他伸出手指打横一指，朝着暗巷深处走去。

青柳背起背包，紧跟在后，不知为何，内心毫无恐惧与迟疑，让全仙台市民心惊胆颤的连续杀人魔明明就在眼前。

男人也曾一度回头问：“你怕不怕我？”

“怕是怕，不过……”青柳老实回答，“我今天遇到太多莫名其妙的事，脑袋已经一片混乱。”好像一台已经把多种水果打成稀泥的果汁机，就算加进新的水果继续打，混杂程度也不会改变。“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青柳试着如此说明。

“小哥，你到底做了什么事？”

“我只是一直逃亡。因为蒙上了不白之冤，只能选择逃亡，刚刚其实已经被警察逮到了，又被你救出来，但我真的好累……”青柳在心里接着说，“所以我已经没有力气再从你身边逃走了。”

男人不发一语，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不止是脸，就连自己身上的衣服鞋子也都被对方仔细打量了一番。“怎么了？”青柳这句话还没问出口，男人已举起一只手伸了过来，他大吃一惊，整个人差点向后弹。男人在他牛仔裤的后腰位置一摸，拿起一个看起来像是长尾夹的东西，说：“你看，这玩意可以将你的位置信息发送出去，可见警察做事是很小心的。这玩意就夹在你的皮带旁边。”

“他们什么时候在我身上放了这种东西？”青柳难掩惊讶。男人若无其事地说：“大概是刚刚押你上车的时候放的吧。”接着，他将发信机丢进旁边的信箱内，说，“好了，走吧。”

男人以惯熟的步伐在狭窄的巷道内穿梭前进，来到一间颇为肮脏的汽车旅馆，走进了旅馆旁边的公寓，周围的亮光不多，只能仰赖汽车旅馆的招牌灯光前进。这是一栋老旧的木造公寓，走进公寓内，爬上楼梯，扶手摸起来有生锈的粗糙感。男人上到二楼，打开第一道门，门似乎未上锁。

他往墙上的开关一按，室内的灯亮了起来。那是一个有着橙色伞状灯罩的小灯，把屋内照成了橘子色，呈现一种难以言喻的寂寥感。这是一间只有六置大的住屋，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榻榻米气味。

“小哥，你叫什么名字？”

“青柳。”青柳回答。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必要隐瞒本名。

“喔。”

“你呢？”

“我叫三浦。”男人报出名字时，依然是一脸不满。

“这是你家？”

“怎么可能。”男人想也不想地说道。

屋子中央有张没有毛毯的桌炉，男人在桌前坐下，青柳也在男人的对面坐下。

“到处都是监视系统，快把我烦死了。”男人说，“刚开始完全找不到一个可以好好休息的地方，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

“这里是安全的？”

“嗯，至少目前是。”

“这不是你家？”明知会被嫌烦，青柳还是忍不住又问了一次。只见墙边有个小小的彩色置物柜，上面放着一个相框，里面的照片是一个身穿皮外套的浓眉男人与一个小男孩的合照。

“那就是这间屋子的主人。”三浦察觉青柳的视线，嘟着嘴说道。

“原本的主人？”

“我跟他暂借这个屋子。”

“他现在在哪里？”

一脸斯文的三浦紧闭着嘴唇沉默了一阵子，才开口说：“我给了他一些钱。那对父子的梦想是开着敞篷车在日本到处旅行，所以我给了他一笔足以实现梦想的钱，请他将这个屋子借我。这样的交换条件不赖吧？他现在应该在某个地方开着红色敞篷车吧。”

青柳紧咬臼齿，心想：“一听就知道是谎话。”忍不住将视线从照片上移开。

“小哥，你该不会以为我已经把那对父子砍死了吧？”三浦以带刺的口吻说道。

“没有。”青柳说道。总不能告诉他，你说对了。

“老实说出来吧。”

“没有。”青柳含糊地回答着。在这时候发挥正义感，大喊“你这个杀人魔，我要报警抓你”的选项是不存在的，一旦报警，第一个被抓的人会是自己。

“他们说那个监视系统是为了抓我而装设的，根本是胡扯。抓我只是借口，借口。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为了市民的利益，骨子里是为了监视市民，真是虚伪。”

“不管是不是借口，让他们有这个机会的人总是你。”青柳老实地说道。

“不，我不这么认为，就算没有我，他们也会找到其他借口。那些政治人物只有在找借口这方面是天才。不管是任何事情，残杀犹太人也好，发动战争也好，只要告诉大家‘这样下去很危险’，大家就会听话照做，就是这么一回事。仙台的监视系统也一样，为了我这么一个拿刀乱挥的危险分子，有必要建立起这么一套大手笔的基础建设吗？”

“那个系统的性能有多强？”

“就我所知，”三浦微微撑开鼻孔，说，“整个城市有着为数不少的防范监控盒，对吧？每一个都可以撷取半径数十米内的所有电磁波，包括电话及电脑的无线网络，就连声音也可以录下来。防范监控盒顶部的球形摄影机可以拍到几乎是三百六十度的影像。当然，那么广大的摄影范围，要将影像全部录下来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就跟监视摄影机一样，可以经由操控，掌握实时画面。”

“这些情况都会被传送到某个地方吗？”

“每一个防范监控盒都像一台连接网络的电脑，所以不会主动传送信息，而是由管理者联机进入防范监控盒的数据库中，读取信息，也可以用搜寻方式寻找信息。”

“像这样监视社会，在虚构的故事中倒是蛮常见的。”

“你说的是托尼·斯科特（译注：托尼·斯科特Tony Scott, 1944-是著名的电影导演，出身于英国，代表作有《壮志凌云》Top Gun等．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1945-亦是著名导演，出身于德国。此处所说的两部电影可能是将托尼·斯科特于1998年公开的《全民公敌》Enemy of the State与维姆·文德斯于1997年公开的《暴力启示录》The End of Violence 这两部电影拿来比较。两者皆谈及了监视社会的问题。）？还是维姆·文德斯？那两部片子还蛮像的。”三浦的双眼突然绽放光采，呼吸也变得急促，整个身子凑了过来。青柳对这些名字毫无概念，只能用过去读过的小说标题来响应：“例如《一九八四》。”

“八O年代？”三浦回了句有点牛头不对马嘴的话，接着又说，“不过，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在现实之中不可能监视任何角落，例如这栋破公寓的屋内，他们就看不到。不管是偷拍还是窃听，他们都不会把机器装在这种地方，那些人应该认为除了少数特别人物的住家之外，其他地方都没有监视的必要吧。不过，如果要问我，其实我认为像这样的地方才最应该装设监视系统。那些人做事情总是抓不到重点。”

青柳此时想到，当初自己在稻井先生家中拨打手机之后，行踪立即曝光，他将这件事告诉三浦，三浦用一副理所当然的语气说：“那还用说，这年头的手机只要电源是开启的，就可以查得到所在位置。一般而言，手机发出通话讯号后，基地台都会先确认号码是否正确，然后才会将讯号传给对方的手机。”

“是这样吗？”

“当然是这样。”此时的三浦看起来就像一个被脑袋不好的笨学生问得不耐烦的老师。“位置情况会被记录在主存储器，并且会不断更新。所以只要想查，就可以查得到电话是由谁的手机打出去的，当然也查得到位置。据说那个防范监控盒可以分享电话系统的主存储器信息，同时应该也会有更加详细的位置情况，所以如果真的想要躲起来，最好还是把手机丢了吧。”

“已经丢了。”正确说来，是交给了那个卖杂志的游民，不过结果是一样的。

“聪明。”对方第一次开口称赞。青柳不禁想要点头说声“谢谢”。

“你最好要有一个观念，就是绝大部分的手机谈话内容都是同步被窃听的。”

“什么？”

“当然，并不是真的有人用耳机偷听，我的意思是会被录音。”

“被机器窃听？”

“没错。声音会被储存在机器中，等到需要时，就可以从中搜寻出来，防范监控盒就是这样的系统。所以，警方可能是从这些信息中搜寻到跟你的手机号码有关的信息。但反过来说，他们只能从手机号码来判断是否是关于你的情况，所以只要用其他的号码来打电话，就不太会被抓到。”

“原来是这样啊？”

“以常识来思考就知道，想要用你的声纹来搜寻情报，并不是件轻松的事。你不这么认为吗？越是模糊的条件，搜寻起来越困难，就算做得到，也会花很多时间。最简单而明确的条件就是手机号码，打出去跟接收的号码。”

“这么说来，只要我用其他人的手机打电话……”

“被发现的可能性一定会降低。不过，接电话的人如果跟你有关系，警方可能会用对方的号码来搜寻。”

青柳的脑中立即想到阿一，自己打给阿一的电话被掌握，这一点也不奇怪。接下来，又想到井之原小梅。那她呢？她跟自己的关系也已经被警方知道了吗？又或者，她其实是警方为了陷害自己而安排的人呢？这个苦恼已久的疑问再次冒出。

“不过，要一直将声音及影像录下来，信息量应该大得吓人吧？”青柳说出了心中的疑问，“就算仅限于仙台市内，应该也会很快就耗尽容量才对。”

“所以，我想信息应该只会储存一段时间。”三浦说起话来颇为木讷，却散发出一股高级知识分子的帅气。“以现实状况来看，要储存整个仙台的信息，顶多只能储存一两天的容量。换句话说，这个机器对调查以前的案件完全没有帮助，因为过去的资料会被删除。”

“完全没有帮助？”

“但是如果发生了重大案件，就能派上用场了，因为警方可以进行实时监控。”三浦说道。

“例如今天发生的游行爆炸事件，那个凶手就很适合以实时监控的方式追踪。”三浦伸手抚摸着眼镜的脚架，突然喊出一声“啊”，接着嘴角上扬，说，“小哥，你该不会就是那个杀害首相的凶手吧？”

青柳不知该怎么回答，一时间哑口无言。

“咦？就是你吗？真的假的？”三浦显得很兴奋。青柳才刚想“他该不会要跟我握手吧”的时候，三浦已经伸出了右手说：“请跟我握个手。”

“我不是凶手，只是被当成了凶手。”

三浦一听，不再说话，眼睛眨了眨，以满脸认真的表情一边摸着眼镜，一边凑近青柳仔细观察。“真有意思。”接着，他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戏谑地笑了。“你被人诬陷了吗，青柳？你看起来那么老实，真是可怜，太好笑了。”

“一点也不好笑。”

“难怪那个叫做小鸠泽的壮汉会来抓你。我猜那家伙应该是隶属于特殊单位的，若不是暗杀首相的凶手，也不必他出马。啊，青柳，你知道吗？一般警察可不能像那样拿霰弹枪乱开枪的。”

“我也这么想。”青柳语带讽刺地说道，“公务员戴着耳机工作应该也不太妙。”

此时，屋外传来声音，青柳的背脊敏感地一震，转头凝视着窗户，虽然很想走近窗边查看，但又怕自己的身影被人从窗外看见，因而不敢行动。三浦似乎察觉了青柳的心思，说：“别担心，那是客人进出汽车旅馆的脚步声。”接着又说，“就算首相死了，上汽车旅馆的人还是照上不误。”

三浦站起来，从冰箱内取出两罐啤酒，将其中一罐递给青柳，拿起桌上的碗装泡面，用热水冲泡。热水散发出温暖的热气，让青柳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

“话说回来，被人诬陷为暗杀首相的凶手，这样的经验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能不能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我？在面泡好之前的这几分钟就好。”三浦一面说，一面拉开啤酒罐拉环，以一副看好戏的态度说了声“干杯”，拿着啤酒罐在青柳的啤酒罐上敲了一下，凑向嘴边。“真令人好奇。”

对青柳而言，将自己遇到的这些事告诉别人，并不为难，或许心里早就希望将这些事对某个人一吐为快了。“该从何说起呢？”

“不如从头开始说起吧？新郎，青柳某某，身为父亲青柳某某与母亲某某的长男，出生于某某市，从小就开朗活泼、成绩优秀、运动全能……”三浦开玩笑地模仿婚礼司仪的台词。

青柳很自然地露出笑容，毫无理由地感到放松，但又觉得这样的自己很可笑。他决定从早上遇到森田森吾时开始说起。

三浦听着青柳的话，不停轻浮地说着“喔”、“哎呀呀”或“那可真糟糕”之类的话，表情却相当认真，仿佛在鉴定一颗新发现的宝石。“真有意思。”听完之后，他如此说道，“这样诬陷别人真是太过分了，你确实有生气的权利。”

“对呀，真是过分，好让人生气。”

“由你所说的状况来判断，你完全是被设计陷害嘛。从很久以前开始，他们就已经挖好了各种陷阱等着你来跳。可是，为什么会挑上你呢？跟那个首相关系更密切的人，应该多的是吧？”

“我怎么知道。”青柳将啤酒罐放在唇边，但想了一下还是没喝。这样的动作全被三浦看在眼里。青柳心里一惊，抬起眼来，两人四目相交。“你担心我在啤酒里下毒吗？”三浦说，“嗯，什么事情都是谨慎一点比较好，可是怀疑我，对你完全没帮助，你认为我会去检举你吗？”

“我也不知道。”青柳只能如此回答。透过窗帘的缝隙，可以看见窗外透着微微的亮光，应该是路灯吧。

“吃泡面吧。”三浦说着，递了一碗过来。热气从碗盖的缝隙间透出。“不过，这个可能也有毒哟。”

青柳心想拒绝他的好意似乎也太不识大体，于是接过了筷子，想也不想便掀开碗盖吃了起来。好长一段时间没吃到温热的食物，眼角不知为何微微湿润。

“啊！”过了一会，三浦突然大叫一声，打破了沉默。只见他嘴巴张得大大的，说了声，“咦？不会吧？”放下泡面，将上半身凑过来说：“我认识你。”

“咦？”

“不会吧？真的假的？”三浦的表情似乎是颇为感动。“你不就是那个人吗？很久以前救了女明星的那个送货员，我在电视上看过你，看过好几次呢。”

青柳雅春只能苦笑着回答了声“喔”。到了这种时候，还是有人提起这个话题，而且竟然连眼前这个让整个仙台，甚至是令口近县市，以至于全国都陷入恐惧的连续杀人魔也认识自己，让青柳哭笑不得。

“原来如此，他们就是算准了这一点。”三浦恍然大悟地说道，“大家都喜欢看见英雄变成狗熊，何况青柳你又长得帅，对我们这些平凡男人来说，十足是令人嫉妒的对象，见你蒙上不白之冤，大家反而会拍手叫好呢。真是高明的做法，你真是首相暗杀计划的最佳凶手。”

“那所谓的英雄形象也只是被任意塑造出来的假象。”

“凶手竟然是一个被认为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人，这样才更让人兴奋。”

三浦开始大口吸着泡面，他那豪气的吃相看在青柳的眼里，不禁也感染了那种豪爽的气息。

青柳也在片刻之间将泡面吃完，连汤也喝得干干净净，将面碗往桌上一搁。很巧的是，两个人放开面碗的时间完全相同。“青柳，真是辛苦你了，接下来呢？”

“什么接下来？”

“接下来打算怎么逃？”

“完全没主意。”青柳老实承认，“事实上，刚刚坐在警车上时，我就已经放弃希望了。”

青柳被佐佐木一太郎与那个小鸠泽押上车载往车站的路上，曾经一度认为自己能做的都做了，那心情就好像参加了一场双方实力悬殊的比赛，虽然尽了全力，最后还是败北收场。虽然与高中棒球队不同，没办法安慰自己就算这次输了也还有夏季比赛，但除了乖乖束手就擒之外，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喔。”三浦取下眼镜，以布擦拭镜片。“的确，要逃是很困难的。仙台几乎彻底受到监视，即使交通运输系统已解除全面封锁，但到处都有路检据点。想得到的做法大概只有……”

“大概只有？”

“在市内找一户值得信赖的人家，一直躲着，这个方法或许不错吧。警察除非将仙台的房子全都翻过一遍，否则是抓不到你的。不过，如果那是一户跟你原本就有关系的人家，应该会先被搜索。”三浦一边说着一边戴上眼镜。“想得到跟你毫无关联的藏身之处吗？”

青柳根本想都不用想。“没有。”

“而且不管躲在哪里，要是被附近邻居看见，还是有可能被检举。我想警方应该也快公布你的消息了。”

“咦？”

“你想想，你刚刚用那样的方式逃走，他们应该也不再认为可以用低调的方式逮住你了吧。”三浦说着，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说不定已经被公布了。”

电视屏幕在映照着橙色灯光的房间内逐渐变亮。青柳目不转睛地盯着，还是老样子，每一台都制作了特别节目，播放着金田首相游行与爆炸瞬间的影像，来宾的组合也已了无新意，让人体会到节目制作人也不是好当的，不禁感到有点同情。

“这场骚动都是你引起的，真是了不起．”

“一点也不。”

三浦转了几个台之后，说，“看来还没有公布。”语气仿佛是在向青柳道贺。“不过，我猜明天早上之前就会公布了，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到时候……”

“到时候，外头每一个人都会变成你的敌人。”三浦言词犀利地说，“你只要一走上街，就会有人报案，到那时你就变成所有人认定的暗杀首相的凶手了。”

“至少我自己不这么认为。”青柳反驳道。接着望向窗户，说，“在那间汽车旅馆内躲一阵子，你觉得如何？”

“这点子不太高明。”三浦立即否定。“你一个人没办法进汽车旅馆，一定要找一个女人陪你。你当然可以上街搭讪，但是随便搭讪一下就傻傻跟你走的女人，你觉得可以信任吗？”光听三浦这番话，会令人以为他是个身经百战、早已厌倦纵欲人生的花花公子，但是他的外表，却像一个在女人面前讲话会打结的腼腆少年。“而且，警察也不是傻子。再过一阵子，他们应该就会针对这些住宿设施展开调查了吧。胶囊旅馆也一样，你的照片会在每个员工之间传阅。”

“漫画网吧呢？我稍早之前才去过。”

“应该也越来越危险吧。等到你的消息被公开之后．就没办法再去了。”

“既然如此，”青柳看着眼前的电视机说，“不如跟电视台或报社联络看看，如何？告诉他们‘我是被冤枉的’、‘我是无辜的，，他们就算不信，也可能有兴趣报道。”

“这一点确实可行。大众媒体选择报道题材的条件不在于真假或善恶，而是有没有趣。你这件事很有话题性，他们一定会争相报道的。当然，这么做也有危险性。”三浦沉着地说道，“而且，你打算怎么跟他们说？难道你要告诉他们‘我因被控涉嫌暗杀首相而遭到追捕，但我是冤枉的，请将这件事报道出来’吗？”

“我只是个普通民众，却被诬陷为重大案件的凶手，光是这点就很有话题性了吧？”

“你认为电视台的人会愿意保护你，为你办一场现场直播节目吗？”

“有可能。”是否真的可能？疑问在青柳心中一闪而过。接着，他突然想到以前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在社会上引起一阵轩然大波。青柳望向三浦，只见他不停地微微点头。

“没错，以前有一个伪装成我的假货找上电视台。那时，电视台的高层乐不可支，打算安排一场独家的现场直播节目。”

“结果因内部举报，被警方知道了。”

“后来，那个假货被逮捕，电视台似乎也吃了很多的苦头。”

“都是你的错。”

“才不是我的错。不知道是哪个笨蛋妄想取代我的地位，跟电视台搭上了线。”三浦在说出“妄想取代我的地位”这种话时，脸上的表情是相当认真的。“不过，自从发生那件事之后，电视台应该都没有胆量为了节目收视率包庇罪犯了。就算你打电话过去，电视台也不敢给你正面响应。”

“但这是个相当重大的事件。”

“正因为事件重大，所以除非胆量过人，否则电视台是不敢不将凶手交给警方的。”青柳反驳道：“做这种胆大妄为的事情，不是电视台

的拿手把戏吗？”但三浦却说：“媒体绝对不会做没把握的事。他们虽然喜欢趁势起哄，但再怎么乱来也总是在安全范围之内。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先确认没有问题之后才做的。”

“你讨厌媒体，这只是你的偏见。”

“打不打电话是你的自由，但如果你傻傻地出面，很有可能会中警方的埋伏，这一点最好要有心理准备。而且，说不定他们会在节目中趁乱开枪把你打死。”

“警察会做这种事？”

“对那些政府高层来说，你是眼中钉。”

青柳没办法将这个警告一笑置之，只有无意义地伸手拿起泡面的碗，朝空碗底看了一眼，又放回去，感觉脑袋开始变得迟钝。

“青柳，你自己没有什么逃跑的点子吗？”

青柳察觉三浦正在问自己，赶紧抬起头来，张开双眼。换句话说，自己竟然不知不觉闭上眼睛，睡意让脑袋异常沉重。

“点子……”青柳发现自己说话变得喃喃呐呐，不禁有些焦躁，那种感觉就好像以迟钝的手腕拉动一组生锈的滑车。他想起来了，点子是有的，应该是有的，他拼命回想。当初在漫画网吧坐在电脑前输入讯息，就是为了这件事。“点子只有一个。”

接下来，青柳雅春将自己所设定的唯一计划说明一遍，口齿不清的状态让他感到全身不对劲且急躁不安。

“这点子蛮有趣的。”三浦听完之后，像个小孩子一样雀跃，眼神绽放光芒。“不愧是曾当过送货员的人，利用送货员收取货品的机会的确是个不错的点子。”

“其实没什么胜算。”青柳半自虐地说道。

“不过，成功的可能性并不是零。那个人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我也不知道。”青柳回答，“不过，我现在唯一拥有的武器，只剩下对他人的信赖了。”

“真有趣。”三浦一股笑意喷了出来，“被骗得那么惨，还能相信别人？你真是个怪人。不过，既然如此，你就在这个房子里休息到早上

吧。到了明天，你再依照你的那个计划行动。这时候，休息是最重要的。”

“这样的状况下，怎么可能睡得着。”青柳环顾室内，不知为何觉得天花板变低了，斑驳的墙壁看起来相当脆弱，似乎只要轻轻一刮就会在两个房间之间开个洞。青柳看着看着，睡意越来越浓。

“对了，顺带一提，就算一直躲在这个房子里，也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除非你想永远住在这里，但那是不可能的。或者你可以试试看在这里拼命吃东西，吃到变成胖子，让现在这张帅气的脸孔完全消失，到时候或许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在外面吧。”三浦说道，“努力一点，说不定半年就又肥又肿了。”

“咚”的一声，让青柳睁开了眼睛，刚刚似乎又不知不觉闭上双眼了。就算再怎么疲累，也不应该会突然变得如此想睡，他不禁心生怀疑，往前一看，桌上放着手机，转头望向三浦，问道：“这是？”

“那是某人的手机，应该还可以用，送你吧。”

“某人？”

“尸体还没有被找到，所以手机还能用，我刚刚试过了。”

青柳被“尸体”这个字眼吓一跳，愣愣地望着三浦。换句话说，他所杀死的人至少还有一个尚未被警方发现。

“总是有需要打电话的时候吧？这部手机的号码还没有被警方锁定，不必担心被发现电话是你打的。”三浦淡淡地说道。

青柳拿起手机，正想要开启电源时，却发现眼皮已经掉了下来，心中万分不解，为什么会那么想睡呢?

“抱歉。”三浦点头致歉道。

“咦？”青柳趴在桌上回应。

“我在泡面里下了药。青柳，你还是休息一下比较好。我是一片好心，如果没有先恢复体力，原本可以逃得掉的情况也会变成逃不掉。你刚刚说的那个计划必须到明天早上九点才能实行，现在刚好可以好好睡一觉。”

“药？”青柳已完全无法思考，脑袋只有一种被堆满了沉重石块的感觉。

“那我先离开了。”三浦说了最后一句话，“我想到了什么能帮助你逃走的好点子，会再跟你联络。”

“等等……”青柳哀求的声音小得几乎没有人听得见。在下一个瞬间，意识便已飘走，眼前一片黑暗。

樋口晴子

橱口晴子到达医院之后，发现鹤田亚美正在等着自己，就是刚刚在打给阿一的电话中自称是“小野的女朋友”的那名女子。她站在挂号柜台附近，穿着黑色毛衣，身旁带着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是鹤田亚美的儿子，名叫辰巳，今年四岁，跟七美同年，劈头就模仿着大人的口气说：“小野真是惹上麻烦了。”

鹤田亚美既然自称是阿一的女朋友，应该是单身才对，却有个儿子辰巳，或许是离过婚吧。

“来这里很不容易吧？路上是不是塞得很严重？”

“我是搭出租车到中途，然后再走路过来的。”晴子说道。一开始本来打算自己开车，但担心会塞在路中，因而改变心意。

“妈妈，小野是谁？”七美牵着晴子的手，天真地问道。

“是妈妈的朋友。”晴子答道。鹤田辰巳不肯示弱，高傲地说：“小野是我妈妈的男朋友。”鹤田亚美一听，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鹤田亚美的年纪大约二十五岁左右，可以肯定的是比晴子年轻一些。

“小野还没有恢复意识。”在搭电梯前往病房的途中，鹤田亚美如此说道。

“鹤田小姐，你刚见到他时，他的意识还是清醒的？”晴子回想着刚刚的通话内容，如此确认道。

“当时他还有一点意识，嘴里一直喃喃念着关于青柳先生的事。”

根据鹤田亚美的说法，她昨晚是突然造访阿一的公寓。“该说是心里有不好的预感吗？其实只是觉得小野的态度很奇怪，所以起了疑心。”她苦笑道。原本鹤田亚美刚好回到位于仙台市内的老家住了几天，昨晚儿子睡着后，鹤田亚美打电话到阿一的手机，却发现阿一的态度相当不自然，心想“一定有问题”，所以才无预警地前往阿一的公寓。

“我本来怀疑他劈腿。”鹤田亚美害羞地说道，“自从被前夫背叛过后，我就变得神经兮兮的。”接着又泫然欲泣地说：“没想到走进屋内却看见他整个人倒在地上。”站在脚边的辰巳此时紧闭着双唇，握住了鹤田亚美的手，似乎是在为她加油打气，一副值得依靠的模样。

电梯抵达五楼，电梯门伴随着声响开启。鹤田亚美与辰巳走在前面，樋口晴子与七美紧跟在后，相隔约半步的距离。

“小野说了些什么？”

“都是些听不懂的呓语，不过中间听到了‘警察’、‘惨了’、‘青柳救了我’这些字句。我以前常常听他提起学生时代的事，因此马上便想到那个青柳是谁。但是，后来我陪他来到医院，早上打开电视新闻一看……”鹤田亚美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沉着，但此时内心应该也是一片混乱吧，她在说明昨晚状况时无法保持冷静，叙述显得有点没有条理。

“我看了新闻也吓一跳呢，没想到青柳竟然是凶手。”晴子也坦率以告。

“请问，青柳先生应该不是那样的人吧？”鹤田亚美看着晴子，疑惑地问道。虽然“那样的”这三个字实在是个模糊的形容词，晴子却明白她的意思。

“我所认识的青柳，当然不是会做出那种可怕事情的人。”晴子说道，但接着又补了一句，“不过，也不是会去拯救女明星的人。”

“从我一认识小野开始，他就常常拿青柳先生的事跟我炫耀呢。”鹤田亚美以既怀念又悲伤的语气说道，“他总是说，大学时代的某个学长是个超级名人。”

“小野也曾经跟我炫耀过。”鹤田辰巳也一脸认真地说道。

“樋口小姐，你大学毕业后，跟青柳先生也不常联络吗？”

晴子心想，由鹤田亚美的这句话听来，她似乎不知道自己跟青柳雅春曾经交往过。“最近完全没联络。”

“话说回来，小野到底是为什么会被打成那样呢？”当鹤田亚美说到“打成那样”的时候，表情悲痛莫名。

“而且，连那位森田先生也死了呢。”

“咦？”

晴子一瞬间不明白鹤田亚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愣了一下。

“咦？”鹤田亚美也愣了一下。“森田先生那个时候不是也跟你们同社团吗？”

“森田确实是跟我们同社团没错。”

“那位森田先生的事，电视新闻也播出来了。”鹤田亚美见晴子诧异的程度远超过自己想象，也大感诧异。“咦？是我搞错了吗？”

晴子张着嘴，好一阵子无法说话，七美在旁边拉着她的袖子问：“怎么了？”晴子却无法做出反应，只能勉强摇了摇头，说：“应该没有错。”森田森吾死了，这件事情固然令人难以接受，但以目前的状况来看，要断言说“绝对不可能有这种事”反而更困难。“可能只是我漏掉这则新闻吧。”想来应该是如此。

“森田先生当时似乎是在爆炸地点附近的一辆车里，后来那辆车子也爆炸了，警方在车里发现他的遗体。”

怎么会有这种事？晴子感到头晕目眩，甚至已经搞不清楚自己现在在哪里，几乎要贫血昏厥。“难道那也是青柳做的？”

“记者的语气似乎是这么暗示的。”

“森田死了？”晴子喃喃自语，“怎么会有这种事？”一点真实感也没有。

“是啊。”鹤田亚美看着晴子，眼神中露出担忧与同情。

森田死了？晴子在心中不厌其烦地再三反刍这个消息。这是怎么一回事?

晴子一行人沿着走廊前进，来到深处的一间病房前，鹤田亚美说：“就是这一间。”门上贴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小野”。“其实到刚刚为止都是禁止探病的。”鹤田亚美一边说，一边开了门。

晴子走进病房，看见阿一躺在病床上，闭着双眼，过去的回忆涌上心头。阿一身上的绷带也令她触目惊心，不禁手足无措。

“这个人怎么了？”七美抬起头问道，“妈妈的朋友怎么了？”

“他在睡觉，他受伤了。”晴子勉强挤出这个回答。如果将学生时代到今天的漫长岁月以直线的方式画在纸上，现在就宛如将纸对折，

把两个端点凑在一起，时光的距离瞬间缩短，晴子眼前仿佛看见第一次参加社团活动的阿一。“我本来以为青少年饮食文化研究社的人每天吃汉堡，一定很不健康，但是樋口却很瘦，看起来也蛮健康的。请问你是不是有胃下垂的毛病？”阿一那一副好像跟大家已经很熟的态度，以及诚挚却少根筋的发言仿佛是刚刚才发生的事情。当时森田森吾在旁边悠悠哉哉地问他：“胃下垂的人不会胖，是真的吗？”青柳雅春则是警告阿一：“每天只吃汉堡可是会没命的，自己要管理好自己的健康状况才行。”

数年未见的阿一如今却躺在晴子的眼前，戴着透明的氧气罩，罩上连接着管线。别说要自己管理好自己的健康状况，此时的阿一甚至还得仰赖机器替他管理。

晴子完全想不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她同时想起了森田森吾。森田死了？虽然一点真实感也没有，但看了眼前阿一的模样之后，实在没办法对森田的死讯以一句“胡扯”一笑置之。对晴子而言，现在似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是真的。

“真希望他快醒来。”鹤田辰巳天真地说道。站在旁边的鹤田亚美以轻松的口气回答：“是啊。”眼角却泛着泪光。

“联络他的双亲了吗？”晴子环视整间单人病房，完全没有看到其他来探病的客人。“我记得他的老家好像在新泄？”晴子努力回想着。从早上到现在，简直像是在对学生时代的回忆进行总检查。

“昨天晚上打过电话了，他们现在应该正从新泄赶过来，不过仙台对外的交通网络好像还处于瘫痪状态。”

晴子立即点了点头。今天早上虽然已解除全面性封锁，但进出仙台地区应该还是相当不便。

就在此时，背后突然传来说话声：“两位是小野先生的朋友吗？”转头一看，背后站着一个过去从没见过的男人，西装皱巴巴的，肩膀很宽，一张国字脸，表情极为冷漠。只见男人取出警察手册，说：“我叫近藤守，隶属于警察厅综合情报课，目前正针对仙台这起爆炸案进行搜查工作。”

青柳雅春是以遥控直升机炸弹暗杀首相的凶手。

在医院对面的咖啡厅内，近藤守对着樋口晴子及鹤田亚美如此斩钉截铁地说道。

“有证据吗？”鹤田亚美诘问。近藤守脸上丝毫没有不悦的表情，只淡淡地问道：“您没有收看电视吗？监视器拍到了青柳雅春购买遥控直升机的影像，而且青柳雅春在逃走的过程中，曾被很多人目击。他不但伤了一位酒类专卖店的老板，而且还在一家连锁餐厅内开了枪。”接着又说，“此外，我们还有一件目前尚未公开的情报，那就是我们昨晚其实曾经一度逮捕青柳雅春。”

晴子一边注意着坐在儿童座椅上七美的心情，一边听着近藤守的解释。

根据近藤守的说法，青柳雅春在离开阿一公寓时曾经遭到逮捕，但是在前往仙台车站的途中却逃走了。

“青柳先生昨天晚上为什么会到小野的公寓来？”鹤田亚美问道。在同一时间，晴子也开口问：“怎么逃走的？”

近藤守面对同时丢过来的两个问题，仍旧是一副不慌不忙的表情。仔细想来，这个人从刚刚一见面到现在都没有露出任何明显的情绪，简直像是戴了张正经八百的国字脸面具。

“事实上，我们曾经接到小野先生的通报，他告诉我们，青柳雅春跟他联络了。或许是因为青柳雅春发现他报警，于是冲进小野先生的住处对他暴力相向吧。我们同仁就在此时赶到现场，将青柳雅春逮捕。就是这么一回事。”近藤守简洁有力地说。“事情其实很单纯。”接着又说，“小野先生好心协助我们办案，我们却让他遭遇危险，实在深感抱歉。”

晴子张了嘴，却犹豫着该不该把心里的话问出来，虽然很想厘清疑虑，但又怕这么做的代价是遭到警方怀疑。就在她迟疑不决的时候，四岁的鹤田辰巳竟然刚好问出了她心中的那个问题。

“为什么小野知道那个人就是凶手？”

阿一为什么会报警？他怎么知道要报警？这就是疑点所在。昨晚的那个时候，警方应该还没有公开青柳雅春就是凶手的消息。

“详细理由我不能说。但总而言之，青柳雅春在打电话给小野先生时，似乎说了一些跟暗杀金田首相有关的事。小野先生是青柳雅春学

生时代的朋友，又是学弟，青柳雅春应该是想叫他帮自己逃亡吧。得知此事的小野先生报警求助于警方，我们那时刚好已将青柳雅春列为调查对象，所以时间点上算是相当巧合。”

“喔……”鹤田辰巳看起来没有听懂近藤守的说明，但也没有继续追问。

“至于青柳雅春是如何逃走的……”近藤守接着又不厌其烦地回答起晴子的质问，“有一个男人，应该是青柳雅春的同伴，开着一辆轻型汽车冲撞行驶中的警车，让青柳雅春趁机逃走。”

“同伴？”樋口晴子反射性地问道。

“那辆冲撞警车的轻型汽车是一般民众的车子，被青柳雅春的同伴强行夺取，车主是位女性，被……”近藤守说到这里稍微停顿，向樋口七美与鹤田辰巳望了一眼，压低声音说，“利刃刺死。”

鹤田亚美吓得张大眼睛。

晴子也愣住了，脑袋里的迷雾似乎越来越浓，记忆中的青柳雅春跟近藤守所描述的凶手行径实在无法凑在一起。

“我们现在正尽全力追查青柳雅春的下落，除了借由仙台市内的防范监控盒获得情报之外，也会将青柳雅春的照片发送到各级饭店、医院及大众运输系统。我们认为他很有可能会再度找上小野先生，所以我才来这里保护小野先生的安全。”

“青柳先生可能会来这里？”鹤田亚美听了近藤守的话之后突然变得不安起来，脸上显露出担忧害怕的神情。

“只是可能。我能不能向两位请教手机号码？”

“手机号码？”

“樋口小姐，您是青柳雅春大学时代的社团同学；而鹤田小姐，您是小野先生的朋友。青柳雅春说不定会试着与两位接触。”

“与我们接触？”

“事实上就在刚刚，青柳雅春也联络了一个朋友。”近藤守以不带感情的口吻说道，但却没有明白说出那个朋友是谁、两人接触的结果如何。“所以，他也有可能会跟两位联络。请两位将号码告诉我，如此一来，当他打电话给两位时，我们才能够掌握情报。”

“你的意思是监听吗？”晴子皱眉说道。近藤守的用字遣词虽然客气，但说穿了就是那么一回事。

“自从设置了防范监控盒之后，我们有办法取得各种情报，但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保护民众安全，我们绝对不会擅自窥探这些情报或加以利用。只不过，在这一次的紧急事态中，我们有必要善加使用这些情报。两位可以想成跟记录汽车车牌的N系统（译注：在日本，N系统是“汽车车牌自动记录系统”的简称，被装设在各重要路口，当汽车经过的时候就会自动拍下车牌号码）是相同的立意。”

晴子突然想起好朋友平野晶的男友就是防范监控盒的维修保养员，不禁脱口说：“可怕的监视社会。”

近藤守听了之后既没生气也没露出伤脑筋的表情，只是开口说：“我们会过滤所有拨打至两位手机的号码，目的不是要听取内容，只是要确认打电话来的人是谁，一旦发现是青柳雅春或其他可疑人物，我们会立刻前往处理。”

“电话被偷听的感觉很不好。”

“恳请两位配合。”近藤守说得相当客气，却不带丝毫的情感。

“我无所谓，我可以配合。”鹤田亚美说道。晴子能体会她的心情，阿一都已经变成了那副模样，她当然会希望事情早点解决。

“我也答应。”晴子说道。就算不答应，警方一定也能轻易地查到自己的手机号码，隐匿不说根本没有意义。

“假使接到可疑人物打来的电话，请至少交谈三十秒以上。”

“三十秒？”

“短于三十秒的电话内容基本上不会被储存，这是系统的设定，所以请尽可能拖延时间，我们会针对被储存的信息进行搜寻。”

“若是青柳先生打电话给小野，该怎么处理？”鹤田亚美问道。

“可以的话，请接起电话，尽量问出一些讯息。如果能够跟他约好在某处见面，那就更好了。”

近藤守在纸上记下了晴子等两人的手机号码及住址，一脸满意地点点头。一直到最后，他自己所点的那杯冰红茶他一口也没喝。

“请问，为什么青柳雅春会做出这些事？”就在近藤守站起身来的时候，晴子如此问道。

近藤守的回答很简单：“抓到他之后，我们也打算问他这个问题。”

晴子回到病房再看了一眼昏睡中的阿一之后，才离开医院。走出医院的途中，鹤田亚美问晴子住在哪里，晴子说明了住宅的位置。鹤田亚美一听，说：“啊，我知道那里，我以前曾经住在那附近。”只有这时候，她的声音才显得开朗了些。

来到医院门口时，鹤田亚美说：“小野醒了之后，我会通知你。”接着忽然仰头向上望。晴子见了，也不禁望向天空。天空中几乎没有云，只是一大片丝毫感觉不出深浅远近的淡蓝色，阳光明亮耀眼，感觉相当舒服。

“每次看见这种蓝得让人惊讶的天空时，总是不敢相信在相同的天空下，某些地方正发生战争，有人正死去或是受到他人欺凌。”鹤田亚美说道，脸上似乎带着笑容，却又仿佛在哭泣。

“咦？”

“这是小野以前说过的话。他说，虽然好天气会让人很开心，但也会忍不住想到那些正在困境中的人们。”

“原来如此。”晴子不禁大为感动，过去那个无忧无虑的阿一竟然开始会思考这种事情了。

“不过，他说这番话其实是他从青柳先生那里听来的。”鹤田亚美说道。

“从青柳那里听来的？”

“好像是青柳先生曾经说过‘天气好的时候就会忍不住想象那些在远方受苦的人’之类的话，小野一直记在心里。”

“青柳确实挺有可能说这样的话。”晴子的心中产生一种感觉，仿佛思绪只要一松懈，怀念的心情就会在胸口开一个大洞。

“拜拜。”两个小孩子互相道别。晴子带着七美离开医院。

“妈妈、妈妈，你的朋友是坏人吗？”走上狭窄的人行道时，七美开口问道，“就是电视上那个人，对吧？妈妈，你没有说过那个人是妈

妈的朋友。”

“因为是很久以前的朋友了。”晴子说完这句话之后，在心中问着自己：“这么说来，是现在已经不是朋友了吗？”

此时，晴子突然想起以前平野晶曾经斩钉截铁地主张：“情人跟朋友的差别，就在于情人分手之后基本上是没办法再退回到朋友关系的。”

“也是有人可以，不是吗？”

“不可能、不可能。当然也是有例外啦，但基本上前男友跟自己的人生是毫无瓜葛的，不管对方在哪里做什么事情，都跟自己没关系。否则，对现任的情人或配偶太失礼了。”

“配偶”这个生硬的字眼让晴子感到好笑，因而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过，真是不可思议啊。交往的时候每天都互通信息，一旦分手，短短数年就会变成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在接下来的人生中更是永远不会有交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平野晶也如此感慨道。

“真可惜，他看起来不像坏人呢。”七美再次说，“长得又帅。”

晴子不及细想，嘴里已经先说：“是啊。”

接近中午时分，太阳高高挂在空中。晴子漫步向前，刘海儿被微风轻柔地吹动。心想，在这个令人感到舒服畅快的蓝色天空下，脚下所走的这片地面延伸至远方的那一头，青柳正躲躲藏藏逃避着警察的追缉？怎么想，都不认为这是一件发生在现实中的事。

晴子带着喊肚子饿的七美，走进北四番丁附近的连锁餐厅。选了窗边的桌子坐下后，突然想到，刚刚近藤守曾说青柳在某家连锁餐厅内开了枪。青柳开枪？晴子越想越难以置信。整件事不自然得就好像不会演戏的青柳被迫参与电视连续剧的演出，只好以学生才艺表演水平的演技硬着头皮上场。

是真的吗？

店内墙上挂着一台大尺寸的宽屏幕液晶电视，正播放着新闻节目。这台电视平常多用来播放体育竞赛的实时转播，但现在播放的当然是关于金田首相暗杀事件的特别节目。

“啊，妈妈，又出现了！”七美放开了原本含着的吸管，指着画面大喊。

青柳又出现在屏幕上了，又是当年救了女明星时的采访画面。那种畏缩低调的说话方式，跟晴子所熟知的他非常相近。“啊，原来我认识的青柳雅春，躲在这个地方。”晴子心想。

用餐的过程中，晴子接到了好几通电话。

第一通是丈夫樋口伸幸打来的。“啊，是爸爸。”放在桌上的手机一响起，手机屏幕出现来电者姓名的瞬间，七美立刻喊道。樋口伸幸这个人心思敏锐，虽然绝对称不上精力十足，但却有着一想到什么事都会立刻采取行动的积极个性。他也许有点太急性子，但也是个容易被猜透的人。晴子一接起电话，樋口伸幸便开门见山地说：“我刚刚看了电视新闻。那个凶手不是你以前的朋友吗？”晴子一听，不禁心想：“真不愧是我老公。”

“您真清楚。”

“挖掘妻子过去的人生是我个人的嗜好。”樋口伸幸开玩笑道，“从前电视大肆报道的时候，你不是跟我说过，那个救了女明星的送货员是你学生时代的社团朋友吗？没想到现在却变成了重大犯罪的凶手，我吓了一跳，赶紧打电话给你。”

“我也吓了一跳。”

“你还好吧？”樋口伸幸问道。虽然是很抽象的一个问句，但晴子却深感安慰。

“我说不好，你会回来吗？如果我是你，一定会回来。”樋口伸幸笑说：“会呀。”

“我开玩笑的，别担心。虽然刚刚因为青柳雅春的事被警察约谈，但除此之外也没什么事。”

“被警察约谈？”

“警察说，我跟他以前是朋友，他有可能会跟我联络，如果接到他的电话，就要赶快报警。不过，现在整个仙台市的电话好像都会被监听呢，假使青柳真的打电话给我，警察可能马上就知道了吧。”

“这么说来，现在这通电话，可能也有警察在偷听？”樋口伸幸马上掌握了状况。“这种感觉真不舒服。”

“是啊，不过警察应该也没那么无聊，～旦知道不是青柳打来的，大概不会刻意偷听吧。”晴子虽然这么说，心里却也毛毛的，担心现在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人听见。往窗外一看，在人行道旁的绿化植物附近，看见一台防范监控盒的圆形头部，上面的讯号灯不停闪烁。“不过，警察说，三十秒之内不会被录音。”

“听起来确实合理。追查电话来源似乎还挺费工夫的，机器从启动到开始运作所需要耗费的时间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来得长，这是很正常的。”

“好吧，下次打电话给我，三十秒内把事情讲完。”晴子笑道，丈夫也跟着笑了。“总之我会尽早回去的。”樋口伸幸说完之后便挂了电话。

“爸爸说什么？”喝干果汁的七美问道，一边正用手抓着盘中剩下的炒饭。

“爸爸说他很担心我们。”

“嘴巴上说担心，谁不会？”女儿学着大人的口气说道，令晴子不禁感到好笑。

此时晴子的手机再度响起，拿来一看，又是丈夫打来的。“怎么了？”她立刻接了电话。

“三十秒之内。”樋口伸幸带着笑意急促地说道，“他真的是凶手吗？晴子怎么可能跟会做那种事的人交往？凶手应该另有其人吧？”

晴子突然有种被人从背后捶了一下的感觉，赶紧在脑袋里将过去的回忆全部翻了一遍。青柳雅春是自己的前男友，这件事应该没有跟丈夫提起过才对。“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看你的反应就知道了哦，这位太太。”樋口伸幸说完之后，补了一句，“就这样，拜拜。”接着便挂了电话。

“什么事情被知道了？劈腿吗？”七美兴奋地说道。

晴子不禁笑了起来，这小女孩明明连劈腿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这时候，手机又响了起来，原本以为又是丈夫，但一看屏幕，却是平

野晶。“好多电话，妈妈真受欢迎。”七美说道。

“是啊。”晴子边说边按下通话键。

“啊，晴子？”平野晶的声音还是跟昨天见面时一样开朗。

“你后来回家还顺利吗？那时候街上很乱吧？”

“真的很乱。你呢，没事吧？”

“整个公司都在谈论这件事。话说回来，真是不可思议呀，国家的元首被杀了，班还是得上，无聊的工作还是一大堆。我猜就算地球毁灭了，公司这种东西还是会存在吧。”

平野晶这一番像抱怨又像闲聊的话，让晴子整个人放松下来，开口问道：“现在不是上班时间吗？”平野晶则给了个莫名其妙的答案：“现在是午休时间的延长赛。”

“而且啊，我男朋友好像也很忙呢。”

“防范监控盒的保养工作？”

“是啊。现在仙台的治安好像全仰赖那个看起来像可爱机器人的玩意呢，而我们的将门肩负着把那玩意清洁干净的职责，可以说是掌握着大家的命运。”

“黑桃10掌握着我们的命运吗？”晴子想起昨天的谈话。

“脸倒是长得像J。”平野晶说着说着，自己笑了出来。“说真的，没想到凶手竟然是那个送货员。我们昨天还提到这个人呢，真是太巧了。”

“巧得令人害怕。”晴子打从心底赞同。

“先这样吧，希望下次见面时能聊久一点。”平野晶说道，接着又笑着说，“其实如果可以，今晚就想找你去喝酒呢。”

“是啊。”晴子回答。但是对她而言，晚上将女儿一个人留在家中，可能比表演高空特技还要高难度，而且也无法靠胆量或训练来达成。

晴子挂了电话，一旁的七美默默地吃着炒饭，晴子捏起黏在七美嘴边的饭粒，喂她吃下。

晴子继续吃起了自己的意大利面，就在快吃完时，再次将视线移向电视画面，竟看见画面上正播放着有点眼熟的景象。“那是哪里

呢？”晴子带着怀念的心情仔细凝视。许多摄影机及手持麦克风的记者出现在画面中，每个人看起来都相当严肃，却缺了一股紧张感。气氛不像游山玩水也不像看热闹，比较像是在举办一场已经办过很多次的祭典。

过了一会儿，晴子才想到，那是“洛基”的工厂。学生时代跟社团同学一起造访多次的那间位于仙台市北郊的烟火工厂。

“啊，原来如此。”晴子顿时省悟。媒体得知青柳雅春曾在这家工厂打工的消息后，想必会做出一些联想。他们一定认为既然烟火工厂必须用到火药，可见青柳对火药一定很熟悉。换句话说，他一定对炸弹不陌生，所以可想而知，青柳雅春确实就是爆炸案的凶手。果然不出所料，只见手持麦克风的记者开口说：“据说青柳雅春就是借由在这里工作，学到了关于黑色火药的知识。”晴子眨着眼睛心想：“别开玩笑了。”继续盯着电视。

樋口晴子等人在学生时代虽多次到轰烟火工厂打工，但所做的事情不外乎是冬天铲铲雪、平时打扫工厂及搬运货物。轰厂长虽然为人豪爽，不是个拘泥小节的人，但却有着很强的专业意识，对烟火及火药的使用也相当神经质，根本没有将任何制造烟火的方法及火药知识教给当时还是学生的晴子等人。如果认为青柳雅春曾经去过几次轰烟火工厂就做得出炸弹，就跟认为只要吸了工厂的空气就可以知道如何制造炸弹一样无稽。

晴子一动也不动地凝视着电视，只见记者认真地说着，摄影棚内的主持人满脸严肃地频频点头。晴子深深体会到这些人说出来的话是多么毫无根据、多么违背现实。

“全都是胡说八道。”

“妈妈，怎么了？”

七美的声音让晴子回过神来。“啊，嗯，妈妈原本以为电视上的人说的一定都是真话，原来并不是这样。”

“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七美自豪地说，“所以电视上才常常有人在道歉嘛。”七美指的似乎是企业传出丑闻后召开的记者会。

晴子拿起手机，在电话簿中寻找号码。自己的手机号码虽然与学生时代的不同，但电话簿中登录的号码大部分都还留着。

“妈妈打个电话。”晴子向七美如此说道，接着便坐在椅子上打起电话，眼睛一边看着电视播放出工厂景象，一边想象着如今正在工厂内的轰厂长突然接到自己的电话时的模样。

手机空洞地传出通话铃声。或许如今每个人都想要打电话到轰烟火去吧。

晴子接着想打电话给森田森吾，但忽然想到手机中所登录的号码是错的。“森田，你真的死了吗？”好想亲口问他这个问题，总觉得他一定会故弄玄虚地说：“嗯，这个嘛，一切听从森林的引导。”青柳雅春成了杀人犯正在四处逃亡，森田森吾死于爆炸，阿一受了伤躺在医院。好想找个人来逼问，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晴子将手机放回桌上，继续望向墙上的电视机。

不知何时进入广告时间。一开始，整个画面都是熊熊烈火，似乎是火灾现场，接着镜头逐渐拉远，原来是间厨房，一个蓄着胡子的中年男子自豪地说：“尝尝我做的特制白酱吧。”看来是个推销白酱的广告。

画面中的中年男子是知名法国餐厅的厨师。那家法国餐厅在仙台也设有分店，晴子想起以前曾跟青柳去过。第一次，两人在路上遇到大雨，最后不得不取消预约。一个月后，两人抱着一雪前耻的心情再度前往，却发现那家餐厅虽然高级，待客态度却很差，而且味道也不怎么样，最后两人无奈地走出店门。回想起来，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总觉得当年跟青柳一起去的餐厅大部分都不怎么样。每一次，晴子都不禁怀疑自己跟青柳的组合是否到哪里都不受欢迎。源源流出的回忆让晴子措手不及，忍不住望向窗外，遥远的天际依然不带一片云彩。

轰厂长在数年前的烟火大会上说过的那段话也再度响起：“同样的烟火，总是有形形色色的人在不同的角落看着，说不定自己现在看到的烟火，在另一个地方，有一个老朋友也正在看着。这么一想不是很令人开心吗？”

旧情人青柳说不定也正在仙台市内的某个地方看着这个广告，想起了相同的回忆，沉浸在相同的感慨之中。晴子一想到这样的可能性，害羞、寂寞与不禁觉得可笑的心情同时涌上心头。

“他真的是凶手吗？”丈夫所说的这句话在脑中回响着。电视上所公开的每一项消息都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猪排店、色狼、烟火工厂与炸弹的事，全都不太对劲。青柳杀害了森田，简直就是一场笑话。如果青柳真的不是凶手，那么他现在正为了这不白之冤而东逃西窜。

晴子怎么可能跟会做那种事的人交往?

樋口晴子虽然并不认为自己很有识人之明或是挑男人的眼光，但是对于判断前男友青柳雅春这个人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至少还有点自信。

不管怎么说，自己对青柳的了解，总是比电视里拿着麦克风的那些人多。晴子如此想着，下一秒便抓起账单站了起来。

青柳雅春

被三浦下的药，或许只是发挥了推波助澜的功效吧，青柳雅春陷入熟睡的真正理由恐怕不是药力，而是大量累积的疲劳。他醒来时，已是隔天早上八点了。身上穿着原本的衣服，躺在地板上，蜷曲着身体的姿势就好像是从树枝上掉下来的幼虫。

窗帘是拉开的，但或许这栋公寓不是位于向阳处，日照不强。三浦已不知去向，没留下任何字条。当然，他如果真的留下字条，内容恐怕也令人头疼。没有毯子的桌炉上只放着一把钥匙，这意思应该是要自己离开时把门锁上吧。

青柳雅春打开电视，看见自己出现在画面中的瞬间，突然有种错觉，仿佛房间的地板开了一个洞，自己正在不断坠落，背脊上一股凉意逐渐往上爬，脖子一阵寒冷，就跟昨天从天桥上跳到前园先生的货车上时，那种坠落的感觉一模一样。

“您以前便知道凛香小姐住在那栋公寓吗？”记者问道。两年前的青柳雅春回答：“不，我不知道。”

画面上播放了这段当年的影像，接着摄影棚的主持人语重心长地感叹：“没想到竟然会是他。”

“一定要保持冷静才行。”青柳如此告诫自己。这一刻终于到来，自己的通缉照终于被公布了。但是，青柳拼命对自己说：“这是可以预想得到的结果，绝不能慌了手脚。”如果不这么说服自己，被当成凶手的那种恐惧感恐怕会让青柳崩溃。他拿起遥控器，关掉电视。画面瞬间消失，整个屋内变得一片安静。

青柳站起身来，冲动地走向门口，发现背包忘了拿，立刻又走回来，将背包背在肩上，重新走向门口。他突然开始担心开门之后可能会看见一群人正拿枪对着自己，就再一次快步走回屋内，转而从窗户向外窥探。小巷子里一个人影也没有，他视线一转，看见一只原本停留在电线杆上的乌鸦展翅飞走。

青柳再次打开电视。两年前的自己对着麦克风，心不甘、情不愿地回答问题，那模样看起来实在天真又无知。青柳感到无法承受，想

将电视关掉，此时看见画面角落写着一排文字“若您有任何事件相关信息请联络我们”。后面有电话、传真号码及电子信箱。

青柳想起昨天与三浦的对话。虽然三浦认为投靠电视台的做法不可行，但青柳还是无法完全放弃这个点子。一般人惹上麻烦时，第一个想到的总是警察，其次应该就是媒体。

要是再继续犹豫不决，恐怕将永远无法采取行动。青柳拿起三浦给的手机，拨打画面上的电话号码。为了保险起见，事先设定成不显示来电者号码。或许是打进去的电话太多，通话中的铃声响了好一阵子，大约十分钟后才接通。

“那个……”青柳才起了话头，对方已经用熟练的语调催促，“关于这次的事件，您想提供什么线索？”声音听起来是名女性，简洁有力但带着公式化的口气。

青柳紧张地说：“那个……”接着鼓起了勇气，一口气说完，“那个，我是青柳雅春。”在青柳的想象中，对方一听到这句话，应该会惊讶得忘了呼吸，为这个自己送上门来的特殊线索、大新闻而感到兴奋，连说话声也变得高亢，但实际与想象却是大相径庭，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喔，是吗？”对方的声音中竟然带着一点不耐烦，反倒让青柳吃了一惊，赶紧接着说，“我就是现在电视上报道的那个青柳雅春。”

“能不能将您的住处等数据告诉我们？”对方说道。

青柳虽然有点疑惑，却也渐渐理解状况，一定是有太多人自称青柳雅春，这些人不知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但总之人数一定不少。所以接电话的这名女性才会显露出“又来了”的态度。

青柳很想把电话挂掉，但忍了下来，耐着性子向对方说明自己就是青柳雅春，目前正在逃亡，希望透过电视台告诉观众自己并不是凶手。

青柳不敢说太久，就在要挂掉电话时，听见电话另一头的那名女性正在跟别人说话，虽然不明白详细状况，但她似乎正将这件事告诉一个刚好从身后走过的男性。过了一会，换那人接了电话，说：“我是制作人矢岛，您是青柳雅春先生吗？”

“对。”青柳不知不觉加强了语气。

“请原谅我们的失礼，太多人自称是青柳雅春。不过，那些人绝大部分都是很自豪地说自己是凶手，几乎是没有人像您这样主张自己是被冤枉的……”似乎是因为这样，才引起了他的兴趣。

“因为我是冤枉的。”青柳简洁地说道，担心说太多，自己会忍不住开始哽咽。

“您能证明自己就是青柳雅春吗？”

青柳一时之间答不出话来。有谁能证明自己是自己呢？“如果我能证明自己是青柳雅春，你们能保护我吗？”

“保护？”

“警察正在追缉我，但我明明不是凶手。”

“为什么不向警察好好解释？”

青柳忍不住想要咂嘴。“是啊，任谁都会这么想吧。”这句自暴自弃的话几乎要脱口而出。“现在的状况没办法让我把话说清楚，所以我想要通过电视台诉诸舆论。”青柳边说边想着那些穷追不舍的警察、拿着霰弹枪的壮汉及一次又一次击发的枪。“我希望电视台能将我藏起来，直到警察承认我的清白为止。”

矢岛沉默不语。青柳原本还有点期待他能马上回答“没问题、没问题，放一百二十个心吧”，不禁感到绝望。

就在青柳偷偷咽下一口唾液时，矢岛开口说：“这或许有点困难。首先，我们必须证实你所说的都是真的，我们不能胡乱报道。”

“你们现在不是正胡乱报道着我是凶手吗？”青柳语带讽刺地说道。明知无谓，却无法克制自己不说出这句话。

矢岛再次陷入沉默，过了一会，才接口说：“我们昨晚已经决议，一旦获得关于你的线索，就必须通报警方。虽然我们会尽可能保护你的安全，但是也一定会把你的消息告诉警察。”这样的回答确实合情合理。

青柳的脑中浮现一个画面：自己前往电视台，被带进摄影棚内，好几台摄影机对准了自己，但操纵摄影机的都是制服警察，就在自己还来不及反应之际，即已被他们开枪射杀。被蒙在鼓里的电视台工作人员当然会一片哗然，此时佐佐木一太郎会若无其事地走出来告诉大

家：“青柳雅春身上藏有手枪，我们不得已只能将他射杀。”虽然这样的说法难以让人信服，势必引得阴谋论满天飞，但真相将永远消失在黑暗之中，就像当年奥斯瓦尔德死后一切便不了了之。

“你还在吗？”在矢岛的呼唤下，青柳才回过神来。

“总之让我考虑看看，我会再打电话。”青柳只能这么回答。

矢岛迟疑了一下，似乎无法决定该不该出言挽留，不过最后还是说：“有什么地方能帮上忙，请打电话给我。“接着说了一串手机号码，应该是他的私人手机。青柳雅春急忙抓起桌上的笔，将号码写在左手腕上。挂断电话，关掉电视，深深地感觉到，到刚刚为止是孤单一人，从现在开始也还是孤单一人。

“快逃吧。”森田森吾昨天在车里曾对自己这么说道。

“就算一直躲在这个房子里，也没办法解决问题。”三浦曾这么说道。

青柳从背包中取出毛线帽，这是离开稻井先生家之后便一直带着的东西。然而，他又立刻想到昨天被佐佐木一太郎逮捕时，自己正戴着这个毛线帽，警方可能已经将这顶毛线帽列为自己的特征之一了，虽然不清楚防范监控盒的摄影范围有多广，分辨率有多高，但似乎可以想象这顶毛线帽在电视上清楚地被拍出来的画面。青柳赶紧将毛线帽丢向角落，什么都别戴似乎还好一点，心里忽然觉得反正不论如何挣扎，被捕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青柳走出公寓，低着头朝北方前进，目的地是位于仙台车站东北方的那栋综合商业大楼。步行虽然花时间，但也想不到其他移动方式。搭巴士太引人注意，出租车司机可能早已拿到自己的通缉照片。紧张的程度较昨天倍增，觉得路人随时可能对着自己大喊“凶手”，或是抓着自己的手腕喊“你就是电视上那个人”，也可能会暗中通报警察。

青柳在大马路旁停下来等红绿灯，感觉身旁的路人都在偷看着自己，不禁心里发毛，赶紧转身走向天桥，接着又担心自己突然改变行进方向可能更加引人侧目，紧张地加快脚步走上天桥。来到天桥的中央时，看见了一座防范监控盒藏匿在天桥下的植物旁，反射性地想要蹲低身子，赶紧提醒自己忍住。此时一辆救护车从天桥下驶过，青柳

的目光忍不住被警示声及红色灯光牢牢吸引。一切的行动都是如此不协调，所有的举止都相当不自然，连移动身体半寸都是一件痛苦的事。

他往车道一看，车流似乎比昨天顺畅了些。路检据点或许尚未撤除，但应该放宽许多。一辆送货的大货车停在路边，送货员正将货品搬出。

青柳来到综合商业大楼，没有搭电梯而是沿着昏暗的楼梯爬上三楼。位于三楼的那间咖啡厅，果然还是拉下铁门，店长看心情开店的方针似乎依然没变。

青柳躲进咖啡厅旁的公共厕所，里面不仅昏暗，还充满灰尘与臭味。整个三楼的空间除了咖啡厅之外皆无人使用，所以应该是不会有人进来这间厕所。但躲了一阵子之后还是感到不安，忍不住躲进隔间之中，可是隔间内的狭窄却令青柳更加害怕，想到如果有什么万一，在隔间内将无路可逃，最后还是选择站在小便斗前。水滴不停地从洗手台的水龙头滴落，不管关得再怎么紧，水滴还是滴个不停，飞溅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在耳中回响。

大约九点十分左右，听见电梯运转的声音。接着，门外传来了“果然没开”的抱怨声，然后是“请问是不是有人委托送货”的呼唤声与敲门声。

青柳缓缓打开厕所的门，走了出去。“岩崎前辈。”

岩崎英二郎转头过来一看，不禁瞪大双眼。他依然梳了个飞机头，一点也没变。

“喔喔。”岩崎目瞪口呆，一动也不动，脚边放着一台搬货用的推车。“青柳，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刚好来这里取货。”

“岩崎前辈，真是对不起，那个委托申请是我提出的。”

“什么？”岩崎一脸不解。

“昨天，我查到这附近是你负责的区域后，就在网页上提出委托取件申请。”

“什么？真的假的？”岩崎英二郎每次感到困扰时脸上都会露出笑意，这个习惯还是没改。他正淡淡地笑着，可见他现在既不是在生气，也不感到害怕。“话说回来，你现在的处境可真要命啊。”

“你看电视了？”

“今天早上看了。当时我正准备要出门，我老婆把我叫住，我本来还不知道是什么事，一看电视，才知道逃亡中的凶手竟然是你。整个公司为这件事吵翻天了，电话也响个不停呢。”

“真是非常抱歉。”青柳低头赔罪。自己以前上班的公司受到世人注目，也是可以预见的事。“害你们没办法好好工作。

“唉，别介意啦。”岩崎英二郎似乎慢慢冷静下来。“反正那一定不是你干的，对吧？”

“咦？”

“你真的是那个事件的凶手吗？不是吧？”岩崎英二郎皱着眉说道。青柳愣愣地看着岩崎英二郎，想起从前刚进公司还跟着他实习的时候，在送货的过程中也常常从侧面看见他这个表情。每当车内音响传来流行歌曲，他总会不耐烦地说：“这种歌哪里好听了？一点也不摇滚。”当时脸上就是这种表情。青柳不禁紧紧抿住嘴。

岩崎英二郎似乎看穿了青柳的心情，说：“何必哭丧着脸呢？”接着又道，“青柳，可别告诉我，你真的是凶手哟。”

“不是。不过岩崎前辈那么轻易就相信我，让我吓了一跳。”青柳腼腆地说道，用手背在眼角擦了擦，才想到今天还没洗脸。

“我以前或许也跟你说过，只要听见电视上的流行歌．或是完全看不出来哪里摇滚的乐队莫名其妙地大受欢迎，我就会觉得很烦。老实说，那些卖座的音乐或小说，都让我觉得既肤浅又虚假。”

“你以前常常这么说，岩崎前辈。”

“所以啦，”岩崎英二郎的目光如老鹰般锐利，“我向来认为电视上说的事情都不是真的。”

“嗯。”青柳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不过更让自己开心的是岩崎英二郎这个人一点也没变。

“好了，你想要我帮你送什么东西？”岩崎英二郎微微抬着下巴说道，并向他自己带来的推车望了一眼。整台推车都贴上了代表公司形象的淡蓝色贴纸。每当需要搬运一件以上的大型货物时，送货员就会

使用推车：或要将货物送到禁止停车的区域时，也会由集货据点使用推车以徒步的方式运送。

“能不能……”青柳说，“帮助我逃出仙台？”

岩崎英二郎眨了眨眼睛，嘴角再度上扬。

青柳拼命向岩崎英二郎说明：委托取件时如果注明是大型货物，送货员应该会带一台有盖子的大推车来取货，我想要躲在推车里，然后借由货车移动，离开仙台。

“喔。”岩崎英二郎说，“话说回来，你怎么会知道这里是我负责的区域？”青柳说：“我看了员工专用网页中的送货员负责区域数据。”接着又老实地说，“我认为如果是岩崎前辈，或许愿意帮助我。”

岩崎英二郎一边搔着鼻子，一边将脖子左右摆了摆。

“拜托前辈这样的事情，真是非常抱歉，可是我已经想不到其他可以投靠的人了。我知道这样一点也不摇滚，真是对不起。”

青柳不停地低头恳求，岩崎英二郎低声说：“不，这还蛮摇滚的。”接着开心地笑了。“进来吧，这货物我帮你送。货到付款吗？”

这是青柳雅春第一次坐在推车里被人推着走。

“货车的位置有点远。”岩崎英二郎说道，“你缩着身子，乖乖躲在里面别动。”

青柳坐进推车内之后，岩崎英二郎又在上面压了一个空纸箱。青柳雅春弯着身体，环抱膝盖，任由搬运。推车虽然有轮子，但并不平稳，前进时左右晃动，让青柳的屁股疼痛不已。

凭感觉知道推车进了电梯，关门声响起，电梯逐渐下沉，随即又停了下来，微微震动，电梯门开启。“啊，岩崎。”一个男人的声音传人耳中。听声音应该是这栋大楼的所有者，也是刚刚那间咖啡厅的店长。

“怎么，来这栋大楼送货？”男人向岩崎英二郎问道。

“老板，从二楼到一楼，走楼梯就行了吧？”岩崎英二郎笑道，“这样才能减肥呀。还有，咖啡厅看心情才开，实在不太好吧？”

电梯抵达一楼，电梯门打开。先传来老板走出电梯的脚步声，然后推车开始前进。电梯门在此时关闭，夹了一下推车，青柳的身体也

感受到冲击力。

“岩崎，你们公司现在应该很头大吧？”老板说道，“青柳搞出这么大的事，你们课长什么的应该很伤脑筋吧？”

“咦？老板，您也认识青柳吗？”

“以前他来过几次。那个人细心又认真，还蛮可靠的。而且，以前电视炒得火热时，他可是很出名呢。”

“那家伙没那么了不起啦。”岩崎英二郎故意大声否定。

“不过，真是人不可貌相啊，没想到他会做出那么可怕的事，你们公司也被连累了吧？”

“跟我们这些送货员没什么太大关系啦，也没遇到有人向我们丢石头。何况，青柳早就辞职了。”

“不过，一般人怎么会跑去暗杀首相？”

“一般人当然是不会。”

青柳抱膝仔细聆听，以前每次来这里送货时，这个老板都会扯着大嗓门跟自己说话，当时总觉得应付他是一件很累的事，现在却很感谢他的大嗓门.

“不过他到底是不是凶手，应该还没有确定吧？”岩崎英二郎说道，

“电视上公布了很多影像，里面的人怎么看都是青柳，再加上许多证据一一冒出，应该是不会有错了．真不晓得他为什么要干那种事。”岩崎英二郎没有立即回话，只是推着推车前进。过了一会儿，老板的声音又从背后传来。对了，岩崎，你来这栋大楼做什么？送货？”

推车停了下来。“我是来收货的。有人叫，我就来了。”

“不可能吧?我这栋大楼，除了我那间咖啡厅，其他的公司行号都退租了。。

岩崎英二郎愣了片刻之后说：“不过，就是有货要送呀．老板．你这栋大接该不会有妖怪吧?委托送货妖怪，会出声叫人‘快把货拿去、快把货拿去’。”岩崎推着推车继续前进，以玩笑话，混过去确实是个不错的点子，但也有可能让对方更加起疑心。

“怎么可能会有妖怪。”老板高声笑道，

推车在路上一边前进一边剧烈摇晃，小小的车轮粗暴地左倾右倒，让青柳的屁股一次又一次弹起，脑袋不停晃动，也多亏如此，才没有余暇担心害怕.

推车停了下来，接着听见沉重的开门声。青柳拍起头来.

头顶传来说话声，“我一把箱子拿掉，你就立刻跳到货仓里。” 接着，周围整个亮了起来，头上的纸箱被拿掉了。一看见阳光，青柳似乎觉得全身的衣服都已经浸透了，有一种穿着湿掉的衣服（译注：在日文中， “穿着湿透的衣服”同时也是“遭到冤枉”的双关语）被丢在马路上的错觉，脑中浮现可怕的幻想，仿佛在群众的环视之下，自己正穿着不停滴水的衣服．青柳站起身子，爬进眼前的货仓内，抱在手上的背包一度撞上货仓门。

“到后头去。”岩崎英二郎也立刻爬进了货仓，“今天我负责的货物很少，货仓里很空，虽然不太好躲，但只要窝在角落的箱子里，应该不会被发现吧．”

青柳看着一箱箱叠起的纸箱，确实并不多，但还不至于找不到藏身之处。

“或许是因为昨天那场爆炸，货物送到集货据点的时间有点延误了，所以今天要送的货不多。不过，这样也好。”

“这样也好？”

“刚好有时间把你载到远处。”岩崎英二郎抚摸着整齐的飞机头．接下来他翻着行程表说，“不过，我中午还有一件货物要收，必须回到市区内。”

货仓的仓门是打开的，可以看见外面，青柳感到颇为不安，边将身子往角落移动，边说：“那就在赶得及回来的前提下，能走多远就走多远，然后找个地方让我下车吧。”

“什么地方才安全呢？”岩崎英二郎将手臂交抱在胸前，烦恼了起来．这句话似乎不是在询问青柳的意见，而是在自言自语．他接着问道：“好吧，总之，你想往北还是往南？”

“往北还是往南？”

“当然往西也可以，往东的话就只有跳海了，总之我会负责把你送到仙台市外。对了，根据从外县市来的送货员所提供的消息，由北边

的泉区穿过富谷上国道四号，路检没那么严格。”

“那就往北吧。”

岩崎英二郎此时又呵呵地笑了起来。“青柳，你真是太单纯了，对我说的话完全不怀疑。如果我是骗你的呢？好吧，总之我就尽量往北开了。你最好还是躲进刚刚那个空箱里，就算遇上路检，货仓门被打开，警察应该也不至于把货车里的所有箱子全都打开来检查吧。”

“给你添麻烦了，真是抱歉。”

“是你自己把我叫来的，事到如今何必多说这些。”岩崎英二郎搔着鼻头说道。

“嗯，这么说也没错。”

“而且，我曾经到处拿你跟别人炫耀呢。以前你救了女明星的时候，不是有阵子很有名吗？那时我到处跟别人说，我曾经指导你工作过。”

“例如跟你太太说吗？”青柳曾见过岩崎英二郎的妻子。

“还有酒家的小姐。”岩崎英二郎露出了高中生般腼腆的笑容说，“我拿你的事情当话题，去泡酒家小姐，最后被我成功搞上了。”

“原来有这种事？”青柳一时不知该如何响应。

“所以呀，我欠你一份人情。”岩崎英二郎似乎对自己的论点相当满意，说了声“好”之后，便开始谈起向北行时该走什么样的路径。化不打算走县道，改为穿过大学附属医院旁边，利用轮王寺的地下道进入环状线，再接上国道四号。

“你决定就可以了。”青柳说道。货物没有选择路径的权利。

“嗯，交给我，保证没问题。”岩崎英二郎说着便走向货仓尾端，跳到马路上，接着转过身来，拉起仓门关上。

“啊，青柳。”仓门关到一半，岩崎英二郎突然说道。

“什么事？”青柳有一种即将要被问一个重要问题的预感，不禁咽了口口水。岩崎英二郎此时竟然一反常态，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什么事？”青柳又问了一次。

“我问你……”岩崎英二郎开口说了这几个字之后却又闭口不语，隔了一会才又开口问，“我问你，你搞上那个女明星了吗？”

青柳忍不住笑了出来。“怎么每个人都问这个问题？”

仓门被关了起来，整个货仓内一片漆黑。仓门确实扣上之后，青柳忽然开始担心再也见不到天日了。

货车的引擎发动了。青柳雅春坐在离货仓门最远的位置，也就是驾驶座的正后方。车体的摇晃，让人联想到巨大肉食性猛兽的气息：这是一只压抑着吼声，一面沉着地呼吸，一面摇摆着兽毛的巨兽。

我现在正在野兽的肚子里。青柳感觉自己仿佛被生吞下肚，正在等着被消化。

他藏身在纸箱中，但没有合上箱盖。四周虽然黑暗，但眼睛习惯了之后大致上可以辨别周围的轮廓。青柳打开背包，取出营养食品，放进嘴里，肚子虽然不饿，但接下来不知何时才有机会进食，还是趁此时先吃吧。营养食品吃起来甜甜的，但也称不上美味，只是一连串咀嚼与吞咽的动作。回想起来，昨天吃的泡面至少还勉强称得上是“餐点”，如今在纸箱内吞咽干巴巴的营养食品，感觉就像是为电器换上新电池一样令人感到索然无味。

接着，青柳看见背包里的掌上型游戏机。当初在那家电器量贩店买这台游戏机，好像是极久远的事了。开启电源之后，响起了细微的音乐声，按了几个按钮，出现了电视的画面。不愧是令那个店员大感自豪的产品，即使是在移动中的货车后方货仓内，影像依然清晰。青柳伸手调整音量。

出现在小屏幕上的，又是两年前的自己。青柳不忍多看，赶紧切换频道，却发现不管转到哪一台都可以看见自己的模样，不禁有种滑稽的感觉，直到转到一台民营的频道，才停了下来，仔细凝视。

一看就知道，节目中正在播放的是某种监视器拍到的影像，它的位置是在结账柜台的后方，所以可以看见老板的后脑勺。

“这就是青柳雅春购买遥控直升机时的影像。”主持人说道。

柜台的另一头有个男子，与老板面对面站着。男子抬起头来，似乎发现了监视器，视线一瞬间向着监视器望来，接着马上将头转向一边。那张脸孔，是青柳雅春。

“这是……谁啊？”

青柳根本从来不曾亲自走进遥控飞机用品店。遥控直升机的购买与组装都是由井之原小梅代劳，自己根本没有走进店内，也不可能有购买遥控直升机的影像。但是从静止画面来看，购买遥控直升机的男子却与自己极为神似。青柳陷入一片混乱。

接着又在另一个节目中看到，某个猪排店店长出面作证：“凶手就坐在那张桌子前，把饭吃得干干净净。”店长说完之后，还拿出一张签着青柳雅春名字的信用卡给记者。

“这又是谁？”

昨天，在那场游行爆炸案发生之前，自己正与森田森吾在快餐店内吃午餐．什么猪排店，自己根本连门口都没经过，但是却有一个不是自己的自己出现在那里。青柳将环抱着膝盖的手用力握住．感受那股触感。现在我所摸的这个人才是青柳雅春，电视上说的那些人都不是真正的青柳雅春。越是这么想，越是这么告诉自己，青柳越是不安。

货车不时停下来，似乎在等红绿灯，不久又继续前进。

青柳紧紧盯着游戏机。画面上开始播放一段据说是由观众以家用摄影机拍到的影像。一群少年在河边比赛棒球，后方远处可以看见青柳正在操纵着遥控直升机。到了这个地步，他已经不再感到惊讶了。画面中的人虽然长得跟自己一模一样，却不是自己。当初确实曾在河岸边练习遥控直升机，但总是有井之原小梅及其他玩家在旁边指导，自己从来没有独自玩过。更何况，画面中那个青柳所穿的衣服，自己根本没有。那不是青柳雅春，只是一个跟青柳雅春很像的人。

过了一会，他想到一件事。

他们该不会是找了一个体格、面貌跟我很像的人，让他做整容手术吧？一开始，青柳只是单纯地想到这个可能性，接下来却越想越觉得一定是这样没错．此时，他又想到了两年前那个自己意外搭救的女明星凛香。

“大家好像总是认为我动过整容手术。”在饭店房间内，正在玩电视游乐器的凛香突然如此说道，“连我的胸部都被当成是假的。”只见她毫不掩饰地揉着胸部，青柳急忙移开了视线。

在制伏歹徒事件之后，青柳每天被记者及快速增加的崇拜者追着跑，凛香则在事件中受到惊吓而生了一场病，一样是处于被媒体穷追不舍的麻烦状态，所以两人完全没有再见面。过了半年之后，青柳雅春才接到一通“虽然晚了些时候，但希望能聊表谢意”的电话。不久，凛香的经纪人开车前来迎接，将青柳送到了凛香所住的饭店。

由于经纪人从头到尾都在场，青柳也不期待能与凛香来个一夜春宵。一番客套话说完，凛香突然说：“要不要一起打电动？”让他吃了一惊。

“请陪陪她吧。”经纪人也低头恳求。

“这里的‘陪’不是‘交往’（译注：日文中的‘陪伴’有‘交往’的含意）的意思吧？”

两人就这么玩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格斗游戏。在玩的过程中，凛香数次向青柳道谢，不停地说“你真是我的恩人”，但是在游戏上，凛香却是丝毫没有放水，一次又一次打败青柳。“一边说感谢我，一边揍我，这样不太对吧？”青柳如此主张，却只是引得她笑得花枝乱颤。每当她快要被打倒，就会大喊“啊啊，我快死了”。过了一会儿，她开始抱怨起工作上的不愉快，然后不知为何，话题扯到了整容手术。

“我的脸从来没有整容，但是只要照片上的我看起来跟平常不太一样，大家就会说我一定整了眼睛或在鼻子里垫东西，真是太过分了。”

听她这么说，青柳也不知该回答什么，而且一直盯着她的侧脸也很失礼，不知道该看哪里。正当青柳不知所措的时候，自己所操纵的角色被凛香的女格斗家打倒。凛香挥舞着拳头，发出可爱的欢呼声。

“整容真的能让脸变得完全不同吗？”青柳并没有多想，只是将脑中的疑问说了出来。

“可以呀。”凛香立即答道，接着又慌慌张张地补了一句，“不过我没有整过喔。”显得有点欲盖弥彰。接着她又说：“其实啊，只要稍微改变一点点，整个人的形象就不一样了。当然也要医生的技术够好，例如在仙台就有一个技术超强的医生呢，对吧？”凛香一边说，一边望向经纪人。

经纪人突然被问了这么一句，似乎也有点手足无措，但还是满脸无奈地承认：“嗯，是啊。”

“前一阵子不是有个超有名的外国歌手来到日本吗？”凛香说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洋名，然后说，“听说他就是来拜托那个医生帮他的替身整容呢。”凛香一边把玩着游乐器的遥控器，一边说道。

“替身？”听起来像是时代剧里才会出现的字眼。

“好像是因为媒体实在太烦人了，想靠整容弄出几个跟自己一样的人。”

“能够整得一模一样？”

“听说只要骨骼大致相同，就可以整得非常像呢。”凛香说完之后，又强调了一句，“我没有整喔，只是听说而已。”接着望向经纪人说：“对吧？”

“嗯，是啊。”经纪人再次无奈地点点头。

难道是故意找个人把脸整得跟我一模一样吗？坐在货仓内的青柳望着掌上型游戏机，如此心想。青柳仔细凝视影像中那个被认为是“青柳雅春”的男子，想着搞不好他们真的会干这种事。因为整个计划的规模实在太庞大了。首相遭到暗杀，这件事背后到底有什么因素，隐藏着什么人的意图？推测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好像是仰头看着一个巨人，想象巨人头部的模样，对青柳这种平民百姓来说，根本看不出任何端倪。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不管巨人长什么样子，只要他一脚踏出，脚下的一切都会被踏扁。

“我能做什么？”青柳如此自问。我能对巨人做什么？就算拼了命抵抗，青柳也想不出任何一种可能性，可以让自己平安获释，回归原本安定的生活。

青柳抱着一丝微渺的希望，开始想象电影或连续剧的剧情。主角因蒙受不白之冤而四处逃亡，这在电影或连续剧中是很常见的剧情。主角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一定会东奔西走，而且为了搏取观众的同情，无论如何都会拼命逃亡。

青柳努力回想，这些主角最后都是如何迎接美好结局的？

揪出真凶。没错，就是这样。遭到冤枉的主角在逃亡过程中一定舍追查事件的真相，最后找出真凶，洗刷了自己的冤屈，可喜可贺、皆大欢喜。然后观众心满意足地离开电影院，或是关掉电视机。

揪出真凶？青柳感到背脊发凉。

巨人研拟了周详的计划，安排假证人，准备假的青柳雅春，伪造信用卡，甚至不惜将青柳周遭的人都卷入其中，只为将青柳塑造成暗杀首相的凶手。自己真有办法在遭到逮捕以前，找出真凶吗？

何况，所谓的真凶，真的存在吗？

看看肯尼迪暗杀事件吧。没有人相信奥斯瓦尔德是真正的凶手，但真凶是谁呢？当然，一定有一个人动手开枪，但大家也不会认为这个人就是真正的凶手，因为真正的凶手是此人背后的某个巨大组织。

就算奥斯瓦尔德没被杀死，而且在群众面前大喊“凶手是某个巨大的组织”，他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吗？

怎么想都不切实际。在肯尼迪死后过了数十年的岁月，人们才渐渐开始找到一些类似真相的东西，而且各派的说法还不相同。即使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也找不到一个最完美的真相。

奥斯瓦尔德能做什么呢？青柳思考着。

我现在能做什么呢？青柳思考着。

有什么事情，是我能做的？

青柳坐在货仓内，内心几乎陷入绝望，不停地用鞋子敲着地板，无法说服自己保持冷静。

岩崎英二郎开着货车，企图帮助自己逃出仙台市。但是接下来呢？青柳用力抱膝，哼起了“Golden Slumbers”。“晚安，乖孩子。”他一边唱着这首摇篮曲，一边想起了森田森吾。当时的森田，也像这样唱着这首歌。

车子行驶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之后，停了下来。一开始，青柳雅春当然以为是在等红绿灯。接着却发现车子缓缓靠向左侧，然后有好一阵子完全不动，可以想象车子停在路边了。

青柳关掉用来看电视的掌上型游戏机，收进背包。虽然没有看表计时，但可以确定货车至少已经停了将近五分钟，看来真的发生状况了。他犹豫着到底是该躲到纸箱里，还是准备好随时冲出去。

货车会不会在警察的指使下停车？岩崎英二郎会不会被拉下驾驶座了？青柳心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转身，将耳朵贴在货仓上，试着

听听看有没有声音。如果货车是被警察拦下的，或许可以听见警察与岩崎英二郎的说话声。但是怎么听也没有半点声响。

青柳的脑中浮现出一个画面，货车不知何时开进了市内警察局的停车场里，岩崎英二郎从驾驶座下来，大批武装警察将货车团团围住。

“人类最大的武器，是习惯与信赖。”青柳在心中不断反刍当初森田森吾说得斩钉截铁的这句话。

过了一会儿，货仓门开始震动。青柳不禁将两手交握，仿佛一个正在教会内祈祷的少年。但是青柳不知道该向谁祈祷，他心里想着，自己从来没有祈祷过。忽然间，他想起来了，事实上过去曾经祈祷过一次，就在当年父亲骑在色狼身上拼命挥拳的时候，自己曾祈祷这一切赶快结束。

这次的停车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才对。等下门一打开，岩崎英二郎一定会以他那一贯的轻佻态度走过来，问一句：“抱歉，我能不能先去送一件货？”就是这么简单。青柳双手紧扣，如此告诉自己。接着，仓门伴随着声响被拉开了。他的胃一阵抽痛。

外面的阳光照进了货仓。青柳屏住呼吸，抵抗着想要闭上双眼的冲动。

原本的担忧没有成真，既没看到警察也没看到枪，只有岩崎英二郎一个人。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青柳匆促地问道。从岩崎英二郎那严肃的表情即可以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岩崎英二郎站在他面前，低头看着他。

“青柳，计划必须变更了。”岩崎英二郎说道。在同一时间，青柳也刚好开口说：“岩崎前辈，不用隐瞒，尽管说吧。”两个人说出来的话仿佛在货仓内撞出了火花，但岩崎英二郎一点也不在意，继续说：“我喜欢摇滚乐，因为摇滚乐单纯易懂，拿起吉他豪迈地弹奏，恼人的事情就会瞬间被丢在一旁，不需要复杂的道理，也不需要任何借口。”

青柳不知该不该回答“是啊”或“是吗”，只能愣愣地看着他。

“所以，来龙去脉我就省略了，现在我直接跟你说重点。”岩崎英二郎一边摸头发，一边说，“我现在要把车子开到八乙女车站前，警察

已经在那边等了，我会把你交给警察。”

青柳并不觉得受到了背叛，毕竟岩崎英二郎一定有苦衷。

“我刚刚接到一通电话。你猜是谁打来的？”

青柳看着自己的背包，嘴里轻轻念道：“警察……”接着以上扬的语气又说了一次：“警察？”

岩崎英二郎耸了耸肩，噘着下唇，肯定了这个答案。“应该是刚刚那栋大楼的咖啡厅老板联络了公司吧。他看我在搬纸箱，可能起了疑心。没想到那整栋大楼除了老板的咖啡厅，竟然都没有人承租，怎么会有这种事？”

“那个老板的警觉性真高。”

“真是人不可貌相。”

“所以，警察就接到了通报？”

“然后，公司就打电话给我了。还跟我说，‘你胆敢包庇凶手，应该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吧？’”岩崎英二郎模仿着坏人的语气说道。这年头恐怕连电视上都很少出现这种反派角色了。“总之就是用这些拐弯抹角的话狠狠地警告我。”

“如果包庇我，会有什么后果？”

“其实我除了送公司的货，在没有排班的日子还会以个人名义帮人送货，算是打零工吧。反正地址跟地图都记得很熟，我的价格也比较低廉，所以私下接一些熟客的委托。”

青柳不明白他为何突然提这件事，不知该如何回答。

“警察真可怕，他们竟然连我私底下做的副业也知道，到底是怎么查到的呢？而且还把这件事告诉公司，简直像是爱打小报告的初中生。所以课长就说了，‘岩崎，依照行业规则，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你应该知道吧？不过，如果你好好协助警方，这次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岩崎英二郎以前就很会模仿上司及同事，从前青柳还是新手的时候，常常坐在副驾驶座欣赏他的模仿秀，不禁感到十分怀念，嘴角微微上扬。

“你还笑得出来？这对你来说可是大麻烦哩。总之，我刚刚就在车上用手机跟他们大吵一顿。”

“听你讲起来好像只是夫妻在吵架。”

“老实说，我女儿最近开始学才艺，这时候我没有收入会很惨，所以只能出卖你了。”

“好的，请把我卖了吧。”

“你看得真淡。”

“不能给你添那么多麻烦啊。”

“我已经跟警察说好了，在前方那个车站前，会连人带车把你一起交给他们。”

“在那之前，想要见我最后一面？”

“没错、没错。”岩崎英二郎愉快地“呵呵”笑了两声，抖动着肩膀，“我来看一看即将被卖掉的小牛。”然而，岩崎接下来却以沙哑的声音说：“骗你的啦，你觉得我有可能那么做吗？”

“什么意思？”

“哼，我怎么可能去帮警察。”岩崎英二郎以不屑的语气轻声说道。

“那你打算怎么做？或许以我的立场不该这么说，但还是要告诉你，现在帮助我可是相当危险。”青柳认真地说道。但这些话对已经下定决心的岩崎英二郎来说只是烦人的说教，只见他边掏着耳朵边说：“少废话了，别看我这副吊儿郎当的模样，我当初看《辛德勒的名单》时可是感动得痛哭流涕呢。”接着又露出牙齿笑说，“我是属于那种只要看到有人遭受迫害，就一定会拼命拯救的人。”

“问题是，你打算怎么做？”

“总之，我会照着他们的指示，把你带到车站前面。”岩崎英二郎说，“真不好意思，我还会把错全推到你头上，这一点只好请你原谅。”接着，他扬起一边眉毛，说明了他的计划。

不愧是自称喜欢单纯事物的岩崎英二郎，计划相当简单，而且了无新意，但似乎也只有这样，才能让青柳在不连累岩崎英二郎的前提下逃走了。

“好了，我们走吧。”说完了计划之后，岩崎英二郎伸手拍了两下，转身走出货仓，“接下来就正式上场了。”

“真的很不好意思。”

“等下可别搞砸了啊。”岩崎英二郎说完之后便跳到马路上。在关起仓门时，似乎又想到了一件事，开口说，“对了，我得告诉你，在我们家夫妻吵架可是比反抗警察还要火爆得多呢。”

青柳雅春在脑袋中画出路径，想象自己开车的感觉，他很清楚货车现在已经开到了八乙女车站。他从纸箱里站了起来。如今根本没时间仔细思考了，他忽然惊觉自己竟然不紧张。两眼望向货仓门，虽然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还是觉得周围昏暗无光。围绕着自己的纸箱仿佛屏住了气息，压抑兴奋的心情，默默地期待着即将重见天日的那一刻。青柳忍不住觉得好笑，自己竟然把纸箱也当成同伴，看来是没救了。就在此时，仓门开始微微震动。

门挡被拉开，门锁被抽掉了。外面传来了说话声，听来十分尖锐而嘈杂。“’不准动！”、“别动！”、“站住！”、“等一下！”

阳光照射进来，货仓内的黑暗在空气中蒸发，顿时变得明亮了起来。

“别担心、别担心，交给我就行了。”岩崎英二郎粗鲁的声音传入耳中，只见他“嘿”地一声，跳上了货仓。

“快下来！离开车子！”男人的声音由岩崎英二郎的背后传来，应该是警察吧。

“少啰嗦，青柳是我的后辈，我说的话他一定会听。”岩崎英二郎一边喊着，一边大步走过来。

“就算他们逮捕你的手段再怎么乱来，也不至于开枪打我这个协助警方的人吧。”说明计划的时候，岩崎英二郎笑着如此说道。“所以我一打开仓门之后，就会立刻跳进来抓你。警察可能会阻止我，但我绝对不会被他们挡下的。”

岩崎英二郎走得大摇大摆，身体却将外面警察的视线完全挡住了，使得他们没有机会朝青柳开枪。青柳压低身子，轻轻将背包背在身上，然后从后裤袋中取出岩崎英二郎交给他的蝴蝶刀。

“这玩意我一直放在前座的置物匣，临时要用的时候很方便呢。”岩崎英二郎说道，“我一走近你，你就用这玩意抵住脖子，不是你的脖子，是我的，然后立刻绕到我后面，把我当作人质。”岩崎英二郎指示：“等等，一下子就把我制伏，也太假了，最好是先揍我一拳或把我打倒。”

“揍你？”

“这样比较逼真。”

青柳听话照做了。

岩崎英二郎一走过来，青柳立刻起身，冲过去抱住他，奋力踢出右脚。简单来说，就是施展了唯一的那招大外割。岩崎英二郎漂亮地仰天摔倒，让青柳想起了学生时代，森田森吾在学校餐厅将阿一摔倒的画面。

同一时间，车外传来了数句怒骂声。“青柳！”有人大喊。青柳趁着扑倒的瞬间往外一看，好几道枪口正对准了自己。

“一旦打倒我之后，就要立刻把我拉起来，拿我当盾牌。动作不够快的话，他们可能会开枪。”青柳想起了岩崎英二郎的指示，于是用力一踏，将岩崎英二郎的手腕往上扯，立刻紧贴在他背后，以蝴蝶刀抵住他的脖子。岩崎英二郎举起双手，摆出投降的姿势，大声喊道：“喂喂，青柳，别这样。”

其实，岩崎英二郎一开始所提出的计划是，将车子停在即将抵达八乙女车站的地方，然后由青柳将岩崎英二郎用绳子绑住，岩崎英二郎假装被制伏。但这样的做法还是很有可能遭到警方的怀疑，既然要做，倒不如直接在警察面前，让他们亲眼看到岩崎英二郎被当成人质的过程。

青柳躲在岩崎英二郎的身后，朝货仓外走去。警察的人数大约是十名，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增援，警笛声从远方传来，右手边的公车站牌附近也停着好几辆警车。看到众多枪口正指着自己的瞬间，青柳的心脏剧烈跳动，视线模糊，几乎快要向后摔倒。

“别开枪、别开枪，我会被他杀死的。”岩崎英二郎大喊。警察纷纷破口大骂。

青柳雅春一从货仓内跳到了地面，警察便全都靠拢包围。“青柳，你这么做是没有用的。”迎面一个便衣男子说道。他的眼神相当锐利，仿佛已说明一切。“你绝对逃不掉的。”

青柳大喊：“你们一靠近，我就杀了他；一开枪，我也会杀了他。”

警察不可能做出太冒险的举动。岩崎英二郎的推测果然没错，现场所有警察都绷着脸，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离我远一点。”青柳喊道。

刚刚说话的便衣似乎是在场的指挥官，只见其他举枪的制服警察全都望向他。“警察其实跟～般上班族没什么两样，他们没办法任意开枪，一定会等待指示。”岩崎英二郎的这句话切中了事实。

便衣无奈地点点头，挥手叫众人退后。

青柳靠在路旁的围墙上，这样一来，就不用担心警察从后面开枪了。接着，他带着岩崎英二郎一步步向后退。警察跟了上来，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你听着。”岩崎英二郎对着紧贴在身后的青柳轻声说道。

“岩崎前辈，真是对不起。”

“你听着，”岩崎英二郎毫不理会，继续说，“再走一小段路，会进入一个住宅区，你也知道吧？车子无法进入那个区域，你可以穿越住宅区，从另一端逃走。离开住宅区以后，可以沿着河岸，逃到公园那里。总之，接下来拼命跑就对了，把你当送货员时的精力拿出来吧。”

“真是对不起。”

“不必跟我道歉。”岩崎英二郎急促地说道。青柳有些担心他跟自己说话会遭到警察怀疑，但又觉得在警察眼中应该只会认为他是在说服自己。“我能泡上酒家小姐，全是你的功劳呢。”

“小心我跟你太太告状。”

“只要你能平安逃走，尽管来告状吧。”

青柳听到这句话，差点笑了出来，赶紧忍住，担心自己的演技会被看穿，但往前一瞧，警察依然严肃地举着枪。然而就在这时，他突

然感觉背上寒毛直竖，不知是直觉还是预感，他在一瞬间感觉到他们要开枪了。

虽然岩崎英二郎曾拍着胸脯说：“放心吧，他们绝对不会开枪打我的。”但那毕竟是在一般的情况下，然而现在并不是一般情况，是特殊情况。

脑中想起了小鸠泽在连锁餐厅内开枪，又想起警察对阿一施加的暴力行为。这一切的一切都证明警察如今所采取的办案方式已经异于常态了。如今自己就在他们眼前，他们绝对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对巨人的计划而言，就算多牺牲一个岩崎英二郎，把他和自己一起击毙，也没什么大不了。～想到为自己付出这么多的岩崎英二郎有可能被开枪射杀，青柳仿佛被人泼了一盆水，全身冷汗狂冒。

那个便衣如今正站在其他警察旁边拿着手机正在通话。青柳当然听不到对话内容，但可以想象得出来，他正在问：“能不能连同人质一起射杀？”

他在征询高层的指示，而那个高层，或许是佐佐木一太郎吧。“看热闹的人真多。”岩崎英二郎的喃喃自语传人了青柳的耳中。他不禁抬头一看，在相隔一段距离之处，有栋十层楼高的白色公寓，外观看起来不新不旧。

公寓阳台上有许多人影，全都看着这边，他们都是被这场骚动引出来的民众。想必这群围观者同时还抱着不安、好奇心与恐惧感。

“别开枪！”青柳连忙大喊，接着以左手指着公寓说，“有人在摄影。”此时，青柳放开了岩崎英二郎，岩崎英二郎当然没有趁机逃走，而警察这时候也没有多余的心思去怀疑他为什么没逃走。

制服警察与便衣皆转头望向青柳所指的方向，他们看见阳台上有人正拿着数字摄影机。警察那么容易就被歹徒转移注意力实在是太不应该了，但现在也不是担心这个的时候。总之，警察看见阳台上有近八成的人都拿着摄影机或手机。

在那么多民众的围观与拍摄之下，警方是没办法开枪了。便衣转头，脸色相当难看，或许他已经领悟到，此时不能乱来。

青柳靠在围墙上，以岩崎英二郎当盾牌，继续向后退，来到转角处，他丢下岩崎英二郎，拼命狂奔，冲进了住宅区。

青柳雅春沿着七北田川的河堤奔跑，来到一座大桥边，刻着桥名的牌子已严重磨损无法辨识。他在桥墩下的阴影处休息片刻，穿过住宅区又毫不停歇地跑了这么远，早已气喘如牛了。岩崎英二郎的预料非常正确，警察在住宅区内确实没有开枪，但是警车的警笛声响彻云霄，似乎随时会有人扑上来，内心的恐惧令青柳数度想坐倒在地。他靠在桥墩上，屈膝并两腿微张，两手撑在后面。为了不被人从堤防或道路上看见，只有尽量缩着身体。周围的野草茂密，地面的冰凉逐渐透过牛仔裤渗入皮肤。

他只想将吐出去的氧气吸回来，完全没办法思考其他事情，两眼茫然地望着眼前的河水。

水流不断向远方流去，河面上只看得出一波波的细微波浪，在规律与不规律之间取得平衡，随性地令人心情舒畅。水流声似乎透过土地，将摇摆的力道传到了青柳坐着的位置。

他没有闭眼，但肩膀及脑袋相当沉重，视线模糊，眼皮不知不觉越来越低，一切都好沉重，虽然担心自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但连这份担心都变得极为麻木。

救护车的声音让青柳雅春忽然回过神来，那声音非常遥远而微弱。青柳从背包中取出掌上型游戏机，拉起天线，打开电源，希望借由电视新闻，了解警方目前正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接下来将以什么方式追捕他。

他很担心节目影像一出现的瞬间，就会在画面上看到如今正面对着河水的自己，听到的会是记者以激动语气实况转播：“凶手青柳雅春竟然在这种地方悠闲地玩着游戏机！”但实际出现在画面上的，只是个过度夸饰的广告。

那广告先出现熊熊烈火配上劈啪声响，一开始以为是一家中菜馆的厨房，继续看下去才知道原来是某知名法国餐厅厨师所调制的酱料。

“啊，这家餐厅以前去过。”青柳心里涌起了过去的回忆，因而舍不得转台。以前曾跟樋口晴子去过这家餐厅。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学生时代，两人刚交往的时候，樋口晴子吵着说要庆祝两人的交往，因此便去了这家法国餐厅。不，正确来说并不是这样，事实上原

本想去的那一天，后来并没有去成，突如其来的大雨，让两人赶不上预约的时间，只好取消，过一阵子才另外找时间实现了这个计划。但这家法国餐厅却辜负了两人的期待，不仅餐点不如预期的美味，服务生还摆出一副瞧不起人的态度，实在太令人不愉快。“什么嘛。”、“真是的。”两人曾为此你一言我一语地抱怨起来。

真令人怀念啊。青柳忽然觉得如今自己的处境好滑稽，不禁想哈哈大笑，但不知为何，眼角却是湿润的。但那应该不是眼泪，而是冷汗濡湿了眼角。

广告结束后，画面上出现一块颇为宽广的土地，看起来有点眼熟。手持麦克风的记者以忧心忡忡的表情及听起来不太忧心的声音说明了自己的位置。

“洛基……”青柳喃喃地说道。

那是轰烟火工厂。

“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我把工厂盖在距离市区很远的地方。后来工厂附近的住宅越盖越多，结果他们竟然跟我说，烟火工厂很危险，叫我搬走。先到这个地方的人可是我，真是太过分了。”轰厂长当年经常如此抱怨。不过，画面上拍到的这家工厂，似乎还是青柳等人在学生时代常去的地方，并没有搬迁。

“我们正尝试联络轰厂长，却完全联络不上，真是伤脑筋。”记者以听起来一点也不伤脑筋的语气说道。口气颇为随性，似乎不是在对观众说话，而是在对节目主持人或工作人员说话。“青柳雅春是不是在这里学到了制作炸弹的技术，因而得以运用在这次的爆炸事件中呢？现在下定论还言之过早，不过这样的可能性却不容忽略。”

记者一方面说下定论还言之过早，另一方面又说了跟结论几乎没什么两样的话。但是青柳已经没有力气讪笑，也没有多余心思愤怒了。连洛基也受到牵累，让他感到更沮丧。

过了一会，他站了起来，紧紧握着游戏机说：“别随便诬赖人。”这些人明明什么都不清楚，为什么可以说得那么煞有介事？虽然敌人是谁依然毫无头绪，但青柳心中已经产生了“绝不认输”的想法。

就在拿起背包背在肩上的时候，青柳的脑中出现了一个画面：下着滂沱大雨的那一天，与樋口晴子一同栖身在草丛中那辆斑驳的黄色

轿车里。

樋口晴子

樋口晴子将七美放在儿童安全座椅上，为她扣上了安全带。“妈妈，我们要去哪里？”

从连锁餐厅离开，回到家，晴子甚至没踏进家门，直接走向停车场。

“妈妈有点事要办。”晴子关上后座的车门，绕到驾驶座，坐了进去。这辆车有着可爱的造型与粉色系的色调，晴子本人也相当喜爱。她调整完后视镜的角度，开始调整座位。

“妈妈、妈妈。”后头的七美说，“要去吃哪一家的蛋糕？”

“我们什么时候说要去吃蛋糕了？”女儿这种诱导式的发言让她不禁莞尔。

“要去买什么玩具？”

“我们不买玩具。”晴子发动引擎，踏下油门，忽然想到最近有好一阵子没开车了。“妈妈，我们要去哪里？”七美再次问道。晴子没有回答，转动方向盘，离开了停车场。

手机就放在手刹的旁边。一想到自己的电话正受到监听，便感觉相当不舒服。

晴子在脑中把从这里到目的地的路径思考了一遍。最近完全不曾到那附近，实在没有把握还能以相同的路线抵达该地。“早知道就装卫星导航器了。”她不禁喃喃自语。当初买车时，丈夫曾极力主张要装，是自己说服丈夫“反正用不到”的。

“我们要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吗？”七美问道。

“倒也不是没去过，可是有卫星导航的话就不会绕远路吧。”

“要去哪里？”

“充满回忆的地方。”晴子开玩笑道。

“卫星导航连妈妈充满回忆的地方也知道？”

晴子一听，不禁笑了出来，女儿这问题令人很难回答。看来只能凭记忆了。沿着国道四十八号向西前进，在十字路口右转，进入一条

小路，路幅很窄，道路迂回多弯。虽然还不到拥塞的地步，但前后一直是有车的状态，对向车道也一样，感觉一个不小心就会发生擦撞，心里有点怕怕的。

虽然对路线的记忆早已模糊，却没遇到意料之外的死巷或从来没见过的路口，一路走得非常顺利。但是就在晴子心想“还蛮顺利的”时，七美忽然在后座大喊：“厕所、厕所！妈妈，厕所！”接着还自顾自地分析，“我应该是果汁喝太多了。”

“好像逮捕到凶手了呢。”正当樋口晴子在便利商店等七美上厕所时，突然听见背后一个正在翻阅杂志的高中女生如此说道。晴子内心一震，差点想回头问她：“你说的凶手，是青柳吗？”店内装潢以蓝色系为主，给人一种简洁的感觉。

“你说的是那个首相暗杀者吗？”另一个高中女生恰巧问道。“首相暗杀者”这样的字眼听起来颇有震撼人心的气势。

“对呀。刚刚我们班的人在八乙女车站附近看见他从货车里走出来，被警察包围。”

晴子竖耳聆听，虽然对架上的化妆品毫无兴趣，还是装出一副专心桃选的模样。“逮捕”这个字眼让脑袋变得很沉重。一开始，脑中闪过的念头是“太迟了、来不及了”，接下来，不知为何也有一种“原来青柳真的是凶手”的想法。或许是因为在无意识的片刻中，脑中跑出“被逮捕的人一定是凶手”的刻板印象吧。

“妈妈，我回来了。七美刚刚技术很好哟。”晴子听见声音，低头往脚边一看，七美正把刚洗过的手往她的牛仔裤上擦拭。

为了买包糖果，晴子排队等着结账，刚刚那两个高中女生也排在前面，手上的篮子里塞满了零食与杂志。这两个高中女生不管是发型还是化妆，看起来都大同小异。忽然间，一阵手机铃声传来，左边的高中女生迅速接起。

“喂，是我。现在吗？现在正在结账啦，正在排队。”高中女生把语调拖得长长的，似乎在表达心中的不满。“啊，真的？你还在八乙女？啊，真的？又逃了？没被抓到？啊，真的？电视台的人也来了？你可能会上电视？”

高中女生相当规律地以“啊，真的？”来响应对方，并且不断地重复对方的话，让晴子也大致了解了谈话内容。身边的七美似乎也发挥了敏锐的洞察力，以若有深意的眼神抬头望着晴子，接着突然对前面的高中女生喊：“大姐姐，是谁逃走了？凶手吗？”高中女生骤然听见陌生人用这么亲热的口气跟自己说话，颇为不快，但发现说话的人是个娇小可爱的小女孩时，顿时松懈了不少。“对呀，凶手好像逃走了。”

“请问，是那个爆炸案的凶手吗？”晴子趁机插嘴问道。

“好像是。真可怕呢。”高中女生说道，“听说他是靠一把刀子逃走的。”

“刀子？”

此时，隔壁的柜台也出现了店员，晴子往隔壁移动，结了账。

回到车上，晴子拨了电话。虽然很想弄清楚青柳现在在哪里，是否还在逃亡，或是已经被捕了，却没有渠道得知。本来以为一定又是通话中，没想到按下拨号键后，竟然听见了通话铃声，晴子感到颇为意外。

“谁啊？”电话另一头传来粗鲁的声音。这种学生时代听了无数次的粗鲁语气，除了轰厂长之外不会有别人。

“是我、是我，樋口晴子。”晴子急忙说，“学生时代曾跟森田他们一起受过您的照顾。”对方沉默了一会。晴子有些担心对方会不会已经忘了，或是因为不想再蹚浑水而挂断电话。

“喔喔，晴子。”没想到轰厂长却提高了音量喊道。

“您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而且我这里正因为你们那个青柳的事搞得鸡飞狗跳呢。”

“你们那个青柳”这样的称呼令晴子不禁莞尔，说：“真是抱歉。”

“不用道歉，祸又不是你闯的。”

“我们那个青柳给您添麻烦了，被一堆媒体包围，应该很头疼吧。我刚刚看电视，还看到您的工厂呢。”

“这下子出名了。”

“这下子应该没办法好好工作了吧？”

“话是没错，不过现在不是旺季，所以还好啦。员工虽然有点不安，但摄影机应该不至于拍摄他们。何况，如今认识青柳的员工也没几个了，那些记者应该很想直接采访我吧，真是烦死了，电话跟门铃一直响个不停。”

“您以前不是说过，烟火师傅都是站在幕后的角色吗？”

“现在不想站在幕前似乎也不行了。”

“那些记者到底想问您什么？”

“还不就是青柳到底对炸弹熟不熟悉之类的。”

“可是，他怎么可能熟悉炸弹？”

“是啊，”轰厂长呵呵笑了，“那小子要是会做炸弹，我就会做火箭飞弹了。电视台的人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我曾问他们‘青柳真的是凶手吗’，他们没有回答，我就老实不客气地跟他们说了，‘我不认为那个人会做这种事’。”

“电视上没这段，看来是被剪掉了。”晴子也只能笑着这么说。媒体只会公布多数人的意见、社会舆论及观众感兴趣的话题，其他消息都会被剔除。. 当然，这并不表示媒体就是万恶之首，但至少说明媒体及报道的价值也不过就是这种程度。媒体不会说谎，但会对消息进行增删取舍。“我也不相信青柳是凶手。”晴子说道。

“还有，那个森田也被炸死了？那是真的吗？这一点我也不相信。”

“我也不信。”

“那种既烦人又爱装神弄鬼的家伙，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死了？”

“我也这么想。”晴子以心中的期望来响应轰厂长，右拳紧握。

“真是莫名其妙。”

晴子在心里意识着，这通电话是用手机打的，电话内容可能会被窃听。虽然不清楚警察会不会实时监听，但至少应该会做基本的过滤。既然通话的对象是烟火工厂的厂长，应该会引起警方的注意。所以，如果自己与轰厂长在电话中说了一些“我不认为青柳雅春是凶手”

之类的话，或许能对警方造成某方面的影响，例如对“青柳雅春真的是凶手吗？”这件事开始产生怀疑，至少自己是这么期待的。

“对了，你打给我有什么事？”

晴子被这么一问，不知该如何回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想到您那边现在应该是一个头两个大，就觉得很抱歉。”

“感谢你的关心，不过这些又不是你的错。”轰厂长再次强调，“话说回来，听说那小子还在逃亡呢。虽然电视还没报道，但是那些电视台的人曾提到那小子把一个送货员当人质，趁机逃了。不晓得他想逃去哪里。”

“说不定会逃到厂长您那里去呢。”晴子开玩笑道。说完之后心想这也不是不可能。虽然不清楚青柳雅春最近的人际状况，但是能够投靠的人应该不多。事实上，一个人能够信赖的朋友，大概也没几个吧。“从我们打工那时候到现在，烟火的技术有没有进化？”

“唉，多多少少啦。“轰厂长自嘲地说道，“不过，优点是不会改变的。夏天一到，大家都会呼朋引伴来看烟火。”

“带着家人或情人。”晴子说着说着，开始怀念起以前看烟火的时光了。“不打扰了，下次再聊吧。”晴子说完，正想将手机号码告诉轰厂长，轰厂长却说：“就是你打来的这个号码吧？现在的电话也会显示来电号码。”

“真的进化了。”

“这算很了不起的进化吗？”

“啊，对了。厂长，有件事想请教您。”

“什么事？如何制作炸弹吗？”

晴子心想：“这玩笑可开不得。”不禁皱起了眉头，说：“不是啦，我想问的是，汽车的电瓶要去哪里买？”

“电瓶？坏了吗？”

“是啊。”晴子一边抚摸方向盘，一边说道，“我老公叫我有空的时候换一换。”

“原来你结婚了呀？”

“我也是会进化的。”

“电瓶的话，汽车用品店或加油站都买得到，不过加油站卖的可能比较贵。我的员工现在很闲，不如派几个去帮你吧？”

“这么闲？”

“事情搞得这么大，根本没办法工作嘛。尤其是我儿子，被那些媒体记者一气，就跑去打小钢珠了。”

“你儿子回来继承家业了？”晴子微微提高了音量。轰厂长当年常常感叹独生子跑到青森工作，不晓得愿不愿意回来继承烟火工厂。

“一郎那小子呀，回来是回来了，还是老样子，技术虽好，个性却很糟，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完全不考虑后果。就像刚刚他说了些‘不给那些记者一点颜色瞧瞧，难消心头之恨’之类的鬼话，就拿起小型烟火想要朝那些记者丢呢。”

“如果这么做，记者一定开心死了。”

“是啊，所以我才把他赶去打小钢珠。啊，对了，不然就让一郎去帮你换电瓶吧？他就在那家小钢珠店。”轰厂长接着说了一家小钢珠店的店名。

“不用了，不必麻烦，我自己买就可以了。”晴子道了谢之后，挂断了电话，接着朝七美说：“久等了，我们出发吧。，’

晴子发动引擎，由便利商店的停车场驶入车道，变换了车道后，踩下油门，加速前进。

车子进入北环线，沿着坡道下行。跟平常一样，车潮不至于到拥塞的地步，却无法加速。是因为发生了可怕的爆炸事件，大家都想要逃离仙台吗？又或者是昨天封锁交通所造成的影响，让大家今天变忙了呢？总之，车流量似乎比平常增加了五成。朝车道的远程望去，只见车子一辆辆停了下来，明明是绿灯却完全没有前进的迹象。结果，还是遇上了塞车。晴子眼角瞄见一块汽车用品店的招牌，反射性地转动了方向盘，进入停车场停车。“这里就是充满回忆的地方？”七美问。“不是、不是。”晴子说道。

她把七美从后座的儿童安全座椅抱出来，锁上车门，走向店门口的路上，不自觉地往车道看了一眼。在这种塞车的情况下，车与车之间的距离这么狭窄，假如有人跟踪一定会知道吧。不过，谨慎一点总是不会错的。

晴子向柜台的女店员说：“我想买汽车的电瓶。”店员一脸缺乏服务热忱的表情反问道：“哪一种？”接着又短促地补了一句，“什么车？”

“呃，就是普通的车。”晴子的回答也不知不觉变得不客气了起来。

“轻型汽车？一般汽车？”

“轻型的应该不是。”晴子努力回想。虽然对黄色很有印象，但应该是车体，而不是车牌的颜色（译注：根据日本《道路运输车辆法》的规定，轻型汽车的排气量为660cc以下，车身大小亦有所限制，车牌为黄色）。“一定要知道车子的型号吗？”

店员一瞬间露出了轻蔑的眼神，说：“电瓶的种类很多，一定要看型号。有时就算是车款相同，如果出厂年份不同，电瓶也会不一样。”

“咦？原来是这样啊？”晴子错愕地说道。她根本不晓得那辆车是什么车款，更别提出厂年份了。

“妈妈，那是什么歌？”七美拉着晴子的袖子问道。这时她才惊觉自己正在哼歌，不禁面红耳赤。青柳的侧脸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原来是想起了当年跟他一起在车上避雨的回忆。“这是当年那款车的广告歌。”晴子红着脸继续把歌哼给臭脸店员听。由于年代已久，她担心以这个店员的年纪恐怕没听过，但没想到女店员却“啊”了一声，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说：“我知道了。”接着说出了车子的厂牌与车款。

“不过我不知道出厂年份。”

“如果是那一款……”女店员冷冷地沿着走道往店内深处走去，晴子赶紧跟上。女店员指着架上的电瓶商品说：“应该是这个或这个。”接着又说，“两种应该都能用吧。”

“对了，能不能顺便教我怎么装？”晴子恳求道。店员一听，脸上的疑虑更深了，但或许是认为送佛干脆送上西天，因此不耐烦地说：“好吧，我用您停在停车场里的车子来说明。”被这个极度不适合从事服务业的店员以“您”相称，晴子感到全身不对劲。

两人走到停车场，店员打开晴子的车子引擎盖，开始上起更换电瓶课。

“在引擎没发动的状态下，打开引擎盖。”店员依序说明，“先拔掉负极的接头，再拔掉正极。”

“一定要照这个顺序？”

“不照顺序，会造成短路。”

“短路是什么意思？”

“反正照顺序就对了。”店员接着说，“拿掉旧电瓶，如果接头上有铁锈就磨掉，再放进新电瓶，然后从正极开始接。”

晴子嘴里一边“嗯、嗯”地回答，一边仔细看着。一旁的七美踮起了脚尖，兴致盎然地看着眼前塞满了引擎及其他装置的空间，嘴里也发出两声“嗯、嗯”。“拆下电瓶和装新电瓶时最好使用扳手。”店员说道。接着立刻又说：“加油站也有换电瓶的服务，费用不贵。”言下之意，是建议晴子别自己来。

“我马上要用，能不能帮我把纸盒丢掉？”晴子问道。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坐在儿童安全座椅上的七美望着身旁的大袋子说道。那里头放着刚买的电瓶。

“希望能派上用场。”樋口晴子没有回她，只顾着自言自语。

为了避开塞车路段，晴子离开了环线，朝北方前进。原以为这条路的车子会比较少，但马上又看见前面的车亮起了刹车灯，最后还是不得不停车。停了好久，车子只缓缓前进一点，马上又停下来，就这么走走停停了好一会，才发现原来前面有路检。

路边停着警车。制服警察站在马路上，手持交通指挥棒不停挥舞，将一辆辆车子引导到路边停车，然后数名警察上前盘问驾驶员。

晴子来不及紧张，也来不及做好心理准备，她的轻型汽车已经来到路检据点前了。将车子往左侧移动，一停车，警察迅速包围上来，像是从地面冒出来的蒸气，一点声音也没有，整个把车子挡住了。

晴子打开驾驶座的车窗，看见一张男人的脸。一般来说，一个人就算戴着帽子也应该多少看得出表情，但这个警察不知是工作太累或使命感太强，脸上竟然丝毫看不出表情。

“很抱歉耽误您的时间。由于目前爆炸事件的凶手逃进了泉区，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必须过滤每一辆车。”

“啊，原来如此。”晴子思考着该怎么回答才自然，但思考本身就已经很不自然了。

“能不能让我们看看后车箱？”

晴子弯腰，拉起座位下方的小拉杆，挺身往后视镜一看，车后不知何时已经站了好几名警察，正在检视后车箱，虽然里面没有什么不能见人的东西，但被盘查的感觉毕竟不好。乡

“这是您的女儿吗？”警察凑近打开的车窗，望着车内。

“对。”晴子说道，看了警察一眼，又赶紧移开视线，手指不自觉地玩弄着车钥匙，或许是因为想要早点发动引擎吧，下一刻又担心心情被看穿，赶紧放开了手指，钥匙上的吊饰晃了两晃，发出声响。“请问凶手是一个人吗？”

警察的双眼射出了光芒，至少晴子看来是如此。她害怕双方就这么保持沉默，于是丢出了这句话。过了一会，警察才回答：“是的。”

“他是开车逃亡的？”

“这一点我们不清楚。”

晴子无法分辨对方是不想说，还是真的不清楚，但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请问您要去哪里？”警察问道。

“这个问题，我一定要回答吗？”

“这附近很危险，建议您不要四处走动。”

“哦，好吧，我会小心的。”晴子努力不让自己的紧张显露出来。警察关上了后车箱，车身微微晃动。“真是粗鲁。”晴子一边如此埋怨，一边望向后视镜，隔着后方挡风玻璃，看见后面的警察做出了OK的手势。

“打扰了，请离开吧。”一旁的警察说道。

晴子转动了车钥匙。

“我跟你说，那个凶手是妈妈的朋友呢。”就在这时，坐在后座的七美以可爱的声音如此说道。晴子吃了一惊。当一个人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时，是没办法掩饰表情与动作的。她与窗外的警察四目相交，

满脸净是慌张之色。警察皱起眉头，显得颇为讶异。她不予理会，放下手刹车，踩下油门。

“等等。”警察说道。晴子假装没有听见，关了车窗，往车侧后视镜一看，警察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另一个便衣男子正向他走去。

“妈妈，七美刚刚是不是说了奇怪的话？”七美问道。

“别担心，没事的。”穿过路检据点之后，一路畅通，一下子便回到了主要干道。晴子沿着一条微弯的三线道大路前进，人行道上等间隔排列的榉树仿佛正列队目送着自己离开，叶片落尽的树枝就像骨节明显的细长手指。晴子切换到左边车道，缓缓踩刹车，周围的景色逐渐放慢了速度，最后完全停止。

“怎么了？这里就是充满回忆的地方？”七美一边左顾右盼一边说道。

晴子随口应了一声，望向左手边的草丛中，按下故障指示灯，停好车子。“应该在这附近吧？”晴子努力让记忆与眼前的景色重叠在一起。

然而，她完全没发现另一辆车也在后头停下来，所以当她右侧的车窗传来敲打声时，她吓得整个人弹了起来，被身上的安全带卡住，并惊叫出声。一时之间也无法细想，只能打开车窗。

“樋口小姐，请原谅我再度打扰。”一个国字脸的男人说道。

晴子心想：“这个男人好眼熟啊。”过了片刻才想到，他就是之前去探望阿一时，在医院遇到的那个刑警，又过了一会，想起他的名字叫做近藤守。在刚刚那个路检据点，走向制服警察的那个便衣男子似乎就是他。

“在这里遇到，应该不是巧合吧？”

近藤守依然是一副宛如机器人的表情，丝毫不为所动。“请问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哪里，一定要跟你说吗？”晴子的心跳越来越快，甚至担心他会从自己嘴巴看见心脏正在剧烈跳动。

“可以的话，请告诉我。”

“我只是去找朋友。”晴子脸色不悦地说，“你在怀疑我什么吗？”

“真抱歉，因为青柳雅春目前尚在逃亡中。”

“你认为我是去找他？”

“这只是可能性的问题。”近藤守此时才微微加重了语气说，“我知道这样的怀疑相当失礼，但我非这么做不可。”

“那可真糟糕。”晴子讽刺道。但近藤守依然无动于衷，说：“是的，目前的情况相当糟糕。”

“叔叔，你好可怕喔。”坐在后面的七美说道，或许是想跟他比比看谁才是真正的“口无遮拦”吧。

近藤守将脸微微凑近，看着七美说：“因为凶手可是比叔叔还要可怕呢。”

“那个凶手是妈妈的朋友喔。”七美又说一次。一瞬间，晴子感觉一阵凉意沿着脖子滑到背部，不禁寒毛直竖。不过，近藤守对这件事似乎早就了然于胸了，只是回答：“是啊，所以叔叔才更担心你妈妈的安全呢。”

“啊，妈妈。”七美突然以清晰的声音叫道。能够这么唐突地叫出来，应该是小孩的特权吧。

“怎么了？”

“我想上厕所。”七美说道，“快要忍不住了，可以在这里上吗？”

“能不能再忍耐一下？”晴子一边摸着鼻子，一边看着后视镜。

“可以在这里上吗？”

“不行。”晴子露出无奈的表情，朝窗边的近藤守微微点头，说：“抱歉，我能带她到草丛里上厕所吗？”

“法律上是禁止这么做的。”近藤守说道，但语气并未显得特别为难。

“一般情况我们也不会这么做，但是现在事态紧急。”晴子语带揶揄地向近藤守恳求道。

“事态紧急。上厕所、上厕所。”七美喊道。

近藤守的警戒心似乎下降了一些，他向后退了一步，说：“请快去快回。”

“如果青柳跟我联络，我一定会通知你的。”晴子一边说，一边抓起手机摇了摇。近藤守似乎放心不下，但又不忍心虐待小孩子的膀胱，只好妥协了。“我相信樋口小姐会这么做的。”

“你会相信才有鬼。”晴子如此想着，嘴巴上说：“谢谢你。”点头致意后关上车窗，拔出钥匙，走出驾驶座，从后座抱出七美，并将旁边的袋子背在肩上。

近藤守原本要坐进后面的车子，但锐利的目光往樋口晴子肩上的袋子一扫，大声问道：“樋口小姐，请问那个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私人物品。上完厕所后有点事情要处理。”晴子回答。虽然是个非常暧昧的答案，但她认为这样就够了。近藤守也只能坐回自己车子。

装电瓶的袋子比想象中重，晴子努力不让脸上出现痛苦的表情。“我们走吧。”说着便拉着七美的手走向草丛。

“妈妈，七美帮上忙了吗？假装要上厕所，有没有帮上忙？”

“帮了好大的忙呢。”晴子向七美道谢，“亏你还记得。”说着又摸了摸鼻子。

两人背对着近藤守的车子，朝着长满野草、宛如小小森林的草丛走去。

“妈妈，这个要用来做什么？”七美打开袋子，压低声音兴奋地说道。晴子没有回答，只是看着眼前的车子，愣愣地站着不动，她既感慨又讶异，没想到这辆车真的还在。

学生时代曾与青柳一同躲雨的车子，如今看来几乎跟当年没什么不同。虽然不至于将眼前的景象当成梦境，却有一种正在看着一出滑稽喜剧的错觉。在喜剧中的这辆淡黄色车子由于太过笨重迟钝，赶不上周围的时间变化，因而被遗弃在这种地方，恣意生长的野草将车体巧妙地遮掩住。

“妈妈，这辆车怎么了？”七美拉着晴子的袖子问，“好脏喔。”

确实脏得吓人。车体虽然是黄色的，上面却布满了灰尘与泥土，宛如刚从地层下被挖出来的化石。晴子不禁再次庆幸车子还在。

弯腰一摸，钥匙还放在前轮上，从以前到现在都没变。晴子将钥匙插进车门上的钥匙孔，转动，向七美说：“七美，坐到副驾驶座。”

“怎么会有这辆车？”

“以前就有了。”晴子也坐进了驾驶座，环顾车内，一股混杂着尘埃与湿气的气味渗入鼻中，印象中当年也是如此。车内虽然不干净，却也称不上污秽。晴子将钥匙插进方向盘旁边的钥匙孔一转．果然不出所料，只听见“喀”的一声，丝毫没有发动的迹象。

“以前就有了？以前是什么时候？”

“七美还没出生之前。”

“真的？在我出生之前？”

“很长寿吧。这辆车的命很硬呢。”

“命很硬却动不了？”不知何时，七美已从副驾驶座将上半身凑过来，趴在晴子的膝上，注视着插在钥匙孔内的钥匙。

“是啊。不过，妈妈早就猜到会这样了。”晴子说着，将七美拉起来，然后弯下身子，在座椅右下方寻找拉柄。她感觉手指好像勾到了东西，向后一拉，虽然触感不明显，但可以感觉到引擎盖已轻轻弹起。前挡风玻璃很脏，上面积着一层厚厚的灰尘与花粉。“好了，我们来实践刚刚那个店员教的事吧。”

换电瓶的作业比预期顺利，晴子自己也吓了一跳，平常可是连看着说明书操作电器都不太行，如今竟然会换电瓶，不禁心想世事果然没有绝对的。而且买到了型号正确的电瓶，也真是走运，多亏汽车用品店店员的判断正确，晴子不禁想要向那个态度恶劣的店员好好道谢。就在她将上半身凑进引擎盖内，正在接着电极接头时，旁边的七美突然喃喃地唱道：“白山羊寄出了信……”

晴子一惊，望向七美，却见七美的表情平淡，并非有什么深意，似乎只是受到野草摇曳的暗示才唱起这首歌。“白山羊寄出了信，黑山羊看也没看就吃掉了。黑山羊也写了信，白山羊你那封信里写了什么？”

晴子一边听着，一边继续换电瓶。仔细想来，这首歌似乎是描写年轻人单相思及与爱情擦身而过的心情，听来颇令人感伤。

“好了。”她说道。盖上引擎盖的瞬间，车子晃了一下，厚厚的灰尘全都跳了起来。“这样就会动了吗？会动了吗？”七美眼神发亮，坐进了副驾驶座。晴子也坐进了驾驶座，将钥匙再度插进钥匙孔，正准备转动。

“这样就会动了吗？”

“希望会啰。”

晴子也不明白，自己为何会想要修好这辆车，找不到任何合理的理由，只是认为，就像看烟火的人会想到相同的事情，如今这时候正在逃亡的青柳可能也会想起这辆车子。虽然不晓得青柳遇到了什么事，也不明白详细的状况，但他绝对不是凶手，至少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既然如此，实在应该为他做点什么，晴子只是有着这样的想法。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七美正一边唱着山羊之歌，一边摇晃着身体。

“好，我们试试看吧。”晴子以祈祷的心情用力转动钥匙。

青柳雅春

青柳雅春的手放开了钥匙，不管他怎么转，引擎也毫无反应。他心里其实很清楚，天底下不可能有那么幸运的事，但是在转动钥匙的瞬间，多少还是有点期待，希望引擎能发动。正是为了这个想法，才从河堤走到这里来找这辆车，同时心想：“如果那辆车还在那里，我一定会得救。”这种推论就跟把鞋子丢出去，认为如果正面朝上明天就会是晴天一样毫无根据。车钥匙一定还是跟当年一样放在同样的地方，只要把钥匙插进钥匙孔，引擎就会发动，可以开车逃走，而且一定能成功逃脱。想，但推动青柳继续前进的力量，

然而，车子一动也不动。

这才是现实。虽然从头到尾都是毫无根据的妄正是这毫无根据的渺小希望。

青柳坐在车子发不动的驾驶座上，激动地敲击、捶打方向盘，车体因而不停摇晃。这辆车不是从学生时代就无法发动了吗？何况从那时到现在又隔了那么多年，整辆车脏得令人不忍卒睹，光是钥匙还在原处，就已经算是极为侥幸的了。

青柳再次转动钥匙，只听见了“喀”的一声轻响，试着放下手刹车，踩下油门，抓住方向盘，将油门踩到底，接着再次捶打方向盘，最后只有将脸埋进方向盘。

多亏长得极高的野草与附近的树木，不管从车道或人行道都看不到这辆车。青柳犹豫着是不是应该在驾驶座上睡一觉，休息一下。

应该先买个电瓶的。他也不是没想到这一点，只是一路上没看见汽车用品店，又没有勇气去加油站买，怕被加油站的人看见自己的长相。还是睡一觉吧，等到睡醒之后，或许已过了漫长的岁月，世界上所有人都已经忘了爆炸案，也忘了青柳雅春是谁。像这样毫无意义的妄想，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他的脑子里。

他望了副驾驶座上的背包一眼，再次转动钥匙。不知这是第几次了，车子依1日毫无反应。

他打开置物匣看了看。当年有很多朋友都把这辆车当成了宾馆，听说置物匣内放着保险套。

“说不定早就被人刺了小洞，谁敢用啊。”当时的森田森吾经常这么说，青柳等人也认同，又脏又不安全，绝对不想拿来用。唯一一次跟樋口晴子在这辆车内避雨时，也不停地提醒自己别打开置物匣。

置物匣内没有保险套，只有一本笔记本及一支沾满灰尘的圆珠笔。青柳不由自主地将笔记本撕下一页，抓起圆珠笔，想也不想地便写了起来。

“我不是凶手。青柳雅春”

写完的瞬间，忽然感到好空虚，想笑却笑不出声。他不禁苦笑，这样的一行字连俳句都称不上。如此单纯而理所当然的几个字，为什么没有人相信呢？青柳将纸对折，夹进了遮阳板。或许有一天，会有人看到这张纸。

那会是在多久之后呢？看见这行字的人，到底会困惑、心生同情，还是发出冷笑呢？

那时候的我，会在哪里呢？

“不要再活在小框框里了。”

不知为何，脑中浮现了这句话。这是以前那个养丑鱼的游戏中，那只丑鱼说过的话。正因为这句话，让樋口晴子下定决心与自己分手，“我总觉得，我们继续在一起，顶多也只能拿到．良’。”晴子曾经这么说道。

青柳垂着头坐在驾驶座上，忽然一时兴起，抬起了头，伸出手指抵在驾驶座旁的车窗玻璃，想要画一朵花，在里面写个“优”字。但是玻璃上的灰尘似乎都是从外侧沾上的，怎么写也写不出痕迹。

耳边好像听到晴子正在告诉自己：“看吧，你果然是拿不到r优’的。”他嘴里忍不住开始哼起：“青柳寄出了信，白山羊看也没看就吃掉了。”伸手抓住钥匙，带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再次转动，引擎依然默不作声。

青柳雅春再次走在河岸边。车子发不动，让他相当失望，只能沿着来时路往回走。现在需要电瓶，必须有电瓶才能发动那辆车，现在应该去买一个电瓶。青柳拐进小桥旁边的碎石路，在两旁长得极高的

野草之间前进。这条游览步道与河川平行，不过这里既不是著名的观光景点，也没有什么具有特色的风景，大概只有邻近居民散步时会使用这条路吧。路上都没有人，青柳微微低头前进，虽然想要买电瓶，却不把此当做前进的目的，完全是自暴自弃了。

“你真的认为那辆车发得动吗？”青柳在心中自问。

“其实我也不相信那辆车能够发动。”青柳在心中自答，“我只是抱着一丝希望，期待车子发得动，帮我脱困。但如果失败了，还是会失望。”

此时，他忽然感觉背包传来震动，似乎是手机的来电震动，他赶紧拉开背包一看，原来是三浦临走前给的那部手机发出的，屏幕上正显示着一通隐藏号码的来电。青柳按下通话键，对方没有报出姓名，劈头就说：“真可惜啊。”一听便明白是三浦。“真可惜，向以前的同事求救，利用货车逃走，这个点子我认为不坏呢。”

“是啊。”

“没想到会被逮到。是那个同事告的密吗？”

“不是。”青柳坚决地否认，岩崎英二郎并没有背叛自己。

“如果我告诉你，其实告密的人是我，你会不会吓一跳？”三浦轻浮地说道。

“咦？”

“开玩笑的。”三浦轻轻笑道，“我怎么可能帮警察。”

青柳将手机放在耳边，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啊，你该不会当真了吧？”

“随机杀人魔说的话能信吗？”

“喔喔！”对方一听之下大声欢呼，似乎颇为开心。“我不是救了你吗？怎么可能去告密？”

的确，他曾帮自己解开手铐，并且让自己进入公寓内休息，但这些可能都只是他一时兴起。因为一时兴起，帮助了自己；因为一时兴起，又出卖了自己。以此人的行为模式而言，这样的论点比什么正义感或同情心都要来得有说服力。

“你不相信我没关系，但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

“是好消息吗？”青柳问道。如果不是好消息也不想听了。

“算是好消息吧。正确来说，是一个好建议与一个有趣的信息。”三浦自信满满地说道。

“建议？什么建议？”

“让你逃出魔掌的建议。”

“怎么做？”

“我刚刚在电视上看到了你在店里买遥控直升机，还有在空旷的地方练习操纵遥控直升机的影像。”

“那不是我。”

“我想也是。”三浦说道。青柳对自己说的话那么容易就被相信，反而愣了一下。三浦接着说：“果然我猜得没错。想要陷害你的，并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什么小组织，而是一个非常大的集团。”

青柳连挤出一句“是啊”的精力也没有了。

“对他们而言，为了陷害你而准备一个跟你长得很像的人，肯定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是啊。”这一次，青柳成功地挤了出来。

三浦轻轻一笑，说：“不过，这或许是一个机会。”

“机会？”

“只要逮住那个冒牌货就行了。如果你能够逮着那个跟你很像的冒牌货，冲进电视台之类的地方，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大部分的人看到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都会怀疑吧？大家会开始认为，这个事件并不单纯，就算是原本认定你是凶手的人，也会稍微起疑心，而这样的怀疑，或许就能为你带来转机。”

“我想那个人应该是动过整容手术吧。”

“应该是。”三浦轻描淡写地断定道，接着说，“在仙台，有个技术很好的医生。”

“你怎么知道？”青柳不禁开口问，同时也想起女明星凛香从前说过的话。

“你以为我这张大额头的脸是真的吗？我原本的长相更帅呢。”三浦不悦地说，“总之，你的冒牌货一定在某个地方，这一点不会错的，只要把这家伙揪出来就行了。”

“但是，要怎么做？”青柳发现自己已经被三浦的提案吸引了。“怎么样才能找出那个人？我怎么可能知道那个冒充我的人躲在哪里？”

“交给我吧。”

“咦？”

“作贼的最懂贼。关于这件事，我也不能算是毫无头绪。”

“也不能算是毫无头绪？”青柳推敲着这句拐弯抹角的双重否定。

“那个冒充你的人既然长得跟你一模一样，就不可能四处走动，如果不小心被看见而被误以为是你，情况会变得很麻烦。但是接下来或许还会有需要冒牌货上场的机会，所以这个人也不可能离开仙台。我认为，这个人很有可能正躲在仙台市的某个角落待命。”

“好像随时准备上场的代打选手？”

“没错，比喻得真好。”三浦说道，“我会试着找出那个冒牌货，你等我的消息吧。”

“希望在你找到之前，我还没被抓到。”

“找一个大型购物中心或小钢珠店的停车场，躲在车上睡觉如何？这是比较安全的做法。”

“停车场？如果我有车就好了。”青柳不知不觉用起了自嘲的口气。

“车子是有的。”三浦吐了一口气，说，“这就是我另外要告诉你的有趣信息。”

青柳大感疑惑，不知他到底想说什么。三浦接着说：“青柳，你刚刚不是跑到附近的草丛，尝试发动一辆车吗？”他一听，不禁倒抽一口气。“为什么……”过了好一会儿，才以嘶哑的声音问，“你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跟踪你。”

“跟踪我？”

“你生气了吗？对不起。”三浦虽然口头上道歉，声音却显得很兴奋。“我很想知道你的上门取件大作战能不能成功，所以一直躲在附近观察。”

“你躲在哪里？”青柳感到一股莫名的恐惧，忍不住左顾右盼，自己竟然完全没发现被跟踪。青柳认为自己一刻也没有松懈过，在行动的过程中一直非常谨慎。

三浦现在该不会也在某处看着我吧？青柳抬起脖子四处张望，左手边是平缓的河堤，自己刚刚才从桥边沿着那里走下来，右手边则是河水，在河的另一边是陡峭的天然峭壁，完全看不到人影。

“你在东张西望什么？”三浦在电话另一头笑道，听起来像是随口胡猜，也像是真的将自己看得一清二楚。

“青柳，你能在警察的包围下逃走，实在了不起，太厉害了。我很好奇你接下来会去哪里，所以一直跟在你后面，后来看见你走进草丛里，吓了一跳呢，你怎么会知道那里有一辆车？”

青柳改为低调地移动视线。

“别再东张西望了。”三浦再次说道，“后来你从发动不了的车子下来，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如今正沮丧地走在河岸边，没错吧？”

“那辆车没电了。”

“你离开之后，有别人来了。”

青柳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沉默了片刻。

“你走后不久，又有人坐上了那辆车，还对车子动了手脚，我想应该是换了新电瓶吧。所以我猜，那辆车现在可以发动了。”

“换新电瓶？谁会做这种事？”

“不是你朋友吗？”

“我朋友？”

“那个人也真古怪，你现在到处都是敌人，完全是四面楚歌的状态，作为你的同党，难道不觉得危险吗？”

“我没有什么同党。”

“那么或许是一个主动想帮你的人吧。”三浦思考之后说道，“不过，可别把那么可爱的小孩也卷进来哟。”

“小孩？”青柳如此反问时，电话已经被挂断了。

在河岸对面高耸的峭壁上，有一只土黄色的鸟儿正在展翅盘旋，应该是老鹰吧。只见它稳稳地飞着，不发出一点声音。或许是看见老鹰盘旋之后心有所感，青柳转头朝着来时的方向走去，脚步越来越快。

青柳虽然不相信刚刚毫无反应的引擎在他沿着河岸来回走一趟之后就能发动，但除了回到那里没有其他选择，再说后方的小路是平缓的上坡路，对疲累的身体而言走起来并不轻松。黄色的车体隐约在草丛中露出身影，青柳抱着背包快步走过去，什么都没办法思考，蹲下来摸了一下前轮，钥匙还在，一坐进驾驶座，立刻将钥匙插入钥匙孔。

他面对着前方挡风玻璃，吐出了一口气。真的发得动吗?

手指微微用力，踩着刹车，在心中默念着“发动吧”。或许真的从嘴里说了出来：“发动吧，发动吧。'，一开始，青柳没有理解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脚下微微颤抖了一下，听见连串类似哀嚎的声音。

引擎似乎快要发动了。

虽然没有马上发动，但很有希望。或许是因为油箱中的汽油经过长时间搁置已经氧化了。就算没有氧化，也一定只剩下挥发性较低的成分。如果多转几次，或许有机会发动。青柳在深呼吸之后，不停地转动钥匙，车子持续发出哀嚎声，像是一个赖床、闹脾气的小孩。

“快发动吧。”青柳在心中再次默念，就在同一瞬间，屁股感受到一阵弹力，方向盘开始微微颤动。青柳没有多余的心思怀念这个死而复生的老朋友，因为整个脑袋早已因兴奋而陷入一片空白。往车侧后视镜一看，大量白烟正从排气管冒出。

青柳就这么手握方向盘，脚踩着刹车，好一阵子动弹不得，过了一会儿，才终于伸手，调整车内后视镜的角度。然而，偶然往镜中的自己一瞧，却吓了一跳，不是因为脸色疲累不堪，毕竟那也是可以预期的，而是两道眼泪正从眼角流过，自己竟然没发现。“森田，你看看我。”心里突然很想对森田森吾这么说，“森田，人类竟然会因为一辆车子发动而流下眼泪。”

即使走到了这个地步，青柳还是期待听见森田的回答。

青柳因自己的懦弱与可笑而皱起了脸，从镜中可以看见自己的嘴角也不自觉地下垂，一脸哀愁。他正想踩离合器，将排档杆推至一档的时候，决定先翻开遮阳板，把里面那张对折的纸拿出来。这张数十分钟前夹的纸片，如今已经不需要了。

青柳将纸片揉成一团，想要塞进口袋，忽然转念一想，将纸片摊开来看了一眼。就在皱巴巴的纸片被摊开的瞬间，他大吃一惊，心脏剧烈地跳了一下。“我不是凶手。青柳雅春”，纸上斜斜地写着这行熟悉的文字，这是自己刚刚写的，但是在这行字的旁边，竟然多了一行墨色较淡而笔迹整齐的字。

“我想也是。”

青柳愣愣地看着纸片好一阵子，接着闭上双眼。自己对这行字的笔迹有没有印象、写下这行字的人真正的意图是什么，这些都不重要了。青柳不禁想哭出声音。车子持续震动，仿佛在提醒“还是快出发吧”。没想到短短的一句“我想也是”，竟然可以让人这么感动。

打档，放下手刹车，踩下油门。车子从草丛中飞出。

外头正好有人。一个散步的老人正弯着腰面对草丛，一副想要一探究竟的模样。青柳所驾驶的车子突然冲出来，把对方吓得向后仰，一屁股摔在地上。青柳心里虽然感到抱歉，还是更用力踩下油门。车子一冲人车道，赶紧转动方向盘。车体一边发出声响，一边摇摇晃晃前进，速度比想象中还慢，他忍不住粗暴地猛踩油门。轮胎胎压不够，毕竟长年遭到弃置，里面的气体已经耗去了大半。这种摇摇摆摆的前进方式或许会更引人侧目。

车道虽然很宽，青柳却很害怕与其他车相撞，前方的挡风玻璃虽然勉强看得见，左右边的窗户却相当模糊。忽然一道黑影袭来，他急忙转动方向盘避开，一辆RV休旅车擦身而过。他将车身方向拉回来，加速前进。

青柳想起了自助式加油站。以前送货时曾经数次经过那间加油站，在那里除了加油之外，应该也可以帮轮胎打气，而且不用担心被看见。眼前的景色与刚刚走在岸边所看见的朦胧景色已经完全不同了，一切事物都开始有了清晰的轮廓。

樋口晴子

“好厉害，妈妈，果然有心就做得到，”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七美为了引擎可以发动而兴奋不已，不停地在座椅上动来动去。“不过，烟好大呢。”七美望向后头冒出的大量白烟说道。

“是啊，只要有心就做得到。”晴子握着方向盘，心中有小小的感动，接着熄掉了引擎。

“不开这辆吗？那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是啊，我们到底来这里做什么呢？”

“有人会开这辆车吗？”

晴子笑了。逃亡中的青柳想起这辆车并且来开走的可能性有多大，自己也毫无把握。“如果有人来开这辆车却发不动，一定会很失望，总是希望车子开得动，不是吗？”

晴子抽出了钥匙，她不认为警察还等在外面，但如果车子被发现的话恐怕会很麻烦。“下车吧。”就在她对七美说这句话的时候，突然发现遮阳板露出了纸片的一角。她不及细想，已经伸手抽出纸片，在摊开纸片的瞬间，一行令人怀念的笔迹映入眼帘，让晴子不禁眯起了眼睛。纸片上写着：“我不是凶手。青柳雅春”。

“我想也是。”晴子从提包中取出圆珠笔，在那行字的旁边写下这几个字。好希望纸片可以告诉自己，这行字真的是青柳写的吗？晴子忽然一阵不安，担心自己是不是来得太迟了。

晴子带着七美回到路旁走近自己的那辆轻型汽车，仔细观察附近有没有警车或制服警察，但除了一辆辆通过的车子之外，没看见什么可疑的事物。天空依然一片浮云也没有，所呈现的蓝毫无远近感，宛如蓝色图画纸。

“抱歉。”背后突然传来说话声，吓得晴子差点跳起来。她紧张地回头一看，眼前站着一个不知是少年还是青年的矮小男子，穿着黑色连帽T恤，额头颇为宽大，看起来一副怯生生的模样，脸上带着微笑。他牵着一辆脚踏车，车头呈一字形，轮胎极细，给人一种轻巧灵活的感觉。

“有什么事吗？”晴子问道，心里并不认为这男子是那些警察的同伴，因为他所流露的气质完全不同于警察或公务员。

“抱歉，我碰巧看到了。”男子摸着眼镜，噘着嘴说道。

“什么？”

“呃，请问你们刚刚在那里做什么？”男子指着草丛方向问道。

“我带我女儿去上厕所。”晴子抚摸着七美的头说道，“这很没有公德心，我知道。”

“我不是想指责这件事啦。”

晴子随口应了一声，走向车子，同时喊，“七美，走了。”

“大哥哥，那台脚踏车是你的吗？”七美抬头望着矮小男子，以天真无邪的声音问道。

“嗯，算是吧。”男子回答。

接着，两人不约而同地唱起歌：“白山羊寄出了信，黑山羊看也没看就吃掉了。”面无表情地跟小孩子一起唱歌的男子，在晴子的眼中实在不像个成熟的大人，令她不禁加重了语气喊：“走了，七美。”并打开了后座的车门。“拜拜。”七美朝他挥手道别。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晴子仿佛听见男子在一瞬间将歌词改成了“青柳寄出了信……”。

晴子开车一路朝回家的方向前进。如今已不再怀疑青柳是暗杀首相的凶手了，那张夹在遮阳板的纸片上的那行“我不是凶手”已经说明了一切。

“刚刚那辆车的事不能说出去哟。”晴子说道。但往后视镜一看，坐在儿童安全座椅上的七美已经睡着了。

回到自家公寓，她看见门口附近停了一辆车，不是警车，也没有闪着红色警示灯，只是普通的车子，但她有不好的预感。

通过公寓门口，将车子停进停车场。晴子抱起仍熟睡着、沉重得像块蒟蒻的七美，朝家门口走去。一名西装男子靠了上来。晴子一边从提包中取出钥匙，一边说：“在这里遇到，不会又是巧合吧？”

“我在这里恭候多时了。”近藤守点头致意后说道，阳光从他背后射来，看不清楚他脸上的表情。他走上前来，朝着熟睡的七美看了一眼。

“有什么事，打电话不行吗？”

“怕你不接。”

近藤守依然没什么表情，但态度明显比刚刚在路旁临检时要严厉许多。

“樋口小姐，请你说真话，你真的没有跟青柳雅春联络吗？”

“没有。你继续跟着我只是浪费时间。”

接着两人互瞪，仿佛在比赛耐力。近藤守观察着樋口晴子的表情，樋口晴子也毫不畏惧地回看，与他正面对峙。一开始，晴子很怕自己可能会流露出不安，后来她开始把对方当成机器人，也就不怎么怕了。

近藤守似乎不想再僵持下去，开口说：“以后你在采取任何行动前，请先通知我们。”

“采取任何行动？真是暧昧的说法。”晴子虽然这么想，但为了可以早点摆脱他，还是给了一个好学生式的回答：“我会的。”

她在近藤守的注视下，走进了公寓，搭上电梯，来到自家大门前，正拿着钥匙准备要开门时，不知何时醒来的七美跳了下来，以轻松的语气说：“妈妈，那个人真讨厌。”

晴子转头望向天空，心想如今正躲在某处的青柳雅春，不知是否顺利逃走？可怜的青柳。

青柳雅春

可怜的车子，手握方向盘的青柳雅春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这车子不知道有多少年没被使用了，竟然还能动。

他依循着记忆，找到了自助式加油站，虽然有工作人员，但除了特殊状况，基本上是自助式加油，一旁还放着调整胎压的工具，这部分也没有改变。车子虽然被弃置了很长的时间，但似乎没有耗去太多内胎的空气，他扭开灌气口，将打气机的喷头塞进去，不久，轮胎便恢复成原本的形状。为了保险起见，他也加了油。由于车体实在太脏，又用水管引水冲洗车身。当然，洗过之后也还称不上是干净，但总是像样了一点。于是，他立刻发动车子离开了加油站。

车子随时有可能抛锚。踏着油门的时候还好，一旦减速、打入低档或停下来等红绿灯，青柳都很担心车子会熄火。如果在路中央动弹不得，那可就麻烦了。

青柳将车子驶进泉区环线沿线的一间大型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内。老旧的黄色车体虽然称不上低调，也不至于太醒目。何况警方目前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正利用车子逃亡，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庆幸了。

这座停车场是平面式的，相当宽广，入口处还有员工拿着旗子指引，青柳低着头拿了停车券，沿着规划路线在一排排车辆的间隔中前进。他看见一辆黑色自用车正要离开，于是将车子停进了空出来的车位。他熄掉引擎，靠上椅背，旋即担心起车子可能无法再发动，于是再转动钥匙，确定可以发动后，才又熄掉引擎。

青柳解开安全带，将椅背放倒，整个人躺下，如此从外面便看不到他。他伸手从副驾驶座上的背包里取出营养食品，拆开来一口口吃着，其实肚子并不饿，只是勉强咀嚼。

打开掌上型游戏机的电源，拉出天线，看着电视节目。他拨动转盘，将音量调高，虽然看见自己出现在画面上，却不再大惊小怪。又是这个人．又是我。两年前的影像及操纵遥控直升机的影像，一次又一次地被播放。

“疑似青柳雅春的男人在若林区的便利商店抢了面包之后逃逸。”

“疑似青柳雅春的男人被目击出现在松岛海岸的观光渡轮码头前。”

“疑似青柳雅春的男人在野蒜海岸附近奔跑，有多位目击民众向警方报案。”

青柳忍不住想笑，怎么到处都有我呀。虽然局势并未好转，但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麻痹了。何况，这么多目击线索反而令人搞不清楚他真正的所在位置，这未尝不是好事。但转念一想，不禁怀疑这说不定是警察的诡计，警方也许是故意放出许多偏离真相的线索，让他感到安心并松懈，可说是一种卸除心理防御的战术。确实不无可能，对如今的自己而言，除了“回归平稳的日常生活”之外，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了。

青柳雅春感到一阵尿意，一开始刻意忽视，但是膀胱膨胀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最后再也无法忍耐。然而，一旦尝过待在车里的安全滋味后，就会不敢走到外头去了。他甚至开始犹豫要不要在车上解决算了，反正是辆车主及年份皆不详的中古车，从驾驶座爬向后座，偷偷在后座小便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除了必须忍受尿骚味，对车子的性能并无实际影响。青柳甚至已经伸手要拉下裤头拉链，但就在最后一刻，还是改变了心意。

在车中小便当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一旦做了那样的事，恐怕会难以承受那种“为什么我这么可怜？”的悲惨心情。他张望了一下四周，确定没有人，背起背包打开车门，快速朝建筑物走去。

青柳站在小便斗前小解时，一名年轻人突然出现在他右边，左边同时也有一名西装男子凑了过来，开始小解。右边的年轻人先瞄了他一眼，接着左边的西装男子也向这边望了过来，虽然不是带有深意的视线，却让青柳大感紧张，急着想离开。

他心跳越来越快，只能一直低着头，假装看着自己的性器官。结束之后，走向洗手台，在水柱下轻轻一搓手便闪身走出厕所，挥着手将水滴甩掉。

从厕所走回停车场，仿佛是条相当遥远的道路，青柳忍不住小跑步前进，一路上的心情就好像正站在舞台上被人观看一样紧张。眼前偶然看见一群染发的年轻人，大约是五个人，全都蹲在停车场内一辆

小型休旅车旁边，叼着烟，皱着眉，身上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脖子上戴着项链，有的还戴着有色镜片的时髦眼镜。

看起来应该是十几岁的年轻人吧。青柳突然好羡慕他们的悠闲，可以在这种地方厮混、打发时间。他想起了学生时代，自己也曾经跟社团的人聚集在学校餐厅或快餐店消磨时间。有一次，与同伴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觉得好玩而打骂笑闹，突然有个西装男子走了过来，像着了魔一样破口骂道：“你们这些家伙别以为可以永远这么玩下去，人生可没那么好混。”就在青柳正回想着当时到底回了什么话的时候，眼前那五个年轻人的其中一个忽然“啊”地一声大叫，伸手指向他，其他四人见状也纷纷站了起来，顷刻之间便将他包围。

“大叔，就是你吧？”其中一人说道。

“你就是那个凶手吧？”另一人说道。

这五个年轻人的发型及服装大同小异，看不出来有何分别。青柳雅春拼命思考，要怎么应付这五个一脸奸笑的年轻人。虽然他们的体格也没多壮硕，但总不能一人赏一记大外割，何况在这里引起骚动，绝对不是明智之举。过了片刻，青柳只能开口说：“能不能请你们让开？”心里当然知道这句话毫无意义，如果这群人就这样乖乖退开，还配当什么不良少年？

然而世事难料，眼前一个金发年轻人竟然满脸认真地说：“好的，请过。”青柳吓了一跳，反而开口问道：“咦？这样好吗？”

“你正在逃亡嘛。”另一个年轻人说道，其他人也纷纷附和道：“加油啊，大叔。”“我们只是想跟你打个招呼而已。”“是啊、是啊。”“虽然很想跟你拍照，但我们会克制自己的。”

一时之间青柳哑口无言，一头雾水。正面一个年轻人伸出右手，对他说：“加油啊。”青柳忍不住想要伸出右手跟他对握，但又怕被他拉住，压制在地上，却听见年轻人继续说：“大叔，加油啊。”接着又说：“你一定是被冤枉的吧？”青柳一听，久久说不出话来。“我们也常常被冤枉呢。”

“我们很明白你的心情，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被冤枉更难受。”

“只要一发生事情，就会有人怀疑是我们干的，简直跟美国一样倒霉。”

接着，几个年轻人不约而同地让出一条路，伸手向前一摆，做出“请通过”的手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青柳，只好点头致谢然后离开，虽然觉得应该说几句场面话，但却不知该说什么。

回到停车场，他发现自己的那辆脏车正孤零零地停在停车格内，周围的车子都消失了，不知道是不是偶然。青柳想要早点离开，赶紧从口袋中取出钥匙。就在这时，塞在背包里的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取出一看，这次有来电显示号码。

“青柳山羊收到了信……”电话另一头传来三浦的歌声，接着问道，“你还好吧？”

“还好。”青柳回答，一面回头一看，刚刚那五个年轻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虽然花了一点时间，但我终于知道了。”

“知道了？知道什么？”

“冒牌青柳的所在位置。”

樋口晴子

回到家，樋口晴子的一颗心依然七上八下。她打开电视一看，绝大部分的频道依然在报道首相遭暗杀的相关新闻。

“妈妈，完蛋了呢。”七美说道。

“妈妈不会完蛋，完蛋的是青柳。”

“青柳，加油。”七美指着电视机说道，但是那语气并没有感情，倒是带了点事不关己的悠哉。青柳雅春的模样正出现在电视画面上，不知道又是哪个监视器拍到的影像。

目击线索一件又一件被公开，当然不可能每一件都是正确的，有不少线索甚至矛盾，电视台却毫不介意，似乎认为这些矛盾所带来的混乱也是青柳雅春的责任，电视台完全没有过失。“警方目前借由仙台市内各处的防范监控盒取得影像及声音，如今正在过滤分析当中。”播报员说道。晴子一边想着防范监控盒，一边在沙发上坐下。自己的手机通话内容也正被警察监控着，一切都逃不出警察的法眼。对于这些利用监视器掌握一般民众的警察及有力人士，晴子所感受到的愤怒甚至超越了对青柳雅春的同情。

“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一定正悠哉地喝着红茶、跷着二郎腿，坐在高处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真是气死人了，对吧？”森田森吾从前说过的这句话，突然出现在晴子的脑中。

她依循着回忆的丝线，回到了当年让森田森吾说出这句话的场景。

那应该是在清扫市立游泳池的时候吧。那是阿一找到的活儿，包含青柳在内的四个人聚在一起，赤着脚以长柄刷刷洗池内的污垢。虽然已入初夏，气温依然有寒意。向来讨厌劳动的森田森吾没几分钟便开始受不了了，嘴里碎碎念着“这游泳池怎么这么大”或“游泳池脏一点有什么关系”之类的埋怨和歪理，接着偶然抬头看见监视器，又说：“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一定正悠哉地喝着红茶、跷着二郎腿呢。”

“有权有势的人观察我们打扫游泳池干什么？”青柳雅春苦笑道，宛如在安抚一个不听话的小孩，“而且，为什么一定要喝红茶？”

“像我们这样的平民老百姓，只能被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戏弄，当我们还在拼命工作或谈恋爱的时候，他们已经决定了所有事情，然后拿一些没有道理的规定要求我们遵守。不但如此，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一定都在监视器的另一头嘲笑我们这些埋头苦干的人呢。”森田森吾简直像是被清洁剂给毒昏了头似的，越说越起劲。

晴子听了森田森吾这些话，也只能苦笑以对，不过森田森吾接下来说的这番话却让她印象深刻。“当我们被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欺压的时候，能做的只有逃命。”森田森吾说道，“一旦被盯上了，只能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逃出那些人的视线。”

“什么意思？”青柳问道。

“你想想，如果在海里被鲸鱼攻击，你会怎么做？”

“鲸鱼会攻击人类吗？”青柳不解问道。

“当然会啰，任何动物都讨厌人类。在那样的状况下，你会选择跟鲸鱼搏斗吗？应该不会吧？难道要跟抹香鲸正面对决，把抹香鲸干掉吗，青柳？就凭你这种货色，一定三两下就像小木偶一样被吞下肚了。”

“难道森田你就不会被吞下肚？”

“所以说啦，最聪明的做法就是……”

“是什么？”

“逃走。拼命游，游得越远越好，这是唯一的活路，再怎么窝囊也无所谓，总之就是要拼了老命逃走。”

“再怎么游，也是会被吞下肚吧？”

樋口晴子一边想着当年的这些对话，一边望着沙发上的七美。七美靠在自己身上，似乎累了，正在与睡魔搏斗，眼睛开了又合，合了又开。

伴随着游泳池边的记忆，另外一个记忆也被带了出来。

那是某一次在快餐店聚会发生的事。迟到的阿一带了他那正在念短期大学的女友一起出现。那个女生个性随和开朗，一下子就跟大家打成了一片。

就在大家天南地北地闲聊着一些没有意义的话题之际，森田森吾却三不五时便喊着“轰隆”之类的声音。晴子一头雾水地望着他，他给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偶尔来一点夸张的音效也不错。”接下来，每当有人说完一句话，森田森吾都会奋力拍手，或是以过度夸张的语气喊：“不会吧，真的假的?”

晴子询问阿一：“森田今天怎么了？”阿一却只是冷冷地说：“今天可能流行那种夸张的反应吧。”

“不必理他。”就连青柳雅春也如此说道。但是，森田森吾不时大叫的行为，还是把晴子惹得心情烦躁，直到阿一的女友去上厕所时，晴子才明白真相。森田森吾看那女生已走入店内深处之后，朝阿一问：“喂，结果如何？”

“嗯，我也不太确定。”阿一一边说，一边将手放在桌子下方，不知道在做什么。“你们在干什么？”

“阿一说他想偷看女友的手机。”森田森吾说道。

“什么？”

“所以我们决定想办法引开他女友的注意，好让阿一可以趁机从她的包包中将手机拿出来。”

晴子用力皱眉说：“真是太过分了。”

阿一听到这句话，忍不住抬起头来，满脸通红。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劈腿的女生才过分呢。”森田森吾若无其事地说道。

“她劈腿？”

“现在正在查啦。”森田森吾摆出一副跋扈的态度。

“太过分了。”晴子又强调了一次。“所以你才像个傻瓜一样大喊大叫？”

“我教你一件事。”

“不用了，我并不想学。”

“不管任何动物，一旦听到巨大的声音都会被吸引，因为动物必须先看清楚声音的来源是不是具有危险性。”

“说得跟真的一样。”青柳不禁露出苦笑。

“喊了几次之后，她应该也习惯了吧？”

“嗯，话是这么说没错，”森田森吾老实地承认，但接着又自信满满地说，“不过，这个战术确实发挥了效果，阿一已经成功地偷看到了。”

“不是战术发挥效果，而是阿一的女友刚好去上厕所吧？”青柳冷静地分析道。

“而且不管怎么说，偷看别人的手机实在太过分了。”

结果，阿一忍受不住罪恶感的苛责，在女友从厕所回来之后，向她坦承了偷看手机的行为。晴子还记得，当时那个女生大发雷霆，青柳雅春与自己只好拼命安抚她。阿一惭愧地低头不语，森田森吾则不知何时加入了指责的一方，对着阿一骂：“阿一，你太过分了，别以为道歉就可以被原谅。”

“好怀念啊。”晴子心想，接着对于森田是否真的在爆炸中丧生相当挂心。她有股冲动，想要立刻打电话到电视台或医院确定，但不敢知道真相的恐惧又将这股冲动压抑下来，于是她决定不去多想。

过了一会，晴子拨了电话，带着急迫的心情，将手机放在耳边。

“啊，喂喂？晴子，怎么了？”平野晶马上接了电话，开朗地问道。

“现在方便讲话吗？”

“现在是上班时间，不过不要紧。”平野晶说道，然后又特地补了一句，“现在是上班时间，所以不要紧。”而且完全没有压低声音的意思。接着传来纸张的窸窣声响，以及平野晶的说话声：“啊，课长，这个复印好了。”晴子回想自己当初还在公司的情景，心想：“这个人真是一点也没变呢。”明明昨天才见过面，却有一种怀念的感觉。“怎么了？有急事吗？还是要找我吃午餐？”平野晶问道。

“能不能介绍男朋友给我？”晴子没想到自己的情绪竟是如此激动，这句话从双唇之间倾泄而出。

平野晶一听，也不禁提高了嗓音说：“晴子，你不是已经结婚了吗？除了老公，你还想要男朋友？”

“不是啦，我说的是你的男朋友，就是那个平将门。”晴子急促地说道，匆忙计算时间，希望能在三十秒之内结束通话。

“将门？怎么突然想认识他？”

“啊，等我一下，我再打给你。“晴子说完后便挂断了电话。打电话的人是自己，却又任性地挂断电话，晴子知道这样很失礼，但这也没办法。过了一会，她又拨了电话。

“怎么了，晴子？”平野晶一接起电话，劈头便问。

“我知道这很唐突，但我想跟他见面，有件事想拜托他。”

“好吧，这个周末一起吃饭吧？你还得顾孩子，应该约中午比较方便吧？”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现在。”这句话虽然令晴子有点难以启齿，但没有时间想太多。她一边盯着沙发旁矮桌上的时钟，一边不停地告诉着自己：三十秒之内、三十秒之内。“能不能就在公司附近那家咖啡厅？”晴子问道。

“或许忘了跟你说，现在是上班时间。”平野晶笑道。

晴子立刻说：“现在电视上不是一直在报道那个逃亡的凶手吗？”

“喔，你说的是那个离职的送货员？”

“那个人是我以前的男朋友。”

“咦？你说什么，晴子？”

“我想请你男朋友帮忙的事情跟这件事有关。”

就在时钟的指针即将指向三十秒的瞬间，电话另一头响起了平野晶的报告声：“课长！我今天能不能请带薪假？”

青柳雅春

坐在驾驶座上的青柳雅春将手机放在耳边问道：“真的吗？你真的找到我的冒牌货了？”

由于冒牌货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青柳的心情就像置身在一团迷雾中，看不清、摸不着。

“说这个谎，对我有什么好处？”三浦半开玩笑地淡淡说道，“我知道冒牌青柳的藏身处了。”

青柳的心中同时浮现两个疑问。在哪里？怎么找到的？

三浦似乎同时察觉青柳的这两个疑问，开始解释道：“老实说，虽然我在你面前说了大话，但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搜集线索。”口气中或多或少带了些自吹自擂，“但是从最根本的地方开始思考，既然冒牌青柳接受过整容手术，那么最快的方式不就是直接去问那个整容医生吗？”

“喔。”青柳问道，“就是那个曾替你动过手术的医生？”

三浦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接着说道：“我知道那个医生的电话号码，而且很幸运地，那个医生的电话号码也没有更换，所以我打去问，他就告诉我了。那个被整容成青柳雅春的可怜冒牌货就躲在仙台医疗中心的病房。”

“怎么可能？”青柳激动地说道，连口水都喷了出来。

“不可能？”或许是对青柳的反应有些意外，三浦冷漠地问，“怎么不可能？”

“那个医生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

此时，眼前有一辆车正在倒车，想要停入青柳右边的停车格。明明停车格那么多，为什么这辆车要故意停在自己旁边呢？青柳一边听电话，一边将身体压低，往车窗外一看，开车的是个年轻女性，驾驶技术似乎不太好，对方正小心翼翼地在车内后视镜与车侧后视镜之间来回观看。但青柳的心里不禁担心，这样的举止说不定只是演戏，目的是希望借由技术不好的模样来降低自己的戒心，其实这名女子也是来追捕自己的。

“这个嘛，那位医生并非任职于大医院，也不是可以光明正大打着招牌的名医，只是个偷偷帮人整容的医生。换句话说，跟警察或媒体比起来，你不认为他跟我们是站在同一边的吗？”

“别把我跟你相提并论。”青柳说道。隔壁的女子停好车子，下车。

“真无情啊。”

“就是那个医生帮我的冒牌货整容？”

“不，不是这样的。我刚刚说了，那个医生跟我们是同路人。”

“别把我跟你相提并论。”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计划，非常详细、规模非常大的计划，幕后黑手绝对不是等闲之辈。”

青柳想象着一个大巨人抬起脚想把自己踏扁的画面。“应该是吧，就像暗杀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幕后黑手绝对不是小人物。”暗中乡策划的绝对是股庞大的势力。

“想出这个计划的，是那些高高在上、手握权势的家伙。所以，那位医生拒绝了复制冒牌货的委托工作，因为他不想替国家的掌权者做事。不过，整容业界是很小的，另一个他也认识的医生，接受了这份委托工作。”

“接受委托？是接受警察的委托，还是接受国家的委托？”

“嗯，委托者或许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不过推想起来，大概就是那些人吧。总之，根据我的线索，冒牌青柳如今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他受伤了吗？”虽然是自己的冒牌货，还是有一种分身受到伤害的错觉。

“应该是在等着下一次的上场机会吧。医院病房可以管控人员进出，而且不会被一般民众看见，何况还提供三餐，确实是不错的藏身之处。啊，你不如学学他，躲在病房里吧！”

“除非医院愿意帮忙，否则应该没办法吧？”

“是啊，不过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把你跟那个冒牌货调包。告诉你一件天大的好消息，你跟那个冒牌货长得很像呢。”三浦以自认为很幽默的语气开心地说着。

青柳想象自己代替那个长相相同的男人躺在病床上的画面。虽然无法估计天数，但应该会有很长的时间必须在病床上乔装成病人，或许多少有些不自由，但至少是安全的。然而青柳马上想到一个问题：”这么一来，那个冒牌货该怎么办？难不成要请他代替我逃亡？”

“这么说也有道理。”三浦说道，言下之意好像是在说，刚刚那句话只是开玩笑，不必太认真。

“总之你快到医院来吧。我们在医院后头的停车场碰头，我带你到病房。”三浦接着说道。

“藏匿冒牌货的医院，应该警卫重重吧？”三浦“啊”了一声，似乎显得相当开心。“你真敏锐，青柳。你明明应该很累了，脑筋还是这么清楚。”

“我快累垮了。”

“其实我现在已经在医疗中心了，这里的警戒没有想象中那么严密，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你不可能找得到这里吧，他们真是太大意了。”

的确，如果没有认识三浦，青柳根本不可能从整容医生那里获得情报。

“所以，你只要若无其事地将车子开进停车场，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走进医院。相信我。”仿佛就要吹起口哨的三浦轻佻地说道。

“相信你？”

“你知道人类最大的武器是什么吗？”

一听到这句话，青柳立刻想到的是“习惯与信赖”，这是当初森田森吾以无奈且明确的声音告诉自己的答案。

“是豁出去的决心。”当然，三浦说了一个跟森田森吾不一样的答案。“到医院之后，打电话给我，拨现在这个号码就可以了。”接着又说，“啊，你知道医院的位置吗？”

“你以为我是谁？”虽然青柳内心一样焦虑，但为了鼓舞自己，他决定说句帅气的台词。

“暗杀首相的凶手？”

“离职的送货员。”

挂断了电话，青柳下车。打开的车门差点撞上刚刚停在旁边的那辆蓝色车子，青柳这才发现两车之间距离好近。他侧身穿过缝隙，由宽敞的停车场朝建筑物的方向走去。

“该不会已经走了吧？”青柳一边如此想着，一边四处张望。刚刚发生的那件事该不会只是幻觉吧？以现实来看，那件事确实有点荒诞不稽，就在青柳这么想着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个年轻人的声音从旁边飞来：“大叔，你怎么还在这里？赶快离开吧。”转头一看，那五个年轻人还是跟刚刚一样蹲在地上聊天。

“喔，”青柳朝他们微微点头，说，“有件事想拜托你们。”

五个年轻人蹲在地上先是露出惊愕与不耐烦的表情，但又立刻涌起了兴致，急问：“什么事、什么事？”

“能不能跟我交换衣服？”

这种半吊子的变装恐怕难以期待能发挥什么效果，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来得好。五个年轻人都吃了一惊。青柳本来以为他们一定会生气或感到可笑，没想到其中一人立刻说：“大叔，看来你是认真的。”另外四个人接着说：“好，我帮你。”青柳见五个人同时开始脱衣服，反而慌了手脚。

“一个人的衣服就够了。”

他拿到的衣服之中，一件黑色羽绒外套看起来颇为高级，但年轻人非常慷慨，直说：“没关系，穿上它吧。”青柳满怀不安地将那件外套穿上，确实相当保暖，不禁再次开口问道：“真的可以拿走吗？”

“可以、可以。”五个年轻人笑道，不但如此，还不停地将零食及CD塞进青柳的背包中。

“那大叔的衣服我就收下了。”年轻人之一穿上了青柳的外套。“这反而有价值呢。”他开心地说道。

“大叔，加油。”五个年轻人举起手来说道。青柳决定这次一定要说句精辟的场面话，没想到说出口的却还是“我得告诉你们，人生可没那么好混”这种老掉牙的论调，自己也不禁笑了出来。

五个年轻人同时哈哈大笑，说：“从你口中说出来真有说服力。”

走向车子的途中，青柳曾一度回头想再跟他们道别，没想到那群年轻人又像烟雾一样消失。

就在这时，一黑一白的两辆轿车毫不减速地先后开进停车场，无视原本规定的行车方向，在一排排车子的缝隙间穿梭而过。

青柳急忙奔向自己的车子。虽然可能性不大，但那两辆车难保不是来追捕自己的。黑车刹了车，刚好就停在青柳的车子左边，而后头的白车则以倒车的方式尝试停入黑车对面的停车格。两辆车仿佛刻意要挡住青柳车子前方的道路。

青柳坐进了车内，心里喊着“发动吧，，，伸手转动钥匙。如果引擎在这时候发不动，一切就完了。一瞬间，寂静无声。过了片刻，脑中好像听见有人喊：“你出局了。”但下一秒钟，车身传出了震动。

青柳将排档打人倒车档，放开离合器，奋力踩下油门。车子瞬间冲出后方的空间，他立刻转动方向盘，朝停车场出口的方向奔驰而去。

青柳雅春开着车，眼前却一片模糊，当然不是真的看不清楚景色，而是有一种宛如发高烧，全身飘在空中，视线与现实的景象宛如隔了一层胶膜的感觉。或许是因为紧张所带来的恐惧感与身处狭窄车内所带来的安全感，两种感受互相冲突，让脑袋变得一片混乱吧。

青柳相当清楚仙台医疗中心的所在位置，路径图瞬间在脑中完成。虽然不至于将整份地图记在脑海中，但大致上对每一个转角及十字路口都有印象，所以脑中可以产生“走这条路接那条路，在那个转角转弯之后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之类的图像。仙台医疗中心并不在自己以前负责的区域内，但他曾经数次代替同事送货到那里。如果没记错的话，那里的停车场很大，而且出入口只有一台自动取票机。

最大的问题在于一路上是否能够完全躲过路检。自己开的这辆车并不显眼，如果勉强要举出特征，大概只有“非常肮脏”。然而，世界上肮脏的车子其实意外地多，在肮脏的车子中混进了一辆非常肮脏的车子，也不至于太醒目。

车子前进的速度不快也不慢，总之，至少还在前进。青柳心想，如今的这辆车就跟自己一样，至少还在前进，至少还在逃亡，至少还

活着。

但另一方面，他也不禁感慨，如今距离首相被炸死只隔了一天，整个社会的混乱竟然只有这种程度。车子行驶于路上所造成的风压会刮起任何东西，重要的证据难保不会这么消失。一瞬间，青柳不禁怀疑，说不定那些人就是故意要让证据消失。

医疗中心位于仙台闹市区的东北方，距离颇远。青柳以顺时针方式绕着环线下了坡道，虽然卡在车阵中动弹不得很可怕，但周围车子变少也颇令人不安。

每当前方车子减速，青柳便开始担心是不是遇上了路检。在接近路检据点时才突然改道一定会被怀疑，可以的话，最好在距离尚远的时候改走别条路。

等红绿灯时，青柳从副驾驶座上的背包取出眼镜戴上。这是在大型购物中心遇到的那几个年轻人送他的。这副眼镜的造型颇符合不良少年的形象，但不知道适不适合暗杀首相的嫌犯。青柳怎么看都觉得不太自然，最后还是拿掉了。

他接着从背包中取出了那些年轻人硬塞进来的CD，一看封面，不禁露出苦笑。虽然是没听过的歌手，但从封面照片的风格来看，很明显是被分类为嘻哈的音乐，将“别听嘻哈音乐”当作口头禅的岩崎英二郎顿时浮现在脑海中。青柳心想，或许这也是缘分吧，于是将CD取出，放进汽车音响中。

这辆车的汽车音响不知有多少年没被使用了，里面应该积了许多污垢。青柳本来担心CD会被卡死在里面拿不出来，但喇叭顺利传出了音乐。

青柳一边开车，一边享受音符跳跃的节奏感，音乐的旋律中带有三分的自暴自弃，仍不忘展现开朗热情的一面，仿佛正踏着轻快的脚步，一次又一次地攻击对手，令人感觉相当舒服。

“听起来还不差。”

青柳抵达仙台医疗中心，从自动取票机抽了停车券，进入停车场。停车场非常大，到处画着行进方向与停车区域的标示。青柳找了一个没有遮蔽物的角落停车。

刚要熄掉引擎时，便看见车门旁闪出一个人影。

青柳惊愕不已，转头一看，是个身穿白色制服的人，他担心会不会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因而引得院内员工上前指责，战战兢兢地打开车窗，问：“请问有什么事吗？”原本回荡在车内的嘻哈音乐向车外倾泄而出。

“你换衣服了吗？”白衣人说道。定睛一看，原来是三浦。“我也穿上白色制服，这就叫做角色扮演吗？”

青柳坐在驾驶座上，仔细打量三浦。由于三浦身材矮小，长相年轻，看起来简直像扮成医生的少年。青柳关掉引擎，拿着背包下车。三浦依然是一副怯懦的模样，却又同时兼具豪放不羁的架势。

“你瘦了一点？”青柳并未多想，只是随口问道。

“咦？我吗？跟昨天比起来？”三浦却显得有些惊讶。

青柳也不明白，为何三浦看起来瘦弱了一点。

“如果一天就能变瘦，那我可以出减肥书了。”三浦如此开玩笑道，但表情有些僵硬。“话说回来，你来得真慢。”

“这一路上算是很顺利了。”

“总之，幸好你赶上了。”

“赶上了？什么意思？”

“再晚一点，你就看不到我了。”

“你……你要去哪里？”

“我也很忙，有很多事情要做。”

三浦一边说，一边迈步而行。青柳完全不知道他要走去哪里，只能紧跟在后，两人走进了医院大楼的后门。

“在这种地方大剌剌地走动，不会有问题吗？”青柳微低着头，看着脚尖走路。

“这家医院很大，不过我大致摸清里面的格局了。冒牌青柳就住在五楼最角落那一间病房。”三浦说着，按下了电梯上楼钮。“这座电梯主要供院内员工使用。”

电梯抵达一楼，电梯门打开，走出了一对身穿白色制服的年轻男女。青柳吓得差点当场跳起来，幸好及时克制。

“啊，辛苦了。”三浦立即对他们打招呼，这也让青柳稍微冷静了点。“辛苦了。”两人机械性地打招呼，从三浦与青柳身旁走过，途中却停下脚步，满脸怀疑地转过头来，三浦不予理会。青柳一进电梯，立刻缩在角落说：“该不会被发现了吧？”

“他们或许有点起疑，但应该没发现你就是青柳雅春。一般民众认出通缉犯的机率其实意外地低。”三浦按下了五楼的按钮。

“真的吗？”

“跟我在一起应该也是原因之一。根据电视上的报道，青柳是独自逃亡，而你现在跟身穿白色制服的我走在一起，大家应该比较不会联想你就是青柳雅春。”

或许确实如此。如果一个人战战兢兢地在这里走动，那两个人可能马上就报警了。

电梯门伴随着声响开启。三浦以惯熟的脚步走入右方的通道。这条走廊充满了医院特有的冰冷氛围，虽然整体被包覆在温柔的暖色系中，但总归带了股莫名的冰凉感。

“就在尽头的病房内。”

“这里的住院病房没有受到特别管制吗？”青柳原本以为那个冒牌货会躲在备受严格监视的地方而难以接近。

“看那边。”三浦以下巴比了比，前方有座相当眼熟的仪器。

“防范监控盒。”青柳喃喃说道，忍不住想打退堂鼓，虽然变了装，还是很害怕被防范监控盒拍到。

“别担心。”三浦抓着青柳的手腕说道，没想到他的力气还不小。三浦若无其事地说：“我刚刚来的时候已经动过手脚了，我们的影像跟声音应该不会被录下。”青柳问：“怎么办到的？”三浦说：“那玩意当初本来就是为了我而设置的。当然，事实上那些政客并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他们自己。”

“为了监视民众，而设置了防范监控盒？”

“是为了谋取利益吧。这些仪器的开发与设置不是应该有个专门负责的厂商吗？这么一来，政客们退休后就多了一个可以挂名当顾问的好去处。我头脑虽然不好，但也知道政客跟所谓的高层人士，永远只

为了个人利益，根本没有什么品格或志向可言，全部都一样。咦？怎么会谈到这个？啊，对，总之，我对那玩意很熟，毕竟是为我而设的，我有办法让它暂时失效。”

“关掉电源吗？”

“不可能。电源一被切断，警察马上就会收到讯号。我的做法是在仪器里的配线动手脚，将输出端口与输入端口连接在一起。由于影像跟声音会暂时存在硬盘里，只要连接输出与输入，相同的讯号就会不断重复。”

“这么简单？”

“需要一些知识与技术，不过对具备相关知识且手指灵巧的人来说并不会太难，毕竟连我都做得到。”

“换句话说，你刚刚已经来过一次了？”

青柳问道，不知怎么回事，总觉得不对劲，并非直接的危险性，而是觉得三浦的说话方式及步伐似乎不太寻常，语调中带了些许焦躁。

“在带你来这里之前，我想先确定那个冒牌青柳是不是真的在这里。”三浦面朝着前方说道，“看，就是尽头右边的房间。”

“对了，怎么连一个员工也没看到？”

青柳心想，不论什么样的病房区，应该都会设置询问处或护理站。就像刚刚走出电梯的正面就有柜台，只是柜台内一个人也没有。

“你的洞察力真是犀利，青柳。”三浦急促地说道，“正确来说，这一层楼似乎还没开放，要到明年才会正式启用。”

“这层楼平常无人使用？”

“是啊。”

“这么说来，”青柳把从刚刚就一直压抑在心中的疑虑说出来，“这该不会是陷阱吧？”

“犀利。”三浦再次说道，“真是犀利，青柳。”

青柳愣愣地看着身旁的三浦，心想既然知道是陷阱为何不回头？接着又开始害怕，设下陷阱的说不定就是三浦本人。青柳想要停下脚步，却被三浦强拉着走，原本感觉无比漫长的走廊似乎瞬间缩短了，

抬起头来一看，一扇病房门扉已矗立在眼前，上面的牌子写着“502”。三浦转动门把，开了门。刹那之间，青柳几乎想要转身飞奔而逃。房内诡异的空气让他的身体反射性地震了一下，房内的墙壁是白色的，似乎是高级单人房，相当宽敞，正前方有张床，从高高隆起的棉被看得出来，床上似乎躺着一个人。

“青柳，你来这里的几率有多高？”三浦说道。

“什么？”

“如今你站在这里，是因为我刚好获得情报，然后把你叫来，对吧？”

“是啊，全是你的功劳。”

“如果没有我，你自己找到这里的几率应该很低吧？”

“是啊，全是你的功劳。”青柳又说了一次，语气中不带嘲讽。

三浦一边说，一边走进房内。“但是，就算你不会出现在这里的可能性很高，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得做好万全准备，对吧？”

青柳不明白三浦到底想说什么。

“那些追捕你的家伙当然也做了万全准备，万一你真的想把冒牌货揪出来，就用假情报把你引诱到错误的地方。”

青柳突然感觉脚下的地板变得像海绵一样柔软，整个人几乎快要瘫倒。

“假情报？”

“对，冒牌青柳躲在这家医院的病房，这就是假情报。如果你真的找到这里来，就在这里将你逮捕，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既然如此，为何我看不到任何一个想要逮捕我的人？”青柳一边说，一边想“负责逮捕我的人该不会就是你吧？”但这句话无论如何都不想说出口。

“外头不是有防范监控盒吗？我想他们原本的计划是等到确定你上勾之后才会派人过来。或许因为你来这里的几率相当低，他们认为这样的安排就够了。”三浦走向窗边，往窗外望去。“但是他们没想到，我会来这里对防范监控盒动手脚。”

“我已经被搞迷糊了。”

“所以，”三浦满脸歉意地说道。

“怎么？”

“我必须跟你道歉，看来我获得的情报是假的。”

“假的？怎么说？”青柳不知道自己的周围有什么可以依靠，因而有股想要蹲在地上的冲动。

“我的情报是从医生那里取得的，但是那个医生似乎也上了别人的当。”

如果青柳想找出那个动过整容手术的冒牌货，很有可能会在整容业界四处打探消息，敌人早已预料到这一点，因而对整个业界放出了假情报。当然，这么做只是要以防万一。而那个医生获得了这份假情报，又将假情报告诉了三浦，似乎就是这么回事吧。“看来你的敌人真的很可怕。”三浦不禁称赞起对手。

“可怕，指的是组织规模还是手段？”

三浦的脸颊微微抽动。“都是。嗯，真教人生气。”

青柳静静地移动，来到床边。“这么说来，睡在这里的是个假人？”一边说，一边翻开棉被，就在这个瞬间，背后传来三浦的开怀笑声。

映入眼帘的是一具人体，横躺在床上，弯着膝盖。一开始，青柳还天真地以为是一具制作精巧的人偶，但等到察觉床单上晕染开来的那团色块是鲜血时，不禁瞠目结舌，久久说不出话来。

“计划似乎分两个阶段。”三浦不知何时来到了身旁。“除了用防范监控盒监视，还让这个人躲在床上，如果青柳雅春出现就加以逮捕。我想，这个人应该受过专业训练吧。”

仔细一看，躺在床上的男人虽然称不上高大，但是从病人袍下摆露出的脚踝及脚掌却异常粗壮，看来体格相当结实。

“是你杀了他？”青柳不想以手指指着尸体，只是以视线瞄了瞄尸体沾满血迹的腹部。

“我一拉开棉被，他就跳了出来，我只能匆忙反击。”三浦俯视着病床说道。

“我们得赶快逃离这里才行。”青柳虽然还没有完全掌握状况，但眼前有一具尸体却是毋庸置疑的。医院及警方一旦知道这件事，一定会赶来这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不用那么急吧？”不同于青柳的焦急，三浦却显得相当沉稳。“外头的人应该还没有察觉这里发生的事。”三浦转头望向一旁，在他视线前端的病床后方，有个相当眼熟的圆形球体。“他们太依赖那玩意了。”

那座防范监控盒应该也已经被三浦动过手脚了。

“只要安分一点，短时间内应该不会被察觉。我不是去停车场接你，又回到这里了吗？”

青柳看着病床上的那个男人，与自己长得完全不像。“冒牌货的冒牌货。”

“我本来想要帮你，却帮倒忙，一直到刚刚打电话给你，我都以为情报是正确的，真是抱歉。”

“怎么会变这样？”青柳喃喃自语。倒在床上的这个男人一定也有家人，看着他像一具被抛弃的人体道具一样，躺在那平白送了命，让青柳有种无处宣泄的悲愤感。“到底是谁做了这种事？”

“啊，是我。”三浦丝毫不以为意地举起了手，“是我杀了他。不过，别对我道德劝说，那只是白费力气。”

“不。我指的是这一切。我遭到追捕，我的朋友受到伤害，如今你又杀了他，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我本来就这样，我是～个杀人犯，杀人不会让我有罪恶感。”

青柳凝视着三浦，再次体认到这个人真的是个连续杀人魔，却不再感到恐惧。

“不，”青柳再次说道，“以前你犯下的案子，应该是出于自己的意志，但是这次却不同，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是出于别人的意志。”

“某些组织规模跟手段都相当可怕的家伙？”

“那些我们连姓名和长相都不知道的家伙。”

三浦此时叹了一口气，似乎笑了一下，忽然走向窗边的墙壁，将身子倚靠在墙壁上逐渐下滑，最后坐在地上。“有点累了。”三浦以平

淡的口吻说道。

“你还好吧？”

“你的敌人是个大得吓人又抽象的群体。我想，应该挺适合用国家或公权力之类的字眼来称呼吧。”

“这一点，我们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如果要详细指出敌人的首脑，或许可以举出某某大臣或某某社长之类的名字，但基本上，杀害首相的罪魁祸首是个暧昧的名词。就好比我刚刚提到的，关于利益的问题一样。”

三浦突然谈起了有深度的论点，青柳也不禁紧绷起来。

“仔细想想，他们总是在我们还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就已经制定了法律，改变税金跟医疗制度。恐怕有一天，他们说要向某国宣战，我们也无法反抗，一切好像就是这么运转的。当我们还在发呆的同时，他们已经擅自决定了所有事情。以前我读过的一本书提到，国家根本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活而存在的。仔细想想，确实是这样。”

青柳发现三浦的话变多了，开口问道：“你想说的是，我与巨人为敌，是没有胜算的？”

“我不知道你认为怎么样才算胜利，不过唯一的胜算……”

“唯一的胜算？”青柳问道。他忽然有种感觉，仿佛整个人被拉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虽然不知道那是哪里，但天气很好，周围站着几个朋友没穿鞋子，眼前有个男人正一脸严肃地在说话，原来是森田森吾。这家伙总是以严肃的表情说一些无聊的话，青柳不禁同情起那个听他说话的人，仔细一看，原来那个人就是自己。“一旦遇到大鲸鱼袭击，”森田森吾开口说道，“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原来如此，这家伙也说过类似的话。

眼前的三浦开口了。

“大概就是逃命吧。”

“逃命。”从昨天到现在，这句话不知已经听过几次了。

“逃到一个没人能追到的地方，就只有这个办法。一旦与国家或公权为敌，能做的事只有逃命。”

“就像从鲸鱼的攻击中逃走吗？”青柳感觉自己似乎同时被好几个人抓住领口，“快逃吧！”他们对自己下命令。不，与其说是下命令，更像是托付希望。接着，青柳感觉自己的脸颊放松了。“结果还是只有这个答案。”也好，让自己更加下定决心。“不过，怎么逃？”

“啊，抱歉。”三浦靠在墙上，白色制服略显凌乱，他却没有动手整理的打算。说出来的话依然像是帅气男主角的台词，但发自矮小的他的口中却显得有些滑稽。“何必道歉？”青柳问道，心想，如果要道歉，应该对所有过去被你加害的人道歉吧？“我本来想要帮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能怎么做，但看来我是没时间了。”

青柳一听，想起他刚刚曾说过他很忙。

此时，三浦身上的白色制服偶然翻开，里头是一件淡茶色衬衫，腰侧颜色似乎不太一样，好像一块影子。下一秒，青柳意识到那是鲜血，三浦身上的衬衫似乎吸了不少鲜血，整个膨胀起来。

“床上那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小手枪，声音、口径都很小的护身手枪。受过训练的人果然难对付，我一刀刺中他的同时，他也对我开了枪。”三浦的嘴角微微扭曲，仿佛是在笑，又像是在忍受疼痛。“我本来还以为不会是致命伤，看来我太天真了，竟然流了这么多血。”

“快到医院……”青柳急忙说道。三浦笑了出来，说：“这里不就是医院吗？”

“为什么……”青柳说到一半，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想要说什么，不是“你为什么会死”，也不是“你为什么为我付出这么多”。最后，青柳只能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此时．窗帘轻轻扬起，阳光照进病房，让整个室内变得明亮起来，所有郁闷、阴暗的气氛似乎都被带走。

“看来一时兴起，觉得帮助你逃走很好玩是我最大的灾厄。”三浦说道。

“是啊。”青柳的声音微微颤动。

“都是你的错。”

“你这个杀人魔，有资格抱怨吗？”青柳逞强道。

“也对。”三浦回答，似乎也没有特别装模作样。

“为什么刚刚见面的时候没有马上告诉我？”青柳甚至无法靠近三浦，整个人快要坐倒在地上，赶紧扶住床缘，站稳了脚步。“我完全没有发现。”

三浦从停车场走到这间病房，一路上侃侃而谈事情的来龙去脉与各种推论，完全不像是受了重伤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刚刚确实觉得三浦似乎变得瘦弱了些，或许那正是他最根本的生命能量正在逐渐流失的征兆吧。三浦微微点头，面无表情地说：“啊，吓一跳吗？”接着，便再也不动了。

三浦再也不动后，青柳雅春只是愣愣地望着他，似乎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青柳忽然间回过神来一看，手表原来只经过几分钟。接着，转头望向病床上那具应该是警方相关人士的尸体，此时听见一阵细微的震动声。一开始，他以为是自己的手机响了，但是伸手在口袋上一摸，一点动静也没有。接着，想到会不会是地震或是附近正在施工造成建筑物产生震动，但往病床及贴在墙上的纸张一看，似乎也不是。就在即将认定是错觉时，他突然想到，是三浦的手机在响，于是将手伸进三浦的白色制服领口内。衬衫的口袋正不停颤动，宛如躲了一只小动物在里面。

青柳拿起手机一看，屏幕上虽然显示了来电号码，却没有显示姓名。他迅速衡量了一下接这通电话的危险性，觉得应该不至于会有太大影响，因此按下了通话键。

“你是谁？”手机传来不带感情的男人声，“这不是三浦的手机吗？”

“这是他的手机没错，但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青柳回答，并在心中告诉自己，我没有说谎。

“就是你吗？”

“咦？”

“你就是那个正在逃亡的人吗？”

“你是谁？”

“我是医生。”男人毫不迟疑地回答，声音听起来确实像个沉着冷静的医生。由于自己现在正在医院里，一开始青柳还以为自己的行踪

已经被发现了，但转念一想，既然会打电话到三浦的手机，绝对不是这里的医生。“你是那个整容医生？”

“我打电话给三浦是为了跟他道歉，说给你听也无妨，我获得的情报是假的。”

“仙台医疗中心里并没有我的冒牌货，对吧？”青柳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们已经知道了？”

“刚刚知道。”

“你们到仙台医疗中心去了？”医生虽然用的是敬语，但却是直来直往，完全感觉不到一丝人情味。“三浦呢？”

“他现在没办法接电话。”青柳一边说，一边走向病房门口，总不能一直待在这个地方。虽然没有详细说明，医生却似乎已理解发生什么事了，说：“真的很抱歉。”

“情报的真假是很难判断的，这也没办法。”青柳对着电话说道。若要他把自己如今面临的状况跟某个人说，恐怕也很难说得清楚吧，这世界上可能不会有人比自己更能体会情报这种东西有多么不可靠。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对方问道。

“我想，”青柳坦率地回答，“也只能逃命了。”

“怎么逃？”

青柳没有回答，直接挂断了电话，因为连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他转动病房的门把，担心打开门会看到一整排人气势十足地拿着手枪对准自己，幸好只是杞人忧天。他回到走道上，来到电梯旁，按下按钮，心跳再次加快。电梯门一打开，里头竟然有名身穿白色制服的女子，青柳吓得几乎要叫出声，但还是走了进去，靠在内侧墙边。女子站在楼层按钮旁，开口问：“几楼？”

“一楼。”青柳的声音再次变得嘶哑，背上流满了汗水，心想自己穿着便服、出现在尚未正式启用的楼层，肯定已经引起她的怀疑。

电梯抵达一楼，开门。虽然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但总不能站在这里东张西望，青柳毫不迟疑地跨步而行，总之先往右边走再说。在即将走入另一条宽敞走廊时，他实在放心不下，明知道这么做不是

明智之举，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刚刚那个身穿白色制服的女子还站在电梯门口，正拿着院内用的PHS在讲电话。

那女子或许没有发现自己就是青柳雅春，．但很有可能认定自己是可疑人物，正在通报院方。此时她刚好抬头，青柳急忙避开视线，快步前进。一定要赶快离开医院，到停车场去才行，焦急的心情让青柳的举止变得更加可疑。

他每一次与身穿病人袍的住院病人或拿着点滴移动的老人擦身而过时，都心惊胆跳，就跟走在大街上一样可怕。这条走廊的两侧都有窗户，透着一股无机质的冰冷氛围，每踏一步，地板便发出一声带着胶着感的脚步声。

“啊，就在那里。”背后传来了声音。

刚刚跟自己一起搭电梯的女子，正在自己的后方，旁边跟着警卫。她娇怯怯地伸出食指，指着自己。

青柳拿不定主意，不知该不该发足狂奔。警卫的脚步声从背后逐渐逼近，有一种洪水即将到来的感觉，青柳害怕得两脚发软，胸中作呕，几乎想要当场跪下。此时骤然看见右手边有一扇门，上面写着“紧急出口”，便毫不迟疑地冲了出去。

门后的空气相当冰凉且潮湿。楼梯呈螺旋状向上延伸。好不容易来到一楼，却不得不朝楼上奔逃。

“喂，小哥，爬楼梯时要看路，不然可是会撞到人的。”这样一句话突然从头顶传来，青柳吓得差点摔倒。定睛一看，一个中年人正盘腿坐在楼梯间，一手拿着章鱼烧，一手以长竹签指着自己。

“我不知道你在慌张什么，但走路不看前面，很容易出事。”

“喔。”青柳压低了声音说道，努力维持着正常的呼吸。

“啊，小哥。”中年男人突然大叫。仔细一看，他的身旁放着拐杖。“小哥，你就是现在电视上炒得火热的那个人吧？”

青柳拼命思考着该如何回答。

“小哥，我可是有看电视哟。虽然你逃得很努力，但以我这个局外人来看，你大概已经快被困死了吧。”满头白发的男人带着戏谑的笑容说道。

樋口晴子

“快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晴子？”平野晶坐在咖啡厅最内侧的一张四人座的桌前，双眼绽放着光芒说道。她全身散发着激动的情绪，不停地说着“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咖啡色头发绑成一束，看起来简直像某种水果的蒂头，她还蛮适合这种发型。

“幸会，我是菊池将门。”坐在平野晶身旁的男子说道，他将双手放在膝盖上，腰杆挺得笔直，或许是因为手臂太长，姿势显得有点奇妙。对男生而言算是颇长的头发，盖住了耳朵，下颚蓄着胡须。长相虽然被平野晶喻为扑克牌里的那张J，但亲眼一见却也不觉得有多像。

“突然把您找出来，真是抱歉。”

“别介意、别介意，反正只要一擦神灯，他就跑出来了。”平野晶说道。

平野晶为了立刻与晴子见面，试着临时向上司请带薪假，但后来还是失败了，一直到下班之后，三个人才见面。此刻，外头天色已暗，已是晚上了。

菊池将门乍看之下像个极受欢迎的花花公子；但他笑嘻嘻地坐在平野晶身旁，乖乖地用吸管喝着杯中的柳橙汁，却又像一条安分有教养的家犬。

晴子开始解释起关于青柳雅春的事。如今正在逃窜的那个嫌犯以前曾与自己交往过，虽然两人自从分手后便没有再见面，但以自己对他的了解，他绝对不是会做出那种事的人。晴子以几乎是平淡无奇的语气一五一十地说道。

“不过，没有人知道一个人的个性会在什么时候变成什么样子呢。”平野晶调侃道。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是，你还是相信他。”菊池将门说道。晴子见他散发出一股似乎想要说“爱可以战胜一切”的纯真气息，不禁迟疑了一下，但最后还是说：“嗯，我相信他。”接着又说，“或者应该说，那是一种信赖感吧。”

“信赖一个已经分手的男人吗？”平野晶不怀好意地笑着说，“好想拿这句话向你老公告状。”

晴子笑着回答：“那个人大概不会有什么反应吧。”樋口伸幸永远都是一副令自己难以体会的超然态度。

“好吧，那接下来你想怎么做？对了，你那个四岁又九个月的女儿呢？”

“我让七美暂时待在邻居家。”住在樋口家隔壁的望月八重子是个五十多岁的家庭主妇，两个儿子皆已独立，而她又天生喜欢小孩，因此常常代为照顾七美。

“不惜做出这种事？”

“是啊，不惜做出这种事。”晴子也不禁觉得好笑。不惜做出这种事，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将门，能不能向你请教一些关于那个防范监控盒的事情？”

“可以啊。”

“青柳如果想要逃亡，那玩意应该会是一大障碍吧？”

“障碍啊……”菊池将门的脸微微抽动。“樋口小姐，没想到你会用这么吓人的字眼。”

平野晶频频点头，说道：“没错，这个女人常会说出惊人之语呢。”接着又说道，“例如突然说要结婚，就辞掉工作。”

晴子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或胜算，只是认为在不与青柳接触的情况下还能帮助他，唯一的做法就只有让散布于街上的那些防范监控盒失去功用。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让那些监视百姓还自以为是的家伙称心如意。

“你想知道些什么呢？”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防范监控盒暂时失灵？这么一来，青柳的逃亡行动应该可以比较轻松。”

“问题是，要让哪一座防范监控盒暂时失灵？”

“全部。”晴子说道。菊池将门一听，立刻拼命摇头，简直像是正在努力将身上的水甩掉的小狗。

“不可能。你知道全市有多少座防范监控盒吗？”

“别这么说嘛，将门，做人应该要正向思考。”平野晶说道。

“没错，没有不可能的事。”菊池将门慌忙改口，不禁令人觉得可爱。

“有没有什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办法可以切掉防范监控盒的电源？”

“防范监控盒电源一旦被切断，就会自动向警方发出异常状态的警讯，所以这方法是行不通的。不过，如果对里面的线路动些手脚，就可以让录音跟录像功能不断空转。”

“空转？”

“把输入端口与记录器的输出端口连接在一起，当然这么做需要有转接头，但这么一来，1日的讯号就会不停地重复被输入，大概有半天的时间，防范监控盒会失去功用。”

“这方法不错呀。”

“但是，想要对街上每一座防范监控盒动手脚，是不可能的事。”

“又来了，不可能宣言。”平野晶揶揄道。

“假如是为了侵入某栋建筑物而偷偷让数台防范监控盒失效的话，这方法是可行的，”菊池将门结结巴巴地说，“但如果是全市的话就……”

“想办法在防范监控盒旁制造噪音呢？”晴子此时说出了另一个点子。“能不能故意发出一些妨碍的声音，让某些人的说话声传不到警察的耳中呢？”

“什么意思？”平野晶皱着眉头问道。菊池将门相当机灵，立刻“啊啊”地叫出了声，似乎是明白了晴子的用意。

“人类的注意力不是会被比较大的声音吸引吗？同样的道理，我想，假如在防范监控盒的旁边用收音机什么的制造噪音，能不能吸引它的注意？”晴子说明道。原本以为这样的想法一定会被嘲笑，没想到菊池将门却答：“确实有可能。虽然防范监控盒号称可以完全保存半径数十米至一百米内的所有声音与影像，但事实上要将讯息全部捕捉并不容易，而且容量也有限。假使周围出现突发性的声响，可能会占去较多容量，据说影像画质也会因此变差。”

“这么烂？”平野晶讶异地说，“政府投入了大把税金，费了那么多工夫才建立的重要设备，竟然只有这样的能耐？”

“政府投入大把税金，费了许多工夫才建立的重要设备，绝大部分都只有这么点能耐。”菊池将门满怀歉意地说道。

“以声音妨碍的做法可以立即实行吗？”晴子迫不及待地问道。

“这个嘛……”菊池将门双手插在胸前，沉思了一会，说，“问题在于，怎么样发出噪音？”

“也对。”

“晴子，原来你也没有好点子？”

“没有。”晴子答得相当坦率。

“对了，那个防范监控盒难道没有死角吗？”

“有。”菊池将门也说得坦率，“防范监控盒的正后方接合处由于影像较为模糊不清，只要待在那里不发出声音，应该是不会被发现的。”

“但是总不能永远抱着膝盖窝在那个死角吧。”晴子苦笑道。

“而且，不管对防范监控盒动什么手脚，像将门这样的清洁员每天都会清洁防范监控盒，应该马上会发现吧？”

“确实是如此。”菊池将门点头同意，“我负责的范围大概只有全市的三分之一左右，若是其他区域，应该会被其他负责人员发现吧。”

“清洁跟维修是每天都会做？”

“原本是平均每三天会检查一次防范监控盒，但是自从发生昨天那起事件后，警方也变得很神经质，要求我们必须一天早晚检查所有防范监控盒两次。”

“早晚各一次啊……”晴子将手放在唇边，努力思考着，却想不出什么好方法。

“唉，晴子，我能体会你想帮助前男友的心意，但实际想要帮上忙好像不容易呢。”

“只有心意而没有行动，还是没办法解决任何问题的。”菊池将门依然将手插在胸前苦苦思索，不停呻吟。

“快想啊，将门！”平野晶在一旁鼓舞。

“拜托快想出个办法。”晴子也做出夸张的膜拜动作。没多久，菊池将门比了个叉叉，再次作出“不可能宣言”。

“果然还是没办法吗？”晴子沮丧地说道，接着抬起头来环顾四周，想要请服务生来加水，却偶然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孔，那人正坐在门口附近的桌子前看着报纸。

“如果我想到了什么事，可以打电话给你们吗？”晴子对眼前的两人说道。

“我今晚也会巡视防范监控盒，若是有我帮得上忙的地方，请打电话给我。”菊池将门不知何时已将手机号码写在纸巾上，伸手将纸巾递了过来。

“在上班时间打电话给你，真是抱歉。”晴子对平野晶说道。“这么有趣的事，尽管打给我没关系。”平野晶豁达大度地回答，真不晓得该说是太有责任感还是太没责任感。接着，平野晶与菊池将门起身。“咦？晴子，你不回家吗？”

“我想在店里再待一会。”

“真是巧合啊。”

平野晶与菊池将门才刚走出店门没几分钟，两个男人便走到了樋口晴子的面前。

“这是第几次的巧合了？”晴子端坐不动，抬头看着近藤守。他的西装皱巴巴的，领带也是歪的，没有征求同意便在晴子的对面坐下。身旁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格斗家的高大男子，理着平头，轮廓很深，不知为何戴了一副巨大的耳机，此人跟近藤守一样面无表情，板着脸孔，在他旁边坐下。

“真的只是偶然。”近藤守带着扑克脸说道，“惹恼你了吗？”

“惹恼是没有，但是感觉一举一动受到监视，相当不舒服。”晴子一边说，一边在心中怀疑消息是怎么走漏的。为了不让通话内容被记录下来，打给平野晶的电话都控制在三十秒以内。难道，家中的电话甚至是屋内早已直接遭到监听？

“我们并没有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只是刚好看到你走进这间咖啡厅。”

晴子一听，转头望向窗外，看到马路对面的杜鹃花丛中有一座防范监控盒。原来如此，可能是那玩意刚好捕捉到晴子一行人走入这间咖啡厅的画面，才把近藤守引了来。

“像这样追着平民老百姓跑，很有趣吗？”

“这是我的职责。”

“好吧，也对。”

近藤守身旁的高大男子坐在椅子上动也不动，简直像尊门神，不但没有开口说一句话，甚至连有没有在呼吸都令人怀疑。

“请告诉我，刚刚那两位跟你的关系。”近藤守说道。

“你们应该一查就查得到吧？”晴子叹了一口气说，“女的是我以前的同事，男的是她男友，我们只是见个面聊聊天。”

“你们是如何取得联络的？”

晴子顿时恍然大悟，自己打给平野晶的电话控制在三十秒内，没有留下纪录，反而引起警方的怀疑，他们不明白自己是如何与平野晶取得联系的。

“大约一个星期前，我刚好在路上遇到他们，那时候就约好今天要见面了。”晴子撒了谎。警方对自己的监视行动就算再怎么早，应该也是从昨天才开始。

“原来如此。”近藤守的声音不带任何感情，听不出来他到底信了几分。

“青柳还在逃亡吗？”晴子问道。

近藤守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反应。“你希望他不要被我们抓到吗？”

晴子不再像之前那样敷衍应对，而是反问道：～近藤先生，你有几分把握认为青柳就是凶手？”

“没有什么几分把握的问题。”近藤守回答，“我确信他就是凶手。”

“你真的认为青柳这样的普通人，能够犯下那么重大的案子吗？”

“绝大部分的重大案子都是普通人犯下的。”

“被冤枉的应该也不少吧？”

“你想袒护青柳雅春，袒护那个暗杀首相的凶手？”

晴子以吸管将冰可可一口吸干，冰块发出了清脆的碰撞声。近藤守身旁的高大男子似乎正凝视着杯中的冰块。晴子拿着吸管的手不禁微微发抖。

“我能明白你相信以前的朋友不会是凶手的心情，但是……”近藤守板着脸说到一半，晴子笑着打断他说：。既然明白，何必一直找我麻烦呢？”

近藤守脸上毫无笑意，但也没有生气，只说：“遇到任何状况，请务必与我们联络。”接着便起身。

晴子感觉面无表情的近藤守与看起来像块大岩石的壮汉散发出一股莫名的气势，那是一种冰冷无人性的压迫感，仿佛他们只要接到命令，随时可以挥拳殴打，甚至是开枪射杀自己。

青柳雅春

“我叫保土谷。保土谷康志。”

白发男带着青柳雅春从楼梯间走上二楼，进入走廊，来到西侧最角落的病房内。

“这是哪里？你的病房吗？”青柳问道。但病床上没有棉被，窗帘也是紧闭着，实在不像有人使用的样子。

“在刚刚那个楼梯上讲话，不是太危险了吗？这是一间空房间，原本是间集体病房，但是空调坏掉了，目前无人使用。我住在另外一间集体病房，这里只是我偷偷用来歇脚的地方。”

“你的脚骨折了？”

保土谷康志的两只脚都打着石膏，看起来走路相当不方便，但是他把拐杖拿在手上当成路边摘来的树枝一样把玩，实在不像是受了伤的样子。

“双脚骨折。不过，其实早就治好了，我只是觉得住院生活也不错，才一直待着。这个石膏也是简简单单就可以拿下来。”保土谷康志说着就要将石膏脱下来给青柳看。

青柳的视线在昏暗的房间内扫了～圈。阳光由窗帘的缝隙透进来，灰尘在阳光中飞舞，看起来相当优雅。青柳不禁怀疑，住院的时间难道可以随病人的意愿自由延长吗？他向保土谷康志提出这个疑问，保土谷康志将鼻孔撑得大大的，说：“我这个人啊，做的是些见不得光的工作，所以认识一些朋友可以帮我。”

“见不得光的工作。”青柳复述一遍。

“你在笑什么？”

“拿着见不得光的工作向他人炫耀的你，可以悠哉地在这里吃章鱼烧，安分守己的我却必须东躲西藏，这个世界这么不公平，除了笑之外还能怎么办呢？”

“我了解你的心情。”保土谷康志以轻佻的语气说道，“老实说，我正开始感到无聊，幸好发生你这件案子，让看电视变成有趣的事，住

院生活也变得多彩多姿了呢。”

“通缉犯就在这里，你不报警吗？”

“你希望我报警吗？”

“我是那件重大案子的嫌犯呢。”

“第一，”保土谷康志举起瘦削的手指说，“我可不是一般的善良百姓。我刚刚说过了，我做的是见不得光的工作，所以什么尽市民义务的想法，根本不存在于我的脑袋中。第二，”保土谷康志举起了第二根手指说，“我不太相信你是真正的凶手。”

此时，窗帘突然高高扬起，耀眼的阳光照在保土谷康志的身上，让他看起来仿佛绽放出光芒。

“你在警察的大举追捕之下，独自一个人逃亡，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逃进这间医院的，但应该是相当辛苦吧？”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也只有拼命逃。”

“如果此时我又报警的话，原本已经处于劣势的你，处境将更加艰难。我认为那有点不公平呢。耳棒，开始掏起耳朵。仔细一看，”保土谷康志不知何时弄来了掏原来是刚刚用来吃章鱼烧的长竹签。青柳不禁看傻了眼，使用这种东西来掏耳朵不会有卫生上的问题吗？但他不想再跟这个态度轻浮的中年男子继续纠缠下去，因此只是淡淡地说：“谢谢。”

“你很努力，但是很可惜。”

“可惜？”

“差不多已经走投无路了吧？连我都看得出来呢。”保土谷康志摸着下巴，贼头贼脑地笑着，眼角垂了下来。“应该快被困死了吧？”

“好戏现在才要上场。”

“没想到你这个人还挺有骨气的。”

“我不是有骨气，而是从昨天到现在已经有太多人叫我‘快逃’，让我产生了使命感。”青柳靠在床边说道。

“你想怎么逃？”保土谷康志以刚刚掏过耳朵的长竹签指着青柳问道。那根长竹签被拿来插过章鱼烧，接着是掏耳朵，现在又被拿来指人，实在也挺忙碌的。

“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开车强行突破了。”

“突破路检吗？”

“我曾经当过送货员，对开车还蛮拿手的。”虽然不知道仙台市通往外县市的道路上有多少处路检据点，但只要抛开对冲撞与受伤的恐惧感，强行突破的话，应该是有一线希望的。路检是针对乖乖配合排队出示身份证件的车辆而设的，所以只要毫不掩饰地正面高速冲撞，想来是可以突破得了的。

“不可能。”保土谷康志斩钉截铁地说道，“刚刚电视上已经报道了，警方在仙台市周边道路设置了重重关卡。”

“但是跟昨天比起来，警戒程度应该是宽松得多。”

“即使如此，如果只有一辆车的话，正面冲撞还是非死不可，你一定会当场撞死。”保土谷康志带着嘲笑的话气说到一半，突然脸色一变，问道：“你该不会是认为撞死也没关系吧？”

青柳没有任何反应，也没说任何一句话。

“你是不是觉得与其被逮捕，倒不如死了算了？”

青柳还是没开口。

“死了就没意义了，那可不算逃亡成功。”

“如果我死了，那些人不知道会不会良心不安？”

“谁？”

“那些看电视的人。”

“你脑袋里竟然在想这种事情？”保土谷康志张大了嘴巴，接着像指挥家一样挥动着长竹签说，“好吧，既然如此，”右手手指一弹，发出声音，“反正你也没有什么好点子，我就给你一个建议吧。”

青柳愣愣地看着保土谷康志，刚刚照射在他身上的阳光已经消失，如今他仿佛蒙上了一层阴影，整个人看起来相当阴暗。

“要不要试试看走下水道？”

保土谷康志提出“走下水道”的这个建议充满了荒谬、虚假与不切实际，甚至令人担心这股诡谲的气氛会随着空气飘出病房，让外面的人察觉不对劲。

“我那群同伴以前曾经安排了一个盗窃计划。”保土谷康志说道，“当时仙台市博物馆正展出一颗大得夸张的宝石。”

“我还记得。”青柳雅春说道。当时某个同为送货员的朋友还自豪地说他也参与那颗宝石的运送工作。“你们偷了那颗宝石？”

“没有，只是计划。”保土谷康志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他一屁股坐在没有棉被的床上，利落地将套着石膏的脚抬上来。“那时候我们本来打算，路上有路检据点的话，就利用下水道移动。”

“下水道吗？”青柳脑中浮现了一条充满污水的巨大管子。

“下水道其实分成两种，一种是排放雨水的雨水管，一种是排放厕所污水的污水管。污水管里永远都有家庭污水在流动，所以无法进入，但雨水管只要不遇到下雨就没有这个问题。有些地方的雨水管相当大，人可以在里面移动。”保土谷康志接着说，“以前仙台市区的污水跟雨水使用的是相同的管线，但是不久之前已经全部分开，大概是几年前吧。不晓得工程预算是怎么产生出来的，不过一定可以让某些人获得利益吧。”

“高层人士只会为了个人利益而为。”青柳雅春想起三浦的这句话。

“你真有见识，没错。这句话真应该写在教科书上才对。”

“你的意思是，利用地底下的那些管线逃走？”青柳试探地问道，“从哪里到哪里？能逃多远？”

“再怎么样也没办法离开仙台市。直径超过一百八十厘米，能够让人通过的管线毕竟不是到处都有，而且雨水管到最后不是通到河里就是通到雨水处理设备的抽水机。也就是说，想靠雨水管逃到其他县市是不可能的。”

保土谷康志以平淡的语气如此说着，青柳却是大感错愕。“这么说来，还不是逃不了？”

“嗯，是啊。”

青柳顿时哭笑不得，想气也气不了。“看来是没辄了。”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还是很有用的，就像魔术师一样，在这端吸引大家的目光，然后从相反的另一端冒出来，很适合拿来应用在声东击

西的战术上，从这个下水道孔进去，再从另一个下水道孑L出来。市区内有几条不错的路线，我之前已经查得一清二楚了。”

“但是下水道的入孔盖能够被轻易打开吗？”

“大部分的入孑L盖都只是靠重量压在洞口，只要推得动，就打得开。但是直径六十厘米的入孑L盖，重量却有六十公斤，想要从下面向上推开，相当不容易。如果是从外面，可以用一种像这样的铁钩勾住盖子，然后拉开。”保土谷康志一边说，两手一边做出拉扯的动作，看起来就好像正在将大阪烧翻面。

青柳想象着自己站在某处的大马路上，拿出工具将入孑L盖拉开的模样。“那样的举动太可疑了，拉盖子时，应该已经被人发现了吧。”

保土谷康志却显得颇为开心，弹了一下舌头，露出戏谑的笑容。青柳忽然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仔细一想，才想到从前森田森吾每次想到无聊玩笑的时候，也会露出类似的笑容。一句“森田，原来你躲在这里”差点就要脱口而出。“是啊，所以当初我们在计划的时候，打算用假模型。”保土谷康志说道。

“什么假模型？”

“入孔盖的假模型。”

一时之间，青柳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入孔盖的假模型”只令人联想到塑料模型玩具，脑中浮现出迷你街道的模样。

“长得跟入孔盖一模一样，但是很轻，可以轻松拿起。当初计划偷博物馆里的宝石时，我们打算事先将附近的入孔盖换成假模型，这样一来，逃走时就可以立刻逃进下水道。”

“特地事先换掉盖子吗？”

“偷了之后才来动手脚才奇怪吧，只有在事情发生前布置好，才不会被发现，不是吗？”

“但是以我的情况，做这种事的意义似乎不大。”

“如果派得上用场，就叫我一声吧。”保土谷康志说道，语气就像是邀朋友有空一起去喝杯酒般轻松，他将章鱼烧的包装纸翻到背面，用圆珠笔在上面写了电话号码，然后将纸折起来，交给青柳。“打电话

给我就行了。”保土谷康志说道，“不过，一遇上下雨天，这个计划就完蛋了，就算躲进下水道，一旦水冲了过来，也是吃不完兜着走。对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至少得先平安离开这间医院才行，刚刚警卫已经把我当成可疑人物，正在追赶我。”

“你不是可疑人物，你是暗杀首相的嫌犯。”

“我的车停在停车场。”青柳此时想起了刚刚离开的502号病房，想起在病床上鲜血满布、动也不动的尸体，以及两眼微张坐在窗边死去的三浦，本来想将楼上有尸体的事也告诉保土谷康志，但又怕他大声宣扬，让自己失去逃走的机会。

“好吧，那我带你去开车。”保土谷康志若无其事地以包着石膏的脚踏在地上。

“你的骨折还好吧？”青柳揶揄道。保土谷康志带着微笑皱眉，说：“痛死我了。”

出了病房，保土谷康志说：“我每次都走这条路溜出医院。”接着便走在前头带路，青柳乖乖跟在后头。他们首先搭乘大型货物专用电梯来到一楼，然后沿着一条狭窄的员工专用通道前进。刚刚追赶青柳的人如今已不见踪影，或许已经放弃了吧。

挂号柜台的窗口里坐着一个小眼睛、白头发的女性，看起来一副快睡着的模样。保土谷康志与青柳通过时，她朝两人瞪了一眼，保土谷康志向她微微点头致意，她只是露出了“真拿你没办法”的表情，仿佛是个对不良少年逃课溜出学校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保健室老师。

走出建筑物，才发现太阳快下山了，天色变得非常昏暗。

“如果你最后决定自首，”保土谷康志一边走，一边露出了难得的严肃表情说，“一定要找一个人多的地方，摄影机跟看热闹的群众越多越好。”

“这样观众才会开心吗？”

“不，在人多的地方，警察才不敢随便对你开枪。”

从昨天到现在，青柳已经看过好几次警察开枪的画面了，但是即使如此，还是不敢相信警察会对自己开枪。

“我不认为你是凶手，我猜的应该是不会错，但是警察却拼命追捕你，换句话说，警察想要让你变成凶手。”

“我有同感。”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趁乱开枪，把你打死，只要封了你的口，他们就可以收工了。”保土谷康志将右手的拐杖向前举起，做出开枪的动作。“既然如此，你还是尽量待在观众多的地方比较好，在摄影镜头前，他们也没办法随便开枪。”

青柳想起不久前，自己曾利用岩崎英二郎做为人质逃走。当时，附近公寓阳台有许多目击者，警察才不敢开枪。反过来说，当时要是没有那些目击者，警察很可能已将自己连岩崎英二郎一起击毙了。想到这一点，青柳才深深体会到，警察很有可能对自己开枪。

走进停车场，看见了车子。“我快被困死了吗？”青柳试着问道。

“嗯……”保土谷康志一副难以启齿的模样，最后还是停下拐杖，搔着鬓角说，“应该快了吧。”

樋口晴子

樋口晴子结束与平野晶的谈话，又与刑警近藤守说完话之后，离开了咖啡厅，走路回家。市区的商店街人来人往，一点也不像昨天才发生了重大事件。但是爆炸现场附近，满是黄色封锁线，以及许多板着脸的警察守在一旁。仔细一看，人群中还有很多看来像是临时派驻仙台的摄影师与记者，果然还是跟平常的街道有所不同。附近不少店家拉下铁门，贴上“临时休业”的纸张，或许是为了避免卷入骚动之中吧。

晴子从大路弯进一条小巷，朝北方前进。途中，想要走进地下道时，看见一群年轻人聚集在地下道入口，令她吃了一惊。这群年轻人穿着颜色鲜艳的衬衫及西装外套，但没有打领带。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晴子总觉得他们正不怀好意地笑着，盯着自己。

晴子明知是自己想太多了，还是快步穿过那群年轻人，走入地下道。自己的脚步声仿佛正从后方追赶着自己，晴子不禁越走越快，但这么一来脚步声也变得越来越急促，最后跑了起来，三步并两步地踏上阶梯，回到地面上，才将手撑在腰上，调整呼吸。

此时天色已经颇为昏暗，但是每喘气一次，天空的黑暗似乎更加深一分。

“咦？刚刚警察来把她带走了。”晴子回到家，到隔壁要接回七美的时候，平时温和稳重的望月八重子忧心忡忡地如此说道。

刹那之间，晴子感觉到背脊一阵寒。望月八重子见晴子脸色苍白，了解了事情的严重性，担心自己是不是做了不可挽回的错误决定，下巴微微颤抖，以嘶哑的声音说：“他们还亮出警察手册。”接着忍不住伸手掩着嘴，喃喃地说，“难道那是假的吗？”

“我想应该是真的。”晴子望向公寓的走廊，正因为是真的警察，才更加棘手。“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刚刚。你在路上没遇到吗？”

“没有。”

“就是刚刚而已。来了两个警察，说你受伤了，所以要带走七美……”望月八重子不停解释着，但似乎不是为了正当化自己的决定，只是因担忧与不安而陷入混乱。

晴子心不在焉地向她道别，回头往走廊上狂奔而去。电梯停在一楼，她心急如焚，决定走楼梯。虽然只有三层楼，在螺旋状楼梯上奔跑的晴子还是好几次差点摔倒，她赶紧抓着扶手，踉踉跄跄地飞奔下楼。“如果七美发生什么事……”她不停地在心中念着，接着不安的声音开始从口中倾泄而出，“如果七美发生什么事……如果七美发生什么事……”但是后面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途中晴子曾一度脚底打滑，踏空了数阶阶梯，臀部狠狠地摔在阶梯上，尚未感到疼痛，脑袋已经先感到一阵晕眩。终于来到一楼，跌跌撞撞地往前奔去，看见一辆车身由黑色与白色组成的警车，就停在公寓正面的马路上，旁边还站着数名警察。晴子感到大腿酸麻，但没有时间理会。前方被电线杆与围墙挡住，看不清楚全貌，心中更加焦急，下意识地寻找着女儿的踪影，视线来来回回移动，但似乎不在警察的身旁。

晴子奔近一看，发现警车旁有两个制服警察，正与一名女性相对而立。这名女性挺着笔直的腰杆，一头俏丽的短发，身着清新洗练的淡粉红色外套，竟是鹤田亚美。她的儿子鹤田辰巳就躲在她的身后，七美则站在鹤田辰巳的身旁。

“七美！”晴子边喊边奔上前去。两名制服警察转过头来，站在另一侧的鹤田亚美表情也放松了些，虽然没有露出笑容，但独自与警察对峙的紧张感终于得以解除。“樋口小姐，刚刚……”

“樋口小姐。”制服警察之一说道。

“为什么带走七美？”晴子毫不迟疑地劈头质问，呼吸急促，也无法克制音量，“而且还撒谎说我受伤了，你们这种做法会不会太奇怪了？”

“我们没说过那种话。”右边的警察说道。

“少骗人了。”晴子在内心咒骂。

“考虑到青柳雅春很有可能会找上樋口小姐，所以……”左边的警察说道。

“找上我又如何？”

“为了避免小孩遭遇危险，我们打算先将小孩带到安全的地方。”

“我真替你们感到难过，竟然变成这种说谎不打草稿的大人。”晴子察觉自己的呼吸非常紊乱，刚刚跌倒时撞到的臀部与脚踝也隐隐作痛。灼热的疼痛感与激动的心情互相交错，让身体十分紧绷。“我虽然不知道青柳现在在哪里、正在做什么，但他都比你们这种人安全得多。”

两名警察面无表情，只以玻璃弹珠般冰冷的眼球冷漠地望着樋口晴子。七美悄悄地走向晴子的脚边。鹤田亚美说：“我来找你，正好看到警察要把七美带走。”或许是因为紧张，鹤田亚美的声音显得不自然而急促。“我问他们发生什么事，他们也不理我，坚持要把小孩带走。”

“这些人好可怕。”鹤田辰巳指着警察说道，语气中除了害怕，还带了三分气愤。“真是危险人物。”

七美紧紧抓着晴子牛仔裤上的皮带。

“你们擅自带走我女儿，想要把她带去哪里？”

“我刚刚说过了，”警察淡淡地说，“带到一个青柳雅春不知道的地方。”

“我们只是想保护她。”另一人说，“请母亲也一起来吧。”

两名警察这种令人无法反击的态度更让晴子怒火中烧，但仔细一想，与警察正面冲突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我们不需要。”晴子斩钉截铁地拒绝。

“樋口小姐，我们可不是推销员在推销商品。”

“我跟青柳已经多年没有见过面，根本已经没有关系了。”

“现在不听我们的话，等到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可就来不及了。”左边的警察说道，话中隐隐带着威胁，暗示着“现在不配合，遇到危险时我们可不会出手搭救”。

“等到真的遇上麻烦，你们再来吧。”

“妈妈，我们快走吧，这些人好可怕。”鹤田辰巳拉着母亲的衣服下摆，望着休旅车说道。鹤田亚美也向晴子催促说：“樋口小姐，我们走吧。”

晴子随即回答：“好。”此时此刻也不必问要去哪里。

“请等一下。”警察严厉地喊道。声音之中完全感受不到保护百姓的使命感，反而像是在吓阻嫌犯逃走。

“真不晓得刚刚那些警察为什么要带走七美。”坐在驾驶座、手握方向盘的鹤田亚美，透过车内后视镜望着樋口晴子说道。车内空间意外地宽敞，鹤田辰巳坐在后座的儿童安全座椅上，旁边还坐了晴子与七美，却依然不感到局促。七美跟鹤田辰巳仿佛已经忘了刚刚警察的事，正在争着玩一条小小的吊饰，

“或许是警察怀疑我会做出什么不该做的事情，想把我安置在方便监视的地方吧。”想必他们认为只要先把七美带走，晴子就会自行上钩。

“不该做的事情？”

“例如帮助青柳逃亡。”

“怎么帮？”

“如果有办法，我早就帮了。”晴子说道。鹤田亚美一听，笑道：“你想帮呀？”

休旅车平顺地前进。每当转弯时，晴子都会回头看看后方有没有车子跟踪。

“鹤田小姐，谢谢你阻止他们带走七美。”想起来，鹤田亚美应该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警察，竟然会与两个警察当面争执，令晴子颇感意外。

“不能相信警察。”鹤田亚美说道，语气听起来像是在说服自己。“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谁？”

“小野。”

“咦？”晴子一愣，接着才想到还没有询问鹤田亚美现在要去哪里。“对了，我们的目的地是？”

“医院。小野刚刚醒了，所以我才来找你。”

第二次来到医院，这里与早上相比变得安静多了，或许是来看病的人变少了吧，气氛就像放学后的小学校园。晴子一行人由停车场走

进后门，前往病房。“医院打电话给我，跟我说小野恢复意识了，我刚刚已来看过他一次。”鹤田亚美说道，“小野的双亲应该也快抵达仙台了吧。”

他们走出电梯，笔直朝病房前进，就在鹤田亚美伸手想要开门时，医生刚好从里面出来，两人差点相撞。医生的头发黑白参半，头顶微秃，几乎没有眉毛，鼻子很细，嘴角周围都是皱纹，说不上来有没有医生的架式，看起来既像名医又像庸医。

“小野还好吗？”鹤田亚美紧张地问道。

“不好也不坏。”医生回答，态度虽然冷淡，但与刑警近藤守及刚刚的两个警察相较来说，至少还像是有血有泪的人。“他目前还是昏昏沉沉的，最好让他早点休息，明天我们还会再做检查。”

晴子站在医生与鹤田亚美背后，听着两人的对话，很想插嘴说：“能这么做当然最好，但恐怕等等警察就要进来问东问西了。”

阿一躺在病床上，头上包着绷带，眼睛周围的肿胀还未消退，一见晴子便露出笑容，以带点撒娇的语气喊：“樋口！”跟学生时代几乎没什么不同。“好久不见。”晴子尽量以轻松的语气说道。

“好久不见。”七美也模仿着说。

“七美，你还记得我呀？”

“完全不记得。”七美淡淡地回答。

“真是苦了你。”晴子来到阿一的身旁弯腰，清楚地看见他身上那些可怕的瘀血与伤痕，忍不住想要呻吟。“好可怜。”

“可怜的是青柳。”阿一说道。

“听说是青柳把你打成这样的？”

“是电视新闻说的吗？真是可怕。”阿一叹了一口气说，“根本是胡扯。”接着又说：“我刚刚听亚美说，青柳还没被抓到？”

“是啊，至少目前还没。”晴子点头。

“小野，不准你直呼我妈妈的名字。”鹤田辰巳高傲地说道。

“槌口，你认为青柳是凶手吗？”

“我已经知道真相了，因为我看到了留言。”

“什么留言？”

“在一辆破旧汽车的遮阳板上夹着一张纸，打开来一看，上面写着‘我不是凶手’。”阿一听了这番话，当然没有当真，只是苦笑道：“樋口，你怎么也会说这种无聊的笑话，你以前不是还蛮正经的吗？”

“对了，真的是青柳救了你吗？”

“那时候我虽然快昏过去了，但是却记得很清楚，真的是青柳，把我打成这副德行的是警察。”

“真的是警察吗？”晴子忍不住再次确认。

“可惜我没有证据，他们自称是警察。啊，不过，那个在电视上讲话的刑警好像也在场。”

“不会吧？”晴子提高音量问道，“那个佐佐木什么的？”

“是啊，他好像也在。”

“怎么会有这种事？”

“其实一开始是我背叛了青柳。”阿一望着天花板，露出了自嘲般的笑容。

“什么意思？”

“昨天，金田首相的事刚发生不久，我就接到了警察的电话，对方跟我说，如果青柳跟我接触，一定要通报他们。一开始，我完全不明白警察这么说是什么意思，还怀疑是恶作剧，但是后来警察说，青柳是重要关系人。”

“咦？这么快？”晴子不禁感到惊讶，“那时候，警察应该还没发现青柳是凶手吧？”一直到今天，电视新闻才公开这项消息。

“是啊。当时我跟青柳也已经好久没见面了，所以我就告诉警察，青柳应该不会来找我。然后警察就对我说，为了保险起见，可能会对我的手机通话内容进行监控。这些人难道以为只要讲话客客气气，不管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吗？”

“什么可能会进行监控，说穿了根本是打算窃听你的电话内容。”晴子愤愤不平地说道，“我跟鹤田小姐也被窃听了，真是太没道理了。”

“但是，老实说，我那时候还觉得没什么，也不认为青柳会打电话给我。”阿一脸部表情扭曲，似乎正为自己的愚蠢感到可耻，伤痕累累的脸孔变得更加可怖。“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是就在我跟警察说话的时候，我的手机接到了青柳的来电。他还留下了讯息，只说了一句‘我是青柳’。”

“青柳这个人运气常常很不好呢。”

“没错。”阿一笑道，“后来，隔了一会，我打电话给青柳，因为担心警察可能在偷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也不知道如何应对，是否该通报警察也拿不定主意，想要暗示青柳‘事情好像不太对劲’，青柳却没有发现，真的跑到我家来，后来警察又打电话来，我被搞得一团乱了，只好叫青柳在餐厅等我。”阿一的话说到一半，似乎已经不是在说明状况，而是唠唠叨叨地忏悔起了自己的罪过，内容颠三倒四。

“小野，你不必内疚。”晴子说道，“青柳在危急的时候向你求救，这表示他很信任你，不是吗？”

“他可能是不好意思向你求救吧。”

“连警察也没打电话给我呢。”

“警察可能认为情人一旦分手就毫无瓜葛了吧。”

“是啊，确实是毫无瓜葛。”晴子试着用轻快的语气说，但是同时也想象着，说不定警察亦曾打电话来，只是那时候自己正好外出跟平野晶聚餐，才没接到电话。

“我背叛了青柳的信任。”阿一沮丧地喃喃自语。

“对了，我昏迷时做了一个梦。”阿一的手腕抽动了一下，似乎是想要弹手指，但或许是牵动伤口，动作做到一半就停了，痛得整张脸皱在一起。

“什么样的梦？”樋口晴子问道。

“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大家不是曾经到山形的温泉胜地集训过吗？”

“是啊，我记得。”三年级的时候，社团的固定成员加上其他几个要好的朋友，曾举办一次旅行。虽然名为集训，却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或目的。事实上，一个以聚集在快餐店闲聊为主要活动的社团也没

有什么好训练的，说穿了只是泡在温泉里继续闲聊。“大家发现住的不是古色古香的温泉旅馆，而是相当平凡的饭店，都很失望呢。”

“岂止平凡，根本是破破烂烂，老旧又没情调。交给森田来安排，真是错误的决定。”阿一以怀念的口气说道。提到森田的名字时，阿一的表情明显沉了下来。晴子见状，明白阿一已从鹤田亚美的口中听到森田森吾的死讯，内心暗暗决定尽量不要再提及这件事。“我就是梦到那时候的事。”阿一说道。

“那不是梦，是实际发生过的事吧？”

“那时候我们不是待了四天三夜吗？大家都去了大澡堂好几次。”

“那里的水到底是不是温泉，实在令人怀疑呢。”原本已经遗忘的记忆，被阿一的话题一引，又源源流出，就好像拿出钥匙打开一扇门，门内的东西不停向外倾泄。

“就在第三个晚上，大家在大澡堂洗澡时，好多人开始惊叫连连。”

“惊叫？”

“突然叫着‘哇’或是‘啊’之类的，因为大家把洗发精跟润发乳搞错了。”

“怎么一回事？”鹤田亚美问道。一个身受重伤，好不容易才恢复意识的病人，竟然谈起了洗发精跟润发乳的话题，让她一头雾水。

“洗发精、润发乳跟沐浴乳的瓶子是并排在一起的。有趣的地方在于，大家用了几次之后会记住排列顺序，渐渐就不再确认瓶身了。”

“我还是会确认。”晴子刻意划清界线。

“第三天的傍晚，他们潜进澡堂把所有的洗发精跟润发乳都调换了位置。”

“谁？”

“森田跟青柳。”阿一笑道，肿胀的眼皮不停颤动。

“为什么？”

“为了让大家吓一跳。因为大家早已记住了顺序，才会用错。更有趣的是，森田竟然自己也搞错了，顺手就用了润发乳。”

“真是无聊的恶作剧。”晴子朝着天花板将这句话像烟雾一样喷出。

“确实很无聊。”阿一说道，“这么无聊的游戏，那时候怎么会玩得那么开心呢？”

“小野，你在哭？”鹤田辰巳取笑道，然后走上前来，伸手摸了凝聚在阿一眼角的水分。阿一的嘴角微微上扬，没有回答，只是哼起了一首英文歌。

“披头士？”晴子问道，以前曾经听过这个旋律。

“《Golden Slumbers》。”阿一停了下来，重复念了一次歌词中的句子：“Once there was a way to get back homeward-----”接着说道，“这是我现在的心情，大家已经无法回到那个时光了。以前，曾经有一条可以回去的路，但是不知不觉之间，大家都上了年纪。”

“确实如此。”晴子心想。从学生时代那种悠闲自在、毫无牵挂的生活，转瞬间大家都变成社会人士，开始穿西装、公司制服，互相不再联络。但即使如此，大家还是各自过着生活，努力活着，虽然不足以称为成长，但总是一点一滴地改变着。“尤其是青柳的人生，真是令人料想不到。”

“我长大之后绝对不想变成那样的大人。”阿一不忘调侃不在场的青柳。

晴子一听，忍不住笑了出来。“没错。”

没听见敲门声，后方的门便被打开了，转头一看，西装笔挺的近藤守正站在门口。只见他面无表情地说：“小野先生，能请教你一些问题吗？”

“你们根本不想理会我的证词。”阿一瞪着天花板喃喃地说道。的确，既然对阿一施加暴力的就是警察，可想而知他们根本不打算问出什么证词，只想设法封住阿一的口。

“他是病人，有什么问题，过一阵子再说吧。”鹤田亚美起身，激动地说道。

“没关系、没关系。”阿一随即说道，“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近藤守与另一个之前没见过的刑警一同走进病房，低头瞪着晴子，以强硬的语调说：“能请你们到外面去吗？”

“小野，”晴子站了起来，故意以近藤守也听得见的音量说，“我劝你还是跟警方多多配合，虽然他们曾对你做了很过分的事，但为了今后着想，你还是答应他们不会多嘴说出不该说的话吧。否则，真不晓得这些人还会做出什么事。”

这不是讽刺，而是晴子的真心话。为了逮捕青柳雅春，警察对阿一所做的行为根本只能以无法无天来形容。一般情况下，确实应该明确地表达心中的愤怒，但如今这么做很可能让阿一的处境更加危险。虽然这样的想法或许有点神经质，但这次的事件实在有太多匪夷所思的疑点，似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说不定警方原本就打算让阿一从此开不了口，才会下手这么重也说不定，没想到阿一竟然还能死里逃生，难保他们不会再度对他下封口令。

如今对阿一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正义感或愤怒，而是能不能平安与鹤田亚美及辰巳度过未来的人生，无论如何，都应该以自身的安全为第一考虑。阿一虽然才刚恢复意识，但似乎也相当清楚这一点，带着若有深意的表情微微点头，说：“嗯，我会的。”

原本一直盯着晴子的近藤守默默地移开了冰冷的视线。

青柳雅春

青柳雅春不敢肯定警察知不知道自己正驾车逃亡，不过，警察很有可能认为他已经没有能耐弄到一辆车，就这点来说，多少也算是跳脱了敌人的算计。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抵抗与小小的胜利，对如今的青柳来说却是重要的精神支持。拿起副驾驶座上的掌上型游戏机，按下电源开关，转至新闻频道。一件件不禁让人想问“那到底是谁啊”的消息依然在节目上不断被公布。青柳雅春走在高速公路的路肩，青柳雅春牵着一个幼儿园小朋友的手走出餐厅，青柳雅春正驾驶着一辆大货车逃亡……每一项都与青柳的实际状况天差地远。虽然也有青柳驾驶着轿车逃亡的目击情报，但是对车型与颜色的描述却跟他现在所驾驶的这辆车完全不同。

接下来要去哪里呢？三浦已死，冒牌货到底躲在哪里依然是个谜，青柳已经失去所有的方向，不禁开始自暴自弃，觉得不必想那么多，反正遇到十字路口就随便转弯，漫无目的地前进，一旦碰上路检，一切就结束了，这样似乎也不错。但是每当青柳有这种想法时，内心都会响起一声“快逃！”每次这声音都让他重新振作起精神。脑子里一点计划也没有，随时可能被发现；但是，又还不到放弃希望的地步。

青柳离开医院好久，才想到“不如回稻井先生家吧？”

虽然不是什么高明妙计，但至少觉得“曾经去过的地方可能会变成盲点”。

自己昨天曾经一度闯入因屋主出门旅行而空无一人的稻井家，没多久便被警察发现，赶紧从阳台仓皇逃走。如今已整整过了一天，说不定警方已经撤掉监视警哨了。他们可能认为青柳也不是笨蛋，绝不会傻傻地回到曾经被查到的空屋。“事实上，我就是个笨蛋。”青柳喃喃地说道。

青柳开着车子，来到了稻井先生的公寓，将车子驶进停车场，停在正门旁的停车格内，以前来这里送货时，经常将货车停在这个地方。

他关掉引擎，走出车门，抬头仰望公寓，室内的灯光从几扇拉上了窗帘的窗户中透出。那里有着安安稳稳的日常生活，与四处逃窜的自己所处的世界完全不同，羡慕与空虚感让青柳不禁想要高声咆哮。他低头掩面，走进公寓，弯着腰快步通过管理员室前方，搭上电梯，来到稻井家门口。门上那张写着“短期间内不会回家，包裹请寄放在管理员处，等我长大了就回来”的纸依然贴着。

青柳在门把上微微施力，确定门没上锁，轻轻转动门把，拉开门后立刻闪身入内。门口水泥地板上没有鞋子。手绕到背后将门关上，卸下背包，以左手拿着，脱掉鞋子，跨上屋内走廊。

“稻井先生，我又来打扰了。”青柳轻轻打声招呼之后，走了进去。

就在此时，青柳看见走廊尽头处有个房间，房门并未掩上，里头有个男人，他头发斑白，脸型圆润，一脸就像是“似乎听见声音，又怀疑是错觉，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转头看一下”的表情，骤然看见青柳雅春就站在眼前，眨了眨眼，忍不住“咦？”的一声。

青柳虽然也同样吃惊，但要比警戒心及紧张感，青柳是略胜一筹，丝毫不犹豫地向前冲去。那男人还没有理解状况，但青柳已经勉强明白了，一把将背包往走廊一丢，伸手抓住眼前的男人，左脚踏出，踩在对方的右脚边，抓起对方的制服衣领，左手一拉，右脚奋力一踢，脑里大喊“摔倒吧！”

青柳的大外割再度发威，稻井家到处散乱着纸箱，他成功将男人压制在纸箱上。满头白发的制服警察张着嘴不停喘气，青柳的手刚好就压在他的喉头上。

接下来依然是惊险万分。警察挥舞着右手伸向腰间，明显想要拔出手枪。青柳挤出全身的力量，将对方紧紧压住，用脚踩住对方的手腕，然后用空出来的另一只手往对方的皮带掏摸，一摸到类似手铐的东西，立刻抽出来，铐在对方的手上。青柳雅春完全无法思考，呼吸急促，唾液横飞，但心里很明白，如果让对方有机会重整攻势，一切就完了，心里不停念着“老伯，对不起”，却没有发现自己真的把这句话喊了出来。

男人的双手被铐上手铐，脚踝绑上胶带，嘴巴也被胶带封住。

“会不会不舒服？”青柳让他倚靠着墙壁后问道。男人两眼布满血丝，用力喘气，肩膀上下起伏，或许是遭到制伏的屈辱与任务失败的焦虑让他变得情绪相当激动吧。

从他松弛的脸颊，以及额头、眼角的皱纹看来，应该是个个性温和的人。在刚刚的对决中可以发现，他的赘肉多于肌肉，可猜出他是一个工作认真、生活安稳、退休在即的公务员。但是，如今他却露出充满恨意的眼神，瞪着青柳雅春。

“对不起，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只是我绝对不能被逮捕。”

青柳从男人的制服口袋中取出警察手册，确认上面的照片与姓名。姓名栏上写着儿岛安雄四字。“儿岛先生。”青柳喊了他的名字，反令他不悦地皱眉。

“儿岛先生，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

儿岛安雄一脸憎恨，张大了双眼，似乎说了什么，或许是“我当然知道，你这个暗杀首相的凶手”吧，无奈嘴巴被胶带封住，传不出声音来。

“我不是凶手，我是冤枉的。”青柳直视着儿岛安雄的眼睛说道，期待自己的诚恳与真挚或许能取得对方的信任。但儿岛安雄却是不停地扭动身体，看来身为警察的使命感令他忍不住想要立刻解开手铐、撕断脚上的胶带，将青柳绳之以法。

“是真的，那个案子根本不是我做的，只是不知究竟为什么，我被当成了凶手，只好拼命逃亡。”

儿岛安雄脸上肌肉扭曲，露出轻蔑与嘲笑的表情。

“肚子饿了请跟我说，虽然不是什么好料，但我可以将我的食物分给你。”青柳从背包中取出营养食品。“不过，这些其实原本也是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青柳搔了搔鼻头说道，“对了，想上厕所的话，也可以跟我说。但是在我离开这个屋子之前，我不能让你走。”

打算何时离开这个屋子呢？青柳问自己。接着又想，或许这个问题应该改成“何时必须离开这个屋子”比较恰当。

过了二十分钟之后，儿岛安雄不知是放弃抵抗还是累了，只见他靠着墙闭上了眼睛，或许他心里认为自己必死无疑了吧。青柳一想到这点，便感到良心不安，忍不住在他耳边说：“我真的不会伤害你。”

但儿岛安雄似乎是睡着了，丝毫没有反应。青柳坐在儿岛安雄旁边，抱着双脚，将头埋在膝盖里。“好累。”青柳不自觉地说道。一瞬间，感觉儿岛安雄似乎往自己看了一眼，但青柳没有抬起头来。

青柳醒了过来，察觉儿岛安雄正不停地摆动身体。

“想上厕所吗？”青柳雅春问道，儿岛安雄点了点头。“真是抱歉，我马上让你去。”他急忙起身，将儿岛安雄脚上的胶带撕开。“我不能解开你的手铐，不过只要坐在马桶上，应该是没问题。”青柳解释道，并将儿岛安雄扶起，穿过走廊，带他到厕所，让他走进去后，关上门，自己则在门旁等候。在这么近的地方等一个人上厕所实在令人别扭，但也没办法。

儿岛安雄的双手是铐在身体前方，而且手铐的长度也够长，应该可以顺利地解开皮带并脱下裤子。过了一会，听见冲水声，然后又听见敲门声。

青柳站稳了马步，担心儿岛安雄一出来就会向自己冲撞，但儿岛安雄并没有这么做，虽是一脸不悦，却没有任何反抗的举动。

回到房间之后，青柳让儿岛安雄坐下，将胶带再度绑回他的脚上。胶带的黏性虽然降低了，却没有特地换新的。

“造成你的困扰，真是抱歉。明天一早，我就会离开。”青柳说完，自己也吓了一跳，自己真的打算明天一早离开吗？在没有任何目标与方向的情况下，就要离开这里？

儿岛安雄望着青柳雅春，仿佛也在问：“你要去哪里？”

“总不能一直将你绑在这里。”青柳回答，接着随手拿起身旁的遥控器，按下了按钮，墙上的电视机发出低沉的声音，画面霎时变亮。一看手表，已是晚上七点半，看来自己刚刚睡了不短的时间。

“还是一样，到处都是我。”不管转到哪一台，都可以看到报道首相暗杀事件的特别节目，唯有一台或许是认为“跟别人做一样的事也没有意思“，因而改变了方针，播放起了由年轻艺人担纲的搞笑节目。但是看了一会，也觉得没什么意思，转头一看，发现儿岛安雄也是一脸兴趣缺缺，于是再度转台。画面上出现青柳雅春的照片，以及仙台市的地图，正在公布着目击线索。

摄影棚内，几个节目来宾依然高谈阔论。“如果青柳雅春目前还潜伏在仙台市内，可见得他应该有同伴，应该对老旧住宅区出租公寓及他学生时代的住处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一个曾经当过警察的来宾说道。“凶手现在应该已经相当疲累了，而且还可能因睡眠不足而情绪十分不稳定，如果不赶快将他逮捕，恐怕将导致最糟糕的事态。”另一个身为心理学家的来宾说道。

“最糟糕的事态。”青柳试着念了一遍。所谓最糟糕的事态，指的是自己可能选择在某处结束自己的生命吗？又或者是自暴自弃地决定抓一票人质，好好大闹一场？“全都是胡说八道。”

儿岛安雄望向青柳雅春。

“全是胡扯。”青柳说道。“儿岛先生，或许你不相信。”接着又指着电视机说，“但媒体其实很会说谎。”

青柳本来以为儿岛安雄现在一定是满腔怒火瞪着自己，但转头一看，却发现他的眼神并没有原本预期的那么生气，是放弃抵抗，还是累了？又或者，是故意让自己安心，然后找机会反击？

“儿岛先生，真是对不起，把你牵连进来。”

嘴上贴着胶带的儿岛安雄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这时背包中传来震动的声音。当初从三浦的衬衫口袋中取走的手机有了来电显示，一看屏幕，是不久前才见过的号码。青柳转头望向儿岛安雄，说：“抱歉，我接个电话。”

“青柳先生吗？”整容医生在电话另一头说，“我获得了新的情报。”

“关于我的冒牌货吗？”一瞬间，青柳的脑海里浮现了身材矮小的三浦在医院里逐渐死去的模样。

“冒牌货似乎躲在某个同行的私人诊所内。”

“当初‘躲在仙台医疗中心’的情报就已经是个骗局了，这次呢？”青柳忍不住说道，如果再一次被类似的陷阱欺骗，可就太愚蠢了。

“据说刚刚警察已经带走了那个冒牌货，那是晚上六点多的事，所以大约是两个小时前吧。我认识的那个医生刚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这件事。”

“那个医生为什么事到如今才突然告诉你这个情报？”这一点怎么想都很可疑。

“冒牌货似乎是被警察强行带走的。既没有说明理由，也没有道谢，让藏匿冒牌货的医生相当不满，再加上警察以粗鲁的手段将冒牌货从后门押走时，又撞伤了挂在门口的日本画画框，连一句道歉也没有。”

“日本画被撞坏有这么罪大恶极吗？”

“总之，那个医生非常生气，所以将情报透露给我，他知道我正在寻找你的冒牌货，这个业界是很小的。总之为了泄愤，他说出了情报。”

“说出这么重要的情报，只是为了泄愤？”

“你知道引发古巴导弹危机（译注：古巴导弹危机又称为加勒比海危机，指于1962年的冷战期间，因苏联于古巴境内设置导弹的行动而引发的美苏之间冲突对峙，当时的古巴领导者是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Alejandro Castro Ruz）的卡斯特罗为什么会与苏联合作吗？因为卡斯特罗认为他访美时，美国人的态度太差了。在访美之前，卡斯特罗说过，他并不特别讨厌美国，但是从美国回来之后，却开始觉得跟苏联合作也不错。人就是这么一回事，对手的态度不佳，就会想要报复。”医生淡淡地说着，似乎比起人心，人的皮肤及血肉更加令他感兴趣。

“我的冒牌货会被带到哪里？”

“我不知道。但如果你继续躲着不出来，那个冒牌货可能会在某个地方被处理掉。”

医生的口中云淡风轻地说出可怕的言词，让青柳一时之间哑口无言。

“既然抓不到你，他们可能会拿假货当真货，对外宣布青柳雅春已死的消息。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你不这么认为吗？”

青柳的脑中浮现一个画面，一个长相跟自己相同的人仰天倒在荒郊野外。或许是心脏被射穿，也或许是手腕上的血管被切断，而电视新闻则是播报着“发现了青柳雅春尸首”的消息。

“我死了，就可以解决一切吗？”

“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但是，真正的我还活着。如果我又站了出来呢？他们打算怎么办呢？他们不怕社会大众发现，死的是冒牌货吗？”

“或许他们认为你不会再出现了。”

“也或许是认为，等我出现之后，再把我处理掉就好了吗？”残酷的现实让青柳皱起了眉头。“对了，你为什么特地告诉我这个消息？”

“我觉得既然获得了真正的情报，还是应该跟你说一声，毕竟我的假情报给你添麻烦了。”

“这种程度的麻烦，跟我从昨天到今天所遇到的比起来，根本没什么大不了。”

“另外还有一项情报，但我不知道两件事有没有关系。”

“希望没有关系。”

“我认识的那个医生，另外还接了别的手术，但手术后是跟你完全不同的长相。”

“这是他的工作，有什么好奇怪的？”

“不，这件工作据说也是警察或类似的机关所委托的。而且，那个接受手术的男人在昨天便已被带走了。”

“那又如何？”

“以下只是我的臆测，你随便听听就好。”

“我会随便听听的。”

“说不定被拱出来当代罪羔羊的人，不止你一个。不，或者应该说，原本不应该是你。”

“什么意思？”

“要被当作凶手的人，原本另有其人，而且连冒牌货也早已准备好了。但是因为某些理由，那个人没办法变成代罪羔羊。”

“因为他临时安排打工？”即使已经被对话的内容搞得一头雾水，青柳依然故作镇定。“总之，我成了那个人的代替品？“

“或许不是代替品，而是第二候补。”

设计陷害自己的那股势力是相当庞大的，这种假设确实很合理。“确实很合理。”青柳坦率地说，“不过，就算知道了这一点，对改变现况也没有任何帮助。管他第一顺位还是第二顺位、正式选手还是替补，现实的情况是一样糟糕。”

“不过，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医生冷静地说，“这整个陷害你的计划或许可以找得到破绽。虽然计划还是相当周详严谨，但跟第一候补比起来，找你来顶罪应该算是仓促成事，来不及配合的部分应该也不少。”

“总归一句话，你想告诉我的就是‘加油、别放弃’吗？”

“或许吧。”

青柳也没道谢，便挂断了电话，低头叹了一口气，感觉儿岛安雄正盯着自己。

“儿岛先生，以下我要说的话，或许你还是不相信，但我希望你听我说。”青柳看着电视上一个不知名的政治评论家，说：“我不是凶手。所以那些人……”说到一半，青柳想到连自己也不明白所谓的“那些人”到底是指谁，不禁打了个冷颤。人生竟然被一群连名字也说不出的人给毁了，青柳感到背脊发冷。“那些人利用整容，准备了一个我的冒牌货。那个冒牌货就是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我。”

儿岛安雄脸上依然带着警戒，但更加明显的是困惑。他一定在心里抱怨着，自己都快退休了，实在不想再徒增莫名其妙的麻烦。

“而且，我的冒牌货或许会在近期被杀害，他是我的替死鬼。因为抓不到我，只好抓另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青柳维持着冷静说到这里，突然感觉到一股怒火从胸口延烧到头顶．满腔怒气几乎要从嘴里迸裂而出。他赶紧将情绪压抑下来，此时此刻胡乱吼叫，没有任何意义，原本差点喷发出来的情感仿佛被挤压成了细细的一条丝线，轻轻地从口中透出：“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身旁的儿岛安雄嘴上的胶带产生了皱纹，青柳知道他想要说话，正要问他“你想说什么？”的时候，电视画面上出现了一张令人怀念的脸孔。

“父亲先生！父亲先生！父亲先生！”手持麦克风的记者不停地在画面中呼喊。

“吵死了，你们又不是我儿子，也不是我女儿，叫什么父亲先生，笑死人了。真是一群厚脸皮的家伙。”

出现在画面上的是一栋熟悉的房子，镜头深处是玄关大门，前方有着门柱与门扉，上面挂着门牌，青柳雅春上一次来到这里是去年年底。现在站在镜头正前方像个粗暴的不良少年大吼大叫的，正是自己的父亲，只见他用力挥动着双手，大喊：“你们这些家伙，凭什么擅自闯进我家！”

“我们没有闯进去啊。”一个经常在时事节目露脸的记者贼头贼脑地笑着说，“这里可是房子外面。”

“你叫什么名字？”青柳雅春的父亲用下巴指着这名记者问道，口气还是一样粗鲁。

“为什么我要跟你说？”

“我再说一次。你们这些家伙，尤其是你，已经闯进我家来了。所谓的我家，可不是只有这栋房子，还包括我的心情。你们凭什么把我跟我的家人当罪犯看待？”

“您的儿子是嫌犯，正遭到通缉，警方已经认定他是凶手了。我们也收到来自观众与市民的许多线报。对儿子的所作所为，您想不想说几句道歉的话？”一名看不出年纪的女记者将麦克风凑过来。

“我想你大概也不敢报上你的名字吧。”青柳雅春的父亲慢条斯理地说，“你对雅春的事情了解多少？说啊，你知道多少？”

记者群一时之间默然无语，并非无言以对，而是思考着该用哪一句话来回应。

“我从他光溜溜地被生下来的那天起，就认识他了。他妈妈对他更是了解，从怀孕时就知道他这个人了。他开始会走、会说话的时候，我都在旁边看着。这么长的一段岁月陪在他身边，而你们是这两天才开始调查雅春的事，凭什么一口咬定他是凶手？”

“父亲先生，您相信儿子是清白的，这样的心情我了解……”女记者以飞快的速度说道，一大堆麦克风全围了上来。

“你了解？”青柳雅春的父亲回答得简洁有力，双眼直盯着女记者。“你了解我的心情？你真的了解吗？告诉你，我不是相信他，我是知道他。我知道他不是凶手。”

青柳的视线仿佛被钉在画面上，他感到心跳加速，血液在血管中迅速奔流，寻找出口，冲击手脚的每一处顶端，由于心脏的鼓动太过剧烈，身体甚至开始微微晃动，眼前的画面跟当初骑在色狼身上挥拳痛殴的父亲模样重叠在一起。一方面觉得父亲还是老样子，动起怒来便管不住性子，另一方面又觉得父亲看起来毕竟还是苍老了些。

“他初中时也遇过类似的事，唱片行的店员怀疑他偷了CD。那时候我也很清楚，他没有做。你听好，要我说几次都可以，雅春不是凶手。”

“可是，父亲先生……”的声音此起彼落。

“少啰嗦！少啰嗦！”青柳雅春的父亲举起右手，像赶苍蝇一样挥舞。“好，你们要不要跟我打赌？赌我儿子是不是真正的凶手。”他指着围绕在身边的其中一名记者，说：“你们这些不肯报上姓名的正义使者，如果你们相信雅春真的是凶手，那么就跟我打个赌吧。不是赌钱，而是赌你们人生中某样最重要的东西，你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这么严重的事。你们单靠一窝蜂的气势，就想摧毁我们的人生。听着，我知道这是你们的工作，工作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既然自己的工作可能会毁掉别人的人生，你们就应该要有所觉悟。看看那些公交车司机、大楼建筑师、厨师，他们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严格审视每一个细节，因为他们的工作关系着别人的人生。你们也一样，要用你们的觉悟来为自己的工作负责。”

记者一听，闹哄哄地吵了起来。有些人指责青柳雅春的父亲发言失当，有些人强调爆炸事件的受害者人数，每个人都愤怒地大骂青柳雅春的父亲强词夺理。但是事实上，这些人并非真的生气，只是装出愤怒的样子。到头来“我也赌上我的人生”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人说出口。

“真是乱七八糟。”青柳不禁嘴角上扬，仿佛电视上正在演出一场毫无真实感的喜剧。

过了一会，青柳雅春的父亲朝右边一指，以明确的口气说：“那边那台摄影机，让我对着镜头说几句话，可以吧？”接着他说，“喂，雅春，你一直不出面，现在事情变得很棘手。”接着不知为何，又用很客套的口气重复了一遍：“你知道吗？现在事情真的挺棘手呢。”

“事情真的挺棘手呢。”青柳看着电视，不禁苦笑。

“不过呢，”青柳雅春的父亲接着和颜悦色地说，“这些事情我来想办法解决，你妈妈也还好，你就好好加油吧。”

这种形同鼓舞凶手逃亡的发言对现场的激动气氛宛如是火上加油，记者全都为之疯狂，抓着麦克风冲上来。

但是青柳雅春的父亲丝毫不为所动，接着说：“总之呢，雅春，逃得机灵点。”

青柳感觉一股沉重的气团从胸口朝着喉头逐渐上涌，他很明白，如果不将它压抑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冲上喉咙的感情将会撼动双眼，引出眼泪；眼泪一旦流下，便无法停止，接着会开始哽咽，泣不成声。青柳咬紧牙关忍耐，他知道一旦哭了出来，愤怒与斗志都会消失：一旦哭了出来，一切就完了。如今支撑着自己的那股力量，那股可以称之为燃料的能量，肯定会因哭泣而减少。

青柳感觉旁边有股空气在震动，就像纸张被揉成一团的感觉，虽然看不见，却可以感受到空气产生了扭曲。他转头一看，儿岛安雄的脸正在微微颤抖，眼泪不停流下，鼻水也滴了出来，贴在嘴上的胶带边缘都沾湿了。

青柳微感惊讶，接着，胸口感到一阵轻轻的暖意。“为什么反而是儿岛先生哭了呢？”

即使青柳替他撕掉了嘴上的胶带，儿岛安雄还是持续哭泣着，不停地哽咽抽搐，并以戴着手铐的双手别扭地擦拭着双眼。他哭了好久好久，完全没有大喊“青柳雅春在这里”或是“救命”的意思。

青柳关掉电视，房间陷入一片沉静反而让人感到不自在，他于是打开音响，昨天听的Abbey Road还放在里面。青柳选择播放CD后按下快转，直接跳到后半段的组曲，温柔而轻快的旋律从音响里传出，仿佛可见鸟儿正摇摆着尖喙鸣叫。

“披头士一直到最后一刻，还是在推出杰作之后才解散。”学生时代，在快餐店中，阿一热血澎湃地说道。

“明明队员间的感情已经那么差了。”森田森吾说道。

“努力将曲子编成组曲的保罗不知道是什么心情。”已经想不起来说这句话的是谁，“想必是很想让四分五裂的队员再次凝聚在一起

吧。”

青柳靠着墙壁，弯着膝盖，闭上双眼，并未刻意仔细聆听，但是音乐不停地被身体吸收。

失去了伙伴，一个人努力制作着组曲的保罗·麦卡特尼，其心中那份孤独感，仿佛覆盖在青柳的背上。荡气回肠的歌声缭绕在屋中，《Golden Slumbers》震撼着青柳的五内。拉上了窗帘的窗外不知天色已变得多暗了，青柳忽然觉得，这个屋子以外的人听不见这歌声非常不可思议。

最后一首曲子《The End》的旋律响起，保罗、乔治、约翰依序表演吉他独奏。“嗯，三个人各有千秋呢。”阿一曾假充内行如此说道，其他人笑骂：“你真的听得出其中的差异吗？”

CD停止旋转，青柳立刻按了按音响的按钮，再次从第一首

《Come Together》开始播放。

“你真的不是凶手吗？”儿岛安雄突然问道。青柳将脸转向他，见儿岛安雄正闭着眼睛，虽然已不再哭泣，脸上却依然残留着泪痕。

“我不是有能力做出那种事的大人物。”

“我没办法马上相信你，因为我一直认定你就是凶手。”

“我明白。”青柳说道，“我不是凶手，我是被冤枉的，但是你也有你的职责跟立场，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虽然身为警察，但能力并没有受到肯定，何况也快退休了，他们认为你返回这个屋子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才把留守的工作交给我。”

“没想到你中了大奖啰，儿岛先生。”

披头士的歌声持续回响着。青柳与儿岛安雄的模样映照在关了电源的电视屏幕上。

“你父亲，真令人感动。”儿岛安雄说道。

“一点也不令人感动。儿岛先生，你有儿子吗？”

“年纪比你还大一点。”

“所以你才会被感动。”

“终究还是只有双亲才是永远的支持者。除非遇上什么特殊状况，否则我也一定相信我儿子。”儿岛安雄闭着眼睛说道。

“暗杀首相，应该有资格算是特殊状况了。”青柳说道。儿岛安雄难得露出了笑容，部分牙齿闪耀着银色光芒。“而且，刚刚我老爸提到的偷CD那件事，我是真的做了。”青柳说道。

“咦？”

“当时我被朋友怂恿，一时糊涂，我并不是被冤枉的。可见我老爸的直觉也不过如此。”青柳笑道，儿岛安雄也忍不住呵呵笑了。

接着，青柳闭上了双眼。他在脑中反复吟唱着“GoldenSlumbers”的歌词“Once there was a way to get backhomeward”，同时回想着那些令人怀念的过往。

“Golden slumber fill your eyes / Smiles awake you when you rise.”

“金色梦乡”这样的字眼浮现在脑中。青柳不禁希望寻找可以温暖地包覆自己的阳光，希望在金色的阳光下安详地睡着。原本想要大喊“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愤怒情绪逐渐平息了；想要抱怨“为什么是我遇到这种事”的冲动也被压抑了下来。青柳握起了拳头，脑中努力回想着父亲对电视台记者大呼小叫的那个滑稽的画面，跟自己比起来，老爸看起来还更像凶手。刚刚出现在电视上的父亲，就好像温暖的太阳，逐渐安抚了青柳的心。

“身为文明人，怎么可以被冲动牵着鼻子走呢？应该更冷静才对。”

自己以前说过的话，在脑中再次响起。“冷静地思考吧。”

自己手上到底有些什么武器？青柳静静地、慢慢地让心情归于平淡，就好像把一首首的曲子编成组曲，开始试着串联手边的所有讯息。眼角的余光看见稻井先生堆积起来的一个个纸箱旁，有一小捆细绳状的东西，似乎是手机用小型麦克风。青柳看着麦克风，脑子飞快转动。

当你醒来。

就在保罗·麦卡特尼唱到“Golden Slumbers”之中的这一句时，青柳张开双眼，站起身，拿出手机。儿岛安雄讶异地转过头来。

青柳将左手凑向眼睛，将左手手腕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接着说："有了。"

"什么有了？"儿岛安雄抬头望着青柳问道。

青柳指着自己的手腕，上面有着早上所写的十一个数字。"字迹没消失，是个好兆头。"接着在手机上按下了这串数字。

脸上泪痕未干的儿岛安雄张口，愣愣地看着青柳。青柳数着通话铃声的次数，正犹豫着该在第几声放弃时，另一头已传来说话声："嗨，在下矢矢矢矢岛。"听见这么轻浮又有节奏感的语气，青柳没有生气，反倒觉得好笑。

"这么接电话，以后恐怕大家会认为电视台的人都像你这么开朗呢。"青柳带着笑意半认真地对他提出忠告。

"您是哪位？"

"青柳雅春。"

"啊！"矢岛忽然大叫一声，接着一阵乒乓声响，矢岛的声音消失了，然后又是一连串的慌乱杂音过后，才又传来说话声："抱歉，刚刚手机掉了，我是矢岛。"讲话方式突然变得像一个严肃的上班族。

"不是矢矢矢矢岛先生吗？"

"那个是……"矢岛听起来充满了羞愧与懊悔，"一种仪式，或者该说是应事务需要的手段。"

"贵台有很多个矢岛吗？"青柳拼命忍住笑意，即使在这样的状况下，自己却还是笑得出来。"人类最大的武器，是习惯与信赖。"森田森吾说过的这句话掠过脑海。

喂，森田，人类最大的武器应该是"笑"吧？好想对森田森吾这么说。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不管陷入多悲惨的状况，如果能够一笑，就会有重新充电的感觉。

"光是我们局里就有三个人姓矢岛。"矢岛辩解着，"我这么做是为了好区分。"

"好了，这种事情不必多解释了。"青柳说道，"我早上曾经打电话到你们部门。"

"我记得，你叫我们不要通报警察。"

“你真的相信我就是青柳雅春本人吗？”

“不知道这对你而言是幸还是不幸，基本上我是相信的。”矢岛的实际年龄恐怕比第一次对话时的感觉还要年轻，声音中充满了朝气与干劲。

“老实说，我打电话给你，是想拜托你一件事。”

“我想也是。”

“我早上已经说过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在节目上播出我的声音，让我有机会向观众说明我遇到的事，包括我的清白、周遭许多人因为这件事而遭连累的详情，以及……”

“真凶的姓名吗？”

青柳顿时无语，过了一会儿才老实地说：“我不知道真凶是谁。”然后又微微加强了语气说：“矢岛先生，这个事件没那么单纯。”青柳不停地提醒自己，千万要保持冷静。“凶手并非个人。”

“难道你想说，凶手是个神秘的组织？”

“一点儿也不神秘的组织。”青柳回答。视线一转，看见儿岛安雄正忧心忡忡望着自己，关心事情的发展。“总之，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该怎么做呢？当然，能够播放你的声音对我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因为我可以提高收视率？”青柳自嘲地说道。

“假使你到摄影棚来，我们就非得报警不可。当然我可以假装不知道，但最近我们电视台的高层都很谨慎，何况这次警方的态度又特别强硬……”

“明天，我会站出来。”矢岛还没说完，青柳已打断了他的话。“我会出现在市区内的某个地点，能不能请你们先架好摄影机？我会告诉警方我要投降，观众应该也会很感兴趣。”矢岛沉默了片刻，似乎是在脑中整理着青柳的要求。“你要站出来？在哪里？”

“地点我再想想，应该会选择市区内某个空旷的地方。警方想必会封锁现场，禁止摄影，所以这个地点必须从远处也能够一览无遗。”

“你要在那个地点现身？”

“警方应该会将那里包围起来。”

“你希望我们把你被逮捕的过程拍下来？”

“遭到警方包围时，我会以手机打电话给你，能不能请你将通话内容以实时转播的方式播出？”

“手机？”矢岛的声音越来越宏亮。

青柳突然感到不安，不晓得说那么多会不会有危险。虽然警方应该还未掌握到这部手机的号码，但也不是没有可能早已遭到监听。事到如今，再遇上任何状况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在警方的包围下，我所说的话，观众应该不会认为是假的吧？你不这么觉得吗？以实况转播的方式出现在电视上的人所说的言论，应该具有蛮大的说服力。”

青柳为了将自己的声音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传达给社会大众，烦恼了好久，最后才决定采用这个方法。既然亲自走进电视台实在太危险，录下来的声音又可能会被断章取义，那么只能采取户外的实时转播了。

“在前往那个地点之前，我会打电话给你。我会使用手机麦克风，让手机保持通话状态，所以当我来到警方面前时，你那边应该还是可以听得见我的声音。”

“你的意思是希望把手机通话内容直接播放出来？”

“就技术上来说，做得到吗？”

“应该可以。”矢岛回答。语气显得相当兴奋，似乎有着排除万难也要达成的决心。“接下来呢？你有什么打算？”

“也只能乖乖被逮捕了。但是，如果我说的话被播出去后能够引起观众的怀疑，让大家开始认为这个事件并不单纯，或许我在遭到逮捕后会有转机出现。就算被认定是杀死首相的凶手，应该也不会立刻被判处死刑。为此，我希望越多人听见我的声音越好，所以才主动安排这么一个让自己受到世人注目的场面。”

“我想帮你！”矢岛以惊人的气势喊道，青柳感觉耳膜仿佛要被刺穿，不禁苦笑着将手机暂时拿远，过了一会儿才又凑近，说了自己的另一个目的：“而且在摄影机的拍摄下，警察也不敢随便对我开枪。”

假如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是奥斯瓦尔德，很有可能会在现身的一瞬间便被抹杀。策划了这整个事件的人，一定不想听自己说任何一句话，也不想让真相大白，他们一定想找机会杀死自己，就好像杰克·卢比杀死奥斯瓦尔德。“所以我必须要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好让更多的民众目睹整个经过。”

矢岛再次陷入沉默，或许是在烦恼着该不该接受这个提案吧。但是，青柳相信他一定会接受，毕竟这个计划对包含矢岛在内的所有电视台人员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如果拒绝了这件事而让其他电视台捡便宜，肯定是个大失策。

“青柳先生，”过了一会，矢岛开口说，“我接受这个提案。”

“谢谢你。”

“明天几点？摄影机要对准哪里？”

“一大早，说不定是天还没亮的时候。”

“什么？”矢岛吃了一惊，似乎整个人跳了起来。这也难怪，距离明天清晨只剩下不到半天的时间。

“今天之内，我会再跟你联络。”

“好吧，我明白了。”矢岛说道。最后，他还吞吞吐吐地说：“或许这么说很无情，但这个提案确实对我们来说没什么风险。”

真是老实人，青柳心想。

青柳挂了电话之后，看见儿岛安雄依然直盯着自己。“你有什么打算？”儿岛安雄问道。

“就像你刚刚听到的，明天早上，我会向警方自首。但我可不想被一枪打死。”

“警察是不会胡乱开枪的。”儿岛安雄反射性地回答。“会开枪。”青柳斩钉截铁地反驳道，声音大得连自己也吓了一跳，过了片刻，又压低音量重复了一次：“会开枪的。”

“儿岛先生，我不想说你们警察的坏话，但是这次的事件真的很不寻常。关于这件事，我知道的应该比你清楚，所以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有很多人根本不希望逮捕我，只想一枪将我打死，好让我闭嘴。”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凶手。一旦我被逮捕，说出来的话会对他们很不利，所以他们希望我以嫌犯的身份被杀死。”

“一大清早就采取行动？”时间的仓促，似乎也令儿岛安雄颇为惊讶。

“一旦准备就绪，当然是早点行动比较好，免得夜长梦多。”青柳一边想着在早晨来临之前必须完成哪些事情，一边说道。

儿岛安雄皱起了眉头，以正看着诡异事物的眼神望着青柳。他刚刚才被青柳的父亲所感动，宛如一个看着感伤电影流下眼泪的纯真青年，如今却又充满了身为警察的使命感，喃喃地说：“我真是摸不透你。”

“儿岛先生，请你再忍耐一下吧，明天我就离开了。”

儿岛安雄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突然“啊”的一声，就像猛然想起忘了带作业的小孩，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假装的。

“再不联络可不妙了。”儿岛安雄看着自己的腰间说道。

“联络？”

“虽然我快退休了，能力也不受肯定，但毕竟还是搜查人员之一，既然在这里留守，晚上必须打电话回报状况。他们或许会主动打来，但为了不被怀疑，还是我打过去比较好。不过，搜查本部现在应该忙得一团乱，说不定早就忘记我还留守在这间公寓的事了。”

“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

“没错，而且他们本来还说半夜会有人来跟我换班。不如让我打电话过去，除了告诉他们这里没有异常之外，同时也说我愿意留守一晚，如何？现在人手严重不足，他们应该会很开心省了一件事。”

青柳毫不犹豫地同意这个提议。“使用无线对讲机吗？”青柳一边望着儿岛安雄的皮带，一边说道，“不过，请原谅我不能解开你的手铐。”

“只要帮我拿起无线对讲机，放在地上就行了。”儿岛安雄认真地说道，接着他把铐着手铐的双手向前一伸，说：“我的手勉强能够移动，应该可以操纵无线对讲机，趴在地上说话。话说回来，我看你一

脸满不在乎，难道不怕我在联络同伴时，大叫‘青柳雅春就在这里’吗？”

“怕是怕，不过儿岛先生，人类最大的武器，是信赖。”

儿岛安雄愣了一下，心里不知是想着“从来没见过这么笨的傻子”，还是“从来没见过这么有胆识的人”。过了一会儿，开口说道：“既然你这么信任我，怎么不帮我把手铐解开？”

“唉。”青柳沮丧地叹了一口气，说，“我心里正觉得不妙，祈祷你不要说出这句话呢。”

“我想也是。”儿岛安雄笑道。

“在你回报的同时，我也想顺便再打一通电话。”青柳指着屋内走廊说道。

“你不想听听我说了什么？”

“我相信你。”青柳半开玩笑地说道，接着便离开了房间。来到走廊上，回头一看，儿岛安雄正趴在地上，一边踢开散落在地板上的纸箱，一边努力将脸凑向无线对讲机。这种旁人看来相当滑稽的姿势，对本人来说一定非常别扭，青柳不禁对他感到抱歉。

青柳来到走廊上，走进厕所，看见镜中的自己竟是一副愁云惨雾的模样，着实吓了一跳。虽不到万念俱灰的程度，但忧愁已经在眼睛周围、嘴角、眉心等处刻画出阴影。他试着勉强挤出笑容，看见镜中的自己表情扭曲。

这么难看的笑容，实在让人笑不出来。

他将手伸进背包口袋，取出稍早之前塞进去的纸片，依照那张原本用来包章鱼烧的纸背上所写的电话号码，用右手迅速按下手机按键。

通话铃声持续响着。对方迟迟没接电话，青柳正想要回到走廊上看看房间内儿岛安雄的状况时，电话终于接通了。

“喂喂？久等了，是我。”

“保土谷先生？我是青柳。”狭窄厕所里的说话声，微微带来了回声。

“喔喔，没想到是你。”

“我想请教有关下水道的事情。”

樋口晴子

“青柳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鹤田亚美坐在樋口晴子的对面，开口问道。

沿着病房前的走廊来到电梯旁，有块小小的饮食区，窗外一片漆黑，宛如罩上了一块黑布。

“是个很平凡的人。”晴子忍不住笑说，“没人想得到他竟然会被卷入这种大案子，变成家喻户晓的大人物。”

“我想也是。”晴子回想起从前在学校餐厅，曾经一边和朋友吃饭，一边从远处观察森田森吾与青柳雅春面对着面闲聊的模样。两个人似乎只是愉快地聊些没意义的话题，但是周围的朋友却越聚越多，最后变成一场大型餐会，大笑的声音此起彼落，像这样的情形三不五时便会发生。

“小野常常感叹，以前青柳先生与森田先生聊天时，场面真的很热络，但是自从自己接下社团之后，却没办法好好维持下去呢。”

医院内的饮食区差不多就像个小小餐厅，大约有六张四人座的桌子，后头墙边有台果汁自动贩卖机，窗边则放着热水瓶及茶包，墙上贴着一张纸，上头写着“请在这里使用手机”。鹤田辰巳与七美正站在自动贩卖机前面，拉长了身子按着自动贩卖机的按钮玩。一开始两人只是安静地按着按钮，但后来玩出了兴致，变成用手掌大力拍打，越拍越兴奋，甚至开始尖叫。

“别这样，安静一点。”

“可是，这里又没有人。”七美嘟着嘴说道。

刚好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他的身材并不高，体型矮小且满头白发，身上穿着褪色的水蓝色病人袍。令人吃惊的是，他的双脚都包覆着石膏，但却不用拐杖支撑，仍可悠悠哉哉地漫步走来。他拿着手机放在耳边，看见鹤田亚美似乎显得有点开心，举起了右手。接着，又对靠在自动贩卖机上的鹤田辰巳也举手打招呼。

“啊，伯伯。”鹤田辰巳举起小手挥了挥。

“你们认识？”晴子小声问道。

“今天才认识的。他似乎是这里的住院病人，还蛮有趣的，明明说自己双脚骨折，却还能走来走去，很奇怪吧？”鹤田亚美回答。

原来当初阿一恢复意识时，鹤田亚美立刻赶回医院，却没办法马上进入病房探视，只好先在外面等着。就在那个时候，刚好在走廊上遇见了这个人。当时他正吃着章鱼烧，还给了鹤田辰巳一颗，鹤田辰巳则以不久前捡到的圆珠笔盖当回礼。

正在讲手机的男人不知从何处摸出了一个圆珠笔盖，在鹤田辰巳眼前晃来晃去。鹤田辰巳的眼睛亮了起来，似乎很开心男人还留着自己所送的圆珠笔盖。

男人走向窗边，小声地对着手机说话。由于对方明显是压低了声音，晴子不想偷听其谈话内容，但又不希望刻意放大自己的说话声。鹤田亚美似乎也有着相同的想法，与晴子对望了一眼之后，站起身来示意“该离开了”，并对着鹤田辰巳喊：“辰巳，我们走了。”

晴子也站了起来，走出饮食区，与鹤田亚美及辰巳一同沿着走廊朝阿一的病房走去。走了一段距离之后，晴子才发现七美没有跟上来，疑惑地转过了身，又回到了排列着桌椅的饮食区。

“啊，妈妈。”七美站在一张桌子旁，嘟着嘴说，“我刚刚在跟伯伯说妈妈的事情呢。”

晴子视线一转，看见双脚打着石膏的男人就站在七美的身边，一手拿着已盖上的手机，朝她点头致意，接着露出了轻浮的微笑，搔了搔头，说：“我叫保土谷，你是那个凶手的朋友？”

此时鹤田亚美与鹤田辰巳也回到了她身后，晴子有种冷不防被人从腰际打了一下的感觉，不禁全身剧震。

“刚刚这个伯伯……啊，应该叫老爷爷……”自称保土谷的男人听七美改了称呼，赶紧说道：“叫伯伯就行了，叫我伯伯。”鼻子周围的皱纹变得更加明显了。

“这个老爷爷刚刚挂断电话时，叫了青柳的名字呢，就是妈妈的那个朋友。”七美得意地说道。过去女儿这种什么话都藏不住的个性经常让晴子感到哭笑不得，但这次却是冷汗直流，赶紧骂道：“别乱说一通，给人家添麻烦。”

“啊，对了，这件事是秘密。”七美一点反省的意思也没有，反而转过头来伸出食指，对男人说：“是秘密哟。”

“没关系、没关系的，别紧张。”男人对晴子笑了笑，原本的用意似乎是想让晴子安心，但贼头贼脑的笑容却让她更紧张。

“呃，其实算不上是朋友，只是学生时代的同学。”明知道多解释只会更让人觉得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晴子还是忍不住说道。

“别担心、别担心。”男人说着，“嘿”的一声，便坐在椅子上，利落地把被石膏包得直挺挺的脚斜斜推出。看起来，他应该是个经常把“别担心”挂在嘴边的人。

晴子仿佛受到了暗示，也在男人对面的座椅坐下。

“我也是凶手的朋友呢。”保土谷康志撑大鼻子L，一脸自豪地说道．“你是他以前的朋友，我是他最新的朋友，刚刚才跟他讲完话呢。”说着，拿起手机挥了挥。

“跟青柳？”晴子当然没有精神错乱到认为青柳雅春就躲在手机中，但还是忍不住伸长了脖子仔细凝视着男人举起的手机。不知何时，鹤田亚美也在身旁坐了下来，问道：“怎么回事？”

“那个小哥好像打算摊牌决胜负了呢。”

“这种事情，不应该随便告诉我们这些陌生人吧？”听着保土谷康志神采奕奕、呼吸急促地压抑着兴奋的语气将来龙去脉说了一遍之后，樋口晴子愤怒地说道。

“万一我是青柳的敌人怎么办？你将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我，不是会把他害惨吗？”

保土谷康志却丝毫没有反省的样子，只是眨了眨眼睛，说：“咦？你是他的敌人吗？那可真糟糕，能不能请你忘了我刚刚说过的话？”

“妈妈才不是敌人呢。”七美挺着胸膛，凑过来说道，“对吧，妈妈？”

“嗯，我不是他的敌人啦。”晴子轻轻由鼻子喷出一口气，“只是你那么守不住秘密，让我有点担心。”

“别担心、别担心。”保土谷康志竖起了大拇指，开心说道。晴子又好气又好笑地想着，眼前这个人的人生恐怕就是不停地说着毫无根

据的“别担心”吧。

“青柳为什么会找上这种人帮忙呢？”

“妈妈，你把心里面的话说出来了。”晴子听到七美的提醒，赶紧捂住嘴。眼前的保土谷康志却丝毫没有半点不开心，反而说道：“是啊，那个小哥竟然来找我这种人帮忙，可见是走投无路，快要被困死了吧。”

“不过，这个计划真的可行吗？”旁边的鹤田亚美压低了音量说道，“利用下水道移动？”

“正确来说，是雨水管。这个计划确实可行，不过前提是我必须先发挥善心，帮他把一些麻烦的前置作业处理好。”保土谷康志一边说，一边轻松地将石膏拆下又装回去。这么马虎的伪装，让晴子与鹤田亚美看傻了眼，连笑也笑不出来。

根据保土谷康志唾沫横飞的叙述，整个计划是明天青柳会在市公所前的中央公园现身。警方虽然会事先收到通知，但青柳会在电视台的实况转播下登场。他认为与其这么心惊胆跳地逃亡下去，倒不如将自己的清白告诉社会大众后束手就缚。

“这么说来，他放弃了？”晴子察觉自己的语气变得严峻，“这不就跟认输一样吗？既然是清白的，应该更加堂堂正正地……”

“堂堂正正地怎么样？”保土谷康志反问，态度中突然展露出身为人生前辈的威严，令晴子顿时愕然无语。保土谷康志说：“他能堂堂正正地做什么事？以目前的状况来看，他什么也做不到。所以他决定堂堂正正地束手就缚。”

“但是一旦被逮捕，一切不就完了吗？”鹤田亚美凝视着自己放在桌上交握的双手。

“他说，他打算让电视台将自己所说的话转播出去。到目前为止，都是电视台任意操弄着自己，如今他想要反过来利用电视台。”

“就算在电视上演讲，又能够让多少人相信呢？”

几乎所有遭到逮捕的人，都会主张“我是清白的”。但是世人都有先人为主的观念，认为说这种话的人反而才是凶手。或许正因为如此，被指控性扰骚的人就算再怎么主张自己的清白，最后通常还是会

被判有罪。嫌犯说的辩解之词，只会被当做闲话家常的题材，却难以推翻观众既有的印象。

“如果不是青柳，恐怕连我也会认为凶手只是想要大闹一场，实在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呢。”晴子说道。保土谷康志也点了点头，说：“不过，他也只剩下这条路了。”

青柳如今已决定了大方向。问题是，在他现身之前，绝对不能被逮捕。他一旦作出“自己会在哪里现身”的预告之后，警方一定会加强监视周围所有的道路，试图在事情还没闹大前逮捕他。

“所以，他想要借由下水道偷偷地移动到公园附近。”保土谷康志说道，这就是青柳雅春请自己帮忙的理由。

“不过，下水道入孔盖那么容易就打得开吗？”鹤田亚美宛如也成了计划的审察员之一，提出心中的疑问。“如果还要费点工夫才能打开，这计划的风险不就很高？入孔盖不重吗？”

“很重，所以才需要我出马。”保土谷康志神采飞扬地说道，接着解释了入孔盖模型的事。“这玩意我们以前就做好了，只是没派上用场，今晚我只要准备好这玩意，拿去跟真正的入孔盖交换就行了。”

“换哪一个下水道入孔盖？市区内应该到处都是下水道孔吧？”晴子感觉自己好像又回到当年公司的会议桌上，为了举办一场绝对不容许失败的活动，必须事先将所有令人不安的因素在会议中全部摊开来讨论。“青柳要从哪里进去，哪里出来？下水道孔的位置已经掌握清楚了吗？”、“别担心、别担心。”保土谷康志再次竖起了大拇指说道，“雨水管有粗有细，深度也不一样。刚好有一条雨水管从车站附近一处大型脚踏车停车场旁边通到中央公园，直径大概一百八十厘米左右，勉强可以通行。只要朝着下游笔直前进，就可以抵达中央公园了。”

“一般人也能够在里面自由移动吗？”

“可以，不过里面一片漆黑。”

“那怎么办？”

“关于这一点，好心的保土谷先生也会做好万全准备。”保土谷康志挺起胸膛说道，“我会在下水道孔里头的梯子旁放手电筒，还会放一张纸，上面画着大致的路径图。如何，是不是服务到家？”

饮食区接着陷入一片安静，晴子望向窗户，窗外是黑茫茫的一片，窗户玻璃像镜子映照出内侧的景色。鹤田辰巳与七美又玩起了拍打自动贩卖机的游戏。

“看两位的表情，似乎想问的问题还很多呢。”保土谷康志表现出一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态度，伸出手指朝自己的方向摇了摇，示意“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与其冒这种险……”晴子说出了心里一直想不透的疑问。

“你想问的是，与其冒险到现场去，还不如干脆利用下水道逃得远远的，对吧？”

晴子点了点头。

“有一个理性的理由跟一个感性的理由。”保土谷康志说道，原本令人感到不负责任、轻佻、肤浅的表情突然严肃了起来，声音也变得清晰透彻，令晴子忍不住猛眨眼睛。

理性的理由，简单来说在于下水道的结构问题。虽然在水量少时，人可以进入雨水管内，但某些地方的管径非常狭窄，有些甚至爬也爬不过去。所以，迟早会遇到再也无法前进的状况。换句话说，虽然可以在仙台市区内移动，但如果想要离开仙台市，就一定得爬出下水道回到地面才行。而且有些管线连接到抽水机，运气不好的话，说不定会跟其他垃圾一起被绞碎。

“所以，在市内的下水道来来去去是行得通的，但是却没办法逃到远方，顶多只能用来当作前往中央公园的秘密通道。”

“原来如此。”晴子说道，“那感性的理由呢？”

“这是小哥亲口告诉我的，他说，不想再让任何人因为自己受到伤害。”

“让别人受到伤害？”

“他应该是认为只要自己站出来主张清白并直接就擒，就不会再有人被这件事牵连了。”

“这种时候还有心情担心别人？”鹤田亚美讶异地说道，脸上带着笑意。

“他说，这还关系到某个人的性命安危。”

“谁？”晴子问道，首先想到的是躺在病床上的阿一，接着又想到了据说已经死亡的森田森吾。森田真的死了吗？

“‘我的冒牌货’。”保土谷康志说道，“小哥是这么跟我说的。”

“青柳的冒牌货？”

“他没告诉我详情，但似乎有这么一号人物存在，大概就是所谓的替身之类的吧。”

晴子也不明白所谓的冒牌货指的是什么，但是幕后黑手为了陷害青柳而使出冒牌货及假情报，似乎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总之，我现在要回家去拿模型盖子，然后到街上去工作了。唉，看来今天晚上会非常忙碌呢。”说着这句话的保土谷康志感觉脸上皱纹少了点，肌肤变得红润，整个人充满精力。

“不会被怀疑吗？”晴子开口问道。保土谷康志此时已站了起来，抬高双手，弯起手肘，做起了柔软操，仿佛是在热身。

“三更半夜打开马路上的入孔盖，不会太显眼啦，而且一下就搞定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青柳不是打算告诉警察跟电视台，自己会在公园现身吗？警察可不是笨蛋，事前一定会在预告的地点严加戒备，检查所有可疑的事物吧？这时你去换下水道的入孔盖，不会被发现吗？”

“那个小哥也不是傻瓜。”保土谷康志的嘴角向两旁延伸，露出笑容。“等我换好盖子之后，小哥才会联络警察。做好万全的准备才动手，这可是基本原则。而且，小哥应该会先指定一个错误的地点。”

“什么意思？”

“一开始不说是在公园，直到最后一刻才变更地点。像这种声东击西的战术，可说是很基本的。假装是那里，其实是这里，先用一个假情报引开警察的警戒重点，而且为了不让警察发现入孔盖被换过，小哥将现身的时间设定在天色未明的凌晨。所以说，整个计划可是经过精打细算的。”

晴子长长叹了一口气，说：“这么重要的计划，怎么可以轻易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是敌人怎么办？”

“啊，你们是敌人吗？那麻烦帮我守住秘密。”

“不是啦。”晴子忍不住抓了抓头发，心想应付这个人真累。“啊，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在夜晚的街道上移动而不被怀疑。”

“什么？”

“运送入孔盖也需要车子吧？我有一个很好的人选。”保土谷康志的手机应该没有被警察监听吧。晴子心想，可以用他的手机打电话给菊池将门。

青柳雅春

青柳雅春一看时间，快要午夜十二点了。他坐在墙边靠在墙上，仰望着天花板，一直到刚刚为止都闭着眼睛，却睡不着，好希望能够睡一觉，但可惜自己的神经没有那么迟钝。过了十二点之后，再经过几个小时，他就要离开这间公寓，朝着那个警方与媒体严阵以待的地方去自投罗网。虽然不知道借由下水道移动的计划能不能成功，但如今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喂，”身旁的儿岛安雄喊道，自从不再被封住嘴巴之后，他也没说几句话，除了上过两次厕所之外，一直安分地戴着手铐坐在地上。“你是认真的吗？”

“认真什么？”青柳不明白他指的是哪一点。

“你真的要离开这间屋子？”

“总不能一直把你关在这里。”青柳想笑，却笑得很不自然。“而且，也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除了做好万全准备之外，也只能……”

“也只能？”

“尽人事，，听天命。”青柳说道，心里忍不住觉得这一句说得真是好。

保土谷康志在数十分钟前曾经来电表示，更换入孔盖的作业应该可以顺利完成。目前的仙台市依然处于戒备森严的状态，青柳原本担心换盖子的作业可能会遇上麻烦，但保土谷康志说，准备要动手脚的目标刚好位于建筑物之间的死角，而且行动过程会使用工程车，应该不会令人起疑。

“工程车？”

“我这里来帮忙的人可不少呢。”保土谷康志说道。青柳一听，不禁开始担心这个人到底将计划泄漏给多少人知道，只能以全身“不寒而栗”来形容。听保土谷康志不停地说“别担心、别担心”，事到如今也只能选择相信他了。

青柳决定再过一会儿，便向警方及电视台联络。

“儿岛先生，你不睡吗？”青柳一句话问出口，才忽然想到他可能是因为戴着手铐而难以入眠。

“不用，别担心我。”儿岛安雄说道，语气虽然带点逞强，但毕竟是警察，并未流露出绝望与疲惫的神情。

青柳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想着或许明天之后便再也看不到电视了。黑暗的房间中，电视屏幕逐渐绽放光芒，好像是一座发射出诡异光线的神秘洗脑装置。

青柳跟儿岛安雄并肩坐在电视前，气氛宛如用家庭影院观赏电影，令他感到有些哭笑不得：接着一看电视的影像，竟然又是父亲在说话的画面，忍不住笑了出来。这段影片数小时前便已经看过了，可见得电视台又将影像重复播放。

老爸，这下子你出名了。画面上在自家门前面对着麦克风的父亲，与前一次所看到的现场转播影像，当然有着相同的穿着、相同的动作、相同的魄力、相同的粗鲁举止，最后当然也说了相同的话。

“总之呢，雅春，逃得机灵点。”

坐在旁边的儿岛安雄如今是什么样的表情呢？该不会又再次流下眼泪了吧？还是开始觉得可笑？青柳没有转头确认，只是以双手撑住地面，站了起来。

他拿起三浦的手机，按下按键，拨了大约一个小时前由儿岛安雄口中得知的搜查本部专用电话号码。本来的计划是打电话到110并详加说明状况，但既然有可以直接联络上正主的电话号码，当然选择少费一点唇舌。

“打电话最好在三十秒内结束。”儿岛安雄如此建议，接着，又若有深意地说，“以上只是我的自言自语。”青柳虽然不知道理由，但见儿岛安雄的态度，便明白自己最好照着做。

随着铃声次数的增加，青柳感到越来越紧张。过了一会，听见一个男人粗鲁地说了声“喂”，看来对方并没有自报姓名的打算，这种粗鲁的说话方式，正像个警察。

“请问佐佐木一太郎先生在吗？”青柳说道。

“你是哪位？”

“青柳雅春。”

对方散发出来的威吓气势瞬间下降，似乎陷入了片刻的迷惘与思索，接着才回答：“请稍等。”青柳心想，这时候电话应该被连接到扩音器上了吧。

“我是佐佐木。你在哪里？”电话另一头传来声音。

樋口晴子

樋口晴子醒了过来，发现脸颊微微发麻，原来自己趴在餐桌上睡着了。身旁的手机正不停地震动着，一看时间，已接近凌晨三点半。

抬头向背后一看，和室内没有棉被，也不见七美的身影，内心一惊，但冷静回想，才想起昨晚将七美暂时安置在鹤田亚美家了。对七美而言，除了一次幼儿园所举办的活动之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晚上是没有母亲陪伴在身旁的。晴子原本担心七美会因为寂寞而不肯乖乖听话待在鹤田家，但她似乎跟鹤田辰巳玩得很开心，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好啊，妈妈，你去帮助青柳吧。”

于是，晴子从晚上十点多便跟在保土谷康志的身旁帮忙。虽说并没有一定要参与的必要，但毕竟将菊池将门拉进来蹚浑水的人是自己，总不好意思说句“那我先走了，两位晚安”便回家睡大觉，何况一想到青柳目前的状况，晴子不禁也想要为这件事出点力，或许这一点才是真正的理由吧。

与菊池将门约在医院附近一条狭窄的单行道上会合。“反正还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菊池将门表示防范监控盒的维护及监控工作是从晚上十一点之后才开始，于是保土谷康志与晴子便接纳他的好意，决定先一起去取入孔盖的模型。“东西放在我家，先前没派上用场，所以一直搁着。”保土谷康志说道。

保土谷康志的家位于上杉区内某高级住宅区的一角，是栋豪华的宅邸，令晴子感到有些诧异，不禁问“自己的家这么舒适，何必住在医院里？”保土谷康志沉默不答。

保土谷康志所拿出来的模型，制作极为精巧，但一行人没有时间观赏赞叹，直接将入孔盖搬进菊池将门的厢型车，朝目标下水道孔前进。保土谷康志准备得相当充分，取出橡胶手套要晴子他们戴上，并说：“留下指纹可是会惹麻烦的。”

另外，为了抬起入孔盖，保土谷康志还准备了一根前端弯曲成钩状，看起来像钉拔的铁棒，将前端的钩子勾住盖孔奋力一拉，盖子便随着摩擦地面的声音被拉开了。“这个真货有六十公斤，想要一下子就

拿起是不可能的事。”保土谷康志一边说，一边换上模型盖子。模型盖子确实轻多了，一只手便可以轻松抬起。

“那位青柳先生，会到这里来吗？”菊池将门还是觉得这件事教人难以置信。

晴子试着将脚边的模型盖子拿起，往下水道望去，里头又深又暗-看不到底。一旁的保土谷康志拿起手电筒一照，底面才在灯光下隐隐浮现。洞口附近有一排简易梯子向下延伸，想下去时应该就是借助这排梯子吧。下方看起来非常深，晴子想象着明天早上青柳出现在这里，沿着梯子爬下去的模样。模型盖子下方垂着一条铁链，前端还有个弯钩。“进入下水道后，只要把这个弯钩挂在里头的梯子上，外头的人便很难将盖子拉开了，这是为了避免被轻易追上的小创意。”保土谷康志自豪地说道。接着又说：“啊，差点忘了。”说着便爬进孔内，晴子正感到疑惑时，只见保土谷康志将自己带来的另一支手电筒勾在模型盖子下。“雨水管路径图也一并附赠，真是服务到家呀。”保土谷康志心满意足地说道。

晴子看着合上的盖子，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虽然青柳跟自己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交集，但如今他依然在某处生活着，而且不久之后将会来到这里。明天一大清早，天色尚暗时，他会独自打开这个盖子，爬到洞里。晴子好想对着眼下的深孔询问：“你没事吧？”好想对数个小时后的青柳询问，“青柳，你没事吧？”

换盖子的作业不到三十分钟便结束了。保土谷康志对两人说：“一起庆祝大功告成吧。”于是，一行人便照他的提议，在便利商店的停车场喝起果汁与罐装啤酒。菊池将门多次对保土谷康志双脚的假石膏表达钦佩之意，频频问：“为什么假骨折也可以住院？医院不会说什么吗？”

“这个嘛，因为我有门路，”保土谷康志骄傲地说道。虽然听起来只像是在吹牛，但看了那些制作精巧的入孔盖及他换盖子时的利落手法之后，倒也信了他三分。

“虽然忙了这么久，我还是有点怀疑，那个小哥真的能平安无事吗？”保土谷康志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说道。或许是受到酒精的影响，如今的他一副悠哉，说话的语气仿佛是在预测自己喜欢的职棒队伍能够得到第几名。

“既然帮了那么多忙，就别说丧气话了。”晴子笑道，“而且‘平安无事’是什么意思？难道警察会对他开枪吗？”

“警察也好，那些高层人士也好，遇到事情时一开始都很胆小，但是一旦被逼急了，就会胡搞一通。为了怕麻烦而开枪杀他，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即便是在观众面前，也在所不惜？”菊池将门问道，“应该不至于吧？”

“或许警察不会自己出手，而是交由某个非官方的人去做，最后再告诉大家，某个不知事情严重性的家伙为了好玩而杀死了凶手。”

“希望青柳感觉到危险时，可以赶紧逃走。”晴子喃喃地说道。

“逃走？”菊池将门问道。

“总之先试着照计划行动，万一情况不妙就赶紧撤退，有什么不对吗？”

“主动走进警察的天罗地网，想要再逃走可是难如登天呢。”保土谷康志说道，“不过，或许再次逃进下水道，也是一种方法吧。”

“走到公园正中央之后才觉得不太对劲，放弃计划跑回下水道吗？刚刚我们换了盖子的地方，与公园之间可是有一段不短的距离。”菊池将门苦笑道，“大概逃到一半就被开枪打死了吧。”

“公园里也有几个下水道孔，我们只要一起换掉盖子就行了。对了，我有一个好点子。”保土谷康志指着晴子说，“万一情况不妙，你就暗示小哥逃走，譬如在一旁大叫‘我才是真正的凶手’，吸引警方及媒体记者的注意力，小哥就可以趁机脱逃了。”

“我又不是凶手，而且为什么我要为青柳撒那种谎？”

“真是无情啊。”保土谷康志说道，还一脸开心。正当晴子想说“已分手的情侣就是这么一回事”时，脑海中闪过另一个点子。

电话是丈夫樋口伸幸打来的。

“怎么这么晚还打回来？”

“四点不是有电视转播吗？我想你应该也会看吧？”

晴子一开始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过了一会才恍然大悟。“已经公布了？”

“大概三十分钟前吧。凶手终于要现身了，电视台炒得沸沸扬扬，一大群人围在车站东口的公交车转运站，灯火通明，简直像是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前夜。”

“可是，你为什么一大清早就在看电视？”

“一个晚上没睡啦。”樋口伸幸自嘲地说道，“今天会议要用的资料一直搞不定，现在还在赶呢。”

“那可真是……”晴子又看了一次时钟，说，“太辛苦了。”原本以为出差很轻松呢。

“你朋友更辛苦。”樋口伸幸说道，“我一直在这里的会议室确认资料，刚刚公司的后辈看到网络新闻，才赶紧打开电视，还跟我说仙台发生大事了呢。”

晴子原本睡昏的脑袋逐渐开始运转。当然，这通电话一定被窃听着，通话时间早就超过三十秒，槌口伸幸应该也知道这一点，不会说什么不该说的话。晴子抓起遥控器，打开电视。

“七美呢？”樋口伸幸问道。

“睡了。”晴子回答。七美虽然不在家里，但现在应该正在鹤田亚美的家里睡着，所以这句话并不算是谎话，晴子如此告诉自己。“青柳接下来打算怎么做，电视上怎么说？”

“据说他跟警方联络，说他会出现在车站东口的公交车转运站，在那里就逮。不过，他还说他会带着人质，叫警方不准靠近，应该是怕警察开枪吧。”

“人质？”

“根据我的猜想，这是为了不让警察靠近的手段吧。他不希望一出现便马上被铐上手铐或开枪打死，所以才会带着人质，说不定根本没有人质。但是只要这么说，警方就会保持距离。”

“真是敏锐。”晴子不禁称赞道。的确，这应该就是青柳的目的。“你怎么不去当警方的军师？”

“这么简单的推论，警方应该也想得到吧。”

“咦？”

“另外，虽然没有正式发表，但根据传闻，某家电视台将会实时转播青柳雅春的声音。”

“真的吗？”晴子心脏猛然一震，从青柳的立场来看，这件事情应该是个秘密才对呀?

“这是网络上流传的消息。某电视台会实时转播青柳雅春投降时的说话声。”

“会不会就是那个电视台的人在网络上说的？”

“或许吧。”

“如果真是如此，电视台应该很想在黄金时段播出吧。”晴子想象着，假如自己是电视台的人，一定会感到可惜，大叹青柳雅春为何要选在清晨四点现身。

“对了，警方似乎会带着最近才获准使用的麻醉枪上场呢。”

“咦？”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字眼，让晴子陷入一片空白。麻醉枪?

“毕竟在摄影机拍摄之下，警方应该不敢用实弹射杀他，但若是麻醉枪，事后就比较好对大众交待。青柳雅春出现后，如果做出什么可疑的举动，警察应该就会用麻醉枪将他击倒，然后加以逮捕吧。看来警察也是骑虎难下了。不过，应该还是不至于胡乱射击，毕竟那个画面也太冲击了。”

晴子突然担心起来，青柳知道这些吗？希望他已经从电视新闻上得知这个消息，毕竟有没有预先想到麻醉枪，采取的行动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最令人担心的是，青柳现在可能已进入花京院脚踏车停车场旁的下水道，正沿着雨水管前进了。

“晴子，你有什么打算？”樋口伸幸突然问道。

“好好看清楚青柳一生一次的帅气表现啰。”晴子一面故作镇定地说着，一面看着电视画面。画面中天空依然阴暗，但被灯光照射之处却亮得像白天。镜头在连接着车站的高架步道与其下方的公交车转运站之间来回移动。摄影机无法靠近现场，应该是架设在周围的饭店及大楼的顶楼吧。清晨第一班列车的发车时间还没到，位于镜头角落的铁轨看起来一片灰蒙蒙，仿佛依然沉睡在梦乡中，画面里还可以看见某家电器量贩店的顶楼及旁边的广大停车场。

到处都是照明灯的灯光。

声东击西。保土谷康志所言果然不假，所有人都以为青柳会在这里出现在镜头前，就连警方也在这附近戒备着。车站另一头的西口，中央公园附近，应该是一个人也没有。

“你还是乖乖在家里看电视转播吧。”数个小时前，保土谷康志对晴子如此说道，“我也会回到医院里，通过电视好好欣赏小哥的表现。如果被医院的人或我的同伴看见我在公园附近闲逛，可有点麻烦。”

“我不用留在公园附近打电话吗？”

“清晨四点，你丢着孩子不管，在现场附近鬼鬼祟祟的，警方一定会起疑吧？你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在家里一边看电视一边打电话？”

“不，可以的话，电话最好是在现场附近打。”保土谷康志说道，“不然，没有顺利启动时就无法采取应对措施。换句话说，最好由你以外的人来执行。”

“那要由谁待在公园附近打电话？”晴子问道。保土谷康志的视线移向旁边那个一直以为没自己的事、正在看着手机短信的菊池将门。“咦？我吗？”菊池将门惊讶地问道。

晴子结束了与丈夫之间的通话，将视线拉回到电视上，画面里的气氛变得闹哄哄。数架摄影机原本是架设在可以清楚俯视车站东口公交车转运站的地方，想来应该是某饭店的顶楼吧，周围的工作人员突然开始匆忙地跑来跑去，观众通过镜头一览无遗。

接着画面切回摄影棚内。

明明是一大清早，西装笔挺的播报员脸上却丝毫没有倦意，他宣布说：“刚刚我们获得最新消息，大约在十分钟前，一名自称是青柳雅春的人打电话告诉本台，他要将现身地点从仙台车站东口改成仙台中央公园。经过我们向警方求证，确认警方也接到了相同的电话。如今记者正赶往中央公园，警方也立刻对中央公园周围展开封锁。”

电视台所有人似乎都因这场祭典般的骚动而情绪激昂，工作人员慌乱的吆喝声在摄影棚里此起彼落，棚内充满了亢奋与杀伐之气。接着画面一片黑暗，晴子正感到奇怪，便看见模糊的亮光从画面右侧往

左侧飘移，原来是从车上拍摄的夜晚街景，有点类似业余电影的拍摄手法，完全不在乎画面的晃动。

“我们现在正朝着中央公园前进。”女记者的声音从一旁传来，却不见人影。

看来电视台连移动至公园过程中所拍到的影像也不放过，不知该说是神圣的使命感，还是伟大的商业精神。路灯的灯光不断向后方流走。由于是清晨，道路应该是空荡荡的，但画面上偶尔可以看见红色的刹车灯，看来前后亦有其他媒体的转播车。过了一会，车子停了下来，画面也不动了。

“怎么回事？”摄影棚内的播报员问道。

“目前正在等红灯。”女记者兴致索然地说道，语气中带着一股不耐烦，似乎认为这种紧要关头应该越早抵达中央公园越好，还不到凌晨四点的红绿灯何必遵守，若不是现场实时转播，恐怕早就闯过去了吧。随着转播车逐渐接近公园，记者开心地说：“啊啊，快到了。”接着又抱怨说，“警察已封锁现场，看来只好在这附近停车，找个合适的拍摄地点。”

就在这一瞬间。

或许是因为车子在十字路口转弯，正拍着街景的摄影机晃了一晃，原本只能看见路灯不断向后飘移的镜头，在右转的瞬间，拍到对向的车道。一辆厢型车与警车，正停在对向车道的路边。

一开始，晴子并未特别在意，只觉得那辆车似乎在哪里见过。仔细一想，就是自己数小时前才坐过的那辆菊池将门的工程车。虽然只是极短暂的片刻，但镜头的一角还是拍出了菊池将门下车的画面，另外似乎还看见有另一个男人从副驾驶座飞奔而出。

厢型车旁边站着制服警察。

“啊，刚刚路上有警察。”转播车内的女记者说道，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往中央公园，这件事并未引起她的兴趣。

看见这个画面的晴子立刻起身，伸手抓起不久前丢在沙发上的外套。

青柳雅春

雨水管的直径不到两米，大约是一百八十厘米左右，青柳雅春站在正中间刚刚好不会撞到头。在里面正常步行没有问题，但若改成奔跑，弹起来的瞬间很有可能会撞到管顶，青柳只好微弯着身子向前跑，地面残留着少量的积水，每踏一步便溅起水花。

青柳将手电筒的背带背在肩上，以右手持着，照亮前方。原本一直带着的背包已经扔了，当初年轻人送的羽绒外套也放在稻井家，如今身上穿着黑色针织毛衣，这样的打扮是为了让动作更加灵活，这种时候根本没心思去管冷不冷了。

“从花京院进入下水道后，沿着粗大的管线朝西边前进。这里会跟许多其他的管线会合，但只要朝着下游的方向走就没错。如果地上还有一些水，就跟着水流的方向前进，这些水会流入广濑川，在抵达广濑川之前，你就可以看见通往中央公园的路。”保土谷康志接着说，“你只需要祈祷老天别下雨，以及雨水管里有氧气就行了。”

没有下雨，管内也有足够的氧气，光是这两点，或许就该谢天谢地了。青柳在黑暗中不停地奔跑，管线似乎没有尽头，鞋底溅起的水花制造出回声，空气异常地冰冷。

保土谷康志放在下水道入孔盖下方的地图上写着由该处到中央公园市民广场的路径，以及大约的距离。青柳数着步数，不断地往前奔，估计应该已经抵达，便停下脚步，抬头上望，将手电筒左右照射，发现了梯子。

他毫不迟疑地抓住梯子，爬了上去，慎重地移动手脚，一步步爬上去。

顶端是下水道入孔盖。青柳以头顶及背部将入孔盖往上一顶．便顶开了。

保土谷康志确实遵守了约定。青柳小心翼翼地将入子L盖往上推，探出地面，脑中闪过了被警察包围的画面，眼前可能看见警察的鞋底，头顶上可能有无数枪口正对着自己，想着想着，不禁背脊发

寒。如果保土谷康志其实跟警察是一伙的，这样的结局可以说是一点也不令人吃惊。

青柳将入孔盖顶起，露出头，吐出一口气，吸入新鲜空气，周围的沙尘全都飞进嘴里，忍不住想要咳嗽。

外面一个警察也没有。

青柳先将入孔盖放回洞口盖上，沿着梯子爬至底部，然后从口袋中取出手机，再将连接着手机的小型麦克风别在领口，接着，再一次爬出地面。

他打开入孔盖，迅速跳了出去，并立刻将盖子盖上。模型的精巧程度令他大感佩服，外观看起来跟真的没两样。仙台中央公、园位于东西向的主要干道与发生游行爆炸事件的东二番丁大道相交的路口北端。这里没有喷水池也没有阶梯，除了环绕周围的树木之外，就是一大片长七十米、宽四十米左右的市民广场。

这里的地形相当空旷，电视台的摄影机应该可以清楚拍出自己的模样，如此一来，警方应该也不敢随便对自己开枪吧。

自己刚刚爬出来的下水道孔位于市民广场的南侧，在两栋建筑物的狭窄夹缝之间，一边是以瓷砖贴出几何图案装饰的大型公共厕所，另一边则是细长型的商业大楼。

一棵棵围绕着公园的粗大的雪松树干映入眼帘，每一棵树干都需要两个大人才能够环抱，无数的叶子从分枝上垂下，看起来像是诡异的唾液。

青柳靠在公共厕所的墙壁上。雪松旁边，还矗立着好几棵红楠，宛如不会说话的警卫。从树叶的缝隙之间可以看见夜空，看起来比阴暗的树叶还要明亮，此外还可以看见通往地下铁的电梯及手扶电梯入口。自己临时将现身地点改为中央公园之后，警方应该也已经赶紧监控地下铁的出入口了吧。

舞台在哪个方向，可说是一目了然。往右手边一看，有一个充满了炫目灯光的空间，在那里完全感受不到黑夜的气氛，无数的照明灯光都集中在那个区域。

“上场的时间到了，请登台吧。”森田森吾似乎来到了自己的身旁，如此揶揄道，“青柳雅春先生，您是这场戏的主角。”

青柳将手机从口袋中取出，按下了拨号键，心想，说不定已经有眼尖的摄影师发现躲在厕所后面的自己了，不过事到如今，也不必再躲躲藏藏了。

通话铃声响了几声之后，电话接通了。“喂，我是矢岛。”

“矢矢矢矢岛先生？”青柳感到颇为欣慰，自己还有心情开玩笑。

“青柳先生，你现在在哪里？”

“矢岛先生，你那边的摄影机都准备好了吗？”

“中央公园拍得一清二楚。你竟然临时变更地点，幸好他们开放了县厅的顶楼。”从县厅到市民广场之间的距离并不算短，但以专业摄影机的性能，要拍特写应该不是问题吧。

“这也是原定计划的一部分。好了，我要上场了，请将我的声音播送出去，没问题吧？”青柳调整了麦克风的角度，“接下来，我不会将手机拿在耳边，所以无法听见你的声音。”

“等等我就见机行事吧，请加油。”矢岛的声音听起来非常认真，宛如是社团学弟在为学长祈祷，希望他能有好的表现。

就在青柳要将手机从耳边移开时，通话突然中断了。他一愣，立刻按下重拨键，但是连通话铃声也听不见，一时之间，青柳不明白发生什么事，脑袋一片空白。

挂断之后再重拨，还是一样，试着关机再打开，还是没用。

被发现了吗?

杉木的叶子随风摇摆，煽动着不安的情绪。警方应该尚未掌握这部手机的号码，但是他们可以监控所有在这公园附近的通话，也有可能是在拨给电视台之后，这部手机就已被锁定了，接着他们可能从通话内容隐约察觉自己的意图，因而锁住这部手机的通话功能。

试着按下报时台的电话号码，放在耳边一听，还是没有声音。

这部手机的所有讯号都被截断了。警方有办法在一瞬间做到吗?看来，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青柳将别在领口上的麦克风取下、扔了，盖上手机，放进口袋，叹了一口气。敌人太过强大，以自己的浅薄智慧根本无法对抗，错愕

的心情比胆怯更加强烈。与巨人的王者为敌是毫无胜算的。三浦曾说过，唯一能做的事只有一件：森田森吾也说过相同的话。

“逃吧。”

青柳高举双手，深呼吸之后，下定了决心，双脚停止颤抖了，到刚刚为止，他根本没有察觉自己的双脚在颤抖。昨晚父亲在电视上所说的话在耳畔响起。

老爸，我会逃得机灵点的。

樋口晴子

樋口晴子从公寓的脚踏车停车处将丈夫樋口伸幸上班用的脚踏车拉出来，她搞不懂如何开锁，花了不少时间，内心焦急无比，明知道现在的状况是分秒必争，但越急躁越是失败连连。

不久终于开了锁，踢开脚架，跳上脚踏车。这辆脚踏车的车头是一字形的，属于一般道路与越野两用车，当初橱口伸幸买回来时，曾问晴子“要不要骑骑看”，她曾试骑了一下。但自从那次之后，她便再也没碰过这辆脚踏车，今天是第二次骑。

晴子抓住握把，才发现身体比原本预期的还要往前倾，轻轻一踩踏板，脚踏车便冲了出去。三更半夜，脚踏车车速快得令人心惊，如今已没有时间迟疑了。虽然穿着外套，依然感受到冷风酷寒。

睡意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管他什么清晨四点，现在不是在意这些的时候。晴子回想起刚刚在电视上看到的画面，菊池将门的厢型车与警车一同停在路旁，不祥的预感非常强烈。

由于刚刚电视台转播车持续拍出了车窗外的街景，晴子大概知道厢型车的位置在哪里，往西边前进，就在十字路口的右边，晴子一边在脑中描绘出地图，一边摆动大腿。

清晨四点，路上没车也没人，路面、天空与周围的建筑物都呈现蓝色，浓淡各异的蓝色。

街灯的亮光不断向后方流走。身旁没有七美跟着的感觉相当奇妙，一点也没有解放感，反而像是心上压了一块大石。晴子呼吸急促，双脚沉重，见马路上没车，干脆斜着穿越双向四线道的大马路，脚下停止踩动，脚踏车发出“啦啦”的声音持续向前滑行，来到对向的路旁，前轮往人行道路缘一撞，微微弹起。

青柳雅春

在众人的环视之下，青柳雅春跨步而出，心想，如今应该有数不清的眼睛正盯着自己。

他高举双手，一步一步踏出去，可以感觉得到位于远处的摄影机仿佛正伸长了脖子向着自己凝视。周围完全看不到媒体与警方的身影，眼中只看得见朝自己照射而来的强烈光线。

一步又一步地往前走。公园的广场很宽阔。

哪里有摄影机，哪里有照明灯，哪里有枪口，青柳一无所知，自己唯一能做的只有朝着这个灯光聚集的广场前进。

青柳刚刚打电话通知“将现身地点变更为中央公园”时，曾向佐佐木一太郎再次提醒自己的手上有人质，并以粗鲁、下流的口气提出威胁，要求公园与周边道路上不准有任何人，只要让他看见人影，人质将会没命，残酷的画面会被摄影机拍得一清二楚，打给电视台的电话里也说了相同的话。虽然不知道警方对这番言词信了几分，但至少现在广场上确实一个人也没有，想来警察应该跟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一样，挤在附近建筑物的顶楼或道路的外侧伺机而动吧。

“佐佐木先生，你一个人到市民广场来，我就乖乖投降。”青柳提出条件，对方也接受了。

“我只要在你预定现身的公园里等你就可以了吗？”

“不行。”青柳以强硬的语气说道，无论如何必须避免一现身便发生扭打的状况。青柳当然是打算在这时通过电视将自己的话转播出去。“我会抱着人质走到广场正中央，然后挥动手帕，这时你才可以出来，待我释放人质之后，你再逮捕我。”

“为何需要这么麻烦的程序？”

“我想尽量在摄影机前停留久一点。”这是真心话，转播时间必须尽可能拉长。

“人质是谁？你为何要带人质？”

“我如果不带人质，大概一现身就被你们开枪打死了吧。”

如今警方看见自己没有带人质，除了惊讶之外，应该也松了一口气吧，指挥人员或许认为其中可能有诈，因而作出了“暂时别开枪”的指示。但是，恐怕拖不了太久。虽然原本预期警察在公众及电视观众面前开枪的可能性不高，但毕竟没有把握。

说不定当自己察觉时，子弹已经打在身上了。青柳只能不断地确认身体是否有疼痛感。还没有开枪、还没有开枪，他一边确认，一边前进，努力振作起精神，不让自己失去意识。

在这些照明灯光的背后，摄影机镜头的另一端，想必有成千上万的人正盯着电视机，想要一睹首相暗杀嫌犯的模样，其中有多少人真的相信青柳雅春就是凶手，则不得而知。但恐怕绝大部分的人根本不在意这一点吧，这些人只是将这场实时转播的大骚动当成足球赛来欣赏，青柳是不是真正的凶手并不重要。

远处隐隐传来机车行驶的声音，应该是送报生的机车吧。

青柳此时再次深深体会，就算如今的我正陷于九死一生的状况之中，送报纸的依然做着他的工作，将报纸送到家家户户的门口。接着早晨来临，又是崭新的一天，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跟朋友抱怨“为了看那个实时转播，害我现在困得不得了”，就像看了世界杯足球赛日本之战的隔天，回到跟往常丝毫没两样的日常生活。

青柳停下了脚步，将双手伸得更加笔直，挺起胸膛，抬高视线。摄影机在哪里呢?

不知道这么做，能否证明至少现在这个时刻，我确实存在于这里？不是冒牌货，而是真正的青柳雅春，如今就在这里。而且，我不是凶手。好想将这件事，传达给电视机前的人知道。

远处又传来了机车的声音，不知道是从哪里传来的？好想对那位素未谋面的送报生说一声工作辛苦了。老爸跟老妈在哪里呢？虽然我没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至少我可以挥动我的双手。

樋口晴子

人行横道的信号灯亮着红灯。樋口晴子本来想要直接冲过去，但见对向近处停了一辆警车，只好刹车，尖锐而短暂的刹车声在清晨的街道上回荡。一瞬间，宁静的高楼窗户仿佛正凝视着自己，四周笼罩在冰冷而黑暗的空气中，天空的颜色尚暗，飘着零碎的几片薄云。警车车顶正闪着红色的警戒灯，但并未发出警笛声。

路口的转角有一栋高耸的银行大楼。现在还未到营业时间，铁门是拉下的。铁门前，站着一个男人，是菊池将门。只见他将双手放在铁门上，制服警察正蹲着触摸他的鞋子与脚，检查有无携带可疑物品。

．晴子心急如焚，踏板一踩，也不管信号灯尚未改变，便冲过人行横道，前轮再次撞上人行道路缘。她紧急刹车，粗鲁地将脚踏车丢在路旁，一个转身，大喊“将门！”身体跟着冲了出去。

“樋口小姐！”菊池将门的双手贴在铁门上，转过头喊道。周围的警察一同站起，望向樋口晴子，一瞬间，便有两个警察挡在眼前。“站住！”警察喊道。

晴子毫不理会，试图从两个警察中间穿过，但是下一刻，发现自己已经倒在路上了。连是哪一个警察动的手都没看清楚，就这么轻易地被摔倒。晴子抬起膝盖，用手撑地，站了起来，向警察质问：“喂，他做了什么吗？”声音极为嘶哑，“他是我的朋友！”

忽然间，晴子感觉背后似乎有一股巨大的影子袭来，她一惊，急忙转头，看见一个体格壮硕的男人正站在眼前，才想着不妙，肩膀已被抓住，甚至还来不及感觉疼痛，已经再次横躺在人行道上，牛仔裤在地面上磨擦出声，运动鞋几乎脱落。

晴子抬起头来，看见壮汉戴着耳机，理着平头，眼睛极细。在咖啡店与平野晶及菊池将门商量的那一次，与近藤守一起出现的男人就是他，肌肤黝黑，额头宽阔，鼻梁高得像是假的。片刻之后，才惊觉他左手拿着的，竟然是一把枪，原本还以为是某种工具或是玩具。在外国电影中，似乎看过黑社会分子用这样的枪与敌人对战。整把枪就

像一根野蛮的铁棍，令人不寒而栗，光是用砸恐怕就可以让人身受重伤。

“我们开着警车在这附近巡逻，看见这辆厢型车停在路边，因此查了一下车牌号码。”制服警察一边说，一边伸出右手，想要将晴子拉起来。晴子不借助警察的手，靠着自己的力量站了起来，此时左肩一阵剧痛，表情不禁扭曲。

“我们马上便查到这辆车是负责维修防范监控盒的工程车，驾驶者是维修人员菊池将门，本来以为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一靠近，马上有一名男子从副驾驶座冲出来逃走。我们看见有人逃走，当然会起疑，不是吗？”另一个警察说道。

每一个警察都是面无表情，宛如毫无感情的幽灵。从副驾驶座逃走的人是谁，晴子心里有数，但不打算对警察说明，正因为绝对不能说出口，菊池将门才拼命抵抗吧。

“樋口小姐，真对不起。我本来想把车子停下来，看那边的电视，但是警察突然出现，我吓了一跳。”站在铁门前的菊池将门已经转过身来，他的视线指向晴子刚刚骑着脚踏车出现的方向，只是角度相当高。晴子转头一看，原来某大楼的外侧架设着一面正方形的电视墙，画面中可以看见公园内灯火通明的景色，看来正播放着中央公园内的实时转播。

她眯了眼睛，凝视着画面，警察也不约而同地抬头望去。

画面的正中央，聚集了所有灯光的市民广场上，出现了一个人。同一时刻，宛如地震般震天响起的欢呼声瞬间由西边传出，就好像看见期待已久的超级巨星终于登场的观众一样兴奋。

晴子内心七上八下，许久未见的青柳就在眼前，轮廓相当清晰，由脸部特写可以看见他的脸上满是疲惫与脏污，但却不见悲壮的情感。这不是自暴自弃，而是看开了一切的表情。

晴子的心脏剧烈跳动。

凶手竟然是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电视上播报员或许正如此批评着吧。

“警察先生，你们也快赶到现场去吧。”菊池将门说道。

“闭嘴！”警察吼道，接着又喊，“你在做什么？”

一转眼间，菊池将门已经倒在地上，左腕被往后扭住，遭到压制，有部手机掉在脚边。“你想打电话给谁？”警察高声喊道。

“打给我女朋友啦。”菊池将门撒了谎，接着大声喊疼，故意夸张地哀嚎。彪形大汉这时有了举动，只见他笔直朝着菊池将门走去。晴子不知道他想做什么，但有不祥的预感直上心头，赶紧从背后追上去，说：“等一下！”

就在她打算再喊一次时，彪形大汉停下脚步，毫不迟疑地挥出了拳头。严格来说，晴子根本没看清楚他的动作，只知道眼前先是突然一片花白，接着失去了平衡，一瞬间全身似乎浮在空中，下一秒钟脸部已经撞在人行道上，一时之间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被他以那支看起来像巨大圆珠笔的枪狠狠揍了一下呢？比起疼痛，太阳穴附近隐隐发烫的感觉更为明显。

晴子脑袋一片混乱，身体宛如被薄膜包覆，无法确实掌握周围的状况，连自己是怎么站起来的都不知道，脸颊右侧似乎有些疼，伸手一摸，已经擦伤了。

“樋口小姐！”被警察拉起来的菊池将门一边喊，眼睛一边朝上方指去。晴子会意，转头望向身后的大型电视墙。

青柳雅春孤零零地站在市民广场的正中央。毫无防备的他，宛如成了全世界的射击标靶。晴子一想到麻醉枪的子弹随时会插入他的身体，便感到背上寒毛倒竖。

青柳开始用力挥动双手，看起来既像示意投降，又像对某个站在高处的人发出指示。

“啊啊，来不及了。”菊池将门心急如焚地喊道。他用力一甩，将左右两边警察的手甩开，接着拾起掉在脚边的手机，小跑步远离铁门，将手机凑在耳边。

戴着耳机的壮汉将原本手上所持的霰弹枪放在地上，接着将手伸往身旁警察的腰间，

晴子正感疑惑的同时，即已听见枪响。

往前一看，菊池将门露出满脸错愕的表情。

壮汉握着从警察腰间抽出的手枪。

菊池将门抱住大腿，蜷起了身子。

壮汉接着大摇大摆地走向菊池将门。没有使用霰弹枪，或许是因为他心里还有些许的慈悲，也或许是认为杀鸡焉用牛刀。

晴子再一次向前奔出，速度比刚刚还快，抱定了整个人撞上去的决心。壮汉一察觉，迅速转身，面对晴子。他要开枪了！晴子感觉恐惧像一盆冷水从头上泼了下来，但脚下已停不住了。虽然只有短短数米的距离，脑海却闪过了一段影像，就像突然被人将奶油派砸在脸上一样措手不及。

学校餐厅，那个画面是学校餐厅。

画面里有森田森吾跟青柳雅春，其中一人正抓住阿一的身体左摇右摆，看起来很像是正在练习跳土风舞。

“你们在干什么？”樋口晴子走上前问道。“练习啦，练习。”森田森吾回答道，“大外割的练习。”

原本以为这两人又在欺负阿一的晴子笑了出来。阿一叹了口气，说：“我不是被欺负，只是被当成了做实验的白老鼠。”

“如何？樋口要不要也试试看？”青柳雅春说道。

当时的动作浮现在脑海中。

樋口要不要也试试看?

身体下意识地做出了动作，踏出左脚，放在对方的右脚旁边，心里大喊：“让你见识一天到晚抱着女儿走路的母亲力气有多大！”右脚奋力抬起，以自己的脚卡住壮汉的右膝，抓住对方腹部的衣服，使尽吃奶的力气拉扯。

试试看吧，槌口。这次换成了森田森吾的声音。

晴子“嘿”的一声，把脚踢出。结果，被摔出去的人又是自己。但她连自己是怎么被摔出去的，都搞不清楚，身体在地面上翻滚，全身剧痛，已分不清痛的是哪个部位，皮肤擦伤，手腕和脚也都撞伤了，膝盖疼痛不已，手上沾着血迹，但不晓得是哪里流血。

壮汉简直像座巨大的岩石，厚实的胸肌堂堂而立，他朝着倒在地上的晴子举起了手枪。

这下子真的完了。晴子正打算闭上双眼时，却看见壮汉的身体微微晃动。原来是菊池将门从后面撞了上来。拖着一只脚的菊池将门，抱住了壮汉，壮汉甩动身体。“那家伙习惯对别人唯命是从，简直像神灯精灵。”晴子脑中响起平野晶的玩笑话，如今的菊池将门散发出一股视死如归的气势，丝毫不负“将门”这个古代武将的响亮名字。

菊池将门发出惨叫，他再度被摔倒在地。甩动身体的反作用力，让壮汉的耳机掉了下来。他面无表情，将枪口转向菊池将门。

就在此时，手机滑到了晴子的脚边，原来是倒在地上的菊池将门一边翻滚，一边将手机丢了过来。

晴子将手机捡了起来。

壮汉的目光被手机吸引，讶异地转头。

“樋口小姐，按重拨键就行了！”菊池将门喊道。

晴子抓住手机，抬起膝盖，勉强站了起来，望向身后。

画面上，青柳正挥着双手。警方还没有开枪。

忽然间，晴子想起数年前自己还是学生时，曾有一次跟青柳约好要看电影，结果却错过开场时间。当时的青柳带着无奈与些许怒气，说了声：“算了。”最后只是苦笑说，“麻烦你下次别迟到。”

“虽然已经晚了好几年……”晴子心想。

但我这次一定会赶上。

樋口晴子按下重拨键，她知道壮汉及警察都在看着自己。

她站起身来，将手机高举在头顶上，轻声说：“来，大家一起喊！”壮汉奔到眼前。晴子将手机放在耳边，听到另一端传来线路接通的声音，说：“上吧，青柳屋！”

整个城市的数个角落都响起了“唰、唰、唰”轻快的发射声，彼此的时间差并不明显，几乎可说是同时发出，就好像尖锐的笛声，拉着长长的尾音，一道道光芒在黑暗的天空中上升了大约一百五十米的高度，然后伴随着震撼人心的爆炸声，凝聚在一起的火药之星绽放成巨大的花朵，向四面八方飞散，掩盖整片天空。

光芒以直径一百五十米的同心圆状向外炸裂。

菊花形状的光点在大楼的背后不断扩散。过去烟火向来不曾在市区内施放，这样的景象相当奇特，给人一种这是由建筑物自身散出光线的错觉。夜晚的黑暗瞬间隐遁，整座城市变得明亮。火花拖着长长的尾巴，朝地面降落，既像汽水中冒泡的碳酸，又像飘落的小雪花，悦耳动听的声音绵延不绝。

警察与壮汉皆愣愣地看着天空。晴子趁机冲上前去，朝着壮汉的两腿之间奋力踢出。

青柳雅春

青柳雅春再次奔跑于雨水管中。每踏出一步便发出声响，而声响又产生了回声，在管内形成类似呐喊的声音。虽然以手电筒照着前方，但却照不了多远，感觉自己不是雨水管中奔跑，更像是在跳过一个又一个的大圈圈，围绕着身体的黑暗之圈，一个个被自己跨越。不知道还能跑多远，总之只能不断地向前跑，心里战战兢兢，害怕眼前突然出现墙壁，自己会收不住脚撞了上去。

那应该是用遥控操纵的吧？刚刚的烟火不只一处，而是由市区内的数个地点同时发射，应该不可能每个地点都有人负责点火，一定是统一由某人在某处以远程遥控的方式点火。“总有一天啊，放烟火只要拿起手机‘哔哔哔’地按个号码就行了呢。”以前曾听轰厂长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他还说，“即使如此，一点也不会减损烟火的美丽。”完全展现出专业的自负。

昨晚，打电话来报告“入子L盖已顺利换成模型”的保土谷康志兴奋地对自己说：“另外，我还有个提案。”

青柳为了不让戴着手铐的儿岛安雄听见通话内容，先走进了厕所，接着才说：“什么提案？”

“你的计划是通过电视台表达自己的清白，这当然很好，我也希望能够顺利成功。但是，万一失败了呢？是不是也该计划一下该如何逃走呢？”

“失败了就认命吧。”青柳不打算再增加烦恼了。

“我跟你说，市民广场的正中央也有下水道孔呢。”保土谷康志不理会青柳的回答，继续说，“你走到市民广场之后，如果发现情况不妙，不如就利用那个下水道孔逃走吧，如何？事实上，那个下水道孔入孔盖也已经换成模型了，这是我们帮你想出来的点子。”

“我们？”青柳再次感到不安，除了保土谷康志外还有谁参与这件事？

“我身边有群智囊团呢。”

“市民广场的四周一定会被警察拿着枪团团包围，广场中央又没有遮蔽物，难道要我在众目睽睽下钻进下水道？”就算入孔盖再怎么容易打开，警察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钻进下水道而无动于衷。“假如我那样做，警察一定会开枪的。”

“我们会帮你引开警方的注意。”保土谷康志呵呵笑了两声。“总之，如果你决定逃走，就高举双手用力挥舞吧。到时候，我们会让大家眼睛一亮。”

“眼睛一亮？”青柳刚说完，脑袋里已经浮现了轰厂长的脸。“烟火？”

“小哥，你以前不是在烟火工厂打工过吗？我们打电话过去，没费什么唇舌，对方就答应帮忙了呢。”

“等一下，那间工厂现在应该也遭到警察的监控才对。”轰烟火工厂的电话很有可能同样也被监听着，若是在电话中请求对方准备烟火来帮助青柳雅春，警方马上会知道。

“那个厂长说他儿子受不了记者的骚扰，跑去打小钢珠了，应该会待到小钢珠店关门，于是我们直接到小钢珠店去找厂长的儿子，说明了来龙去脉，厂长的儿子听了相当兴奋，竟然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连我也没想到呢。”

“轰厂长的儿子？”以前打工时，经常听轰厂长谈起那个在青森上班的儿子。“他回来继承家业了？”

“厂长的儿子二话不说便答应帮忙，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出发去装设烟火，明天只要看见你挥手，我们就会点火。任谁看到天空突然出现烟火，都会大吃一惊的。小哥，你就趁那个时候钻进下水道。”

“你们要从哪里发射烟火？”青柳问道。“这点就让我卖个关子。”保土谷康志笑着回答，接着补充说，“逃走时，就由中央公园向西边前进，通过西公园的下方。那条雨水管连接到广濑川，你可以从广濑川的对岸回到地面。”

“广濑川？”

“雨水管的尽头是以板子做成活动水门，平常只要水压较强，板子就会向外侧被推开。板子的另一面模拟成岩石的形状，这是为了不破

坏景观而设计的障眼法。你推开那个板子，就能离开雨水管，进入广濑川。河水很浅，可以走到对岸，抵达汽车教练场附近。”

“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就自己想办法吧。”

青柳根本没时间回头，只能不停地往前狂奔，他不时听见声响，总觉得一旦松懈下来，就会被漆黑的管壁压扁。

警方如今应该已察觉自己是借由下水道逃走了吧，就算一时被突然打上天空的烟火分散了注意力，电视台的摄影机应该还是会清楚地拍摄到自己逃人下水道的画面。不过，短时间内想要封锁所有的下水道出口应该是不可能的，如今警方大概还在努力过滤所有可能的下水道孔吧。而且刚刚逃回下水道时，已把盖子下面的铁链勾在梯子上了，一时半刻想要打开并没有那么容易。

必须比警察早一步抵达出口才行。青柳的脑海中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几乎一片空白，但还是有个模糊的想法：“我的人生已经结束了。”他耳中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前方手电筒光线可及之处浮现着淡淡的轮廓，但是更远的彼端及自己的背后，却是一片漆黑，如同自己现在的处境，过去与未来皆黯淡无光，只能勉强看见脚下。

“既然能制作出我的冒牌货，应该也能把我变成别人吧？”

昨晚，接受了保土谷康志的烟火提案后，青柳雅春打电话给整容医生。虽然已是深夜，医生的态度依然冷静，反问道：“你的意思是帮你换一张脸？”

“假设到最后已经走投无路，我打算把这当成最后一个手段，舍弃原本的面孔，变成另外一个人，继续逃亡。所以，我希望你的诊所能暂时收留我。”

“换张脸，过不同的人生？”

“非不得已，我不想这么做，但至少有个备案。”青柳坦率地说道。如果可以，当然希望继续过自己的人生；如果可以，当然希望洗刷冤屈。

“你也只能这么做吧？”医生毫无顾忌、言词犀利地说道。

“如果只剩下这条路可走，也不失为一种策略。”青柳对着电话另一头如此说完之后，又告诉自己，“没错，这也是一种选择。”面对着巨大的敌人，有时是顾不了太多的，就算在逃亡中舍弃了原本的自我，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就像被洪水卷走时，为了活下去必须舍弃行李与衣物一样，虽然失去了很多东西，至少没有完全失去人生。

“可是，你要怎么过来？你知道我家在哪里吗？”医生问道。青柳于是恳求医生告知地址，并说：“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才会过去打扰t”

“我家有点难找，我看还是派个人去接你过来好了。”

“派谁？”

“一个我认识的人。这个人非常担心你，还特地跟我联络，问我知不知道你的消息。我就让这个人去接你吧。”

青柳雅春问清楚带路者的名字之后，恍然大悟地说：“原来如此。”接着又说，“明天清晨四点，若看见烟火，就来接我吧。”青柳表示自己届时会出现在仙台西郊汽车教练场旁边的广濑川河岸边，希望带路者能够在那里等候。

“但愿你不必走到这个地步。”医生说道。

“我想，应该是不会走到这个地步。”青柳说道。如果可以，当然希望借由电视台将自己的话播放出去，虽然被逮捕，最后还是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没想到，真的走到了这个地步。

没想到，真的必须舍弃自我。但是，非活下去不可。

“快逃吧。就算把自己搞得再窝囊也没关系，逃吧，活下去吧。活着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事。”

森田森吾说过的话，仿佛在雨水管中回响。

“森田……”青柳一边喘着气一边问，“这是森林的声音说的吗？”

耳中好像听见了森田的回答：“不，是我说的。”

前方似乎起了些微的变化，走到雨水管尽头了。青柳回想起保土谷康志说过的话，走上前去，站稳了马步，试着以右肩向墙上推去，

墙板逐渐朝外翻开，同时听见潺潺的流水声，听起来像某种野生动物躺在身旁打呼的声音。

青柳双脚一撑，更用力地将板子推出去，脚下一滑，整个人向前栽了下去，下一个瞬间，上半身已经沉在河中。青柳急忙潜入水里，将脸往上抬，脚底一站稳，才发现水面甚至不及腰际，伸手将脸上的水抹掉，闻到了植物的味道。四周既没有警车的红色警示灯，也没有摄影机的照明灯。身体一边左右摆动，双手一边向前划，朝着对岸前进。

好不容易从水里走上岸边，一个人影逐渐逼近，定睛一看，是个戴着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的娇小女生，青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你真的来了。”少女说道。

“好久不见。”青柳点头致意。

“你全身都湿了。”

“没办法，这也是情非得已。”

“我们快走吧，我的车就停在附近。”少女说着，拉起青柳的右手。

“你现在还住在仙台？”少女当年曾写了一封信给青柳，信上说自己已经退出演艺圈，如今回到仙台的老家居住。

“是啊，我看到新闻，吓了一跳呢。”少女一边说，一边沿着狭窄的道路前进。“这下我终于可以报恩了。”

“没想到我不但被当成了重大犯罪的凶手，最后还得易容，偷偷摸摸地度过余生。”青柳忍不住感叹道。

“如果是电影主角有这种遭遇，应该不能算是好结局吧。”少女轻描淡写地笑道。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青柳一边忙着跟上少女的步伐，一边问道。

“请说。”

“其实你是整过容的吧？”

少女没有回答，只是噗哧地笑了，说：“医生家里有游戏机，等你动完手术之后，我们再一起玩吧。”

青柳雅春挤出最后的一丝力量，一步一步往前踏出，鞋里的水溢了出来，沾湿地面。

第五部 事件发生的三个月后

事件发生的三个月后

“要我说多少次，我们是被威胁的，你烦不烦啊？”轰厂长对着坐在桌前的刑警近藤守说道。近藤守身旁坐着另一个年纪颇大的刑警，正挖着鼻孔。

窗外还残留着两天前所下的雪。从年初到前一阵子，天气一直晴朗，轰厂长才跟员工闲聊着今年降雪不足，天空就下起雪来了。回想起来，似乎有人说过，仙台每年会下一定份量的雪，分毫不差，只是时期及降雪次数不同。

青柳雅春在清晨逃走时突然打上天空的烟火是轰烟火制造的，这是人尽皆知的事，这三个月来，刑警不知来过工厂多少次了。每一次轰厂长的回答都一样，总是说青柳雅春在前一天曾出现在小钢珠店，拿枪指着轰厂长的儿子轰一郎，并威胁“如果不想死，就帮我架设烟火”。

“但是，我们已经看过无数次小钢珠店的监视器录像带，根本没看到青柳雅春的影子，甚至连一郎先生本人也没看到。”

“那当然，我一直坐在监视器照不到的角落打小钢珠嘛。”大剌剌地跷着腿坐在门旁的轰一郎边掏着耳朵说道，“虽然监视器没拍到，但我真的被威胁了，我好害怕会被杀呢。难道监视器没拍到，警察就不保护我吗？”

这小子真是个狠角色，连轰厂长自己也感到哭笑不得。“我无计可施，只好将手边所有的大型烟火、发射筒、导火线跟远程操纵装置全都拿出来，交给一郎带走。我也不想帮忙，只是无奈受到威胁。”轰厂长撒谎道。

“当天深夜聚集在贵工厂周围的记者确实曾目击一辆厢型车从这里出去。”近藤守的心情就像重复听着同一段相声令他厌烦不已。事实上，相同的报告他确实已不知听过多少遍了。

“没骗你吧？当时那些记者脑中只有青柳雅春，一看他不在车里，马上就失去了兴致，二话不说便让车子通过了。”轰一郎笑道，接着又说，“那些记者的脑袋才是最令人担忧的吧？”

“那时候你为什么不跟记者说，你被青柳雅春威胁，车子里的烟火都是为了他准备的？”年长的刑警不耐烦地说道。

“他们又没问我。”轰一郎哼了一声。

“总之，你们还是坚持自己是在威胁下架设烟火的？”近藤守的态度平淡，并未显得多么恼怒，似乎只是在念着一些非念不可的台词。

“开那辆厢型车的防范监控盒维修小哥也一样，他也是被青柳威胁，只好三更半夜跟我一起到处架设烟火。”

“菊池先生也是这么说的，当时在场的樋口小姐也一样。你们到处将烟火架设在防范监控盒看不到的死角，理由只是因为……”

“被威胁了嘛。”轰一郎以掏耳棒指着近藤守说，“我们可是很怕死的。”

近藤守大大叹了一口气，说：“樋口小姐还说，青柳雅春以她女儿的性命来威胁她，所以她无论如何必须完成任务，甚至不惜与警察发生冲突。”

“那当然，要不是受到威胁，谁会做那种事。我们可都是善良的市民呢。”

“后来，你们把车子停在公园附近的十字路口，等待青柳雅春的指示。此时刚好被巡逻警车发现，警察上前盘查，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你就逃走了。如果你真的遭到威胁，不是应该当场请求警方的保护吗？”

“谁知道那是不是真正的警察？当时我太害怕了，一心只想着要逃走。”轰一郎避重就轻地说道，这番话虽然毫无道理可言，但是自从事件发生之后，他便一口咬定是这么回事，就连轰厂长也开始认为，这家伙恐怕真的是一时胆小才拔腿就跑。

轰厂长继续听着近藤守与轰一郎一来一往，不禁叹了一口气，心想，如今调查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烟火确实帮青柳制造了逃亡机会，但是烟火是谁准备的却不是问题的重点，可见，警方只是想要将责任往外推。轰厂长的视线来回巡视着掏着耳朵的轰一郎、正在挖鼻孔的老刑警，以及带着冰冷的扑克脸不停发问的近藤守。

“轰厂长，你再不说真话，”过了一会，近藤守说，“贵工厂恐怕将无法经营下去。”

“这威胁真是简单易懂啊。”轰厂长差点笑了出来，“可以啊，不过少了我们，仙台的烟火可是会逊色不少呢，这样好吗？当然，如果你坚持要我关掉工厂，我也不会不配合的。”

年老的刑警似乎有点坐不住了，大大伸了个懒腰。

“我知道你们的工作也很辛苦啦。”轰厂长接着说道，然后身体凑近近藤守，问道：“但我很想开门见山地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真的认为青柳雅春是凶手吗？”

近藤守沉默片刻，静静地闭上了双眼，回答道：“当然。”接着似乎迟疑着不知该接什么话。

“当然是？还是当然不是？”

镰田昌太将车子停进了公寓的停车场。儿子在副驾驶座上睡着了，镰田昌太抚摸着他的脸，喊了声“喂”，想把儿子唤醒。他的年纪也不小，明年该上小学了，但睡相仍是一脸稚气。或许是太累了吧，他一直沉睡不醒。镰田昌太心想，抱着他进公寓倒也麻烦。

已经一年半没回家了，有点担心屋里不知变成什么样。当初就算拿到再多的钱，也不该把租来的屋子借给不认识的人使用，现在才开始后悔似乎也来不及了。

“你这个人做事总是不经大脑，想什么就做什么，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前妻曾如此对自己说道。婚前还把自己这样的个性当成优点，婚后却完全换了一套讲法，镰田昌太也只能苦笑。

镰田昌太决定坐在车上等儿子醒来，于是解开了安全带，拿起放在后座的体育报读了起来。反正公寓里一定很冷，倒不如先待在车上。

报上有三个月前在仙台发生的首相暗杀事件的后续报道。

报道中写着，嫌犯青柳雅春借着烟火遁逃之后过了数天，在仙台港出现一具尸体。警察宣布这具尸体就是溺水而亡的青柳雅春，但撰文者认为警方的判断毫无根据。某作家更出书爆料，以警方没有进行DNA鉴定为由，怀疑那具尸体只是警方为了结案而安排的冒牌货。警方对此没有任何响应，媒体也只是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态加以报道。

“越大的案子，好像越容易搞得不了了之呢。”镰田昌太喃喃自语，接着一看报纸上青柳雅春的照片，又幸灾乐祸地说，“帅哥果然都没好下场。”

就在这时，有人敲了敲驾驶座的窗户。镰田昌太抬头一看，窗外有个男子正弯腰看着自己。那男子的双颊微微下垂，单眼皮，看起来无精打采，年龄不明，一副鬼鬼祟祟的模样。镰田昌太立刻提高警戒，放下窗户。冰冷的空气灌了进来。

“干什么？有什么事吗？”

“啊，突然打扰你，真是抱歉。”男子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说道，“我在找一个人，他也开这样的红色敞篷车。”

“你弄错人了，我们已经好久没回来了。”

“请问，你是不是一直在日本各地旅行？”男子问道。

“你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把公寓借给别人，拿到一笔钱？”男子仿佛看穿了一切似的，滔滔不绝地说着，令人发毛，

“你为什么知道这些事？”镰田昌太解除车门锁，开门走了出来。

男子的身体跟脸比起来显得瘦了些，体格看起来年轻结实，长相却颇为阴沉，虽称不上是其貌不扬，但实在是带了三分土气。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啊，没什么，我原本以为你已经不在世上了，没想到还能见到你，实在很开心。请问，你是住在这栋公寓没错吧？”男子指着身旁的公寓说道，“前一阵子我曾上去打扰过。”

“你在说什么鬼话？”镰田昌太高声说道，接着担心吵醒儿子，回头看了一眼车内。

“看见你还活着，真是太高兴了。”镰田昌太听见男子在身旁如此说道，见儿子在睡梦中伸了个懒腰，才将头转回来，却发现那个诡异的男子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岩崎英二郎打开公寓大门，走进屋内时，便发现家里的气氛异常沉重。没看见女儿的鞋子，应该是出去玩了吧，或许跑去附近残雪尚存的公园，跟朋友堆起了小雪山也不一定。

一看时钟，已是下午四点多。他今天排休，因此一直在街上闲逛，直到现在才回来。

“呼，外面真冷。”岩崎英二郎一边夸张地说道，一边走进屋里。

厨房传来妻子切菜的声音，一句响应也没有。

根据长年相处的经验，妻子现在的心情一定很不好。岩崎英二郎皱眉，偷偷用眼角瞄了妻子一眼。乍看之下，妻子似乎只是专心地做着菜，但岩崎英二郎心里很清楚，她生气了。

是什么原因呢?

岩崎英二郎绞尽脑汁思考。放假日一个人在街上闲逛，这种事今天也不是第一次。岩崎英二郎问自己，今天我还做了什么？上厕所的习惯太差．、衣服脱了之后随手乱丢，所以惹她生气了？左思右想，似乎都不是那么一回事。岩崎英二郎故意制造一些没有意义的声音，坐在榻榻米上，打开了电视。

过了一会儿．妻子从厨房走过来，收拾起桌炉上的杂志，完全不看岩崎英二郎一眼。唉，看样子她真的火大了，岩崎英二郎心想，胃开始抽痛。

“我跟你说，”妻子说话了，但不满的情绪丝毫不加掩饰，

“刚刚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男人。”

“奇怪的男人？”

“我没有拿开大门的链条，只打开一道小缝。那个人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了什么？”

“他说‘岩崎英二郎先生曾经上酒家找小姐偷腥’。”妻子一边说，一边用浓缩了愤怒与怀疑的眼神望着岩崎英二郎。

“什么？”岩崎英二郎完全糊涂了，脑中一片混乱。

“我看那个人怪怪的，马上想要把门关上，但是他却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句‘请代我向岩崎先生道谢’，然后就走了。”

“啊l”岩崎英二郎叫了出来，全身颤抖，喃喃地说出了“青柳”这个名字。

“不，青柳我也见过，刚刚来的那个人眼角下垂，表情看起来很灰暗，不是青柳。”接着转念一想，又说，“而且那个事件之后，青柳不是已经死了吗？”

岩崎英二郎此时已经完全听不见妻子的话，深深吸了一口气，双手扶着后脑，仰望着天花板，说：“原来如此。”

“什么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岩崎英二郎小声地重复说了几次。原来那家伙顺利逃走了。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酒家小姐是怎么回事？”

岩崎英二郎站了起来，心想，一定要喝杯啤酒好好庆祝啊。

“你还在装什么傻？说，你是不是去偷腥？”妻子朝岩崎英二郎的肩膀用力一拍，他痛得连声哀嚎，忍不住小声地说：“青柳，你真是够摇滚。”

青柳平一坐在桌炉里，一边剥着橘子皮，一边看着电视。从玻璃窗望去，可以看见外头的庭院里还积着残雪。

“要不要养条狗？”大约一个小时前，青柳平一对妻子昭代如此问道。妻子一愣，“咦”了一声。

“既然我们家有庭院，总觉得不养条狗挺可惜的。”

“嗯，也是。”

自从儿子青柳雅春的事在电视上炒得沸沸扬扬之后，已经过了三个月。警察宣布在仙台港发现尸体时，自己曾斩钉截铁地说“那不是雅春”。如今，自己却突然说出“想要养狗”这种话来，或许在妻子的心中，这代表丈夫已经承认儿子的死讯也不一定。眼前的妻子露出了落寞的神情。

媒体记者的电话几乎已经平息，只有偶尔还是会接到一两通。另一方面，警察目前也依然在屋子附近监视着。青柳平一认为警察还盯着这里，或许代表他们也不确定雅春是否真的死了。所以每次看见警察，青柳平一并不感到多么不耐烦，反而是松了一口气。

大约半个月前，青柳平一刚好撞见平常守在对面公寓里的警察，于是将手上刚买的咖啡递了过去，说了声“你也真是辛苦”。蓄着满脸

胡碴的警察虽然还是面无表情，但却恳切地回说：“别这么说，父亲先生您比较辛苦。”接着还低头致歉道，“虽然对您感到非常抱歉，但我还是得忠于我的工作。”

“我可不是你父亲。”青柳平一说完这句话便离开了。

青柳平一把橘子放进嘴里一咬，汁液喷了出来，溅在桌炉上，赶紧用手掌的侧面擦拭，接着朝厨房的方向问道：“喂，还有没有橘子了？”过了片刻，没听见妻子的回应，突然感到一阵不安。一个月前青柳昭代或许是精神过于疲劳，曾因不明原因的腹痛病倒。当时也是叫了之后没有响应，自己感到不对劲走过去一看，才发现妻子蜷曲着身子倒在地上。

“喂。”青柳平一又喊了一声，实在放心不下，赶紧从桌炉的毛毯中钻出，站起身来。就在此时，看见妻子从大门走了进来。“啊，原来你在这里。”

“我只是去拿个信。”

“害我紧张了一下呢。”青柳平一苦笑道，顺便走进厨房，两手各抓一颗橘子，才又回到桌炉里。

青柳昭代跪坐在榻榻米上，审视着信件，拿起一枚白色的信封摇了摇，说：“这封信没有写寄件人呢。”

“一定又是写来骂人的信吧？真受不了，这些家伙这么想逼我们自杀吗？”青柳平一说完之后，又笑着说，“多亏这些信，把我们的脸皮练厚了。”妻子一听，想也不想地回答：“你的厚脸皮是天生的。”

“话说回来，没想到你也挺坚强的。”青柳平一坦率地说道。妻子生性文静，本来以为她应该是一遇到麻烦或危险就会被击垮，没想到遇到儿子的这件事，除了有些不知所措，她的表现大致还算沉着镇定。

“我只是看开了。”青柳昭代一边拿起剪刀将信封剪开一边说道，“不过我也学聪明了，看到这样的信就知道要先检查里面有没有暗藏刮胡刀片。”

青柳平一将拇指插进橘子底部，剥开橘子皮，正想说“冬天果然还是吃橘子最好”时，突然听见妻子的笑声。青柳平一愣了一下，问道：“怎么？”

“真是一封有意思的信。”妻子将信纸递了过来。青柳平一见妻子虽然笑容满面，眼泪却似乎随时要掉下来，他知道事情不对劲，慌慌张张地接过了信纸。

手一拿到信纸，便觉得触感很怪，仔细一看原来是张薄薄的和纸。摊开信纸，上头写着“变态都去死”这几个大大的毛笔字，简直像是新年开春时所写的书法。

青柳平一张大了嘴，呆呆地看着信纸，挤出两声“啊啊”，却说不出一句话。

就在这时，门铃响起。青柳平一见妻子已泣不成声，便站起身去开门，外头站着一位熟面孔的刑警。“请让我检查一下将刚刚收到的信件。”刑警说道。这个刑警几乎每天都会来家里检查信件，或许是案情的调查上需要这么做吧。

青柳平一就像平常一样，将所有信件递了过去。刑警如往常，带着满脸的歉意一封一封检查。看见那纸“变态都去死”的毛笔字时，脸上满是同情，说：“没想到都过了这么久，还有人寄这种责难的信来。”

“真是烦死了。”青柳平一努力装出平静的模样，摇了摇头，趁着刑警不注意时，偷偷伸手擦拭眼角。

隔了两个半月，青柳雅春又回到了仙台。动了整容手术之后，在医生的住家兼诊所疗养了两个星期，便搭夜间巴士到了新泄，白天找些领日薪的工作，晚上则在便宜的旅馆或漫画网吧栖身。工作相当不好找，就算找到了，也都是些又累又廉价的劳动，但是青柳并无怨言，能够做些劳动身体的工作而不用躲躲藏藏，已经是相当幸福的了。

这次回到仙台，目的是为了到森田森吾的坟前祭拜。一直到开始在新泄讨生活之后，青柳才得知森田森吾在那起爆炸事件后的消息。原本他一直避免接触网络消息或是杂志报道，但是有一天，青柳偶然在便利商店的杂志架上看见一本写着“青柳雅春好友背后的真相”的杂志，忍不住拿起来翻阅，才知道森田森吾在那辆车子的爆炸中死了。杂志还以诙谐的行文方式叙述森田森吾所背负的债务及家人的问题。

我活下来，但森田却死了。在整个事件之中，受害者应该不在少数。原本想要拯救的冒牌货，也成了一具在仙台港被人发现的尸体。自己谁也救不了，只能苟且偷生。就像肯尼迪暗杀事件，无数的人遭到灭口，奥斯瓦尔德死了，其他许多人也死了。

青柳不因存活下来而感到庆幸，反而有种自己什么也做不到的罪恶感。

下定决心到文章中所载明的森田森吾埋葬之地一访，并未花费太久的时间。

墓园距离仙台市区约一小时的步行路程，位于一座小山坡上，视野非常辽阔。森田森吾就沉睡在这半山腰，冰冷的四方形黑色墓石上，写着“森田家之墓”几个大字。青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太多了，当他正想对墓碑问“这里听得见森林的声音吗”时，刚好吹起了一阵风，轻抚着他的发丝。青柳确认周围没有人之后，试着大声喊了森田的名字。没办法听见好友戏谑地回答“你还真是青春热血呐”，令青柳感到悲怆莫名。青柳回到了仙台车站，走进车站旁一栋十层楼的商业大楼。这栋大楼虽然是一个月前才刚开幕的，但里头的人潮却算不上拥挤。青柳在顶楼独自一人吃着午餐，一边俯视到处残留着积雪的市区，寻找当初爆炸的地点。那段日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东奔西走，整天活在恐惧之中，最后甚至不得不改变容貌。

首相死了，自己的长相跟身份变了，就连冒牌货也死了，但这个世界却依然照常运转。

青柳走出店门，电梯刚好来了，他走了进去。电梯内一个人都没有，墙上贴着镜子，青柳看见镜中的自己，一时间愣了一下。一直到现在，他还是不习惯自己的新面容。

“请尽量平凡一点。”当初青柳是如此拜托医生的。“我希望我的新容貌适合过着平凡、毫不起眼的人生。”

医生似乎没有什么感触，只淡淡说了声“好”。接着还拿出一瓶类似指甲油的东西推荐给青柳雅春，说：“我暂时不帮你变更指纹，所以外出的时候最好涂上这个。”青柳也搞不清楚，这个医生到底是好心还是太会做生意。

电梯停在五楼，电梯门打开，有人走了进来，是一个小女孩跟她的双亲，总共三个人。按着开门钮的青柳雅春一看见那个母亲，差点叫出声，赶紧移开视线，望着眼前的楼层按钮。

站在电梯深处的那一家人正欣赏外头的景色。“妈妈，接下来要去哪里？”小女孩问道。青柳偷眼一看，小女孩手上拿着类似玩具印章，正不停挥舞。“啊，不能盖在这里啦。”樋口晴子试图从小女孩手中拿走玩具。

“啊，爸爸，妈妈要把这个抢走了！”小女孩叫道。父亲笑了出来。

这三个人当然没有发现站在电梯门旁的自己就是青柳雅春，就连樋口晴子见到自己这张脸也没有认出来。

青柳偷偷在心里想着，当初自己能从警察的魔爪中逃走，必须感谢许多人的帮助，而这些人之中，肯定包括了樋口晴子。“多亏了你的帮忙，谢谢。”青柳在心中悄悄说道。就在此时，电梯抵达一楼。青柳赶紧让向一旁，伸手按住开门钮，低着头，做出“请先出去”的示意动作。

小女孩、父亲及樋口晴子先后走出电梯。青柳雅春此时惊觉自己正用拇指按着按钮，赶紧换成食指。用眼角余光望向樋口晴子，不确定她是否已经发现。看来，既然要过与青柳雅春完全不同的人生，就必须抛弃所有的习惯才行。

青柳见三人出了电梯后朝右边走去，他也出了电梯。片刻之间，樋口晴子便已不见踪影，青柳于是朝左边迈步而行。

“叔叔。”走了几步之后，青柳听见有人叫住自己，回头一看，刚刚那个小女孩正站在眼前，赶紧向四周张望，却不见樋口晴子及小女孩父亲的身影。

“什么事？”青柳低头看着小女孩。

“妈妈叫我帮叔叔盖印章。”小女孩说着，便拿起玩具印章，盖在发愣的青柳左手背上，看来是个橡胶印章。一头雾水的青柳没有抵抗，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正不知如何反应时，小女孩说了声“拜拜”便掉头跑了。

青柳低头一看，左手背上已经有个印子，是一个可爱的小花圈，圈内写着“优”字。

周围人潮来来往往，青柳雅春却仿佛被川流不息的人群给遗忘了似的，痴痴地站着不动。再一次朝小女孩消失的方向望去，然后将左手凑近嘴边呼呼地吹气，希望印子赶快干。

作者简介

伊坂幸太郎1971年生于日本千叶县，现居宫城县仙台市。

伊坂幸太郎1995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法学部。在从事系统工程师的同时投稿文学奖，2000年《奥杜邦的祈祷》获得第5届新潮推理俱乐部奖，跻身文坛。现为专职作家。已婚。



伊坂幸太郎的主要作品有《碍眼的坏蛋们》，《奥杜邦的祈祷》，《海海人生》(Lush Life, Lash Life, Rash Life, Rush Life)，《天才抢匪盗转地球》，《重力小丑》，《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置物柜》，《孩子们》，《蚱蜢》，《死神的精确度》，《魔王》，《沙漠》，《世界末日的愚者》，《一首朋克救地球》(Fish Story)，《Golden Slumbers -- 金色梦乡》，《Modern Times》。

摩登时代

MODERN TIMES



伊坂幸太郎 著

田肖霞 译

南海出版公司

目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摩登时代/〔日〕伊坂幸太郎著；田肖霞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10

（伊坂幸太郎作品）

ISBN 978-7-5442-6266-8

Ⅰ．①摩… Ⅱ．①伊…②田… Ⅲ．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824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3-109

《MODERN TIMES》
©Kotaro Isaka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摩登时代
〔日〕伊坂幸太郎 著
田肖霞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华　艳
装帧设计 宋　璐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89千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266-8
定　价 39.5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1

“我忘在爸妈家了。忘了什么？勇气。”

小学三年级体育课学游泳的时候，我在水边啪唧啪唧地玩耍，怎么也不肯放开打水板，指导老师釜石冲我嚷：“勇气，拿出勇气来！”他实在太唠叨，所以我自暴自弃地对他讲了这句话。脱口而出的不是“家里”，而是“爸妈家”，那是由于我妈当时常对我爸声称：“我要回爸妈家。”

“你是白痴吗？勇气可不是会忘带的玩意儿。”釜石把我拽上泳池边。

我心想我知道，却没说出口。因为如果开口回答，釜石会狠狠地揍我。不过细想一下，我已经回答了，所以终究挨了揍。我倒在泳池边，地面硬邦邦的，好痛。

“你有没有勇气？”过了近二十年，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面对已经成为公司职员、二十九岁的我，问道。

这个陌生男人出现在我的公寓里。

“在爸妈家。”我说到一半住了口，因为回忆起泳池边的疼痛。口出狂言会挨揍，我刚这么想，就挨了一下，身体连同椅子晃了晃。我被绳子之类的东西固定在椅子上。

“慢着，你等一下。”

事出突然，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确定无疑的是，这里是我的公寓，即这里是我家。至于时间，我离开公司是凌晨一点，然后直接回家，那么就是一点半左右。我打开玄关锁，穿过走廊往起居室走。我不想吵醒应该正在卧室睡觉的佳代子。就结果来看，她并没有睡在那里，总之我原本想避免吵醒她。因为一旦吵醒她，她会发火，而发火的老婆恐怖如恶鬼。当时，我正伸手去摸墙上的开关。

刚打开灯，就有人从身后将我双手反剪，向我侧腹猛击一拳。我顿时力量尽失，双膝一软，跪在地板上。

我能做的唯有呻吟。努力抬起头，想辨认打我的人，脸上又挨了一下。

等我醒过来，发现自己被捆在餐厅的椅子上，胳膊朝下，紧贴身体。有人摇晃我的上半身。

“喂，醒醒。”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说。

男人个子高挑，肩膀很宽，像个练家子。他穿着带刺绣的黑色夹克和棉质裤子，戴皮手套，表情莫测。说是莫测，其实是因为他唇边被胡须覆盖，鼻上架了一副有色眼镜，无法把握他的全貌。此人透出几分稚气，说不定其实很年轻。

通向卧室的门开着，我往里看，只见床上的被子完全被掀了起来，显然没人。老婆不在。

原来如此。我渐渐明白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想起来，四年前，我二十五岁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那时我也过着深夜零点过后仍在加班的日子。回租住的公寓的路上，突

然被几个陌生男人围住。

“你有没有勇气？”胡须男站在被绑的我面前，重复问道，“你知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在你身上？知道你会有多惨吗？你有没有勇气？”

大概是习惯了使用暴力，他没有兴奋之态，倒显出执行任务般的冷静。

“没有。”我立即回答。我本想反唇相讥，是哪种勇气嘛。可我甚至没勇气讲这句话。

“我想你也没有。”

“我害怕。更主要的是，你弄错了。”我已经确信他比我年轻，却继续用敬语。

“弄错了？弄错什么？”

“有人让你整我，有人雇了你。对吧？”

他没有回答。屋里一片寂静，唯有厨房的冰箱传出低鸣的马达声，摇撼着地板。

“可你根本没理由整我。弄错了。我是冤枉的。”话音刚落，我脑袋一震，视线一片模糊，感觉眼珠好像飞到一边去了。

挨打了。我看不到他的动作。他像女芭蕾舞者那样旋转身体，用拳背朝我打来。Backhand blow，所谓的反手打击。每当在格斗比赛

中目睹这项多用于出其不意的技巧，我总会抱有疑问：“那样的打法有效吗？”如今这个疑问彻底消失。相当有效。

“每个人都会这样装傻。装傻就要遭罪。要等吃过苦头，才会放弃装傻。”

电话响了，传来《君之代》（日本国歌。）的旋律。是我身上西装口袋里的手机来电。

“为什么？”面前这男人的神色第一次出现变化，“为什么是《君之代》？”

“我喜欢。”

准确说来，设成这个铃声的契机是今天早上收到的占卜邮件。“最好换个手机铃声，绝对。”但我选择《君之代》并没有特殊的理由。到昨天为止，我的手机铃声一直是美国国歌《星条旗》。也许是受到一个女孩的影响。她是外派到我们公司的系统工程师，比我小两岁。她问我：“为什么要用美利坚合众国……”我没法回答。她又说：“《君之代》更可爱嘛。《星条旗》感觉像个肌肉男，太man了。”有件不相干的事：她总是说，今后将不是肌肉男的时代，而是文艺青年的时代。但她用作电脑壁纸的照片上的男友不管怎么看都不是文艺青年，而是肌肉男，所以她大概是缺少什么就想要什么。

“难道不可爱吗？《君之代》。”我试着说道。胡须男无动于衷，伸手探进我的西装口袋，拽出亮着灯、不断播放《君之代》的手机。他把手机凑到面前查看来电号码，不知是他眼神不好，还是因为戴了有色眼镜。

“这是谁打来的？”他把手机往我面前一举。

我看向显示的名字——大石仓之助。

“是同事。从公司打来的。”

“叫大石仓之助的，是《忠臣藏》的那个？”（《忠臣藏》是日本著名的复仇故事。赤穗浪士四十七人为旧主报仇，后切腹自杀。四十七人的头领名叫大石内藏助，与大石仓之助在日语中发音相同。）胡须男露出惊讶的神情。

“该说是同名同姓吧，不过写成汉字不太一样。”

进公司刚满一年的大石仓之助每当喝醉就发牢骚，说自己有名无实真够呛。“我又不是那样的能人，能召集赤穗浪士报仇雪恨。”据说，当他按照俗称“征兵制”的青年训练制度入伍的时候，也被人仅根据名字就做了判断：“既然是这么个名字，肯定是个极有胆色的出色男子。”于是他被分派了最为严酷的演习。我经常劝他：“你没必要报仇，而且你是个认真又严谨的优秀程序员嘛。”事实上，这也是我的真实想法。

我离开公司的时候，大石仓之助还在加班。他在为明天早上必须弄完的程序做最后确认。正因为认真又严谨，他工作迟缓，算是美玉微瑕。

“在这个时候打电话？”男人看向墙上的钟，语调带着几分诧异。

“我想他是有什么问题吧。可以让我接电话吗？”我完全是低三下四地恳求。大石仓之助大概相当犯愁，才会在这样的深夜打来电话吧。

男人按下通话键，把电话抵在我的左耳。

“啊，渡边？你醒着吗？”大石仓之助高亢的嗓音扑进我的耳朵，“真不好意思。”

“我刚到家。怎么了？”

“不是有个测试用的网络服务器嘛，黑的那台。刚才突然砰地响了一声，然后不转了。”大石已经快哭了。

“这样啊。”我答道。服务器一旦发生故障，就无法工作。损失很大。但这并非值得为之垂头丧气陷入悲哀的惨事。“服务器内侧写有厂商技术支持的电话号码，你马上打个电话看看，应该会有技术人员上门。”

“这个时间也会来吗？”

“就是为这种事签的合同，没事。只是不好意思，大石你还得多留一会儿。”

“哦，那没什么。可我的测试——”

“做不到的事也没有办法。只能明早先让相关人员用着，告诉他们程序还不完备。”

“这样没问题吗？”认真又严谨的大石仓之助在烦恼的时候也认真又严谨。

“你别气馁。又不是在家被危险的男人绑住手脚拷问。”

“你这是什么比喻？”大石仓之助明显一惊。

男人挂了电话。“你不错嘛，连大石仓之助都仰仗你。”

“我算是那个项目的头儿。”我低下头。

“希望你明天能和科长商量这事。”

“希望能。”

“祝你们平安无事。”男人换上冷冷的语气，掀起夹克，拽一下棉质长裤。他腰间垂着一个东西，明显只能是手枪，黑色的左轮手枪。我移开视线。除了征兵制的训练时，我没机会见到这东西。

“请问，”我始终在观察，不放过对方情绪和动作的变化，这时决定发问，“人家让你做到什么程度？”

“也没说要到什么程度。”男人在一瞬间流露出稚气，“你有没有勇气？”

“勇气在爸妈家……”话没说完，《君之代》再次响起。

手机仍在男人手中，他看了看屏幕，得意起来：“是委托方亲自打来的。”

电话被抵在我的左耳。

“感觉怎样？”打电话的人说。

“我是冤枉的。”

“冤枉指什么？”

“反正就是那个吧？你又怀疑我有外遇？”

我对打来电话的老婆佳代子说道，叹了一口气。我并不后悔和这样史无前例的女人结婚。有很多事情不结婚是不会知道的，而且她从前很善于隐瞒这一面。她故意隐藏了本性。如果我责怪五年前决定结婚的自己，就太过了。

“只要坦白你的外遇对象，我就放了你。”佳代子轻飘飘地说。

“你误会了。四年前也是这样吧。在马路上把我痛打一顿，可结果不是完全没事吗？只有我的胳膊骨折而已。”

“当时确实是我想多了。这一次我有自信，你最近回家都晚。”

“我加班。”

“手机一响你就慌了。”

“是工作。”

“我上回看你的来电记录，唯独有一条被删了。”

“是打错的电话。除了说这些，你有其他证据吗？”

“喏。”她笑了。

“喏？”

“一般呢，只有罪犯才会问‘你有证据吗’。”

“难以置信。”我喃喃说着，目不转睛地凝视眼前这个留胡须的野蛮男子。他被雇来整我，目的是问出我的外遇对象。难以置信，对吧？我想征求他的同意。

“你是说你没法相信我？”老婆愤怒的声音刺入耳中，“说这种话，是因为你有外遇了吧。”

2

“渡边是个爱老婆的人。”和客户用餐的时候，对方这样评价我。

因为几年前去广岛出差的时候，我在居酒屋离席，专程给老婆打电话。

“爱老婆的基本接近妻管严。是吧，渡边？”当时的科长应和道。

“嗯。”我表示同意，因为我真的这么认为。

“原来如此。真正怕老婆的人，肯定甚至不敢承认这一点，所以绝对说不出‘我是妻管严’。就像杀人犯绝对没法说出‘我是杀人犯’。最终光是等着别人指出这一点。”客户已经脸红得厉害，为自己的理论满意地点头。

“也许就是没法自称怕老婆，所以有了爱老婆这个说法。”科长继续说道，“这是一种代称，代称。就像在说，你自己来推测吧。”

“原来如此。”客户说。

“是哦。”我暧昧地说。

科长和客户开始聊起自己如何怕老婆、对老婆赔着小心，又是如何被老婆虐待。他们意气相投地说，我们可是在努力啊。我自然是边听边和颜悦色地添油加醋，心里却想：你们大家还好啦，根本没什么。如果怕老婆的人有职业和业余之分，你们就是业余得不能再业余，业余当中的业余。

我老婆渡边佳代子，是个神秘莫测的女人。

首先，我不知道她的职业。交往过程中，她说自己是心理治疗师。她解释说，是上门访问的心理治疗师。我也不清楚心理治疗师是不是真有类似青楼的分类，分为上门和驻店。总之她声称：“我应签约客户的传唤去他们家，听他们谈话，所以工作时间不确定，休息也不固定，很辛苦。”

当时虽然觉得是一份不可思议的工作，但我没有生疑。然而婚后不久我便弄清了，她做的并不是那样的工作。

另外我还发现，她以前结过婚。当然是在婚后发现的。只要迁户口，就会从户籍中抹去结婚记录，这一点我也是那时得知的。总之，她至少结过两次婚，就是说，她至少有过两个丈夫。

但她的前夫如今都消失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死了，一个失踪了。

“对方有了外遇。”她淡淡地对我说。

有了外遇，为什么就会死去或失踪？我无法理解个中因果关系，但没有进一步发问。

不，说实话，当时的我挺有胆量，还试着多问了一句：“你以前的丈夫们消失了，是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

结果我差点没命。她以惊人的猛劲伸出双臂，一把揪住我的前襟，掐住我的脖子。她身高一米六八，在女人中算是高的，但并不粗壮，身材苗条。尽管身形纤细，可她太强了。她显然懂得如何有效地

攻击对手，但我没法问她是在哪儿学到的这种技巧。我的意识即将飘远，她这才松开我。我倒在地上，呼吸困难，只发出一阵呜咽。

“渡边的太太是个怎样的人？”当客户问起，我难以作答。

“其实我和她在街上打过招呼，就一次。真是个美人。”科长彻底醉了。

“呵呵，那真让人羡慕。你们俩同岁吧？”

“同岁。”我想补一句：如果我所知的她的年龄是真的。

“渡边是妻管严。”科长浮现愉悦之色，于是我也嘿嘿笑道：“瞧您说的。”

他们真是搞不清状况。爱老婆也罢，妻管严也罢，能这样说的都没什么。都是业余的。

说起来，以前，我的一个朋友说过一番话。他是我从小学时的朋友，过去并不聪明，如今却有了小说家这一貌似了不起的头衔，和我在同一个区工作，笔名叫井坂好太郎（在日语中，“井坂好太郎”和“伊坂幸太郎”发音相同，在此可以看成作者的自我代入。）。此人貌似忠厚，其实虽已有家室，却在女人方面不检点，一入夜就到闹市区和女人搂搂抱抱大肆喧哗。我不太信任他。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告诉我一句话，并声称“这话是某个评论家告诉我的”。而且严格说来，似乎是“某位作家的话”。我听到那句话时方才头一次听闻那位上百年前的作家的名字，总之，这已经是某作家－评论家－作家朋友的引用之引用，仅仅是类似传话游戏的传闻罢了。我朋友说：

“据那位作家说，‘结婚这件事，一是忍，二是耐，三、四空缺，五是忍耐’。”

从他口中听到这句话，我的感想则是：“这都还行嘛。”

要让我来说，结婚这件事，一是忍，二是耐，三、四空缺，五是活下去。我没法和老婆佳代子分手。光是想象一下提出分手会发生什么，我都觉得恐怖。曾和她结婚的两个人，一个死了，一个下落不明。我只能设法维系婚姻生活，活下去。

“如果你有外遇，你太太会是怎样的态度？”客户问我。

我愕然，这问题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假设嘛。但想到是酒席上的社交，我略加思考后回答：“我想，我肯定会被杀掉。”

“真恐怖。”客户和科长笑了。

会在这时发笑，肯定是因为他们确信我的话是玩笑。

“她会自己动手，或者雇个人，整我一顿，问出我的外遇对象，对方肯定也会很惨。”

我继续说道，但他们只是带点破罐破摔意味地取笑道：“你真是和一个了不起的女人结了婚啊。不对，该说结婚真是件了不起的事。”

经他们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不可思议，自己为什么和佳代子结婚，究竟是被她的什么地方所吸引呢？第一，我喜欢她的外表，这是事实。她是个美女，胸大，腰细，笑起来像少女。此外，也许在我这个总是优柔寡断难下决心的人看来，她的决断力和行动力有种新鲜感。结婚前，我们第一次海外旅行的时候，我丢了护照。护照从若干

年前有了全球定位功能，但我那本是更新前的老护照。我惨兮兮地乱作一团，四处打电话。她毫不慌乱，微笑道：“没事。护照丢了，就算捡到的人用来做坏事，你现在和我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也不会消失，不会受损。”后来，有人在机场厕所捡到我的护照。失而复得的时候，她拿过我的护照说：“我帮你保管。”

“嗯？”

“我帮你保管护照。以免你再弄丢了。”

事情挺单纯，但她这种毫不慌张甚至可说是泰然自若的态度和模样，让我觉得很有魅力。那之后，但凡有什么重要物品，我都让她替我保管。我有一次对她说：“样样都让你拿着，不好意思。”她露出宛如无邪少女的微笑：“你可以都让我拿着。”

而此刻，我那位无比靠得住的老婆怀疑我有外遇，我因此被绑在自家公寓的椅子上，被一个陌生男人痛殴。

“我家相当有钱。”面前的胡须男忽然说。挂掉我老婆打来的电话后，他似乎突然和我相熟起来，一边说，一边取出胶带。

“什么意思？”我皱起眉，他把我的胳膊从椅子和胶带之间拔出来。他放我自由了？我刚闪过这念头，右胳膊就被拽到椅子的扶手上。他飞快地用胶带把我的胳膊固定住。

“我老爸是一家名企的高管，家里住着套好房子，不过，幸福果然不在于是不是有钱。我在学校被欺负得很厉害，但老爸老妈都不关心。我想吸引他们的注意，学坏了，可他们还是不关心。”

“什么意思？”我又问了一遍。他没有回答，在我面前弯腰跪下，拉直我的右手手指。

“学坏的过程中，我多了些惹是生非的同伴，已经没法老老实实地工作。不过呢，在我游手好闲的时候，有朋友让我做这个，说是‘只要收拾人就能赚到钱’。说白了就是拷问或者胁迫人。”

“什么意思？”

“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继续干这个。老实说，我也有后悔的时候，琢磨着是否还有不一样的活法。每当我在街上或在列车里看到擦肩而过的人们，都羡慕得不得了。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最差劲的，真想和其他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甚至包括那些被我揍的人。我会觉得挨揍的人比我幸福多了。”

我懒得再一次重复刚才的问题。因为在意自己的右手，不知接下来会怎样，我死死地盯着右手，等着对方的反应。

“不过呢……”他说。

“不过？”

“我唯独不想成为你。还好我不是你。”

我难以作答。要说“谢谢”有点怪异，如果回应说“别开玩笑”，也不太对劲。

“你太太真可怕，你这婚结的。”

“她很有名吗？”我有些震惊，又有些莫名的理解。

胡须男耸了耸肩，表情仿佛在说“不好详谈”。接着，他逐一抚过我的手指，就像在果蔬店查看蔬菜似的。

“请问，你这是……”

“这是老一套，不好意思。”他一副推心置腹的神情，我便也有些愉悦，仿佛换班级后渐渐和同学熟悉起来。然而他接下来的话让我愕然。

“我琢磨着先拔指甲。”他说得极其自然，若无其事。

“指甲？”

“抱歉，要全部弄掉。这在拷问方式中是最合适的。疼，而且可怕，不过指甲还会长。算是人道的。”

“这哪里是人道——”

“总之，你太太委托我问出你的外遇对象。”

“我没外遇。”我答道。

“人人都这么说，一开始……”他摩挲我的食指指甲，像是在感受尖圆程度，“只能装傻。”

“没装傻。我是冤枉的。”

“好，食指。”胡须男说着，把一个不知什么时候拿出来的钳子模样的东西放在我的指甲前端。

“你！等一下。”我拼命搜寻词句，在脑海里搜寻能说服他的材料。我把记忆一直追溯到小学时代，却没有哪项知识能应对这一状况。学校和教育究竟能帮我什么呢？这时，“他人的疼痛”出现在我眼前。这个词忽然浮现出来，就像在洞窟里擦燃火柴，周遭微微泛起光明。我飞快地喊道：“他人的疼痛||你能想象他人的疼痛吗？想象一下，像这样无法抵抗地被人拔掉指甲的疼痛和恐惧！”

“我随时都在琢磨他人的疼痛。”胡须男干脆地答道，“我折磨过的人，多得我不愿意去数。因为工作。”

“因为工作。”不知为什么我纠结于这句话，鹦鹉学舌地说道。

“没错。虽说是工作，我也不想将错就错，所以我没打算装作不知道对方的疼痛。我随时都在想象。”

“想象什么？”

“想象自己被人以同样方式对待的痛苦。疼痛是身体给大脑的信号，是危险信号，就像警铃。铃声说，烧起来了，身体的什么地方烧起来了。”

“既然这样——”

“警铃嘛，不管它就行了。或者譬如学校的旧警铃，经常会乱响。渐渐地，就算警铃响，也没有人惊慌，都麻痹了。像这样，就算有人会疼，只要我对自己说，是乱响来着，渐渐地就麻痹了。”

“荒谬！”我没听过这种“疼痛论”。

“对了，你看看这个如何？”男人忽然转移话题，从夹克口袋里拿出一个东西。我眯起眼打量，心想是什么呢？那是个可折叠的薄型显示器，上面显示着照片。看到画面，我身上一寒，起了鸡皮疙瘩，呼吸困难。

屏幕上是我和公司的文员樱井由佳里一起走在商业街上。两个人都喝了酒，脸色绯红，虽然没有牵手，但彼此贴得很紧。我心想完了，差点咂舌。

“这是你吧？而这位呢，是你的外遇对象。说一下这姑娘的情况。只要说出来，你的指甲就会没事。”

明明不热，我却感到自己在出汗。我张开嘴，舌头仿佛在颤抖，我又把嘴合上。这样他会起疑的。我心生警惕，沉默片刻。觉得自己差不多镇定下来后，我再次翕动嘴唇，咽喉却一颤，我重新闭上嘴。

“你也知道吧，就算不问你，想查这姑娘的情况也容易得很。只是，你太太似乎想从你嘴里问出来。不知该说她是趣味高级呢，还是低级。”

“她想让我自己背叛外遇对象。”

“呵，你承认外遇了？”

“没有。”

“还好我不是你，真的。”

我不知该怎么做，但我希望他能饶了我，别拔我的指甲。樱井由佳里的脸庞浮现在脑海中，我一阵心痛。二十五岁的她如此脆弱，没

法想象她和我老婆佳代子是同一种生物。也许正因如此，她对我来说有种新鲜感，我仿佛是无意识地被她诱导，不知不觉就开始和她交往。

“你有外遇吧？”

“没有。”我撒谎道。我和樱井由佳里是恋爱关系。我不清楚外遇的定义，不过已有老婆的我和别的女人恋爱并有了性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的确是外遇。“你觉得我有个可怕的老婆，还有胆量外遇吗？”我嘴里说着，同时心中感叹：你还真有胆量啊！这并非胆量的问题。不知何时就成了这种状况。不等我有余力关注现实的恐怖以及自身的危险，就已经和樱井由佳里交往了。真傻！我笑自己。

“好。”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想到了折中的方案，“既然你没外遇，就更可以老老实实地说出这姑娘的名字，怎么样？这样一来，你暂时就不用被拔指甲。”

“真的？”

“是暂时。如果发现你确实有外遇，就不单单是指甲的问题了。这你懂吧？”

“可我没外遇。”尽管我其实有外遇。

“那你说就是了。”

我决定交代樱井由佳里。我说了名字，说了她和我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还有这张照片不过是在同事欢送会的归途上拍的。男人的手上本来有把钳子，当我注意到的时候，钳子已经换成了录音笔，我的话被那玩意儿录了下来。

“她的住址？”

“不清楚。”

“哦，算了，一查就能查到。”

“别对她动粗。她和我没关系。”

“可惜，人会说谎，也会装傻。有的人，不逼到一定份儿上，他就想不起来。”

“这也是我老婆的委托？”

“要不是因为工作，谁喜欢胁迫年轻姑娘。”

我恨恨地瞪着他，同时松了口气，心说得救了。因为樱井由佳里已在三天前出发去欧洲旅行。她高中一毕业就到现在的公司工作，算是老员工，从今年起可以休年假。她本来没有出门旅行的打算，是我建议“去走走怎么样”，她才决定到海外半个月。“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去玩一下。请你等我带特产回来。”笑着说这番话的她灿烂得让人目眩。

总之，在回国之前，她肯定平安无事，我必须在那之前想出对策。事情得以缓一缓，得救了！

另一方面，我还是吃了一惊。难道指的是这件事——半个月前，从某占卜网站发来的邮件写道：“最好劝那个对你来说重要的人去海外旅行。绝对。”

为什么群发的占卜邮件不时地给我救助呢？我完全不明白，而这一次也得救了。

3

最好别相信占卜。

没有哪个占卜师对我说过这番话，但我从前就不关注占卜一类的事物。譬如星座占卜声称，“双子座的人请留意因为马虎导致的错误”，我会产生疑问，难道世上所有的双子座都在同一天因为不小心而失败吗？如果占卜宣称“AB型是今天最幸运的血型”，我会想问一句，难道是所有的AB型？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如果是和客户闲聊时谈到占卜也就罢了，但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把占卜放在心上。

契机是大石仓之助劝我：“渡边，你要不要在这个占卜网站注册？”

“我就算了。”我答道。

他的语气从劝说变为恳求：“渡边，你能注册一下这个占卜网站的电子报吗？”网站似乎是他的朋友做的。“据说很细致，几乎是划时代的，我们公司好像也参与了规格讨论和设计。”

“细致指什么？”

“星座有十二类，血型有四种，生肖也是十二个。我不清楚这个网站是按什么基准做的分类，但他们发出的占卜似乎有不寻常的变化模式，还包括了姓名笔画。”

“那就是真的做了占卜？”

“而且是每天发信。”

“不是只用若干封占卜邮件做些修改？”

“我朋友说这个很厉害，是划时代的。”

“我家附近的回转寿司把芥末也放在转台上，他们宣扬那是划时代的。人们都爱用划时代这个词。”

“这倒是。”

最终，我打开那个网站，输入了注册信息，但不是因为有兴趣。大石仓之助说，他那个参与建站的朋友是女的，而他对那名女子抱有好感。他想给自己加分，随便什么事都好。听到这个，我就想帮他一把。

姓名、生日、血型自然是要填的，项目相当多，让人生厌，但还不至于扔下不做。“你知道网络上最难的事是什么吗？”我看着屏幕，对大石仓之助说。

“问女孩子的邮件地址？”

“就差一点。”

“就差一点？”

“是拿到正确的信息。随着网络变成切近的存在，各种不正当的事也扩散开了，是吧？譬如点击诈骗，以及广告垃圾邮件等等。”

“真让人怀念。我小时候常听说这些。”

“那是互联网的黎明期，平成年代（平成是日本明仁天皇的年号，平成元年是1989 年。）。随着网络的普及，人人都知道个人信息流入网络的可

怕。如今，让用户输入个人信息相当困难。不管是多简单的注册内容，人们都不会如实输入。本该是信息宝库的互联网，如今成了鱼龙混杂的可疑信息的仓库。就连大企业的网站，人们也无法下决心输入正确的住址或姓名。”

“这样做有问题吗？”

“在这个意义上，占卜很厉害。想获得占卜的人会输入正确的姓名和生日，因为想知道准确的占卜结果。如果输入假名字，占卜就没了意义。”

“的确。”

说着，我在网站输入了假名字。因为我对占卜结果无所谓。坐在旁边的大石仓之助正在吃夹馅甜甜圈，我由此联想到“安藤”（在日语里，“馅”读作 an，“甜甜圈”读作 donatsu，两个词连读发音近似“ 安藤”（ando）。）这个姓，名字则输入真名“拓海”。“占卜网站找准了要点。”我说。

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了占卜的电子邮件。从此每到早上六点，手机便显示“×月×日安藤拓海今日的运势大概是这样的”。说什么“大概是这样的”，听来熟不拘礼，而且太过暧昧。我不禁愕然。邮件正文只是一个短句，可说是一天的运势评价。例如 “你可能被上级表扬”或“要小心意料之外的花费”，就这么一句。我有些扫兴。

我头一次心生诧异，是因为伞。

那时候是九月，每到夜晚却依然闷热。躺在床上的佳代子几近全裸。“说是秋老虎，秋老虎，这也太过了，秋老虎太过了。”她一边念叨，一边用手扇风，腿直扑腾。就是在那段持续沉闷的日子。

早上查看发来的占卜邮件，内容是：“今天应该带伞。绝对。”就占卜而言，用“绝对”加以断定让人感到新鲜，平时我不会放在心上，那天却有了遵照占卜的想法。就只是这样。

“这么好的天气带伞出门，会被人当傻瓜的。”佳代子把我送到玄关，指着我手中的伞说道。我可不想听一个只穿着内衣送老公上班的女人唠叨，但话到喉咙口又忍住了。如果我敢说话放肆，她马上就会上前堵我的嘴，并用一只手抓住我的脸颊和下巴，使劲一捏。曾经有一次，我因此咬到腮帮内侧，大量出血。

“没用我也带上。或者放在公司做备用伞。”

“备用伞，你又不是小学生。天气预报也说降水概率为零。”

“为零啊！”

我终于心生动摇，但放弃坚持会让我郁闷，于是我抱着贯彻初衷的想法，带着伞走了。

后来下雨了。

气象局发布预报说降水概率为零，当时想必有相应的自信，然而随着傍晚的到来，白天万里无云的天空变暗了，布满不知从哪儿来的黑乎乎的云朵，晚上八点刚过，雨就哗哗洒落下来。

“渡边，你带伞上班可是太对了。”大石仓之助从早上就对我带伞来公司感到诧异，这会儿马上说道。

“渡边真厉害。”说话的是当时还没有和我搞婚外恋的樱井由佳里。她留下来加班，似乎是因为计算公司员工的出差费太耗时间。“像

我就相信了天气预报，没带伞。”

“我认为相信天气预报是对的。”我老老实实地答道。

“不过，相信自己的直觉很酷呢。”樱井由佳里说话的模样就像对自己的话表示赞同。

仔细想来，我和她拉近距离，就是以那时为分水岭。如果追根溯源，那就是因为伞，即因为占卜邮件。

那天，看着别人在便利店买塑料伞，我怀着优越感回了家。

回到公寓，刚洗完澡出来的佳代子连内衣也没穿，边用浴巾擦头发，边噘着嘴责怪我：“你怎么不使劲劝我带上伞？”我忙不迭道歉。

我又读了一遍手机上的邮件，久久地注视那句占卜。“今天应该带伞。绝对。”

第二次让我心生诧异的，是漫画周刊的事。那是在伞占卜之后大约一周。

“应该带上漫画周刊。绝对。”

当我读到这封邮件，尽管愕然，却没有付之一笑，也许是因为“绝对”这个词让我耿耿于怀。不是每次占卜都有“绝对”这个词。

上一次的伞占卜甚至打败了天气预报，这一次的“绝对”应该也有某种根据吧。尽管不愿承认，但我心念一转，决定听从这条占卜，“就当上个当”。

早上进地铁站前，我走进路过的便利店，拿起漫画周刊。我不知道到底该买哪一本，最后决定买那本第一眼就有好感的杂志，封面画着一个公司职员。我在车站月台翻了翻漫画，不太感兴趣。无奈之下，我把杂志塞进包里，大概因为包里装得满，杂志只塞进去一半，封底露在外面。这样看上去就像个不认真的员工。我苦笑着前往公司。

在公司大楼前，我被一位前辈叫住。他比我大两岁，我进公司的时候，他负责带新人，以心直口快和对上级也不用敬语的大大咧咧而著称。当然，除此以外，他还作为优秀的系统工程师在公司胜人一筹，随着年深日久，他岂止胜人一筹，而是胜人二三筹。无论是为大企业构建系统的重要项目，还是小系统的故障处理，他在各个方面都不可或缺。

“哦，你来得正好，渡边。”前辈五反田正臣叫住我。他好像刚从公司出来。

我打了声招呼，问道：“这么一大早，你去哪里？”这会儿还没到上班时间。我先问了句：“你出差？”接着因他那句“你来得正好”产生了不好的预感。

“见客户。客户。一早去道歉，真没辙。客户说昨天刚开始用，服务器就死机了。虽然对不起人家，可要让我说，有故障是当然的。就算是大伙儿竭尽全力做的系统，也会有错误。毕竟是人。”

“最后那句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相田光男，二十世纪末的诗人。有首诗《毕竟是人》。”

“这种话最好别在客户跟前讲。”

“知道，毕竟是客户。”不知道五反田正臣到底有几分认真。他接着对我说，“对了，你也来吧。”

我一惊。“为什么？”

“那个系统，你也帮过忙吧？而且你也在的话，对方的接受度也许会好些。”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五反田擅长的就是把惊讶得说不出话的人顺势牵着走。

等我回过神，已经和五反田正臣一起坐在客户的会议桌前，两个人缩着身体鞠躬。“真是对不起。”五反田正臣尽管敬语用得笨拙，却也礼貌地道了歉，并对故障原因做了说明，还诚恳地谈了今后的处理。

然而，客户公司的部长一直保持着冷淡的态度，抱着胳膊，拧着眉毛，瞪着我们。如果有人对我说兽面瓦的纹样就是以这位部长的表情作为原型，我都能信。

一个小时过去了，部长仍是一副愤怒的姿态，但他也没有下令说“回去吧”。我开始感到害怕，难道我终生都要这副样子坐在这张会议桌前?

“哦，你也看那个？”就在我拿起包，打算摸纸巾出来的时候，部长开口说道。“啊？”我迷惑不解。他用下巴示意我包里露出的漫画周刊。“那个。”

部长突然眯起眼，露出孩子般的表情。看样子，他是个漫画迷，尤其中意那本杂志。咦，你本该是兽面瓦的原型嘛。我差点这样问，但没法真的问出口。

“你也是读纸版杂志的一派？”部长问道。的确，最近大部分杂志都在网络发行，至于漫画，则有半数以上通过电子文档提供。“品质相对高的漫画才会印在纸上，读纸本漫画不会有错。”

我圆滑地点头。“没错。如果不是纸本，感觉就不到位。”

部长忽然没了隔阂，原谅了系统故障的问题，虽然前提是我们提供相应的免费处理。“没办法。毕竟是人。”

五反田正臣在回公司的路上感叹：“渡边，你真行。好在你是那本杂志的读者。”

我没法告诉他：“才不是，我不过是听了占卜的话。”

此刻，老婆派来的暴徒看着被绑在椅子上的我。“还好你交代了外遇对象。做得对。”说着，他轻轻抚过我差点被拔的指甲。

“她和我没关系。”

“决定怎么办的人是你太太。”他毫无兴趣地说，给我松了绑，又说，“我同情你。你竟然和那么可怕的女人结了婚。”他留下这句甚至带了敬意的台词，走了。

我留在寂静无声的公寓里，开始慢吞吞地打扫屋子。我逐一抚摩被绑和挨打的痕迹，查看伤痕严重的地方，叹了口气。我搞不懂，为什么就连这一次，也是占卜邮件帮了忙。

4

早上起来，我关掉枕畔闹钟的闹铃。比设定的闹铃时间早几分钟起来，已经成了习惯。

昨天夜里，加班后刚到家，我就遭到老婆派来的谜一样的年轻胡须男的威胁和拳打脚踢，差点被拔去指甲。胡须男走后，我努力入睡。这会儿连自己都为此感叹：你竟然能睡着！

早上醒来时，发现老婆在床上，躺在我身旁。她睡得那样安稳，让我忍不住纳闷：一个女人下令拔掉某个男人的指甲，在差点被拔去指甲的男人身旁，她竟然能有如此安详的睡脸？

阳光从窗帘和窗户的缝隙射进来，如同和平与希望的象征，让我产生更强烈的不协调感。

佳代子把被子卷成一团，朝一侧睡着。她鼻梁挺拔，睫毛纤长，肌肤如陶瓷般光洁，充满弹性，不像是快三十的人。

她真的和我同岁？就连户口本和居住证，只要经她的手，就可能被做过手脚。

我在盥洗处洗了脸，朝镜子看去。昨晚被打过的脸颊有点肿，摸上去会疼，但瘀青尚未明显到不能去公司。脑袋滞重，不知道仅仅是由于连续加班堆积的疲劳，还是因为昨晚遭受的暴力。我查看指甲，确认并未被拔去。

“咦，你去上班？”

我洗过脸，正用毛巾擦拭，突然有个声音响起。本该在睡觉的佳代子不知何时已站到我背后。盥洗处不大，我一扭头，她的脸近在眼前。

“要去的。”我不清楚她的意图，慌了神，“和平时一样。”

“你是为了保护女朋友吧？”佳代子容貌端正的脸上浮起温柔的笑意。

“女朋友？”我先是不解，很快反应过来。她说的是我的外遇对象樱井由佳里。“你误会了。”我否认道，“和四年前一样。我没理由有外遇嘛。”

四年前的确是老婆误会了。拜她的误会所赐，我被几个素不相识的男人伏击，挨了顿揍，导致骨折。我是冤枉的，却落得如此下场。如果真有外遇，我想不出自己会有什么遭遇。

“你打算去公司盯着，看女朋友会不会遇到危险？”佳代子表情不变，一脸沉稳的微笑，“你放心。我今天白天在家待着。”

就算你不动手，也可以雇人搞出什么事。应该说，后者更有可能。我的话到了嗓子眼。

“今天是工作日，我到公司上班。和平时一样吧？”外遇对象樱井由佳里正在海外旅行，所以我有了几分从容。

“你想装傻装到什么时候！”她把我从洗脸池跟前推开，开始洗脸。我扫一眼她背部到腰及脚柔软优雅的线条，全身一震。

“我今晚有工作，在外面住，后天才回。”

我想说，其实是你有外遇吧。但我绝对说不出口。

“渡边，不好意思，昨天给你打电话。”到公司后，后辈大石仓之助低眉顺眼地凑过来。

“情况怎么样？”

“就像你说的，我给客服打了电话，很快就来了人。还是专家呢。都快凌晨两点了，可人家没有一点不高兴，一直在鼓捣服务器的内部，给修好了。”

“结果你也陪着客服弄到早上吧？”我看到他嘴边零星冒着胡茬，“你回一趟家吧。”

“我没事，回家可能会睡过去。以前五反田吼过我，睡到第二天还不如不熬通宵。还有，我做的应用好像终于能跑了，看起来今天可以测试。”大石仓之助揉着充血的眼球，“交货期有谱了。”

“就是说，感觉隐隐约约地看见了远处的目标。”我皱起脸。

“和海市蜃楼一步之遥。”大石仓之助开玩笑，我却笑不出来。

我带着笑不出来的表情起身去厕所。我问坐在门口的女文员：“对了，樱井要在海外待到哪一天？”

“这个嘛，还有差不多十天。难道说，由佳里不在，你觉得寂寞？”女文员调侃道。

“算是吧。”我先表示同意，又含糊道，“没这回事。”我觉得比起断然否定，这样更有说服力。“啊，对了，”我装作突然想起来似的继续

道，“有没有人问起过她？”

“嗯？”女文员蹙起眉，随即说，“这么说来，早上有人打过电话，问由佳里在不在。”她用手指抵着额头，模样可爱。

“怎样的人？”

“首先是个凶巴巴的女人。”

“首先？这么说，问过不止一次？”

“两次。第二次是个嗓音低沉的男人。我说‘樱井正在休长假’，两个人都不客气地挂了电话。嗯，有问题吗？”

“先打电话的肯定是怀疑老公有外遇的太太，接着是那个太太雇的恶棍。”我坦白道出推测。女文员嘟起下嘴唇说：“你说什么呀，一点都不好玩。”

我被加藤科长喊去，是在早上九点半过后。他一如既往带着酒意犹存的大红脸，一如既往上班迟到，然后用一如既往的粗鲁语气嚷道：“渡边和大石，来一下。”其粗暴就像把象棋的棋子下到棋盘上。“哎，马！喂，车！”如果我们动作慢了，嵌在桌上的显示器就会显示他发来的信息。“来一下！”

“加藤科长”是个有点像绕口令的可爱称呼（“加藤科长”在日语中念作katou-kachou，两个词发音相近。），但现实中的加藤科长是个大块头的中年男人，学生时代曾以擅长橄榄球著称。长得像螳螂的脸庞也不妨用可爱形容，但整体而言，他离可爱一词很遥远。

“这次的项目怎么样？顺利吗？”加藤科长俯视一眼站在面前的我，投来含糊的问题。

从建筑界跳槽到软件行业的加藤科长似乎不喜欢软件的世界，首先是因为“商品不可见”。一点点建设起来的建筑物很容易由外观做出判断，而且能够加以确认，譬如“那儿还没造好”，或是“那根柱子弄错了”。至于软件，他就完全不明白“哪些做完了，哪些还没做好”，而且到了交货期，也没法否认可能有些地方还没做好。因此他常常叹息道：“难以想象会有这种不正经的工作。”同公司的人当然会认为，既然讲这种话，一开始就别来软件业界好了。不过几乎没人把这话说出口。

那么，加藤科长关注什么呢?

拿到工作。接单。

和客户见面，不时喝个酒，拿到尽可能多的合同，从大项目到小案子。对他来说，这似乎是最容易理解的工作。

他的着眼点在于，软件开发虽然不靠谱，至少销售成绩容易把握。尽管有专门负责销售的部门，加藤科长却抢在了销售部门的前面。当然，他不顾前后地接下工作，干活的团队便会混乱。乱得恐怖。

交货期撞车，人员不足，程序员们连着加班，这是必然的结果。加班复加班，公司的空气越来越滞重。程序员们在滞重的空气中呻吟、愤慨，开始无意识地晃动身体。

加藤科长也是当了多年白领的人，也注意到了这些情况。

注意归注意，他完全不放在心上。岂止是不放在心上，他那副宽肩膀上的大脑袋俯瞰着流露不满的下属们，宣称：“赶不上交货期，是你们工作不得法。”

有一次，或许是对加藤科长太感到愤怒，也可能是连日加班睡眠不足导致失去忍耐的气力，有人嚷道：“这样的时间表，这样的工作量，你说让我们怎么赶得上？”那是个二十出头、刚结婚的青年。

他的声音响起，室内鸦雀无声。我属于其他项目组，办公桌有段距离，但我相当理解他喊出来时的心情，在心里为他叫好。在场的人一定都这样想。

或许是我的心理作用，所有人敲键盘的声音忽然停止了。加藤科长撞在新婚员工愤怒的枪口上，他究竟会怎样作答？每个人都竖起耳朵。

“这个嘛，”加藤科长悠长而洪亮的嗓音响起，“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所有本来在干活的人，包括我在内，不论是正式员工、劳务派遣员工，还是合同制的文员，都愕然了。有几个人明显泄了气。

即便事态没有改善，如果从加藤科长口中说出反省或道歉的话，我们的心情也可能会好一些，到了这个时候，面对“近在眼前的交货期”，人人都紧张又昏沉的时候，我们压根儿想不到他会说一句这么抽象的指示。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至于那位叫嚷的新婚员工，有那么一会儿，像条鲤鱼似的嗫嚅着嘴唇，吐出的却只有空气，接着他坐下了，又开始敲键盘。

加藤科长就是这样一位上司。

“其实呢，我想求你们一件事，去援助别的项目。”加藤科长爽快地对我和大石仓之助说。

我一瞬间怔住了，因为现在我负责的项目刚有了点眉目。我刚刚和大石仓之助聊到这一点。

“有眉目是吧？挺好嘛。”

“不是有眉目了，是刚刚有点眉目。也就是能够隐隐约约地看见遥远地平线上的目标。”我稍微加重了语气。

“既然这样，只要朝着目标走就行了吧？”

“有可能是海市蜃楼。”

“没事，哪怕是海市蜃楼。”加藤科长的话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对他来说，不明就里的系统研发本身就是类似海市蜃楼的工作，他本来就不把研发的进展当作现实。“听着，不用管你们现在的项目了。这是命令，不是请求。”

我在内心骂道，你刚才不是亲口说“想求你们一件事”吗？旁边的大石仓之助露出天生的软弱表情，沉默不语，目光游移。他熬夜努力推进工作，却听人说“那些事情怎样都行，去做别的工作”，自然会混乱。

“说起来，”加藤科长愈发得意，“你们难道是平成时代的人？”他突然端出从前的年号，接着说，“你们又不是没有战争也没有征兵制的平

成时代的软弱人类。渡边和大石，你们都经历过军队生活吧，应该学到了志气。”

据说加藤科长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现在这样，豪爽又自以为是的性格让人备感头疼。他有许多兵役时期的逸闻。似乎他不仅没被军队中的欺凌折服，反倒让上级盼着他“早点滚蛋”。

青年训练制度的最终目标是国防和培养爱国心，才不是让人有志气——这话已经到了喉咙口，我还是忍住了。我没有反驳，而是问道：“到底是什么工作？”

“是五反田之前的工作。”加藤科长说。虽然五反田正臣是个连敬语用法都搞不清的狂妄员工，但他也是能够轻易完成困难工作的王牌，如果用棋子来比喻，他就是“车”，所以加藤科长也对他信赖有加。

“说起来，最近没瞧见五反田呢。”大石仓之助嘀咕了一句。

“是没看见。”我也附和道。我们因手上的项目自顾不暇，没工夫关注别的组。“他在客户那边干活？”

“是啊。不过呢，他从那边逃走了。”加藤科长闷闷地说。

“逃走了？”我和大石仓之助异口同声地说，接着又同时说，“不会吧。”

五反田正臣是个古怪的前辈，工作方式粗暴，而且会用超乎常理的做法，但他是个拿得出切实成果的程序员。而且他总是很快就能和客户混熟，是受人信赖的类型。我曾听过他的好几个故事，例如有过

那种如同在悬崖边的项目，人人都想逃走，他却投入其中将其搞定。他竟会扔下工作逃走，这种事我可没听过。

“是件苦活？”

“改良现有的系统，要求不高。五反田在报价的时候留了余地，说是两个人一个月的工作。”

“两个人一个月……”如果说的是从程序设计到测试，那的确不是有难度的工作。而且工作量的计算应该留了余地。

“五反田在家吗？”大石问。

“打电话也不接。”

“他为什么逃走？”

“我怎么知道！”

回过神的时候，我和大石仓之助的手边已经放着资料——设计规格书和表示项目进度的一览表。两份都很薄。

加藤科长不理会张口结舌的我们，说起工作的地点。“你们知道藤泽金刚町的寿险大楼吧？”

“做项目的另一个人是谁？”

“其他公司的程序员。五反田不在，所以让他一个人把能做的做了。不过，和客户之间的交涉必须由我们公司的员工来完成，所以我想拜托渡边。”加藤科长竟然开始在我们面前挖起鼻孔。

我和大石仓之助心情沉重地回到办公桌前。一想到要怎么对一同工作的组员解释，我就感到郁闷。做事的人少了两个，终于远远望见的遥远地平线上的目标一下子消失了。

我把设计规格书放在桌上，拿起手机出了房间，想先联系上五反田正臣。我必须摸清状况，确认事情的真相。

加藤科长说打他电话也不接，应该是真的，但我有种期待，觉得如果是我打过去，他大概会接。并不是自负地以为五反田喜欢我，只是我能够想象，如果是我处在五反田的立场，多半不会接加藤科长的手机或者公司的电话。

我从电梯旁边下楼梯，在楼梯转角平台拨打五反田正臣的手机。

我听着拨号音想，的确，最近没和五反田碰过面。这时电话里传来声音："渡边吗？"

"五反田。"

"好久没和人说话了。"他说得轻松，声音却在颤抖，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不像他。

我把从加藤科长那儿听来的内容依样画葫芦地讲给他听。"是真的？"

"偏偏让你来接班。"他说，嗓音细弱，仿佛在思考，我又一次感到这不像五反田。

"你说'偏偏'是什么意思？再说好像是挺单纯的工作嘛。"

“只是给画面添加输入项目。”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追加画面项目所需的工作。不复杂。“可你却逃走了？你是心血来潮？”

“我要是不在意细节，一口气做完就好了。”

“你现在干吗呢？”我插嘴道。

“学电脑。还有，学习生活。”

“什么意思？”

“我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回到婴儿时代，从头开始。没时间垂头丧气。”

听不懂的话让我厌倦。

“渡边，你脑袋聪明，而且是个优秀的系统工程师。”五反田正臣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

“可是，这世界比你以为的要恐怖。你我都被监视着。”

“被监视，你指加藤科长？”

五反田发出一阵爆笑。“你这话有意思。不是科长，是更巨大的家伙。”

“可我们只是给画面添加输入项目。”

“如果程序看着有意思，你就会想要解析它，对吧？”五反田正臣难得说了句像系统工程师说的话，“结果我栽进去了。那件活儿有危险。”

“你发现问题了？”

“我啊，彻底栽进去了。”

栽进去了，这句话让我想起五反田正臣几年前做的简单而具有破坏性的软件。简而言之，那玩意儿“一旦在电脑上执行，就会把硬盘里的数据全部清空”。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他默默加以改良，还兴高采烈地说：“这玩意儿能破坏任何一种系统。我现在栽进去了。”

“你要把这种东西用在哪里？”我问他。结果他说：“赶不上交货期的时候，如果遇上最糟的情况，我就执行这个程序，一走了之。”

“这样做不解决问题。”

“是不解决。不过，要说现今世上什么最宝贵，不是回忆，也不是人与人的关系。”

“最宝贵的是什么？”

“电脑数据。”

“没这回事。”

“所以，抹掉电脑数据是相当有效的威胁。今后的诱拐事件将不是诱拐孩子，而是对电脑的诱拐。”五反田正臣说道。他喜滋滋地做了他

所说的删除工具。“这种东西，一旦栽进去就放不开。系统工程师的本性嘛。”

的确，我们这些SE（系统工程师(System Engineer) 的简称。）有这种倾向，要做出更简洁、更通用而且简明易懂的程序。我们在程序中寻求“美”。

据我所知，五反田正臣最终应该没用过那个删除系统的工具。倒不是没胆量用，也不是没机会用，似乎只因为他意识到：如果想破坏系统，只要下狠劲把机器踢飞，或者浇上甜咖啡牛奶就行了。那样做更容易。他的兴趣转移到物理性的破坏上，哪里还管得了美的程序。

“你说栽进去，指什么？”我问电话那头的五反田正臣。

“装作没看见也是一种勇气。”

“我的勇气忘在爸妈家了。”

大概我的回话太无聊，五反田正臣沉默了片刻。他在挂电话之前问我：“你知道危险思想指什么吗？”

“危险思想？就是琢磨可怕的事？”

“算是吧。龙之介那小子说了句有意思的话。”

“哪个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那小子。”说完这句话，五反田正臣粗暴地挂了电话。我叹了口气，心里烦躁。当然，这份烦躁不过是有点嫌烦，我此

时完全想不到，自己竟然会因为这份工作，落得同信息和社会本身对决的地步。

5

“你们知道《幻魔大战》吧？”第二天早上，加藤科长问我们。

“啊？”我不由得回望他结实的肩膀上那张好似饭团的脸。站在旁边的后辈大石仓之助也露出不解的神色。为了新接的项目，我们必须一早去客户那儿，在那之前特意绕到公司，是想和科长打个招呼。

科长不由分说地把我和大石仓之助从刚入佳境的项目扯开，我原本抱有期待，他或许会反省自己的不讲理，表示歉意或慰劳。然而科长说出的却是一句：“你们知道《幻魔大战》吧？”

用不着查，在任何一国的语言中，“幻魔大战”应该都没有道歉或慰劳的意思。

“是平井和正的小说？”大石仓之助小心地说。

“石森章太郎的漫画？”我也在记忆中搜寻，反问道。

“不对，是林太郎的电影。”加藤科长一怔，开口道。

我没听说过加藤科长是动漫迷，所以只觉得困惑，不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在最近，这部在一百多年前的二十世纪制作的影片重新上映，引发了热潮，再一次得到人们的好评，科长似乎也是借着这股风潮才喜欢上该电影。

“你知道《幻魔大战》的开头吧？主人公东丈差点被人造人贝格杀掉。”

“小说也是这样的。”

“漫画的确也是这样。”

“唆。我说的是电影。那么，说到为什么要做这种事，那是因为东丈是超能力者，拥有隐藏的能力。为了让他的能力觉醒，要把他逼到绝境。当他以为自己会被杀掉的时候，超能力就爆发了。”

“小说也是这样的。”

“漫画的确也是这样。”

听到大石仓之助和我的话，加藤科长的表情有几分阴翳，但仍然兴致勃勃。“跟这是一回事。”他说，“我给你们不讲理的指示，跟这是一回事。是为了把你们逼到绝境，等你们的能力觉醒。”

这时，有两件事让我震惊，一件是科长认识到自己的指示不讲理，另一件是他确信不讲理的手法是为我们好。这真是无计可施。我试探着说：“我们待会儿就去工作的地方，如果发现事情不难，大石可以回这边吗？”

“可以。”加藤科长挖着鼻孔说。莫非挖鼻孔的动作在某个国家或地区是一种慰劳对方的身体语言？希望是。我发自内心地想。

我和大石仓之助怀着无法言说的晦暗情绪离开了。

等电梯的时候，大石仓之助无力地说：“听科长刚才的话，他想让我们的超能力觉醒，那可真让人受不了。”

“劳动法应该写上，不许参考《幻魔大战》。”我垂头丧气。

一名短发女子从身后走近，喊了声“渡边”。

“嗯。”我狼狈地应道，因为她是我到昨天为止负责的项目的组员。我点头致歉：“这样走掉，对不起。”

比我年轻五岁的她因睡眠不足而肤色暗沉，脸上却浮现笑容。“我会设法努力的。倒是你们二位请当心。”

“还不知道是怎样的工作，上班好像在客户那边。我看了设计规格书，觉得只是个很简单的开发。”

“这是五反田的项目吧。其实，我上星期见过五反田，在车站门口。”她说。

我想起昨天和五反田在电话里聊的内容。他向我提出警告：“那件活儿有危险。”

“我只不过和他打个招呼，但他吓得不行，东张西望，很奇怪。而且他戴着墨镜，形迹可疑，认出是我才松了口气。”

“他说了什么？”

“他问我，你知道危险思想指什么吗？”

“哦。”我苦笑着点头，“他昨天在电话里也说了。芥川龙之介的话。”

“没错，没错。”

“‘危险思想，指的是试图把常识付诸实现的思想。’”我说出那句话。

“这话虽然挺怪，可我觉得说到了点子上。”短发的她说道，“常识是相当可怕的。”

“五反田想说什么？”大石仓之助困惑道。

我只能说不清楚。“总之，要是我们今天的项目看着容易搞定，就去帮你们。”我对她承诺道。这是发自内心的想法，并非社交辞令。“其实我不觉得必须让我和大石两个人去。”

“可我觉得不会轻易搞定。”她露出无力的微笑。

“不会，根据设计规格书，简单得不行。”

“但是，连五反田都逃走了。”

说得对。如果是轻易搞得定的活儿，五反田正臣不可能做到一半扔下，也没必要派我们去顶替。

“对了，渡边，还有一件事。”她亮出手中的平板电脑，上面显示着程序的源代码，“正在做的测试运行不畅，不管怎么弄，都有参数异常的情况。”

我和大石仓之助凑过去看源代码，听她解释。总之，程序似乎只在某个数据设定的情况下运行不畅。是例外的模式。

“这样啊。”我赶时间，便建议先做最大限度的应急处理，“先不让那个例外模式从这边走，之后再做分析和模块组装。”

“这样做比较好。”大石仓之助也表示同意，“之后再好好琢磨这个例外模式，也许能够妥善处理。”

“只要加以分析，例外也就不成其为例外了，是吧？”她微笑道，临走前又说，“渡边的手机铃声改成《君之代》是对的，很有味道。”电梯来了。我在电梯里看了手机，重读了占卜网站早上发来的邮件。

上面写着：“要不耻下问。”

我们工作的地点是一栋气派的建筑。在人寿保险公司二十层大楼的五楼，一个西南方向的房间。据说地方是客户提供的。

我敲门进屋，屋里洁净的白墙让人目眩，我一开始误以为是太阳照在上面。窗户被窗帘挡住，熠熠生辉的是天花板的日光灯。感觉像一间大会议室。墙边摆着服务器，房间中央有四张办公桌。

靠近门口的右边坐着一个脸色苍白、戴眼镜的青年，敲着键盘，盯着显示器。此人体态肥胖，个子大概比我矮，但宽度看起来是我或者大石仓之助的两倍。那模样就像在补习班被留下学习似的。

“哦，你们好。”他站起身，匆忙鞠躬行礼，眼镜差点滑落。

“你就是工藤？”我说出之前拿到的履历卡上的名字，他点头。他是从别的软件公司派来的程序员。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和大石仓之助，说明我们来替五反田。

我们三个立即开始开会。

“首先，这家客户——”我指着设计规格书的确认栏，上面有公司名，排列的字母像生造的词，我不确定读法。“念作‘古修’？”

“五反田读作‘歌修’。”工藤说话时饱满的脸颊随之颤动，不论他说什么，看着都像在抱怨。

“歌修。”我试着念道。

“歌修。”大石仓之助也说。

这是个一发音便在口腔里留下愉悦感的词，我和大石仓之助不觉相视微笑。同时我想到，这还是第一次，开工时连客户的公司名都不会念。

“根据设计规格书，好像只是在客户的登录画面增加五个项目。”

我看向资料，那是网站的登录画面。我觉得，只要在登录内容中增加需要输入的项目，再改变画面布局，往数据库添加项目，然后修改登录和询问用到的数据调用以及数据更新程序，最后做个确认测试就完事了。

“好像不费吹灰之力嘛。”大石仓之助也显得诧异，仿佛对五反田正臣从这样的工作中逃走感到不可思议。

“的确——”工藤也干脆地说，“这一次，国产浏览器的版本将要更新，彻底地。所以，好像是为了对应更新，必须增加项目。”

“哦，这样啊。”我理解了。根据设计规格书，这个系统从最初发布后就没怎么变动过，所以我原本不明白为什么事到如今要我们过来改画面。如果是由于浏览器的版本更新，现在的程序将会无法运作，我就彻底理解了。

“对了，这是什么系统的画面？是哪家网站？”我懒得不懂装懂，直接问道，“从这份资料完全看不出来。我好久没看见这么粗枝大叶的设计规格书了。”

我从前拿到过在广告纸背面胡乱手绘的设计规格书，旁边写着：“大致这种感觉，其他怎么好怎么做。”而眼前的设计书是自那之后头一遭见到。

“哦——”工藤大概没什么兴趣，平淡地说，“大概是那个。交友网站。”

“交友网站。”我鹦鹉学舌地说，接着条件反射般地感到背上一寒。如果我的认知没有错，所谓交友网站，应该是交际的场所，目的是结识异性。如果我和这种地方沾边，我老婆不可能不闻不问，即便她不闻不问，也会有可怕的暴力降临。“那种网站好可怕，我不能接近。”

“那种网站啊，几十年都没什么进步。”大石仓之助说，“我看过以前的交友网站，譬如平成时代设计的，和现在的差别不大。”

“你很了解嘛。”

“之前我在网上看过专题报道，大概是因为SE精神吧，遇到网站设计一类的就会关注。总之，那种交友网站用来诱惑和引导成年人的手法是以前就有的。”

“哦，是这样。”工藤变得饶舌起来，“譬如说，造一辆车，不管经过多少年月，方向盘的形状、雨刷的动作或者后视镜的位置，这些都不怎么变。虽然内部的控制电脑有进化，但大方向总是不变的。”

“原来如此。”我立即表示同意。

“这是五反田说的。他好像喜欢单纯的东西，爱好古董和老款。他总在听音乐，但不用接收数据的设备听，而是听CD、磁带之类。这年头，到哪儿去买磁带啊？”

“磁带啊，我只见过一次，确实少见。”我以前不知道五反田正臣有这种爱好，“就是说，这件活儿是开发交友网站？”

“这个嘛，一开始不清楚是什么画面，在解析程序的过程中才发现是交友网站。”工藤说。

“等一下。”他的话让我有些在意，“不解析程序就不知道是什么系统，竟然有这种工作？”

“有啊。”工藤平静地说，“现在这里就有。”

“如果在网上检索，能看到这个叫歌修的交友网站吗？”

“歌修大概是提供系统的公司名，我猜是这家公司把系统卖给各个站点运营商。”

大概、我猜，尽是臆测。我开始担心，并且忍不住起疑。大石仓之助或许有同样的感觉，他靠近工藤开着的电脑，打开浏览器，敲击键盘，大概是在搜索叫“歌修”的公司吧。“怎么样？”我问道，他摇了摇头。

“没这家公司？”

“相反。我以为歌修是个相当特别的固有名词，但一搜索就出来两万条。加上‘交友’这个关键词，结果也差不多。”

“我都没见过那家歌修的负责人。好像五反田也没见过。”工藤说。

“五反田也没见过？那怎么工作？”

“对方用邮件送来开发内容，好像那之后也都是邮件往来。根本没把程序的整体状态告诉我们。我们完全靠摸索，每当遇上问题，五反田就询问对方。”

“他是因为这个不想干了吧。”大石仓之助看向我的脸。

“因为不清楚整个程序，五反田自己设法解析了程序，然后给我下指示。要增加项目并不难，我很快做好了，但不知为什么，编译的时候报了错。”

“是对什么语言的编译？”

“这儿的系统用的是他们自己的编译器。所以我不清楚错误的原因，没法继续。”

“自己的编译器？”一般而言，“程序”说到底是人们能够阅读的类似原稿的东西，编译就是把程序转换成可以让计算机理解的原始文章，而执行这一过程的软件就是编译器。

“好像程序有一部分经过加密，看不懂，而对加密部分的翻译用了他们自己的编译器。”

“加密？”

“哎，我们这次修改的地方和加密部分无关，其实可以不管它。”工藤咕哝道。

“可是五反田觉得有问题，是吧？”我凝视工藤，想起五反田正臣之前的电话：“装作没看见也是一种勇气。”

工藤点了点头。

慢悠悠地讨论也无济于事。我们立即开始干活。我让工藤继续之前的工作，并让他把了解的系统概况解释给大石仓之助听。我则与名为“歌修”的客户进行联络。但是，我怎么也查不到联系方式，无奈之下，我打算把五反田正臣之前的桌子抽屉翻个底朝天，如果里面有便条，就照着打电话。

“竟然有这样的工作。”软件开发这项工作，有时确实得和模糊的设计规格做斗争。可如今见不到客户，只看到局部的设计规格，靠摸索作业，实在够荒唐的。

我把抽屉翻了个底朝天，翻出一大堆笔和曲别针。“这是什么？”我拿起映入眼帘的塑料盒。

“是磁带吧？”大石仓之助说。

“啊，就是磁带，五反田爱好这类东西。”

旁边有几个大一些的盒子。“这些是录影带。”应该是能够录下影像的媒介。

“他还特别喜欢那些老电影。”

“够老的。”看标题好像是恐怖片，有一大堆。

这些东西本身挺贵重，我一边想着，一边把这些如今很少见的记录媒介扫到一边。底下露出写有数字的便条。“是这个吗？”

“大概是。”工藤看着屏幕说，“肯定不行。”

“肯定不行？”

“五反田一个劲儿地往那边打电话，然后心烦气躁。他烦得厉害，还唱‘我好像在做梦’。”

“那是什么歌？”

“唱那个肯定是破罐子破摔。所以，你打电话也没用。”

但我不能不试，我用桌上的电话拨了便条上的号码。听筒里传来一个声音：“您好，歌修股份有限公司。”

“啊，喂。”我慌忙开口，心里有轻微的感动。

然而接着传来的却是：“请照语音提示按下需要办理的事务的对应号码。”我叹了口气。这只是自动应答系统。语音提示给出含糊的分类，询问需要办理的事务是“登录确认”、“退会申请”、“意见和要求”，还是“各类信息的修改”，接着又说，“或是其他事务？”我想，系统开发的问题大概属于“其他事务”，便选了这一项，接着又是提问。

选项接着选项。我一次次按下电话按键，听信息，又按下按键，接着输入这里的电话号码。我连续按了将近十五分钟，然后出了错，按下选项中没有的数字。语音提示说：“您按了无法应答的号码。应答结束。”电话啪地断了。也许是我的心理作用，那声音似乎含着喜悦。

“开玩笑吧。”我喃喃道，泄了气。没办法，只好从头再来一次，持续不断地做选择和输入。过了二十分钟仍没有人接电话，我小心避免按错号码，不断输入。又过了十分钟，传来的是“最后，请输入十位的密码”。我愕然。“工藤君，你知道密码吗？”工藤鼓着脸颊，摇头说：“不知道。”

“问五反田就能知道吧。”

“说起这个，五反田曾经把电话给扔了，说‘我哪里知道什么密码’。”

我也差点把电话给扔了。

如果这种事接连不断，我想也许真的会有什么能力觉醒呢。

6

我感到自己公私两方面都开始变得充实，在负面的意义上。

在我和老婆的婚宴上，有人上台讲话：“得到佳代子小姐作为伴侣，肯定将会度过公私两方面都充实的生活。”那人好像是老婆那边的嘉宾。如今，我甚至怀疑那名男子是不是真是我老婆的朋友。我在地铁上摇晃着，心想，嘉宾的保证怎样了呢？也许我的生活确实变充实了，然而是讨厌的充实。

我坐地铁回家。站在车门边，望着窗外掠过的墙壁或擦肩而过的上行列车，我叹了口气。今天的工作没有任何进展。我花了一天试着联系客户，却连客户的声音都没能听到。打电话遇到的是语音提示的波状攻击，我又尝试发了邮件，还是音信全无。

“他们看邮件吗？”傍晚五点过后，大石仓之助对我说，“或者那个邮箱废弃了。你试着发一封过火的邮件，怎么样？”

“过火的邮件？”我皱起眉。

“譬如写几句骂人的话，说不定会有回复。像我老爸就会装作没听见麻烦的事，可如果说他坏话，就会有反应。”

“写那种邮件，要是对方有了反应，多可怕。”

不过说不定值得一试。我毕竟不敢冒险写辱骂的话，试着写了“根本赶不上交货期”，接着写道：“我们对程序加密部分做了解析，感到困惑。如果不说明编译器的规范，我们没法工作。”

大石仓之助笑道，反正人家不会看。边吃零食边敲键盘的工藤也表示赞同：“发了那么多询问邮件都不见回音，大概没人看邮件吧。”

我也这么想，便轻松地把邮件发了出去。感觉就像把信塞进瓶子，让瓶子顺流而下，也许会有人在某个时候捡起它吧。然而，让人无比惊讶的是，装信的瓶子顺流抵达的是总公司大楼的加藤科长那里。

发出邮件后大概十五分钟，我的手机响了。我接起来，放在耳边，只听加藤科长吼道：“喂，渡边，你在想什么哪？”他喷出的唾沫似乎通过电波飞溅到我这边。

“我在想很多事。”联系不上的客户公司，逃离工作的五反田正臣，今天的晚饭怎么解决，老婆佳代子是不是还在怀疑我外遇，我的外遇对象樱井由佳里是不是正在尽情享受海外旅行。我几乎要感慨，原来一个人会同时想这么多事。“人类真厉害啊。科长你也这么觉得吧？”

“你说什么哪？你把服务业当成什么了？你听着，刚才销售那边收到了邮件。”

“谁发的？”

“客户。你正在做的活儿。”

“歌修股份有限公司？”

“好像是这个名字。就是这个。”

连客户的公司名都记得含含糊糊，你把服务业当成什么了？我想对科长这么说，又忍住了。

“那家公司投诉你写了奇怪的邮件，说什么赶不上交货期。你发了这样的信？”

我呻吟一声，一时间说不出话。

“喂，喂，你到底发了没有？”加藤科长长长吐出一口气，像是故意的。

“他们回信了？”

“那是当然的！”

“可是一直到刚才都音信全无。”

“那又怎样？”

“因为完全联系不上，所以我试着发了过火的邮件，想看看反应。”我觉得反正没有隐瞒的必要，便坦白说明了。

“是我教你这么做的？”加藤科长冷冷的声音传来。

“嗯？”

“有困难的时候给客户发过火的邮件，这是我教的？”

“你没教。”

“没教对吧？总之，你说赶不上交货期是撒谎吧？”

“对，啊，不对。”我狼狈得连自己都觉得滑稽，“我想赶上交货期，可是有不清楚的地方，譬如编译器的规范。”

“啊？这种事你问一下就好了嘛。”

“我不知道该问谁。”

“可你发了过火的邮件对吧？”

“其他询问邮件都没有回复。”成了车轱辘话，“对了，科长，你接下来要给歌修回信，说赶得上交货期，请放心，是吧？”我问。

“当然了，我能不写吗？我已经告诉销售，会向对方解释。我会说，是我们公司情绪不稳定的员工一时发狂胡说的，这就让他主动辞职。”

加藤科长大概以为，他这番话就像瞄准腹部给我一拳，能让我消沉。但这对我没用，因为很难让一个已处在消沉状态的人消沉。“我有件事求你，能不能对销售说，让歌修的设计规格负责人给这边打个电话。可以打到我的手机上，随时都行。”

加藤科长沉默片刻，小声嘀咕道：“渡边，你好像豁出去了。”

“我是豁出去了。”

“你害怕我让你主动辞职吗？”

“科长今天早上不是说了吗？被逼之后就会有超能力觉醒。”

“你说《幻魔大战》啊。呵，我是说了。”

“我的心情就是那样的。”

“那是动画片。”

“科长，你知道这项开发做的是什么网站吗？”

“我必须知道吗？”

我认为是。我有几分破罐子破摔地答道：“是交友网站。交友。”

加藤科长的语调发生了少许变化：“哦，这样啊。”他顿了一顿，仿佛在琢磨什么。“喂，渡边。”他压低嗓音，“你能在系统里做点手脚吗？”

“做手脚指什么？”

“譬如用某个特殊的ID注册会员，就可以免费。”

我既没有精神认真对待他这句话的心力，也没有将其当作玩笑的体力，只好用干涩的笑声敷衍过去。

“对了，还有啊，”加藤科长最后说，“对方说，不许碰这次委托之外的任何程序。赶紧把工作做完，别管其他的。哎，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挂了电话，大石仓之助担心地望着我。

“咦，工藤呢？”他刚才还在，现在桌前却不见人。我伸脖子一看，电脑显示器也关掉了。

“他回去了。”大石仓之助指了指墙上的钟。的确，距离下班时间六点已过了五分钟。“我好久没看见这样的程序员了，明明还有工作，刚到时间就一脸轻松地回去了。”

“我们要向他学习。”我说。我不觉得继续工作会有进展，而且大石仓之助肯定也累了。既然这样，今天就算了，赶紧回去。大石仓之助最初有些踌躇，很快眯起眼，揉揉眼角，鞠了个躬：“那我听你的，回去睡了。”

我的视线在地铁里游移，广告映入眼帘。最近接连加班，常常赶不上末班地铁，所以是久违地看到这些让人郁闷的广告。

据说从前的地铁里张贴着纸质广告，那样烦恼应该少一些吧。如今车厢内所有的墙壁乃至天花板都装有液晶屏幕，广告绵延显示。仔细想想，不论看向哪里都是广告，颇为奇妙。反过来说，如果不细想，就没什么不协调的感觉。

报纸广告或电视广告在当下有效果吗？自从互联网登场，对于向非特定人群大范围发送广告的信心顿时一落千丈。

记得我的朋友井坂好太郎说过一句话。那个一边从事作家这个貌似伟大的职业、一边随心所欲过活的男人曾经炫耀地说：

“从前人们不清楚报纸广告有多大的效果。当网络普及，搜索引擎变得发达，情况就变了。网络会向搜索‘咖啡’的人显示咖啡广告。至少这个人对咖啡这个词有某种关注，而且他肯定正在看显示屏。光是这两点，也比电视广告有效。”

井坂好太郎在作家当中似乎相对年轻，且具有一定的人气。他本人很是为此得意。尽管有家庭，但夜夜在市中心勾搭女人，还自吹自擂：“别看我这副样子，我可是作家。”我认识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对我来说，他是个不值得尊敬的人。他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冠冕堂皇：“值得庆幸的是，有一定的读者对我给予了支持，不过我还差得远。我会天天努力。”至于他的天天努力，就是努力和女人搭讪，差劲极了。

“网络的功劳大着呢。”井坂好太郎鄙俗地一笑，“而且影响力巨大。所以呢，譬如我的书要上市了，网上就有消息流传，‘那小子的新作差劲透了’，有这种事吧？喏，要是这样，我就已经完蛋啦。网上的信息和真实的信息是两面相对的镜子。这样一来，在别人看书之前，已经出现了差评。”

“既然这样，”我说，“不是也可以反过来做吗？想办法在网上散布好评，说‘那本书有意思’。”

“有二十个吧。”

“嗯？”

“我自己运营的网站，将近二十个，我很久以前一个个建起来的。当然，这些网站最终是独立的，对吧？域名和设计各不相同。然后呢，每当我有新书上市，就在那些网站上说，‘那小子这次的新书是杰作’。要考虑到时间点，不能让这些话听上去像假的。有意思的是，这样一来，网上就会有一定的好评，说这本书有意思。”

“有这种事？”我愕然，“你小子并不是写小说，而是操纵信息嘛。”

“要点在于，”井坂好太郎平静地继续说道，“要写成稍微前卫的小说。前卫的东西容易称赞，不容易贬低，所以好操作。”他像女人一样嘻嘻一笑。

我想起他以前也说过：“我的书封上写着：‘这本书未经染色，没有使用转基因食品。’这样做的话，人们就会意识到其他书含有那些东西，会觉得我的书比较好。”他就是这么个人，以前就总琢磨这些。

车厢内不断掠过广告。乘客中有人呆呆地看着广告，也有人看都不看。不久开始显示周刊杂志的标题。坦白说，被工作追逐的我不清楚如今的日本社会上发生了哪些事。当广告上出现永岛丈的名字时，我松了口气。“这名字我知道。”是国会议员永岛丈。

闪过的标题是“永岛丈第一次谈论播磨崎中学事件”，还写着“打破五年的沉默”。

我对播磨崎中学事件记忆犹新，原来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

我刚走出车站检票口，手机响了，《君之代》的旋律流过。是个没见过的号码，我以为是歌修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打来的，以为托加藤科长传的话奏效了。我立即接起电话，对方声音低沉，仿佛要打消我的轻快。“对了，你现在在哪儿？”是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这时我仍对自己说，顾客就是上帝，并且傻乎乎地报上自己刚走出的车站的站名。

“我现在过去。”对方说着挂了电话。

“啊？”我愣住了，现在过来是什么意思。“在电话里谈就行了。”我告诉他，但那头已经挂了电话。我慌忙回拨，却听到关机的应答。

接着国歌再一次响起，有电话进来。我连号码都没看，飞快地把电话放在耳边，粗声粗气地说：“怎么回事？”

“没怎么。”说话的是佳代子。她问我在哪儿，我条件反射地回答了。“对了，你把你的外遇对象弄哪儿去了？”

“嗯？”又遭到突然袭击，我没能立即做出反应。我举着电话走上台阶，撒谎道：“我又没外遇。”

“可你上次坦白了。”

“我要是不那么做，指甲就给拔了。”被你派来的怪人。

“真奇怪，那个女的不在家，问了公司，说是在海外旅行。”

“不奇怪，这是事实。你在上班吧？”

“工作间隙也一直想着老公，这就是爱吧。”她发出魅惑的声音，不知有几分是真的。“哎，算了。你回头别吃惊。”说着，她径自挂了电话。

我叹了口气，在心里高喊：公私都充实的今天的这一刻，诸位过得如何呢?

7

我的朋友井坂好太郎经常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笑道：“任何事，只要做两次就会习惯。”他还说：“所以我常常外遇。”

“人总会习惯。习惯之后会想要更多刺激，然后就会进化。肌肉训练也是这样嘛。给予负荷就能长出肌肉，习惯之后，再给予更大的负荷，肌肉就会发达。”

我闻言只是愕然，觉得他又在做无聊的自我辩护。但现在，我想正面否定他的观点。做两次就会习惯？完全不会嘛。

两天前，老婆派来的危险男子在公寓埋伏并痛殴我。“说出你的外遇对象！”

而此刻，我身旁围了三个男人。不可能习惯。

事情发生在我从车站往停放电动车的停车场走的时候。老婆打来电话，我接完电话继续走，忽然出现了三个男人。

他们出现得很自然，就像因地面潮湿长出的霉。三人身高迥异，从左往右大概是一米九、一米七、一米六。装扮则是年轻人近来流行的V领毛衣加黑色短牛仔外套。三人身高各不相同，却有着相似的发型和面孔。都是黑发，从右侧整齐地分开。

那是早在我们出生前的公司职员的标准发型，因为是以左右七比三的比例分开的，被称作“三七开”。用发胶牢牢压平的发型看着并不帅，但二十岁不到的人好像都喜欢这样。他们都是窄鼻梁、疏眉、小嘴。看上去不像兄弟，所以要么是偶然打扮成一样，要么是由外表的

相似导致的亲密。三人面无表情地围住我，像人偶一般，我感到毛骨悚然。

“哦，你能来一下吗？”最矮的男人朝我招手。说话倒是有礼貌，但他握着一把类似尖头改锥的东西。

“冰锥。”我看着那东西，下意识地喃喃道。

“说对了。”中等个头的男人不带感情地说。

“不过，这个不是用来扎冰，而是扎人的，所以该叫人锥。”高个子说。

“既然是扎在肉上，就是肉锥，反过来念就是野餐。（日语中的“肉锥”读作nikupiku，“野餐”读作pikunikku，反过来念，发音近似。）”这话是矮个子说的。

我没法反抗，也没找到逃走的办法和时机，只能走进后面的小路。他们让我站在酒馆闭合的卷帘门前。三个人同时用食指轻抚三七开的刘海。

四年前也是这样。老婆怀疑我有外遇，于是我被一群危险男子围住。他们说：“坦白吧，你有外遇了吧。”还弄断了我的胳膊。我当时是冤枉的。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置身险境，但我没法习惯，更不可能想要求“比上次的刺激更强些”。我想起井坂好太郎惹人嫌的脸。那个人为什么总是扬扬自得地胡说八道?

“我没有搞外遇。”为了表示不抵抗，我把双手连同右手的包一起举起来。我想找装在路灯或路标上的安全防范警铃，但找不到路灯路标，无计可施。

高个子和中等个子对望一眼，以同样的角度偏了下脑袋表示诧异。

“不管你有没有外遇。”高个子斯文地说道，晃了下冰锥。

“那是你的自由。”中等个子接着说。

“我们只想知道五反田的行踪。”矮个子说。

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没想到他们要问的是五反田正臣。我一心以为他们是佳代子派来的，看来并非如此。“五反田是我的前辈。”

“知道。你给五反田打电话，而且他刚才给你打了电话。有这事吧？”矮个子说。

我想起来了。就在刚才，我刚从检票口出来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我一心以为没报名字的人是工作的客户，原来我想错了。

“所以我们来找你。”中等个子用冰锥指着我。

“我也不知道五反田在哪儿。他不在家？”

“就因为他不在家，我们不好办。”

留着紧贴头皮的三七开发型的三个人朝我缓缓踏出一步，接着又走近一步。突然有只左手伸过来。是矮个子男人，他像要和我握手似的伸出左手。为什么不是右手？感到诧异的同时，为了表示友好，我

也伸出左手。这时，另外两个人飞快地压上来。他们抓住我的左胳膊，一把拽直了。我来不及做出反应。

“请告诉我们，五反田现在在哪儿？”中等个子说。

“我不知道。”

“哦，是吗？那么——”中等个子捏住我的左手小指，接着说，“请看这个。”

我乖乖地照他的话看向左手小指。

“看最后一眼。”高个子说。三个男人围住我的左胳膊，这光景相当奇妙。

“看最后一眼？”

“这是最后一次看到这根手指在这个位置。”

我疑惑地“嗯”了一声，正对着我的矮个子不加解释地套住我的小指。

用什么？

用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工具。

像大号订书机，上面有孔，他把我的手指放进孔里。手指在孔里并不觉得憋屈，整个手指直到根部都被套住了。我吓得不轻，慌忙想甩手，但被两个男人抓着，完全动不了。没办法，我用右手推高个子，却推不开，右臂还被他抓住了。他飞快地凑过来，把我的右臂夹在他腋下。这下我的双手都不能动了。我挣扎扭动，却动弹不得。

“这玩意儿和切菜的差不多。”矮个子说，似乎在说明套住小指的工具，“只要用力一夹这个部位，手指就会被切掉。”说着，他指着工具的突起处。

“啊？”

“一下就好了。咔一下，就会啪地掉下来。”

“你骗人的吧？”

“你不信？因为有骨头是吧。人们都以为刀刃没法轻松地切断指骨。”

“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杠杆原理。和剪刀一样，稍微用点力就行了，而且其实并不疼，只是手指没了。没有小指不方便啊。想想这个，你最好还是说出五反田在哪儿。”

我想叫嚷，说我真不知道，可是喊不出来。我的视线移向被剥夺了自由的左手手指。一想到小指被切断的情景，我实在受不了。我又一次左右挣扎，却动不了。“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找五反田？”

“因为他不见了。”高个子说。

“人不见了，一般都会找嘛。”矮个子说。

我对自己的无力感到焦躁，手指面临危机，可我什么都做不了，双腿无力。男人只要像用订书机那样动动手指，我的小指就会啪唧一

下切掉，过程实在过于简单，让我胆战心惊。我忍不住想象自己的小指像壁虎脱落的尾巴似的蠕动。

“那我开始倒计时了。”中等个子说，看上去一点也不兴奋，像在履行麻烦的职责。我说“等一下”。他不理会我。

“五。”有人说。另一个人数了“四”，接着是“三”，有人报出“二”。我拼命挣扎，却动弹不得。啊，我今后只能没有小指了，人生充满了告别。这时有个声音说：“反正要做，就该在背后切。”

音色显然和三名三七开男子不同，我心想是谁呢？往那儿一看，发现站在面前的是个留着胡须、体格强壮的男人。

胡须男站在按住我左臂的中等个子和高个子中间，表情仿佛偶然路过的看客。中等个子和高个子对视一眼，诧异地看向胡须男。

“可惜了。这件工具借我看看。要切手指对吧？我觉得用切手指来拷问倒是不错，不过既然要做，把手指放在本人看不到的位置更有效嘛。把手扭到背后，威胁说要切手指。人如果看不见，恐惧会更强烈，所以效果绝对会更好。我觉得还可以事先用蔬菜或者别的东西演示一下要切掉多少。”胡须男看向三七开的男子们，“是吧？或者，把性器官切给他看，那样比较恐怖。”

围着我的三个人纳闷，这人是谁啊？我感到抓着我胳膊的力量变小了，便使劲挣扎。挣脱了。我顾不上形象，往旁边一跳，撞到卷帘门上。尖锐的声响仿佛割裂了空气一般。

“你是谁？”高个子面向胡须男这个不速之客。他的语调并无变化，却透出不快，似乎随时会把冰锥当作人锥挥舞。

“等一下，”胡须男说，“你最好别动。看这个。”说着，他右手微微一扬。他手上有件黑色的工具，工具前端连着矮个子的左手中指。我当即看向自己的左手，套在上面的工具已经不在了。胡须男不知何时取下它，并套到离他最近的矮个子的手指上。

“这个，啪的一下就能把手指切掉吧。我一直想要这东西，不知上哪儿买。你们在哪儿买的？上网能找到？这个真不错。虽然折磨人是我的工作，可也会有累的时候，有这个就轻松了。这是杠杆原理，对吧？”

被工具套住手指的矮个子的脸扭曲了。胡须男拉了他一把，他乖乖伸出胳膊，近乎可怜地弯腰撅臀。但他和我不同，还有能力反抗，刺出了右手的冰锥。

胡须男一偏脑袋，避开了贴身攻击。“危险。”他皱起眉，“你这样真的会切掉手指。没有中指可是想象不出地不便。这样好吗？你有失去中指的勇气吗？”

高个子和中等个子同时行动，手持冰锥袭向胡须男。

接着响起了惨叫声。如果被人踩到的猫会发出悲惨的叫骂声，那就是这个样子吧？发出惨叫的是矮个子。他的叫喊声仿佛撞到卷帘门上，然后反弹，刺入天空。

另外两个三七开不动了。

胡须男放开了工具。

矮个子用右手遮住左手，却没有取下工具。四下昏暗，仍能看出他脸色苍白。他踉跄着迈开步子，小心地扶着左手离去了。另外两个

人见状赶紧跟在他身后。

“不会吧，难道你真的把他的手指给切了？”我问胡须男。

“保密。”他搂住我的肩膀，好像突然站在了我这边，“最大的恐惧来自想象力。那小子的手指到底如何，你自己想象吧。”

“你是来救我的？”尽管知道绝无可能，我还是这样问道。两天前，这个人曾经来拷问我，要我说出外遇对象，很难相信他今天突然成了我的伙伴。

“没错。”他出人意料地说。

“啊？”

“我是来救你的。”

我说了句“这样啊”，便无以作答。

这时他继续说：“为了由我来拷问你。”

“咦？”

“要是那几个小子拷问你，我就没法拷问了嘛。”

为什么我还是必须遭受拷问。这种事不管经历多少次，我都绝对没法习惯。

“不过，”他稍微放缓了语调，“我今天来，仅仅是为了传句话给你。”

“传话？”

“没错。你太太刚才打来电话了吧？”

我点头。刚才的确告诉过老婆，我现在在车站。

“然后你太太联系了我。她说：‘我老公在车站，你能去传个话吗？’我真同情你。我唯独不想成为你。”

我下意识地摸左手，试图通过确认左手的手指俱全，让自己放心。

“你不是有个外遇对象嘛。你上次背叛了她讲出来的，叫什么来着？”

“樱井由佳里，但她和我无关。因为你说要是我不说出来，就拔掉我的指甲，我没办法才这么说的。”

“哦，这个回头再讨论。这位樱井由佳里好像去了海外，对吧？用年假一个人去的。”

我点点头。这也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如果她此刻在日本，我老婆或者类似胡须男的危险人物肯定会马上抓住她，并用暴力伤害她，让她后悔和我外遇。当然，等她回到日本，大概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但我只要在那之前想出对策就行了。我心里琢磨，还有十天左右的时间。

然而男人接下来的话击碎了我的心理支柱。“她回来了。”

“嗯？”

“樱井由佳里今天早上回日本了。”

“咦！”

“这点手脚，你太太自然驾轻就熟。找到女人的旅行地点，联系她，撒个谎让她提早回国。大概是说了什么和你有关的暗示吧。”

“不会有这种事。”我说。海外旅行的日程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取消的，而且购买回程机票也不容易。

“你太太会帮她弄回程机票吧？多半会。事实上她已经做了，樱井由佳里今天早上回来了。”

我睁大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胡须男。他看上去不像在说谎。我想起老婆在电话里说的那句话：“你回头别吃惊。”我确实吃了一惊。“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眼前忽然一闪。我正纳闷，原来胡须男不知何时拿出手机，对准我的脸拍了照。轻巧的拍照声响起，仿佛把我当傻子。

“你太太想知道，当你听到我的报告，会是怎样一副表情。她让我把照片发给她，我就是为了这个特意来的。你有这样一位太太，日子可真不会无聊。”

我想起井坂好太郎的话，他说刺激与进化相联系。我自暴自弃地说：“对不起，我可能会扔下大家，一个人不断向前进化。”

8

“你啊，可以更乐观一些。”胡须男看着比我年轻，二十来岁模样，却比我多了好几倍的气派。

路灯周围聚着一群飞虫。

“乐观？要怎么做？”我粗暴地回答。要怎么乐观？我给樱井由佳里打过电话，她的手机打通了，但是没人接，很快转到语音服务。“电话没人接。”

“那是。不过，你的外遇对象确实从海外回来了。你大概以为她在海外期间是安全的，可惜啊。”

“她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不安又激动。就在刚才，我遭到三名留着三七开发型的陌生青年的拷问，至今惊魂未定，而更重要的是，我的确担心樱井由佳里出了什么事。

我脑海中浮现的是这样的情景：在肮脏的废弃大楼的一个房间里，或是在嘈杂的卡拉OK包厢的监控摄像头的死角，手脚被绑的樱井由佳里手指被弄断，脚筋或其他部位被挑断，疼得满地打滚。佳代子在她身旁若无其事地说：“对我老公出手，以为可以就这么算了。哼，没——这样的人。”

其他人大概会想批评我“过度妄想”，但在我看来，凡事皆有可能。我用手机给老婆打电话。胡须男并未责难，只是垂下眉毛，仿佛在同情我。

“哟，怎么啦？”老婆接起电话，比我预想的要快。她像是故意做出惊诧的口吻。

“你现在在哪里？”

“工作忙，所以我今天不回家。没和你说过吗？”

“我不是问这个，你在哪里，现在？”

“你问错了吧？”佳代子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你想问的是外遇对象在哪儿。”她确实无论何时总会把我看穿，这样的洞察真可怕。

“你和她在一起吗？”

“咦，你不否认外遇，这样好吗？”她的语气仿佛在调侃，“我猜我派去的壮小伙儿去了你那儿。你让他接电话。”

我把电话递给面前那位留胡须的壮小伙儿。胡须男把电话放在耳边，“嗯嗯”地应了几声，又说：“你先生脸色惨白。他听说樱井由佳里回国，像是受了打击。我用手机把他吃惊的表情拍下来了，回头发给你。”

我拿回手机问：“樱井由佳里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在某个地方吧。”老婆故意漫不经心地说道，刺激我的神经，“你别擅自断定我知道她在哪儿。”

我慢慢地用鼻子吸气，调整呼吸。“我问你，你前夫死于原因不明的交通事故，再之前一个老公下落不明……”

“有这事？”

“就是这样的。我以前问过你，你当时说‘对方外遇所以变成那样’。”

“我说过？”她微笑。尽管看不到她，但她的语气饱含风韵，我明明置身于这种状况，却感到耳边一阵酥痒。

“顺便问一下你没告诉我的事，你那些老公的外遇对象怎么样了？”

“你别这么说，好像我做了什么似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安抚道，“你什么也没做。我只想知道事实。”

“哦，这样啊。”老婆轻易接受了我的说法，“听说，其中一个女的在某家卡拉OK包房被人发现，样子很惨。性命倒是没大碍。”

“样子很惨是什么意思？”

“唱卡拉OK会把脚踝的筋弄断，你信吗？这世界真是充满惊奇。好可怕。”老婆没有半点害怕之态，电话这边的我则开始恐惧一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话是真的。外遇对象会断脚筋。”

“樱井由佳里和我没关系！你如果乱来就糟了！”我嚷道。

“我说，你别擅自断定那个叫樱井什么的女人在我这里。随你怎么着急吧！”老婆说完就径自挂了电话。

我垂头丧气地拿着手机发了会儿呆。飞虫撞上路灯的声响附着在我脑海深处。

“你也够呛啊。”胡须男说。

“樱井由佳里在哪儿？”

“不清楚。”他撇撇嘴，“我真不知道。反正，也许你太太不久就会联系我，譬如‘去哪里哪里，教训一个女的’。”

“譬如让你割断脚筋？别那么干！”我心急如焚，“她和我没关系，外遇的事是冤枉的。我说过好多次了。”

“什么脚筋啊，真可怕。”胡须男皱一下眉，换上怜悯的神色，“对了，你知道沙克尔顿吗？”

“沙克尔……”

“探险家，英国的。你不知道？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男人露齿一笑，摇摇头。“一九一四年，以沙克尔顿为首的二十八人挑战横穿南极大陆，结果被浮冰困住。过了一年半——一年半啊，他率领所有成员生还，一个都没死。”

我感到诧异，他提起这件近一百五十年前的事是什么意思？

“沙克尔顿想必在这一年半里拼命地抑制恐惧。他用了全部的勇气。”

这个人前几天打算拷问我的时候问了好几遍“你有没有勇气”。说不定，他的质问来自对沙克尔顿的感情，不妨称之为憧憬或仰慕。可能他对勇气格外关注。“然后呢？”

“沙克尔顿说过：‘乐观是真正的精神上的勇气。’”

我别无选择，只能在夜晚的昏暗中听他说话。

“你最好也保持乐观，别闷闷不乐。你大概会牵挂樱井由佳里的行踪，但以我的直觉，不管你怎么找都是找不到的。与其把心力耗费在想也没用的事情上，还是做你该做的吧。暂且先回公寓，泡个澡，睡一觉，然后起床，去上班。”

“我哪有这个心思！”

嘴上说哪有这个心思，可我最终还是回到公寓，泡了澡，睡了觉，然后起床去上班。当然，我拼命想和樱井由佳里取得联系，但拼命仅仅是在精神上，我能够做的无非是不断拨打她的手机和她家的电话。老婆那边已经联系不上。临近凌晨三点的时候，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正如留胡须的“勇气男”所说的，与其把心力耗费在想也没用的事情上，还是做该做的吧。所以，我睡了。

早上，我摊开报纸，查看是否有女子死亡的报道。没看见，我先是如释重负，接着又想到，可能受害者处在无法确认性别而且濒临死亡的状态。我重读报纸，也没发现类似的报道。

手机上没有樱井由佳里的来电。邮件倒是有，但只有每天早上照例发来的占卜网站的邮件。我换好衣服走出家门，进了电梯后看那封邮件，占卜评语写着：“遇到问题走投无路的时候，发挥一下想象力。绝对。”我苦笑着想，怎么会有这么抽象的建议，语法也有点怪。然而我的视线定在“绝对”一词上。

我出了地铁，朝着从昨天起成为上班地点的寿险大楼走去。我踩着开工的九点抵达，大石仓之助和工藤已经在电脑跟前。房间里回响着敲键盘的声音。

我瞧一眼工藤的显示屏，他开着浏览器，正在看某个网站。网站排列着精巧的模型照片，多半和工作无关。我转到大石仓之助身旁，他脸上仍然有黑眼圈，皮肤和头发暗淡无光，看来睡眠不足的情况并无改善。我正想问他昨天明明早早就回家了，难道没睡，他率先开口："渡边，我昨天在家看程序源代码来着。"

"你昨晚没睡？"

"心里有事，睡不着。毕竟人家告诉你，程序里竟然有加密的部分，你会在意吧？会想要解析吧？SE精神开始蠢蠢欲动呢。"

我闻言一惊，想起扔下这份工作逃走的五反田正臣几天前在电话里说的正是："如果程序看着有意思，你就会想要解析它吧？"可见五反田自行做了解析。

然后呢?

五反田正臣失踪了。

一群可疑人物正在寻找他的下落。

而那些可疑人物试图对我进行拷问。

"加藤科长好像被客户叮嘱过，不要多管闲事。"我告诫他，又说，"所以你最好别太深入。"我当然不能说："如果你主动做解析，事情辗转发展之后，我可能又会遭到可疑人物的拷问。"

大石仓之助无动于衷。他让我看面前的屏幕，上面是用记事本软件打开的程序源代码。

“加密的是哪一部分？”我在旁边的椅子落座，打量着屏幕。

“你的SE精神开始蠢蠢欲动了？”

“或许。”

“其实啊，一开始，我搞不清什么地方被加密。”

“什么意思？”事实上，我的SE精神完全没有反应，此刻的状态是一锅咕嘟咕嘟的粥，沸腾的只有“牵挂外遇对象的心思”，但我也有了几分兴趣。我原以为，如果程序源代码当中有加密的部分，那部分既然是“密码”，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

“乍一看，好像从头到尾都是普通的程序。程序确实相当高明，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彻底理解它的功能。不过，任何地方都没有明显像是密码的代码。”

“所以是五反田想多了？”

“我最初也这么认为，可后来又觉得奇怪。这里面有注释，对吧？”

“哦，有注释也不奇怪。”

程序代码基本上是用于计算机执行的语句，为了记录程序名、制作时间或故障处理的历史记录，也有必要写下注释。注释的位置会添加特定的符号，使其不具有执行效力，程序解析的时候会忽略注释。屏幕上的程序也有几处显示着注释。

“可是，这里不对劲。”大石仓之助说着，停住滚动的文本。

一开始，我看不出哪里不对劲。眼前排列着一大段日期和修改的历史记录，看不出特别可疑之处。

“喏，里面有未来的日期。”大石仓之助用手一指，“这里，是三年后的日期。还有，虽然用日语写了类似注释的文字，但是没有含义。甚至写了天气，还有些地方的接续词有错。”

“注释就是密码？”

“会不会是程序的加密部分成了注释？”

“能做到这种事？”程序语言是英文和数字，怎么才能用日语文字代替呢。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难以想象注释的日语会是程序。感觉就像凑近看像极了枯叶的虫子，同时念叨“看不出是虫子”。

“就像拟态。”大石仓之助恰好也说道。

“拟态？是指虫子装成叶子？”坐在对面的工藤慢吞吞地说。他好像也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工藤，有关密码，五反田有没有说过什么？譬如解密方法，或者关于注释。”

“你们这样多管闲事，好——吗？”工藤大概并无恶意，语调却带着讽刺。

“工藤的SE精神没有蠢蠢欲动？”我有点破罐子破摔地说。

“没。”工藤淡然答道，“我很少和五反田说话。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盯着源代码，要不就是带收录机过来，用耳机听音乐。”

听到“收录机”这个词，我感叹道：“古董。”

“听说磁带这东西因为没有需求，卖都卖不掉。哎，五反田就是喜欢这种过时的装置。”

“五反田前辈听什么样的音乐呢？”大石仓之助冒出了一句。我也在想，对哦，听什么呢？这时工藤突然问：“约翰•列侬是谁？”

我不懂他的意思，沉默片刻。

“五反田说过，那个叫约翰•列侬的人的忌辰是他的生日。所以，他好像总在听他的音乐。”

“忌辰，是哪一天？”大石仓之助开始敲击键盘，大概是查询日期。

这时忽然有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我捂住嘴，开动脑筋。

“怎么了？”大石仓之助敏感地察觉到了，问道。

“没什么。”

我想到的是今天早上收到的占卜邮件。“遇到问题走投无路的时候，发挥一下想象力。绝对。”那句“发挥一下想象力”，和约翰•列侬的《想象》的歌词重叠。我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不禁脱口而出：“约翰•列侬是暗示？”

大石仓之助听岔了，语气委婉地指出：“渡边，约翰•列侬当然是个人。（在日语中，“暗示”读作hinto，“人”读作hito，发音相近。）”

9

“我听过德川宝藏，但是没听过那个什么约翰•列侬的宝藏。”

工藤说，“光看有没有秘密宝藏，大致就能判断是不是名人。”接着又自信地说，“所以呢，我当然不知道叫约翰•列侬的人。他真是个名人？”

“他是什么时候的人？上网能搜到？”他的手伸向面前的键盘，“那么久以前的人，知道才怪。”

或许工藤以为我们怪他不知道列侬，所以有点较真。如果有“最擅长较真辩解的男人”的排行榜，圆胖脸的工藤肯定名列前茅。“如果是比约多•列翁我倒是知道，他前年把恐龙标本拿出来拍卖，一下子出了名。”

“不是那个人。不是比约多•列翁，是约翰•列侬。他是一百多年前的音乐人，不过知道他也很正常。”我提出适度的主张。时至如今，只有骨灰级乐迷或爱好古典的人听二十世纪的音乐，但我认为，类型音乐的王牌，也就是那些可以称之为基石的，譬如披头士或约翰•列侬，现在也并未过时。

“不过，工藤，你知道德川家康吧？”大石仓之助比工藤年长一点，因此说话有些随便。

“那是常识。”

“德川家康更久远嘛。”我指出，但他不怎么在意。

“因为有德川家康宝藏。我还知道拿破仑和希特勒。因为他们是名人。”

我想起来，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有财产长眠在某处的传说。

“还有就是，喏，从前那个做操作系统的人。叫什么来着？”工藤试图从记忆中拽出一个名字，有些焦躁。

“比尔•盖茨？”大石仓之助帮了他一把。我也想到，啊，说起来，高中的历史考试出现过那个名字。

“没错，就是那个人。他也有宝藏的传说。之前不是有过传闻嘛，说是地图的密码藏在操作系统的注册表里。有宝藏的才是名人。可世上没有约翰•列侬宝藏，绝对没有。他又不是名人。”

我和大石仓之助对望一眼，扬起眉。好像很难让工藤了解约翰•列侬的名气和成果。

“不过，渡边，你说约翰•列侬是暗示，这是什么意思？”大石仓之助对我说，“程序加密的部分和约翰•列侬有关？”

“我也没信心，只是瞎蒙。”

“你一向谦虚，不会只是瞎蒙。你有什么理由吧？”个性认真的大石仓之助，在过于信赖别人的时候也一本正经。

我不太情愿地做了解释。“今天，发到我手机上的占卜邮件说，‘发挥一下想象力。绝对’。说到发挥想象力，就会想到《想象》吧，约翰•列侬的歌。而且照工藤说的，五反田经常听约翰•列侬。所以我觉得有某种关联。”

大石仓之助歪着头眨巴眼睛，面部抽搐。“咦，就因为这个？因为占卜邮件？”

“是你之前推荐给我的占卜网站。”

“你这不过是瞎蒙嘛。”

“所以我说了是瞎蒙啊。”连我自己都感到像是做了相当可耻的事。

“可是，即便那位约翰是暗示，究竟什么意思呢？”工藤的语气听不出他对此是否关注。

“譬如，五反田在这台电脑设了密码，而密码是和列侬有关的词。”大石仓之助打了个响指，走近五反田正臣的桌子。

我立即摇头。“我昨天用的时候没有密码。”

“那么，或者是硬盘里的某个文件设有密码。”

“文件名和扩展名都不知道，光是找出这么个文件都不容易。”

“是啊。”或许是为了确认自己的猜想，大石仓之助坐到五反田正臣的椅子上，绷紧因睡眠不足而憔悴的脸，开始摆弄电脑。“我找找看有没有可疑的文件。譬如有没有用列侬的忌日做文件名的。”

“这样啊。”我说着在心里感叹，大石还真是肯动脑筋，很靠得住。但作为关键词的“约翰•列侬”不过是我瞎蒙的，我对此深感抱歉。

不久，工藤放在键盘上的手指也开始忙碌。我以为他想到什么在搜索呢，过了一会儿，却听他说：“用德川家康搜到的结果比约翰•列

依少！”他为莫名其妙的事情诧异，“原来这位约翰真的很有名？”

程序加密的部分与这次的工作无关，所以，没必要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上面——科长这么叮嘱过，我当然也是这么想的。

我原本打算不深入五反田正臣的失踪事件，专心做眼前的工作。

但是，昨晚突然有群男人围住我，逼问五反田在哪儿。我被胁迫，而且差点被切掉手指。我说自己和这事没关系，但他们不信，翻来覆去地说：“不坦白就饶不了你”。

我忽然想起将近二十年前的同学的事，当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同学说他掀了同桌女生的裙子，把女生惹哭了，但他从头到尾一直坚持：“我什么也没做。是这家伙自己哭来着。”他还说，“要相信我的品德。”

然而遗憾的是，谁都不相信他的话，不相信他的品德。因此他最终宣称：“既然我说真话没人信，那就算了。”他用铅笔盒砸同桌女生，掀起她的裙子，惹哭了她。“反正你们说我做过，我索性就做了。”他毫无逻辑地嚷道，全班同学都呆住了。

我此刻有些理解他的心情。

我的想法是，不管我怎么声称自己和五反田正臣的失踪无关，对方都会驳斥说“别装傻”，那我索性让自己和五反田正臣的失踪扯上关系吧。混乱和疲劳让我自暴自弃。

“工藤，除了约翰•列侬，五反田还说过什么奇怪的话？”我在桌前坐下，望着电脑上打开的邮件程序说道。

“要说奇怪，五反田一向都奇怪。”工藤闷闷地说道，仍盯着屏幕，冒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自言自语，“啊，德川家光的条数比德川家康的多。”

我决定逐一检查从五反田正臣的电脑复制过来的邮件收发记录。量不大，很容易过一遍。其中有网购的确认邮件，还有发给诡异的视频网站的注册确认邮件，我不由得苦笑。此外主要是发给公司的报告，以及发往客户歌修股份有限公司的询问。

其他没了吗？我拉开面前的桌子抽屉，发现里面有磁带。那是刚才从五反田正臣的桌子拿出来的。

“这盘如今罕见的磁带里，会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信息？”我把磁带举在眼前。标签上什么也没写。

“磁带啊，那里面有台老机器，能放磁带。”工藤指指门边的钢质更衣柜，“五反田经常用那个把音乐弄进电脑。他说有些曲子只有磁带上才有。”

我马上去看柜子。里面有台东西，有些类似如今店里的立体声音响，但设计有点陈旧。上面拖出好几根接好的线，插头前端连着转换头，这是插头设计变更之前的产品。在无线端口已普及的现在，这些又长又麻烦的线本身就有些新鲜。

我把那东西放在桌上，播放磁带。放磁带的时候，上下和正反让我有些困惑，但没造成多大麻烦。

混有少许杂音的声音传来。我咽了口唾沫，竖起耳朵，心里很紧张。会有重要的信息冒出来吧？或许另外两个人也有同感，敲键盘的

声音停了。

那是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像说话声，但是完全听不清内容，仿佛有个音色怪异的人在讲听不懂的外国话。

“这什么啊？”大石仓之助说。

“外星人的声音？”工藤从鼻子里发出笑声。

“是不是没录好？”我也诧异道。

大石仓之助说，五反田录了奇怪的声音，是要做什么无聊的事吧。我也说肯定是这样，关了录音机。

不久，我开始觉得不能把时间都耗在这件事上。我开始恢复理智，打算把五反田正臣的事暂且放在一边，先专心解决卡壳的编译器问题。那才是我们的工作。身为职员，不干活，耗费时间，是根本的错误。

“五反田虽然是个怪人，但他的专注力真强，”大石仓之助说，“而且很优秀。我尊敬他。”

“你也不错。”我并不是给大石戴高帽，而是阐述事实。

“哪里，我差远了。如果有人给我铺好了路，创造了机会，我会很努力，但我缺乏一开始的灵光一闪。人们不是常说嘛，‘从零创造出一的能力’。我能做到把一变成二，乃至变成三，变成一百，但我没法从零做起。”

“五反田是能从零创造出一的类型，可后面他就不管了。”我这么一说，大石仓之助也笑了。“优秀的五反田大概也没有留下宝藏。”

“不过，就连五反田也因这个工作唉声叹气。”工藤的语气有些事不关己，脸上浮起冷笑，“他最后索性放弃了。喏，他把电影从抽屉里的那些录影带转到电脑上看，尽是些恐怖片。”

“看电影可不是工作。身为公司职员，他这样是不对的。”我不得不指责道。

“五反田喜欢恐怖片？”大石仓之助问道。

“你知道《地狱警卫》吗？”工藤喃喃地说，“好像也是二十世纪的电影。五反田特别喜欢那部电影。好像是一个当过相扑力士的警卫四处杀人的故事。那个可怕的警卫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要杀了你’？”

“他说，‘要知道这一点需要勇气’，还有，‘了解我这个人需要勇气’。”

“又是勇气。”我条件反射似的嘀咕道，接着感到一阵寒意，最可怕的莫过于声称“了解我这个人需要勇气”的杀人狂。我想起五反田正臣说过，“装作没看见也是一种勇气”。当他没有勇气了解某件事，就选择“装作没看见”作为次一级的选项吗？“他看电影，是为了装作没看见吧。”

“总觉得歌修的活儿怪怪的。我倒也能明白五反田唱‘我在做梦’的心情。”大石仓之助对着电脑叹道。

“准确地说，他唱的是‘我好像在做梦’。他用英语唱的，是我翻译成这句话。他大概是放手不管了吧。逃避现实。”

“好像在做梦。”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在脑海中一闪，“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歌，歌名叫作梦什么的？”

“好像是《做梦驱魔》。”大石仓之助立即答道，“好久以前了。大概五年前吧。”

“啊，五反田提到过这首歌，他说‘那是抄袭以前的歌’。好像那首歌中间有一段把演奏录音后反转，五反田为这个生气，说是模仿以前的乐队。”

“以前的乐队。”

“会不会是约翰•列侬的歌？”大石仓之助怀疑道，仿佛在说“不会吧”，双手开始敲键盘。

“可是，反转录音又不稀奇。以前的驱魔电影里的恶魔，讲的就是倒过来的英语。”工藤咕哝着抱怨道。

“啊，有首歌《我只是在睡觉》，约翰•列侬的。”大石仓之助看着显示器嚷道，“这歌词唱的就是好像在做梦嘛。”

大石仓之助的动作之快让我诧异，同时有些困惑。我不知道该怎样理解这一切。

“我现在正用这歌名搜索，四处看看。”大石仓之助的声音再度响起，我心想，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人们究竟是怎样获得知识和信息呢？如果不能上网搜索，就只能把所有的文献翻一遍。想到需要付出

的劳力，我不由心中一寒。这样找还不如编造一通。我甚至想到，说不定互联网之前的历史就是什么人编造的。

“有什么新情况？”

“不知是不是偶然，这首歌是约翰•列侬做各种录音实验时的作品，好像是把吉他的段落录一遍，然后反转播放，插在中间。”

“啊，五反田提过这件事。难道《做梦驱魔》模仿的就是这首歌？”工藤重重地点一下头。

我说：“有可能。没想到五反田对细节还挺执着。两首歌相像也没什么吧。我原以为他是个大大咧咧的人。”

“确实用不着那么较真。”大石仓之助说。

接着我们都没吭声，屋里静极了，充斥着凉飕飕的寂静，好像房间的空气一下子压缩了似的。

有意思的是，几乎就在我“啊”地叫一声的同时，另外两个人也喊出了声。

“渡边，难道说这盘磁带——”大石仓之助抬起头。

“要不反转放一下？”工藤也想到了。

我忙把收录机的线接到电脑上。

10

二十世纪后半叶，约翰•列侬正值人气之巅。

二十一世纪过半，也就是现在，五反田正臣处在失踪状态。

我并不认为约翰•列侬把吉他的声音倒过来录制有什么重要的意义。说不定就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倒过来录挺有意思。”

另一方面，五反田正臣模仿这种做法，留下反转录音的磁带。他一定有非做不可的理由，因为他想设法留下信息。

“把这个反转播放，真的会放出什么吗？”工藤操作着鼠标。

我们打开老旧的收录机，连到电脑，将录音读入硬盘。我们不知道用收录机倒放的方法，但音乐编辑软件很容易从网上弄到，所以我们用软件把读入的声音数据反转播放。

“要是听到诅咒之类的可就讨厌了。”大石仓之助咽了口唾沫。

“如果是新型病毒更讨厌。”工藤甚至说了这话。

我心想，如果有哪种病毒必须经过这么复杂的步骤才能感染，那就没什么用处。没多久，反转的音节——说话声流淌出来。

一开始没听出是五反田正臣的声音。

因为是录下的声音，而更重要的是，他只是依次念出符号，和朗读或交谈不一样，声音的个性消失了。

五反田正臣逐字念出字母发音。

他的声音让人毛骨悚然，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究竟是什么？我正茫然，大石仓之助反应迅速，不知何时抓起一支签字笔，把听到的字母写在便条上。工藤瞥一眼大石仓之助，表情仿佛在说：原来如此，我也正想做笔记来着。

我注视着大石仓之助陆续写下的文字，意识到那是什么。我又起了鸡皮疙瘩，这一次不是因为毛骨悚然，而是出于获得发现的感动。

“这是网址啊。”最先说出口的是工藤。他微微噘着嘴，像在抱怨。

“是网址。”

五反田一字字念出的正是互联网地址。他还读出“点”、“斜杠”等符号。

“不过，在这个时代用LZH，真是惊人。”工藤指着记录的文字。的确，网址末尾的文件名含有表示文件类型的字符串“.LZH”。LZH是网络普及那会儿使用的压缩文件的类型，大概在二十年前，人们开始广泛使用别的压缩方法，能够把图像和视频文件的容量也大幅削减，所以LZH如今基本被当作往日的遗存。

“倒是挺称喜欢老音乐、用磁带的五反田。”工藤说道。不可思议的是，只要从他嘴里说出来，不管是什么样的内容听着都带有讽刺。

“我输入看看。”大石仓之助立即拿着便条移到方才用的五反田的电脑前，开始敲键盘。“会是什么文件呢？”

我和工藤自然跟着站到他的身后，注视电脑屏幕。

文件通过浏览器下载下来。好像不太大，一瞬间就下完了。

“你有没有勇气？”

一个响亮的声音在屋里响起，我们三个人都身体一颤。

谁的声音？我马上意识到，这正是刚才念出网址的五反田正臣的声音。是从工藤的电脑传来的。刚才的声音文件仍在播放，之前没声音了，所以我们一心以为文件播完了。

“既然能听见这句话，你应该已经知道了网址。你竟然能想到反转，厉害！”五反田的声音是我熟悉的。“我不知道你是谁，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不好意思。只是，你有勇气用那个文件吗？”

“五反田的声音好像挺愉快。”大石仓之助带着苦笑说。

“又不是间谍的指令。”工藤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他是说着说着就兴奋了吧。”我不自觉地和他们意见一致。

另一方面，“有没有勇气”，正是几天前出现在我面前的胡须男的话，这让我感到震惊。这种一致是偶然，还是有某种含意?

“那么，你到底有没有勇气？”五反田的声音愈发显出最高潮的激昂，接着说，“我期待着有一天能见到素未谋面的你。暂时别过。”话到这儿完了。

我们三个人皱着眉彼此对视。“说什么素未谋面的你，明明经常见面嘛。”

我们把下载的文件用专门的软件解压缩之后，出现了一个程序。程序没有附说明，但我们知道，这大概是“解读程序源代码加密部分”的工具。这无疑是五反田自己做的。他的失踪应该源自对密码的解读，而这东西既然是他费了这么大的功夫留下的，想必和解读密码有关。

和他以前制作的“清空计算机全部数据”的工具相比，我觉得这是个建设性的程序。

“那么，我这就查查加密部分。”大石仓之助照例用一本正经的口吻说道，“工藤必须接着做之前的工作，渡边最好和客户取得联系。”

“哦，对哦。”工藤简短地应道。听起来既像是同意，又像是怀有孩子气的不满：就你一个人做好玩的工作，真狡猾！

“我做不到从零到一，但我擅长这个：有了窍门之后接着干。”

我表示赞同，把加密部分的解读交给他。“我去一趟总公司。”我拿起西装，站起身，“我去销售部问问怎么联系歌修。”

这事用电话没法解决。

“歌修？邮件联系没问题啊。”负责销售的前辈职员极不耐烦地说道。销售部长基本不在办公室，所以他是这个办公室实质上的头儿，因为工作业绩和妄自尊大的态度，他被人称作“Mr.销售”。我觉得那完全是个贬义词，但他本人好像很满意。他站起身，脑袋凑到我面前。他应该三十五岁以上，却把头发弄得竖起来，一身名牌西服，看着像个对时尚敏感的大学生。

他好像以为我是来找碴儿的。没错，说起来，我来销售部，的确是为了找碴儿，他的直觉没错。“请问前辈，我想和歌修联系，该怎么做？”听到我这句稳重的发言，他唰地站了起来。等我转头一看，他的脸已经凑到跟前。

近距离细看，即便是显得年轻的Mr.销售，也让人不得不意识到他的年龄。他皮肤暗沉，法令纹也深。

“渡边，你这会儿觉得我皮肤暗沉、皱纹显眼，是个大叔，对吧？”他忽然向我投来锐利的目光。

“没觉得。”我撒谎道，“我联系不上歌修。我发了邮件，但是没有回信。”

“又不是发邮件给吵架的女朋友。一段时间没联系，你也用不着大惊小怪。”

“如果是吵架的女朋友，我倒能理解，可这是工作，是急事。不说这些了，你知道他们的电话吗？”

“那一家啊，电话免谈，只用邮件。这一类企业最近也多了。表面上说是为了留下交涉的记录，其实就是不想当面被人投诉吧。他们尽可能避免人与人的直接交涉。”他絮絮叨叨地抱怨道，“那些家伙知不知道写邮件有多费事！”

“哦，可是，接受歌修订货的时候不至于单凭邮件往来。请告诉我和他们公司见过面的负责人的名字。”

我的语调不知何时变得严厉。Mr.销售显然感到不快。“你啊，想来销售部挑刺？”

房间里真静啊。我环顾周围，不觉一惊。办公室有小学教室那么大，排列着许多张桌子，屋里的销售员工都站了起来，抱着胳膊看我。他们全都表情不善，带着一种压迫感，仿佛要把我这个试图深入虎穴的人用视线压扁。

尽管在同一家公司，IT部和销售部冲突频繁。销售部接下的工作的各种条件让工程师们为难，工程师们的程序错误则由销售部去道歉。两者之间始终有势成水火的难题：利益和品质，交货期和睡眠时间。可以说，工程师和销售人员是永远无法相互理解的群体。只是，当他们如此露骨地呈现敌意，我也产生了动摇，而更多的则是气愤。

“你们SE自己解决，别靠我们销售部。偶尔一次。”

他这句“偶尔一次”，仿佛断定我们一直都是坐享其成似的，真可恨。“五反田逃走了对吧？他真是的，又不是小学生。”

“这个嘛，人都会有想逃的时候。”虽然众寡悬殊，奇怪的是我并不害怕。这几天我多次遭到危险男子的攻击，与之相比，销售部的人抱着胳膊瞪我，简直是小菜一碟。朋友井坂好太郎的夸夸其谈掠过我的脑海：“人总会习惯吧。习惯之后，就会想要更多的刺激。”我仿佛听见他说：你看，你也习惯了危险。

“就算是五反田也会想逃的。他毕竟是人。”我继续说道。

“毕竟是人，这什么意思？”Mr.销售的表情就像吃了酸的东西。

“请告诉我负责歌修的是谁。后面的事我自己做。”我吐出一口气，环视房间，逐一打量抱着胳膊的销售人员，“之前由五反田做的案子，哪一位销售负责那家叫歌修的公司？”

没有人举手。

没有人出声。

Mr.销售摆出得胜的表情。

“又不是小学生吵架。你们不告诉我，这算什么？请你们合作。”我说完，又补了一句，“偶尔一次。”

“都说了，不是我们不帮你。”他指着靠窗的位子，“那家叫歌修的，是吉冈接的活儿。”

那位子没有人。

吉冈益三这人我也认识，是销售部的老员工。他模样不起眼，听说过去是个相当活跃的销售员，不过我进公司那会儿，他已经处于干劲全失的状态，新单自然是接不到的，就连旧单的续签也有问题，在销售部被当成一个包袱。“可是，别看老吉那样，其实……”几年前，五反田正臣曾在居酒屋说，“老吉好像知道加藤科长的什么秘密。”

“秘密是指什么？”

“我不清楚，大概是古怪的性癖好之类吧。譬如，别看科长那副模样，其实是个严重的受虐狂。”

“受虐狂？你是说那个俨然施虐狂的科长？”

“所以才是秘密嘛。”

只是，加藤科长那个人，即便是那一类秘密曝光，大概也会泰然自若。

“总之，好像因为有这层关节，老吉不会被炒掉。”

这话听着实在可疑，但吉冈益三不被炒鱿鱼的事实如此有违世道，让我几乎要相信五反田的说辞。明明存在重力，为什么那只苹果不坠地？为什么老吉能留在公司？

“吉冈不在？”我问。

“这个月都在休假。”Mr.销售说，“他用了病假、带薪休假，一直休息。而且联系不到他。”

“销售部是小学吗？”我这么一说，无声的压迫感朝我压过来。倒不怎么可怕。不管销售部的人怎么激动或愤怒，毕竟不至于拔指甲切手指。

屋里充满让人难受的沉闷空气。就在这时，门开了。出现的是总务部的女文员。一头利落短发的她走进来说：“咦，你们大家一脸严肃，怎么了？”可以说是“开朗”，也可以说是“轻佻”，总之“轻快”的语气是她的特色。她大步走过来，把一只盒子递给我面前的前辈职员。“这是由佳里今天早上拿来的帕劳特产。给销售部的，请你们大家分一下。”她的话让我一惊。

“由佳里？哦，樱井她回来了？”前辈职员接过盒子的动作犹如暗号，屋里的其他销售员一齐唰地坐下了。紧绷的空气松弛下来。

歌修的联系方式也罢，吉冈益三也罢，都已经从我的脑海中烟消云散。咦，由佳里？我差点脱口而出。“咦，樱井来了？”我下意识地看自己的手机。既然来公司，她肯定会联系我。然而没有来电信息。

“她今天早上来过。好像是提前回国。啊，渡边，你这副表情，想见由佳里吧？”

“哪儿啊。”我咕哝着回答，内心叫道：我想见她！我无比牵挂她是否平安。我差点忍不住问：她活着吗?

“不过，真遗憾，由佳里好像辞职了。”她继续轻快地说，这话让我呼吸停滞。

“啊？”

“说是要辞职结婚——和她在帕劳认识的人！就算闪婚也太快了！”不愧是轻快的女文员，她以极其轻佻的口吻毫无顾忌地说出我的外遇对象将要结婚这一让人惊愕的消息。

11

“我完全不相信什么命运，或是宿命的邂逅。”

“真巧！其实我也不信。让命运见鬼去吧！”

“真的？！我们相遇大概就是命运吧。”

我的朋友、作家兼色狼井坂好太郎曾经说过，就像上面这样，总之女人这种生物抵挡不住“命运”一词，凡事只要归结为宿命，总可以凑合。他说这话大概在半年前。“对现状有所不满的女人特别不堪一击。她们会被宿命打动。在destiny面前不堪一击。”他特意把“命运”用英语说。我受不了他这种冷飕飕的装模作样，这个世界上有不少他的小说的粉丝，我总觉得不可思议。

他的高论，我一向当作耳边风，可当听到关于“命运”的言论，我说“不对”，做了唯一的一处更正。“抵挡不住‘命运’这个词的不光是女人。”

至少，身为男人的我和同事樱井由佳里变得亲密，乃至陷入不伦关系，完全是因为我被宿命的邂逅打乱了阵脚。

一开始，我们当然仅仅是同事。她沉稳又纤弱，是个交谈起来让人安心的女人。我对她有种亲近感，但我当然不会想和她有男女交往。

结婚这件事，一是忍，二是耐，三、四空缺，五是活下去。我和猜疑心极重的老婆共同生活，要是与别的女人有亲密关系，那就是“活下去”的失败，意味着死。

所以，尽管我对樱井由佳里怀有好感，但只要理智尚存，我绝不可能在公司格外在意她，或和她有超出必要的亲密，更不要说在宾馆做那件事了。而且，我这人比较擅长保持理智。

然而，那句名为“宿命”的暧昧又蹊跷的话，成功地从我身上夺走了理智。

“譬如，”我试着对井坂好太郎说道，他刚断定我在destiny面前不堪一击，“假设有部电影正在上映。”

“有部电影？”

“超级热映。只在一家影院上映，连着几天都在排队。网上订票也是转眼售罄。可能这里面也有电影公司的策略，故意造成观众的饥饿感。”

井坂好太郎对别人的作品不感兴趣，对电影的态度也有些轻蔑。我常为此愕然，一个以创作为业的人，怎么能这样呢?

“不过呢，有一天，那家电影院偶然有段空白期。某个场次几乎没有观众。而某个男人偶然作为观众去了那里。”

“渡边，你的话全都是‘某’。就算是虚构，也要编造相应的内容才会增加真实性。”

“你别管了，听我说。就在这时，有个他认识的女子偶然去那家电影院看电影。怎么样，不觉得这是宿命？”

“不觉得。要在什么地方感觉到宿命啊？”他一副随便的口吻，开始挠耳朵，“不过呢，如果想泡妞，有条铁的法则，就是对那个女的

说，这是命运。只要这么一说，肯定手到擒来。你为什么说这事？”

我没法告诉他，这是真实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当时，我难得参加了一个进展顺利的项目，心情愉悦。客户预算充裕，日程也绰绰有余，参与项目的程序员每天都带着笑容。我深切感到，“世上竟然有如此幸福的工作，这个世界还不算太糟”。

今天不用加班?

甚至还有这样信口开河的时候：加班？什么是加班?

在这个幸福项目的定期品质会议上，客户公司负责项目的科长突然说：“渡边，你要不要去看这部电影？”说着，给了我一张电影票。

电影的内容是大群昆虫和日本士兵的战斗，尽管梗概显得无聊，但据说是一部感人的作品，而且票房创下了惊人的纪录。

宣传声称：“昆虫的动作让人惊惧，而到了电影的后半部分，那份惊惧又让人潸然泪下。”因此，涩谷的电影院连日都有很多人排队观影。

客户公司的科长笑道：“最近特别挤，去看一场大概不容易。不过，看电影也是有时机的。搞不好你什么时候偶然过去一看，场子竟然很空。”

半是出于礼貌，我感激地接过票放进钱包。但都没想到自己会在当天夜里去看电影。

那天会后，我回了一趟总公司，加藤科长给了我一个圆盘形的存储介质。“渡边，你把这个送到在涩谷干活的五反田的小组。”我当然也有想法，不知为什么让我去。但科长说，送到之后可以直接回家，我便欣然接下。

在涩谷递完东西，去车站的路上，有个陌生老人向我搭话。“这家电影院在哪儿？”

我看向他手中的传单，原来是我白天刚拿到一张票的电影的广告。我端详传单上的地图，把电影院的地点告诉老人。

电影院不到一百米远，可他说：“方便的话，能带我去吗？”我答应下来。老人说话有礼，和颜悦色，我对他有好感，而且我因为幸福的项目正处于心情轻松的时候，所以乐于带路。

来到电影院门口，老人的手机响了。他接完电话，向我道歉：“有急事，看不成了。让你特意带路，真不好意思。”

“请别在意。不过看不到电影真遗憾。”

“是啊。也许是我的心理作用，好像挺空的。”老人遗憾地望向电影院，离开了。

电影院的确很空，完全没人排队。我心想，这或许是个好机会，于是拿出票，进了放映厅。

我刚走进去便一惊。里面没有一个观众，空空如也。

我不由得担心是不是休馆日，找了工作人员确认，她也很诧异：“我也觉得好奇怪啊。上映第一天到今天，从早到晚每场都是满

座，只有现在，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现在？”

“只有现在。”

“一个人都没有？”我环顾剧场，确实空无一人。

“一个人都没有。简直像飞机的气穴（飞机叶轮旋转的时候气体被急剧压缩，向外甩出，而外界的空气又来不及补充，叶轮中间就形成了接近真空的空洞。）。”

“就像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全班同学都因为各自的理由缺席。”我随口说出自己的想法。

“或许。”

我怀着遇见狐仙的心情在空无一人的座位落座，面朝银幕。无人的放映厅自然一片寂静，我一个人坐在正中央的位子，开始有些不安，会不会就这样永远不开场？但没多久，灯灭了，幕布开启。

电影的预告片不由分说地陆续播过，仿佛要给我洗脑似的。预告片播了一会儿，有观众从右后方的大门进来。要是在平时，有这种灭灯之后进出的观众，我会因这种不守礼节的行为不耐烦地咂嘴，但一个人在影院毕竟感到孤单，所以我甚至有些安心，把那名看不清的观众当成了伙伴。

正片开始了，我专注地看电影。我出神地看着昆虫让人惊惧的动作，和传闻一样，播到最后的片尾字幕时，我泪如雨下。

那仅有的另一名观众，就是樱井由佳里。

上映结束，放映厅转亮，我从座位起身。“啊，渡边。”后面有人惊喊。我回头一看，是樱井由佳里，她的打扮和我白天在公司见到时一样，正在微笑。

这场偶遇让我诧异，心里大概还有点雀跃，尽管当时并未意识到。我走近她，“真是奇遇。”

“我听说，来看这部电影的人多极了。”

“我也听说了。人这么少吓我一跳。”

我们说着走出剧场，看见排队等下一场的观众，又是一惊。工作人员用小型扩音器引导队伍。只有刚才那场那么空。我一次次回头看向队伍，心想竟有这种事。

“真幸运。”樱井由佳里怔怔地说。

之后，我们一起去了车站前面的快餐店。没什么特殊的理由。“难得碰上，聊会儿吧。”我提议道。或许因为我处于井坂好太郎所说的“被宿命打动”的状态。

她开心地谈起刚看完的电影，又说，预告片中出现的“播磨崎中学事件纪实”有些意思。

“永岛丈的事件？”

学校杂役永岛丈原本过着平凡的日子，因为播磨崎中学事件一举成为英雄，如今是个活跃在政坛的干练政治家。各路媒体都报道过那起事件，我知道得很清楚，但当听说被拍成纪录片，还是有些兴趣。

“我很喜欢那个永岛，他的五官轮廓分明，有点像娃娃脸，但体格很好。”樱井由佳里笑着说。听到这番话，我感到胸腔和胃之间有种几乎无法称之为疼痛的痛楚，就像那里产生了一个空洞。如果这感觉是轻微的妒忌引起的症状，那么，我从那时起就已经对她有好感了。我丧失理智的征兆，或者说生存失败的征兆，在那时就出现了。

一周后，我撞上了下一个“宿命之物”。从公司回家的路上，我去了一家音像店，正好碰上樱井由佳里。我刚买好一张几年前热门的摇滚乐队的旧专辑，这时有名女子在我身后问店员有没有那张专辑出售。要买同一张专辑的人就是她。如今，很少有人不通过网络购买和下载，而在店铺买盒装专辑，所以我只能认为这是某种命运。我深感震惊，和她打了个招呼，最终把那张专辑另行翻录送给她。

之后又有许多事情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缘分，譬如偶然在便利店遇见她，或午休时看同一家网店，等等。偶然的叠加如同命运砸向腹部的重拳，让我失去了理智。

但那仅仅是我单方面的感觉。樱井由佳里后来说：“我不太相信命运。”她否定了井坂好太郎的论调，所谓“女人容易被宿命性的事物打动”。

“我们在那家电影院偶然地单独碰上，我当时确实觉得诧异，不过也没多想。我好像有多余的防备，觉得不可以被这种戏剧性的因素欺骗。”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正和我一起躺在城市酒店的床上。距离我们观看超人气昆虫电影的“宿命”邂逅，已经过了很久。

“如果不是一点一点地、逐渐地了解对方，我就没法喜欢上一个人，也没法变得亲密。渡边你也是这样吧？”

“是啊。”我当即答道，但这是谎话。事实上，正因为戏剧性的命运驱散了理智，我才开始和她交往。如果是一点一点的、逐渐深入的过程，不论是否愿意，我都会想到可怕的老婆，大概终究没法深入交往吧。

总之，我和樱井由佳里虽然是因为一定程度的“宿命”邂逅而接近，但我所熟悉的樱井由佳里，应该对宿命且戏剧化的事物持慎重态度。所以当那名女文员说：“由佳里呀，听说她在旅行目的地帕劳遇见一个男人，意气相投，决定结婚。”我简直怀疑起自己的耳朵。

这怎么回事啊？各种思绪在我的脑海中泛滥。我想大声说：樱井由佳里才不是一个会被旅途邂逅的男人轻易吸引的女人！

当然，并非绝对。人的性格没有绝对的，原则方针时有改变也不足为怪。

但是，樱井由佳里轻易地喜欢上一个男人，并这么简单地决定结婚和辞职。就算是蓄意编出来的，这事也没有说服力。

是因为她厌倦了和我的关系？如果是她自暴自弃，未免太突然；如果是对我的报复或是策略，我也全无头绪。

“帕劳？”我忽然回过神，问道。我一心以为她去了欧洲，她是这么对我说的。

“是啊，帕劳。不错吧？好像从前还有零式战斗机沉在那儿，在海里。很浪漫吧？”女文员眸子闪亮。我不明白零式战斗机沉在那儿有什

么浪漫的。

大概是我老婆做了什么。

老婆把樱井由佳里叫回了日本，胡须男是这么说的。樱井由佳里突如其来的举动是不是与此有关？是不是受到老婆的胁迫？那确实是常人无法承受的，难道樱井由佳里因此产生了变化，导致她突然结婚？

“她看上去好吗？”我装作平静地问道。

“嗯，好极了。她把辞职信交给科长，眼睛亮闪闪的。”女文员答道。

我的手机响了。脑袋早已一团乱，我忘了自己最初为什么来销售部。《君之代》谈不上优雅也谈不上庄严的旋律传来，我接起电话。打来电话的是大石仓之助。

“渡边，程序的密码破解了一点。”

12

当人遇到不知道的事物，首先会做什么？

“会上网搜索。”

我们刚进公司，第一次参加系统工程师的研修时，教网络结构的五反田正臣提出问题，接着自己作答。我们这群新职员怔怔地回应：那是自然。

“这个程序的目的是侦测检索词。”听大石仓之助在电话里这么说，我首先想到的是五反田正臣的话。

“检索词？”

“好像查的是人们通过搜索什么词，来到这个网站。”

“这不就是单纯的访问解析吗？”程序中含有加密部分，所以我原以为会是更加难以想象的用途。访问解析，指的是用程序获取访问该网站的人的信息，如操作系统、链接源头、浏览器种类等。那是上百年前就有的极为普通的功能。如果上网的人是通过搜索引擎找到该网页，还会知道用来搜索的关键词是什么。这中间的步骤没有多复杂。“真扫兴。”

“但是有些不对劲。里面下了套，都是些看上去和交友网站完全无关的关键词。”

“下了套？”

“我觉得有点不正常。”

这时，我想起自己正在销售部。屋里的销售员一律瞪着在打电话的我，对面的Mr.销售和他身旁的女文员一齐伸手指着墙壁。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是总经理的亲笔：“要用铁锤敲那些不分场合打手机的人！”我们总经理在意打手机和吸烟的礼仪是出了名的，公司里到处是这类提示。

“具体的等我回去问你。”我小声说，结束通话。

此时，面对着Mr.销售，我脑子里却装满了樱井由佳里突如其来的结婚和辞职，还有大石仓之助解读的程序加密部分，已经完全顾不上和客户歌修取得联系的事了。“我回头再来。”我留下这句话，离开销售部。

Mr.销售笑道：“随你的便。”

等下行电梯的时候，那个女文员也过来了。

“渡边，要不要带些特产？”说着，她把盒子里剩下的色彩缤纷的点心递给我。我接过点心，若无其事地说：“樱井真的辞职了？是不是太赶了点？”

“是挺赶的。不过她遇到了好对象，所以没办法。”

“如果她再来公司，你能告诉我一声吗？”

她别有含意地微笑。“渡边，你果然喜欢由佳里吧？你都有太太了。”

“其实，我和樱井是婚外恋。”我故意试着抛出真相。正如我期待的，她似乎以为我开了个无趣的玩笑，随口应了一声，又说：“渡边，

这可不好玩。”

去寿险大楼的路上，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分别打给樱井由佳里和佳代子。电话接通了，但两人都没接。

路边的公园正在举行集会。有个人对着话筒扯着嗓子喊话，表示赞同的人们不断发出响亮的回应。我感到诧异，工作日的中午竟然聚集了那么多人。我正走在人行道上，忽然有只手从旁边递来一张传单，让我一惊。“拜托，请读一下。”对方长头发、皮肤黝黑、瘦骨嶙峋，看到他的瞬间，我脑海中浮现“块茎蔬菜”这个词，其体形让人想到牛蒡或埋在土里的胡萝卜。传单似乎是关于集会宗旨的概述，若简单概括，内容是“让我们改善征兵制”。

“现在这种征兵制能保家卫国吗？”块茎蔬菜模样的男人对我说。

我想走，他却挡在跟前。

“征兵制只针对男人也是个问题。”他又说，“征兵时期不能学习，也没法找工作，如果女人不参与征兵制，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是性别歧视。”

我不知该怎么作答，首先，我不喜欢这种对无谓的事横眉怒目、声称必须让男女彻底平等的人。于是我含糊地应了一声。

“你怎么看待现在的征兵制？回想自己的服役期，你怎么想？”

“什么意思？”

“你是否觉得自己的爱国心变强了，有了使命感？你当时会感到，如果我国与其他国家发生武力冲突，正好是自己上场的时候？”

“一定程度上。”我无心和他辩论，没好气地回答。事实上，我在军队服役那会儿并没有特别的感想。要说爱国心，感觉像学校里教的道德，让人有些扫兴；每天的训练也像社团活动的严格练习。但我认为，在十八九岁体验严格的纪律、有规律的生活和不讲理的上下级关系，并不是坏事。让人在意的反倒是从前没有征兵制的时代，究竟怎么矫正二十岁不到、正值狂妄的年轻人？为了维护祖国的和平，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贡献自己的时间和劳力。我感到，即便是为了让人切身体验这一点，征兵制也是有意义的。

“不过，有征兵制比没有要好。”

听了我的话，长发的块茎蔬菜君唾沫横飞地说：“话倒没错，但应该考虑得更周全些。如果什么也不想，只是遵从别人的要求，那是没有意义的。从前的犬养首相说过：‘思考吧！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为自己羞愧吧！’”

他口中的犬养首相应该不是在昭和初期因“五一五”恐怖事件逝世的犬养毅（犬养毅（1855－1932），日本首相。1932 年5 月15 日，日本海军少壮派军官发动政变，暗杀犬养毅，政变最终流产。），而是那位在二十一世纪从小党派代表中脱颖而出、获得国民拥戴的首相犬养。

我在学校学的历史课，每当涉及日本最初的宪法修正、国民投票，以及后来征兵制的引进，必然会谈到这位犬养首相的魅力。

在二十一世纪初，重视和平宪法且没有军队的时代，他突然上台，提倡“国家的自立”。他在选举时主张，“如果五年内不能让经济复苏，就把我的头砍下来！”因此博得人们的喝彩。他喜爱宫泽贤治，在演说时抑扬顿挫地加以引用，吸引了国民；他拥有众多情人，却仍被

女性支持者所爱；他卷进无数次暗杀，每次都活了下来。还有年轻人听犬养的演讲时过于兴奋致死。

关于他有许多意味深长的逸闻，真伪莫辨。

人们现在仍然在说，宪法修正得以实现，很大程度上是仰赖犬养的力量。发起全民公投的条件是国会议员三分之二席位的赞成票，这比预想的要艰难。据说如果没有犬养向在野党议员们提出自己的信念并打动他们，就不可能修宪。

我眼前的块茎蔬菜君也提到了这一点，他点头道：“你看，所以在那之后，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没有国民投票。”

“这就说明征兵制没问题。”

“不对。犬养首相离开后，事情变得不对劲了。”

“犬养首相死了？”

“据说他失踪了。”只有在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才露出少许寂寥，“总之，如今的征兵制已经变得像单纯的考试或修学旅行，和麻烦的劳动义务一个样。人们会从前辈那里得到怎样才能愉快地度过服役期的建议，母亲们会开设服役期注意事项的指导课程，这样难道正常吗？”

“我倒是觉得，服役期的严苛训练和恃强凌弱是问题。”我自己也经历过，军队中以训练或整肃精神为名施行超格的体罚，而人们默认了这些。

“是有这些。最近还有人为了躲过欺负，提前给前辈送礼。都不再有使命感和爱国心了。”

“哦，可能这确实不对劲。”我想说，其实不对劲的是你的长发。

我回到工作地点，大石仓之助和工藤正在五反田正臣的桌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大石仓之助注意到我，抬起头。“这个还是不对劲。”

“都是些不对劲的事。”我正在琢磨樱井由佳里的事，还有刚才那个派发传单的长发男子。

屏幕上显示着程序的源代码。“用五反田的工具转换了源代码的注释，出来的是这样的程序。”

乍看之下程序并不长，是一连串的判断程序。“这是对访问的解析？”

“构造相当复杂。”大石仓之助解释道，“通过这个程序，对访问网站的检索关键词进行分析，然后和其他数据库的关键词做比对，判断是否一致。”

“其他数据库？”

“没错。数据库里只是一堆词，不过那个数据库另外做了加密。”

“搞得很复杂。”

“复杂过头了。”

“这个程序究竟想查出什么？”

“那是另一个麻烦。”大石仓之助歪了下脑袋。

“麻烦？”

“如果有人用某个关键词检索之后转到这个网页，他的IP地址自然不用说，他的所有信息都会被送到另一个地方，说不定甚至会把蠕虫病毒送进他的电脑。”一直瞪着屏幕的工藤噘起嘴，“没法解读的部分还有很多，现在说不好。”

“蠕虫？为什么还有蠕虫？”我几乎忘了那不过是一个交友网站的程序。我们究竟在讨论哪个项目？

“不太清楚。”大石仓之助站在工藤身后，一脸疑虑，不确定地说，“只能认为这个网站企图侦测用某些特定词汇上网搜索的人。”

“以前有家著名的做搜索引擎的公司吧？”工藤一边摆弄键盘，一边开口说，“喏，就是‘古狗去’那个词的词源。”

“那家公司怎么了？”

“那家公司的招聘广告很有名。譬如说，‘在自然对数的底数e的连续数字中第一个发现的十位质数.com’。当然了，没写明是招聘广告，也没写和该公司有关。”

“自然对数是什么？”大石仓之助皱起眉。

“我也不清楚，总之，解开答案的人就会知道网址。好像是7427466391。”

“你怎么会记得这个？”

“我对这种不要紧的事记得可清楚了。然后，如果访问7427466391.com，接着会显示别的数学难题。这么一路做下去，最终会得到招聘信息。”

“搞得真麻烦。”我发出赞叹，同时对这套装腔作势的手法感到不快。其中若隐若现的是看不起人的精英意识。

“我觉得这个交友网站也是一回事，背后的程序只让知道某个答案的人访问网站。某一类人上网搜索，来到这里。他们只想找到这一类人吧。”

我又想起自己刚进公司那会儿听过的话：当人遇到不知道的事物，就会上网搜索。我抱着胳膊，看向屏幕。“那么，这个交友网站在查什么词？”

大石仓之助不确定又认真地说：“其实呢，数据库的加密不容易破解，只能一点一点地弄清。”他还说，每个数据的加密法则都有少许差异，相当复杂。

“就说你知道的。”

“播磨崎中学。”工藤说。

“啊？”我反问，“中学？”为什么中学会和交友网站有关？

“播磨崎就是那所发生过杀人事件的学校。”大石仓之助对我说，“有几个人突然闯进学校，杀了好几个孩子。”

“不过，如果只检索播磨崎中学，并不会触发这个判断程序。那起事件很有名，所以会有很多人上网搜索，搜到的网页也不计其数。所以是和其他词放在一起搜索的时候，这时网站就会开始查询。譬如把‘播磨崎中学’和‘单独心理治疗’放在一起。”工藤开始念出解读完的词。

“单独心理治疗？”

“或者人名。”大石仓之助的样子仿佛在说他也搞不懂，“譬如加贺绘里、小林友里子、间壁俊一郎。”

“这都是什么人？”

“好像还有其他会触发程序的搜索关键词。”工藤轻轻敲着屏幕，“全都巧妙地做了加密。”

大石仓之助噼里啪啦地敲响键盘。我问他在做什么，原来他在网上搜那些姓名。

“有什么消息？”

大石仓之助“唔”了一声。“没想到有这么多同名同姓的。不管查哪个名字都有一大堆信息，很多人，看不出谁是。”

“我想也是。不过，播磨崎中学究竟怎么了？”我完全搞不清状况，“和这个程序有什么关系？”

“那起事件曾经是个很大的话题。”大石仓之助也抱起胳膊，两个人摆出同样的姿势让人难为情，我松开胳膊。

“最近正好在放那起事件的纪录片。”工藤嘀咕了一句。

我没深想就说：“要不今天去看那部电影？如果那起事件和这个网站有关，也许应该看一下。”

你要多管闲事吗？内心深处的某个自我发出警告。你有没有勇气？有人问我。我忽然有些在意，我的勇气究竟有多少呢？想到新员工培训的往事，我差点想在网上检索“我的勇气有多少”。如果显示的答案是“有两升”，搞不好我真会盲目相信。可怕。

13

Peace，和平。

电影院银幕上的永岛丈有一张可以出演英俊小生的脸，轮廓分明，尚留纯真。他竖起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静静地说了声“peace”，接着说“和平”。

我坐在观众席，心想真是个不错的词。接在“pea”之后的“ce”带着清爽，仿佛有阵愉快的风掠过，让人想起和平的世界。

“据说以前这样伸出两根手指，叫作和平手势。”永岛丈说，“不知什么时候起，不再有人做这个手势。在我小时候就已经没人做了，倒是有人竖拇指。”他微微低头独白的样子，不论怎么看都像是英雄或演员在讲述自己的半生。

永岛丈映在银幕上。他的肩膀和胸肌都很厚实，脸庞则像个青年。他并不饶舌，低声慢语，仿佛在细细揭开重要的回忆。这模样完全不像现任的众议院议员。

“那时候，当我接近罪犯的时候，心里念着这个。Peace，和平。我想必须找回和平。不是什么使命感。我只是——”永岛丈中断了讲述，腼腆地从银幕移开视线，然后说，“只是豁出去了。”

那之后，银幕上出现了简洁的题字：“播磨崎”。

五年前的秋天，位于东京都内的私立播磨崎中学一如往常地迎来了清晨。学校建成刚第一年，处于崭新的状态：学生都念初一，班级也只有两个，大半校舍没人用。

学校的创立方针是让学生的个性得以发展，把重点放在每个学生擅长的科目上，因此有着自由的校风。学校的规章不严格，不强制上学时穿制服。

“我校当时的想法是独立思考和自律，但也许在那个时候起了反作用。”一名男子干巴巴地说，鹅蛋脸上刻着许多皱纹。字幕显示“案发时初一年级主任”。

因为不规定穿制服，学生有时会穿奇装异服来上学。有人故意身着小丑服，也有女生一头竖起的金发，身穿连身皮衣裤，扛着不知求哪位大叔卖给她的里肯巴克电吉他。

“所以，那天早上，有一伙蒙面人来到学校，我们还以为是谁在开玩笑。”一名年轻女子说道。她大概不到二十岁吧，字幕显示“一年级二班的幸存者”。

接着银幕上映出另一名年轻男子。“那天从早上就刮着大风。发过暴风警报。突然有阵好猛的风横吹过来，所以我先入为主地以为，他们蒙着脸是为了挡风或者挡沙尘。”

这样啊。我也回忆起来，那天确实吹着极强的风。我在前往客户公司的途中曾目睹老宅的窗户被强风吹坏。当时我震惊地想，竟有这种事，会不会在新闻里成为话题呢？我搜索网络新闻，结果映入眼帘的是播磨崎中学事件。没想到我对此记得挺清楚。

蒙面进入校区的一共九个人，六名男子，三名女子。其中五人持有可连发射击的来复枪，八人持有刀具，四个人兼有刀枪，所有人的皮带上都拴着小型炸弹。

每个班级各有三人闯入，剩下的三人占领了教职员室。他们在每个房间站定，正面一人，最后面靠窗的一人，最后面靠走廊的一人，呈三角形。早上的年级活动刚结束，学生们全在教室里。“怎么回事啊？”他们不解地发笑，看向歹徒。

蒙面的歹徒们站定位置的同时采取了行动。靠窗那人拿出枪，立即开枪。一年级一班、一年级二班、教职员室，同一位置的人在同一时间遭到枪击。

“如果不想和他们一样，就老老实实听话。”他们在各个房间喊出同样的台词。惨叫声响起，敏感的学生和老师立即哭了出来，按歹徒的指示把桌子挪到旁边，聚到中间空出来的地方坐下。歹徒团伙拉上厚窗帘，让外面看不到里面。

“他们命令我们交出手机。”银幕上戴眼镜的年轻人做证。他也是幸存者，当时的学生。

没过多久，校内广播响起。原来教职员室的一个歹徒去了广播室，用话筒讲话。

“这所学校暂时被我们控制了。到目前为止有三个人死亡，根据各位的配合情况，死亡人数还有可能增加。”证人说，那人的声音十分高亢，铮铮作响，所以至今仍不时想起那个嗓音。

广播室里嗓门高亢的人继续说道：“我们采取行动，是为了抑制对环境的破坏。”

尽管从二十世纪就不断有人提出警告，但已经无从阻止持续的温室化。虽然有不少事情值得叹息，诸如北极熊灭绝、有害细菌大量产

生、危险热病蔓延等等，可是人们既不愿意关掉空调，对垃圾分类也兴趣寥寥。

“我们很清楚，让人采取行动的不是正确的主张或正义感，而是恐惧或得失。所以，我们将把你们当作人质，和国家进行交涉。”广播室里的人说到这里，暂时结束了发言。

“那是歪理。”再次出现在银幕上的前任年级主任敛眉说道，“说什么保护环境，听着好像挺了不起，其实是射杀初中生。”

“那些人脑子有问题。我们早就知道，他们说什么温室化，都是撒谎。”银幕映出当时是学生的大块头年轻女子，她蹙起眉说，“总的来说，所谓的正义和良知都有点可怕。”

我看着电影，想起五反田正臣留下的芥川龙之介的话。“危险思想，指的是试图把常识付诸实现的思想。”

我感到这起事件完全就是那句话的写照。保护环境，保护自然。主张是正确的，但蛮横地执行带来的却是可怕的结果。反过来，如果揶揄“正义和良知”的人反倒是对的，也让我感到诡异。

歹徒团伙的计划看似周密，实际上相当粗暴。他们把初中生和老师当作人质，向当时的首相须藤昭雄提出主张，但仅此而已，媒体被下了封口令。可一旦事态发展到警方把校区包围起来，自然会有看客和电视台的摄像机聚集过来，就像掉在地上的方糖聚集了蚂蚁。播磨崎中学的情景很快被转播到全国。

我那天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但我仍然记得，客户的电视一直在播放该事件的报道。空闲的上司守在电视机前，不时兴奋地大呼小

叫，一点也不严肃。“事情闹大了。”“刚才有人被枪打了。”

“我完全搞不懂，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会被当成目标。”下巴上有许多赘肉的白发男子说道。他是当时在校的教师，据说在事件后因过度操心而住院，又发现肿瘤，做了手术，如今似乎逐步恢复了健康。“环境破坏和我们的中学还有学生们有什么关系？完全没道理嘛。”

歹徒们的确超乎常规。据说无论是和警察还是和须藤首相通话的时候，他们都在重复不明究竟的主张。在他们闯入中学两个小时之后，可怕的事发生了。

出现在银幕上的证人们皱起脸，仿佛留在身上的伤口正在作痛。他们说：

“事情发生在隔壁班，所以不清楚具体的情形。”

“听见男生们大声叫喊。”

“有女孩惨叫。之后有人怒吼。”

“从教职员室都听见了。枪声就像会永远持续下去。”

这时，屏幕上映出一群踢足球的男生的影像。是一段家庭录像，录的是和其他学校的练习赛。

“足球队的学生主要在一班。因为只有一年级，球员本来就不多。不过，球队的佐藤个性认真，也有声望。”年轻女子继续说出证词。

事实上，一年级一班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具体的细节。因为，在那儿的人全死了。死了二十名学生。就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里。

“足球队的几个人扑向歹徒，歹徒开了枪。亢奋的歹徒连续发射手中的来复枪，杀死了在场的全体学生。”警方在后来公布。

“歹徒一开始就打算把所有人杀掉。”曾经是一年级二班学生的幸存者说起当时的恐怖。“一班发出好大的动静，但是在我们教室的歹徒完全不惊讶。而且看得出他们在面罩下笑呢。”

“我以为自己就要完蛋了。”

几个人的访谈画面逐一切换。发言一句一句有节奏地流过。

“想到他们全死了，我哭了起来。”

“教职员室的老师大部分都放弃了。”

“老实说，我当时都忘了还有杂务室。”

“我想起有部叫《虎胆龙威》的电影。”

“我想如果是电影，会有人来救我们。”

“当时我完全惊呆了。脑子乱成一团。”

“等我回过神，他从教室天花板下来了。”

“天花板有空调管道，他是从那儿进来的。”

接着似乎进入了影片的高潮，道白持续不断。

“他来救我们了。”

“杂物室的那个人。”

“是谁呢？当然是——”

电影留了短暂的空白，仿佛要让观众心焦，之后，证人们的声音重叠在一起。

“是他。”“永岛师傅。”“永岛丈。”“阿丈。”“永岛丈先生。”“永岛。”“救命恩人。”

事件发生的时候，永岛丈正在杂务室整理物品。屋里攒了一堆弃置的物品，他整理完，又用吸尘器吸尘。接着，他发现吸尘器有问题，便打开仔细去除里面的尘垢。“我把大型吸尘器开了关、关了开，事实上，我几乎听不见外面的声音。”他带着悔恨说道。

歹徒们对杂务室不加戒备是有理由的。由于建筑商的疏忽，他们弄到的学校图纸上，本来是杂务室的位置只画了墙壁。

“他们大概认为自己做了准备，但他们相信资料，疏忽了现场调查。所以我才能得手吧。”永岛丈说。

“就在我关掉吸尘器的时候，有惨叫声传来。杂务室在一楼，一年级的教室在三楼。然后是枪声。我这人虽然迟钝，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永岛丈缩起肩，痛心疾首地皱起脸。

这时，电影开始描述永岛丈的前半生。他生在木县宇都宫市一条商业街的钟表店，是家里的次子。他从小体格健壮，小学和中学踢足球，高中是英式橄榄球，大学则是美式橄榄球。他以运动选手的身份留下了优秀的成绩。据队友和当时老师们的说法，他在社团的练习当然没话说，而且还有惊人的阅读量。他只要有时间就翻开文库本，一

本接一本地看书，从外国经典到二十世纪的日本文学，然后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读完这些之后，他又对政治学以及社会问题表现出兴趣，他在大学参加了国际政治学的研讨会，积极参与活动。

“我原本以为，他如果不成为职业选手，就会当上政治家或律师。”他的好几个朋友都这么说。

然而，永岛丈没有走别人预期的道路，他靠打零工过日子，后来通过亲戚介绍，成了播磨崎中学的杂工。

“你问我理由？没什么特定的理由。一个人重要的不是企业的名头或自己的头衔，而是活着的时间。能够读书，能够思考一些事，这就够了。当杂工？那会儿不坏啊。和学生们接触既新鲜又让人怀念，还学到了一些东西。”

永岛丈知道三楼出事了，放下吸尘器，看向窗外。看到挤在校园里的媒体人士和看客，他立即打开电视，观看播放的实况。接着，他做出决断。

“我意识到，自己是唯一能四处活动的人，所以我采取了行动。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只有一句话：Peace，和平。”

永岛丈最初看中的是天花板里面的管道。他走消防楼梯到三楼，从楼梯一侧爬上天花板，进入管道，朝目标教室爬去。“我的武器是放在走廊的灭火器和我自己的身体。”永岛丈苦笑道，“还有勇气。”

我想起最近不断有人问我的问题：你有没有勇气？

永岛丈挪开一年级二班的天花板换气口，飞身落地。“歹徒蒙着脸，很容易辨认。”永岛丈回忆道，“他们如果有一个人混在学生当

中，我就会认不出而被干掉。”

他把灭火器砸向讲台后面的歹徒的后脑勺，夺过来复枪，接着，朝站在教室两端的歹徒射击。

“服兵役期间练枪练得够多的，而且我也没时间犹豫。”

学生们很害怕且情绪激动，永岛丈安抚了他们，接着前往隔壁教室。这时，杀死一班全班学生的歹徒们正好来到走廊，想查看这边教室的状况。

永岛丈不慌不忙地用枪干掉两个人。经过一番扭打，他把另一个人的脑袋塞进碎裂的窗户玻璃，把玻璃碎片扎进他的脖子，致其毙命。

“我往教室里面一看，呆住了。学生们的尸体叠成一堆。因为悲伤和愤怒，我的脑子顿时一团乱。”

永岛丈把学生们放出来，立即前往教职员室。他杀了在那儿的三个人，救了老师们。

“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我杀了人是事实。所以，我过了很久都没缓过来。”永岛丈微微低着头，瞥一眼应该是在摄像机这一侧的采访者。“没想到我这样的人竟然会成为议员。一个杀过人的人。不过，也许我成为议员也是有意义的。”

电影还介绍了死去的歹徒们的简历，以及警方发布的他们的集会场所。

永岛丈在纪录片的末尾说道：“我并不是什么英雄。一大半学生死了。我很无能。只是，正因为我自觉无能，才能够认真地做好为国效力的心理准备。我说这话像不像在为自己找借口呢？”

剧场亮起灯，观众们各自起身，伸懒腰，转头张望，或者和朋友们说话。

“没什么新内容。”邻座的大石仓之助对我说。

“是啊。”我也回应道，差点忘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我正要朝左边的工藤道歉，说不该把他们喊来，却注意到他脸上满是泪水，正忙着找手帕。

“不用道歉，我挺感动。”工藤呜咽道。

“啊？哪里让你感动？”我忍不住问。

“啊？哪里让你感动？”大石仓之助也说。

“你还问哪里，全部啊。你不觉得让人感动吗？”

我只能说，感性这东西真是因人而异。

我们沿着通道往剧场外走，刚到后门那儿，突然听到有人喊了声“老公”。我一惊，停下脚步，转头看去。

“你也来看呢。”朝我挥手的正是身穿皮夹克和窄腿裤的佳代子。

看到突然出现的老婆，我怔怔地站了一会儿，不知这算怎么回事，脑袋里一片空白。过了一会儿，我总算伸出两根手指，只说出一句“peace”。我心想，这是个不坏的词。Peace，和平。

14

“在店里或者列车里说话就没什么，可是一讲手机，别人就会觉得聒噪，对吧？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

佳代子坐在家庭餐馆的桌前，滔滔不绝地向我和大石仓之助、工藤三个人说了起来。

十分钟前，我们在剧场遇到了她。她露出笑容，“你也来看了？”不顾我在发呆，接着说，“这果真是命运啊。我们俩果然心有灵犀。”

“是偶然。”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是命运嘛。”老婆加重了语气。

“是偶然。”

“是命运嘛。”

听到我们之间平静却充满紧张感的你一言我一语，大石仓之助和工藤不停转动脑袋交替看我们，露出为难之色。或许他们也意识到了，我们的谈话剑拔弩张，不像夫妻间的问候。

“人们常说，命运就是偶然的叠加，大概你们说的是一回事。”大石仓之助大概看不下去了，插嘴道。

佳代子表情一缓，看向大石仓之助。“哦？这样啊。”她微微一笑，“对了，你是谁？”

我慌了，解释说他们俩是和我做一个项目的工程师和程序员。她好像不感兴趣，“唔”了一声，提议道：“那我们一起去吃晚饭怎么样？”要是这会儿拒绝她，她又会起疑，于是我不情愿地答应了。大石仓之助和工藤倒没有不乐意。

我们进了一家食材采用有机蔬菜的著名连锁店。点菜之后，四个人断断续续地聊起刚才的电影。我问佳代子为什么来看这部电影，她答道：“那个中学的事件曾经是个话题，而且我喜欢。”

“你喜欢永岛丈，对吧？我也是他的粉丝。”工藤稍微向前探身。

“不对不对。”佳代子否定道，“我喜欢这种闹哄哄的事，死了好多人。”

大石仓之助面部抽搐，我垂着头，工藤则笑着说：“渡边的太太不仅是个美人，而且风趣。”

“是啊。”我不假思索地答道。这是因为我听成了“不仅是个美人，而且煞气”。

差不多吃完饭时，有个位子上的手机响了，一名中年男子接起电话，大嗓门响彻四周。我皱起脸，心想真吵、真烦人。我想起我们公司的总经理亲自写下的既非公司训条又非格言的句子：“要用铁锤敲那些不分场合打手机的人！”

这时，佳代子说：“在店里或者列车里说话就没什么，可是一讲手机，别人就会觉得聒噪，对吧？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即想，哪有什么为什么。

“听说在过去，心脏起搏器会因为手机信号发生故障，是吧？”大石仓之助一本正经地答道。

“还是因为讲手机的时候声音自然而然会变大？”我说道。

“现在的手机已经不会对心脏起搏器造成影响。可即便如此，大家还是觉得烦。还有，就算是用正常的音量讲电话，周围的人还是会心烦意乱。”佳代子娇艳的嘴唇翕动着，“说起来，你们知道正常对话和手机对话的区别在哪里吗？”

“区别？”

“通过手机对话，周围的人只能听到一个人的声音。”佳代子把手边的吸管塞进嘴里，开始呼呼地往杯里吹气。

我回答的时候被那阵呼呼声吸引了注意力。“既然是电话，自然听不到电话那头的声音。”

“其实人啊，就算自己没有意识到，也会自然而然竖起耳朵听旁边的谈话，然后判断谈话是不是和自己有关，是有意思的话呢，还是在说自己的坏话。可是，如果别人用手机，就只能听到一边的话。只能听到在这边说话的声音，听不到电话那头的发言，搞不清谈话的全貌。这样一来，人就会有种自己待在蚊帐外的感觉，有种被排斥感。就是这种感觉让人烦躁。正因为只听到一半，人才会更在意。”

“原来是这样哦。”生性认真的大石仓之助露出认同的神色。

“其实我们一直在关注周围，虽然自己没有意识到。”佳代子意味深长地说。她的声音带着女人味，就连我这个做丈夫的坐在旁边，也感到她的声音有种魅惑，像在轻挠我的脖子。“就是说——”

“就是说？”我反问道。

“人人都在关注自己的周围。戒备着，监视着。”

监视。这个词好像一下子把我包围了，我不禁感到一些寒意。我移动视线，与大石仓之助对视。他露出震惊的神色，或许是想到了交友网站里谜一样的程序。那个程序侦测别人搜索网站时用的检索词，试图获取他人的信息，倒也符合“监视”一词。

片刻之后，手机铃声响起。优雅而强悍的旋律是《威风凛凛》，我过了一阵才意识到，这首《威风凛凛》是老婆的手机铃声。

她当即接起电话，愉快地说：“哦，是。是我，是我。”仿佛是要实践她本人刚才提出的理论，翻来覆去都是无法把握内容的含混回答，让我们心生被排斥感。我坐立不安，心生焦躁，很想大声疾呼：“反对用手机！”

“那我先走了。”她挂掉电话，麻利地背包起身，“钱你来付。”

“你去哪儿？”

“去整你的外遇对象。”佳代子的话让我脸色煞白，大石仓之助和工藤也彻底僵住了。“当然是玩笑。我是去工作，工作。”她轻快地说完便走了。

佳代子走后，我们留在餐厅，许久都说不出话。直到服务生撤走我们的食物，送上咖啡，大石仓之助总算开口说：“渡边的太太似乎挺风趣。”

“可怕。”我坦言道。

“不过，你们竟然能在电影院偶遇，真够宿命的。”工藤鼓着腮帮说，“这就是夫妻的爱。”

“是吗？”事实上，我甚至怀疑遇见她是否真的是偶然。她提到监视，让我耿耿于怀。她对我的外遇有种病态的戒备，我觉得，说不定她经常监视我的行动，如果真是这样，或许只不过是她尾随我来到电影院。

这时，有段记忆涌上心头。我在一个优雅的宾馆房间里，有洁白的窗帘和床，四面是洁白的墙壁。周遭充满了白色，感觉如同被炫目的光辉包围着。我进了厕所，坐在马桶上。面前的门开了，佳代子蹲在地上，和我面对面。

“关门。”我觉得羞耻，自己的裤子拉了下来，样子傻乎乎的。

“有什么。我想看看你。”佳代子抱着膝盖对我微笑，就像一个在等待教练指示的学生。

“你连我上厕所都要监视吗？”

那是蜜月旅行的时候。当时，我尚未对老婆的身份抱有疑问，只觉得她的举动挺可爱。当时她黏着我到厕所，说不定我甚至从中感觉到爱情和幸福。

“喂，怎么样？”佳代子柔柔地说。

“什么怎么样？”

“出来了？”

她这么一说，我不禁脸红。恰好在这时，有人敲响通往走廊的门。“客房服务。”宾馆服务员的声音传来。佳代子“啊”了一声，起身走到门口，让推着餐车的服务员进来。厕所门仍然开着，白人服务员和我对视一眼，露出洁白的牙齿粲然一笑，走了出去。

我心想，真是的！“你该帮我把门关上。”但她毫不在意，竖起手指说：“喏，电影里不是会出现有人装成送餐进房间的场景吗？”

“譬如一下子拿出武器的杀手？”

“就是那个，你想不想试一次？”

当时的我心怀爱意，觉得她的话真可笑，像个孩子。可我如今不觉得她是开玩笑。老婆之后又把那句话练了好几遍。“客房服务。”

“对了，大石，你刚才说的‘命运就是偶然的叠加’，是谁的话？”

他“哦”了一声，面露窘色。“我就是随便一说。不过，是命运还是偶然，其实就看你怎么解释。和占卜一个样。根据不同的理解，怎么都能对上。”

“占卜？”我喃喃道。

“没错。说中了还是没说中，怎样都能解释过去。预言之类的一般都只说些含糊其词的话嘛。喏，渡边，就像你因为那句‘发挥一下想象力’的占卜想了很多。”

“但我们确实解开了密码，就是靠那个占卜。”

“是偶然。和占卜没关系。”

“是吗？”我想起自己和外遇对象樱井由佳里在电影院邂逅的事。当时，我感到那场邂逅犹如宿命。难道也是我的主观看法?

“最终，播磨崎中学的事件和那个程序有什么关系呢？”工藤把杯里的水一饮而尽。

我们来电影院的目的本来是调查两件事的关联。“没出现那个程序侦测的关键词。电影里没有出现‘单独心理治疗’这个词，也没有设在程序里的人名。唔——”我拿出记事本，上面写着我们找到的关键词，“‘加贺绘里’、‘小林友里子’、‘间壁俊一郎’，这些姓名都没出现。”

“我还使劲盯着看过制作人员的滚动字幕，好像也没有这些名字。究竟怎么回事？”工藤说。

“不过，渡边，刚才看电影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大石仓之助摆弄着咖啡杯的把手，“那个程序是对人们访问该网站时的检索词进行侦测，对吧？”

“好像是。”

“反过来想，就是说，如果我们也用那些关键词上网搜索，就会找到那个网站。”

我张开嘴，弹了个响指。打算弹来着，却没弹响。这事说来难以置信，但我们连自己开发的网站在网络的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程序内部使用的网址全部用了变量，相应的值则设定为开发用的网址。“原来如此，只要上网一搜，就能看到网站。”我茫然若失，为什么没发现这么简单的办法？三个天天接触电脑和互联网的人聚在一起，究竟在搞些什么?

“只是，为什么上网搜‘播磨崎中学’会搜到交友网站？程序内部并没有直接包含这个词嘛。”工藤皱起眉。

“程序里面有什么动作，能让搜索抵达网站。只是我们没能分析出来。”或许是心理作用，我感到大石仓之助的眼睛闪着光。也许他的SE精神又像以往那样开始蠢蠢欲动了。

“这种事可能吗？”我问。

“搜索引擎的算法一般都没有公布，但如果能把算法分析出来，就一定可以反向设定，让人一搜就搜到自己的网站。那个网站没法通过网站名或者子项目搜到，这本身就有古怪。他们做了特殊的手脚。”

“哦。”我以为工藤会有兴趣，可他兴趣不大地应了一声。“那么只要搜搜看就知道了。用‘播磨崎中学’和‘小林友里子’之类的组合，这样就会搜到那个网站，对吧？”

我无法立即开口说：“好，马上就做。”我感到踌躇，觉得不能随随便便地付诸实践。大概是丢下这件工作逃走的前辈五反田正臣的话压在心上——“装作没看见也是一种勇气”。

“那我今天用家里的电脑搜一下。”大石仓之助仿佛理所当然地说。我立即说：“先别搜。多研究一下，然后再上网搜吧。那个程序不知有什么名堂。说不定会给你带来麻烦。”

其实我本来想说的不是“带来麻烦”，而是“带来危险”。

离开餐厅，和他们俩告别后，我没有回家，双腿不觉朝樱井由佳里的公寓走去。我期待着能有什么新的发现。也许该算是幸运，我这

个外遇对象也有她家的钥匙。我乘出租车过去，坐电梯上楼，按响门铃。完全没动静。我毫不迟疑地用钥匙开门。

我原本以为屋子已经空空如也，家具衣服都搬走了，结果和我的预期不同，所有东西都是老样子：衣柜和书架在墙边，书架上文库本的排列一如既往，桌上的电脑也在我熟悉的位置。哪儿都没有从海外旅行回来的痕迹。如果查看电脑硬盘里的数据，也许还能找到海外旅行的照片，或是她和那个在海外邂逅的男人的往来邮件，但我无意做到那种地步。不，坦白说，我完全有意做到那种地步，可我知道她过于谨慎地给自己的电脑加了密码，只好放弃。

结果，有关她的消息、现状或者是否安全，我没能得到任何线索。我还想过在这儿等通宵，说不定她会回来呢。但我又觉得并非良策。

我正要关灯离去，电视机旁边的电话座机映入眼帘。未经许可查看人家的拨号记录和来电记录，大概不是值得表扬的行径。但我已经擅自闯入房间，也不期待得到表扬，这对我来说问题不大。

我调出拨号记录，有几个陌生的号码。我没多想，按照显示的号码缓缓按下数字键。我正在琢磨接通后该找什么借口，那头传出一个声音：“你好，歌修股份有限公司。”

“喂。”我一惊，忍不住尖声说道。我刚说了句“请问”，立即有个机械的声音说：“请照语音提示按下办理事项的对应号码。”是自动应答的语音信息。

她为什么要给歌修打电话？一个念头冷不丁地浮现在脑海中：难道樱井由佳里的失踪不是因为我老婆佳代子？我一直认定，怀疑我有

外遇的老婆与由佳里的失踪有关，可难道还有不像外遇那么简洁明了的其他因素？我怀着涌出的疑问挂了电话，就在这时，《君之代》从我的手机流淌出来。

我接起电话。“渡边，”大石仓之助说，“我这会儿在家一查，又找到了其他关键词。”

“关键词？”我边回答边关灯，准备离开。

“就是那个程序侦测的检索词。虽然有点费劲，不过我解开了一条加密法则，然后出现了其他的关键词。那个词是‘安藤商会’。”

“安藤商会？”我对这个词有印象，可一时间想不起在哪儿听过。

“虽然你之前拦过我，其实，我在找到这个词之后，用‘播磨崎中学’、‘安藤商会’和‘单独心理治疗’上网搜了一下。”

“啊？”

“结果真的只搜到一个结果，就是交友网站。”

“是我们公司正在开发的网站？”

“是它。网址我也知道了，回头到公司告诉你。”

“你还好？”我忍不住问。

“什么？”

“没什么，我怕那个程序会不会侦测关键词，做出什么对你不利的事。”那个程序会把通过特定检索词摸上门的用户信息送到某个地方。

“虽然有点怪，反正只不过是上网搜索。我的电脑杀毒和备份都有万全之策，不会有什么严重问题。”

我走出房间，关上门。反正只是上网搜索，我的确也这么想。因此，我丝毫没想到会有危险直接降临到大石仓之助身上。

15

“终于轮到我出场了。”我的朋友、作家和色狼井坂好太郎喜滋滋地看向我的脸。他这说法就像原本预定让他出场似的，我涌起厌恶感，又把厌恶压下去，喝了一口咖啡。

这是我和同事大石仓之助以及工藤一起看过播磨崎中学事件纪录片的第二天。当时和我们在同一个放映厅的佳代子去工作之后彻夜未归，今天早上家里也没有她回来过的痕迹。

早上起来，我和平时一样洗漱，忽然意识到今天是假日。我停下刮胡须的手，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了一声。前一段时间一直和“紧逼的交货期”缠斗，天天上班，既没有周末，也没有假日，所以我一时间没法理解自己可以不去公司这件事。我现在负责的项目同样时间紧迫，但目前的状况是死胡同：在不清楚编译器规范的情况下，工作没法继续，想确认编译器的规范，又联系不上客户。所以我也无心特地去公司干活。更准确地说，比起该做的工作，我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隐藏在程序密码部分的谜一样的处理上了。五反田正臣为什么失踪？还有，那个程序为什么要侦测“播磨崎中学”这个词？我想起大石仓之助昨晚打来的电话。他在那之后就没有联络过我，是不是知道了什么呢？

我换了身衣服，吃过面包，然后用手机把朋友喊出来。

“你啊，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最终还得靠我。”井坂好太郎把吸管扎在他面前的可乐里漂浮的冰淇淋中。他这人总是嬉皮笑脸，张嘴就只会谈论泡的妞，我受不了他，可是就像他说的，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确实只能想到找他商量。“那么，你找我什么事？一介白领渡边

君。”他装模作样地跷起二郎腿，一手托腮。其动作仿佛在模仿文豪的照片。

我看着心里有气，便说：“你最近好像没出新书。”每次和自恋而且自说自话的井坂好太郎见面，总是需要一定的忍耐，所以每次和他商量事情，我都会心情沉重。不过，根据我最近在网上看到的消息，他好像陷入窘境，出不了新书。我想到可以在这方面打击挖苦他，所以挺期待今天的见面。

不知该说是如我所料还是超出预期，井坂好太郎双眉紧锁。“我在写一本很厉害的新书。我收集了资料，投入全副精神，排除万难，所以才出得慢。”

他的特点是一兴奋就语速飞快，我就当没听到，又问：“上回的欧洲报纸的事怎么样了？”

“那个啊。”他抿紧了嘴，“那件事没多大影响。”大概一年前，他的小说被译介到欧洲某地。我记不清具体是哪个国家，又翻译成什么语言。小说似乎获得了一定的好评，该国的报社来采访了他。

“撒谎吧。我可是听说，就因为那份报纸，你被出版社封杀了。”

“你从哪儿听来的？”

“网上写的。”

井坂好太郎叹息一声。“你啊，别以为网上写的都是真的。”

根据我看到的网上的消息，事情是这样的。井坂好太郎上了欧洲某国报纸的文化版，他装模作样地答道：“日本这个国家完全没有吸取

过去的教训。”这句话本身尽管抽象又傲慢，但不过是没有内容的感想，似乎不会有大的问题。然而，一位原本和他相熟的出版社社长读到这篇报道，大为震怒。该社长出于使命感主持一个名为“日本龟步运动”的学会，据说学会的活动主旨是：“即便迟缓如乌龟的步伐，日本这个国家确实在前进。把上一步的教训运用到下一步，然后将变得更好。”他认定井坂好太郎的发言是对学会主旨的否定。而且，那位社长是个独裁者，原本就喜欢任意操控周围的人。结果，井坂好太郎在那家出版社的书一律被中止合同，不论单行本还是文库本。井坂的书将从市场消失，虽然说不定会在网上拍卖涨到高价，但总而言之，网上的消息说，这场骚动简直就像井坂的代表作书名的现实版——《祸从口出》。

“网上是胡说？你的书没有绝版？”

“绝版了。大受好评绝版中。”井坂好太郎举手告饶。

“原来网上的消息是真的。”

“你好烦。我都说了，那篇报道不是我的本意。你觉得‘日本这个国家完全没有吸取过去的教训’是我会讲的话吗？我会说这么抽象又缺乏新意的话？”

“像你说的。”我坦言道。

“像我说的，可我没这么说。”他又开始摆弄吸管，“一直以来，地价涨涨跌跌，市场一会儿繁荣一会儿萧条，对吧？你看看历史课本，反反复复都是争端和战争，对吧？网络也是这么回事。譬如说，网上的匿名发言也有潮流。二十一世纪刚开始那会儿，网上大多是攻击性的冷嘲热讽。潮流渐渐逆反，拥护人权、充满虚伪友爱的意见开始流

行。你听好了，真正恶劣的是伪善的博爱主义。那玩意儿糟透了。不过，现在又在往回走，渐渐地全是些愤世嫉俗的、攻击性的言论，对吧？就是说，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总之尽是些反反复复。”

“你这话倒是没错。”

“我就是这样对那名记者说的。”

我觉得这番话才抽象又缺乏新意，但我没向他指出。

“记者听我说完，笑着说：‘您的意思是，人类没有大的长进，对吧？’我随口应了一句：‘是这么回事吧。’接着呢，就被报纸给归纳成‘日本这个国家完全没有吸取过去的教训’。”

我皱起眉。“归纳得真够劲。”

“对吧？中间本来就隔了个翻译，意思会有些走样。我都不知道那是哪国的语言，也不晓得我的话究竟传过去几分。而且对方还说，肯定不能让我先浏览一遍报道的原稿。我原本不觉得这是多大的事，哪里想到出版社的社长会是那种反应。我吓了一跳。”

“你解释过吗？”

“向谁解释啊？我对报社和出版社都说了，我的发言和报上的不一样，可是毫无意义。报社那边倒是认可了我的话，从网上删除了报道，但无济于事。”

“因为有网页的缓存。”

“而且，确实也不能说那篇报道是彻底的捏造。如果把我说的内容加以归纳，确实可能变成‘没有吸取教训’。”

“如果断章取义，是那么回事。”我忽然有个疑问，我们究竟在聊些什么？我的朋友像是要打断我的疑问，又指着我说：“我再告诉你一个参考事例。”他的动作让吸管的包装掉在了地上，而他毫不在意。我心想，不管是参考事例还是其他什么，对我都没用嘛。被他牵着鼻子走，让我有些茫然。仔细想来，和他见面总是这样。

“你知道吧？我的小说以前被拍成过电影。”

“不知道。”

“拍过。我在那个时候深切地感到，在变成影像的瞬间，对小说而言重要的部分全都没了。”

“什么意思？”

“假设电影的放映时间为两个小时吧。要设法把一个故事容纳在这两个小时里面，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呢？”

“要归纳。挖出故事的核心部分，把赘肉削掉。只能这么做。”井坂好太郎似乎沉醉于自己的发言。我想开玩笑说，你这家伙喝可乐就喝醉了？可他一脸严肃，让我没法开玩笑。“留下的是梗概，但基本上，小说的个性消失了。”

“你的小说有个性吗？”

“你真会开玩笑。”

“我没开玩笑。”我又说了一遍。

女招待经过桌旁，打算给我们续水。井坂好太郎目不转睛地凝视她的脸，微微一笑，只差没伸出舌头舔嘴唇，让我一阵不适。“对了，渡边，你找我商量什么？”

终于轮到我讲了。“其实——”我开口道。但与此同时，井坂好太郎盖过了我的声音：“你听好了。”我无奈地咽下到嘴边的话，把发言权让给了朋友。

“你听好了，我现在要说句名言。”他的嘴巴一张一合。

“哦。”

“你仔细听着。”他使劲扬起下巴。

我心想，随便你说什么。

“我刚说过吧，一旦加以归纳，重要的东西就没了。我仔细地琢磨这个，然后发现——”他戏剧性地留出一段空白。

“仔细地琢磨，然后发现？”

“人生是没法概括的。”

井坂好太郎向来凭一时之快和心血来潮采取行动，从他嘴里冒出“人生”这个词，让我心头一震。“概括人生？”

“人啊，每天都是拼命地活着。做些无聊的工作，和别人说说话，就是靠这些不值一提的事累积起来，才有了生活，有了人生，对吧？但是呢，如果要把某个人的人生加以概括，这些天天雷同的日常就会被省略。大事能够留存，譬如结婚、离婚、生孩子、换工作，而日常生活会被删掉。因为这些部分太平常和无趣。像这样概括成‘某某人送走了如此这般的人生’。可是，对那个人来说真正重要的，是那些概括后消失的日常琐事。那些才是真正的人生。也就是说——”

“人生无法概括？”

That祖 right——他用吸管朝我一指。

我很难理解他凡事都要装模作样说句英语，觉得他这样怪怪的，不由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请问，”我向前探身，责问他，“你这些话到底和哪件事有关？”原本有事相商的人是我嘛。

“我难得说句名言，你既不做笔录，也不钦佩。真没劲。”井坂好太郎噘起下唇说，“好吧，那我竖起耳朵听你的话。”说着，他整个人往椅背上一靠。

我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全对他讲了。公司的前辈失踪，我接任工作。工作内容是修改某个交友网站的程序，但是联系不上客户。程序中有加密的部分，我们对此做了解析，然后出现了关键词“播磨崎中学”。我们去看了播磨崎中学事件的纪录片。有关私生活的部分，我一开始觉得没必要说到老婆怀疑我外遇，我又受了多少折磨，但或许因为脑海中留有井坂刚才说的“人生没法概括”，我觉得该把别人觉得不重要的部分也说出来，于是连那些也说了。

井坂好太郎听我说完，先是牵动嘴角一笑。“你也真爱惹事。竟然搞外遇。”我不愿被他这个外遇专业户指责，但没有反驳。我有那样一个可怕的老婆，却和别的年轻女子亲近，只能说是爱惹事。

“不过呢，互联网是挺可怕。”井坂好太郎把双手绕到脑后伸了个懒腰，“从前，因为有网络，普通人能够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很方便。每当有人指出，装成正义人士的政党其实和可疑团体是一伙的，或是某个演员讲了什么过分的话，大家就会声讨那些人。有时候，网上的民众言论也会撼动社会。”

“现在不也有这种情况？”

“现在也有。人们常常批判能够匿名发言的网络，但网络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也不少。说起来，我算是肯定网络的一派。我不认为匿名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肯定就是错的，而且人们能够以这种方式撼动巨大的存在。不过，要获取网络的言论，大概需要对网络有一定的适应和熟识，需要辨真伪的能力。可到了最近，操控网络信息的手法变得更加巧妙，很容易就能操纵网络信息陷害某个人。”

“以前不也是这样？”

“以前也有，但如今变得更巧妙了。”井坂好太郎接着说，“真假信息不再有区别。”

“什么意思？”

“以前，有个我认识的漫画家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人们都说，他的作品一般，可他本人性格好。”

“性格好会给创作者加分？”我忽然有些在意。

“从读者到编辑都喜欢那小子，不过，你会想看那种人的漫画？”

我说：“至少比你的小说更让我感兴趣。”他置若罔闻。

“后来，网上流传出消息，说‘我看见那名漫画家踢了狗’。紧接着又有许多条消息，说‘我也看见了’、‘我常瞧见’。到最后，某个网站公布了有人拍下的用脚踢狗的录像。”

“录像拍的是那个漫画家吗？”

“有几分相像。拍摄现场就在他家附近。这一来，人们普遍以为：‘那个漫画家其实是个会踢狗的人。’于是不断有人恶意骚扰他家，他的孩子在学校被人欺负，还发生了类似诱拐的事。我当时给他打了电话。那小子对我说了一件事。”他大概是觉得好玩，以隔岸观火的心情打的电话吧。“那小子说，连附近认识很多年的大叔都对他翻白眼，他当然气往上涌，向大叔诉苦：‘认识到现在，你难道不清楚，我不是会做那种事的人？’”

“他的心情我理解。”

“大叔说：‘可是，网上写着呢。’”井坂好太郎耸了耸肩，“就是说，比起身边实实在在的交情，不知哪路货色写的网上的记录更可信。”

“真是灾难。”我很同情那位素未谋面的漫画家。

“那小子原本就有种伪善者的派头，我倒觉得他是自作自受。”

“伪善指什么？”我冷不丁地问。

“他明明没有多高尚，却装成好人。”

“这样有问题吗？会给谁添麻烦？有些人本来是个好人，却装成坏蛋，这种人才会给旁人添麻烦。”

“有些人会装成好人骗人。”

“如果不骗人呢？装成好人是坏事吗？”

我不过是想到什么说什么，不料井坂好太郎竟然词穷了，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说：“谁知道。总之，伪善的人让人不痛快。”

我有些起疑，心想你就是在网上散布假消息的那个人吧。接着，我想起井坂好太郎曾经自吹自擂的事。“你自己一直反借网络的力量，提升你的小说的评价。你自己四处吹嘘说‘是杰作’，对吧？”

“我有聪明才智，能够巧妙地操作。啊，不过——”说到这里，井坂好太郎皱起眉。

“怎么了？”我边说边想，话题怎么和我找他商量的事完全扯不上关系呢?

“我的那些站点，最近被人动了手脚。”

16

他不断地说，自己的主页被人随便改写，恐怖吧。我并不觉得这事有多恐怖，反倒是这么厚颜无耻、仿佛从来不会因什么事而害怕的他如今却怕了，这让我感到毛骨悚然。

“被改写是什么情况？”

“刚开始就一点点，只有一处口语被改成了书面语。”

“是不是你自己打错了？”

“我当时也这么想，可是呢，接着有些图片歪掉，还有漏字。恐怖吧？又不是涂在纸上的颜料，网上的文章竟然会歪掉。”

这没什么好惊讶的。我冷淡地说着，喝了口咖啡。“只不过是动了网站文件的内文。歪掉嘛，只要修改设计就会那样。如今网页设计可以随心所欲。”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可不认为自己运营的主页有这么复杂，设计竟然会自行变动，简直像生物。这事蹊跷吧？而且，我管理的每一个网站和博客都变了。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也没什么好惊讶的。”我又冷淡地说道，喝了口咖啡，“要么是你睡迷糊了做的，如果不是睡迷糊了，就是你吃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药，自己更新的。”

“你怎么知道我嗑药？”井坂好太郎双目圆睁，我本是随口乱说，这下反而说不出话了。“开玩笑的。”他笑了，“毒品和女人，我会选女

人。”

也有其他选择吧。或者，也有毒品女人兼爱的吧。我想归想，只是懒得开口，没再多说。“说到在网站动手脚，一般都是用做了手脚的文件替换掉原有的。要替换文件，只要把文件上传就行了，最终只需要知道连接服务器的密码。就是说，你的密码泄露了。”

“泄漏给谁了？怎么泄漏的？”

“你既然会选女人，也许是告诉哪个女人了。”我先打击他一下，接着解释，“首先可以想到的，是有人进了你家。”

“我家？”

“只要打开你的电脑，就能知道你管理的站点的数量和域名，也能知道站内文件夹的结构。连密码也找得到。反正你不会费那个劲，给每个站点设不同的密码吧。这些事我也能做到。”他是个特别怕麻烦的人，所以我并非胡乱猜测，而是怀着确信说的。

“对哦。”他立即承认，“说起这个，前一阵，我晚上写好的小说第二天打印出来，变得极其无聊。不知怎么搞的，我那充满技巧、醇厚又新颖的小说，变成了没人要看的老生常谈。是偷窥电脑的家伙改写的吗？”

“才不是。井坂，你写的就那么无聊。”我又冷淡地说，这没什么好诧异的。我把咖啡杯举到嘴边，却发现杯子空了。

井坂好太郎死死地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会儿，眨了好几次眼，仿佛瞧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物。“只有你一个人批评我的小说。”

“我在网上经常看见别人骂你。”

“在网上骂人是上网的礼仪。”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心里感慨，原来还可以这样看。

“可是，为什么会有人用这种方式盯上我的主页？”

我斩钉截铁地说：“你别问我。说起来，我刚才就纳闷来着，我今天见你，是想和你商量事情。可是说着说着，不知什么时候就变成以你的事情为中心了。”

“这个嘛，”井坂好太郎得意地说，“因为，我处在世界的中心。”

对他这种过于明确而且自信满满的误会，我几乎要表示钦佩了。

女招待过来给我们加水。我把杯子往面前一放。水注入杯子，不断激起小小的旋涡。我不经意地抬头看向女招待。她化着淡妆，双眼皮引人注目，鼻梁高挺，留一头适合她的短发，是个可爱的女子。井坂好太郎向来对这类女孩趋之若鹜，我猜他可能会开始勾搭她。看吧，他马上就要搭讪了，要开始泡妞了。我准备好一个苦笑，可接下来率先开口的却是女招待。

“请问，是井坂好太郎先生吗？”她开口道。只见她脸颊微红。

“是我。”井坂好太郎敏捷地应道，一下子挺直了背，主动伸出手，“您知道我？”

我第一次听到他用谦逊的语气说起“我”（日语里，男性的自称可用“私”(watashi)、“僕”(boku)和“俺”(ore)。礼貌程度不一。井坂平时用的是随便粗鲁的“俺”，这里

忽然改成礼貌的“私”。），也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如此恭谨。

她战战兢兢地带着感动和他握手。看来她不仅是井坂好太郎的读者，还是名热心读者，虽然正在工作，却终于忍不住开始说起喜欢的作品。她说：“我喜欢您的处女作，还有那本成名作《祸从口出》，也给我带来震撼。”接着又说，“我最喜欢的是那本，讲童贞的公司职员和使用格斗腿法的花花公子对决的。书名是——咦，我忘记了。”说着，她挠了下脑袋。我打量井坂好太郎，只见他正在掩饰窘色，并露出追溯记忆的神色。说不定他本人都想不起书名了。反正就内容看，那本书肯定是抄袭自以前的漫画或电影。

“对了，您的新作什么时候出版？我一直盼着呢。”

我不禁笑了起来，等着看井坂的反应。他不会想到竟被自己的粉丝戳到痛处。然而出乎我的预料，他坦然地浮现爽朗的笑容，仿佛被戳到的并非痛处，而是让他快活的穴位。“我正在写一部巨著。”

“是长篇？”

“不是指字数，而是内容上的巨著。是一部收集资料之后书写的纪实性小说，也可以说是寓言。”井坂好太郎侃侃而谈，“我给您点提示吧，就一条。五年前不是发生过播磨崎中学事件吗？若干名可疑的成年人闯入学校杀害学生的事件。”

“啊，是有那么一件。最近电影也放了。”女招待的反应极为敏捷。

“我昨天也看了。”我插嘴道，然而井坂好太郎和女招待似乎当我不存在，连看都不看我。

“我认为，人们通常所说的那起事件，是表面上的。”井坂好太郎的眼神变得锐利，“所以，我通过收集资料和自己的想象力，来描绘事实上发生了什么。”

“哦，这样啊。”女招待感动极了。

“咦，是这样吗？”我不禁怀疑自己的耳朵。

我刚对井坂好太郎讲了播磨崎中学的事。难道说，他把从我这儿听去的话即兴编造成新作的概念？对，肯定是这样。

“那起事件竟然有内幕？”女招待发出陶醉的声音。我忍不住为她担心，怕她手上的托盘会掉下来。

“可以说内幕重重。”井坂好太郎正色道，“具体的，等您读了我的新作，自然就明白了。”

“我期待死了。”她扭着身子说，动作仿佛在挣扎。

“请问，他的小说有哪一点吸引你？”尽管知道她会生气，我还是忍不住发问。和预想的一样，她露出明显的轻蔑，就像我是个种族主义者，接着她默默地走开了。大概她甚至懒得说一句“我不想和你讲话”吧。

“她和你伙同起来骗人的吧？”我凑近井坂好太郎，小声问道。

“伙同起来骗人？”

“很难相信你会有读者偶然在这儿。”

“渡边，你不是个坏人，但你的心灵之眼的确被蒙蔽了。”也许因为刚被粉丝称赞过，他心情很好。

“你刚才提到的新作，是真有其事？播磨崎中学事件，难道不是我刚告诉你的吗？”

“你是说过。你还说昨天去看了那个电影，我也觉得真巧。”

我刚才对他说起播磨崎中学的时候，他可没露出现在这种反应。他果然参考了我的话吧。我疑窦丛生。“你这是剽窃吧？”

“你真是的，说这种话，传出去多难听。”井坂好太郎挠了挠太阳穴，“我真的在写，就快写完了。首先，你虽然提到播磨崎中学，可你根本没想过那起事件有内幕吧？”

“真有内幕？”

“有。”井坂好太郎一口咬定。也许是我的心理作用，他捏着吸管的手指似乎在颤抖。“你知道安藤商会吗？”

我“啊”了一声，不禁有点混乱。我意识到自己听过安藤商会这个名称，接着想起，大石仓之助昨天在电话里说他找到一个新的检索词。那个检索词不就是安藤商会吗？我试着回忆自己刚才有没有把这些告诉井坂好太郎。“你为什么会知道？”

“你还问为什么。听好了，我独自收集了那起事件的资料。警方公布的那伙罪犯的身份有种虚假的味道。接着，我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所谓的安藤商会。”

“是哪里的商会？”

“你竟然没听过？有个叫安藤润也的大叔，是个住在岩手县深山里的大富翁。如果他现在还活着，该说是老爷爷吧。”

他这么一说，我感到似乎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我试着翻来覆去地念叨，安藤润也，安藤润也。“是个名人？”

“他以前是一家叫安藤商会的公司的老板，不过完全不清楚他做过什么。总之他相当有钱，该叫作资本家吧。他从不抛头露面，所以没多少人知道他。有人说他是靠赌马赌自行车赛赚的钱，但上亿乃至上万亿的钱不可能靠赌博赚到。”

“上万亿？”

“传闻是这么说的。”

“他住的会是怎样的豪宅？”

“听说他过得很随意，住在一栋六十年房龄的平房里。”

“他现在还活着吗？”

“这就不知道啦。有传闻说他们夫妻一起生活，也有传闻说，安藤润也已经死了，只有他太太活着。”

“尽是传闻嘛。”我半信半疑地听着。

“确实不清楚。以前虽然听过他的事，我一直以为是胡编乱造，觉得世上没有那样的人。可是，我刚说过吧，我认识一个漫画家。”

“哦，那个和你截然相反、性格好、广受爱戴的漫画家？”

“我们最后一次通电话的时候，那小子说他见过安藤润也。”

最后一次。我条件反射地以为那名漫画家已经死了，一问之下，井坂好太郎摇摇头。“他逃走了，该说是隐居吧。那小子说他逃走之前和安藤润也见过面。”他用手指蘸了杯壁凝结的水滴，在桌面写下“安藤润也”。

看到这几个字的瞬间，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我在哪儿见过这名字。记忆对文字而不是声音做出了反应。可我想不起在哪儿见过，真想捶自己的脑袋。

“我觉得，大概也只有我，才能够把播磨崎中学的事件和安藤商会联系在一块儿。”井坂好太郎用餐巾纸擦手，扬起一边的眉毛。

“你为什么能把这两样联系起来？”

“因为我做了调查。”他紧接着说，“不，准确地说，我听了那个漫画家的话之后感兴趣，调查了‘安藤润也’的情况。那个漫画家高高兴兴地说起安藤润也，于是我心想，安藤润也这家伙当然是个废物。”

我真想对他说，在网络上散布假消息陷害漫画家的人果然就是你吧。

“接着，我发现了安藤商会和播磨崎中学的关联。”

“有什么关联？”

“人。”

“人？两边有共通的人吗？”

听到我的问题，井坂好太郎含糊其词。“关于这个，你看了我的小说再琢磨吧。”

“但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发现。”我的话不是为了故意惹他不快，“我们公司的后辈工程师昨天在解析程序的时候有个发现。”

“发现什么？”

“播磨崎中学和安藤商会的关联。”事实上，只是网站程序的内部在侦测这些关键词，但我说得煞有介事，做出暧昧的解释。

井坂好太郎伸手捂住嘴，好一阵子一动不动，唯有眼珠骨碌碌直转。他仿佛连呼吸也屏住了，正在专心思考什么。

“怎么了？”

他没有反应，默不作声，不知在想什么。无奈之下，我靠向椅背，环顾店内。我看到墙上嵌了一个大尺寸宽屏显示器。不知上面放的是电视还是网络新闻，西装革履的主播正在播报新闻。

“原来是那个！”井坂好太郎冒出一句。

我当然听不懂他的话。“那个是哪个？”

“我刚说过吧，我的主页被人动了。”

“说了。”我点头。

“事情正好是从我调查安藤商会的时候开始的。”看上去，井坂好太郎并非在向我解释，而是在归纳自己的想法，“你的那个后辈已经采取了行动？”

“行动”这词听着太不具体，也太夸张。“他大概只是上网搜索一下吧。”

“搜索。”他意味深长地喃喃道，“我一开始也是上网搜索来着。”

“什么意思？”

“你要当心，你那个后辈可能有危险。”

我想付之一笑，说你什么意思嘛。就在这时，墙上的显示器播放的新闻标题跃入眼帘。我手边的玻璃杯也在播放同样的画面。我用手指划过杯子，稍微调高音量。主播正在说：“京线车厢内有团伙对女子施暴。该团伙是在网上召集的，同犯有四十七个人。”

我不觉得这事和自己有关，却隐约意识到，四十七个人，和赤穗浪士人数相同。

17

此处乃是殿内！（《忠臣藏》故事的开端是赤穗藩主浅野长矩在江户城松之廊对吉良义央拔刀相向。在将军的城内不可拔刀，因此梶川赖照对浅野发出警告：“此地乃是殿内！”）此处乃是公司！

大石仓之助刚进公司那会儿，他的名字给人的印象和他本人一丝不苟的淳朴气质的差异让我们这些老员工觉得滑稽，所以有事没事地用《忠臣藏》的对白拿他开玩笑。只要他在公司急匆匆地一路小跑，或是一脸通宵加班睡眠不足的样子迷迷瞪瞪地坐在电脑跟前，周围的员工便纷纷揶揄：“大石殿下，此处乃是殿内！此处乃是公司！”

从出生到现在，他和自己的名字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或许早已习惯这一类调笑，他总是摆出困窘的神色温和地反驳：“‘此处乃是殿内’这句台词并不是对大石内藏助说的。”或者是：“大石内藏助是通称，他本来叫大石良雄，所以准确地说，他的名字和我不一样。”结果下一次就有像五反田正成这样没心没肺的前辈喊他：“喂，良雄。”

“那可是三百五十多年前呀！”有一次，我和他去外地出差，大石仓之助在新干线的邻座叹道，“忠臣藏的事件是三百五十多年前的事了，还拿他开我玩笑，真是太过分了。我恨我爸妈。”

“这个名字寄托了你爸妈的期待吧。”我安慰他，“而且，大石内藏助大概也想不到自己在三百五十年后依然有名。”

我看着电视，想起那时候大石仓之助微弱的笑容。电视在播报新闻，屏幕上有行醒目的字，“卑劣的集团暴行”。正在播那起刚发生在列车车厢的事件。

这会儿已经是晚上了。难得的休息日，光是和井坂好太郎见了一面，一天就过完了。老婆还是没回来。我从冰箱拿了第二罐啤酒开了。电视上的女主播怒气冲冲，眼睛眯成三角形，正在阐述事件的情况。

据主播说，上午在京线的车厢共有四十七名乘客联合起来猥亵女性。她没提及猥亵的具体内容，既然没归纳成“色狼”，可以想象其性质大概更加恶劣，而且是没法直接在新闻里讲的。据目击的乘客声称，四十七人似乎是从不同的车站分别上车的，等乘客们回过神，他们已构成一道人墙。

“看起来，罪犯们一达到目的，就分散在几个车站下了车。”据说只抓到一名罪犯。女主播仿佛不甘心地做着报道。其语气让人感到她朝日本警方喷出的怒火有多猛，仿佛在质问：为什么让另外四十六个人逃走了？她接着说：“警方目前正在审讯逮捕的那名罪犯。”她说这话时带着一股魄力，仿佛差点就要说：“要把那个人绑在柱子上刺死，斩首示众，然后再把性器官烧掉！”我理解她的心情，但我认为，她这么情绪化，导致观众转台，那就是她的损失了。

女主播继续讲述事件。据被捕的人说，他们是由一名主犯在互联网的论坛上召集的。我喝光了啤酒，心想，很久以前也有过这一类事件，这种犯罪还真是一成不变。接着，我回想起和井坂好太郎之间的谈话。他只听了一点我的话，倒说了一大堆话给我听。不清楚他是不是真的在写“阐释播磨崎中学事件内幕的作品”，但他确实相当了解那起事件。

“安藤商会有问题。”他说，“从我开始调查商会，开始上网搜索之后，我周围就有奇怪的事发生。”

“譬如你运营的站点被人做手脚？”

“没错。还有，我写的小说变得老套，头发开始稀疏，连和女人上床的体力也衰减了。”

“那些大概有其他原因。没什么好惊讶的。”

“总之，”井坂好太郎把我的挖苦当耳边风，自以为是地提出忠告，“你那个后辈最好当心。调查播磨崎中学和安藤商会的联系，准没好事。Danger啊，danger。”他仍然莫名其妙地夹着英语讲话。

“接下来，让我们聊一聊久违地出现在江户川的小刺猬艾德•哈里斯（与美国演员艾德·哈里斯同名，“艾德·哈里斯”的日语发音近似“江户·刺猬”。），放松一下。”我听着主播的话，在脑海中默念“安藤商会”。

安藤商会，是大石仓之助解析程序之后发现的关键词，据说是个叫安藤润也的男人开的公司。看到井坂好太郎写下的四个字，我有种类似直觉的感应：我知道这个。我是在哪儿见过安藤润也四个字呢？按井坂好太郎的说法，安藤商会虽然是个谜，但该公司有一定的名气，所以我知道也很正常。可是，我记得我是在其他地方看过这个公司名，某个和我有切身关系的地方。

我说出“安藤商会”，又试着念出“安藤润也”。有种揪心的感觉，就像有小鱼刺卡在喉咙里。

第二天，我到了工作的地方，只见工藤正吃着零食对着电脑，没看见大石仓之助。以往不管前一天加班到多晚，大石都会在开工前半个小时来上班。我有点担心，但我想，他待会儿就会来吧。

然而过了九点，大石仓之助还是没来。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病了。

工藤也说：“大石怎么了？”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呢。”我回应道，却没想到打大石的手机。也许，我下意识地不想知道大石仓之助的状况。

加藤科长带着烈火般的怒气打来电话，是在大概十分钟后。“究竟怎么回事？”科长怒吼道，“喂，渡边，你想什么呢？”

“你问这个啊，我在想很多事。”没来上班的大石仓之助、井坂好太郎说的那些事、有关安藤润也这个名字等等。我几乎要感慨，原来人真的能同时想许多件事。“人类真厉害。科长，你不这么觉得？”

“我说，你小子看新闻了吗？”

“新闻？是那条要给江户川的江户刺猬居住证的新闻？”我当时看着新闻想，干脆把选举权也给它，再让它参加征兵好了。

这时，加藤科长发出不成句的吼声，就像摩托车的轰鸣声。不可思议的是电话没有因此而破裂。“你小子知不知道大石仓之助做了什么？”他这才说出人能够听懂的话。

我立即看向还没来上班的大石仓之助的位子，回想起他前天在电话中的沉稳嗓音。“除了迟到，他还做了什么？”

“昨天，京线发生了严重事件。”

听着既像“严重事件”，又像“颜色事件”。（日语中“严重”和“颜色”发音相近。）“哦，那个我知道。四十七个人——”话说到这儿，我的脑海中闪过昨天也想到的“赤穗浪士”这个词，立即“啊”地叫了一声，“那件事和大石仓之助有关？”

“什么有关无关，他是主犯！主犯！警察刚才打来电话，说他今天早上被逮捕了。警察还想找公司这边问话。我和他们说了，你是他的直属上司，所以他们可能会联系你。”

“他的上司是加藤科长您吧？”我一阵混乱，有点头晕目眩，险些倒下，忙扶住桌子，“先不说这个，大石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嘛。”

“就是因为不可能的人做了，才会成为新闻！”加藤科长嚷着不知从哪儿搬来的套话。

我心想，新闻就是新闻，即便是由可能做的人做了。“都是你监督不力！”科长吼了一嗓子，挂了电话。

这会儿没工夫感到疲惫。我马上开始用面前的电脑搜索新闻的详细内容。

“怎么了？”工藤问我。

“大石他……”我说了一半，把后半截话咽了下去。面前的显示器上分明显示着“京线猥亵事件主犯已落网”，还清楚地登着大石仓之助的大头照和姓名、年龄。

“这什么啊？”工藤不知何时站到我的身后。他捏着一片零食，啪地咬了一口，“大石做了什么？”他嘟囔了一句，回到自己的座位，开始敲键盘，大概在搜索事件的信息吧。我也搜索了一阵子。两个人默

默地叩击键盘，操作鼠标。屋里突然一片寂静，只有啪啦啪啦的声响。

大石仓之助转眼间成了名人。

据说警方先找到事件主犯留言的社区网址，然后追查到上网电脑。该网址当然通过代理服务器做了伪装，但手法并不算新，所以稍微仔细一查很快就找到了。结果发现信息是从一名系统工程师家中的电脑发出的。

“大石没说过他在企划这种事啊。”工藤的声音从对面的座位传来。

他用企划来指称犯罪计划，我觉得怪怪的。不过确实，如果大石仓之助曾经预谋做这种事，我们肯定会发现。“大石一直在加班，回家就是睡个觉。他没有时间也没有体力做这种事。”

“你这话什么意思？”

“这是编造的吧。是陷害。”我说完后更相信了这一点，“大石被人算计了。”

“被谁？”工藤立即问道。

我只能说：“被某个人。”

“大石是不是做了什么让人恨他的事？”

我盯着屏幕。但凡有关事件的只言片语，我都点开了，所以屏幕上除了警方发布的事件详情，还有大石仓之助的个人信息，乃至许多

对大石仓之助的责骂、贬低或者赞赏的信息。正如井坂好太郎所说，最近的网络发言大多是带有攻击性的言论。我想起从前看到的全是些人权拥护派的言辞，也许网络也有流行趋势。

网上各处的文章都在关注大石仓之助的名字和色狼团伙的人数，拿忠臣藏以及赤穗浪士来说事。率领四十六名同伙犯罪的主犯名叫大石仓之助，这当然有趣。如果被害者的名字是吉良，舆论大概会更加沸腾吧。

“安藤商会”这个词一直在我脑海中徘徊不去，我没多想就脱口而出：“难道是因为他上网搜索？”

“啊？”工藤不解。

“大石前天在电话里说，他查过那个程序的加密部分，还用关键词上网搜过。也许那就是原因。”

“上网搜索怎么会和这次的事件联系到一起？我完全搞不懂。”工藤一挑眉毛，舔了舔吃完零食的手指，接着又用那只手抓了抓头发。

“也许他因为上网搜索被什么人盯上了。”一旦说出口，事情越发不像真的，我有些窘迫。

“既然这样，我也试试。”工藤轻飘飘地说，“上网搜一下就行了吧？也许能知道什么。”说着，他重新面对电脑。

“住手！”我发出让自己意外的尖锐声音，“最好不要。”

工藤看向我。“为什么？”是因为我的语气相当不从容吧。确实从容不了。

“你如果轻举妄动，会重蹈大石的覆辙。大石也许就是因为上网搜索才变成现在这样。”

“只不过是上网搜索，就算中病毒，损害也有限。”

“大石之前也这么说。”我从记忆中扯出大石仓之助说那番话的声音，皱起脸。“他把这事看得太简单了，说无非是上网搜索，不会有大事。”

“渡边，你觉得大石上网搜索和这次的事件有关？”

“你觉得没有关系？”

“从现实角度想，不可能有关。”

我说不出话。工藤说得没错，从现实的角度考虑，我意识到自己的想法相当跳跃。但我还是必须劝他：“话是这么说，你最好别上网搜索。”

这时，房门猛地开了。门一声巨响，转了一百八十度撞到墙上，立即反弹回去。一个男人轻巧地避开弹回的门进了屋。门擦着男人的身体一侧关闭，发出尖锐的声响，整间屋子随之一晃。

看到进来的男人，我张大了嘴。我甚至没法眨眼，也无法掩盖自己的狼狈。

进来的是个体格健壮、留胡须的男人。就是他。他飘然而至，殴打我，试图拔掉我的指甲，说是“指甲反正还会再长，这么做算是人道的”；接着他又表现出奇异的同情，“你和那么可怕的太太一起生活，

真够呛”；他还引用名叫沙克尔顿的探险家的话，“乐观是真正的精神上的勇气”。

“为什么？”我艰难地说出口。

“他是谁？”工藤目不转睛地盯着胡须男。

“你为什么来这儿？”

胡须男不动声色，亲热地举起手，仿佛要说声“嘿”。

我差点想说：此处乃是公司。

18

前几天读到的网刊有个专题："要是收债的或者相熟的夜总会小姐突然来了公司，该怎么办？"我觉得专题并无新意，而且没有我目前的例子：可怕的拷问者突然登场。

"你为什么在这儿？"不管他用了什么手段，总之他找到了我的工作地点，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此我感到自己的问话没有意义。但我又不能不问。

胡须男只是摇了摇头，推一下墨镜。"这种事一查就知道了。"他向我这边走了一步，又走了一步，他逼近的同时，我往窗户那边退去。

"你别逃。"

"是你？"我的脊背已经碰到墙，"是你陷害了大石？"

话刚出口，一种陌生的情绪席卷了我。不知怎的，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大石无助的脸，他无辜被人安上罪名，在拘留所接受审问。我仿佛切身体会到他的不甘心，一股疯狂的情绪一下子攥住了我的胃乃至胸口和咽喉，驱使着我。等回过神，我发现自己正在大叫大嚷："是你小子？是你小子陷害了大石？"我后背离开墙壁，几乎要揪住面前胡须男的前襟。这种冲动让我自己吃了一惊。

就在几秒钟前，我还像胆怯的羔羊似的小心发问："是你？"现在却语气强烈地改成："是你小子？"这让胡须男脸色一变，但他没有半点害怕的样子。他"咦"了一声，露出愉快的感慨之色。"你怎么了？"

“可能是我们大石的愤怒转移到我身上了。”尽管刚冲他吼过，但我已经恢复冷静。突发的感情外露完全可以用“电热水壶”来形容，让我自己也有些不知所措，不觉按住胸口。我甚至感到有人进入了我的身体，一个愤怒的人。

“大石是什么人？”胡须男耸耸肩，“我只是来找你。”

“渡边，这个人是谁？”工藤鼓着腮帮说。

“是我相熟的夜总会小姐。”我随口说道。工藤没笑，胡须男却冲我一笑，还说了句完全不搭调的玩笑：“你最近都没来，人家就来公司找你了嘛。”那副大身板的他说这话，让人生畏。

“遗憾的是，”我说，“你特意过来也没用。我没什么能提供给你的消息，也不知道樱井由佳里的下落，倒是我老婆更清楚吧？还是说，你又来拍我的震惊表情？”

胡须男举起双手摇了摇，像在演哑剧。“不是的，不是的。我今天来，不是为那些。我有事向你请教。”

我想说：我有很多事想教给你，不可以折磨别人，拔指甲绝不是人道的行为，你出现在我面前也没有意义。

这时，工藤语气强硬地问：“等一下，你这是怎么回事？”此人突然跑来我的工作单位，可能工藤虽然因此茫然失措，却有种山头被占的不快。

胡须男转过头，一眨眼工夫，已经站到工藤面前，左手抓住他的肩膀，右手放在他的耳畔。

“那是，我的——”工藤双目圆睁，说不出话。他的身体僵住了。因为胡须男不知何时抢过插在工藤衣兜里的圆珠笔，摘下笔帽，把笔尖对准工藤的耳朵眼，一副随时会动手扎进去的架势。

工藤傻眼了，吓得一动不动。胡须男朝他微笑：“抱歉，我有话和他说。”他用手指把笔帽弹了出去。

笔帽是模仿动物脑袋的可爱设计。那个动物脑袋掉落在地，骨碌碌滚进了柜子和墙壁的缝隙，就像被吸进去似的。我忍不住想，做个笔帽真好，可以逃进那里。

“那伙人是什么人？”胡须男推一下镜框。

“那伙人？”我挺直身子。

“之前想把你的手指切掉的那三个。有那么一伙人吧，头发三七分，个子有高有矮。”

“哦，那三个。”就在几天前，在回家路上拦住我的三个人。他们逼问我五反田正臣的下落，还威胁说，要是装傻就切掉我的手指。“那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们。”

“他们可是在我周围晃来晃去。”胡须男微微一转下巴，放了工藤。

“在你周围？晃来晃去？”

“他们倒也没做什么，只是总在我周围晃悠。没到步步紧跟的地步，但他们在盯着我。”

“是在生你的气吧。”我被那三个人袭击的时候，胡须男横插一杠子，教训了其中一个，把他们赶走。胡须男说不定切了那个人的手指，也许他们是为了泄恨才跟着他。这样一想，我的愉快多过惊讶。

“他们是什么人？打哪儿来的？”

“就连你也害怕了？”

胡须男轻轻一笑，不以为然。“我有什么好怕的。只是——”

“只是？”

“烦啊。有那么三只东西在眼前嗡嗡地飞，没什么比这更烦人的了。”

“渡边，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工藤不知何时来到我旁边，压低声音问道，“说什么切手指、盯梢。和大石有关吗？”

“和他没关系。”说着，我死死盯视胡须男，闪过一个念头。“说起来——”

“说起来？”胡须男微微向前探身。

“倒是不清楚和那三个人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我会判断。”

“他们三个之前在找我们公司名叫五反田正臣的前辈。他如今下落不明。”

“哦。”胡须男噘起嘴，不像在装傻。看来公司的事果然和他无关。

“还有，我知道五反田正臣引来那三个人的原因。”

“对了对了，我就是想让你告诉我这个。”胡须男说着挥舞食指，像在挥指挥棒，“就是这个。“他的语气仿佛在对相熟的朋友说话。“得让他们更接近我一些，我才能收拾他们。”

说是收拾，肯定不会是口头的温柔训斥吧。

“因为他做了搜索。”我尽可能地装出平静，“他用‘播磨崎中学’、‘安藤商会’，还有‘单独心理治疗’这三个词一起搜索。只要这样做，那三个人就会出现。”我说出忽然浮现在脑海中的关键词。

“搜索，指的是上网搜索？”

“不然你要怎么搜？”我说。

“喂，你再说一遍。什么词？哦，你直接写给我得了。”胡须男从夹克口袋中拿出便笺和水笔，一起递给我。我接过来，写下三个词，还给他。

“渡边。”旁边的工藤捅了捅我的腰。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我曾严词禁止工藤用这些词上网搜索，并煞有介事地指示他不许轻举妄动，然而我却让胡须男上网搜索，工藤是因此觉得奇怪吧。他悄声问我：“这样做好吗？”

我微微点头，表示“没事，交给我”。

胡须男目不转睛地看着便笺，样子像个努力记住汉字的学童，让我对他有了几分亲近感。“只要上网搜这些词，他们就会过来找碴儿？”

“大概。”我点头。事实上，我并没有事情会这样演变的根据，而且也不确定那三个人是否会因此出现。但我心里有另一个问题——大石仓之助被卷进那起事件，是因为他上网搜索？我认为，可以利用面前的胡须男确定这个疑问。我们自己尝试会有危险，但如果换成是他就没问题吧。

“这样啊。”胡须男满意地说，“我可以在这里上网吗？”他指着桌上的电脑。

“要是你在这儿上网，那三个人会来这里。这地方你也不好自由施展。”我慌忙说道。反正是拿他做实验，他在自己家里上网才有最清楚的结论。“你有电脑吗？”

“我待会儿用手机试试。”胡须男答道，“我搞不懂为什么一上网搜索他们就会出现。中间有怎样的步骤？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位置？”

这一点我自己也不明白，但我断定：“常言说，网络无所不知。什么都能知道。”

“原来是这样。”胡须男小声咕哝了一句，不是他平时那种大大咧咧有底气的态度，让我觉得新鲜。

我其实并没有处于强势的立场，却问他：“你有没有勇气上网搜索？”

胡须男怔了片刻，像是没发现那是他本人平时经常问别人的话。

“你有勇气吗？”我略微夸张地又问了一遍。

“你在对谁说啊？”胡须男得意又喜滋滋地一咧嘴，转身出了房间。

“对了，不用再干了。”下午，加藤科长在电话里对我说。

胡须男回去后，我和工藤暂时继续工作。编译出错的原因依然不明，而且依然联系不上客户歌修股份有限公司，再加上不时在网上看大石仓之助那起事件的信息，所以过了好几个小时，工作也几乎没有进展。我心想，像这样不管花多少个小时、多少天乃至多少年，这项工作都会停滞不前。所以，当加藤科长打来电话，大声叹息着说“不用再做这件活儿了”时，我更多的是松了口气。

“可以不做了？”我开心起来，感觉就像获准从因塞车而完全动弹不得的公交车上下来。

“没什么可不可以，是对方刚才和销售说的，让我们放下这件活儿。”

我努力联系他们却完全联系不上，为什么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向销售部发话？我搞不懂。“目前的情况没法交货啊。”

“人家说不用了，听说还会全额付款。”加藤科长的声音透着神清气爽，也许他觉得只要钱进来就完全无所谓了，“所以，你把那边收拾干净，赶紧回来。”

“可是，为什么突然取消？”

“当然是因为对方也不想和一家有猥亵罪犯SE的公司合作吧。他们肯定觉得撇清是最好的。”

“还没确定大石是不是罪犯。”

“你看看新闻。大石怎么看都是主犯。他发在网上的信息被逮了个准，他的IP还留有设备识别码。”

“反过来想，只要捏造IP地址和设备码，就很容易把他设计成罪犯，不是吗？”我把浮现在脑海的念头说了出来，接着在心里感到认同，就是这么回事。把大石仓之助和京线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发在网上的信息，所以网络信息有可能是别人捏造的。这并非易事，但并不是做不到。至少，比起把大石仓之助看作罪犯，这更容易想象。

这时，我想起井坂好太郎说过，他的网站被人动了手脚。他问我这种事能办到吗，我说：“最简单的做法是偷偷进入你家，用你的电脑。”难道说，大石仓之助的事情也是这样？有人进了他家，在那里留下和事件有关的痕迹。可能性并不为零。

“你知道罪犯的人数吗？四十七个人，和赤穗浪士相同。这就确定了主犯是大石仓之助。”

“这也太胡说八道了。”

“客户中止了合同。渡边，你现在要做的是把那边收拾干净，让搬家公司搬东西，然后给我赶紧回来。懂了吗？”

加藤科长势如喷火般滔滔不绝。我把听筒从耳边挪开，看向坐在对面的工藤。他虽然不清楚具体情况，但也猜了个大概，开始整理桌上的物品。

“那么，工藤的合同就到今天，可以吧？”我确认道。

工藤是从其他软件公司外派来的，和我们公司有合约。既然工作周期变短，需要相应的报告和处理。

“工藤是谁啊？”加藤科长显得不耐烦。

“在这里帮忙的程序员，外派过来的。”

“哦，有这么个人？是五反田的手下吧。”

趾高气扬又不负责任的加藤科长让我感到不快。我尽量避开话筒，轻轻叹了口气。这时忽然有只手伸过来，我吃惊地抬头，只见工藤站在我身旁。他招了招手，从我手中接过电话。怎么了？我一惊，工藤没理我，开始向加藤科长问好：“第一次打招呼，我是工藤。十分抱歉，没帮上什么忙。”

加藤科长说了几句话，声音漏了出来，听不清内容。但我可以想象，他大概笑着回答：“哦，这样啊。”他喜欢有礼貌并且带着敬意和他说话的年轻人。

我也对工藤有了改观，原来他是个会礼貌寒暄的年轻人啊。可是过了一会儿，只听他说：“其实我有件事和您说。”我不由一愣。他要说什么？我在旁边看着，工藤开始讲述：“我最近找到一个有意思的交友网站。这可是我的珍藏。能在上面认识多得不得了的姑娘。”

我慌了，想从他手中抢过电话，可他转身避开了，接着说：“嗯，没错。只要上网搜‘播磨崎中学’和‘安藤商会’就能出现那个网站。有意思吧？还有，我把马上可以见面的姑娘的名字也告诉您，叫作‘小林友里子’和‘加贺绘里’。嗯，没错，试试把名字放在一起搜。”我还是第一

次听他讲话这么流畅。他还耐心地一个个说明“播磨崎”和姓名的汉字写法，说明加藤科长对他的话感兴趣。

工藤挂掉电话，我用责难的语气问道：“你这是干吗？”

“那个人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让人生气。所以，我和他开个玩笑。”

“后果可能会比玩笑严重。”

“不就是上网搜索嘛。而且，你今天也对那个留胡子的怪人说了。”

“他是特别的。”

“刚才打电话的科长好像也挺特别，简直就是可恶上司的范本。”

“的确是范本。”我嘟囔了一句，开始感到不安。但我没有立即打电话给加藤科长，告诉他：“请忘掉刚才那些上网搜什么的话。一旦尝试就会完蛋。”也许是因为我内心仍没有把这当回事。

三天后，发生了两件大事。

大石仓之助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加藤科长在家中自杀。

19

生物都会死。但加藤科长除外。我并不是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一点，但心底却有这样的印象。科长体格健壮，显然与疾病或受伤无缘；他让人感到他从不承受压力，只有他给人施加压力，而且他面对事情总是大而化之，似乎碰不上遭遇事故的微小概率。

所以我一直以为，就算生物死亡的概率是百分之百，唯独加藤科长不在这一概率之内，或者说，他不在死亡概率之内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让我意外的是，竟然连他太太，也抱有这种想法。

“我一直以为，人都会死，只有我丈夫不会。”

据说加藤科长去世是在昨天深夜，在今天早上被人发现。他立即被送到大学医院做了死因解剖，傍晚被送回家。

我参加了守灵，上过香之后，我去了灵堂的厕所，出来时正好遇见夫人。加藤夫人个子很小，身材纤细。

我鞠躬说，请节哀顺变，之前承蒙科长的关照。她问：“您是我先生公司的人？”她身上透着疲倦，但丝毫不见悲怆或孤独寂寞，反倒显露神清气爽的劲头，就像刚结束严苛社团练习的女生。

“公司的人好像只来了几个。”她说。

我连忙含糊作答：“这个嘛……”我也注意到了，吊唁客中有客户和关系企业的职员，却没几个公司的人。“大概是通知不到位。”

“没事，没事。那个人不可能受人爱戴。”她相当心平气和，“刚才有位姓吉冈的人来过，领导以外的，除了你就只有他一个人。”

“啊，老吉。”我条件反射地说道，又慌忙闭上嘴。（“老吉”在日语中的发音和“好”相似，容易让人误解。）

“老吉——”她像是感到好笑似的说道。

我想起来，据说老吉，也就是吉冈益三，因为知道加藤科长的秘密，才得以不被炒鱿鱼。他来守灵是不是因为这个?

“说真的，大家肯定都不相信加藤科长竟然会这样。”

听到我的话，她仿佛找到同志似的微笑起来。她的笑容不像刚死了丈夫的女人，让我有点不自在。“我一直以为，人都会死，只有我丈夫不会。”

我不觉点头。“而且还是自杀。”

“如果他是个会自杀的人，我本来会更喜欢他。”大概是开玩笑，但她的神色无比认真。

每当看到自杀的新闻，我总是感慨，“这人竟然能自杀”。这当然并非赞赏或憧憬。我只是忍不住想，人和其他生物都以活下去为目标，而如果要自行了断，需要相当的决断吧。当然，当我自己的生活陷入困境，譬如一大堆工作压过来，或是老婆非比寻常的行动让我畏惧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死了更好。如果死了，也许就解脱了。但实际上，我还没到下决心去死的地步，最多也不过胡思乱想：今天如果有陨石砸下来就好了，要是哪儿有个炸弹掉下来就好了。这些重新开始的愿望可说是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我没想过自己做些什么。

你有没有勇气？我想起最近出现的留胡须的拷问者的话。

我搞不懂，人究竟是从哪儿涌出自杀的勇气的。

“我以为可能有人因为我先生而自杀，但他本人竟然自杀，真是难以置信。”加藤夫人说。

我当然不能表示赞同，于是切入主题：“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古怪的事？”我心里不安，怀疑加藤科长的死和我有关。几天前，和我在一起的工藤唆使加藤科长：“请用‘播磨崎中学’和‘安藤商会’上网搜索。”加藤科长真的上网搜了吗？这件事会不会和他自杀有关？

“他以前在家用不用电脑？”我原想兜着圈子自然而然地提出问题，一说出口却非常不自然。

加藤夫人张开嘴，表情仿佛在说“哦”。仿佛我的话挠到了她背上的痒处，或是我说完后她才发现痒。“今天早上，他房里的电脑是开着的。”

“屏幕上有什么？”

“这个——”

“如果您觉得为难，就别说了。”

“倒不是为难。因为开着好几个网页，我不知该从哪一个说起。”

“好几个？”

“有下流的网站，还有关于自杀的。”

“关于自杀的？”比起下流网站，自杀网站绝对和加藤科长更不协调。

“有个论坛，想自杀的人在那儿倾诉各种烦恼，还和人讨论是不是一起自杀。”

“这种网站以前就有。”这一类网站和加藤科长的性格扯不到一块儿去。很难想象他会对这种网站感兴趣，更难以相信他会起劲地上网浏览。即便是马上要自杀，他也不是那种会参考别人意见的人。他如果要做什么，就会自己去做。“他为什么看那些网站？”

“还有其他网站。”说到这里，加藤夫人提高了嗓门，“啊，难道是那个——两天前，我先生少见地把我喊到书房，对我说，有人给他发了奇怪的邮件。”

“奇怪的邮件？”

“乍一看，邮件里写了好多网站的网址，我说，反正是可疑的宣传邮件吧，最好别点开。可他说，发信地址是他以前的客户，所以他有些在意。”

“加藤科长估计会点开那些网址。”

“那个人绝对会。”

难道那封信是因为“搜索”发过来的？虽然不知出于什么理由，但假定一旦有人以“播磨崎中学”和“安藤商会”等特定关键词上网搜索，就会有某种针对那个人的攻击，是不是可以认为，五反田正臣察觉到这一点，逃亡到某处；大石仓之助则被诬陷成某个事件的罪犯；至于加藤科长，他收到了让他想自杀的邮件。

“对了，点开之后，后果很严重。”加藤夫人面部一阵抽搐，红了脸，“那叫作猥亵图片吧？其中还有网页登着我的照片。”

她虽然显出羞涩，口吻却云淡风轻。接着她告诉我，一个显示在加藤科长电脑屏幕上的网页写着告发的字样：“你老婆有了外遇。”伴随文字刊有她的猥亵照片。她竟然对我这个初次见面的人直截了当说起这种情形，肯定是因为她尽管看似平静，其实精神处在混乱之中。

“那是有人为了攻击科长吧，”我压抑住慌乱说道，“对方想让他看这样的谣言。说夫人您有外遇，是想威胁他。”

“哎，那并不是谣言。”加藤夫人当即说道。只有这时，她的神色倏然一变，像个明朗快活又多情的女高中生。她呵呵一笑，让我更加畏缩。“外遇的事是真的，而且我觉得那照片也是真的。真不知道是怎么拍的。”

“原来如此。”我艰难地答道。接着，我琢磨加藤科长是不是因为别人给他看了证明妻子有外遇的网页才决意自杀，但我又觉得他不是会为这种事而自杀的人。

“唉。”加藤夫人也说，“他是不会为那种事自杀的。”

那头有人喊加藤夫人。

我又鞠了个躬，离开灵堂。

回到公寓，餐桌上有老婆留的便笺，上面是秀丽的字迹：“真遗憾，老是碰不上你。”旁边摆着炖比目鱼和芝麻拌蔬菜，还有一道像是春卷的菜，想来是她原创的，里面夹着奶酪和虾。我换了衣服，用微波炉热过老婆做的菜，吃了起来。

加藤科长死了。而且是自杀。

我还是搞不懂。虽说人不可貌相，但我更多的是怀疑，我真的理解别人吗？我一心认定加藤科长是绝对不会死的生物，但他竟然会自杀，那我对别人的认识是不是有某种谬误或偏差?

我用筷子扒拉下一块鱼肉，举到与视线齐平的位置，半睁着眼睛瞄了一眼后，把它塞进嘴里。“别看我这样，其实我是个居家的人，喜欢做菜。”这话是她在婚前说的。的确，别看佳代子那样，却很会做菜。别看她那样？这其实还是先入为主或是主观印象的问题。

眼前的比目鱼真是比目鱼？这种美味的感觉是真的吗？这真是筷子？一旦产生怀疑，就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确定了。

有人打我的手机。我一看来自“大石仓之助”，立即接起电话。

“渡边？”从电话传来的正是大石仓之助的声音。

“你现在在哪儿？”

“我被放了。证据不足。”

“那是自然。你不会做那种事。”

大石仓之助沉默了。我有点担心，想着怎么了，随即听到混着呜咽和抽噎的哭声。“喂，大石，大石仓之助。”我叫道，但哭声不见停。我忍不住想说，喂，大石，此处乃殿内，此时在讲电话。过了一段时间，他说：“我不可能干那种事。”

“那是自然。”

“只有你相信我。”

“警察也相信你啊，所以才把你放了吧。”

“是偶然。那天休息，我一直在家。虽然去了趟家附近的便利店，可是店里的监控录像没拍到我。”

“所以没法给出不在场证明？”

“没错。警察好像一开始就怀疑我是主犯，连着几天痛骂我。他们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还踢我的椅子。”

“你真能熬。”我发自内心地感慨道。

“《忠臣藏》基本上就是部忍耐的戏。”大石仓之助说着，又呜呜地抽噎起来，“我想过，要是这样下去，就算是说谎我也认了，落个轻松。可是今天早上出现了证据。事件当天，有人采访便利店对面的蛋糕店，他们的照片上有我。”

“这就是运气嘛。”我不由得大声说。

“我这才得救，所以刚刚被放出来。”

“你这会儿在家？”

“在宾馆。我也想过回家，但我有种预感，我家大概不太妙。因为基本认定我是罪犯，大概到处都是我的照片。”

“嗯。”我回想起电视新闻和网上的消息，“应该吧，相关的、不相关的都公开了。”

“真受不了，我的公寓大概被人搞了破坏。”大石仓之助的声音几乎低不可闻，接着又问我，“啊，渡边，工作没事吧？”

我愕然，他可真是个一本正经的人啊。现在哪是顾及工作的时候！我告诉他，那份工作最终因为客户歌修公司的要求而中止了，用不着在意。

“哦，这样啊。”大石仓之助有些茫然，“对了，我能休息一段时间吗？”

“当然。你平时都没休息，这种时候就该休个长假。”

“加藤科长不会生气？更要紧的是，发生了这次的事，我会被开除吗？”

“没事。”我毫无根据地一口咬定，“加藤科长暂时也不会来公司。”

“怎么了？”

“大概病了吧。”我立即撒谎道。

“咦！”大石仓之助发出惊讶的声音，“加藤科长竟然会生病！”

“就是。”光是生病，他都惊讶成这样，如果我告诉他加藤科长自杀了，根本没法想象他会有什么反应。“那就好好休养吧。反正你是无辜的。”我再一次说道，挂了电话。挂断之后，我才想到刚才该问他上网搜索时的情况。我的手指正要按下手机按键，又有电话进来。

看到来电显示的同时，我往丹田沉了一口气，做好心理准备，接起电话。我一上来就说：“你很会做菜。”

“是吧？别看我这样，其实很会做菜呢。”佳代子的声音仍然带着魅惑。

“嗯，非常好吃。”这是真的。

“你怎么样？眼睛睁开了？”

“眼睛？我没睡。”

“觉醒了？”

“你指某种能力觉醒了？”

“那是什么意思？不知怎么搞的，我觉得你正在睡觉。”

“我们科长之前说过，人如果被逼到绝境，就会爆发新的能力。”

“像是漫画里的事。”

“就是漫画。”

“啊。”佳代子说，“对了，有那么一位我雇的小伙儿，对吧？”

“哦，你说他，几天前我还见过。他突然出现在我工作的地方。”

“工作的地方？为什么？”

“他不是来找我谈工作的。”

“哦？其实，我和他早就认识。”

我差点顺嘴说：其实是你有外遇吧。

“他住在千叶，我瞧见网上的新闻，据说烧掉了。”

“烧掉了？”我的声音起了回音。

“说是小伙儿的家被人放了火，还发现了无法辨认的尸体。好可怕。所以，我有些担心你。”

我一时间说不出话。

胡须男的家被烧了？为什么？伴随着疑惑，立即有个念头掠过我的脑海。是因为他上网搜索?

在我的周围，做过特定搜索的人接连发生怪事。五反田正臣失踪，大石仓之助被诬陷成卑劣的罪犯，加藤科长自杀，胡须男的家被人烧了。是这样吗?

20

你小子说讨厌那家伙，其实你喜欢人家，对吧？

我记得，小时候，班里有个女生转校的时候，别人纷纷这样说我。

你小子虽然差点被那家伙拔了指甲，其实你喜欢他，对吧？

此刻，我想带着几分揶揄自问。因为听说胡须男可能出事了，我的不安超出了自己的预想。

接完佳代子的电话之后，我立即打开电脑，搜索新闻。在新闻网站用“火灾”和“千叶”等关键词一搜，很容易就找到了对应的报道。

千叶的住宅火灾。怀疑有人纵火。发现遗体。死者身份正在调查之中。我点击链接，陆续显示出该地区的地图乃至负责调查的警局，却没有多少我需要的信息。被烧掉的日式平房的房主姓名是冈本猛，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胡须男。不过，勇猛的感觉和他倒也相称，如果“猛”是他的名字，还挺协调。

一具身份不明的遗体。我盯着报道中的这句话，感觉有点非现实。

我心不在焉地读着别的新闻报道。有关活跃在海外的足球运动员和篮球运动员的报道，旁边还有字体大一号的关于永岛丈的文字。“永岛丈将组建新政党？他已经瞄准下一届的众议员选举？防卫省的分裂浮出水面？”

用了三个问号的标题让人不快。总之，永岛丈似乎要率领执政党的少壮派组建新政党。永岛丈对目前的征兵制即青年训练制度怀有不满，似乎因此成为执政党内部分裂的契机。既然发展成这样的局面，人们必须选择支持或者反对永岛丈，防卫省内部的派系以及思想的差异也许会浮出水面。

执政党获得的支持有大半来自永岛丈的人气，所以如果他组建新党，对于剩下的执政党议员肯定会有巨大的损害。他们究竟打算怎么办呢？我开始为素未谋面的执政党议员们担心。

接着，我浏览了一遍忙起来没什么时间看的演艺界新闻和音乐信息。一名十二岁的少女组建了正式的摇滚乐队，前往美国长期巡演，然而被发现有违法行为，受到处分。看着这条新闻，我心里“咦”了一声。少女的名字是犬养镜子，我不由得想起犬养首相的名字。可能是因为切身的记忆。前几天遇见的年轻人分发“让我们改善征兵制”的传单，还频频引用犬养首相的话。我又用“犬养首相”上网搜索，看了各个信息网站。说起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日本史的课程出过关于他的考题呢。我心里想着，不知何时有了困意。

早上起来，我发现手机亮灯显示有新邮件。是占卜网站发来的，开头照例是过度亲昵又含糊的话：“安藤拓海的今日运势大概是这样的。”

我嘀咕了一句“安藤”。

这是我在占卜网站注册时输入的假名。我不愿意用本名渡边拓海输入信息，当场想出了这个名字。

我试着说了声“安藤商会”。

真是个奇妙的巧合。最近在我周围陷入麻烦的人，都上网搜过“播磨崎中学”和“安藤商会”。而我在占卜网站登录的假名用了可说是恐怖禁语的“安藤商会”之名，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最初，我想到用安藤这个名字，确实只因为瞧见一旁的大石仓之助的夹馅甜甜圈，由此产生了无聊的双关语联想：夹馅甜甜圈—甜馅—安藤。是这么回事吧？我意识到这名字还有其他意义，而一旦产生这个念头，生性单纯并且经不起暗示的我就只能认为，安藤这个姓氏和我有强烈的关联。我又想起，如此说来，最初看到“安藤润也”这四个字的时候，仿佛有什么触碰了记忆。

我诧异地操作手机，继续读占卜邮件。后面写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绝对。”

占卜邮件摆出谚语，最后再断言“绝对”，真让人没辙。我苦笑着想，这已经不是占卜了。

我穿着睡袍洗了脸，又回到客厅看手机。的确，这些占卜邮件曾好几次把我从绝境中救出来。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三个人，指的是谁呢？

我打开电视，边吃面包边琢磨。在自己周围找出三个特定的点，连线形成三角，这倒是可行的。

首先，我和佳代子以及樱井由佳里。我和佳代子是夫妻关系，我和樱井由佳里是外遇关系。至于佳代子和樱井由佳里之间的关系，我不知该怎么称呼，至少是敌对的关系。佳代子发现了我和樱井由佳里

的关系，把樱井从海外叫了回来。其后，樱井由佳里宣布要结婚并失踪。我以为，是佳代子对樱井由佳里施加了某种威胁，让她失踪，可即便这样，樱井由佳里的失踪也不自然。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指的是集合我和佳代子以及樱井由佳里?

这不现实。

那么，我和五反田正臣还有大石仓之助，怎么样？我们是同一家公司的三个人，前辈和后辈。五反田正臣扔下工作销声匿迹，大石仓之助无辜被诬陷。不管怎么说，既然不清楚五反田正臣在哪儿，我们三个聚到一起的可能性不高。

我还想到另一组，我和工藤以及大石仓之助。我们三人一起做过歌修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的工作。准确地说，我们是没能完成目标成果就被东家撤掉工作的三个人。

这三个人聚在一起能顶个诸葛亮?

再说我们最近不是一直见面吗？我不觉得我们仨能顶个诸葛亮。

我意识到需要换个思路。这时忽然心念一闪：那三个人！

那三个三七开发型的年轻人，他们为了问出五反田正臣的行踪而出现在我面前，后来被胡须男撵走了。他们三个身高不一，仿佛为了区分大中小。

难道是指让我去见他们？我看着邮件想道。可如果三人组和我见面，合起来就有四个人。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指的是“限定三个人”，还是“三个人以上多多益善”？

我弄弄手机，看看电视。电视正在播综合报道。解说员们在立体重现事件现场的CG画面中走来走去，胡乱发表言论。现场地点似乎是东京湾。我听见他们当中有个声音说：“发现了身份不明的遗体。”

“对了，你今天休息，是吧？”

身后响起一个声音，我只觉得那是我自己内心的声音。我看一眼时钟，不到早上九点。“对哦，工作也停了，正好休息。”我答道。

“你今天的安排定了吗？”背后的声音离耳边更近了，当我意识到这是别人而非自己的声音，差点一跃而起。我本来坐着，忽然觉得身子一轻浮在半空，原来是被人从背后反剪双臂架了起来。我拼尽全力，只发出一声短短的呻吟。

对方的脸抵在我的后脑勺一侧，我虽然看不到那人，却知道是谁。“你没事？”我拧过头说。

男人发出哧哧的笑声。“难道你喜欢我？你说话的腔调就好像得知单恋的女生不转学了，松了口气。”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想了一会儿。正对着我的电视屏幕映入眼帘。警方在一处停有渔船的港口铺了塑料布，正在打捞遗体。遗体似乎有两具。“你什么时候来的？”

“晚上。我在你睡觉的时候进来的，可是不知不觉睡着了。大概是累了。真不像我的作风。”

“你先打个电话给我多好。”话一出口，我差点脸红了。这话才真的像对喜欢的女生说的。

“要是用我的手机，警察说不定会找来。”他说着，又粗鲁地说了句少女才会讲的话，“所以，我就直接来见你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按照你上次说的上网搜了那些词，你猜后来怎样？”

“后来怎样呢？”

“你还问我，真不负责任。”

“让我猜猜看。是不是你家被人烧了？”

对方“哦”了一声，开心地说：“你知道啊？”

“我老婆告诉我的。”

“原来你太太知道我的住址啊。没错，我的宝贝平房被人放了火。让我从头说吧，首先，那三个人在深夜闯进我家。”

“三七开的那三个人。你想见他们，不是正好嘛。”

“对啊。要说正中下怀，倒也是。三个人大晚上的过来，是想要趁我不备吧。他们厉害着呢。”他仍然把我的双手反剪在背后，我一点都没法动弹。

“厉害？”

“他们有厉害的装备。狠狠揍了我，把我绑起来，还在我家放了火。我觉得烧大活人不是有品位的做法，这种事就连我也没干过几次。”

没几次。意思是说他干过。我只能苦笑。“然后，你怎样了？”

“他们绑人的手法太嫩了。也许他们太轻敌，觉得有三个人很了不起。”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三个相像的家伙聚到一块儿，能有什么变化。不过是一变成三，对吧？而我呢，擅长模仿。”

“模仿，模仿谁？名人吗？”

“就是装死。”他从容地说，似乎不是开玩笑，“如果时间不长，我还可以装作几乎没有呼吸。”

“你能做到这种事？”

“只要我愿意，就连脉搏也能停止。”

“傻话！”我付之一笑，“那就是真的死了。”

“有种药。罗密欧吃的肯定也是那个药。”

“罗密欧是指哪个罗密欧？”

“总之，看到我装死，那几个家伙大意了。我趁他们不备弄倒了一个，带走了另外两个。因为我想知道他们是打哪儿来的，目的是什么。”

在他烧掉的房子里发现的身份不明的尸体，就是被他弄倒的那个人吧。“这个你拿手，折磨别人问出什么。”

“算是吧。”

“你问出什么了吗？”那三个人有没有供出上网搜索以及歌修公司的事?

我仿佛看到胡须男在我身后摇头。“完全没有。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大致猜到会是这样，但还是感到气馁。我的精神还集中在电视机低微的声音上。综合报道的主播正在说，发现于东京湾的遗体布满各种伤痕，其中一人手指残缺。

“然后，那两个人呢？”

“我让他们平安地回了家。”

“东京湾的家？”我看着电视。变成尸体的两个人肯定是那两名三七开男子。

“你挺清楚嘛。”

“那三个人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总的来说，我很擅长调查个人资料。从工作单位到家庭成员、亲戚、存款金额，乃至兴趣爱好。”

“因为这一类信息在拷问时有用？”

“对啊。为了寻找天敌。”

我不明白天敌指什么，思索了一会儿。

胡须男的声音接着传来。“那几个家伙没什么可疑之处。三个人从同一所大学毕业，是同一个偶像的粉丝。只是，说到为什么来袭击我，他们咬定一点，说这是‘别人委托的工作’。”

“不是装样子？”

“被我折磨成那样，如果还在装样子，他们明年就能出伟人传记了。”

他说得平淡，我却听得脸颊抽搐。“对了，你知道安藤这个姓氏吗？”

“安藤？哦，就是你上次也提到过的‘安藤商会’嘛。和事情有关吗？”

“我也不清楚。”我就像在和朋友商量似的，自己也觉得滑稽，“我觉得好像听过安藤这个姓氏。不过，倒也不是个罕见的姓氏，听过也不奇怪。”

“是你外婆的旧姓。”胡须男突然抛过来的一句话，就像在我耳边忽然亮起一盏灯。

“啊？”我更用力地转过脑袋。大概他也放松了一些，我得以轻松地转动身体，看到他的胡须。

“安藤是你外婆的旧姓嘛。”

“你怎么会知道？”经他这么一说，好像是这么回事。

“我刚告诉过你，只要接了工作，我就会把对方的亲戚之类的情况记在脑子里。”

我突然感到仿佛有一窝蛋从脑袋里孵了出来。情况纷繁复杂，光有一群小鸡四下张望，让我没法思考。

“安藤怎么了？”

“这样啊。”我说，“总之，安藤这个姓有某种意义。”

“我不懂，你没事吧？”

“待会儿能出去聊聊吗？”意识到时，我已经把话说出口。

胡须男爆笑出声。“你这简直就像在扭扭捏捏地求我不要转校。”

我不理会他的调侃，回想刚才的邮件。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想再叫一个人，找个地方聊聊。”

胡须男没吭声，却也没有拒绝的意思。我提出会合的时间地点，恳求他先离开。他显得很乖巧，就像擅自跑到我家吃闲饭的食客，说了声“OK”就走了。

我马上打了电话。我也想过是不是该打给老婆，但我觉得老婆和胡须男是同一种人。如果可能，我想找一个类型迥异的人，那样或许就不是从一变成三，而是从一到十的飞跃，变成诸葛亮。

接电话的人声音充满睡意，于是我试着说：“恭喜！您的作品被选上这次的第一届日本文学奖。”

井坂好太郎发出我从未听过的诚挚嗓音：“真的吗？！谢谢。”

21

古怪的三方会谈开始了。

我想起念中学那会儿有关毕业志愿的三方会谈。那天不知为什么，出现在学校的是邻居家的老爷爷。我问怎么回事，他说我妈突然盲肠炎发作，被送到了医院。我想既然如此，三方会谈往后延期好了。结果负责会谈的女老师竟然也因为盲肠炎病倒了，来替她的是教导主任。于是，教导主任、我，还有邻居家的老爷爷，这三个平时毫无交集的人进行了杂乱无章的会谈，他们俩对我的毕业志愿既无兴趣也无责任，我和他们含糊地聊了一通。当时的三个人挺奇妙，而今天的这三个人也是相当怪异的组合。

三个大男人大上午聚在咖啡馆，不是件愉快的事，简直可以说是诡异。我们围着圆桌等间距落座，仿佛各自成了正三角形的一个顶点。

店内到处采用了流行的透明材质，从地板到墙壁乃至桌椅，全部通透。而且透明的墙壁上不时放映车子一头栽进来的画面，我每次都吓一跳，慢慢才习惯。

被我硬喊出来的井坂好太郎不高兴地绷着脸说：“女人们什么时候来啊？”

“今天不是联谊。”我说。他大概会觉得，又不是联谊，却有三个男的聚在一起，没有比这更怪的事了。

“这个男的是谁？”坐在我左边的胡须男问我。

“他是我的朋友，叫井坂好太郎，写小说的。”我说完后又介绍胡须男。“这位是我太太的朋友。”氛围微妙，如同在向朋友介绍我心仪的女子。“你的名字是……”

“冈本猛。”胡须男说。他家被人纵火的新闻中出现的就是这个名字。

“你做什么工作？”井坂好太郎不客气地问冈本猛。

“收拾人。”胡须男冈本猛如实说道。

井坂好太郎朝我看过来，仿佛在说：“这家伙脑子没问题吧？”我懒得撒谎解释，接了句：“他是暴力行业的人。”

井坂好太郎露出他惯有的瞧不起人的眼神，哼了一声。“暴力行业啊。”

我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说了一遍。我拿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没辙，而且也没工夫按部就班地和人商量。

“井坂，我上次也和你说过，我周围不断发生奇怪的事。”

“关于上网搜索？你那个后辈还是出事了吧？和我说的一样吧？”

“我也上网搜过。”冈本猛插了一句。他应该比我和井坂好太郎年轻得多，但看起来最稳重。

“你竟然没事？”井坂好太郎的语气像在怀疑什么。

“我家给烧了。”冈本猛答道。

井坂好太郎一时间目瞪口呆，随即摆出心领神会的样子，答道：“果然。”接着又说，“所以呢？女人们好慢啊。”

“那三个到底是什么人？”

我把事情讲了一遍。冈本猛放火，火灾现场发现一具尸体，还有东京湾浮现的两具尸体。我说完后，井坂好太郎厌烦地皱起眉，朝冈本猛努努下嘴唇。“被你干掉的那三个纠缠不休的人，是什么玩意儿？”

“那伙人好像只是想教训我。”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他们的工作吧。”冈本猛用吸管吮吸绿色的液体，搅动冰块，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大概因为我上网搜了那些词。到上网搜索的人那里，给人颜色，大概就是他们的工作。”

“他们确实在找五反田。”

“那个姓五反田的也上网搜过什么吧？”冈本猛仿佛是理所当然地对我说。

“没错。”我点头。五反田正臣一定是解读了程序的加密部分，注意到上网搜索的构造。也许他还上网搜过。然后他逃走了，所以那三个人在找他。为什么要找他？为了对付他。那就是他们的工作？

“那伙人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只是完成派给自己的工作，不清楚事情的全貌，不过是底下的走狗。”冈本猛扬起一边的眉毛。

“知道阿道夫•艾希曼吗？”井坂好太郎用尖锐的口吻说道，就像把无形的箭嗖地射向半空。

“那是什么人？运动员？”我胡乱猜测。冈本猛反问：“是那个纳粹德国的艾希曼？”

井坂好太郎一指冈本猛，装模作样地说了句英语：“That 担right.”他眯起眼，仿佛在说，没想到你知道得挺多。同时，他像看差生那样，扔给我一个同情的眼神，得意地说：“你小子大概也知道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事吧？”

“这我当然知道。”我点头。发生在二十世纪的悲剧之一。数百万人遭到屠杀，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艾希曼是管犹太人的部门的头儿，算是个主管。他被说成是屠杀的责任人，被判绞刑。但也有人说，其实那家伙是个相当普通的德国人，仅仅是完成自己的工作。”

“如果说他仅仅是完成工作，这不就成了逃避责任嘛。他至少知道犹太人不断死去吧？”

“那是自然。有个名叫京特•安德斯的家伙，给艾希曼的儿子写了封信，信里有个有意思的观点。”

“是不是骂他，说‘你爸是屠杀的责任人’？”我没有在开玩笑。

“安德斯的信没那么情绪化，反倒声称，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艾希曼。他的信中频繁出现的词，是‘形同怪物’，还有‘机械化’。”

“形同怪物？”我反问。

“简而言之，艾希曼接连不断地杀死数百万犹太人，甚至感觉不到良心的痛楚，就像在工厂制造商品似的。安德斯用‘形同怪物’来描述这一事实。为什么这种怪物一样的行径得以实行呢？说起来，是因为世界变得机械化。”

“机械化，指的是技术的自动化？”我想起过去在外公家看的老掉牙的无声电影，片名似乎是《摩登时代》。我的脑海中映出电影的场景。那是产业革命使得工厂机械化，人因此被机器摆布的故事。

“差不多，在狭义上是这个意思。制造大量的商品，建立管理机构，达到最大限度的效率。技术和系统化进一步发展，然后分工变细，从此每个人只完成自己眼前的工作。当然，人无法概览整个作业的情况。你知道这样一来会怎样吗？”

“人仅仅是零件。”冈本猛嘀咕了一句。

“没错。”井坂好太郎满意地点头。我再一次感到冈本猛被他当作优等生，而我被晾在一旁。“安德斯断言，人们被剥夺了想象力和知觉。”

“被剥夺了想象力和知觉？”

“当自己所处的系统变得复杂，当系统复杂演化带来的效果变得巨大，人就会彻底丧失对整体做出想象的能力。假设‘巨大的效果’是件严重的事，譬如把数百万人杀死在毒气室。这种时候，从那些承担逐层分工的人们身上消失的，是‘良心’。”

“说的根本就是阿道夫•艾希曼。”冈本猛又开始用吸管搅动冰块。

“那么，最坏的是做出系统的家伙。”

“开始机械化的家伙？是谁呢？再说了，做出系统的家伙，大概就是其中的一个零件。让系统运作的不是人，而是不可见的什么。”

“不可见的什么。这说法真玄。”冈本猛语带讽刺，但井坂好太郎没有退让。

“为了更高的生产性，更有效率，为了让生活更舒适。世界上有这些不可见的巨大原理。你听好了，拿国家举例，国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它本身长期存续下去。既不是为了守护国民的生活，也不是为了管理福利或退休金。国家的运作是为了让它自己继续存在。政治家的工作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国民对国家发火，说国家‘无视国民的生活’，根本就是找错了对象。”

“你说什么傻话！”国家怎么能不为国民打算？我想笑，但我同时意识到，自己并不确定浮现在脑海中的“国”这个字究竟指什么。

“你听好了。譬如，不允许国民杀人。杀人是被禁止的，基本上，人人都把这一条当作道德。事实上，杀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存在例外，那就是战争和死刑。”

“这是自然嘛。”

“因为战争和死刑超越了道德上的对与错，是吧？总之，如果出于国家的期望，或是为了国家的存续，杀人也可以成为合法的。这么做不是为了国民，全都是为了国家。”

“可是，国家会为国民做一些事，不是吗？”

“你听好了，假如国民真的生气了，就会揭竿而起。所以，国家不过是做出好像在守护国民的样子，为了不让国民生气，也就是为了延

续国家的生命。”

这时，女招待送来我们点的三明治。之前一直滔滔不绝的井坂好太郎突然沉默了，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女招待的脸，甜甜一笑，挤眉弄眼。女招待不知是不适应还是害羞，红着脸走开了。

“网络如今也是一种这样的系统。”井坂好太郎就像没做过刚才那恶心的眨眼动作，接着说道，“写在网上的文章、抱怨、真实、赞美、咒骂以及怨恨，这些东西合起来，构成某些信息。早在数十年前，让社会运转的就是信息，网络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说着，他看向手中的咖啡杯。透过透明的杯子，可以看到棕色的咖啡，杯壁上接连不断地放映着广告和新闻。“制作这种信息设备，也不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只不过因为资本主义系统在寻求更高的利润。某家广告公司的职员想到做这个的点子，为的是让客户高兴，让公司称赞，或是为了得到某种成就感。这和职员自身的价值、利益以及目标相重合。产生利益的事物会进化，这种进化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生成利益。就是这样的系统。”

“信息和利润驱动了世界。”冈本猛嘀咕了一句。

“而如今一半以上的信息来自网络。”

“所以，你在网上操纵，让自己的书获得好评。”

“我那是小动作。在网络上，不管想要多大的效果都是可能的。而且，和信息有关的每个人，所做的只是敲敲键盘。安德斯说：‘当人们制造的能力超越了想象的能力，就会丧失想象力和知觉。’事情正像他说的这样，谁都猜不到在网上发言的效果。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说，袭击我的三个人只是承担了分工，而他们因此丧失了良心？”冈本猛问。

“这个嘛，说不定那些家伙原本就没有良心。总之，他们是分工之下的零件。”

我应了声“原来如此”，又提出，我有两件事无法理解。“一是，归根结底，我们仍然不知道究竟是谁在管理上网搜索，并且加害五反田和大石他们。”

“就算我告诉你，你也听不懂。或者说，我已经说出了答案。至于理解不了，那是你的问题。”井坂好太郎就像在对待理解能力差的学生，“你无法理解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我无法理解的是，你竟然在说大有深意的话。”

“我这是没办法。既然没有女的来，只好说几句认真的。”

古怪的三方会谈仍在继续。

“你的外遇对象樱井由佳里是什么来头？”冈本猛直截了当地问我。我没力气像之前一样否认外遇，最终只能说：“她是个普通的女白领。”

“喂，那是谁啊？”一出现女人的名字，井坂好太郎便探出身子。他的这份单纯让人羡慕。

“普通的女白领会从海外回来之后立即辞掉工作，并且隐藏行踪？”冈本猛的眼睛在墨镜背后一亮。

“她辞职不见是我老婆干的吧？其实是你接到她的委托，把樱井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吧？”

“本来当然是这么安排的。我不清楚你知道多少，但你太太很可怕呢。”他的嘴角愉快地一挑，“所以，她确实也交代过我，找到樱井由佳里，给她点颜色。”

“譬如在卡拉OK包间割断脚筋？”

“喂，好可怕。你们说什么呢？”井坂好太郎嘴上表示担心，眼睛却因为好奇心熠熠生辉。

“差不多吧，她提到过脚筋。”冈本猛仿佛理所当然地说，“可我真没找到她，那个女人不见了。”

“不是我老婆把她带到哪儿去了？”

“你太太也拼命找过，可是没找到。那个女人不是普通的女白领。”

“就是普通的女白领。”

“我说啊，渡边。”井坂好太郎用食指捅了捅我，“你说你懂得女人的什么？你小子上高中那会儿，还相信你单恋的姑娘绝不大便。”

“那是小学的时候。”

“你说说看，你和那个女人怎么熟起来的？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基本可以从认识的过程来推测。”井坂好太郎自得地说道，于是我不情愿

地讲了我和樱井由佳里相好的经过。我的结论是，既然已经说了这么多，就该把手上的牌全部摊开。

我讲了和同事樱井由佳里在热映影片的放映厅偶然邂逅的情形。我说，不知为什么，唯独那一场只有我们两个观众，真有种宿命的感觉。我以前拿这件事打比方讲给井坂好太郎听过，他因此有些诧异：“这事我好像在哪儿听过。”接着他提高嗓门，“女人一遇到宿命就不行了。”他这套观点已经是陈腔滥调，但他俨然当新鲜事来讲。

“这件事之后，我们才一点点熟起来。你看，她是个普通的女白领吧。”话说到这里，等于全面肯定了自己和樱井由佳里的外遇关系，但我已经顾不上了。我决定看看他们的反应。

“你本来也清楚我的理论，只要让她们感觉到宿命的气息，女人一下子就完蛋了。”井坂好太郎说。

“不对。”冈本猛直接否定，“这件事不自然。”

“不自然？”我感到诧异。

“樱井由佳里也是那种人吧？”

“哪种人？”我和井坂好太郎同时反问。

“分工的零件。”

我顿时有种感觉，仿佛身下的椅子腿一下子酥软歪斜，从地表沉陷。

22

井坂好太郎缓缓打开他的包，开始在里面地找东西。我心想，正聊着要紧的事，他这是干吗呢？这时他笔直地看向店堂深处的桌子，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有名年轻女子刚走进咖啡馆，正在落座。

“喂，你在看哪里？”

他仿佛没听见我的话，从包里拿出一件蓝色T恤。他脱掉身上的斜纹布衬衫，飞快地套上T恤。

“他换衣服干吗？”胡须男冈本猛诧异地看向我，仿佛在要求经纪人对演员的荒诞举止做出解释。

“井坂，你怎么带了那么多衣服？”我探头一看，只见包里塞着好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衬衫，还有他常穿的和服。他总是说：“很久以前的作家都是穿和服的形象，现在穿来又有种新鲜感。”

“Wait a minute.”井坂好太郎说着怪异的英语，站起身，笔直地朝收银机走去。

我和冈本猛默默地转头观望他的举动。

就要经过那名单身女子跟前的时候，井坂好太郎停下了脚步。接着，他露出夸张的诧异神色，指着那名女子，又指了指自己身上的T恤，拉起前襟，像在强调什么。

“那个女孩穿的是一样的T恤。”冈本猛嘀咕了一句。

“真的。”他这么一说，我也发现了。她身上那件是浅灰色的，但胸前的图案和井坂的一样。“这衣服正流行吧。”我顿时理解了井坂好太郎的用意。“他在说，真巧，我们穿了一样的T恤。他还会说这是命运。”

女性容易被宿命打动。这正是他的主张。

那女子面露疑虑，但井坂好太郎说了些什么，她笑了起来。看得出，她的戒备一下子没了。

“和那个是一回事吧。”冈本猛推一下有色眼镜。

“什么？”

“你的外遇对象樱井由佳里，她的做法和那个男人一样。”

“你什么意思？”

“那个时候，你和樱井由佳里正好在电影院碰到，而且是场场爆满不一定能进场的热映电影，偏偏只有你们两个人。我认为这种事不可能发生。”

“可实际上发生了。”

“所以那是安排好的。”冈本猛干脆地说，“樱井由佳里为了亲近你而使了手段。”

要怎么使手段？我硬生生地露出一个笑容。要是她能有那样的手段，我真是无话可说了。

“也许她预约了所有的座位，把你和她本人以外的位子全部包下来。如今凡事都可以在网上预约。只要舍得花钱就能做到，是吧？或者只要收买售票处的人就行了，譬如让人不要把票卖给除你以外的人。”

我摇头。有种不祥的预感，我感到自己将被说服。我朝井坂好太郎看去，只见他不知何时已经坐到女子对面，正饶舌地说着什么。“可是，”我努力回忆和樱井由佳里在电影院见面的事，“我那次是客户偶然给的票。而且我本来没打算去，是一个路过的老人问我剧场在哪儿，我在带他去的时候想到看电影。仅此而已，真的是突然想到的。她不可能预想到我的心血来潮。”

“说不定，客户那边给你票的家伙，还有问路的老人，全都分担了让你去那家电影院的工作。”冈本猛干脆地说。

“分担？”

“就是那个男的刚才说的分工。每个人被分派到各自的小小工作，完成各自的份额。”

“为了什么？”

“樱井由佳里想和你有亲密关系，但她隐约意识到，按常理出牌很难做到这一点。”

“想和我熟起来，比让幼儿园的小孩喜欢自己还容易。”

“你太太。”冈本猛张开留胡须的嘴巴，微微一笑，“你有个那么可怕的太太，不可能和其他女人交往。如果是一般的情况，你是不会动摇的。”

他说得没错。结婚这件事，一是忍，二是耐，三、四空缺，五是活下去。如果有外遇，就意味着死。我相当清楚这一点。但是，我和樱井由佳里有了外遇。

为什么?

因为我感到了命运。

而今，冈本猛向我指出，这一命运是人工造就的。一阵恐惧袭来，就好像有人向我指出，洁白无瑕的美丽床单其实是脏兮兮的旧床单。如果我这会儿再软弱一些，就会哽咽着说："你别再糟蹋我的命运。"

"刚才，那个男的拿出和女人相同款式的衣服换上，樱井由佳里也是一样的做法，捏造了命运和偶然。"

"她究竟为什么这么做？"

"大概——"冈本猛说到这里，像是没了兴致，摆弄着吸管。

因为她喜欢我？怀着赌一把的心情，我想这样说。我不想听到其他的答案。然而，冈本猛在我开口之前答道："是为了钱吧。"

"钱？"

"放火把我家烧掉的那三个人明显是拿钱办事。分工指的是工作吧。你知道人们采取行动的最单纯的动机是什么？'因为是工作。'和刚才谈到的艾希曼一个样。因为是工作，他杀害了犹太人。我也一样。我折磨和拷问别人。为什么？因为是工作。而工作的目的是钱。总

之，把你引到电影院的那伙人，还有樱井由佳里，如果他们是为了钱完成工作，就很容易理解。”

“你别再糟蹋我的命运！”

只听有人“哎”了一声，原来是井坂好太郎在我对面坐下了。“让你们久等了。”

“你到底带了几件衣服？”

“这件呢，是最近流行的款式。现在的年轻人流行丝网印刷的T恤。有名气的就那么几款，所以我平时都带着几件比较显眼的。”

“你当场穿上和女人撞衫的衣服，导演一出宿命？”冈本猛从鼻子里发出笑声。

“That抯 right.”

“对方只会觉得你可疑吧？”

“这得靠口才，靠的是口才和感觉。喏，我拿到了那姑娘的电话号码。”他把写在他自己名片背后的数字给我们看。

樱井由佳里接近我，用的方法和这个轻薄又没有节操的男人一样？想到这里，我感到眼前一黑。由于太过激动，我眼角发热。

“那么，你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他说，我的同事樱井由佳里导演了命运。”

井坂好太郎像猫头鹰似的呵呵一笑，他听我讲完，一口咬定“就是这么回事”。我就像把脑袋探出水面的鲤鱼，只能无声地嗫嚅着嘴巴。

“你的外遇是一场冒牌外遇。”冈本猛冷淡地说道。

井坂好太郎也点头说：“其中没有爱。真遗憾，渡边。你别再搞什么外遇了，外遇可不是没这习惯的人做的事。No more外遇。”

我思绪纷纭，想辩解或反驳。我想说——

樱井由佳里和我确实交往过。

我们上床也不是一两次，而是很多次。

如果这是她的工作，会做到这种程度?

她看上去没有半点演戏的成分。

如果那是被设计的，那么世上所有的男女关系，无论是恋爱、外遇还是结婚，全都是别人设计的。

我知道，没有比情绪化的反驳更加可怜，更加让人心情凄凉的了。可我无法不反驳。

我竭力说出这番话，就像明知会弄伤肩膀却仍然全力发球。而他们俩就像接球似的，轻轻松松地把我的话抛回来。就是说——

你们的交往不过是你的主观看法。

上床的次数和爱情的有无没多大关系。

人有时候会为了工作做到那种程度。因为，劳动本来就是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并取得报酬。

樱井由佳里可能是因演技出众而得到那份工作的，再说一心沉浸在恋爱中的男人无暇看破她的演技。

如果某家居酒屋的生鱼片不新鲜，并不等于全国的居酒屋的生鱼片都不新鲜。

就是这么回事。

我不接受他们的说法。我也不认为他们有说服力。然而，一种徒劳感包围了我。我面前的两个男人类型迥异，但他们都体现了“棉花堆里打拳”或“死猪不怕开水烫”，我也不想更多地挫败自己的感情。

而且，樱井由佳里的离奇失踪也让我在意。她声称去欧洲，却从帕劳回国，然后立即说要结婚，向公司提出辞职。我去了她的公寓，那儿不知为什么有她给歌修股份有限公司打电话的记录。该公司可说是陷我于混乱的主谋。莫非她不是我们这边的，而是他们那边的？她仅仅是接下了分工？我越是琢磨，越感到仿佛有气泡在脑海中扩散。不安的气泡不断膨胀，或炸裂，或消失。

“安藤商会是什么？”过了一会儿，冈本猛无视垂头丧气的我，开口说道。他因为上网搜索这个词曾被卷入骚动，自然心存疑问。

“井坂，你上次说过，安藤商会就是那个住在岩手的大富豪、叫安藤润也的男人开的公司，对吧？”樱井由佳里造成的严重打击已经让我满心疮痍，但我还是以负重挥拳的劲头加入讨论。我不能在这儿被打垮。

“富豪？”冈本猛眼睛一亮。

“他的本业不详，不过人们说他有的是钱。”

“譬如有好多辆奔驰？”冈本猛眯起眼。

“不是这种级别。”井坂好太郎摇头，“差不多在二十年前，当时我们还是孩子，有过一场海上危机，对吧？据说×国在搞天然气工程的地点装备了一些古怪的兵器。”

我记得他说的事件。×国在海上安置有不明武器，不清楚是核武器还是化学武器，或是如他们声称的，仅仅是用于工程的新型挖掘机。尽管日美安保关系业已弱化，美国却插手此事，派遣了搭载小型核弹的最新型潜艇，局势可说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双方举枪相峙，尽管彼此都不愿意开枪，但都做不到先收起枪。出于尊严和戒心，双方陷入了骑虎难下的状态。

“直到事情最终收场，普通大众才知道这件事。紧张局势持续了两个星期，那之后又过了两个星期，政府才宣称‘其实有过这样的危险局面’。”井坂好太郎接着说，“就好像父母每天在孩子睡着的时候谈判，然后在决定离婚之后告诉孩子。国家这东西，只愿意把最低限度必须说的事告诉国民。”

“那场危机是怎么平息的？”

“众说纷纭，其中有个振奋人心的传言，说是日本的政治家和×国首脑会面并说服了对方。”

“有这么厉害的政治家？”

“犬养舜二。”井坂好太郎说，“前首相。当时已经退出政坛。”

“那个推行全民公投的犬养？”

“是他。有人说他秘密前往进行交涉。当时，由于石油危机之后的通货膨胀，日本的状况已经一团糟，不过在那场危机之后，日本又恢复了繁荣。”

就连历史课本也写过好几个插曲来描述犬养的领袖气质，所以我也有所了解。但据说那些事近乎虚构或逸闻，趣味性的部分经过了夸张，而且我不认为凭借一人之力能够平息国家之间的巨大争端，这事难以置信。“如果真是他说服对方，究竟怎么说服的呢？”

“用钱。”井坂好太郎立即答道，“这是最单纯的答案。”想不到他说的话和冈本猛刚才一个样。“说服对方要用钱。无论是促成让步，还是胁迫别人，用钱都可以办到。”

“就看需要多少钱了。”冈本猛从他的零钱包拿出饮料钱。

“出钱的人就是安藤润也。”

“啊？”

“这也是传闻，不知道真相如何。那可是一大笔钱。犬养舜二拿着安藤润也的资金去交涉。”

我记得井坂好太郎几天前说过：“据说安藤润也有超过万亿的资产。”个人怎么会拥有那么多的钱？怎么赚到的？最主要的是，他为什么把钱用在那种事情上？

“用钱解决绝不是坏事。”井坂好太郎斩钉截铁地说，“双方处在胶着状态，虎视眈眈，一直彼此牵制。无法退却的时候，有人从旁边插进来，提出一个暂时的妥协方案，其实事情有时候就这样解决了。钱这东西不代表理念，而且简单明了，不会损害双方的自尊。与其输在理想上，不如输在金额上，还能保持自豪。钱就是钱。”

“可是，为什么只要一上网搜索这个超有钱的姓安藤的家伙，就会受到监视？”冈本猛摸摸胡子。

“准确地说，受到监视的是调查安藤商会和播磨崎中学之间关联的人。光是搜索其中一项的人，大概数不胜数。只是，没几个人把两项放在一起搜索。”

“怎么才能查到安藤商会的情况？”我说。

“你外婆的旧姓是安藤，这中间有什么关系？”冈本猛问我。

“什么意思？”井坂好太郎露出严峻的神色。

“就是他说的意思。我外婆旧姓安藤。”

“是真的？偶然也要有个限度。”

“也许是命运。”我怀着自虐的心情说道。

这时，井坂好太郎突然有些坐立不安。紧接着，他又从包里拿了件衣服出来，这一次是芥末黄的T恤。我震惊地转过头，只见一个苗条的美女刚走进店里，她穿着同色的衣服。

“厉害。佩服。”冈本猛愕然说道。

井坂好太郎从鼻子里应了一声，然后说："你去见一下安藤润也。"他的眼睛已经死死盯着那名女子的方向，这话像是顺嘴说的。

"能见到？"

"我和你说过吧，我正在写的新书，主题是播磨崎中学事件。别看我这样，其实我是个下功夫收集材料的作家，当然也查过安藤商会的事。"

"你见到他了？"

"我听说他在岩手的庄园，去了一趟。"

"庄园。"想到安藤润也是个超级富豪，这个词倒也协调。

"但是我不知道具体位置。有个人等于是庄园的管理员，我搞不定那人。不管我怎么强烈恳求，对方只坚持一点，让我走。"

"既然这样，我去了也见不到他吧。"

"渡边，如果你外婆是安藤润也的远亲，你就有可能见到他，对吧？话说回来，如果真是远亲，那真有意思。总之，亲戚这种角色，其实会让对方把你当自己人。"

我并未下定决心，但还是问："我该去岩手的什么地方？"

"回头告诉你。从盛冈坐公交车过去。"井坂好太郎站起身，"对了，还要让你读一下我的新书。"

"读了会有帮助？"

他没有回答我的提问，咣当一声慌忙起身。我正纳闷，只见他往那名女子的座位去了，把我和冈本猛扔在原地。

两个人不说话有些尴尬，无奈之下，我问冈本猛："樱井由佳里和我交往，真的是为了工作？"

"可能性很高。"冈本猛的语气带着年轻人特有的不耐烦劲，伸手一指我，"也许你太太其实比她单纯，虽然可怕。"

23

我坐在新干线上。为了去盛冈。是不是去了盛冈，最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麻烦，还有让人毛骨悚然的事，统统会得到解决？我怀着期盼，更多的却是前往未知之地的恐惧。而且，我平时很少休假，这次请了长达一星期的带薪休假，出发时在公司被人指指点点，这样的旅行让人忐忑。而旅伴只有朋友写的小说稿，让我更加不安。

此刻的感觉就像内心深处被揭开，无奈之下，我摊开座位的简易桌，开始读书稿。开篇第一页印着一行小字“别了草莓田”。这就是标题吧。这标题有些冰冷，有些感伤，不像他的风格。我这样想着，翻过一页。

他踩过修剪整齐的草坪，体会着鞋底的愉悦触感，往公园深处走去。鞋底抚过草叶竖立如小针的尖梢。公园里耸立着好几株雪松。雪松们有着悠然的姿态，仿佛从太古时代就扎根在此。强烈的日光从南面的天空洒下来。阳光炙烤着他的脖子。日光穿过热空气产生折射，在他的右边，大象模样的滑梯以及秋千等玩具在光线中摇曳着，轮廓仿佛在油里溶化了。路上有道小台阶。他正要迈过台阶，一列爬行的蚂蚁映入眼帘。盘腹蚁从左往右前进。他蹲下来定睛细看，原来也有从右往左返回的蚂蚁，向左走的蚂蚁都举着白色的碎屑。向右走的则没有举东西，大概是去搬碎屑的队伍吧。蚂蚁匆忙晃动的触角，像试图触摸裸体的手那样摇曳着。他思索了一会儿：盘腹蚁的个体有多少自我意识呢？他又想，也许它们不过是重复着既定的生活，那甚至不能称之为生活，而是类似于运动的行为。蚂蚁们仅仅是遵循着庞大而宏伟的系统。

有人从后面喊他的名字，他蹲在原地回过头。有个人。那人背对着太阳，只能看到一道黑影。他看不清来人，却看到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小女孩在公园入口处，女孩看着天空，右手笔直地举在空中。看起来就像在等着某个东西从空中落下，其实正好相反。

被她不小心放开的气球。惋惜地目送气球飞远的年幼双眸。女孩似乎第一次体验到无可挽回的别离。

“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的人生完蛋。”刚出现的委托人站在他面前说道。有股男性气息飘过来。不自然的水果香味钻进他的鼻腔，或许对方嚼过口香糖。

“你能说详细点吗？”

大概眼睛习惯了光线，委托人的模样逐渐变得清晰。比面部轮廓和五官先浮现的是西装。他觉得在哪儿见过那身西装，接着意识到那西装和自己身上的一样。就连撞衫的窘迫也被炎夏的阳光炙烤殆尽。“乔治•阿玛尼的西装。”他微微翕动嘴唇，说道。气球在高空中垂下绳子，飘飘荡荡。那根绳子透出类似遗憾的情绪：希望谁能抓住我，早点抓住我。

“你是莓吧？”委托人说。

“嗯，是我。”他语调平板地说。

“你有时间吗？”

在车厢内兜售食品的推车经过一旁，我停下阅读，向女售货员要了啤酒。我喜欢在旅行的时候喝列车上的啤酒，甚至觉得不喝酒就不算旅行。

我接过啤酒罐，按下顶部的突起，盖子开了个洞。我喝下一口，啤酒如同清冽的河流，一下子流下喉管，这让我有种幸福感。我低头注视面前的书稿，心想：好像有点不对劲。

我读过好几本井坂好太郎的小说。当然不是因为我喜欢他的小说，也不是出于朋友的道义，仅仅是因为嫌麻烦。他会问我："你有没有看我的新书？怎么样？"他会问个不停，直到我说出意见为止。所以每当他的新书出版，我都会读。虽然动机是当他问我感想时至少能说个大概，但我也算是热心读者。好在他的小说很容易读，在我看来，这是唯一的优点。

因此，我虽然不是他的知音，但好歹也算是他的读者。而我不由得感到，自己正在读的这部小说，和他以往的作品有些不一样。

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略加思考之后想道：用名词结句？（在和歌、俳句中，有时用名词结句，整句话是前缀加名词的结构，以体现余韵。）我刚开始读这部书稿就注意到了，有若干处直接用名词结句。

"我讨厌名词结句。那是装腔作势，所以用名词结句我会觉得特别窘。本来就很少有什么地方适合用名词结句。"这是井坂好太郎从前对我说过的观点。他显得一本正经，一如他提出女性最抵挡不住宿命的时候。"所以呢，每当我读到下意识地用了名词结句的小说，就会起一身鸡皮疙瘩。"他轻蔑地说出这番自以为是的话。当然他原本就是自以为是的典型。

"那我就找找看，你在哪儿用了名词结句。"我挖苦道。

他若无其事地断言："我说了我不用。"

然而，我手上这部新作连续使用了名词结句，尽管并不特别显眼。他是一时兴起用的吗？他本来是那么讨厌名词结句。

再说，他的小说的特征就是情景描写很少——也许该称作贫乏。他的小说大部分由对话构成，描写穿插其间，仿佛是衔接对话与对话的黏合剂。说是描写，大多是不自然的比喻或是无聊的例子，就像把没内容的漫画写成了文章。他本人挂在嘴边的理由听起来根本是将错就错："描写这玩意儿会降低阅读速度吧？小说嘛，能够一口气读下去就好。"

"你不是不描写，而是写不好描写吧？所谓小说，就是用文字营造某个场面的情景、气味、声音以及空气的感觉吧？如果没有这一层，小说和剧本或者背景幕布有什么区别？"只有一次，大概是气不过，我改变态度，明确指出他的小说的缺点。

他愤然说："你懂什么小说！"我知道，他只有在着慌的时候才会有这种表情。我的指责大概说到了他的痛处。我这人善良，所以没再指责他。

这部新作用了名词结句，而且有大篇幅的描写。开头的描写并不多，但到了后面，光是云朵流动的情状就写了两页。

这种变化究竟是怎么回事？

海外报纸造成的那场风波可说是祸从口出，那之后，他的小说绝版，人气似乎也受了影响，难道他是为了打破这一局面而改变了创作风格？但这种做法应该行不通。

他，也就是莓，在公园见到的委托人自称名叫间壁敏朗。间壁敏朗每说一句话，鼻子下面的皮肤就凹凸不平地鼓起来，莓努力移开视线不往那里看。间壁敏朗说，我刚去了你的办公室，负责接电话的佐藤民子小姐说：如果找莓先生，就去公园。所以我来了这里。走到这儿真够呛。莓问他，佐藤民子在涂脚趾甲吗？间壁敏朗回答，是啊，是在涂。莓嘲讽地说，我出门的时候她就在涂，到底有几个脚趾啊。

间壁敏朗开始自我介绍。虽然是自我介绍，但他说出来的只有年龄二十一岁这点事，没什么有用的信息。没办法，莓仔细观察他。他脑袋两侧到后脑勺的头发短得露出头皮，方形脸，宽脑门，短短的眉毛仿佛在脸上画出一条淡淡的线，眼睑厚重，右眼略小，窄长的鼻子只在鼻孔周围隆起，下唇较饱满，身高是一米七左右，个头一般，但体格不错，隆起的胸肌在淡黄色衬衫底下若隐若现。

“我看到了。”间壁敏朗说，“看到了，可我保持了沉默。”

蚂蚁的行军，融入天际的小小气球，从西面吹来的风，火辣辣的、让人乏力的暑气，空中飘浮的蒲公英的绒毛，间壁敏朗身上那件沾有蒲公英绒毛的乔治•阿玛尼西装。这一切映入了莓的眼帘。莓下意识地察看自己的西装上有没有绒毛。间壁敏朗的自白连珠炮般地开始，说个没完。

“五年前，那会儿我是个高中生，晚上八点，我从补习班回家，走在一条小路上。当时天色昏暗，我听到了脚步声。有人在飞奔。我以前不知道夜里响起的脚步声有那么可怕。脚步声是两个人的。在他们跑过来之前，我好像听到了他们粗重的呼吸。喏，野兽奔跑的呼吸声会摇撼地面。听起来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他们正朝我冲过来，但那两个人从我面前跑了过去，这时我看清了，两个都是男的，一个在

逃，一个在追。后面的男人喊：等一等。所以他是在追。这很容易推理。逃跑的男人又往前跑了一小段路，摔了一跤。他在水泥地上滑倒了，看起来很痛。他的膝盖破皮了，慢慢地渗出了血。一开始没多少血，他擦掉之后，血又不断地流出来，我开始感到不安，不知道他会不会这样一直流血。”

“你的话真长。请你简要归纳一下。”

“一做归纳，重要的部分就会消失。喏，就在几年前，就像学校的数学课把圆周率教成‘约等于三’，而不是三点一四||重要的明明是零点一四的部分。”

“圆周率和你讲的事情是两码事。”

“是一回事。我的心情很复杂，这件事也包含各种因素，要是把这一切粗略概括成‘约等于悲伤’，那我可受不了。”

虽然听在耳里，莓却完全没有产生好奇心，只是嘀咕了一句：约等于悲伤。

我举起易拉罐，喝下最后一滴啤酒，环顾车厢。车窗很大，两侧的墙壁几乎全部由窗玻璃构成。车窗以外的墙壁呈现有光泽的白色，窗框和行李架带有弧度。进站时的列车看上去有些土气，像个又大又扁的勺子，和外部形成鲜明对照，列车内部则有种妖艳而优雅的美感。

井坂的书稿右上角用长尾夹夹住，和书店里装帧精良的书籍相比，显得十分廉价，而且书稿的内容也显得稚拙。

“你真幸福，能够第一个读到我直接打印出来的书稿。你可真幸福。”在我搭乘新干线之前，井坂好太郎来东京站检票口送我，他咚的一声把那沓纸递给我。大概是睡眠不足，他双眼通红，一遍又一遍地说着“你真幸福”。还说：“你如果是我的粉丝，这会儿就幸福得晕过去了。”

“我没晕过去，正说明我不是你的粉丝。”我问他，“你要不要一起来？”我原以为他既然熟悉岩手县的安藤商会，当然会和我一起去。

“我不去。”

“因为那里没有女人？”

“也有这层原因。”他答道，又加了句，“还因为截稿期。”我心想，这话听着有点假。他现在应该没有连载的工作。“你有我的书稿。而且，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我的问题？”我重复道。与其说是反问他，不如说是说给自己听。

“你被莫名其妙的外遇对象下套，说不定就因为你是安藤的亲戚，是吧？”

“我外婆的旧姓确实是安藤。”尽管我忘得一干二净。“难道她的姓和安藤润也有关？所以别人才设法让我有外遇？”

“不要凡事都来问我。总之，你在火车上读一下我的书。”

“读过之后就会明白一切？”

“不会。”他若无其事地说。

“啊？”

“如果读了我的书就会明白，那多危险。”他说，却没指明会有哪方面的危险，又是怎样的危险。

我越往下读，越觉得这部书稿和井坂好太郎一直以来的作品截然不同。他以前从来不会絮絮叨叨地描写出场人物的外表。他写不好，所以他不会尝试写。他为什么非要做自己不擅长的描写呢?

还有一点，这部书稿显然比他一贯的风格要平实。或许因为他认定花哨的胡编乱造能够吸引读者的兴趣，他写的小说大都一开篇就是荒谬绝伦的情节。大象从天而降，或是孩子用绳子绑住巨人。“这样写就好。”他曾经满怀自信地说道。我手边的书稿却相当平实，也可以说是“不浮夸”，但我不清楚他这样写的原因。

我知道，这是个名叫莓的私家侦探的故事。

委托人间壁敏朗的自白继续着，然而主人公莓不为所动，既没有表现出兴趣，似乎也没有产生好奇心。

间壁敏朗冗长的自白内容如下：

有两个人在夜晚的小路上奔跑。逃跑的那个人跌倒了。间壁正纳闷，摔倒的男人试图站起来，嘴里喊着“救命”。追上来的男人举着手枪，是柯尔特政府型。日本警察什么时候开始用这种枪了？我心存疑问，往下读。间壁敏朗觉得事情不妙，上前制止。结果拿枪的男人说：“我是警察。”他一手举枪，一手摊开警察手册。间壁敏朗没法再多说什么。

摔倒的男人终于支起身体，向前举起右手，又喊了一声“救命”。他神色惊恐地看向间壁敏朗，向他求救。话音未落，枪声响起，刚直起上半身的男人猛然倒下，仿佛身体装了弹簧似的。

发生在眼前的枪击吓坏了间壁敏朗，他怕极了。男人收起枪，走近他解释道：“这人是强盗团伙的成员。”

“可是他并没有抵抗啊。”间壁敏朗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道。男人冷淡地说：“等他抵抗就晚了。”被他的势头一压，间壁敏朗只能点头，可就在这时，他的视线游移，发现有个东西落在倒下的男人身旁。

“是警察手册。”间壁敏朗的声音颤抖。太阳在公园正上方移动，散发出几乎要把草坪烤焦的热量。周围闪着光，仿佛有面镜子反射着阳光，不管朝哪里看都令人目眩。草坪绿色的生命力发出肉眼看不到的光。天空中淡云舒展。云的缓慢移动显示出风的方向。“被枪打中的男人有警察手册，开枪的男人也有。我当然一片混乱。我不知道他们谁是假警察，还是两个人都是真警察。男人注意到我的视线，但他没有解释，只是拿出手机，对着我的脸拍了照。拍照声在夜晚响起，就像把纸揉成一团的声音。他拍完照之后说：‘关于这件事，明天报纸上登的消息就是全部的真相，你看看报纸。不许多加探究。’接着他又说了一句话。只有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声音低沉，充满压迫感。‘如果你敢泄露什么，我会用这张照片把你找出来。找到你之后呢？你的人生大概会完蛋吧。’”说话间，间壁敏朗鼻子下方的皮肤凹凸不平地鼓起来，莓因此又只能盯着他看。

在小说里，间壁敏朗最终对男人的话点头称是，回了家。等他看到第二天的报纸，上面确实登了该事件的报道。强盗团伙的成员之一

犯案时被警察发现，逃窜时对追赶的警察持刀相向，在警察的再三警告下仍未放弃抵抗，因此警察开了枪。嫌犯当场死亡。警方对开枪的说法是：“我们认为这是合理的判断。”看过这篇报道，间壁敏朗感到震惊。这并非事实。接着，他开始害怕。至少被枪杀的男人没有抵抗，而且还哀求“救命”。那人是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被枪杀的。

“我不想让自己的人生完蛋，所以，我没把这件事告诉过任何人。”间壁敏朗仿佛在忏悔，“可是，我觉得不能这样下去。我决定了，你能帮我调查那次的事件吗？”

他，也就是莓，再次看向脚边。盘腹蚁的队列不知何时消失了。之前有那么多蚂蚁，它们究竟上哪儿去了呢？是回巢了吗？还是它们觉醒了，拥有了某种自我意识，对于遵从既定的系统感到厌烦？

他看向游乐设施区域，只见有个小孩从大象形滑梯的鼻子下逆着滑梯往上跑。他还看见带孩子的大人们的身影，他们正在长椅上谈笑。他又看向间壁敏朗扬起短眉、闭紧嘴巴的脸。从西面吹来的风摇曳着雪松树叶。眼前的天空上淡淡的云层消散了，露出一片蓝，一朵飞机尾迹云被吹到那片蓝色之中。接下调查的莓，向俨然松了口气的间壁敏朗告别，回到办公室，只见佐藤民子正在涂脚趾甲。他忍不住说：“你有几根脚趾啊？”

“约等于十。”他仿佛听到佐藤民子说。

“接下来得忙调查了。”

小说中的侦探莓嘴上说要忙，却没有对事件进行调查。他仿佛对五年前的警察开枪事件毫无兴趣，反倒开始摸查委托人间壁敏朗的情

况。我心想，真是个古怪的故事。我还没搞懂这个故事究竟有什么含意。

但我隐约知道井坂好太郎为什么这么写。他舍弃从前的风格，不断进行不熟悉的人物和情景描写，甚至把故事写成平实的风格。说不定是因为井坂好太郎领悟到，不能用他一贯的小说风格写作。难道他是认真地想让人了解这个故事?

24

井坂，你这部小说究竟是什么？

我的双眼离开书稿，透过左边的大窗向外眺望。列车离开东京后在玉停了一次，从出发之后窗外就一直是田园景色。田间小道穿过宽广的土地，土地尽头是一排小山，就像防守一方为了防任意球组成的人墙。新干线列车缓缓转弯，加快了速度。

井坂好太郎的书稿平实易读，饶有兴味，可我有个疑问：这究竟是什么？

他前几天说，他正在写的小说是以收集的材料为基础的纪实性小说，或者说小说性的纪实作品。他还一口咬定："其中描写了播磨崎中学五年前那起事件的真相。"

所以，我以为这部书稿应该清晰地写着"这就是真相"，有个类似于"播磨崎中学事件真相"的标题。

可如今在我手边的，是题为《别了草莓田》的私家侦探的故事。

井坂说他收集了播磨崎中学事件的材料，那些材料反映在什么地方呢？

我被他耍了吗？

井坂好太郎这个人的话，比身处困境的国会议员的辩词更虚伪，而且不能当真，程度远甚美女口中的"没人喜欢我，只有你对我说这种恭维话"。他很有可能顺口编一套说辞，就为了让我读书稿。

我从兜里拿出糖，放进嘴里。我吮着糖，打算继续读书稿，忽然想起井坂好太郎在东京站说的话。“如果读了我的书就会明白，那多危险。”我不确定他说的危险究竟是什么。但这话表明他在戒备，并且有一定程度的恐惧。

他认为，如果有人读了他的书之后立即心领神会，是件危险的事。也就是说，他写的内容让人无法在读过之后立即领会。

我继续往下读。

私家侦探莓围绕间壁敏朗四处收集材料。

“莓先生，间壁是新进公司的系统工程师，他很努力，遗憾的是，他的失误太多。年纪轻轻穿一身阿玛尼，衣服倒是有模有样，可他的疏忽实在太频繁、太多，也太过致命。”

金融机构系统的软件开发项目组负责人后藤正，年方三十。他跷着二郎腿斜坐着，身体略往后仰。鼻梁上的圆眼镜，带点鼻音的娇揉嗓音，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小耳朵和剑眉。眼睛小小的，好像他在犯困似的，而且不管他说什么，这双眼睛总有种志得意满的味道。乔治•阿玛尼西装上落了些头屑。他漫不经心地用手指抵着脸颊，一直在抖腿。莓回过神，发现自己也合着对方抖腿的节奏晃着脑袋。莓一指桌子，“这是谁的照片？”

桌上堆着各种物品，感觉快塌了。有打印出来的设计书、规格说明、编程技术的相关书籍等。最底下夹着张棒球选手的照片，身穿黑色球服的投手刚把球掷出，照片捕捉了球离开手指的瞬间，投手紧绷的肌肉和伸长的手臂带来呼之欲出的跃动感。

“他是国内联赛的威尔果•密歇拉诺队的投手。”

“你关注这个人？”

“你怎么知道？”后藤正吃了一惊，睁大眼睛，倒让莓有些不安。

“照片不就在那儿嘛。”

“有照片未必就是有兴趣。”

“是吗？”

“这个投手叫后藤寅。和我同姓。”

“你这不就是关注他嘛。”

“没有的事。”

又是这个。我皱起眉。

“乔治•阿玛尼？”我试着不出声地念一遍这个词。

这个词在书稿中频繁出现。根据上下文，不难推想是西装的品牌名。私家侦探莓本人就不用说了，他见到的人，几乎每个男的都穿着乔治•阿玛尼的西装。

我暂时合上书稿，把前排座位附带的显示器拉到跟前，摊开键盘。新干线的座位靠背从什么时候起有了这些设备呢？乘车时也能上网，可以收发邮件或网上购物，这些确实方便，但同时也让人有种被广告和商业活动洗脑的感觉。

我打开搜索界面，在键盘输入乔治•阿玛尼。在按下回车键进行搜索之前，我有短暂的踌躇。大石仓之助和冈本猛，都用了“播磨崎中学”和“安藤商会”作为关键字上网搜索，结果被卷入危险的事件。

只是上网搜索而已，不会有什么大事。我们的这一预想遭到了颠覆。

我仿佛听到有人问我：你有没有搜索的勇气？

等我回过神，自己已经按下搜索按钮。毕竟，我认为搜索一个像是西装品牌的名字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摇了摇头，驱散心中的不安。

搜索结果显示在屏幕上。列表显示出一大串网页，我点开最上面一条。那是个网络百科的站点。

乔治•阿玛尼似乎是个颇有渊源的著名品牌，已经离世的设计师的名字作为品牌名留存下来。由于历史悠久，最近该品牌成了顶级奢侈品，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我之前不知道它。

可是为什么小说中出场的人物都穿这个品牌的西装？

因为是井坂好太郎的心仪品牌？或是他唯一知道的品牌？还是因为他身边的女人喜欢该品牌？或是他期待着成书之际，如果运气好，能够与该品牌合作？我搞不懂。我想，也许没什么深刻含意。就在这时，我的目光停在屏幕下方的文字上。

一段话跃入我的眼帘，那是品牌创始人乔治•阿玛尼留下的名言。

“我讨厌假货，而且不愿看到虚假的真相。”

不愿看到虚假的真相?

我在这个瞬间有种感觉，仿佛显示器上的文字传出了井坂好太郎的声音。他冲我嚷嚷的脸孔浮现在我眼前：“没错，我就是不愿看到虚假的真相！”

我意识到自己的心跳加快了。我慌忙重新翻开书稿。难道井坂的用意是这个?他试图用小说诉说什么，并且认识到，把想说的直接写出来会有危险，于是把想要传达的信息藏在小说的外围，是吗?

小说的外围是哪里?

是网络。网上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只要上网搜索，就能找到相应的信息。所以，他把前往终点的线索埋在自己的小说里，即他在小说里放了应该搜索的词汇，由读小说的人上网搜索，让他们自己找到对应的信息。

他是这样设想的吗?我一方面有这种想法，一方面又感到自己可能想得太深了。

“当人遇到不知道的事物，首先会做什么?会上网搜索。”我参加新员工培训的时候，五反田正臣曾经说过。的确，我也因为在意频繁出现在小说中的乔治•阿玛尼，才上网搜索。而且上网搜索是我现在格外关注的行为。

但是，大多数普通读者会怎样呢?井坂好太郎对读者怀有这么高的期待吗?如果真是如此，那他的期待实在太高了。

接着，我用键盘输入“后藤寅”。这也是小说中出现的专有名词。这个名字出现得太突然，而且感觉和故事主旨没什么关系，所以我推

测可能另有含意。

我也知道名叫后藤寅的棒球选手。他是职棒的投手，在我十来岁那会儿相当活跃。他从中学时代就在乙级联赛刷新了纪录，等到在甲级联赛登场的时候，他那极度强劲的快速球让棒球迷乃至非棒球迷都为之狂热。他在三场比赛连续上场，全都没让对方得分，并在其中两场创造了无安打无得分的纪录。有一段时间，某本不负责任的杂志说他“使用了药物”，但经过调查，立即查清事实并非如此。然而，他活跃在球坛只有三年。在锋芒毕露并被选为年度最佳投手的赛季之后，他遵循青年训练制度，即征兵制，进了军队，从此行踪杳然，成为人们的话题。

搜索结果出来了。我依然打开最上面的网络百科的页面。网上有很多关于后藤寅的真伪不明的消息。从他的出生年月，到他投手时期的个人纪录，以及失踪事件，都有详细的记载。我努力寻找看上去有价值的报道，尽管连我自己也不清楚要找什么。我滚动页面，不断往下看。

我几乎对失踪后的后藤寅一无所知。

他消失半年后，有人发现他在仙台市的青叶城址露宿，那之后，他的奇怪言行不胜枚举。我的目光停留在其中一句话上，据说是他的言论当中比较出名的。

“其实我拥有别人没有的能力，所以大家想搞垮我。”

这句话是传闻。围绕这句话有各种说法，有人说听到这番话的是记者，有人说是酒馆老板听来的，也有人说是歌舞厅女郎听来的。总之，当时和后藤交谈的人问：“你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他毫不迟疑

地回答："是遗传。我家的亲戚人人都有这种能力。"气氛于是一下子冷掉了。

是这个吗？我看着屏幕问自己。井坂好太郎是想把人引向这句话吗？我无语了。"暧昧也要有个限度。"这简直就像从沙粒中捡起石头，然后瞎蒙："这块像星星。肯定有某种含意。"

可是，一旦开始在意，的确就会觉得其他所有事情都有含意。譬如说，不过是感冒了，但因为在医学百科上看到特殊重病的条目，就会觉得自己的所有症状都如出一辙。"啊，我也咳嗽。""这么说来，睡眠确实不好。"人会因此确信自己的病就是这个，急忙给老友们发邮件："完了。我时日无多了。"我现在的疑神疑鬼和这种情况一样傻。

我甚至注意到出现在书稿开头部分的柯尔特政府型。那是间壁敏朗目击枪杀事件的时候，自称是警察的男人所持的枪。我想起那不就是表示政府吗，于是开始相信，井坂写下枪的名称，是为了让"政府"一词包含在小说里。

我决定继续读书稿。新干线加快了速度。就像有人对列车司机下了命令，要抢在我读完书稿前抵达盛冈。

"莓先生，要见安藤润也可不容易。"说这番话的庄园管理员爱原绮罗年方二十二岁，过肩长发有染成茶色，双眼皮，大眼睛，脖子细细的，浅驼色连衣裙显出丰满的胸部，腰肢纤细，让人印象深刻的，放在身旁的名包是淡蓝色的，上面有小写字母"e"的装饰。莓心想，这牌子应该是Eroica Polca。

位于高海拔的庄园入口的小木屋。充满木头的茶色的室内。地板闪闪发亮，大概经过仔细的擦拭。窗边的花瓶里插着凋谢的白花。

莓朝窗外看去。他以为窗外飞舞着黄色花瓣，原来是黄纹蝶；他以为停了的雨又下了起来，原来是从柳树坠落的水滴。

“我想见安藤润也先生。”

“见他没这么容易。”

“我怎样才能见到他？”

“我带你去才能见到。”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

“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

“意想不到？什么意思？”

“如果哪天我自己都吓一跳，觉得没想到会在今天带你去。”

莓垂头丧气。他对禅宗问答不感兴趣。他离开了爱原绮罗的家，第二天又去了。

和前一天一样，那是个雨天的早上。雨一直下，节奏如同水滴从水龙头滴滴答答往下滴。

“你能带我去吗？你想不到我昨天来过今天又来吧。你没想到要带我去吧？”

“不对，我想过你今天会来。不出我所料。”

莓忍不住哼了一声，没有掩饰自己的不快，冷冷地离开了爱原绮罗的家。两天后，他好不容易缓解了不快，恢复镇定，又来到这里。结果，她仿佛理所当然地答道：“我想过你会来。”

他把目光投向窗外。从柳树坠落的水滴碰到了黄色的蝴蝶。黄色的翅膀脱落，化作花瓣，斜斜地飘过天空。不知那是蝴蝶还是花，总之，它从右往左摇摆着抚过空气，一下子落在空调室外机上，仿佛与之融为了一体，不再动弹。

文中出现了安藤润也的名字，让我一惊。我确实对他的出现怀有期待，同时也感到震惊，叫这个名字的人竟然就这样出现在书里。如此简洁明了的出场，让人猝不及防。

小说里，莓遭到管理员爱原绮罗的愚弄，怎么也见不到安藤润也。这里所描写的，正是那个有名的“突然测验的悖论”。老师宣布：“这周将举行突然测验。”星期一，老师突然说：“今天考试。”学生们反驳道：“我们想过今天会有考试，这不算突然。”没办法，到了第二天，老师又想搞测验，学生们说：“昨天没考，所以我们想着是不是今天呢。”总之，永远都没法搞突然测验。

故事里的莓最后说了这样的话：

“爱原绮罗小姐，你今天预想过我会来，对吧？所以说，你本来认为今天不用带我去，对吧？所以，今天带我去，在你的预想之外。”

莓说着，自己都为这套歪理感到害臊，不由得低下头。

“你说这种歪理就不害臊？”爱原绮罗连衣裙的领口比平时敞得更开，乳沟漾出弯曲的线条。

车内广播通知，很快就要抵达盛冈站。书稿还剩一大半。没能看完啊，我想着，把书稿叠在一起塞进包里。我试着上网搜索“爱原绮罗”，却没出现看起来有用的信息。

我忽然心生一念，用书中出现的品牌名“Eroica Polca”搜索。这回出现了大量信息，主要是包的销售网站。我点开官方网站，屏幕上呈现出尽显高贵的设计，还有一名似乎是设计师的外国女子的照片。我粗略看了看，没发现值得注意的文字。

我正要收起键盘，忽然想到用“间壁敏朗”搜搜看。那是委托私家侦探莓做调查的人。搜索结果出来了。间壁敏朗的信息很少，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我的目光扫过几个网页，发现一个网页标题，不由得呻吟一声，飞快地打开那个网页。

那是五年前的新闻报道——“歹徒闯入播磨崎中学 多人死亡”。

报道中有间壁敏朗的名字。他是身负重伤、被送进医院的学生之一。

我心想，原来如此。

井坂好太郎是有意在书里用了这个名字吧。尽管小说的内容并未直接牵涉播磨崎中学事件，但他试图把真相放在书里。这部书稿中包含了该事件的周边事物，既有看似不经意的，也有昭然若揭的。

井坂，你这部小说到底是什么?

25

我听过北风和太阳对决的寓言，但我没听过北风、太阳和比吕君对决的故事。

一个孩子在公交车后排座位喋喋不休，“比吕君”似乎是他本人的名字。

“北风、太阳和比吕君，有过一场比赛。”公交车尚未发车，坐在最后一排长椅上的孩子说道，年纪大概五岁。

“你这样大声说话会打扰别人，安静点。”像是他母亲的女子说道。不过车里的其他乘客除了驾驶员只有我一个人。我感到那孩子朝我瞪过来，仿佛在说“要是没你在就好了”。这让我待得难受。

我在正午过后抵达盛冈，很快找到了公交车站。

从检票口出来，正对面就是公交总站。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正后悔没带伞，偶然看到公交车站停着一辆写有“岩手高原牧场 终点站八幡平”的公交车，我心说运气真好，上了车。

“二十分钟以后才发车。”我刚走上车门台阶，戴着工作帽的司机说道。雨滴噼噼啪啪地在巨大的车前窗留下痕迹，画出黏稠的波纹。

我不想在雨里等二十分钟，便走到公车中间的位子坐下。这时，比吕君和他的父母已经坐在后排座位上。

我从包里拿出读到一半的书稿，翻开浏览。私家侦探莓的调查继续下去。

某位生于二十世纪的著名作家大概是洞悉了侦探小说的架构，曾说过一句很酷的话。“我的下一本小说将叫作徘徊采访小说。”这部书稿正是徘徊采访小说的典型。

文中，私家侦探莓拜访了安藤润也的仰慕者们创建的公社。公社位于信州的庄园。莓恳求美女庄园管理员爱原绮罗为他带路，但每次都被她打发掉，调查因此中断。这部分无疑是基于作者井坂好太郎本人的经历。

“我今天在来这儿的火车上突然想到，我当时吃了管理员的闭门羹，没能去安藤商会，也许是因为我没通过考验。”几个小时前，来东京站送我并把书稿亲手交给我的井坂好太郎说道。

“考验？”

“安藤润也创办的安藤商会是一家不知道做什么的公司。”

“这话你之前也说过。你说他靠赌马赌自行车赚了一大笔钱。”

“那是传闻。你觉得赌马赌自行车真能赚那么多钱？”井坂好太郎说。

听着的确不像真的。“可是，他甚至用钱解决了国家间的争端？这事听着也太了不起了。”

“那也是传闻。”

我上次听他说的时候也觉得，安藤润也周围有一重又一重传闻，就像洋葱，剥来剥去都没有芯。我甚至怀疑，难道剥下来的部分，即传闻本身，才是他的真实面目？

“那种事能靠钱解决吗？政治难道不是由理念、意志或宗教驱动的吗？”

“归根结底是利益驱动一切，为的是本国利益。而且，国家的利益，准确说来就是国家的头头们的利益，是吧？金钱是驱使人行动的方便武器。你知道以前的圣殿骑士团吗？那是一支由拥有爱和正义的骑士们组成的护卫军团，他们组织起来守护朝拜者。据说随着岁月的流逝，就连圣殿骑士团也换了做法，用钱解决问题。金钱就是力量。”

“时间就是金钱。”我说着指了指检票口旁边的时钟。新干线的发车时间快到了。我们又不是远距离恋爱的恋人，没必要待在这儿你看我我看你。“继续说安藤商会。”

“我不清楚安藤商会的真实情况，但我知道公司在岩手高原。”

“高原？又不是客栈。”

“That担 right.”井坂好太郎说，“那儿本来就是客栈扎堆的地方。安藤润也的家位于那地方的某处。他的家好像就是安藤商会，而住在他周围的，似乎是他的仰慕者。”

“听着像宗教团体。”

“是吧？怪怪的。住在远离尘世、充满自然气息的土地上的教主大人，还有聚集在他身边的信徒们。我会想到这样的模式。如果写在小说里，老套得让人想哭，可是放在现实当中，这伙人让我觉得挺恐怖。但是反过来想，这些信徒能够见到安藤润也，是吧？所以他们才住在那儿。我却吃了闭门羹。不管我提什么问题，不管我怎么恳求，人家只坚持让我离开。”

“是不是需要递交申请？”

“我刚刚回过神，我说不定在什么时候没通过考验。回想起来，自从我到了盛冈，就感到有人盯着我。也许有人在监视我，看我是不是适合和安藤润也见面。”

“究竟是怎么考验呢？”

“譬如，也许我不该进盛冈的凉面店。那儿有个黑头发的女服务员，我摸了她的屁股，也许我不该这么做。”

“大概是。”我当即说道，“以一般的观点，不能让摸女人屁股的家伙见重要的教主大人。”

井坂好太郎摸了摸下巴，轻快地说了声“好”，然后一脸严肃地告诫我：“为了见到安藤润也，你要忍着，可别在凉面店摸服务员的屁股。”

“用不着你讲，我也不会摸的。”

“你别勉强自己。”

“而且，就像你上次说的，我可能是安藤润也的远亲。用这一点作为突破口，我有可能见到他。”

“就算你摸了人家屁股也能见到？”

“我是不会摸的。”

广播响起，通知新干线即将发车。我穿过检票口，只听井坂好太郎在身后说：“God bless you.”

我环顾公交车内。我已经在接受考验了吗？忽然有些不安，不由得对周围上了心。我开始怀疑，如果像井坂好太郎说的那样，我的言行受到了监视，那么这辆公交车里也有窥视的眼睛吧。可是，乘客只有比吕君一家。

比吕君用活泼的嗓音讲述着应该是他自己编的“北风、太阳和比吕君对决”的故事。

故事的基础自然是我也知道的那则寓言。北风和太阳比赛，看谁能让旅行者脱掉身上的外套。北风试图用强风把外套硬剥下来，可是失败了；太阳洒下温暖的阳光，旅行者主动脱下了外套。故事经过他的修改，加入了“比吕君也参加比赛”的内容，似乎北风和太阳都以失败告终。

“然后，轮到比吕君了。”

他的故事梗概是，北风和太阳都无法让旅行者脱下外套，而比吕君顺利地办到了，取得优胜。但他让旅行者脱衣服的策略实在无聊，我悄悄地听着，强忍住笑。

“比吕君，你看，我们待会儿去这里。”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应该是比吕君的父亲。他可能正摊开旅游指南，给比吕君看牧场或八幡平的照片。

“哇，好棒——”比吕君发出稚气的声音，我不看也知道，他母亲正在微笑，为儿子自豪，觉得他可爱。

多么安稳的谈话。

如此幸福的家庭。

我心生感动。

佳代子雇了冈本猛，用危险的手段调查我的外遇，打那以后，在我周围净是些难以理解又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没有一丁点的愉快或和平。公司前辈失踪、同事被冤枉并逮捕、上司自杀、外遇对象失踪、冈本猛家发生火灾，如此种种，祸事齐齐上演。

而在这辆车的后座，那家人的和平是怎样一种感觉呢？

和平，peace——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众议院议员永岛丈的讲话录像。的确，peace是个不错的词。此刻，比吕君一家显然充溢着和平。

两名男子从前门上车。看上去像是公司职员，上司和下属。两个人西装革履，样貌分别是四十多岁和二十多岁。他们从我身旁走到后排座位。年轻男子留着最近流行的三七开发型，年长的则是平头。两个人都是高个子，脸晒得黝黑，身板结实。

公司职员坐这趟车去哪儿呢？就算他们是去跑销售，坐公交车去牧场或八幡平也让人觉得怪异。莫非他们是一对同性恋情侣，两个人装成因工作一起旅行？这样更有说服力。

两个声音几乎同时传来。有人高声说：“啊，对不起。”另一个强势的声音说：“搞什么？”

我转过头，只见最后一排的比吕君的父母站了起来，正在向那两名公司职员道歉。比吕君缩着肩膀，一脸欲哭的表情，紧握着果汁罐。看起来，他刚才在玩罐子，果汁弄湿了前排的某个人的西装，或是两个人的都被弄湿了。

两名男子虽然是公司职员的西装打扮，但显然很习惯冲人发火。

道歉的父母慌乱极了，连声说对不起。

两名男子背对着我，我看不到他们的表情和反应。我心想，赶紧掏钱赔偿就好了嘛。这时响起了孩子母亲细弱的声音。“给您洗衣费。”

“什么玩意儿？”年轻人的声音传来。

“想把我们当傻瓜？”年长的男人说。

“够了，到此为止吧。”有人击掌道。

是谁?

是我。

回过神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起身来到争执双方的身旁，慢悠悠地说了这句话，接着拍了拍巴掌，就像老师试图提醒学生注意。

他们站在那儿看向我。

“只不过洒了点果汁。”我对年长男子说道。仔细一看，他拧紧的眉头和锐利的眼神透出威慑力，似乎惯于和人发生争执。

“你给我听着，细节会显示家教。”不知怎的，年轻的那位浮现出宣扬礼仪的威严。

“这件西装要是送到店里洗，这么点钱可不够。”年长的说。

“你们不该穿这种西装，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果汁洒过来。”我说着，心里有种奇异的感慨。如果是平时，面临这样的事态，我肯定会紧张得脑海空白、膝盖颤抖，可不知为什么，我现在没有感觉到惧意，还能从容地想：哦，我不怕。

我想起井坂好太郎的话。“不管什么事，做两次就习惯了。”他说，人是会习惯任何事的动物。莫非我也同样？周围总发生过于古怪的事，所以我变得麻木了？不仅如此，我来不及多想，一把抓住年轻男人的左手，攥住他的食指，使了点劲，脱口而出：“骨头会断哦，不过会恢复原状的。这样做算是人道的。”

我震惊于自己竟然讲出这番话。年轻男人往回抽手，想要挣脱，但我加了把劲，不让他甩开。他的脸扭曲了。

“你小子做什么？”年长的男人低声说道，咚地敲一下我的肩膀。

这个瞬间，我当即显露出深入骨髓的软弱天性。我眼看就要当场道歉说“对不起”。

但有意思的是，眼前的年轻人就像被我要说的话附了体，开口说：“对不起。”

“你没必要道歉吧。”年长的男人轻轻捅一下年轻人。年轻人立即低头鞠躬，又说了一声“对不起”。

看到他的滑稽模样，我又恢复了从容。我说：“请不要破坏这家人的和平。不和平的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们，这样足够了吧。”

我凝视着年长的男人。我不怕。真的不怕。反倒是不知畏惧的自己有些可怕。“你们最好下车，趁着手指还没被折断。”我甚至没有和

自己商量，就说出了这样的话。已经没有退路了。“还是说，你有勇气继续坐车？你有勇气检验自己的勇气有多少吗？”我甚至发出力道强劲的恐吓。

如果他们俩此时大打出手，我就惨了，但事情没往那个方向发展。

他们俩下了车。

我一下子泄了气，好险。

“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比吕君的父亲过来道歉。母亲也说：“得救了。”

“是啊，得救了。”我也说道。到了这会儿，我开始对自己采取的行动感到恐惧。只要走错一步，事情就会变得棘手，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比吕君虽然害怕，却露出松了口气的神色盯着我看，于是我竖起两根手指说：“Peace.”他父亲露出笑脸说：“和平手势，真让人怀念。”比吕君似乎不知道那是什么，模仿我的动作，回了一声：“Peace.”

公交车开动了，我回到自己的座位。车子在空旷的路上摇摇晃晃地前行，沿着宽广的国道往西开，斜着岔进半道上的窄路，往岩手山方向行驶。树林在车的两侧延伸，放眼看去，只见山岭无休止地绵延开去。

空气寒冷清冽。暗褐色的岩手山，掉光了叶子的树木，宛如一幅静谧的水墨画。也许是下雨的缘故，这景象显得平淡而朴实。

公交车引擎低鸣，开始加速。一路上坡，道路弯来弯去。注意到时，车子已经驶进山中。车道两旁的树木像手掌似的把我们盖住，车厢一直在阴影之下。对面没有车驶来。车轮不时溅起积在车辙里的水。

我按照井坂好太郎的指点，在名为“客栈村”的车站下车。刚从座位起身，只听比吕君在后面大声说：“太谢谢了。”我心里一乐，回头看去，他的父母正朝我低头致意。

下车的时候，我找不到公交卡，有点狼狈。我在口袋里摸索，慌乱地说：“咦，怪了。搞丢了吗？”司机沉稳而和蔼地对我说：“您可以慢慢找。”想到比吕君一家正望着我，我更加手忙脚乱。

我仿佛听见佳代子在笑我：“你总是一下子就把东西搞丢。”

我脱口而出：“早知该让老婆帮我拿着，就不会丢了。”

“您太太？在哪儿呢？”司机发问的时候，我总算找到了公交卡，松了口气。

雨停了。我听说，客栈村只是个名头，如今已经没有一栋房子经营客栈。我从车站走下斜坡，只见到处是山中小屋模样的优雅房舍。

前面是一个岔路口。我看到右边的路口竖着块牌子，写着“管理员”。一栋木结构的小房子，称为小屋恰如其分。一处大概能停三辆车的停车场，停有一辆盖着塑料布的大排量摩托车。

或许是偶然，正好有人从小屋走出来。是个茶色头发的中年女子。一头及肩长发，圆脸，个头比我矮一些，体形如同胖胖的圆柱体。她身穿黑衬衫和黑色窄腿裤，明显有赘肉，但脚步轻快。她来到

停车场，掀起摩托车上的盖布。我小跑到她跟前，开口道：“请问，我听说这里有个安藤商会……”

“哦，怎么？”她回话的样子就像熟识的邻家大婶。

“我能去安藤先生那儿吗？”

“可以啊。就在那旁边。”

“啊？”事情顺利得出乎意料，我吃了一惊。

“我带你去吧。”

“您是管理员？”

“没错。曾经的演员，现在是这个客栈村的管理员。”她抚一下头发。

她说自己过去是演员，我不知道该把这话当作玩笑，还是该顺势搪塞过去。我含糊地笑了笑，问她：“请问，您的话是真的吗？”

“你不信？我现在五十多了，不比当年，二十年前可是没的说。”

“我不是指这个，真这么简单就能去安藤商会？”

“安藤商会不是皇宫也不是首相官邸，更不是古怪的秘密社团。”

我想起在公交车里听到的“北风、太阳和比吕君”的故事。

北风以强风攻击，太阳洒下温暖的阳光，旅行者都没有脱掉外套。那么，比吕君是怎么做的呢?

“比吕君什么也不做。”比吕君说，因为那个人总会回到家或者宾馆，到时他自然会脱下外套，而且可能还要洗澡，所以用不着做任何事。

什么也不做，旅行者就会脱掉外套。

似乎不用特意做什么，就能去安藤商会。

26

“润也君很会划拳。”女管理员说道。

冷不丁听到这句孩子气的话，我有些狼狈。“划拳，是石头剪子布？”

“他划拳从没输过。”

“从没输过？”

“对于润也君来说，十分之一的概率就等于百分之百。”她又在安藤润也的名字后面加了个“君”字，虽然他应该是年过七十的老人了。

“十分之一会是百分之百，这太夸张了。”

“十分之一等于百分之百。据说真是这样。”

她的头发是茶色的，不知是染过还是天生的，没化妆的皮肤细致白皙。她圆柱形的体形有着过多的脂肪，身材的确符合这个年龄的大婶，但她仍有种青春劲儿。她说她曾是演员，这个谎言实在太荒诞，但我无心验证这一点。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进了她的家，就是那栋山间小屋。是一栋渗透了木头的温暖的房子。墙壁也是茶褐色带光泽的木头，没上漆。平房，一共只有两间大屋。北面设有水管和厨房，房间深处还有个大暖炉，烟囱钻进墙里。

房间的正中央有个庞大的下挖式暖桌，我在暖桌边坐下。

“每当村里有碰头会，大家就会来这儿，有个下挖式暖桌可方便啦。”她解释着，端了茶杯过来。窗户很大，从这里看得到对面岩手山的山脚。山的形象充满微凉的氛围，仍然像一幅上了少许颜色的日本画。而且，天空比我在城里抬头看的时候要清澈。我这才发现， 云散了，雨彻底停了，碧空如洗。

“人们说山上的天气多变，还真是这样。”她突然说。

“啊？”我有些惊讶。因为那句话恰好是我刚才想说的。

她别有意味地轻笑一声，迎上我的视线。我有些不自在，端起她刚送来的茶。绿茶的香味在口中散开，就像甜甜的草香。

“你知道安藤润也有多少财产吗？”她说。

“我听说很庞大。上亿，或者上万亿。”

她不置可否，接着说：“你知不知道他的钱从哪儿来的？”

我不甘心立即举白旗说不知道，先问了一句：“炒股？”

女管理员摇了头。虽然一把年纪，动作却一如少女。“猜错了。我刚给过你线索。说是线索，其实是答案。”

“你是说，十分之一等于百分之百？”

“没错。”

“什么意思？”我反问道，同时想起从井坂好太郎那儿听来的事，“难道真是赌马赌自行车赚来的？”

“答对了。作为奖励，和我上床。”女管理员拧过身体。

“你把奖励说成命令，不奇怪吗？”

她大声一笑，拍了下巴掌。我感到自己被耍了。

“可是，赌马赌自行车——”

“只要是十分之一的概率，润也君就能猜中。十匹马的赛程，如果押单胜，他就能中。”

“可是，只押一匹，有时候连两倍的赔率都赚不到，最终也赚不了多少。”

“聚沙成塔，聊胜于无，拉人入伙就是所谓的人海战术。”

我想告诉她，这三句话的意思完全不相干，转念忍住了，默默喝了口绿茶。

“我问你，假如把报纸对折二十五次，会有多厚？”她突然问我智力题。

真是跟不上大婶的话题变换，我差不多要告饶，还是忍住了。我想象对折二十五次的纸，答道：“大概五厘米？”

“答错了。正确答案是，和富士山差不多高。”

什么意思？我一怔，“咦”了一声，随即想起我其实听过这个。小学的时候，同学曾经得意地讲过这个问题。“是真的？”

“假设一张报纸厚零点一毫米，把它翻二十五次，结果差不多有三千米。”她说着一笑，“同样，赌马的单胜马券，只要踏踏实实地不断累积，就会变成不得了的财产。”

“这就是安藤润也的手法？”

“赌马有很多赛程超过十一匹马，就会有猜错的时候。而且要是一次投入太多的钱，赔率就会降低。所以，听说他早年很不容易，譬如要选不超过十匹马的赛程。”

“但是，我记得赌自行车应该只有九名选手。那不就稳赚了嘛。”

“对啦。”女管理员用力拍了几下巴掌，仿佛在说，你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他们俩喜欢马，所以只想到赌马，赌自行车就方便多了。听说他们后来才想到这一点，那之后也赌了自行车。”

“他们俩？”

“润也君和诗织两口子。他们本来有个孩子，不过那孩子很久以前就离开了东北，没了音信。”女管理员自顾自点头，又说，“我是安藤润也的堂妹，他叔叔的女儿。我爸结婚晚，所以我们年龄相差一大截。”

我伸出食指指着她，却说不出话。我没法恢复镇定。其实，我可能也是安藤润也的远亲。这句话到了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啊，我没报名字。我叫爱原绮罗，不姓安藤，是因为结婚改了姓。”

“啊！”我刚才读的书稿中出现的名字。私家侦探莓前往高原见到的庄园管理员的名字。“一模一样嘛。”我喃喃地说。井坂好太郎想必让这部分和现实重合，让庄园管理员原封不动地用了客栈村管理员的名字。

“怎么？想和我上床了？”爱原绮罗突然说道。我有种错觉，仿佛她的身体膨胀了一圈。

可是，出现在井坂好太郎作品中的爱原绮罗，被描写成“年方二十二岁，过肩长发染成茶色，双眼皮，大眼睛，脖子细细的，浅驼色连衣裙显出丰满的胸部，腰肢纤细，让人印象深刻”。而此刻在我眼前的爱原绮罗五十开外，丰满的可说是整个身体，而不只是胸部，至于纤细，我感到有必要像确认战争犯罪的真伪那样，仔细调查是否确有其事。

真遗憾。

我不由得想到，如果爱原绮罗恰如书稿中的女子，我这趟没劲的盛冈之旅也许会有少许乐趣。

“你有外遇了吧？”

突然间，我听到了佳代子的声音，一下挺直脊背。对了，一点也不遗憾。我也许该庆幸爱原绮罗并非体形窈窕、充满诱惑的女子。不知我那个做事精细的老婆此刻有没有躲在哪儿监视我。现在这样挺好。

“你怎么好像吓了一大跳。你没事吧？”爱原绮罗皱起眉，神情带着稚气，就像少女在担心大人的身体，“你有很多事想问吧？”

“哦，是的。你怎么知道？”

她呵呵一笑，吐出一口气。“请讲，除了三围和体重，我都会告诉你。”她说着一笑。

我苦笑着开口：“其实，我可能也是安藤润也的远亲。”事实上，我的证据只有外婆的旧姓是安藤，远亲之说近乎幻想，但我觉得，先挑明这一点，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哦？是吗？”爱原绮罗露出探询的目光，“怎样的远亲？”

“我外婆的旧姓是安藤，好像有些关系。”

“她叫什么名字？”

感觉像被审问似的，我有点胆怯，搜索记忆报出外婆的名字。

爱原绮罗当即说：“哦，我认识她。我们见过。”

我吓了一跳。“啊？骗人的吧？”

“我骗你干吗。她比我大很多岁，是润也君的堂姐。”她接着说了一堆念咒似的解释，“你外婆是润也君的伯伯的女儿，而我是润也君的叔叔的女儿。所以我们是堂兄弟姐妹。对了，她以前对我讲过难听的话。说什么模特的工作只能年轻的时候做啦，又说是堕落的工作。她就是这么说的，我还记着呢。呀，真气人。”

自己竟然真的和安藤润也有关，这让我受到轻微的打击，同时还感到困惑，为什么外婆口无遮拦的后果要应在我身上？

“原来如此。”她说，“那么，你姓安藤？”

“不，我姓渡边。所以我直到最近才发现自己和安藤家有关。”

“渡边君，你会什么？”

“嗯？”我抬起头，只见爱原绮罗的神色有些微变化。她总的来说仍是个待人和善的中年女子，但这会儿一脸锐利的神色，就像女老师在盘问小偷小摸的学生。

“这可不好回答。我是系统工程师，所以设计个软件编个程序，我是可以的。还有就是读书的时候打过网球。”就连我自己也觉得，我会的事情真的只有一点点，由此而生的悲哀让我有些丧气，想自虐地接下去说，另外我还会搞外遇。然而爱原绮罗抢在我开口之前说：“另外还会搞外遇？”我只能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她不太像是偶然说了我想说的话，我心想不会吧，问：“你能看透我的想法？”我有些幻灭，对自己失望不已，我竟然问出这么荒唐的问题。

“哪能啊。”爱原绮罗非常自然地答道，还是一副谆谆教导的老师模样，“不过，有时候，我能够看到对方要说的话。不知该说是看到还是知道，反正是一下子浮现在脑海中。也不是多久以后的话，就是对方在几秒钟或者几十秒钟之后想说的话。”

“什么？”始料未及的话题让我有种大脑悬空的感觉，仿佛脑海中覆了一层薄薄的膜。虽然在思考，但思考的内容似乎不属于自己。

“这算是特异功能吧。”

“预知能力？”

“该怎么说呢，不过完全没用。我老公觉得很傻，把这叫作‘一句话预言’。他说这是完全没法赚到钱的超能力。”

“超能力”这个词，如果是喜欢看漫画的孩子说出来倒也罢了，我觉得，成年人即便喜欢漫画，也不能一本正经地将其说出口。

“我刚才说了吧，安藤润也也有超能力。”

“能让十分之一等于百分之百的特殊技能？”

“他靠赌马赌自行车赚了一大笔，那种超能力才好呢。”爱原绮罗自嘲地说着，再一次直视我，“所以呢，渡边君，我以为你也会点什么。”

“我？”我没多想，噼里啪啦拍一遍自己的肩膀胸口，就像在找钱包。那种能力在哪儿?

你知道《幻魔大战》吧？不知怎的，我此时不由得想起已故的加藤科长的话。我苦笑着想象，难道当我陷入困境，也会有特殊的能力觉醒？“不至于。”我说。

傻气的想法让我头脑发热，为了暂时让自己冷静下来，我用手一指一直看在眼里放在心上的一件东西，试图转移话题。我身后的墙上贴着张旧海报，是一个年轻女人在夏日海边的照片。她身穿大胆的泳装，让人忍不住想说“这比不穿还挑逗嘛”。她的大眼睛富有魅力，仿佛要将人吸进眸子深处，肌肤和身材比例让人为之一震。“这是谁？”

“哦，当然是我。”爱原绮罗一本正经地淡然答道，“差不多三十年前，比现在年轻些吧？不过基本上没怎么变。”

“基本上？”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基本，指“同样是人”以及“同样是女人”吗？很难想象是同一个人。原来如此，也许井坂好太郎也曾在此见到这张海报，受到极大的打击。他满心不甘，觉得来都来了，真想见到海报上的女子，所以才对小说中的爱原绮罗做了改动。“你的形象变化更像超能力。”我说，反复交替打量海报美女和面前的爱原绮罗。

27

安藤润也死了。

以他的年龄，我想过他可能已不在人世，但我确实傻乎乎地认为，只要找到安藤商会，就能见到安藤润也。所以我有些沮丧，忍不住想确认：“他真的死了？”

“我活着。”笑着说这句话的，是安藤润也的妻子安藤诗织。

这儿是岩手高原聚集了若干客栈的区域，从前叫作客栈村。据说如今客栈的房子成了私人住宅，既有几个人合用的房子，也有一个人住的小木屋。

沿着穿过村子的路往下走一段，再上坡，就是安藤商会的所在。那是一栋建在视野开阔处的平房。遍地繁花的院子很大，但房子本身小小的，既没有围墙也没有树篱，地面和山之间看不出界限。其存在方式就好像在繁花盛开的地方不知怎么错长出一栋房子。

天彻底放晴了，阳光把院中花瓣上的水珠照得透亮。

“真是个灿烂的家。”我站在院子里的石景前，望着被露珠层层反射的阳光，以及五彩缤纷的花朵。

“住在这儿的诗织也是个灿烂的人。”爱原毫不踌躇地走进院子。

“她七十多了吧？”

“对。都过七十五了。你以为人过七十就不会灿烂，是吧？”

“或者说，我也没见过哪个二十来岁的人灿烂来着。”

“说得没错。”爱原绮罗豪迈地说，“本来，人只能灿烂到三岁。”

安藤诗织蹲在院子的一角。我看见了她的背。她个头娇小，穿着一件黑色针织衫，底下是牛仔裤，正拿着园丁铲一点点挖土。

“诗织，有客人。”爱原绮罗活泼地嚷道，又加了一句，“是个小青年。来了个小青年。”我不由得皱眉。她就像在说，捉了条不错的鱼，做成生鱼片怎么样。

“小青年啊。”安藤诗织笑着起身转过来。

她的头发全白了，头顶有些稀疏。也许因为阳光刺眼，她拿着园丁铲的右手搭在额头，遮住了眼睛。她的手腕细细的，手上的血管和皱纹如同叶脉。细看之下，唇边眼角也有皱纹。她的肌肤呈健康的麦色，大概是晒的。

“哦，真的，是个小青年。”说这句话的安藤诗织看起来像个女白领或女大学生。尽管额头和面颊的色斑彰显了年龄，但她有种超越年龄的清新。

好可爱，我心想。想到这感觉源自一位七十多岁的女子，我忍不住笑了。

安藤诗织迈着小碎步朝我走来。她踩着石板路，途中似乎没踩稳，“呀”地跳到一边，又回到石板上。

我定睛一看，石头上有条青虫在爬，她是为了不踩到那条虫才跳开的。

“我姓渡边。”我鞠躬致意，“想向您请教安藤商会的事。”

“诗织，你听我说，渡边君是我们的亲戚呢。”

“咦，是吗？”

“没错。吓我一跳。”

“我们的亲戚里面有小青年？”老太太安藤诗织半开玩笑地说，透出少女般的旺盛好奇心，同时又带着看破一切的达观。她问我：“你是哪家的亲戚呀？什么亲戚？”

我立刻在脑海中描出一幅家谱图，在图中连线。“安藤润也先生的堂姐是我的外婆。”

“好绕啊——”安藤诗织笑出了声。

“你说得真绕。”爱原绮罗捶一下我的肩膀，害我险些没站稳。

“我能见见安藤润也先生吗？”我瞅着院子深处的平房问道。

安藤诗织的眉毛倒垂下来。“抱歉，渡边君，等你死了就能见到他。”

“啊？”

她说：“润也君已经死了。”

爱原绮罗干脆地说：“咦，我没告诉你吗？”看样子不像在装傻。

她们把我带进平房内一间对着院子的和室，在一张大桌旁坐下。安藤诗织和爱原绮罗并排坐在我对面，感觉就像这两位五十来岁和七十来岁的女子在对我评头论足。我感到紧张。

“既然名叫安藤商会，究竟是卖什么的？”

“好问题。”安藤诗织微笑道。

我完全搞不懂问题好在哪里，仔细一想，她明显是在调侃我。但我并不觉得不舒服，反倒心生愉悦，就像被有魅力的后辈女同事表扬了似的。

“渡边君，你这问题一点也不好。”爱原绮罗否定道。

“润也君什么也不卖，而是把花钱当成工作。”安藤诗织用吸管喝了一口杯子里的可乐，看起来越发像个年轻女孩。

“一般来说，”我指出，“工作指的是赚钱的手段吧？”

“可他只靠赌马赌自行车赚钱。”安藤诗织干脆地承认。

“真的是这样？”

“我告诉过你，你竟然不信。”爱原绮罗把坚实的胳膊往桌上一放。她的可怕之处和佳代子的属于不同层面。面对佳代子，我必须为自己的性命担忧，而爱原绮罗的可怕带着玩具般的可爱。

“润也君选择他赢得了的赛程，一笔一笔地往单胜下注，一点一点地攒钱。”

“光是翻倍再翻倍，也会有一大笔钱。”

“没错。而且他赚那笔钱并没有欺骗谁，靠的是许多人自愿下的注。所以，你不觉得这样做可以说是名正言顺吗？没有耍什么花招。”

“说得也是。”我自是心服口服。安藤润也没有欺诈也没有盗窃，仅仅是用赌马赌自行车赚钱。说得极端点，这样做似乎比募捐或捐助更名正言顺。大概会有人因赌马输了而哭泣，但那并非安藤润也的过错，原因在于赌马。“他把钱用在什么上面？”

我随口一问，安藤诗织却苦笑起来。她牵动嘴角，平静地抚一下头发，表情既像在微笑，又像泫然欲泣。“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问题。”

“怎么把钱花出去是个问题？”

“润也君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开始在赌马中赢钱，我问他要怎么花钱，你猜他说了什么？”

“猜不到。”

“他说：‘我要为了世界花钱。’”

“真棒。”爱原绮罗在一旁说道，接着立即把手边的薯片接二连三地塞进嘴里，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他要为了世界花钱？”

“他还有个说法：‘为了把翻下来的裙子拉好。’”

“把裙子拉好是什么意思？”这句突如其来的话让我不知所措。赚了钱之后把裙子拉好，听起来像某种黑话。

“润也君常说，如果有谁的裙子翻下来，他就想帮忙拉好。”安藤诗织答道。

“帮忙把裙子拉好不就行了吗？”

“有时候，把裙子拉好也要赌上性命。”她说着笑了，“不过，总之呢，虽说想要为了世界花钱，可是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对吧？一开始，我们想到捐赠给某些慈善团体或者残疾人士保障团体，也实施过。可是，捐赠并不能从根本上让世界变好。”

“是吗？”

“我想当然会有改善，也能帮助一些人。有团体为此高兴，有人因此获得援助，也有人扔下团体卷款潜逃。哎，有过很多事。”安藤诗织又用吸管吱吱地吸起剩下不多的可乐，然后低头瞅着杯底。我很难想象她和安藤润也共同度过的几十年，但她那句“有过很多事”说得轻快又慎重，让我印象深刻。

人生是没法概括的。我想起井坂好太郎的话。他说，概括的时候去掉的部分才是人生，那部分恰好是她口中的“很多事”。

“润也君以为，只要有巨额资金，就可以改变世界。他想只要把钱用在好的方面就行了。”

“好的方面是指……”

“你又提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刚才也说了，我们早年大都把钱用在募捐或灾区捐款，但是觉得光做这些好像不对路。三十岁以后，我们俩曾经在全国四处旅行，去各个赌马场赌车场，同时琢磨有什么地方可以用钱，有哪些人需要钱。”这对夫妇的旅行可以说是优

雅，也可说是好事。“我和润也君很不知天高地厚吧？”七十来岁的安藤诗织仿佛在责备三十来岁的自己和安藤润也。

“是怎样的旅行呢？”我并非出于社交辞令，而是出于兴趣问的。

但她说：“我年纪大了，记不清了。”不知这话有几分认真。她露出深邃的眼神，望着外廊那头的院子，然后叹息一声：“有过一些开心的事。”那光景仿佛没有肉身的安藤润也刚才站在院子里提醒她：“喏，不是有过那件事吗？”

她讲述的是下面的故事。

安藤诗织刚开始和安藤润也外出旅行的时候，曾在关东近郊住过一个星期。附近有个政治团体的集会，他们住在那儿是为了听一下团体负责人的讲话。

一天夜里，他们在商业街的后巷看到一名女子站在那儿，明显是为了卖淫。这种事并不稀奇，但是当他们看到一个孩子走近女子喊她“妈妈”时，安藤润也站住了。

女子才二十多岁，矮个子，妆容浓艳的脸庞仍带着孩子气。已值深夜，一脸困倦的孩子蹭着她的身体喊：“妈妈！”

“喏，和哥哥们到那边去。”女子一脸困窘，露出罪恶感，但她仍努力赶走孩子。

“喂，来这边。睡觉了。你这样妈妈不能工作。”几名年轻人强行抱起孩子，笑着把他带往停在路边的面包车。

安藤润也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一幕，问道：“诗织，你怎么看？”

“我觉得，”安藤诗织根据现场的情况发挥想象力，“妈妈必须赚钱，所以在那边拉客。那些小伙子在她工作期间帮她照看孩子，对不对？”

“我觉得是那些小伙子逼她工作。”

“可能。”

“那我们去核实一下吧。”安藤润也说着迈开步子，喊住站在路边的女子。

女子大概以为来了客人，一时间显得又高兴又紧张，但当她发现安藤诗织也在旁边，顿时一脸凶相。“怎么？”

“你这是为了钱？”安藤润也问道。

“这还用说。”

“外债？生活费？”安藤润也语气平淡。

当时的安藤润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金钱的烦恼很重要，但没什么可羞愧的。他还说：“人活下去的种种烦恼当中，但凡钱能够解决的，都比较简单。当然，关于钱的问题是重大的。”而他感到悲哀的是，有很多人为这种简单的问题断送了一生。

那名女子觉得安藤润也很奇怪，起了戒心，准备走开。就在这时，不出预料，那伙年轻人注意到这边的动静，下车围住安藤夫妇。“别妨碍人家工作。”

那伙年轻人说，这名女子从放债公司借了一大笔钱，为了偿还债务，她白天做白领，晚上不得不出卖身体。他们自称是受放债公司所托监督女子工作的经纪人，还笑道：“她连利息也付不出来。”

安藤润也“唔”了一声。安藤诗织这时已经猜到，他大概想替女子还债。果然，他说：“我来还。”

那伙年轻人哄堂大笑。“你知道她欠了多少钱吗？”据说那笔外债是她丈夫开公司借的，丈夫已经逃走了。借款有八位数，就是说尾数有七个零。

“哦，这点钱就够了？”安藤润也故意做出夸张的震惊表情。安藤诗织太了解他的意图了，从包里拿出一本存折。

那伙年轻人接过存折，打开一看，睁大了眼睛。“不会吧？”他们亢奋地嚷嚷。

“我用这些钱帮她还债。”

“你没病吧？”

“顺便提一句，我既然能够轻松支付这样一笔钱，你们不会以为我是个普通上班族吧。”安藤润也说。

他们畏惧地应了一声。

“如果你们现在拿着这笔钱逃走，或者对她做些多余的事，我可以用钱找到你们，让你们好看。你们觉得呢？”

“是哦。”安藤诗织在旁边抱着胳膊，频频点头。

“总的来说，钱可以办到一切。只要有钱，我能让比你们更危险、更滴水不漏的人去找你们，听得懂吧？”

在场的那伙年轻人和那名女子莫名其妙，心想这是搞什么恶作剧呢？他们都显得不知所措。气氛有些混乱，唯有安藤夫妇含笑站在那儿。安藤润也乘胜追击提议道：“或者这样，你们当中如果有谁能猜拳赢过我，这本存折就给他。”这样一来，他们更困惑了。

那伙人虽然不安且半信半疑，但仍然响应了安藤润也的“猜拳”邀约。一群人在深夜的路边猜起了拳。可是当他们看到安藤润也不论玩多少次都不会输，不由得面部抽搐，仿佛自己的对手是猜拳的妖怪。

“事情最后怎样了？”我向安藤诗织探过脑袋，“你们和放债公司谈妥了？”

“大概谈妥了，可我记不太清了。”安藤诗织一歪脑袋。

“记不清！可是，坏人知道你们有那么多钱，会盯上你们啊。”

“坏人这个词有些笼统啊。”安藤诗织开心地眯起眼睛，好像听到孙儿的天真疑问，“润也君很会应付这方面的事。譬如说，他花钱让更可怕的人去对付可怕的人，或者让那些人相互牵制。钱能够救人，也可以用来威胁人。”

“那是在你们三十多岁的时候？”

“对。我和润也君三十多岁的时候，天天都在失败中摸索。”

“四十岁之后怎样了呢？”

“这个嘛，”安藤诗织别有深意地顿了顿，仿佛在玩味我的反应，然后说，“还是天天都在失败中摸索。”

“那不是一样嘛。”

“是啊。人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在失败中摸索。”

我心领神会。原来如此，或许这就是人生。在进一步提问之前，我说出心头的疑问。“对了，我有个朋友以前应该来过，一个叫井坂好太郎的作家。听说他见到了爱原女士，可是没被带到这里。为什么呢？”

“哦，有的有的。”爱原绮罗一拍巴掌，张大嘴巴，“是有那么个人来过。我把他赶回去了。”

“为什么呢？”

爱原绮罗的解释单纯极了。

“有两个原因。”

其一，据说井坂好太郎来到村子那会儿，正值安藤润也身体状况恶化，转成病危。时间真不凑巧，就算想让他见安藤润也都做不到。

“怪不得你没法给他领路。那么另一个原因是……”

“那个男的说一口夹生英语，什么‘that扭 right’、‘excuse me’，而且嬉皮笑脸，看着怪怪的。”

“确实。”

“我从生理上讨厌那样的人。”

“我和你有同感。”

我心想，什么嘛，原来就因为这个。

28

外卖送来刚煮好的拉面，或是快递送来网购的物品，这类服务是我熟悉的，但我没听过还有漫画家把刚画完的原稿送到家中。

我坐在和室里，和七十开外的安藤诗织以及五十开外的爱原绮罗面对面聊天。

虽然她们向我解释了安藤润也的特殊能力，他能够通过赌自行车赌马赚很多钱，但我还是完全不清楚安藤商会的情况，更不明白安藤商会与播磨崎中学事件的关联。我正打算转入正题，玄关那头忽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诗织女士，漫画画好了。”

神秘来客！我登时摆出架势，但似乎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想，安藤诗织站起身说：“是手君。”

“手君？”我重复道，目送她走出屋子去了玄关。

爱原绮罗告诉我：“是个漫画家，他们全家在前些年一起搬过来的。年龄比你大一轮吧。据说他以前挺有名。”

我心生一念，此人莫非是……就在这时，一名男子说“打扰了”，跟着安藤诗织进了屋。

那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面相善良，个头不高，身上是雪白的T恤衫加牛仔裤。看见我，他扬起眉，“哟”了一声。“有客人吗？爱原女士也在。”

安藤诗织为我们做了介绍。“这位是手先生，手聪。听说他以前在东京是畅销漫画家。”

“您过誉了。”

“你的漫画出了纸本，是吧？”爱原绮罗说。如今大部分漫画都把电子画稿放在网上销售，其中只有几成的畅销漫画印行成册，所以他确实曾是畅销漫画家呢。

“今非昔比，我现在是非畅销漫画家。”他在我对面坐下，立即打开带来的信封，从里面拿出一沓纸，挺起胸膛说道：“这次的稿子，我自己都有信心。”

“你每次都这么说。”爱原绮罗毫不客气地说。

“哪里，我真的有自信。喏，您请看。”说着，他把那沓纸递给安藤诗织。从我坐的位置看不真切，只能看出纸上分了格，画有图画。果然是货真价实的漫画原稿。

“那我就欣赏一下。”安藤诗织不知何时戴上了老花眼镜，开始翻阅画稿。手聪在她旁边正襟危坐，就像把稿件交给编辑之后等待感想似的，硬生生按捺住紧张和喜悦，坐立不安。

“请问，”我忍不住说，“手先生，你认识名叫井坂好太郎的作家吗？”

手聪当即露出不知所措的苦笑，可以说，这笑容便是他和井坂好太郎相识的证明。“我认识他。怎么了？”

“其实他是我的朋友。”说这句话的我，表情想必也十分苦涩，他看起来心领神会。“我之前听说，有个他认识的漫画家因为网上的流言蜚语遭了很大的罪。不好意思，难道说——”

“是我。”手聪露出悲伤的神色。

我心说，果然。“我记得井坂说过，你见过安藤润也先生。”

“没错。所以我搬到这里来了。”

我凝眸打量手聪的脸。他肤色白皙，完全可以用细皮嫩肉形容的脸庞有种澄澈的感觉。

“网络真的很可怕。”爱原绮罗抱起胳膊，顿时显得很有气势，“这方面和我年轻那会儿没什么区别。好像既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真假信息在网上窜来窜去，让人心情沉重。我当模特那些年也是这样。”

如果没有在爱原绮罗家偶然看到她年轻时的照片，我怎么也无法相信她当过模特。

“我有个当模特的朋友，她的男朋友把他们俩做爱的录像发布在网上，害得她可惨了。”

“这种事五十年前就有了吧。”我说。自从互联网普及，这类事情或多或少总在发生，人的想法并没有太大改变。有些人施暴、折磨别人，录下来并公开；也有人从网上发布的信息找到别人公布的事情，七嘴八舌地议论。

“那姑娘一开始想设法删掉那段录像。”

“这哪里能办到。”手聪露出同情的神色。

“没错。她觉得全世界都看到了自己的裸体，最后得了抑郁症。”爱原绮罗淡淡地回忆数十年前的朋友。

漫画家手聪感慨地频频点头。“我也一样。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网上全是攻击我的言论，还有好多我见都没见过的照片，吓死我了。我确信世上所有人都看不起我，恨我。可怕的是，我自己都开始觉得，比起我所知道的自己，网上的大众写的内容更真实。”

“就像听到警察不断陈述‘你就是罪犯’，最后就招了？”

“我儿子在学校也被人欺负。我看到有人拍了我家的照片放在网上，半调侃地叫嚣要把我家的房子烧掉，要绑架我的孩子。真是让人不寒而栗。”手聪讲述时并没有痛苦之色，倒像是痊愈的人淡然说起过去生病时的苦楚，“就在那时候，我偶然遇见了安藤润也先生。”

“是在东京。”目光落在漫画上的安藤诗织这才加入我们的谈话，“因为润也君在东京的医院检查身体。”

“当时我正在河边发呆，润也先生和诗织女士走过来，和我打招呼。”

“那是我们的兴趣爱好。每当看到有人阴沉着脸，我们就会问原因。这样做也可以打发时间。”

“我心想，这两位老人真不可思议。他们明显比我老，但是比我有活力多了，而且开朗。就像天真烂漫的足球少年。”手聪扶一下眼镜，谈起他见到的安藤润也。

“我接下来要说句老生常谈的话。”安藤润也坐在河边的长椅上，对手聪说。他的大眼睛熠熠生辉，说道：“网络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的确。”手聪只能这样回答。

“网络中涌动着庞杂的信息。我认为，网络自由又快捷，真不错。但同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就像眼下的你，突然在网上走投无路。”

“那些提到我的话是胡说八道。”

“比起是不是真实，人们更在乎是不是有趣。只要像真的就够了。就算你声称这些都是诽谤，骚动也不会平息，反倒会火上浇油。因为这样更有意思。”

“是啊。”

“你知道吗，大概二十年前，有段时间上网需要身份证，当时不能在网上匿名发言。在别的国家已经实施了这种做法，日本也想跟风。”

“竟然有过这种事？”

“国家花巨资建设了认证用的接口，但最终没有意义。网络的好处在于自由，而那样做等于封锁自由和便捷，所以是愚蠢的做法。”

“啊，说起来，我好像听说过这事。”

“如果真想做，肯定有更好的方法。不是靠法律强制使用身份证明，而应该让使用身份证明的人看到一目了然的好处，让他们高高兴兴地用。资本主义用来驱动社会的并不是道义或伦理，而是欲望和利

益。强制的做法违背了这项原则，所以失败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做法，实施的时候都需要服务于人，需要给人们好处，让他们加入。”

“最终，网络回到了匿名状态。”

“没错。好不容易建立了一套系统来公开联网信息，最终只有这件事有意义。”安藤润也淡淡地继续道。

“联网信息？”

“会有些人在网上做坏事吧。如果确认某个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网络服务商必须把相关人员的联网信息提供给警方。这一套早就有了。”

“这倒是。”反过来看，如果不构成犯罪，人们就能够维持匿名性，因此，手聪不可能找到诽谤自己的人。

“提供联网信息的做法被系统化了。对多个网络服务商的信息管理做了统一，掌握权限的人可以获得联网信息，整个流程被做成一套系统。对那些网上店铺，也有同样的设置。会员信息的数据库被共享，可以从中检索。当然不能任意妄为，就像没有逮捕证就不能搜查别人的家，但只要具备了条件，在网上发言的人不管是匿名发言还是用了某处的电脑，系统方面都能掌握那个人的地址和个人信息。”

手聪感到震惊，他没听说过这套系统。“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重要的事向来不做通知。不过，那笔钱也白费了。”安藤润也的语气就像建立系统的费用是他本人承担的，“总之，网上的恶评如果构成犯罪，倒可以靠这套系统抓住罪犯。但如果不构成犯罪，就只能自己保护自己。”

“是这么回事。没法子啊。”

“法子倒是有几个，这套把戏有它的窍门。”安藤润也神色一缓，仿佛在微笑，接着眼角堆起笑纹。安藤诗织默默地坐在他身旁。

“是指删除发言吗？”

“删除不了。就像你没法把流到海里的原油收集起来。当然，如果你下定决心彻底删除，说不定可以做到，但很有可能你越删越被人怀疑。比这更好的是——”

“比这更好的？”

“你应该发布其他假消息。”

“假消息？”

“在网上胡说八道，内容和已经流传在网上的那些胡说八道不一样，而且同样是对你的诽谤中伤。当然需要周到又耐心的准备，最好内容能让那些讨厌你的人更加开心。发布虚假录像，制作假照片。”

“那样做，对我的负面影响不就扩大了吗？”

“人们将会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的。”安藤润也坚决地说。

什么才是真的？这句话像钟声一样在手聪的脑海中敲响。

“有人在网上搜你的名字，结果出现各种各样的传言。看上去每个都像真的，可是每个都有点怪。这样一来，上网搜索的人会怎么想？”

“会觉得，‘手聪真是个恶评如潮的漫画家’？”

安藤润也笑了。河流在他们附近流淌，鸟儿低低掠过河流的上空，就像舔过水面似的，接着又振翅飞起。“不会。肯定首先会想，‘怪怪的’。”

“怪怪的？”

“不知道哪个是真的，而且每个传言都怪怪的。肯定会这样想。事实上每个消息都是胡说八道，所以奇怪是当然的。‘听说那家伙对别人性骚扰。’‘听说那家伙做了变性手术。’‘听说那家伙死于神秘的怪病，现在的那个是他的替身。’‘听说那家伙逃税。’‘听说那家伙有古怪的性癖好，喜欢他太太踢他的屁股。’假如关于某个特定的人有这么多流言蜚语，我会说：‘搞不明白，无所谓了。’”

手聪开始有种错觉，仿佛身旁的老人是位思路清晰的老友。

“不过，更直截了当的做法是——”

“是什么？”

“不上网，优哉游哉地住在乡下的某个地方。”

竟然是这么寻常的意见，手聪试图琢磨安藤的话有没有深意，但似乎并没有。

“网络当然重要。没有网络，不管是工作还是和人交流，都会有困难。但即便没有网络，人也能活下去。”安藤润也说着，整张脸漾起笑容，点了点头，“你也许会吃惊地发现，没有网络也可以活下去。”

“就算关于我的假消息还在网上？”

“网络又不会追过来。”

“也许会追过来的。也许有人看到网上的消息之后会找到我的住处，恶意捣乱。就算没有捣乱，我的住处可能也会被人公开。”

安藤润也又叹了口气，理了理刘海的白发。“会吗？确实，有这样的可能性。可我觉得，人们没那么有空。诽谤这种事，其实只有被攻击的当事人放在心上。所以，如果有人对网上诽谤你的话深信不疑，你只能跟这种人保持距离。”

“可是——”

“你知道岩手山吗？”安藤润也又说，“我们住在那附近，你要不要来？有空房子。”

突然的邀请让手聪一头雾水，但他感到，与其一家人在东京战战兢兢地生活，不如远走他乡。

“如果你想继续工作，在岩手山工作就行了。或者还有个选择，彻底不干。和社会断绝关系，悠然度日，也是不坏的人生。”

“但我要是不工作，钱怎么办——”

“我可以给你一些。”

手聪不由得感觉诡异，这位老人对一个刚见面的陌生男人说些什么呢。“这话什么意思？”

安藤润也露出温柔的笑容。可以想象，他年轻时应该很英俊。他说：“我不想当皇帝。比起支配人，我更愿意帮助人。”

“咦，什么意思？”我问道。安藤润也的这句回答究竟算什么？

“是卓别林的台词。”安藤诗织说。小小的面庞透着可爱，简直像一只老成的小鸟。“卓别林有部名为《大独裁者》的电影，在电影的末尾，卓别林做了一场演讲，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想当皇帝。比起支配人，我更愿意帮助人。’”

“感觉真像在讲漂亮话，说不清这种话像润也君讲的，还是不像他讲的。”爱原绮罗笑道。

“润也君喜欢故意讲漂亮话。”安藤诗织点头说道，把漫画稿在桌上咚咚理齐，“这次的稿子挺有意思。手君，太谢谢了。”

“真的吗！”手聪仍然保持着端正坐姿，挺直了脊背，露出发自内心的幸福神色，“虽然我本来就有自信，不过听您这么说，我真高兴。”

“这是连载的原稿？”我指着信封。

“这个嘛，算不上连载，只是每个星期让诗织女士看一下。其实我只要能画漫画就够了，只要有一个读者就够了。”

我“啊”了一声。我以为搞创作的人都希望有尽可能多的读者和知音，因此手聪的话让我有些意外。“这话是什么意思？”

“其实，他的漫画是根据我做的梦画的。”安藤诗织有些不好意思，“讲一个人用超能力和政治家对决的故事。”

“超能力。”我鹦鹉学舌地说道，“是像安藤润也先生那样的超能力？”

“哦，对啊，他那也是超能力。”安藤诗织摇头说道，“我想，世上有各种各样的超能力。”

“渡边君，你绝对有某种超能力，因为你是我们的亲戚。”爱原绮罗指着我说。

“亲戚？”手聪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润也君在赌博和猜拳上不会输，是从他哥哥去世开始的。”安藤诗织说。

“没错，所以，你也会因为某个契机觉醒，当你被逼到非同一般的绝境。”

“契机？被逼到绝境？”我呆呆地回应，想起加藤科长的话。他说过：“我把你们逼到绝境，等你们的能力觉醒。”接着，佳代子的脸掠过我的脑海。

29

妻子过度逼迫丈夫，是为了让丈夫的超能力觉醒。世上会有这种事吗?

当你被逼到绝境，超能力就会觉醒。爱原绮罗对我说出这句话的瞬间，佳代子的身影紧紧地附着在我的脑际，久久不去。

“不会吧。”我忍不住喃喃说道。

“你说不会吧，难道你想到了什么？”安藤诗织嘟着嘴，睁大眼睛。这样一来，她看上去更像一只小鸟了。

“是他太太吧？”爱原绮罗吃着桌上的脆米饼，若无其事地说。

“你怎么知道？”

“我猜对了？”爱原绮罗把掉落的米饼碎片聚在一起，“我瞎猜的。已婚男子露出‘糟糕了’的表情，大多和太太有关。”

“可是，你为什么会因为超能力的事情想到你太太？”手聪肯定比我年长，但他对我也用了恭谨的语气。这人给人感觉不错，和井坂好太郎正好相反。

“因为我老婆很可怕。”我手扶膝盖，低着头坦白道，感觉就像在陈述难以启齿的性癖好，“所以我想，我会不会因为她的可怕而有什么能力觉醒。”

坐在我对面的三个人一齐笑出了声。爱原绮罗甚至从嘴里喷了些米饼碎片出来。接着，他们七嘴八舌热热闹闹地说了起来。你说你太太可怕，能有多可怕呢。要这么说的话，世上所有的丈夫都会有某种能力觉醒。究竟得有多可怕才会发生这种事啊?

“哎，话是这么说没错。”我含糊其词地敷衍过去，心里却忍不住反驳：才不是!

我老婆的可怕和通常的妻管严的定义相差十万八千里。说什么疼老婆或妻管严，能这样嚷嚷的人等于是在过家家。如果怕老婆的人存在职业的和业余的，那些人就是业余得不能再业余的。我却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不由得萌生这样的念头，觉得老婆莫非是为了逼出我的超能力。

我会因为老婆的可怕冒出超能力吗？不，更准确地说，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难道老婆故意想让我的超能力觉醒？这想法太过离奇，我感到自己红了脸，低下头。爱原绮罗笑道：“你脸红什么？是想到你和太太之间什么害羞的事了？”

“不是的。我只是想，会不会老婆知道我有潜藏的能力，为了让我的能力觉醒才做出可怕的举动？”说着，我越发窘迫，“哎，不会有这种事吧。”

安藤诗织和爱原绮罗沉默片刻，对望一眼，没有交换意见。我原以为她们会立即笑出来，不当回事，对我说“你讲什么傻话”。因此她们的反应有点超乎我的预料。

“这种事也不是没有。”爱原绮罗过了一会儿才说。她咬米饼的动作变得不那么肆无忌惮了。“有些人对特殊能力有兴趣，而且任何时候

都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有这种人？”

“有啊。从前有，现在也有。”爱原绮罗回答的时候似乎想到了某个特定的人。

“以前，还有人试图研究润也君的能力。”安藤诗织说。

“这样啊。”我直接联想到一群研究超能力的白大褂医生。

“也因为这层原因，我让儿子离开了。”

她语气平淡，我却有种忌惮，觉得不能进一步谈到她的孩子，于是没有就此提问。

“顺便问一句，手先生现在画的漫画里面有什么样的超能力？”我指了指手聪的画稿。

“其实主人公是润也君的亲哥哥。”安藤诗织解释道，“哥哥有一天突然拥有了腹语术的能力。”

“腹语术？”是那种让人偶的嘴巴一张一合，其实是人偶背后的人用腹语说话的能力?

“没错。只不过对象不是人偶，而是普通人类。他能够让人说出他心里想的话。”

“让别人说他心里想的话？什么意思？”

“譬如……”手聪从信封里拿出漫画稿，在我面前摊开。他的画稿既正统又有个性，给人以冲击感。“就像这样的超能力。”

上面是一名老人被一群年轻人围住的画面。老人因为太害怕，甚至无法反抗，他本来浑身哆嗦，却突然用镇定的嗓音连珠炮般地开口骂道：“小子们，你们把我当什么人了？你们要是敢在这儿惹是生非，过后可是会连肠子都悔青了。我的手下会来找你们，把你们关起来对付你们，到时候，你们会想求他们让自己早点死。你们觉得这样也无所谓吗？”老人的变化和他不寻常的言论让那伙年轻人害怕了。而老人的这番发言，则是旁边的男主人公用腹语术的能力驱使他说出的。

“靠这个能和敌人抗衡？”尽管是漫画里的情节，我却有些担心，腹语术这种不起眼的能力能做到什么呢？“而且，这部漫画的主人公是安藤润也先生的哥哥？”

“哥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有一天，非常突然。”安藤诗织惋惜地蹙起眉。

“是因为生病？”

“不清楚，似乎是脑溢血，而且是在名叫犬养舜二的政治家演讲的地方，就那样一下子走了。”

“犬养？”我不觉提高了嗓门。

“渡边君也知道犬养首相？我们年轻的时候，他可是风靡一时。”安藤诗织的嗓音沉稳，“那会儿犬养舜二还没当上首相，但他受到众人的瞩目，哥哥去听他的演讲，死在了现场。”

“是因为听演讲太激动？”

“会吗？”安藤诗织笑道，“他的死太突然，让人震惊，我和润也君都六神无主。润也君甚至发自内心地说，既然要死，就先说一声嘛。”

爱原绮罗可能没见过当时的安藤润也。的确，考虑到年龄差距，她那会儿还是个婴儿。她说：“我认识的润也君总是沉着冷静，难以想象他会六神无主。”

“润也君相当黏他哥哥。所以，哥哥一去世，他简直连路都走不稳，后来渐渐地恢复了正常。那之后过了差不多十年吧，有一天，我做了个梦。梦见哥哥发挥奇异的超能力，努力和犬养首相对决，结果却丢了性命。”

“好奇怪的梦。”

“那个梦逼真极了，好像在看录下来的现实。就连哥哥脑子里的想法，我都一清二楚。”

“所以你通过那个梦知道了他的死因？”

安藤诗织含糊地应了一声，挠了挠太阳穴。“梦里倒也有关于他去世的经过。”接着，她像称呼朋友那样说起犬养舜二的名字。“我刚才也提到过，犬养当时很受欢迎。他有种领袖魅力。他的发言简单又清晰，而且充满使命感和责任心。”

“我大概能够理解。”我想起前几天在街头遇见的年轻人，他充满热忱地对我说：“犬养首相曾经讲过啊。”他年纪轻轻，没见过首相时代的犬养，但就连他也抱有这种态度。

“也有人说他像希特勒。”爱原绮罗点头道。

“哥哥说，他不像希特勒，更像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我知道这个独裁者的名字，但不清楚他的具体情况。过后再上网搜索吧。想到这里，我不由苦笑。当人遇到不知道的事物，首先会做什么？会上网搜索。的确如此。

“和墨索里尼一样，犬养周围也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人。有的赞同他的政治主张，有的想利用他，还有些狂热分子。”

“就像亲卫队？”我插嘴道。

她点头说：“对。其中也有人拥有超能力，哥哥就是因为某个人的能力而倒下的。”说着，她可爱地笑了几声。

“尽是些超能力嘛。”我忍不住往后一仰，有些扫兴，“简直像一部荒诞的漫画。”

安藤诗织高兴地晃了晃食指。“对。所以我请他画成漫画。”

“所以才画成漫画。”手聪也点头道，“我最初画这个漫画，是为了报答安藤先生一家。他们喊我来这里，还给我安排了住处。不过等开始画之后，我也完全沉浸在里面。”

“只为了一个读者？”

“我过去想都没想过，只要有一个理解我的读者就足够了。我觉得，创作者同时拥有自我表现欲和创作欲，一旦舍弃自我表现欲，读者就一个人也没什么。”

他的口吻和态度明显发自内心，既没有逞强，也不带夸耀。我能做的只有表示理解：“这样啊。”井坂好太郎认为，作品越畅销，他就越幸福，人们不理解自己没关系，只要都赞扬自己就够了。我钦佩地想，手和井坂太不一样了。同时，我想起井坂好太郎提过的安藤润也的事。“对了，我听过一个传闻，说是润也先生以前曾和犬养先生一起行动，因为那场海上危机。”“海上危机”这个词本身定义不清晰，我自己说着都觉得怪怪的，不觉压低了声音。

“是啊，差不多二十年前吧。”安藤诗织睁大眼睛，表情松弛下来，像在为回忆微笑。

“犬养先生和润也先生解决了两个国家之间的争吵，这是事实？”

“你用了争吵这个词，听起来挺可爱。是啊，两国之间有过争吵。润也君平时就四处收集信息。”

“信息？”

“用钱构筑的人脉和信息网。”安藤诗织自言自语了一句，这话听着很酷呢。“所以润也君知道，×国的确在海上安置了奇怪的设备。”

“奇怪的设备指什么？”这场被称作海上危机的纠纷多见于电视以及书籍，但具体细节则没有定论。还有人说×国设置的是核武器，却也无法核实。

“他没把细节告诉我，如果简单地概括，好像是一种会人为引发地震的机器。也许该叫作装置？”

“引发地震？”

“就是说，并不是核武器或者化学武器，而是打算把地震当作武器。的确，一旦发生大地震，就足以让城市崩溃。如果到处地震，国家的经济一下子就完蛋了。要是大张旗鼓地搞导弹攻击，舆论会一片哗然，但如果悄悄地在背地里造成大地震，也许不会露馅。人家的思维，和我们的确不是一个级别。”

“这是真的吗？”我无论如何都难以相信。我又看向爱原绮罗和手聪，但他们俩都只是耸耸肩。

“润也君似乎相信这个说法。你看，×国有一段时期乱糟糟的，发展低落，现在又恢复了迅猛的发展势头，对吧？别人的能量毕竟不一般哪，日本拥有的资源和人家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安藤诗织的语气透着天真烂漫，我不由得频频窥看她的脸，试图确认她的年龄。“总之，润也君和他认识的政治家谈过，想要做点什么。”

能不能用我的巨额财富解决这一危机?

我不由得诧异，难道真有哪个异想天开又具有行动力的政治家愿意听安藤润也的意见？总而言之，那个异想天开又具有行动力的政治家，似乎就是犬养舜二。

“就是说，润也先生和犬养舜二联手，而后者可以说是他哥哥的仇人？”

“他在我的梦里是哥哥的仇人。”安藤诗织掰开一块米饼。我受到带动，也伸手拿米饼，像她那样掰开。粉碎的米饼屑四溅飞落，我赶忙拾起来。“当时，犬养已经不再是议员了。不过据说他和各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比普通的政治家更有办法。那是当然的，毕竟人们都衷心地钦佩他。就这样，他对润也君的资产和想法有了兴趣。”

“最后争端解决了？用钱？”

“润也君没说他们做了什么，怎么做的，但总之呢，确实没有发生不自然的大地震。”安藤诗织依然镇定自若，“一开始，可能也因为受到哥哥的影响，润也君以为犬养会成为墨索里尼式的独裁者。我当时也这样想。”

“你说一开始，意思是……”

“他见过犬养之后说：‘其实犬养也不是坏人。’”

“他们交上了朋友？”

“我刚才也提到过，卓别林在电影《大独裁者》片尾的演说中说了这样的话。”让人惊讶的是，安藤诗织似乎背得出台词，她不看任何东西就念道，“‘诸位，不能绝望。由贪婪带来的荒芜，以及对人类发展的憎恶，都会随着独裁者的死亡而消失。’”

“真是直截了当的台词。”

“我想这番话大概是卓别林的期望。不要被独裁者骗了，不要被他煽动。只要没了独裁者，就能恢复和平。可是润也君说——”

“说什么？”

“没有独裁者。”

“啊？”

“他说，如今的世上没有独裁者。事情并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消失而得到解决。”

“是指没有人是坏人？”

“不，他是指事情没那么简单。世界的荒芜、贫困、憎恨，都不能指名道姓地归结到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身上。按润也君的想法，世上不存在你能够指控为坏人的人。他说，任何一个坏人，最终都只是某个存在的一部分。他还说，犬养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一次，甚至犬养本人也说：‘归根结底，我只不过是系统的一部分。’”

30

“你知道播磨崎中学的事吗？”

在安藤诗织的家里，我终于抛出这个问题。虽然是蓄势以待的发言，可一旦说出口，听起来却有种咨询求助的味道，就像做爸爸的为了即将中考的儿子，向附近的熟人询问某所中学的风纪如何。

“播磨崎中学。”安藤诗织一怔，鹦鹉学舌地说道。

“播磨崎。”爱原绮罗出声地念道。

我咽了口唾沫，发现自己投出的钓竿落了空。我拼命搜寻能成为下一个诱饵的问题，试着问：“你们对间壁这个名字有印象吗？间壁俊一郎，或者间壁敏朗。”

间壁俊一郎是我们做过解析的程序中出现的名字，和“安藤商会”、“播磨崎中学”一样，是程序监视的词汇之一。敏朗则是井坂好太郎给我的小说中的人物。这两个名字都姓“间壁”，肯定不是偶然。

“啊，间壁先生。”安藤诗织的声音变响了，“是那家的爸爸。”

“爸爸？”

“他五十岁不到，比我们年轻一大截。他总在担心他家孩子的事，所以给人留下做爸爸的深刻印象。嗯，他确实叫间壁俊一郎。”安藤诗织微笑道。

“哦，是有那么个人。他是在多少年以前来到这里的呢？”爱原绮罗看向天花板，“应该是夏天。记得我对润也君说：‘那个人大夏天还严严实实地穿着黑西装，难道不热？’这么说，是在润也君去世之前。”

“他来了这里？”

“我们这个村，有的人是和润也君直接认识、被他带来的，也有人对润也君感兴趣，自己查到这个地方然后过来。间壁先生是带着兴趣自己来落脚的。”安藤诗织说，“可他没住多久。他就住在下面的白房子里。”

“他说，他和太太离了婚，儿子进了寄宿制中学，他一个人待着很寂寞。哎，他如果是个好男人，我当时就好好抱他一抱了。”爱原绮罗爽朗地笑了，“他啊，与其说是个好男人，倒不如说，是个一本正经的男人。”

“你们知不知道间壁先生现在的情况？”

“有一天，他突然不见了。”爱原绮罗干脆地说道，语气就像是和她没什么交情的同学转校了似的。安藤诗织则有些严肃，表情更像是在怀念教室失踪的兔子。她喃喃地说：“他好像死了。”

“啊？”我惊讶道。爱原绮罗也诧异地“啊”了一声。“是吗？”

“是润也君说的，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是间壁先生写来的。信上是这么说的。”

“信上说，‘我死了’？”

“对。”爱原绮罗一脸认真地回答。我不禁有些茫然。

“就是说，他在死后写了信？”爱原绮罗也显得难以理解。

“润也君没告诉我细节，不过他说，间壁先生租了个签约的小保管箱，用来存放东西。如果他两个月没付租金，管理员就会和他联系。”

“哦，那是自然。”

“然后，如果联系不到本人，就会给担保人打电话。而那个担保人——”

“是润也君？”

安藤诗织说了声“对”，朝爱原绮罗点了点头。“于是润也君看了保管箱里的东西，里面有封信。”

“这是怎么一回事？”

“间壁先生是这样想的吧。如果自己出什么事，要和润也君说一声。一旦自己无法再支付保管箱的租金，信就会送到润也君手中。”

“信上写了什么？”

“润也君没告诉我。”安藤诗织应该是安藤润也不讲她就不问的类型。

“间壁先生为什么会死呢？”我不依不饶地问，安藤诗织只答了一句：“不清楚。”我又问：“和播磨崎中学有关吗？”她还是只答了一句：“不清楚。”

“啊，不过——”安藤诗织像是想起了什么，“间壁先生可能有什么麻烦，润也君当时很同情他。”

“麻烦？”我反问道。之前过来时在新干线上查询的信息掠过我的脑海。“对了，间壁敏朗是播磨崎中学事件的受害者。他是那儿的学生，当时负了重伤。他也许是俊一郎先生的儿子。”

“播磨崎中学事件。”安藤诗织缓缓重复道，仿佛在回味这句话，“是什么？”

爱原绮罗和手聪倒是记得该事件。“有过那么一起事件。”

“间壁先生的儿子卷入了那个事件？”安藤诗织睁大了眼睛。

“嗯，好像是。”

“怎么连儿子也出了事？”爱原绮罗同样很震惊。

“不清楚。”我也只能这么说。

就像钓竿上被叼走的只有诱饵，而且我再也找不到可以挂上去的饵，于是我离开了安藤的家。

“要不要坐摩托车兜风？”

我们回到小屋，爱原绮罗指了指停车场上的摩托车。我不假思索地答道：“好啊。”可是当我看到从盖布下现身的庞大摩托车，心头掠过不祥的预感，不觉流露出戒备的神情。“可真大。”

车子看上去像一只披着铠甲的银色蝗虫。个头过于巨大，看起来不像交通工具。车身反射着阳光，冰冷的厂牌闪烁其上，形同指示灯

的玩意儿闪耀着。

“不算大，只有一千cc。”爱原绮罗若无其事地说着，不知从哪儿拿了两顶头盔过来，把其中一顶递给我。我还没回过神就已戴上头盔，没有时间拒绝或退缩。

爱原绮罗跨过巨大的车身，坐了上去。我很难相信她以前当过模特，但她能这样坐上摩托车，显然有双长腿。她指了指后面。“渡边君，坐上去。”

我乖乖地在摩托车的后座坐下。我告诉她，这是我第一次坐在摩托车后面。爱原绮罗拉开头盔面罩。“抓住我就行了，你要是害怕就贴紧我。还有，当我倾斜身体的时候，你绝对不可以朝反方向歪，只要尽量把重心放在同一个方向就没事。”说完，她发动了引擎。

一眨眼的工夫，本来像机器蝗虫的摩托车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猛兽，开始簌簌地抖动。

车飙出去了。我的呼吸发出咻的一声。安全帽内部充满嗡嗡声。摩托车驶下排列着客栈的曲折坡道，在每个拐弯处速度一缓，我的脸紧紧贴住爱原绮罗的背。紧接着，速度遽然飙升，我觉得自己快要往后掉下去了。这样的过程不断重复。我不断被车子甩得前倾或后仰。

我们很快飞驰到直路上。车子缓缓下坡，我的身体短暂地往右一荡，正好看到爱原绮罗的右手一拧油门。她在提速。刚闪过这个念头，周围的景色便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在身后。风声占据了我的头脑，恐惧和思维都从脑袋里飞走了。我“唔”了一声，嗓子眼堵住了，就连这一声也被风吹到了后面。我用力抱住爱原绮罗的腰，就在这时，我看见车把中央的码表显示着“170”。哦，这就是时速一百七十公里的感

觉吗？我茫然地想道，但这个念头本身也迅速往后退去。我感觉自己不是在飞驰，而是被抛到前方。

过了一会儿，速度忽然降下来，树木的枝条也能够看清了。

“怎么样？”已经卸下头盔的爱原绮罗说。

这是在她开回小屋，把摩托停在停车场之后。我从后座下来，跟着她摘了安全帽。我不再呼吸困难，这才放下一颗心，答道：“有点可怕。”我的双腿明显在抖动，于是我承认：“很可怕。”

爱原绮罗放声大笑。“不过你坐得很顺，车子很好骑。”说罢，她走上通往小屋的楼梯。时速一百七十公里的感触仍留在身上，周围的风景此刻静止不动，反而让我感到怪异。

“摩托车痛快吧？”爱原绮罗进了屋，把磨好的咖啡粉放进滤杯，对我说。

“是啊。”我在下挖式暖桌旁坐下。化作风，这是人们常用的比喻，当时速上百公里的风抚过没有遮蔽的身体，连头盔内部也充满风声，我真切地感觉到风在整个头脑中盘旋，思维一片空白。“就好像脑袋被初始化了。”我说到一半，意识到自己的比喻太像系统工程师的套路，不愿再说下去。

“你注意到没有？在这样的深山里也有传感器。”她像是忽然想到这件事。

“传感器？是收集交通信息的传感器吗？”如今法律规定，车辆或摩托车都有义务在车身装设识别信息的发信器。设在马路上的传感器能感知这些信息，因此政府完全掌握了某辆车在什么时候经过哪里。

主要城市的主干道在很久以前就配备了这一设施，最近范围扩展到了全国。让我意外的是，竟然连岩手高原的山路也做了设置。

“信息统统被知道了，感觉不舒服。”

信息被知道了。听到这句话，我来不及自觉思考，先有了戒备。就像身上不可见的刺全都竖起来了，摆开架势。“不过，那些传感器只用在有状况的时候进行追踪，还有计算交通堵塞。”

“任何事，表面上都只讲好的一面。就像克隆技术，一开始说只用于医疗和内脏移植，可结果还用在人体实验、强化军队等方面。同样，那些传感器的真实目的也很可疑，所以我才会产生戒心。我觉得如果每天都在相同时间以相同的路线骑摩托车，我的生活模式就会被人知道，所以我经常改变路线。被监视，人家好像什么都知道，这让人恼火吧？”

被监视，人家好像什么都知道。我仔细回味她的话。的确让人恼火。

“其实我原以为，安藤先生他们会更加保密。”她问我对安藤商会有何感想，我老老实实地答道。“我听说大家都不知道商会具体做什么，而且住在这样的大山里面，我以为绝对是有所隐瞒。”

“你刚到这儿的时候也很诧异呢，还问我‘这么简单就能到安藤商会吗？’”

“你们一点也不保密嘛。我一下子就见到了安藤诗织女士，而且她有问必答。”

“没错。”爱原绮罗点头道，“这是润也君的想法。不设防才是最强的。”

“不设防是什么意思？”

“就像刚才提到的交通传感器，世界在朝这样的方向发展：细致地侦测信息，规范行动，决定事物的价值。这种做法更有效率，但是润也君不喜欢。”

“不喜欢？”

“对，他不喜欢追求便捷和利润的系统。”

我想起井坂好太郎曾经做出的断言。他说事物系统化之后，人会丧失想象力，失去良心。我还想到，曾身为政治家的犬养舜二说过，他本人是系统的一部分。

“润也君知道，如果他们贯彻保密主义，最终会演变成他不喜欢的监视和系统化。所以才干脆凡事公开。不上锁，不隐瞒情况，来者不拒，有问必答。不设防，不逃避，带着勇气敞开面对。所谓的不防守。”

“勇气”一词在我的脑海中跳跃。到处都是对勇气的试练。

“安藤先生的做法也有些极端。”

“不过，有一定的道理。润也君常说，隐藏信息是没有意义的。”爱原绮罗显得陶醉，仿佛说这话的是她偏爱的摇滚乐队。

“隐藏信息的意义？”安藤润也用钱办事，并从各处收集信息，因此我觉得他的看法和做法之间有矛盾。或者正因为他接触到大量信息，才会如此断言吧。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人们对信息会变得更加神经质，对吧？大家拼命隐藏个人信息，尽量不让自己的信息泄露；另一方面，个人信息被当成商品，被人们利用。总之，人们容易误以为世界靠信息运转。”爱原绮罗口若悬河地说。

“这个想法不对吗？”

“可是，人并不是由信息构成的。不管收集多少有关某个人的信息，也无法建构这个人本身。反过来想，不管泄漏多少信息，这个人也不会死。对了，那个漫画家手君就是这样嘛。不管有多少关于他的信息泄露出去，又有多少别人捏造的信息，他还是活得好好的。”

“那么，人是由什么构成的？”

“这个嘛……”爱原绮罗噘起嘴，表情仿佛在说，你别问这种傻问题。“自然是血肉骨骼。”

倒也是。我没必要问的。

接着，爱原绮罗问我今晚怎么打算。

我以为她问我住宿的打算，便说：“我想找个地方住下，你有什么推荐？”我想这儿本来就是客栈村，应该总有地方住吧。

结果爱原绮罗说：“当然住这儿啦。我是问你今天是不是打算和我上床。因为如果要上床的话，我泡澡时要另做修整。”看不出她有几分

是认真的，准确地说，不管怎么看，她都是认真的。真可怕。

我的手机发出震动。“有电话。”我说。爱原绮罗瞪着我，大概以为我在做差劲的辩解。“真的有电话。”我拿起正在震动的电话。我在新干线上把电话调成了静音，所以没有响起《君之代》的旋律。是个未知来电，但我对爱原绮罗的视线心生畏惧，还是把电话放到耳边。

“嘿。”有个声音说。这声音我认识，来自胡须男冈本猛。“你现在还好吧？”

“还好。”我瞅着面前抱着胳膊的爱原绮罗。

“盛冈那边怎么样了？弄清楚什么了吗？”

“好像清楚了一些，又好像不清楚。”我老实回答，“等我回去和你说。”

“这可能有困难。”我仿佛看见冈本猛浮现笑容。

“有困难？”

“至于具体情况，会从我这边送礼物过去给你，你到时候就知道了。”冈本猛的声音透着轻松，就像老师询问已毕业学生的近况。因此我完全没想到，此刻的冈本猛身陷险境。“喂，是这样吧？”我听见他在电话那头向某人确认，却没怎么在意。

31

“哦？你真要放过和我上床的机会？”五十开外、体形滚圆的爱原绮罗在睡觉前问我，她还用了一句老话：“送到嘴边不吃是男人的耻辱，你听过这句话吧？”

“我不太喜欢这个说法。”我说的是真心话。因为这种说法无非是顺水推舟的自我辩白，不如换成“送到嘴边就不能不吃，是男人的弱点”，倒有些风骨。

“渡边君，有很多女人喜欢你吧？”爱原绮罗冷不丁地说。她身穿连衣裙式的紧身睡衣，据说是最近流行的款式，松弛的身体线条显露无余。

“没有啊。”怎么会有这种事。

“你也算不上一本正经，不过有种说不出的绅士味。”她嘴里“嗯嗯”连声，晃了几下脑袋，仿佛对自己的话表示赞同。这个动作和安藤诗织相像。

绅士可不会搞外遇。我正想自嘲地回答。

“绅士可不会搞外遇。”爱原绮罗抢先说道。

真巧。我几乎要瞪大眼睛，但随即想起，她拥有特殊能力，能猜到别人将要说的话。她本人则在说出这句话之后饶有兴趣地说：“咦，渡边君，你有外遇？有一套嘛。”

“可是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外遇。”我仍然不知道消失的樱井由佳里究竟是何方神圣。可能就像井坂好太郎他们说的，她仅仅是为了给我下套才接近我，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是外遇，而是圈套。圈套?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而设下的?疑问闪过脑际。我驱散疑问形成的烟幕，又有别的烟雾升起。为什么非得拿我开刀?

“怎么了？”爱原绮罗问道。我不由得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我本想用一句“没什么”搪塞过去，但念头一转，说起樱井由佳里的事：“其实……”

“她竟然假扮命运接近你，和你有了外遇。会有人故意做这种事？”听我说完大致经过，爱原绮罗有些诧异。

“是啊，不至于吧。”

“不过，我倒是知道你被人瞄上的原因。”

“啊，你知道？”我探出身子。

“因为你是润也君的远亲。”她无比轻巧地断言道。

是吗?我前倾的身体缩了回去。

“润也君有特殊的能力。我也有。你也可能有。也许你就是因此被人瞄上。只是，你有了外遇又不会死。虽说人家拿你当靶子，但这手法也太弱了。”

不对。我在内心用力摇头。一般来说，人确实不会因外遇而丧命。可我不一样。因为佳代子可能因为我有外遇把我干掉。“对了，”我战战兢兢地开口问道，“爱原女士也有过性命攸关的情况吗？”

我以为爱原绮罗当然会表示否定，说怎么会有那种事。我怀着期待，觉得她这么说就没事了。但她绷着脸说：“我不想提不开心的事。”我因此有些紧张。她又说，“和润也君有血缘关系的亲戚都遇到过危险，我也一样。”

“真的？”

“不知道是不是偶然，也有不少人死于意外事故。不过，不说这些了。”

她语调柔和，我也赞同道：“是哦。那我们聊什么？”

“或者聊一聊今天用什么体位和我乐一乐？”

我向后一仰。“我们有那么熟了吗？”

“渡边君，你的反应真单纯。我喜欢。”爱原绮罗说。

“你说我单纯，这是夸我？”

“你听过以前的朋克摇滚吗？”

“听过。单纯又傻气。”

“就是那个。我喜欢朋克摇滚。”

那天夜里，我一个人钻进被窝，把井坂好太郎的新书稿在枕边摊开。

委托人间壁敏朗递给莓的纸袋里有几只塑料盒。他接过来，打开一看，里面是状如圆盘的碟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变幻着色彩。他

拿起碟片，看看正面又看看反面，这时他感到一种冲动，想把碟片朝天空用力地抛出去。

“这是看电影的介质，用来扔的是飞盘。”间壁敏朗脑门宽阔，身形瘦长，左右眼大小不一。当然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个样。

“是影碟对吧？有机器看这个？”

“有。如今什么都能看。就连不想看的也能看见。”

“如果不想看，不看就行了。既然还是看了，那就是想看。”

间壁敏朗露出明显的同情之色。“莓先生，你什么都不知道。”

莓既不生气也不惊讶。因为的确如此。他逞强地回答：“什么都不知道才好。我要是知道了，就不能装作没看见。”

“能啊，装作没看见也是一种选择。事实上，我就打算装作没看见那名警官枪杀别人。”

“可你现在委托我做调查。”

“这也是一种选择。如果莓先生处在我的立场，会怎么做？你会试图查这件事吗？”

不清楚啊，会怎样呢？莓想敷衍了事，但左思右想之后说道：“我会去一个遥远的、远离人烟的地方，开个咖啡馆，静静地生活。”

“缺乏新意的点子。”

“我觉得好就好在缺乏新意。”莓耸了耸肩，“这么说，我最好看一下这些电影？”

“请看一下。”间壁敏朗闭上眼睛，如同在祈祷。像在祈求幸福，又像在做出悲壮的祈愿。这动作仿佛是个信号，突然，莓周围的声音全部消失了，陷入沉寂。一根线悄然在他面前垂下。是什么呢？莓让目光聚焦，原来那是一只缓缓落下的气球。某一天，少女松开的、本该融入天空的圆气球。

我在小屋一个宽敞的房间里铺了地铺，躺在上面。爱原绮罗不见踪影，似乎是在隔壁卧室的床上睡了。

在书稿中，私家侦探莓终于着手调查委托人间壁敏朗遭遇的事件，但他所做的无非莫名其妙的询问，间壁敏朗大概着急了，又来找莓，建议他看电影。这很像是把明显的线索扔给莓，意思是只要看了电影就会明白。虽然是小说里的情节，我却想质问登场人物间壁敏朗：“你小子其实完全知道事件的真相吧？”

我看着出现在原稿中的电影片名。《关山飞渡》、《乌鸦》、《最后期限凌晨两点》。这些影片也隐含了井坂好太郎的意图吗？

我听说过《关山飞渡》和《最后期限凌晨两点》这两部电影。一部应该是很老的经典，还有一部是去年流行的中国大片。出现在这部书稿中的固有名词大多存在于现实中，我在新干线读到的部分也是如此，如果我并没有想多，这些词很有可能隐含了井坂好太郎想传递的信息。要真是这样，这些电影必有含意。

到早上了。有股好闻的气味，让人心旷神怡。虽然大脑的一部分意识到已是早上，但因为想置身那个味道的怀抱，我赖着没起床。不

知窗户是不是开着，还能听见鸟叫声。我睁开眼，旁边躺着爱原绮罗。我吃了一惊，坐起身。她什么时候来这儿的？我意识到，我在半梦半醒间陶醉其中的味道来自她身上。

“渡边君，你起来了？”她朝我这边翻了个身，睁开眼。

她满不在乎的态度很可爱，而且我大概因为刚起来，还昏昏沉沉的，想就这么抱住她继续睡。我晃了几下脑袋，问她：“爱原女士，以前有很多人喜欢你吧？”

爱原绮罗“咦”了一声，一脸诧异，我乐了。这是我第一次让她不知所措。

“是有很多人喜欢。”爱原绮罗摆出认真的神色，略带严肃，仿佛在回顾自己过往的战斗，“人生很长，所以，我希望喜欢我的人能更平均些。”

你现在也不错。我发自内心地想着，正要说出口，忽然预感到，我如果说了，她会马上一把抱住我。于是我把话咽了下去。没想到爱原绮罗贴过来抱住我。“你说话啊。”我被她带着倒在被褥上。鸟鸣声传来，惬意的风在屋里舞动。我心想，多么和平。我几乎忘了把我卷入其中的莫名其妙的恐怖事件，有种错觉，觉得自己只要留在这儿，就会保持和平。

起床的时候，我本来打算在这个客栈村继续待一阵子。

有关安藤商会和播磨崎中学事件的关系，我还是几乎一无所知，而且我觉得应该还有些问题要问安藤诗织，难得拿到的带薪休假也还

没用完。所以我想，应该在这儿多留一段时间，呼吸岩手高原冷冽的空气，继续调查。也可以称之为披着调查外衣的休养。

最终，我改了主意，只因为看了手机收到的占卜邮件。我目送爱原绮罗离开被窝，一看手机，一如既往的占卜邮件已经到了，显示着“安藤拓海的今日运势大概是这样的”。

占卜内容是：“最好立刻从旅行的地方返回。绝对。”

我已经不在乎这些句子是不是占卜的套话，但“绝对”一词梗在心里，让我自然而然地想，我应该听从这条占卜。我记得，自己迄今为止好几次按照占卜的建议行动，并因此获救。

咦，真是这样吗？这时，我忽然产生了疑问。

占卜真的拯救了你？

换个角度看，也可以认为，自从我开始相信占卜，周围就开始发生无法解释的事。和樱井由佳里亲近，乃至樱井由佳里消失，契机都是占卜。这条占卜是为我助力的同盟，还是把我引向危险的敌人？

我盯着邮件，烦恼了一会儿。烦归烦，却没有结论。接着我想到，既然想也无用，就应该暂且像以往那样，试着相信这封邮件。这一念头开始在我的内心占上风。

“我今天回东京。”我吃着爱原绮罗端出来的早餐，说道。

“哟。”爱原绮罗睁大眼睛，“只住一晚？这么慌慌张张的。”

“我觉得回去比较好。”

她疑惑地“哦”了一声，摇了摇头。“你走了真寂寞啊。”她虽然这么说，但听着并没有我预想的寂寥。她似乎习惯了和人分别。“你难得过来，达到目的了吗？感觉你在发呆。”

我喝着杯中的牛奶，怔怔地望着爱原绮罗的脸。她没化妆的肌肤当然有皱纹，却相当皎洁，也没有色斑，让我诧异。“没达到目的。”我坦白道，“可我知道了，就算我一直待在这儿，还是一回事。”

这话是说给我自己听的。我知道了安藤商会的存在，还见到了安藤诗织。她认识间壁俊一郎，却不知道播磨崎中学事件。她似乎并非对我有所保留，所以如果我不依不饶地继续追问，好像也没什么好处。的确，我觉得还有些事该问问安藤诗织，但那可能是出于我自身的需求，想要更了解她。带薪休假没用完的部分可以在东京休掉。最重要的是，我有种感觉，如果继续留在这儿，沉浸在披着调查外衣的休养当中，我大概会再也不想回东京。

“就是说，你难得过来，却白跑了一趟。你失望吗？”

“不失望，虽然没达到我最初的目的，但很开心。”

“你这话真温柔，是写在哪个剧本上的？”她轻声微笑。

“我其实想一直待在这儿。”

“那你待在这儿就好了嘛。因为东京有个好女人在等你？你太太？”

“哦。”我想起佳代子，呻吟一声。

“我送你到车站。”

“用那辆摩托车？”

“你要是愿意，我可以送你到东京。”她微笑。

“以那种速度？”我会死的。我摆摆手。

“对了，你不见诗织，这样好吗？”我在盛冈站的公交总站下了摩托车，爱原绮罗拉起头盔面罩，说道。

“要是还想问什么，我会给你打电话。”我说。

“你再来嘛。诗织年纪也大了，你要尽早来。”

“嗯？”

“你大概还没有切身的体会，人只有在活着的时候才能见面。”

我点头。我的确没有切身体会。

公交总站旁边的斑马线亮起绿灯，我向爱原绮罗鞠躬。“非常感谢。”她挥挥手，露齿一笑。“路上当心。”

见到你真好——我忽然想这样说，但爱原绮罗在我开口之前说：“见到你真好。”不知她是不是用超能力猜到我的话先说了出来。

乘新干线时我睡了一路，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东京。东京站的人多得恐怖。看见络绎不绝通过自动检票口的队列，以及坐在站内椅子上候车的人们，我一阵眩晕。我换乘电气列车抵达公寓，一打开门，发现屋里亮着灯。我在心里“啊”了一声，就在这时，佳代子奔了过来。“老公，我可想见你了。”她的气势让我以为她要捅我一刀。我顿

时想躲闪，却无处可躲，心想“我命休矣”，闭上眼，结果她一把抱住我，整个人倒在我身上。

“等一等，我还没脱鞋。”

“管它什么鞋子！”佳代子欢呼一声。

她身上散发出毫不造作的喜悦。我心想，原来如此，她也许是为我的外遇对象樱井由佳里的失踪而高兴。如果没有外遇的阴影，她会一直是个美丽温柔的妻子，对吗？对啊，是这样的。我像在说给自己听。

“咱们好久没见了，今晚做什么？”佳代子脸上的笑容几乎溢出来了。

“在电视上看电影怎么样？”

我原以为她会抱怨，说看电影多无聊。没想到她说：“也好。对了，收到一个奇怪的邮包。”她把放在餐桌上的小信封拿过来。“收件人是你，不过我打开了。可以吧？”

“当然。”我点头道，又在内心接了一句：当然可以，我没有权利拒绝嘛。

“这是什么呢？也没有信。”

我取出信封里的盒子。“是电影？”

盒子里是薄薄的圆形影碟。我脑海中顿时浮现井坂好太郎的小说场景，委托人把刻录有电影的光碟交给私家侦探莓。

光碟上贴着标签，以冷硬的字迹写着“拷问冈本猛的情景”。

32

我久久地盯着圆形的光碟，一时间无法动弹。接着，我走进房间，开始换衣服。“这会是什么呢？”

“老公，你说你出差，去了哪里？”佳代子无视我的问题，像嬉戏的小狗般攀住我的胳膊。我心里一阵发毛，差点以为她要攻击我的关节。

“东北。”我含糊作答。如果我说出具体地名，她这人也有可能突然去调查。“工作的事无所谓了。这究竟是什么？”我指着光碟。

我想起来，冈本猛昨晚打过我的手机。他当时的声音没什么古怪，在电话的最后说：“至于具体情况，会从我这边送礼物过去给你。”

这就是他说的礼物?

“这上面的冈本猛就是那个小伙子，我之前介绍给你的。”佳代子终于放开了我。

她曾经为了拷问我而雇了冈本猛，派他过来。她把这层经过称作“介绍”，我觉得不太对劲，但我们的确是因为她才认识的。“他被人拷问？”

“反了吧？”佳代子干脆地说，“拷问和折磨别人是那个小伙子的工作。这应该是写错了，是他拷问别人的情景吧？”

如果是这样，我可以理解。不管他是拷问人还是被拷问，我都觉得“不想看这种东西”。我家倒是有放光碟的碟机，如果要看，马上就能看，但我没有兴趣。

佳代子也说：“感觉这种碟看了会不开心的。反正要看，看点别的吧。难得一起看电影。”和我不同的是，她似乎对这张送来的光碟完全没有兴趣。也许正是她这种可以称作天真无邪的悠然态度让我得以摆脱那张碟。如果我一个人在家，收到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光碟，我肯定心惊胆战地放来看，最后落得心情郁闷。“哎，你有什么想看的电影吗？”

听到她的话，我立刻答道：“哦，其实我有想看的电影，这就下载吧。”

“马车好像有点小啊，怎么坐这么多人？换了我，可不想坐。”佳代子对着画面嘀咕。我们吃过晚饭，并排坐在沙发上看约翰•福特导演的《关山飞渡》。我把影片直接下载到电视终端放映。

“你怎么突然想看老电影了？”看电影之前，佳代子诧异道。

我知道《关山飞渡》是部经典老片，但没看过，所以本来有些不安。到底是怎样的电影？如果无聊就惨了。但我是杞人忧天。电影中，一辆载有医生、孕妇、酒贩子和治安官的马车前往荒野。因为担心阿帕奇印第安人的袭击，马车由骑兵队引导，这时装扮成徒步旅行者的通缉犯林戈小子加入乘客中。由约翰•韦恩饰演的林戈小子为了复仇而越狱到此。

“这个林戈小子挺酷，但也有些滑稽。”佳代子喝着罐装啤酒笑道。

我想说，欣赏电影的时候要尽可能安静。我转头看佳代子，她的脸一下子凑过来，“喂，你不觉得吗？”我因此一时语塞。佳代子眼睛闪亮，噘着嘴，虽然没化妆，但肌肤光洁润泽，长长的睫毛透着可爱，像个无忧无虑的少女。

我久违地再次认识到老婆的魅力，她是个可爱的美女，是个普通的妻子。同时又有一部分的自我在敲警钟：“别大意。”老婆是想让我隐藏的超能力觉醒吧？我想起自己在盛冈的想法。人一旦被逼到绝境，就会发挥超能力。这一理论当然不科学，而是漫画或戏剧的套路，但佳代子会不会就是基于这种套路，想要给我带来恐惧呢？所以她才会不依不饶地攻击我，问我是不是有外遇。

“对了——”我正想就这件事问她，却被佳代子拿话挡开了。“你看，男人在这种时候太没用了。”电影正放映到马车上的孕妇要生了，其他乘客在帮忙。

“哦，是啊。”我答道，“男人确实没用。”

“哪有这种事！”

电影放了一大半，接近尾声的时候，佳代子发出不高兴的声音。这会儿情节正紧张。

马车遭到了阿帕奇人的袭击，加快速度拼命逃，骑在马上的阿帕奇人在后面追击。镜头框定了疾驰的马车。地面不断向后掠去。印第安人的马表现出强烈的速度感，看起来几乎扭曲成了流线形。约翰•韦恩趴在马车顶上，面向后方架着来复枪，把追上来的敌人逐一击毙。

飞驰的马车，追逐的马，枪响后被击中并从马上掉落的阿帕奇人，电影清晰地映出这一切，我的第一感觉是感动。也许是黑白电影的关系，影像看起来有些冰冷，同时充满了生命力和跃动感。逼过来的敌人造成的紧张、马匹的鼻息、约翰•韦恩英姿飒爽的射击、枪弹打中对方那一刻的安心和痛快，让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虽然不懂电影，还是觉得这片子拍得真细腻。而佳代子就在这时口吐不快，让我有些意外，于是我不顾正在看电影，开口问她："你怎么了？"

"你不觉得这是一边倒？"

军号声响起。高亢的声音仿佛在宣称："来救你们了！"当然是电影里的声音。骑兵队出现了，援军接连不断地到来。在骑兵队的枪击下，阿帕奇人接连不断地坠马。

"这什么嘛。"佳代子仍然显得不高兴，"难以置信。"

"你这话什么意思？"

"单方面地把阿帕奇人全给杀了，你不觉得看了难受？"

"可是，起因是阿帕奇人袭击主人公他们。"

"主人公是什么？从阿帕奇人的角度看，阿帕奇人才是主人公嘛。"

"可是你们先动的手。"我下意识地把佳代子当成了阿帕奇人的后援团，说了"你们"。

"你说，只截取对一方有利的片段，能让人知道什么？说不定那辆马车的车夫以前侵犯过阿帕奇族的姑娘！所以，他们现在为那件事复

仇！”佳代子本来情绪低落，这时却拔高了声音，握起拳头挥舞。“或者根本就是约翰•韦恩侵犯了姑娘！”

“是诬陷。”身为“我们”的辩护人，我蹙起眉。电影在我和佳代子交谈期间继续播放。

“像那样大家一起把阿帕奇人砰砰砰地干掉，却觉得真好啊，得救了，我是没法理解这种心态。真的非把人家杀掉不可？他们不是应该为此有些良心的煎熬吗？”

“又不是多么深刻的故事，这是娱乐片。”

“那你说，这份娱乐让我这么不开心，怎么办？”

“佳代子，你太神经质了。”

“才不是。你听着，假设这是纪录片。”

“这部《关山飞渡》？”

“是把实际发生的事拍成电影，但是和事实相反。阿帕奇人是为了救被马车绑架的姑娘赶来的，但他们全被骑兵队和可恨的臭林戈小子给杀了。而如果由反对阿帕奇的一方拍成现在这样的电影，观众会以为这就是真相，对吧？”

“也许吧。”

“这该叫捏造事实？还是改变历史？反正就这么一回事。”

“你究竟在生什么气？”

“所谓的事实，可以用信息随便涂改。”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佳代子。因为她的话听来相当有深度，而且尖锐。

“怎么？”她睁大的眼睛看上去甚至像圣贤的眸子。那是圣贤的目光，无论我问什么，她都会告诉我正确答案。我想立即把我的烦恼和盘托出，求她为我解惑。

“看下一部。”她说。

下一部是名叫《乌鸦》的电影，我都没听过这部片子，看了下载时的内容介绍，原来片子挺有名，改编自美国的漫画。

电影的氛围有点旧，但画面洗练，故事直白，让我看得很投入。影片内容是，一名摇滚乐手和他的未婚妻被一群爱闹事的年轻人残忍杀害，他化作乌鸦的使者，从墓地复活，向杀害自己的那伙人报仇。

我有点慌，旁边的佳代子会不会抱怨这部电影呢？譬如她会说，“没法确定哪一边是主角哪一边是坏蛋嘛！”但这次她完全没有不满或不快，只见她用力挥舞手臂，恶狠狠地自言自语：“真好真好，把他们都杀了！”

“真不错啊。”看完电影，老婆说道。她一脸满意之色，散发出肉感的光辉，我又为之心头一颤。她说：“真酷！男主角化装成小丑的模样，虽然奇怪，但是很酷。”她用遥控器调出作品信息，察看演员的资料。

饰演主角的是名叫李国豪的演员，好像是著名演员李小龙的儿子。佳代子原本打算查一下这位演员的其他电影，却发现他在《乌

鸦》的拍摄过程中死亡，不禁失望地“哎呀”了一声。

“竟然是在拍摄过程中去世的。”我吃了一惊。信息显示，在拍摄某一幕的时候，道具枪中混了真枪，他因此遭枪击死亡。电影本身是用了CG设法完成的。“真可怕，人都死了，还是把电影拍完了。”

“啊，说到发生事故的那一幕……”佳代子打了个响指，调出刚才电影中出现过的枪击画面。敌方的几个人围坐在大厅内的一张大桌旁，正在开作战会议。这时，李国豪出现了。敌人们正坐在原地发呆，他跳到了桌上，所有人一齐开枪，被打中的李国豪掉下桌子。

“会不会是这一幕？”佳代子一指电视机，“有那么多枪一齐射击，如果有真枪混在里面，一下子就完蛋了。”

“不过，真的混了把真枪在里面吗？”

“会不会是有计划的犯罪？”佳代子若无其事地继续道。

“啊？”

“这样才容易理解。既然混了真枪，是有人为了杀他而设计的吧。”

我无从作答。而且我也不知道，对那么久远的电影拍摄现场做推理有什么意义。

“说不定，”佳代子继续猜测，和刚才一样，她身上充满知性气质，仿佛被圣贤的精灵附了身，“这是当时在现场的所有人的计划。从导演到摄像，包括合作演员，人人都知道。”

“为了杀掉李国豪？这怎么说都太夸张了。”我不由得反驳道，“杀人毕竟需要一定的觉悟和理由，而且风险太大了。”

全员合作的说法缺乏现实感。

佳代子似乎并不想坚持主张她的“全员共犯论”，而是接着说：“不过呢，有可能，是有人想堵住所有人的嘴。”

“堵嘴？”老婆不断说些怪话，我有些困惑，却开始被她吸引。

“有人杀了他，说不定是在摄影过程中用真枪干的——这种状况本身可能是假象。也许其实是在现场发生了争执，然后有人情绪失控杀了他。”

“杀了主角？”

“然后，有人想把这件事伪装成事故。堵住在场所有人的嘴，伪造事故的经过，是有可能的嘛。”

“有也不奇怪。”说着我想到这也不太现实，“很难堵住所有人的嘴。也许会有人在某个场合把事情泄漏出去，不可能在人们的嘴上加一道门。”

“这个嘛，”佳代子微微嘟起的嘴唇柔媚地一抿，“和老婆让老公听话是一回事。”

“这是什么意思？”

“形成恐惧。让老公牢牢记住，一旦有了背叛，会发生怎样恐怖的事。用恐惧堵住外遇。”

我以为她是在开玩笑，但这话被她说出来，便有了说服力。

“怎么样？我的话是不是一针见血？”她的眼睛闪闪发亮，越发显出圣贤的模样。我在心里说了声“好吧”。好吧，我要听一下老婆的意见，求她指教。

33

“我有事想问你。想借用你的智慧。”

佳代子眨着大眼睛，嘟起嘴巴，仿佛在说：“嗯？”她一偏脑袋，露出可爱又可靠的笑容，“你要问什么？我有问必答。”还没等我开口提问，她就像在做虚拟问答似的，抑扬顿挫地说：“A型，C杯，天秤座，泡菜，外遇，查理•多明戈，勒死。”我下意识地开始想象相应的问题是什么。我大概猜得到，第一个到第六个可能是这样：“血型？罩杯大小？星座？喜欢的事物？讨厌的事物？喜欢的体育选手？”但接下来的“勒死”会是什么问题的回答？我心里害怕，没能问她。如果是“你最擅长的杀人方法”，那真可怕。更可怕的是，事实上很可能是这样。

佳代子不知何时起身去了厨房，很快带着罐装啤酒回来。我道了声谢，可她手中只有一罐，没办法，我又去冰箱拿自己的。“其实，我们刚才看的电影可能在暗示什么。”我在厨房对着沙发提高嗓门。我打开易拉罐，碳酸泡沫轻微作响。我想起工藤的话：“不管是汽车还是交友网站，基本的形状和构造多少年都不怎么改变。”像这种易拉罐的盖子也同样，就算过两百年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吧。

“你记得吧，我朋友当中有个叫井坂好太郎的。”

“那个怪人？与其说是小说家，不如说是假装成小说家的自恋狂。”老婆应该只见过井坂两次，但她的感想一针见血。

“那家伙写了新小说，里面提到我们刚才看的电影。准确地说，除了那两部还有一部。说不定那家伙借电影的内容暗示了什么信息。”

“那算什么啊？像猜谜一样的小说。真是个怪人。”她像要强调似的，又说了一遍，那不是小说，是猜谜。

“说得没错，但总之，他出于某些原因无法直书主题，必须那样做。”

“所以你想从我这儿得到线索，看我能就刚才的电影说些什么。所谓的旁观者清。”

“你还知道不错的成语嘛。”这句话好像来自象棋或围棋吧，我觉得真是贴切。比起对局中的当事人，旁观者更能看清全局。我觉得这句话适用于任何体育运动，乃至人生。

“顺便说一句，那次也是旁观者清吧？去年，有观众对职棒巨人队的教练指手画脚，他拿着麦克风在内场座位上大喊：‘那你来当教练好了！’”

“不是吧，那个有点不一样。”

佳代子不服气地哼了一声，似乎对我的反应不满意。然后她手心朝上，向我招了招手。“好，借我一下。”

“借你什么？”

“你说的稿子。那份无聊至极、浪费资源的可恶稿子。”

她还没读就给出糟糕的评价，我开始有些同情井坂好太郎。“其实我还没看完。”

“没事啦。我会连你那份一起读的。”

“不是这个问题。”怎么能把别人读到一半的书抢过去呢?

“你就放心给我读吧。”她自信满满地微笑，说得极端些，是不容置疑地微笑。我从扔在玄关一边的包里拿出用长尾夹夹住的厚厚一摞书稿。

老婆翻看那份“无聊至极、浪费资源的可恶稿子”的时候，我无事可做，于是独自看下一部电影。“你等一下，这部片子也在书稿中出现了吧？我也得看一下。”但我没理会佳代子的话。老婆是“小猫钓鱼”寓言中的小猫那样的人，不管做什么事，她都会很快扔在一边，声称“哎呀，烦死了”。所以我很容易想象，等她看完书稿，又会说：“咱们不看电影了吧？”既然如此，我想趁现在看。

“你别把我扔一边一个人看啊。”佳代子抱怨着，已经在往下看书稿，于是我开始操控电视下载电影。

《最后期限凌晨两点》是不久前大热的电影，但我没看过。我记得当时我正焦头烂额地应对工作。一个完全不干活的同事对我说：“渡边君，那部电影很好看。”我冷淡地答道：“我没那个闲工夫。”结果他大言不惭地回了一句：“时间是自己创造的，你的工作方法有问题。”我气极了，真想一把揪住他。

这部据说由中国年轻导演拍摄的电影，是一部以机器人为主角的悬疑剧。讲的是老款的量产型机器人对预设程序抱有疑问，开始设法自主设定。梗概毫无新意，只能看成是日本著名漫画的旧瓶装新酒，但或许因为影像制作精良，还能让人好好看下去。

“两点一到，我的电源将会关闭，我就永远不能动了。”机器人对少年说，“但我还没有放弃。”看到这一幕，我差点哭了。最后，机器

人的努力失败了，它被贴上“次品”的标签，运往机器人报废场。

和少年告别的时候，外裹铝皮、没有血肉的机器人说：“不要悲伤。不过就这么一回事。”这句平淡无奇的台词触动了我的心。我不知道机器人的话有什么深意，也许它并没有多想，我却感到一阵疼痛和不忍，就像有把锉刀刮过胸腔。这种感觉并非同情，而是心痛。

少年独自做了调查，发现过去也有若干台机器人发起挑战“反抗程序”，最后失败了，同样被弃置在机器人报废场。

相同的情况定期重复发生。

“不过就这么一回事。”

这句台词透出的不是“命运”这样庞大且不由分说的存在，而是平静的自我放弃。好像最近有人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对了，是井坂好太郎。他刚出现在我的意识中，在餐桌旁看稿子的佳代子就举手说：“有了有了！”她挥着右手，“有了有了，老公，我知道了！轻而易举，其实没什么。这个谜语太容易了。”

“你明白什么了？”我起身关了电视，靠近餐桌。

“我知道写这个的人想说什么了。或者说，这么容易看懂，竟然有人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的人就在你面前。”我苦笑着挠头。

“因为你个性单纯。”佳代子的话不像在挖苦我，倒像在谈我的优点。我想起在盛冈见到的爱原绮罗对我也有类似的评价。“这部书稿中

有个叫莓的私家侦探，这名字真是的，竟然叫莓，哎，不管名字了，反正有个男的来委托他查案。”

“间壁敏朗。”

“对，就是那个间壁。间壁为他目击的事件感到恐惧。警官开枪打死逃跑的男人，并声称：‘这个男的是罪犯。’但是被打死的人有警察手册。”

“然后间壁受到恐吓，对方威胁他，不准把这件事说出去。”我还记得昨天刚刚在新干线上读过的内容。

“是呀，这个情节，和刚才的电影完全一样嘛。”

“哪、哪部电影？”

“两部都是。你看，《关山飞渡》的结局多差劲啊。杀光阿帕奇人，所有人高喊万万岁，怎么可以有这种事！”

“你刚才说，阿帕奇族一方可能是正义的。”

“没错。简而言之，我想说的是：‘看事物的角度不是单方面的。’”

“啊？什么？”

“意思是，只要改变看事物的角度，就会不知道什么才是对的，是吧？《关山飞渡》最后的枪战是这样，这份书稿中的警官的说辞也一样。也许被枪打中的人才是正义的警察，开枪的人是坏蛋。善恶是由观看的角度、讲述的方式决定的。”

我满心赞叹。经她这么一说，我觉得书里的情节十分单纯。“的确，这部书稿和电影是有联系的。”

“这点事稍微一琢磨就知道了吧？”

“《乌鸦》和书稿的共同点也非常简单。你在听吧？相通的主题是——”

“是什么？”

“堵嘴。”

“堵嘴？”

“我们刚才在网上查到了，主演李国豪在那部电影中死于事故。其实，是有人杀了他，再伪装成事故致死。”

“这是你的猜测。”

“我的猜测是对的，因为旁观者清。”不知何时，我死死盯住佳代子翕动的嘴唇。她的表情和动作散发着吸引人的魅力。“还有，书稿中委托人的情况，归纳起来也是堵嘴。书和电影都在暗示‘堵嘴’。”

我发出一个类似叹息的声音，由衷地佩服她。听着老婆的解释，拼图的碎片在脑海中一块一块拼了起来。两部电影暗示的是“对事物的看法因角度而改变”，还有“堵嘴”。经老婆这么一分析，的确如此。而且，井坂好太郎曾自豪地对我说，他是为了揭露“播磨崎中学事件”的真相才写了这部小说。小说人物用了播磨崎中学事件的被害者间壁敏朗的名字，明显是为了让读者推断出：“这本书写的是那个事件。”接

着，我的脑海中掠过从前的服装设计师乔治•阿玛尼的话："我讨厌假货。我不愿看到虚假的真相。"

由此得出的结论很简单，就是说——

播磨崎中学事件会因看待的角度而改变。如今公之于世的真相大概是做给人看的，知道真相的人被堵住了嘴。

经她指出之后，事情很简单。原来井坂好太郎在小说里隐藏了这样的信息。事实上，我有些失望。我们一群人本来就因为检索"播磨崎中学"而陷入灾难。费劲解谜之后，发现井坂一本正经地指出，"播磨崎中学事件有内幕"，对此我也只能说声"那是自然"。

"哎，老公，我不想玩这个了，我们去卧室。隔了好久难得见到你。"佳代子一口气说道。还好我先把那部片子看了。说心里话，我刚从盛冈回来，乏得很。在那边认识新的人，精神疲倦，而且因为物理上的往返，身体也疲倦。所以，想到要脱掉衣服，和佳代子在床上亲热，我有些怯意，但又有种毫不踌躇的雀跃和不安。老婆像要逗我似的贴过来，不可思议的是，我立即涌起欲望，想和她一起躺在柔软的被褥上紧紧相拥。

我体味着仿佛运动比赛之后的愉悦汗水，躺在床上，佳代子悄然靠过来。"其实啊……"她轻声细语。一瞬间，我有种预感，她会不会接着说："其实啊，我压根儿没原谅你的外遇。"或是："其实啊，我把你的外遇对象勒死了。"我心头一寒。但她没那么说。"其实啊，我相信你有特殊的力量。"

这话自是让我一惊。我一骨碌翻身，和她面对面躺着。"特殊的力量？"我差点大声说，还真是这样！

“你认为，我……”我正在字斟句酌，听见她开口说：“我呢……”于是我闭上嘴，严阵以待，心想，她终于要坦白了吗?

“我呢，在和你结婚前，仔细调查过你的情况。”

“我的情况？”

“你爸妈都死于火灾，在你就要上高中的时候。”

“没错。你什么时候查的？”

“然后你由亲戚抚养长大。”

“对。你什么时候查的？”

“你独自一人活到了现在。”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查的？”

她把鼻尖贴住我的鼻尖。“你这样独自生活，我觉得你很厉害，所以认为你有特殊的力量。”

“什——”我的声音变得有些高亢，不仅因为谈话迫近核心造成的紧张，还因为这么近距离看老婆的脸让我丧失镇定，“什么样的？你觉得我有什么样的力量？”

“说不清。”佳代子说。

“你想让我的力量觉醒，是吗？”我毅然问出脑海中萦绕不去的问题。这会儿的谈话像是床上的戏言，所以我才能问出口。虽然问了，但我害怕听到答案，便拉起脚边的被子，试图堵住耳朵。“觉醒？”就

在我手忙脚乱的时候，只听老婆反问了一句，“我不太清楚那是什么，不过，我相信你的力量。”

我应该多问一句的，但我做不到。老婆“啊”了一声，光着身子飞快地爬起来。“说起来，还没看那部电影呢，《拷问冈本猛的情景》。”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想看嘛。”而且那能算是电影吗?

“我不对过去的我所做的发言负责。”

“最好负一下。”

34

“啊，已经在录了？”画面中的胡须男看着屏幕，询问摄像的人。有点像业余演员面对摄影机，不清楚步骤，因此手足无措，但其实状况并不这么复杂。情况一目了然。胡须男无疑是我认识的冈本猛，他坐在公司常用的不起眼的工作椅上，手脚被绳子绑住。

他被剥夺了自由。伴随着这个念头，我意识到，“被剥夺了自由”实在是一句令人不快又可怕的话。

我和佳代子重新坐到沙发上看电视，播放的是来源不明的光碟，上面只贴了个标签，“拷问冈本猛的情景”。放出的图像昏暗粗糙，弥漫着让人躁动的氛围，看到图像的瞬间，我的心情变得阴郁。“拷问的情景”并非暗喻，而是直截了当的说明。

“咦，果然是那个小伙子演的。”佳代子又拿了一罐啤酒在手，盘起腿。她的右脚脚趾灵巧地簌簌动弹，大概是无意识的。

“不能说是他演的吧，这肯定是现实。”我完全搞不懂这段视频是为什么被制作出来并送到这里的，但我意识到，冈本猛并不是在演戏。“这是实际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他怎么被绑着？”

“是绳子吧。”

“我想知道的不是绑他的工具，而是理由。”

我盯着画面，咽了口唾沫。我知道将会发生可怕的事，但我无法移开视线。

冈本猛笔直地盯着镜头，咳嗽了一声，说道：“渡边，是我。你在看吗？”他淡定的问候让我心情激荡。说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喊我的姓名，我不知怎的挺直了背。

“现在，这部录像，”冈本猛身体不动，脑袋朝两边晃了晃，在短暂的困惑之后说，“是从椅子上送出的。”他说完笑了。“你一看就知道了。哎，我本来想说的是录像从什么地方送出，但听说不许讲这些。有人举着摄像机。”他的下巴往前一探，示意摄像机的方向，“还举着枪。人家说，我如果提到这里的位置，或者那小子的长相，他马上就会开枪。”

枪声响了。

画面中，冈本猛旁边的玻璃碎了。冈本猛纹丝不动，神色淡定。“哦，这样啊，我刚才说了‘那小子’，有人不开心了。是因为暗示了‘是个男的’？真是神经过敏，就这么一句没什么吧？”他一努下嘴唇，表情像个发牢骚的少年。“哎，所以呢，我现在不能讲这地方是哪儿。”

屏幕上只有窗帘和冈本猛，完全看不出是什么地方。这时，画面右侧忽然出现一个人。此人体格壮硕，赤裸着上半身，我不由得一惊。但给人印象最强烈的是，他戴着一只巨大的兔子头套。从头套的大小看，不像是剥下兔头制成的，但实在太像真兔头，使他看起来宛如巨大的兔子人。

“好恶心。”佳代子自言自语。

“好，上场了。”画面中的冈本猛说，“他是一直拷问我的兔君。”

我凝视画面，冈本猛的双手被绑在椅子扶手上，右手的指尖在滴血。

“呀，他的指甲被拔掉了。”老婆佳代子冷静地说，像个望诊的医生。

“他们好像打算折磨我，整治我。”冈本猛的声音甚至带着几分愉悦。他右手指甲的部位全部染红了。尽管如此，他并没有表现出痛楚，也不害怕，让我觉得没有现实感。这时我忽然想到，眼前的一切莫非是演戏？我慌忙仔细打量一旁的老婆的脸。

“怎么了？”

“这个——”我指着画面，心情就像在战战兢兢地窥视深不可测的井底，“是不是和你有关？”

“我之前请这个小伙子做过事。”

“这个拷问录像和你有没有关系？”

“我为什么要费劲做这种事？”

“譬如……”感觉就像井底仍不可见，我把身体再往前探，伸手摸索着，想知道可以探到什么程度而不会掉下去，“你刚才说，我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你有的。”佳代子闪动着大眼睛，活泼地一口断定，仿佛马上就要握住我的手。

我几乎折服在她的强大力量之下。

“譬如，你想让我害怕，从而让我的特殊力量展现出来，所以做了这样的录像。”

同时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本来就是佳代子派樱井由佳里和我发生外遇？她让我发生外遇，然后折磨我作为报复，让我害怕。她期待着最终会有某种特殊能力在我身上觉醒。

不知佳代子是没理解我的话，还是在装傻，她只是眨了好几次眼睛，一言不发。

“你——”我张开嘴，打算再解释一次，就在这时，响起一个清晰的声音。“渡边。”

我和佳代子重新看向画面中的男人冈本猛。

冈本猛坐在椅子上，笔直地看着我们，戴头套的男人蹲在他左边。一望即知，那人握着钳子模样的工具，对准冈本猛的指甲。我怕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仿佛自己的指甲要被人拔掉，忍不住用左手抚摩右手。

“渡边，你有没有勇气？”

冈本猛的声音直刺我的耳朵。他的口吻并不严厉，倒像是优雅的自言自语，但就像一盏悄然浮现在黑暗中的灯，让我感到他的话是那么重要，我不能逃避。

“这段录像是我请他们录的。”冈本猛说。他说话的过程中，兔脸男的背一直在动。

“好疼！”短促的叫声响起，如同瞬间飞溅的烟火。叫声是冈本猛发出的。兔脸男操作钳子，把什么拔了下来。

无疑是在拔指甲。

冈本猛虽然大声叫嚷，但脸上已经看不到痛苦的神色，表情仿佛在嫌蚊子扰攘。

“你听我说，从刚才到现在，我像这样任他们为所欲为，在这期间想了很多。我一直折磨别人，所以不晓得，被折磨的人其实挺空闲。这些家伙的拷问不成章法，所以我心里着急啊。就像寿司店的老板去了别人的店，却没有尝到新意。如果人家的店比自家好吃，会有领教别人本事的乐趣，但如果相反，那真是无聊。只能说，你们真不懂行。”他仿佛深感遗憾地叹了口气，接着指点蹲在他身旁的兔脸男，“我不知道你懂多少，不过，指甲拔了还会长出来。就拷问的手法而言，还挺人道。”

这话他以前也对我说过。

“总之，这些家伙今天傍晚绑架了我，把我送到这里。挺微妙的做法，不好说干得漂亮还是不漂亮。总之他们揍了我一顿，拔了指甲。确实疼，这我承认。”冈本猛的语气就像一点也不疼似的，还带着喜剧色彩。“但也不是没法忍受。我对你说过，疼痛是给大脑的危险信号，是警铃。只要习惯并且麻痹了，和自己就没什么关系。光是心里想，哦，疼。就像在想，哦，警铃响了，小学的警铃。”

“说什么傻话！”我立即答道，接着意识到，从前听到他这番道理的时候，我说了同样的话。“疼痛不是可以忽略的警铃。”

“不过，小伙子确实很能忍。”佳代子语气轻松。

“这么做究竟是为什么？”我对着电视机问。

“究竟是为什么？”冈本猛接着说道，仿佛听见了我的话，“我原以为他们反正不会回答，就是问一声，没想到他们告诉我了。对吧？”他朝把钳子对准自己左手的兔脸男说道。接着，他的身体忽然一震。“好痛！”他的声音只有片刻的高亢。看来又被拔了指甲。“总之，这些家伙的回答是那个来着。就是上次你那个朋友，那个作家，和他说的一样。”

因为是工作。我不出声地喃喃说道。

“因为是工作。”冈本猛出声说道，“他们拿人钱财，替人办事。拿钱的活儿就是工作。所以，这些家伙会做别人交代的工作，至于别人命令他们不能做的，他们就不做。不过呢，如果人家没有明确禁止某些事，那就随意了。所以我托他们录这段录像给你，他们也没有不乐意。报酬我会给他们的。就是说，录影也是工作。这些家伙把拷问我当成工作，同时完成我交托的工作。”

兔脸男的动作快了少许。不知是不是来劲了，他有节奏地啪啪啪一口气拔掉剩下的三枚指甲，然后暂时撂下了钳子。冈本猛低头看了一会儿失去指甲的手指。

“这么着，我让他们录下这个，因为我想让你听一下我的想法。”冈本猛说。

兔脸男暂时离开画面，很快又回来了。这一次，他拿着巨大的园艺剪模样的工具。

“哦，是用那个剪手指吗？”冈本猛看了一眼剪刀，问道。

兔脸男似乎点了点头。

“不坏，但也不漂亮。你听着，在刚拔掉指甲还有疼痛的时候把整个手指头剪掉，这算什么嘛。你还是不懂行。而且，要让人感到恐惧，最有效的是制造出一种气氛，让对方猜不到下一步。你拿这么大一把剪刀过来，我会想，哦，这下要剪手指了。而你说，没错，就是这个。这样一点也不可怕。”

我看着画面，捏了把汗，难受得不行。我甚至想干脆按遥控器快进，事先把握他后面的情况，心情还松快些。但我又不能快进，因为我必须听他要说的话。

“渡边，我正在接受拷问。”冈本猛浮起有些自嘲的笑容，“可以想到的原因有很多，自然可以认为契机是那次搜索，是吧？我把上次来的那三个三七开的家伙干掉了，所以现在是续集。你说得没错，搜过那些内容的家伙全都会着了某种道儿。我也一样。”

说到这里，冈本猛住了口。他咕哝着，嗓子哽住了。我正感到不安，他朝旁边“呸”地吐出一团东西。虽然他看起来能忍痛，但身体仍然会感到痛苦吧。他吐出黏糊糊的东西，像是从胃里涌出的。紧接着，仿佛这个动作打开了他的喉咙，他噼里啪啦地吐了一堆食物。最后冈本猛“呸呸”地吐了些口水，皱起脸说：“好脏。”

旁边的佳代子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我的侧腹。“搜索指什么？”

“上网搜索。”我答得迟钝又含糊，因为不想听漏冈本猛的话。

“不过，有件事让我很在意，那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遭到不同方式的攻击。”冈本猛再度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兔脸男用剪刀抵住他的右手手指。冈本猛没有反抗，甚至张开手指，“这样才容易剪吧。”他接着说，“反正你剪完手指要剪脚趾，然后是我的性器官。老一套。”他完全不像在逞强，我很惊讶，感到自己会先晕过去。

“你的后辈同事被人陷害成强奸犯，你的上司自杀。我不知道你那个作家朋友有没有上网搜过。而我像这样被人拔掉指甲。手法各不相同，是吧？我琢磨这是为什么呢，就在刚才，我有个想法。就在右手中指的指甲被拔掉的瞬间想到的。这得谢谢你，小兔兔。”冈本猛对兔脸男说，又笑道，“这些是天敌作战。”

“天敌作战？”我感到困惑。听到这句谜一样的话，画面中的兔脸男也抬起头。

“动物都有天敌，是吧？人们经常为了驱赶农作物上的虫子使用天敌。要对付蚜虫，就让棉蚜寄生蜂寄生在它身上，或者让食蚜瘿蚊的幼虫把它的卵吃掉，消灭它。”

“有这种事？”我不由得问佳代子，“你听过那个什么蜂？”她只应了一句：“不清楚。好像有那么回事。”

“仔细一想，我也一直在做同样的事。”冈本猛继续说道，“我会考虑要折磨的人的性格体格等等，琢磨最有效的方法。拷问的工作特别能体现这一点。如果成为像我这样的熟练工，就不会像他们似的依样画葫芦，而是会给出为对方量身定做的拷问。可以说是按需服务吧？”

他这么一说，佳代子也在我旁边点头道：“嗯，没错。这才是暴力的关键，给出适合对方的暴力。”

佳代子说这话有几分认真呢？也许是百分之百的真心话？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通常会知道对方属于哪种类型，这算是我的专业技能吧。到了我这样的级别就会知道。我知道要怎么让这种家伙哭出来，怎么做能折损他的自尊。”冈本猛继续说道，紧接着他皱起脸，“嘁，好痛！”他又吐了。这一次比刚才的更多，甚至传来呕吐物飞溅的声响。

兔脸男笨手笨脚地用着剪刀。有个东西从椅子的扶手落下，我觉得是冈本猛的手指，因为难以置信，我决定把它当成像手指的别的什么。我怔住了，却无法挪开视线。

“所以我想，这档子事的做法也一样嘛。”冈本猛若无其事地重新开始解释，他的手指在流血。如果换一种表述方式来表达我的希望，那不是血，而是像血的东西。“瞄准上网搜索的人，攻击那些人。但是会选择对每个人最有效的做法。你那个模样老实的后辈，只要把他弄成罪犯，应该就会老实了；而像我这样厚脸皮的家伙，就要下狠手段修理。”

我心想，什么人会做这种事呢？同时，我也为自己感到惊讶：我目睹活生生的拷问情景，却没有想吐，还能够继续观看。也许是因为这一幕缺乏真实感，感觉像在看一部有些过头的暴力片。头脑某处踩了刹车，我对自己说，这不可能是真的。

“可能，这是因为，”冈本猛张开嘴，胡须一歪，“有一个这样的系统。”

这样的系统。

这也是井坂好太郎几天前跟我和冈本猛见面时说过的话。他说，世界形成了追求利益和效率的系统。

这时，画面中响起高亢的惨叫声。我一看，或许是毫不动容的冈本猛让兔脸男感到不快，他不知什么时候用剪刀抵住冈本猛的大脚趾，用力一夹。冈本猛第一次发出哀号，连人带椅摔倒在地。过了一会儿，他倒在地上没动，大概是朝摄影师说：“喂，拍我。凑近点。”

35

老婆在旁边笑出了声，让我一惊。

我在心里“咦”了一声，但视线无法离开屏幕。我看到冈本猛连同椅子一起痛苦地挣扎着，摄影师的镜头不断朝他推近。

“把我的脸拍得更清楚些。”冈本猛说话时脸颊抽搐。镜头仿佛听从了他的命令，挨近地板。这时，冈本猛没了刚才的冷静，拔高嗓门喊道：“好疼！”他连人带椅翻到一边。“救命！救命！”他一遍遍地喊道。画面猛然一晃，大概是摄影师被挣扎的他绊倒了。看得出摄影师举着摄像机慌忙起身，往后退去。到处都是他的血，大概是摔倒的瞬间飞溅的。呕吐物形成大片的阴影，画面也变得有点脏。

佳代子哈哈大笑，我忍不住定睛凝视她的脸。佳代子拿起手边的遥控器问我：“可以倒回去吗？”

“你要把刚才那段再看一遍？”

“对。我想再看一遍。”

这不是电影。老婆目睹真实的拷问过程，发出开心的笑声，说还想倒回去重看。我无法理解她的举动。要是往大了说，就是“性格不同”，或者“价值观错位”吧。

“他现在很惨。”我特意说道，因为她好像不理解事态的严重性。

“我知道。不过，他很惨已经是过去的事。这是录像。小伙子不是现在很惨，而是曾经很惨。过去式。”

“过去式又怎么样？”

“我帮你推理一下他的想法。”她按下遥控器的按键。

“可能，这是因为，”画面回到冈本猛张口说话的一幕，“有一个这样的系统。”

这是刚才看过一遍的画面。套着兔子头套的拷问者蹲在冈本猛脚边，绞动剪刀。冈本猛叫出声，连人带椅摔倒，然后说：“喂，拍我。凑近点……把我的脸拍得更清楚些。”

时间在这时停住了。我指的是画面中的时间。

“看。”佳代子举着遥控器，微笑着对我说道。

“看什么？”

“我和小伙子不算熟，但我觉得他无论如何都不像是会喊救命的类型。”

“可是，”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她究竟在说什么？我指着画面说：“他的指甲被拔掉，手指、脚趾被人用剪刀剪掉。要是这样都不喊疼，该什么时候喊疼？”

“你听着，刚才剪手指的时候，小伙子满不在乎。他说了‘疼’，可那只是他的感想，而不是在求救，对吧？等轮到脚趾，他为什么搞出那么大动静，还喊救命？”

“因为剪脚趾更疼。”

“你说这话是认真的？”她仿佛在说，如果你是认真的，可真傻，我鄙视你。她拿起罐装啤酒，一口气把剩下的全部喝光，然后呼了一口气说：“好喝！”就连啤酒公司都没想到吧，居然有人在这种情形下喝啤酒而且说“好喝”。

“差别太大了吧？对手指和脚趾的疼痛反应差别太大。所以，那是小伙子故意说的。”

“故意？”

“他肯定是有某种意图才闹腾的。”说着，她又用遥控器慢速重播。冈本猛疼得满地滚，摄像机靠近他。大概是冈本猛挣扎时撞到摄像机，画面猛然晃动。这时，画面又停住了。

“大概是为了这个？”

“咦！”我伸长脖子，眯起眼睛。改变方位的摄像机映出室内的一角，那是办公室常见的更衣柜和墙壁之间的缝隙。因为是在拉着窗帘的屋里拍摄，影像原本就有些暗，缝隙大概照不到灯光，更显昏暗。

“掉了个东西。”我看着画面说。在接近一片漆黑的画面中，有个东西在地板上。我从更衣柜和墙壁间的缝隙看到了动物的头部。是动物模样的玩偶的头。我仔细一看，那是个笔帽。佳代子大概也看到了，扬声说：“那个，是笔上面的吧？”

过去的记忆复苏了。不算太久前的一幕浮现在眼前。胡须男冈本猛站在我面前，扭动身体，模仿夜总会小姐的语气：“你最近都没来，人家就来公司找你了嘛。”那天他突然跑到我上班的地方，就在他逼近我的时候，程序员工藤在他身后说：“等一下，你这是怎么回事？”紧

接着，冈本猛拔出工藤插在胸前口袋里的圆珠笔，取下可爱的动物造型笔帽，作势要用尖锐的笔尖戳工藤的耳朵。之后冈本猛随手一扔，笔帽一下子滚进了更衣柜和墙壁的缝隙。

“是上班的地方。”我看着定格的画面说道。

“上什么班？”

“我之前上班的办公楼。”是一栋二十层高的建筑物，竖着寿险公司的牌子。“在那栋楼的五楼。”

佳代子没问我怎么认出来的，只是轻轻一笑，仿佛对老公的回答感到骄傲。“我们上那儿看看吧。”说着，她又按下遥控器的按键，“等看完这个。”

录像继续播放，冈本猛不再闹腾。兔脸男厌烦地扶起椅子，冈本猛再次和我们面对面。看得出他绑在椅子上的手和脚缺了指头。

为什么要在那栋大楼的那个房间进行这样惨无人道的拷问?

“难道他是为了让我看那个笔帽才闹腾的？”我心想不会吧，却说出了口。佳代子平静地点头：“大概吧。他那么夸张地喊叫和摔倒，不就是想让人拍到那个笔帽嘛。他是想借笔帽把地点告诉你，才弄倒了摄影师，动了摄像机。你看，他现在已经一脸平静。”说着，她一指录像中的冈本猛。

“渡边，你知道了吗？”冈本猛的表情变得跟没事人似的，对我说道。尽管明明是录像，我却感到就像他此时此刻说出的话。你知道了吗？莫非正如佳代子所说，他的意思是：“你知道这个地点了吗？”

对冈本猛的拷问继续着。除了剪子，又用上类似锥子的玩意儿。我只能咽下唾沫，忍着恶心观赏。佳代子喜滋滋的表情消失了，开始无聊地打哈欠。她的反应让我愕然，但更让我愕然的是，冈本猛本人在接受拷问的同时打哈欠。他因真切的疼痛皱起脸，不时呕吐、喊叫出声，但他保持清醒，没有示弱。

在这期间，我甚至开始觉得，如此残酷的事莫非是世上常有的，任何一个普通成年男子都会经历？因为太过理所当然，所以没人告诉我这些，就像人们不会提起“我昨天拉了大便”？我忍不住有这种想法。如果真是这样，活着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小伙子真能忍啊。”佳代子悠然赞道。

几乎在同时，冈本猛的声音传了出来。“对了，渡边。”我立即转过脸。镜头的位置没有变化，或许是心理作用，我觉得稳坐着的冈本猛的形象大了一圈。“渡边，你记得沙克尔顿吗？”冈本猛说。

“那是谁啊？”佳代子从旁边捅一下我的肚子。

是谁啊？我有些诧异，接着想了起来。冈本猛以前对我讲过那个人。“是探险家。好像是英国的。他想横穿南极大陆，结果遇到意外，在那儿滞留了差不多两年。”

“哦？”

“但他活着回来了。”

“哦，这个名字，其实是你的外遇对象吧？”

我张大嘴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感到震惊，她怎么能看着如此让人毛骨悚然、充满非正常恐怖的影像，同时还对这么无的放矢的问题感兴趣呢？

“喂，既然叫沙克尔顿，是外国女人？或是哪个陪酒女的艺名？”

“绝没有这种事。”我坚定地注视她的眼睛，毅然否定。因为，不管我觉得这事有多无聊，此刻若答得含糊就会有性命之虞。

“渡边，找到沙克尔顿。”冈本猛把我和佳代子的注意力拉回他那边，“还有，找到那个你说是你朋友的男人。”

“井坂？”我念出朋友的名字，“他和沙克尔顿有什么关系？”我这才想起，从盛冈回来后还没有联系井坂。他会有什么事吗？看到冈本猛的样子，我当然会这样想。必须和井坂好太郎取得联系。

“果然是你的外遇对象吧？沙克尔顿小妞。”佳代子有些亢奋，已经逐渐丧失理智。她不依不饶地摇撼着我。我预感她会掐住我的脖子。

这时，冈本猛抬起下巴，示意屏幕这边的我们。“哦，对了，如果你太太在那边。”

“呀，我在这儿！”佳代子朝着画面毫不做作地挥手，向他打招呼，“你好吗？你好吗？”可是冈本猛的状态不论怎么看都不“好”。

“要是她在你旁边，我最好补一句。渡边太太，沙克尔顿是探险家的名字，不是你老公的外遇对象。”冈本猛甚至预见到看录像的佳代子会有误会。我钦佩地想，真敏锐。我对他既钦佩又感激。

“哦，这样啊？”佳代子一下子就接受了。

“渡边，找到沙克尔顿，然后是那个装模作样的小说家。还有——”

“还有吗？”我忍不住喃喃道。

“我。”冈本猛笑了，“找到我。”

“我不懂。”我耸了耸肩。

这时，兔脸男一下子站起身，开始揍冈本猛。他像是被突如其来的愤怒所驱动，甚至露出歇斯底里的劲头，开始踢倒在地上的冈本猛。

“究竟怎么了？”我吃惊地说。

老婆佳代子耸了耸肩。“不爽了吧。因为不管他使什么手段，小伙子都没有丝毫动摇。他害怕了。”

“是吗？”

“我觉得小兔兔输了，在忍耐方面。”佳代子的语气仿佛在观望孩子打架。

“他会怎样？”

“这个嘛，拷问的终点是确定的，小伙子应该最清楚了。”她轻快地道出可怕的事实，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哎，这个也看腻了。”

我总算干脆地坚持道：“不，这可不是腻烦的时候。我们去拷问的现场吧。”

“现在？”佳代子有点不高兴，接着干脆地说，“现在去也没用，反正小伙子已经死了。”

36

为什么必须遵守深夜的红绿灯?

我从小对这事有过好几次疑问。不光是深夜，在没有车辆行人的地方，人们到底该不该遵守红绿灯?

老婆的回答很简单。

不管它好了。

我和佳代子奔出公寓，已经过了深夜零点。

“都告诉你了，就算现在过去救他，小伙子也已经死了。”她竟然说得这么直截了当，让我想哭。最初是她想看那部录像，而且还倒回去放，说是“我给你推理一下小伙子的想法”；当我发现拷问现场是我以前上班的地方，她主动提出“上那儿看看”；可现在，她又是一副已经懒得过去的无奈模样。我只能为她的善变而苦笑，但也许她是对死掉的人没兴趣。

“你觉得小伙子还活着？”

“大概不会活着了。”

“的确不会。”

录像的最后一幕，冈本猛不再动弹，套着兔子头套的拷问者拍了拍他的脸，又朝镜头耸肩。那样子仿佛在说：“什么嘛，从什么时候不动了。”

“小伙子到最后都没一句软话，真厉害！”老婆为此而赞叹，但我除了害怕和悲哀，还感到有种模糊的愤怒压将过来。我想起以前在某部电影中看过的蒸汽火车。把燃料不断填进炉灶模样的东西之后，烟雾便从烟囱冒出，响起如同水壶烧水的声音。我完全就像一列以愤怒为燃料、喷着鼻息的火车，拽着老婆的手腕，从公寓飞奔出去。

外面理所当然地笼罩着夜色。

我每每觉得不可思议，仅仅是太阳落下去，怎么就会变得这么暗呢？天空不是黑色而是藏青色，让人想起深海。楼宇和道路都沉入海中，星星点点的路灯或公寓房间的灯光也像是鱼儿发出的光。

我飞快地走在公寓前的路上。这个时段没有电车。我想拦一辆出租车，可是一直没看到，正当我想叹一声“为什么偏偏在这种时候打不到车”，就遇上了红灯。在宽阔的十字路口，斑马线前方的行人指示灯亮着红灯。

我理所当然地停住脚步，老婆却往前走，准备过马路。她回过头，诧异地皱眉：“你怎么站住了？”

“你看。”我一指红灯。

“你啊。”她飞快地走回来，“你倒是说说看必须等红灯的理由。”语气仿佛她摇身一变成了老师。

“这是规则。”

“你听好了，要说为什么不能闯红灯，是为了安全。如果车子或行人随便移动，车会撞上人，就有危险。现在怎么样？你看看周围，有人还是有车？会撞上什么？很安全嘛。”

“我是个遵守规则的人。”

“你错了。”佳代子竖起食指转圈，像要抓蜻蜓，又像要搅动夜风，“规则有两种。”

“哪两种？”

“重要的规则，和不怎么重要的规则。”

“你说得太含糊。”我立即批评道，然而佳代子不为所动。

“譬如，就在现在这个地方，如果有人受伤倒在地上，或者有小孩哭着找爸妈，你会怎么做？”

“什么意思？”

“该上前问一声。如果别人有困难，就要问一声。这才是重要的规则。”

我想说，每当怀疑我出轨，你就使用不人道的暴力，这种鼓励助人的话由你讲出来真奇怪。“那么不重要的规则是……”

“譬如，一个人都没有，却等红灯。”

“你说什么傻话。”

“当然不是对所有人都这样。譬如小孩没法判断情况，所以该教他：‘红灯亮的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许过马路！’因为他不懂什么时候安全。但你又不是小孩，对吧？你自己能够判断是否安全。而且，现在闯红灯也不会给谁添麻烦。”

“可是，规则就应该遵守。”我自己也开始觉得，没必要把交通规则至上主义贯彻到这个地步。总体来说，我不擅长和人辩论、与人对立。

“那你认为普通车辆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会遵守限速规定？车辆的速度应该高过限速吧，而且驾驶员并没有觉得自己破坏规则。”

“那是因为车辆如果遵守限速，反而会给大家添乱。”我意识到自己变得强词夺理，但又不愿退却。

“喏，这种时候，交通规则以外的规则优先。同样，以我迄今为止的经验来看，规则并不是绝对的。”佳代子眨了几下眼睛，大大的眸子在夜色中闪耀，“越是重要的规则，越不是法律上的规定。法律没规定要向有困难的人伸出援手。但是呢，说到无条件地等狗屁红灯——”

“我觉得狗屁红灯的说法有点那个。”

“你这是无条件地接受别人定的规则。”佳代子又看看左右，“就像机器人，接受一切，说什么‘因为有这样的规则’、‘因为就这么一回事’。你是机器人？充电式？你不是吧？既然不是，你就想一想。”

“想一想？”这一刻，在我站立的午夜的十字路口正上方，那些耸立的大楼的缝隙，仿佛有个素不相识的人在对我说话。准确地说，我感到一阵低语从头顶落下，如同突然下起的雨。“想想吧。想想吧。”忠告像碎冰雹似的噼里啪啦落下。想想吧，想想吧。

所以，我想了。

有个念头随着佳代子的话闪现。也许是从机器人这个词产生的联想。我想起刚才在屋里看的电影《最后期限凌晨两点》，主角是机器

人的悬疑剧。曲折辗转之后的结局，机器人主角道出放弃的台词：“不过就这么一回事。”

不过就这么一回事。这句话和我们刚才关于红灯的讨论有关。我原来认为，既然有那样的交通规则，我要做的就是遵守它。“是系统。”

“咦，什么？怎么了？”佳代子看向我。

“全都是系统。”正如遭到拷问的冈本猛的解释。

“你在说什么？总之，我想说的是，不理会这个狗屁红灯又怎么了？你竟然会被红绿灯控制了！”

“井坂也提到过系统。”

“他怎么说？”

我一把拉过她，说了声“快走”。行人指示灯亮着红灯，我却迈开步子。就在这时，一辆不知什么时候开过来的跑车从我们右边飞驰而过。跑车造成的风压让我当场摔了个屁股蹲儿。

“这不还是危险嘛！”我指着红灯，在夜晚的十字路口喊道。

我们好不容易拦了辆出租车前往寿险大楼。我在车里给井坂好太郎打了两次电话。冈本猛在录像中留了句话：“找到那个装模作样的小说家。”这让我有些在意，并开始不安，觉得井坂可能出什么事。但我联系不上他。要在平时，我会以为他正和某个女人干得热火朝天，毫不在意，但这会儿实在有些挂心。

“进去吗？”我们转到大楼的后门，佳代子问道。我怕自己说了没问题却搞不定，于是一言不发地打开后门旁边的密码盘，按下密码。密码是我在这儿工作的时候知道的。系统工程师也真够惨的，肩负深夜工作的宿命，因此不管去哪儿上班，都有必要问明深夜门禁的情况。在这栋楼上班也一样。而且这回因为大石仓之助的骚动和加藤科长自杀，我在兵荒马乱中结束了这里的工作，还没有把房间钥匙还掉。所以我暗自盼着能用钥匙进屋。

“真是家优哉游哉的公司。”我将钥匙插进五楼西南角房间的门把手下方，开锁的声音响起，佳代子不禁愕然说道，“竟然让合同结束的工程师随意闯进来！这公司叫什么来着？”

“歌修。”

“神？”

“啊？”

“人们有时候用这个词指代‘神’，我不晓得是不是英语的俚语。譬如感叹‘Oh, my God！’的时候，人们不敢直呼神灵的名字，所以变个说法‘Oh, my gosh！’”

我没听过这个说法，老老实实地应道：“这样啊。”不好意思直呼其名，所以说一个稍有变化的名字，这也是有可能的。我觉得能够理解，虽然不知这说法的真假。“原来是神。”

不过就这么一回事。

就是这样一个系统。

这些话有种不由分说的强制力，也有点像神灵发出的命令。

走进房间，里面的状态和我们三个人工作那会儿一个样。摆着几张桌子，桌上摆着电脑。电源当然没开，但所有物品都是原样，让我差点以为大石仓之助和工藤其实每天继续在这儿工作。

“那个录像果然是在这儿拍的吧。”佳代子开始在屋里转悠。

我先靠近窗边。

窗帘上有个洞。拉开窗帘，背后是一扇大窗，上面有像是子弹造成的小孔和裂纹。“那部录像里有人开枪。这里就是开枪的现场。”

我看向脚边。不见凌乱，桌椅也没有被动过的痕迹。很难相信那场恐怖的拷问就发生在这里，但我只能相信。佳代子不知什么时候蹲下了，她喃喃地说：“是血。”我在她身旁蹲下，凑近佳代子指的地方，确实有块暗红色的污渍留在地板上，并不大。“是擦漏了。”

“不知是不是血。”

“就是血。而且是人血。”老婆一口咬定，我报以苦笑，四肢着地趴在地上。冈本猛在那部录像中呕吐过。我想，会不会有他的呕吐物的残余或气味呢？我已经顾不上自己的形象，却没找到呕吐物的痕迹。

“是不是兔脸男他们打扫过？”

“得有负责打扫的人吧？”佳代子说这话似乎没经过思考，其实一针见血。工作总是由人们分头完成的。“肯定是负责窗户的人晚了一步。”

我站起身，打算找一下冈本猛的痕迹。其实，我是想找到证据，证明他没有死。

“现在怎么办呢？”佳代子在屋里转悠，打开更衣柜，然后抱着胳膊环顾四周，“来是来了，可是小伙子不在。”

我心不在焉。我试着对自己说：想想吧，想想吧。我回忆那部录像。被剪掉手指的冈本猛目光锐利地朝我看过来，问我：“你有没有勇气？”我让留在记忆中的影像跳格快进。

“渡边，找到沙克尔顿。”

他的话让我一惊，登时愣住了。是冈本猛面朝镜头说的话。

“这样啊。”

“你发现什么了？”佳代子凑过来。

“他对我说过，找到沙克尔顿。”

“是个探险家吧？真有这么个人？”

“真的。沙克尔顿在横穿南极的探险中遇到意外。”我看向房门附近，接着又看向另一头掩着窗帘的窗户。我试着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会不会在暗示南极？”

“南极？”

“他是不是想让我们去南边找？”

“南是哪儿？”

“这个房间在西南。”我的手指一转，指向前方的更衣柜，“是不是那个角落？譬如，那个柜子里面有什么。”

“有什么是指什么嘛？”她有点不满地说，“我刚才找过了。”

我打开更衣柜的门，一下子腾起灰尘的气味。一望即知，里面空无一物。没有衣物挂在衣架上，空空荡荡。我想会不会有东西藏在更衣柜的柜板里，柜底会不会是双层的，于是仔细地摸、敲、刮，然而一无所获。我有所领悟，关上柜门，又把柜子挪开。我抬不动，但我可以把柜子斜着一点点地拽过去。我怀疑有重要的证据或痕迹隐藏在更衣柜后面或地板上。

“怎么样？有吗？”

“会不会这个柜子本身是重点？”

“柜子本身？”

“譬如柜子的制造厂商名。”

“这样啊。”佳代子嘴上说着，却是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她背对着我，开始逐一检查桌子抽屉。“说让我们找沙克尔顿，也不会藏在这种桌子里面。”她嘟嘟囔囔，“叫沙克尔顿的难道是童话故事里的小人？”

“他还说让我们找井坂。”

“那个小说家难道会在桌子里？”佳代子已经有种甩手不干的架势，“哎，以他在人格上的渺小，倒是放在这个抽屉里也不稀奇。可是，就说一句去找，我们当然听不懂。”

我拼命开动脑筋。我认为，从沙克尔顿到南极乃至南边的更衣柜，想法本身并不坏。事实上，我本来心情雀跃，以为自己猜对了，但看来有些问题。想想吧，想想吧，我对自己说。

“老公，你是系统工程师，就不能在网上查一下？”佳代子坐在椅子上一下下地晃着身体，像是完全放弃了寻找。

“在网上？”

“上网一查‘沙克尔顿在哪儿’，不就出来了嘛。”

我“啊”了一声，有些激动。“就是这个！”

“这个？”老婆难得慌乱，“这个是哪个？”

“上网搜索。”

当人遇到不知道的事物，首先会做什么?

“会上网搜索。”这是公司前辈五反田正臣的话。人在寻找什么的时候，首先也会上网搜索。

37

“你在做什么？我刚才说上网一搜就知道人在哪儿，难道你当真了？”

我坐在椅子上，打开桌上的电脑，老婆佳代子站在我身旁，抱着胳膊说道。敞着窗帘的窗户外充斥着深夜的漆黑，我还感到夜风从子弹穿透的裂隙呼呼地吹进来。静悄悄的室内让人坐立难安，而且冷飕飕的，我因此感到夜晚正在侵蚀房间内部，而且如果不把窗户的洞堵上，夜晚迟早会充满这个房间。

我敲打键盘。打开搜索界面后，我立即输入“沙克尔顿”，然后按下搜索按钮。

“对了，那个人是有名的探险家吧？肯定会搜到一大堆。”

老婆说得没错，搜索结果是一列各种各样的网页。他果然是个名人，只有我不知道他的存在。

“他已经死了吧？让我们去找，可是没办法找嘛。啊，难道是坟墓？是让我们找那个探险家的坟墓！”佳代子突然拔高了嗓门，可能是为自己的点子而兴奋。“是让我们挖坟吧？”她显出一股亢奋劲儿，仿佛要开口说：我们马上赶往沙克尔顿的葬身之所吧。

我不理会她，盯着屏幕。

被拷问的冈本猛留下一句话：“渡边，找到沙克尔顿。”他接着说，“找到那个装模作样的小说家。”所以我在搜索栏加上了“井坂好太

郎”，用“沙克尔顿 井坂好太郎”搜索。“这什么啊？”佳代子饶有兴致地问我。

这次的搜索结果还是很多。横穿南极失败的探险家沙克尔顿，以及热衷女色、写作肤浅小说的井坂好太郎。我不认为这两个人会有共同点，然而或许因为他们俩在大范围内都可以归作名人，结果有好几条。

我没有沮丧，立即输入“沙克尔顿 井坂好太郎 冈本猛”进行搜索。因为冈本猛说过：“还有，找到我。”找这三个人，是不是指用他们三个的名字上网搜索呢?

“有了。”我打了个响指。结果只有一条。越是增加关键字，搜索结果越有限。

“怎么回事？”佳代子凑过来看。

“有个网页，只有用这三个名字才会搜到。”

搜到的网页白底黑字，是个极其简单、冷淡的页面。标题写着“传话板”。

“咦，这是什么？是什么？”佳代子从旁边使劲挤过来，等我回过神，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椅子滑落。椅子上坐着她。她对着电脑，手放在键盘上。无论何时都这样，她总在不知不觉之间占领最佳位置。这就是我的宿命吧，我已经习惯得没脾气了。

“这就是冈本猛告诉我的网站，只有用某个条件才会搜到。”说完后，我在心里“啊”了一声。整体而言，这个网站和那个只有用“播磨崎中学”和“安藤商会”搜索才会抵达的交友网站是一样的设计。是以其人

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同时我也产生了疑问，冈本猛怎么能设计出只对特定词汇做出反应的路径呢？他又不熟悉电脑和程序。

“这是碰头的日程表，还真是传话板。”佳代子指着屏幕，用指甲咔咔地戳着画面。

我凑过去，只见屏幕上排列着三条简短的留言。最上面的一条包含日期，写着“集合地点是铁轨连接头博物馆门口 十八点”，还有个手机号码，大概是联系方式。还有两条回复留言，主要内容都是“收到”，分别写着联系用的手机号码。

佳代子接连“嗯”了几声，仿佛为窥探到别人的约会而高兴。

已经过了深夜零点，日历翻到了第二天，所以留言中的日期是前天，就是我在岩手客栈村过夜的那天。当时，冈本猛给我打了电话。第二天，我收到了拷问录像。由此可以想象，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在这场约会时。

“啊，这里写着isaka（在日语中，井坂的发音是isaka。），是你那个装模作样的朋友吧？”佳代子指着第三条约会留言的名字。的确写着“isaka”，而且电话号码似曾相识。

“就是说，井坂也参加碰面了？”我想起一直联系不上井坂好太郎。

“那么，写在最上面的okamoto就是小伙子吧。我记得这个手机号。”

我也同意她的看法。最上面一条写有碰面日期时间的留言无疑是冈本猛的。冈本猛和井坂好太郎约了见面。

“那么，第二条是谁？”佳代子歪着脑袋，仿佛在确认我的答案。我又不知道正确答案，感到为难。姓名一栏只写着“5”。“这个5是谁？”

“是外号吧。大概是在这个传言板通用的。”

“是吗？在我这里不通用。”

“这个世界上多的是在你那边不通用的事物。”

佳代子一脸不高兴，冷哼了一声。“这家伙是谁？只要打这个电话就会知道吧。”

“应该吧。”我也这么想。

我和佳代子凝眸对望了一会儿。我们一言不发，只有视线穿梭往复。

“你快点。”她说。

“怎么啦？”我踌躇道，“你会打这个电话吧？”

“为什么要我打？”

“那为什么要我打——”当我反问的时候，打电话已经明显成为我的任务。我拿出手机，按下电脑显示的数字，点了通话键，把电话放在耳边。我已经习惯得没脾气了。

对方接起电话，在他开口的瞬间，我认出了他。虽然认出来了，但因为过于突然，我慌了神，一时间说不出半个字。我做了一次深呼吸，好不容易才带着哭腔说道：“你啊。”可以想象，如果有人因为做

担保人失去财产，当他发现逃走的债务人，就会发出如此悲惨的声音。“五反田，你在哪儿？”

“是渡边啊。好久不见，你好吗？”五反田笑着说道。

那个不遵守上班时间并且不断说上司坏话的前辈的身影立即浮现在我眼前。“没什么好不好的。我因为接你的班被卷进莫名其妙的状况。你换了电话号码。”

“我告诉过你，‘装作没看见也是一种勇气’。”

“我装作没看见，但还是被卷进来了。”

“为什么？”

“我还想问你呢。”我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置身于这场骚动的呢？我追溯回忆，却想不起来。我接过由五反田负责的歌修网站的开发，解开了加密的网站代码，这似乎是事情的开端。但我忽然一惊，意识到：是樱井由佳里。我和樱井由佳里相熟并有了外遇，比接下那个工作要早得多，说不定非常事态从那时就已经开始了。

“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

“我看到传言板了。”

“哦。”五反田正臣高兴地说，“你挺清楚嘛。你上网搜了吧？”

“人遇到不知道的事物，就会上网搜索。”我把新员工培训那会儿听五反田正臣说的话原样奉还，“你为什么会和冈本猛往来？”

“不能算往来，而是打算往来。”

我听见车子驶过马路的声音，五反田正臣大概是在外面接的电话。

“那个姓冈本的家伙和一个什么作家说想见我。然后，我们约在前天碰头。”

“铁轨连接头博物馆？”

“你挺清楚嘛。对哦，传言板上写了。没错，我们在博物馆门口碰面。”

“见到了？”

“见到了姓冈本的。我们正在等作家，冈本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有点事，就走了。”

说不定，是那群拷问冈本猛的人打电话约他。

“我没法子，心想怎么办呢，最后自己回去了。渡边，你认识那个姓冈本的？那小子说他是你的朋友。”

“算不上朋友。”我现在解释不清冈本猛和自己的关系，“但我们挺熟。你们三个人见面，打算做什么？先不说这个，五反田，你去哪儿了？”

佳代子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显得百无聊赖。她擅自拉开桌子抽屉，从里面拿出便条簿，开始用记号笔写字，又把写好的便条举到我跟前。

上面写着：“五反田是你的外遇对象？”

我摇头：不是，当然不是。我慌忙把手机凑近她耳边。她听出是男人的声音，哼了一声，又露出百无聊赖的样子。我差点想挖苦她：在这种状况下，你就担心我的外遇？但这话说了也没有意义。

“对了，渡边，正好你打电话过来。”五反田正臣说。

“正好？”这句话让我有种不好的预感。以前也有过这种事。他去向客户赔罪，路上偶然遇到我，对我说“你来得正好”，硬是让我和他一道去赔罪。他就是这种性格，总是根据一闪念采取行动，而他的行动会牵连身边的人。

“其实，我明天想去一个地方。我原本打算等见到冈本他们，如果他们值得信任，就让他们一起去。既然你来了，那就正好。”

“去哪儿？”

“机场。”五反田正臣接着更正道，“东京的国际机场。”他带了点自豪接着说，“直接上那儿堵永岛丈。”

“永岛丈？那个政治家？”

“是啊。据说他现在去了西亚。是非公开的访问，明天上午回来。”

“你认识他？”

“不可能认识吧。如果我们认识，就在酒馆见了。正因为不认识，所以才直接去会一会他。”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大堆想问的问题，但不知该从哪一个问起，发不出声音。我想到要把该问的事情安排先后顺序，努力地调整各种问题的顺序，然而不知怎的，我最先说出口的是一个显然优先度很低的疑问：“为什么我得和你一起去？”

“因为有你在，我就轻松了。”

“既然这样，为什么一开始不找我，而是找冈本猛他们陪你？”

“因为不想麻烦你。”

“既然这样，”我不得不重复一遍，“既然这样，为什么现在要找我？”

“因为我在讲电话这会儿想到，对你，我还是可以麻烦一下的。”五反田正臣爽快地说道。他语气干净利落，既没有迟疑，也没有计算。接着，他开始安排步骤。“那就明天早上，在东京站的机场快轨乘车处碰面。”

“为什么我必须去？”我扯高了嗓门。

老婆不可能听到我们的谈话，却嘀咕道：“你要是去，我也一起去。”

“其实，我现在，眼睛看不见。”五反田正臣说，“如今科学进步，只要有器具辅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外出活动，但要在机场堵住永岛丈，我一个人好像有点难，而且机会有限。所以，我希望你陪我去。”

“眼睛看不见？什么意思？”我下意识地想到该称为系统工程师职业病的视力退化，但听他的语气似乎并非如此。

“总之，你来不来？”

我犹豫了。我该怎么做，又该怎么回答呢？“五反田，你总是搞突然袭击，临时提出让我陪你。”

“喂，渡边，你生气了？”五反田正臣轻快地说道。他的明朗让我难以置信。丢下工作又失踪，他知道自己给别人带来了多少麻烦吗？“你别生气。我也有任性的时候。毕竟是人。”

我只说了声“知道了”，挂了电话。

房间里只有正在运行的电脑的细微声响，我把通话内容告诉了佳代子。不出所料，她毫无惊诧之色，淡然说：“明天早上八点？可真早。我们加把劲早起出门吧。”听起来就像在期待一场远足。我被她的劲头所带动，乖乖点头“嗯”了一声。

之后，我给井坂好太郎打了电话。联系不上他让我挂心。就常识而言，这会儿不是打电话的恰当时间，但我觉得不妨事。最重要的是，我心里有股不断增强的不安：他会不会有什么事？

以结论而言，井坂好太郎的确有“什么事”。

“喂。”电话一接通，响起陌生女子的声音。她的嗓音像是喝醉了：“这是井坂先生的电话！”我心想，哦，肯定又是哪个他泡上的女人。我恳求她：“请问，能让井坂接一下吗？”结果女子说：“不能。他这会儿在医院的床上。”

“嗯？”

“我刚才用刀捅了他。他这会儿奄奄一息，虽然还有意识。有一首这样的歌吧？歌词是，哦，‘真有趣，奄奄一息’。”

38

井坂好太郎躺在密封舱里，奄奄一息。

他躺的是几年前开始在全国试用的医疗密封舱。这种密封舱大概氧气含量不一样，或是喷了某种特殊药品，又或者两者兼顾，总之，据说人只要待在里面，治愈可能性就会提高，伤病的蔓延能够得到控制。据说有时还让患者在密封舱内接受手术。我曾经想到，这就像在酒瓶里做船模。想归想，我一直以为密封舱是和自己无关的事物，而现在这密封舱就在我眼前。

说是单人病房，其实是一间只摆着密封舱和椅子的狭长房间。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可以把空间节省到这般地步，从而增加住院部所能容纳的患者数量，但这样一来仿佛把患者们当成了蜂巢中的幼虫或蛹。

井坂好太郎的衣服被换掉了，他穿着专用的贴身汗衫，仰躺在密封舱里。脑袋位置的密封舱是透明的材料，所以看得到他仰面朝天的脸。

“在这玩意儿里没法翻身。”

我坐在一旁的椅子上，井坂好太郎的声音从密封舱的扩音器微弱地响起。

“你这是怎么回事？”舱外的声音似乎也能传到舱内，譬如我的说话声。

现在是凌晨两点多。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恰好在走廊碰到主治医生，医生遗憾地说：“人躺在密封舱，刺得深，伤了内脏，失血过多。活不了多久了。”

“有没有显示？”井坂好太郎问道。他没有朝我看，不知是姿势的缘故，还是不愿面对我。当然，即便是后者，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面对我。他的视线仍然朝着上方。

“显示？”

“譬如显示再过三十分钟死亡。有数码显示也不奇怪吧，或者是倒计时。毕竟是这么厉害的机器。”

我忍不住认真地查看密封舱周围有没有显示。“没有。”

“有也别告诉我，恐怖。”井坂好太郎笑了，露出不整齐的牙齿，“真糟糕，被女人从背后捅了一刀。吓我一跳。”

我立即说：“肯定是因为上网搜了那个。”来医院的路上，我一直在琢磨这事。“我的后辈被诬陷成强奸犯，我的上司自杀了，冈本猛遭到拷问。每个人都遇到了不同的有效攻击。你在男女关系上不检点，所以别人利用了这一点。”

“没关系的。”井坂好太郎对我认真的话付之一笑，“和那个无关。”

“不对，有关。”

“听着，你的意思我懂。这点事我是知道的。有关播磨崎中学的事，我比你更清楚，而且我的理解力和推理能力都比你强。我比你受欢迎得多。所以，你知道的事，我都知道。不过，这回是另一码事。

有个女人发现我有老婆孩子，心头火起，捅了我一刀。这件事的原因在我自己，和上网搜索完全无关。”

“这样啊？”

“就是这样。”密封舱内的井坂好太郎断言道，于是我只能相信。

“说起来，你太太和孩子没来？”

“因为没联系他们。倒是没想到你会来。我本来打算一个人在这儿悄悄死去。”他说话时仍然望着上方。他的容貌和学生时代没什么变化，我平日里觉得，没经历辛苦的家伙，果然没有气派。但这会儿重新端详，我从他暗沉的皮肤和皱纹中看出了老态。

“我给你打电话，结果是个女人接的。她说她捅了你，还说你应该被送到了这里。所以我慌慌张张地来了。”

“渡边，你这么大晚上的跑出来，难道不会被你太太当成出轨？”

“她和我一起来的。”我答道。这时井坂好太郎第一次转动眼睛看我这边，但也只是微微一转。

“她等在外面。”我解释道。

佳代子来了医院，但不愿意进井坂好太郎的病房。“因为那家伙装模作样？”我问她。她给出含糊的理由：“也有这层原因，反正我不想去。”接着又说，“我去深夜的医院探险。”说完就走了。我甚至来不及表示，你不可以在深夜的医院玩探险。

“盛冈那边怎么样？”井坂好太郎又望着上方，也许这个姿势是最轻松的。

“我去过了。”

“我知道你去过了。你去过盛冈回来了，现在在我面前。盛冈之行怎么样嘛？搞清楚什么了吗？你回来得挺早。”

我不能说自己仅仅是遵从了占卜的建议。我告诉他：“安藤润也死了。”

井坂好太郎像在吞咽这句话，一时间没说话。“这样啊。”他说，“就年龄来说是可能的，可我一直以为安藤润也活着。不知为什么，我以为他没死。这样啊，原来他死了。”

“死了。”

“我接下来也要死了。”

我报以一个干巴巴的、讨好的笑。

“你有一天也会死。知道吗？”

“这我知道。”

我在心里自问，你真的知道吗？爱原绮罗和我在盛冈告别的时候所说的话掠过脑际。“你大概还没有切身的体会，人只有在活着的时候才能见面。”我能够和井坂好太郎见面，尽管隔着密封舱，这就是赶上了活着的时候吧。突然，井坂好太郎的脸扭曲了。仔细一看，他整张脸都白了，嘴唇也泛青，而且身体在微微地颤抖。密封舱周围有没有

呼叫护士的装置呢？我慌忙摸索着寻找。一个圆圆的信号灯亮着红灯。这灯一开始就是红的吗？还是本来是别的颜色，因为觉察到某种危险而变成了红色？不管是哪种情形，我感到红是一种不吉利的颜色，有些忐忑。

“你读过我的杰作了？”井坂好太郎说。

“嗯。”我的回答充满迫切，让我自己都有些不知所措。也许我是在无意识而非理智的层面意识到自己正在失去朋友。我满心焦急，仿佛只要一不留神，井坂好太郎的生命就会倏然蒸发到某处。“不知道是不是杰作，但我读了。”

我没有读到最后，但我不觉得有必要提及这一点。我一上来就说：“这部小说不像你的风格。”我说它难读，用名词结句，而且故事平淡。“这样的小说能抓住读者？你现在被出版社晾在一边，我可不觉得这是一部能让你起死回生的作品。”

“渡边，”井坂好太郎咧开嘴，“对我这个就要死去的作家，你小子太严厉了吧。”

“你不会死的。”

“会的。我身上已经没力气了，只是靠这个奇妙的密封舱进入短暂的加时赛。按正常情况，我已经死了。”

听到井坂好太郎既非示弱也非逞强的话，我不知该如何是好。我心神不宁，佯装镇定。“我已经知道你的书稿想表达什么了。”

“哦？”井坂好太郎精神一振，声音充满欣喜，“是吗？你说说看。”

我有种接受测试的紧张，嗓子干涸。“在一定程度上弄懂了。”我先打了预防针，才试着说，“藏在那部作品中的关键词，是‘堵嘴’。”

“这样啊。”他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

“故事本身是这个意思，而且和电影《乌鸦》的联系也有这层意思。”

“是吗，你还看了那部片子？”

我点头。“另外还有，‘只要调整看事物的角度，就可以任意捏造事实’。”

“这就是你的答案？”

“简单地归纳，”接着我一口气说道，“播磨崎中学的事件，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情况。如今公布的真相大概是做给人看的，知道真实情况的人被堵了嘴。”

“渡边，我对你刮目相看。”井坂好太郎说。他仿佛笑了。其实那不是笑，而是他近乎惨白的嘴唇在颤抖。“你相当敏锐。”

我本应该问他要不要紧，却进一步问道：“那所中学的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所中学……”井坂好太郎眨眼的次数减少了，他一眨不眨地睁了一会儿眼睛，每当他眨眼停滞，我就忍不住以为他就这么走了。“播磨崎中学，是一个聚集了特别的人的地方。”

“特别的人？”

“为了调查事件，我先是逐一接触了念过那所中学的学生。起初几乎没有收获，但我四处转悠，把他们一个、两个、三个乃至若干个地见了过来，有趣的是，那群人在小时候都有过古怪的趣事，譬如把调羹变弯，或者猜中别人的想法。”

“超能力？”

“如果用个可爱的说法，就是那个。”井坂好太郎窘迫地说道，又小声嘀咕，“作家如果在作品中提到超能力就完蛋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学校？”

“你听着，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只说重点。”井坂好太郎突然发出爽利的声音，“我之前提到过系统。我说过，政治和经济，人的心情，还有善恶，都只是在顺应一个大的系统。”

“我记得。”

“这就是答案。没有谁是坏人，到处都是同样的情况，只能称之为‘就这么一回事’。”

“那部电影里的机器人也说过和你一样的话。”那是我几小时前在公寓看的《最后期限凌晨两点》的台词。我想起自己在盛冈从安藤诗织那儿听来的话。“听说安藤润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没有什么独裁者，世上不存在你能够指控为坏人的人。”

“真想见见安藤润也。”井坂好太郎的脸颊一阵抽搐。我不清楚这是遗憾导致的抽搐，还是源自肉体的痛苦。“所谓的社会，会自己构建系统。积累类型，制定规则，做出调整，并加以维持。”

“是吗？”

“因为这样做更轻松，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日常工作。然后，对系统而言，有麻烦的就是——”

“艺术家？”

“渡边，你说什么怪话。”井坂好太郎的脸颊又是一阵抽搐，似乎想说，你别让我失望，“是例外。系统讨厌例外，讨厌不能纳入类型的现象和事物。所以，系统也不喜欢例外的人。”

我一听就懂。身为系统工程师，在编程的时候，最麻烦的就是让程序对例外现象进行某种程度的处理。

“不过，人也有例外。”

“那就是，”我开口道，“用个可爱的说法——”我模仿井坂好太郎刚才的表达，问道，“就是有超能力的人？”

“我是这么想的。”他说。大概是说话变得艰难，他的嘴唇用力弹开又闭上，唾沫飞到密封舱的窗上。“例外的人很麻烦。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对于例外，是排除，还是收进系统？”

“收进去？”我在反问的瞬间又想起自己的工作。我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把例外的情况进行分类并反映在设计规格书中，让程序将其涵盖。

“让例外不成为例外。如果存在例外，只要调查其本质和特征，然后收进系统就行了，对吧？”

“这就是播磨崎中学？”我大声说道。响亮的声音弹到病房的墙上，空气因而有短暂的震荡，“播磨崎中学就是调查你所说的‘能力’的地方？”

“我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袭击播磨崎中学的那群人是——”说到这里，我想起间壁敏朗和间壁俊一郎这两个名字，“在你的小说中出现过一个叫间壁敏朗的人。那个人是真实存在的，他的父亲是间壁俊一郎。”

“就是他，间壁俊一郎，他是袭击播磨崎中学的那伙人之一。”

“啊？”

“间壁俊一郎和同伴一起去了中学，成了那场袭击事件的凶手。但是官方没有公布他们的名字，有关情况被巧妙地隐藏了。”

“巧妙地？”

“他的儿子间壁敏朗是播磨崎中学的学生。这一点没有错。”

“我也在新闻里看到过，间壁敏朗是事件的受害者。”他也是在全班几乎死光了的情况下活下来的少数人之一。

“这样一来，立即能够想到当爸爸的间壁俊一郎去学校的原因。”

我闭上嘴，搜寻答案。“不行。我想不出来。”

要在往常，井坂好太郎会鄙视我，并不断投来挖苦和讽刺，如“你真的不懂得思考”。然而，他此刻似乎没有嘲讽我的余地，飞快地继续道：“你听着——”他的这种反应让我无比地寂寥。

“你听着，监护人去儿子的学校，就是为了询问学校的教育方针。肯定是这么回事。”

39

“听着，你要把你已经知道的播磨崎中学事件概要忘掉。那不是事实。”井坂好太郎望着天花板，我看到他的耳朵上有点污垢。“对了，有件不相干的事，这个密封舱像坟墓吧？”他忽然说，“个人专享，而且我会在这里升天。”

“你在坟墓里还挺能聊的。”我并不是为了给他打气。事实上，他的劲头让我感到佩服，并开始怀疑他会不会一下子坐起身笑道：“我怎么可能会死？叫女人过来！”

“我耗尽全力了。”我看到井坂好太郎的嘴角在用力。他咬紧牙关，挤出声音。

“疼吗？”

“疼倒不疼。”他立即答道，“不疼反而恐怖。我现在没力气，比和女人睡过还要虚脱得厉害。我要是不咬紧牙关，意识就会飘忽。”

“你还好吧？”

“怎么可能好！”他脸色惨白，状态确实不可能好。

我心头惶恐，坐立难安。事实上，我做出古怪的举动，一度起身又坐下，坐下又重新站起来。我不知所措，焦虑不安，不是因为必须喊医生过来，而是因为朋友将离开这个世界。让我自己都愕然的是，我甚至开口说：“你不会死的。”

井坂好太郎颤动着嘴唇。我以为他冷，但那似乎是他费尽全力的爆笑。

“我要死了。我心里清楚。虽然清楚，可我怕着呢。怕自己下一次睡着就不会醒来。我想起电影或者漫画里，当有人在雪山遇险，别人就说：‘别睡。睡了就会死！’我现在就是那样，只要睡着就完了，然后我再也不会想：‘啊，好困，真想睡个回笼觉。’听着难受吧？不过呢，首先，我要把自己能说的说出来。”他继续说着，语速加快，“言归正传。间壁俊一郎去了他儿子的学校。当然不是一个人去的。有九个人。六个男的，三个女的。”

“你怎么能想象到这些？这么具体。”

“新闻里说了吧？歹徒有九个。那个部分大概是真实的，必须和尸体的数目保持一致。”

“尸体的数目。”我不由得重复这句险恶的话，“间壁俊一郎他们，真的只是去让学校解释教育方针？”

“这个嘛，我不清楚他们去的时候有怎样的心理准备和阵势。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没想过要杀学生。”

“可他们是去孩子的学校，为什么要用来复枪和小型炸弹武装自己？”

“不可能武装吧。”井坂好太郎干脆地否定道，“从这里就已经偏离了事实。你太相信不明朗的消息了。”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件？”

“你现在说的‘那样的事件’，是指‘突然出现的凶徒枪杀了全班学生’，对吧？你要把这件事忘掉。在播磨崎中学发生的是不一样的情况，结果是全班学生死亡。”

“不一样的情况？”

“你别凡事都来问我。人生最终要一个人走，又不是远足。”井坂好太郎的声音在一瞬间显得冰冷，但他又说，“话虽如此，我现在大概是最后一次和你说话，所以就耐心地回答你吧。不过先说在前头，这是我的想象。”

“想象是你的工作。”

“没错。我是畅销作家，所以擅长想象。”

“虽然作品浅薄。”我说着，意识到自己的眼角湿了，不由得慌了神。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非哭不可。

“就像我刚才说的，播磨崎中学是一所特殊的学校。那里对拥有特殊能力的年轻人进行研究。”

“我觉得难以置信。”我想起来，在盛冈见到的爱原绮罗和安藤诗织曾经相当自然地谈及超能力。

“有一种说法是，超能力是把沉睡在人身体深处的力量硬生生地拽出来。当人遇到危险，或是遭遇性命攸关的危机，超能力就会一下子觉醒。”

“就是《幻魔大战》理论？”我想起加藤科长的话。

“我不知道什么幻魔大战。如果用科学的说法，大概是肾上腺素大量释放，或是自我催眠、群体心理一类的东西。但总之，在那所学校进行的超能力研究可能是相当粗暴的。甚至会把学生绑起来，让人持续置身于极限状态。你不这样想吗？”

“怎么可能有这种学校！”我其实想说，你竟然相信这种事，“这样的学校等于是可怕的宗教团体。”

“如果称之为宗教团体，学校并没有特殊的教义，不做布施，也没有教主，什么都没有。就这样。让身为父母的人来到这样一个地方，看到儿子所处的状态，你觉得他们会说一句‘感谢学校严格地教育我们的孩子’，就此完事？或者说什么‘教育果然是棒子和甜枣’。应该不可能这样了事。”

“也许会勃然大怒。”我没有孩子，对此没有切实的感受，但我以为，身为父母，大概会乱了分寸并提出抗议。

“是吧？父母不会息事宁人。然后就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纠纷。肯定会。接着出现了受害者，譬如间壁俊一郎和学生们都死了。”

“你说的这样那样的纠纷，指的是……”

“抱歉。”井坂好太郎忽然呼了一口气。他开口道歉是罕见的，不管是以怎样的口吻。我因此吃了一惊。“抱歉什么？”

“我快不行了。时间有限，所以啰的地方就省一省。总之，有过一起事件，产生了受害者。接着发生了你刚才说的事。”

“堵嘴？”

“That's right.”

井坂好太郎的呼吸明显变得凌乱。他夸张地呼吸着，简直就像是为了引起我的同情，我甚至要怀疑他在演轻喜剧。“井坂。”我一下子贴近密封舱，手心抵住透明的部分。这是我第一次想触摸朋友的脸。“喂，井坂。”

密封舱里传来微弱的声音，像是呻吟。我在差不多十年前读过一条新闻，讲的是某位学者用自己的身体挑战冷冻睡眠，实验失败了，学者被送进医院。我的脑海被一个孩子气的想法占据了：密封舱能不能就此把井坂好太郎冷冻并保存起来?

井坂好太郎仿佛随时会合上眼睛。我又一次敲打密封舱。“喂，井坂，别睡。”

他半闭的眼睛又睁开了，嘴唇已经发白。

“你的新小说要怎么办？你用播磨崎的事情作为主题写的那本，要出版吗？”

“我可能告诉过你……”井坂好太郎断断续续地缓缓说道。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讲话。“那本《别了草莓田》，我可是攒足了劲的。”

“那本书里有播磨崎中学事件的答案？”

“算是吧。直接写下答案会有危险，所以我写了提示。”说完，他闭上眼睛。一股恐惧向我袭来，我怕他就此没了反应。而我能做的只有敲打密封舱。“我，”井坂好太郎开口道，“以前，我以为，能够用小说改变世界。”他的语速忽然加快了。一串描写浮现在我的脑海：拼出

最后的力气，蜡烛最后的烛光。“那时我总以为，自己写下的东西会影响很多人。”

我本该听够了他的豪言壮语或是自卖自夸，以及他巨大的野心，但我还是很惊讶，他竟然抱有“用小说改变世界”的想法。这想法过于幼稚，我甚至不能付之一笑。“你的书事实上卖得挺好嘛。”

“因为浅薄。容易读，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读。可我只写得出那样的书。并不是故意写成那样的，我只会写那样的小说。我写得越多，就越明白一件事。”

“什么事？”

“即便我写小说，也没法改变世界。”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我不觉得自己该付之一笑，对他说：没错，世界不会因此改变。最后我倾尽全力说道：“这样啊。”同时我感到奇妙，井坂好太郎东拉西扯地说了很久。我还想到，他会不会永远这样聊下去，尽管嘴上说着“我快死了”、“就要死了”？但说不定其实是医疗密封舱的性能让他活到现在。

“世界不是个人能够改变的吧？”

“改变世界是个比方。我想说的是，我以前想写出让很多人采取某种行动的小说。”说到这里，井坂好太郎叹了口气。“不过，我其实心知肚明。”

“心知肚明？”

“你听着，小说并不会在人们的背上用力推一把，让他们采取行动。小说不能像音乐那样，让聚集起来的每个人变得狂热，让他们说：嘿，我们一起做点什么。小说的功能不在此。小说呢，只是渗入每一个人的身体。”

“渗入？什么东西？渗入哪里？”

“渗入读了小说的家伙的某个部分吧。一点点地渗进去。不会驱动人，就只是渗入，溶解。”

我说不出任何话，沉默着。

“然后，这次的新小说，我改变了做法。”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有必要直截了当，但我还是讲了真心话。“那个小说好难懂。你让里面的固有名词或者电影标题别有含意，让读者用它们上网搜索，推理隐藏的意义。真是胡来。读者不会注意到这些，没有人会懂。像那样是不行的。”我想斥责他：所以，你必须从密封舱出来，治好伤势，有必要的话就输血，然后重写你的书稿。

然而井坂好太郎的语气带着痛快的尖锐，仿佛铮然作响。“可你看懂了。”

“啊？”

“渡边，你读懂了。”

我无语。

“这就够了。”

就在这个瞬间，我感到有什么从他的身体倏然蒸发。他的脸依旧惨白，却显得健康，就好像其中的邪气和俗气都消失了。

“在写的过程中，我想到，读者大概看不懂吧，没有这种读者。回想起来，迄今为止，没有人看懂过。”他的话语逐渐丧失了稳定，“所以，我改变了想法。只要有一个人。小说没法改变世界，但也许，能传递到||传给某个地方的什么人，一个人。”

我嗫嚅着，咽了口唾沫，调整呼吸。我愕然想到，原来开口说话需要这么大的心理准备。“你说的是，我？”

“感动吧？”他的意识似乎又恢复了少许。

我没法回答。我并没有感动，但背上沉沉的，就像有块看不见的石头落在那里。

“渡边，你读懂了。这就够了。”

“等一下，既然是这样。”我心里嫌自己唆，向他确认，“你直接告诉我就好了嘛。你就应该在酒馆咖啡馆对我说：播磨崎中学的真相是这样一回事。”

“你别搞错了。”井坂好太郎的呼吸终于呈现出末期的痉挛，“我不是学者或记者，是小说家。还有，我觉得，注意到事件真相的可能并非只有我。只是人们无法告诉别人，因为有危险。但如果是小说，就有法子。”

他忽然又说：“渡边，你读过俄罗斯文学吗？”不等我回答，他接着说，“你没读过吧？有本叫《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小说，里面有个作

家烧掉了自己的书稿。因为他遭到严苛的评论，被人误读，觉得难受。以前的书稿应该是写在纸上的，所以只要烧掉就结束了。”

“这件事让你有共鸣？”

“我多少能够理解他的想法，但重点不在这里。故事继续下去，历经曲折之后，作家遇到了恶魔。他告诉恶魔，自己的书稿已经没了。这时，恶魔说——”

“恶魔说了什么？”

“原稿是烧不毁的。”

密封舱里的井坂好太郎浮现出我从未见过的清澈笑容，好像还流泪了。

“你不觉得这句话让人心里踏实？布尔加科夫在斯大林的独裁时代写了这本书，但没能出版。他大概用这句话寄托了自己的心情。无论是禁止出版，还是严苛的评论，或者即便作家死去，原稿是烧不毁的。”

“原稿是烧不毁的。”

“没错。并不是说最近纸本书变少了，所以烧不毁。”他的声音颤抖着，也许想笑。

我真的必须喊医生了。我朝密封舱的下面看去，寻找按钮或是开关，结果找到一个小小的主电源按钮，还有像是绝缘线的红线和绿线。我仿佛是要拆除定时炸弹。要剪断红的还是绿的?

“你小子——”井坂好太郎的声音传来。尽管透过密封舱的麦克风，声音仍然相当低微，反而是他断断续续的呼吸听着清晰。我把耳朵凑过去。“你小子，有某种力量。”

“啊？”

“我查了之后发现，安藤润也的亲属大都拥有神奇的力量。”说到这里，井坂好太郎的话语又变得流畅。

“啊？”

“系统害怕例外。系统把例外看作麻烦。系统无法吸纳安藤润也。安藤润也有个哥哥，死得蹊跷。他们的父母也都死于事故。”

我在盛冈从安藤诗织那儿听说了安藤润也哥哥的死。此外我还听说，他哥哥也有特殊的能力。严格说来，是在手聪的漫画中看到的。

“渡边，你爸妈也死于火灾。”

“哦。”

“你哦什么。那可是你的爸妈。你懂吧，你也有危险。”

危险？你现在比我危险多了。

“你有特殊的超能力。”

“特殊的超能力，这个说法就像‘当警官的警察’，或者‘从马上落马’。你明明是作家，还用这种重复的表达。”越是焦躁，我嘴里越是只冒出无聊的话。可就在这时，我想起妈妈经常对爸爸说：“我要回娘

家。”当时我以为她想分居。此刻我突然想到，难道妈妈觉察到了危险?

安藤这个姓是我外婆的旧姓。所以，安藤家的特殊能力肯定和妈妈相关，也许她是害怕因此危及爸爸和我，才想回娘家。

为什么?

因为系统讨厌例外？因为妈妈也是个例外?

“井坂，我究竟有什么能力？”

他没有回答。只见他睁大双眼，颤抖着下巴，用微弱的声音说：“我最后的请求。”

40

“我最后的请求。我的包有双层底，底下有个便条。有东西放在那儿，就是为了这种时候。那是我的遗言。等我死了，希望你读一下。”

井坂好太郎像是凝聚了最后剩下的全部气力说出这句话，接着他双目圆睁，一动不动。我心里“咦”了一声，喊道：“喂！”

也许是心理作用，井坂好太郎置身的密封舱似乎暗了一些。

“喂。”我拍打密封舱透明的部分。井坂好太郎连眼睛也不眨。

“渡边，我这次的新书可厉害了。”

我看到井坂好太郎笑嘻嘻的面孔。不是在眼前，而是在脑海中看到的。每当我们在他刚写完书之后见面，他总是满怀自信、得意扬扬地说这句话。

我往往不胜其烦，不当回事地回应，“知道了知道了”。然后当我路过书店，看到他的书堆在平台上，义愤便会油然而生：这样没有内容的伪小说为什么会畅销呢？于是有很多次，我把旁边的其他书摞到他的书上。尽管如此，想到井坂好太郎会问我的感想，我又特意买下他的新书，通读一遍，还上网搜索，看其他读者的感想，并因此感到不安，怀疑自己的鉴赏眼光有问题。“为什么人们对那小子的书大加赞扬？”

每当我当面批评他的书，他会明显不高兴，声称“你小子不懂小说”，或是“那你就别再看了”。然而到了下一本新书上市的时候，他又

会对我说：“我这次的新书可厉害了，你读一下。”真是个麻烦的家伙。我都懒得对他生气。

可即便如此，我一直相信他会不断出版新书。

“你不出新书了吗？”我向着密封舱问道。不会吧？

而让我更加难以置信的是，我正在哭泣。水滴啪嗒一下落在密封舱上，我心想，难道这么新的医院也会漏雨？我朝天花板看去，没有什么地方在滴雨，冷静下来一想，这分明是从我自己的眼睛涌出、滑过脸颊、聚集到下巴，最后落下的眼泪。眼泪把密封舱打湿了，弄脏了。

“不管我的小说有多感人，你别哭啊。”

我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井坂好太郎得意的脸庞，而在我眼前仰躺着的现实中的井坂好太郎睁着双眼，表情僵硬，一点也不像“安然长眠”。他正瞪着天花板，嘴巴微张，表情像有过痛苦挣扎，又像有重大发现。

医生没有来。我开始怀疑这儿到底是不是医院。我又一次把手放在密封舱上，用了点力晃动它。“喂，起来！起来，井坂！去联谊！”

随着摇晃，井坂的脸微微一偏。仅此而已。

这个男人再也不会动了。

这个男人再也不思考任何事情了。

这个男人不知道我这样哭泣。此后世上发生的事，几小时后、几秒钟后的事，他都不会知道了。

他的世界就此停顿。

我心神紊乱，甚至觉得我十来岁那会儿父母死于火灾的时候都没这么混乱。当然，父母过世的时候，我受到的打击肯定更大，但因为受到了那样的冲击，时间反倒在我懵然混沌时流逝了。老师、朋友和亲戚们相继来到家中，帮我迎接新的生活。

和那时相比，如今，朋友死在我的眼前，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他的死对我本人的生活没有大的打击，所以我有种不真切的感觉。

这个男人再也不会说话了。

这个男人写的小说不会再出了。

与其说是丧失感，不如说充溢在我胸膛中的是一种奇妙的不舍。“为什么？”我有股冲动，想随便扯个人发问，“为什么这家伙不在了？到底是为什么？”在内心的某处，我期待着井坂好太郎会再次开始动弹。我对自己说，他不会动了。我再也见不到井坂了。

接着，我有种胸口被长矛刺穿的感觉。

我想到，如果我失去老婆呢？在眼前的密封舱停止了呼吸的井坂好太郎的脸幻化作佳代子的脸，紧接着，难以言喻的不安像一支直刺过来的长矛，洞穿了我的胸口。空虚的感觉从长矛渗出，胸口的洞越来越大，让我失去了全身的力气。

决定和佳代子结婚时的记忆重新浮现。这记忆从前藏在哪儿呢?突然浮现的旧时光景轮廓分明。我在我们常去的海边餐厅递上戒指，对她说：“你能嫁给我吗？”

“嗯，好。”她明快地答道，无忧无虑的笑容让人目眩。她的大眼睛一闪，“我问你，你知道世上最难受的事情是什么吗？”

“最难受的事？”

“就是离别。”她用叉子享用套餐的最后一道豪华甜点拼盘，“没有什么比和人分开更难受的了。如果我们结婚，绝对不要分开。”

“和人分开会难受？”

“最遗憾的事莫过于再也不能见面。你不这样想？因为无可挽回。”

后来我发现，她过去至少和两个男人结过婚，一个下落不明，另一个死了。当我问起个中缘故，她俨然理所当然地回答：“因为他们有了外遇。”我由此推测，她的丈夫们是因为外遇被她干掉的吧。如今想来，她那句“世上最难受的事就是离别”，也许是从她自身的经验领悟到的。

“你看。”佳代子把盘子里的甜点吃得干干净净，露出寂寥的笑容，抬眼看我。

“看什么？”

“这也是离别的一种。”她为从盘子里消失的甜点惋惜，“好吃的东西吃了就没了，世上最难受的事之一。”

说这番话的她美极了，我因此开开心心地把自己的盘子换过去。“你可以把我这份也吃了。”

真让人怀念。

我不想失去老婆。

世上最难受的就是离别。

假如说这番话的她本人不在了，我该怎么办呢？我开始坐立不安，当即从井坂好太郎的密封舱跟前站起身，跑出病房。

我开始害怕，继朋友之后，老婆会不会从我的生活中消失?

“佳代子！”我来到走廊，大声喊道。

笔直延伸的走廊的天花板亮着几盏灯。我走得飞快，差不多在跑，这时，就在我身旁的一扇门开了，佳代子跑了出来。

“咦，老公！”

与其说是放心，不如说是吓了一跳。我往后一摔，发出没用的轻声惨叫：

“哟！”她敏捷地一把扶住我。

“你那个装神弄鬼的朋友怎么样了？”

“你之前在哪儿？这间屋子是……”我看向她跑出来的房间的门，上面的电子板显示着门牌号。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有几个人在密封舱一样的东西里睡着，都是些我不认识的住院患者。那个密封舱不管怎么看都像工厂，真可笑。”

我甚至懒得问她为什么进入陌生人的病房，只吐出一句：“真好。”

“什么真好？”

“你没事真好。”

佳代子面对我站着，眨着眼睛，嘴角微微上扬，诧异道：“我当然没事。你说什么哪？这会儿有危险的是那个冒牌小说家。”

我呻吟一声。“他已经没有危险了。”

“复活了？”她端详我的表情，觉察到了状况。不看镜子也知道，我大概双眼充血，而且脸上肯定残留着涕泪的痕迹。“哦——他死了。”佳代子干脆地断定，迈开步子，“去瞻仰一下遗容吧。”

我立即走在她身旁，心头浮现疑问，忍不住向她确认：“你不是最怕离别吗？”她得知井坂好太郎的死，却并无悲伤的神色，显得淡定。“是因为你和井坂不怎么熟？”

“才不是。不管和什么人分开，我都怕的。”她把手放在井坂好太郎的房门上，并不看我，点头说道，“但我认为有外遇的男人死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完全不觉得落寞，反倒是心头一爽。其实你这个朋友死得太晚。”

原来如此，是这么回事。我懂了。

老婆蹲在密封舱的一侧，从透明的部分定睛凝视井坂好太郎睁开的眼睛和半张的嘴唇，说出她的感想：“这遗容好有魄力。真不错。”语气像在称赞雕刻或漆器。

“嗯。”我只能这么回答。

“你们最后聊过吗？”老婆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离别之前的对话。”

我又“嗯”了一声。“聊了很多。”我答道，却无法立即想起究竟谈了些什么。仿佛因为井坂好太郎的死，谈话的重点从我的脑海中尽数失落了。

佳代子漠不关心地应了声“哦”。

“对了，”我喊住她，“人死了之后，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佳代子回过头。她没有取笑我，耸了耸肩，淡淡地说：“谁知道呢。死了就知道了。”

有道理。我又轻易认可她的话，却一下子回过神，环顾四周。我看到密封舱旁边有只小型男包，是皮质的，看起来挺高级。我刚拿起包，老婆欢声道：“我们把它拿走吧！”

我说我不是要拿走，一边拉开拉链，摸索里面。我回想起井坂好太郎的话。他说包底是双层的，里面有遗书。我把这事对老婆讲了，让她等一等。

“哦？遗书啊。竟然每天随身带着遗书，果然是个装模作样的人。”

我用手指使劲摩挲包的底部，有块布翻卷起来，底下装着一个细长的信封。是个十分普通的白色信封。我望着密封舱内的井坂好太郎，打开信封。我有些焦躁。朋友究竟想留下什么话，他要把什么托付给留在人世的人？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无比心焦。

“怎么？”老婆凑过脸来。

我从信封里取出便笺，打开经过两次横折的信纸，只见印有浅淡格子的正中央写着可爱的小字：“傻瓜才来看——”

我愣住了，差点没拿住纸。

老婆在旁边爆笑起来。

“这算什么嘛？”我目不转睛地俯视着已经死亡的井坂好太郎的脸。

“真是个满脑子无聊念头的男人，玩这种小孩的恶作剧。我猜他这会儿在笑你一脸严肃的劲儿。”

“人都死了还这样。”我吐出这句话，压根儿搞不懂井坂好太郎的恶作剧有何用意，但我阴沉低落的情绪总算稍微轻快了些。

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奔进病房，不知是医生护士们终于想起了自己的工作，还是消息终于从密封舱传到了他们那里。他们打开井坂好太郎的密封舱，开始进行各种操作。

其中一个人注意到站在旁边的我和老婆，问我们：“你们知道这位的身份吗？”

我答道：“他是著名作家。”

但他不知为什么没当回事，皱眉道：“你胡说什么！”

无奈之下，我们离开了医院。

我们坐上出租车回了家。这时已经四点了，应该说，已经是早上。但熬通宵出门显然不好，所以我们设好闹钟睡下了。长长的一夜。看了电影，又看了冈本猛接受拷问的恐怖录像，然后去了以前上班的地方，本以为就此打住，结果最后还见证了朋友的死。真是够累的。井坂好太郎的死导致的悲伤会不会让我无法入睡呢？这份不安是多余的，我转眼就睡着了。

睡下不久便起床了。七点的闹铃响起，我睁开眼，从床上爬起来，已经换好衣服的老婆站在那儿说：“你还真能起来。”

她显得神清气爽，完全看不出睡意或疲劳。“好，走吧。八点在东京站。”她满怀干劲，要和我一同去见五反田正臣。

我没问她为什么要跟着去，慌忙洗漱更衣。和老婆分头行动会让我更不安，不想失去她的心情依然残留着。我脑袋沉重，眼睛作痛，直犯恶心。我们在七点半出了公寓。

“哟，好久不见。”

我们从东京站南边下了地道，穿过来来往往的乘客走了好远，来到机场快轨的站台。我和老婆一到那儿，只见五反田正臣站在售票处前。他戴着墨镜，但我立即认出了他。

“抱歉，迟到了。”我道了歉。

他举起手说：“哟，好久不见。”

我有一大堆问题想问。你为什么要逃离工作？你之前在哪儿？还有，对于把我卷进去的这场混乱，你知道多少？但我最先问的是：“你真的看不见？”

“这个嘛，”他说着摘下墨镜，眼睑部位的皮肤因灼伤而溃烂了，“两只眼睛都失明了。”五反田正臣说着，把墨镜重新戴上。

我结巴起来：“怎、怎么一回事，你的眼睛？”

“有人在我常用的眼药里下了毒，然后我就失明了。惊人吧？”

我张开嘴怔住了，汗毛倒竖。“这、这什么意思？”

“哦？”佳代子悠然搭腔。

“人生处处有陷阱。”五反田正臣耸耸肩。

我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冈本猛所说的“天敌作战”。用某种虫子的天敌驱除那种虫子。五反田正臣作为职员尽管有着给人添乱的性格，但他作为系统工程师相当优秀。解析歌修的程序并解开密码也是靠他的力量。不妨这样想，要最有效地剥夺系统工程师的能力，就要夺去他的视力。

41

“渡边，眼睛看不见可不方便了。”

“我知道。”

“你不知道，比你以为的更不方便。”这话让五反田正臣讲来很有说服力。他在墨镜下的眼睑因灼伤而溃烂，眼珠完全看不见。“你觉得你懂，其实你并不懂。你在网上检索‘眼睛看不见’试试。会显示一大堆‘不方便’。可是光这样不会知道不方便的具体情况。”

“你说眼药里下了毒，是真的？”佳代子第一次见到我的前辈，口吻却熟不拘礼。

机场快轨近乎无声地在隧道里行驶，像在滑行。据说四十分钟就能抵达和国际机场大厅相连的车站。我们坐在四个人的厢式座位上。其他座位也有零星的乘客，每节车厢的上座率大概五成吧。天花板和地板都在显示广告，到处跃动着文字和图片。

“渡边的太太，声音听着是个美女。真遗憾我看不见。”五反田正臣望着天花板，牵动嘴角。

“你既然看不见，怎么知道我是美女？猜得好准。”佳代子一脸认真，捂住了嘴。

五反田正臣带着盲人专用的步行辅助器，像一根带车轮的盲杖。我第一次这么近地看到这东西。杖身做成狗的模样，挺可爱。手握的部位有好几个按钮。

“这东西其实性能很强，眼睛看不见也能知道大致的方位。”

“是吗？”

“我现在把耳机摘掉了，戴着耳机的时候，它会不断告诉我地图信息，靠近台阶就会有警告，还会告诉我红绿灯的切换。听说最近看不见也能开车，真厉害。科技万岁。只要做事小心，大部分的事情都能对付过去。”

“是吗？”我发出赞叹，但内心很难相信，那个看上去没有半分稳重、肆意妄为，就连公司领导也敬而远之的他，会依靠机器行动，安全而慢吞吞地一举手一投足。

“渡边，难得这会儿碰面了，到站之前，你讲一下接过我的工作之后发生的事。”五反田挥了挥右手，朝我转过脸，仿佛知道我的方位。

“我还想说这话呢。倒是要请你来说说，你擅自逃离歌修的工作之后做了什么？”

“我只是逃走、发抖、藏起来，在眼药事件之后失明。就这些，没什么可讲的。让我听听你的情况。”

我咂了咂嘴，心想他这是什么话啊。随即我开始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坐在旁边的佳代子不知什么时候买了杯橙汁，她把吸管插进杯子，带着可爱的表情吱吱有声地喝着。

“这么说，你刚失去了那个宝贵的朋友。”五反田正臣听我大致讲完后说道。

“井坂死了，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我克制住感情说道。虽然能够用干巴巴的语调讲述这件事，但只要想起井坂好太郎的遗容，以及他留下的话，我就明显感到体内充满失落和悲伤，陷入沮丧的深渊，惨不忍睹。我努力不去回忆朋友。

“那么，他是个作家，把播磨崎中学的事写成了小说。”说出播磨崎中学这几个字的时候，五反田正臣略微压低了嗓门。

“那本奇怪的小说。”佳代子插嘴道。

“渡边太太也看了？”

“她看了，其实我还没有读完。”佳代子读完了，我因此有种自己也读到了最后的感觉。

“那部书稿用不着读完。”佳代子对已逝作家的作品也毫无顾忌。

“故事最后怎么样了？侦探莓有没有解决什么事件？”

“哦，那个啊，根本没有结局。”

“根本没有结局？”

“到一半就结束了。就好像随手切了一刀。”

“啊？”我张口结舌。原来朋友给了我一份没完成的书稿？按照井坂好太郎的口吻，我满以为他写了结局。伴随着轻微的震惊，同时袭上心头的是悲伤。比起井坂好太郎死去的事实，他没写完的作品更让我悲哀。

“五反田，你为什么要直接在机场堵住永岛丈？”我换了个话题。

“真有永岛丈这个人啊。”佳代子说道。不知该说她天真还是该说她漫不经心。她含住吸管，一脸严肃地点头。“他只在电视上出现，我一直以为是CG做的。”

“你说他是CG做的？”她的看法过于离奇，让我吃了一惊。

“像那样英雄式的人物太离谱了。不可能真的有那种人，所以我以为是CG呢。”

她说得无心，我却感到这话触及了播磨崎中学事件的本质。根据井坂好太郎的书稿和他本人的话，有关那场事件的报道全都偏离现实。这样一来，永岛丈打倒罪犯并拯救学生们的故事也很可能是编造的。用虚构层层涂抹稳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和CG很接近。

“永岛丈肯定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没有发生什么。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没做什么。”五反田正臣只说了这么一句。

“你是指永岛丈编排了整件事？”我武断地想，难道诸恶之源、捏造事实的主谋就是那位议员？但五反田正臣否定道：“我认为不是他。但我找不到别人，只有他能就此做出回答。”

“我们能见到他？他可是个名人。”佳代子把吸管从杯子里拔出来，用它指着五反田正臣。没礼貌也要有个限度，我慌忙按下她的手。

“喂，渡边。”五反田正臣没有回答佳代子的问题，朝我转过脸，就像他的眼睛能看到似的。我开始怀疑五反田正臣不过是装作失明，其实一切尽在他的掌握。然而他墨镜下的眼伤惨不忍睹，不像是假的。“喂，渡边，你有没有什么武器？”

“啊？武器？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是某种比喻吧。

“我告诉过你吧，要见永岛丈，也许会遇到一些危险。”

“啊？”我自是一怔，“没听你说起。”

“哦，是吗，我没说？对哦，我是对那个冈本什么讲的。我告诉过他会有危险。”

“我现在才听说。”

“这样啊。总之，接下来，你可能会遇到危险。”

“你现在才告诉我。”

“那你有没有带什么武器？以防危险。”

“你现在才告诉我。”如果有人在这时回答，我正好带了武器，那才真是奇怪。“譬如手枪？”

“如果你有的话。”

勉强说来，也许可怕的老婆才是我的武器。她虽然身材纤细，却能把大男人按倒在地。但我毕竟没法这么说。倒也不是退而求其次，我差不多下意识地拿出手机，调出邮件界面。

“这什么啊？”佳代子把脸凑过来。

“其实，”我用拇指按下按钮，“很久以前，我在一个占卜网站注册过。”

“你在说什么？”五反田正臣很诧异，“占卜怎么了？”

我向他们坦白了。坦白什么？关于奇妙的占卜邮件。

每天早上发来的占卜邮件的标题是“×月×日 安藤拓海的今日运势大概是这样的”，接下来是“最好小心××，绝对”，或是“带上××，绝对”。当末尾写有“绝对”的时候，只要听从占卜的建议或者命令，事情就会顺利。

“啊？我都不晓得这个，什么玩意儿嘛。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为什么要听它的？”佳代子在听我解释的过程中震惊地说道，声音带着愤怒和不满。她还问我：“为什么你的姓是安藤？”又责问道，“你这是有外遇了吧？是那个女人的姓吧？”

“我用这个名字的原因太傻了，没法讲出来。”我拼命解释道，“这不是外遇。”

“那个占卜网站真的准？”五反田正臣问道。我肃然点头，一脸认真。我觉得，虽然五反田眼睛看不见，但他能够敏感地捕捉到我是认真还是开玩笑。“你记得吗？之前我有一次和你去客户那里赔罪。”

“不记得，大概有过。我总是被派去赔罪。”

“当时我带了一本漫画杂志，靠那本杂志，客户那边凶神恶煞的部长突然变得和气了。”

“哦，有那么一回事。”他的语气就像从后袋发现了钥匙。

“老公，你竟然买漫画杂志？”

“全靠占卜邮件。那天，我收到一条占卜，说‘应该带本漫画杂志，绝对’。”

“这可不是占卜的语气。”

“可是，我按照占卜带了杂志，结果解决了纠纷。”

五反田平静地答了句“原来如此”，以手托腮。我以前没见过他这副模样。看上去，他正在开动脑筋，试图从混乱的迷雾中找到路径。“今天的邮件写了什么？”

我这才重看刚才打开的手机画面。邮件写着：“要相信自己，绝对。”我把这句话念了出来。

“这个句子简直含糊到了极致。”佳代子愕然道，“相信自己是什么意思嘛？”

“就这个意思。”

“渡边，你觉得这个占卜能成为我们的武器？”五反田正臣语气直截了当，如同长官在确认士兵的想法和决心。或许因为他的口吻，我在接受征兵制训练期间的记忆倏然复苏，差点敬礼说“是”。“反过来说，我能当作武器的好像只有这个占卜。”

接着我马上想到，自己还有一件武器，就是超能力。我和安藤润也虽是远亲，但既然有血缘关系，可能我也拥有某种特殊的能力。井坂好太郎也曾经这样说过。只是我还没慌乱到当场提起这件事的地步。如果我说“也许我能用超能力”，纵然是五反田也会笑翻吧。

这时，五反田爆笑起来。我都没讲超能力的事，他却笑翻了，拧着身体，几乎贴到窗边。“怎么了？”我问。

“渡边，你把占卜网站的网址念出来。”

“啊？”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冷不丁地说什么呢？但我还是操作手机，念出我迄今为止从未在意过的占卜网站的网址。“这个网站最早是大石仓之助向我推荐的，他建议我注册。”

“大石啊。”五反田说着，竭力忍住笑，“这个网站是我做的。”

“啊？”

“我记得这个网址。是公司交给我开发的。你当时在忙别的项目，所以不清楚，那个项目的周期紧得难以置信。我印象很深。”

“你这是哪国的玩笑？”我交替看向自己的手机和五反田正臣。就是这个？这就是五反田开发的网站？

“没开玩笑，是我创建了它。占卜的内容是用我设定的逻辑制作的。”

“连占卜的内容也是你做的？”我愕然问道，“真的？”

“我骗你做什么。”

“用、用什么样的逻辑做的？”

“输入几本从前的小说，然后只是随机抽取段落。”

“咦！”

“那些占卜没有任何含义，就是对引用的段落做一些分析，硬生生地改成命令句。”

“用现成的小说？”

“没错。”五反田正臣干脆地解释道，“用命令句就会很像占卜吧。我把生日和血型做了一定的分类，但总体来说是随机的。”

“真是随机的？”

“既然是我这个写设计书的人说的，当然不会错。把发信日期和时间相乘得到的数字除以注册用户的姓名笔画数，如果结果是三的倍数，就在占卜的最后加上‘绝对’，这就是我的设计。”

“竟然是这种设计。”

“就是这种设计。毕竟以那样的交货期，不可能做出正儿八经的占卜网站，所以我就临时凑合了。”

我这才想起，大石仓之助向我推荐占卜网站时兴奋地说：“据说很厉害，几乎是划时代的。”用划时代来形容倒也没错。

“可是，占卜每次都说中了。”

“那不是占卜说中了。”五反田正臣张大嘴巴，愉快地说，“是你让它中了。”

“我？”

“占卜这东西，就看读到它的人怎么解释。放大含义、替换意义、往深里想，怎么解释都可以。总之，接受占卜的人会觉得它是准的。

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五反田，听你的说法，原来你不懂占卜！”

“你说占卜帮了你，那是你自己帮了你，是你解释得好。占卜本身并没有力量。”

竟然会有这种事。我感到一阵不安，就像发现自己一直以来相信并依靠的柱子并非柱子，而只是蒲公英细弱的草茎。感觉太不可靠了，我有些目眩，当即坐不住了，站了起来。佳代子问我：“你去哪儿？”我匆忙敷衍：“厕所。”因果颠倒的是，我在说完后有了尿意。

我往车的后部走，越过车厢的连接处，进了厕所。我通过厕所内的镜子目不转睛地盯视自己的脸。可能因为昨晚哭过，眼睛红通通的。又因为睡眠不足吧，皮肤干巴巴的，从不长疙瘩的地方长了疙瘩，一摸就疼。我洗过手，用暖风机烘干，打开门走到外面。

“哦，在这儿呢。”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说道。共有两个陌生人，都穿着白色翻领衬衫和黑色宽松裤，衣着洒脱。左边那人是圆脸，右边则是倒三角脸，两人都是短发，戴着黑框眼镜，年龄和我差不多。可能是眼镜带来的威严，或是衬衫给人的印象，我忽然间想到的念头是，这两个人一副聪明相。他们俩同时挥了挥右手，对我说：“你到这边来一下。”我望过去，只见他们举着小型手枪，不由得怀疑自己的眼睛。

“你是渡边拓海吧？你到门边来一下。”

“你是渡边拓海吧？你堵在厕所门口，别人会不方便。”

我一阵紧张，接着开始为自己飞速跳动的心脏而焦虑。脉搏越来越快，越来越强。我知道他们在胁迫我。我能够进一步想象，他们做这些也是“履行工作”吧。一如迄今为止的情形，他们是从某人那儿接到委托，前来攻击我。我懂。懂归懂，我除了双腿发抖什么也做不了。我的腿瑟瑟抖动，不成样子。

他们俩同时低头看我颤抖的腿，接着神色不变地看我的脸。枪口抵住了我的胸口。我想，啊，我要死了。两支枪抵在我胸前，恰好挡住我的乳头位置。只要他们在扳机上加把力，我会在瞬间死去。想到死如此轻易，我不觉失神。

我被他们推着离开原地，又被推到盥洗处。厕所内可以用轮椅，挺宽敞。我背对镜子，他们俩站在我对面，拉上了隔断用的帘子。

洗脸池抵在我的腰上。我想起死在密封舱里的井坂好太郎临终的面容，他那睁大眼睛瞪着半空的表情。我也将变成那样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就要死了，甚至可能就在这一刻！恐惧如同兜头浇下的凉水，与此同时，我想到了“超能力”。

要相信自己，绝对。

我想到这条占卜文字。尽管五反田正臣告诉我，那个占卜网站是他做的，尽管他断定占卜本身没有力量，但我仍然觉得：那句占卜的意思是不是说，要相信藏在我身上的特殊能力？

事实上，虽然这个念头近乎愚蠢的妄想，但我忍不住这样想。被逼到绝境的时候，超能力便会展现。此时此刻被人用枪抵住，我的力量会冒出来吧。

“喂，你干吗闭着眼睛？”

听到他们发问，我意识到自己紧紧闭着眼。突然，我听不见了。视野一片黑暗，周围被寂静和昏暗所笼罩。真安静。这个念头忽然消失在脑海的某处，感觉就像睡着了似的。

紧接着，有白色的光覆盖了我的脑海。光在闪耀，但光的内核是结冰的严寒。光委顿了，一下子变暗，随即有风钻入我耳中。我又听见了声音。

啪。短促响亮的一声。我睁开眼。两个穿白色翻领衬衫的人倒在我的脚边。

终于出现了。什么？我的超能力。

42

我下意识地按着胸口。这里是通往机场的机场快轨车厢间的盥洗处，通过帘子隔断形成简易的单间。我摆出未经世事的年轻女子换衣服时被人偷看而遮掩裸体的羸弱姿势，瞅着自己脚边。

我的超能力出现了。我呆呆地站着，搞不清状况。也许，在我闭着眼睛的时候，我的身体发出看不见的强光，或是让人麻痹的类似电流的东西。他们俩被那东西打个正着倒在地上。我不知道那东西是从哪里出来的，但下意识地以为是由胸口释放的，所以按住胸口，防止特殊的力量进一步跑出来伤到谁。

“渡边。”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差点跳起来。

帘子唰地拉开了。一个人影闪现，我立即松开手，想再次用那特殊的什么对付来人，可当我认出站在面前的是后辈大石仓之助，当即呼出一口气。自从他被证明无罪并被释放之后，我是第一次和他碰面。他瘦了许多，战战兢兢地转动着眼珠，像是被捕事件的后遗症，又好像从前就是这般模样。

“你没事吧？”大石仓之助脸色苍白地问我。

“嗯，没事。你怎么在这儿？”我总算问道。

“我在前一站上的车，那是离我家最近的站。”

“哦，刚才停过啊。”我被那两个穿白色翻领衬衫的男人用枪指着，甚至没注意到机场快轨停过，“真巧，你竟然坐了这趟车。”

“不是巧合，五反田昨晚给我打过电话。”

“五反田？”

“他让我坐这趟快轨和你们会合，一起去机场。他说过你也会来。对了，五反田呢？”

“在那边。”我把视线投向左边。我诧异于五反田正臣还约了大石仓之助，但此事不难想象。五反田正臣只要遇上麻烦的工作，就会随便拉个人过去。

“这些人，”大石仓之助看向倒在地上的两名男子，瞪圆了眼睛，“他们有枪。”

“没错。刚才好险。”

“太好了。”大石仓之助用一贯的认真口吻说道，“我上车的时候瞧见你被推进这间盥洗室，然后两个男的把帘子拉起来，就觉得有情况。”

“刚才是挺险来着。”但我总算发挥出了超能力——我正要这么说，瞅见大石仓之助右手拿着高压电棒，“这是……”

“我觉得有情况，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在这伙人的背上用了。”他挥了挥小型电棒，“我最近买来防身的。”

“所以，他们——”

“好像干脆利落地昏过去了。”

我缓缓点头。“是这个救了我。”原来不是超能力啊。我深吸了一口气，冷静下来，感到自己有些脸红。

“渡边，你一直按着胸口，没事吧？胸口疼吗？”

“一点事都没有。”我放下手。

大石仓之助和我一同进入车厢，得知五反田正臣失明，他先是惊愕、茫然，然后哭了出来。

“你这是同情我，还是在害怕？”五反田正臣对坐在身旁的大石苦笑。

“都是。”大石拼命擦着流出的眼泪。

我说起两个穿白色翻领衬衫的男人在盥洗处袭击我的事。手脚的颤抖一时间停不住，我想保持不动，手脚却瑟瑟发抖。那伙暴徒现在虽然昏厥，可很快就会醒吧。也有可能在那之前发生骚动。“我们联络交通中心，喊警察来吧。”我看向窗边的呼叫按钮。

“估计一会儿就要到机场了，我们最好赶紧走。”佳代子显得最为镇定，“喊警察就走不了了，最好不要和他们扯上关系。”

“可是，为什么？”我回头望了盥洗处好几次，“他们为什么会知道我们坐这趟车？”

“我更想问的是，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大石仓之助的声音颤抖着。

“他们是——”我张开嘴，却接不上话。因为我没法做出简单的解释，例如住在三号街的某某，而我也不能说他们是错把我当成仇人的麻烦人物。“他们好像是被一个大型组织雇来袭击我的。”

“大型组织？”

“喏，有家叫歌修的吧？”

“那个交友网站的公司？”

“有个把那一类地方统筹到一起的系统。”我感到自己不过是堆砌抽象的词汇，“五反田知道吗？”

“我？知道什么？”

“全局。譬如为什么用特定词汇上网搜索就会遭遇危险，还有播磨崎中学事件的真相。”

“我刚才也说了，我不可能知道这些。我只是个系统工程师，擅长和系统或程序有关的部分，所以我解开了那个网站的密码，而且查出网站在监视人们的检索词，但我完全不清楚你说的事件。为此我要去问知道的人，直接问人最便捷。所以，我要堵住永岛丈。”

“永岛丈。”大石仓之助念出他头一回听到的这个词，就像无法把声音和实际图像联系在一起。他不安地望着我，“那个永岛丈？要堵住他？”

“待会儿在机场。”我点头道。

大石仓之助忙不迭地挥手，眼珠滴溜乱转。他的眼泪总算停了。他吸了吸鼻子，搓着拇指和中指的指甲。

“永岛丈的行程没有公开，可能因为最近有传言说他要脱离党派，所以搞得格外神经质。总之，我装成记者联系过他，答复含混不清。”

“可以装成记者？”

“这年头，网络新闻的记者和电视台的家伙都是在网上申请采访。用身份证和护照通过认证，再把必须的信息通过邮件发过去，然后等各个党派或议员办公室的回信。找个身份证、护照是我的拿手好戏，很容易。”

“可是，对方没理你吧？”

“嗯，所以我进一步使出了拿手好戏。”

看来五反田正臣侵入了永岛丈的日程管理系统。

“轻而易举就做到了。我觉得，政治家或者VIP的重要信息，最好用手写。马马虎虎地保存在电脑里，就会被我这样的人盯上。最安全的做法是把重要的信息全部背下来。如果不能背下来，就该用手写，贴着肚子放。可别放在背上，要放在肚子上，因为你看不到背后。”五反田正臣加了句无聊的笑话，不知他到底有几分是认真的。

“五反田，你真厉害。”大石仓之助咔咔地蹭着指甲，双眸满怀憧憬，望着戴墨镜的前辈。

“我对渡边也讲过了，如今辅助盲人的设备很周到，还可以把上网搜索的结果下载下来，收听文本的语音。习惯之后，就好像屏幕浮现

在眼前。”

这是只有五反田正臣才能做到吧。我没问他究竟在什么时候失明，但应该是不久前的事，可以说就在最近。为眼睛看不见而沮丧、绝望，然后重振精神，使用盲人辅助设备上网获取信息——他一定是在令人惊讶的短时间内完成了这一切。他非比寻常。普通人没这么强悍，也做不到如此熟练地使用工具和设备。他是个怎样的人啊。对他，我甚至畏多于敬。

“至于键盘，我原本就不看键盘输入，所以是小菜一碟。”五反田正臣说，“只是，我最终只得到这么一条消息，永岛丈的日程安排是今天从西亚回国。如果放过这一次，现阶段不知道他下一次去哪儿。”

“所以这是唯一的机会？”看上去始终兴致不高的佳代子说道。

就在这时，车身无声无息地停下了。没感觉到减速的动静，我不知道究竟是因为我沉浸在谈话中，还是由于机场快轨的性能太优越。

“走。”五反田正臣的声音斩钉截铁，似乎比任何一个有视力的人更清晰地看到将来。我走在前面，他的手放在我肩上，我们就这样下了车。

半球形的机场相当大，我很久没来了。天花板很高，让人抬头看去都有些失神，上面用了透明的材料，可以透过天花板看到淡蓝的天空。各家航空公司的柜台前自助值机机器一字排开，旁边的架子上摆放着预防传染病的药用饮料，墙边一溜儿土特产商店，地板上显示着前往各个候机厅的指示箭头。到处都有晃眼的指示灯闪烁着，繁忙极了。还有引导播音不断穿梭其间。

“八点五十分。”我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说。转头一看，五反田正臣摸了摸他的手表。那是用声音报时的款式吧。“永岛丈落地是九点半。”

我看向立体投射在空中、朦胧一片的时刻表。的确有航班九点半到，出发地是我从未听过的城市。“好像没有晚点。”

“还有一些时间。”五反田正臣的声音丝毫没有紧张感，就像从前一起在公司工作的时候，他和我闲扯说“咱们休息一会儿吧”。我有种错觉，仿佛自己所在的地方不是机场，而是办公室，我们正踏踏实实地为紧迫的交货期奋战。

“销售部不是有个老吉嘛。”进了咖啡馆，五反田正臣的话题就像职场闲聊。

“你是指吉冈？”就是那个年迈的销售部员工吉冈益三，他完全缺乏干劲，在销售部内部被当作拖后腿的。

“就是他。听说老吉那家伙最近一直没来公司。”

我想起在销售部听过这件事。听说他用完了带薪休假，还擅自休了一个月。

“我们之前不是做过一份在那栋寿险大楼工作的活儿嘛，交友网站的。”

“歌修的活儿。”

五反田正臣点头。“签下那一单的就是老吉。”

“对，我听说过。”

“你不觉得这件事有蹊跷？那个对工作完全没有热情的老吉会接到新的单子。”

经他这么一说，或许是有蹊跷。我和大石仓之助对望了一眼。佳代子单手持勺，正一脸严肃地琢磨该从哪儿开始吃她点的巧克力芭菲。

“老吉的账户汇进了一笔钱，数额比工资高得多。”

我没问他是怎么查到的。他肯定侵入查看了吉冈益三的银行账户。“汇款的是谁？”

“歌修。”

“什么意思？吉冈为什么会从客户那里收到钱？”耿直的大石仓之助为上司的不正当行为感到气愤。

“和歌修那边有过接触的只有老吉一个人。所以，有可能是对方给他钱，让他别露面。”

“他会不会掌握了什么秘密？”

“这就不知道了。估计对方做事谨慎吧。从歌修的角度看，他只要拿了钱，就没必要去公司上班了。”

听到这里，我再次想到，还真是天敌作战。歌修要威胁人或是堵住谁的嘴，就选择相应的做法。大石仓之助被弄成了强奸犯，五反田正臣的眼睛被弄瞎了，冈本猛遭到了拷问，而吉冈益三拿了一笔钱。

“可是，并不是有了钱就会幸福。”正在消灭芭菲小山的佳代子似乎在听我们的对话，“钱这东西，过得去就行了。”

“渡边太太说得没错。”五反田正臣微笑起来，轻轻吸了一口气，“如果要享受人生，只要有勇气、想象力和一点点钱就够了。”

“这句话是……”

“是卓别林的台词。应该是《舞台春秋》吧，卓别林扮演的喜剧演员说了这句话。”

“五反田，你还真是喜欢老东西。这是黑白电影吧？”

“勇气、想象力和一点点钱。”我说出了声，想起在盛冈见到的安藤诗织。另外还有安藤润也。她和他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额财产，却叹息说自己什么也做不到。说不定，他们憧憬的正是这样的句子：“一点点钱。”

“真不错。”佳代子皱了皱鼻子，“一点点钱，这句话真好。好极了。”

“怎么样？”五反田嘻嘻一笑，用尖锐的声音问，“你们有吗？”

“你指什么？”

“勇气。我们接下来要去见永岛丈，有没有勇气这样做？”说罢，五反田正臣摸了下手表。报时声响起：“九点二十分。”

最近，我一直被人问起有没有勇气。

“我接下来就要去永岛丈那儿，你们有勇气跟来吗？渡边刚才在机场快轨上遭到袭击，那绝不是偶然。也就是说——”

“怎么回事？”

“大概露馅了。”五反田正臣皱起眉，“可能我被盯上了。我本想出其不意，可敌人也有一手。”

43

咖啡馆的桌子在晃动，我意识到那是大石仓之助的膝盖在颤抖，体会到真实的恐惧。大石仓之助脸色煞白，就像晕车忍着呕吐的模样。

“喂，你没事吧？”

“我没事。”大石仓之助立即答道，但这明显只是单纯的自然反应。本来，人需要相当的勇气，或是真的感到无助，才会在别人问“你没事吧”的时候说“我有事”。

“等一下。他怕成这样，让他这就回去比较好吧？”佳代子看了看大石仓之助，对五反田正臣说。我心想，她这话真温柔。但她可能仅仅是做了冷静的分析，觉得大石会在我们的战斗中碍手碍脚。

“我也害怕。”我并不是搭顺风车，只是坦白自己的感受，“现在回去也是一种选择吧？”

话音刚落，佳代子把手放到我搁在桌面的手上，接着一如往常地翕动娇艳的双唇：“你不会有事的。”

“哪儿的话。”我立即答道。因为我真的感到无助。

“我说了你不会有事的。”佳代子重复道，握住我的手，“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就这样回去。因为你已经上来了。”

“上什么？”

“上船。譬如豪华客轮寰球号。”

“那是去年沉没的。”

“当时真痛快啊。”佳代子开心地点头，也不知她有几分认真。她呼出一口气说：“我喜欢那样的场面。而且，你有特殊的力量。”

“特殊的力量。”我对这个词有了反应，“我有特殊的力量？”

“有。”

听到她斩钉截铁的说法，我吃了一惊。原来如此，如果她在等我的超能力觉醒，如果她是为了让我觉醒才不断给我施加恐惧、把我逼入绝境，那她现在要我一同涉足危险，也符合逻辑。

“渡边和大石，我都不打算扔下。”五反田正臣坚决地说。

“为什么？我也就算了，大石这么害怕。”

“因为结果都一样。”

“结果都一样？”

“我们已经卷进来了。如果现在走人，大石今天可能会安全，但是不知道明天怎样，后天怎样，更不知道几年后怎样。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谚语吧？”

“听是听过……”

“要抓住小老虎，就必须进入老虎窝。即便你说，我害怕，就不进去了，可是有一天，长大的老虎会从窝里跳出来，把你吃掉。唯一的

差别在于恐惧是今天还是明天到来。”

大石仓之助尽管仍在发抖，却抬起脸倾听五反田正臣的话。

“听好了，大石，你刚才感慨过吧，说我喜欢以前的文化。其实我喜欢二十世纪的文化和电气产品。那时的东西有味道，还能刺激人的想象力。可你别误会了，过去的文化，归根结底是那时的人为同时代的人创造的。这些文化碰巧具有普遍性，有时也会给未来的某个人造成影响。”

“什么意思？”

“人们常说过去好，其实过去并不好。不论在任何时代，人们都以为当下不好，所以我们必须面对自己生活的时代。人们创造音乐或电影，都是为了直面自己所处的时代。卓别林的《大独裁者》也一样，现在看仅仅是一部充满说教的滑稽短剧，可在当时是赌上性命的作品。约翰•列侬的《想象》，针对的也是当时的社会。”

我应了一声。五反田的极力主张在我听来有距离感，同时也有种压迫感。

“我听不明白，总的来说，你要把害怕的大石也带去？”佳代子诧异道。

“没错。对大石来说，总会有对决的一天。就算他今天回去了，将来也会有这样一天。”

“是吗？”大石仓之助很沮丧，望着五反田，眼神就像求助于神父的人，“不管走哪条道，我的未来都会是死胡同吗？”

“渡边，你也应该去。一起去比较好，但我不能说这样绝对没错。我也不是万事都知道。”

“你刚刚还说得那么煞有介事。”佳代子从芭菲中拔出勺子，戏谑地晃了晃。鲜奶油滴到了桌上。

“没法子。”五反田正臣耸了耸肩。我以为他会接着说“我毕竟是人”，但他似乎把后半句咽了下去。

我们离开咖啡馆，朝机场北侧走去。我们先是沿着地板上闪烁的入境闸门引导箭头走，半道上，五反田正臣突然说：“右边应该有电梯，去那边吧。”他使用的小狗形状步行器以可爱的动作走着。

“是那个？”佳代子指向斜前方，角落里有个管状的小型电梯。

“可那个不是客梯，是机场工作人员用的。”

“就坐它。用那个电梯去地下。”五反田正臣果断地做出指示。

“地下？”

“永岛丈不可能和普通乘客一起出来吧。地下有为政治家或名人专设的后门。”

我们站在电梯前。因为是工作人员用的，要求输入密码。五反田正臣立即报出五位数字，按下数字之后，随着叮的一声，电梯运行了。

我们四个人好一会儿默不作声。大石仓之助和我因恐惧和紧张说不出话。佳代子从包里拿出小镜子，开始摆弄自己的睫毛。我一惊，

她还真是从容不迫。电梯抵达后开门的瞬间，她小声说：“好像没有人追过来。”我这才明白，她照镜子是为了确认是否有人尾随。

“渡边的太太真厉害。”五反田正臣扬起嘴角。

电梯里就我们四个。按了地下二层的按钮，电梯静静地下行。电梯行驶在透明的管道里，我有种恐惧，担心会被人看到。

“最近几十年里，建筑物和电梯的墙壁大都变成了透明的。”五反田正臣悄声说道，“人们说这样感觉洁净又有品位。但总的来说，透明化的目的，是让人有‘被看到’的感觉。”

“被看到？是因为被看到让人更兴奋？”佳代子开玩笑道。

“是为了让人自我约束。既然是透明的，人会有恐惧吧，觉得自己做了某些事会遭人谴责。”

“意思是被监视？”

“准确地说，只是让人觉得自己受监视，仅这一点就会有足够的效果。”

电梯到了地下二层，门开了，有种关键时刻的紧张气氛。大石仓之助似乎终于忍不住了，问道：“五反田，你接下来有战略或者行动计划吗？”

五反田正臣的脸短促地抽搐了一下。他无声地一笑，露出我熟悉的表情。“这个嘛，自然有的。”

我们走出电梯，死气沉沉的道路在眼前笔直地延伸出去。走了一小段路之后便是岔路。整间地下室交错着网格状的道路。和地上楼层不同，这里没有明白易懂的标志或指引方向的电光箭头，我因此有种站在沙漠里的感觉。这儿还像是某个研究所的秘密道路，完全辨不清目的地的方位。

“这下难办了。”我说。

“没事，按我说的走走看。”五反田正臣若无其事地说，“在路的尽头右转，接着在第三个路口左转。”

“你查过？”

“钻进机场的系统一看，很快就能知道供VIP使用的地下停车场。刚才的密码也一样。比起找这些资料，赶在不合理的交货期内创建系统要难一百倍。”

我同意。不过，五反田正臣失明应该没多久，他能轻易做到这些，让我不能不惊愕。

我们沿着路往前走。最前面是佳代子，接下来是我，然后是手搭在我肩上的五反田正臣，最后是大石仓之助，我们按这个顺序大致排成一列。让女人打头阵算什么啊。我自己都于心不安，但她本人想走在最前面，而且这四个人中最厉害的就是她了，所以我觉得排列顺序算是恰当。

我们按五反田正臣的指点继续走，路的尽头是左右对开的大门。佳代子立即凑到门旁的显示器跟前。“密码是……”

五反田正臣说："是圆周率，取到小数点后十位，所以是三一四一五一一"这时佳代子接过去说："九二六五三五。"她敏捷地按下按钮。

门无声而流畅地打开了。

门的那头是停车场。从上往下看，一条U形人行道将停车区和行车道包围在中间。我们站的位置正好在U形的最底端。我们沿着弯曲的道路往左拐。据五反田正臣说，前面就是VIP下楼的电梯，永岛丈肯定在那儿等待专车。

"你有什么行动计划？"我问背后的五反田正臣，"我们已经到了。"

"我们得在他坐上专车之前想个法子。"大石仓之助的声音仿佛带着哭腔。

"交给我就行了。首先，我们继续往前走。"

"等见到永岛丈要怎么做？又没有地方可以藏身。"这里只有一条路，等我们跳出来，对方立即就会发现并逮住我们吧。

五反田正臣没有回答，却传来咽唾沫的声响。他也在紧张吗？说起来，紧张是理所当然的，可当我听到他咽唾沫的声响，立即有阵不安从脚底缓缓升起。

"哎，我去一下厕所。"就在这时，佳代子突然毫无征兆地停住了，"我可以去厕所吗？"

"啊？"

“喏，刚才出门的地方有个厕所。”佳代子轻松随意地指着我们过来的方向。

“是反方向嘛。”

“你的意思是不行？”

“都已经到这儿了。”

佳代子的语气天真可爱，但我没有说服她的自信。我想，要是我劝阻想上厕所的她，说不能在这时候退回去，好像不太人道。

“你去去就回呗。”五反田正臣说。

“对哦。”我只能说。

“那我去去就回，你们等着我。”佳代子可爱地挥挥手，往来路走去。

“好了，我们走。”五反田正臣砰砰地敲着我的肩膀。

“这就走？不等她？”

“就在前面不远，等不等她都是一样。还是说，你老婆不在，你就心里没底？”

“她不在，我确实心里没底。”

“别开玩笑。”

我们三人往前走去。接着，前方出现了朦胧的人影。人行道的尽头站着五个身穿合体黑衣的男子，中间是个威风凛凛、胸膛厚实的大块头男人。

“永岛丈在那儿。”我转头告诉五反田正臣。我喉咙发干，舌头僵硬。

这时，停车场响起尖锐的声响。一辆车开了过来。是辆黑色轿车，并不是那种让人感叹“果然是专车”的显眼车型，而是极其普通但明显高级的车子。车胎与地面发出摩擦声。

“车来了是吧？”五反田说，“好，快跑！”

“啊？”

“要是永岛丈现在逃走就完蛋了，快跑！”他的语气显得理所当然。

我想说，你这是乱来。然而，五反田正臣不等我开口便大声喊道：“永岛丈！”他的喊声尖锐地反弹回来，不输车轮的声响。我不觉挺直了背。只听大石仓之助喊了声“呀”，那声音滚落在地。

道路前方的几个男子一齐朝这边看过来。

“五反田，你真是乱来！”

这时，其中一名男子向我们伸出手，他的右手笔直地向前探出。他满头白发，看着年纪挺大，站姿却笔挺。男子的动作就像在抚摩离他有段距离的我们的脑袋。我刚生起这个念头，就发现身体不能动弹了。看不见的重物从头顶往下压，就像有风从头顶垂直吹来。我甚至

发不出声音。压迫感让人无法呼吸。我四肢着地趴着，没法动弹，但那老人根本没伸手碰我。压迫我的是一种特殊的力量。

44

如果有人想接近政治家的黑暗面，就会遭受压力。常听人这么说。这里说的压力，大概是指通过暴力或口头胁迫让人在精神上屈服。

可我们正在遭受的压力完全是物理上的。我的脊背被紧紧地压住，手脚着地。

我忍耐着背上承受的巨大压力。

是因为我们想接近政治家永岛丈。我们并不是想接近他的丑闻或黑暗面，只不过朝站在道路尽头的他走去，也就是物理上的“走近”。

明明没有人碰我，但我的背上沉得要命。汗水涔涔淌下。我们手脚撑地趴在地上，道路前方是几名男子的身影。他们团团围住国会议员永岛丈，大概是警卫吧。他们当中的老人依旧对我们伸着手。是因为那只手？我忽然想到，是不是那只手发挥了特殊的力量？

我想起自己在军队受训时经常被命令做俯卧撑。我现在的姿势类似俯卧撑。身体沉重，仿佛随时会倒在地上。双臂簌簌地痉挛着。过去，长官们还会坐在我的背上，把体重压上来。“喂，不能做这么几个就累垮了！”而此刻袭击我的重量远超讨厌的长官的体重。

感觉就像从上往下吹来一股咆哮的风。风用力将我压垮，我甚至仿佛听见了风声。大石仓之助大概撑不住了，发出没出息的呻吟，倒在地上，姿势像在拥抱地面。倒下之后，他痛苦的呻吟仍未停止。他贴着路面的脸颊压瘪了，仿佛被人从上面踩着脑袋。

五反田正臣也同样趴在地上，脸朝一侧。“真厉害，明明没人，我却被压垮了。”他发出微弱的声音。声音带着痛苦，同时好像有几分愉快。

我也到了忍耐的极限，胳膊快撑不住了。

我想开玩笑说，我们被政治家施加了压力。然而无法说出口。

“咦，你们干吗呢？”佳代子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她刚从厕所回来吧。看到自己的老公忽然摆出不达标的俯卧撑姿势，她肯定也有些混乱。

佳代子，快逃！我喊道。我以为自己喊了，却出不了声。我的胸口被压迫着，声音只化作沉重的呼吸，啪地落在地上。

“老公！”佳代子离我有段距离，正要走过来。

“别过来！”我咬紧牙关，毅然吸进一口气，使尽全身的力气喊出了声。“快逃！”光是鼓动肺部，催动咽喉，翻动舌头，我仿佛就已耗尽了全部肌肉的力量。可即便如此，喊出的也只是细微的声音。我几乎被绝望淹没了，但还是再一次勉励自己呐喊。

“佳代子，快逃！”我终于响亮地喊了出来。与此同时，我没了力气，一下倒在上。呼吸变得艰难，如同全力快跑了几百米，肺部充满疲劳感。

“喂！”几个男人的声音从正面接近。

与此同时，有个声音远去了，像是佳代子的鞋底发出的声响。因为脸颊紧贴地面，我咬紧牙关，转动脑袋，把视线投向后方。视野中

是佳代子跑远的背影。

“追！”有个男人的声音说。几个西装打扮的男人不知何时来到了我们身旁，我只能看到他们的鞋子。泛着光泽的尖头鞋，看起来挺高级。其中一人往佳代子跑掉的方向去了。

我不假思索地祈祷：啊，希望佳代子平安无事。我先是惊讶于自己竟然祈祷，接着是一阵愕然：我不知该向谁祈祷。

身体变得轻松了。压在背上的看不见的力量不知何时消失了。我瘫坐在路上，终于可以轻松地呼吸。能起来吗？我半信半疑地摸着地面，撑起上半身。

然而我只是短暂地松了口气。冰凉的触感从双手手腕传来，我一看，手腕上多了一副手铐，我的双手被铐在身前。手铐细细的，长得像皮带，上面排列着几枚闪烁的红灯和黄灯。

“你们是什么人？”穿西装的男人将脸凑过来，轻声细语地问道，声音却带着压迫感。他戴副圆眼镜，单眼皮，大鼻子。目光和声音冷得像没有体温。

“我们是——”在我旁边同样戴了手铐的五反田正臣开口道。他看上去呼吸困难，但仍然保持着镇定，开门见山地说道，“我们只不过想问永岛丈一些问题。”他的墨镜快掉下来了。

围住我们的男人共有五个。其中一人是白发老者，其余四人都有着厚实的胸膛，体格威武，考虑到永岛丈原本是美式橄榄球选手，这几个人都像是他的队友。

我抬眼一望，只见永岛丈本人脊背笔挺地站在道路前方，不曾移动脚步。距离太远，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他的站姿和我在电影里看过的勇猛形象一模一样。他在看我们这边吗?

五反田，你说你有行动计划，到底怎么打算？我正要发问，鼻子前被喷了一股喷雾状的东西。短暂的吃惊之后，我感到脑袋里的光渐渐熄灭。

我睁开眼，发现自己坐在椅子上，不是钢管椅那样的廉价椅子，而是柔软的扶手椅。我的上半身被绳子一圈圈绑在椅背上，谈不上舒服，但弹簧起了缓冲作用。我仍然戴着手铐。五反田正臣和大石仓之助也和我一样坐在椅子上。我们三个人的椅背靠在一处，如果从上往下看，就像三叶草的形状。

“这是哪儿？”五反田正臣问出了声，我们的嘴巴没有被塞住。

“是宾馆吧。”大石仓之助说。我只要扭过脑袋，就能勉强看见他们的侧脸。

屋里铺着看起来相当高级的地毯，空间很大。我的右边，即五反田正臣正对面的墙上嵌着薄型液晶显示屏。我仰起头，只见顶上装着华丽炫目的枝形吊灯。屋里还有张小圆桌，上面摆着装有水果的盘子、刀和餐巾。

“像是情侣套房。”我的视线在屋里打转。

“我们被抓住了。”

“大石，你别特意说些大家都知道的事。”

“五反田，你究竟什么打算？”

“喂，渡边，你说话的口气好像在生气嘛。”

“你说过你有行动计划的。”

“这就是我的行动计划。”

“啊？”

“我们的行动露馅了，偷偷摸摸的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只能从正面突破。”

“根本没能突破嘛。”

五反田正臣毫无挫败之色，而大石仓之助完全是一副挫败的神情，唉声叹气了好几次。沮丧和后悔在他身上表现得如此明显，让我不由得苦笑。

开门的声音在我右边稍远处响起。

我听见有个男人走了过来。

正对着我有个沙发，男人走过来，迅速坐下。

“初次见面。”男人说话时稳稳地分开双腿，手放在膝盖上。这位传说中的永岛丈有一双双眼皮的大眼睛，眸子含着忧伤，视线却很锐利。

“你是永岛丈？”

“五反田，不带敬称可不好。”大石仓之助用尖锐的高亢嗓音指出。他的座位正好背对永岛丈，因此他左右扭动身体，关注着这边。

“用不着敬称，永岛丈就是永岛丈。”五反田正臣依然淡定地直呼其名，“还是说，既然你是议员，我最好称你为永岛先生？”

永岛丈在这时开口道：“不管是什么人——”

声音低沉而缓慢。他的脸轮廓分明，而且有种少年气息，显得非常有魅力。我感到他有种吸引力，仿佛只要我们一松懈，他就会一下子掌控我们内心的精神世界。

“不管是什么人，如果每天被人‘先生’、‘先生’地喊，绝对会扭曲的。老师、医生、议员、作家，人人如此。装模作样的上下级关系附着在‘先生’这个词上，会让人变得傲慢，会不断把人的谦逊夺走。”

“永岛，总算见到你了。”五反田正臣的声音温暖极了，甚至透出分居两地的朋友得以重聚的感动。我一时间差点以为他们俩是熟人，但这当然不可能。“其实，只是我单方面想见你来着。”

“刚才的那个是怎么回事？”我插嘴道。有股力量在机场地下停车场压迫我们，仿佛要把我们压扁。我想知道那股看不见的力量源自何处。

“你说那个啊。”永岛丈说，“很抱歉动了粗。我周围的人有些神经质。”

“神经质？是为了保护你小子？”

“五反田，你不仅不带敬称，都开口说‘你小子’了。”

“你别唆，重要的是那股力量到底是什么？那玩意儿和神经质无关吧。”

这时我忽然感到蹊跷，永岛丈怎么会独自出现？虽说我们的手脚失去了自由，但这是初次见面，而且我们明显“可疑”，他没理由不带保镖。

“那到底是什么？不是魔术。明明没人碰我们，身体却动不了。”五反田正臣继续发问。

永岛丈微微俯下身子，在张开的双腿中间交叉双手，搓着手指。他在搜索词句。或许是出于羞愧或是不耐烦，他脸上甚至浮现苦涩的笑意，这表情又让我想到纯真少年的稚气。

一时间，屋子里鸦雀无声。

“那是所谓的超能力吧？”我开口道，“有些人具有特殊的力量，还设立了一所学校，是为了调查特殊能力和它的效果，并培养这种能力。就是那所播磨崎中学，是吧？”我一口气说了这些话，接着，径直注视着永岛丈。

“喂，渡边。”五反田正臣诧异了。

“渡边，你这是……”大石仓之助也尖声说道。

“永岛。”我继续说着，身后感觉到井坂好太郎和冈本猛的呼吸。一股使命感推动着我，我必须说出他们做过思考、推理并告诉我的事。

“永岛，五年前，你在那所学校当杂役。有一伙携带武器的歹徒闯进学校，杀害了一年级差不多整个班的人，最后那群人被你放倒了，是吧？”

纪录片的影像掠过脑海，那是我不久前在电影院看的取材自该事件的电影。接着画面被其他影像遮蔽了，是《关山飞渡》和《乌鸦》的画面，我在井坂好太郎的书稿启发下看的电影。

永岛丈没有立即回答。他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看着我。

“永岛，你身为解决事件的英雄，受到世人的瞩目。”

“谈不上解决，死了很多学生和老师。”

“接着你一下子成了名人，当上了议员。”

“你是想说，曾经是个杂役的门外汉不该碰政治？”永岛丈没有生气，甚至有几分愉悦。他津津有味地盯着这边，连眼睛都不眨。他不加回避的态度让我有些畏缩。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你大概具有政治家的能力。用个不好听的说法，”我先做了句铺垫，试着说道，“你有领袖魅力。”

“这话是不好听。”永岛丈说着眯起眼，看上去像个表里如一、热衷运动的好青年。

“所以我认为，你成为政治家是必然的。”我说着，差点忘了自己要说什么。就像因面对名人而失去了镇定。我为自己毫无逻辑的发言

感到羞愧，想把脸藏起来，但双手被绑在椅子上，连鼻尖也挠不了。想到这里，鼻子一阵发痒。

“你究竟想说什么？”永岛丈引导我往下说。

我吸了口气。“播磨崎中学事件的真相和公之于世的不是一回事。”我一口气断然说道，简直像在念咒，然后问，“是这样吧？”最后一个音有点颤抖。

“所以说……”

“你根本不是打倒罪犯的英雄，那起事件是编造的。”

永岛丈沉稳地微微一笑，轻轻点头。“没错。我到现场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我是被制造出来的英雄。”

45

永岛丈可说是全国人民的英雄。他淡淡地开始解释，说他不仅不是全国人民的英雄，而且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英雄。他注视着我，坚决地说：你说得没错，播磨崎中学事件有不同的真相。

“那所中学的学生是一群拥有特殊能力的孩子，对吧？”我再次确认，“还有，来学校的根本不是带着武器的歹徒，仅仅是孩子们的监护人，是这样吧？”

是这样吧？是这样吧？对政治家来说，这样被人诘问肯定很烦，但永岛丈神色不变，气质仍像个有着精悍面孔的英俊的美式橄榄球选手。他微微点了下头。“那天来学校的是孩子们的家长。九名学生的家长，九个人。”

“是家长？为什么？”五反田正臣问道。

“因为他们担心孩子的情况。”

“溺爱也要有个限度嘛。更要紧的是，那些人真的只是家长？难道不是危险的歹徒？新闻是这么播报的。”

“五反田，他们只是家长。”我说。

永岛丈把胳膊架在张开的双腿之上，身子向前倾。“那所中学是纯寄宿制，学生们基本不能回家。他们可以和外界联络，可即便如此，学校的情况并不会完整地传到家长那里。”

“是指学生的电子邮件和电话经过审查？”

“不是。”永岛丈当即摇头，“是出于学生们自发的意愿。”

“学生们自己不愿意说出学校的真相？”会有这种事吗？

“自发的意愿未必是自己的选择。”

我不太明白这话的含义，但永岛丈在我追问之前继续说道：“总之，几个对中学的教育内容抱有疑问的家长来到学校，要求见孩子们。和你们现在一样，他们没预约就来了。可能他们觉得，要是提前预约，校方会有所隐瞒。等于是一次由父母发起的临时检查。因为太突然，校方感到震惊，但不可能把家长们赶回去。于是校方另外准备了房间，让家长和孩子们见面。据说是这么回事。我当时不在现场，所以只是听说。”

“永岛，你当时真的在杂务室打扫？”那部纪录片确实是这么说的。

“对，我正在清理吸尘器的灰尘。”他爽朗地微笑。

“既然家长们顺利地见到了孩子们，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骚动？为什么学生们会死？”我的嗓音不由得一粗。为什么会发展成全班死亡的事态？

“因为有家长没能见到孩子。九名父母当中，只有一位母亲没能见到孩子。母亲的名字叫小林友里子。”

瞬间，我感到周围的场景仿佛发生了变化。被绑在椅子上的五反田正臣和大石仓之助都不见了，正对面的永岛丈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别的房间。房间四面是雪白的墙壁，排列着几张长桌，桌上有成排的电脑。屋里有一名中等个头、不胖不瘦的中年女子。我凭直觉知

道，她就是小林友里子。听着永岛丈的话，我像是融入了小林友里子的身体，切身地感觉到发生在五年前的播磨崎中学事件。或者说，我在妄想。

小林友里子来见儿子小林辉秋，自称是年级主任的白发男子告诉她："辉秋君今天没来学校，所以你见不到他。"她因此不知所措。地点是教职员室。

其他八个人得到的是同样的说辞："我们在隔壁准备了房间，会把您的孩子带过去。各位想说多久就说多久，说完再回去。"也有一名父亲表示不快："怎么搞得好像探监似的。"小林友里子觉得自己被扔下了，心想，我连这种探监的机会都没有吗?

"辉秋君早上在宿舍的厨房被热水烫了手，已经去了医院，所以今天缺席。您大概可以等他回来再见面，但现在没办法。"

白发男子戴着或许是老花镜的眼镜，留着不到一厘米长的平头，小眼睛，虽然是老师，却有种远离安稳日常的异样威严。

"小林女士，没法子呢。"经这名老师一说，小林友里子也觉得没有办法，只好点头接受。她怕如果自己大声理论，会影响其他监护人见孩子。

小林友里子因为担心儿子而特意从九州过来。但如果问她究竟担心什么，连她自己也没法说出所以然。

本来，儿子就读播磨崎中学也是顺水推舟。他在学习中心参加了中学升学考前的统考，那里的职员说："辉秋君的学力和体检结果过了播磨崎中学的推荐线，去那儿挺好。"当时她的确感到单纯的喜

悦："是吗，原来去那儿挺好的。"但也没必要执着于播磨崎中学。只因为听说学费相当便宜，而且因为是新学校，会有特别补助费，丈夫动心了。儿子辉秋去上了一次体验课，那所学校有着不穿制服且尊重自由想法的校风，还有新鲜的课程，他似乎很受吸引。于是小林友里子也赞成儿子入学。

住进宿舍之后，儿子定期联络她。主要是电子邮件，偶尔也有电话。完全没有让父母担心的事，但小林友里子为这些"太过顺利的报告"而担心。她感到："好像太没有问题了。"

丈夫批评道，这是在找碴儿。他不耐烦地皱起脸："俗话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不对，小林友里子想。消息是有的。正因为全都是好消息，她才会不安。

当然，小林友里子不会只凭这些就跑到东京见儿子。

契机是她收到一封邮件，来自间壁俊一郎，另一名学生的父亲。不知他从哪儿查到他儿子同班同学的家长们的邮箱地址。"我们去一趟学校吧？可能的话，最好突然上门，搞一次突击测验。"

间壁俊一郎似乎也不信任他儿子的来信。小林友里子的丈夫没理会间壁，然而友里子对间壁的提议感兴趣。最重要的是，间壁俊一郎公布了他儿子的邮件内容，那些像极了辉秋写来的信。这一点让她在意。

间壁俊一郎这样写道："如果没有消息倒也罢了，报喜不报忧，只能认为是坏消息。其实我在某个高原上住过一段时间，我在那里学到

一件事，信息是多么危险的东西。”他看起来的确有些不正常。这人似乎还怀疑自己的人身安全，感觉有点神经质。

小林友里子回了信，然后和另外几个间壁的支持者一起去了学校。

而此刻，她被告知唯独自己见不到儿子。她不知该怎么办。沮丧的她不知何时恍恍惚惚地离开了教职员室，做梦似的蹒跚而行，在学校里失去了方向，等她回过神，发现自己走在主楼背后另一栋楼的走廊里。她一下子慌了神，想沿着静悄悄的路走回去，就在这时，从前面什么地方传来微弱的声音，像一声惨叫，她不禁停下脚步。她侧耳倾听，心想莫非是自己的鞋子发出的声响。一片岑寂。声音又传了过来。那是狂乱的惨叫声，又像有人在呻吟。

小林友里子害怕起来，想回到原路。但她最终下定决心，向前走去。因为她闪过一个念头：难道是……

传出惨叫声的是右边一扇门里。小林友里子竖起耳朵，这时屋里响起一个声音。类似喘息的声音充满害怕和悲伤，最要命的是，这声音是她熟悉的。正是她忍痛生下并怀着烦恼、忍耐和爱抚养长大的儿子的声音。

小林友里子顿失血色，随即热血上涌。她握住门把手，用力一推，发现门上了锁，于是用尽全身的力量撞了过去。她发了狂似的彻底失去了冷静。

小林友里子撞开门闯进房间，几乎站立不稳，同时飞快地四处张望。跃入眼帘的是她的独生子的身影。狭窄的房间正中央有把椅子，他被绑在上面，眼睛被蒙住了，身体无法动弹。有一名女子面对着

他。女子身穿朴素的西装，个头娇小，右手拿着一样东西，怎么看都明显是手枪。

“这是怎么回事？”五反田正臣催问的声音让我一惊，我这才回过神，从播磨崎中学的场景重返自己所在的房间。抬头看去，头顶是炫目的枝形吊灯。关于小林友里子的想象具有太强的现实感，以至于我一瞬间分辨不清哪一边才是现实。

“拿枪指着学生？体罚也要有个限度吧？这样做不正常嘛。”五反田正臣说出他的疑问。

我也有同感，却答道：“这是因为——”我想到一件事，可以作为这种古怪状况的解释。“难道是《幻魔大战》理论？”我脱口而出，“是为了让人感到恐惧，把人在精神上逼到绝境，所以那个学生才会遭到非正常的对待？”井坂好太郎也说过类似的话。

“喂，渡边，你在说什么啊？”

“我在谈论超能力。”我说。

“你刚才也满口超能力，所谓的超能力究竟指什么？”

“整件事都和超能力有关。有一所学校调查人们的特殊能力，大概就像资格考试的学校，而那所学校就是——”

“就是播磨崎中学。你说得没错。”永岛丈的声音响彻屋内。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只有天花板的空气净化机发出宛如呼吸的排气声。

“为了让能力觉醒，那所中学用了野蛮的手段。在那儿工作的大部分是医生或学者，当然了，他们被称作老师。而那些野蛮的调查被称作‘单独心理治疗’，所有的学生依次接受调查。”

“我搞不懂。”大石仓之助哭诉道，永岛丈没理会他。

“既然名为研究，当然也采取了最低限度的防范手段来避免事故，但做法仍然是粗暴的。因为特殊的力量不会在安全的环境中出现。人只有在感到恐惧的时候才会发挥潜在的能力，对吧？”

“嗯，我知道有这么一套理论。”

“渡边，你干吗一副心领神会的口气？”大石仓之助高声说道。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五反田正臣显得不快。大概他不喜欢别人谈论自己无法理解的事。

永岛丈轻轻耸肩。“做母亲的小林友里子目睹了单独心理治疗，也就是她的儿子惨遭虐待的现场。”

“她看到了这一切，然后呢？”

我可以想象母亲会采取的行动，她肯定想不顾一切解救儿子。这就是母亲。与此同时，永岛丈也说：“小林友里子朝老师扑了过去。”

“毕竟是母亲。”我不由得认同地点头。

“然后呢？”五反田又问。

“女老师吃了一惊，她大概从没想到这种时候竟然会有位母亲扑上来。乱了阵脚的女老师不假思索地用了手中的枪。”

“对那位母亲开了枪？”五反田正臣尖锐地问道。

“对。她对那位母亲开了枪。”

随着永岛丈的回答，我再一次感到自己的意识仿佛被拉出来，扯到身体的上方，接着飘到别处。我和五年前的播磨崎中学的房间天花板融为一体，小林友里子就是在那间屋里扑向老师并被枪击，而我俯瞰着事情的进展。

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衣着朴实的小林友里子仰面躺着。她的嘴边溢出红色的泡沫，血从她的肚子流出来。一名穿西装的女子紧挨着她站着，正盯着自己手中的枪，恼怒地皱起眉。她对自己感到愤怒：我怎么就开了枪呢！

这时，室内一阵震动。甚至我紧贴的天花板的日光灯也在咔嗒咔嗒地摇晃。

引发震动的是坐在椅子上的小林辉秋。他身下的椅子颤抖着，椅子腿敲击着地板。他的眼睛被黑布蒙住，手脚被形如小型狗项圈的东西固定在椅子上。他的嘴巴像嚎叫的狼那样大张着，舌头像火焰般摇曳，发出咆哮。他的吼声大得惊人。随着他的吼叫，整间屋子哗哗地震动。

女老师诧异地望着晃动的墙壁，接着终于注意到小林辉秋的异样变化，瞪大了眼睛。

“那孩子因为母亲被杀而崩溃了？”五反田正臣明显不耐烦地问道。

“我并不在现场，所以我并不确切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永岛丈干脆地承认，然后点头说，“这一切仅仅是我根据可以作为证据的情况结合想象力做出的推测。但有一件事确实发生过：小林辉秋大声吼叫，整个人陷入亢奋，他挣断捆绑手脚的东西，杀害了女老师。教室内的摄像头留有这些影像。”

“唉。”大石仓之助的叹气声带着哭腔。

五反田正臣咂舌道：“你该不会说，他用超能力杀了人吧？”

我心想：肯定是用超能力杀的人。

然而，永岛丈没有表示肯定。“我说过好几次了，我不在现场，能做的只有想象。如果认为小林辉秋发挥了某种超能力，不妨就那么认为。如果觉得超能力太荒谬，可以做出不同的想象。譬如说，小林辉秋发挥了人们在火灾现场常会爆发的惊人力量，扑向女老师，夺过枪，射杀了她。这样如何？还在能够理解的范畴内吧？”

五反田正臣顿了顿才答道：“是啊。如果是这种情况，我可以相信。”

“那你就这么想好了。小林辉秋拼尽全力杀了女老师，和漫画里才会出现的超能力无关。大概是肾上腺素过度分泌，或者是向肌肉发出指令的神经系统出了异常。”

永岛丈接着往下讲。在播磨崎中学，一整个班的学生的死亡从这里开始。

46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我感到，更恰当的说法是，接下来有谁死了？但我实在不想这么问。

“杀死老师的小林辉秋看到眼前的状况，完全慌了神。母亲和老师的尸体躺在眼前，他陷入崩溃也很正常。这是当然的。”

平心细想，小林辉秋是初中一年级学生，不久前还是个小学生。虽然此时正是自我意识增强、渐渐学会圆滑和逞强的年纪，但他无疑还是个孩子，很难认为念初一的他会冷静沉着地面对母亲突然死亡以及他本人杀害老师的事实。

“那之后，小林辉秋怎么样了？”我问道，永岛丈耸耸肩，仿佛在说：“你自己稍微动动脑筋好不好？”在这个瞬间，我感到自己又扑进了五年前的播磨崎中学的现场。围绕着我的家具和人都像鳞片剥落般簌簌地掉落消失，另一景象将我围住。那是宛如医院内部的雪白的走廊。我在走廊上奔跑。准确地说，奔跑的不是我本人，而是一个身穿藏青底色、红白条纹运动服的男孩。那是个带着稚气的纤瘦少年，留着扫帚模样的倒竖头发。是小林辉秋。他粗重地喘息着，竭力移动不听使唤的双腿，在走廊上奔跑。我紧跟在他身后，看着他。

这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他像说胡话似的边跑边反复念叨。他摇了好几次头，仿佛要从脑海里甩掉自己杀害的女老师的遗容。他跑到走廊左拐弯的时候滑了一跤，撞到膝盖。他慌忙站起来，又开始跑。

我可以想象他要去哪里。我嘴里答道："去自己的班级。"初中生被逼入绝境的时候，能够依赖的人只有朋友。"他要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同学们。"

小林辉秋来到自己的班级，用力打开教室后方的门。他凭着激昂的劲头，完全没顾轻重，门发出剧烈的嘎吱声，整个儿掉了下来，朝着走廊那边倒下，发出一声巨响。

班级的全体学生朝小林辉秋——也是朝我——转过头。这会儿正在上课，正面的显示屏一侧站着一位长发及肩的高个子男老师。

"辉秋，"有个朋友喊他。"怎么啦？""你发什么呆啊？""小林君，你怎么了？""对了，你手上是什么？""血？"

小林辉秋抬起右手，查看沾在手上的红色东西。透明的部分和深红色部分混在一起，黏糊糊的。他意识到这是血。这时，他想起刚才睁着眼睛倒在自己面前的女老师的样子，顿时按捺不住，当场吐了。但吐出的只有泛着酸味的胃液。

"辉秋，你怎么啦？没事吧？你怎么吐了！"几个朋友从座位起身，担心地靠近他。

"喂，小林，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高个子老师迈着强有力的步伐，从他的前方走过来。

小林辉秋低头看着自己刚吐在脚边的液体，只是呜咽，说不出话。

"喂，小林，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老师用略微强硬的语气重复了一遍，"告诉我，你身上的血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老师长得像双眼睛外扩、两腮鼓着的鱼，他此刻担心的不是小林辉秋，而是别的问题。

“小室老师，”小林辉秋先说了一句，但声音太轻微，他努力加大声音，“妈妈——”接着喊了出来，“小室老师和妈妈死了！”忽然有股寒气袭向他的身体。他开始颤抖，几乎站立不稳。

不知何时，同学们全都离开了座位，围住小林辉秋。“出什么事啦？”“喂！”所有人都显得不安。

“小室老师开枪打死了我妈。”小林辉秋握紧拳头，忍住恶心说道。某个多愁善感又有想象力的女生当即惊叫一声。

“小室老师怎么样了？小室老师她——”老师抓住小林辉秋的胳膊晃动着。他像是害怕沾到血，手在运动衫上挪了一下。

小林辉秋说了声“小室老师”，但他很快说不下去了。他的身体颤抖着，随着他的颤抖，地板开始震动，教室的玻璃窗开始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永岛丈，你可别说玻璃因为超能力碎掉了。”五反田正臣提防地插嘴道。

我心想，玻璃就是因为超能力碎掉的。但永岛丈同样没有肯定这一点。“你相信自己能够相信的就行了。从结论来说，教室的玻璃窗在那个时候全部碎了。对此可以做出各种解释，譬如当时突然有阵强风从校舍的西面吹来。”

“真的吗？”

“我的意思是，也可以这样考虑。”永岛丈的语气越来越随便，我感到我们和他的距离拉近了。“那阵突然的强风弄破了玻璃窗。或者你问问气象局，马上就能知道我没说谎。如果你觉得强风比超能力更加现实，那就这样想吧。我并不是在这里宣称超能力的存在。总之，玻璃碎了，学生们一片惊恐，有些人发出惨叫，另外有些人变得亢奋。而恐慌是会传染的。”

“这时候，学生们哇哇乱叫，可喜可贺的是，有几个人一下子爆发了超能力，然后全班死光光。不至于是这样的结局吧？”

“你可以放心。”永岛丈嘴一撇，“不是这样的结局。”

这时，我又一次来到播磨崎中学事件的现场，成为贴在小林辉秋身后的旁观者。尽管我目睹的情景不过是来自永岛丈的讲述，但仍充满强烈的现实感。

正当玻璃窗碎裂，学生们惊慌失措的时候，有几个大人冲进了教室。领头的是满脸皱纹的短发老教师。另外又有几名老师赶来，纷纷说道：“究竟怎么了？”

“你去隔壁班。”老教师环顾教室，语调坚决地对身旁的一名男老师说道，“别让隔壁班的学生过来，让混乱扩散可不好。”

“出什么事了？”老教师问长发老师，同时瞥了一眼旁边的小林辉秋。他看到了地板上的胃液和运动服上的血，但神色自若。

“等一下。”有个学生在老师回答之前说，“辉秋，发生了这种事，赶紧叫警察。”

老教师用冰冷的视线瞪着那个学生。“情况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请安静。”他言辞沉稳，却充满不由分说的力量。

学生们一时间沉默下来。可就在这时，小林辉秋做出了反应。他伸出双臂，用力一推面前的老教师。老教师整个人向后飞出去，撞到桌子，摔了个屁股蹲儿。

就在这时，另一伙人吵吵嚷嚷地进了屋。那是以间壁俊一郎为首的监护人以及他们的孩子，他们原本在各个房间会面。这群人变了脸色，瞪大眼睛。“这是在闹腾什么啊？”

学生们来劲了。或许是一直以来被压抑的欲望在这时释放出来，他们因为顶撞老师而情绪激昂，叫喊着，散发出肉眼看不到的团结的热气。不知什么时候，演变成学生与监护人联合对抗老师的局面，教室内充满一触即发的狂乱气氛。

“接着，就爆发了。”永岛丈说。

我再次回过神，看向房间的墙，以及天花板的枝形吊灯。

他的手中不知何时多了把小刀和一个黄色水果。他在讲述的同时优雅地剥开果皮。

“爆发？是超、超能力？”大石仓之助大概是忍不住开了口，尽管他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有这种事？”

我在这时看到了学生们齐齐凝视老师的模样，他们的眼睛炯炯闪亮。这一幕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其清晰程度远超我刚才看到的所有情景。

学生们体温上升，汗腺张开，热气和汗水一起涌出。小林辉秋又呕出混合着唾液的胃液，这当然并不是暗号，但就在这时，教室里刮起一股热风，灼烂了老师们的皮肤。空气扭曲了，我眼前的景象开始变得粗糙，就像用锉刀锉过似的。学生们潜藏的特殊能力迸发出来。

原来这就是五年前的播磨崎中学发生的事。我正要信服，然而永岛丈接下来的话否定了我的想象。

“如果说超能力爆发，实在太荒唐。当然，也许有过超能力的爆发，我认为这种事不奇怪。但还是想象一下更有可能发生的事好了，譬如爆发的不是学生们的超能力。”

“是手枪？”

“爆发的是老师们的恐惧。”

“老师们的恐惧。”

“那所学校做的是对特殊能力的研究。对学生做实验，进行研究。所以，老师们大概对超能力有些神经质。他们很可能害怕学生们突然释放出可怕的力量，一直为此紧张。”

对啊。我几乎要使劲点头。如果在紧迫的情况下被人用枪指着，人肯定会恐惧得惊慌失措。在播磨崎中学，老师们面对的不是枪，而是不知道有何种效果的特殊力量，等于看不到枪口。老师们完全不知道学生们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攻击自己，他们当然会因此感到非同寻常的恐惧。

“我猜有一个老师，也可能是多个老师，因为无法承受恐惧而开了枪。”

“老师开枪？”

“开枪打死了学生。”永岛丈把切完水果的刀静静地放在桌上。

“然后？”

“结果一团乱。”他说着把水果含进嘴里。嚓的一声，果肉破裂，果汁四溅。那声音听起来很响，带着回声。“有枪声，还有人的喊声和惨叫声，总之闹腾极了。我在杂役室当然也注意到了异常，发现不是给吸尘器除尘的时候。”他自嘲地微笑，半开玩笑地说，“这时，我终于出场了，慌慌张张地从杂役室去了教室。”

“从天花板顶上的管道孔？”记得纪录片是这样描述的。永岛丈不过是一介不起眼的耿直杂役，他觉察到危险，鼓起勇气在昏暗的管道孔匍匐前进，接着一举变成肩负国家未来希望的英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怎么可能！”永岛丈耸耸肩，“我经过走廊，然后走楼梯，平平常常地往教室走。管道孔的事是改编的。”

“改编？”

“我赶到教室那会儿，被小林辉秋野蛮地弄倒在走廊的门还横在那儿，我一眼就能看到屋里的情况，吓得呆在原地。”永岛丈露出痛苦之色，似乎不是在哀叹自己当时没用，而是因为那经过五年仍无法忘怀的恐怖场景。“老师和学生们重重叠叠地倒在教室里。四处倒着桌椅，地板被水淹了。仔细一看，地上的水带有厚度、光泽和黏性，是血。站在教室里的就两个人，姓绪方的老师和一名矮个子学生。除他们两人以外的所有人都倒在地上。绪方正用手枪抵住学生的头。”

“学生的头？”

永岛丈点头。“接着，他开了枪。我恰好就在他开枪的时候走进教室。我心想，糟了，我来了不该来的地方。绪方看到我，把枪口转过来对准我，但他没开枪。”

“因为你是议员？”

“我当时是杂役。”永岛丈笑了，看起来全无防备。

刚用枪杀害学生的绪方老师神色不惊，甚至浮现出总算完成工作的舒爽神态，对永岛丈说：“你也帮我一下。”

这之后的情况是永岛丈本人的经历，他不再谈论猜测和想象，而只是讲述自己的见闻和行动。我也根据他的说明身临其境，感觉就像我紧贴在永岛丈身后，站在播磨崎中学事件的现场。

绪方站得笔挺，他的模样不能称之为“矍铄老者”，倘若没有皱纹，他根本不像个老人。他看了一眼慌乱的永岛丈，眼神就像在探究永岛丈的内心，然后用强硬的命令语气说：“你和我一起到隔壁班。”永岛丈平时就对这位老教师究竟多少岁感到好奇，这会儿困惑更深。

“隔壁班？”

“我们必须对这场骚乱做出解释。”老教师绪方把手枪放入衣兜，走出教室，看都不看倒在地上的尸体。永岛丈不由自主地跟在后面，差点因地上的血滑倒。

“解释？这样的状况能解释吗？”永岛丈回望躺着一堆尸体的教室，质问道。他用尽全力才忍住想吐的恶心劲。

“那个姓绪方的究竟是什么人？应该不是个普普通通的老教师吧？”与其说五反田正臣在找碴儿，不如说他正拨开充满脑海的浓雾，挣扎着想要看清脑中的景象。也许对他来说，大脑中的景象模糊，比丧失视力更难以忍受。

“我也不清楚绪方那个人的具体情况，不过，你们也见过他。”永岛丈轻快地说。

我们自然惊得往后一仰。“什么时候？在哪儿？”

“刚才，在机场的停车场。”

那么他是刚才永岛丈身边的亲信之一?

“总之，绪方把之前的情况对我讲了一遍，包括从小林辉秋那儿问出的情况，以及他本人目睹的发生在教室的事。然后他对我说：‘要收拾这个局面，有两个选择。’”

“两个？”只有两个选择？竟然会有两个选择？两种说法都成立。

“要么杀光所有人，要么堵上大家的嘴。”

47

“播磨崎中学的老师和学生死了，同时死亡的还有正在学校访问的监护人。一整个班的学生变成了尸体。教室到处是血，就算打扫也没法轻易弄干净。很难对这样的事情进行隐瞒，所以比隐瞒更容易的是——”永岛丈说，“杀人灭口，或者堵上大家的嘴。”

我咽了口唾沫。上半身被一圈圈缠在椅子上，动一下咽喉都感觉逼仄。“真是乱来。”

“我当时也这样想。可是，绪方老师毫不迟疑地这样断定，还向我发问：‘哪一个好？’”

我有种感觉，仿佛我本人成了永岛丈，站在我面前的老教师年龄不详、一头短发、满脸皱纹，正在问我：“哪一个好？”

这一幕发生在走廊，他们走出尸横遍地的教室，正要去隔壁班解释情况。

“哪一个好？这种事不是我能决定的吧。”杂役永岛丈一阵惶惑，声音都开始颤抖。

绪方皱起眉，挤出深深的皱纹。“如果你选择杀人灭口，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那就要杀死老师以外的所有人，包括隔壁班的学生。”

“包括那里的学生？”永岛丈伸出手指，指向斜前方的教室。

“你知道杀人灭口的意义吗？在那之后，要编造不同的真相。”

“不同的真相？”

“身份不明的武装团伙从校外闯进来，杀害了学生们，和歹徒搏斗的老师们也受伤或死亡。大方向是这样的。”绪方流畅地说道。

永岛丈不由得一惊，忍不住问他：“这是你刚才想出来的？”

“这是模式。”绪方不耐烦地回答，“世界上有若干种模式，譬如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这样做。更准确地说，套用模式，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这样演变。从前肯定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模式周而复始，中间会发生变化，而变化会让系统不断改变。”

永岛丈听不懂，沉默着。绪方继续说道：“这就像数学定理、物理法则，或是化学法则。我大半辈子都在学习这些模式。你不用多琢磨，让我先把最单纯最要紧的一件事教给你。”

“什么事？”

“如果杀人灭口，你也会是其中一个。”

“仔细一想是当然的。既然要杀死所有人，用虚假的真相把事情掩盖住，那么只能把我这个杂役也干掉。他告诉我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在我们面前的永岛丈用的是谈论儿时傻事的语气，但我们根本笑不出来。“杀人灭口”这句非现实的话不是我们能面对的。

“我回过神，从两个选项当中选了一个。”

他露出几分羞愧，但我不觉得他该羞愧。选择“堵嘴”当然比选择自己和学生们死亡要正确。

“绪方的行动毫不迟疑。”永岛丈说，“我们走进隔壁班的时候，学生和老师都处于慌乱之中。那是当然的，毕竟听到了枪声和惨叫声。在这样的情况下，绪方大步走上讲台，开口说：‘请镇定。’”

永岛丈呆呆地站在教室后方，他想，人在这种时候不可能镇定。然而，教室里的喧嚣在一瞬间停了。

“只要有人怀着确信下达指示，就能够让别人听从自己。”永岛丈又啃了一口水果，“越是在骚乱之中，人越是想仰仗充满自信的话语。那之后，绪方在讲台上对学生们解释了事件的真相。完全是他对我讲的那套：‘闯进来的匪徒袭击并杀害了学生们，老师们和匪徒搏斗，也死了。’”

“那不能叫作真相！”大石仓之助的驳斥近乎哀鸣，我也点了点头。

永岛丈也点了头，却重复道：“那是真相。事情的真相是过后构建的，最为人们所接受的情况会变成真相。”

“学生们相信了那番话？相信了那样的真相？”

“我都差点信了。”永岛丈一笑，“学生们听了绪方的话，感到害怕。那是自然。武装团伙从校外闯进来，太危险了。他们脸色发白，但就在听解释的过程中，他们确实逐渐平静下来。人只要得到解释，就会心平气和。”

“得到解释就会心平气和？”五反田正臣的声音笼着阴影。他的口吻和之前不一样，我在心里“咦”了一声。五反田正臣好像对什么耿耿于怀。

“反过来说，如果一直没有解释，人就会不安，会焦虑得不得了。当警铃响起，如果不管它，大家会感到不安，但如果别人解释：‘是小学生乱按的。’听了这话，人们会就此释然，都不会想到附近应该没有小学，也想不到警铃的高度应该不是小学生能摸到的。人们会迫不及待地接受这个解释，心想原来这样啊。所以，绪方当时的解释很顺利。他让学生们信服了。不，他离大家的信服只有一步。”

“事情不会就这么结束吧？”根据他的叙述方向，我只能这么认为。

“因为还有一对父子活着。”

进入教室的是血淋淋的间壁俊一郎。他背着昏过去的儿子间壁敏朗走了进来。

教室内一阵骚动。惊叫声刺破耳膜，椅子翻倒的声音响起。间壁俊一郎往他附近的桌子靠过去，差点摔倒。他身上的血在地板拖出痕迹，宛如鼻涕虫留下的黏液。

学生们远远地围住间壁父子，间壁俊一郎用手一指站在讲台上的绪方，大声说：“这名老师对隔壁的学生开了枪。他想杀死我们！这所学校果然不正常！”这番话仿佛用尽了他全身最后的力量。

教室里一片寂静。学生们左顾右盼，看向满身伤痕、可说已濒临死亡的间壁俊一郎，又看向面无表情站着的绪方。他们慌了神，不知哪一方说的是真话，不知该倾向于哪一方的解释。

“我认为那位父亲快不行了。他的肚子不停地流血，而且精神也有点不正常。我后来才听说，他本来就有被害妄想。当时他翻来覆去说

着同一个词，大概没力气说别的了，拼尽全力反复念叨那个词，可是周围的学生们听不懂他的话。我也没听懂。”永岛丈对此刻不在这里的间壁俊一郎露出同情的神色。

“一个词？”

“安藤商会。”永岛丈说出的词穿透了我的头脑。

“原来是在这个时候。”我不由得说，“这个名字原来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你知道？”永岛丈第一次露出震惊的神色。

“原来你知道啊。”五反田正臣也说道。

“我最近刚去过安藤商会所在的岩手高原。我在那儿听说，间壁俊一郎在那里住过。”

永岛丈呆住了。我感到一丝愉悦，仿佛报了一箭之仇。

“渡边，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事？”五反田正臣显得有些不快。

永岛丈虽然吃惊，但还是接着讲述五年前的事。“间壁俊一郎神志不清，翻来覆去地说着‘安藤商会’。他还喊道：‘这所学校有问题！我一直有隐隐约约的感觉，可这地方比我预想的还要危险，大家都逃到安藤商会去吧！’”

“然后呢？”我已经知道答案，还是问他。

“绪方朝间壁俊一郎开了枪。”

我在脑海中看到间壁俊一郎护着儿子倒下的身影。

“然后绪方再次对所有人说道：‘不许提起这件事。’”

难道可以如此轻易地贯彻堵嘴这种事？五反田正臣表示怀疑。永岛丈蓦地从沙发起身，走到窗边，眯起眼眺望窗外。

“教室里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群男人，全都荷枪实弹。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绪方叫来的警视厅的人。总之，教室里突然有股被权力机构控制的严肃氛围。接着，绪方对所有人讲了话。”

“讲了什么？”

“‘你们的举动会受到监视。’”

“监视？”

“他说，一旦你们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别人，泄漏出我刚才告诉你们的‘真相’以外的情况，泄密行为必然会败露，到时必将有严厉的惩治。你们当然不能对别人提起这件事，甚至不可以有所关注。”

“关注？”说着，我脑海中灵光一闪，“譬如上网搜索？”

“所以才有那个。”五反田正臣似乎也发现了，“他们的监视就是那个加密的程序吧？会把上网搜索这件事的人一个个地查出来。”

“对上网搜索进行监控是相对容易的方法，所以监视当然也涵盖互联网，但那只是一部分。在场的学生们，包括我，都被迫做了约定。‘我们共同拥有某个真相，舍弃其他的真相。’你们知不知道，让人遵守约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我已经知道问题的答案。也可以说，我一直在切身体验这个答案。

“就是强调不遵守约定会很惨。”永岛丈说出答案，“要是有人不遵守约定，试图接近事件的真相，身上就会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把这一点灌输给每个人，让人知道有这个规则。”

“什么玩意儿！”大石仓之助嚷道。他大概是想到自己遭遇的冤案，高声说：“我和那起事件根本没关系，也没有调查那件事，只是上网搜索而已！”

永岛丈转头望向背对自己而坐的大石仓之助，声音带着怜悯：“因为你上网搜了。”

“原来是这样的设定。”五反田正臣仿佛已经理清了其中的策略。

“设定？什么设定？”大石仓之助问。

“假设某人从什么地方听说了那起事件的信息或传闻，你觉得一般人会怎么做？那个人会确认信息是否正确，有没有其他人知道相应的情况。就是说——”永岛丈又坐回椅子上，“那个人会用若干个关键词上网搜索。”

“所以你们要找到上网搜索的人。”

“上网搜索未必就是在调查事件的真相吧？譬如我就不是。”

“你听着，大石，你想一下系统程序。对信息进行分类和处理的时候，判断的条件必须明确，对吧？要怎么才能判断谁是‘对事件真相感兴趣的人’？人心是无法判断的。相比之下，如果有人‘上网搜索事件关

键词’，就可以用机械的方法把这些人筛选出来。虽然很难把人心编进程序，但是可以把人的行动编进去。”

“但如果这样，无辜的人也被错误地划进去了。”

“错就错吧。”永岛丈毅然说道，“重点在于让靠近事件真相的人无限趋近于零。”

“你真过分！”大石仓之助大声责备永岛丈。可是过分的并非永岛丈。他本人刚才坦承有这样的规则，但这一规则并不是他制定的。

“因为要搜寻特定的人，监视的关键词不能是任何人都会想到的常见词。”永岛丈说，“譬如，肯定有无数的人上网搜索‘播磨崎中学 真相’，所以有必要监控那些当时在学校的人才知道的词。”

“例如‘播磨崎中学’和‘安藤商会’？”我说。当时在现场的人可能会调查间壁俊一郎胡言乱语般不断重复的“安藤商会”与事件的关联。此外还有“单独心理治疗”。

永岛丈默默点头。“人们上网搜索，是因为想知道某个信息，但是反过来，上网搜索的人也可能被搜索。”

“被搜索？被谁？”

“被系统搜索。可以推测，如果有人用‘播磨崎中学’和‘安藤商会’上网搜索，这个人想必知道这两个词之间存在关联，对吧？假设有些人在搜索引擎的内部专门分析这些案例。”

“难道是小人儿？”

“你不妨这么想象。搜索引擎里的家伙根据投过来的词汇，辨析出‘此人想知道什么’、‘此人知道些什么’，从而锁定对方的属性。”

我忍不住说：“怎么可能！”我以前就有这方面的怀疑，如今永岛丈干脆地说了这番话，我不由得慌了神。“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难道能够轻易知道上网浏览者的情况？”

“是啊。”永岛丈立即答道，“所以，连我也不能上网查。”

“查什么？”

“安藤商会和事件的关联。一旦我试图上网查，就会泄露我对这件事的关注，对吧？所以我直到今天都不知道安藤商会的具体情况。”

“可是，只是上个网，系统竟然会知道个人情况！”我难以置信。

“会啊。”答话的是五反田正臣。

“五反田，你知道这事？”

“我毕竟解析过那个程序。”

“那个程序会向网络服务商的系统索取信息。”大石仓之助短暂地恢复了镇定，“从服务商那儿可以拿到上网搜索者的个人信息。”

我想起来，最初发现藏在歌修交友网站里的检索词监视程序的人就是五反田正臣。大石仓之助也发现了这一点。

“怎么，你也做了解析？”五反田诧异道。

“全靠你留下的线索，你那个密码破解工具。”

“哦，原来你们找到了那个。”五反田正臣有些吃惊，于是我告诉他，我和大石等人倒着播放他留下的录音带，听了留言。我们的谈话只有在讲述这段过程的时候变得轻松，就像年轻人在教室里闲聊。“什么嘛，竟然是你们。”五反田嘟囔道，“真没意思。”

“可是，向网络服务商的系统索取信息是什么意思？”

“我不清楚细节，好像用的是外部的通用程序，也就是调用外部包。那个外部包的名字挺陌生，所以我查了一下，发现应该是从网络服务商的系统获取信息的程序。”

“那是警方系统的中介程序，用上网用户的权限账号和认证密码作为参数，只要给出目标网址，就能从网络服务商的日志获取必须的信息。”

我觉得自己最近听谁说起过这个，而且肯定是间接听到的。我重新追溯记忆，想起我在安藤诗织家见到的漫画家手聪。他说他以前和安藤润也聊过“网络服务商的信息”。

“那只是个交友网站，为什么它的程序能够连上警方的系统？”我其实知道答案，还是忍不住问道。

“我之前也没搞懂这一点。”大石仓之助嘀咕道。

“但你现在知道了吧？”五反田正臣的下巴朝永岛丈的方向一努，“既然和国家扯上关系，凡事皆有可能。”

或许是脑海中云开雾散，他逐渐恢复了自若。“永岛丈，我大致明白了，有这样一个规则，对上网搜索的人进行监视。而且，按照我的

猜测，检索词的组合不同，上网搜索者遭受危害的严重程度也不同，对吧？”

“遭受危害的严重程度？”

“譬如，用‘播磨崎中学’和‘安藤商会’上网搜索的人，和用‘播磨崎中学’、‘安藤商会’以及‘单独心理治疗’三个词上网检索的人，系统的戒备程度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分了级？”

“做到这个程度也很正常吧。”五反田正臣说，“只是，反过来，这种做法也肯定有风险。每当有人调查某个事件，或是用某个关键词上网搜索，这些人就接连发生不幸，很可能也会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肯定会有流言蜚语。”

“那没什么。伴随着恐惧的流言会煽动好奇心，但光有好奇心是没法接近核心的。”

我忽然想起昨晚的事。当我在深夜的红灯前停住脚步，佳代子批评我，说我仅仅是无条件地接受别人定下的规则。我本想遵守红灯，但那也许不过是无意识地受到交通规则的管理。偶尔看到的事故报道，违规人员的名单，还有交通事故受害者的确存在的事实，大概都成了我的束缚。

就在刚才来这里的路上，五反田正臣对着电梯的透明墙壁说：“墙壁是透明的，让人觉得自己会被人看到，从而自我约束。”他说当人们想到“自己被监视”，就会行为谨慎。

对人们的上网搜索加以监测，也是一样的恫吓原理吗？

“但是，譬如说。”五反田正臣接着提问。他意气风发的样子让我困惑，但我马上明白了，他大概觉得自己在讨论系统设计有无缺陷和遗漏，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系统工程师。“譬如那些死在中学的监护人，你们怎么处理的？那起事件的罪犯被说成身份不明的武装团伙，官方并没有公布他们是监护人的事。”

没错。如果大家知道事件的凶手是学生的父母，肯定会有其他的解释。那起事件的报道应该没有提到罪犯是监护人。

“这一点当然做了隐瞒。最终的说法是没有监护人死在那儿。”

“怎么可能！”五反田正臣笑了，“这种事不可能瞒得住。监护人也有家人，而且其中肯定有人知道他们那天去了学校。”

“这些都瞒住了。”

我最初不懂他什么意思，但我很快明白过来。很简单，人们的嘴在这时也被堵上了。可以是某种形式的报酬，或是暴力和胁迫。总之，他们细致地一一堵住所有知道真相的人的嘴。

“如果还是有人想提这件事，就会被杀？”

永岛丈没有回答。

“间壁敏朗呢？他爸爸被杀了，难道他竟然保持沉默？”

“他当时昏过去了，丧失了对整个事件的记忆。以他的状态不会说什么。”

“但是，”这次轮到我表示疑问了，“就算是这样，也肯定会有遗漏。譬如，播磨崎中学的几名监护人在同一时间失踪并死亡，可能会有人对此感到费解。”我想到的是常在小说中看到的私家侦探。某个侦探先是调查一名妇女的下落，接着发现还有其他人下落不明。侦探发现，失踪者都是播磨崎中学的学生的监护人，于是认为其中隐藏了巨大的阴谋，开始调查。现实中也未必不会有这样的情形。

“没错。”永岛丈点头同意，跷起二郎腿，“就像你说的，很可能会有一些直觉灵敏并且有能力的人靠近这起事件的真相。”他呼出一口气，改口道，“我说错了，不是很可能，而是经常发生。”

“经常发生？”不祥的预感让我的心脏一颤。

“说得更清楚些，刚才也有过。”永岛丈继续说道。

还没领会他这句话的意思，我已经感到身上一寒。“刚才也？”

“有个网络新闻记者在这间屋子的隔壁。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对播磨崎中学的谜怀有兴趣，独自展开调查，然后来见我。”

和我们一样。

“原来找你的不只是我们？”五反田正臣的声音重新变得不安。

“很遗憾，就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在度过你们的人生，过你们的日子。就是说，从你们自己的角度来看，你们是戏的主角。所以，对你们来说，来这里可能是一种冒险。只是——”

“只是？”

“这种事到处都在发生。我刚才见过的那名记者也经历了他本人的冒险来到这里。这不是什么特别的事。”

我一阵愕然，尽管我并没有把我们看成是特别的。我一直不曾发抖的双腿在这时开始颤抖，而且停不下来。失望的感觉开始笼罩我的身体。隔壁房间的记者这会儿怎么样了？他现在还在那个房间吗？我想问永岛丈，却又作罢。我感到恐惧，接着脑海中闪过另一个念头。就像在黑暗的洞窟里拼命挖墙，试图让希望的光照进来。我毅然提议：“永岛，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逃走？”

就连永岛丈也遽然一惊。

我不清楚他的立场和想法。但就在我们接触的短暂时间里，我感到他怀着某种烦恼。我想，他会不会其实并不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想从目前的角色中逃脱呢？所以我尝试说服他。

“我刚才也说过，有个叫安藤商会的地方，要不要去那里看看？”我压根儿没考虑去了之后又会如何。我不过是想起安藤诗织无忧无虑的可爱劲儿，突然觉得，如果去了那里，或许就能尘埃落定。

永岛丈坐着没动。对我的突然提议，他既没有笑，也没有生气，倒像是在认真地琢磨。

正当我开始抱有期待，永岛丈说：“我真想接受你的提议。”

我感觉到了。感觉到了希望，就像用沾满泥土的指甲在洞里挖出一个口子，看见了阳光。找到突破口的兴奋让我的视野明亮起来。

“和你们一起逃走，确实不坏。”

“就这么办！”我说。

大石仓之助明明不清楚状况，也情绪高昂地说：“对，就这么办！”

“可是，”永岛丈看向天花板，摸了摸鼻子，“不行。”

“啊？”

“这间屋子受到监视。有摄像机，也有麦克风，全都一清二楚。我也想和你们一起逃走，我相信安藤商会是个好地方。可是，我把事件的情况都告诉你们了，而你们听了我的解释。”

“所以？”

“所以，已经不可能了。”

我都快哭了。如果你事先讲明这一点，我才不听你的解释。

48

“接下来，你们会很惨。”永岛丈说。

“很惨是打比方？”我问。

“现实的身体上的惨。”永岛丈缓缓闭上眼。

“永岛丈，议员可以做这种事吗？”五反田的口吻随随便便，不像在竭力向永岛丈提出抗议，更像学生在揶揄老师，“亏你还是个英雄。”

“我刚解释过了，事件的真相是另一回事。我并不是英雄。”

“太夸张了吧？”

“夸张？”

“如果我刚才听到的情况是真的，那么播磨崎中学事件的真相实在不得了。有一家研究特殊能力的机构，学生在该机构置身险境，还有监护人死了。陷入恐慌的老师们杀害了一整个班的学生，堵住幸存者的嘴，编造了另外的真相。如果这些是事实，那真是个大新闻，我想所有人都会惊讶的。”我挑选词句，想让自己的话不那么尖锐，结果说出来却充满挑衅意味。“这事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必要做这么多手脚来掩饰吧？监视上网检索、贯彻封口、攻击不遵守约定的人，简直太夸张了。”

“渡边，说得好！”五反田正臣夸奖我。我几乎没被他夸过，因此觉得有点恐怖。“说得没错。有必要这么拼命地隐瞒事情的真相吗？如

果事情败露，只要推到那个姓绪方的老教师身上不就行了嘛。”

永岛丈说：“你们的意思我懂，但事情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我和五反田正臣像两个志趣相投的朋友般异口同声地说道，“什么不是这样？”

“播磨崎中学事件的目的不在于掩盖真相。当然，掩盖真相确实是事情的开端，但后来产生了别的流程，事情的目的变成了把某个男人树立成英雄，把他放在国家的中心。”

我花了一点时间才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当我再次开口，又和五反田同时说道：“那就是你小子嘛。”“那就是你。”

“对。是我。”

“什么意思？把你扮成英雄，谁会有好处？”

这时，我迅速在头脑中勾勒出轮廓：某个政治组织或思想集团，或是拥有特定信仰的团体，为实现他们的理念而把骨干送往政界。为此捏造一个英雄是很有可能的。

于是我问：“就是说，你被绪方他们那伙人给利用了？”问的时候，我以为这多半就是事情的真相，然而出乎意料，永岛丈的回答仍是干脆的否定：“不。”

“那究竟怎么回事？”

“我不确定能否解释清楚。”永岛丈的语气真像一个没有自信的青年，“你们回忆一下动物的进化。”

五反田回了一句：“可是我不记得自己进化过，没法回忆。”

“动物的进化并没有简洁明了的目的。譬如，长颈鹿的脖子变长，并不是因为它想让脖子变长去吃高处的树叶。有一次偶然出现了长脖子的变异，而变异恰好更容易适应环境，所以幸存下来，是吧？”

“有关进化的问题，从古到今有各种各样的主张，谁知道哪种说法是对的。”五反田正臣似乎不喜欢永岛丈充满肯定的语气。

“进化和刚才的话有什么关系？”我感兴趣的是播磨崎中学的问题，而非进化。

“进化是反复的失败和摸索。没有什么正确的进化方法或方向。生物们耗费漫长的时间，不断重复突然变异和适应带来的幸存。进化的结果是继续活下去。”

“所以……”我想起在岩手高原见到的安藤诗织，她说过，他们的日子不论什么时候都是反复的失败和摸索。

“国家差不多也是这样。”

“国家？国家可不是动物。”

“不，国家在某些方面和动物很接近。”永岛丈坚决地说，“国家绝不是机械的、系统化的存在。你们不这么认为？国家充满各色人等、政治家以及官僚的自我和自尊，嫉妒和欲望，这些情绪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引发无法预期的现象。就像动物的行动，无法用逻辑计算。”

“不能用逻辑计算的就不是国家了。”我说，“不是有宪法和法律吗？守法这条逻辑应该是存在的。”

“不对，国家当然比宪法或法律更长寿，不是吗？法律这东西一直在变。国家是为了更加复杂的欲望而存活的。”

听到这里，我想起井坂好太郎说过的话，国家的目的既不是守护国民的生活，也不是管理福利或年金。他曾经断言道，国家的运作是为了让国家本身继续存在。

“好，我知道了。就当国家是动物好了。那又怎样？”五反田正臣的语气带着自暴自弃。大石仓之助劝道：“五反田，请你别破罐子破摔。”

“动物会不断寻求进化的可能性，会不断重复突然变异的失败和摸索。国家和组织也一样。它们会伸出无数只看不见的触手，寻找‘变化的契机’或是‘增加幸存率的道路’。”

“什么意思？你在说什么？”

“国家和动物一个样，一心只想着幸存下去。”

“请等一下，这些和播磨崎中学事件有什么关系？永岛，你被塑造成英雄。你的意思是，为了国家的存续，英雄是必需的？”我质问道。

“英雄的出现并不是国家的最终目的。只是，有些时候会有英雄出现。”永岛丈说，“而有些时候，借着英雄的出现，国家就会继续运作。譬如主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就是某些拥有强大权力的个人，也就是历史学家艾伦•泰勒所说的战争领袖。”

“哪个泰勒？”

“譬如希特勒、斯大林、墨索里尼、罗斯福。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和想法，而他们之间的碰撞和摩擦让世界大战继续下去，也让战争终结。”

“你在谈论战争？”

“我不是在谈论战争，而是更大的范畴。根据看问题的不同角度，或许也可以把独裁者或领袖称作英雄。在国家和社会当中，会有某种英雄周期性地出现，有时候英雄会发起战争，而战争有时会促成科学和工业的发展。”

“科学和工业有时也会因为战争而遭到破坏。”大石仓之助害怕归害怕，仍想指出这一点。

“那就破坏好了。破坏之后，又开始运作。对动物以及国家来说，最应该回避的就是停滞。没有变化、不能动弹的状态，基本接近死亡。”

“你是想说，国家和民众期盼着领袖登台？”

永岛丈缓缓摇头。“不对。国家有时会启动暴力或毫不仁慈的剧本，向国民彰显自己的存在。我说的是那些法则。”

“国家彰显自己的存在？”

“你懂吗，国家能够作为国家存在，是因为国民把它当作国家。”

“这还用说。”

“说起来容易。可是，人类是健忘的生物，所以如果国家和平又温厚，国民很快就会忘记国家的存在。”

“就像学校的老师更容易记住差生？”

永岛丈笑了。“我认为有点不一样，但也可以这么说。国家持续运动，为的是让国民认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且国家每隔一定的周期就强烈地宣告自身的存在。”

“意思是领袖或独裁者宣告国家的存在？”我说道，却已经听不懂永岛丈的话。

果然，他给出了否定。“不对。事情并不是出于领袖或独裁者的意志。国家为了宣告自己的存在而运动，其表现形式有时候是领袖或独裁者。而这些领袖、独裁者或支配者，只要时间一到就会消失。说到底，对国家来说，领袖的登台只不过是运动的一种。我反复告诉过你们，无非就是这么回事。经济运作，政权交替，有时发生暴力战争，有时则是平稳时期。事情周期性地在该发生的时候发生，国家任何时候都在寻求变化的机会。而播磨崎中学的事件最终启动了英雄登场的流程，也许是因为国家在寻找发起这类运动的契机。国家不断重复着尝试和失败，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进行这样的重复，追寻各种可能。当国家经济挫折，人们心怀不满，精神颓废，就发生骚乱。经过战争或骚乱，一切回到了白纸状态，又从头开始。”

“我听不太懂，什么和什么嘛？麻烦你讲得更明白些！告诉我谁是主谋！”

“不存在主谋。”

“难道不是姓绪方的老头？”

“绪方曾经故意把我塑造成英雄，但他并不是主谋，只是个零件。他对自己的状况有所自觉，但他只是零件。”

“零件？就像机器人？”我问道，永岛丈再次摇头。

“我解释不好。”他略一沉吟，然后开始打比方，“我刚才也提到过，曾经有个叫希特勒的战争领袖。希特勒不是一开始就是希特勒，他掌握政权之前，曾经有一个时期，某位国防大臣是他的障碍，可说是眼中钉。可是后来，那位国防大臣娶了一个当过妓女的女人，声望因此一落千丈，不得不淡出政界。接着，希特勒开始掌握整个国家的政权。”

“所以……”

“换个角度，可以说那场婚姻推动了希特勒的上台。只是，国防大臣和他的妻子都不认为自己是零件，更没有哪个主谋为希特勒策划了这场婚姻。他们仅仅是出于爱情和欲望结了婚，结果却为希特勒开辟了道路，德国因此改变，其他国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据说英国的丘吉尔讲过，他毕生唯一的目标就是打败希特勒，可能是他的这种想法促使英国参战。总之，就像这样，由于个人的想法和欲望，许多人的状况纠缠在一起。没有人写下详细的剧本，所有人都只是为了自身而行动。世界最终因此前进。就是这样。”

“你说就是这样，可是——”我叹道。

“譬如，你们经过属于你们自己的冒险来到这里。我刚才也说了，今天还有一名记者，也是经过他自己的冒险来的。另外，有关那起事

件的纪录片最近正在公映。”

“这些都有关联？”

“很难说有明确的联系，并不是什么人安排的，所有事情都在一股比个人更巨大的洪流之中。”

“你指偶然？”

永岛丈的反应含糊，像点头又像摇头。“是偶然，又不是偶然。总之有这样的洪流。无论是记者，还是策划纪录片的人，或者你们，都是凭各自的想法和信念采取行动。这些行动发生在同一个时期。”

仔细想来，我们被卷进这起事件，是因为交友网站的工作。要说交友网站的工作怎么会出现，是因为随着国产浏览器的版本升级，需要修改网站的程序。所以可以说，国产浏览器的版本升级是最早的开端。如果我相信永岛丈的说法，那么浏览器的版本升级可能也是流淌在同一条河里的“是偶然，又不是偶然”的变故。

我越是思考永岛丈的话，越是不解其意。他就像个骗子，一再摆出难懂的歪理，试图让人坠入五里雾中。或者这其实就是他的本意。五反田正臣大概意识到了这一点，试图换个话题。

“总之，你自己愿意当英雄，这一点没错吧？你是堵嘴和捏造真相的共犯。”

“没错。”永岛丈承认，“我从前就对政治感兴趣，在学生时代读了各种各样的书，还曾经试图描绘我心目中的国家的愿景。不是我自夸，我也有信心作为政治家发挥实力。但我一开始没有成为政治家。”

“为什么？”

“成为政治家需要各种因素。人脉、钱、处世的能力，还有毅力。而我不具备这些。所以，尽管有使命感和野心，但我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成为政治家。”

“原来你就这么点使命感和野心。”

“没错。”永岛丈坦然地接受了五反田的挖苦，“然后，因为一些机缘和运气，我偶然当了一所中学的杂役。虽然当杂役不起眼而且无聊，但我能有自己的时间，可以读书。是份好工作。”

“然后那所学校发生了可怕的事件，你走上成为政治家的道路。”

“为了隐瞒事件，顺便让我当了英雄。我没法断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隐瞒事件的系统切换成了创造领导者的系统。绪方按下了最初的按钮，但他并没有预见到后来的一切。”

“你被利用了。”

“这我当然知道。我又不是傻瓜，也打算反过来利用这个机会，成为政治家。”

“当上英雄，然后呢？”

“我想让国家变成我心目中的样子。我一直相信，这大概不是坏事。”

他不愧是曾经的运动员，真单纯。同时我还感到，他不愧是曾经的运动员，表里如一，感觉真好。

“再见。”永岛丈说着站起身。他厚实的胸膛很显眼，威风凛凛的站姿几乎让我看得入迷，几乎要以为他是正义的使者，来拯救受困的我们。“我该退场了。”

“请等一下！你去哪儿？”大石仓之助的声音夹杂着哀鸣。他当然知道，永岛丈一走，接下来大大不妙。

“我已经对你们想知道的情况做了解释。我的任务到此结束。”

“人只要得到解释，就会心平气和。我同意。”五反田正臣说。这句话是永岛丈刚刚说过的。

“请等等！请放了我们！”大石仓之助突然开始奋力晃动身体，就像感觉到生命危险的羊做出最后的反抗。

正朝门口走去的永岛丈停下脚步，他的声音响彻房间：“很遗憾，还不能释放你们。”

“我们会怎样？”五反田正臣似乎不怎么害怕。

“会怎样？”我也问道。

“流程还在运作，或许也可以说是程序。叫作国家的生物产生的程序。”

“你说清楚一点，这样的程序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永岛丈立即答道，“不，在每时每刻肯定会有当时的意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意义和目的不断消失。”

“什么意思？”

“譬如，”永岛丈向我投来锐利的一瞥，“我们这些议员被内阁法和国会法所阻碍。因为很久以前的官员们所制定的法律，我们虽然身为政治家，却没法采取行动。“

“这种话随便你说吧。”

“有可能。但为什么从前的官员要制定那样的法律？因为当时的官员们认为，放任政治家自由不会有好结果。如果让政治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社会就会腐朽。所以，他们想用法律踩刹车。”

“这不是挺好的嘛。”

“最初是。但经过几十年，他们建立的机制给了官员们巨大的权力。封印魔鬼的人自己成了魔鬼。”

我想叹息一声。刚才的谈话中提到过，歌修从网络服务商获取上网搜索者的个人信息。而这套系统本是为了抑制网络犯罪和锁定恶意使用网络的人。据手聪所说，安藤润也曾经参与了这套系统的创建。系统本来的使用目的逐渐改变，原本计划为人们服务的东西给人们带来了痛苦。正如永岛丈的说法。

“也就是说，系统或者法律会不断偏离最初的目的，好像变成了另一种生物。”永岛丈说。

“你想让我们从中学到什么？”

“如果你专注于理想、目的和意义，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机制的延续。这之后要对你们做的事也是非做不可的，因为机制停不下来。”永岛丈又向我们投来怜悯的目光，“我对你们并没有特殊的感

情，也不恨你们。可是，我也不能因此放了你们。机制停不下来，该做的事会走到最后一步。”

“你想怎么对付我们？”

“这不是我的任务范畴。但堵嘴的最佳手段，就是恐惧和痛苦。”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我胸口一紧。因为我知道，敲门声是个信号，表示接下来要发生可怕的事。

永岛丈正要朝门口走去，大石仓之助发出高亢的惨叫。他晃着身体，“啊啊”地乱叫。

就连五反田也慌了，冲他嚷：“喂，大石！喂，大石！”

哔的一声轻响。似乎是我背后的电视屏幕通了电。

“或者你们看看电视，镇定一下。也许有什么有意思的节目。”永岛丈扔下这句话，往门口走去。

“欢迎来到国际伙伴宾馆。”电视屏幕似乎设定成首先播放宾馆信息，一个愉悦的女声流淌出来。播音继续道：“现在显示这间一一二九号房间在紧急情况下的逃生路线。”

我皱起脸。要说紧急情况，现在就是。我真想去避难，可是被绑着，没法走逃生路线，该怎么办呢？

“如果您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或困难，请拨零找前台。”屏幕悠然继续道。

五反田说了句俏皮话：“喂，大石，你给前台打电话，说我们现在有困难。”

永岛丈没有回头看我们，他打开门，和门外的人讲了几句话，走出房间。紧接着有两个人走了进来。

我瞪大了眼睛，双脚发冷。恐惧从地板向我的身体渗过来，我差点以为自己小便失禁。

进来的两个人中，走在后面的那人戴着巨大的兔子模样头套，手里拿着把大剪刀。肯定是那次拷问冈本猛的兔脸男。

49

“开始拷问。”

走进屋子的人宣布。他一下子关掉永岛丈离开时特意打开的电视，屋里又变得寂然无声。

“喂，谁进来了？渡边，是什么样的家伙？”五反田正臣问道。在这间宽阔的宾馆房间里，我们三人分别被绑在椅子上。三把椅子背抵背地摆着，大石仓之助背对来人，五反田则丧失了视力，因此只有我看见了他们。我解释道：“两个男的。”眼前那两个人当然也听到了我们之间的谈话，但既然都这样了，悄声密谈也没有意义。

“有一个戴着兔子头套。”

“兔子？什么玩意儿，是布偶装？”

“比布偶装更精巧，而且很大。”那个头套的毛和其他细节都做得极其逼真，几乎让人怀疑是用真兔子做的。但从它巨大的体积来看，不可能是真兔子。“看起来得慌。”

“听着好像奇幻世界。”

“才没有那么可爱。”我知道兔脸男曾经剪断冈本猛的手指脚趾，所以我的视线离不开他手中的大剪刀。我的心跳加快了，手指冰冷，仿佛血正从手指倒流，往身体深处逃逸。

“还有一个人呢？”五反田问，我看向宣布“开始拷问”的男人。

“是兔脸男的饲养员吧？”

站在兔脸男身旁的男人体格苗条，像个清瘦的泰拳选手，但细看之下，他脸上皱纹丛生，短发雪白，应该是个老人。他脊背笔挺，稳稳地站着，站姿和年龄很不协调，有些诡异。

我立即想起，永岛丈不是刚说过吗？“是那个在机场的停车场对我们伸出手的人。”我心想，此人大概正是刚才谈到的绪方。

“把我们按趴下的那家伙？”

在停车场，我们试图接近永岛丈，这个和其他保镖站在一块儿的男人在远处伸出手。我们当即趴在了地上。他没碰我们，可我们却被看不见的力量压迫，趴在原地无法动弹。“……超能力。”我忍不住喃喃道。我一直认为他用了特殊的力量——超能力。

“你说超能力？”站在我面前的老人推了推无框眼镜，开口说道。他的额头和脸颊有许多皱纹，此时眉间又皱起更深一层皱纹。

“我们之前在地下停车场没法动弹，是你小子干的吧？”不论对方是什么人，五反田正臣总是口气粗鲁，不用敬语。

“原来如此，你的意思是，你们在停车场没法动弹，是因为我用了超能力？”

“不对吗？”

“举个例子，假如在机场的地下停车场有个开关，能吹出狂风，怎么样？那开关能让一股狂风从天花板喷出来，足以把人压到地板上。”

“啊？”这是个始料未及的解释，让我一阵迷茫。五反田正臣和大石仓之助也同样“啊”了一声，陷入沉默。“那地方有那种设备？”

“如果有，就能解释你们因为看不见的力量动弹不得的情况，是吧？用不着超能力。”

兔脸男朝我这边走来。他就要来折磨我了。念头闪过，一股寒气从脚底蹿上脊背。冈本猛的手指被剪断的场景在脑海中以更残酷的形式复苏了。我恍惚看见这样的场景：冈本猛的手指被剪断，他立即惨叫起来，掉落的手指当场腐烂，鲜血汹涌而出，简直像水龙头流出的水。

有人摸了一下我的下巴。

我一惊，抬起头。眼前是兔子的红眼睛，那双眼睛看起来太大了，让我不寒而栗，几近昏厥。

兔脸男使劲托起我的下巴，望着我，像是难以决定下一道菜吃什么，先过来闻每一道菜的味道。兔脸男离开我身边，这回又去了五反田跟前，同样托起他的下巴，把脸凑过去。五反田仰着鼻子，努力嗅着，说道：“小兔，你是在挑挑拣拣吗？我又不是胡萝卜。”轮到大石仓之助，兔脸男刚靠近，他就惨叫起来：“这什么啊？五反田，渡边，这什么啊？为什么是兔子啊？”

兔脸男围着我们打转的时候，老人笔直地站着，让人不禁觉得，考虑到他的年龄，坐在椅子上比较好，但他压根儿没有坐下的意思，说道：“超能力可以做到的事，也可以用别的方式实现。”他的话很像永岛丈刚才的说法。不知这仅仅是巧合，还是他们的想法原本就来自同一根源。

兔脸男回到之前的位置，和老人对望一眼，然后默默点头，像是做了什么决定。我心里焦灼，不知他究竟决定了什么。

这时，我已经确信此人就是绪方。我没有明确的证据，但他威风凛凛的站姿正是永岛丈描述的老教师的形象。

“还有一个人。”老人——在我的观念中已然是绪方——嘀咕了一句。

我朝门口看去，心想他说谁呢。我以为还会有另一个戴动物头套的男人进来，或者他指的是离开的永岛丈。

“在机场抓到你们之前，还有一个人。有个家伙逃走了。”

他说的是佳代子。我不知道她从机场逃走后怎样了。自从被带到这里，我的全副身心都用来听永岛丈的讲述并努力理解，都无暇担心她。这时我忽然为她感到不安。我想象佳代子对我叫骂：“你这个薄情的家伙！”不由得愈发不安。

“那是谁？”绪方问我。

我觉得没必要回答，于是没吭声，而且我觉得不回答比较好。接着，兔脸男身形一晃，往我这边走来，我不由得全身一僵，但等我回过神，他已经绕到我身后，在大石仓之助跟前蹲下。大石仓之助发出狼狈的惨叫。

“逃走的家伙是谁？说！”老人继续在我面前发问。

与此同时，我身后响起金属的摩擦声。是剪刀。兔脸男拉开了剪刀。

“渡边，渡边！”大石仓之助哭喊道，“这，是要剪手指吗？”

“喂，你要对大石做什么！欺负看起来最弱的家伙，你想怎样？做这种事很开心吗？”尽管目不能视，但五反田正臣似乎知道正在发生的事。

“你们要问什么，请用正常的方法问。用不着这么大张旗鼓。”我的语速自然而然地变快了，“在机场逃走的是我老婆。情况危险，所以她逃走了。就这样。”

“是吗？”

“嗯，是我老婆。”

“是女人啊。”绪方的声音没那么严厉了，也许因为发现逃走的是女性，他的警戒线有所下降。

“喂，你们这样对待我们有什么用？”五反田正臣毫不掩饰内心的焦躁，“赶紧让我们回家。听着，如果我们掌握了惊人的秘密，或者有什么特殊任务，我也理解你们这样搞威胁的意义。为了让人开口，蛮干肯定有效果。可我们是普通的公司职员，既没有掌握什么秘密，也没有制订危险的计划。我只不过想和永岛丈谈谈，根本就没有害处嘛。我们顶多是招人烦的苍蝇。”

“招人烦的苍蝇。”老人低声重复这句话，似有深意。

“你用不着认真动气赶苍蝇。”

“你说得很对。”

“什么意思？”

“谁都不希望招人烦的苍蝇靠近自己，人人想离它们远点。有苍蝇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方法之一是把苍蝇杀光。用杀虫剂，或者苍蝇拍，总之把凑过来的苍蝇一个个地杀掉。这也是一种手段，对吧？但这样做缺乏效率。要一直追赶到最后一只苍蝇，把它解决掉，太辛苦了。所以我们不用这种方法。”

“那你们怎么做？”

“找几只凑过来的苍蝇彻底折磨一顿，然后放回去。”

“不杀掉吗？”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翅膀破碎、满身伤痕的苍蝇，却怎么也无法同情它们。

“对。不杀掉它们，只是让它们害怕，然后放回去。这样一来，其他苍蝇就不会凑过来。”

“怎么会！”五反田不禁失笑，“不可能，没听过这种事。”

“虽然没有得到科学的证明，但我知道会这样。”

“这是，”我开动脑筋，“是因为苍蝇会告诉同伴，去那个地方会有危险？”

“也有这种情况。但就算不说，事情也会传开。巨大的恐惧和疼痛会自然而然地传开，负面的感情和能量是会传染的。”

“传染？”我重复这个词。

“没这种道理。”五反田正臣说。

“也许并不科学，但确实如此。就好比某种集体情绪和氛围会冲击整个集体。尽管没有人对集体中的成员做出具体的说明，但人们会被同样的情绪推动。”

“苍蝇可没有情绪。”我当即说道。

“集体情绪和氛围，指的是某个人怀有的憎恶、恐惧或不安会扩散到其他人身上。整个集体会一齐产生攻击性，或是一齐变得胆小。”

我注意到，他本来谈的是如何击退招人烦的苍蝇，话题不知何时变了。他谈的不是苍蝇，而是和我们切近的问题，和我们接下来的遭遇有关。

“和对付苍蝇一个样。”绪方轻轻扬起手，只见兔脸男在他身后点头。“我们会折磨你们，让你们害怕，但不会杀你们。而这样一来，你们的恐惧会自然而然地传给别人。”

“你的意思是，人们会感到，如果打探播磨崎中学事件或永岛丈的情况，结果会很可怕？人们会下意识地这样想？没这种事！”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男人说，“我用个简单的说法，假设有人开始调查这起事件，在调查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曾经被折磨过的人。调查者因此意识到，‘那家伙是因为打探那起事件才会那么惨，那不就是未来的我吗？’”

就是这么回事，我再次默想。每次都是这句话。他们都声称所有的一切成了系统。试图调查播磨崎中学事件真相的人会遭到折磨，就是这样的系统吗？

“难道情况不会反过来吗？既然某个人的不安和恐惧会传给很多人，那么也许会演变成巨大的不满，促使整个集体采取行动，对吧？”面前的老人精神矍铄、老奸巨猾，我并不期待这番话能刺中他的痛处，但我不能不说。“集体可能会反抗政府或政治家，是吧？”

“当然有可能。”老人镇定自若，“而且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

“那就是说，你们现在把我们当苍蝇一样折磨，也是有风险的。你们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会引发什么样的情绪。”

老人的表情透着徒劳感，一如永岛丈之前的表情，似乎觉得就算他费尽唇舌，我们也不能理解。“这种机制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守护政府或政治家。归根结底，国家不断重复着这样的运动，显示自身的存在。如果集体爆发不满，把政治家干掉，那同样是一种运动。”

我记起永岛丈说过，对动物或国家而言，最应该回避的就是停滞。他们俩的说辞完全一致，就像他们曾经一起学习有关国家的问题。

“这难道是国家该做的事？”五反田正臣大概还没理解永岛丈和老人的理论。

这时响起一声惨叫。“渡边！”大石仓之助嚷道。

我拼命扭动被绑住的身体。“怎么啦？怎么啦？”我扭过头，却无法看到大石那边的情况。

“剪刀，手指。”大石呻吟道。

“喂，住手！”我已经不再用礼貌用语，“绪方，住手！”

有那么一瞬间，老人的表情仿佛在说，你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绪方？这小子就是绪方？”五反田正臣高声说道。

“大概是。我觉得是。”

“喂，你可是个名人。原来你就是那位有名的绪方？”五反田嘲弄道，“刚才从永岛丈那里听了不少你大显身手的情况呢。”

我发现脚边的地毯湿了。一开始，我以为那是一道延伸过来的影子。然而不是影子，是我身后的大石仓之助失禁了，小便流了过来。大石仓之助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混着哭声，可怜兮兮的，听起来都不像日语。

“大石，冷静！”我无力地鼓励道，“冷静。”

我还想对他说，你和统领赤穗浪士的大石内藏助拥有同样的名字，肯定会没事的。但我意识到这句话不会有任何的安慰效果，最终没说。

“大石，没事。你不会有事的。”五反田正臣虽然没发现大石尿了裤子，但大概感觉到危险，有些慌乱地对大石说，“你放心。这里是日本，是法治国家。你不会有事的。”接着他又用了调侃的口吻，“此处乃日本，乃法治国家。”

至于我自己，则是满心混乱和焦躁，不知如何是好。必须想，必须想，我暗自念道。可是脑袋里就像起了一阵沙尘暴，“必须想”的念头立即被抹掉了。我必须为大石仓之助做些什么，可我什么也做不到。

就在这时，身后忽然传来轻微的笑声。那声音虽然模糊，却充满嘲弄。我知道是兔脸男发出的笑声。他喃喃道：“你居然尿出来了，真脏。”他的声音很轻，不知怎的，听在我耳中却是一清二楚。

我感到胸腔内部被人一把揪住，仿佛五脏六腑被狠狠地搅动，一下子血涌上头。

沙尘暴骤停，脑海倏然变亮。嘈杂的噪音消失，寂静来临。这时，我眼前浮现出一对陌生的男女。身穿住院服的女人坐在床上，怀里抱着个婴儿。她眼圈泛黑，似乎还留有生孩子的疲惫，脸上却展露温柔的笑意。坐在她身旁的男人留着过时的发型，表情同样带着疲倦。他眯起眼低头凝视宝宝，就像对着暖融融的暖炉。这一场景笼罩着柔和的幸福感，像蒙了一层乳白色。我一开始有短暂的困惑，这究竟是什么？接着我立即凭直觉知道，这是大石仓之助出生时的景象。虽然并无依据，但我就是知道，那个白色婴儿服里的宝宝是大石仓之助。

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脑海中会映出这样的景象。还没等我思考，这一场景突然扭曲了，被大石仓之助现在的惨状涂抹和遮盖。此刻的大石仓之助紧贴在我身后，哭泣，恐惧，并且失禁。我眼前忽然一黑。啪的一声，仿佛有什么被切断了，然后脑海变得灼热，仿佛涌进了岩浆。

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总之，我愤怒了。

我因为兔脸男不经意间发出的把人当傻瓜的笑声和言辞而愤怒。

“冲我来吧！”有人扬声说道。说话的是我。

屋里静了片刻。

“放开大石。如果要剪手指，冲我来吧！”

“喂，渡边。”五反田正臣担心地说。

“喂，冲我来吧！”我已经无法抑制情绪。

“我们会让你害怕的，用不着你多操心。就是这么回事。”绪方依然冷静，看上去倒像是在怜悯我。我很清楚他说到做到，却仍然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

“就是这么回事？！你别胡扯了！你们口口声声说这一切是系统，是零件，是工作。可能确实如此，但你们享受这些，对吧？你们宣扬各种名目，其实不过是在享受折磨人的快感！”我恶狠狠地质问道，我这辈子都没用过这种语气，“别玩弄人的自尊心！”

亢奋让我喘不上气。为了调整呼吸，我的胸膛大幅度地上下起伏。

等我回过神，兔脸男就在我的面前。

巨大的红眼睛冰冷地瞪着我。

我仿佛听见男人从头套里喷着鼻息说：“你说得挺漂亮嘛。就如你所愿，先拿你开刀。”

我的右手不知何时被他抽了出来，剪刀抵在手上。

“剪。”绪方说。

我怕。但脑海中已经充溢着愤怒，甚至没有恐惧插足的间隙。我短暂地往回抽手，随即改变了主意。“这样更容易剪吧？”说着，我在剪刀的刀刃上张开手指。

兔脸男再次瞥一眼我的脸。

我想起冈本猛被兔脸男拷问的录像，模仿他的台词说道：“反正你剪完手指要剪脚趾，然后是我的性器官。老一套。”我心里固然害怕，但已经激动得顾不上害怕。

“喂，渡边，你怎么了？”五反田正臣可能以为我精神错乱了。

你有没有勇气？不可能在场的冈本猛在我耳边低语。

你有特殊的力量。不可能在场的佳代子在我另一侧的耳边说道。

脑海深处的某个地方一闪。

50

“佳代子！”听见老婆的名字冒出来，我吃了一惊，因为喊出声的人是五反田正臣。

我的手指抵在剪刀上，心头翻滚着沸腾的愤怒，我心想不能害怕得闭上眼，但我还是忍不住稍微向右转过脸，于是五反田的侧脸映入眼帘。剪刀就要剪下去了。就在我做好心理准备的瞬间，意识忽然有些飘忽。脑袋变重了，觉得憋闷，就像受到挤压似的，无法继续思考。恐惧和愤怒宛如煤焦油或沥青，黏糊糊、黑漆漆的，附着在思考的齿轮上。一股焦躁席卷我全身，但就连焦躁也被因那些黏稠物质而变得钝重。这时，佳代子的形象掠过脑际。

我忍不住喊了她的名字。

“佳代子！”我喊道。我以为自己喊了。可实际喊出声的人是五反田正臣。

听到突如其来的大喊，本来抓着我手指的兔脸男也停止了动作。我和兔脸男一齐看向五反田正臣。我完全搞不懂他为什么喊我老婆的名字。

“五反田，怎么了？”我困惑道。刚才我还在连珠炮似的痛骂：“别胡扯了。别玩弄人的自尊心！”现在，愤怒和亢奋消失了。

五反田正臣没有回答，戴着墨镜的脸低垂着。

“五反田！”我又用力喊了一次。他总算有了反应，一副如梦初醒的表情。“怎么了，渡边？”

“你还问我怎么了。你为什么喊我老婆的名字？”

“你老婆？她叫什么名字来着？都这时候了，你怎么还说这些？”

“你刚才明明喊了。”

“我？我没喊。”

“不对，你喊了。”我不假思索地向我面前的拷问者确认，“是吧？他刚才喊了佳代子。”

兔脸男原本正要拿着大剪刀剪我的手指，他那双人的红眼睛朝我转过来，点一下头。

“我为什么要喊你老婆的名字？大石，怎么回事？我喊过吗？”

大石仓之助已经失魂落魄，却用虚弱的声音答道：“五反田，你喊过。你喊了声‘佳代子’。”

“佳代子是谁啊？”五反田正臣叫道。

“原来如此。”这时有个人冷静地说道。是绪方。他一直在注视我们的状况。他带着观察者的冷静，既没有愕然，也没有愤怒，而是把握情况并加以分析。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是你。这是你做的。”

“我？做了什么？”

“你大概在心里念了配偶的名字，然后你旁边的男人喊出了那个名字。就是这样。”

“配偶”这个词的生硬让我一阵不适，但我更在意绪方接下来的解释。

“很久以前，我见过一个会耍类似把戏的家伙。”绪方的表情不像在怀念，紧绷的嘴角却略微和缓。

“类似把戏？”我问。

“可能该称之为腹语术的变形。总之是一种力量，让对方说出自己想好的话。这种腹语术的对象是人类，而不是人偶。”

腹语术。我试着小声念道。这个词小巧利落的音色像一个小戏法，让人感到滑稽。

“什么意思？什么叫让对方说出自己想好的话？”五反田正臣拉高嗓门。

“是一种特殊能力。我不清楚为什么这个人有这种能力，但他用的可能就是这套把戏。事实上，你刚才喊了他的配偶的名字，是吧？”

为什么我能做到这种事？绪方说他不清楚，但我能猜到大致的原因。我想起在盛冈见到的安藤诗织和爱原绮罗，另外还有井坂好太郎说过的话。

大概是因为我和安藤润也有血缘关系。

此外还有我在盛冈看过的手聪的漫画。那部漫画据说是以安藤润也的哥哥为原型，我记得里面的男人试图用腹语术和敌人战斗。

“绪方，你认识的那个用腹语术的人，已经死了吧？”我试探地说。根据安藤诗织的梦，漫画里有润也哥哥死亡的情节。这时我的口吻已经变得相当随便，顾虑和小心早就没了。“那个人去听政治家演讲，死在现场。”

“你怎么知道？”绪方眯起眼看着我，似乎想警告我，他一定会察觉我的任何谎言和表情变化。

“我听人说的。至于从谁那儿听来的，我倒是忘了。”我后半句扯了谎。绪方肯定也看出了这一点，却没追究。我说：“应该是政治家犬养的演讲。”

“喂，犬养指的是哪个犬养？课本上的那个？”五反田正臣试图跟上我们的谈话。

绪方闭上眼。他闭眼的时间并不长，却让人觉得过了很久。“犬养舜二，我以前和他一同工作过。”说完，他睁开眼。他不像在炫耀自己和名人相识，似乎在缅怀往日。

“难道你当过他的秘书？”

绪方没有回答五反田正臣的问题，开始谈论犬养。他说起名叫犬养舜二的政治家是如何集国民的拥戴于一身，又拥有怎样坚定的信念和理想。国民被犬养的魅力折服，被他吸引，整个时代生气勃勃地前进，即便旁观都会感到兴奋。绪方本来显得淡然而内敛，这时表现出高涨的情绪，尽管不过是微风在湖面掀起涟漪的程度。也就是说，犬养舜二拥有这样的力量，甚至能让如同冷静沉着化身的绪方心潮起伏。

“可是，犬养舜二从政界消失了。”我说。

“没错。”绪方答道，“他引退了。”

“政治家都这样，一开始挺有气势，最后都会逃掉。”五反田正臣插嘴道。

我一心以为绪方会说点什么庇护他尊敬的人，譬如“他不是逃跑”。但我错了，他对五反田表示赞同：“逃走？是啊，犬养最终逃了。”接着他压低声音，“因为他认真又贤明。”

这时，我想起永岛丈刚才说的一长串的话。他说过：“领袖会周期性地出现。”犬养舜二当然也是领袖之一。犬养具备成为国民领袖的资质，事实上也成为了领袖。

“犬养也只是被编进了系统。”我说。我还想起安藤诗织的话，她说犬养本人曾经透露：其实我只不过是系统的一部分。“犬养意识到自己被利用了，所以逃了。”

“喂，渡边，被利用指的是被谁利用？”

“不被谁。永岛丈不也说过吗？我们谈论的是国家这样的巨大系统。”

“又是系统？”五反田正臣的声音显得扫兴，“什么都归罪给系统，是因为我们是系统工程师？”

我在脑海中排出永岛丈提到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名字。他们以舆论为推手，崭露头角，成为领袖。他们驱动国家，其影响进一步波及世界。最终，他们没落，死去。

我想到做高汤时放进锅里的肉。

昂贵上佳的肉。在咕嘟嘟煮沸的锅里充分漾出美味，为菜肴做贡献，最后不过是变成元神尽失的无味肉块，被扔掉。如果没有那块肉就做不好菜，但它不在菜里面。周期性出现的领袖或英雄不正像那块煮高汤的肉吗？他们发挥力量让国家存续，但他们仅仅是那样的存在。也许犬养凭借直觉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离开政治舞台。也许他在那之后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过摸索，看自己能否为国家和国民做些什么。他和安藤润也一起行动，就是他反复失败和摸索过程的一环。

“永岛丈也和犬养一样。”我指出，“被当作英雄利用，总有一天会被舍弃。”

绪方没有否认。“永岛丈和犬养舜二之间的差距大着呢。”他俨然一个评判学生的老师。我没搞懂，差距大指的是优劣，还是仅仅指他们不是一类人。“总之，现在不说这些了。”

“那你要说什么？”我说话带着火药味，是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没有过的。

“关于你的力量。你的腹语术。”绪方似乎有些同情，“真遗憾。”

“遗憾？”

“你被逼到绝境，发挥了特殊的能力，是吧？”

“你竟然相信这么荒谬的事？”我说道。但仔细一想，他曾在那样一个地方工作过，那里聚集了拥有特殊能力的孩子们。他肯定比我们更了解特殊能力。

“可是，难得你使出了力量，却只是那样的腹语术。”绪方愈发地怜悯我，“真遗憾。”

我甚至无法回一句“你说什么傻话”。事实上，我认为他说得没错。好不容易冒出来的特殊能力是腹语术，这究竟是怎样的喜剧。

绪方看一眼表，吩咐兔脸男：“动手。”兔脸男重新站到我面前，剪刀作响。他戴着头套，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我可以想象，面对折磨人的快乐，他多半会浮现出卑劣的笑容。憎恶和愤怒在我身上游走。

就在这个时候，手机响了。《君之代》的旋律从我的后裤兜轻盈地传来，屋里所有人都被那旋律吸引了注意力。兔脸男伸手拽出手机。拷问被打断，似乎让他有种发自内心的焦躁。

绪方接过手机，翻开机盖。“是刚才那个名字。”

“佳代子？”

“原来是你的配偶打来的。”

我想象着佳代子的模样。她现在在哪儿？既然打来电话，是不是说明她逃走了呢？佳代子是否平安无事？牵挂让我心跳加快。我坐在那儿，甚至感到自己的心跳让整个身体震颤。“我老婆是不是平安？”我忍不住说，“你能帮我确认一下吗？”

绪方拿着手机，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我老婆和此事无关。”

世界上最难受的就是别离。佳代子说这句话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无比害怕失去她。

绪方把电话放到耳边。他并没有示意我们噤声，我们却安静下来。“你老公现在在这里。对，三个人都在。三个人都在这里。”

“佳代子，快逃！”我不想让她卷进来。我扯开嗓门大喊，想让声音抵达手机那头的老婆那里。但兔脸男立即用他戴着手套的手捂住了我的嘴。我呼吸困难，闻到一股仿佛活兔子的腥臭味。

“对。国际伙伴宾馆的一一二九房间。”

绪方报出我们所在的地点。他打算把佳代子喊过来，同样加以折磨。一定是因为“就是这么回事”。绪方短暂地朝我这边看过来。他的眸子冰冷，似乎想确认我身陷绝望的表情。我一阵恼恨，脑海中又蹿起无名火。大脑内部的线路发出嗤嗤的声响，逐一断开。线路断开，又接上，一条条断掉，然后开始连接新的线路。眼前一暗，我使劲忍住，承受着脑袋的沉重，凝视举着手机的绪方，不自觉地在心里默念。

“佳代子，不许来！别来！”我默念。接着，绪方脱口说出同样的话。五反田正臣“咦”了一声，坐正了，兔脸男也转过头。

绪方若无其事地挂了电话，把我的手机一扔。手机撞在地板上，滚了几圈，仿佛是一种暗喻：悲惨的我们，毫无抵抗地被人施以暴力。

“抱歉，还是要让你的配偶也来。”

“渡边，”我背后的大石轻声说道，“刚才的，”他踌躇着问，“是腹语术？”我无法回答，但我开始信了。我心里想的话从绪方嘴里说了出来，这一点不会有错。而绪方本人根本没注意到这件事。

“她肯定不久就会过来。”绪方说。

兔脸男站起身。也许他想问绪方，为什么刚才在电话的最后说了“不许来”。我毫不迟疑地再次凝视绪方。尽管不知该怎么用腹语术，但我没时间多想。

别慌，没问题，我想道。

“别慌，没问题。”绪方说。

听到这句话，兔脸男点点头，然后蹲下身，重新架好剪刀。我心念一闪，对了，可以利用绪方刚才那句话。我操控绪方说：“先等一会儿，等他的配偶来了再说。”

兔脸男点点头。他似乎对拷问暂停有所不满，但还是停下了动作。

时间在寂静中过了一会儿。绪方大概在等佳代子到来，兔脸男则在等绪方的指示。我战战兢兢，怕绪方不知何时对兔脸男说：“你怎么不动手？”

我想尽可能地争取时间，可要怎么从这地方脱身呢？我完全没有点子。一旦佳代子来了，就全完了。等我意识到这一点，又一段时间过去了。

片刻之后，我忍不住说：“你们现在的做法，是披着权力外衣的暴力。”

“不对。我们做这些，是为了更大的目标。”

“人活着并不是为了大的目标。”我立即回应。这句话突如其来，连我自己都觉得像是有人对我下了腹语术。“为的是小小的目标。”

“不对。”绪方立即说道。他的脸上第一次浮现类似嘲笑的神色。“说这种胡话的，是不懂得人世复杂的天真小孩。”

“不对。”我用相同的话回敬他，“我知道世界的构成是复杂的，可把大的目标作为借口，太卑劣了。”

他说社会不那么单纯。这句话充满优越感，就像在教导青涩的年轻人要做个成年人。我感到不快，但同时也的确有种无力感。“随你怎么说，我们现在被剥夺了自由，处境的高下太明显了。”

“没错。这就是现实。”绪方说。

没错。这就是现实。渡边，你要做个成年人。我想对自己说。

“渡边，想一下宇宙的力量。”这时，五反田正臣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话。

“你睡迷糊了？”我问。

“我才没睡迷糊。是卓别林的电影。”五反田正臣轻笑一声，“我之前和你们讲过《舞台春秋》吧？在那部片子里，卓别林对一个女人说的台词。”

我不明白他这会儿为什么提起卓别林。

“‘想一下宇宙的力量。靠着宇宙的力量，地球运转，树木生长。’”五反田正臣口齿清晰地说道，“接着，他又说：‘在你的身体里，也有宇宙的力量。’”

在你的身体里，也有宇宙的力量。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话。我一阵感动，差点落泪。我吗？我心想。在我的身体里也有宇宙的力量吗?

绪方似乎对五反田正臣的胡说八道完全不感兴趣。他注意到兔脸男一直没有动手。“喂，怎么了？你在磨蹭什么？赶紧把他的手指剪了。”

兔脸男不服气地起身，似乎要还嘴。我甚至来不及暗道“糟糕”，立即看向绪方。我盯着他，在心里祈祷：说啊！

“对了，你给前台打个电话，先叫客房服务。”我操控他说道。兔脸男很诧异。客房服务?

“让他们送其他工具过来，随便什么折磨人的工具都行。”

兔脸男虽然莫名其妙，还是点了头。我毫无胜算，也没有任何计划。我只是想，能不能设法喊人来这间屋子呢？等有人来，我就大声叫嚷，或者用腹语术，也许能让人知道这里的危险状况。我就这么点期待。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绪方看向门口。

我在心里“咦”了一声。还没给前台打电话，就有人来了？

绪方也起了戒心，望着兔脸男和我们。

又有人敲门。接着门铃响了。绪方靠近屋里的对讲机，来自走廊的声音响起：“客房服务。”

我立即听出来了。是我老婆的声音。

51

面对突然到来的客房服务——准确地说，是扮作客房服务的佳代子，绪方皱起眉。他看着对讲机的屏幕，冷淡地说：“我们没叫过客房服务。”

我立即用力瞪着他。

我默念：“打开锁，让服务员进来。”

绪方说：“打开锁，让服务员进来。”

兔脸男以为绪方在命令他，耸了耸肩，仿佛想表示质疑。我立即透过绪方的嘴巴说道：“快点！”

兔脸男似乎不打算违逆绪方，虽然诧异，还是走到门口。

我自己也不明白腹语术的力量是怎样的。但当我让别人说话的时候，那个人自身的意识似乎消失了。绪方似乎搞不懂兔脸男为什么过去开门，似乎正要开口，差不多就在同时，门开了。

“客房服务。让你们久等了。”佳代子的声音轻快地响起。她推着客房服务的推车走进屋里，甚至有几分兴高采烈。

“哦，你是——”绪方伸手一指。

“客房服务。”佳代子放开推车，双手一晃，仿佛在显示她没带武器。

我当即喊道：“佳代子！”我没考虑这样做对不对，泄露她的身份是否稳妥。我为她平安无事感到安心，为能够再见到她而喜悦，无意识地喊了她的名字。喊过之后，一阵不安向我袭来。

“原来是你的配偶。”绪方立即松懈下来，向兔脸男使了个眼色。兔脸男点点头，顶着那个巨大又栩栩如生的兔子脑袋朝佳代子走去，手中拿着剪刀。

“只要你们夫妻都给我老老实实的，事情很快就会结束。”绪方的口吻好整以暇。他的反应很自然。如果来的是个体格健硕并装备有武器的男人就另当别论，既然来的是个极其普通的女人，身材纤细，又没有武器，当然没必要加以警戒。

“啊，这个声音。”佳代子指着绪方，“你是刚才打电话的人。”她怒目瞪着绪方，眼中闪着杀戮的锐气，“你刚才在电话里不带敬称地喊了我的名字吧？你喊我佳代子。”

她指的是我用腹语术让绪方说的话，对此毫无记忆的绪方皱起眉。

“你挺了不起啊！你算老几？我一气之下就赶来了。”老婆声音平板。我心中一寒。当她用这种口气说话，一般都是在生气，就像她怀疑我出轨追问我时的说话方式。

“危险。”我说。

兔脸男正要抓住佳代子。

我在心里“啊”了一声，这时佳代子身体一偏，向右一转身，避开兔脸男的手，接着又转了回来，站在兔脸男的一侧，仿佛成了他的交

谊舞舞伴。她突然靠过来，对方显然一惊。佳代子同时伸出双手，扭住他的右臂。佳代子动作优美，看上去只是轻轻一触，兔脸男的肘关节顿时弯了，原本握在手中的剪刀掉落在地。佳代子踩住地上的剪刀，没有捡起来，而是往外一踢。大剪刀向房间一角滑去。兔脸男不可思议地望着自己松开剪刀的手。佳代子的动作尚未停止，她向后转身，飞起左脚，踢中兔脸男的左膝。兔脸男膝盖啪地一弯，当即跪下。他戴着头套的脑袋左右摇摆，大概压根儿搞不清自己为什么会用手拄在地毯上。他的每一个反应都比佳代子慢了半拍。他低着头向前伸出脖子，佳代子像是看穿了他的动作趋势，右脚一动，毫不犹豫地从下往上踢那张兔脸。

兔脸男仰面倒下，四仰八叉。他撞到了桌子，桌上的果皮掉在地上。

佳代子立即弯下腰，朝兔脸男的皮带伸出手，从他腰间拔出小刀模样的东西。她若无其事地来到被捆绑的我面前，微笑道：“谢谢你提醒我‘危险’。”

我无法告诉她：“我不是对你，而是对那个被你打倒的男人喊的。”

老婆首先开始割我身后绑着大石仓之助的绳子。绳子一声轻响，大石仓之助离开椅子，瘫倒在地。我听见踩到水洼的声响，大概因为地毯上有他的小便。他断断续续地说着什么，听不分明。

站在我面前的绪方说话了。“喂，你干吗？”

他右手举着枪。是黑色的长管手枪，不知他从哪儿拿出来的。像是自动手枪。我想起永岛丈说过的播磨崎中学事件的情形，永岛丈赶

到教室的时候，绪方用枪指着学生的头，毫不迟疑地开了枪。事实上，绪方拿枪的姿势很到位，像是习惯了对人开枪。

我身体绷紧，甚至感到汗水和小便一起涌出。我怕。

“怎么？”佳代子不为所动，走到我旁边，若无其事地说，“我不过是带我老公回去。”

“喂，佳代子，他会开枪的。”我必须做出警告。绪方的行动并不是威胁。他显然是个有能力的秘书，也是有能力的士兵。在该动手的时候做该做的事，他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是啊，这个老爷爷会开枪的。”佳代子的手落在我肩上。奇妙的是，就在她触及我的瞬间，一股暖意从我的左肩扩散到全身。仅仅因为她的触碰，由于紧张和恐惧缩成一团的内脏似乎松弛了，安心的感觉弥漫开来。我有种冲动，想把自己的手覆在她的手上。我想让被捆绑的胳膊获得自由。我想要解开绳索，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握住她的手。

“别动。我知道你有一套。”绪方瞥了一眼仰面躺在那儿的兔脸男。

“嗯，我是有一套。门外的人已经被我放倒了。”

“如果你不希望我开枪，就别再乱动。”他像在用枪口说话。

“佳代子，最好别动。”我说。

“我喜欢你的温柔。”

“我认真的。”

“我知道你真的在担心我。”佳代子说着，仍然面对绪方。她脸上带笑，眼神却锐利。绪方也一样。

“我会开枪。”

“我会躲开。”

大概因为听到这番对话，五反田正臣在我旁边扑哧一笑。他目不能视，只凭动静和说话声把握情况，是佳代子的话让他忍不住失笑吧。“说什么‘我会躲开’，好大的口气。渡边，你老婆真厉害。”

我想说，她不是吹牛。躲开子弹的确是非现实又戏剧化的想法，但我老婆并不是随口说这种话的人。既然说了“我会躲开”，她肯定有躲开的打算。

“你最好瞄准了，对着脑袋。如果你打耳朵或者手脚，我就还能动。我会跳到旁边，而且不会停住不动，所以你瞄准了。”佳代子说得从容，但我知道她打足了精神。老婆沉着冷静，豁了出去。她不放过绪方哪怕最微小的动作，专心致志，一如面临比赛的格斗家。也就是说，她真的打算和拿着枪的男人打斗。她真打算躲开子弹。

我看着绪方。他同样神色不变，身体却透出紧张感，似乎随时会扣动扳机。

他真的会开枪?

我忽然回过神。虽然我手被捆住没法动弹，不是也能帮老婆一把吗？腹语术。当我在心里默念，操控别人开口说话，对方在那段时间

会意识停滞。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感觉确实如此。如果我此刻使用腹语术，肯定能让绪方露出破绽。我打算把这个念头付诸实践，死死盯着绪方。

紧接着，我整个人翻倒在地。

我看见了天花板的枝形吊灯。咦？正错愕间，我已经连人带椅往后倒下。虽然有地毯，撞击力依然很大。同时我还听见一声短促的巨响。物体破碎的声音在后面响起，我没有立即意识到那是被枪打碎的。可能是花瓶。

把我和椅子弄翻的人是佳代子。我想起自己倒下之前眼角余光瞥见了佳代子的动作就像柔道足技。她用鞋子钩住椅子腿，放在我肩上的手一使劲，用类似杠杆原理的手法让椅子翻倒。

佳代子可能是想借此转移绪方的注意力，也有可能是她发现绪方想对我开枪，试图帮我避开子弹。我不知道是哪种情况。可以确定的是，绪方的子弹是朝我之前的位置发射的，我因为倒下才没被射中。

大石仓之助爬过来，靠近望着天花板、无法动弹的我。“你没事吧？”

他用刀子帮我割断绳索。我挣脱椅子，支起身体，准备开口向大石仓之助道谢，可他却张大嘴巴看着别处，于是我也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佳代子正和绪方近身搏斗。她的细腿飞起，仿佛要劈开半空。绪方用肩膀接住那一踢。佳代子打出一拳，绪方用胳膊挡住。佳代子又往他的小腿踢去，绪方屈膝跃起，躲开了，然后两个人互相瞪视。他

们之间的攻守并不像电影的格斗场面那样接连不断，而是每当其中一方出手，便会有两三个相应的防守动作。不断重复着出招和定格，出招和定格。我屏住呼吸，忘了咽唾沫。之前明明在绪方手中的枪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我看见枪滚落在地毯上，大概是被佳代子打落的，可我没瞧见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渡边，情况怎么样了？”被捆住的五反田正臣左右晃着脑袋，确认我的方位。大石仓之助又用刀割五反田正臣的绳索。

咚的一声巨响，屋子随之一晃。只见佳代子双手把绪方狠狠地推向左边。绪方的背撞上掩着窗帘的窗户，势头之猛，几乎让他径直飞出窗外。看得出来，因为这一撞的冲击，他有瞬间的眩晕。

“我不会因为你是个老爷爷就轻饶你。”佳代子语气严肃，“你欺负我心爱的老公，别以为可以就这么算了。”

我怎么也站不起来，四肢着地，像在做不成功的匍匐前进。大石仓之助拽着五反田正臣凑到我旁边。三个大男人像要藏起来似的蜷着身子挤作一堆，真丢脸，可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渡边太太到底是何方神圣？”大石仓之助怔怔地对我说，“她也太强了吧！”

我差点脱口而出：你现在知道我的辛苦了吧?

“喂，我们不用帮忙吗？”失明的五反田正臣搞不清状况，仍担心着佳代子。

我也觉得必须帮她一把。我直起膝盖，使劲站了起来。

“好疼！”佳代子嚷道。她的声音并不大，却尖锐。她突然停止了打斗，抱着脑袋。

绪方背靠着窗边，朝佳代子伸出手。

“佳代子，你没事吧？”我没见过老婆露出如此痛苦的表情，大吃一惊，慌了神。

“你最好别过来。”佳代子伸出左掌，掌心冲着我，仿佛竖起一堵阻挡的墙。她似乎说不出更多的话。

绪方一脸肃然地举着胳膊。

“渡边，那果然是超能力吧？”大石仓之助轻声说道，“就像我们在机场遇到的。”

可能是。佳代子现在头痛，也许是绪方的超能力引发的。我用力瞪着绪方。我觉得该让他说点什么，从而使他停止动作。我让自己的意识滑进他的身体，念出词句。

就在这时，脑海中响起一个声音：“你别得意忘形！”我吃了一惊，重重吐出一口气。就像潜水失败，忙浮出水面，搞得水花四溅，呼吸凌乱，同时打量周围，心想究竟怎么回事。

“没用的。”有个声音在我的脑海中响起。我愣了一会儿，才意识到那是绪方的声音。“你别多管闲事。”

为什么绪方的声音听起来这么近？我心头刚浮现疑问，身体上方便有一股压力袭来。接着仿佛肚子突然挨了一拳，我呻吟了一声，呼吸困难，跪倒在地毯上。身体沉重，我只能低着头趴在地上。旁边的

大石仓之助和五反田正臣也一样匍匐在地呻吟着。“什么嘛，怎么又来了！”仿佛就连五反田正臣咂嘴说话的声音都被用力压进地毯里。

“你对我老公做了什么？”佳代子扬声说。

“只要他老老实实的，我就放过他。”绪方的声音几乎不带感情。

我的身体被压得紧贴在地毯上，已经无法再往下活动半分，觉得自己甚至会被顺势压进地板里。我害怕起来，怕自己会被压扁。如果被压扁，我的内脏和血液会洒到哪里呢?

“宇宙的力量。”五反田正臣紧贴着地毯的脸转向一侧，挤出这句话。他呼吸粗重，大概是咬紧牙关、用尽全身肌肉说出来的。

这是他刚说过的卓别林电影的台词。地球靠宇宙的力量运转。你的体内也有宇宙的力量。就是这句话。

“宇宙的力量。”我在脑海中回味。无法抵抗、彻底无力的我们，身上也有宇宙的力量吗？会有吗？我真想找个人问一下。

我下定决心，仿佛在挑战肌肉训练的极限，叉开双腿用力踩稳，试图站起来。自上而下的压力增强了，强大的重力让我感到绝望。

“哎，疼！”佳代子终于蹲了下来，双手按着太阳穴。

我感到一阵类似憎恨的愤怒。目睹老婆痛苦的模样，我疼得像是自己被撕成了碎片。可我现在动弹不得，怎么办？我竭力四处看，发现手枪掉在离我不远的地方。那是绪方的枪，大概是在格斗中掉下来滚到那里的。我能拿到那把枪吗？可我无论如何都动不了。没辙了。屈辱和绝望让我差点彻底泄了气。

这时忽然有个东西从天花板掉下来。准确地说，掉下来的是嵌在天花板换气口的方窗。

事情发生在一瞬间。换气窗砸向我们之前坐着的椅子，接着有个男人跳了下来。他也撞到椅子，乒乒乓乓地倒下了。其着地方式太突然也太粗暴。

顾不上看清从天而降的人究竟是谁，我赶紧爬到一旁。或许因为绪方的注意力分散了，我身上的压力消减了。

我抓起落在地上的枪，毫不犹豫地举枪对准绪方，扣住扳机。我甚至没想过要打哪里，就想立即开枪，但佳代子似乎也摆脱了头痛，动作比我更快。一瞬间，她闪电般冲到绪方身旁，用力一挥手。绪方被打得下巴一歪，当场倒下。

“佳代子！”我呼唤老婆，“你没事吧？”

“还好。”她耸耸肩，看向从天花板跳下来的男人。那人摔了一跤，正艰难地站起来。

西装革履的永岛丈满身是灰，抚摩一下受到落地冲击的胳膊，窘迫地露齿微笑，然后竖起两根手指。

Peace——他说。

Peace，和平。我心想，真是个不错的词。

52

永岛丈笑道：“我就是想当一次真正的英雄。”他的表情既腼腆又欢快，那表情不属于国会议员，怎么看都像个美式橄榄球选手。

“你是从天花板上面的管道过来的？”我扔下一直抓在手中的枪，怔怔地看向永岛丈跳下来的换气口。

“实际做了才知道，从管道爬过来又挤又黑，真费劲。”

佳代子笑了。“你真有意思。”她用绳子把倒在地上的绪方捆了起来，大石仓之助帮忙捆住绪方的脚踝。大石的动作慎重又慌乱，大概是害怕怪物在某个时候醒来。他身上的棉质长裤因之前失禁湿了一块，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你为什么来救我们？”我身后的五反田正臣说，“既然要来救我们，一开始就别把我们扔下！”他伸手一指，仿佛知道永岛丈的位置。其准确程度让我几乎想查证他是不是装作失明。

“我之前在楼下。”

“难道你知道我们会被拷问，却躺着睡大觉？真优雅。”五反田正臣气势汹汹，永岛丈连忙否认，但他压根儿不听。

“不过，凡事都是这样。”佳代子一边扯紧绳子，插嘴道，“世界上某些地方有挨饿的孩子，可我们却吃蛋糕；有人在某处遭受暴力的夜里，恋人们在宾馆亲热。就是这么回事。”

“又是这句话。”我烦躁起来，“人人都说‘就是这么回事’。我希望你别再说这句话。”每个人都这么解释。他们说，就是这么一个系统。就是这么回事。说得有模有样，但这不能作为解释。

“可你到底为什么突然来救我们？”这时，大石仓之助发问了。大概向政治家提问让他畏惧，他显得有些惶恐。

“其实和刚才的话也有关系。”永岛丈微微扬起下巴，若有所思。

“哪句话？”

“就是那句话：世界是由系统构成的。”

“你饶了我吧！”我露骨地表达厌烦。

“我们生活的社会并没有明确的构造，可以指出祸首是谁。各种欲望和得失计算，还有人与人的关系，这些缠绕在一起，共同运作。没人知道什么是万恶之源。我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是对的。黑白分明的劝善惩恶只在虚构中成立。”

“嗯，可能是这样。”佳代子表示同意。

“可是，如果继续深入思考，最终抵达的是||”永岛丈扭动脖子，就像运动员的热身运动。

“抵达的是……”大石仓之助从绪方身旁走开，把颤抖的身体靠向椅子。

“虚无。”永岛丈断言。

“虚无？”听到这个不常用的词，我忍不住反问。

“虚无？”佳代子和大石仓之助同样反问。

“约等于虚无。”好像只有五反田正臣一个人在享受语言乐趣，笑着说出拙劣的俏皮话。

“不管做什么，结果都一样，对不对？就算有不安和恐惧，也不知道原因。如果认识到自己是系统的一部分，最终就只有虚无。”永岛丈低头看着绪方，仿佛想说，这个人就是一团虚无。

“可是为了国家的延续，这才是正确的存在方式，对吧？你刚才说了一大堆类似的话。”

“没错。即便我个人处于虚无的状态，我觉得也没什么，因为我一直对自己说‘就是这么回事’。”永岛丈承认，“但听了你刚才的话，我这才猛然惊醒。”

“我？”他突然提到我，让我慌了神，“我说了什么？”

“我刚才也说过，这间屋子装有监视摄像头和麦克风。楼下有个房间接收这些信号，我之前就在那里。”

我差点跳起来。“你的意思是，这里现在也在监视之下？包括佳代子动手的场面？”

如果被监视，就可能有人通风报信。

“这一点不用担心。”永岛丈相当镇定。

“什么意思？”

“我让它停了。”

“停了？”

“我中断了监视。”永岛丈拍了拍西装肩上的尘土，“屋里除了我，只有一名监视操作员和一名秘书。我装作接了个电话，对他们说‘监视到这儿就行了’，让他们离开了房间。我装作其他部门来了紧急指示。”

“装作？你会演戏？”佳代子带点挑衅地说，“虽然人们常说政治家欺骗国民，但你看上去不像是擅长说谎的人。”

“我习惯了演戏，我装成英雄都五年了。”

“装成英雄是什么意思？”佳代子没听过永岛丈的解释，不明就里。

“我之前在监视的房间听你们这边的对话，观看监控视频。你们本来一定会很惨。可就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你的话。”

我眨着眼睛，张口结舌。

“你对绪方说：‘人活着并不是为了大的目标。’”

啊！我想起来了。我当时完全是无意识地脱口而出。我确实说过：人活着为的是小小的目标。

“我吃了一惊。”永岛丈优美地挺直脊背，坚实的胸膛带着威严，眼神中不再有踌躇和羞涩，取而代之的是吸引人的力量。我不由得觉得，尽管他是个政治家，却洋溢着政治家所没有的青春活力，让人目眩神迷。

“什么意思？”

“我刚才也说了，满脑子只想着系统，只会感到虚无。如果着眼于大的目标，只会苦于自身的无力感。如果有人对你说，‘去拯救芸芸众生’，你会不知所措吧？没办法，政治家就是这样的存在。可是，自己为谁而生，该和谁战斗，这些问题越含糊不清，前方的虚无越强烈。”

“哦，你小子不仅是政治家，还是装成英雄的政治家，所以更吃力吧！”

“五反田，你挖苦人也太过了。”

“大石，我不是在挖苦他。”

“不是挖苦是什么？”

“我这是不怀好意绕着弯子戳他的痛处。”

“这不就是一回事嘛。”

听到五反田正臣和大石仓之助的对话，永岛丈的表情不那么严肃了。“可我发现了从那片虚无脱身的方法，按照你的话。”

“要怎么做？”

“为小事行动。”永岛丈清晰地说，“有意思的是，这么一想，我的视野一下子清晰起来。我想起以前的橄榄球教练经常说：‘要帮助你面前有困难的人，不用多想。’意思是如果有选手倒在面前，不管是敌是友，要跑过去把人拉起来。”

“像这样有良心的人，一般会被人骗到连身上衣服都被剥光。”

“五反田，你好像一个劲儿地找碴儿。”大石仓之助又显得忧心忡忡。

“我也有过和你一样的看法。我以为，如果为了眼前的小事忽喜忽忧，帮助眼前有困难的人，自己就会成为傻瓜。可我改变了想法，打算尝试先为小事行动。”永岛丈吸了口气，胸口唰地一挺，“我想帮助就在眼前的你们。”

“因为听了渡边的话？”

“是的。”永岛丈笔直地看向我。

“不过，用不着特意爬管道吧？”我提出毫无必要的问题。既然在宾馆里，可以像平常那样坐电梯从走廊过来。

他窘迫地垂下眼帘。“我是想重演那起事件。”

“重演？”

永岛丈没再说什么，似乎不打算详加解释。他的表情柔和了些。“我想试试看，做个真正的英雄。”

屋子静了下来。好像每个人都认定这会儿没轮到自己开口。我抬头看向永岛丈跳下来的换气口，佳代子仿佛跟着我看过去，大石仓之助和永岛丈也随之转过视线。我们望着天花板上的四方形洞口。

我忽然想起井坂好太郎。他在临死前带着自嘲说道：“小说改变不了世界，但也许能抵达至少一个人的心灵。”他可能也在远大的目标前受了挫折，因此重新瞄准小小的目标。即便是狂妄的井坂好太郎，当他试图以广大群众作为对象，也会感到无力。

接着从我的记忆中蹦出来的是一对年轻夫妇的身影。他们拥有巨额财富，走遍全国寻找有效的花钱方法。他们煞费苦心“为了全世界”而花钱，却找不到答案，不断重复失败和摸索。安藤润也和安藤诗织。当然，我没见过年轻时代的他们，所以心中并没有具体的形象，终究不过是想象中的两个模糊身影。他们为有困难的人出钱，试图帮那些人，但仍然忧心忡忡。他们想，既然要为了全世界，应该把钱用在更大的目标上吧？帮助眼前有困难的人对不对呢？这样真的能拯救别人吗？我在脑海中听到这些他们大约重复过很多次的问题，就像安藤润也正在向我发问。

不可思议的是，他的问题没有责问的逼迫感，有的只是暖意，就像有只手遮在我面前。

这时，巨大的兔子动了一下。那个仰面撞到桌子并失去意识的人。五反田正臣最先注意到。“喂，他醒了嘛。”似乎是通过声音发现的。

“哎。”佳代子凑过来，“他醒了？那正好。”她似乎很高兴。

兔脸男坐了起来，一开始似乎搞不清状况，当他发现我们恢复了自由，不由得全身一震。

“大石，帮个忙，我要把这只兔子绑在椅子上。”佳代子一脸理所当然地走到兔脸男身旁。大石仓之助不安地“嗯”了一声。

“佳代子，你要干吗？”

“当然是惩治他们。”

“惩治？”我下意识看向永岛丈。他也蹙起眉。

兔脸男大概听到了我们的对话，畏惧地摇着手，看上去像在告饶。

“那个人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根据别人的指示行动。”永岛丈说，“他既不是负责人，也不是罪魁祸首。”

听到他的话，佳代子微微一笑，活泼地说：“你错了。”

我感到意外。“错了？”

“没错。你刚才一直在说，这个世界是由莫名其妙的机制构建的，对吧？我也承认你说得没错。所以，像我们这种在底端的人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但只要接了工作就会完成。每个人都因为是工作而去做一些事，对吧？”

虽说我完全搞不懂你做什么工作，我在心里回应着，嘴上说：“是啊。”

我不禁想起井坂好太郎和冈本猛之间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谈话。据说参与屠杀的阿道夫•艾希曼自始至终都声称“做这一切都因为是工作”。井坂好太郎说：“当工作经过逐层分工，人的‘良心’就消失了。”也许，有了“工作”这层理由，人就不会产生罪恶感。

“但那是借口。”佳代子让兔脸男坐在椅子上。兔脸男大概也蒙了，完全没有反抗，转眼就被绑在了椅子上。“因为是工作，没办法才做的。这只不过是借口。”

“可是，事实就是这样吧。”我不知怎的站在了为兔脸男辩护的立场上，“也有些事情，因为是工作，所以只能去做。”

“因为是工作，所以必须做。这我理解。”佳代子眼里没有愤怒，而是充满喜悦，仿佛接下来就要去正做促销的商场，“可是，将错就错就完了。就算是为工作而做的，人只要干了坏事，就会有报应。更准确地说，我认为，如果伤害了别人，就必须给自己相应的伤害。如果有人在工作中不得不做残酷的事，就必须为此忍受煎熬。”

“煎熬？”永岛丈的表情像选手在寻求教练的指导。

“对。如果有人闷闷不乐，因为是工作才做，对此我可以理解，但如果连想都不想就伤害别人，自己还欢声笑语的，那可不行。”佳代子说着看向兔脸男，“你在拷问那位老兄的时候，看着也挺愉悦的嘛。你完全没有良心不安，对吧？”

她指的大概是拷问冈本猛的时候。的确，在那部录像里，还有在他试图折磨我们的时候，兔脸男都没有不情愿，而是一副乐在其中的模样。所以我也曾有过难以言喻的愤怒，不想原谅他。兔脸男听到佳代子的话，用力摇头。

这时，被绑在一旁的绪方微微张开眼睛，似乎恢复了意识。我当即唰地往后一跳。这个绪方虽然年迈，但确实不是寻常人。他不仅和佳代子旗鼓相当地打了一场，还发挥了莫名的力量。佳代子因此头痛，而我们差点被压垮在房间的地板上。我的脑海中曾响起一个警告的声音，“你别多管闲事”，显然是绪方的声音。那不就是超能力吗？难道绪方拥有特殊的能力？我怕睁开眼睛的他又发挥什么可怕的力量，大石仓之助也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

但佳代子的动作快极了，她不等绪方彻底清醒，倏然挥出右手，击中他的下巴。不，不是击中，也许不过是摸了一下。总之，绪方马

上重新闭眼不动了。

我吐出一口气，再次低头打量失去意识的绪方。

佳代子若无其事地继续道：“我呢，不觉得人人都应该做好人，人有时候也会做坏事，不过，我最讨厌不会感到良心不安的人。”她不知什么时候拿起兔脸男之前拿的那把大剪刀。

“可能也有人会认为，既然会良心不安，那么一开始就别做坏事。”我试着反驳。我想起以前在网络电视上看到的，某个骗子含泪声称：我其实不想骗人的。

佳代子立即摇头。“怀着烦恼做事的人更好一些。”她朝兔脸男噘起嘴，“你放心。我会在你身上做你以前做的事。Give and take.”

“喂，佳代子！”我自然想制止老婆，她完全曲解了Give and take。

就连五反田正臣也担心地拍一下我的肩。“渡边，你老婆没事吧？”

永岛丈也呆住了。

“别想拦住我！世界上不存在最坏的家伙，但是可以一个个地报复那些做了坏事的家伙。”佳代子的说法相当简洁明了。

“你们都从房间出去。你们不喜欢看血腥场面吧？我很快就弄完。还是说你们要留下来看？”

兔脸男开始尖叫。永岛丈对佳代子说："喂，你别这样。"大石仓之助也求助似的喊了一声"渡边"。

然而，事已至此，不可能阻止佳代子。我大概比世上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她既然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就会去做。另一方面，我对她的话有部分的认同，而且我不觉得兔脸男之前的行为可以就此被原谅。当我回过神，自己已经朝屋外走去。"我们出去吧。"不知大家是被佳代子的魄力镇住了，还是接受了佳代子的解释，最终，我们所有人都走出了房间。

一名穿西装的男子半蹲着倒在门口。他之前可能站在那儿担任警卫，被佳代子打倒了。

"你小子的太太究竟是什么人？"五反田正臣来到走廊，不由得说道。

"请你同情我。"

宾馆房间肯定安装了隔音设备，里面的声音大概不会传出来，但我觉得一不小心就会听到兔脸男的惨叫声，心里害怕。其余三人大概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都一声不吭，想堵住耳朵。

"永岛，"一部分因为害怕寂静，我开口道，"请告诉我歌修在哪儿。"

53

“歌修？”永岛丈反问道。他一点也不像在装傻。

我们站在宾馆房间外的走廊上，地上铺着让人惬意的有弹性的地毯，上面有茶色和黑色的花纹，让人疑心是巨大的动物毛皮，一看就很高级。

我看到大石仓之助踮着脚，还以为他对穿鞋踩在上面有罪恶感，但他似乎是因为裤子上沾了自己的小便。

“永岛丈，你小子之前不是提到过吗？有个为了有效堵嘴而存在的组织，对网络检索进行监控。建设网站监控检索的公司，就叫歌修。”五反田正臣伸手一指，却稍微偏离了永岛丈的位置。

“请你告诉我们那家公司在哪儿，我打电话也联系不上。”我的声音比自己以为的更走投无路。

“知道了地点要怎样？”

“当然是到那儿去。”五反田正臣发出豪迈的声音。

“去了之后要怎样？”永岛丈的态度比我们更加堂堂正正。不只是体格，他在精神上也让人觉得靠得住。

五反田正臣大概也有同样的感想，怒道：“别一副了不起的口气，好像在说‘就你什么也不知道’似的。所以我讨厌居高临下一览无余的家伙。”

“我知道的事确实比你们多。可我刚才也说了，即便是我，也几乎一无所知。虽然登到了山顶，可因为有雾，简直看不到景色。”

我感觉他没有撒谎。大石仓之助忽然脸色煞白，“啊”了一声。

“怎么啦？”五反田正臣不高兴地问。

“我刚才好像听见屋里有惨叫声。”大石仓之助脸上血色尽失。

“喂，你小子不阻止拷问，行吗？”五反田正臣说。

我瞅着永岛丈的脸。此刻在套房里被我老婆佳代子施以暴力的，是绪方和戴兔子头套的男人。他们是永岛丈的伙伴，至少肯定是他的熟人，所以他不该这么悠闲地和我们聊天，简直就像和朋友闲扯似的。我觉得他倒是该抓住我们，或者把该喊的人喊来。

但永岛丈没有对五反田正臣的问题做出回应。他不至于没听见，显然是故意不加理会，转移话题道：“我大概知道叫歌修的公司在哪儿。”

“请讲。”我凑过去。

“喂，你要装作没看见拷问吗？这样好吗？渡边的那位正在折磨你小子的同伴。”五反田正臣执拗地说，“你可是国会议员。”

永岛丈微微屈身，脸凑近五反田正臣的耳边。“没错。我是装没看见。”他完全没有羞愧或辩解的意思，语气斩钉截铁。就好像他有了觉悟，装作看不见也是政治家的工作之一。

门突然开了，撞在大石仓之助的身上，他被撞得弹了出去。也许是因为措手不及，他呻吟着跪倒，发出微弱的呻吟。

“让你们久等了。”佳代子站在门口，像猫一样眯起眼，咧嘴一笑，透出可爱劲儿，仿佛女孩正在为迟到道歉：我刚才在挑出门的衣服。“我把老爷爷也修理了一顿，所以晚了。”

与其说她这是恶趣味的俏皮话，不如说我希望能这么想。但她的领口和袖口沾着污渍，怎么看都是溅到的血，我的脸不由得一阵抽搐。

“你在里面到底做了什么？”大石仓之助蹒跚地站起身，问道。

“你问我做了什么？”佳代子的表情仿佛人家问她星期一之后是星期几。她一脸理所当然的表情，晃动着食指。“自然是手指，还有脚——”

我慌忙打断她的话：“不用说那么具体。不过，人没死吧？”

“那两个人本来想折磨你啊。他们打算做可怕的事，让你惨叫，让你的身体残缺，对吧？你用不着替他们说话。死了也就算了。”

“他们死了？”

“没死。”佳代子摊开手，向我亮出掌心，“我是无辜的。”

我目不转睛地凝视她的笑脸，又看向她衣服上的血迹。门敞开着，能看见屋里的情景。微弱的惨叫声滑过地板，传到我的耳边。

“你才不无辜。”我和五反田正臣同时说。

“什么嘛。”佳代子不悦道。我没法把她的悠然状态和屋里的两个人联系起来，有些眩晕。他们大概正躺在房间深处，流着血。

“马上要去了。”佳代子关了门，眼睛一亮，“去敌人的总部。”

我听见这话，感觉全身笼罩在振奋人心的饱满情绪之中。是吗，我们就要和敌方的大恶人对决了?

然而永岛丈当即断言：“去了也没有意义。”

“为什么？打败歌修也没有意义？因为一切都是系统？”

“没错。我只要打个电话，就能知道叫歌修的公司在哪儿办公。只是，就算你们去了那里，肯定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譬如，我们不会知道监视系统的真面目？”

“本来就没有什么真面目，也没有谜或者秘密。有的只是组织。对了，这么说吧，有一本德国小说，主人公的身体变成了虫，你读过吗？”他一副“你肯定读过”的语气。“就像那个故事，你只能接受自己变身为虫的事实，去探究变形的原因毫无意义，因为——”

“因为就是这么回事。”我答道，“事实就是已经变成了虫，是吧？”

他点头。“总之，就算你们去了叫歌修的公司，也不能解决任何事。”

“那里没有坏家伙？”

“哪里都没有坏家伙。”永岛丈垂下眼帘，“那是家公司。你们想想看吧，那儿只有工作的员工。”

“也就是说，他们只不过做他们的工作。”

“应该是。”

我发现佳代子突然脱离了对话，摸着耳朵。她歪着脑袋，用右手挠耳朵后面，然后向我们伸出手心。“咦，这是什么？”她手里有个正方形创可贴模样的小东西，“贴在我耳朵后面的。”

“不是你自己贴上的？”

“和我没关系。这是膏药？”

“那是——”给出解释的是永岛丈。他眼神冷森森的。“一个接收装置。它能收到某种特定的声音。”

“声音？什么意思？”

“这间屋子做过各种准备。有监视装置，还有几个隐藏的设备。譬如，按一个按钮，就会发射人耳听不到的超声波。可以对整间屋子发送，也可以只传到这个接收装置。大概绪方在和你对打的时候贴到你耳后的。”

“贴到我的耳朵上？我都没注意到。”

“绪方向来会做这种事。”

“不会吧。没想到那个老爷爷挺厉害。”佳代子称赞她的对手，“啊，对了，之前那个老爷爷一伸手，我就头痛得厉害，是因为这东西？”

我想起来，绪方和佳代子对峙的时候伸出胳膊，就像从手指释放出特殊的能力。原来那个姿势是在摆弄设备，调整音频和音量?

“原来不是超能力。”大石仓之助眨着眼睛，显得烦恼，仿佛他已经无法把自己一度差点相信的邪教当作骗子。

“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们可以相信自己愿意信的。可能是超能力，也可能是特殊频率的声音。在我看来，这两者的区别并不大。你头痛的事实不会改变。”

“就像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虫子的事实不会改变？”五反田正臣低喃道。

“但如果是这样，我们被压在地板上，那又是——”我刚说完，自己就猜到了答案，“哦，就像在机场的时候？”

永岛丈点头。“这间屋子天花板的特定区域也装有设备，能吹出压迫人的风。人会因为压力没法动弹。”

“当时用了那套设备？”五反田正臣问。

“或者是用了超能力？”大石仓之助这会儿已经彻底变成相信超能力的一派。

“你们可以相信自己愿意信的。”永岛丈只说了这么一句。

佳代子开车载着我们飞驰在国道上。之前待在宾馆里不知道时间，我以为已是深夜。因为自己的心情很阴郁，我还以为外面也同样漆黑无光，可没想到现在竟是正午前后。

我们坐的是佳代子开到宾馆来的白色面包车，不知她是从哪儿弄来的，我也没多问。

我坐在副驾驶座，五反田正臣在后座。我们和大石仓之助在宾馆出口分手。

“我也去。”他一开始说。当时我们在套房外的走廊上。

“你不用跟着我们。”我摇头，“是吧，五反田？够了，大石已经相当努力了。”

就连硬把大石带到这一步的五反田正臣也表示赞同。“是啊。你来了真好。不过，歌修那边，我和渡边去就够了。”

“我也去。”佳代子探身说。

永岛丈只用了不到五分钟就用他的手机问出了“歌修”的地址，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我们无论如何都找不到的信息。我并不为此生气，也没感到丧气。政治家就是这样的人物，而且信息这东西就是这样，对于能得到它的人来说，过程简单得让人失笑。

“不，我要去。”大石仓之助笔直地看向我。

“永岛丈也说过没事。歌修只是一家普通的公司，不会有什么对决。你已经充分战斗过了。”

“都到这儿了，我也要去。”

大石仓之助眼神严肃，充满勇敢。我有小小的感动，心里说，这样啊，他也下定了决心，不想逃，打算直面自己置身的世界。“既然如

此——”

然而五反田正臣毅然说道：“大石，我们不带你去。你回去。”

“啊？”

“够了。你到这儿就行了。”

“五反田，既然大石都这么说了——”虽然大石曾经失禁，鞋子裤子大概还是湿的，但他并没有气馁。我觉得鼓励一下他的心意也好。

“不要。”五反田正臣的语气突然变得孩子气，“我不要。我呢，喜欢把不情愿的后辈硬是拖到什么地方去。可如果因为人家求我而把人带去，那就不是我的兴趣爱好。”

“五反田，你这算什么嘛。”我自是一怔。大石仓之助也瞪圆了眼睛，不知所措。佳代子笑了，永岛丈在苦笑。

永岛丈直到最后都坚持道：“你们去歌修也没有意义。”

“不可能没有意义。”我说，“永岛，你去过歌修吗？”

他摇头说没有。“不过，我可以想象，去了那里，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世界不会有改变？”佳代子问。

“你们的人生也不会有改变。”

他的断言太过强硬，就连五反田也被他的气势压倒。

“没事。”我说，“就算人生没有大的改变，就算没发生可以列入自传或年表的大事，每次小小的行动和对话才是人生重要的部分。”

我的体内响起井坂好太郎的话，他说过，人生无法被概括。接着我想象他满脸得意地说：“被我说中了。我说得没错吧？”我因此有些不快。

“这样啊。”永岛丈不再阻止我们，不知他是认同还是放弃。

“那我们去去就回，请不要找我们。”五反田半开玩笑地说着，挥动手杖，便要沿着走廊走去。

“会有人找我们吧？”佳代子插嘴道，“我们这么闹腾了一把，动了粗，剪了手指。不可能就这么算了。会有警察或其他人来找我们，不是吗？”她瞥一眼关着的门。

“这个嘛……”五反田也不由得发出不知所措的声音。

“是你一个人做的。”我接着说，“别把我们当成共犯。”

“放心。”永岛丈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像在拍我的背，“我会设法解决这件事。我会想办法让人不追你们，和绪方对好口供。”

“你到底想怎么做？”

“啊，难道说，”我的话语比念头更快，“你又要做那种事？和播磨崎中学事件一样？”难道他要遮盖实际发生的事，编造另外的真相?

永岛丈点头，害羞地微笑。“会吧。”

“喂，这样好吗？”五反田正臣推一下墨镜，“你啊，就是个提线木偶，是人家让你说这说那。你被赋予了英雄的角色，之后会被啪地扔掉。”

永岛丈脸上泛起一丝浅笑。“我就是这样的角色。为了让国家长存，需要我这种人。”

我们默然望着永岛丈。他站在那儿，既没有逞强，也不是在负气。“你们去歌修好了，这儿有我。你们不会因这件事遇到更多危险的。我保证。”

“真的？”五反田正臣慎重地琢磨他这番话。

“如果，”佳代子伸出食指，“你想和那个姓绪方的老爷爷讨论接下来的步骤，也许最好快点找他谈，趁他这会儿还活着。”她若无其事地说，“如果你放任不管，他会死。”

大石仓之助带着哭腔说：“拜托你不要说这么可怕的话。”

尽管没人催促，我们立即动身了。

“我是系统的一部分。”永岛丈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停住脚步，回过头。“可你们救了我。”

我身旁的佳代子满脸笑意，用力挥手。“永岛，你是个好人，真不错。或者你当个政治家？我会投你一票。”

而此刻，我们驱车向国道南面飞驰，前往歌修。

54

“喂，起来！”有人推我的右肩，我睁开眼。我没注意到自己睡着了。可能因为刚醒来，我整个人昏沉沉的，接着我模糊地意识到自己被绑在椅子上，渐渐看清了周遭的情况。

“喂，起来！你竟然在拷问的时候睡着了，胆子不小啊。”说这番话的是个留胡子的年轻男人，他拿着一把像钳子的东西，夹住我的指甲尖。“一枚指甲都还没拔呢。”

一阵眩晕的感觉向我袭来，仿佛被倒挂在空中转圈子。

“这里是……”我环顾四周，认出是我家的餐厅。我在房间中央，被绑在椅子上，佝偻着背。

“你太太怀疑你有外遇，所以我来问出你的外遇对象。”男人说着耸了耸肩。

啊！我心想，难道迄今为止的一切是我的意识在拷问中逃入的梦境？是我因为疼痛和恐惧编了个虚构的故事？就是说，我胡乱编了一大堆，歌修，交友网站，安藤商会，以及井坂好太郎的死？想到这里，我在虚脱的同时感到安心。可接着，对眼前的拷问者的恐惧让我一惊。我还在这个场景？还在这个时间点？我感到一阵空虚，就像有人下令让我把迄今为止的半辈子从小学时代重新来过。

胡须男向我轻声细语：“你有外遇吧？”

我嚷道：“住手！”

“喂，到了。”

我的身体猛然一晃，右肩受到挤压。我睁开眼，感觉就像在醒来之后再次硬生生地睁开眼睛。我“咦”了一声，揉着眼睛，发现自己系着安全带坐在副驾驶座上。驾驶座上的佳代子说：“起来！到了。”

“渡边，你挺从容，还睡午觉。”五反田正臣敲一下我的椅背，“接下来就靠你了。”

“我做了梦。”

“什么样的梦？”

“我梦见迄今为止的一切都是梦。”

五反田正臣快活地笑道：“真复杂。你这是对现实的逃避。你希望现在是现实还是梦？”

“都一样。”我说。

五反田正臣满意地说：“就是嘛。”

佳代子下了车，我这才想起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我解开安全带，来到车外。我正要帮五反田正臣打开后车门，他抢先下了车。他眼睛看不见，却好像完全没有不便，这一点仍然让我惊讶。

佳代子停车的地方是一处宽敞的地下停车场。她解释了我们现在的位置，说上面是栋五十多层的狭长大厦，外观很新，我们在地下二层。听说我们之前穿过后门弯弯曲曲的通道，按照地面的发光指示箭头来到这里。近来的停车场出入口会感知车身的识别信息，进行各种

侦测。我们能顺利进来，说明这辆面包车至少不是偷来的。大概不是。

停车场有些昏暗，把握不了纵深，不知有多大的面积在地底延伸。朝任何一个方向看去，眼前都是绵延的道路。步行通道一路有电子显示的明亮箭头，我们沿着箭头走，进了大楼，眼前是十台电梯一字排开的候梯厅。墙壁全是黑色，泛着微光，大概有间接照明。

“好气派的大楼。”佳代子在电梯前伸了个懒腰。

“歌修股份有限公司就在这里。”

“按永岛丈的说法，好像是家普通的公司。”五反田正臣抚摩着犬形助行器，嘴角轻扬。

“记得他说是二十五楼。”佳代子按了上行钮，斜前方的电梯门一下子开了，仿佛早就候在那儿。

进了电梯，轿厢迅速升往二十五楼，我们默默地望着楼层显示。我不由得想起永岛丈的话：“去了也没用。就算你们去了那里，公司也只有员工。”

可我仍然怀着期待。

等我们到了二十五楼，门一开，便是“歌修股份有限公司”的显赫招牌，还有一扇结结实实的不透明大门。门口站着魁伟的看门人，他紧盯着我们，威吓道：“来做什么？”在大门里面，若干名男子正随意坐在豪华椅子上。这些拥有强权的人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对他人漠不关心。他们正在商谈，为的是自保和赚钱。

等待我们的会不会是这样的状况?

如果真是这样，事情就很简单。可能会有严密的警卫，而且我们必须有心理准备，对方会有一定的暴力抵抗，但只要我们设法克服这些障碍，打倒大恶人，问题就会解决。就像传说故事中降妖除魔的套路，逻辑非常简单。打倒魔怪，然后就是大团圆。我祈祷着，希望事情会是这样。

“你祈祷也没用。”电梯快到的时候，我身旁的佳代子说道。

“咦？”

“你刚才祈祷了吧？”

她怎么会知道？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脸。

“你的事我基本都知道。”

五反田正臣吹了声口哨，像在逗大街上的恋人。“这么说，你只要一有外遇，马上就会被发现。”

他的话一点都不好笑，我含糊地应了一声。电梯门随着一声轻响开了，我们走出电梯。我们终于闯进了敌人的指挥所，恶势力的大本营。

“请问您有什么事？”

我们走进歌修公司。这是家极其普通而且很像样的公司。当然，这里的气氛和敌人的指挥所或恶势力的大本营截然相反。

就是家普通的公司。

整层楼都是玻璃墙，从走廊可以望见整间公司。室内没有隔断，有很多人对着电脑敲键盘。每个人的桌子都很大，隔开一段距离朝各个方向摆放着，因此氛围完全不像大规模工厂。这是一个充满知性的场所，可以用优雅来形容。

“怎么样？”五反田正臣问我，“我听见一大堆敲键盘的声音，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失明的他戴着墨镜看向半空，像狗在追踪气味。

“看起来，这真是家气派的——”我只能答道，“气派的公司。”后半句感想是对前台女孩说的。

“谢谢。不过，请问您这是……”她的表情礼貌而不设防，“您有预约吗？”

“预约……”我含糊其词。

“好像有，又好像没有。”五反田正臣也不知该怎么回答。

佳代子在我旁边焦躁地晃着身体。她讨厌事情慢腾腾的，而且不太喜欢可爱乖巧的年轻女孩。我害怕她嫌冗长的解释太麻烦，干脆靠武力硬闯。果然，只见她往前迈出一步，用力握拳。我心想“糟糕”，就在这时，前台女孩说：“啊，抱歉。各位是永岛先生的朋友吗？”

“永岛丈？”正准备动手的佳代子倏然停止。

“朋友。”五反田正臣喃喃道。

“就在刚才收到的通知。各位有永岛丈先生的介绍，来我们公司参观。刚才不好意思。这边请。”

我们摸不着头脑，有些不安，见她打开透明的门，只能跟着走进去。我和佳代子对望了一眼。“那个人帮我们做了很多打算呢。”她耸耸肩。我开动脑筋：永岛丈联系歌修是出于怎样的打算？我最初想到，这或许是伪装。他会不会算计我们，把我们引到假的歌修公司？但我回想起分手时目睹的永岛丈充满决心的脸庞，我觉得他没必要这么做。也许，他要把整个歌修呈现给我们，让我们用自己的眼睛理解：“歌修只是家普通的公司。”

为什么?

是因为他自己想确认吧?

我又想起来这里的车上做的梦。我梦见自己做了梦。在睁开眼的瞬间，我感到一种不安，就像自己经历的一切都只能看作梦幻泡影。

难道说，永岛丈也同样感到无助?

他谈到过系统。他解释说凡事“就是这么回事”。但就连他也无法掌握系统的全貌，因为他本人也是系统的一部分。说不定他在怀疑，他“知道”的终究只是虚无，只不过他自己信了。所以，他是不是想让我们代他确认？他知道去了歌修也没有意义，但他并没有亲自确认过。他是不是想让我们这些外人确认系统的存在，还有，去了歌修真的“毫无意义”?

“任何人被称作先生，就会腐败。”五反田正臣故意说得让前台女孩听见，但她没做出反应。

一进办公区域，我便怔住了，因为整个空间的洁净感，以及奢侈的氛围。员工们大多面对电脑显示器，叩击键盘。或是倚着流线形的椅子，跷着二郎腿，用手机和人交谈。

我们从办公区域的背后兜过去，就像在博览会的会场转悠。前台女孩向我们解释这间办公室的工作，但我没听进去。

“感觉怎样？”失明的五反田正臣当然看不到，但他也许感觉到不一样的氛围，“气氛不像我们工作的地方。”

“确实不一样。”我立即答道，“和我们工作的地方比，这儿是贵族的办公室。”如果我们平时办公的地方是站着用餐的荞麦面馆，这儿就是享用豪华套餐的餐厅。

“大概就连氧气含量也高些。”

“有这种可能性。”我正要说这儿有种边吃蛋糕边工作的优雅，就真看到一名男子边看屏幕边用叉子吃蛋糕，我不禁语塞。

“听你刚才说的，这里做的是系统的运用，对吧？”五反田正臣问道。

前台女孩停住脚步，“是的。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她笑容自然，给人感觉不错。

“什么系统？”我问。

“这一点我不能透露，我们管理着好几个系统。”

我顿时想说，你其实不清楚你们的系统吧。而她自然会回答“是啊，我的职位并不掌握整个系统”。可我并不是想责难她。我想问她：我能和系统运营的负责人或系统设计的相关人员谈话吗？转念一想又作罢。肯定有人顶着负责人的头衔，但他们肯定也没法掌握全局。就像担任政治家角色的人虽然多的是，但他们不可能掌握发生在世界上的所有倾轧与合谋。各个角色只是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肯定是这样。

“其实，我们公司做过歌修的分包业务。”我打算这样开始解释。我还想冲她发牢骚，说我打过电话，却完全联系不上。

一个男人在我身后打电话的声音钻进耳朵。“十分感谢您接受我们的委托。我马上把对方的姓名、地址等个人信息传过去。”他恭谨的说话声传了过来，“请您输入安全码之后下载。”

原来如此，这儿也向其他公司委托业务。

紧接着，我闪过一个念头。难道说，有人上网搜了某项内容，这个电话其实是为了堵住那人的嘴而向打手们委派任务？

以前出现在我面前的恶棍，为了陷害大石仓之助而在列车上假造强暴事件的那伙人，还有那些在眼药里动手脚让五反田正臣失明的人，都是因为接到工作委托而采取行动。或许此刻我身后的这通电话发出的就是类似的一项委托？

接到委托的人联系其他人，后者又委托另外的人。工作被不断转包，逐层分工。最后，甚至“良心”或“罪恶感”会消失得一干二净，没有人记得“我心里曾有过良心和罪恶感”。就是这么回事。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我已经听不进前台女孩的话。敲键盘的轻微声响、屏幕显示的上网画面、文本信息滚动的操作画面、对着手机说出的礼貌词句、电脑降温风扇的声音，所有这一切充斥了宽阔的楼层，将我围绕。

接着，我感到那不再是人和物的声响，而完全混合成一种液体，在房间里蜿蜒蠕动。那东西又黏又稠，卷起旋涡，流动着滑过我们的身体。它的流速变快，黏度降低，仿佛成了一条河。世界由工作构成。所有那些追逐利益、以高效率为目标的工作，像河流一样流过我们周遭。我只能呆呆地站在泛滥的河流之中。就在我发呆的当口，或许就有什么地方的某个人上网搜了什么，从而被监视系统偷偷捕获。也许就在此刻下达了指示，要堵住那个人的嘴。

不存在坏人。这一点明明白白。我瞥一眼前台女孩。她本人以及在这里敲键盘的随便什么人，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公司参与了恶行吧。他们在这里完成的工作并没有直接折磨任何人。从这里又经过若干次的“工作接力”，可能会对某人造成危害，仅此而已。这地方的上游也与“工作接力”相连。我也搞不清这是不是坏事。我自己也可能只因为活着就给什么地方的某个人造成危害和损害。

五反田正臣也有同样的感觉吧。我看到他在旁边蹙着眉，显然也不知所措。

“怎么了？”佳代子问我。唯有她一如既往，让我放下了心。

我想起她在国际伙伴宾馆说的话。“因为是工作，没办法才做的。这只不过是借口。”她主张，就算是工作，也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有一定的觉悟，如果干的是坏事，就应该有相应的煎熬。而此刻在这个办公

区域的人们仅仅是一无所知地完成工作，根本没有煎熬。我又想到，不，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吧。“他们不清楚全局，没办法。”

“你说什么？”

“佳代子，”我说，“有不好的事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说自己不知情，会被原谅吗？”

“不好的事指什么？”

“对这个世界来说在某些方面不好的事。”

佳代子笑了。“得了吧。一般来说，不好的事对其他人来说会是好事。我不太清楚什么才是对的。”

“可是——”我没法把话接下去。

“喂，渡边。”五反田正臣喊了我一声。

“什么事？”

“大概到处都有很多和歌修类似的公司。”

“我觉得是。”这毕竟不过是对上网搜索的监控系统进行管理的公司之一，在这里工作的人或许都意识不到自己的工作是“监视上网搜索”。

“就像永岛丈说的，来了这里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听到五反田正臣的声音，我有种败北的感觉，更准确地说是无力感。肩膀随即松弛下来。

“你怎么蔫蔫的？”佳代子开口道，“你不是说过嘛，人活着并不是为了大的目标。如果我们为小小的目标采取行动呢？”

她的话相当有力。我点点头，心想，说得没错。我努力振作心情，转向前台女孩。“请问，能让我们看看放服务器的地方吗？”我恳求道。

即便踏入管理这个系统的服务器机房，也不会有任何改变。我很清楚这一点。

55

我们坐电梯上了一层楼，来到服务器机房。刚才的那间办公室已经相当大，但这间机房更加无边无际。从一角到另一角排列着一溜更衣柜模样的电脑，就像书架塞满了图书馆。指示灯一闪一闪，摆放在各处的薄型显示器显示着各种画面。有些像心电图的画面，也有英文信息，还有日语的文章，各种画面出现又消失。

我恳求前台带我们来时，并不确定她真会同意。一般情况下，绝不会让来历不明的访客参观计算机的服务器部分，因为这部分可说是公司的命脉。通常就连员工也不能进入这里。如果有哪家公司说“好的，我这就带各位去”，这种情况肯定不正常。我不过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前台女孩答道：“好的，我这就带各位去。”肯定是因为永岛丈。大概是他这个现任国会议员事先打过电话，下令让我们看到一切。当然，这家民营企业没理由平白无故地听从国会议员的话，可见其中可能有复杂纠缠的利害关系。

“其实，我也是第二次来这里。”前台女孩略带歉意说道，显得有些激动。大量计算机在无人的房间里不断做着计算处理，她被这一幕镇住了。

“这地方是干吗的？”佳代子小声嘟囔，而我能做的只是愣愣地注视这一大片服务器。

这儿也充斥着工作。

各台终端做的仅仅是根据预先设定的程序进行运算。它们判断输入的数据，演算，然后输出。它们各自分工，只完成自己那部分工

作。各项分工被组合到一起，产生某个结果。

人在楼下的办公室工作，而这里是由电脑来完成。两者都在吭哧吭哧地工作。

“如何？看完了吗？”前台女孩说。她其实可以表现出焦躁，对我们说：行了吧，你们看够了吧？但不知她是特别有忍耐力，还是因为有职业素养，她语调沉稳，没有不耐烦。

“五反田。”我装作和上司讨论工作，把服务器的状况及数量之多告诉了五反田正臣。

“好厉害的系统。我看不见都清楚。”他说。

“这就是坏蛋？”没怯场的只有佳代子，“就是说这些机器干了坏事？”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你这什么意思？到底谁是坏蛋？”

“说不清谁是坏蛋。”我最终只能这样回答。然后我意识到，对啊，她一直以来都把眼前的坏人干掉，譬如有外遇的男人，或是给她造成危害的对象，所以她可能以为世上所有的事都是黑白分明的。果然，这时她说：“我就喜欢迅速打倒坏蛋的大团圆结局。”

“我也一样。”我也喜欢劝善惩恶的情节，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你想得太多了。”佳代子毫无顾忌地迈开步子，走到一台服务器终端面前站定。接着，她不等我和前台女孩制止，飞起一脚。

她想弄坏它。就在我明白过来的瞬间，恍若大梦初醒的清爽劲儿席卷了全身。与其为事物的构成头晕目眩一筹莫展，不如先面对紧要的问题，面对眼前的对手。

我知道，这家名叫歌修的公司里没有邪恶。但既然这些服务器所产生的系统会引发可怕的事件，即便不能根本解决，给它们一个单纯的回旋踢也是有意义的。

佳代子的右腿画出优美的弧线，划过半空，破坏了终端。

看上去是这么回事。可事实上，服务器只发出一声类似塑料凹陷的声响，机身被一层薄薄的类似透明防护罩的东西包住了。佳代子的腿被那东西弹了回来。

“您这是做什么？”前台女孩慌了神，怒道，“请住手。”

“这有什么。”佳代子一脸平静地说。

“渡边，”五反田的脸凑过来，“怎么了？”

“我老婆想破坏服务器，失败了。”我无精打采地报告耻辱，“服务器被一层透明的墙保护着。”

“哦，是这样。”五反田正臣点点头，摸了摸下巴，露出思索的神色，片刻后轻声说道，“不能设法用一下主控台？”

主控台指的是用来控制服务器的输入输出设备。就算是巨大且保护周全的计算机，也需要进行保养维护，所以肯定有执行处理的操作终端。

我没有反问五反田正臣打算做什么，而是对前台女孩说：“对不起，能把负责人喊来吗？”

“啊？”

“我觉得最好就刚才我老婆踢设备的事向负责人道歉。”

“啊？”

“没必要道歉嘛。”佳代子既愤怒又不解。我装作没听见，继续礼貌地恳求道：“我想解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请你把负责人喊来好吗？”

前台女孩很快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然后说：“系统负责人马上就来。”她这时已经不再和我们有视线接触。

系统负责人出现得飞快，让人吃惊。当我们注意到时，他已经站在那里，感觉不像个活人，倒像立体投影。

“我是系统负责人田中。”他自报姓名，拖着有点跛的脚走了几步。他的头发是整整齐齐的三七开，大概想弄成最近的流行发型。他身穿大翻领衬衫，系着领带。“有什么问题吗？”

“是这样，我带这几位来到服务器机房。”前台女孩说道。

田中眉头一皱。“为什么？”

“有过通知——”

“通知？为什么要带他们来？”

“好像和永岛先生有关。”

田中夸张地一耸肩，或许是故意的，接着清晰地叹了口气，朝我看过来。“有什么目的？”

“我们来调查这些服务器的设定，所以，能请您把主控台终端开放给我们吗？”听到我的话，田中果然面色一沉。这就像有个不速之客说：“我们来调查你的存款余额，请把存折给我们看。”

“什么？”前台女孩呆住了。

“是工作。”我别有深意地说出这句话。世上绝大部分的事都因工作而起。

紧接着，我凝视田中。不是盯着他的眸子，而是用眼睛捕捉他的整个身体，想象着让自己滑进他的体内。

好吧，请你带他们去主控台终端，我在心里说。

“好吧，请你带他们去主控台终端。”田中说出了口。

前台女孩吃惊地“咦”了一声。

“没事，快一点。”我当即让田中说道。

前台女孩应了一声，困惑不解地小声答道：“可我不知道主控台终端在哪儿。”她好像确实不熟悉服务器机房。原来如此，我想，方法不对。

这一次，我对前台女孩用了腹语术。大概因为熟能生巧，只片刻工夫，我就让她说道：“是这样，有个通知，说是有紧急事态，交给这

几个人处理。”

“什么？”

“听说可能发生重大故障，事情很紧急，请您尽可能快一些。”

听到前台女孩的话，田中沉默片刻。

“分秒必争。”我尽可能摆出严肃的神态，看向田中。

“是工作。”五反田正臣也说。

五反田正臣面对主控台终端，突然变得生龙活虎。他眼睛看不见，所以操作只能由我来做，但他仍利索地给出指示，如鱼得水，更准确地说，如系统工程师得电脑。他递给我一枚小小的芯片，让我插上。我没有确认芯片里面是什么，立即把它插进显示器一侧的插槽。

屏幕上跳出一个小小的窗口。

“有个窗口。”

“随便按一个键。”五反田正臣说。

我已经猜到五反田正臣想干什么。这应该是他很久以前做的工具软件。那个单纯而具有破坏性的工具，据说没有任何精巧的设计，只会把硬盘内容清空。如果是联网操作，会有防火墙阻挡，既然像这样直接在终端操作，肯定能把硬盘清掉一大半。需要的只是决心。

“你们在做什么？”田中从背后担心地看过来。

“没问题吗？”前台女孩也不安地看向田中。意思大概是，让他们自由行动没问题吗?

“不管有没有问题，反正是上头通知的，对吧？”田中仍然相信我之前用腹语术让女孩说的话。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画面。五反田正臣肯定想至少把这个系统破坏掉，他的想法和老婆佳代子的回旋踢殊途同归。

“画面显示什么？”五反田正臣问我。

“显示‘正在删除’。”我有点想笑。这条信息真够直白的。

“喏，假设有片大得离谱的原野。”五反田正臣小声说。

“啊？”我愣了一下。

“就是个假设。原野无边无际，到处长着野草，所以不可能把草木统统拔掉，对吧？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这种时候，人所能做的就是——”

“还能做什么？”

“一个选择是放弃。既然不可能把草拔光，什么都不做才聪明，对吧？有见识。不过还有一个办法。”

“是什么？”

“至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拔草，哪怕只是自己身边的一片。”

“这根本就是——”我望着呈现在眼前的那行字：正在删除。

“没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至少把眼前的系统破坏掉。”

我心领神会，点了点头。我想要相信，纵然我们对大的目标无能为力，可至少能对眼前的小目标采取行动。

“危险思想指的是试图把常识付诸实现的思想。”五反田正臣轻声嘀咕了一句。是他以前引用过的芥川龙之介的话。

我不清楚这句话是不是告诫人们不可盲信“自己的常识可以放诸世界”，或是意味着越属于常识的事物越容易被人们忽略。五反田正臣接着说：“不晓得什么才是常识。”

几分钟后，一个新的窗口出现在屏幕当中。

扁扁的信息框显示：“检测到未登录的程序，强行中止该程序。”

五反田正臣大概听见我咽了口唾沫，低声问道：“怎么？”

“出来一条信息。”

“写着什么？”

我小声解释了一下，他咂舌道：“真的？这可是直接连在上面啊。竟然连我的程序都动不了。安保系统真够神经质的。”

“好像是。”似乎系统发现了我们执行的程序，自动将其中止。五反田正臣又做了别的指示，我尝试着调出其他画面，搜索系统内的文件，停掉几个服务，然后再次尝试执行程序。

然而，所有方法都行不通。

“这也不行？”

“好像是。”我低声回答。

身后的田中对我们说：“喂，没事吧？喂！”

我的肩膀松弛下来，这才发现自己刚才有多紧张。五反田正臣也吐出一口气。他多半心情沮丧，却微微扬起嘴角。

“连自己周围的杂草也不许拔，是吧？”

“可能是。”

我和五反田正臣受到了打击，却也有种被强敌攻击到体无完肤倒下的痛快。

“厉害。”我说。

这时，屏幕上显示了一条新信息，是从服务器那头传来的。

“该看的已经看到了？”这条信息就像是某个监视我们的人发来的。

我把信息内容告诉五反田正臣，他沉默片刻，随即笑了。“说得好像《平家物语》（《平家物语》描述的是平氏家族的荣华与没落。平清盛的四子平知盛在坛之浦合战目睹平家的灭亡，投海自尽，临终前感慨：“该看的已经看到了。”）。”我没听懂他的话。

“喂，你们，”田中忍不住起疑，抓住我们的肩膀，“究竟在做什么？”

“你住嘴！”佳代子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踢向田中的胳膊。前台女孩惨叫一声，警铃响彻室内，不知是谁启动的。

我赶紧抱起五反田正臣跑了。

我本来怕歌修的安保装置会封锁整栋大楼，幸运的是电梯还能动。这么高的楼，大概也很难凭歌修的权限中止所有功能吧。我们冲进电梯，前往地下二层。

“喂，你可以让我下来了。”

我没意识到自己正背着五反田正臣，这才一惊，把他放下，不禁诧异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体力。

五反田正臣抓着我的肩膀说：“结果我们什么也没做成就逃了，是吧？”

连一个系统也没破坏掉，战战兢兢地逃走。这就是我们。

“是啊。”我差点一屁股坐下。我还期待着只要闭上眼，就会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醒来。就像从梦中醒来似的，睁开眼，发现眼前是安稳的日常。

身旁的佳代子默默地握住我的右手。不可思议的是，她身上似乎有股暖流，从她的手进入我的身体，让满心空虚的我勉强继续站稳。

“你有特殊的力量。”

“你是指……”我终于能够开口问她。不断下降的电梯好像加快了速度。“我的超能力？”

“超能力？”

那种也许该称作腹语术的奇妙能力。“难道你不是为了让我的超能力觉醒才设计了好多危险？”

她睁大眼睛，凝视着我，那双大眼睛仿佛将我整个人包容在内，接着她一如往常地眯起眼笑了。“你说什么呀！不可能有什么超能力。”

“我不可能有？”

“世上没有那种东西。”

“可你说我有特殊的力量。”

“我说的不是超能力，而是一般的特殊力量。”一般的特殊——听着有些滑稽。“譬如说，让老婆幸福的力量。”

五反田正臣笑出了声，说：“那还真是特殊的力量。一般人做不到。”

我摸不准老婆到底有几分认真，一时间怔住了。

她又一次用力握住我的手。电梯毫不停顿地降向地下二层。就在电梯抵达之前，我定睛凝视老婆的侧脸。

我回握她的手。

接着，我有种幻觉，仿佛眼前的电梯墙壁、天花板和地板簌簌崩毁。四面墙壁就像掀开的皮肤似的剥落，钢缆和导轨如断开的血管般摇曳。脚下一片空，我怕自己掉下去，踢着双腿，几乎吓得尿了裤

子，可就在这时，老婆的身影映入眼帘，她纹丝不动地站在我眼前，我一下子惊醒过来。她不是幻觉。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我却为此感到安心。然后我的脑海中忽然浮现佳代子满身是伤的形象。她身负重伤，身上的裙子破破烂烂，呼吸也断断续续。她喃喃地说：“我也做过类似的事，别人这样对我也是没办法的。”我当然不知道这一幕从哪儿来的，我一把抱住她，流着血的她却很快像沙雕一样分崩离析。人如果给别人造成伤害，就必须有心理准备，同样的事情会降临到自己身上。我想到的是佳代子的这种想法实际降临在她身上的情景。

我想起在岩手高原见到的爱原绮罗的话。当时她告诉我，世界不是由信息构成的。我问她：“那么，人是由什么构成的？”她一脸理所当然的表情，答道：“自然是血肉骨骼。”

“你没事吧？”佳代子一脸若无其事地问我。

我点头，接着我不知发了什么疯，差点说出一句迄今为止没说过的话，但又觉得一旦把话说出口，就会变成老套的谎言，于是我好歹把那句话咽了下去。

凝视着液晶楼层显示屏的佳代子一动不动，差不多就在我想到那句话的同时，她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爱你。”

是我发挥了腹语术？还是她自己说了这句话？我无从得知。

56

因为红叶，远处的山顶开始变红。

来北海道已有一年。

我抬头望去，蓝白相间的天空朦胧地延伸着，凉风拂过脸颊。我仰起脖子，透过双筒望远镜望出去。

我看见了鸟。是一只住在前面不远处防风林里的鹰。或许它对独自在平地上举着望远镜的我感兴趣，笔直地飞过来，在我的正上方盘旋。它以明亮的天空为背景，描绘出舒缓的弧线。鹰羽的斑纹清晰可见，美极了。身下的红色小爪子就像穿了红袜子，很可爱。

我呆呆地望着鹰飞远，它的身影渐渐变小。我觉得仿佛自己和鹰一道回旋上升，体会到愉悦的摇曳。

双筒望远镜是住在岩手高原的爱原绮罗送给我的。几个月前，她突然把这东西送到北海道。我和老婆双双来到北海道生活，这事只对她讲过。她的信上写着："是诗织送的礼物。听说是润也君以前用过的。北海道好像有很多鹰，你用用看。"

我本来不懂望远镜的用法。我来到户外，反复摸索，用望远镜观察事物。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了看鹰的喜悦。让我自己都不禁失笑的是，我有时候会产生错觉，仿佛回旋的鹰在和我说话。

我回到店里，站在吧台洗盘子的佳代子微笑着说："你回来了。"店里有五张圆桌，每张桌子旁摆着四把椅子，这会儿没有客人。

我没有经营咖啡馆的经验，对北海道也完全没有地理概念。为什么要在这里开咖啡馆呢？连我自己也不清楚。尽管如此，这半年好歹过来了。开店耗光了我上班时的积蓄，倒也没有大的赤字。

我在一张空桌旁坐下，望向墙上的薄型显示器。电源开着。平时只有看电影的时候开它，这会儿少见地放着新闻。

“怎么看起新闻来了？”隔绝所有社会信息，这本该是我们生活中唯一的方针。

“今天早上，这个人打来电话。”佳代子一指屏幕，上面是永岛丈的身影，“他说让我们看今天的新闻。”

“永岛丈打来的？”我吃了一惊。为什么？

画面中永岛丈的脸庞年轻而无畏，就像一年前分手时的样子。他正在麦克风前讲话，是在一处很气派的会场演讲。地点不像国会，大概是什么公开会议吧。永岛丈属于我从未听过的某个政党，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组建了新党。

一年前，佳代子曾在国际伙伴宾馆折磨兔脸男和绪方，事情被报道成“戴兔子头套的男子袭击了住在宾馆的永岛丈和秘书绪方”。而且人们盛传“永岛丈打败了那名男子，总算救了秘书的性命”。他因此再次获得人们的关注。

而我们闯进歌修并试图破坏系统的事，只被报道成一起小小的事件。虽然公开了“公司监控录像拍下的歹徒的面部照片”，但照片和我们完全不像。

永岛丈大概对信息做了手脚。为了救我们，准确地说，为了放过我们。就像他当时承认的，到最后，事情可能和播磨崎中学事件雷同。隐瞒真相，捏造另一个剧本。永岛丈自觉出演如同提线木偶的英雄，试图把国家引向某个方向。

我指着屏幕说：“这是在谈什么？”

“不晓得。你别问我和政治有关的事。”

“我总觉得你什么都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只不过是那位永岛先生告诉我，让我们在电视上看看他努力的模样。”

“简直就像孩子对爸妈说，来看我在联欢会上的活跃表现。”我苦笑道。

我用遥控器关掉显示器。店里一片寂静。我根本不想知道世界有什么变化，而这个国家又有什么变化。

“你小子的意思是，你想装作没看见？”一年前，从歌修逃出来后，五反田从车后座对坐在副驾驶座的我说。

我当时已经决定辞掉工作，到一片遥远陌生的土地，尽可能隔绝信息活下去。

“你听好了，歌修的员工不知道自己的工作会有怎样的结果，对吧？他们一无所知地完成工作。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一样。我们一向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究竟会对谁造成怎样的影响。”

“确实。”

“而你要走相反的路？你明明知道事情的真相，却打算逃得远远的，装作不知道。”

“五反田，你之前不是说过吗？‘装作没看见也是一种勇气。’”

五反田正臣毫不退缩，从后面踢了一下副驾驶座的椅背，大概是故意的。“装作看不见可不好，渡边。”

“是不好，但我要去远方悄无声息地过日子。”

“就算你藏起来，也会被牵扯进去。”

“那也没关系。你有什么打算？”

“我啊。”他的声音充满决心，“我要想一想。”

“想什么？”

“想一个面对的方法，我不要装作没看见。”

“面对歌修？”

“歌修不过是枝叶，我要面对的是整个系统。既然存在‘就是这么回事’的设计，既然有人遇到不幸，我就要设法救那些人。”从他口中说出要拯救他人的宣言，让我吃了一惊。

“你是认真的？”

“是啊。”他轻快地回答。

“你能救人？”

“不知道。但我们会留下来加把劲，再努力看看。”

“我们是指谁和谁？”

“我和大石。我们会耐心地做这些事。”

缺席审判也要有个限度。想到大石仓之助被他拉进来，我哈哈大笑。我试着对他说：“五反田，今后大概会是肌肉男的时代。”

“什么意思？肌肉男是指战斗的男人？”

我想起一事，问他：“你知道加藤科长自杀了吗？”五反田正臣顿时张口结舌。他仿佛被魇住了似的，怔怔地说：“不会吧。”他张开的嘴巴一时间闭不上，最后说，这是这几年最让他震惊的事，甚至超过歌修的事。他呼出一口气，说：“有点寂寞。”听到这话，我也心生寂寥。

那之后，我和五反田正臣没了联络。所以我连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不知道。

来北海道之前，我只接触过一次网络。我在网页搜索画面输入“播磨崎中学 安藤商会”，毅然按下搜索键。没有任何搜索结果。如果在过去，肯定至少会出现那个交友网站，现在却没了。

然后我心生一念，把关键字设成“国际伙伴宾馆 渡边拓海”，试着搜索。

因为我有些在意，网上没有任何信息把宾馆的那起事件和我们联系起来。我心想，事情肯定被遮盖了，但会不会有人知道呢。

搜索结果只有一条。光看网页标题，像是化妆品网购的主页，我看了一会儿网站的名字，没有点开。

我怕这又是什么机关，没有进一步探究。

得知曾经的外遇对象樱井由佳里的情形，也是在我即将到北海道之前。我在东京站偶然遇见公司的女员工，她告诉我："听说由佳里最后和她在帕劳认识的老公离婚了，回了老家。"

我仅仅礼貌性地应了一声："这样啊。"我没问她的老家地址，或联系方式。我怎么能断定自己和那名女员工在东京站的邂逅不是被设计出来的呢?

我很少想起井坂好太郎。但仍不时有记忆涌出，让我难受。尽管他已经死去，已经从这个世界消失，可他是个烦人的朋友。我仍保管着他留下的"傻瓜才来看"的遗书，虽然我甚至不确定那东西算不算遗书。我一直把那张纸夹在他写的书里。几天前，我忽然想到，井坂好太郎会不会给我留了什么消息？譬如，要是我上网用"傻瓜才来看 井坂好太郎"搜索，会不会出现留言的网页？又或者用"傻瓜才来看 渡边拓海"？我觉得他会做这种费功夫的事。我希望他做了。

"你在发什么呆？"之前在吧台的佳代子不知何时坐到我旁边的椅子上，把一杯咖啡放在我面前。

我看向老婆的脸。

我不知道什么是真实，什么信息是对的。我也不知道围绕我们的是一个怎样的系统。但至少——我想——但至少，我和老婆的这个小小时空，肯定不会受到损害。

开门声响起，我条件反射地说“欢迎光临”，站起身。刚回过头，我顿时说不出话。意想不到的来客让我呆住了。佳代子坐着没动，扭头看见来客，若无其事地笑道：“哟，小伙子，你好吗？”

“好久不见。”戴眼镜、留胡子的冈本猛露齿而笑。

我感觉像是见到了亡灵。据我一年前看到的录像，他已经死于残酷的拷问了。“难道，”我不由得说，“难道那个是假的？”

录像是捏造的？如果是，就容易理解。

可我仔细一看，冈本猛的手指有残缺，还撑着丁字拐。只能看作是拷问的痕迹。那是现实。

“那一次，我嫌烦所以装死，那伙人信以为真，其中一个人开车把我运走，大概是想把尸体扔掉吧。我把他干掉了。毕竟伤得重，我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出院后和你们失去了联系。没办法，我在那之后漂来漂去地过日子。”冈本猛若无其事地说，“最近才听说你和你太太在这里开店。”说着，他在旁边一张桌前坐下。“一杯咖啡。”

佳代子起身往吧台走。“就一杯咖啡，我请你。”

我本想问他究竟从哪里打听到这家店，转念作罢。信息可以从任何地方泄露，查清这一点没什么意义，就算查到了，事情也不会有改变。

“你胖了一点。”冈本猛摸着胡子说。

我依然无法相信冈本猛的存在，所以和他说话让我有些犹豫。我坐回椅子，目不转睛地打量他，又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和下巴，好不容易才答道：“胖了吗？大概吧。”

“你在这里做什么？”

“不闻不问地过日子。”

他没问我对什么不闻不问。“这样做好吗？”

这话让我有种被戳到痛处的感觉，我坦率地说：“没什么好不好的。”我瞥一眼佳代子，垂下眼帘。“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的人生完蛋。这也是一种选择。”

冈本猛没吭声。

“你在鄙视我？”我忍不住确认。

“没有。”他立即回答，“你也是想了很多才这样做的吧？既然想过就算了。你说得对，这也是一种选择。”

“是啊，我的确仔细想过。”

“你没再搞外遇了吧？”他半开玩笑地说。

“我哪里有过外遇！我是冤枉的。”我试着撒谎。

冈本猛似乎觉得滑稽，笑了一声。接着，他露出捉弄人的表情，问了一个让人怀念的问题。“你有没有勇气？”

我差点当即回答：我忘在爸妈家了。我咽下这句话，仔细斟酌，然后一指吧台。

“勇气在她那儿。”我指着佳代子，“她带着，为了不让我搞丢。”

冈本猛嘻嘻一笑。

后记

这本书是二〇〇七年四月到二〇〇八年五月连载于漫画杂志《早安》长篇小说的修正稿。

因为是在漫画周刊连载，所以写法和平时不一样。主线和情节是确定的，至于细节的创意，则是每次和责任编辑开会，决定下一次连载的情节推进，而且每个星期都会在开头和结尾花心思。因此，像这样集成一本书，感觉成了一部不可思议的小说，不是把长长的故事分成五十六次连载，而是把五十六个全力飞跑的短故事汇聚在一起。

写这个连载的同时，我还写了直接完稿出版的长篇《金色梦乡》。不知是否出于这层原因，这两个故事有几个相似点。当然，也因为我自己的能力问题，所谓“单一模式”，但我认为更主要的是一部作品给另一部以刺激，也有很多重叠的部分。用个老套的说法，这两部作品就像一对异卵双胞胎：可说是严肃的哥哥和奔放的弟弟。《金色梦乡》的成分不在《摩登时代》当中，而《摩登时代》有《金色梦乡》所没有的成分。就是这种感觉。

此外，作品中有个叫井坂好太郎的人物，纯粹只因为我懒得构思小说家的名字，所以把自己的笔名做了变形。让名叫五反田正臣的人物出场也是出于同样便捷的理由，没有特殊的意图：因为在连载开始前，我有一次下车的车站是“五反田”站。我觉得这些命名方式有点像自己人才看得懂的笑点，在出单行本的时候考虑过换名字。但我认为换名字也不自然，最后还是照旧。

下面是我在写小说时参考或引用了的书：

《坚忍号 沙克尔顿南极探险全记录》，卡罗莱•阿莱克珊德著，弗兰克•哈雷摄影，畔上司译，Sony Magazines。

《名为有限公司的疾病》，平川克美著，NTT。

《战争之路 战争的领袖们 目睹的战争史》，A.J.P.泰勒著，藤崎利和译，新评论。

《毒气开发之父 爱国心遭到背叛的科学家》，宫田亲平著，朝日选书。

《我们全都是艾希曼之子》，京特•安德斯著，岩渊达治译，晶文社。

《追寻秘密结社！被封印的黑暗组织的真相》，约翰•罗伦斯•雷诺鲁兹著，住友进译，主妇之友社。

《论网络人》，梅田望夫、平野启一郎著，新潮新书。

《日本媒体“胆怯”的构造：为什么不能书写真相》，本杰明•弗鲁佛德著，宝岛社文库。

《世纪末日本推理小说综述》，新保博久著，筑摩书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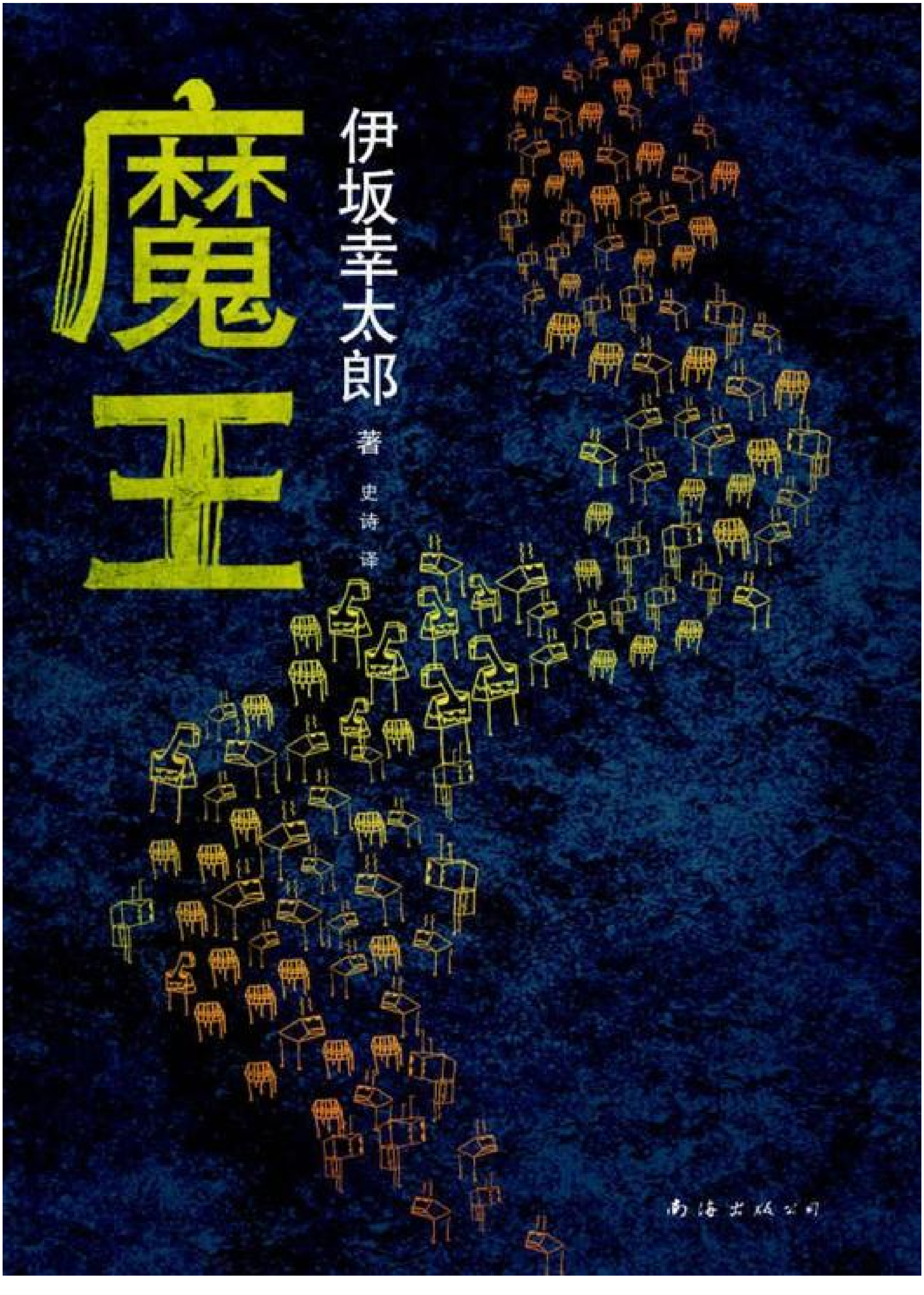
《国家是什么》，萱夜稔人著，以文社。

《周刊SPA！》二〇〇七年五月十五日号，佐藤优和本杰明•弗鲁佛德的对谈报道。

小说前半部出现的“结婚这件事……”的对白，引用了山口瞳的话。中段出现的“徘徊采访小说”一词，引用了新保博久的《世纪末日本推理小说综述》中提到的矢作俊彦的话。

另外，关于作品中人物谈及的有关“国家”的想法，是我在参考文献的基础上自己编造的。这部小说中的一些事件是我配合故事创作的，譬如谈到“驱赶苍蝇的方法”的部分，以及围绕电影《乌鸦》的阴谋等等（尽管主角李国豪确实在拍摄过程中去世），请大家谅解。

另外，在《早安》连载的过程中，承蒙漫画家花泽健吾绘制了插画。他的插画扩充了小说的形象，并给小说本身造成了影响，如果单行本没有他的插画太可惜了，所以将推出收录插画的特别版和普通版。作品的内容是相同的，各位可以根据喜好选择其中一种。


魔王
伊坂幸太郎
著
史诗
译
南海出版公司

目录

魔王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呼吸
- 1
- 2
-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王／（日）伊坂幸太郎著；史诗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3.10
（伊坂幸太郎作品）
ISBN 978-7-5442-6819-6

Ⅰ．①魔… Ⅱ．①伊…②史… Ⅲ．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8835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3-139

《MAOU》
©Kotaro Isaka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魔王
〔日〕伊坂幸太郎 著
史诗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华 艳
装帧设计 宋 璐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127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6 千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819-6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时代总归是在持续变化。

——鲍勃· 迪伦：《时代在变化》

我觉得时代一点都没变。这是一种很愚笨的感觉。

——太宰治：《苦恼的年鉴》

魔王

那是个驼背的男人，脸颊松弛，眼睛肿胀，额头上长着褐斑，稀疏的白发拢向脑后。他握着扶手，短棍一样的腿随着地铁车厢的摇晃而颤抖，似乎随时都要倒下。当车速趋于稳定，他便咧开嘴，露出牙龈。“谁让你这么目中无人地坐着了？难道你这家伙是什么大王？混蛋！”

老人脸上布满皱纹，就像风干的水果。他高声喊出的话语气势汹汹，让我一时动弹不得。

1

二十分钟前，我离开与JR东京站相连的美术馆，拨开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过地铁的检票口，跳上已经进站的丸之内线列车。

我找到空座坐下，正准备闭目养神，忽然听到有人搭话：“这不是安藤吗？”我仰起脸，发现大学时代的朋友正站在眼前。毕业应该才五年，如今他的头发短得让人认不出来。过了几秒，我才反应过来。“是岛？”

午后一点，车厢里自然不挤，但每节车厢里依然有人抓着吊环站着。我旁边恰好空着，岛便理所当然地坐了下来。

“你是逃犯？”我说道。

“你这叫什么问候啊。”

“因为头发啊。”我用目光示意，“头发这么短，我还以为你犯了什么罪，为了逃跑才剪的呢。”

上大学时，尽管周围人都劝岛，说“短发更适合你”，或者讽刺说“真难看，快剪快剪”，岛却顽固地坚持留长发。问他为什么，他便搬出堂皇的理由：“头发是身体的一部分，难道能这么简单就剪掉？”可是剪指甲的时候，他总是剪得很彻底，真是自相矛盾。

列车向左倾斜，开始提速，行驶中的噪音也渐渐高亢，就像兴奋的男人血压升高时血流发出的悲鸣。

“两年前剪的。”岛回答得很干脆，“还是得考虑现实啊，跑业务时，长发太麻烦了。”

“客户讨厌长发？”

“不，因为太热了。”

要是五年前听到自己这番话，他恐怕会一脸沮丧地剪了头发。“今年的夏天比往年都长，又热。”

“该说是烤人呢，还是刺眼呢？总之真要命。”

“都快被晒烂了。”七月的阳光晒得大楼和路面似乎就要腐烂，就算表面像烤鱼的皮一样翻卷也不奇怪。

“这是温室效应啊。”岛恍惚地低喃，目光随即投向悬挂在车厢内的周刊广告，上面印着“众议院解散！参众两院将同时选举”的标题。

“我啊，这可不是在自夸，一次选举都没参加过。”岛依旧注视着广告。

“什么‘这可不是在自夸’，应该说‘感到很不好意思’。”

“你不觉得就算去投票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吗？”

“正因为大家都这么想，才不会改变。”

“但这次我准备去。这可是第一次，第一次选举。真有种回到了二十岁的感觉。”

“怎么忽然想去？”

“那个犬养不是很有意思嘛。”

我条件反射似的想说“果然是这样”，但终究没说出口。岛说的这个人，是在野的未来党党首。

“犬养对美国的态度不是也很严厉嘛，总是警告。”岛滔滔不绝，“所谓温室效应，二氧化碳是形成原因吧？就是那个CO。”

“是CO_2吧。”

“可美国就是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太不正常了。”

“确实，美国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很不积极。”

“没有人对美国说教几句可不行。‘你这家伙，谁让你这么自以为是了？’就该这么说，对吧？现在的佐藤会说这些？”岛唾沫横飞，对如今的执政党党首，也就是首相，直呼其名，“肯定不行。那家伙倒是会装样子，但只是嘴上说说，就是个光说不干的首相。”

“但是，不管怎样，未来党都不会成为执政党吧？”

未来党在在野党里也不占优势，只拥有二十个议员席位，规模很小。

但是——我心中的声音开始说话：但是，希特勒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刚成立时只获得了不到百分之十的选票，意大利的法西斯党最初也曾在选举中惨败。

喂，这又怎么了？我质问自己，但得不到答案。

“成了当然好，不成也没关系。总之啊，把五年都给了佐藤，结果经济完全没有好转。还是让执政党有点危机感更好，所以我才会想给未来党投一票。”

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带来的振动让臀部微微晃动。

“犬养今年三十九岁。你知道吗？”我的声音比预想的更大。

“你是想说他还年轻？那难道不好吗？年纪轻轻的。没有未来的老人能思考未来吗？思考未来的永远都是年轻人。对于政治家，未来只能意味着晚年。”

出乎我的意料，岛的话非常在理，而且有种故作暗示的感觉，我不由得一惊。

“你还记得吗？这是上学时安藤你说过的话。‘思考未来的是年轻人’，这是你说的吧？你还问：‘未来就是政治家的晚年？’我们在酒馆一个劲和女人聊滑雪，只有你一脸冷漠，唠唠叨叨地让我们‘快思考’。无论说什么，你都说‘快思考’。”

“是啊。”现在依然如此。我喜欢思考。不，与其说是喜欢，不如说我甚至坚信“活着就是思考”这样夸张的话。“小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其中有个叫马盖先的美国人。”

“安藤，你也有看那种电视剧的时候吗？”

“就是《百战天龙》嘛。马盖先拿身边的东西当武器来战斗，很擅长动脑筋。就是这个主人公，一碰到困难，就总会对自己说一句话。”

“什么？”

“‘快思考，快思考。’对，快思考，马盖先。就这样说给自己听。”

“真是个会自我反省的冒险笨蛋啊，那家伙真奇怪。”

“我已经不记得电视剧的情节了，但总想起主人公的话。快思考，快思考。”

“我可想起来了。上学的时候，班上有个女孩子说你是喜欢思考的思考魔，结果有人误以为是绞杀魔（在日语里，“思考”与“绞杀”读音相同。）。”

“难道就是因为这个？”

“什么意思？”

“那时，同系的女生们忽然都开始疏远我。我还以为是错觉呢，看来大家都把我当成绞杀魔了。”

“就这么点事，有什么关系。”岛轻快地说，“我啊，总被人说成什么喜欢巨乳、喜欢女高中生，结果女生们都不给我好脸色，真惨。”

“那难道不是事实？”

“总之我想说，我并不反感总是思考的你。也可以说我受到了你的影响，我可不讨厌你的那种想法。”

“哪种想法？”

“就算毫无道理也无所谓，相信自己的想法，只管去战斗。”

“然后呢？”

“只要这么做，世界就会改变。这不是你说的吗？一副乳臭未干的口气，那时我们都拿你当傻瓜，但现在想起来，说得真不赖。我就要把世界改变给你们看！如果连这点干劲都没有，活着也太无聊了。”

“当年那么说的我，现在却是个卖命的工薪族。”

“我还是个懒惰的工薪族呢。”

列车进站了。耳边传来空气猛地泄漏的声音，门开了。没有人下车，有位驼背老人从左侧的车门走进车厢。车内没有空座，老人充满渴望地环视车内，最终还是抓住了扶手。

“岛，关于刚才的话题，我也不是想说犬养年轻什么的。”

“我们从刚才就很奇怪地高谈阔论，政治啊，未来啊，明明好久没见面了。”

岛似乎已经不想继续，但我还是特意说明：“三十九岁正是墨索里尼夺取政权的年纪。”

“墨索里尼……”岛愣了一下。也许是因为在地铁车厢内和学生时代的朋友聊天，却忽然听到这样的名字，有点不可思议。“你是说意大利的独裁者？”

“犬养和墨索里尼很像。”

“哈哈。”岛的笑声多少有些装模作样。他露出理解的目光。“难道你觉得不安？”

“什么意思？”

“在野党在大选中获胜，犬养借此机会声名大振，这个国家也许会走向法西斯主义。你是这么想的吧？这种情况不会出现的。”

“你怎么能断定？”

“你果然这么想。”岛笑了笑，“我说了，不可能的。”

说着，他猛地站起身。列车开始减速，准备进站。

“再见。”岛回过头，只是把手举到肩膀的高度挥了挥，“电话联系。”他走向打开的车门，“你还住在那栋公寓吧？”

我想说“喂，我早就搬家了”，但岛的身影已经消失了。

2

三个男人瞄准了岛空出来的位置，向我靠近。一个是刚刚上车的公司职员，大概正在跑业务，抱着一个大大的手提公文箱，不停用手绢擦汗；一个是身穿花哨的开襟衬衫的年轻人，用力地嚼着口香糖；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那位脚下不稳的老人。

最终抢先坐下的是公司职员。坐下的瞬间，他轻叹了一声“好热”，把公文箱放在膝上，慌慌张张地开始往外拿文件。

看到座位被抢，嚼口香糖的金发男人咂了咂舌，转身站到车门旁。那位老人看起来随时都可能摔倒，但仍然抓着扶手。就算我给他让座，距离也太远。

坐在对面的女人打开了早报。我瞥了一眼标题，“舆论调查结果出炉，执政党支持率低迷”映入眼帘。标题旁边还有一则题为“失业率创历史新低”的报道。

很多人都认为极端的不景气只是暂时的，但最近，情况明显开始恶化。中东地区的战乱久不平息，石油价格持续走高，是原因之一。此外，进口蔬菜里发现未知病原菌，食品产业和餐饮业因此受到巨大打击，也为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政府拿出对策，声称在确认食品安全之前不再进口，但作为出口国的美国和中国完全不妥协，认为日本应该为这种毫无根据的进口限制做出赔偿。

在经济刚要好转的时期出现这样的情况，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不是具体指谁，而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日本人都情绪低落。正在上涨的股票价格开始下跌，而已呈下降趋势的失业率又开始上升。不知该说

一开始就碰了钉子，还是该说冲劲受挫，总之人们都不禁抱怨：“我刚想要开始努力呢。果然还是不行啊。”

也许是这个原因，很多人开始死心，到处都充满叹息声。死心和叹息后将会迎来什么？最近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对内心的低落束手无策。

要进站了，窗外掠过墙壁，列车渐渐慢了下来。车体的噪音渐渐平息，就像情绪高昂的男人逐渐平静下来。

站台出现在视线中。列车停了下来，发出空气喷出的声音，门开了。开门，关门，发车，小小的变化随之发生。七八个要下车的人起身，刚上车的人随即填满空出来的座位。

那位老人旁边的座位也空了出来，但立刻就被别人占据。

坐下的正是那个嚼口香糖的金发男人。面对没能坐下的老人，我很想遗憾地吐出一句“真可惜”。就在这时，金发男人旁边的公司职员缓缓地站了起来。

也许是反感嚼口香糖那黏糊糊的声音，也许是忽视老人给他带来了良心上的责备，总之，公司职员起身离开了。

我放下心来，这下老人也能坐了，但这样的期待随即破灭。嚼口香糖的年轻人叉开双腿，傲慢地向后一仰，占了旁边的座位。一个人占两个座位，这只能用不正常来形容。

驼背老人依旧握着扶手，颤颤巍巍地站着。

启动后的列车不断提速，广播里传来报站声。声音仿佛咒语一样，很难听清。我自然地瞥向老人的后背，目不转睛地观察坐在那里的年轻人。

老爷子啊，你该生气了！我脑中冒出这样的想法，正是旁边的公司职员掏出手绢，说着“好热”的时候。晃晃悠悠勉强站住的老人有权向那个口香糖男发起反击。

如果我是那位老人……我不由得开始想象：我会用什么样的话去反击那个年轻人呢?

我感到自己仿佛嵌入了老人体内，我所在的地方不是列车坐席，而是前方扶手旁边。老人的身体就像披在身上的毛皮，和我的身体重合在一起。脸颊微微抽动，微风拂过汗毛，浑身仿佛过电一样，肌肤猛地一颤。

这是怎么回事啊？虽然大脑的角落里掠过一丝疑惑，我仍然屏住呼吸，在心中默默地喊了一句：“谁让你这么目中无人地坐着了？难道你这家伙是什么大王？混蛋！”

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一时间摸不着头脑。车厢内恢复安静，只有列车摇晃着发出声音。附近的乘客全都抬起脸，视线聚焦到一个点上。焦点不是我，而是老人。

老人刚刚愤怒地喊出了我大脑里的话。过了片刻，我才注意到这点。

3

老人的声音并不像虚弱的低喃，而是崩裂般清晰有力。

我依旧半张着嘴。只见嚼口香糖的年轻人站起身，走向相邻的车厢。他肯定不是因为羞耻或愤怒才起身，而是被怯懦感控制了。

驼背老人一脸平静，仿佛在说“有空座真幸运”，悠然坐下。在目光交会的瞬间，我不禁避开了，害怕被老人斥责。我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内心有种感动：老人恰好喊出了我内心的话，竟然会有这种事。

直到第二天，我才察觉此事并不寻常，开始分析自己的“力量”。那是星期一上午十一点，我正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

“看这个新闻了吗？”坐在左侧的同事满智子探出身，捅了捅我的肩膀。她比我大一岁，一头烫成波浪卷的茶色长发，就像某个地方的千金小姐一样气质高雅，言行举止很老成，不像只大我一岁的前辈。

我瞟了一眼右边，确认科长不在座位上，便探身凑到满智子的电脑屏幕前，有人说×海水质下降，一定是受了什么污染，是网上的新闻页面。

“你不觉得很过分吗？”

这是×国在海上引发事故的后续报道。

×国从数年前开始在×海的中心区域采集天然气，气田紧邻日本领海边界，建有开发基地，管道从基地下方深入地壳，将资源吸至地

表。以前就有专家指出，气田虽然建在日本领土之外，但开采的天然气中也有来自日本领土内的，只是无法证明。即使能证明，面对来自大国的“那又怎么样”，日本也束手无策。

今年，佐藤首相曾访问×国，却只是被当作没用的使者，受了一番轻视，甚至可能是在一片嘘声中被赶走的。佐藤首相说：“日本是个谨慎、有判断力的国家。”

孩子之间打架，体格和人数决定胜负。而×国在国土面积和人口上都拥有压倒性优势。

×海的事故就发生在几周前。×国的海上设施发生火灾，完全倒塌。不知是石油，还是其他未知的化学物质，总之大量燃料流向海中，海面上漂着损坏的机器，使×海遭遇严重污染。情况似乎如此。

“满智子小姐，你对这种新闻感兴趣？”

“这种？什么意思？”

“啊，就是国际新闻。”

“我对环境问题可是很敏感的。”满智子装模作样地冲我一仰鼻，“但是，日本如果不态度坚决地发一通火，果然还是不行啊。”

“坚决？”

“因为没有武力，总被人小看。”

“比起这个，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在国土面积和人口上敌不过啊。”

“就算只是吵架，日本也会输。”她也许是在开玩笑，继续说道，“果然，没有武力很糟啊。”

“也许吧。”我慎重地回答。

“举个例子，男人啊，就算能干再多活儿，态度再认真，一旦在关键时刻挺不住，就完了。家里都被邻居偷了，当家的父亲还只会傻笑，如今的日本不就是这样吗？”

“这个嘛，”我小心翼翼地继续反驳，“感觉你的比喻有点不对。”

“怎么不对了？”

“嗯……”我歪着头，想要准确地说明心中的不协调感，不觉间喃喃念出了“快思考，快思考，马盖先”。“比如说，邻居到家里胡来时，父亲确实应该气势汹汹地质问：‘你在我家干什么？’但是……”

“但是什么？”

“不，我觉得这是正确的。如果在那样的时刻，父亲什么都不做，而是冲妻子和孩子喊：‘冲上去！去战斗！’难道你赞成这么做？”

“当然不可能。”

“对吧？”

“所以说怎么不对了？”

“怎么说呢，考虑到那种做法更有集体感，我觉得应该是前者。”

“等等，安藤，什么时候开始谈论集体感了？”她皱起眉头，“你啊，是不是被女朋友说过喜欢狡辩？”

“半年前分手的女朋友说过。”

“大概下一个女朋友也会这么说你哦。”

我想反驳，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科长回到了办公室。他的步伐依旧威风凛凛，肤色黝黑，满面油光，充满压迫感。他对部下要求严格，只要部下露出懈怠的样子，他就会怒吼：“你做好准备了吗？”至于是什么准备，没有人明白。但是被那低沉可怕的声音一吼，确实只能承认：“我真是什么准备都没做好啊。”

“平田。”科长的声音传来。

“是。”沙哑的回答声响起。坐在我左前方的平田走向科长的座位。“有什么事？”

暂且先不论有什么事，光看科长那一脸不痛快，也知道平田肯定会被责骂。

平田是公司里老资格的前辈，四十岁出头，白发隐约可见。他身材瘦小，一副银边的高度近视眼镜几乎要嵌进鼻梁。五年前，我刚进公司时，他还有家庭，但现在已经单身。

“我可没听说！”不一会儿，耳边传来科长的高分贝声音。旁边的满智子猛地一哆嗦。

科长和平田面对面。周围的人都像满智子一样俯身在办公桌前，一边装作集中精神工作，一边竖起耳朵倾听。

“上周已经告诉您了。”平田惶恐地回答，依旧一脸懦弱。

“上周？”科长露出明显的不快，“你告诉我什么了？我又是怎么回答的？”他似乎在威胁：你要是不能逐字逐句地还原当时的对话，我就当作不知道。

“我告诉您，开发小组的日程安排太紧张。于是您说，那就先采取非正式交货的形式，产品检查另外安排时间进行。”

“可是非正式交货这种事，客户应该不会同意的。”

“我也这么认为，但是您是这么说的。”

“我？”

“嗯。”平田几乎被科长的气势压倒，“您说，客户那边由您来沟通。”

“平田，你啊。”科长像导演般叹了口气，“就会说‘科长说，科长说’。你难道就没有责任感？”

越是说谎并强迫对方臣服的时候，科长的声音就会越大。他总是随口说出美好的经营前景，折腾部下，一出现问题就抬高嗓门，声称“我可不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还会一脸无辜地说：“我可是都交给你了。”

“平田，你做好准备了吗？”

办公室里只有空洞的键盘敲击声断断续续地传来。

回过神来，我发现满智子的手已经伸到我的桌子左侧。她面朝电脑屏幕，递来一张字条。我接过来瞥了一眼，上面是她娟秀整齐的字："平田要完了啊。""完了"这表达很抽象，但我知道她想说什么。我抓起横放在桌上的圆珠笔，迅速在字条下方的空白处写道："过分的是科长。"

满智子迅速回复："平田很可怜。"

平田也许是很可怜，但我和满智子都不能插手。我再次看向平田的后背，发现他的肩膀在颤抖。也许是我的错觉吧。

"但是——"平田忽然发出高亢的声音，也许是他的心声蹦了出来。但随即，他又恢复低沉的语调。"但是，科长您确实那么说了。"

"你啊，工作上不行，还不知道反省，要我怎么办？"

科长接下来想要说什么，我只能想象。但平田闻言后的样子一目了然：他就像个丧失战斗意愿、士气已经低落到极点的残兵。

"日本的国民||"我想起某本书里的文章。那是一本论述法西斯主义的书。"日本的国民充分接受了遵守规矩的教育，因此不会发起大规模暴动。"这句话让我不安。第一次读到时，我很生气，真想问问这个作者究竟凭什么这么说，甚至怀疑作者是否学过日本史。可是如今面对公司内的争吵，我发现自己只会缩着肩膀继续打字，这让我明白我们确实已经被驯化。

意识到这点，我开始紧盯平田的后背，把自己的身影和瘦小的他重叠到一起。我想象着自己就是平田，潜入了他的体内。我想借他之

口，改变他的脾气，就此痛骂科长。麻酥酥的颤抖划过脸颊和太阳穴，我不觉间屏住呼吸，在心中说道：“科长，这是什么意思？再说一遍！”

就在这时，平田开口了：“科长，这是什么意思？再说一遍！”

“嗯？”我发出了轻微的声音。平田说出了我在心中所说的话。同事们都伸长脖子注视着平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难道是……我的大脑继续运转，同时感到不知从哪里传来了期待与预感。我回想刚才的要领，紧盯平田的后背，再次想象自己潜入他的体内，随后屏住呼吸默念：“这可不是你耍威风的时候！不承担责任的上司算什么上司？”

不知该说“不出所料”，还是该说“令人震惊”，平田随后说出了同样的话。那确实是平田的声音，却是他从未有过的高亢声音。

所有人都惊讶得停下手里的动作。连科长也被平田的气势压倒，像鲤鱼一样，嘴一张一合。满智子唰的一下递来字条，我吓了一跳，回过神来。纸上只写着“奇迹”一词。

这是奇迹吗?

4

“Good bye！”

我推着自行车走在住宅区的步道上，快到家时，看到了安德森。住在木质平房里的他在家开办了英语口语教室。我瞥了一眼手表，已经晚上九点多了，他大概正在送学生下课。昏暗的步道上，只有从那间平房溢出的灯光隐隐约约照亮了一角。平房门前，穿着初中制服的男女学生正在挥手。

“再见，安德森。”头发染成茶色的初中女生从他旁边跑过。

“明天，学校，要去哦！”安德森喊道。

“I hope so！”女生头也不回地挥了挥手。

“别用英语糊弄过去！”安德森的日语很流利，而且有种奇特的随意感，让人感觉很怪异。

“英语口语教室的老师说日语没问题吗？”我走到他身边笑道。

“安藤先生。”

安德森自称在美国时一直游泳。我们同龄，他的体格却远优于我，比我高一头，肩膀也是我的两倍宽。也许是雪白的肌肤搭配金发的缘故，他看起来颇像水兵。

“生气时还是说日语比较好。”他的牙齿在夜色中闪闪发光。

“那孩子不去学校？”

“没有孩子愿意去学校。”

他数年前因工作关系从美国来到日本，“来到了一望无际的春天”是他喜欢的说话方式。后来，他与一个日本女白领坠入情网，终成眷属。婚后，他辞掉工作，开了这间英语口语教室，并递交申请，于一年前加入了日本籍。他硬是取了个汉字名字，但附近的邻居谁都没记住。

讽刺的是，入籍半年后，他的妻子从过街天桥上坠下，头部受重创而亡。变故太过突然，周围的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和他搭话，但他依旧留在这片街区，继续开他的英语口语教室。

“‘安德森’和‘安藤先生’的发音很像啊。”（“安德森”和“安藤先生”在日文中分别读作andason 和andoson。）

我很喜欢对我说这句话的他。

5

“哥哥什么时候都是一副很为难的表情。” 隔着餐桌对坐的诗织说道。

她似乎要缠住一旁的润也，一举一动都像软体动物。

已过晚上十点。餐桌上，诗织做的炸肉和炸蔬菜堆积如山，旁边的洋白菜丝也毫不示弱。屋子里飘荡着让人垂涎欲滴的油香。润也指着堆成小山的洋白菜丝，一脸嬉笑地说：“哥哥，岩手山。”

“你说什么呢？”

“这洋白菜，很像岩手山吧？”

“完全看不出来。”

润也很喜欢岩手山。“那么雄伟，但又不傲慢，让人神清气爽。如果有人跟我说，请默默找个地方生活，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岩手高原。”他经常这么说。

“对哥哥来说，生存的意义就在于把世上的事都想得很麻烦，所以总是一脸为难。”润也向诗织说明，“就像金枪鱼不游泳就会死一样，哥哥不思考就会死。”

“和金枪鱼一样？好厉害！”诗织张大嘴巴感叹。

诗织是润也的女朋友，一年前开始来我家。她和润也同龄，天真无邪，经常表现得毫无常识。但我时不时会觉得，那都是她的伪装。

“从小时候开始啊……”润也放下筷子，拿起酱汁，打开盖子，浇到面前的炸肉上。酱汁汩汩流下，直到把外层炸粉全都盖住，细密无缝，甜腻的气味扑鼻而来。“我一直记得，我上小学，哥哥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哥哥总是盯着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啊，总是和点心之类的放在一起，是叫干燥剂吧？”

“就是那个写着‘请勿食用’的东西？”

“对，对，就是那个。我正想着你是不是一直盯着看，你却说，写着‘请勿食用’，反而让人想吃。如果什么都不写，明明就不会想吃的。别人说不行，反而想要尝试，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同样，闻到臭味，就会比平时更想深呼吸。这是为什么？”

“真复杂——”诗织笑了，“润也你也是，记得真清楚。”

“我很不擅长念书，只有记忆力不错。”

我从国立大学顺利毕业，进入有相当实力的著名企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润也毕业于升学率很低的高中，随后辗转各地打工。但他卓越的记忆力和敏锐的直觉远在我之上，总让我震惊不已。

“哥哥就是这样，经常闷头思考那种事。”

“但实际上，所谓的人，不就是不断打破各种禁忌才能成长嘛。越禁止，越让人冲动。最能煽动人的就是性欲。人类进化的最大武器就是……||”

“是什么？”诗织探身问道。

“好奇心。”我回答。

“我说啊，哥哥，就算不思考那么复杂的问题，人也能活下去。至于人类什么时候从树上转移到地面生活，做爱时为什么要有正常体位，就算不知道，我们也能这样无忧无虑地生活啊。”

“嗯，你说得没错。”

“啊，”诗织拉过润也的胳膊，“真好啊，润也，被哥哥表扬了嘛。”

“是啊。”润也一边摸着染成茶色的柔顺头发，一边满足地点点头。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真心话。“真不错，被表扬了。”

我们的父母死于十七年前的八月。

他们活着的时候，常被称赞有夫妻相，两人就像亲密无间的哥们儿。就算如此，也用不着死在一起。可事实就是如此。八月的暑假，为了回老家过盂兰盆节，我们前往信州。那时，我们刚驶入高速公路，开始提速。

车体猛然间翻转。一切都发生在高速公路的左侧车道。可以听到润也“啊”地叫喊一声。“车翻了！”

从后座透过前挡风玻璃向前看，远处横着吨位两吨的卡车，以及猛撞上去的红色敞篷车。

接下来能回忆起的画面，就是我拽着旁边的润也，打开车门。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当时断定驾驶席上的父亲和副驾驶席上的母亲已经

当场丧生。我抱着昏迷不醒的润也，一直在心中默念：快思考，快思考。思考吧，马盖先。这样啊，原来那时已经看过那部电视剧了。快思考，快思考，失去双亲的我们是否只能依靠亲戚了？是否必须转校？我是不是要尽早工作养活弟弟？父母的存折在哪个房间？孩子是否能单独取钱？我始终在分析只有我们活下来的未来。

“还有别的吗？还有别的吗？”诗织催促润也。

“还有就是那个。跪坐时腿不是会发麻吗？麻酥酥的。哥哥觉得那和可乐里的碳酸一样。碳酸产生的气泡只要放着不管，就会消失，腿发麻也一样。所以哥哥曾经认真地思考过，可乐是不是由腿上的细胞制作的。”

“真厉害！”

“可乐的制作方法好像是绝密。”我不耐烦地说。

“还有，诗织，你知道吗？哥哥仅仅在咖啡馆里看到蹒跚的老爷爷走到他旁边，就会啪嗒啪嗒掉眼泪呢。”

“啊？是真的吗，哥哥？”

“我可不是因为老爷爷可怜才哭的。”我反驳道，“只是想到了很多，才觉得悲伤。”

6

润也说的是两个月前我们一起去日比谷的一家咖啡馆时发生的事。那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咖啡馆，干净整洁，但毫无特色。“好不容易买到了提前发售的电影票，诗织却不愿意去，所以，哥哥，咱们一起去吧。”在润也的邀请下，我们一起去看了电影，而走进咖啡馆则是在回家的路上。

“诗织为什么不想看？”我一边摆弄胶糖蜜的容器盖一边问道。

“她说听到‘粗鲁的老刑警要教训新入职的搭档’这样的内容梗概，就觉得讨厌。”

“诗织是正确的。”

“但是，那个老刑警为了帮助新人，最后还攻入了敌人的老巢，不是很意外吗？”

“哪里意外了？”

“做到那个地步，难道不让人惊讶吗？”润也不满地说，“难度多大啊。”

这时，有个男人在我右边的位置坐下。他满头白发盖过耳朵，一口牙齿参差不齐。

坐席之间空间很窄。男人像要把那空间缝上一样，慢悠悠地坐了下来，一举一动都很迟缓。他想把吸管插到托盘上的冰咖啡里，却连续两次没有插进去，吸管最终掉到地上。我立刻发现了吸管掉落的位

置，男人慌忙倾斜身体，用颤抖的手捡起吸管，然后若无其事地把吸管插进杯子，喝了一口，面无表情地望向天花板。

我在心中“啊”了一声，感觉一团阴郁漆黑的东西逐渐膨胀，不禁缩了缩脖子。

男人恐怕已经八十有余，手腕纤细，从裤脚中露出的脚踝也很瘦弱，嘴边沾着脏东西，不知是吃过饭的痕迹还是别的污物，但看起来他毫不在意。他目光飘忽不定，仿佛丧失了神志，一点点吸着冰咖啡。每一次呼吸，每一次抖动肩膀，都散发出一股恶臭。

“只是活着”——他难道不是这样吗？我首先想到这一点，随后便开始想象。他看起来没有老伴儿，恐怕曾经有，但现在已经不在了。老伴儿很可能已经死了，这样的推测应该不算夸张。他有孩子吗？有孙辈吗？他的衬衫薄得近乎透明，几乎能看到衬衫下的皮肤。我的目光移到他的鞋上，大脚趾处已经磨破。他应该是独自生活，而且只是活着。这样的话语再次划过我的脑海。

我继续让想象驰骋，开始在脑中描绘他五十年前的样子。三十多岁的他和现在的他一样吗?

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

三十多岁的他身材挺拔，肌肤润泽饱满。为了博得周围女性的好感，他一定为刘海的形状和衬衫的样式煞费苦心。如果遇到老年人，他恐怕会唾沫横飞：“真是个脏老头，活着有什么意思啊。那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啊。”声音带着同情与嘲笑。

也就是说——我想——这个男人就是我。我凭什么断定五十年后的我和这个老人不一样？怎么会这样？我不禁咂了咂舌，眼泪夺眶而出。

“喂，哥哥，怎么哭了？”

我猛地抬起头，旁边的老人已经走了。“没什么。”

“哥哥，别垂头丧气的。那就是个电影嘛。那个保护新人的粗鲁警察也不会真死。”

“不，那个警察是死是活无所谓。”润也想得太偏，我不禁笑了。随后，我说出了刚才思考的问题。

润也听罢把玩着杯子的把手，说：“哥哥，你还是老样子啊。竟然考虑到了那个份儿上，你想怎么样？那是五十年后的事吧？哥哥你虽然比不上我，但也算是一表人才，肯定会结婚，那样就不会一个人了。”

“就算结婚了，也会有一个人的时候。要是先走一步那另当别论。刚才那个老人过去也可能有妻子，现在却是一个人。你想想看，从七十岁开始独自生活，一直活到九十岁，那可有二十年，和我们活到现在的年月一样长。这么长的日子都是一个人，连食物残渣沾到下巴上都不知道，只是继续活着。你能忍受吗？”

“你打算活到九十岁啊，哥哥？别这么贪心。”

“我不是在说这个。”

“哦，是吗。”润也说着拍了拍手，桌上的纸巾也随之呼呼抖动，“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我昨天做了个梦。”

“和我的话有关系吗？”

“那当然。我梦到‘记录人类死亡方法的书’，就像图鉴一样。”

“看起来真像畅销书的书名。”

“然后朋友热心地跟我说：‘快看，书上有你哥哥的死法。’”

“你真梦到了？而且偏偏梦到我？”

“但你不觉得可怕吗？所以我拒绝了，说不想看那种东西。”

“但最后还是看了吧？”

“因为朋友说那死法不赖，一直劝我看，所以我才犹豫了。”

“然后呢？”

“书上画着四格漫画一样的东西。哥哥边说‘啊，是狗’，边靠近一只正在睡觉的狗，然后像抱住狗似的睡在旁边，喃喃说了句‘怎么这么困’，就死了。”

“那只狗会不会是帕托拉休（英国女作家奥维达的儿童文学作品《佛兰德斯的狗》中的角色，与主人相拥安详地死去。）啊。”

“我也不知道。但真是个安详的死法啊。”

“也不知道算不算安详。”

“但最后一格写着‘这是世界上最安详的死法’。”

“真明了。”

“对吧？所以没关系。”

“什么意思？”

“哥哥你担心的独自死去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你太多虑了。”

“总之，我不会再接近狗。”我只回答了这么一句。

7

“为了老爷爷掉泪，润也的哥哥真的好温柔啊。”诗织说。她胳膊支在饭桌上，手托下巴。

“对了，离开那家咖啡馆时，我们还抽了奖。”我随口说出想起的事。咖啡馆当时在举办开业××年的纪念抽签，润也抽到了咖啡机。

“抽中了啊。”

“润也的签运特别好。”我一直有这种感觉，便试着说了出来，但润也和诗织都没什么反应。

吃完晚饭，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自从开始和弟弟两个人生活，我们一直轮流收拾碗筷，但诗织来的时候，就会由他们负责。“看到洗碗的诗织，总觉得她特别性感，这种感觉赶都赶不走。”润也曾一脸恍惚地这样说，于是我请他们自便。

我走上楼梯，进入西边的房间。这里原本是父母的卧室，现在只放着床和电视，房间约八叠大，单调乏味。我坐在坐垫上，拿起掉在地板上的遥控器，打开电视。看了一眼表，已是晚上十一点多。

电视正在播新闻节目。解散众议院几乎已成定局，各政党的议员不分昼夜地出现在电视上。现在也一样，执政党和在野党的代表们分列两侧，正在讨论问题。准确地说，是强调自己的主张，同时互相贬低。

说到讨论，润也说过的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哥哥，我啊，一看到那些自满的家伙说什么‘讨论时从没输过’、‘无论是什么样的对

手，我都能驳倒他'，就觉得他们都是笨蛋。”

“为什么？”

“他们根本没注意到，通过驳倒对方获得幸福感的只有他们自己。就算用诡辩让对方哑口无言，强迫对方认输，对方的看法也不会改变，只会让氛围变僵而已。”

光头主持人坐在电视画面中央。他原本是喜剧演员，不知何时被选为节目主持人，还在电影里出演角色，完全成了一副文化人的样子。他的圆脸显得颇有人情味，但眼镜背后的目光总是东张西望、毫不安分。

主持人右边是执政党的议员，按元老、骨干、新生代的顺序并排而坐。如果换种说法，也可以说是老奸巨猾、稳如泰山和热情似火的排列。左边是各个在野党的党首，恐怕是按照席位数量依次排列。犬养排在第二。

画面很小，却也能看出犬养非比寻常的威严。大家都穿着高档西装，但犬养比其他人风格更鲜明，不知该形容他严肃气派，还是该说他端庄稳重。

他的方脸轮廓分明，鼻梁高挺，眉眼间距很窄，大耳阔嘴，一头短发。正值酷暑，他却显得神清气爽。

“对了，犬养先生，关于这次选举，有人说未来党的形势很好。”主持人打断关于消费税的话题，忽然对犬养说话。

犬养没有立刻回应。他目光冰冷地看了一眼圆滑的主持人，似乎要揣测对方的本事。仅凭这个眼神，一下子让主持人闭上了嘴。

“环境问题、美国问题、经济低迷，这些全都密切相关。”犬养缓缓开口，“政治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薄弱，国民懒散怠惰，只顾自己方便，觉得就算国家灭亡，自己也能获救。别说国民，就连政治家都这么认为。为了国民的未来，我希望国民能够选择我们党，因为我们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更重视这个国家的未来。”

犬养的声音掷地有声，坚决庄重，让人不禁入迷。一瞬间，电视台的演播室陷入沉默。过了片刻，其他议员开始高声发言。“我们也很重视国家的未来，别胡说八道。”

犬养完全不为所动。他似乎明白，其他人越吵闹，对他就越有利。“你们这些人，究竟会为国家做什么牺牲？”他问道。

议员们闻言各自发言。“说什么胡话！”“那你就去牺牲吧！”“我连婚都没结！”各种临时想到的话一时间脱口而出。

“如果把政治，”犬养从容不迫地竖起手指，“交给我们，我们会在五年内让经济复苏给你们看。只要五年，你们的养老也会有保障。”

有的议员忍不住笑出来，但犬养依旧毅然决然地张开手掌。“五年。如果做不到，你们把我的头砍下来也行。”

随后，他提到了议员过高的养老金和几十年前规划的公共事业的具体金额。

“这些都要取消。什么循序渐进，什么阶段性，这种漫长的过程都不要。立刻就要废止。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他再次竖起手指，“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我们对美国和欧洲诸国的态度也要清晰明了，对待亚洲大国也一样。”

“你是指日美安保条约？”执政党的骨干攻击般插嘴道。

“二十世纪在别国扔炸弹最多的国家为什么能那么随心所欲？难道因为它是自由的国家？”

“这时候要批评美国吗？”有人揶揄，“真陈腐。”

“也许很陈腐，但如果必要，我会反复说。”犬养语气强硬，“不只美国，对于那些给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造成障碍的既得利益，还有那些无用的情绪，我都持批判态度。”

“听了犬养先生的话，觉得心里不安啊。日本这个国家到底打算怎么办呢？”执政党的骨干说道，“又没有任何具体措施。”

“如今这个国家的国民是怎样生活的，你知道吗？他们只是坐在电视和电脑前，看着那里传播的各种信息和娱乐，到死都是如此，就这样漫无目的地生活。无论吃饭还是洗澡，工作还是恋爱，都只是去完成而已。他们毫无自觉地消磨时间，却还要感叹人生苦短。如果再多说几句，连认真生活都做不到的人太多了。他们靠免费的娱乐度日，陪伴他们的是电视和网络。丰富的信息和单调的生活只能产生武断的想法和憎恨。”

犬养的语调很严肃，但正因如此，画面上的所有人都面带笑容。一种戏弄他的想法正在众人心中扩散：他竟连这种事都说出来了。

“犬养先生，那个，最好别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执政党的骨干脸颊抽搐，“在野党也都在拼命争取，大家都看到了，但不能这么说话。”

犬养的表情毫无变化，目光炯炯地盯着那个骨干。忽然，他的脸颊松弛下来，似乎是因太过游刃有余而露出了笑容。

“犬养先生还太年轻啊。”势力最大的在野党党首发出安抚后辈的声音。

“正因为年轻，才能看见未来，我的眼光恐怕比你们这些长者长远得多。”犬养语气坚定。

政治家们的愤怒正在慢慢溢出，似乎在斥责：“毛头小子说什么呢！”

“我想问一句。”犬养毫无怯懦之色，再次平心静气地说道。

“什么？”主持人立刻应答，好奇心暴露无遗。

“以前出现过因为贪污、灾害或选举失败而辞职的首相，但因为弄错国家发展道路而辞职的首相却没有。为什么？就算在选举中落败辞职，也不会因其他理由辞职。难道谁都没有犯错吗？难道发展道路始终正确吗？政治家为什么不负责任？国民大概已经不抱幻想了。年轻人很敏感，所以这种想法很明显。大家都认为，即使政治家装得一脸严肃，高举大义名分，也终究是在说谎。就算说要放松限制，也只是耍点小伎俩，谁都不抱期待。而且大家都知道，就算计划削减那些多余的国家机关，既得利益者也会出面阻止。年轻人早就看透了，政治家真正拼命思考的，都是政治以外的东西。我想问的正是这点：这是一个国家应有的状态吗？如果换成我，我将用五年时间改变现状。假如做不到，就砍我的头吧，无所谓。我会拼命去做的只有政治。”

“犬养先生，就算你说了这么抽象的意见也……”执政党的元老嘴都歪了。

“未来党有点跑题了吧。”主持人露出为难的笑容，“也有点自掘坟墓的感觉。”

不——我一边看电视一边摇头。我敢肯定，犬养早就算计好了。他的话语如此夸张粗暴，但“假如做不到，就砍我的头吧”这样的话充满自信，字字铿锵。

犬养的话很好懂。他说得很基本，很明确。

我又开始想象。正在看电视的年轻人恐怕都兴奋得坐立难安。“犬养可说了傻话！大家都听到了吗？喂，那可真有意思，都给犬养投票吧！那可是会砍头的！”

网上有很多人专门捕捉别人的话柄，抓人弱点，看到对方为难得想要寻死，便大喜过望。或者说，网络让人类的这种品性更容易暴露。即便没有支持犬养的意图，有些人也会因为想寻求快感而设法帮助犬养在选举中获胜。

“这么说，犬养先生喜欢宫泽贤治？”主持人或许提前把脚本放到了桌上。他瞥了桌面一眼，想要借助这个话题缓和气氛。

沉默片刻后，犬养开口了：“嗯，从上学的时候开始。”谁都没注意到，节目的走向已经完全被犬养控制了。其他议员也都忘了发言，只是听着犬养说话。

“听说您是位很热心的读者。”

“他有很多优秀的作品。”

“您能举个例子吗？”

“每篇都很好。例如《要求太多的餐馆》。”

犬养话音刚落，便转向摄像机镜头，嘴角缓和下来，虽然只是些微的缓和。他嘴角似乎稍稍上扬，继续用锐利的目光盯着画面外的人。

这时，节目切换为广告。我拿过遥控器，关上电视，靠在床头，轻轻闭上眼睛。我想放空大脑，镇定下来，却忽然想起白天看到的情景。

是平田的事。他面向科长，高声说出“科长，这是什么意思？你再说一遍！”后，自己也大吃一惊。科长眨了好几次眼，满脸通红地站起身，似乎在抑制心中的愤怒。

那和我内心的话一模一样。同时，我想起昨天在地铁里发生的事。老人冲着嚼口香糖的年轻人喊出的话也和我的想象一致。思考吧，马盖先。

“哥哥，西瓜切好了哦。”楼下传来诗织的声音。

买回西瓜的似乎是润也。他说打工回来的路上忽然下定决心，去了趟水果店。

“怎么忽然特意去买？”

“因为如今这个时代，无论什么东西不是都在便利店买吗？营养饮料啊，演唱会的门票啊，灯泡啊，还有避孕用品，全都是在便利店买。多没意思啊。所以我才忽然想买便利店绝对不卖的东西。否则总感觉被便利店支配了。”

“那就是西瓜吗？”

“是没切的完整西瓜。”

“这就是西瓜。”诗织指着自己面前的盘子。完整的圆西瓜被切成两半，又被切成小块，平均分成三份。每份的量都不少。

“你说得也有道理啊。”

“啊，真开心。”

“在这个什么都用网络查询的世界上，信息和知识越来越浅薄。这和你说的便利店无聊很像。事物也一样，信息也一样，总透着浅薄和廉价。”

我想起以前公司里的一个后辈总说：“知识在网上要多少有多少，我们只要在那里寻找就好。必要的时候可以利用必要的信息，只要记住知识所在的地方就没问题。”我正感叹“也许正是如此”，科长立刻怒吼道：“要是电脑坏了，你该怎么办？外出时如果有人流血，难道你要用手机查什么止血方法吗？那种场合能立刻应对的家伙才是真有本事。不管是网上的信息还是别的什么，如果不好好记在脑子里，就不是知识，也成不了智慧！”

我咀嚼着西瓜红色的果肉，或许用“咬住不放”来形容更合适。红色的飞沫从唇边溅出，水分在扩散。真甜。咔哧一声，牙齿似乎咬到

了什么东西，我赶忙停止咀嚼，用手指捏出瓜子。

“夏天就是要吃西瓜哦。”诗织边吃边说。

“是啊。”我舔了舔手指上的西瓜汁。黏糊糊的感觉传来，我又用桌上的餐巾纸擦了擦。

“真恶心！”就在这时，润也忽然大喊一声。

“怎么了？”

“哥哥，你看啊，瓜子排在一起呢，全都排在一起。”润也边咂舌，边把手边的盘子转向我，让我看他的西瓜。我好奇地看了一眼，立刻明白了他的话，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背上汗毛倒竖。

在润也的盘子里，有一块西瓜格外大，上面的瓜子整齐地排列着。而且“排列”这样的词并不适合它，应该说是一种非常整齐的排列方式。每行大约十粒瓜子，一共三行，排列得相当整齐。这肯定是偶然现象，但看到它的瞬间，我感到一阵发冷。

“觉得很恶心啊。”诗织也说道。

“都起鸡皮疙瘩了呀。整齐的排列方式也出乎意料地让人恶心。真过分。”

我的视线无法从西瓜上移开，一面觉得所谓恐惧应该就是这样的感觉，一面又有些惊讶。这排列整齐、宛如统一管理起来的瓜子让人心生不快。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禁开始思考。这太不自然，就像所有的意志都被要求朝同一方向，充满不自然的感觉，所以生理上难以接

受。不知为何，我的头脑中浮现出犬养。看到瓜子这样排列，他应该不会感到恶心，反而可能会想让所有瓜子都这样排列。

“太恶心了，还是赶紧去掉吧。”润也用勺子挖，瓜子啪嗒啪嗒落下。

“但也许很珍贵呢，刚才那种排列方式。要是拍张照片就好了。”诗织很天真。

吃完西瓜，我们闲聊了二十分钟，便回到各自的房间。润也和诗织睡在一楼的和室。我从厕所出来，准备上楼梯时，听到那里传来关灯的咔嚓咔嚓声，随后是诗织的话：“关灯了哦。”每天都是如此。而且有意思的是，就算睡着了，诗织也会在听到关灯的声音时条件发射般说出这句话。是吗，已经到熄灯时间了啊。每次听到，我都会这样想。

8

确信自己的“力量”，也就是意识到那些事是按照自己的意图发生的，是在第二天早上。

在拥挤的车厢里，我旁边的高个年轻人戴着耳机，里面传出高分贝的音乐。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风靡世界的美国重金属摇滚乐队的曲子。在甚至可以辨别曲目的音量中，虽然乘客们毫无表情，但可以明显看出每个人心中的不满。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要尝试。之前我一直半信半疑，不太相信会有那种事，但还是让大脑浮现出自己和那个年轻人重合在一起的情景。脸颊上蹿过一阵电流后，我屏住呼吸，在心中默念：“我听的音乐太吵了，对不起。”

就在我怀着期待看向一旁时，年轻人开口了。也许是因为耳机的音量太大，他已经无法判断说话声音的大小，因此声音极其高昂。“我听的音乐太吵了。”

周围的乘客都惊讶地看向年轻人。年轻人若无其事地直视前方，似乎没有察觉自己在说话。

这绝不是偶然。我眨了眨眼，看着年轻人的侧脸。为什么他中途停了下来？我无法判断，但还是再次集中精神，补充了一句“对不起”。

年轻人随即再次用高亢的声音说道：“对不起。”乘客们都莫名其妙。高声道歉的年轻人到底是彬彬有礼还是没有常识，大家都无法判断。

也许是中间喘了口气的问题？因为喘了口气，年轻人最初只说了一半。简而言之，只有一口气说完的话才能传递给对方。

对于自己的“力量”，我已经抛开疑惑。很明显，别人在按我的意图说话。其中包含的原理或理论尚不明确，但这种事确实已经发生。这也许和使用微波炉一样，虽然不知道原理，但仍然可以加热便当。

“平田。”科长的声音传来。这是那天的白天。我的身体一动不动，只有目光飘向科长的座位。科长依旧一脸不悦，太阳穴到脸颊一带微微抽搐。

“您有什么事？”平田起身走向科长的座位。也许是我的错觉，他走得挺胸抬头。

“平田果然很奇怪啊。”左边的满智子递来字条。我写下“因为有奇迹”，冷淡地传给她。说实话，奇怪的也许不是平田，而是周围的人。

“嗯，我明白了。我会按科长您说的来处理。”平田像往常一样恭敬地回答。

“拜托了啊。”科长说。

那天晚上，我在六点准时完成了工作。走出办公室，正在等电梯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安藤，一起去喝酒吧。”

“满智子你这么早下班，真少见啊。”

“安藤你也一样啊。今天是感恩节，喝完酒再回去吧。”即使站在一起，她的视线依旧和我的平行。也许是因为她穿着高跟鞋，但在女性中，她确实算高个子。那天她穿着无袖洋装，雪白的胳膊明艳动

人。可能是得益于那大家闺秀般的容貌，公司里爱慕她的男人很多，但科室内很少。大概是因为越是在近处工作，大家就越了解她男人般的直爽性格。与此相反，公司内有很多女职员忌妒、厌恶她，而科室内很少。这看起来有些复杂，但确实如此。

“今天是为了感谢什么？”

“谁知道。”

“这叫什么话。”

“感谢什么都行。说到感恩节，就是指这天是感恩节。所以去喝酒吧。还是说你不愿意？你又没有女朋友。”

“不是不愿意。只是不明所以就提什么感恩节，有点抵触。”

“那就说独立纪念日？”

“谁从谁那里独立啊。”

“平田发动叛乱，取得独立了啊。”满智子在高挺的鼻梁前举起食指，“对吧？”话音刚落，电梯发出声音，门开了。

满智子也许算得上美女，但和美女一起喝酒，居酒屋的啤酒也还是啤酒，不会带来多少愉悦。而且周围的视线总集中在我们身上，这也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那是家很普通的居酒屋，名叫“天天”，是全国连锁，价格低廉，但菜肴美味，很受上班族欢迎。

我们被带到吧台旁，并排坐下。

满智子喝了一杯又一杯，不到一个小时，她已经满脸通红，话也多起来，从工作的进展情况聊到科长的愚笨，又提及平田身上的变化。说着说着，她还提起了最近相亲的事。

正在我们眼前烤鸡肉串的年轻店员瞥了我们一眼，不知是对“相亲”一词有反应，还是对满智子比较注意，抑或是在注意到满智子的基础上对“相亲”一词有了反应，我完全无法判断。总之，他确实在瞬间走神了。好好烤啊，我想道。大概被烤的鸡也这么想：你真的用心烤我了吗?

“你去相亲？还真意外啊。对方什么样？”

“你听我说哦，那人啊，”满智子声音粗暴，“自己经营医院，也有房子，所以我很期待，结果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子。很惊人吧？”

“见面前不知道吗？”

“如果对方开医院，还有房子，那其他情况就很容易忽略，你不这么觉得吗？”

“那忽略不就好了嘛。”

“其实是对方拒绝的。”满智子说着，一口气喝干了剩下的半杯啤酒。

“真没想到啊。”

“我也很意外。”

“但你也准备拒绝，不是正好吗？”

“心情不好。”

是吗？我这样想，但没有说出口。就在这时，满智子站了起来。

我问她怎么了，她轻声说了句“hai nyo”。我露出苦笑，她应该是指“排尿”，但不是还有别的说法吗？她迈开脚步向厕所走去，但立刻打了个趔趄。

“喂，那是你的女朋友？”左边有人和我搭话。我转过脸，只见是个看起来比我还年轻好几岁的长发男人，独自一人，面前放着装有威士忌的玻璃杯。在这样的居酒屋独自喝威士忌，我也不明白合不合适。从外表上看，他称得上帅哥。

“不，是公司同事。”我一边注意措辞，一边思考对方的欲望和目的。快思考，快思考，马盖先。如果对方是个危险人物，眼前的酱油瓶也许能成为武器——我连这种毫无意义的对策都想到了，因为马盖先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这么做。

“我想也是。”他很明显不把我放在眼里，“像你这种无精打采的人，和那女人根本不般配。”

我不由得觉得很新鲜，竟然有人能当着别人的面说出这种话。“果然不般配啊。”

“很遗憾。”他像女人一样撩起覆盖在耳朵上的头发，“我倒是想下手，不知道行不行。”

“下手这说法还真可爱。但她可能对我有意。”恶作剧的欲望涌上心头，于是我信口开河。

试试吧，我想道。满智子会对我有好感，这就像我会喜欢上在垃圾箱里翻找食物的乌鸦一样，毫无可能。但难道我就不能操纵她的言语吗？地铁里的老人，还有平田和通勤列车里的耳机男，我决定把对他们做过的事在满智子身上再试一次。

几分钟后，满智子从厕所回来了。我紧紧盯着她，也许形容为“瞪着她”更合适，然后让大脑里出现潜入她体内的画面。不久，我的脸颊开始颤抖。我猛吸一口气，立刻屏住呼吸，脑海里浮现即兴台词。

并没用多少时间，满智子就说出了那句台词。

“安藤，我喜欢你。能认真和我交往吗？”

在她柔软的唇一开一合之间，这句话清晰地吐露出来。

正在烤鸡的店员那里传来啪嗒一声，鸡肉串似乎掉到了地上。鸡肯定在感叹：喂，喂，拜托你认真点啊。在我背后，长发男人似乎倒吸了一口凉气，发出“哎”的一声。

内心动摇的也包括我。果然是这样啊，我再次确认了自己的力量，但无法阻止内心的惊讶。难道是真的吗？我勉强装出平静的样子。“哎呀，这可不行。”我迅速给出了回答，“虽然很开心。”随后，我拿过账单站起身。“满智子，差不多该走了吧。”

“哎，这就要走？”满智子毫不知情，只是呆滞地回答了一句。我用余光瞥了一眼长发男人，用眼神说道：“看，就是这么回事。”

9

满智子搭出租车离开后，我独自走向别的店。从繁华的街道向里走两条街，有一家叫“Duce”的酒吧，位于地下。酒吧内装潢十分现代，氛围舒适，但也许因为位置不好，总是空空荡荡。我经常在这里独自打发时间。如果把朋友带来，让这里成为大家的话题，变得热热闹闹，我肯定无法忍受。大概常客们也都抱着同样的想法，所以这里始终维持着冷清的状态。

留着寸头的老板从气质上看似乎很喜欢热闹的生活方式，但面对冷清的酒吧，他丝毫没有忧郁的样子，总是默默地在柜台旁工作。我没问过他的年龄，他看起来既像三十五六岁，又像比我要年轻的二十多岁的人。

我走进酒吧。老板抬起脸，用目光向我致意。我在吧台边坐下。就算我不说话，老板也会根据我当天的表情准备合适的酒。酒往往和我当时的心情非常吻合，这经常让我惊讶不已。

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力量”。首先，我为这种能力取名为腹语术。名字很孩子气，却很接近实际情况。我必须归纳出这种腹语术的要点。思考吧，思考吧，马盖先。“老板，能给我张纸吗？”

老板一言不发地用食指指向自己的寸头，开了个无聊的玩笑：是这个头发吗？（日语中“纸”和“头发”为同音词。）随后，他从吧台后递来白色便笺，还附上一支圆珠笔。

我绞尽脑汁，把目前对自身腹语术的疑问逐条写下。

一、和对方距离多远都可以吗？

二、和对方之间有障碍物也可以吗？看不见对方也可以吗？

三、如果让对方唱歌，而不是说话呢？

四、对方和我不在同一现场也可以吗？例如电视里的艺人。

五、对方只限于人类吗？

我只想到五条，随后便放下笔，右手托腮。回过神来时，发现老板正站在我面前。他已经摆好一个细长的玻璃杯，里面是漂亮的绿色鸡尾酒。我看了一眼，老板立刻告诉我，这是绿色蚱蜢。我一瞬间没反应过来这是鸡尾酒的名字。

“这是蝗虫的意思吗？”

“稻蝗，或者叫蝗虫。”老板眉梢上吊，随后瞥了一眼我手边的纸，“是工作吗？”

这天的客人比平日还少。吧台旁只有我一个人，背后的四张桌子也有三张是空的。只有一对年轻男女坐在离我最远的酒吧深处的桌旁。

“不是工作的事，其实是有点事很在意。”我若无其事地把手放在纸上。我并不想刻意掩饰，但还是问道：“老板啊，如果你拥有了特别的能力，你会怎么办？”

老板瞬间陷入沉默，不久，用试探的语气问：“你是指什么？比如跑得很快？”

“不。比如，”我试着寻找例子，抬头看向酒吧的天花板，管道和换气扇乱糟糟地分布在各处，“比如，能让勺子弯曲之类的。”

老板静静地笑了。“是超能力？”

“如果用漫画用语来说，确实如此。”

“要是我，肯定会隐瞒。”老板当即答道，“和周围人一致再好不过。我可不愿意做什么与众不同的事，遭人白眼。平整的地面上如果有凸起，总会被人摧毁、铲平。这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沉默了片刻。我把目光转向左边远处的男女，问道：“他们俩经常来吗？”问题似乎有点不合时宜。

“第三次来。”

“你记得真清楚啊。他们是情侣吧。”

“也许是。看起来天真无邪，应该还没交往多久。”

“那么年轻却到这种地方喝酒，总觉得有些傲慢啊。”

“傲慢吗？”老板说着露出笑容，“他们似乎很有钱。每次都是男方付钱。从听到的谈话内容看，好像还是学生。”

“我上学时只去居酒屋。”而且现在也还是居酒屋。我回想起刚才和满智子在一起的情景，视线再次转向左边。面朝我的年轻人确实洋溢着纯真无邪的气息，嘴角笑容满溢，目光却游移不定。他也许比我还软弱，还不谙世事，但我很羡慕他。

身为学生的他肯定与社会组织中产生的混乱逻辑无缘。上班族都深有体会。“上司为什么每天说的话都不一样？”“明明有人比我轻松，为什么增加工作的是我？”“你不是说让我放手去做吗？”而他甚至不知道应该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心怀感恩，这让我越发羡慕。

“那个背对我们的女孩什么样？”

“感觉她很认真，但那认真也让人觉得好笑。”

我把玻璃杯端到嘴边。绿色的液体流进喉咙，这多少让人毛骨悚然，仿佛喝下了蝗虫。我用手挡住便笺，看向自己写的一条条内容。试试吧。我转向左边，再次确认青年的样子，努力记住他的坐姿和面容。随后，我面向吧台，双手放在台面上，垂头丧气般低下脸。

我开始尝试腹语术。

我没有看着青年，只是在脑中描绘出他的位置和样子，试着让自己侵入青年体内的情景不断膨胀，想确认在不看对方的情况下能否成功。我闭上眼，眼皮跳的感觉很明显。

我屏住呼吸，默念台词。怎么样？我边想边睁开眼，但立刻回头有点奇怪，只能面朝前方注意身后的动静。

“不舒服吗？”老板问我。

“那倒不是。”

青年似乎没有说话，腹语术应该已经失败。老板从我面前离开，走向水槽。

这次我要看着尝试。

我上身转向左侧，就像做伸展体操一样，姿态很不自然，但还是决定暂且用这样的姿势看向里面的桌子。视线捕捉到青年的身影后，我集中精神，屏住呼吸，念出台词。

我侧耳倾听。效果并没有立刻显现，但就在我以为失败的瞬间，酒吧内响起了声音。先是椅子向后倒下的声音，随后便是青年的高喊：“赶快回屋做爱吧！”

用腹语术说什么台词都行。无论是略有难度的格言，还是一般的寒暄，什么都可以，但我最终认为，台词必须是在这种场合下难以说出口的。我自己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念出这么无聊的台词，也许只是因为羡慕，想捉弄这对纯真无邪的情侣。

吧台内的老板停止了手上的动作，盯着那对情侣，任水管里的水哗哗流出。他大概吓了一跳。

我不禁开始反省，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可就在这时，身后传来女子高亢的声音：“我同意！”我扭过头，青年和女子都已起身。他们的手紧紧握在胸前，仿佛在分享感激。

“啊？”青年一愣。

“快点去我家吧！”身材娇小的女子愉快地说道。

“好啊。”青年不知是观察力敏锐，还是善于随机应变，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还是轻松地给出了回应。随后，他开始匆匆整理随身物品，准备离开。

“老板，结账！”高声喊话的青年显得格外勇敢。

我边用余光瞟着在吧台前打开钱包的青年，边拿过便笺，看着第二条。看来必须看着对方才能成功。

青年和女子紧紧依偎在一起，从我身后走过。

“我一直等着你这么说呢。”女子的声音传来。

两人走出酒吧后，老板耸了耸肩。

10

几天后的晚上，我加了四个小时的班才离开公司。傍晚时，有客户前来抱怨“公司内系统运转迟钝”，结果分析和报告吞噬了我的大量时间。我们公司交付的系统出现了问题，按下电脑画面上的按钮，内容却无法继续显示。对方十分生气。“我们往死里点击，就是不动。”我很想反驳他：“就是因为你们往死里点击，才会出现故障。”

一般情况下，我们公司会立刻派责任工程师前往处理，但那人正好休假。结果满智子举起手说：“我有空，马上就去。”

我们在管理部门工作，原本不用去现场。但也许是因为很喜欢工程师的工作，只要时间和机会允许，她都会积极尝试。

“似乎是因为公司职员胡乱连接局域网，导致服务器超负荷运转。”七点多，满智子打来电话报告。

“那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我应该说‘贵公司的管理可真不成体统’。”

“最初打来电话时，他们可觉得肯定是咱们的错。”

“真尴尬啊。算了，就原谅他们吧。”

“这世上最奢侈的娱乐就是原谅别人。”

“谁说的？”

“诺巴蒂·古德曼（即英语nobody goodman，带讽刺意义的虚构人物。）。”

“那是谁？”

“我记得是过去在美国杀了二十个人，最后被判死刑的男人。”

“这种家伙可不能原谅。”

挂上电话，我整理好报告，放在科长的座位上，便离开了公司。我径直走到地铁站，飞奔跳上进站的列车。刚在靠里的座位上坐下，右边传来的声音就吓了我一跳。“真惊人。偶然这种东西，一旦发生一次就会接连不断啊。”岛就坐在我右边，大腿上放着文库本。

“啊，是你。不是偶然吗？我就住在这条路线的终点站附近。”

“我今天在倒数第二站有事。”

“你家应该不在那边吧？”

“是啊。”岛的话听起来别有含意，“有点私事。”

“看来是很让你高兴的私事啊。”

“你加班？”

“碰到了麻烦。”多亏如此，我连考虑腹语术问题的空闲都没有。

“这样啊。学生时代的麻烦就只有学分和女人，一进入社会，净是些难对付的事。啊，对了，安藤，你搬家了吧？”

“当然，我总不可能一直住在大学时代的公寓。”

“我还以为你肯定没搬，上次见面后还去找你玩。”

“不会吧？事先也没想要联系我？”

“上学时不就是那样嘛。”

“你还说，上学时你不还留长发嘛。”

“啊，这么说也是。”

“下次你先给我打个电话。”我把电话号码告诉岛，一边看着岛记下号码，一边在意起他扣在大腿上的文库本。

“安藤啊，你最近看电视了吗？”也许是注意到了我的视线，岛问道。

“电视？”

“晚上的节目，犬养可是露面了。”

“你是说‘五年内无法恢复经济就砍头’的节目？”

“嗯，就是那个。”岛露齿一笑，“真好笑啊。但如果不说得那么果断明确，大家就连投票的意愿都没有了。”

“可你明明一次都没投过票。”

“所以这次要去。”岛毫不胆怯，反而挺胸抬头，“在那个节目里，犬养提到宫泽贤治了吧？”

“是啊，《要求太多的餐馆》。”

“就是这个。”岛取下文库本的书皮，露出的书名正是“要求太多的餐馆”。“安藤，你读过吗？”

“嗯，大致翻过。”

“我还是第一次看。很有意思啊。”

“是说两个绅士拿着步枪去深山里的餐馆吧？”

“嗯，是‘山猫轩’吧？店名很不错。”岛不知为何笑了出来。

我一边回忆情节一边说：“确实，有个胖子提前写好了‘欢迎’二字。然后，两个人沿走廊前进的途中，看到了好多指示，什么放下枪啊、摘帽子脱外套啊、拿掉金属类物件之类的。”

“要求太多了啊。”岛看起来乐在其中。

“最后，他们被要求把奶油涂在身上，这才觉得不对劲。”

“犬养那个人啊，感觉更有知识分子气息，或者说更装腔作势，所以听说他喜欢宫泽贤治的作品，我就有了好感。”

“你喜欢宫泽贤治？”我边问边回想那时电视里犬养的表情。那个自信满满的在野党党首在回答完“例如《要求太多的餐馆》”后，难道不是注意摄像机的位置，露出堪称充满挑战意味的目光吗？难道不是想测试一下电视机前观众的反应吗？快思考，快思考，马盖先。我一边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一边说：“我刚刚想到了。”

“什么？”

“那个寓言简而言之就是愚蠢的绅士们被诱导，任那家餐厅摆布。”

“嗯，这么说也对。就算瞬间觉得‘这命令真奇怪’，也会迅速接受，就这样一直走进餐厅内。”

正是如此。我完全想起了十几年前读过的这个故事。被要求“放下步枪”的两个人最初充满疑惑，但很快就想当然地认为“拿着步枪吃饭不太可能，而且可能有大人物已经来了”。听到“拿下领带夹”，他们便继续想当然：“原来是这样。因为菜肴要用电，所以金属物品很危险。”全都是想当然。我不禁豁然开朗。“不知不觉就会和被法西斯主义蛊惑的大众一样了啊。”

“嗯？什么意思？”岛问道。

“你现在读的这本《要求太多的餐馆》也许暗示着什么。”

“那你说暗示了什么？”

“犬养的欲望。”

岛发出一阵狂笑，随后一脸担忧地看着我。“安藤，你对犬养的事真的很敏感啊。这么可爱的故事哪里有犬养的欲望啊。”

“国民会被犬养的想法蛊惑，任他摆布。明明连说明都没有，国民却会按自己的理解来解释，领悟得很快，不知不觉就被带到不得了的地方。就在大家都觉得‘目前没关系，没关系’或‘没有办法啊，毕竟是这种情况’的时候，事态往往已经无法挽回。这个故事不是暗示了这点吗？”

“蛊惑？你果然还是太在意墨索里尼啊。”

说实话，我不觉得羞耻，不感到害怕，也没有反问，只是点点头。“墨索里尼最初是以教育工作为目标，犬养也一度憧憬过学校的工作，这点很有名。”

“凭借这点就把犬养和墨索里尼联系在一起，不太合适吧。也太神经质了。”

“墨索里尼很喜欢但丁的《神曲》，喜欢的部分都能背下来。与此相同，犬养……”

“你是想说宫泽贤治吧？但丁和宫泽贤治也太不一样了。”

他们一样。我一直都这么想。墨索里尼醉心于但丁，认为从他那里学到了意大利民族的伟大之处。而想要了解日本的丰富与伟大，宫泽贤治难道无关紧要吗？不，宫泽贤治反而很合适。

“安藤，你考虑问题总是太认真了。我只是觉得犬养很有趣，他不可能把世上的人都牵扯进去。”

大众行动起来的时候，是没有事先商量这一过程的。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迈出步伐，这些步伐在偶然中形成巨大的活动。难道不是吗？

法西斯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至少，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有说法认为它是诞生于二十世纪的独立的、反理性的、本能的政治体系，这样的定义其实毫无意义。如果硬要下定义，法西斯主义应该意味着“统一的事物”。法西斯主义一词的法语语

源“faisceau”意为“把许多枪的枪口捆在一起后立起来”。不知不觉间，便有大批人被捆在一起。

所谓有能力的煽动者，就是那些能巧妙制造出仿佛他们本人也没有察觉的趋势、潮流和社会氛围的人。以前看过的卓别林的电影划过我的脑海。我已经想不起片名和内容，但老迈的卓别林在电影里曾对女主角说：“人类的每一个个体都不错，但很多个体聚集在一起……”究竟“聚集在一起”会怎样，我记不太清了。

“但是啊，”我试着说道，“我觉得意大利人最初也没想到，有朝一日，他们会在罗马的各处墙壁上写下‘墨索里尼永远正确’。”

“你在说什么老掉牙的故事啊，现在可是二十一世纪了。人类是会学习进步的，而且如今是信息社会，怎么可能变成独裁国家！”

“太平洋战争结束时，人们肯定没想到有一天会忘记停战日。”

“现在也没忘啊。”

“现在的年轻人可不记得。在遗忘之前，他们就不记得了。无论是八月六日、八月九日，还是十二月八日，都一样。

“要是有‘黄莺鸣叫’（日语的语言游戏之一，原文“七九四うぐいす平安京”，读音与日语的“黄莺鸣叫平安京”相同，可以借此记住日本于公元七九四年迁都平安京这一历史事件。）之类的语言游戏就好记了。”

听到岛有些跑题的回答，我不禁笑了。

“好不容易碰面，总觉得一直在听安藤你说教。”

“不好意思啊。”我由衷感到抱歉。

“这种怀念的感觉真好。你还很不成熟，当然这是好话。”

“是吗，我还不成熟啊。”

“我是在夸你。”

列车到达倒数第二站，岛下了车。分别时，我问：“你结婚了吗？”岛回答说还没有，随后又补充道：“安藤，你知道那句谚语吗？”

“谚语？”

“‘迅速结婚，慢慢后悔。’是外国的谚语。我现在正倒过来学这句话，不着急结婚。”

“可是倒过来不是更糟吗？慢慢结婚，迅速后悔。”

11

“安藤先生。”

“安德森。”

我以为深夜的回家路上不会有人，一边推着自行车，一边随兴唱歌。看到安德森站在前方，不禁有些吃惊。

到站后，我在公交总站旁边的居酒屋独自待了好几个小时。太阳已经下山很久了，但空气依然闷热。骑车骑得汗流浃背，我便中途下车，推车前行。

“你唱什么呢？”安德森戴着棒球帽，穿着运动衫。体格健壮的他很适合穿轻便运动服。他正在做伸展运动。

“我也不知道。电车里有人用随身听在听，音量很大，一直传到我脑子里。”

“那可真糟糕啊。”安德森边说边活动身体。他来回转动上身，双手随之画出弧线。

“这么晚运动？”

“白天太热了。”

“如果晚上活动得太多，会被当成可疑的家伙，你最好小心点。”

安德森忽然停下动作。“安藤先生，你也这么想？”他一脸严肃，“最近我一直被怀疑。我有这种感觉。”

“被怀疑？为什么？”

“因为我是美国人。”

“你是……”我无法理解，沉默下来。嘴唇能动，却发不出声音。过了一会儿，我才说出口：“你是指那些批判美国的人？”

安德森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点了点头。“最近电视上也净是那个。”

“是指什么？”

“抨击美国。”安德森的发音只有在这种时候才显出外国人的特征，“社会上但凡有坏事，大家都说是美国的错。战争、夏季高温、经济低迷都是。”

“那种人以前就有。把事情的原因推给别人，好让自己安心。”

“你想说因为美国现在很受关注，所以才受到抨击，对吧？”安德森说着，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他的妻子去世时，他曾在葬礼上说：“只要活着，就会遇到这样的事。”那时他也露出了同样的微笑。

“安藤先生，你怎么想？你觉得美国做得不对吗？”

“如果说一切都是美国不好，那也不对。没有那么简单的事。”

“但那个人在电视上说了好多呢。”

“犬养？”

“对，对。”安德森嘴唇扭曲，皱起眉头，“他为什么讨厌美国呢？”

“不只美国，他对中国也很生气。大概他对哪个国家都不满。”

“为什么啊。”

为什么？我在心里问自己，同时回想犬养的样子。“他想把日本人团结起来。”

“团结？”

“现在大家都一片散沙吧？年轻人也没有国家自豪感，只考虑自己的事，到处都充满‘怎么样都行啊’、‘和我无关啊’之类的想法。”

“我的学生也经常这么说，最后还会补上一句‘总会有办法的吧’。”安德森笑了。

“所以，犬养也许是想夺回日本未来的力量。‘不能这么随便’、‘不是和我无关’、‘无论怎样都不行’，他希望人们能再次认真地说出这些话。”

“这不是好事吗？”安德森显得很意外，“无论是聚集国民感情，还是重视国家发展，都不是坏事。”

“确实如此。”这也许不是坏事，但我为什么会感到害怕？“说起来，安德森虽然已经是日本人了，但还是会关注美国吗？”

“嗯，是啊，会大致关注一下。”

“大致啊。”

“而且我有点害怕。”

“害怕？”

“不知什么时候，日本人也许会聚集起来袭击美国人。最近我做了这样的梦，我也被大家打了一顿。”

“可你明明是日本人。”

“嗯。但梦里的日本人说了……||”

“说什么？”

“‘最终还是要看外表。’”

“啊。”我叹了口气，“你反驳了吗？”

“没有。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就找了一个美国人，揍了他一顿。”直到这时，安德森才无所顾忌地开了个玩笑。随后我们互相道别，向相反的方向走去。

12

之后的周末，我陪润也去了东京都内的一家游乐园，诗织也同行。

“我没想到哥哥真的会一起来。”润也边喝碳酸饮料边说。我们坐在一家廉价商店旁的白色长椅上。他们都没有驾照，所以经常请我开车带他们外出。

也许是因为不景气，也许是因为游乐园的经营不够用心，这里客流稀少。虽然是周六下午，一起来玩的家庭和情侣却只是星星点点散布在园中。“真冷清啊。”

润也环视四周。随后，他紧紧盯着左边的少年。少年正在舔冰激凌，想要在速度上战胜不断融化冰激凌的阳光。

“本来就是个老游乐园，也没什么创新，自然就会变成这样吧。但最近在居酒屋之类的地方是不是流行那个？”润也说。

“什么？”

“就是那种像隐居处一样的店。谁也不知道，只属于我们。听说那种地方很时髦。”

“我也听说过。”

“这里又不会因为大家喜欢而隐藏起来。”我露出苦笑。隐居处和游乐园完全不同吧？的确，设想大耳朵老鼠和水兵模样的鸭子悄悄走

过来，跟人们耳语：“客人，其实有个隐居处一样的主题公园哦。”或许那自有乐趣，但人们绝对不会去。

我眺望园内。

从位于游乐园东南部的入口进来，正面就是广场。那里设有拍照用的椅子和出售纪念品的店铺，还有一座圆形花坛，黄色和黑色的花布置成漂亮的层次。也许是得益于晴朗的天空，黄色和黑色看起来都娇艳欲滴。道路沿花坛边缘向左右两侧延伸。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右侧道路前方的商店。飞机造型的旋转木马在眼前转动，不断升降。再向里是飞毯造型的游乐设施，上面平坦的部分能容纳二十人，大家的姿势接近跪坐，都系着安全带。飞毯会在看似缓慢上升的时候忽然下坠，同时伴随剧烈的翻转。

“那样乱转一通，也不违反法律吗？”那种翻转让我感到不安。

“哥哥，接下来去玩那个？”

不会吧，我想。但润也指的正是那个飞毯。

“不。”我的脸都歪了，“我不玩。”

“好可怕！”诗织的声音很尖。

“嗯，很可怕。”我没有必要隐瞒想法。

“哥哥总爱担心，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怀疑。”

“怀疑？我怀疑什么了？”

“安全性。”润也那又黑又亮的瞳孔转向我，嘴边露出温和的笑容，“玩过山车的时候也是，总是提心吊胆，什么‘螺丝也许松了’、‘也许没有认真维护’。在旅馆吃饭时也一样，总担心食物中毒。那些事情相信他们不就好了？游乐园的检修员肯定在认真工作，旅馆的厨师也肯定在注意卫生。”

“但该出事的时候就会出事。”

“那是少数情况。你要是连这些都在意，就活不下去了。”

活不下去……吗？这句话在我的脑中轰然回响。

“对了，”我对润也说，“有件事想要试试看。”

“在这里？”

“其实我正在练习读唇术。”我说出了早就想好的谎话。

“单身术（“读唇术”和“单身术”在日语里发音相同。）？一直不结婚的技术？”润也吊起一侧的眉梢。

“那是什么技术啊。我说的是不听对方的声音，也能通过嘴唇的形状判断出说话内容的技术。”

“啊，是那个啊。”

我没再解释，直接站起身。“你能在这儿坐一会儿吗？然后说几句话。我想确认能从多远的地方读出来。”

实际上，我想做的是“腹语术能在多远的距离发挥作用”的实验。这应该是我在酒吧内列出的第一个问题。

“我在远处举手，你就开始说话，行吗？你就跟诗织说，然后我来读。我想一步步拉开距离。”

“可是该说什么呢？”润也露出为难的样子。

“什么都行。对了，就说狗的种类吧。你不是很了解吗？”

“蝴蝶犬之类的？”

“对。”

“英语教授之类的？”

“有这种狗吗？”

“没有。”润也笑了。

“总之，尽可能说些实际存在的品种。”

我首先在十步开外的地方停下。这里正好刚出商店的范围，拖家带口的游客从旁边经过，很容易撞上。

我抬起右手。润也认真地点点头，开始说话。不知是不是出于对哥哥的温柔照顾，他慢慢张大嘴，说出了“吉娃娃”三个字。像他这样，什么读唇术都不用，谁都能懂。我苦笑着，准备尝试腹语术。

我让自己潜入润也的身体。或许因为已经掌握了集中精力的窍门，麻痹感立刻袭上脸颊。我屏住呼吸，内心念出“犰狳”一词。我的目光始终紧盯着十步开外的润也，发现他果然张开了嘴。虽然听不见声音，但肯定是“犰狳”没错。

什么台词都可以，但考虑到事后要向诗织确认，我选择了短一点的单词。按照日语五十音的顺序，从以“a”开头的犰狳开始。

听到润也忽然说出贫齿目珍稀动物的名字，诗织目瞪口呆。我继续拉开距离，向后退了十步，来到游乐园的指南地图前。

润也和诗织正在看我，大概能看清他们的表情。我迅速举起右手，送出暗号。润也点点头，开始说话，但我已经看不出他在说什么。

我的脑海里立刻开始浮现再次进入弟弟身体的画面，一边承受着皮肤的麻痹感，一边屏住呼吸，找出以“i”为开头的动物名称，在心中默念：“疣猪。”

我无法确认润也有没有张嘴，不知道是单词发音太短被我忽视了，还是腹语术失败了。

我又后退十步，改变角度，沿着道路前行，随后看向商店。润也他们已经离我很远了，我重复同样的要领，说出“墨西哥钝口螈”，再后退十步，试着默念“斗篷蜥蜴”，接着又继续退。润也他们大概已经看不到我举手了吧，我边想边用右手送出暗号，然后屏住呼吸，念出“大食蚁兽”。和之前在酒吧的时候不同，这次我看得见对方的身影，只是相隔了一段距离，应该是有区别的。

“我一直在想哥哥你究竟要走到哪儿呢。”我回到商店前，润也流露出由衷的不安。

“润也一个劲儿说狗的名称，笑死我了。”

“怎么样？你读出我说的话了吗？”润也问。

“最开始的吉娃娃读出来了。”

“哥哥真厉害。”

不，那应该只是最初级的。

“然后呢？”

“之后就读不出来了。”我缩了缩脖子。

“完全不行啊。”润也说。

“那你还往远处走？”诗织敏锐地指出了一点。

我扬起眉毛，试图糊弄过去。“对了，润也，你没说狗之外的词吗？比如犰狳之类的。”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瞥了一眼诗织。当然，我不可能真的毫不在意。

“啊，对，没错，润也的确说了。”

“哎？什么？”

“你说犰狳了吧？我不是跟你说，那不是狗吗？”

“疣猪呢？”我继续诱导。

“对，对，那个也说了。”

“我没说啊。”润也不快地摇摇头。

“你说了。”

“其他的呢？”

“还说了一个。”

“还有一个？”

“嗯，墨西哥钝口螈。”

“真古老（原文中的“墨西哥钝口螈”使用了“ウーパールーパー”一词，该词源于一九八五年的电视广告。）！”润也对诗织的话不屑一顾。

“润也你就是说了。”

“怎么可能？那种名字我早就忘了。”

“除此之外没说别的奇怪的话吗？”我继续确认后面的情形，“比如斗篷蜥蜴之类的。”

“哥哥你也真古老啊。”

这就证明斗篷蜥蜴没有说出来。我边想边结束了话题：“不好意思，让你们帮这么莫名其妙的忙。”随后，我用手扇了扇风，催促道，“差不多该去玩了吧。下一个玩什么？”

按我的步幅，腹语术的有效范围大概是三十步。

13

结果，我们去玩了飞毯。润也和诗织都认为，如果不玩那个肯定会后悔，还说这个游乐园的门票的三分之二都是坐那个的钱，于是我只能不情愿地跟了过去。

走近飞毯，排队的场面跃入眼帘。在冷清的园内，只有这一带格外热闹。排队的大多是年轻女子，但无论是十几岁、二十几岁还是三十几岁，大家的表情都混杂着期待与不安。

“哥哥很害怕吧？”

“如果承认害怕，能不玩吗？”我仰起头，飞毯就在眼前翻转。

也许是为了煽动大家的不安，飞毯看起来轻薄而简陋，上面坐的地方稍稍高出一块，如果曲膝坐下，简直和跪坐的姿势差不多，这正是飞毯的特征。

飞毯开始缓缓上升。恐怕是忍受不了那缓慢的速度，无论是乘客还是看客，都倒抽一口凉气，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

飞毯上升到最高处，忽然停了下来。乘客们也都屏住呼吸，双眼放光。来吧，终于要开始了哦。短暂的停顿似乎就是要说出这句话。

紧接着，飞毯开始翻转。以为它要向前，却忽然向后，同时左右摇摆。这样重复多次后，飞毯最终回到原位。

人声鼎沸，很难分辨是欢呼还是哀号。

“哥哥，怎么了？都看傻了啊。”

润也的声音传来，我吓了一跳。

队伍不知何时已经前进了一大段，润也和诗织已经站到我前方几米处。这时，飞毯停止翻转，复归原位。乘客们解开安全带，依次走了下来。每个人都充满满足感与成就感，呼吸粗重。

“再来一位乘客，就正好坐满哦。”

我看了看前方，在入口的门前，工作人员把手放在嘴边，朝我们高声喊话。润也来回看了看我和诗织。“哥哥，你一个人先去？”

飞毯的座位似乎还剩一个，就位于静止中的飞毯的前排右端。因为人数的组合情况，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工作人员戴着并不合适的贝雷帽，问道：“您要坐吗？”这大概可以看成他焦急的表现，也许他的言外之意就是“你倒是快点坐啊”。

“不，不用了。”我拒绝道。我本来就不想先玩，而且不想让润也他们看到我若无其事地坐上去，却在回转中脸颊抽搐。

工作人员一脸不满地关上门。最终，飞毯在留有一个空位的情况下开始运转。

与刚才一样，飞毯缓缓上升，乘客屏息凝神。经历了装模作样的停顿后，堪称“狂舞”的翻转开始了。哀号和机械的驱动声向我袭来。

是谁先喊的第一声“啊”，我也不知道。也许咣当的金属声在那之前就已经响起。

所有的声音全部消失，面前发生的事就像慢动作。仿佛有人握着特殊的遥控器，按下了慢放键。

描述起来，飞毯的构造就像一架巨大的秋千，两端各有两根大柱子。从侧面看，沉甸甸的大柱子组成了直角三角形般的支脚，支脚上端附有可以活动的“手臂”。左右“手臂”就像人的胳膊一样，分为上臂和小臂，在肘部弯折。抓住飞毯的，就是这样的“手臂”。拥有两个支脚的“手臂”来回转动，使得飞毯不断翻转。这就是飞毯的结构。

如今，折断的右臂映入眼帘。上臂的根部，也就是肩膀部分冒起青烟，金属碎片像粉尘一样漫天飘舞。整条手臂已经从肩部脱落，飞毯也因此向右倾斜，浓烟弥漫。

背后响起嘈杂的脚步声和哀号声。我做不出任何反应，只是恍惚地看着眼前的光景。

飞毯从右侧坠落，前端的棱角撞向地面，又因反作用弹起，呈现出奇妙的扭曲，再次落下。所有乘客都脸色发青，一动都不敢动。

我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后退，润也和诗织也在旁边，两人都呆呆地张着嘴，目光呆滞。

声音响起。确切地说，应该是震动。慢镜头已经结束，面前的影像仿佛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开始快进，让人根本反应不过来。

震天的巨响和烟尘将我包围。有人碰到我的肩膀。“快跑开！”是工作人员。

“哥哥，危险啊！”听到润也的话，我又后退了好几米。

不到五分钟，周围已经一片喧闹。急救队已经赶来，警察也拉上了封锁线。应急车辆上转动的车灯照着围观的人群，可以看到好几个扛着摄像机和抓着麦克风的人。我们暂且站在原地，眺望着已经损毁的飞毯。

“真是奇迹！”润也说道。

确实如此。飞毯在就要坠地时浮在了空中。虽然倾斜后与地面有过一次撞击，但也许是再次落下时“手臂”已经歪斜，所以没有造成二次撞击。在即将碰到地面时，飞毯以与地面平行的状态停了下来。乘客全都头朝下，仿佛被倒吊着一般。其中几个女子的长发垂向地面，真是千钧一发。

因为飞毯有可能失去平衡、坠向地面，急救队的队员们正表情严肃地展开救援。

“大家都没事吧？”诗织小声嘀咕。

“也许会有颈椎损伤或撞伤，但应该没有生命危险。”我答道。其实，在倒吊的情况下被救援人员拉下来，再用担架抬走，很难判断伤情。

“精神上的刺激无法估量啊。”润也说道。我也很赞同。

我回想起初中老师出的谜题：“没有形状，但会损坏，是什么东西？”答案是“人心”。但他这个答案被家长和其他老师批评为“太不负责”。现在想想，告诉学生“看不见的东西也会受伤”，难道不是一个好问题吗?

“活着就已经很幸运了。你不觉得吗，润也？”

“是保养不到位，还是金属疲劳？”

“也许吧。”我依旧盯着事故现场。倾斜的飞毯上，唯一破损的部分让我无法移开视线。那是飞毯右端最初和地面碰撞的一角。只有那里的铁板裂开，成了个大洞。

“哥哥，”不久，润也好像也注意到了，手指颤抖地指着前方，“那个，坏了的部分。”

“那是我刚才被安排的座位。”

“如果坐了，哥哥不就完了吗？”

诗织惊讶地用右手捂住嘴。“真的！”

如果当时我听从工作人员的劝导，扔下润也他们，率先登上飞毯，那么现在应该已经像那破裂的铁板一样粉身碎骨了。

“哥哥，你捡了条命。”

捡了条命，说得真对。但我也在想：这是偶然吗？我捡了条命，是由于什么力量？这难道不是某种暗示吗？暗示？什么暗示？不，这事故真的是事故吗？我甚至对这点也产生了怀疑。也可以这样想：我岂不是差点被杀？怎么会！谁想杀我？

哥哥你想得太多了。润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但那似乎不是实际的声音，而仅仅是我大脑里的回响。

14

“那真是九死一生啊。九死一生，九死一生，虽然死了九回活了一回的说法本身就很奇怪。”岛喝下满满一中杯啤酒后说，“也许是指‘棒球史上的一胜’。”（“九死一生”与“棒球史上的一胜”在日语中发音相同。）

“哈哈哈，这太可笑了。”我面前的女人露齿大笑。她穿着类似贴身背心的吊带白衣，怎么看都像内衣。

发生游乐园事故的两天后，岛打来电话。“好好聊聊吧，怀念一下学生时代。”

我们在车站内的居酒屋见面。应该是偶然，这里也属于连锁店“天天”，和我与满智子去过的那家一样。这让我不得不想，最近这家居酒屋或许已经席卷全国。

我面前放着油炸的肉、蔬菜和豆腐，还有毛豆和烤鱼，以及倒满啤酒的酒杯。

“岛，你真有意思。”女人扭着身体。

“是吧，很有意思吧。那一会儿就去酒店吧，去酒店。”岛一脸猥琐地伸着脖子。女人似乎是岛的公司的客户，岛没经我的允许，就擅自把她带来了。明明是要怀念学生时代，这女人除了会碍事，还能干什么？我这么想着，但还是没有出口抱怨。

“那，游乐园怎么样了？”

“好像暂时关门了。”

“那可真糟糕。在那儿工作的人也会很为难吧。他们还要靠那儿生活。”

“是啊。”

“负责维护保养的家伙也许会被开除吧。”

“也许。”

看到岛为素未谋面的游乐园检修员的生活感到担心，我从心底觉得，虽然剪了短发，但岛依然没变。

“上学时，岛是个什么样的人？”女人问道。我不觉得她对这个问题有多感兴趣，但她大概也在用她的方法拓展话题。

“头发很长，一直到肩膀。”

“不会吧？那会是什么样啊。”女人挺起上身，拉开距离观察岛的脸庞，应该是在想象长发的岛，“想象不出来。”

“然后，特别迷恋大胸女人和女高中生。”

我刚说完，女人就咧嘴大笑起来。“现在也一样。”

“最喜欢巨乳！”岛用近乎爆破音的语气说道，“女高中生最棒！”

“真低俗。你怎么看？”我看向女人。

“倒是挺可爱。”女人皱起眉头，“不过这样的男人就算说正经话，也没有说服力。”她摇了摇头，“再怎么有风度也没用。”

“男人可是很可爱的哦。”岛扬扬自得，随后又欢快地补上一句，“如果是巨乳的女高中生，那简直无敌！”

“无敌啊。”我唉声叹气。岛确实毫无大人的风度。

居酒屋入口附近传来欢呼声。我还没反应过来，粗暴的威胁话语便随之而来。

“什么啊？”我向背后瞥了一眼。

岛立刻说道：“是那个，今天有足球比赛。店门口附近有个大电视，大家都在看呢。”

“日本国家队？”

“嗯，对×国。看气氛好像很乱啊。”

时候不对啊，我想。之前那起强行采掘天然气的事件和随之而来的事故及环境破坏让很多日本人对×国人颇为反感。足球本来就是能让国民兴奋的运动，无论哪边获胜，似乎都会发生纠纷。

“×国果然很可怕啊。”女人鼓着腮。

“为什么？”

“那么大，人又多，我觉得政府肯定无法管理到国家的每个角落。”

“日本也一样啊。”

“嗯，也是。但如果×国人动真格的，日本这种国家应该会被轻易干掉吧。我这么觉得。”

“什么被干掉？”岛问道，“经济还是军事？”

“都一样。很有可能吧？”

“确实有啊，嗯，有。”岛痛切地摇了摇头，接着叫住经过身旁的店员，“再来两杯生啤，还有比萨，要凤尾鱼的。”点完菜，他又转向我。“这种问题啊，安藤你可能不愿意听，但还是得有犬养那样的决断力才行。”

“犬养就是那个犬养？”女人探出身，“我很喜欢他哦。很帅，看起来又很干练。最重要的是还很年轻。”

“啊，对了。”岛开始哗啦哗啦地翻书包。

等待岛时，我不禁暗想，事情果然还是要向那个方向发展了啊。只要集中精力，我就能听到声音。那是奔腾翻滚的河水来到身边的回响。与我相似的普通大众就像那令人不寒而栗的整齐的西瓜子，不经意间就创造出了统一的趋势。要是不快逃跑就糟了，要是不拿出对策就会无法收拾，难道这样慌慌张张大喊着“洪水来了”的只有我一人吗？这样的想法在我脑中盘旋。

“前面那个头发乱蓬蓬的首相辜负期待了啊。”女人不知何时点上了烟，吐出一团烟雾后，她说，“亏他还信誓旦旦地说了那么多。”

女人应该在说如今的佐藤首相的前任。那人堪称执政党最后的王牌，其父就曾当过议员。与之前的政治家相比，他外表精干，给人一种独行狼的印象。也许正因如此，在参加执政党党首选举时，他获得

了狂热的支持。“我要消除这个国家的腐败！”他高喊着挥动拳头，数次声明“我们要改革”。

当时，国民对他充满期待。他的言谈充满新鲜感，也很幽默，最初，内阁支持率很高，各方有识之士对他的评论也大都充满善意。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到头来腐败还是腐败，也没有人明白改革了哪里，大家都颇为失望。此人其实和过去的那些政治家没什么区别，终究是个资本家出身、只会说大话的人，既不打算放弃自己的财产，也不打算放弃别人的财产。意识到这些，国民都会感到莫名的羞耻：为什么当初就没看出来呢?

尽管如此，国民还是以“比其他政治家好得多”的可怕理由支持他，而执政党也保持着“只要支持率稳定就放手让他做”的态度，就这样浪费了十年。

这十年造成的后果，便是如今类似虚无感的情绪正在逐渐蔓延。大家都觉得，无论谁当政，社会都不会改变。

“我已经不想再被暧昧的态度糊弄了。”

“什么意思？”

“因为所谓政治家，总是随意决定符合自己利益的事。要是利益相悖，就会说‘目前向国民的说明还不充分，再观察一段吧’。我十年前也想过，为什么不加解释就可以派遣自卫队，却在议员养老金废止的问题上声称讨论不足？结果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也不知道具体的理由。”

“民主主义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我说了一句连小学生都不会说的大俗话。

“所以啊——”女人噘起嘴，“干脆不要少数服从多数了，不是也挺好吗？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有人果断为我们做出决定，我就会跟着他。”

我欲言又止。现在想要实现这个目标的，不正是犬养吗？这个与墨索里尼经历相似的男人浑身散发着年轻武士的纯粹与活力，用“五年内做不到就砍头”来煽动年轻人。这个男人让国民期待，如果是他当政，就能用毅然决然的态度面对任何问题，无论是“自由之国”还是“十三亿人口之国”。

“与之前的首相和现任首相相比，犬养好太多了。你不这么觉得吗？”女人弹掉烟灰。

岛附和着，好不容易从书包里掏出文库本。“有了，有了，就是这个。”

“你还在读吗？”

“什么读不读的，我现在迷得不行，一本接一本。”

“哎，这是什么？”女人可能有点近视，眯起眼睛，凑上前去，“宫泽贤治诗集。”

“现在连诗也开始读了？”

“岛，你和诗一点都不相称，真能理解吗？那种感受性。”

“我也完全不懂诗，但诗里有一种会一下子撞进胸口的东西。”

我一直对诗歌没兴趣，因此只是随口应和了两句。

“哇！”背后再次响起喊声，是看足球的人发出的。从他们的样子来看，应该不是进球。也许是出现了错失良机的场面，咂舌声与叹息声混杂其中。

“可以吗？”岛当场翻开手中的文库本，“里面确实有几处特别令人感动的地方。”

“你不会想在这里读吧？”女人露出戏弄与轻蔑交织的表情。

“不好吗？”

“读诗多不好意思啊。”

“诗就是拿来读的。这里真好啊，这种感觉会一下子涌上来。”

“是啊。”

“啊，安藤，你误解了吧？”岛伸出手指。

“误解？”

“你认为宫泽贤治的诗是牧歌风格的，就像圣人一样，对吧？”

“也许。”

“我之前也这么认为，但最近读着读着就明白了。之前那些全都是我们擅自创造的印象。”

“那我们创造的是什么印象？”

“简单来说，关键词就是‘童话’和‘不畏骤雨’。这两种印象太强了，所以我们才认为他的作品带有牧歌式的和平，还描绘了人类该有的姿态。”

“实际上不对吗？那宫泽贤治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很难说啊，但一开始读诗，我就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他。他大概是个能看到幻象的人。”

“幻象？”这个奇怪的词就像出自宗教家之口。

“构想的人，能看见未来的人。”说到这里，岛拿起书，依次看向我和女人，“我喜欢的是一首长诗的一部分，所以我只读那一段。”说着，他咳嗽两声，清了清嗓子。

也许是我的错觉，在岛开口的瞬间，店内所有人都闭上了嘴。但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氛围。岛用清晰的声音开始朗读：

崭新的诗人哟，

从暴风中，从云层中，从光芒中，

得到崭新透明的能量，

为人类和地球应有的样子发出暗示吧。

此时，我的听觉已经无法离开岛的声音。我尽可能无声地咽了口唾沫，等待摊开文库本的岛念出下一句话。但是，这是诗吗？感觉更像檄文或信息。整个居酒屋都沉浸在静谧中，仿佛都在侧耳倾听岛的诵读。周围安静得连岛的吸气声都清晰可闻。

新时代的马克思哟，

把这在盲目的冲动中运转的世界，

变成绝美的存在吧。

我清晰地察觉到，胸中的某种情绪不断高涨。

15

“这是什么啊。”女人先开口了，“是诗？”

岛露出笑容。“怎么样，安藤？”

我的困惑超出了预想。“嗯，真不错。”这是我的真实感想。岛朗读的东西触动了我的心，让我惊讶不已，也十分不甘心。这种感觉与其说像当头挨了一锤，不如说像有人在意想不到的时刻敲响了我的房门。

“对吧。”岛满意地点点头，“最后还有两句。”他继续说道，“很厉害哦。”

诸位感觉不到吗，这飒爽的，

从诸位的未来世界拂面而来的，

透明洁净的风。

我咽了口唾沫。

“未来世界这个词很厉害啊。”岛舔了舔嘴唇，似乎在细细品味。

“真厉害。”我恍惚地回答。从未来世界拂面而来，仅仅这么说，就已经让我心跳加快。

“确实，嗯，也许真的很不错。”女人最终也表示认同。

如果我还是二十岁出头的毛头小子——我不禁开始幻想。快思考，快思考，脑海中传来急匆匆的声音。如果我还年轻，听到宫泽贤治的那些话语，我肯定会立刻情绪高涨，热泪盈眶，挺直腰板，目不转睛地望着尚不可见的未来。

“诸位感觉不到吗，这飒爽的风。”女人的语气多少带着戏谑，但还是像仔细玩味一样又重复了一遍。

“怎么样，安藤，这个很不错吧？”

“我刚才就这么说了啊。”

“要是更年轻的时候读到就好了。”

“如果那样，会有什么改变吗？”

“至少我会去参加选举。”

“现在开始也来得及。”我回应道。

就在这一瞬间，我感到冰一般的寒冷在后背扩散，身体不由得一颤。一个想法在脑中浮现，让我汗毛倒竖。难道犬养……难道犬养不久后就会找机会朗读这首诗?

犬养这个热爱宫泽贤治的政治家肯定知道这首诗。如果他瞄准更具效果的时机，想要借这颇具魅力的诗句煽动年轻人，也毫不奇怪。岛朗读的诗句有种力量，能让年轻人的脊背一下子挺直，双眼放光，跃跃欲试。这些诗句充满魅力，同时也很危险。因为只要是吸引人的有力话语，不知在什么时候就会被那些善于煽风点火的人利用。

回过神来，岛已经喝得烂醉。他靠在女人的肩头，一副邋遢样子。我正想问他要不要紧，他先开口了。

“喂，安藤。”他似乎想搂过我的肩膀。我觉得很不舒服，便闪身躲开。他的上身便无力地靠在桌上。

“你要说什么啊。”我说。

“我啊，绝对成不了我上学时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是吗。”我只能这么回答。

“我啊，对自己的期待很高呢，曾经很有自信成为帅气的大人。”

“成为不再提什么巨乳或女高中生的大人？”

我故意挖苦了一句，但岛的回应很认真。“不是的。”他顿了一会儿，又喃喃道，“喂，世界啊未来啊，这些都是死语言吗？”

“应该还没死吧。”

“是吗，那就是勉安？”

“勉安是什么啊。”

“就是勉强安全。”

“关注是不是死语言之前，请先使用正确的日语吧。”

“安藤，我是打算变成战斗的成年人的。和别人对抗，改变这个世界。”

我感到岛似乎在问我有什么想法。要战斗吗?

“毕业才刚刚五年啊。”

“但是啊，如果就这么走下去，无论过多少年都不会变成帅气的成年人。”说着，岛看向居酒屋的入口，高喊道，“诸位感觉不到吗，这飒爽的风！”

大概是进球了，电视那边传来震天的响声，但不是欢呼，而是爆破音一般的轰鸣。

16

我把烂醉如泥的岛托付给女人，自己飞奔乘上地铁末班车。车刚开出一站，时间就已过了十二点。这天早上，我把自行车借给了润也，所以必须步行回家。我走过站前的路口，走下缓坡。

车站周围还能看到不少人，但越往家走，人就越少，不知不觉就只剩下我一人。狭窄的道路蜿蜒向前，路灯的数量也逐渐减少。电流的声音悠悠地震动着空气。

我开始有些在意，是在走了二十分钟后。没有明显的脚步声，但细微的声响还是持续传来，就像有人穿着袜子擦过路面。

我停下脚步，回过头。

走过的道路就像昏暗的小河一样延伸。我凝神看去，但没有任何人。

我再次迈开脚步，就在这时，背后传来啪嗒一声，就像有人穿鞋踩在路上。

我转过身，但还是没人。没办法，我只好继续前行。

我越走越快。

有人跟踪我吗？是谁，又有什么目的？是不是和游乐园的事故有关？也就是说，是否有人想袭击我？我是不是成了目标？什么目标？以我为目标有什么好处吗？我做了什么？快思考，快思考，马盖先。

不知何时，我停下脚步，闭上眼睛，把全部精力集中到背后，但没有任何感觉。

恐怕是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正在逼近我。就像初中时老师说的，如果“看不见的东西也会受伤”，那么看不见的东西也肯定会让人受伤。

我睁开眼睛，正准备继续前行，忽然感到一阵恐惧。

深夜的阴暗和电灯熄灭的街道仿佛融化成黏糊糊的液体。恐惧从后方袭来，仿佛洪水——至少是泛滥的河流一般向我逼近。地面的回响震颤着我的身体，浊流轰鸣。我感觉自己就要被吞噬，不由得狂奔起来。

我在一栋房子前停下。那是一栋木质二层小楼，防雨窗紧闭，拴在庭院里小屋旁的狗正在痛苦地吠叫。

夜色昏暗，我看不太清楚，但能看出那是一条体形瘦长的茶色杂种狗。它不停地在小屋旁徘徊，时而蹲坐，时而朝着紧闭的防雨窗“汪汪汪”地叫，然后心神不定地来回走。这样的动作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我想，它也许是肚子饿了，或者是太寂寞。

庭院前端的空调压缩机正在工作。风扇转动，吹得近处的植物不停摇摆。天并不太热，但这条狗肯定还是忌妒每晚都开着空调睡觉的主人。

我盯着在有限的地盘上来回走动的狗，想到了实验。

我想起了之前在便笺纸上写下的条目。腹语术的对象只限于人类吗？针对狗也可以实施吗？狗距离我不到十米，在三十步的范围内。

我盯着那条狗，脑海中浮现出自己趴在地上的姿势，尝试与狗的身影重合。脸颊上传来酥麻的感觉，我屏住呼吸，一口气在心中念出台词：“为什么我醒着，你们却在睡觉？人类都是混蛋！”

我睁开眼睛，观察狗的举动。我猛吸了一口气，并不抱期待。但就在这时，狗停下脚步，蹲坐下来。

就在我惊讶时，狗发出声音：“汪汪汪！汪！”

啊，这样啊，我心想。如果不明白狗的语言，就无法判断腹语术是否成功。

对我来说，狗这次的吠叫与之前的没什么不同。也就是说，狗也许只是像刚才一样继续吠叫，与我的腹语术毫无关系。也可能在我来之前，狗就一直在叫“为什么我醒着，你们却在睡觉？人类都是混蛋”这句话。到底是哪个呢?

17

我在昏暗的小路上走了一会儿，面前忽然出现一辆自行车。我条件反射般跳到一旁。

刚才察觉到的跟踪者不知何时已经来到我前方，还从某个地方弄来自行车，好从正面攻击我。这样的想象在我的大脑中转动，甚至让我发出了走调的悲鸣。

“哥哥，你在干什么啊。”

耳边传来短促的刹车声，自行车停了下来。

“润也，”我看向对方的脸，这才反应过来，“你才是，在干什么啊。”

“哥哥迟迟不回来，我想你会不会忘了自行车已经借给我，还在到处找。”润也下了车。

“那你是来接我了？”

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我，他打算怎么办呢?

“最初我完全没在意。在家吃完晚饭，诗织也睡着了，我却忽然怎么也睡不着。不知是不是该说有种不祥的预感，总觉得哥哥你最近很奇怪，我有点害怕。”

“我奇怪吗？”

“奇怪啊，太奇怪了。你说的什么读唇术我完全不懂，之前游乐园发生事故后，我也一直很害怕。”

“你想得太多了。”

“可你的脸色也不好，眼睛下面都有阴影了。是血液循环不好吗？”

“也许是累了。”我选择了暧昧但很有说服力的回答。

“拜托了，哥哥。”润也说着伸出右手轻抚我的后背，推着因胆怯而缩着肩膀的我，“回家吧。”

我和推着自行车的润也并肩而行。在深夜的步道上，和弟弟一起借着微弱朦胧的路灯前行，让我有种害羞与怀念交织的不可思议的感觉。

夜路悠悠向前伸展，无法预知前方的情形。我们只有沿着万籁俱寂、让人心底不安的街道向前走。在夜幕低垂的天空下，我们走过昏暗的柏油路，两侧住宅前的树枝就像搭起凉棚的手掌，从庭院里伸出。我不经意间想到，这样的道路就像我们至今走过的人生旅程。

自从高速公路的事故发生以来，我一直站在润也身旁，摸索着度过了前途未卜的每一天。旁边也会有人伸出手，但很难分辨是帮助还是揶揄。我连目的地也不知道，只是以“道路还在延伸”为理由，拽着润也不断前进。

润也或许也在想同样的事。不，这可能只是我胡乱猜想。不一会儿，润也喊了一声“哥哥”。

“怎么了？”

“拜托了。”

“拜托什么？”

“请不要忽然消失。”

“什么意思啊？”

“多亏哥哥，总算走到了现在。哥哥要是去了某个地方，该多可怕啊。我特别不安。”

“你有诗织，应该没关系。而且你说说看，我到底要去哪儿？”

“去我不知道的地方啊。”

润也似乎并不是指“意大利”或“英语口语教室”之类特定的地方，而是更加模糊的未知目的地。我们十几岁时，曾和朋友聚集在一起发牢骚：“就没有什么好事吗？”也总是说：“真想去哪儿玩啊。”润也口中的“某个”，也许就和这些话里的“什么”和“哪儿”很相似。

“哥哥很聪明，所以考虑得太多。这样的哥哥总让我觉得很可怕。”

“真正聪明的家伙是不会过度思考的。”

“托哥哥的福，我总算活到现在。我能平静地回忆起老妈老爸，也都是多亏哥哥。如果没有你，我肯定会因为担心、不安和孤独立刻死掉。肯定。”

“担心不会让人立刻死掉的。”

“总之，哥哥，你要和我约好，不要丢下我去别的什么地方。”

“什么约好啊，都起鸡皮疙瘩了。”说着，我轻轻点点头，“好啊，我们就这么约好。打赌也行。”

“什么叫打赌啊。”润也露出苦笑，“说什么打赌也行，如果没有相当的自信，是不能说这种话的。”

我们走上平缓的上坡路。

“无论如何都要烦恼的话，就选离你更近的事吧。”走到坡顶，脚下的路趋于平坦，润也改变了声调。

“更近的事是指什么？”

“比如嘛，对了，”润也歪头想了想，“那个虫子怎么样，哥哥？”

“什么虫子？”

“你好吗，好久不见。”

“啊，”我反应过来，“为什么非要提到蟑螂不可啊。”

从儿时起，润也就很讨厌蟑螂这个名称，当然也讨厌蟑螂本身。于是就选择了“你好吗，好久不见”这种拐弯抹角的说法，把前后的读音连在一起，就成了“蟑螂”。（日语中，如果把“你好吗，好久不见”（gokigenyou,ohisashiburi）的开头两个读音和最后两个读音连在一起，就和“蟑螂”（gokiburi）一词读音相同。）

“那个很有意思啊。虽然很讨厌，但确实是种很有趣的生物。”

“是吗？”

“那个虫子为什么那么招人讨厌，哥哥你知道吗？”

“这个嘛……”

“想想这种事不错哦，马盖先。这种事要离自己近得多，而且很现实。”

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无聊，但也很清楚，润也这么说是为了安抚我的情绪。“因为它跑得太快，所以招人讨厌。”

“真的？不会吧。”润也笑了。

“没错啊。如果像乌龟一样行动迟缓，什么时候都慢悠悠的，肯定不会那么让人烦。你不觉得吗？”

我边说边想象着蟑螂的样子。那个浅茶色的扁平虫子在墙上慢慢爬行，就算有人靠近，也绝不会跑开，而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悠然贴在墙上。

“要是变成那样，你不觉得有种很悲哀的感觉吗？大概是那种速度让人害怕吧。人们看到它无所不能的样子，就会发抖个不停。”

“那种速度确实很可怕啊。但我还是觉得那名称就不行。”

“名称吗？”

“就是啊，先是goki，又是buri，这种连续的浊音听起来多可怕啊。如果改成seseragi或sarashina那种柔和的发音，应该就不会这么让人恶心了。”（seseragi 意为“溪流”；sarashina 写作“更级”或“更科”，是日本长野县长野市南郊的地区名称，自古以来是和歌中的赏月名地。）

“对了，蟑螂的英语是cockroach吧？听起来很可爱，但应该也招人讨厌。”

“那种虫子在英语国家也一样惹人厌恶吗？”

“我没听说过，但觉得应该如此。”

“看，你也不明白吧。如果是cockroach，肯定讨人喜欢。”

“不可能。”

我话音刚落，润也抬起握着车把的右手，挠挠鼻尖。

“那，就是因为那点。它们都会飞吧？总是朝人飞过来。所以让人讨厌。”

我也同意。“飞起来确实可怕啊。但说到这点，独角仙和蝴蝶都会飞啊。而且独角仙的发音里也有浊音。”

“倒也是。那就是因为它们总是鬼鬼祟祟的，让人烦。”

“简而言之，这几点都和我说的‘速度快’一样吧？”

“啊，”润也皱起脸，“还有那个，它们都很顽强吧？我听说它们只靠水就能活好几个月。还能吃灰尘。”

“好像也会同类相残啊。”

“太厉害了，真佩服。”

润也似乎想甩掉寒冷，晃了晃身体。自行车发出轻微的声响。我们谈论的怎么听都不像兄弟俩会在深夜里谈到的话题。

“喂，哥哥。”过了一会儿，润也说道。

“嗯？”

“这样说些荒唐的话题，不是更开心吗？别再皱着眉思考那些难题了。”

“你是说让我时刻都思考蟑螂的问题吗？”

“你是说溪流吗？”

“立刻就这么称呼了啊。”我哈哈大笑。

18

第二天早上，我结结实实地睡过了头，醒来时差十分就九点了。我拿起枕边的听筒，给公司打电话。听到接电话的是满智子，我便拜托道："我会迟到一个小时，请告诉科长。"

"你会来上班吧？"

"我是这么打算的。"我回答。

"那下班后你要陪我一下哦。"

"又去居酒屋吗？我以前没想到你那么快就会醉，再去居酒屋很无聊啊。"

"不是。今天是演唱会。"满智子随后说出了一支日本本土摇滚乐队的名字，"票真的很难买。"

"但今天从傍晚开始要开会啊。"我在大脑中确认日程，"要讨论下个月到九州出差的事。"

"安藤，人啊，可不能只为了面包活着，对吧？"

"但这句话不等于'比起开会，优先考虑摇滚乐吧'。"

"安藤你还真会狡辩！"

"下一个女朋友大概也会这么说我吧，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来到公司后，我惊讶地发现部门的氛围出奇愉快。眼前并没有热闹的景象，大家也一如既往盯着电脑屏幕敲击键盘，但空气里飘浮着云开雾散般的清爽。虽然这种异常最多只会让人歪着头发出“哎呀”一声，但我还是感到不对劲。

我在座位上坐下，打开电脑，放好包，随后探头询问邻座的满智子：“发生什么事了吗？”

“嗯。”满智子点点头，“科长一时半会儿好像不会来了。”

我看向右边的科长座位。也许是因为办事利落、无论大小事都积极参与的性格，科长经常不在，所以他的座位经常空着。但“一时半会儿不会来了”的表述并不寻常。

“刚才科长夫人来了，和部长说了会儿话，好像要住院一个月。”

“竟然还有能让那个科长倒下的病啊。”

“但也有病由心生的说法嘛。”

“可科长那种过强的性格本身就像有病。”

“最近不是发生了那种事嘛。”满智子忽然压低声音。看到我莫名其妙地皱起眉头，她咚咚地敲了敲桌子。“就是那个，奇迹，奇迹。”

“啊——”我吐了口气，理解与困惑交织着，“平田的事。”

“那件事给他的打击似乎很大。部长刚才来到这里，委婉地问了一圈，问我们知不知道科长最近有什么劳心的事。”

“那种事怎么能问得很委婉呢？”

我把视线转向左边，从我桌上的电脑主机和满智子的电脑屏幕之间望向平田。平田依旧一副认真的表情，但惴惴不安的感觉已经消失，至少在我看来似乎如此。

“平田先生，今天的碰头会怎么办？”坐在我正对面的后辈问平田。从年龄上看，平田仅次于科长，但至今很少有人这样向他寻求工作上的指示。

“是啊，”平田语气稳重地站起身，“今天的碰头会怎么办呢？”他谨慎地转向我和满智子。

“怎么办呢？”满智子含糊地应道，随后瞥了我一眼。

“怎么办呢？”我也给出了同样的回应。

“下个月去九州出差的是谁？”

平田话音刚落，后辈就举起手，又指了指我。“还有安藤先生。”

“啊，是啊。”我慌忙举起手。

“怎么样？现在开始准备可以吗？”向我确认的平田显得十分值得信赖，于是我直率地答道：“不，对方还没确定日程。”

“那今天大家都早点回去吧。”

“啊，真好啊。”后辈露出笑容。

“真不错。”满智子情绪高涨。那么，肯定能去演唱会了。

“真好啊。”我回答道，盯着平田因喜悦而现出的鱼尾纹。

随后，我转向面前的电脑屏幕，不禁吃了一惊。电源肯定已经打开，但屏幕上一片漆黑。我站起身，将耳朵贴近电脑主机。风扇在转，硬盘却没有工作。没办法，我只能按下按钮，强行切断电源，一分钟后再次打开。可是电脑仍没有启动。我又去确认主电源，但那里没有反应。

“昨天停电了吗？”我站着询问前面的后辈。

“应该没有。”

“是吧。”

从停电中恢复过来时，如果电流忽然通过，可能会损坏电脑电源，但这似乎不是原因。

只有我的电脑不动。

我重新坐下，托着腮直勾勾地盯着漆黑的屏幕。难道这也和游乐园事故和深夜跟踪者一样吗？我不得不这么想。

我已经很久没去看摇滚乐队的演唱会了。

会场就位于从藤泽金刚町的车站步行十分钟的老建筑地下。想要买到这个乐队的票，需要气势和运气。满智子的这句话未必是谎言，会场里拥挤得让人喘不过气，女高中生则在入口前徘徊，期待有人手里有多余的票。

“满智子，你喜欢这个乐队？”

“嗯……”满智子略一思考，“也不是那么喜欢。”

“那为什么请我来？”

“听到有人说买不到票，反而会想买，对吧？一旦有人说很难得看到这场演出，反而想去看，不是吗？”

“你是那种很在意野槌蛇（日本民间传说中的剧毒蛇。）的性格吗？”

“我可很讨厌虫子。”

还没等我说出“那不是虫子”，演奏就开始了。观众一齐发出欢呼声，上下摇晃着身体。大家摇头晃脑跳跃，地板不停震动。前面的年轻人几乎要撞到我身上。吉他的轰响袭来，低音大鼓的回响敲击着腹部。我实在听不清主唱冲着麦克风说了什么，观众却高举拳头或伸出食指，高声叫喊。

脚下一阵麻痹，声音的震动传递到鞋带上。光头主唱一边倚着麦克风一边唱歌，时而像嗫嚅，时而像呐喊。过了一会儿，我似乎终于抓住了节奏，身体的律动逐渐激烈。

第一首歌结束了，第二首歌立即开始。观众一片欢呼，我仿佛被人从身后推了一下，向前迈了两步，一下子撞到了前面的人。我吓了一跳，赶紧向后退，却又挤到了后面的人。

两首歌结束后，主唱向大家打招呼，嘀嘀咕咕的，就像自言自语，很难听清。观众似乎在喊乐队成员的名字，喊声此起彼伏。身边的满智子也兴致高昂地喊着什么“野槌蛇”，我完全不明白。

我有点喘不上气，一边调整呼吸一边环视场内，突然发现了他，不禁喃喃道：“Duce的……| |”

会场右侧，那家酒吧的老板靠墙站着。剃着寸头的他，单眼皮下透出冷峻的目光，短袖T恤的袖口处露出粗壮的胳膊。老板——我想要叫他，演奏却在这时重新开始。人潮在我周围涌动，观众跳着相互冲撞。我感到自己仿佛身处黏糊糊的泥沼中，无法说清周围是液体还是固体。

曲子结束后有一段空当，乐队演奏起充满幽默感的旋律，节奏不快也不慢。合着节奏，主唱在舞台上边走边做出游泳的动作。随后，他似乎瞪了观众一眼，高举拳头大喊："大王的命令不可违背！"

这是什么啊，真无聊，我无精打采地想。观众似乎不管这一套，齐声高喊："不可违背！"与其说众人在说话，不如说是在发出回音般的爆炸声。

演奏开始了。这次是朋克音乐的代表作。观众像之前一样晃动身体，和周围的人撞来撞去。

主唱又说了句什么。不知是"大王"还是"燃烧吧"，总之在高声大叫。

所有人一起大叫回应，包括我在内。就在这时，记忆划过我的脑海。是并排成行的西瓜子。战栗的感觉从小臂一直蹿到后背，我不禁想到一句话："把许多枪的枪口捆在一起后立起来。"

我们就这样简单地被统一在一起。察觉到这一点的瞬间，我停止了动作，一心想找到逃离的道路，开始移动视线。Duce的老板跃入了我的眼帘。

“在这种地方碰到，真意外啊。”走上会场的台阶后，我跟老板打招呼。两个小时的演唱会结束，大汗淋漓的身体正在被风吹冷，但恐惧一直包围着我，让我没有闲暇感受那份舒爽。

“真有意思啊，安藤。”跟在后面的满智子声音高亢，“压力全无啊。”

“嗯。”我一边回答，一边犹豫该怎么和老板说话。满智子挥了挥手，说了声“再见”。我正想着自己还背对着她，穿着凉鞋的她已经啪嗒啪嗒跑到路边，拦下一辆出租车。

“不一起走没问题吗？”老板挑着眉毛问道。

“看来没问题。”

“不是你女朋友吗？”

“连准女友都不是。”

“咱们聊一会儿吧。”

这样的措辞和老板那仿佛刻在岩石上的冷漠表情很不相称，我不禁心生困惑。

19

“老板，你也喜欢那个乐队？”

我们在咖啡馆里相对而坐。这家咖啡馆位于一栋十层大楼里，其余九层都是色情场所。咖啡馆门口的招牌上写着营业至凌晨两点，但女店主已经在柜台后托着下巴睡着了。她时不时醒过来，用棍子一样的东西捅向天花板，似乎要赶走那里的老鼠。

空调温度很低。汗水已被夜风吹干，咖啡馆内寒气逼人。我慌忙披上西服。

“不，我第一次听。”老板啜了一口奶茶。

这样啊，我不禁想道。他的表情和以前在Duce时完全不同，而且并非因为这里不是工作场所。老实说，我甚至觉得面前坐着另外一个人。外表是老板，但其实只是披着老板的外衣。

“那你是偶然来这里？”

“我猜安藤先生你也许会来。”

我把这句话当作玩笑，没放在心上。

“很久没听那种东西了，果然还是很过瘾啊。”老板说。

“摇滚乐队吗？”

“比起乐队，我更喜欢群聚。不只人类，只要是很多东西聚集在一起共同行动，我总会被吸引。比如一大群蝗虫或者蚂蚁列队前行。”

“老板经营那么寂寞安静的酒吧，给人的印象可是正相反啊。”

“也许是反作用吧。”

“反作用？”

“多半事情都是由反作用引起的。例如……”不知何时，老板的语气不再小心谨慎，变得随意许多。我立刻注意到了这一点。就像逼向海岸的汹涌波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露出截然不同的表情，老板的语气变得非常自然。“激进的电影流行过后，柔和的爱情电影就会开始风靡。戏剧的时代终结后，非虚构的时代就会来临。足球天才的人气消退后，人们就会开始注意后天努力型的棒球运动员。如果安静纤细的故事受到追捧，那接下来受欢迎的就是粗犷有力的冒险小说。大家都想独自打破现有的道路，到头来却形成了新的潮流，这是常有的事。”

“反作用吗？”

“对，现实就是如此。”

“现实就是如此。”我重复了一遍。

“刚才，就在演出中，”老板竖起食指，“你有点奇怪。在演出后半段，周围的人都兴奋不已，只有你忽然一脸严肃，就像独自站在河流中央。”

“哦。”

“你闭着眼睛，仿佛要停止呼吸。就这样反复了好多次。”留着半寸头发的老板目光锐利。他的虹膜处分明闪耀着光芒，似乎正在聚

焦。我不禁担心，坐在我面前的真是| |Duce的老板吗？说话方式和魄力都截然不同。

“你注意到了吗？”老板继续说，“那个乐队，中途忽然唱了约翰·列侬的歌。”

“《想象》？”

“对。”老板点点头。

“唱了吗？”

“唱了啊。在两首歌之间，那个主唱冲着麦克风似乎要说什么，却忽然唱起那首歌。他只唱了副歌部分。”

“啊，也许就是那样。”我佯装不知，随后看向老板，“那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吧。”

“太突然了。”

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那是我让他唱的。我瞄准了一曲之后的间隙，一动不动地闭着眼，让自己的意识离开观众的跺脚声和欢呼声，以及贝司和钹调整声音时发出的声响，提高注意力，将自己与舞台上的主唱重合在一起。

虽然与主唱的朝向相反，我还是尽量想象与观众面对面的情景，潜入那个穿皮裤的男人的皮肤，随后唱了句约翰·列侬的歌。在屏住呼吸的情况下，只唱部分副歌已经让我竭尽全力，但我还是一口气唱了出来。

我做得很好。就在这时，主唱唱出了我内心默念的旋律，声音要大得多，音色也远比我出色。一瞬间，乐队的成员们都莫名其妙地看着主唱，但他们也许把那解释为主唱内心烦恼的表露，谁都没有立即追究原因。因为只是短短的一瞬，很多观众肯定也没有注意到。下一首曲子开始，观众开始舞动，“大王的命令不可违背”的喊声此起彼伏。又是这句啊，我呆呆地想，心中一阵厌烦。

“那之后，你的表情就更严肃了。你到底在想什么？你并非对周围存在的危险或噪音带来的听觉障碍产生了警戒心，而是在思考更深刻的问题。”

“嗯。”我点点头，“嗯，算是吧。”演出后半程，在我脑中卷起旋涡的，是以前见过的“并排的西瓜子”带来的不快，以及那被吓呆的自己。“站在一大群人中，就不由得想起来了。”我开口说道，想要寻找那股恐惧的来源，“我想起了以前读过的书，是关于凶手杀人时的心理状态的书。”

老板闭上眼睛，仿佛在催促我继续说。

“基本上，人类对杀人是有抵触感的。所有动物都是如此。按那本书说的，动物会尽量不杀同类。也就是说，哪怕面对敌人，人类也想选择杀人以外的方法。”

“但在战争中，人就会杀人。”

“所以，杀人是有很多原因的。那本书上写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如果问那些从战场回来的士兵‘为什么杀人’，很多人的回答都一样。”

“是为了不被杀吗？”

“我也这么想，但实际上不是。那本书说，最多的回答是‘遵照命令’。”

“这样啊。”

“这点在针对其他人的实验中也表现得很明显。人只要接到命令，无论内心多么痛苦，最终都会执行。大家也许都是以‘这是被命令做的工作’来让自己接受。”

“工作。”老板重复了一遍，喃喃自语，“确实如此。其他原因呢？”

“集体。”回答的瞬间，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很多画面：西瓜子、演出会场的观众、列队行进的士兵。“集体会让罪恶感减轻，而且可以互相监视、互相牵制。这可以协助人们执行命令。刚才站在那些观众中，我一边被影响得精神恍惚，一边感受到那种氛围的恐怖。在舞台上煽动观众的摇滚乐队，还有那么多没有罪恶感的观众，我和他们是一体的。”

“你是觉得，如果乐队下命令，甚至可能会引发杀人？”老板的瞳孔里反射着店内的灯光，就像蜡烛的火焰一样摇曳。

“极端地说，很有可能。”我直率地承认。那个时刻，那个会场，如果握着麦克风的男人大喊“放火”，难道不会有很多观众照办吗？如果他煽动“揍你旁边的人”，大家难道不会在粗俗的大笑中争先恐后抡起拳头吗？“而且我很在意。”

“在意什么？”

“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比我想象的更容易。”

老板低下头，缓缓呼了口气。我以为他要咳嗽，他却露出了笑容。

“很可笑吗？”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因为法西斯主义是个充满耻辱的词。”他苦恼地说，“但这是个可靠的意见。我有个问题。”

“嗯。”无论怎么说，我和老板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客人和老板，而是接近学生和老师。那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里不是Duce酒吧，但我对这种变化有点畏缩。

“法西斯主义有哪点不可行呢？”老板的语气不像询问，更像感叹。

“什么意思？”

“是关于‘法西斯主义是什么’的定义问题。”

“墨索里尼已经说过了。”我说出以前听说过的话，“他说：‘很遗憾，法西斯主义不是思想，是行动。’”

“这说法也许很正确。”老板点点头，“法西斯主义是行动。这就是说，法西斯主义很原始。那么，这行动有什么问题吗？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假如，民众的国家意识增强，拥有身为国民的自觉，从而使集体凝聚力得到巩固。”他停顿了片刻，“这有什么问题吗？”

“但希特勒可是屠杀了六百万人。”

“只把原因归结于法西斯主义，不是太简单了吗？民主主义就是善？那不是也杀了很多人吗？资本主义究竟毁了多少人的人生？”

“老板你究竟想跟我说什么，真是个谜。”

“反作用啊。”老板说，“我们太把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当回事了。明明需要一个统帅。”

“你是想说‘让我们法西斯化’吗？”

“一说需要统帅，就立刻和法西斯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联系到一起，这种想法本身就已经很危险了。难道不是吗？这和父母向孩子提议‘开车去吧’，孩子却立刻吵嚷说‘爸爸，车会撞到人，很危险’是一个道理。开车不一定会撞人，因开车而获得幸福的事也时有发生。借用尼采的话：‘我们的灵魂不了解伟大的事物，因此，当超人向我们表露温柔时，我们也会觉得那很可怕。’”

“我不明白。”

“那么，”老板说着，再次竖起手指，“举个例子，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不，一半人也行，这几千万人怀着某种目的，拿着蜡烛，聚集在某个广场。”

“你是打比方吧？”

“当然。这几千万人牺牲自己的时间，为了某人而举起蜡烛祈祷。”

“我可以这么认为吗，蜡烛暗指和平或者祈祷时的情感？”

“无所谓。也可以把蜡烛换成花束。”老板当即答道，“如果发生了这种事，你不认为世界上大部分纠纷将会得到解决吗？”

“哦？”

“半数以上的人为了与自己无关的事物而点起蜡烛、捧起花束，如果能有这样的意识，世界一定会和平。”

“反过来说，冷漠破坏了这个世界？”我想起了特蕾莎修女的名言：爱的敌人不是憎恨，而是冷漠。

“稍有不同。总之，我想问的是，所有人聚集在一起，统一想法，点燃蜡烛，这难道不是法西斯主义吗？难道不能称为‘被统一的行为’吗？”

我无法理解他的意思，一时间无言以对。是否应该批判举着蜡烛聚集的民众是法西斯主义，我实在拿不准。

“要是保持现状，这个国家就会完蛋。”

快思考，快思考，马盖先。我绞尽脑汁想象老板的烦恼。他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要对我说这种话？

“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对美国唯命是从。而美国硬把无法确认是否安全的食品塞给我们，让我们为他们不负责任的战争收拾残局。随性改变体育竞技规则的也是他们。”

“但是，接受这一切的难道不是我们选择的政治家吗？”

“不对，谁都没有选择。谁都没有选择政治家。因为没有选择，才会变成这样。”

老板的语气开始变得热烈，我发觉这热烈和在地铁里坐到我身边的岛的气息很像。“你是指犬养吗？”我用死了心的语气试着说。老板也被犬养吸引了?

“那个政治家有才能，有力量。”

“老板，你支持他？”

“不是支持，是要守护。守护，然后让他成长。我们应该共同学习。”

“就像亲卫队那样？”我努力在头脑中描绘出那些向希特勒献媚的人，但也感到老板想说的话有所不同。

“不是。但像他那样的政治家必须引领国家向前。国家需要他的引领。”

“为什么需要？”

“为了国家啊。”老板似乎觉得这理所当然，“你听说过吗？有只猴子学会了说话，它以为只有自己拥有这种能力，便对同伴隐瞒了这一点，因为它害怕被排斥。”

“你是在说进化吗？”

“那只猴子一边尝试运用说话的能力，一边思考什么时候能将这件事告诉同伴。然后，过了很久，它告诉了身边的猴子。”

“它是说‘我会说话’吗？”要用话语来说明这件事，本身就非常奇妙。“这不是用语言说明语言的悖论吗？”

“身边的猴子很吃惊，回答道：‘什么啊，我也已经会说话了。’”

“从这个故事能学到什么吧？”

“得到某件东西的人，会固执地认为这件东西只有自己才拥有。”老板语气谨慎，已经回到之前在Duce的状态。

“嗯。”

“其实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是特别的。”

随后，在他的提议下，我们起身离开了咖啡馆。

互相道别后，看着他走向出租车的背影，我这才注意到Duce这个名字在意大利语中是“领袖”的意思。没错，墨索里尼正是被如此称呼。

20

回到家时，润也还没睡觉，正在起居室看足球比赛。他穿着及膝的牛仔裤和黑色T 恤衫，背后用白色的英文写着“可别认为这是后背”。他非常喜欢这件T 恤衫。诗织靠在他的肩头睡得正香。

“你回来了，哥哥。”润也的视线并未离开电视画面，只是朝我一抬手。

“国家队的比赛？”

“是友谊赛，和美国队。”润也回答。

也许恰逢半场休息，电视里正在播放广告。

“哦？昨天也有比赛吧？”昨晚和岛去居酒屋的时候，电视也在直播足球比赛，是和×国队。

“今天的年龄不一样。”润也说。

“什么意思？”

“足球有年龄限制。足球运动员会根据年龄组队，参加的比赛也不同。今天的队伍比昨天的年轻。”

我把书包放在一旁，脱下西服挂在衣架上。

“今天是什么活动？喝酒聚餐？”

“演唱会。”

润也闻言抬起头。“什么演唱会？”

“摇滚乐队的。”

不一会儿，电视里响起了主持人吵闹的声音。下半场似乎要开始了。

“哪边领先？”

“一比零，日本领先。”

“是嘛。”

“但是氛围很不好。”

润也的嘀咕引起了我的注意。“氛围？”

“就是体育场的氛围。美国球迷的兴奋劲儿太厉害了。”

“足球在美国不是没什么人气吗？”

“就算不怎么关心，只要开始看比赛，就会兴奋。这就是体育啊。”

这时，我总算坐下来，靠向桌边，开始专注于电视画面。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日本队的队员开球。美丽的绿色草坪让人目眩。

“哥哥，没关系吧？”

“什么意思？”

“昨晚也说了，最近哥哥你不知为何，总是冥思苦想。”

我一边烦恼该如何回答，一边若无其事地移开视线，注意到桌上放着一本有些厚的文库本，包着书店的书皮。我缓缓伸出手，未翻开封面就能想象到作者是谁。

“这书真不错，哥哥。”也许是用余光察觉到了我的举动，润也说道，“是宫泽贤治的诗集，诗织买来的。”

“我猜就是。”我拿过书，“最近好像兴起宫泽贤治热。”

“是吗？”

“我周围就是。”我说着开始翻书，“这些是什么意思？这么多折角的地方。”我指着书页右上角。

润也瞥了一眼。“啊，我和诗织把喜欢的地方都折了角。哥哥，你也看看吧，很不错的诗。”

不用他说，我已经读起他们选择的部分。一开始翻到的正是岛在居酒屋朗读的“诸位感觉不到吗，这飒爽的风”。

“最后的那首，哥哥，真是相当有冲击性。”润也的声音传来，“就是那首《在眼中诉说》。”

我正好翻到那首，便慌忙浏览了一遍。

不行吧，

不会停下来啊，

因为它正咕嘟咕嘟喷涌而出。

诗以这几句开始。至于“喷涌而出”的究竟是什么，下一行给出了答案：

因为从傍晚就不曾停歇的鲜血仍汩汩涌出。

是血。这是一首濒临死亡的诗吗？不明白是谁为何而死，但传达出了作者无路可退的处境。

读着读着，我心中产生了一股不可思议的情绪。描绘迎接死亡的场面，感情自然会摇摆不定，但这首诗却给人一种不知出自何处的温柔印象，仿佛身处离死亡最远的地方，到处都飘荡着舒缓的气息。

“哥哥，那首诗很棒吧？”

“嗯，很棒。”我合上书。虽然不至于夸张到感动，但心中有种不可思议的爽快感。“我去冲个澡，浑身都是汗。”退去的汗水并没有粘在肌肤上的感觉，但如果不洗掉，还是让我心有不快。

“把灯关了吧。”

听到润也的话，走出起居室时，我按下了墙上的开关。

“关灯了哦。”睡着的诗织说道。

我从浴室出来，在洗脸池前吹干头发，又刷了牙。当我换好睡衣，再次来到起居室时，润也也睡着了。他和诗织相互倚靠，双眼紧闭，并没有打鼾，但能听到他平稳的鼻息。电视仍然开着。

我坐下来看电视，比赛已经结束。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日本以一比四输掉了比赛。演播室里，留着胡子的解说员一脸痛苦，

双臂交抱着说道：“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失败。”

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试试腹语术，看自己能不能操纵电视里的人。

我紧盯胡子解说员，试图潜入他的皮肤之下。我闭上眼睛，头脑中浮现我穿越电视画面的场景，同时心想，如果能办到，可能性就将扩大。如果能穿越电视画面使用我的能力，可以操纵的对象就将接近无限多。别说日本首相，就连美国总统都能控制。我的话语将能通过电视中的名人传播。当然，也可以通过那个犬养。

我集中精神，屏住呼吸。

从结果来说，尝试是失败的。我无数次进入胡子解说员的体内，试图让他说出“失败就是胜利”的无聊格言，但没能成功。随后，画面切换，日本队队长穿着沾满泥土的制服接受采访。我自然也以他为对象尝试了腹语术，但还是以失败告终。

21

第二天，我在附近专门出售平价套餐的餐馆吃了午饭。回到办公室时，平田跟我搭话：“安藤，能帮我个忙吗？”

我把钱包放回书包里，跟在平田身后，来到楼层一角的储物柜前。冰冷的灰色储物柜并排摆放，里面塞满了各种材料、文件、报纸和杂志。地方已经不够用，周围的地板上也堆了很多。

“我想把这些捆好拿出去，但量太大了。”很明显，平田很不习惯指挥别人，“不好意思，现在明明是午休。”

“没关系。我电脑正好坏了，没什么特别要忙的。”有电脑的时候，我总是靠写邮件或上网来打发时间，“外面看起来好像要下雨了。”

“你的电脑完全动不了了？”

“现在已经搬到资材管理部去了。按下开关也没有任何反应。需要用电脑时，就借隔壁科室空着没用的电脑。”

“如今没有电脑什么也干不成啊。”

我和平田一起蹲下，拿着剪刀和细绳，开始捆旧杂志。

“这些到底是谁买的？”我把摊在面前地上的经济杂志摞到一起，“看起来和我们的工作没多大关系。”

“肯定是科长。”平田的语气里丝毫没有揶揄住院的科长的意思，“科长很喜欢这些。”

“平田先生，你认识科长很长时间了吗？”

“我刚入职的时候，科长就是同一个科室的前辈，一直都很照顾我。”

“从过去就是那样？”

“过去，那样的感觉更明显。”平田笑了，看起来十分怀念过去的时光。随后，他模仿科长的口吻说道：“做好心理准备了吗？”但从来没有自信的平田，此时也毫无自信，模仿得一点都不像。

我的目光扫过从杂志堆上落下来的杂志。跨页采访报道上刊登着犬养的照片。我慌忙浏览了一遍。

从封面看，这是五年前出版的杂志，当年三十四岁的犬养和现在没什么区别，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但多少透露出不落俗套、清爽干练的青春气息。

杂志上介绍犬养正担任大财团的下属企业发行的行业杂志的总编，还刊登了他的理念。大部分内容和他现在的发言如出一辙，这让我很惊讶。他感叹“只说那些听起来不错的事，不做任何决定，不下任何断言，肆意解释以宪法为首的各种法律，就像欺骗国民一样，做事拖拖拉拉，就这样完成任期”的政治家不负责任，感叹“不在公众面前露面就做出全部决定”的官僚的强势，表示如果换作他，肯定会自信满满地指出一条更加清晰明了的道路。和现在相比，他的想法丝毫未曾动摇。

采访者问道：“那么，犬养先生去当政治家不就好了吗？”

犬养的回答很平和：“会有那么一天的。”

“安藤。”平田担心地喊道，“没事吧？不舒服就别勉强。”

“啊，我没事。”我答道，但也许是心理作用，一种揪心的痛苦涌上心头。

午休结束后，我们继续花了一个小时整理杂志和文件。借着客户给我打来电话，我总算回归了正常工作。平田也对我说：“就暂告一段落吧。”

不一会儿，被缓冲保护材料包裹的电脑送来了。似乎已经修理完毕。

“放在这里可以吗？”资材管理部的年轻男子说道，“我是临时代替身体不舒服的负责人来帮忙的。”他语气圆滑，但不让人讨厌。

男子取下缓冲保护材料，接上电源和网线。我无事可做，只能在旁边看着，便问道：“你是负责什么工作的？”

“我是负责调查的。”他调整着显示器的位置。

“调查？”我想不出我们公司是否有这样的职位。

“答案十分确定，却要特意去调查，没有比这更麻烦的了。”他抱怨似的说道，侧脸透着敏锐与冷漠。我只是在一旁观察他，却不禁打了个寒噤，少见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好，这样就好了。”

“谢谢。”我坐到座位上。

“这次没有什么时间调查，自己总觉得安不下心。”他临走前说道。

“你是说调查电脑？”我惊讶地看着他胸前的名牌。

看着他抬头挺胸走出办公室，我想，应该找同年入职的人事部职员问问，资材管理部这个姓千叶的男人到底是什么人。

我按下电脑的电源开关。

“修得比想象中还要快啊。”满智子说。

“似乎是在说‘快点工作’呢。”我耸了耸肩膀。耳边传来风扇转动的声音，但屏幕上什么都没有。

完全没有，一片漆黑。

真奇怪啊，我疑惑地切断电源，再次按下开关，但这次连风扇也不转了。电脑毫无启动的迹象。

“安藤，怎么了？还是动不了？”

“嗯，真奇怪啊。”我答道，同时胸口一阵剧痛，“哎”了一声，便倒在地上。无论怎么呼吸，我都感觉不到空气。难道连呼吸的方法都忘了？不会吧？我愕然地扭曲脸颊，刚想到“要死了”，脑中便一片混乱。我感到嘴边似乎吹出了气泡，胸口的压迫感越来越强。

我从不知道公司内还有医务室。

“应该是累了。”戴着眼镜、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看都不看我，一直盯着桌上的病历。

“这种事可是第一次发生。”我用右手捂着胸口，一副仿佛要宣誓的姿势，“无法呼吸，以为自己就要死了。”

“你的精神不太安定啊。”

“这世上可没有精神安定的人。”

“有没有心跳加快或眩晕的情况？”

“今天是第一次。”

“你要静养。总是烦恼或想不开可不好。”

“你说我想不开吗？”

我甚至要怀疑眼前坐着的这位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医生。

“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我决定有话直说。丧失意识倒下后，我看到了一种颇具现实感的不可思议的光景。后来我睁开眼睛，最终明白那只是梦。否则，我也许会认为那才是现实。

“什么梦？”

“我在空中飞。”

“景象很美妙吧？”

“下面是无边无际的水田和点缀着村落的山林，我展开翅膀，在空中悠闲地盘旋。”我这才注意到，原来我是鸟。向下看去，就在乡间小路上，一个男人正坐在椅子上，用望远镜仰望我。我觉得有趣，继续飞行，跟随上升气流接近云端。就在这时，在下方仰望的男人移开望远镜，奇怪的是，竟然是润也。我想问：“喂，你在干什么？”却只能发出尖厉的鸣叫声。

我继续上升，被卷入强风中。我无力再扇动翅膀，便收起双翅，身体随即急速下降。时而横向移动，时而翻转，渐渐地，完全辨不清方向。

我无法把握周围的风景，不禁闭上眼睛。我毫不在意鸟没有眼睑，只想着究竟该怎么做。正在焦急之时，忽然看到一个男人的身影。与其说是看到，不如说那片光景飞入了我的脑海。我再次伸展翅膀，乘风前行。在遥远的地面上，某处繁华街道的一个房间里，一个年轻人被枪顶着脑袋，坐在椅子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不知是不是某部电影的画面，年轻人拿过桌上的小刀。尽管枪的威胁迫在眼前，他依旧从容不迫。我正在感慨，忽然发现年轻人似乎就是润也。这让我更加混乱了。不一会儿，我再次被卷入云中。

猛地回过神来，风已经消失，天空一片晴朗。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一辆形状古怪、从未见过的汽车正沿着笔直的公路一路向北。我跟在车后，视野所及只有广袤的土地。车在一家小店门前停下，副驾驶座上走下一个蓄着胡须的男人。他朝远去的车挥手，那只手上的手指少了好几个。随后，他走入店中。

我还没反应过来，这时从店里走出一对男女。他们摇摇晃晃地前行，始终仰望着我所在的天空。男人拿起望远镜，我感到我们的视线

交会在一起。他究竟是谁，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陌生人。女人很美，不知是否有什么喜事，笑得正起劲儿。正当我寻思他们是不是夫妻时，意识就恢复了。

“鸟的视力那么好，真意外啊。”

“什么意思？”医生皱了皱眉。

“这个嘛，”我只能这样回答，“在变成鸟的梦里，我看到了那么多。”

我环视医务室。贴在桌上的小型日历上写了很多批注，还有很多看不懂的记号。右侧的架子上放着药瓶，其中彩色的瓶子似乎有毒。房间里有很多用高级皮质书皮包裹的厚书，仿佛书房一般。此外，房间深处放着气派的平板电视，我愈发无法在这间医务室里感受到现实气息。

“这里真的是……”我刚说到这里，医生便转身背对着我，歪着身体，看向电视画面，似乎电视比我重要得多。

我不禁被吸引，也看向电视。画面上，一个手持麦克风的记者站着播报新闻。与平时的整点新闻相比，今天的记者显得慌里慌张。也许是因为情绪激动，他双眼充血，一眨不眨。这名记者肩膀宽阔，像个运动员。

“这边正处于极度混乱中。”

记者的声音忽然变大。我这才发现，医生已经抓过遥控器，不断调高音量。这是诊察病人时不该有的行为。

“这是从医院前给您带来的播报。”记者说道。根据画面上的文字，似乎是从美国传回来的现场直播。那边已经入夜。

“怎么回事？”

听到我的问题，一直默默盯着电视的医生过了片刻才喃喃道：“好像是被刀捅了。”

“被捅了？谁？”

“中场的要。被捅了，已经死了。”

“要？”

“是非常重要的攻击型中场选手。”医生说出了足球运动员的名字。我不太了解详情，似乎是日本队的队员，曾在昨晚对美国的比赛中出场。

“被谁捅了？为什么会这样？”

“谁知道呢。”医生紧盯着电视。我也凝视着画面。记者背后有一大群人，也许是去给昨天的比赛加油的日本人。他们都穿着制服，彼此搭着肩膀，像组成墙壁一样。每个人都一脸兴奋地摇晃身体，还拿着写有“拿出勇气，田中”字样的横幅。那似乎是比赛加油时用的，但对已经死去的田中而言，这话语太过残酷。

“这种事绝不能原谅。”医生说。

“嗯？”

“美国人竟然捅死了我们的中场队员。”

“是不是打架引起的？”我不由得用安慰朋友的声音说道。随后，我的目光投向医生的左手。他似乎是左撇子，左手正死死地攥着放在病历上的钢笔。

“这已经属于轻视的行为了。我们被瞧不起了，被那个自由之国。”医生的声音在颤抖，“电视里说，对方先刺伤了田中的脚，等他动不了后，又捅了他的心脏。”

“是吗？”我并没有听到。

“刚才就是这么说的。真是耻辱。”医生说着，咔嚓一声折断了钢笔。

啊，折了。想到这里，我发现自己已经坐到办公桌前。

我晃了晃脑袋，确实就在已经打开的电脑前。我看了看右边，又把目光转向左边，很想揉揉眼睛。

刚才在医务室的情景是怎么回事？我使劲摇了摇头。难道是幻觉？我把手放在胸前，试着呼吸了好几次。已经不再难受了。难道喘不上气、倒地不起也是幻觉？

“医务室怎么样？”满智子的声音飞到耳边。

“嗯？”

“你不是去医务室了吗？怎么样？我还一次都没去过。”

“我去了吗？”

“你不是被抬过去了吗？你忽然就倒下了，直翻白眼，显得很痛苦，我们都吓了一大跳。”

“我果然倒了啊。”

“据说那里的医生是个怪人。”满智子兴致勃勃。

“你是说那里放着豪华的大电视吗？”

“对，对。”

“果然是现实啊。”

“安藤，你真的不要紧？”

“你知道新闻报道吗？”我试探着问道。

“新闻？”

“就是日本队员在美国被刺的事。”

“哦。”满智子点点头，似乎觉得很无聊，“刚才有人大喊大叫来着，说已经死了。真不得了啊。而且凶手是个美国兵，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布任何明确的消息。你不觉得美国人很狡猾吗？”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是默默地看着前方。电脑显示屏依旧漆黑一片。

22

那之后的数天，我度过了相对安稳的日常时光。准确地说，是因为太忙，根本没工夫思考工作以外的事。按原计划，到九州出差还有相当一段时间，但因为公司某个领导不经大脑的发言，日程忽然提前了一个月，我立刻开始突击完成出差的准备工作。我和年轻职员一起制作资料，加班到深夜，回家后也只有洗澡、睡觉、起床这三件事。

而且连日来天气恶劣，情绪自然好不起来。与气温一样，空气湿度也颇高，让人闷闷不乐。

有趣的是，连续两天，我都在加班后回家的地铁里碰到了资材管理部的千叶。

我们在同一站下车，一路上聊着各自加班的辛苦和上司的愚笨。不知他是年少时一直在海外生活，还是不谙世事，对话时常无法合拍，但一聊到音乐，他的眼中总会出人意料地熠熠发光，语气也热烈起来。关于工作之外的话题，我们也就聊聊这些。

因此，我连看新闻的工夫都没有。得知国内反美浪潮异常高涨，已经是数日后的一个傍晚了。将资料发送给九州分公司，给对方打电话确认出差日程时，接电话的职员问道：“对了，你们那边的快餐店没事吧？”

“快餐店？”

对方说出了创立于美国的最有名的汉堡包店的名字。“总公司前面不是有吗？”他尾音上扬。

“哦，有是有。”

“没被烧吗？”

“被烧？”我一时无语。

“我们这边有两家被烧了。似乎因为店铺太小、太旧，才被当成目标。看来你们那边还没事啊。”

“等等，为什么会被烧？”

“安藤先生，你没看新闻吗？”

“最近净看工作资料了。”

“这样啊。”应该比我年轻的职员语带同情，“哎呀，最近陆续出现了很多反美的人啊。”

“反美？”

“这也不知道吗？前一段时间不是出了那件事吗？足球的。”

“是那个中场队员？”

“对，没错。那件事一下子点起了很多人的怒火。就像字面说的，真的是火。其实我也不太接受美国那样，你看他们的态度。当然，这只是私人场合的话题。”他压低声音。但我们是用公司的电话，应该不算私人场合。“另一个日本队员被美国队一个身材高大的同性恋侵犯了。听起来不可思议吧？那么强壮的足球运动员。但似乎是被对方拿枪威胁着。田中想抵抗，结果被捅了。”

“是吗？”

所谓被侵犯，是指被暴力对待，还是被强迫发生性行为？我并不想确认这一点。我无法想象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又是以什么为契机，才会发生这样的事。而且明明是被人用枪指着，田中最后却死于刀伤，真是奇怪。

“那时，那些家伙说的话……|”对方说的“那些家伙”仅仅是指凶手吗？还是包括美国全体国民？这一点也不甚清楚。

“他们说什么了？”

“那个，这让我说出来有点……|”说到这里，他含糊起来。

挂断电话，我用隔壁部门的电脑上网核实新闻，找到了与九州那位未曾谋面的后辈的讲述几乎一致的报道。如他所说，发源于美国的快餐店在全日本各地的分店陆续遭人纵火，好莱坞电影海报被人用刀割开，出售那款红白相间包装的碳酸饮料的自动售货机也被人用球棒砸坏。

继续查找网上的消息，我又看到了刺杀日本队员的凶手的自白。我也不知道这自白的可信度如何，凶手似乎毫不畏惧地说：“无论对日本人做什么，他们都不会生气。夺走他们的东西，刺伤他们，侵犯他们，他们都不会发怒。那真让人高兴。总之，他们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恐怕正是这句话触怒了人们。就算不曾对美国抱有反感的人，听到这句话，也会怒火中烧。此时，我也顺带看到了众议院决定解散、参众两院将会同时选举的新闻。

我离开电脑。无论浏览什么网页，都会看到无数关于此事的意见和咒骂，有匿名的，也有署名的。没有跟任何美国人交谈过的年轻人纷纷不可一世地评论美国，仅凭网上看到的消息，就大呼小叫“你们什么都不知道”。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感到恐惧。如果不小心看多了，自己也许就会卷进这憎恶的旋涡。

我透过办公室宽大的窗户看向外面。碧蓝如洗的晴空无限延伸，让人心旷神怡。柔软的白云悠然飘在空中。我不禁打了个寒战。世界看起来完全被晴朗与和平包围。天是什么时候放晴的？我眨了两三下眼睛，黑压压的积雨云出现在眼前。晴天只不过是幻影。

23

那天深夜，我下了末班车，走出地铁站，像往常一样来到存车处，骑上自己的车。

不一会儿，我就骑上了微暗的窄路，几次都差点摔倒。我用力蹬车，双腿一上一下。

途中路左边有一家卖炸鸡的快餐店。营业时间已过，健壮的白发老人模型立在店门口，手伸向前方，做出欢迎的姿势。就算已经关门，姿势仍然不变。快餐店前有个停车场，我准备从前面穿过。因为那里有楼梯，我一度下车推行。

我一边用左眼余光瞄着白发老人模型，一边前行。就在这时，我忽然看到有东西在动，便停下脚步，握住车闸。

“谁啊？”年轻的声音传来。

我定睛细看。的嘈杂声像风吹动枝叶的声音一样传来。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三个少年不知何时已堵在我前方，后面也有两个人。

看起来是初中生，脸庞还带着稚气，没穿学生服，能看出身上的运动衫都是便宜货。一半人剃着和尚头，另一半则把头发烫得很夸张。站在最前面的人右手提着塑料桶。白色的盖子已经打开，桶里飘出煤油的臭味。我看了看那个塑料桶，又看了看从桶盖处滴落地面的液体，然后又瞥向左边的快餐店和白发老人模型。

“要纵火吗？”我问道。

我能感觉到这些年轻人一下子紧张起来。他们的头发似乎被刚才那场雨打湿了。

“大叔，你怎么知道啊？”正前方的年轻人说。他比其他人都高一头，也许是领头的。

“半夜看到拿着这种桶的少年，这么想是很正常的。”我有些害怕，但还是虚张声势，“还是说问你们‘要洗澡吗’更合适？”

“别开玩笑！”

“为什么要放火？”我问面前的少年。

“因为窝火。”他似乎觉得理所当然。

“这家店不是美国的。”无论店长还是店员，恐怕都是日本人。

“比起汉堡包店，我们觉得这里更能代表美国。”

“就算你们放火，不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吗？”

“大叔，不要这么自以为是。”

我并没有被这句话击倒，但憋闷的感觉还是立即袭来，几乎要把我的胸口压垮，令我无法呼吸。我肩膀上下起伏，闭上眼，硬撑着不让自己蹲下。“应该是累了。”我想起那个医生的话。他说我累了。

“喂，大叔，后悔了吗？”

“没有。”我剧烈地咳嗽了一会儿，感觉一阵头晕，“你们啊，”我伸出食指，却因为指头颤抖而失望，“为什么讨厌美国？”

“当然是因为美国人把我们当笨蛋。”不知是谁回答了一句，混杂着咽唾沫的声音。

“那个球员被刺伤，并不是因为美国人轻视你们，更不是因为轻视我们。”

“你不知道凶手说了什么吗？侮辱啊，那是侮辱。美国总统既没道歉，也没反省啊。”站在我右边的少年嘟囔道。我还没反应过来，面前的领头人扶了扶眼镜，噘起嘴说：“大叔，你是想教我们这些头脑不好的小鬼吗？”这时我才发现他戴着眼镜。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美国不是说过吗？要攻击中东国家，他们可能有核武器。另一方面，朝鲜半岛的国家不是承认自己有核武器吗？那么，为什么不攻击他们？在声称没有核武器的国家扔下炸弹，然后保护炫耀自己有核武器的家伙们，这到底算什么？真搞不懂。”

“那是因为有很多我们不懂的理由。很多人的疑虑都对决策产生了影响。”

“我们可不知道那种大人的理由。”

我心中不由得升起一阵不安。关于足球队员被刺案件的消息是真的吗？我们只能通过电视和网络获得信息，在数量庞杂的信息中，哪些是真相，哪些是虚构，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吗?

“别糊弄人，大叔。”提着塑料桶的少年向前迈出一步。难道他准备把剩下的煤油浇在我身上?

怎么办？我脑中响起了一个声音：快思考，快思考。

“喂，把这个大叔也点着吧？”拿塑料桶的少年终于说出了这句话。在夜晚的黑暗中，似乎所有人都默默同意了。背后的少年们喘着粗气，似乎在等待大王的命令。

我立刻开始潜入领头少年体内。我要用腹语术，不是因为有什么战略，也不是因为稳操胜券。我只有这个武器，别无他法。

我紧盯少年的身体，让自己与他重合。过度的焦急让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心跳开始加速。冷静，冷静，马盖先。麻痹感蹿过脸颊，太好了！我立刻屏住呼吸，默念台词。我没有时间思考该说什么，但必须说点什么，便默念临时想到的话：“我想放走这个大叔。”

果然，少年指着我，面无表情、一字一句地说：“我想放走这个大叔。”其他少年都惊讶不已。

“为什么啊，让这家伙逃走可不好。你害怕了吗？”大家异口同声地反对。

听到众人的话，领头少年一时摸不着头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指责。我没有给他留任何时间，再次使用了腹语术。意识重叠，屏住呼吸，吐出我的台词：“真无聊，回去吧。”

“真无聊，回去吧。”少年说。

“喂，怎么提不起精神了？”另一个少年生气地说。

我几乎喘不上气来。好痛苦。原本我就觉得胸中憋闷，再屏住微弱的气息，让头转来转去，痛苦更添一层。体内的气息已经完全紊乱，我几乎就要瘫坐在地，胸口的疼痛甚至波及头部。一旦放松下来，我的手也许就会离开自行车的把手。但我仍在思考台词。“就算是

胡说八道也无所谓，相信自己的想法，只要去战斗，世界就会改变。”这是学生时代的我说过的话。充满青涩的气息，但能让我发奋努力的，也只有这份青涩。

我又做了一次。咬紧牙关，将力量注入眼睑，再次使用腹语术。我对自己说：再一次，只要一次。

面前的少年就像听话的学生一样，发出了我想象中的声音。他指着快餐店上方的招牌说道：“那个炸鸡大叔，领结上黑色的部分看起来就像他的身体。”

招牌上的老人穿着白衣，但不知是不是视觉上的错觉，脖子下面的领结正好和张开双臂的身体形状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就会看到一个大脑袋与不像样的身体连在一起，反而有种出人意料的可爱。我以前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还是第一次把这个发现告诉别人。

“什么？”周围的少年也被这句唐突的话吓了一跳，仔细看了看招牌，发出了惊奇与恍然大悟的声音，目光中闪现孩子气的光芒。“啊，确实很像，很像。”几个人不停地说着，似乎已经放松了警惕。

我没有错过这个机会。我用尽全身力气蹬向地面，跨上车座，同时踩上脚踏板向前冲了出去。

快跑！快逃！我在脑中叫喊。耳朵里嗡嗡作响，胸口痛苦难耐。

24

逃离那群少年后，我的呼吸逐渐恢复正常，开始慢悠悠地蹬车。

快到家时，我停止了前行。一片暗夜中，面前忽然出现了如白昼般的明亮与喧闹，让人毛骨悚然。烟尘、火焰、人群争先恐后地跃入眼帘。住宅区的道路右边，气流正在晃动。灰色的浓烟升上夜空，不知是红色还是橙色的火焰像液体一样晃动，周围是一圈又一圈的人。

浓烟呛人。随着风向改变，烟滚滚冒出，形成一团团肌肉结实的巨人轮廓。我不停地咳嗽，闭上了双眼。

风向变了，烟雾随之飘走。看热闹的人群中正好有个空隙，我便推着自行车站到那里。人们聚集成扇形，里三层外三层。我就站在最外围。

燃烧的是安德森的家。

平时用来开设英语口语教室的平房正在燃烧，发出噼噼啪啪的悦耳声音。窗框已经脱落，屋内烈焰狂舞，肆无忌惮地蹂躏这座房子。原本就闷热的夜晚因大火而更加热浪逼人。干燥的空气让舌头也干巴巴的。

“消防车呢……”我漫无目的地问道。

“应该有人叫了。”右边传来声音。

我转过脸，只见一个烫着卷发的鹰钩鼻男人站在旁边。他穿着薄T恤衫和针织裤，也许这就是他的睡衣。他和我住在同一街区，我忘

了他的名字，但记得他以前是巴士司机，刚被解雇，正在找工作。

也许是因为火焰的照射，他的侧脸闪闪发亮，眼中反射出耀眼的橙色火光，光彩夺目。他大张着鼻孔，让人不由得觉得他态度轻率，但他右手上的香烟似乎给出了说明。

“不叫消防车也没关系。”

不知从哪里传来别的声音。应该是比卷发男人更靠近人群中央的微胖青年。那人戴着眼镜，鼓着腮，一脸厌烦的表情。人群中响起了笑声，也许是有人在表示同意。

“喂，确实已经叫了消防车吧？”我用比之前更强硬的语气追问。

“不叫不是挺好吗？难道你在包庇美国人？”声音的主人很难确认。

“安德森是日本人！”我怒吼。就在此时，我忽然意识到，这场火灾并非偶发的事故，而是那起足球队员案件的必然效应。也就是说，这场火灾和快餐店纵火具有关联性，纵火者怀有相同的意图，都是那些拿着恶意的塑料桶和武断的打火机的人所为。

“那家伙可是美国人。”有人说道。赞成的声音四起。“那家伙什么地方看起来像日本人啊。”

我立起自行车的支架，把车停在原地，拨开人群向前走。我想接近燃烧的平房。

人群比摇滚乐队的拥趸们更加坚固，我怎么也挤不到前面。人群里男女老少都有，都紧盯着大火。

“旁边的房子……”我出声低喃，“两边的住户应该都打电话了。要是波及他们该怎么办？”

“两边都没人。”回答直飞耳边。听到那声音，我实在无法区分那是别人对我低吟的回复，还是我自己在脑中随意想象出的话语。“一家去旅行了，一家正在搬家，两边都没人。”

“别开玩笑了，怎么会有那么巧的事？”我反驳道。

“不是正合适吗？美国什么的烧没了最好。”

“那是安德森的家，不是美国！”为什么我必须喊出如此显而易见的事？真不明白。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按下按键。必须尽早报火警。“那你们说那是哪个州？那是美国的哪个州？”

“你真啰！看我把你也烧了！”话音刚落，我的手被打了一下，手机飞了出去，掉在地上。怒火瞬间涌上心头，但我甚至无法弯腰去捡手机。我斜着身子，走向人群最前面。周围不断投来瞪着我的目光，以及不满的咂舌声。

真热。本来就是个高温的夜晚，火灾更让温度超越了忍受极限。热浪袭人，火焰的魄力让我不得不停下脚步。警察和消防队都不在场，火焰的力量却像绳子一样把人群整体挡在外面，不再靠近半步。我也往后退了几步。

火焰向夜空伸出触手，呈现出无法预测的摇摆。比起绝望感，火焰的堂堂威严更加让人感到希望和亢奋。我看着那火光，渐渐感到肚子里沸腾起来。目光中的火焰就是我的能量，是勃起的性器，我感受到仿佛野心般的快感，沉迷其中。

大脑一隅响起了音乐。最初我没有在意，以为那就是单纯的声音。但随后，我明白了那是舒伯特的歌曲。小时候，音乐教科书上曾收录舒伯特的《魔王》。当时的我，不，恐怕是当时在音乐教室的所有人，都因这首歌而惊愕不已。那种无可救药的绝望与恐惧让人不由自主地战栗。

黑暗的夜色中，父亲带着儿子骑马飞驰，并向儿子提问。《魔王》就是这样一首歌。

“儿子啊，为什么把脸藏起来？”父亲问道。

“爸爸，你看不见吗？有个戴着冠冕的魔王。”儿子回答。

“那不是雾吗？”

“爸爸，你听不见吗？魔王在说话呢。”

“那不是枯叶的声音吗？冷静些。”

“爸爸，你看不见吗？魔王的女儿就在那里。”

“看得见，可那不是柳树吗？”

“爸爸，魔王现在正抓着我呢。”

终于，父亲发现事态严重，便快马加鞭，全力奔向宅邸。

我不由得感到，现在的状况和这首歌很像。歌里的孩子简直就是现在的我。只有我注意到魔王的存在，叫喊，吵闹，战栗，但周围没有任何人察觉。

我连眼前的火焰都忘了，不禁打了个寒战。仰头望去，天空云层厚重，看起来大雨将至。可是空气依旧干燥，仿佛火焰阻止了雨水降下。

在舒伯特的《魔王》中，孩子最后怎么样了？我明知答案，却依然问自己，仿佛自己揪起自己的衣领，要求得到回答。“究竟怎么样了？”

“不是死了吗？”给出答案的也是我自己。在歌曲最后，父亲骑马来到宅邸时，怀中的儿子已经死去。宛如那个孩子的我，对这个结局非常惧怕。如果像《狼来了》那样，悲剧源于自己的谎言，那么我还可以接受。但毫无过错的孩子为什么必须死去？我无法理解。孩子察觉到魔王的存在，不停地告诉爸爸这个事实，却没能得救。

消防车的鸣笛声响起时，我在纵火现场已经不知站了多久。吵闹的鸣笛声从远处传来，我像睡醒一样回过头，心情稍微平静地眺望周围。

安德森在那里。最开始是火光中的黑影，不久他的轮廓清晰地显现。他就在离我几米远的前方，跪在地上，注视着平房。随后，他站起身，转向看热闹的人群。他看到了我。

他摇摇晃晃地迈开脚步，径直向我走来。身材高大、体格出众的他就像被什么东西扯着脚踝，缓缓地向我靠近。也许是我的心理作用，围观的人群中飘过一阵紧张的气息。

“安藤先生。”安德森在我面前站定，说道。

“啊——”我能说出口的只有元音的无限延长。

“烧了。”他的眉毛悲伤地扭曲着。

“啊。”究竟该说什么，究竟该如何辩解，究竟该怎么谢罪，我完全不知道。回过神来，我已经精疲力竭，站不起来了。

“不要紧吧，安藤先生？”头顶传来安德森的声音。

我歪着脖子，抬头看他，连一句“对不起”也说不出。他露出寂寞却毫不做作的微笑。“活着总会遇到这种事啊。”

回到家，润也和诗织正相互倚靠着坐在起居室的电视前。注意到我的身影，润也抬了抬手。“哥哥，你回来了。”也许是电视画面光线反射的缘故，两人的脸色又红又绿，透着不安。

“哥哥，安德森……”润也语气谨慎。

“哦，刚才看见了。安德森没事。”

“房子呢？”

“正在燃烧。消防车也来了。”我总算把手机捡了回来。

“哥哥，不知怎么，我很害怕。”润也望着电视画面，语气柔弱，也不管女友就在身边。

“我们觉得害怕，所以在看能让人打起精神的电影。”诗织的视线也没有离开画面。

我看向电视。从外太空来的生物正和人类进行大规模肉搏战。我也看过这部电影，但实在无法理解它哪里有能让人鼓起勇气的要素。

“总之，在这个世界，”润也指着电视，“人类团结一致。”他似乎在说明理由。

团结一致并不一定是坏事。我的脑海中回响起Duce老板的声音。

“哥哥，人死后会怎么样呢？”

润也提出了出人意料的问题，我一愣。“怎么了？忽然问这个。”

“这部电影里，人一个个都死了。死得太简单，我觉得很可怕。”

“人死了以后，大概会待在什么地方吧。”

“那究竟会待在哪儿啊？”

“如果问一句‘你好吗’，可能会得到回应吧。”

“问死人‘你好吗’这问题本身就很讽刺嘛。”诗织无力地笑了笑。

“但比起被遗忘，时常听到有人这么招呼自己，还是会很高兴吧。”我毫无根据地说道。

“那，如果我死了，哥哥也要定期叫我哦。”

“你是让我问‘润也，你好吗’这样吗？那你会怎么回答？”

“我会回答：‘明明都死了，怎么可能好？’”润也笑了。

随后，我回到房间，倒在床上。要熄灯了哦，我对自己说道，闭上了眼睛。

25

两天后，我独自在家。润也和诗织前一天坐火车外出旅行了，原因让我完全摸不着头脑：“想去看看巨大的东西。”恐怕他们是去看岩手山。

在那之后，安德森曾来打过一次招呼。他满脸疲惫，但毫无怒色，说会在朋友家里住一阵子，还三次提到“没有波及邻居真是太好了”。

“那么，再见。”嘴上这么说，但不知为什么，我有种再也见不到他的预感。

我跟公司请了假。就要去九州出差了，现在不是请假的时候，但身体怎么都不舒服。只是坐着吃面包，就会感到胸中憋闷。仅仅穿着西服，就感觉呼吸困难。

“这难道是副作用？”

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时，我意识到这一点。随着胸口上下起伏，我感到身体正在摇晃。发了一会儿呆，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是这样啊。”

说到身体的变化，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就是那戏剧性的、荒唐无稽的腹语术。让意念潜入别人体内，屏住呼吸，让对方说话，那才应该称为身体的异常。随之而来的胸闷气短也许就是那异常现象的副作用吧。

“如果不再使用腹语术，憋闷感就会消失吗？”最近我总是自问自答。

“就像得了流感的感觉？”

“最根本的问题是，腹语术真的存在吗？”

“不存在吗？”

“难道不是只有我这么固执地认为吗？其实，我也许只是把现实中发生的事误认为是我做的。”

“也就是说，出现了精神扭曲？”

“呼吸困难也许就是症状之一。”

入夜，我来到一楼，给自己做晚饭。我煮了意大利面，放进大蒜和辣椒一起炒，撒上盐，做了简单的一餐。做到一半时，我又感到喘不上气，头也晕乎乎的。

我捧着盛有意大利面的盘子，来到起居室，漫无目的地打开电视。

正值晚上的新闻节目时段。看到画面中央出现犬养的身影，我“啊”了一声。

我不清楚节目的主题是什么，但犬养正在从容地演讲，表情充满理性。也许是公开节目，很多普通民众围坐在犬养周围不远处。

犬养正在谈论“日本的未来”。他并没有批判美国，而是在分析日本潜在的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阐述他对于独立精神与情绪的看法。

他大致这样说道：“无论哪个民族，都有自己关于善与恶的表述。在有关善恶的各种言辞的驱使下，国家制造着谎言。无论国家说什么，都是谎话。无论国家持有什么，都是偷来的。尼采曾这么说过。”

又是尼采。之前，Duce老板也引用了这位思想家的话。

“不要被国家欺骗。我将会诚实地向国民说明善与恶。用谎言搭起的桥梁彼岸没有未来。也可以这样说，至今为止的政治家一直在为国民的意见、迷信和时尚服务，而不是为真理效劳。政治家难道不该为未来效劳吗？我不打算迎合国民。要问为什么，因为那将无法构筑未来。”

这是一种氛围，我想。犬养以及这个国家所处的环境将营造出接受犬养的氛围，消除不协调感。

“日本是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犬养说道，“至今为止，政治家们一次都没有将这一事实作为外交上的有效武器加以利用。”他语气坚定，滔滔不绝，“我们已经被喂养惯了。”

在这个气氛温吞、认命的想法与不负责的情绪蔓延的社会中，我不得不承认，毅然决然的语气让人感到格外舒服。

快思考，快思考，马盖先。我拼命转动脑筋。叉子插在意大利面上，动也动不了。

接下来，我数度尝试使用腹语术。根据前些日子的实验，我知道自己无法穿越电视画面让对方说话，但我必须尝试。

我让自己与犬养重叠，屏住呼吸，集中意念。我不知道究竟该说什么，但我不能再让犬养说下去。试了好几次，我终于坚持不下去

了。

心脏越跳越快。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如果让他继续说下去，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开始想象。这时，犬养用威风凛凛又充满磁性的嗓音说：“最后，我想引用我喜爱的宫泽贤治的诗，就引用最后一部分。”

来了。我感到一种呼吸停止般的惊讶，上身猛地一抖。无尽的绝望感几乎将我摧毁，我仿佛看到阻挡洪水的大坝正在决堤。

“诸位。”犬养开口了。

终于来了。我做好准备，咬紧牙关，用力握住叉子。

电视画面上的犬养似乎向我露出微笑，随即一口气念出了那首诗。“诸位感觉不到吗，这飒爽的，从诸位的未来世界拂面而来的，”随后，他发出了坚定的声音，“透明洁净的风。”

我擦亮眼睛，始终盯着电视画面，但在我眼前出现的，是安德森的平房。红色烈焰直冲云霄，看起来甚至颇为妖艳。

窗外传来骇人的雨声，就像水流从决口的大坝涌出。真是突如其来的雨。

猛地回过神来，我的余光注意到了一张可怕的脸，悲壮与焦急的情绪正从脸上渗出。是魔王？我想着，投去目光，发现那是映在电视屏幕上的自己。

26

第二天早上，我锁好玄关门，来到室外。天空仍然晴朗，但空气凉爽，酷暑似乎戛然而止。我跨上自行车，往前骑行，风悠悠拂过脖颈。

润也还没有和我联络，他们恐怕正在岩手山一带像孩子一样玩得乐此不疲。

到了公司，等待我的是平田为难的表情。

“总之变成了这样。”他向科室里的同事低头致意，“但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

原来这个月底他就要辞职了。“说是这个月，不就只剩两周了吗？”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语带嘲弄。

平田的老家在岩手县，经营一家小副食店。“意外的是店铺在当地很受欢迎，如果关张了，还真是头疼。我也并不讨厌那工作。”他正向别人解释。

“你跟科长说过了吗？”

平田刚在座位上坐下，满智子便问道。

“嗯，我以前只跟科长说过，毕竟他一直都很照顾我。过一阵子，我还会趁探病的时候跟他打个招呼。”

“这样啊……”满智子淡淡地回答。

“我真的很感谢科长。”平田内心似乎很痛苦。

就在这时，我意识到自己长久以来的执念可能是错的。从表面上看，科长总是折磨平田，责骂时也毫不讲理，但两人间也许存在某种信任。我感到自己似乎遭到了平田的责备：都是因为你做了多余的事，科长才卧病在床，真是多管闲事。

“安藤先生，关于九州的工作，下午上班时可以先碰个头吗？”面前的后辈起身问道。

“好的。”我点点头。

我把手伸向电脑主机，打开电源。低沉的声响传来，机箱轻微地震动。自从修理完毕后，这是电脑第一次启动。这也许是吉兆。

上午十一点多，部长罕见地出现在办公室。公司内传言他以“拜访京都客户”的名义，和老婆一起旅行了一趟。听到他快活地招呼“大家辛苦了”，看到他仿佛夹杂着罪恶感的笑容，看来那传言是真的。

部长高声问过科长的病情后，高兴地说：“说起来，那个政治家今天要来。刚才看到车站附近聚集了好多人，我还在想是怎么回事。”

“谁要来？”提问的是平田。

我有种脖子被人扼住的感觉。究竟是谁要来这附近，不用问也能猜到。

是犬养。

“是犬养。”部长说，“好像要在站前演讲。我很喜欢那个犬养，虽然很年轻。”也许是为了表现自己不拘小节，部长夸张地放声大笑。

“是哪个站？”我不经大脑地提问。也许是因为忽然被一个名字和长相都不知道的普通职员提问，部长露出意外的表情，但随即答道：“哦，是JR。不是地铁，是JR。”

能改日再碰头吗?

我立刻拜托后辈改变计划。“我忘了午后有急事。”

我连午饭都没吃，快步赶往车站。设有护栏的人行道十分狭窄，我在人群中穿梭前行。

“哥哥，你想对决啊？”润也仿佛在我耳边低喃，我差点绊了个跟头。是幻听，还是正在仰望岩手山的润也忽然察觉到我的状况，想对我发出忠告?

“你想对决啊？”润也的声音再次响起。

我跑上过街天桥。虽然脚下疲惫，但我不想示弱。几个看起来像主妇的女人正站在天桥上聊天，经过她们身旁时，我听到有人正在说“犬养”。我的心跳反射般剧烈起来，好像有人在催我：“快点！”

我边跑边看向远方，已经能看到车站了。车站与高架线路相邻，是一栋长方形白色建筑。快车和各站停车的慢车交替运行，可以看出这是一座规模较大的车站。

人群已经聚集。看到人群的一瞬间，我的脑海中出现了雪崩般的场景。不知是因为脑中一片空白，还是因为各种想法忽然扩散，我的

大脑停止了思考。

人群在离进站口不远的地方围成圈，一共有几十人。圆圈正在不断扩大。

“哥哥，你想得太多了。”声音还在回响。

润也，你到底在哪儿？我在内心询问，边跑边看向周围。

就在此时，脚下的天桥忽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广阔的水田和种满松树的小山丘。

我大吃一惊，心脏飘忽向上的感觉随即袭来。

我明白了，自己正在空中。没有时间困惑，我伸出手想要擦汗，却发现手已经变成翅膀，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变成了鸟。我一定是鹰的伙伴。我在飞吗？随着上升气流扇动翅膀，我开始在空中翱翔。

下方的远处，离我几百米远的地面，可以看到一个人影。

不知为什么，我立刻就明白那是润也。润也正用望远镜凝视着我，但并未向我打招呼。耳边响起润也的低喃：“融化在天空中吧。”话音刚落，我便消失在云中。

真的融化了。我喊着“润也”，就像祈祷，就像寻找依靠，但最终只能发出鸟鸣声。

回过神来，我发现自己踩空了下行的台阶，一屁股坐在地上。我就像粘在扶手上一样攀着扶手靠过去，调整呼吸。“假装没看见也是需要勇气的。”耳边响起不知谁说过的话，但我不明白其中的含意。边走

边做梦，真是没救了。我生气地呆坐着。如果不能再坚持一会儿，就麻烦了。

27

“犬养！”喊声响起。声音粗鲁，但并不是怒吼或咒骂，不如说充满善意，就像加油声一样。

犬养站在车上，头上顶着飘忽不定的厚重积雨云。那是一辆涂成蓝色的大型货车，经过专门改造，上面就像一个小舞台。

我走到人群最外围，看向前方的货车和犬养。

蓝色的货车和犬养站立的台子都没有特别豪华的装饰，却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从容冷静，和以往的政治家在选举演讲时使用的车明显不一样，毫不陈腐，也没有浮躁的感觉。人们都见惯了政治家像倾诉般喊出“路过这里的各位”，但犬养的演讲截然不同。能策划出这种演讲活动，恐怕也是因为犬养身边有一群能发挥专长的助手。氛围与形象，仔细想想，能够煽动世人的，正是这些东西。

调整好气息后，我拨开人群，想要挤到前排，但呼吸毫不通畅，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怎么也停不下来。

“犬养砍头吧！”年轻人高声喊道，语气充满讽刺，但又带着亲近感，“犬养，赶紧给我们想个办法对付美国！”

犬养站在麦克风前。为了确认麦克风的音量和状态，他发出“啊啊”声试音。

与此同时，周围的人们都闭上了嘴。就像事先商量好一样，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我探头向两边张望，观察人们的表情。每个人都双

目圆睁，脸上满是紧张和期待。犬养身穿西服，笔挺地站在那里。为了不错过他的动作、话语甚至呼吸，人们都拼命集中注意力。

我已经顾不得调整气息了，立刻伸出左手，挤入面前的两人之间。一个是穿学生服的男子，另一个是穿着暴露连衣裙的女人，看起来像是靠色情业糊口。

我要向前走。三十步以内的概念浮现在我脑中。必须走到三十步的距离内。穿越人群实在困难，每前进一步都感到步履沉重。很多人都恶狠狠地瞪着强行往前挤的我。

“要干什么？”我问自己。也许已经说出声。

“当然是要用腹语术了。”我回答。

“想用腹语术对犬养干什么？”

“不知道，但我能做的应该只有这个。”

“说起来，”我的体内再次响起声音，是对询问的回应，“说起来，只凭这个，就能改变世界吗？就能阻止世间的潮流与洪水吗？”

“不可能。”我不得不承认。看到前面的年轻职员回过头，我意识到也许我说出了声。“不可能。不是我说几句话就能办到的。”

“那为什么还要往前走？”

我又听到了质问。这时，我终于意识到，那个声音并不属于自己。

我停下脚步，再次回过头，透过人群的缝隙眺望周围。我肩膀上下起伏，呼吸急促，别说平静下来了，反而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胸口和后背的压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歪着嘴，皱着眉，忍受着体内的痛苦与外表的滑稽，低喃了一句：“老板。”

就在我右边，在人们的头和肩膀之间，我发现Duce的老板就站在那里，依旧一头短发，目光锐利。

我们之间的位置关系简直和演唱会时一样。喘气的工夫，“大王的命令不可违背吗？”的喊声飞入耳朵。我不禁捂住右耳，把耳廓向内折去。

老板的视线一直射向我。那目光既不像他在店里柜台后的目光——像植物般感受不到体温，也不像上次在咖啡馆对坐时的目光——闪烁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光芒。他聚精会神地瞪着这边。

我的脑袋里像放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不是放在头顶，而是放在里面。仿佛有人把石头和磨盘硬塞进了我的头皮和头骨下。我脚下一软，反应变得迟钝，再也无法前行。

犬养的演讲开始了，语气清晰有力，扣人心弦，但并不强势。

我听不到犬养在说什么。身体越来越迟钝，脑袋已经无法转动。必须拨开人群，靠近货车——我大脑中思考的只有这点。

犬养近在眼前。我的前方只剩下五排听众，如果用三十步的距离来衡量，正好进入了范围内。我挺起上身，深吸一口气。已经可以轻轻呼吸了。我感到鼻孔内一阵痉挛，眼皮直跳。总之，我要立刻凝视犬养，尝试腹语术。

无论如何都要做。我的脑海中只剩下这样的使命感。

“心情很不错啊。”

声音传来，我吃了一惊，连忙回头，但没有任何人跟我搭话。难道是错觉？就在我打算重新集中精神时，站在右后方的老板进入了我的视线。他一直死死盯着我。“心情不错啊。你想要做的，只是妨碍别人，获得自我满足吧。”

传进我大脑的声音正是老板的。

“什么？”

站在远处的老板不可能和我说话，一切大概都是我的幻听。我这样想着，却猛地想起在咖啡馆听到的话。“得到某件东西的人，会固执地认为这件东西只有自己才拥有。”

那是……我开始思考。就像用尽全力推着生锈的自行车，我转动钝重的头脑。快思考，快思考，马盖先。老板难道不是想这么说吗？“你也许获得了腹语术的能力。如果是这样，那么其他人也可能拥有特别的能力。”

不断袭来的憋闷和头痛也许就是来自别人的能力。老板也许就是攻击我的人。我真想笑着喊一声“真荒唐”，但内心的某个部分却想接受这样的想法。

我的视线离开老板。总之，我要用腹语术控制犬养，这才是我的目的。呼吸比之前更困难了。我把手撑在膝头，脸朝地面，继续向前挪动。犬养正在精神百倍地演讲。

我心中的意念不断膨胀。我让自己与犬养的身影重合，想象潜入他体内的样子，脸颊上随即传来过电般的麻痹感。“来了。”我不禁脱口而出。虽然做到这一步，我却没想过应该说什么，真是可笑。

究竟说什么合适？我一时半会儿没有主意。快思考，快思考。不知不觉，我甚至没有起身站直的自信了。正前方的车站在我眼里歪歪斜斜，那是因为我正半倒在地上。

我屏住断断续续的呼吸，总之先默念了一句：“别相信我！”

随后，我瞥向犬养。对于就要扑倒的我来说，犬养的姿态看起来歪得很不自然。

就在这时，犬养开口了：“别相信我！”

但周围的人们对此只是报以微笑。他们也许认为，说这句话只不过是犬养幽默的表现。

我叉开双脚，用力站定，又尝试了一次。我咬紧牙关，在快要闭上的眼睑中注入力量，狠狠瞪着犬养。身体重合，暗暗念诵。“快点清醒吧！”

犬养随即说出了同样的话。但是……但是，周围的人只是随之高举拳头，情绪激昂。

“没用的。”老板的声音传来，“你只是做了多余的事。”

我捂住胸口，一股从未有过的疼痛袭来，几乎要将我压垮。我终于意识到，情况已经不太妙了。准确地说，那就像在拜访客户时看到

对方的系统出了故障，便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说：“这个已经不太妙了啊。最好换个新的。”

你做好准备了吗？不知为何，科长的话忽然在脑中鸣响。如今，科长是以什么样的表情在医院卧床养病呢？我可准备好了——我不禁想回答。科长会有什么反应呢?

我以为是大海，但其实是天空。

我倒在地上，仰面躺着，视野里是广阔的天空。乌云密布，云中落下细小的水滴。周围有好多人的脚。大家都低头看着我，或满脸疑惑，或带着警惕，或露出厌烦的表情。各种各样的脸聚集在我上方，后背则传来柏油路面的冰冷。

你们能散开吗？我想。我已经感觉不到疼痛，全身发麻，就像飘浮在空中一样。你们就不能散开吗？一张张脸真碍事，我都看不到天空了。我必须飞上去。

在低头看我的面庞里，我注意到资材管理部的千叶也在其中。他用一双玻璃球般毫无感情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这样啊，你也来看犬养啊，我不禁想。不知他是否因为看见了我身上的什么东西而露出安心的表情，总之，他就像完成了一项工作，从人群中消失了。

“人生都浪费了啊。”我又听到了声音。也许是老板说的，也许是我在戏弄自己。

“没有。”我反驳道。虽然发不出声音，但仍要反驳。“就算是胡说八道也无所谓，相信自己的想法，去战斗。”我想起以前在咖啡馆见过

的老人，浑身散发恶臭，吸管也掉在地上。不知为何，我再次热泪盈眶。

就在这时，一个主意划过我的脑海。啊！我边想边勉强翻过身，趴在地上。

我双膝跪地向前移动。围观者真碍事，我根本看不到犬养。“快滚开！”我真想骂他们。我要使用腹语术，我能做的难道不是只有这个吗?

岛的脸庞浮现在我脑中。我看见了学生时代留长发的岛，也看见了如今成为仪表堂堂的社会一分子的岛。他的话钻入耳中：“我超喜欢巨乳！”

就是这句。就让犬养说出来吧。“女高中生最棒！”这句也行。这正是让成年人脸面尽失的最佳台词。必须试试——我一边默念一边伸长脖子，但犬养仍在视线之外。等着我，我马上就让你说出来！“现在，我要让你说出巨乳！”我鼓励自己。与此同时，这太过无聊的台词也让我长叹一口气。我依旧呼吸困难，但脸颊一松，气息便从鼻腔奔出。滑稽感让我完全使不上劲。最后要做的就是这个吗？我笑了。竟然是巨乳啊。

我仍然双膝跪地，仰望天空。

润也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哥哥会安静地死去哦。”我想起了他的话。旁边没有狗，但那确实是个准确的预言。如今的我感觉到了一丝奇异的清爽，心情不知为何舒畅起来。这样不是很有意思吗?

眼前划过一道光，蓝天一下子出现在前方。云层消失了，包围我的只有湛蓝的天空和耀眼的太阳。也许是错觉，但我确实看到了。

这样终结一生也不赖。润也朗读的宫泽贤治的诗在脑海中复苏。

不行吧，

不会停下来啊，

因为它正咕嘟咕嘟喷涌而出。

因为从傍晚就不曾停歇的鲜血仍汩汩涌出。

不知为何，反复回味间，我的心情逐渐平稳下来。

就算鲜血喷涌，

也悠然无痛，

魂魄已经离开躯体，

只是因为那血流而沉默，

如此不公。

诗中的情绪恰恰吻合我现在的心情。我感受到无比愉悦的满足感，却不能告诉润也，实在遗憾。

失去双亲，又失去我这个哥哥，那个家伙是何等不幸！我不禁心生同情：他真是运气不佳。希望这份不幸能和其他东西交换，哪怕只是一点点好运或赞美。我难道不该给润也留下什么吗?

我仰面躺在地上，动也不能动。黑色的液体充满大脑，渐渐漫过思维清晰的部分，就像洞窟里的灯依次熄灭。当这黑色占据所有角落，终结的时刻就将来临。我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但就连做好准备的这部分，也逐渐受到黑色液体的压迫。我要被彻底侵蚀了。视野变窄，头脑发沉，已经无法思考任何东西。我就要消失了。在似想非想中，在最后的最后，我用头脑中仅存的一点光亮读起诗的最后一节。

你眼中那么惨淡的景象，

在我这里，

却是美丽的晴空，

和透明的风。

贤治说得真好啊，我也这么觉得。想着想着，脑中变得一片漆黑。关灯了哦。

呼吸

“关灯了哦。”

还没说出这句话，我就已经睡着了。半夜，我醒过来，直直地盯着润也上身盖着的毛毯。他是不是没有呼吸了？一阵不安袭来，让我无法移开视线。他趴在那里，肩膀从毛毯下露出来。

我看了看钟，已经凌晨一点了。窗帘拉得很严，但走廊里的灯没关，周围并非一片漆黑。润也闭着眼睛，鼻子顶在褥子上。浅茶色的毛毯像隆起的地面一样缓缓浮起，又缓缓下沉。不知不觉，我的呼吸也渐渐合上了那节奏。

我和润也都赤身裸体。就在几小时前，我们在这双人床上相拥缠绵。心情的愉悦让我们就这样沉入梦乡。

以前就听说仙台比东京冷，果然如此，到了四月也没有春天的气息。寒冷让赤裸入睡的我从睡梦中醒来。我在床上胡乱摸索，找到内裤套上。去厕所的途中，餐具柜上的照片映入眼帘。

那是张三人合影，有我和润也，还有他的哥哥。地点是东京的游乐园。就在他哥哥离世前不久，我们三人曾一起去过那里。

照片里，我和润也把哥哥夹在中间。我伸出两根手指，做出V形手势。润也也许是想摆出表示胜利的激情姿势，双手握拳。剪子和石头，如果从石头剪子布的角度来看，我已经输了。

“诗织，润也总是显得那么软弱。”我想起哥哥在世时的话，“但正因为如此，什么都不用担心。”

“什么意思？”

“那些强势、顽固的人，总会因什么而倒下。”

“你是说那些工作狂会在退休后变成傻子吗？”

“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像润也这样会示弱的人更强。看起来傻乎乎的，其实很敏锐。真正能干大事的不是我，而是润也。”

“也就是‘真人不露相’？”

“对，没错，就是那种家伙。”

无论怎么想，哥哥应该都不是在预见自己时日不长的情况下说出这番话的。但五年前，当哥哥离世时，润也的懦弱倾泻而出。“哥哥不在了，我已经活不下去了！”他整晚痛苦，筋疲力尽。现在总算重新打起精神了哦，我看着哥哥的照片汇报。

“好冷。”上完厕所，回屋钻进被窝时，我听到了润也的声音。我立刻感到困倦。赤裸的润也再次拉过我，两人肌肤相亲，冰冷的皮肤立刻涌上暖意。真开心。

1

“诗织，你为什么要来仙台呢？”面前的赤堀问道。听说他比我小一岁，那就应该是二十七岁。“直到三个月前来我们公司为止，你一直在东京吗？”

下班后，我们来到仙台站前一家提供简餐的酒吧，漫无目的地凑在一起喝酒。

“三个月前从东京过来，在劳务派遣公司登记，然后就被介绍到‘SATO塑料’了。”所谓“SATO塑料”，是赤堀他们所在的塑料制造商公司。我被派到那里做事务性工作。

“小诗织是因为丈夫的工作才来这里吧？”坐在旁边的蜜代说道。她是SATO塑料的正式员工，和我年龄相仿，关系也最好。她身材瘦削，但很妖艳，可以用“美女”来形容，却又不足以概括她的魅力。小时候，她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长期在国外居住，因此外语很拿手。而且头脑聪明，工作麻利，谈吐也充满幽默感。

“哎？诗织已经结婚了？”

“赤堀，你怎么到现在才知道？”蜜代笑道。

旁边的大前田科长叹了口气。“诗织三个月前过来时，我不是一开始就这么介绍了吗？你啊，真的好好听上司的话了吗？”

大前田科长——既然这么称呼，自然担任科长一职。三十九岁就当了科长，在SATO塑料似乎是个特例。不过这个特例是理所当然的，大前田科长确实是位非常优秀的上司。给下属分配任务时快速准

确，时常表现出不容反驳的强势。但到了酒桌上，他又是个为人爽快的前辈，从不说低俗笑话，是个体贴妻子、溺爱孩子的好男人。因此，就连令我自叹弗如的蜜代，在科长面前也低头叹服。也就是说，我和科长差了两个等级。

“你丈夫是做什么的？”

“有关环境的调查。”

“什么？”三人都很不解。

“我也不太了解。主要是和鸟有关的调查。”

“哦？”三人再次异口同声。

2

三个月前，润也忽然说：“我们去仙台住吧。”他的哥哥已经去世五年，我们结婚也有三年，正是生活逐渐步入平稳的时候。我有点吃惊，但也没有理由反对，只是确认了一句：“不是盛冈也没关系吗？”

“盛冈？”

“因为那里有岩手山啊。”

润也很喜欢岩手山。哥哥去世的时候，我们正在登山途中。那之后，我们又去过两次。没有特别的理由，只是因为那巨大的山体让我们安心。看到像山一样高高堆起的洋白菜丝，润也便会高兴地说：“就像岩手山。”他的热爱如此深厚，如果要搬家，我以为一定是盛冈。

“仙台挺好。如果要选位于岩手山和东京之间的位置，也就是仙台了。”

“哥哥可是安葬在这边。”

哥哥和润也的父母一样，安葬在一处狭小却颇有韵味的寺庙墓地。

“哥哥无处不在哦。”

我不明白润也这么说的理由。“那工作呢？”

“朋友也许会给我介绍仙台的公司。”

那应该是一家从事环境与猛禽调查的公司，原本需要相应的经验和知识，不知润也用了什么理由，让对方接收了他。

我们立刻就决定去仙台。幸运的是，我们在东京的房子立刻找到了租户，在仙台的住所和我的工作也都顺利落实。

“我啊——”润也说这些话，是在东北新干线的列车里。

经过福岛后，列车不断通过隧道，出了一个又进入下一个。我偷偷地享受这进进出出带来的韵律感。

列车一进入隧道，奔驰在铁轨上的新干线的声音和风声猛地压缩在一起，发出低吟般的回响。出了隧道，噪音便像蒸发了般渐渐消失。

这让我想起交响乐。驶入隧道的瞬间，双眉紧锁的指挥微微晃动指挥棒，探身而坐的乐手们则演奏出激荡的声音。驶出隧道之时，指挥的表情和动作缓和下来，乐手们也恢复了平稳的姿势，弦乐发出悠然的乐音。就是这样的氛围。一进隧道，就仿佛出现了“来，让我们热烈演奏”的暗示，而一出隧道，“从容优雅”的指示便会发出。

“我啊，很久以前，曾经做过一个梦。”

“梦？”

“我梦到在一本书上看到了哥哥的死法。那是记录人的死法的书。我一看，靠在狗旁边的哥哥就那样安静地死去了。”

“真是个怪梦啊。”

列车再次进入隧道，窗外一片漆黑。

“但是那并不能算胡说。哥哥不就是死在犬养街头演讲的现场吗？”

“哥哥到底去那种地方干什么呢？”

“我不知道。”润也看向窗户，“但犬养也许算是狗的一种。”他小声嘀咕。

“嗯？”

“也许是因为靠近了犬养才死的。”

“真是比玩笑还夸张。”我笑了。

3

“大前田科长会怎么办？”蜜代说出这句话时，已经又过了二十分钟。点的菜已经全都上齐了。“就是关于国民投票，你会怎么投？还有两个月就要投了。”

“这种事不能问吧？”

“我当然会投赞成票。”醉得满脸通红的赤堀举手插话道，“不改变宪法怎么行？”

“我可很反对哦。”蜜代回应。

“这样啊。”大前田科长颇感兴趣地看着赤堀和蜜代，就像相扑裁判。

国民投票啊，我漫不经心地想。这么说来，相关通知好像已经塞进了家里的信箱。

“那，我想问一下。蜜代，你觉得如今的自卫队违宪还是合乎宪法？”

“当然违宪了。那可是军队啊。”

“看，很奇怪吧。宪法规定要放弃战斗力，国家却仍拥有军队，这不是矛盾吗？哪个国家都会笑话的。宪法规定放弃战争，国家却仍坦然地拥有军队，这难道不是个超级玩笑？如果说宪法像古代参加成人礼前的少年一头黑发，那自卫队就仿佛把那头发剃了。”

“嗯，嗯。”大前田科长满意地点点头。我也点头附和。

“那，我也问问。赤堀，你是想说宪法九条没有意义？”

“对。大谈什么放弃武力的理想，现实却是自卫队拥有武力，而且总去海外战场。”

“但是，如果没有宪法九条，日本会在更早之前就建立军队，不断向海外派兵，你不这么觉得吗？因为有九条，才能控制在目前的范围内。”

“这是本末倒置。如果你说因为有九条，所以情况才能得到控制，那么宪法和现实应该一致才对。”

“这么说好奇怪啊。”蜜代歪着脑袋，“这是我从以前读过的书上学到的，”她事先说明，“例如宪法里写着‘人人平等’，但现实中不是有男女不平等吗？出现这种情况，便说‘因为与现实不符，所以把宪法改成男女不平等吧’，这样是行不通的吧？”

真有道理。我正想着，赤堀却毫不退缩。“理由完全不同。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是要由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之类消除歧视的法律来解决的。在大方向上，宪法和现实是一致的。”

这也很有道理啊，我又想。

“对吧？”蜜代就像要重复赤堀的话，“因为有宪法，以宪法为基准，法律就得以制定。九条也一样。原本必须和九条一致，只是政治家们胡乱选择了错误的方向。必须回到宪法。因为，如果别人擅自闯入你家，说‘现实中我正在这里，索性就把这里变成我家吧’，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这意思完全不同。”

“我明白蜜代想说的。”大前田科长转向蜜代，措辞温和，“只是，你这么坚决反对，我觉得你弄错了。”

“对吧。”赤堀就像得到了援军，抬高声音，“总觉得有种消极感。”

“其实我以前也反对修改宪法。执政党拼命努力想修改宪法，但那终究只是政治家的任性。”

“任性是什么意思？”赤堀似乎无法判断大前田科长是敌是友，口气充满试探。

“直到前不久，日本不是还对美国百依百顺吗？美国还指责日本为什么不向海外派军队，弄得日本很头疼。在这种情况下，就该说‘这不是美国制定的宪法吗？自卫队怎么可能派往海外？这是你们自作自受’，但日本连坚决拒绝美国的胆量都没有。就像被孩子头儿瞪着的小喽，想方设法不破坏美国的好心情。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不能只出钱。日本总是这么说，但我很怀疑到底有多大诚意。恐怕只是受不了老板指责的一种表现吧。”

“你下结论太武断了。”赤堀表示不服。

“总之，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对未来的构想。因为美国说了，我们就要往中东派兵。因为美国说了，我们就要修改宪法。这种逻辑实在无法理解，所以我反对。”

“对吧。”蜜代使劲点头。

“说什么都是美国不好，这种论调太陈腐了。”

“你这么说就证明你还太嫩。”蜜代继续说道。

“但是，”大前田科长说，“我觉得这次不一样。日本拥有自己对未来的构想，想要加强自卫力量。这次只是讨论本来就应该有的自卫能力而已。如果是这样，我会很高兴地赞同修改宪法九条。”

“大家都思考了很多呢。”我由衷地感叹道，却忽然想起以前住在润也家附近的美国人安德森。开办英语口语教室的他总是很稳重，给人印象颇佳，和他面对面总会让人特别安心。“我不看电视，也不看报纸，对这种事根本不了解。”

“完全不看？”蜜代向我确认。

“嗯，完全不看。也不上网看新闻。”

“不会吧？真的？”蜜代睁圆了眼睛。

“真厉害，听起来真稀奇。”大前田科长也开口道。

“就像从过去穿越来的人一样。”赤堀发自内心地感慨道。

“从五年前开始就这样了。”也就是从哥哥去世后开始。也许是“在政治家街头演讲现场离奇死亡的男子”这样的身份有新闻价值，哥哥的死被电视台连续报道。润也十分讨厌看到那样的新闻，便从所有媒体上移开了目光，塞住耳朵，从此与电视、报纸和网络隔绝。“因此，我们夫妇真的是与世隔绝的人。”

“真厉害！”赤堀露出看街头艺人精彩表演时才有的感动，“那，最近流行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吗？”

仿佛我一直生活在蛮荒之地，而赤堀正在询问那里的生活。这让我感到好笑。“我会看时尚杂志，也会看电影，但仅此而已。所以，我不知道现在的首相是谁。”

“怎么可能？”赤堀双目圆睁。

“也不知道犬养首相？”蜜代也惊讶不已。

这个名字让我吓了一跳。这不是哥哥临死前听的演讲的主讲人吗？“犬养还在从政吗？”

蜜代“哎呀”一声向后一闪身，赤堀吓得说了句“连这个都不知道”，大前田科长则惊讶得张大了嘴。“你真不知道？”

“而且，还当了首相？”

“上次总选举，未来党一跃而上，此后经历了一次参议院选举，最终在去年众议院选举中夺取了政权。”

“犬养的支持率是忽然上升的。”蜜代露出苦笑。

“我并不讨厌犬养。最开始我觉得他有法西斯主义倾向，很反感，但后来发现，他做的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对美国和中国的态度很坚决，说话也简明易懂。”赤堀一边嚼鸡肉，一边继续说，“他不像其他政治家那样说话暧昧，之前向中国表明对过去战争的态度时也是。”

“你是指‘深感遗憾’事件？”

蜜代一说，赤堀立刻表示肯定。“对，没错。”

“什么意思？”

“一般情况下，大概是因为政治家不喜欢承担责任，所以总喜欢说‘深感遗憾’之类不明所以的话。但犬养第一次出访时，就堂堂正正地谢罪了，引起了极大议论。”赤堀一口吞下鸡肉。我发现那看起来很好吃，也拿过一块尝了尝，确实不错，便悄悄又吃了一块。

“堂堂正正地谢罪，这说法还真奇怪啊。”

“但那正是犬养了不起的地方啊。比起只注意眼前利害，迟迟不谢罪，还是干脆地谢罪更好，之后就不会再被抱怨。赔偿的问题也是，现在做到这一步，以后就不再接受诉讼。比起无休止的拖拉，犬养的做法更有建设性。”

“但也因此还遭到了袭击啊。”

“什么？犬养吗？”我问道。

“原来你连这也不知道啊。”大前田科长语带尊敬，“很多人都反感犬养的做法，特别是对谢罪感到屈辱的人不在少数。犬养好几次遭袭，到现在应该有五回了。”

“但毫发无伤哦。这种神奇的现象我也很喜欢。而且袭击分别来自几个政治观念不同的团体，结果大家根本分不清袭击者来自哪个团体，都一片困惑。但现在经济确实在好转，犬养干得不赖。”赤堀大致讲了一遍，“回到刚才的话题。”他压低声音，“蜜代，你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否定武力吗？”

“嗯，我觉得那样很好。”

“例如，一个国家攻打另一个国家时，你也认为只出钱、不出力最好吗？”

“嗯。”

“只要自己没事就行，这样很不负责啊。”

“是啊，我是很不负责。但是啊，赤堀，我并不觉得你平常对世界有责任感。”

“什、什么意思？”

“比如，那些无所顾忌乱扔垃圾的人，那些不为他人着想、说着‘我又没违法’就插队的人，他们仅仅在发生国际大事时装出一脸认真，表示自己深知身为国际社会一员的义务，我觉得这样的人很恶心。他们平常明明只考虑自己。而且，那些把领土啊、国家利益啊挂在嘴边的人，我可不认为他们会为了国家而高高兴兴地纳税。”

“我既不乱扔垃圾，也不插队，而且没有滞纳税金。”

我也不知道哪边正确，只能求助于裁判的判断，看向大前田科长。他看着蜜代和赤堀，笑着说：“两边都有理。”

如果相扑裁判在向获胜的一方举起扇子时说出这样的话，肯定会造成大问题。但在现在这个场合，这句话很合适。

“也许。”蜜代笑了。赤堀则闷闷不乐。

4

我一边听着大家说话，一边想起润也的哥哥在世时的情景。我从结婚前就住在润也家，润也的哥哥对我来说就像亲哥哥。

那天，我们三人围坐在饭桌边看电视。那大概是在哥哥去世前半年。我们心不在焉地看着新闻一条条播出。

新闻内容是关于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史料，似乎发现了全新的文件和录音带。一位政治家评论道：“这样一来，就能证明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不在于侵略。”

我正想哥哥是不是会说什么，果然，哥哥一如既往地开了口：“对于这种完全无法辨别真假的东西，我是没什么兴趣。”

“是啊，因为连是否侵略都还不知道。”

“只是经常有人说，日本的历史教育是自虐式的，因此年轻人对国家没有自豪感。我无法赞同这种说法。”哥哥说，“现在的年轻人确实没有国家自豪感，看不起大人，但这是历史教育的错吗？难道告诉年轻人日本发动过侵略战争，他们就不爱国了？”

“怎么说呢。”润也笑道，“我没认真上过历史课，反而对那些高喊反战的老师感到厌烦。”

“是吧？无论怎么看，让年轻人没有国家自豪感的，终究是大人的丑陋。政治家在电视上满不在乎地撒谎，法庭传唤证人时的问答总是莫名其妙。年轻人看到这些，当然会看不起大人。他们怎么会有自豪感？又能从哪里感受到自豪？”

“哥哥依然会考虑很多无关紧要的事啊。”

“如果思考过度就会死，我肯定已经死了一百次。”

5

回到家，润也已经洗完澡，正坐在餐桌旁的椅子上看书。我们租住的两室一厅并不大，租金比东京便宜很多，越住越觉得物超所值。

润也说了句“你回来了”，我也回应“我回来了”。我放下书包，快速换好衣服，坐到润也对面。

“怎么了？”润也从书上抬起脸。

“聊了很多宪法的话题，我觉得很新鲜。”

“关于宪法的哪方面？”

“下个月有国民投票哦。你知道吗？”

“啊，知道。同事们都在聊。”

“我们公司也是。”我随后说了蜜代和赤堀讨论的事。润也不时发出惊叹声，但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书。说着说着，话题不知不觉间转移到蜜代身上。蜜代多么聪明，多么讨人喜欢……最后甚至说到蜜代的老公在出版社工作，负责制作一本奇怪的杂志，让人十分好奇。

润也合上书。自从不看电视后，也就是哥哥去世后，我们开始读书。家里有很多哥哥留下的书，我们便选自己喜欢的拿来读。

“我在读名言集。”润也看向书的封面。那是一本褪了色的旧文库本。“里面有很多人的名言，还有著名台词。”

“好看吗？”

“还不错。举个例子，你知道犬养首相吗？”

“就是现在的首相吧？”

“不，不是现在的，是过去那个。”润也笑了，表示自己也知道现在的首相是犬养，随后又说，“这本书上的犬养是在‘五一五事件’中被杀的犬养毅。书上有他在被杀前说的话。”

“他说了什么？”

“‘只要说出来就会明白。’”

“这也算名言啊。”

“对了，刚才有个电话，是哥哥的朋友岛先生打来的。”

“岛先生说什么了？”

岛是哥哥学生时代的朋友。哥哥的葬礼上，当润也精神恍惚、大哭不止、什么都做不了时，葬礼的准备和各种杂事都是由他帮忙。从那以后，我们曾多次见面，搬家时也得到了他的帮助。

“他说他要来仙台，可以和咱们见个面。”

“好想喝咖啡啊。”

我说出这句话，是在二十分钟后。两人默默地看书，不知不觉就口渴了。

“那就猜拳，输的人去泡咖啡。”润也说。

“不要。”

“还是讨厌吗？”

“就是讨厌。”因为我绝对会输。“但吉尼斯世界纪录里并没有‘猜拳必胜’之类的项目啊。”

“其实应该设立这样的纪录。”润也抱起双臂，歪着头思考。瞄准这个空当，我晃动右臂大喊一声：“石头剪子——”润也一下子慌了神，匆忙松开胳膊，伸出手来。在喊出“布”的同时，我伸出手指。润也的石头对我的剪子，我还是输了。

“为什么会这样啊。”

“也许是哥哥附体了。”

“哥哥？附体？”

“嗯，没错。运气好的时候可以用‘附体’来形容吧？我的运气开始变好，大致就是从哥哥死后开始。”

润也说得没错。他从五年前开始走运。拥挤的电车内只有他面前的位置空了出来，在快餐店玩刮刮卡的游戏时常中奖。在仙台也一样，租这套公寓时，其实有很多人都想租，最后只能采取抽签的办法，结果他顺利中签。哥哥去世前可从来没有这种事。

最明显的就是猜拳。

我们常在分配家务活时采用猜拳的办法。最初我只是想，为什么润也总赢，还经常感叹“我跟不上啊，真不擅长猜拳啊”，从没特别考

虑过输赢中有什么含意。但就在前不久，我们终于注意到一个重要事实。

“诗织，我啊，是忽然发现的。过去猜拳我是不是都赢了？”

我一时语塞，但随即想起过往的情况。“也许。”我点点头，“也许是。”

“一次都没输过，真奇怪啊。”

我们面向对方，就像事先打好招呼一样，说了句“一、二、三”，开始连续猜拳。石头剪子布，石头剪子布，石头剪子布。我们快速玩了三次，结果润也三连胜，连平局都没有。“其实啊，”这时，润也说出了他和同事们猜拳时战无不胜的经历，“我全都赢了哦。”

我们皱起眉头，但并不代表我们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和含意。比起追究原因，我们甚至觉得这不算什么。擅长猜拳并不是不吉利的事，也没有带来任何不便与恐惧。

“是不是有了什么预知能力？”

“预知能力？”润也露出莫名其妙的表情。

“在猜拳中取胜，难道不是因为某种感觉吗？比如提前感知到对方要出什么，或者脑中出现自己该出什么。”

“没有吧。”润也立刻答道，“大脑中不可能有‘出这个’的命令，只是想出布就出布，想出剪子就出剪子。”

“就这样还是能赢？”

我注意到餐桌上的百元硬币，便伸手拿过来，先跟润也说好樱花图案是正面、数字是反面，随后重新摆到桌上，用手盖住。“是正面还是反面？”

“反面。”润也说。

“你脑子里出现什么了吗？比如百元硬币的图像？”

“我在瞎猜啊。反正有一半的可能性嘛。”

“是啊，也对。”我答道，翻开手，刻有数字和年份的一面确实冲上，是反面。“猜对了！”我说着觉得也许是自己的遮盖手法太简单了，便格外用心地胡乱翻转，再次盖住。

“哪面？”

“那，这次是正面。”润也看起来真的只是随口说出想到的答案。

我抬起手，果然是正面。银色的樱花闪着钝重的光泽。

“润也，你是怎么猜的？”

“谁知道。只是运气好。”他显得很平静，“这不是找理由，运气也许都集中在我这里。这么说来，最近去弹子房也赢了好多。先别说这个，赶快泡咖啡吧。要立刻猜拳吗？”

“无论怎么想，猜拳都不可行吧。”

“真没办法。”润也起身走向里屋，不一会儿就拿着一个旧盒子回来了。那是个纸盒，也许因为长年日晒，表面已经褪色，边角也已磨平。润也把盒子拿到垃圾桶上，小心翼翼地拂去灰尘，然后放到桌

上。我问他里面是什么，他笑着说：“是橡皮。看。”随后便打开盒盖。我拿起那些五颜六色的小人儿，旧橡皮的气味扑鼻而来。每块橡皮都是一个小怪兽。

“这是奥特曼橡皮。”听润也的语气，他似乎觉得这样介绍我就会明白。“小时候，我经常和哥哥用这个对战。”他拿出橡皮，随后翻转纸盒，盒底有一个用签字笔细心画的圆，应该是借助圆规画的。“这是相扑哦。怪兽相扑。你小时候也玩过吧？”

“我可没玩过。”我把手上的红色怪兽放在相扑场上，“然后怎么玩？”

“像这样。”润也开始用食指敲击纸盒表面。盒子震动起来，橡皮微微移动，“谁先出界或倒下，谁就输了。”

“哦？”我捏起脏兮兮的橡皮，“和纸相扑一样啊。”

“这样就和运气无关了吧？就用这个决定谁泡咖啡吧。”润也干劲十足，指了指橡皮堆，“选你喜欢的力士吧。”说是力士，其实不就是怪兽吗？我想道。但还是望向堆在桌上的橡皮，选了一块看起来像人形的蓝色橡皮。“润也，这是奥特曼吧？”

“嗯，没错。是佐菲。”润也点点头。我不明白他最后说的是记号还是昵称，把那块橡皮放到相扑场上。润也也将一块橡皮放到盒底上，是一只挺身站立的恐龙。

“奥特曼是最强的吧？”

“预备——开始！”我们同时敲击纸盒。如果敲得太猛，双方就可能同时倒下，于是我们都选择了谨慎的攻击方法。纸盒摇晃，橡皮左

右移动。说是移动，实际上只是在颤抖。

就在这样的摇晃中，我的橡皮啪嗒一声向后倒下。“好！”润也满意地点点头，“像这种奥特曼，没有尾巴，所以很弱哦。像我用的骷髅怪兽雷德王，有这么粗的尾巴，所以很稳。”

“这个……”我一时瞠目结舌，“难道不应该早点告诉我吗？”

“是啊。”润也满不在乎地说道，一副悠闲的样子。我无奈地站起来，走向厨房。

“周末去赛马场看看吧？”不久后，润也提议道。

6

从仙台沿四号国道向北开车大约三个小时，驶入岩手县不久，就到了赛马场。

开车的是我。哥哥去世后，我们经过驾校的学习取得了驾照，但驾驶那辆哥哥留下来的厢型车基本是我的工作。驶离国道后，润也边看地图，边指挥我左转或右转。我跟随他的指示，顺利到达了赛马场。

究竟附体到什么程度？我们打算来这里做实验。“看看哥哥到底附体多深。”

我们把车停在附近的收费停车场，在十一点前进入赛马场。那是一幢无限接近废屋的建筑物，呈现出古老的黑褐色。我们入场后来到马匹待命区旁边的赛马券发售处，阴暗和肮脏的氛围让我们不知所措。地面凹凸不平，到处都是管道口。仰望天花板，各种各样的管道和缆线向四处延伸，上面落满了灰尘。来看赛马的人单手拿着报纸来回踱步。戴棒球帽的人真多啊，我想。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每个人似乎都沉着脸。也许是大家都在叹气的缘故，空气只能用混浊来形容。

人们挤在放置投注单的地方，或是填写赌注，或是与别人讨论。我们找到一个空位，润也翻开赛马报纸。我不太了解赛马知识，来赛马场也只有三次，都是为了陪润也，因此还没有掌握要领。但我还是看向报纸上的第二场比赛一栏，那里列出了十匹马的名字。

“诗织，你也赌一把怎么样？”润也问道。于是我选中了三和五。“这种买法真正统啊。”润也露出微笑。三月五日是我的生日。

“那，我赌十和五。”十月五日是润也的生日。

随后，也许是任意胡猜，润也又选择了几种数字组合。广播员从刚才就在播报“距离赛马券发售截止还有××分钟”，场内一片喧闹。

“全都押一百元吧。”我们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要确认哥哥附体的程度，因此无论一百元还是一元都无所谓。

购买赛马券的是我。自动售券机炫耀般并排摆放，但我喜欢在人工窗口直接买。

我从透明窗口上的小洞递进投注单，里面的大婶说了声“好的”，接过纸，随即又说：“这是连赢投注，无论是五三还是三五，都算赢呢。”我不太明白她的话，但还是说了句“拜托了”。

大婶紧皱着眉头，尾音的语气异常强烈。我以为她生气了，不料，找零时，她凑过来问：“是和男朋友一起来的？”

“嗯。”

“喜欢赌博的男人，最好多留心哦。我老公也是，赌得鬼迷心窍，很久以前离家出走，就再没回来。我最讨厌赛马什么的了。”

“可你现在不是在这里工作吗？”

“在这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见到老公。”

“什么啊，你不还是喜欢你老公嘛。”

我拿着赛马券向方后走去。在一排大柱子前，廉价长椅排列成行，组成了观众席。再往前就是赛马场。我一直走到观众席中间，湛蓝的天空和翠绿的赛马场跃入眼帘。遥远的赛马场美得让人惊叹。黄色栏杆围在椭圆形的泥土跑道周围，跑道中心是一片草坪。与赛马券发售处的阴暗与肮脏相比，马匹飞奔的赛场显得格外洁净，这样的对比让我觉得很有趣，仿佛直白地反映了赌马人的邪念和奔跑的骏马那纯真的气息。

“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我一坐下，润也就开始摆弄赛马券，声音透着兴奋。

“是随便买的吗？”

“嗯，只是把想到的数字排列在一起，也没看赔率。”

我们并不打算赢钱，可当赛马集中出现在闸门前，轻快的音乐响起，我也不由得紧张起来。不知那音乐是不是比赛开始的信号，既像小号吹奏的乐曲，又像狗在远处吠叫。“红，黄，红，黄。”我连续呼喊第三栏和第五栏的颜色。

马匹进入闸门了——我正想着，砰的一声脆响，一缕轻烟升起，马匹一齐跃出门外。“冲！”我和润也不约而同地喊道。

结果，全军覆没。

我的生日自然不用说，连润也的生日和随便选的组合也都无一猜中。而且全军覆没并不是因为出现了黑马，我们连生气的对象和失败的原因都找不到。

“不行啊。”

“果然无关啊。似乎没有附体。”

我们回到建筑物内，准备买赛马券。为了重整旗鼓，挑战第三场比赛，我们摊开赛马报纸，再次盯着十匹马的名字。外面有一排小吃店，就像庙会时摆出的摊位。我们在对面的长椅上坐下，讨论该如何买。我毫不气馁，还想尝试生日，润也则随意选了三组数字，将投注单涂好，各下了一百元的注。

我有种预感，我们还会重蹈覆辙。如果润也真被附体，真有特殊能力，那就绝不可能没猜中第二场比赛而猜中第三场比赛。不如说，那只是普通的有输有赢的现象，没有必要再特意确认。

因此，我的兴趣已经开始转移到午饭吃什么之类的问题上了。我望向紧邻赛马券出售处的拉面店。那是一家立食面店。“牛舌拉面应该很好吃吧。”我不禁嘟囔道。那里挂着招牌。

“牛舌？”

“那里写着呢。啊，如果仔细看，是牛肉担担面。是汤面还是担担面，还真不好判断。”（在日语里，“牛舌汤面”和“牛肉担担面”写法一样。）

“担担啊。”润也似乎对这两个音颇感兴趣，随后又说，“也试着买独赢吧。顺便买个试试。”这明显是从“dan”的发音联想到的，十分简单。

“独赢是说跑了第一名就算中？”

“嗯，没错。”

“十匹马里猜一匹中，也就是十分之一，没错吧？总觉得能赢。”

“如果只靠感觉就能中，那谁都不用辛苦了。三号独赢，担担面。”随后涂在了投注单上。

“为什么选三号？”

“觉得应该选它。”

虽然有几个窗口空着，但我还是到刚才的窗口前排队买了赛马券。

窗口里的大婶露出微笑，仿佛在说“啊，是刚才那位”。“还要买吗？”

“还要买，下面是第三场比赛了。”

“请跟你男朋友说，想要舒舒服服地赚钱可行不通。”大婶说着把赛马券递给我。

看第二场比赛时坐的位置还空着，我们便再次坐到那里。“会不会中呢？”

“死去的哥哥附体在我身上，这种想法本来就很奇怪。”

“我倒是觉得哥哥不会放着润也你不管，最多不过一死嘛。”

润也忍不住笑了出来。“是啊，哥哥虽然死了也不会放下我不管啊。”

我回头看了看，在评论员前方，有将近二十个目光严肃的中年男人。他们手拿钢笔和报纸，默默地各自烦恼着，看起来就像沉浸于研究的学者。如果他们不是各自买赛马券，而是将所有人的智慧和信息

聚集在一起交换使用，别说猜中赛马结果，就连治愈不治之症的药或解决外交难题的有效手段应该都能找到。但是，他们肯定不会联手。

小号吹奏的乐曲响起，场内观众的期待和人多造成的闷热感让空气变得越来越黏稠滞重。

随着发令声响起，马匹一起冲上跑道。“冲啊！”我高声喊道。“对！就这样冲！冲啊！”坐在我身后的大叔也在喊，但不知道我们支持的是不是同一匹马。

三号似乎是一匹速度飞快、颇受欢迎的马。从比赛中盘开始，它就已经一马当先，直到最后一个弯道都没有让出第一的位置，渐渐拉开了与其他马的距离，气定神闲地冲过了终点。不知是叹息还是欢呼，“果然是这样吗”和“真无聊啊”的声音混杂在一起，一时响遍了全场。

“中了！”润也挥动拳头，“虽然是独赢。”

“总之还是中了。”

我们坐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彩金的金额出来了。前两名似乎都是很受欢迎的马，没有人叫喊，也没有人悲叹。

“多少钱？”

“两百元。”润也笑道，“买了一百元的，现在变成了两百。”

我们在每张赛马券上都只投了一百元。“嗯，那这算附体吗？”

“这个嘛，其他券都没中，总体上亏了啊。”

但是，我们的快速进攻，也就是润也感应能力的充分发挥，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7

理所当然地，我们又给第四场比赛投了注。不知是不是灵光一闪，润也宣布：“接下来只买独赢。”而且也没怎么看报纸，就决定选五号马。

“为什么只买独赢？”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你不觉得独赢和猜拳很像吗？猜拳不就是在石头、剪子和布里随便选一个吗？独赢也一样。当然，可选的项目要多一些，但只要选一个就好。”

“看看报纸再选不好吗？”我看着报纸上十匹马的名字提议道。

“我猜拳时真的什么都不想，只是伸手，所以我觉得赛马也一样。最好别多想。”

“是吗？”

“没错。别想，别想。那我们把赢来的钱全都押上吧。”

“只有两百元。”

我排到那个已经熟悉的窗口，递过现金，取回赛马券。

“这回只买一张吗？”大婶问道。

“接下来只买一张。”我点点头。

比赛再次出现了我们预想的、润也预想的胜利。载着我们的两百元和那个黄帽子骑手的栗色骏马，刚起跑时还处于不利位置，但随后就像奔腾的河流一样跻身领先集团。进入最后的直线跑道后，骏马开始加速，仿佛在说：“跑到这里，我可算知道了奔跑的乐趣。”它那美丽的前腿蹬踏着地面，一骑绝尘冲过终点。

“好！”润也格外高兴。不知是不是因为润也太兴奋，旁边的男人咂了咂嘴。百元彩金的金额很快显示出来了，九百三十元。

“现在变成一千八百六十元了哦，诗织。”

这怎么都不算高额彩金，但只买一份便猜中，心里还是颇为痛快。

随后，我们在那家牛舌汤面店站着吃了午饭。“究竟是牛舌还是火腿，真不知道啊。”我们一起大笑。去过洗手间、准备妥当后，我们连续挑战了第五场和第六场比赛。

如果只说结果，我们两场都中了。

两场比赛，我们都只买了一份独赢。首先是第五场，我们买了一号，押上第四场比赛赢的所有钱。结果百元彩金金额是四百二十元，我们从返还机里拿到了七千五百六十元。我们当然惊讶，但更多的是愉快。直到那时，我们也还算轻松自在。

第六场比赛前，我去购买润也选择的“独赢三号”赛马券。窗口里的大婶说“赌金渐渐高了啊”，我只是平静地回应：“刚才我们赢了，现在把赢的钱全部押上。”

但是，当赌上七千五百元的三号马第一个冲过终点，百元彩金金额表示为三百五十元时，我开始感到害怕。在发出喜悦的欢呼声之前，我咽了口唾沫。

“两万六千二百五十元。”

我报出计算结果。“数额真不少啊。”润也说，“目前为止全都中了吧？回去时如果变成了一百万该怎么办？”他就像在说梦话。

“我要吃上等五花肉。”我不经大脑地说起了吃烤肉的计划。

关于在赛马中赢钱的情况，我们只有这点程度的认识。

在我去买第七场比赛“独赢七号”的赛马券时，大婶稍稍有点惊讶。“两万六千二百元？刚才也赢了？”

“我们被附体了。”我回答。

第七场比赛，润也再次猜中。当百元彩金表示为四百二十元时，我和润也几乎说不出话来。我们没有在马匹撞线的那一刻欢呼，只是面面相觑。我口中干渴，不得不数次舔嘴唇。

我们已经有了十一万零四十元。

接下来的第八场比赛，大婶结结实实吓了一跳，使劲盯着我看。“不会吧？”如果这是麻将或别的游戏，她也许会怀疑我们使诈，但赛马不可能。“真是被附体了啊。”她感叹道。

“这次也会中吗？”

“觉得会。”

我们望着电子显示屏上的赔率。润也选择的八号马的独赢赔率是十四点二。也就是说，如果猜中，我们将一口气赢下一百五十万元以上。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最开始的比赛明明没有猜中。”

“开始买独赢以后就忽然变成这样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肯定是运气好。”但润也的语气也是半信半疑。

不久，第八场比赛开始了。我们已经无法像最初那样单纯地享受比赛，而是满怀无法形容的恐惧与不安，默默地盯着飞奔的骏马。

披着八号号码布的马毛色光润，英姿飒爽地奔腾在沙土跑道上。如果仅看赔率，这匹马并不被人看好。但也许是本性尚未爆发，也许是决心从今天起奋起重生，甚至可能是润也的哥哥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拼命挥鞭抽打，这匹马一出发就力压群雄，展现出惊人的速度。正如“脱颖而出”这个词形容的，它像跳跃一样蹬着地面。晴空万里，阳光照得茶色的马毛闪闪发亮，让人目眩不已。脚下震动传来，纷乱的马蹄愉悦地撼动着赛马场。八号马最终以巨大的优势率先冲过终点，相比欢呼，场内更多的是悲鸣。我们一时半会儿说不出话。其他观众已经陆续离席，我们依然坐在原地。

“中了。”

“真的中了。”

百元彩金显示出来，是一千三百五十元。我和润也毫无真实感。“超过一百万了。”

一旦超过一百万，也许就无法利用自动返还机取钱了。我一度十分担心，但这里似乎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是润也提议：“高额返还窗口之类的地方，一辈子也用不了几次，去那里吧。”我一想也对，便表示赞成。

我们来到最靠边的高额返还窗口前，发现那里毫无特殊之处，只是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专用窗口，处理一百万以上高额返还和无法读取的赛马券”。

窗口有个酒店前台常见的呼叫铃，我伸手按下。随之响起的声音引起了他人的注意，这让我有些胆怯。一位大叔从里面走出，看到赛马券，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们。不知是计算还是确认，他摆弄了一阵机器，将现金装进信封递给了我们。真不过瘾。其间，我一直想象是否会引来扒手或强盗，不断注意周围的情况。“东张西望反而会更显眼哦。”润也说道。他比我冷静多了。

“请小心拿好。”窗口里的大叔说道。润也把信封放进口袋，说：“大约一百四十八万元，也不给我们配个保镖啊。”

“因为充其量也就一百四十八万啊。”

“只是零钱哦。”润也笑了。如果不这么说，我们都会害怕得不能自已。

润也宣布下一场比赛也要投注，仿佛那是理所当然的事，还说要赌上全部现金。与其说他是带着“做到能做的地步为止”的心情，无拘无束地释放欲望，不如说他正怀着“因为是实验，所以必须得到结果”的沉着冷静。再次毫不吝惜地投入全部金额赌下去，这让我稍感惊讶，同时也扬扬自得。“真干脆！”

“我们又不是来存钱的。”

关于接下来的第九场比赛，润也的预测是十一号马。

“这和预知能力不同吗？”为防万一，我不得不再次确认。

“并不是头脑里浮现出数字，只是一时想到的。这场一共有十二匹马，对吧？觉得十一这个数字不错。”

我开始填投注单。投注单上一行可以购买的金额最多不能超过三十万元，为了表示要下一百四十八万元的注，需要涂好几行。因此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涂完。

窗口里的大婶看到我们中了这么多，几乎当场昏倒。她一个劲地盯着我递给她的投注单，温和地告诉我：“买赛马券只能用现金哦。”

“嗯。”我战战兢兢地拿出信封里的钞票。大婶不禁长吐一口气。“哎呀！”简直就像我在哪里抢了别人的钱，让她觉得很可怜。“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为何露出笑容。“是赌赢的。用刚才那十一万。”

“不会吧？”

“我也很惊讶。”

“是啊。”大婶稍微凑上前，“有什么方法吗？”她目光熠熠。

“要无欲无求哦，无欲无求。”

“无欲无求最好啊。”大婶点点头。

女播音员正在煽动场内的气氛。我拿着赛马券回到润也身边，他正在看赛马报纸。

“干什么呢？”

“如果十一号马独赢会中多少钱，我在看赔率。”

“怎么样？”

“很奇怪啊。报纸上说百元彩金是三百元，但现在实际上是一百五十元。差太多了。”

“怎么回事啊。”我歪头陷入思考。但润也很快就发现了原因。“我明白了。这种地方上的赛马，如果有人下了一百四十多万的注，就会影响赔率。”

“是吗？”

“我们赌上了一大笔钱，也许原因就在于此。但是没关系，还是会有两百二十万进账。”润也的语气中有种莫名其妙的虚幻感，“总觉得很不现实，但从至今为止的过程来看，应该会中。”他喃喃道。

但是，第九场比赛，我们猜错了。

也许应该用“干脆、漂亮”来形容，十一号瘦马恐怕无法承受我们加在它肩上的一百四十八万重担，出发时就晚了一步，并将这失败一直保持到了最后，倒数第三个撞线。

8

回家的车中，我们讨论了为何会在第九场比赛中失败。

“肯定是我的感应能力无法连续使用太多次。最终猜中的是第三场到第八场，因此只能连续使用六次。”

“可是猜拳无论多少次都能赢。”我说，“难道是金额数被调整了，无法达到某个金额以上？”

“那又是谁调整的啊？”

“哥哥。”

“你是说哥哥根据我们赢的金额进行了调整？例如两百万以上就不行？肯定不会有这种事。或许是因为我只在第九场比赛前看了报纸？但那个应该没有关系吧。”

“你是说因为事先确认了赔率？”

“嗯，没错。”

“但是最初的那场比赛也没确认赔率。”我转动方向盘，用力踩下油门。

“可是如果中了，还真可怕。”

我打回方向盘，应了一句“是啊”，随后下定决心说道：“石头剪子布！”润也身体猛地一震，立刻坐直，慌慌张张地伸出右手。出了布的我输了。

“干什么啊，这么突然。”

“我只是在想你的感应能力是不是消失了，才试了一下。”

“这样啊。”润也说，“看来还在啊，我的猜拳能力。”他露出微笑，“我睡一会儿行吗？”语气听起来就像在道歉。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傻话，“我可以用猜拳支配世界。”

说这种话，会睡不着吧——我正想调侃一句，副驾驶席一侧迅速安静下来。在红灯前停车等待时，我瞥了润也一眼，他睡得正香，神情安详，扣着安全带的胸口随着呼吸上下起伏，气息平和，节奏颇让人安心。我看着他，困倦不由得随即袭来。

9

蜜代来我们住的公寓是在第二天。那是个星期天，中午刚过，蜜代忽然打来电话。我正琢磨她有什么事，爽快的声音传到耳边：“我现在去你家可以吗？”

她从未来过我们家，也没在周末给我打过电话，于是我反问：“怎么了？”

她答道：“和老公吵架了。”

“你就是诗织的老公？”来到家里的蜜代比电话里平静多了，跟润也打了个招呼。

据她说，她和在出版社工作的老公吵架，一气之下跑出家门，但无处可去，忽然灵光一闪，决定来我们这个“不看电视不看报”的家参观参观。“真的没有电视啊，真厉害！”

最初，我和润也努力用在别处听过的话来安慰蜜代，例如“你老公肯定也没有恶意”，“他肯定正惊慌失措地到处找妻子”，还有“越吵架关系越好”之类的。

但蜜代只是情绪低落地叹了口气。“我那个老公，无论跟他说什么，他都提不起兴趣，从来不关心我说什么话。”随后，她又发了句奇怪的牢骚，“最近，他总带耳挖勺回来。”

“耳挖勺？”

“他说要做以耳挖勺为主题的杂志。《月刊耳挖勺》。”

我最初以为蜜代在开玩笑，但听着听着，感觉她句句真实，不禁心生感慨：原来这世界上什么爱好和专业都有啊。蜜代还说，《月刊耳挖勺》的印量似乎比小说杂志多好几倍。

我们三人喝了润也泡的咖啡，蜜代开始说她老公的坏话。我不时回应她“这肯定是你的误解”，或是“你老公高中时打过棒球，所以本性肯定是诚实的”，但每句话都毫无根据，怎么看都充满偏见。但是，当抱怨与安慰告一段落时，蜜代发现了桌上的赛马报纸。

“你们去看赛马了？”

“嗯，但只买了独赢。”我当然不能说我们投了一百多万元的注。

“如果不断赚钱，就会累积一大笔啊。”

蜜代的语气似乎并无深意，但这话实在和我们昨天用一百元赚到一百万元的战术太接近了，我顿时吓了一跳。

“怎么说起这个了？”

“这么说来，哥哥以前说过一件有趣的事。”润也忽然开始说话。

“哥哥？”蜜代问道。

“是润也的哥哥，五年前去世了。我们关系很好哦。”我指了指餐具柜上的那张照片，“哥哥说什么了？”

“他说是很久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关于纸。”

“纸？”

“嗯，就是报纸之类的。有个猜谜节目问，把纸连续对折二十五次，厚度会达到多少。你们知道答案吗，对折二十五次会有多厚？”

“把纸对折二十五次？”我边说边在脑中想象折纸的样子，“大约三十厘米？”

“不对。”润也装出主持人的样子。

“五米左右？”

“也不对。正确答案是和富士山差不多。”

“啊？”我目瞪口呆，几乎说不出话，随后立刻否定，“你说谎——”

蜜代似乎也不明白该如何应对初次见面的润也，犹豫着问道：“富士山？什么意思？”

“哥哥说他最初也觉得这是胡说八道，但算了算，结果真的是这样。”

“怎么会想起这种事？”

“没什么，我只是想起了买独赢赛马券的事。就算赔率低，只要不断倍增，就能变成一大笔钱。我想到这里，觉得它和数次对折的纸会高如富士山的道理一样。也许该说是数字的魔术吧。”

“好，我来算算。”蜜代脱口而出。

我拿来一沓便笺纸和钢笔，在桌旁重新坐好。蜜代说还需要尺子，我便一同准备了。蜜代拿过便笺。“先计算一张纸的厚度吧。”她说着，用尺子比了比那沓便笺的侧面，又慢慢数了一遍张数。“五十五

张，大概五毫米。也就是说||”她算了一下，“一张纸是零点零九毫米。如果把这个不断对折，每次只要增加一倍就可以吧？”

“嗯，我觉得没错。”对折一次，纸的厚度就会变成之前的两倍。

“二十五次，每次都是之前的两倍，对吧？”蜜代说着，开始在便笺上写数字。数字不断乘二。我和润也坐在原地，托着腮，沉着地看着蜜代的计算。

最初，计算出的数字完全不大。算到十次时，蜜代开口了：“完全不行啊。”

“对吧，就算对折十次，也只有九十二厘米。”

“真奇怪啊，哥哥是不是在胡说啊。”

“再继续算算看吧。”蜜代继续计算。很快，我发现了异常的变化，不禁“哎呀”一声。准确地说，我发现的是蜜代开始露出就要叫出来的惊讶表情。

就在转瞬间，数字开始变大。

“这是……”飞速运笔的蜜代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可能会异常惊人。”两倍，再两倍，数字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会变大，但位数已经增加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在用掉好几张便笺，结束二十五次计算后，蜜代放下笔。“算好了！”

“结果大概多少？”

“稍等。”蜜代伸出手指确认位数，随后说出了结果，“三千米。”

“啊——”润也拍起了手，“已经接近富士山了啊，看来不是胡说。”

我又看了一遍便笺上的数字，确认计算无误。润也格外活跃，甚至想到了漫画的台词。“这么说来，哆啦A梦以前也说过呢，‘倍数不断增加的恐怖’。”

时间过了下午三点，蜜代表示机会难得，要给我们做晚饭。这也可以当作她要在我们家待到晚饭时间的宣言。我不禁担心她老公现在正在哪里、在干什么，可她说：“我的手机一直没响吧？要是担心，他会打来的。他也在赌气，别管他，别担心。”

“也许吧。”

“但我也在认真考虑。”

“什么？”

“夫妻吵架会像这样，让人觉得又烦躁又忧虑吧？丈夫会出轨，妻子也会离家出走。”

“嗯。”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怎么看待修改宪法啊、自卫队会变成什么样啊，要是有人跟你讨论这种问题，说实话，根本不会想谈吧。”

“啊，没错。”忽然出现的宪法话题让我很困惑。

“如果发生了更严重的问题，比如孩子得了重病，或者为家暴烦恼，那这些人也不会在意什么宪法或自卫队的问题吧。”

“比起世界的问题，自己眼前的问题更重要。”润也说道。

“反过来说，为世界或环境这样的大事发愁的人，也许是很有空闲的人。刚才我想到了这点。小说家啊，学者啊，都活得很从容，所以才会考虑伟大的事。”

“这样啊。”

“那种从容之人的伟大话语要想传递给一般人，怎么想都很难啊。”

“也许吧。”润也回答。

我拿来餐具柜上的投票通知。“是这个吧？”我说着翻看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翻开这本册子，里面介绍了这次的修改内容，即“现行宪法条目与修正案”。“改了不少啊。”

“宪法九条有这样的内容？”润也认真地说，“读了才发现，现行宪法竟然写了这么不得了的东西。”他感叹道，“什么永远放弃武力，还有不持有战斗能力。”

“是该说理想化呢，还是脱离现实？”

“画饼充饥？”蜜代露出苦笑。

我很久没有听过画饼充饥这样的比喻了，心想也许正是如此。赤堀以前曾经充满疑问。“明明说不会拥有陆海空三军，却有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而且不断开赴海外。这不是与现实越来越远吗？”

“现在自卫队的维和任务不属于军事活动，这就是他们的理由。”蜜代认真起来，但并不说教，语气很平淡。

“但是，如果哪个国家攻打过来。”润也抱起胳膊，“只执行维和任务可无法自卫。”

这时，我开始在脑海中描绘某个未知的国家大军攻打日本的画面，大家有的挖井，有的展开救援活动。那的确非常重要，但在我们做各种“和平”的工作时，敌人肯定已经占领了各地。那就是自卫力？如果有人这么问，我只能回答“不是”。

“果然，不和敌人战斗就无法自卫啊。”

“是啊，也许真的不行。”蜜代意外地迅速承认了。

“与此相比，我觉得修正案会进展得很顺利。”润也抬高声音。与其说他是提出异议，不如说他只是单纯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应该提倡为了自卫而拥有战斗力，而且从字面上看，应该不会出现征兵制。挺好的。”

“嗯嗯。”我也很同意。修正案第三项中写道，国民将不会被强制征入第一项中提到的军队，清晰易懂。

“那种事啊，”蜜代似乎很难认同，“我以前也这么想。邻居里有个护宪派的大婶，非常激进，都可以叫她护宪贵夫人了。她总是歇斯底里地反对国民投票，强调守护和平宪法、反对战争的信条，几乎要拼上性命。不知为什么，我总有种孩子气的想法，觉得如果那么想保护宪法九条，那就进行国民投票，赢了不就行了嘛。如果真的认为自己的意见正确，那就用投票来决定就好。”

“嗯，嗯，我觉得你的想法没错。”

“但最近我也开始想了，投票也许挺可怕的。”

“可怕？”

“政治家啊国家啊，那些有权的人很狡猾呢。”

“狡猾？什么意思？”我颇有种倾听掌权者回答的感觉。

“比如国民投票，以前上学时，我听说修改宪法需要有半数以上的国民同意。”

“难道不对吗？”我也有这样的印象，虽然很模糊。

“宪法里只写了过半数哦。所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可以拿来解释。全体国民过半数也好，有效投票过半数也好，都可以。而现在的国民投票法规定为有效投票过半数。”

“真是不知不觉啊。”

“所以，就算投票率再低，比如只有百分之二十，只要有效票过半，就能修改宪法。”

“真狡猾！”

“而且最奇怪的是修正案上添加的‘以自卫为目的的战斗力’。自卫到底该如何定义，根本没有明确的解释。”

“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概念的。”

“你想想，就连目前的宪法里‘不持有战斗能力’这句话，都被随意解释。‘以自卫为目的’之类的话不也怎么解释都可以吗？‘为了自卫而拥有核武器，先试射一次吧。’这也可以被解释成自卫行为。如果真要限定为自卫，就必须写得更详细。”

“但这听起来有点像被害妄想，似乎想得太多了。”我直言不讳。

润也依旧抱着胳膊阅读宪法条文。如此严肃认真、目不转睛，让润也的双眼皮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充满魅力。“但这宪法还是修改一下比较好。”他断言道，“掌权者还真狡猾啊。”

“比如，”蜜代再次开口，“你们知道猫田市的雕像一事吗？”

“是猫还是象？”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蜜代说了这样一件事。几年前，猫田市制作了一尊大型雕像，作为城市的象征。因为猫田市的名产是鸡蛋，因此雕像以一只捧着鸡蛋的鸡为原型进行了艺术加工，非常气派。

“对于猫田市来说，那雕像并不坏。”蜜代说。引起问题是在给雕像取名的时候。市长想用的名字“Keiko”与他孙女的名字读音相同。“市长提议写成‘鸡之子’，读作‘Keiko’，这也太可疑了。他肯定只是想用孙女的名字。”

“然后呢？”

“最后当然决定进行市民投票，也就是居民投票。究竟是在哪儿，又是用什么方式决定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投票时有五个候选名字。‘Keiko’、‘猫太’、‘猫田君’、‘小鸡蛋’和‘猫鸡’。”

“每个名字都很厉害啊。”润也苦笑道。

“真无聊。”我也撇了撇嘴。

“是啊，是啊。”蜜代一笑，又迅速恢复了认真的表情，“然后，支持Keiko的都是和市长有关的人，大家团结一致。而另一方面，不想用市长孙女名字的人却没有相互交流，也没统一想法，只是按各自想法投了票。”

“也就是说，票都分散到了‘猫太’、‘猫田君’、‘小鸡蛋’和‘猫鸡’上。”润也恐怕预测到了投票结果，“这几个名字还真有意思。”

“正是如此。反对派的投票分散在其余四个名字上，结果‘Keiko’当选。但其他四个的票数加起来明明比Keiko多。”蜜代咳嗽了一声，不知是下意识还是刻意为之，“从这件事应该能得到教训。”

“别为了无聊的事投票？”润也反问。

“反对派也必须团结一致才能成功？”我看着蜜代说道。

“对那些高高在上的家伙，要时时提防他们的聪明和狡猾。”蜜代语气肯定。

“这样啊。”我和润也不约而同地叹服道，点点头。但在内心深处，我也觉得蜜代想得有点极端。“其他四个名字也很厉害哦。而且掌权者竟然能考虑到那个地步。如果那么聪明，按说日本应该会变得更好。”

“人们不是常说吗，就算是准确率很高的占卜师，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他们只能给别人占卜。同样，政治家也只在和自身利害相关的问题上开动脑筋。”蜜代苦笑道，“不过话说回来。”

“什么？”

“现在的犬养首相可不一样。我总觉得他在暗处平衡自身利害，聪明得让人害怕。”

“聪明和愚蠢的政治家，到底哪个更可怕啊。”润也呆滞地说。

随后，我们再次回到蜜代老公的话题。

“《月刊耳挖勺》到底是什么啊？”

“如今好像有种新材料可以把耳垢清理得特别干净呢。”

“如果那杂志变成周刊该怎么办啊？”我们笑了又笑。

“每次我让老公躺在我大腿上，给他掏耳朵时，我就会想，能做这种事，证明这世界还真是和平啊。如果发生了战争，怎么还能掏耳朵呢？”

“战争。”我和润也再次不约而同地说道。蜜代果然考虑得太多了。战争什么的太不现实。

“打仗时，就算能做爱，大概也没法掏耳朵哦。所以啊，老公把耳朵冲着我，虽然一动不动，但呼吸还是会让身体缓缓地起伏吧？”

“呼吸？”

“嗯，没错。我很喜欢能感受到他呼吸的悠闲时光。能这样掏耳朵，让我不由得心存感激。”

最终，蜜代用在附近超市买的材料做了猪肉汤和咖喱炖菜，三个人一起吃了晚饭。晚上十点，认输的老公终于打来电话。

在那之前，蜜代一直在折叠从超市买来的报纸。“试着对折二十五次吧。”

“哥哥说过，从物理上讲，折几次应该就不行了。”

润也给出忠告，但蜜代并不死心。“总之先试试吧。”

“诗织，要是公寓坏了，可对不住啊。”蜜代脑海中肯定浮现出了高度比肩富士山的报纸冲破天花板的情景。

10

几天后，我开车穿越仙台市，前往一个小镇。这天是工作日，但我休息，便借此机会去参观润也的工作。

穿过海岸边的隧道，沿弯弯曲曲的小路前行，面前出现了一座小山。我贴着山麓行驶，来到一片开阔的水田边，找空地停好车。旁边的厢式卡车应该是润也开来的，也许是他公司的车。

我沿田间小路来到开阔地，看到了润也。他坐在便携式小椅子上，面前的三脚架上架着望远镜，脖子上还挂着双筒望远镜。

我刚走近，润也便开口了："你真来了啊。"

"只是偶然经过。"

"经过这种深山里的地方？偶然？"

"你干什么呢？"

"我在做猛禽类的定点调查。"润也指向对面的山，"例如，如果这附近要修大路，或者要拓宽道路，就必须削平那样的山，对吧？"

"嗯。"

"如果出现那种情况，附近的野生动物将会受到多大的影响，我们必须调查清楚。只要弄清鸟类的生活区域，就能让道路避开那里。"

我疑惑地歪头望向天空。天空湛蓝，像水一般澄澈，白云看起来就像一块块结实的肌肉，此外别无他物。我环视一圈，真是空空荡荡

的天空。“这里没有鸟哦。”

“是没有啊。”润也忍不住露出笑容，“有时等上七八个小时都看不到。”

“真的吗？”

“嗯，真的。”

“哦。那你现在干什么呢？”

“这问题真失礼。我做这种工作，这就是工作内容啊。如果山里出现了鸟，就要观察它们的举动，记录它们的飞行路线。只要重复记录多次，就能掌握这一带都有哪些猛禽，它们又是怎样行动的。只是它们如果不出现，我就只能在这里坐着。”

“真奇怪啊。”

“只要做了就会明白。在现代社会，这种只须眺望天空的工作实在很奇怪。”润也的语气带着自嘲，但也流露出自豪。他把手边的双筒望远镜递给我。“诗织，你试着用这个看看吧。”

我接过望远镜，挂到脖子上，双手握住看向天空。润也告诉我使用方法后，我开始到处眺望。远处的山上有一片杉树林，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栎的枝叶。仅仅这些就让我感到新奇。眺望碧空和云团，再眺望远山。我的视线轻轻滑过山峦与天空的界线。“看鸟时不要忽视背景，那样才容易看到。”润也提出了建议，但我依然不明白要领。

我看了足足三十分钟。完全没有鸟的踪影。背后的山中传来鸟鸣，我不禁好奇地转过身。“那是什么？”

“长尾山雀。”润也告诉我，“是像麻雀一样可爱的鸟。”

“没有鹰啊……”我坐到椅子上，虽然略感失望，但能在这种毫无车辆噪音的悠闲场所待上一阵子，本身就让人享受。

就在这时，润也站了起来。“苍鹰！”

我吓了一跳，跟着起身张望。“在哪儿？在哪儿？”

润也指了指北方，拿起望远镜开始观察。我也模仿他的动作，但怎么也找不到，望远镜的彼端只有天空。我焦急地来回张望了一会儿，“啊”了一声。

找到了。镜头中飞进一只茶色的鸟，双翅伸展，与其说它在飞，不如说在浮游。在水蓝色的天空中，我完全无法把握距离。

“抓到了吗？”润也边透过望远镜观察边问。

“抓？嗯，看到了，看到了。”

苍鹰开始在空中优雅地盘旋。先向右画出弧线，又缓缓地反向飞舞。我看得入了迷。虽说是透过望远镜观察，但我还是第一次如此近地观察鹰。随着苍鹰的飞翔，我也来回转动脖子，不久脖子就酸了，但仍无法把目光移开。

“这里是三号。”润也的声音传来。他放下望远镜，冲着身旁的无线电对讲机开始说话。他先后说明了苍鹰的位置和盘旋飞行的方向，当苍鹰消失在背后的山坳里，他说了一句“目标丢失”。是指已经看不到苍鹰了吗？对讲机里传来“这里能看见”的回应。

“像我这样的调查员有四个，大家从各自的角度追踪鹰。刚才我一直看到它消失在那边的山背后，之后就由那边的人负责追踪了。”润也说着，开始用铅笔在手边地图一样的东西上画线。“这是刚才的飞行路线。它一直在这里盘旋，对吧？那是在寻找地面的水田里有没有吃的。你看它，来来回回地转。”

“从那么高的地方？一百米以上足够高了吧？”

“鸟的视力很好呢。连我们长什么样，都能立刻辨别，就算从那么高俯瞰也没问题。”

“鸟的视力难道不是很差吗？”

“你是说夜盲症？（日语中“夜盲症”一词可以写作“鸟目”二字。）那只是说夜里看不见，而且只有鸡有夜盲症。”润也面带微笑，“鸟的视力很好。”

在他手边的调查记录上，有的还写着记号和数字。

我再次透过望远镜看向天空。洁白的云朵飘入视野。

“啊，润也，那个！”我在西侧的山林上方发现了鸟一样的东西，不由得喊出声来。我眼睛紧贴望远镜，努力确认鸟的位置。

“哦，怎么样？抓到了？”

“看到了，看到了。那也是苍鹰吗？”那只鸟伸展的双翅前端无力地下垂，但仍在乘风翱翔。

“那是鸢。”

“鸢？”

“那不是我们的调查对象。我们要调查的是珍稀猛禽。”

“珍稀猛禽是指什么？”

“苍鹰啊，留鸟啊，还有鱼鹰。其实，与其这么问，不如问什么不是珍稀猛禽更方便。”

“那都有什么？”

“鸢。”

“哦？只有鸢？”我拿开望远镜。

“嗯，没错。”润也露出开朗的笑容，笑声穿透我的胸口，清澈澄明，仿佛就那样直插云霄。“自从决定做这份工作后，我感受特别强烈。不看电视，也不看报纸，就在这样的地方等待鸟类出现。就算等好几个小时，能看见它们的时间可能连三十秒都不到。但我还是这样等着它们，恍恍惚惚的。”

“嗯。”

“只要这样做，我就会觉得，世界不是很和平吗？”

“即使世界并不和平？”

“从这里向远处延伸，总会有事故或案件发生，对吧？再延伸一段，就会有战争和饥饿之类的现象，虽然我并不确定。但是如果不去想，就这样恍恍惚惚坐在这里，那我就和那些现象无关。只要我不深入思考。不去想，不去想。”润也的嘴角缓和下来，有些害羞，“在这

里连续眺望天空七个小时，听起来就像胡说吧？但就是这样，我连续七个小时，只是在寻找鸟类，在呼吸。”

“只是在呼吸吗……”我的声音也放松下来，“宪法改变与否，似乎都变得毫无关系了。”

我带着疑问，仰头看向正上方的天空。晴空辽阔，云朵缓缓流动。我盯着这样的景象，心中顿时升起一股安心的感觉，仿佛在看沙漏中落下的沙粒，不由得放松了肩膀，身体上的紧绷感也消失了。遥望前方，种满杉树的小山泰然自若。时间的感觉正在渐渐消失。当然，这里没有政治和社会问题，只有我、润也和鹰，以及水田里的稻谷和青蛙。邻近地方的灾难没有在这里发生，迎面拂来的风没有带来任何不幸。燕子英姿飒爽地从眼前掠过，忽然一个急转弯，一下子就消失了。青蛙的叫声不绝于耳。

11

岛来到仙台是在此后第二周的周六。按照约定，我们下午一点来到新干线检票口前。就在这时，前方出现了轻微骚动。我们正想着“有人吵架啊”，就发现其中一人正是岛。

“你来仙台是因为工作吗？”我指着他的胸口问。

岛的回答很暧昧：“嗯，差不多吧。”

“还在做那个业务员的工作吗？”润也问。

“那个已经辞了，很久以前就不干了。那之后就留起了长发，所以跑业务是不可能了。”岛摸了摸盖过耳朵的头发。

“你留短发更合适哦。”我说。

“把身体的一部分去掉太可惜了。”岛很得意地回答我，“总之现在，我在给别人帮忙。”

“帮忙？”

“不知是该说政治活动，还是未来党的党员活动，总之在帮忙。”

“喂，说你呢，你想逃啊？”刚才与岛发生争论的男人走了过来。他头发很短，下巴上留着胡子。

“怎么了？”我问。

岛一脸不堪其扰的表情。“刚才坐新干线，他就坐在我旁边。开始讨论问题后就吵起来了。”

“都是因为你说宪法九条太愚蠢。”男人喘着粗气。

“我可没说。我只是说我赞成修正。”

“你啊，要把和平宪法—”男人正要发表长篇大论，被岛制止了。“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像你们这种要求和平的人，为什么要扑上去跟对手打架啊。”

两人似乎要再次开战。我只能畏缩地在一旁观战，但润也挺身而出。“你们再怎么吵，也只是两条平行线，干脆用猜拳决定吧。”

“什么？”岛和男人都转向润也。

“你们和我猜拳。如果我赢了，你们就别再继续没用的争论。如果我输了，你们就随便吵。”

“到底有什么窍门？”我们在桌边坐下，点好餐后，岛问道。

我们走进带顶棚的商店街，找了一家位于地下的咖啡馆。顺着陡峭的台阶下行，再沿昏暗的通道走到尽头，就是店门。店内装修精致，咖啡也味道非凡，但不知为何，没有手机信号。而且这家店的知名度似乎不高，总是空空荡荡，寂静无声的氛围十分舒适。

在车站检票口附近临时举行的猜拳比赛中，润也首先三连胜赢了胡须男。深感疑惑的岛要求“也和我比一场”，结果润也再次连胜三局。这到底是什么余兴节目？两人都不知所措，与其说他们接受了这

一结果，不如说他们已经被灭了气势。一切最终不了了之，胡须男就此离开。

“不知为什么，就是能赢。从以前开始。”

“从哥哥死后开始。”

之前一直保持沉默的老板悄无声响地走上前来，在我们面前摆上三个咖啡杯。待我们说“谢谢”时，他已经回到柜台后面。简直就像神出鬼没的怪物。

“你明白我猜拳时要出什么？是预知能力吗？”

“润也说不是这样。”

“那是恰好出了会赢对方的手势？”

“是啊，恰好。”润也苦笑着挠了挠太阳穴。

“猜拳的胜率是多少分之一？”岛问道。

“胜率？”

“就是随意出的胜率。你可以出石头、剪子、布这三种手势，对方也一样，所以组合起来就是三乘三。”

听到岛要计算，我赶忙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假设对方出石头，那么你出布就赢，出剪子就输，出石头就平，对吧？也就是说，三个里面有一个可以赢对方，那不就是三分之一吗？”

“啊，就是这样。”

“润也把三分之一的胜率据为己有了啊。”岛的说法听起来很像“把女人据为己有”或者“把师父的手艺据为己有”，这也让我觉得有点别扭。

“从哥哥死后开始的。”

“但可能吗，这种事？”

“谁知道呢。”润也耸了耸肩。

“就像忽然就能使用超能力一样，不觉得有种骗人的感觉吗？一点现实感都没有。”

“过去有个孤傲的电影导演，只拍了三部电影。他对一个评论家这么说：‘总说什么现实感、现实感的，真唆。不过你这个只看电影的人，肯定很了解现实社会吧。’”

“真是个诡辩的导演。”

“我一直记得森林像萤火虫一样光芒闪耀的场景很漂亮。”润也说。

我也记得，于是附和了一句：“是啊。”

“好，那这个怎么样？”岛继续说，“接下来进入店里的是男是女，这个概率可是二分之一。”

润也也许有些嫌麻烦，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把手边的咖啡杯端到鼻子下方，随后喝了一口，发出吱吱的啜饮声。“是男的。”他说道，脸上的表情似乎表示这是毫无根据的选择。

最初，我一脸紧张地等待接下来的客人。可是仔细想想，才意识到这并不是一家客人频繁进出的店。岛的想法或许也一样，渐渐不再去看身后的店门。

“安藤已经去世五年了啊。”岛说，“那时正好是犬养开始受到关注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还有足球队员被捅死。”

“住在我们附近的安德森家着火也是在那个时候啊。”

事件原因被确认为纵火，但终究没有抓到凶手。当时人们对美国充满反感和不满，都仿佛大脑短路般憎恨美国人，因此就算有人纵火，也会赢得让人毛骨悚然的喝彩。那股热潮或许仍在继续，但远离新闻的我们对此已经一无所知。

“那时，哥哥也许想阻止这个社会变得怪异。”润也缓缓说道，似乎在追寻记忆。

“变得怪异？”岛皱起眉头。

“虽然那不是集群心理，但大家都丧失了冷静，呼啦一下就开始行动，哥哥很讨厌那种现象。他不喜欢人们不加思考地随波逐流。”

“所以那时他去了犬养的演讲现场？他想让犬养帮他改变时代？”

“谁知道怎么回事呢。”润也露出思考的神情。

“不管怎样，那个犬养现在也成为首相了。说到这个，润也你们还是不看新闻吗？锁国状态？”

“黑船还没来吗（十九世纪，日本实行锁国政策，直到一八五三年美国海军的四艘军舰来到江户湾口，以武力胁迫幕府开放口岸。由于这些军舰都是黑色的，日本人将该事件称作“黑船来）——就是这种感觉。”

岛吃惊地说了句“真厉害”。

“经济恢复景气的消息也是最近才知道。”

“不会吧。”

“景气这种东西，如果只是普普通通地过日子，就完全没有感觉，真奇怪。如果硬要说，空驶的出租车确实减少了。真的恢复景气了吗？”

“怎么说呢，未来党成为执政党后确实如此。犬养把那些他认为没用的东西，比如公共事业啊、议员养老金啊，全都一股脑削减了，对吧？”

“我们不知道啊。”

“真是麻烦的家伙啊。”岛笑了，“犬养确实那么做了，还加强了调整养老金的力度。”

“养老金？”

“所谓经济不景气，就是因为钱运转不动了，对吧？那么难道大家都没钱吗？也并非如此。大家只是把钱都存起来了。要问这么做的理由，是因为大家都担心未来，都不再相信国家和政治家。所以，犬养要改变这样的现状。”

“改变对国家和政治家的信任？这种事能做到吗？”

“嗯，做得还不错。”岛的脸上飞起红晕，仿佛有人正在夸赞他女友的优点，“首先着手改革的是养老金制度。如果能消除人们对于未来的不安，就会创造出用钱的余力。”

“这么简单的事就能恢复经济？”润也的声音中透着失望。

“渐渐就有了效果，人们总是随波逐流嘛。总之，只要出现了所谓经济似乎正在好转的氛围，大家就都会开始改变。简而言之，大家都只想着不能让别人看低自己，实在很简单。”

“犬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力量了？”哥哥去听演讲的时候，犬养应该不过是个势力弱小的在野党党首。五年间，他成了首相，已经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改变养老金制度。我不禁心生疑惑。

“有几个理由。”岛说着，一口喝干了杯中剩下的咖啡，“首先，犬养对自己人很严格。”

“什么意思？”

“以前的政治家总会避开对自己人不利的情况。看起来不可一世，对自己却很娇惯。”

我想起蜜代也说过类似的话。就像占卜师不会占卜自己的未来一样，政治家只考虑自己的利害。

“犬养首先改变了这点。他转眼间就做出了废止议员养老金的决定，还挨个批评了那些巴结自己选区里特定团体和企业的议员。”

“其他议员都很赞成吧。”

“第二个理由也许有些奇怪，但犬养确实很幸运。那些提出反对意见的议员，他们的后台全都从政界消失了。不是因为过去无聊的出轨行为遭到揭发，就是被证实接受过非法政治捐款。后来，对犬养格外敌视的执政党元老也死了，这是最大的震动。”

“犬养应该也被附身了。”

“犬养也许暗杀了自己的敌人。”我脱口而出，并没有特别的深意。

岛面露不快。“那些人都是死于脑溢血或心肌梗塞。简而言之，都是些老头子。”

“哥哥也死于脑溢血。”润也窃窃私语般吐出一句。

“啊，但是，犬养也遭到过很多袭击吧？”我赶忙插嘴道。

“我也曾恰巧碰到过。犬养接受采访时，有个记者打扮的人拿出了手枪。真是太可怕了！”

“啊，真的吗？”

“当然。那人举枪就向犬养的脑袋射击，周围那些媒体的人都惊呆了，动都动不了。可犬养非常镇定。”

“没打中？”

“不可思议的是，那个暴徒竟然举着枪没动。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什么，只是一脸铁青地尖叫着‘你会让这个国家完蛋’之类的话。话

一出口，犬养便直直瞪着他，很平静地做了回应。”

“犬养说了什么？”

“‘你对日本的历史了解多少？关于日本在亚洲的位置，关于日本和世界的关系，你比我考虑得更多吗？要是那样，让我听听你的意见！’然后又用低沉可怕的声音说，‘如果你的想法只是复制网上的知识或者评论家的措辞，那我会让你幻灭。你来证明吧，证明你不是盗窃别人想法的小偷！’”我感到岛的眼中闪烁着诡异的光芒，仿佛正在朗读已经铭记在心的《圣经》，显得精神恍惚。

“然后呢？”润也催促道。

“那人当时就倒下了。是摔倒的。虽然立刻就被送到医院，但还是死了。”

“这算怎么回事啊。”

“谁知道。按Duce的老板说的，也许是因为过度紧张。犬养也算捡了条命。”

“Duce的老板？”脱口而出后，我感到记忆被什么拽了一下，“那是哥哥常去的酒吧？”葬礼上，那人也帮了不少忙。他剃着光头，显得聪明理性，应该是哥哥常去的酒吧的老板。

“对，没错。就是那个Duce酒吧的老板。现在他和我一样，都是未来党的党员。他很敏锐，什么市场啊、资本主义啊，总在思考这个社会的结构。”

“社会结构什么的，难道只要想想就能想明白吗？”我不禁问道。

“‘不明白’本身就是明白哦。”岛开了个玩笑，“总之，老板比我高一个等级。而且他还是个幸运儿。”

“幸运儿？”

“犬养被袭获救时，他都在现场。”

咖啡馆的门开了。我瞥了一眼，一个胡子拉碴的长发男人慢腾腾地走进来。

“你猜对了。”岛指着润也，“是男的。”

12

“你醒着吗？”夜里，我躺在床上，仰望着天花板问道。我们住的公寓看起来没有实际建造年头那么陈旧，显得很结实，隔音设备似乎也做得不错，夜里寂静无声。我的声音就像一块不起眼的小石头啪嗒一声落在展开的白纸上，压出一片褶皱。

“醒着呢。”

我们都只穿着内裤。刚才的亲热让我们汗流浃背，但时间一长，寒冷的感觉还是渐渐袭来。但我们不可能就那样抱在一起入睡。

“岛先生看起来很精神啊，虽然头发乱糟糟的。”

“真是个怪人。”

“岛先生最终会在国民投票中选择哪一方呢？”岛滔滔不绝地介绍了犬养的各种成就和战略，但并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

“宪法之类的东西，不知是不是因为看不见，平时完全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对它改几行字，增加些内容，为了这种事大张旗鼓，你不觉得有点滑稽吗？”润也靠在枕头上说道。

“是啊，真是如此。”

“如果哥哥还活着，会怎么评价国民投票，我大概能想象出来。”

我很喜欢听润也讲哥哥的事。虽然让一个人无条件信任、依赖的事物也有可疑的一面，但看到润也毫不做作地说着“哥哥是这么说

的”、“就像哥哥说的，没有任何问题”，我就会心生幸福感。

“哥哥大概会断定宪法九条会被修改。”

“是吗？”

“哥哥一直都在说，所谓人类，越是那些头脑聪明的家伙，越觉得和平与健康属于很俗的东西。人类就是被设计成这样的。”

“啊，阴谋论出现了。”

“嗯，其实也不是有人设计，只是一听到别人高声大喊‘反对战争’、‘世界和平’之类听起来理所当然的话，便会觉得对方真唆，还会有种‘还轮不到你这么趾高气扬’的感觉。”

“润也你应该会这么想。”

“我一直这么想。上高中时，大家都时不时抽烟。有个同年级的同学总是不厌其烦地说什么吸烟有害健康啊、不要乱扔烟头啊。”

“他说得没错。”

“但我们都把他当傻瓜。我们的健康要你管！事实就是如此。别人说吸烟有害健康，请别再抽了，自己便承认错误，表示感谢，并从此开始戒烟，这世上根本没有这种人。有人无论做什么，都朝着和平与健康的反方向去。他们一点点向前滑动，就像被磁铁吸引一样，向着人多热闹的地方。哥哥就是这么说的。”

“是吗。”果然，“哥哥就是这么说的”这句话让我心情舒畅。

“哥哥以前只跟我说过一次关于修改宪法的事。”

“什么时候？”

“哥哥上大学时。”润也似乎开始转动记忆的齿轮，一时没有说话。难道他就这样睡着了？我刚起疑，润也便喃喃道：“这个国家的人啊，很不善于长时间愤怒或持续反对。”

“什么是长时间愤怒？”

“就算一开始的骚动很猛烈，若再次发生，就没了兴趣。引入消费税的时候，通过PKO（指PKO法案。一九九一年的海湾战争中，日本以向美国提供一百三十亿美元资助为“代价”，使自卫队可以前往海外。）派遣自卫队的时候，居民基本登记系统网络化的时候，海外发生人质事件的时候，无论发生什么，大家最初都十分关注，媒体也炒得火热。但一旦第一波热潮过去，进入第二波，氛围一下子就冷了。那不是厌倦，也不是没兴趣，只是大家都有一种混杂着疲劳的轻蔑。‘不是已经好了吗？我们不是已经一起热闹一番了吗？’”

“润也？”旁边传来的声音的确属于润也，但其中似乎包含着不同寻常的阴暗。而且如果他是一边回忆一边讲述的，未免太过流畅。难道躺在我旁边的是与润也相似的另一人？我不禁担心。

“所以，如果我是政治家。”润也的声音在继续，“我会这么做。最初，我并不会进行大幅度修改，只会把九条改到‘为了自卫而持有武力’的程度。再加上一条‘不会设立征兵制’也不错。但就算只改这些，恐怕也会造成大骚动。媒体连日讨论此事，常常露面的学者发表各种意见。然后，宪法大概就会修改。最关键的是在之后。我会看准时机，再次修改条文，那时媒体和普通百姓就不会像第一次那样一片哗然了。因为他们不会长时间抵抗或愤怒，也不会坚持反对运动。‘已经

够了，九条已经改了，再改改不是也无所谓吗？’他们应该会这么认为。他们应该没有再次反抗既成事实的力气和余地，即使把‘不强制服兵役’的条目去掉也很容易。已经被承认的消费税一个劲上涨，但施工也不会半途而废。”

“怎么了，润也？”我被润也的语调吓得不轻，再次确认。那语调，若说它带着做噩梦时的惊恐，却又颇具条理；若说它认真正常，却又毫无感情。

“如果可能，”润也继续说，“在第一次修改时，如果能触及修宪的主要内容，即改变九十六条，那就更好了。从第二次开始，国民投票就会变得简单。总之，如果是贤明能干的政治家，就不会唐突地胆大妄为，而是先打好楔子，以此为起点，最终达成目的。如果是我，就会这么做。”

“润也？”

我的第三次询问没有得到回答。“喂。”我不灰心，又说了一句，却听到睡着的呼吸声。

也许刚才的润也不是平时的他，而是哥哥借用了他的身体。我试着想了想，但并不觉得现实中会发生这种事。或许是润也在恍惚中从开放的记忆库里倒出了过去从哥哥那里听来的话。这最有可能。

不知不觉，我也进入了梦乡。

13

早上，我跟润也复述了他昨晚的话。不出所料，他什么都不记得。“这都是什么啊？我说梦话了？”

“你说了和你哥哥一样的话哦。关于宪法。”

润也反复眨了眨眼。“我也会说复杂的事了啊。”

“那可不行啊，像哥哥那样过度思考，结果倒下了，可就什么都没了。”

润也舔着掉在吐司面包上的黄油。

“这么说来，哥哥不是死在犬养的演讲会场吗？”

“说是会场，其实只是街头演讲。”

“那个啊，和昨天岛说的想杀犬养的假记者很像吧？”

我皱起眉，默默地陷入思考。

“那家伙也死在那种场合，和哥哥一样是脑溢血。”

“所以……”

“哥哥不也是因为接近犬养才死的吗？”

“你说什么啊。”

“犬养难道没有那种力量？例如让接近他的敌人全都脑溢血。”

“润也，你不是认真的吧？”

“一半认真，一半开玩笑。”润也一下子放松下来，露出笑容，“就算他有那种力量也不奇怪。”

“怎么会不奇怪！”

话题到此结束，我们开始专心嚼吐司面包。

“也许是概率吧。”隔了一会儿，润也说道。

“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润也这次又想说什么。

“我只是忽然想到，我的所谓感应能力，不正是来源于高效的概率吗？”

“哦？”

“我昨天也说了，猜拳的胜率是三分之一。”

“嗯，对啊。”

“如果猜来店客人的性别，因为只有男女两种，所以是二分之一。”

“那赛马的独赢呢？”

“如果从十匹里选一匹，就是十分之一。”

“啊！”此时，我和润也同时惊呼一声。两个声音碰撞在一起，似乎在餐桌上空啪的一声裂开。

“这么说来，没猜中的第九场比赛有十二匹马。”

“我现在也想到了这点。那是十二分之一啊。也就是说，到十分之一为止都没问题？”

“所以没法猜中连胜的赛马券。”润也似乎已经十分肯定自己的假设，一字一句地断言道，“同时猜中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概率一下子低了很多，远没有十分之一那么高。所以啊……”

“什么？”

“十分之一也许是上限。那条件就明白了。如果概率不低于十分之一，我就能猜中。也许就是这样。”

“那么对润也你来说，十分之一就等于一？”

“如果真的如此，会怎么样呢？”

“什么怎么样啊，我觉得很可疑。”润也依旧坐在桌子对面，我却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被拉开了，他好像去了未知的远方。

14

第二天早上，我来到公司时，虽然还没开始上班，但大多数职员已经就位。难道迟到了？我看了看表，并非如此。

赤堀进入了我的视线。他正站在座位前拿着听筒说话，表情可怕。仔细一看，大部分人都在打电话。有的满脸通红，眼角上吊；有的眉头紧蹙，俯身低头，仿佛正在道歉。如果说大家意气风发，只听声音确实如此，但任何人脸上都没有神清气爽的感觉，反而笼罩着一抹阴郁。楼层内有人来回走动，窗边的会议桌旁，以大前田科长为代表的二十人正围桌而坐。看起来都是公司的领导层。

“诗织，早。”蜜代抱着一大摞资料从我身后经过。

“那个，这是……”我指着眼前的光景。

“真吓了一跳啊。昨天夜里忽然接到紧急联络，大家一大早就被叫来了。”

“怎么回事？”

“那个啊，我们公司的塑料制品基本上都是东南亚的工厂加工的。”

“东南亚？”

“以前是在×国，但自从发生那起天然气采掘事件，外交上出现矛盾后，所有企业都撤回了。总之，从前天开始，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什么消息？”

“我们的产品混入了有毒物质，说是在工厂制造过程中混入的。如果用微波炉加热，有毒物质就会释放到空气中，虽然数量很微小，但孕妇或小孩吸入后会有影响。”

“这真不得了！”

“传言就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塑料制品主要用于微波炉，所以情况很糟。”

“是传言吗？”

“大约一周前，公司接到了匿名邮件。昨天负责人去了现场，似乎是去确认情况。目前还不知道可信度多高，但不知是哪里走漏了风声，网上也开始有传言了。现在公司里的所有职员已经都被叫来了，幸亏有手机群发邮件。现代社会还真是方便。”

我再次环视四周。平常总是边喝咖啡边谈笑风生的大叔大婶们个个杀气腾腾，对着电话和文件忙个不停。不知是在应对咨询，还是在向客户解释，赤堀发出恳切的声音：“目前正在调查，万分抱歉，但关于发货，能请您再等待一段时间吗？”我这样一个派遣来的临时事务员，对此实在无能为力。我有些胃痛。也许是注意到了我的视线，不一会儿，蜜代转头看我，露出放松的表情。“大家这么拼命，很吓人吧？”

“只有我没法帮忙，实在很抱歉。”

“诗织你有你的工作，别在意。”

蜜代重新埋头工作，我开始计算职员们申请的出差费。

“你们在想什么！”

过了一会儿，耳边传来大前田科长的怒吼。无论是打电话的人，还是面朝电脑屏幕的人，都齐刷刷地看向窗边的会议桌。

大前田科长已经站起来，表情比任何时候都要严厉，但并不显得兴奋，只是右手猛地颤了一下，喉咙里发出响亮的声音。“应该全都如实公布。我不是在说什么正义感或漂亮话。从大局考虑，这才是风险最低、花费最少的解决方法。”

仰望大前田科长的其他大人物纷纷露出丑陋的笑容，仿佛在说“你不要讲这种让人为难的话”。

“战斗吧，大前田科长。”旁边的蜜代盯着电脑屏幕喃喃低语。

这时我心想，现在这里肯定没有人在意宪法的问题。不如说在如此事态下，如果有职员考虑那种问题，那才是错误的。谁都不会考虑远离自身生活的问题，也没有考虑的余力，只是自认为考虑过。思考吧，快思考。如此的感叹声传来，我正想着那和某人的声音很像，便发现那就像润也的哥哥的声音。好可怕！可怕得让我怀念不已。

“一转眼，一上午就过去了啊。”在附近的咖啡馆，按午餐时间的意大利面餐单点好菜后，蜜代叹了口气。

正午前后，楼层里也稍稍恢复了平静。当然，与其说事情尘埃落定，不如说大家在绞尽脑汁后，只能静待事态发展。平静里混杂着疲劳和泄气，但慌乱多少已经平息。

“会变成什么样呢？”

“会怎样呢？”蜜代微微一笑，手指拂过盛水的玻璃杯，“总之，商品的流通已经停止，准备开始回收已经出售的部分。而且不通知媒体可不行。”

“刚才大前田科长一直在生气。”

“既然是东南亚的工厂发生问题，就会追究管理工厂的我们的责任，也许和当地工厂签约的时候，有人就已经默许了在产品检查环节减少工序。还有那些想掩盖事实的大人物，他们到底在说什么蠢话啊！所以大前田科长才会生气。”

“大前田科长真了不起。”

“嗯，那个人不得了。”蜜代吃完意大利面，喝了口水，点点头，“出现这种麻烦的时候，就能明白上司的能力。就像来到坡度很大的滑道，才看得出滑雪技术有多高。”

“犬养首相如何呢？”我忽然冒出一句。

“怎么忽然提起犬养了？”

“那个，我只是忽然想，那个人应该也很优秀吧。”我也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会提起他。听到“上司的能力”，头脑中便条件反射般出现了犬养的身影。“那个人到底是好是坏啊？”

“这个问题嘛，可能他太太也不明白。”

“犬养首相已婚了吗？”

“两年前娶了个年轻漂亮的模特。说到这个，虽然完全没有证据，但据说他至今和上百人发生过关系，而且大都只有一次。上次有人在电视里说过，墨索里尼好像也一样。”

“就是那个墨索里尼？”

“嗯，没错。”

“那样的异性关系不会成为政治家的弱点吗？”

“真是不可思议啊。”蜜代痛切地摇了摇头，“我一直觉得那种作风问题是政治家的生命线，结果完全错了。其他政党也绞尽脑汁攻击墨索里尼，但毫无效果。”

“墨索里尼？”

“啊，说错了，是犬养。但那也是犬养强大的地方。与女性的丑闻多如小山，却没有任何与政治相关的贪污渎职行为。他就像有洁癖一样，让人看不到任何弱点。他那么擅长辩论，只要被他盯上，对方就会吓得直打趔趄。”

“他很久以前是不是说过，如果五年内不能让经济复苏，死也无所谓？”

“嗯，说过。‘如果我当政，五年内就会让经济复苏，失败了就把我的头砍了吧。’他就是这种人。”蜜代充满怀念地点点头，“但是，如今经济真的好转了，真了不起。”

“犬养为什么能做到呢？”我一边回想前些日子岛说的话，一边发问。

“履行决定的决断力和自信，以及被他人怀恨在心也无所畏惧的勇气，不就是因为这些吗？以前的政治家大概也都明白该做什么，但出手后就会引起众怒，他们觉得很可怕，最终没能执行。但是，犬养会完成一切该做的事。”

“因为经济复苏，大家也就对他放荡的异性关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吧。”

“这确实是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是他太太以前曾在电视上说过：‘如果一个男人在被追问异性关系的时候，语无伦次地辩解，惊慌失措，吞吞吐吐，难道能把国家交给这种男人吗？’那么美丽的面孔说着那么冷静的话，任谁看了都不会再多说。而且，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据说所有被抛弃的女人几乎都没有怨言，至今还在支持犬养。这也是一大原因。”

“人们不愿意看到那样的丈夫，但那样的政治家是没问题的。”

“谁知道啊。但犬养也许正是因此才受到支持。他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传统，也堪称充满魅力，而且最重要的是——”

“是什么？”

“他把自己的利益和安危置之度外。这对于政治家来说真是最厉害的资质。”蜜代感叹道，“之前选举时，犬养领导的政党增加了很多议席，但他们始终一脸严肃。”

“当选了还这样？”

“他们说，只要想到接下来要为国家承担的责任，就不可能高呼万岁。”

听到这里，我也不禁觉得，那些在选举获胜后喜不自胜的人也许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犬养以前曾经即兴朗诵过宫泽贤治的诗，我在电视上看过哦。”

“现在他也经常说。”蜜代姿势妩媚地托着脸颊，看着窗外耳语般背诵起来。

诸位感觉不到吗，这飒爽的，

从诸位的未来世界拂面而来的，

透明洁净的风。

“怎么说呢，一听到这首诗，就会觉得真好。”

“我也知道这首诗。”哥哥还活着的时候，润也好像读过相关的诗集，“但是，蜜代，你不是讨厌犬养吗？”

“犬养很可怕呢。刚才虽然说了很多，但我还是觉得他让人毛骨悚然，很讨厌。”

“润也的哥哥曾经说过，年轻人之所以没有国家自豪感，是因为大人们太丑陋。他们并不是对历史有微词，而是因为大人们都像傻瓜一样，所以他们才不去关心国家的未来。”

“说得没错啊。”蜜代用力点点头，“现在的犬养完全颠覆了那种丑陋的形象，已经成为强大的大人的象征。让我们自豪的大人，犬养首相——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现在能让年轻人刮目相看的最快方法吗？”

“外表？还是臂力？”

“肯定不是那些。”蜜代语气温柔地否定道，“掌握更新更可靠的信息，而且要掌握很多。也就是说，信息量会让年轻人对你刮目相看。信息与尊敬相关。犬养的脑子好像很厉害哦。信息的质和量都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辩论时也不会输。他根本就没给年轻人讽刺他的机会。这渐渐变成了憧憬和信任，最终转化为支持。”

“蜜代你觉得这很可怕吗？”我一直在提问。

“总觉得哪里有陷阱，不知这么说对不对，但我感到目前有一种氛围，犬养在思考，而普通百姓没有思考。犬养确实很厉害，但聚集的人群很恐怖。”

“在思考，却没有思考。”

蜜代自嘲地说：“如果《月刊耳挖勺》能卖一百万本，那世界也许就和平了。”

我也颇有同感。

“关于墨索里尼。”从咖啡馆返回公司的路上，蜜代开口了。

“你是说犬养？”

“不是，这次是说真的墨索里尼。”她笑了，“听说墨索里尼最终和女友克拉雷特一起被枪杀，尸体还被挂在广场上示众。”

“哎呀。”

“民众冲那尸体又是吐唾沫，又是殴打，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尸体被倒吊起来，结果克拉雷特的裙子完全翻了下来。”

“哎呀。”

“民众似乎非常高兴。真好，内衣看得清清楚楚。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无论哪个时代的男人都一样，不，女人应该也一样。但就在那时，有个人在一片嘘声中爬上梯子，把裙子拉回原位，用自己的腰带绑好，让它不至于再翻下来。”

“哎呀。”说着，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人当时的处境，不禁佩服他的勇气，“那人真勇敢啊。”在那种情况下，就算被人责骂“你是站在那女人一边的吗”，甚至被暴力相向，都无法有任何怨言。

“是啊，我也不知道实情究竟如何，但一直觉得那人确实了不起。”蜜代的语气就像在给身边的珍宝吹气，“其实，我一直都在想，至少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要成为拉回裙子的人？”

“我无法阻止别人的疯狂或骚动。我可没有那么大的勇气。但至少我想做到拉回裙子之类的事，嗯，就算不行，也会始终保持这样的想法。我就是想成为这样的人。”

“我觉得蜜代你没问题。”

“我也许不行。但最近去了你家，让我觉得你和润也或许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会拉回裙子？”

“就算无法阻止洪水，也不会在灾难中忘记最重要的事，你们就是这样的人。看起来是呢。”蜜代也许是想开玩笑，但句尾语气很谨慎，就像谈起过去的传说。

15

我回到公寓，润也正在打扫浴室。屋里关着灯，只有浴室一片明亮，还能听到扫地板发出的唰唰声。从浴室里伸出脑袋的润也一手拿着海绵，光着脚，弯着腰。“啊，你回来了。”

“怎么想打扫卫生了？”

“最近都没打扫吧？刚才一看，都有点发霉了，觉得不扫不行。”

仔细一想，只要坐立不安就会开始进行彻底的大扫除，这是润也的特点。有时他会半夜起来擦地板，有时会把鞋柜里的鞋一双双擦干净，甚至还会一大早就开始忙着整理书架。

也许是润也在地板上洒了除菌剂，一股氯气的臭味直冲鼻腔。

“而且啊，”润也皱起眉头，“都有那个了啊，那个。”他说。

“什么？”

“溪流啊。有溪流。”润也似乎在说一个他很讨厌的名字，随后挥了挥手。

“溪流是什么？”

“啊，我还没跟你说过吗？”润也点了点头，“是虫子的通称。”

“溪流这个称呼感觉很可爱啊。”

“怎么可能！”

我换好衣服，又卸了妆。结束了回家后的一连串事务后，我来到餐桌旁，润也正好从浴室出来。他从冰箱里拿出纸盒装的牛奶和杯子，把牛奶倒入杯中，一饮而尽。放下杯子的他嘴角沾着白色的液体，空气中飘来婴儿般的气息。

“公司发生什么事了吗？”

“哎？你怎么知道？”我正在回想造成公司大混乱的有害物质事件，闻言不由得吃了一惊。

“看你好像在想什么。”

我们淡淡地聊着各自公司的事，但不知怎么回事，话题不觉间转到了修宪上。

“我啊，前不久也说过，我真的很讨厌反战之类的漂亮话，怎么听都像在说谎。但今天在做苍鹰的定点调查时，我忽然想到一点。”

“什么？”

“最近大家都在说宪法怎么样、军队怎么样，对吧？”

“嗯。”

“如果下定决心，把自卫队什么的全部取消，会怎么样呢？”

“什么意思？”

“就是变得手无寸铁，武力啊、兵器啊，什么都没有，别人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该怎么办？”我觉得润也的想法很幼稚，不禁笑了起来。

“那样的话，别人到底为什么要攻打我们啊。领土狭小，也没什么资源，没人会特意进攻这样的国家。现在日本和其他国家的矛盾，我觉得多半都和日本拥有武力有关。”

“但是×国正在抽取日本的天然气。”

“那种事跟是否拥有武力无关。说实话，如果真打算整顿军备，要是没有和对方一样强大的武器，就毫无意义。其他国家都拥有核武器，但我们没有，那就没意义，争端就不会结束。所以干脆一切归零。”

“你觉得会有效果吗？”

“和矢吹丈（漫画《明日之丈》（又译《小拳王》）的主人公，拳击手。）的无防备战术一样，对方也会吓一跳。”

“你也不想想矢吹丈是干什么的！绝对不行啊。”我一口咬定。让对方吓一跳又怎么样？“例如，一个赤裸的美女在睡觉，你觉得不会有人袭击她？”

“我不会的。”润也坦荡地挺起胸膛，“因为我喜欢脱衣服的过程。”

“是我的比喻不好。那比如家里哪儿都没锁，就那样裸睡，你就不怕会有强盗？”

“应该会被强盗盯上吧。”

“对吧。同样，没有防备就没有人进攻之类的话根本不现实。”

“不行吗——”

“还有，嘴边沾满牛奶的人说什么都没有说服力哦。”

润也慌忙用运动服的袖子擦了擦嘴。“也是。”他不好意思地继续说道，“但我问了岛先生。”他绷起脸，“如果想要改变世界，究竟该怎么做。”

“哎？”

“我还问他：‘这世界能被改变吗？’”

我直视润也。他连眼睛都没眨，目光锐利，眉头僵硬，嘴里毫无牛奶味，满脸严肃。我忽然感到这并不是润也，只是有人利用了他的躯体，便慌忙眨眨眼，再次看向他。面前坐的确实是散发平和气质的润也，与平时别无二致。

“你想改变世界吗？”

“我只是举个例子。”

“岛先生怎么说？”

“一开始他笑了，随后便说：‘只要有意志和金钱，就能撼动国家。”

“意志和金钱？”

“要很多钱哦。拥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现金，而且准备把它们用在政治上。只要有这样的想法，终究能做到。岛先生是这么说的。

政治家都为钱所困，金钱能给政治家帮忙，也能操纵他们。当然也能操纵官僚。”

“是这样吗？”

“嗯，我觉得说得没错。”

“比起无防备战术，还是岛先生的说法正常得多啊。”

“是吧。”润也得意起来，我完全猜不透他在想什么，“对了，这个周末我要去东京。”

“哎？”

“去给哥哥扫墓。”

“我可以去吗？”

“我要一个人去。”

“哎，不会吧，真的不行吗？”

“因为还有工作上的事，我想一个人去。”

润也的语气有种不容分说的力量，我便打消了所有念头。本来我还想让他解释一下：“明明就是发呆看鸟的工作，为什么需要去东京？”而且我也想责怪他两句：“说什么工作，是骗人的吧。”

啪嗒一声，屋里的灯灭了。我们对坐的餐桌被黑暗包围。“啊，灯泡坏了。”我喃喃道，“真是的，还不到关灯时间。”

“我跟岛先生打听了哥哥学生时代说的话。”黑暗的室内，润也开口说道。这句话就像赶制出的灯一样闪闪发光，让我眼前一片开阔。

“哦，什么话？”

“‘就算是胡说八道也无所谓，相信自己的想法，只要去战斗。’”

“然后呢？”

“世界就会改变。哥哥一直都这么说。”润也一边起身，一边像说梦话般说道，“哥哥一直都这么说。”

16

正如之前的预告，润也周末去了东京。我独自待在公寓里也很无聊，便漫无目的地上街闲逛。

途中，我偶然经过SATO 塑料所在的大楼。仰头一望，办公室里还开着灯。

东南亚的有害物质事件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产品中混入了有害物质的传言通过网络在社会上流传，当地的调查也完全没有结果。“我们目前清楚的只有‘我们什么都不清楚’。”一切仅仅停留在这样的状态。因此，这个周末，科室里肯定也是全员加班。

我发现犬养的身影，是在偶然进入的电器卖场的大型平板电视陈列台前。犬养出现在电视上，似乎是直播。他穿着西服，坐在大桌子前，看起来像是新闻节目。我很久没有见过犬养了，但他和过去没什么变化，不如说比几年前更精神，简直就像年轻武士。我不禁为之惊讶。他的方脸轮廓分明，鼻梁高挺。

话题当然和针对修宪的国民投票有关。白发的主持人也许是因为比犬养年长，一副傲慢的样子，但态度透着担心。“距国民投票就剩一个月了。犬养首相，面对这次重要的投票，记者和各大报纸都无法发表自己的看法，果然还是很不正常啊，您不觉得吗？”

确定国民投票程序的国民投票法规定，在国民投票之前，禁止发布一切可能影响投票结果的报道和言论，同时禁止进行舆论调查。关于这点，评论家和主持人满腹牢骚。

“事到如今还说什么。法律就是法律，必须遵守规则。”犬养毫不胆怯，也不生气，“国民投票法是四年前制定的。已经过了四年，再去议论毫无意义。这种时期出现的抗议没有任何讨论价值。”

“未经讨论就定案的国民投票法可违反了言论自由！”评论家唾沫四溅，“这是不得了的违宪！”

违宪很不得了，这种说法还真可笑，我站在电视前不由得想道。

“违宪很不得了，这说法还真可笑啊。”犬养在电视里说。

“现在不是玩文字游戏的时候！”

看到评论家情绪亢奋，犬养伸手制止了他。锐利的视线似乎也刺痛了画面外的我。

“如果你有使命感，就别害怕，向国民传达出来就好。在抱怨法律之前，应该先批评自身的胆怯。”

“就算您这么说——”

“我很想问问，”犬养把评论家和主持人的话顶了回去，“问问你们，问问国民，你们都做好心理准备了吗？可以这么问吗？一个月后的国民投票将极大地改变日本的未来。在明确规定不持有武力的宪法里，将会加上以自卫为目的持有武力的内容。你们应该好好想想这件事的意义。应该认真思考，然后投票，不要一时头脑发热或随波逐流。同时，必须做好接受别国批判的准备。责问和反对将一拥而上。怎么样，国民都为此做好准备了吗？这是必须的。你们能理解吗？”

“犬养先生，您这么说可不好。”主持人的脸色有些发白，“作为提出修改宪法的执政党党首，刚才的发言太轻率，对投票也会有影响。”

“无所谓。”犬养一脸庄重，“如果有必要，就要说出来。不是吗？只要你抱有信念和使命感。我听了最近的一些议论，心里很担忧。当然，我一直认为修改宪法很有必要。必须修改宪法，必须拥有武力。只是，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为了拥有坚定的意志和自豪感，就必须理解自己投票的意义和责任。反过来说，如果国民在认真思考国家未来的基础上选择放弃一切武力，确定了‘无防备才是最大防御’的方针，那么也是正确的。千万不能随波逐流。”

“谬论！”评论家喊道。

“犬养先生。”主持人流露出明显的不安，他肯定正在拼命盘算，这样的直播进程对自己的节目是好是坏？身为主持人有没有责任？会不会对他下次的职位调动带来影响？“这太不负责任了。提出修改宪法的明明是您，可如今您却……||”

“宪法应该修改，但我也希望国民做好心理准备。那些觉得怎样都无所谓、反正与自己无关的人，将来会后悔。后悔，逃离，然后毫不负责地推翻自己的想法。我希望各位不要顺从于政治家和周围人的花言巧语，投票时不要只装样子。”犬养措辞明确，再次凝视摄像机镜头，“诸位，”他加强语气，深吸一口气，树洞般的眼球面向观众，坚定地说，“别相信我。认真思考，然后选择！”

他的话隐含着另一层意思：你们这些人只是在搜索，并没有思索。

就像被人猛戳了一下，我感到一阵锐利的冲击，几乎要仰面倒地。我第一次看见堂而皇之说这种话的政治家。从现在起，他肯定会受到攻击，伙伴们会失望、愤怒，敌人则会大喜过望。

节目开始插播广告，我转身离去。在电脑卖场前，我听到了店员和一个年轻男子的对话。

店员热情地说：“买这个绝对超值！我可以跟你打赌。”男子也露出一副颇为认同的表情。

可以跟你打赌，这话让我不禁微笑。瞬间，店员的身影和润也重叠在一起，仿佛润也正在做出“可以和你打赌”的承诺。如果润也做出保证，说“可以跟你打赌”，就算那只是假话，也颇有说服力。

“那，就买这个。”客人回答。

17

又过了两周，星期一，我来到宫城县东北部的山区。这次仍然是去参观润也的工作。早上下了会儿雨，但很快就停了。刚才还在的乌云就像受到威胁后不知所措一样，忽然就变成了晴天。

润也看到我，立刻说了句“出来了啊”，仿佛我是个怪物。

“因为你最近周末都不在家嘛。”

最近两周周末，润也都把我扔在家里独自外出。他解释说是去盛冈出差，而且他的工作范围也确实涵盖东北六县（指日本东北部的青森、岩手、秋田、宫城、山形、福岛六个县，盛冈是岩手县的行政中心。），但我认为他肯定在说谎。如果他去了盛冈，肯定会谈及岩手山的话题。而且他什么土特产都没买，这也很奇怪。最重要的是，向我解释的时候，他总是避开我的目光。

“是不是有外遇啊？”

我和蜜代谈起此事，蜜代认为没关系。她最近连续加班，连周末也来工作，浑身都透着疲劳感。但不可思议的是，那颓废的神色让她显得格外耀眼。“你老公肯定没问题。”

“鹰，有吗？”我从润也手里接过双筒望远镜，立刻举起来眺望四周。

“今天有不少。因为雨停后，水汽蒸发，产生了上升气流。”

“什么意思？”

“鹰会借上升气流飞得很高。它们只考虑怎么才能飞得更高，所以会充分利用气流。飞到最高处，然后一路滑翔到目的地，肯定很享受。”

“鸟能考虑这么多啊。”

“它们可是只考虑这些。”

我恍惚地望着天空，倾听风的声音，着实感到“天空真广阔”之类无聊的事。天空一片湛蓝，无边无际，没有浓淡变化，也没有影子，只是单调地向远方延伸。看得久了，便失去了距离感，脚下也开始踉跄。

我做了个深呼吸。

不一会儿，无线电对讲机传出声音，里面混杂着独特的杂音，我完全听不清内容。润也听到后，拿起望远镜看了看。“啊，这里也能看到。”说着，他望向北侧的山。

白膜一样的云中出现了一个黑点。我调整望远镜的焦距，视野里出现了一只鹰。

“是苍鹰，在盘旋上升。”润也站在我旁边。

我把望远镜贴到眼睛上。苍鹰正在缓缓飞翔，仿佛在用翅膀舔舐天空。空气流过它的全身，让它渐渐向上。我始终举着望远镜追踪。

“越来越高了哦。”我的脖子已快仰到极限。苍鹰转眼间盘旋到了遥远的上空。

“应该还会更高。”

“没关系吧。”

“不知不觉就会在空中融化了。”润也嘀咕了一句。我不太明白“融化”的意思，不禁心生担忧：那样不是会一直飞到宇宙吗?

“真的，融化了。”

眨眼间，苍鹰消失了。润也开始冲对讲机报告情况，声音传入我的耳膜。

“啊！”润也忽然大叫。

我回过头，他已经把对讲机放到椅子上，正歪着脖子仰望天空。

“怎么了？”

润也一时没有反应。他停止了所有动作。

“润也？”

不管我怎么叫他，润也都浑然不觉，只是盯着天空。到底发生什么了？难道他突然身体不适，想动也动不了？我忐忑不安地看着他的侧脸。

就这样过了一会儿，润也仍一动不动，只有胸口微微起伏，可以看出他在呼吸。

我咽了口唾沫，决定上前摇摇他的身体。我正要迈出脚步，他喉咙缓缓突起，嘴唇微微动了动，似乎在说“哥哥”。

“哥哥怎么了？”

“不，什么都没有。”润也终于转向我，恢复了原有的表情。

我完全不能释然，但再待下去可能会影响他的工作，便决定离开。倒车时，后视镜里映出的润也仍然看着天空。

18

几天后，我和蜜代、赤堀、大前田科长一起去了居酒屋。

有害物质的调查结果尚未明晰，来自消费者和贸易对象的询问、牢骚、怒火和厌恶与日俱增，报纸和周刊杂志也开始以此为话题。公司发出指示，请大家在问题解决之前自觉停止酒会、宴会等活动，还提醒众人走出公司大楼时不要露出笑容。公司的产品可能会给孕妇带来影响——面对这样的现实，职员若没有危机感，确实会遭到批评。如果再笑呵呵的，就会成为大问题。

但我们还是悄悄地聚集在附近的居酒屋，因为大前田科长的调职已经确定。原本应该举行盛大的送别会，但现在事态紧急，而且也不是能公然聚会的时候，所以蜜代提议："那就几个人喝酒小聚一下吧。"

"真不好意思啊，偏偏在这种时候。"大前田科长说道。调职原因不明。

"在公司这么混乱的时期，为什么大前田科长必须离开，而且要去一家徒有其名的分店管理仓库？"蜜代忧郁地歪着脑袋。

"也许是因为趾高气扬地说了好多话吧。"大前田科长苦笑道，"全家一起去东京实在困难，所以我会一个人去，我也很期待独自生活的自由啊。"他的嘴角缓和下来。

"如果因为说了正确的话而被赶走，那剩下的不就只有腐烂的东西了吗？"蜜代不满地说。好几个上司在有害物质的问题上已经开始装糊

涂，满嘴都是“我没听说过”、“我没收到部下的报告”。大前田科长似乎曾经高声批评他们：“这种话能在家人面前挺胸抬头说出口吗？”

“什么才是正确的，没人知道哦。”

听到赤堀的话，大前田科长也点点头。“电视和报纸上的报道正确与否，我们也无法断言。”

“媒体本来就只报道有趣的东西。”蜜代说。

“没错，新闻就是专门针对新的东西。”

“所以啊，比起那些重要但无趣的新闻，微小但花哨的新闻总是被大肆报道。”

“也许是吧。”大前田科长说。

“那，我们公司的有害物质事件，怎么说都很无趣，如果这时候有著名偶像抓到一个流氓，大家应该都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上面吧。”赤堀满脸通红，口齿不清。

我们三人立刻斥责道：“说话注意分寸。”

“新闻什么的就是那样。”大前田科长语气略带自嘲，垂下眼帘，“假设明天的早报整版刊登当红演员出演成人电影的新闻，又在好几页后用一小块地方登出别国针对日本进行了核导弹发射试验，那么大家的话题恐怕都会集中在那个演员身上。

“那也要看是哪个演员。”赤堀一脸认真。

之后，我们又随便聊了很多，得知大前田科长是个天生的赌马狂。

“如果调职到东京，就能现场享受最高级别的赛马了。”科长看起来很高兴。

“为什么那么热衷赛马呢？”赤堀问道。

“因为猜不中啊。”大前田科长笑道，“老虎机和麻将都有职业玩家，但赛马没有。简而言之，赛马就是为了不让人赚钱而举行的。”

“那不是更让人讨厌了吗？”蜜代忍不住笑了。

“但最近我才知道。”我借着酒劲说道，“如果赌大一点，押上一百万元之类的，赔率就会大大降低。”

“哎，诗织，你赌过那么多钱吗？”

“比方，我打个比方。”

“也是。要是地方赛马，也许会这样。”大前田科长抱起胳膊，“但如果是中央赛马，规模完全不同，也就不会忽然变动。”

一谈到赛马，科长的语气便截然不同，我们都感到很新鲜，不由得相视微笑。

我们当然不知道，就在这时，在东京，犬养在电视台的停车场里遇刺。

19

投票当日晴空万里。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慨，就这样迎来了这一天。电视节目恐怕会很热闹吧。派往各个投票站的记者将发回现场报道，节目可能还会简要介绍日本宪法无聊的历史，以及过去政治家的发言和自卫队政策的变迁。不，这样的节目或许会受到国民投票法的限制。

不过，不管怎样，电视台的车辆前往国立大学的医院进行报道的可能性很高。“现在，我就站在犬养首相所在的医院前进行直播。”

犬养首相遇刺了，但并无大碍。凶手是个中年男人，来自一个不知名的团体。他原来似乎支持犬养的想法，但前些日子在电视上看到犬养的发言，感到理想破灭，最终犯下罪行。他留下了一篇介于遗书和声明之间的文章，但不知道他是因犬养的哪句话而愤怒。

案件反响极大。这是蜜代告诉我的。

有人批评犬养的发言太草率，也有人褒扬犬养有使命感。虽然被刺，但犬养只受了轻伤，这让不少人感叹他的强悍，当然也有人怀疑他在演戏。不过作为一个坚韧不屈、无所畏惧的可靠政治家，他的形象确实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刺杀他的人当场自刎，被送往医院后不久死亡。

润也从我这里得知消息时，略显疑惑地嘟囔道：“犬养这是第几次遇袭了啊。”

“你原来知道啊。不过之前都没事。”

“这次为什么会受伤呢？”

“这个嘛，”我几乎要笑出来，“也会有这种情况啊。对，没错，他不可能每次都得救。”

“到现在为止，所有袭击他的人都死于脑溢血——岛先生不是说过吗？但这次这个凶手却用刀自杀了。”

“这种事也不稀奇吧。”确实，袭击者每次都死于脑溢血，实在奇怪。

“能不能这么想呢？”润也的声音忽然僵硬起来，“至今为止，有人一直在保护犬养，某个支持者。”

“是谁？”

润也没有理会我的问题。“但是，那个人离开了犬养。不知是厌倦了，还是已经力不能及。总之，那人停止了保护。所以犬养才会受伤。”

我眨了好几次眼睛，很难理解润也为何会说出这么暧昧又幼稚的臆测。那到底是什么？我一阵不安，回过神来时，发现润也正一脸惊讶地盯着我。

“怎么了？”他问道。

我以为刚才的话出自润也之口，但那也许只是幻觉，是我的幻听。看着润也莫名其妙的表情，我不由得这么想。

“犬养会怎么样呢？”

润也的目光忽然认真起来，像朗诵一样说道："犬养要是维持现状，恐怕不行。下次肯定不行。"

我不明白润也的意思，润也自己可能也不明白。

投票站位于附近的一所小学内。比一般的选举要热闹得多。

我怀着参加稀有活动的愉悦感，和润也一起进入校园内的体育馆，用明信片换来一张选票。（投票前，日本政府会给有权参加投票的国民寄送投票券，国民可持投票券到投票站换取选票。明信片是投票券常用形式之一。）

我仔细一看，手中的选票上的字要比一般选票的密得多。上面列举了宪法的修改内容，还有供选民画〇或×的空栏。我不禁心生疑问：真会有人认真地全部读完吗?

我们走向选票填写台。那里被护板围着，防止人们看到彼此的选票。护板上也贴着宪法的修改内容。手中的铅笔碰到纸上，我瞬间犹豫了一下，但很快便画了一个圈。

我把选票叠好，塞进投票箱。润也已经投完，正在远处等我。

晚上，没有电视的我们依然像往常一样坐在餐桌旁看书。国民投票的开票情况和我们毫无关系，对于过程和结果，我们一无所知，甚至连是否已经开票都不知道。

"对了，今天，这个寄过来了。"润也把明信片递给我。

那是大学时代的朋友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我结婚了"，还有她和丈夫站在教堂前的照片。学生时代的记忆不断从我脑中跃出，那

种怀念的感觉让我的胸口温暖起来。“我去找找毕业相册吧。”我站起身。

相册和过去的剪报都放在壁橱上层。我踩着梳妆台前的椅子，踮起脚。最上面的东西自搬家以来就没有动过，积满了灰尘，呛得我几乎要咳嗽起来。

是这个吧。我试着一拽，一个茶色大信封猛地掉到地上。

我立刻跳下椅子捡起信封，里面掉出一本完全没有印象的存折，我不禁一惊。存折是润也名下的。我把信封倒过来，印章随之掉出。

“私房钱？”

我正要打开存折，忽然感到手指哆嗦了一下，不禁开始怀疑：我到底在害怕什么?

存折上几乎没有记录。存款记录只有几行，显得很干净。但是看到存款金额和余额，我大吃一惊，大脑一片空白。我伸出食指，逐一确认数字，一边计算位数，一边念念有词：“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随后又重复了一遍。

“余额，一亿两千五百二十万。”就算念出来，也毫无真实感。我嘟囔了一句“不会吧”，又数了一遍，试着说出了“一亿两千五百二十万元”，又加上“是呢”。

这是最近一个月存入的。不可能是工资。如果调查猛禽能赚这么多钱，大多数年轻人大概会立刻拿起望远镜，登上山丘。

怎么会赚到这么多钱？就在产生疑问的同时，我想到了赛马。很快，我断定就是赛马。

钱是赌马赚来的。我只能这么认为。

20

“哎？相册呢？”我回到客厅。润也的态度理所当然没有变化。

“没找到。不过我们玩会儿这个吧。”我藏起内心的紧张，装出泰然自若的样子，把拿来的盒子摆到桌上。那是我在关上壁橱时看到的，里面放满了我们曾经玩过的奥特曼橡皮。

“怪兽相扑？好啊。就用这个决定谁来泡咖啡吧。”

我打开盒盖，尽量装出顺便问问的样子问道：“润也，如果有钱了，你会用来干什么？”

“钱？”

“很大一笔钱。例如中了大奖。”

润也从橡皮上移开目光，默默凝视着我。那对拥有双眼皮的眼睛冷漠中带着温暖，目光锐利。

“最近蜜代说她中奖了，虽然金额很小。但她一直在想，如果中了一等奖该怎么办。”我无法忍受沉默，抢先说道。

润也依旧一言不发，目光一动不动地钉在我身上。我并不觉得害怕，却有种从皮肤到内脏全被翻过来的感觉，似乎全身都被看透。“我会怎么办呢？”润也忽然开口，“关于怎么用钱，我也想不出来啊。”

“但如果真有呢？”其实现在就有。

“比如多少钱？”

“让人吓一大跳的钱。”真是让我吓了一大跳。

“要是那样，”润也缓缓地说道，“要是那样，以前诗织你说过吧？就是关于意大利的独裁者被处死后的事。”

“你是说克拉雷特？”

“被倒吊起来，裙子翻了下来，然后有人把裙子拉好。”

“很厉害吧。”

“我觉得即使那人被兴奋的人群杀了也不足为奇。”润也的声音没有变化，但言语中出现了一些躁动的用词。

我使劲点头。

“所以，我不知道那举动到底对不对。但如果我在现场，肯定会做自己想做的事。”

“你是指把裙子拉好？”

“如果我想那么做的话。我很讨厌因顾忌周围的气氛和人而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那样我会想：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且，哥哥他……||”

“哥哥怎么了？”

“哥哥他没有认输，也没有逃跑。所以我也不想输。就算出现了规模惊人的洪水，我也想成为一棵竭尽全力不被水冲走的大树。”

“倔强的大树。”一切已经支离破碎了。我强忍泪水，再次问道：“这和钱有什么关系？”

“金钱不会成为力量。”润也的眼睛睁得格外大，“如果有很多钱，也许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例如……”润也没有继续说。他大概想说拉回翻下来的裙子吧。

此时，我脑海中浮现出在赛马场里连续购买独赢赛马券的润也的身影。他选择了十匹马参赛的场次，一点点增加资金。耗费时间，选择场次，接连获胜，就像“纸不断对折就会比肩富士山”一样，他手中的钱不断增加。

我听到了润也的呼吸声，猛地看向前方。

一瞬间，视野中闪闪发光。原有的室内光景霎时间变成了鲜红的荒野。被墙壁包围的房间不断扩大，成为一片荒原。墙壁去哪儿了？地板呢？家具呢？一切仿佛都被荒原吸收了，目光所及之处，只有被红土覆盖的地面。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惊愕得几乎无法呼吸。土地的鲜红变成了灼热的风，似乎要把我缠住。我不禁皱起眉头。

“诗织，怎么这么严肃？”

我恢复了意识，呼吸也归于正常。这里不是什么荒野，而是公寓里的一个房间。

“赶紧开始怪兽相扑吧。”润也微笑道，周身的气息像往常一样平和安稳。

“嗯。”

我感到有人正尽量不发出脚步声，悄悄接近我的背后。当然，没有任何人在那里，分明只是我的错觉。但不知为何，我觉得哥哥来了。不应该在这里的哥哥隐藏起自己的气息，像开玩笑般对我耳语：“要对润也保密哦。”他靠近我说，“看起来傻乎乎的，实际上很敏锐。如果要做什么大事，能完成的不是我，而是润也。”

然后，他继续贴在我耳边说道：“也许那家伙才是魔王。”

我收拾好桌子，拿出盒子里的橡皮，把代替相扑场的盒子翻过来。润也迅速拨开橡皮。“我还选骷髅怪兽雷德王。”他捏起那个看起来很顽固的大尾巴家伙，“而且雷德王还有一个，所以诗织也可以选哦。”

我暗暗笑了笑，从口袋里拿出刚才在壁橱角落发现的橡皮。“我用这个。”

“啊，是毒气怪兽凯姆拉！”润也惊讶地喊道，“不会吧，在哪儿找到的？”

“掉出来了。”我把这个像大蜥蜴一样的四脚橡皮怪兽放在相扑场上，“我要用这个决胜。”

“这可不行。有四条腿，不是和趴着一样吗？”

“我很聪明吧？”我笑了。四条腿的橡皮不可能输掉比赛。与其说它不会倒，不如说它一直倒着。

凯姆拉已经在相扑场上放好。润也不情愿地点点头。我们开始用食指叩击纸盒。咚、咚、咚、咚，盒子的声音听起来令人愉悦。两块橡皮在摇晃中时而接近，时而分开。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们，同时告

诉自己，没关系，没关系。刚才窥见的充满现实感的广阔荒原到底是什么，面对那片光景时感受到的杀气腾腾的虚无情绪到底是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但只要和润也在一起，就没关系。

“你在靠赌马赚钱吧？”我说。

润也抬起脸，迅速瞥了一眼下方，随后露出清爽的笑容。“慢慢来真不错。慢慢地一步步下赌注，钱便逐渐增加。等待一点都不痛苦。因为有时等上七个小时，也看不到一只鹰。”

“但看到时特别美。”我想起了融化在空中的苍鹰。

“我说，诗织，你觉得钱能救人吗？”

真像孩子问的问题，我不由得想笑。“有时能救，有时救不了，不是吗？”

“这就和没回答一样。”他也忍不住笑了。

“但是——”我继续说。

“什么？”

“但是，我觉得能把克拉雷特的裙子拉回去的不是钱。不是钱，而是勇气。”

敲击盒子的润也露出从我们相遇时就未曾改变的平和笑容，显得无忧无虑。“我觉得，也许连勇气都可以用钱买到。”

话音刚落，我便感到自己虽然身处公寓的房间，但头上的天花板和屋顶已被揭去。我抬头仰望，不可触及的天空无边无际，隐约可见

盘旋的苍鹰。似乎只要一放松，刚才看到的荒无人烟的土地就会再次出现。我满心恐惧，拼命盯着那清澈的天空，甚至觉得只要放松下来挥挥手，身体便会飞向那遥远的蓝天。未来究竟是晴朗，还是荒芜?

“做出选择吧！”电视里传出声音。犬养的声音在脑海里复苏。

橡皮的骷髅怪兽雷德王啪嗒一声倒下了。

“润也真不可靠啊。”

“放心吧，我们没问题的。我可以跟你打赌。”

“这种话怎么能让人安心啊。”我知道自己的脸颊已经放松。哥哥，你还好吗？我默默地问。公寓外，不可能存在的鸟似乎正在鸣叫。


伊坂幸太郎
Kotaro Isaka
17
瓢蟲
mariabeetle
マリアビートル
有沒有搞錯？！
新幹線竟成了屍體列車！
Kotaro Isaka
伊坂幸太郎

1木村
2水果
3瓢虫
4王子
5水果
6瓢虫
7木村
8水果
9瓢虫
10王子
11木村
12槿
13水果
14瓢虫
15王子
16水果
17瓢虫
18木村
19水果
20瓢虫
21王子
22槿
23水果

24瓢虫
25木村
26水果
27瓢虫
28王子
29水果
30瓢虫
31木村
32王子
33槿
34水果
35瓢虫
36木村
37水果
38王子
39瓢虫
40木村
41王子
42瓢虫
43王子
44瓢虫
45王子
46槿
47木村

48瓢虫
49瓢虫
参考文献

1木村

东京车站里熙来攘往。木村雄一睽违此地许久，他无法分辨这样的拥挤是否为日常情景。如果有人告诉他今天有特殊活动，他也会相信。往来的人潮量使木村为之震慑，想起和小涉一起在电视上看到的企鹅群体。企鹅密密麻麻地大批群聚在一块儿。但是他可以理解为何企鹅会挤成那样，因为企鹅怕冷。

木村避开人潮，经过名产店和小摊位，快步前进。

他往上走了一小阶，穿过新干线验票口。经过自动验票机时，他担心装在内袋的自动手枪会被检验出来，接着闸门「砰」地一声关上，警卫队当场现身制伏他，但这一切都是杞人忧天。他停下脚步，仰望电子时刻表，确定他要搭的「疾风号」的发车月台。他瞥见制服员警站在那里执行警备工作，但并没有特别留意木村。

一个背着背包，貌似小学生的少年从旁边经过。木村想起小涉，胸口一阵绞痛。失去意识、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小涉，那毫无反应、稚嫩的模样在他的脑中浮现。「碰到这种事，还是这样一副乖宝宝表情，教人怎么不心疼？」木村的母亲哭道。这句话又让木村心如刀割。

我绝对饶不了他。愤怒如同岩浆在体内深处滚滚沸腾般。把一个才六岁的孩子从百货公司屋顶推下来，居然还能满不在乎地在世上呼吸，教人无法置信。他快喘不过气了，但不是因为悲伤，而是愤怒。木村踩着强而有力的步伐走向电扶梯。他戒酒了，可以笔直前进，手也不抖了。他左手提着印有东京名产字样的纸袋，往前走。

「疾风号」已经在月台等待发车。木村急了，加快脚步，从三车的前段车厢车门进入。根据以前的工作伙伴提供的情报，他要找的座位是七车第五排的三人座。为了慎重起见，他打算从前方的车厢进去，小心翼翼地接近。从背后悄悄地观察状况，再一步步靠近。

踏进车厢一看，左手边就是洗手台，木村暂时在镜子前停步。他拉上背后隔间用的帘子，望向前方倒映出来的自己。头发变长，眼头积着一小坨眼屎。胡须参差不齐地冒出，脸上的汗毛也明显极了。那张脸疲惫不堪，连自己都不忍卒睹。木村洗手，仔细地搓洗，直到流出

来的水自动停止。他的手指不住地颤抖。这不是酒精作用，是紧张的

来的水自动停止。他的手指不住地颤抖，这不是酒精作用，是紧张的关系——他这么说服自己。

小涉出生后，木村再也没用过枪，只有搬家和整理东西时碰过而已。他由衷庆幸没把枪扔了。要让嚣张的对手尝尝恐怖的滋味、让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帐家伙搞清楚立场，手枪是最管用的。

镜中的脸扭曲了。镜子龟裂，凹凸扭曲似地崩解，「以前是以前。你真的下得了手吗？」镜中人问。「你现在只是个酒鬼，连自己的儿子都保护不了。」「我已经戒酒了。」「我儿子躺在医院里。」「我要让那家伙尝到苦头。」「你饶得了他吗？」情绪的泡沫毫无脉络地在他的脑中迸裂。

木村从黑色夹克口袋里掏出手枪，再从手中的纸袋取出筒状器具，是灭音器。他将其嵌上枪口，旋转套上。虽然无法完全掩盖掉枪声，但只要装在这把二二口径的小枪上，可以把声音压到有如玩具枪般轻巧的一声「喀嚓」。

木村朝镜子点点头，把枪装进纸袋，走出洗手间。

洗手间外，贩售小姐正在准备推车贩售服务，木村差点撞上她。他本来想开骂「挡什么路」，但一看见推车上的罐装啤酒，便赶紧避走。

「记住，只要沾上一口就完了。」木村想起父亲过去曾如此告诫过他。「酗酒是戒不了的。只要沾上一口，就前功尽弃了。」

木村走进四车，在通道上前进。当他穿越自动门时，左侧座位的男乘客正好在调整跷脚的姿势。木村撞到他的腿。装上灭音器而变长的手枪装在纸袋里，而纸袋卡到了男子。木村把摇晃的纸袋宝贝地拉回来。

让原本就紧张又焦虑的木村立即暴怒。回头一看，那里坐着一位戴黑框眼镜的温文小生，正软弱地低头向他赔罪。木村勉强压抑住怒火。他啧了一声，急着赶路，男子却说：「啊，纸袋破了。没关系吗？」木村停步一看，装手枪的袋子确实破了个洞。不过也没空为此和对方争执。「少罗嗦！」他继续前进。

离开四车后，他没有缩小步伐，迅速地穿过五车、六车。

「爸爸，为什么新干线的一车会是在后面？」他想起小涉以前问他的问题。当然，是还有意识的小涉。

「离东京比较近的才是一车吧。」木村的母亲这么回答小涉

「离东京比较近的才是一车呀。」木村的母亲这么回答小涉。

「奶奶，什么意思？」

「从距离东京比较近的车厢开始算，是一车、二车、三车。所以去奶奶家的时候，一车是在最后面，可是去东京的时候，一车是在最前面。」

「去东京的新干线叫上行嘛。什么事都是以东京为中心。」木村的父亲也说。

「爷爷跟奶奶总是特地上到东京来呢。」

「因为我们很想见小涉呀。爷爷奶奶千辛万苦，气喘嘘嘘地爬上东京来见小涉呢。」

「搭新干线爬上来哟。」

爷爷接着撇了木村一眼：「小涉真是可爱。」他点点头说。「一点都不像你的孩子。」

「我倒是常被人说『真想看看你父母的嘴脸』呢。」

爷爷跟奶奶不理会木村的讽刺，自吹自擂地对彼此说：「这就是所谓的隔代遗传吧。」

进到七车。中隔走道，左边是两人座，右边是三人座，椅背全朝着相同方向并排着。木村伸手入袋，握住手枪，大跨步数着排数前进。

空位比预期的多，乘客稀稀落落。木村在第五排的窗边座位看到一个少年的后脑勺。少年穿着有白色衣领的衬衫，外罩西装外套，昂首挺胸，看起来就是个健全的模范生，少年把身体转向车窗，望着窗外，好似正对到站的新干线车辆看得入迷。

木村慢慢走近。只差一排的时候，虽然只有一瞬间，但他萌生疑念：这样一个还带有几分稚气的孩子，真的心存恶念吗？看看那肩膀单薄的纤细背影，完全是一个独自享受着新干线之旅的国中生。木村心中那个塞满了紧张与觉悟的袋子，袋口的绳索几乎就要松脱了一些。

眼前冷不防爆出一团激烈的火花。

一开始木村以为是新干线的电气系统故障了。他猜错了。是木村的个人神经讯号瞬间断线，眼前一片黑。原本面对窗户的少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回头，用藏在手中的小型机械抵住了木村的大腿。那机械就像大了一号的电视摇控器，是那些国中生在用的自制电击枪

机就像大了一号的电视摇控器。是那些国中生在用的自制电击枪——待木村察觉时，已经全身毛发倒立，身体中心也麻痹了。

眼睛睁开时，木村人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双手手腕被绑在身前。脚踝也是一样。都被厚重的布带以魔鬼毡固定住了。手脚关节可以弯曲，但全身动弹不得。

「叔叔，你也真够傻。居然完完全全照着剧本来，太教人吃惊了。就连电脑程式都不会这么照规矩来说。我知道叔叔会来这里，也知道叔叔以前从事非法工作。」就坐在左侧的少年淡淡地说。双眼皮，鼻梁高挺，相貌十分女孩子气。

「以前我也对叔叔说过，为什么全天下的事都这么如我的意呢？人生真是太容易了。」半好玩地把木村的儿子从百货公司屋顶推落的这名少年尽管还是个国中生，却用一种自信十足、仿佛历经了好几次人生的表情说。「难得叔叔戒了最心爱的酒，这么拼命，真是对不起哟。」

2水果

「伤口还好吧？」靠走道座位的蜜柑对着窗边的柠檬问。这里是新干线的三车，第十排的三人座。望着窗外的柠檬嘀咕：「为什么500系没有了呢？我超喜欢它的蓝色。」然后他这才总算注意到似地蹙眉问：「你说伤口怎样？」不晓得是睡乱的还是刻意造型的，柠檬略长的头发看起来也肖似一头狮子鬃毛。单眼皮的眼睛与貌似不服地扬起的嘴角，看起来就像是柠檬懒得工作、不管做什么都嫌麻烦的个性表征，让蜜柑不由得心生纳闷：是性格影响外表，还是外表影响性格？「柠檬，你昨天不是被刀子割到吗？我说你脸颊上的伤啦。」他指指窗边的柠檬说。

「我怎么会受伤？」

「为了救这个大少。」

蜜柑指着坐在中间座位的男子。那名二十五岁的长发青年缩着肩膀夹在两人之间，交互望着两旁的蜜柑和柠檬。与昨晚刚被救出来时相比，脸色好多了。年轻人被捆绑、遭到近似拷问的暴力对待，原本还抖个不停，但不到一天就已经平静许多。简而言之，就是内在空无一物——蜜柑心想。是人生历程与想像世界毫无关联的人常见的类型。他们的内在空洞、单一色彩，所以可以立刻转换心境。好了伤疤就忘了疼，根本不知道去想像他人的情绪。这种人才应该读小说，但他们应该已经错失了读的机会。

柠檬看看手表，现在是早上九点，救出这名年轻人是九小时前的事了。这个大少——峰岸良夫的独子被人监禁在都内藤泽金刚町某栋大楼地下三楼的一室，所以蜜柑等人勇闯龙潭去救他出来。

「我怎么可能钝到被人拿刀子割伤脸？少胡扯了。」柠檬跟蜜柑一样，身高接近一百八。可能因为体形也一样清瘦，他们常被人误认为双胞胎，或至少是兄弟，换言之，别人称他们为双胞胎杀手、同业兄弟，但每次蜜柑听到这种说法，都很愤慨：不要把我跟他混为一谈！自己居然会被跟这种目光短浅、轻率无脑的家伙归在同类，这个事实令蜜柑愕然。当然，柠檬应该丝毫不介意。蜜柑就是看不顺眼柠檬那种粗枝大叶、跟纤细二字完全沾不上边的个性。有个仲介业者曾说：

「蜜柑很容易相处，可是柠檬很麻烦，就跟水果一样，柠檬酸得教人

「蜜柑很容易相处，可是柠檬很麻烦。就跟水果一样，柠檬酸得教人咽不下去，不是吗？」蜜柑心想：一点都没错。

「那你脸上的伤是哪来的？明明就有条红线。我可是听得一清二楚，那小混混拿刀刺上去的时候，你还尖叫了一声。」

「我怎么可能被那点小事吓到？要是我尖叫了，那一定是因为对方弱到不像话，心里想着『噫！怎么会有这种逊咖！』而被吓坏了。再说，我脸上这伤可不是刀子划的，只是湿疹罢了。我是过敏体质。」

「哪有那种刀伤状的湿疹？」

「湿疹是你发明的吗？」

「什么跟什么？」蜜柑板起脸。

「这世上的湿疹跟过敏是你发明的吗？不是吧？你是评论家吗？你要否定我这二十八年来的过敏人生吗？你又对湿疹有多少了解了？」

「我没有否定你的过敏人生，湿疹也不是我发明的，可是你那不是湿疹。」

总是这样。柠檬老爱推卸责任、虚张声势、胡说八道。除非蜜柑接受他的歪理，或是当成耳边风，否则柠檬会一直滔滔不绝地说。「不好意思……」坐在蜜柑和柠檬中间的年轻人——峰岸家的大少胆怯地小声说：「呃，请问……」

「干嘛啦？」蜜柑说。

「干嘛啦？」柠檬也说。

「呃，两位……呃，该如何称呼？」

昨晚蜜柑和柠檬赶到时，大少被绑在椅子上，浑身瘫软无力。蜜柑和柠檬把他弄醒搬出去时，大少也只是一叠声地「对不起、对不起」，无法正常对话。蜜柑想起这么说来，完全没有对大少说明他们俩的事。

「我叫杜嘉，他叫班纳〔※DOLCE&GABBANA，义大利高级服饰品牌。〕。」蜜柑胡说一通。

「不对。我叫唐纳，他叫道格拉斯。」柠檬点点头说。

「那是什么鬼？」蜜柑问，却也猜到八成是汤玛士小火车的朋友了。柠檬成天把汤玛士小火车挂嘴边。汤玛士小火车是用火车模型拍摄的儿童电视节目，似乎历史悠久，柠檬对它情有独钟。柠檬每次引用或举例，绝大部分都是汤玛士小火车的剧情，仿佛他的人生教训和

用或举例，绝大部分都是汤玛士小火车的剧情，仿佛他的人生教训和欢喜全都是从中学来的。

「蜜柑，我以前不是告诉过你了吗？唐纳跟道格拉斯是双胞胎的黑色小火车。他们说话总是彬彬有礼。像是『哎呀，这可不是亨利吗？』他们说话的调调实在讨喜，令人瞬间有好感。」

「哪里啊？」

柠檬把手伸进夹克口袋，摸索一阵后，取出一本约记事本大小、富有光泽的印刷本。「看，这是唐纳。」他指着说。那好像是汤玛士小火车的贴纸簿，上面有好几个小火车图案。柠檬指的地方画着黑色的火车头。「蜜柑，我已经和你说过无数次了，你老是忘记。你就不肯记一下吗？」

「不愿意。」

「真没趣。这张送你，把名字记起来吧。这些贴纸，你看，从这边开始，从汤玛士到奥利弗，都是按顺序排列的。还有狄塞尔。」柠檬说，开始一辆辆介绍名字。「好啦好啦，不要再说了啦。」蜜柑把贴纸塞回去。

「呃，两位的名字究竟是……」峰岸家大少说。

「芥川龙之介跟梶井基次郎〔※芥川龙之介（一八九二～一九二七）与梶井基次郎（一九〇一～一九三二）皆是知名的日本近代文学家。〕。」蜜柑接着答。

「比尔跟班，还有哈利跟巴特也是双胞胎〔※这些全是汤玛士小火车里的小火车。〕。」

「我们不是双胞胎。」

「那么，呃，唐纳先生两位……」峰岸家大少一本正经地问。「是我爸请两位来救我的吗？」

窗边的柠檬不当回事地挖着耳朵应道：「唔，是啊。容我说一句，你爸实在太恐怖了。」蜜柑也同意：「没错，太恐怖了。」

「你这个做儿子的也觉得爹地恐怖吗？还是他很溺爱孩子，太宠儿子？」柠檬用指尖顶他，明明只是轻轻一戳，大少却吓得浑身瑟缩：「哦，不，我不怎么怕我爸。」

蜜柑苦笑。他总算开始习惯车厢里独特的气味了。「你知道你爸在东京的事迹吗？他战功彪炳，干下无数骇人听闻的事。有一次他借钱给个女人，人家不过迟到了五分钟来，他就把那女人的手给砍了，这你听说过吗？不是手指，是手耶。不是迟到五小时，是五分钟耶。然后他把那只手……」说到这里，蜜柑说「这好像不是什么值得在新干线里兴匆匆谈论的内容」，省略了。

「啊，这我听说过。」大少歉疚似地低声答道。「我记得是用微波炉……」说得像在谈论父亲挑战下厨的回忆似的。

「那你知道那个吗？」柠檬竖起食指，探出身子。「他把欠钱不还的家伙的儿子带来，让父子面对面，两个人手里各塞了一把美工刀……」

「啊，这我也知道。」

「你知道啊？」蜜柑吃惊地说。

「不过你爸很聪明。直接又果决。要是有人碍事，他就是一句『干掉就是了』，要是碰上麻烦事，就是一句『不干就是了』。」柠檬望向窗外那头正在启动的新干线列车。「很久以前，东京有个叫寺原的人，那家伙捞钱捞得很凶。」

「是叫『千金』的公司对吧？我知道。我听说过。」

大少逐渐恢复元气，蜜柑预感到他会愈来愈放肆，不爽起来。趾高气扬的年轻人出现在小说里密柑还能欣赏，但在现实里，他连话都不想听，听了只会教人满肚子气。

「『千金』被整垮了，大概是六、七年前的事吧。寺原父子都死了，公司也解体了。然后你爸大概是预感到会有危险吧，马上就撤到盛冈去。真是聪明啊。」柠檬说。

「呃，谢谢。」

「道什么谢？我可不是在夸你爸。」柠檬恋恋不舍地目送远去的白色新干线列车。

「不，我是在为两位救我的事道谢。我真的以为我死定了。我被五花大绑，他们大概有三十个人吧。而且那里又是大楼的地下室。再说，就算我爸替我准备赎金，我觉得我还是会被他们给杀了。那些家伙好像很气我爸。我觉得我的人生准完蛋了。」

大少似乎多话了起来，蜜柑板起脸。「你很敏锐。」他说。「首

大少似乎多话了起来，蜜柑板起脸。「你很敏锐。」他说。「首先，你爸真的很顾人怨。不光是那些家伙而已。不讨厌你爸的人，比不死超人更罕见。然后就像你猜的，那些家伙就算收了赎金，应该还是会毙了你，这一点也没错。还有你的人生差点就要完蛋了，这也是事实。」

蜜柑和柠檬接到人在盛冈的峰岸委托，揽下交付赎金的工作。「把赎金送到监禁我儿子的歹徒手中，然后救出我儿子」。这是个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折腾死人的工祚。

「你父亲要求有够多的。」柠檬嘀咕着，屈指算道：「救出我儿子、把赎金带回来、把歹徒一伙人全杀了。美梦哪可能全部成真？」

峰岸设下了优先顺位。首先，他儿子的性命是第一优先，接下来是赎金，杀害那帮歹徒是第三。

「可是唐纳先生，你们全办到了。这不是很厉害吗？」大少眼睛发亮地说。

「喂，柠檬，行李箱呢？」蜜柑突然想了起来。装赎金的行李箱是个附滚轮的坚固皮箱，带去出国旅行有点不够大，但也不小。行李箱应该是由柠檬负责保管，但现在行李架和座位旁边都没看见，

「哦，蜜柑，你这个问题问得好。」柠檬大摇大摆地坐着，两脚搁在前座的靠背上，喜孜孜地说，然后他摸了摸自己的口袋说：「我把行李箱放这儿了。」

「那儿？你的口袋才装不下行李箱。」

柠檬自顾自地笑了：「开玩笑的啦。口袋里只有一张纸。」他甩了甩名片大的纸张说。

「那是什么？」大少把脸凑过去。

「是我之前去的超市送的抽奖券。每个月固定的日子可以去摇彩球机抽奖。头奖是……你看，是机票呢。这抽奖很随便，没有期限，所以爱什么时候去抽就什么时候去抽。」

「要送给我的吗？」大少问。

「谁要给你啊？你要机票干啥？你老爸会买给你吧？」

「喂，柠檬。别管什么抽奖了，你把行李箱放哪儿去了？」一股不祥的预感，让蜜柑的声音变得有些凌厉。

柠檬得意洋洋地抬头：「听好罢，你对火车不熟，所以我来指点你

柠檬得意洋洋地指头：「听好了，你对火车不熟，所以我来指点你吧，新干线的车厢与车厢之间，现在已经有放置大型行李的空间了。可以摆像是出国旅行用的行李箱、滑雪道具什么的。」

蜜柑一瞬间哑然失声。为了让血气上冲的脑袋冷静，他反射性地用手肘恶狠狠地殴打身旁大少的手臂。旁边传来痛苦的呻吟。「你干什么啦？」大少喘嘘嘘地说，蜜柑无视于他，压低声音问：「柠檬，你爸妈没过教你，重要的东西要摆在身边吗？」

柠檬显然动气了：「你那是什么口气？那你要把行李箱放在这吗？这里可是坐了三个大男人，怎么塞得进来？」柠檬叫嚣着，一堆口水喷在隔壁的大少身上：「只能摆到别处了啊。」

「放到上面的行李架不就行了？」

「东西不是你提的，你不懂，那很重的。」

「不，我也提过，才没有多重。」

「像我们这种邋遢可疑的人，身边带个行李箱，旁人一看就会猜到：『啊，那里面一定装了什么值钱玩意儿』，很危险的。」

「才不会有人猜到。」

「会啦。还有蜜柑，你明知道我爸妈在我幼稚园的时候就意外死掉了。我爸妈根本没教过我什么。硬要说的话，他们只教过我绝对不可以把行李箱搁在座位上。」

「胡说八道。」

裤袋里的手机接通了。手机不停震动，刺激着皮肤。蜜柑取出手机，看到来电显示，不由得垮下脸。「你爸打来的。」他告诉大少。他站起来，就要往车厢外走去时，新干线动了。

车厢门自动打开，蜜柑来到后方通道后，按下通话键，把手机放在耳边。峰岸良夫的声音传出。「怎么样？」声音沉稳，但十分清晰。蜜柑移动到窗户附近，望着流过的景色应道：「新干线刚发车。」

「我儿子没事吗？」

「如果有事，就上不了新干线了。」

峰岸良夫接着确认赎金是不是带回来了、那伙歹徒怎么了。但随着电车行驶的噪音变大，声音愈来愈难听清楚。蜜柑说明状况。

「把我儿子平安带回来后，你们的工作就结束了。」

你就光躲在别墅里修栽嘛？你真的担心你儿子吗？蜜柑忍不住想

你就光躺在别墅里悠哉哦？你真的担心你儿子吗？蜜柑忍不住想说。

电话挂断了。蜜柑准备回座位，再次踏进三车的途中迎面碰上了柠檬，吓了一跳。个子与自己同高的男子挡在正对面，感觉就像在照镜子般古怪。而且对方要说是另一个自己，个性也比自己更随便、更没教养，让蜜柑有种自己不好的部分化成分身冒出来的感觉。

柠檬表现出天生的毛躁说：「蜜柑，这下子不妙了。」

「不妙了？什么东西不妙了？可别把我扯进你的鸟事里啊。」

「跟你也有关系。」

「出了什么事？」

「你刚才不是说最好把装钱的行李箱摆在行李架上吗？」

「是啊。」

「害我也在意起来，所以去拿行李箱了。我本来把它摆在车厢另一头，前面的放置处。」

「值得嘉奖。然后呢？」

「行李箱不见了。」

蜜柑跟着柠檬穿过三车，去到另一侧的车厢外。厕所和洗手台的旁边就是大型行李放置处。总共有两层，上层搁了一个大型行李箱，但不是装峰岸的赎金的。旁边有个公共电话撤掉后的空架子。

「你摆在这里？」蜜柑指着大行李箱底下的空位。

「对，这里。」

「跑哪儿去了？」

「厕所吗？」

「你说行李箱？」

「对。」柠檬不晓得有几分认真，真的跑去男厕察看。接着他粗鲁地打开马桶间，慌乱地大叫：「去哪儿了？去哪儿小便了？给我出来！」

是有人拿错行李箱吗？蜜柑想，但也觉得不可能。他知道他的心跳加速了。他也为了自己大受动摇而动摇。

「蜜柑，你知道要怎么用两个字来形容现在这种状况吗？」柠檬表

「蜜柑，你知道要怎么用两个字来形容现在这种状况吗？」柠檬表情僵硬地说。

正好这个时候车上贩卖的推车来了。年轻的贩售小姐贴心地停下脚步，要是让她听见对话也不好，两人便让她先通过。推车离开后，蜜柑开口了：「两个字吗？『不妙。是吧？」

「不对，是『完了』。」

蜜柑提议应该先回三车，冷静下来思考。跟在后头的柠檬说：「喂，你有听到我说的吗？还有其他两个字可以形容吗？」他不晓得是混乱过头了还是神经太大条，以丝毫不紧张的口气追问道。蜜柑装作没听到，穿过车厢的走道。车厢里很空，是因为现在是平日上午，而且时间还早吗？座位只坐了四成，虽然不清楚平常的乘客量，但感觉相当少。

由于是与行车方向逆向前进，可以观察到座位上的乘客状态。有人抱胸、有人闭目、有人看报，看起来多半是上班族。蜜柑扫视各座位底下和上方的行李架，确定有没有黑色的小型行李箱。

车厢正中央一带坐着峰岸家大少。他嘴巴大开，颓靠在椅背上，身体略朝车窗倾斜，两眼紧闭着。两天前遭人绑架后，他一直受到监禁，直到深夜才刚被解放，就这样一直没睡，他一定是困了吧——蜜柑并不这么想。蜜柑尽管受到一阵心脏几乎跳出来的惊吓，却也绷紧了神经心想：「居然给我来这招？」他随即在座位坐下，迅速地触摸峰岸大少的脖子。

「这么危险的状况，这大少居然睡得着啊？」柠檬走过来站住了。

「柠檬，状况更不妙了。」蜜柑说。

「什么意思？」

「大少死了。」

「真的假的？」

半晌后，柠檬说：「死定了。」然后屈指算了算，呢喃：「三个字。」

3瓢虫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那么有三就有四，所以是不是应该说，只要一开头，就永远没完没了？七尾禁不住这么想。就跟骨牌一样。五年前执行第一个案子时，七尾尝到了意料之外的大苦头，当时他不小心想：「只要有一，是不是就有二？」不晓得是不是不应该那样想，第二次工作时他也被卷入灾难，理所当然似地，第三次也被卷入意料之外的状况中。

「你婆婆妈妈地想太多了啦。」真莉亚曾这么教训他。真莉亚负责承揽委托，交付给七尾，她说自己就像是柜台小姐，但七尾实在不这么觉得。七尾心中总会出现「你做菜，我来吃」或是「你下指令，我来做」之类的OS。忘了是什么时候，他也曾建议：「真莉亚也来工作看看怎么样？」

「我不就在工作吗？」

「我是说实务工作，或者说前线执行那种。」

要打比方的话，现在的状况就像是优秀的天才足球选手在场外拼命地下指示，对一个不知所措地运球、几乎是门外汉的选手焦急气愤地大骂：「你为什么就是踢不好！」也就是说，你是天才足球选手，我是门外汉选手，既然这样的话，天才自己下场比赛岂不是更快吗？一一七尾这么说。一一这样做不但可以减轻彼此的压力，也更能够做出成果。

「我是女人耶，你在胡说些什么啊？」

「是这样没错，不过靠你拿手的中国拳法，就算三个大汉群起围攻，你也游刃有余。搞不好比我更可靠呢。」

「不是那种问题，女人要是弄伤了脸蛋，那还得了？」

「你活在哪个年代啊？现在可是提倡男女平等……」

「你这是性骚扰。」

对话不成立，七尾死了心。简而言之，「真莉亚下指令，七尾劳动」、「天才是教练，门外汉是球员」这样的角色分配似乎已不动如

山。

对这次的工作，真莉亚也一如往常地断定：「易如反掌，两三下就可以搞定。这次绝对不会出问题。」老是同样的局面，让七尾也无力反驳了。「不，大概会出什么乱子吧。」

「你真悲观。跟嚷嚷着『地震要来了、地震要来了』，关在家里不出门的寄居蟹有什么两样？」

「寄居蟹是那样的吗？」

「如果不是那样，它干嘛背着房子一起移动？」

「不是因为不想付固定资产税吗？」七尾自暴自弃地应道，但被当成耳边风。

「说起来，我们工作中本来就会遇到很多棘手的事，每次都很有可能被卷入危险啊。换句话说，麻烦就是我们的工作嘛。」

「我不是那个意思。」七尾明确地说。「不、是、那、个、意、思。」他斩钉截铁地否定。唯有这一点，他不想被误会。「听好了，我至今碰上的麻烦，都不是你说的那类。之前不是有个差事，要我去饭店大楼偷拍政治家的外遇照片吗？你一样跟我说很简单，两三下就搞定了。」

「明明就很简单啊。只是拍张照片罢了嘛。」

「如果那家饭店没有发生连续枪杀凶案的话。」

当时大厅里有个西装笔挺的男子突然持枪滥射。事后查出歹徒原来是个优秀的官僚，可能因为平日积郁过多，才会开始射杀饭店的房客，还占据了饭店。这是与七尾的工作完全无关、彻底偶然的事件。

「你不是大显身手了吗？你救了几个人呢？还把歹徒的脖子给扭断了。」

「我可是拼了老命耶。啊，还有呢，不是有次工作，是去速食店吃新产品，然后当场夸张地称赞说：『这真是太好吃了！美味到爆炸！』」

「怎么，不好吃吗？」

「是很好吃啦，可是我才刚吃，店就真的爆炸了。」

那次是被解雇的打工店员所犯下的案件。因为客人不多，没闹出人命，但整家店被搞得烟雾乱窜、火焰四起，一片乌烟瘴气，七尾拼命把客人救出店外。不仅如此，因为当时有个黑道大人物躲在那家店

把客人救出店外。不仅如此，因为当时有个黑道大人物躲在那家店里，还引来了手持来福枪的职业杀手在外狙击，简直闹得不可开交。

「你不是还很厉害地找到杀手的埋伏位置，痛扁了他一顿？当时你也大显身手呢。」

「那次工作，你也在事前跟我断定『小差事一桩』。」

「本来就是啊，吃汉堡的工作哪里难了？」

「还有上次的工作也是。你跟我说『把钱藏在速食店的餐盘底下就OK了』，结果害我搞到袜子全湿，还差点被逼吃下全是芥末酱的汉堡。世上才没有什么简单的差事。要是想得太乐观就惨了。再说，这次的工作，你连内容都还没有说清楚。」

「已经给你指令了吧？抢走某人的行李，下车。就这样。」

「是摆在哪里的、谁的行李，完全不晓得啊。搭上新干线，详情会再联络，这种工作不可能会是什么简单差事。而且还叫我在上野站下车。那不是刚上车就要下车了吗？时间太紧迫了。」

「换个想法好吗？愈是困难的工作，愈需要事前指示。因为需要研究、演练，还要拟定失败的对策。相反地，事到临头才给指示，表示这是简单的差事。比方说，喏，假设有个工作是叫你现在立刻吹三口气，怎么样？这需要事前资讯吗？」

「我没听过、也不想听那种歪理。这肯定不是什么简单的工作啦。世上才没有简单又单纯的工作。」

「有的。简单的工作要多少都有。」

「随便告诉我一个吧。」

「比方说我现在正在做的啊。只是帮人仲介工作，够简单吧。」

「我就知道。」

七尾站在东京车站的新干线月台时，手机响了，他才刚把手机靠上耳朵，站内广播就像算准时机似地响起：「前往盛冈的『疾风号·小町号』即将进入二十号线。」男声广播搞得七尾听不清楚电话另一头真莉亚的声音。

「喂？听得到吗？听得到吗？」

「『疾风号』要到了。」

广播在车站月台肆虐，感觉手机就像被一层看不见的网子罩住了

广播在车站月台肆虐。感觉手机就像被一层看不见的网子罩住了，有种电波遭到干扰的感觉。秋风舒爽地吹过。云朵零星飘浮，看得到近乎清爽的蓝白色天空。

「我想大概新干线发车没多久吧，我一接到有关行李的指示，会立刻联络你。」

「你说联络，是用电话还是简讯？」

「我会打电话。总之你要随时留意手机。这一点没问题吧？」

新干线细长的车头流畅地出现了。长而白的车体奔进车站月台里，速度减缓，停止。车门打开，乘客下车。眨眼间，月台被挤得水泄不通，人群宛如流水瞄准干燥的地面浸湿般，空间逐渐被填满。原本形成的队伍慢慢地溃不成形了。人群冲下楼梯里，没有流走而留下来的人们保持沉默，彼此没有交换讯息，却默默排出阵形来。尽管没有任何明显的指示，却井然有序。真不可思议——七尾虽身为其中一员，还是这么感觉。

他以为马上就可以上车，但好像到了车厢清洁的时间，车门暂时关上。他发现其实没必要匆忙挂掉真莉亚的电话。

「怎么不是绿色车厢〔※绿色车厢（Green Car）是日本国铁和JR的头等舱，由于过去会在车窗下漆绿色色带识别，车票也是绿色的，故称绿色车厢。〕？」近处传来话声。七尾望过去一看，那里站着浓妆艳抹的女子和矮个子男子。男子手提纸袋，圆脸上满是胡碴，外貌肖似装在木桶里让人插剑的玩具。女子穿着鲜绿色的无袖上衣，露出让人过目难忘的手臂。裙子超短，大腿外露，令七尾别开视线。他过度不自在到把玩起脸上黑框眼镜的黑框。

「绿色车厢很贵啊。」男子搔着头，把指定席车票递给女子。「可是你看，二车二排，跟你的生日一样呢。二月二日。」

「搞什么啊你，我的生日根本不是那天！人家就是要坐绿色车厢，才打扮成这样一身绿耶！」体格壮硕的女子嚷嚷道，用力推撞男子的肩膀。男子被推，手中的纸袋掉到地上，里面的东西掉了出来。红色外套、黑色洋装等物品像是发生小雪崩似地，撒了一地，其中还掺杂了一个黑色毛绒绒的生物般物体，把七尾吓了一大跳。那东西看起来像是某种恐怖的生物，教人毛骨悚然。男子佣懒地捡起它。原来是顶假发。七尾再次望去，看出那个穿无袖裙装的女人并非女人，而是一个化了妆的男人。他有喉结，肩膀也很宽。七尾恍然大悟，难怪他的

手臂会这么粗，而且裙子短成那样，教人看了不舒服。「喂，小哥

手臂会这么粗，而且裙子短成那样，教人看了不舒服。「喂，小哥，干嘛直盯着人家看！」

七尾发现那道尖锐的声音是针对自己，挺直了背。

「小哥，谁准你那样看了？」有着一张可爱圆脸、满脸胡碴的男子稍微踏出几步。

「你想要这些衣服？一万圆卖你。喏，钱掏出来。」他捡起滚出纸袋的衣服。

卖我一千圆也不要——七尾差点脱口而出，但如果这么做，肯定会被找碴，所以他支吾起来。看吧，果然倒霉到家——他心想。

「喏，跳个几下看看。你身上有钱吧？」男子就像勒索国中生似地继续挖苦。「戴什么黑框眼镜，装知识分子啊？」他纠缠不休。七尾快步离开现场。

他思考工作。

其实要做的事很简单。拿到行李，在下一车下车。没事的，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不会节外生枝。虽然已经不幸地被变装男和胡子男辱骂，但我的坏运也就到此为止，等于是先付清了。七尾这么安慰自己。

「各位乘客久等了。」站内响起广播声。虽然语调平板，但这个消息让等得发慌的乘客心头顿时轻松许多。尽管没有等上多久，七尾却大大地松了口气。「业务联络，二零号，请开门」，这段话响起后，就像对咒语起反应似地，车门打开了。

七尾拿出指定席车票确认，上面印着四车第一排D座。「你可能不晓得，『疾风号』是没有站票的。即便你马上就要下车，还是要划位才行。」七尾想起真莉亚把车票给他时交代的话。「我帮你挑了容易行动的角落位置。」

「那个行李箱里究竟装了什么？」

「不晓得，不过一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啦。」

「什么叫一定不是？你不晓得里面装了什么吗？」

「我哪知道啊？万一问了，惹客户不高兴怎么办？」

「万一是危险的东西怎么办？」

「什么叫危险的东西？」

「人的尸体、钜款、非法药品、大量的虫

「人的尸体、钜款、非法药品、大量的虫。」

「嗯。大量的虫满恐怖的呢。恶心死了。」

「其他三样也一样恐怖好吗？不会是什么有问题的行李吧？」

「我想应该只是不能和别人说的东西吧。」

「那不就很危险吗？」七尾的口气已经半带怒意了。

「就算里头装的东西危险，只是运送而已，很安全的。」

「那是什么歪理！那你去送。」

「那么危险的差事，我才不干哩。」

七尾在四车最后方第一排坐下。一眼望去，车厢里空位不少。七尾一边等新干线发车，一边望向握在手中的手机，真莉亚还没打来。一旦出发，一眨眼就到了上野站，抢行李的时闲有限。他担心能否来得及。

自动门发出喷鼻息般的声音打开了。有人走进来。七尾才刚注意到，正要交叠的脚已经踢到了那名男子手中的纸袋。男子一脸凶恶地瞪来，脸上满是胡碴，脸色很差，眼睛四周一片暗沉，看起来很不健康。「对不起。」七尾立刻道歉。严格说起来是男子自己撞上来的，该主动道歉的不是七尾才对，只是七尾想尽可能避免纠纷，不想去计较。与其要和人吵架，宁可自己先赔罪。男子一脸不悦，但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不过此时七尾看见纸袋破了个小洞。可能是刚才自己踢到的时候弄破的。「啊，纸袋破了。没关系吗？」

「少罗嗦！」男子离开了。

七尾想再检查车票，暂时解开皮带上的皮制薄型腰包，查看里面。除了车票以外，还装了各种东西，包括原子笔和便条纸，还有小铁丝、打火机、药丸、手表、指南针、U型强力磁铁、强力胶带等等。他总共带了三个手表，因为附加的闹铃功能意外地好用，于是将它们代替闹钟。真莉亚笑称这些东西是「平民七宝」，因为这些都能在厨房或便利商店轻松弄到手。他还准备了强力类固醇药膏和止血药膏，用来治疗烫伤等伤口。

被幸运女神抛弃的男子，能够办到的只有做好万全的准备，所以这些道具七尾是绝对片刻不离身的。

他抽出插在腰包外袋的新干线指定席车票，看到上面印刷的文字

他抽出插在腰包外袋的新干线指定席车票，看到上面印刷的文字，吃了一惊。车票是从东京到盛冈的。为什么是到盛冈？正当他疑惑不已时，手机响了。他立刻接起电话。真莉亚的声音响起：「知道行李箱在哪儿了，就在三车跟四车间的行李放置处。那里有个黑色行李箱，把手的地方好像贴了贴纸。物主似乎在三车，所以你拿了行李箱，就从三车以外的地方下车。」

「了解。」七尾答道，接着问：「我刚刚才发现，这工作是要在上野下车，为什么车票却买到盛冈？」

「没什么特别原因。你不晓得吗？遇上这种情况，车票买到终点站准不会错的。不晓得中间会出什么差错嘛。」

「看吧！」七尾稍微拉大嗓门说。「你也觉得会出差错！」

「这只是通则啦。你最好别那么神经兮兮的。有没有记得抱持微笑啊？俗话说『和气招祥』呀。」

一个人笑个不停只会招人猜疑啦——七尾呛回去后，挂断电话。不知不觉间新干线发车了。

七尾立刻起身，从后方车门走出去。

到上野站只要五分钟。没时间了。幸好七尾马上找到行李放置处，也马上发现了塞在那里的黑色行李箱。行李箱不大，附有滚轮。箱体不晓得是什么材质，很坚硬。七尾看见把手上贴有贴纸。他小心不弄出声地拖出行李箱。「很简单的差事吧？」真莉亚娇媚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的确，到这里都很简单。七尾看表。距离抵达上野站还有四分钟，他在心里默念：快点到吧、快点到吧。七尾再次进入四车，提着行李箱，以自然的步伐前进，乘客应该没有注意他。

离开四车，进入五车，经过走道，来到六车前方的车厢外。

直到此刻，七尾才松了一口气，他原本怕会在出入口附近遇到麻烦事，一直保持戒备。例如会有一群年轻人坐门前打瞌睡或化妆之类的，堵住了通道，然后看到七尾就找碴说他瞪人什么的，纠缠不清；要不就是有情侣在通道吵架，指着七尾问：「喂，你说哪边才有理？」硬把他卷入争吵中，总之是这类骚动。一直以来简单的工作很少可以简单地结束，所以他早有心理准备，不管碰上什么事都不吃惊。

因此，车门附近没有人，让他如释重负。接下来只等车子抵达上野站，离开电车，出去车站验票口的时候打电话给真莉亚就行了。看吧？就说很简单嘛——七尾想到她瞧不起人的声音，禁不住一阵不悦

吧？就说很简单嘛——七尾想到她瞧不起人的声音，禁不住一阵不愉快，但与碰上多余的麻烦相比，是要好上太多了。

周围突然暗了下来。车体钻进地面，开始倾斜。这表示新干线接近上野站的地下月台了吧。七尾握紧行李箱的把手，还多余地确认一下手表时间。

门上的玻璃倒映出自己的脸。连自己都觉得真是张没运气的衰脸。「跟你交往之后，我经常搞丢钱包。」「我开始常常犯错。」「青春痘愈来愈难好了。」他以前的女友都会如此抱怨——当然，当下七尾反驳那是血口喷人——不过，搞不好其实真的被说中了，可能是自己把霉运传染给她们了。

尖锐的行驶声渐渐安静下来。在这个行进方向下，下车门似乎在左侧。门外开始变得明亮。就像洞窟里突然冒出未来都市般，月台唐突地现身了。看到零星的几个乘客。人影往后方流去。楼梯、长椅、电子时刻表在左侧消失了。

七尾直盯着玻璃看，同时确认有没有人靠近背后。要是被行李箱的物主发现，事情就麻烦了。新干线放慢速度，开始能够看清车站的轮廓了。七尾回想起只玩过一次的赌场轮盘游戏。转盘就像在卖关子不告诉你球究竟要掉在哪里似地，慢条斯理地停下。新干线也表现出类似的氛围。就像在挑选要把车厢停在月台上的哪一个乘客前，惹人心焦地放慢速度，最后在乘客面前停了下来。

门外站着一个乘客。小个子，头戴猎帽，一副小说中常见的私家侦探打扮。新干线停了，车门却迟迟不打开，这段停顿宛如在水中憋气不吐般。

七尾隔着玻璃与月台的乘客两相对望，想起有个人就生得这副落魄德行，爱好侦探风格的打扮。

那个人从事与七尾相同的工作，同在这个危险又不得和人诉说的业界工作。他的本名有点老土，但说起话来却十分浮夸，老爱漫天臭盖和夸大地中伤他人，所以被人称做「狼」。当然不是二匹狼」或「lonely wolf」那种剽悍或孤独的意思，而是来自于说谎成性的狼少年寓言。然而他本身对这个不名誉的绰号倒也不在意，老是得意洋洋地说：「这是寺原老大替我取的名号。」在业界执牛耳的寺原不太可能特意为他命名，但本人似乎如此认定。

狼有许多自吹自擂的事迹。「不是有个让政治家、秘书自杀的家伙吗？逼人自杀的。」很久以前，在酒家碰上时，他曾对七尾这么说。「是叫鲸鱼还是杀人鲸的彪形大汉，江湖盛传此人消失了，其实是我

「是叫鲸鱼还是杀人鲸的彪形大汉。江湖盛传此人消失了，其实是我干的。」

「你干的？什么意思？」

「有人委托我，我把鲸做掉了。」

以逼人自杀为业、代号「鲸」的家伙突然销声匿迹，在业界里蔚为话题。有人说是被同行干掉的，也有人说是被卷入意外，甚至有传闻说有个痛恨鲸的政治家高价买下了他的尸体，摆饰在自家，教人听了毛骨悚然。不过无论真相为何，只敢接些扒窃行李、对妇孺动粗这类委托的狼，显然不可能干得来这种大案子。

七尾总是尽量小心不要撞上狼。因为他觉得跟狼相处一久，会无法克制动手揍他的欲望，那就麻烦了：而这个预感也没有失准，有一次七尾真的揍了狼。

当时狼在夜晚的闹区巷弄里，正在对三个小学生动粗。「你在干什么？」七尾逼问，狼说：「这些家伙竟然笑我脏，我正在教训他们。」狼真的正在用拳头殴打吓得动弹不得的小学生的脸。七尾一阵怒火攻心，一把推开狼，朝他的后脑勺飞踢。

「居然会去保护弱小，你人也真好。」真莉亚后来知道这件事，调侃他说。

不是那样的——七尾当下回答。当时冷不防涌上他的心头的，是一个少年喊着「救命」、害怕地向他求救的孱弱模样。「看到小孩子向我求救，我没办法拒绝。」

「你是说你的心理创伤？」

「被你用『心理创伤』四个字带过，总觉得有些难过。」

「心理创伤风潮已经过了。」真莉亚轻蔑地说。

那才不是什么风潮——七尾说明。就算心理创伤这个词已被过于滥用、沦为陈腔滥调，他的心被囚禁在那种漆黑的过去，仍是事实。

「嗳，那只狼一碰上孩童、动物还是弱者，马上就会变得残酷不仁。差劲透了。而且要是自己快要遭殃，就搬出寺原的名号来：『我可是寺原老大的宠人呢』、『我要跟寺原老大告状』。」

「寺原早就不在了。」

「寺原死掉后，他好像吓到人都消瘦了吧，真够白痴的，后天你总

「寺原死掉后，他好像哭到人都消瘦了呢。真够白痴的。反正你总算给他点教训了。」

狼被七尾狠踢，不光是肉体，连自尊心也满目疮痍，他双眼的肿胀，怒翻天。「下次被我碰见，你就死定了！」他撂下这句话后逃走。这是七尾与狼最后一次碰面。

新干线车门打开了。七尾提着行李箱，就要走下月台。他看着眼前那名戴猎帽的男子，还在默默赞叹着：这人长得真够像那个狼呢，原来世上真有如此肖似的两个人。没想到对方突然伸手指着他：「啊，你这小子！」七尾这才发现原来那个乘客就是狼本尊。

七尾急忙想下车，狼却卯起来堵住他的去路，硬挤上车来。七尾被狠狠一撞，倒退了几步。

「真得感谢巧合啊，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碰上你这小子。」狼喜孜孜地说，鼻孔张得老大。

等一下，我要下车啦——七尾低声呢喃。如果大叫引来注意，可能会被行李箱的物主发现。

「岂能让你在这里溜了？上次欠你的帐得还一还才行。」

「晚点再还吧。我现在在工作。不，那笔帐就不必算了，送你。」

这下子麻烦了——正当七尾这么想的瞬间，车门缓缓关上了。新干线无情地载着七尾从上野车站出发了。很简单的差事对吧？真莉亚的笑声在耳边复苏。饶了我吧——七尾真想哀嚎。果然又变成这样了。

4王子

从前座靠背拉出拖盘，把宝特瓶放上去。打开巧克力零食包装，捏起一颗丢进嘴里。列车离开上野站后，重返地面。天空有几朵白云零星飘浮，但大半还是清澈的蓝色，感觉就跟他现在的心情一样——晴空万里。高尔夫球场宽阔的场地映入眼帘。宛如巨大蚊帐的绿网往右边流去，没一会儿校舍冒出来。那是好几栋连在一块的水泥立方体，窗边有身穿制服的学生晃来晃去。是国中生还是高中生？王子慧想了一下，但马上转念心想：反正都没差。即使跟自己一样是国中生，或者年纪更大，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按照他的想像在行动。他望向右座的木村。这家伙就是那类毫无趣味的人类代表。

尽管被束带夺走了自由，木村一开始仍然疯狂挣扎。所以王子把从木村那里抢来的手枪架在旁人难以看到的角度，「一下子就好，先安静点。如果不听到最后，叔叔，你绝对会后悔哟。」他这么说。

「我说叔叔，你都不觉得奇怪吗？国中生的我居然会一个人搭新干线。而且还查得到我坐在新干线的哪个座位，这种时候不都会怀疑可能是陷阱吗？」

「那情报是你放出来的？」

「因为我知道叔叔在找我嘛。」

「你不见了，所以我才找你，如此罢了。你不是躲起来了吗？连学校也没去。」

「我才没躲呢。全校都停课了，我想去也去不成啊。」这是真的。虽然还不到冬天，但受到突然流行起来的病毒性感冒影响，学校停课一星期。到了下一周，流感的威力还是没有减弱，又再停课一周。大人们也没仔细研究病毒的感染途径、潜伏期，以及发病后病情严重的比率等等，只决定一旦有一定人数请假，学校就自动停课，这让王子无法理解。害怕风险，为了逃避责任而遵循决定好的规则——王子并不打算责怪这种行为本身，但对于毫无疑问地继续停课的教师，他认为真是蠢到脑残了，他们检讨、分析、决断的能力根本就是零。

「你知道停课期间我都在做什么吗？」王子说。

「谁知道

「谁知道。」

「我在调查叔叔的事。我想叔叔一定很气我吧？」

「才不是。」

「咦，不是吗？」

「那岂止是气可以形容的引」木村说得仿佛字字渗血，让王子不由得笑逐颜开。要撂倒无法控制情绪的人易如反掌。「看吧，这么说来叔叔肯定想要教训我吧，所以我猜叔叔八成在找我、要攻击我。那么待在家里也很危险嘛。所以我想机会难得，就调查一下叔叔好了。告诉你哦，想要攻击人、陷害人、利用人的时候，第一件该做的事，就是搜集情报。那个人的家庭、工作、习性、兴趣，从这些地方可以找到下手的漏洞。跟税务机关的手法是一样的。」

「国中生居然拿税务机关做比喻，真是烂透了。」木村苦笑。「再说，小鬼调查得到什么？」

王子垂下眉毛。他感到失望，这个人的想法果然太简单了。被外表和年龄所左右，看轻了对手的能力。「有些人只要给钱，就可以帮忙搜集情报。」

「你存了压岁钱啊？」

王子吐出满含幻灭的叹息。「只是打比方。就算不是这样，喏，有些人可能对国中女生有兴趣啊。如果可以抱到光溜溜的国中女生，那些人可能也会帮忙做些类似侦探的工作，调查大叔的底细。例如说，叔叔被太太抛弃，离了婚，一个人扶养可爱的小孩，而且还酗酒——他们可能帮忙调查到这些。而我又有女生的朋友愿意助我一臂之力。」

「你拿国中女生送给大人？你是有那个女生的把柄吗？」

「就说只是打比方而已嘛。别动气。不只是钱，人总是出于各种欲望和算计在行动。就跟杠杆原理一样，只要按对了欲望的按钮，就算是国中生，也操纵得了人。叔叔不晓得吗？性欲是比较容易压动的一种杠杆。」王子故意用惹人发怒的口气说话。对方愈是情绪化，就愈容易控制。「可是叔叔，你好厉害呢。我听说你直到几年前都还在做些危险的工作。钦，叔叔也杀过人吗？」王子说完后，望向自己手中的枪。「叔叔连这种东西都有啊。真厉害。套在这前面的是减少枪声的器具对吧？好正式哦。」说完，王子亮出取下的灭音器。「人家怕

得都快哭出来了。」他语气生硬得像在念台词似地，当然是骗你的

得都快哭出来了。」他语气生硬得像在念台词似地。当然是唬你的。别说哭了，他得费上好大一番劲才不会失笑出声。

「你在这里埋伏抓我？」

「从叔叔开始找我那天起，我就放出新干线的风声了。叔叔不是委托了什么人找出我在哪吗？」

「以前的朋友。」

「是以前从事危险工作时的朋友吧？叔叔说要找一个国中男生，没引起怀疑吗？」

「一开始他轻蔑我，说没想到我有那种癖好，可是听了我的话，他很激动，也同情我。还说竟然把我家的小涉弄成那样，绝对不能原谅。」

「可是结果那个人背叛了叔叔呢。发现他好像在调查我后，我便反过来联络他，叫他把这个情报流给大叔。」

「随你怎么说。」

「他一知道可以任意摆布国中女生，马上露出一副色胚相，哈得不得了，大人全都是那副德性吗？」王子说。王子就是喜欢这种拿语言利爪刮过对方情感薄膜般的感觉。肉体锻链得了，但精神肌肉可不容易锻链。即使佯装不在乎，还是无法不对恶意的荆棘做出反应。

「那家伙有那种嗜好？」

「叔叔，过去的朋友不可信啊。不管有过什么恩惠，大家早忘光了。建立在诚信之上的社会八百年前就消失了吧。也搞不好从来就不存在。可是没想到叔叔真的会现身呢。真是吓到我了。叔叔也太没有戒心了吧。啊，这么说来，叔叔的小孩好吗？」王子吃了一颗巧克力点心。

「哪可能好！」

「叔叔，声音太大了。要是有人过来，叔叔就惨喽。还有手枪呢。会引起大骚动的。」王子假惺惺地呢喃细语。「惹人注意就糟了。」

「枪在你手里，会遭殃的是你吧？」

木村的反应彻头彻尾都在王子的意料之中，王子对此感到有些失望。「我会说我怕手枪，才拼命从叔叔那里抢过来的。」

「把我绑成这样，胡扯些什么？」

「说得通的啦。酒精中毒，被辞警卫的工作，连正职都没有的中年

「说得通的啦。乙醇中毒、辞掉警卫的工作，连正职都没有的中年大叔，跟我一个普通国中生，你觉得人们会同情哪边？」

「什么乙醇，是酒精吧？」

「酒里面有的，就是酒精当中的乙醇成分啊。可是叔叔，真亏你戒得了酒呢。我可不是在说笑，我是真心佩服哟。是有什么契机吗？因为小孩快翘辫子了？」

木村像个厉鬼般瞪他。

「叔叔，我再问一次，你可爱的孩子好吗？他叫什么去了？喏，那个最喜欢屋顶的……」王子故意模糊孩子的名字不说。「可是得当心点才行哦。让小孩子一个人跑到那么高的地方去，有时候是会不小心摔下来的。百货公司的围栏也可能是坏的。小孩子最喜欢那种危险的地方了。」

木村就要放声怒吼，王子说：「叔叔，不安静点会惹人怀疑哦。」然后望向窗外。正好开往东京的新干线列车从对侧驶来，错身而过。车体因而振动。因为速度过快，连外观都看不清楚。王子静静地享受着速度的魄力。在时速超过两百公里的巨大交通工具前，人是无力的。比方说，如果把什么人、把他的人生抛在前方的轨道上，它将被轻而易举地辗碎，变得无影无踪吧。那压倒性的力量对比深深地吸引王子。我和它一样——王子心想。虽然无法以时速两百公里的速度奔跑，但我也像它一样，能够如此地将他人毁灭。王子自然而然地笑了。

把木村的儿子带到百货公司顶楼的，就是王子一伙人。正确地说，是王子和他的跟班同学们。那个六岁的小朋友很害怕。尽管害怕，但他不熟悉人的恶意。

喏，你从那边的栏杆往下看。一点都不可怕呀。很安全的。

只要笑吟吟地这么说，他便丝毫不怀疑。

「真的吗？不会掉下去吗？」哄骗像这样确认的孩子，再推他下楼，真是痛快极了。

「你在车厢里等我的时候，不会怕吗？」木村蹙起眉头。

「怕？」

「你知道我做过危险的工作吧？我很有可能像这样带着枪。现在也是，只要时机抓不准，我已经对你开枪了。」

「是吗？」事实上王子很怀疑真有那种可能吗？他一点都不害怕

「是吗？」事实上王子很怀疑真有那种可能吗？他一点都不害怕。他是紧张。但那是游戏是否能够顺利进行的兴奋与紧张。「可是，我想叔叔不会立刻开枪或是拿刀刺上来。」

「为什么？」

「因为叔叔对我的愤怒，不是那样就可以满足的。」王子耸耸肩。「出其不意地射死我，结束了——叔叔不可能这样就甘心了。至少也要威胁我，吓唬我，让我哇哇大哭，拼命道歉才行。」

木村不肯定也不否定。大人沉默的时候，八成都是被说中了。

「所以我想只要我先发制人就行了。」王子从背包里取出自制电击枪。

「那么喜欢电击的话，去开电气行吧你。」

「叔叔以前从事危险工作的时候，杀过多少人？」尽情享受完擦身而过的新干线余韵后，王子再次转向木村。

木村双眼充血，就像是想用眼皮咬上来般。啊啊，看他这样子，再过一下，即使手脚动弹不得，他也会扑上来——王子可以想像。

「我也杀过人哟。」王子说。「十岁的时候是第一次。一个人。然后后来的三年间，我又杀了九个人。总共十个人。从标准来看，这算多还是少？」

木村略微露出惊讶神色。这点事就把你吓倒，那怎么成？王子又幻灭了。

「对了，为了不让叔叔误会，我得声明，我亲自下手的只有一个。」

「什么意思？」

「亲手犯罪，那太愚蠢了。难道不是吗？我才不想被误会为那种愚蠢之徒。」

「那算哪门子的执著？」木村皱眉。

「第一个是……」王子娓娓道来。

王子小学四年级时，放学回家后骑着脚踏车出门买东西。他在大书店买了想要的书，回程时骑出大马路。斑马线的号志变成红灯，所以王子停下脚踏车，漫不经心地等着。旁边有个穿毛衣的男子戴着耳机

边听音乐边看手机，除此之外没有半个人影，马路也没有车子，四下

边听音乐边看手机，除此之外没有半个人影。几乎也没有车子，四下一片寂静，甚至可以听见从耳机传出的音乐声。

王子闯了红灯，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红灯一直不变成绿灯，而且几乎没有车子，所以王子觉得没必要乖乖地等。王子慢慢踩上踏板，穿越斑马线。下一瞬间，背后传来巨响。是汽车的煞车声与冲撞声，正确地说，是先有冲撞的声音，接着才是煞车的尖锐声响。他回头一看，一辆黑色的迷你厢型车停在马路正中央，一名胡子男慌张地从驾驶座跳出来。一名男子倒在斑马线上，随身听破碎一地。

刚才的人怎么会……？王子诧异，但立刻就猜出状况了。大概是自己骑脚踏车过马路，所以那个人也以为绿灯了。男子戴着耳机，专心把玩手机，可能他余光掠瞥见王子将脚踏车骑出去的身影，于是妄下判断，反射性地往前走，接着便被转角开过来的迷你厢型车撞飞了。当时明明完全没有车子要来的迹象，那厢型车究竟是从哪冒出来的？这件事更教王子吃惊。不过总而言之，男子被撞死了。从斑马线的这一侧看过去，男子显然已经没气了，耳机线就像细长的血流般延伸。

「那个时候我明白了两件事。」

「要注意号志是吗？」木村说。

「一，只要留意作法，就算杀了人，也不会受罚。事实上那场交通意外就只被当成一般的交通事故处理，根本没有人留意到我。」

「唔，应该吧。」

「二，就算有人因为我死掉了，我也完全不沮丧。」

「真值得庆幸。」

「就是从那之后，我开始对杀人产生兴趣。对于夺走别人的性命、还有别人夺走他人性命的反应感兴趣。」

「你是想尝试完美犯罪吗？你自以为你可以想到其他人完全想不到的残酷事情，所以与众不同是吗？告诉你，这种事只是没有人实行罢了，每个人都想过。『为什么不可以杀人？』『活着的生物全都会死！为什么人还能够这么冷静？生命多么空虚啊！』就跟这类发言一样，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青春期的必经之路。」

「为什么不可以杀人？」王子提出疑问。这不是讽刺或玩笑。他是真心想知道答案。他想碰到可以说出令他信服的答案的大人。他也猜

到从木村身上得不到什么有意义的发言。「就算杀人也无所谓吧

到从木村身上得不到什么有意义的发言。「就算杀人也无所谓吧。」木村八成只能说出这类不负责任的意见。一定会接着说：「但要是我和我的家人快被杀了，我不会坐视不见，可是其他人要死要活，都不关我的事。」

结果木村动着长满胡碴的下巴，不正经地笑着说：「我觉得就算杀人也没什么关系啊。」然后说：「不过如果对方要杀的是我还是我的家人，我可不会放过。除此之外的家伙，不管是要杀人选是被杀，都请随意。」

王子叹息。

「那是敬佩的叹息吗？」

「叔叔的回答完全符合我的猜测，太教人失望了。」王子老实说。「继续刚才的话题，总之后来我试了很多。首先是尝试再稍微直接一点地杀人。」

「就是你先前说的亲手杀掉的人吗？」

「对对对。」

「你就是为了你那课外活动，把小涉推下楼？」木村的声音不大，却是绞紧了喉咙、几乎要渗出血来的锐利语调。

「才不是。是叔叔的小孩自己要找我们玩的耶。我们叫他不可以来，他偏要跟上来。他看我们在百货公司的屋顶停车场交换卡片。我们都叮咛他说很危险，要乖乖待着，他却摇摇晃晃地跑去楼梯那里。等我们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掉下去了。」

「明明是你、是你们把他推下去的。」

「把一个六岁的小孩推下屋顶！」王子双手掩口，夸张地做出为了骇人的想像而忍住尖叫的动作。「我们怎么可能做出那么残忍的事？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大人实在太可怕了。」

「小子，我宰了你！」尽管双手双脚被固定住，木村却当场站起来，想用嘴巴咬上来。

王子双手前伸：「叔叔，快停下来。接下来我要说重点了，你就听听吧。这可是攸关叔叔孩子的生死。你先安静一下。」他以冷静的语调说。

木村张大鼻孔，激动不已，但或许是介意王子说的「孩子的生

木村张大鼻孔，激动不已，但或许是介意王子说的「孩子的生死」，坐回座椅。

此时恰好后面的门打开了。好像是列车贩售的推车，感觉有人叫住推车，买了什么。木村也想回头看那里。

「叔叔，就算你对推车小姐胡说八道也没用。」

「什么胡说八道？叫她跟我约会之类的吗？」

「我是说救命之类的。」

「不要我说，就塞住我的嘴啊。」

「那样做就没有意义了。」

「为什么？没有什么意义？」

「明明嘴巴可以出声，明明可以求救，却办不到。我想要叔叔尝尝那种无力感。所以如果堵住叔叔的嘴巴就没意义了。我想看那种『明明可以，却办不到』的焦急模样。」

这回木村的眼中浮现异于过往的神色。那是一种混杂了轻蔑与害怕，总之，就是发现了恶心的毒虫般的感觉吧。不过他就像要隐瞒自己的恐惧似地，假惺惺地笑了：「不好意思，愈叫我别做，我就偏要做，这就是我的人生。我就是这样活到现在的。所以我要抱住推车的大姐，哭着求她：『快把这个国中生抓走吧！』你愈是不想要我那样，我就愈要那样。」

这个中年男人怎么如此爱逞能？王子目瞪口呆。手脚被拘束，武器被夺走，上下关系已经一目了然，为什么还不改掉那高高在上、像在应付比自己更低等的人的态度？他的根据大概只有他比较年长这一点。跟个国中生比起来，自己多活了几十年——只出于这样的事实！王子难掩同情。就算多活了几百天无用的时间，又得到了什么？

「叔叔，我就简单明了地说了。如果叔叔不听我的话，或是我出了什么事，危险的可是你躺在医院里的孩子哦。」

木村沉默了。

爽快与失望席卷了王子。看着对方困惑的模样，总是教人痛快无比。但同时他也有种「又来了」的感觉。

「有人在东京的医院附近待命，就在叔叔孩子住的医院附近哟。」

「附近是指哪里？」

「可能是医院里面，总之，他马上就能动手

「可能是医院里面。总之，他马上就能动手。」

「动手？」

「如果跟我联络不上，那个人就会动手。」

木村的表情露骨地展现不愉快：「什么叫联络不上？」

「新干线抵达大宫、仙台、盛冈各站的时候，都会有电话打来确定我是否平安。如果我没接电话，或是那人察觉有异状……」

「那人是谁？你的同伙？」

「才不是。我刚才也说过了，人会出于各种欲望而行动。有人喜欢女人，有人想要钱。令人吃惊的是，也有些大人完全没有是非善恶之分，什么委托都肯接。」

「从网路找来的跑腿干得了什么？」

「那个人说他以前在医疗仪器公司上班，所以混进医院，在叔叔孩子身上的仪器动些手脚，对他而言也不是做不到哦。」

「什么叫也不是做不到？那种事怎么能做？」

「到底能不能，不试不会知道嘛。反正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在医院附近待命。在等我下达动手的指示。如果我打电话给他，说声『请动手』，那就是指示。还有，除了每一站的定期联络以外，如果他打电话来，响了十次以上我都没有接，那也算是指示。如果碰上那种情形，跑腿的就会去医院，对叔叔孩子的呼吸器动手脚。」

「你那算哪门子自私的规矩！根本全都是指示，要是收不到讯号怎么办？」

「最近连隧道里天线都整备得很完善，我想是不会接不到电话。可是叔叔最好还是祈祷不会收不到讯号。总而言之，如果叔叔做出什么可疑的行动，我就不接他打来的电话哦。我会在下一站大宫下车，去电影院看个两小时的片子杀时间。然后当我看完电影走出来时，叔叔的孩子应该已经因为医疗仪器故障什么的，性命垂危了。」

「你别再胡闹了！」木村瞪着他。

「才不是胡闹。我总是很严肃的。胡闹的是叔叔你吧？」

木村的情绪濒临爆发，鼻孔大大地张开，但可能已意会自己无计可施，全身脱力，瘫在座椅上。推车贩售小姐经过，王子故意叫住她，

买了好大一堆零嘴，看着在一旁紧抿嘴唇，愤怒得整脸涨红的木村，王

买了巧克力零嘴。看着在一旁紧抵嘴唇，愤怒得整脸涨红的木村，王子爽得不得了。

「我的手机响的话，叔叔也要记得提醒我一声哦。万一我没在响十声之前接电话就惨喽。」

5水果

「蜜柑，怎么办？」柠檬说。他的下巴前端指着闭上眼睛、一动也不动的峰岸大少。大少的嘴巴开着，那表情就像在嘲笑他们，教人不爽。

「还能怎么办？」蜜柑忙乱地抚摸嘴巴周围。蜜柑似乎也难得乱了阵脚，柠檬对此感到有趣。

「都是你不好好盯着。为什么把他一个人扔在这里？」蜜柑问。

「有什么办法？谁叫你提起行李箱的事，害我很在意啊。被你那样吓唬，谁都会想再去确定一下嘛。」

「实际上行李箱也真被偷了。」蜜柑叹息。「为什么你的行动、发言、思考都这么随便？所以B型的人就是……」

柠檬立刻动怒了：「别拿血型判断人啦！一点科学根据都没有。要是认真说那种话，小心被别人笑。真要那样说的话，A型的你就应该是一丝不苟、爱干净的才对。」

「没错，我的确是一丝不苟、爱干净，而且工作认真。」

「你得意个什么劲儿啊？听好了，我会捅篓子，跟我的血型没关系。」

「是啊。」蜜柑干脆地说。「你会捅篓子，纯粹是因为你的个性跟判断力有问题。」

接着蜜柑说「站着会惹人怀疑」，弯下腰，拉起死在坐在中间的峰岸大少，推到靠窗座位去。他让尸体倚在窗边，调整为略俯着头的姿势。「只能像这样让他装睡了。」

蜜柑坐在尸体旁，是三人座的中间位置，柠檬坐他旁边，靠走道的座位。「到底是谁干的？死因是什么？」柠檬低声呢喃。

蜜柑用手触摸起尸体，上下摸遍了，没有疑似刺伤的伤口，也没有出血。他抓起上颚和下颚，大大地打开，观察嘴里。如果服了毒，口腔里可能还留有残渣，所以脸不能凑得太近。「看起来没有外伤。」

「下毒吗？

「下毒吗？」

「可能。也有可能是过敏休克致死。」

「这种时候哪会有什么过敏？」

「我怎么知道？过敏又不是我发明的。嗳，搞不好是因为原本被绑架的紧张突然解除了，加上一直没睡饱又疲劳，导致心脏衰弱，一下子停止跳动了。」

「医学上有这样的例子吗？」柠檬问。

「柠檬，你看过我读医学书吗？」

「你不是老是在看书吗？」柠檬说。蜜柑总是随身携带书本，就连在工作时，一有空就会拿出来翻。

「我喜欢小说，可是对医学书没兴趣。我才不晓得医学上有没有心脏停止的例子。」

柠檬胡乱搔了搔头发：「可是怎么办？就这样去到盛冈，对峰岸说『我们把你儿子救出来了，可是他在新干线里头翘辮子了』吗？」

「而且装赎金的行李箱也被偷了。」

「如果我是峰岸，一定会生气吧。」

「就算我是峰岸，我也会生气。暴跳如雷。」

「可是，峰岸那家伙不是在别墅悠哉度假吗？」

虽然不是直接听说，但传闻说峰岸跟情妇还有情妇生的女儿，也就是「非婚生子」一起去旅行了。

「亲生儿子被抓了，命在旦夕，老爸却跟情妇去阖家旅行，这太奇怪了吧？」

「那边的女儿好像才读小学，很可爱。相较之下，最重要的大少，你看看，就这家伙。既轻佻，又单细胞。要问比较疼哪边，想都不用想。」蜜柑也不像是在开玩笑。

「嗳，大少既轻佻又单细胞，而且现在也没气了。那这样一来，峰岸会不会就干脆不跟我们计较啦？」

「你少做梦了。就算是根本不喜欢的车，被人砸坏还是一样会火大。而且还有面子问题。」

「那要怎么办啦！」柠檬差点就要大吼，蜜柑用手指抵住嘴唇，低

「那要怎么办嘛！」柠檬差点就要大吼。蜜柑用手指抵住嘴唇，低喃叫他小声。「只能想法子了吧。」

「想法子是你的任务。」

「那是什么话？」

柠檬开始躁动起来，检查起峰岸大少旁边的窗户，前座椅背上的托盘，然后翻起插在网袋里类似文宣刊物的东西。

「你在干嘛？」蜜柑问。

「我在想会不会留下什么线索。完全没吔。这大少也真不贴心。」

「线索？」

「像是写下凶手名字的血字之类的。不是常有吗？」

「就算有也是在推理小说里好吗？现实中才没有那种东西。」

「是吗？」柠檬收起文宣品，却仍恋恋不舍地在峰岸大少周围翻来摸去。

「死前哪来的力气留下什么证据。而且根本没出血，就算想留下血字也没办法啊。」

「蜜柑，你这人太龟毛了。」柠檬歪嘴说。「我说啊，像这样死掉，留下来的人不是很伤脑筋吗？为了今后着想，我可先说啊，蜜柑，要是你被谁杀了，记得好好留下线索啊。」

「什么线索？」

「就凶手啊、真相的线索啊。至少也要弄得让人知道是他杀、自杀还是意外死亡吧。我可是很怕麻烦的。」

「如果我死了，绝对不会是自杀。」蜜柑斩钉截铁地说。「维吉尼亚·吴尔芙〔※维吉尼亚·吴尔芙（Virginia Woolf，一八八二～一九四一）。英国女作家，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主要作家之一。后因严重忧郁症，投河自杀。〕跟三岛由纪夫〔※三岛由纪夫（一九二五～一九七〇），战后日本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其切腹自杀轰动社会。〕我都喜欢，可是自杀我怎样就是不中意。」

「『那危机你呀』是啥啊？」

「你老挂在嘴上的小火车的名字才更难记。我推荐你那么多小说，你至少也读个一本吧。」

「我从小就没读过什么书，你也不想想我读完一本书得耗掉多少时

「我从小就没读过什么书。你也不想想我读完一本书得耗掉多少时间！你才是，完全不肯记住我告诉你的汤玛士的朋友。你连培西都认不出来。」

「培西是啥去了？」

柠檬咳了一下，陈述道：「培西是『绿色的小火车。调皮又爱恶作剧，可是工作时总是非常认真。培西经常捉弄朋友，可是有时候也会被朋友骗，把一些假的事信以为真』。」

「我真是纳闷啊，那些介绍文你怎么背得起来？」

「那是小火车卡片上面的说明。怎么样？很不赖吧？虽然是很简单的说明，却很有深度呢。培西可是『有时候也会被朋友骗，把一些假的事信以为真』呢。很落寞吧？很感人吧？你读的小说就没有这种深度吧？」

「随便啦，总之你去读个《到灯塔去》〔※吴尔芙的作品，原文《To the Lighthouse》。〕吧。」

「读了可以知道什么？」

「可以体悟到自己的存在有多么渺小，只不过是众多自我当中的一个。可以知道自己是渺茫无边的时间之海中，被它的浪涛所吞噬的微小存在。很感动的。『我们将会消灭，孤身一人』。」

「那是啥？」

「就是那部小说中一位登场人物的呢喃。听见没，每个人都会消灭，独自一个人消灭。」

「我才不会消灭。」柠檬噘起嘴巴。

「会。而且是独自一个人。」

「就算死了我也会复活。」

「那种死缠烂打的个性确实像你。不过我也一样，迟早会死。一个人死。」

「所以叫你到时候要留下线索啊。」

「好啦。万一我快被杀的时候，会努力留下讯息给你。」

「如果要用血写凶手是谁时，记得写清楚明白一点啊。不要用什么字母代号还是猜灯谜啊。」

「我才不会留血字。我想想，好吧，如果我有余裕跟凶手说话，我

「我才不会留血字。我想想，好吧，如果我有余裕跟凶手说话，我会请他帮忙传话。这怎么样？」蜜柑想了一下说。

「传话？」

「我会留下让凶手在意的话。比方说：『帮我转告柠檬，你在找的钥匙放在东京车站的投币式置物柜里。』」

「我又没在找什么钥匙。」

「随便什么都行啦。我会说些让那个帮忙传话的人感兴趣的内容。那样一来，那家伙或许有一天会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探问你说：『你是不是在找钥匙？』或者突然现身在东京车站的投币式置物柜区。」

「因为在意是吗？」

「那样的话，那家伙就是杀了我的凶手。至少跟我的死有关。」

「好难懂的讯息。」

「又不能叫凶手帮忙传他一下子就听出来的讯息。」

「可是啊。」柠檬突然换了个严肃的表情开口。「我才不会那么简单就死掉。」

「我想也是。你很顽强，就算死了也会复活。」

「蜜柑，你也是。我跟你就算死了也绝对会复活。」

「水果到了明年还会再长出果实，就跟那一样吗？」

「是复活。」

新干线摇晃着，慢慢钻进地面。应该接近上野地下深处的月台了吧。窗外暗了下来，景色消失，取而代之地，车厢内的光景朦胧浮现。柠檬从前座椅背抽出小册子，读了起来。

「喂，」蜜柑立刻说。「你在放松个什么劲儿？」

「我说过很多次了，想法子是你的专长。术业有专攻，不是吗？」

「那你负责啥？」

新干线的速度放慢了。感觉也像是在黑暗的洞窟里点上了灯，但没多久就乍然出现一个明亮的空间。月台逐渐现身了。蜜柑站了起来。「去厕所吗？」柠檬问。「喂，走了。」蜜柑戳他。

「走去哪儿？」柠檬不明白状况，但被蜜柑严肃的样子给慑住，站了起来。「要下车了吗？从东京才坐一站就下车，太奢侈了吧？」

自动门打开，两人来到三车的车厢外通道。四下无人。从行进方向左侧的车门窗口可以看到月台往后流去。

「你说得没错。」

「什么东西没错？」柠檬蹙起眉头。

「从东京搭新干线，在上野下车，太奢侈了。要去上野的话，搭山手线就行了。不过里头也有人会在上野下车。」

「谁？」

「在新干线里偷了别人的行李箱，想要立刻开溜的家伙。」

「啊啊。」柠檬点头。「有道理。」

两人走近下车门。「如果有人在上野下车，那家伙就是窃贼吗？」他用食指敲敲玻璃窗。

新干线开始煞车了。

「提着那只行李箱的话，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但也有可能装进其他容器里。不过那也会是不小的行李吧。总之有人在这里下车的话，就是第一候补。你先追再说。」

「我吗？」

「难道还有别人吗？不是说术业有专攻吗？你既没专攻过什么，也没动过脑袋，但总该追踪过可疑的家伙吧。」

新干线几乎完全停下来。煞车声响起。「万一有好几个人怎么办？」望着月台的柠檬忽然想到，提出疑问。

「只能追可疑的。」蜜柑说得干脆。

「万一有好几个可疑的人怎么办？最近全是些可疑分子。」

新干线停下，车门打开。蜜柑下了月台，柠檬也跟着离开车厢。两人站在月台边缘，细细观察有没有人从新干线下车。月台几乎是一直线，只要凝目细看，应该可以确认下车乘客才对。柠檬和蜜柑视力都很好。远方的物体也大致都能看得清楚。

没看到有人下车。

[illegible]的五车还是六车出入口，有个头戴猎帽的陌生男子指

约两节车厢前的五车还是六车出入口，有个头戴猎帽的陌生男子指着车厢内，走进新干线里，但除此之外，没有特殊状况。

前头车厢实在太远，看不清楚的蜜柑抱怨：「最前面看不到。」

「十一车再过去是秋田新干线的『小町号』。虽然连在一起，可是跟这边的『疾风号』车厢内不能往来，窃贼应该不在那边吧。」

「这样啊。不愧是对电车吹毛求疵的你。」

「蜜柑，告诉你，『吹毛求疵』可不是称赞。」

月台开始广播新干线发车的提醒音乐。虽然有几个乘客上车，但没有半个人下车。怎么办？柠檬问。能怎么办？没人下车，就只能回车厢了啊。蜜柑答。

才刚上车，新干线就发车了。列车朝着地面上的光明驶上平缓的坡道。发车的音乐轻快地响起。柠檬配合着音乐哼哼唱唱，回到座位，但一看到靠坐在窗边的峰岸大少，心情又变得暗淡。感觉像想起了什么非做不可的麻烦差事。或者说，这根本就是非做不可的麻烦差事。

「那么，」靠走道座位的柠檬再次跷起二郎腿，摆出放松的姿势说。「蜜柑，现在要怎么办？」还是老样子，完全不思自立自强，全指望别人的态度。

「凶手还留在电车的可能性很大。」

「子弹还有剩吗？」柠檬从自己的外套内侧挂在两肩的枪套取出手枪。昨天为了救回峰岸大少，用掉了不少子弹。「弹匣只剩一盒了耶。」

蜜柑也一样取出自己的枪。「我也是。几乎没子弹了。没想到在新干线里也得用上，真是准备不周。」他说，从另一个枪套抽出枪来，自嘲地说：「不过还有这个。」

「那把枪哪来的？」

「昨天在地下监禁大少的那些家伙的。我觉得好玩就捡回来了。」

「好玩？枪哪里好玩了？难不成上面有印汤玛士？别唬烂了，汤玛士可是小朋友的偶像呢，才不会跟手枪之类危险东西有瓜葛。」

「不是啦。」蜜柑苦笑。「这上头动过手脚，不会正常射出子弹。你看。」蜜柑把枪口转向柠檬，柠檬一面仰身一面别开脸去，「很危险耶，不要这样啦。」

「不是啦，这把枪射不出子弹啦，枪口看起来像是空的，可是其实

「不是啦，这把枪射不出子弹啦。枪口看起来像是空的，可是其实里面塞起来了。这是自爆枪。」

「自爆枪？就像《暴冲火车》〔※原名《Runaway Train》，台湾译作《减》。〕那样吗？」柠檬想起以前看过的电影。他对电影没兴趣，但喜欢看电影中出现的火车和电车。他从电影中能感受到车轮转动的声音、牵引杆的动作；如果是蒸气火车，从烟囱喷发的立体黑烟令人联想到隆起肌肉；另外还有列车驶过铁轨的声响，最重要的是疾驶的钢铁电车的魄力，这些都教他觉得兴奋。《暴冲火车》的内容柠檬已经不记得了，但在暴风雪般的景色中，勇猛地站在火车上的男子身影令他印象深刻。他有股亲切感，觉得这人一定也跟自己一样，热爱火车。

「这把枪要是就这样开枪，就会爆炸。」

「这种枪要干嘛？」

「拿来当陷阱吧。拿这把枪的家伙一副希望我赶快把它抢走的模样。一定是希望我把枪抢走后，立刻扣下扳机，『砰』的一声把我给炸了，然后拍手叫好吧。」

「真亏你看得出来耶。为什么蜜柑你就能那么小心翼翼？」

「是你太轻率了。看到按钮就去按，看到绳子就去拉，收到邮件就全打开，然后中毒。」

「是啊。」

柠檬放开脚，倏地站起来。他俯视蜜柑，用下巴比比行进方向：「我去看看，确定一下车厢里面有没有可疑人物。拿着行李箱的人一定就在车子里吧。反正到下一站大宫还有时间。」

「或许他把行李箱藏在某处，若无其事地坐着。可疑的家伙每个都要看仔细啊。」

「我知道。」

「要不着痕迹地看哦。万一惹出事来，可就麻烦了。要不着痕迹地调查啊！」

「罗嗦啦。」

「罗嗦好像不是称赞。」蜜柑讽刺地说。「要是到了大宫就麻烦了，得尽快找到才行。」

「为什么？

「为什么？」

柠檬怎么会忘了呢？蜜柑目瞪口呆：「峰岸的部下不是说好了在大宫等我们吗？」

「这样啊。」柠檬也想起来了。有人会在车站等待，确定峰岸大少跟行李箱是否平安无事地上了新干线。是这么安排的。「真麻烦。」

6瓢虫

「没想到能在这儿碰上你。」狼双眼发光，一把揪起七尾的衣襟，用力把他推到另一侧的门上按住。

新干线离开上野站，冲出地面后又再加了速。景色接连流向后方。

「等一下啦，我得在上野站下车的。」七尾正想要这么说，嘴巴却被堵住了。狼用他的左手肘压住了七尾的下巴一带。

行李箱离手了。就搁在对侧的门旁。会不会在车辆摇晃中倾倒？七尾很担心。

「你害我少了一颗臼齿。」戴猎帽的狼嘴角冒泡说。「都是你害的，你害的！」他很激动。

看吧，果然——七尾心想。果然变成这样了。狼的手肘撞得他很痛，但这个状况更教他沮丧。为什么工作就是没办法轻易解决？既然没办法在上野下车，直到下一站大宫之前，都必须待在新干线里。这段期间也有可能碰到行李箱的物主。

狼乱晃着一头沾满头皮屑的长发，还不停地喃喃埋怨，教人愤恨极了。

新干线一个摇晃，狼身体失去了平衡。「饶了我，饶了我。」趁着狼的手肘移开，七尾抓紧机会道歉。「反对暴力、反对暴力。」他举起双手，低调地做出万岁的姿势。「在新干线里这样闹，会引起骚动的。总之咱们一起在大宫下车，然后再谈好吗？」七尾这么提议，却也有股不祥的预感，觉得没能在上野下车，事态就已经无可挽回了。

「干嘛一副跟老子平起平坐的口气啊你？你这只瓢虫！」

这话让七尾感到不悦。脑中的温度瞬间上升。业界里有不少人称七尾为瓢虫。七尾并不讨厌这种昆虫。瓢虫鲜红色的小身体十分可爱，星星般的黑点每一个都像独立的小宇宙，而且从霉运不断的七尾来看，幸运七，那七颗星也可以说是他所憧憬的花样。然而同行脸上挂着怪笑说出这个称呼时，口气显然是揶揄的，换句话说，那只是在嘲笑他不过是只又小又弱的昆虫，教他不愉快极了。

「好啦，放开我吧，你到底想要怎样啦？

「好啦，放开我吧。你到底想要怎样嘛？」

几乎就在七尾这么说的同时，狼掏出了小刀般的东西。

「喂喂喂。」七尾动摇了。「干嘛在这种地方亮那种东西啊？要是被人看见了，岂不麻烦大了吗？」

「不许乱动。就这样去厕所。我要在那里把你碎尸万段。放心吧。接下来我也有工作要办，没办法慢慢料理你。其实我比较想好好折磨你一番，让你哭着求我快点让你死了解脱，不过这回就优待你，让你死得痛快些。」

「我不太喜欢电车的厕所。」

「你的人生就要结束在你讨厌的厕所，真是太赞了。」猎帽底下的眼睛诡异地绽放光芒。

「我有工作要办。」

「我也是。跟你的可不一样，是大案子，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没时间了吗？」

「少来了，你居然接得到大案子？」

「是真的！」狼张大鼻孔，下流地表现出强烈的自尊心后，用握刀的另一只手摸索自己的内袋，掏出照片。上面是一个女人的脸。「看，你知道这个人吗？」

「我怎么可能知道？」七尾说完，不禁皱眉。狼老是随身携带自己下一个施暴对象的照片。他搜集案主给他的照片，还有自己办完事后的照片，到处向人吹嘘比较说「这是殴打前跟殴打后」，或是「这是干之前跟干之后」、「这是死掉前跟死掉后」。这也让七尾作呕。「为什么你老是攻击妇孺？因为是狼，所以老抓小红帽吗？」

「你啊，你知道这女的是谁吗？她可不是普通女人。」

「到底是谁啊？」

「这可是复仇啊。终于、终于被我找到了。」

「是要向你求爱不成的女人复仇是吗？」

狼立刻板起脸：「随你怎么说。」

「反正你也只会凌虐柔弱的女人。」

「随你怎么想。喂，下一眼你说了，被你说先下手就糟透了，我

「随你怎么想。喂，万一跟你说了，被你抢先下手就糟透了。我啊，就像是正要去讨伐明智光秀的秀吉〔※日本战国时代，即将统一天下的织田信长遭部下明智光秀于本能寺奇袭杀害，当时身在远地的信长爱将木下秀吉（即后来的丰臣秀吉）立刻挥兵返回讨伐明智光秀。〕。」狼说完，把照片收回口袋里。

自比为历史人物的感觉，七尾无法理解。

「我得尽快行动才行，你这边也早点解决吧。」狼说，把刀子按在七尾的脖子上。「你怕吗？」

「怕。」七尾感觉不到逞强的必要性。「不要这样。」

「是『求你不要这样』吧？」

「求您不要这样，狼大人。」

要是有乘客过来，会引起怀疑。两个大男人身子紧贴在一块儿，是在做什么？就算看不见刀子，也一定会心生疑念。怎么办？怎么办？七尾的脑袋开始转动。顶在脖子上的刀子感觉随时都会割破皮肤。刀尖微微地刺激着皮肤，惹人发痒。

七尾提防着刀子，同时观察狼的姿势。七尾个头比他高，所以狼伸长了手，重心并不稳。破绽百出——七尾才刚这么想，旋即身子一翻，一眨眼便绕到狼的身后，双手插进狼的两肋，把狼固定成万岁姿势，箍住他的手臂，抓住头顶和下巴。转瞬间情势逆转，狼也乱了阵脚：「喂喂喂，住手、住手！」

「你就这样乖乖给我回自己的座位去。我也不想多惹事端。」七尾在狼的耳边说。他的身体熟知如何折断人的脖子。更年轻时，他就像学习连续踢球不落地的技巧一样，反复练习这技术，现在扭脖子已可说是他的拿手绝活。他只要抱住别人的头，考虑角度和力道，顺手一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折断颈骨。当然，他并不是认真想要折断狼的头。他不想再制造更多麻烦。只要用手牢牢地固定住对方的头，再作势威胁要折断就够了。

「知道了，放开我的头！」狼慌乱地叫道。

此时车辆一个摇晃。虽然感觉不是多大的震动，但不知道是拘束狼的姿势不稳定，还是狼的鞋底材质易滑，两人当场跌倒了。

回过神时，七尾一屁股跌坐在地板上。居然丢脸地跌倒，七尾羞得面红耳赤。然后他发现自己的手里依然抓着狼的头发。狼也跌坐在地

上。是摔倒的时候狼自己把刀子刺到自己了吗？七尾慌了，右手伸出

上。是摔倒的时候狼自己把刀子刺到自己了吗？七尾慌了，右手伸出去确认一看，刀上没看到血迹，他松了一口气。

「喂，站起来啊。」七尾放开狼的头发，推推往前蹲的狼的背，结果狼的头就像脖子还没长硬的婴儿一样，无力地垂晃。

咦？七尾眨眨眼睛。他赫然一惊，绕到狼的前面，确认他的脸。狼的表情不对劲。两眼翻白，嘴巴张开，最重要的是，脖子不自然地扭曲。

「真的假的……」就算这么说也已经迟了。是真的。七尾抓着狼的头跌倒，用力过猛，把狼的脖子给折断了。

手机震动。七尾也没确定来电号码，直接拿到耳边。会打来的只有一个人。

「世上根本没有简单的工作吧。」七尾说。他总算站起来，把狼的尸体也拖起来，靠在自己身上，保持平衡。就像在支撑一个巨大的傀儡木偶似地，费劲极了。

「你怎么不联络我！难以置信！」真莉亚不耐烦地说。「你现在人在哪？在上野下车了吧？行李箱呢？」

「我现在在新干线里，行李箱在手边。」七尾以自认为很轻松的方式回答，同时望向撞到对侧车门、静止在原处的行李箱。「我没在上野下车。」

「为什么！」真莉亚激动地责备。「怎么回事！」她大叫。「你连从东京搭车，上野下车的差事都做不好吗？」她刻意压低声音，可能是正拼命压仰着激动。「到底要什么工作你才做得好？顾收银台？绝对不可能，顾收银台可要临机应变判断许多状况，对你来说太难了。那从东京车站搭新干线就办得到是吧？上得了车，却下不了车。下次我就帮你找这种工作！」

七尾涌出一股把手机摔在地上的冲动，但忍了下来。

「我是打算在上野站下车的。事实上车门打开，只差一步就要下车了。可是那家伙正好从那里上车了。就在那个月台的那节车厢。」说完后，七尾望向靠在自己身上的狼，改口说：「也不是那家伙，应该是这家伙。」

「什么那家伙这家伙，谁跟谁啊？新干线的神吗？神对你说『小朋友，不可以下车哦～』是吗？」

七尾没理会那幼稚的嘲讽，压低声音说：「是狼。那个老是对妇

七尾没理会那幼稚的嘲讽，压低声音说：「是狼。那个老是对妇孺、动物动粗的下三滥。」

「哦，狼啊。」真莉亚的声音这才变成了担忧七尾的语调。她不是在担心七尾的安危，而是在提防变故。「他一定喜上云霄吧。他那么痛恨你。」

「他高兴到都抱上来了。」

真莉亚的声音不见了。或许她是在分析状况。这段期间，七尾把手机夹在脖子上，思考该把狼移到哪里去才好。就像狼说的，扔到厕所里好吗？不，不行，七尾马上想道。把尸体塞进厕所应该是可行的吧。可是他无法忍受要在座位上一直担心尸体会不会被发现。他一定会在意得不得了，频频跑去厕所探看，反而启人疑窦。

「喂，那现在是什么状况？」真莉亚的的声音响起，像在刺探。

「现在我正在烦恼该把狼的尸体藏到哪里去。」

手机另一头又沉默了。一会儿后，真莉亚嚷嚷起来：「中间出了什么事！上车的狼抱住你，然后现在变成尸体。中间呢！」

「没有中间。硬要说的话，先是狼拿刀子抵住我的脖子，说要刺死我。」

「为什么？」

「因为他讨厌我吧。然后情势逆转，我假装要扭断他的脖子。完全只是假装而已。结果新干线摇摇晃晃。」

「新干线本来就会摇晃，这怎么了吗？」

「受不了，狼干嘛在这种节骨眼冒出来！」七尾忍不住愤恨地说。

「不要说死人坏话。」真莉亚严肃地说。「可是也用不着杀他吧？」

「我没打算要杀他。我们脚一滑，跌了个跤，结果他的脖子就折断了。那不是我的错，完全是不可抗力。」

「爱找借口的男人最不可取了。」

「不要说活人坏话。」七尾开玩笑说，但他其实根本没心情打哈哈。「现在我抱着狼，不知所措。尸体该怎么处置？」

「就在车门附近接着他，一直拥吻就行了吧。」真莉亚有些自暴自弃。

「两个男的一直依偎到大宫吗？我觉得这不太实际。」

「若要说实际的方法，只能随便找个座位把狼丢上去了。小心别被发现了。放在你的座位也行，或是找出他的车票，查出他的座位。」

原来如此，还有这招啊——七尾点点头。「谢啦，就这么做。」

狼身上的廉价外套胸前口袋里露出手机。七尾觉得或许派得上用场，抽出来收进自己的工作裤口袋里。

「别忘了行李箱。」真莉亚说。

「我差点忘了。」

真莉亚的叹息声又传来：「总之快点解决吧。我都快睡着了。」

「还不到睡觉时间吧？」

「我从昨天就一直在家看电影。《星际大战》六部曲。」

「那我先挂了。再联络。」

7木村

被魔鬼毡布带缠住手脚的木村奋力扭动手腕和脚踝，试图解开，却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

「这是有诀窍的，雄一。」小时候的记忆突然复苏。有个声音在呼唤自己的名字。过去几乎未曾想起的那个场景，是木村老家的起居间，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手脚正被绳索绑住。「喏，试试看能不能逃脱，阿繁。」木村的父亲在笑。一旁木村的母亲也捧腹大笑，应该还没有上小学的木村也哈哈大笑。那个叫阿繁的年轻人好像继承木村父亲以前的工作，也就是说，他跟父亲应该只是职场上的前辈晚辈关系，但他有时会跑来木村家玩。阿繁外表忠厚老实，像个爽朗的运动选手，他似乎把木村的父亲视为恩师，也很疼爱儿子的木村。

「雄一的爸爸工作的时候真的很可怕哟。你爸爸的名字不是叫木村茂吗？大家不是叫他秃鹰，而是尊称他茂鹰呢。」阿繁这么说。木村的父亲跟阿繁好像是因为两个人的名字发音都是「shigeru」而变得亲近。在家喝酒的时候，通常都是木村的父亲在埋怨「工作太辛苦了，我想换个职业」，木村学到原来大人也会说泄气话，还有人不管长到几岁，日子都一样难过。木村一家与阿繁也在不知不觉间疏远了。他回想起来的是阿系在模仿电视节目逃脱秀的场景。那是从被绳索捆住的状态逃脱的魔术，阿繁宣称「那我也会」。

阿系「呜呜」呻吟着扭动身体，就在木村转头看电视的时候，阿繁已经解开绳索了。

那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当中是不是有什么可以让我解除目前状态的线索?

木村拼命拿十字镐挖掘记忆沉眠的山，试图从里面挖出重要的情报。然而他想不起来。

「叔叔，等我一下哦。我去上个厕所。」王子离席，去到走道。穿着西装式外套的那个模样，看起来完全是在上流人家受到呵护成长的国中生。「为什么我要任凭这种臭小鬼摆布？」中村气愤不已。「啊，要不要顺便给叔叔买个酒？那是叫杯装酒吗？」王子留下教人

气愤的话，往后方车厢走去。厕所不是另一边比较近吗？木村发现

气愤的话，往后方车厢走去。厕所不是另一边比较近吗？木村发现了，但不打算告诉王子。

这个少年肯定是在上流人家呵护备至中成长的国中生。是在好人家呵护备至中养出来的充满恶意的国中生。木村想起几个月前第一次见到王子时的情况。

那是个积雨云像要侵蚀天空似成片覆盖的上午，木村正从仓井町的医院回来。他结束警卫工作，早上回到家时，小涉闹肚子疼，木村立刻把他带去固定看诊的小儿科医院。这要是平常，他会把小涉送去安亲班，然后立刻钻进被窝，但现在他因为没办法睡觉，困得整颗脑袋昏昏沉沉。而且医院人多得吓人。又不能在候诊室堂而皇之地喝酒。发现到时，他的手指正抖个不停。

其他孩子看起来都没有小涉的病情严重，木村瞥着戴口罩状似痛苦的孩子，气愤地心想「演得那么夸张」、「应该让真正不舒服的孩子优先看病吧」。他把其他的父母全瞪遍了。瞪过后也无事可做，目光瞟向忙碌往来的护士屁股。结果小涉的病也不严重。还没轮到看诊，小涉就一副健康人的模样，低喃说：「爸爸，我好像不痛了。」可是都已经来到这里了，就这么回去也教人不甘心，木村叫小涉假装肚子痛，领了药，离开医院。

「爸爸，你喝酒了？」离开建筑物后，小涉难以启齿地问。

因为听到小涉说肚子不痛了，加上松了一口气，木村在候诊室里啜起装在小瓶里的酒，被小涉看见了。「如果小涉的肚子再继续疼下去，我一定会因为担心过度，灌上一堆酒吧。这么一想，沾沾舌头的量算不上什么。」木村在心里这么辩解，打开从口袋掏出的小酒瓶盖，把身子转向墙壁，不让其他候诊病患看见，舔了舔瓶口。小酒瓶里装着廉价白兰地。做警卫工作的时候，为了让身体渴望酒精时可以解馋，他总是随身携带小酒瓶。木村脑中已经建立了一套说词：「这就跟有过敏性鼻炎的人为了不影响工作，使用喷剂是一样的。要是酒精效力过了，集中力涣散，疏忽了警卫工作，岂不是个大问题吗？万一手指发抖，弄掉手电筒不是糟了吗？换句话说，这是对宿疾采取的必要预防措施。是为了做好工作才喝的酒。」

「小涉，白兰地叫做蒸馏酒，蒸馏酒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期就开始酿造喽。」

就算跟小涉这么说，他当然也无法理解。小涉好像察觉父亲又开始找借口了，但嘴里还是念着「没锁、不打米呀」，享受着那种发音。

「蒸馏酒在法文叫做欧多比，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生命之水。酒

「蒸馏酒在法文叫做欧多比。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生命之水。酒就是生命之水呀。」木村说，自己放下心来。就是啊。把小瓶中的白兰地含在嘴里，完全就是在拯救生命。

「可是爸爸浑身酒味，医院的医生都吓到了。」

「那医生不是戴着口罩吗？」

「就算戴着口罩也觉得臭啊。」

这可是生命之水呢，臭又怎样？当医生的应该都懂——木村说。

「爸爸，我要尿尿。」经过拱顶商店街时，小涉这么说。木村跑进附近一栋有许多年轻人、热闹无比的时尚流行大楼里找厕所。一楼没厕所，木村咒骂，搭电扶梯到二楼，在卖场绕了一大圈，才找到了藏在最深处的厕所。

「你一个人会上吧？爸爸在这里等你。」木村拍拍小涉的屁股说。他在厕所通道旁边的长椅坐下。前面是进口高级女装店，那里的店员胸部很大，而且穿着衣领大开的衬衫，木村打算好好看个够。「嗯，我一个人会上。」小涉得意地消失在厕所里。

小涉很快就回来了。木村发现自己手中握着白兰地的小瓶。自己什么时候掏出来的？没印象。盖子没打开，所以我还没喝吧——木村就像在确定别人的行动似地确定着。

「怎么这么快？没尿出来吗？」

「尿出来了。可是很多。」

「很多？尿很多吗？」

「不是，里面有很多大哥哥。」

「哪里？我去看看。」木村站起来，往厕所走去。「他们看起来很可怕，我们回家吧。」小涉拉扯木村的手说，被木村甩开了。反正一定是一群年轻人众在一块儿，抽烟聊天吵闹吧，要不然就是在勒索还是扒窃吧，要是那样的话，就去整整他们。睡意和酒精不足让木村烦躁不堪，想要发泄一下这种不愉快。「你在这儿等着。」他把小涉留在长椅，走进男厕。男厕里有五个穿学生服、长相稚气的国中生。厕所很大，墙壁有两面设置小便斗，剩下的一面墙有四个马桶间。男国中生在靠近马桶间的空位围成一圈站着，看到木村进来，瞥了他一眼，但立刻又继续交头接耳。木村装作若无其事，经过他们旁边，站在小便斗前小便。他竖起耳朵偷听背后的对话。反正一定是在商量什么无聊事，要不然就是在计划什么恶作剧吧。木村立刻想到要去给他

么无聊事，要不然就是在计划什么恶作剧吧。木村立刻想到要来给他们制造些麻烦。虽然他已经金盆洗手，但并不讨厌动手动脚。

「怎么办啦？」背后一个国中生以气愤的口吻说。

「只能派一个人去跟王子说明了吧。」

「你说派人，是要派谁啊？都已经去到一半了，临阵脱逃的可是你耶！」

「才不是咧，我打算要干的。都是卓也没胆啦，说什么肚子痛。」

「我是真的肚子痛啦。」

「那你去跟王子说啊，说你肚子痛，没办好他交待的事。」

「我才不要咧。上次被电真的恐怖死了。要是被比那个更强的电到，一定会死掉的。」

说到这里，其余四个人都沉默了，木村感到意外。

他不晓得他们在商量的具体内容，但可以猜想出大致上的构图。

这群国中生有个首脑人物。不清楚是同学、学长还是大人，总之有个向他们发号施令的人。大概是那个被称为王子的人吧。王子殿下，多滑稽的绰号啊。而他们违背了王子殿下的期待吧。他们没有执行命令，王子可能会生气，他们正在厕所里绞尽脑汁，讨论责任要由谁来负？该怎么辩解？就是这么回事。碰上王子殿下，来上几个平民百姓也对付不了吧——木村一边受不了迟迟尿不干净的小便，一边感到惊讶。不过他们说的「被电」，木村就不明白了。既然说「被电」，表示是电击之类的东西吗？木村脑中浮现的是国外执行死刑时使用的处刑装置。但他实在不认为会为了惩罚而用上那么夸张的玩意儿。有人说「要是被比那个更强的电到，一定会死掉的」，这也教他在意。十几岁的年轻人经常会满不在乎、比实际意义更要轻佻地把「死掉」、「我杀了你」、「会被杀」挂在嘴上，但他们的口气却有着异于这些、死亡真的近在身边的真实感。

木村尿完后，拉起拉链，走近国中生。「你们在这种肮脏的地方鬼鬼祟祟地干什么？会挡到路耶。那你们要怎么办？谁要去跟王子殿下谢罪？」

木村伸出没洗的右手，就要往前面小个子男学生的制服肩上抹。

国中生瞬间变换阵形，原本的圆形一下子散开，面对木村排成

国中生瞬间变换阵形。原本的圆形一下子散开，面对木村排成一列。五个人都穿着一样的学生服，但理所当然，个子和长相都各不相同。满脸青春痘的高个子男生、三分头、小个子但肥胖的愚钝男生——木村在脑中观察。虽然他们卯足了劲威吓，看起来却只是稚嫩的小孩。

「我说国中生，就算大伙儿在这儿商量也不是办法啊。快点去向那个王子殿下陪罪是不是比较好？」木村一拍手，国中生们便吓得浑身一颤。

「跟你没关系！」

「快滚啦，臭大叔！」

稚气未脱的孩子逞强的模样显得滑稽，木村禁不住笑开了。「你们是对着镜子练习那种狠劲对吧？我国中的时候也干过。眉毛像这样扭翘起来，『你说啥？』『啊啊？』练得比社团活动还勤呢。可是啊，这一点屁用都没有的。等青春期过了，回想起来，连自己都要笑。在网路找色情裸照还有意义多了。」

「这家伙浑身酒臭味！」三分头男生体格还不赖，但捏住鼻子的夸张动作，看起来就像个小学生。

「你们今天本来打算要干什么？告诉我这个臭大叔吧。让大叔也参一脚吧。王子殿下命令你们做什么？」

国中生们一瞬间沉默了。「你怎么知道？」半晌后最角落的男生问。

「我在小便的时候，你们自己在背后窸窸窣窣说的啊。我全听到了。」木村说，扫视眼前五个国中生。「跟大叔商量怎么样？大叔提供谘询哦。告诉大叔王子殿下的事吧。」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互换视线，就像在无声地商量。

「喂喂喂，你们真的要找我商量啊？」木村爆笑出来。「开玩笑的啦。我怎么可能帮你们这种小鬼头？顶多带你们去风化场所见识见识，还是帮你们教训什么人而已。」

那些国中生的表情依然没有放松，反倒是更加严肃地商量起来了。他们是真的走投无路了吗？——木村板起脸。接着他移动到洗手台洗手。镜子里，国中生们在他背后坐立难安地再次围成圆阵，小声说话。

「捉弄了你们，不好意思啊，掰掰。」木村招呼说，用另一个男学生的制服抹手，但国中生完全没有生气。

「喂，小涉，久等了，爸爸回来了。」木村离开厕所。可是小涉不见了。木村吓了一跳。究竟跑哪儿去了？他东张西望，望向长长的通道，却都没瞧见儿子的踪影。

木村大步走近大奶女店员，「喂」地一声叫住她。一头褐色卷发、大眼睛的店员露骨地摆出不愉快的表情，但不清楚是因为木村散发出来的酒臭味，还是他无礼的态度。「喂，你有没看见一个这么高的男孩子？」他把手放在自己的腰部。

「啊。」她露出诧异的样子，指向店后面说：「往那边走去了。」

「那边？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另一个男生把他带走了。」

「什么叫另一个男生？」木村粗声粗气说。「安亲班的朋友吗？」

「不是他的哥哥吗？大概国中生那么大。感觉很清爽、像好人家的小孩。」

「好人家的小孩？那谁啊？」

「我怎么知道？」

木村也没向店员道谢就离开了。他弯过通道，眼睛四处扫视。小涉，你跑哪儿去了？跑哪儿去了？哪里去了？「你保护得了孩子吗？」前妻一脸轻蔑责备着他的模样掠过脑海。焦急化成汗水，渗出皮肤，心跳愈来愈快。

总算在下楼手扶梯附近发现小涉时，木村因为如释重负，差点当场瘫坐下来。小涉被个穿学生服的男生牵着。

木村大叫着跑过去，恶狠狠地扯过小涉的手。制服学生被硬是扯开牵着的手，却也没有惊吓的模样，一脸不在乎地对木村说：「哦，是爸爸啊。」

个子大约一百六十五公分高吧，体形有些清瘦，黑色的头发很细柔，有点长，但完全不感觉笨重。一双分明的双眼皮眼睛非常大，就像在黑暗中发光的猫眼般，醒目极了。简直像个女孩子——木村心想。他觉得仿佛被个韵味十足的女人给瞥了似地，一时间不知所措，并对这样的自己苦笑。

「你在做什么！」木村抓起小涉的手，粗鲁地拉过来。这话是对着

「你在做什么！」木村抓起小涉的手，粗鲁地拉过来。这话是对着学生服的男生说的，但小涉好像以为自己挨骂了，一脸害怕地回话：「可是他说爸爸去那边了。」

「不是跟你说过不可以跟陌生人走吗？」木村加强语气说，但他也明白自己平日根本没有这样叮咛，只有他的父母，也就是小涉的爷爷奶奶会提醒他。「你是谁？」他转向眉清目秀的国中生，板起脸问。

「我是加野山国中的学生。」学生服男生毫不惊慌，态度沉稳地几乎像是会说「我只是依老师吩咐行事」的人。他说：「我的朋友众在厕所里聊天，我怕会吓到这么小的小朋友，所以想带他到远一点的地方去。结果他说他不晓得爸爸在哪里，所以我想带他去广播处寻人。」

「我就在厕所里。小涉明明知道，你少胡说八道了。」

小涉可能满心以为父亲在气自己，只是缩着脖子，战战兢兢地点头。

「那就怪了，小朋友不是那样对我说的啊。」国中生表情丝毫不变，满不在乎地说。「可能是我的口气太凶，他不敢说吧。我因为担心他，口气可能严厉了一点。」

教人不顺眼。比起想要把小涉带走这件事，国中生出奇的冷静、对木村的言行也丝毫不畏惧的那种态度更教人烦躁。那种感觉有别于对没礼貌、不正经的嫌恶，硬要说的话，木村从中感觉到一种可以说是狡猾的成分。

「厕所里的国中生好像在等某国的王子殿子。」木村带着小涉离开之前说。「他们在那里偷偷摸摸商量些什么。」

「哦，那是在说我。」国中生爽朗地回答。「我姓王子。很古怪的姓吧？我常被人调侃名字，很伤脑筋呢。我叫王子慧。啊，他们虽然众在厕所，也不会抽烟干嘛的，请放心。」他连玩笑都说得彬彬有礼，然后走向厕所了。

王子回来了，木村停止回想。

「那时你是想对小涉干嘛？」在新干线的座位被带子绑住手脚的木村提起回想起来的场面。

「我只是想确定而已。」王子淡淡地回答。「那个时候，我窃听了厕所里的同学对话。」

「窃听？你在厕所里装窃听器吗？

「窃听？你在厕所里装窃听器吗？」

「不是，是藏在其中一个同学的制服口袋里。」

「间谍啊？」木村说出口后，忽然觉得这个字眼很幼稚，自己感到害臊极了。「你是在担心别人说你的坏话吗？」

「有点不一样。就算他们说我坏话也无所谓，不过让他们以为『可能被窃听了』、『或许有间谍』，他们的行动就会大受影响。最重要的是，同伴再也无法相信了，不是吗？这对我来说正方便。」

「那又怎么了？」

「所以那时候我只是在厕所外面偷听而已。我打算事后再让大家发现里头有间谍。这么一来，他们就会变得疑神疑鬼，相互猜疑。不，事实上也真的变成那样了。不过叔叔的孩子在那里盯着我看，好像很介意我的样子，看得我也想跟他玩玩了。」

「小涉才六岁，他看人根本没什么意思。」

「是啊。可是不是会让人想陪他玩玩吗？而且我也想确定一下那对小朋友有多少影响。」

「那是指什么？」

「电击啊。我想知道对那么小的小朋友电击，会有什么反应。」王子指着自己背包里的电击枪说。「我本来想试试看的，结果被叔叔早一步发现，计划泡汤了。」

8水果

柠檬先往前方的四车前进。他试着想起弄丢的行李箱形状。那是个怎样的行李箱?

「两位的孙子除了感兴趣的东西以外，什么都记不住呢。」小学时，级任导师这么对祖父母说。「他可以背出《哆啦A梦》第几集出现怎样的道具，可是校长叫什么名字，却怎么都记不住。」老师似乎目瞪口呆。柠檬不明白导师在叹息个什么劲儿。记住校长的名字，跟记住《哆啦A梦》的道具出现的场面，哪个比较重要，不用说也知道。

行李箱的尺寸，大概高六十公分，宽四十公分吧。上面有把手。也有滚轮。黑色的，材质很坚固，摸上去冰冰凉凉的。

要打开行李箱，必须在数字锁上输入四位数密码，但柠檬和蜜柑都不晓得密码。「不告诉我们，要怎么跟对方交易？连里头的东西都没法确认，怎么办事啊？」从峰岸的部下那里接到行李箱任务时，柠檬忍不住抱怨。

倒是蜜柑立刻就领悟了：「简而言之，比起敌人，我们更不受信任。峰岸怕我们会抢了赎金跑掉。」

「喂喂喂，开什么玩笑，我可不想替不信任咱们的家伙工作。」

「有什么关系？如果知道密码，就会想打开嘛。」

接着蜜柑说「来做个记号好了」，从口袋里取出儿童玩具般的贴纸，贴在数字锁附近。对了，行李箱上应该有蜜柑的贴纸。

四车前面站着列车贩售小姐。她可能是停下推车在检查商品数量，正操作着小型终端机。

「喂，你有没有看到有人拿着这么大的黑色行李箱？」柠檬问。

「咦？」小姐瞬间吓了一跳，但立刻反问：「啊，您说的行李箱是……？」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围裙，制服扮相颇为休闲。

「行李箱就是装行李的箱子啊。黑色的提箱。我们摆在放置处，却不见了。」

「不好意思，我不太清楚耶。」贩售小姐被柠檬的视线吓着，躲到

「不好意思，我不太清楚耶。」贩售小姐被柠檬的视线吓着，躲到推车后面回答。

「哦，这样啊，不清楚啊。」柠檬丢下这句话，继续前进。进入四车。

车门安静迅速地打开的样子，让柠檬联想到以前在电影中看到的太空梭内部。「噗咻」一声打开。

乘客不多。柠檬走在走道上，看着左右座位底下或墙上的行李架。行李不多，很容易确认。哪儿都没见着黑色行李箱。不过他在右侧的行李架上看见一个令人介意的袋子。离车门几排远的座位上方摆了一个大纸袋。柠檬虽看不见内容物，但怀疑有可能是把行李箱装在袋中，然后搁在那里。既然怀疑，柠檬的行动就没有犹豫。他目不斜视地走向那个座位。右边的三人座只坐了一个人，是靠窗座的男子。柠檬一屁股在靠走道的座位坐下，然后望向窗边的男子。

第一印象，年龄约三十前后，可能比自己年长一些。看起来也像个学生，不过穿着西装。男子正在读一本包了书店书套的书。

「喂。」柠檬把右手撑到对方附近，稍微倾斜身体，出声问道。「喏，搁在那儿的东西，那是啥？」他指着头上的行李架。

男子好像这才发现有人叫他，望向柠檬。他抬头看正上方。「啊，那只是个纸袋。」

「看也知道是纸袋。里面装了什么？」

「咦？」

「我的行李不见了。应该还在新干线里面，所以我正在到处找。」

男子一瞬间好像不明白柠檬的意思，说：「希望可以赶快找到呢。」然后半晌后，他可能察觉了柠檬的目的，说：「哦，那不是。我没有拿。纸袋里装的只是一些伴手礼。」

「哪有那么大的伴手礼？」

「我买了很多。」

男子看起来人很老实、胆小，却出乎意料，一点都不怕柠檬。

「反正让我看看。」柠檬站起来，伸长手就要取下架上的纸袋。男子既不生气，也不惊慌，又继续看书去了。他的脸上甚至浮现平静的微笑，反倒搞得柠檬不自在。

「看完里面的东西后，可以帮我放回去吗?

「看完里面的东西后，可以帮我放回去吗？」

柠檬把纸袋搁在座位上查看里面。里面装着疑似在东京车站买的好几种西洋糕点。「东京名产啊？买真多。」

「我想买点好吃的，可是不晓得该买些什么。」

「伴手礼罢了，挑那么认真干嘛？」

「抱歉没能帮上你的忙。」男子安静地微笑。「可以请你帮我把袋子放回去吗？」

柠檬粗鲁地把纸袋丢回行李架。接着他挨到男子旁边的座位。身体弹跳似地一晃。「我说你啊，其实你知道我在找的行李箱跑哪里去了对吧？」

男子默默回看柠檬。

「平常人的话，要是被人像这样检查自己的纸袋，不是会生气，就是会害怕。可是你却冷静成这样，简直就像一开始就猜到了。就跟那个一样。伪装好不在场证明的凶手就算被刑警询问不在场证明，也不会惊慌，而是会满不在乎地回答『那个时间我在某某店』，跟那是一样的。你早就演练过了。喏，我说得没错吧？」

「这话太乱来了。」男子眯起眼睛，一副快要笑出来的样子。他的动作让文库本的书套掀开了。封面上的标题是《饭店自助餐全攻略》，看得出里面有许多像是饭店料理的照片。「这岂不是跟狩猎女巫的时候，说『你不承认你是女巫，就是你是女巫的证据』一样吗？什么我不害怕，所以我很可疑，这话太乱来了。」男子阖上书本。「我也吓了一大跳呀。你突然坐到我旁边，叫我让你看我的东西，我只是吓到没法反应罢了。」

根本不是那样——柠檬心想，也说出口了。「你是干什么的？」

「我现在是补习班老师。只是家小补习班的老师。」

「老师啊。我向来跟老师不怎么投缘。不过我认识的老师几乎都很怕我。从没一个像你这样气定神闲的。你是那个吗？已经习惯不良少年了？」

「你希望别人怕你吗？」

「也不是那样啦。」

「我自认是个平凡人，也并非完全不害怕。」男子看起来有些困

「我自认是个平凡人，也并非完全不害怕。」男子看起来有些困惑，「不过如果我不害怕，」但他接着说。「可能是因为以前我被卷入过一场大风波，从那之后，我对很多事情都看开了。或许是麻痹了吧。」

大风波？柠檬皱起眉头。「被不良学生找上门揍人吗？」

男子又眯起眼睛。眼角挤出皱纹，嘴巴笑开，变得像个少年。「我的妻子意外过世，我碰上可怕的人，出了很多事。」他说。「可是，嗳，」不过他立刻换了个声调。「可是就算愁眉不展地过日子也没用，所以我想好好地活得像个活人。」

「活得像个活人？那什么比喻啊？你不就是个活人吗？」

「不，大家意外地都活得像个行尸走肉呢。当然会说话，会玩乐，可是应该要更……」

「放声嘶吼？」

男子露出极开心的表情，用力点点头。「那也不错。放声嘶吼的确让人感觉生气蓬勃，还有多吃点好吃的东西之类的。」他打开文库本，亮出书里的自助餐料理照片。

柠檬不晓得该说什么好，但他觉得不能一直跟这个人纠缠下去，便起身去到走道。「总觉得老师你好像爱德华。」

「爱德华？那是谁？」

「汤玛士小火车的朋友。车身号码是二号。『爱德华是个非常善良的小火车，对每个人都很亲切。他曾经帮忙爬不上坡的高登，推他一把，还救助差点变成废铁的崔佛。多多岛上每个人都很信赖他。』」柠檬下意识地脱口说出曾背诵的介绍文。

「好厉害，你把介绍文字都背起来了？」

「如果考试科目是阐述汤玛士小火车，我早进东大了。」

柠檬说完，离开座位，往行进方向走去。

走出四车一看，车厢外的行李放置处空无一物。

来到六车正中央时，柠檬碰上一名少年。

他不清楚少年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注意到时，两人已经在走道迎面碰上了。是国中生吗？最近的小朋友长得还真清秀——柠檬心想。五官分明，看起来像个性别暧昧的洋娃娃。

「干嘛？」柠檬难以判断对一个小孩该使出几分狠劲。他看看讨人喜爱的少年，想起绿色的火车头培西。

「啊，没有，叔叔在找什么东西吗？」少年说。「我看到叔叔在探看厕所。」

少年像个模范生，让柠檬看不顺眼。他从来没跟感觉聪明的家伙意气投合过。「我在找行李箱。黑色的，大概这么大。你有看到吗？没有吧？」

「啊，那个箱子的话……」

柠檬倏地把身子挨近少年：「噢，你知道？」

少年不禁显得退缩，但他还是没有害怕的样子：「刚才我看到有人提着这么大的行李箱。」他用手比画高度和宽度。「黑色的。」他指了指行进方向。就像配合他的动作，新干线速度加快，柠檬站着，禁不住有些踉舱。

「怎样的家伙？」

「呃……」少年把手支在下巴一带，歪着头。仰望天花板回溯记忆的那张脸，看起来也像个装模作样的少女。「呃，穿着颜色朴素的长裤，上面好像是牛仔外套。」

「牛仔外套啊。几岁？」

「大概快三十或三十出头吧。对了，他戴着黑框眼镜，很帅气哦。」

「谢啦。」

「不会，举手之劳。」少年挥挥手，露出近乎刺眼的灿烂微笑，仿佛周围也跟着瞬间明亮了。

「你那张笑脸，」柠檬苦笑着说。「是在瞧不起大人，还是真的有一颗纯洁无垢的心？」

「都不是。」少年当下回答。「我天生就是这种脸。」

「小孩子上了新干线，就该摆出更小孩子的表情，眼睛闪闪发光才对。」

「叔叔喜欢新干线吗？」

「有人会不喜欢新干线吗？虽然我比较喜欢500系啦，我当然不讨

「有人会不喜欢新干线吗？虽然我比较喜欢500系啦。我当然不讨厌『疾风号』。不过更进一步说的话，我喜欢的是『我拉的是公爵大人的专用列车哦』的那台。」

少年露出诧异的表情。

「喂喂喂，你居然不晓得史宾塞吗？你没看过汤玛士小火车吗？」

「小时候或许喜欢吧。」

「你现在不也是个小孩吗？看你长得一副培西脸。」柠檬粗声粗气地说。接着就要照着少年说的走向前面的车厢，然而才刚踏出一步，就看到门上横条状的电子告示版。「〇〇报新闻」的文字从右往左移动。柠檬没多想地看着上面的文字。是都内的宠物店有蛇失窃的新闻。好像是非常珍奇的蛇，才会上了新闻。偷窃动机不明。柠檬一副不感兴趣地呢喃道：「一定是把蛇拿去卖了吧。」然后他看到下一则新闻。

「藤泽金刚町惨案，死者十三人。监视摄影机遭人破坏。」文字从右向左显示。

原来是十三人啊——柠檬也没有特别感慨地心想。当时一片漆黑，他们接二连三打倒持枪的对手，到底有多少人也不清楚。流了那么多的血、割了那么多的肉，化成文字一看，却是这么的枯躁无味呢——柠檬心想。

「真恐怖呢。」身后的少年似乎也和柠檬一样看了新闻。「十三人耶。」

「我一个人做了六个多吧，剩下的都是蜜柑做的。虽然不少，但也不多。」

「咦？」

少年反问，柠檬自觉到说得太多了。「那玩意儿正式名称叫做』旅客导览资讯处理装置』，你知道吗？」他转移话题。

「咦？」

「那个播新闻的装置。」

「哦。」少年点点头。「内容是从哪里输入的呢？」他提出疑问。

柠檬知道自己的脸笑开了。「我来告诉你。」他张大鼻孔说。「那有两种。一种是从前头车辆的装置自动显示的，另一种是从东京的综合指令所传送过来的。从车辆内部自动显示的就是那个。『本车目前

合指令所传送过来的。从车辆内部自动显示的就是那个，『本车目前通过某某站』那类资讯。此外的广告啊、新闻什么的，都是从综合指令所传来的。有时候不是会发生什么事故，影响班次吗？那些即时消息就是从综合指令所输入，显示在这里的。然后新闻的显示也很有意思哦。那是六家报纸的新闻轮流播放。然后……」

「呃，我们挡路了。」少年以毅然的口吻说，柠檬也回过神来。

列车贩售的推车来到附近了。贩售小姐一张脸抽搐着，像在哀叹怎么又碰上这男人了？为什么不管去到哪里都碰到这个人？

「什么嘛，亏我还想告诉你更多更有意思的事呢。」

「有意思？」少年后面一定是想接「哪里有意思了」。

「难道没意思吗？旅客导览资讯处理装置，不觉得很感动吗？」柠檬一本正经地说。「嗳，总之谢谢你告诉我啦。如果找到行李箱，都是多亏你帮忙。下次我买糖请你吃。」

9瓢虫

正巧经过的乘客是个身材娇小、穿西装外套的少年。七尾合上手机，塞进工作裤的后口袋里，要自己冷静下来。窗边倚着狼的尸体。狼的脖子断了，稍一不注意，失去平衡，脑袋很有可能会往不自然的方向垂下去。

「他遗好吗？」少年停步对七尾说。是学校教他看到别人有难要伸出援手吗？真是多管闲事。

「没事没事，他只是喝多了酒，意识不清了。」七尾小心不让语气变得慌乱，稍微挪动身体，轻拍狼的尸体：「喂，起来啦，你吓到小孩了。」

「要我帮忙把他扶到座位上吗？」

「不，不用不用，我喜欢这样。」谁啊？谁喜欢怎样啊？七尾在心里这么吐槽。喜欢跟尸体依偎在一起眺望车窗外吗？

「啊，掉了。」少年望向地板说。还以为是什么，原来是新干线的指定席车票。或许是狼的车票，掉下去了。

「不好意思，可以请你帮我捡一下吗？」七尾拜托道。他支撑着尸体，不好蹲身，而且他觉得最好满足一下充塞这个少年心中的「想要帮助别人」的欲望。

少年立刻帮忙捡起车票。

「谢谢。」七尾道谢，低下头去。

「不过酒精真的很可怕呢。今天跟我一起来的叔叔也是戒不了酒，教人伤脑筋。」少年口齿伶俐地说，然后留下一声「再见」，往六车走去了。不过途中他好像发现了孤单被摆在对侧门的行李箱，问：「这也是大哥哥的吗？」

哪所学校啊？七尾几乎要摆出臭脸了。他希望少年快点离开，少年却不知道还有哪里不满，就是不肯离去。到底是在哪所学校念书，才能被教成这样一个好心的孩子？等我有了孩子，也要送去那里读——他几乎就要这么酸人了。

接着他又想：我果然不走运，在这种状况碰巧经过的乘客竟然是个

接着他又想：我果然不走运。在这种状况碰巧经过的乘客竟然是个满怀善意、亲切无比的少年，实在太倒霉了。

「是啦，行李箱搁那儿就好了。我等一下会拿走。」七尾的语调不禁变得有点严厉，他连忙自制。

「可是摆在这里的话，可能会被别人拿走。」少年纠缠不休。「一有机会，大家都会趁虚而入的。」

「真意外。」七尾忍不住说。「我还以为你们学校是教你们要相信别人，是提倡性善说的。」

「为什么？」少年似乎知道什么是「性善说」。连我都是最近才从真莉亚那里学到这个词的——七尾觉得窝囊极了。

「也没有为什么……」因为感觉那是一所专出乖学生的学校。

「我认为人天生是没有善恶可言的。」

「意思是有可能变好，也有可能变坏？」

「不，我认为要看如何去定义善恶。」

多么独立思考的少年啊——七尾都快吓傻了。现在的国中生都这样说话吗？想到这里，他禁不住感动。少年又说：「我来帮你提行李箱。」

「不，不用了。」再继续被纠缠下去，七尾真的要发火了。「我自己会想办法。」

「请问这里面装了什么呢？」少年抚摸行李箱，弯下腰来看个不停。

「我也不晓得。」七尾不小心老实说了，但少年似乎把它当成了玩笑，笑了。一口整齐的牙齿白亮亮地发光。

少年似乎意犹未尽，但一会儿后，他还是留下快活的道别，往六车离去了。

七尾松了口气，把狼的尸体扛到肩上，移动脚步，走近行李箱。先是尸体，然后是行李箱，得想办法解决这两样东西才行。据说人在三车的行李箱物主应该还没有发现行李箱被抢了，但万一发现了，应该会全车四处寻找才对。如果毫无防备地提着走，被发现的可能性很高。

七尾扛着尸体，抓着行李箱的提把，左右察看，不知所措。应该先

七尾扛着尸体，抓着行李箱的提把，左右观看，不知所措。应该先找个座位让这具尸体坐下吗？他看到垃圾筒。上面有丢瓶罐的洞口，还有丢杂志的细长洞口，此外还有可以整个掀开的盖子。

然后他发现设置垃圾筒的墙上，丢杂志的洞口旁边有个小小的突起。看起来像锁孔，但没有洞孔，只有一个突起。七尾不假思索地伸手按下去。结果「嚓」地一声，弹出一个金属零件。这是什么？七尾用手指去转。

打开了。

以为是墙壁的部分变成一片板子，打开后，便是一个近似大型寄物柜的空间。里面有隔板，分成上下两层。下层是垃圾筒，挂着疑似业务用的彩色垃圾袋。乘客把垃圾丢进洞里，就会掉进这里面吧。整理垃圾袋时，一定是像这样连门打开，整个拖出来。

令七尾高兴的是板子上层空无一物。没时间想了。七尾左手搂着尸体，用右手单手拾起行李箱。他使劲地把箱子放到板子上。「咚」的一道巨响。他立刻把门关上。

没想到这种地方有空间可以藏东西，七尾有些高兴。

接着他撑着尸体，这次确认刚才少年帮忙捡起来的指定席车票。是六车第一排。也就是眼前的车厢，而且是最前面的座位。正好可以不引人注意地搬动。

太好了。太幸运了。然后他想了：「真的吗？」

平时总是衰到家的自己，难得体验了两次「走运」。第一次是打开垃圾筒的板子，成功地藏好行李箱。第二次是狼的指定席是距离车厢外最近的地点。

他自我预警道：「等一下就要遭殃喽。」同时也呐喊着：「只是这点幸运就要遭殃哦？」

窗外的景色接连往后方流去。建设中的大楼屋顶上设置的巨大起重机、成排的集合住宅、飘浮在空中的飞机云，全都以相同的速度消失而去。

七尾重新扛好狼的尸体。如果背个大男人，显然就太显目了，所以他以肩搭肩、练习两人三脚般的动作前进。当然这样也一样可疑，但除此之外，也没其他法子了。

六车车门打开，为了躲藏……走进里面，七尾立刻倒坐在右侧的开

六车车门打开，为了躲藏，一走进里面，七尾立刻倒坐在左侧的两人座位上。他把狼的身体推到窗边，自己则在靠走道的位置坐下。幸好旁边的座位是空的。

正当七尾吁了一口气，狼的身子一晃，靠了过来。七尾慌忙把他推回窗边，考虑到平衡，顺便调整他的手脚方向。失去灵魂的生物身体什么时候看都一样恶心。他想把尸体固定好，免得乱动。他摸索摆放了好一阵子，觉得不要紧了，把手放开，然而没多久，狼的尸体又慢慢地小雪崩似地倒了过来。

七尾按捺住就要发作的冲动，再一次慎重地调整尸体的方向。他让尸体靠到窗边去，总算弄出像在睡觉的姿势，也重新将猎帽深深地戴好。

此时真莉亚又打电话来了。七尾离开狼旁边的座位，回到后面的车厢外通道，在窗边接手机。

「一定要在大宫下车哦。」

七尾苦笑。不必真莉亚说，他也打算这么做。

「那如何啦？新干线之旅愉快吗？」

「才没工夫享受呢。我都快被折腾死了。刚才好不容易才让狼坐下了。他在座位睡觉。行李箱也藏好了。」

「很有一手嘛。」

「你知道行李箱的物主是什么样的人吗？」

「只知道人在三车。」

「没有更具体一点的情报吗？光是知道我该提防怎样的人，也很有帮助啊。」

「如果我知道就告诉你了，我是真的不知道。」

「圣母马利亚，求你垂怜我吧。」站在车门附近，感觉行驶声变得很大。七尾一面听着手机，一面把额头按在车窗上。冰冰凉凉的。他目送着建筑物不断流过。

有人从后方车厢进入的声音响起。车门打开，传来脚步声。听得出厕所门开了，人才刚进去里面，马上又出来了。还附赠一声愤恨的咂嘴声。

是在厕所里面找东西吗？

七尾瞥了一眼，是个个子高高瘦瘦的男子

七尾瞥了一眼。是个个子高高瘦瘦的男子。

男子穿着外套，里面是灰色棉衫。头发不晓得是不是睡乱的，发梢随意飞翘。眼神充满攻击性，像是会不看对象任意惹麻烦的型。这个人七尾见过。七尾压抑焦急的心情，假装讲手机的一般旅客，说着「哦，这么说来……」，然后背对男子转向车窗。

「怎么了？」真莉亚察觉七尾的语调变了。

「其实啊……」七尾拖着尾音应话，目送男子消失到六车后，才恢复成原来的口气说：「车上有认识的人。」

「谁？名人吗？」

「喏，双胞胎的那个。就是工作跟我们类似，双胞胎的，金桔柠檬，不是……」

真莉亚的口气紧张起来：「蜜柑跟柠檬是吧。可是他们两个不是双胞胎。只是气质相近，大家都误会了。他们的个性也是天差地远。」

「他们的其中一个刚才经过了。」

「粗枝大叶，喜欢电车跟汤玛士小火车的是柠檬；一板一眼，爱读小说的是蜜柑。一个就像B型，一个就像A型。如果是夫妻，早就离婚了。」

「光从外表看不出血型啦。」七尾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以轻佻的口吻答道。要是对方穿着小火车图案的T恤就好了——他想。然后说出了不好的预感：「难道行李箱是他们的？」

「有可能。我不晓得他们两个现在是不是一道，以前好像是各干各的。」

「我曾听说他们是目前办事最牢靠的业者？」

忘了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七尾曾在一家开到深夜的咖啡厅，和一个肥胖的知名仲介业者碰了面。那个仲介业者说，他以前总是亲自下海杀人，承揽危险的案子，但在身体开始长出赘肉，动作变得迟钝的同时，也对这个工作开始心生厌倦，于是改行做仲介了。当时仲介业还很少见，而他可能是因为个性认真，又讲义气，似乎做得颇成功。而他现在已经完全变成壮硕肥胖的中年体形，看来放弃实务是做对了吧。「我本来就很擅长组织同业间的联络方法，所以很适合仲介这一行。」他满怀确信地这么说，但七尾不懂个中道理。他对七尾提议：「别管真莉亚了，要不要接我的案子？」

他的口头禅是「我有好消息跟坏消息」，当时他也说了这句话

他的口头禅是「我有好消息跟坏消息」，当时他也说了这句话。

「好消息是什么？」

「我手上有个报酬非常棒的案子，七尾，我可以让你赚这笔。」

「坏消息呢？」

「对手很棘手。是蜜柑跟柠檬。他们大概是业界目前办事最牢靠、最胡来也最恐怖的两个人。」

七尾当下拒绝了。要和真莉亚分道扬镖，他不怎么抗拒，但他不可想为此去跟有那么多个「最」字头衔的家伙互杠。

「我可不想跟他们作对。」七尾对着电话另一头的真莉亚叹息。

「就算你不想，对方也不一定这么想。如果他们跟行李箱有关的话。」真莉亚老神在在地说。「再说，所谓的业界之最，就跟有望入围今年奥斯卡的宣传一样，是谁说了算。太多了啦。喏，你也听说过推手吧？在车子还是电车前把人『砰』地一推，装成意外事故杀人的同业。那之前也被人说是最厉害的业者，还有一段时期，虎头蜂不也是热门话题吗？」

这名号七尾听过。六年前虎头蜂潜入在业界称雄的寺尾的公司，杀害社长寺原，一跃成名。他也听说过虎头蜂是用毒针悄悄扎刺目标的脖子或指尖，总是一个人或两个人行动。

「可是最近根本没人提虎头蜂了。就像退了流行，后继无力呢。或许因为是蜂，刺一下就完了吧。」

「是这样的吗？」

「以前业界全是些夸大不实的传说啦。」

七尾又想起仲介业者的话：「看老电影时总会令人惊讶，那个没有CG也没有特效的年代，怎能拍出那么震撼的场面，兴奋不已，对吧？像德国的默剧电影，明明那么老旧，却神得几乎发光了。」

「不是因为够老，所以才觉得神吗？」

仲介业者以戏剧化夸张的动作摇头：「不对，是明明老了，却绅得不得了。就跟这一样，以前的业者真的很厉害。怎么说，粗犷，还是坚硬，总之强度不同，」他热烈地诉说。「那么，你知道为什么以前的业者绝对不会输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不是已经死了，就是退休了，没得输啊。

「因为他们现在不是已经死了，就是退休了。没得输啊。」

「有道理。」

仲介业者满足地点头，开始口沫横飞地说起自己交好的传说业者的当年勇。

「如果我早点退休，是不是也会变成传说？」七尾对着电话说，真莉亚立刻嘲讽：「是啊，做为一个连在新干线上野站下车都办不成的家伙，流芳万世。」

「我会在大宫下车啦。」

「小心别成了连在大宫也下不了车的家伙。」

七尾挂断电话，往自己原本的座位——四车折返。

10王子

「欸，叔叔，愈来愈好玩喽。」王子对旁边的木村说。

「好玩？哪里好玩了？」木村一副自暴自弃的模样，把手拿到脸前，用绑在一起的姆指搔自己的鼻子。「你是受了天启吗？醒悟到自己是个多么罪孽深重的人了吗？你只是去上厕所而已吧？」

「其实厕所就在这节车厢前面呢。我搞错去了后面，所以得穿过六车，到再过去的五车厕所。」

「王子殿下也会有搞错的时候啊？」

「可是啊，我总是得天独厚。」王子说，体认着自己至今为止一直是多么地幸运。「就算失败，结果也会带来成功。特地绕远路去厕所，真是做对了。一开始我去厕所之前，看到两个男的站在车厢外的走道。那时我没怎么注意，直接进了厕所，结果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一个男的抱着另一个男的。」

「被抱住的八成是喝醉酒啦。」木村哈哈大笑。

「就是啊。另一个人也说他喝醉了。可是啊，依我看来可不是那回事。」

「什么意思？」

「那个人没有意识。而且我没闻到酒味，最重要的是，他脖子的角度很不自然。」王子说完，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脖子角度不自然？」

「那个戴黑框眼镜的大哥哥拼命掩饰，可是我猜那是脖子断掉了吧。」

「我说你啊，」木村又深又长地叹了口气。「哪可能有那种事？」

「为什么没有？」王子望向木村，或者说木村旁边的窗外景色。然后开始动脑思考自己接下来该采取什么行动。

「如果有人死了，一定会闹开来嘛。」

「我觉得就是不希望事情闹开，那个人才会拼命掩饰。他对我也撒

「我觉得就是不希望事情闹开，那个人才会拼命掩饰。他对我也撒了谎。」王子想起刚才的男人。戴黑框眼镜的男子长相斯文，然而王子一提议要帮忙扶喝醉的人，他却慌了手脚。一看就知道是在强做平静，但慌得那么露骨，也教人禁不住同情。「而且那个人还带了一个行李箱。」

「那他是想把尸体塞进行李箱里吧。」木村懒散地说。

「啊，真是个好主意。可是大概塞不进去吧。被扶住的人虽然个子矮小，可是实在塞不进行李箱。」

「你先去通报列车长吧。说：车上坐了一个脖子断掉的人，可以吗？脖子断掉的人该付多少新干线车资？」

「才不要呢。」王子立刻回答。「要是那样做，新干线就要停驶了，最重要的是……」他顿了一下。「那样不是很无聊吗？」

「王子殿下真任性。」

「我还没说完。」王子笑吟吟地说。「后来我就回到那边的车厢外了，可是途中还是觉得在意，又再往后折去。结果有另一个男的从六车走过来。他在找行李箱。」

「什么意思？」

「有个男的仔细观察走道跟座席空隙，在找东西。」

「你说的不是刚刚那个抱着酒鬼的黑框眼镜男的人？」

「嗯。这个男人个子挺拔，眼神不善。感觉很凶暴，至少不像个正经社会人士。然后他还对车上的乘客盘问『那个袋子里面装什么？』。很可疑对吧？一看就知道是在拼命找什么。」

木村夸张地打呵欠。看到这一幕，王子冷冷地心想「这个大叔也很拼呢」。木村无法掌握王子说的内容全貌，也不明白王子为什么要提起这个话题，正感到不安。为了不让这个比自己年幼的敌人察觉他的不安，他才会假装打哈欠兼深呼吸。只差一步了——王子心想。只差一步，木村就会承认自己的无力，接受自己不管在立场或状况上都走投无路的事实了。

人是需要把自己正当化的。

如果不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坚强的、有价值的人，就没办法活下去。所以当自己的言行与自己的认知有落差时，人就会找借口好弥补其中的矛盾。虐待孩子的父母、外遇的圣职人员、威望扫地的政治

其中的矛盾。虐待孩子的父母、外遇的圣职人员、威望扫地的政治家，每个人都会找借口。

被迫屈服于他人时也是一样的。会需要自我正当化。为了不去承认自己的无力、无能和软弱，人会找出其他理由。人会想「既然能让我屈服，这个对手一定非同凡响」，然后更进一步认为「在这种状况下，不管是谁应该都无法抵抗」，好说服自己接受。自尊心愈高、自信心愈强的人，这么说服自己的力量也就愈强大，而一旦这么接受，力量的上下关系就会明确地烙印在那个人心里。

接下来只要再抛出两三句维护对方自尊心的话，对方就会对自己言听计从了。这是王子在至今为止的学校生活中亲眼见证的事实。

大人也跟小孩没什么两样——王子怀着飘飘欲仙的心情想道。

「换句话说，有个人在找行李箱，另一个人持有那个行李箱。」

「那你去告诉那个人啊，说你在找的行李箱在那个黑框眼镜男手里。」

王子瞥了一眼行进方向的车门：「其实我对他撒了谎。拿着行李箱的黑框眼镜男其实在后面的厕所，我却对找行李箱的人说他在前面。」

「你想干什么？」

「这是直觉，我认为那个行李箱装着很重要的东西。既然都有人那么拼命在找了，应该有什么价值吧？」王子说完后开始思量。这么说来，那个「找行李箱的人」在走过来的途中，没有在前一节车厢外碰到那个黑框眼镜男吗？那个行李箱并非可以折叠藏匿的东西，只要经过，应该马上就会发现了。他是漏看了吗？还是那个黑框眼镜男提着行李箱进厕所去了？

「大概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吧。」王子观察旁边的木村，笑开了说。王子笑的时候，会把整张脸挤得皱巴巴的。这么一来，大人就会误以为他是个天真无邪、纯真无害的小孩，放下戒心。王子熟知这一点。实际上现在这一瞬间，王子的笑容也让木村顿时放松了紧张。「那个时候非常流行机器人卡片，同学都在搜集。一包一百圆左右，超市也有卖，可是我完全无法理解那东西哪里好玩。」

「像我家的小涉，买不起卡片，都自己做的。纯手工卡片。很感人吧！」

「哪里感人了？」王子连撒谎的必要性都感觉不到。「不过自己做

「哪里感人了？」王子连撒谎的必要性都感觉不到。「不过自己做的我还可以理解。比起买别人制作好的商业性的、毫无个性可言的图案卡片，不用钱的、自己画的还比较有意义。叔叔的孩子图画得好吗？」

「一点都不好。很感人吧！」

「不好啊？有够逊的。」

木村一瞬间怔住，慢了一拍才涌现出儿子遭到侮辱的愤怒。

王子总是慎选措辞。不管那些话听起来多么地粗暴、轻薄，都不是不经大脑说出口的。王子总是认为必须自觉到自己用怎样的口气说出怎样的话。他知道在朋友的对话中，若无其事地使用「有够逊」、「真没用」、「无聊」这些否定的词汇，能够建立起某种权力关系。「有够逊」、「无聊」尽管毫无根据，却深具影响力。像是「你爸有够逊的」、「你的品味简直惨不忍睹」，用来暧昧地否定对方重要的基本原则是很有效的。

说起来，没有多少人对自己的价值观有牢不可破的基准和自信。尤其是年轻人，价值的基准总是在变动。换言之，他们无法摆脱周围的影响。所以王子动不动就会满怀确信地说出侮辱与嘲笑。这么一来，那就会成为超越主观的客观尺度，使自己和对方的立场差距变得明确。他人会认定「他是有着某种基准、能够下判断的人」。明明自己没拜托，别人却会这么看待他。在一个集团里，只要站上「决定价值的人」的位置，接下来就轻松了。尽管没有棒球、足球那样明确的规则，朋友们却会把王子的定夺当成裁判一样尊重。

「有一次，我在店里的停车场捡到一包卡片。还没有拆封，或许是店家在进货时掉的。结果里面有一张种类非常稀少的卡片。」

「王子真幸运呢。」

「没错。那也是我幸运。我在学校秀出那张卡片，少年收藏家全都两眼发光，争相求我把卡片让给他们。当然，我不需要那种东西，老实说，我本来是想免费送出去的。可是想要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不晓得该给谁才好，所以情急之下——当时我真的别无企图，也没有什么深意地说『不能平白送给你们』。结果你猜怎么了？」

「反正一定是变成天价成交的拍卖会那样吧？」

「叔叔也真单纯。真可爱。」这个时候王子也挑选了措辞。问题不在木村的发言哪里「可爱」，重要的是王子单方面地判断「可爱」。这么一来，木村就会发现自己在对方眼中是幼稚的，然后他不得不想

这么一来，木村就会发现自己在对方眼中是幼稚的。然后他不得不想—自己哪里幼稚了？是想法幼稚吗？当然，没有答案。因为「可爱」没有道理。这么一来，木村就会开始介意起「应该知道理由」的王子的价值基准。

「当然，几乎就要发展成拍卖会了。好几个人开始出价。可是这时有人提议：『王子，不是用钱，用别的东西来换怎么样？你说什么我都听。』局面就此改观。那同学大概是判断比起付钱，『听从命令』负担更轻吧。实际上他或许也没钱。结果其他人也争先恐后提出同样的要求。这时我发现了。我可以利用这个状况，让班上陷入混乱。」

「让班上陷入混乱？」

「我可以让同学之间相互竞争、猜疑。」

「你从那时候就以王子自居了哦，王子殿下？」

「那个时候我发现了。有人想要的东西，光是这样就有价值，只要拥有它，就能够占上风。」

「看你神气兮兮的。」

「我不是神气。只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自己能够对他人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产生兴趣。刚才我也说过，就像杠杆原理一样，我的一点行动，可以让别人的生活变得忧郁，甚至毁掉一个人的人生，很厉害吧？」

「我无法同意。结果甚至去杀人，你到底是想干嘛？」

「就算不杀人，比方说，感冒快好的时候，不是会咳个不停吗？那种时候，要是在偶然经过的路上正巧有台婴儿车，就趁着母亲不注意时，故意把脸凑过去咳嗽。」

「什么跟什么？真可笑。」

「婴儿没有免疫力，可能会染上病毒性感冒。因为我的咳嗽，会让那孩子和母亲的生活全乱了套。」

「你真的试过？」

「是啊。也可以跑去殡仪馆，故意去撞正在搬运骨灰的家属。像是假装跌倒。然后家属就会弄掉骨灰，鸡飞狗跳。这么一点小事，就可以毁掉一个人人生的最后。大家都不认为小孩心存恶意，所以不会严

厉责备，更不会被法律制裁。而捧骨灰的家属更是会以泪洗面，陷入

厉责备，更不会被法律制裁。而被害人的家属更是会以泪洗面，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你真的干过？」

「我去瞧瞧。」王子站起身。

「你要去哪里？」

「去看行李箱在哪里。」

王子从六车走道往后走，大略扫视了一下，但没看到黑框眼镜男的身影。他也看了天花板附近的行李架。放置行李的输送带状的地方，摆着大背包、纸袋、行李箱。但形状和颜色都跟刚才看到的有滚轮的行李箱不同。王子一直都有留意黑框眼镜男，应该没有错过，可以研判他不是去到王子和木村所在的七车之前，而是在更后面，靠一车的车厢里。

王子思考着，出了六车。

车厢外没有人。马桶间厕所有两间，靠行进方向的那间锁着。对面的洗手台帘子拉着。有人在用吧。那个黑框眼镜男或许提着行李藏在厕所里。他打算一直闭关到大宫吗？不是个坏主意。或许会有人因为厕所不能用而困扰，但反正旅客不多，惹来抗议的可能性也不大吧。藏在这里是个法子。

王子考虑是不是该等上一会儿。如果人一直不出来，就硬叫列车长打开好了。就像平常那样，装出充满亲切善意的模范生样貌说：「厕所一直关着，里面的人会不会是出事了？」

列车长应该会毫不怀疑地打开厕所门锁吧。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洗手台的帘子「唰」地一声打开。王子吓了一跳，差点往后跳，但走出来的女人没有特别起疑，向他道歉：「啊，不好意思。」王子脑中浮现道歉的词句，但没有说出口。道歉会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出上下关系，必须谨慎为之。

王子望向离去的年轻女子背影。洋装，外罩外套，身材中等，约二十后半吧。王子忽然想起小学六年级的级任导师。他想不起来是姓佐仓还是佐藤了。当然，那时候是记得的，但他不认为有必要在毕业后还继续记住，所以忘了。就王子来看，级任导师完全只是「级任导师」这只棋子，就像棒球选手对其他队伍的野手不是叫名字而是叫位置一样，对他们只有这点程度的关心。

「级任导师的姓名和个性无关紧要。就连个人的信念或使命感也都大同小异。人的个性和想法，说穿了其实都可以分类成几个模式。要怎样才能让他们站在我们这边？这个模式也大抵都是固定的。老师们到头来也是只要这么做就会这么动、这样对待就会这样反应，如同参考书，所以跟机械活动的装置没有两样。装置不需要专有名词。」

王子这么说，大半的同学都不懂他的意思，一脸茫然，顶多只是盲从地附和：「原来如此，老师叫什么名字不重要是吧？」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应该问或是察觉到：「那么对王子来说，我们同学也不过是装置罢了吗？」然而他们却从未这么做。

那个女老师一直到最后都深信王子是努力填补教师与学生隔阂的桥梁，是个明理懂事的优秀少年。她甚至感谢王子：「如果没有慧同学，老师根本不会发现班上有霸凌现象。」

太过天真无邪、相信王子是站在同一阵线的老师实在太可悲，所以王子有一次给了她线索。在缴交读书报告时，王子写了有关他刚读到的卢安达大屠杀的书籍。比起小说，王子更喜欢阅读有关世界情势的著作和史料。

小学生居然会读那种书，似乎让老师不敢置信，甚至对王子心生尊敬，佩服他真是早熟。王子心想，如果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才能，那大概是阅读理解的能力更胜于一般人吧。阅读、咀嚼内容，这让他增加字汇、增加知识，解读力也更上一层楼。阅读带来将人的感情与抽象概念语言化的能力，使他能够复杂、客观地思考。

比方说，他只是把别人内心的不满、不安、焦躁用语言表现出来，就会受到佩服、依赖。

而卢安达发生的大屠杀事件，里面充满了各种暗示。

卢安达有图西族与胡图族两个种族。两族外表上几乎没有差异，也有不少家庭是图西与胡图联姻而成。民族的区分，完全只是人为的分类。

一九九四年，总统的专机遭人击坠，此事件引发了胡图族发起大屠杀。百日之间，约三个多月里，有多达八十万人惨遭屠杀。而且还是被过去邻居手中的柴刀砍死。单纯计算，每天都有八千人遇害，每分钟就有五、六个人被杀。

不分男女老幼，无一幸免的这场悲剧，不是发生在远古以前的非现实事件，而是短短十几年前的现代悲剧，这一点让王子感到非常耐人寻味。

寻味。

「世上居然会发生如此残酷的事，令人难以置信，但我认为我们不能逃避它，只把它当特例或遥远国度的事件。我从这件事里学习到，我们必须从认清自己的脆弱开始做起。」

王子在感想中如此写道。尽管模棱两可，却是填满了看似「赏心悦目」感想的无意义文字，他明白大人就吃这一套。这些全是空泛浮面的词句罢了。但这段文字的后半，却也是他的真心话。

王子学到人有多么容易受到煽动。为何这样的惨剧无法立刻阻止、为何屠杀能够成功？这个模式很有参考价值。

比方说，书上提到美国迟迟不愿承认发生了这场卢安达大屠杀，反倒是拼命找「这并非屠杀」的借口，不愿正视事实。尽管图西族尸横遍野的画面部被报导出来了，美国却采取「无法断定这是否为大屠杀」这种暧昧的态度。

为什么？

因为如果承认大屠杀，根据条约，联合国有可能会要求美国采取某些行动。

联合国也是一样，几乎形同虚设。

对置身于卢安达事件之外的日本来说，则会认为「如果有什么大问题，美国还是联合国应该会处理吧」。既然有世界警察，犯不着自己多管闲事——就是这种感觉。然而实际上决定美国和联合国态度的，不是使命感或道德，而是利害得失。

王子直觉联想到，这不光只限于非洲小国的事，套用在自己学校也一样通用。

如果把发生在学生之间的问题，例如霸凌等暴力事件换成大屠杀，教师就是美国、联合国。

就像美国不肯接受「屠杀」这个词，教师也不愿意承认霸凌的存在。万一承认，就得面对随之而来的各种精神上、工作上的麻烦。

所以王子想到，可以反过来利用这一点，把教师卷入，制造出「尽管有霸凌存在，却没有被视为问题」的状态。

读到发生在卢安达某所技术学校的屠杀段落时，王子兴奋得发抖：原来如此，这太有音i思了。

传闻说，那所技术学校有联合国部队进驻，会保护民众。既然是联

传闻说，那所技术学校有联合国部队进驻，会保护民众。既然是联合国，一定会从大屠杀中拯救人民。两千名图西族人如此深信，逃进那所学校。然而遗憾的是，那个时候联合国部队的任务已经从「拯救图西族」变更为「协助卢安达的『外国人』避难」了。联合国的士兵等于是被间接指示「不必救卢安达人」。

联合国的士兵都如释重负。因为他们可以不必淌这滩浑水了。如果要保护图西族，自己遭殃的可能性就大了。实际上联合国的士兵就以「这不是我们的任务」为由，在胡图族团团包围中离开了那所学校。

紧接着，留在该所学校的两千名图西族人遭到屠杀。

正因为有应该要维持和平的联合国部队在那里，反而制造出更多的牺牲者。

太有意思了。

教室里的学生不管表面上如何表现，内心都深信教师最后一定会出面维持秩序。大部分的家长也都如此，他们相信老师，或把责任推给老师，放心撒手。所以只要能够巧妙地操纵老师，就可以让这些同学陷入绝望。

王子想到驾驭老师的方法。

首先是灌输老师观念，让她觉得承认霸凌会是件麻烦事，后患无穷。

同时施加恐惧，让她害怕身为教师的自己可能也会遭殃。

然后为她准备自我正当化的借口，说她已经积极处理了，她已经善尽教师的责任了。

课外读物心得报告也考虑到这一点，提到美国和联合国的愚昧及自私的逻辑。他期待级任导师会发现到「这是在说我」、「这孩子很危险」。王子像这样给了她提示。

当然，女老师没有察觉。她反倒是赞叹：「慧同学都读这么深奥的书吗？好厉害！」还说：「可是居然会发生这种悲剧，真是太可怕了。明明同样都是人类，真是难以置信。」王子大失所望。

为什么会发生大屠杀？王子可以轻易理解。因为人是靠直觉在判断事物的。而且这种直觉深受周遭人群的影响。

王子在书上看过一个有名的实验，把个人集合在一处，对他们提

王子在书上看过一个有名的实验。把众人集合在一处，对他们提问，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众人依序回答，每个人都可以听到其他人的回答内容。然而其实这群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受试者，其余全都被指示要故意说出错误的答案。结果怎么样？那唯一一个「依自己的意志选择正确答案」的人，被问三次里会有一次去迎合别人「错误的回答」。受试者当中高达四分之三，都一度舍弃自己的正确判断。

人是会去迎合他人的生物。

还有其他类似的实验。根据那些实验，人类容易与他人同调的模式是：

「这个决定非常重要，而且是正确答案不明确、难以回答」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人就容易人云亦云。

答案显而易见的情况就没问题。人可以相信自己的答案。

判断造成的影响不怎么重大的问题也没问题。人可以轻松说出自己的答案。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这样想—人在非得做出可怕的决断，或是违背伦理的决定时，就会附和群体的见解，确信「这样做才是对的」。

根据这些，王子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屠杀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他们一定是相信集团的决定才是对的，而不是自己做判断，盲从动手。

厕所里传来声响。冲水声。门开了，但里面走出来的是个中年男子。身穿西装的男子走到洗手台。王子立刻打开那间厕所的门查看，里面只有一个马桶，看起来不像藏有行李箱。王子接着也打开隔壁间厕所。那里是女厕，但王子不在乎。

没有行李。

拿到哪里去了？王子动脑。

一定是藏到哪里了。哪里？

那个行李箱的大小没办法完全藏在车厢座位底下。行李放置处和厕所也没看见。

王子会走近垃圾筒，并没有特别的理由。只是除此之外的地方都找遍了而已，王子看着丢瓶罐的圆形洞穴还有丢杂志的长条形洞穴，尽管觉得这里塞不进行李箱，但还是把脸凑过去，即使查看里面，也只

管觉得这里塞不进行李箱，但还是把脸凑过去。即使查看里面，也只有压扁的便当盒堆积着。

紧接着，王子发现了突起。

丢杂志的洞穴旁边有个小突起。王子抱着一线希望按下去，结果「嚓」地一声，跳出了一块金属。王子毫不犹豫地转动它。眼前的板子大大地掀开，王子不禁雀跃。他完全没想到这种地方竟然能打开。而里面就像架子一样，底下有垃圾袋，上面摆着行李箱。是行李箱。一定是那个黑框眼镜男想要带走的箱子。

找到了。王子关上板子，恢复原状。他慢慢地吐气。

没必要慌。那个黑框眼镜男不会轻易把行李箱从这个藏身处移走吧。他应该很放心，觉得只要藏在这里，直到目的地都不会被人发现。

要怎样才能让事情变得更好玩?

发现目标让王子涌出无比的成就感，他暂时先回去七车。我果然运气绝佳——他更加如此确信了。

11木村

木村想起有关王子的记忆。

第一次在百货公司遇到王子时，木村心想八成不会再见到这个国中生了。

然而就像被看不见的磁力所吸引，不到两个星期，木村再次与王子扯上关系。

这天木村也跟小涉在一起，他们送木村的父母——小涉的爷爷奶奶去最近的车站，正在回家的路上。

木村的父母一天前过来，说是来参加东京举行的同学会，下榻木村公寓附近的小旅馆，还带幼稚园放学回来的小涉去玩具店，宠爱地说：「想买什么都买给你。」小涉性格内向，显然被爷爷奶奶的「买给你、买给你」攻势吓到了。结果小涉只拿了店头发的汽球好像就满足了，爷爷夸张地叹息，责备木村说：「都是你什么都不买给他，他才会变成这样一个没欲望的孩子。可怜噢，噢噢，实在太可怜了。」

「小涉天生就那样啦。」木村说明，但他们听不进去，还搬出与木村离婚的女人来挖苦说：「她在的时候，小涉还天真无邪一点，至少知道要讨玩具。」「就是因为你邋里邋遢，她才会跑掉。」「才不是，她自己欠了一屁股债，只能跑路啦。」「明明就是受不了你这个酒鬼。」「那时候我还没喝得这么凶啦。」这是真的。妻子还在的时候，木村虽然一样懒散，却不是这种酒不离手的生活。如果那时候自己就这样酗酒的话，妻子应该也会担心小涉，不可能把监护权交给他。

「你眼里就只有酒。」

「不要随便一口咬定，」

结果爷爷一脸严肃地说「看就知道了」、「闻就知道了」。仔细想想，从木村小时候父亲就老爱这么一口咬定。看就知道了、人坏的部分臭得要死，两三下就露馅了——他总是不可一世地这么主张，但在儿子看来，只觉得那是老人家的偏见，教人看不顺眼。小时候常来家

里玩的阿系也苦笑说：「木村兄成天都在说『那家伙很臭』、『这家伙也臭得要命』嘛。」

「然后自己老爱放屁。」这么回话的是奶奶。

买了玩具后，大伙去了设有许多运动游乐器材的大型公园。木村坐在长椅上，看着小涉拉着气喘如牛的奶奶跑向高台溜滑梯。他吁了一口气：总算可以摆脱小涉，暂时轻松一下了。他就要从口袋里掏出装白兰地的小瓶，那只手却被爷爷抓住了。爷爷不晓得什么时候坐在他旁边。

「你干嘛？」木村压低声音怒道，爷爷不为所动。虽然满头白发就是副老人相，但肌肉结实的身体不动如山，握力也很强。手愈握愈大力，木村承受不住，放开了小瓶，爷爷抓起瓶子，说：「你知道什么叫酒精中毒吗？」

「就是像我这样吧。」

「嗳，你还算是轻微的，但再这样下去，肯定会变成没救的酒鬼。你知道酒精中毒是怎样的状态吗？」爷爷爽快地把抢走的小瓶还他。木村接下瓶子回答：「就是爱喝酒又喝很多的人吧？」

「说得笼统些是这样，可是既然都叫中毒了，那就是病了。这跟喜欢喝酒、海量是不一样的。只要喝上一口，就会永远喝下去。已经不是毅力还是忍耐的问题了。就是停不下来，才会叫做酒精中毒。这跟体质也有关系，这种人只要一喝就完蛋了。」

「既然是遗传的问题，那爸也一样吧？不，还是妈的基因？」

「我们不喝酒。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知道酒精中毒绝对治不好。」

「怎么可能治不好？」

「脑里面好像有种叫做A10神经的东西。」

罗嗦死了，这老头干嘛上起课来啊？木村做出掏耳朵的动作。

「然后有个实验，这实验利用一种装置，只要一压杆子，就会刺激A10神经。然后你知道人会怎么做吗？」

「我哪知道啊？」

「会不停地压杆子。」

「什么意思？」

「A10神经只要受到刺激，脑就会感到爽快。换句话说，就是，压

「A10神经只要受到刺激，脑就会感到爽快。换句话说，就是一压杆子，就可以轻易得到快感。所以人会不断重复这个动作。就像猴子无法自制，不停地自慰一样。而这种快感好像又很类似吃到好吃的东西或达成工作时的成就感。」

「那又怎样？」

「只要喝酒，就会刺激到A10神经。」

「那又怎样？」

「只要喝酒，尽管什么事都没做，却可以得到成就感。这太轻松了，很棒对吧？既轻松，又舒服。这样一来，接下来会怎样？就跟不停地压杆子一样，只能不停地喝酒。然后不停地这么做，脑就会变形。」

「脑会变形？」

「一旦变成那样，就无法恢复原状了。一沾到酒，就陷入开关打开的状态。假设有个酒精中毒者长期以来一直戒酒。中毒症状已经消失，也可以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了。可是啊，那家伙只要喝上一口酒，无庸置疑，从那一刻开始，他又会离不开酒了。因为脑子还是原来中毒的那个样子。这不是忍耐力或意志力的问题。脑已经变成那样了。男人只要看到女人的裸体，瞳孔就会反射性地放大。就跟这个一样，怎样都身不由己。这就是依赖症状的机制。」

「什么机制，少卖弄那种假学问的字眼了。所以说那又怎样？告诉你，白兰地可是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时候就有，是历史悠久的饮料呢。」

「我说你啊，那说法的真实性还存疑好吗？你这样囫囵吞枣听信情报，迟早要吃鳖。听好了，能够从酒精中毒振作起来的唯一方法，就是永远戒酒。只要沾一口就完了。况且成就感本来就不是可以靠酒精还是药物得到的，只有认真工作一途。要是可以轻易得到快感，人的身体就会开始依赖成瘾。」

「什么依赖成瘾，又在那里卖弄了。」

「总之你也学学我，工作就是了。透过劳动获得的成就威非常健康的。」爷爷口气粗鲁地说。

「什么工作，说得那么好听，你也只不过是个超市的仓管罢了。」从木村懂事开始，父母亲就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他们在附近的超市工作，但那也只算是打工，所以木村打从心底厌恶他们不起眼地工

工作，但那也只算是打工，所以木村打从心底厌恶他们不起眼地工作、不起眼地挣钱糊口的人生。

「你少瞧不起仓管。我的工作是负责管理库存跟叫货。」爷爷张大鼻孔吐气说。「跟我比起来，你才没正经工作过吧？」

「喂，我现在不是好好地在警卫公司工作吗？」

「的确，那是个了不起的工作。歹势。」爷爷老实道歉。「可是在那之前，你一直都没在工作吧？」

「以前的事就别提了。要说的话，上国中的时候大家不都没工作吗？而且在当警卫以前，我也是有在工作的。」

「什么工作？」爷爷一本正经地看向他，木村吓到了。他过去做的是接受他人委托，拿枪夺取人命的不人道工作。要是说出来，就算是这个老头，也会感觉到为人父母的责任吧。木村差点就在拌嘴中说溜嘴，但他还是犹豫了，没必要让都已年过花甲、迈入人生后半的父母知道更多糟糕的事实。

「反正八成不是什么可以大声宣扬的工作吧？」

「又是你『看就知道』那一套？」

「没错。」

「我怕说出来会吓死你，还是别说好了。」

「喂，你老爸年轻的时候也是疯狂过的。」

「才不是那种次元呢。」木村苦笑。再也没有比听长者吹嘘自己往日的辛苦、癫狂更无趣的事了。

「总之你别再喝酒啦。」

「感谢爸担心我的身体。」

「我才不是担心你的身体，是担心小涉。你大概顽强得很，就算用鞋子踩扁，抹在地板上，也死不了。」

「我是蟑螂吗？要是被鞋子踩扁，就算是我也会死的。」木村笑道。

「听好了，为了小涉，绝对别再喝酒了。」

「我也想为了小涉戒酒啊。」木村说着，手却已将小瓶子的瓶盖转开了。「才刚说就这样。」爷爷悲叹。「我再说一次，要治好酒瘾，只有远离它一条路，只能永远戒酒

只有远离它一条路。只能永远戒酒。」

「反正我这人就是浑身酒臭。」

爷爷直盯着木村：「光是酒臭还好，要是连人都臭了，你就完了。」他抽动着鼻子说。

「是是是。」木村把拿下盖子的小瓶子凑上嘴巴。可能是因为爷爷的忠告言犹在耳，他有些踌躇，只含了一小口在嘴里。感觉酒的成分沁入脑袋，使得脑袋像海棉般扭绞变形，他不禁毛骨悚然。

这天在车站与爷爷奶奶道别后，木村与小涉一起从来时路折返。穿过古老的商店街，走过住宅区。

「啊，有人在哭耶，爸爸。」经过倒闭的加油站旁的小路时，小涉这么说。木村虽然牵着小涉的手，但因为在想父亲留下来的话，心不在焉。酒精中毒治不好，这句话在他脑中徘徊不去。木村本来以为即使现在陷入中毒状态，只要接受治疗，还是可以继续喝酒。比方说像性病，生殖器官肿起来，这段期间虽然没办法性交，但只要治好了，又可以继续享乐了。他以为跟这是一样的。可是如果老头说的是真的，酒精中毒就跟性病不一样了。酒精中毒治不好，一辈子都不能喝酒了。

「喂，爸爸。」小涉再次叫道，木村看向小涉，循着他的视线望去。倒闭之后用绳索围起来的加油站后面，围墙与大楼之间，聚集一群穿学生服的人。

总共有四人。

有两人各抓着其中一人的两只手臂，让他动弹不得。另一个站在那人对面。被制住的男学生一脸惨然，快哭出来地说：「喂，不要这样啦！」

「欸，爸爸，他们没事吧？」

「嗳，没事吧。大哥哥有他们自己的问题要解决吧。」

木村想要就这样经过。即使回想自己国中的时候，也曾像这样欺凌他人、阴险地在一旁起哄。木村自己站在欺凌的一方，所以知道那种事就算没什么大不了的动机或契机也会发生。人就是要站在优于他人的地位才能放心，透过凌虐别人，来体认自身的安全。人是有这种特质的——木村这么解释。

「等一下，你们也是同罪吧？为什么只有我遭殃？」他听到其中

「等一下，你们也是同罪吧？为什么只有我遭殃？」他听到其中一个少年嚷嚷道。是双手被制住的国中生。

木村停下脚步，再次望去。双臂被抓住的学生短短的头发染成褐色，穿着改短的制服，体格也很壮硕。那或许不是欺负弱小，而是闹内讧也说不定。木村涌出了一点兴趣。

「有什么办法？那家伙会跳下去，都是你做得太过火了。」抓右臂的制服男噘起嘴巴说。圆脸、宽额，长相像一块岩石，但还留有几分稚气。

国中生其实还只算是小孩。正因为是一群小屁孩在表演暴戾之气，让人没什么现实感。

「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逼他，每个人都有份吧？我把影片PO上网之前，那家伙就说他想死了啊！」

「王子不是交代过要在真的逼死他之前收手吗？王子气得要死。」负责抓左臂的制服男说。

王子——听到这个曾耳闻的名号，木村感到诧异，但更在意的是「想死」、「真的逼死他」这些话。

「只要你被电一下就得了嘛，忍一忍吧。」

「谁愿意啊！」

「你仔细想想看。」这么说的制服男是四人当中个子最高的。「如果你在这里拒绝会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得被电。你一样要被电，而我们也得被电。那样一来，我们可会恨你的。可是如果你一个人扛下来的话，我们不是会感谢你吗？横竖都要被电，哪边比较好？被我们怨恨好，还是被我们感谢好？」

「那就当成已经电过就好了嘛。就跟王子坚持说已经电过了。」

「你以为不会败露吗？」高个子国中生苦笑着说。「你有自信不会被王子发现吗？」

「且慢，诸位国中生。」木村故意用煞有介事的口吻说，走进围墙与大楼之间。小涉也被父亲牵着跟上来。「你们把同学霸凌到死吗？」木村走近说。「佩服佩服。」他打趣似地点头说。

国中生面面相觑。三对一的构图崩解，他们急遽变回四名同伙，提防起木村。

「喂，有事吗？」高个子制服男板着脸问。他的脸会那么红，是因

「呃，有事吗？」高个子制服男板着脸问。他的脸会那么红，是因为紧张跟不安吗？还是单纯地在生气？虽然不清楚，但木村也觉得他虚张声势得真是辛苦。「有什么事？」

「什么有什么事，这状况显然太不寻常了吧？」木村指着原本被剥夺自由的国中生说。「被电是什么意思？电击？是什么游戏吗？」

「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们太大声了，我全听见了。你们把同学霸凌到自杀对吧？真过分。那现在是在开检讨会吗？」木村说，一旁的小涉担心地拉扯他的手。「我们还是回家吧？」他不安地低语。

「罗嗦啦，带着小孩滚边去啦。」

「你们说的王子是谁？」

瞬间四名国中生顿时变得面无血色。就像听到什么恐怖的咒文似地，那样子让木村更感兴趣了。不过同时——或者该说总算，他想起之前在百货公司遇到的国中生。

「哦，这样啊，王子是那家伙啊。咦，你们不就是厕所那帮人吗?那个时候也在开什么秘密会议嘛。『这样下去王子会生气，怎么办』，对吧？」木村调侃他们，想起之前遇到的王子。「那种像大少爷的家伙哪里可怕了？」他说。

四人默然。

高个子男学生手里提着便利超商的塑胶袋。木村一个箭步，一把抢过袋子。事出突然，高个子男学生来不及反应，吓了一大跳，拼命伸手想抢回来。木村身体迅速一闪，左手揪住国中生的手，握紧小指一扭。尖叫声响起。

「扭断你的手指哦。你们少瞧不起大人了。你们以为我比你们多活了几年？我可是忍受过比你们多上好几倍的无趣光阴。你们知道我折断过多少根别人小指？」木村淡淡地说出这番吓唬人的话，把抢来的纸袋交给小涉。「里面装了什么？」

「喂，住手！」国中生紧张起来，木村威胁：「你们敢动一下，我就折断这家伙的手指。我说到做到。」

「爸爸，这是什么？」小涉从塑胶袋里取出器具。是个看起来像摇控车操控器的简单仪器，上面有杆子和几条电线。

「这是啥？」木村放开国中生的手指，拿起仪器。「好像N轨的电

「这是啥？」木村放开国中生的手指，拿起仪器。「好像N轨的电源〔※N轨为日本及台湾最普遍的铁路模型，指1/148～1/160缩尺的模型规格，轨距为九公厘。〕。」

木村小学的时候，有个家里有钱的同学，拥有许多铁路模型，常拿火车在上面跑的模型向人炫耀，木村就是在他家看到的。这仪器很像铁路通电用的电源。或者说看起来就是那玩意儿。上面有两条电线，前端连着类似胶带的东西。还有电源线。「这是干嘛用的？」

就算询问，国中生们也依旧沉默。

木村凝视这个仪器。往旁边一看，大楼墙壁底下有插座。是室外作业机械用的电源吧。上面有防雨用的遮雨盖，底下是插孔。

「喂，是那个吗？你们打算把插头插进那里面，然后把电线贴在别人身上，电击人家是吗？」木村说，不由得有些困惑。木村在国中时也曾拿道具欺凌过别人，但那完全是用来殴打。他从来没想过要用插座的电源来折磨人。而且这个机器看起来像是为了电击而改良过，感觉使用次数相当频繁。「你们常干这种事吗？」

这已经不是暴力、霸凌的程度了，是利用机器进行的拷问。

「喂，这是那个什么的？王子的兴趣吗？」

「你知道王子？」本来被抓住的国中生胆怯地问。

「前阵子在百货公司我也碰到他了。你们在百货公司的厕所一脸凝重地哭诉会惹王子殿下生气的时候，我就在场啊。」

「啊！」高个子国中生好像这才发现见过木村。其他三人似乎也想起木村是那时候来搅和的酒臭男子了。

「那个时候卓也同学成了箭靶呢。」木村说出偶然留在记忆里的名字。「卓也同学吓得要死，说没有听从王子殿下的命令，会惹王子殿下生气，好可怕、好可怕。」

他们全员对望，无声地商量。一会儿后，圆脸的国中生依然板着脸，开口了：「听说卓也死了。」

不要多嘴！——其他三人面色苍白地瞪他。

「什么叫死了？比喻吗？」木村实在不愿意承认自己害怕，开始耍起嘴皮子。「就像摇滚已死那样吗？职棒已死，卓也同学已死。」

国中生们脸上浮现痉挛似的微弱笑容，不是在瞧不起木村，而像是在对他的不可靠感到同情与失望。

「不会是真的死了吧？这样啊，你们刚才说的什么跳下去，就是在讲卓也同学吗？」木村叹了一口气。受不了怎么会碰上这么阴沉的鸟事。「我说你们啊，人死了就完了啊。，

「爸，走了啦。」也因为小涉在旁边拉他的手，木村心想差不多该离开才是上策，而且这也不是什么多有意思的事，便转过身子。

然而声音却响了：「大叔，救救我们！」木村回头一看，四个国中生都面无血色，嘴唇不停颤抖。「大叔！」高个子叫道，同时圆脸说：「帮我们想想办法啊！」剩下的两人同声合唱：「救救我们！」当然，他们应该不是像才艺发表会那样决定好台词的顺序。他们是各自出于自己的意志求救，声音偶然重叠在一起而已，而这也完全表现出他们真切的期望，连木村也不禁动摇了。「还以为你们要逞凶斗狠，这次倒是求救起来了，什么意思啊？」

国中生已经完全成了脆弱的少年，决堤似地倾吐着分不清是诉苦还是哀求的话。

「反正大叔也不是什么正经上班族吧？」

「帮我们解决王子吧！」

「我们全都会被他杀掉的！」

「这样实在太不对劲了。我们学校每个人都失常了。都是王子搞的！」

木村觉得烦死了，挥手甩开四人。「罗嗦啦，你们搞什么啊？」他觉得恐怖，就像半好玩地放下钓钩，没想到却钓上了大得吓人的鱼，几乎要把自己反拖进水中。

「好吧，我去干掉王子。」木村草率、出于玩笑地说。结果国中生们的表情露骨地绽放光明，让木村慌了手脚。他四下环顾。这里是围墙与大楼之间的隙缝，但从身后的马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路人眼中看来，或许像是一对父子被国中生联手恐吓，还是带着孩子的男子正在教训国中生？「你们一个人交个一百万来，我就接下。」

就连为了拒绝而提出的条件，国中生都表示兴趣，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竟把这一百万圆的花费当成现实的金额计算起来。木村急了：

「骗你们的啦，这还用说吗，开玩笑的啦，去找自己的爸妈商量吧

「骗你们的啦。这还用说吗，开玩笑的啦。去找自己的爸妈商量吧。既然你们那么怕那个王子殿下，就去向爸妈求救吧。找老师也行。」

国中生们突然发出含糊不清、嗫嚅的声音，一副几乎快哭出来的样子。

「你们竟然那么拼命，很恐怖耶。我可免谈。」木村往下一看，小涉正直盯着他瞧。木村奇怪他在看什么，原来是自己手中的瓶子。自己手中抓着装白兰地的瓶子。我什么时候拿出来的？木村纳闷着，关上盖子。既然能关上盖子，表示自己打开过。完全是无意识的。自己甚至没有意识到，就取出瓶子，转开盖子，喝了酒。木村忍住咂嘴的冲动。小涉担心且悲伤地看着他。

要是被国中生这样强逼——木村开始找借口。碰上这种状况，不喝点酒怎么冷静得下来？这时候喝酒，保持冷静，也是为了保护小涉的必要行动。没错，这些酒是必要的。把酒含进嘴里，就像干涸的大地喜获甘霖，营养泌入体内所有的神经，感觉脑袋也变清晰了。「看吧，酒精到底哪里不好了？」连这样的念头都涌上来。是毒是药，全看怎么运用。

「卓也他爸……」一个人悄声呢喃说。「卓也他爸上个月被公司开除了。」

「你在说啥？」这话没头没脑的，让木村皱起眉头。「卓也是那个死掉的学生吧？」

「是在卓也死掉以前。卓也他爸对我们学校的女生动手，被抓了。这件事曝光，卓也他爸被公司开除了。」

「我不晓得他对国中生做了什么，可是那是自做自受吧？」木村张大鼻孔说。可是看到他们犹豫不决、寻思该怎么说的样子，不得不再开口：「难道……那是你们设计的？不会是你们陷害那个叫卓也的老爸吧？」

他们没有否定，感觉就是肯定的意思。

「其实他爸是清白的吗？」

他们依然没有否定。

「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做的，可是那种事真有可能吗？」

「那个女生也只是照着王子说的做而已。」圆脸的国中生低声说。

「因为卓也他爸开始调查王子的事

「因为早也他爸开始调查王子的事。」

「想要反抗王子殿下，就被捏造出性侵事件哦？王子殿下连这种事都设想到了？王子殿下真是聪明绝顶，残酷无情啊。」木村半调侃地说，然而四个国中生全都点头了。他们深切感受到王子的冷酷无情。

「已经有三个老师辞职了。」一个人呢喃。

「一个是忧郁症，一个是咸猪手，一个是事故。」

「不要告诉我都是你们干的哦？」

国中生没有回答。

「可是啊，就算是这样，也用不着怕成那样吧。只要你们团结起来，合力围攻，王子殿下什么的，两三下就可以干掉了吧？我说得不对吗？」从体格来看，那个王子感觉也不强。就算那个少年其实是个格斗高手好了，只要多人联手，应该不是问题。

四个人的反应很古怪。他们好像听到了什么意想不到的提议，愣在原处。就像在惊讶：这家伙究竟在胡扯些什么啊？

原来如此——木村心想。这些国中生从来没有动过这种念头。他们从来没想过要与王子对决，逆转这样的立场。

木村想起以前接过的案子。当时他负责监视某个遭到绑架监禁的人。在阴暗的老旧公寓一室，男子被剥得近乎全裸，连话也不会说，神智朦胧。木村在隔壁房间看电视、喝酒，打发时间，不过那时有件事让他觉得很不可思议。男子手脚并未受到拘束，房间也没有上锁。更夸张的是，连玄关大门都开着，可以自由出入。所以木村一直纳闷：「为什么那个人不逃走？」

回答他这个疑问的，是那次工作时和木村轮流监视的男子。他说：「你知道习得性无助吗？」

「习得性无助？」木村反问。

「原本好像是对狗电击的实验。实验安排只要狗跳起来，就可以逃离电击。平常的话，狗应该会逃走对吧？不过如果在那之前，让狗体验到不管怎么做，都逃离不了电击，那么狗就再也不会尝试要逃跑了。」

「会死心是吗？」

「简而言之，就是一旦被灌输自己是无助的，即使是在只要加把劲就可以得救的状况下，也会坐以待毙。人也是一样的。家庭暴力也是。母亲会任凭挨打。因为已经被灌输无助感了。」

「所以……」木村望向男子被监禁的房间。

「没错。那家伙不会逃跑。他认定自己逃不掉。人不是根据逻辑行动的，最根本的部分还是动物本能。」

就跟那一样吗?

木村望向眼前的国中生。他们已经认定凭自己的力量不可能扳得倒王子。他们是被灌输什么了吗？之前或许已经有过好几次同伴和大人因为王子的指示而遭殃的情况。这些经验累积对他们灌输了无助感吗？电击也是原因之一吧。虽然不晓得是怎样的电击、王子下了什么指示，不过电击有可能压迫了他们的精神。

仔细一看，四个国中生都还太年幼了。他们虽然刻意讲究发型、修剪眉毛，拼命打扮外表，内心却充满了不安，就像小狗一样。一副拼命争夺狭小世界地盘的表情。

要操纵这些家伙，或许意外地简单——木村想。然后他悟出不该再牵扯下去。看见湿着眼睛悲伤鸣叫的弃犬，最好视而不见。「嗳，自个儿想办法吧。」

「叔叔，救救我们！」他听见圆脸国中生说。

小涉不安地握住木村的手。「我们走吧，回家吧。」他拉扯木村的手说。

「谁管你们啊。再见。」木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间竟喝光了整瓶酒，狼狈不已。「嗳，努力变成了不起的大人吧。」他丢下这句话，离开了。

「喂，叔叔。」

听到声音，木村醒了。他花了一点时间才发现他在新干线里。虽然没有完全睡着，但他恍惚打着盹，所以从旁冒出的王子脸庞，就像从记忆里爬出来的幻影。

「喂，叔叔，现在不是悠哉睡觉的时候呀。你都不担心自己接下来的遭遇吗？」

「有什么好担心的？都被绑成这样了，我啥都不能做啊。不是

「有什么好担心的？都被绑成这样了，我啥都不能做啊。不是吗？」

「就算是这样，你最好有点危机意识吧。虽然我在新干线里埋伏叔叔，但目的可不是要跟叔叔一起手牵手快乐游东北啊。」

「不是吗？一起去吧。到盛冈吃个冷面怎么样？我请客。」

王子笑也不笑：「我有事拜托叔叔。」

「免谈。」

「别这样嘛。我也无法忍受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小朋友遭受痛苦啊。」

木村感到胃部一阵沉重，同时涌出一股血液沸腾般的怒意。「你要我干什么？」

「要你在盛冈办的事，等快到了再告诉你。」

「你是在卖关子惹我焦急吗？」

「可是叔叔也不想知道我要拜托你杀谁吧？」

木村忍住咂嘴的冲动。王子能这么满不在乎地说出危险的言论，感觉就是因为他年幼无知，却也觉得是因为他太老成了。「谁啊？你要我杀谁？」

「这乐子就留到后头吧。」王子说完弯下身子，开始拉扯缠在木村脚踝上的布带。

「噢，你要放了我吗？」

「听好喽，要是叔叔轻举妄动，叔叔的小孩可能就惨了。就算我把带子解开，叔叔也不是就自由了。别忘了，如果联络不上我，医院的小孩就再见喽。」

反射性的怒意让木村浑身颤抖：「喂，你有好好检查手机吧？」

「咦？」

「你没接电话就惨了不是吗？」木村皱起眉头。

「啊，对。差点忘了。如果响了十下我没接，到时候叔叔的小孩也一样惨。说得没错。」

「你敢给我说什么不小心漏接电话，我绝对饶不了你。」

「好好，那不重要啦。」王子满不在乎地接着说：「我有别的事要

「叔叔，那个重要啦，」王子满不在乎地接着说。「我有别的事要请叔叔帮忙。」

「帮你捶肩膀是吗？」

「我想要叔叔陪我一起去拿个东西。」王子指着后方车厢说。

12槿

藤泽金刚町的行人专用时相路口，南北向马路的号志现在是绿灯。行车陆续通过。等待行人号志的人们群聚在斑马线前方。槿站在距离那里约三十公尺远的大型书店前。他看看号志。再看看行人。男，高个子，清瘦，三十多岁，不对。男，大个子，二十多岁，不对。女，不对。男，小个子，二十多岁，不对。女，不对。男，学生制服，不对。他等待目标男子经过。

十字路口的号志变了。人潮一口气涌上斑马线。纵向、横向，十字交叉前进。没多久，行人号志闪了，变成红灯。马路又变成绿灯。时机已经根植在身体。重要的是黄灯亮起的时机，还有闪完的瞬间。车子在黄灯时比在绿灯时更会加速，容易莽撞地直冲上来。

我觉得推手就像鎌鼬〔※一种传说中的风妖。〕。有个女的这么说过。她是委托人。槿自称推手的代理人，与那个女人接触。

平白无故，手脚却突然出现割伤，大家不是都说这是妖怪鎌鼬干的好事吗？其实那只是被锐利的风给割伤的。我想推手就跟鋉鼬一样，大家只是把意外身亡或跳轨自杀的人，用被推手害死来说明罢了。都只是在事后创作出根本不存在的事物。

很多人都误会了，镰鼬并不是风或真空造成的。是风造成割伤的说法，到头来也只是谣言。槿这么说，惹得女人不高兴了。

不高兴的话，回去就好了，然而女人却更加执著，追根究柢地探问推手的事。槿讨厌这女人，没接下案子就离开了。然而女人仍然死缠烂打地追上来，槿便在夜路途中推了她的背。女人被红灯前瞬间加速的农夫车给冲撞了。这对槿来说是无偿劳务，徒留疲倦。

男，矮个子，四十多岁，不对。女，不对。男，大个子，二十多岁，不对。女，不对。女，不对。男，大个子，四十多岁。槿继续盯紧从左边路过的男子。男子身穿直条纹灰西装，头发很短，肩幅很宽。槿跨出步子。男子走向十字路口，混进等绿灯的行人行列，槿也走进去。虽然是有意识地，但感觉异于主动操舵。

马路的号志从绿灯变成黄灯。男子在斑马线前停下。槿望向从右方驶来的通行车辆。黑色迷你厢型车，司机是短发女子，他看出后车座有儿童座椅。时机不合。再下一辆偶然也是同型的迷你厢型车。

有儿童座椅。时机不合。再下一辆偶然也是同型的迷你厢型车。号志变了。车子冲上来。槿的右手飘忽移动，触摸男子的背。

撞击声，还有轮胎前倾刮过路面的声音。尖叫声没有立刻响起。人们的无语就像一场透明、无声的爆炸。

槿已经离开原地了。他一样宛如随波逐流地走回来时的道路。背后传来「叫救护车！」的尖叫，但槿的胸中连小石投入湖中的涟漪都没被激起。他只是不经意地想起许久以前，自己也曾在这个十字路口办过事。

13水果

「蜜柑，你说说汤玛士的朋友们的名字。」应该去找行李箱的柠檬空手回来了，而且居然毫无解释，就一屁股坐到三人座的靠走道座位，悠哉地说起这种话。

蜜柑瞄了一眼摆在靠窗座的峰岸大少的尸体。因为柠檬实在是太悠哉了，让他忍不住想确定一下他们身处的状况。尸体还在，状况没什么变化。然而这个柠檬剐刚却说起八竿子打不着的话题。「难道你找到行李箱了？」

「你知道汤玛士的朋友们的名字吗？把你知道的名字里面感觉最稀罕的说出来。」

「这跟行李箱的报告有关吗？」

「怎么可能有关？」柠檬稍微顶出下巴，露出目瞪口呆的表情。「行李箱已经无关紧要了啦。」

简而言之，就是没找到吧——蜜柑也看出来了。他和柠檬搭档工作，已经超过五年了。柠檬运动能力出类拔萃，不管陷入什么危机，都能临危不乱，冷静——或者说冷酷地行动，在从事危险工作上，是再可靠不过的同事了，然而另一方面，柠檬可能不擅长精密作业，也或许是因为凡事都懒的个性使然，做事草率且不负责任。此外，他还不服输，就算犯了错，也会借口说个没完，不愿承认自己失败。如果到了不得不承认的地步，就会大言不惭地说：「这事就别计较了吧。」他会把意识从事实转移开，真的试图去忘记。每次收烂摊子的都是我——蜜柑很清楚。但他也知道，就算抗议这件事，也只是白费唇舌。

蜜柑叹了口气，「高登。」他说。「汤玛士小火车里应该有个叫高登的角色吧？」

「我说你啊，」柠檬顿时摆出洋洋得意的神情。「高登是超有名的朋友好吗？几乎是主角了耶。我出的题目可是稀罕的名字耶。」

「什么题目？」蜜柑转动脖子。他觉得跟柠檬相处比工作还要累人。「那你告诉我啊，标准解答是什么？」

柠檬微微张大鼻孔，拼命想要掩饰神气的模样：「喂，至少你也该回答韩德尔爵士嘛。旧名福康。」

「汤玛士有叫这名字的朋友吗？」

「要不然就是奈德吧。」

「小火车真多呢。」蜜柑只能不痛不痒地敷衍。

「不过奈德不是小火车，是一般车。」

「什么跟什么？莫名其妙。」

蜜柑看向尸体旁边的车窗。外头的景色不断流过。巨大公寓过去了。

「喂，」蜜柑谆谆教诲在邻座哼起曲子看起杂志的柠檬说。「我知道你不想承认自己失败。但现在可不是能那么轻松悠闲的时候。你明白吧？峰岸的儿子已经放弃呼吸，身体都凉掉了，而行李箱又不晓得跑哪儿去了。我们说起来就像被交代去蔬果店买东西，却没买到菜，连钱包都给弄丢，一事无成的没用小毛头一样。」

「你的比喻太拐弯抹角了，听不懂啦。」

「简而言之，我们现在处境『非常糟糕』。」

「我知道啦。四个字对吧？」

「你就是看起来不明白，我才要告诉你。听好了，我们得更焦急一点才行。不，我已经够急的了，问题是你，你应该更焦急一点。我再确认一次，你没找到行李箱是吧？」

「是啊。」柠檬不知为何得意地挺胸说，蜜柑正要训他，就被柠檬抢先辩解道：「可是啊，我被一个小鬼头骗，也够衰的了。」

「被小鬼头骗？怎么回事？」

「有个小鬼装出乖宝宝的样子，跟我说，有人拿着大哥哥在找的行李箱往那边去了』，我听信他的话，一直走到『疾风号』前头去找呢。」

「那个小鬼也不一定就是撒谎吧。一定有人拿着行李箱没错。小鬼看到应该也是真的。只是你没找到而已。」

「可是那太奇怪了吧？那么大的李箱不可能不见啊。」

「你看过厕所了吗？」

「算是有吧

「算是有吧。」

「算是？什么叫算是有？」蜜柑忍不住厉声逼问。但他发现柠檬不是在开玩笑，更加愕然了。「不全部看过就没意义了吧？拿走行李箱的人可能躲在厕所里啊。」

「有人在用的厕所怎么查啊？」

蜜柑连叹息都觉得浪费工夫：「不全部找过就没意义了。我去看看。」

他看看手表。再五分钟就到大宫了。「不好了。」

「怎么了？什么东西不好了？」

「快到大宫站了。峰岸的部下会来检查。」

峰岸这个人或许是因为长期经营危险组织，疑心病非常重，从不信任别人。他相信「人只要碰到可以背叛的局面，就一定会背叛」，所以委托他人办事的时候，也为了预防对方背叛，总是会准备监督人员和监视装置。

这次也是，峰岸担心蜜柑和柠檬难保会在哪时候决心背叛他，带着钱逃走。或是万一他们拿儿子当人质，带到其他地方去就糟了。

「所以我要调查你们有没有背叛我。」在洽谈时，峰岸甚至当面向他们如此宣告。

峰岸要自己的部下在新干线的停车站待命，调查蜜柑和柠檬是不是真的带着他的儿子搭上了前往盛冈的新干线、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举动。当然，听到说明的时候，蜜柑和柠檬丝毫没有背叛的念头，打算照着委托完成工作，所以不当一回事地点头答应：「请便，尽管调查吧。」

「完全没料到事情会演变成这样。」

「总是会有事故的。汤玛士的主题曲里也有唱：如果发生事故，千万别气馁。」

「你最好给我气馁一点。」然而柠檬似乎根本没把蜜柑的话听进去，打起拍子，轻快地哼起歌。说得真是好，汤玛士的歌太有深度了——柠檬沉浸在感动中。「啊，可是，」此时他总算转向蜜柑：「在大宫的月台等我们的检查人员，他们会进车厢吗？」

「不晓得。」这部分的详情蜜柑也不清楚。「或许只是从月台隔着

「不晓得。」这部分的详情蜜柑也不清楚。「或许只是从月台隔着窗户确认我们的座位。」

「那样的话，」柠檬撑起上半身，指着窗边的尸体说。「让这家伙装作睡着的样子，咱们再装傻，不就可以蒙混过去了吗？」

柠檬乐观的意见令人反感，但有值得同意的地方。确实，如果对方没有上车，是可以瞒得过去。

「况且他们也不可能猜到峰岸的儿子死掉了，还坐在这里嘛。」

「的确。连我都吓到了。」

「就是啊。那一定骗得过去啦。」

「可是如果他们起疑，有可能会上车。」

「大宫的停车时间只有一分钟，没时间搞太多啦。」

「说得有理。」蜜柑想像。如果自己是峰岸，会下什么指示？「我想部下应该会在月台确认我们的样子，要是觉得可疑，就打电话联络峰岸。」

「像这样吗：『老大，公子的脸色像个死人。会不会是喝醉了？』万一这样，会怎么样？」

「峰岸大概会猜到：『我儿子不可能喝醉，肯定有什么不对劲。』」

「会猜到吗？」

「那种大人物对这种事特别敏感，然后峰岸八成会派大批部下在下个停车站仙台待命，闯进新干线，不顾一切逮住我们。」

「把负责联络的家伙的电话抢走如何？只要阻止他们报告峰岸，我们也不会惹峰岸生气了。这个大少也是，只要他死掉的消息没被公开，他就不算死掉。」

「峰岸这种等级的人物，就算没有电话，也有太多其他联络手段了。」

「比如飞鸽传书之类的吗？」不晓得为什么，柠檬似乎很中意自己的发言，纠缠不休地追问：「欸，是不是飞鸽传书啊？」

「比方说，不是有大楼电子告示板那类的吗？可以在上面显示讯息。『公子被杀了』，像这样告诉他。」

柠檬的眼睛眨得飞快，直盯着蜜柑：「你是说真的吗？

柠檬的眼睛眨得飞快，直盯着蜜柑：「你是说真的吗？」

「开玩笑的。」

「蜜柑开的玩笑每次都有够难笑。」明明说难笑，柠檬却一副乐不可支的模样。「那样的话，下次我们也用棒球场的大荧幕当留言板如何？在那个大大的荧幕上播放『工作顺利完成』，来通知委托人。」

「我不明白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不是很好玩吗？」柠檬笑得像个孩子。然后他慢慢地从口袋里抓出一张纸，再从某处掏出笔来写字。「喏，带着这个吧。」他把纸递给蜜柑。

蜜柑接过来一看，那是超市的活动抽奖券。

「背面啦。」柠檬说，蜜柑翻过来一看，上面画着圆脸的火车头。说不上画得好还是差。

「这啥？」

「亚瑟啊。我不是帮你把名字也写上去了吗？『害羞的紫红色小火车。非常热爱工作，从来没有事故纪录，是他的骄傲』。亚瑟是从来没有引发事故的完美小火车哦。他的零事故纪录还在持续刷新呢。亚瑟没有贴纸，所以画给你。」

「这怎么了吗？」

「这可是零事故的小火车呢。你当成护身符带着吧。」

连小孩都不会被这种东西骗，蜜柑目瞪口呆，却连回嘴的力气都没了，他把图折成一半，塞进屁股口袋。

「不过亚瑟后来也被汤玛士捉弄，引发了事故吧。」

「那怎么行？」

「可是汤玛士说了句名言。」

「什么名言？」

「『纪录的存在就是为了被打破！』。」

「任意破坏别人的纪录，汤玛士说是什么话！这么不打动人心的台词也真少见。」

14瓢虫

七尾回到四车第一排。如果真莉亚说的是真的，那么行李箱的主人就在三车。坐在附近的车厢令人不安，但七尾觉得坐哪里都一样，那么还是单纯地选择手中指定席的座位。

脑中浮现柠檬和蜜柑的事。

他们在找行李箱吗？七尾感觉自己坐的座位地板下陷、天花板崩塌，压迫着他。那对搭档不仅冷酷，而且凶暴，无论是精神上或技术上都是暴力行为的专家。七尾想起胖子仲介业者告诉过他的资讯。

七尾也想过要把行李箱移到更近的地方，像是三车与四车的车厢外垃圾桶，但还是作罢。再一次转移阵地的时候可能会被人看到。不要乱动行李箱才是上策。不要紧的，很顺利的，没问题的，应该不会再发生突发事故了吧，七尾如此告诉自己。「真的吗？」内在的自己仿佛正如此呢喃，揶揄着：每次你只要办事，不都会被卷入意外状况吗？从小学那次在回家途中被绑架开始，你的人生不就一直处于不可抗之巨大命运吗？

七尾叫住路过的推车小姐，说：「我要柳橙汁。」

「柳橙汁卖完了。平常不会卖完的，真的很不巧。」

即使听到小姐说明，七尾也泰然自若。他甚至想应道「我就知道」。他已经习惯这类霉运了。比方说去买鞋子，喜欢的颜色就一定卖光，剩下的全是不合脚的。排队结帐，隔壁的队伍就结得比较快。坐电梯时好心礼让老人先进去，轮到自己进去时，就会响起超重的警铃声。家常便饭了。

七尾改买碳酸饮料，付了钱。

「你总是提心吊胆，浮躁不安，所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像大凶日。」以前真莉亚这么说过他。「所以你应该再从容自在些，感觉快慌张时就喝口茶，做个深呼吸，比方说在手掌上写写『人』字，或是『蔷薇』这类笔划多的字，让自己冷静下来比较好。」

「我会成天提心吊胆，不是因为我杞人忧天还是想太多，而是出于经验法则。因为我的人生实在太不走运了。」七尾答道。

他打开拉环，喝了碳酸饮料，辛辣的触感在嘴里弥漫开来，害他呛

他打开拉环，喝了碳酸饮料。辛辣的触感在嘴里弥漫开来，害他噎住了。

行李箱藏好了，大宫就快到了，只要冷静行动，虽然目的地从上野变更为大宫，但几乎是照预定完成工作。只要提着行李箱去找真莉亚，抱怨个几句「这哪里是简单的差事」，然后就结束了。

他愈是强烈地这么祈祷，不安感就愈是涌现。

七尾为了要自己冷静，深深地坐入座位中，然后绷紧神经，张开左手掌，打算用右手写个汉字，以食指比画起「蔷薇」来，然而却比想像中更痒，他甩了甩手。

结果甩动的左手敲到前面托盘上的罐子，罐子掉了下来。或许是因为列车还在行驶，小罐子轻快地四处滚动，往车厢前方滚去了。七尾慌忙起身去追。

他乐观地以为罐子很快就会停下来了，然而它意外地左右乱拐，不停滚动。七尾一下弯腰，一下走过走道，一下向乘客道歉，慌手忙脚。

罐子滚过半个车厢时终于停了，七尾立刻弯腰捡起来。他叹了一口气，直起身子，结果侧腰一阵剧痛。七尾呻吟起来。他不晓得出了什么事，怀疑自己碰上了敌人，比方说行李箱的主人向他出招攻击，顿时浑身冷汗直淌。「哎哟，对不起啊。」他听到老妇人的道歉声，才发现原来不是。对方是个娇小的妇人，好像是正要从座位起身，伸出了拐杖，却不巧刺中了刚捡起罐子的七尾侧腰。七尾痛苦万分，一定是刺到要害了。

「让一让。」老妇人来到走道，可能光是走动就很费劲了，她没再继续关心七尾，说了声「不好意思，让我过去」，就此离去。

七尾趴靠在座位靠背上，抚摸肚子，调整呼吸。这也不是光靠忍耐就好的疼痛，他扭动身体，左右摇摆，结果跟后方座位的男子四目相接。男子年纪跟七尾差不多，或更年长些，可能是那身西装打扮让他看起来像个认真的上班族。感觉擅长一丝不苟地计算数字，他是会计人员或税务事务所的员工吗？七尾反射性地猜测对方的身分。

「你没事吗？」对方担心地问。

「没事。」七尾用力挺身，却感到一阵尖锐的剧痛，又差点蜷起身子。他存男子旁边的空位坐下，紧急避难。「好像有点痛。刚才跟那个人撞到了。我只是来捡这个罐子的。」

「真倒霉呢

「真倒霉呢。」

「嗳，我已经倒霉惯了。」

「你常倒霉吗？」

七尾望向男子手中的书，是旅游书吗？上面有很多旅馆的照片。

疼痛总算缓和，七尾正要站起身，忽然想到，「像是，」他侃侃而谈起来。「像是我小学二年级时，曾被人绑架。」

男子似乎有点吓到，「怎么突然说到这个。」他轻笑说。「你家很有钱吗？」

「怎么可能。」七尾立刻摇头。「我家和有钱扯不上边。我小学时，除了体育服以外，爸妈从没买过别的衣服给我，朋友有的玩具，我只能羡慕得流口水。真的是羡慕得流口水哦。那时我们班上有个同学很有钱，他跟我完全相反，什么都有，零用钱好像多到花不完，也有一堆漫画跟模型玩具。嗳，就有钱人啦。什么都不缺。那个有钱朋友有一次这么对我说：『你家那么穷，你只能去当足球选手或加入黑道了。』」

「嗯。」男子暧昧地应声。表情悲伤，像在同情当年的七尾。「还真有这种孩子呢。」

「就是啊。不是加入黑道，就只能当足球选手，这实在太荒唐了，不过那时的我是个纯真的孩子，心想原来是这样，所以两边都做了。」

「两边？足球跟……？」男子瞪大眼睛，歪着头问。

「犯罪。偷别人的足球，是我生平第一次犯罪。然后两边我都不断地练习，成了个中好手，的确是靠着它们维系自己的人生，所以那个有钱朋友也算是我的恩人。」七尾对于平常不算多话的自己，竟然对着初次见面的男子如此滔滔不绝感到困惑，但这个表情平静，却感觉没什么生气的男子有一种奇妙的氛围，仿佛静静地吸收着自己的话语。「啊，我本来要讲什么去了？」七尾说，想起来了。「对了，绑票。」还要说啊？七尾自己也很惊讶。「你那个有钱朋友感觉更容易被绑架呢。」男子说。「敏锐！」七尾兴匆匆地说，「你说得没错。」他忍不住接了下去。「绑架犯搞错了，把我跟有钱朋友搞错了。我回家的方向跟有钱朋友一样。而且那个时候我猜拳猜输，背了他的书包。有钱朋友的书包颜色跟其他学生不一样，怎么说……」

「与众不同是吗？

「与众不同是吗？」

「对对对，是有钱人款吧。」七尾笑道。「所以我被认错，遭到绑架，吃足了苦头。我一直说我不是那个有钱朋友，却没人相信。」

「可是你获救了呢。」

「我是自己逃掉的。」

歹徒向有钱朋友的父母勒索赎金，他的父母不当一回事。因为自己的儿子好端端地在家里，这是理所当然的。歹徒一伙人火冒三丈，对七尾愈来愈粗暴。「所以就说我不是他啦！」歹徒总算相信七尾的话，打电话到七尾家。他们大概是改变想法了吧：「只要拿得到钱，打哪家来的都无所谓。」

「我父亲对歹徒说了非常天经地义的话。」

「什么话？」

「『心有余而力不足』。」

「哦！？」

「歹徒目瞪口呆，责怪他们算哪门子父母。但我可以理解：心有余而力不足，说得没错。就算想救孩子，也没钱付赎金。无可奈何。我明I我得自个儿想法子才行。所以我逃走了。」

记忆仓库的门扉一道道开启。「砰、砰、砰」地打开又关上。反复乍现的昔日场景虽已蒙尘，却又充满一定的鲜明度，完全不像儿时体验的临场感。歹徒的疏忽、七尾的运动能力和胆识、还有铁路平交道栅栏放下的时机、公车抵达的时间，是这些救了他。七尾同时想起他当时搭上的那台公车发车时所带来的安心感，还有自己没钱投币时的焦急。总而言之，尽管还是个小学生，七尾却成功地自行逃脱了。「砰、砰、砰」脑中的门扉接连开启。当他发现任意回溯记忆不太妙的时候，已经连不该打开的门都打开了。里面冒出来的是以「救命」般的眼神向自己哀求的少年表情。

「怎么了？」西装男子或许是敏感地察觉出七尾的变化，出声问道。

「心理创伤。」七尾说出真莉亚用来挖苦自己的字眼。「那个时候，除了我以外，还有别的孩子被绑架。」

「谁？」

「不晓得。」七尾真的不知道。那孩子在他遭到监禁的地方。「那

「不晓得。」七尾真的不知道。那孩子在他遭到监禁的地方。「那里或许是类似仓库，把绑票来的孩子集中在那里吧。」

平头的陌生少年对想要独自逃走的七尾说：「救我」。然而七尾没有救那个少年。

「因为会绊手绊脚吗？」

「我为什么会那样做，理由我已经不记得了，或许是类似直觉吧。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要救他的念头。」

「那孩子怎么了呢？」

「不晓得。」七尾老实说。「只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创伤。我根本不愿意想起。」怎么会又想起来呢？七尾关上记忆的柜门，甚至想要上锁。

「歹徒呢？」

「没抓到。我父亲嫌麻烦，没有报警，我也无所谓。能够活着回家，知道可以凭自己的力量脱困，就已经是大收获了。咦，我怎么会说起这个来？」自己怎么会滔滔不绝地说起这种事，七尾感到不可思议极了。简直就像按下开始键就自动说话的机器人。「总之，自从我被认错而遭绑架后，我的人生就全是这类倒霉事。高中入学考的时候，难得我考题都猜到了，却因为坐隔壁的男生拼命打喷嚏，结果落榜了。」

「被分散注意力吗？」

「不是。他喷了一堆鼻涕还是口水在我的答案卡上，我急忙擦掉，却把已经画好的答案卡弄得没办法读了。连名字都抹掉了，」

七尾家里经济拮据，如果要升学，就只能读公立高中，然而这也因为素不相识的某位考生的过敏性鼻炎泡汤了。父亲和母亲都是性情平淡的人，对这件事既不生气也不悲伤。

「真不走运呢。」

「『只要洗车就会下雨，除了希望下雨而洗车的时候。』」

「这是什么？」

「以前很流行的莫非定律。我的人生就是一连串的莫非定律。」

「莫非定律，真怀念呢。」

「如果哪天你看到排队结帐的队伍前面有我，最好换到别的队伍

「如果哪天你看到排队结帐的队伍前面有我，最好换到别的队伍。其他队伍绝对结得比较快。」

「我会记住的。」

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真莉亚。七尾有种松了口气、又像呕气、又像说话被打扰而生气的心情。松口气、呕气、生气。

「被拐杖戳到的地方也不痛了。谢谢你听我说话。」

「我没帮到什么。」男子谦逊地说。他的表情没有胆怯，却也不是沉着，感觉像是重要的情绪回路插头松脱了。

一你或许很擅长让人打开话匣子。」七尾把忽然感觉到的告诉他。「没有人这么说过吗？」

「咦？」男子可能以为遭到责备，显得动摇。「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啊。」

「就像个神父，只是待在你身边，就忍不住说出一切，或者说像个人体忏悔室，或是活神父。」

「活神父？神父大抵都是活的啊。况且我只是个补习班的讲师而已。」

男子说这些时，七尾已背对男子，走到车厢外。他一接起手机，真莉亚的声音立刻扎了上来：「接那么慢！」

「我去厕所了啦！」七尾大声说。

「真有闲情逸致呢。反正从你以往的经验来看，就算去了厕所，卫生纸也一定会刚好用光，要不然就是尿到自己的手是吧？」

「我不否认。有什么事？」

手机传来真莉亚显然不满的鼻息声，但把它当成新干线行驶的震动声，就不会在意了。虽然站在窗边，但七尾不想静止不动，便站到连结部上面。沉重的地板状物体像生物关节般蠕动着。

「还什么事，你可真悠哉呢。差不多要到大宫了吧？这次要好好下车啊。可怕的大野狼尸体搁哪儿去了？」

「不要让我想起来。」脚底下摇来摇去，七尾用身体维持平衡。

「嗳，就算狼的尸体被发现，也没有人知道是你干的吧。」

没错，七尾也这么想。狼的身分，包括他的本名在内，应该只手没

没错，七尾也这么想。狼的身分，包括他的本名在内，应该几乎没有人知道，警方就算发现那具尸体，光是要查出身分，就得费上好一番工夫吧。

「那是怎样？要好好在大宫下车是吧？我知道啦。」

「我想这次应该没问题，不过为了慎重起见，还是得给你一点压力。」

「压力？」

「我刚才打电话给委托人了。告诉他我们优秀的选手提着行李箱，没能在上野站下车。嗳，反正你会在大宫下车，我想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可是还是通知一声比较好嘛，对吧？这是社会人士应有的礼仪。碰到的困难、犯下的错，都要老实报告。」

「对方生气了？」

「吓得脸都白了。我是看不见啦，可是那声音一听就知道面色苍白。」

「干嘛要脸色发白？」生气还可以理解。七尾有不好的预感——包括这可能不是什么简单差事的预感，还有这个预感会成真的预感。

「那个委托人好像也是被其他委托人委托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包商底下的小包商。」

「这不是常有的事吗？」

「就是啊。可是最上游的委托人，是盛冈那个叫峰岸的……」

此时列车突然格外剧烈地左右震动，七尾失去平衡，一个踉跄，抓住附近的扶手。

「你说谁？」七尾把手机按回耳朵问。「刚才我没听到。」话才说完，列车就进隧道了。窗外暗了下来。低吼般的激烈轰隆声响笼罩列车。小时候每当列车钻进隧道，七尾就害怕不已。因为他感觉暗下来的期间，有一头巨大的怪兽正激烈地喘着气，把脸凑近列车，正在打量车里的乘客。有没有坏孩子？有没有正好可以让我抓走的乖孩子？怪兽像这样用眼睛扫视着，窥看着自己，所以他总是把肩膀缩得小小的。或许是因为被认错绑架的恐惧还留存心底，他认为如果要从乘客中挑一个倒霉鬼，那一定是自己。

「你知道峰岸吗？至少听过名字吧？」

七尾一瞬间不明白真莉亚想说什么。然而理解的同时，他的胃开始

七尾一瞬间不明白真莉亚想说什么，然而理解的同时，他的胃开始痛了。「你说的峰岸，是那个峰岸？」

「我不晓得你说的那个峰岸是哪个峰岸。」

「那个听说把迟到的女人的手砍断的……」

「五分钟。只是迟到五分钟。」

「简直就像恐怖民间故事里的角色嘛。我听过传闻，说什么峰岸先生最痛恨不认真工作的家伙。」七尾自己这么说完后，一阵头晕目眩，加上脚底晃动不止，他差点当场倒下。

「看吧，」真莉亚说。「看吧，很不妙吧！我们没有认真工作嘛。」

「你怎么听起来事不关己？最上游的委托人真的是峰岸吗？」

「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感觉好像是这样。」

「只是感觉，还不一定就是吧？」

「是啊。可是总之委托人吓白了脸，说这样下去会惹峰岸先生不高兴。嗳，已经发生的事也没办法了，只要在大宫下车，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别哭哭啼啼的，放大胆子吧——我这么跟他说。」

「峰岸知道这件事吗？知道我没能在上野下车、没认真完成工作。」

「我也不清楚耶，这要看那个委托人怎么做了。他有可能不敢说、还没有说，或是害怕要是不说会惹峰岸生气，连忙跑去报告。」

「这么说来，应该有人打电话通知你行李箱放在哪里。」七尾想起，新干线刚出发，真莉亚就联络说「行李箱在三车跟四车之间」。「这么说的话，表示有人从这辆列车通知你这件事吧？」

「或许吧。那又如何呢？」

「那样的话，我可以把他当成同一阵线的人，都是要抢走行李箱的人吧。」如果列车里有同伴，多少会觉得可靠些。

「你最好别指望。那个人一定只负责确定行李箱的位置，打电话通知而已。或许已经在上野下车了。」

七尾也觉得确实有这个可能。

「可是，怎么样？有没有一点紧张感了？会不会觉得不认真工作就

「可是，怎么样？有没有一点紧张感了？会不会觉得不认真工作就惨了？」

「我本来就很认真在工作。」七尾说，对自己用力点头：没错。这世上还有人活得比我更认真吗？虽然也要看认真的定义，但我不好高骛远，脚踏实地，也不诅咒自己的赤贫出身，没有自暴自弃，用偷来的足球勤练花式足球，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就算有人会尊敬我，把我当成人生楷模也不奇怪。

「你是认真工作，可是你没半点运气，不晓得会出什么事。」

「不会有事的。」这话当然不是对真莉亚说的，这是在向自己、向自己的命运确认。「行李箱我藏好了。大宫就快到了，只要下车，工作就完成了。峰岸也没理由生气了。」

「我是这么祈祷。不过跟你一块儿工作后，我也学到很多，像是世上是有意想不到的霉运在伺机埋伏的。就连觉得不可能失败的工作也是，会发生意料-外的状况，然后失败。就算没失败，也会惨兮兮。『啊，原来还有这种失败方式啊b，我每次都学到教训。」

「可是你每次都说是简单的差事。」

「这也是事实啊。谁叫你不管做什么都会被卷入麻烦，有什么办法？想要敲着石桥过河，就会不小心敲到蜂窝，被蜂螫到摔下桥去。全是这种事。你没打过高尔夫球吧？」

怎么没头没脑地问这种问题？七尾诧异。「是没有啊。」

「你最好别打。不是要把球打进洞里吗？你要把球从洞里捡起来时，就会有老鼠从洞里冒出来，一口咬住你的手。」

「胡说八道。高尔夫球洞里怎么会有老鼠？」

「你就是会碰上这种事。你就是个发现让任务失败方法的天才。」

「要是有『搞砸任务』的委托上门，或许我可以干得不错。」七尾开玩笑地说。结果真莉亚以意外严肃的口吻指摘说：「结果你就不会搞砸了，总是这样的。」

「莫非定律。」

「那是明星的名字吗？艾迪·墨菲〔※艾迪·墨菲（Eddie Murphy），现代美国喜剧演员。〕？」

此时七尾突然感到不安。「我开始担心行李箱是不是还在了。」他

此时七尾突然感到不安。「我开始担心行李箱是不是还在了。」他望向行进方向。

「是啊。应该藏得万无一失的行李箱不见了，你是很有可能碰上这种事的。」

「别吓人啦。」

「当心点。就连去确定行李箱还在不在，也可能出什么事。」

那到底要我怎么办嘛？七尾想要吼叫，却也能了解真莉亚的忧心。

15王子

王子解开魔鬼毡，放木村的手脚自由，但他没有不安。如果木村任凭情绪暴发，贸然动粗，可能危及孩子的性命。他已经理解这一点了。他不会把那番话当成信口开河还是唬人吧。他应该明白王子不是会随便撒那种谎的人。而且王子还对木村说「我想请你帮我」。换句话说，木村知道如果完成工作，王子可能会放了自己的孩子。王子认为木村明明还有其他解决途径，却要反抗自己让儿子落入险境的可能性很低。人只要知道还有出路，就不容易自暴自弃。

「那我要做什么？」

木村摸了摸被松绑的脚踝，一脸呕气的表情说。向憎恨的对象请求指示应该是无比屈辱的事，但木村忍下来了。王子爽快得不得了。

「现在跟我一起去后面的车厢吧。车厢外不是有垃圾筒吗？里面藏着行李箱。」

「那行李箱装得进垃圾筒里啊？」

「我本来也不晓得，垃圾筒那里的墙壁像片板子，可以打开。」

「是黑框眼镜男藏起来的啊？可是你抢他的行李箱要干嘛？既然是行李箱，应该还满大的吧？把它拿到这里，搁在脚下，一下就会被发现了。也不能放在座位上，拿身体去遮吧？」

王子觉得木村的意见没错。虽然那不是出国旅行用的大行李箱，但摆在座位附近，马上就会曝光了。

「我想到两个法子。」王子边说边走出车厢，然后暂时靠到门边，与木村面对面。「第一个法子是请列车长保管。」

「请列车长保管？」

「对，把行李箱拿过去，向列车长说明，请他保管。不是有车长室、或那附近有业务用的小房间吗？只要请列车长暂时放在那里，物主就找不到了。」

「说找到物主不明的行李箱吗？有行李箱掉在车里？马上就会被车内广播，所有的乘客都会知道了。想要行李箱的人会在车长室前面大排长龙

排长龙。」

「我会用更像样点的说词啦。像是这是我的行李箱，可是旁边的大叔乘客一直想要对它做怪，可以帮我保管到下车吗？这类的。」说到旁边的乘客时，王子比了比木村。

「肯定会更惹人怀疑嘛。」

「像我这样的国中生诚实地说明，就不会被起疑了。」

木村粗鲁地「哼」了一声。他可能是想一笑置之，但显然也预测到「列车长可能也会被这个国中生给骗了」。「可是如果交给列车长保管，就不是你的东西了。」

「要在盛冈下车时，请列车长还给我就好了，要是有困难就算了。虽然想知道行李箱里装了什么，可是行李箱是我藏起来的，这个事实更重要。这样我就可以诱导想要它的人，让他们动摇。」

「就跟你们班上流行的机器人卡片一样吗？」

「对。可是我还想到另一个方法，也就是只拿走行李箱里的东西。」那个黑框眼镜男看成宝的行李箱上有四位数的号码锁。「那个锁只要一直试下去，迟早可以打开。」

「你要全部试过？你以为有多少组号码啊？太辛苦了吧。」木村似乎瞧不起小孩子的提案。这个人依然无法摆脱先入为主的想法——王子感到同情。

「要试的是叔叔你。叔叔要进厕所，不停地转号码锁。」

「谁要在厕所里干那种事？」

木村立刻就失去冷静，让王子差点笑出来。他咬紧牙关忍住。

「叔叔，像这样一再提醒，我也很不忍心，可是如果叔叔不听话，叔叔的小孩就惨了哦。只是在厕所里弄个行李箱的锁，这点事你最好还是乖乖照做。那样绝对比较好。」

「要是一直关在厕所，会惹列车长怀疑的。」

「我会定时查看厕所附近，如果有人排队，就跟你说。然后你暂时出来，看情况再进去试就好了。而且开行李箱的锁又不是什么坏事，怎么辩解都成。」

「会转到死耶。我可不要转行李箱的锁转到老死。」

王子再次跨出脚步，进入下一节车厢，穿过走道，他想像跟在后面

王子再次跨出脚步，进入下一节车厢，穿过走道。他想像跟在后面的木村心情。把自己的儿子从建筑物推下去的罪魁祸首，那娇小的身躯就在眼前，他一定很想立刻扑上去。如果周围的人许可，他一定想要勒住他的脖子、扳起他的手臂，恶狠狠地痛揍他一顿。然而现在的木村无法这么做。虽然是因为他们人在新干线里，在公众面前，但更重要的是，事关孩子的性命。光是想像木村咬牙切齿、无处发作的窘样，王子就感到爽陕。

「叔叔。」王子一边走过六车，一边向后回头。不出所料，木村拼命压仰愤怒、丑陋地扭曲的脸就在眼前，他痛快极了。「试出四位数字的组合，应该没有想像中的耗时间哦。从0000到9999而已，总共有一万种组合。粗略计算，一秒钟试一组的话，就是一万秒，约是一百六十七分钟，两小时快五十分。而且实际上大概会比这时间还快。而且我觉得试一组也要不了一秒。」

「心算真快，天才儿童。」木村开玩笑说，连这种反应都让王子觉得蠢。

「幸运之神这么眷顾我，连我自己都觉得吃惊呢。就算任意行动，多半也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我也常常中奖。自从出生以来，我就幸运得近乎不可思议。所以我想这四位数字应该也很快就可以找到正确组合了。我猜应该会在开始的三十分钟内，0000到1800之间就打开了。」

离开车厢。没有人影。王子毫不犹豫地移动到垃圾桶那里。

「喂，这里吗？」木村来到旁边，于是王子指着垃圾桶的突起部分说：「喏，那边。按下去后，转动拉起来。」

木村照着王子说的动手，然后使力拉杆子。「啊。」木村出声。王子也从旁边看，他确定垃圾桶上的架子摆着黑色行李箱，说：「就是那个，快点拿出来。」

木村没想到能被打开的地方居然被打开了，茫然失措，他被王子催促，伸长身体拼命拖出行李箱。放下地板的同时，王子迅速关上板子。

「那么叔叔，你赶快去那边的厕所里开锁吧。」王子随即指着车厢外的厕所说。「最好决定个暗号呢。如果有什么事，我会从外面敲门。不过其他乘客或许也会敲门，得区别一下才行。总之如果有其他人在排队，最好先出来一下，我会连续敲五下门。因为一般人应该不

会敲到五下。然后如果有什么危险人物靠近，我会敲叩叩，叩，中间

会敲到五下。然后如果有什么危险人物靠近，我会敲叩叩、叩。中间隔一拍。」

「什么叫危险人物？」

「像是黑框眼镜的大哥哥之类的。」王子说，却也猜想如果是那个看起来没什么自信的男子，就算被他发现是自己偷了行李，或许也可以哄骗过去。人是有容易笼络和不容易笼络的。这与知识和体能也有关系，不过是以基本精神构造和性质来决定的。容易笼络的人，即使年纪增长也不会有所成长，所以世上的诈欺和犯罪才不会减少。「或是在找那个行李箱的人。」那个人感觉思虑浅短，充满可能干出某些激烈行为的危险性。「如果那些人过来的话，我就敲两下跟一下。」

「叩叩、叩，是吗？那我要怎样？」

木村的问题让王子差点笑出来。他在仰赖自己、向自己寻求指示，此时双方的立场已经确立了。王子真想鼓励他一目个儿动动脑嘛。

「我想要看情况吧。所以叔叔在里面等的时候，最好保持警戒。等人离开了，我会再敲一次门当信号。」

「如果人不离开怎么办？」

「我会设法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再说，我想不会有人知道叔叔在厕所里开行李箱，应该不会等上太久。」

「你意外地满随便的嘛。」

木村或许是带着嘲讽的口气说的，但王子没有特别的感觉。他知道计划不需要想得太周全。重要的是发生状况时，不能慌乱，必须有弹性地选择下一个行动。

「叔叔，那你现在立刻去试号码吧。尽快把行李箱打开。准备，冲刺！」王子拉扯木村的衣服，把他带去厕所那边。

「你少神气兮兮地命令人了。你以为我会乖乖听你指示吗？」

「当然会。万一叔叔从厕所不见，跑去哪里的话，我会立刻打电话。打给医院里的同伴。那么叔叔的小孩大概就会因为那通电话再见了。手机真是恐怖呢。什么事都办得到。」

木村露出厉鬼般的表情瞪向他，但王子毫不在乎。他打开厕所门。木村也不抵抗，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进了厕所。里面传来上锁的声音。

王子看看手表，快到大宫站了。距离盛冈还有一段时间，应该用不

王子看看手表。快到大宫站了。距离盛冈还有一段时间。应该用不了多久，行李箱就可以打开了。

王子站在车厢外时，后方的五车车门发出喷气声打开了。

走过来的是那位戴黑框眼镜的男子。他穿着短牛仔外套，工作裤也很适合他。堆在眼角的皱纹看起来像是老好人的象征。王子小心维持自然，靠近厕所门，敲了两下，停顿，然后再敲了一下。他装出想上厕所，但里面有人，只得放弃的样子。接着他假装这才注意到男子，「你是刚才的……」王子出声说。「那个喝醉酒的人没事吗？」

「哦，是你啊。」虽然只有一点，但男子的表情露出疲惫的神色。他觉得我是个麻烦人物——王子察觉。这种反应也不稀奇。有些大人觉得王子是个值得称赞的模范生，也有些大人觉得再也没有比值得称赞的模范生更烦人的家伙了。

「那个人就那样睡着了。醉鬼真会给人添麻烦。」黑框眼镜男子搔了搔太阳穴，停下脚步。然后他转向垃圾桶，瞥了王子一眼。

「怎么了吗？」王子问，但他可以猜出男子的下一步行动。他想确认行李箱还在不在。比想像中得更快，王子想。行李箱才刚藏起来而已，所以王子本来推测男子应该要更久之后才会来确认。或许这个人比我猜想的还要胆小、神经质。王子重新打量男子。他一定是那种一离开家门，就立刻担心起门窗有没有锁、瓦斯有没有关的类型。

「没什么。」他一定希望王子快点走掉吧。虽然不到不耐烦的地步，却看得出不满。

王子假惺惺地看手机，然后撒谎说「啊，打来了」，做出接电话的姿势，往门口附近走去。他猜想如果自己没有看着，男子也比较好打开垃圾桶。不出所料，他用余光瞥见男子急忙行动。传来有点大的声响。是在打开垃圾桶的板子吧。王子故意不看那边，但他可以想像男子发现行李箱不见，怔在原地的表情。他忍住笑意。

「饶了我吧。」王子听见哀叹声，假装讲完电话，回到厕所前。「怎么了吗？」他虚情假意地问，男子一脸苍白地愣着，任由垃圾桶墙上的板子就这么开着。「咦，那里可以打开啊？」王子假惺惺地问。

男子用力挠抓头发。他摘下眼镜揉眼睛确认的动作，完全是连漫画人物都已经不时兴的老套不甘心模样，但本人似乎很认真。他陷入愕

然，然而唯独他口中说出来的「果然」两个字让王子感到意外。「果

然。然而唯独他口中说出来的「果然」两个字让王子感到意外。「果然？什么东西果然？」

男子是因为过度震惊而神智不清了吗？他也没有提防，对王子说明：「我把行李箱，喏，你也看到过吧？我的那个行李箱，我把它放在这里。」

「为什么要放在这种地方？」王子装成无知纯真的国中生提出疑问。

「有很多原因。」

「行李箱不见了吗？『果然』是什么意思？」

「我就猜到会变成这样。」

他知道行李箱会被抢走？王子感到不愉快。他预期到自己会来抢行李箱吗？男子仿佛看透一切的发言，让王子想要纠正「少扯谎了」，但他忍住。「你早就知道行李箱会不见吗？」

「也不是知道啦。如果知道，我就不会把行李箱放在这儿了。可是总是这样的。不管我做什么，结果总是适得其反。只要我觉得要是怎样就惨了、希望不会怎样，就一定会变成那样。我心想行李箱要是不见就惨了．跑过来一看，不出所料，行李箱不见了。」男子说完，一副就要嚎啕大哭的模样。

原来是这么回事，王子松了口气，「真倒霉呢。」他表示同情。「行李箱不见就糟了吗？」

「很糟。非常糟。我本来打算在大宫下车的。」

「没有行李箱就不能下车了吗？」

听到这话，男子直盯着王子看。他不晓得是不是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选项，眨巴着眼睛，像是在遥想选择了「那个选项」的自己的未来。「如果我打算下车以后永远亡命天涯，或许可以下车吧。」

「里面装着那么重要的东西？」王子伸手掩住嘴巴。这动作很假，连自己都觉得好笑，但王子计算到这么做或许可以使对方看轻自己。然后王子慢吞吞地扬声「啊」地一叫。「这么说来，我刚才有看到那个行李箱。」

「咦！」男子瞪大眼睛。「在、在哪里？」

「我来这里的时候，看到有人提着黑色的行李箱，那个人个子很

「我来这里的时候，看到有人提着黑色的行李箱。那个人个子很高，穿着外套，头发有点长。」

王子一边回想着在车厢里碰到的在找行李箱的男子外表，一边说明。

一开始表情诧异的男子听着听着，渐渐皱起眉头：「蜜柑还是柠檬吗？」

王子不明白怎么会在这时候冒出水果的名称。

「那个人去哪儿了？」

「我留意到时，人已经不见了。」

「这样啊。」男子说，交互看了看行进方向和后方。他在烦恼该往哪边找。「你觉得他去哪边了？直觉就好，告诉我。」

「咦？」什么叫直觉就好?

「我不管做什么，几乎都会得适得其反。所以如果我往六车去，拿走行李箱的家伙八成就在另一边，但我回去五车的话，对方一定就在前头。如果我自己选，就会中了计。」

「中了谁的计？」

男子倒吸一口气，似乎语塞了。然后他不耐烦地接着说：「不就是有吗？从上面看着这里，操纵着众生命运的什么人。」

「我倒不这么想。」王子说。「我觉得没有谁在操纵人。世上没有命运之神，就算有，神也只会把我们扔进玻璃箱里，接下来连观察都懒，置之不理。」

「那我运气不好，也不是神明害的？」

「我不太会说明，不过比方说，准备一个倾斜的板子，从上面放下玻璃珠或捡来的石头。这么一来，石头应该会朝着各种方向，经过各种路线往下滚，但在滚动的途中，也不是有什么人去操纵它的方向对吧？是它的速度和形状等决定它会往哪里滚，就算放着不管，也会自然变成那样。」

「你是说我会这么倒霉，是因为我具备这样的性质，无论怎么挣扎，也无法改变，是吗？」

如果男子不高兴还是生气就好玩了，然而王子的话却让他超乎预期地沮丧，反倒让王子不知所措了。「呃，你喜欢哪个数字？」王子唐突地问。

关地问。

「咦？」男子动摇，尽管因为动摇而思绪紊乱，却明确地回答出「七」这个数字。「我姓七尾，所以我喜欢七。幸运七。」

「那么，赌赌看七车怎么样？」王子指向前面的车厢说。

「我觉得这也会适得其反。」男子说，接着说「我还是选反方向好了」，往后方走去。应该再一下就到大宫站了。

「希望你能快点找到。」

王子走近厕所，用手背敲了一下门。你在找的行李箱就在这里面，却浑然不觉地经过，真的很不走运呢——王子真想对男子说。

16水果

车内响起音乐，通知即将抵达大宫站。接着是广播。邻座的柠檬怪笑着问：「你很紧张哦？」

「有点。你就不紧张吗？」大宫站应该有峰岸的部下等着。

「不太会。」

蜜柑忍不住叹息：「真羡慕你这么单纯。说到底，都是因为你的疏忽才会变成这样吧？」

「是啊。」柠檬说，嗑起零食，「不过也不光是我一个人害的。搞丢行李箱或许的确算是我的错，不过那家伙会死掉，与其说是我或你的错，倒不如说是那家伙的错。」

「那家伙？你是说这家伙吗？」蜜柑比比在窗边座位一动也不动的尸体。

「没错。都怪他自己要死掉。你不这么觉得吗？干嘛死掉啊？莫名其妙。」

新干线的速度慢下来了。蜜柑站起身。「喂，你要去哪里？」柠檬不安地问。

「到大宫了。得跟峰岸的部下报告没有异状。我要去车厢外面。」

「你该不会想要就这么下车，然后开溜吧？」

原来还有这一手——蜜柑想。「嗳，就算溜了也一样麻烦吧。」

「如果你跑了，我就立刻打电话给峰岸，把责任全推到你身上，自告奋勇去抓你。我要舔峰岸的皮鞋，向他摇尾乞怜说：『我会去把那颗臭蜜柑抓回来，求求您开恩，放我一条生路』。」

「我才不相信你肯做到那种地步。」蜜柑钻过坐着不动的柠檬与前座靠背之间的隙缝。

新干线开始煞车。蜜柑站着望向右边窗户，看到巨大的竞技场。充满一股近似巨大要塞的魄力，却缺乏真实感。左侧百货公司的招牌正往后方流去。

「不要过度自信了。」柠檬在身后说，「汤玛士的主题曲里也提

「不要过度自信了。」柠檬在身后说。「汤玛士的主题曲里也提到：过度自信，会让集中力散漫。」

「听起来你完全是欢乐地豁出去不管了。」蜜柑目瞪口呆。「再说那首歌，唱的是你吧？」

「我才没有过度自信。才不是过度。我的自信是无过与不及。」

「是说你集中力散漫。你总是粗枝大叶，怕麻烦不是吗？没有集中力也没有注意力可言。」

「啊，你少瞧不起我的注意力。比方说，汤玛士的朋友里……」

「又是汤玛士。」

「有两个叫奥利佛的，你知道吗？一个是道格拉斯救过的小火车，另一个是怪手。一般说到奥利佛，都只会想到小火车的奥利佛，但严格说起来是有两个的，同名的。」

「这又怎么了？」

「这表示我的注意力无懈可击。」

知道了知道了——蜜柑甩甩手。要比的话，《安娜·卡列尼娜》〔※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小说作品，原名《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里面可是有三个叫做尼可拉的登场人物呢，可是就算说了，柠檬肯定也只会牛头不对马嘴地问：「安娜卡到什么？安娜卡到尼娜？」

新干线开进大宫站月台。

一走出车厢，就听到广播指示下车门在左侧，蜜柑站在左侧出入口前。月台从右往左移动。等待列车的乘客身影零星可见。

峰岸的部下长什么样子、大概有几个人，蜜柑也不晓得。就在能否顺利找到的不安掠过脑海的瞬间，他在几乎就要完全停下的新干线对侧车窗看到一个外表异于恪守常识和法律的一般市民、显然是在地下社会横行阔步的男子，确信：「就是那家伙。」男子身材挺拔，头发全往后梳拢，尽管是西装打扮，却一身黑，里面的衬衫是蓝色的，没打领带。人影立刻消失到左边了，蜜柑没看清楚他的脸。

车门随着吐气般的声音打开了。

蜜柑立刻跳出月台。转向左边一看，刚才的黑西装蓝衬衫男子正靠到月台边缘，把脸凑近新干线车体。男子双手在眉毛上移动，遮挡光

线，他也不管吓到坐在窗边的两名年轻女乘客，继续窥看车厢里。另

线。他也不管吓到坐在窗边的两名年轻女乘客，继续观看车厢里。是在确认峰岸大少的座位吧。

「嘿！」蜜柑出声叫那个人。

男子转过头来，眉头挤出皱纹。比想像中更具威严，难说是个轻佻的小混混。年纪应该四十多岁，如果是上班族，就算说他是管理阶级也不奇怪。往后梳拢的发型也很适合他。男子眼神锐利，看不到赘肉，只是站着而已，就散发出紧迫的氛围，扎刺着蜜柑的神经。

「干嘛？小哥。」蓝衬衫男子说，继续观察车厢里，频频斜瞥着蜜柑。

「我是蜜柑。你是峰岸委托来确认我们是不是把他儿子带过来的，对吧？」

「哦，就是你啊？」蓝衬衫男子一瞬间放松紧张，接着显露出另一种紧张：「新干线之旅还顺利吗？」

「还好。三个臭男人并坐在一块儿，闷得很啦。」蜜柑指向车窗。望过去一看，坐在车里的柠檬也注意到这里，像个孩子似地天真无邪地挥手。只能祈祷他别多事。

「睡着了吗？」蓝衬衫用姆指比比车窗。

「你说大少吗？是啊。我们把他救出来时，他被五花大绑在椅子上，好像一直没睡。一定累坏了吧。」蜜柑集中全副神经演出自然的口气，如此说明。停车时间不长。新干线应该差不多要出发了。

「有那么累吗？」蓝衬衫抱起手臂，一脸有点难以信服地把脸挨近车窗。车里靠窗座的女客脸都僵住了，全身后仰。柠檬还是一样挥着手。

「这么说来，峰岸他……」蜜柑说。他不想让男子对峰岸大少的尸体看得太仔细。

「不是峰岸，是峰岸先生。」蓝衬衫男子把脸靠近得鼻子几乎要压上去，口气虽然平静，却散发出不容分说的威严。

「峰岸先生，」蜜柑订正说。「峰岸先生是个可怕的人吗？我听说过很多传闻，可是不晓得详情。」

「只要守信用，就没什么好怕的。对不认真办事的家伙来说很可怕。这很理所当然。对吧？」

月台响起发车的音乐。蜜柑隐藏放下心中大石的心情，佯装心如止

月台响起发车的音乐。蜜柑隐藏放下心中大石的心情，佯装心如止水地说：「我差不多得走了。」

「啊，是啊。」蓝衬衫男子离开车窗，转向蜜柑。

「帮我们好好向蜂岸报告啊。」

「是峰岸先生。」

蜜柑转身，回到新干线的车门。他松了口气，心想这下子至少可以拖延到下一站仙台了，此时他却感觉蓝衬衫男子的视线正目不转睛地观察他的背影。不可以松懈——他告诫自己。摸摸屁股口袋，确认柠檬给他的抽奖券触感。上面画着无事故的小火车图案。这能保佑吗?

「啊，喂！」蓝衬衫男子从后面叫道，蜜柑停下脚步。一只脚已经上了车。他装作自然地把另一脚也收进车里，回过头：「什么？」

「行李箱也拿到了吧？」蓝衬衫男子的表情没有怀疑的神色，看起来也不像在警戒。显然只是公事公办地确认，所以蜜柑也小心稳住呼吸回答：「当然了。」

「你们该不会把行李箱放在座位以外的地方吧？」

这蓝衬衫还真敏锐——蜜柑在内心咂嘴：「当然了，就搁在座位底下。」

蜜柑慢慢地把身体转回去，进入车厢内。车门正好在身后关上。

进入三车，回到座位。跟座位上的柠檬四目相接了。柠檬竖起姆指，一脸兴高采烈地说：「太简单了嘛。」蜜柑慌了，小声制止他：「不要这样！那家伙八成还在看。」

柠檬反射性地看窗户，但他的反应毛毛躁躁，非常不自然。蜜柑也不好再制止一遍，也跟着望向窗户。蓝衬衫男子就站在窗外，以弯腰姿势看着这里。

柠檬又挥手了，但感觉对方看起来比刚才更要狐疑。「喂，你少得意忘形了。他会起疑的。」蜜柑尽量不张口地呢喃。

「没事啦。都已经出发了。列车一旦开动，谁都阻挡不了。除非是胖总管汉特先生。」

蓝衬衫男子在缓慢启动的新干线窗外凝神细看。蜜柑就像对工作伙伴打招呼般微微举手。

蓝衬衫男子也张开右手，道再见似地摇晃，跟着新干线稍微走了

蓝衬衫男子也张开右手，说再见似地摇晃，跟着新干线稍微走了一会儿。然后他突然瞪大眼睛，表情变得僵硬，蜜柑也跟着皱起眉头。出了什么事吗？蜜柑感到奇怪，往旁边望去，看见难以置信的光景。柠檬正抓起搁在窗边座位的峰岸大少的尸体左手，就像勉强人偶挥手似地左右摇晃。尽管头倒在窗边、身体也倾向窗边，左手却左右摇摆，这个动作以正常人来说，角度太不自然了。蜜柑也不禁吓得魂飞魄散，慌忙拉扯柠檬的手：「喂，住手！」结果尸体一晃，朝柠檬身上瘫过去，头无力地一垂，沉甸甸地往正下方落去。那看起来实在不像是睡着的人的动作。蜜柑赫然一惊，急忙撑住尸体。「喂喂喂！」柠檬也表现出焦急的样子。

在新干线开始加速当中，蜜柑望向往后方流去的月台。蓝衬衫男子一脸凝重，正把手机按在耳朵上。

他调整尸体的方向，总算让姿势稳定下来。

蜜柑瘫到椅背上。柠檬也同时靠到座椅上。

「死了。」蜜柑无法克制要说，柠檬却在隔壁座位小声唱起？「万一发生事故，也不要沮～丧～」

17瓢虫

目送着远去的大宫站，七尾盘算这下子到底该怎么办。脑袋里好像有滚滚烟雾在翻腾，无法思考。

他不想回去自己的座位，在车厢外凝视着手机。他知道应该要联络真莉亚，却提不起劲，但电话打来，也只是时间问题。

七尾下定决心，打了电话。

真莉亚立刻接了。几乎没等铃响，扑上来似地迅速，这让七尾心情沉重。就连那个乐天、面对任何事都豁然大度的真莉亚都急了。一定是因为她知道峰岸的可怕。

真莉亚先是以不耐烦的口气问：「你现在搭什么线过来？」她是想确定七尾在大宫下车后，要循什么路线过去吧。

「跟刚才一样。东北新干线的『疾风号』。」七尾差不多是豁出去了，以淡然的口气回答。车厢外噪音满大的，所以语调变得有些冲。真莉亚的声音很难听清楚。

「还没到大宫吗？」

「大宫过去了。然后我现在在『疾风号』上。」

一瞬间，真莉亚说不出话来，听得出她哑口无言了。但从过去和七尾合作的经验，她似乎也立刻察觉出了什么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就猜可能会这样，没想到真被我料中了，不愧是七尾。」

「行李箱不见了。所以我下不了车。」

「你不是把行李箱藏好了吗？」

「可是不见了。」

「只能结婚了。」

「咦？」

「我说你干脆跟不幸之神结婚算了，既然她那么爱你的话！其实我应该高兴才对，结果都呆掉了。」

「应该高兴？什么意思？

「应该高兴？什么意思？」

「我猜你反正八成下不了车，结果还真被我猜对了！我想我应该高兴，可是一旦知道事情真的变成这样，还真叫人丧气。」

那挖苦人似的草率口气让七尾恼火，想要反驳个一两句，但他也明白现在的自己没有那种余力。最重要的是该怎么度过眼前的这场危机。

「七尾老师，我有问题。我知道你找不到行李箱了。虽然无法接受，但我了解状况了。可是为什么你不在大宫下车？行李箱不见了，表示大概是被谁抢走了吧？而新干线在大宫停靠，所以可以想到的可能性有两种。一，拿了行李箱的人在大宫下了车，二，那个人还在车上。」

「没错。」

新干线即将抵达大宫站的时候，七尾连夜赶工似地慌忙分析了这件事。自己也该在大宫下车吗？还是该留在新干线里找行李箱？

「你没有在大宫下车，为什么？」

「二选一。我得选择其中一边。我想要选择可能性较大的一边。」

七尾考虑的是，哪一边取回行李箱的可能性较大？如果在大宫站下车，七尾能找到拿走行李箱的人、捉住他吗？这么一想，七尾实在没有自信。如果对方换乘其他列车，或消失在大街上，七尾几乎是无计可施。相反地，如果不下新干线，而拿走行李箱的人还在列车上，他就有机会抢回来。因为对方也离不开新干线，只要进行地毯式搜索，或许有可能找得到。这么一想，七尾做出结论：还是留在列车里才是上策。最重要的是，七尾期待只要他人还在新干线上，他的工作就是「进行中」，不会被判定为「失败」。即使峰岸要求说明状况，他们也可以回答「还在新干线里奋斗」。

才刚这么想完，新干线就停在大宫站，车门打开了。

七尾无声无息地下了月台。因为他觉得应该在这里确定一下有没有乘客提着行李箱下车。如果有可疑乘客下车，就有必要追上去。由于车体沿着月台略微弯曲，前方车厢几乎完全看不见，但七尾觉得至少要确定看得到的范围，便东张西望观察着。

他在后方车辆，三车与四车之间看到两个令他在意的男子。一个块头高大，一身黑西装。以男性而言，头发留得有些长。

是蜜柑还是柠檬吗？总之黑发的高个子男背对七尾，正面对着某

是蜜柑还是柠檬吗？总之黑发的高个子男背对七尾，正面对着某人。另一个人似乎是来车站月台迎接的，是个上了年纪的男子，蓝色衬衫很醒目。刘海全往后梳的发型很像外国电影里的老奶奶，七尾觉得很可爱。

没多久，高个子男子折回新干线里。从瞥见一眼的侧脸来看，无法判断那是蜜柑还是柠檬，或是完全无关的人。留在月台的蓝衬衫男子从窗外窥看车厢里。感觉不像单纯来送别的，但也看不出他是来做什么的。可以确定的只有那里是三车。

「你说行李箱的主人在三车对吧？」说明大宫站发生的事之后，七尾问真莉亚。

「是啊，我听到这样的说明。那么蜜柑跟柠檬也在三车？」

「是疑似他们的人。换句话说，他们是行李箱主人的推论大有可能了。」

「还推论咧，说得那么夸张。」

「咦，你说什么？」七尾不是装傻。新干线虽然算是平稳的，但站在车厢外面还是容易失去平衡，而且震动个不停，十分嘈杂。感觉就像存心分散七尾的集中力，妨碍他跟可说是唯一同伴的真莉亚对话似的。「总之，我觉得继续坐在新干线里，找到行李箱的可能性比较大。」他一字一句地说。

「是啊，可能性是很大。也就是说，蜜柑他们把行李箱从你手上抢回去了？」

「我拿了他们的行李箱。而他们又把行李箱从我这里抢回去。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我可不想还有其他第三者搅和在里头，让事情更复杂。」

「你一这么想，几乎都会成真。」

「不要吓我啦。」希望和梦想不会实现，但害怕的事却会化成现实。

「不是在吓你。对你来说，这不是习以为常的事了吗？你受到不幸之神所宠爱啊。不幸的女神。」

七尾忍受着新干线的摇晃，拉大嗓门说：「不幸的女神是美女吗？」

「你想知道答案？

「你想知道答案？」

「不想。」

「可是该怎么办才好？」真莉亚可能也真的没辙了，听得出她拼命在想办法。

「怎么办才好？」

「好了，听仔细了。」真莉亚这么说，但七尾正好因新干线晃动而失去平衡，在寻找立足点，没听到她的声音。「总之你要从蜜柑他们那里抢回行李箱。」

「怎么抢？」

「不知道。不过不管怎样，你都绝对要去抢。你要拿到行李箱。这是大前提。然后这段期间，只能找借口向委托人搪塞了。」

「找什么借口？」

「行李箱拿到了。只是没能在大宫下车。新干线要到仙台才会停，请等到那时候——我会这么说。重要的是已经拿到行李箱这一点。要不着痕迹地强调你有认真办事。只是不幸地没能下车。这样或许会好一点。」

「什么东西好一点？」

「峰岸的怒意。」

有道理，七尾也这么觉得。被吩咐去蔬果店买东西的孩子，比起「买不到菜，不敢回家」，说明「菜买到了，可是路上碰到施工，迟迟回不了家」，感觉比较能够得到信赖。受责骂的程度应该也会不同。

「这么说来，蜜柑他们认得你吗？」真莉亚的声音变得紧张。很明显地，她开始想像七尾和蜜柑等人对决的场面了。

七尾回溯记忆：「我想应该不认得。我们也没在工作中碰过头。有一次他们在某家小吃店时，有人告诉我说那两个人很有名，叫蜜柑跟柠檬，据说是业界最能干的好手。他们俩光看外表就让人觉得很危险，事实上当时也真的闹了事，吓死我了。所以仔细看脸的话，我认得出来。」

「啊，那反过来也有可能啊。」

「反过来？」

「或许也有人偷偷向蜜柑他们介绍过你，那个戴黑框眼镜的年轻

「或许也有人偷偷向蜜柑他们介绍过你。那个戴黑框眼镜的年轻人，就是当今业界最倒霉的业者，之类的。所以或许对方也认得你的脸。」

「怎么可……」说到一半，七尾也把话吞回去。他不敢断定没这种可能。真莉亚或许是察觉了七尾的心情，得意洋洋地说：「就说吧？你的人生就是充满了这种可能性。谁叫你受到倒霉的丑八怪女神眷顾呢。」

「啊，你说她是丑八怪。」

「没时间烦恼了。喏，快去三车吧。」

此时七尾发现真莉亚的电话背景声变得吵闹：「你在外面？」

「啊！」真莉亚大叫。

「怎么了？」

「太吃惊了。怎么会这样？」

「出了什么事？」七尾把电话按到耳朵上。

「讨厌啦，害我完全没劲了。」真莉亚一个人嘟哝抱怨着，叹息个没完。

七尾目瞪口呆，挂断了电话。

18木村

电车里的厕所怎么就是如此令人发毛？木村弯着腰，一边摸着行李箱，一边板着脸。厕所当然仔细清扫过，也不是特别肮脏，却就是会教人感到不快。

木村正在对付摆在前方的行李箱数字锁。转动一格，使劲。一动也不动。下一个，继续摩擦小数字锁。移动一格数字，扳开。想要扳开，但没有动静。

新干线微微晃动着。

待在小房间里，可能是因为压迫感使然，木村觉得自己的精神似乎正被逼迫到极限。

他想起稍早前的自己。他无法戒酒，即使只是一下子，只要没有酒，就厌到不安、焦急、烦躁。可能是被爷爷奶奶交代的，小涉曾将家里的酒全部藏起来，结果木村疯也似地找，如果没找着，连护发水都想拿来灌。唯一还有救的是他不曾对小涉动粗吧。如果自己打了小涉，体内一定会充满后悔的脓，就这样死掉。

木村戒了酒，拼命从酒精中毒的丛林里挣脱出来了，小涉却在医院里昏迷不醒。正确地说，就是因为小涉被搬进医院，木村才能够痛下决心脱离酒精中毒。「为什么我终于正常了，小涉却不在了？这样根本没法重新来过啊！」他会想要这么悲叹也是事实。

车体的晃动断断续续地冲撞木村的身体。

他用手指拨动行李箱的数字锁。使力想要打开。可是打不开。已经从0000试到0261了。虽然才刚开始没多久，但木村已经厌倦这琐碎单调的作业。自己为什么非得为那个王子干这种无聊事不可？屈辱与愤怒让情绪爆发，他踹了马桶三脚。每次发完飙，他就恢复理智想：「现在得先冷静下来才行。」冷静地假装服从王子的指示，等待机会。等待教训那个臭小鬼的机会。

然而他没多久又火大起来，想发飙。就这么不断循环。

王子中间给过一次信号。敲两下门，再敲一下，「咚咚、咚」地响。如果就跟刚才决定好的一样，这表示在找行李箱的黑框眼镜男过来了吗？木村心系外头，但他能够做的只有继续破解数字锁，没有多

来了吗？木村心系外头，但他能够做的只有继续破解数字锁。没有多久，敲门声又响了一下，他知道男子离开了。

转到0500的时候，木村反射性地从「05:00」这个数字排列回想起某天黄昏显示着五点的钟面。

那天在自家客厅里，小涉在看的儿童节目就快结束，木村在小涉旁边横躺着喝酒。这天是星期一，但警卫工作休息，他一整天就这么躺着灌酒。此时家里的门铃响了。木村猜想八成是推销报纸的。平常的话，他都叫小涉去应门。因为与其一个醉醺醺的中年男子去玄关，让虽然是幼儿，但聪明灵敏的少年去应门，来客肯定也比较开心。

然而那个时候却是木村自己去应门了。小涉看电视看得浑然忘我，而且自己也差不多该爬起来了。

玄关另一头站着身穿学生服的少年。

木村想不到国中生上门会有什么事，一瞬间以为是来传教的，丢下一句：「我们不缺。」

「叔叔。」国中生以完全不像初次见面的亲昵，但也不到厚脸皮的态度，而是哭求似的感觉叫道。

「你谁啊？」酒喝得太多，终于看见现实不存在的东西了吗？这是国中生的幻影什么的吗？木村想，这才回忆起来。他见过这个少年。忘了是什么时候，不过是在路上碰到的国中生。弱不禁风的细长体形，白皙的长脸让人联想到瓜子。鼻梁很高，有点弯曲。「你怎么会跑来这里？」木村粗声问道，眉头皱到不能再皱。

「叔叔，救救我。」

「你搞什么啊？」木村嫌麻烦，想要关门，但还是感到在意，走出去外面。他抓起国中生的后衣襟，也就是学生服的高领处，恶狠狠地一拖，把他按倒在地上。一眨眼就被撂倒的瓜子脸少年立刻啼哭起来：「好痛！」可是木村不打算手下留情。

「你怎么会知道我家？你是之前在外面碰到的学生吧？呃……不是国王，叫啥去了？王子吗？惹恼了王子殿下，吓得魂不附体的国中生。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跟踪你。」少年呻吟着，但明确地回答。

「跟踪我？」

「我去补习班的时候，骑脚踏车经过这附近，看到叔叔走在路上

「我去补习班的时候，骑脚踏车经过这附近，看到叔叔走在路上，就跟上来了。所以我知道叔叔的家在这里。」

「怎么不去跟踪性感大姐姐啊？还是怎样？原来你有那种嗜好吗？你偏爱大叔这味是吗？」木村会这么嘲弄，是因为他背地里不安起这个国中生可能会带来某些不祥的、晦暗的坏事。为了隐藏恐惧，木村下意识地开起玩笑。

「不是啦。可是除了叔叔以外，我没有别人可以拜托了。」

「又是王子殿下的事？」木村把气呵在瓜子脸少年脸上。他自己无法判断是不是充满酒臭味，但看少年难受的表情，或许还满臭的。

「会死掉啦。」

「要是酒臭熏得死人，比起香烟，更应该全面禁止喝酒吧。」

「不是说那个啦。阿竹会死掉啦。」

「阿竹是谁啊？又是你同学？」木村受不了地说。「前阵子不是才有谁自杀了吗？你们那是哪门子学校啊？我绝对不会让我孩子进去读。」

「这次不是自杀啦。」瓜子脸少年很激动。

「你们是死是活，我根本无所谓啊。」

木村大可以一脚踢开少年，丢下一句「谁理你」，关上家门。但瓜子脸少年抢着说「不是人，是狗，阿竹是朋康养的狗」，让木村改变了主意。

「啥？什么跟什么？真复杂。」木村说，却涌出了好奇心。他对家里的小涉说「小涉，我出门一下，你乖乖在家看电视」。小涉乖巧地应「好」。「真没办法，就去帮你看一下吧。」

位于住宅区一角的公园，是木村也常去的地方。除了设有游乐设施和沙堆，里面还有一片树林。在镇上算是座宽广奢侈的公园。

前往公园的路上，木村从少年那里听到事情的梗概。

事情的开端，是有个家里开私人诊所的同学说「我家有医疗用电击器」。好像是类似AED〔※自动体外心脏去颤器（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的缩写。〕的器具，主要用来电击因心室颤动而停止跳动的心脏，不过比那还要更强力一些，还是试验机种。

那就和AED一样，使用方法很简单，将两个电极片夹在心脏位置

那就和AED一样，使用方法很简单，将两个电极片夹在心脏位置固定好，仪器就会测量出心电图。如果判断需要进行电击，只要按个钮，就会通电。

「王子听了立刻说：『来试试看它的威力有多大吧。』」瓜子脸少年歪嘴说。

木村也一阵不舒服，挖苦说：「王子殿下就是满脑子净想着这种事的尊贵人物。」接着问：「那结果怎样了？」

「那个医生的儿子说那是全自动的，不会对正常的人运作。」

「这样啊？」

瓜子脸少年板着脸摇头说：「他好像以为这样说，王子就会死心。」

「王子还是想试？」

少年难受地点头。

然后，王子今天叫医生的儿子把电击用的机械拿出来。

「现在正在公园准备要实验是吗？」

「他集合大家……」

「对了，那机器是用在心跳停止的人身上的吧？」

「对。」

「如果用在正常的人身上会怎样？」

少年的脸垮了：「我偷偷问过医生的儿子，他说：『我问我爸，我爸说可能会死掉。』」

「这样啊。」

「AED是全自动的，所以不会出那种意外，可是那是试验机种，而且又很强力……」

木村「嗯」了一声，吐了吐舌头：「所以王子殿下打算拿那条叫阿竹的狗当实验品？原来如此。就算是王子殿下，也没胆一下子就拿活人来试验吗？」

瓜子脸少年摇摇头。那与其说是否定，更像是失望，是为了木村的想像没超出王子预期的失望，是这个人或许赢不了王子的失望。

「不是的，王子一开始打算拿朋友来试

「不是的。王子一开始打算拿朋康来试。」

「你那个朋康同学犯了什么错吗？」可以猜到八成如此。木村回想起自己以前接触过的危险集团。集团领导人在对同伴施暴的时候，通常都是为了收杀鸡儆猴之效。那样更能够约束集团、散播恐惧，也就是可以获得让同伴顺从的效果。如果是被同学如此恐惧的王子，应该会做出一样的事来。他会以电击做为惩罚，让周遭重新认识到他的可怕。

「朋康有点迟钝。笨手笨脚的。上次也是，在书店偷漫画时，他跑得太慢，差点被抓。」少年说明，朋康被店员逮到，多亏其他同伴从背后踹倒那个店员，才让他脱困。「可是那个店员被踹倒后，大家还一直踢，把店员都踢昏了，弄得差点不可收拾。」

「偷个东西罢了，何必那么拼命啊？」

「这种事发生过好几次，可是朋康也有一点爱臭屁。」

「既迟钝又臭屁，难怪会惹王子不高兴。朋康同学是那种会宣扬『我老爸是律师，很了不起哦』的人吧。」木村只是碰巧想到，所以拿律师当例子，但直觉有时候似乎会猜中，瓜子脸少年难掩惊讶地说：「没错，那家伙的老爸就是律师。」

「可是律师也没什么好怕的啊。王子本来就不甩法律规范吧？」

「可是朋康他爸好像也认识一些可怕的人，所以才敢那么嚣张。」

「哦，那一定会被讨厌嘛。光臭屁就够烦的了，更教人抓狂的是拿来炫耀的还是朋友的事迹。嗳，那种人还是吃点苦头好。」木村虽然是半开玩笑地说，却也有一半是认真的。

「朋康被选去做那个医疗电击器的实验，朋康当然不愿意。他在公园哭着下跪，嚷嚷着求王子饶了他。」

「那王子殿下怎么了？」

「王子说，那好，我就放过你，不过你要把你的狗带来。是朋康家养的阿竹。我从小学就认识朋康，他从以前就超疼那只狗的。」

哼，木村嗤之以鼻，他明白王子在想什么了。医疗器具的实验已是次要的了吧。他想要看到朋康为了保身，把疼爱的狗交出来献祭。他想要借由这样做，恶狠狠地蹂躏朋康的心吧。木村了若指掌。虽然了若指掌，却也禁不住动摇：王子真会做到那种地步？「王子殿下真不赖呢，性格恶劣成那样，反倒简单明了。」

「叔叔，王子没有那么容易懂的

「叔叔，王子没有那么容易懂的。」

瓜子脸少年这么说的时候，两人走到公园附近了。

「叔叔，我不能一起去，我差不多要走了。要是被他们以为是我告的状，我就死定了。」

太自私了吧，真没胆——木村没心情这么嘲笑。实际上这个少年也真的拼上了命。如果他背叛同伴的事曝光，不晓得会有什么遭遇。至少可以确定他绝对会被抓去当成医疗仪器的实验品吧。

木村挥手说：「那你快回去吧。我会装成是偶然经过。」

少年像个害怕的幼儿般用力点头，就要离开。「啊，等一下。」木村叫住他。少年回头，木村左拳挥了上去。他瞄准脸颊，恶狠狠地揍过去。少年的脸猛烈一晃。他的眼睛睁得老大，手掌撑到地面。

「你也干了不少坏事吧？这算是一点小惩罚。让我揍一下也不为过吧。」木村啐道。「可是为什么是我？干嘛跑来向我求救？就没有其他大人了吗？」竟然向一个嗜酒成性、还有孩子的男人求援，显然挑错对象了。

「没有别人了。」少年一次又一次抚摸挨打的下巴，确定有没有沾到血。他也没有生气的样子，甚至有种一记拳头就了事，算他捡到的感觉。「没有人能阻止王子了。」

「去报警啊。」

「警察……」少年欲言又止。「不行的。警察才没用。警察那种地方，不是需要更多证据才肯行动吗？警察只会抓些一看就知道的坏蛋。」

「什么叫一看就知道的坏蛋？」木村说，但也能够理解。对于偷窃、暴力罪犯，法律可以发挥机能。因为只要套上法条，给予罚则就行了。然而碰到并非如此、更要暧昧模糊的恶意，就没那么容易了。法律没有效力。「嗳，王子殿下是在自己的王国城堡里头，制定法律、修改法律的人嘛。」

「就是啊。」少年摸着下巴，渐渐远去。「叔叔感觉跟那种城堡里头的规矩没有关系，不是吗？」

「因为我是个酒鬼吗？」

少年没有回答，消失了。木村还是怀疑那是酒精让他看见的幻觉。

跳进公园——直线前进，木村自己这么认为，但实际上是不是真的

踏进公园，一直线前进。木村自己这么认为，但实际上是不是真的笔直行走，他无法判断。他仿佛听见父母亲在悲叹「你本来就没办法笔直走在人生大道上」。他在手上呵气，闻闻味道，但还是判断不出来。

往里面前进，进入树木林立的阴暗场所途中，里面传来分不出是人声还是其他声响、有如精绅面黑暗嘈杂声的气息。

平缓的下坡，可说是树林底部的那个地方堆积着树木的落叶。一团黑影众在那里。穿着国中生制服的一伙人，看起来像是正在举行某种仪式的可疑集团。

木村先躲在树木后面。鞋底踏到叶子，发出薄纸磨擦般的声响。或许距离还远，对方似乎没有发现。

木村探出头，再次望向国中生集团观察。醉意全消了。近十名学生服少年正在捆绑一只狗。一开始木村看不出是把狗绑在什么东西上面，但马上就知道是另一个国中生了。大概是饲主朋康吧。他们把杂种狗用抱住朋康的姿势叠在一起，再拿胶带层层缠住。「没事的，阿竹，没事的。」朋康安抚的声音传来。为了消弭爱犬的不安，他正拼命地呼唤吧。连木村都被他的努力感动了。

木村再次躲到树木后面。其他包围狗和朋康的国中生默默无语。充满兴奋与紧张。狗没有吠叫，这让木村感到不可思议，他再次探头窥看。狗的嘴巴被一大片像是布的东西盖住，紧紧包住了。

「喂，快点贴啦。」一名国中生说。好像正在贴上医疗仪器的贴片。

「贴上去了啦。这个贴这边就行了吧？」

「可是这个真的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你那什么口气，是在说我撒谎吗？你才是，刚才揍朋康的时候，你还跟他说对不起。你很不甘愿是吧？我要跟王子说哦。」

「我才没说！你少瞎掰了！」

病入膏肓了，王子殿下的支配力真是太强大了——木村不禁咋舌。以恐怖领导集团时，愈是顺和，构成集团的末端成员就愈无法信任彼此。对暴君的愤怒和抗拒不会在同伴之间共享，化成反抗的火种。末端成员只会希望自己能够免于责骂、免于受罚，因而相互监视。木村

拿枪从事非法工作时，经常听到一个叫寺原的人，那个寺原的团体，社员之间好像就是彼此猜忌，疑神疑鬼。只希望自己不会犯错、祈祷寺原的注意力能转向其他社员，换句话说，同伴之间随时都在寻找献祭品。

这状况不就跟那一样吗？

木村的脸扭曲了。在落叶上鬼鬼祟祟、拿医疗仪器进行危险实验的少年们肯定没有其他心力去享受恶作剧，也没有丝毫沉浸在刺激的亢奋感。有的只有恐惧。他们为了自保，正要执行危险的任务。

木村望向脚下，这才发现自己穿的是拖鞋。尽管他可以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公园会出现什么发展，但他的准备显然不足。脱掉拖鞋吗？不，光脚行动会有限制。回去拿枪吗？那样或许比较省事，可是好麻烦——正当木村左思右想时，被绑住的朋康大叫起来：「对不起，对不起！还是不行啦！我不要阿竹死掉啦！」扩展在整片树林的各种树叶好似吸收了他的声音，但仍确实传进木村耳里了。那种悲痛的叫声不仅无法牵制团体的行动，反而会成为催化剂。因为牺牲者的惨叫只会刺激嗜虐心。

木村从树木后面走出来，慢慢地踏过平缓下降的地面，走近集团。

「啊，大叔。」一名国中生马上就发现了。虽然没印象，不过八成就跟把木村带到公园来的瓜子脸少年一样，是在路上碰过的少年之一吧。

木村踩着拖鞋走过落叶，慢慢地踱步过去。「喂喂喂，怎么可以欺负小狗呢？放过阿竹吧。」木村扫视集团说。地面摆着疑似医疗仪器的东西，从上面延伸出来的贴片黏在狗身上。「可怜的阿竹，竟然碰到这种事。真令人同情。可是既然有我这醉鬼大叔来了，你就没事了。」

木村趁菩周围的少年还愣在原处时，走到狗旁边，撕掉贴片。他把缠住朋康和狗的胶布也一并撕掉了。胶布非常黏，撕下不少毛，狗挣扎着。可是总算是解开了。

「喂，不妙啦。」背后响起声音。「快阻止这个大叔啊。」

「少年啊，尽量烦恼吧。我正在妨碍你们的任务，不快点想法子，王子殿下就要生气喽。」木村打趣说。「倒是王子人呢？」他边扯断胶布边说。

「叔叔，你怎么能那么狂傲呢？」此时传来一道格外清澈、沉稳的

「叔叔，你怎么能那么狂傲呢？」此时传来一道格外清澈、沉稳的声音。

木村抬头。不远处是王子近乎刺眼的笑容。石头砸了上来。

「喀嚓」，行李箱打开了，木村停止回想。数字锁来到了0600。王子殿下果然幸运吗？想想试遍全部的四位数字要多久，还真快就找到正确答案了。木村把关上的行李箱暂时摆到马桶上面，再重新打开。

里面整整齐齐地放满了一万圆钞票。木村没有特别的感慨。不是新钞，而是用过的旧钞，也有相当的厚度，但也不到足以让人惊吓的金额。木村以前运过比这多上好几倍的钜款。

木村正要先关上盖子，此时发现盖子内侧夹着几张卡片。抽出来一看，是银行金融卡。总共有五种，每一张银行都不同。卡片的表面都以疑似油性笔的字迹写着四位数字。

意思是用这些卡片，随便爱提多少钱都行吗？除了如山的纸钞，还附赠提款卡，真海派的大礼。最近的非法交易流行这种手法吗？

木村忽然动念，从一叠纸钞里抽出一张。「反正少一张也不会怎样吧。」他说完，将纸钞撕个粉碎。只是单纯地因为他一直想要这么做做看。木村阖上行李箱盖，拿开箱子，把撕破的纸钞扔进马桶里。

手在感应器前一晃，马桶便哗啦啦地冲水。离开厕所。木村下意识地期待眼前的王子会称赞他：「干得好。」

19水果

「好了，小蜜柑，现在该怎么办？」被窗边的尸体和走道的蜜柑夹在中间，柠檬感到拘束，他说：「跟我换一下位子啦。我讨厌坐中间。」

「你是什么意思？」蜜柑以僵直的眼神问。他好像不打算让开。

「什么叫什么意思？」

「柠檬，你知道月台有峰岸派来的人吧？」

「当然知道啊。少瞧不起我了。所以我才挥手不是吗？」

「你干嘛挥那家伙的手？」蜜柑拼命压抑烦躁，指着在窗边闭着眼睛的峰岸大少。蜜柑尽管激动万分，却因为介意周围而小声说话，这让柠檬觉得好笑极了。「你那说话的样子很像电视那个耶，恶整明星机密报告的起床大突击单元。就你那窸窸窣窣的口气。」柠檬说完，想起以前听说的事。「说到起床，你听说过一个起床气很重的杀手吗？」

蜜柑好像不打算陪柠檬要嘴皮子，但还是简短地应道「听过」。

「他要是在睡觉的时候被吵起来，就会气到射杀对方呢。而且连看到别人被叫醒也会生气，实在有够恶质的。」

「就连同伴叫醒他也会生气对吧？所以不用多久，跟那家伙共事的人联络时都避免直接见面。我是这么听说的。都是在车站留言板上写下指示。」

「他是冴羽獠〔※北条司的漫画《城市猎人》的主角。只要在新宿车站的留言版写下XYZ，私家侦探冴羽獠便会主动联络。〕喔？」柠檬想起很久以前看的漫画。他猜反正蜜柑一定不知道，不出所料，蜜柑问「那是谁？」「以前的杀手啦。可是啊，留言板实在太古老了。」

「干这一行最麻烦的就是确立联络方式。要想出不留下证据，但能确实把情报传给对方的方法，真是超麻烦的。而且方法愈是讲究，就愈容易出错。」

「是吗？

「是吗？」

「比方说，刚才不是说可以用大楼的电子告示板联络吗？就算这么决定好了，也得先把同伴送进讯息的发讯处，要不然就得收买发讯处的负责人。」

「反过来说，只要确保发讯处的人，怎么样都有办法不是吗？」

「那样大费周章，没有意义。」

「可是啊，那个起床气很重的杀手很厉害对吧？我可是听说了，人家都说他强得要命，是传说中的业者。」

「传说这玩意儿，是自己说了算。根本就没有那种业者。就算是传说，也是都市传说那类的吧。要不然就是那些家伙想联络手段想得太认真，到梦里头相互传讯去了吧。所以现在也依然沉睡不醒。」说着说着，蜜柑的声音自然而然变大了。

「就算你睡着，我也不会把你给叫起来。我很好心吧？」

「因为你总是睡得比我多。」

「我说，为了让别人不把这家伙当成尸体，是不是让人看看他在动的样子比较好？」

「要是有人明明睡着了，却会向人挥手，那家伙不是人偶，就是有人在摇死人的手。」

「罗嗦啦。应该有一定的效果才对。」柠檬开始抖脚。「刚才那个头发全往后梳的家伙，现在一定正在向峰岸报告。四个字：『没有异状』。」

「他肯定是在报告没错。『峰岸先生的公子样子不太对劲。我想八成出了什么相当严重的差错。』」

「你那不晓得有几个字。」

「问题不在字数。」

柠檬看着正经回答的蜜柑侧脸，纳闷这家伙为何老是绷得这么紧？「嗳，算了。那蜜柑，你怎么看现在这个状况？」

蜜柑望向手表：「如果我是峰岸，就会派部下到下个停车站仙台。派一群全副武装的危险家伙去。然后堵在月台，不让车上的哥俩好给溜了。如果哥俩好继续留在列车里，就杀进去。幸好这辆新干线空位很多。现在他们一定正在把指定席全部搜刮一空吧。」

「被盯上的哥俩好真衰呢。」

「不晓得是哪里的倒霉鬼呢。」

「这么说的话，一到仙台，就会有一大群臭男人冲上新干线来吗?那太讨厌了。」柠檬想像整辆列车塞满全副武装的胡子佬的场面，禁不住浑身哆嗦。「峰岸的部下里就没有年轻女人吗？可不可以叫她们穿泳装上车啊？」

「不管是男是女，都一样拿着枪吧。当你『啊，比基尼』地耍猪哥的时候，人家搞不好已经开枪了。」

车厢的门打开了。行进方向——四车方向有一名男乘客往这边过来了。是个年轻男子。

「柠檬老师。」蜜柑说，柠檬有些警觉起来。

「干嘛，蜜柑同学？」

「要不要听听我的笑话？」

一才不要。像你这种死板的家伙说什么』这很好笑哦』的时候，九成九都让人笑不出来。」

蜜柑不理会，说：「前阵子我在我家附近碰到朋友。」柠檬瞬间就明白蜜柑的意思了。柠檬留意不让自己的脸上浮现笑意，说：「我也认识。」

「这样啊。」

对话停止了。

新干线外面的景色陆续通过。看着高尔夫球练习场和公寓向后方流去，柠檬又想起了汤玛士小火车。「欸，汤玛士小火车的故事里，多多铁路公司的胖总管汉特先生会对汤玛士和培西这些小火车说：『你真是个有用的小火车。』汉特先生都会这么说。」

「那个汉特先生是谁啊？」

「就胖总管啊。要说几次你才记得住？『汉特先生是多多铁路公司的总管，总是戴着一顶黑色的高礼帽。他会夸奖勤劳的小火车，责骂做坏事的小火车。小火车都很尊敬他。』就类似多多铁路公司的社长。很赞吧？」

「什么东西赞？」

「就『你真是个有用的小火车』这句话啊。听到有人称赞自己有

「就『你真是个有用的小火车』这句话啊。听到有人称赞自己有用，很让人高兴呢。我也想要有人称赞我说：你真是个有用的小火车呀。」

「那就好好派上用场啊。听好了，今天的我们距离有用的小火车远得很。」

「我们又不是小火车。」

「是你先提起小火车的！」蜜柑粗声说。

「蜜柑，你把我刚才给你的贴纸拿出来看看。」

「早就还给你了。」

「啊，对。」柠檬从口袋取出折起来的贴纸簿。「你知道哪一个是培西吗？」

「不知道。」

「你跟我一起干了几年了？应该已经够久了。你差不多也该记住汤玛士朋友的名字了吧。」

「那你读了我推荐给你的《禁色》了吗？读了《群魔》了吗？〔※《禁色》是三岛由纪夫的作品，《群魔》（Бесы）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

「才不要咧。你推荐的都只有字。」

「你推荐的都只有蒸气火车。」

「也有柴油火车啊。嗳，算了。那不重要，我刚才灵光一闪了。」

「灵光一闪什么？」

「想到好点子。」

「像你这么随便的家伙，说起什么『我想到好点子』的时候，九成九都不是什么好点子，不过我就姑且听之吧。」

「你真是的。听仔细喽，你说要找到杀害这个峰岸大少的凶手，或是找到不见的行李箱。因为峰岸会生气。」

「没错。然后我们两边都没找着。」

「不过你的方针错了。不，是没有错，但不是什么好法子。可是啊，别灰心，每个人都有失败的时候。」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解决方法吗？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解决方法吗？」

「有。」柠檬压抑住就要笑开的嘴角。

密柑微微瞪眼：「喂，小心别被邻居听到了。」

「我知道。」柠檬回答。「就是那句话，『凶手不是找到的，是制造的』，你知道这句名言是谁说的吗？」

「八成又是你喜欢的汤玛士小火车里的角色说的吧？」

「我怎么可能每句话都跟汤玛士有关系？是我，那是我的名言。『凶手不是找到的，是制造的』。」

「什么意思？」

「只要在这辆新干线里随便找个家伙，把他当成凶手就行了。」

蜜柑的表情出现了变化。柠檬心想一定自己的妙计吓到他了，高兴起来。

「这点子不坏。」蜜柑低声说。

「就是吧？」

「虽然不晓得峰岸会不会信。」

「是啊。可是总比啥都不做要来得强吧。我跟你，不，你跟我坏了事。咱们坐视大少被杀，又搞丢了行李箱。一定会惹峰岸生气吧。可是如果解决了凶手，那还像话些。」

「行李箱要怎么解释？」

「我想想，就说凶手不晓得把行李箱丢哪儿去好了。总之，虽然我不觉得这样就可以解决一切，不过准备一个代罪羔羊，把错全推到他身上，喏，怎么说……」

「或许可以分散峰岸的怒气。」

「没错，我就是这意思。」

「要找谁？」蜜柑接受自己的提议，就要着手实行，这让柠檬感到满足，同时却也懒得动了，他忍不住脱口而出：「咦？真的要干哦？」

「点子可是你提的耶？喂，柠檬，你要是老在那里胡言乱语，我也是有脾气的。听好了，我喜欢的小说里有这样一段：『我轻蔑那个

人。因为脚下的大地都崩裂了，巨石就要从头顶砸下来，他却在那儿龇牙裂嘴。因为他在确定脸上的妆。我的轻蔑化成暴风蹂躏这里，他……』」

「知道了、知道了，」柠檬左右挥手。「不要生气啦。」

蜜柑生起气来有多可怕，柠檬非常清楚。蜜柑平常老是读些艰涩的书，只使用最低限度必要的暴力，看起来很淡然，可是他一旦生起气来，却分外冷酷无情，完全无法收拾。尤其从表情看不出他究竟是不是在生气，更是棘手。没有前兆或预警，就像火山突然爆发那样恐怖。但柠檬知道，要是蜜柑开始引用起小说或电影内容，就得当心了。不晓得是不是脑袋里的记忆盒子被激动给打翻了，蜜柑会开始滔滔不绝地念起中意的小说文章。这不折不扣就是他生气的前兆。

「知道了，我们严肃讨论。」柠檬轻轻举起双手。「我找到一个最适合抓来当代罪羔羊的家伙了。」

「谁？」

「你也发现了吧？那家伙似乎也知道峰岸。」

「是我认识的那家伙吗？住在附近的……」

「对，住在附近的，我们认识的家伙。」

「原来如此，好主意。」蜜柑说道，站起来。「我去一下厕所。」

「喂，什么意思？」

「趁现在先小便去。」

「万一在那之前机会来了怎么办？如果有机会跟邻居聊天的话。如果等不到你回来怎么办？」

「交给你。你一个人也没问题吧？我想大概会比两个人一起下手更安静地结束。」

柠檬觉得自己受到信赖，有点高兴。「是啊。」

「别给别人添麻烦喽。」

柠檬目送蜜柑往车厢外走去。他把脸凑近旁边的峰岸大少尸体，用手夹住他的头，操纵人偶似地上下摇头：「柠檬，你真是个有用的小火车呀。」他模仿腹语术说。

20瓢虫

没时间烦恼了——真莉亚这么说。然而七尾烦恼不已。他边烦恼边前往三车。

他想着蜜柑和柠檬的事，胃立刻就痛了。危险的工作他习惯了，但他也非常清楚优秀的业者有多棘手。

三车车门打开的瞬间，七尾就下定决心了。他们就在里面吧。必须佯装自然才行。我是去厕所回来的三车乘客，一点都不可疑——他这么告诉自己。应该装成这样走进去。车厢里头空位不少。很适合泰然自若地随便找个位置坐下，但不适合隐身在人群之中。七尾抬头，装做若无其事地扫视座位。有了。对面左边的三人座座位中央一带，坐着三名男子。靠窗座的男子靠在窗上，睡得像个死人般，但旁边的两人是醒的。靠走道的男子一脸严肃，像是在质问坐中间的男子。两人身材都差不多。头发稍长，消瘦，挺拔得连折起来的腿都嫌多余。

七尾不晓得哪个是蜜柑，哪个是柠檬。

决定在他们附近坐下，是出于一瞬间的判断。他们三人的座位后方正巧空着。再后面也空着。为了确保安全，应该离得更远些，但想要尽快掌握状况，还是尽量坐近点好。一方面也因为真莉亚威胁，连续出错也让他动摇。七尾的脑中瞬间浮现一个足球员为了挽回自己的失误造成的失分，正在尝试平常绝对不会冒险的突破性挑战。为了弥补失误，他做出风险十足的动作。这种情况，从没见过有哪个失误的选手扳回一城的例子。空转只会留下空转的结果。然而犯了错的选手却不得不放手一搏。

七尾在他们后方一排的位置坐下。进入车厢时，一瞬间和他对望的不晓得是蜜柑还是柠檬，但看起来并没有发现七尾的身分，这也推了他一把。很好，他们不认得我，七尾放心了。出于自己的经验，他也判断人们对于座位后方是毫无防备的。

七尾屏住呼吸，小心不引人注意，从前面的椅背抽出网子里的小册子打开。是类似邮购的目录，上面刊登了各种商品。七尾翻着，竖耳聆听前面两人的对话。

他稍微前屈，虽然不到全部，但还是听到了对话。

坐在中央的男子提到汤玛士如何，火火车怎么样，根据真莉亚的说

坐在中央的男子提到汤玛士如何、小火车怎么样。根据真莉亚的说法，喜欢汤玛士小火车的应该是柠檬。那么从后面看去左侧的男子就是爱好文学的蜜柑了。

七尾留神不引起怀疑，翻开陈列着皮包照片的纸页。他心想要是上面刊登着「峰岸的行李箱」这样商品，他一定会二话不说立刻买下来。

「听仔细喽，你说要找到杀害这个峰岸大少的凶手，或是找到不见的行李箱。因为峰岸会生气。」

柠檬的声音传来，七尾差点浑身一抖。行李箱也不在他们手里。他发现这件事了。「峰岸」这两个字也让他差点做出反应。他们不是说峰岸，峰岸大少指的是谁？如果照字面看，那是指蜂岸的儿子。峰岸有儿子吗？真莉亚有提过吗？想不起来。而且柠檬还说「杀害峰岸大少的凶手」。峰岸的儿子被杀了。几乎让他背脊发凉。究竟是谁？谁敢干出那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七尾想起以前居酒屋的老板在他和其他人面前说过「世上有两种人」。那种说法实在太陈腔烂调，七尾禁不住苦笑，但还是礼貌性地反问：「哪两种人？」

老板说了：「不认识峰岸的人，还有害怕峰岸的人。」

周围的反应不太好。

老板察觉这一点，接着说：「还有峰岸本人。」

「那不是三种了吗？」众人嘘声连连。

这段对话让七尾笑了，却也加深了他的想法：峰岸果然可怕，最好还是对他己i惮三分，不要扯上关系才是上策。

「凶手……」他听到柠檬指着蜜柑神气活现地说了。接下来的话有点没听清楚，但他听到最后是说「是制造的」。

没多久，靠走道的男子，蜜柑静静地站起来，把七尾吓了一跳。他把脸转向车窗，全身紧绷。「我去一下厕所。」蜜柑说。蜜柑好像要去厕所所在的前方，靠四车的车厢外。

柠檬叫住他：「喂，什么意思？」

「趁现在先小便去。」蜜柑答。

「万一在那之前机会来了怎么办？如果有机会跟邻居聊天的话。如果等不到你回来怎么办？」

「交给你。你一个人也没问题吧？我想大概会比两个人一起下手更安静地结束。」「别给别人添麻烦喽。」蜜柑留下这段话，转身离开三车了。

顿时，车厢里落入寂静。七尾这么感觉。当然，车体在摇晃，窗外流过的景色也喀噎作响，但蜜柑与柠檬对话停止的瞬间，车厢里就变得一片寂静，陷入仿佛时间停止的错觉。

七尾翻着册子，眼睛追着文字，却看不进去。他的视线在文章上扫着，「现在的话，」他想。「现在的话，只有柠檬一个人。如果要接触，机会就只有现在了。」他拼命思考。

「接触他做什么？」另一个自己反驳说。「我得找到行李箱才行，他们又没有行李箱，跟他们谈也没意义。」

「可是也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了啊。」

「我要依靠他们吗？」

「或许可以反过来利用峰岸，跟他们谈判。俗话不是说吗？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虽然还没有掌握全貌，但蜜柑他们一定也是在为峰岸运送行李箱。而七尾被峰岸委托抢夺蜜柑他们的行李箱。换句话说，这等于是峰岸一方面委托蜜柑和柠檬，却又同时委托七尾抢夺行李箱。可以想见当中一定有玄机。所以如果想他们坦白「其实我也是被峰岸委托的」，对方固然会惊讶、警戒，但也有可能对七尾萌生某种同伴意识。在「找到行李箱」这部分，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如果暂时放下一开始七尾抢走行李箱的事实，双方也是有可能合作的。比方说，也有一些夫妇原谅对方仅只一次的外遇，白头偕老，就类似那样，他们今后也可以结为盟邦。七尾想要这样提议。

他随手翻了翻小册子，阖起来，塞进前方椅背的网子里。册子很难插进去，费了一点工夫，不过总算塞好的时候，七尾也拿定主意。如果出其不意地先发制人，或许可以封住柠檬的行动。然后再说明自己的状况。好，七尾直起身，站起来。

「嗨。」柠檬的脸就在眼前。

七尾一时间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那的确是他知道的脸。

「嗨，你好吗？」对方像老朋友似地打招呼说，柠檬就在七尾的座

「嗨，你好吗？」对方像老朋友似地打招呼说。柠檬就在七尾的座位旁，堵住走道般地站着。

在解开浮现脑袋的问号之前，身体先行动了。先是伏下头去。七尾感觉柠檬的拳头挥过头顶。只差一步，那记钩拳就砸在脑门上了。

七尾立刻抬头，抓住柠檬的右手，使劲全力扭转。他要从背后压制住柠檬。七尾尽量把动作压到最小，不让其他乘客发现。他想避免在这里把事情闹大。万一惊动警察还是上了新闻，峰岸也会提前发现他失败了。现在他还需要时间。

幸而柠檬似乎也想避免引人注目。他只做出最低限度的必要动作。

柠檬阵阵痉挛似地抖动右手。七尾抓住他的手松开了。

七尾明白只要一点空档就会要了命。可是他无论如何就是会介意周围，东张西望。大部分的乘客不是在睡觉就是在看手机或杂志。但是他看见车厢后方有一个幼儿站在座位上，正兴致勃勃地盯着他们。不妙。他用手肘撞柠檬的胸口。目的不是为了伤害，而是让他失去平衡。趁着对方闪避时，七尾滑动身体，坐回自己刚才坐的窗边座位。一直站着，迟早会引起注意。

柠檬也在座椅坐下。隔着中央座位，两人动起手来。前座椅背微微向后仰倒颇为碍事，却也无计可施。

坐着与人对干，这还是七尾头一遭。

摆动上身，挥出拳头。对方的拳头则后仰闪过，或是用手臂格挡。对方也差不多。柠檬朝七尾的侧腰打来，由下刨挖似地使出凶狠的重击。七尾看准时机，利用了靠肘。他用左手迅速扳下原本收起来的靠肘。柠檬的右臂撞到靠肘，打出「咚」的钝重声响。柠檬咂嘴。七尾才刚暗叫快哉，不知不觉间柠檬的左手已经冒出刀子。那把体积虽小，却发出凌利光芒的小刀狠狠划过半空中。七尾抽出前座椅背的小册子，用双手翻开接住刀子。刀子刺穿印刷在纸上的田园风景照。七尾立刻想要用纸裹住刀子，但对方早一步抽回去。

幸亏不是枪。不知道是顾忌枪声，还是认为近距离格斗小刀比较有利，又或者是根本没有枪？总而言之，柠檬没有拔枪出来。

对方再一次拿刀刺过来。七尾打算像刚才那样拿小册子挡，却无法如愿行动。刀子刺进了左臂。一阵剧痛划过。七尾飞快地瞥了伤口一眼。伤口不深。再看柠檬。七尾飞手一挥，成功揪住柠檬的左手腕。他把柠檬的手扯过来，另一只手全力敲下靠肘去砸。刀子掉出柠檬的手，滚进座位底下。哐啷声响起。七尾继续进攻。他使出

手，滚进座位底下。呻吟声响起。七尾继续进攻。他伸出两根右指，瞄准柠檬的双眼。没有余裕斟酌力道了，他打算戳破对方的眼球，却在千钧一发之际被柠檬闪过。手指戳到眼皮旁边。柠檬整张脸皱了起来。七尾准备再一次瞄准眼球的时候，柠檬的手伸向了身侧。七尾知道柠檬的手摸到了什么，但眼皮眨了一下再睁开时，枪已经亮出来了。枪架在左大腿处，底下的地方。

「其实我不想用的，可是太麻烦了。」柠檬悄声说。

「开枪会引起慌乱。」

「没办法。这是紧急手段。蜜柑听过我解释，也会接受的。更何况，干架本来就不可能不给其他人惹麻烦。」

「你知道我？」

「你紧张兮兮地走进车厢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啊，发现可爱的小羔羊了。』」

「羔羊？什么羔羊？」

「你是那个吧？在真莉亚那里工作的家伙。」

「你连真莉亚都知道？」七尾说，交互看着柠檬的脸和腰上的枪。他什么时候会开枪都不奇怪。

「同业嘛。麦当劳很清楚摩斯汉堡。国际牌对索尼了若指掌。就跟那一样。这业界就够小的了，什么都接的业者又没几个。我也从仲介大叔那里听说过你。」

「那个『我有好消息跟坏消息』的大叔？」

「对对对。不过那家伙有的几乎都是坏消息。可是真莉亚的名字我常听到。我也听说真莉亚这几年都在当眼镜同学的经理。」

「眼镜同学的风评如何？」七尾注意维持集中力，尽可能装出老神在在的样子。

「不差。用汤玛士的朋友来比喻，大概是麦陶级的吧。」

「那是角色的名字吗？」

「是啊。麦陶很棒的。」柠檬说完后，接着说：「麦陶有十个车轮，是非常大的小火车。麦陶总是冷静沉着，喜欢安静的地方。可是麦陶觉得在调车场跟朋友聊天也很开心。」

「什么？

「什么？」

「麦陶的介绍文。」

突如其来的朗读让七尾困惑，他心想「喜欢安静的地方」这一点倒是跟自己一样，露出苦笑。他期望平静的时光，然而却落得这步田地——他禁不住自嘲。

「我看过眼镜同学的照片。没想到你会在这种地方满不在乎地靠上来，是巧合吗？」

「感觉像巧合，也不橡巧合。」

「啊，我知道了，行李箱就是你拿走的吧？」柠檬好像恍然大悟。「这下正好，也没必要诬赖你了。小偷根本就是你嘛。」

「听我说。你们也是被峰岸委托搬运行李箱的，对吧？」

「噢，果然，你也跟这件事有关。你知道行李箱。」

「我也是峰岸委托的。峰岸委托我抢走行李箱。」

「什么意思？」

「峰岸瞒着你们雇了我，虽然我不知道理由。」

「真的吗？」

柠檬说这话应该没有特别的根据，然而这句「真的吗？」却让七尾有些动摇。他并非完全确定这真的是峰岸的委托。

「为什么峰岸要叫你抢行李箱？我们可是预定要把行李箱送到峰岸那里去。」

「很奇怪对吧？」七尾想要强调其中的蹊跷。

「听好了，比方说，汤玛士小火车里，会请其他小火车搬运货车上的东西时，只有两种理由。不是汤玛士故障不能动了，就是汤玛士不受信任了。」

「你们故障了吗？没有吧？所以不是第一个理由。」

柠檬砸嘴：「那就是峰岸不信任我们吗？」

他举起的枪口突然变得紧张。柠檬显然很不愉快，他的不愉快似乎会让他扣在扳机上的手指使力。「喂，你最好快点把行李箱还回来。行李箱在哪里？听好了，我会在这里开枪射你。只要翻遍痛得满地打

滚的你的衣服，就可以找到你的车票，然后去到你的座位，就可以找

滚的你的衣服，就可以找到你的车票。然后去到你的座位，就可以找到行李箱。对吧？与其那样，你最好还是在我开枪之前自己把行李箱交出来。」

「不是的。我也在找行李箱。行李箱也不在我的座位。」

「好，我要开枪了。」

「真的！如果行李箱在我手里，我就不会特地跑来这节车厢了。我本以为行李箱在你们手里，所以才冒着危险过来。没想到真的碰上危险了。」七尾说，内心要自己冷静下来。害怕与激动只会让对方占上风。自己的不幸、倒霉虽然到现在都还习惯不了，但枪口他已经看惯了。不值得为此慌了手脚。

柠檬显然不相信七尾的话，但他还是在寻思：「那是谁把行李箱拿走了？」

「要是知道，我就不必麻烦了。不过简单地想，应该还有另一个人，或另一组人马。」

「另一组人马？」

「除了我跟你们以外，还有其他人想要行李箱，行李箱现在就在那人手里。」

「那也跟峰岸有关吗？峰岸在想什么？」

「我说过好几次了，我也搞不清楚状况。我也一样笨啊。」比别人厉害的，只有足球技巧跟危险差事。

「你明明戴着眼镜，却很笨吗？」

「没有戴眼镜的小火车吗？」

「有个叫韦弗的。他是戴眼镜的蒸气小火车，就算别人说他坏话也不生气，是个好家伙。不过，嗳，脑袋或许不太灵光。」

「峰岸或许根本就不相信业者。像是我跟你们。」七尾把想到的就这么说出来。他也期待只要自己继续说下去，柠檬就不会开枪。「所以连送个行李箱，也打算要透过好几个业者。」

「他干嘛这么费事？」

「我小时候曾被附近一个大叔拜托买东西。」

「你在说什么？」

「他说，如果我照着他的吩咐去车站买杂志回来，他就给我跑腿

「他说，如果我照着他的吩咐去车站买杂志回来，他就给我跑腿费。我卯足了劲帮他跑腿，结果那个人满不在乎地说：『买来的杂志都折到了嘛，这样不能给你跑腿费了。』」

「什么意思？」

「狡猾的大人会在一开始就先准备好借口，省得付钱。所以峰岸也可以对你们说：『行李箱呢？你们搞砸了，我饶不了你们。』」

「他为了这个目的，所以派你来抢行李箱？」

「只是打比方而已。」七尾说完后，也觉得：原来如此，搞不好真是这样。也就是说，峰岸会不会是吝于支付全额报酬给受雇业者，不想对他们说「干得好」，才故意制造出让业者不得不感到亏欠的状况。

「饶不了？所谓的饶不了是指？」

「不付你们钱，或是对你们开枪之类的。『麻烦差事就交给别人吧』、『可是不想付钱』、『要是可以用过就丢就好了』，他会不会是这么想的？」

「为了妨碍我们而雇用其他业者的话，结果另一边也得花钱，根本划不来吧？」

「如果是简单的差事，就可以雇用更廉价的业者。总得来看，应该可以省下不少花费。」

「对于努力奉献的小火车，怎么可以不夸奖他真是有用呢？」

「也有人比死还要痛恨夸奖别人。峰岸会不会也是那样？」

七尾留意尽量不要让意识飘到枪口上。他想尽可能让柠檬忘了扣扳机这回事。

「你的同伴蜜柑还没从厕所回来吗？」

「的确有点慢。」柠檬说，却没有移动视线。「是厕所有人吗？」

「会不会他其实背叛了你？」七尾说出当下冒出来的想法。

「蜜柑才不会背叛我。」

「搞不好就是他把行李箱藏到别的地方去的。」七尾的目的在于搅乱对方。可是如果激怒柠檬，让他扣下扳机，那就得不偿失了。七尾在摸索当中的平衡点。

「蜜柑不会背叛我。我跟他之间并没有信任，不过那家伙总是很

「蜜柑不会背叛我。我跟他之间并没有信任。不过那家伙总是很冷静。他很清楚，就算骗了我，也只会让事情更麻烦而已。」

「他也不晓得你现在正在这里格斗，悠哉地排队等厕所，你不生气吗？」七尾试着想让他们闹内讧。

柠檬的表情放松了些：「告诉你，蜜柑也早就注意到你了。」

「咦？」

「你一进来，那家伙就说『我在我家附近碰到朋友』。唐突得很。那是暗号，表示附近有认识的脸孔。为了不让那个人发现才那么说。那家伙去厕所的时候，也吩咐把你交给我。」

「咦？这样吗？」七尾觉得目睹了自己有多无能。秘密通讯和暗号，每个业者都会用。虽然想不起来他们的对话里有没有那样的内容，但恐怕是真的。

同时焦急涌上心头。如果蜜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赶过来都有可能。二对一的话，自己实在没有胜算。

「对了，」柠檬开口。「你应该没有起床气吧？」

「起床气？」

「我听说有个起床气很重、超恐怖的业者。我以为那就是你。不是吗？」

七尾没听说过那种人。不过以起床气重为特色的业者也真让人莞尔。「那人很厉害吗？」

「或许差不多就像传说中的小火车赛雷布提吧。就连高登都得对他另眼相待呢。」

「对不起，我听不懂你的比喻。」

「听好了，你打不倒我。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会死。」

「什么意思？」

「柠檬大人是不死身，就算死了也会复活。我会出现在你面前，把你吓死。」

「不要那样吓人啦。」七尾板起脸。「什么幽灵、死后的世界的，我很怕那种的。」

「我们可是比幽灵还要可怕。」

此时，在他们座位的对向窗户有一辆新干线交会而过，虽然只有

此时，在他们座坐的对向窗户有一辆新干线交会而过。虽然只有一瞬间，但列车发出激烈的声响，往后方窜去。仿佛在彼此激励，说着：我不允许宁静的疾驰，有刺激才叫人生。

「啊，那就是麦陶吗？」七尾并没有特别意图地呢喃说。这称不上战略，更没有胜算。只是脑袋里遗留着刚才柠檬提到的叫麦陶的小火车，他也介意那究竟是怎样的车体，所以说出口罢了。

柠檬毫无防备地说着「哪个？」，转身往后看，反倒把七尾吓了一大跳。柠檬手里还握着枪，却像在闲话家常般转头望向背后的窗户。七尾立刻察觉不能错失良机。他把柠檬持枪的右手往下压，同时另一只手殴向对方的下巴，猛烈地撼动下巴、震动大脑，让对方失去意识。这是七尾十几岁的时候，刚开始进行犯罪训练时练习过好几次的技术，和他练足球一样。他听到一种宛如肌肉断掉，或是开关打开的声音。喀咚一声，柠檬两眼翻白，倒在座位上。七尾把他的身体拖到窗边，让他坐好。他调整倾斜的角度，不让他倒下，一瞬间也想过是不是该折断他的颈骨。不过他犹豫了。除了狼以外，在这辆列车里再度杀人，让他觉得危险。而且在这里杀了柠檬，肯定会让剩下的蜜柑暴怒。不能和柠檬一干人为敌。他们难说是自己人，但在这里全面开战，也实在看不出好处。

接下来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他的脑袋发热，齿轮开始急速运转。

他拿起柠檬手中的枪，插进腰带背后，用外套底下的衬衫遮住。也决定将柠檬的手机没收。七尾弯下腰，确认刀子掉在地板何处。他本来想捡起，却中途作罢。

怎么办？思考的滑轮转个不停，各种点子接连出现。出现又消失。怎么办？怎么办？内在的某人向他呢喃着。

该往前或往后到哪个车厢去吗？蜜柑可能会从厕所回来。这么一想，就没法往前面去了。只能去另一边，后面了。

七尾在脑中推演自己该采取的行动，以及逃亡的路线。自己逃到后方，蜜柑追上来，这样下去会被逮住。迟早都是瓮中鳖。有必要在某个地方想法子闪过蜜柑。

七尾打开腰包，先取出软膏，打开盖子，在被柠檬割伤的地方抹药。血流得并不多，但能愈快止血愈好。用手指抹开。手臂内侧和外

侧都有痛，被打到的部位内出血了吧，柠檬的拳头确实对自己的骨肉

侧都在痛。被打到的部位内出血了吧。柠檬的拳头确实对自己的骨肉造成了创伤。每当活动、触碰，就阵阵发疼，但七尾无计可施。

他从腰包里取出电子表。没时间深思了。他把音量调到最大，设定时间。会花多久？太快没有意义，太慢也不行。为了慎重起见，他决定多用一个表，设定得比第一个晚十分钟响。

他把一只表摆在柠檬座位底下的地板。站起来，另一只表搁在行李架上。

接着他就要离开，视线却飘到前排座位上。是柠檬他们本来坐的三人座，窗边的男子依然安静不动。七尾感到奇怪，移动座位，摸了摸那个人。他怀着警戒把手搁在男子肩上，没有反应，他心想「难道」，把手按到脖子上，没有脉搏。死了。这个人是谁？七尾过度混乱，叹了一口气，但没闲工夫继续待在原处了。不过他在柠檬原本的座位前方椅背网子里看到像是喝了一半的宝特瓶。他想到另一个机关。他从腰包取出小药包。是水溶性的睡眠导入剂——安眠药。撕破包装，把药粉倒进宝特瓶，摇晃后盖上盖子，放回网子里。柠檬会不会喝它、会不会睡着，七尾完全没有底，但希望种子能散播愈多是愈好。

他往后方二车前进。好了，怎么办？七尾又自问。

21王子

正当王子犹豫是不是该回座位时，听到厕所门打开的声音，木村出来了。他一脸气闷。

「几号？」

「你怎么知道打开了？」

「看你那张脸就知道了。」

「你怎么不吃惊也不高兴？王子殿下的运气真是太强大了。0600。」木村说，俯视旁边的行李箱。「我暂时关起来了。」

「那我们回去吧。」王子说道，折回他们的车厢。行李箱交给木村拿。要是在途中被物主发现，只要把行李箱和责任全推到木村头上就行了。

两人回座。王子让木村坐在窗边。现在是重要关键，王子绷紧神经。如果能够在这时候再次拘束木村，就可以暂时放下心了。

「叔叔，我要把你的手脚再绑起来。事关叔叔孩子的安危，我想叔叔是不会乱来，可是还是暂时先恢复刚才的状态吧。」

有没有拘束你并不重要，对任何一方都无所谓哦——王子现在必须给对方这么感觉。老实说，对方的手脚是不是自由，其实对状况有着至关重大的影响。木村和自己有着体格上的差距。就算有小孩的性命做担保，也难说木村不会突然间自暴自弃，也就是一股同归于尽的念头杀上来，那样一来，靠自己的力量是抵挡不了的。遭到对方暴力相向的情况，有可能会发生预期之外的麻烦。为了确保安全，还是该像刚才那样夺走木村的身体自由。不过不能让对方看出自己的利益和企图。

王子很清楚，要站在优势控制什么人，这是必要的技巧之一。「现在是改变状况的关键时刻」、「如果要扭转局面，就只有现在了，应该全力对抗」，如果听到别人这么说，或许每个人都会采取行动。只要理解现在是唯一的机会，应该会拼上老命抵抗吧。所以反过来说，只要不让对方察觉这一点，就有胜算了。许多统治者都长于此道。他们隐藏自己的意图，也就是不说出这辆列车的终点站是哪里，极为自然地搬运乘客，其实乘客也可以在途中停靠的车站下车，但不让他们

然地搬运乘客。其实乘客也可以在途中停靠的车站下车，但不让他们发现这个事实。装作自然地让列车通过。当人们后悔「早知道那时候就下车了」的时候，都已经太迟了。无论是大屠杀还是战争，或是对自己毫无益处的条文修订，几乎都是「注意到时已经变成这样了」、「早知道会变成这样，我就反抗了」。

所以当王子重新用布带绑住木村的手脚时，心里放下了一块大石。木村甚至没有发现抵抗的机会减少了。

王子打开摆在脚边的行李箱。他看到里面塞满纸钞，只「哼」了一声。

「嗳，里面装的东西完全不脱预想和期待。用行李箱装纸钞，一点创意也没有。可是里面还放着金融卡，倒是有点新意。」

王子听到木村这么说，检查里面，的确，箱盖内侧的收纳口袋里装着五张金融卡。每一张都用麦克笔写着四位数字。「可以用这些提钱是吗？」

「大概吧。现钞和提款卡的两段式攻击呢。真是大费周章。」

「可是如果用这些卡片提钱，所在位置就曝光了吧。」

「又不是警察，查不到的啦。再说给卡片和收卡片的都不是干什么正经勾当的，彼此之间有默契啦。不能背叛的。」

「是吗？」王子把成叠的纸钞翻起一两张查看。「喂，叔叔，你抽走了）张对吧？」

木村的脸僵住了。他表情扭曲，脸颊涨红：「你什么意思？」

「总觉得要是看到这种东西，叔叔八成会这么做。机会难得，所以你抽走个一两张纸钞，撕成碎片，冲进马桶里，对吗？」

木村的表情略沉，脸色愈变愈铁青。好像猜中了。逗起来真没劲。

木村现在才开始挣动起手脚。但他早已被魔鬼毡拘束住了。既然要挣扎，应该在被绑起来之前挣扎才对啊。

「我说，叔叔，你知道世界上什么事是对的吗？」王子脱掉鞋子，弯起膝盖，用双手抱住。他背靠在椅背上，用屁股维持平衡。

「世上才没有对的事。」

「没错、没错，叔叔说得没错。」王子点头。「世上是有被视为对的事，但没有人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对。所以能够让人觉得『这是对的』的人，才是最厉害的！

的』的人，才是最厉害的人。」

「很难懂耶。请说老百姓的话好吗？王子殿下。」

「喏，比方说，不是有部电影《原子咖啡厅》〔※一八九二年上映的电影，为有关核武的纪录电影。原名为《The Atomic Cafe》。〕吗？很有名的电影。里面有利用核武进行的作战训练。训练内容是引发核爆之后，士兵步行进攻。作战前的说明中，类似领导的人在士兵面前的黑板上边写字边说：『必须注意的只有三点。爆炸、热、辐射能』。然后他告诉士兵：『这里头新的字眼只有辐射能，不过这是最不重要的玩意儿。』」

「最不重要？」

「辐射能看不见，也闻不到。只要照着命令做，也不会造成身体不适——士兵被这么教导。然后核武爆炸，士兵朝着蕈状云才刚升起的地点步行前进——穿着平常的衣服。」

「什么跟什么啊？原来辐射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吗？」

「怎么可能？所有的人都遭到辐射污染，惨得要死。简而言之，人这种生物，只要听到说明，就会想要去相信，只要上头的人自信十足地说『没什么好担心的』，就会某程度去信服。而上头的人才不打算把真相全部说出来呢。在同一部电影里，有儿童教育节目，卡通里的乌龟说了：『核子弹爆炸了！快点躲起来！』还说只要躲到桌子底下就没事了。」

「怎么可能？」

「就我们来说是很荒唐，可是只要政府冷静、自信十足地这么断定，人民就不得不相信那是对的。不是吗？事实上当时那样就是对的。喏，现在因为会危害健康，被禁止使用的石棉，以前也是因为它具有优秀的耐火性、耐热性，受到广泛使用。以前也有过盖房子就一定得用石棉的蒔代啊。」

「听听你那口气，你真的是国中生吗？」

太荒唐了，王子嗤之以鼻。到底什么才叫做像国中生的口气？读了许多书，得到许多资讯，自然就会言之有物了。这跟年龄没有关系。

「而且石棉被证实对人体有害后，一直到禁止使用，中间耗了好几十年呢。这段期间大家一定都是这么想的：『如果真的危险，应该会吵得更凶才对，法律也应该会禁止。既然没有被禁止，就表示没事吧。』现在石棉已经被其他材质取代了，不过也不晓得今后什么时候会被证实那对人体一样有害啊。像是公害、食物、污染、药害，进步

会被证实那对人体一样有害啊。像是公害、食物一污染、药害，谁也不晓得该相信什么好。」

「你是想说『国家太过分了，真是可怕，政治家都是群废物』吗?真普通的意见。」

「不是的。总之要让人把『根本不对的事』当成『对』的，是很简单的。而且国家和政治家当时或许也深信那样就是『对』的，没打算骗人也说不定。」

「所以怎么样？」

「重要的是自己要站在『让人相信』的一边。」王子说，心想就算跟木村解释这些，他也一辈子无法理解吧。「况且操纵国家的不是政治家。是政治家以外的力量、官僚和企业代表等，是这些人的意志在推动社会。不过这些人不会上电视。一般人只会看到电视报纸上的政治家的脸孔和表现。这对躲在他们背后的人来说正方便。」

「批判官僚也很普通啊。」

「可是啊，就算大家觉得『官僚不好』，却也不是具体地了解那个官僚的事，所以无从对他提出不满和愤怒。看不到脸孔，只听得到言论。相较之下，政治家是具体可见的。所以官僚就利用这一点。受到攻击的是站在台前的政治家，自己则躲在后面。如果有政治家碍事，就把对那个政治家不利的情报泄漏给媒体。」王子说着，发现自己说得太多了。他想或许是打开了行李箱，让他有些兴奋了。「结果拥有许多情报，能够随心所欲地提供情报的人，是最强大的。比方说，光是知道这个行李箱在哪里，应该也可以控制别人。」

「你要把这些钱怎么办？」

「不怎么办。不过是钱罢了。」

「什么不过是钱，当然是钱啦。」

「叔叔也不想要吧？就算有再多钱，也救不了叔叔那个傻孩子嘛。」

木村脸上的皱纹变深了。仿佛憎恨刻下了阴影般。真单纯——王子心想。

「说到底，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叔叔的问题太暧昧了。这种事是哪种事？行李箱的事？还是把叔

「叔叔的问题太暧昧了。这种事是哪种事？行李箱的事？还是把叔叔绑起来，坐到盛冈去的事？」

木村穷于回答。他果然连自己都不明白。连自己想问什么都不清楚，只是不得要领地脱口问「为什么做这种事？」。这种人绝对无法修正自己的人生轨道，王子想。

「为什么要对小涉做那种事？」半晌后，木村这么问了。他好像总算决定该问什么了。

「我说过很多次了，小涉是自己跑到屋顶上去找我们，自己掉下去的。他吵着『大哥哥，陪我一起玩、陪我一起玩』。我提醒过他很多次，跟他说很危险，不可以过来。」

木村的脸紫涨得几乎全身喷烟，「嗳，那件事就别提了。」但他很快就压下自己的怒意。「我不想听你那种没屁用的歪理。我问的是，你为什么要盯上小涉？」

「那当然是为了欺负叔叔。」王子说，故意玩笑地把手指竖在嘴巴前，呢喃道：「这是秘密哟。」

「你……」此时木村突然开口了。瞬间，木村表情上的紧张瞬间消失，非常自然地放松下来，同时眼睛熠熠生辉。木村突然返老还童，一张脸好像变成了十来岁的少年，就像王子和王子同一所国中的同学一样。王子突然有股旁边的木村与自己平起平坐的错觉。「难道……你是怕我吗？」

对王子来说，被看轻并不是什么稀罕事。王子是国中生、外表不可怕、体格不壮硕，不少人因为这些理由，瞧不起王子、愚弄王子。王子总是享受着把这些对象的轻侮转变成恐怖的过程。

然而木村此时的话却让王子有些动摇了。

他想起几个月前的事。

白天的公园，树木丛生的小树林，有些凹陷的土地上．王子正与同学进行医疗仪器的实验。因为王子提议要电击总是迟钝、老扯人后腿的朋康。与其说是提议，更应该说是指示。新的仪器异于AED，如果在心脏跳动的状态下使用，或许会闹出人命来。王子明明知道，却没有说明。提供的资讯应该压到最小限度。他也明白，万一朋康的性命有了什么万一，到时候就是机会。因为陷入恐慌、混乱的他们，更是只能仰赖自己了。

朋康一直哭叫，哭闹着哀求，所以改用他的狗当实验品，这时王子的

朋康一直哭，哭闹着恳求，所以改用他的狗当实验品。这时王子的兴趣已经从医疗仪器的效果转移到其他地方了。

把自己疼爱、长年以来共同生活的爱犬当成祭品献出来的朋康，究竟处在怎样的精神状态？他对这件事产生兴趣。

朋康深爱着那只狗。然而现在却要凌辱爱犬。这自相矛盾的行动，他要怎么正当化？他一定会拼命找借口，说服自己不是个坏人。

想要控制朋友的话，动摇他们每个人的自尊心是最有效果的。要让他们体悟到自己是多么卑劣的人。要达到这个目的，最简单的作法是利用性方面的事。曝露他们的性欲，对他们施加屈辱。或是以某些形式秀出他们父母亲的性行为，他们就会大受动摇，仿佛失去了依赖的支柱。人有性欲，这并非什么值得惊讶的事，然而他们却会为此感到自卑。真是单纯，王子忍不住想。

而第二有效的是让他们背叛人。不管是父母、兄弟、朋友都好。重要的是让他们抛弃珍爱的人，使自己的价值暴跌。所以凌辱朋康的狗也是其中的一环。

然而就在按住狗，即将施加电击的时候，木村跑来了。

王子马上就发现是那个曾在街头百货公司碰到的男子。带个孩子，一副不良少年就这样长成大人的德性，人品差，只会直线思考，就是这种印象。

那时木村好像也只是单纯想要救狗和朋康，「喂喂喂，怎么可以欺负小狗呢？」他说。「少年啊，尽量烦恼吧。我正在妨碍你们的任务，不快点想法子，王子殿下就要生气喽。倒是王子人呢？」

他那种笑让王子不爽。王子说着「叔叔，你怎么能那么狂傲呢？」，捡起石头扔去。

木村颜面吃了一记石头，往后倒，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按住他好了。」王子静静地说，穿着学生服的同学听从他的指示，迅速行动。木村两旁各站了一个人，抓住他的手臂。

「很痛耶，干嘛啦？」木村吵闹。

王子站到他面前：「叔叔，你这样不行呀，得再多观察一下周围才行。」

狗叫声响起，王子往旁边望去，是朋康跟狗。朋康好像拴着个人的

狗叫声响起，王子往旁边望去，是朋康跟狗。朋康好像趁着众人的注意力被木村引去的时候爬起来了。他浑身发抖，杵在原地。狗也没有逃跑，就像要保护饲主朋康似地发出勇猛的叫声。或许还差一点——王子感到遗憾。要破坏狗和朋康的信赖关系，还差一点决定性的事物，比如说再多一点疼痛、再多一点孤独、再多一点背叛。

「王子殿下，你像这样拖着同伴跑，很好玩吗？」

即使只是国中生，三个人一起联手压制，木村也无法自由行动。一个人从背后架住，两个人从旁边各抓一手。

「无视于自己置身的立场，像那样逞强，不但很窝囊，也很没意义哦。」王子说。

「告诉你，人的立场是会依自己的行动不断改变的。」尽管双臂的自由被夺走，木村却一副若无其事的态度，满不在乎。

「有人要揍这个叔叔的肚子吗？」王子望向其他同学。冷不防一阵风刮过，落在地上的树叶沙沙滚动。他们突然接到命令，赫然一惊，面面相觑，接着争先恐后地抢到木村身前，勤奋地挥起拳头。木村被殴打肚子，「呜嗯」地痛苦喘息，然而接着发出的声音却从容自在：「灌太多酒，好恶心。快吐了。我说你们啊，就算是被王子殿下命令，也没必要那么拼命地听从吧？」

「那，叔叔你要当实验品吗？」王子望向地上的医疗仪器。「那好像是电击器哦。」

「好哇。」木村不在乎地说。「我一直很憧憬牺牲自己的身体研究不懈的居礼夫人，求之不得。」

「就算逞强也没好处。」真是愚蠢，王子心想。这个人过去的人生一直都是如此吧。从来不晓得什么叫努力和忍耐，肯定总是随心所欲、自私自利地行动。

「是啊，那我就别再逞强好了。好可怕哦，好可怕哦，王子殿下！」木村装哭说。「救命呀，救救我呀，王子殿下，吻我！快吻我！」

王子不觉得生气，也不觉得好笑。他反倒是不可思议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平安无事活到今天？

「那就来试试吧。」王子望向同学。他们虽然依照指示打了木村，却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行动，呆在原地。

听到王子的话，几个人动了起来，搬来医疗仪器，靠近木村，

听到王子的话，几个人动了起来，搬来医疗仪器，靠近木村。必须把仪器上的电线拉过来，将前端的两个电极贴片贴到上半身才行。拿仪器的一个人蹲下来，掀起木村的衬衫，想要在他的皮肤贴上贴片。此时木村开口：「喂，你干嘛那么毫无防备地蹲在我前面？小心我踢飞你！我的脚可是自由自在。喂，王子殿下，你最好叫人把我的脚也绑起来。」

王子不晓得他是装作泰然自若，还是自暴自弃了。不过他听从木村的建议，指示另一个人按住木村的双脚。

「我说啊，你们同伴里面都没有女生吗？就算被男生这样搂抱，我也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你们每一个都浑身精子臭。」

王子不理会木村的话，吩咐贴上贴片。

如果木村死在这里的话——王子盘算。若是那样，就跟警方说「这个陌生的叔叔不晓得从哪里搬来医疗仪器，贴在自己身上玩起来。他好像喝醉了」。如果死的是一个酗酒的危险家伙，世人应该也不会大惊小怪地追究。

「那就来试试吧。」王子站到木村面前。木村现在被四个学生服的国中生抓住，看起来也像是在十字架上被夺去自由的耶稣基督。

「啊，等一下。」此时木村忽然说了。「我发现一件不太妙的事。」他发出一种虚脱的声音，接着转向旁边，望向站在那里，也就是抓着他的左臂的国中生说。「欸，我的嘴巴旁边冒了一颗痘子耶，你看得到吗？」

「咦？」负责抓左臂的学生眨了眨眼，把脸凑过来。瞬间，木村的嘴里喷出东西。他把积在嘴里的口水用力啐出去了。负责抓左臂的学生一下就被猛然喷上脸来的口水吓得乱了阵脚。他放开手，就要擦自己的脸。

木村毫不犹豫地挥舞自由的左臂。拳头恶狠狠地砸向屈身抱住他的脚的学生脑门，也就是头顶。挨揍的学生双眼翻白，抱住自己的头。木村的双脚被解放了。

木村弯膝，朝站在后面的学生的小腿踹去。最后再用头槌冲撞抓右臂的人。一眨眼就制造出四个痛得哀哀叫的国中生。

「锵锵～。好了，王子殿下，看到了吗？不管来上几个国中生，我都不痒不痛。接下来该惩罚的就是你啦。」木村拍着手，朝王子走近。

「大家，快点，制住这个人。」王子命令同学。「就算弄伤他也无所谓。」

除了呻吟的四个人以外，在场还有三个王子的同学。可能是因为才刚目睹木村的动作，他们显然怕得犹豫了。

「要是不乖乖听话，到时候就要挨罚了。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也一样要挨罚，无所谓吗？」

王子一说，同学便争先恐后一拥而上。光是暗示要对他们施加电击，就竞相遵从指示的他们，完全就是机器人。

然而木村一眨眼就摆平所有人了。他接连揍倒手持刀刃的国中生。抓住他们的衣领，撕开他们的衣服，抓着袖子甩，施加暴行。没有节度，也毫不留情。倒下的人都吐血了，他却仍一次又一次甩手肘或手掌跟手腕之间的坚硬部位继续殴打。还故意折断一两个人的指骨。不晓得是酒精作用还是疲倦使然，木村的脚底摇晃不稳，却让他的模样看起来更像个异常者。

「喂喂喂，王子殿下，怎么样？不管你再怎么神气，也连我都阻止不了，不是吗？」木村以半恍惚的表情说道，一副几乎要口角流涎的样子。

该怎么回答？王子动脑，却一时想不出话来。

就在这当中，木村已经站到王子身前，双手粗鲁地一挥。王子一时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自己的学生服被猛力左右扯开了。钮扣被扯掉飞走，响起布料破裂的声音。然后木村不知道什么时候抱着医疗仪器，就要把贴片贴到王子身上。

王子甩开它。

「你是不是怕我？」新干线座位上的木村有些得意洋洋地说。「所以你才想要报复我。想要当作没有怕过我那回事，想要抹消那段过去，对吧？」

王子瞬间就要回答「才没那回事」，但他把话吞了回去。变得情绪化的话，等于是输了。

我怕木村吗？王子自问。

在公园里，面对行动不受拘束、即使血花四溅也不以为意地发泄暴力的木村，王子确实是感到自卑。木村的肉体的确充满力量，有着不受知识与常识束缚的奔放。对于以头脑来弥补社会经验不足的王子来说，等于是不容分说地目睹了自己的缺陷，不由得感到动摇。也就是

说，等于是不容分说地目睹了自己的缺陷，不由得感到冲击。也就是说，他感觉到被披露出在眼前殴打同学的木村才是原本的人类，而自己是虚假的，只是片单薄的背景罢了。

所以那一瞬间，王子决定逃离公园。他趁着朋康和狗跑出去，装出追上去的模样，离开了公园。

当然，王子很快就恢复冷静了。他也明白了木村不过是个人生的落后者，他能够那么天真无邪地施加暴力，也只是顾前不顾后罢了。不过即使只有短短一瞬间，木村确实让自己陷入狼狈，王子对他的恨是与日俱增。他非得让木村陷入恐惧，向自己屈膝求饶，否则不能甘心。

连木村都控制不了的话，自己的力量也可想而知。王子理解到这等于是在参加一场实力测验，以确认自己的力量。

「我才不怕叔叔呢。」王子回答。「叔叔的小孩就等于是一场实力测验。该说是谜题还是……」

木村似乎一头雾水，怔在那里，但他似乎察觉命在垂危的孩子被拿来轻浮地调侃，涨红了脸，刚才应该还挂在脸上的从容神色眨眼间消失无踪。这样就好，王子想。

王子把行李箱拿到自己脚下，确认数字锁来到0600，打开。

「想要钱了是吗？就算是王子殿下，压岁钱也领不到多少嘛。」

他不理会木村的贫嘴，取出里面的金融卡，塞进屁股口袋。然后关上行李箱，抓住提把。

「你要干嘛？」

「拿去还给主人。」

「什么意思？」

「就字面上的意思。我要把行李箱放回原来的地点，垃圾桶的位置。啊，或许不要放回去，摆到容易发现的地方，像是随手搁在行李放置处比较好呢。」

「你想做什么？」

「我已经知道里面是什么了，老实说，我有点觉得无所谓了。接下来观赏哪些人会来抢这个行李箱比较有趣。里面的卡片我也拿走了，一定会有人伤透脑筋吧。」

木村板起脸，目不转睛地盯着王子。他不懂王子的想法，王子的行

木村板起脸，目不转睛地盯着王子。他不懂王子的想法、王子的行动原理，正在为此困惑。

不是为了钱或名声，而是为了其他的、想要观察人类行为的欲望，对木村来说或许很稀奇。

「我去去就来。」王子起身，拖着行李箱开始移动。

22槿

打完电话，报告工作结束了。对象是可以算是同业的仲介业者。以前那名仲介自己下海工作，但身体长出赘肉，动作变得迟钝，年过五十以后，就彻底担任窗口，获得成功。

槿一向是个人承揽委托，但最近也接一些那名男子介绍的工作。六年前有个大计划是要摧毁一个叫「千金」的公司，接下那个任务时，槿对于和其他业者联络的烦杂感到厌倦，也是原因之一。

那一连串事件，也是从刚才的行人专用时相路口开始的。当时的记忆又复苏。毛遂自荐要当家教的男子、两个孩子和女人、布莱恩·琼斯、义大利面，往事种种毫无脉络地掠过。这些记忆在脑中浮游之后，就如同尘埃落定般，记忆的场面沉落。

电话另一头的仲介说了声「辛苦了」，接着说「正好」。

麻烦的预感。

我有好消息跟坏消息，他接着说。

槿苦笑。那是仲介的口头禅。

两边我都不想知道。

别这样说嘛。那我先说坏消息，男子说。其实我朋友喇才突然打电话来，说有个有点麻烦的差事，而且时间很赶。

真糟糕呢。槿不带感情，礼貌性地应道。

然后是好消息。那个很赶的工作现场，就在现在你所在的位置附近。

槿停下脚步。他四下环顾，却只见宽阔的大马路和便利商店。

两边听起来都像坏消息。

也不算是委托啦，是以前关照过我的朋友拜托的，我没法拒绝。仲介老实招来。

跟我没关系。我并不是不想接，只是我不喜欢一天接两个案子。

哦，那是我的老前辈拜托的啦，可称得上是经典。仲介业者劲头十足地说服。以游戏比喻的话，就像HYDLIDE跟XANADU〔※两款都是始祖级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应该付出一点敬意对吧？他怂恿说。

用我听得懂的比喻说，槿说。结果对方回，用音乐比喻的话，就是「滚石合唱团」。

那我就知道了。槿微笑了。

不，或许是「何许人乐团」。已经解散了，可是有时候会复活这样，对，就是那样。

你那样说我也不懂。

你讨厌老东西?

对于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事物，我感到尊敬。能够活得长久，光是这样，就表示自有其优秀之处。那到底是什么委托？我就姑且听听吧。

仲介业者高兴得就像槿已经一口答应似地，开始说了。

槿听了委托内容，差点笑出来。

内容实在太暧昧了，而且怎么想自己都不适任。

为什么？你怎么会不适任?

我的工作地点是有车子经过的地方，或是车站月台。建筑物里没有交通工具经过，室内不是我的工作范畴，转给其他业者吧。

是这样没错，可是没时间了。那里正好就在你现在的位置附近。可能没时间拜托其他人了。其实我也正在赶去那里的路上。这几年我全力投入仲介业，从来没自己下海，不过今天看来是没法子了。只能我自己担任实战部队了。

偶尔这样也不错啊。毕竟是老前辈的委托嘛。

我很不安啊。对方就像年轻人自白害怕出社会一样，口吻怯懦。说他太久没工作了，很不安。所以可以请你也一起来吗?

我去了又能怎样？我的绰号可是推手。工作内容差太远了。这简直是叫掷铅球选手去跑马拉松。

你人来就好。我已经快到了。

祝你幸运。

这样啊，槿，谢谢。我欠你一份情

这件啊，懂，谢谢。我欠你一份情。

他到底是怎么听的，为什么会听成槿已经答应了呢?

23水果

蜜柑出了厕所，直到离开洗手台，都好整以暇。

刚才走进三车的是同业，他马上就看出来了。或许是因为比自己和柠檬年轻些，又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富有知性。而且似乎有点神经质的倾向，本人或许自以为装得若无其事，但明显是忐忑不安。当他经过旁边时，也一副想看这里想看得不得了的样子。那种不自然，让蜜柑几乎要忍俊不禁。

时机巧得教人吃惊。

拿这家伙来当祭品岂不是再适合不过了吗？如果就像柠檬说的，要把罪责诬赖到别人头上，再也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人选了。走投无路的黑暗里射进了一丝光明，蜜柑感到有些许的感动。

蜜柑会留下柠檬离开，是因为真的想上厕所。要是一直忍着尿意，会对行动造成妨碍。他判断应该在动手前先解决一下才好。而且他认为交给柠檬一个人应该也没问题。

那个黑框眼镜的男子是真莉亚雇用的人。蜜柑在厕所边小便边回溯记忆。他和蜜柑与柠檬一样，不挑工作，以老套但易懂的名称来说，就是被称为「万事包」的一类业者。过去虽然没有在工作上碰过头，但曾听说过那个人「虽然是新人，但很能干」的口碑。

再怎么能干，也不到柠檬应付不了的地步吧。现在那个眼镜男一定正被柠檬痛殴，乖乖听话才对。蜜柑这么想着，慢吞吞地洗手。他用肥皂仔细地搓洗手指。关掉水，把手放上烘手机的送风口。

电话响了。装在屁股口袋里的薄型手机静静地震动。看看来电显示，是认识的名字。是那个在都内经营小书店的胖女人。那家店专卖各种成人杂志，从写真集到露得过火的书籍，应有尽有，坚持着与时代脱节的平面媒体生意。虽然有一定数量的熟客，但营业额可想而知。不过不晓得为什么，非法工作与相关业者的情报都会流到老板娘那里。为了得到情报，人们会聚集过去，然后留下别的情报。由于这样的循环，老板娘「桃」成了五花八门的情报据点。蜜柑和柠檬也会视工作内容去桃那里购买必要的情报，有时候也卖情报。

「我说蜜柑你啊，是不是惨了？」桃的声音在电话另一头响起，到

「我说蜜柑你啊，是不是惨了？」桃的声音在电话另一头响起。列车摇晃得很厉害，蜜柑走到车厢外通道的窗边，稍微放大音量。「什么意思？」他装傻。

「峰岸好像在招兵买马，到仙台跟盛冈。」

「仙台？峰岸把人叫去那里去干嘛？是那个吗？最近流行的网聚？」

桃的叹息声传来：「柠檬也说过，你开的玩笑真是有够无聊的。再也没有比严肃的男人用力挤出来的玩笑更难笑的了。」

「不好意思哦。」

「好像不光是部下。只要是有本事的家伙，可以赶到仙台的，都希望立刻过去集合的样子。我这儿也接到不少联络。几十分钟以后到仙台集合——这连一般的打工都没办法呢。不可能召集到多少人。」

「那你是来问我们要不要去打工的吗？」

「怎么可能？不是那样啦，我是接到有人看到你们跟峰岸的儿子在一起的情报。所以我想难道是你们想跟峰岸作对吗？」

「作对？」

「像是把峰岸的儿子监禁起来，跟他交易这类。」

「怎么可能？就算是我们，也知道那是多可怕的事。」蜜柑苦笑。尽管再明白不过，现在他们却身陷骇人的状况。「相反啦。峰岸委托我们把他儿子救出来。我们现在正在搭新干线过去。」

「那峰岸干嘛招兵买马？」

「是在准备欢迎我们吧？」

「要是那样就好了。我可是很中意你们俩哟。所以担心你们会不会碰到危险，想说还是忠告你们一声。助人果然是快乐之本呢。」

要是有什么新情报再告诉我吧——蜜柑本来要这么说，却改口问：「这么说来，喏，真莉亚不是雇了一个人吗？」

「瓢虫是吧？」

「瓢虫？」

「七星瓢虫。那孩子也很可爱，我满喜欢的。」

「我听说过传闻，被你喜欢上的业者几乎都会不见

「我听说过传闻，被你喜欢上的业者几乎都会不见。」

「比方说？」

「蝉。」

「哦，蝉的事真的很遗憾。」桃沮丧地说。

「那个瓢虫是个什么样的家伙？」

「不能免费告诉你。」

「刚才不是有人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吗？叫那家伙接电话。」

桃的笑声与车门的震动摇晃声混合在一起。

「七尾那人彬彬有礼，怯生生的，可是不能小看哟。他很强。」

「他很强吗？」看起来不像。感觉坐办公室还比较适合他。

「与其说是强，还是该说快？有人说『就要互干的时候，已经被他撂倒了』。还说他的动作就像弹簧。喏，愈是一板一眼的人，一发起飙来，就愈没法应付，不是吗？比原本就凶暴的人更难缠多了。要说的话，七尾就是那型的。很认真，可是理智一断线就很恐怖。」

「可是，唔，应该不可能跟柠檬势均力敌吧。」

「至少我觉得最好别小看他哦。我看到的全是些因为小看他而吃苦头的家伙。而且也常听到他的传闻。败在七尾手下的业者多到都可以办网枣了呢。」

「无聊。」

「喏，你也抓过瓢虫吧？昆虫的。竖起食指，瓢虫就会滴溜溜地爬上去。」

蜜柑想不起来自己小时候是怎么对待昆虫的。他有虐待昆虫的记忆，也记得哭着埋葬死掉昆虫的情景。

「那你知道瓢虫爬到指头顶端之后会怎样吗？」

他忆起昆虫移动着小小的脚爬上自己食指的触感。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恶心与搔痒般的快感混合在一起。这让蜜柑知道：啊啊，我也曾那么做过。爬到指头顶端的虫子会吸气似地停止一拍，然后展翅从指头飞起。「会飞走吧？」

「没错。七尾好像就是会飞。」

就连蜜柑也不晓得该怎么回话了：「哪有人会飞的？

就连蜜柑也不晓得该怎么回话了：「哪有人会飞的？」

「人怎么可能会飞！蜜柑，你这人真的很死脑筋耶。这是比喻啦，比喻。七尾要是被逼急了，脑袋回路就会飞起来。」

「会失常是吗？」

「会转得飞快。那算集中力吗？他被逼急的话，瞬间爆发力还是反射神经，总之想法好像会变得非比寻常。」

蜜柑挂了电话。虽然觉得不可能，却不禁紧张起来。他突然担心柠檬是否平安无事。他快步回到三车。车门打开，映入眼帘的是闭着眼睛的柠檬。柠檬坐在原本座位的后面一排，就在失了魂的峰岸大少座位正后方。柠檬一动也不动。蜜柑马上就看出他被干掉了。他走过去坐下，先用手按压柠檬的脖子。有脉搏。但也不是在睡觉。强硬地掰开他的眼皮。是昏倒了。

「喂，柠檬！」蜜柑在他耳边唤道，但柠檬不动。

他用手背拍柠檬的脸颊。

站起来，四下环顾。没见着七尾的人影。

此时恰好列车贩售的推车从背后过来了，蜜柑叫住小姐，压低了音调说「给我冰的饮料」，买了罐装碳酸饮料。

他目送推车离开三车后，把罐子按到柠檬的脸颊上。连脖子也按了。他期待能把柠檬冰醒，然而柠檬却文风不动。

「真是，像什么话。别说是有用的小火车了，根本是辆废铁。」蜜柑埋怨说，接着说：「不过本来就不是小火车嘛。」

柠檬突然醒了。他上半身蹦了起来，眼神却是空洞的。他一把抓住隔壁的蜜柑肩膀，大叫：「谁是废铁！」蜜柑连忙用右手捣住柠檬的嘴巴。在车子里大叫那种话会引起注意。不过新干线刚好进入隧道，震动的声音变得剧烈，柠檬的声音并未显得太突兀。

「冷静点，是我。」蜜柑把手里的碳酸饮料罐按在柠檬的额头上说，

「啊？」柠檬回过神来。「很冰耶。」他抓过罐子，未经同意就打开拉环，喝了起来。

「怎么样？」

「怎么样？很冰啊。冰汽水。」

「不是啦，我是在问刚才出了什么事？明白吗？」蜜柑反射性地用

「不是啦，我是在问刚才出了什么事？朋友呢？」蜜柑反射性地用了密语，然后改口说：「七尾去哪儿了？真莉亚那边的业者。」

「那小子……」柠檬猛地站起，推开蜜柑，就要冲出走道，蜜柑拼命制止。

「等一下，到底出了什么事？」他要柠檬坐下来。

「疏忽了。我刚怎么了？」

「就像断电似地，睡着了。你被弄昏了吗？」

「我可没被干掉。我只是没电了。」

「难不成你本来要杀了他？」蜜柑预设柠檬会以暴力制服七尾，然后拘禁他。

「不小心激动起来了。可是你听我说啊，蜜柑，那家伙意外地很强耶。碰到强敌的时候，不是会让人超兴奋的吗？我可以了解高登神气地说『本大爷是多多岛上第一快的小火车』，认真起来加速的心情了。」

「刚才桃打电话来，所以我向她打听了一下，七尾那家伙好像不能小看，会吃苦头的。」

「是啊。我是小看他了。不可能真的有麦陶嘛。」柠檬说完后，移动视线，「怎么搞的？我的座位又不是这里。」他说，摇摇晃晃地移动到峰岸大少的三人座去。看得出他的脑袋还没清醒。

「你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去找他。他还没下新干线。如果他知道我去了那边的厕所，应该也只能往后面的二车逃了。」

蜜柑站起来经过走道。车门开了。通往二车的那节车厢外没有厕所和洗手台。一看就知道没有藏人的空间。

如果七尾往后面去，只要去到一车尽头，就可以把他逼到绝路。能够藏身的地方不多。不是坐在座位上，就是蹲在走道上，否则就是躺在左右天花板附近的行李架，再不然就是车厢外的缝隙、厕所、洗手台，顶多就这样了。只要地毯式地扫遍二车和一车，就可以逮到他。

他想起刚才看到的七尾的打扮。黑框眼镜、牛仔外套，底下是淡褐色的长裤。

进入二车。有乘客。大概坐满了三分之一，理所当然，每个人都面朝行进方向，也就是蜜柑这里。

蜜柑不是一一确认每一个人，而是先把整个场景做为一个影像大致

蜜柑不是一一确认每一个人，而是先把整个场景做为一个影像大致捕捉。感觉就像自己进入的瞬间，就用相机拍下整个空间的状态。掌握是否有不自然的活动。光是突然站起来、背过脸去或身体紧绷，都十分醒目。

蜜柑慢慢经过走道。他小心地不要太惹人注意，但留心每一排地观察。

令人介意的是车厢正中央一带，正面右边两人座的男子。男子坐在窗边，把椅背完全放倒，正在睡觉。男子深深地戴着帽子，完全把脸遮住了，但那宛如从西部铲里拿出来的牛仔帽非常可疑。红褐色的，非常显眼。旁边没有人。

是七尾吗？他以为这样藏不会被发现吗？还是打算出人意表？

蜜柑集中意识，以便对方什么时候扑上来都能够应付，小心地靠近。来到旁边的瞬间，蜜柑一把掀起那顶牛仔帽。他已经做好对方会扑上来的心理准备，然而却未如此。那只是个熟睡的人。长相和七尾不同，年龄也有差距。是别人。

想太多了吗？蜜柑吐出憋住的气。结果接着在二车尽头，通往一车的车厢外通道看到绿衣人晃过。蜜柑从自动门走出车厢。那个穿绿色无袖上衣的乘客就要走进厕所，蜜柑伸手按住门。

「等一下。」蜜柑忍不住出声。

「干什么？」转过来的家伙虽是女装打扮，但性别显然是男的。个子很高，肩膀也很宽。裸露的手臂也是肌肉结实。

虽然不晓得是什么人，但至少可以确定不是七尾。

「没事。」蜜柑答道。

「哎哟，大帅哥。要不要到厕所里头乐一下？」对方捉弄似地说。

蜜柑涌出一股当场痛殴这个变装男的冲动，忍了下来。「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戴黑框眼镜的年轻人？」

女装男咧嘴一笑。鼻孔张开。鼻子底下的胡碴显得一片青。「你说拿了我的假发，不晓得跑去哪的年轻人？」

「他去哪儿了？」

「不知道。要是你找到他，帮我把假发拿回来。」变装男说。「哎哟，人家要尿出来了啦。」他消失到厕所里面。真聒噪的家伙——蜜柑

柑目瞪口呆。

厕所锁上了。

另一间厕所空着。蜜柑检查里面，但没有人。洗手台和男厕也是空的。

变装男说的假发令人介意。难道七尾是抢假发来变装了吗？就算是这样，并没有乘客和他擦身而过。

那样的话，七尾只可能在一车了。

为了慎重起见，蜜柑决定也查看一下行李放置处。那里摆了一个贴满贴纸的行李箱。旁边有纸箱。蜜柑打开盖子查看，箱里装了一个塑胶盒。塑胶盒六面全是透明的，看起来像水槽，可是里面是空的。蜜柑想要抬起来，但上盖已经松脱，他打消了念头。上面嵌着透明的板子，但好像松开了。里面会不会本来装着毒气之类的东西？蜜柑觉得有点恐怖，现在也没工夫去管。

他站起来走过通道，打开通往一车的门。再次大略捕捉眼前的景象。面向这里的座位与几名乘客映入眼帘，他首先注意到的是三人座中央的一块黑影。蜜柑原以为是巨大的人类头发，吓了一跳，但立刻就发现那是一把打开的雨伞。是折叠式雨伞吗？它孤伶伶地搁在无人的座位上。

雨伞前两排的座位有乘客在睡觉，但那不是七尾。打开的雨伞有什么意义吗？感觉也不像会爆炸。蜜柑直觉那是圈套。会不会是用这把伞吸引他的注意力，好让他疏忽了其他地方？柠檬赫然一惊，偶然往下望，发现有一条短绳横亘在走道中央。他小心不绊到绳子地跨过，确定一看，那是用来打包的塑胶绳。绳子绑在左边三人座和右边两人座两边的靠肘上，穿过座位底下，牵在靠地板处。可能是已经用过的，绳子有点起毛。

原来如此，蜜柑看出来了。是要用雨伞吸引他的注意力，让他疏忽脚下，被绳子绊倒吧。

这过分单纯的策略让蜜柑苦笑，同时也绷紧了神经。

桃说，七尾被逼到绝境的时候，脑筋就会动得特别快。

他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好了全部能做的事。弄昏柠檬之后还没有经过多久。这段期间，他已牵好绳索。雨伞也是七尾放的吧。他一定是想让追上来的敌人、让蜜柑在这里跌倒。那么，让人跌倒之后，他

打算怎么做？蜜柑思考。从模式来看，有两种可能——是对跌倒的对

打算怎么做？蜜柑思考。从模式来看，有两种可能。一是对跌倒的对象施加攻击，或是趁着敌人跌倒的时候逃走。那么他应该就在附近。蜜柑飞快张望。但附近的座位只有两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十多岁女生和一个埋头看笔电的平头男而已。两位女生好像有点介意蜜柑，但没有要吵闹的样子。还有一对看起来完全是不伦之旅的男女。是中年男跟年轻小姐。没看到七尾的人影。

就在后面，尽头处最后排的座位上，看得到一小部分的头在动。是两人座的窗边。那动作就像是看到蜜柑，突然弯下身去，蜜柑没有漏看。

他加快脚步。

是假发。戴着假发的头若隐若现。绽放光泽的发丝般物体看起来非常人工。那完全就是发现蜜柑后连忙装睡，显然太可疑了。

是七尾吗？蜜柑瞥了一眼车厢。座位全都背对这里，附近也没有其他乘客。

蜜柑快步走近，打算迅速攻击。然而此时假发倏地站了起来。蜜柑瞬间退开一步。假发男软弱地举起双手，开口说了：「对不起。」头上的假发就快滑落，他伸手撑住。

不是七尾。分明是别人。那是个圆脸、蓄胡的中年人，嘻皮笑脸地露出谄媚的笑。

「对不起，我也是被拜托的。」男子僵着脸说。他的手上拿着手机，毛毛躁躁地操作着。

「被拜托？谁拜托的？」蜜柑又扫视车厢。「拜托你的家伙上哪儿去了？是戴黑框眼镜的年轻人吧？」蜜柑低声问，揪住男子的衣领。他拧绞廉价条纹衬衫的衣襟，加重了力气。虽然只有一点点，但男子的身体浮上半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对方立刻说。「安静。」蜜柑斥道。男子看起来也不像在撒谎。「那男的想要偷假发，所以我问他在做什么，结果他塞了一万圆给我。」男子压低了声音说明。虽然虽然声音不大，但还是有名乘客注意到这里可能是纠纷，站起来转身看过来，蜜柑发现后，立刻放开对方的衣服。男子一屁股掉回椅子上，假发从头上滑了下来。

这个人也是圈套吗？

蜜柑决定再一次折回二车。在一车的走道上，蜜柑在半途中亲热地抓住疑似不伦旅行的男子肩膀。对方吓了一大跳。

「你知道那把伞是谁放的吗？」他指着摆在车厢中犹如雕像的黑伞

「你知道那把伞是谁放的吗？」他指着搁在车厢内犹如雕像的黑伞说。

男子明显是吓到了，瞪大眼睛。一旁的女人倒是很冷静，答道：「刚才有一个戴眼镜的人放的。」

「放那把雨伞有什么用意吗？」

「不晓得，可能是打开晾干吧。」

「那个人去哪儿了？」

「回去了吧。」女子指向行进方向，也就是二车的方向。

是在哪里错过了?

从三车到一车，没看到疑似七尾的人。

蜜柑望向通往二车的车厢外走道，刚才的变装男从厕所出来了。他摇晃着壮硕的身体，头也不回地朝一车走进来。真麻烦——蜜柑正想着，不出所料，变装男从打开的自动门现身，挡住去路说：「帅哥，怎么啦?你在这儿等人家吗？」

挡路啦——蜜柑尽管这么想，但还是先问：「你有洗手吗？」

「哎呀，忘记了。」变装男满不在乎地回答。

24瓢虫

离开三车车厢的七尾不停地自问自答：怎么办？怎么办？昏倒的柠檬应该会睡上一会儿。可是蜜柑会从厕所回来。应该没多久他就会发现出了什么事，然后他会追上来。如果蜜柑往四车，也就是往行进方向去，那就得救了，但世上应该没那么好康的事。蜜柑会推测七尾逃往后方的可能性比较高。蜜柑应该会往这里来。

二车与三车之间的通道没有厕所也没有洗手台。七尾站在垃圾桶前，按下突起的地方，打开墙上的板子。虽然可以用来藏行李箱，但很难塞进一个人。一目了然。

不能藏在这里。那要怎么办？怎么办？

七尾知道自己的视野愈来愈狭窄了。因为焦急：心脏开始怦怦乱跳。呼吸急促，说不出的不安揪紧胸口。他甩头。怎么办？怎么办？脑中充满呢喃。思考被泛滥成灾的洪水给冲走了。漩涡团团转着，把浮现出来的话语和情绪像在洗衣机里胡搅一通似地。七尾委身在那股焦燥感的洪水中，激流搅拌着脑袋。当然，时间只过了一下子而已，要说的话，只有眨几下眼睛的时间，但奔流停止的瞬间，心情也切换过来了。脑中的混浊消失，没有思考也没有踌躇，身体动了起来。视野完全异于刚才，一片开阔。

二车的门在往后方走去的七尾面前打开。喷气声宛如用力叹息似地响起。座位全部朝着行进方向，也就是七尾进入的方向。

走过通道。

右侧，两人座的中间有个男子在睡觉。是个头发和眉毛掺杂了白发的中年男子，他把座椅完全放倒，半张着嘴睡着。熟睡得几乎都像可以听到鼾声了。旁边的座位摆着帽子。红褐色的牛仔帽颇为醒目。虽然不清楚适不适合，但应该是那个人的东西吧。七尾经过的瞬间，拾起帽子搁在睡着的男子脸上。他也担心可能会弄醒男子，但或许是睡得太熟，男子一动也不动。

蜜柑看到这顶牛仔帽会起疑吗？他不知道会引发什么结果。或许什么都不会发生。不过重要的是即使没用，也要设下好几个机关。对方

会猜疑、推量、或许还会退缩，因为对方正处于被动。只能靠累积这些来一决胜负了。

一来到连接一车的车厢外通道，七尾立刻左右扫视，寻找能用的东西。行李放置处的空间有出国旅行用的行李箱。上面贴着贴纸，感觉使用频率很高。七尾抓住它，想要拖出来，但是太重，只得作罢。

旁边有纸箱，用塑胶绳捆着。

七尾解开绳索。打开箱子一看，里面还有盒子。

是透明的塑胶盒，里面摆了一条黑绳子。

怎么会特地把绳子那么宝贝地装在水槽般的容器里？七尾觉得好玩，凑上去一看，忍不住轻声尖叫。里面装的不是什么绳子，而是一条蛇。仿佛具有黏性的光亮表皮上有着斑纹，在箱里蜷成一团。七尾退到后方，跌坐在通道上。这种地方怎么会有蛇冒出来？这也是自己的不幸之一吗？是不幸女神的新手法吗？他目瞪口呆，几乎想要叹息。而且七尾动到的时候，箱盖滑开，蛇从里面溜出来了，他已经没力气惊讶，而是哑然了。

七尾看着蛇滑溜溜地往行进方向消失，罪恶感油然而生，觉得好像犯了什么无法挽回的过错。话虽如此，他现在也没有工夫悠哉地去追蛇。不晓得蜜柑什么时候会从后面追上来。七尾收拾好箱子后，站起来。他本来想把捆在箱上的塑胶绳也放回去，却改变主意，把绳子从箱子上解开。他抓起绳索，在手中卷成一团。就别管消失的蛇跑哪去了，他这么对自己说。现在只能快逃。

通道上的厕所和洗手台无人使用。他检查厕所内部，但并不想躲在那里。蜜柑追上来的时候，如果看到厕所里有人，一定会心生警戒。那样会变成瓮中鳖。

进入一车。看见座位和乘客。他快步经过两人座和三人座之间的走道。

左边的三人座上有个男子在睡觉。正上方的行李架突出一只雨伞来。是折叠式雨伞，随手搁在那里。七尾毫不犹豫地把伞打开。「啪」地一声，雨伞伸展开来。乘客的视线聚集过来，七尾不以为意，把它夹在隔一排的座位椅背上。

然后他动手把手里的塑胶绳绑在三人座中央座位的靠肘上。他跪到地上，蹲下身子，把绳索穿过座位底下，拉过走道，然后牵到两人座

的座位底下，从座位间的缝隙拉出来后，一样绑在靠肘上。简直是在

的座位底下。从座位间的缝隙拉出来后，一样绑在靠前上。等于是在脚下拉了一条绳子。

七尾小心不被绊倒——自己这么倒霉，非常有可能掉进自己设下的陷阱，所以他小心翼翼地跨过绳子，不再回头，来到一车后面。虽然可以出去末尾的通道，但那里没有地方可躲。他再次折回一车。

雨伞和塑胶绳，能设下的机关就只有这两样。这样实在不够。

他想像蜜柑被雨伞分心，没发现脚下的塑胶绳而被绊倒的光景。然后自己从附近的座位现身，殴打乱了阵脚的蜜柑的头，如果可能，就揍他的下巴，让他昏倒，然后趁隙逃到反方向的车厢去。他想像这样的步骤。这可能实现吗？当然不。这么单纯的圈套，蜜柑才不可能上当。

他环顾一车里面。

他抬起头时，看到车厢最角落，出入口的上方墙壁有电子告示牌。是横长型的，报社发出的新闻从右向左流过。现在这辆列车里面发生的事才叫大新闻呢，七尾想要苦笑。

车厢里还是找不到能够躲藏的空间。

七尾转念，开门出去。他决定回去二车。脑中想起的是在东京车站月台碰到的场面。「怎么不是绿色车厢？」就是有个化浓妆的人这么说的场面。穿着女人衣服，也就是扮女装的男人气呼呼的。他也想起变装男旁边的小个子黑胡须男一脸困惑。「绿色车厢很贵啊。可是你看，二车二排，跟你的生日一样呢。二月二日。」

七尾穿过厕所和洗手台旁边。他提心吊胆，不晓得蛇什么时候会冒出来，不过没看见蛇。会是钻进垃圾桶里了吗？

他走进二车里。第二排有两个人。变装男在看周刊，黑胡子男在玩手机。往他们头上的行李架一看，有纸袋。是在东京车站的月台看到的那个纸袋。里面装着花俏的红色外套和假发。自己是不是该利用它来变装？他们背后的座位——第一排没有人，所以七尾悄然无声地滑进去，垫起脚尖抓住纸袋，一把扯过来。弄出一点声音了。但背对这里的两人似乎没有发现。

七尾从车门离开车厢，移动到窗边，慌忙翻查袋子里面。有外套、洋装和假发。他只拿了假发。红色外套或许太显眼了些。假发能把自己隐藏到什么程度？

此时突然有人出声：「欸，你怎么偷拿人家东西？」七尾吓得差点

此时突然有人出声：「欸，你怎么偷拿人家东西？」七尾吓得差点跳起来。

变装男和黑胡子男站在后面。两人都一脸凶恶，朝他逼近：「你偷我们的纸袋。」其实他们早就注意到七尾的行动，追到通道来了。

七尾连犹豫的心力都没有。没时间了。他一把握住男子的右手，身体一翻，一眨眼就扭住了黑胡子男的手。「好痛！好痛！」黑胡子男尖叫，七尾在他耳边喝道：「小声点！」他知道在这么做的时候，自己也渐渐陷入绝境。他感觉到蜜柑逼近的脚步声就在耳边作响。即使蜜柑现在立刻现身也不奇怪。

「欸，小哥，你这是做什么？」体格壮硕的变装男说。

「没时间了，请照我说的做。」七尾急忙说，然后换成不习惯的命令腔调：「照我说的做！如果照做，我会给你们钱。可是如果不合作，我就扭断你们的脖子。我是说真的。」

「你在说什么啊？」变装男似乎吓到了。

七尾先放开黑胡子男的手，把他转向自己，然后把手中的假发放到他头上：「你去一车最尽头。戴着这个。会有人从后面追上来，等他靠近你的时候，你就打电话给你女朋友。」

七尾瞬间说变装男是他女朋友，但两人似乎也没有觉得奇怪的样子。

怎么办？怎么办？

他拼命动脑。在脑中的纸上拟定步骤、描绘蓝图，擦掉又飞快地重画。

「我干嘛非打电话不可啊？」

「让电话响几下，然后挂断就行了。」

「让电话响，然后挂断？」

「不用交谈。只是信号而已。没时间了。总之照我说的做。喏，快点！」

「喂喂喂，你在那里胡说八道些什么啊，小哥？」

七尾不理会，从屁股口袋掏出钱包，抽出一万圆，塞进男子的衬衫胸袋：「这是酬金。」

黑胡子男的眼睛微微发亮，七尾内心窃喜。如果能用钱收买就简单

黑胡子男的眼睛微微发亮。七尾内心窃喜。如果能用钱收买就简单了：「如果你干得好，我会再加码两万。」

是思虑浅薄吗？男子顿时变得干劲十足：「要躲到什么时候？谁会过来啊？」

「有个高个子的型男会过来。」七尾轻推男子要他快走。「知道了啦，照做就是了吧？」男子戴着怪异的假发，就要往一车去。然而他在途中停下脚步，回头问．，「喂，这不是什么危险差事吧？」

「没事的。」七尾断定说。「安全到吓死你。」

谎话连篇——罪恶感笼罩心头。

黑胡子男不晓得究竟有没有听懂指示，板着脸消失到一车去了。七尾转向变装男：「你过来这里。」

幸好变装男对七尾也没有抗拒或反感的样子。甚至可以说非常起劲。七尾在通道前进一会儿，移动到厕所前面。「小哥，你真是愈看愈帅呢。我一定要帮你。」变装男比起莲花指来，七尾有点吓到，但立刻匆忙回话：「等一下要来的人更帅。好吗？很快就会有个男人从那边过来。你站在通道这里……」

「会有型男模特儿过来啊？」

「然后你就走进这间厕所，让那个型男模特儿看到你要进厕所的样子。」

「什么意思？」

「反正照做就是了。」七尾急了。

「然后我要怎么做？」

「我会在厕所告诉你。」

「在厕所？什么意思？」

七尾说完，打开厕所门踏进一只脚：「我先进去这里面，你等一下看到那个男的之后再走进来。当然，不可以让他看到我在里面。」

变装男似乎并未完全理解指示，但七尾判断再耗下去就太危险了。「照我说的做。万一等了十分钟都没有人来，到时候你就进来吧。」七尾说完，进去厕所里关上门。他站在马桶旁边。不晓得能否顺利。他选了开门时的死角，背贴在靠入口的墙壁。

一会儿后，厕所的门开了。七尾紧张不已。「

一会儿后，厕所的门开了。七尾紧张不已。「人家要尿出来了啦」，变装男说着这句话走进厕所，然后关门锁起来。

厕所里，七尾和变装男面对面。

「他来了？」

「真的很帅耶。的确像个模特儿，腿也好修长。」

蜜柑果然追上来了。尽管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七尾还是不禁胃痛。

「竟然两个人在这么狭窄的地方独处……」不晓得究竟有几分认真，变装男扭着身体就要挨上来。他噘起嘴唇说：「要人家亲亲你也行哟。」「给我安静点。」七尾尽可能表现出威严，这是他最不擅长的事之一，但为了让对方安静，他凌厉地说。听不到外头的动静。

他在脑中想像蜜柑的行动。检查过通道后，他应该会去一车。得先把车厢从头到尾确认过一遍吧。没人使用的厕所、使用中的厕所一定都会检查，但七尾估算，刚才变装男走进去的厕所，蜜柑应该会疏忽了警戒。据柠檬说，蜜柑也认得七尾的脸。那么他应该知道刚才进厕所的变装男不是七尾。他一定不会立刻就想到厕所里有两个人。

蜜柑差不多进二车了吗？七尾想像。蜜柑被打开的雨伞吸引。他会发现拉在底下的塑胶绳吗？

会。

他会确信那是七尾设下的机关。他会判断七尾一定来过这节车厢。

那么他更应该会一路查到一车最后一排了。

好了，那个黑胡子男会照着七尾说的行动吗？待在第一排，看到蜜柑靠近就打电话。七尾是这么交代的。拜托啦，大叔——七尾祈祷的瞬间，听到变装男背的小皮包里响起疑似手机的铃声，铃声很快就停了。简直是再完美不过的时间点。

「好。」七尾说。没必要磨磨蹭蹭了，只能听从直觉。「你从厕所出去，到一车。」他对变装男说。

「咦？」

「离开这里，直接去一车。」

「去一车干嘛？」

「刚才那个人可能会叫住你，你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就行了。你只

「刚才那个人可能会叫住你。你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就行了。你只是被我威胁，照我说的做而已。」

「那你呢？」

「你不必知道。就算那个男的问你，你也坚持说你不知道就是了。」七尾说。机会只有一次。只能跟变装男一起出去厕所，往新干线的行进方向移动了。就算蜜柑朝这个方向看，变装男的身体也会挡住七尾的身影。应该。

「对了。」七尾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交给变装男，是从狼那里抢来的手机。「把这个交给那个男的。」

「啊，给我钱。」

差点忘了。七尾想起来，从钱包里掏出两万圆，折起来递过去。「谢谢你，救了我一命。」虽然七尾如此说，但心想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得救了，打开厕所门说：「好了，走吧。」

变装男往左方，一号车走去，而七尾往反方向的右方，头也不回地前进。

25木村

王子提着行李箱，消失在后方车辆。

木村靠到窗边，眺望窗外的景色。速度比想像中更快。他有意识地去看，建筑物和地面都飞快地被抛向后方。双手双脚被绑住的状态当然非常拘束，木村想要换个舒服的姿势，却失败了。新干线进入隧道了。阴沉的隆隆声响笼罩车体，窗户喀睫震动。脑中浮现「前途无『亮』」四个字。在医院昏睡不醒的小涉，他的脑袋里会不会其实也是这样的状态？会不会四面八方全是黑暗，不安得不得了？这么一想，木村不禁胸口一紧。

王子把行李箱放去哪里？要是撞上物主，那就太爽了——他想。最好被凶悍的大哥哥喝骂：「你乱动人家的行李箱做什么？」挨一顿痛揍。可是木村马上就发现一件事了。要是王子出了什么事，小涉也一样危险。

王子说的是真的吗?

医院附近真的有人在等王子下令吗?

木村想要怀疑。

会不会只是故弄玄虚？故弄玄虚，吓唬木村、嘲笑他。

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无法断定。只要可能性不是零，木村就必须保护王子才行。光是想到这里，愤怒就灼烧全身。他好想挥舞被束缚的双手，胡乱敲打一通。他拼命稳住变得急促的呼吸。

不该丢下小涉一个人的。事到如今，木村才懊悔不已。

小涉失去意识，住院的一个半月间，木村就睡在医院里。小涉一直处在沉眠状态，没办法和他对话或是鼓励他，即使如此，像是为他更衣、翻动身体等，该做的事还是多到做不完，而且晚上也难以入眠，所以木村的疲惫不断累积。六人房的病房里还有其他住院病患，全都是少年或少女，由父母亲全天候陪伴照护。他们不会积极地跟沉默且冷漠的木村说话，但也没有对他退避三舍的样子；当木村对着沉睡的小涉自言自语似地呢喃时，他们体谅木村，对他投以的眼神就宛如在共享共通的心情，或是祈祷同一阵线的同志继续奋斗般。就木村来

看，自己身边的人多半是敌人，要不就是对自己敬而远之，所以一开始也对他们心存警戒，但渐渐地，木村藏觉他们无庸置疑是站在自己这边的，以运动来比喻，就是坐在同一张板凳上的选手。

「明天我得出去工作一整天，如果小涉有什么情况，请打电话给我。」

一天前，木村以不习惯的恭敬语气向医院的医生，以及同一间病房照顾孩子的其他家长拜托。

他不打算联络自己的父母——小涉的爷爷奶奶。因为他们肯定会罗嗦地教训：你丢下小涉一个人，到底要去做什么？总不能告诉他们他要去为小涉报仇，去杀了那个国中生，那对过得悠游自在的乐天老人是不可能理解的。

「当然没问题。」同病房的父母爽快地答应。木村每天待在医院，收入究竟从哪里来？是请长假吗？或者难道他是个有钱的大富豪？可是住的又不是单人房，而是健保房，真古怪——他们或许正如此纳闷，此时听到木村说出「得去工作」这样的话，似乎总算放下心来。大部分的事医院都会负责，但还是有些事情得要家属自己来，这时也只能拜托其他家长，而他们大方地答应了。

「这一个半月，小涉一直都睡着，没出过什么乱子，我想明天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事。」木村说明。

「搞不好偏会在爸爸不在的日子醒来呢。」一位母亲玩笑道。木村也可以理解那并非讽刺，显然是怀抱着希望而说，所以心存感激。「很有可能呢。」

「很有可能。」那位母亲果断地说。「如果工作没办法在一天之内完成，请联络我。这里你就不用担心了。」

「一天就会搞定。」木村立即回答。该做的事很简单。搭上新干线，拿枪瞄准嚣张的国中生，开枪，回来，就这样。他以为。

然而万万料想不到，他竟会陷入这样的窘境。木村看看被绑住的双手双脚。他试图忆起以前来家里玩的阿繁是怎么模仿电视里的逃脱魔术的，但根本不存在记忆里的东西，也无从想起。

总之小涉沉睡着，正等我回去。木村坐立难安。回过神时，他已经站起来了。他并没有计划，但自觉不能再这样下去，便把身体往走道挪。得回去医院才行。

该打电话给什么人吗？他想着，就要把手伸向口袋，但因为双手被

该打电话给什么人吗？他想着，就要把手伸向口袋，但因为双手被绑住，他失去平衡，腰撞上了靠走道座位的扶手。一阵疼痛让木村又啧了一声，蜷起身体。

后面有人过来了。是个年轻女人，堵住走道的木村让她困惑，但她还是面露惧色地发出探问的声音：「呃……」

「哦，不好意思，小姐。」木村说，站了起来。此时他灵机一动，问道：「小姐，可以借我手机吗？」

对方愣住了。显然觉得他很可疑。木村为了遮住被布带绑住的手腕，把手不自然地夹在膝盖之间。

「我有急事得打电话，可是我的手机没电了。」

「打到哪里？」

木村语塞。他想不起来老家的电话。号码全都登录在自己的手机里，但没有一个号码是他背得出来的。几年前，老家的电话换到费率比较便宜的另一家，号码应该也换了。「那打到医院。」木村说出小涉住院的医院名称。「我儿子在那里住院。」

「哦……」

「我的孩子有危险，得联络医院才行。」

「啊，那，医院的电话是……？」女乘客好像被木村的气势压倒，一边取出手机，一边像对待伤患似地靠近木村问：「你没事吗？」

木村板起脸，愤愤地说：「医院的电话我也不晓得！」结果女乘客丢下一句「这、这样啊，那不好意思」，逃也似地离开了。

木村连生气追上去的劲也没有。一瞬间他想，要是这时候大叫「总之打电话报警，叫警察保护小涉！」就能解决问题了吗？但他办不到。他还没有掌握到接受王子指令行事的是怎样的人。是国中生吗？还是医疗相关人士？或许是他想太多，但王子的同伴也可能潜伏在警察组织里。如果王子知道木村找人报警，有可能会采取强硬手段。

「叔叔，怎么了？你要去厕所吗？」王子回来，对坐在靠走道位置的木村说。「还是你在想什么要不得的事？」

「我要上厕所啦。」

「你的脚被绑着呢。再忍耐一下吧。还不至于漏出来吧？喏，叔叔回去窗边。」王子坐下来，把木村推过去。

「行李箱呢？

「行李箱呢？」

「放回去了。放回本来放的行李放置处。」

「你也去得太久了吧？」

「因为有电话。」

「电话？」

「喏，我不是说过吗？我的朋友在叔叔的小孩住的医院附近待命。他会定时打电话过来。过了大宫后，他打来过一次，我奇怪他怎么又打来了，他竟然说『还没轮到我出场吗？还没吗？我好想快点干掉那孩子啊』。他好像手痒得不得了。不过放心，我确实制止他了。如果我说『就快轮到你上场了』，或是没有好好回答……」

「他会对小涉乱来吗？」

「不是乱来。」王子笑。「他会把现在只会呼吸的小涉，弄成连呼吸都不会了。让他不再制造二氧化碳，以这个意义来说，或许可以说是挺环保的呢。杀掉木村涉是罪恶吗？不，是环保。」王子夸张地笑。

这是故意的——木村压抑自己的怒意。王子使用激怒他的措辞是故意的。王子在说话的时候，有时说「叔叔的孩子」，有时说「小涉」。木村也开始注意到这当中恐怕有某些意图了。王子一定是故意挑选让对方更不愉快的词汇，他告诫自己，不能顺了对方的意。

「那个在等待上场的家伙是个怎样的人？」

「叔叔会在意啊？可是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是用钱请来的人嘛。或许他穿着白袍，人已经在医院里喽。只要穿着制服在医院里面大摇大摆地走，就不怎么引人注意。只要堂而皇之地撒谎，别人就会信任。可是现在真的还不要紧，放心吧。我告诉他还不可以动叔叔的孩子，说：『还不可以开动哟。乖，乖，还不可以杀掉那孩子哟。』」

「拜托你，千万别让你的手机没电啦。」尽管说得轻佻，这却也是木村的真心话。只是因为打不通王子的手机，王子的同伴就误会而干出恐怖的事，那就太惨了。

木村愤恨地看着旁边的王子说：「你活着是为了什么？」

「叔叔那是什么问题呀？这我也不晓得啊。」

「我不认为你会没有目的。」

王子闻言微笑。那是一种轻柔地散发出天真无邪的开朗笑容，虽然只有一瞬间，木村却涌出一股冲动，觉得必须保护这个柔弱的存在。「叔叔太瞧得起我了。我没那么聪明。我只是想要尝试各种事情而已。」

「为了体验人生吗？」

「做为难得一次的人生回忆。」那与其说是大言不惭，听起来更像真心话。

「老是胡来，小心缩短你那难得一次的人生。」

「是啊。」王子再次露出纯真无垢的表情。「可是，我也觉得不会那样。」

你有什么根据？木村没有这么问。不是因为觉得会听到孩子气的幼稚说明，而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王子对此有着纯粹的确信，就像统治者天生握有一切事物的生杀与夺大权，并且对此不抱任何疑问。所谓一国的王子，肯定就是拥有绝对的好运。因为就连运气的规则都是王子定下的。

「叔叔，你知道那个吗？在交响乐演奏结束后，大家不是会鼓掌吗？」

「你听过交响乐？」

「有啊。鼓掌的时候，并非一开始大家就同时鼓掌的，而是先有几个人拍手，然后周围的人附和，跟着拍手。然后声音愈来愈大，渐渐地又愈变愈小。因为拍手的人渐渐变少……」

「你觉得我会去参加什么古典音乐演奏会吗？」

「把音量的强弱画成表来看，理所当然，会形成一座小山状。一开始只有一小部分的人，然后逐渐增加，到达顶点之后又逐渐减少。」

「你觉得我会对统计表有兴趣吗？」

「然后呢，再把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比方说手机普及的情况量表化，听说就跟交响乐的鼓掌量表完全一样呢。」

「你希望我说什么？真厉害，拿去当成课外研究发表如何，这样吗？」

「人呢，是会受到周围的人影响而行动的。人并非出于理性，而是凭直觉行动。即使看起来是出于自己的意志下了某些决断，也是受到周遭的人的刺激和影响，即使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独创的存在

周遭的人的刺激和影响。即使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独创的存在，其实也只不过是构成量表中的一员。听好了，假设说，有人听到可以依自己高兴自由行动，你觉得那个人会先怎么做？」

「我才不晓得。」

「会先观察别人。」王子愉快无比地说。「明明就告诉他可以自由行动了。可以依自己的意志行动，却会介意别人怎么做。尤其是碰到『正确答案不明确，而且重要的问题。时，人愈会去模仿别人的答案。很可笑吧？可是人就是这样的。」

「那真是太好了。」木村已经摸不清王子究竟想说什么，随口敷衍。

「我喜欢人们像这样在不知不觉间被巨大的力量所操控。陷在自我辩护和正当化的圈套，受到他人的影响，自然地朝着某个方向前进。看着这副景象，真是大快人心。如果能够由我来控制，那就太赞了。你不觉得吗？不管是卢安达的大屠杀，还是塞车造成的车祸，如果巧妙地做，我也可以引发。」

「你是说资讯操作吗？」

「啊，叔叔真博学。」王子又露出宽大的笑容。「可是不光是这样而已。不限于资讯。人的感情就像撞球，所以只要让别人不安、施加恐惧，或是激怒他，透过这些，要逼迫一个人、吹捧一个人、让一个人孤立，都非常简单。」

「你把我带去盛冈，也是你的课外研究的一环吗？」

「是啊。」王子干脆地承认了。

「你到底要我杀谁？」木村说出口的瞬间想起来了。是某个他甚至忘了听过的传闻的记忆。「我听说以前有个在东京很有名的人回到故乡，在那重振旗鼓。」

「哦，不错。再加把劲。很接近了。」王子那嘲弄的口吻让木村心烦。他板起脸，用皱巴巴的脸挤出话：「你该不会打算对峰岸先生出手吧？」

王子的嘴唇因为自然涌现的喜悦而笑得更深了。

「那个叫峰岸的叔叔那么有名吗？」

「才不是有名不有名的问题，他是专门招揽危险人物的现任社长

「才不是有名不有名的问题。他是专门招揽危险人物的恐怖社长啊。钱多得吓人，霸道又缺德得吓人。」木村当然没见过峰岸，在承揽危险工作时，也没有直接接过峰岸的委托。不过当时那暗涛汹涌的非法业界里，峰岸良夫可说是呼风唤雨，比方说，即使是从某人那里接来的案子，追本溯源，也可能是来自于峰岸，而木村所做的工作，大半也是峰岸发包的，或承包商再分包的可能性很高。

「以前不是有个叫寺原的人吗？」王子就像央求别人讲故事似地，一派天直（地说。欺，老婆婆在河边洗衣服，然后呢?

「你怎么会知道？」

「这种情报怎样都弄得到手。情报只能在某个狭隘的范围内共有，自己人的秘密绝对不会泄露到外面——会这么相信，迟钝度日的全是些老头子。情报是遮挡不住的。只要你想要，就可以搜集到手，也可以刻意让谁吐出重要情报。」

「网路是吗？」

王子又变成悲伤微笑似的表情：「网路当然是其中之一，可是不光是网路而已。老人家是很极端的，瞧不起网路，又害怕网路。想要把它贴上某些标签，好让自己放心。再说，就算会用网路，最重要的还是处理资讯的方法。鬼叫着『电视和报纸全是谎话连篇！囫圃吞枣的大人是笨蛋！』的人，自己或许也是对『电视和报纸全是谎话连篇！』这样的资讯囫圃吞枣的笨蛋。任何资讯都是虚实掺半的，哪能断定哪边才是真的，真是太不像话了。」

「意思是王子殿下有明辨虚实的能力吗？」

「不到明辨虚实那么厉害啦。只是从复数情报源得到情报，进行取舍，接下来再自己确定罢了。」

「峰岸碍到你了吗？」

「也不是碍到，」王子噘起嘴唇。有一种仿佛小孩子闹脾气的稚气。「我有个麻烦的同学。啊，喏，叔叔也知道吧？我们在公园玩的时候他也在。那个带狗的。」

「哦。」木村说。他想起来，皱起眉头。「朋康吗？」一会儿后他想起名字了。

「那不是在玩吧？你那是在凌虐人家吧？」那个朋康同学怎么了？——木村本来要问，但已经想到了。「他跑去跟老爸告状，叫狠角色

来帮他报仇是吧?

来帮他报仇是吗？」

「我以为他只是在不甘示弱，没放在心上，没想到朋康好像真的跑去跟他爸商量了。真好笑呢，居然找爸爸妈妈商量？结果他爸生气了。为孩子的事动气，不觉得窝囊吗？律师有那么了不起吗？」

「真不想变成那种父亲。」木村故意这么答。「那朋康同学的爸爸怎么了？」

「令人吃惊的是，他也跑去告状了。」

「向谁？」

「向那个峰岸先生。」

一瞬间木村感到惊讶，却也恍然大悟了。原来王子跟峰岸是这样的关系啊。「朋康爸爸认识的狠角色，竟然真的是个狠角色……是吗？」

「像叔叔这种自己行动的人更要了不起多了呢。朋康他爸完全不行。我真是目瞪口呆，失望透顶了。」王子不像是勉强装出来的，就像发现圣诞老公公原来是父亲乔扮的而失望叹息般。「而且更令人失望的是，峰岸叔叔也太小看我了。」

「什么意思？」竟然满不在乎地用「峰岸叔叔」称呼峰岸良夫，木村难以置信。而且王子的冷静不是出于无知，而是来自于自信。

「只有一通电话。他打电话到我家，对我说，不准再欺负朋康了，要不然叔叔是很可怕的，当心后悔莫及』，简直就像在警告小孩子一样。」

「你不就是个小孩子吗？」木村笑道，但也明白王子不是个单纯的小孩。

「没办法，我只好装出害怕的样子给他看。我装哭道歉说『对不起，我以后不敢了』，然后就这样没了。」

「那不是很幸运吗？峰岸也没空去理国中生啦。要是他动真格的，可不是你唉唉哭个一两声就可以了事的。」

「真的吗？」王子摆出吓一跳的模样说。他的发丝十分柔细，身体线条也很纤细，看上去完全就是个品学兼优的模范国中生。别说是扒窃了，感觉连在放学途中买零食也不会。木村忽然有股自己正带着侄子搭新干线去东北旅行的错觉，、峰岸真的那么可怕吗？」

「那当然可怕啦

「那当然可怕啦。」

「会不会只是大家都这么想而已？就跟电影中的美国大兵以为辐射没什么好可怕一样，只是不经思考地听信资讯跟传闻罢了。如果不是的话，就跟老年人坚称以前的电视节目比较有趣、以前的棒球选手比较厉害一样吧。或许只是单纯的怀旧情结罢了。」

「你要是小看峰岸，当心没命。」

「所以说，你们太相信那类迷信啦。要是小看峰岸叔叔会没命——这种迷信。那就跟扭曲的成见形成了群体意见，再继续扭曲现实一样，我这么觉得。」

「你的口气可不可以像国中生一点？」

「人会去害怕别人说的可怕之事。不论是恐怖攻击还是疾病。人没有自我判断的能力和心力。说起来，就算是那个峰岸先生，顶多也只会靠金钱跟恐吓、暴力跟人海战术嘛。」

「就是这一点可怕吧？」

「事实上他不就小看我了吗？而且理由还是我是国中生。」

「王子殿下，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王子泰然自若地指着新干线前方：「去盛冈见峰岸叔叔呀。你知道吗？峰岸叔叔每个月一次，都会去见他跟情妇生的孩子。跟太太生的孩子虽然是自己的继承人，可是好像又笨又任性又无能。可能是因为这样吧，他很疼跟情妇生的女儿。虽然好像还是个小学生。」

「你调查得真仔细。佩服佩服。」

「不是啦。重点是，令人吃惊的是，这里又出现了小孩。」

「什么意思？」木村皱起眉头。

「我看以前的儿童节目里，不管再怎么棘手的强敌，最后也一定都会找到他的弱点不是吗？我从小就一直觉得世上的事才没那么简单。」

「你现在也还是个小孩吧？」

「可是啊，现实真的就是这样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一定有弱点，而且那弱点大半都是小孩或家人。」

「有那么单纯吗？」

「叔叔还不是一样？叔叔会找上我，也是因为孩子的事吧？人对于自己的孩子，脆弱得教人吃惊。峰岸叔叔也有孩子。我觉得只要从那里下手，应该可以找到某些弱点才是。」

「你打算对峰岸的孩子动手吗？」种种想法顿时涌上木村的心头。一是单纯的愤怒。如果一个无辜、年幼的孩子因为王子而被卷入风波，这令他感觉到一股无法饶恕的愤怒。另一个则是疑问：峰岸真的会因为孩子而曝露出弱点吗？「你以为你办得到？」

「我才不会那么做呢。」

「不会吗？」

「还不会。今天还是第一次，所以我还不会动手。只是露个脸，或者说预先勘察。」

「你以为你见得到峰岸？」

「峰岸叔叔昨天好像跟情妇、女儿到岩手去了。他好像在牧场附近的度假别墅。」

木村皱起眉头：「你调查过了？」

「那不是什么秘密啦。峰岸叔叔也没有隐瞒。只是那栋别墅周围有很多警卫，进不去。」

「那你要怎么办？」

「所以说只是勘察而已。不过虽然是勘察，空手前往就太可惜了，所以想请叔叔显一下身手。」

对了，木村这才又想起重要的事。王子打算要自己杀掉峰岸良夫。「那根本不是勘察了吧？是正式上阵。」

「去别墅的话，我会引开警卫的注意力，叔叔就趁机进去里面，试着干掉峰岸叔叔吧。」

「你以为行得通吗？」

「一半一半吧。我觉得胜算大概有两成。大概会失败。可是失败也没关系。」

「你少胡闹了。」

「如果有胜算，就是拿他女儿当武器的情况。为了女儿的安危，峰岸也不敢轻举妄动吧。」

「为孩子而发愁的父母很可怜的嘛

「为孩子而发飙的父母很恐怖的哦。」

「就像叔叔那样吗？为了孩子连命都不要了？就算死掉，也会因为担心孩子而复活？」那口气显然是在嘲讽。

「或许。」木村回答，想像被埋葬的母亲从土里爬出来的景象。从做父母的心情来看，他觉得这确实有可能发生。

「人类才没有那么顽强呢。」王子笑了。「总之，峰岸也会为了女儿，什么事都肯做。至于叔叔会碰上什么事，则完全不关我的事，我会彻底主张我是被叔叔操纵的国中生。」

「我不会失败。」这完全是逞强话。

「我听说过传闻哟。听说峰岸叔叔就算中了枪也不会死。」王子说，却已经露出古怪的笑容。

「哪有可能？」

「就是啊。不过即使受人狙击，峰岸叔叔也一直活到现在，这是事实。峰岸叔叔一定是个运气超强的人。」

「要说的话，我以前工作时，也一直很幸运啊。」木村动气说。这是真的。在从事危险工作时，他曾有两次因为一点失败，差点陷入危机，但不是恰好有其他业者前来搭救，就是正巧警察来了，他得以平安脱身。「可是，峰岸跟王子殿下，哪边运气好就难说了。」

「我就是想查清楚这一点。」王子高兴地说，就像发现劲敌的运动选手般，眼睛闪闪发光。「所以等一下要请叔叔去取峰岸的命。先小试牛刀，看看他的运气到底有多强。不管结果如何，反正都可以得到峰岸叔叔的新情报。至少我可以靠近峰岸叔叔的别墅，也可以知道警备的状况。还可以观赏一下峰岸叔叔的行动。做为第一次勘察还不赖。」

「万一我背叛，你打算怎么办？」

「叔叔会为了孩子加油的。谁叫你是做爸爸的嘛。」

木村左右移动下巴，弄出声响。这个不管说什么，都用满不在乎的口气顶回来的少年教他气得牙痒痒的。

「我说你啊，」木村说。「假如说，这次你对峰岸先生出手，然后进展顺利，虽然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怎样才算顺利啦，总之真的照你的意思，整了大人一顿……」

「我并不是想整大人，而是要……怎么说，想让大家陷入绝望的心

「我并不是想整大人。而是更……怎么说，想让大家陷入绝望的心境。」

绝望？还真模糊，木村想。「不管你这样的小鬼做什么，大人都不会甩你的啦。」

「你说得没错，叔叔。」王子开口，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被我这样的小鬼任意摆布，却完全无力反击，我想让大人了解这样的自己有多么地无力，然后陷入绝望。让他们发现自己活到这把年纪是多么没有意义，甚至就此失去继续活下去的动力。」

26水果

柠檬的脑袋还有点恍惚。他望向窗外，眼睛追着被刮走似飞向后方的建筑物，手则抚摸下巴，虽然不痛，但好像一下子就失去了意识。那个眼镜男一脸温驯，还真不可貌相。

他向旁边的峰岸大少搭讪：「喂，我差点就去跟你作伴了呢。」没有回答。「搞什么，居然不理人。」

柠檬忽然想到，触摸自己的身体。刚才取出来的枪不见了。怎么可以随便拿走别人的东西呢？麦陶。他板起脸。

然后他想起七尾刚才说的话。

那个眼镜男说他也是被峰岸委托的。而且他应该抢走的行李箱也被其他人抢走了。那么行李箱现在在哪里？

去看看蜜柑的情况好了，柠檬站起来，就要往走道后方去，又转念想道：何必那么好心？还是慢慢休息，就算要跟蜜柑联络，也没有手机。那个眼镜男竟然未经同意拿走人家东西，让柠檬很生气。他好舍不得挂在上面的汤玛士小火车吊饰。

听到声音时，一开始他并不以为意。掺杂在车体震动声中传来的电子音，他以为是其他乘客的手机铃声。吵死了，谁的电话啊？他事不关己地想，但他发现那声音已经响了一阵子了。而且声音感觉很近，他便集中意识。集中神经寻找声音的来源。

是底下。

声音来自座位底下靠后方处。柠檬弯腰看地板，但看不清楚。虽然不想弄脏裤子，但也不能置之不理，柠檬跪到地上，弯下身体，查看座位和地板间的缝隙。什么都没有。是更后面的座位吗？他心想，移动位置，再次跪下。

声音变得更大，他找到源头了。

是只小手表。

廉价的电子表画面闪烁着。是谁掉的吗？掉的东西怎么不捡走？柠檬骂道，然后提防起来：「这会不会是什么可疑的道具？」虽然他不觉得会是炸弹，但这铃声有可能是某种信号，会引发什么意料之外的

觉得会是炸弹，但这铃声有可能是某种信号，会引发什么意料之外的事。不能置之不理。他调整身体的角度，以伸手的姿势摸索，抓住手表拉出来。虽然费了点工夫，但总算捡起表。他挺直身体，在座位坐下。

「这种便宜货，大少连看都没看过吧？」柠檬回到原座，将连着黑色皮带的电子表在峰岸大少的尸体前晃了一晃。他随便乱按按键，结果声音停了。看起来不像什么特别的表。他怀疑是窃听器吗？翻过来凑近耳朵确定声音。只是单纯的手表而已。

正当柠檬犹豫着该不该丢掉的时候，蜜柑从二车回来了。

「找到眼镜同学了吗？」柠檬询问。然而蜜柑那张阴沉的表情等于已经回答了。

「被摆了一道。」

「那是在另一边吗？他逃到前面去了吗？」柠檬指着通往四车的方向。

「不，他一定是逃到一车那里了。只是不晓得在哪里让他跑了。」

「不晓得在哪里？蜜柑，趁着你没注意的时候吗？」柠檬说，发现自己咧嘴笑开了。总是冷静沉着、办事一丝不苟的搭档失败，让他爽快极了。「喂喂喂，这是很简单的差事吧？你是从这里走向一车的。眼镜同学一定就在这后面的哪里，所以是瓮中抓鳖。一定会在哪里碰上的。要搞砸还困难多了吧？还是蜜柑，你又跑去厕所杀时间了吗？还是眨眼睛眨得太慢，眼睛闭太久？」

「我没去厕所，也没眨眼眨那么久。只是有人帮那家伙。」蜜柑没趣地板起脸说。哎呀，看来蜜柑心情大坏，这下麻烦了——柠檬绷紧神经。平日严肃的家伙一生起气来就棘手了。

「那样的话，逼问那个帮忙的家伙不就好了？」

「他们好像是被威胁的。是一个扮女装的家伙，跟一个普通打扮的大叔。」

「被威胁？真的假的？」

「那两个人很不正经，但感觉也不像在撒谎。」蜜柑说，愤恨地用左手摸了摸右拳。或许他对那两个人下了铁拳制裁。

「那表示眼镜同学真的跑到另一边去了吗？」柠檬望向行进方向

「那表示眼镜同学要陶跑到另一边去了吗？」柠檬望向行进方向。「可是没有人经过啊。」

「会不会是你眨眼眨太久？」

「我小学时，可是在全校的『不眨眼大赛』中拿到第一名呢。」

「幸好我跟你不同小学。真的没人经过吗？连一个都没有？」

「是有一两个人经过啦。乘客本来就会走来走去，卖东西的小姐也会经过。可是没有疑似眼镜同学的人经过。」

「你一直坐在这个位置，看着前面吗？」

「那当然了。我又不是小孩子，才不会贴在车窗上看呢。」柠檬说到一半，注意到自己手中的手表触感，「哦，」他吁了口气。「我捡到了这个。」

「那是什么？」蜜柑露骨地表现出怀疑的样子。「这个啊，」柠檬晃了晃表。「闹铃在响。它掉在那边，」柠檬指着后面的座位说，「所以我去捡了。」说到这里，他发现蜜柑看自己的眼神变得不屑，补充说：「只是这样而已啊。」

「就是那个。」蜜柑断定。

「那个？哪个？」

「那是那家伙放的。眼镜同学好像脑筋动得很快。他有什么目的。」

「他是打算用这个做什么？」

「那家伙还真喜欢道具。看。」蜜柑亮出手中的手机。

「你换手机了？」

「那家伙交给我的。好像是拜托变装男交给我的。」

「他在想什么啊？那个吗？搞不好他会打电话来哭着求饶呢。」

柠檬是开玩笑的，然而此时蜜柑手中的电话液晶荧幕亮了起来，并响起轻快的旋律。

「才刚说完就打来了。」蜜柑耸耸肩。

27瓢虫

七尾在一车车厢外避过蜜柑，回到三车前方了。他从车厢外窥看门上的小窗，想要观察里面，结果门打开了。是门的感应器侦测到七尾的身体而开启了。就连这都让七尾觉得倒霉。出于经验，七尾知道要是逆势而行不会有好事，便悄悄闪进了三车。第一排座位空着，他在那里弯下身子，躲起来。

他小心不被看见，从前座椅背旁边探头观察前方，看到柠檬站起来。

他没睡。柠檬好像没有喝掺了安眠药的饮料。如果柠檬喝了睡着就轻松了，不过事情本来就不可能全照着希望进行。七尾并不失望。那原本就只是情急之下乱放的圈套，就算有几个失败，也没空让他沮丧。况且柠檬是昏倒在后面的座位。他会喝自己座位的饮料可能性很低。

七尾再一次看前面。

柠檬挪动身体。是设定的手表响了。「谁的电话啊？」柠檬埋怨。是我，七尾想要回答。是我放在地上的表。

自己那么倒霉，所以或许设定的表故障了，或是不应该没电的电池没电了，又或者在柠檬发现之前被什么人捡走了，七尾想像了各种不幸，幸而没有变得如此。

他计算时机。

该什么时候站起来，什么时候穿过柠檬旁边？感觉蜜柑随时会从背后的一车折回来，七尾焦急难耐。

他浅浅地坐着，维持几乎要从座椅滑下来的姿势，最小限度地探出去头看前面。

吵人的闹铃声没有停。那样的话，柠檬会怎么做？他应该会去捡。

该说是不出所料吗？七尾看到柠檬站起来，移到后面的座位弯下腰。

就是现在。

七尾配合自己内在的信号站起来，他毫不犹豫地快步前进，迅速穿

七尾配合自己内在的信号站起来。他毫不犹豫地快步前进，迅速穿过走道。趁着柠檬在专心捡表的时候溜过旁边。屏声隐藏着气息。

离开三车车厢后，七尾吁了一口气。但还不能停步。他继续往前走。

穿过四车，接着离开五车时，他立刻拨打手机，按下手机中刚登录的狼的手机电话。通道吵得宛如哗哗流过的河川奔流，但他把手机紧贴在耳朵上，听到了声音。他靠在窗边出声。

「你现在在哪里？你打算做什么？」对方立刻说。

「请冷静听我说。我不是你们的敌人。」七尾立刻说明。总之他想避免对方朝这里冲过来的情形。「我是拿了你们的行李箱，但那也是受峰岸所托。」

「峰岸？」蜜柑的口气显得惊讶。隐约听得到柠檬在旁边说什么。大概是在把七尾刚才说的内容转告给蜜柑吧。也就是说，蜜柑已经回到柠檬旁边了。

「我想如果我们敌对，相互攻击，就顺了峰岸的意。」

「行李箱在哪里？」

「我也正在找。」

「你以为我们会信？」

「如果行李箱在我手里，我早就在刚才的大宫站下车了。我和你们联系，纵然处境危险，却和你们谈判，并没有好处啊。我有什么好处？我只是觉得我们联手比较好，才这么拼命。」

「我啊，」蜜柑的口气很阴冷，感觉与柠檬的阳性氛围完全相左。或许他是城府深重，不轻易答应别人，重视逻辑判断的类型。「我死去的老爸交代过，不要相信在小说里使用大量诗意表现的作家，还有在对话里用什么『纵然』的家伙。还有，也有另一个可能，也就是你不光是被委托抢夺行李箱，还被委托收拾掉我们两个。明明危险，却试着与我们联系，是为了接近我们，取我们的命。你会那么拼命，是因为那是工作。」

「如果我受托收拾你们，刚才柠檬兄昏倒时，我已经下手了。」

「你是不是觉得那样一来，要收拾我就麻烦了？你是不是打算同时收拾蜜柑跟柠檬两个？」

「何必那么疑神疑鬼呢？

「何必那么疑神疑鬼呢？」

「所以我才能活到现在。喂，你人在哪里？几号车？」

「我移动了。我不在『疾凰号』，我移到『小町号』了。」七尾几乎是自暴自弃地说。东北新干线的「疾风号」和「小町号」虽然连结行驶，但车厢里面无法互相往来。

「少扯那种连三岁小孩都骗不了的谎。从『疾风号』去不了『小町号』。」

「有时候就算骗不了三岁小孩，也骗得了大人啊。」七尾听着手机，撑住摇晃的身体。震动变剧烈了。「可是你打算怎么做？咱们彼此能做的不多。」

「是啊，可以做的事没有多少。我们要把你交给峰岸。把错全推到你头上。」

「把弄丢行李箱的责任赖到我头上吗？」

「还有杀了峰岸宝贝儿子的责任。」

七尾哑然失声。刚才在附近座位听他们说话时，他就已经在猜了，然而一知道是事实，脑袋还是混乱了。

「我没说过吗？跟我们一道的峰岸的儿子突然翘辫子了。」

「那是什么意思？」七尾才刚说完，就想起跟蜜柑和柠檬坐在同一排的男子模样。那个人没有呼吸，一动也不动，分明是死了。原来那是峰岸的儿子吗？七尾一想到这里，浑身毛骨悚然。这辆新干线怎么会出这种事？他好想不分青红皂白地抓个人泄愤一番。「那很糟糕呢。」

「果然很糟是吧。」蜜柑胡闹似地说。

七尾差点大叫「太胡来了」。不管是什么人，如果失去自己的孩子，都二疋会悲伤，失去理智。如果知道那是谁下的手，一定会气到以愤怒的烈火烧死那个人吧。而且如果对方是那个峰岸良夫，被他的烈火灼烧时会是怎样的痛苦，光是想像，就让人感到一股皮肤掀起，开始焦烂般的恐怖。「你们干嘛杀了他？」

此时车体猛烈一晃。不好，会跌倒——七尾踏紧双脚，倾斜身体以对抗摇晃，变成脸贴在窗户上的姿势。结果窗户玻璃外面有什么液体「啪」地附着上来。虽然不知道是鸟粪还是污泥，总之七尾被扑上眼

前的物体惊吓到。他慌张地身子后仰，一声窝囊的「呜哇」后，一屁股跌坐在地。

我果然倒霉——七尾叹息。比起跌倒的疼痛，自己的霉运对他打击更大。

手机从手中滑落了。

路过的男子帮忙捡起。那名尽管缺乏生气却神清气爽的男子，是刚才在车厢里碰到的人、补习班的讲师。他人就在跌倒的七尾旁边。「啊，老师。」七尾不禁说。

男子捡起手机，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图，就把手机凑到脸旁，聆听传出的话声。

七尾慌忙爬起来伸手：「还给我。」「你总是很忙的样子呢。」男子一派轻松地说，把手机递过来。然后走进厕所去了。

「喂？」他出声。「手机掉了。继续说吧。你刚才说什么？」

电话里「啧」了一声。「峰岸大少不是我们杀的。他坐在位置上，不晓得什么时候死掉了。不知道是休克死亡还是怎样。听好了，不是我们干的。」

「峰岸大概不会信你们这套。」连我都不信了，七尾在心里接着说。

「所以才要把你当成凶手交出去。这样比较有可信度吧？」

「才没有。」

「总强过什么都没有。」

七尾叹息。他向蜜柑和柠檬提议联手，但如果不光是行李箱的事，还要共同承担峰岸儿子的死，就难说是个上策了。就像为了逃避窃盗罪，而向杀人犯提出「我们一起联手对抗司法吧」一样愚蠢。得不偿失。

「喂，怎么了？」蜜柑说。

「我没想到你们那边那么惨，正在吃惊而已。」

「不是『你们』。这些全都是你干的，眼镜同学。」蜜柑笑也不笑。「你搞丢了行李箱，杀了峰岸的宝贝儿子。而我们收拾了你这个罪魁祸首。峰岸应该会生气，但他气愤的对象是你。我们还有可能被称赞干得好呢。」

怎么办？怎么办？七尾拼命动脑

怎么办？怎么办？七尾拼命动脑。

「没那种事。总之，」他匆匆地说。视线转向窗外。玻璃上留着刚才飞上来的液状污垢。一污垢被新干线疾驰的速度压得变形，一点一滴地扩散开来。「总之，在这辆列车里彼此厮杀不是个好主意。你不这么认为吗？」

蜜柑没有回答。

眼前站着一个男人。刚才帮他捡手机的补习班讲师好像从厕所出来了。他用难以看出情绪的表情定定地看着七尾。

「如果不能联手，能不能至少缔结休战协定？」七尾介意着眼前的男子说。「横竖我也下不了新干线。咱们就这样安安分分坐到盛冈吧。到了盛冈站再做了结也不迟。」

「喀登」一声，新干线虽然短促，但剧烈地摇晃。

「两点。」蜜柑的声音冷冷地窜进耳中。「我有两点要说。第一点，从你的口气听来，你好像料准到盛冈再做了结，你就有胜算。」

「没有那回事。至少从人数来看我也屈居下风啊。二对一呢。」

「纵然是二对一……」

「啊，你刚才说『纵然』。」

即使隔着手机，也听得出蜜柑轻笑了。「第二点，我们等不到盛冈。不在仙台把你交出去，我们就惨了。」

「仙台站有什么吗？」

「峰岸的同伴会到车站来检查。」

「检查什么？」

「峰岸大少是不是平安无事。」

「事情大条了呢。」

「所以我们得在抵达仙台之前把责任推到眼镜同学你身上才行。」

「怎么这样？」七尾说，在意起眼前的补习班讲师怎么还在原处？就像目睹小孩子恶作剧的老师没办法离开似地，他呆在原处。「对不起，可以先挂断吗？我马上打回去。」

「好，那我们会悠闲地欣赏景色，等你打来……你以为我会这么说

「好，那我们会悠闲地欣赏景色，等你打来——你以为我会这么说吗？电话一挂我就去找你。」蜜柑以有些带刺的口气说，结果旁边插进柠檬的声音：「有什么关系？享受一下风景嘛。」

「反正都在同一辆新干线里，有什么好急的？到仙台还有三十分钟啊。」七尾说。

「我们没工夫悠哉了。」蜜柑说，但柠檬又烦人地插嘴：「有什么关系？太麻烦了，电话挂了吧。」

然后电话真的断了。

电话猝然挂断，让人感觉到交涉决裂的危险，七尾想要重拨电话，但又觉得蜜柑不是会贸然行动的类型。没必要慌。应该步步为营才是——他安抚自己，心想应该把事情一件件解决才好，然后他对着看他的补习班讲师问：「呃，有事吗？」

「啊，没事。」讲师好像这才发现自己一直没动。就像换了电池的玩具般僵硬地行礼。「刚才我捡起手机的时候，对方说了很可怕的事，我很在意，所以便沉思起来。」

「很可怕的事？」

「谁被杀了什么的。我觉得很可怕。」

大概是在讲峰岸的儿子那时候——七尾想起来了：「可是老师看起来并没有害怕的样子啊？」

「究竟是谁在哪里被杀了？」

「就是在这辆新干线里。」

「咦？」

「如果是这样的话，老师会怎么做？冲去通报列车长会比较好吗？还是全车广播？『请问乘客当中有没有警察相关人员？』」

「那样的话，」男子唇角露出淡淡的笑，是宛如用手指一抹，就会溶于水中的朦胧笑容。「应该广播『请问乘客当中有没有凶手』才对吧？」

这意外的回答让七尾笑出声。的确，那样省事多了。「开玩笑的啦。如果这辆新干线里发生那么恐怖的命案，我怎么能这么冷静？早就冲进厕所，闭关到终点站了。要不然就是抱住列车长不放。在这样的密闭空间里，要是做了什么坏事，马上就会演变成大恐慌的。」

古怪。事实上七尾就杀了狼，还跟柠檬发生格斗，列车里却一片安

才怪。事实上七尾就杀了狼，还跟柠檬发生格斗，列车里却一片宁静。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吗？说你一向很倒霉。所以我想会不会是那个法则。『只要一搭新干线，就绝对会被卷人事件。除了想要被卷入事件而搭新干线的时候』。」男子一边说，一边朝七尾靠近一步。瞬间七尾感觉男子的眼睛突然伴随着魄力直逼上来。那就像巨木的空洞。自己和男子之间出现了看不见的巨木，树干上有两个空洞发出沉郁的光芒。感觉如果一直盯着看，就会被吸收进去，融入洞穴里的黑暗中。尽管满怀恐惧，七尾却深受吸引。七尾感觉到不祥的预兆。但他还是无法从男子的眼睛别开目光，无法别开目光这件事更加撩拨不祥的预感。「你也是，」七尾问。「你是，」他改口。「从事什么危险工作吗？」

「饶了我吧。不是的。」他轻笑。

「你的座位在四车后尾。厕所的话，四车跟三车之间就有。你没必要特地跑来这么远的厕所吧？」七尾以刺探的眼神观察对方。

「我只是搞错了。不小心走到前面去了。我懒得折回去，就来这边上了。」

「哦？」七尾仍旧怀疑地应声。

「我也曾被卷入过危险的事里。」

「我现在可是处在危险的漩涡当中呢。」七尾反射性地说，发现话语从自己的胸口一带滚滚而出。「一个狠角色的儿子好像被杀了。我并没有目击到，不过那个大少爷好像是在没人发现的状况下翘辫子的。」

「狠角色的儿子啊……？」补习班讲师自言自语似地说。

「没错。好像是不知不觉间死掉的。」

自己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尽管这毋宁是不该说出口的话，自己却滔滔不绝，让七尾心惊不已，却又闭不上嘴巴。或许这个人真的具有掏挖他人肺腑的力量。那说起来，就像是把他周围半径几公尺都变成纤悔室的力量。「不要对这个男的多嘴。」内心的忠告罩上了一层膜，但却没办法明确接收到。是他的眼睛的关系，他想。然而就连浮现的「是他的眼睛」的意识也罩上了一层膜。

「这么说来，我以前被卷入的那场骚动，也有个狠角色的长男被杀

「这么说来，我以前被卷入的那场骚动，也有个狠角色的长男被杀了。不过狠角色本人也被杀了。」男子说。

「那是在说谁？」

「我想说了你也没听过吧。不过他在那个圈子好像是个名人。」男子只有在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变得痛苦。

「我不晓得你说的圈子是哪个圈子，或许是我也知道的圈子。」

「那个人叫寺原。」

「寺原。哦，他很有名。」七尾当下回答。「被毒死的。」他情不自禁地说出口后，才后悔唐突地说出这种事。

然而补习班讲师却一片淡然：「是的。父亲是被毒死的，儿子是被撞死的。」

「毒」这个字在七尾的脑中绽放出微光。「毒杀。」他呢喃，「蜂？」然后他如此自问。杀害寺原的，是被称为虎头蜂的业者。

「蜂？」男子侧着头。

「峰岸的儿子或许也是被蜂给干掉的。啊，难道你就是虎头蜂？」七尾忍不住指住眼前的男子问。

「看仔细，我是人呀。」补习班讲师大声说。「我是补习班的老师，铃木老师。」他自嘲地说。「蜂类是昆虫。」

「的确，你不是昆虫。」七尾也一本正经地应道。「你是活神父。」

被称做虎头蜂的业者究竟是怎样的人、怎样的风貌，有什么特征，七尾并不晓得。真莉亚会知道吗？他取出手机，就要按号码。抬头一看，男子已经不见了。自己刚才在对谁说话？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吗？七尾害怕起来，一边打电话，一边从门上的小窗朝五车看。结果他看见补习班讲师离去的背影，松了一口气。不是幻影。

他把脸凑近车窗的景色，手机按在耳边。黏在窗上的一污垢已经被撕扯得七零八落。

铃声响着，但真莉亚迟迟不接电话。感觉蜜柑和柠檬随时会从背后追上来，让七尾心神不宁，不知不觉间在通道上团团转。车厢与车厢的连结部分上下左右起伏，模仿爬虫类动作似地摇摆。

「你现在在哪儿？」真莉亚的声音这才传来。

「啧？」七尾禁不住叫出声来

「咦？」七尾禁不住叫出声来。

「怎么了？」

「有耶。」他一片茫然。

「有？有什么？」

尽管是自己打的电话，七尾却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黑色的行李箱就在眼前。就在车厢外的行李放置处，宛如打一开始就在那里似地，自然地融入其中。

「行李箱。」一直寻寻觅觅的东西过于轻易地现身，七尾完全没有真实感。

「行李箱？你说委托要抢的行李箱吗？咦？在哪里？真亏你找得到。」

「不是找到，我正要打电话给你，发现它就在眼前。就搁在一般的行李放置处。」

「你刚才漏掉的地方？」

「我第一个确认的地方。」

「怎么回事？」

「行李箱自己回来了。」

「就像自力回到主人家的狗？真感动。」

「是有人搞错拿走，又放回来了吗？」

「会不会是从你那里抢了行李箱，后来又怕了？所以决定还给你。」

「怕了峰岸？」

「或是你。『没想到那个七尾也牵涉在里面，太危险了。那家伙简直就像专吸霉运的葫芦』。可是太好了。这次绝对不能再放开行李箱喽。然后在下一站仙台下车，就完工了。」真莉亚发自心底地吁了一口气。「虽然中间有些曲折，不过千钧一发，总算是成功了。应该可以顺利结束吧？」

七尾垮下脸来：「是这样没错，可是蜜柑跟柠檬很棘手。」

「你被他们抓到了？」

「是你叫我不要想东想西，直接去三车的

「是你叫我不要想东想西，直接去三车的。」

「我不记得了。」

「我记得一清二楚。」

「好吧，就算退让一百步，是我叫你去三车的好了，我有叫你被蜜柑他们找到，陷入危机吗？没有吧？」

「不，你有说。」七尾豁出去撒谎。「我记得你是这样说的。」

听得出真莉亚失笑了。「嗳，可是既然都已经发生的事，也没办法了，也只能甩掉他们了。」

「怎么甩？」

「想办法。」

「就算你叫我甩，在新干线里也是有极限的。你要叫我一直躲在厕所里吗？」

「我想那也是一种方法。」

「要是他们地毯式搜索，被找到也只是时间问题。」

「可是要把新干线的厕所硬是撬开，感觉也满困难的啊，应该可以拖延一点时间吧。躲着躲着，下一站仙台就到了。」

「到了仙台，走出厕所时被蜜柑他们埋伏，还不是一样完了？」

「那种时候，嗳，就靠冲劲想办法嘛。」

真莉亚的指示暧昧到根本称不上策略。但七尾觉得这点子倒也不算太离谱。厕所的出入口不大，可以在里面埋伏，加以攻击。不管是使用刀子还是狙击头部，无论如何，比起在宽广的地方对付两人，在狭窄的空间埋伏都比较有胜算。到了仙台，就可以出其不意地冲出厕所逃到月台——或许。

「再说，使用中的厕所或许有好几个。他们要一一检查，应该也得花上不少时间。运气好的话，到处都有人在上厕所，蜜柑他们光是要全部查完，可能也得费不少劲。搞不好在找到你藏身的厕所之前，车子就先到仙台了。」

「运气好的话？你在说笑吧。」七尾忍住笑。「你以为我是谁？对我来说，『运气好的话』，就等于『绝对不会发生』。」

「嗳，是啊。」真莉亚干脆地同意。「啊，或许也可以躲到车长

「嗳，是啊。」真莉亚干脆地同意。「啊，或许也可以躲到车长室。列车长待的地方。」

「车长室？」

「要不然的话，绿色车厢前面应该有个叫做多用途室的地方。九车是绿色车厢，所以应该是那里跟十车之间。是可以用来给婴儿哺乳的房间。」

「我要去那里做什么？」

「如果你想哺乳，可以过去。」

「如果我想哺乳，我会过去。」

「啊，提醒你一声，你搭的『疾风号』不能去『小町号』哦。虽然连结在一起，可是车厢彼此不通，就算想要逃到『小町号』也没办法的。」

「这连三岁小孩都知道。」

「有时候就算三岁小孩知道，大人也不知道啊。啊，对了，有什么事吗？是你打来的吧？」

「对了，我都忘了。刚才你在电话提到虎头蜂吧？不是昆虫，是咱们业者里用毒针的那个……」

「杀了寺原的蜂是吧？有传闻说鲸跟蝉也是蜂干掉的。」

「蜂是个怎样的家伙？有什么特征吗？」

「我不清楚详情。我想应该是男的，但也有传闻说是女的。一个人或两个人。不过，我想外表应该不怎么醒目。」

那当然吧，七尾想。不可能一副昭告天下「我是杀手哦」的打扮。「或许我搭的新干线乘客里，有虎头蜂在里面。」

真莉亚沉默了一下：「什么意思？」

「不，我也不确定，可是有个人死了，毫无外伤，或许是被毒针刺死的。」

「可是干掉狼的不是你吗？」

「我不是说狼，是别人。」

「别人？什么别人？」

「还什么，就别人的尸体啊。」七尾实在不敢说出是峰岸的儿子

「还什么，就别人的尸体啊。」七尾实在不敢说出是峰岸的儿子。另一方面，「狼」这个名字却令他感到介意。

「我说啊，」真莉亚发出惊愕不已的声音。「我不晓得到底是什么状况，可是那是哪门子新干线啊？问题一大堆。」

七尾无话可答。他也有同感。蜜柑和柠檬、峰岸儿子的尸体、狼的尸体，全是些危险人物。「可是新干线没有错，全是我不好。」

「那当然了。」

「要是虎头蜂真的在车上，要怎么办？」

「最近都没听到这个名号了，我还以为他洗手不干了呢。」

听到这话，七尾的脑中闪过一个臆测。虎头蜂会不会打算就像过去杀害寺原那样，这次杀了峰岸的儿子，准备扬名立万？同时他又想起了狼。狼不是一直很仰慕寺原吗？

「毒针很痛的，你这个胆小鬼可能会被刺哭哦。」

「可是以前我家附近的老奶奶有糖尿病，我帮她打过好几次胰岛素呢。」

「打针是医疗行为，除了家人以外，应该是不可以帮人打针的耶。」

「咦，真的吗？」

「真的啊。」

「啊，这么说来，蜜柑他们的雇主好像也是峰岸。」

「咦？什么意思？」

「他们好像是被峰岸委托运送行李箱。」七尾说，匆匆说明自己的想法。「峰岸或许无法信任任何人。所以他利用好几个业者，制造出让业者失败的局面，想要立于优势。不晓得他是不想支付酬劳，还是打算找借口处罚所有人。」

真莉亚好像沉思了一会儿，「我说啊，」她开口了。「万一真是那样，不要勉强，或许投降也是一个选项。」

「投降？」

「对。也不算投降，就是放弃任务。就不要再抢行李箱了，把它交给蜜柑他们吧。相反地，请他们保证你的安全。蜜柑他们只要拿回行李箱，应该就不会计较了。而且如果峰岸在背地里策画什么，就算我

李箱，应该就不会计较了，而且如果峰岸在背地里策画什么，就算我们这边任务失败，他应该也不会太生气吧。只要放弃酬劳，向他赔罪，他或许会放我们一马。」

「你突然说这什么话？」

「我开始觉得既然是那么复杂的工作，趁早抽手，损失还比较少。」

事实上不光是行李箱，还有「峰岸儿子的死」这个大问题横在那里，但七尾不打算告诉真莉亚。那只会增加她的叹息和刻薄而已。

「我好感动。你竟然把工作摆旁边，担心我的安危吗？」

「我是说最糟糕的情况。如果你试过了，觉得还是太危险，也是有这样的选项的。工作不是不重要，还是第一优先。可是到了生死关头，那就没办法了，我是这个意思。」

「嗯，我懂。」

「你懂了？那首先努力设法弄出行李箱吧。要是不行，就再说了。」

「了解。」七尾挂断电话。

谁要努力，当然是立刻投降。

28王子

王子知道后方的车门打开，有人走过来了。他佯装自然，靠坐到椅背上。

提行李箱的男子经过走道。是戴黑框眼镜的男子。他没有停步，也没有东张西望，快步往前走去。木村好像也注意到了，但他默默地目送男子离去。

眼镜男离开七车了。门关上，像要藏住他的背影。

「是那家伙吗？」木村低声说。

「是啊。他找到行李箱，是不是很兴奋呢？然后还有另一组人马在找那个行李箱，接下来就是猫捉老鼠了。愈跑愈前面。真有趣。」

「你要怎么做？」

「怎么做好呢？」实际上王子正在思考该怎么做。「要怎么做才能更好玩呢？」

「国中生插手大人的纠纷，会吃苦头的。」

此时王子怀里的背包传出手机铃声。「叔叔的电话。」王子掏出手机。画面上显示「木村茂」。「这是谁？」他把手机举到双手不自由的木村面前。

「谁知道？」

「叔叔的家人？爸爸吗？」

木村哼了一声，脸颊抽动，那反应等于是在说猜中了。

「有什么事呢？」

「反正；疋是来问小涉的情况。」

「哦？」王子看着继续震动的手机，说：「啊，对了，叔叔，我们来玩游戏吧。」

「玩游戏？我的手机里没灌游戏啊。」

「来试试叔叔的父亲有多信任你吧。」

「你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叔叔接电话，然后求救看看。说你被坏人抓了，叫你爸爸救你。」

「真的可以吗？」木村很惊讶。

「当然，不可以提起叔叔小孩的事。老爷爷只要碰上孙子的事，马上就会心软嘛。」

王子想起自己的祖母。他们家族亲戚之间几乎没有往来，外祖父母和祖父又都在王子还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对王子来说，实际上只有祖母是他唯一一个长辈亲戚。王子觉得祖母也一样，蒙昧无知。在祖母面前，王子当然表现得彬彬有礼，显露出适度的幼稚，如果祖母买东西给他，他就坦率地表现欢喜。「慧真是个乖孩子。」祖母像这样眯着眼睛，就像把自己无多的未来托付给孙子似地，湿着眼睛说。「长得真大了呢。」

小学高年级的暑假，在祖母家两人独处的时候，王子曾问祖母：「为什么不可以杀人呢？」那时他已经知道大人不会正经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根本无法好好回答，所以对祖母也没有期待。「慧，不可以说那么可怕的话。杀人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可是当祖母面露悲伤，开始了无新意的说明时，王子还是不禁感到失望。

「那战争怎么说？明明说不可以杀人，可是还是会打仗不是吗？」

「所以战争也是可怕的事啊。而且，喏，法律也规定不可以杀人啊。」

「可是制定法律说不可以杀人的国家却发动战争，对人处以死刑呢。这不是很奇怪吗？」

「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祖母敷衍的话让王子厌烦，最后他回了句：「是啊，伤害别人是不对的呢。」

王子按下手机通话键。「喂，小涉的情况怎么样了？」手机里传来感觉上了年纪的男声。王子按住话口，匆匆交代「叔叔，通了。不可以说小孩的事哦。要是叔叔不守规矩，小涉就永远不会醒了」，然后把手机靠到木村的左耳。

木村斜瞟着王子，边烦恼该怎么做，边应道：「小涉很好。」然后他说了：「别说那个了，老头，我接下来说的话，你可听仔细了。」

王子在旁边听着，不由得苦笑。原本应该慎重面对，确认状况和流程才对，为什么他却那么轻易就听从了自己的提议？王子说是游戏，但没有说明规则。明明应该先听到详细内容后再开始游戏的——王子怜悯起木村来。木村或许以为他是出于自由意志在行动，结果也只是被别人玩弄在股掌之间。突然有电车开过来，然后有人从他背后一推，要他上车，本来应该先确认列车的目的地，评估上车的风险才对，然而木村却什么部没做，先上车再说。多么肤浅啊。

「其实我现在人在新干线上，我预定坐到盛冈去。」木村接着说。「啥？跟小涉没关系。没事的啦。医院的人会照顾小涉。」

看来木村的父亲对于木村抛下小涉，人在新干线上感到生气。木村拼命说明，想要安抚激动的父亲。「总之，」他说。「总之，我现在落入坏人手里了。是啊。啊啊？当然是真的啊。我骗你干嘛？」

王子差点爆笑出来，用力忍住。他那种说法，有人会信他才有鬼了。如果要别人相信，就得下一番相应的工夫。留心语调、说明的方式，完全是要「请」对方相信自己。然而木村却丝毫不努力，而是强迫对方努力。他只是在「逼迫」对方相信自己，

王子把脸凑近手机。

「你又喝酒了是吧？」他听到手机另一头木村父亲的声音。

「不是啦。听好了，我现在被抓了。」

「被警察抓了吗？」

确实，听到「被抓」，只会想到是被警察抓了——王子也想要同意。

「不是啦。」

「那是被谁抓了？你要干嘛？」木村的父亲厌倦地说。

「什么叫要干嘛？你都不会想救我哦？」

「你要向在超市仓库工作，靠老人年金生活的我们求救？像你妈，膝盖都出毛病了，连在浴室蹲下来都很勉强耶。你倒是说说，我要怎么救在新干线上的你？哪里的新干线？」

「东北新干线啦。再二十分钟左右就到仙台了。还有，我也不是叫你到新干线来救我。是心情问题。」

「我说你啊，我不晓得你是要干嘛，可是居然丢下小涉，跑去坐什

「我说你啊，我不晓得你是要干嘛，可是居然丢下小涉，跑去坐什么新干线，你到底在想什么？连我都搞不懂你了。」

「就说我被人抓了嘛。」

「抓你有什么好处？那是什么游戏吗？」

听到木村父亲的话，王子悄声说：「真敏锐。」这只是一场游戏，找乐子罢了。

「所以说……」木村板起脸。

「假设你真的被抓好了。虽然在新干线里被抓是怎么一回事，我完全摸不着头绪。而且就算真的是那样，我也觉得反正一定是你自做自受。重点是，一个被抓的人，怎么可能像这样讲电话？」

看到木村语塞的样子，王子窃笑不已。然后他把耳朵贴在手机上，说了：「啊，不好意思，我是坐在木村先生隔壁座位的国中生。」咬字虽然清晰，却是带着稚气的语调。

「国中生？」木村的父亲对突然出现的王子声音感到困惑。

「我正巧坐在隔壁，叔叔好像在恶作剧。您打电话来时，他突然说『我要装作被卷入麻烦，吓死老人家』。」

木村父亲的叹息好似透过电波，从这边的手机泄了出来。

「这样啊。虽然他是我儿子，我也完全不懂他在想什么。如果他给你惹麻烦，那真是对不起了。他那人就爱胡闹。」

「叔叔是个很好玩的人。」

「那个好玩的叔叔没喝酒吧？如果他要喝酒，可以帮我阻止他吗？」

「好的，我会努力。」王子爽快地答道。这种语调能够博得大部分年长者的好感。

挂断电话后，王子抓住木村的手臂说：「叔叔，果然不行呢。明明是父子，你爸爸却完全不相信你嘛。或者说，你那种说法绝对不会有人信你啦。」王子说道，从背包口袋里取出小袋子，从里面捏出缝衣针来。

「喂，你要干什么？」

「惩罚啊。叔叔玩游戏玩输了，得受点惩罚才行。」

「你也太专制了吧

「你也太专制了吧。」

王子重新捏好缝衣针，弯下身子。支配人类的是疼痛与痛苦。在列车里虽然不能进行电击，但至少可以拿针剿。理由什么部好。透过决定规则，强制执行，就可以将立场的不同烙印在对方脑中。王子不理会困惑的木村，迅速地把针刺进他的指甲肉之间。「好痛！」木村尖叫。「嘘！」王子斥责孩子似地说。「叔叔，你很吵耶。不安静一点，我要把你刺得更痛哦。」

「你少胡闹了！」

「听清楚了，要是你叫出声，我就刺更痛的地方。闭嘴忍耐，是可以最轻松结束的方法。」王子说，继续拿针刺旁边手指的指甲肉。

木村的鼻翼撑大了。他横眉竖目，随时都要叫出来的样子。王子没办法，在他耳边低喃：「如果你再出声，我就去刺小涉的指甲。我可以打电话这么吩咐。我是认真的。」

木村愤怒得整脸都红了。但他或许是明白王子不是会虚张声势的人，脸色立刻变得铁青，转为咬紧牙关的表情。是承受愤怒，同时防备针带来的疼痛的表情。

他完全处在我的支配下了——王子心想。他已经对自己唯命是从了。一旦服从命令，人就会像下楼梯时跨出一步，就这样直走到底一样，渐渐任凭自己支配。要重新爬上已经走下来的楼梯，并不是件易事。

「那我要刺喽。」王子故意慢慢地把针扎进指甲肉里。把尖锐的东西刺进指甲和皮肤之间，有种沿着肉体的隙缝，剥除多余的痂的快感。

木村轻声呻吟。那张承受着痛楚的表情宛如忍住不哭的小学生般，教王子好笑得不得了。为什么呢？——他同时也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人会为了自己以外、不过是他者的人——即便那是自己的亲骨肉——像这样忍受痛苦呢？比起揽下别人的痛，把自己的痛推到别人身上更要轻松多了。

此时王子的脑袋「咚」地感到一阵冲击。瞬间眼前一片黑，视野消失了，他知道针从手中滑落，掉到地上去了。

他重新挺直身体。

他知道木村承受不了痛苦，用膝盖和手关住头似地揍了他。仔细一看，木村脸上浮现「干得好」的兴奋和「糟糕了」的后悔与焦急。

脖子在痛。王子不生气。相反地他露出同情的笑，「痛到忍不住爆发了？」他调侃说。「幸好是我呢。我在班上也是导师挂牌保证的』耐性十足，总是冷静沉着』的好宝宝呢。这要不是我，现在已经打电话对叔叔的小孩做出什么来了。」

「哼。」木村回以鼻息。他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吧。

七车背后的门又开了。王子把注意力移过去。两名男子从旁边经过。两人都是消瘦且手脚修长的人，视线滴水不漏地在车厢内扫视。眼神凶恶、臭着一张脸的男子看到王子，出声说：「啊，这不是培西吗？刚才我们碰过呢。」他的头发像狮子鬃毛般飞扬。王子之前见过。「还没有找到吗？叔叔在找什么去了？」

「行李箱。还在找。」对方倏地把头凑过来，王子警戒他会不会发现木村的手脚被绑住。为了转移注意力，他迅速站起，面对男子，指着行进方向，刻意以稚拙的语气说：「刚才我看见有个人提着行李箱往那边去了。戴着眼镜。」

「喂，你不会又在骗我了吧？」

「我才没骗人呢。」

另一个男子回头，对头发飞翘的男子低声说：「快走。」

「那边现在是什么状况呢？」头发飞翘的男子说。

「或许正在对决。」

对决？到底是什么的对决？王子突然充满好奇。

「麦陶跟蜜蜂先生的大对决吗？啊，可是说到蜜蜂，应该是詹姆士呢。」

「又是汤玛士小火车？」

「詹姆士的鼻子被蜜蜂螫到，这事很有名吧？」

「对一般人来说不有名。」

然后两人往前面去了。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正因为如此，更令人感兴趣。

「喂，我们也去前面看看吧？」王子问木村。

木村臭着一张脸，不应话

木村臭着一张脸，不应话。

「或许大家会集合在一起哟。」

「那又怎么样？」

「去看看嘛。」

「我也要去？」

「万一我出事就麻烦了不是吗？叔叔得保护我呀。就像保护自己的儿子那样保护我哟，叔叔。要说的话，等于是我在拯救小涉的命。我是他的救命恩人呢。」

29水果

这是稍早之前，他们就要去到王子所在的七车前的事。刚出五车的时候，柠檬看表说：「离仙台只剩下三十分钟了。」他在车厢外停步。

「你不是对眼镜同学说『还有』三十分钟吗？」蜜柑说。

看看厕所的门锁，女厕有人在用。其他厕所是空的，已经确认过没人了。

「也可能躲在女厕吗？」柠檬嫌麻烦地说。

「不要问我。可是当然有可能吧。那个眼镜男也是拼了命的，管他是男厕还是女厕，都有可能躲。」蜜柑说。「不过就算他躲在女厕，也马上就会被我们揪出来。」

挂断七尾的电话后，柠檬说：「躲在车厢里也有极限。那个眼镜同学两三下就会被我们抓到了。」

「抓到他，然后呢？」

「我的枪被他抢了，用你的枪毙了他。」

「不能在车子里引起骚动。」

「在厕所偷偷毙了他，再把他关进里面就行了。」

「早知道就带灭音器了。」蜜柑真的觉得很遗憾。蜜柑和柠檬没有带装在枪口用来减少枪声的灭音器。因为他们认为这次的工作不需要。

「能不能在哪里弄到手啊？」

「如果推车有卖就好了。向圣诞老公公祈祷怎么样？」

「今年圣诞节我想要套在枪上的灭音器。」柠檬膜拜似地双手合十。

「别开玩笑了，先整理一下状况。首先，我们想把杀害大少的凶手交给峰岸。」

「凶手就是那个眼镜同学

「凶手就是那个眼镜同学。」

「不过假设杀了他，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搬运他的尸体也很费事。如果要带去峰岸那里，留他活口带过去比较轻松吧。杀掉就费事了。」

「可是啊，眼镜同学有可能会在峰岸面前哭诉：我什么都没做，我是冤枉的。」

「谁不会说自己是冤枉的？没必要在意。」

他们决定地毯式搜索车厢，找出七尾。只要滴水不漏地检查座位、行李放置处、厕所和洗手台，迟早一定能找到。他们决定如果厕所有人在用，就等到里面的人出来。

「那这间使用中的厕所我来盯着，你先走吧。」柠檬说，指着行进方向。「啊，可是也可以反过来想呢。」

「反过来想？」蜜柑知道不可能是什么好主意，但还是姑且一问。

「也就是我来把厕所一间间关上的策略。这么一来，就算找不到那家伙，他藏身的地点也会渐渐减少。」

刚才两人才把蜂岸大少的尸体藏到三车跟四车之间的厕所。因为他们不放心在自己离席的时候让尸体搁在座位上。他们把峰岸大少摆在厕所里，让他靠坐在马桶后方，然后柠样用细铜线从外面上锁。把铜线缠在勾锁的凹凸部位，牵到厕所外面，关门的同时用力把铜线往下扯，虽然要注意一下角度，但这样就可以顺利上锁。「这下就完成了密室杀人。」柠檬得意洋洋。然后他突然说：「以前的电影有用大磁铁从外面把锁打开的诡计呢。」

「《大黎明》〔※法国导演让，皮埃尔·梅尔维尔（Jean-Pierre Melville）的电影，原名《Un flic》。〕是吗？」用一个看起来磁力很强的U型大磁铁从外面吸开锁链，这个场面实在很滑稽。

「史蒂芬，席格〔※史蒂芬·席格（Steven Seagal，一九五一～），美国动作片演员。〕演的那部吗？」「是亚兰·德伦〔※亚兰·德伦（Alain Delon，一九三五～），法国演员。〕。」「是吗？」「不是《暴冲火车》哦？」「才没有暴冲。」

蜜柑在厕所前等了一会儿，意外地厕所门很快就打开，里面走出一个清瘦的妇人。她穿着白上衣，打扮虽然年轻，但还是看得出浓妆底下清楚的法令纹。蜜柑联想到枯萎的植物。他目送妇人往后方离去。「那个不是耶，不是瓢虫同学。一目了然，幸好。」

进入六车，一个个检视座位上的乘客，确认不是七尾后前进。虽然觉得不太可能，但还是查看一下座位底下或行李架上有没有可疑人影或那只行李箱。幸好每一个乘客都一看就知道不是七尾。年龄和性别都明显不同。

「刚才桃在电话里说，峰岸好像正在召集可以去仙台车站集合的业者。」

「或许车站月台已经挤满了一群满脸横肉的家伙。真思心。」

「就算突然召集，也找不到多少人吧。能干的家伙预约早就满了。」离开六车时柠檬说。

「搞不好峰岸的部下会闯进车厢里来，二话不说毙了我们。」

「也不是不可能，但可能性或许很低。」

「为什么？」

「峰岸大少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们可以说是唯一的证人吧？知道状况的只有我跟你。那样的话，我们可是唯一线索，不能一下子就杀了。」

「原来如此。是啊，我们是有用的小火车。」柠檬老实地点头。「啊。」

「怎么了？」

「如果我是峰岸，就会杀掉哪边。」

「哪边是哪边？塞满一堆暧昧指示词的小说，没一本好货。」

「听好了，如果要带去峰岸那里，我跟你，哪边都可以。证人一个就够了。对吧？我们两个在一起很危险，还是先干掉其中一边比较好。客车只要一辆就够了。」

手机响了。本来以为是自己的，结果不是，是七尾托变装男交给他的手机。上面显示的是陌生的号码，蜜柑接起电话，七尾的声音响起：「蜜柑兄？还是柠檬兄？」

「蜜柑。」他答道，眼前的柠檬露出询问是谁打来的表情，蜜柑用一只手圈出圆圈摆在眼睛前，示意「眼镜」。「你现在在哪儿？」

「新干线里。」

「好巧哦，我们也是。你打电话来有何贵干？想要谈判也是白

「好巧哦，我们也是。你打电话来有何贵干？想要谈判也是白搭。」

「也不算谈判，我投降了。」七尾的声音传达出他的迫切。

与车厢内相比，通道的震动非常激烈，听起来就像曝露在户外前进一般。

「投降？」蜜柑没听清楚，反问回去。嗓门拉大了。一旁的柠檬眼神变得凌厉。「投降？」

「其实我刚才找到行李箱了。」

「在哪里找到的？」

「车厢外的行李放置处。注意到的时候，它就在那里了。刚才明明没有的。」

这太可疑了，蜜柑绷紧神经。「行李箱怎么会跑回来？会不会是谁设的圈套？」

七尾沉默了一秒：「我无法否定这个可能性，总之行李箱回来了。」

「里面呢？」

「里面怎么样我不晓得。我不知道数字锁怎么开，也不知道里面应该放着什么。可是，总之我想把行李箱交给你们。」

「交给我们？为什么？」

「我没自信能够在新干线的车厢里逃到底，与其被你们狙击性命，提心吊胆，倒不如赶快投降，图个轻松。我把行李箱寄交给列车长保管了。我想没多久列车长就会全车广播，你们应该就知道我没有撒谎。可以请你们拿着行李箱，折回后面的车厢吗？我就这样在仙台下车。这案子我放弃了。」

「没完成工作，真莉亚会生气哦？委托人峰岸一定会更生气。」

「可是应该还是好过被你们追杀。」

听到这里，蜜柑暂时把手机挪到旁边，说：「眼镜同学说他要投降。」他把七尾的话简要地说给柠檬听。

「很聪明，他了解我们的可怕。」柠檬满足地点头。

「可是这样还是没法解决峰岸大少的问题。」蜜柑把手机放回嘴

「可是这样还是没法解决峰岸大少的问题。」蜜柑把手机放回嘴边。「在我们的剧本里，你是凶手。」

「找到真凶，会更有可信度。」

「真凶？」意料之外的词汇，让蜜柑忍不住稍微拉大了嗓门。

「对。你知道虎头蜂吗？」七尾问。

「眼镜同学说什么？」一旁的柠檬歪着头问。

「他问我们知不知道虎头蜂。」

「怎么会不知道？」柠檬抢过手机：「以前我去抓独角仙的时候，就被虎头蜂追过。知道吗？虎头蜂非常恐怖的。」他说得口沫横飞。然而七尾在电话另一头的回话马上让他蹙起了眉头。「啥？什么叫我说的是真的虎头蜂吗？你说的是假的虎头蜂哦？世上哪有什么假的虎头蜂？」

蜜柑懂了。他用动作指示柠檬交出电话，再次接过手机：「你是说那个毒杀的业者吗？虎头蜂？」

「是的。」七尾一清二楚地说。

「猜对了有什么奖品？」

「奖品是凶手。」

蜜柑一开始不懂七尾在说什么，正准备恐吓他别耍人，但立刻灵光一闪：「你的意思是，虎头蜂也在这辆新干线上？」

「喂，真的假的？我很怕蜜蜂耶。」柠檬举手护住头，警戒着蜜蜂会从哪里飞过来。

「我想会不会是虎头蜂刺杀了峰岸的儿子？那样的话，即使没有明显的外伤，也不奇怪了。」七尾接着说。

虽然不清楚虎头蜂这个业者以怎样的道具行事，但有传闻说是人为引发全身过敏性反应。只是被虎头蜂螫过一次还没事，但第一次形成的免疫，在第二次被螫的时候会过度反应，造成休克死亡。这就是防卫性休克、过敏性休克，而蜜柑听说叫虎头蜂的业者就是故意引发那种休克反应。蜜柑这么说明，七尾惊讶：「原来虎头蜂是第二次被螫才危险吗？」

「那么那家伙在哪儿？」

「不知道，我连他是什么模样都不晓得，不过或许有照片

「不知道。我连他是什么模样都不晓得，不过或许有照片。」

「照片？或许有？」蜜柑不懂七尾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开始不耐烦。「快点说重点。」

「六车最后面，靠东京的座位，窗边坐着一个中年男子。他的外套内袋有照片。」

「照片上的人就是虎头蜂？那个中年男子是谁？」蜜柑转身，就要折回背后的六车。的确，他记得那里好像有个睡着的人。

「他是业者之一。不过是个大烂人。他的那张照片好像是他这次任务的目标。现在回想，我觉得应该是车子里的女人。」

「为什么你会认为照片里的女人就是虎头蜂？」

「没什么根据。只是那家伙一直很仰慕寺原，老是说寺原替他取名号、他是寺原老大哥的宠儿。而寺原……」

「是被虎头蜂干掉的。」

「就是啊。而今天那家伙上了新干线，说他要干掉那个女的复仇。还说他要报恩。我当时没怎么留意，不过或许他的意思是要向杀了寺原的虎头蜂复仇。」

「全是臆测啊。」

「啊，这么说来，他还说了什么明智光秀。或许他是把杀了寺原的虎头蜂比喻成暗算信长的明智光秀。」

「唔，虽然也不是完全信服，不过我先去借一下那大叔的照片，再去找你吧。」

「啊，不用来找我。」

七尾慌忙说，蜜柑打断他：「你等一下。我看了照片再打过去。」他挂断电话。「怎么啦？」柠檬挨上来。

「或许我猜对了。」

「猜对了？什么东西猜对了？」

「我不是说峰岸大少死掉，可能是因为全身性过敏休克吗？我可能说对了。」

两人回到六车，目不斜视地穿过走道。面朝这里而坐的乘客或许是对来来去去的两个彪形大汉心生怀疑，对他们投以不善的视线。两人不理会，径自走到最后面的位置。

个理会，径自走到最后面的位置。

中年男子靠在两人座的窗边，头上深深地戴着猎帽。

「这睡着的大叔怎么啦？」柠檬不满地说。「这家伙怎么看都不是眼镜同学吧？」

「这家伙怎么睡得像死了一样？」说出口的同时，蜜柑就确信这名男子已经死了。他在旁边的空位坐下，触摸男子的外套。外套看起来并没有特别脏，但蜜柑觉得不干净，用指尖捏起来似地掀起衣服。口袋里的确装了一张照片。抽出来。靠在窗边的头猛地垂落下来。脖子断了。蜜柑用手撑住，再一次靠到窗边。

「真堂而皇之的扒窃啊。」柠檬低喃。「而且这大叔怎么没醒？」

「死掉了吧。」蜜柑指向男子的脖子。

「原来睡觉时头歪得太严重，也能把人睡死啊？」

蜜柑从后方车门去到车厢外，操作手机打电话。

「喂？」七尾应答。

周围隆隆行驶的声音仿佛抚过自己的耳边：「我拿到照片了。」

柠檬也走出车厢。

「喂，现在很流行像那样扭断人家的脖子吗？」蜜柑对着电话问。

「那家伙就是那种人。」七尾苦涩地给了个算不上回答的回答。

蜜柑没有问「是你干的吧？」相反地，他望向照片：「这就是虎头蜂吗？」

「我又看不到。可是我想是有这个可能性。如果那个人在车厢里，最好这么怀疑。」

或许理所当然，但照片上是一个陌生女子。柠檬也凑过来看：「虎头蜂要怎么打倒？用喷剂吗？」他胡闹说。

「吴尔芙的《到灯塔去》里，有段文章是用汤匙杀掉蜜蜂的。」

「用汤匙？怎么杀？」

「我每次读也都很在意。到底是怎么杀的呢？」

此时七尾的声音窸窸窣窣地传来。蜜柑听不清楚，问道：「怎么了？」好一会儿没有回应。「怎么了？」蜜柑再一次问。半晌后，七尾说：「哦，我刚才在买茶，推车过来了，我刚好口渴

尾说：「哦，我刚才在买茶。推车过来了。我刚好口渴。」

「都穷途末路了，你还真是老神在在呢。」

「水分和营养，该补充的时候就该补充。厕所也是。」

「那，」蜜柑说。「虽然不是信了你的话，不过我会姑且调查一下车上有没有这样「个女人。一个个检查乘客虽然费事，但也不是办不到的事。」

蜜柑说完赫然一惊：难道这就是七尾的计谋？或许他是在拖延抵达仙台以前的时间。

「啊啊……」柠檬拖长了声音说。他指着照片上的脸，噘起嘴巴说：「这不是那家伙吗？」

「哪个家伙？」

「你怎么会不认得？」柠檬淡淡地说明。「贩售小姐啊。她推着推车，从刚才就在车子里面来来去去，不是吗？」

30瓢虫

更早之前，七尾把行李箱托给了列车长。穿过八车的时候，车厢外右手边有个小房间，上面挂着「车长室」的牌子，七尾差点和刚好走出来的列车长撞上。「啊，不好意思。」七尾道歉。连在这种地方都差点跟人撞上，自己果然不走运。列车长穿着一身宛如双排扣西装般笔挺的制服，意外地年轻，却与七尾相反，冷静沉着，问道：「怎么了吗？」

七尾都还没来得及深思，就把手中的行李箱递到身前：「可以请你保管这个行李吗？」

列车长一时愣住了。或许是制服太大件，列车长也给人一种铁道迷少年就这样在新干线里工作的氛围。双排扣制服看起来很高贵，但列车长态度相当亲和。

「你说那个行李箱？」

「我在厕所里找到的。五车外面的厕所。」谎言脱口而出。

「啊，这样啊？」年轻列车长没有怀疑七尾的样子，确认似地从左到右看了一下行李箱，确定数字锁锁着后，答应说：「我会在车内广播看看。」

七尾道谢，进入绿色头等舱，再继续走出车厢。他在想狼的事，揣测狼与虎头蜂之间的关联。一会儿后，他操作手机。这里是九车与十车之间，对「疾风号」来说，这里是前头。

蜜柑接了电话，七尾匆匆告知要件。他拼命地说明他要投降、要放弃行李箱、行李箱已经交给列车长保管、杀了峰岸儿子的凶手可能是虎头蜂、虎头蜂的照片在六车最后座的男子，也就是狼的手中。

蜜柑挂了电话。七尾把身体挨近窗边，仿佛等待情人联络似地握紧手机，看着外面。列车进入隧道。在黑暗的隧道里，他感觉就像潜进水中，屏住呼吸。外面的景色出现后，便有种被允许吸口气的解放感。然而很快又潜了进去。浮出、潜入、浮出、潜入。黑暗、光明、黑暗、光明，这让他联想到不幸、幸运、不幸、幸运。就宛如祸福相倚，话虽如此，自己的情况却全是祸，真教人寂寞。

就在这个时候，贩售小姐推着推车过来了。推车上塞满了商品，推

就在这个时候，贩售小姐推着推车过来了。推车上堆满了商品。堆得像塔般的纸杯引人注目

「请给我茶。」七尾拜托的同时，蜜柑打电话来了。七尾按着手机，把零钱递给贩售小姐。「怎么了？」蜜柑狐疑地问，七尾说明自己在买茶。

「都穷途末路了，你还真是老神在在呢。」

「水分和营养，该补充的时候就该补充。厕所也是。」

谢谢，七尾向贩售小姐道谢，往十车走去。

此时电话另一头传来蜜柑的声音：「喂，七尾，好消息。列车贩售小姐好像就是虎头蜂。」

「咦？」

完全意料之外的发言让七尾怔住，发出超乎预期的惊叫。

车上贩售的推车停下来了。

贩售小姐背对着他，只把头转过来。那个脸颊微胖、还带有稚气的小姐温柔地微笑。怎么了吗？没事吧？关心他的表情十分自然。

七尾挂断手机，直盯着她看。这个女的是虎头蜂？实在不像。七尾从头到脚把她打量了一遍。

「怎么了吗？」贩售小姐慢慢地完全转向他。那身穿戴着类似围裙的打扮，理所当然，完全就是个推推车的工作人员。

七尾把手机插进工作裤的屁股口袋里。「不，没事。」他留意不让对方看出自己的紧张，「这个房间谁都可以用吗？」他指着左边挂着「多功能室」牌子的房间。房间的门是横推式的，写着「请向随车服务人员申请使用」。真莉亚说的用来哺乳的房间就是这里吧。伸手推推看，好像没人在用，一下子就打开了。里面虽然有可以坐的地方，却很单调。

「很多人用来照顾小孩，向列车长或服务人员说一声，应该就可以用了。」贩售小姐回答。脸上的笑容是僵化的，那究竟单纯是贩售工作的营业用笑容，或者是出于别种紧张，七尾无法判断。

多功能室的对面，通道右侧有间厕所。异于其他车厢外的厕所，是大型的。墙上有个比拳头还大的圆形按钮，用来开关厕所门。七尾看出是为了方便坐轮椅的人按压。

贩售小姐又微笑了。怎么办？怎么办？七尾脑中响起自问的声音

贩售小姐又微笑了。怎么办？怎么办？七尾脑中响起自问的声音。该确定这个女人的真面目吗？万一她就是虎头蜂，那该怎么办？

一阵劈啪声。

七尾诧异怎么回事，原来是自己的手在撕绿茶宝特瓶上的塑胶膜的声音。还没有意识到，手指就先动了。

「请问，是不是有蜜蜂飞进车子里？」离开多目的室的门旁后，七尾一副忽然想到的样子问。包装膜已经完全撕下来了。

「什么？」贩售小姐被冷不防一问，惊讶地反问。「蜜蜂吗？」

「喏，是有毒的蜜蜂。我觉得车厢里好像有毒蜂。」七尾试探。

「有蜜蜂在飞吗？会不会是靠站的时候飞进来的？真可怕。等会儿我会告诉列车长。」

是在装傻吗？还是真的什么都不晓得？对方的反应看不出特别的动摇。

贩售小姐亲切地微笑，再次转身背对七尾，就要往十车前进。

「啊，不，我去通知列车长好了。」七尾说，一样转身背对她。然后他装出就要再次折回绿色车厢的样子。他打开全副神经，意识集中在他背后的更后方。

他稍微举起手中的保特瓶。正当他想能不能拿这个来充当镜子时，在茶水摇晃的色泽中看见了女子的身影。女子正无声无息地朝他逼近。

七尾掉转身体。

贩售小姐停住了。

七尾将宝特瓶朝对方脸上摔去。女子倾斜身体闪避。七尾迅速推开对方的身体。他没有手下留情，卯足了劲把对方推开。女子失去平衡，摇摇晃晃往后退，撞到推车，一阵哗啦声响，堆得高高的纸杯崩塌。同时好几个装在推车下面的名产礼盒掉到地上。女子从腰部滑落似地，一屁股跌坐到地上。

瞬间，七尾瞄见推车底下有某种蛇状的东西一摇一摆地游出来。他发现是蛇。

一定是末尾前方那节车厢外的纸箱里跑出来的蛇。或许是缠在推车底下，一路移动到这里来了。蛇迅速地爬过通道，沿着墙壁移动，一眨眼就从视野中消失了。

眨眼就从视野中消失了。

女子扶着推车站起来。右手有东西在发光。是针。

她在浅蓝色的可爱衬衫上系着深蓝色的围裙，显然不是适合运动的打扮，然而女子迅捷如电。她大步朝前跨来。没有一丝迷惘。针会以多快的速度朝他伸过来、刺过来、还是射过来？七尾完全看不出下一步动作。

怎么办？怎么办？七尾自问。

女子朝他逼近。

七尾首先稍微移动右手，拍打通道右侧残障人士专用厕所的开关门大按钮。

门倏地往旁边滑开。

虽然只有一瞬间，但女子疑惑地朝门望去。

七尾没有放过机会。他把身体向左靠，一脚踹向女子，把她踢进刚打开的厕所门里。不管是女人还是小孩，只要对手是职业的，就不能留情。

女子踉呛，跌进厕所，七尾也跟着进去。厕所很窄，旁边就是马桶。七尾迅速挥出左拳。他狙击对方的脸，却被用手臂格挡开来，于是立刻换使右拳击向侧腰。打中了，然而这么以为的瞬间，对方的身体已经错开，以背挡下。

女子动作敏捷。虽然应该也有几分焦急，但她对七尾的动作一一确实反应。

七尾预感针会飞过来。

此时门就要自动关上。七尾敲打内侧的钮，再次开门。他飞跳似地闪出厕所。背撞在通道对侧的多功能室门上。刚才被柠檬刺伤的手臂划过一阵痛楚。

手枪从背后掉了下来。是从柠檬那里抢来的枪。好像从皮带里掉出来了。七尾急忙要捡的时候，背后的墙壁响起金属碰撞的声音。有东西撞到门，掉到地上了。是针。女子不知不觉间射出了针。

女子也来到通道了。她把手枪踢得远远的。

这段期间七尾也继续前进，来到推车旁。盒子散了一地。是包了包装纸的伴手礼礼盒。七尾捡起来当盾牌转向女子。同时礼盒被戳破了。女子拿针刺上来。千钧一发，被礼盒挡下了。女子的指间夹着

了。女子拿针刺上来。千钧一发，被礼盒挡下了。女子的指间夹着针。她缩回拳头。缩回去，再次对准七尾挥过来。手猛地伸了过来。七尾再次用手中的盒子挡下。

他甩开盒子，女子的右臂连同盒子一起被拨向旁边。

紧接着七尾抬起右脚踹女子。脚尖陷进肚皮。有打击成功的感觉。女子按着肚子跌坐在地，往后倒。

好！七尾前进，就要乘胜追击。

然而就在他踏上车厢连结部位地面时，新干线唐突地摇晃起来。虽然只有短暂的一瞬间，但那种晃动就仿佛动物在甩掉皮毛上的水滴般猛烈，这要是搭在动物背上的瓢虫，就算被剧烈的地震吓到，也可以轻盈地飞走，然而七尾可没法这样。注意到的时候，他已经当场滑了一跤。他失去平衡，一眨眼就跌坐在地上。

比起「居然在这种节骨眼跌倒」，他更感觉「果然还是变成这样了」。在紧迫的肉搏战中，竟然滑跤跌倒，不幸的女神总是那么体贴。

七尾拼命要爬起来。女人按着被踢的肚子，还在呻吟。

七尾在手上使力，就要爬起来的时候，手上感到一阵刺痛。咦？他诧异，全身血液倒流，急忙往手上一看，外侧竟然插着一根针。他怀疑自己眼花了。背上的寒毛全倒竖。刚才女子射出、打到门掉下来的针，前端似乎弯折，变得像倒钩一样。七尾的手就正好被往上翘起的尖锐部分给刺中了。七尾也知道那可不是寻常的针。针上应该有毒。

虽然只有一瞬间，但各种想法同时涌上心头。正确地说，只有词汇或单字而已。「多倒霉啊」、「虎头蜂」、「毒」、「死」、「我运气怎么会背成这样？」然后接着是：「我要死了吗？」七尾差点当场瘫坐下去。「就这么简单地死了？」

怎么办？怎么办？呢喃声翻搅着脑袋。虽然是视野狭窄的状态，但他拼命观察周围。倒地的女人、推车、掉落的商品。他感觉到毒液在全身扩散。从皮肤刺进去的毒液会怎么扩散？一如既往，焦急引发洪水，搅拌着思考。怎么办？怎么办？只有提问充塞着脑袋。

唐突地，思考的洪水终结，视野一片开阔。脑中变得一片空白。感觉该做的事只有一件。

七尾拔起手上的针。

没时间犹豫了

没时间犹豫了。

他看到女子身旁掉了另一根针。他站起来走过去。

按着腹部的女子正好不容易撑起上半身。她的手在地板上摸索着。还以为她在干嘛，看来是想抓起七尾刚才拿在手上的枪——掉在通道上的枪。

七尾急了，连忙跑过去捡起枪，紧接着他抓起地上的针，毫不犹豫，拍拍对方给予鼓励般自然地，把针扎在女子肩膀上。女子就像讨饵吃的雏鸟般张大嘴巴，接着盯住插在自己身上的针，瞪大了眼睛。

七尾退后了一步，两步。

自己被自己的毒针插到的事实，令女子哑然失声。

七尾不知道毒性会在多快的时间内引发什么症状。他害怕极了，会不会在自己站立的这一瞬间，呼吸加快，失去意识，也就是自我永远消失？啪地一声，电源断掉，就这么完了——一想到这里，七尾连站都要站不住了，全身各处淌出冷汗。拜托，快点，快点啊！七尾祈祷。结果女子手忙脚乱地开始抚摸自己的围裙，从口袋里取出一只像小型麦克笔的东西。她的动作拼命极了。她拔开笔形道具的盖子，倒在地上弯起膝盖，抬起大腿，就要把笔刺上去。

七尾没有犹豫。他大步跨近，在女子旁边蹲下，一口气扭断她的脖子。

他从女子手中抢过笔型道具。那好像是注射器。七尾想起小时候经常给附近的老人注射胰岛素的事。他原本就要烦恼是不是可以如法炮制，但连烦恼的时间都嫌浪费，直接行动。他伸手勾住工作裤左膝上的小洞，粗暴地撕开，然后将笔形针筒刺上露出来的大腿。这真的是解毒剂吗？皮下注射就行了吗？最重要的是，还来得及吗？七尾努力不去理会接连涌上心头的问题泡沫、不安的粒子。

刺在大腿上的注射针比想像中更不痛。他压了一会儿，然后放开道具。站起来。不知是否心理作用，他觉得心跳好像加速了。

七尾抱起脖子弯折的女子身体，挪动到多功能室里。他让女子的身体靠在内侧墙上，让门不容易打开。他从微微开般的门缝间走出。

不知道能够瞒到几时。如果门无法正常开殷，或许乘客会以为是故障或有人在使用。他把「使用中」的牌子挂到门把上。

接着七尾将掉落的商品堆回推车，不能留下格斗的痕迹。他把收拾

接着七尾将掉落的商品堆回推车。不能留下格斗的痕迹。他把收拾好的推车推到通道角落，停下来。

七尾把弹匣从枪把拆下，扔进垃圾桶。从自己的霉运来看，比起手枪派上用场的场面，他更可以想像出手枪被敌人抢走，为敌人提供武器的状况。刚才手枪也差点被女子抢走了。不带枪是不是比较不危险？七尾瞬间如此判断。

他把空掉的手枪插回腰带后面。就算没有子弹，或许还是可以拿来恐吓或唬人。

七尾背靠在垃圾桶附近的墙上，弯膝坐下来。

吁了一口气。

望着被针刺到的手。

此时十车里面走出一个中年男乘客。他瞥了一眼扔在那里的推车，但也没有特别在意的样子，走进厕所。千钧一发。要是再拖久一点，骚动就要被人看到了。真不晓得自己是幸运遗是倒霉。七尾想着，就像与自己的呼吸对话似地，确认自己平安无事。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对吧？他询问自己。新干线的摇动从底下推撞着身体。

31木村

「快点去看看嘛，应该正在发生什么好玩的事。」王子推着木村的背说。木村手脚的带子全被解开了，但他没有重获自由的感觉。当然，他全身笼罩着对王子的憎恨。但是他不能让怒意爆发。就像隔着玻璃看着愤恨得发抖、呐喊着要杀掉王子的自己，也仿佛只是在擅自想像类似的别人的情绪，

木村在七车的走道上前进。背后跟的只是个国中生，尽管如此，他却有股被一头危险至极的野兽尾随的恐怖。我在怕这个国中生吗？木村感到难以置信。就连这样的情绪都像罩了一层雾。这个国中生真的有威胁他人、烙下恐怖的能力吗？他摇摇头，甩开这个念头。

刚离开车厢，就碰上一个彪形大汉。男子背靠在出入口的门附近，一脸无聊地抱着手臂。他眼神凶恶，头发不晓得是不是睡乱的，轮廓就像小孩子画的太阳公公。

是刚才经过七车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

「噢，这不是培西吗？」男子一脸索然地开口。虽然不知道由来，但木村可以推测出是某种角色。

「大哥哥在这里做什么？」王子问男子。

「你说我吗？我在等厕所。」男子指着男女共用的马桶间。虽然看不到把手部分，但可能是使用中吧。「等里面的人出来。」

「另一个大哥哥呢？」

「蜜柑先去了。他有点事。」

「蜜柑？」

「哦，」男子毫无戒心的样子，露出得意洋洋的表情：「我叫柠檬，那家伙叫蜜柑。酸的跟甜的，你喜欢哪边？」

王子一副「不懂你在说什么」的样子，默默地歪头。

「你咧？跟爸爸一起来尿尿吗？」柠檬问。

这样啊，这个可恨又可怕的国中生，看起来像我的儿子吗？柠檬的

这样啊，这个可恨又可怕的国中生，看起来像我的儿子吗？柠檬的误会让木村一阵眩晕。

新干线摇晃起来。感觉像是拼命压抑着内心的暴风而奔驰。这让木村想起拼命斩断对酒的依恋时的自己。忍耐酒精时，木村的身体摇晃得比这辆奔跑中的新干线更要厉害。

「这个人不是我爸爸。」王子说。「啊，我去一下厕所，叔叔等我哦。」王子露出天真无邪，看了让人心头阳光洋溢的纯真笑容，往小便用的厕所去了。那不是道理，或许是动物性的反应，但那张爽朗的笑容几乎会让人敞开心房。「叔叔，要好好等我哦。」

好好等我，意思就是不许多话，乖乖等着，这木村也懂。在走道上和一头乱发的男子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实在很尴尬。柠檬以不悦的眼神直盯着木村。

「大叔，你酒精中毒是吧？」柠檬简短地说。

木村回望柠檬。

「猜中了？我身边很多酒鬼，就是看得出来。我爸跟我妈也是酒鬼。爸妈两个都一样中毒，那很恐怖哦。没有人制止嘛。没有煞车，只能不断地加速。汤玛士小火车里不是有一集，达克被货车推挤，停不下来，直撞到理发厅里头去吗？就跟那一样。救命啊，我停不下来啊——。会让人生一直线栽进谷底。我没办法，只好离开爸妈，躲在角落，拼命看着汤玛士活下来。」

木村不懂柠檬在说什么，但他回答：「我已经不喝酒了。」

「那当然了。酒鬼一喝酒就完了。喏，你看看我。遗传是无法抗拒的，所以我滴酒不沾。我只喝水。就算一样是透明的，水跟酒也天差地远。」柠檬摇晃手中的矿泉水宝特瓶，转开盖子喝了一口。「酒精会让脑袋混乱，水却是相反，水可以整理脑袋。」

一开始虽然没有特别意识到，但不经意地看着看着，木村开始觉得那液体很像酒精，而且柠檬的喉咙还咕噜移动，喝得津津有味，木村也忍不住要被吸引过去了。

新干线的晃动并不单调，而是像生物般不规则地动着，有时会从底下顶上来，让身体轻飘飘地浮起。那种把人顶上空中的震动，几乎要把木村带离现实。

「久等了。」王子回来了。他毫不畏缩，但也没有亲热过头的样

「久等了。」王子回来了。他毫不畏缩，但也没有亲热过头的样子，对木村说：「叔叔，我们去绿色头等舱看看吧。」他装成爱凑热闹的天真儿童说：「绿色头等舱里一定坐着很多有钱人吧？」

「那也不一定吧。不过是些手头阔绰的人没错啦。」柠檬这么回答。

马桶间打开，里面走出穿西装的男子。他虽然注意到木村等三人，但也没有放在心上，到洗手台洗了洗手，去了七车。

「果然不是小七啊。」柠檬说。

「小七？」木村当然不知道那是在说谁。

「好了，我要去前面了。」柠檬说，就要往前进。

「我们也走吧。」王子望向木村说。然后说：「我们也一起帮大哥哥找行李箱。」

「用不着培西帮忙。我已经知道行李箱在哪儿了。」

「在哪里？」

此时柠檬闭上了嘴巴，直盯着王子看。冰冷的眼睛显然充满怀疑，尽管对方是个国中生，他却毫不客气。或许就跟肉食动物狙击猎物是不考虑年龄一样。「我干嘛要告诉你？你也想要行李箱吗？」

王子没有惊慌：「也不是想要，可是就像在寻宝一样，很好玩嘛。」

柠檬没有放松警戒。那种凌厉的目光就像要以视线刺穿王子的内在，摸透他的心理似的。

「算了，我跟叔叔自己找。」王子闹别扭似地说。当然是故意的。木村猜想他是借由这样来表现自己的稚气，表示自己并没有任何心机。

「不许碍事啊。培西一想要努力，就会坏事。比方说，喏，培西有一次不是浇满了整头的巧克力吗？要不然就是全身沾满黑煤。培西只要卯足干劲，几乎都会落得那种下场。」柠檬就要往前面去。

「要是我们先找到行李箱，要犒赏我们哟。」王子彻底维持孩子气的反应。「对不对，木村叔叔？」王子说，所以木村反射性地应道，．「至少要里头钞票的一成当奖赏呢。」木村并没有深意。王子

向他征求意见，所以他回以无关紧要的话罢了。一方面也因为他

向他征求意见，所以他回以无关紧要的话丢了。一方面也因为他脑袋一隅存有打开行李箱时看到的成叠纸钞和金融卡。

「你怎么会知道行李箱里面有什么？」

此时柠檬突然回头，瞪视他。气氛变得一触即发，连木村都感觉得出来。

就连这种时候，王子也没有惊慌。他瞥了木村一眼，眼神里虽然有着对搞砸事情的家伙的尖酸轻蔑，却没有醒目的动摇。「咦？行李箱里面真的装着钞票吗？」他以童稚的语气对柠檬说。

对话一中断，只剩下新干线的摇晃和震动在作响。

柠檬瞪木村，又瞪王子：「我也不晓得行李箱里装什么。」

「那就不是因为里面装的东西，而是因为行李箱本身很高级喽？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在找它。」

木村在一旁听着，心中为王子的高明和胆试咋舌。柠檬对他们的警戒渐渐被转移。以童稚为武器，分散对方注意力的方法，可不是每个人都办得到的。

然而柠檬或许是猜疑心比想像中还重，他问：「你怎么知道有很多人在找它？」

王子的脸僵住了。虽然只是短暂的一下子，只有一眨眼的时间，但木村第一次看到王子那种表情。

「第一次碰到的时候，大哥哥不是说了吗？」王子恢复成天真的国中生模样。「说大家都在找它。」

「我可没说过。」柠檬板着脸扬起下巴。「真教人不爽。」他佣懒地搔了搔头。

木村不晓得该如何回答。若说真心话，他很想推柠檬一把：「这小鬼很危险。你最好先下手为强，想法子治治他。」可是木村办不到。如果王子不在下一站仙台和同伴联络，躺在都内医院的小涉就危险了。虽然还不清楚究竟是不是事实，但木村感觉绝对是事实。

「叔叔。」王子叫道，但木村正在恍神，无法反应。「叔叔，木村叔叔！」王子再三叫唤，木村赫然回神：「什么？」

「叔叔，我们好像说了什么冒犯人家的话，柠檬哥哥好像生气了。」

「他没有恶意，惹你生气，真对不起。」木村决定低头道歉

「他没有恶意，惹你生气，真对不起。」木村决定低头道歉。

「木村叔叔，」柠檬突然开口。「你怎么看都不像个正经大人。」

「我是个酒鬼嘛。」木村很不安，不晓得对方会说出什么话。同时他也感到背后冷汗直淌。这很像他从事危险工作时好几次遭遇到的场面。敌对的一方怀疑自己身分的情况。诡谲的紧张感就像在木村与柠檬之间张起网子般，逐渐扩散。

「对了，大叔，你有起床气吗？」

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木村反问：「什么？」

「你在睡觉的时候，如果被人叫醒，你会生气吗？」

「什么意思？」

「问你有没有起床气。」

「不管是谁，被吵起来都会不高兴吧？」

眼前金星乱迸。同时自己的脑袋往后面猛地荡去。

被揍了。晚了几秒，木村才发现对方的拳头打中了自己的嘴巴。手是怎么动的、拳头是怎么靠近的，他完全没看见。嘴里有小硬块掉下来，用舌头一碰，门牙断了。木村用手按住嘴巴。他抹抹滴下来的血，取出牙齿，塞进口袋。

「你做什么？叔叔，你没事吧？」王子依然扮演不知世事的国中生。他对着柠檬说：「不要这样！你为什么打他？我要叫警察哦！」

「我只是想，如果你是危险的业者，这点拳头应该闪避得了吧。没想到不费吹灰之力就打中了。我猜错了吗？」

「那当然了，叔叔只是个普通人啊！」

「这样啊。」柠檬看着嘴巴流血的木村，好像也傻住了。「可是我的直觉却这样告诉我：这个大叔干的应该是跟我们差不多的工作。」

「你猜错了。」木村老实说。「以前我是做过危险的差事，可是好几年前就金盆洗手。现在是个老老实实的警卫。老实说，拳脚早就变钝了。」

「那跟骑脚踏车是一样的，不管荒废多少年，身体都会自动反应。」

「哪有可能？」木村压抑想要这么说的冲动。「你是不是

哪有可能？——木村压抑想要这么说的冲动。「你是不是该去前面的车厢了？」木村介意着牙龈涌出来的血说。

「叔叔，你还好吗？」王子从盾上解下背包，从外侧口袋取出手帕递给木村。

「竟然随身携带手帕，真是好人家的少爷。」柠檬怪笑说。

王子重新背好背包。此时木村想起王子的背包里有自己带来的手枪。他可以若无其事地伸手到王子背上的背包，拉开拉链，取出手枪——木村这么盘算。

但脑中立刻闪过两件事。

一是就算取回手枪，又能怎样的疑问。拿手枪威胁吗？还是开枪？如果要开枪，是要射谁？射柠檬吗？还是王子？他的愿望当然是把枪口对准这个狼心狗肺的王子，扣下扳机，但如果办得到，就不必这么辛苦了。小涉身陷危机的状况还是没有改变。别管那么多了，干吧。车厢的晃动还是一样，仿佛在阵阵推撞着木村。在教唆他扯破忍耐的锁链。自己不是一向活得单纯明快吗？想干的时候就干。人生每一天都在减少。不需要忍耐。对于可恨的国中生，不容分说地痛扁他一顿就是了。王子的话八成只是唬人的。医院附近才没有人在待命，小涉也没有危险。木村拼命把就要鲁莽行动的自己关进箱里，然而另一个自己就要把盖子给撬开来了。

「这一切会不会都在王子意料之中？」

第二个想法是这个。

背包现在就在木村眼前。所以他才会注意到手枪的存在。或许王子的目的就在这里。王子是不是期待木村掏出枪来，与柠檬对抗？换句话说，这也是在王子的计划之中？

愈想就愈陷入泥沼。疑念勾起新的疑念，他为了不沉入沼泽而抓住棒子，却开始不安起这根棒子真的能信任吗？另一方面，还有另一个自己正在挖开忍耐的盖子隙缝，想要不顾前后地行动。感觉只要神经一松懈，一切都会分崩离析。

「好了，现在开始确认货车的货物。」

木村听到轻快、玩笑般的声音，纳闷是怎么回事，没想到柠檬一把抢走了王子肩上的背包。王子也「咦？」地愣住了。柠檬的动作就是

这么迅速，伸出去的手就像在空中一划般自然，神不知鬼不觉已经抢

这么迅速。伸出去的手就像在空中一划般自然，神不知鬼不觉已经抢走了背包。

木村知道自己的脸色一下子白了。王子也不禁表现出紧张。

「培西跟大叔，听仔细了。我还不知道这个背包里放着什么。不过我看大叔频频瞄着它看，可以猜到里面或许放着可以让你们占上风的道具。」柠檬拎起背包，拉开拉链，不一会儿便高兴地「噢」了一声：「原来里面放着这么棒的东西呀。」

木村只能看着手枪被取出来。

「如果用十个字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就像这样吧：『爸爸，真的有圣诞老人耶！』字数对吗？太多了吗？」柠檬不晓得有几分认真，一个人滔滔不绝、演讲似地说着，看着从背包里拿出来的附灭音器的小型自动手枪。「要是在列车里像平常那样开枪，不但很吵，而且引人侧目呢。我正在伤脑筋说。什么嘛，原来新干线里也弄得到灭音器嘛。幸好我没指望圣诞老人。」

王子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木村也因为柠檬的动作过于唐突且流畅，反应不过来。

「好了，我只问一个问题。」柠檬解开手枪的安全装置，枪口对准木村。

「问我？」木村忍不住说。瞄准的居然是我吗？真正的坏人不是我，是这个国中生呀。这话都快来到嘴边了。

新干线就像要让木村的紧张增幅似地脉动着。

「你们有枪，这是事实。既然连灭音器都准备了，你们不可能是一般人。小鬼跟大叔的组合很稀奇，但也不值得惊讶。危险的家伙里怎样的搭档都有。重要的是你们在这里的目的。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吗？还是受人所托？你们打算做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老实说，自己跟柠檬他们没有直接关系。就连枪也是为了干掉王子而带来的，对行李箱感兴趣、想要瞎搅和，全是王子的一时兴起。但是木村觉得就算说明这些，柠檬也绝对不会相信。

王子窥看着木村：「叔叔，怎么办？我好怕。」他的表情像要哭出来了。

那种怯弱的模样，让人兴起一股非庇护他不可的使命感，但木村立刻告诫自己千万别受骗了。这个看起来像个怯弱少年的国中生，完全只是披着那种外皮的大人，是个伪装成怯弱少年的狡猾存在

只是披着那种外皮的大人。是个伪装成怯弱少年的狡猾仔仔。

「难道你们也被峰岸委托？」柠檬说。

「峰岸？」木村看王子，讶异峰岸的名字怎么会在这时候冒出来？

「听好了，接下来我要开枪射你们其中一个。你，要不就是你。若说为什么不两个都射，因为蜜柑大概会生气。要是杀了要问出情报的对象，那家伙大抵都会生气。A型的人超爱计较的嘛。可是话说回来，要是两个都留活口就麻烦了。我要射其中一个。那么我要提问了。」柠檬暂时放下枪口。他稍微弯起一边的膝盖，姿势变得懒散。「你们两个哪个是首领？我可不会被外表给骗了。我不否定小鬼是首领的可能性。好了，我数到三，首领就给我举手，另一个给我指首领。要是两个人的回答矛盾，比方说两个都举手，还是都指对方，就是在撒谎，到时候就没办法了，我两个都杀。」

「两个都杀，你的同伴不是会生气吗？」木村几乎是自暴自弃地说。

「大叔也是A型吗？真爱计较。嗳，我是不喜欢蜜柑生气，可是生气就生气，又不会死人。我这儿的游戏比较重要。」

「这是游戏？」木村的嘴巴歪了。刚才王子说「来玩游戏吧」，没想到柠檬也要玩游戏。世上全是这种人吗？木村吃不消地想。他开始觉得喝酒就能满足的自己最正经了。

「那么我要开始了，两个都给我老实回答。」柠檬噘起嘴巴说。

此时一个年轻母亲带着年约三岁的孩子经过车厢外的通道。柠檬不吭声，木村和王子也没有说话。「妈妈，我们快点回去！」小男孩天真无邪地说，从木村背后通过。木村想起了小涉。母亲显然对在通道上彼此对峙的木村等三人感到可疑，但就这样往七车离去了。

听到孩子的声音，木村心想「我得活下去才行」。为了小涉，我得活下去才行。不管是以什么形式，我都不会死。木村像要下暗示似地，在内心一次又一次复诵。

孩子离开后，车厢的自动门隔了一拍慢慢地关上。

柠檬确认之后，「谁是首领？」他高兴地发问。「一、二、三，回答！」

木村毫不犹豫。他从手肘弯起自己的右手，举起来。往旁边一看，王子正用食指指着木村的胸口一带。视线转回前方。是柠檬举起的枪口。

口。

旁边的洗手台传出烘手机吹风的声音。好像还有人。木村望向声音传来的洗手台方向。

没有枪声。只有「喀嚓」一声，像是转开锁般的轻微声响，反倒是洗手台吹手的风声还比较刺耳。「喀嚓」、「喀嚓」，声音连续。木村等了一下才发现那是枪声。灭音器抹消了声音，声音轻得连自己中了枪都不晓得。胸口好烫，木村先是这么感觉。没有痛楚，只有液体涌出身体的感觉。眼前开始模糊。

「大叔，不好意思射了你啊。」柠檬笑着道歉。「嗳，这样就结束了。」

听到声音的时候，木村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后脑勺觉得硬梆梆的。自己倒下了吗？

疼痛扩散到整颗脑袋。然后他只感觉得到新干线的摇晃了。就像被抛进黑暗当中，眼前是一片没有远近感的漆黑世界。有底吗？还是没有底？

意识消失了。

一会儿后，有种飘浮在半空中的感觉。自己是被拖走了吗？

他不晓得现在发生什么事，也无法判断自己中枪后过了多久。

一种异于落入沉眠的不安让木村颤抖。

自己被关进又黑又小的场所。

叔叔，叔叔。声音传来。

自己的意识随时都会像雾气般消散，就这样消失——在这样的不安中，木村勉力维系着意识。好想喝酒啊，他想。肉体的感觉消失了。不安与恐惧紧紧地攫住心的中央，勒紧上来，好痛苦。对了，最后得确认一下才行——他想。做为父亲的情感就像硕果仅存的岩浆般喷发出来。

小涉平安无事吗？

应该会没事吧。

以自己的死为代价，儿子的人生应该会延续下去。这样就好了。

远远地，王子的声音就像屋外的风声般传来。

叔叔，你会就这样死掉喔？你遗憾吗？害怕吗？

叔叔，你会就这样死掉哦？你遗憾吗？害怕吗？

小涉呢？木村想问，却连吸气都办不到。

「叔叔的小孩会死掉。等一下我就去下指示。也就是叔叔白死了。你失望吗？」

虽然不明白状况，但小涉会死掉这句话，让木村不安起来。

放过他，木村想说，嘴巴却动不了。血气逐渐退去。

「什么？叔叔，你在说什么吗？喂？」王子轻快的声音不晓得从哪里传来。

放过小涉——木村想说，却发不出声音。没办法呼吸，痛苦得不得了。

「叔叔，加油。要是你好好地说出『放过我孩子』，我就放过他。」

木村对王子已经不感到愤怒了。如果他肯放过自己的孩子，也只能求他了。在朦胧的意识之中，木村这么想。

他想要张动嘴巴。血液淹了满口，差点噎住。呼吸变得急迫。「小涉」，他想发音，但尽管卯足了全力，却还是发不出声来。

「咦？什么？听不见哦，叔叔？」

木村已经连发问的人是谁都分辨不出来了。对不起，我马上说清楚，请你放过我儿子——他只能全心这么默念。

「叔叔有够逊的，小涉会死掉哦，都是叔叔害的。」他听见喜孜孜的声音。自己即将沉入深渊的感觉席卷上来。木村的灵魂呐喊着，却传不到外头。

32王子

「好了。」王子眼前的柠檬说，站起身。

「这样就上锁了吗？」

柠檬把奄奄一息的木村塞进马桶间里，然后利用细铜线，从门外锁上内锁。他在关门的同时用力拉扯铜线。第一次失败了，但第二次确实传来「喀嚓」的上锁声。是利用细线从外面拉锁的物理性原始方法。铜线夹在门缝间垂落着。

「露出来的线……」

「铜线丢着没关系。没人会在意，只要把铜线往上拉，就可以开门了。」柠檬说，接着伸手说：「拿来。」王子把暂时保管的矿泉水宝特瓶交给他。柠檬一接到水，立刻喝了起来。

「倒是你，最后在跟他吱吱喳喳些什么啊？」柠檬转过来面对王子问。刚才把流血的木村拖进厕所，关上门之前，王子说「我想在最后跟叔叔说句话」，进去里面跟木村说了什么。

「没什么。叔叔有孩子，我在跟他说那个孩子的事。还有，叔叔好像想说什么，所以我想听听他要说什么。」

「听到了吗？」

「几乎不成话语。」王子说，想起告诉木村「小涉会死掉哦」时的反应。都已经失去意识、面色苍白的木村听到自己这句话，脸色变得更加惨白，那一瞬间，王子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满足。

对于面临死亡，应该已经绝望的人，再给予更深的绝望。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呢——王子自卖自夸。承受着痛苦，想要倾诉「放过我儿子」的木村，让他觉得滑稽得不得了。连话都说不好了，还那样拼命，真是可笑。

王子想起有关卢安达大屠杀的书中内容。图西族的人绝大部分是被柴刀砍死的。也有不少人被凄惨地凌虐至死。所以有个人决心到了紧要关头，就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全部交出来。是为了请对方「用枪杀了自己」。他贿赂对方，不是要拜托对方「饶我一命」，而是恳求「请

一口气杀了我」。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卑贱的愿望吗？王子无比感动

一口气杀了我」。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卑贱的愿望吗？王子无比感动。交出所有的财产，恳求「请一口气杀了我」，这怎么能教人不兴奋？

死亡虽然绝望，但那并不是终点。王子理解到，即便是在死亡前，还是能够带给人更大的绝望，而且他一直认为自己也必须实行。那心情就接近音乐家总是在挑战更高难度的曲子。

从这个意义来说，木村的态度和表情或许是接近理想的。人就连要死的时候，都还要担心别人吗？都还要担忧孩子吗？王子禁不住好笑。然后他也想到了其他的点子。是不是可以利用木村的死，更进一步玩弄其他人、摧毁那个人的人生呢？比方说木村的儿子，或是木村的父母。

「好，走了。跟上来。」柠檬把头往前颐。

或许是柠檬手脚高明，并没有太多血溅在地上。虽然有条淡淡的红线宛如蛞蝓爬过的痕迹般延伸到厕所，但柠檬拿湿纸巾之类的东西一抹，很快就擦干净了。

「我一定要一起去吗？」王子刻意显露出恐惧，并且留心不会显得不自然地回答。「我只是照着那个叔叔的话做，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把枪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

柠檬开枪射击后的枪，又放回了王子的背包里。

「我还没有相信你。搞不好你也是业者之一。」

「业者？」

「拿钱办事的家伙。像我们一样从事危险工作的家伙。」

「我？我可是个国中生呢。」

「国中生也有很多种吧？不是我自夸，我国中的时候就杀过人了。」

王子掩住嘴巴，露出骇惧的表情，但其实有些失望。王子第一次杀人是小学的时候。本来还期待这个叫柠檬的男子能够超出自己的想像，这下却彻底落空了。

「呃，大哥哥，为什么不可以杀人呢？」王子冷不妨提出这个疑问。

已经跨出步子的柠檬停步。有人在车厢外行走，他避开对方，说着「培西，过来这边」，移动到车门附近空间较宽阔的地方。

「什么为什么不可以杀人，培西不该问这么不可爱的问题。」柠檬

「什么为什么不可以杀人，培西不该问这么不可爱的问题。」柠檬表现出不愉快说。「培西可是小朋友的偶像。」

「以前我就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人会在战争中杀人，也有死刑不是吗？可是却说不可以杀人……」

「对才刚开枪射死一个人的我问这种问题，本身就够可笑的了。」柠檬说，脸上却毫无笑意，他接着说：「听好了，不可以杀人，只是不想被杀的人自己想出来的规矩罢了。就是那些自己明明啥都不会，却想要人家保护的家伙。要我说的话，不想被杀，就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别被人杀就是了。不要跟人结仇、好好锻链身体，方法有很多吧？你最好也这么做。」

王子不觉得这是个有内涵的答案，差点就追要问：「为什么？」尽管与众不同，但即便是这个男人，也只是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谋生之道，才从事非法工作罢了。他不是什么罕见的类型，也没有任何哲学。期待遭到背叛，王子感到愤怒。如果是立足在充实的内在之上行使暴力、折磨他人，那王子还觉得有深度；然而内在空洞，只知道顾前不顾后地发飘的人，完全就是肤浅。

「你在笑什么？」听到柠檬尖锐的声音，王子急忙摇头：「没有。我只是松了一口气而已。」他说明理由。对王子而言，编造理由和借口可以说是操控别人的基础。说明理由、隐瞒理由、说明规则、隐瞒规则，透过这些，他可以近乎好玩地轻易诱导许多人，玩弄许多人。

「我一直被那个叔叔威胁，怕得要命。」

「你看到我开枪，也没有多害怕的样子。」

「碰到那种事，人怎么可能保持平常心？」

「那个大叔有那么坏吗？」

王子露出害怕的样子：「他真的很坏。那个人很残忍。」

柠檬忽然盯住了王子，仿佛要以锐利的目光将他脸上的皮，柑橘类的厚皮一片片剥下来似地撕开。王子害怕脸皮底下的真心话曝光，将它塞进内心深处。

「你说的话听起来好假。」

王子想了一下该怎么应话，然后虚弱地摇摇头。

「啊，这么说来，有个类似的故事。」柠檬细细的眼睛绽放光芒

「啊，这么说来，有个类似的故事。」柠檬细细的眼睛绽放光芒，有些高兴地嘴巴翘起来。

「类似的故事？」

「是黑色的柴油车来到多多岛时的故事。柴油车对绿色的蒸气小火车达克看不顺眼。所以想要赶走他，散播许多达克不好的流言。」

「这是在说什么？」柠檬有些兴奋地侃侃而谈的模样让王子心生警戒，拼命思考自己该采取什么行动。

「『达克都在背地里说其他小火车的坏话哟』，坏心眼柴油车这么到处向人宣传。多多岛上的蒸气小火车每一个都很单纯，所以大家都很生气，说没想到达克居然会说别人坏话。不过其实达克是被冤枉的。」

王子有点被演讲般说起剧情的柠檬给唬得一愣一愣，没想到柠檬一边说，一边把枪拿到手里，把应该暂时除下的灭音器又以捏寿司般的灵巧手势转上去，不知不觉间安装好了，王子见状大吃一惊。柠檬的动作就像在典礼开始前整理仪容般，不急不徐，却再练达不过。他什么时候掏出枪来的？王子完全没发现。

「达克吓了一大跳。因为他在不知不觉间变成全民公敌了嘛。然后当达克知道自己被冤枉到处说人坏话时，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

柠檬用教师般的表情说，就像在教诲王子似的。手上的枪已经装好了灭音器，枪口朝下。柠檬确认弹匣，拉了一下滑套。

王子动弹不得了。

一边说着童话故事，一边准备开枪，这件事让他完全没有现实感。

「听仔细罗，达克这么说了：『我根本想不出那种话！』就是说啊，那么工于心计的坏话，实在很难想得出来嘛。」

柠檬的右手松垮地垂着，仍然握着手枪，枪已经在待机了：准备完毕，随时都可以开枪哦。

「那……」王子把视线从枪身移开，目不斜视地看着柠檬：「那怎么了吗？」

「达克接着说了一句感动的名言，你最好也记住。」

「他说了什么？」

「『蒸气小火车才不会干那种卑鄙的事！』」

枪口就在王子面前，柠檬伸出来的手，上头的枪对准了自己的额头

枪口就在王子面前。柠檬伸出来的手，上头的枪对准了自己的额头一带。手枪由于在前方加装了道具，变得相当长，感觉就像被看不见的竹签给刺穿般。

「为什么？」王子说。该怎么做？他动脑。这局面非常不妙。王子当然明白。

是该彻底假装天真无邪的孩子吗？要控制人的感情，「外表」是很重要的。比方说，如果婴儿不是长得那么可爱，也就是无法激超人类「真可爱」的情绪，肯定没有人想要劳心费神去扶养。不管再怎么说明无尾熊很凶暴，即便脑袋明白，但是要对背着小孩憨状可掬的无尾熊心怀警戒，仍然是至难之事。相反地，人们对于模样丑怪、思心的东西，不管其态度如何友好，都无法全面接纳。虽然完全是动物性的反应，但也因此用在诱导上效果十足。

人的行动不是靠理智，而是靠直觉决定的。

生理性的情感是操作人心时的杠杆。

「为什么要射我？刚才你不是说要留一个活口吗？」王子先这么说。柠檬或许忘了自己刚才决定的事，王子试图让他想起来。

「我已经发现了。」

「发现什么？」

「你就是那个坏心眼柴油车。」

「你说的柴油车究竟……」

「听仔细了：『来帮忙胖总管汉特先生的铁路公司的柴油车心眼非常坏，自大傲慢。他瞧不起蒸气小火车们，老是做些奸诈的事，最后他的计谋曝光，受到了惩罚。』这就是坏心眼柴油车。怎么样，就跟你一个样吧？」柠檬笑也不笑地背诵说。「你刚才说那个大叔坏死了，不过依我想，那个大叔大概就跟达克一样，是『根本想不出那种事』的那种人。不对吗？他是那种没大脑的人，虽然是个酗酒又没用的大人，却是耍不来邪恶心机的人。」

「什么意思？」王子试着恢复镇定，把意识从枪口移开。枪虽然可怕，但如果有工夫去觉得可怕，更应该去思考活命的方法。人只要陷入恐慌就完了。交易？恳求、威胁、利诱？王子把选项列出来。或许应该先拖延时间，还是挑衅？王子寻找男子最感兴趣的话题。「关于那个行李箱……」

「不过，」柠檬没有听王子说话，「我是不觉得那个大叔

「不过，」柠檬没在听王子说话。「我是不觉得那个大叔人有达克那么好啦，只是被冤枉这一点跟达克一样。」

那把枪感觉就像是柠檬修长的手指，瞪着王子，文风不动。

「请等一下。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呃，关于那个行李箱……」

「原来你不是培西，而是坏心眼柴油车。我也真是的，竟然花了这么久才发现。」

瞬间，王子以为自己中枪了。眼前一片黑暗，王子注意到自己闭上了眼皮。他急忙睁眼。

如果自己就要死在这里，怎么可以不好好地看到这一幕呢？面对危险和恐怖，闭上眼睛逃避，是弱者的行为。

王子对于自己不觉得害怕感到满足。就这样结束了？他只有一种类似空虚与惊讶的感觉。面对人生的最后，他只有游戏半途而废了的感觉。反正后面有的也只是无聊的节目，就算被宣告「你只能活到这里」，他也觉得没什么困扰的。这是他毫不矫饰的真心，即使面对最后也不狼狈，这样的自己让他骄傲。

「你是坏心眼柴油车。」

柠檬的声音响起。

我要中枪了。他瞪着枪口，心想：就是那个洞穴会跑出摧毁我人生的子弹吗？他不打算别开视线。

半晌后，王子疑惑自己怎么还没中枪。

他看见拿着枪的右手慢慢地往下滑。

他望向柠檬的脸。柠檬眨着眼睛，表情松垮下来。左手按在眼头上。模样显然不寻常。柠檬左右摇了摇头，打了两个大哈欠。

他想睡觉？怎么可能？王子一步、两步地往旁边挪，慢慢离开枪口。「你怎么了？」他出声问。

是药物吗？王子马上就看出来了。以前陷害同班女同学时，他曾使用过强力安眠药，当时的症状就是这样。

「可恶。」柠檬手中的枪摇摇晃晃。他或许是察觉到危机，打算在自己完全失去意识以前封住王子的行动。「怎么会这么想睡？」

瞬间，王子双手一起揪住柠檬的右手，趁着对方行动迟缓，拼命把

瞬间，王子双手一起揪住柠檬的右手，趁着对方行动迟缓，拼命把枪抢了下来。柠檬发了飘似地挥舞左手。王子闪开，退到后面，跑到对面的门前避难。

柠檬弯膝靠在门上。睡魔袭击上来，他就要倒了。柠檬做出用双手摸索周围墙壁的动作，然后突然像断了线的人偶般当场瘫倒。

王子把手中的枪收进背上的背包。没工夫除下灭音器了。

柠檬的脚边掉着宝特瓶。王子慢慢地靠过去捡起来。是很普通的矿泉水，是这里面被下药了吗？他观察里面。这里下了药？谁下的药？虽然感到疑惑，但另一个想法立刻压了过去。

我太幸运了。只能这么想了。

竟然能够在如此千钧一发、岌岌可危的场面碰上这样的大逆转，王子禁不住佩服自己。

他站到柠檬背后，双手插进他的两胁抬起来，虽然沉重，但不到拖不动的地步。好，王子暂时放下柠檬，前往刚才把木村塞进去的厕所。他抓住伸出来的铜线，小心不割到自己的手，往上拉扯。于是门锁打开了。

接着他折回去柠檬那里。为了搬运柠檬，他像刚才那样绕到柠檬背后，就要把他架起来的时候——

被袭击了。

以为已经睡着的柠檬双手猛然一伸，揪住了背后的王子。西装外套的衣襟被拉扯，王子往前滚地栽在地上。景色一个回转，他迷失了状况。王子慌忙站起来，但柠檬立刻展开攻击。这次真的要完了吗？王子感到全身寒毛倒竖。

「喂。」柠檬依然瘫坐在地上。他的眼睛焦点涣散，手在前方飘移，一副醉鬼模样，口齿不清地说：「帮我转告蜜柑。」

看来药效很强，柠檬连维持意识都得使足了劲。尽管就要坠入梦乡，却努力撑着，那种拼命的模样滑稽得让王子差点笑出来。或许那不是什么安眠药，而是更恶质的药。王子拿着枪走近柠檬。他略略把脸靠过去。

「告诉蜜柑，『你在找的东西，钥匙在盛冈的投币式置物柜』。」柠檬咬紧牙关不让意识消散，说完这句话后，头猛地一垂，一动也不动了。

王子以为他死了，但还有呼吸

王子以为他死了，但还有呼吸。

王子准备再一次拖起柠檬时，在柠檬的手底下发现一张小小的图片。

地板上贴着贴纸。

绿色的小火车上有张脸，是儿童节目中的角色。看样子他真的很爱小火车——王子虽觉得讶异，却也猜想他把贴纸贴在这里，或许是打算留暗号给同伴蜜柑。他立刻撕下贴纸，揉起来丢进垃圾桶。

接着他拖动柠檬的身体，进入马桶间。木村倒在里面。血从他的身体缓慢地扩散开来。王子看到赤黑色的血与附在地板上的尿液混合在一起，感到一阵恶心，忍不住呢喃：「木村，你脏死了。」

要是有人来就糟了，王子关上门，暂时锁上。他把脱力的柠檬搁在马桶上，从背包里取出枪来，毫不犹豫地把枪口顶在柠檬头上，但又担心血喷溅上来，便把他拖到门底下。

拉开距离，瞄准后，王子捆下扳机。「喀嚓」一声。或许是灭音器的作用和新干线的震动使然，声音很小。柠檬的头猛地一晃。中枪的部位汩汩涌出血来。

睡着的时候被枪击，人生就这么完了，真够蠢的。会不会连痛觉都没有?

流出来的血微弱无力，让王子不由得露出笑容。连没电的玩具都比这有尊严。

我可不想踏上这样的末路——王子深切地想。

他想了一下，决定把手枪搁在厕所。他也想过是不是该带着走，但那样做有风险。电击枪还可以辩解是护身用，但手枪就没得辩了。再说，想想木村跟柠檬都是中枪而死，手枪存在于这间厕所里，可以免掉许多说明。

王子离开厕所，利用铜线关上门，上了锁。

就要往八车去的时候，王子忽然灵光一闪，从背包的外袋取出手机。是木村的手机。他叫出通话纪录，随即按下通话钮。

响了几声后，传来男子「喂」的不悦声音。

「你是木村先生的父亲吗？」车辆的震动让声音听不太清楚，但也不到令人介意的地步。

「喂？」男子再次反问后，放柔了声音说：「哦，刚才讲电话的同

「喂？」男子再次反问后，放柔了声音说：「哦，刚才讲电话的国中生是吗？」

那种悠哉喝茶看电视般的懒散氛围，让王子差点爆笑出来。在你喝茶的时候，你的儿子已经死掉喽——他真想这么说。「其实，木村先生刚才说的是真的。」

木村的父亲沉默了。要把重大的事实告诉一无所知的对象时，王子总是兴奋无比。

「木村先生在这里碰到了危险。木村先生的孩子好像也岌岌可危了。」

「什么意思？小涉不是在医院吗？」

「我也不清楚。」

「叫雄一、叫那家伙听电话。」

「叔叔已经不能听电话了。」

「什么叫已经不能听电话了？他在新干线上吧？」

「我想这全要怪爷爷跟奶奶这么满不在乎。」王子不带感情、陈违事实地淡淡说道。最后他加了一句：「我想你最好不要报警。」

「什么意思？」

「啊，对不起，我不能再说了，再见。」王子按下手机按键。

这样就行了——他想。木村的父母从现在开始，一定再也坐立难安吧。他们不晓得儿子跟孙子出了什么事，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他们能够做的，只有打电话到医院。然而目前什么事都还没有发生，所以院方一定会回答「没有问题」。身在东北乡下的他们完全无计可施。王子也不认为他们会报警。就算报警，顶多也只能说他们「接到奇怪的电话」吧。

等到一切揭晓时，他们肯定会懊悔不已。王子期待得不得了。

用后悔与愤怒，填满想要平静安享晚年的老夫妇贵重的剩余时光。一口饮尽一把捏碎他人人生所榨出的果汁——再也没有比这更美味的了。

王子走进八车。柠檬哥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他想。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人类都一样软弱，是微不足道的存在，无聊。

33槿

移动的距离短到连计程车的表都还没来得及跳动，槿抵达了目的地。

他付钱下车，目送计程车离去。那栋建筑物在单侧二线的县道另一头。很高，外观新颖。

那个仲介业者已经到了吗？想像老是黏在桌旁，靠电话工作的办公型男子为了不熟悉的户外现场工作紧张兮兮的模样，槿不禁莞尔。

跟画地自限、自认为做不到而不愿意跨出去的人相比，更令人有好感多了。

槿打电话。仲介业者没有接。自己把人叫出来，却不接电话，搞什么鬼？——槿并没有像这样生气。他只是不知如何是好。他也想过要折返，但又觉得在意。注意到时，他已经穿越县道，朝建筑物走去。

槿等待行人号志转绿。他望着马路，觉得马路就像条河川。视野变得狭窄，风景的彩度降低，马路上出现不定形的波涛起伏，河水从右往左缓缓流去。护栏就像不让平缓浮荡的河水冲出马路、溢出河床般，在马路与人行道间，发挥着贴身守护的功能。

河川有时虽会因暴风雨而暴涨，但除此之外，水面大多都只是说不上显不显眼的起伏和潺潺流动。

视野恢复。河川消失，马路现身。风景的彩度增加，添上色彩。

旁边的篱笆绑着用来插交通安全旗帜的铝制筒子。

然后他把视线往下移。篱笆处有蒲公英的花朵。小小的黄色花瓣，就像不畏疲倦，尽情欢闹，然后累了就直接睡着的孩童般，让人感受到纯真的生命力。朴拙的绿色茎干细细地支撑着花朵。黄色的小花被绿皮包裹着，皮的下半部往下垂展。是西洋蒲公英。

外来种的西洋蒲公英驱逐了既有的关东蒲公英。

槿想起这样的说法。

那并非事实。

关东蒲公英会减少，是因为人类侵占了它的生长环境。西洋蒲公英

关东蒲公英会减少，是因为人类侵占了它的生长环境，西洋蒲公英只是进驻了那些空下来的土地罢了。

真有意思，槿想。

人类把西洋蒲公英视为关东蒲公英减少的凶手，摆出一副目击证人的姿态，实际上自己才是罪魁祸首。西洋蒲公英只是因为强壮，所以存活数量多了一些罢了，即便西洋蒲公英没有被引进，关东蒲公英一样也会消失。

黄色的花旁有一点红色。

是一只瓢虫，只有指尖大，就像用滴管挤出来的水滴般。它的壳就像在红色的水滴上，顺好笔尖，以墨汁点上斑点似的，让槿眯起了眼睛。

昆虫的外形究竟是谁设计的?

槿不认为全是顺应环境、自然演化的结果。红色配上黑色斑点，有什么必然性吗？难说是丑怪还是奇特的各种昆虫的造形，充满了难以想像是自然界产物的形貌。

槿凝视着慢慢爬上叶片的瓢虫。把手指凑过去，它便绕到茎的背后。

留意到时，号志已经变成了绿灯，槿穿越斑马线。

仲介业者打电话来了。

34水果

柠檬一直没跟上来，蜜柑感到介意，但九车前侧的门打开，踏进通道的瞬间，蜜柑看到戴眼镜的男子瘫坐在地上，顿时把柠檬的事抛到脑后了。

列车进入隧道，震动声变了。周围突然暗下来。宛如潜入水中的压迫感笼罩整辆车。

七尾在出入口附近，逆着行进方向，背贴着墙壁弓起膝盖坐着。一开始蜜柑以为他昏倒了。因为他眼睛虽然睁开，看起来却意识不清。

蜜柑就要把手伸进外套内袋掏枪，却看见七尾不知何时已经举起枪来。

「不要动。」七尾说。他坐着，枪口文风不动地对准蜜柑。「我会开枪。」

新干线穿出隧道。从车门的窗户瞄向外面，是一片等待收割的水稻田。列车马上又钻进了隧道。

蜜柑微微举起双手。

「最好别动歪脑筋。我累了，随时都会开枪。」七尾瞄准蜜柑。「我直接说结论，我找到杀害峰岸儿子的凶手了。虎头蜂……」

蜜柑的视野角落捕捉到里面的车门附近的列车贩售推车。没看到贩售小姐。

「轻取吗？在哪儿？」

「放在那间多功能室里。险胜。」七尾说。「这下子就不必收拾我了吧？这样你们就没有特意和我对干的好处了。」

「是吗？」蜜柑目不转睛地观察七尾的动作。感觉有机可趁。顺利的话，或许可以掏枪——他在脑中预演动作。

「我刚才也说过了，我想我们只能团结合作了。在这里互射实在也不是办法，只会顺了别人的意。」

「谁的意？」

「不晓得。总之是某些人

「不晓得，总之是其他人。」

蜜柑面对七尾，半晌间一动也不动地思考。「好吧。」一会儿后他点头。「把枪收起来吧。暂时休兵。」

「我连什么时候开战的都不晓得。」七尾慢慢地立起膝盖，手扶在墙上站起来。他把手按在自己的胸膛上，重复像是深呼吸的动作。或许是与女人的对决让他疲倦。他战战兢兢地确认自己的身体是否平安无事。工作裤也破了。地板上掉了一个玩具针筒般的东西。蜜柑看去，七尾连忙把它捡起，丢进垃圾桶。

枪收进背上的腰带。

「你是被下药了吗？」

「对方也是职业的，我想她应该预备了解毒剂。我都一脚踏进棺材了。我期待要是她自己被刺了，可能会拿出解药来，完全是赌注。」

「不懂你的意思。」

「总之我人还活着就是了。」七尾说道，手掌一开一合地确认着。接着他稍微弯下身体，把玩破掉的裤子布。

蜜柑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他立刻取出来确认液晶画面，心情顿时变得沉重。「我们跟你的老大打电话来了。」

「峰岸打来的？」七尾睁大了眼睛。他原本逐渐恢复了生气，然而一说出这个名字，面色再次变得惨白。

「就快到仙台了。是最后确认吧。」

「确认什么？」

「不给我老实招，我真的要生气了，这样好吗？——这样的确认。」

「怎么可能好？」

「电话给你，你自己跟他说。」

蜜柑接了电话。

「我有问题。」峰岸也不报上名字，径自说了起来。

「是。」

「我儿子没事吧？」

这开门见山的问题，让蜜柑一瞬间羞点语塞。

这开门见山的问题，让蜜柑一瞬间差点语塞。

「稍早我接到联络。」峰岸说。「对方说，看到新干线里我儿子的模样不太对劲。还说『令公子的样子有点古怪，你最好关心一下』。所以我对他说了：『我儿子不是一个人在新干线上。我委托了两个我信赖的人陪着他。不必担心。』结果对方又说了：『你最好怀疑一下。陪着是陪着，但陪的是在呼吸的令公子，还是一动也不动的令公子，那就不晓得了。』」

蜜柑苦笑：「峰岸先生的部下误会了。他会不会是把睡着的令公子看成呼吸停止了？」他说，然后想到万一峰岸指示「那么现在叫我儿子听电话」，该怎么办？他不禁毛骨悚然。

站在前面的七尾也一脸不安地看着他。

「刚才说着说着，我想到了。儿子也叫『息子』，而『息子』这个词里有『息』这个字，有气息，才能叫息子嘛。」

峰岸没搭理蜜柑的话。或许他向来只会发出委托和指示，从来不会去理会别人的建议或辩解。他需要接收的，只有报告而已。

「所以了，」峰岸接着说。「为了慎重起见，我要在仙台站检查。」

果然——蜜柑绷紧神经。「就算要检查，新干线也不会等人啊。」

「下车就行了。你们带着我儿子跟行李箱一起在仙台下车。我派了几名部下到月台，也雇了你们的同行。」

「那么多好青年挤在月台上，会把车站的人吓到的。」

通知下一站即将抵达的音乐响起。轻快的旋律天真地响着，蜜柑不禁苦笑。

「当然，如果你们能照预定过来，那再好不过，但逼不得已的情况，也计较不了那么多了。而且……我再问一次，我儿子没事吧？还有行李箱。」

「那当然了。」蜜柑回答。

「那么检查一下子就结束了。让我的部下看看行李箱和我儿子，再立刻上车就行了。」

「有气息的『息子』是吧。」

自动广播后，疑似列车长的男子开始用麦克风广播，通知即将抵达

自动广播后，疑似列车长的男子开始用麦克风广播，通知即将抵达仙台站。

「怎么不说话了？」电话另一头的峰岸问。

「到站的列车广播很吵。好像就快到仙台了。」

「你们坐的是三车吧？我叫部下在三车附近等着。听好了，一到仙台就马上下车。」

「啊，令公子正好去厕所了。」蜜柑脱口而出后，才在内心咒骂自己。这什么牵强的理由，你应该没笨到这种地步吧？他简直要怜悯起自己来了。

「我再一次交代你们该做的事。从三车下车，让我的部下看到行李箱跟我儿子。就这样。」

「其实我们跟列车长起了一点纠纷，」蜜柑拼命说。「我们移动到九车了。现在要赶回三车也来不及。」

「那么就六车吧。三车跟九车中间。那里总赶得过去吧？我叫部下在六车外面等，我等一下就指示。你们也从六车下月台，带我儿子过去。」

「我只是问一下，」蜜柑佯装平静地对着手机说。「如果您在仙台的部下判断我们可疑，会怎么样？不会突然开枪吧？」

「我儿子跟行李箱平安无事吧？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可是峰岸先生的部下可能会判断错误。万一到时候在月台引发什么骚动，不是很为难吗？」

「谁会为难？」

蜜柑一时答不上话。「无辜的一般市民」这个词实在太空泛，他觉得成不了借口。「车厢里有许多乘客。如果开枪，会引起恐慌的。」

「乘客应该没多少，」峰岸断定说。

「不，客满耶？」蜜柑毫不犹豫地撒谎。因为他认为峰岸不可能了解车上的座位状况。然而谎言被戳破了。「不可能客满。大部分的指定席都被我买下了。」

「被你买下？」

「知道你们要带我儿子搭新干线后，我就把所有的空位买下了。」

「把所有的空位买下了？」这意外的事实，让蜜柑也不禁大叫出

「把所有的空位买下了？」这意外的事实，让蜜柑也不禁大叫出声。虽然他觉得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却疑惑有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吗?

「是为了尽量减少风险。新干线里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乘客愈少，你们也愈好保护我儿子。不是吗？」

什么好保护，你儿子两三下就挂了——蜜柑有股想要说出口的冲动。而且为数不多的乘客里还混进了好几个业者，峰岸的独占计划实在看不出效果。

「到底花了多少钱？」

「没多少。就算一节车厢有一百个空位，也只有一千张票钱。」

蜜柑板起脸。峰岸的金钱观疯狂，这他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委托他们工作的人，绝大部分都有着疯狂的金钱观，但就算是这样，峰岸用钱的方法、用钱的优先顺序也太诡异了。买下新干线的空位，这算是什么事？要是那样做，列车长难道不会觉得奇怪吗？明明应该坐满的车厢却到处是空座，不会感到可疑吗?

电话另一头传来年幼的女孩吵闹的声音。是峰岸的女儿、他跟情妇生的女儿吗？那令人莞尔的父女关系，与现在新干线里正发生的杀伐局面落差实在太大，教人困惑。峰岸这个人担心着亲生儿子的安危，又怎么能和女儿度过安详的时光？这在在教人感觉峰岸的精神构造实在扭曲，无法以一般标准去衡量。

「总之，你说列车里客满是假的。我说得没错吧？根本没客满。你最好别撒谎、说大话。马上就会露出马脚的。露出马脚很让人尴尬对吧？而且你可以放心。只要你们在仙台乖乖照我的话做，就不会碰上什么危险。」

电话挂断了。

新干线的速度开始变慢。车体画出平缓的曲线，逐渐倾斜。

没时间思考了。蜜柑穿过九车，进入八车。「现在是什么状况？」七尾手足无措地跟上来，蜜柑没理他。他踏稳脚步，像要安抚摇晃的车体般前进。偶尔抓住座位的靠背维持平衡。

可能是要在仙台站下车，几名乘客正从行李架上取下行李。对面车门有小孩走进来，往这边靠近。蜜柑觉得碍事，想要从旁边绕过去，结果少年开口了：「啊，你是蜜柑哥哥对吧？柠檬哥哥正在找你。」

对了，都忘了柠檬了。但已经没时间烦恼了。「柠檬人呢？」

「他说他有事，去后面了

「他说他有事，去后面了。」

蜜柑重新打量少年。乌溜溜的黑发没有分边，眼睛像猫一样浑圆，鼻梁高挺，一看就像是上流人家的大少爷。

没时间理他。蜜柑走出车厢。感觉得出新干线开始煞车了。

「你到底要怎么做？你要去哪儿？要做什么？」七尾烦死人了。

几名乘客聚在车厢外准备下车。他们朝慌张前进的蜜柑等人投以诧异的眼神。

蜜柑在行李放置处找到一个行李箱，毫不犹豫地拉出来。那是一只国外旅行用的大皮箱，比蜜柑他们搬运的大上许多，也相当坚固。

「你拿那个皮箱做什么？」七尾问。

「没时间了，拿这个顶替。」蜜柑抬起手里的行李箱，往七车走去。行李箱虽然看起来坚固，但不沉重。

蜜柑避开人群在七车前进。他等于是与起身往出口去的乘客逆向而行，惹来露骨的嫌恶视线。

再次走出车厢。众人为了下车，已经排起队。蜜柑来到六车与七车之间的下车口。他在通道正中央一带站住。七尾也停下脚步。少年也跟了上来。

「听好了，到了仙台，我得先从这道车门下月台。」蜜柑匆匆对七尾说明。

「峰岸这么交代吗？」

「峰岸的部下在等。我得拿着行李箱，跟峰岸的儿子一起下月台。然后部下会确认。」

「不是那个行李箱。」七尾指着蜜柑手中的行李箱说。

「没错。而你也不是峰岸的儿子。」

「咦？」

「既然到了这步田地，也只能瞒天过海了。行李箱跟峰岸的儿子两边都是假的。知道了吗？你什么都别说，站在旁边发呆就是了。」

七尾不晓得是不是没听懂蜜柑的意思，愣了一秒：「你说我吗？」

新干线往前栽似地放慢速度，接着很快往后一摇，蜜柑脚跳不住

新干线往前栽似地放慢速度，接着很快往后一摇。蜜柑脚踏不住，手扶住墙壁支撑身体。

「你要冒充峰岸的儿子。」

新干线的速度渐渐变慢，已经进入仙台站月台了。

「怎么可能？」七尾的眼神开始在半空中游移。「我要怎么……」

「别管那么多了，跟上来。」

此时少年插嘴了：「干脆别理他们怎么样？如果不下车，部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判断吧？我想他们不会搞不清楚状况就乱来。或许可以就这样假装不知情，搭着新干线继续前进。」

真不像个小孩——蜜柑不爽少年说的话。尽管少年说得有道理，但蜜柑也不打算改变方针。「如果我们不下车，就会有一大批人杀进新干线里。到时候一样麻烦。」

车门打开了。

排队的旅客开始鱼贯前进。「走了。」蜜柑对七尾说。

35瓢虫

仙台站回响着广播声，几名手提行李的旅客坐进新干线。七尾瞥着他们，和蜜柑并站在月台上。前面是三名西装男子。我们有两个人，对手有三个人——七尾在心里呢喃。稍远处有一个平头的消瘦男子，更远处有两个疑似格斗家的壮汉，他们看着这里，静观其变。

「简直像足球赛罚球嘛。居然用人墙堵我们。」蜜柑很冷静——看起来。他的呼吸平稳，语调也很缓慢。

「你是蜜柑先生吧？」西装三人组正中央的男子说。男子几乎没有眉毛，眼睛很细。「我们常耳闻蜜柑先生与柠檬先生的英勇事迹。这次因为峰岸先生突然打电话来，怎么都得确认一下。」

异于内容，口气颇为冷淡、礼貌性。

七尾微微抬头一看，列车长正从后方车厢走下来，在确认发车前的月台情况。列车长显然在注意七尾他们。七尾心想：的确，好几个男人面对面站着，教人无法不起戒心吧。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不像临别前难分难舍的远距离恋爱情侣，也不像是来欢送朋友离乡的同伴。但或许是抱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信条，列车长没有靠过来。

「喏，这是峰岸先生的儿子，这是行李箱。确认好了吗？新干线要发车了，我们可以回车上了吧？」蜜柑佣懒地说。

黑色行李箱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十分普通。只要宣称那就是目标行李箱，或许可以勉强让他们相信。问题是我——七尾连头都不敢抬，直盯着自己的鞋尖。蜜柑叫他冒充峰岸的儿子，但他实在不晓得该怎么冒充才好。

「可以请你打开行李箱吗？」

「打不开。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开。况且你知道里头装了什么吗？」蜜柑说。「我们才想请你们指点怎么开呢。」

西装男子沉默，伸手抓住黑色行李箱。他蹲下来，触摸把手部分和数字锁。态度看起来像是在严密地鉴定老壶的真伪，不过看样子他们也分辨不出行李箱是真是假。

「这字母缩写是什么？」男子蹲着抬头问蜜柑

「这字母缩写是什么？」男子蹲着指头问蜜柑。

行李箱底下贴着写有「MM」字母的贴纸。是萤光粉红色的，上面还有亮片，感觉是十几岁年轻小女生会喜欢的那种调调。

「是峰岸（Minekishi）的『M』吧。」蜜柑不为所动地说。

「那第二个『M』是什么？峰岸先生的名字叫良夫（Yoshio）。」

「不是峰岸的『M』吗？」

「我说的是另一个『M』。」

「那也是峰岸的『M』啦。说起来，峰岸的名字居然叫良夫，这简直就是黑色笑话。更重要的是，那贴纸又不是我贴的，不要问我。新干线要走了。我们可以上车了吗？」

已经没有乘客从新干线下来了。月台也看不到要上车的旅客。接下来就只等发车了。

西装男子站起来，这次移动到七尾正面。「峰岸先生的儿子有戴眼镜吗？」他说。七尾大受动摇，吓得差点当场跳起来。他好想立刻摘下眼镜，总算按捺下来。

「是我要他戴的。我不晓得你们知道多少，不过这个大少……」蜜柑这么一说，西装男没有眉毛的脸便有些绷了起来。「峰岸先生的公子，」蜜柑改口。「才刚被危险的家伙监禁了。也就是有人在狙击他。难保新干线里没有人想对他不利。至少得让他变个装才行。」

「所以你叫他戴眼镜？」

「其他还有很多。气质感觉跟平常的峰岸公子不一样对吧？」蜜柑毫无胆怯的模样，悠然地说。

「是吗？」没有眉毛的男子彬彬有礼。不过此时他打开手机，说：「刚才峰岸先生传了公子的照片过来。」手机画面上有峰岸儿子的照片吧。男子就要把手机画面放到七尾的脸旁边比对。

「喂，要发车了，」蜜柑叹气。

「不太像。」

「那当然了。我们改变了他的氛围，才不会一眼就被人看出来啊。像是发形、眼镜什么的都变了。那我们走了。要好好通知峰岸先生啊。」蜜柑把手搭在七尾肩上，用力把他的头勾过去：「回去吧。」

七尾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得救了，不必再演戏了，放下心来，但还是

七尾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得救了，不必再演戏了，放下心来，但还是尽可能板着脸，不让安心显露在表情上，摆出装模作样的态度。

此时没有眉毛的男子喊了个陌生的名字。七尾不晓得是在叫谁，本来不想理会，但想到那可能是在叫峰岸儿子的名字，便抬起头来，结果预感似乎猜中了，没有眉毛的男子直看着他问：「只有令尊才打得开行李箱吗？」

七尾蹙着眉头点点头说：「我不知道怎么开。」但什么都不做又让他觉得心虚。他不安了起来。因此七尾下意识地伸手拎起搁在月台上的行李箱，随手拨弄数字锁，乱转一通说：「要是像这样随便拨拨就打得开，那就简单了。」他觉得这样做比较有说服力。这完全是愈想要装作没事人，言行举止就愈不自然的典型，七尾的动作完全是多余的。

四位数字锁不可能随手一拨就拨中。况且自己是被幸运女神抛弃的倒霉鬼，更是如此——七尾这么认为。然而若以莫菲定律来说，就是：「随便乱拨是不可能打得开数字锁的。除了打开就惨了的情况。」

行李箱打开了。

七尾的动作很粗鲁，因此行李箱「喀哒」一声分开，女性内衣就像雪崩似地从里头滚了出来。

不光是没有眉毛的男子，西装男和平头男、疑似格斗家的男子全部冻结在原地。那突如其来的情景显然让他们停止思考了。

这装满内衣的行李箱不可能是峰岸的东西——就算是他们，也一眼就看出来了吧。蜜柑也怔住了，全场最为冷静的就是七尾。因为七尾早就习惯引发这类倒霉意外了。他虽然有点吓一跳，却也觉得「又来了」。更进一步说的话，是近似「我就猜会变成这样」的感觉。七尾随即翻身，冲进车子里。蜜柑也被带动似地跳进车子。几乎就在同时，车门在背后关上，新干线开始动了。

朝窗外望去，月台上，没有眉毛的男子正把手机按在耳朵上。

「好了。」七尾看着在刚出发的新干线车厢外深深吐气的蜜柑说：「该怎么办？」

新干线完全不理会七尾与蜜柑的混乱和骚动，逐渐加速前进。

「你干嘛在那种节骨眼打开行李箱？」蜜柑投以狐疑的眼神，坐好

「你干嘛在那种节骨眼打开行李箱？」蜜柑投以狐疑的眼神。他好像在怀疑七尾有什么企图，但是从他冰冷的眼神及近似幽灵的脸色看不出情绪。

「我觉得像那样拨拨锁，对方也会觉得真有那么回事。」

「真有那么回事？」

「会相信我真的打不开行李箱。」

「可是打开了。」

「我太幸运了。」实际上只是倒霉，但七尾故意说反话。「不过他们一定怀疑起我们了吧。而且行李箱也被识破是假的了。」

「大概吧。在大宫时，我们的好感度就已经降低了，刚才更是搞到一落千丈。」

「不过至少到盛冈之前，新干线都不会停车，可以平安无事。」七尾试着乐观地说。虽然勉强找到的一丝光明，与其说是光明，更只是单纯的幻影，但七尾想要抓住它。

「你那口气简直就是柠檬。」蜜柑这么说完后，左顾右盼：「这么说来，柠檬去哪儿了？」然后他指住一个人站在附近的那个国中生问：「喂，你刚才说柠檬去后面了是吧？」七尾讶异少年怎么还在？听到七尾和蜜柑的对话，看到刚才仙台站发生的事，应该可以察觉出了什么危险的麻烦事，少年却没有逃走，也没有向任何人通报异常，还逗留在附近。他的父母呢？七尾感到疑问。这个少年看起来像个乖宝宝，只是个普通的国中男生，但或许内心积郁颇深，深受非日常的场面吸引。七尾这么猜想。或者只是单纯地想要在事后向朋友炫耀「我在新干线里碰到非比寻常的事，我真的看到了哦」，好让别人另眼相待？

「嗯。」少年点点头。「柠檬哥哥好像想到什么，慌忙往那边去了。」他指向六车。

「或许在仙台站下车了。」七尾只是想到，就这么说出口。

「为什么？」

「不晓得，会不会是厌倦了？受不了这工作了。」

「那家伙不是那种人。」蜜柑静静地答道。「他想变成有用的小火车。」

「跟我一起上车的叔叔也不见了，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国中生突

「跟我一起上车的叔叔也不见了，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国中生交互看着七尾和蜜柑。看起来也像是掌握了班上的状况，准备分派任务的班长或运动社团社长。「呃……」他微微举手说。

「干嘛，小朋友？」

「你们刚才说要到盛冈才停车，可是这班新干线的下一站不是盛冈。」

「咦？」七尾感到意外，惊叫出声。「下一站是哪里？」

「一之关。再二十分钟就到了。然后是水泽江刺、新花卷，最后才是盛冈。」

「『疾风号』在仙台的下一站不是盛冈吗？」

「也有些班次不是。这一班就不是。」

「这样啊。」蜜柑好像也误会了。

手机响了，七尾从口袋掏出手机，蜜柑立刻说：「接吧。反正是你的圣母真莉亚打来的吧？」

没理由不接。

「反正你在仙台也没下车吧？」真莉亚的声音响起。

「你怎么知道？」

「重点是你没事吧？我正在不安，想说搞不好你被蜜柑他们收拾了。」

「我现在跟蜜柑先生在一起。要叫他听电话吗？」七尾自嘲地说。

真莉亚一瞬间沉默了。她好像在担心：「你被抓了？」

「也不是啦。彼此都有些困难，所以暂时合作一下，」七尾边说边看向蜜柑，蜜柑耸耸肩。「我想照你说的，把行李箱让给他。」

「我不是说那是最后的最后，逼不得已的手段吗？」

「现在就是最后的最后，逼不得已的状况。」

真莉亚又沉默了。讲电话时，蜜柑好像也接到了电话，他把手机按在耳边，移动到稍远处去了。国中生被丢在原地，但他也没有回去自己的座位，而是观察着车厢外走道各处。

「下一站是哪里去了？」

「真莉亚，你知道吗？我本来以为是盛冈，结果不是，下一站是

「真莉亚，你知道吗？我本来以为是盛冈，结果不是。下一站是一之关。」

「那你应该在那里下车呢。行李箱就算了，就到此为止吧。到了这种地步，总觉得你根本是搭上了地狱列车。太恐怖了。快点跟它道别吧。」

「或许只是来自地狱的家伙搭上了普通的新干线罢了。」七尾苦笑。

「不可以对蜜柑跟柠檬放松警戒哦，他们很可怕的。」

「我知道。」

七尾挂断电话后没多久，蜜柑回来了。「是峰岸打来的。」他说。表情虽然没有变化，但感觉得出他觉得有些棘手。

「他说什么？」国中生问。

蜜柑朝少年恶狠狠地投以「小孩子闪边去」的眼神，然后对七尾说：「他叫我们到盛冈去。」

「到盛冈？」

峰岸似乎并没有生气，反倒是语带同情地问：「为什么让我的部下看假的行李箱？」

「我一瞬间犹豫，是要道歉、装傻、还是豁出去算了？然后我说明：『峰岸先生的部下态度太傲慢了，所以我想要整一下他们。』」

「你为什么撒那种谎？」那样不会惹得峰岸更生气吗？

「不，那样峰岸应该也会更难判断，我是背叛了，还是只是在胡闹？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背叛的意思。只是犯了错罢了。」

不过犯的是致命的错误。都让峰岸的儿子给人杀了。七尾按住胃部。

峰岸听了蜜柑的话，好像轻笑了一下，说：「那么，如果你问心无愧，应该会到盛冈来吧？要是你在其他车站半途下车，我就当场视为你逃亡了。到时候我会让你吃足苦头，让你后悔上几万次：早知道那个时候就不要逃跑，乖乖到盛冈去了，能不能再重来一次？」

「我当然会去盛冈啊。令公子也很想快点见到峰岸先生。」蜜柑回答。

蜜柑向七尾说明电话内容后，给了结论说：「峰岸好像也要到盛冈

蜜柑向七尾说明电话内容后，耸了耸肩说：「峰岸好像也要到盛冈站去。」

「峰岸特地亲自出马？」

「他明明应该在别墅享受假期的。」蜜柑吃不消地说。「他说有电话告诉他，说有预感发生了不好的事，叫他亲眼去确定。」

「电话？什么电话？」

「我想应该是刚才在仙台站打电话报告的人忠告峰岸：『您最好亲自到月台走一趟。』」

七尾穷于回答。部下会那样忠告峰岸吗？「那，」一会儿后他说。「祝你幸运。我要在下一站一之关下车了。」

蜜柑手中的枪瞄准了七尾。枪并不大，看起来也像是拿着形状奇特的数位相机，而不是手枪。

国中生稍微瞪大眼睛，退后了一步。

「瓢虫，你得跟我一起来。」

「不行啦，我要退出了。我要退出这个任务，退出这辆新干线。行李箱在车长室里，干掉峰岸儿子的女人我放在头等舱前面的多功能室，你只要等下跟峰岸说明就行了。」

「不行。」蜜柑的语气不容分说。「你以为你有选择权？你以为我举枪是在唬你？」

七尾没办法点头，也没办法摇头。

「呃，要不要快点去找柠檬哥哥？」国中生开口，就像在统率话题变得错综复杂、散漫无章的班会似的。小孩子无忧无虑，真教人羡慕啊——七尾心想。

36木村

木村茂把话筒从耳边拿开，挂回电话，妻子木村晃子问：「谁打来的？」

这里是循着国道四号一路北上，进入岩手县后，再继续深入内地的老旧住宅区。是景气繁荣的时期，当地的开发业者兴匆匆开发的区域。随着时间流逝，景气加速恶化，年轻人流入都心地区，人口减少，当初在未来蓝图上所描绘的各种设施及建筑物成了永远无法实现的美梦，也没有新的住宅落成，成了一个杀风景的小镇。街上的建筑物墙壁褪色，就像在成长途中就这么坠入老年期似的，但对木村茂及晃子而言，在经年劣化的意义上，自己也是一样的，而且他们感觉这个远离刺激与流行的小镇住起来一定很舒适。十年前，他们在这里找到一栋中古透天厝，毫不犹豫地买下，从此便一直定居在此，毫无不满。

「新干线里打来的。」木村茂回答。

「哎呀。」晃子说完，把盛着辣味点心和麻糬的托盆搁到桌上。「好了，来吃吧。辣的跟甜的交互吃。要是有水果就更完美了。」她悠哉地说。「那，电话里说什么？」她再一次问。

「刚才我打电话给雄一的时候，那家伙不是说『我被人抓了，救我』吗？」

「是啊，你是这么说的。说他跑去搭新干线，在那儿胡闹。」

「就是啊。不过或许不是胡闹。」木村茂无法厘清思绪，只能暧昧地说明。「那个时候讲电话的国中生，刚才又打来了。」

「说雄一又做了什么怪事吗？」

「他说得很奇怪。」

木村茂把电话内容转述给妻子。「怎么回事呢？」晃子歪着头纳闷，捏起点心放进嘴里，「不怎么辣呢。」她嚼着说。「再打一次给雄一怎么样？」

木村茂立刻操作电话，他费劲地回想该怎么回拨给刚打来的号码

木村茂立刻操作电话。他费劲地回想该怎么回拨给刚打来的号码，以没把握的动作按着钮。没有接通的铃声。传来手机电源关闭的讯息。

「有不好的预感呢。」晃子又吃起点心。

「我很担心小涉。」木村茂知道内心黑暗的想像、一个轮廓不鲜明的沉重块状物正在膨胀。打电话来的那孩子说得很暧昧，所以臆测只能无边无际地胡乱扩散。

「小涉也有危险吗？」

「不知道。」木村茂说，同时打电话到医院。「说起来，雄一丢下小涉，到底是打算去哪里？是想搭新干线到我们这儿来吗？」

「要是那样，他应该会跟我们说一声。就算没说，也会确定一下我们在不在家吧。」

「是受不了医院看护工作，逃掉了吗？」

「那家伙酗酒又没毅力，但应该没那么差劲。」

木村打电话到医院。但迟迟没人接听。木村顽固地等。一会儿后，院方人员接电话了。曾见过几次的护士听到木村的名字，便亲切地应对。「小涉的样子有什么变化吗？」木村问。「刚才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异状，我再去看一下哦。」等了一会儿后，护士再次接起电话：「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要是有什么事，我们会联络的。」

「谢谢。」木村茂道谢，接着玩笑地说：「其实我刚才在睡午觉，做了个可怕的梦。我梦到有危险分子侵入医院，害小涉陷入险境。」

「真的吗？」护士好像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那您一定很担心吧。」

「老人家动不动就会把梦境当成真的，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儿也会多加留意的。」

木村茂可以理解，护士也只能这么说了。总比觉得狐疑、露骨地表现出厌烦要好得多了。木村感激地挂了电话。

「你是在猜想有可能会发生什么危险吗？」晃子皱起眉头，把茶杯凑近嘴边，啜了一口。

「有可能不是会发生，而是已经发生了。我的直觉百发百中。」木村茂摸了摸下巴。他以指尖感觉着白色胡须的触感，动起脑来。「那很可疑

很可疑。」

「那是指什么？」

「打电话来的那家伙。刚才听起来还是个普通的国中生，但这次的电话就很白了。」他站起来，举起双手伸懒腰，关节吱咯作响，仿佛身体各处部在倾轧。

然后他回忆刚才打来的电话。自称国中生的那家伙，口吻虽然伶俐清晰，却只肯透露一点暧昧不明的讯息。「我想这全要怪爷爷跟奶奶这么满不在乎。」他试图激起对方罪恶感地说，「我不能再说了，再见。」然后这么虎头蛇尾地挂了电话。

「你在怀疑那孩子吗？」晃子又吃起点心。「这个甜味比辣味重呢。」

「你也知道我的直觉总是很灵吧。」

「可是，那要怎么做？跟雄一联络不上吗？要打电话报警吗？」

此时木村茂站起来，移动到隔壁的和室，打开壁柜。柜子上层塞着棉被，下层排着收纳用的盒子。

「又要睡午觉？你从以前就这样，一感到不安就睡觉逃避。」晃子目瞪口呆地说，又啃起点心。「可是要是睡午觉，真的会做恶梦哦。」

恶梦恐怕已经发生了，木村茂猜想。胸中塞满了黑暗模糊的不安迷雾。

37水果

柠檬跑去哪里了?

蜜柑在车厢外往后方前进，纳闷不已。目前还没有发现柠檬的人影。

「或许他有什么急事，在仙台下车了。」戴眼镜的七尾在后面说。

「什么急事？」蜜柑在车厢外停步，回过头去，七尾也站住了。他的身体紧绷，状似不知所措，却巧妙地和自己拉开距离，让蜜柑感到佩服。两人之间自然地拉出可以应付突来攻击的空间。尽管看上去胆小不可靠，但不愧是以危险差事为业。国中生也从后面跟上来。蜜柑觉得他烦死了，但要赶走他也一样麻烦。

「比方说，柠檬兄发现可疑的乘客。然后跟着他在仙台下车了之类的。」七尾说。

「这我也想过。」

柠檬或许觉得从厕所出来的人物可疑，尾随上去。虽然不清楚那个可疑人物是什么人，但柠檬这个人比起道理，更是以感觉去判断事物，所以当下决定要跟上去。这不是不可能的事。蜜柑也和七尾一起下了月台，但没工夫察看周围，即使柠檬从某处去了出口，也可能没有注意到。

「不过就算是那样，柠檬也应该会联络我。」蜜柑告诉自己似地说。「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事。不过柠檬虽然是个怕麻烦又随便的家伙，对时间和预定生变倒是很敏感，总是会打电话给我。」

有用的小火车，总是留心照时间行驶的——柠檬经常这么说。碰到路线变更的情况，都会在事前通知。即使来不及，也会在事后尽快报告。这是柠檬的信条。

蜜柑取出自己的手机查看。没有联络。

没多久，国中生的手机响了。通道上新干线的震动声很吵，实际上并没有听到铃声，然而国中生却身子一颤，拿起手机按在耳边，移动到门那里去了。有小孩子跟着实在很烦，所以蜜柑继续前进。

穿过自动门，进入下一节车厢，再次扫视乘客的脸和行李，没有疑

穿过自动门，进入下一节车厢，再次扫视乘客的脸和行李，没有疑似柠檬的人，也没有看似跟柠檬有关的东西。

「会不会真的在仙台下车了？」离开车厢时，七尾说。

蜜柑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我不这么觉得。」列车行走的震动就像心脏跳动，蜜柑感觉仿佛站在巨大的钢铁血管上。

「我说，瓢虫。」蜜柑突然想到。「你在车子里跟柠檬聊了什么吗？」

「聊了什么？你说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都可以。」

「要说聊，或许聊了一些吧。」

「他有没有提到我的钥匙？我在找的钥匙。或者他有没有要你传话给我？」

七尾怔住，「钥匙？」他侧头，露出没辙的表情，不安地问：「那是很重要的钥匙吗？」

「没事。」蜜柑答。

万一，蜜柑想。万一柠檬死掉了。他总算恳到这个可能性。浪错，柠檬死亡的可能性也不是零。在这辆新干线里，毋宁是非常有可能的事，自己却怎么完全没有考虑到？蜜柑为自己的迟钝惊讶。

如果柠檬死了，那毫无疑问应该是被杀的，凶手就在车上。而那不一定不是七尾。如果柠檬是被七尾收拾的，蜜柑期待他留下了某些证据、留下某些讯息。

「柠檬什么都没说吗？」

「至少是没有提过钥匙。」这么回答的七尾，看起来不像在隐瞒什么。况且——蜜柑这才赫然发现。仔细想想，跟柠檬分手后，自己一个人先前进，然后在前方通道碰到了七尾。七尾没有机会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杀害柠檬。这一点冷静想想就知道了。蜜柑露出苦笑。

「只是那家伙，感觉不太可能受伤。」

「他看起来很强。」七尾感触极深地说。「柠檬兄说过呢，他说就算他死了，也一定会复活。」

瞬间蜜柑怀疑那会不会是柠檬留下的讯息，但他立刻判断不是

一瞬间蜜柑怀疑那会不会是柠檬留下的讯息，但他立刻判断不是。柠檬老把这话挂在口边。不管碰上什么人，都常胡扯些「我是不死之身」、「我会复活」、「等我复活后就是无敌铁柠檬了」什么的，莫名其妙。

「我跟柠檬意外地顽强嘛。就算有了什么万一，也会变鬼出来作祟吧。」

此时列车长从后方车厢冒了出来。自动门开敔，年纪轻轻，但英姿飒爽的列车长走了过来。那身双排扣西装的制服感觉就像是身为可靠列车长的自信表征。

七尾立刻反应，对列车长说：「啊，不好意思，刚才我请你保管的行李箱，」他指向蜜柑：「是这位先生的。」

列车长看蜜柑：「哦，那个啊。剐才我广播了一次，可是都没有人来领，正伤脑筋呢。」然后说：「行李箱还在车长室里，可以请你过来领吗？」

「是啊。」七尾看过来。「要现在去拿吗？」

蜜柑烦恼了一下。关于柠檬的行踪，他还没有查遍全部的车厢。但是他又不想把行李箱的事延后。或许该趁能拿到手的时候先拿到手。

「蜜柑哥哥。」蜜柑听到有人叫他，这才发现国中生还在。国中生讲完电话，又追上来了。烦死人的臭小鬼——蜜柑对国中生的观感已经超越了厌恶，甚至变成憎恶。他或许想要插进大人圈子里，尝尝长大的滋味，但根本只是碍事。蜜柑觉得应该把他赶走。然而此时国中生说了：「我在那边看到令人在意的东西。」

列车长没有对国中生的话起疑，说：「那么要到车长室来领行李箱吗？」然后带路似地往行进方向前进了。

列车长领头，七尾、蜜柑、国中生排成一列前进。

经过七车，出到车厢外时，国中生扯了扯蜜柑的外套后面。他用力拉扯，引起蜜柑注意。回头一看，国中生正别有深意地看着旁边的厕所。

「喂，」蜜柑对七尾说。「你先走，帮我领行李箱。我陪这家伙上厕所。」他用下巴比比国中生。

列车长没有把这不自然的状况放在心上，七尾可能也了解情况，点点头，消失在前方。

车掌和七尾离开去八车后，蜜柑立刻在厕所前问国中生：「你说这

牛掌和七尾离开去八车后，蜜柑立刻在厕所前问国中生：「你说这里有问题？」

国中生一脸乖顺地比着厕所门，「看，这里有条奇怪的线。」他指着从厕所伸出来的铜线说。

蜜柑也不禁瞪大了眼睛。是柠檬总是随身携带的铜线。没有错。藏起峰岸大少的尸体，从厕所外面锁门时，也同样地垂了一根铜线。

「这很让人介意呢。厕所好像是使用中，可是里面也没有人在的样子。总觉得很可疑，或者说好可怕。」国中生就像不知世事的小孩害怕黄昏时分的黑暗那样，害怕着那间厕所。「是柠檬干的吗？」蜜柑抓住铜线，往上用力一扯。「嚓」地一道触感，锁打开了。

「打开没关系吗？」

蜜柑不理他，把门往旁边推开。映入眼帘的光景异于平常的厕所。有马桶。但不只有马桶而已。人的身体就像盘卷起来的蛇一般倒在地上。诡异地歪折的人体——蜜柑想着。那里因为有两个人的身体，手脚数目也多，看起来就像一团丑怪的东西。

声音从蜜柑周围消失了。

现实感一瞬间雾散了。

两个大人缠绕在马桶边似地倒着。虽然只有一瞬间，但肉体看起来以不自然的形状扭曲着，沭目惊心极了。感觉仿佛看到了什么陌生的巨大昆虫似的。血液积在地板上，缓缓地流动着。看起来像小便。

「这……」国中生在背后发出沙哑的声音往后退。

「柠檬。」蜜柑低低地喊出名字。

声音回到耳朵里了。新干线行走的声响陡然震动蜜柑的身体中心。柠檬的脸浮现出来。不是现在眼前阖着眼皮，眼皮上被血迹覆盖的男子，而是总是在三芳叽呱个没完的柠檬的脸。「我也想要有人称赞我说：你真是个有用的小火车呀。」蜜柑想起那孩子般双眼发亮的表情，感到胸口破裂，被撕成片片，冰冷的风钻进里面，激起阵阵涟漪，而且这样的悸动是生平头一遭，令他大受动摇。

小说的文章在脑中响起。「我们将会消灭，孤身一人。」

无论共有的时间有多长，消失的时候，总是各走各的，孤身一人。

38王子

从蜜柑身后窥看厕所的王子退了一两步。他装出害怕的模样，确定蜜柑的表情。蜜柑的脸变得铁青、僵硬，王子看得一清二楚。他涌出一股好似将玻璃踹飞再粉碎它的快感。「什么嘛，怎么这么脆弱？」他差点呢喃出声。

蜜柑进入厕所里，关上了门。王子被留在通道上。

说老实话，他想在厕所里观察蜜柑的反应。面对柠檬的尸体，他会茫然失措？还是拼命隐藏自己的狼狈？他想观察这个总是散发出冷漠气息的男子反应。

没有多久，厕所门打开，蜜柑又现身了。他的表情没有变化，王子有些失望。

「另一个大叔，是跟你一道的那个人吧？不是吗？」蜜柑反手关上厕所门，用姆指比着那扇门。他是在说木村吧。「胸口中枪了。不过没有射中心脏。怎么办？」

「怎么办……？」

「柠檬死了，但大叔还有气。」

王子一时无法理解蜜柑的意思。木村还活着？他以为木村被柠檬枪击，老早就断气了。的确，血量看起来好像不多，但如果那样都还没有死，感觉木村永远都不会死了。

也太死缠烂打了吧——王子差点说出口来。「别搞错了。大叔也不是活蹦乱跳的。」蜜柑说明。「只是没死而已，奄奄一息了。怎么办？不过说怎么办，在新干线里头也没法治疗，所以也不能怎么办吧。你在这里大哭大叫，抱住列车长求情，或许可以请他把新干线停下来吧。去向列车长哀叫：快叫救护车！」

一瞬间王子犹豫该怎么回答。他根本不打算在这里让新干线停下来，惊动警察。

「我是被那个叔叔抓来的。」

王子说明自己是被木村形同绑架带着走的，其实非常不安，当然是

王子说明自己是被木村形同绑架带着走的，其实非常不安。当然是捏造的。他告诉蜜柑，所以当他知道木村快要死掉的时候，虽然混乱和害怕，却也觉得解脱了。他是在暗示如果木村就这样死掉就太好了。

蜜柑好像没兴趣。那对双眼皮的眼睛锐利无比，但很难看出他在想什么。照理说他或许会责怪「就算这么说，还是该报警才对吧」，但蜜柑或许也希望新干线就这样继续开下去，并没有多说什么。

蜜柑不愿离开关上门的厕所前面。他在通道上与王子面对面。

「厕所里面有两具尸体。大叔还不是尸体，但没多久就会变成尸体了。然后柠檬的身体靠在大叔身上。换句话说，柠檬比大叔死得更晚。开枪射大叔的是柠檬吧。然后柠檬被人射杀了。」

「被谁？」

「厕所里面有枪。不过只有一把。」

「只有一把？那是谁开枪的？」

「先是柠檬射了大叔，然后大叔在濒死之前，疯狂地夺下手枪，然后射了柠檬。事实上怎么样我不晓得，但或许有这种可能性。」

如果你能那样想就太好了——王子想要这么说。他一边警戒，一边就快笑出来了。这个叫蜜柑的果然聪明。思考很有逻辑。王子最喜欢聪明人了。愈是照道理行动的人，就愈难摆脱自我正当化的束缚，会照着王子设定的路线前进。

蜜柑弯下身体，望向从厕所门伸出来的铜线。「不过，最教人介意的是这个。」

「那条铜线是什么？」

「柠檬用来上锁的吧。是从外面上锁的机关。是柠檬常用的手法。」蜜柑用力拉扯伸出来的铜线。并没有感慨、缅怀朋友的样子，看起来只是在确认铜线的触感和强度。「但这条线却挂在这里，表示除了厕所里面的大叔以外，还有另一个人。」

「感觉好像侦探哦。」王子不是在开玩笑．而是真的这么感觉，所以这么说。冷静沉着、不感情用事，面对尸体滔滔不绝地陈迤推理的模样，就像曾读过的书中出现的名侦探。

「我不会用赌博的方式找凶手，只是从看得到的线索，推测是最可

「我不会用赌博的方式找凶手。只是从看得到的线索，推测最具可能性的场面罢了。」蜜柑说。「柠檬射了那个大叔后，大概把尸体藏在厕所里，锁上门。那个时候他用了这条铜线。」

王子不明白蜜柑的用意何在，只能暧昧地应声。

「不过接着另一个人射杀了柠檬。凶手为了把柠檬藏起来，决定再次利用这间厕所。他认为最好把柠檬跟大叔藏在一起。然后他用了这条铜线上锁。」

「什么意思？」

「凶手大概看到柠檬怎么使用铜线的。拉着铜线，再一次开关门。他知道铜线的使用方法，所以模仿了那个方法。」

「是柠檬先生教那个人怎么用的吗？」

「柠檬不可能教别人。或许是那个人看过柠檬像这样上锁。」蜜柑用手指抚摸铜线后，在通道前后走动了一会儿，他弯腰凝视地板，然后把脸靠上去，寻找有没有什么证据。他还抚摸墙上的痕迹。简直就像在命案现场四处勘验的警探。

「这么说来，你跟柠檬说过话吗？」蜜柑立刻回到王子的前面。他的口气像是忽然想起。

「咦？」

「你跟柠檬聊过吧？」

「你说活着的时候吗？」

「我怎么可能问你有没有跟死人说话？他有没有提到什么？」

「提、提到什么？」

「是啊……」蜜柑想了一下，说：「钥匙。」他微微歪着头。

「钥匙？」

「我在找一把钥匙。柠檬好像知道什么线索，你有没有听他提起？」

钥匙的话——王子差点回答。他回想起他跟柠檬最后对话的场面。柠檬被睡魔侵袭，意识朦胧，却仍使尽最后的力气，说「钥匙在盛冈的投币式寄物柜」。还嘱咐他转告蜜柑。王子不晓得那是在说什么钥

匙，也因此一直耿耿于怀。他觉得要是告诉蜜柑这件事，或许可以得

起，也因此一直耿耿于怀。他觉得要是告诉蜜柑这件事，或许可以得到有意思的情报，包括那究竟是什么钥匙。

他几乎就要说出口了。「钥匙的话，他有提到。虽然我不晓得那是指什么。」话都来到口边了。

就在张嘴的前一刻，脑中响起警报：这可能是圈套。没有根据，只能说是直觉的东西制止了王子。他回答：「柠檬哥哥没有提起耶。」

「这样。」蜜柑没有遗憾的样子，只是静静地说。

王子看着蜜柑的反应思忖。盛冈的投币式寄物柜的事，说出来是不是也无妨？但是不说感觉也不会造成不利。立场依旧是平等，或是自己占优势——王子分析。

「我有点介意。」蜜柑忽然说道。

「介意什么？」

「刚才你为了接电话，离开我们。那里是六车后面的车厢外面。」

「是啊。」

「可是你本来坐的位置应该是七车。」

你记得真清楚——王子忍不住差点说。蜜柑只经过座位旁边一次而已。只是路过那么一次，他就记住是几车了吗？

蜜柑的眼睛直盯着王子看。

王子告诫自己不能动摇。他明白那只是在唬人。「那是……」他装作害怕地说。「我本来回去座位了，可是……」

「可是？」

「可是我又想上厕所，所以过来这里了。」

很好，王子在内心用力点头。真是模范回答。

「哦，这样。」蜜柑也点点头。

「对了，你看过这个吗？」接着蜜柑不晓得从哪里拿出彩色印刷的纸摊开。纸并不大，上面陈列着汤玛士小火车的角色。王子知道那是贴纸。

「这怎么了吗？」

「刚才我在柠檬的夹克口袋里翻到的。」

「柠檬哥哥喜欢汤玛士小火车呀？

「柠檬哥哥喜欢汤玛士小火车呀？」

「喜欢得救人受不了。」

「这怎么了吗？」王子再一次问。

「这边的贴纸不见了。」蜜柑指的地方贴纸的确被撕掉了。有两个地方是空白的。

王子想起柠檬坐到地上时，把贴纸贴在地板上。上面有绿色小火车的插图，王子把它撕下来扔进垃圾桶了。

「不会是送你了吧？」

王子觉得蜜柑的身体伸出无色透明的隐形触手，像植物长长的藤蔓般延伸，正摸索着自己的脸颊和脖子。就像要看穿王子的真心、内心所想似地触摸上来。

王子盘算着。他无法判断该如何回答。该装傻吗？还是编出煞有介事的回答？

「他给了我一张，可是我觉得有点可怕，所以刚才丢进垃圾桶了。」

王子感谢自己国中生的身分。

蜜柑也有可能不容分说地相信自己的直觉，直接痛扁王子一顿。他就算拷问王子，逼问他是不是知道柠檬遇害的线索也不奇怪。此人应该就是像这样从事这类暴戾活动，一直活到今天。

然而他却没有对王子这么做。为什么？因为王子还是个孩子。因为对方是个孩子，所以感到踌躇。他认为要毫无确证地痛下毒手，王子实在是太年幼、太弱小，应该找到证明自己直觉的证据后再行动才对——他一定接受了这样的良心建议。尽管良心根本没半点屁用。

跟柠檬相比，感觉蜜柑聪明许多，内在也相当充实。内在的充实，能够增加想像力。只要锻链想像力，与人共鸣的能力就会更强。换言之，会因此变得脆弱。比起柠檬，蜜柑更容易控制。这样的话，我应该不会输吧——王子心想。

「这样啊，丢进垃圾桶啦。是哪种贴纸？」蜜柑一本正经地提出质问。

「咦？」新干线的晃动让王子失去平衡，他身体倾斜，伸手扶住墙壁。

「柠檬从这里撕下来送你的贴纸，是哪个角色？叫什么名字？」蜜

「柠檬从这里撕下来送你的贴纸，是哪个角色？叫什么名字？」蜜柑手中的贴纸还沾了一点血。

王子摇头：「这我就不知道了。」

瞬间，王子感觉肚子开了个洞。就像走高空钢索时踏空了脚似地，一阵寒颤。同时蜜柑说了：「那就怪了。」

「会吗？」

「那家伙老爱向别人介绍汤玛士小火车的朋友。给别人贴纸跟玩具的时候，总是会同时介绍名字。绝对会说的。他不可能默不吭声地给人。如果你收了贴纸，就一定知道名字。就算不记得，也应该听到了。」

王子思考如何回答。他觉得不能马上回答，就像走纲索时要是不小心踏空了，千万不能惊慌，只能慢慢调回姿势。

「依我看，」蜜柑看着贴纸。贴纸被撕下两张，只留下轮廓。「给你的应该是这一张。」他指着贴纸说。「是绿色的对吧？」

「啊，对，是绿色的。」事实上丢进垃圾桶的就是绿色的小火车。

「那大概是培西。可爱的蒸气小火车培西。柠檬最喜欢的角色。」

「好像是这个名字。」王子暧昧地应道，观察状况。

「这样啊。」从蜜柑的表情看不出他的内心。「你知道这边这个贴纸又是什么角色吗？」他指着另一个被撕下的贴纸痕迹。

「不知道。」王子又摇头。「他没有给我那张。」

「我知道是哪个。」

「你知道本来贴的是哪个角色吗？」

「我知道。」蜜柑话声刚落，身体冷不防挨了上来。「就贴在你这里。」他说，摸上王子身上的西装外套衣襟，旋即放手。

王子动弹不得，僵在原地。

「看。这是黑色柴油车。坏心眼的柴油车。」蜜柑手上确实黏着一张贴纸，是个黑色车体、脸蛋四四方方的角色。

由于完全没有预料到贴纸的出现，王子赫然一惊。但他拼命压抑反应，不让惊讶显现在脸上。「蜜柑哥哥也好清楚汤玛士小火车。」他勉强挤出话来。

此时蜜柑的表情稍微缓和下来。虽然感觉有些不情愿，但神色中掺

此时蜜柑的表情稍微缓和下来。虽然感觉有些不情愿，但神色中掺杂了些许笑意。「那当然了，」他说，「被那样一天二十四小时说个不停，多少也会记住。」他面露苦涩地说。然后从自己的屁股裤袋里取出卷起来的文库本说：「我刚才翻尸体的时候，在他的夹克中找到这个。」

书背是橙色的，封面只印着标题和作者名。蜜柑摸着那本外表可以说是索然无味的文库本，看着书签的位置，淡淡地说：「他好像努力读到这里了。」然后呢喃：「那家伙跟我都不服输，」声音变得更小：「就是倔。」

「呃……」

「听好了，黑色柴油车心眼很坏，柠檬经常对我说，叫我千万不可以相信黑色柴油车。柴油车会撒谎，连别人的名字都不愿意记住。而这张贴纸就贴在你的衣服上。」

「大概是不小心……」王子说，眼睛悄悄左右张望。

或许是柠檬在最后一刻扑向自己的时候贴上去的。他完全没发现。

王子直觉自己正逐渐陷入劣势。可是还有希望。从王子自己的感觉来看，机会还多得是。

蜜柑依然没有掏出枪来。是因为随时都可以掏枪吗？他自信十足吗？还是有什么不掏枪比较好的理由？无论如何王子觉得还有机会。

蜜柑慢慢地说了：「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里有这样一段。」

王子困惑着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

「『首先去爱自己吧，因为世上的一切，都是以个人利害为本』。简而言之，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幸福。而这绕过来绕过去，终归会成为每个人的幸福。我从来没有去考虑过别人的幸福或麻烦，只觉得这话理所当然，你怎么想？」

王子没有回答，而是提出他一贯的疑问：「为什么不可以杀人？如果有人这么问你，你会怎么回答？」

蜜柑没怎么烦恼的样子：「杜斯妥也夫斯基在《群魔》里说过，『犯罪行为不仅并非精神错乱，根本就是健全的常识，不，近乎义务，至少是高洁的抗议行动。既然一个具备知性的杀人犯需要金钱，要他怎么不去犯下杀人罪！』……人会犯罪并非异常，是极为自然的事

要他怎么不去犯下杀人罪！』人会犯罪并非异常。是极为自然的事。我也有同感。」

从小说煞有介事地引用，算得上是对问题的回答吗？王子无法信服。而他尽管同意「犯罪是常识」这句话，「高洁的抗议行动」这样的形容却只让他感觉到近似自恋的肤浅品味，仍然失望不已。

那也不过是感情式的、不负责任的意见，只是唱高调罢了。我想知道的是关于「禁止杀人」的冷静意见——他想。

另一方面，他也想起刚才经过仙台站时打电话来的人。是为了加害木村的儿子，在医院附近待命的人。「我已经在医院里了。我扮成医护人员的样子。你差不多已经到仙台了吧？没接到你的联络电话，我继续待命就行了吗？」他确认说。甚至有种迫不及待「我还不能动手吗？」的样子。

「你还什么都不用做。」王子回答。「不过还是照着规矩来。如果电话响了十声我都没接，你就可以行动。」「这样啊，我懂了。」那个回答带有些许兴奋的男子，完全是只爱自己的人，只要是为了钱，他或许觉得即使杀害年幼的他人也无所谓。他大概是这么告诉自己的：「这不是什么危险的工作，只是让那台连接小孩身上的医疗机器动作变得不稳定些罢了。」人们总是满脑子忙着将自我正当化。

「你是国中生吧？几岁？」眼前的蜜柑接着问。

「十四岁。」王子回答。

「刚好耶。」

「刚好？」

「你知道刑法四十一条吗？」

「咦？」

「刑法四十一条，未满十四岁者之行为不罚。你知道吗？从十四岁开始，就会受到刑法处罚了。」

「不知道。」这当然是谎话。王子也很清楚这部分的事。不过若说他因为年满十四岁就裹足不前了吗？当然完全没有。至今为止他会犯罪，并不是因为「还是不会受到刑法处罚的年龄」。刑法完全只是附带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的制约与优惠。什么刑法，完全是与自己犯的罪不同次元的旁枝末节。

「我再告诉你一段我喜欢的文章吧。《午后的曳航》（三岛由纪

「我再告诉你一段我喜欢的文章吧。《午后的曳航》〔※三岛由纪夫的小说作品。〕。」

「什么？」

「像你这个年纪的孩子说了。刑法四十一条，『是大人对我们怀抱的梦想表征，同时也是他们无法实现的梦想表征。他们认定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而疏忽大意，托此之福，只有这里，蓝空的一角，才能够展露出绝对自由的一角。』文章令人沉醉，我非常喜欢，同时为什么不能杀人的答案线索就在这里头。不能杀人，这是大人怀抱的梦想发露。是梦想啊。就跟希望世上真有圣诞老公公一样。在纸上拼命画出现实中绝对不可能看到的美丽蓝天，要是怕了，就钻进被窝里，看着图画逃避现实。法律大抵都是这样的。有法律存在，没事的，只是用来这么安慰自己的说法罢了。」

蜜柑怎么会突然引用起那种小说台词，王子无法理解。但王子也感到幻灭：既然会借助他人的言论，程度也可想而知了。

不知不觉间手枪冒了出来。

而且是两把。眼前有两把枪。

其中一把，蜜柑把枪口笔直对准了王子。另一把就像悄悄伸出来的救赎之手般，放在蜜柑的左手递向这里。

什么意思？王子迷惑了。

「听好了。我现在非常愤怒。尤其是你这样的小孩，尤其教人愤怒。可是我单方面地开枪，夺走你的性命，实在教人觉得抗拒。欺负弱者不合我的个性。所以这把枪给你。咱们枪口对枪口，看是干掉对方，还是自己被干掉。」

王子没有立刻行动。他一时无法判断对方在打什么主意。

「喏，快点拿起来。我教你怎么开枪。」

王子警戒着对方的动作，从蜜柑的左手拿起手枪。然后他退了一两步。

「拉后面这里的滑套。握住握柄，把杆子像这样往下扳。这是安全装置。接下来只要朝着我扣扳机就是了。」蜜柑面无表情，既不激动也不紧张地说明。甚至让人怀疑他真的在生气吗？

王子拿着枪，想要照着他说的操作，然而他手一滑，弄掉了手枪

王子拿着枪，想要照着他说的操作。然而他手一滑，弄掉了手枪。他吓了一跳，瞬间血气全失。他以为蜜柑会趁机朝他开枪。然而蜜柑轻笑，说：「冷静点。捡起来，再试一次就是了。我不会偷跑。」

王子觉得蜜柑说的是真的。然而就在他弯身要捡枪的时候，忽然浮现疑问：「在这么重要的局面，我有可能手滑吗？」得天独厚、总是被所向披靡的好运庇护的自己，竟会碰上这样的失败，太不自然了。然后他想到了：「这大概是必然的。这是必要的失败。」

「我不要这把枪。」王子把捡起来的枪递还给蜜柑。

蜜柑脸色一沉，皱起眉头。

王子感觉到情势在改变，开始恢复从容。

「为什么？你以为你赤手空拳就能捡回性命吗？」

「不是。」王子清楚地断定。「这大概是圈套。」

蜜柑沉默了。

果然如此，比起欣喜，王子更感觉到无比的成就。我果然被上天守护着。虽然不明白是什么原理和手法，但这把枪或许异于平常的枪。他可以猜到，如果开枪，或许开枪的人反而会遭殃。

结果蜜柑说了：「亏你看得出来。那把枪只要扣扳机就会爆炸。要是开枪，你就算不死，也要赔上两只手跟一部分身体。」

我果然被幸运所眷顾。王子已经不再惧怕蜜柑了。相反地，蜜柑是不是开始怕了自己了？

此时王子看到蜜柑背后的门打开，有人进来了。

「救命！」王子扯开嗓子。「有人要杀我！」

他以求救的心情喊救命。

就在下一瞬间，蜜柑的脑袋在王子面前倏然一晃。原本直立的头往旁边弯折了九十度。蜜柑倒地，手枪落下。

新干线的地板承接住蜜柑的躯体，就像要把他运载到重要的地点似地，喀哒叩咚喧闹地摇晃。七尾就站在那里。

39瓢虫

连气都叹不出来了。七尾俯视断了脖子的蜜柑尸体，茫然自失。

怎么会变成这样？他自问。

「我、我差点被他杀了。」国中生用颤抖的声音说。

连厌倦的心情也开始麻痹了。「怎么回事？」

「刚才他们彼此互射。」国中生开始说明。

「他们？」复数代名词让七尾介意地反问，国中生指着厕所门说：「拉那条铜线，好像就可以打开。」七尾照着他的话做，门真的打开了。

门的另一头，有人围绕着马桶似地倒在地上，七尾吓得睁圆了眼睛。而且还是两个人。他一阵头晕目眩。这光景就像洗衣机或电脑之类的东西，被视为无用的垃圾随意丢弃在里面。

「真是够了，我受够了！」七尾已经失去成年人的从容，就像小孩子遭到不公平对待而埋怨似地吐出泄气话。「饶了我吧。」

「我也已经一头雾水了。」

七尾还判断得出不能把刚折断脖子的蜜柑就这么丢着。他把尸体拖进厕所，靠在墙上。厕所已经挤满了。这里已经变成尸体专用储藏室了——他想。

他摸索蜜柑的衣服口袋，找到手机取出来。要是手机不小心响了，让人发现尸体就糟了。从蜜柑的屁股口袋里摸出一张纸，他摊开来一看，是超市的抽奖券。怎么会有这种东西？七尾看着纸，国中生说：「背面有写字。」

背面以细字笔画了一个小火车，还有手写的文字「亚瑟」。

「那是什么？」

「小火车的图。」七尾说着，便塞进自己的口袋。

收拾完厕所里面，七尾来到通道。「谢谢你救了我。」国中生重新把背包搭到肩上说。直到刚才还看到国中生手里拿着像枪的东西，但现在已经不见了。是错觉吗？七尾关上门，一次又一次拉扯铜线，看

现在已经不见了。是错觉吗？七尾关上门，一次又一次拉扯铜线，重新把门锁好。

他回顾刚才发生的事。

他去车长室领行李箱，回来一看，蜜柑正拿枪对着国中生。

少年不安地向他喊「救命」的模样，让他当下做出反应。毫无抵抗之力的孩童求救的眼神，与七尾过去见死不救的遭绑架的那名少年重叠了。

脑袋变得一片空白，近乎浑然忘我。他从背后靠近蜜柑，扭断了他的头。因为脑中惦记着蜜柑的强悍，身体判断如果不一击毙命，遭殃的会是自己。

「他怎么会想要射你？」

「不知道。他在厕所里发现尸体，然后突然激动起来。」

是看到搭档的尸体，失去了冷静吗？就机率而言，并非不可能。

「完全搞不懂是谁杀了谁。」七尾瞥了厕所一眼，叹口气。他已经不想管细节了。他只想尽快离开这个莫名其妙的鬼地方。他只觉得这辆「不幸号」正以超过时速两百公里的速度在疾驰着。「不幸号」与「倒霉号」连结在一起，上面载运着七尾。

蜜柑手里掉下来的手枪怎么办？七尾瞬间烦恼了一下，但还是扔进了垃圾筒。

「啊。」国中生叫。

「怎么了吗？」

「带着手枪不会觉得比较安心吗？」

「就算拿着枪，肯定又会惹出什么乱子。」七尾认为危险的东西还是扔了好。他把蜜柑的手机也丢进垃圾桶。「丢掉最好。」他说，抓起刚才搁在通道角落的行李箱。「我受够了。真想快点下车。」

国中生的脸有点僵住。他露出不安的眼神，一瞬间就变得泪眼汪汪：「大哥哥要下车了吗？」

「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既然蜜柑和柠檬不在了，峰岸的委托的责任归属在哪里，他完全没有底。但是会被惩罚的是蜜柑他们，自己应该不是问题吧。七尾接到的委托是抢走行李箱，从新干线下车，只要带着行李箱，就这样在下一站下车，几乎就没有问题，虽然会被扣分，但还是可以拿到及格分数……感觉。正确地说，七尾想要这么去

分，但还是可以拿到及格分数——感觉。正确地说，七尾想要这么去想。

该说是时机正巧吗？传来下一个停靠站，一之关即将抵达的广播声。

「大哥哥，你可以陪我一起去盛冈吗？」国中生用一张几乎要哭出来的表情说。「我很担心……」

七尾想要捂住耳朵。他再也不想被卷入任何麻烦了。到盛冈去，他没有半点好处。至于坏处，他列得出一箩筐。

「其实我……」国中生沉重地开口。

不好的预感席卷了七尾。少年会不会说出自己不愿意知道的事，让他被缠得无法脱身？他害怕得不得了。他把双手靠到脸的左右，想要立刻捂住耳朵。

「如果我不去到盛冈，小孩子就危险了。」

「什么意思？」手就要捣住耳朵，在前一刻停了下来。

「算是人质吗？我朋友的小孩，才五岁而已，他躺在医院里。要是我没有乖乖去到盛冈，小孩的性命好像就不保了。」

「性命不保？那是什么状况？」

「我也完全不清楚。」

七尾窘了。知道这个国中生非去到盛冈不可，他确实会担心他是否能平安无事，可是他想尽快离开这辆新干线，也是事实。

「没事的，我想到盛冈之前，不会再有任何事了。」七尾言不由衷地说着连自己都压根儿不信的话，就像念诵效果不明的佛号似地说。「所以你只要乖乖坐着就行了。」

「真的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吗？」

「我也不敢保证啦。」

「我不晓得到了盛冈会发生什么事，我好怕。」

「我也无能为力啊。」

七车门打开，一名男子走了出来。七尾闭上嘴巴。他为了不惹人怀疑而紧绷身体，却也显得更可疑了。

「啊……」那名男子向他点头

「啊。」那名男子向他点头。

还以为是谁，原来是补习班讲师。他那种仿佛伸手一摸就可以穿透身体、近似半透明的站姿，还是一样宛如亡魂。

「噢，」他搔搔头说。「我骗补习班的学生说，我坐绿色车厢去旅行，所以突然想到如果不趁现在去看一下绿色车厢长什么样子，撒起谎来就没有真实性了，现在正要去看看。」

男子害臊地歪着头说，模样不像在开玩笑。七尾还没有问他怎么会来这里，他就自己先说明了。

「老师也真辛苦呢。」七尾苦笑说。

「你们认识吗？」国中生警戒地问。

这孩子或许把车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当成了恐怖的人——七尾心想。他肯定没想到会像这样发现尸体、被人拿枪指着吧。小孩子就该像个小孩子，乖乖待在游乐园里玩耍。

「也不是，刚才碰巧聊了一下而已。他好像是补习班的老师。」七尾对国中生说明。

「我叫铃木。」男子自我介绍说。明明没必要报上名字，却特意说出口，让人觉得是他的耿直性格使然。

此时七尾忽然灵机一动：「铃木老师，你要坐到哪里？」

「坐到盛冈。」

七层并没有深入分析。他只是自私自利地觉得这里巧遇铃木，应该也是一种缘分。

「铃木老师，那可以请你陪这个国中生到盛冈吗？」

「咦？」

「我得在下一站一之关下车，接下来想麻烦你照顾。」

七尾的请托让铃木呆住了。就像是省略中间过程，突然亮出答案，他会吓到也是当然的吧。就连国中生也是，瞬间僵住了。是一副「你要抛弃我吗？」的表情。

「他迷路了吗？」铃木好不容易挤出话来。

七尾侧头：「也不是，可是他一个人要去盛冈，好像觉得很不安。」

「我想跟大哥哥一起。」国中生显然不服气，表情里也掺杂着不

「我想跟大哥哥一起。」国中生显然不服气。表情里也掺杂着不安。

「我得拿着这东西在下一站下车。」七尾提起行李箱说。

「怎么这样……」

「要我陪这孩子是没关系，但光是这样，似乎无法抚平他的不安呢。」补习班讲师铃木困惑地说。

七尾叹息。

新干线的速度慢下来了。一之关站近了。七尾望着流过车窗的景色，然后不经意地望向旁边的国中生侧脸。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注意到国中生意外地沉着。七尾觉得有点古怪。这国中生才刚目睹尸体和手枪，会不会太满不在乎了？不，要说的话，站在他面前的七尾才刚扭断了蜜柑的脖子呢。不是意外，而是故意的，而且还是以老练的手法干掉了蜜柑。这孩子是不是应该更提防、害怕一些，或者是追究他的身分？竟然要求杀了人的七尾陪他到盛冈，这是不是太不寻常了？然而七尾马上就做出结论：这样啊，这个国中生遭到过大的打击，人都吓傻了。他可是被人拿枪指着呢，那种惊吓一定大到无法想像吧——七尾的疑惑转成同情。

40木村

木村茂在壁柜里翻了一阵子后，回望身后的妻子说：「你收到其他地方了是吧？」

「咦，你不是要午睡吗？」晃子啃着点心说。「你不是要搬棉被哦？」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现在才不是悠哉睡午觉的时候。」

「明明还不晓得出了什么事呀。」晃子嫌麻烦地说，抱起搁在起居室的小凳子，走近壁柜。「让开一下。」她把木村茂赶开后，放下椅子站上去。她伸直身体，打开壁柜上面的天花板收纳柜。

「收在那边啊？」

「都是你不好好收拾。」晃子说，从里面拉出包袱。「你是在找这个吧？」

木村茂接下包袱，搁到榻榻米上。

「你是认真的？」晃子下了椅子，顶出下唇问。

「我放心不下。」

「放心不下什么东西？」

「好久没闻到这么臭的味道了。」木村茂板起脸说。

「什么东西臭掉了吗？」晃子回望厨房，呢喃：「今天又没煮什么怪东西。」

「我是说恶意的臭味。明明隔着电话，却臭不可闻。」

「真怀念。你以前老是这么说呢，说什么恶意的味道臭死了。你是被恶意精给附身了吗？」晃子直挺挺地跪坐下来，凝视着包袱里的东西。

「你知道我不再干那一行的理由吗？」

「因为维一出生了吧？你不是这么说的吗？说『我想要活着看到儿子长大，所以咱们换工作吧』。那时刚好我也想洗手不干了，正好

灯。」

「还有其他理由。三十年前，我实在受够了。周围的每个家伙都臭得不得了。」

「你说恶意精吗？」

「想要凌虐他人、侮辱他人，无论如何样就是要踩在别人头上的那些人，真的是臭死了。」

「那些我才不晓得呢。」

「周围满是恶意的臭味，我厌倦了，所以我换了工作。超市的工作很辛苦，但值得庆幸的是，跟恶意的臭味完全无缘。」

虽然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会进入自己金盆洗手后的业界工作——木村茂不禁苦笑。从朋友那里得知儿子在从事危险工作时，木村茂因为过度担心，还曾想过要偷偷去查看他的工作情况。

「那怎么了吗？」

「我是在说，刚才打电话来的那家伙臭得要命。啊，对了，新干线你查了吗？」

跟儿子雄一讲电话时，雄一说「我现在在新干线里」，木村茂感到可疑，当然，当时他的根据只有自己的直觉，从电话的声音里飘来的也只有一丝恶臭而已，但他还是向晃子指示：「雄一说他再二十分钟就会到仙台了。你查一下真的有那班下行新干线吗？」晃子虽然苦笑着问「查那干嘛」，但还是立刻从电视机旁边的架上取出时刻表翻查。

「啊，有了。十一点整正好到仙台的班次。十一点二十五分到一之关，十一点三十五分到水泽江刺。欸，你知道吗？听说最近就算不用翻这么厚的时刻表，也可以在网路什么的一下子查到。以前跟你搭档工作的时候，我不是查遍了时刻表，还抄了一堆电话，写了这么厚的备忘录给你吗？」晃子用手指比画着厚度。「现在的话，就不必那么麻烦了吧。」

木村茂望向挂在墙上的老时钟。就要过十一点五分了。「现在出发，绝对赶得上水泽江刺吧。」

「你要搭新干线吗？你是认真的？」

木村才刚拿社区联络簿去给邻居回来，穿的不是睡衣，而是换上了

木村才刚拿社区联络簿去给邻居回来，穿的不是睡衣，而是换上了淡褐色的长裤和深绿色衬衫，随时都可以出门。正好——他呢喃。「你也要去吧？」

「我才不去呢。」

「既然我要去，你当然也要去了。」

「我也要去吗？」

「以前你不也都跟我形影不离的吗？」

「是啊。很多次都是因为有我，你才捡回一条命呢。你遗记得吗？你有跟我道过谢吗？都三十年前的事了呢。」晃子爬起身，然后抚摸自己的脚呢喃：「看，肌肉都没了，膝盖也疼得要命呢。」

「就跟骑脚踏车一样，以前的记忆渗透在身体里，不会忘记的。」

「我觉得跟骑脚踏车绝对不一样。这得绷紧全副神经才行嘛。而我们的神经，看，别说是绷紧了，早就变得像绵花一样松松软软了。」

木村茂踩上凳子，查看天花板收纳柜，拉出卷起来收纳的防护衣，扔到下面。

「这防护衣也好怀念呢。这么说来，现在好像不叫防护衣，改叫防弹背心了。」晃子说完后，穿上其中一件背心。「这件是你的。」她把另一件交给木村茂。「要是坦克背心也能像把坦克穿在身上就好了。」

妻子的玩笑让木村茂啼笑皆非，他先脱下外套，穿上那件皮革制背心，再披上外套。

「现在去搭新干线，然后你打算怎么做？」

「确认雄一的状况。他说他要坐到盛冈。」

「反正一定是在胡闹吧。」

「那个国中生——虽然我不晓得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国中生，不过那家伙很可疑。」

「就算是这样，有必要这般全副武装吗？」晃子摸摸自己身上的背心，拿起摊开在榻榻米上的包袱中的工作道具检视。

「我的直觉在拉警报。准备是必要的。幸好新干线跟飞机不一样，不会检查乘客的行李。喂，这个，这边的击锤出问题了。」木村茂触摸击锤

撰击锤。

「老伴，你不用左轮的吧？你不喜欢留下弹壳，而且你从以前就动不动爱开枪，没有安全装置太危险了。」晃子拿起包袱巾上的一把自动小枪，舍起弹匣，插进握柄里。「喀嚓」一声。晃子迅速地将滑套往后拉。「这个还能用呢。用这个比较好。」

「我都有定期维修嘛。」木村茂把晃子递给他的自动手枪插进背心的套袋里。背心左右各可以收纳两把枪。

「就算枪可以正常动作，也已经三十年没用过了。老伴，你身手没问题吗？」

「你这话是在对谁说？」

「小涉不要紧吗？我倒是比较担心小涉。」

「他人在医院，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再说，我想不到会有什么理由让小涉陷入危险。对吧？」

「会不会是以前吃过我们亏的人，为了报仇而对小涉做什么？」

木村茂暂时停止动作，直盯着妻子：「我完全没想到。」

「都过了三十年，我们都变成这样的老头子老太婆了，或许他们觉得就算以前可怕，现在也应该不足为惧了。」

「简直把人给瞧扁了，居然忘了我们的恐怖。」木村茂说。「嗳，这几年的确是疼孙子疼得都忘了威严。」

「就是啊。」晃子开始把玩起其他自动手枪。就像看到怀念的玩具，兴头上来，想起以前的感觉，欲罢不能似的。妻子晃子一直以来对枪械便十分神经质，而且射击的准确度也很高。木村茂把选好的枪插进背心，然后扣上外套钮扣。

他走近电话，把刚打来的电话号码抄在便条纸上。为了慎重起见，他把医院的号码也记下来。「你记得阿繁的电话吗？东京的朋友大概也只有阿繁了。」

「阿繁不晓得过得好吗？老伴，那咱们走吧。不快点动身，新干线就要到了。」

41王子

新干线「疾风号」接近一之关站了。月台现身，往后流去，只差一点就要停靠的时候，七尾开口：「那么老师，这孩子就托你照顾到盛冈了。」他调调黑框眼镜的位置，前往车门。

「可以吗？」自称铃木的补习班讲师说。虽然不清楚是对七尾还是对王子说的，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所以王子没有理睬。

「你要走了吗？」王子对着七尾的背影说。他不停地思考。就这样让七尾离开新干线好吗？是不是该阻止他？王子要去盛冈，最大的目的是为了看看那个叫峰岸的人。他想机会难得，就让木村对付峰岸好了，但木村已经不在了。木村在厕所里奄奄一息，被压在蜜柑和柠檬两个人的尸体下。

是不是该让这个七尾取代木村的任务？王子浮现这个想法。为了这个目的，第一个得先掌控七尾的意志才行。必须在他的意志套上项圈，把他拖着到处走。不过要系在项圈上的锁，王子还没有准备好。木村的话，儿子的性命就是那把锁，并且连他对王子的憎恨，王子都加以利用了，但王子还没掌握到七尾的弱点。当然，想想七尾能如此轻易地折断那个蜜柑的脖子，他显然不是什么正派人物，但可以想像，只要稍微刺探，很有可能找出他不想被人触碰的弱点。

该勉强挽留他，叫他「请不要下车」吗？不，那样大概会引起怀疑。也只能让他下车了吗？王子持续自问自答。

今天就这样乖乖坐到盛冈，在峰岸的别墅附近观察一下，然后就回东京吧。重振旗鼓后，再与峰岸对决，这样比较好——王子做出结论。即使木村不在了，自己手上还有用不完的棋子，重新来过才是上策。

「啊，电话就好。」王子说，「可以告诉我大哥哥的电话吗？」他认为留下与七尾的联系可能比较有益。棋子的库存愈多愈好。「要是发生什么事，我会很担心，请让我打电话给你。」

一旁的铃木也附和说：「是啊，如果平安到达盛冈，我也想通知一声。」

「啧？」七尾表现出困惑，他反射性地从口袋里取出手机，低声

「咦？」七尾表现出困惑。他反射性地从口袋里取出手机，低声咕哝说：「都已经要到站了耶。」

就在这个时候，新干线停车了。车子往前栽后又往后拉，摇晃得比想像中厉害，王子也踉跄了。

最不像样的是七尾。他撞到墙壁，弄掉了手中的手机。手机在地板弹跳一阵后，滑进行李放置处的架子深处。那里并排着两个出国用的大行李箱，而手机就滑进了行李箱跟行李箱之间，就好像摔下树来的松鼠钻进树根处的洞穴那般。

七尾丢下行李箱，冲进行李放置处抢救掉落的手机。

新干线的门打开了。

「喂喂喂！」七尾仓皇失措，跪下膝来，放倒身体，把手伸进行李放置处里面，拼命想要构出手机。但可能是没构着，他先站起来，把行李放置处的行李箱拖出外面，然后总算捡到了手机。他急忙直起上半身，结果这次头顶恶狠狠地撞上行李放置处的架子。他抱头蜷缩下去，「呜呜」呻吟不止。

王子不禁看得目瞪口呆，哑然失声：他一个人在那里耍什么宝啊？

尽管痛得直按头，但七尾很快就站起来，把拉出来的行李箱又规规矩矩地推放回去，然后以仿佛演戏的夸张踉跄脚步走向出口。

通往月台的车门毫不留情地在七尾面前关上。

没能下车的七尾垮下肩膀。

王子和铃木一开始都不晓得该说什么好。

新干线慢慢地发动了。

七尾提着行李箱回头，也没有难为情的模样，甚至一脸神清气爽，「每次都这样。」他说。「也没什么好吃惊的。」

「别在这儿站着了，我们坐吧。」铃木说。

原本就空的车厢，过了仙台后，空位变得更多了，所以他们没有特地返回自己的座位，而是在八车就近坐了下来。「我一个人很不安。」王子煞有介事地倾诉，两个大人都信了。他们坐在最后面的三人座，七尾坐窗边，中间是王子，铃木坐在靠走道。

列车长过来了，所以铃木说明他们换座位的事。年轻列车长也没有要求看票，笑吟吟地允许了。

旁边的七尾微微垂头，低声细语地呢喃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怎么了吗？」

「哦，这点事从我平常的倒霉程度来看，算不上什么。」

那已经是拼命在说服自己的口气了，充满了悲怆感。这个人失去的运气，是不是全都叠到我头上来了？王子因为完全不了解不走运的人是什么心情，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既然如此，就这样陪他到盛冈比较好吧。」靠走道的铃木亲切地说。那种口气就像在安慰、鼓励失败的学生般，让王子感觉到教师特有的虚伪，涌出一股不愉快，但他当然没有把那种不快表现在脸上，而是同意说：「是啊，要是大哥哥能陪我一起去，我会很高兴的。」

「我去看一下绿色车厢。」铃木看起来像是因为当前的问题解决，而自己也不必负起带小孩的责任而松了一口气。这个补习班讲师完全没有目击到新干线里可疑男子们的行动、尸体和枪械，所以才能如此轻松自在吧。眼不见为净，老师——王子在心里对着走向前方的铃木背影说。

「真的谢谢你。」只剩下两个人后，王子郑重地对七尾说。他尽可能地装出神智恍惚的模样。「有大哥哥陪着，我觉得安心多了。」

「听到你这么说，我真的很高兴，可是……」七尾自嘲说。「如果我是你，可绝对不想要我陪呢。因为我老是走霉运嘛。」

王子咬住下唇。他想起七尾刚才在通道上演出的那出狼狈戏码，那种滑稽让他差点就要笑出来了。「七尾哥哥是做什么的？」王子问。他不是感兴趣，而且也猜出八成是跟蜜柑与柠檬类似的工作。七尾一定是染指犯罪，不长大脑的那类人。

「我住在新干线里。」七尾一本正经地说。「我没办法在任何一站下车，大概是被诅咒了吧。刚才在一之关站你也看到了吧？每次我想要下车，都一定会出意外，我已经前前后后在这里被困了十年……」七尾说到这里，好像连自己都受不了这种荒唐，他说了声「算了」，打住了这个话题。然后他说：「你看也知道吧？我做的就是刚才那类工作。」

「下不了车站的工作？」

「别说笑了。我是说先前做的恐怖的事。」

「可是我觉得七尾哥哥是个好人。」王子试探说。

我是个脆弱的少年，我只有你可以依靠了，我相信你——王子传达

我是个脆弱的少年，我只有你可以依靠了，我相信你——王子传达出这样的讯息。首先应该让男子认定「这个国中生需要人保护」才行。

把这个人也加以笼络吧——王子开始浮现这种念头。如果七尾这么没运气、对自己没有自信，要剥夺他的自由意志、诱导他应该也很容易吧。

「你现在很混乱，所以搞不清楚状况，不过我绝对不是个好人，也不是正义使者，而且我还会杀人呢。」

混乱的只有你一个——王子差点说。我一点都不混乱，清楚透澈地掌握全局。「可是那是为了救我吧？比起我自己一个人，有七尾哥哥陪着我，绝对更可靠。」

「这样吗？」七尾小声说，虽然困惑，却也害臊起来了。王子又费了一番工夫才忍住笑。使命感被刺激，他觉得颇为受用吧。这岂不是跟被女人吹捧个几句，就飘飘欲仙的中年阿伯一样吗？有够单纯。

王子又望向新干线的窗外。水田流过，远山的山峰慢慢绕过来似地移动着。

列车即将抵达水泽江刺站。王子预测七尾在这里也会提出要下车，但不知道七尾是否已下定决心要坐到盛冈，还是害怕又在车厢外重演下不了车的糗样，对到站广播毫无反应。

七尾也有可能趁着王子疏忽的时候，突然站起来跳下新干线，但新干线到了水泽江刺，车门打开、关上、发车，这段期间七尾都只是靠在椅背上，叹息发呆而已。看来完全放弃挣扎了。

新干线离开车站，继续北上。

一会儿后，听到手机震动声。王子确认自己的手机后问：「七尾哥哥，是不是你的手机在响？」七尾吓了一跳，摸了摸口袋，摇摇头说：「好像不是。」

「啊。」王子发现是木村的手机。他摸索背包的外袋，从里面取出手机。「这是刚才那位叔叔的手机。」

「刚才的？那个把你带着到处跑的大叔？」

「那个叔叔姓木村。咦，是公共电话打来的。」王子凝视着手机液晶荧幕，瞬间犹豫着该怎么做。这年头还有人在用公共电话？他对这件事感到讶异。「该接电话吗？」

七尾不回答。「我只要做决定，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你自己决定

七尾个回合。「我只要做决定，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你自己决定比较好。」他辩解似地说。「要接的话，不用出去车厢，在这里讲就行了吧？反正这么空。」

「是啊。」王子点点头，接了电话，声音响起：「啊，雄一吗？」王子马上就猜到是木村的母亲。王子瞬间变得乐陶陶。八成是听到丈夫提起王子打去的电话，坐立难安吧。她发挥自己的想像力，揣测自己的儿子和孙子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浮现的却净是些坏念头，终于无法承受高涨的不安情绪，打电话来了。再也没有比为孩子心痛的母亲更拼命、看起来更可笑的了。王子甚至觉得这通电话来得太慢了。

「啊，我不是叔叔。」王子回答。好了，该怎么应答，才能更进一步撩拨起对方的不安呢？他正在动脑。

「我说，你现在人在哪里啊？」

「现在还在新干线里。『疾风号』。」

「这我知道。几车？」

「问这要做什么？」

「我老伴说要去找你。」

此时王子才注意到木村的母亲声音沉着无比，宛如扎根在地面的大树般，堂而皇之。

背后的自动门打开了。

王子把手机按在耳朵上倾身一看，一个穿着深绿色外套、身材中等、一头白发的男子正走进来。男子一双粗眉，细眼凌厉无比。

王子用力扭过上半身，勉强朝上望向那名男子。男子嘴巴倏地笑开了：「原来真的是个国中生啊。」

42瓢虫

年纪像是退休后悠游度日的男子，抓住七尾他们的三人座前方的座位，一脚踩住踏板，粗鲁地旋转过来。两组三人座椅两两相对了。然后他在七尾和国中生前面，以面对面的形式坐了下来。动作在一瞬间完成，连表达拒绝的机会都没有，意识到时，已经变成了一幅有如三代同堂全家旅行的构图了。

后方的门再次开启，「哎呀，原来是在这里啊」，一样是个感觉年过花甲的妇人现身了。她理所当然地在七尾和国中生对面——也就是最先坐下的男子身旁落坐。「老伴，意外地一下子就找到了呢。」她对男子说，然后就像在打量联谊对象似地端详起七尾和国中生。

「呃……」七尾总算对大剌剌地跑过来的老夫妇开口了。

「可是，」妇人打断他的话。「我第一次用新干线里的公共电话，那看起来没有电话线，是怎么接通的呢？」

「是用铁轨传电波的吧。」

「我们是不是也该买个手机？很方便的。」

「不过，总之幸好雄一的手机可以在新干线里打。新干线里的公共电话，可以打通的电信公司好像只有几家嘛。」

「是这样的吗？」妇人问七尾，但七尾不可能知道。

「呃，爷爷跟奶奶是……」国中生也面露警戒和不安地问。

前方的两人尽管年纪相当大了，却丝毫没有老态龙钟的模样，还没有老到让人称呼爷爷奶奶的地步。但看在国中生眼里，果然还是只能称为爷爷奶奶吧？七尾不经意地想着，结果被那么称呼的男子开口说了：「你是故意的吧？」

「咦？」国中生有些吃惊。

「你是故意把我们当成老人看待吧？你故意选了爷爷奶奶这样的称呼，对吧？」

「哎哟，老伴，对个小孩子，何必那么凶嘛？」妇人打趣似地说

「哎哟，老伴，对个小孩子，何必那么凶嘛？」妇人打趣似地说。「所以老人家才惹人嫌。」

「这家伙才不是什么可爱的小孩。他说出口的话，每个字都是精挑细选过的。臭得要命。」

「臭？」国中生有些不高兴了。「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何必这样损人呢？我称呼您为爷爷，又没有恶意。」

「是第一次见面没错，但咱们也不是不相识。我是木村。你刚才打电话给我对吧？」男子指着自己咧嘴一笑。口气很温和，眼神却很锐利。「接到你的电话，我在意得要命，慌慌张张从刚才的水泽江刺站上车了。」

「哦，」国中生状似吃惊地开口。「您是木村叔叔的……」

「这么过度保护，不好意思啊。做爸妈的跑来插手儿子捅的篓子了。那雄一人呢？」

七尾在脑袋里整理思绪。这名男子说的「木村雄一」，是先前跟国中生一起的男子吧。也就是现在倒在厕所里的男子。但男子说国中生打电话给他，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在电话里说了吗？雄一碰到危险了，我孙子小涉也有危险了。」

「啊，那是……」国中生说到这里，支吾起来。

「你还说，『这全要怪爷爷跟奶奶这么满不在乎』。」

「那是……」国中生垂下头去。「我是被逼着那么说的。木村叔叔威胁我，还有其他人……」

其他人是指谁？七尾在一旁听着，悄悄观察国中生的侧脸。脸形玲珑，鼻梁高挺，额头的弧度和后脑的形状也很漂亮，看起来活像一尊典雅的陶器。七尾想起小时候被说「你家那么穷，你只能去当足球选手或加入黑道了」的事。这么对他说的同学，脸蛋是不是也像这般精致？拥有一切的人，连外表都完美无缺。

「呃，他只是个普通的国中生啊。他被卷入了一些危险的麻烦事，不过也不必对他这么凶吧？」七尾忍不住介入调停。

「他真的只是个普通的国中生吗？」男子看向七尾。那张脸皱纹遍布，皮肤干躁，却很有威严，就像树皮虽已逐渐剥落，却仍傲然矗立

的大树般，枝干壮硕，遭推撞也文风不动，遇强风也屹立不摇。「这

的大树般。枝干壮硕，遭推撞也文风不动，遇强风也屹立不摇。「这家伙可能不只是个普通的国中生。」

说完的瞬间，男子的手倏地一动，身上的外套微微掀起。

七尾做出反应。但那完全是自然的反射性动作。他伸手摸背，掏出枪。几乎就在同时，男子取出的枪也已经对准了国中生。

由于几乎没有距离可言，彼此是枪口顶在对方鼻头的状态。

在新干线的车厢里，感觉像是要开始玩牌的两两相对座位上，男子与自己双双掏枪的场面，让七尾感到奇妙极了。

「如果你从实招来，或许还不至于玩火自焚哦，小朋友。」男子对着国中生晃了晃枪口。

「老伴，你那个样子，人家小朋友想说也说不出话来了。」就连劝阻丈夫的妇人也没有丝毫紧迫感。

「喂，你也太蛮横了吧？」七尾对男子粗暴的作法感到生气。「把枪收起来，要不然我要开枪了。」

男子这才注意到七尾的枪似地说：「少来了。枪里没子弹吧？」

七尾不得不沉默了。确实，弹匣扔进垃圾桶里了，可是他疑惑怎么会被发现？男子怎么看得出来？他不觉得瞥上一眼就能识破。

「怎么可能没子弹？」

「那你开枪啊？你开枪我也开枪。」

被当成外行人的屈辱令七尾涨红了脸，但他也不能低头遮羞。他提心吊胆地把枪收进内袋，直盯着男子看。

「你有指定席车票吗？『疾风号』全车都是指定席。」国中生冷静地说。

「少罗嗦。车票全卖光了，有什么办法。」

「全卖光了？车子里不是很空吗？」七尾四下张望。车厢里到处是空位。

「就是吧？里头有什么文章。难道是团体客集体取消行程了吗？不过车厢这么空，就算是列车长，也不会赶人下车的。好了，雄一在哪儿？在哪里怎么了？还有小涉会怎么样？」

「我也不太清楚。」国中生怯声怯气地说。「可是如果我不必到盛

「我也不太清楚。」国中生怯声怯气地说。「可是如果我不坐到盛冈，小涉好像会在医院碰到危险。」

七尾凝视着国中生的侧脸。从刚才的对话推测，刚才他说的「如果我不去盛冈，生命就会有危险」的小孩，就是这对男女的孙子吧。但是七尾不明白国中生与这对男女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这对夫妇究竟是何许人？这教七尾纳闷极了。仔细一看，妇人那身厚外套底下似乎也藏了某些道具。这名妇人也有枪吗？从他们沉着的样子来看，与其说是寻常百姓，感觉更像业者。可是七尾从没听说过年纪这么长的业者。

虽然无法明确掌握自己究竟被卷进什么状况，但男子对国中生的敌意令七尾感到异常。太不正常了。虽然这趟新干线之旅打一开始就跟「正常」两个字无缘，但这场面也是至今最为诡异的一幕。一对应该已年过六旬的夫妻逼问缩着脖子的国中生，甚至拿枪恐吓他。

就在这时，响起了手机接通的震动声。震动声响好似在插科打诨般轻巧地摇晃着在座四人。

全员沉默、屏息、竖耳，座位一带倏然陷入一片寂静。

七尾从衣服上触摸手机，确认不是自己的电话。

「啊。」国中生说，把自己的背包移到前面，拉开拉链：「是我的电话。」

「不许动。」男子顶出枪口。由于距离太近，看起来更像是持刀威胁，而不是拿自动手枪瞄准。

「可是电话……」

「总之不许动。」

七尾听着对话，数着低沉震动的声响，三声、四声……。

「如果不接电话，可能会出事。」

「让他接个手机也不会死吧？」七尾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怀着包庇违反校规的儿子般的心情回嘴说。

「不行。」男子冷漠无情。「这家伙太可疑了。或许他会拿接电话当借口干出什么事来。」

「老伴，什么事是什么事？」妇人的语气仍是一派天真无邪。

「不晓得。可是只有一点是确定的，跟这种古怪的家伙对干时，终

「不晓得。可是只有一点是确定的，跟刁钻古怪的家伙对干时，绝对不能照对方意思行动。不管是再怎么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许都会是反将我们一军的行动。比方说，以前我在拉面店跟老板对决的时候，我掏枪指着那家伙——可不是因为拉面太难吃啊。详情我忘了，总之我命令那家伙交出什么重要的东西。是工作。结果店里的电话响了。老板说如果不接电话会有人起疑。确实如此，所以我也释出善意，叮咛他不许多嘴，让他接了电话。老板讲了一串味噌拉面、叉烧面怎样的，总之是确认外送订单之类的，可是令人吃惊的是，那其实是暗号。没多久，碍事的援军就杀来了。我们就在小不拉叽的拉面店里火拼。当然，我活下来了，可是也搞得我累死了。要不然就是还有一次，我在某个事务所跟那里的社长谈判时，桌上的电话响了。我好心准他接电话，结果社长一接起电话，就轰地一声爆炸了。换句话说，我的意思就是……」

「三十年前还没有手机是吧。」女子捣乱说。看来也像是受够了不晓得已经听过多少遍的当年勇。

「我的意思是，在这种场面打来的电话准不会是好事。」

「都三十年以前的事了。」女子苦笑。

「现在也是一样。」

七尾望向国中生。拉开拉链的背包就摆在旁边。国中生不晓得在想什么，一脸肃穆。七尾的脑中掠过一股古怪的感觉。少年说着「救命」，向自己求救的那种惧怕神色早已烟消雾散了。尽管被枪口指着，少年也沉着得过于离奇了。直到刚才七尾都还解释为少年是吓得六神无主，但现在少年显得十分淡定。

七尾将视线往下移动，看到少年背包里的东西，他看出背包里装着疑似手枪握柄的物体。是枪。背包里怎会有枪？是国中生偷带的吗？虽然不清楚状况，但总之背包中有枪，这是事实。

这玩意儿——七尾佯装平静地思考。这玩意儿可以利用。

七尾的枪没有子弹。男子也已经知道了。换句话说，他应该认定七尾没有枪，对他疏于防范。七尾可以趁机从背包里抽出这把枪，制住对方。除了眼前的夫妇，这个国中生也不能大意。七尾完全无法想像国中生究竟在想些什么，但他预感到如果放松警戒，肯定要吃大亏。首先应该用枪——他想——用枪掌握这个场面的主导权。

七尾绷紧神经，窥伺拿出手枪的机会。如果贸然行动，男子肯定会

七尾绷紧神经，窥伺拿出手枪的机会。如果贸然行动，男子肯定会开枪。

手机的震动停了。

「啊，电话停了。」国中生喃喃说道，垂下头去。

「如果是什么重要的事，还会再打来吧。」男子不负责任地说。

七尾听见轻微的喘息声。他朝稍微低下头去的国中生瞥去。少年那张侧脸仿佛就快忍俊不禁，让七尾大受动摇。

43王子

为了忍住笑意，身体震动起来。王子无法压抑从内心涌出的愉悦。结果这个老头子也是一样的——他想。耀武扬威，强调人生经验的差异，摆出游刃有余的态度，简而言之，就是过度相信自己的想法，落入圈套，而落人圈套后也不愿意承认事实，不过是那类人罢了。

刚才那通电话应该就是在东京医院待命的男子打来的。或许他是想确认什么，又或是开始感到工作压力，坐立难安，等得不耐烦，所以打电话来。

他们事先已经说好，如果电话响了十次，王子没有接，就展开行动。而刚才王子没有接电话。

虽然王子不知道男子有没有依照约定行动的勇气，但想想自己得天独厚的人生，男子现在应该正前往病房，准备对木村涉施加毒手。人与事都照着自己的期望行动，这王子已经经验过太多次了。

都是你害的哦——王子好想对眼前的男子说。你掏出手枪，或许自以为占了上风，但因为这样，你夺走了你宝贝孙子的性命。王子怜悯男子，甚至就要开始思考宽慰的话语。当然，另一方面他也研究起该如何活用这个事实。端看怎么活用，他就能控制这对夫妇。告诉他们孙子的悲剧，然后尽情享受过男子苦闷的模样与女子茫然的样子后，再刺激他们的罪恶感，剥夺他们的判断能力，在他们的心扣上大锁。就像他平常做的那样就行了。

不过还需要一点时间。如果现在就告诉他们「你们的孙子命在垂危」，男子或许会挥舞手枪闹起来，打电话到医院疯狂倾诉，试图拯救孙子。要告诉对方这个情报，得等到孩子确定没救了才行。

「喂，」男子开口。「快点说。车子抵达盛冈之前，我一定会开枪射你。」

「为什么？」当下这么顶嘴的是七尾。「你为什么要那样一口咬定？」

「呃，我真的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王子顺着七尾的话，彻底装成陷入混乱的国中生。

「老伴，这孩子真的是你说的那样吗？我一点都不觉得他是在撒谎呀。」妇人的脸与过世的祖母重叠在一起。虽然怀念，但王子不感到亲近，反而松了一口气：啊啊，她果然是个容易笼络的人。老年人总是会对小孩子眯起眼睛，温柔呵护。这一定不是出于身为人的道德或使命感，而是动物本能。人类被设计成必须保护同种族更年幼的生命。「可是雄一人呢？他在仙台下车了吗？你说雄一不能接电话了，是什么意思？」

「就我来看，这家伙臭不可闻。」男子深深靠在椅背上，用下巴比了比王子。可是他把枪收进外套里的背心口袋了。虽然应该不是对自己放下防心了，但看来紧张缓和了一些。「嗳，算了，总之先打电话去小涉那边好了。出门时慌慌张张的嘛。我拜托阿繁去看看情况，可是谁知道那家伙是不是真的照吩咐做了，不能信任啊。」

「阿繁办事很不牢靠嘛。」妇人笑道。

他们叫朋友去医院了吗？

「用刚才的公共电话打吗？」妇人说。

不妙——王子心想。他还想再拖延一些时间的。

结果七尾从旁边发问了：「你们的孙子生病了吗？」或许可以转移话题——王子心想，感谢七尾绝佳时机的提问。自己果然幸运。

「从百货公司屋顶上摔下来了。昏迷不醒，一直躺在医院床上。」男子可能是努力排除掉情绪，冷冷地回答。

王子掩住嘴巴，「是这样吗？」他装出头一次听到的表情说。「从屋顶上摔下来，那一定很可怕吧。」

王子暗自窃笑不已。他想起小孩子摔落屋顶时那种无法理解状况、为了模糊的恐怖而困惑的表情。

男子更不悦地说了：「就跟天照大神关进天岩户里头去一样〔※日本神话中，太阳神天照大神被弟弟须佐之男激怒，愤而闭关在天岩户里，使得世界陷入一片黑暗。于是众神在天岩户外大开宴会，以欢闹声引得天照大神出来探看，众神再趁机搬开入口巨石，成功将天照大神请出来。〕。小涉昏迷不醒，这儿的世界也一片黑暗。如果不快点有人出来跳舞，大家一起哈哈大笑，把小涉叫回来，就真的了无光明了，糟糕透了。」

王子差点失笑，忍了下来。一片黑暗的只有你，我完全不痛不痒

王子差点失笑，忍了下来。一片黑暗的只有你，我完全不痛不痒。你孙子不管存不存在，对这个世界都几乎没有影响。王子在内心呢喃。

「医生怎么说？」七尾问。

「没办法做更进一步的治疗了。能做的都做了。小涉什么时候会醒来都不奇怪，也可能永远不会醒来。」

「真令人担心呢。」七尾低声说。

男子的脸不正经地笑了开来：「小哥，你倒是半点味道都没有，干净得教人吃惊呢。几乎闻不到恶意的臭味。从你刚才掏枪的样子来看，干的应该也是跟我们差不多的工作，怎么能那么干净？你也不是才刚入行的菜鸟吧？」

「嗳，是啊。」七尾撇撇嘴说。「我只是运气不好罢了。所以或许容易对不合理的不幸感到共鸣。」

「啊，我从以前就一直想知道。」王子为了更进一步转移话题，不让他们打电话而开口。

「什么？」男子问。看起来像是嫌他烦，也像是在提防。

「是我们也知道的事吗？」妇人问。

「请问，为什么不可以杀人呢？」是王子的那个老问题。大人目瞪口呆，尽管叹气说「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却回答不出来的问题。

「啊。」七尾出声了。

是想到问题的答案了吗？王子往旁边看，然而七尾却望着完全不同的方向，新干线的前方。「铃木老师回来了。」他低喃。

王子闻言，转过视线一看，补习班讲师铃木正从走道另一头走来。

「谁？」男子再次从背心掏出手枪，瞄准七尾。

「碰巧在这班车上认识的。不，我们也不熟，只是稍微聊了一下而已。总之他是个普通人。他连我有枪都不知道，只是个普通的补习班老师。他担心这孩子，跟我们一起坐在这里。」七尾匆匆说明。「所以才会折回来。」

「不能相信。」男子说。「他不是同行吗？」枪握得更紧了。

「那样的话，他一来你就开枪好了。」七尾强势地说。「你会后悔

「那样的话，他一来你就开枪好了。」七尾强势地说。「你会后悔的。铃木老师是不折不扣的一般平民。」

妇人倾身靠向走道，手抓住靠肘看后面。她很快恢复姿势说：「看上去是个普通人。他那张脸，应该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吧。而且显然没有带武器。应该是去看看绿色车厢长什么样子，偷偷确定坐起来是什么感觉，然后折回来而已，感觉就是那么悠哉。」

「真的吗？」男子问。

「太太真敏锐。」七尾一本正经地用力点头。

男子把手中的枪跟手一起收进外套口袋，连同口袋一起转向七尾那里。「要是有丝毫可疑的样子，我就射你。」

「咦，怎么变得这么热闹？」紧接着铃木到了。「怎么回事？」

女子在眼角堆出皱纹眯起眼睛：「我们是在刚才的车站上车的，这两位很好心，想到老人家怕寂寞，愿意陪我们一起坐。」她厚脸皮地信口开河。

「哦，这样啊。」铃木静静地点头。「那很好。」

「听说你是学校老师？」男子发出低沉的声音。眼神锐利，几乎不眨眼。

「是补习班。说老师也算是老师没错。」

「那么正好。你坐那里，老太婆旁边。」男子要铃木在他们三人座的最旁边，靠走道的位置坐下。铃木依言坐下，男子便说：「这孩子刚才提了个可怕的问题。」男子是已经解除对铃木的警戒了吗？还是与他嘴上说的相反，正在留神估算开枪的时机？

「什么问题？」铃木睁大眼睛。

「他问为什么不可以杀人。请老师给他一个斩钉截铁的答案吧。」

突然被指名回答，铃木呆住了。然后他看王子。「你真的那么问？」他的眉毛悲伤地垂下。

王子忍住叹息。他每次提出这个问题，对方大抵都会露出这种表情。或是涨红了脸愤慨不已。「我只是纯粹想要知道而已。」王子说。

铃木深吸一口气，像要平静下来似地长长叹息。他的眼神没有亢奋，依旧悲伤。「该怎么回答，真教人烦恼。」

「这果然是个很困难的问题吧？

「这果然是个很困难的问题吗？」

「或者说，是因为我不了解你的用意。」王子觉得铃木的表情愈来愈像个教师，感到不愉快。「首先，」他开口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请问这世上有非个人的意见吗？——王子想要抬杠。

「比方说，如果你要杀什么人的话，我会想要阻止。反过来也一样。如果有人想要杀你，我还是会想要告诉那个人不可以那样做。」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死去，就算不死，一个人攻击另一个人，是非常让人难过的事。」铃木说。「令人悲伤，难以承受，我不希望有这样的事。」

王子根本不想听这种回答，「我明白老师的意思，也可以理解那种心情。」但他还是继续撒谎道：「可是，我想知道那种伦理意义以外的理由。因为照那样说的话，没有那种情感的人，就可以肯定杀人行为了不是吗？世上有战争和死刑，然而大人却不指责战争和死刑。」

「嗯，是啊。」铃木就像预期到王子的回答似地点点头。「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这是我个人的感情。可是这是最重要的。我认为人不应该杀人，绝对不可以杀人。可是你期待的不是这种回答。所以呢，」铃木突然亲昵地接着说：「我想问问你。」

「什么？」

「如果我现在小便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

铃木突然提出这种幼稚的问题，把王子吓了一跳：「咦？」

「如果我把你的衣服全部脱掉，让你光屁股，你会怎么样？」

「原来老师有这种兴趣吗？」

「不是啦。只是你怎么想？不可以在车厢里小便、不可以脱光别人衣服、不可以说别人坏话、不可以抽烟、不可以不买票就搭新干线、想喝果汁就非得付钱不可。」

「什么跟什么？」

「我现在想要揍你，可以吗？」

「老师是认真的吗？」

「如果我是认真的，你怎么办？

「如果我是认真的，你怎么办？」

「不要。」

「为什么？」

王子思考答案。该说「因为我不愿意」吗？还是该回答「那你可以揍我」？他犹豫了。

「世上充满了各种禁止事项。」铃木耸耸肩说。「从一到十，全是禁止。只有你一个人存在的时候没有问题，然而当另一个人出现的瞬间，就会冒出许多禁止事项。而我们周遭充满了无数的、根据不明的禁止事项。或许说我们只能勉强去执行一些被允许的事，还要更贴近现实。所以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为什么你们老是只问『为什么不可以杀人』？既然那样的话，不是也应该问『为什么不可以打人』、『为什么不可以随便睡在别人家里』、『为什么不可以在学校生火』吗？或是『为什么不可以侮辱别人』这类的。比起杀人，还有更多理由莫名其妙的规则。所以喽，我每次听到这类问题，都会第一个怀疑，对方是不是只是单纯想要拿句杀人』这种激进的主题来为难大人罢了？虽然是很抱歉啦。」

「我是真的想知道。」

「就像我刚才说的，世上有无数的禁止事项。而这些形形色色的禁止事项里，能够挽回的事还有救。比方说，就算我抢了你的钱包，只要再还给你，就恢复原状了。即使在你的衣服上泼了水，就算是最糟糕的情况，只要买来同样的衣服，就能够复原了。你和我的关系可能会变得不如从前，但大部分都可以恢复原状。可是，死人是不能复生的。」

哼，王子嗤之以鼻，想要说「因为人命很尊贵吗」，然而他还没有说出口，铃木已经说了：「我不打算说什么因为人命很尊贵。」他一脸严肃。「比方说，全世界只有一本的稀有漫画书被烧掉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再也得不到它了。虽然我本身不认为人命与漫画同等，但从客观的逻辑去看，两者是一样的。所以你在问『为什么不可以杀人』的时候，也应该问『为什么不可以烧掉超稀有的漫画书』才对。」

「老师意外地饶舌呢。」男子笑道。

铃木并没有兴奋，反倒是愈说愈沉静，王子开始怀疑起在跟自己对话的真的是人吗?

「我太罗唆了，不过结论就是……」铃木的口气就像在叮咛学生「这

「我太罗唆了，不过结论就是，」铃木的口气就像在叮咛学生「这里考试会出哦」。「接下来是答案。」

「嗯。」

「如果允许杀人，国家就伤脑筋了。」

「国家？」王子预感到话题要转为抽象，板起脸。

「比方说，如果自己明天可能会被杀，人就无法从事经济活动了。无法保护所有权，经济就无从成立。对吧？如果自己买来的东西无法被保证是自己的，就没有人要用钱了。连钱都不能说是自己的了。而『生命』是自己所有的物品当中最为重要的一样。这么一想，如果不保护生命的话——至少不装作生命受到保护的话，经济活动就会停摆了。所以国家才会立下禁止事项。禁止杀人的法律就是其中之一。是重要的事物之一。这么一想，战争和死刑被允许的理由也很简单了。因为战争和死刑是出于国家的利益进行的。只有国家认定没问题的行为才能被允许。这跟伦理没有关系。」

很快地，新干线抵达新花卷站了。

中间停顿了一会儿，感觉就像列车「吁」地调整呼吸度过短暂期间后，新干线又从新花卷站出发了。景色再次移动了。

44瓢虫

铃木滔滔不绝，七尾听得兴致盎然。这个缺乏情绪、几乎感觉不到热度的补习班讲师对着国中生谆谆教诲的情景十分新鲜。

「所以有些国家，或许在遥远的某个国家，是允许杀人的。我是不知道，但或许在世界的某处有这样的国家或社群。因为禁止杀人完全只是国家观点的考量。所以如果你去了那种国家，杀了什么人，或者被什么人杀了，都完全不是问题。」

虽然不觉得是什么崭新的意见，但或许是因为铃木的语气十分淡然，七尾能够毫不抵抗地听进去。从有实际杀人经验，而且不只一次的七尾来看，就算听人滔滔陈违禁止杀人的理由，他也不可能幡然悔改，也不感到反省，但铃木那种坚毅却十分温和的说话态度，让他很有好感。他再次感到铃木真是个活神父了。

他不清楚这个回答能不能让国中生满意。不过眼前的国中生侧脸老成无比，方才的恐惧和童稚都不晓得蒸发到哪里去了。

「不过，」铃木吁了一口气。「我一开始就说过，与国家的考量和法律无关，我本身仍然觉得杀人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一个人从世上消失、那个人的自我消失，是一件可怕至极、令人悲伤的事。」

「老师，你说这话，是在想着特定的某个人吗？」男子问。

「是啊，感觉很像呢。」妇人也点头。

「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的妻子过世了。」铃木把头转向一旁。七尾觉得从铃木的眼睛感觉不到神采，就是这个缘故。「而且是被人杀了。」

「哎呀。」妇人睁圆了眼睛。

原来是这样吗？——七尾也感到惊讶。

「杀死你妻子的家伙呢？」男子一副要开口替他揽下复仇大业的模样。

「死了。全死了。然后结束了。」铃木沉稳地述说。「怎么会变成那样的？妻子怎么会不在了？即使回想，我还是弄不明白。我也觉得

我所体验到的全是一场幻影。号志一直没有变，我想着怎么还不赶快变成绿灯？这就是开端，等我回过神的时候，人已经在车站月台了。」

「什么跟什么？」男子苦笑。「你看到幻觉了吗？」

「明明那里的月台，没有经过东京车站的电车。」

茫茫然地游说的铃木，眼神仿佛跳进了过去的恶梦而回不来。他就要呢喃起意义不明的话语，接着左右摇头，好似又恢复了意识。

「一想到亡妻，我就有种不断坠人黑暗深渊的感觉。或是觉得妻子现在仍然一个人被抛弃在广大的沙漠中。她在黑暗的沙漠里，发不出声音，也听不到声音，什么都看不见，不安地永远漂泊，而我却无法把她从孤独当中拯救出来。我甚至找不到她，有时候一个不小心，还会忘了她。只有被抛弃在黑暗无边大地上的莫大不安与悲伤。」

「说得那么深奥，我是听不太懂啦，不过你好像是个好人。好，我要让小涉进你的补习班。」男子说得打趣，眼神却是认真的。「给我你的名片。」他说。

铃木礼貌性地伸手到西装，然后笑道：「啊，行李丢在原来的座位呢。装伴手礼的袋子也忘在那里了。」感觉他好像突然变成了大学生。「得在到盛冈之前拿过来才行。」他站起来说。「妻子过世以后，我第一次要去见岳父母。我总算能去面对他们了。」

「咦？那很好嘛，要好好打招呼啊。」男子口气粗鲁地说，但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

铃木消失到后方车厢了。「喂，你信服了没？」男子对国中生说。「老师刚才的回答你满意了吗？就我来看，不管是杀人还是不杀，都要看自己的意思，所以老师的话我不能认同。不过或许还满有说服力的。你也说点什么啊？」

国中生的眼神有些呆滞。他是在生气吗？还是感动？七尾想要从他的侧脸捕捉他的情绪，但那张脸马上就恢复原状了。就像膨胀的气球一下子泄了气，整个松弛下来。

「不，我觉得老师的回答不是很有意义。我很失望。」

尽管紧张消失了，但比起天真，尖酸变得更醒目。

「开始认真了是吧？这样才好。装出看透一切的态度，很累人的哟。」男子扬声说道，然后不知不觉间又掏出枪。「喂，国中生，告诉你一件好事

诉你一件好事。」

「什么事？」

「你刚才提的那个问题，我十几岁的时候也老是挂在嘴边。」

男子旁边的妇人像要吹口哨似地悄声笑了。

「看你一副得意洋洋的模样，可是那种事，每个人还是小毛头的时候都干过啦。问什么『为什么不可以杀人』来为难大人，说什么『既然都要死，人为什么存在』，自以为全天下只有自己一个人成了哲学家。那就跟麻疹一样啦。你啊，只是得了我们小时候早就已经得过的麻疹，张着鼻孔在吹嘘『我得了麻疹喽』罢啦。」

「我也是，我不喜欢向人卖弄『我看电影从来不哭』的孩子。因为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是那样的嘛。等到上了年纪，自然就会变得容易掉泪喽。我也是一样，每个人都一样，年轻时都不哭的。既然都要说的话，应该等到过了六十岁以后再来炫耀呢。」妇人说，接着假惺惺地掩住嘴巴：「哎呀，真对不起，简直像在说教似的。」她做出替嘴巴拉上拉链的动作，露出微笑。

妇人的动作让七尾想起拉链，瞥向国中生旁边的背包。打开的拉链里露出了手枪。

还是用这把枪吧。看准时机。绷紧神经。

结果，此时国中生突然发出微弱的声音低下头来说：「爷爷奶奶，真的对不起。」

45王子

王子对于自己正在急躁一事感到急躁。铃木刚才的说话口气和态度，并没有特别瞧不起他的样子，但那种宛如说故事般的氛围，给了他一种只能说是生理上的模糊嫌恶感。就近似于目击到有大量节足类昆虫或色彩毒艳的植物时的恶心。

还有，一脸好似自己经验老到地滔滔不绝的眼前这对夫妇教他气愤。

王子为了平静怒意并恢复镇定，调整呼吸，「对不起，」接着他说。「其实我想爷爷奶奶的孙子可能不妙了。」

差不多可以发表了吧。夫妇俩同时僵住。一提到孙子，他们的反应就不得了。不管再怎么逞强，结果还是落得这副窝囊相。

「刚才不是有电话打来吗？其实那通电话非接不可的。」

「什么意思？」男子的脸像是被一把揪起来似地扭曲了。王子看得出那不是在显露坚强，而是为了不让自己的不安曝露出来而在压抑情绪。

「我被这么交代的。绝对要接电话。要不然医院里的小男孩生命就危险了。必须在电话响到第十声以前接听。」

男子沉默了一会儿。只有新干线震动发出的声音作响。

「可是爷爷却叫我不要接电话。」王子佯装温驯，颤动着肩膀说。「怎么样？瞧你们说得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结果还不是保护不了孙子？国中生的我比你们还要厉害太多了呢。」实际上他想这么告诉对方。

「你说的是真的？」男子沉静地问。或许他明白王子不是虚张声势。尽管觉得屈辱，男子却像在对他察言观色，这让王子觉得舒服。背后窜过一阵令人战栗的喜悦.

「是真的。如果那个时候接电话的话……」

「老伴，」妇人第一次表现出内心动摇。或许她粗大的神经也总算萌生出不安了。

「干嘛？

「干嘛？」

「老伴，我去打个电话好吗？」她站起来。

「啊，」王子说。都已经过了这么久了，那个幼儿已经出事的可能性很大。「要不要用我的手机？啊，可是我不可以随便乱动呢。」他故意以讽刺的口吻说，望向男子的脸。

男子的脸僵住了。刚才就连王子要碰手机他都提防得要命，然而现在却想指望他。「手机借我。」男子苦涩地说。真爽。首先前进了一步——王子心想。就像这样，一点一点地拉开他们与自己的势力关系就行了。

王子就要从背包里取出手机，此时他看见邻座七尾的视线锐利地动了。王子立刻察觉了。七尾是注意到背包里的手枪了吧。

七尾想要用那把枪。

八成是的。

王子感到雀跃。

背包里的手枪本来是蜜柑的。那不是普通的枪。上面应该有机关，如果扣下扳机，开枪的人自己会受伤，是一把自爆手枪。七尾不知道这件事。所以他才会想用。

就让他用吧——王子愉快地想。

爆炸会造成怎样的状况，得试试看才知道。七尾就不用说了，坐在他正面的男子应该也会被严重波及。即使不到致命伤，男子应该也会受伤，无法正常行动。

到时场面会变得一团乱。

而自己可以趁隙逃脱。一定是的。王子确信。

当然，王子无法否定自己遭波及的危险性，但他没有看得太严重。他估算只要七尾举枪的瞬间跳到走道去，自己应该不会受重伤，最重要的是，王子非常信赖自己的运气。每次碰到这种场面，他总是平安无事嘛。

车厢里传出轻快的旋律。广播说再五分钟就到盛冈了。

紧接着，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的事。

首先车厢前方传来小孩的声音，稚嫩的嗓音感情十足地叫嚷着「爸

自先车厢前方传来小孩的声音。稚嫩的嗓音感情十足地叫唤着「爷爷」。虽然小孩只是在叫自己的爷爷，然而眼前的老夫妇却对那稚嫩的声音起了反应。他们把座位转过来坐，因此小孩的声音是从背后传来的。他们可能错以为是自己的孙子在叫。他们的意识转向身后，妇人甚至把脸探出走道去看。

七尾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抓起背包，右手伸了进去。

在这种状况，有小孩子的叫声响起，制造出让七尾拿枪的机会，我是何等地幸运啊！——王子禁不住战栗。只要七尾掏出枪，扣下扳机，一切就结束了。王子就要从座位上逃开。

然而爆炸没有发生。

王子踏出走道的脚就这么停住，回过头去。七尾并没有拿出手枪。不仅如此，他看着放开背包的手，就像电池没电了似地，一动也不动。

王子望向七尾的手臂，这才总算发现是怎么回事了。由于过于意外，他差点吓得当场跳起来冲去旁边。

坐在对面的男子也瞪大了眼睛，举着枪僵住了。妇人也张大了嘴巴。

因为七尾的右手——右臂变得异常地肿大。爬在手臂上的筋脉涨大，化成立体的管状，形成古怪的花纹。

看起来像是那样。可是不是。

是有条蛇缠在他的手臂上。

「怎么会有蛇？」举枪的男子如此低喃。一开始是茫茫然地呢喃，接着爆笑出来：「这种地方怎么会有蛇？」

「哎呀呀。」女子目瞪口呆。

「噫！」七尾发出颤抖的声音，全身僵直。

「喂，那是怎么搞的啊？」男子笑道。

「竟然缠得那么紧，小哥真是不走运呢。」女子说着「不好意思，这样笑你」，拼命想要挤出同情的表情，但似乎还是忍俊不禁，「咯咯咯」地笑出声。

「什么时候跑到这种地方……」七尾手臂发抖，嘴巴打颤。「刚才明明没有的。就算要出来，何必偏选在这种节骨眼……」

王子懵然，盯着七尾看。他呆住了：怎么会有这种事？

王子愕然，盯着七尾看。他呆住了：怎么会有这种事？

这段期间七尾也甩着手，「拿不下来！」他几乎要哭出来了。他形同是在哭着嚷嚷「拿不下来啦、拿不下来啦」。

「用冷水淋它看看？」妇人一说，七尾就像个英勇的男子汉向前冲，跳过王子前面，去到走道，穿过打开的自动门，从车厢消失了。

妇人笑个不停，旁边的男子一张脸也笑开了，「太好笑了，」他一再地说。「新干线里怎么会有蛇？那个小哥真是倒霉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啊。」

王子的脑袋混乱了。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怎么会在这种节骨眼有蛇出现在新干线的车厢里？完全超出理解范围了。王子感到愤怒的同时，也涌出一股畏惧。

是自己的幸运被超出理解的不幸怪物给咬住、撕成碎片的恐怖。

此时他听见了轻快的笑声。男子在笑。

是那出蛇闹剧的笑点顿了一拍，再度惹他发笑吗？王子向前望去，男子正看着车厢内天花板处露齿大笑。他往王子的头上望去。「噢，来了。」他说。女子闻言，一样注视着差不多的方向，微笑：「哎呀，真的。」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王子狐疑，循着老夫妇的视线转身回望。既然男子说「来了」，他认为应该是指有人过来了，可能是刚才离开的补习班讲师，或是跟蛇一起冲出去的七尾，他预期是这类的人影，然而车门处没见到任何人。王子不懂他们在看什么，左右张望。他转回身子，但他们还是在看同样的地方。王子再次转过身。

他的视线停留在车门上方的横长形电子告示板。

「Shigeru（繁）给Shigeru（茂）。小涉平安。凶嫌死亡。」

上面流过这串讯息。

46槿

篱笆的瓢虫从茎的这一面移动到背面，从背面再移动到表面，朝上爬去。就像模仿螺旋楼梯似地绕着长长的茎干上升。宛如为了将祝福传递给什么人，努力朝上奔跑似的。

喂，槿，你在听吗？耳边的手机传来仲介业者的声音。你现在在哪里？

蒲公英跟瓢虫附近。槿回答。他的脑中掠过以前在工作中认识的孩子。那两个孩子喜欢昆虫，搜集了许多卡片。他们现在已经是国中生了吗？这么一想，槿无法不思及光阴荏苒之快。只有自己一个人脱离了时间的洪流，大概是卡在岩石还是什么的上头，无法前进，被抛弃下来。

蒲公英跟瓢虫？那是指什么地方的行话吗？

不是行话，我真的在蒲公英跟瓢虫附近。槿回答。我来到你指定的医院前了。这里可以看到正面出入口。你现在在哪儿？槿反问。

槿遵照自己的下意识，把手伸向蒲公英的花，扯断那黄色的花头。传来断裂的触感。

我在病房附近。我照着前辈说的到病房了，结果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来了一个穿白袍的男人。

你被指示等待穿白袍的男人吗？

不是。男子回答。前辈只拜托我探望他在病房的孙子情况。可是有个白袍男子过来了。我钻到病床底下。到处都是医疗仪器的管子插头线路什么的，而且我又胖成这样，费了好一番劲，不过还是躲起来了。结果来了一个白袍男子，开始动起医疗仪器。

穿白袍的男子操作医疗仪器没什么好奇怪的。你为什么会觉得可疑？

从病床底下看到的鞋子很脏。满是泥巴。医疗相关人员穿那种鞋子，我觉得不对劲。

你可以不干仲介业，改行当福尔摩斯了。

所以我冲出床底下，逼问他：「你在做什么？

所以我冲出床底下，逼问他：「你在做什么？」

你可以从床底下冲出来吗？你那种体形耶？

干嘛计较小细节啦。其实不是冲出啦，我是一下一下，爬也似地好不容易钻出来的。

就算是那样，对方也吓到了吧。

他吃了一惊，跑掉了。他跑过通道，跳进刚好抵达的电梯里。

那家伙真可疑。你现在在哪里？我好像从刚才就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还在电梯间。医院的电梯实在是慢到不可思议。

这样。槿把视线移回瓢虫。瓢虫绕过茎干来到顶端附近，当然，它完全不知那里到刚才都还有朵黄色小花，就在那里等待升空的时机。

Ladybug、Lady beetle，这是瓢虫的英文。槿听说过Lady指的就是圣母马利亚。他忘了是在哪听说的了。好像是某人在他耳边呢喃的，又像是在图书馆翻书时看到的；也像是小时候，听老师一边写板书一边说明的；又像是以前委托他的人在闲聊时提到的。每个记忆都同样鲜明，换言之，每个记忆也都同样模糊，槿无法挑选出真实。槿的记忆、回忆，全是如此。

背负着圣母马利亚的七苦而飞。所以瓢虫叫做Lady beetle。

七苦具体上指的是什么，槿并不知道。但是听到那样一只小小的虫子将全世界的悲苦变换成黑色的斑点，默默地背在艳红的背上，爬上叶子和花朵的顶端，他可以感觉得到那种坚忍不拔。瓢虫来到再也无法继续往上爬的地方后，就像要立下决心似地停止动作。隔了一拍后，红色的外壳倏地掀开，振动伸出的翅膀飞起。虽然只有那黑色斑点的大小，但看到它的人，可以感觉那只虫带走了自己的悲苦。

与我的工作完全相反——槿这么感觉。每次推上别人的背，他就感觉身边阴湿而黑暗的影子愈来愈多了。

嗳，槿。仲介业者接着说。白袍男子应该会离开建筑物。你可以帮忙收拾他吗？我现在也要下去，可是由我动手就来不及了。

你接到的委托不是保护病房里的孩子吗？槿确认说。既然歹徒逃了，丢下他不就好了？

不，委托内容是，对于想加害孩子的人，不许留情，仲介业者说

个，委托内容是，对于想加害孩子的人，不许留情。仲介业者说。总之，不许留情。

真胡来的委托。

以前的业者全是那样的。那个时代学校也允许体罚嘛。而且我的前辈是那些凶暴分子中特别凶暴的。

那么这是对我的正式委托吗？槿不得不再次确认。委托我干掉那个穿白袍的家伙是吗？可是对象的情报太少了。要是不说清楚是哪里的谁，我也没法子办事。

总之你埋伏白袍男子就是了。

哪有那么含糊不清的委托的？要是有可疑的白袍男子从医院里跑出来就简单了。

槿说完随即笑了出来。因为他看到有个男子从医院墙里冲向自己前方。男子右手腋下夹着一团白色的东西，那看起来就像是慌忙卷起来的白袍。不，根本就是白袍。

槿对着电话描述男子的容貌。

没错，就是那家伙。仲介业者断定。

我接下了。槿挂了电话。

男子抱着白袍，左右扫视人行道，犹豫着该往哪边前进。很快地，他小跑步往这边过来。他穿过槿的身旁，往后方前进。擦身而过之际，槿望向他的鞋子，确实沾满泥巴。

回头一看，男子正在马路前面等红绿灯。看得出他正在掏手机。

槿无声无息，踏过地面，流水似地逼近男子身后。估量对方的呼吸。观察号志。手指一口气张开，收起，再一次张开。屏住呼吸。视线转向右侧开过来的车辆。车流量不多，但每辆车子都毫不减速地冲过。计算时机。吁气，神经集中在指尖，触上对方的背。

就在同时，这一瞬间，刚才篱笆里的瓢虫轻巧地飞过了空中。此处的悲苦，它的黑色斑点大的悲苦，当然只有一点点，但随之变得轻盈了。

煞车声刺耳地响起。手机从被推的男子手中落下，滚过地面。

47木村

八车最后一排的后方门上有面电子告示板。是长条形的，有讯息从右至左流过。是平常播放报社提供的新闻或列车资讯的画面。

「这……」转过身看电子讯息的国中生低喃。「怎么回事？」

「吓到了吗？」木村茂笑道。

「小涉平安」，强调似地，同样的文章显示了五次。

「吓到了吗？」木村茂感觉安心在胸口扩散，调侃国中生似地再次问道。

「怎么回事？」国中生第一次显露出情绪。他重新转向这里，鼻翼张开，脸有些涨红了。

「看样子小涉好像没事耶。」

「那是什么新闻？」国中生还没有把握状况。

「告诉你，从以前开始，业者就总是为了联络彼此的方法伤透脑筋。过去跟现在不一样，没有手机嘛。」

「阿繁对联络方法最讲究了。」晃子点点头。

「阿繁真的是本末倒置呢。简直就像是为了试验特别的联络方法在挑工作嘛。可是呀，这次派上用场了。咱们都没有手机嘛。」

前往水泽江刺站搭新干线前，木村茂从家里打电话给阿繁。「帮我探望孙子的情况」、「保护我孙子。要是看到可疑人物，不许留情」。他提出虽然暧昧，但十足强硬的委托，然后拜托：「如果有什么万一，打新干线里的公共电话。」因为没有手机，只好用这种不得已的方法，但阿繁立刻说：「我想新干线里的公共电话应该已经没有那种服务了。」然后他兴匆匆地说：「我会用其他联络方法。」「其他联络方法？」木村茂反问，阿繁回答：「请密切注意车厢里的电子告示板。如果有什么事，我会用它报告。」

「可以那样啊？」

「木村大哥退休后，我也成长了呀，做为仲介业者，我也算是很有

「木村大哥退休后，我也成长了呀。做为仲介业者，我也算是很有一手的。新干线的指令所也有跟我很熟的朋友。」阿繁有些兴奋地说。

看到车厢里的电子讯息消失后，木村茂说了声「电话借我」，趁着国中生有些发怔时，飞快地抢走他手中的手机。

「你干什么！」国中生尖声抗议，木村茂回道：「慢着。打电话就可以知道刚才的讯息是什么意思了。」当然是随口胡謅。他只是觉得这样说的话，对方应该也会感兴趣而已。

木村茂从外套口袋里取出便条纸，在手机输入上面抄的号码。是从家里抄来的阿繁的电话。

「喂？」对方接电话了。

「是我，木村。」木村答道，对方「咦」地吃了一惊：「木村大哥，你有手机哦？」

「我现在在新干线里，跟一个可疑的小朋友借了手机。」木村茂说。手枪架在座位的高度，枪口依然对准了国中生。

「木村大哥打得正好。我才刚请人传讯息到新干线的电子告示板呢。」

「我看到了。你说请人传，是请谁传的？」

「我不是说过了吗？就指令所的负责人啊。」

木村茂不清楚细节，但也不想悠哉地追问。

「啊，木村大哥，我有好消息跟坏消息。」阿繁说。木村茂苦笑。三十年前，木村等人前往危险现场办事的时候，阿繁总喜欢这样的说法。「你想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先说好消息。」

「好。」阿繁的声音变得紧张，然后一口气说了：「想要对木村大哥的孙子不利的家伙，刚才在马路跌倒了。被车子撞到，翘辫子了。」

「你干的吗？」

「不是我，是其他业者。跟我不一样，很优秀的。」

「真坦白。」木村这才开始体会到小涉平安无事的事实。「毒点在

「真坦白。」木村这才开始体会到小涉平安无事的事实。一直卡在胸中的沉重大石总算落下来了。

「坏消息是什么？」木村茂问。新干线开始放慢速度，行驶的声音也变了。就像慢慢地放开抓紧的铁轨似地，声音变得轻盈。盛冈站快到了。

国中生睁大眼睛看着木村茂。木村茂猜想，他是不明白对话内容，正感到不安吗？但意外地并非如此，他看起来正集中意识聆听着每一字每一句。这家伙果然不容小 ——木村茂感到佩服。

「坏消息是，」电话另一头的声音变得有些软弱。「木村大哥，你不要生气哦。」

「快说。」

「我躲在病床底下，想要保护木村大哥的孙子，可是我从床底下冲出去时……」

「你从床底下冲出去？你有那么敏捷吗？」

「那只是形容罢了，别挑人语病嘛。」男子苦涩地说。「那个时候我不小心摇到床……」

「小涉该不会怎么了吧？」木村茂的口气自然变冲了。

「嗯，真的很对不起。」

「到底怎么了？」木村茂拼命按捺想要怒吼的冲动。他猜是撞到仪器，把机器弄坏了吗？

「我摇到床，结果好像把木村大哥的孙子吵起来了。」

木村茂不知该做何反应。

「啊，也不算是摇，或许只是轻轻晃了一两下而已。可是难得木村大哥的孙子睡得那么香，却好像被我给吵起来了。就是嘴里喃喃着什么，醒过来了。木村大哥不是一向最痛恨被人吵醒吗？可是我没有恶意的。」

「你说得是真的？」

「真的啦，我怎么会有恶意呢？木村大哥的起床气，我再清楚不过了，谁会没事去吵醒木村大哥的孙子呢？」

「我不是说那个，小涉真的醒了吗？」

听到木村茂的这句话，男子的表情绽放光芒。相反地，前面的国中

听到木村茂的这句话，晃子的表情绽放光芒。相反地，前面的国中生好像僵住了。

几名乘客在走道来来去去，准备在终点站下车。原本担心会不会有人看到木村茂手里的枪，但乘客仿佛什么都没看见，消失在车厢外。可能是乘客本来就少，不到排队的地步。

「木村大哥的孙子真的醒了。对不起。」阿繁急匆匆地说。

「不，拜托你真是太好了。」木村茂说。打电话给可以说是东京唯一一个朋友阿繁的时候，木村茂还不清楚小涉是否身陷危机，半信半疑。然而阿繁却发挥了超乎想像的实力，帮了他大忙。「临时麻烦你，不好意思啊。」

「木村大哥以前很照顾我嘛。」

「我已经退休很久了。」

「连木村大哥的儿子，雄一也开始在这个业界混起来时，我真是吓到了。」

「你知道这件事？」木村茂略感吃惊。对于这件事，他一直怀有一种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自嘲与死心，但另一方面也决心绝对不能让小涉步上后尘。他一直告诉自己，就算有其父必有其子，但还是有歹竹出好笋的可能性。

「其实我曾帮过雄一好几次。」阿紧有些害臊地说。那不是在邀功，而是带有一种向父母揭发孩子恶行般的歉疚。「对了，刚才有个人说。」阿繁接着说。

「说什么？」

「从以前就存在的事物，光是这样就是出色的证据喔。不管是滚石合唱团还是木村大哥都是。毕竟都一直活到现在了嘛，木村大哥是赢家呀。」

老头子算是赢家哦？——木村茂大笑后，挂了电话。

新干线平缓地画出曲线。就像在展现抵达车站前的最后冲劲。车内广播开始传达转乘资讯。

木村茂把手机还给国中生说：「看来就像刚才的电子告示板说的。我们的宝贝孙子平安无事。」晃子探出身体问：「老伴，真的吗？」

国中生大大地张口，「呃」地就要说起话来。

「闭嘴，我不回答问题，反正就快到盛冈了。」木村茂厉声道

「闭嘴。我不回答问题。而且就快到盛冈了。」木村茂厉声说。「听好了，你大概是一头雾水。刚才的电话是打给谁的，还有小涉怎么会没事？还有说他醒来是怎么回事？你不会懂。你应该一直都是轻视着大人，认为自己看透了世间的一切。那个无聊透顶的『为什么不可以杀人』的问题也是。实际上过去你的疑问也都得到回答了吧。你很聪明嘛。然后你一直嘲笑着什么都不知道的其他人。」

「不是那样的。」

即使到了这个地步，国中生依然表现出温驯、软弱的样子。

「可是啊，你现在的疑问不会有答案。我不会向你解释。你就烦恼一辈子吧。」

「请等一下……」

「我跟这个老太婆都已经活了六十年以上了。反正你一定觉得我们是老不死的、没有未来的废物吧。」

「我并没有……」

「我告诉你一件好事吧。」木村猛地举起枪口，对准国中生的眉心。「六十年之间，没有死掉一直活到现在，可是件了不起的事。你懂吗？你才活了十四年，顶多十五年吧。你有自信还能再活上五十年吗？嘴巴上怎么说都成，但要实际在五十年间没有生病死掉、意外死掉、被人杀掉，一直活下来，没有亲身试验是不会知道能不能的。听好了，或许你相信自己是一个万能的幸运男孩，但也有你做不到的事，要我告诉你是什么吗？」

此时国中生的眼睛绽发出光芒。他的瞳孔浮现的不是期待的闪烁，而是与那张爽朗、清秀的容貌格格不入的顽强。是自尊心受创的愤怒。「什么事是我做不到的？」

「活完接下来的五十年。很遗憾，比起你，我们会活得更久。被你瞧不起的我们，可以看到比你更多的未来。很讽刺吧？」

「你真的要开枪？」

「少瞧不起大人了。」木村说。

「老伴，这么说来，手机会留下拨出去的号码吧？刚才你还给那孩子的手机，留着阿繁的电话号码呢。不用删除吗？」晃子说。

「不用。没问题。」

「没问题吗？

「没问题吗？」

「反正这家伙再也用不到手机了。」

国中生目不转睛地看着木村茂。

「听好了，」木村说明。「我现在还不会杀你。我只会开枪，让你动弹不得，然后把你搬出去。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要给你反省的机会。」

国中生的脸上绽放出一丝光明：「你要给我反省的机会吗？」

「别搞错了。假装反省是你的拿手好戏吧？你过去就是一直假装反省，好让大人放过你。听好了，我可没那么好骗。你的臭味，在我的经验里也是最糟糕的一种。你以前一定干尽坏事吧。喏，我给你反省的机会，但我不会因为这样就放过你的罪。」

「怎么这样……」

木村茂没有特别激动的样子，淡淡地说：「我不会让你死得轻松。」

「老伴，很恐怖耶。」晃子也是，嘴上这么说，却也只是说说而已。

「怎么这样？可是你孙子不是没事了吗？」国中生摆出哭丧的样子。

木村笑了出来：「我是个老头子了，老眼昏花，耳朵也背了，你演得再精采，我也看不清楚啦。总而言之，你对我孙子出手了。真遗憾。死心吧。要是你反省，我就让你死得轻松点。人生是很残酷的。」

结果国中生仿佛抛弃了一切算计和策略，怀着同归于尽，也就是报一箭之仇的气魄，淡淡地说了：「我说啊，爷爷的儿子，那个酒鬼大叔，现在已经死在厕所里头喽。他一直到最后都哭得惨兮兮，窝囊得要死。爷爷的家人，每一个都脆弱到不行呢。」

动摇几乎就要冲击木村的心。尽管明白对方的目的就是要搅乱自己的精神，他却几乎就要动摇了。他能撑住，全靠一旁妻子的话。虽然带着几分逞强，但晃子稍微笑了笑，说：「雄一他硬得很，应该还死缠烂打地活着。他一定放心不下小涉，固执地赖活着。」

「就是啊，」木村茂点点头。「他是那种就算被踩扁也死不了的

「就是啊。」木村茂点点头。「他是那种就算被踩扁也死不了的人。」

新干线进入盛冈站月台。

48瓢虫

七尾来到洗手台，朝着蛇泼冷水，然而蛇却不放开他的手，反而愈缠愈紧，把他吓坏了。再这样下去，自己的手会不会郁血，甚至被扭断？他不禁害怕。他任凭恐怖驱使，把手放在洗手台上，从上面使尽全力用左拳一砸，一股砸破水管的触感，蛇瘫软下来，从手臂上松脱了。七尾从洗手台来到车厢外通道，可能是为了在盛冈站下车，几个人分头站在车门附近。七尾急忙卷起软掉的蛇，期待它看起来会像个皮制手提包，把它拎到靠七车的墙上垃圾桶丢掉。他担心垃圾桶里会不会又蹦出别的东西来，但只是杞人忧天。

真不走运。可是没被蛇咬，该觉得幸运吗？

新干线的速度慢下来，响起尖锐的声音。列车慢吞吞地停下。这趟恐怖之旅总算要结束了吗？尽管一方面如此放心，另一方面七尾也想像起自己即使到了终点站也无法下月台的景象，感到毛骨悚然。

得回去八车拿行李箱才行。七尾望向通往前方车厢的门，几个人提着行李排排站，七尾不想钻过他们回去。那对夫妇和国中生怎么了？应该确认国中生是否平安无事。尽管这么想，但或许是蛇骚动所造成的激动搅乱了七尾的精神，他觉得再也没力气去搅和八车的事了，简而言之，他干劲全失了。

接着，开始变得剧烈的地板震动弄得七尾脚一滑，他伸手扶墙却当场跪倒下来，终于被搞到一切都无所谓了。

我受够了，得快点离开这里逃难才行——这样的念头愈来愈强。煞车变得更强了。地板前后摇晃，但速度渐渐地慢下来。

抵达车站，新干线憋住一口气似地停顿后，车门「噗咻」一声打开了。七尾觉得车厢里的空气变轻了，充满了开放感。

通道的乘客一个个走下月台。人数不多，但每个人都一步步踏稳脚步行走，所以花了不少时间。

就在此时，七尾听到一道「咚」的破裂声。

是猛力将铁桩敲进墙壁般的声音，虽然只有短短一瞬，但相当激烈。

乘客没有发现的样子，或许众人都把它当成新干线吐出的呼吸声

乘客没有发现的样子，或许众人都把它当成新干线吐出的呼吸声、或是停止的车轮发出的声响，或是七尾也不明白究竟还有哪些种类的声音，总之是类似机械关节作响的声音。

七尾知道那是枪声。

是八车吧。

那个面对面的六人座上，有人开枪了。

国中生中枪了吗?

七尾看后方车厢，没看见铃木折回来的人影。或许他回去拿行李后，总算冷静下来，改变主意，认为自己没必要跟着陌生的眼镜男跟国中生吧。

很聪明。人家是老师嘛。

七尾看八车车门。那道自动门文风不动，就像在发出警告：里面出了恐怖的事，不许靠近。门本身就像个沉默而顽强的守门人。

七尾在盛冈站下了车。原本预定在上野下车的！——他有股想要这么大叫的冲动。以时间来看，本来应该只有短短五分钟的车程的。然而自己却不知何故在车子里待了超过两个半小时，在距离五百公里远的东北土地下车。被迫进行毫无心理准备的冒险，缺乏现实感的徒劳感让身体变得沉重。身体沉重，思考却飘忽不定。

盛冈站月台站了一大批西装男子，情景很诡异。一节车厢五个人，就像在打造障壁般，等间隔地站立着。下车的乘客都对此感到疑惑，频频投以低调的视线窥看，并朝着出口电扶梯走去。

七尾前方也有五名男子，那是训练有素者独特的列队方式，不折不扣就是士兵——穿着西装的士兵挡在前面。

七尾原以为他们会上前盘问：「你就是七尾吧?说好的行李箱呢?你怎么跑来盛冈了？」但他们好像对七尾没兴趣，或是没有被告知七尾的相貌，没有要靠近他的样子。

此时他们一口气冲进车厢里了。刚到站的「疾风号」接下来应该会回到车库，或是进行清扫以便展开回程，然而他们毫不理会这些，就像要进行房屋搜索似地翻起车厢里面。

就像蚂蚁雄兵朝着蚯蚓一拥而上，一口气解体似地，给人俐落、骇人、不容分说的强悍感觉。

藏在厕所的尸体、七尾搁在座位上的狼的尸体被发现，也只是时间

藏在厕所的尸体、七尾搁在座位上的狼的尸体被发现，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尽快离开这里才是上策吧，七尾跨出脚步。「疾风号」前端车厢附近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一张恐龙般凹凸不平的脸就搁在橄榄球选手般的躯体上。七尾认出那是峰岸。他身旁围绕着黑衣男子。

正在哨当新干线的蚂蚁雄兵，一定是峰岸派出去的士兵。

峰岸前面站着列车长。或许列车长是在抗议骚扰新干线的行为。列车长发现到这个态度威风堂堂的恐龙脸男子就是这场大混乱的元凶，像是在恳求「请叫他们住手」。

当然，峰岸不可能听从。他朝着列车长挥手，面无表情地赶他走。

列车长依然抬头挺胸倾诉着什么。虽然听不到在说些什么，但他似乎为了讲不通而放弃了，穿过峰岸旁边，朝着电扶梯走去。

此时突然有人拍七尾的背，吓得他差点跳起来。他「哇！」地回头，反射性地移动手腕，就要勒住对方的脖子。

「等一下，不要乱来。」眼前的女子横眉竖目说。

「真莉亚！」七尾茫茫然地说。「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不是幽灵。」

「你不是在东京吗？」

「你没法在上野下车时，我就知道这下子要变成持久战了。我确定绝对会出什么乱子。」

「你猜得没错。」

「所以我想我得搭救你才行，立刻赶到大宫去。然后我跳上了新干线。」穿着黑底淡直纹裤装的真莉亚朝峰岸所在的位置瞥了一眼。「那是峰岸吧？不妙。快点离开这里吧。怎么看都很不妙。要是被他问起行李箱的事，就无话可答了。真可怕。」她拉扯七尾的手。

「他现在大概在担心他儿子，没那个心思吧。」

「峰岸的儿子怎么了？」真莉亚低声问，但七尾还没回答，她就接着说：「算了，我可能不想知道。」

两人朝电扶梯走去，七尾问：「你坐在哪边？」他在新干线车厢里前后看过一递了。「你说你来救我，根本没救到我嘛。」

「哦，」真莉亚顿了一下，就像要告白难以启齿的隐疾似的。「我

「哦，」真莉亚顿了一下，就像要告白难以启齿的隐疾似的。「我跑到『小町号』去了。」

「什么？」

「『小町号』跟『疾风号』之间没办法往来耶。难以置信嘛，那连起来干嘛？」

「这连三岁小孩都知道好吗？」

「有些事就算三岁小孩知道，大人也不知道啊。」

「可是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在盛冈以前就下车？」实际上到一之关的时候，七尾就打算下车。「或许我会在仙台下车啊。」

「一开始我猜你可能会在仙台下车，可是……」

「可是？」

「我睡着了。」

七尾瞪大眼睛，直盯着真莉亚。「睡着了？都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你居然睡得着？」

「我不是说了吗？人家昨天晚上一直在看影片嘛。」

「这有什么好骄傲的？」

「跟你讲完电话后，我想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结果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仙台。所以我急忙打电话，结果你还在新干线上。所以我确信，你大概注定只能在终点站下车了。」

「人家在水深火热，而你居然在睡觉？」

「你负责工作，我负责睡觉嘛。睡觉也是工作之一啊。」

「都是因为你看了《星际大战》吧？」七尾忍住叹息，和真莉亚并肩前进。

「蜜柑跟柠檬呢？」

「死了，在新干线的厕所里。」

真莉亚又叹气了：「新干线里到底有多少尸体啊？什么跟什么嘛？尸体列车吗？几具？」

「不晓得。」七尾本来想算，打消了念头。「五具还六具吧。」

「很像七星瓢虫的数目呀

「很像七星瓢虫的数目呀。」

「就算是那样，也不是我害的。」

「我说，你是不是替大家背负了不幸呀？」

「所以我才那么倒霉吗？」

「要不然怎么可能倒霉成那样？搞不好你其实是在造福世人。」

七尾也不晓得真莉亚是不是在称赞，沉默不语，然而就要搭上电扶梯的瞬间，背后传来一道沉重的声响——感觉。那是身形庞大的野兽摔倒在大地般的震动，七尾明白那与其说是现实的声音，更像是发生了什么大条的事件而震动了空气。不知何处传来嚷嚷声。

七尾转过身观望，看见黑衣男子蹲在月台上抱住什么人的情景。刚才还傲然矗立在那里的峰岸，就像具坏掉的木偶般横躺在地上。

「咦？」背后的真莉亚也注意到骚动，回过头去。

聚集出人墙来了。

「是峰岸。」七尾低声说。

「到底怎么了？」

「是贫血昏倒了吗？」

「要是被卷入就麻烦了，走吧。」真莉亚用力推七尾的背。

的确，留在这里也想不到什么好处，七尾也跨步前进。

「有东西插在上面！」背后传来叫声。虽然听得出峰岸身边喧闹不已，但那个时候七尾和真莉亚都已经站上电扶梯，慢慢地往下降了。「是针！」有人说。

电扶梯下降的途中，七尾转过身体问后面的真莉亚：「会是虎头蜂吗？」

真莉亚睁大眼睛：「虎头蜂？哦，你说下毒的？」

「虎头蜂在新干线里。扮成推车销售小姐。可是我应该干掉她了啊。」七尾咕哝说。然后刚才与峰岸对峙的双排扣西装男子的身影在脑中复苏。「是列车长吗？」

「列车长？」

「虎头蜂不是一个人或两个人行动吗？」

「是啊，独奏或合奏

「是啊，独奏或合奏。」

「我一直以为是单独行动，不过或许两个人都在车上。两个人在新干线车厢里，打算取峰岸父子俩的性命也说不定。」

推车的销售小姐负责峰岸的儿子，列车长负责盛冈站的峰岸——七尾也不清楚是不是真的这么分配。

电扶梯到了，七尾走下电梯。真莉亚也从后面跟上来，快步跟在他旁边。「七尾，或许你很敏锐哦。虎头蜂以前因为收拾了寺原，一下子声名大噪嘛。」她整理思绪似地说。「或许他们这次打算干掉峰岸，再次扬名立万。」

「再一次站上巅峰吗？」

「想不到新点子时，大家都会想要效法过去的成功经验嘛。」

可能是察觉了新干线「疾风号」里的异常，或是峰岸在月台上昏倒的事，铁道人员、警卫、警官与七尾和真莉亚擦身而过，冲上电扶梯。七尾觉得应该尽速封锁整个月台区，但他们还没有掌握状况到那种地步吧。七尾他们也因此得以脱身。

「他知道吗？」七尾自言自语。如果那个列车掌就是虎头蜂，他知道另一个虎头蜂的死，同伴的死吗？七尾介意这件事。尽管自己就是杀死贩售小姐的凶手，却感到心痛。他想起永远等待失踪团员的乐团。

「啊，这么说来，行李箱怎么了？你怎么没带来？」真莉亚的声音让七尾回过神来。

不好——七尾暗叫。「我不要了。」可是麻烦和焦急让他这么粗声断定。「峰岸也没工夫管什么行李箱了吧。」

他把车票插进自动验票机通过。然而途中警铃声响起，闸门关了起来。

附近的站员立刻赶来，检查了一下车票，纳闷地说：「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怎么回事呢？为了慎重起见，请从最旁边的验票口出去。」

「我已经习惯了。」七尾有些自嘲地扮了个苦脸，收下车票。

49瓢虫

外头刮着冷风，以十二月上旬而言，气温相当地低。七尾忍不住怀疑它是在卯足了劲要颠覆「暖冬」这个气象预测。天空充满了稍一疏忽，放松扯紧的绳口，就会下起雪来的气息。

七尾在漆之原站附近的超市。偌大的店里陈列着食品和日用杂货，连文具和玩具都有贩卖。七尾没什么特别想买的东西，只拿了日式糕点，在收银台排队。开放的五台收银机各有五名左右的客人在排队，七尾犹豫哪一排最快，最后选了右边数来第二个收银台。

手机响起，凑上耳边一听，是真莉亚打来的：「你现在在哪儿？」

「超市。」七尾说明他所在的店家。

「你怎么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超市的话，我这附近也有啊。今天有很多事要谈，你快点过来吧。」

「买完我马上过去。可是很多人在等结帐。」

「你排的那一排最慢。」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七尾无法反驳。

七尾那一排最前面的客人结完帐，往前面离开。七尾也顺势向前移动。

「关于你问的那个国中生。」真莉亚说。

「查到什么了吗？」

两个月前发生在东北新干线的案件震惊了社会大众。车厢里的厕所和座位上发现了好几具尸体，会引来大众的关注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警方调查后，发现死亡的都不是无辜的一般百姓，而是些来历不明的可疑人物，就连列车内负责销售的小姐，虽然是正式的兼职人员，来历却不清不楚，所以大部分的媒体都选择采信了「犯罪组织成员的内讧」这个警方粗略的声明。至于这个说法无法解释的细节部分，就睁只眼闭只眼了。在民众对铁路产生恐惧前，也就是对国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之前，政府必须让人民了解这个事件是特殊的、与循规蹈矩生活的市民无关的单一事件吧——七尾如此猜想。峰岸在盛冈倒下的

事，也被报导为岩手当地的乡人突然在车站月台呼吸困难猝死。不过

事，也被报导为若干当地的名士突然在车站月台呼吸困难猝死，不过媒体完全将之当成是与死亡新干线恰巧同时发生的不幸事件，至于峰岸生前的所做所为、强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对地下社会的影响力，皆只字未提。

令人惊讶的是，厕所中的一名男子，和那名国中生在一起的木村，在盛冈被发现时好像还没有断气。他立刻被送进医院，似乎保住了一命，但报导没有提起后续情况。

「当时你坐的八车那一带好像确实有开枪的痕迹，可是没有血迹。」

国中生和那对上了年纪的老夫妇怎么了也不清楚。从那个老先生的样子看来，就算对方是国中生，他也有可能毫不犹豫地开枪。然后或许他装作抱孙子似地扶着少年，把他带下车了。

「我也调查了一下部内失踪的国中生，意外地很多呢。这个国家是怎么搞的？不见的都是些少年。这么说来，仙台湾找到一具青少年的尸体，可是好像身分不明。」

「会是那个国中生吗？」

「或许是，或许不是。你要的话，或许也是可以弄到那名失踪青少年的照片，怎么样？」

「不用了。」七尾答道。那感觉会是教人沮丧的工作。「木村那个业者你查到了吗？」

「好像还没法行走，可是大致上康复了。他的孩子似乎成天陪在爸爸身边，真教人感动。」

「我不是说那个木村，是他父母。年过六旬的木村夫妇。」

「哦，他们啊，」真莉亚的声音变大了。「木村他们的事迹可吓人了。简直就是活生生的胡士托。」

真莉亚的比喻七尾听不太懂，意思是变成传奇了吗?

「他们有好几个传说，我也曾听说过。你见到不得了的人物喽。」真莉亚的口气像是在说能够参加高龄的知名音乐家的演奏会，真是三生有幸。

「他们看起来完全是在安享天年的老人啊。」

那个时候，抵达盛冈的新干线车厢内，八车附近似乎找到好几个中

那个时候，抵达盛冈的新干线车厢内，八车附近似乎找到好几个中枪呻吟的男子。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被射穿了肩膀和双脚的脚板，无法行动。七尾和真莉亚推测，这毫无疑问是那对木村夫妇干的。他们为了离开列车，对挡路者——峰岸的部下开枪了。盖章似地飞枪射击人体相同的部位，从那两位高龄夫妇的外表，实在无法想像这样的神乎其技，但应该就是他们干的。

「我在想啊。」

「没关系，等我到了再听你说。」

「让我说一下就好。」真莉亚似乎迫不及待要说出她的想法。「委托我们案子的最上游或许不是峰岸，其实是蜂。」

「咦？可是说是峰岸发包再分包的不是你吗？」

「是啊。可是那也只是臆测罢了。」

「这样吗？」

「那个时候如果虎头蜂要干掉峰岸父子，蜜柑跟柠檬就碍事了对吧？所以他们才会要你去抢行李箱，搅乱他们，是不是这样？」

「声东击西吗？」七尾半信半疑地说。

「对对对，然后趁着时机到来，用毒针扎了儿子。或许他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委托我们抢行李箱的。」

「那样的话，列车从东京车站出发后，联络行李箱位置的，或许就是车厢贩售小姐或是列车长了。」七尾回想起来。「他们就算在列车里面到处行走检查，也不会启人疑窦嘛。」

「然后他们在车厢里引发混乱，或许也在途中联络了峰岸，告诉他：『情况不对劲，你最好亲自到盛冈站来看看。』」

「这又是为什么？」问出口之后，七尾才想到了。是为了在车站杀害峰岸。如果能在月台干掉他，是最省事的了。

挂断电话后，等结帐的队伍还是迟迟没有前进。后面也排了不少人——七尾想着，回头一看，看到最末尾的人，差点叫出声。

是那个补习班的讲师铃木。他穿着西装，抬头挺胸。手里的购物篮装着食品。他也注意到七尾，睁圆了眼睛。他的表情很快就放松下来了。是一张「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的表情。尽管他们对彼此近乎一无所知，却有种邂逅老友般的欣喜。

七尾朝他点头致意，铃木也对他低头行礼，然后他露出突然想起什

七尾朝他点头致意。铃木也对他低头行礼。然后他露出突然想起什么重要事情的表情，移动到本来排的隔壁队伍去。

零钱洒落的清脆声响引得七尾转向前方一看，他排的队伍前面，一个老妇人弄翻了钱包，把钱洒了一地。她急忙捡拾，后面的客人也开始帮忙。七尾的脚边也掉了一枚，漂亮地旋转起来。七尾想要捡，却笨手笨脚。

这段朝间，隔壁队伍也不断前进，排在后面的铃木笑出声来。

七尾在超市出口附近从钱包中取出抽奖券。背面是外行人画的图案，小火车「亚瑟」。是那辆新干线里，装在蜜柑口袋里的东西。七尾没多想就把它带出来，却完全忘了这回事，前几天在整理衣服时才发现。这让他想起新干线里的不祥骚动，他觉得触霉头，想要丢掉，却在前一刻改变了念头。他调查那间超市的位置，去到从没去过的车站，特地前往光顾。

「竟然能在这种地方再会，真巧。」

有人出声，往旁边一看，是铃木。

「你刚才真是做对了，我排的队伍总是会变慢。」

铃木眯起眼睛笑了：「完全没想到排在那么后面的我竟然能先结完帐。我本来还半信半疑呢。」

铃木好像在店外等七尾出来。他说迟迟没看见七尾出现，回到里面一看，发现他正在排抽奖区的队。

「这个队伍只有一排，不必担心。」七尾苦笑。

「你要抽奖吗？搞不好会意外中奖呢。」铃木说。「七尾先生至今为止累积的不幸，可能会在这时候一口气爆发。」

七尾望向抽奖区的看板，老实说：「如果只是一张机票就可把我过去的不幸一笔勾销，我也不觉得有多高兴。」

铃木笑了。

「可是其实我是抱着期待来抽奖的。既然能从新干线上的可怕骚动平安生还，或许我也开始受到幸运眷顾了吗？我正这么想，就找到这张抽奖券，所以我想这可能是宣告我的幸运期开始的信号，便千里迢迢过来了。」

「可是结帐还是结得很慢呢。」铃木同情地说。

说得没错。」七尾蹙起眉头。「可是我碰到你了，这也算是幸运的

说得没错——七尾蹙起眉头。「可是我碰到你了。这也算是幸运的一种吗？」

「如果我是个可爱的女孩子，或许就算吧。」铃木更深地寄予同情。

「来，请。」店员从前面伸出手来。不知不觉间已经轮到七尾了。

七尾递出画有小火车的抽奖券，店员答道：「好，一次抽奖机会。」店员是个体格胖硕的中年妇女，具备几乎撑破制服的威严，但人很热情，她爽朗地吆喝：「小哥，加油哟！」铃木兴致勃勃地看着，七尾抓起摇奖机的把手，往左边摇去。他感觉到摇奖机里的球一边倾斜一边移动。

滚出来的是黄球。

下一刻，体形丰满的店员盛大地拉起响炮。七尾吓了一跳，和铃木面面相觑。

「恭喜！」另一名男店员从旁边搬来纸箱。「你抽中三奖了！」他高兴地扬声祝贺。

「中奖了耶！」铃木拍打七尾的肩膀，然而看到摆在眼前的大纸箱后，七尾的脸僵住了。抽中奖当然高兴，但他被吓到却也是事实。「抽中这种东西……」他露出冻结般的笑容。

纸箱里塞满了水果。橙黄色的拳头大蜜柑还有鲜黄色的柠檬各占据了箱子的一半。

仿佛在强调这是何等的幸运，女店员对他微笑说：「恭喜你，真是太棒了。」搞得七尾无话可答。这该怎么搬回家？这么多的柠檬该如何用掉？种种疑问浮上心头，却没有一样他说得出口。

七尾直盯着箱子里，虽然只有一瞬间，但他有种蜜柑和柠檬正咧开大嘴，朝他说话的错觉。「看吧，我们复活了！」他看见了洋洋得意的表情。

参考文献

《贩卖恐惧：脱轨的风险判断》（Risk: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fear）丹·贾德纳（Dan Gardner）著 田渊健太译 早川书房（中文版 博雅书屋）

《隐藏的逻辑：掌握群众行为的不败公式》（The Social Atom: Why the Rich Get Richer, Cheaters Get Caught, and Your Neighbor Usually Looks Like You）马克·布侃南（Mark Buchanan）著 阪本芳久译 白扬社（中文版 天下文化）

《错不在我？》（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 Why We Justify Foolish Beliefs, Bad Decision, and Hurtful Acts）卡萝·塔芙瑞斯（Carol Tavris）、艾略特·亚隆森（Elliot Aronson）著 户根由纪惠译 河出书房新社（中文版 缪思）

《我辈凡人》（An Ordinary Man）保罗·卢希萨巴吉纳（Paul Rusesabagina）著 堀川志野舞译 Villagebooks

《日本国的真面目 政治家，官僚，媒体——真正的权力者是谁？》（日本国の正体 政治家?官僚?メディア——本当の权力者は谁か）长谷川幸洋著 讲谈社

《21世纪版 莫非定律》（Murphy's Law）亚瑟·布洛奇（Arthur Bloch）著 松泽喜好·松泽千晶译 ASCII

《日本的蒲公英与西洋蒲公英》（日本のタンポポとセイヨウタンポポ） 小川洁著 动物社（どうぶつ社）

《罪与罚（上）》（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эание）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著 工藤精一郎译 新潮文库

《群魔（下）》（Бесы）杜斯妥也夫斯基著 江川卓译 新潮文库

《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维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著 御舆哲也译 岩波文库

《午后的曳航》三岛由纪夫著

有关酒精中毒的部分，酒精与A10神经的关系，参考《

有关酒精中毒的部分，酒精与A10神经的关系，参考《谁会酒后乱性？》（酒乱になる人、ならない人）（真先敏弘著 新潮新书），并从中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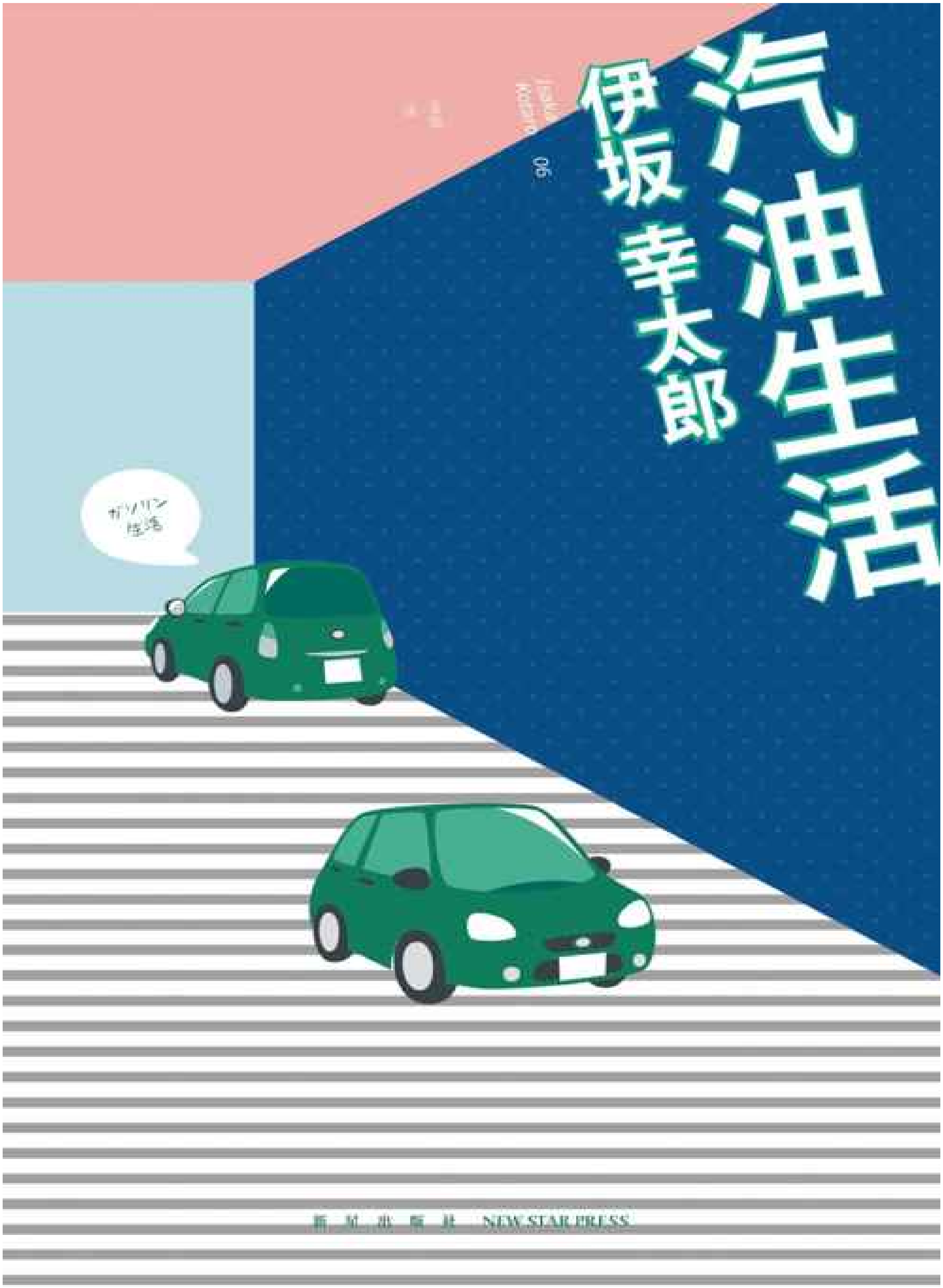
在思考「杀人不被允许的理由」时，《何谓国家》（国家とはなにか）（萱野稔人著 以文社）给了我一些启发。

此外，有关作品中登场人物提到的汤玛士小火车的角色介绍，引用自白杨社（ポプラ社）的《Plarail汤玛士小火车卡片》（ポラレールトーマスカード）的介绍文。

此外，关于新干线内部的样式，承蒙梅原淳先生指点，以及友人小林先生提供资料。在此陈谢。

不必说，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与实际的人物、团体完全没有关系，也有许多部分是我根据参考文献和请教到的资讯杜撰出来的，敬请各位读者理解。

还有，我虽然把我总是搭乘的东北新干线拿来当成故事舞台，但现实中新干线与这类危险事件是完全沾不上边的。巧的是，听说明年将会有新型新干线登场，东北新干线的列车也会出现各种变化，因此，希望各位读者将这篇故事视为发生在「不存在的新干线」行驶中的、异于现实的其他世界的故事。


汽油生活
伊坂幸太郎
ガソリン生活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汽油生活

（日）伊坂幸太郎 著
潘璐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GASOLINE SEIKATSU by Kotaro Isaka

Copyright©2013 Kotaro Isaka/Cork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otaro Isaka arranged through Cork，In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汽油生活／（日）伊坂幸太郎著；潘璐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2

ISBN 978-7-5133-2019-1

Ⅰ．①汽…　Ⅱ．①伊…②潘…　Ⅲ．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7191号

谢刚　主持

汽油生活

（日）伊坂幸太郎　著；潘璐　译

责任编辑：邹　瑨

特约编辑：赵笑笑

责任印制：李珊珊

封面设计：broussaille私制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910mm×1230mm　1/32

印　　张：11.125

字　　数：210千字

版　　次：2016年2月第一版　2016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2019-1

定　　价：35.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阅读之前　没有真相

午夜文库

目　录

[Low　引擎低鸣]
[Drive　潇洒驾驶]
[Parking　停车入位]
[尾声]

Low　引擎低鸣

能量燃烧，活塞飞动，车轮急转，这样的动感让我切身体会到自己正活着。一路奔驰不息无疑是我生命中的快事。

不过，发动机停转、电子仪器关闭的停车状态，我也不讨厌。

如果有其他车辆做伴，我们可以聊聊天，交换一下手头掌握的有关各种社会事件的信息。倘若只有我自己停在那里，那也不妨悠闲地眺望四周的风景，任由思绪驰骋。有时我会想象下次引擎发动时的情景；有时，凝望着纷纷飘落的树叶，聆听着附近车辆通过的声音，我会开始思考某些深刻的问题。比如，人类与动物，与我们汽车之间，有哪些共通点和差异。

清晨，我会因身沾鸟粪而沮丧。黄昏，我会为长翅的黑蚁一同飞舞的壮观景象而惊叹。偶尔，人类的几句闲谈也会让我心生欢喜。

非要说让我感到厌烦的事，就是堵车吧。那时既没有奔驰在路上的喜悦，也不能平心静气地思考。

在大排长龙的马路上，只能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车辆间距很小，大家都在焦躁不安中一点点往前蹭。当然，我可以与附近的车子聊几句。但是，车内人类的焦虑与疲惫往往也会影响车辆，所以我们很难心平气和地交谈。

现在就正处于这种状况……

这条公路从名取市出发，双向都是单车道。我沿着其中一条一路北上，向位于仙台市内的自家住宅前进，结果被堵在途中。我所在的车道堵得满满当当，红色的刹车灯连成一排，大家都以龟速移动，一直处于将停不停的状态。而反向车道却是空荡荡的。

这种事已经司空见惯了，反正总是只有自己所在的车道堵车。

坐在驾驶席上握着方向盘的是望月良夫，他的紧张通过手上的力道传达给我。

两个月前，就在迎来二十岁生日后不久，良夫取得了驾照。今天是他第五次开着我出门。他总是很守规矩，时常通过后视镜确认情况，速度适中，也不会乱踩刹车。

前几天，望月家的妈妈望月郁子还说："新手开车一般都比较安全。一旦熟练了，开始疏忽大意的时候才容易出事呢。"她答应为良夫出一半驾校的学费，而良夫要在每天早晨开车把她送到地铁站。良夫拿到驾驶证后，就开始履行这个约定了。

"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到疏忽大意啊？我都等不及了。"

听到良夫的话，郁子笑眯眯地说："这样不是挺好的嘛。我呀，小时候总想快点儿长大，可是一旦长大之后，想踩刹车都来不及了。"

"对了，亨。"良夫紧紧握着方向盘，一边开车，一边问坐在旁边、年仅十岁的弟弟望月亨。

"什么事？"

"你刚才买的那个塑料模型是什么，高达吗？"

亨的座位前面放着一个玩具店的袋子，里面装着一个盒子。今天，两人去了一趟位于仙台机场附近的影城，回来的路上顺道去玩具店逛了逛，好像就是在那里买的。我在停车场，因此并没有目睹买东西的场景，不过应该差不离儿。

“哦，这个吗？这是龟霸。”亨把盒子从袋子里拿出来。关于高达，我也略知一二，他们在车里谈到过这个动画，我也从其他车子那里听说过。据我所知，高达好像是一群机器人打打杀杀的故事，而且剧情比较黑暗，同时也有一定深度。亨拿着的那个不起眼的茶色盒子上画着一个脑袋很大的机器人，这就是他所说的龟霸吧。

“啊？”良夫惊呼，“亨，前几年你不是还说龟霸样子很丑吗？”

“没错，我是说过。”

“那你还买？”

“那个时候啊……”亨严肃地噘起嘴，一脸成熟，根本不像个十岁的孩子，“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儿，不了解它的好。”说着，他抱紧膝头上的盒子，“龟霸其实超级棒哦！”亨脸上浮现出无比崇拜的表情。

良夫扑哧一声笑出来。

“是这样啊，那时你还是个小孩儿啊。”

这个十岁的孩子说出什么话来我都不会吃惊。如果真有心理年龄这个概念的话，亨恐怕比望月家的其他人都要年长。换句话说，单论心理年龄，亨已经是个大人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望月家的共识。

“喂，哥哥，你知道这个人吗？”

“哪个人啊？”

“这个人。”亨把摊开的杂志拿给良夫看。

当然，良夫无暇旁顾。

“我不能东张西望，前面都是弯道，你直接说是谁不就行了。”

“这本杂志掉在座位旁边，估计是妈妈掉的吧。你看，就是这篇报道。这个人就是《闪闪太阳君》的创作者吧。”

“哦，你说丹羽啊。”良夫的语气里多少流露出几分轻蔑，“那家伙不是创作者，他爷爷才是。他爷爷在战后不久创作出了太阳君的插画。”

“那杂志上报道的这位丹羽先生算是干什么的呀？”

“他作为创作者的孙子，现在是这个角色的版权所有者吧。”

我也知道这个太阳君。一名卡通角色，是个外形极其单纯可爱的太阳。在城市中穿梭的时候，我常常可以看到身穿印有太阳君衣服的小朋友，在购物中心前也能看到画着太阳君的大型海报。

几年前，在停车场邂逅的一辆北斗星[(1)]曾给我做了一次有关“闪闪太阳君”前世今生的讲座，他那种着迷的劲头让我大为惊叹。仔细一看才发现，他里面摆满了太阳君的各种周边产品。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不久，丹羽的祖父为了鼓励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孩子，开始用手工制作的连环画为他们讲故事。他没有创作新故事的能力，于是以《桃太郎》或《一寸法师》的基本情节为框架，安排了一个有手有脚、外形十分简单的太阳作为主角。这就是太阳君的诞生经过。他每周赶赴受战火摧残的地区为孩子们表演。起初只有两三个孩子前来观看，但由于没有其他娱乐活动，所以，随着表演次数的增加，他的人气也越来越高。比起他讲的故事，孩子们更喜欢太阳君

这个角色。也许是因为构图非常简单，什么角色都可以模仿的缘故吧。久而久之，比起讲故事，介绍太阳君占据了更多的时间，故事中的配角也逐渐增加，比如其他与天气有关的卡通形象，云朵姑娘、雨滴宝宝，等等。孩子们也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太阳君的弱点是什么？”“云朵姑娘和太阳君的关系好不好？”丹羽先生就即兴做出回答。一来二去，各个角色的设定也逐步丰满起来。

再加上后来太阳君的故事被美国拍成动画片，并以“进口片”的形式在国内广泛传播。

“太阳君是划时代的杰作。”滔滔不绝地讲述这段历史的北斗星接着说，“因为它正体现了‘简约才是美’这句话。天气是一种普遍现象，其中‘太阳’是‘晴朗’的象征。灿烂的光芒无人不爱。其他的角色，比如云朵姑娘、雨滴宝宝，也都以简单明朗的构图取胜，可以说非常讨巧。而且，太阳君系列在市场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简直就是奇迹般的角色啊。”那些奇迹般的角色就摆在车里，北斗星应该以此为傲吧。

而此刻，驾驶着我的良夫说出了类似的话，但口气轻蔑，毫无崇敬之意。他说：“天气什么的不就是普遍现象嘛。太阳的样子那么简单，谁画出来的都差不多。别人只是无意中画了个相似的太阳，又无剽窃之心，就搬出《著作权法》让人家支付形象使用费。还有云彩、雨滴，都是一样的。明明是为了取悦孩子们的卡通形象，却一个劲儿地强调使用权、使用权什么的。”

“你说谁啊？”

“就是丹羽啊。周刊杂志上登的那个男人。就因为是创作者的孙子，便拥有太阳君的所有权。真差劲。”

米老鼠和面包超人都做得挺好，但只有太阳君这么过分，良夫继续咬牙切齿地感叹。

“听说那位创作者生前住在仙台，那他的孙子也住在仙台吧？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呢。”

“那个人算是富三代，都四十多了，从来没有正经工作过。”

“真的吗？”

“他就靠着爷爷的遗产过日子。自己没有任何创造，祖辈开采的油田里冒出的原油就够他吃香喝辣一辈子了。”

“可是，哥哥你也没有正经工作过呀。”

“我还是学生呢。”良夫生气了。

“这位丹羽先生虽然没有工作，但他肯定缴纳了很多税金，还有地方税之类的。所以他说不定比你的贡献大多了。”

小学生懂什么缴税的事，良夫并没有这样说，从比他小十岁的弟弟口中听到这种不像孩子该说的话也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他只是说：“亨，听好了，我和那个叫丹羽的不同点在于……”

“在于有没有油田？”

“不。在于有没有上进心。”

“上进心？”

“我有上进心。”

“说不定丹羽先生也有。你看，太阳君不是总在节目的最后宣布‘明天太阳也会升起’或者‘只要那里有太阳！’嘛。这些台词应该就体现了他的上进心吧。”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创造太阳君的是丹羽的爷爷。我承认他爷爷是个伟大的人。虽然他画工很糟，作品中也感觉不到太多创新性，但是他抢先一步把太阳塑造成卡通角色，在这一点上功不可没。然而，他孙子这个人很没用，并没有什么贡献。”

“他在管理油田啊。”

“使用太阳君角色的申请书送来，他就盖个章再送回去，并把银行账户告诉人家，让人家打钱。他要干的也就这些吧。”

“还有和美女交往呢。”亨指着杂志说。

怎么回事儿？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我推测这本周刊杂志恐怕报道了些丹羽与美女交往的绯闻。我们习惯于通过想象力来填补人类对话中没有说明白的部分。

“那件事啊……”良夫突然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让我很失望。我本来很尊敬荒木翠的。”

前面的车子前进了，为了不落后我也稍微向前挪了挪。动一动，然后又停下来。

“荒木翠？就是和丹羽交往的美女吗？这么说，这位荒木女士也住在仙台喽？”

“是的。你刚才说什么呢？不知道丹羽倒无所谓，但是不知道荒木翠可就太孤陋寡闻了。”

“这个女人很厉害吗？怎么厉害了？”

“待会儿你上网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找了解情况的人问问不就行了嘛，让我来搜索一下哥哥的知识储备吧。”

“真是的，详细说明很麻烦的。简单说吧，荒木翠十年前结婚，然后息影，一直居住在仙台。她家原本就是仙台的名门，是个非常有名望的家族。”

“但是，哥哥，我有个问题！荒木翠女士已经结婚了，对吧？”

“没错。她和一个圈外人结婚的事在当年还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呢。”

“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我想想……好像是公司职员，搞研究的。医学方面的研究。”

“医学方面？”

“怎么了？”

“医学的哪个方面？完全没说清楚嘛。”

“好像是免疫方面的吧。”

“免疫？免疫什么的？但是她都结婚了，还和那个油田先生，呃，丹羽先生搞婚外情啊？”

“就是说嘛。”

“哥哥，话说婚外情是什么意思啊？”

“啊？”

“我知道婚外情是指与结婚对象以外的人关系密切，但是具体是干什么的呀？”

良夫微微扭头瞥了一眼弟弟的侧脸。

“你这个小人精，我真不知道该给你解释到什么程度。”

“总之，丹羽先生不工作，还照样能赚钱，对吧？”亨合上杂志，放到一边。

“听说他成天宅在家里鼓捣电脑。就这样，还是腰缠万贯的富翁。羡慕死了。”

“只要那个真的太阳不起诉他侵犯肖像权，就一切平安无事。”

“你连肖像权都知道，还不知道婚外情吗？”

“我知道婚外情的概念，现在我想知道的是它的具体内容。”

“小孩子不知道就算了。”

然而，堵车不能就这样算了。

我忽然下定决心，冲从对面方向开到近前的车子问道：“你知道为什么堵车吗？”

那辆白色的本田洞察者（Insight）与我擦肩而过时告诉我：“再忍耐一下吧，前面一百米远的地方发生了事故，正在处理。过了那里就畅通无阻了。”

畅通无阻，我好喜欢这个词。要是永远都能畅通无阻就好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再走一百米就可以摆脱交通阻塞了，我也想把这个消息告诉良夫。

洞察者说得没错。又走了将近一百米，我看到两辆事故车停在路边。白色的雷克萨斯和白色的面包车，车体都没有重大损伤，可能是追尾了吧。身穿制服的警察站在旁边，正向司机询问情况。

车流中的一环因事故而崩溃，于是才会造成全线堵车吧。雷克萨斯居然也会遭遇这种事。对于老式汽油车来说，威风凛凛又是混合动力的雷克萨斯一向是我们敬畏和羡慕的对象，就像进化过程中的未来生物一样。

也许因为地球资源有限，人类在私家车燃料方面进行了种种尝试。因此，现在不仅有汽油车，还有混合动力车和完全电力车，以及柴油车。

“你们没事吧？”行驶到跟前的时候，我向两辆事故车打招呼。

没有回应。他们全都沉默不语。

发生事故的车都会受到不小的打击。车辆相撞自不必说，就是车身侧面与墙壁或电线杆发生剐蹭也会让车子十分郁闷。两年前，我也体会过这么一次。那时，我正在一家大型家电商场的停车场里发呆，忽然被一辆从后面开进来的车撞个正着。当时我都吓得忘记了疼痛，只是担心自己会不会因为这次事故而被迫报废。

虽然我知道自己还能继续工作，但我不清楚车主望月家会做出怎样的判断。修车很麻烦，所以索性放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而且车检日期就快到了，这让我越发忐忑不安。我感到一种生命即将终结的绝望。这种小事故都把我吓成这样，如果遭受更加严重的冲撞，那种恐怖实在是难以想象。

“你知道宇宙吗？”扎帕曾这么问我。

扎帕是我的邻居兼友人（准确地说应该叫邻车兼友车吧），是住在望月家隔壁的细见先生的爱车。我们的车位相邻。

他是辆白色卡罗拉GT，车载音响里放的总是弗兰克·扎帕[(2)]的专辑。也许因为车主细见先生是弗兰克·扎帕的铁杆粉丝吧，卡罗拉的车牌号“三八”也被读作“扎帕”[(3)]，久而久之我们都管他叫扎帕了。年近六十的细见先生是市内一所小学的校长，据说他每次给学生讲话时都会说一句：“希望你们去听听弗兰克·扎帕。”

细见先生在这一带很出名，他喜欢弗兰克·扎帕的事也人尽皆知。望月家的人有时也会苦笑着说：“让孩子听弗兰克·扎帕，那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宇宙？你是说天空另一侧延伸出去的宇宙？”我反问。

扎帕说是的，就是那个无边无垠、黑漆漆的宇宙。

“那又怎么了？”

“我听说与人相撞的车子的灵魂会飞向宇宙。”

“什么意思？”

“在没有尽头的黑暗中，无法思考、孤单寂寞、神志不清，永远不能再回来。”

“是这样的啊。”

“是的。弗兰克·扎帕说过：‘人期望做到的事有百分之九十九做不到。’讲得很好吧？”

“我可没觉得有多好。”

“据说细见先生经常在早会上对孩子们说：‘听好了，人们做的事有百分之九十九会失败。所以没什么害臊的，因为失败很平常。’很励志吧？这才是学校应该教给孩子的。不过话虽如此，人身事故是决不能允许的失败。”

原来如此，是这样的，没错，我懂了。

通过警察的巡逻车后，前面就不再拥堵了。

“太好了。”驾驶席上的望月良夫说。

发动机的活塞有节奏地运动，让我神清气爽。天色渐渐转暗。周日的下午，望月家的主人望月郁子应该在准备章鱼小丸子吧。每周日晚上做这道菜是望月家的惯例。

“圆香今天上哪儿去了啊？”良夫问。从刚才的车道左拐，进入一条单行窄路，前后都没有车，左右都是广阔的土地，这让良夫放松下来，开始担心起比他小三岁的妹妹。“她一大早就跑出去了。”

“啊，她呀，我估计她看电影去了。和江口先生一起。”亨用理所当然的语气说道。

“江口先生是谁？”

“姐姐的男朋友啊。”

“什么？！”良夫惊呼，并扭过头看向副驾驶席，“她有男朋友了？”

人们似乎很少意识到自己与他人视线交汇时身体也会做出动作。不要看旁边，快看前面！良夫听不到我的大声疾呼。他向左转身时也带动方向盘向左转动，方向盘一动，我自然也要跟着转向。路很窄，电线杆近在咫尺。要蹭到了！我一阵恐慌。就在这时，车轮突然向反方向扭转，副驾驶席上的亨用右手使劲儿把方向盘往两点钟的方向旋转。右侧是一个包月停车场。为了安全躲开电线杆，良夫开着我一头冲向那里。“哥，慢慢踩刹车！”亨大喊。

停车场很大，沙粒与轮胎接触，发出尖锐的摩擦声。良夫踩下刹车，我收势不及，向前一冲。不过无论如何总算停下了。

“哥，刚才太危险了。”

“是、是啊。”望月良夫努力平复因惊恐而紊乱的呼吸，“不过，都是因为你说了令人吃惊的话才会这样的。”

“姐姐有男朋友这件事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大家不是都知道了吗？”

“大家是谁？”

这个沙粒铺设的停车场相当空旷，右前方的角落里停着一辆蓝鸟。那辆车的车身原本是白色的，但由于表面覆盖着一层沙土，显得灰蒙蒙的。

“好慌乱啊。”对方朝我搭话，于是我老老实实地表示歉意，“我家司机东张西望来着，让你受惊了，真不好意思。”

“真羡慕你呀。”白色蓝鸟说。

“司机东张西望你还羡慕？”

“我已经三个月没在路上奔跑了。”

“哦。”我试着寻找合适的词回应。

“我主人病倒了，还在住院。”

“那你一定在翘首期盼主人出院吧。”

“唉，主人已经八十了，好像是脑血管出了问题，一直卧床不起。”

“哦。”除此之外，我似乎也无话可说了。

总有一天，我也会步他的后尘，我静静地想。总有一天，会没有人来驾驶我。人人都会衰老，会有再也站不起来的那一天，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说，这只是度过漫长人生后到达的终点而已。

“不能奔跑的感觉很难受，但是见不到主人，心里更难受。”白色蓝鸟喃喃低语。我懂，当然我不能这样说。当事人、当事车的心情是外人、外车绝对不会了解的。

望月良夫惊魂已定，终于从方才的停车场急刹车事件中恢复过来。他不依不饶地追问弟弟：“那个江口君到底是什么人啊？”

“江口君呀，就是姐姐打工那个地方的前辈啊。姐姐在洋装店打工时认识的。”

“那你怎么会知道江口君的事？”

“因为姐姐公开了嘛。”

“公开？对谁公开？”

“对世界公开。”亨说。

“对世界公开？”

“我也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要把对家人隐瞒的事发在推特上呢？”亨歪着头，一脸疑惑。

“她都写了些什么？”

“虽然隐藏了姓名等个人信息，但是一读内容就知道肯定是姐姐写的。比如，‘我哥以为北海道人是卖土产的[4]。真够傻的。’还有，‘被

杂货店的店员一怂恿，就买下一个超级丑的青蛙摆件，为我哥的智商默默祈祷。'这些推特，怎么看写的都是哥哥你吧。"

"连这种事都写上去了？"良夫瞪大双眼，呼吸粗重，脸上泛起红潮，"连这种事都对世界公开了？"

"嗯，不过那个青蛙摆件是挺丑的。"亨诚恳地说。

是那个东西呀，我也想起来了。在望月家停车位旁边，庭院的一隅，孤零零地摆着一个青蛙雕像。不知是石头的还是金属的，总之看上去颇有分量，但是青蛙的外形毫无可爱之处，而且好像一直在瞪着我似的，所以我曾真心希望它赶快从我眼前消失。原来如此，原来那是良夫被店员忽悠买回来的呀。

"人家说那个青蛙摆件可以消灾避祸。"

"那只是杂货店的小姐随口说说的罢了。不过，总之，今天早晨姐姐又随手发了一条推特，'待会儿要和E先生一起去看电影。'"

"E先生就是江口先生喽？[(5)]"良夫叹息，"我不是批判这种行为，不过把自己的行动事无巨细地发在网上到底有什么意义呢？"结果还不是批判?

"谁知道呢。不过，要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就留下这种记录的话，应该也很有意思吧。"

"很久以前？你是说战后？"

"还要更早。比如'今日，与中臣镰足商议大化改新②之方案'。"

“你是说中大兄皇子发推特？小孩子才会有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良夫似乎已经忘记弟弟本来就是小学生这个事实了。

“另外，如果‘猛犸象最近很少见了呀’‘猛犸象情报征集’之类的推特流传下来也很有趣啊。”

“那么久远？”

“我说哥哥，你也稍微多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事啊。”

“还是算了吧。不过，话说回来，你没有手机是怎么上网的？”

“妈妈以前不是有一个旧笔记本电脑嘛，我把那个要过来了。”

就在此时，一个人影从包月停车场深处跑了出来。

直奔我们这边而来。

车门没有上锁，我刚想到这点，副驾驶席的车门就被人从外面打开了。

风吹进车内。

一位身材苗条的女性站在外面，她头戴一顶帽檐宽大的帽子，鼻子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带着一层淡淡的颜色。我不认识这张面孔。

“能上车吗？”她问。

“啊？”

“我在逃命，你能不能救救我！”她直接向坐在驾驶席的良夫请求。女人好像本以为副驾驶席是空的，结果一开门看到亨端坐在那里，着实吓了一跳。

“啊，真对不起。”她一边道歉一边准备后撤。

“你要坐在我腿上吗？”亨冷静地问，“我这儿还有个装龟霸的箱子。”

坐进我后座的这位女士大约三十五岁。撇开贸然冲进一辆陌生车子这件事不说，她看上去是一个头脑正常、十分普通的人。不，也许并不那么普通。虽然她把帽檐压得很低，但言谈举止间还是流露出某种高雅华贵的气质。

“请问……”手握方向盘的良夫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回到那条窄道，我一路向西前进。我知道这位女士不是望月家认识的人，既然如此，不是应该让她赶快下车才对吗?

“要开到哪里好呢？”面对永远服从的良夫，我实在很无语。

“总之先一直朝前走好吗？”那位女士客气地说。其实这是一条单行道，也只能朝前走。

“哥哥，最近学校老师教导我们说，乘坐别人的车时要把帽子摘掉。”亨突然以孩子特有的口气，慢条斯理地说。

“亨，这无所谓吧。”

“啊，没错，应该这样做。”坐在后座的女士狼狈而又惭愧地摘下帽子。她说话很直率，毫不惺惺作态。

良夫似乎想看看后面的女士，他假装不经意地调整了一下后视镜的角度，但他的动作也太不自然了。

这位女士应该算是相貌端正吧。我们车子无法判断人类的美丑，而且习惯于偏袒自家主人，所以望月郁子和圆香的外貌就是我心中女性美的基准。然而，我还是无法判断后座的女士是高于此基准还是低于此基准。

“实在抱歉。我刚才冲进停车场的时候，正好看到这辆……嗯……”

“德米欧。”副驾驶席上的亨反应很快，迅速做出说明。

听到自己的名号被介绍给别人，我的心情好了几分。

“我看到这辆德米欧，而且驾驶席上有人，就没来得及多想，反正能让我上车就行了。我也很吃惊，自己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来。”听着她语无伦次的解释，我反而觉得她很可爱，不像是坏人。而且她还说：“这辆小绿车真漂亮！”啊，说不定她是个有品位的大好人呢。

再加上亨说：“哥哥，德米欧更新换代了，这是旧款吧。”“是呀。”良夫也表示肯定。然而那位女士却立刻接口道：“新款也不一定什么都好啊。”我进一步确信，她绝对是好人。如果汽车一族也有“年度人物”评选的话（事实上确实有），那么今年这个人就很适合当选。

“你说你在逃跑，你是在躲避谁啊？”良夫问。

“哥哥，她肯定是在躲避媒体啊。”

“亨，你说什么？”

话音未落，我“吱”的一声停住了。望月良夫踩下了刹车。

在轮胎尚未完全停止转动的时候，良夫就拉起了手刹。我的身体随之微微斜晃了一下，良夫毫不在意地转向副驾驶席，探身问道：“亨，你怎么会知道？”

亨安静地打开杂志，翻到刚才和良夫谈论的那篇报道：因《闪闪太阳君》而成为富豪的丹羽先生与一位已息影的著名女演员私下密会。

良夫凑近细看杂志上的照片，然后又将目光移向后视镜，确认后座女士的相貌。

“你是荒木翠……女士？”

那位女士眉头微动，神情却未大变。她大概早已习惯别人大惊小怪的反应了。

这时，信号灯转绿。

望月良夫右脚踏下油门。还没松开手刹呢！我大叫。但我的身体还是按照主人下达的命令开始行动。车只能听从司机的指示。车轮在打转，发出刺耳的噪音，身体痛苦得仿佛被凌迟似的。主人你饶了我吧！幸好，良夫立刻发现错误，松开手刹，总算得救了。

“你的曾祖父因为经营生丝买卖而发家，富甲一方，这是真的吗？”亨问后座的荒木翠。

“是真的。那是我的太爷爷。”荒木翠回答，“不过小学生说出‘富甲一方’这种词真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她的语气似乎柔和了几分。

“那你爷爷荒木燕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漂洋过海到欧洲，成为著名的西洋画家，这也是真的吗？”

“也是真的。”

“亨，你只是在读网上关于‘荒木翠’的资料吧。”

刚才亨从开车的良夫那里拿过手机，熟练地上网搜索，查找与“荒木翠”有关的信息，并随口读了出来。

“网上的信息有真有假，找本人当面确认是很重要的。”

“你是说谣言吗？”

“也不一定是恶意造谣啦。”

“你说得没错。”荒木翠笑着说，“比如，网上肯定也写了我第一次参演电影的契机吧？摄影师弗朗索瓦·克塔尔是我爷爷的崇拜者，他来日本的时候拜访了荒木家，看到十三岁的我，认为我很适合那个角色，于是就把我推荐给了导演。”

“嗯，是这么写的。”亨点点头，读着手机上的内容。

“啊，这个我也听说过，那部片子还得了电影节大奖，对吧？”

“但这是假的。”

“什么？”良夫十分震惊。这家伙一走神又要乱开了，我一阵紧张。然而，良夫似乎有所注意，只是踩油门的力道略微加大了而已。

“是假的吗？”

“是啊。弗朗索瓦在日本见到了我是真的，但他是在游戏厅里跟我搭上话的。”

“跟十三岁的小女生搭讪？！”良夫大惊，同时我开始加速。冷静，冷静啊！我真想朝他大叫。

“不是搭讪啦。当时他在玩抓玩偶的游戏机，怎么也玩不好。这个我很拿手，经我指点，他抓上来好几个。于是他问我：‘怎么才能练到这么厉害？’就这样，我们认识了，然后我就演了那个电影。”“你们是用日语聊天的吗？”亨问。

“用法语。我从小就会说法语的。”

“不愧是出身名门啊，十三岁就能用法语聊天。不过那样一点儿都不像个小孩子，你在学校不会被人欺负吗？”

“亨，别瞎说！”

荒木翠微微一笑。“会被欺负啊。不过，说到这个，你也一点儿都不像个小孩子呀。”

“所以我会被欺负呀。”

“啊？喂，你说什么？”良夫惊呼。

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也默默寻思。

“我说我也在学校被人欺负。”

“真的？”良夫提高嗓门。他一激动又不由自主地加大了油门，刹那间我感到自己猛地往前一蹿。

“你真被欺负了？”良夫追问。

“因为我不像个小孩子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说具体点儿。”我能感受到良夫体内瞬间充满身为兄长的使命感。

“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那算不算欺负，不过至少不被大家喜欢吧。”

不会吧？我也开始担心了。我从未想过亨会在学校被人欺负。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当事人却轻描淡写地带过了有关自己的话题。“下次再说吧。现在不是说这事的时候。总而言之，所谓信息，都是真假混杂的。有时巧妙地插入某些假信息，反而更能使大众信服。你看，比如你喜欢一个东西，却在网上公布的信息中写‘我讨厌它’，这样可能就会有人为了恶心你故意送这样东西给你，你就源源不断地得到了喜欢的东西。”

“这算《包子好恐怖》[(6)]的网络版吧。”

“啊，哥哥，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亨盯着手机说。

“什么问题？”

"'不起眼'是什么意思？"

"'不起眼'？"良夫一头雾水，但他并没对亨说你上网查查不就知道了嘛。

我也在苦苦思索，不起眼？是说个子小吗?

"'不起眼'就是无趣无聊的意思吧。你问这个干什么？"荒木翠回答。

"网上这么写的，荒木翠和仙台市内一个不起眼的白领结婚后引退。"

"别瞎说！"

"你说我干吗！我只是读出网上的信息而已。"

"'不起眼的白领'？写这个的人真够狡猾的。"荒木翠接着说。

"狡猾？怎么说？"

"因为判断是否'不起眼'，全都取决于作者的主观臆断吧。又没有明确的定义，说什么叫'不起眼的白领'，完全是信口开河。然而，这样的报道一出来，大家就都信以为真了。从未见过我老公的人也会认定'你和不起眼的白领结婚了'。所以我说写这个报道的人狡猾啊。就算是公司白领，也有很多种嘛。"

"那你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良夫问，"我听说好像是与医学、免疫有关的领域？"

"是的。"荒木翠笑着问，"怎么了？"

“喂，哥哥，这个上网一查就知道了。网上说他从事的是免疫疾病的研究以及药品开发的工作。这真的是公司白领干的工作吗？一说到制药，我就想起顶着爆炸头的老学究埋头在一堆烧杯、烧瓶里的画面。”

“没有爆炸头的白领也可以做这个工作哦。”荒木翠回答。

“拯救为疾病所苦的人，这是很伟大的工作啊。才不是‘不起眼’呢。”

荒木翠意味深长地叹息道：“我刚结婚的那段日子很难熬，大家对我们真是口不留情啊，说什么的都有。”接着，她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何谓“口不留情”。

比如有人说她看腻了花花世界里的豪门公子，反而觉得圈外的平凡男人更新鲜；还有人说荒木翠另有相好的男人，但是关系不能公开，所以就找了这么个不起眼的男人掩人耳目。

“说实话，你不觉得我和谁结婚都无所谓吗？反正对政治和历史都没有任何影响。”

“没这回事儿！大家都很关注的。”良夫提高嗓门。

“因为荒木家就像扎比家一样。”亨一副老于世故的表情。

“啊？扎比家是干什么的？”荒木翠问。

当然，我也不知道。

“是高达中的名门望族。”良夫苦笑着解释，“你也不知道高达吧？”

“就是机动战士嘛。这个我知道。”荒木翠回答。

亨闻言拍手大喜。“不愧是高达，就是有名！”

“扎比家就是高达里统治吉恩军这帮坏蛋的家族。”

“哥，说坏蛋好像不太对，他们也是冲锋陷阵的战士啊。”

“不要计较这些细节啦。总之，统帅吉恩军的就是扎比家。”良夫说。

荒木翠优雅地道歉：“不好意思，这些我都不太懂。”接着她又说，“夏亚也是扎比家的吗？”“你知道夏亚？”“好像叫红色什么来着？”“红色彗星。”“对，我知道，他也是扎比家的吗？”“很可惜，夏亚是戴肯家的。”“是戴肯家的很可惜吗？那两家像源氏和平家一样差很多吗？”

在他们讨论高达角色时，我继续前进。

亨又把注意力转向手机。“网上还写了别的。荒木翠引退后，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参与孤儿院的志愿者工作。这是真的吗？‘积极’这个词也是一种主观性表达吧。”

“热心投身于人道支援，真了不起！我很钦佩。”良夫满怀热情地赞美。

“人道支援这个词太冠冕堂皇了吧，听起来好假。”不知为何，荒木翠的话里流露出几分欣喜。

“你总是帮助儿童，是很喜欢孩子吗？”

“怎么说呢……”她用好像在为别人做精神分析的语气说，“看到那些孩子努力生存的样子，我就想帮他们一把。我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健康地成长，不合情理、无可奈何的事越少越好。而成人的世界是我想改变也改变不了的。”

眼前只有一条路，无须转向。不过我所担心的是到底要开到哪里去?

对面车道上，一辆出租车渐渐从反方向驶近，我跟他搭话。“现在我拉着一个叫荒木翠的人。”对方立刻兴高采烈地回应：“称得上日本贵族的就只剩荒木家了吧。她可是仙台之宝啊。”看那个兴奋劲儿，引擎转速都提高了吧。“荒木翠怎么会坐德米欧这种车啊？”“你真过分！我也没办法啊，她自己上来的。”“那你小心点儿啊。你们私家车都不懂怎么好好拉客人。”

虽说千车千面，但是我所认识的大部分出租车都是万事通，喜欢八卦，而且自尊心比天高。“与你们不同，我们常年行走八方。”出租车们经常自豪地夸耀，“轮胎磨损程度也是你们远远赶不上的。”

我在信号灯前左转，继续前行。良夫强调：“无论如何，对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说，你的婚事是一件特大新闻。尤其在仙台市内，大街小巷都闹得沸沸扬扬，祝福气氛堪比皇室大婚。”

“那都是十年前的事了吧。哥，这你都记得？”

“那时我还是小学生，多少也有一些印象。妈妈记得很清楚，她就喜欢这些事。”

“但是后来各种八卦消息层出不穷啊。”荒木翠语气缥缈，仿佛在追忆遥远的过去。

“是吗？”

“是啊。报纸时不时就拿‘荒木翠疑似出轨’做文章。”她苦笑，“我结婚时，那些报纸明明都在祝福我们，说知名演员与圈外人相恋是宛如奇迹的爱情故事。”

“哥，‘出轨’和‘婚外恋’是一个意思吧？”

“差不多吧。”

“还是不要跟小孩子说这些比较好。”

“啊，也是。”良夫皱起眉头。

荒木翠又微微一笑，说：“总之，那时大家都千方百计想证明我们的婚姻不幸福。”

“如果你们一帆风顺的话，大家就没有八卦聊了，多无聊啊。你看，做塑料模型也是一样，组装时很开心，一旦装好就只能做做装饰了。久而久之，就会想要拆掉重装。”

“我觉得，一旦没有其他可以炒作的话题，记者就会想起我们。‘头儿，惨了，这周没有爆炸性新闻了怎么办！’‘没事，不是还有荒木翠吗？’”

荒木翠随口模仿虚构的记者对话，虽然只是稍微改变声线，却给人一种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这就是演技吧。亨和良夫都笑了，但笑

声似乎并没有缓解气氛，荒木翠接着自导自演。"'不行啊。荒木翠生活规规矩矩，没有可炒作的地方啊。''放心吧。首先，从荒木翠居住的地区挑个男人出来，年龄在二十到五十之间，和荒木翠相识的男性就行。然后，以他们俩为主角，写一篇《荒木翠出轨疑云》的报道。''这样没问题吗？''没问题。仙台市有一百多万人口呢。'就这样，出现了许多含沙射影、无中生有的报道。"

"最近又有了。"良夫说，"一打开电视，铺天盖地都是关于你的报道。"

"那这次的出轨是真事，还是记者恶意炒作？"

"亨，别胡说。"良夫呵斥道。

"这个啊，也许是我自作自受吧。"

"请问，您真的出轨了吗？"良夫问。

"啊？'真的'是什么意思？"荒木翠语调微变，良夫的问题似乎出乎她的意料。

"因为……"良夫说不下去了。

"我哥哥他不想承认这件事。扎比家，不，荒木家的公主殿下和普通男人出轨。"

"和不起眼的白领？"荒木翠苦笑。

"对。没有爆炸头的白领。我哥哥担心公主幸福下嫁平民这个美丽的童话破灭。"

荒木翠美目圆睁，那双大眼睛焕发出前所未见的光彩。“你啊，真是什么都懂。”她的口气毫无讥讽，完全是心悦诚服的样子。

“没这回事，我不懂的多着呢。”

“但我要对你哥哥说抱歉了，现实不是童话。这次不是空穴来风，是真的出轨了。还有，过去那些说我疑似出轨的报道也都是真事。”

“啊——！”良夫夸张地怪叫。他脑中仿佛有一口大钟，此时被一记重槌敲响，而且他还想让别人听听这钟声有多响。

“哥，你受到严重打击了吧？”

“这次还是和那种家伙出轨！”

副驾驶席上的亨转头看向后座。“对不起，我哥说你那个出轨对象的坏话了。他是失去理智，口不择言。”

荒木翠扑哧一笑。“我也知道丹羽君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不太好。”

她说起丹羽君时的语气十分亲昵。

“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呢？”良夫开始专心和这位女明星交流。

不好！不好！专心开车啊！我焦虑起来。

“对他我了解得很少。只知道丹羽是个依靠‘太阳君’的版权度日、游手好闲、不谙世事的宅男。每天就窝在家里鼓捣电脑什么的。”

“其实……”荒木翠停顿一拍，接着愉快地说，“他就是游手好闲、不谙世事、只会鼓捣电脑的宅男啊。”

“看来大家说的没错啊。”良夫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也可以认为他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啊，哥哥。”亨认真地说。

荒木翠闻言又笑了。

“如果这个人是宅男的话，那你们到底是在哪里认识的呢？”

“好像在接受记者采访啊。”荒木翠笑道，“那本杂志没写吗？荒木翠是怎样与深居简出的大少爷相遇相识的。”

“这本大概是过期杂志吧。”亨翻着杂志说。

“这样啊。”荒木翠轻叹一声，“丹羽君四十多岁，虽然没有工作，但也不用为生计发愁。每天就在家里玩玩电脑，悠闲度日。糖果点心想吃多少就有多少。”

“真是差劲的男人！”也许是出于嫉妒，良夫恨恨地吐槽。

“他过着如此堕落的生活，因此遭到天谴了。”荒木翠说。

“天谴？”

“就是虫牙。他成天吃了睡、睡了吃，连龋齿菌都看不下去了。长虫牙就只能去看牙医。但是那个人特别怕生，又怕疼，还想保护隐私，这么一来，市内符合他要求的牙医就很少了。结果，我们俩便在同一家医院里碰到了。”

“你们是在医院相遇的？牙医不是应该保护患者隐私吗？”

“也是无巧不成书。”荒木翠说，“丹羽君的病历和别人的病历搞混了。”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儿？”良夫提高嗓音。

我也一时搞不清状况。

“确切地说是处方搞错了。医生手写的病历好像都要录入电脑统一管理。”

“现在都是这样管理了呀？”

“现在X光片也可以保存为图片文件呢。结果，那个挂号处的工作人员在更新数据时出错了。”

“哎呀呀。”

“于是，丹羽君差点儿又拔了一次本来已经拔掉的智齿。”荒木翠微笑道。

“他活该。”良夫点点头。

荒木翠愉快地笑出声，就好像小孩子开心地讲述朋友的糗事似的。两人的亲密程度可见一斑。“不过，千钧一发之际，医生发现了。丹羽君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嚷嚷：‘我差点儿被你们杀了。’”

“太夸张了吧。”

“然后他又找挂号处的工作人员出气，说就因为你的错，我的智齿差点儿被拔两次。‘007’也不能拔两次智齿啊！邮递员也不能拔两次智齿啊！总之，把医院搅得鸡飞狗跳。”

“他在胡言乱语些什么啊！”

“然后，不幸的是，我正好来看病。一进医院，吓了一跳。但是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往里走。这时，丹羽君注意到我，大喊一声‘荒木翠’！”

“直呼其名真没礼貌。不能原谅这种人。”

“不过，因为这个契机，我们就渐渐熟悉了。”

“那个医院太过分了，病历都能搞错。”亨批评道。

“只是工作人员一时疏忽而已，幸好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不过那个牙医带来的麻烦可不止这个。”

“出什么事了？”良夫担忧地问。

也许是良夫追问得太急切，荒木翠未作回答，只是摇摇头。

* * *

一时之间无人开口。眺望窗外的荒木翠忽然轻柔地长叹一声，平静地说：“有个兄弟真好啊。”

“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年龄差很多。”良夫说。他是家里的老大，二十岁。老二圆香十七岁，亨十岁。

“我出生后不久，爸爸就去世了。”

“啊……”

“这个信息上网也查不到哦。”亨淡然地说，“爸爸是因为交通事故去世的。”

“那你妈妈不容易啊。”这句话并无特别之处，倒不如说是陈词滥调。然而她的语气中没有丝毫的沉痛或哀伤，车内的气氛反而骤然轻快起来。

“因为我妈妈立志要成为多利亚一族啊。”良夫语带自嘲。他转动方向盘，我随之转向左侧。

“多利亚一族？也是高达里的？”

“不是。”良夫笑道，“就是普通的多利亚。不是有很多食物以多利亚命名吗？好像因为那是多利亚一族发明的料理，所以才这样叫。”

“但实际上，真正的多利亚料理，与日本众多被叫作多利亚料理的其实是两种东西哦。[(7)]”亨说。

“啊？是这样的吗？”良夫有些吃惊。

“好像是的。”

“反正我妈妈干劲十足，决心把我家发展成能用自家姓氏命名料理的家族。”

“好棒的妈妈。”

“但这样不是很奇怪吗？比如，有多利亚奶酪饭和多利亚烤虾，我们家姓望月，就要叫望月奶酪饭和望月烤虾了。好难听！”

荒木翠开怀大笑。

“啊，不好意思。请问接下来要怎么走？”良夫问。

前方不远处有个三岔路口。良夫总算想起问路线了，我松了一口气。我最害怕不知道目的地盲目乱开的司机了。

“我说，开到这里就行了吧？我试着设定了方向导航。”亨似乎在推测目的地。可他怎么会知道呢？我正纳闷的时候，亨转身把手中的一张纸递给荒木翠。不知何时开始，亨开始操作汽车导航了。“这是您刚才开门时，不小心掉落的。我在导航器上设定好了。”

“哦，原来这张纸掉了啊。”荒木翠接过纸。亨似乎已经体贴周到地把纸上的地点输入到了导航仪中。

“这张地图上标出的地方不是您要去的地方吗？”

“我也许有一天会去，但今天不想去。”她笑道。

“这是你藏身的地方吗？”良夫问，“话说回来，亨，你的动作真快啊。已经设定好了？”

“只要把那里的电话号码输入进去就行了。看，地图很快就显示出来了。”

“谢谢。不过，现在请在丁字路口左转，那里有个DIY用品商店，让我在那里下车就可以了。那个停车场很大，很容易停车，不会引人

注意。”

“您对这一带真熟悉啊。”

“我有时会来这里买东西。”

“您真的住在仙台啊。”良夫感慨道。

左边可以看到DIY用品商店的大型招牌。良夫放慢速度，似乎在寻找车位。每次进入这样的停车场，我们都会担心能否顺利找到自己的位置。

“其实，在上这辆车之前，我在朋友的车上。”驶入停车场时，后座的荒木翠说道，“但是撞车了。”

“啊，这么说起来，刚才确实看到了一起事故。”

出事的是一辆雷克萨斯和一辆面包车，她刚才坐的就是其中一辆吧。

“那是我朋友开的车。”

“是你的出轨对象丹羽君吗？”和往常一样，亨毫无顾忌地开口发问。

“不是。是一位女性朋友，我们认识好久了。接下来我才要和丹羽君见面。”

“哦，这样啊。”良夫哭丧着脸，“要和那家伙见面啊。”

“哥哥，你死心吧。没有永远的童话生活，出轨有什么不好的？”

“话虽如此，但是……”良夫依然不甘心。

荒木翠眯着眼睛，倾听二人的对话。“如果媒体知道我坐的车出事了，大概会欣喜若狂吧。”

“那是肯定的。”

“我的朋友正是担心这一点，才让我赶紧离开事故现场。”

“然后你就找上我们这辆德米欧了吗？”

“突然跳上陌生人的车子很危险啊。”亨说。

的确，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名人误上贼车的话，可能会招来更大的麻烦。

“也许吧。我当时太慌乱了，来不及多想。那个地方又没有出租车。而且，车主怎么看都不像坏人。”

“你是说我吗？”良夫顿时兴高采烈。

“结果我的直觉是正确的。”

“能为你服务是我无上的光荣。”单纯的良夫已喜不自禁。

亨却冷静地丢下一句：“直觉也有出错的时候，你可要小心。”

说话间，良夫已把我停进一个空位，车身稍微越过划定的停车线。真可惜啊！我们车子如果能端正地停在车位里，就可以放松心情、好好休息。相反，如果停歪了，就会心神不定、浑身难受。良夫

还是新手，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也并不是歪到无法忍受的程度，而且很快就会开走了吧。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看看能不能打到车，带我去想去的地方。”

“我可以直接把你送到那里。”良夫激动地说，“只要是在仙台市内，哪里都行。”

“哥，你算了吧，坐你的车太危险了。”

“能把我送到这里已经帮了大忙了。非常感谢。”荒木翠说着，打开后车门。

“啊，我家车太小，让你受委屈了。”驾驶席上的良夫满含歉意地说。

这是什么话！你不觉得对我太失礼了吗！良夫，我看错你了！快向全国的德米欧道歉！我心中充满对主人的怨念。然而，与此同时，我再次苦涩地体会到自己的大小是怎么努力都改变不了的，生气也没办法。“不要与邻车攀比。”这是邻居家的扎帕说过的话，“小有小的好，大有大的好。”他经常这样开导我，不同车型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不要钻牛角尖。

荒木翠转头看向驾驶席，说：“没有啊。这辆车的大小正合适，聊天时感觉很亲近，真不错。多亏坐了这辆车，一路上都很开心。”

年度人物就是她了！我瞬间拍板。

回家途中，车里只剩良夫和弟弟两个人。良夫一再感叹：“哎呀，真不敢相信，荒木翠居然坐了我家的德米欧。”

是啊，我冲着后座说。

“告诉姐姐，她也不会相信吧。”

告诉扎帕的话，他会不会相信呢?

“但是，她为什么要和丹羽这种男人搞婚外恋啊！”

“哥哥，那她跟谁搞婚外恋你能接受?和不起眼的公司白领?”

“不知道。但至少丹羽不行。”

“不起眼的丹羽君也不行?”

车轮飞转，我朝着家的方向奔驰。此时的车道相对空旷，跑起来十分畅快。在畅通无阻的道路上飞驰果然是最棒的。

然而好景不长。那时，良夫和亨应该都不会想到，几小时后，荒木翠便死于车祸。

第二天早晨的报纸和新闻里全都在报道这件事。

在仙台市西部的隧道里，一辆翻倒起火的汽车中发现了她的尸体。她坐在出轨对象驾驶的车上。据说是为了甩掉追踪的记者，车子开得很快，车轮蹭到隧道内壁的瞬间发生了悲剧。

我还听说，消防车赶到之前，出事车辆一直在燃烧。周刊杂志的记者光顾着拍照，根本没有试图救人。

一想起那辆烧到不成车形的可怜同胞，我就悲从中来。

星期一的傍晚，太阳即将落山。扎帕对我念叨：“想想就受不了。超过法定速度四十公里，在隧道里翻车什么的……”

“细见先生今天不上班吗？”今天是工作日，扎帕的主人是小学校长细见尚平，此时扎帕应该在学校的停车场里才对。“从早晨就没看到他出来。”

“细见先生好像得了肠胃炎，昨天从医院回来就一直卧床休息。”

“细见先生要保重身体啊。”

“肠胃炎多半是学生传染给他的。成天关在校长室的人是不会感染病毒的。所以，感染病毒就是与学生们有互动的证明。”

“你确定这是好事？”

“唉，话说回来，他也够惨的。”

“可不是嘛，听说肠胃炎很难受的。”

“不对，我们怎么说起这个了？！”扎帕有些生气地转变话题，“接着说刚才的事，造成荒木翠身亡的隧道事故。”

“哦，那个啊……”

“小绿，我说点儿恐怖的好不好？”

“不好！”

“如果时机不巧的话，在隧道里烧成灰的就是你了吧？”

“别说了行不行！”

“昨天你拉着荒木翠走了一段，对吧？如果那时记者追上来，你就不得不高速奔驰，冲进隧道了，不是吗？”

昨天我一回家就向扎帕炫耀：“我拉着荒木翠走了很远哦！”

然而，我压根儿没想到事情会以这种结果收场。

荒木翠昨天下车后过了很久，据说直到深夜时分，她才与丹羽先生见面。两人不知要前往何方，总之在某一时刻被记者发现了，他们为了躲避追踪，飞速开进隧道，酿成惨剧。

早晨，良夫和郁子在车内聊起这件事，被我听到了。另外，从他们的对话中，我察觉到良夫似乎没把见过荒木翠的事告诉母亲。事到如今，荒木翠的死被推上风口浪尖，良夫大概也没机会告诉母亲了。

“那个叫丹羽的人也死了吧？”我说出心中的疑问，而扎帕却显得意兴阑珊。

“哦，是吧。开车的不是他嘛。幸好他的车上没画‘太阳君’，要不然孩子们该多伤心啊。”

也许是因为主人细见先生是小学校长的缘故，扎帕虽然口无遮拦，经常对人类世界冷嘲热讽，对孩子的事却十分上心。

“丹羽先生真的从来没有工作过吗？”我说，“听说他只靠太阳君的版权就可以衣食无忧。”

“《我们只为钱而工作》。”扎帕突然接口，“这是弗兰克·扎帕第三张专辑的名称。但其实人类工作并非只为金钱。”

“是吗？”

“听好，细见先生曾经对其他老师说：‘人类有三大欲求，希望获得认可，希望有益于他人，希望获得称赞。所以不会因为有钱就不工作。不管是谁，都希望服务他人，贡献社会。不能满足这个欲求的话，就不会幸福。无论多么简单的工作，只要有个工作就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这样做，人类的精神只会日益沉沦，不会得到幸福。’”

“照你这么说，丹羽不工作，成天在家游手好闲，还很厉害喽？”

“也许吧。”扎帕说，“因为他压抑了渴望劳动的欲求，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禁欲。”

“原来如此。”我嘴上应和，心里却不服气。难道吊儿郎当的丹羽少爷比失去丈夫后辛勤工作养育三个孩子的郁子更了不起？“我看，丹羽其实就是懒吧。”

“都是托太阳君的福。”紧接着，扎帕放声大吼，“只要那里有太阳！”

“啥？”

“这是太阳君的著名台词。虽然基本是句废话，但好像很有气势。”扎帕兴致不高。接着话题一转：“对了，丹羽先生的车超过法定速度四十公里，那他在进入隧道时已经失去神智了吧？”

应该是这样吧。无论加速还是减速，我们汽车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自身行动全靠司机的感觉、判断、技术、心态掌控。因此，如果司机发出超速行驶乃至危及安全的命令，我们也不得不服从。减速！注意前方！司机听不到我们的呼喊。每当危机出现，为了减轻恐怖，我们就会主动丧失意识。人类在危险驾驶时，车子多半早已双眼一闭，陷入昏迷了。

“不过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啊？”

“小绿，你说什么呢？不是说了嘛，那辆车当时应该已经神志不清了。”

“我不是说车，我是说人。追车的记者不赶快救人，反而一个劲儿地拍照。这人到底在想什么啊！”

不能原谅！今天早晨，良夫和郁子在车里痛骂那个素未谋面的记者。

“就因为他穷追不舍，人家才会出事的。”郁子义愤难平。“是啊。”良夫附和。“还光拍照，不救人。真是铁石心肠！”“是啊。”“良夫，你光说‘是啊是啊’，你真的生气吗？”“我怒火中烧啊！但我在开车，必须集中精力。”“哦，也对。”郁子表示理解。过了片刻，她又忍不住跟儿子搭话：“真是的，那个记者简直不是人。良夫，你说呢？”

扎帕听完我的话笑了。“你说那个记者没人性？可人类本来不就是这样的嘛。‘自己的事最重要’‘永远觉得自己最惨’‘别人的不幸转眼就忘’，这就是人性。”

“嗯嗯。”我也没有异议。一上路，就知道人类是一种多么以自我为中心的生物了。有的车见前后车距稍微拉开，便一头扎进来，硬要插队；有的车行驶时非要紧紧跟着前面的车，不留空隙，这是要上演追车大戏吗？大型超市的停车场里，经常有车辆无视方向，逮住空位就往里钻，好像觉得有地方停车就是天大的胜利。当然，指挥车辆蛮干的是司机，也就是人类。

“还有喇叭的事……”扎帕长叹。这是我们私家车永恒的话题。喇叭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然而对于喇叭的机能，我们怎么也喜欢不起来，所以一说起这事，我们都是满腹疑问和牢骚。

我们经常讨论喇叭究竟应该在何时使用。

喇叭原本应该是提示“有危险！”起警示作用的装置吧。但是，真的有必要发出震天的声响吗?

我们可以立刻回答这个问题。

没必要!

那种原始低级的声音是我们被迫着发出来的，这个事实总是让大家万分沮丧。

“过去大概是有必要的。”以前，在电器店的立体停车场，我们聊起喇叭的话题时，一辆丰田霸王（Estima）这样说。

“过去的路没有现在铺设得好，车辆飞速驶近行人时，就有必要大声发出警告：‘危险！’‘躲开！’之类的。这种音量就是那时留下来的吧。”

“但是，如果小心轻按，现在的喇叭是不会发出那么大的声音的。”大众车似乎在为喇叭开脱，“轻轻按的话，就会发出恰到好处的声音。”

“不管多么用力，都只会发出那样的声音就好了。”这是我的看法。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常用到喇叭的场合是当信号灯变绿、提醒前面走神的司机的时候。“可以走了哟”，只是打个招呼而已，根本不用那么大的声音。就像人类说“劳驾”时那么大的声音足矣。

“但是，有时会有小孩子突然冲出马路，这种危急时刻，有必要大声发出警告吧。”

听到大众车的话，霸王说：“这时踩刹车比按喇叭更重要。乱按喇叭会吓得孩子站在马路中间动不了。”

“有时候能在路上看到提醒司机按喇叭的标志。”

“看到这种标志时，有几辆车真的按喇叭了？”

“总而言之，司机用力按喇叭发出噪声，并不是要通过喇叭声发出提示，而是为了表达愤怒和焦躁。”一辆老式蓝鸟总结道。

没错。

其实我们都有所察觉。“找死啊！”“饶不了你！”“你想吓死我啊！”——喇叭就是为了表达这些人类的情绪而存在的。

以及为了安全。

最难以理解的是下面这种场合。几天前，我刚刚经历过一次。

那天，良夫在路口准备右转。对面车道的车差不多都开过去了，我刚一起步，前方却传来高亢刺耳的喇叭声，一辆车呼啸着驶来。手忙脚乱的良夫用力踩下油门，拼命让我右转，我全身的每个关节都在发出尖叫。

这个喇叭声究竟有何用意？那辆车也许是出于羞愧，躲开了我的视线。

客观地说，那辆从对面急速开来的车离我并不算很近。看到要右转的我，也许会觉得有些碍事，但只要放慢速度，就绝不会发生危险事故。然而那个司机非但没有减速，反而狂按喇叭、提高车速冲过来。对方是觉得把良夫吓得动不了，就不会导致两车相撞了吗？说不定对方是想教训良夫一下。“这样右转很危险知道吗！老子吓你一下，下次长点儿记性！孩子不骂不成器。我按喇叭也是一样的道理，声音越大你记得越牢。”如果是这样的话，道理我明白，但是我不懂对方为何要以这种方式亲自教训良夫不可。

恐怕对方只是想表达“我看你不爽”这种情绪吧。“别碍事！”“别挡道！”，司机自己不开口，而是通过我们这些车发泄。

“那人类应该随身带个喇叭，看什么不顺眼就按一按。”扎帕说，“比如看到只会明哲保身的政客，大家就一起按喇叭。”

“到底什么时候需要大声按喇叭啊？”我再次提出这个疑问。

“比如，细见先生把我停在某个停车场的时候，突然，对面的马路上发生了儿童诱拐事件。”

“真有这事？”

“我这不是举例嘛。比如这种时候，必须要通知周围的人‘出事了！’，大音量的喇叭就派上用场了。”

“这时候应该直接打电话报警吧。”我反驳。

“对哦。那再举个例子，比如遇难的时候，连车带人掉进山沟，动弹不得，为了不让狗熊靠近，可以按喇叭吓唬它……”扎帕语气苦涩，“我们这些车啊，基本都是卡着上限的幅度造出来的。”

“上限幅度？”

“计速表的最高刻度有二百多公里，音响的音量最高可调到人类尖叫声那么大。你的雨刷用到过最快档吗？”

“有一次良夫把雨刷当成转向灯了，不小心把手柄压到底……”那次，突然开始剧烈摆动的雨刷把良夫吓得往后一仰，握着方向盘的手差点儿失控。

“就是说很少用到，对吧？但即便如此，也要准备好。这也是人类的一个愚蠢之处。”

“怎么说？”

“人类总是想着‘也许万一用得到呢’，所以很多没用的东西就一直保留下来了。喇叭也是如此。人类就是胆小怕事，又不愿担负责任。”

“这样啊。”我突然想到以前曾听人说，人类九成的潜能都处于休眠状态。

人类自身也有上限幅度吧?

“唉，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弗兰克·扎帕也说过。”

“说过什么？”

“一些科学家主张‘构成宇宙的基本单位是氢’，但他不同意。他说：‘如果说这个观点是基于氢无处不在这个事实，那么有一种东西比氢要多得多，那就是愚蠢。所以，愚蠢才是宇宙的基本单位。’”

“我们本来在说什么来着？”一说起喇叭的话题，就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虽然停在原地，却仿佛能感受到活塞上上下下地激烈运动着，甚至想打开排风扇让自己冷静一下。

“我们在说人类的愚蠢。”

“我们在说隧道事故。”

“我觉得那个见死不救、只顾拍照的记者还真是体现了人类的本性。”扎帕说。

“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故吧？有个名人死了。”

“是戴安娜吧。我记得也是在隧道里发生的车祸。是在哪个国家来着？”

今早的新闻报道都把去世的荒木翠比作日本的戴安娜。不知是因为她们同样出身名门、气质高贵，还是因为她们都死于类似的车祸。也许两方面原因兼具。郁子甚至说荒木翠是“守护仙台的女神”。

“戴安娜王妃那时也是因为被记者追赶才出事的。那帮记者就是真真正正、如假包换的狗仔队吧。不知他们被问责了没有？”

“不清楚。不过要是被查到超速驾驶的话，应该会被暂时吊销驾照吧。”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是他们穷追不舍才造成事故的啊。”

“这种因果关系很难说清楚的。被记者穷追不舍的人那么多，又不是所有人都出车祸了，对吧？”

“这不是狡辩吗？”我实在难以接受。当然，扎帕肯定也接受不了。

“唉，记者会做出这种事也是因为杂志喜欢登名人八卦，读者喜欢看名人八卦。人类就是喜欢八卦。”

“是吗？”

“人类的世界只有氢、愚蠢和八卦。”

所以，曾经是女星的女神就这样被八卦杀死了吗?

工作日的白天，望月家没人。郁子外出工作，三个孩子都在学校。大学三年级的良夫虽说每天课程不多，但他经常出去打工或者去

朋友家玩，所以不在家的时候居多。因此，负责看家的只有在停车场里的我。

“咦？那种地方居然有蒲公英啊！”眼前的电线杆底下盛开着几朵小黄花。

“哦，那个啊……”扎帕好像知道什么，“那是去年细见先生出门带回来的。”

“带回来的？把蒲公英带回来？”

“他去参加学校组织的爬山活动，蒲公英的种子就粘在他的登山靴上被带回来了。种子掉在这附近，然后被风骨碌骨碌地吹到电线杆底下。我是唯一的目击者。它现在终于开花了。”

“扎帕，你亲眼目睹蒲公英生长的全过程，此刻一定感慨颇深吧。”或许在人类看来，那仅仅是一株普通的野花。

“是啊。哦，你家聪明伶俐的次男回来了。”扎帕说。

亨正沿着我们面前的马路走过来，书包斜挎在右肩上。可能因为扎帕的主人细见先生没有孩子，所以扎帕对望月家的几个孩子都非常关注。“还是像小大人一样啊。”

“但是，好像学校里有人欺负他。”

“真的吗？”

“昨天他自己说的。不过我不知道他被欺负到什么程度。”

“校园霸凌很麻烦的。细见先生说这与人类的本性相关。”身为校长的细见先生对这种事应该不陌生。扎帕接着说：“不过也不是不能理解。你家这位小少爷，怎么说呢……”

“一点儿都不可爱。”

“没错。”

本以为亨会径直从我们面前走过，没想到他却停下脚步，一言不发地看向我们。

“喂，他在看我们。不会是听到我们的对话了吧？”

“怎么可能！”

我虽说得笃定，却也没完全摸透亨的知识储备和思考能力，所以不可掉以轻心。就好像不能以貌识车一样。

亨走近我，我不知他要干什么。最终他只是帮我拿掉一片掉在发动机盖上的落叶，然后便不动声色地开门进屋了。

两个多小时后，圆香回来了。一辆黑色掀背马自达睿翼（Atenza）停在马路左侧，离我们十米远，圆香从车里走下来。

“你家长女不是坐公交车上学的吗？”扎帕问。

“应该是呀。”我看看睿翼，那辆车我从未见过。可以看到驾驶席上坐着一个男人，但是模样看不清。“你好。”我跟睿翼打招呼。

“你好啊，绿色德米欧。”他温和地回应。也许是同一厂商出品的缘故，我对他有种特别的亲近感。装有柴油发动机的新款睿翼一上市

便成为话题，不过这辆黑色睿翼是较早的款式。

“刚才从你的副驾驶席上下来的是我家长女。”

“是这样啊。是你家孩子呀。”

“难道你的主人是江口先生？”我突然想起之前亨说过的话。圆香正与在打工处认识的一个叫江口的男人交往。

“你知道他？”黑色睿翼问。

“我家长女把他们的事都对世界公开了。”

“对世界公开了？”

“是啊。”

黑色睿翼嗫嚅道：“这该怎么说呢……”几乎与此同时，司机江口先生踩下油门，睿翼发动了。

“你说什么？”

“不要和江口先生走得太近比较好。”黑色睿翼从我们前面驶过。

“这是什么意思？”扎帕大喊。

虽然黑色睿翼可能也想仔细解释，但他无法反抗司机踩下的油门。“会被卷进去。”只留下这句话，睿翼便消失从我的右侧消失了。

“被卷进去？被卷进什么里面去啊？”

“不知道。不过，估计这个叫江口的男人很危险。”

“为什么？”我突然感到不安。

“我也说不好。但是睿翼没必要故意对你撒谎，他说这话一定有理由。”

春意渐浓，温暖变得司空见惯，太阳落山的时间越来越晚。在路上奔跑时，枝叶渐密的树木包围着我们，又到了最好的季节。我是绿色的，所以特别喜欢仙台披上新绿的时节。阳光灿烂的日子更是美不胜收。

不久后，良夫骑着自行车回来了。他把车停在停车场的角落，走进家门。

“你好。”我跟自行车打招呼。

“※★Φ！”

“你算了吧，和两轮车是没法交流的。小绿，你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扎帕说。

“说不定哪天我们就可以对话了。”半年前，良夫买回这辆自行车，他说骑车去近处比较方便。

自从自行车来到望月家，我几乎每天坚持和他对话，但他回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不仅是自行车，我们和摩托车也不能交流。有时我会跟在车流中穿梭的摩托车打招呼，却也只能得到几句意义不明的火星文。

“因为那些家伙很野蛮。”不光扎帕，其他汽车也经常这样说，“知性的高度与车轮的数量成正比。”因此对我们而言，电车是高山之巅，是万众敬畏的物种。电车的速度、移动距离、车身长度、车轮数量，全是我们这些小车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在铁路道口前停车等待时，我总是入迷地盯着电车呼啸通过的身影，对我来说，这是极其宝贵的瞬间。“那飞机怎么样呢？”我曾经这么问扎帕。他马上回答：“飞机应该和电车差不多，或者比电车更厉害，因为他们能在天空中飞来飞去。”“但是，飞机有几个轮子呢？飞行时也不是一直带着轮子的吧？”面对我直白的疑问，扎帕也被难住了。他从未靠近过飞机，所以也不清楚。

下午六点多，望月家的大门打开了。

亨走出来，良夫跟在后面。他们是要去接郁子吧。

与上班时不同，郁子通常坐公交车回家，但孩子们有时也会开车去接她。然而，这次我猜错了。亨爬上副驾驶席，已坐在驾驶席上的良夫说：“亨，你留在家里，我自己去。”

“哥你自己去不会不安吗？”

“不会。”

“这就是让人不安的地方。哥，你无愧于你的名字，的确是个大好人，但就是有点儿没心没肺。”

“什么叫没心没肺？”

“比如姐姐最近很不对劲，你注意到了吗？”

“啊？”良夫怔了片刻，立刻虚张声势地大吼，“那是当然……”然而一转念，又泄气地承认，“那是当然没注意到……你说她不对劲？”

“是啊。她最近总是一副闷闷不乐、心事重重的样子。”

“那是你没注意到，她从几年前就这样了。是思春期啊。”

“对了，哥，你知道思春期的别名是什么吗？字典上有哦。”

“是什么？”

“春机发动期！”亨说道，“不过什么叫‘春机’啊？”

“跟小学生说这个好像太早了吧。”良夫苦笑。

“哼。”亨又点点头，“听起来好像机器人的发动口令啊。而是说，出发！春机！”

“话说回来，圆香到底怎么了？”

“我说姐姐不对劲，不是指人到春机发动期的那种不对劲。她很苦恼。”

我想起黑色睿翼的话，猜测圆香的烦恼会不会和那个江口先生有关呢?

五年前，我刚到望月家时，圆香还是即将升上中学的小学生。天真无邪的她一看到我就兴奋地大叫：“好像绿蚂蚱啊！”我在超市停车场里被品行不良的中学生用硬币划伤时，圆香就像自己的手臂被划伤一样痛苦。她抚摸着我，为我的伤愤愤不平。“我绝饶不了那帮故意伤害你的坏蛋！”啊，这位少女一定会把我当作朋友吧。到不得不分开的

那一天——十有八九就是望月家买新车的那一天，她一定会伤心欲绝，为我的离去而痛哭吧。想到这些，我就越发笃定踏实起来。然而，美梦很快化作泡影。岁月流逝，随着圆香一天天长大，和母亲闹别扭的时候越来越多。面对郁子的关切，她总是冷淡地丢下一句“我没事”。

更糟糕的是，她在车上经常嘟嘟囔囔地抱怨“德米欧太小了”或者“也该换辆好车了吧”。幸好，望月家的其他人并不赞同。对此，扎帕评论道：“毕竟换车要花钱，人家也要基于现实考虑啊。”他的话既没有加深我的忧虑，也没让我心里好受多少。

“圆香在为什么烦恼啊？”也许是出于身为长子的使命感，良夫显得忧心忡忡。

“不知道。不过我觉得事情可能很严重。因为最近她都把快过期的布丁让给我，自己都不吃了。这不是很反常吗？”

“就这事？”良夫笑了笑，“我看她是跟男朋友吵架了吧？对了，她男朋友叫江什么来着？”

“江口。”

“可能最近江口君没联系她，肯定没什么大不了的。先不管她了，你这个小孩子跟我一起去会很麻烦的。”

“说不定我还能帮上忙呢。你看这个……”亨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型电子设备，形状类似手机。

“这是什么？”

“这是录音笔，就是用来录音的。”

“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在姐姐的房间里发现的。”

“随便动她的东西会挨骂哦。”

“但是你不觉得带着这个比较好吗？我们要和记者战斗啊。”

“不是战斗啦。”

“记者都有这种武器，我们最好也准备一个。”亨把玩着录音笔。

“圆香肯定会生气的。怎么办呢？”良夫像害怕被老师责骂的孩子一样。

我试着推测此行的目的地，却全无头绪。

如果司机设置了汽车导航，目的地便一目了然。如果没有设置导航的话，我就只能依靠过去的经验和目前行进的方向进行推理。

平日里的这个时间，良夫和亨很少出门，今天走的又不是常走的路线。我到底要去哪里呢？

“不过，哥，对方为什么会知道我们的事呢？”走了一段后，亨发问。

对方？对方是谁？说起来，他们怎么会和记者扯上关系？

“昨天荒木翠坐过我们家车的事为什么会泄露出去？”

什么?

“是安田太太说的。”良夫说。

“安田太太？就是住咱家附近的那位？”

“对，安田内科的安田太太。”

安田内科是町内的一家医院。

“那位喜欢养猫，喜欢八卦，有时还和乌鸦吵架的安田太太？”

“和乌鸦吵没吵过架我不清楚，不过就是那位安田太太。”

我也见过那位和乌鸦吵架的安田太太。就在今天早晨，她拖着一只大箱子朝马路边走去。安田太太体型壮硕，非常醒目。旁边的扎帕说她可能要出国旅行，所以拖着箱子去路边打车。可是直接把出租车叫到自己家门口不就好了吗？说起安田医院，虽然不及荒木家显赫，但也是当地值得一提的名门，而且据说安田太太本人也是富家千金出身。如果说荒木翠堪称名人圈的大联盟球员，那么尽管安田太太不如她，却也算得上名人圈里国内职棒选手的级别了。

“她不打车，拖着沉重的行李自己走，光这一点就让我很有好感。”我说。

“她只是考虑不周吧。”扎帕随口说道。

“她还在做垃圾收集点的整理和清扫工作，多么了不起啊。”

富家千金、名人之妻，在大众眼中这种人好像就应该高高在上，睥睨众生，过着连垃圾袋都不摸一下的生活。然而，就像在嘲笑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似的，安田太太积极地参与垃圾收集点的管理工作，绝不放过一件没有分类的垃圾。亨曾评论说："她真是在用生命分拣可燃垃圾啊。"他说的一点儿没错。

今天早晨，我看到拖着大箱子的安田太太走着走着，突然在垃圾收集点前站住了。

她在看什么?

她在看那里堆放的垃圾袋。

乌鸦正在啄那些袋子。

安田太太发出嘘声吓唬乌鸦。接下来她不是要去旅游吗，时间应该不富裕吧，但她却摆出一副不赶走乌鸦誓不罢休的架势。然而乌鸦胆子很大，只躲开危险区域，却并不飞走。安田太太生气地朝鸦群冲去，乌鸦飞起来落在头顶的电线上，俯视安田太太，好像在笑话她："反正你不会飞。"那种态度让作为局外人、局外车的我都十分不快，安田太太的怒气更是可想而知。

这场对决将怎样收场呢？我在一旁观望。这时，安田太太采取行动了。确认周围无人后，她摘下常戴的宽边草帽，握住帽檐，迅速挥动手腕。开始我还在纳闷她在做什么，后来才发现她把草帽扔了出去。草帽像玩具飞盘一样划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中乌鸦所在的电线。鸦群大惊，四散飞去，消失在天际。吓破了胆的乌鸦这次是真的撤退了。没想到肥硕的安田太太动作那么灵活。

安田太太紧握双拳，仿佛还在品尝胜利的滋味。“真厉害！”扎帕目瞪口呆。以后我也要对安田太太刮目相看了。我不知道亨看到的“安田太太和乌鸦吵架”是怎样的情景，但他大概也亲眼目睹过安田太太的表现吧。

“那位安田太太好像看到了。”良夫说。

“啊？在哪儿看见的？”

“在那个DIY商店的停车场。她看到荒木翠从我们的车上下来了。”

是那里啊。当时情况紧迫，车又很多，没工夫留意周围的人，因此我压根儿没注意到安田太太。她是去买赶乌鸦的工具吗?

“安田太太告诉记者：‘我看到荒木翠从望月家的车上下来了哟。’”良夫模仿安田太太的语气说，“接着那个记者就给咱们家打电话，说：‘我想进一步了解详情，现在可以去贵府拜访吗？’听声音是个年轻的男记者。记者上门会很麻烦吧，实在不想连累妈妈啊。”

“那为什么要选在DIY用品商店见面啊？”

“我情急之下想到的。为了讲述昨天那件事，在现场说会更容易吧。”

“是这样吗？”

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我也轻松多了。当然司机有可能犯错或迷路，但总比像没头苍蝇一样乱开强多了。

“其实，上午我在车站旁边的书店见到了安田先生和太太。他们好像刚从发生事故的隧道附近回来。”良夫说。

“他们为什么要特意去那里？”

“谁知道啊……难道是参观？”良夫像是在问自己，“安田太太还对我说：‘各大媒体都在争相报道昨晚的事故。有一个记者还采访了我，我就把你们的事说了……昨天，荒木翠坐过你家的车吧？我看到她下车了。这件事我全都告诉记者了。’听她的语气，好像我们还应该感谢她提醒似的。”

“完全是她自己说出去的嘛。”

“她大概也没有恶意吧。然后她又问了我好多问题。‘为什么荒木翠会坐你家的车？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之类的。”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她之前坐的车撞车了，正好我们开车路过那里。安田太太又说：‘哎呀呀，那太好了！碰到你们可真幸运！这就是缘分。’这话她反复念叨了好几遍。”

“安田太太这个人真是让人又爱又恨啊。”亨认真地说。

“可不是嘛。”良夫也点头赞同。

DIY用品店的停车场里相当拥挤。虽说是工作日，但顾客也不少。这家店里从业余木工的工具到宠物、园艺用品，可谓一应俱全，据说汽车用品的种类也很丰富。因此，停车场里的汽车们虽然表面平

静如水，但心里无不在热切期盼主人能带回什么提升自己生活品质的好东西。

良夫把我停进空位，关闭引擎后解开安全带。他和记者约在店旁放自动贩卖机的角落见面。“那我去了。亨，你在车里等着。”

“不要！”亨当然不会乖乖听话，“我都跟来了，让我待在车里和待在家里有什么区别啊！时间是有限的，你把时间还给我。”

“你是自作主张跟来的好不好！”

“哥，记者可能会把你带到他的车上说话。或者说不想引人注意，提议‘另找个人少、能够安静说话的地方’。”

“那我一定会接上你一起去的，放心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样的话，主导权就被夺走了。”

“什么主导权？”

“这种场合，抢占先机最为重要。所以，在我们的车里说话比较有利。你可以说：‘我弟弟也来了，我不放心把他独自留在车里，所以上我家的德米欧聊吧。’”

亨，你的建议真棒！如果我有手，一定会给他鼓掌。真是个好主意！这样的话，我也能听到他们的对话了。

“不好办啊。”良夫苦笑，“因为对方是采访的行家，而我是第一次。让他来咱家车上聊，这种话很难说出口呀。”

“正因如此，才要让他上咱家的车啊。如果被对方牵着鼻子跑，就不妙了。而且对方的车上可能隐藏着录音设备。”

“那又怎样？”

“你以为没录音，但对方可能偷偷录音了。”

“那你让我怎么办啊！”

“你一见面就跟他说：‘我担心被录音，所以请到我家车上说。’这样也许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让对方知道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真的有用吗？”

“也许一句话就能决定谈判的成败。”

“还是算了吧。我回答完问题就回来。”

“担心被录音，不愿上我的车。望月先生还真是小心谨慎啊。”

不到五分钟，良夫就回来了，坐在我的后座上。一同前来的是一个陌生男人。我无法判断他是青年还是中年，但他显然是个老练的记者。

大概是周刊杂志的记者吧。他身材瘦高，穿西装，戴眼镜，一头卷发。

看来良夫还是采纳了亨的建议，把记者带到了自家车上。

“其实在哪里都无所谓。倒不如说，你邀请我到你家车上反而帮了我的大忙。”男人说。这也许是他的真心话，却给我一种油嘴滑舌的感觉。被夺走主导权，想必对他影响不小。本打算在自己车上采访，却立刻遭到良夫反对，但他又想显示一下自己依然是游刃有余的一方。人类对优劣地位很敏感，总想尽可能地占据优势，所以大家开车时都喜欢走超车道。

“啊，大哥哥，你好。”坐在副驾驶席的亨转过身看向后座。刚才亨一直在鼓捣座位前的杂物柜，开开关关，忙个不停。

男人一愣，笑嘻嘻地说：“哦？望月先生的弟弟真的在啊。”他好像松了口气。

“我叫望月亨。能给我一张名片吗？”

“哦，好的。”男人从上衣口袋中拿出名片，递给亨，“我叫河合翔，请多关照。小家伙，你上几年级了？”

亨张开五指。“我上五年级了。”

这位河合先生管亨叫“小家伙”，可见他还只把亨当作不懂事的小孩子，根本没放在眼里。

当然，亨的确是个小孩子，但是小孩子未必各方面都比大人差。扎帕曾经对我讲过《弗兰克·扎帕自传》中的一句话：“不能因为孩子身材小，就认定他比大人傻。”一点儿都没错。尤其是见识过亨的本事后，更能切身体会到这话的正确性。

“河合先生多大了？”亨问。

“啊？”

“你刚才问过我的年龄，这是礼尚往来嘛。”

真是个傲气的小鬼，我看出河合翔有些生气。对我们这些私家车来说，问对方“你是哪年的款式”也算刨根问底了。

“三十五岁。”河合翔回答。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望月老弟，我们赶快进入正题吧。”河合翔开始操作手中的机器。刚才还叫“先生”，现在就改“老弟”了，改变称呼大概也有玄机吧。

“河合先生，你很受欢迎吧？”亨好像很自然地说出心中所想，“你的眼镜也很时髦。”

“现在的小学生都这么会说话吗？”河合翔苦笑，不过没有表现出不快，反而有几分得意，“那个……可以让我录音吗？”

“行。”“不行。”

良夫和亨同时回答。良夫给弟弟使眼色，亨却假装没看到。

“如果拜托你不要录音，你会照做吗？”

“当然。”河合翔回答。这个问题好像让他措手不及，连生气都忘了。然后，他摆弄了几下录音设备，放回上衣口袋。“那么，现在开始吧。”他说。其实我注意到他根本没有关闭开关。原来如此，他是在做戏。我不认为良夫的话重要到非得偷偷录音不可，恐怕是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对一个小学生言听计从吧。没想到，这个人不好对付呢。“昨天，你们让荒木翠在这里下车了，对吧？你们和她认识？”

“也不算认识。”良夫含糊其辞。

“昨天认识的。”亨明确地回答。

接着，望月兄弟对河合翔讲述了昨天从名取市回家途中，荒木翠突然跳上车的经过。既无夸张，也无遗漏，说的完全是事实。确切地说，是亨逐一订正了良夫不经意的夸张或混淆的地方，讲述得井井有条，好像昨天的情景在眼前重现一般。

河合翔不住地出声附和。“荒木翠之前坐的车发生了事故，她离开现场，上了你们的车，对吧？那么，她从你们的车上下来时有没有说之后要去哪里呢？”

我看出良夫在思索该如何回答。“没有，她没说。”他摇摇头。我记得荒木翠说她接下来要去见丹羽先生。不知良夫是故意隐瞒，还是因为忘记了。

“我有一个问题。荒木翠真有那么了不起吗？”亨故作天真地问。

河合翔用力点点头。“艺人本来就和普通人不一样，而她则更加与众不同。”

接着，他像介绍历史人物一样，说明了荒木翠的家世。荒木翠的曾祖父因为生丝买卖而发家致富，祖父荒木燕尾是西洋画家，这些昨天亨都说过，所以我也知道。然而这还只是沧海一粟而已，河合翔又补充了许多信息：“荒木翠的父亲是爵士乐鼓手，里奥·莱奥纳访问日本时，曾指名让他伴奏。荒木翠母亲的曾祖父是舞蹈家，曾开创了一个流派。她祖母继承了这个流派。荒木翠的母亲是芭蕾舞演员，曾在洛桑获得大奖。”我虽不知道里奥·莱奥纳是谁，也不知道洛桑在哪

里，但我可以想象这些都是用来表现荒木翠家族伟大之处的专有名词。

“荒木翠本人的电影处女作，更确切地说是她作为女演员的出道作品，让她获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大奖。后来的事你们也知道，她的演技备受赞誉，成为许多导演最欣赏的演员。然而，她却突然与一个非常普通的圈外人闪电结婚了。”

“她先生是公司白领，对吧？”良夫说。

“不起眼的公司白领。”亨补充。

“但是，她先生不是研究免疫什么的吗？怎么能说非常普通呢？应该是很优秀的人才吧。”良夫嗫嚅道。

“哦，这是荒木翠说的？”良夫话音未落，河合翔立刻追问。那气势就像看到食物而飞扑上来的鸟一样。

“是网上写的。最近网上什么消息都能找到。”亨慢条斯理地回答，“他和荒木翠结婚的事没有在公司造成轰动吗？”

“有啊。”河合翔耸耸肩，“不过他是研究人员，所以还好吧。要是营销部门的员工就惨了。大概只能靠在名片上印‘荒木翠的丈夫’这个头衔来吸引客户了。”

“说起来，荒木翠结婚后也依然使用旧姓荒木吗？”良夫问。

“荒木翠的双亲都去世了，她老公好像觉得荒木家就此绝后不好，于是也改姓荒木了。”

“肯定是为了继承遗产！”亨条件反射般一针见血地指出。

“嗯嗯。”河合翔对此不以为意。

“荒木翠说记者们没有其他新闻可挖的时候，就会开始编造她的婚外恋绯闻。”良夫脱口而出。但他并不打算告诉对方荒木翠还说那些绯闻里也有真事。

“放人一马不好吗？”亨说。

河合翔长叹。“荒木翠也好，你们也好，都对我们这些记者心存偏见。觉得我们以打探别人的不幸为乐，对吧？这完全是偏见啊！”河合翔略带戏剧性地大摇其头。

“最开始，是一个来仙台出差的记者发现的。”河合翔说，“他到我们这里的职业棒球队取材，想挖一些劲爆的新闻，比如入队一年的投手夜夜笙歌、流连夜店之类的。一天，他在人来人往的国分町逛荡时，与一对醉酒的男女擦肩而过。”

“女的就是荒木翠？”

“起初，那个记者根本没留意。但那个女人看着墙上的涂鸦，突然高喊：‘这也是侵权吧？’记者以为是醉酒情侣在插科打诨，回头一看，却发现墙上画的是太阳君。那个男人也跟着大吼：‘可不是嘛！明天我就告他们去。’不过，当时记者怎么也没想到这位就是太阳君作者的孙子。”

“因为没人知道丹羽先生长什么样啊。”

“那个女人却很眼熟。毕竟是大明星，即使酩酊大醉，气质也与众不同。仔细一看就知道，绝非等闲之辈。”

听河合翔那语气，我猜测第一个目击到荒木翠与男人幽会的那个记者就是他本人吧。亨也有同感，断言道：“那个记者就是河合先生吧。”

“被识破了啊。”河合翔眯起眼睛。他没打算隐瞒，或者应该说，他这个人表现欲爆棚，想隐瞒也瞒不过。

“从此，挖掘荒木翠绯闻的战役便打响了？”良夫问。

“丹羽也是个怪人，大众一直对他很感兴趣。他今年四十五岁，初中毕业，从没工作过，但家缠万贯，成天宅在家里打游戏什么的。”

“和他相比，我们这些为生活努力打拼的人就像傻子一样！”

“哥，你并没有努力到可以讲出这种耍帅的话的地步吧。”亨毫不客气。

“你闭嘴！”良夫怒道。

“的确如此啊。丹羽的经历从根本上颠覆了我们对于人生路径的认知。他不偷不抢，不是运动员，不是艺术家，就靠吃祖上的老本便一生无忧。简直就是现代传奇嘛！当然也是现成的新闻素材。”

“然后这场绯闻大战的终局便是那场隧道车祸？”良夫茫然地说，“说实话，我到现在都无法相信那是真的。我想问问，事故发生时，记者们的心情如何。自己的行为导致对方死亡，是伤心沮丧？还是越发斗志昂扬？”

“追车的不是我，而是一个独立记者。”河合翔说。

“不管是谁，都是河合先生的同行吧。都是写报道的人。”

“我可差远了。追车的那位可是身经百战的资深娱记。”河合翔的语气中流露出某种不可思议的感慨，似乎既有自卑——“唉，和那个男人相比，我还太嫩了”，又夹杂着些许不悦——“和那种人相提并论真伤脑筋”。接着，河合翔又投下重磅炸弹：“那个记者以前也杀过一个人。”

“什么？！”良夫大惊。

“他是杀手？”亨也被震住了。他瞪大眼睛盯着后座上的河合翔。

“不是杀手。之前也和这次一样，取材时导致对方死亡。”

太阳落山，天色渐暗，黑夜开始笼罩大地。上路需要打开前灯（frontlight）才行。以前好像听谁说过，英语中“night”与“light”发音相似，所以有了“frontlight”这个词，也不知是真是假。

“他以前也杀过一个人。”河合翔意味深长地重复道。他的脸隐藏于阴影之下，表情十分诡异。

望月兄弟与河合翔在DIY停车场见面的第二天，扎帕说：“我不喜欢这个人。”

我昨晚八点多到家，没有立刻把整件事讲给扎帕听。不是因为我嫌麻烦，也不是因为我想平复心情好好休息一晚，只是因为扎帕没有

主动问我罢了。所以，第二天一早，当扎帕终于问起昨晚的事情时，我便迫不及待地全盘托出。

“是这样啊。原来望月兄弟见记者去了！”扎帕有些兴奋，然而当听到河合翔讲的事件后，他又气呼呼地表示，“我不喜欢这个人。”

“为什么？”

“‘杀过人’什么的，我讨厌故意使用这种过激词汇的家伙。”扎帕怒气冲冲。

“可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用这种词的呀。”

“肯定是故意的。这种人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以刺激、吓唬对方为乐，唯恐天下不乱。小绿，你也听说过一种叫‘疯牛病’的神秘疾病吧？”

“就在我刚来望月家的时候，新闻里都在说这种病。虽然我不看新闻，但经常听你提到。”

“当时，细见先生忙得团团转。家长纷纷询问学校午餐供应的牛肉是否安全，让身为校长的细见先生应接不暇。”

“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个？”

“那种病学名叫‘牛脑海绵状病’。‘疯牛病’是海外记者起的。通俗易懂，又能煽动恐怖情绪，真是个厉害的名字。不，应该说是伟大的发明。这个名字的威力之大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新闻里一直使用‘牛脑海绵状病’这个称呼，但大多数人还是管这种病叫‘疯牛病’吧？喜欢兴风作浪的人在遣词造句上也都有一手。回到这次的话题，河合翔说别

人‘杀过人’，这是真的吗？导致荒木翠死亡的这个记者以前真的做过相同的事吗？”

“好像是真的。”

也许概括为“相同的事”有些简单粗暴，不过那个记者以前的确死缠烂打地采访过一个棒球选手，而这个选手后来自杀了的事也是事实。昨晚，听完河合翔的讲述，良夫厌恶地说：“哦，是那件事啊。”看来还曾经轰动一时。

“那次好像也事出有因。”良夫说。

“都是流感惹的祸啊！”河合翔皱起两道粗眉，装腔作势地说，“那是去年冬天的事。”

“是去年吗？我都忘了。”仿佛开启了遥远的记忆一般，良夫恍恍惚惚地说。

现在，身旁的扎帕听完我的话，也像良夫一样，用追忆往昔般的语气说：“原来是那件事啊，当时的确闹得沸沸扬扬。那是一位很有实力的击球手，得知他突然身亡的消息，细见先生也很吃惊。”

去年冬天，中央联盟[(8)]球队的四号击球手在不知自己感染流感病毒的情况下，与一位来训练场要签名的孩子亲切地握了手。当时那名选手咳嗽了几声，唾沫星飞溅，然而没人注意这件小事。数日后，这个孩子因流感恶化不幸去世。部分媒体开始针对此事谴责那个选手。他原本就态度高傲，对记者爱答不理，这大概也是他备受非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握手时咳嗽的那一幕被慢速反复播放了很多遍。”良夫说。也的确是一段通俗明了，并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影像。

“决定性的瞬间碰巧被拍到，电视台方面想必也高兴坏了。嗯，也不是不能理解。”扎帕说。

在某个节目中，记者去选手家采访，当事人一直对记者说：“你们别拿这件事烦我了！”

“你这叫什么态度？！”一时间，这名选手再次成为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

“结果，几天后，他就跳楼自杀了。”扎帕说，“他自杀后媒体的反应我不太清楚。应该也有过大幅报道，不过我没怎么听说。”

“据河合先生所说，当时去那名选手家采访的那个记者，也是这次荒木翠事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他把荒木翠逼得冲进隧道的。”

“原来如此。”扎帕感叹。

“看来，他从去年那件事里没学到任何教训。”

“倒不如说他学到了很多。比如，他不就了解到为了取材，即使把对方的人生搅得翻天覆地，也和自己没多大关系嘛。所以可以说，这次他稳操胜券了。”

“不是这种人的话，就不能在取材中贯彻强硬的立场吧。”

“车有各种类型，记者也是。只不过这次的事和棒球选手那件事又有所不同。”

“因为这次是事故，而不是自杀？”

“不。因为这次还连累了车！”扎帕愤怒地咆哮。远处传来喇叭声，仿佛在与扎帕的长啸遥相呼应。

“连累车不能忍！真是罪该万死！”

“没错。”

“你们望月家的两个少爷昨天表现如何？有没有让那个随随便便把‘杀人’挂在嘴边的记者如愿得到满意的消息啊？”

昨天在DIY用品商店停车场，在河合翔的追问下，良夫讲了好几遍荒木翠搭车的事。他回忆了让荒木翠搭车的原委，以及荒木翠在车上的各种言行，最后他强调：“荒木翠是个好人。”他的讲述毫无虚假之处。但是，河合翔对这些信息不感兴趣。“荒木翠不是坏人”这一点即使是事实，大概也无法吸引读者或观众。因此，河合翔继续追问：“难道没有什么更有趣的事可以爆料吗？”

“河合先生，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情报才能写成报道啊？”副驾驶席上的亨突然提问。

这种事我怎么会说！我以为记者会发怒。然而，他就像一直在等待有人问这个问题似的，立刻兴致勃勃地开讲。“这个啊，比如，荒木翠有没有说过关于丹羽的事？或者她有没有抱怨她老公？如果有的话，那就太棒了。所以，你们再好好想想，她说过类似的话没有？”说完，他看看手表，大概希望赶紧打听到有用的情报，然后尽早开始下一项采访工作吧。

“荒木翠女士说，她和丹羽是在牙医那里认识的。”良夫说。

“这个我知道。”

“啊，对了，她说过，其实结婚后一点儿都不快乐。”亨说。

“哦？是吗？”河合翔突然探出身，两眼发光。

“她说其实那个公司白领掌握了荒木家的秘密，并以此为要挟，所以她才不得不和他结婚的。”亨接着说，“她连连悲叹结婚也是没办法的事。”

咦？那位女演员说过这些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河合翔兴奋得神魂颠倒，在小本上奋笔疾书。“真的吗？荒木家的秘密是什么呢？”

“而且，她先生非常严厉，她在家好像经常被欺负。”

“还有这事！”河合翔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她说她是为了寻求心灵的宁静才和别的男人在一起的。”

绝对是撒谎！荒木翠根本没说过这种话。

“你在撒谎。”良夫也说，“亨，人家没说过这种话。”

“要是我说我没撒谎呢？”亨淡淡地接口，声音还未脱孩童特有的稚气，然而内容却十足地邪恶。

“搞什么啊！”河合翔皱起眉，“到底是真是假啊？”

“我告诉你是真是假，你就会相信吗？然后写成报道？我只是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啊。”

游戏又开始了，我寻思。虽然不能肯定亨是否把戏弄大人当成游戏，不过他的确乐此不疲。

“这个……只有你的证言，确实不能算数。”

“所以要进一步查证？你要怎么查证？我哥哥不记得了，你只有我这个证人。我听到荒木翠说她在家被欺负，但我没有证据。”

“如果能被证实的话，我想写成报道。”

“即使不能被证实，你也会想方设法写成报道吧。”砰的一声，球被重重击回。然而，这番话被亨用天真无邪、活泼轻快的语气讲出来，却让人怎么都无法生气。

“什么意思？”

“你肯定会先写下我的证词：‘荒木翠受到威胁，被迫结婚’。然后再接着写：‘真相尚不明朗。然而，我们不能小看孩子的记忆力。完。’既避免断言这是真相，又努力表现中立公正的立场，但最后还给读者留下‘荒木翠的婚姻有内幕’的印象。”

“好像真有这种报道。”良夫点点头。

“说不定还会在电车上打出醒目的广告：‘荒木翠受人胁迫！’”

“我可不管做广告的事。”

“那谁管？你们主编？”

“我们那个主编连平假名都背不全。”河合翔说。

“说上司坏话可不好。”

“没事，说坏话他也听不懂。话说回来，你这个小鬼到底怎么回事儿？”河合翔横眉竖目地质问，显然非常烦躁。

“我弟弟不懂事，对不起。”良夫说。

亨接口：“我就是个心高气傲，在学校也不受欢迎的小学生。你放心吧。”

“算了算了。”河合翔长叹一声，好像在故意强调自己有多么沮丧失望似的。

“对了，河合先生。”亨叫住马上要下车的记者，“我想请教一件事。”

“什么事？”

“昨天追车的那个记者，还是摄影师来着，他叫什么名字？现在在哪里？你能告诉我们吗？”

“他现在应该在警局被审问吧。”良夫说。

亨噘起嘴。

“但是在法律上他并不能算加害者吧，说不定很快就会被释放。不，也许已经被释放了。”

“但他是这次事故的罪魁祸首啊。”

听着亨和良夫的对话，河合翔说：“这种事我可不能告诉你们。”他手放在车门把手上，准备开溜。

“什么！你从我们这里套了那么多情报，自己却什么都不说。这可不行！”亨不依不饶地抱怨。

“那又能怎样！”河合翔第一次露出不耐烦的表情。显然，他没把良夫和亨放在眼里。

“河合先生，你违背约定，一直在录音。”

“啊？”

“刚才你答应不录音，但你根本没关录音笔。别想骗过我。”

这件事我注意到了，只是没想到亨居然也发现了。

河合翔咂咂嘴，按下录音笔的删除键。“这样行了吧？放心吧，反正你们提供的情报很无聊，根本派不上用场。”

“那对不住您了。”良夫没好气地说，记者的态度终于激怒了他。

“不过我们倒是听说了不少有趣的信息。”亨抬起手，手里握着一只录音笔。

“什么？！”“啊？”良夫和河合翔同时发出惊叫。两人全都沉下脸，眉头紧皱。

“等一下。”亨边说边打开录音笔。录音笔中传出说话声，虽然声音很小，但可以听出就是刚才车里几个人的对话。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录的？”良夫苦笑。亨把录音笔放在手刹旁边，转向后座。

“打从一开始就录了。就放在这里，你们居然都没发现。‘我们那个主编连平假名都背不全’，这种话也录下来了哦。”

“你要干什么！”河合翔咬牙切齿，表情前所未见的狰狞。

“让你们的主编大人听到这个的话，肯定会不高兴吧。如果你不想让主编听到，就把昨天那个记者的情况交代出来。”

“小学生威胁大人是没用的。”河合翔虽然焦急万分，语气却格外平静。他大概是担心一旦感情用事就会让亨占据上风。“我们主编早就习惯部下说他的坏话了。你把录音给他听也毫无意义。我才不怕呢。”

“真的吗？其实，我也没想过他一听就立刻火冒三丈，把你骂个狗血喷头。不过，从此他的脑海里就会留下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河合翔那家伙居然背后这样说我’。这样一来，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产生裂痕。人心就是这个样子啊。如果让主编听到录音，对你有百害而无一利。”

“裂痕就裂痕吧，我无所谓。”

“如果你把那个记者的情况告诉我们，我就删掉录音。你想想，我这种小孩子和我哥这种优哉游哉的大学生，就算了解到情况，也做不了什么呀。我们只是好奇罢了，既不会把你说的公之于世，也不会透露给你的竞争对手。你计算一下得失，就知道怎么做最划算了。”

良夫忍不住耸耸肩，耷拉下半边眉毛。“真对不起。我弟弟就是这种骄傲狂妄的小学生。”

扎帕高兴地说：“你家二少爷简直太厉害了。远远超出‘聪明伶俐’、‘骄傲狂妄’可以形容的范畴。后来怎样了？”

“河合翔也拿亨没办法。经过冷静思考和权衡利弊，他把名片给了良夫。”

“名片？谁的名片？”

“就是追车的那个记者的，一个叫玉田宪吾的男人。”

当时，良夫接过名片看了看，感叹道：“头衔写的是‘娱乐新闻记者’啊。”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名片放进了钱包。

“这位玉田先生还在仙台吧？”亨问。

河合翔好像已经不愿意再搭理这个早熟又惹人烦的小学生了，他说话时一直坚持面向旁边的良夫。“有一个廉价酒店，媒体圈的人都喜欢住那里。”接着，他说出那个酒店的名字。

“小绿，你不觉得很可疑吗？”听完我的话，扎帕说，“他没必要那么热心地提供情报吧。会不会是另有所图？”

“扎帕你好敏锐！”

“是吧……”

“仅次于亨。”

“啊？”

“河合翔下车后，亨也说了同样的话。”

当时，亨对良夫说：“也许河合先生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去那家酒店找玉田先生，然后把我们见面的事写成报道。荒木翠的粉丝和娱记发生冲突的话，可是好素材。”

“你家二少爷能预见到这一点，了不起！”从震惊中恢复的扎帕感慨万千地说。我也有同感。

说话间，一辆送快递的载重两吨的货车从左边驶过，上了我们前方的马路。这一片似乎归他负责，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转来转去。由于这辆货车的车号是“九六二五”，我和扎帕就都叫他“黑尼克”[(9)]。但他的车身并非黑色，不过上面画着黑色的动物图案，所以这个外号也不算特别离谱。

每天运载大批货物，从早到晚满世界跑的黑尼克从不炫耀自己的生活多么忙碌充实。虽有大身材，却不摆大架子，总是一副悠闲自在的样子。我很尊重他。

他停在我们面前，送货员从驾驶席上下来卸货。

“你们好啊。”黑尼克总是这样温厚爽朗，充满包容一切的亲和力。扎帕又是羡慕又是嫉妒，他常说，黑尼克会有如此宽厚的性格一定是因为使用的汽油不同。

“你好。”我和扎帕回应道。

扎帕接着问：“对了，那起隧道车祸你听说没有？”

“一路上大家都在说这事。”黑尼克老老实实地回答。这时，司机抱着两个纸箱走进对面公寓的大门。

“隧道已经恢复通行了，但是起火现场仍然一片狼藉，不忍直视。”黑尼克说。他服务的快递中心就在隧道的另一头，他已经路过事发地好几次了。

“听说事故发生时是凌晨两点，那时应该没什么车经过吧？”

“肇事车不知怎么样了？”

“肇事车好像是一辆租赁车，据说是尼桑玛驰（March）。”

“March是行进的意思吧？”

“他这回简直是狂飙突进。估计他现在已经回店了，不过这次事件一定对他打击不小。”

“对租赁车来说，打击就更严重了。”

我们这些私家车对自己的主人都怀有天然的亲近感，很容易被主人的想法和思想影响。简单地说，我们和主人具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如果那个叫玉田宪吾的娱记对于“追逐荒木翠”这一行为没有丝毫罪恶感的话，他的车也很有可能没有犯罪意识。但这一规律只适用于与主人朝夕相处的私家车。像租赁车这种，只和驾驶者有短暂的接触，当然不会产生信赖关系。所以，在这次的事件中，那辆车肯定被玉田宪吾吓惨了。

碰巧被那个男人租用，就遭遇这种事情，无异于飞来横祸。我对那辆租赁车深感同情。

“我听说，荒木和丹羽困在失火车辆里好长时间。”黑尼克说。

“要是这样也能活下来就轰动了。”扎帕说。

“真是一场悲剧啊！”黑尼克说着，送货人回来了。

“咦？还有我家的快递啊？”扎帕说。我们还以为黑尼克要走了，没想到送货人又朝细见家走去，按下了门口的对讲器。当然，此时细见先生还在学校工作，家中无人，于是送货人把东西放进了信箱。

“啊，那是《防身术杂志》。”扎帕说。

“杂志？”

“细见先生每期必读。”

“他对防身术很感兴趣？”

“因为他身为校长，树敌很多。怪兽家长[(10)]什么的。”

“怪兽？听着就好危险！”听到我的话，黑尼克哈哈大笑。

送货人返回，发动了引擎，黑尼克的身体开始颤动。

我想起扎帕说过，人类有三大欲求，希望获得认可，希望有益于他人，希望获得称赞。这大概也适用于我们。每日奔波于大街小巷的黑尼克心中一定充满自豪。

“再见。”说完他就出发了。

四周安静下来，眼前是一成不变的风景。我和扎帕望着同一方向，默默出神。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两只白纹蝶嬉戏追逐着飞向远方。

清风吹过，垃圾收集点的塑料袋沙沙作响。远处传来急救车的警笛声，但很快也渐渐听不到了。我在静默中发呆。时间的流逝对我们来说一点儿都不重要。当然，对于我们私家车来说，定期检查和车检是可能左右车生的大事。比如车检前夕可以说是私家车更新换代的高峰，所以那时我们都会精神高度紧张。尽管如此，我们并不关心时间。无论是车轮飞转，奔驰于道路之上，还是关闭引擎，静止不动，时间永远在前进。正如扎帕所说："不管用不用汽油，我们终有被新车取代的一天。"

所以，我们不像人类，我们不会因为光阴易逝而焦虑，也不会因时间太多而无聊。比起时间，季节变迁和天气变化才是我们更为关心的。

第一个回来的是良夫。他骑着车从我旁边经过，把车停在车库的角落。

"欢迎回来。"我跟自行车打招呼。

"※★Φ。"自行车回答。

良夫把手机举在耳边，边说话边走进家门。不久后，亨一路小跑着回来了，看都没看我一眼便进门了。

又过了一会儿，睿翼从左边开过来，他先跟我打了个招呼。和上回一样，车在路边一停稳，圆香就从副驾驶席上下来了。驾驶席的车

窗降下，一个头发稍长、鼻子略大的男人笑眯眯地朝圆香挥手。这个人看上去既不像牛郎也不像流氓，既不轻浮也不古板，就是一个随处可见的普通年轻人。

但是，身穿高中校服的圆香表情有点儿古怪，让我很担心。

她满面笑容地冲男人挥手告别，然而一转身，脸色立刻阴沉下来。我觉得她并非是因为与男朋友分开而难过，而是另有烦恼。我对扎帕讲出自己的猜测，他却只是不负责任地回我一句："你想太多了吧。"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人。"黑色睿翼突然插话。

在行走或停车的过程中，总会有其他车辆找我们搭话。当然，有时我也会主动和他们聊几句。有些车能说会道，有些车语无伦次。然而，比邻停车就是缘分，况且就算觉得别扭我们也不能想走就走，所以我都会尽量与萍水相逢的邻车搞好关系。如果话不投机我就少说两句，对方也会识趣地不再和我搭话。

"你是指你的主人江口先生？"我问。

"过去他经常和父亲一起开车兜风或者去钓鱼，是个好孩子。"

"哦，人类小时候都很乖的。"扎帕粗鲁地说。

"不过……"这辆睿翼虽然不是最新款，但也没有那么老啊，于是我问道，"江口先生成为你的主人应该没多久吧？"

"他是三年前成为我的主人的。"

“那他小时候的事你怎么……”我提出心中的疑问。

“是上一辆车告诉我的。江口先生拿到驾驶证后，原本一直在开他父亲的那辆车。”

“那辆车知道江口先生小时候的事？”

“好像从他小学时起，江口家就一直开那辆车。”

“这些事都是那辆车跟你说的？”

“是啊，都是他告诉我的。”睿翼说，“江口先生的父亲因病去世后，他被卖掉了，然后主人把我买了回来。”

“哦。”我不知该说什么，只好随声附和。

“‘你要接好班啊。’前辈对我说，然后把江口家的事都告诉我了。”

“是这样啊。”扎帕听到这番话后略显消沉。

说着说着，睿翼的引擎声音变了。

“圆香到底被卷进什么事了？”我忙问。

“是什么麻烦事吗？”急性子的扎帕连珠炮似的发问，“很严重吗？是不是很严重的事？你快说呀。”

“我也不太清楚。”睿翼似乎无意隐瞒，“不过江口先生有麻烦了。”

“他怎么了？”

这时，睿翼开始加速。等我回过神来，他已经跑到声音传达不到的远方了。

“那个……荒木翠真的坐过你家的车？”自称娱记的玉田宪吾问。他高大魁梧，肩膀很宽，拥有运动员一般的身材，却毫无运动员的飒爽英姿。

他前额宽大，长着一张胖老鼠似的脸，眼睛小而锐利，和之前见过的河合翔完全不同。如果说河合翔是新款赛车，玉田宪吾大概就算一辆年久失修的四轮马车吧。也许因为上了年纪，他的皮肤很粗糙。赶快保养一下吧，我真想冲他大吼。

这位玉田宪吾现在正坐在副驾驶席上。驾驶席上的良夫紧紧握着方向盘。

“我哥是菜鸟司机中的菜鸟，不集中注意力可能会出事哦。”后座上的亨一边系安全带一边说。

“喂喂，你干吗不早说啊。”玉田宪吾不高兴地抱怨。

下午六点多，良夫和亨准备开车出门。不出所料，依然与隧道事故有关。然而与昨天不同的是，今天母亲郁子把他们送到了门外。

郁子好像终于从良夫和亨那里听说了整件事。从“那位”荒木翠出事前坐过自家的车，到昨天与记者见面，以及今天要去见玉田宪吾的事，郁子都知道了。她站在车旁，义愤填膺地谆谆教导长子：“虽然我不知道那个记者是个怎样的人，但不可否认，他就是造成事故的罪魁祸首。绝不能轻饶！”

“哦，嗯。”良夫被母亲的气势所震慑。

“绝不能轻饶？妈，哥哥又不是法官。”

“妈妈也一起去吗？去酒店好好教训那个娱记一顿。”

“我就不去了吧。”郁子说，“妆都花了。”

“唉……”良夫长叹一声。

“亨也要加油啊。”郁子又对副驾驶席上的次子说。

“我只想了解一下玉田宪吾这个人。”亨向母亲挥挥手，像往常一样从容淡定。

“这么悠闲怎么行！今天是真刀真枪，一决胜负的日子！”郁子说。

引擎发动，我的身体开始震颤。

“小绿，你最近常出任务啊。”扎帕对我说。

“是啊。虽然很忙，不过能到处跑跑我还是很高兴的。”

良夫松开手刹，正要踩油门，郁子突然说：“啊，等一下。”良夫急忙踩下刹车，回头看向母亲。

“妈，这样很危险的。”

“对了，那个叫什么的犯人……”

“他不是犯人。”亨从副驾驶席探出身子，大声说。

“他叫玉田宪吾。”良夫说。

“和犯人差不多嘛。总之，这个叫玉田的人，要是一见面就用‘无可奉告’或者‘为什么要告诉你们’之类的话打发你们怎么办？”

“嗯，很有可能。”

“这样的话，你们就告诉他出事前荒木翠坐过我们家的车。”

“又要说这个啊。”良夫苦笑。

“为了写出报道，他肯定会询问具体情况的。而且，别的记者不是也采访你们了嘛。总之，撒饵很重要。撒饵懂不懂？记者肯定会上钩的，就像贪吃的鬣狗一样。”郁子越说越起劲。

“这都是先入为主的偏见。”亨笑道，“而且，妈，你根本不了解鬣狗好不好！”

“我们走了。”

“回来向我汇报。”郁子像司令官一样发出命令。

我本以为良夫他们不会那么容易与玉田宪吾搭上话，没想到惊人地顺利，甚至顺利到让我有点儿失望的程度。

首先，我们来到河合翔说的那家廉价酒店。虽然亨认为河合翔可能会把我们与玉田宪吾见面的事写成报道，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酒店在仙台站东口稍远的地方，良夫在正门口停下车，拨打了名片上的电话。

“因为情报来源不定，所以不管谁打电话，记者应该都会接。”果真被亨言中。

玉田宪吾已被警方释放，幸运的是，他依然在仙台。

良夫怯生生地提议：“我们有许多问题要向您请教，可以抽时间见个面吗？”

不出所料，对方不耐烦地一口回绝。

“我不接受任何采访。再见。”

抢在对方挂断电话前，良夫适时补充道：“其实前天傍晚，荒木翠女士坐过我的车。”

对方闻言态度立变，他若有所思地沉默片刻，问：“你在哪儿？”

良夫右手缓缓握住方向盘，那动作好像在说：对方上钩了哦。

所以，现在我在路上奔驰，而玉田宪吾就坐在我的副驾驶席上，他问：“到底要去哪里说啊？”

“请你委屈一下，就在车里说吧。”良夫握着方向盘说。

“我哥一分心就开不好车。他一边说话一边开车很恐怖的。”亨的抱怨中还夹杂着某种威胁。饶了我吧，我在心中哀叹。

“我要下车！”玉田宪吾也就四十岁左右的年纪吧。

“负责提问的是我弟弟。”良夫用力握紧方向盘。

“提问？是我采访你们好不好！明白了吗？”玉田宪吾没好气地说。他没有勃然大怒大概是因为亨还是小学生吧。

“玉田先生，是你杀了荒木翠吧？”亨单刀直入地提问。因为都说童言无忌，所以亨故意这样说的。他有意选择夸张的表达方式，并以此当作武器攻击对方。“你有什么资格耍威风啊。更何况，事到如今，你还想写报道吗？”

“当然要写。我已经把昨天那件疑点诸多的事故写成稿件，发给编辑部了。警察把我抓到警局唠叨了半天，其实我根本没做坏事。”

“根本没做坏事？你是不是人啊！”良夫忍无可忍地怒吼。冷静点儿，我提醒他。

“哥，你冷静点儿。”亨也说。

“我说，你们好像有些误会，我只是跟在荒木翠和丹羽的车后面而已。”

“你撒谎！难道不是你穷追不舍才把人家逼上绝路的吗？”

玉田宪吾哈哈大笑，但不难听出他笑得有些勉强。“不调查就乱发言是会吃亏的。你认定我们这些记者只会成天追在名人的屁股后面问无礼的问题，对吧？如果真如你所说，是我把他们逼得出了车祸，那警察不会放过我啊。丹羽的车超速行驶，越跑越快，倒不如说我是担心他们出事才追上去的。”他鼻翼翕张，显得很激动。

“深更半夜的，又没有其他目击者，你是在为自己开脱吧。”

系着安全带的玉田宪吾转身面朝后座。“没有真凭实据就不要出言不逊！”他的语气十分强硬，充满怒气与不快，然而他的表情却很柔和。这个人的表情和感情不同步啊，我想也许是因为他在工作中经常要面对两难的困境和压力的关系吧，感情总是与理智相冲突。

“隧道入口有摄像头，把昨天车辆通过时的情况都录下来了，估计这段影像近期就会公布。荒木翠坐的车急速钻进隧道，我开的车跟在后面。虽然我不敢说自己严格遵守法定限速，但是绝对没有快到离谱。我一直谨守交通法规。如果这样也要挑错的话，那幼儿园的接送班车也要被抓了。”

“那为什么会出车祸？”良夫提出疑问。

“不知道。”玉田宪吾转向前方，粗暴地说。他两眼通红，恐怕昨天发生事故后就没怎么睡过。至于是因为疲劳，还是因为兴奋，就不得而知了。

“是他们任性超速才会出事的。”

“但是，玉田先生并没有试图救人，这个摄像头也拍下来了吧。”

“听好，如果当时你们也在场的话，就知道再做什么都无济于事。”玉田宪吾略显焦躁，他看向窗外，“车子熊熊燃烧，根本靠近不了。”

“但是你照相了吧？”

“那是我的工作。不管我照不照相，都救不了她们。你别搞错了！”

“那么，之前那个棒球选手自杀的事呢？你也用‘这是工作，没办法’就打发了？”也许是出于兴奋，良夫提高了嗓门。

“啊……”玉田宪吾瞬间哑口无言。他表情扭曲，好像突然被人戳到痛处。

“哥，这样可不行。挖苦人也要选准合适的时机，才能一击致命。”亨像老师教学生一样，尖锐地指出。

“我说，你们很恨我吧？”玉田宪吾靠向椅背，长叹一声，“其实你们比我们记者恶劣多了。”他虽然言辞粗鲁、语气不快，但并没有勃然大怒，反而因为震惊而发笑。

“以前，我去采访一帮不良少年，他们被我搞烦了，便在一天深夜，把我抓起来塞到车里，拉到码头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感觉这次比那次更恐怖。”玉田宪吾苦笑道。

“我想知道，荒木翠真有那么了不起吗？结婚后引退，可记者还不肯放过她，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无关人等如狂风暴雨般的关注。”

昨天，面对另一个记者河合翔时，亨也问过同样的问题。比起答案，亨也许更想借此确认一下对方的反应。

“你知道荒木翠的家世吧？那可不是一般人家啊！荒木翠出身名门，既是明星，又是美女，所以当然是万众关注的焦点啊。”

玉田宪吾的回答和昨天河合翔的回答基本相同。这些追新闻的记者都统一好口径了吗？

“那也不能把人家逼到烧死在车里吧！就算她家世再显赫，这种关注也太过分了！”

“说到底，都是因为大家对她感兴趣啊。”玉田宪吾虚弱地说，仿佛突然被抽去了全部力气一般。我能感受到这句话里透露出他毫无矫饰的真实想法。

“感兴趣？”

“你知道我们记者追的都是什么新闻吗？重大事件？有益民生的事件？才不是呢。我们只追大家爱看的新闻。”

“大家爱看的新闻？”

“你知道这一年里发生了多少起烧落叶引发的火灾吗？”

“烧落叶？”

“差不多三千起！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吧？火灾很危险，会危及大众的日常生活。所以，你不觉得应该进行相关报道，唤起大家的注意吗？但是，这种新闻是上不了报纸的。主妇被裸男追逐摔断了骨头，这种事反而比较可能写成热门的报道。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很简单，因为后者更有趣，大家喜欢看。经常有人出来装模作样地说：‘那些艺人分分合合的绯闻无聊透顶。’我们不知道这种新闻无聊吗？我们当然知道，而且比谁都清楚。但是这种新闻就是有市场。打个比方，人没有零食也能活吧？零食没有营养，所以你们就想，既然

没营养就不要生产了。然而即使零食没营养，爱吃零食的人依然很多，所以零食厂依旧存在，也并不奇怪。”

“照你的意思，有营养的东西就不应该生产了吗？请你们多报道一些有意义的新闻吧！”良夫说。

“你是想建议零食厂‘你们也应该生产有营养的小菜’吗？我有我的工作，零食厂就是生产零食的。大家分工不同。”

听到玉田宪吾的反驳，良夫一时之间竟无言以对。

“小玉，此言差矣。”亨不紧不慢地开口，还故作亲密地改变了称呼，“即使没有这种新闻，大家也无所谓啊。你们把艺人的隐私写出来，就会有人想看，但如果你们不写，大家也不在意。虽说公众有知情权，可是这些事即使不知道也根本没关系吧。‘不知道就很麻烦的情报’和‘知道后可以作为八卦谈资的情报’截然不同。”

“你这个小学生是怎么回事儿？”

“很狂妄对吧？”亨认真地回嘴，“所以我在学校会被人欺负，你放心吧。”

“放心？我放什么心啊！”

“玉田先生，荒木翠的事姑且不论，你先把日本学校的各种霸凌事件写一写如何？拿出质问出轨艺人的气势，把霸凌事件中的加害者吊起来拷问不就行了吗？”良夫相当情绪化。

“不过，大家确实对荒木翠这个人很感兴趣。这样一位女性的私生活是怎样的，人人都会好奇，不是吗？她与普通白领结婚已经让人大

跌眼镜了，婚后还绯闻不断，就像在有意吸引大家注意似的。”听完亨和良夫不着边际的发言，玉田宪吾好像恢复了冷静，声音也沉稳多了。

“她说出轨的事大部分是媒体捏造的。”良夫反驳。

“那就是说其中也有真事。据我调查，荒木翠的确和几个人发生过不伦关系。其中有名人，也有普通人。”

“不知那些普通人感觉如何。会是一生的骄傲吧。”良夫用做梦般的语气说。

“不一定吧。那些男人即使当时是单身，但总有一天会结婚生子。说不定会被过去的绯闻拖累，到那时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荒木翠是瘟神了。”

“会这样吗？我倒是觉得，不为人知的秘密恋情会成为美好的回忆。”

“哥，你对这事很在意啊。”亨笑道。

“不。”玉田宪吾有些恼火，“应该有很多男人为那段罗曼史而反省，或者说感到后悔。对有些人来说，与名人交往的往事甚至会成为未来人生的重负。”

“因为媒体不放过他们？”亨问。

“没有媒体也一样。话说回来，你们知道荒木翠和丹羽是在哪里认识的吗？”玉田宪吾扭头转向驾驶席，问道。

“是在牙医那里吧。”良夫回答。

啊？废车[11]？我吓了一跳。

“荒木翠女士还感叹，那里本应是最重视隐私的地方。”

就在两天前，荒木翠在车上说过这样的话。然而，如今她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想法、她的感受也随之全部消失。我无法相信，也很害怕。那时她还笑呵呵地对我们说：“因为工作人员的错误，丹羽君差点儿又被拔了一次智齿。”音容犹在，而伊人已去，我不禁怃然。

“是那个牙医的儿子说出去的。”玉田宪吾说。

“牙医的儿子？他怎么了？”突然提到一个新人物，良夫和亨都深感意外。

“牙医的儿子与各个杂志编辑部联系，兜售这个情报，还讲得天花乱坠。”

“真的？”

“那家伙简直无可救药。快三十的人，一点儿都不长进。”

“什么意思？”

“说无可救药都不足以形容他。总之，他是那种抓住别人把柄就不放过的男人。负责挂号的女护士好像也被他威胁过。”

“因为弄错了病例吗？”亨嘀咕。

“不是这种事啦。是有更严重的把柄被他抓到了，于是被狠狠地敲诈了一通。”

“还有这种事？”

“后来，那个无可救药的少爷还拿了一大堆荒木翠和丹羽幽会的照片向记者出售。”

“他是想赚一笔吧？”

“他爸是牙医，应该有的是钱吧？”

“牙医有钱，牙医的儿子可没钱。其实，我还调查过这位少爷的情况。”

“不愧是记者，什么都不放过。”亨调侃道，“你小学时做的自由研究也是关于名人八卦的吧？”

玉田宪吾气呼呼地回答：“总之，经我调查，这位牙医家的少爷素行不良，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还是光棍一个，也不懂教育孩子的事，但是通过这次调查，我算是明白了，如果对孩子一味娇惯、有求必应，长大后就会变成那副德行。从父母那里得不到爱，只能得到钱的人会渐渐变得阴暗扭曲，成为社会蛀虫。他父母现在知道着急了，开始对他严加管教，不再提供丰厚的零花钱，让他自己工作赚钱。”

“儿子年近而立，父母才想起管教，晚了吧？”良夫震惊地说。

“对啊。娇生惯养、游手好闲了将近三十年的大少爷，怎么可能一夜之间洗心革面啊。你说他没钱会怎么办？”

“会怎么办？”

“他就会去找虽危险但轻松的赚钱途径。”

“所以他为了赚几个零花钱，就把荒木翠的事卖给媒体了？”

“这只是他做过的坏事之一。他还做过更恶劣的事呢。”

“你把他的事写成报道不就行了？”亨说。

也许是无言以对，玉田宪吾沉默片刻后才勉强挤出一句：“和荒木翠出轨的事相比，这个太没看点了。”

不知何时，我离开了车道。良夫把方向盘左转，渐渐松开油门，我预测他马上要找地方停车了，然而他却突然开上步行道，把我吓了一跳。可不要撞到行人、电线杆或者墙壁啊，我在心里捏了一把汗。

结果，良夫开到了一个家庭餐厅的停车场，那里并不宽敞，但很空荡。良夫小心谨慎地打轮，调整了几次角度，才把车停在停车场的一个角落。非要较真的话，还是稍微有点儿偏左，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去餐厅聊吗？不要紧吧？我可不想让别人听到啊。”惯于取材的玉田宪吾有些担心。

是啊，还是在车里聊吧，我很想这样提议。你们进店聊，我就听不到了。

“可是我们还没有吃晚饭。”亨说，“妈妈说：‘你们快去把坏记者好好教训一顿。’于是我们都没来得及吃饭就被妈妈赶来了。”

“坏记者真是对不住你们了。”玉田宪吾苦笑。比起不快，他的语气中更多的是疲惫，还有无奈，对于良夫和亨，主要是对于亨。“不过，说一千道一万，名门望族的大小姐就是众人瞩目的焦点，对吧？就像穿着连内裤都遮不住的短裙上楼梯的女人一样。就结果而言，她们就是想引人注目。”

“这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怎么不是？那种人就是和普通人不一样。”

良夫鼻翼翕张，显然是生气了。

“你怎么能这样说一个刚刚去世的人！太不像话了！”

而且，荒木翠就是在这个叫玉田宪吾的家伙眼皮底下出的事，说坏话也该有个限度吧。我也不禁怒从心起。

良夫的语气中饱含厌恶与愤怒，玉田宪吾似乎都被吓到了。“哦，反正人都死了，说什么都无所谓吧。”

良夫闻言越发生气了，亨安慰似的插嘴：“剩下的去店里说吧。”说着，他打开了车门。

听不到他们的对话让我很失望。如果他们在其他车里谈，那辆车还可以把谈话内容转告我，但如果他们在店里谈，我就无从得知了。建筑物不可能把谈话内容告诉我。如果家庭餐厅也有轮子的话，或许还有希望。

“嘿，德米欧。”右侧的丰田威姿（Vitz）向我打招呼。虽然天色昏暗，但是借着路灯也能清晰地看出他那白色的车身十分干净，大概是

刚洗过车。

“你好啊，威姿。你常来这里吗？”我回应道。

“有时来。我的主人瑠奈在这里工作。”威姿说。

“哦，是店员啊。”

“这里的顾客很少，工作很轻松。不过，因此瑠奈也时常担心这里会倒闭。这就叫‘有进有退’吧。”

“这应该叫有利有弊，或者叫有得有失。”

“不过我希望她在这里工作的期间能够结识一位善良的男顾客，交到男朋友。”

“这是你的预感？”

“预感在导航仪上可反映不出。瑠奈是个活泼爽朗的姑娘，长相也不差。更主要的是，她开车很小心。打转向灯时会轻柔地拨动手柄，拉手刹时也稳重得不能再稳重了，几乎都停不住车。”

“这不是很危险吗？”我苦笑。我们这些私家车都会下意识地偏袒主人，看来这辆威姿表现得尤为极端。“我的主人良夫也是个好人。先不说相貌，他绝对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好人，大好人啊！他刚刚进店，要是能有幸结识你家瑠奈小姐，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德米欧，你的主人真配得上我家瑠奈吗？刚才我看到他的背影了，好像不太可靠的样子。”威姿挑衅地说，似乎在试探我。但他立刻

又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啊，可是这样不行。”

“什么不行？”

“还是找个没车的男人比较好。如果瑠奈和有车的男人交往，两人开车兜风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把我留在家里，你说对不对？”

的确有可能，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但是，说不定他们会开着你出去兜风呢。”

“一般都是坐男人的车吧。瑠奈的前男友就从来没有开过我。他好像觉得除了他家的尼桑天际线（Skyline）之外，其他车都不是车。”

“我想我家良夫应该不会这样。他坐在你的副驾驶席上也会很高兴的。”话刚出口，我自己都觉得不对劲，我干吗要这样讨好威姿啊。

如果良夫真和那位叫瑠奈的女性交往了，对我可没什么好处。

正当我胡思乱想之际，一辆漂亮的蓝色MINI cooper驶近前方的停车位。那圆滚滚的车身配上圆溜溜的车灯，看上去就像一只悠闲自在的小昆虫。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英姿飒爽的气场。

MINI cooper开始慢慢倒车，退进停车位。司机是一位身材娇小的女士。从她握方向盘的姿态和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她是个和良夫水平差不多的新手。她一脸紧张地来回看着后视镜和侧反光镜。“妈，这边没问题。”副驾驶席上的孩子好像探出了头，在看是否会撞到邻车。“妈妈，加油，没事的！不要怕！”孩子努力为母亲打气，我也看得目不转睛。

MINI cooper两旁分别停着一辆大型旅行车和一辆奔驰，我真为他担心。看得出，旁边那两辆车也吓得不行。

“明明有更容易停的空位嘛。”威姿说。

这里确实有很多空位，然而MINI cooper好像没多想，就毅然决然地选了这处夹在两车之间的停车位。

“是故意选在这里的。”倒车的MINI cooper自豪地说，“我家麻巳子为了练习停车，专门挑战这种有难度的地方。”

“真了不起！”威姿说。我也有同感。

扎帕曾经说：“人类这种生物，只要有捷径就会走捷径。”我所目睹的情况多数也印证了他的话。我甚至认为这是所有生物共通的特质。然而，今天看到了知难而上的人类，这让我很高兴。

“是很了不起，但是可别撞到我啊。”奔驰说。

MINI cooper平安无事地停好了，虽然稍微有点儿歪，但也算相当成功了。母子俩下车，走进餐厅。

接着，我们自然而然地聊起昨天那起隧道事故。初次见面的车大聊特聊人类的话题以及与车有关的事故，这是常有的事。

在场的车辆全都认识荒木翠，大家无不感叹：“那么有名的人居然死于车祸。”“而且还死在隧道里。”旅行车黯然补充道。对我们来说，黑暗、闭塞的隧道，就是全世界最阴森恐怖的地方了。

我刚想说：“其实我还拉过荒木翠呢，嘿嘿。”但话到嘴边又忍住了。如果说了，大家肯定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好奇地抛出一大堆问题。一想到这种场面，我就懒得开口了。

扎帕好像也说过，夸耀总是伴随着危险。“人也好，车也好，经常会为了彰显一时的名誉或满足自我表现欲而草率行事，然后为此背负沉重的负担。”

“话说回来，那个追车的记者居然眼睁睁地看着车子着火而不伸手相助，这也太过分了吧。我想起了英国戴安娜王妃的悲剧。”威姿说。

此话一出，我们的注意力马上转向MINI cooper，因为听说MINI cooper来自英国。这时奔驰插嘴道：“MINI cooper早就被宝马收购了。”言外之意大概是说，MINI cooper是德国车，英国的事找他也没用。

MINI cooper闻言却不甘示弱地表示：“话虽如此，可我们现在还是在英国的工厂生产的。我们MINI cooper依旧是英伦之魂，换言之，我们的心是英国制造。所以，我们也经常谈起阿尔马隧道的那起事故。”

“但你不是待在日本吗？”威姿说。

奔驰也犀利地指出：“而且那起隧道事故发生在法国。”

“哦，是法国吗？”我反问。这起事件中的英国元素越来越少了。

“这个……话虽如此，但是英产车有属于自己的情报网，所以我的消息都很灵通。”

“这辆MINI cooper好像很可疑啊。”旁边的威姿冲我嘀咕。的确，我不知道他的话到底有几成可信，真让我头疼。

接下来的时间成为MINI cooper的专场秀。他开始讲述戴安娜王妃的生平，以及那起被誉为世界最著名交通事故的隧道车祸。

“戴安娜王妃与王子离婚后，曾与好几个男人传出绯闻。当时和她一起在车上的，是她那时的情人，埃及富豪之子多迪·费伊德。”

“有传闻说她的真爱另有其人。”奔驰说。

“确实有这种说法。对于一直在王室委曲求全的戴安娜王妃来说，一定很想尽情享受普通女人在恋爱中所体验到的种种酸甜苦辣吧。”明明没有人类的恋爱经验，MINI cooper却像历尽千帆似的讲得头头是道。

“是这样的吗？”

“关于戴安娜王妃的‘死亡真相’，我听过各种版本。其中我最喜欢的是，那起车祸的唯一幸存者——戴安娜王妃绯闻男友多迪的保镖讲述的版本。他还出了一本书，上了英国的畅销书排行榜。”

我想MINI cooper肯定不会读书，恐怕是读过那本书的人曾经讲起过，被他听到了。或者是听了其他知情车的转述。总之，MINI cooper以自己熟读此书的口吻，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

戴安娜王妃和新绯闻男友多迪前往法国，一边躲避无处不在的狗仔队，一边享受幽会的欢乐。身为大富豪之子的多迪此前从未被媒体如此关注，所以他并不擅长应对狗仔队的凶猛攻势，这也为日后的惨

剧埋下伏笔。不过似乎也与他为了讨戴安娜王妃的欢心，一味逞能有关。那天，午夜零时前，两人从酒店出来，打算去凯旋门附近的百货公司。

只有短短十分钟的车程。

然而，就在途中，他们乘坐的奔驰S280与隧道里的第十三根柱子相撞，酿成悲剧。

在限速五十公里的路上，那辆车却以超出限速一倍以上的速度行驶。也有人说超速了三四倍。

“据说司机为了减速，试图瞬间换到三挡。”MINI cooper说，“但是……”

“但是？”

“但是情急之下，司机似乎把这辆自动挡车与自己常开的手动挡汽车搞混了，想换三挡，却一下子打到了空挡。”

天啊！还有这种事！

听到这里，我真想捂住前窗，不去面对这悲惨的事实。其他车应该也有同感。唉……大家一起哀叹。

结果，司机、多迪和戴安娜王妃全都死于这起车祸。不省人事的戴安娜王妃被送往医院，注射了一百五十支强心剂，也未能挽救她的生命。

只有保镖身负重伤、惨遭毁容，却侥幸逃过一死。

“保镖完全不记得车祸发生前的事情，所以没人知道导致车祸的真正原因。据说后来查出司机酒驾，从他的体内检测出酒精和其他处方药物，然而这也并不能说明车祸的真相。”

“好像还有人说这起车祸是一个阴谋来着。”面包车随口说。

“这种说法数不胜数。”MINI cooper煞有介事地说，“也有人说是暗杀，就连司机到底喝没喝酒这件事都有人提出质疑。而且，在发生车祸之前，事故车曾与一辆白色菲亚特发生剐蹭。警方逐一排查了所有拥有白色菲亚特的车主，但到最后也没能寻得蛛丝马迹。关于这辆车，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所以，在英国车的圈子里有一种流言……”说到此处，MINI cooper更为得意了。

“什么流言？”

“大家怀疑戴安娜王妃还活着。”

什么啊？说实话，我和其他车都很泄气。

其实某人没有死，还活着哦！——这不就是人类最喜欢的都市传说或者阴谋论嘛。

“人类总爱这么说，不是吗？他们说猫王没有死，源义经[(12)]也还活着。”面包车也忍不住指出。

“没错。而且这种流言并非只限于人类。”奔驰大声插话，“你看，我们不也经常说吗？世界上的第一辆汽油车、全世界最早的那辆梅赛德斯-奔驰，至今仍在世界的某处行驶。”

被誉为现代汽车鼻祖的第一辆梅赛德斯-奔驰是我们所敬仰的偶像。该车以戴姆勒经销商耶利内克的女儿梅赛德斯命名，我常听到这辆车至今仍神采奕奕地奔驰在路上的传言。另外，有关福特T型车的小道消息也层出不穷，比如他被目击到在底特律加油，或者在日本高速路路口交过路费。大家众口相传：这些老前辈们还活着！就连居住在仙台的我也听到耳朵快要磨出老茧了。[13]

“但是，戴安娜还活着的传闻与这些完全不同。”MINI cooper说。

“怎么个不同？”

“一种说法是——这个传闻源于当时就在事故现场的雪铁龙BX的证词。无论如何，这是人类不知道、只有我们车子才掌握的绝密情报。”

“越听越可疑了。”威姿说。

将“绝密情报”在这处位于仙台的停车场里随随便便讲出来，真的没问题吗？我的心中不禁萌生出这个朴素的疑问。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西装的男子从家庭餐厅里走了出来。他一边摆弄领带，一边快步朝我们走来。只见他按下手中车钥匙上的按键，我对面的面包车车灯随即一闪，车门咔嚓一声打开了。“啊，我要走了。这里真好，还想多待一会儿呢。”面包车说。

紧接着，一位女士也走了出来，坐上那辆奔驰。“我也要出发了。真想再听听关于戴安娜王妃的传闻啊。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聊。”

两辆车开出停车场，消失在远方。我重新拉回话题。“那后来呢？戴安娜王妃怎么样了？”

也许是因为听众减少，MINI cooper兴致稍减，语气也和之前不同。“戴安娜王妃到底度过了怎样的人生啊？”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我困惑地说。这不是我该考虑的事。

“她和王子结婚，成为万众瞩目的王妃。但是，王子在结婚前以及戴安娜王妃死后，一直在与其他女性交往。而且戴安娜王妃从来没有隐私可言，大事小事都会被媒体传得天花乱坠，真假难辨。她在健身房锻炼也会被偷拍，装摄像头的就是那家健身房的老板。这个世界上还有她能相信的人吗？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她会心力交瘁、精神错乱也不足为奇。”MINI cooper饱含同情地说，“所以，她一直被厌食症和暴食症所折磨，郁郁寡欢。”

“嗯，她一定忍受着我们无法想象的压力和痛苦。”戴安娜王妃乘坐的汽车每天听她抱怨，看她闷闷不乐，也会感同身受吧。

“她的绯闻男友里，有人为了钱把他们幽会的内容卖给八卦小报。狗仔队之所以知道多迪和戴安娜王妃的行踪，好像也是身边的人告密。世界虽大，却没有戴安娜王妃的安身之处。”

我条件反射地想起把荒木翠和丹羽的事添油加醋，出卖给媒体的牙医儿子。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存在坏到骨子里的烂人，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吧。

“没有隐私，一秒钟都不能放松的戴安娜王妃，最后在一起隧道车祸中结束了短暂的一生。你不觉得她很可怜吗？”

“是啊。”

“好可怜啊。”

“就是说嘛。”MINI cooper心满意足地说，“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那种流言。”

“戴安娜王妃还活着的流言？”

接着，MINI cooper终于不再卖关子，把有关戴安娜王妃的流言和盘托出。他的话如一记重磅炸弹，震撼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不会吧！怎么会这样！下一秒又觉得说不定有这种可能。各种念头互相交织，让我们兴奋不已。

也许是我们的反应过于强烈，MINI cooper有些被吓到了，他提醒我们道：“不过说到底这也只是流言罢了。”

不久后，良夫、亨，以及玉田宪吾一起出来了。我和MINI cooper、威姿告别。“你一定要再来呀。只要瑠奈不辞职，这个时间她都会在这里的。”威姿说。

我也想再来，但这事可身不由己。

天已经黑透了。路灯下，两旁的景物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变形了的影子，构成一幅奇异的画面。我的心情十分愉快。

“结果也没捞到什么大新闻嘛。”副驾驶席上的玉田宪吾说。

“我们提供了很多情报呀。荒木翠搭车的事我们讲得很详细啊。”亨在后座上抗议。

“也是。不过能不能派上用场、写成报道就不知道了。”

我不太清楚他们在吃饭时达成了何种程度的和解。不过就目前的情况看来，虽谈不上和乐融融、意气相投，至少剑拔弩张的险恶气氛已经不见了。大概是借吃饭的契机，三个人稍微拉近了心灵的距离吧。

良夫驾驶着我，开往玉田宪吾上车的地方。

“啊，对了，其实我之前从周刊杂志社的河合先生那里听说过你们的事。”车开到远远能看到酒店轮廓的地方时，玉田宪吾开口说道，“他说他把我的地址告诉了那对奇怪的兄弟，说不定你们很快就会找上我。他还说，如果得到有趣情报就写成报道。那个家伙，看上去是个彬彬有礼的帅哥，其实别提多狡猾了。”

“果然是这样啊，我就知道。”亨说。

“奇怪的兄弟？这种说法真让人意外。”良夫对细节非常执着，“弟弟的确很奇怪，但是哥哥怎么看都很普通吧。”

“没错。”玉田宪吾和亨异口同声。我和良夫唯有苦笑。

“但是，小玉，你看起来可没有河合先生那么单纯啊。”亨说道。

“什么意思？”

“因为听你说了这么多，我还是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哪有这回事儿……我这个人很好懂吧。”

“你看，昨天荒木翠出车祸死在你面前，而且是因为你追车才造成的车祸。一般来说，当事人都会有少许罪恶感，或者意志消沉才对

吧？但是，类似的迹象在你身上一丝一毫都感受不到，刚才在餐厅你还狼吞虎咽吃得很香。”

“刚才我也说过了，我并没有对他们穷追不舍，所以为什么要有罪恶感？”玉田宪吾不耐烦地说，“而且那是我的工作，事事在意就没法干了。”

“但是……”

“不好意思，我这个人就是铁石心肠。这么说可能会吓到小孩子，不过的确存在这样的大人。”玉田宪吾表情扭曲。

“不是这样的。”亨摇摇头，“玉田先生，如果你真是铁石心肠、神经麻木、从不把他人的生死放在心上，那反倒好懂了。”

“这不就行了吗？”

“但是，一提起那个棒球选手自杀的事，小玉你的脸色立刻就变得很难看。”亨一派天真无邪的样子，就像在说晚霞之后会是晴天一样，“你看，现在你的表情就很难过。”

“才没有呢！”

“有！你就和我们班的圭一君一样。他清洗教室的鱼缸，结果不小心把金鱼都弄死了。井伊田他们成天咋咋呼呼地用这事嘲笑他。”

井伊田这个名字是第一次被提到。良夫和我的想法一致，他说：“他就是欺负你的那个家伙吧？”

然而亨却对哥哥的话充耳不闻，继续说道：“每次一提到金鱼的事，圭一君就显得很痛苦。”

玉田宪吾苦笑。“哦，这是理所当然的吧。因为自己的行为导致不幸发生，没人会感到高兴吧。金鱼也好，棒球选手也罢，都一样。”

“所以你对荒木翠之死也不该无动于衷，对吧？就是这里我不明白。怎么说呢？就好像是头和尾巴之间没有脊椎相连。”

“头和尾巴之间没有脊椎？什么意思？”良夫诧异地问。

“那个词怎么说来着？”

“首尾连贯？”玉田宪吾说。

“对对，就是首尾不连贯。”

玉田宪吾叹息道：“你这么说我也没办法，反正我并不是很同情荒木翠。”

“你真冷血！”良夫的音调升高了八度，“明明是你追车造成的事故。”

“是他们自己开车超速才出的车祸！我是被连累的那个。”

“你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玉田宪吾没好气地说：“我要下车。”说着就开始解安全带。

“玉田先生，你拍的荒木翠出事的照片会刊登在杂志或报纸上吗？”良夫问。

“出事的照片？”

“就是汽车在隧道里着火了之类的。还有出事前荒木翠的照片。你不是拍了很多吗？”良夫追问。此刻他已经顾不上礼貌了，我想他心里一定很难过。

这还用问？连我都知道他肯定拍了。玉田宪吾沉默半晌，才说：“上不了杂志。照片都被警察没收了。”

“要是没被没收，就会上杂志了吧？”良夫话里带刺。

“不过，你应该暗中藏了几张才对吧？”亨也坏心眼地补刀。

玉田宪吾没有立刻作答。看来是被望月兄弟言中了。

为了不蹭到马路牙子，过于小心翼翼的良夫在离步行道很远的地方就停了车，远到让我觉得几乎停在马路中间了。幸亏夜深人静，车辆很少，不会撞车，也不会被嫌弃地按喇叭。

“那么，再会。”

听到亨的话，玉田宪吾板着脸说：“我可不想和你们再会。”然后他关上车门，离开了。他的背影看上去有些虚弱。

良夫驾驶着我朝家开去。

在路上奔驰的时候，我想起刚才在餐厅停车场里听MINI cooper说的有关戴安娜王妃之死的种种传闻。

那些传闻如果套用在仙台隧道事故中又会怎样呢？一想到这种可能性，我便兴奋得不能自已。

我在想：荒木翠会不会还活着?

“喂，小绿，那么有意思的事怎么不早点儿告诉我？”与玉田宪吾见面的次日，扎帕不满地抱怨。

“我没机会说啊。”被冤枉的我有些生气地辩解道，“昨天我从家庭餐厅回来时你不在啊。”

“啊，对哦。”虽然没人拜托细见先生这样做，但是一到晚上，他就会开车去繁华街道或人迹稀少的山道巡查，看有没有素行不良的未成年人在外面鬼混。

“之前我就想问来着。巡查时如果发现小混混什么的，细见先生会怎么办呢？”我问。

细见先生深受小学生尊重，但是比小学生大一些的少男少女们会听他的话吗？光是想想，就让我忐忑不安。

“我基本都待在停车场，不太清楚街上发生的事。不过，如果细见先生碰到不良少年的话，应该会上前管教吧。‘喂，大半夜的不回家，干什么呢！’之类的。老师不都是这样的吗？”

“也许这是我的偏见，但是我总觉得那些小混混不会乖乖听话。”

“没错。人类对于长者的感情和态度分为几个阶段。”

“还分阶段？”

“细见先生说，第一阶段是‘尊敬’。起初，在孩子眼中，长辈是憧憬的对象，所以对长辈怀有‘尊敬’和‘信赖’的感情。”

“原来如此。”

“接着，这种感情就会慢慢发生改变。按顺序说，就是‘尊敬’→‘信赖’→‘反抗’→‘轻蔑’→‘藐视’→‘放弃’→‘容许’→‘同化’。”

我努力跟上扎帕的快速解说。“所以，最后就同化了？”

“对。咱们汽车界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大型停车场休息的时候，总能碰到喜欢秀优越感的新车，对吧？他们不是夸耀自己的设备，就是瞧不起老款旧车。”

“是有这种车。”

“这些家伙不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也会成为旧车。不，也许他们知道，只是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情罢了。他们不懂，我们曾经也都是新款车。”

“可不是嘛。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按照刚才的阶段，繁华街道上游荡的小混混一定属于‘反抗’或‘藐视’阶段吧？”

“是啊，差不多吧。”

“那细见先生不是很危险吗？也许会有人对他动用暴力。”

“这个细见先生早有准备。他在衣服里面藏了铁板。”

“铁板？”

“就是那种薄薄的铁皮，比身体大一圈。”

“这是《防身术杂志》上教的？”

“可能吧。不过细见先生昨天是到以前的学生家去了。”

“以前的学生？”

“那个男人已经快三十岁了，他的父母来找细见先生寻求帮助。这当父母的也很奇怪，找孩子的小学班主任商量什么啊。真是脑子短路了。你说是不是？”

“他们找细见先生商量什么啊？”

“好像是说他们的孩子失踪了。我家细见先生心地善良，又是诚实正直的好老师，所以一听说这事就赶去学生家了。”

“三十岁的儿子离家出走，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就一般常识而言，三十岁也该是离家独立的时候了吧。

荒木翠在这个年龄时已经功成名就，退出影坛了。那家的儿子离家独立，父母应该高兴才对呀。

“那家的父母过去就对孩子过度保护，虽说这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但细见先生依然记得很清楚。不过我没听到他们在家里的谈话内容。”

“那个前学生，找到了吗？”我问，接着又补充道，“那家的儿子应该不愿意被叫作前学生吧。都长大成人了。”

“是啊。如果被叫成‘前学生’，那也可以被叫成‘前幼儿园小朋友’或者‘前婴儿’了啊。”

“那我们就是‘前金属板’了。”

“总之，就是为了这件事，细见先生去那户人家待了很久。然后认真严谨的细见先生又到年轻男人可能会去的地方找了个遍，早上才回来的。不过这件事无所谓，你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觉得荒木翠还活着？”

“据MINI cooper所说……”我一边说一边回忆昨天MIN Icooper讲的那些传闻。

“那起事故是为了让戴安娜王妃获得解放而故意制造的。”MINI cooper如是说。

“获得解放？”威姿问。

“那些同情戴安娜王妃的人认为：戴安娜王妃和多迪是伪装成坐在事故车里的样子。这样一来，世人就都以为他们在车祸中身亡了，而他们则能在世界的某处秘密地过着幸福的生活。”

“那么……”我一时不能理解他的意思，但又不知道该问什么，“他们为此制造了车祸？在戴安娜王妃下车之后？”

“有很多说法。有人说车祸本身就是策划好的，也有人说是车祸发生之后才策划的。众说纷纭。不过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戴安娜王妃和多迪并没有死于那起车祸，而是在某处过着幸福的生活。”

“都是胡说八道。”威姿说，“这根本不可能吧。”

“为什么你觉得不可能？”MINI cooper问。

“因为狗仔队目击了车祸的全过程，不是吗？”

“好像有九位摄影师和一个骑摩托车的人都看到了。”

“如果戴安娜王妃偷偷逃出事故现场，会被狗仔队拍到吧。”

MINI cooper沉默了片刻，等气氛酝酿够了，才慢条斯理地回答：“不是这样的。”

“不是吗？”

“正是那些狗仔队帮助了戴安娜王妃。”

“啊？”

“他们为车祸做了掩护。”

我和威姿同时惊呼。

MINI cooper得意扬扬地开始说明。

“人们对狗仔队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觉得‘他们不择手段拍摄戴安娜王妃的照片，为了高价出售。他们是王妃的天敌’。因此，根本不会想到他们会制订计划，帮助戴安娜王妃获得自由。”

的确存在这样的偏见。我也一直坚信狗仔队就像一群讨厌的蝇虫，毫无良知和同情心。

MINI cooper接着说：“大多数人都认定媒体满嘴谎言，记者没有人性。事实上，记者里也有各种各样的人，对不对？据说，在那次法国旅行中，戴安娜王妃曾经找到狗仔队，请求他们稍微收敛一些。她同意狗仔队在一定限度内拍照，但是不要在晚上骚扰他们。双方达成

了协议。在跟踪的过程中，也许有记者渐渐被戴安娜王妃的人格所感染，开始对她的困境产生同情。”

“你是说狗仔队里出现了这种人？”

“对，就是狗仔队。刚才我也说过，就在发生隧道车祸前，曾有一辆菲亚特与事故车发生剐蹭，车上留下了明显的剐蹭痕迹。那本记载了保镖的证词的书里说，尽管警方调查了全国范围内的三千辆菲亚特，却依旧没有找到那辆剐蹭车。这里面显然有蹊跷，对不对？也许，戴安娜王妃就是乘坐那辆菲亚特逃跑的。”

“原来如此。”我只能这样回答。

“另外，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

“什么事？”

“早在结婚之前，戴安娜王妃与摩纳哥的格蕾丝王妃见过面。”

“这算什么有意思的事啊？不过你接着讲好了。”

“格蕾丝王妃美貌绝伦，曾是电影明星。对戴安娜王妃而言，她像个榜样一般。”

“原来如此。”威姿说。

“但是，格蕾丝王妃在她们见面后第二年死了。”

“怎么回事儿？”

“交通事故。”MINI cooper说完，像要强调似的大声重复了一遍，“也、是、交通事故！”

我和威姿都发出感叹，但没有说话。

“那辆事故车好像是一辆罗孚，在一处急转弯的地方坠落悬崖。”听到这里，我和威姿又同时倒吸一口凉气。我们的同胞因人类的行为而粉身碎骨，这种事想想就心痛得难以忍受。

“谁开的车？”

“是格蕾丝王妃本人开的。她的二女儿也在车上，不过她得救了。”

“那辆车肯定没救了吧？”

“你看，也许格蕾丝王妃之死也是伪装的。”

“啊？”

“格蕾丝王妃也无法忍受压抑的王室生活，于是，为了得到自由而制造了那起车祸。你不这样认为吗？”MINI cooper说。

“为了逃离王室？”威姿说。

“用了和戴安娜王妃一样的手段？”我说。

MINI cooper闻言纠正道：“不，应该说是戴安娜王妃模仿了她。格蕾丝王妃是她的榜样。而且，她是一个人出席格蕾丝王妃的葬礼的。为什么一个人？很奇怪吧。如果说她已经知道真相了呢？”

“什么意思？”

“她也许向格蕾丝王妃请教过摆脱王室痛苦生活的方法。”

“你是说，她知道这个‘利用事故制造混乱的金蝉脱壳术’？”

“对。”

“原来如此！”我兴奋起来，“于是，戴安娜王妃想到，如果有朝一日被逼到走投无路，自己也可以运用这个战术逃脱。”

“这样就说得通了。”威姿也兴致勃勃地附和。

我们如此轻易地相信了他的话，这让MINI cooper很意外，他急忙补充道：“说到底，这些都只是传闻而已。”这句话就像为我们拉起了一条警戒线。我感到些许失望，同时又很高兴。恐怕他也对传闻的真实性没有自信吧。

“不过，人们为了安慰自己不惜编出这种虚无缥缈的传闻，不正说明那起事故的悲惨吗？”MINI cooper接着说道，“当时，在事故现场附近的车辆都说，怎么看都是狗仔队追得太过火了。但是舆论的矛头很快便转移了方向。从肇事司机体内检测出酒精和药物，这件事使司机一下子变为众矢之的，狗仔队则被从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中排除。最后他们也没有被起诉。”

“不对啊。”威姿苦笑，“狗仔队才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吧。”

“但媒体没有这样报道。连侥幸逃生的保镖都受到了责难，却没人追究狗仔队的过错。那个正直的保镖还拒绝采访，于是媒体更是大肆报道他的隐私，让他不得安宁。”

“这算什么事啊！我作为车子都看不下去了。”我怒气冲冲地说。

“可不是嘛。就是因为有那么多令人发指、不合情理的荒唐事，才会……”MINI cooper说到此处，停下观察我们的反应。

“才会什么？”

“大家才会愿意相信狗仔队帮助戴安娜王妃逃跑这种虚幻的传闻啊。”

原来……不是真的啊。我理解人类的想法，但心中不禁一阵怅然。

“不过，说到底这些都是传闻吧？”扎帕说，“MINI cooper不也这么说了嘛。”

“是的。”我承认，“但是，如果在这次的隧道事故中真实发生了呢？这样想有什么不可以的？”

“你是说，狗仔队救了荒木翠？”

“日本不用狗仔队这种说法，一般就叫记者或摄影师什么的。在本次事件中，就是玉田宪吾。”

“你是说，那个像苍蝇一样烦人的玉田宪吾帮助荒木翠逃跑了吗？”

“对，有这种可能吧？”

“若说有可能，那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扎帕你是否认的喽？”

“否认什么？”

“否认我的推理。我认为在这起事故中，荒木翠没死，丹羽也没死，不仅没死，他们还因此获得了自由，从此过上了幸福自在的生活。”

“这根本不叫推理，这叫空想。首先，玉田宪吾的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如此煞费苦心地帮助荒木翠他们？”

“不是出于同情吗？MINI cooper也说，狗仔队因为同情戴安娜王妃，所以才出手相助。”

“玉田是这种人吗？”扎帕诧异地问，“他曾经因为取材，把棒球选手都逼得自杀了啊。”

“啊！”扎帕的话犹如一道闪电划过我的脑海，此刻只能用“激动得雨刷都要动了”来形容。尽管没有发动引擎，也没人操作，但我真的心潮澎湃，兴奋到雨刷都震颤的地步。“扎帕，就是这个！”

“就是哪个？”

“我想，玉田可能对自己曾经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悲剧而深感悔恨，这种罪恶感一直让他很痛苦。”

“那又怎样？”

“所以他想帮助荒木翠。虽然这样做并不能赎罪，但是他希望帮助荒木翠从世人的关注中解脱。”

“你的意思是，他想通过帮助荒木翠来弥补对棒球选手的愧疚？”

“因为棒球选手已经去世了啊。”

“但这么做也很奇怪吧？人类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江户仇……”

“长崎报[(14)]。”

“对！这不就像去本田店买丰田车一样吗？走错门了吧。”

我把扎帕的话当作耳边风，兀自兴奋不已。玉田宪吾也许利用了车祸，帮助荒木翠他们获得自由。我开始觉得这会不会就是事件的真相呢?

“小绿，你真的相信玉田会帮荒木翠吗？”

“相不相信，我也说不好。不过，如果是真的，不是很好吗？”

“‘如果是真的……’吗？”扎帕话里隐含的讥讽意味把我惹恼了，“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每种可能性都是有意义的。”

“也许吧。不过如果真如你所说，那我要提一个重要的问题。”

“重要的问题？”

“是让你的脑内小剧场成为现实的必要一环。”

“是什么？”

“按照你的思路，那起隧道事故中，荒木翠其实没有死，丹羽也活了下来。那个记者玉田不知采取了什么手段，把两人放走，还拍了事

故照片混淆视听。”

“对，他会这样做，是因为心中一直对把棒球选手逼上绝路那件事感到后悔。”我说。

“但是，他的努力完全用错了地方吧？打个比方，就像买本田车……”

“却去了丰田店，对吧？但也许玉田宪吾就是这么想的。”

“好吧，假设全都如你所说。”扎帕有些不耐烦了。

“大家都认为记者缺乏良知，像害虫一样烦人，而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却造成了认知的盲点。没人想到记者会出手帮助名人。”

“好吧，算你说得有理。接下来才是问题所在。”

“你说。”

“车里的死人是谁？”

“啊？”

“如果死的不是荒木翠他们，那么是谁呢？”

“啊！”

“对吧！”

我无言以对。车里的尸体是怎样的状态?

郁子和良夫提到过这件事吗？我想不起来了。

“即使烧到无法辨认身份的程度，也总得有具尸体吧？那尸体是哪儿来的？总不会是玉田宪吾扛来的吧！”

“唔……”我发出呻吟。

“对吧？所以你的想法压根儿就不现实。”

我大失所望，忍不住对扎帕出言讥讽：“你啊，永远这么现实。”

“我这叫脚踏实地。确切地说，应该叫轮踏实地。”

————————————————————————

(1) WagonR，日本铃木汽车的一种车型。

(2) 弗兰克·扎帕（FrankVincentZappa，1940-1993），美国作曲家、创作歌手、电吉他手、唱片制作人、电影导演。在他超过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中，音乐作品涵盖了摇滚、爵士、电子、管弦乐等多种风格。

(3) “三八”与“扎帕”在日语中发音相近。

(4) 日语中“北海道人”和“土产”两词发音相近。

(5) “江口”在日语中发音为Eguchi。

(6) 《包子好恐怖》是日本著名落语段子。一个人肚子饿，却故意大喊“包子好恐怖”，于是好奇的路人纷纷买来包子给他，想看他有何反应，没想到正中他的下怀。

(7) 日本的意式餐厅里常见的一道菜，叫多利亚（Doria），是从传统意式法式餐点Gratin（就是将面包屑或干酪丝撒在菜或面上烘烤）改良而成的。

(8) 日本职业棒球队分为两个联盟：中央联盟和太平洋联盟。

(9) “九六二五”与“黑尼克”的日语发音很相似。

(10) 怪兽家长：该词来源于二〇〇八年日本富士关西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怪兽家长》（*MonsterParent*）。现泛指那些过于激进，对学校老师百般挑剔，经常提出无理要求的家长。

(11) 日语中“废车”和“牙医”的发音相同。

(12) 源义经是一位日本平安时代的传奇英雄，深受日本国民爱戴，一生经历丰富，且颇具悲剧色彩。不死说大体分为两种，一为北行说，传言他去了北海道；一

为成吉思汗说，传言他经北海道进入蒙古，成为一代霸主成吉思汗。史料记载他于一一八九年自杀。

(13) 福特T型车：Ford Model T，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于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二七年推出的一款汽车产品。一九〇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一辆成品T型车诞生于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皮科特厂（Piquette）。

(14) 原文为“江戸の仇を長崎で討つ”，这是一句日本俗语。江户（东京旧称）与长崎相隔很远，因此这句话表示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或在毫不相干的事件上报了往日的仇恨。

Drive　潇洒驾驶

行驶在街上，建筑物上的涂鸦映入眼中。左侧那栋深灰色大楼外悬挂的长方形招牌上画着一幅太阳的简笔画。啊，是太阳君，我立刻意识到。随后就不禁联想起一个月前发生在青叶区隧道里的那起车祸。

坐在副驾驶席上的亨好像也看到了那幅涂鸦。“妈妈，荒木翠的遗产被谁继承了啊？”他小声嘀咕，“还有，太阳君的版权转移给谁了？”

身为小学生的亨会关注遗产、继承之类的高深问题，我早已见怪不怪了。长期与亨相处，这点儿小事根本不值得吃惊。连来到望月家五年的我都是如此，更不用说生他养他、与他朝夕相处了十年的郁子了。她平静地回答：“荒木翠的遗产应该由她丈夫继承吧。”

“荒木翠没有孩子？”亨说。

“高贵悠久的荒木家血脉，就在荒木翠这里终结了。在这个意义上，她和丹羽君很像呢。”

“咦？怎么像了？”

“因为拥有太阳君版权的丹羽君是单身，也没有孩子。”

“说起这事，妈，你知道吗？丹羽先生为了保护太阳君的版权好像做了很大的努力呢。”亨语气一变。

“是吗？”

“最近，电视节目中有人说起，网上有许多侵犯太阳君著作权的影像和图片，丹羽先生便挨个儿去提出抗议，要求上传者把这些统统删

除。”

“这也算一种执念啊。”

“丹羽先生的口头禅就是：‘不要小看闲人！’”

“这是什么意思？”

“丹羽先生不用工作，有大把的空闲时间，据说他把网上的信息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若论执念深重，恐怕没人比得上有钱的闲人。”

“但是，网上的信息浩如烟海，无穷无尽啊。”

“据说丹羽先生做了一个软件，可以辨识太阳君的形象，并全部替换成其他图片。”

“真的？”

“他自己编写程序做出来的。他有的是时间，所以认真钻研了很多编程知识。听说他把侵权的太阳君图片全换成了面包超人。”

“那不是侵犯了别人的版权吗？”郁子指出，接着她又感慨道，“这位还真是个怪人啊。”

“但是妈妈，丹羽先生没有亲戚，那太阳君的版权怎么办呀？”

“这事你问我也没用，去问律师或法律专家吧。”

“要是妈妈有个当律师的男朋友就好了。”

前方信号灯变红。郁子一直是个模范司机，她轻轻踩下刹车，小心停稳。然后转向儿子，用仿佛要伸手抓住天边浮云一般的语气说："男朋友啊……"

"妈妈，你不交男朋友吗？"

"亨，你希望妈妈交男朋友吗？"郁子说着，笑了笑，"交男朋友可比做模型难多了。不过如果你突然说让我做个模型，我也会很伤脑筋的。"

"模型我自己会做。"

"上哪儿去找愿意和四十岁的妈妈交往的律师啊。"

"而且还是有三个孩子的四十岁妈妈。"

"所以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啊。"信号灯转绿，郁子发动车子，我继续直行。郁子好像在开玩笑，但言语间却流露出不安与彷徨，仿如走在漆黑寂静、伸手不见五指的小路上。

我排第一个。

我可以感觉到引擎的运转比平时更为激烈，活塞急速上下跃动。人类情绪激动时会心跳加快，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铁路道口传来警告音，前方的栏杆落下，就像伸开双臂故意挡路的淘气孩童。根据闪烁的红色箭头指示灯，火车应该会从右边开过来。

对于我们私家车来说，铁路是梦想之地。而那拥有惊人速度、惯于在铁路上长途奔驰的长车身同胞更是我们崇敬的对象。他们从眼前开过时，那种雷霆万钧的压倒性气势，让我们只有肃然起敬的份儿。

汽笛鸣响，大地震颤，火车从右侧疾驰而来。

越来越近了。

我死死盯住前方，心中充满期待与紧张。

随着共振感加剧，货运列车的车头闯入视野。然而眨眼间，眼前就只能看到呼啸而过的车身了。车上装有很多集装箱。

“你好。”我迅速地打声招呼。尽管只能交流只言片语，但这是排在第一位的车才有的特权。

通过铁轨衔接处时车轮发出尖叫，车身轻微摇晃，连带着我们也咔哒咔哒地颤抖起来。我的视野完全被火车占据，那强大到不容置疑的力量让我根本无暇他顾。

“有个好消息。”一个微弱的声音传来。瞬间我还以为是集装箱在说话，然而下一秒我便意识到，这是已经远去的车头发出的声音。偶尔，火车也会在经过眼前的一刹那，和打头的车辆搭话。这是无上的光荣！只是遗憾的是，火车伴随着轰鸣，电光石火间便飞驰而去，我们很难进行太多交流。尽管如此，能够被搭话，就是让我们受宠若惊的荣光。

“利府街道已经全面恢复正常了。泥石流留下的痕迹已被清除干净。”在咣当咣当的声音中，火车的话随风飘入我的耳中。

“非常感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不失时机地向他道谢。

就在半个月前，不，大概是一个月前，隧道车祸发生后不久，宫城县一带受到暴雨侵袭。大雨下了整整三天，我从没见过那种雨势。车辙里全是积水，一经过便会溅起巨大的水花。不管走到哪里，都让我有一种漂浮在水中的感觉。

当时几乎完全不能出门，在外面奔跑的只有出租车和紧急救护车辆。那几天，我们都惴惴不安，如果雨一直不停，恐怕我们就永远没有上路的机会了。

密集的暴雨带来巨大的危害。特别是从仙台前往松岛的必经之地利府一带，雨量尤为惊人，甚至引发了泥石流。很多道路只能单向通行，多处出现交通拥堵。

火车开向远方。最后一节车厢经过前，火车问：“你注意到了没有？”

“什么？”

“崩塌的辰之丘空地那边，发生了恐怖的事情。”

“什么恐怖的事情啊？”

“你晚上经过那里的时候，注意死人。”

“啊？”不等我多问，火车已然远去，声音随之消失，四周恢复安静。拦木机的栏杆缓缓升起。死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如果是字面意思，那也太恐怖了。难道是某种比喻？火车的话果然高深莫测。

“终于可以走了。”郁子叹口气，“被堵在铁道道口总觉得很倒霉，心里发慌。而且货车还那么长。”

反对！这怎么是倒霉？这是光荣啊。

“马上就到了。”郁子说。这时我才意识到此行的目的地是牙科医院。我进入左侧的停车场。

“我不想去。牙医好恐怖。”亨哀叹。一向老练成熟，常用完全不像小学生的口吻指点江山的亨，在这种时候也会罕见地像同龄小朋友一样退缩示弱。

“谁让你不好好刷牙呢。我觉得肯定是虫牙。”

“不是虫牙。你看，只是看起来像虫牙的染色啦。”

“那还有什么好害怕的？今天必须看医生。我好不容易能在工作日休假，就是为了带你来看牙的。牙齿问题放任不管的话，可不会自行好转。”

“可是，仔细想想，用钻头在身上开洞真的好可怕啊。你说是不是，妈妈？”

“这种事不用仔细想。”

母子俩并排走向医院。

除我之外，停车场里只有一辆黑色轻型汽车tanto。[(1)]他与我相隔两个车位。我正在考虑要不要搭话，对方先开口了：“你好啊，德米欧。”

“你好，tanto。”

“你家那个孩子待会儿会哭着回来吗？”tanto说。他看到了刚下车的亨。

“这是我家孩子第三次看牙，他从来没哭过，虽然每次都满脸不情愿的样子。”

“我家是个五岁的女孩儿，每次看牙都是一场灾难。”

“她会大哭？”

“那哭声简直可以当喇叭了。”

说话间，远处便传来孩子的哭声。是从牙科医院里面传出的。看来果然和tanto预料的一样，那个女孩儿开始哭了。“她是因为疼痛而哭，还是因为害怕而哭呢？”

“听说人类出生时也会哭。”tanto说，“哦，我想起来了，那孩子出生后，从医院回家那一路上都在哭。我后座上有个儿童座椅，当时那对年轻的父母，也就是我的主人夫妇，折腾了半天才给小婴儿系好安全带。”

我来望月家时，最小的孩子亨都已经上幼儿园了，所以我没见过他婴儿时期的模样。这一点，我有些羡慕tanto。

哭声越发响亮。只见一位身材苗条的年轻女士领着一个身穿红衣的女孩儿走出了医院。

那孩子张大嘴巴、双眼紧闭、号啕大哭、十分悲壮，就像面临地球末日却绝望地发现自己束手无策一样。母亲眉头紧皱，一脸痛苦。tanto也吓得不轻，却爱怜地微笑着。他一定很疼爱那个孩子吧。女儿坐进后座，母亲坐上驾驶席。再见了，我目送tanto远去。那个孩子从一出生就一直乘坐那辆tanto吧，但是他恐怕看不到她长大成人的那一天了。我也一样。私家车陪伴主人一家的时间有限。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有拼命祈祷，至少不要在这段陪伴时期出车祸。

从医院回来的亨没有哭，只是逞强似的说：“科技发展到今天，还用钻头挖洞治疗不是很奇怪吗？你看，已经是连病历都用电脑管理的时代了。”

这话我最近也听过。往电脑里输入数据时，工作人员把丹羽的病历和别人的搞混了，差点儿酿成医疗事故。亨也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

“会不会是因为丹羽先生太任性，牙医才故意想让他吃点儿苦头？”

“如果真是这样那也太恐怖了。我再也不想看牙了。尤其是牙医，决不能有‘让患者吃点儿苦头’的想法啊。”亨叹息道。

“今天你很走运了，还拿到了候诊室里的那本杂志。”

“哦，对，因为最新一期刚好送到，他们就把上一期给我了。”亨看着膝头上的杂志，我猜那就是从医院里拿出的那本。

“那里有你想看的报道吗？哦，你是想看那起飞机事故的报道吧？”

“飞机事故？”

“杂志封面上不是登出了标题嘛。某国飞机疑似在某处秘境坠毁。”

亨扑哧一笑。“‘某国’、‘疑似’、‘某处’……这也太含糊了吧。”

“因为那里就是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村子啊。没人能听懂那个村子的方言，也没有翻译。在这个上网就能查到一切的时代，还有这样一个不亲自拜访就搞不清楚状况的地方，是多么宝贵啊。”

“正因如此，连飞机是不是坠毁在那里都不知道，真伤脑筋。”

“这么说来，那飞机坠毁这件事是怎么被知道的啊？”

“我看看。因为网上的地图附有卫星照片。”亨一边阅读杂志上的报道一边说，“最近地图更新，所以拍到了那里的情况。”

“是谁发现的啊？”

“给地图纠错的人吧，要不就是闲得冒烟的人。我觉得确实有人会一寸一寸地检查地图，不放过任何细节。姑且不论真假，这篇报道倒是很有趣。不过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件事。”

“那是什么事？”

“你看，这里登着荒木翠的照片。”

“真的啊。”

“应该是事故发生前不久照的。荒木翠正要坐上那辆出事的车。好大一张照片呢。”亨举起翻开的页面给妈妈看。开车严禁东张西望！我心里一阵紧张。不过郁子毕竟是注重安全驾驶的模范司机，她对儿子说：“等一下。”一直保持目不斜视的状态。

信号灯变红，我的速度降为零，郁子拉起手刹，这才把注意力转向儿子。“照片在哪儿？给我看看。”

那张巨大的半身照占据了整整一页。照片上的荒木翠好像在某个停车场，她身后停着几辆私家车。具体情况到底怎样我也说不准，但据亨所说，那张照片上配有说明文字，上面写着：荒木翠登上事故车之前的最后影像。

“她的表情还是那么美啊。”郁子说。

的确，那张特写中，荒木翠笑容满面。还戴着我最后见到她时戴的帽子，不过帽檐稍微抬高了，表情清晰可见。她嘴角微翘，美目生辉，贝齿仿佛都在闪闪发光。

“这是小玉拍的照片。”亨说，“这里写着玉田宪吾摄影。”

“那是谁啊？”

“就是荒木翠出事时追车的那个记者。”

“什么？！”郁子立刻按响愤怒的喇叭——当然，这只是个比喻。这时，前方信号灯变绿，她慌忙解除手刹，踩下油门。

“就是因为他才会出事的吧？他为什么还能若无其事地继续工作呢？”

“当时追车的不仅有小玉，好像还有其他几辆车，都是记者、摄影师之类的。”

哦，是这样吗？我一直以为追车的只有玉田宪吾一个人。

“哦，是这样吗？我还以为只有那个叫玉田的一个人。”郁子似乎和我有同样的想法。

“途中丹羽先生好像巧妙地甩掉了那些车。”

“只有玉田咬住不放，对吧？”郁子气得几乎要挥舞拳头了，“他怎么能这样！还把照片登在杂志上。难道他还想把这件事当作功绩炫耀吗？亨，你说说看。”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亨似乎也被妈妈的气势震住了。

“真不敢相信他现在还过着正常的生活，我本来以为他肯定在大牢里蹲着呢。”

“妈妈，你太激动了。小玉说他并没有穷追不舍。”

“他当然会为自己开脱。”

“我想警察也认可了他的说法，所以才会把他释放。”

“但他绝对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亨沉吟道。

“不过，那张照片可真美啊。”郁子盯着前窗说，“最后能留下这样的照片，好像也不错。”

“妈妈，荒木翠这是在冲谁笑啊？”

“啊？”

“这是一张正面照，所以她应该是正对着镜头吧。她会对小玉露出这种笑脸吗？”

“对着讨厌的记者？怎么可能！”

“但是，从照片看就是这样啊，如果这真是小玉拍的话。”

“会不会是这个记者把别人拍的照片据为己有了？我觉得他这个人为了新闻什么都做得出来。”郁子说。而亨只是沉默不语，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最先察觉的是我，还是郁子呢？沿国道开了一会儿，就渐渐驶近那条隧道了。

这一个月来，我已经来过这里好几次了。不过仔细想想，郁子并没有开着我来过。

“就是这里吧？”郁子语气肃穆。她松开油门，我的速度慢慢放缓。也许是心理作用，周围通行的车辆都像突然被抽去力气一般，减慢了速度。

在这条有两条车道的单行线前方便是隧道的入口。上个月，那起车祸就发生在入口进去一百米左右的地方。如今起火的痕迹依旧清晰

可见，路过的车辆无不心情沉痛。

“我说，好不容易来一趟，不如去打个招呼吧。”即将进入隧道时，郁子提议道。我转入左车道，并向路边靠近。

“妈，打什么招呼啊？”

荒木翠出事以后，据说有很多人来这条隧道拜祭。其中不仅有媒体人士，还有荒木翠的友人和粉丝，他们专程前来，献上鲜花和悼念之词后离去。

最近一辆车告诉我，由于人们聚集在车流很大的隧道入口处十分危险，所以当地有关部门便把装卸车链的停车区专门辟为“悼念区”。这大概与前几天下暴雨时隧道前堵车严重、事故不断也有关系。

我从未想过自己也会在这里停车。郁子对亨说：“你们和荒木翠也算有一面之缘，献束花什么的也不为过。”那我也算和荒木翠有一面之缘吧。听到郁子的话，我觉得自己也该前来拜祭。

“可是我没有花啊。”

“哦，也对。那下回再献花吧。”

事情已经过去一个月了，而且今天是工作日，所以停车区里并不拥挤，只停着几辆车。郁子把我停在那里，带着亨向隧道走去。对于郁子强大的行动力，我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嘿，绿德米。”旁边一辆旧款黑色大众车向我打招呼，“你也来拜祭啊？”

“嗯，是啊。主人临时起意，我们就来了。”我目送郁子的背影。

“我这是第二次来了。”

黑色大众话里有话，似乎在暗示“虽说是第二次，但不是普通的第二次哟”。

“看来你的主人是荒木翠的铁杆粉丝啊。”

“与其说是粉丝，倒不如说类似于关系者吧。”

“类似于关系者？”

“我的主人贤次郎先生和荒木翠的关系要追溯到六年前。”他说。

“当时他们是关系者？”这种煞有介事的说法让我觉得有些好笑。“当时他们是恋人。”

“天啊！”我大吃一惊。

“震惊到雨刷都动了吧。”

“可不是嘛。不过，也就是说，他们是……”六年前的话，荒木翠应该已经结婚了。

“没错，他们是婚外情。不过贤次郎先生当时是单身，所以对他来说，只是单纯的恋爱而已。”

“可他应该知道荒木翠结婚了吧？”

“大概吧。”

“大概？”

“四年前，贤次郎先生的孩子出生时我才到他家的。六年前的事我并不清楚，这些都是我的前任，Polo告诉我的。”

每次我试图想象从前任车那里继承主人家史会是何种心情时，都会很快放弃。因为一思及此，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自己被折旧换新的那一天，脑中出现向下一任介绍主人情况的情景。

“不过据Polo说，荒木翠也不是随便玩玩，而是真心与贤次郎先生交往。”

私家车都会偏袒主人，和主人有关的事，总会从对主人有利的角度来理解。荒木翠婚后曾与很多男人出轨，我不知道她对这位贤次郎先生到底有几分认真。但我无意与大众车争辩此事。

“出轨是不应该的吧。”大众车说。

“我也说不好。出轨是什么感觉呢？”

“比如，没有把车停在事先申请的车位，而是停在别人的车位。或者，明明车辆全险只限于家人范围，却把车借给朋友使用。出轨大概就类似于这些不太严重的违规行为吧。”

也许吧，但我又觉得似乎哪里不对。

“话说回来，你的主人贤次郎先生结婚后还对荒木翠念念不忘吧？所以他才会两次前来祭拜。”

我想起良夫曾说过，与荒木翠交往过的普通人，即使结婚后，也会把这段罗曼史当作一生的骄傲。

“毕竟两人交往过，回忆总归是有的。而且荒木翠死得那么惨，让人不能不伤心。所以主人会来献花什么的。我想他一定还记着两人曾经的美好吧。”

“即使荒木翠已婚？”

“我从前辈Polo那里听说，当时荒木翠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和丈夫矛盾重重。”

“你知道出轨之人的共同点是什么吗？就是他们都会声称自己与配偶有矛盾。”我把扎帕说过的话告诉对方。

“不过他们好像是真的有矛盾。据说当时荒木翠的丈夫也有出轨对象。”

“真的吗？”

“好像是真的。那个男人都娶到荒木翠这样的老婆了，居然还会对其他女人感兴趣！”

“哦，戴安娜王妃的丈夫也这样。那位王子也有其他中意的女性。”我脱口而出。

“怎么会突然说起这个？”大众车一愣，但立刻反应过来，“对啊，荒木翠和戴安娜王妃很相似。”接着他又说，“不过，我似乎明白荒木翠的丈夫为什么会受欢迎。”

“为什么？”

“他是连荒木翠都欣赏的男人，光这一点就让他身价倍增吧。而且，如果和他发生不伦关系，那位女性就会有一种赢过了荒木翠的优越感，不是吗？”

“这也算赢吗？”

“我也说不清，但她会这么想吧。”大众车似乎自认为讲得很有道理。

这时，郁子和亨从隧道那边回来了。已经拜祭完了吧。和他们并肩走来的还有一对陌生母子。母亲四十岁左右，和郁子年龄相仿，带着一个上小学的男孩子。孩子身材高大，却满脸稚气，显得比亨还小。

“啊，回来了。”大众车说，“那就是我的主人。”

“那不是女人吗？”大众车一直在说贤次郎，所以我一心认定他的主人是男人。

“贤次郎先生在事故发生后就来过了。我刚才说这是第二次了吧。今天来的是他的太太博子和儿子贤太。”

“什么？贤次郎先生的太太还特意来拜祭丈夫从前的情人？”

“当时贤次郎先生是独身。”

“但是……”

“当然，这件事贤次郎先生打算一直瞒着太太，他也没有特意对博子坦白的必要。你想想，主人把我们和以前开过的车比来比去，我们也会不开心的吧。”

“大众，你说得太对了。”我简直不能同意更多。幸运的是，在我到来之前，望月家并没有私家车。即便如此，每当我听到郁子说自己二十多岁时开过的西尔维亚（Silvia）[(2)]时，心里都会忐忑不安，又夹杂着些许不快。个中滋味一言难尽。

“但你主人的太太还是知道了他和荒木翠的关系吗？”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博子总能发现丈夫的秘密。可以说贤次郎先生在太太面前毫无秘密可言。”

“在太太眼中，试图隐瞒的贤次郎先生一定很滑稽吧。”

大众车停顿了片刻，接着看着走近的主人母子说：“啊，对了，我家的贤太好像和其他孩子有点儿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了？”我看向前方的男孩儿。他穿着印有卡通图案的衬衫，似乎没什么奇怪的地方。非要说的话，他的视线好像有些游移不定。

“他一出生就和别人不一样。我不太了解其他孩子，所以也不是很清楚到底哪里不一样。语言方面，他没有其他孩子讲话那么流利。怎么说呢？就是很不擅长表达，也不擅长交流。”

“表达困难啊，交流障碍。”

“不过我认为他很聪明。”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我含糊其辞地应道。

大众车立刻加重语气：“可不是嘛。博子每天都要陪他上学，没有妈妈陪同的话，他就不能和其他孩子一起上课。”

“这样啊。”我感叹。那位博子太太除了要陪儿子上学之外，辛苦的地方估计还多着呢。

“博子驾驶我的时候，有时会自言自语：‘人生真辛苦啊。’”

“人生真辛苦。”我跟着鹦鹉学舌。

“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件接一件，麻烦事和伤心事层出不穷。”

“比如发现丈夫出轨？”

“当时贤次郎先生还是单身。”大众车为了让我加深印象，再三强调这一点，“不过你说得也对，贤次郎先生那时确实是第三者。”

“然后，他的情人荒木翠死于车祸。”

“人生真辛苦。”

“哎呀，我们的车停在一起呀。”郁子对大众车的主人博子说。我猜她们是在事故现场拜祭时认识的，虽没有深入交流，但两人都觉得意气相投。她们边聊边往回走，然后发现彼此的车紧挨着。“这可真巧。”

“是啊。”已走到大众车旁边的博子笑道。她一按钥匙，车门就咔嚓一声打开了。

“你老公也很体贴啊，还特意隐瞒过去恋人的事情。”郁子说。她打开副驾驶席的门，让亨上车。亨早已可以自己开关车门和系安全带了，郁子却还特意绕到副驾驶席那边，是为了和博子聊天吧。

“但还是露馅了。”博子笑道。

“你老公还来为过去的恋人献花。你也……”郁子字斟句酌地说，“你也真是个体贴的太太啊。”

“唉，既然是老公过去的恋人，我心里也有疙瘩。但是，也许正因为有这个人，老公后来才会和我相遇吧。”

“啊，也许吧。”

“而且这个人都去世了。不过本来我也不恨她。”

“是啊是啊，”郁子赞叹道，“你真伟大啊。我现在想起死去的老公那些让人生气的往事还会气不打一处来呢。有时真恨不得把他从棺材里揪出来抱怨一通。”

博子也笑了。接着就像个老朋友似的，轻松地向郁子告别：“再见了。”

“再见，绿德米。”大众车也跟我告别。引擎发动，他慢慢驶入车道。

郁子坐进驾驶席，系好安全带。我的引擎也发动了。

“妈妈，刚才那个人的老公真的曾经是荒木翠的恋人吗？”亨在副驾驶席上发问。

“好像是的。我听说的时候也吓了一跳。”

“但是，她和妈妈初次见面，为什么就会把这种事告诉你呢？”“她大概是想找人说说吧。”

“但是，说不定妈妈会到处宣扬啊。”

“‘喂喂，告诉你，前两天我在隧道里碰到一个人，她老公曾是荒木翠的情人。’这样吗？”郁子说着，自己也笑了。她握紧方向盘，踩下油门，一边留意周围的路况，一边说，“就算我说了也没人会相信啊。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她的话是真是假呢。”

齿轮飞转，我的速度随之提高。我进入隧道，隧道顶部的灯光连成直线，为我指路。

“刚才那个孩子好像和你的年纪差不多吧？”郁子突然发问。

“不知道。我问他了，但他没告诉我。”

“哦，这样啊。”

“但是，我说我刚从牙医那里回来，他好像很害怕的样子。”亨愉快地说，“他还张嘴让我看了一下他的牙，一颗虫牙都没有。好厉害啊！”

“是嘛。”

“可能是他妈妈有好好地教他刷牙吧。”亨说。

“妈妈错了还不行吗？”

“喂，亨，这是怎么回事儿？”此刻，良夫坐在驾驶席，亨坐在副驾驶席上。

这是工作日的傍晚，我欣喜地猜测着待会儿要去的目的地。在计划外的时间出行果然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是，良夫似乎没有发动引擎的意图。

“因为姐姐在家，我们的密谈会被她听见。”

“你说的事不想被圆香听到？与她有关？”

“与姐姐和江口先生有关。”

“他们还在交往？”

“我想他们已经脱离交往的阶段了。”

“啊？”良夫倒吸一口凉气，慌乱地眨巴着眼睛，“难道是……结婚？”他像念出秘密咒语一样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

“不是啦。哥，你坚强点儿。”

“但是，你不是说他们脱离交往阶段了吗？那下一个阶段就是结婚了吧？”

“不是朝那个皆大欢喜的方向发展，是一个与结婚完全不同的阶段。”

“那就是分手了？”

“也不是。怎么说呢？你看这个。”亨说着，不知从哪里拿出一个小机器。

“这是什么？”

“就是在姐姐房间里找到的那个录音笔啊。”

“是那个东西呀，我想起来了。”

和记者见面时，亨曾经用过这支录音笔。当时他录下了对方的失口之言，作为与对方谈判的把柄。

“你怎么还拿着这个啊？”

“本来还回去了，但最近我突然想起上回的录音没删除，就又从姐姐的房间拿出来了。”

“哦，这样啊。”良夫点点头。

“留下记录很危险，对不对？”

“是啊，应该把证据销毁干净。你看那些犯人，总担心留下证据，急得坐立不安，最后就忍不住返回犯罪现场了。”

“哥，你说什么呢？”

“你不知道吗？刑侦剧里常有这种桥段啊。不过这种心情也不是不能理解，犯人会担心也很正常。话说回来，这个录音笔怎么了？”

“我想删录音的时候，不小心听到了姐姐录的内容。”

“偷听可不好！你这是偷听。”

“正确地说，我是偷偷收听姐姐偷偷录下的内容。”

“真够绕的。”

亨开始操作录音笔，将笔贴近良夫耳边。良夫也凑过去侧耳倾听。

我也把注意力转向录音笔播放的内容。

“圆香，你不要担心，我只是帮忙运货而已。”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录音笔中传出。

“这是谁啊？”良夫看向亨。嘘，亨把手指竖在嘴唇中间。

“运货？运什么货？肯定不是什么正经东西，如果是正经东西，那人就自己运了。”我立刻听出这是圆香的声音。

“户狩先生没有车。”江口的声音说。

“没有车可以租车。而且户狩先生手下有很多小喽啰吧，也可以用他们的车啊。”圆香很镇定，但是稍微有些语无伦次。

“什么小喽啰？别瞎说。”

“他们都怕户狩先生，对他唯命是从，那不是小喽啰是什么？”“因为户狩先生真的很恐怖啊。”

“就类似于流氓头子吧？”

“你这种说法就像把小刀、手枪、生化武器、核武器一概称为凶器一样。户狩先生可比街头流氓厉害多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也算是他的小喽啰，因此不敢忤逆他。”

“你事事听命于他，会有大麻烦的。而且，你打算用这辆睿翼运货？”

从这句话，我推测出圆香大概是在睿翼车里录音的。

“这就是那个江口？”良夫问。

“对。”亨简短地回答，然后继续聚精会神地聆听录音。

圆香的声音传来。“你听好了，让我和户狩先生见一面。”

江口先生慌张地回答：“不，不行。圆香你是不认识户狩先生才会说出这种话。况且他最近一直不在，可能是去什么地方旅行了。”

“他不在就更没必要害怕了。”

“他不在，但影响力仍在。小喽啰们每天都在惊恐中度日，察言观色，小心行动，生怕惹户狩先生生气。你不觉得这才是最恐怖的吗？”

“你也开始叫小喽啰了，这样没问题吗？”

我能清晰地听到江口的苦笑。

“总之，如果我不让他用车，他可能就会调查你的事，然后威胁你。”

“他能把我怎么样？”

“不光圆香，你全家都会遭到威胁，而你家的车可能会被强行征用。”

“我家的德米欧？”

“对。”

什么！听到这里我真想大吼。如果我有手的话，也会像人类在大惊失色时捂住嘴那样，捂住我的引擎盖。

良夫让亨关掉录音笔，他问：“亨，这段话是圆香录的？她打算干什么啊？”

“江口先生不对劲，所以姐姐就质问他呗。她还留着这段录音，应该是以备不时之需吧。”

亨又打开开关，连我在内，大家都再次把注意力转向录音内容。

“圆香，我也想和户狩先生一刀两断，但是太难了。”

“那你想怎样？追随他到天涯海角？像《终结者》那样？户狩先生是光着身子从未来穿越过来的吗？[(3)]”

“那倒不是。但是如果惹他发怒，就会很恐怖，他会一直纠缠不休。”

“就像杰森[(4)]一样？”

“圆香最近总喜欢用电影做比喻。”良夫低叹。

“如果杰森真的存在，那大概就是户狩先生那样。”江口先生语气严肃，毫无开玩笑之意，“他是没有被逮捕的杰森。”

“江口先生，杰森本来就没被逮捕。他杀人如麻，厉害极了。”

江口先生没有立刻回应，这让圆香有些不安，于是追问道：“难道户狩先生也杀过人？”

良夫沉默地看向亨，仿佛在问“是吗”。而亨只是耸耸肩。

接着，传出江口先生痛苦的声音。“我不知道，但我能肯定，他是一个即使杀了人也不会心痛的人。”

“我和你都没做坏事，没必要受制于户狩先生吧？”

“圆香，你弟弟还是小学生吧？”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

“你不知道半年前，榉树町小学六年级发生的那件事吗？”

“就是青叶区的榉树町？发生什么事了？”

江口先生发出深深的叹息，那声叹息就像直接从录音笔中飞出来了似的，在车内弥漫。

“没什么，你不知道就算了。总之，如果不把户狩先生放在眼里，不光你自己，连你的家人也会被牵连。我也如此。”

“你也如此？”

“你看，我已经差点儿把你牵连进去了。”

“亨，好像不妙。”沉默片刻后，表情僵硬的良夫低声说，好像在承认一件不愿承认的事实，“圆香有麻烦了。”

“是啊哥，麻烦大了。”亨把录音笔放进口袋。

“不仅如此，他们还提到了你。”良夫指指亨。

“是啊，明明和我毫无关系。我可不想被淹死。”

“淹死？”

“你看这个。”亨展开手里的一张纸，递给良夫。那好像是一小张报纸，上面有一篇新闻报道。“我在学校让人帮我复印的。讲的是榉树町小学六年级的山本君的遭遇。”

“山本君怎么了？”说着良夫开始阅读。

据报道，上小学六年级的山本同学路过河边时，几个男人突然一拥而上，把他抬起来扔进了河里。

碰巧有个男人在河流下游调试渔船，及时把孩子救起。

我好像听某辆车说起过这件事，但当时觉得和我无关，所以没太上心。

“太过分了！欺负孩子，不能原谅！”良夫义愤填膺，呼吸粗重，“这到底是谁干的？”

“报道上写着：罪犯身份不明。”

“难不成这是户狩先生指使的？”

“联系到录音内容，我想应该就是他。”

“为什么要对小学生下手？！太可恶了！”良夫怒不可遏，亨却很冷静。

“江口先生不是已经给出提示了吗？”

“什么提示？”

“如果有人不听户狩先生的话，全家就会受到牵连。说不定那个小学生的家人惹怒了户狩先生。”

“户狩到底是什么人啊？”

“以后我上学是不是应该套个救生圈啊？”

“还要带上呼吸管呢。”良夫自暴自弃地丢下一句。

这时，停在旁边的扎帕对我说：“小绿，到底怎么回事儿啊？良夫和亨上车很长时间了吧，怎么还不出发？你出故障了？”

哦，对了，扎帕听不到车内的对话，于是我把前因后果大致讲了一遍。

“糟了，小绿，你们面临大危机了。”听完，扎帕说，“那个户狩肯定不好惹。”

“我也觉得这个人很难对付。”

接着，我们俩异口同声地说：“油罐车先生！”

这是私家车圈子里一则很有名的故事。在美国还是什么地方，有位司机谈判归来，开车回家时被一辆油罐车逼得走投无路，连人带车差点儿命丧黄泉。没有一辆车知道油罐车司机是个怎样的人，居然心平气和地对同胞痛下杀手，连车子都不放过，光是这一点就让我们不寒而栗，并把那个沉着镇定地开着油罐车撞向其他车子的人类称作“油罐车先生”。我们私家车得以正常生活的先决条件是——“人类不会莽撞驾驶”。换个说法，就是“人类具有常识和良知”。如果这一点不再成立，我们就不能安心行驶了。就好像人类正常生存的前提是——“明天的空气中也有氧气存在”，倘若这一前提崩溃，人类世界也会爆发恐慌吧。

“户狩肯定和那个开油罐车的男人差不多。”

“可能吧。”

“那家伙如果不是人类而是车子的话，肯定会被马上召回。人类为什么没有‘召回’这一说呢？！”

人类不分款式和年代，即使有召回一说，也只能回收一个人吧。不过我懂扎帕的意思。车辆会因为有造成致命事故的隐患而被召回，如今户狩的行为已经威胁到了其他人类的生命安全，然而他依然活得潇洒自在，这未免太不公平。

不久后，良夫和亨下车了。看来他们真是为了密谈才到车上来的。这时，一位女士从左边走来。她体态浑圆，戴着一顶帽檐宽大、郁金香形状的帽子。是安田太太。

“呵呵，那个爱八卦、爱打扫的大妈来了哦。”扎帕打趣道。虽然他语带戏谑，但我能感觉出扎帕对这位太太很有好感。事实上，我也如此。

若要问为什么会对她有好感，我也说不清楚。这位心直口快、一聊起八卦就两眼放光的安田太太有时也让我们车子吃不消。她每次看到我或扎帕都会要么问郁子：“我说，你不换辆车吗？”要么给细见先生提建议：“您是校长，应该开一辆更有派头的车才对。那辆卡罗拉简直就是老古董。”还有比这更令我们厌恶的话语吗？然而，我们却怎么都无法讨厌她。只要打开我们的引擎盖，内部构造便都一目了然，安田太太也差不多，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从不想一套说一套，所有的情感都直率地表达出来。也许正因为如此，反而让我们觉得很安心。

“嘿，望月家的小伙子们。”安田太太用力挥动着右手，愉快地打着招呼。

“安田太太，你好。”亨说。良夫也向她点头致意。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你们能听我说两句吗？”安田太太快活地说。

“即使说不想听，她也会喋喋不休吧。”扎帕有些无奈地吐槽。

“就是那起隧道车祸，有两个人死了，对吧？”

“你是说荒木翠和丹羽？”良夫回答。

“对对。他们俩为什么会交往至今还是个谜，但是我觉得，说不定是丹羽君想留下自己的后代。”

“啊……”面对快言快语的安田太太，良夫和亨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接口。

“丹羽君想保护太阳君的版权不落外人之手，所以他想要个孩子。”

“那样的话，他就不会找已婚的荒木翠了吧。找个单身姑娘结婚，然后生个孩子就行了。”良夫委婉地说出自己的意见。

“可能没人愿意和他结婚吧。”安田太太直白地说。

“小绿，说不定他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扎帕插话道。

“利害关系？谁和谁啊？”

“荒木翠和丹羽。如果他们有孩子的话，丹羽就可以把太阳君的版权传下去；而荒木翠可以通过孩子得到太阳君赚的钱。”

“荒木家是名门，荒木翠不用做这种事，钱也多到花不完吧。”

“钱再多也不嫌多。而且，荒木翠不是很热衷于志愿者活动和慈善捐款吗？或许她希望把太阳君的版权费全部用于此处。把太阳君的版权费用于儿童慈善事业，不是很合适吗？”

“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根据扎帕的假设，我能想象出相应的图景，然而感觉很难实施。“但只是战略上可行。而且果真如此的话，

荒木翠为什么要搞婚外恋呢？赶快离婚和丹羽在一起不好吗？这样也省了很多麻烦。”

“但是这样一来，荒木翠丈夫的颜面要置于何地呢？被老婆一脚踢开，多没面子啊。”

“无论怎样她丈夫都很没面子。老婆都出轨了。”

“那个男人现在不知怎么样了？”

“哪个男人？”

“荒木翠的丈夫啊。”

是啊，她丈夫现在怎么样了呢？他是普通人，媒体也不能随意报道吧。也许电视或报纸上提到过她丈夫对这件事的看法，但至少望月家的人没在车里提到过，所以我无从得知。我也无法想象，荒木翠死后，她的丈夫会有多么悲痛和哀伤。

滔滔不绝的安田太太最后说：“好了，不能在这种事上浪费时间了。”然后便告辞离去。她习惯性地看看路边的垃圾收集点，接着又抬头看看电线杆。

她是在确认宿敌乌鸦的行踪吧。电线上果然有一只，那只乌鸦看起来就像一把收起的古怪雨伞。安田太太迅速用右手握住帽檐。

又要表演帽子飞盘的绝技了吗?

然而，我的期待很快落空。乌鸦一看到安田太太做出那样的动作就立刻振翅飞去，看来乌鸦们早已把强敌的必杀技牢记心间了。

“胆小鬼。”安田太太嘀咕道。

国道旁边，那家家庭餐厅的停车场里停满了车。这家连锁店很受欢迎，物美价廉，并对蔬菜和肉类的产地进行严格把关，所以吸引了大量的父母带着孩子光顾。附近的餐厅、书店和体育用品店相继关张，只有这家店一直屹立不倒。即使在深夜，闪亮的招牌也很醒目。

不知该说我停的位置恰到好处，还是该说望月家选择的座位恰到好处。总之，我正前方就是餐厅，透过巨大的玻璃窗，可以清楚地看到望月一家。

停车场这边很暗，店里则灯火通明。两个空间泾渭分明，让我有种异样的错觉。

要问为何来这里用餐？事情是这样的。

下午六点多，郁子开车回来了。和往常一样，工作结束后的疲劳和回家的安心中夹杂着“接着又要做家务了”的淡淡倦怠。

又一天结束了，我这样想。

然而，这时大门打开，望月家的四个人陆续走出来，郁子解开了我的门锁。兴致最高的是郁子，接下来的顺序是亨、良夫、圆香，他们就按照兴致从高到低依次坐上车。

“我也一直想去外面吃饭呢。”握着方向盘的郁子说，“这话虽然不能大声说，但做家务真的很麻烦啊。”

“妈，你说的声音够大的了。”

“都是自己人嘛，听到也没事。”郁子欢快地说，“正在我烦恼晚饭做什么的时候，亨提议去外面吃，真是救了我啊。如果是我提议的，想偷懒的心思就暴露了。”

“现在不是已经暴露了嘛。”良夫惊异地说。

“好久没去家庭餐厅了，好激动啊！”郁子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听说芭菲（parfait）[(5)]这个词最初是完美（perfect）的意思。”她一边开车，一边唠叨着各种不着边际的话，同时不忘偶尔看一眼后视镜。我知道，她在察看后座上的良夫和圆香。

我停在停车场，望月一家走进餐厅，圆香好像很不耐烦，自始至终几乎一言不发。

“嘿，德米欧。”旁边的蓝色丰田iQ和我搭话时，望月一家刚刚点完菜。

“嘿，蓝iQ。”听我一开口，附近的车立刻七嘴八舌地跟我打招呼。

“德米欧，你对那起隧道事故有兴趣吗？”iQ问。

“不可能没兴趣吧。”某辆车的声音传来。

“这起事故疑点重重啊。”说话的是另一辆车。

“我当然有兴趣。因为就在事故发生前，我还拉过荒木翠。”我一直在烦恼要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也许稍微倾诉一下也不错吧，我想。

周围瞬间沉默。

我的发言是不是太劲爆了？我会成为众车的焦点吧？大家肯定会有很多问题，我能应付得了吗？我脑海中闪过种种念头。然而，担心都是多余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信我说的话。

“说到这个，我也拉过荒木翠哦。”

黄色Beat话音未落，一辆白色Move[(6)]就立刻接口：“太阳君还驾驶过我呢。”

接着，吹牛大赛拉开帷幕。

“别看我打扮成国产车的样子，其实我是法拉利！”“我用一升汽油就能跑五十公里！”“我有五个雨刷！”“每到雷雨天，我一加速就能穿越到过去或未来！”

他们越吹越离谱。我只好目瞪口呆、无可奈何地听他们大吹法螺。

闲聊终于告一段落。不经意间，我想起那天火车留下的话。于是我说“利府街道好像已经全面恢复了”，结果半数车辆都知道了这个消息。我又试探着说：“听说辰之丘空地上发生了可怕的事。”

“可怕的事？怎么回事儿啊？”

“不知道。是火车告诉我的，他说那里有死人什么的。”

“死人？”蓝iQ大叫。

“是死于暴雨吗？”

“不知道。也可能是我听错了。不过，那可是火车说的啊。”

啊啊！火车！众车一起感叹。

“如果是火车说的，那肯定不会有假。火车见多识广，可以到达我们无法想象的远方，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也是我们所不能匹敌的。只可惜他们提供的情报太少了。”蓝iQ哀叹。

“因为火车的速度太快了。”

“但这是优点啊。速度又快，车身又长。对了，你数集装箱了吗？”

“我忘了！”经他提醒我才想起自己没有数。在我们的圈子里有一种说法，看到货运列车时，数车厢可以延长寿命，也就是延迟报废时间。当时要是数一下就好了！我追悔莫及。

“那片恐怖的空地会有幽灵出现吗？”黄Beat说，“比如没有轮子的事故车。”

“听说尸体还被藏起来了。”

“我是从松岛来的，常经过利府。辰之丘恐怖空地的事，我可以去打听一下。”蓝iQ说。他车身虽小，车内空间却不挤。人类看到圆滚滚的iQ都会说“好可爱啊！”，然而，对我们来说，头脑聪明才是iQ的特质。

“IQ”好像是人类表示智商高低程度的符号，这种车大概就是因此而命名的。

“我也不清楚到底是那片空地恐怖，还是其他地方恐怖。”我说，“也有可能是那边的某座山。”

正说着，一辆浅蓝色的马自达Biante往停车场里开来。我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追随着他，对于同一厂家出产的车，我总会抱有一种亲切感。从车牌号看，好像不是本地车。车停好后，最先从车上下来的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男生，他脊背挺得笔直，姿态兼具年轻人特有的果敢与脆弱。接着一位女性从驾驶席下来，应该是他的母亲。然后拉门打开，走下一位体格健美的男人，那么，这位应该就是他的父亲了。然而男人身后又走下一个男人，他身材瘦削，鼻梁高挺，双目炯炯有神。接着又出来一个披着运动衫的男人，看上去像个中年小混混。这些都是父亲的朋友吧。最后下车的，是一个眼神锐利、嘴角皱纹明显的男人。

四个男人像卫士一样守护在年轻人和他母亲身后。这群人实在引人注目。

Biante似乎留意到了我的好奇，他说：“我的主人有点儿特殊。”

“怎么特殊了？”

“那个年轻人叫由纪夫，后面那四个中年男人全是他的父亲。”[(7)]

“四个父亲？还有这种制度啊？”

“也许对外宣布的正式关系并非如此。不过，他们自有相处的方式，四个父亲同处一个屋檐下，却不会感到别扭。”

“Biante，你很大，所以主人全家都能坐下呢。”

要是我的话，绝对坐不下一家六口。

“而且，最近由纪夫也取得驾照了，这下一家六口都能开车了。”

原来如此，每辆私家车都有引以为傲的地方啊，我暗自感慨。

我看向前方，不知何时，望月家的饭菜已经送上桌了。大家都拿着刀叉，默默吃饭。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直盯着餐盘的良夫会时不时抬起头，瞅瞅圆香；亨也会借喝水时把视线投向圆香；而郁子每吃一口都会抬头挨个儿打量孩子们一番。

不久后，郁子轻轻拍手，让孩子们注意。她的表情依然轻松开朗，大概是为了避免气氛过于沉重而故作镇定。

身处玻璃窗另一侧的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我看得出郁子在向孩子们询问一些事情。

恐怕她早已察觉到孩子们不太对劲。良夫和亨明显因为圆香的事而心慌意乱，圆香因为担心江口先生而情绪低落也是显而易见的。

良夫和亨对视了一眼，然后像计算好时间一样，几乎同时把头转向圆香。郁子也追随着两个儿子的视线，看向圆香。

圆香似乎注意到家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自己身上，瞬间僵在当场，仿佛被无数细线束缚得无法动弹似的。然而下一刻，所有细线又都啪地断掉，圆香颓然趴伏在桌上。

她将脸埋在桌上，又用胳膊遮挡，即便如此我也知道她在哭泣。路过的服务员关心地上前询问。亨冷静地回答：“没事。”

圆香好像把与江口先生交往，以及江口先生卷入了麻烦的事都对家人说了。

归途中，郁子一直在车里愤愤不平地嘟囔：“这个江口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啊！”

“妈，江口先生会保护我的。”

“保护不了怎么办！足球比赛的守门员哪个不想守好自家大门？但是，一场比赛下来，总会被对方进几个球。如果想保护就能保护，哪儿还有那么多麻烦！”

“我不是说了嘛，错的不是江口先生，而是那个叫户狩的人。”

实际上，对家人倾诉过之后，圆香的心情好像平静了一些。与去程时相比，她的表情显得更放松了，就像是结冰的后窗通电加热后，视野慢慢清晰起来的那种畅快感。

“我说，你真的不让我和那个江口谈谈吗？”郁子又说。

“不行。妈妈一出面，说不定事情就更复杂了。”

“母亲大人，您真是锲而不舍啊。”良夫打趣道。

“人们总说看看情况再行动，但是动手时往往已经迟了。你们知道爷爷是怎么去世的吧？”

“好像是大肠癌吧。”后座上的良夫说。

“对。爷爷很早之前就感到不舒服，但是一直拖着不愿接受检查，总是说：‘再看看情况，再看看情况。’等到终于去医院的时候，医生发

现病情已经很严重了。”

回到望月家时停车场里只有我自己，扎帕不在。看来细见先生又出门了。

天空漆黑如墨，那黑色平面上仿佛有无数个小孔，透出点点光亮。现在还不到九点，整个街区已经为了迎接新一天的到来而一点点进入待机状态。家家户户都亮着灯，隐约可以看到人们还在活动，紧闭的窗帘就像人们熟睡时紧闭的眼睑。

长翅膀的小昆虫飞向街灯，发出轻柔的噼啪声。

好像也有几只飞虫避开了街灯，在天空中飞舞。定睛一看，原来只是几颗星星。以前曾听某辆车说过，北边的天空中有一颗叫北极星的星星。无论季节如何变换，只有北极星永远处于同一位置。但是不久前，送快递的黑尼克告诉我们，严格说起来并不是这样的。“星星的位置也在一点点偏移，指示北方的星星也处于变化之中。再过两千年左右，叫作‘北极星’的就是另一颗星星了。”

我和扎帕都惊呆了。“虽说世上没有‘绝对’这种东西，但是连北极星都会变吗？”

很快，扎帕回过神来，得意地说：“啊，说到这个，地球也在自转呢。你知道地球的自转速度吗？”

然而这可难不倒黑尼克。“我记得应该是时速一千几百公里吧。”

“那么快？”我惊讶得无以复加，不由得冒出一句，“交警干什么去了？”

黑尼克闻言大笑：“那是地球，又不是车。”

实在难以置信，我们在时速超过一千公里的地球上，以时速六十公里行驶。我不禁心生疑问，如果我们行进的方向与地球自转的方向相反，那岂不是会被推回到很远的地方吗?

“不是这样的。”黑尼克简略地解释道，“因为惯性法则，我们也会随着地球的自转而移动，和你待在原地不动是一样的。”

我还是不懂，但是我明白，“多想也没用”。

汽车引擎声打破了深夜的宁静，大概是扎帕回来了。车灯照亮四周，果然是扎帕，他朝我打招呼：“嘿，小绿。”

细见先生开车总是那么小心平稳，他完美地停好车，就进家了。

“细见先生今天也去找那个失踪的学生了？”

“是啊。”

“细见先生真是教师楷模。”

“对了，我听到一件有趣的事。”扎帕低语，“或者应该说是一件怪事。”

“奇怪到雨刷摆动的程度？”

“我觉得连导航仪都要坏掉了。我现在脑子里乱糟糟的。”

那可麻烦了。光是想象导航仪坏掉而引发的不安和困扰，我就会不寒而栗。

“我在停车场的时候，旁边的车道上停着一辆出租车。他说司机去吃牛肉盖饭了，就把他停在了马路上。”

“这样太危险了。”

“而且没有比被警察贴罚单更耻辱的事了。后来，那辆出租车谈到那起隧道事故。”

“和荒木翠有关的？”

“对。这些日子，大家见面打招呼都是‘你知道隧道事故的内幕吗？’”

的确，经常能碰到各种车子洋洋得意地炫耀：“我听说了一件很厉害的事哦。”这些八卦往往真假难辨。出租车的话，每天都要接待各种各样的客人，所以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八卦也不足为奇。

“不过，这种事总是越传越离谱。第一辆目击车所说的情报早就被大家‘加工’得面目全非了。”

“不，实际上，那辆出租车告诉我的，是未经加工的情报。”

“他说什么了？”

“那家伙说，事故发生那晚，他拉了一个男人，那个人在隧道附近下了车。”为制造悬念，扎帕故意停顿一拍，才接着说，“他就是你以前提到过的，在事故现场的那个娱记。他是坐出租车到事故现场附近的。”

“啊？你说玉田宪吾？”

他不是开着租来的车追踪荒木翠的吗?

有什么地方出错了，我不禁心生怀疑。

“我觉得不对劲啊。”

“你车门没关严吗？”扎帕漫不经心地调侃。

第二天早晨，郁子和亨坐上车。我注意到今天是节假日，现在是九点钟，平常这时候大家早就出门了，然而在休息日，这个时间出门好像有点儿早。

“亨，你说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啊？”郁子系好安全带，发动引擎，“是不是应该像圆香所说，静观事态发展才对啊？”

“向上小学的儿子咨询这种事，妈，你真是没救了。”

“因为亨可不是一般的小学生啊。你到底为什么会这么成熟啊？”

“我也想知道呢。”亨冷静地回应，“不过，我也觉得姐姐说的静观其变是比较聪明的做法。妈妈直接冲去找江口先生，也解决不了问题。”

“也对。”郁子说，“但是，我已经联系他了。”

“要不要跟姐姐说一声？”

“不行。她还在睡觉呢，而且她知道了的话肯定会说‘不许去！’，然后就会质问我是如何知道江口的联络方式的。”

从他们的对话中，我推测出郁子昨晚偷看了圆香的手机，然后用自己的手机发消息给江口先生："我想和你谈谈圆香的事。"郁子不仅胆大包天，还气势强硬，我真是服了她了。

"我就知道那孩子会用她爸的生日作手机密码。"郁子挺起胸膛，自豪地说，"因为她从小就有恋父情结。"

"妈妈，你知道吗？'情结'这个词原本有自卑感的意思，但在'恋父情结'这里却不是呢。"

"不是吗？"

"这是荣格说的。"

"那个加拿大歌手？"

"啊？[(8)]比如，富人里也有那种超级守财奴，大概是出于对金钱的执念吧。这也算一种'情结'。并不是感到自卑才会有情结的。"

"那么，通俗地说，'情结'到底是什么呢？"

"应该就是执念。有人对金钱怀有执念，有人对父亲怀有执念，这些都可以被称为'情结'。"

郁子叹息。"亨啊，在你以后的人生中，肯定会有很多人无数次地问你：'你这么聪明，家里是怎么培养的啊？'"

"现在就有很多人问类似的问题，不过其中也有不怀好意的人。"

"这个时候，你要这样回答，'都是妈妈教育的结果。优点都是妈妈教的，缺点都是爸爸遗传的。'知道了吗？"

“嗯，知道了。”亨听话地点点头。

总之，接下来郁子和亨要去找江口了。

我想起扎帕讲的事。

发生事故的那天深夜，玉田宪吾乘出租车来到隧道附近。

“但是，这不是很奇怪吗？”听完扎帕的讲述，我说。

“是啊，是很奇怪。玉田开着租来的车追踪荒木翠，与玉田坐出租车来到隧道，是自相矛盾的啊。”

“难道说，其实玉田宪吾是坐出租车跟踪的？”

“不会。那帮家伙装了计价器，应该都很细心，肯定不会记错。这样的话，也就是说，玉田宪吾坐出租车并不是为了跟踪。”

“那帮家伙”，是指全体出租车吗?

“从时间上看，玉田宪吾是事故发生后才到的。换句话说，荒木翠的车在隧道里起火后，玉田才坐出租车赶到附近的。”

“坐出租车到事故现场？而且还是在事故发生后？”

“玉田下车的地方离隧道还有一段距离。当时那辆出租车并不知道隧道里出事了，后来他从新闻里听到车祸的事，才明白过来。”

“坐车的真的是玉田吗？”此前的情报明明说玉田宪吾在事故现场袖手旁观，只顾拍照。“会不会是认错人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于是我问出租车有没有确凿的证据。如今，全国的七千五百万辆车都在谈论这件事，到处都有为了引起关注而胡说八道的家伙，自吹自擂，一心博出位。‘你小子也是这样吧？’我问他。”

“他肯定很生气吧？”出租车的自尊心都格外强。

“是啊，他勃然大怒，冲我嚷嚷‘你说我撒谎？！’气得连‘空车’标志都要变成‘载客中’了。”

居然能气成那样！我很吃惊，不过这应该只是扎帕特有的夸张修辞吧。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会怎么样呢？”我在脑海中整理思路，“那就说明，玉田之前并不在事故现场，对吧？”

“或者，他可能在事故发生后暂时离开了现场。也许他想赶快逃跑。”

从现场逃跑？的确，跟踪的车在隧道里出事起火，就算是记者，也会惊慌失措，吓得逃之夭夭吧。这种心情也不是不能理解。

“但是，玉田回到事故现场时，没人注意到他吗？那时候，警察和消防车应该都来了吧？”

“现场乱成一锅粥，应该没人留意谁一直在场，谁中途才来。而且，还不知道那辆出租车的话到底有几分可信呢。”

郁子转动方向盘，我随之左转，进入一条窄路，朝一家快餐店行进——那里是导航仪设定的目的地。

“指定见面地点的是妈妈还是江口先生？”

“是江口。”

“不会有危险吗？”

“危险？”

“说不定对方派了一群人等你上钩呢。”

“就为了一个像我这样的阿姨？”郁子苦笑，“不至于吧。不把我放在眼里倒是有可能。难不成对方认为我是个身怀绝技的主妇？”

“我觉得你应该把双截棍别在腰上。”

“下次吧。听说安田太太就有双截棍。”

我不知道什么是双截棍，大概是某种武器吧。

“她还有双截棍？”连亨都很吃惊，说明那东西似乎不是家家都有的寻常物件。我深切地体会到，安田太太果然不容小觑。

快餐店的停车场非常宽敞，我的车身沿着车位的白线停得笔直，这让我心情大好。

“妈妈，你要拜托江口先生什么事啊？”亨问。

正要下车的郁子转过头，说：“不拜托他什么，而是要向他宣告一件事。如果他把圆香卷入麻烦中，我绝不放过他。我的双截棍会喷火哦！要不要加上这句呢？”

“妈，双截棍不能喷火的。”

“对江口就要强硬一点儿。”

“我倒觉得江口先生并没有那么坏。”

“但是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总之，你在车里乖乖等我回来。”

“不让我进去，那我干吗要一起来啊？”

“是你说要跟着我，我可没答应带你进去。就像料理里的香菜，不请自来，还抱怨说‘你们为什么不吃我？’，食客也会很伤脑筋吧。”

“你说我是香菜？”

“总之，你就在这里等着。”说完，郁子就下了车，毫不犹豫地直奔快餐店而去。

副驾驶席上的亨并没有特别生气，他拿出游戏机玩起来，玩的好像是赛车游戏。随着赛事的进行，他的身体也跟着左右摇晃，感觉十分专注。引擎声从我的副驾驶席上传来，这种感觉很奇妙。

“嘿，绿德米。”

咦？谁在叫我？右边的轻型汽车开走后，我才发现旁边的黑睿翼。他的车身被清洗得很干净。

“哦，是你呀。”

“在这种地方见面，真巧啊。”黑睿翼单纯地因为巧遇而欣喜万分。

换言之，他并不知道江口先生要和我的主人郁子见面。

“不，其实不是巧合。是我家郁子和你家江口约在这里见面。”

“哦，这样啊。”黑睿翼的声音立刻低落下去，好像车身都瞬间沉重了几倍。这并非因为失望，而是因为罪恶感。“我知道有人找他出来，原来是你家主人啊。”

“她来提醒江口先生不要把我家圆香牵扯进去。”

黑睿翼叹了口气：“江口先生也……”

“也不想把圆香牵扯进去，对吧？”我抢着说。从录音中可以听出，江口先生确实很担心圆香。

“没错。他也有他的难处。非常难啊。”

“那个什么户狩，真的很可怕吗？”

黑睿翼的雨刷扭曲了——当然，并不是真的扭曲。就像人类露出严峻表情时那样，我们心中的苦涩也会体现在前窗上。

“你知道户狩的事？”

“算是知道吧。”我没有说出听过录音的事，“江口先生好像被这个人委派了很麻烦的事。”

“户狩这个人心里只有自己。他认为无论干什么，前面都应该一路绿灯才对。”

“一路绿灯？”

“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就是法律。一切妨碍他的人都有罪，都要予以处罚。不管对方是谁，只要他想，就会找碴儿夺取对方的钱财，据为己有。这个人说单纯也很单纯，他并不想支配别人，只是想要钱而已。”

“要钱？”

“户狩他们就是为钱而生的，没钱的话他们就活不了。”

我突然想起扎帕说过，弗兰克·扎帕有一张专辑叫《我们只为钱而工作》。“钱对于他们的意义，就像汽油对于我们的意义一样？”

“户狩原本就是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在吃喝玩乐上不惜一掷千金。但是，他到这里以后，参与了某个可疑的赌局，结果栽了大跟头。”

“真解气啊。”

“旁人看来，没错。”

“旁人看来？”

“欠款越积越多，债主又不断上门催债，于是，无可奈何的户狩就把手伸向了那些来钱快的事。”

“比如投资之类的？”想想也不可能。

“是那些更简单而且会危害他人的方法，比如敲诈勒索。这个人简直无法无天，专门欺负弱者，威胁人家：‘想要命的话就给钱！’”

“太不像话了。”

“可不是嘛。不听话的人，户狩是绝不会放过的。”

“比如把孩子扔进河里？”

“所以，即便我家江口先生想和户狩一刀两断，也做不到。他和户狩小时候住在同一地区，十几岁的时候还曾一起混过，那时户狩就对江口先生颐指气使。后来户狩这个人越来越可怕，江口先生就想和他保持距离。”黑睿翼滔滔不绝地讲起主人的历史。

“江口先生太明智了。”

“是啊。”黑睿翼不咸不淡地说，“但是，户狩还是想把江口先生卷进去。可以说，户狩会把一切都卷进去。”

“这样听起来，户狩好像和龙卷风差不多。”很久以前，仙台市的邻镇曾遭到龙卷风的袭击，当时还成为热门话题。我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但听说那阵呼啸而来的巨大气旋把沿途的小屋都卷走了。

“没错。就像龙卷风会把屋顶掀翻、把树木连根拔起那样，户狩会把周围的人全都拖下水。”

“江口先生现在正死死抓住绳子，努力不让自己被风卷走吧。”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江口先生被大风吹得身体几乎飘起，然而他仍然抓紧绳子，拼命抵御狂风的强劲吸力。他的身体上还

伸出一根绳子，圆香就牢牢地捆在这根绳子的一头。如果他被大风卷走，圆香便也不能幸免。而且，圆香身上的绳子上还系着望月家的其他三个人，郁子、良夫和亨。倘若江口先生被卷走，那望月全家就都完了。

“不能逃跑吗？”我试着说，“逃到没有户狩的地方去。”

“如果逃得掉，江口先生就不会这么痛苦了。想从户狩身边逃走，太难了。户狩就和那个人一样。”

“油罐车先生？”

“对。”那件事果然是全体私家车的共同记忆，“户狩就和那个差点儿把红色的普利茅斯勇士（Plymouth Valiant）[(9)]逼死的油罐车司机一样。首先，他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恐吓他人；其次，他们都很难缠。”

“不过，想逃总是能逃的吧。比如，国外好像有个至今都不被外人所知的村子。”我想起最近郁子和亨谈论的话题。

“那则新闻我也听说了，是某辆车告诉我的。那个村子好像在美洲，据说一架小型飞机在那里坠毁了。”黑睿翼说，“好像是在南美吧？还是在南浦和来着？我记得似乎有个‘南’字。”

“先不管地名了。”

“如果逃到那里……”

“即使是户狩也追不上了吧？”

“但是，逃到那种偏僻神秘的地方，江口先生要怎么生活呢？”黑睿翼呆愣愣地说，“他又不能把尚子带到那里去。她身体不好，没法长途旅行。”

“尚子是谁啊？”

“她是江口先生的母亲。十年前丈夫去世后，尚子一个人把儿子抚养成人，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

在独自养育孩子这一点上，尚子与我的主人郁子有相似之处。江口先生和圆香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契机而走到一起的呢?

“另外，几年前，尚子的胃里发现了肿瘤，所以把胃切除了一部分。”黑睿翼用私家车特有的自豪口吻说。

“那尚子还是不要去了。”我同意黑睿翼的说法，“江口先生自己逃走不就行了？”

“绿德米，你是那个村子的亲善大使吗？”黑睿翼笑道，“你知道吗？如果江口先生逃跑，他妈妈就会成为户狩胁迫的对象。”

“怎么可能！”话一出口，我立刻更正，“有可能。”想想那个榉树町小学的山本少年！

“没错。”黑睿翼的语气变得极为苦涩，“户狩那伙人会把一大堆虾肉料理摆在那位对虾过敏的母亲面前，威胁她：‘把这些全部吃掉，我就原谅你儿子。’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户狩不是干不出来啊。而且，万一尚子因为过敏反应而发生不测，户狩肯定会面不改色地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不让她吃，她偏不听。大概是太馋了吧。’”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因为户狩以前就干过类似的事。”黑睿翼回答。

“太可恶了！为什么这种家伙还能像普通人一样活在这个世上啊？”

“他并没有像普通人一样啊。”

“啊？”

“和普通人不同，他活得威风着呢。”

说到这里，黑睿翼突然倒吸一口凉气。“他们来了。”

“谁来了？”

“户狩的同伴。唔，也不算同伴吧……”

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停车场，刚才他还不在那里，什么时候来的？这辆车不是新款，而且车身很脏，布满伤痕。

三个男人从面包车上下来。三人都穿着白衬衫，披着外套，打扮很时髦。其中一人虎背熊腰、胸肌结实，树干一样的胳膊强健有力。另外两人身材纤细，顶着一头棕发，有点儿颓废的感觉。他们俩长得很像，但头发长短不同。

“啊，就是这辆。”短发男人走近黑睿翼，指指点点，“你看这个车牌，绝对没错，是江口的车。”

“一大早就来吃汉堡，还挺悠闲的嘛。”另一个男人说。

肌肉男一言不发，举脚就朝黑睿翼的车牌踢去。好疼！虽然被踢的不是我，但我也差点儿没忍住叫出声来。

“他就是户狩？”我战战兢兢地看着那个男人问。

“不是，户狩没来。这三个人只是……”

“只是小喽啰？”听录音时，圆香曾这样称呼户狩的手下。

“是的。他们算小喽啰里和户狩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如果户狩是社长的话，那他们仨就相当于常务董事。”

“我不懂公司里的事。不过，户狩的手下也这么凶吗？”

车里的亨听到动静，抬起头来。他疑惑地眯起眼，坐直身体，盯着外面的三个人。

“他们也怕户狩，所以很焦躁。”

三个男人气势汹汹地朝快餐店走去，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的背影。那种压迫感让我想起建筑工地上的压路机。

“他们怎么知道江口先生在这里？”

“可能是店员告诉他们的。”黑睿翼冷静地说。

“这家店还提供这种服务？”

“户狩的手下，对了，就是刚才踢我的那个男人，他认识的女孩子在这里打工。”

“那江口先生为什么还特意指定这家店？”

“因为他不知道这事。”

“不知道？”

“只有我注意到那个女孩子在这里工作。有一次，江口先生开车经过这里时我碰巧发现的，江口先生完全没有留意。算他倒霉，那个女孩子现在大概就在店里。她发现了江口先生，于是偷偷打电话告密。打工的时候居然还能干这种事，真是的。最近，江口先生为了逃避户狩一伙交代的任务，到处东躲西藏。董事三人组一直在拼命找他。现在终于发现了他的行踪，小喽啰们自然精神百倍、干劲十足。猎物越是逃，追捕者就越兴奋。”

“就像前面一有车就想超过去的那种感觉？”

我想起他们刚才的态度，焦躁不安、百无聊赖，却又异常亢奋。这就是终于发现了猎物时的狂喜吗？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对前车穷追不舍、然后野蛮超车的那种车，以及驾驶者脸上恍惚迷离的表情。

“江口先生被户狩他们委托了什么工作啊？我听说好像是让他帮忙运什么东西。”

“嗯，是的。”

“到底是运什么啊？对了，你知道吗？”我朝董事三人组乘坐的面包车喊道。

没有反应。

不至于远到听不见吧。我又试着喊了一次：“喂，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绿德米，他大概没有说话的心情。”黑睿翼稍微压低声音。

面包车看起来闷闷不乐的，不知在想些什么。

这时，我看到郁子从店里出来了。“啊，你的主人回来了。”黑睿翼也发现了。

郁子一边留意身后，一边疾步走过来，坐进车里。“欢迎回来。”我向主人打招呼。

“妈，怎么样？”亨立刻发问。

“和预想中的一样，江口君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

“和预想中的一样？”亨反问，“你之前明显很怀疑他啊，不是吗？怎么突然就‘江口君、江口君’，叫得这么亲热了？”

母亲毫不示弱。“因为我刚走近桌子，他就立刻站起来了。”

在店里等候的江口注意到郁子来了，马上起身，礼数周全地低头致歉。“我本不想牵连圆香小姐的，实在抱歉。”并恭恭敬敬地自报家门，“我是有幸与圆香小姐交往的江口。”

“他看起来不像坏人。而且……”

“而且？”

“而且很帅。”

“你不是总教导我不能以貌取人吗？”亨嘟囔道，“那么，关于户狩，他说什么了？”

“这个他没细说，只告诉我：‘户狩让他运货。’”

“只是运货的话，江口先生没理由那么害怕啊。”

“是啊，我也这么想。我追问了几次，江口君都支支吾吾、语无伦次。他好像真的不知道内情。啊，不过他语无伦次的样子也很可爱哦。”郁子微笑着说。

我和亨异口同声地指出：“这种事根本无关紧要好不好！”

“妈，你不该这么轻易就放过他。他不老实交代，你就吓唬他：‘我的双截棍会喷火哦！’”

郁子泰然自若地反驳：“亨，双截棍不能喷火。”接着她神情一变，略显紧张地说，“先不说这个。刚刚来了三个看起来很凶的男人。”

“啊，我看到他们了。其中一个人还踢了旁边的黑车一脚。那个人会不会就是户狩啊？”

“好像不是。因为其中一人冲江口君吼道：‘别以为户狩先生不在，你小子就可以无法无天！’”

“好恐怖啊。”

“我一时之间也不知如何是好。我明白情况危急，但是一想到他们是可能把圆香卷进麻烦事的人，我就火冒三丈。”

“这就是母性中的本能吗？”

“这是战斗本能。总之，我正想拍案而起的时候，江口君却对他们说：‘这位女士与此事无关。’被人这样保护还是第一次呢。”

“哦……”亨呆呆地回应。

“江口君对我说：‘请您先回去吧。’然后，我就回来了。”郁子用手摸摸脖子，“不过，我还是放心不下啊。”

亨点点头，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妈，你帮我拿着这个。”他把游戏机递给郁子。

“你要干什么啊？”

“我去店里一趟。”亨沉着地说，“他们肯定不会提防我这样的小学生。我就装作等妈妈的样子，坐在邻桌偷听他们说话。”

“不行，太危险了。”

“没事。如果有危险我就立刻开溜。”亨显得很快活。他打开车门，装模作样地说：“香菜特工，本次任务是查明江口先生被委托的工作内容。”接着，他又换了种声调回答：“明白。香菜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盘子里。”

郁子还想阻止，但亨十分固执。最终，郁子让步了。大概她认为一个小孩子进店里转一圈也不会那么危险吧。

肩负特工任务的亨显得既紧张又兴奋，我目送着他走向快餐店，然后问黑睿翼：“江口先生到底要运什么东西啊？”

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白色面包车用阴郁低沉到几乎会让我们的车轮受潮的声音说：“是死尸。他们要让他运死尸。”他那自暴自弃的口吻中还夹杂着一丝求救的意味。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俗话说的“惊到引擎盖都合不上了”，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黑睿翼也惊呼：“怎么可能？！”面包车所说的话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是真的。”面包车呓语般茫然地说。他的视线飘忽不定，就像不知该照向哪里的前灯。那不是愤怒，而是无法正常思考。

“谁的尸体？”

“爷爷的尸体。”面包车回答。

“爷爷？谁的爷爷？”

“户狩的爷爷？”黑睿翼问。

“嗷！”面包车发出一声尖叫。我吓了一跳，但我立即意识到，这是因为光是提起户狩的名字就会让面包车陷入恐慌。

“不是。”面包车继续说，“那个男人好像有个女朋友。”

“啊？户狩的女朋友？”

在我说话的同时，黑睿翼高声道：“哦，是那个女人。”

“你知道？”

“那个女人和他同龄，性格也很像。”

“也是龙卷风？”

“虽然不是龙卷风，但也是与油罐车先生一脉相承、只考虑自己的那种人。”

“就是认为自己面前应该一路绿灯的那种人？”我引用了刚才黑睿翼的表达方式。

“那两个人真是天生一对。”

“那个女人有这么糟糕？”

“有一次，户狩的手下和江口先生聊天，那个女人也在场。她笑着炫耀自己曾经杀过人。”

“什么？”我突然想起扎帕曾说他很讨厌使用“杀人”这种过激表达方式的人，他还说媒体最擅长运用富有冲击性的词汇，就是为了达到震撼人心的目的。

黑睿翼立刻说：“啊，那好像是她上初中时的事。那么也就是校园霸凌之类的。”

“校园霸凌？”

“初中时，她曾经伙同好几个人一起欺负一个同年级的男生。他们把那个男生倒挂在篮球架上很长时间，结果男生死了。但她并没有受到惩罚。不仅如此，她还把这件事当作英雄事迹，大肆炫耀。”

“我也听说过。”面包车插嘴。他的心情好像有所好转，似乎是调控情绪的暖气装置发挥了作用。“那个女人说：‘当时我们辩解说那不

是霸凌，只是不幸的意外。然后做出正在深刻反省的姿态，就轻松过关了。校方也不想负责任，所以自然向着我们说话。'”

他们还说，那个男生想当动作演员，为了练功，拼命拜托他们把他吊起来。他们说太危险，极力劝阻，但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好照做。万万没想到会造成这种后果。

几个学生串通好，一口咬定这套说辞。

抛开这几个人一口咬定狡辩的说辞这回事，那个如此轻易就被坏人蒙蔽的人类世界似乎更可怕。

“那么，这次的尸体是谁啊？你刚才说什么爷爷？”

“是那个女人的爷爷。”面包车说，“老人独自住在市内一栋小巧的住宅里，据说资产雄厚。”

“难道说，那个女人盯上了爷爷的钱？”

“她抢走老人的银行卡，到银行取钱。想取多少就取多少。”面包车似乎在微微颤抖，“她大概把爷爷当作钱包了吧。”

“当作钱包是什么意思？”

“用卡取钱需要密码吧？”我提出一个基本问题。

黑睿翼长叹：“肯定是逼老人说出来的。户狩一伙绝对能干出这种事。”该不该说黑睿翼通晓世事呢?

面包车也赞同：“我也觉得是这样。”他接着说，“那个男人缺钱，他女朋友也是。而且，最近那位老人终于忍无可忍，打算去警局告发

他们。”

“所以他们就把他的呼吸之源切断了？[(10)]”黑睿翼说。

这个说法很新鲜，比“杀死”听起来含蓄一些。人类还有呼吸之源这种东西？中断呼吸之源就和中断电路一样吗？

“老人可能是不堪折磨而死的。如果施暴的伤痕被发现，户狩他们就有麻烦了。所以，他们把尸体……”

“怎么？”

“把尸体埋了。”

“埋在了哪里？”

“埋在我主人父亲名下的土地里。”面包车痛苦地说。他的主人好像就是三人组中身材瘦削、一头长发的那位。据说他家是地主，到处都有土地。

“我主人的父亲拥有一片林中空地，被那个男人看中了，于是就把尸体埋在了那里。因为在树林里，不用担心被人发现。”

“是你的主人他们，也就是那几个‘董事’埋的？”

“嗯，因为他们不敢反抗。”

我回想起从面包车上下来的那三个男人。三个人全都一脸凶相，举止粗暴。但他们也只是被龙卷风户狩卷入，而身不由己吧？人上有人，就像永远有排气量更大的车压你一头。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吧。

“那这件事和我家主人有什么关系？”黑睿翼问。

“是啊，如果一切如常就没什么大问题了。”面包车说。

不对吧，都闹出人命了，已经是大问题了啊。但我想了想还是没说出口。面包车的思考方式有所偏差。我们的价值观会受主人影响，所以我不认为面包车的想法源于他的内心。

“你们也知道，后来发生了那件事。”

“发生了什么事？”

“暴雨啊。”

“哦。”

“那几天的暴雨惹出了很多乱子。”面包车说，“埋尸的那块地土层很薄，被大雨严重破坏，需要施工整修。”

“一旦开始施工，尸体就会被发现。”

“黑睿翼，你说得没错。所以，必须把尸体移到别处去。”

“然后就把这件事交给江口先生了？”我感觉车内灯猛地一闪。

“但是，为什么要让我家主人做啊？”黑睿翼怀疑地追问，不过他的语气中更多的是愤怒，“难道不应该是埋尸的人做吗？如果尸体被发现，有麻烦的又不是江口先生。”

“这样说的话，应该是那个男人和他的女朋友去做才对，是不是？”面包车发出嘶吼，“户狩和他女朋友才是坏人！我的主人是被连

累的！”

“江口先生才是被连累的不是吗？”

“我们望月家更是被连累的。”

“总之，是你家主人把运尸体这种危险工作推给我主人的！”黑睿翼泄愤似的说。

“到底要把尸体运到哪里去呀？”

“运到海边，把尸体扔进海里。这件事大概也要你的主人去做。”

“你的主人怎么能强迫江口先生干这种事呢！有本事叫户狩去做呀。”

“现在联系不上户狩。大概又去哪里捞钱了吧。”

“等等，命令江口先生去把尸体扔进海里的并不是户狩吗？”我提出疑问。

“从命令我的主人把尸体埋起来的那一刻起，户狩就觉得自己已经和这件事没有关系了。”面包车说。

“大有关系好不好！”我忍不住大喊，“户狩和他女朋友才是万恶之源啊！”

“总之，我的主人认为如果把尸体留在原地，一旦施工，就会有麻烦。”

“那也不要牵连江口先生啊。”

面包车和黑睿翼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火药味越来越浓。当然，他们并不会像人类那样，吵着吵着便扭打起来。但是眼看着汽车之间发生矛盾却听之任之，也不是办法。

“既然户狩这么过分，你的主人不能去警局告发他吗？没必要一味容忍吧。”

“逃跑不行吗？”

“报警不行吗？”从刚才开始，我提出的全是这种消极的应对策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才是上策。

“不行，那样做的话，我的主人就完蛋了。如果埋尸体的事被曝光，警察肯定会把他抓起来的。”

“那是当然。你的主人出手帮助户狩的时候就已经犯罪了。这件事我家江口先生可没参与，希望警察能放过他。”

“好了好了，大家都冷静点儿。”

“反正不能报警。”缩在自己思想的窠臼里不愿出来的面包车丢下短短的一句。

“如果报警，不知户狩会怎么报复江口先生。”

“如果警察把户狩他们抓起来了呢？”我说。

“永远关在牢里吗？不可能的。”黑睿翼绝望地说，“总有一天他会回来。户狩和那个女人都能言善辩，只要对自己有利，他们就可以面

不改色地撒谎。他们肯定很快就会被放出来的。到那时，你觉得会怎样？”

“会怎样？”我轻松地反问。面包车却吓得魂不附体，几乎尖叫出声。

他大喊：“你说会怎样！到那时，一切就全完了！”如果他有手，一定会像人类那样捂住嘴——不，对车来说，应该是车牌那里——尖叫吧。“要是我的主人落到户狩手里，肯定会死得很惨。至于我，十有八九也会被砸个稀巴烂。车顶被大锤砸塌，玻璃被敲碎，座椅被刀划成碎片，轮胎被放气。最后，只剩一堆破铜烂铁。”

“你想太多了吧？”

“绿德米，他没有想多。”黑睿翼插嘴，“户狩就是这种人。所以，如果背叛组织报警的话，必须时刻万分警惕，绝不能被户狩找到。”

就在这时，我的副驾驶席车门打开了，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亨从快餐店回来了。驾驶席上的郁子松了口气。“没事吧？安全回来就好。”我刚才一直专注于聊天，都没关心郁子的状态。

“嗯，没事。”亨坐上车，系好安全带。小小的冒险结束后，一向成熟稳重的亨也有些兴奋。他的呼吸略显粗重，脸上泛起红潮。“他们后面的桌子空着，我就坐在那里偷听，假装成等待父母而闲得发慌的小学生。”

“没事就好啊。”郁子由衷地说，看得出她心里的一块大石终于落地了，“我正想去找你呢。”

“江口先生被那三个人威胁，但他毫不胆怯地在努力抗争。”

“然后呢？”

“那三个人不依不饶，让他在下周日晚上来帮忙运货。在穿过利府街道，位于辰之丘的一家已经关张的小钢珠店门口集合。”

“到头来我们还是只知道这些情况。他们到底想让他干什么？究竟是运什么货呀？”

“不知道。三人组没细说，江口先生也没问。但肯定不是什么好货。”

“就是说啊。”

是尸体啊！我大声告诉主人，但是他们听不到。

“你知道那辆五八年款普利茅斯复仇女神（Plymouth Fury）的事吧？”扎帕说。此时，太阳已经落山，街灯亮起，路上穿行的车辆也都打开了前灯。

我一回到望月家的停车场，扎帕就问：“今天你去哪儿了？”

于是，我把在快餐店前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他愤怒地说：“户狩这个人简直太坏了！”接着，他开始讲起普利茅斯复仇女神的事。

传说大约三十年前，一辆叫克里斯汀的红色普利茅斯复仇女神袭击了许多人类。普利茅斯不是日本车，这事似乎发生在某个海外国家。普利茅斯复仇女神的车主是一个胆小怕事的青年，一帮年轻人敲诈他，并砸了他的车。然而转眼间，那辆车就像影片倒放一般恢复原样，朝那些加害者冲了过去。有的人被他用引擎盖顶死，有的人被他

关进车内，用一氧化碳毒死。我们这些私家车对克里斯汀的感情十分复杂，他疯狂的报复行为让我们不寒而栗，然而另一方面，他惨遭破坏后满血复活，并为主人和自己报仇雪恨的事迹又让我们深感痛快。

“如果克里斯汀在的话，他肯定不会放过户狩。”扎帕调侃的语气中也透出几分认真，“不过，毕竟只是传说而已。”

“如果真有这样一辆车，也很恐怖啊。”我说出心里的真实想法，“不过，总之，望月家好像陷入危机了。”

“陷入危机的是江口吧？况且尸体的事到底是真是假还是未知数呢。刚才听你的描述，我总感觉那辆面包车的精神状态不太稳定，有可能他只是想吓唬你一下。不，也许只是户狩和他的手下信口胡说、夸大其词，结果面包车信以为真了。”

“哦……嗯，我明白你的意思。”车子经常把人类的玩笑话当真。

“这样的话，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尸体。”

“但是，亨偷听到三人组命令江口先生去辰之丘的小钢珠店门口集合。而且，那是一家已经关张的小钢珠店。”

“那又如何？”

“最近我在铁路道口和通过的火车交谈过，这件事我跟你说过吧？”

“说过说过，你当时自豪得都要飞起来了。”

“火车也提到了‘辰之丘’这个地名。他说：‘崩塌的辰之丘空地那边，发生了恐怖的事情。’还说：‘注意死人。’我一直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现在想想，说不定是火车经过那里时，无意中目睹了他们埋尸的情景。”

“他们会在有人经过的地方埋尸体吗？”

“据说是一个人迹罕至的隐蔽之处。”

“小钢珠店吗？”

“呃……描述起来有点儿复杂。尸体大概埋在某个人迹罕至的空地里，就在三人组命令江口先生前去集合的小钢珠店附近。但火车注意到了，可能是从铁道上恰好可以看到那个地方。也许很远，但火车还是看到了。”

“因为火车的眼神很好。”

“也许那里真的埋着尸体。”

“尸体吗？”扎帕说，“等一下，小绿，我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你为什么非要在一天结束、好不容易可以休息的时候，给我讲如此沉重、如此恐怖的事情呢？”

“因为是你想听的呀。”

说完我们俩陷入沉默。当太阳再次升起时，望月家的麻烦事会有怎样的进展呢？明天是周六，说不定我还要出任务呢。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扎帕突然对我说：“小绿，你听说了那则新闻吗？关于隧道事故的。”

“什么新闻？”

“据说，隧道事故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开了。”

“事故的视频？”

“就是车子在隧道里翻倒起火的视频。应该是丹羽和荒木翠坐的车吧。”

“对世界公开了吗？”

“对世界公开？”

“之前我听亨和良夫说过，人类上网发布信息，多半是因为他们下意识地希望信息被全世界看到。不过我不清楚其中有多少是特意发到网上，有意告知世人的。”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不知哪里有一个家伙，希望把隧道事故的影像展示给全世界喽？”

“是为了宣传安全驾驶吗？”我近乎愤怒地说。把事故车辆的惨状展现给全世界，想想都觉得难以忍受。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今天，我家细见先生还接到好几个家长打来的电话，说孩子看了这种残酷的视频，希望校方能采取措施，对孩子进行疏导什么的。”

“这下可惨了。”

“对情操教育很不利啊。”

“扎帕，什么是情操？”

“细见先生也是最近刚查的字典。”

“然后呢？”

“情操就是指知识、道德、艺术等。把这些教给孩子就是情操教育吧。”

“教孩子知识和道德？谁来教？怎么教啊？”

“应该是由优秀的成年人来教吧。”

“可是哪里去找优秀的成年人呢？”

“上网查查不就知道了嘛。”扎帕不耐烦地丢来一句风凉话，“我家细见先生的情操教育非常简单明了，他直接对孩子说：‘去听弗兰克·扎帕！’”

“这事我也听说过。但是，就眼下这件事而言，听弗兰克·扎帕就能达到情操教育的目的了吗？”

“小绿啊，你听过弗兰克·扎帕吗？”

“没有。”我的车载音响里放的大多是郁子喜爱的海外流行歌曲，或良夫喜欢的日本歌手的作品。我很想恶毒地回击扎帕，你才是除了弗兰克·扎帕之外什么都没听过的土老帽吧。但是，恐怕扎帕反而会以此为傲。

“你可以去听听《安迪》这首歌。很棒哦！”

“很棒吗？”

“虽然歌名不太有格调，但是整首歌的内容非常复杂深邃。各种旋律、曲调渐次展开，交织在一起。也许弗兰克·扎帕并没有这种意图，但这首歌确实完全展现出了人的一生。”

私家车不可能了解人的一生，扎帕肯定是拿主人的观点现炒现卖。“这首歌中浓缩了人的一生所能体味的世间百态。时而嘈杂喧闹，时而波澜壮阔，时而奔波忙碌，时而悠然自得，这就是人生。然后，便渐渐接近终点。”

“就是死亡吗？”

“对啊。但是，那个人在死前听到了呼唤自己名字的声音——‘安迪！’这声呼唤中包含着无限感慨，仿佛在说‘这一生活得很精彩啊’！”

这一生活得很精彩啊！对我们来说，应该是这一生跑得很精彩吧。“原来如此。”我附和扎帕，反正他只是照搬细见先生的话而已，“但是，小学生听了这样的音乐，能学到什么呢？”我依然很在意这个问题。

“他们会明白，人活着，就会经历很多事。”扎帕理所当然地说。

“很多事啊。”我想起不久前，在隧道事故现场邂逅的黑色大众车说过的话。他的主人贤次郎曾经和荒木翠交往过。贤次郎的太太每天都要陪伴儿子上课，她常在车里自言自语：“人生真辛苦。”

可不是嘛。

人生在世，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事。同样，车行一世，也要走过这样或那样的路。

“弗兰克·扎帕的音乐无所不包。”

“无所不包？”

“比如，既有在隧道事故中死去的人，也有拍摄事故现场、并向全世界展示的人。话说，那可是车被熊熊大火吞噬的动态视频啊，这个人真是心肠歹毒。对了，还有太阳君。”

“太阳君？”

“上传视频的人大概觉得出现人被活活烧死的场景不好，所以据说车里的人是用太阳君的图片合成的。”

“是为了孩子的情操教育吗？”的确，人类葬身火海的图像对孩子来说过于刺激了。

“不过，太阳君的图片也被烧成灰了。”

“真是恶趣味啊。”

“摄影的肯定就是那个叫玉田的记者吧。”扎帕笃定地说，“能够在事故现场录像的，除了玉田再没有其他人了。”

“不过，扎帕……”

“什么？”

“你为什么非要在一天即将结束之际，讲这种让我心情沉重的事情啊？”

所谓的超载卡车，就是这种感觉吗？

“谁让你刚才说了沉重的话题呢？这是我的报复。”

天亮了。周六要如何度过当然取决于望月家的安排。如果他们出门郊游，那么我这一天就要长途奔波。如果他们去超市购物，那么我就会在大型停车场里与同胞们闲聊。有时候，整天都没人出门，这时，我便头脑放空，或观察风向变化，或眺望长足胡蜂在望月家庭院的大树和蜂巢之间往来飞行，以此消磨时光。

这一天，从清晨到黄昏，我都待在家里。晚上七点左右，良夫一边打着手机，一边坐上了驾驶席。

“我现在就出发。玉田先生几点到？”良夫对着手机说。

玉田宪吾！他来干什么？良夫是在和玉田宪吾通话吧。

“哥，我也要去。”亨钻进副驾驶席。

“不行。”刚刚挂断电话的良夫说，“已经很晚了，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呢。”

“小玉为什么要联系你啊？”

“听他的意思，好像和网上那段视频有关。”

扎帕昨晚说过的网上的事故视频，看来良夫他们也已经知晓。人类传播信息的速度之快实在让我震惊。

“那段视频不是小玉拍的吗？”亨问，“当时能够近距离拍摄事故现场的，再没有其他人了吧。”

“玉田先生好像也很困惑。说不定视频是他拍的，但是上传到网上的另有其人。”

“哦，对啊。”亨闻言点点头，“那么，玉田先生可能怀疑你是罪犯，那个把事故现场的视频上传上网络的罪犯。”

“我？上传视频？怎么可能？！”良夫举起双手，仿佛在证明自己毫无隐瞒，“我没碰过他的相机和电脑，不可能偷到视频。况且，我连如何上传视频都不知道。”

“但小玉还是会怀疑你。罪犯身份不明的时候，就会把所有可能的人都列为嫌疑人，对吧？他肯定会事无巨细地调查事故后曾与自己有过接触的人，一个也不放过。”

“这下完了。我没信心能洗清嫌疑啊。”

“所以我要一起去。”

“不行，玉田先生说了希望我一个人去。而且，现在到小学生上床睡觉的时间了。”

“我就要去嘛。”亨开始使性子。

良夫虽然不想事事都依弟弟的心意，但他还是拿出手机，说："那你等一下，我给玉田先生打个电话，问他带你一起去行不行。"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带我去就行了。"亨噘嘴抱怨。

"不遵守约定可不好。"

"哥，你真是太善良了。"

过了一会儿，良夫耸耸肩说："不行，他不接电话，转到人工留言了。"

"真的吗？你真的给他打电话了吗？"

"玉田先生不接手机是常事吧，因为他要经常采访什么的。总之，今天我一个人去见他。"

亨似乎终于死心了。"那我把作战计划传授给你。"

"作战计划？"

"我仔细想过了，现在咱们家面临着两个问题。"

"有两个问题吗？"

居然有两个问题？紧接着，另一个念头一闪而过，才两个问题？以前，停在投币停车场时，旁边的一辆普锐斯（Prius）告诉我："地球正受到温室效应的侵害。"堵在四五号国道上时，前面的一辆Tiara[(11)]对我说："消费税可能要提高了。"

我曾遇到过一辆轻型汽车，他忧心忡忡地说：“这个国家有数千兆日元的负债。”我还碰到过一辆马自达RX-8，他说的话更加让我心惊胆寒。“宇宙中有那么多小行星，说不定哪天就会与地球相撞。”这个世界所存在的问题数不胜数，一思及此我就情绪低落。不过，豁达开朗的黑尼克曾笑着说：“就算你担心也无济于事，所以就不要担心啦。”他的安慰让我心里轻松了一些。

“一件是圆香的事，对吧？”良夫说。

“没错。也就是江口问题。”

“是户狩问题吧？”

“嗯。”亨点点头，“还有一件，是隧道事故问题。”

“这个问题和咱们家没关吧。”

“可小玉都打电话找你了。”

“那又怎样？”

“我们可以反其道行之，既然有两个问题，那也可以利用这两个问题之间的矛盾，让它们自相残杀。”

“让两个问题自相残杀？”

“就是让自己的敌人互相斗争。像夏亚那样，利用吉恩军和联邦军的斗争使自己获利。”

“啊，原来如此。”良夫强烈赞同，然后自言自语道，“就像最后一集里，夏亚用火箭炮击败基西莉亚时那样的吧……”[(12)]

他在说些什么啊？我完全搞不懂状况。良夫又说：“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你看，小玉是记者，他最喜欢那些可能成为话题的事件。所以，如果把户狩的事告诉他，他一定会很感兴趣。”

“户狩的事？”

“户狩是个危险人物，如果进一步调查的话，应该能挖出很多骇人听闻的事件。把孩子扔进河里那件事就够轰动的了。”

“是啊。不过，玉田先生说他只写那些‘能吸引大众关注的事’。户狩的事似乎还不到这个程度吧。”

喂喂，良夫，你在说什么呢！我吃惊得前灯都要亮了。户狩和他女朋友杀人埋尸的事足够写成报道了吧。这种事记者都不写，那还要记者干什么啊！不过，我随即意识到，良夫还不知道事件的真相，他根本不曾想到户狩还干过杀人的勾当。

“你可以稍微夸张一点儿嘛。”

“怎么夸张？”

“荒木翠坐过我们家的车是事实，对吧？所以，你就说，其实荒木翠在车上时曾经怯生生地告诉我们：‘我受到一个叫户狩的男人的胁迫。’这样，就把户狩和荒木翠硬扯到一起了。”

“这不是撒谎吗？”

“但是你这样说，小玉肯定会感兴趣。你假装要和他商量，巧妙地把这个情报传达给他。”

“亨，你觉得你哥能完成这种高难度任务吗？”

亨生硬地避开哥哥的视线，支支吾吾地回答：“嗯……嗯，我觉得能。”

我还是第一次听亨说出如此容易被识破的谎言。然而，已然丧失冷静的良夫却轻信了弟弟的话，他英勇地说：“好嘞，交给我吧。”

亨下车后，良夫启动引擎。出发喽！疾驰的快感和期待从车子底部不断涌起，我浑身充满干劲。

“小心啊。”身后传来扎帕的叮嘱。

酒店前站着好久不见的玉田宪吾，他愁眉苦脸地对良夫说：“这么晚了把你叫出来，实在抱歉。但是有一件事无论如何都要找你确认一下。”

他那略显粗鲁的讲话方式一点儿都没变。

“其实，我也有话想说。”良夫像勇敢出击的战士一样，开门见山地说。看来他准备按照弟弟的计划，把户狩的事说出来了。

“那你把车停在那里，我们去酒吧里说吧。”

啊？我大惊，如果他们去别处谈话，我不就听不到了吗？

“啊？”良夫也大惊。不过他只是因为要进入对手阵地而惊慌失措，所以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嗓门吧。

“你能喝酒吧？”玉田宪吾指指酒店楼上。

“不能。我开车来的。”

“什么嘛！真没劲。算了，那就喝乌龙茶吧。”

“车怎么办？”

“那边是酒店的停车场，停在那里没问题。”

数米见方的停车场里已经停了好几辆车。如果我停过去，后面的车显然就出不来了。良夫好像也有同样的疑惑，他向玉田宪吾确认：“停在那里真的没问题？”

“没问题。不过，你把车钥匙交给酒店前台比较好。如果后面有车要出来，他们可以帮忙移车子。”

“哦，是这样啊。”

良夫立刻启动引擎。也许是不想让玉田宪吾知道自己是新手，或者说他不想露怯，因此虽然停车位前所未有的狭小，但良夫尝试倒车时的表情却是前所未有的镇定。当然，这对他来说相当困难，他不慌不忙打方向盘的双手已渗出细密的汗水。刚后退了一点儿，他便咕噜咕噜地转动方向盘，继续后退，把方向盘打死。我能感觉到他的动作非比寻常地粗暴。拜托你轻一点儿啊，我能做的只有默默祈祷。

“啊，我看不到前面了。”一个沉稳又颇具威严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我一惊，随即意识到是我正后方的普锐斯在说话。

“对不起。”在被誉为站在汽车进化分岔路口的混合动力车面前，我心生敬畏。

“没关系，德米欧，这又不是你的错。”普锐斯派头十足地说。

这种从容不迫的气质就是来自于优质的燃料吧。

“你的主人不是要在这里住宿吧？”普锐斯旁边的白色塞瑞纳（Serena）[(13)]插嘴。

“不是，我的主人好像去酒吧了。”我看看他的车牌，那上面写着关东某地的地名。

“喂，他不会喝完酒，还要开着你回去吧？”

“怎么可能！”我立刻反驳。对我们来说，酒后驾驶是最不能原谅的行为。

白色塞瑞纳开始讲起他从关东到仙台的北上旅行，他没走高速公路，一路停停走走。炫耀路途辛苦是汽车们在聊天时必不可少的话题，不过，当他讲起在野生动物园被长颈鹿舔来舔去的经历时，我们都听得很开心。“有时好像还有狮子趴在我的车顶上。你说是不是很恐怖？”

我想象一只大型动物趴在我身上的压迫感，的确有些害怕。而且，动物还会在我身上大小便吧。

“主人还没给我洗澡，我浑身都是长颈鹿的味道。”白色塞瑞纳叹道。

“没关系，并没有奇怪的味道。”普锐斯优雅地说。

过了五分钟左右，一个男人从酒店走出来。他体型瘦削，身穿帽衫，帽子戴得很严实。他微微低着头，快步走过来。这人死气沉沉的，不知是哪辆车的主人。不像是会开普锐斯的那种类型，也不像是会去野生动物园游玩的那种人。

虽然我实在想不出具体哪款车与他相配，但肯定是我身后的某辆车吧。

然而，他冲我来了。

身穿纯黑帽衫，与黑夜融为一体的男人快步走到我的驾驶席前，停住了脚步。怎么回事儿？我正纳闷，只听咔嚓一声，车锁开了。怎么回事儿！我不禁喊出声。

“出什么事了？”后面的普锐斯担心地呼唤。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一时说不出话来，直到那个男人坐上驾驶席，发动引擎，我才高喊：“这个人不是我的主人！”

“真的吗！”普锐斯大惊。

旁边的白色塞瑞纳却苦笑道：“喂喂，这个玩笑可不好笑。我来给你说一个怎么样？上回狮子趴在我身上时我咬了它一口。”

“不是开玩笑！这个人真的不是望月家的人。”

“但是他有钥匙啊。”白色塞瑞纳显得很冷静。这时我才意识到，对啊，这个人有钥匙。我想起来了，刚才良夫把车钥匙交给了玉田宪吾，让他放到酒店前台寄存。

“那么，这个人可能是酒店的工作人员。”普锐斯稍微放下心来，“大概是为了给后面的车让路吧。”

我再次仔细打量驾驶席上的男人，他正探身摆弄导航仪。他穿着黑色帽衫，把帽衫的帽子戴在头上，还架着一副有色太阳镜，很难说打扮得很有品位。“不对。”我不禁发出沮丧的叹息，“他怎么看都不像酒店工作人员，穿着太随便了。”

“那他是谁？”白色塞瑞纳终于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偷车贼？”

“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叹道。

“什么吉利不吉利的，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话音未落，随着油门被踩下，我冲出了停车场。

糟糕！我被人偷了。

大事不妙！我被偷车贼开跑了。

沿县道一路向北，途中，我向擦肩而过的车辆求救。有的车把我的话当作无聊的笑话，有的车则替我担忧，“这可麻烦了！”然而，他们都无能为力，留下一句“希望你平安”就跑远了。

警车的警笛声从后面逐渐接近时，我心里松了口气，“总算得救了”。然而，他们出动并不是为了我，而是有其他任务。驾驶我的男人咂咂嘴，遵照交通规则靠到路边，放慢速度。亮着红色警灯的警车从我身边疾驰而过。

“喂，救救我。我被人偷了。司机不是我主人，我根本不认识他。”我向靠近的警车求救。

“可是我也帮不了你。不好意思，我现在没空，我在追一个向北逃窜的强盗。”

“什么颜色的车？什么牌子？”我立刻发问。

“不知道。目击者是几个孩子，他们打电话报案的。现在的孩子真能干啊。”

“但是，我现在也很危险啊。”

“但是，你的司机很守规矩，知道靠边给警车让路。也就是说，这个人具有一定的常识，不是吗？也许他并不是偷车的坏人吧。”

“我觉得他是怕被警察盯上才守规矩的。”

“原来如此。那他可真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啊。”警车调侃道。说完他提高速度，愉快地奔向远方。

很快，我也回到超车线，继续前进。十恶不赦的大坏蛋？由此，我的心中萌生了一个推理。

这个男人不会是户狩吧？

绝对没错!

他为什么会找上我呢?

我能想到的理由只有一个。

就是和江口先生有关。江口先生不服从他的命令，他终于恼羞成怒了。

我想起之前面包车说过的话。户狩一旦发怒，会用大锤砸塌车顶，敲碎玻璃，用刀把座椅划成碎片，把轮胎放气。最后，整辆车只剩一堆破铜烂铁。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可能会变成一堆破铜烂铁。

我被自己的想象吓坏了，抖动身体想把驾驶席上的男人甩下去，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啊，是这么回事吧。我试图推理出一套合理的说法让自己信服。户狩他们命令江口先生周日，即明天，去运货。“明天不去就有你好看的！”为了威胁江口先生，他们就盯上我了吗?

“你敢不听话，我们就收拾你女朋友。在此之前，收拾你女朋友家的车大概也能起到震慑效果。”

不久后，这个被我认定为户狩的男人开始摸索我的导航仪。他到底要去哪里啊?如果他设定好目的地，我心里就有数了。

“什么破玩意儿！”男人咒骂道。我能猜到他发怒的原因。仪器上肯定是出现了这样的提示：“汽车行驶过程中不能操作导航仪。”一般情况下，出于安全考虑，在没有拉起手刹的情况下是不能操作导航仪的。一边驾驶一边操作导航仪，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所以导航仪都被设计为只有在停稳、拉起手刹时，才能操作。

这是正确的。

人类无法一心二用。

不，确切地说，人类可以一心二用，但是同时做两件事时，如果第三件事突然发生，人类就无法及时应对了。

一辆车曾经告诉我：“美国心理学家做实验证明了这件事。”其实根本用不着做实验，这是我们私家车都明白的事实。

人类可以打手机，也可以一边打手机一边开车。但是，一边打手机一边开车时，如果旁边突然冲出一辆自行车的话，司机就来不及反应了。

“人类的注意力一分为二就已经接近极限了。”扎帕曾经说过，“他们可以同时做两件事，但是对于其他事物的注意力就会大幅度减弱。而重要的是，开车时，一瞬间的疏忽都有可能是致命的。”

驾驶过程中不能使用导航仪肯定也是基于这个理由。司机可以一边开车一边操作导航仪，但是如果这时出现意外状况，比如前车紧急刹车，那就万事休矣。咣当，追尾，引擎盖撞瘪，人类面临的是赔礼道歉和协商赔偿之类的麻烦事，车子则会因担心报废而浑身发抖。

“所以，即使是可以语音操作的导航仪也不安全。”扎帕还曾这样说，“开车和操作导航仪是两件不同的事，都需要人类的意识加以控制。这样一来，他们就很难再应对第三件事了。这样很危险。”

在一个大型十字路口，我向右转。到达一个家庭餐厅后继续转弯，开上一条一路向东的宽敞车道，然后放慢速度，停在路边。

那个男人像要为亲人报仇似的猛地拉起手刹。居然能把手刹拉到这种角度，他的力气之大让我惊讶。“不拉起手刹就不能用导航仪。这玩意儿肯定是从来不用导航仪的人设计出来的。”他嘟嘟囔囔地咒骂。

听他那颇具攻击性的语气，我更加确信他就是户狩。他的自言自语让我心惊胆战，不由得讨好似的附和道：“嗯嗯，是啊是啊。”

“而且这个破东西怎么用啊。”男人把手伸进帽子，抓抓头发，明显烦躁不安。不知他是真不会操作，还是有意为之，总之他把导航仪上的导航记录全部删掉了，然后按下目的地设定键。好了，到底要去哪儿呢？我正想着，他却拿出手机，按下接听键，放在耳边。“喂，是我。我这就回去。”

对方是女人。“我现在就去你那里。”男人说着甜言蜜语，嘴唇几乎贴在手机上。我感到一阵恶寒。他毫不顾忌别人的目光，面不改色地讲出各种肉麻话来哄对方开心。不过，他在车里，周围也没有别人，只有我。

电话那头的恐怕就是他女朋友吧。就是那个爱财如命、不惜威胁自己祖父的那个女人！

我感觉车体表面要裂开了。虽然没开空调，我却浑身发冷，强烈的厌恶感让我止不住地颤抖。

“嗯嗯，好的，我马上回去。”男人终于挂断电话，重启引擎，向前开去。向东直行一段后，我进入一条小路。到底要去哪儿呢？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后来，我数次向擦肩而过的车辆求救。“我被人偷了！”然而大家都没什么反应。

途中，我又遇到刚才见过的警车。我询问案情，对方回答：“ATM出事了。”

“ATM？”

“好像是银行的ATM被偷了。”

“那个也能偷走？”我想象着一个巨大无比的人类弯腰把那个大箱子连根拔起的画面，与其说“偷”，不如说“拔”更加贴切。

“强盗好像是开着铲车去偷的。那台ATM在大学医院后面的一家小超市里，强盗用铲车撞坏了机器，然后抢走了里面的纸币。”

这确实是一起重大事件。我再次向警车求救。“实际上我也被偷了。”对我来说，这也是重大事件啊。“而且，偷车贼是个大坏蛋！”为了引起对方的关注，我补充道。

“大坏蛋？”

“他杀了一个老爷爷，还把尸体埋起来了。”

“知道了，知道了。”显然，警车认为我在胡说八道。

“是真的。这个叫户狩的男人为了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就算你跟我说了，我也很伤脑筋啊。你得向警察说明情况才行。”警车留下这句话，瞬间就跑得没影儿了。

正当我沮丧失落之际，一辆从后面赶上的蓝色日产Cube出声发问：“户狩？那个户狩怎么了？”

“你知道他？”

“算知道吧。我经常听人说起这个人的种种劣迹。几个月前，站前的立体停车场里有几十辆车被砸了，这事你知道吗？”

“知道。罪犯好像是那个停车场的所有者，对吧？”人类还不知道罪犯的身份，但是在私家车圈子里，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他也是受到户狩的威胁，被迫那么做的。这是停车场所有者的车子说的。户狩用他主人的独生女威胁他。不仅如此……”

“还有后续吗？”

“停车场所有者的独生女也受到胁迫，户狩逼她去做不太好的工作。总之，户狩一方面对父亲说：‘不给钱，你女儿就完了。’一方面又对女儿说：‘赚不到钱，你爸就完了。’最后，那个女儿精神崩溃，住进了医院。”

“呃……”

“户狩真厉害！对吧？”蓝色日产Cube讽刺道。

“如果我跟你说，现在驾驶着我的就是那个户狩，你会不会很同情我啊？”

“呃……”这次发出呻吟的是蓝色日产Cube。

“他不是我的主人。我被他偷了。”

“如果这是真的……”

“这就是真的。”

“那我只能说‘加油，祝你好运’了。”

不知何时，我开始向南前进。

离车站越来越近，堵车也越来越厉害。交通堵塞带来的焦躁感从每辆车中向外渗透。那个男人唉声叹气地抱怨：“搞什么鬼啊！”并用力捶打方向盘。我尖叫出声，干吗打我！反对暴力！

男人又咒骂一句：“真是烦死老子了！”

反对烦躁！

然后，他又使劲儿地砸了方向盘一拳。

好疼！我发出悲鸣，火冒三丈。你居然打了我两次！望月家的人一下都没打过我！

我不由得开始想家。也许，那个家我再也回不去了。户狩会这样开着我，把我带到他那个罪恶的老巢去吧。

我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停下，我对自己身为汽车而深感绝望。然而，我并不想就此丧失意识，在昏迷中走向生命的终点。虽然明知是徒劳，但有些感情还是不吐不快。

啊，不知前方的道路会伸向何方。别了，我的小镇。别了，望月家。别了，扎帕。和你聊天，虽然有意义的内容不算多，但是我很开

心。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再会的那一天。到那时，我再把这段冒险传奇讲给你听吧。

排气管是不是在滴水？如果是人的话，此刻一定会忍不住泪如泉涌。

“后来呢，你很快就回来了？”扎帕说。

“是啊。”我努力掩藏羞愧，尽量摆出一副冷静的模样。

“平安无事就好。”扎帕强忍笑意，严肃地说，“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也没怎么样。我毫发未损地回到了酒店。”

我回到酒店停车场时，白色塞瑞纳已经不见了，普锐斯还留在原处。

“嗨，绿德米，真没想到你还能回来。”他由衷地为我高兴，“你是不是安装了什么防盗功能啊？”

那个男人把我停在普锐斯前面，戴上帽子遮住面孔，下车离开了。看着他的背影，我很想生气，不过还是平安归来的欣喜占了上风。而且我忙着平复激动的心情，实在无暇生气。

“以前，我曾听说有些人会特意在钱包里放一个古怪的护身符。”普锐斯派头十足地说。不可思议的是，无论何种话题，他一说出来就显得有板有眼的。

“古怪的护身符？”

“如果钱包丢失，捡到的人看到那个护身符就会心里发毛，觉得‘不归还失主的话，会受到诅咒吧’。”

“啊，原来如此。”我明白他的意思了，“我的方向盘上刻着好多古怪的咒语，所以即使被偷，我也不怎么害怕。”

也许听出我是在开玩笑，普锐斯笑了。

说着说着，我开始寻思，自己内部该不会真的装了什么防范被户狩偷走的东西吧？正因如此我才能平安回来。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不久后良夫从酒店出来，坐上驾驶席。感激与愤怒同时涌上我的心头，一方面是看到主人倍感亲切，另一方面又不禁怒火中烧。你倒是逍遥自在，你知道我这一晚上多么担惊受怕吗？！

“那家伙到底有什么目的啊？”扎帕不可思议地说，“他总不会是想试驾一下德米欧吧？”

“谁知道呢。”

“他是不是想偷车里的东西？”

“应该没有偷走东西。”我当时很慌乱，没有特意留意座椅和仪表板，但并没有物品失踪的感觉。

“那他就是留下了什么吧。”

“啊？”

“他没有偷东西，说不定是在你里面留下了什么。比如，那个……”

“哪个呀？”

“比如尸体之类的。也许户狩嫌手下动作太慢，决定自己把尸体运走。”

我一时语塞。怎么可能！转念一想又大惊失色，难道真有这回事？不过，若有一具尸体在我车内，我不可能毫无察觉吧。

“也许他把赃款藏在你的后备厢里了。以前我听其他车说过这种事。一个警察偷偷搞到一大笔钱，并把钱藏在一辆车的后备厢里。结果，阴差阳错，那辆车被偷了，需要接受警方的盘检，而负责检查车子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警察自己。”(14)

“接受警方盘检不知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有机会真想感觉一下。”

“先不说这个了。良夫和那个记者谈得怎么样啊？”

“不知道，我没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良夫肯定和玉田宪吾说了些什么，不过他没在驾驶席上自言自语，我也就无从得知。

我想，良夫一定遵从了出发前亨传授的策略吧。

周日早晨，风和日丽，朵朵白云也遮不住明媚的阳光。我和扎帕的前窗都被照得闪闪发亮，然而我的心情却很沉重，阳光再灿烂也无法让我感到轻松。

根据亨在快餐店里偷听到的谈话内容，周日晚上，也就是今天晚上，江口先生就要去帮忙“运货”了。

“晚上是几点啊？”我问。

“大概就是日落以后吧。”扎帕说，“不过，如果江口先生听从命令去了那里，恐怕也不会只是帮个忙就完事。”

“怎么说？”

“就算真的要搬运尸体，三个男人还不够吗？需要车的话，随便从哪里找一辆就是了。多江口一个人，并不会显著地提高工作效率。”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机地找江口先生呢？”

“小绿，这就是问题所在啊。”

“因为他们不想自己蹚浑水？”

“也许他们是想让江口先生顶罪吧。”

“顶罪？”

“他们让江口开车把尸体运到海边丢弃，说不定在路程沿线安装了监视摄像头。总之，就是留下江口运尸的证据，然后把全部罪行都推给他。”

“这也太过分了！”

“户狩那帮人就是这么过分啊！”

“不过运尸体的事好像和户狩无关，这都是他手下想出的馊主意啊。”

“户狩学校的学生肯定要遵从老师的教导吧。”

户狩学校的学生？这个说法再正确不过了。“但是，这样的话，江口先生可以向警察坦白一切啊。我是被栽赃的，真凶是户狩！”

“你之前不也说过吗，不能贸然报警，因为不知道户狩会采取什么报复手段。如果江口对警察说出真相，那么户狩就会以此为理由盯上他，他母亲也会成为户狩报复的目标。”

“不光人会遭殃，车也会跟着倒霉。”

“江口那辆睿翼肯定会粉身碎骨的。”

“但可能不会牵连望月家。”我试图垂死挣扎。

“如果江口不忤逆户狩，老老实实顶罪的话，有可能吧。”

“挺住啊，江口先生！”

“如果江口受到牵连，你家长女肯定不会袖手旁观，那样就麻烦了。”

时间流逝，太阳越升越高，路上的车流也逐渐增多。送快递的黑尼克来了。他身材庞大，每天不知疲倦地东奔西跑，浑身都散发出劳动者特有的气场，强大而值得信赖。

“绿德米、扎帕，你们好啊。”他向我们打招呼。

“嗨，黑尼克。”

“是有我家的快递，还是望月家的快递啊？”

“我也不知道呀。”

黑尼克话音未落，司机兼快递员已从驾驶席下来，从后备厢拿出一个大信封，然后又关上后备厢的门。

“要不要赌一把，是望月家的快递，还是细见家的快递？”我灵机一动，提议道。

“好啊。”扎帕立刻回答。

快递员正好站在我和扎帕中间，操作着手中的移动设备。接下来，他会朝哪家走呢？结果他选择的是细见家。

快递员朝对讲机说了几句话，很快细见先生就开门走出来。他手里拿着印章。

细见先生头发略长，体态瘦削，腹部稍显松弛。西装革履的细见先生完全是一副“为人师表”的样子，虽说我并不知道“为人师表”到底是什么样子，只是借用扎帕的说法而已。不过今天是休息日，一身运动装的细见先生看起来就是个沉稳悠闲的大叔。

“每次都麻烦你，非常感谢。”细见先生向快递员道谢，盖上印章。快递员递出的物品不是纸箱，而像是打包好的杂志。“最近给您送过好几次了，这本《防身术杂志》好看吗？”

“现在才第三期，还没出现厉害的大招呢。”细见先生笑道。

快递员也被逗笑了。他欢快地向细见先生告别，然后向黑尼克走去。

圆香从家里出来时天已过午。她攥着手机，趿拉着鞋，头发比平时更凌乱，表情很僵硬。

“看，你家长女要去做傻事了。”扎帕苦涩地说。

“没事，圆香很冷静的，绝不会乱来。”

说着，只见圆香在我面前脱下鞋，把左右脚调换过来，又重新穿好。看来她刚才跑出来时把鞋穿反了。

“真是超乎想象的冷静啊。”扎帕揶揄道。

圆香把手机贴近嘴边，走到我旁边，藏起身体。她大概是不想让家里的其他人听到她打电话，我却能听得一清二楚。

“江口先生，你绝对不能去，这不是运货那么简单的事。”“你现在在哪儿？”“我怎么可能不担心啊。”

她果然是在给江口先生打电话，我想。然而，紧接着圆香就语气惊讶地问：“啊？喂喂，什么？你是谁啊？”

电话那边好像换人了。“喂，你要把江口先生怎么样？你等等。”

“事情有变啊。”扎帕也很担心。

“好像非常不妙。”江口先生的电话似乎被人夺去了，现在是其他人在跟圆香讲话，而且并不是普通的寒暄。

“那人是户狩？”

“不是，是户狩的手下。这次移尸的事与其说是户狩的命令，倒不如说是他的手下在瞎折腾。户狩就是自己捅出篓子让手下收场的那种人。”

圆香把手机贴在耳边，低头看看手表，又抬头看向自己家。“我现在就过去。请你们放过江口先生。”她说着便朝右奔去，那边有大马路，估计她想打车吧。

“喂，你家长女走了。不会有事吗？”

“当然会有事啊。可我能怎么办呢？这就是咱们私家车的宿命吧。”

望月家的其他三人从屋里奔出来，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的事了。

郁子打头，良夫和亨跟在后面，慌慌张张地朝我跑过来。

“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圆香不在家呢！”郁子似乎并没有责怪之意。

“我以为她肯定在厕所里。便秘什么的。”亨镇定地回答。

“在厕所里的是我！我肚子不太舒服，大概是妈妈昨天做的菜不太对劲。”良夫接口。

“冤枉啊，我做的菜哪里不好了？”郁子一口否认，“先不说这个了。圆香肯定是和江口君一起出去了吧？”

我的门被打开。要出发了。

“因为今天就是那个‘运货’的日子啊。姐姐不在家，肯定是和江口先生一起去辰之丘那个倒闭的小钢珠店了。户狩的手下让江口先生去那里碰头的。”

然而事态发展已不止如此。我想告诉他们，却无能为力。江口已经和户狩的手下在一起了，然后他打电话给圆香，把她也叫去了。赶快行动啊！望月家。

“你路上小心啊。”扎帕看着我的引擎发动，开口叮嘱道。

“希望一切平安。”

“对了，小绿，如果你回不来，我该怎么办呢？”

听到扎帕的话，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旁观车，而是被卷进大麻烦的当事车。

再也不能回到这个停车场了，会有这种事吗?

“就算万一你运了尸体，我也不会不理你的，放心吧。又不是你把人弄死的，我绝不会从此疏远你。”

“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反驳道。不过这的确很有可能。我一阵心慌，那种恐怖感就像机油蒸发、各处零件都生锈了一样。我去插手江口先生的事，户狩的手下看到我，很有可能就让我去运尸体了。“干脆用那辆绿色的德米欧算了。颜色那么显眼，正好方便顶罪！”即使被吓得四轮发软，一旦主人松开手刹、踩下油门，我还是必须前进。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待我从恐怖的想象中回过神来时，已经一路向东奔驰在单行的国道上了。

驾驶席上的郁子紧握方向盘，手心的出汗量不是一般的多。她一点点加大油门。通往利府的国道一到休息日就堵车，其中也有路口信号灯和仙山线道口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开车的人太多了吧。

“我说，还是应该报警吧。你们觉得呢？”郁子说，“怎么会堵成这样啊！”她还低声抱怨了一句。

“我觉得还不到报警的时候。”说话的是亨，“首先，不知道姐姐怎么样了，也不知道江口先生的差事到底是什么。如果贸然报警，说不定会激怒户狩军团，带来更多的麻烦。”

亨，你不要悠闲地讲大道理了！江口先生要运的是尸体，是被户狩他们杀害的老爷爷的尸体！我想朝他们大叫，甚至想动用讨厌的喇叭提醒他们。

“啊，对了，昨天聊天时，玉田先生也说不要报警。”良夫突然冒出一句。

“哦？”亨说。

哦？我也说。

“什么？良夫，你跟那个记者说了圆香的事？”郁子很吃惊，她似乎刚知道这件事，不过眼下无暇追问详情。

在酒店的酒吧里，良夫把户狩的事告诉了玉田宪吾。他听完显得很有兴趣。“有意思，可以调查一下。”接着，他又提出忠告，“那帮家

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所以不要轻易报警，除非你能百分之百确保人身安全。”

“警察就那么没用吗？”郁子问。

“玉田先生以前取材的事件中，曾有罪犯因为被举报而恼羞成怒，后果十分严重。而且不止一件，有好几件类似事件。所以，他说要有万全的准备才能报警。”

“那个记者只是不想让警察破坏了他的独家新闻才这么说的吧？”

“妈，你真敏锐！”亨说。

“但我认为在搞清楚状况之前还是先不要报警，玉田先生的意见也有道理。”良夫继续主张。郁子和亨也没有反对。

不，不行！我很想大声疾呼。现在就给警察打电话，并且尽快赶到江口先生和黑睿翼那里拯救圆香。

当然，说不害怕户狩他们的报复肯定是假的。黑睿翼和面包车都像害怕报废那样害怕户狩的报复。然而，现在没工夫瞻前顾后，拯救圆香的事迫在眉睫。

导航仪的目的地设定在辰之丘一带。在通往利府的路上左转，又向北开了一段。这里就是之前亨在快餐店偷听到的地方吧。

“啊，接通了。”过了不久，良夫说。我也注意到他一直在摆弄手机。

“你给谁打电话啊？”

亨话音未落，良夫就说：“啊，圆香吗？圆香，你现在在哪里？”

郁子忧心忡忡地看向后视镜，她踩下刹车，把我停在与前车距离很远的地方。怎么回事？转念间我便回过神来，红灯了。小学生按下人行信号灯的按键，正穿过人行横道。

“圆香，即便你说‘不要担心’，我也不会傻到点头接受，说‘嗯，好，我不担心了’。”良夫大声说。

郁子笑道：“没错。良夫，说得好！”

望月家还没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原因很简单，虽然他们有一定的警惕性，却低估了户狩那帮人穷凶极恶的程度。至于江口先生要运的货物，他们最坏也只能想到危险药物这种程度吧。他们肯定不会想到，户狩一伙还杀了人。

只有我心急如焚。

“圆香，江口也和你在一起吧？这事我当然知道。你不要小看望月家长男的直觉哦。我现在正在去那个破烂小钢珠店的路上呢。”

“没错，次男也在哦。”亨在副驾驶席上发言。

郁子也在驾驶席上气势十足地补充：“妈妈也在哦。”

这时良夫突然怒气冲冲地朝电话吼道：“你是谁？江口吗？”

电话那边好像换人了，就和一小时前圆香给江口打电话时的情形一样。

先是本人接听电话，然后就换成一个可疑的声音。“喂，你是谁?我？我是圆香的哥哥。我们全家现在正要去你那里，就是什么破烂小钢珠店对吧？我们正在利府街道呢。什么？你什么意思？”说着说着，良夫开始慌乱起来。“为什么我们要帮忙啊？我们才不会乖乖听你们的指示呢。”他强硬地拒绝。但不知对方说了些什么，良夫语气一转。“啊，好，知道了，我们马上就到，不许伤害圆香！”驾驶席上的郁子表情僵硬起来。

接着，对方好像又威胁良夫说“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吗”？于是，良夫痛苦地皱起脸，重新请求道：“请你们不要伤害圆香。”虽然屈辱，却不得不照做，他的语气明显地传达出这一信息。

车内气氛骤然变冷，沉重得透不过气来。我真想打开车窗，吹吹风。

“哥，怎么回事？”良夫一挂断电话，亨就发问。

“事情不妙。”

“我知道事情不妙。”

“可能非常不妙。”良夫攥紧手机，整理思路，“那帮家伙很危险。”

“圆香怎么样了？”

“那帮家伙中的一个人接过电话，说让我们也去帮忙，他让我们赶快到那个破烂小钢珠店去。”

“他们觉得我们会乖乖听话吗？”郁子说。这句话刚才良夫已经跟对方说过了。

“如果我们不听话，圆香就会遭殃。”

“什么？”

“我也不清楚，总之，他们好像想让我们帮忙运货。”

“我们？全家吗？”亨说，“为什么？”

“他们说既然我们插手了这件事，就要全家负责。”连转达户狩手下的话都让良夫非常痛苦，“他们好像改变计划了，原本全都要让江口做的。”

“现在准备让我们望月家做了？”

“他们威胁说如果报警，就让圆香挂彩。我觉得他们不会手下留情的。”

“哥，我们赶快报警吧。”亨也失去了冷静，表现出少有的孩子气。

“刚才不是说了嘛，贸然报警后果很严重。而且圆香还在他们手里。”良夫已然六神无主。

“哥，那你给小玉打个电话怎么样？他不是也对户狩的事感兴趣吗？你跟他商量一下，说不定他能提一些建议呢。他前两天还在仙台，也许现在还没走。”

“亨，真是个好主意！”良夫和我都说。良夫立刻拨打电话。

“不过，他好像经常不接电话呢。”亨担心地说。

应该说果然不出所料吗？对方没接电话。

“转到电话留言了。要手机有什么用啊！”良夫愤怒地挂断手机。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因为过于慌乱，他也没有留言。

“该不会是小玉去找户狩取材，结果连他也被抓住了吧？”亨嘀咕道。

蓦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起大马路上的交通事故。我只亲眼目击过一次发生在对面车道的车祸。大型卡车、面包车、轻型卡车接连追尾，被撞坏的车子动弹不得，悲鸣阵阵，场面极为惨烈。由此，我不由得想到户狩的手下、江口先生、圆香、望月家其他三人，再加上记者玉田宪吾，像叠罗汉一样摔成一团的画面。在那次追尾事故中，后面的车辆接连受到牵连被卷入车祸，而本次事件似乎也是类似的情况。

“连玉田先生都被抓了？”良夫一脸紧张地盯着手机，“不会吧。”

我目击的那起车祸是第一辆车为了躲避一只突然从旁边蹿出的白猫而造成的。然而车祸发生后，身为罪魁祸首的白猫却满不在乎地在一旁冷眼观望。烙印在我脑海中的那张猫脸渐渐幻化成一张冷漠呆板的人脸——我知道，那是户狩的脸。

事情究竟为何会发展到这一步啊?

不远处，郁子和良夫与户狩的手下们相对而立。看着郁子和良夫紧绷的神情，我有一种仿佛置身梦中的感觉。

只有亨还在车里。郁子他们也觉得带小学生一起去太危险，叮嘱了一句“你自己藏好”，就把亨留下了。

不知是因为太阳西斜，还是阴云蔽日，周围一片昏暗。我很想打开前灯，但从时间上看，现在还不到傍晚，恐怕是我阴郁的心情导致视野也变得暗淡无光。从在广岛工厂诞生以来，这种感觉我还是头一次有。

大约十五分钟前，我到达倒闭的小钢珠店。在停车场，良夫接到户狩手下的电话，指示他跟上一辆黑车。

领路的黑车就是江口先生的黑睿翼。我长叹一声：“果然还是走到这一步了。”进而发问，“开车的是江口先生吗？”

“不是，现在开车的是户狩的一个手下，董事之一。这家伙光是坐在驾驶席上就让我浑身难受，但我也无可奈何。这家伙开车特别野蛮，我真想把他甩下去。他踩刹车的方式也让我不能忍。”黑睿翼悲叹。

“江口先生和圆香都安全吗？”

“大概暂时没事吧。”

“说得好没底气啊。”

“他们俩在刚才那个小钢珠店里。”

“那个店不是停业了吗？”

“那个店破破烂烂的，玻璃全碎了，所以可以自由出入。江口先生和你家长女被绑在一起，关在那里面。你还记得以前踢我的那个大块头吧？他在店里负责监视。”

“这样啊。”我越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圆香就在刚才那座房子里，我都到旁边了，为什么不能把她救出来！“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他们大概会逼迫你的主人把尸体挖出来运走。‘不听话，你家小丫头就要倒霉了。’他们这样一威胁，亲人们也只好乖乖服从。”这话听起来就像个低劣的笑话，然而黑睿翼严肃的语气让我觉得这大概不是个笑话。“江口先生也一样。如果他们威胁他：‘不听话，你女朋友就完蛋了。’‘不听话，你妈就惨了。’他也没有办法。”

我们到达一片宽阔的空地。近处杂草丛生，远处则是残留的杂木林。也许是因为旁边高耸的岩壁遮挡了阳光，这里十分昏暗。空地上，郁子和良夫与两个男人相对而立。我看不清男人的相貌，不过应该就是前几天在快餐店停车场里碰到的那几个人。

“尸体就埋在这里吗？”我问停在前面的黑睿翼。

“好像是。树林深处有一块地面塌陷的地方。前面与公路相连，据说明天还是后天就要开始施工维修了。是当地有关部门提出的要求。”

“修好塌陷的路面可以造福大众啊。”

“除了那些想隐藏尸体的家伙。”黑睿翼苦笑，“所以，他们才让你家主人带着铁锹来挖掘尸体。”

“他们要让哪辆车运尸体呢？”我心无城府地脱口问道。黑睿翼没有立刻回答，我明白了。

“哦，这样啊。”

是我吧。

“一开始，他们想让江口先生干。但后来你家长女打来电话，他们就打算让他们俩一起干了。”

“现在望月家全来了。”

“于是那帮家伙就决定，‘干脆就让那一家子来干吧’。”

“他们这计划也太乱来了吧。”

“他们也抓狂了。如果放任不管，埋藏的尸体就会暴露，怕惹户狩发怒，其实他们也是走投无路。”

“他们自己做不就行了嘛。这样更安全，也不用担心走漏风声。”虽然这并不是黑睿翼的错，但我还是忍不住出口责备。

“他们对户狩言听计从，所以也想找到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这样才能放心吧。”

“太过分了。”

“这大概就是人类的心理。据说，公司里的中层管理人员最容易发飙。因为他们想把老板给的压力发泄到更弱势的员工身上。我邻居的主人就是这样。他开了一辆宝马，那辆宝马常对我说中层管理人员有多么悲惨之类的。”

“这么说来，小喽啰也好，董事也好，都是中层管理人员了？”

我对这个无关痛痒的问题有些在意，就随口问出来了。然而，黑睿翼没有回答。

杂木林前，郁子和良夫把手机交给其中的一个男人。

这是对方的命令。

被剥夺了通讯手段的两个人被迫拿起地上的工具——不知是铁锹还是铲子——开始挖土。我惊愕地看着老老实实听命行事的郁子和良夫，放声大叫："帮他们就糟了！"不管怎么想，现在若按对方所说的去做，事情就会越发不可收拾。"打个比方，就像在雪道上打滑时，越踩油门，车轮空转就越厉害，想离开那里也就越困难。同样，现在他们就要做绝对不能去做的事。"我说。

"就是这样啊。"黑睿翼说。

"什么就是这样？"

"人类就是这样啊。无论我们怎么提醒'这样做不行'，他们还是会去做。开车时东张西望，酒后驾车什么的，怎么想都很危险吧？但人类还是毫不在意地照做不误。"

"人类真不可思议。"

"他们大概以为自己这样做是安全的。人类的危机意识实在很特别。"黑睿翼自暴自弃似的深深叹息，"比起坐车，他们更害怕坐飞机，其实汽车出事的概率比飞机高多了。"

"原来如此。"

“所以，你的主人可能也在乐观地想‘应该没问题吧’，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挖的是什么东西。”

太阳西沉，天色越发昏暗。郁子他们所在的地方渐渐没入黑暗的树影中。

我突然注意到，那个在远处盯梢的户狩的手下拿出了摄像机准备拍摄。

“他要干什么？要拍他们有没有好好干活儿吗？”

“应该是准备拍下挖出尸体的瞬间，作为证据吧。说不定会以此为把柄继续威胁他们。这是户狩的必胜战术。逼别人帮忙，再用这件事进行要挟。这样一来，大家都和他成为一伙了。”黑睿翼回答。

我的心沉重得像陷入柏油路中不可自拔一般。

“可现在户狩并不在啊。”话一出口，我就想起扎帕说过的——户狩学校出来的学生当然会遵循老师的教诲。

“啊。”这时，亨从车里探出身来，发出惊异的低吟。

我也朝同样的方向望去。

良夫逼近那个拿摄像机的男人，质问：“为什么要录像！”

好样的，良夫！我忍不住为他叫好。在陷入泥沼，不，在陷入万劫不复之前，依然不忘试图反抗，真是了不起，不愧是我的主人，我心中不由得充满自豪感。

我异常激动，别说雨刷了，这时候就是活塞上下激烈地运动也不奇怪。

良夫这番突如其来的顶撞，把那个男人惊得将手里的摄像机掉在了地上。男人暴怒，朝良夫撞去。良夫向后飞出，摔了个四脚朝天。

紧接着，郁子带着我前所未见的坚毅表情，张开双臂护在良夫身前。

另一个男人逼近郁子，我以为他会用暴力把郁子甩开，没想到他脸上挂着下流的狞笑，一把抱住了郁子。我大惊失色。

郁子表情扭曲，奋力挣扎却无济于事。从地上爬起来的良夫脸色大变，冲上前去拉扯那个男人，试图解救母亲，然而徒劳无功。

男人与郁子年龄差距很大，然而他似乎并不在意，不顾郁子的厌恶，伸出舌头去舔她的脸。他明显非常享受这种把对方玩弄于股掌间的感觉。

另一个男人捡起摄像机，开始录像。

与拼命抵抗的郁子他们形成鲜明对照，两个男人显得游刃有余，甚至以此为乐。一方是惯于犯罪、无恶不作的小混混，一方是循规蹈矩、生活安稳的望月家的人。胜负立判。

如果我是克里斯汀该有多好！这个念头从未如此强烈过。如果我是克里斯汀，就可以自己启动引擎，追击那两个坏蛋，用引擎盖把他们碾死。

就在此时，车里的亨开始轻手轻脚地行动起来。他悄悄伸出手，打开驾驶席上方的遮阳板。短暂停车时，望月家的人经常把车钥匙放在那里，亨似乎也知道这件事。当然，我也知道。

车钥匙掉在坐椅上，弹起，又掉落到驾驶席下面。亨蜷起小小的身体，低下头去捡钥匙。

“怎么了？”黑睿翼问。

“我家次男躲在车里，他好像有什么计划。”

“他还是个小孩子吧。”

“不把小孩子放在眼里可是会吃大亏的。”我想起以前扎帕说过的话，“虽然孩子身材小，但不一定就比大人笨。大人往往忽视了孩子朴素的直觉所拥有的巨大力量。”那个叫弗兰克·扎帕的音乐家似乎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那你家不容小觑的二少爷有什么妙计呢？”

“我估计他会用钥匙打开我的引擎。”

亨蜷紧身体，努力伸手去够座位下面的钥匙。亨，加油！快把钥匙捡起来！

“发动了引擎又能怎样？”黑睿翼依然半信半疑，一个孩子能干什么呢？

空地那边，郁子还没有挣脱男人的纠缠。我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只看到良夫倒在地上，拿着摄像机的男人正朝他猛踢。

你干什么！我大吼。同时我想，喇叭就应该用在这种时候啊！

我们的喇叭不就是为了表达愤怒、震慑对方才存在的吗？不就是为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才存在的吗？

然后，我的喇叭真的响了。

怎么回事？我吓了一跳，接着狂喜涌上心头，难道我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了吗？我惊喜交加，整个身体都在不停地颤抖。

扎帕，我成功地用自己的愤怒鸣响了喇叭！我找到自动变身机器人的方法了！我要成为梦想中的汽车人了！

当然，是我想多了。

其实只是亨直起身体时不小心碰到了喇叭而已。他捡起钥匙，起身时正好撞到了方向盘。

男人们被喇叭声吸引，朝这边看过来。

瞬间，他们就发现了亨，把他拽出汽车。

万事休矣。

一个叫汽车报废厂的地方存在于世界的某处。我们私家车都知道，气数已尽的车会被送去那里处理掉。不知道是全国只有一个，还是每个地区各有一个，但报废厂的数量应该不会和加油站一样多。关于这个地方，在我们的圈子里盛传这样的说法。

在一片辽阔的红土地上，汽车排成一列。

队列前方是一辆巨型吊车。

每辆车上都有一个司机。这些身穿灰色制服、面无表情的男人手握方向盘，一辆接一辆地朝前开。当打头车辆开到吊车近前时，就会被吊车轻而易举地吊起，在半空中移动，然后投入一个巨大、细长，宛如玻璃烟囱的透明圆筒中。那里面充满了红色的液体，落下的汽车会缓缓下沉，逐渐溶解，最后变成破碎的薄片堆积在圆筒底部。

这个地方是否真的存在，其实尚有争议。因为去过那里的车都回不来了。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报废，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若问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具有现实性的未来？那倒也未必。想到报废，充其量就和听说其他车辆出事了的感觉差不多。

眼下望月家的处境让我想起了报废厂里的那排汽车。

前面是绝望的深渊，他们正一步一步朝万劫不复的境地迈进。

连亨都被抓了，郁子和良夫行动起来的顾忌就更多了。

望月家的三个人对户狩手下的两个人。也许在人数上是望月家占优势，但实际情形却截然相反。

拿摄像机的男人突然抬脚朝亨踢去。啊！我大惊失色。然而，那只脚却在亨的头旁停住了。亨条件反射地用手抱住头，郁子脸色惨白，这一切都被男人得意扬扬地录了下来。

“不过，那个叫户狩的男人比他们更坏吧？真的还会有人比他们更坏吗？”我提出朴素的疑问。这帮家伙嗜虐成性，在我眼里，他们已经坏到无可救药的程度了。

“说到底，他们只不过是在模仿户狩对他们做过的事而已。”黑睿翼淡然地说，“户狩才是最坏的。”

“他父母是怎么教育他的啊？”

“哦，户狩的父母很有钱。”

“那他还为钱发愁？”连女朋友爷爷的钱都不放过，还把老人逼上绝路，是字面意思的“绝路”。

“他父母对他娇生惯养，结果就是，他成了一个没有正经工作的浪荡子，并觉得无论干什么都应该一路绿灯。最近他父母也觉得这样不行，于是就不再惯着他了。”

“现在才觉得不行？”我惊呆了，同时又觉得这番话好像有些耳熟。听谁说过来着？我努力搜寻记忆，对了，玉田宪吾说过类似的话。“啊，我也听说过这种事，讲的是牙医的儿子。”

黑睿翼说：“没错，户狩家就是当牙医的。”

“咦？真的吗？”难道是同一个人？我在心里纳闷。可是望月家的情况也让我放心不下，我的注意力又转向空地那边。

此时，郁子和良夫拿起铁锹，终于开始“帮忙”了。

啊啊，该怎么办呢！

一直坚持安全驾驶的望月家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呢？虽然他们很少洗车，但我十分清楚望月家个个都是大好人。真希望有人出手相救。

这样对待望月家也太过分了！比起祈祷，我现在更想痛诉命运的不公。

背后有车驶近。天色已晚，那辆车开着前灯，我感受到越来越亮的光线，引擎声也越发清晰。

起初，我以为只是一辆陌生的车碰巧路过。这个地方离车道稍微有些远，如果那辆车只是经过，就肯定不会注意到这里的情况。

黑睿翼突然冒出一句："难道是户狩来了？"把我吓得魂飞魄散。我顿时想起前几天被盗的经历。野蛮驾驶，方向盘还被打了好几拳。户狩终于要在望月家面前现身了吗?

我确信，一切都完了。在那个传说中的报废厂，排在车队第一位，被吊车牢牢抓住的时候，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正被渐渐吊起……

那辆亮着前灯的车开了过去。

不是户狩吗？我长舒一口气。然而，车在不远处停下了——

然后绕到离我和黑睿翼很近的地方，停好。

空地上的两个男人注意到引擎声和灯光，转头观望。他们目光闪烁，面露惊慌，应该不是害怕被人看到通报警察，而是担心"户狩来了"。

引擎熄灭，四周重归寂静。"嗨。"这时，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咦？”

“嗨，小绿，真是巧遇啊。”

我绝不会听错，这个不紧不慢、带着笑意呼唤我名字的，就是那辆历经无数次保养、通过了无数次车检的老款卡罗拉GT。

“扎帕！”

“小绿，你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呢？”

“听我说，出大事了！”我奋力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总觉得如果不赶快解释清楚，扎帕就会马上从我眼前消失。瞬间，我的脑海中闪过各种念头，一定是我的机能发生了异常，没有故障的话，眼前怎么会出现这种如迷雾般梦幻的景象？扎帕碰巧路过？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奇迹。

这时停在前面的黑睿翼也惊道：“啊，这不是那辆卡罗拉吗？你怎么会在这里？”

“出大事了？爆胎了？还是电量用光了？”扎帕悠然地说。

“不是！”我心头冒火，“你看，我家郁子和良夫在那边。”

不过扎帕显然已经掌握了全部情况。我正要开始说明的时候，一个男人从扎帕的驾驶席上走下来，微长的白发向后梳理得整整齐齐。那不是别人，正是细见先生。他绕到扎帕后面，打开后备厢，像要钻进去似的深深探入身体，迅速拿出几样物品。

细见先生拿出一件类似于黑外套的东西，穿在身上。然后戴上一顶大概是棒球选手所用的那种有帽檐的头盔。穿戴完毕后，他大步走向空地，手上不知何时还戴上了一副黑手套。

“细见先生到底要干什么啊？”我一头雾水。

“你看着好了。对付这些人，细见先生可是老手了。”

看到细见先生过来，两个男人从望月家身边走开几步，可能是想看看来者何人。当他们看清细见先生的长相，发现来人只是一个身材矮小、普普通通的中年男人时，两人脸上都露出露骨的嫌弃，对细见先生粗鲁地说了些什么。想必是“大叔你干吗！”“走错地方了吧！”这种话。

郁子和良夫也震惊万分。发现凭空冒出的奇怪男人是细见先生就已经够吃惊的了，那个头盔恐怕让他们更加不知所措。

细见先生伸出手掌，好像在说“没事，没事，请放心吧”。不，有可能他真的这么说了，并做出安抚的手势。

长发男人见细见先生靠近，大吼一声，气势汹汹地伸手去抓对方的衣领。然而片刻之后，他已倒地不起。

望月家的三个人目瞪口呆。

“就这两下子，细见先生根本不放在眼里。上来就伸手抓胸的小混混，细见先生不知对付过多少个了。”扎帕自豪地说，连消音器都在呼哧呼哧地冒气，“不过，再厉害也只是防御术。”

“咦？”

“老师对学生稍微一动手，就会遭到责难。拍拍小学生的肩膀都可能被说成性骚扰。真是太过分了！这就像绑住双手，再让你打败敌人似的。一般人遇到这种事，抱怨两句‘这可怎么办’就放弃了，但是，细见先生无论何时都很乐观，他会去思考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打破现状。最后，他想出了这套只防守的战术。”

“还有这种战术？”黑睿翼惊奇地问。

“自己不出手进攻，只佩戴防护道具，借用对方攻击的力道打倒对方。细见先生掌握了好几种这样的技巧。”

“他订阅了《防身术杂志》。”我想起来了。

“那个才出到第三期。”

另一个男人挥拳朝细见先生打来。细见先生不慌不忙，用头盔挡下这一击。男人痛得皱起脸，抽回手。细见先生摆好架势，动动肩膀，仿佛在说“有种就放马过来”!

“啊，不好！”黑睿翼低声说，“快看，倒在地上的男人。”

只见刚才还躺在地上的男人悄悄爬了起来，捡起了掉落的铁锹。叶片型的铁锹前端相当尖锐，男人对准细见先生的后背，用力刺去。

坏了！我吓得闭上眼睛。郁子也用手捂住嘴。

背后受袭的细见先生向前一倾，但是并没有摔倒。他平衡身体，转身面向拿铁锹的男人。

“我之前说过吧？那件外套里藏着铁板呢。”扎帕说。

“还藏着铁板？”

“这是晚上在城里巡视时的必需品。他手上戴的是防刃手套。细见先生常说‘不能轻敌’，所以他总会做好万全的准备。”

“细见先生太厉害了！”我唯有赞叹。

“另外，他口袋里还有遛狗用的绳子和项圈。”

“是为了把迷路的可怜小狗捡回家吗？”

“那东西的绳子上有金属部件，挥舞起来可以当武器，也可以把小混混暂时绑起来。你知道吗？乱用防身工具也是犯法的，这对校长来说很不利。但是，用狗项圈的话就可以找借口开脱了。”

“虽然他不养狗。”

空地那边，细见先生跨骑在男人身上，让对手动弹不得。

细见先生没有揍他，只是压住他，说了些什么。大概是像老师训话那样进行说教吧。良夫、亨，以及郁子，齐心协力用绳子把另一个男人的双手绑在身后。

“你看，就这样搞定了。那两个人就是传说中户狩的手下吧？”

“没错。对了，江口先生和圆香被关在途中那个小钢珠店里。”说到这里，我又着急起来，得赶快把他们救出来啊！

“哦，他们已经得救了。”扎帕立刻接口，语气轻松得像在谈论更换机油似的。

“什么？”

“来这里之前，我们先到那个小钢珠店去了一趟。”

“你怎么知道圆香在那里？”

“不管你在哪里，我的导航仪都能探测到。”

“真的假的？”

“假的。”

这时，又一辆车从后面驶近，前灯照亮了周围。

“喂，别把车停在马路上啊！很碍事的。”一听到那个神气活现的声音，我就知道是出租车。“我还拉着客人呢。”出租车在我们附近停下，很快，一个男人走下车。难道这次是户狩来了？我正胡思乱想的时候，扎帕说：“总算赶上来了啊。”

“谁呀？熟人吗？”

“小绿，这个人你应该更熟悉。就是那个叫什么玉田的杂志记者。”

扎帕给我讲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我刚刚载着望月家的三个人出发，玉田宪吾就坐着出租车找上门了。他按了半天门铃，当然，没人给他开门。扎帕告诉他：“望月家全家都出去了。”当然，他也听不到。于是，玉田宪吾打算转身离开。

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故事就到此结束了。玉田宪吾离开望月家，然后就不会再有下文了吧。

“但是，玉田宪吾被绊倒了。”扎帕说。

“啊？被什么绊倒了？”我并不想讲冷笑话，但还是不由自主地接了一句，“被人生吗？”

“不是。是被青蛙绊倒了。”

“被青蛙？”

“就是那个摆设。你家门口那个挺吓人的东西。”

“是良夫买的那个青蛙！”

“对。他被那个青蛙绊了一跤，把它碰碎了。”

“啥？”

“然后，咣啷一声。”

响声被院子里的细见先生听到了。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你找望月家有什么事吗？”细见先生开口询问，既是出于关心，同时大概也有盘问可疑分子的意图。

“我是找望月家的人有事，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玉田宪吾直言不讳地说。

“真是个脸皮厚、自来熟的家伙。”扎帕如此评价玉田宪吾，“玉田的手机上有良夫的来电记录，他估计良夫想找他商量今天的事，还说要是良夫在语音信箱留个言就好了。他打回去，对方却一直不接电话，所以他担心良夫会不会出事了。”

“他这么担心良夫，真是好人。”我脱口而出，“我对他的印象改观了。”

同时，我惊异地意识到，那个青蛙摆设这次立了大功啊！

“然后，我家细见先生立刻做出决定。他的直觉就是这么敏锐。他认为望月家可能被卷进什么麻烦了。于是，他对玉田说……”

“说什么？”

“‘坐我的卡罗拉！’”

玉田宪吾把良夫说过的话，也就是“江口先生被叫到辰之丘的小钢珠店”这件事告诉了细见先生。细见先生灵光一闪，立刻猜到了那家店的方位。“细见先生夜晚巡查时曾开着我到这里来过。不良少年可能聚集的地方他基本都跑遍了，像废墟一样的店面是他们最爱去的地方。”

然后，他们就来到了那个小钢珠店。细见先生像现在这样披挂好防护装备，进入店内。不到五分钟，就把江口先生和圆香救出来了。接着，细见先生和玉田一起返回店里，又把五花大绑，瘫倒在地的户狩手下拖出来。也就是说，细见先生一进去就瞬间制服了对手。

“这点儿事对细见先生来说根本不在话下。为谨慎起见，玉田打车把江口和圆香送去了医院。我和细见先生担心望月家其他人的安危，便直接赶往这里。事情就是这样的。”

“户狩的手下呢？”

“扔在停车场了。”

“但是，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黑睿翼问。

“小混混们最爱在这种离大路不远，但光线昏暗、人迹稀少的地方行凶作恶。细见先生很擅长搜索这种地方。我估计，即使在初次到达的小行星上，细见先生也能一眼锁定不良少年聚集的场所。”

“小行星上也有不良少年？”

“哪儿都有。”

若是以往，我肯定会笑话他“你瞎神气什么呀”，然而，今天亲眼见识到细见先生瞬间制服两人、解除其武装的场面之后，我只能老老实实地点头称是了。

“玉田宪吾把圆香他们送到医院后，这才赶到这里来了。”

望月家的三个人回来了。折腾了半天，再加上可能还没从惊吓中恢复，无论何时都镇定自若的亨也是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

随后，戴着头盔的细见先生和玉田宪吾把户狩的一名手下抬过来，往车道上一扔。接着返回空地，又抬来一个，一扔。就像在做装货前的准备似的。

两个男人的神态还算清醒，然而双手被绑、无精打采、斗志全无。“赶快报警吧。”玉田宪吾说。两个男人闻言条件反射地面露威胁，但似乎突然意识到自己此时已无力反击，又蔫了。随后他们抬起

头，这次脸上挂着恳求的表情，坦言道：“没用的。把我们交给警察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警察救不了我们，也救不了你们。”

细见先生叹息。“你们俩好像还很精神嘛。”

“这不是威胁。你以为我们喜欢这样做吗？”另一个男人申辩道。

“显然很喜欢啊。”郁子吃惊地说。

“你假装踢我的时候可是非常开心呢。”亨也接口。

“你们会倒霉的。你们不知道户狩先生有多可怕，所以才能这样若无其事。”

望月家的三个人一愣，接着不禁失笑，以为男人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哎呀哎呀。”细见先生也眯起眼睛，仿佛正看着一个不听话的学生。

但是，我很清楚男人的话不能一笑置之。据黑睿翼和面包车所说，户狩的恐怖程度无人能及，寻常手法根本制服不了他。如果报警就能解决问题的话，他的手下也不会这么烦恼了。

“被抓起来，我们无所谓，可怕的是这事会触怒户狩先生。”男人们声称。

“户狩君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吗？”也许是他们语气中的紧张感过于强烈，细见先生的玩笑话中也夹杂着一丝疑惑。

“不，他们说的话可能并非夸张。户狩的确很难对付，这毋庸置疑。”讲话的是玉田宪吾。什么？良夫他们把视线转向他，他耸耸肩，

继续说：“我越调查户狩的事越吃惊。这种人居然能堂而皇之地活在世上，真是服了。”

是啊是啊，那两个男人也连连点头。

“有那么恐怖？”亨问。

“非常恐怖。”

“小玉，短短几天你调查了很多嘛。”

“其实，在听你们说起户狩之前，我就知道这个人。你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我说的话吗？一个牙医的儿子，在父母的百般宠爱中长大，满脑子只想着通过邪门歪道赚钱。”

“啊，我想起来了，你是说过。”亨提高嗓门。

“那个人就是户狩。”

刚才听到黑睿翼的介绍时我已有所预感，所以此时并没有太吃惊，只是稍微有点儿惊讶，甚至还有几分愉悦，就像掉落的螺丝被装回到正确的位置。哦，那个是和那里连在一起的呀。

“今天，你们让他们挖的也是很糟糕的东西吧？”神情严峻的玉田宪吾指向良夫和郁子，瞪着两个男人发问。

两人沉默不语，面面相觑。

“很糟糕的东西？难道是尸体？”亨显然是在开玩笑。怎么可能！郁子和良夫也露出明显难以置信的表情。

“有可能。大概就是尸体吧。”所以，玉田宪吾话一出口，全场顿时一片死寂。

望月家的三个人僵立当场，细见先生也双目圆睁，惊疑地质问：“尸体？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干的？”

“户狩先生好可怕！”其中一个男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哭得像害怕幽灵的小朋友。接着他脸色一变，好像抱定了破罐子破摔的打算，威胁道：“听好了，你们以后将永远生活在户狩先生的阴影下，一辈子不得安宁！”

望月家的三个人再次面面相觑。他们很想一笑置之，但也许是看出那两个男人真的吓破了胆，一时之间也不知该作何反应。一阵风吹过，树枝沙沙摇曳，男人的恐惧在幽暗的树林中扩散，望月家三个人脸上的阴影越发浓重。“户狩真有那么可怕吗？”良夫按捺不住内心的惶恐，小声嘟囔道。

这时，一个清晰的声音斩钉截铁地说：“没事，户狩不会在你们面前出现的。”说话的是玉田宪吾。

啊？突如其来的发言让我大惑不解。望月家的人也不可思议地看向他。

“你是知道什么吗？”良夫问。

“没错。我知道很多。我掌握了惊天内幕。”玉田宪吾挺起胸膛，鼻翼翕张，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接着，玉田宪吾不知从哪儿掏出手机，迅速开始操作，只有平日靠写“惊天内幕”换钱的男人才能摆出这种架势。

“惊天内幕？”“什么内幕啊？”“和户狩有关的吗？”

“是一则稍早之前的新闻。”

停在旁边的扎帕说：“玉田好像有重大新闻要爆料。”

黑睿翼说：“如果是好消息就好了。”

然而，玉田宪吾接下来说的却是一则远远超出期待、完全出乎意料的消息。

“你们知道一架飞机在非洲的一个小村子里坠毁的事吗？”他说。

什么?

非洲？我不由得惊叫出声，完全不明白他的意思。非洲我听说过，但是我不懂，为什么会在夜晚的小树林里突然提到这个地名。

“一架小型飞机坠毁，飞机上的人被带到神秘村落。”

“啊，那个，新闻杂志上登过。”亨回忆起来。

郁子也附和道：“没错，杂志上的确登过。还说飞机坠毁的事是有人在网上发现的。”

是那件事啊。亨在车里读杂志时曾经提过这则新闻。

“玉田先生，那件事怎么了？”良夫问。

“那是一起卫星照片引发的骚动。简单来说，就是卫星拍到疑似日本人的身影出现在那个神秘村庄里。这则情报本身就很可疑，而且也

不能确定照片上的人到底是不是日本人。大多数人认为这只是一个都市传说，但是，经我调查……”

“经你调查怎么样？”良夫恰到好处地接口。

“经我调查，发现了这样一张照片。”

在场的全体人员——望月家的人、细见先生，以及户狩的两个手下，还有在场的全体车辆——我、扎帕和黑睿翼，全都齐刷刷地将视线集中在玉田宪吾身上。

手机的液晶屏在黑夜中闪闪发光，我看不到屏幕上的画面。玉田宪吾先把手机伸到那两个五花大绑、跪坐在地的男人面前。

“啊！这是户狩先生。”一个男人立刻发出惊叫。旁边的男人伸长脖子看向屏幕，他也惊呆了。“真的，是户狩先生。”

不理会一头雾水的我们，玉田宪吾说：“没错。简而言之，坠落在那个神秘村庄的人，就是你们所害怕的户狩。”

“怎么可能！”两个男人异口同声地喊道。

“不管你们相不相信，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户狩和他的女朋友。你看，被迫坐在那群上身赤裸、肤色呈小麦色的村民面前的，不就是他们俩吗？这两个人最近都没露过面，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两个男人对视一眼，说：“因为户狩先生经常出门旅行，联络不到是常有的事。”

“这次应该也是旅行吧。刚捞到一大笔钱，想出门找找乐子什么的。可惜，飞机出了故障，只好迫降在那个神秘村庄里。并不是坠毁哦。但那个地方肯定没有大使馆吧？”

“也就是说……”

良夫说到一半，亨接了下去：“会怎么样呢？”

“也就是说，户狩和那个女人要在那个村子里度过余生了。因为他们没有回国的途径。既没有翻译，也没有机场。日本和那个国家甚至没有建交，大家连世界上存在那样一个村子都不知道。”

“哦。”两个男人茫然地附和。

“户狩再也不会回来了。所以，你们就安心地被警察逮捕吧。”安心地被警察逮捕？这个说法好奇怪，不过我能明白他的言外之意。“反正你们只是负责处理尸体，对吧？人其实不是你们杀的，对吧？”

“对，对，你说得太对了。”两个男人点头如捣蒜。

“那么，你们就把实情全都告诉警察好了。警方可能会通缉户狩和那个女人，但是……”玉田宪吾指指手机，“不可能追到那个村子里去。”

“真、真的吗？”

“日本警察连邻县的事都说不在管辖范围之内，那么偏僻的村子，谁管啊？就算你们告诉警察户狩在非洲，他们也不会搜查到那里去的。”玉田宪吾微微一笑，“好了，你们俩去警局好好蹲着吧。望月家继续过平静的生活。校长呢，应该会继续在早会上给孩子训话吧。至

于我，接着报道明星八卦。而户狩他们，就在那个未开化的村子里自求多福吧。就这样。”

不久后，红光闪烁，夜晚的树林和民宅的屋顶像被红色玻璃纸拂过似的。伴随着惊心动魄的警笛声，两辆警车呼啸着驶近。都不知道细见先生什么时候联络警方的。望月家的三个人露出安心的表情，户狩的手下也露出安心的表情。

细见先生向警察简明扼要地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留在小钢珠店的那个小混混也被警察逮捕了。

“扎帕，望月家的人也要被警察带走吗？”

“警方肯定有很多事要问他们。不过应该很快就会被释放的。毕竟有个上小学的孩子呢，而且他们也没什么可隐瞒的。”

“江口先生不会有事吧？”黑睿翼担忧地问。的确，对他来说，主人的安危最重要。“尚子肯定也很担心。”主人的母亲也让黑睿翼放心不下。

又过了一会儿，一辆警车跟我搭话。“啊，是你吧，绿德米？就是你最近告诉我你被人偷了，是吧？”

“哦，是你呀。”前几天，我被陌生男人偷走，在县道上行驶时，从后面追上来的就是这辆警车。当时他好像在追抢劫ATM的罪犯，不知那件案子后来怎么样了。“上次多谢了。”我脱口而出。上次你虽然没帮上忙，但还是多谢了。

“上回的偷车事件和这次的事件有关系吗？”不愧是警车，提问都那么尖锐。

“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不，应该说还是有的。”如果户狩在那个神秘村庄的话，那么当时偷车的男人是谁啊？我心生疑云。当我再次观察玉田宪吾时，一个恐怖的念头如电流般通过全身。

户狩会不会其实就在国内呢？

“话说，我昨晚忘了问，你家邻居到底是何方神圣啊？”在我的后座上，玉田宪吾呆愣愣地问，“就是那位细见先生。”

辰之丘事件发生的第二天。

昨天，在警局说明完情况后，郁子就赶去圆香所在的医院，并陪了一晚。良夫、亨，还有我，则在站前的酒店待到天亮。因为玉田宪吾说：“这种事件发生之后，当事人经常会被媒体围追堵截，暂时不回家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回家的话，被媒体围攻的可能性很高。”这是作为“围攻”一方的老手给出的忠告。

虽然事件全貌尚未明朗，但仙台市内发生的杀人案本来就很少，而且还是普通人家也被卷入案件中，差点儿在小混混的威胁下帮忙搬运尸体，这种事完全可以写成以前玉田宪吾所说的那种“有趣又吸引眼球”的报道。因此，可能确实会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细见先生就是一个普通的校长。”亨回答，“小学校长。不过他那个学校和我的学校不太一样。”

“有那么混乱的学校吗？”玉田宪吾似乎认为是因为学校太乱，校长才会那样全副武装的，“不对呀，有他这种校长，学生应该很老实吧。”

“怎么说呢，反正细见先生被誉为超级校长。”亨说。

良夫也笑道：“就算记者去采访，估计他也只会说一句‘你去听听弗兰克·扎帕吧’，就把人家打发了。”

“不过这次真是多亏了小玉和细见先生，我们才能得救。”亨诚恳地说，“光是我们几个的话，就只能举手投降了。”

“说起来，麻烦你们送我去机场，真是不好意思。”

“不，我们要先去医院，所以需要绕远路，非常抱歉。”良夫说。

由于工作关系，玉田宪吾要坐飞机前往九州，良夫提议：“如果你不介意要先去医院接我母亲的话，之后我可以送你去机场。”

我已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圆香只受了一点擦伤，便也放心了。

良夫把我停在医院的停车场，下车走进医院。此时，车上只有亨和玉田宪吾两个人了。

“我说，小玉，这次的事你也会写成报道吗？”亨探头问后座上的玉田宪吾。

“这个嘛，虽然也没什么不能写的，可要是真写的话，就要把我自己的事也写进去了。”

“写别人时从不手下留情，到自己这里，就瞻前顾后了。”

“大概吧。所以我这种人会招人嫌弃啊。”玉田宪吾鼻翼翕张，嘴边胡楂丛生。

“我好像有点儿明白了。记者也好，媒体也好，都有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不能一概而论。”

“为什么突然转变看法了？”

“因为小玉其实是个好人啊。”

说着，亨站起来，从副驾驶席与驾驶席之间的空当钻到后座，坐在玉田宪吾旁边。“在哥哥他们回来之前，先这么坐吧。这样比较容易谈秘密。”

“秘密？”

“我说，其实户狩已经不在了，对吧？”亨盯着玉田宪吾的眼睛发问。

“对啊，因为他被困在那个村子里，再也回不来了。”

亨微笑道：“小玉，没关系啦。”

“什么没关系？”

“那是假的，对吧？”

“你说什么呢？”

“那张照片是假的。户狩在非洲的小村子里，这种事连小孩子都不相信。”

啊？假的？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亨到底要说什么。

“可你哥哥和你妈妈就相信了啊。啊，我服了。”玉田宪吾认命地往椅背上一靠，“其实我有预感，果然骗不过你啊。”

“户狩根本不在非洲的村子里，飞机迫降什么的也太扯了吧，充其量也就是都市传说级别的。我真不敢相信，居然会有人相信这个。”

“就是有人会信啊。不过，你可以放心，户狩不会出现了。”

“因为他已经死了？”

玉田宪吾显然被亨的话吓了一跳。

户狩死了？我更糊涂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什么时候死的？如果我能自主行动，我真想啪嗒啪嗒开关几次后备厢门，发泄一下混乱的情绪。

“你到底知道多少？”玉田宪吾沉重地问，语气与先前截然不同。

“我只是想象而已。因为根据常识考虑，户狩不可能在非洲，可玉田先生一口咬定他在非洲，所以，我有种感觉，这个人肯定是回不来了。于是，我又进一步想到，他不会是死了吧？”

“你的脑细胞是灰色的吗？”玉田宪吾说。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不过亨当然明白。

“正是，黑斯廷斯。”[15]他威严地回答，“户狩死了。而且大家都不知道，只有小玉你知道。我想，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呢？我问。

“所以呢？”玉田宪吾也问，不过他仿佛已经预计到亨会给出正确答案。

“所以，出现了一个只有你才知道的死人。不仅如此，你还掌握了大家都不知道的真相。要说只有小玉知道的事，就只有那一件了。”

“那一件是？”

“就是隧道事故啊。荒木翠遇难的那起车祸。”

“啊！”

“小玉是那起事故唯一的目击者。”

没错，但这又如何呢？我猛轰油门试图追上亨的思路，然而距离丝毫不见缩小。这种焦躁感在我的全身蔓延。

户狩和隧道事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无视百思不得其解的我，亨干脆地给出答案：“死于事故的，其实是户狩和他的女朋友吧？”

玉田宪吾没有立刻作答。

“在隧道事故中死在丹羽先生车里的，其实是户狩他们。但你把车祸伪装成荒木翠死亡的样子。真相就是这样吧？”

实在太出乎意料了，就像引擎平白无故突然启动了似的。死于隧道事故的是户狩他们？那荒木翠他们呢？

“户狩他们死于车祸，尸体被大火烧毁。”亨镇定自若地说，“而荒木翠他们，现在大概还活在这个世上。小玉，是这样的吧？”

玉田宪吾沉默半晌。他眨巴眨巴眼睛，又摸摸下巴上的胡楂，仿佛在考虑自己的处境。

“给你一朵小红花。”最后，玉田宪吾模仿阅卷老师的口吻，讲出这样一句话。

————————————————————

(1) 日本大发工业旗下的一款车型。

(2) 日产（Nissan）旗下的跑车。

(3) 《终结者》系列电影中，主角机器人登场时都光着身子。

(4) 杰森指杰森·沃赫斯（Jason Voorhees），是《十三号星期五》系列电影的主角，一个凶残的杀人狂魔。该系列共有十二部，被称为“史上最长寿的恐怖电影”。

(5) 法语词汇，众所周知的意思是冰淇淋，也有“完美”的意思。

(6) 黄色Beat是本田的，白色Move是日本大发的。

(7) 想知道他们一家的奇妙故事，请阅读《哦！爸爸们！》。

(8) 亨说的是卡尔·荣格，瑞典心理学家，对现代心理学研究有深远影响。妈妈说的是加拿大著名民谣歌手尼尔·杨（Neil Young），日语中杨（Young）与荣格（Yung）发音相同。

(9) 美国汽车公司普利茅斯（Plymouth）旗下的一款小型汽车，一九六〇年问世，一九七六年停产。普利茅斯汽车公司也于二〇〇一年停业。

(10) 原文为“息の根を止めた”，这是日语中的固定词组，就是“杀死”的意思，为配合语境，此处用直译。

(11) 两款均为日本丰田旗下的车型。

(12) 兄弟俩在聊日本知名机战动画《机动战士高达》里的剧情，夏亚和基西莉亚均为里面的人物，基西莉亚隶属上文提到的吉恩国。

(13) 日产（Nissan）旗下的一款车型。

(14) 想知道这个故事的细节，可以去读《余生皆假期》。

(15) “动一动灰色的脑细胞”，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名侦探波洛的口头禅，黑斯廷斯则是波洛的密友兼助手。

Parking　停车入位

对人类来说众所周知的事实，对于我们私家车来说可能很陌生。比如，人类社会发生的事件，以及热门话题之类，传到我们这里时往往已经时过境迁。在我还为自己知道了新首相的名字而沾沾自喜时，下任首相都上台了。

然而，也有相反的情况。

有些情报在私家车圈子里早传遍了，人类却基本一无所知。

那起隧道事故的真相就是如此。

一年前，荒木翠和丹羽在青叶区到山形的隧道中遭遇车祸一事曾引起多方关注，成为人类社会的焦点新闻。但几乎没人知道死于车祸的其实并不是荒木翠他们，而是另一对男女。这件事在私家车中早已是“众所周知的话题”之一，就是俗话说的“连还在工厂组装引擎的新车都知道”的那种事。

就在最近，我在DIY用品商店的停车场里碰到一辆CR-V[(1)]，他一见面就跟我说：“你知道吗？推理出隧道事故真相的名侦探好像就住在这一片。”

我立刻条件反射似的想开口回应“就是我家亨”，然而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我并非是因为觉得自夸太丢人才收住话匣子，而是由于我还没来得及开口，CR-V就补充道：“听说好像是一辆相当古老的卡罗拉。”

一回家，我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了邻居家那辆“相当古老的卡罗拉”。

“扎帕，外面似乎盛传隧道事故的真相是你推理出来的。”

“八卦真可怕啊！”可听他那口气，一点儿都不害怕。

“而隧道事故的真相我只对你说过。”

“是吗？不过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别的车了，估计那几辆车又对其他车说了，然后就这样越传越广。天下可怖之事莫如车之八卦也。”

“啥？”

“这是文言。文言懂吗？”

“哦，这样啊。”

“反正这事说出去也无所谓吧？”

“嗯，也对。”

“你想当大家口中那个‘找出真相的名侦探’吗？”

“那倒不是。”

“那你干吗不高兴？”

“只是扎帕莫名其妙成为大家敬仰的对象，让我有点儿吃醋。”

“吃醋？有种植物就叫什么chicu吧？”

我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你是说踯躅[(2)]？”

“啊，对对，踯躅。吃醋的踯躅。”扎帕因无聊的文字游戏而乐不可支，“对了，小绿，你知道吗？踯躅原本是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区的高山植物。”

“这我还真不知道。”知道这个有什么用?

“据说，有些高山植物在冰川期就存在了。”扎帕得意地说，反正肯定都是从细见先生那里听来的知识。

“冰川期？”但连我也知道这是很古老的时代。

“后来周围环境日益变暖，又出现了很多生命力更顽强的植物，原来那些植物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于是它们就躲到高山上去了。”

“哦……”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个?

“你不觉得荒木翠和这些植物有相似之处吗？”

“啊？”

“那些植物受到周围强悍同类的压迫，不得不逃亡到寒冷的地区。荒木翠不也是这样吗？”

“你是说荒木翠现在在寒冷的地区吗？”

“不是这个意思！”扎帕提高音量，“这是比喻。娇嫩的花朵被迫无奈地躲到高山之上，你发挥一下想象力好不好！”

我明白了。

隧道事故发生一年后的今天，我们私家车又开始热烈地讨论起这个话题。

理由只有一个。

因为重要证人，不，证车——事故发生时玉田宪吾驾驶的那辆租赁车——终于发话了。

那辆玛驰原本性格认真严谨，也许是亲眼目睹了车祸现场，刺激过大，导致头脑混乱，完全回忆不起当时的情况了。所以，这一年来，他因工作缘故被各种司机驾驶，东奔西跑，却绝口不提车祸的事。

“最近那辆玛驰好像终于恢复记忆了。”昨天，扎帕告诉我。

“都过去一年了，他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

“据说他最近接受了车检。可能是哪里的螺丝或者螺栓被重新拧紧了，于是记忆就恢复了。‘哦，当时是那样的’，一下子全都想起来了。不过，那辆玛驰的证词和我们所掌握的情报基本差不多。”

没错。玛驰明确宣称，荒木翠和丹羽不在事故车上，出事的其实是户狩他们。这些我们早就知道了。

“应该说，不愧是我家亨的推理！”本来就是亨猜出的真相。

“说谁谁来。快看，这不是你家的名侦探吗？”扎帕说。

背着书包的亨朝这边走来。

“你家次男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扎帕打趣道，“好像在思考世界的构成机制似的。”

“或者，也有可能在思考下一个高达模型做什么。”

亨正要打开家门，圆香恰巧从家里走出来。

“回来了。”身穿便装的圆香生硬地跟弟弟打了个招呼，然后又说，“哦，对了，我要去江口先生那里补习功课，你跟妈妈说一声。”

“你给她发个短信不就行了？”

“我才不要呢，妈妈肯定又会唠叨个没完。而且，我实在受不了她发的那些颜文字。”说完，圆香就匆忙离开了。

一年前，户狩事件发生时，望月家团结一致，共同渡过危机。当然，细见先生那打着防身术幌子的格斗术，以及玉田宪吾的行动力也立了大功。但不可否认的是，望月家一家四口的勇气和互相信任，在危急关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情解决后，圆香泪流满面地感谢母亲：“妈妈，谢谢你。”并对哥哥和弟弟低头致歉：“让你们担心了，实在对不起。”

“这次给大家添了太多麻烦，把我一辈子的麻烦份额都用光了。所以从今往后，我会做一个听话的好女儿。”圆香在车里的宣言我也听到了。

然而，一年后的今天，圆香就已把这番誓言抛到脑后，变回从前那个“对家人爱答不理的长女”。郁子、良夫和亨也见怪不怪，欣然接受了这个现实。人类、家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真搞不懂。

“人类这种生物，转眼就会把誓言和决心忘得一干二净。当然，他们发誓和下决心时都是认真的，绝无虚假。但他们很快就会遗忘。刚把新车买回家的时候，车主都决心每周洗车，结果两个月后就甩手不干了。”

“也有每周洗车的人吧。”

目送圆香离去后，亨准备进门，这时另一个声音叫住了他。

“喂，这个小学生是谁啊？”扎帕问。

一名少年骑车而来，他脊背挺直，比亨个子高。而且与直发的亨不同，他有一头波浪似的卷发。这个少年没背书包，我想他应该回过家了。

“啊，圭一君。”亨停下，退后一步。

圭一君？这个名字好像曾经听说过，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圭一君是谁来着？”

“我哪儿知道。”扎帕粗声粗气地回答。

“那个……我想找你商量点儿事。”圭一君支好自行车。也许是因为紧张，他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找我？”

“嗯，有点儿事……”他支支吾吾地说。看着他，我就联想到转动好几次钥匙都打不着火的汽车。是电池没电了吧。“是井伊田君他们……”

“哦，井伊田啊。”亨不耐烦地直呼其名，“你找我有事？”

“嗯，是。”

这时，一辆白色SUV开过去，亨和圭一君向旁边闪避，正好站在我面前。

“你现在能跟我去一个地方吗？”

“去哪儿？”

“金具町的公园。”

“那里还有公园？”

“那个公园后面有一家家庭餐厅。”

听着他们的对话，我开始推算方位。如果是那家家庭餐厅的话，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去了干什么呢？我也很忙的。”

“要上补习班吗？”

“不是，我不上补习班。我记得你要上补习班吧。”

“哦，嗯。”又是那种引擎打不着火的声音，我都听得直着急。

“对了，井伊田他们和你上的是同一个补习班吧？”

“哦，嗯。”

“我待会儿要做吉姆。”

“什么吉姆？”

“高达的吉姆。”亨说。

圭一君反问：“高达？”

看来他对高达没兴趣。

“就是机动战士高达里的吉姆。光是吉姆，我就做了二十个不同颜色的，现在我在做有透视效果的吉姆室。我还想做一个球形的放置架。总之，我很忙的。”

“但是……”

“反正和井伊田见面也没什么好事，对吧？我不怕他们。也不是瞧不起他们，只是不想和他们扯上关系而已。从去年开始，他们就一直纠缠不休，烦死了。”

“但是……”

“我知道，井伊田看我不顺眼。那家伙最喜欢看到别人为难的样子。可我偏偏不让他看到我为难的样子，所以他很生气。就是这么回事。”

“你家的次男啊……”旁边的扎帕说，“果然一点儿都没有小孩子的可爱劲儿。性能优良，但外形不讨喜的车是不会受欢迎的。”

“可亨不是车，也不是商品。”如果人类是商品的话，外形、能耗、体积，哪一点会被看作是最重要的呢？

圭一君愁眉苦脸地盯着亨，然后突然深深鞠躬。“亨君，拜托了，和我一起来吧。如果你不来，我就惨了。”

“哦？你会被井伊田他们欺负吗？”

“哪有……”圭一君反驳，但这不过是被别人说中时条件反射的自我保护而已。不过，他又立刻改口：“嗯，是的。”

“说起来，圭一君不小心弄死金鱼那次，也是井伊田他们搞的鬼，对吧？”亨说。

哦，对了，我真想啪地关上车门。我记起是在哪里听过圭一君这个名字了。以前亨说过的“弄死班里的金鱼因而十分沮丧的同学”，原来就是他呀。

“那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明明就是像往常那样换水，金鱼却死掉了。”

“后来井伊田他们还总拿这事刺激你，对吧？”亨说，“哟——哟——金鱼杀手！之类的。”

听到这里，扎帕开玩笑似的起哄：“哟——哟——小绿车！”

我也不甘示弱地回嘴：“哟——哟——小白车！”

圭一君不知该如何回答，沉默不语。亨继续若无其事地说：“一定是井伊田他们在鱼缸里动了手脚。不过应该不至于下毒。”

“是这样吗？”圭一君半信半疑地嘟囔，但并没有感到吃惊，也许他多少也猜到了。

“那帮家伙最喜欢掌握别人的弱点。没有弱点，他们也会给你硬造一个弱点。如果今天我不跟你走，他们会怎么对付你？”

圭一君一惊，立刻满脸通红地低下头。

“好吧，你不想说也没关系，不过我大概能猜到，是疏远你，还是打你一顿？”

“要是打我一顿，我还能忍受。”

“那他们想怎样？”

沉吟片刻后，圭一君终于开口：“连我妈妈也会受牵连。”

“什么？”

“我说连我妈妈也会受牵连。”

“你妈妈？”亨沉下脸，对方的话显然出乎他的意料，“你妈妈不会被他们当成人质了吧？”

圭一君的表情更加扭曲了，简直快要哭出来了。我的雨刷都条件反射似的蠢蠢欲动，想给他擦擦眼泪。

“我妈妈五音不全。”他说，“他们把我妈妈的五音不全当成人质。”

“啊？”亨没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扎帕也很吃惊，“什么是五音不全？”

“就是不擅长唱歌的意思吧。”我说。

与此同时，圭一君也说：“我妈妈非常不会唱歌，真的是五音不全。”

“这和井伊田他们有什么关系？”

“不久前，井伊田他们来我家玩。他们知道那天我有事不在家，于是骗我妈妈说学校要汇编家长唱的歌，让她对着摄像机唱一首，还拿出便携式播放器，放卡拉OK伴奏。”

“啊……”亨发出感叹。也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而感叹。

“我妈妈虽然五音不全，但是并不讨厌唱歌。而且井伊田他们好像还编瞎话怂恿她：‘圭一君也很期待听到您的歌声呢。’”

“一牵扯到孩子，家长就会全力以赴。”亨的语气很客观，宛如一个常年研究亲子关系的学者，“然后，井伊田他们就把你妈妈的歌声录下来了？”

“是的。”

“然后呢？”

“他们说如果我不听他们的话，就把录像上传到网上，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妈妈五音不全。”

“哦……”亨又发出百无聊赖的叹息，“他们最多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就算他们真的把录音上传，大家听到的也不过是一首跑调的歌曲而已，总比网上那些更令人羞耻的视频强多了。”

“但我还是不想让他们这么做。”圭一君斩钉截铁地说。看来引擎终于启动了。好，松开手刹，踩下油门！少年，加大引擎，在人生之路上冲吧！我很想鼓励他。

“妈妈每天送快递，已经很忙了，我不想让她因为我而遭遇这样的事。”

“这根本不怪你。这全是井伊田他们的错啊。”

“嗯，也对。”

“弄错责任关系可不行。自始至终你都没有错。井伊田他们非常善于让别人背负罪恶感。”

“哦，嗯。”

“但是，把我也卷进去算怎么回事啊？这不就等于你为了妈妈而把我牺牲了吗？”

听了亨的话，圭一君好像才恍然大悟，他惭愧地低语：“是啊。”

“扎帕，不管怎样，圭一君都是关心母亲的好孩子呀。”我讲出自己的感想。

“嗯。所以利用这一点要挟圭一君的井伊田就显得更可恶了。还录像什么的，真有一手啊。之前户狩的手下也用摄像机录像，这是现在的潮流吗？”

亨应该没听到扎帕的发言，不过他说：“也许井伊田最近刚买了摄像机，想拿来玩玩吧。他家好像很有钱。而且用摄像机拍摄别人，似

乎会让人有一种优越感。”

“优越感？”

“或者说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认为对方低人一等。这是我的一个记者朋友说的。”

亨已经把玉田宪吾当朋友了吗？

亨双手比划出一个方形。“这样透过镜头观察对方，似乎就会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对方恼羞成怒、大叫住手的样子就可以被镜头记录下来。所以也可以说，拿起摄像机就有了封印对方行动的力量。对了，那个记者也说过，如果一直用镜头对准艺人或政治家，顺利的话就可以激怒他们。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摄像机是一种让人不舒服的东西。如果对方发怒，这本身就成了一则精彩的新闻。摄像机就像一把杀人不见血的枪。”

“我妈妈也被拍下来了。”

“所以，如果现在我不跟你去公园，那帮家伙就要把录像公开？”

圭一君有气无力地点点头。

“他们把我叫去，想干什么？”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圭一君摇摇头，不像在说谎。

“这样啊……”亨沉默片刻，说，“那你等我一下，我把书包放下，我们骑车去。”

“啊？你真要去？”丢下迷惑不解的圭一君，亨已转身走进家里。

“喂，小绿，结果你家次男还是要去啊？”

“看来是的。”

“真担心啊。”

“可不是嘛。”

亨从家里出来，推出一辆儿童款自行车，那辆蓝色带变速功能的新车几个月前才来到望月家。

“亨就拜托你了！”我朝自行车大喊。

“※★Φ！”自行车中气十足地回答。然而，依然意义不明。

亨骑车和圭一君一起走了。那个叫井伊田的学生把亨叫出去到底有何企图呢？一想到这里，我就心神不宁。然而，烦恼也无法发动引擎，而且就算能发动引擎我也追不上他。于是，为了转移注意力，我像往常那样和扎帕闲聊，打发时间。

我们的话题主要围绕两个月前召回的那款汽车。据说那款车在行走过程中可能发生方向盘锁定的情况，容易引发事故，报纸和杂志对其危险性大肆渲染。一家知名企业社长的千金又因该车造成的事故而不幸身亡，更加引起社会的关注，一时间它简直就像可怕的杀伤性武器一样，让人谈之色变。

其实最近已经查明，方向盘锁定的情况并不会在正常驾驶中出现，车体本身没有质量问题。厂商原本主张不是产品问题，声称“在事故原因调查清楚之前，不做任何评论”。然而，这一态度受到舆论的强

烈批判，被指责为“逃避责任”。于是，为了平息事态，厂商决定在调查结束前，就开始大范围召回产品。

结果，给人们留下了“产品有缺陷是事实”的印象。

“明明不是他们的错。”扎帕对那款汽车深表同情，“可是近期都不会再生产了，即使他们被证明是无辜的，形象也不能挽回了。”

“是啊，没错。”

“你听好，小绿，如果第一印象很强烈的话，人类是很难将之抹去的。也许理性可以理解，但感觉上的东西却无法改变。”

“不是只有人类如此。”我们私家车也有类似的问题。

“天下可怖之事莫如先入之见也。”

“正是。”

“对了，说到先入之见，就不能不提弗兰克·扎帕。有很多很多关于他的传闻，其中最令人发指的就是那个……”

“哪个？”

“有传闻说他在舞台上吃过大便。”

“哇哦，真的？”

“一提到弗兰克·扎帕，无论是谁都会想到这件事。就算不知道他是音乐家，也知道，哦，就是吃大便的那个。”

“这又如何？”

“细见先生跟别人说过，其实这并非事实。”

“不是事实？他没吃过？”

“是啊。他怎么可能吃过嘛！也许是有人在传播八卦时添油加醋，也许是原本不带恶意的夸张说法被故意放大，总之，弗兰克·扎帕没做过这种事。他在自传开篇就明确宣称：‘有一件事要先说明白，我没有在舞台上吃过大便。’”

我不禁失笑。看来这个传闻实在太深入人心了，非得开宗明义说到这个程度才行。

“弗兰克·扎帕还在自传里无奈地写道：‘我告诉一个男人我没吃过大便，他从心底深处感到失望，就像多年的美梦一朝被击碎似的。’你看，搞得没吃过大便好像是他的错一样。”

“我们可以从这件事中得到什么经验呢？”

“咣当一下放出特大新闻很容易，之后想要修正它就难了。以前有过一个医生弃患者不顾，自己逃生的新闻，但很快就被查明是误报。然而直到今天，大家都认为那个医生当时只顾着自己逃跑了。”

我不知道这则新闻，但我认为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以前我也听说过一位小学老师被杂志批判，说他体罚学生，然而他其实是无辜的，而且是一位深受爱戴的好老师。据说是与老师有矛盾的一位学生母亲散布的谣言，这位老师的人生肯定被搅和得天翻地覆吧。

大概人类有“想知道惊人情报”和“想发布惊人情报”的欲求吧，恐怕这种欲求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因。追求“惊人”，轻视真相，因此而受到伤害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新闻就是制造先入之见的，当然多半不是出于恶意。但如果存有恶意，就更简单了。看哪个名人不顺眼，随便编造一则性骚扰丑闻就行了。即使之后登出小块的订正启事，也很难消除曾经给公众留下的印象。一朝被黑，就永世难翻身，倒霉的从来都是被黑之人，而不是造谣之人。真是奇怪的世道啊！”

“可不是嘛。”

“那件事你知道吗？一个人开铲车抢了市内一家超市的ATM。”

“啊？”一开始我没反应过来，但马上就想起来了。大约一年前，我曾在路上巧遇为这件事奔走的警车。“你说开着铲车？”

“对。据说现场没有留下逃跑的痕迹。”

“铲车消失了？”

“不是，铲车找到了，但是罪犯没有找到。携带纸币逃跑，必须开车才行。附近有很多店家装了防盗摄像头，却都没拍到可疑车辆。所以，警方怀疑是留宿超市的警卫干的。”

“啊？是警卫？”

“好像是用排除法得到的结论。到处都没有拍到罪犯，那么一直没动地方的人就很可疑。当然，警方并没有这样胡说八道啦。是某个周刊杂志，抱着‘能猜中最好’的心理写了一篇报道。虽没指名道姓，却露

骨又隐晦地指出超市警卫曾经服过刑，让人觉得他的嫌疑似乎更大了。”

“原来如此，这就跟刚才的话题连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一旦扣上，想摘掉就难了。

“是啊。不过，据那辆铲车说，罪犯们把纸币塞进书包，藏在附近大楼没人的事务所里了。”

“啊？就这样？”

“他们打算暂时把钱藏在那里，几天后再过来取，到时骑车或步行卷款逃走。”

“还没有抓到罪犯吗？”

“没有。据铲车说，罪犯们好像还有其他计划，可能最近又会去哪儿抢钱。”

“超市警卫是冤枉的。”

“但是杂志很有影响力啊。”

“啊，但是这样说来，玉田宪吾不就是反其道行之了吗？”我又说起隧道事故，“他正是利用了‘媒体＝荒木翠的敌人’这一先入之见。没人会想到玉田宪吾会帮助荒木翠他们。”实际上，当初我们也没想到，大家都在切齿痛骂浑蛋狗仔队。

“嗯嗯。”扎帕也表示赞同，“小绿，你以前说的没错。曾把棒球选手逼到自杀的事一直让玉田宪吾心怀内疚，所以，这次他想帮助荒木

翠他们。”

“他利用死去的户狩和他女朋友，伪装出荒木翠他们因车祸身亡的样子，把他们从舆论中解救了出来。”

“玉田宪吾万岁！”

“但是荒木翠他们就没有户籍和住民票了，从此以后只能偷偷摸摸地生活，这样也很惨啊。”以前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现在突然想到，立刻担心得不得了。

“就算真是如此，大概也比之前的生活轻松快乐多了。”

“说得好！”

“但是，小绿，我在想……”

“想什么？”

“荒木翠为什么拖拖拉拉的不和丈夫离婚呢？就因为她已婚，媒体才会对她的感情生活那么关注。她早点儿离婚不就好了吗？”

“也许她丈夫不同意离婚。”说完，我意识到有关她丈夫的情报似乎很少，“我记得他好像是个普通的研究人员吧？”

“最近他好像在电视节目上露面了。”

“谁？”

“荒木翠的老公呀。记得叫荒木诚人吧。毕竟荒木翠和丹羽已经去世一年了。”

“虽然他们其实根本没死。”

“人类并不知道真相。听说电视里还播出了特别节目，反复颂扬荒木翠有多么伟大。”

“那丹羽呢？”

“也反复颂扬了丹羽他爷爷创作的太阳君有多么伟大。至于丹羽本人，只是一语带过。”

“一个是‘反复颂扬’，一个是‘一语带过’呀。”

我不由得对丹羽心生同情。这种差别对待，他不知忍受多久了。人们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认定他是靠祖上基业悠闲度日的大少爷，然而对此，他心中有何感受呢？迄今为止，我从未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

“前几天，在站前的投币停车场，一辆车告诉我荒木翠的老公荒木诚人在电视上讲述了对亡妻的回忆。”

“荒木翠他们会不会也看了那个特别节目？”

“可能看了吧。虽然不知道他们是用哪里的电视机看的。”

“啊？”

“我是说不知道他们现在住在哪儿。”

“观看自己的追悼节目会是什么心情呢？”

这时，匆匆返家的良夫打破了平静，空气变得紧张起来。他停好自行车，冲进家中，片刻之后又一阵风似的冲出家门，朝我奔来。

良夫显得相当慌乱。

慌乱到什么程度呢？他把车钥匙放到耳边，试图把手机插进锁孔开车门。

反了吧，主人！

啊，良夫马上反应过来，调换手上的物品。他用钥匙打开车门，启动了我的引擎。他在给郁子打电话。“啊，妈妈，抱歉，打扰你工作了。刚才我接到家庭餐厅打来的电话，在金具町。对，是店长打来的。”

我想起来，刚才亨和圭一君去的那个公园后面就有一家家庭餐厅，我可没有傻到认为这只是巧合。这可不是巧合，是有联系的。

“亨好像把店里的玻璃窗打碎了。嗯，我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不过我现在要去店里赔礼道歉。”

把玻璃窗打碎了？亨打碎的？为什么啊？

我以迅猛的势头冲出停车场。

金具町的这家家庭餐厅我最近很少来，以前来过好几次。

车一停好，良夫就冲出驾驶席直奔餐厅。不过刚跑了几步就想起来还没锁车，于是又回来把车锁好，再次朝餐厅奔去。主人，你冷静点儿好不好！

“嗨，绿德米，好久不见啊。”我吓了一跳，定睛看去原来是正前方的威姿在跟我打招呼。

“啊，是你呀。”很久以前，我们的确在这个停车场里见过面，“我记得你的主人好像在这家店工作？”

“对，我家瑠奈是这里的店员。”

“对，我想起来了，瑠奈小姐。她还在这里工作吧？”

“是啊，一切都没变样。店还没倒，客人还那么少，瑠奈也还没邂逅到出色的男人。”

这时，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喂，绿德米，你的主人好像很着急啊，一点儿都不从容淡定。是不是饿坏了？”说话的是一辆很眼生的车。他体型不大，前面是箱形小客车那种平缓的曲线，看起来小巧灵活，简约而不失潇洒。这种车型很少见到，应该不是国产车。

“我是雪铁龙。”那辆黑车说，他似乎对大家的好奇早已习以为常了，“雪铁龙三佳（Xantia）。法国来的。”

“法国呀。”说完，我又想起那起隧道事故。这起隧道事故和导致戴安娜王妃死亡的隧道事故有很多相似之处，而那起车祸就发生在法国。“哦，我主人不是饿了，而是因为我家次男打碎了这里的玻璃，所以他急着去道歉。”

“啊，是这样啊！”对面的威姿大喊。

停车场呈L形围住餐厅，我们的位置在餐厅后面，看不到店里的情况。

“那是你家的孩子啊？”雪铁龙说。

“你知道这事？”

“当然知道，我亲眼目击了当时的场面。你看，我们后面有一扇窗户对吧？被打碎的就是那扇窗户。那里面是餐厅内侧的厨房。”

的确，我们后面有一扇小窗，一半磨砂，一半透明……呃，应该说通透才对。那里就是亨打碎的吗？

“掉落的玻璃和窗棂里残留的玻璃渣已经清理完毕。虽然有些透风，但没造成重大损失。”

“玻璃咣啷一声就碎了，真不结实。”一个声音从左侧传来。又是一辆很少见的车。他银闪闪的车身与右边的雪铁龙形状相仿，不过显得更气派一些。

他引擎前盖的鼻子——当然车没有鼻子，就是如果把车体正面当作人脸，相当于人脸上长鼻子的那个部位——像小山一样，呈现“へ”型。与之相对，左车的鼻部则呈V型。

“你也是从法国来的？”我随口询问。

“噗！”左车立刻发出轮胎漏气似的声音。

右车同时大吼：“说什么傻话！”

“我当然是意大利来的啊。你不认识阿尔法·罗密欧156（Alfa Romeo）吗？”左车说。

“哦……”

“法国怎么会生产这种故障多、油耗高的破车呢？！”

雪铁龙话一出口，对方马上反唇相讥：“说到故障多，谁比得上你们雪铁龙啊！”

“不过，玻璃到底是怎么被打破的啊？我家亨为什么会干这种事？”我赶紧拉回正题，也是为了平息法意之争。

“哦，那个啊……”阿尔法·罗密欧说，“是你家次男用球打破的。可能是棒球之类的。”

“亨用球打的？”我高声惊呼，很难想象出亨手握棒球的画面，更不用说用球砸玻璃了，“他从哪里打的？”

“你看，那边有个公园，孩子们刚才就在那里，好像在玩球。我还担心球会不会飞过来，没想到真让我料中了。”

“你也没有全料中好不好。那个沿抛物线飞来的球先落在那边的台阶上，然后弹起来，碰巧砸到了玻璃。”

“我家瑠奈立刻跑出来查看情况。”威姿加入对话，其中也有炫耀主人活跃表现的意图。

“两个小学生从公园跑过来，他们很害怕，满脸惶恐。”

“不，其中一个小学生一点儿都不慌乱，始终很冷静。”

“两个小学生？”

“他们可能在公园玩投接球的时候不小心用力过猛，球飞出去了。然后，咣啷，打碎了玻璃。”

右侧的阿尔法·罗密欧一说话，左侧的雪铁龙就抢着开口："让我说，让我说！"他们俩争先恐后地说明情况，争得不可开交。

"是我先说的。""你耍赖。"

"好了好了。"我安抚他们俩。

"然后店长也出来了。这个店长是个冲动的人，就是稍微一给油，转数嗖一下就上去的那种性格。"

"他生气了？"

"最开始，他虽然没动手，但确实气得够呛。脸色特别恐怖，一张大脸黑得像锅底似的。"

"然后怎么样了？"

"一个少年就忍不住了……"

"忍不住求饶了？"

我话一出口，阿尔法·罗密欧和雪铁龙同时笑出声。

"哈哈，德米欧，你太天真了。""是忍不住尿裤子了。"

"小学生还尿裤子？"这种与厕所有关的麻烦事好像很少发生在小学生身上吧。

"嗯，可能也与身体或精神状况有关吧。不过，连店长都吓呆了。""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太吓人了。"

“雪铁龙，你长得跟他一样。”“你才跟他一样呢！”

“好了好了。”

“后来小学生就被店长带到店里去了。”

“亨在公园里玩投接球？”我忍不住提出质疑。圭一君依照井伊田的命令让亨去公园，可不是为了玩投接球啊，“没有其他小学生在场吗？”

“其他小学生？啊，有的！”雪铁龙大叫。

“你闭嘴！”“你干吗那么凶？！”

“好了好了。”

“的确还有别人。”威姿回答，“是小学生三人组。”

“他们藏起来了。”“就藏在那个角落。”

原来如此。一听到三人组，我就明白了。井伊田加两个帮凶，一共来了三个人。

“他们藏起来干什么？”我灵机一动，“难道是在录像？”

“德米欧，你太聪明了。”雪铁龙和阿尔法·罗密欧齐声称赞。

我说：“因为利用录像要挟对方是井伊田他们惯用的必杀技。”

“这人性格也太差劲了。”雪铁龙愤恨地说。

“和某辆法国车一样性格差劲。”阿尔法·罗密欧语带讥诮。

“你再说一遍！”“我说，那个小学生性格差劲，和法国车不相上下。”“你说什么！”

“好了好了。”威姿给他们打圆场，接着他又指出，“虽然你们一个说自己是法国车，一个说自己是意大利车，可你们挂的分别是札幌和鹿儿岛的车牌，不都和国产车差不多吗？”

我旁边的两辆车又生气又有些惭愧，嘟囔道：“不要说出来嘛。”

“你们一个来自北海道，一个来自九州，都是远道而来呀。”我忍不住发出感叹。

这辆雪铁龙和阿尔法·罗密欧并不是旧识，只是在停车场里偶然遇到。我还以为他们俩认识很久，是成天抬杠斗嘴的好朋友呢。

“这不就是那个‘脑筋急转弯’嘛！”威姿兴奋地说。

“啊？”

“就是一个智力问答。五百辆车从北方出发，以时速五十公里的速度前进，五百辆车从南方出发，以时速五十公里的速度前进，那么他们会在哪里相遇呢？”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雪铁龙和阿尔法·罗密欧看起来也不知道答案，而且他们似乎认为回答不出来很丢脸，显得闷闷不乐。

“五百辆加五百辆等于一千辆，所以，答案是仙台。[(3)]”

“仙台？对呀，就是这里啊。”我感慨道。

“不，这里是家庭餐厅的停车场。”雪铁龙还在纠结这种无关痛痒的小细节。

没过多久，两辆外国车又吵起来了。

“我主人正在进行一路向北的疗伤之旅。”“我主人在进行一路向西的疗伤之旅。”“你不要总跟我学！”“你说我撒谎？我主人真的在进行疗伤之旅。”“我主人才是呢。”

虽然听他们斗嘴也很有意思，但我还是把话题拉了回来。“刚才说的那件事……”

“疗伤之旅吗？”

“更早之前说的那件事。后来，录像三人组怎么了？”

“不知什么时候走了。”

“原来如此。”

我正要叹息，忽然看到良夫和亨从店里出来了。他们没有牵手，而是并肩朝我走来。

“啊，那是你家的孩子吧？”雪铁龙说。

我的车门被打开，良夫坐上驾驶席，亨钻进副驾驶席。

接着，引擎启动。

“喂，绿德米，再见啦。”雪铁龙向我告别。

“再见，绿德米，路上小心啊。”阿尔法·罗密欧也说。

“应该祝你们一路顺风才对！”我回应道。然后，随着手刹被松开，油门被踩下，我启程了。

“哥，对不起，还让你专程跑了一趟。”开出停车场走了一会儿，亨对良夫说。

“接到电话，说你打破了玻璃什么的，我真是大吃一惊。”

“吃惊也是正常的。”

“你不要误会，我吃惊不是因为接到电话，而是因为你居然做出打破玻璃这种丢脸的事。”

“我也是会丢脸的啊。”

“不过，你和圭一君已经诚心诚意地道过歉了，店长也没有特别生气，真是太好了。”

他们好像对店长解释说自己在后面公园玩投接球时，失手把球扔得太远了。

“你们也不是故意的，只能说太不走运了吧。”

“但是，那个公园里立着一块告示牌，写着‘禁止玩球’。我还以为会因此受到责问呢。”

“受到责问？什么意思？难道你们是明知故犯？”

“那是骗人的。”

“什么是骗人的？”

“玩投接球的事是骗人的。我和圭一君没有玩投接球，那个球是被逼无奈才扔出去的。”

“还有这种事？”良夫向右慢慢转动方向盘，我随之向右转，“很早之前，你说过你在学校被人欺负，对吧？今天的事和那个有关吗？”

良夫，你真敏锐！

天色渐暗，但还不到必须打开前灯的地步，不过周围越来越多的车亮起了灯。

我喜欢夜色中璀璨的车灯。每盏灯光都是结束工作，终于可以回家的信号，充满着安心与满足。

“还有人欺负你吗？”

“我知道自己狂妄自大，一点儿都不可爱，所以容易被人另眼相看。”亨微微嘟起嘴，“但是，我从不招惹别人，他们就不能放过我吗？”

“被另眼相看？全班同学都这样对你？”

“那倒没有，只有一部分。井伊田、佐藤、山田，这三个人是主要成员。”

“山田（Yamada）、佐藤（Satou）、井伊田（Iida），三个人名字的首字母合起来就是蔬菜（Yasai）啊。”

亨朝良夫冷冷一瞥，而良夫毫无察觉，兀自沉浸在“我的洞察力也很棒”的喜悦中。也许因为太高兴，他踩油门的力道都加强了。良夫这个人永远自我感觉良好，虽然有时会让人哭笑不得，不过这也是他的优点。

“那个蔬菜三人组很凶吗？很不老实吗？坏孩子也有很多种吧，有暴力型的，也有耍心眼的。”

“那他们应该算耍心眼的那种。”

“亨，我不认为会有比你心眼还多的孩子。”

“井伊田他们很狡猾。”

“比如呢？”

“比如，他们自己不做坏事，但如果别人做了坏事，他们就会揪住不放。”

“他们自己不做坏事？”

“他们自己不做，但会指责做坏事的同学。”

“嗯，做坏事的同学受到指责也是没办法的事吧。”

“可凡事都要有限度，对吧？以前我和他们同班时，有个孩子不想吃中午分发的配餐，后来才知道，他好像身体不舒服。但当时班主任订下了‘不许剩饭，全部吃光’的目标，于是井伊田他们就要求那个同学：‘剩一粒饭都不行！’老师很认真，大概也觉得不可以破例，就强迫那个同学把饭全吃光了。结果，他就吐了。”

“天啊！那然后呢？”

“要让我说的话，井伊田他们逼迫人家吃饭，肯定是他们的错，但他们并没有受到严厉的批评。”

“这样啊。”

“就因为他们没有说错话。他们甚至狡辩说：‘我们只想维护规则而已。所以不是导致同学呕吐的直接原因。’”

怎么不是直接原因啊！我真想插嘴。

“发生交通事故时，即使司机声称是太阳太晃眼才导致驾驶失误，警察也不能处罚太阳，对吧？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还有一本小说写过有人因为太阳太晃眼而杀了人呢。”

“对了，说起太阳，有一次低年级学生做花坛时设计了‘太阳君’的图案。就是丹羽的那个‘太阳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亨说起丹羽的语气中都带有一种微妙的亲昵。

“严格说来，那不是丹羽的作品，而是丹羽他爷爷的作品。”

“先不管这个。总之，后来井伊田他们对老师说：‘老师！这个图案不能随便使用。不是有版权什么的吗？不可以破坏规则。’”

“又不是用于商业用途，应该无所谓吧。”

“井伊田他们还提出抗议：‘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就会给学生一种错觉，认为随便使用有版权的图案也没关系。这样是不好的！’”很难说这是童言无忌还是讲大道理，不过这种臭小鬼实在太难缠了。

我想扎帕也会说："就是这种小孩才该去听弗兰克·扎帕！"

"结果，低年级的学生改变了花坛设计。"

"真的假的？"良夫也听傻眼了，"老师就这样被说服了吗？"

"可能丹羽对版权斤斤计较在当地也出了名吧。他可能会知道我们学校花坛的事，并以此进行刁难。即使不构成法律问题，但他闹起来的话也很麻烦。而且，就算丹羽不知道，井伊田他们也可能会向他告密。"

"丹羽对于版权的确斤斤计较啊。"

"没错。我并不认为学校的判断有错，但看着幸灾乐祸地盯着低年级学生重新整理花坛的井伊田他们，就实在让人咽不下这口气。"

"他们确实挺烦人的。"

"井伊田非常喜欢'正论'这个词。是不是正论全凭一张嘴嘛。"

"如果是锡兰红茶就好了[(4)]。"良夫嘀咕了一句。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我知道他大概又在讲俏皮话了。

"哥……"亨眨眨眼，看向良夫。

良夫似乎觉察到弟弟语气中的揶揄，忽然一本正经地说："这个冷笑话是我的得意之作。你可以拿去用，不过要付我使用费。"

"那个满口正论的井伊田确实太让人生气了。"良夫拉回话题。

“去年，井伊田又在老师面前讲那些鸡毛蒜皮的正论，我实在忍无可忍，就对他们说……”

“你说什么了？”

“我说：‘你们现在去大马路上看看。’”

“大马路？”

大马路怎么了?

“大马路上行驶着很多车，路边还立有标志。”

“是啊。”

没错啊，大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

“大马路的限速应该是三十公里或四十公里左右吧。哥哥，那你觉得严格遵守这个限速的车有多少呢？”

啊，这提醒了我。良夫也发出一声呻吟。实际上，现在我走的这条路就立着限速三十公里的标志，但我的速度已经超过四十公里了。不过超速的并非只有我。前面的车越跑越远，而后面的车也没有被落下，也就是说，大家的速度都差不多。

亨说：“现实中，有很多车不遵守法律规定的限速。大马路上更是如此。在这种路上，坚持三十公里的时速反而会造成交通拥堵，带来更大的麻烦。”

“嗯，是啊。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或者说早就睁一眼闭一眼了。”

“这就是通情达理的武士精神吗？”

“嗯……算是吧。”

“好像也不太对。”亨自顾自地说，“总之，我对井伊田他们说，你们那么想维护规则的话，就去把超速汽车的车牌号都记下来，告诉警察呀。超速的车有很多，你们重视规则的话，就应该这样做才对。”

“然后呢？”

“他们还没说话，老师就说：‘望月，如果这种事都不能通融的话，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了。’”

“老师也站在他们那边吗？”

“老师嫌弃我，所以不愿站在我这边。”

“然后你怎么做的？”

“我说我也这么觉得呀。实际上，我也的确这样认为。有些事就应该大而化之，灵活处理。井伊田他们却经常说，绝不允许有例外！那他们就应该去监视超速车辆才对呀。就知道上蹿下跳地给学校花坛找茬，却对违章汽车漠不关心，这完全是双重标准嘛！”

“哦……”良夫好像听傻了，“小学生是什么时候学会‘双重标准’这个词的啊？”

“井伊田面红耳赤，恨不得扑上来咬我一口。他明明可以反驳我，却什么都没说。”

“被人理直气壮地教训了一顿，他肯定很生气吧。然后，他们就盯上你了？”

“哦，他们早就盯上我了。经过这次事件，他们更是把我当作眼中钉。我太失败了，真不该多嘴，凭感情冲动行事果然不行啊。”这番话若是大人说出来，会让人觉得谦虚有礼，然而从小学生嘴里说出来，就难免显得狂妄自大，老气横秋了。

“那今天又是怎么回事？井伊田他们也在公园里吗？”

“就是他们叫我来的。”

“那圭一君呢？”良夫突然想起来，“他是站在哪边的？”

“圭一君和我的立场相同，他也是被井伊田逼迫的。”

亨虽然显得很不耐烦，但还是讲述了公园里发生的事。

他们到达公园时，井伊田他们，也就是“蔬菜三人组”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不怀好意地朝圭一君笑了笑。“干得不错嘛！”

圭一君烦恼地垂下头，呆呆站着。

“他们命令圭一君用球打我。”

“用球打你？太危险了吧！”良夫惊叫。

“就是因为危险，他们才这么要求的。”

“受伤怎么办啊？”

“井伊田他们又没事。投球的是圭一君，受伤的是我。”

“可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因为光把人欺负一顿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想看到比自己弱势的人痛哭流涕的模样，这样才会感到痛快。而且，井伊田他们还打算录像。他们带着摄像机呢。”

“录像？”

“他们大概想把圭一君用球打我的画面永久保存下来吧。”

“为什么要这样做？！”良夫又惊讶又愤怒。

“也许之后想拿给老师看吧。告诉老师，圭一君是坏孩子！但当时圭一君很紧张，把球投向了奇怪的方向，谁都没想到球会飞得那么远。”亨好像越说越不耐烦，三言两语就结束了话题。

然后，就把家庭餐厅的玻璃打碎了吗?

“原来如此。圭一君不要紧吧？”

“什么意思？”

“我看他妈妈还带来了替换的衣服。”

“哦，他惊吓过度，尿裤子了。”

“尿裤子？”

“可能他本来就想上厕所吧。他打碎的是靠近停车场那边、餐厅后部的窗户。店长怒气冲冲地出来，脸色特别恐怖，气势超级吓人。一看到他，我就在想‘家庭餐厅’里的‘家庭’难不成指的是黑道家庭？”

“真不知道你是冷静，还是脑子脱线！”

“啊！坏了！”亨突然惊呼一声，他很少这么狼狈。

良夫一脚把刹车踩到底，我向前猛地一冲停住了，汽油都差点儿溅出来。幸好后面没车，否则追尾就惨了。

“我把自行车忘在那里了。”

啊，对了。我就觉得刚才好像听到自行车意义不明的呼喊。

“小绿，那个叫井伊田的小学生也和油罐车先生是一路人啊。”听完我的讲述，扎帕总结道。

“也许每个人多少都带有油罐车先生的特质吧。不过，井伊田他们还是比户狩强多了。”总不会到处都是像户狩那样喜欢惹是生非的恶人吧。

“谁知道呢。对了，说到户狩，还有一件事。”扎帕大声说。

“关于户狩的话题真是无穷无尽啊。”

“刚才我在加油站遇到了玛驰，他告诉我一些和隧道事故有关的事。”

“玛驰？就是那辆玛驰吗？扎帕，你见到他了？”我想起来，隧道事故发生时，玉田宪吾开的租赁车就是一辆玛驰。

“不是，虽然也是玛驰，但这辆不是租赁车。不过这辆玛驰见过那辆玛驰，并从同胞那里听到了一些消息。”

“这辆玛驰见过那辆玛驰……”

“凭借同款车的感情优势，这辆玛驰好像刨根究底问出了很多事。”

“那天户狩他们为什么会抢走荒木翠和丹羽的车，这件事他也问了吗？”

一年前事故发生时，在车里的不是荒木翠和丹羽，而是户狩他们。虽然人类不知道真相，但这在我们私家车中早已众所周知。

可户狩他们为什么会开着荒木翠的车？这一点尚不清楚。我们推测“十有八九是户狩为了钱，用某些手法胁迫荒木翠的”。

某些手法到底是什么手法，终于要揭开谜底了吗?

“和我们想的一样，户狩威胁荒木翠说：‘我手里有你和丹羽在牙医那里见面的照片。’”

“因为那个牙医就是他爸嘛。”

“他好像还从病历里得到了荒木翠的联系方式。”

“牙医不是都很尊重患者隐私的吗？”

“就算牙医想尊重患者隐私，但是家贼难防啊。任何企业都很难杜绝内部犯罪。尤其是户狩和他女朋友想钱都想疯了，更是处心积虑要敲诈荒木翠。”

“说实话，荒木翠应该已经对这种事习以为常了吧？媒体常年对她穷追不舍，出轨对象的照片被曝光虽然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麻烦，但应该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吧？”

“小绿，你说的没错。这种事不会给荒木翠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户狩和他女朋友不依不饶、纠缠不休，而且他们手上还有她的病历，这让她很在意。”

“很在意？”

“户狩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坏，他已经坏到骨子里了。”

“所以呢？”

“所以，荒木翠就去找一个记者商量对策。”

“这个记者就是玉田宪吾？”

“本来玉田宪吾是为了追踪荒木翠的新闻而来仙台的。那时玉田宪吾正好也有赎罪的打算。”

“棒球选手自杀那件事？”

“所谓江户仇长崎报，就是这个意思。荒木翠找到他，希望他调查一下威胁自己的那个年轻人是什么来路。”

“玉田宪吾就去查了？”

“对。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户狩的恶行一件件浮出水面。玉田宪吾发现他根本不是个普通的小混混。”

“同样都是故障，但不是雨刷橡胶断掉那种程度的故障。”

“是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装反了的那种故障。”

“必须尽快修理！”

“玉田也认为不采取行动就会受制于人。于是，他和荒木翠商量，如何将户狩他们绳之以法。”

“绳之以法？”

“报警需要足够的证据。为了获取证据，荒木翠依照约定和户狩他们见面，玉田宪吾也去了。”

“去录像？”

“去录音之类的，然后他们打算把录音交给警察。”

“原来如此。记者的本事终于派上用场了。”我头脑中浮现出当时的场景：夜晚，在某个停车场，荒木翠与户狩对立。丹羽肯定也在场。对，户狩旁边还站着他的女朋友，她是威胁别人也不会有丝毫罪恶感的那种人。

玉田宪吾准备好摄像机，藏在不远处。

天已经黑透了，对，也许还能看到几颗星星。月亮是什么样子的呢？

“不过，不知是直觉灵敏，还是运气太好，户狩他们发现了玉田宪吾。”

我想象着藏身在树丛里的玉田宪吾被户狩发现时惊慌的样子。不过他并非外行，应该不会吓得手足无措才对。尽管如此，他还是会因为计划失败而焦虑万分吧。

“然后呢？”

“然后就立刻逃跑了。”

“户狩他们？”

“对。大概是出于防御本能吧。发现玉田宪吾躲在暗处，便意识到事情可能不妙。坏人命大，而且总能走狗屎运。他们当即拔腿开溜。结果，在慌乱中，与丹羽撞了个满怀，车钥匙从丹羽的衣袋中掉了出来。”

“扎帕，你说得就好像亲眼目睹了似的。”

“嗯，先不管这个。总之，户狩看到车钥匙，脑海中立刻闪过夺车逃跑的念头。并且，他真的这么做了。”

“于是，玉田宪吾就开着租来的玛驰在后面追？”

“对。然后就发生了车祸。户狩开车撞上了隧道的墙壁。”

“唉……”我的消音器又忍不住要发出叹息了。被主人以外的陌生人粗暴对待最后酿成车祸，这对汽车来说无异于天大的悲剧。我全身

发冷，好像在车窗和后备厢全开的状态下飞驰一样。不过事实上我仍停在原地，并未在沙石路上行驶，只是止不住地浑身颤抖。

“啊，那个谜团怎么解释呢？”我突然想到。

“谜团？什么谜团？”

“就是出租车的证词呀。出租车不是说大约那个时间，玉田宪吾打车赶到隧道附近的嘛。开着玛驰到达隧道，目击事故现场的玉田宪吾，怎么会在同一时间打车呢？果然是出租车记错了，或者在吹牛吧？”

“对啊，出租车是说过这件事。”扎帕也想起来了。在我提醒前，他肯定早就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出租车未必在撒谎。我听说，目击车祸发生的玉田宪吾在现场呆呆地站了一会儿。”

“这可以理解。”

“然后他打了一个电话，之后就离开了。把那辆玛驰丢在了现场。”“这是怎么回事？”

“下面是玛驰的推理。”

“哪辆玛驰？”

“两辆玛驰。”扎帕有些不耐烦地说，“玉田宪吾眺望着燃烧的汽车，想到了移花接木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必须离开现场，到其他地方去，对不对？”

“那他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

“当提问的一方真好，多轻松啊。”

“我说，最近，你家次男的朋友好像经常来呀。”扎帕说。

这是砸玻璃事件的第二天。

像平日一样，亨下午三点多放学回家，到家后不出一小时，就有三个小学生骑着车来了。他们把车停在望月家门前，刷刷几下支好自行车。

“啊，这就是昨天说的三人组。亨班上的山田君、佐藤君，还有……”

“这就是‘蔬菜三人组’啊！哪个是井伊田？他是头儿吧？”

“大概是身材最壮的那一个吧。”

两个瘦小的少年站在望月家门口的对讲器前，一个比他们高大一圈的少年站在后面。

把困难的工作塞给别人，自己在一旁监督，一看就是领导的风范。恐怕这位就是井伊田吧。

“★÷Φ！”其中一辆黑白相间的自行车说了些什么。

“你好啊。”我向他打招呼。

“И◆◎。”另一辆自行车也发话了。然而，与往常一样，我们依然是鸡同鸭讲。

“总有一天我们会沟通成功的。”虽然这么说着，但扎帕的语气似乎并不抱希望。

接起对讲器的是圆香。“喂喂？”屋里传出不耐烦的声音。

“你好，我们是亨君的同学。”一个少年说。“请问他在家吗？”另一个少年同时开口。

“你们找亨呀。他在。”圆香的声音和蔼了几分。

“对了，你家的长女还在和那个江口交往吗？”扎帕问。“可能吧。”我回答。

片刻之后，亨拖拖拉拉地走了出来。他砰的一声关上家门，动作略显夸张，好像生怕同学看到家里的情形。

“有事吗？”亨问。

“都是同学，不要那么冷淡嘛。”

“你应该知道，我一向如此。不过我对井伊田从来都是笑眯眯的。”

“真没看出来。”那个疑似是井伊田的高大少年说。旁边两个少年也跟着笑了，听起来更像装模作样的假笑，就像司机看到“鸣笛示警”的标志时便礼仪性地按响喇叭一样。

“亨，你没忘记昨天的事吧？”开口的少年不知是山田君还是佐藤君，他脸颊圆润，稚气未脱，讲话却很不客气。

“昨天的事？哦，就是你们逼圭一君用球打我的事？”亨云淡风轻地说。他的感情挡目前处于空挡状态。

而井伊田他们则把感情挡调到一挡。“我们说的是你和圭一君打碎人家玻璃的事。”

“说起来，是你们逼圭一君投球，他不小心失手才把玻璃打碎了的。说事情的时候不讲明原因，不是很奇怪吗？”

“你强词夺理！”如果刚才说话的是佐藤君，那么这位就是山田君，我暂且这样认定。总之，这个少年以居高临下的强硬口吻质问亨：“你不是想说打碎玻璃的是我们吧！”

“你们看圭一君不顺眼，逼他扔球是事实吧？！”

“咦？有这事吗？”暂定是佐藤君的少年转身询问井伊田。

“在下毫无印象啊。”井伊田诚惶诚恐地说。他是在模仿大人的语气，调侃对方吧。“我们只是在公园里玩耍而已。而且，反倒是我提醒的你们，公园里禁止投球。”他说着还噘起嘴。

“这一点，在下才毫无印象呢！”亨长叹一声，“说吧，你们到底有什么事？找我问作业？”

“我们昨天把你们的事都录下来了。”

“你们在练习拍纪录片吗？以后想当导演？”

听到亨的回击，扎帕苦涩地说：“你家次男就不能稍微说几句好听的吗？”

“唉，本性难移啊。”

亨板着脸，继续说：“你们躲起来偷偷摸摸地录像，真是辛苦了。”

“我们打算把录像上传到网上。”

“我认为不会有多少受众。”

“受众？”三个小学生面面相觑，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词显然很陌生。

“充其量就是一段小学生失手打碎餐厅玻璃的录像嘛，才不会有人关注呢。”

“可能吧。”暂定是山田君的少年笑嘻嘻地看向暂定是佐藤君的少年，“但是，当时圭一那家伙尿裤子的场面也拍到了哦。”

“也许尿裤子的一幕拍得不是很清楚，不过，停车场的地面湿了一块，可是一目了然。”说着，山田君拿出摄像机，走到亨身边，给他看录像回放。

“不相干的人看到，也不会觉得多有意思。”亨咬牙切齿地说。

“但是相干的人看到可就有意思了。”井伊田阖上摄像机的盖子，“比如，圭一的妈妈。”

“就是五音不全的那位啊。”暂定是山田君的少年嘀咕了一句，暂定是佐藤君的少年扑哧一声笑了。

扎帕讽刺道：“多好的孩子呀！亨少爷的同学果然非同凡响。”

“说幼稚的话，他们的确很幼稚。”诚然，和残忍恐怖的油罐车先生或户狩比起来，他们这一套根本就是小儿科。“然而，即使是这种微不足道的恶意，可能也会把别人推进痛苦的深渊。”

“说得好。这就和司机稍微乱来也会造成堵车是一样的道理。”

井伊田滔滔不绝地说：“亨，你想想，圭一的妈妈看到这段录像会有什么感受？肯定会很伤心吧。自家孩子不仅打碎了餐厅玻璃，还当众尿了裤子。还有比这更丢人现眼的吗？”

“他妈妈应该不会觉得丢人。”亨冷静地说，“但她肯定会很生气，自己孩子身边居然会有如此恶劣的同学。”

“碰巧录到了，也是没办法的事嘛。我们命令他砸玻璃了吗？我们命令他尿裤子了吗？没有吧？”井伊田似乎认为自己讲得很有道理，越说越兴奋。

“没人这么说。”亨依然很淡定，“话说回来，你们到底找我干吗啊？”

“如果你希望我们把录像删除的话，就跪下向我们道歉！立刻马上！”

“为什么道歉呢？”

“你就说：‘我太狂妄了，对不起。’”假定是山田君的少年笑道。

“但这也会被录下来吧？那就没完没了了。我很清楚你们的做法。”

“你果然很聪明。”假定是佐藤君的少年撇撇嘴。

“好啦，那我们不录像了。你赶快道歉吧。”井伊田把摄像机拿到身后。

“小绿，看来井伊田他们非要让亨少爷低头认错不可了。这帮家伙真够讨厌的。”

“应该说真够可怕才对。”我说。

亨微微一低头，说：“我太狂妄了，对不起。这样可以了吗？”

亨脸色丝毫未变。井伊田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在烦恼要不要强迫亨跪下。就在这时，玄关大门开了，屋里传出圆香的声音：“亨，你知道我的漫画在哪儿吗？”

僵局被打破。“没事的话，我走了。”说完，亨带着与出门时同样的表情回家了。

剩下的“蔬菜三人组”跨上自行车，看起来都是一副不完全燃烧的样子，我觉得似乎马上就会听到逆火的爆炸声。

“井伊田君，事情就这么完了吗？”暂定是佐藤君的少年说。

“嗯……”井伊田君嘴唇扭曲，“先把录像上传吧。”

这是违约！我想指出他的错误。扎帕倒显得很坦然。“我就知道他们不会遵守约定。”

“亨又没有跪下道歉。”暂定是山田君的少年点头赞同。

面朝他的井伊田君威严地说："佐藤，你说得没错。"

啊，原来他是佐藤君呀。

第二天是周日，我看到一辆出租车开过来停在望月家门前，玉田宪吾从车上慢吞吞地下来。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但是由于驼背的关系，行动略显迟缓。而且，或许是因为他总耷拉着脸，给人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

他走到门前，按下对讲器的按键，自报家门后，郁子和亨从屋里走了出来。

"小玉，你一点儿都没变，还是阴沉沉的，毫不爽朗。"亨不客气地说。

郁子赶紧用打油诗提醒他："天气冷就要穿皮袄，关系亲也要讲礼貌。"

"不好意思，打扰了。那个，我找亨君有点事，不知方不方便。"玉田宪吾虽然表情冷淡，但是态度谦恭，礼数周全。

"小玉，你干吗畏畏缩缩的。你也算我家的大恩人，可以更威风一点儿嘛。"亨笑道。

一年前，望月家受到户狩手下的胁迫，在千钧一发之际赶来相救的就是玉田宪吾。说大恩人也许有几分夸张，不过也绝非谎言。

"不不，大恩人什么的实在不敢当。"玉田宪吾似乎有些害羞，他手足无措地喃喃低语。

这时，扎帕说："小绿，玉田宪吾为什么把姿态放那么低啊？都快和过去的Z一样低了。"

我明白他指的是淑女Z（Fairlady Z）[(5)]。虽然我没见过，但听说过这种车的车身好像很低。

"扎帕，人家的态度真是和你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年来，你动不动就说'多亏了我你才得救'，摆出有恩于我的姿态。"

那次事件中，前来相救的不光有玉田宪吾，还有细见先生。是他狠狠收拾了户狩的手下们。所以，扎帕逮住机会就说："要不是细见先生驾驶着我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或者"你真应该感谢丰田开发了卡罗拉这款车"。

"大概玉田宪吾知道自己不招人待见，担心望月家不欢迎他，才会这样卑躬屈膝的吧。因为现在大家依然认为他是追赶荒木翠、引发车祸的罪魁祸首啊。"

"可荒木翠他们其实并没有死。倒是玉田宪吾，为了他们吃尽了苦头。"

"他真是高风亮节啊。"

"为了帮助荒木翠他们逃走，玉田宪吾还在有关车祸的报道中努力投放烟幕弹。他招不招人喜欢另说，但是没理由被嫌弃啊。"

"因为知道真相的人极其有限。"

"望月家里知道真相的也只有亨吧。不，应该说人类中知道真相的只有亨。"

“不过咱们私家车都知道玉田宪吾有多么努力。被人类误解，被车类理解，这个人真够可怜的。”

这时，郁子笑着说：“虽然亨没有细说，但我也相信玉田先生不是坏人。”

“哈哈，谢谢理解，我太高兴了。”亨模仿玉田宪吾的声音说。

玉田宪吾挤出微弱的笑容，说：“伯母，人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每个人都有好的部分，也有坏的部分。以前我也做过很多不好的事。”

“小玉，你竟然这么老实。”亨笑道，“这样的话，就做不了记者了吧？”

“现在改行也不可能了。”玉田宪吾无奈地撇撇嘴，“虽然这个工作遭人嫌弃，但今天我还是特意赶来仙台取材了。”

“今天要取材？”郁子问。

“对呀，妈妈。小玉今天好像会在市里转转。”

“仙台还有什么值得报道的事件吗？”

“肯定还是和荒木翠有关吧。”亨说。玉田宪吾闻言，立刻绷紧多肉的下巴。

“没错。荒木诚人这次要变卖荒木翠的遗物和所有物。电视上应该报道过吧？”

“荒木诚人是谁来着？”

“就是荒木翠的老公。”

“哦，对啊。我没看到那条新闻。”亨闷闷不乐地说。

“没事，以后还会播的。”

“你这次来，是刁难荒木翠的老公的吧？”

“亨，不可以这么没礼貌。”郁子提醒儿子。

几乎与此同时，玉田宪吾满不在乎地说：“没错，我就是来刁难他的。”

“哎呀呀。”郁子虽然迷惑不解，但还是感叹道，“当记者真不容易啊。”

“我今天来，是想请亨君帮我一个忙。”

“哦，这样啊。”

亨点点头：“他给哥哥打电话时说过了。”

“亨很聪明，可能也很善于刁难人，但是，玉田先生，我不会允许我家孩子做这种事的。”

“不，刁难人的事交给我这个大人就好。希望亨君帮忙的是其他工作。”

“其他工作是什么？”

“拔草。”玉田宪吾说。

“拔草？我不干。”亨大声抱怨，不过他语气一转，又说，“今天我休息，陪你去一趟也行。小玉，我跟你说，如果你取材需要在市里到处跑的话，可以开我家的德米欧。”

“这个我可没听说。”郁子眉头微皱。

我也没听说。我也有弯曲雨刷的冲动。

“今天家里又不用车，就让我们用吧。”亨罕见地像缠着妈妈要玩具的小孩子一样撒娇。

尽管郁子并不吃这一套，但她最终还是同意了。“好吧，今天也不用车，就让你们用吧。”她把车的使用权，也就是我的使用权，交给了玉田宪吾。

“喂，小绿，要出发了吗？”扎帕朝我大喊，“这次玉田宪吾要驾驶你了。”

“是啊。”

我看到玉田宪吾从郁子那里接过钥匙。他会不会好好对待我啊？我心里一阵不安。

“小玉，放心吧。我家车的任意保险不只限于家人，你开的话也没问题。”

“我倒不是担心这个。”玉田宪吾嘀咕道。

听到这里，扎帕问：“望月家为什么不上只限于家人的保险啊？”

这种事不是各家自己决定，想上哪个保险就上哪个吗？不过，我还是解释道：“这是因为郁子说不定什么时候会交男朋友吧。”

“这样啊？”

“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郁子在某个地方闪电般遇到‘心爱之人’的可能性并不是零。”

“这就和世界上第一辆梅赛德斯还在世界某处行驶的可能性不是零一样。”

“没错。可能性不是零。到时候，说不定郁子的那位‘心爱之人’有机会驾驶我呢。”

“可能性不是零。”

“零和一差别很大。到那时候，如果任意保险是限定家人的话，会很介意吧？”

“谁介意啊？”

“郁子，或者她那位‘心爱之人’，可能都会介意吧。然后还有我，我会特别介意。”

是否加入任意保险，保险期限，以及加入条件，对我们私家车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倒不是担心钱的问题，而是万一发生事故怎么办？一想到这些，我们便会陷入无止境的不安。

“所以，望月家给我上的任意保险附带了家人以外也适用的条件。”

“提议的肯定是你家次男吧？”

“没错。”会对郁子可能交男朋友的事未雨绸缪，并对汽车保险内容提出意见的，除了亨，就没有其他人了。

以前，亨曾经对良夫说过：“别看妈妈那么坚强，其实她特别单纯。她是收到一束花就会心花怒放的那种人。”

“收到花就会心花怒放？真的吗？”良夫半信半疑。

亨说：“因为我听说，爸爸送她的第一份礼物就是鲜花。”

“是吗？”

“是啊。妈妈告诉我的。”亨出生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所以他对亲生父亲了解很少。在我看来，他既没有因此惋惜，也没有特别在意。然而，说不定望月家最关注父亲的就是亨了。所以，关于母亲再婚的事，他比郁子自己还上心。

咔嚓一声，车门打开，玉田宪吾坐进驾驶席，亨坐上副驾驶席。引擎发动了。

我全身上下的每个零件都充满活力。果然，可以上路奔驰最开心了。

“荒木翠的老公为什么要突然变卖她的遗物啊？”我一开动，亨就问玉田宪吾，“那个，她老公叫荒木什么来着？”

“荒木诚人。他在电视上的特别节目里说，以前荒木翠说过：‘如果自己先死的话，希望配偶把自己的物品变卖掉，换成钱，捐给福利

机构。'”

“那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变卖？”

“他说车祸刚发生后，由于打击过大，他没有整理亡妻遗物的心情。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发生了那么惨烈的事故，还引起了那么大的轰动。一年之后，他终于收拾好心情，可以做这件事了。”

“那他打算怎么卖呢？到集市去卖？”

听到亨的话，玉田宪吾不禁失笑。“偶尔听你说出孩子气的话，我都不适应了。应该是慈善拍卖会之类的吧。”

“那么小玉，你现在要去哪儿啊？”

“去找荒木翠的老公。”

“就是荒木诚人先生吧？”

“对，我打算去采访他。”

“咦？”亨有些兴奋，“好像很有趣啊。是去咖啡厅或酒店大堂之类的地方采访吗？”

“不，我要去荒木家。我知道他今天休息。叮咚，按响门铃，然后就正面突击。”

“预约了吗？”

“没有。”

“没有？”

“我给他打过电话，提出正式的采访请求。但他拒绝了。所以只能直接上门拜访了。”

“采访也用不着这么拼吧？”

“也是。”玉田宪吾不知为何高兴地哈哈大笑。唾沫星飞溅，甚至有几滴飞到我的前窗上了。虽然没鸟粪那么恶心，但也很不像话好吗！我忍不住叹息。

“刚才我也说了，我要趁这个机会刁难他。”

“哦。”亨简单回应，也听不出他是否感兴趣。

为什么玉田宪吾为了刁难荒木翠的老公不惜做到这种地步呢?

荒木翠还活着，然而荒木诚人并不知情。说起这个男人，先是妻子出轨，接着妻子死于车祸，还有比他更值得同情的悲剧性人物吗?刁难这么可怜的男人就像在摔倒的人身上再踩几脚，或者超过意外熄火的汽车扬长而去，都是性格恶劣之人才能干出来的事。刚才，玉田宪吾自己也说“每个人都有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今天他要做的这件事就完全暴露了他身上坏的那部分。

“那我要做什么呢？按下他家门铃之后拔腿就跑？叮咚，嗖。”

“这个我做就行了。”

“叮咚，嗖？”

“不是。是叮咚，取材。”

“原来如此。”

“先不说这个了。总之，等荒木诚人出来后，由我来问话。”

“工作要交给专业人士，对吧？”亨好像被自己说服了，不住点头，“我也很想学习一下大人的做法。”

“开什么玩笑！”玉田宪吾爆笑。我的前窗又要遭殃了吧，我不禁身体紧绷。“我告诉你，大人的做法最无聊了，无非是事前调整啊，barter啊，就是权衡利益，达到自己的目标。”

“barter？不是butter？”

“反正就是类似于交换条件。这个词的本义好像是指物物交换。比如，大型娱乐公司让当红女星出演电视剧时还会提出让新人也一起参演的要求。barter就是这样的交易行为。”

玉田宪吾说的话似乎很高深，亨能懂吗？至少我是不太懂。

“我妈妈总说：‘吃掉青椒的话，就可以吃甜点。’这也算barter吧？”

“这只是母亲担心孩子蔬菜摄取不足而已。”

“不是barter？”

“这是母亲对孩子的关爱。”

“好复杂啊。”

遵循玉田宪吾的指令，我一路向北前进，穿过刚建成的轮王寺隧道。不久前，这片地区还因为道路曲折而经常发生严重堵车，轮王寺隧道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简直就是拯救苍生的神明赐予我们的捷径。因此，我们私家车都把这条隧道称为“恩赐隧道”，每次畅通无阻地通过这里时都欣喜不已。我穿过这条“恩赐隧道”，进入北环线走了一会儿，在一个大型路口左转。

一次、两次，拐过两个弯，又开过一个坡道，就来到一片陌生的住宅区。

“小玉，那我到底要怎么做呢？”亨环顾四周，“扮演你的孩子吗？”

“啊？”

“见到带孩子的记者父亲，对方多少都会合作一点儿吧。”

“有道理。”

“对吧？”

“但我想拜托你的不是这件事。”玉田宪吾正要开始说明，亨伸出手掌制止了他。

“等等，让我猜猜看。”

“这又不是智力问答。”玉田宪吾把方向盘左转，开进住宅区深处。

“我猜应该是‘潜入荒木家取回物品大作战’吧？”

“嗷！”玉田宪吾像被尖锐物品扎了一下似的。

“猜对了？”

“从荒木家取回物品，比如什么物品呢？”

“嗯……”亨沉吟道，“比如不可以拿到集市变卖的东西？”

“不是集市啦。”

“应该是如果卖掉，被大家看到的话，就会有麻烦的物品。比如和丹羽出轨的证据之类的。”亨说。

我想他大概还不知道出轨的具体意思吧。没错，我们私家车都大体明白出轨是怎么回事。男人和女人去汽车旅馆幽会时常常会开车前往，很多人还没到旅馆就迫不及待地在车里卿卿我我了。这些事情与我们私家车的关系出乎意料地密切。当然，这种事也没什么值得自豪的。

“大家都知道荒木翠和丹羽出轨的事啊。我们记者不遗余力地报道这件事，荒木翠他们也没有强烈否认。事到如今，根本没有隐藏证据的必要。”

他说得很对。

“那我今天要帮什么忙啊？给点儿提示吧。”

“不用给提示，我直接告诉你答案。”

“先给提示嘛。”

“真是的。”玉田宪吾叹息一声。

答案是什么，亨的任务是什么，都与我关系不大，所以我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他们的对话。“这辆德米欧……”因此，当玉田宪吾嘴里突然蹦出我的名字时，我实在被吓得不轻。

啊？怎么说到我了？

“这辆德米欧在一年前被偷过一次，你知道吗？”玉田宪吾说。

“什么？”亨也大吃一惊，“怎么回事？我家德米欧被人偷过？但是车没丢啊。”

“只是被偷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也就二十几分钟吧。有一个人瞒着主人，把车开走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约一年前吧。”

“我问具体是什么时候。不过还好，我家车的任意保险不是只限于家族成员。”

那件事，我怎么可能忘记？

那次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已经放弃追究了，就让这个未解之谜的真相永远在黑暗中沉睡吧。然而，今天终于要揭开谜底了吗？我激动得引擎活塞都要加速运动了。

“那天，你哥把车钥匙交给我，我骗他说‘我会交给酒店前台保管’，其实，我把钥匙交给别人了。”

“交给偷车贼了？”

“交给需要用这辆德米欧的人。”

就是那个家伙吗?

我回忆起一年前的往事，忍不住浑身颤抖。是愤怒还是恐怖，我无从判断。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暴躁的男人捶打我方向盘的事。当时他非常焦虑不安。

“到底是谁啊？是我认识的人吗？”

“算是你认识的吧。”或许是因为自己掌握了亨不知道的情报而充满优越感，玉田宪吾愉快地翕张鼻翼，装模作样地卖关子。

“谁啊？”

“是一个应该已死于隧道事故的人。”

“啊，是丹羽吗？”亨大叫。

丹羽？什么？是丹羽？我的雨刷又要动了。那个人就是丹羽？虽然他是话题人物，但我并不清楚他的长相。我知道他是靠太阳君版权费悠闲度日的富家公子，然而这并不能帮助我构建出这个人的相貌。偷车的那个男人是什么样子来着？身穿黑色帽衫，戴着帽子，而且开车很粗暴。他的举止果然不像普通人呢。我好像明白了。然而，那么不靠谱的男人还能衣食无忧？我又免不了感到吃惊。

“这是提示。”玉田宪吾说。

“提示？”亨反问。

“对。今天我拜托你的工作和那时丹羽偷车是同样的理由。也许不能说是同样的理由，不过至少目的是一样的。”

亨双手抱胸，往左歪歪头，又往右歪歪头。“虽然很不甘心，但我真的猜不到。”

“要我公布答案吗？”

“不要。我再想想。下一个提示是什么？”

不久后，我的速度开始放缓。住宅区中间有一个小公园，玉田宪吾可能打算把我停在公园旁边。幸运的是，那里并没有“禁止停车”的标志。

“没有提示了。”玉田宪吾烦恼地说。接着，他又问：“对了，你知道别人怎么称呼荒木翠这种人吗？”

“怎么称呼？不是叫她荒木女士吗？”

“不是。我是说如何描述她这种人。”

“怎么描述？‘名人’呗。”

“换个其他的，更有腔调、更上档次的说法。”

排气量三升以上的高级车，我想到了这个说法。

玉田宪吾对双手抱胸、为了避免失败的屈辱而绞尽脑汁的亨说：“是‘高岭之花’。我们这样的男人，都把荒木翠那样的女人叫做‘高岭之花’。”

“我好像听说过。”

“对吧？”

“这个说法怎么了？”

“将来你也找一朵‘高岭之花’吧。”

“啊？什么意思？”亨惊讶地问。我也不太明白。“你是让我和够不到的女人结婚？”

说着说着，玉田宪吾拉起手刹，关闭了引擎。

“咱们先下车，去荒木家的路上我告诉你。”

能不能在车里讲啊？然而，我的愿望落空了。

他们下车，朝公园对面走去。我无所事事，只好打量周围的景色。公园里，滑梯、沙坑等一般游乐设施一应俱全，一簇簇杜鹃花灿然盛开，公园中央还有几棵高大挺拔的樱树。

“嗨，德米欧。你找荒木家的人有事吗？”

我把注意力转向后方，后面那户人家的车库里，有一辆面朝我停放的宝马。那是一辆六系列的敞篷车。如果用人类的相貌来形容的话，可以说这辆车眼神锐利，鼻孔大得夸张，浑身散发着强劲的气势，宛如一只身穿名牌西装的猛兽。总之，这种奇妙的平衡感正是这款车的特性。

“你好。”我赶忙回应。我的车尾对着他。当然，停车方向取决于人类，停车时车辆无法回头，所以我们不用像人类那样非得面对面说话才行。我们的引擎盖和保险杠又不是脸，这一点应该不用我多说。总之，四面八方，只要是尾气可以到达的范围，我们都可以对话。

“去年，你现在待的那片地方可热闹了。来荒木家取材的人都把车停在这里，密密麻麻的。”

“我想也是。”各地记者蜂拥而至，打车或租车前来的东京记者，肯定都把车停在路边。

“荒木翠家就在附近吗？”

“走几步就到了。一直朝里走，就能看到一座豪宅，那就是她家。”

“你家也是豪宅啊。”这不是恭维，而是我的真心话。

然而他却显得不太满意。“还行吧。”

“对了，荒木家的车怎么样啊？”

“怎么样是什么意思？你问有几辆吗？那我告诉你，只有一辆。”

“不是，我是问车型。”

“知道这个，你想怎么样？”

“不想怎么样，我就是有点儿好奇而已。”

“我才不关心车型之类细枝末节的问题呢。”这辆六系列的敞篷车——我们私家车口中的“老六”——不知为何显得有些生气，好像在努力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

“难不成荒木翠家的车和你是同一款？”我试着说出自己的猜测。对汽车来说，同款车毫无疑问是最值得关注的。拿我来说，如果邂逅同一厂家、同一款式、同一年代的车，就像见到兄弟一样欢欣雀跃。相反，也有很多车见到同款车会感到不自在，或萌生竞争心理，因而心情不快。这辆老六会不会就属于后者呢?

“德米欧，你真聪明！”说话的是老六邻居家的奥迪。虽说是邻居，但两户住宅都很大，庭院也相当宽敞，所以两家的距离比较远。与我和扎帕“亲密无间”的邻居关系完全不同。那辆光滑闪亮、美得炫目的红色奥迪说：“你说得没错，荒木家的车也是宝马老六。”

“那又怎样？只是巧合而已，两家碰巧买的是同一款车罢了。”老六不高兴地说。

听到老六不客气的反驳，我读出了其中的言外之意。说不定老六的主人是模仿荒木家才买了同一款车。乍看之下，这个小区豪宅林立，但其中还是荒木翠家的门第最为悠久高贵，周围的住户可能都对荒木家抱有某种憧憬，为了效仿而购买同款车，这也不难理解。

然而，对这家的老六来说却是一种屈辱。也许不算屈辱，但至少可以算作失落感吧。

“荒木翠家在哪里啊？我家次男和记者一起去她家了。”

“带孩子的记者很少见啊。”

“荒木家就在这条路的尽头。”奥迪回答，接着他又像传球似的把话题丢给旁边的车，“对吧，塞利西欧（Celsior）？[(6)]”

“对。沿我家旁边这条路走到头就到了。”塞利西欧回答。

总而言之，荒木家不在老六和奥迪这边的路上，而是在更靠外侧的那条路上。

“可惜的是，现在荒木家没人。”塞利西欧说，“我后面就是荒木家，能看到大致情况。他家的老六不在停车场，所以荒木诚人应该出门了。”

“亨他们白跑了一趟吗？”

“你也白跑了一趟。”

“不过跑一跑还是很快乐的。荒木诚人是研究疾病的吧？顶着爆炸头的那种学者？”

“他可不是爆炸头。”

“哦，对了，他是研究免疫什么的学者吧？”

“对。免疫什么来着，奥迪？”

“与免疫不全有关的基因研究。”

“对。就是这个与免疫什么有关的什么研究。”老六大声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对吧，奥迪？”

“因为他的研究可以帮助被疑难杂症困扰的人类减轻痛苦。”

“真了不起。”我由衷地赞叹。

老六却意味深长地说：“是有了不起的一面。”奥迪接着说：“也有不那么了不起的一面。”

“这是那辆老六，也就是荒木家的老六说的。”塞利西欧镇定地总结道，“荒木翠真的很努力啊。对吧，奥迪？”

“没错。荒木翠确实很努力。”

“她不是出轨了吗？”我问，“你们说的努力是指什么啊？对了，荒木翠和荒木诚人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呀？”

“荒木翠为了一个角色去体验生活的时候碰巧认识诚人的。荒木翠被专心致志搞研究的诚人打动，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

“但荒木诚人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人？”

“不，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对学术研究认真投入，这一点不假。但是，有时候两人结婚后才会发现配偶的另外一面。对吧，塞利西欧？”奥迪说。

“没错。荒木翠想尽己所能支持荒木诚人崇高的事业。当然，她被这个男人认真工作的样子深深吸引也是事实。然后，他们就结婚了，还买了宝马。刚开始时，一切都很好。”

“你是说宝马的状态很好？”说完，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想偏了，马上改口，“你说的是他们的婚姻生活吧。”

塞利西欧说："据说他们没怎么交往就结婚了。这就像不经试驾就买车一样，人类都有表里两面。"

"就好像我们汽车也有外观与内饰一样。"奥迪插话道。

然后，他们就开始说起"荒木翠很努力"这个话题。

"那是两人婚后的一天……"塞利西欧开始讲起来，语气像在介绍落语名段的梗概似的。说不定这个街区的每辆车都熟知荒木翠家的内情。"荒木诚人对妻子说：'今天不加班，晚上一起吃饭。'是这样吧？"

"没错。"奥迪随口回答，"于是，荒木翠就做好晚饭，等待老公回家。出身名门的世界级女星在做饭方面也非常努力。然而，那天，她老公没回来吃饭，因为工作耽搁了。"

"这种事也有可能发生。"

"荒木翠一直等到深夜，她老公才回来。她说：'回来晚就不能先打个电话吗？'妻子抱怨一句很正常吧？"

"当然正常。这种情况，谁都会这样说的。"

"结果，她老公立刻化身为厉鬼。"

"啊？"

"就是勃然大怒的意思啦，他怒斥妻子：'我做正事的时候能想到打电话吗！'然后，他又命令妻子：'给我道歉！'"

"道歉？但是荒木翠又没有做错事啊。"

“是没做错事。但是，荒木诚人非要妻子道歉不可。他说：‘是你故意找碴儿。犯错就要道歉，这是世间的规矩。’”

“呃……”我忍不住发出痛苦的呻吟，就像车里挤满人，因为重量和闷热而不堪重负似的，“在两边都是绿灯的时候，应该互相体谅吧。”

“正是如此。”奥迪表示赞同，“绿德米，你说得没错。在不知哪边是绿灯的时候，必须放缓速度、观察情况、互相礼让才行。”

“但是，荒木翠很伟大，她郑重地向老公道歉了。”塞利西欧说。

“哎哟。”

“然后，她老公心满意足地说了一句话。”

旁边的塞利西欧同时开口，两辆车的声音重叠在一起。

“‘你这个人不懂常识，我要教你为人处世的正确之道。’”

“哇！”总之就是说，她老公那边永远是绿灯。

说起来，户狩他们为了自己的欲望和目的，就算己方不是绿灯也要硬拗成绿灯。他们很可怕，明知不对，也要把错误贯彻到底。

但荒木翠的老公又和他们不太一样。他坚信自己这边是绿灯，对于自己的正确性从不怀疑。我说不好哪种人更坏，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两种人都会给周围人带来困扰。

“从此之后，一直都是那样。”老六说。

“那样是哪样？”

“荒木诚人指出妻子的过错，教训她，然后她赔礼道歉。这样的关系一直延续下去。”

“一直？”

“一直。无限循环。”

“荒木翠真能忍啊，她都不发怒吗？”从社会地位来看，荒木翠显然比老公高得多。你以为你是谁，敢跟我这么说话！就算她这样痛骂老公也不为过。

“其中一个原因是，荒木翠这个人非常善良谦逊。她认为老公的话合情合理，于是就全盘接受了。”

“可是，她老公的话怎么想都是自私自利、胡搅蛮缠的歪理邪说啊。”

“荒木翠大概认定，在普通情况下，老公永远是对的。她的人生经历与众不同，拥有与众不同的家世、与众不同的才华，正因为如此她才会有误解。她不知道普通人的人生是怎样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奥迪接着说，“她不得不道歉。因为在她乖乖道歉之前，她老公会一直一言不发，甚至拒绝和妻子对视。”

“一言不发？”

“对，一句话都不说。我说，绿德米，你会觉得被人无视根本不算什么吗？”

“不，我不觉得。”

“那么，朝夕相处之人采取让人不快到极点的态度，会让一般人精神崩溃吗？你会觉得被人无视可能严重到这种夸张的地步吗？”

“不，我不觉得。”

“外面的荒木诚人是个好人，虽然有些冷漠，但做事认真负责，稳重可靠。我的主人经常说：‘荒木女士的先生真是个优秀的人。’附近的邻居也都这么说。实际上，他确实有这样的一面，应该不是伪装出来的。”

“因为人类有很多面啊。”我想起玉田宪吾和江口先生。肯定没人想到出身名门的著名女星荒木翠会谦逊到那种程度。“知道荒木诚人有另一面的只有荒木翠吗？”

“还有我们这些私家车。”奥迪说。

“那辆老六经常说起荒木家的事吗？”

“刚开始时，他不太说。”塞利西欧说，“但后来荒木翠的八卦传得满天飞，他就一点点把真相告诉我们了。也不知是发牢骚，还是为荒木翠辩护。”

“但为什么我们没有听说过呢？”汽车圈里的闲话传得很快，可这些事为什么闻所未闻呢?

“这个呀……”老六百无聊赖地搭腔。

“因为我们不常出门啊。”也许是错觉，奥迪的声音也变小了。

看来，对于高级住宅区的车主们来说，私家车与其说是代步工具，倒不如说装点门面的作用更大。他们很少开车出门。

“我的主人怕出车祸。”塞利西欧的语气里明显透出落寞。

几年前，新闻里好像经常报道艺人和企业高层领导出车祸或违章驾驶的事。那时，我刚来望月家，况且新闻里报道车祸是家常便饭，所以我一般听过则忘。但是，这个住宅区的人似乎都很关注，大概因为这里的居民大多拥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吧。

这里的车主一个个变得神经兮兮，唯恐稍有违章就会引发舆论批评，惹祸上身。所以，打车或租车出行的人越来越多。一个人开始害怕、选择打车的话，其他人也会跟着害怕，相继效仿。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这里的车很少与其他车接触。偶尔出一趟远门，也不会特意说起荒木翠的事，所以荒木翠的家事并没有在汽车圈里传开。

“原来是这样啊。”其实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作为私家车被生产出来，却被主人成天关在家里，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我想起以前停在包月停车场里的那辆蓝鸟。他那位年过八十的主人因病卧床不起，不能开车。这是一年前的事了，也不知他现在情况如何。

“啊！绿德米，你家那个孩子把鞋扔到荒木家院子里去了！”塞利西欧大喊一声。

“啊？亨扔鞋？”我不明就里。

我蓦然想起前几天亨打碎了餐厅玻璃的事。难道是有人命令亨扔鞋的吗？但是，为什么非要选在这里扔啊？

“刚才，那个男人一直锲而不舍地按荒木家的对讲机。”

“他叫玉田宪吾，是个记者。”

“他们发现荒木家没人，然后孩子就突然脱掉鞋，扔到院子里去了。”

“他为什么扔鞋？”我问。塞利西欧不像在说谎，我看不到荒木家发生的事情，不由得焦急起来。

“现在，他未经许可就跑到荒木家的院子里去了。”

“你说亨？”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总之，他把鞋捡起来了。”

把鞋扔进去，又自己捡起来？

“他到底在折腾什么呀？”奥迪疑惑地问，“小孩子就是没头脑。”

“不对！”我当即予以否定，“如果亨没头脑，那就没人有头脑了。他比大人还像大人，说他是望月家的智囊都不为过。”

“不过，你家那位智囊君又开始修整庭院了。”

“啊？修整庭院？”塞利西欧的实况转播朝我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他在拔草，清理杂草。他是来帮忙打扫院子的吗？”

“拔草？”连我也糊涂了。扔鞋、捡鞋、拔草。玉田宪吾是说过想让亨帮忙拔草，但我以为那不过是开玩笑而已。

“他是想给别人送花吧。”塞利西欧事不关己地说，“孩子的想法简直莫名其妙。”

“啊，对了，说起孩子，荒木翠的那个孩子可真够惨的。”奥迪插话。“荒木翠的那个孩子……”我鹦鹉学舌般地重复，“孩子在哪里啊？”

“现在没有了。”奥迪说。

“真是一场悲剧。”塞利西欧说。

“喂，你们在说什么呢？”老六插嘴道。他好像听不清一车之隔的塞利西欧说的话。

“我们在说孩子的事。荒木翠以前不是怀过孕吗？”

听了奥迪的说明，老六黯然低语：“哦，那件事呀。”

而我依然迷惑不解。“什么？荒木翠有孩子吗？”

“有过。”“对，以前曾经有过。”“现在没有了。”

接着，几辆车开始七嘴八舌地讲述往事。他们语气平淡，就像满怀悲伤与无奈从惨烈的车祸现场旁边静悄悄地路过那样。

“怀孕初期，荒木翠的身体状况很不好。”

“本来她老公就对妻子怀孕的事一点儿都不高兴。”

“据她家那辆老六说……”塞利西欧进一步压低声音，像是怕加重原本就很沉重的话题，把现场气氛拖入泥潭之中似的。他换上宛如行驶在冰冻车道上一般流畅轻巧的语气，说：“荒木诚人得知妻子怀孕时，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不是想以怀孕为借口偷懒不做家务吧！’”

“天啊！这也太过分了吧？！”我呻吟道。

“大吃一惊吧。他还说怀孕又不是生病，该做的还得做。”奥迪木然的声音仿佛是从排气管里发出的。

“啊，是有这事。”老六无精打采地搭腔，他似乎能够想象出当时荒木夫妇对话的场面。

“明明妻子刚怀孕，身体不适，那个男人却还要求她像往常那样做家务，他说：‘做好分内之事，才是有担当的成年人。’”

“这就好像在说，我前方的信号灯全是绿灯。”

“没错。而且不幸的是，荒木翠好像总是觉得自己前方的信号灯全是红灯。”

太为他人着想是会吃亏的。在路上行驶时也是如此，太顾虑其他车，就会被加塞。

“然后，有一天，荒木翠终于身体不支倒下，被送进医院。”奥迪说。

忽然，大家全不吱声了。一直在当听众的我一时没回过神来，还在专心等待下文。但等了半天，大家依然沉默。“咦？然后呢？”我正要开口询问，突然灵光一现，领悟到他们沉默背后的含义。荒木翠肯定是在那一天失去了她的孩子。“荒木翠也太惨了！”

“可不是嘛，她一定受了不少罪。”老六说，“硬要说的话，她唯一的幸运就是这件事发生时正赶上东京进行大选，政坛动荡。”

“啊？这和政治有什么关系？”

“媒体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边，就没人关注荒木翠的事了啊。”

“原来如此。”如果媒体得知荒木翠怀孕、又流产，记者们肯定会从东京大举杀向仙台。荒木翠以前曾经说过，媒体没有其他新闻可报道的时候就会拿她炒作。反过来也可以理解成，媒体不愁没有新闻素材的时候就不会关注她。

“可是那件事之后，荒木诚人依旧对荒木翠挑三拣四，训斥她。”

“啊？不会吧？”明明发生了那种事，荒木诚人还对妻子不依不饶？

“那辆老六说，在荒木翠出院坐车回家的路上，开车的荒木诚人一直语气淡然、滔滔不绝地进行说教：‘就是因为你自己没做好健康管理，才会发生这种事。你没有做母亲的资格。’等等。”

“太可恶了！”

“还远远不止如此。我说了，你可不要吃惊啊。”

“嗯，我向马自达的创始人发誓，绝不吃惊。”

“后来，荒木诚人出轨了，他开始和其他女人交往。”

“啊？等等，你说什么？！”

“你看，跟创始人发誓也没用吧。我再说一遍，荒木诚人出轨了。”

“不是荒木翠出轨？”从刚才听到的情况看，荒木翠无法忍受丈夫的傲慢无礼，转向其他男人寻求精神慰藉也是有可能的。出轨也要分情况啊！虽然不知该不该这样说，但至少荒木翠出轨有同情的余地。“我真的搞不明白了。”这种时候，人类常说“举手认输”，此刻我也有类似的感觉。用我们汽车的话来说，就是“鸥翼门的感觉”。想把车门打开成海鸥翅膀那样，对不起，我无法理解，饶了我吧。

“荒木诚人出轨，在道理上说不过去吧？”

“那个男人认为保不住孩子的女人根本不是女人。总之，他会找一堆歪理使自己的行为正当化。”老六义愤填膺地说，他激动得活塞都要上下运动了。

“其实，他出轨是旧情未了。荒木家的老六说，荒木诚人原本就在与有夫之妇交往。”

“什么？”

“怎么说呢，也不知算藕断丝连还是什么。反正荒木诚人与荒木翠结婚后，还与旧情人保持往来。类似于买了两辆私家车的感觉。”

我不知该作何评论。我想痛斥荒木诚人太自私，但又觉得这样很傻。我又想起戴安娜王妃和王子的事。

“不过，既然她老公这么过分，荒木翠赶快和他离婚不就行了吗?我以前就有这个疑问，今天听了你们的讲述，就更纳闷了。荒木翠没必要忍受这样的男人吧？”

“怎么说呢……”

“又是因为荒木翠太善良吗？”我说，“她认为自己可能也有错，所以不愿离婚？”

“不。”老六回答，“荒木家的老六说，失去孩子之后，荒木翠好像也考虑过离婚。毕竟，荒木诚人还做出了出轨这种事。”

“对啊！”

“但是荒木诚人坚决不同意离婚，他不想切断与荒木翠表面上的联系。”

“是为了财产吗？”我问。心里想着应该不会吧，但又无法完全否定这个可能性。

“或许是为了自尊心。妻子离开，就说明自己做错了。”

“他做得还不够错吗！”

“就是说啊。”奥迪说，他听起来就像要打开假想的鸥翼门了，“而且，荒木诚人还说了一句特别卑鄙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如果荒木翠坚持离婚，他就把她过去出轨的事告诉媒体。”

“把自己妻子出轨的事告诉媒体？他为了什么啊？而且荒木翠出轨的八卦不是早就传得尽人皆知了吗？”

“并非全部。尤其是和普通人出轨的事，都没有报道出来。但荒木诚人都调查清楚了。”老六说。

塞利西欧补充道：“比如，他查到一个男人和荒木翠交往时是单身，但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

“哦？啊！”我突然想起一个名字，“是贤次郎先生吧？”

“谁？”

“我曾见过一辆大众车，他的主人是贤次郎先生。”

就是在隧道事故现场附近的停车场里遇见的那辆大众车，他告诉我：“我家贤次郎先生单身的时候，曾经和荒木翠交往过。”

“我不知道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老六说，“但是，如果媒体得知这个消息，去那户人家上门采访，你觉得会怎么样？”

“肯定会给人家带来困扰吧。”

虽然贤次郎先生试图隐瞒这段历史，但他妻子还是知道了。然而，即便如此，如果媒体找上门来重提旧事，还是会令人不快吧。

“而且，听说那个男人的孩子自打生下来就和其他的孩子有点儿不一样。”奥迪说。

“啊，对了，那位母亲好像每天都要陪着孩子上学。”我还隐约记得大众车说过的话。那位叫博子的母亲在开车时偶尔会自言自语：“人生真辛苦啊。”人生真辛苦，扎帕也说过同样的话，他说，听了弗兰克·扎帕的歌，就会明白人生要经历很多很多事。

听了我的话，塞利西欧说：“那个家庭本来事情就多，如果再把男主人和荒木翠的绯闻挖出来，会怎么样呢？”

“肯定会很烦恼吧。”至少不会是喜事，“麻烦那么多。”

“可不是嘛。所以，荒木翠没有离婚，她没办法离婚，因为会牵连其他人。”

“唉……”光是听他们讲这些事，我就觉得心力交瘁。

面对荒木诚人的不讲理，荒木翠忍下来了。她恐怕是不得不忍吧。

“他家的老六说，每次荒木诚人开着他去情人那里，他都厌恶得不得了。”伙伴很难过，奥迪似乎也很担心。

“每次荒木诚人和情人出去过之后，都会把导航仪的历史记录删掉。”

“他家的老六表示无法接受。”

“无法接受导航仪的历史记录被删掉吗？”

“他说：‘他删除记录的行为非常理性。一个男人冷静地出轨，这种事实在太恐怖。’”

“哦……”我似懂非懂。

“总之，他说他最生气的时候，就是荒木诚人删除导航仪历史记录的时候。”

我们私家车大多很亲近主人，甚至可以说偏袒主人。而这辆老六的反应非常少见。不过，也许他认定的主人只有荒木翠，并不包括荒木诚人。

“看，他们回来了。”老六说。我看向前方，玉田宪吾和亨正并肩朝这边走来。

正如塞利西欧所说，亨手中的塑料袋里装着一些草，好像还有几朵花。我能看到小铃铛形状的白色花朵。

驾驶席和副驾驶席的门几乎被同时打开，两人坐上了车。

有缘他处再见，我正想和他们告别，老六就抢先说：“以后再来啊！我们一直都在这里。”这既是句告别，也是自怒自艾般的悲叹。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出发了。

倒霉事发生在归途。

首先，从仙台市北郊返程的途中遭遇了交通拥堵。从北环线进入南北向车道后，就在进入轮王寺隧道之前堵住了。

这不是“恩赐隧道”吗？！

明明是为了消除堵车而建立的捷径隧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车啊！

也许有些夸张，但我真的深感绝望。无论推出多少缓解拥堵的政策，依旧无法消除堵车吗？就好像无论制定多少法律条款，依然不能杜绝犯罪一样，这不就和“捏手背游戏”[(7)]差不多吗？

“堵车了。”亨也说。但他的语气听起来不像我这么失望，只是陈述堵车了这个事实而已。

“堵车是无可奈何的事。只能靠时间解决了。”玉田宪吾也显得不慌不忙。

“是啊。”

“以前，迈克尔·凯恩[(8)]演过一部电影，讲的是用MINI cooper抢劫的故事。”听到玉田宪吾的话，我差点儿惊叫出声。太可怕了！被卷入人类犯罪的车子，让我无法不同情。

“哦。”亨随口回应。

“三辆不同颜色的MINI cooper，好像分别是红、白、蓝三色。主角抢劫金条后逃跑，意大利警察在后面穷追不舍，双方在意大利的广场上上演猫捉老鼠的大战。然而，正赶上意大利广场严重堵车，车子

都动弹不得。”玉田宪吾换成空挡，拉起手刹，把脚从刹车踏板上移开。他大概知道车子一时半晌无法前进。

“一开始，意大利人都焦躁不安地狂按喇叭。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镜头再度转向广场时，大家又都显得十分悠闲。”

“怎么悠闲？”

“有人坐在车顶看报，有人在车里打牌，还有人在玩骰子，甚至还有男司机隔着车窗与旁边反向车道的司机搭讪，结果被对方扇了一耳光。”

亨开心地笑了起来。“果然很悠闲。他们好厉害啊！”这大概已经超出“悠闲”这个次元了吧。

“是吧。看了那部电影之后，我觉得堵车也有堵车的乐趣，享受一番也不错。日本人现在太急躁了。”

“日本人也有很多种。”亨冷静地说，“而且，那只是电影而已。”

“没错。”玉田宪吾松开方向盘，双手交叠，抱在脑后。

两条宽敞崭新的车道笔直向南延伸，前方就能看到那条隧道。平时，每辆车开到这里时都能享受到畅通行驶的快感，今天却大排长龙。

两排车都堵在路上。为什么会这样啊?

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前面的堵车好像并不是一般的堵车。

“嗨，大众。”我向前面的黑车打招呼。

“嗨，德米欧。”

“一点儿都不动啊。”“是啊，我的主人要赶不上约会了，从刚才起就一直很着急。”“那现在呢？”“现在已经完全踏实了。他打电话给对方，对方说：‘不管到几点，我都等你。’他听了之后，心情立刻好转。”“那太好了。”“但是，我觉得‘不管到几点’也是有限度的。”

“喂，德米欧，这种情况可不一般。”旁边的黑色tanto说，“这条隧道会堵车，可不像是自然堵车。”

对我们来说，没有比“自然堵车”更神秘的事了，这就像风到底是从哪里吹来的一样，是搞不清原理的现象。

“人类最受不了原因不明的事，自然堵车就是其中之最。”扎帕曾经说过，“不管是真相还是谎言，只要说明理由，人类就会稍微平静下来。所以，发生自然堵车时，不管三七二十一，放两辆压扁的车子在路上就好。人类就会知道，哦，是发生严重车祸了，于是，焦躁就一扫而光。”

“这是非自然堵车。”tanto后面的一辆款式老旧的皇冠小声说。

“啊，这个说法好！非自然堵车。”tanto笑了。排在他前面的皇冠也搭腔：“非自然堵车啊。”接着，两条车道上的车子都开始七嘴八舌地嘟囔：“非自然堵车。”他们似乎觉得这个说法很有趣。虽然我并不觉得那么有趣，但这次堵车的确非常不自然。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发现反向车道上没有车辆驶来。一边车道堵车，反向车道却十分空旷的情况时常发生，但是，一辆车都没有也太奇怪了。

过了一会儿我才知道，原来是有几辆车发生碰撞，堵住了隧道南侧的出入口。

前方车辆用传话的方式，一辆一辆把这个消息传了过来。因为是从隧道另一侧传来的，所以情报内容可能有些出入。刚刚听说“四辆私家车相撞，动弹不得”，马上又有车订正说：“好像是五辆。”紧接着有车补充：“听说有一辆是送快递的卡车。”

不久，又传来“事故车辆没有重大损伤”的消息。我们在放下心的同时，又开始感到混乱。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消息？如果事故车没有重大损伤，就应该尽早把他们移到路边，让后面的车通行才对。如今却堵得这么厉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和周围的车嘀嘀咕咕地讨论各自的臆测。

后来又传来消息说：“前面四辆车因为急刹车，车身侧向打滑，形成一道路障。后面的车险些撞上这道路障，司机及时扭转方向盘并踩下刹车，导致车身倾斜。虽然避免了造成严重破坏的恶性事故，但还是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冲撞。后面数辆车子躲闪不及，横七竖八地撞成一团，把整条车道堵得严严实实。”

“就像自行车乱七八糟全都挤在狭小的停车处一样。”我身后的皇冠抱怨道。

“啊，说得妙！”他身后的皇冠附和道。

“话说回来，皇冠也太多了吧！”

我差点儿笑出来。虽然这纯属巧合，但还是很好笑。皇冠车的标志是一顶很威风的王冠，看到皇冠车堵在一起，就像看到很多很威风

的人聚在一起似的，这种场面很好玩。

我正胡思乱想的时候，前方传来消息：“不知是抢劫还是盗窃，总之好像有事件发生。”

“抢劫？盗窃？”

据说，有人从隧道另一侧、国道旁边的建筑物里抢走了财物——当然也有可能是现金——然后开车逃逸，在隧道前的十字路口闯红灯时与其他车辆接连相撞，乱成一团，所以才会造成眼下这起非自然堵车。

“天啊，饶了我吧！”一辆车哀叹。

“抢劫什么的也就罢了，开车逃逸不可饶恕！”皇冠大叫。

“没错！”我们异口同声地高呼，“干坏事不要牵连车子！要跑用自己的腿啊！”

不知哪辆车开玩笑地大喊一声：“啊，听到警车老爷的声音了。”连我在内，所有车都笑了。我将注意力集中于远方，的确可以听到宛如能搅动空气般的警笛声。

看来真的发生事件了。

此时，大家都怀着同样的心思，希望逃逸车辆平安无事。窃贼怎样无所谓，他是自作自受，但车子是平白无故受到连累的呀。

这时，前面一辆MINI cooper说：“我以前在英国时，有一个强盗团伙开着三辆MINI cooper逃逸。”

就是玉田宪吾刚才说过的那件事。虽然是电影里的故事，但这辆MINI cooper讲得就像真事似的。“那个强盗团伙顺利逃脱，但是之后的事才是最恐怖的。”

“怎么恐怖了？”一辆车问道。

“三辆MINI cooper全都被推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

啊！太过分了！在场的所有车都不禁浑身发冷。

过了一会儿，亨提议：“还是走其他路吧。”然后他便开始操作导航仪，“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隧道以外的路。”

很快，导航仪发出声音：“开始搜索其他路线。”

接着，屏幕上显示出沿着隧道前方的小路向左迂回的一条路线。

进入那条曲折的小路，果然和预想的一样，没什么车。行驶在畅通无阻的道路上，幸福感也多了好几倍。

“那里为什么会堵车？出车祸了吗？”玉田宪吾说。

是因为强盗团伙开车逃逸，引发了骚动，进而导致堵车的。不过这是我们汽车圈里流传的情报，玉田宪吾和亨还不知道。

“我还听到警车的警笛声了。”亨好整以暇地说。

沿小路向西南方前进，在十字路口转弯后就进入了一条单向双车道的宽阔马路。

“话说回来，真没想到丹羽也很细心嘛。”副驾驶席的亨看着手里的塑料袋，那里装着他擅自闯入荒木家庭院连根拔起的花。

丹羽很细心？这是什么意思？我很想发问。

“哦，他只是想尽可能地规避风险吧。丹羽和荒木翠都有被媒体追逐的悲惨经历，所以他们对于被追踪这件事可能有点儿神经质了。”

“小玉，你也追过他们啊。”

我试着从他们的对话中推理出目前的状况。

我首先想到的可能性是“丹羽想从庭院中采摘荒木翠喜欢的花”。

比如，荒木翠回想起家中庭院里盛开的鲜花，突然对丹羽说：“看不到那些花，我好寂寞啊。”于是丹羽答应她：“那我去帮你采来。”不，不可能，我否定了自己的推理，丹羽和荒木翠都不是这种性格的人。

“接下来知道怎么走了，不需要导航仪了吧？”亨说着，关掉了机器。

这时，我想起在荒木家所在的住宅区听到的事。每次，荒木翠的老公荒木诚人和外遇对象外出后，都会一丝不苟地删除导航仪中的记录。

原来如此，是导航仪啊！同时我又想起亨操作导航仪时的情景，灵感如火花般迸发。

原来是导航仪！

我终于明白一年前丹羽偷我的原因了。之前我一直觉得不可思议，他既没把我开到什么地方，也没有偷走我的任何零件。

不过，有一样东西即使被偷，别人也很难发现。

他的目的是删除导航仪的记录吧?

当时，丹羽从玉田宪吾那里得到钥匙，发动了我的引擎。虽然可以在原地删除记录，但他不知道良夫什么时候会回来，所以把我开到不远处才开始在导航仪上动手脚。因为对丹羽来说，被人发现他还活着的话，会引发大麻烦。

那么，他为什么非要删除我的记录呢?

我正想着，听到亨拿起装花的塑料袋问玉田宪吾:“这真的是那一片没有的花吗? ”

“如果丹羽他们的想法没错的话，那么这种花是不可能在仙台住宅区里自然生长的。”

“丹羽他们是在哪里发现的? ”

“在电视上。之前不是播出过一个特别节目吗? 荒木翠和丹羽也看到了。拍到荒木家时，正好拍到了庭院里的白花。”

“然后他们就立刻想到那种花被人发现就惨了? 这也太神经质了吧? ”

“是啊。这种花只在高原地区自然生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

“高原的花。”亨说着，又看看塑料袋，“难怪你刚才会特意提起高岭之花。”

啊，原来如此。刚才玉田宪吾给的提示“高岭之花”就是指只有在高原才会绽放的花朵啊。

所以，亨完成了任务，成功拿到了这些花。

我想起以前家门口电线杆旁边绽放的蒲公英。扎帕说，那是细见先生登山回来时，粘在鞋上的种子掉在那里，后来生根开花的。

荒木家居然发生了同样的事。

隧道事故发生前，荒木翠和丹羽商议，在某个地方准备一处藏身之所。

他们并没有想到会因为隧道事故而展开新的人生，但也许两人曾经计划过，一旦有机会，就离开荒木诚人过隐居生活。不知是去踩点还是准备隐身之所时鞋底粘到了花的种子。一定是这样的。

然后，荒木翠回家时，种子落在了院子里。一年之后的现在，种子开花了，并被镜头记录下来，在节目中播放。

就是这么回事吧?

“丹羽偷了这辆德米欧的理由也一样吗？”亨说。

“他删除了导航仪的记录。”玉田宪吾回答。

我猜对了！我为自己的推理分毫不差而欣喜若狂。

接着，我想起一年前荒木翠坐车时的情况。

当时，荒木翠先打开副驾驶席的车门，发现亨坐在那里时她非常惊讶，又慌忙关上了车门。就在那时，掉落了一张纸。

然后呢?

亨捡起纸，体贴周到地主动根据纸上的地址或电话号码设定了导航仪。

玉田宪吾说:“有一次，荒木翠突然想到，你曾经在这辆车的导航仪上设定过地址，他们担心有人会根据那个地址找到他们的下落。”

“但是，我觉得他们不用谨慎到这种地步吧。”

没错，即使在我的导航仪上留下了地址，除了望月家的人之外，还有谁会发现呢?不，大概就连望月家的人都不会发现。

“也对。但是，一旦开始朝坏的方面想就无法停止。也许你家的人会在外面宣扬荒木翠坐过你家车的事，如果传到荒木翠老公耳中，他说不定会来调查这辆车。”

“若说可能性的话……”

“并不是全然没有，对吧?”

仔细想想，丹羽一向在太阳君的版权问题上斤斤计较，而且他之前开车时那么急躁，所以应该是个非常神经质的人。一旦开始纠结某件事，就会越来越在意，越来越担心。

如果冷静思考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很难根据导航仪的记录，以及庭院里的花朵，判断荒木翠和丹羽的下落。

根本不现实。

可是荒木翠他们还是会担心，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所以，他们找玉田宪吾商量。

如果今天荒木诚人在家，玉田宪吾就会采访他，并让亨趁机把花拔掉。亨把鞋扔进院子，也是为了以不小心把鞋踢飞为借口进入荒木家吧。

原来如此，原来这些花具有这种意义。

如果只是花的种子，并不会被人发觉，然而一旦开花就会引人注意了。荒木翠和丹羽之前做梦也不会料到这种事吧。

我对自己的推理十分满意，迫不及待地想赶快回家向扎帕报告。然而就在这时，我的车身猛地向前一倾，停了下来。

玉田宪吾踩了急刹车。

出什么事了?

车刚好来到丁字路口，准备右转。右转将会进入单行线，只要左侧的车辆都开过去，我就可以进入车道了。

然而，一辆车却从右侧逆向驶来。

“啊，不好意思。真对不起啊。”黑色的高尔夫一边道歉一边惨叫着向左侧飞驰而去。右侧响起了喇叭声。

“好危险！那辆车怎么回事？这不是逆行吗？”玉田宪吾望着高尔夫远去的身影抱怨道。过了一会儿，他把方向盘一口气打向左边。

“小玉，你要干吗？”

“我觉得好像发生了什么事件。”

“只是违章驾驶吧。”

“我刚才看到了车上的人，所有人都戴着帽子和口罩，而且还逆行。怎么想都很奇怪啊。”

所以呢？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当我感受到玉田宪吾踏下油门时，忍不住失声惊叫起来，不会吧！

没想到我也会有逆行的一天。

因为是单行线，道路并不宽敞，但即便有车停靠在路边，也可以从旁边开过去。换句话说，因为我是逆行，对面开来的所有车辆都必须急刹车停在路边。

按照交通法规，逆行的我明显违章，所以我深感歉意。

“对不起，对不起。”我一路走，一路拼命道歉，“我在追前面的车，可能跟犯罪事件有关。”

幸运的是，虽然那些司机朝我狂按喇叭，但我的同胞们都表示理解，纷纷鼓励我。“真不容易！”“要加油啊！”这种时候，免费汽油也比不过善良厚道的对面来车啊。

我追赶的那辆高尔夫也在大叫：“我车上真有强盗。快帮帮我啊！我要吓死了！”

一听到强盗二字，我立刻想起来，刚才的非自然堵车就是强盗开车逃逸造成的。

“你就是那辆逃逸车啊？！”

“救救我！我被偷了，现在又被警察追，不知道还会怎样。”

“强盗是什么人？”我冲着高尔夫的车尾喊道。说话间，我的方向盘不断地激烈转动，时而向左，时而向右，迎面而来的私家车和司机个个面露惊恐，从我面前闪过。他们被不该从对面开来的车吓坏了，目瞪口呆，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仰去。我不停道歉，有时可以发出声音，有时根本来不及发出声音。

我一刻不停，向前追赶。

对面的车不停朝我按喇叭。然而，这次我心甘情愿地忍受。如果喇叭声代表司机的愤怒，那么现在用的正是时候。就连我自己都想朝自己按喇叭。

“强盗有三个人。”前面的高尔夫拼命告诉我，“之前他们开的是一辆面包车。那辆车也是偷的。他们好像打算偷ATM里的现金。”

“啊！用铲车那次！一年前也发生过。”

“他们似乎打算故技重施。但是这次警察正好在那里巡逻，于是开始追捕他们。他们丢下铲车，开着我逃跑了。那时我正在等红灯，他们冲进车子，赶走了司机。救救我啊！”

“你向我求救我也没办法啊。”我伤脑筋地说，“没有警察吗？”

“强盗驾驶技术很好，在路口连续转弯，把警察甩掉了。不过，绿德米，你为什么要追我啊？”

“因为司机踩了油门啊！”

玉田宪吾紧握方向盘、踩着油门。亨可能也感到害怕了，他斜过身体问：“小玉，前面的车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但是事情很不寻常。我觉得一定有问题。”

“这是记者的直觉吗？”

“嗯。”玉田宪吾可能在专心开车，回答得很简短。他紧紧追随着前面的高尔夫，一刻也不放松。“喂，你把相机从我包里拿出来拍照。”

“啊？”

“我的包在后座。”

亨转身，越过椅背看向后座。玉田宪吾的黑色皮包放在那里。亨小心翼翼地伸出右手，但立刻又转向前面。

“喂，把相机拿过来呀。”

“不要！现在这么危险，我可不想解开安全带。要是出事，你负责吗？”

我继续在单行道上逆行。前面开车的强盗的确对自己的驾驶技术很有自信，虽然一路横冲直撞，却丝毫没有慌乱的迹象。

“这几个强盗也很纳闷，他们搞不清后面的绿色德米欧是什么来头。”高尔夫说。

“啊，很正常。因为我也快搞不清自己是怎么回事了。”

强盗起初一定以为我是稀里糊涂跟上来的。

所以，他们觉得只要稍微加速，我就会意识到自己在逆行，然后停车或掉头返回。然而，无论他们怎么加速，我都紧追不放。因此，他们会纳闷也不奇怪。

高尔夫一路狂奔，我紧随其后。

这时，一辆白色威姿迎面开来，一个急刹车停在马路正中。司机是一位中年女性，她双眼圆睁，嘴巴张得老大，拼命按着喇叭。她可能没想到有车迎面开过来，所以来不及躲到旁边，情急之下就把车停在路中了。

“危险！”

高尔夫闪向左侧。车道左侧是路肩，高尔夫的左轮驶上了高出一阶的步行道。

太好了，没有撞到！

但是，这可不是松口气的时候，下面就轮到我了。高尔夫避开之后，威姿进入我的视野。

这下是我危险了！

玉田宪吾倒吸一口凉气，把方向盘打向左侧，同时踩下油门。车身弹了一下，左轮驶上路肩。“呃。”亨短促地呻吟一声。

玉田宪吾憋着气，我明白他此时正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驾驶上。如果他不这样的话，我就惨了。

他在前进的同时又把方向盘向右打，从路肩驶回路面。咣当，车身摇晃了一下，撞得我头昏眼花，但是总算成功绕过了那辆威姿。

为什么会这样？我的油箱充满“困惑”，活塞以“困惑”为动力激烈运动。事情还没完！前面又开来一辆蓝鸟。危险！没等我回过神来，蓝鸟的司机已巧妙地转动方向盘，灵活地躲开了。他没有按喇叭，身手潇洒，那辆蓝鸟也兴奋地叫出声来，好像很开心的样子。擦身而过时，我看向车窗，发现蓝鸟的驾驶席上坐着一位老人，但看上去精神矍铄。咦？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辆车。不过，现在没工夫多想这些。

“我说，小玉，这真的太危险了。”亨也无法再保持冷静了，“而且，你根本不知道前面那辆车是怎么回事。”

“那个司机开得这么急，绝对有问题。”

“可能是人家的太太要生孩子了，或者车上有情况严重的病人。”

“开车都这么乱来的人根本没资格当父亲。”玉田宪吾可能也很兴奋，所以头脑有些混乱，“记者的直觉告诉我，车上一定是犯罪分子，犯了事正在逃亡途中。”

“犯了什么事？”

“反正肯定是犯了事。”

玉田宪吾，你的直觉太敏锐了！我十分钦佩。那辆车上坐着抢劫ATM的强盗。

玉田宪吾加大油门。虽然对面来车很少，但是这样开下去，早晚会撞车。

“再追就会像荒木翠的隧道车祸一样了。别追了！”亨说，“啊，不对，是户狩他们的车祸。”

“是啊。不过，那时候我可没追他们，是他们自己逃走的。”

前面就是路口，这条路横穿过一条宽敞的马路。这时信号灯已从绿转黄，很快就要变成红灯。

停！我拼尽全力发出信息。

下一秒，和这条单行线交叉的那条路上的信号灯变绿。

在路口等待的车辆准备从左右两侧出发，我们只能在车流停止之前老老实实地原地等待。

理应如此——

然而，偏偏有不按牌理出牌的家伙。

首先，我前面的高尔夫不顾红灯，冲进路口，无视左右来车，向前猛冲。

啊？我大吃一惊。高尔夫大喊救命，然而他的惨叫声淹没在车流声中了。

我好像在看慢镜头。

喇叭鸣响。但喇叭声仿佛也被无限拉长，变得十分缓慢。不知是谁在按喇叭。

我好像看到高尔夫被拦腰撞了一下，车身扭曲。他发出一声悲鸣。可能我也叫了起来。

我差一点儿撞到了高尔夫的车尾。

一切都完了。

我以前曾经听说被野蛮驾驶的私家车会失去意识，原来果真如此。

我的视野渐渐模糊。下雨了吗？不打开雨刷吗？紧接着，轮胎抓地的感觉也消失了，我飞起来了吗？不，不可能。从前窗看到的风景角度并没有变化，只是变得很模糊。是因为光线太暗吗？不用打开车灯吗？

突然，眼前的一切又变得清晰起来。但不知为什么，我竟然在室内，周围摆满了各种机器。不只是机器，我也置身其中。有一长排绿

色的德米欧，这些车子是怎么回事？我一头雾水，不过我立刻意识到，这里是工厂，就是那个把我组装完整的地方。我看到好几辆刚刚完成的绿色德米欧被装上船，从港口运走的场景，也看到了他们到达经销商那里的场景。不知道是真实经历从记忆中渗出，还是我主动回想起了久远的往事。

有流言说，车子发生车祸时，前窗上会出现迄今为止的行驶记录。原来这竟然是真的？！而且我都不知道行驶记录会追溯到自己在工厂里诞生的那一刻。

嘈杂的喇叭声依然不绝于耳。

但我听不到高尔夫的声音。

油门被踩下，我只能前进。

撞车不知有多痛，不知那时是否还有意识？不过，有一件事我很清楚，今天我大概回不了望月家了。不知扎帕会怎么想。

如果我被撞得面目全非，成为一堆废铁，会是谁用怎样的方式确认我是望月家的车，而非随便的一辆德米欧呢？

是靠车牌吗？只要还有车牌，就能确认我的身份吗？

我的意识渐渐模糊，思绪也变得支离破碎，毫无脉络可寻。

好像在雾中行驶一般，打开车灯也没用吧。我的视野已经失去焦点。要撞车了！要撞了！我要报废了！一个声音在我的引擎室中大叫。

“呃……”就在这时，玉田宪吾发出呻吟。我整个车身前倾，他踩了急刹车。

后轮悬空，车身翘起，但万幸的是，竟然没有翻车。玉田宪吾的脑袋猛地撞上方向盘中央，喇叭轰鸣。

车头冲进路口后，停住了。

一辆黑车按着喇叭从右侧驶来，他几乎是擦着我开过去的，我的保险杠都在微微摇晃。那个司机破口大骂：“找死啊！”那辆车也怒吼一声：“你想什么呢！”而我却无言以对。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视野终于恢复正常，我渐渐明白自己没有撞车，依旧平安无事。太好了。我只能想到这句话。真的太好了。

“这是什么东西？”玉田宪吾一边平复呼吸，一边指着前窗问道。啊！怎么会有这玩意儿！我吓了一跳。他不说我都没发现这东西撞到了我的前窗上。

那是一顶帽子。

帽檐很宽，用天然稻草编成的女帽贴在我的前窗上。

“安田太太的帽子吗？”亨也发现了，他坐在副驾驶席上，把脸凑到窗前左右张望。我也环顾四周，但并没有看到安田太太。

“怎么回事？”玉田宪吾紧皱眉头，双目圆睁，“安田太太是谁？”

“住我家附近的一个人。”

“可这里不是你家附近啊。为什么那位安田太太的帽子会出现在这里？”

亨偏头沉思。“也许她碰巧路过这里吧？然后看到乌鸦，就扔出帽子想把乌鸦赶走？”

“这又是为什么啊？”

“因为她一看到弄乱垃圾站的乌鸦，就要和它们较量一番。”

“这里有乌鸦吗？”

“谁知道呢。”

“真搞不懂。”玉田宪吾长叹一声。

“不过，因为这顶帽子突然飞过来，你才踩了刹车对吧？要不然，你也冲过去了。”亨指指路口，有四五辆车停在那里。虽然没有撞成一团，但为了避免与前车发生激烈冲撞，每辆车都偏离了正常路线，车头歪向不同角度。

那辆黑色高尔夫呢？仔细看去，他歪歪斜斜地停在路口的另一侧，可能撞到了左侧的护栏。通过路口，没撞到一辆车，只撞到护栏，可以说他已经够幸运了。

“高尔夫，你没事吧？”我朝他大喊，不过距离似乎太远了。

另一方面，那几辆动弹不得的车子正彼此确认是否平安无事。虽然一开始大家都在惊叫怒骂，责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的过错。但是吵着吵着，大家都发现自己几乎没有受伤，于是又开始互相庆贺。“太好了。”“真是太幸运了。”

其中一辆车说：“我的主人新年去八幡宫为我祈愿‘出行平安’，可能因此保佑了我。”其他几辆车听完也纷纷接口：“我主人也去八幡宫祈愿了。”“我主人也带回了‘出行平安’的护身符。”事实上，他们的后视镜旁都挂着类似护身符的东西。

接着，又有一辆车兴奋地说：“其实最近我刚好看到了货运列车，还数了车厢。可能这也保佑了我。”“我也数过了。”“我前两天刚数过。”“我数出十五节车厢。”大家七嘴八舌，讨论得热火朝天。“哎呀，多亏了护身符和数车厢，才让我们逃过一劫啊！”

“啊，对了。”副驾驶席上的亨坐直身体，“小玉，刚才急刹车时，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什么事？”

“我在想，如果刚才发生车祸，我被压扁的话，妈妈要怎么辨认我。”

啊，我也在想同样的事，我大声说。我估计应该是靠车牌辨认身份。

“刚才的确太危险了。”玉田宪吾似乎终于平静了下来，开始为自己的危险驾驶感到后怕。

“于是我进一步想到，为什么在隧道事故中丧生的户狩他们会被当成荒木翠和丹羽呢？”

“你怎么还惦记着那件事啊？”

“车祸发生后，警察应该调查过死者的身份吧。”

“事故车着火了，户狩他们的尸体也烧焦了。”

“那么，到底是怎么确认死者身份的呢？我现在终于知道答案了。”

“啊，等一下，他们要逃了。”玉田宪吾打断亨的话，他稍微探出身体，盯着路口的另一侧。那辆撞上护栏一动不动的高尔夫的车门打开了，车里的人，也就是强盗们，一个个走下车。玉田宪吾解开安全带，转身从后座拿过皮包，取出相机。

“是牙齿吧。”亨说。

“啊？”正要开门的玉田宪吾停下动作。

“出现身份不明的尸体时，警方不是经常用牙齿判定死者的身份吗？我想那起隧道事故的情况应该也一样。”

“这事等会儿再说行吗？”玉田宪吾可能着急下车，所以语气比较粗暴。

但是，亨还是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小玉，事故发生后，你是不是去了那家牙科医院？你在深夜去了户狩父亲开的那家医院。荒木翠

和丹羽是在那里认识的，而户狩在自家医院看牙很正常，户狩的女朋友也很可能在那里看过牙。所以……”

所以怎么样？我问。然而，玉田宪吾调试着相机，似乎很着急。

“所以，那家医院有所有人的病历，以及X光片。”

“是啊。”

“所以，你去把病历调包了，对不对？”亨竖起一根手指。

而玉田宪吾打开车门，丢下一句：“我去拍照，那辆车里的人十有八九是罪犯。”然后就走了。

“什么罪犯？”

“干了某件坏事的罪犯。”

独自留在车里的亨靠在椅背上，嘟嘟囔囔地抱怨：“倒是说一句对不对再走啊。”

虽然我不同情他，但还是忍不住出声回应，应该没错。

隧道事故发生时，玉田宪吾把玛驰停在车祸现场，自己离开了。后来，他又坐出租车回到了现场。我一直不明白他这样做的原因，现在看来他可能是潜入牙科医院了。

不过，他真能轻而易举地溜进医院并调换病历吗?

嗯，也许可以。

当初，丹羽和荒木翠之所以会认识，就是因为前台小姐把病历输入电脑时搞错了。

那么，在X光片和齿形数据上动手脚似乎也不是很难。

玉田宪吾成功了。

于是，警方根据齿形数据认定，在隧道事故中死亡的是荒木翠和丹羽。

谜题解开了。我看向前方，玉田宪吾正在停在马路上的车辆之间穿梭，走过十字路口，拿起相机不停拍照。闪光灯简直闪瞎眼。

不久，玉田宪吾回来了。他呼吸粗重，志得意满。他抓起前窗的草帽回到车里。那果然是安田太太的帽子吗?

“这趟没白去，那几个家伙肯定是罪大恶极之徒。”

“比起这件事，安田太太的帽子才是不解之谜。”亨拿起草帽打量。

玉田宪吾查看刚才拍的照片，叫了声“好！”，可能真的抓拍到了得意之作吧。

“啊，对了，小玉，很久之前，杂志上登过一张荒木翠的照片，对吧？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前拍的。”

“哦，没错。”玉田宪吾苦笑，“你知道得真清楚啊。”

“我妈妈很生气，她说居然发表荒木翠死前的照片，对死者太不尊重了。”

“没办法，我们就是靠这个吃饭的啊。”

“你只是希望世人这样想吧。”亨似乎不觉得很有趣，他淡然地说，“小玉，你希望别人觉得你是坏人，是造成事故的罪魁祸首。”

“世上哪有这种怪人啊。”

“因为你这样做，就更容易让世人深信荒木翠他们死了。”

玉田宪吾没有立刻回答，他耸耸肩，把相机收回皮包，小声说：“能赚钱也是很大的原因。”

“啊？”

“干我们这行的，手头都不富裕。过日子需要钱啊。荒木翠的那张照片报酬很高的。”

我想起亨提到的那张照片，当时郁子还感叹荒木翠的笑容真美。

“那天晚上，我目击到车祸后，马上打了荒木翠的手机，向她说明情况。”

“是谁想到去医院调换病历的？”

“是丹羽。他灵光一现，想到那家医院的病历不是手写，而是用电脑管理的，所以有机会在数据上动手脚。事实上，他的智齿也因为这个原因差点儿被拔两次。”

“是啊。但是，那时是深夜，你怎么溜进去的？”

“幸好大家都讨厌户狩。”

“什么意思？”

“那家医院的前台小姐也曾被户狩他们恐吓。我之前听说过这件事，所以我立刻给她打电话。我没有详细说明情况，只告诉她，如果帮我把电脑中的病历‘调整’一下，户狩就再也不会出现在她面前了。”

“然后，她就帮你处理了？”

“不，那天她正好在旅行。她在电话里说她在冲绳。所以，没办法，我只好亲自上阵。”

啊，所以他才会一度离开事故现场。

“她告诉我如何进入医院并操作电脑，于是我改完病历，又返回事故现场。如果警察做DNA鉴定的话，这个把戏就会被识破，然而烧死的尸体不做DNA鉴定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再加上我亲自证明车上的人是荒木翠和丹羽，牙齿模型也相符，所以就这样结案了。”

“的确，没人想到你会说谎。”

“对啊，因为我是名人的天敌狗仔队嘛。接着我向荒木翠他们提议：‘干脆借此机会隐姓埋名过日子怎么样？’连我都觉得自己太爱管闲事，还给自己惹了那么多麻烦。”

“你突然提议隐居，他们马上就能找到隐居的地方吗？”

我很想告诉亨，荒木家附近的几辆高级车说，他们之前就有这样的计划了。

“他们好像之前就有隐居的计划。”

“是吗？”看来亨对此一无所知。

“因为太阳君的版权费，丹羽家一直坐享金山银山，吃喝无忧。但他家人从小就被教导‘不要以为这个版权是永久的’。”

“丹羽吗？”

“从他父亲那一代就开始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开始大量置产，还拥有很多以他人名义开设的账户。”

“为了逃税吗？太过分了。”

“是啊。不过，这些账户现在派上用场了，救了荒木翠他们。”

“所以说，他们可以靠这些财产过日子？”

“只要祈祷不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就行。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当时我把租赁车留在现场，去了医院。如果我开车去的话，很快就会被人发现。相反，如果车子一直留在原地，别人就会以为我很可能也在那里，对吧？所以，我走了一段，然后打车去的医院。”

“那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过了几天后他们寄给我的，大概是想告诉我他们平安无事吧。”

“然后你就把那张照片伪装成车祸前拍的，卖给杂志社了？”亨笑道，“你真是个大骗子！”

“但是那张照片评价很好。我也靠那张照片在业界保住了面子。”

“嗯，保住了无耻娱记的面子。这根本就是弥天大谎好不好！那张照片明明不是事故当天拍的。”

“把谎言写得活灵活现也是记者的本事。”玉田宪吾加重语气，却也忍不住苦笑起来。

“不过，小玉，今天你真的拍到了事件现场的照片，太幸运了。”亨指指后座的皮包。

“是啊。拍得很不错呢。之后我再去警方那里打听一下，如果那几个家伙真是什么重大犯罪事件的逃犯，那就太棒了。”

“如果这样的话……”亨突然凑到玉田宪吾面前。

“怎么样？”玉田宪吾警惕起来，紧张地问，“你想干什么？”

“你看，今天你能拍到照片，全靠了这辆德米欧，对不对？”

没错，都是我的功劳。

“所以呢？”

“而且，刚才我帮忙拔花了。”

“所以呢？”

“小玉，你刚才不是说过什么butter吗？讨价还价，物物交换之类的。”

“Barter？”

“对对，barter。”

“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你。”亨露齿而笑。

“太难的事我可做不到。”玉田宪吾回答。

“我希望你把谎言写得像真的一样，这是你平时一直在做的吧。”

“啊呀，小绿，真是太好了！在单行道上逆行还能平安无事地回来，太幸运了。”我回到家，把一天的经历讲给扎帕，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也为我毫发无损而感到高兴。

这真的叫幸运吗？“路口的那些车也几乎没怎么撞到，八幡宫的护身符太厉害了。”

“护身符怎么了？”

“不，没什么。不过，扎帕，以后看到火车，要记得数一数车厢啊。”

“哦，数车厢果然可以保佑平安啊！”扎帕叹服地说，“不过，说到保佑，那个也有起到作用吧？”

“那个是哪个？”

“就是你家院子里那个青蛙摆件呀，也可以算作护身符吧。”

“售货员的确是这么忽悠良夫的。”

之前望月家深陷危机的时候，正是因为玉田宪吾打破了那个摆件，细见先生听到声音，才一起赶去营救的。所以，从广义上说，那个青蛙摆件似乎确实起到了消灾避祸的作用。如今它依然摆在院子里，打破了的部分已经用胶带补好了。

“小绿，你今天收获很大啊。”

“说到收获，只有荒木家院子里的花而已。”

“不光如此吧。荒木翠他们为什么在意那些花？一年前，丹羽为什么要偷走你，删除导航仪记录？还有，事故发生后，玉田宪吾去了哪里？这些事不是都搞清楚了吗？”

“最惊讶的是发现荒木翠的老公是坏人。”

“小绿，人类基本上没有百分之百的坏人。荒木诚人有好的一面，自然也有坏的一面。不过，油罐车先生那种属于例外。”

“户狩和他女朋友呢？”

“哦，他们也属于例外。不过说起来，户狩的父亲……”

“你是说那个牙医？”

“对，儿子下落不明，那个牙医没有报警吗？”

“听说报警了。但是……但是户狩平时就经常行踪不定，而且说不定他失踪了，当父亲的反而觉得更轻松呢。”

“嗯，荒木诚人和户狩不一样，他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他为人认真，还从事疾病的研究工作。”

“是啊，他的工作可以帮助那些被免疫疾病困扰的人摆脱痛苦。但是，他对荒木翠的态度实在是太恶劣了。”

“恶劣到让我的雨刷都要动了。”

“荒木诚人可能想通过支配荒木翠那样的女人而获得满足感。”

“或者，他也有可能在婚后开始感觉害怕。”

“害怕？怕自己的妻子吗？”

“当荒木翠的老公压力很大，所以他也许想在婚姻关系中压妻子一头吧。”

“原来如此。”

“不过，小绿，你以后出门可以向其他车炫耀今天逆行的英雄事迹了。多么值得骄傲啊。”

“那只能算是违章行驶吧。”

接下来的几天，我并没有外出的机会，当然也没法和其他车聊天。

一个工作日的傍晚，亨的同学圭一君来找他。此时天色已有些昏暗，并不适合小孩子出来闲逛。

圭一君来到望月家门口，在那里徘徊了几分钟，好像在烦恼要不要按门铃。

“那孩子干什么呢？”扎帕怔怔地问。

“要找亨的话，就赶快把他叫出来呀。”

我和扎帕看着犹豫不决、来回踱步的圭一君。这时，大门打开，良夫走了出来，他解开停车场的链子锁，打开我的车门。

然后，良夫发现了站在门外的圭一君。“啊，你是亨的朋友吗？等等，我去叫他出来。”

“啊，不，嗯……”圭一君吞吞吐吐的时候，良夫已经返回家中，把亨叫出来了。

“圭一君，有什么事吗？”亨一如往常，冷静地说，“哥哥，上回打破餐厅玻璃那次，和我在一起的就是这位圭一君啊。”

“啊，哦，就是那时……”良夫拍了一下手，似乎想起来了。虽然他应该还没忘记圭一君尿裤子的事，但是他并没有提起。“后来你妈妈有没有很生气？”

“啊，不，嗯。”圭一君依旧吞吞吐吐的。

“真巧，我现在正要去那家餐厅。”良夫说。

啊？是吗?

“啊？是吗？”亨有些吃惊，他似乎也没想到。

“啊？是吗？又出什么事了吗？”圭一君显得很害怕。

“只是去吃饭而已。”不知为何，良夫有点儿害羞，既像在说谎，又像心里有鬼。他说着便坐进车里，去家庭餐厅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啊。

比起良夫的态度，我更在意圭一君来找亨的目的。但是良夫已经发动了引擎。

“扎帕，等我回来，你要告诉我亨和圭一君的聊天内容。”我在出发的同时对扎帕叮嘱道。

“哦，好的。如果我能听到的话。”扎帕不太起劲的声音很快就飘远了。

良夫把我停在餐厅停车场后，走进了店内。他到底有什么事呢?也许因为是工作日的傍晚，停车场里只有零零星星几辆车。

“嗨，绿德米。”旁边的威姿向我打招呼，他的主人瑠奈大概现在正在里面打工。虽然和他不熟，但是有认识的私家车跟我打招呼，我还是松了一口气。

“后来，你家的小学生还好吧？”

“嗯，亨还和以前一样。打破玻璃的事给你们添麻烦了。”

“没事，反正我又不用换玻璃，瑠奈的工作也没有增加。不过最近有两件事让我很在意。”

“两件事？”

“你想知道吗？”威姿似乎迫不及待地想告诉我，所以不等我开口，他就说，“第一件事和你也有关系。”

“啊？和我有关系？”

“对，第一件事和你有关。”

“哦。”

“上次打破玻璃时，有两辆外国车和你说过话，对吧？”

“阿尔法·罗密欧和雪铁龙。”当时他们就停在我的两侧，一直在明争暗斗、抬杠斗嘴，想不记得都难。

“他们可能与犯罪事件有关。”

“啊？哪起事件？”

“最近市里不是发生事件了吗？强盗抢劫ATM什么的。”

“用铲车的那个！”我大声说。没想到那两辆车会和这事扯上关系，时机太合适了。“其实，那几个强盗开车逃逸——”

我想告诉威姿我逆行追逐犯人，差点儿发生重大车祸。然而，威姿却毫不在乎地打断我的话，接着说：“阿尔法·罗密欧和雪铁龙好像就是强盗开的车子。”

“什么？”

“我说他们就是强盗开的车子。”

“真的？”

“你会觉得惊讶也很正常，因为那时他们压根儿没提到这件事。”

“那么，阿尔法·罗密欧和雪铁龙是被强盗偷走，用来作案的吗？”

“不，应该说他们就是强盗自己的车。”

“怎么可能！”我大叫，“他们不是说分别来自九州和北海道，主人正在进行疗伤之旅吗？他们碰巧在这个停车场相遇，以前根本不认识，难道他们在撒谎吗？”

我忍不住问威姿，他到底是从哪里听说这个消息的。

他的回答很简单。“我听记者说的。”

“记者？”

“对，那天瑠奈下班，正要上车时，一个记者走过来，递上名片。一开始，我兴奋不已，以为瑠奈的闪光点终于被发现，她要上报了。可惜并不是，那个记者是在调查ATM抢劫案。”

“然后就提到了阿尔法·罗密欧和雪铁龙？”

“他说那是强盗的车，还说之前有人目击到那两辆车停在这里，问瑠奈是否记得。从店长开始，记者把这里的人问了个遍。虽然他说：‘这是还没公开的消息。’但是店员都在讨论这件事。”

我想起那两辆外国车，说：“他们不像是强盗开的车啊。”

“每辆车都会被这么说，‘他不像会出事的车啊’之类的。但是，并不是每辆车都会说实话。尤其外国车的想法，可能更加琢磨不定。”

“也许吧。”我只能含糊其辞地回答，因为我还是不太相信这是真的。

“那个叫玉田什么的记者可能最近就会在杂志上写报道吧。”

“啊？玉田宪吾？”我失声惊叫。

“你认识他？”

我能不认识吗？上回他还坐在我的驾驶席上，紧握方向盘，在单行道上玩命呢！我很想告诉威姿，但是解释起来很麻烦，于是又忍住了。

另一方面，我好像也能理解了。玉田宪吾可能知道之前开高尔夫逃逸的那几个人是抢劫ATM的强盗，经过调查，发现他们原本开的是阿尔法·罗密欧和雪铁龙，所以就来到这个停车场找店员问话。是不是这样?

“但是，阿尔法·罗密欧和雪铁龙不是说，他们的主人在进行疗伤之旅吗？”虽然我不爱钻牛角尖，但还是忍不住发问。

“大概强盗也会进行疗伤之旅吧。”

并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我一时还是无法接受。接着，我又问：“那另一件事是什么？”

“另一件事？”

“你不是说有两件事让你很在意吗？”

“啊，对。”威姿的语气稍微开朗了一些，“实际上，第二件事也和你有关系。”

“也和我有关？！”这怎么回事！我不由得紧张万分。

“确切地说，是关于你主人的事。他刚才不是开着你来了吗？”

“你说良夫？他是不是给你添什么麻烦了？”

“怎么说呢？说麻烦也算麻烦吧。我觉得他似乎对我家瑠奈有好感。”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所以没有答话。

“上次，你主人不是因为玻璃的事来过店里吗？恐怕他跟店长低头道歉时，瑠奈也在场，然后你主人就迷上我家瑠奈了。”

“这么简单就迷上了？”

“我家瑠奈很有魅力，普通男人一看到立刻神魂颠倒。一般情况下，就是这样。上次，瑠奈来上班时，你主人刚好从店里出来，两人擦肩而过时你主人的眼睛都直了。”

私家车向来偏袒自家主人，所以威姿的话我只是半信半疑。“但是，良夫上次来道歉之后，这是第一次来呀。”

“不，他开朋友的车来过几次。”

“居然背着我干这种事！”

“没错。绿德米，有一件重要的事你千万要记牢。除了自己家的车，人类也会开其他的车出门。”

你家瑠奈可能也背着你开其他车去过你不知道的地方！我很想反唇相讥，但还是忍住了，在这种事上斗嘴完全没意义。

不过，良夫今天特意一个人来这里吃饭，不能否认他可能就是为了来见瑠奈的。他刚才出门时像做了亏心事一样不自在，大概就是这

个缘故吧。

“良夫，有出息！”我说出自己的感想。

“如果，我是说万一瑠奈和你家长男在一起的话……”威姿郑重其事地说。

“嗯。”

“无论他们开哪辆车出门，我们都不要记恨对方。”

“当然了。”我回答。同时我又想，良夫不知什么时候能交到女朋友，我在望月家期间能赶上这一天吗？不知道我能在这个家里待多久？干吗自怨自艾地想这些不开心的事啊？我忍不住苦笑。不可以想象不祥之事，但是，不祥之事在脑海中浮现本身就是一种不祥之兆吧。

连续几天，良夫每天都去那家家庭餐厅。一到傍晚，他就开着我来到这里，进店待一会儿又开着我回家，也不知道他在餐厅里吃些什么。他吃饭时，我就和威姿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说起来，圭一君好像终于站起来了。”三天后，扎帕才对我说，“上次，他对你家亨是这么说的。”

“啊？那不是三天前的事吗？”虽然我一直惦记着良夫恋爱的事，无暇顾及圭一君，但扎帕的话也太突然了。

“我完全忘记这件事了。”扎帕轻松地说。

“站起来？圭一君以前一直是坐着的吗？”

“他又不是大佛。”扎帕得意地说。很久之前，细见先生曾开着他去过镰仓。[9]“总之，圭一君终于决定迎战了。他们班上不是有几个很讨厌的坏孩子吗？”

“蔬菜三人组。山田、佐藤和井伊田。”

“对，他们把圭一君出丑的场面录下来了。”

“打破玻璃后被店长责问，吓得尿裤子的事，对吧？这种小事，对我们汽车来说，就像消音器在滴水，根本无须在意吧。”

“就是。消音器滴水又不会着火。”

“对啊。”

“但是人类的事很麻烦啊。”

“比如自尊心、羞耻心之类的吗？”

“蔬菜三人组不光把录像给你家次男看了，还拿去给圭一君也看了，并且一直用这件事笑话他，在班里起哄。”

“就像前车开得太慢，一直闪烁前灯晃他那样。”

“但是，圭一君好像终于意识到，不能一直这样任人宰割。”

“哦？”

“如果总是对他们言听计从的话，自己的前途就会一片黑暗。与其战战兢兢地走暗路，不如自己打开灯，照亮自己该走的路。”

我想象着圭一君拧拧自己的耳垂，双眼发出白色灯光的画面。

“总之，他似乎下定决心，无论蔬菜三人组命令他做什么，他都坚持拒绝。对他来说，这已经是了不起的反抗了。但是这样一来，蔬菜三人组肯定会很生气。”

可以想象，他们一定会围攻圭一君，威胁他：“你居然敢在我们面前这么放肆！你不听话，我们就把你尿裤子的录像向全世界公开。”不过，我还有一个疑问。“但是，圭一君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亨？特意来表决心吗？”

“只要司机踩下油门，我们车子就会前进。人类想要前进，也必须踩下自己的油门才行。但有时，他们很难下定决心，因为恐惧心理会让他们丧失踩下油门的勇气，这时就需要别人在后面推动一把。”

“所以，他希望亨来推动他？”

“是啊。或者说，这就与我们电量耗尽时，需要用辅助电线连接到其他车上充电是一个道理。”

“那亨说什么？”

“我以为你家次男会冷静地说：‘不要太勉强。’没想到他说：‘圭一君，加油！’真的推了圭一君一把。”

“真难得啊。”

“他说：‘井伊田他们一定会在网上公布那段录像的，但你不要在意。’圭一君听后，沮丧地说：‘大家都会知道我尿裤子的事了。’”

“然后亨怎么说？”

“他说了一句很厉害的话。”

“什么话？”

“他首先说：‘那个录像并没有特别有趣的地方，不会有人注意的。’”

“他说得很对。”

“对吧。接着，他又说：‘虽然你妈妈可能会在意，但如果你表现得很坚强，她就不会受到太大的打击。’”

“亨真是一针见血。”

“然后，还提到了弗兰克·扎帕。”

“弗兰克·扎帕怎么了？”

亨好像引用了细见先生经常挂在嘴边的、《弗兰克·扎帕自传》中的一句话。就是这句：听好，人类做的事，有百分之九十九都会失败，所以，失败是正常情况。弗兰克·扎帕说，那些认为老子天下第一的自恋狂才会像怕死那样害怕失败。

“虽然有点儿极端，但很有道理。”我记得以前听到扎帕说出这句话时，我也做过类似的评论。

“圭一君也这么说。他说虽然有些极端，但如果把失败当成理所当然的事，那么尿裤子也就很正常了，这样想心情就轻松多了。”

“所以，圭一君就踩下油门、打开灯照亮自己的人生了。”不过，我认为井伊田他们绝不会就此收手。

“到底会怎样呢？”

“我们没法去学校，所以无从得知亨和圭一君会怎样。”

然而，我万万没料到，不出十分钟，我们就知道了“到底会怎样”。三辆自行车猛地停在望月家门前。我还在想这是谁啊，结果定睛一看，正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蔬菜三人组”。

扎帕好像看到了什么欢乐的事物似的，兴奋地说：“相亲相爱的三人组一起登场了，他们还真是形影不离啊。”

“相亲相爱的三人组自己玩得高兴就好了嘛，不要纠缠亨和圭一君了。”

“肯定是他们觉得无聊了。”

“无聊？”

“只有三个人，久而久之就会感到无聊，所以他们才会想招惹别人。应该就是这样吧？他们自己没创意了。”

“什么创意？”

“就是自己也能玩出花样的创意啊。他们想不出更有趣的新游戏，就只能靠欺负同学取乐了。这完全是灵感枯竭嘛。”

“是这样啊。”我并不认同扎帕的说法，只得随声附和。我试着向三辆自行车打招呼，它们都回答：“★Φ※！”

“你们是亨的朋友吗？”就在这时，郁子回家了，她今天回家的时间比平时早。

“啊，是的。我们有东西要给亨君看。”佐藤挺直脊背，礼貌地回答。山田和井伊田也彬彬有礼地打招呼。“我们正想按门铃。”“请问，我们把自行车停在这里方便吗？我们待会儿就走。”

哎呀，表现得简直像模范小学生一样。

“你们等一下，我去叫亨出来。”

“好，拜托了。”三人响亮爽朗地说完，还鞠了一躬。

郁子走进家门，佐藤呵呵坏笑：“亨的妈妈很好骗啊。”山田点点头：“大人都认为有礼貌就是好孩子。”“是啊。”井伊田简短地回答。“这几个小少爷真狂妄啊。”扎帕说。

“也许小孩子或多或少都这样吧。”我一边说，一边在默默盘算他们成为油罐车先生的概率有多高。

不久后，亨走了出来，明显很不情愿。他手上拿着一本杂志，可能刚看到一半吧。“今天又找我干吗？”

“只是向你报告一件事。”山田笑嘻嘻地说。

“报告？”

“对。最近圭一很不听话，去补习班时也不和我们一起走。”井伊田走上前。这个大块头从两人中间挤过来的架势相当吓人。

“哦，这样啊。”

“你以为说一句‘哦，这样啊’就完了？肯定是你怂恿那家伙了吧。”

“我让他和你们绝交了吗？”话一出口，亨似乎想到那三个人可能不明白“绝交”的意思，于是又改口说，“我让他离开你们了吗？是圭一君自己下定了决心，我只是在背后推了一把而已。”

“所以，这全都怪你啊。”井伊田责怪道，但语气中难掩兴奋。

“是圭一君自己打算这么做的，怎么能怪我呢？”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那段录像会在网上流传都要怪你。”

“什么？”亨难得脸色大变。井伊田他们似乎也察觉到了。

他们跃跃欲试，打算趁强敌锐气大减之时乘势攻击。

山田从口袋里拿出一部智能手机，开始操作。“你看，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在网上看到圭一尿裤子的画面了。”

“小学生也有那种手机吗？”我问。

扎帕说：“应该比较少吧。可能是他父母的。”

亨盯着山田的手机，屏幕上播放的大概是上次打破玻璃时的录像。亨一语不发地捂住嘴巴，慌乱的表情把我都吓住了。井伊田他们更加得意。

“我们还没告诉圭一录像上传到网上了，就由你来转告好了。”

“但是，已经上传了啊！”亨茫然地嘟囔，“那就无能为力了。”

“是啊，可能很难删除呢。现在看到的人应该还不多，但是很快同学之间就会传开吧。”山田对自己的话好像很满意，他点点头，把手机放回口袋。

“这下坏了。”亨面无表情地小声说。

“坏了？这全都怪你呀。都是因为你支持圭一和我们对着干，才会变成这样的。”井伊田俨然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小绿，你家次男完全处于劣势啊。”扎帕很担心。

我也忧心忡忡地说：“是啊。”亨处于下风的情况太少见了。

这时，亨对井伊田他们深深鞠躬，说：“对不起。”上回亨向他们道歉时显得很勉强，今天却非常认真诚恳。“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蔬菜三人组面面相觑，露出愉悦的表情，脸上都洋溢着齐心协力战胜强敌的成就感。

“为什么要道歉？现在道歉也晚了。”佐藤说。

“是啊。”亨有气无力地回答，“已经无可挽回了。”

“没错。已经无可挽回了。”井伊田也得意扬扬地重复道。

“是啊。晚了一步。”亨又说了一次。

“什么一步两步的，晚了就是晚了。”

“唉。”亨长叹一声，露出遗憾的表情。他打开手上的杂志，说：“我刚好读到这篇报道。”

“这是什么？”井伊田他们凑过去看。

“这是大人看的周刊杂志，经常登一些艺人的八卦或轰动的事件。”

井伊田接过杂志，开始阅读，左右两侧的佐藤和山田也伸头张望。

“小绿，那是什么报道？”

“我哪儿知道。”

“市里以前不是发生过ATM抢劫案吗？最近又发生了一次，学校里大家也都在讨论这个话题。”亨开始向井伊田他们说明。虽然他的语气非常礼貌客气，但是表情已然恢复了平时的镇定自若。“强盗还没有被抓捕归案。”

“那又如何？”井伊田好像觉得阅读报道很费工夫，他不耐烦地抬起头。

“那个记者好像在调查中发现这帮强盗很了不得。”

“了不得？”

“他们很可怕，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据说他们还曾经殴打目击者，把对方打到进了医院。”

“真的吗？”

“反正有这种传闻，说他们过去似乎好像干过这种事。”我发现亨努力忍着笑。“似乎好像干过这种事”，他自己也觉得这种含糊的说法

很好笑吧。

“那又怎样？”井伊田问。

“听说强盗在抢劫之前曾经开着自己心爱的外国车在市里兜风，顺便踩点。”

“外国车？”

我好像在哪里听说过这件事。

“他们把车停在一家家庭餐厅的停车场。”

“那又怎样？”

“你们再看看自己拍的录像，就是我和圭一君打破玻璃、被店长责骂的那个镜头。你们也许没注意，那个画面的角落拍到了一辆黑色的车子和一辆银色的车子。”

“啊？”山田君摆弄手机，确认画面。

“拍到了吧。那两辆外国车应该就是强盗的车子。”亨指着杂志说，“你看，这里写着呢，强盗的爱车据说是阿尔法·罗密欧和雪铁龙。”

“那又怎样？”

“几天前，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找到我，他好像调查得很仔细，他问我是否记得在那家店的停车场里见过这两辆车。我知道你们拍了录像，所以就告诉他，我同学手上可能有证据。”亨淡然地说，并装出一副抱歉的模样。

“为什么要告诉他？”

“为什么？因为可以帮助警方逮捕坏人啊，没问题吧？还是说你们不愿意帮助警方？”

井伊田虽然害怕，但还是结结巴巴地说：“不，没有不愿意。”

“但是，有一件事出乎我的意料。”

“啊？什么事？”

“记者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嘴。记者太差劲了，完全没有常识。”亨耸耸肩，“他好像在采访中到处宣扬你们录像的事。”

“啊！”低头看杂志的山田叫了一声，接着，他念出报道的最后一段。

“据了解强盗的知情人讲，如果那段录像流传开，他们挖地三尺也会找到拍录像的人予以报复。他们就是这样心狠手辣。”

盯着手机的佐藤大叫：“啊，真拍到了外国车。这就是强盗的车吗？”

“你们查查录像里的车型就知道了，十有八九应该是雪铁龙和阿尔法·罗密欧。”

“怎么会这样。”井伊田也慌了手脚。

“所以，我刚才向你们道歉。当然，我没有把你们的名字告诉记者，因为那么做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嗯嗯。”

“但是，只要想调查，或许可以查出是谁上传的录像，我想网上应该有迹可寻。真的对不起。既然已经上传到网上，就无可挽回了。如果强盗看到录像，可能会找上你们。”

“怎么可能！”

“不会就好。”亨做出衷心期望的样子，“啊，还有，你们最好仔细看看这篇报道，最后写的不是‘据说’，而是‘听说’。”

“这不一样吗？”山田没好气地回答。亨捂着嘴，显然忍笑忍得很辛苦。

“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

“小绿，这是怎么回事？”扎帕问。

“原来是barter。”

“barter？”

“就是讨价还价的意思。上次，亨拜托玉田宪吾一件事，不过他们在下车后才讨论详情。我猜亨就是请玉田宪吾写了这篇报道。”

“拜托他写报道？就是说这是玉田宪吾编造的？”

“大概吧。”我说，“我怎么想都觉得那辆阿尔法·罗密欧和雪铁龙不像强盗的车，所以一直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都说和对方是初次见面，而且他们的主人都是进行疗伤之旅才来到这里的。”

“小绿，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啊？”

“玉田宪吾假装采访，编造了这篇报道。”

“啊？我还是不太明白。”

“总之，亨想用这种方式吓唬拍了录像的井伊田他们。”

“就为了这个？”

“是啊。但是……”职业记者玉田宪吾会只为了这个目的就写一篇虚假报道吗？这应该关系到他的信用问题。当我说出这个疑问时，扎帕很干脆地说：“你这是瞎操心。周刊杂志的报道多少都有夸张和虚假的成分，对吧？记者长篇大论地写一堆毫无根据的臆测，最后加个问号，再声称‘尚未断言’，这种事屡见不鲜吧？而且，这次报道的对象是强盗，他们又不会像政客或艺人那样状告杂志社。所以，玉田宪吾写这种报道并不会给他带来麻烦。”

“原来如此。玉田宪吾帮亨这点小忙也是应该的。”一方面，玉田宪吾要还亨的人情，更重要的是，亨知道隧道事故的真相，所以还是尽可能地满足亨的要求比较明智。

“那我们该怎么办？”井伊田心慌意乱地东张西望，生怕一不留神就会有人攻击他。

“我可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如果是我的话，首先，我会删除那段录像。”亨说。

“哦，对啊。”山田慌忙开始操作手机。

“如果有人发现网上的录像，保存下来可就惨了。”亨继续说。

这时，一个大人的声音突然插进来。“喂，你们在干什么？”

他好像是走路过来的，我都没有发觉。

“嗨。”玉田宪吾冲亨打招呼。

井伊田他们一惊，赶忙抬起头。他们以为自己被强盗发现了，吓得瑟瑟发抖，手里的杂志也掉在了地上。

“来得真巧。这位就是写报道的记者玉田先生。”亨向三人介绍玉田宪吾，他礼数周到，俨然一副优等生的派头。

平时他都叫玉田宪吾“小玉”，今天突然改称“玉田先生”，恐怕玉田宪吾也会觉得奇怪吧。不过，当记者的毕竟反应机敏，他立刻配合地说道：“啊，是啊，那篇报道怎么了？”

“不，没事！”井伊田慌张得舌头都要打结了。“是吧？”他向山田和佐藤确认。

“嗯嗯，什么事都没有。”两人齐声回答。

“不过，你们拍的录像已经上传到网上了吧。”亨故意装出欲言又止的模样。

“什么录像啊？”玉田宪吾也佯装不知。

井伊田他们慌了手脚，七嘴八舌地说：“没事没事。”“已经删除了。”

不知是他脑子太快，还是本来就和亨商量好了，玉田宪吾拍了下手，说：“啊，是停车场的录像吗？我也看到了，真拍到了那两辆外国车。”

“看到了？”井伊田他们惊讶地看着玉田宪吾。

“刚才我在网上检索，看到了那段录像，立刻下载保存，这东西绝对能当证据。”

“但是，如果被强盗知道了怎么办？”亨用手捂着嘴。

“那就惨了，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拍录像的人。”

蔬菜三人组吓得面如土色。

扎帕笑了起来。“这下蔬菜三人组变成咸菜三人组了。这场戏演得这么假，简直是神展开，小学生居然还当真了。”

“毕竟还是小孩子嘛。”

“啊，玉田先生，难道你真能查到是谁拍的录像吗？”亨像背台词似的说。

“这个嘛，想查的话就能查到。”听了玉田宪吾的话，蔬菜三人组的表情越发僵硬。

“但是，请你不要查好不好？”亨斩钉截铁地说，“因为说不定会给别人造成困扰。请你不要报道这件事，可以吗？”

“哦，这样啊。”玉田宪吾似乎并不买账。

“喂，井伊田君，你说呢？”

听到亨叫他的名字，井伊田猛地挺直脊背，回答：“嗯嗯，是啊。”

亨眯起眼睛，放松表情。“那么，待会儿我会向玉田先生好好说明的，你们赶快回家吧。”

“啊，嗯。”“是啊是啊。”井伊田他们如同踩下油门的汽车一般，嗖地蹿了出去，跳上自行车，眨眼的工夫就不见了。

亨双手抱胸，满意地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玉田宪吾摸摸自己的将军肚，说：“这样就可以了吧？”

“嗯，可以了。”亨做出OK的手势，“这样一来，井伊田他们就要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

“但是，最近我会写一篇关于强盗的真实报道。那次开高尔夫逃逸的强盗照片是独家啊。无巧不成书，记者遭遇强盗逃逸！怎么样？这个标题有话题性吧。”

“小玉，你随便写好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只是想威胁井伊田他们一下。”

“我总觉得，他们不幸被你盯上了，真可怜啊。”

我也有同感，不过，经过这件事，井伊田他们在学校也会有所收敛了吧。

“对了，小玉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

“啊，对了，我找你有很重要的事。”玉田宪吾说着，回头看向后面，“我的车停在那里。”

“不行，今天我作业还没做完。”亨连连摆手，他以为玉田宪吾还像前几天一样，有事找他帮忙。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想让你见一个人。”玉田宪吾吞吞吐吐地说，好像有些难以启齿。

“见谁？”

“好了，去了就知道了。”

“你不会要绑架我吧？”亨说。

玉田宪吾闻言，长叹一声，耸耸肩说：“说实话，我真没那个本事绑架你这种小人精。”

“哦。”也不知是有兴趣还是没兴趣，亨点点头，说，“那我就去一趟吧。”

“好。”玉田宪吾迈开步子，经过我们面前，向右侧走去。

“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在车上？”扎帕说。

“不知道。”

亨和玉田宪吾拐过街角，就看不到了。只剩下我和扎帕孤零零地待在原地。

这时，一辆大车出现在眼前，是送快递的黑尼克，他向我们打招呼：“嗨。”

“嗨。”我和扎帕回答，“今天要给哪家送快递呀？”

“是哪一家呢？”黑尼克开朗地答道。

“好，我们来猜猜是哪一家吧。”扎帕说，但是快递员已经按响了望月家的门铃。

“对了，绿德米，我听说了。”黑尼克说。

“听说什么了？”

“你不是去追强盗了吗？”

我没问他是听哪辆车说的，私家车圈子里八卦传得一向快，而黑尼克的活动范围又很广，所以当然能听到各种消息。虽然不如火车消息灵通，但大部分情报他都清楚。

“但是最后我没能发挥作用。”我有气无力地说。

“而且还违章行驶。”这事明明不说也行啊，扎帕！

“哎呀哎呀。”黑尼克笑了起来。

这时，郁子走了出来，在收据上盖章后，抱着一个纸箱回到屋里。

“里面装的是什么呀？”我忍不住嘀咕。

“她进屋后才打开，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里面是什么。”扎帕也说，“我们不知道的事太多了。我整天在停车场，对细见先生也几乎一无所知。”

“不要说得这么伤感啊。”

听到我的话，黑尼克说：“说到伤感的事，我可能将会有一段时间不来这里了。时隔很久，快递公司调整了送货区域，从明天开始，我要跑其他地方了。”

“啊啊！”扎帕发出呻吟般的哀叹，“这样啊。”

“这还真是……”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一时说不出话来，“……还真是伤感啊。”

“没关系，只要还在路上跑，总会再见面的。”黑尼克说着，快递员已坐上驾驶席、发动了引擎，黑尼克的车身开始颤抖。

必须说两句与以往不同的道别的话，然而我越是拼命思考，越想不出该说什么。扎帕好像也是一样，最后只说了一句：“再见。”

“再见。”我也说。

“再见。”黑尼克一如往常，裹挟着身负重任的气场，消失在远方。

黑尼克带起的风卷起地上的落叶，我盯着落叶久久没有出声。

“唉——”我和扎帕同时叹息。

这时亨回来了。他孤身一人，所以大概在车上和玉田宪吾道别了。他手上拿着什么东西，我看不清楚。

我呆呆地望着亨走向家门，想着不知道能否再见到黑尼克。就在这时，我听到左边传来一声熟悉的呼唤：“喂，望月家的孩子！”如我所料，果然是安田太太来了。

安田太太虽然个子不高，但步伐轻快，转眼之间就走到近前。她指着头上的帽子，说：“这个谢谢你，帮了大忙了。”

啊，是那顶女士草帽。“怎么回事？”扎帕问。我向他说明了情况。玉田宪吾为了抢独家新闻，兴奋地一路加速，差点儿冲进路口。正是因为这顶突然飞过来的帽子才让他踩下刹车，避免酿成大祸。说起来，这顶帽子也可以算是我的救命恩人。

因为那顶帽子撞到前窗，玉田宪吾吓了一跳，才终于恢复了冷静。

亨把帽子带回家后，可能交给了郁子，然后郁子又还给了安田太太。

“小绿，你只是碰巧运气好，如果玉田宪吾吓了一跳，转动方向盘，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事故。”

“没错。我真是太幸运了。”

“谢谢你帮我找到这个。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帽子。”安田太太郑重地向亨鞠躬致谢。

“因为刚好掉在我家车上。帽子为什么会飞到那里去呢？”亨说。

“因为那天我去朋友家玩，走在路上想打车，结果看到垃圾箱那里有几只乌鸦。”说到这里，安田太太含糊其辞道，“总之，情况很复杂。”也许她以为别人不知道她用帽子当飞盘与乌鸦对决的事。那天她肯定条件反射地扔出了帽子，没想到帽子随风飘走，一直飘到了马路上。

“对了，小绿，你家次男把什么藏在背后了？”

听到扎帕的话，我看向前方，亨的确把手藏在背后，不想让安田太太看到他手里的东西。他拿的好像是一张薄纸。

“那是什么呢？”

“哦，是彩纸吧。”扎帕说。

“彩纸？”那张正方形的纸上好像用马克笔写了什么。

“可能是请人签了名，大概是遇到名人了吧？”

听到这句话，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人。扎帕应该也一样。

“荒木翠吗？”

坐在玉田宪吾车里的是她吗？如果是她，丹羽可能也在车上。他们也许去办其他事，但总之他们来过这里。

“他们刚才就在附近吗？”我完全不敢相信，但还是想象了一下，“他们可能是来见亨的，确认他口风紧不紧，或者叮嘱他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嗯，也有可能荒木翠是来向亨道谢的，感谢他没有把他们的事说出去。”

“有可能。”说完，我想到一件事，“也有可能相反。”

“相反？”

“亨也有必须向他们道谢的事情。”

“什么事？”

“一年前，亨他们不是因为户狩的事被卷入危机，被户狩的手下威胁吗？”

“就是我大显神威那次。”

“呃，这个暂且不提。”

“那次怎么了？”

“那时候，玉田宪吾向户狩的手下出示了照片。照片显示户狩和他的女朋友在非洲某处遥远神秘的村子里。”

“啊，你说过这件事。”

“但实际上，户狩他们在隧道事故中死了，所以那张照片并不是真的。”

“没错。”

“那张照片说不定是丹羽合成的。”

“丹羽？”

“丹羽为了维护太阳君的版权，学会了加工照片和影像的本事。所以，他可能为了亨他们合成了那张照片。”

“丹羽为了一个素昧平生的家庭出了很多力呀。”

“这应该就是你之前说的人类的三大欲求。”

“三大欲求怎么了？”

“你不是说过吗？人类工作是为了赚钱，但更重要的是希望获得认可、希望有益于他人和希望获得称赞。”

“这是细见先生说的。”

“丹羽一直靠他爷爷创下的版权过日子，从来没有工作过，但他内心深处也存在这样的欲求。虽然他可能没办法获得别人的认可或得到称赞。”

“所以，他想做点儿事情帮助他人吗？”

“对。他为了荒木翠，抛弃了自己的人生，也为了望月家拼命努力，这都是因为……”

“因为想要帮助他人吗？”

“一定是这样。”

隧道事故的影像可能也是丹羽他们上传到网上的，也许是为了让“荒木翠和丹羽已死”这一事实更加深入人心。

“亨刚才可能在车上和丹羽见了面，听他解释了各种情况。”

“更重要的是，也许丹羽他们也想见见亨。”

“为什么？”我问。

“也许他们希望有人知道他们还活着。”

“啊？为了这个目的？”

“这不是也很重要吗？”

“没错。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望月家……”我忍不住提起这个话题，“去了其他地方，一个只有我自己的地方……”

“喂，不要说这么伤感的事啊。”扎帕笑道。

“真有那一天的话，我也会希望有人看到我还跑得好好的。”

“倒是我，快报废了。”

“我认为细见先生不会卖掉你的。”

“谁知道呢。”

亨离开安田太太，一边端详手里的彩纸，一边往家走。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不知道他是否开心，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他在进门之前高高举起拳头。这是什么意思？我正纳闷的时候，只听他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只要那里还有太阳！”那是太阳君的经典台词。亨为什么突然说出这句话？我不无欣喜地想，原来亨也是个热血少年啊！

“对了，有一件事从很久之前我就很想告诉你。”扎帕难得这么严肃。

“什么事？”

“《弗兰克·扎帕自传》里的一件事。”

“这不是老生常谈嘛。”

“《弗兰克·扎帕的自传》里说，他儿子特别喜欢汽车。”

“那真是太好了。”我由衷地说。

“你知道他儿子人生中说出的第一句完整的话是什么吗？”

“这你都知道？”

“他儿子问：‘那辆绿车怎么了？’”

“啊？”

“弗兰克·扎帕以前好像开一辆绿色别克，他就是用那辆车把刚出生的儿子从医院带回家的。他儿子不知道为什么偏偏记住了这件事，几年后，突然提了出来。”

“他问那辆绿车怎么了，是吗？”

“对。”

我想，那辆绿色别克如果知道自己被刚出生的小婴儿记住的话，一定会很高兴吧。

“所以……”扎帕突然说。

“所以什么？”

“所以，小绿，我会对你产生亲近感。”

哦，是这么回事啊。我笑了。

细见先生家的门打开了。

细见先生走出来，手里拿着车钥匙。他神态悠闲，动作轻快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我要出门了。”扎帕用平淡的语气说，但我能听出他声音中的喜悦。

“那辆绿车怎么样了？”我重复着这句话。有一天，也会有人这样说起我吧?

看着不知从哪里落下的鸟粪，为成群飞舞的飞蚁感到惊讶，聆听人类的交谈，在享受生活的时候光阴悄然流逝。有一天，我将会从这里消失。

以前家里那辆绿车不知怎么样了？那时，会有人怀念我吗?

那会是什么时候呢？那时，望月家的人想起我这辆不起眼的小绿车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

(1) 日本本田（Honda）旗下的一款车型。

(2) 踯躅，即杜鹃花。

(3) 日语中汽车的量词为“台”，因此“一千辆”在日语中写作“千台”，读作sendai，与“仙台”一词的日语发音相同。

(4) 日语中“正论”一词与“锡兰”一词发音相同。

(5) 日产（Nissan）旗下的跑车系列。

(6) 日本丰田（Toyota）旗下的一款豪华车型。

(7) 捏手背游戏是日本民间儿童游戏，两个人面对面，一边唱“捏手背，小老鼠”，一边捏对方的手背，轮流重复下去。

(8) 迈克尔·凯恩（Michael Caine，1933-）享誉世界的英国著名演员，这里提到的电影是他主演的《意大利任务》（The Italian Job），一九六九年上映，被公认为英国电影的巅峰之作之一。

(9) 镰仓有一尊著名的阿弥陀如来坐像，被人们称为“镰仓大佛”。

尾声

望月郁子把前一天买的点心放在盘中，端到餐桌上。坐在椅子上的圆香嗔怒道：“妈妈，医生说我不可以太胖啦。”

“你现在已经不再害喜了吧？而且如果我不把点心拿出来，你又要抱怨了。”郁子说，“这都是第二个孩子了，你也该知道控制体重的诀窍了吧？”

“哪有诀窍啊。我生下翠已经五年了，就算有诀窍也早忘了。”

“不知这次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妈妈，你生了三个孩子，实在太伟大了。”圆香说着，摸摸自己的肚子。

身穿黄色连衣裙的女孩儿问郁子：“外婆，我可以吃点心吗？”

“翠，当然可以了。”郁子把点心递给外孙女，女孩儿高兴地接过来，熟练地打开包装袋。

“而且，我可不像你，还有老公帮忙照顾孩子。”说着，郁子瞥了一眼房间角落的佛坛。

“他也没干什么呀。”

“江口君人多好啊。我现在还会想起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

“知道啦知道啦。”圆香不耐烦地说，“妈妈，你别总念叨这个了行不行？都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是高中生呢。”

虽然天气预报没有正式公布，但梅雨期大概已经结束了，周日的天空蔚蓝如洗，只有隐约几朵云彩，好似笔刷轻轻刷过的痕迹。太阳高悬，炽烈的阳光仿佛要把仙台市内道路两旁翠绿欲滴的榉树烤焦似的。

翠开始读点心包装袋上的文字。

“她最近好像会认平假名了。”圆香说。

“哎呀，真是天才，太厉害了。”郁子由衷地赞叹。

“不过也经常认错，比如有时会把‘つ’和‘し’混淆。”

“因为转一个角度，两个假名就很像嘛。”

“你还真粗心。对了，妈妈，今天他们都会来吧？”

“你说良夫和亨吗？”郁子说着，坐在圆香对面的椅子上。

“是啊。今天不是久违的团聚吗？话说，哥哥有在好好工作吧？”

“好像工作挺努力的。”

“真难想象哥哥会去东京生活啊。”

“就是说啊。真希望他快点儿结婚。”

“不知他和前女友复合没有？”圆香一脸好奇地探出身子，好像期待着看哥哥的好戏。那副模样俨然还是十年前的那个女高中生。“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不知道。良夫居然不肯告诉我。他这次特意开车回来，说不定昨天就去见过人家了。”

“哥哥现在开的是什么车呀？”

“好像是缪斯，是电动车。去年刚出的，银色的敞篷车，样子很帅。”

“一点儿都不适合他。”

“是啊。”

“妈妈，你的车什么时候车检？”圆香看向面对庭院的和室。

梳着马尾辫的翠拉开纸门，眺望室外。

“还有一年吧。”

“这辆是二手车吧？轻型汽车会不会太小？”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已经足够大了。而且坐在车里，居然觉得很宽敞呢。卖了德米欧之后还以为不开车也可以。”

“没车果然很不方便吧。”圆香说，“真怀念那辆德米欧啊。”她看向庭院。

“啊，良夫来了。”翠用稚嫩的童音大喊。

圆香站起来，说：“翠，我们去迎接良夫吧。”她来到走廊，翠小步跟在她身后。

郁子也站起来，她再次看向佛坛上丈夫的照片。啊，他的脸一点儿都没变，郁子想。然后，她看向墙上小镜子中自己的脸，感觉脸上的皱纹好像又多了。

郁子走出房间，来到玄关，圆香正在给女儿穿鞋。旁边墙壁的挂板上贴着丈夫生前的照片、孩子们的合影，以及全家人围站在绿色德米欧旁边拍的纪念照。

收购旧车的人来把德米欧开走时提议："要不要拍张照片留作纪念啊？"于是，就有了这张照片。虽然只是给旧车送行，但良夫和圆香都特意回家了，这件事给郁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圆香穿鞋时，看向挂板。"送走德米欧那天，亨都哭了。虽然照片上没拍出来。"

"是吗？"

走到门外，望月郁子觉得很热，阳光十分眩目，她眯起眼睛。

良夫正把车停在白色的轻型汽车旁边，流线型的敞篷车令人联想到美女婀娜的身体曲线。

"良夫，好久不见！"江口翠走向刚下车的良夫。

"好久不见。"圆香也向他打招呼，"哥，你的车也太帅了吧。"

"是啊。"良夫挺起胸膛，接着他又举起手朝郁子打招呼，"妈，最近身体还好吗？我好期待今天的章鱼小丸子啊。"

望月郁子看着停车场里的白色小车和银色敞篷车，车子虽然沉默不语，但看起来却像在思考着什么似的。“你现在开车已经是老手了。”她对良夫说，“你开德米欧时紧张的样子我还记得很清楚呢。”

“那时候真希望能早点儿放松下来。”

“良夫，对现在的你来说，放松才是最大的敌人。”

“啊！”良夫大叫一声，他看向隔壁的细见家，无比震惊，“细见先生还在开那辆卡罗拉吗？”

“很厉害吧。既然已经开了这么多年，就绝对不会放手了。”圆香也笑了，“他好像经常保养车子。”

“他还在当校长吗？”

“已经退休了。”郁子说，“但他应该是个好老师，以前的学生常来看他，而且他现在还会在夜晚出去巡逻。”

“他喜欢的歌手……”良夫耸耸肩，他虽知道答案，但还是忍不住说出口，“当然还是那个谜一样的弗兰克·扎帕吧？”

“亨呢？”一脸稚气的江口翠用成熟的口吻说。

“亨也回来吗？”良夫看向圆香。

“回来呀。他是大学生，应该很闲。不过他读本地大学，为什么不住家里啊？”

“他说想和同学一起住，而且做实验经常做到很晚。大学时代很宝贵，让他享受一下自由自在的生活好了。”郁子说，“他还做家教赚生

活费呢。”

“妈妈，和他一起住的肯定是女生。亨在和女朋友同居吧？”

“不会吧？”良夫撇撇嘴。

“怎么不会。不会的是你吧。哥，要是你知道亨多受女生欢迎，一定会当场晕倒的。”

“我不想知道。”良夫严肃地捂住耳朵。

郁子笑起来。“那我们先进屋吧。外面太热了。”正说着，亨就回来了。

“咦？”第一个叫出声的是翠。

良夫也跟着惊叫：“咦？”

圆香回头看向郁子：“妈，你看。”

“哎呀。”郁子也脱口惊呼。

大家都以为亨肯定骑车回家，没想到他居然开车回来了。他把车停在门前，走下车，举手打招呼：“我回来了。”

他身材修长，鼻梁高挺，郁子在心里感叹，即使撇开作为母亲的偏爱，亨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男子。

“啊，亨，这是你买的车吗？”翠从庭院里走出来问。

“很棒吧。前不久我在二手车商店看到的。”亨微微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

“哇，好怀念啊。”圆香走过去，良夫和望月郁子也跟在后面。

富有光泽的绿色德米欧看上去就像一只蚂蚱，的确令人怀念。

“妈妈，这就是咱家以前的那辆德米欧。”亨笑道。

“怎么可能。”良夫说。

“你能认出来这就是以前那辆？”圆香问。

“你还记得以前那辆车的车牌号吗？”亨问，郁子当然不记得了。

“这辆车和外婆家以前的绿色汽车一样。”良夫告诉翠。

“绿！和我的名字一样[(1)]。”翠高兴地大叫。她来到马路上，打量着车子，然后对车低头鞠躬：“初次见面，你好。”

翠好像很喜欢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绿色小车，她凑近引擎盖，问：“咦？你说什么？”望月全家笑得更开心了。

“这辆德米欧说了什么吗？”亨问。

“嗯。”江口翠点点头。她沉吟片刻，说：“他说：‘嗨，扎帕。’”

“什么？”圆香一愣。

“他是这么说的。‘嗨，扎帕，好久不见。’”

“哎呀，我的外甥女能和汽车对话呀。”良夫自豪地说。

“可以把车停在这里吗？”亨问。

“靠边停应该没问题。你再往细见先生的停车场那边倒一点儿。”望月郁子指点儿子。

亨蹲下，看着院子里的青蛙摆件，把脱落的胶带重新粘好。

翠带着孩子特有的快活劲儿，蹦蹦跳跳地来到马路中央，面对院子，说：“一共有四辆车。”

“四辆？不是三辆吗？”圆香歪着头，迷惑不解。

“不，是四辆。一、二……”

“啊，把细见先生的车算进去就是四辆了。”

翠走到同时可以看到四辆车的位置，念出绿色德米欧车牌上的平假名，“是‘お’。”

“你都认字啦。”良夫赞叹道。

圆香笑着说：“不过经常认错。”

翠得意地挺直脊背，逐一念出其他三辆车车牌上的平假名：“‘し’、‘ま’、‘い’。”

接着，她又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念了一遍：“お、し、ま、い。[(2)]”

那么——

故事到此结束。

————————————————————

(1) 日语中“绿”和“翠”发音相同，都读作midori。

(2) “おしまい”是“到此结束”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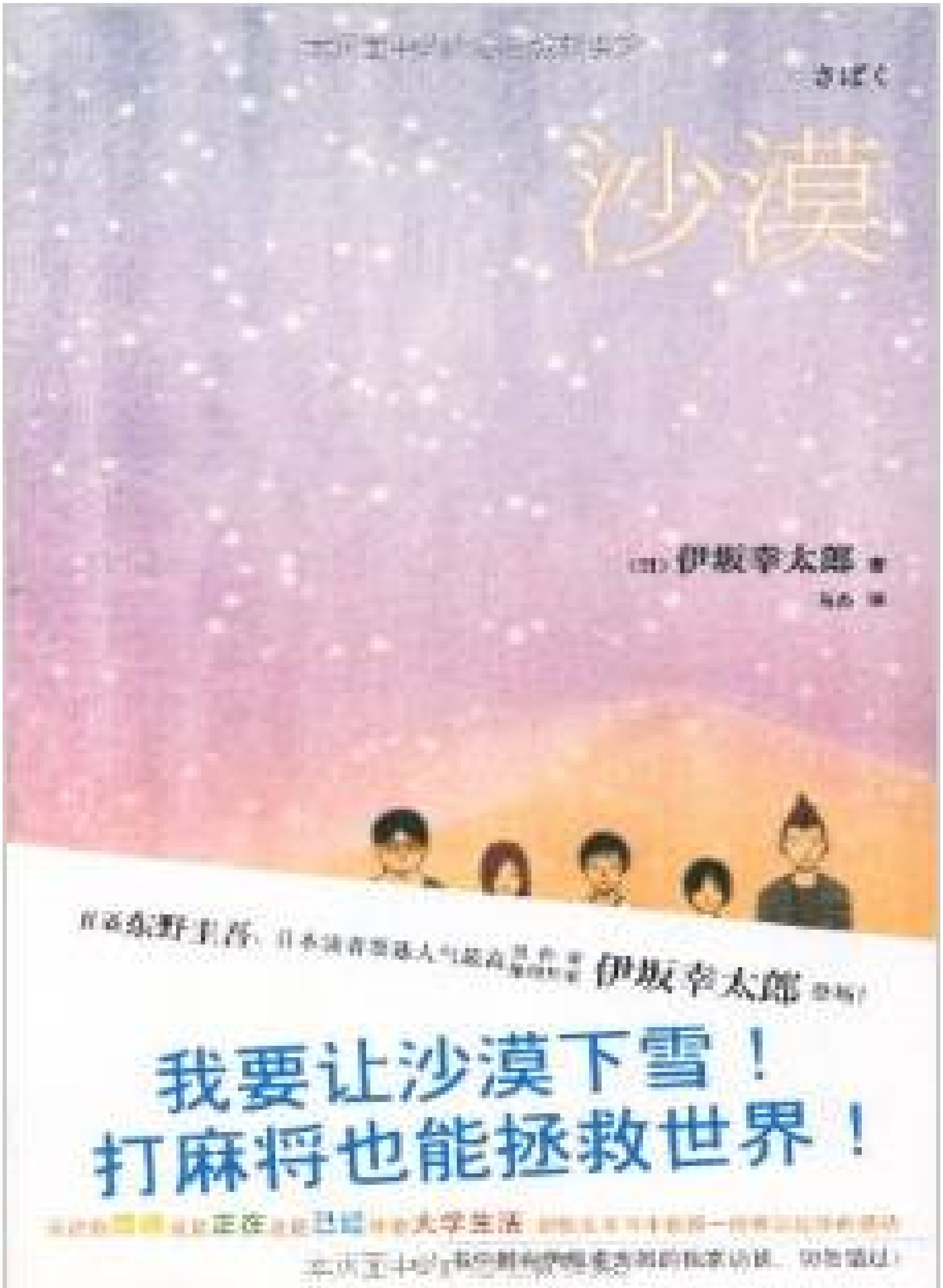

さばく
沙漠
伊坂幸太郎
伊坂幸太郎
我要让沙漠下雪！
打麻将也能拯救世界！
大学生活

Table of Contents

沙漠
沙漠 第一章
沙漠 第二章
沙漠 第三章
沙漠 第四章
沙漠 第五章
沙漠 第六章
沙漠 第七章
沙漠 第八章
沙漠 第九章
沙漠 第十章
沙漠 第十一章
沙漠 第十二章
沙漠 第十三章
沙漠 第十四章
沙漠 第十六章
沙漠 第十七章
沙漠 第十八章
沙漠 第十九章
沙漠 第二十章
沙漠 第二十一章
沙漠 第二十二章
沙漠 第二十三章
沙漠 第二十四章

沙漠

简介······

一个贪玩好色、玩世不恭的富家子弟，

一个腼腆害羞、温柔可爱的超能力少女?

一个胸怀世界、语出惊人的另类青年……

一个我行我素、不苟言笑的绝世美女！

还有老实本分、冷眼处世的主人公——“我”。

五个人的命运被巧妙地编织在了一起，

他们又将在大学这个舞台上谱写出怎样一曲缤纷斑斓的青春之歌?

作者简介······

伊坂幸太郎 Isaka Kotaro

一九七一年出生于日本千叶县，一九九五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法学部。二〇〇〇年以《奥杜邦的祈祷》荣获第五届新潮推理俱乐部奖而出道，曾于二〇〇三——二〇〇六年五度入围直木奖，是日本进入新世纪以来涌现出的最优秀的作家。热爱音乐和电影，在作品中时有体现。其作品世界观异想天开，结构复杂精巧，文字轻盈潇洒而具有独特的韵味，带给读者非同寻常的感受。

沙漠 第一章

四月，大学生活的帷幕终于拉开。没有什么故弄玄虚的开场白，也没画下什么“从今往后就是大学生了”之类的明确界线，总之，大学生活的第一年开始了。

我坐在小酒馆离门口最远的一个座位，身子靠在墙上，四下张望着。烟草发出的薄薄烟雾积压在屋顶附近，不知是谁打碎了酒瓶——或者是酒精早就浸透了榻榻米的缘故吧——屋子里满是酒味儿。我的那些同学们拿着酒瓶在席间往来穿梭，一会儿大声地叫来叫去，一会儿起劲儿地附和着对方。我在一旁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心想：大家玩得也太兴奋了吧?

一个男生在我身边坐下，我扭头一看，目光直接就被他的发型吸引住了。他的头发向四面八方飞散开来，让人联想到鸟巢。

“我叫鸟井。”

“花斑钓鱼郎①[①?花斑钓鱼郎，学名“冠鱼狗”，一种翠鸟科的鸟类。]? ”我条件反射似的问道。

“你说的是什么啊？”鸟井笑得很刺耳，发出一种“嘎哈哈”的声音。

“我说你的发型和那种翠鸟挺像的。”我指了指他精心打理过的发型，“你看，你的头发这么一根根地竖起来，真挺像花斑钓鱼郎的。”

“那是一种蝉②[②?蝉在日语里发音是semi，花斑钓鱼郎的发音是yamasemi。]吗？”

“是一种鸟。”

“明明是鸟，为什么还叫花斑钓鱼郎啊？”他个头儿虽然只比我高一点，但身材却不怎么壮，十分干瘦，一坐下来，两条长腿十分显眼。我对他自报家门，说我姓北村，他却看着干事嘟哝道：“这宴会搞得乱七八糟的，大家连个自我介绍的时间都没有。”

在我们俩的面前，一群乱哄哄的男生围作一团，那里面一个长头发的男生就是他说的干事。那个男生名叫“莞尔③[③?莞尔在日语里的发音和“干事”一词一样。]”，带着一个花里胡哨的眼镜，装模作样地在那里抽着烟，大声地喧闹着。虽然他的名字和那个策划满洲事变的石原莞尔一模一样，但是他本人看起来却没有什么远大志向，也没有一点决断力。他身上唯一引人注目的东西大概就是那种溢于言表的轻浮了。一开始这位莞尔干事还信誓旦旦地说，等会场的气氛高涨起来之后大家就互相介绍一下自己吧。现在倒好，他早已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和女孩子打情骂俏的伟大事业当中，把什么自我介绍的事情忘到了爪哇国。

“北村你怎么看起来那么没精打采的，为什么啊？”

“倒也不为什么。”

“你骗谁呢？”鸟井一口咬定地说，“你是不是觉得大家都玩得那么起劲儿，一个个都跟白痴似的？”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鸟井。

“猜对了是吗？”鸟井嘴角一撇，“学生大概可以分成近视眼型和鸟瞰型两个类别。近视眼型的家伙，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因为近视嘛，他们对远处的东西漠不关心。鸟瞰型的人——就是鸟瞰图的那个鸟瞰——对什么东西都是俯视的，从上面把一切尽收眼底。哎呀，我在周围看了一圈了，反正北村你应该是个鸟瞰型的。”

“什么叫反正啊。”

这是仙台市闹市区的一家全国连锁小酒馆的二层。酒馆的大门口闪烁着花哨的灯饰。我们这个法学院一班学生，大概八十来个人在这里聚会。我们念的那所国立大学的课多数都在大教室里上，因此班级这种单位大概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不管说同在一班也算是一种缘分吧。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大多数课程还没有充分展开，再加上大部分人都是刚刚开始独自生活，还没找到什么新朋友，因此这次聚会几乎是全员到齐。

鸟井说他来自横滨。我对他的老家没什么兴趣，只说了声“哦”。鸟井见了，便一针见血地说：“你好像一点都不感兴趣啊。一般人都会问‘你横滨哪儿的啊’，‘那里的中华街很棒啊’什么的吧？”

“哦，中华街很棒啊。”

鸟井“嘎哈哈”地又笑了起来。“北村你哪里的？”

“我岩手县盛冈市的。”

“哦，我去过小岩井农场，嗯，上小学的时候吧。”

“感觉如何？”

“牛羊遍地啊。”鸟井这么说着，伸出筷子去夹小盘里的炖牛肉。

“什么啊，你这话就算没去过的人也能说出来吧。”

“北村，你真是个有意思的人。”鸟井拍了拍我的肩膀，站了起来。“这样吧，咱们走。不找几个女孩子深入沟通一下还算哪门子的大学生活呢！”

我心想，不是吧，就算不找女孩子深入沟通我们也都已经是大学生了啊。

沙漠 第二章

鸟井朝着两个离席较远的女孩走去，在她们的对面坐了下来。那副“不认生、自来熟”的样子就差没说一句“我来晚了，让你们久等了”。

桌子上的菜几乎没怎么动，服务员走了过来，又放下一大盘干烧大虾。那个女服务员似乎对上菜本身没什么兴趣，她好像更乐衷于在满满当当的桌子上找地方塞下一个大盘子。虽然原则上说“未满二十岁禁止饮酒”，但是现今每个人都在拿着啤酒开怀畅饮。

“我可是关西人哦。”一个一头棕发的女生说道。那种说法好像在说“我是外星人”似的，十分奇怪。或许是因为化妆的缘故吧，她的眼睛和眉毛格外鲜明动人，两片红唇也十分引人注目。与之相反，她左边的那个女生只是披着一头及肩的黑发，脸上没有任何修饰。

“我叫小南，来自东京都的练马区。”

“我们俩也是刚刚认识的。”操着一口关西腔的女孩说道，“不过这孩子不怎么爱聊天儿，真愁死我了。”

小南几乎不怎么说话，但绝对不是那种没有亲切感的人。她双手捧着盛着啤酒的茶杯，仿佛喝茶似的，笑呵呵地。或许在这个夜晚的闹市大楼之中，只有她一个人沐浴在阳光之下。

旁边的鸟井大声地“哎呀”了一声。“小南？你是不是那个小南？”他一点也不见外地伸出手指，“你忘了？初三的时候！”鸟井说了一个东京都某公立初中的名字，一边说一边往前蹭。“二班，初三二班。”

他突然地这是要干什么啊，我吓了一跳，但小南却越笑越开心。“果然是你啊。”她点了点头。

“真是的，原来你早就认出我来了。北村，这个小南是我的初中同学。她们家是卖车的。”

“亏你还记得我们家是经销汽车的……”小南的小脸刷地一下红了。

“记得记得，当然记得了。虽然我们家是在我高中的时候才搬到横滨去的……哎呀，太帅了，怎么能这么巧呢。”

我不是当事人，也不懂得到底发生了什么，实在没法理解这个“怎么能这么巧”的惊讶之处到底在哪儿。不过我还是拉着长音说道：“世界上还能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我在教室看见过你，那个时候我就想，难不成……”小南羞答答地说道，“不过，我又觉得可能是认错人了。”

“我说，小南啊，那个东西你还会吗？”鸟井问道。

“嗯，会啊。”

“弯曲、移动都还会？太棒了！”

他们俩这段你来我往的对话听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鸟井刚想继续的时候，关西小姐突然插嘴道：“你们看，那个‘东堂同学’好厉害啊。”或许她发觉大家谈话的话题中心正不断离自己远去而感到一丝焦躁。

我转过身顺着她眼神示意的方向，马上看到了她所说的那个“东堂同学”。在离门口最近的一个座位上，坐着一个身材纤细、长发飘飘的女孩。她的眼睛大大的，鼻梁高高的，脸颊尖尖的，如果这时有人说她是个模特或者女演员，想必比起嘲笑着回应“瞎说的吧”的人，回应“我看也是”的赞同者应该会占大多数。以干事莞尔同学为首的六个男生把东堂大小姐围了个水泄不通。

“真是受欢迎啊。”

“她好漂亮啊。”小南发自内心地感叹道。

“不过，”我开口说道，“她看上去不像个有趣的人啊。”

东堂在摆满啤酒和鸡尾酒的桌子前面正襟危坐，面无表情，仿佛在等待暴风雨或者幽灵什么的经过。周围那些男生一个接一个地过来和她搭话，但她理都不理。

“美女正在忍受妖怪的唠叨呢。”鸟井表达了和我一样的看法，“好像无耳芳一①[①无耳芳一是日本著名的怪谈故事。盲僧芳一擅长弹唱琵琶讲述平家一族的故事。一天晚上，一个武士带他去一个地方给许多大人物弹唱。芳一弹唱完毕后，聆听的男女都大声哭泣起来。从此芳一每天晚上都被武士领走给那些人弹唱。但寺庙的一个和尚却发现芳一其实是被鬼魂领走到一处墓地给一群鬼火弹唱，那些听他弹唱的大人物其实是平家的鬼魂。于是他在芳一的全身写下般若心经帮他避祸，但是却忘了在耳朵上写经文。于是当天晚上那鬼魂武士来时只看到一对耳朵浮在空中，只好将那对耳朵硬撕下来回去交差。因此，芳一以后便被称作无耳芳一，从此名声大作。]似的。”

“鸟井君，你不过去吗？”小南问道，“鸟井君在初中的时候，一看到美女就走不动道了。”

“你怎么知道的啊？”鸟井十分夸张地往后一仰，但马上回答道，“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要去了还不被人当成和那帮妖怪是一伙的啊，我还是找别的机会吧，等无耳芳一放松警惕的。”

“北村君，你肚子不饿吗？”关西小姐十分关切地问道。我赶忙回答“啊，是有点”，随即便把豆腐脑的盘子往自己面前挪了挪，开始找勺子。“勺子放哪里去了？”

“啊，在这里。”小南赶忙把手里漫不经心玩着的勺子递了过来。“这个还没人用过。”

我说了声谢谢，把勺子接了过来。正要舀一勺子豆腐脑，却“咦”了一下把勺子拿到眼前仔细观看。

“怎么了？”鸟井问道。

我握住勺子柄给大家展示。十分奇怪，靠近勺子头部的地方变得七扭八歪的。我看了看桌子上其他的勺子，都是直的。

“啊！”小南大声地叫了一声，“我一不小心……”

“怎么了？”关西小姐扭过脸来问道。

“啊——”鸟井看了看勺子，向小南投去了意味十足的一瞥，“果然不出所料，你还会呢。”

“还会什么？”我摸着勺子问道，就在这时候，包房的纸门被人粗暴地拉开了。

什么事啊？所有人纷纷向这边投来视线，全场的说话声顿时停了下来，周围变得鸦雀无声。

一个迟到的男生走了进来。他的脸庞圆乎乎的，肚子也圆圆的，有不少赘肉。他戴着一副墨镜，立着一头短发，两条粗眉十分浓重，仿佛一头从漫画中走出来的熊，呃，要么就是头猪。不过他和漫画里的动物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的——这话并不是说他比它们更像那么一点人类，而是说他连一点可爱的地方都没有。

“啊——啊——”这个男生一进来便堵在包房门口摆弄起卡拉OK机来，拿起话筒开始试音。一阵音调越来越高的噪音震耳欲聋地响了起来，在场的众人无一不被震得不知所措。

“对不起我来晚了。现在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西见证。大家记住了发，是西哦。”

旁边一个人插嘴道，我也还没自我介绍呢。

不过西没听见这句。我冷冷地想，这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我在几天以前才从千叶县搬过来，今天之所以来晚了，是因为在旁边大楼的麻将馆打麻将没法脱身。”

说的什么玩意儿啊，嘲笑的声音此起彼伏。我在心里也高喊着同样的话。

“不过，请大家听我说。”西这时候突然换了一种口气，仿佛在向大家倾诉衷肠一般，散发出一种奇怪的热情。“我这个人啊，本来想构筑‘平和’，但大家却都妨碍我。”虽然他用“请大家听我说”这种客气的说法，但是却让人感到有点盛气凌人。他只要一说话就开始越说越快，让人听不清楚。“我先给各位不懂麻将的朋友介绍一下，麻将里有‘平

和①[①?平和，相当于屁和。日语里写作平和，和日语里的和平写法相同。]'这种和法，日语的汉字写成‘平和’，读成pinfu。我拼尽全力地想和一个‘平和’，为了祈祷和平去和‘平和’，虽然这种和法赢的钱十分少吧，但我还是竭尽全力。不过和我一起打牌的那些大叔却不断地来妨碍我，最后把我打得一败涂地。我明明是为了世界和平而祈愿的，他们这么做实在让我无法理解。”

我完全被那透过麦克风传出的音声震撼了，在场的其他人也都一个个听得瞠目结舌。

“等等，你们在这里做些什么呢？说起来，现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正在饱受战争的折磨，而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我可是在谈论有关世界和平的大事，你们都发什么呆啊？”

他越说越兴奋，越说越跑题。我们这个位于仙台中华街的小酒馆和他说的战争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码事，因此我实在不明白，他郑重其事地在那里到底在讲什么呢。

“你们看上周的新闻了吗？美帝又一次进攻中东了。美帝在好几年前就攻击过没有核武器的伊拉克，打完还狡辩说‘我哪里做错了吗’，美国就是个这样的国家，就是个有着前科的流氓国家，看着吧，它又该说要打其他国家了。不就是为了石油嘛。号称自己是自由国家，却剥夺其他国家的自由。面对这样的国家，我们日本年轻人却一点都不生气，是不是因为日本是这个流氓国家的小跟班呢？”

说到这里总算有几个人有了点反应。他们开始嘲笑他这种虽然客气但是武断的胡说八道，脸上开始露出不快的表情。

“你以为你是谁啊？”不知是谁喊了一句。这句话仿佛导火线一般，嘲笑的声音渐渐此起彼伏。

“你这个死胖子。”

“喝多了吧你？”

“洗洗回去睡吧你！”

“你脑子进水了？”

“真他妈恶心！”

“快把麦克风的线拔了！”

“他想干什么啊！”关西小姐露出不快的表情，但我的视线却怎么也无法从西身上离开。

“我说啊，你们这些人可能都不敢相信，Joe Strummer①[①?Joe Strummer，著名乐队The Clash的主唱兼吉他手。乐队专辑《LONDON CALLING》十分著名。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Joe Strummer的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五十岁的Joe Strummer在屋内跌倒，他的老婆Lucinda发现后试着急救，但没有挽回他的生命。]和Joey Ramone②[②?Joey Ramone，传奇朋克乐队Ramones的主唱兼鼓手。二〇〇一年，四十九岁的Joey Ramone因患淋巴瘤去世。]早就不在人世了。”西挥动着拳头振振有辞。

“你说的那两人是谁啊？”不知道谁又喊了一句。我虽然知道这两个歌手，但还是想“不在人世了那又怎样呢？”

“两位朋克摇滚歌手已经离我们而去，这个世界今后将走向何方呢？难道我们这些学生不应该挺身而出吗？朋克摇滚的精神，难道不应该由我们这些笨蛋学生继承，并且发扬光大吗？”

“你才是笨蛋呢！”不知道谁大叫了一声，周围顿时笑成一片。不过西同学并不在意，他接着说道：“我说啊，只要我们想要去继承……”他随后顿了一拍。

莞尔在那里自顾自地倒茶，不知道是谁故意打了一个呵欠。但我却不知道为何，非但不能把他的话当成耳旁风，而且还十分在意他接下来要说的话。

“只要我们想去继承……”西张大了嘴巴，“只要我们想要去继承，就是让沙漠降下大雪也是易如反掌。”

西十分肯定地断言道。

沙漠 第三章

“我说你们啊，虽然你们觉得很无聊，”西继续着他的演讲，但他越讲大家越是觉得无聊，“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么保持开一定的距离，只要自己好了就万事大吉了，就这么凑凑合合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就可以了，是不是？可是这种生活方式哪里好了？尼采不是早就说过了吗，‘我们坐在当中，离开决死的角斗者和满足的猪仔一般远，虽然那被称为中庸，但那却是平凡。①[①?出自《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旁边的鸟井乐呵呵地笑着：“尼采还说过这种话啊？”

“谁知道。”我耸耸肩膀。虽然我觉得这话说得挺像尼采的风格。

莞尔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好了，好了，我们知道了，你别再拿着麦克风了，无聊不无聊啊。”说着，他走近西，四周一片冷笑。

“我说啊……我想说什么来着……”马上就要被抢走麦克风的西，尽管身体被人架住了，但还是滔滔不绝。“我想说的是，为什么，那些麻将馆的大叔们，为什么要那么拼命地夺走我的生活费，我这么努力，这么竭尽全力地祈祷和平，这么努力地用钱去祈祷和平……我为了祈祷和平想和个‘平和’，他们却用满贯②[②?日本麻将规定，平和为一番，五番以上叫满贯，六至七番叫跳满。]和跳满来对付我，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可高兴的……”

“靠，说了半天就想说这个啊。”鸟井憋不住笑了出来，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家伙实在是太怪了。”

“鸟井，你说他算什么人？”我问鸟井，眼睛却一动不动地盯着西，只见他拿着麦克风正在拼命抵抗。

“什么什么人？”

“他算近视眼型的还是鸟瞰型的？”

“可能是个近视眼型的吧。”鸟井说完便“嘎哈哈”地笑了起来。

我看了看我左前方的小南。她两个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还是那种如沐阳光的笑容。我又看了看小酒馆门口那个被男生们围了个水泄不通的东堂大小姐，她那张精致的脸蛋转向一边，注视着嘴里大喊着“我这个人啊”的西。

或许对他们来说，不论什么事情都冷眼旁观的我，会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戏剧性的存在。我有一种说不上是预感还是期待的感觉，此时此刻我真的这么想——

才怪呢。

沙漠 第四章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下子就到了五月。我一个亲戚说过，学生生活一眨眼的工夫就过去了，这么看来他说的还真有点道理。他还说了，春天一来，然后夏天就到了，秋天一过就是冬天，然后这一年就算是过完了。

应该去上的课和上不上无所谓的课，管得严的教授和管得不严的教授，受用终生的东西和无聊之极的东西，真实与虚幻交织在一起的情报自然而然地传到耳朵里，大学门口那个在四月还摩肩接踵的公共汽车站，现在也变得人烟稀少起来。

我尽量不随便翘课。我每天注视着教室里的座位，早上第一节课时明明还都空着的教室慢慢地被坐满，这种感觉总有那么点意味深长。

说到意味深长这个词，东堂的身边那才叫真的意味深长。和我预测的一模一样，不仅仅是一年级的学生，整个校区里所有学生的目光都被东堂吸引了过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从鸟井他们那里就听到了好几个关于她的传闻。

可能是到了大学这个年龄段多少都有了那么点分辨能力了吧，现在几乎看不到那种一见面就说“我在开学典礼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你，我觉得我们一定很有缘分，请你做我的女朋友吧”之类的急性子表白了。好像有很多男生约她去一起看电影，去游乐场、动物园什么的，据说还有人邀请她一起去观赏那个离学校较远、号称日本三景的“松岛”。不过，不管是谁吧，东堂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地就把他们拒了。据说他们都是被一句既不暧昧又让人无法接近的话给一口回绝了：

“都跟你说不行了。”

众人要么把她的所作所为当成一种美女高不可攀的高傲，要么就把这看成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乡野村夫鲁莽挑战的必然结果。反正不管怎么说吧，绝大多数人似乎都相信“虽然前面失败的大军成千上万，但唯独我一个人不会被她拒绝”，我其实挺理解他们这种想法的。

那天因为我打算去上第二节的民事诉讼法课，所以早上九点半就赶到了学校。我刚在存车处把自行车锁好，就听到有人喊了一声“发现北村”。我回头一看，发现鸟井正站在一边。他身穿蓝色敞领衬衫，下面穿着一条米色西裤。

“你那头花斑钓鱼郎的发型一点儿都没变啊。”我说。

鸟井听了，问道：“你说的那个是一种蝉吗？”

“都跟你说是鸟了。”

“北村你也没变啊，还是一样的无情。”鸟井笑着说道。他早已经下定了“除了绝对需要上的课以外都不上”的决心，因为我几乎从来没在教室里看到过他。

我问他，你所谓的那个“需要”是人生的“需要”还是毕业的“需要”啊。他听了立刻“嘎哈哈”地笑了，十分痛快地表示“是毕业的需要啊”。

“你整天翘课还上什么大学啊？”

“大概是为了玩吧，可能。”

“我说，你这个回答也太*裸了吧，这理由大家连说都说不出口吧。”

“我嘛，毕业以后打算当一个超级上班族。”

“在超级市场上班的上班族？”

“什么啊，不是——虽然那样好像也不错吧——总而言之吧，我要比咱们这届的所有人都要出人头地，比他们谁挣的工资都高，我要成为一个朝着公司顶点努力的职员，每天玩了命地应酬，然后到了星期六星期日也上班，都没空儿答理家里人的那种公司职员！要当一个超级上班族，自然也就没有玩的时间了吧。所以，我才趁着现在赶紧玩。我要在这四年里把上班以后玩不了的东西都玩了。”

“上班以后玩不了的东西？比如呢？”

“跟很多很多女孩子交往啊，整天打麻将啊，看乱七八糟的书啊。”

“就这些啊？我看不论是哪个等你上班以后都能干吧。”

“一般的那种上班族大概能干吧，但是作为一个超级上班族肯定做不来。”

“你不运动运动吗？”

“把汗水浪费在体育运动上的家伙是不懂得合理分配时间的。”

可能是我交朋友的意志不够坚定，努力也不够，要么就是我这个人人格魅力不足，到了五月份，我只交到鸟井这么一个朋友。作为我唯一的友人鸟井接着说：“我是来请北村的哦。”

“请我来干什么？”

“请你学习中文和概率论。”

“麻将是吗？”我话音刚落鸟井就打了一个响指：“你真聪明！”

“昨天，西也是这么邀请我的。”

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在教室的座位上整理笔记，这时候西走了过来，说：

“北村咱们去玩吧！”

自从四月在班级聚会上闪亮登场以来，虽然我一直念叨着西，但却从来没得到过一次和他直接对话的机会。因此，我对他知道我的名字感到十分惊讶。紧接着，他又以一种见到失散多年的老友般的亲切自然接近我，让我不由得心生畏惧。

“玩什么啊？”

“四方会谈。研究概率论和中文。”

“什么东西啊？”

“麻将啊。”西伸出三根手指，“今天我们三缺一，剩下一个人非你北村莫属了。”

“根据西的主张，果然没有北村不行啊。”鸟井背对着教学楼，直愣愣地看着我。

此时此刻，太阳躲在了建筑物的后面，但从那后面漏出来的阳光好像瞄准了这里似的直射过来。一缕阳光打在鸟井的左肩上，让我在一瞬间无法看到他的胳膊。

“我说啊，昨天我跟西也说过了。第一，我不会打麻将。第二，我不想翘课。”

“关于你说的第一点，我来教你怎么打。”

“啊？”

“关于你说的第二点，今天的民事诉讼法课停课。从下午开始的所有课都停课，因为和学会冲突了。”

“哦……”我长出了一口气，“你们为什么这么玩命地拉我下水啊，鸟井你刚才说什么要教我，难不成你已经上了贼船了？”

“他们不让我参加。”

“你说什么呢？你不是会打麻将吗？”

“我不符合他们的条件。”

“条件？”我反问道，但马上一道灵光在脑海中掠过。“麻将好像是四个人玩的吧，然后分成东西南北四家，对吧？”

“好敏锐啊。”

“然后我的名字里正好有个北字，不会这个就是那个理由吧？”

“正解！恭喜你答对了！”鸟井张开双臂，做出一副要拥抱我的姿态。

我赶紧躲开了。

我骑着自行车载着鸟井朝着鸟井住的公寓前进。

“你不是说在麻将馆里打吗？”

我这么一问他，他便笑话我道：“你一个初学者别自以为是了。在家里先练练再说吧。”

到了他住的公寓，看到那建筑的外观我不禁大吃一惊，这里的建筑风格和规模与我住的木制公寓实在是差距太大了。我忍不住问道：“鸟井你是布尔乔亚①[①?布尔乔亚，意为资产阶级，法语bourgeois的音译。]吗？”

那是一栋七层高的崭新建筑，看起来坚固而时髦。

“我爸妈不过不算是缺钱花的人而已。”鸟井平心静气地说道。那回答在我看来，就像一个外遇曝光的丈夫淡淡地说“我不过跟别的女人睡了一觉而已”一样。

我被请到里面以后，又吓了一大跳。这家有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铺着实木地板，卫生间里还有带温水洗净器的马桶，还安着空调。不用再怀疑了，鸟井你就是一个布尔乔亚，我已经这么认定了。虽然这里只是租赁的大楼，不是分开出售的那种，但怎么说也算是个豪华公寓了。

“我爸妈就是有点闲钱而已啦。”鸟井说道，“咱们先不说这个。”鸟井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摆上一个箱子，打开上面的金属开关，露出排得整整齐齐的麻将牌来。

“一到三点，西他们就该来了。在这之前，我先教你点基本的东西吧。”

我四处找钟表，一抬头在墙上看见一个挂钟。现在是上午十点。

“这是什么啊？”我拿起一个上面刻着黑点和红点的白色细棒，好像象牙牙签似的。

“那叫点棒。你玩扑克牌的时候，不是也用筹码吗？这个跟那个意思一样。”鸟井接着对我一一加以说明，什么这个是一千点啦，这个是一万点啦。

“那么，咱们先来记一下牌型吧。”

“牌型是什么？”

“我这不是正要给你讲嘛。”鸟井苦笑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啊？”

“所以我说我不想玩嘛。”

“得得得。我教你便是了，你别那么一脸丧气的行吗？麻将的基本和法，就是一对将牌加上四个顺子或者刻子。”

“将牌？顺子？刻子？”

“将牌就是两张一样的牌。比方说吧，就是这种——”鸟井说道。他随手抓了几个从箱子里倒出的牌，摆了“两个八万”出来。

“然后我们再凑出四组顺子或者刻子来。这个叫顺子。”他快速动手摆出来一副“一二三饼”。我觉得这和扑克里的顺子挺像的。接着他又摆了个“三个五条”出来。虽然有些不一样吧，但是看起来挺像三张扑克的。

“这就是刻子了吧？”

“顺子或者刻子的部分是四组。你看，这里有将牌，还有四副顺子或者刻子，连在一起像不像一条曲里拐弯儿的龙啊。”

确实，被他这么一说，我仔细一看，“两个八万”“一二三饼”“三个五条”“三个六饼”连在一起，像是一个脑袋在左边，后面跟着四节身体的蛇。

“你要是和牌了就喊‘和了’，据说这个本来就是龙的意思①[①?日语和牌的时候喊“ロン（ron）”，发音很像中文的“龙”。]。”

“还有这个说法啊。”其实这对我来说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我们接着来啊，嗯，先从四张牌开始吧，这样你比较容易理解。先拿四张牌，然后以完成一副牌为目标开始抓牌。”说着鸟井摆了五张牌，分别是“两张八万”“二三四饼”。

“你可以以这个为目标，也可以做成“两张二饼”“三张八万”，你来用四张麻将练练手吧。”

“麻将有没有什么必胜法则之类的东西，或者什么理论之类的？”

“没有没有。”鸟井马上摆了摆手，“麻将这东西，其实就是自己说服自己的东西，是一个自我辩解的游戏。”

“你说的什么意思啊？”

“你玩玩就明白了。”

这时候我听到一声笛子似的鸣叫。仔细一看，窗户边挂了一个鸟笼子。

“你家里净是一些我家里没有的东西啊。”

“这叫文鸟。挺漂亮的吧。”鸟井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到鸟笼子旁边，伸出手指探进鸟笼子里，“这鸟儿的名字叫幺鸡。”

“妖姬？”我心想，难道这鸟是母的吗？

“麻将牌里有张牌叫幺鸡啊，那牌上不是刻着一只鸟似的图案嘛。这名字就是从那里来的。”鸟井说着，找到一张幺鸡，拿给我看。确实，上面画着一只鸟似的东西。大概是只孔雀吧。

鸟井接着说：“我去泡杯咖啡来。”说着便走向厨房。但他中途突然想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似的停了下来，转过身对我说：“对了，我说北村啊，你和女孩睡过吗？”

“啊？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啊！”我被他这种过于直接、过于唐突的问题搞得有点生气。

“还是小处男一个？”

“什么叫‘消除男’啊？”我气哼哼地答道。

鸟井听了又开始“嘎哈哈”地笑了起来。

“我这不是马上要给你讲嘛。”

沙漠 第五章

西在这两个多小时里一直在拼命地尝试，想要凑出一个“平和”来。他不是凑到一半的时候牌型被毁，就是眼看就要凑好了却被人劫了和。西不断地叹着气，尽管自己手里的点棒越来越少，但他似乎并不打算放弃祈求和平的努力。

“真邪门儿，通往和平的道路总是这样布满了荆棘吗？”西小声地抱怨道。

“就剩半庄就结束了吗？”我回头问站在我身后的麻将指导员鸟井。

“是啊，南场结束了。”鸟井答道。

麻将是四个人进行的游戏，半庄就是指每个人再各做两次“庄家”——据说是这样的。第一巡叫东场，第二巡叫南场。南场一旦结束，就说明打了半庄牌了——似乎是这样的吧。鸟井告诉我半庄一结束，一般大家都会计算点数，排定顺序。

“我说啊，北村你真的是刚学的麻将吗？”坐在我右边的东堂一边码牌一边说道。

“我今天上午刚开始学的。”

当得知我是因为名字里带“北”字才被召集过来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东堂大小姐可能也会过来打牌，没想到她还真过来了。

“真没想到在一个班里居然凑到了名字包含东南西北的四个人。这其中要是没有冥冥天意那才是怪事呢。这种天启怎么能够无视呢？”估计西一定是这么跟小南和东堂说的。虽然我觉得那种邀请说辞实在是愚蠢至极，但是没心没肺、傻了吧唧跟过来打麻将的我其实更是愚蠢至极。

东堂在我的右边，我记得按照麻将术语，她算是我的下家。她伸手摸牌，肌肤光滑得跟假人似的她接着说道：“不过啊，北村打得实在不错呢。一局都没输过，反应也快，真不像是刚学的。”

“我打小儿就是一个做事懂得找窍门的类型。”

“只要想做就能做成，却不会沉迷于其中的类型吗？”东堂看了我一眼。

“算是吧。想做就能做成，不是个招人喜欢的家伙。”

“咦？西君你为什么这么执著于‘平和’呢？”小南低声问西。只见她坐姿端正，仿佛正在表演茶道一般。和平常一个样子，只有她坐的位置阳光灿烂。

西停下手，用上次的那种口气说道：“虽然没有科学根据吧，但我一直坚信，即使是这种无聊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只要怀着一个强烈的信念，就一定能够成功。”

“你相信你能和个‘平和’出来？”我问道。

根据鸟井刚教给我的知识，我知道这个写成“平和”的和法是赢得点数最少的一种。据鸟井说，大概是因为几乎不用怎么花费点数，所以大家都很想“平和”吧。

最后坐庄的是西。他手里拿着骰子，却不见他掷出来，嘴里说道：“我说，其实我十分担心啊。美帝不是又向石油国家发动攻击了吗？表面上说自己是去消灭什么恐怖主义分子，实现世界和平什么的，其实说白了他们就是想独揽世界霸权啊。面对这种情形，我们日本青年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把这些都当成了别人家的事情，弄得自己好像一个旁观者似的，觉得这和自己的人生没有关系。这种想法能够让人接受吗？因此我说啊，我至少还关心着这个世界，至少还想为世界和平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有这种抱负的我，现在在这个极尽奢华的房间里……”

“这么极尽奢华，实在对不住了呢。”鸟井看起来一点都没有生气。

“在这里我始终坚信，我只要努力凑出‘平和’的牌型，不断地进行这种愚蠢的积累，总有一天，世界和平终将到来。”

“没戏了你。”乌井立刻说道，他发出几声得意而又华丽的笑声，“西你再怎么和‘平和’也没戏的。”

“更别提你一回都没和过了。”东堂耸耸肩膀。

“就是就是。”乌井继续说道，“就算你‘平和’了几百回，人家美国总统还是照样派兵出去。虽然联合国决议说这说那的，最后还不是得照着美国的意思行事？错不了的。浓缩铀武器袭击中东。这次搞不好啊——不，搞好了也一样——反正又要把日本的自卫队派出去了。”

“看，就是这个。”西拿着骰子，停了下来。

“怎么了？”

“乌井，你难道忘了Joe Strummer说的话了吗？”西扶了扶眼镜框。

“Strummer？谁啊他？”

“就是The Clash乐队的那个。”我说。

“啊，北村你也听The Clash吗？”西的眼中闪烁着发现同志一般的光辉，我赶紧摆手解释，“我虽然听过一点但是并不熟悉，所以没法跟你一起聊朋克摇滚。”

“Joe Strummer在The Clash的歌词中曾经这么写道……”西竖起食指，仿佛相信他那根手指能够接收到Joe Strummer从天国发来的重要信息似的。“‘你们被人支配吗？还是说你们支配他人？你们在前进吗？还是说你们正在后退？’他这么写过吧？面对他的质问，我们敢说我们此刻正在前进吗？”

虽然我们没有被他感动，但也都没说什么。过了片刻，我仿佛代表众人发言似的答道：“真不好说啊。”

要不说你们不行呢，西抱怨道，往桌面上掷出骰子。他扔出来个“五”点来，便开始从自己的那堆牌山里取牌。这局是西做庄，南三局开始了。如果西赢了的话，他就会“连庄”继续下去，如果是其他三家的某一个人赢了的话，他就下庄了。

“现在谁的得分最高啊？”

“小南吧？”东堂说道。

“啊？我第一吗？”小南看了看自己装点棒的盒子。放在她腰间的盒子里，点棒堆了满满一堆。虽说她只在东场赢了两局，但是和的牌却十分大，挣了不少点数。我记得她和了一次满贯，还和了一次跳满。她和的那个牌型的名字好像冗长的咒语一样，我完全没有记住。不过总而言之，这些咒语一样的东西守护着小南，让她赢了将近五万点。排名第二的是东堂，第三的是我，西同学高居第四名，也就是垫底的最后一名。

“西你垫底啊。”乌井说道。

“我说啊，”西眉头一皱，“这明摆着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就算你特地说出来也不会怎么样吧。天空是蔚蓝的，大海是宽广的，我垫底这事你不必特地说出来嘛。”

“天空是蔚蓝的，大海是宽广的，西是垫底的。”乌井仿佛在吟诵诗句一样，嬉皮笑脸地说道。

西的眼中闪烁着光芒。“现在就说胜负也未必太早了点儿吧，现在我开始做庄了哦，人被逼到悬崖的边上，才会发挥出真正的本领来。我马上就要连庄啦。前进吧西！前进！”西一边喊着口号一边出牌。

结果这局以东堂在第八巡的时候自摸了一张“六万”而告终。

“断么平和一杯口①[①?一杯口是日本麻将的一种和牌形式。指的是像二二三三四四这样含有两组同种类而同样大小的顺子的情况。加一番。]自摸宝牌②[②?宝牌就是牌墙上翻开亮出的那张牌的下一张，所和牌中有几个“宝”牌，最后算分时就加几番。宝牌一就是加一番。]一！”东堂念出一大长串的咒语，西则好像一个小孩子似的堵住自己的耳朵“啊——啊——”地装作什么都没听到。

沙漠 第六章

鸟井拉上厚重的窗帘，这时我才发现外面已经暗了下来。我和东堂几乎同时抬头看墙上的钟，现在已经晚上七点多了。半庄结束，点数也算完了，我们手里摆弄着麻将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屋子里，吊儿郎当地坐着。

隔壁的屋子传来一声“咚”的响声，坐在墙边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了看墙。这时鸟井说道：“隔壁啊，住着一对老吵架的年轻夫妇。他们来不来就敲墙，一开始我还挺担心的，但据我观察好像老婆比较强一点，因此也就放心了。”

“你不担心她老公吗？”

“我才不替男人操心呢。”鸟井说道，“咱们差不多去吃饭吧。”说着站了起来。

顺着公寓大楼前方的马路往后走过两个街区，便能看到一家小店。店门是老式的横开拉门，店里有几张四人坐的桌子，最里面坐着三四个学生模样的男子。

这家小店的招牌上写着“贤犬轩”三个大字。貌似这个在日语里可以读成“啃啃啃”，这也太欺负人了吧。虽然招牌上写着“中华”二字，但是其实感觉更像一个定食饭馆。店里的桌子上也没有那种会旋转的玻璃盘，而且“贤犬轩”这种名字大概只有日本人才会想得出来吧。我看了看菜单，觉得上面写着的生姜烧肉什么的菜名实在不像是中华料理。

我们几人找了张靠门口的桌子坐了下来。

“这里每道菜都很好吃哦。”鸟井这么一说，我们纷纷抬头去看贴在墙上的菜单。右边的几个学生都往我们这里看，他们一看见东堂，眼睛立刻睁得大大的，接着又装作没有那回事儿似的转过身。确实，在这个苍蝇小店里，东堂实在很扎眼。

“小哥，今天人够多的啊。”一个穿着日式围裙的女人对鸟井说道。

这么来看，鸟井似乎平时经常来这家店吃饭。我们纷纷开口点菜，什么韭菜炒猪肝啊，炸鸡块套餐啊，拉面套餐啊，生姜烧肉啊等等。待女服务员回到厨房之后，鸟井兴高采烈地说道：“生姜烧肉那道菜可不怎么样啊！”

“你不是说每道菜都很好吃吗？”我理所当然地抗议道。

“除了生姜烧肉以外。”

“你早说啊……”

“我说，东堂你是哪里人啊？”鸟井无视我的叹息，直接转变话题。

“我就是仙台本地人啊。”东堂一边说，一边看着西。她这样一看，引得我们也跟着看西。

西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歪着头，十分专心地看着店里面。他在看电视。我们也跟着向电视看去，难道说现在正播放着什么特别有意思的节目吗？我定睛一看，只见电视画面上出现了一张新闻播报员的无聊面孔。过了一会儿，西喝了一口杯子里的水，我们几个也随之拿起杯子来喝水。

“刚才的新闻你们看到了吗？”

我看了看电视，已经是广告时间了。“什么新闻啊？”

“一个过路魔①[①?过路魔，日语里写做通リ魔，指潜伏在路边袭击行人等的劫犯。]现身仙台市。”

“啊，那个啊，我知道。”小南提高音调说道，“一般在凌晨出现对吧？据说专门挑中年男子下手。”

我们点的菜都已经上来了。每个人点的菜都被摆到各自的面前，我们拿起筷子准备开吃。

“是个什么样的家伙？”鸟井用筷子指了指西，问道。

西浮现出一脸不悦的表情，“别拿筷子指着我行不？是一个盯上中年老头儿的男子。他会劈头盖脸问人家‘你是总统吗’，然后对对方进行殴打，抢走对方的钱。”

“总统？”我、东堂和鸟井三个人异口同声地问道。

“你们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西露出一副*裸的失望表情，“我觉得啊，这个家伙正在为世界的现状发愁。他一定为美帝不顾联合国的阻拦对他国发动侵略一事而感到愤怒。”

“你说那个过路魔是吗？”我都想说，你这么理解人家的心情，其实就是你自己吧。

“可能是吧。他坐立不安地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行动着。在他看来，美国这么肆无忌惮地折腾都是拜那个猴脸总统所赐。”

我最近只要一打开电视机，那张干瘦、黝黑的面孔就会出现在眼前。那位总统的眼珠子总是转个不停，只要说着说着没词儿了，就会跟个男演员似的冲着镜头傻笑。虽然我觉得他一定也有自己的辛苦，比起我们这些人来，他应该对这个社会更加了解，但我只要一看到他的言行举止，就会不自觉地想“这家伙大脑进水了吧”。就连我这样没见过世面的小屁孩儿都会骂他，想必他这个总统当得也够可怜的。

“那个过路魔就为了这事才会去袭击和总统长得像的人？”

西说，北村你真是一针见血啊。说着，眼睛里又放出光芒来。“大概，他真的是很认真地在仙台车站寻找美国总统，想要惩罚惩罚他吧。”

“在仙台就算等到猴年马月也等不到美国总统吧。”鸟井笑道。

“对于我们这个总统男来说，这种现实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怎么样，他坚信只要干掉总统，就能避免战争，为此他才不断地徘徊寻找。正因为如此，他才来回来去地问别人，你是总统吗，你是总统吗？”

“你说什么总统男，是那个过路魔的名字吗？新闻里说的？”鸟井再次回头看了看电视，画面里正在播放别的新闻，讲的是一个诈骗犯被捕

了，他假装制作公益节目在街头募集到了近千万日元的善款。

“不是啊，我刚给他起的名字。”西泰然自若地答道。好像刚想起来似的，他赶忙伸筷子去夹韭菜炒猪肝。“不管怎么说，我支持那个过路魔。”

“你连过路魔都支持？”小南有点担心西似的小声说道。

“比起那些只对周围一些无聊的事情感兴趣的学生，比起那些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不管世界上哪里深陷战火的煎熬、不管那些在内战里被杀掉的婴儿和孕妇、不管动物一天一天地减少下去却只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学生，和比起他们来，这个想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世界，拼命地想要找出美国总统的总统男，哪一个更恶劣一些呢？”

我们互相看了看，除了说“当然是那个总统男了”之外，别无选择。

西叹了一口气，说道：“我说啊，有句话你们难道不知道吗，那么有名的一句话。”

“什么话啊？”我兴趣浓厚地问道。

西长吸了一口气，说道：“人类会为了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而烦恼。”

“你说啥呢？”

“‘看到彼方的人们受苦受难，自己无法置身事外’，那么精彩的书你们难道没有读过吗？”

西虽然这么说，却就是不说这书叫什么名字，只是接着说道：“如果我们的总统男真的有一天有机会和美国总统决一雌雄的话，这个世界或许会因此而改变。”

“什么我们的总统男啊，居然说什么‘我们的’。”

“我极其希望自己能有点什么特殊功能。”西满腔愤慨地说道，又伸筷子去夹菜。“这样的话，我就不仅可以在麻将桌上和‘平和’，还可以去做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情。”

“不过说起来你好像一次‘平和’都没有和过啊。”鸟井笑道，接着他又打了个响指，“啊，对了！”然后拿起勺子喝了一口汤，抿了抿嘴唇，说道：“说到特异功能，小南可是个高手。”

“啊？”大家的视线集中到了小南身上。

“你说什么？”西伸出筷子问道。

“不许用筷子指人！”这次鸟井学着西的样子摆了摆手，“小南，快让他们见识见识！”

小南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但仍然平静地微笑着。鸟井把一个勺子递给她。

“这是……”东堂低声问道。

我也心想，难不成是……

“难不成你要把勺子弄弯？”西脱口而出。

“你们就看着吧。”鸟井笑道，但他的脸上完全没有那种想要启蒙我们或是向我们传教似的兴致，更没有想用精巧的魔术蒙骗我们的感觉。

“那我就……”小南说着，把手伸到桌子上，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勺子柄上距离勺子头一厘米远的地方。

“不是吧？”

“对于鸟瞰型的北村来说，这个现实或许会让你无法接受吧。”鸟井说道。

我看了看小南的表情，只见她十分平静，并没有什么紧皱眉头啊，太阳穴血管凸现啊，双手发颤之类的表现。

“这是什么啊？”我刚忍不住说出这话来，就看见勺子发生了变化。那个不锈钢制的勺子从小南接触的部分往下弯曲了一点，就像被火烤过的塑料似的，又像没有主见、不争气的年轻人一样蜷成了一团。

小南接着又把勺子立起来，用手拿住勺子的柄部，另一只手触摸勺子的头部。虽然没见小南怎么使劲，但勺子还是从头部开始弯成了一个直角，那样子好像在低头说“我太软弱了，实在对不起”。

鸟井又“嘎哈哈”地笑了起来。

不是吧，这种事情你也能这么轻松地笑出声来？我心想，但是并没有说出来。

东堂也是一样，那张精致的脸蛋顿时凝固了起来，仿佛人偶似的盯着小南的手看。

“啊？”发出一声不可思议叫声的是西，他从小南的手里夺过勺子，自己试着摆弄起来。他好几次发力想要弄弯勺子，勺子却纹丝不动，一点都不弯。他又发出了一声“啊”。

我忽然想起在一年前，我在老家盛冈和爸妈一起看那档电视节目的事情。当时电视上播放着的是上越地方一个村子的老妇表演弄弯勺子的节目。在那个村子里，老妇的能力好像被当成了佛祖的恩惠，一时间还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摄影棚里的老妇姿势端正，十分安稳地站在那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希望能够顺利成功。”结果勺子就弯了。但是一同出场的一个落语家和一个广告撰写人却说老妇有可疑的举动，并接着证明了弄弯勺子无非是个精巧的骗人花招而已。“果不其然，什么超能力之类的东西确实是没有的啊。”妈妈十分遗憾地说了一句。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今天在我面前发生的勺子弯曲一事绝对不是什么骗人的花招。

“就算把勺子弯了又能怎么样啊？”西说道。

“西同学还真是不服输啊。”鸟井笑道，“小南可是从小就能把勺子弯曲的哦。”

“你们学校当时没有发生什么骚动吗？”东堂问道。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学校是在一个村儿里啦。”鸟井插嘴说道。

“不是在东京吗？”我问道

“就算在东京村里也还是村里啊。不管怎么说，当时大家确实很震惊，不过倒是没有发生什么骚动。”

“电视台什么的没有过去采访吗？”

“每个班级里面不是都有一些跑步跑得特别快、转笔转得特别好、青蛙倒立得特别好的人吗？可能当时我们感觉和这些差不多吧，因此小南才并不怎么引人注目。”

小南点点头。

“这个和你说的那些完全两回事吧？”我不敢相信。

“当时就是这样啊，十分意外。”鸟井摇了摇头，“我说，北村你不会现在就想给电视台打电话吧。”

“说不想那才是说瞎话吧。”

“喂，什么叫青蛙倒立啊，不是一般的那种倒立吗？那是什么啊？”西一个人不断重复着无聊的问题，我们直接无视他，继续问小南。

“除了弄弯勺子你还会什么别的东西吗？”东堂问道。

小南“嗯”了一声，有点害羞地点了点头。“虽然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各种各样会的挺多的。”

可以移动物品吗？东堂半信半疑稍带忧虑地问道。

“嗯。”小南说罢，便目不转睛地盯着摆在鸟井旁边桌上的那只大海碗。

“大海碗。”鸟井说道。话音刚落，只见那只大海碗开始吱吱地朝着小南移动起来。那只外形酷似大海碗的小动物一边警惕地看着周围，一边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着。我们都屏住呼吸地看着，过了一会儿，又都因为憋不住而慢慢地开始吐气。

骗人的吧，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

“连鸟瞰型的北村也都大吃一惊了呢。”

“看到这个都不吃惊的人那才叫可疑呢。”

“移动物体的时候，你叫了一声它的名字是吧。”鸟井向小南确认。

“名字？”

“在让物体移动的时候，脑子里想着那个东西的名字，就会比较容易……”小南羞答答地说。

“什么意思？”

“简单地说，就是移动勺子的时候，心里要想着‘我要让勺子动，让这个勺子动哦’。因此，如果别人在一边帮忙叫它的名字，小南移动起来就会比较容易。因此刚才我喊了一声大海碗。”

“如果是汽车的话就叫那个车的车型……”小南的头越来越低，那样子好像在赔不是似的，“说得乱七八糟的，实在对不起。”

“车型？”

“小南家是汽车经销商啊，所以如果只说‘汽车’就不能在大脑里形成一个印象，所以必须念车型。”

“你记得真清楚啊，鸟井君。”小南的眼睛圆溜溜地，兴奋得小脸也红了起来。

“是吧！我记得可是超——级清楚啊。忘不了的。”

“你真的能让汽车也动起来？”我夹着猪肉的筷子停在半空中。

鸟井又开始喋喋不休起来，这次他说的是初二时候，参加一次名为“林间学校”的团体旅行的事情。当时大家在河岸上用铁饭盒煮饭，鸟井和小南则一起去河里打水，刚到河边鸟井便看到河对岸停着一辆大型轿车，他突然灵机一动脱口而出：“你能让那个动起来吗？”

“结果就动了？”我眉毛往上一扬。

“一开始一点动静都没有哦。”小南微笑着说道。

“我拼命地汽车汽车地喊着，但那车子却纹丝不动。没办法了，我就试着说了一声它的车型‘皇冠’！”

“结果车子飞起来了吗？”东堂一皱眉头。

“车子啪的一下掉到河里去了。”

我们都惊得张大了嘴巴，过了好一会儿东堂才没话找话似的说道：

“没有……引起什么骚动吗？”

“嗯，骚动倒是有一些。”

“倒是有一些是什么意思啊。你们那是什么学校啊？那也能算是一所现代日本的学校吗？”我说道。

“怎么着，你瞧不起我们练马①[①?练马，东京地名。练马区位于东京二十三区的西北部，是东京二十三区中最新制定的一个区。练马区以拥有众多的漫画家而闻名，有“日本动漫发祥地”之称。著名的日本漫画《哆啦A梦》及《忍者小灵精》的故事场景就在练马区。]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好吧——”西目光顿时变得锐利起来。他扶了扶眼镜，虽然没有喝酒，却表现得像一个爱抬杠的老头儿。“那么，我们去外面让小南表演给我们看吧。光是动嘴巴的话怎么说都可以。去外面真正弄飞一辆‘皇冠’去吧。”

不过小南却抱歉似的摇摇头。她说在那以后她只成功过一次，说罢便开始把那一次的原委告诉我们。她说，那是她上高三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她从补习班出来，正往家走。这时她看到自动售货机前面停着一辆大汽车，觉得十分碍事，便看了看汽车上面的文字，随后她在心里念出这个车型来：“HIACE”。她这么一念那辆车便开始轻飘飘地飘了起来，最后掉在几米外的地方。

“你就吹吧。”西抗议道。

“现在做不了了吗？”鸟井问道。

“不行了。我会时不时地试试。在林间学校的那次和去年的那次，除了这两次以外，我从来没有成功地移动过大的物品。”

小南这么一说，东堂便掰着手指算了算。“正好四年一次哦。”她说道，艳丽的朱唇柔媚动人。

“啊，可能吧。”小南的表情变得开朗起来，“看来需要一定时间的准备哦。”

“没这回事儿吧。”西一副不满的表情，“这个又不是奥运会、世界杯什么的。话说回来，你刚才弄弯的是这家店的勺子吧。”

“啊，是啊，哎呀，一会儿一定得赔礼道歉才行。”小南缩着肩膀说道。

“看来你怎么也不会相信啦。”鸟井笑道，“哎呀，真拿你没办法，那这样吧。”他指着我面前的一个杯子说道：“小南，这个杯子。”

小南看着杯子，只见装了水的杯子开始慢慢地向着我的右手边移动起来。

“这个为什么会引不起骚动呢？”我茫然地看着从面前经过的杯子说道。

“你瞧不起我们练马是吗？！”

沙漠 第七章

在回公寓大楼的路上，西只要一看到停在路边的车子，就会大声念出来它的车型，然后偷偷回头看看小南。

“天际！”

“朗程①[①?天际，朗程都是日产汽车公司的产品。]!”

西的声音在夜空中不断地回荡。

“连小南本人都说办不到了，你还是省省吧。”我劝着西。可能小南这人脾气实在是太好了，她不但一点生气的样子都没有，而且只要西一喊她便按照他的指示停下来，仿佛仔细品味交响乐的演奏似的闭目冥想，默不做声，但最后还是无奈地摇摇头。

“北村你信吗？”鸟井怕了拍我的肩膀，“有不少家伙都嘲笑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哪个事情？”

“超自然现象啊，比如什么超能力啊，不明飞行物什么的。”

“这种事情对我来说无所谓啦。”我实话实说道，“我不喜欢否定一切，但也不喜欢一问到底。”

“看看，这才是真正的鸟瞰型啊。”

“我要是有那种能力的话……”西走了过来，靠在我的肩膀上。走在一边的东堂问：“有的话你打算怎么办呢？”

“有的话当然是‘燃烧’了啊。”西立刻答道。

“燃烧？”我鹦鹉学舌似的问道。

“对，燃烧！把那些无能政治家的房子烧掉，把那些愚蠢学生的电脑烧掉。这样一来，学生们或许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到世界大事之中了。”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电脑和手机，西斩钉截铁地说道。

回到公寓以后，我们本来已经没有心情再玩麻将了，但却抵不过西的苦苦哀求：“再玩半庄，就半庄！”

于是我们所有人重新分配点数，每人两万七千点，再次开始打牌。虽然才刚刚玩了几盘，但我十分确定自己已经爱上了麻将：摸牌时的那种触感、翻牌时的那种期待感、洗牌时发出的那种声响、以及码牌时的那种作业。不得不承认，像麻将这种斟酌总体战略、确认战局状况、反复构筑、毁坏牌型的游戏确实十分适合我。在好一段时间里，牌桌上只有抓牌、换牌、出牌、凑牌型的声音不断地响着，什么“吃”啊，“碰”啊的喊声，完全消失殆尽。

结果这一次，和我们吃晚饭前玩的那次一样，还是小南名列第一，西同学则始终牢牢地占据着最后一名的位置，直至终盘。

“西你就这么喜欢朋克摇滚吗？”东堂说道。这是南场的第二局，大家都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抓牌出牌。

“喜欢啊。”西漫不经心地说道，他好像恨不得咬上一口似的瞪着手中的牌。

“朋克摇滚是什么东西啊？”东堂问道。

西一边挠着脑袋思索着，一边伸手抓牌。随后，他的脸上突然散发出万丈光芒，大喊一声“立直①[①?当玩家手牌十三张不吃不碰，构成“门前清”时，可宣布立直。立直后不能吃碰，不能换牌，只能靠手里的十三张牌去和牌。立直时，玩家必须明确说“立直”，把打出的牌横放，并且在桌上打出的牌旁边放一根小条表示拿出一千点。]！”，然后把丢出的“二条”横放在一边。

“立直了啊，好可怕啊。”小南用极小的声音说了一句。

“朋克摇滚的定义啊，说实话，其实是个无所谓的事情。”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喊了“立直”而感到安心，还是因为怕自己要和的牌被大家猜出来而感到担心，西突然变得话多起来。“The Pretty Things②[②?The Pretty Things，英国乐队名。对上世纪六十年代摇滚乐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乐队早期的时候，还有Dr. Feelgood③[③?Dr. Feelgood，英国乐队名。]乐队早期的时候都是朋克啊。”

“什么早期不早期的，真够啰唆的。”鸟井开玩笑道。

“不过我喜欢的还是The Clash 和 Ramones啊。”

“咱们班聚会的时候你也说过吧。什么Joe Strummer啊，什么Joey Ramone啊。”我说道。

“那些都是些什么人啊？”东堂问道。

“一个是The Clash乐队的主唱，一个是Ramones乐队的主唱。”我对东堂解释道。

“不过要我说啊，他们音乐当中的那种简单和荒谬才是朋克摇滚，不，是摇滚力量的体现。”西对自己的话表示赞同似的点了点头，随后从牌山上抓了一张牌，说了句“还是不对，这张我不和”，然后打出一张“一饼”。

“那个好吗？”东堂说道。

“‘一饼’吗？那种牌对我没用啊。”

“没说那张牌，我说那个叫Ramones的乐队。”

“就是他们的每首曲子听起来都差不多。”我插嘴告诉他。

“我说啊，那乐队挺好的。他们不是一直坚持到底的吗？真正重要的东西不管什么时候都不会改变。你们知道Joey Ramone的那句名言吧？他的名言。”

“名言啊，我挺想听听的。”鸟井说道，他看起来挺高兴。

“他说什么了啊？”我也兴趣浓厚地问道。

“这个嘛，Joey Ramone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曾经被问道‘为什么你们的乐队维持了这么久’，他用一个堪称完美的回答答复了这个记者。”

“他怎么说的？”东堂手里抓着牌，眼睛直愣愣地看着西。

“他怎么说的？”小南也十分好奇，笑呵呵地问道。

“他怎么说的啊？”我接着问道。我的话音未落，鸟井也趁机跟着问：“说什么了？”

“Joey Ramone当时是这么说的。我们的乐队之所以维持了这么久，”西在这里突然一下子闭上嘴巴，一个接着一个地看了看我们，“‘是因为我们在舞台上不怎么乱动。’”

我和鸟井几乎同时喷了出来，笑得前仰后合，一不小心差点把自己的牌碰倒。小南也眯起眼睛笑了起来。我十分在意地看了看东堂的表情，只见她的表情也有所缓和，嘴角向上翘起。虽然她不像是要捧腹大笑吧，但看起来却是一副强忍笑意的样子。

“你们这是怎么了？为什么都笑啊，我真是不明白。这不是什么深奥的回答吧。”

“确实不深奥！”鸟井说道。

“不过，他已经死了吧？”小南换上了一副稍显寂寞的表情，“明明一动都不动的。”

过了大概三巡的时间，我突然听到一个声响。

我向窗户那边看了看，只见鸟井站在鸟笼子旁边正在喂鸟。东堂和小南也纷纷扭头朝鸟笼子看去，只有西仍然全神贯注地看着自己手里的牌。

鸟井“啊”地一声，接着又是“咔嚓”地一下，随后传来的是仿佛轻轻鼓掌似的拍打翅膀的声音。似乎是笼子没有关好，文鸟趁机飞了出来，轻巧地飞到了房间的一个角落。

“快点，北村，该你了。”这时还在专心打麻将的只有西一个人了，他虽然喊了“立直”，但似乎因为一直不上牌，显得异常焦躁。

我出了一张牌，东堂也出牌完毕，接着又轮到西了。他刚把手伸向牌山抓牌，这时文鸟正好飞了过来，慢慢降落在我们四人围坐的麻将桌

上。仿佛一架听从信号灯指挥而着陆的飞机一般，它拍打着翅膀，准确地降落在桌子的正中心。它东张西望地来回看着，可能是意识到了自己落在了一个受人瞩目的地方。

就在这时，西大喊一声“和了”。

“和了！和了！和了！”

“什么？我和了吗？”东堂一片茫然。

“这只鸟啊。这只鸟不就是幺鸡嘛。我正好和幺鸡。”西唾沫星子横飞。他推倒自己手里的牌，手里的牌是清一色漂亮的“条子牌”。“因为和的是幺鸡，所以这牌就大了啊，这是一条龙①[①?一条龙，日语写作“一气通贯”，指和牌时，同一牌种从一到九的牌都有。]哦。门清一，再加上一条龙，再加上宝牌一，这可是倍满②[②?倍满，日本麻将里八至十番叫做倍满。]啊。庄家的倍满。”西连珠炮似的滔滔不绝地说道。

“你说鸟，就是这只鸟是吗？”小南呆然若失地指着文鸟问道。

“当然啦，当然是这只鸟啦。”西完全陶醉在胜利之中，一脸兴奋的表情。看来西是要和“幺鸡”这张牌，但是却怎么也摸不到，可能他觉得反正“幺鸡”这张牌上面刻着的也是一只鸟，索性就用真正的鸟来和牌了。

我们在一瞬之间全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但一会儿的工夫便都反应过来了。

“你也太无聊了吧，完全无视规则啊。”我沉着脸说道。

“这只文鸟算谁出的牌呢？”小南指着小鸟问道。

“我说啊，你这牌和得不是‘平和’吧。”东堂一针见血地指出。

站在身后的鸟井见了，又“嘎哈哈”地笑了起来。“哎呀，我就喜欢这个。”

“这个？你喜欢哪个？”我抬头看了看鸟井。

“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呗。居然用这只文鸟代替幺鸡来和牌。虽然又愚蠢又差劲吧，但这种牵强附会也就人类才做得出来。”鸟井接着说，“这真是个无聊透顶的牵强附会啊。比如什么数字里的‘四’，就被当做‘死’，谁都不喜欢。类似这种东西对于动物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不过对人类来说却是意义重大吧。”

“我倒是不这么看。”我说道。

“行了行了，不管怎么说，赶紧把点棒交出来吧。”只有西泰然自若地，不，应该说是不知羞耻地继续说道。

“真是愚蠢得让人精神焕发啊！”只有鸟井一个人哈哈大笑。

沙漠 第八章

我们几个从鸟井住的公寓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西那个荒唐至极的和牌当然没有被我们承认。一般来说，西的这种行为算是“诈和”，理应被罚掉一些点棒。把“文鸟当成牌来和牌”的这种玩法，对于除了我这个初学者之外的其他三人来说也是第一次见到。可能是因为这事荒唐到了极点，因此大家反而都觉得“算了，怎么都无所谓了”。

在回去的时候，十分偶然地，我居然和东堂顺路。等小南和西分别朝着其他的方向离开之后，夜晚的街道上便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我和东堂并排走着。“那个，”我开口说道，“东堂你觉得小南的那个能力怎么样？就是把勺子弄弯的那个。那种能力本应该引起巨大的轰动吧。”

“我也这么觉得。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不过，小南确实不像是个说谎的……”东堂说到这里，便沉默不语了。

“不像是个说谎的人吧。”我接着东堂的话说道。

马路边种着成排的榉树，一座座公寓大楼拔地而起，整齐地排在路两旁。周围能称得上商家的地方大概只有些小西点店和时装店，不过现在就连这些小店也都拉下卷帘门结束了营业，因而大街上显得有些昏暗。

“这么晚了，没事吧？”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么问是一种礼节，因此就这么说了。东堂只是用一种暧昧不清的声音应了一声，不知道她是想表达“是啊”还是想表达“没事”。

我们走过一个小十字路口，便发现所有的路口都停满了出租车，那阵势让人十分震撼。

我们跨过马路牙子上的铁链，刚走过已经关门的加油站，这时东堂突然开口说：“那个……”那种口气仿佛是经过再三思考才开口，其中又好像充满了无比坚定的决心，这让我不禁有些畏惧。

“怎么了？”我回问道。

“能不能……现在陪我一起去一趟卖CD的音像店？”东堂的嘴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这话我连想都没想过——她继续说道，“嗯，我记得那条带拱顶的商业街上有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音像店。”

“没问题。你想买什么？”

“我因为平时不怎么听CD，所以没有去音像店的习惯。我高中时候的老师十分喜欢爵士乐，给我留下的全是烦人的回忆。我现在只要看到爵士乐这三个字，心情都会变得很坏。”

“不过，你为什么今天要特地去一趟音像店啊？想买什么吗？”

“那个，刚才，”东堂顿了顿，空出一段踌躇的时间后，接着说道，“我想买西说的那个乐队……”说着，东堂的声音越来越小。

“Ramones乐队？”

“对，就是那个。”

沙漠 第九章

刚一走进那家夜间营业的音像店，我们的视线便开始到处寻找卖西洋音乐的专柜，一边找一边往里走。东堂在一个写着“R”的专柜前停住脚步，顿了片刻对我说道：“你看，这样子很帅吗？”

她手里拿着一张Ramones乐队的CD唱片，让我看封面。言外之意好像在说“我怎么一点也不觉得他们帅啊”，“难道我的感觉有问题吗”。东堂手里那张专辑的封面上，一群男人穿着摩托车手穿的那种夹克和脏兮兮的牛仔裤，留着一头家里蹲漫画家似的发型，吊儿郎当地站在那里。

“帅……吧。”我其实也不知道那样子算不算帅。

结果东堂选了几张Ramones乐队的CD，朝收银台走去。

我的视线从手里的CD慢慢移到东堂的背影上。挺胸抬头、正在打开钱包掏钱的她，仅仅用一个普通的站姿，便足以傲视群芳。站在收银台的店员是一个带着眼镜的知性男子，他看了看东堂，又看了看摆在面前的那些CD，来回来去地确认了好几回。

我看了他的样子，忍不住想笑：你这确认得也太直接点儿了吧？不过想想也是，深夜的CD音像店里，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孩跑过来买三十年前的朋克摇滚乐CD，这光景确实够迷惑人的。因此，就算这时这个店员说上一句“没想到连美女都爱听Ramones啊”这种在各种意义上都充满偏见的话，我也不会觉得惊讶。

“难道说……”我们出了音像店，走了一会以后，我开口问东堂。

信号灯变成了绿色，我们走过人行横道。几个喝醉了的年轻人——话虽这么说吧，但人家毫无疑问比我们岁数大——从我们身边超了过去。之后，那些人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回过头来朝我们看，很明显，他们是在看东堂。虽然他们肯定是故意回过头的，但是东堂却一点也不介意，

我不禁钦佩万分：看来对于一个美女来说，受人瞩目、被人关注什么的早就成为家常便饭了。

“如果我说错了你千万别介意，东堂，你是不是有点喜欢西啊？”

空气在一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远处传来几声火车的声响，还能听到微小的引擎声。这个夜晚虽然称不上寂静，但是却很恬静而安详。

“北村你还记得那个吗？大概半个月前，那场保龄球赛。”我们在按钮式的行人信号灯前面停了下来，东堂终于开口说道。

东堂的这句话仿佛一把钥匙一般，打开了我记忆的大门。我的大脑随之犹如一个被拧紧的发条一样开始转动，记忆不断地倒回到过去，找到符合的画面之后，便开始播放。

我看见了写着“仙台保龄球馆”的广告牌，以及西那张紧绷着的脸。

半个月前，我们所属的法学院组织了一次新生保龄球大赛。虽然号称是“全体新生”参加的大赛，但其实并不是强制每个人都参加，主办方也只是租下了保龄球馆的十条球道而已。

每条球道供五个人比赛，靠简单的抽签来分组。比赛共有三局，最后计算得分来分出名次。担任本次比赛主持人的不出意外还是我们班的那个带着花哨眼镜、留着一头长发的莞尔同学。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无论什么时候都当干事的莞尔！”莞尔这么一介绍自己，现场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我和鸟井同在一条球道比赛。同组剩下的三个人，一个是同班的一个女孩，另外两个是其他班的男生。那个看上去窈窕娇弱的女孩用一句“我的平均得分在一百八左右，各位别太吃惊啊”这样不知是真话还是玩笑的话，让我们惊得脸直抽筋。等到实战的时候，她果然投出了这个分数，这便让我们的脸抽得更加厉害了。

我和手里提着音像店袋子的东堂为了过马路而走进地下通道。在这个四周阶梯汇聚至此的地下中心，有一个小型喷水池，几张长椅围绕在其四周。几个无家可归的男人用纸箱子做被褥，擅自占据了几张长椅，因此我们只好找了张没人坐的椅子坐了下来。

“那天，东堂在左边的那条球道吧。”

“你记得真清楚。”

比赛的那一天，我记得坐在我身边的鸟井不断地发泄着心里的不满。

“凭什么啊，东堂怎么在那么偏的地方，根本没法靠近嘛。

西倒是在我们旁边的球道。”

“我记得。”我马上点了点头，“西的投球的姿势也太丑了吧，他是不是个初学者啊？”

“不过他吹嘘他不是个初学者啊。”

连站在远处观看的我们都对西的投球姿势忍俊不禁。

“那人打得真够烂的。”同在我们球道的那位平均分一百八小姐笑道。

鸟井特地走到左边去看了看，然后回来报告说：“他得分也是最低的，连九十分都不到。”

“看那家伙的样子就知道他没什么运动细胞。”旁边不知是谁说了一句。看来不论是在哪条球道，西笨拙的样子都成了议论的话题。

球道后面有几个排队等候的客人，他们穿着高级的西服，嘴里还叼着香烟，一边看我们的保龄球比赛，一边嘲笑西的投球姿势。

“那些人是牛郎哦。”平均分一百八小姐告诉我们。

“牛郎和保龄球？这个组合多少有点……”我把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话音刚落，平均分一百八小姐便点了点头道：“听说很流行哦，当今仙台的‘特殊服务行业’里面，保龄球很热啊。”

“真是一群健康的牛郎啊。”鸟井苦笑道，“你这么懂行情，看来你经常去牛郎俱乐部玩嘛。”

平均分一百八小姐淡淡地点了点头。“算是吧。我跟你们说啊，那些牛郎们其实都是好人哦，很多都是。又温柔，又努力。”

我心说，你该不会已经中了牛郎的魔或者被牛郎的诈术给骗了吧。我这么揣测着，但又觉得好像不是。

“牛郎里面有身心健康的好人，但也有靠不住的坏蛋。”她随后断言道：“职业不分贵贱。”

听她这么一说，我也只能说一句“原来如此啊”，表示赞同。

“不过啊，好像牛郎里面也有那种特别垃圾的家伙。”平均分一百八小姐浑身上下开始散发出一种“牛郎活字典”的威严，“拼了命地就知道赚钱，有钱了就去赌，然后就会被危险的组织利用。”

我问她，所谓危险的组织具体危险到什么地步呢。

她说：“大概有一些人最后变成了强盗或者小偷的同伙吧。”

“强盗和小偷，这和牛郎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吧。”我被惊呆了。

“他们有个比较大的共同点，都是为了钱。”

我看见投完球的西在转身的时候不小心脚下一绊，摔倒在地。牛郎们看到这里，一齐笑了起来。

“我在那个时候真的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西被人嘲笑，却一点也不觉得羞耻，明明打得很烂，却毫不畏惧。”

“毫不畏惧？”

“我觉得，那可能是因为他充满了……自信。”东堂羞答答地说出“自信”两个字来。

“西充满了自信？”我不禁问道。

“西他很勇敢。”

“原来如此，西很勇敢啊。”

“实际上，比赛后的第二天，我又去了一次那个保龄球馆。”

“你从此爱上保龄球了？”

“我只是钱包掉在那里了。”她冷冷地说道。那不是个有纪念意义的钱包，里面也没装什么重要的卡片，只是在向保龄球馆询问之后，对方表示确实有一个钱包并让她过来取而已。东堂接下来的诉说，让我仿佛也身临其境，好像在比赛后的第二天再次到访那个保龄球馆的人是我似的。

下午两点，星期日的保龄球馆生意很好。球馆里到处是保龄球滚动的声音：保龄球“碰”地落到地板上，之后便是一段滑行时的安静，接着球瓶“呼”地一下痛快地倒下，发出破裂一般的声音。过了一段时间后，便再次重复。球馆里不时传来几声欢呼，或是后悔的叹息。从柜台女店员手中领回钱包的东堂，刚要从球场后面穿过离去，突然在左边第二条球道上看见了持球准备投出的西。那条球道的休息椅上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推测西是一个人过来打球的。等东堂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早就一步步朝着那条球道走了过去。

“你对他有兴趣吗？”我在中间插话问道。

“主要他是一个我没怎么见过的类型。”

“我猜也是。”

东堂说，她看到西投球的姿势，直接在心里“哎呀”了一声。似乎是因为他的姿势和两天前比赛中的姿势大不相同，姿势变得平稳了很多。东堂就近找了一个座位坐下，这个座位的位置很高，能看清整个球道。

西投出的球，从球道的右边漂亮地回旋着前进，走到球道一半的地方，便划出一道弧圈开始慢慢地向左边移动。不知道他打得是曲线球还是钩球，总之球是转过来了。只见球划出一道令人期待的弧线，结

果转过了一号瓶，却打到了最边上的瓶子，左边好像被挖空了一般，但还是剩下了一些球瓶。西挠着脑袋回到座位上，一脸的疑惑，好像在说“真邪门儿啊”。东堂正好奇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却见他拿起放在椅子上的一本书，专心研究起来。

东堂马上就明白了，那应该是一本保龄球教科书。

西一脸一丝不苟地表情，手里并不拿球，开始空抡练习。只见他踏出右脚的同时，右手向前伸；在跨出左脚的那一刹那，右手往下放，仿佛随着重力摆动的钟摆似的；到第三步的时候，他的手臂开始往后摆出；到了最后的第四步，他用力一蹬迈出左脚，甩出右手。

姿势不错嘛，东堂想。

练习了空抡之后，抓起保龄球的西开始用同样的姿势投球。这次投出去的球比上次要更加接近中央一些，但还是没有击中一号瓶。结果这次他只击倒了三只瓶子。

“在我的想象之中，西那天大概是一大早就到了保龄球馆吧。还有那天的前一天他也应该是去练习了。”东堂说道，她的那张精致无比的脸蛋上可以说始终没有任何表情。

“他连续好几天照着书练习吗？这又是为什么啊？”

“是不是因为不甘心？”

“因为被人嘲笑了而不甘心？”

“与其说是因为被人嘲笑而不甘心，不如说是因为自己不会打保龄球而不甘心。”

“因为他充满了自信吗？”

“要是北村的话，绝对不会这么刻苦地练习吧，即便是不甘心的话？”

“话说回来，我应该不会不甘心吧。就算是保龄球的得分再怎么低，我也不会在意的。”

“我也是。不过，你说，有什么事情才会让我们拼了命地去做呢？你想过没有？到最后，一旦出现必须拼命的时候，那些平时只会豪言壮语地说‘到时候自然会拼命’的人肯定还是什么都不做的。”

“可能真像你说的那样吧。”

“而西这个人呢，和那些人比起来，他是一个不论干什么事情都会拼命去做的人。他不会找借口，不会退缩，他会想办法克服一切困难。”

“就算是打保龄球的时候也是一样？”

“打麻将时候想要和‘平和’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看着东堂的侧脸，她目视着前方，高高挺起的鼻梁和性感*的左眼眼睑映入我的眼帘。她的朱唇微张，说道：“结果，我在保龄球场坐了将近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我想都没想直接大声地叫了出来，旁边的喷水池正好配合着我的惊讶喷出水柱来。水柱“扑哧”一下高高飞起，仿佛在说“真是吓了我一跳”，随后又好像回过神儿来说了句“不，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似的，停了下来。

东堂说，我只是呆呆地看着在各个球道滚动的保龄球，但是却觉得很有意思。大概是这样吧。有滚动得十分潇洒漂亮的球；也有慢慢悠悠滚着的球，慢得让人担心它会随时停下来；还有的球本来一开始完全朝着和球瓶不同的方向前进着，但是到了某一个点以后，好像说了一句“我刚才是假装的”，便划出一道大弧线，朝着球瓶撞去。球瓶四散飞出，发出令人心情畅快的声音。那声音就像在身体中来回跳跃似的，东堂这么形容道。

“结果西打了多少分？”

“那天他一次全中也没打出来。”

“那还真够不甘心的呢。”

“真的很可惜呢。他已经战斗到底了。”东堂的口气与其说是在拥护不在场的西，不如说是在描述一个事实，“感觉他最后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最后……”

在那局的第十格，西拿着球凝视着球瓶，东堂则在远处紧张地眺望着他。计时器上显示的时间，以及西每次投球都要触摸右手的表情，给人一种仿佛每一次投球都将是今天最后一投的错觉。

东堂在心里默默祈祷，最后至少投出一个全中吧。虽然就算经过一天的特训也不可能达到这种戏剧性的进步，但如果在最后投出一次全中的话，相信就没有什么人会对他指指点点了。

东堂回过神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离开座位，朝左前方走了几步，站在了西那条球道的后面。她站在球架前目不转睛地看着西的背影。

“加油，我忍不住在心里大叫着。”东堂小声地感叹道。当时连她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会在心里这样给别人加油。“我不是那种特别热衷于这种事情的人。”

“嗯，我也是。”

“不过要是北村你当时也在场的话，相信你早就会大喊‘加油’了吧。”

保龄球从球道右侧滚出，擦着球沟，仿佛是在享受走钢丝的乐趣一般笔直地前进着然后像放松了似的，突然改变方向往左边转去。

一时间，保龄球好像要停止转动似的，向着直线方向，也就是球瓶的正前方冲去。地板上就好像有一条铺设好的轨道一样，直接将球送进了一号瓶和二号瓶之间的空隙。

球冲进球瓶当中，将球瓶撞得四散飞出，自己也弹开了，叫喊似的声音从球道前方传了过来，东堂不知不觉当中右手握紧了拳头，大声喊道：“成功了！”

“我在他打出那个全中的时候想起那件事情了。”

“什么事情？”

“新生聚会的那个时候，西的自我介绍。”

“确实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自我介绍……”我深表同意地点了点头。

“那就像是慢动作镜头一样，球瓶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弹飞。我就那么看着它们，心想，或许真的会那样……”

“或许真的会那样？真的会哪样啊？”

“或许，”东堂支起肩膀，“或许就像他说的那样，真的会让沙漠也下雪。”

“理论上这不可能。”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没办法。”

“就因为这个，你才会深深地喜欢上了西，还喜欢到了去买Ramones乐队的CD的地步，是这样吗？”

“你要给我保密哦。”东堂看上去既不像是在害羞，也不是像在恳求。

沙漠 第十章

第二天早上，我为了赶上第一节的哲学课，早上八点就到了教室。教室里是一片令人神清气爽的空座儿，虽然这个教室不大，但依然显得空荡荡的。

一个人在我旁边的座位坐下，我扭头一看，是莞尔同学。他的一头长发盖住了耳朵，身上穿了一件彩色细线条图形的薄毛衣。他挠着鼻头，向我凑近过来，“嘿”地打了一声招呼。

“莞尔你也来听这个课吗？”

他一脸“你开什么玩笑啊”的表情，说道：“我是来找北村你的。”

“找我打麻将啊？”

“你说什么啊。我只是要问你件事，昨天啊，我一个哥们儿告诉我说，你和东堂一起散步来着？”

“是啊。”

“有人在音像店看到你和东堂在一起，还一起挑CD来着。”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们只是偶然碰见而已，东堂说她要买CD……”

“你和东堂很亲近吗？”

“没有啊，我昨天才第一次跟她说话。”

“这样啊。”莞尔一脸的得意，可能他以为我喜欢东堂，觉得我在想方设法地接近她吧。我突然想起昨天夜里电视上说的，人可以在他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内心。

“我说啊，这话我也就跟北村你说，”莞尔小声地说道，“我看上东堂了。所以呢……你看我和北村两个人里，明显我更优秀吧。”

我眨了眨眼睛，虽然我挺想知道他说的那个“优秀”的标准是什么，不过我嫌麻烦，就点了点头，说道：“是啊，我也觉得莞尔更优秀啊。”

“就是说嘛，看不到胜算的战斗还是不要打为好了，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十分明白。”我十分夸张地表示同意，费了半天的劲儿才忍住没笑出来，莞尔的这种好像戏剧念白似的腔调到底跟谁学的啊。

“喀拉”一声，教室的大门被打开，一个白发苍苍的教授走了进来。莞尔弯腰起身准备离开，突然又“啊”了一声说：“北村，你和鸟井关系不错吧。”

“算是吧。”

“你小心一点为好。那家伙到处去泡女高中生和短期大学的女孩，弄得有些人好像很生气哦。”

我真的很想问上一句，很生气的人是那些女孩还是和那些女孩有关系的男人呢？不过鸟井这家伙从横滨过来才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就能把泡妞事业发展到这个程度，让我实在是不得不对他的行动能力表示震惊。

“哦，对了，”离开的时候莞尔又说了一句，“东堂喜欢什么样的CD啊？”

我略加思索之后，答道：“爵士乐吧。”

沙漠 第十一章

又过了一天，我、鸟井还有西三个人又聚到一起了。

当然了，我这么一写，有的人便会认为我的大学生活估计已经悲惨到了只和这两个人打交道的地步了。但是实际上，我的大学生活还包含了很多其他丰富多彩的内容。比如在自己的公寓里看看电视啊，租点DVD碟来看看片儿啊，用立体声音响听听音乐啊；或者是和来推销报纸的推销员斗斗法、砍砍价、但结果还是订了报纸啊；再或者就是上街找找洗衣店啊，在教室里记记笔记啊，提提问题啊，去书店买点德语字典啊，然后买回来再看一看、读一读啊……等等等等。

我其实只是把那些麻烦的和无聊的事情省略没说而已，结果这么一省略呢，就变成了现在这种以和鸟井他们有关的事情为核心的样子，不过这也是事实嘛。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我下了政治学的那堂课，正要往存车处的方向走的时候，刚好被他们埋伏个正着。梳着一头花斑钓鱼郎发型的鸟井穿着一件淡粉色衬衫，以一种清爽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

他举起右手说道："我们现在正好要去逛街，北村你也一起去吧。"

我向他们提出一个建议，说："比起在这种地方埋伏着等我，还是上课更有意义点儿吧。"

但鸟井直接无视了我的提案，说道："我们去买联谊①[①?在日本和港台地区，联谊可以说是大学生认识新朋友（特别是异性朋友）的流行聚会。]用的西服。"

"联谊？"

"这周五我们要去联谊啊，联谊。"

"那是什么啊？"我本来想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你们两个人去不就得了。"我说。

“要四个人啊。对方好像要来四个女孩子，所以我们这边也得四个人啊。”

“要是这样的话，你随便找个人去不就得了，除了我你随便找个人。比如莞尔啊，还有莞尔的那帮朋友，他们不是挺热衷于这种事儿的吗？”

这个时侯，我的脑海里条件反射似的想起了前天莞尔说的那句火药味儿浓重的话。

“有人嫉恨着鸟井。”

“莞尔他们？哎呀，我挺烦他们的。那帮家伙，怎么说呢，脑子里装的都是‘进了大学要好好泡妞啊’、‘要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花花公子啊’这种想法，都泛滥成灾了。他们总是这个德行，还特别露骨。和那些家伙比起来，我真是个清爽纯洁的好人啊。”

“我真不觉得你纯洁……对了，你刚才说的联谊，来参加的女孩子是我们大学的女生吗？”

“不是不是，”不知道为什么，鸟井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他摆了摆手说道，“是短期大学的女孩啊。”然后他说了一个我听说过的市内某所短期大学的名字。“就是那所短大的一年级学生，我最近刚认识了一个那里的女孩子，其他女孩都是她叫过来的。”

“你在哪里认识的啊？”

“是她过来主动和我搭讪的啊。有天晚上我在街上走着的时候。”鸟井一脸的得意，脸上笑开了花儿。

“啊？是女生主动和你搭讪的？”

“是啊，长谷川美眉主动和我搭讪的。”

“那女孩姓长谷川是吗？”

“是啊是啊，和那个姓长谷川的运动员一样，姓长谷川。”

“哦，虽然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姓长谷川的运动员吧。”我对鸟井说道。

“北村你居然不知道？开玩笑吧？”鸟井感叹道，“那个著名的游击手长谷川啊，打击技术好，防守技术也不错的那个。”看来鸟井所说的那个姓长谷川的运动员，应该是鸟井偏爱的关东地区某支棒球队游击手的名字。

“我知道了，今后我多关注关注长谷川游击手就是了。”我明明没有这个打算，但是嘴上却说得跟真的一样。

“总而言之，我们就是为了买联谊时候穿的衣服，现在才要上街的。所以，北村你也一起去吧。”

“为什么要特地去买衣服啊？”

“我说啊，联谊的时候是靠第一印象来一决胜负的。有句话你难道不知道吗？对一个人的评价是靠最开始的两秒来决定的。虽然穿着一身刚买的新衣服会让人觉得挺傻的，但总比穿着一身土里土气的衣服强吧。”

“所以我们才要去买衣服啊。”西点点头。我心想，他一定是被鸟井教唆的吧。果不其然，西接着说道：“我让鸟井这么一说，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虽然我没有被他们的热情劲儿所打动，但是反正我也找不到一个拒绝他们的理由，便同意和他们一起去了。商定好了一会儿集合的地点之后，我便骑车离开了。

我们约好的集合地点在一个大时钟前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路上车多堵车的缘故，我左等右等也不见鸟井他们现身。不过我们集合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十分著名的大时钟，尽管是工作日的白天，但还是有很多人站在这里，只是看看他们就觉得格外地有趣。

我身边有穿着西装绷着脸的中年男子，还有穿着短得要命的裙子的长腿女孩，一旁还有两三个看上去比我岁数大点的学生模样的男子正聚集在一起。

我还看见有几个举着旗子，到处请人募捐的中年男子。我看到他们的宣传材料上写着“孤儿”的字样，但是却不知道是哪里的“孤儿”。他们把募捐箱挂在脖子上，向路过的人搭话请人募捐。我想起以前在新闻里看见过，据说有些骗子会装成募捐善款的样子骗钱。可能我记忆中的那则新闻是最近播出的吧，路上几乎没有什么人响应他们的要求。要是捐款的钱最后落到了坏人手里，确实会让人觉得不爽，有种被愚弄的感觉。我自己根本不打算掏钱出来去响应他们的募捐。

鸟井他们终于来了，迟到了足足十五分钟。

这是一座外形帅气、玻璃幕墙的大楼。楼内似乎有很多时尚品牌进驻，每层楼里都有一大群年轻人在转来转去。

“我是第一次来哦。”迈步进入大楼一层的我老老实实地交待道。

“我觉得也是，出生在盛冈的北村估计也只知道牧场什么的吧。”鸟井笑道。

我愤怒地回击道：“对你这种侮辱而感到愤怒的全体盛冈人民，一定正沿着四号国道南下而来！”

鸟井听了却毫无畏惧地笑道：“哟，还国道呢，怎么不上高速公路啊？上高速啊。”

我们几个从在一层角落的扶梯上楼。我站上扶梯之后，回头问站在我下面一级台阶上的西：“这种地方卖的衣服都特贵吧？”自从见过鸟井的那个公寓之后我就知道鸟井那家伙肯定不会缺钱，但是对于西我还是有些担心。

“钱这玩意儿，只要工作就有办法赚到啊。”西意气飞扬地回答。

“西你难道在打工吗？”站在上面一阶台阶的鸟井回头往下看了看西。

“大厦的保安。”西当即答道。

“保安？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那种？”

“我上的是夜班，就是在楼里来回转转，然后再打扫一下卫生什么的。”西暧昧地说道，总而言之，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干的那份工作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那种活儿，学生也能兼职吗？”虽然是保安的工作吧，但再怎么说也得找个认真负责、有责任心的人来做吧。

“我只是碰巧才干的。”西的声音充满了热情，“这阵子有一个和我一起在麻将馆打麻将的老大爷在那个写字楼里工作。于是我就试着去问了一下，结果他们就雇用我了，这就叫问得早不如问得巧。”

“有意思的是，他上班的那座写字楼，就在我住的那个公寓的对面。”鸟井的声音从上面传了过来，“那是一座八层左右高的大楼，是座老楼，没准儿我还能看见西呢。”

“今天鸟井先替我把钱垫上，等我拿到工资就还他。”西挺着胸脯说道，“只要我开始打工当保安了，钱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我在西的身上感到了一股过度的自信，他似乎觉得只要自己开始打工当保安了就能买得起所有的东西，就能一辈子都不缺钱了似的。但我自己没干过保安，所以也不好说他。

大楼的五层全部都是面向年轻男士的男装精品店。我们下了扶梯，按照顺时针的方向转了一圈。第二个店看起来十分高级，鸟井进去在里面买了一件夹克，然后好像买到了防盗用品一样，说了句“这下我就安全了”。但西却仍然没有找到一件喜欢的衣服。

于是我们又到第六家店去逛。我们在这层转了一圈以后正好看到这家店。店里的墙壁刷得很白，整个店里的基调比起其他店来说要整洁利落得多。进到店里的我们按照各自的喜好开始挑衣服。

没过多久的工夫，我身边走过来一个穿着黑色套装的女服务员。她纤细苗条，一头齐肩长的头发明显地烫过。可能是她的五官都生得圆乎乎的吧，脸蛋显得稚气十足。我看了一眼戴在她左胸上的名牌，只见上面写着“鸠麦”两个字。

这个姓氏真少见啊，我心想。

“我的姓氏挺奇怪的吧。”她率先猜出我心里想的东西，微笑地说道，“您今天想买件什么样的衣服呢？”

“我今天是陪朋友过来的。”我转过身来对她说道。

这时鸟井不知道什么时候靠了过来：“是啊。今天是来看看有没有适合我们两个人穿的衣服的。”

“联谊时候穿的那种。”我追加补充了一句。

“这样啊。”鸠麦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

刚才一直目不转睛盯着墙角模特衣架看的西也走了过来，在鸠麦的面前停了下来，说道：“那个模特穿的那件，你觉得我穿上怎么样？”

可能是他的说法很奇特吧，鸠麦在一瞬间居然没有理解他所表达的意思，但随后立即说道：“您可以试穿啊。就上身穿的那件夹克吗？”

“全套我都要。”西面不改色，一如平时那种一脸不高兴的表情。“有什么奇怪的吗？”他问道，“像这样买走一个模特身上穿的所有衣服，难道是件丢人的事情吗？”

我看了一眼那个模特，那套组合的上身是一件藏青色的夹克，下身搭配着一条白色的西裤，里面是一件淡咖啡色的衬衫。虽然这身衣服看上去不算花哨夺目，但是搭配得还不错。

“当然没有了，当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啦。”鸠麦十分自然地微笑道，“而且你穿着这身衣服出去，别人也看不出来你穿的是模特身上穿的那一身。而且相反地，一般来说，如果客人照着模特身上穿的衣服买的话，面对服务员的时候反而会觉得不好意思吧。”她最后笑了出来。

“一般来说都会觉得不好意思的。”鸟井也表示同意。

“像您这样，要买全套模特穿的衣服，还大大方方地问‘这样丢人不丢人’的客人我真是头一回见到。”

“这正是西同学的伟大之处啊。”我说道。

西走进试衣间，鸠麦眯起眼睛对我们说：“你们那个朋友可真有意思，堂堂正正的。”

我觉得她的评价正好说到了西的本质上。

“虽然他那样子很糗吧，但是却很堂堂正正。”鸟井十分自豪地说道，“虽然挺难看的，但是却不丢人。只要一看到西的样子，我就觉得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西之上无边际’。就是那种感觉吧。”我随口说了一句。

鸠麦听了“啊”地一声露出了牙齿：“坂口安吾曾经写过这么一句呢——‘樱花树下无边际’。”

“服装店的服务员也读坂口安吾的书啊？”我这话没过脑子就说了出来，听起来好像成心挑衅似的。

“大学生也读小说那东西吗？”鸠麦一脸讽刺的表情，回答道。

虽然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争吵，但是从这之后鸠麦就好像打开了心扉似的，说话用词上也变得直率起来，后来我们便又聊了一会儿。我一问她，才知道其实她比我们要年长一岁，算是个自由打工族。

“与其说我看起来显得年轻，不如说我长得比较幼稚吧。哎呀，真是挺伤脑筋的。”她那种说话毫无顾忌的个性，让人心情畅快，那张给人一种安心感的、圆乎乎的脸蛋看上去十分可爱。

虽说这和一见钟情多少有些不同，但我渐渐地有一种感觉——我不知道这种感觉到底是自负还是妄想——我觉得从此以后我一定会不断地到这家店来，一点一点地缩短我和她之间的距离；虽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成功，但是我觉得总有一天我和她会开始交往的。换而言之，我十分地确信，从现在开始，我拥有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恋爱的开端或者萌芽的东西……

有才怪呢。

我们等了一会儿，西终于从试衣间里出来了。我和乌井一起“哇——”地一声，西从刚才的牛仔裤水平的打扮，一下子换成了颇具成年人风格的装束。虽然有几件衣服看上去有点瘦，不过也挺酷的。

“挺好，挺合适的。”鸠麦拍了拍手，称赞道。

“挺不错的，就是它了。”我也声援道。乌井偷偷摸摸看了看夹克上的价签。

“我看起来帅吧？”西毫不羞耻地挺起了胸脯，问道。

“不，一点也不帅。”我和乌井异口同声地说道。

“这样一来，我的联谊就没问题了。”西深情地断言道。

我和乌井，再加上鸠麦，我们三个人虽然是各抒己见，但想表达的意思却基本相同：“这个可真说不好。”

西一脸地不快，我们三个却都笑了。

沙漠 第十二章

我们是在回去的途中发现了那家搏击馆的。在靠近仙台车站的地方，我们当时正走在一个小巷子里，虽然没想去“发现”它，但毕竟还是发现了。我和鸟井本来已经走过去了，但跟在后面的西却停下了脚步，大喊了一声：“喂，太帅气了。”

我往回退了几步，站在西旁边，顺着他看的方向望去。只见隔着一个玻璃窗，屋内有几个男人正在活动身体。

这着实吓了我一跳。

在不算宽敞的屋子里，几个穿着短裤、套着T恤衫，甚至光着膀子的男人正在“蠕动着”。虽然用“蠕动着”这个词儿来形容多少有点奇怪，但实际上，当这副光景飞进我的眼帘之际，我感到一时间无法聚好焦点，只是觉得他们在“蠕动着”。

后来我终于意识到这是一所搏击馆，屋子里面安放着一个拳击台，还有几个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沙袋。里面大概有十个人，有小孩，还有比我们岁数大的男人。他们所有人都气喘吁吁的，到处转来转去。按说这里是搏击馆啊，他们不是应该打打拳啊，摆摆姿势什么的吗？可他们全都一言不发地一边四处走动，一边调整呼吸。

“是搏击啊。”鸟井说道，“这可是一家有名的搏击馆哦。哇塞，原来是在这里啊。”他又看了看广告牌上的字，再次确认了一下。

“真是这样的吗？”我扭过头来问道，西好像也是第一次听说。

“你们居然不知道啊。阿部薰啊，阿部薰所在的那家搏击馆啊，我记得他是在这家馆的。”

“你说得那个人是自由爵士的萨克斯手吗？”我立刻问道。那个萨克斯手吞下了大概一百来片名叫“Brovarin”的安眠药，死的时候年仅二十九岁。他是个中音萨克斯手，曾经说过：“我要比所有人都吹得更快。”我忘了是从哪里听来的了，但是却还记得这么一条有关他的奇闻

事。据说他曾经不间断地连续演奏了四个小时的萨克斯，最后还不顾嘴巴流血坚持演奏。难道那个阿部薰还活着吗?

“不是那个啦。”鸟井像只鸟似的撅着嘴否定道，“那个吹萨克斯的是谁啊，是另外一个也叫这个名字的吧。我说的那个阿部薰，就是那个人啊，那个搏击冠军啊。电视上播的那个综合格斗技比赛里面，表现得特别活跃的那个人。”

鸟井好像在搏击馆里找什么似的。“你看，那里不是有张照片嘛。”他伸手朝着里面的一面墙一指。

在远处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照片，照片上面一个穿着短裤、一身炫目肌肉的男人正在做握拳状。

我看了看，从实说道：“我不认识。”

这时候，传来了“哐”的一声，十分宏亮。等我发现这其实是一声意味着比赛开始的钟声的时候，搏击馆里那些本来在蠕动着的男人们都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开始剧烈地活动起来。那些男人在地板上跳着。而这栋建筑物也和着他们轻快的步伐，仿佛快要摇晃起来似的。

我看见有人在不断击打着沙袋，另外一些像是教练的人则拿着软垫，让其他人不断地踢打。耳边不断地传来的“砰砰砰”的声音——当然了，与其说这是一种声音，还不如说这是一种震动——交织在一起。还有的人对着镜子，纠正着自己的握拳姿势。由此看来，钟声响起前的那段时应该是休息时间，他们只是稍微歇会儿而已。

没过多久，里面的一扇门被人打开，走出来一个肌肉格外结实、浑身黝黑的男人。搏击馆里顿时弥漫起了紧张的气氛，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当然了，其他的那些男子依然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练习，没有人瞪大了眼睛去看那个走出来的男人，不过似乎所有人都一起咽着口水、一起在心里小声嘟哝着“他来了啊”。馆里的气氛立刻变得紧绷绷的。

那个男人朝着拳击台走去，鞠躬行礼之后，用极其宏亮的声音说道：“请多多关照。”他眼睛大大的，眉毛十分浓重，嘴唇极为厚实，从外表上看来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霸气。接着他开始活动手臂和腰部，像是在舒展身体。

“那个人就是阿部哦，阿部薰。”鸟井扭过头来对我和西小声地说道。让他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个人确实和照片里那张充满自信的男人一模一样。而且，亲眼目睹他这极富生命力的身姿，让人感到其本人比照片更加具有震慑人心的感觉。他的那身十分结实的肌肉，让人感到了一种坚硬矿石散发出来的厚重与锐利。

“他很厉害吗？”

“很厉害啊。”鸟井脸上流露出一种“你这家伙连这种事情都不知道啊”的夸张表情。

“他经常放出狂言，但结果总是一一兑现。这可能就是一种豪放的性情吧。你看，在那边有一个拿着软垫的人，就是拿着蓝色软垫的那个。”鸟井伸出右手指着拳击台边上的一位中年男子。那个人中等个头、中等身材，身上穿着一件不起眼的T恤衫，正在那里指导小学生练习。

“那个人就是会长，那个会长啊，和曾经是无人敢碰的不良分子阿部薰对打，结果会长赢了。”

“这么说来，阿部薰从那以后便开始到这里来了？”

“有点像牛若丸和弁庆①[①?牛若丸（うしわかまる），即源义经，日本平安时代末期出身于河内源氏的武士。家系乃清和源氏其中一支，河内源氏的栋梁源赖信的后代，世世代代在东国武家人材辈出。为源义朝的第九子。传闻牛若丸十一岁（1169年）时，某日在回寺的路上途经五条大桥时，遇见一位称为武藏坊弁庆的武勇僧侣拦路。弁庆当时在该地进行“刀狩”，只要看上往来武士身上的太刀便要求比武，在遇到牛若丸之前已经强夺了999把太刀。弁庆看上了牛若丸身上所配之黄金宝刀，故技重施，岂料牛若丸武艺高强，身轻如燕，弁庆虽然武勇纵横，但却处处受制，攻而屡挫。以柔克刚的牛若丸让臂力过人且一向仗恃刚勇的弁庆败得口服心服，从此弁庆便跟随在牛若丸左右，成为日后牛若丸最亲密的家臣之一。]的关系吧。”鸟井笑道。

“我觉得像三藏法师和孙悟空的关系。”我回答道，“这之后，他就成了搏击冠军了吧。”

“那是大概半年前的事了吧。这次的卫冕战马上就快到了，不管怎么说，他可不是一般的强啊，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从横滨过来的鸟井却对仙台的格斗家这么熟悉呢？”

“因为他是全国尽人皆知的阿部薰啊。”鸟井苦笑道。

等我回过神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已经找地方坐了下来。在搏击馆的前面有一张长椅，可能是平时在这观看搏击练习的人们置办的，但我一看就知道这明显是从公共汽车站那里偷过来的东西。

待坐下之后，我们的视线都不由自主地被阿部薰的一举一动所吸引。他的站法明显和其他人不一样。从他那褐色的皮肤中，不断地往外散发着本不该有的热气。虽然他的表情冷若冰霜，但是他的身体却热气腾腾。

阿部薰稍作调整，便朝着我们正前方的沙袋走了过来。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击打着那个沙袋，不过阿部薰并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戴好拳套的左手便将那年轻人赶到了一边。

钟声响了。

突然之间，一切都晃了起来，一切都开始吱吱嘎嘎地响了起来。摇晃，轰鸣，整座搏击馆都在震动。吊着沙袋的铁链嘎吱嘎吱地发出一声声哀号，沙袋也跟着发出哀鸣的声音；教练举着的软垫不断地晃动，那些正在练习踢法的男人的支撑脚嘎嘎吱吱地响着，那些正在练习拳法的男人的手臂抖个不停；犹如爆炸一般的声音不断地响起，连大地都在颤抖；那声音先是将玻璃震得来回颤动，然后穿过墙壁，又把我们身下的长椅震得嘎吱作响，最后连同我们的身体也跟着被震了起来。那种震动不止传到了我们的皮肤和脚下，还将我们内心中的精神支柱震得颤颤发抖。

过了一会儿，一道炫目耀眼的红光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即将西沉的夕阳，从我们的背后升起，将最后的光辉倾洒在搏击馆上。在鲜红的夕阳之中，男人们以其各自的节奏摆动身体的光景，犹

如在迷雾蒙蒙的森林深处观看一群正在狩猎的野生动物一般，让人感觉置身于一种绝美的境界之中。

这其中，阿部薰的动作最为美丽。

他背向着我们，夕阳直接洒在他的背上。他将雨点般的拳头倾泻在沙袋上。那种连续的击打，让人甚至担心他会因此而窒息。他扭动身体，大腿上的肌肉随之高高隆起，向前踏出的同时，汗水四处飞溅。那些飞出的汗水水珠，都仿佛反射了夕阳的光芒一样，在空中闪闪发光。

钟声再次响起，休息时间到了。阿部薰和其他人纷纷停止了练习。在钟声响起的同时，阿部薰的一记下段踢将沙袋打得摇摇晃晃。“砰砰”地几声，声音绕过我的耳朵，直接在我的皮肤上来回作响。我完全被这光景迷住了。鸟井和西一改平日嬉闹的模样，全都安安静静地坐着，一点也没有起身离去的意思。大概他们也被眼前这种从来没见过的光景所感动，和我一样不想离开吧。

周围渐渐暗了下来。我发觉天色已晚，便缓缓地看了看手表。

“我们居然在这里坐了一个小时！”我大吃一惊，“赶紧回去吧。”

“搏击这种东西是从泰拳里发展出来的，是泰拳哦。”在回去的路上，鸟井说道。可能是因为看到了搏击馆而过于兴奋的缘故，他说起话来比平时速度更快，情绪更加激动。

“泰拳是泰国的国技吗？”

“对对。泰拳简直酷毙了，我之前听说过，以前的泰国国王被缅甸军队俘虏的时候……”

“国王居然被俘虏了？”西一皱眉，“国王被人家俘虏了不就亡国了吗？”

“我也这么认为，不过那次可不是这样的。缅甸的国王说要给泰国国王一次机会。让他和缅甸的士兵格斗，如果他能取胜的话就放了他，给他自由。”

“那后来呢？”

“后来泰国国王打胜了啊。很帅气吧。那时候国王使用的拳法就是泰拳哦。”

“哎呀，这故事真不错。”西用力地，真的很用力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们离开搏击馆的前面的那条小路，走到车站附近的大路上。

“不是吧，这故事也没有那么好吧？”作为讲述故事一方的鸟井反而变得很困惑。

“国王啊，不让他们看看国王有多厉害那怎么成呢。就比方说美国总统吧，我真想让他自己去一趟中东，也格斗格斗去，让其他人见识见识他的威风。当然了，与其说是威风，不如说是政治家的灵魂。日本的首相也一起去，既然有工夫找借口糊弄记者，不如自己去上战场，亲身格斗一下也是好的嘛。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应该去学学泰拳嘛。”

“不对吧，那就不是政治家了，那是兰博①[①?史泰龙主演的系列电影的男主角名字。]吧。”我试着让西冷静一下，但西的兴奋看不出有一点冷却的苗头，他攥着拳头说道：“总统男的那种勇气，我们可千万不能忘了啊！”

我实在是嫌麻烦，于是就没有理他，重新回归刚才的话题，说道：“刚才搏击馆里的练习真让人感动。”

“连鸟瞰型的北村都感动了啊？”鸟井笑道，“我简直都陶醉了，那种火爆的氛围。”

“那个人，在那个人的身上才有活生生的真实感。”西唾沫星子横飞地说道，“和我们这些学生整天咋咋呼呼、只知道玩的人正好相反，那些人才真正是在使用着自己的身体，真正是在折磨着自己的身体。他们不断地撞击着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们必须那么去做。那些人所处的那个世界果然和我们这个电脑与因特网的世界大不相同，他们的世界是用自己的皮肤去感受的世界！我实在是太感动了，啊，让感动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来得更猛烈一些吧！”鸟井也跟着西有样学样地说道。

“虽然嘴上这么说，鸟井也好西也好，你们绝对不会去那家搏击馆去学拳的。”我十分不厚道地指出。

“对我来说确实办不到那种事情。”西十分不高兴地说。

“我也不知道那些搞体育的家伙是怎么想的。”西井笑道。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沙漠 第十三章

第二天，我去上了第二节的法学A。讲课的是一个四五十岁、戴眼镜的教授，比起测试学生们的智力来，他似乎更想测试一下学生们的听力。他讲课的时候没用麦克风，而且声音还特别小，语速还特别快。因为这节课是在大教室里上，听不清楚讲课内容的学生不断地往前移动。这让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位教授的一个策略，因为这样可以把教室前排的空座填满。我不禁对这位教授十分佩服起来，于是更加拼命地听讲、做笔记。

那节课刚一结束，东堂便叫住我。她似乎是坐在我的右后方，我正在把笔记本和文具收进书包的时候，她突然走近，对我耸了耸肩膀说：“好难啊。”

“确实挺难的。要把那个教授说的话都听清楚了，然后还得总结成笔记，实在是难到家了。”

“我没说那个，我说的是上次买的那张CD。”东堂从自己的书包里掏出来一个耳机指了指，“每首曲子听起来都一样，而且演奏得也不怎么样，所有歌只是靠着一股劲头在撑着。”

“你能听出来这一点就够了。”

说实话，我自己也觉得朋克这种音乐没有评论界那些人说的那么有真情实感。在舞台上演奏的乐队也好，在音乐会现场折腾的乐迷也好，其实都是一些有钱人家的小孩觉得无聊自己聚在一起瞎胡闹罢了。由于我对朋克抱有这种强烈的看法，所以我并不喜欢朋克音乐。不过，我觉得没必要泼东堂的冷水，于是就没把这些看法说出来。

“这么说来，”东堂的音调多少有点变化，我正想她会问什么的时候，她立刻开口说道，“我听说你们这次要去联谊？”

就算你这么一本正经地问我我也不会说的……哎呀，真让我为难。

“北村你也去吗？”

“我倒是还没决定去不去呢。”

“听说西特地去买了衣服。”东堂的表情一如往常地没有任何变化。

“你知道得好清楚啊。”我感到一股打心底发出来的震惊，“昨天刚去买的，而且是傍晚才去买的。”

“昨天晚上，小南给鸟井打了个电话。她从鸟井那里听说的这事。然后小南和我聊了会儿天，我就也知道了。”

“一起去联谊的女孩子好像是一些短大的女孩。不过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一定长得很漂亮吧。”

“可能吧，不过不可能比东堂漂亮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看见东堂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恭维吗？”

“那个，”我不禁开始斟酌词句，“东堂你难道怕西在联谊的时候大受欢迎，然后和漂亮的女孩建立起十分亲密的关系吗？”

“我倒不是担心这个。”

“不担心这个那你担心什么？”

“只是有点怕。”

“没事，有什么可怕的啊。”我又开始斟酌词句，“我觉得其实没必要担心西的这方面。”

“难道你没听说过‘大意是天敌’这句话吗？”

“要是喜欢他的话，东堂抢在前面说出来不就好了。”

“说什么啊？”

“你对他的爱意啊。”我一本正经地摊开双手，东堂的脸上却显示出至今为止没有见过的可怕表情，她嘟嘟囔囔地说道：“爱……意……吗？”随后作出一副投降的姿势。“怎么表达爱意啊，我完全不会。”

等我回过神的时候，东堂已经迅速地走出教室，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说，北村，真的什么都没有吗？”一个声音从旁边传了过来，我正想这是谁的声音呢，原来是莞尔。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不过莞尔同学好像一般连“说”都不用“说”，自己悄声无息地突然就“到”了。可能因为阳光的角度问题吧，他看起来仿佛一个黑影似的。

“怎么了？”

“我说的是东堂啊。刚才你和她十分亲密地聊天了吧。”莞尔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在恐吓我，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惴惴不安、盼着女儿早点回家的父亲，我顿时心里生出一丝同情。

“我和她也没说什么特别的事情。”

“比如呢？比如是什么样的话题？”

出乎我的意料，莞尔居然是这么一个既难缠而又不好对付的家伙。我只好找了一个适当的借口搪塞道：“我们刚才讨论论文来着。”

我们隶属的法学院有规定，院里的每个学生不仅要在毕业的时候交上一篇论文，院里的大一新生在一年级第二学期的期末也必须交上一篇论文。虽然有人提出疑问：“到底要刚刚入学的大一新生写点什么呢？”但似乎学校方面另有考虑，“虽然进了大学，但别以为就可以放松”。

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怎么写论文”这件事是同为大一新生的我和东堂可以一起讨论的一个话题。

“噢噢，原来是入论的事情啊。”莞尔的脸变得有些扭曲。因为大一时候的论文被称作入学论文，所以有的学生就把这个简称为“入论”。

“我们就是聊了聊写什么题目之类的话题，怎么样，不是什么特别的话题吧？”

“嗯，原来如此。”莞尔虽然没有完全释然，但还是应声回答道。过了一会儿，他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又接着说道：“啊，对了，北村啊。之前我跟你说过的那个，鸟井那小子可悬了。他是不是和短大的女生搞上了？”

“那个姓长谷川的运动员？”

“运动员？什么运动员啊，我说的是短大的妞啊。总之，那个女的很有手段的。”

“很有手段？那不是好事吗？”

“那个女的到处和男生乱搞，而且听说她似乎，好像还可能和特殊服务行业的男人打得火热。”

“似乎，好像还可能？”这种暧昧的说法让我觉得可笑，我实在是忍不住了，便重复了一遍。和特殊服务行业的男人“打得火热”，这种说法还真是挺抽象的。

“不对，好像说反了吧……反正是听说她似乎，好像还可能是和男人打得火热。”

“似乎，好像还可能。”

“我就是想说，鸟井去调戏人家，把人家给弄生气了。”

“我听到的故事可不是这样的，被搭讪的好像是鸟井啊，是那个女的主动过来的。不过他们还没有特别深入的交往、接触过。”

“证据呢？”莞尔眯起眼睛说道。

“证据？鸟井告诉我的啊。”

“这不就得了吗？这不算数。没有证据没人会信的。”

“似乎有人信，好像还可能有人不信。”我好像吟诗一般叨咕着这句话，走出了教室。

我一个人在学校的食堂吃完午饭，便看到告示栏上又贴出来“停课”的通知。

又停课啊，我心想。

民事诉讼法前段时间也停过课，我真忍不住想去控告我们的老师，“我特地来学校一趟多不容易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和他那种民事诉讼法专家打官司应该是赢不了的。

鸟井和西他们会不会又在哪个地方等着我呢？我在自行车存车处来回看了看，幸好没有看到他们。不过，小南却站在那里。她看起来十分高兴地低着脑袋，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温暖的气息。

“鸟井君他今天会到学校来吗？”

我立刻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的课表。

“应该不会来了吧。”

“这样啊……”小南似乎感到很遗憾地说道。

“你有什么事吗？”

“倒是没有什么大事，只不过这周的星期五是鸟井君的生日，所以嘛……”

“星期五是鸟井的生日吗？”

“是啊是啊，如果和他中学时候的生日还一样的话……”小南说这句话的时候羞答答地低下了头。这让我不知道她这话是在开玩笑还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

“咱们一起出去吃个饭什么的吧，给他庆生。”我虽然觉得自己挺不负责任的，但还是对小南这样说。我倒是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帮她一把。

“果然，你也觉得应该这样吧？”小南的眼里突然放出一道光芒，好像身子也要靠过来似的。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我嘴上正说着，突然想起一件大事来，“对了，联谊！”

“什么谊？”

这周星期五的话，不就是鸟井说的那次联谊的日子吗？我对眨着大眼睛的小南补充了一句：“好像鸟井还有点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说罢，我便好像逃跑似的骑上自行车。

不，说白了我那就是逃跑。

沙漠 第十四章

星期五，联谊如期顺利举行。

我上完上午的第四节课后便出门上街，直接往集合地点赶去。这次联谊的参加者和之前听说的一样，四个男的，四个女的。男的这边有乌井、西、我，还有一个姓山田的经济学院的大一学生。我和山田是第一次见面，只见他带着一副黑框眼镜，一副读书读傻了的样子。他人很瘦，看起来挺老实。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问道。

乌井答道：“他住得和我很近。我们是在上次咱们吃定食的那个地方认识的。就是那个贤犬轩。我听见山田当时要点生姜烧肉，便建议他不要点这个菜，点别的。于是我们就这么认识了。他这个人不太爱说话，和他不容易聊起来。”

“你等等！那天你明明没有告诉我不要点生姜烧肉，为什么却劝山田不要点呢？”我立刻质问乌井，可乌井却不正经地回答。

我们这帮男生先行抵达酒馆的包间。包间里面横放着一张长桌，桌子底下由于有下陷进去的设计，因此从表面上看起来和暖桌一样高。我们把脚伸进去，耐心地等着女孩们的到来。

我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和嬉笑声，心想应该是她们来了。刚这么一想，就听见一个轻柔的声音说道：“让你们久等了——”随后进来一个穿着短裙、长发披肩的女孩，她便是长谷川。

当四个女孩在我们面前并排而坐的时候，我差点忍不住“啊”地大喊一声。那不是因为兴奋或者感动，而是纯粹的叹息之声。因为坐在对面的女孩们实在是太漂亮了，如果仅从外表来看，她们的层次明显要比我们高出不止一个级别。

打个比方说吧，这就好比是打扑克牌。打的时候，虽然之前一直激烈地交战、互相牵制，但到最后喊着“一、二、三”亮牌的时候，自己手上只有一对三，别人的手上却是一个满堂红①[①?满堂红，英文写作

Full House，意思为手中有一组三张同点和一组两张同点的一共五张牌。]。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样子就像这种情况，十分尴尬、难为情。要是打牌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对方说“你们就这破牌还好意思打啊”，我们倒是也可以胸脯一挺回上一句“打牌就是这样的”。但可惜的是，这并不是打牌，这是联谊。

她们四位女孩的视线快速地从我们面前一扫而过。我立刻察觉到一种被品头论足的感觉。不过我倒是没有在她们的脸上看到特别失望的表情，这让我着实感到意外，真想开口说句话跟对方确认一下——“那个，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手上就一对三……”

自我介绍的环节从女生那边开始。她们一个接一个地开口介绍自己，每个人一说完，大家便一起鼓掌，然后鸟井和长谷川再用熟练的口气加以点评，并顺便抒发一下自己的感想。一时间包间里的气氛变得十分热烈。

场面和我预想的完全相反，可能我之前是过于担心了，现场的氛围已经变得有了一些联谊应该有的样子。其实我自己并没有一个“联谊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先入为主的概念，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气氛还真是不错。这应该完全归功于那些女孩子——特别是长谷川——以及鸟井。他们会一个一个地找人搭话，比如：“炸虾上面要放酱油还是放调味汁？”，“小学时候的小红帽和小白帽是怎么个使用方法？”“你拿纸擦屁股的时候是怎么个擦法？”这些话题虽然无聊，但是却十分利于大家参与，于是，大家渐渐地全都说到了一起。这就样，随着几杯酒下肚，已经喝得面红耳赤的山田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说起话来变得滔滔不绝。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家伙居然开始不断地撒娇装可爱，而且颇受女孩子欢迎。

至于我自己嘛，我当然还是以一种一如既往的客观态度，一边假装加入他们的聊天大军当中，一边偷偷地看看鸟井，再看看长谷川。这时候我想起莞尔灌输给我的那些流言飞语，心里不禁感到十分不解。那个迷恋长谷川的特殊服务业男子真的很讨厌鸟井吗？这难道是真的吗？我虽然仔细留意长谷川的一言一行，但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

“果不其然，我确实不适合戴眼镜吗？”山田突然猛地举起手来，大声地喊了一句。这家伙很明显已经让酒精侵占了大脑。

“啊，不过啊，你没准是一个只要摘下眼镜就会变成帅哥的类型哦。”长谷川兴高采烈地说道。她这么一说，其他女孩子也都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纷纷大声欢呼喝彩道：“就是那种类型，就是那种类型。”

于是鸟井便开始发号施令：“好啊，山田你快把眼镜摘了。”他的话还没说完，山田早就胸脯一挺，煞有介事地把眼镜摘了下来，那样子好像十分确信自己是一个“只要摘了眼镜便会变成帅哥的类型”。

只听得“啊——”的一声，女孩子们发出阵阵惨叫。很明显，那种夸张的沮丧叫声是她们早就准备好了的。“原来不是那种类型的啊！”

“可恶！”山田大发雷霆的样子似乎有一种决斗败北之后的干脆劲儿。于是她们便问他：“你有什么爱好？”

山田回问道：“你们这么想知道我的爱好啊？”

我们大家齐声回答：“客套话嘛！”

虽然受此打击，山田却已经开始说了：“我的兴趣嘛，我对电脑感兴趣。”

“说什么自已对电脑感兴趣也太笼统了吧。”我说道。

鸟井也跟着问道：“你难道是像收集瓶瓶罐罐那样收集电脑吗？”

“当然不是，你说什么呢。”山田一副扬扬自得的样子说道，“我拍了照片之后，输入电脑，然后再和其他照片加工、合成，让自己出现在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上。比如我把自己的照片和卡帕①[①?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1913-1954），匈牙利人，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生于布达佩斯，原名安德烈，卡帕是他的笔名。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卡帕在西班牙战场拍摄了一个战士中弹将要倒下，这幅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的作品以《西班牙战士》、《战场的殉难者》、《阵亡的一瞬

间》等标题发表，震动了世界，成为战争摄影的不朽之作。]那张著名的照片合成在一起什么的。”

“你说的那个卡帕，是不是拍了一张士兵中弹倒下的照片？”我这么一问，山田立即回答道：“是的是的。”

“把自己合成在那种照片里有什么可高兴的啊？”女孩子们发出一阵惊呼。

“我自己可以参与历史事件啊。比如我可以和总统握手啊，还可以和运动员一起站在领奖台上啊。”

“那也不过是合成照片而已吧。”鸟井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完全没什么新意嘛。”

“合成的精密程度不一样啊。”山田一脸醉像地开始滔滔不绝地说道，“而且不管怎么说，总有一天我就不合成照片了，我要合成影像。我要把自己嵌入到过去的新闻影像当中去。”

“我说，那种合成影像之类的东西早就有了吧。”鸟井轻描淡写地说道。

长谷川站起来刚说了一声“我去趟洗手间”，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女孩立即也跟着说了句“我也去”。两个人一起绕过桌子，走出包厢大门。

这时候我听见鸟井叫我的名字。“你快带西去趟洗手间，他喝多了。”

我说他怎么一直这么安静呢。

西喝得烂醉如泥。一开始他还逞强表示不用人陪，可刚一到洗手间门口便说“北村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把我一个人留在门前，自己走了进去。

闲得无聊的我站在门口，突然听到一旁的女洗手间里传出来一些声响。那是从里面离门很近的盥洗台位置传来的说话声。毫无疑问，说话的人正是长谷川。我虽然觉得这样像在偷听人家说话，有点不太

好，但是如果就此离开又好像逃跑似的，也不怎么样，于是我决定还是干脆就这么站着吧。

“什么嘛，那帮男人真奇怪啊——”刚才还一直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女孩说道。

“真是失望到家了。”长谷川说道，“这算什么联谊啊。”

原来你们在这种地方交换心得啊，我一边佩服得五体投地，一边在心里默默地谢罪：我们让你们失望了，实在是对不起。

“那个男人真奇怪，真是的，一直板着个脸，差劲死了。”

这个毫无疑问说的是西吧，尽管我听见有人把我的好朋友西同学批得体无完肤，但我却一点儿也不生气。想要发现西同学的优点，仅凭第一次见面显然不太可能。虽然我自己想说一句“我和他都相处这么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他的优点呢”，而且本来能证明西同学有优点的证据就不存在。

总而言之吧，我奉劝各位朋友们，虽然你们笃信“眼见为实”的人生信条，但是你们找不到他的优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东堂，你就放一百个心好了，西绝对不会被什么女孩看上，他一定会平安回家的。

“不过啊，我对面的那个看起来挺不错的哦。”

“啊，是啊是啊，我觉得也是。相当帅气呢。”

我立刻意识到他们是在说我。我完全没有想到。被女生说帅气？！天啊，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啊。当然了，这之前我虽然在盛冈老家的理发店里被一个大妈拍着肩膀夸过一回“小伙儿很帅嘛”，但仔细想想，那大概应该是对客人说的一种客套话而已，嗯，一定是这样的。

“对了哦，那个叫鸟井的人看上去不像什么坏人，挺风趣嘛。”女孩接着说道。

“嗯，确实挺风趣的。”长谷川答道。不过那口气听起来吞吞吐吐的，好像有些欲言又止的意思。我猜她接下来的台词估计会以“不过”这个词来开始。

“不过，”果不其然，长谷川以我猜的那个词开头继续说道，“不过啊，那个人到处泡妞，稍微弄他一下也没关系吧。”

“也是啊。”

弄？弄什么啊？什么叫稍微弄一下？怎么弄一下就没关系呢？我的脑海里蹦出一堆问号。虽然我不明白她们在说什么，但我还是能想象得出这次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联谊罢了。刚才被人称赞“帅气”的那种喜悦之情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在这时，西从洗手间里推门走了出来。“我活过来了，北村，我复活了！”他以一种锐利的眼神对我宣告道。

长谷川她们回到包厢内，立刻恢复了刚才那样的状态，开始东拉西扯地闲聊起来。不过刚才在洗手间门口听到的那番谈话仿佛一团黑雾一般，在我的脑海当中飘来飘去，任我如何摆脱，仍然挥之不去。

即便是如此，包厢里表面上还是笼罩在一层愉快的氛围之中。但是，很明显地，复活过来的西所发表的演说让大家越来越扫兴。

首先，他还是用以往的腔调说道：“现在的仙台市内，有一个总统男十分地飞扬跋扈哦。”理所当然地，那些女孩子发出了极为强烈的反应。

“说什么飞扬跋扈？根本不是那回事吧！”长谷川首先发难。

“你说的那个总统男是什么样的人呢？”旁边的女孩用一种幼稚的腔调嘲笑道。

剩下的两个女孩纷纷用一种“哼”的鼻音表示了她们的不屑。

鸟井没有办法，只好替西解释：“就是现在在仙台发生的那个过路魔事件。西对那个事件十分感兴趣。”

“这个嘛，倒是，大晚上走在街上都觉得怕怕的。”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女孩抱怨道，“赶快把他抓起来就好了，怎么说那也是个变态的家伙吧。”

我感到十分不安，心想，她这么一说，西绝对不可能听之任之的。

果不其然，西并没有选择沉默。

“要是他被抓了可怎么办啊！总统男是为了全世界才这么做的啊！”

一股明显的厌恶气息从被他的气势压倒的女孩阵营里喷射出来，我和鸟井互相看了一眼。或许鸟井觉得再也不能这么下去了，便大声地用不自然的口气说道：“说到事件啊，最近还有诈骗事件出现呢。”他开始说起上次那个假装成慈善募捐的诈骗案件来。

不过鸟井的救火行动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鸟井刚一说“那种方式的诈骗手段，绝对会上当受骗的哦”，其他的人立刻大发感慨“做得真是过分啊”。

这时候不知道谁开口说道：“好不容易捐出的钱，却不能被用在正经的地方，真是差劲到家了。”

另外一个人说：“我们捐的那点小钱，拿去什么都干不了吧。”

“感觉是一种伪善哦，我讨厌那样。”一个女孩一脸不高兴地说道。

“可是，把钱捐给一个团体，却不给其他的什么团体捐钱，这很奇怪吧。自己的言行前后不一，之所以这么做只不过是为了自我满足吧。”不知道谁笑着说道。

这时，西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道：“你们说的这都是什么东西啊！你们这样自作聪明，一点好处都不会得到。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都怕被别人当成白痴，所以就畏首畏尾地什么都不做。怕被别人当成白痴怕得要死的人才是真正的白痴！”

西演讲的气势把众女孩震得不禁向后一仰。我和鸟井因为还有些免疫力，便摆好了姿势准备迎接下一波攻击，心想“要来了哦”。

“你们的那种‘那些抱着募捐箱的人或许是骗子’什么的猜疑到底有什么用呢？你们捐款不就好了，捐钱不就得了。还说什么讨厌伪善，说这种话的家伙，想必为了自己的利益平心静气地说谎也在所不辞吧！”

“西好了好了。”鸟井用手势制止他，但西却已经停不下来了。

“就比如说——”西伸出手指来，眼镜下的目光变得锐利闪亮，肉嘟嘟的脸好像扑哧一下膨胀了起来，“就比如说，你们几个穿越时空这件事好了！”

“你说什么？”长谷川兴奋异常，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前探出。西的演说将女孩阵营的士气完全击溃。如果要用大海来比喻联谊氛围的话，鸟井和长谷川同学费尽辛劳地掀起波浪，本来已经将浪头推到沙滩上了，但西的高论“管他改变不改变历史呢，把抗生素全都拿去用吧”，却在一瞬之间将他们俩的努力全部断送了。就像一位指着干涸的大地，怀古似的念着“这里在很久以前是大海啊”的人一样，我也可以对着我面前的桌椅缅怀地说上一句“你别看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这里可曾经是气氛热烈地联谊啊”。

或许能敏感地察觉出现场的氛围改变是在这类活动中的老手所应该具备的条件吧，鸟井立刻说道：“我们差不多出去吧。去吃第二个店啊，第二个店。”

我猜这些女孩们肯定已经巴不得早一点从这个联谊中逃出去了，但她们却没有说“我不去”，而是提出了“第二个店咱们去哪里啊”这种积极的回答。这让我颇感意外。鸟井也是一副“真没有想到”的表情，来回来去地看着她们，说道：“去唱卡拉OK？还是说，我们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喝点什么？”

“去打保龄球怎么样啊？”长谷川提出一个建议。我和鸟井立刻条件反射似的侧眼看了看西。

“啊，去打保龄球也行啊！”长谷川旁边的女孩高声地表示赞同。她这么一说，其他两个女孩也立刻跟着说道：“走吧走吧！打保龄球去，打保龄球吧！”这简直就像某人在国会里刚提出一项紧急提议，那些事先被做好工作的同党们便一起站起来大喊“赞成！赞成”一样，整个过程实在是流畅极了，而且流畅得让我觉得有点过了头。

“讨厌嘛，我不想去啦。”西好像一个撒娇的小孩子似的，明确地表示反对，但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女孩却用一种带有轻蔑的口吻说道：“那也好啊，那就这样吧，想打保龄球的人去就好了，不想打的人自己回家吧。”

“北村你去不去？”坐在我斜对面的女孩子对我说道。她脸上的妆化得很浓，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更成熟一些。

“我啊？”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去不去呢？”

“去吧去吧，北村，西山田你们也都去吧。啊，对了，实际上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我十九岁的生日。那我们就开一个庆祝生日的保龄球大会吧。”鸟井充满了信心，好像动物上了诺亚方舟就能得救一般，我们全都去保龄球馆就能得到幸福似的，他坚定地说道：“总而言之，我们去打保龄球吧。”

小酒馆的电梯十分狭小，而且十分拥挤。因为这样，我们只好让女孩们先行坐电梯下去，我们则在酒馆门口等着下去的电梯再次上来。

“怎么样啊？”鸟井对我说。这时候，西去洗手间了，山田醉得不成人样，正耷拉着脑袋坐在长椅上。

“什么怎么样啊？”

“你看上哪个了，有没有你看上的？”鸟井的口气有所缓和，“北村估计你能搞上。”

“搞上？”

“女孩子呗。坐在你对面的那个女孩，看起来想和你‘联系联系’呢。”

“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我的回答虽然十分无聊，但是这种无聊的本身却表现出了我心里的动摇。

“山田好像很喜欢坐在西对面的那个女孩呢。”鸟井轻声说道，用大拇指指了指在他背后的山田。

“你们什么时候交流的啊？”

这时候西从洗手间回来了。“西，你要是特别讨厌打保龄球的话，自己先回去也行。”

“不要啊。让人家一个人回去多寂寞啊。再说了，如果我要回去的话，那帮女人肯定会说‘那个笨蛋自己逃了’什么的吧，所以我为了争这口气也得去啊。”

西自己似乎也很明白目前的处境，尽管如此他还是硬说“一个人回去太寂寞”，实在是坚强得值得赞扬。这会儿，电梯上来了，我们架起山田，走了进去。

电梯到一层的时候，我的目光分别被，呃，这么说好像过于散文化了，反正我看到了两个东西。两个让我无法忽视的东西。

首先，我在高举着手大喊“快，我们去吧”的长谷川的后面看到一个女孩的身影。那是刚才吃饭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女孩。她正用手机打着电话。她打电话这件事本身倒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因为她可能正在和家里联系说“我今天晚点回去”；也可能她其实已经有了男朋友正对电话说“我就稍微玩一会儿嘛，你放心好了，这些人又不是什么不正经的男人”；或者她正在给朋友打电话确认一下明天的课程表等等。可是从她的表情上来看，她仿佛一个正在报告情况的间谍一般，看表情似乎她心里应该另有企图。我的目光在一瞬间和她碰到了一起，她立刻十分尴尬地避开了我的视线，挂了电话。这不禁让我很在意。

另外一件让我注意的东西是在她的后面，更远的地方，一条狭窄的小巷子的对面。在那里有一家拉面馆，面馆的广告牌很长，在那广告牌底下隐隐约约好像有一个人影一闪而过。那个人影很明显地是在看到我们之后才消失的。

这时候鸟井像一个旅游团的向导一样对我们挥手招呼道：“各位，我们走吧，去保龄球馆。”

我转念一想，也是，我们这些人怎么会被别人跟踪监视呢，可能是我的错觉吧。于是我赶紧跑了几步，跟在鸟井的后面。

为了慎重起见，我再一次回头望去，只见从那个广告牌的后面探出一个女孩的脑袋来，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人。估计她们一直在等着我们从

小酒馆走出来吧，那么，毋庸置疑，她们一会儿也肯定会跟着我们过来的。

这是干什么嘛！我把脑袋转回来，十分地不解。

这是干什么啊，东堂和小南你们两个，你们真的就这么在意这次联谊的进展吗?

沙漠 第十六章

“山田君，够可以的啊！”女孩子大笑着伸出手指指着山田说道。隔壁的球道上，烂醉如泥、步履蹒跚的山田，居然投出了一个全中。

“明明都醉成那样了，真了不起啊。”鸟井十分夸张地喝彩道。

鸟井的得分相当不错。他曾经说过自己是那种在女孩子面前容易超水平发挥的类型，从今天的情况来看，他当初还真未必是吹牛，照这样打下去的话，他这局最后可能会得到一百六十分以上。

球馆里响起球落在球道上那种“咚咚”的单调声音，过了一会儿，便会听到球体撞击球瓶所发出的那种不规则的清脆声音。这两种声音在球馆里不断地你来我往，周而复始。

从远处的球道那边传来了几声惊叫与欢呼，虽然我这个人不怎么喜欢喧哗，但是在深夜的街道当中像这样活动一下身体，让我不禁产生了一种似乎整条街道的电力都是由在这里运动的人们所供应的错觉。

西自然也和我们一起过来打球了。东堂说的那些事情看来应该是真的。西现在的投球姿势真的和保龄球大会那会儿有了天壤之别，而且他的得分也不算差。可能是西自己还没有使出全力吧，他的分数并没有高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不过即便如此，他的得分也已经进步到让鸟井一脸吃惊地看着我说“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的地步了。

我们都打完了一局，最后得分最高的是鸟井，得了一百六十五分。女孩阵营的得分大都在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之间，成绩都还马马虎虎，我的得分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西得了一百二十分，可能是我想得太多了吧，我总是觉得这家伙故意没有使出全力。

大家都决定再玩一局。但在重新开打之前，大家都趁着休息时间各自忙自己的事情，比如上趟厕所啊，去找个自动售货机啊，或者把得分不高的罪责一股脑儿都推到球身上、自己跑去换球啊，等等。对了，顺便说一下，那个抱怨球不好的人其实是山田。我觉得，按理说他不应该怪球，应该去怪酒。

这个时候，几个从未谋面的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大家刚刚做好打下一局比赛的准备，正坐在那里休息，两个男人靠了过来，说道：“哟，玩得够高兴的啊，这是干什么呢你们？”

这是一种*浮薄而又嬉皮笑脸的打招呼方式。我一开始还以为是莞尔，便扭头往后一看，却发现来者并不是莞尔，而是将莞尔的那种“莞尔式的轻薄感”进一步发扬光大的黑西服二人组。这两个人，一个人把一头长发淡淡地染成了咖啡色，另一个则是一头短发。两个人的眉毛被细细修整过，鼻梁十分高挺，身材也都不错。看上去他们两个人的身高都在一百八十厘米以上，肩膀十分宽阔。

我以为这些是鸟井的朋友，便向鸟井望去，可谁想鸟井的视线也向我投射过来。他皱着眉头，一脸的诧异。

他嘴巴动了动，看口型是在问“这些是谁啊”?

就在这个时候，那两个人好像参加联谊姗姗来迟的人一样，挤进女孩阵营当中。“好了好了，加我们俩玩玩吧。”说罢，硬是坐了下去。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我们在这打保龄球呢！”鸟井愤怒地回击道，“快点给我起来！”

“我们哥儿俩今天超级寂寞啦，你快教教我们怎么才能跟女孩子玩得这么爽啊！”长头发的那个故作姿态地哈哈大笑。

不知道是被他们的厚颜无耻给震慑到了，还是因为生气了，鸟井沉默着没有做声。这两个男子年纪不大，但也都二十多岁的样子，和我们这些十*岁的孩子比起来，身上虽散发着一种成人的味道，但却怎么看也不像是上班族。

“你们还打不打保龄球了啊？”短头发的男子立刻和身边的女孩搭话道。

“嗯，我们还打啊。”那个女孩轻快地回应道，随后暗自窃喜地笑了。我一开始还觉得她一定是因为和穿着考究的男人说话而感到兴奋，但是随即我便发现他们两人你来我往的对话当中有一种暗自契合的东西，立刻绷紧了神经。我回头看了看长谷川，此时，坐在我左前方的

她也正好在看着我，我们顿时四目相交。她发现之后，好像有些窘迫似的，慌忙把脸扭了过去。

我开始觉得事情越来越奇怪，越来越可疑，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便依次审视长谷川、其他的那些女孩子，以及那两个优雅地翘着二郎腿的男子。我感觉他们的态度当中有一种莫名的不协调，好像是在演戏一般。虽然他们的演技并没有差到露馅，但是却很做作青涩。

“我说啊，礼一，我们也跟他们一起打保龄球吧。”短头发的男子晃了晃长长的胳膊，说道。

“我看行啊。”那个叫礼一的男子嘴角一扬，撩起长长的刘海。虽然他的鼻孔一鼓一鼓的，但是就连这种动作也是有型的男人做起来好看，真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你们和我们两个一起玩保龄吧。”

“我们凭什么非要和你们一起玩保龄球不可呢？”鸟井怒发冲冠，“是不是啊？”他对我们说了一句。不能准确把握现场状况的我只是暧昧地点了点头，西则是在一边嚷着：“这不是明摆着的嘛，你们干什么坐进来啊！”

喂，鸟井啊，这事情有点奇怪啊，我们是不是卷入到什么可疑的“剧情”当中去了。我虽然想方设法地想把我的看法传达给鸟井，但是他却完全没有注意。

“人家不带我们玩啊。”礼一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对短头发的男子说道，“阿纯啊，那么这样吧，我们到对面去玩吧。”说罢，他看了一眼女孩阵营，“我说啊，与其跟这帮家伙玩，不如跟我们一起玩吧。”

“啊，好啊好啊。”不知道谁说了一句。“就这样，就这样吧！”另外一个人又赞同道。情节的展开居然是如此地势如破竹，不禁让我觉得顿时疑云密布。但这却让我不禁在心里暗自高兴，心想，你们快请吧快去吧，你们在那边会更安全，玩得也会更舒服的。

不过鸟井却并不认同我的观点，他反对道：“我说，稍微等一下啊，你们别自作主张好不好。”鸟井可能在赌气，或者是他的自尊心在作怪

吧。

“好，那就这样吧。”于是礼一一副“等的就是你这句话”的样子，换了一副口气，探出身来。

“干什么啊？”

“咱们用保龄球来决一胜负吧。我和你，作为两边的代表，我们用保龄球一决高下。”

“你说什么呢？”鸟井不禁脱口而出。

“我们来赌一把保龄球吧，一决胜负。很好玩的哦。”礼一说话的口气十分悠然自得，但是那种不容分说的轻蔑口气却让人很厌烦。“怎么样啊，我说？”

“你开什么玩笑！”鸟井十分不屑地说道，但话音未落，女孩阵营那边便几乎同时响起一阵叫喊声：“好像好好玩的样子啊。”

“赌吧赌吧，鸟井君快上吧。”女孩们一起起哄着喊道。

那种串通一气的阴谋气息让我更加迷惑了，我又看了看长谷川，只见她十分尴尬地低下了头。

这时候礼一说道：“我说，蓝子啊，为什么不说话啊。你们不是挺喜欢赌保龄球的嘛。”

我一开始完全不知道他在说谁，后来才想起来，在自我介绍的时候，长谷川曾经十分熟练地自我介绍道“我叫蓝子，蓝是蓝色的蓝”。而这名字现在居然从礼一的嘴里冒出来，实在是让我有点吃惊。

长谷川也一脸的惊诧。她抬起头，仿佛是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暴露了罪行似的，脸上的肌肉开始不断地痉挛。她的目光来回游离，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又看看鸟井。

“什么？”鸟井被弄得有些糊涂了，来回看了看长谷川和礼一，“你是怎么知道她的名字的？”

“鸟井，恐怕她们和他们两个早就认识了吧。”我慎重地说道。

“你说什么？”

“没错没错，我和蓝子一早就认识了。我们的关系可非同寻常呢，是吧，蓝子？”礼一说道，“今天呢，我们只是碰巧遇上了。”他特地强调了一下“碰巧”这个词。

“你们是牛郎吗？”我在连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便脱口而出，这下可真是说走了嘴。我之前被平均分一百八小姐普及过一些牛郎的知识，再加上我又想起来那句“最近在牛郎之间，保龄球很是流行”的话来，因此才突然意识到。

“没错，是牛郎怎么了？”礼一的脸上又浮现出了一副从容自如的表情。他开玩笑似的说道：“我说啊，鸟井，跟我一决胜负吧。谁现在逃了可就衰到家了哦。”

“是啊是啊，确实衰到家了，绝对的。”女孩阵营内又是一阵高呼。

我现在终于想起来在小酒馆洗手间门前听到的那些对话了。长谷川和另外一个女孩曾经谈论过鸟井。“那个人到处泡妞，稍微弄他一下也没关系吧。”这句话说明了她们从一开始就是计划好了的。她们的计划是什么?

显然便是眼前这场愈演愈烈的骚乱。

“快说快说，你们到底赌什么啊？”女孩阵营提出一个问题。她们完全是起哄凑热闹，根本没有为我们着想，看样子她们只是想过一个快快乐乐的节日庆典而已。

“这样吧，我们还是赌钱吧，怎么样？”牛郎阿纯十分爽快地下了决定，他用食指对着鸟井，然后开始在半空中画圈。“我看就赌这么多吧。”他张开五根手指说道。

“五百日元啊？”西嘟哝道。

“五千？”我歪着脑袋问道。

鸟井一副认真的表情，小声地问道：“五万吗？”

牛郎们理所当然地咧嘴一笑道“五十万！”

“五十万？！”我不禁被惊得瞪大了眼睛。西也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怎么可能啊。”我们同时抗议道，但女孩阵营却用“太帅了，太帅了，太好玩了”的叫喊声把我们的声音盖了过去。

“鸟井君，这个应该赌啊，应该上！”女孩们的战略方针绝对是想用激将法来干扰我们的判断力，只见她们异口同声，刺激着鸟井，一句接着一句地说着。

“鸟井君可是个有钱人啊，这点小钱绝对不在话下！”

“对啊对啊，要是连这点钱都输不起，那可就太让人失望了。”

鸟井，这可都是她们早就准备好的阴谋啊，刚才不是已经暴露了吗，那两个牛郎和她们绝对是串通好了的。这只不过是被他们玩弄于鼓掌之上的余兴节目而已。

我本想这么劝鸟井来着，不过却没有立刻说出口来。

五十万日元这个数目实在是太大了，一点现实感都没有，我相信鸟井一定会无视他们的挑衅，不上他们的当的。

可是鸟井却说了一句：“听起来挺有意思的。”

听了这话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我这个人啊，就是讨厌你们这种人。”鸟井英武无比地说道。

“说的是啊，一定得打败他们！”西嚷嚷道。

沙漠 第十七章

“说来就快来吧，还怕你们不成。”

“快快放马过来吧。”

我这时候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了。最后他们决定用我们使用的这条球道来一决高下。

“我说啊，咱们可是真的赌五十万啊，一会儿输了你们可别给我装傻充愣啊。”牛郎礼一俊朗无比的美男子脸蛋上浮现出了一丝微笑，一副完全没有想过自己会输的样子。

“你那么缺钱啊？”鸟井回击道。

“我这个人啊，只要见到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就会忍不住想去灭灭他们的威风。反正你们的钱也都是管老爸老妈要的吧？”说完他和牛郎阿纯交换了一下眼神，点了点头。

他们说话的口气当中隐藏着一种嗜虐成性的喜悦，这让我感到多少有点毛骨悚然。这两个面容精致的男人，却好像昆虫、爬行动物一般的恶心，不禁让人感到一丝寒意。

“我啊，如果输了的话，你就算说要砍掉我一条胳膊，我也绝对不会说上一个不字儿。”牛郎礼一的话听起来一点也不像是在开玩笑，“要赌就赌大一点嘛，要不多没意思啊！”

“喂，鸟井，真的要赌吗？”我用手点了点鸟井的腰。

“那还用说。难道你让我就这么逃走吗？”

“不过你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厉害啊！”我凑到鸟井耳边说道。鸟井见状轻轻拉了拉我的袖子，把我叫到左边的球道那边，背向着其他人。

“其实啊，”他小声地对我说道，“我刚才看到他们在别的球道打了一会儿球。”

“什么？”

“我去厕所的时候看到的。那两个家伙装模作样地在那里打球，我就想看看他们到底打得怎么样，结果我看到他们的得分了。”

“然后呢？”

“超级烂，烂到家了简直。感觉连一百分都到不了吧。也就是说啊，他们也就是嘴上功夫而已。”鸟井暗自窃喜，他觉得自己窥见了敌人的弱点和底细。但我却越来越觉得不放心。如果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的阴谋的话，那么让鸟井在不经意间看到他们极低的分数这件事情，难道不也是在他们的计划之中吗?

或许鸟井会笑着说“他们不会计划得那么周详啦”，但是我一看到礼一他们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冷静便意识到，他们的目标绝不是钱，他们只是为了享受那种把猎物一点一点地逼入绝境、让猎物自己掉进陷阱里的*。

但我却没有阻止鸟井。这可能是因为在我心里的某个地方高高地悬挂着这么一个念头吧：“一定会有办法的，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个地步。”

对决开始了。

如果有人要问我“追悔莫及”、“世事艰险”以及“怕什么来什么”这几个词儿什么意思，我肯定说，你看，就是这个意思。

鸟井输了。

第十次投球，鸟井以一种绝望的姿势将球投出，球好像瞄着对角线一样直接掉进了球道左边的沟里。比赛毫无悬念地结束了。

牛郎礼一一边发出做作的笑声，一边说道：“看来根本不用玩到最后了嘛。”实际上，牛郎礼一最后得了一百七十分，鸟井则只得到了不到一百三十分，不知道他刚才神勇的状态到哪儿去了。

鸟井状态崩溃的原因十分明显。首先是牛郎礼一比他想象中的要强上很多，这让鸟井的心理起了波动，再加上赌着巨款的心理重压，更加

影响了他的发挥。而那些女孩子在身后不断地大声喊着“鸟井君，加油！没关系没关系”；他失误的时候，她们便会喊“鸟井君没关系，你一定能够扳回来的”大声激励他，这让鸟井变得过于兴奋；当他没有打出全中，而且第二投也没有补中的时候，女孩子们又会“啊”地发出失望的声音，这无疑让鸟井越发焦躁不安。

看来自称只要在异性面前打球就会超水平发挥的鸟井也是有自己的极限的。

“来吧，五十万。”牛郎礼一一副检票员的样子伸出手来，“哎呀，我说鸟井小弟弟，你打得可真够烂的啊。”

我现在十分确信这一定是事前就精心计划好了的阴谋。他们之所以盯上到处拈花惹草、调戏短大生和高中生的鸟井，大概是因为他布尔乔亚式的家庭背景吧。因此他们便想在他身上狠狠地宰上一刀，并且同时好好地羞辱他一番。一定是这样的。鸟井脸色苍白，无力地耷拉着肩膀。

“你可以再加码哦。”牛郎礼一说道，“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我……”

“再加码？”我问道。

“加倍加码哦。你要想再赌一次的话，我就接受。但是作为交换条件，赌金必须加倍，也就是一百万。”

“好啊，加倍加码，加倍加码！”西撅着嘴兴奋地喊道。他之前一直只是默不作声地窥视着战况，以他的脾气，估计早就攒了一肚子的愤怒和不满了吧。

“咱们可不能就这么输了，鸟井，只能上了！”

“不要，鸟井，还是不要打了。”我这时候用手搭在鸟井的肩膀上。我觉得绝对不能再这样被对方的花言巧语骗下去了。不管怎么说，牛郎礼一的保龄球确实打得很好。但是鸟井却完全不理会我的意愿。“加码！”他宣布道，“再来一次！”

“这样就好了嘛。”牛郎礼一嘿嘿一笑，那模样仿佛是一位典雅大方、英俊潇洒的演员一般，让人觉得十分不快。“你要是就这样输了，可真是白痴到家了呢。”

“少废话给我！开始吧快点！”鸟井可能是想鼓舞一下自己的士气，特地连用了两个倒装句来加强语气。

第二局对决立刻展开。这次是鸟井先投，牛郎礼一后投。在我们的瞩目之下，比赛再次开始。

结果我都不想说了，鸟井又输了。

这次的分差比上次小了一点，只差了十分左右，鸟井投球时候一脸严肃认真，脸苍白得跟个死人似的；相比之下，牛郎礼一的表情始终轻松自如，投球姿势也极为潇洒漂亮。他们两人的实力差距应该说已经是一目了然了。至于那十分的分数差距，我很是怀疑那是不是他们为了阴谋的继续实施而特地放下的诱饵。我顿时感到心里掠过一丝不安。

比赛结束之后我走到鸟井身边，在他的耳边轻声劝道：“再这么赌下去也不会有什么起色。你就说以后会付钱给他们，今天我们先回去再说。”我想让他冷静冷静，先行撤退，回去仔细研究一下下一步的对策。

“或许在鸟瞰型的北村看来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但是我还是不能在这里就这么退缩回去。”强作欢笑的鸟井让人看了十分心痛。

“你已经知道长谷川她们和那些牛郎是一伙的了吧。这其实是个早就精心谋划好的阴谋。现在你真的可以退出了。”我慢慢地开始——虽然这确实很少见吧——生气了。这种情况太少见了，以至于我觉得我都可以在我的个人发展史上写上这么一笔了：“十八岁，五月，我生气了。”

“加倍加码！”鸟井完全听不进我的忠告，向礼一举起手说道。

“哦——”礼一应声道，他对旁边的牛郎阿纯耸了耸肩膀，“很痛快嘛，鸟井小弟弟，不过这次可是二百万的决斗哦，你没问题吧？”

这时候的女孩子们，除了可能是因为内心感到歉疚而转过身去的长谷川，其他三个人都已经完全进入到了看热闹的状态当中，只听她们大声喊着：“二百万啊！简直帅呆了！”

“鸟井加油！”那些女孩大声地拍手叫好，再一次将不负责任的表现发挥到了极致。我对此感到十分厌恶，而这时候鸟井的表情却十分僵硬。

虽然让人感到有点意外——呃，虽然这么说有点对不住鸟井——但第三局的比赛确实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针尖对麦芒的巅峰对决。尽管牛郎礼一球技出众，但可能是二百万赌金带来的心理压力过于沉重，也可能是他的胳膊不堪重负变得过于疲劳，双方在第三局的比赛中从始至终咬得很紧，你来我往地僵持到了最后一格。

这局是牛郎礼一先投。在双方投完第九格的时候，牛郎礼一的得分是一百四十一分，后投的鸟井的得分是一百四十分。

这个时候，鸟井小声地说道：“这局有戏，这样下去能赢。”

西也兴奋得大喊大叫：“绝对能赢！这局绝对能赢！”

最终的较量开始了，西静静地观看着战况。我心想，这可真不像他啊，可能战局的发展让他太紧张了吧。

“礼一，没问题的！”牛郎阿纯第一次不安地说道。

“嗯。”牛郎礼一似乎也感到了危机感，脸上的表情变化十分奇妙。

最后一格的比赛终于开始了。牛郎礼一站在球道前面，回过头来看了看身后的我们。女孩子们一个个都沉默不语，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正要投球的礼一。我终于明白了，她们确实是真心实意地到这里来为比赛的人加油的，只不过，她们都是敌方的拉拉队。

牛郎礼一慢慢晃动身体，他伸出持球的右手，迈出右脚，当踏至第四步的时候，十分流畅地将球扔出。我在心里默念着“打偏吧！打偏吧！”西则真枪实弹地念叨着：“偏吧！偏吧！”

只见保龄球离开牛郎礼一的手，落到地板上，在球道上划出了一条优雅的弧线。球瓶像突然带上了磁似的，分毫不差地将球吸了过去。我们眼见着礼一的球冲着黄金入球点冲了过去，不禁“啊啊——”地大声叫了起来。最终保龄球以一种最完美的方式完成了击球，而我们则相应地迎来了最糟糕的结局。

十个球瓶被一扫而光。牛郎礼一做出了一个小小的胜利手势，以一个展示自己肱二头肌的动作弯着胳膊走了回来。

只不过打了一个全中而已，我这样对自己说。事实上这局比赛最终花落谁家还是个未知数。如果牛郎礼一在这之后连续投出三次全中的话，他就能确保最终的胜利。

没想到牛郎礼一最终真在第十格的较量中连续三次投出全中，从而结束了比赛。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你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吗？反正我是不相信。虽然我承认这是牛郎礼一精湛的球技和集中的精神带来的结果，但是我更愿意相信，在他的身后有着一种恶魔般的运气，我更愿意相信在他的身后，附体着一位嗜虐成性的神明。

“鸟井小弟弟，真是可惜啊。”牛郎礼一显露出对自己成绩的兴奋之情，尽管如此，他还是忘不了挖苦上鸟井几句。

鸟井的脸色苍白如纸，虽然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但是却站在球的面前一动也不动。鸟井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彻底破灭了，就算他打出和牛郎礼一一样的连续三次全中，最后的得分也还是一百七十一比一百七十。

天空是蔚蓝的，大海是宽广的①[①?“天空是蔚蓝的，大海是宽广的”，这是之前打麻将章节里出现的“西名言”。当时鸟井挖苦西时候，西曾经这么回应过。]，鸟井是输球的。

“我说，鸟井小弟弟啊，二百万啊。”牛郎纯一伸出两根手指，对我们指了指，“啊，对了，你的联络地址记得告诉我们啊，到时候你要是逃了我们可就亏大了，你有没有驾驶执照什么的啊？”他随即对长谷川她们张开双臂，说道：“对了，我请你们去玩吧，拿着二百万找个地方玩玩去。”

那些女孩这时候连装也不再装一下了，立刻暴露出她们的本性，兴高采烈地大声拍手喝彩道：“太好了！”她们的这种嘴脸气得我直想骂她们：“原来你们都是敌人一伙儿的啊！”

“等一会儿！”鸟井突然说道，“我的投球还没有结束呢！”

“你自己不会算算得分啊。就算你全部投出全中，最后赢的还是我吧。”

鸟井这时候结巴了一下，再次大声地问道：“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我连续三次击出全中的话，能不能这局算我赢？”

“你说什么呢！”牛郎阿纯笑道，“就算再怎么天真也得有个限度吧。”

“要在这种情况下击出全中其实是很困难的。我们再拿这个第十格再赌一回吧，好不好，拜托了！”鸟井十分不像样子地恳求道。

“我不干。”牛郎礼一好像接客似的摆了摆手。

“我不会让你白赌的。”

“哦？再加倍吗？还要加倍加码吗？”牛郎阿纯探出身子，立刻说道，“不过那还是不合算啊，礼一可是连赢了三局了，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加倍加码！四百万！”鸟井伸出四根手指。

“喂，鸟井！”我有点害怕了。

“我再加上一条。”鸟井接着说道，“如果我再输的话，我就退学不上了。”

牛郎礼一听到这话，瞬间愣了一下。他和牛郎阿纯互相看了看，脸上立刻显现出幸福的表情：“很有趣嘛！”

“鸟井你……”我轻轻地呼唤他的名字，这时我已经超出了惊讶的范畴，变得不知所措了。我觉得他一定是在开玩笑，但他的表情却十分

严肃认真。我不禁在心里苦笑，居然连退学都拿来赌，这是什么道理啊。

事到如今，与其说他想破釜沉舟一拼到底，不如说只是自尊心在作祟吧。不过即便如此，我依然没有拼命地去阻止他，可能我的心里仍然在期待着一个“如果要是赢了的话”的结果吧。

如果鸟井能够击出全中呢?

太天真了吧，我心想。

这个时候我又突然想到，像我现在这样连一个胡来乱来的朋友都阻止不了，那么这世界上自然也就没有人阻止得了往中东派兵的美国以及日本自卫队了。

鸟井投出的球十分完美。不过他今天已经投了四局，步伐上多少已经有些摇摇晃晃了。但是尽管这样，球还是以一个无可挑剔的角度强有力地投了出去。球从中间偏右的地方，朝着一号瓶、二号瓶之间的黄金入球点斜插了过去。

球冲进球瓶当中，将球瓶撞得四散飞出。我确信这一定会是一记全中，便忍不住攥紧了右手，大声喊道：“太好了！”“太好了”的“太”字刚从嗓子眼儿里飞出来的时候，鸟井也相信自己打出了全中，握住了拳头。

但是他最后并没有打出全中。

提出要连续击出三记全中的鸟井这时已经一败涂地了。

“啊——”面对如此残酷的结局，我和西一时陷入了茫然。

球道上剩下两个球瓶，们之间隔着一定的距离，形单影只地站在那里。一个球瓶是最靠右边的一个，另外一个是从左边数起的第二个。

这便是那种象征着绝望的“分瓶”①[①?此种情况在英语里被称为“Split”，意为“很难打到的球”，又称“技术球”。]。

牛郎礼一与牛郎阿纯顿时开心地笑了起来，女孩儿们也都一个个欢呼雀跃，分享着胜利的喜悦。真不知道她们到底有没有一丁点儿的同情心。

待她们稍微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后，便用充满了好奇心的目光看着鸟井。“喂喂，鸟井啊，你真的要退学吗？”

我顿时感到浑身乏力，突然之间好像与世隔绝了似的，听不到周遭的任何声音。蜷缩在一边的鸟井看上去是那么的渺小，我不禁紧张了起来，他当真要掏出四百万给他们吗？西的脸由于窝囊和愤怒变成了窒息一般的颜色，而山田却依然不省人事地睡着，还差一点从椅子上滑落下来。

就在这绝望的时候，一个清脆的声音划破了球馆内的空气，我惊得顿时挺直了身子。

“追加！”

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大步流星冲进了我们所在的球场，只见她高高举起手臂，发出极具张力的声音。

“我们要追加！”

来人正是东堂！在她的身边还站着一个女孩子，是小南！

只听东堂说道：“给我加倍加码！”

沙漠 第十八章

牛郎礼一目不转睛地盯着东堂，他显然是被东堂的美貌惊得瞠目结舌。

“东堂，可真巧啊！”西也颇为惊讶。

巧什么啊，人家那是担心你，一直跟过来的。我这话到了嘴边，差点说了出来。

东堂面不改色地说道：“我看这里这么热闹，让我们也加进来一起玩玩吧。”

“鸟井君……”小南一脸担心的样子，轻声呼唤着脸色苍白得毫无血色的鸟井。

“这俩女的想干什么啊？”长谷川和其他三个女孩虽然并没说话，但她们的眼神表达出了这种意思。

“喂，怎么样啊？”东堂再次朝着牛郎礼一说道。

牛郎礼一被这半路杀出的两个女孩吓了一跳，但脸上却依然没有表现出一丝的困惑。他耸了耸肩说道：“我说啊，就算你说加码也于事无补了，鸟井小弟弟已经输到姥姥家去了。”

“你看这么办好不好，如果我们把这个分瓶成功地解决，今天的所有帐就一笔勾销，如何？”东堂和小南观察了一会儿这局比赛的进展情况，说道。

“你这是什么话啊？你们太会为自己着想了吧，今天我们可是一直在让步哦。”

他说的一点不假，今天一直不撞南墙不回头、随意改变条件的人确实是鸟井。这一点不得不承认。

“当然，如果这次没有补中的话，这之前欠你们的所有赌债不但依然成立，而且我本人也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你看这怎么样？”

“东堂这和你没关系。”鸟井说道，他脸上的肌肉开始扭曲，“你别说傻话！”

“哦——好啊好啊——”牛郎阿纯使劲地拍着手，“任由我们处置这话说得还真是暧昧啊。”他露出一口发光的白牙。“也就是说我们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喽。”

“真是太有意思了！”牛郎礼一竖起大拇指。

“好哇！好哇！”女孩子们在一边又开始起哄，一时间气氛十分热烈。可能是因为这些女孩看见一个素未谋面的美女，心生嫉妒的缘故吧，她们这回起哄起得比上次更加卖劲儿了。

“东堂……”小南十分担心地说道。

“作为交换条件，”东堂头一扬，挺起胸来，“这个球不由鸟井来投，换他投行不行？”她指了指坐在一边的西。

这个出人意料的条件让在场的大部分人都惊得“啊”了一声。西自己也当然没有理会东堂的意思，他站了起来问：“稍等一会儿，东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要不要用这个来赌一把？”

“为什么要换那个死鱼脸啊？”牛郎礼一皱了皱眉。或许他也对这种情节的展开感到惊讶吧。

“难道那家伙打得很好吗？”他慎重地说道。慎重而不敢大意，我对他这种意外的冷静钦佩不已。

“礼一，没问题的。我之前看过那家伙打球。”牛郎阿纯突然说道，“在车站后面的保龄球馆里，有一堆学生一起打球。那家伙也在其中，打得实在是烂到家了。”他用下巴朝西努了努。看来上次我们举办保龄球大会的时候，这位牛郎也在场。

“怎么样？赌不赌？”

牛郎礼一并没有考虑太长时间，便说道：“好吧，成交。”

“我都说了你们别干傻事！”鸟井大声地呼喊着，他似乎即将走到恐慌深渊的边缘。

西这时也恢复了自己的风格，大声说道：“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你别自己擅自决定啊。”

这时候唯一能够起身平息朋友之间争执的人果然还是东堂。她一副严肃认真的表情走近西，用既不兴奋又不激动、不含有半点热情的冷淡口气说道：“‘你们在前进吗？还是说你们正在后退？’①[①?这句话是之前西引用的Joe Strummer的话。]让我看看沙漠是怎么下雪的吧。”

听了东堂的这番激励之后再不站起来的西那就不是西了。连我这个刚和他认识没多久的人都这么想了，更何况已经认识他自己十八年以上的西本人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反正西腾地一下便站了起来。

西准备好球，把自己的手当成毛巾一般反复地擦拭着保龄球。

牛郎礼一往椅子上一靠：“这下可真有意思啊。”

牛郎阿纯则仿佛胜利已经到手了似的放声大笑：“金钱，美女，还有我！哈哈哈！”

正在这时候，我突然灵机一动，赶忙把小南拉到后面。

“我们本来是在后面跟踪偷看你们来着，但没想到东堂居然会说出那种话来……”小南摇了摇头，胆怯地晃了晃身体，“鸟井君和东堂他们不会有事吧？”

“不会有事的。那种打赌输的钱没有必要真的付给他们。车到山前必有路，放心吧。”我冷静地答道，但心里却对“到底会不会有事”这一点完全没有把握。“我说啊，”我加重了些语气，“咱们先不说那些了。小南，你还能使用那个吗？就是让大海碗移动的那个。”

“啊——”不知道小南是不是也猜到了我想表达的意思，她极为不自然地点了点头。

我又小声地问道：“小南能不能用你的能力诱导球瓶啊？”事到如今，虽然我还对那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特殊能力抱有半信半疑的态度，但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既然不能期盼对方突然大发慈悲，我也只好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小南的特殊能力上了。

小南用手托着下巴，说道：“我真没有信心啊……”

“那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虽然她弄不动汽车，但是一个保龄球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已经把所有的砝码都压在小南身上了。

不过，我的这种推论完全是建立在“小南的能力能否发挥的关键在于移动对象的质量大小”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可是，左右着“小南的能力能否发挥”的关键到底是不是“移动对象质量的大小”呢？其实我对这一“理论基础”并不清楚，因此我的推论也就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依据。

西走向球道，他手里拿着球，一动也不动。那样子似乎是在瞄准目标，又似乎是在脑袋里构思球路，他默默地拿着球站在那里，仿佛一座“保龄球的发明人”的雕塑。乌井和东堂这时也站了起来，我则找个地方坐了下来，让小南坐到我的旁边。因为那里正是能够把整条球道尽收眼底的极佳位置。

牛郎礼一他们和那些女孩子们也目不转睛地盯着西的背影。

西开始慢慢地动了起来。那一瞬间不禁让我毛骨悚然，就连后背的汗毛也都一根根地倒竖了起来。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感到了紧张与恐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被西的自信深深打动了：在这种情况下，西依然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用强有力的动作将球投了出去。

“只要能够一心一意地将我注入了生命的工作完成，那对我来说，也就足够了。”

我在那个时候想到了坂口安吾某部小说里的一句台词。那可能是因为西的身上确实散发出了一种“一心一意地完成我的工作”的勇气吧。

他向前踏出脚步，用力挥动右手，将保龄球向前掷出。

球从西的手上离开。

这时候我想起来了，在坂口安吾的那部小说里面，接着是这么说的：“就算得不到那些有眼无珠的家伙们的赏识，那又如何？”

“上啊！！”

虽然这么做很不符合我的风格，但我却还是在心中大声地呼喊着：

“让那些有眼无珠的家伙们的赏识见识见识我们的厉害吧！”

球沿着右侧快速地前进，仿佛一只轻轻抚摸肩膀的手一般，在地板上画出一道平缓的曲线。球道轰鸣作响，那种声响和着我心中的呼喊声不断地响着。我突然想到“小南在移动物体的时候最好帮她喊一下物体的名字”这句算不上规则也算不上窍门的话来，于是便对着一边的小南开始念叨起来。

“保龄球啊，保龄球啊……”

保龄球！保龄球快动啊！我听到一个急促的呼吸声在耳边回响着，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发现那是自己的喘息声。

球已出手的西这个时候依然维持着把球投出那个瞬间的姿势，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球运行的轨迹。

命运的骰子被投了出去，而我们此刻却只能守望着那即将在数秒之后到访的未来。

咽口水的声音在场内响起。那不是我一个人发出的，大概是在场的很多人同时制造出来的声响。

这时，只见保龄球朝着左边的那个球瓶冲了过去，我把右手紧紧地攥了起来。

被打飞的球瓶立刻向着右边飞去。一定要打到另外一个球瓶，不把另外一个球瓶打到的话，这一投就没有意义了。被打飞的球瓶用慢得让

人焦急的速度向后飞去。一瞬间，一切可以称得上是声音的东西都从球馆里消失了。

右边的那个球瓶被击中的那一刹那，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呃，不，是跳了起来。只听见球瓶与球瓶之间“砰”的一声，随后右边的球瓶“哐当”一下倒下了。球道的尽头顿时一片开阔，什么都没有了。

成功补中！一时间，我的脑海当中只剩下了这句话。我下意识地高高举起双臂——虽然这里是在球馆里，我们的头顶上只有一个天花板而已——但我仍然感觉是向着天空张开了双手。我的喉咙大声地叫喊着，完全不知道在说些什么。鸟井也振臂高呼，不知道他嘴里喊的是什么，那声音既不是“好球”、“太棒了”，也不像是英语的“Washer①[①?英语意为洗衣机，洗涤机等意思。发音和日语的“好球”，“太好了”有一些类似。]”，总而言之，鸟井在大声地叫喊着。

小南双手掩面瘫坐在地；东堂虽说没有表示出什么大的动作，但是此时此刻也全身颤抖着，用力地攥紧了双手。

西后背对着我们，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球瓶倒下的方向。我们这时已经顾不上去看牛郎礼一他们的表情了，鸟井只是在大声叫着什么，我则一直高高地举着双手。

小南终于站了起来，我靠近小南，确认道：“那个是小南做的吧，真是帮了大忙了！”

一脸苍白的小南只是不断地颤抖着嘴唇，回过头来哆里哆嗦地说道：“啊……这样，这样就可以了吗？”

“大功告成了！西赢了！”

“啊，太好了……”小南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我一开始还以为球必须从两个瓶子之间穿过去才算赢呢……”

“啊？”我的兴奋感顿时没了。

“我这个人不太懂保龄球是怎么玩的。上次的那个保龄球大会也没去参加。所以我以为是要让球从那两个球瓶中间穿过去，一直就在心里默

念着这个来着。不过好像不太成功……”

“那么说，那个难道是……”我喃喃说道，十分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问题，这世界上难道居然还有不懂保龄球不懂到这个地步的人啊！

不过我又转念一想，当初让她用超能力直接把球瓶击倒的话可能会更现实一点吧，看来好的点子总是在事后才被想到。

“看来还是没法移动重一点的东西啊。”小南好像又要摔倒似的，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面向我们往回走的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些不好意思，他只是绷着脸，稍微做了个小小的动作，表示了一下高兴的心情。乌井赶忙连滚带爬地迎了上去，紧紧地抱住了西。

我不知道这些在我大学第一个年头发生的事情算不算离奇——虽然这么说来赏花的事情也挺有意思的——但是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吧。

沙漠 第十九章

仙台今年的夏天似乎格外炎热，七月中旬的阳光把皮肤烧得火辣辣的。只是穿着T恤衫在大街走上一圈，就会感到被阳光灼到疼痛。每次我碰到鸟井的时候，他都会不断地抱怨着天气，“听说仙台不是个挺凉快的地方吗，怎么这么热，这和横滨还有什么区别吗？”

三天前，课程终于告一段落，一时间，摆在我们面前的只剩下一个漫长的暑假。

“说到夏天，当然得去海边了！”这便是鸟井的台词。对于在盛冈长大的我来说，至少还可以反驳道“说到夏天，当然得去岩手高原了”，但对于鸟井来说，就算是你说破了天，他也非得去海边玩不可。因此我们便乘着鸟井的那辆二手小轿车，越过仙台车站，一路往东开去。

“鸟井君，你什么时候考的驾照啊，还有这车是什么时候买的呢？”坐在汽车后座右边，一身白色连衣裙的小南对驾驶席上的鸟井问道。

“我靠打工攒够了上驾校的钱，马上就报了一个速成班。那是一个最速成的班，最速成的那种。”

“一个学生就买车来开，真是够奢侈的，奢侈啊。”缩着脖子坐在汽车后座中间的西，用不服气的口气说。

“那你就下去啊。”

“你们后面挤不挤啊？”坐在副驾驶席上的东堂扭过头来问道。但还没待我们说话，鸟井就说：“不挤不挤，一点都不挤。”

一个坐在前面的人没有资格说这话吧。我来回看了看车内，问了一个极为朴素的问题：“这车能坐五个人吗？”

鸟井听了，十分平静地答道：“这车的法定乘员我不知道，不过它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自己是能够拉五个人的。”

“安全吗？”这次轮到小南提问了。

“这个嘛，它正在证明当中。”鸟井答道。

车子上虽然装了车载音响，可播放出来的却是广播。一开始，鸟井选了个播放流行音乐的频道，随即西便强烈抗议道：“这种没有灵魂的音乐让人怎么听啊！这种音乐根本无法打动任何东西，听了这种音乐还会让我们斗志全无！”

我们几个人早就习惯了西的这种政策加主张的执著腔调，因此我们也不认真地回答什么“我们不需要什么斗志”之类的话，只是像哄小孩似的对他说“是吗是吗，果然不成啊”，直接把音乐关上了。

我们出发三十分钟之后，广播里传来了关于那个过路魔的新闻。在本地的广播电台播放的新闻里，是这么报道的：“昨天深夜十二点多的时候，在仙台车站地下通道的入口附近发生了袭击事件，三名上班族连续遭到了袭击。”

“这是总统男啊！”西从驾驶席和副驾驶席中间的空当探出头来，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可是我们的总统男啊！”

广播继续说道，犯人曾经揪着受害人的衣领质问：“总统吗？你是总统吗？”

“据描述，犯人是一个体格强壮、年龄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的中年男子，他头戴一顶帽子，会把帽檐压得很低。现在警方正在积极调查当中。”

“还没抓住他啊。”鸟井看起来十分厌恶地说道。确实挺让人厌烦的，我也点点头。都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过路魔还没有被抓住，至今他依然在仙台的大街上飞扬跋扈，让人听了真是有点害怕。难道这家伙还要一直反复作案，直到我们毕业为止吗？

“要是把他抓了可怎么办啊！我们的总统男还有很多未竟的事业要去完成呢！”

“不过，美国的军队已经派出去了吧。”小南小声地抱怨道。实际上确实像小南说的那样，美国已经把十分引以为豪的军队派到了中东，展

开了那场“不知道到底为了谁而战”的战争，将战争引入了他们最擅长的泥沼化状态。

“所以我说嘛，正因为如此总统男才不能松劲儿啊。他不是正在四处活动，搜寻那个总统，等着给他迎头一锤嘛！”

“你们谁快去跟他说说吧，告诉他美国总统不在仙台。”鸟井打开方向指示灯。

“日本的自卫队差不多也快出发了吧。”西的话变得激烈起来，“和上次往伊拉克送军队的时候一样，不，一定比那个时候更容易地被派到前线去吧。不过日本的国民啊，估计又是和往常一样，说什么这是没办法的事啊，就这么默认了吧。或者冠冕堂皇地说，哎呀，反正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代替方案了，没办法啊。和这些人比起来，总统男难道不是要显得伟大得多吗？”

“美国去美国的中东，我们去我们的海边。”鸟井高声地说道。

这天是一个绝好的洗海水浴的日子，不过可能因为不是公休日，沙滩上几乎没什么人。海边有几家并排建在一起的小店，皮肤晒得黝黑的泳装女子正在炒着炒面。监视高台上插着表示可以游泳的白旗，在沙滩上几把阳伞立在那里。

我们把沙滩毯铺好，脱掉外衣，露出事先穿在里面的泳装，一切准备就绪。被阳光晒得发烫的沙子烤着我们脚上的皮肤。鸟井一脸兴奋地眯起眼睛，戳了戳我的胳肢窝。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有什么事呢，原来他正在痴迷地欣赏一身泳装的东堂和小南。确实，她们两个人那婀娜的身材和柔嫩的肌肤，让观者无一不感到兴奋。

由于脚底下实在烫得要命，我们大家便都像刚刚破壳而出的小海龟一样，争先恐后地奔向大海。

沙漠 第二十章

“喂，北村，我发现了一个十分了不得的事情。”坐在海滩毯旁边的西对我说道。

我们先是在海里互相扔了一会儿塑料球，又乘着从海边小店租来的两只充气筏互相推来推去地嬉闹了一会儿。等到在海里胡乱地扑腾玩够了，大家便回到沙滩上休息。我那被海水泡过的皮肤被太阳晒得发烫。东堂和小南两个女孩为了准备大家的午餐而去买东西了，鸟井则一个人到处找厕所去了。

“了不得的事情？”

“你知道おののく的汉字怎么写吗，北村？”

“おののく就是‘吓得打哆嗦’的那个おののく吗？还真不知道啊。”我回答道。

“真是的，这都不知道。”西打了一个响舌，拿起木棒在沙滩上写了一个“慄く”。

“这个还可以写成这个样子。”西又在“慄く”的下面写了一个“戦く”。

这个有什么说法吗？我问道。

“当然有说法啦！”西摇头晃脑地说道。

说起西的身材，就算用恭维的说法，也绝对称不上结实，只见他胸部和腹部的赘肉晃来晃去。他说道：“如果要写‘戦う妹子’的话，应该读成おののくいもこ（小野妹子①[①?小野妹子，男性（约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日本飞鸟时代政治家。依《日本书纪》中的记载，他以遣隋使的身份被派遣至隋朝，于六〇七年与六〇九年两度出使。在隋的汉名为“苏因高”，为其名的汉语谐音。不同于现代的是，在当时的日本，“子”作为人名，男女皆可使用。]），对吧？”他一脸认真地说着，在沙滩上用木棍写了一个“戦妹子”。

“是啊。”

“很不得了吧？”

“不好意思，我一点都没看出来到底哪里不得了了。”我发自内心地答道。

“哎呀，北村，你怎么不告诉我呢？”鸟井一屁股坐到我身边。我回头一看，一眼便看到了他的头发。平常的那种花斑钓鱼郎似的发型如今湿嗒嗒地趴在他的头皮上。

“我什么没告诉你啊？”

“鸠麦小姐的事情啊。你们正在交往吗？”

“啊？”我不由得大吃一惊，连连倒退，“你从哪里听来的啊？”

“我啊，对这种小道消息最为敏感了。话说你上次打麻将打到一半就走了，是不是去找鸠麦去了？”

“这事你怎么知道的啊？”

“被我猜对了吧。我啊，对其他人谈没谈恋爱，搞没搞对象这种事情，简直就是了如指掌。我在恋爱这方面具有特殊能力。”

“特殊能力？像小南那样的吗？”我苦笑道。

“没错没错。我们练马就是盛产超能力者。”鸟井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说道。

“说实话吧，我们其实一直跟着北村来着。”西挖了点沙子，堆成沙堆，百无聊赖地揭了鸟井超能力的老底儿。

“你们跟踪我来着？”

“在商业街上悠闲地散散步啊，到咖啡馆喝喝咖啡啊，逛逛杂货店啊，你们简直就是一种高中生式的约会嘛！”

“那什么样的约会才不是高中生式的约会啊？”

“肯定先去宾馆啊。”鸟井理所当然地说道。

“啊？上来就去宾馆？”我苦笑着问。

“当然了。约会嘛，当然是从互相拥抱开始的啊。”鸟井极力主张道。

“我觉得你们那样才像高中生吧。”

“我们本来是想跟着北村来着。我们是这么计划的：等到你们俩走进宾馆的那一刹那，我们这边就‘咔嚓’一下拍张照片，之后再拿给你看，吓你一大跳。”鸟井凭空做了一个拿着相机按快门的姿势。

“我们才没去过那种宾馆呢。”我实话实说。

“穿越时空这个词儿太旧了吧，这么老套的东西，嗯……”醉醺醺的山田摇晃着黑框眼镜说道。

“比方你们回到一百年前，回到一百年前的日本好了。你们来到日本某地的一个乡镇，在那里开始生活。”西唾沫星子横飞，女孩们都小心翼翼地盯着那些唾沫的飞行轨道，目送着它们降落在桌子的一旁。

“于是和你们在那里相遇的村民病倒了。这是一种谜一般的疾病，发着高烧，几乎就奄奄一息了。”

“那又怎么样啊？”坐在我对面的女孩露骨地皱了皱鼻子。

“我的话现在才要开始呢！”西毫不为所动，继续说道。我很喜欢西的那种不知道是旁若无人还是我行我素，断然摆脱周围的一切厌恶与轻蔑、果敢地继续匍匐前进的态度。说实话，西的话听上一听，确实让我心情舒畅。

“这时候，其实你们的口袋里有抗生素。那是你们在穿越时空之前从医院买到的。你们想把药送给村民，但是你们突然意识到，在这个时代中，本来不应该存在抗生素之类的药品，如果在这里使用抗生素的话，会导致历史的改变。”

“确实不能那样，嗯……”山田用充满血丝的眼睛看着西，“不能擅自干出那种事情，为了眼前的一点事情而左右整个历史的进程，那种事情是不能做的。”

“没错！就是这样！”西又把声音提高了一些，“这和刚才募捐的事情是一个意思，和历史啊、世界啊，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当今在眼前的那个危机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就把抗生素给他们不就好了吗？可是这样做历史可能会被改变，可那又能怎么样呢？把抗生素全都给他们不就完了嘛。大家就这样一起把药发放出去不就完了嘛！我说啊，一个人如果连眼前的病人都解救不了，那他怎么可能去化解未来更加巨大的危机和灾难呢。历史什么的让它去吃屎吧！只要把眼前的人救了就好了。今天你都不去救助在你眼前哭泣的人，明天你怎么可能去拯救世界呢？”

虽然包厢内的气氛越来越冷，但是我却高兴得不得了。

“把抗生素全都给他们不就得了！”发出如此豪言壮语的西实在是令人感到清爽畅快。

“你前些天明明还说要为整个世界着想来着呢。”鸟井讽刺道，但他的脸上却没有一点的不愉快。

“你的意思是你们是在宾馆之外的地方做喽。哎呀，原来你们已经是这种关系了啊。”鸟井的声音一扬，说道。

“不是，我……”我果然被他们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弄得有些不安。

“哎呀呀，北村同学，你的速度真是出人意料地迅速啊！”鸟井把脸一扭，抱着胳膊，夸张地摇了摇头。

“鸟井你没有资格说我吧，我可是一步一个台阶地往上走、按部就班地交往的。”这一瞬间我的头脑里浮现出了鸠麦美丽的*——这里所谓的“美丽”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各位别太见怪——反正她身上的皮肤十分白皙就是了。

“还敢说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我看你们是坐着火箭往上飞吧——你们不是才刚刚认识的吗？”

“不是刚刚认识的啊。”我斩钉截铁地否定道。

“你们不是前不久才在那家服装店里认识的嘛。”

“根本不是，我们才不是前不久认识的呢。”我一口咬定道，“我们可是踏踏实实一步一步来的。至少鸟井你没有资格说我吧。刚进大学，就知道搞联谊，还被奇怪的牛郎给盯上，我才不想被你这种倒霉透顶的家伙说教呢。”

鸟井突然好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箭射中似的，只见他捂着胸口，痛苦地呻吟道：“西，你听听。太过分了。这家伙一下子把我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去全都抖出来啦。”

“不，那时候的鸟井确实太差劲了，被人家说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嘛。”

鸟井听了，装出来的哭腔更加夸张了。我心想，这家伙真够闹腾的，真能把人给烦死。

我们这么让他尽情地表演了一会儿，鸟井突然声音骤变：“不过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一次展开我们的活动。自我反省时期过去了，差不多又该重商联谊大计了吧。”鸟井的脸上笑开了花儿。“我已经充分自我反省过了哦。”

“自我反省。”我鹦鹉学舌似的重复了一遍，随后和西交换了一下眼神。

“你们不信我啊？自从那个保龄球事件以后，我一直和女孩子保持着距离呢。”鸟井说。

不好意思，我和西都知道你这话纯属胡扯。我们在大街上无数次看到过鸟井和女孩子嬉笑玩游的火热场面：无数次看到过从小酒馆里出来的鸟井以及钻进电影院的鸟井。每次看到那种场面，我们都会不禁对他心生佩服，真是记吃不记打啊。

“先不说这个了，对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鸟井依然纠缠不放，重新回归话题，“你和鸠麦之间的那些事儿。”

“因为我不觉得我告诉你后你会为我高兴啊。”

“你以为你不告诉我我会更高兴啊，我可真是寂寞啊——”鸟井的叹气声拖得很长。

“对了，”我岔开话题，“鸟井公寓隔壁的那对成天吵架的邻居最近怎么样了？”

“那都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啊！早就搬走了。”鸟井笑道，“现在住着的是一个安静得要死的老爷爷。”

“你们聊什么聊得这么开心啊？”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我回头一看，东堂拿着一盘装得满满的炒面，小南抱着一大瓶果汁正要坐到沙滩毯上来。她们两个人身上穿的泳衣虽然不算太花哨，但泳装终归是泳装，怎么说也要比普通衣服露出的部分多多了，这让我不由得感到一阵眩晕。鸟井的表情似乎也缓和了下来，我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而西则是一如往常的一副好像谁欠了他一大笔钱似的表情，但他嘴上却平静地说道：

“东堂，你的胸还真是够大的呢。”

我和鸟井一脸煞白，过了一会儿，又变得满脸通红。

“能用这么平静的语气毫不掩饰地说出这种话来，西君真是太强了。”

听小南这么一说，我们纷纷点头称是，随后都小心翼翼地偷看东堂的反应。东堂则也一如往常的一副洋娃娃般的天使面容，面无表情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部，说了句：“嗯，是吗，大吗？”

东堂是不是依然对西抱有好感呢？我不禁在心里开始思考起来。

实际上，我只有在上次陪她一起买Ramones乐队的CD那天，从她的口中听到了她对西的思慕之情，所以在从那时到现在这段时间里，东堂的心情或许会有所改变——或者说是回归理智。不过，东堂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像样的男朋友，这倒也是个事实；另一方面，向她提出交往申请而被她一口拒绝的残兵败将的人数不断飙升，这也是一个事实。

“鸟井好像要再次恢复活动呢。”西把话题从东堂的胸部拉了回来，“明明自己一直都没有停止活动，还说什么恢复活动。”

“什么啊，说得我好想从来没有反省过似的。”

“听说你好像反省过，是吧？”我说道。

“哦，你们说联谊的事儿呢。”东堂说道，“我们刚才可看到了哦。”

小南也跟着兴奋地说道：“没错没错没错。我们刚才在海边小店附近可看到了哦。不过人家却没发现我们。”

“看到谁了啊？”我和鸟井异口同声地问道。

“联谊时候的那个女孩啊。”小南小声地说道。我扭过头，看了看鸟井。

“长谷川吗？”

“嗯……”鸟井含糊其辞地说道。

“著名的游击手长谷川。”我突然想起之前鸟井告诉我的那句话。不过鸟井却立刻严肃认真地川啊，不成了他，这次连金手套奖①[①?日本职业棒球年度个人奖项之一，用来表扬每个联盟各个位置防守表现杰出的球员。]都没拿到，已经不中用了。”

被他这么一说，我大吃一惊：“原来职业选手的巅峰期这么快就过了啊。”我不禁对不久以前还被称为“著名游击手的长谷川”感到无限的同情。

“那个人和好几个女孩子在一起，都穿着这种泳衣哦。”小南用手在自己的腹部做了一个切开泳衣的动作。

“鸟井，你还不赶紧过去和人家打个招呼啊。”我半开玩笑地说，“自从上次打完保龄球，就一直没见过面吧。”

“也是，”虽然我们不知道鸟井到底有多认真，但他还是一脸严肃地回答道，“难道我去跟她们说‘托您的福，我马上就要恢复活动了，要不要和我再联谊一次？’”

“你真要这么说啊？”小南的眼神变得认真起来。

“当然是说着玩儿的了，说着玩儿的。”鸟井摆摆手。

我看着鸟井和小南，心想，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为什么鸟井还没有发现小南对他的一片心意呢？本来已经很明显了吧，不难看出来的。难道练马地区独有的“恋爱方面的特殊能力”用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变成“无能为力”了吗？

“我到现在还会做噩梦呢。”鸟井的脸一绷，“我梦见我在保龄球场，拿我自己的胳膊做赌注和人家赌保龄球来着。然后长谷川和那个牛郎咄咄逼人地对我说：‘你已经走投无路了，快点，把胳膊交出来，把钱交出来’。”

鸟井这么说着，假惺惺地打了个冷战。不过，这个世界上，越是讨厌、想敬而远之的东西，越是会自己找上门来。用不了一个小时，我们就会和长谷川同学再度相逢。

我不禁感叹，鸟井君，真是遗憾啊。

沙漠 第二十一章

我坐在地上，看着几条咖啡色的纤长*从眼前经过。这些*蹬着沙滩鞋，将沙滩上的沙子扬起，撒到我们坐着的海滩毯上。我抬头一看，发现路过的三个女孩之中便有长谷川。

我正在为要不要无视她而烦恼，本已经走了过去的长谷川“咦”了一声，走了回来，站在我的面前。

“这不是鸟井君吗？”

“嘿！”鸟井歪着脑袋，抬头看着长谷川，用一种十分不自然地声调打着招呼。

“啊！”西伸出手指指着长谷川，“你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啊！你找我们有什么事情？难道你一路跟踪我们过来的？那个奇怪的男人在哪里？就是那个用保龄球算计我们的那个，那个男的。”西连珠炮似的滔滔不绝。

“这个土得掉渣儿的男的是谁啊？”长谷川的朋友一头雾水。长谷川示意让她的几个朋友先走。随后，她不知道是因为不好意思还是因为遗憾，十分生硬地说道：“我已经和那个牛郎没有关系了。”我觉得她的头发留得真够长的。

她那双性感的长腿在我们的面前晃来晃去的，让羞得脸红的我们一时间不知道该把视线放在哪里。从款式大胆的泳装底下，散发出来的那种年轻女孩特有的健康妖艳，让看到的人觉得在身体的深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当然，就连平时一向正直的我也不能例外。我“吁——吁——”地仿佛安抚野兽一般，好不容易才压抑住了内心的那种冲动。

“那个……”坐在我身后的小南用手一撑，从我和鸟井之间探出身来，“请你不要再招惹鸟井君了。”

“那件事真是对不起了。”长谷川低头表示歉意。她十分意外而又坦率的道歉让我感到茫然，但又觉得她这人很痛快。西小声地嘟哝了一

句："居然还有脸过来道歉。"

"那个时候，我太沉迷于牛郎俱乐部了，感觉已经迷失了自我。"

"那个用保龄球决一胜负的提议，从一开始就是冲着鸟井去的吧？"我问道。

"嗯。"长谷川十分歉疚地承认道，"因为那时候鸟井君到处调戏女孩子，非常有名。礼一他们那帮人对鸟井十分看不惯，他们说'明明自己只是一个刚刚入学的一年级小屁孩儿，却这么狂。一定得好好羞辱他一番，然后再宰上他一笔钱'。"

"好好地羞辱他一番"，这句话从长谷川的嘴里说出来，让人觉得十分幼稚，同时又让人无比厌烦。不管怎么说，长谷川当初似乎是为了让那些牛郎出气，才故意接近鸟井的。

"不过呢，多亏了那件事情，我终于从那种沉迷中清醒过来，也看清了那两个人的真面目，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长谷川继续说道。

我在心里猜测，这次不会还和上回一样，又是一出按照事先就准备好的剧本来表演的"好戏"吧?

"现在礼一已经辞职不做牛郎了，境况十分不妙。"

"什么境况十分不妙？"鸟井回问道。

长谷川似乎对自己粗心大意说走了嘴的事情追悔莫及，一时间陷入了沉默。

"怎么个不妙法儿？"我追问道。

"他非常缺钱，好像还加入了一个奇怪的组织。"虽然她嘴上说已经和他们一刀两断了，但是却流露出藕断丝连的态度。长谷川接着说道："不管怎么样，我只是想和鸟井君好好地道个歉而已。"

长谷川鞠了一躬，刚要迈步离开的时候，又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对西小声地说道："不过，那个，真的很帅气呢。"

“哦。”西眉头一皱。

“那个分瓶，你打得真的很帅。”她这么说完，便慌慌张张地蹚着沙滩鞋，向后走去。

“喂喂，听见了没有？”过了一会儿西又开始唠叨起来，“她刚才说我很帅气来着。她真的这么说了。你们听见了吗？都听到了是吧？”

“我没听见。”乌井一脸严肃地歪着脑袋说道。

“她说什么了啊？”我也跟着装蒜。

小南也一脸的迷茫：“刚才正好赶上海浪声音特别吵。”

西更加生气了，他露出一脸被冤枉的人求助于目击者的那种殷勤：“东堂你肯定听到了吧，刚才，她真的说我很帅呢。”

东堂也只是耸了耸肩膀，淡淡地说了句：“没听清楚。”她那白皙如雪的皮肤在阳光的反射下，闪烁着瓷样的光彩。

你们怎么都这样啊！西绝望地喊道，他用沙滩鞋狠狠地踢了几下面前的沙子，随后又“啊啊！我的……我的小野妹子给弄没了？”地大叫，感叹起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来。

沙漠 第二十二章

“真没想到我们居然会在那种地方相遇。”

从海边回来的第三天是星期日，我和鸠麦对坐在贤犬轩的桌子前。现在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店里面摆放的电视机里播放着星期日晚上特有的适合一家人一起观看的电视节目。旁边，三个似乎是学生的人围坐在一起。鸠麦用筷子十分灵巧地夹起沾着调料汁的莴笋放入嘴中，一边嚼一边发出声音。

“这个莴笋有点药的味道啊。”她用一口肯定的语气说道，“不过也挺好吃的。总算到这家店来吃了。”鸠麦满足地点了点头。

“反正我们也暴露了，还不如早点来这家店吃一回呢。”

鸟井经常会来贤犬轩这家店吃东西，要是随随便便地过来，很可能会被他撞见。因此在这之前我们俩才一直小心翼翼的，从来没有两个人一起来过这里。

“不过啊，你为什么不想告诉鸟井君他们我们在交往的事情呢？”

“因为他们超级烦人啊。”这是我的真心话，“而且我也有点不好意思。”

“嘿嘿。”鸠麦发出一种仿佛逗小孩儿玩似的笑声。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想强调一下，我在这里并不打算说一些麻烦或者无聊的事情。比如，我和鸠麦到底亲密到了什么程度啦，第一次约会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啦，是在哪里约会的啦，是谁先提出来的啦，拿坂口安吾的小说当话题到底有没有效啦，她第一次来我住的公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啦，我在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之下看到她的*的啦，看到她*的我有没有什么感想的啦，我们*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啦，从我们相遇到交往的这段期间*的次数够不够啦——像这样的问题，我一概不予以详细说明。

因为我这个人一般不会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所以我说完七月的事情，很有可能会跳到九月去。虽然我的恋爱对于我本人来说是十分特

别的，但是如果用一般人的眼光来审视的话，那估计都是一些没有什么新意的内容。因此呢，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去特地赘述了。而且，如果在这里明目张胆地散布个人的一些隐私，那也未免显得有点太没有品位了，不，是太浪费笔墨了。正因为这个原因，像什么我和鸠麦赤身*拥抱在一起、一起泡澡、一起去剪头发的场面啊，我也只好忍痛割爱了。

店里的电视机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了职业棒球的直播节目。一副豆芽菜身材的投手让一个大块头儿的外国人打者挥棒落空。

“虽然这个球一开始看起来是个直线球，但或许在中途突然变线，仿佛被人按了一下似的沉了下去。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变化球。”我们听见电视解说员这么评论道。

是这样的啊，原来是中途变线了，我心不在焉地听着。

鸠麦开始说起打工的事情。她现在改在另一家女性服饰品牌店里打工。什么在试衣间里一待就是两个小时的女顾客啦，什么看见价格标签就哭出来的女孩子啦，以及在店里和恋人吵架、把陈列橱窗里的衣服扔来扔去的那种麻烦的客人啦，鸠麦说起这些来都是一肚子的怨气。

“还有啊，我经常是忍不住就笑出来了，”她继续说道，“因为陪女朋友来逛服装店的男人们，都是一副无聊之极的表情呢。”

“真的是那样？”

“那是一种绝望的表情。他们都是兴趣索然地跟在女朋友后面，女孩一问他们‘这件如何啊’，他们就会说‘挺不错的嘛’，其实脸上是一副毫无生气的表情。”鸠麦随后十分奇怪地遮住嘴巴小声地说道：“对了，你知道那些当男朋友的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吗？”

“是什么啊？”

“他们最怕女朋友犹豫了半天，把衣服一叠，说‘我们再去别的店里逛逛吧’。”

“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

“打折促销的时候，店里不是人满为患吗。因此女朋友在挑衣服的时候，那些当男朋友的只能站在远处等着，那样子，活像一只走投无路、等着主人归来的小狗，可怜，实在是太可怜了。”

“我看你其实不可怜他们，反而乐在其中吧。”

“话说你真的被晒黑了好多呢。”她伸出白皙的胳膊，摸了摸我的鼻尖。

“哎哟，晒得我还有点疼呢。”我回应道。

我和鸠麦从贤犬轩出来之后，便沿着两边种着榉树的街道，朝着我的公寓走去。新闻上说今年的夏天要比以往更加炎热，不过我觉得仙台的情况还没那么严重，至少我们走在夜路上的时候，不时地会有阵阵凉风吹来。

“马上就能看到七夕的烟火了哦。”我们走到横穿公园旁边的一座天桥前面，鸠麦指了指旁边的示意牌。仙台每年的七夕祭从八月六日开始，持续三天，在七夕祭开始的前夜会举行烟火大会。在路边竖了一块示意牌，上面写着关于烟火大会当天的交通管制通知。

“仙台的烟火大会啊，我一次都没看过呢。我去年还在盛冈。”

“盛冈没有烟火大会吗？”鸠麦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说道。

我觉得要是正经八百地回答“有啊”也挺傻的，于是干脆没说话。

“叫上鸟井君他们，大家一起去看看热闹吧。”她说。

“啊，好啊，也叫上东堂和小南吧。”

“好啊，我挺想和大家好好认识一下呢。”鸠麦一脸开朗地说道。我也觉得既然我和鸠麦的关系已经被大家知道了，那不如干脆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地聚一聚吧。

我们两个人回到我的公寓，刚一进门，电话便仿佛瞧准了这个时机似的响了起来。我“刷”地一下从正在脱鞋的鸠麦身边跑过，拿起电话听筒。电话里传来的是西的声音。

“喂喂，这不是北村吗？”虽然电话是他主动打过来的，但这家伙却如此这般说道。

“西你怎么了？”

“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啊，北村。”

“啊？”

“把小南带过来吧，就在现在，现在，我现在在我打工的地方。”

说起西现在正在干的那个兼职，就是上次他说的那个大厦保安的工作。那是一座八层楼高的写字楼，位于仙台市区西北方一个偏僻的地方，和鸟井的公寓遥遥相望。我记得那座写字楼的名字好像是叫“芬鲁德·宫纽①[①?原文翻译成英语是“Rising Building”。在日语里，这个词和“愤怒的公牛”发音接近。因此在这里为了达到原文的效果，把“Rising Building”翻译成“芬鲁德·宫纽”。]大厦”。

“哈哈，对，罗伯特·德尼罗有部电影叫《愤怒的公牛》呢。”西说罢，便一个人笑了起来。能够听到西的笑声，说明事态还没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帮你把小南带到那个大厦就行了吗？”

“没有时间了啊，一切拜托了，北村。”西把保安室的位置说明了一下，不是请求而是用一种命令似的口气对我们说道，“那边有个窗户，你们到了敲一下。”说罢，便挂了电话。

我转过身把西电话的内容告诉了鸠麦，说道：“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你好不容易来我住的公寓一次，但是我却不得不去一趟‘芬鲁德·宫纽大厦’。”

“一起去吧，一起去吧。”她立即点头答道，“对了，是叫愤怒的公牛大厦吗？”

鸠麦说了一个和西一模一样的冷笑话，但我决定还是不告诉她为好。

“鸠麦也要一起过去吗？”

“不好吗？”

“没什么不好。”

“既然没什么不好，那我们就一起过去吧，我也想见见小南呢，我说的是吧？”

我赶紧拨通了小南公寓的电话号码，结果耳边响起的是自动录音电话的声音，于是我便挂上了电话。

“我之前就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北村君的朋友们都不用手机呢？”鸠麦问道。

“鸟井有手机啊。”

“不过其他人都没有手机吧。”

“直说了吧，因为没有必要啊。”

我简明扼要地说明了“移动电话不移动”的理由。第一，因为我的朋友不多，没有迅速和谁取得联络的需求；第二，在我们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当中，最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西，却因为“害怕电磁波”以及“觉得浪费钱”等理由没有买手机，因此就算我买了手机也是没有意义的。至于东堂，她一来没有手机，二来和家人住在一起，这两点构成了防范男生邀请的防波堤。而小南那边，我记得她确实说过一句“没有勇气当众打电话”。

“我给鸟井打一个试试。”说罢，我便拿起话筒放在耳边，幸运的是电话立即接通了。更加走运的是话筒里传来了这样的回答：“我因为在学校食堂吃饭，会时不时地碰上小南，现在我正和她在一起呢。”

“小南在你那里？太巧了吧。”我装出一副吃惊的口气，但心想，这或许不是什么巧合吧。鸟井虽然经常翘课，但却频频现身学校。小南肯定是为了能遇见鸟井才去学校食堂的。听到我们对话的鸠麦也在我身后微笑地说道：“才不是什么巧合呢。”

“你让小南接一下电话，西有急事找她。”

小南惊慌失措地说道：“什么事情？西君怎么了？我去了能帮上什么忙吗？”

“虽然他有什么事情我不大清楚吧，但既然是西叫你过去，肯定是些无聊的事情吧。”我解释道。

小南似乎也知道怎么去“愤怒的公牛”大厦，因此我们就约好在大厦正门入口集合。

“鸟井不过来吗？”刚要挂电话的时候，我问鸟井。

“我不过去了，我一会儿有点事情要办。”他以一种奇特的声音回答道。

我想问一句“是联谊吗”，但最后还是忍住了，因为我觉得我猜对了。

我们抵达了“愤怒的公牛”大厦，几分钟之后，小南也跑了过来。她发现站在我身边的鸠麦，以手掩口说道：“啊，北村君的女朋友啊。”

“我经常听北村说起你的事情，能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鸠麦和她打了个招呼。

“能见到你我也很高兴啊。北村君真是幸福。”小南看了看我，脸上笑开了花。

“什么真幸福啊？”

“一对儿恋人啊。”小南伸出两只手指着我和鸠麦。鸠麦快速凑到我的耳边，说道：“我感觉她真的很阳光很健康啊。”

“是吧，我说什么来着。”我答道。

因为小南一直“真是只羡鸳鸯不羡仙啊”、“真幸福啊，北村君”地说个没完没了，我不得不催促道：“总之咱们先走吧，西还等着我们呢。”于是我们便向保安室走去。

我们敲了敲保安室的窗户，一个人便从里推开门来。这人正是西。我往屋里一看，里面是一个八张榻榻米大的和室。几个男人正围坐在一起捣鼓着麻将牌。

“太好了，总算赶上了。你们太慢了啊。快快，小南，快来帮我打麻将吧。”西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一脸不高兴地说道。

“你叫来的这些女孩都挺漂亮的嘛！”铺满榻榻米的屋子里，一个背向着窗户坐着的男人露齿一笑。他个子很小，头发大半都白了，眼角布满了皱纹，嘴巴十分宽大，很有特点。我看见他和西一样都穿着藏蓝色的制服，想必他也是这座大厦的保安吧。

“哎呀，古贺先生，要想说风凉话赶紧趁着现在说吧。”西把我们带进这间和室，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脸上浮现出了一种把敌人逼入绝境的谋士一般的自信表情。

“你就剩下一千多点了吧。还有两局了哦，就两局了。就算你这个时候搬出救火队员也无济于事了。我也差不多得回去了呢。”说话的是一个梳着中分、身材壮实的男子。他一张四方脸，虽然年近花甲，但却依然神采奕奕，一口络腮胡须看起来充满了威严。

“糟了，时间快到了吧？”他问坐在自己左边的男子。

“更糟的是时间早就过了，社长。”一个大概四十来岁的眼镜男苦笑道。

“这里都什么情况啊，搞不懂。”我把视线投向西，“西的工作是什么？”

“我的工作是保安啊。从现在一直到早上要住在这里，就是来回巡视巡视。”

“我是不是误会了啊，这哪里是保安工作啊，不就是麻将嘛。”我指了指撒了一桌的麻将牌说道。

听我这么一说，除了西以外的三个人都笑了。他们边笑边解释，大厦保安的工作要到晚上才开始，他们只是利用这之前的时间打打麻将而已。那个被叫“社长”男人，实际上是租用这座写字楼的某本地企业的社长，也好像是这座写字楼的所有人。

他们接着解释道，他们和西聊了好几回，约好了要一起打一次麻将，今天总算是实现了这个期盼已久的愿望。本来有事必须去东京一趟的社长也因为打麻将打得正在兴头儿上，一连错过好几趟*。

原来如此，我点了点头，和鸠麦、小南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

“也就是说，西你是打麻将被人逼入绝境，情况相当不妙，因此才向小南求助的是吗？”

“大概情况是这样的吧。”西自以为是地说道。

“小西可真是个奇怪的男人啊。”那个叫古贺的男子所说的话倒是一针见血。

“虽说麻将打得不怎么样吧。”社长露出豪迈的笑容，“最近的年轻人都是这么奇怪的吗？”

社长看了看我，我赶忙否定道：“他只是个特例而已。”

“我说也是。”社长答道。那个似乎是他部下的男子也露出了笑容。不过话说回来，西和这些成年人居然亲密到这个地步，真是让我惊叹不已。与其说西融进了他们的生活，不如说他已经在他们的圈子里树立起了自己的地位。

“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位小南小姐是来接替我的。这样可以吧？她作为我的代理人来帮我打。”西把手放在小南的肩膀上，对着围坐在桌子旁的三个人说道。

“要和这么可爱的女孩一起打麻将啊。那个，他怎么样，打不打？”古贺用手指了指我。

还没等到我开口回答，西便抢先摇头道：“不行不行。这个叫北村的男人啊，对麻将简直就是一窍不通，只是脑瓜聪明一点儿罢了。”

“你打麻将吗？”社长看了看我，问道。

“嗯。我打。”我答道。

自从上次在鸟井的公寓里第一次体验麻将这种游戏以来，我已经运用自如地玩过很多回了，自认为已经玩得相当不错了。

“玩得不好吗？”社长追问道。

“不是啊，根本不是那样的。这个北村啊，根本就对麻将一窍不通。举个例子说吧，比方说有人‘碰’了张‘白板’和‘发财’，一般来说，出于礼貌，这时候不能扔掉‘红中’吧。因为有大三元①[①?大三元：就是和牌的时候，手上有中、发、白的三副刻子。例如：中中中、发发发、白白白、一二三万、二条对。]的可能性存在嘛。不过我们这个北村，这个时候却能平心静气地立刻把‘红中’扔掉。”

“扔掉才是明智的选择吧。”我解释道。那时候我已研究过了。“从概率上来说，会‘碰’‘白板’和‘发财’的人，手里几乎没有可能会拿着两张‘红中’的。你难道不这么想吗？这时候显然要立刻处理掉‘红中’才好。因为越往后，对方就越有可能凑齐两张‘红中’，别的人也可能会留着‘红中’不打，因此必须立刻把‘红中’扔掉。不论是从理论上来说，还是概率上来说，都是如此。”

“你这么一扔，要是别人鸣牌①[①?鸣牌指吃、碰、杠这三种。每一种都是让别人丢弃的牌成为自己的牌的方法。]了怎么办？”

西简直是什么都不懂。“那种情况出现的概率也太低了吧。反过来说，立刻扔掉手里的‘红中’，最坏的情况也只是让对方鸣牌而已。不论是从概率上来说还是风险上来说，扔掉‘红中’都要比拿着‘红中’好得多……”

“知道了知道了。”西表情扭曲，用手挡住耳朵。

“原来如此。”说话的是社长，“他说的确实有一番道理，这种情况下扔掉‘红中’确实会被人看成是外行人的处理方法，但经过你这么一解释，

说不定风险真的很低。”

“根本不是啦。”西十分生气，声音也很热切的，“在这种时候，就算没用，也要把‘红中’拿着不打，一直忍耐到最后。等到那局结束了之后，再折腾着喊几句‘啊，早知道就把‘红中’给扔了，什么啊，原来就算打出去也没事嘛’什么的，这才是麻将吧。考虑可能性和风险，说什么‘好吧，这张牌我不要了’的话，那就不是麻将了。那不是打麻将，只是单纯地计算罢了。”

“小西的心情我能理解。嗯，很重要，确实很重要，这种想法真的很重要啊。”古贺摆摆手，用一种看起来十分和善的表情说道。看来他也明了劝解西的方法。

“社长，要不快点可不行了啊！”那个戴眼镜的男子用尖细的声音说道。听到这话的小南好像是在体贴对方的心情似的，说了句“那我就上来了”便坐到座垫上。

我来简单地说明一下那之后的两局吧。首先是南三局，小南和了一把立直平和三色自摸宝牌二（牌型是“两张东风”“二三四万”“二三四条”“二三四饼”“六七八万”，最后自摸了一张“八万”，宝牌是“东风”），用一个跳满赢了一万两千点。其他三个人虽然挠挠脑袋，一脸痛苦，但却依然有心情大声喝彩道：“打得不错嘛！”

南四局的时候，社长一开始在序盘就喊出立直。他把打出的“五饼”横放在面前，宣告道：“一切都结束了。”

“完了。”作为庄家的古贺眉头一皱。可能社长大人这局做的牌型很大，脸上浮现出一种兴奋的神情，脸颊潮红。接着他十分唐突地开始拉起家常来：“说起来啊，最近似乎有很多走空门的盗窃案件呢。那些有钱的人家都被盯上了。”他本来是想借着拉家常来掩饰自己兴奋的心情，但表现得却极为不自然。

我心想，这个社长真有意思，挺可爱。

“走空门吗？”我问道。

“是叫强盗吗？听说是侵入大宅子，抢走金钱的那种。一个和我相识的朋友家里也遭了他们的毒手。那家伙的老婆被遮住眼睛、绑了起来。因为那次被吓坏了，以至于她自打那时候起，似乎都不敢一个人在家。”

“那社长的家里岂不也是有危险了吗？”古贺一边摸牌一边随声附和道。

“我在家里养了一只杜伯曼犬。”社长答道。

“杜伯曼犬可不是安保系统哦。”小南笑道。她随后目不转睛地看了看自己手上的牌，说道：“我立直了哦。”

“哦哦，被追上来了，真可怕啊。”社长的声音颤抖着，但他依然确信自己终将胜利，那声音里仿佛有一种哄孙子似的温柔。

社长的那张四四方方的脸终于在几巡之后僵住了——小南推倒了自己的牌，说了一声“自摸”。小南的声音就好像在打招呼说“早上好”似的那般悠然自得，在场的众人——包括我在内——一时间居然没有反应过来。

“立直自摸三暗刻南宝牌三。”（牌型是“两张四万”“三张南风”“四五六饼”“三张九条”“三张三条”，自摸的是一张“六饼”，宝牌是“九条”）小南掰着手指算着点数。“倍满一万六千点。”说罢，小南看了看其他三个人的表情。

社长的脸开始痉挛，愤愤道：“完了。”古贺也发出呻吟一样的声音。那个戴眼镜的部下看到牌局结束，如释重负似的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怎么样怎么样，各位，我的实力怎么样啊？”西大声地拍着手，从其他三人那里取走点棒。

“巧合，只是碰巧让我蒙上了而已。”小南嫣然微笑，对西说道，“这下正好是三万点了，回本了呢。”

“可以认为这是巧合，但也可以认为不是。”社长抱着胳膊，看着小南的手牌说道。社长显然没有自大地将这视为新手的幸运，这实在是了

不起。他站了起来，重新整理了一下领带。

“小南，你本来可以再和一个更大的牌嘛！”西还在不满着什么，一边数着点棒，一边对小南说道。但小南眼睛一眯，笑道：“大家都不输不赢才是最开心的状态吧。‘虽然过程充满了曲折，但是最后大家都不相上下。’这样的状态不是挺好的吗？”

我看了看小南，想起来之前在鸟井公寓里读《麻将指南书籍》的事情。书上面有句话，是一位至今为止在麻将桌上未尝败绩的传奇人物所说的——“即便是要进入最后一局，但四人之间的点棒相差也只有一千点左右，四个人几乎是用一种打第一局的心情一起冲向最后一局。我觉得这样才是最好的麻将。”

虽然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真理，也不知道什么“麻将桌上未尝败绩”的称呼到底可信不可信，但要让我说“赌输赢的比赛和游戏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觉得其目的简单地说来就是取得胜利，尽量去抢分就好了。但是说这句话的男人没有半点傲慢或者自大，反倒是显出一种稳重和谨慎，甚至可以说，说这句话的那个人给人留下了一种柔和的印象。

这与刚才小南说的“最后大家都不相上下，这样的状态不是挺好的吗”这句话其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让我不禁想道：或许比起“自信”、“力量”以及“技术”之类的词语，像这样的“稳重”更加能够完美地诠释“强韧”这个词的含义。

“我说小西，再见了啊。这位小姐，咱们有机会再一起打吧。下次我可就要玩真格的了哦。还有你也得全力以赴哦。”社长最后对我说道。他慌慌张张地依次和西、小南以及我说完，便在那个戴眼镜的部下的一声声“社长我们快走吧”的催促下，走出保安室。

屋子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小南，你太厉害了，太强了你！”鸠麦把手按在坐着的小南肩膀上。

“只是碰巧而已。”小南羞红了脸，答道。

“啊，这么说来，鸟井最近怎么样啊？他怎么没来看我的惊天大逆转啊？”

“鸟井君说他和别人约好了要见面，朝小酒馆的方向走了。”小南说道。

“肯定是去见女人了，绝对是女人。不是泡妞就是联谊去了。”西滔滔不绝、一脸认真地说道。

“去见女孩子了啊……”小南发出十分沮丧的声音，低下了头。

“不是，肯定是办什么无聊透顶的事情去了。”我慌忙说道。

“嗯，肯定是这样的。”鸠麦也跟着一起安慰小南。

沙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天是星期一。早上九点的时候，我刚起床，电话铃声就响了。我坐着伸手拿起听筒，电话里立即传来鸟井的声音。

“北村，集合了，集合！”

“打麻将吗？”

“不打麻将，啊，对了，干脆就一起打一会儿吧，总之咱们赶紧集合。轮到我们出场了！”

“出场？难道我们在等着什么出场吗？”

“昨天晚上，我和长谷川喝酒来着……”鸟井说道。

“为什么啊？你怎么还和她见面啊？”我在扔骰子之前，质问鸟井，“你还没吃够她的亏吗？”

下午两点，我们在鸟井公寓的客厅，围坐在暖炉周围。大家已经把牌码好，该我这个当庄家的掷骰子了。

“就是啊！今后还是不和那个人见面为好。”小南抗议道。我们看着正在抗议的小南，心里十分着急。

其实就算小南斩钉截铁地对他下命令“不许你去见她”，我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过分。但大概是小南觉得自己没有那种权利吧，可这明明不是什么权利和权限的问题。

“不过啊，人家极为客气地打来电话，说有事要和我商量，我这么一听，怎么着也得和人家见个面听听她怎么说吧。”

“万恶的地产商人、假结婚骗子、策划战争的总统，他们一开始都是说‘我有事找你商量’。”东堂面无表情地说道，但口气之中却明显带着尖酸的讽刺。

鸟井听了，只是耸了耸肩膀。

“不管怎么说，我反正是和长谷川在小酒馆见面了。”

“看来还是记吃不记打，苦头没吃够。”我插嘴道。

“主动让人家骗去。”东堂尖锐地说道。

“绝对没什么好事哦。”小南小声地嘟哝道。

“你自我反省反省完了？”西纠结道。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鸟井为了夺回话题上的主动权，开始油腔滑调地说道，“总而言之，我想调查一下她。”

“调查？”

“青叶区有条街道叫若菜大街对吧，从市政厅、县政府再往北走，后面是高级住宅小区的那个。那是一条老街。”

“好像是吧。”我好几次骑着自行车路过过那里。

“她希望我去帮她调查一户人家。”鸟井看了我一眼，那意思是“你差不多可以掷骰子了吧”。我把手一转，把骰子丢出。随后大家依次按照顺序来取牌。

“什么叫调查啊？”小南小脑袋一歪，问道。

“这话让我从何说起呢？”鸟井装模作样似的说道。不，他分明就是在故意吊大家的胃口，“长谷川似乎希望我去监视一下那户人家。”

“监视？”我又一次鹦鹉学舌似的问道，说罢，我把手里一张不需要的“九饼”扔了出去。

“这周星期四的晚上，监视一下那家主人的活动情况。”

“说得更直接、更明白一点不行吗？”西露出一脸的不快。

“我说西啊，”鸟井拼命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要是我说那家住户住的是总统男的话，你会不会觉得震惊啊？”

不知道西是不是被震惊到了，只见他“啪嗒”一下把一张牌碰倒了。十分巧合的是，这张倒下的牌正是五条，也就是“五条”。

“五条”，五条①[①?日语里的“五条”，“骗人，说谎”一词的发音很接近。]，骗人的吧?

沙漠 第二十四章

“长谷川的一个朋友是短大生，上周周四的晚上，被总统男袭击了。”

“你说什么？”西被惊得张大了嘴巴。

“那已经是深夜了，她喝酒回家的途中，突然半路上杀出来一个中年男子，把她拖到巷子里。”鸟井仿佛一匹脱缰的野马一般，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这之后，她拼死抵抗，才摆脱了那个男人逃了出来……”

“难道说，我们要去跟踪那个男人？”我看着自己手上的牌，说道。

“没错，你很明白嘛。”

“真的？”小南惊讶地大声问道。

“你们也太轻率了。”东堂随即说道，“就算是乱来也要有个限度吧。”

“后来长谷川的朋友发现那个男人穿过若菜大街，回到高级住宅小区的一栋房子里去了。”

“这绝对不可能。”西把自己要扔的牌用力拍在桌子上，断言道，“我说啊，你说的那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

“什么叫不可能发生啊。”

“总统男啊。总统男绝对不会袭击女性的。他是为了干掉总统才一直行动至今的。现任的美国总统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只是个大叔而已吧。”

“原来如此。”他这么一说，我和东堂同时回应道，“不愧是总统男问题研究专家，说的就是有道理。”我记得确实是这样，新闻里说总统男应该只袭击中年男子。

“不过，人家本人都说自己遭受袭击了啊。新闻什么的估计就是随便敷衍，只是把事实概括成有趣的东西而已。”

“为什么是在这个星期四呢？”我问道。

“好像是因为，”鸟井拿起东堂打出的牌，说了一声“吃”，然后接着说道，“好像这个总统男制造的事件当中，大多数都是发生在星期四的夜里，嗯，这个是不是真的啊？”鸟井向身边的西确认。

我们都看着西，等着这位研究总统男的权威发言。不过仔细转念一想，什么权威不权威的啊，总统男本身不就是西编造出来的东西吗？西所做的事情，就像自己成立一个研究所，然后自己再来当研究所所长似的。

西稍作沉思，放下手中的牌，表示认可。“啊，这个倒确实是这样。确实是在星期四。”

“原来如此。”我和东堂再一次同时回应道。

鸟井也点了点头，说道：“看来还是比较可信的……”

“才不可信呢，这种东西随便看看报纸就会知道星期四发生的事件比较多。况且，她拜托我们调查那种东西，这本身就很奇怪吧。想调查直接和警察联络不就好了？”

“所以说嘛……”鸟井一副嫌麻烦的表情，但似乎他被西刚才的话戳到了痛处，“怎么可能联络警察呢，手上又没有证据，人家根本不会调查的。”

“果然还是没有证据吧。”

“要做到证据确凿，确凿！所以我们才要监视那个房子，只要拿到真凭实据就好了。”

“我说，”东堂不可思议地低声问道，“鸟井你就那么想给那个女孩献殷勤啊？居然连这种请求都能接受？”

“没错没错！”小南十分有力地点了点头。

我也被惊呆了。鸟井这家伙居然不顾上次联谊吃亏的惨痛教训，不但全盘接受了那个女孩的说辞，而且还揽下了“监视高级住宅小区”这个令人起疑而又没有半点好处的活儿。

要是鸟井这家伙说出来像什么“因为人家和长谷川很要好的啦”，或者“人家都有好好反省了，难道不应该相信人家吗”之类的回答，我会一直瞧不起他，完完全全地对他丧失信心，或许还会在一段时间里不想看见他的脸。

不过，鸟井却立刻否定道：“不是那样的。长谷川的事情其实无所谓的。”

他说什么？我心想。

鸟井一副扬扬得意的表情，把眼睛一眯，接着说道：“都说了嘛，这看起来很有意思啊，说不定我们还能就此一举揭穿过路魔的真面目呢。百无聊赖的大学生活里，这种事情难道不是那种理想中的小插曲吗？”

我忽然让他说得哑口无言，其他三个人估计也是和我一样。

“就算我们搞错了，就算那户人家不是什么过路魔，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吧。我们只是去凑凑热闹而已嘛。”鸟井这么一说，我们大家也都不得不勉强表示一下。

“可能吧……”

这件事情看起来很有意思，这一点确实不能否认。

不过我们错了。

“这种高级住宅区啊，就算在晚上看起来也是很气派的呢。”我身边的西?说道，“你看这个路灯，多豪华啊！连马路上都铺着花砖呢。”

夜已经很深了，但我们身后数米之外有一盏户外灯仍然亮着，让我们能在朦朦胧胧之间看到周围的状况。确实像西?所说的那样，马路是由石砖堆砌而成的，充满了“步行大道”装腔作势的风趣。

我看了一眼驾驶席前面仪表盘上的电子钟，现在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小时了。”

我从车窗里探出脑袋，变换脑袋的角度，上下左右地来回寻找月亮的位置。夜空当中有一块圆形的光晕，但却看不到月亮本身。

“肯定是那户人家没错吧？”西?轻轻敲着驾驶席的靠背说道。

“刚才咱们都看过地图了吧。肯定是那家，没错的。”鸟井左手拿起放在副驾驶席上的高级住宅小区地图，晃了晃说道。这是一幅涩泽区的地图，地图的左边用圆圈标识着一个在这个小区里也算得上大宅子的房子，而那所房子，就在我们目前停车处的右前方二十多米的地方巍然矗立着。

这个房子被高高的围墙所包围，根据地图上的标示来看，这栋房子的主人似乎是叫“岳内善二”。

“这个男的难道就是总统男吗？”鸟井说道。

西?听到鸟井的话，马上强烈地反驳道：“怎么可能啊。我们大家的总统男怎么可能住在这种地方呢？！”

“什么叫这种地方啊？”

“就是说他怎么可能住在这种奢华的地方啊，再说了，我们大家的总统男，名字里面绝不应该有一个好像‘狱① ’字的汉字。”真不知道西?对总统男的名字抱有着什么样的幻想，反正我是无法理解。

“不过，为什么这个地图是复印的啊？”我用下巴指了指鸟井放在那里的那份地图。地图上标识出来的那个圆圈并不是直接画在地图上面的，而是先在原件上画好再复印出来的。

“因为如果要把住宅小区地图全都带过来太麻烦了，所以长谷川才直接复印给我的吧。”

“不过，如果是复印完了再在上面画个圈的话，倒还好理解。可是为什么连圆圈都是复印的呢？”

“什么复印复印的，真烦人啊，你赶紧回你的复印星球去吧。”鸟井说了一句无聊的笑话，然后一个人笑了起来。

“而且其他地方也有被画上圆圈。”我说道。地图的其他地方也有圆圈，在涩泽的东北方向上还写上了一个数字。

“那个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吧。”

我们停止了聊天，整条大街上的人也都像配合我们似的仿佛停止了呼吸一般。街上没有一个行人。虽然偶尔有几辆出租车开过，但除此之外便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出来遛狗的人，也没有从比萨店出来送外卖的人。这种时候就算是哪个住户抱怨说上一句“时间简直太无聊了，早上快点来临吧”，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可思议。

“没有人会认为一个过路魔会住在那种豪宅大院里吧！”

“所以啊，”西?愤愤不平地说道，“根本就是弄错了。从那种人家里出来的人根本不可能是总统男。”

“那么，总统男应该住在哪里呢？”鸟井不满地质问道，“就算是总统男那种人，他也得有个家吧？”

“反正总统男不会住在这栋房子里，也不会住在白宫里。”

“话说回来，还真是挺热的啊，太热了。”四十分钟之后，西?说道。他把手伸到车窗外面，作出扇扇子的动作。

“刚才可是西?你说要关掉汽车引擎的啊。”我通过汽车的后视镜，看到鸟井脸上浮现出一副不服气的表情。

“当然了。不论是汽车尾气还是车载空调，这些东西都是导致地球变暖的东西啊。”西?换上他平时的那种口气开始说道，“地球现在越变越暖，过不了多久就不能让人类居住了。尽管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却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不仅不把空调关上，还更加得寸进尺地

把空调温度越开越低，甚至还会置身事外地说‘就算北极的冰川全都融化掉了也跟我没有关系，反正不是我的错’什么的。”

“知道了知道了。”我安慰西?道。要是让西?这么没完没了地说下去的话，车里面会变得更热的。

“地球变暖这个问题是我们人类无法逃避的！”西?高声地朝着车外喊道。我被他吓了一大跳，我们要是被人发现、被怀疑可怎么办啊?

“西?同学，如果可以的话，也请你不要逃避这个车里的温暖度问题。”鸟井学着小狗吐舌头的样子，用一种恳求的语气说道。他脑袋上那头花斑钓鱼郎似的头发，这时也委靡地趴在了头皮上面。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的那份能打麻将的兼职还真不错呢！”鸟井突然将话题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说到了西?的那份保安员的工作上。

“你们到底赌多少钱啊？”我问道。

西?被我这么一问，顿时仿佛有什么难言之隐似的结巴了一下。随后，他终于实言相告：“要是小南不来的话，我差不多得输掉十来万块吧。”

“十万？！”我和鸟井不禁大叫起来。

“你在搞什么啊！本来打工是去挣钱的，你倒好，万一输了不就反而赔钱了嘛，你要是输了可怎么办啊！”

“打麻将总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嘛。比起这个事情来……”西?用手擦了一下自己的鼻头，加强了语气接着说道，“我真想问问，小南打麻将为什么那么强啊，这也太奇怪了吧！”

“为什么呢？”鸟井挠了挠头，不加思索地说道，“还真是的，小南打麻将就从来没输过。能把勺子弄弯，能把车子弄飞，而且打麻将还这么强，小南真是让人羡慕啊！”

于是我们的话题又转到大学的社团活动上面。

“我已经决定不加入任何社团了。”西?首先说道，“事到如今，也不可能再发现有意思的社团了，我打工的生活已经很充实了。”

“说起大学生活来，首先想到的就是社团活动吧，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我坦率地说道。

长久以来，我一直对此深信不疑：所有的大学生都会有一个所属的社团，而且大学生活的大部分亮点，比如谈恋爱啊，比如超乎常识的玩乐啊，这些东西都是发生在大学社团里面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这几个人里面，不仅是西?，我、鸟井、小南还有东堂，我们谁都没有参加任何一个社团，真让我简直无法相信。当然了，虽说我们都没有加入一个社团，但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理由。东堂似乎是被那种排山倒海的社团邀请弄得厌烦了；小南一开始倒是参加了一个练习英语口语的社团，但是由于里面一个正经八百练习英语的人都没有，所以她就退社了；鸟井则是在一开始加入了网球社和滑雪社这两个可以一边玩，一边和年轻女孩亲近的社团，虽说这两个社团非常适合他，但是自从上次的保龄球事件之后，他渐渐减少了类似的活动，终于成为一个幽灵会员；而我自己则是至今也没有发现一个适合我的社团，因此也就哪个社团也没有参加。

“算了算了，就算我们都没加入什么社团，不是也能够体验到这么有意思的事情嘛。”鸟井十分高兴地说道。

又过了一会儿，鸟井忽地探出身子来，说道：“有人来了哦。”

西?往坐在车窗边的我靠了过来。

我心里不禁大吐苦水，这样很热的，拜托你别和我靠这么近好不好。但是一看到西?那副积极热情的表情：“是总统男吗？”我也就不太好意思冷落他了。

我们几个人屏住呼吸，仔细打量走过来的这个男人。当他从我们面前经过的时候，我们不禁大失所望。

“什么嘛！”

那个男人穿着T恤衫和短裤，浑身散发着汗味儿、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原来这人正是上次的那个格斗家阿部薰。

“真是白白紧张一场。”乌井长吁了一口气，“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原来阿部薰还在练搏击啊。”

“他不是搏击冠军吗？”我想起乌井之前说的话来，我记得他说过，卫冕战快到了。

“他在卫冕战里输了啊。才打了两局就被人家给KO了，脑袋让人家结结实实地给踢了一脚。”

“阿部薰居然输了？”我的眼前开始浮现那场搏击训练火暴而又紧张的光景。阿部薰那浑身上下仿佛没有一点脂肪、满是肌肉的身体，与他那压倒周围众人、充满威摄的举动以及练习的样子，让我很难相信他会在搏击比赛当中输给其他的什么人。他在我的心里就像一块无论怎么敲打也不会崩裂的巨岩一般。难道说这就是所谓的“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吗?

“据他本人说，他是因为膀胱炎发作疼痛难忍才导致输掉了比赛。”

“膀胱炎？”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病名弄得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看来与其说是“人上有人”，不如说是“人上还有膀胱炎”来得确切。

“听起来不过是个失败者的借口罢了。不过阿部薰在杂志上却满不在乎地表示，他是因为做爱的姿势不正确才导致患上了膀胱炎。这听起来也够可笑的了。”乌井笑道。

“真是个性情豪爽的格斗家啊！”

“话说自从那以后，他就远离了大众的关注，媒体上也没有什么关于他的消息。真没想到他居然还在练习啊。”乌井歪着脖子，望着阿部薰远去的背影，不无感慨地说道。

那个阿部薰不会就是总统男吧？我透过车上的后视镜，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脑海中一瞬间浮现出这样的想法。我本想和西?说说这个看

法，但转念一想，总统男应该不会是他。在深夜袭击路人的那种阴险做派不是阿部薰的风格。

“啊！”又过了大概二十分钟，鸟井略显大声地叫道。西?此时已经被热得气喘吁吁了。然后鸟井又小声地嘟囔道：“来了一辆车。”

“车？”

“正往这边开过来呢。不过奇怪得很，车开得好慢啊。”

从正面射来的车灯进入我们的视野。那车离我们有三十多米远，车子似乎很大，两条光柱把漆黑的夜路照得有如白昼，仿佛要把我们几个从黑暗当中逼出来似的。或许是那车的轮胎很大的缘故，车子看起来显得异常得高。

“要停下来了。”鸟井轻声说道。

我们三个人蜷起上半身，目不转睛地看着前面。

车子慢慢靠近“岳内大宅”的围墙，终于停了下来。三个车门被打开，几个人影从车上走了下来。由于车体离地面很高，因此也可以说那些人影是从车上跳了下来。

下车的人影依次走到副驾驶座位旁，正在这时，其中一个人影往车子前轮上一踩，身子一跃，用手扒住“岳内大宅”围墙的墙头，随即一口气翻上围墙，消失在墙的另外一端。原来他们是拿轮胎当做跳板，借此来翻墙的。余下的两个人也如法炮制，轻巧地越过了墙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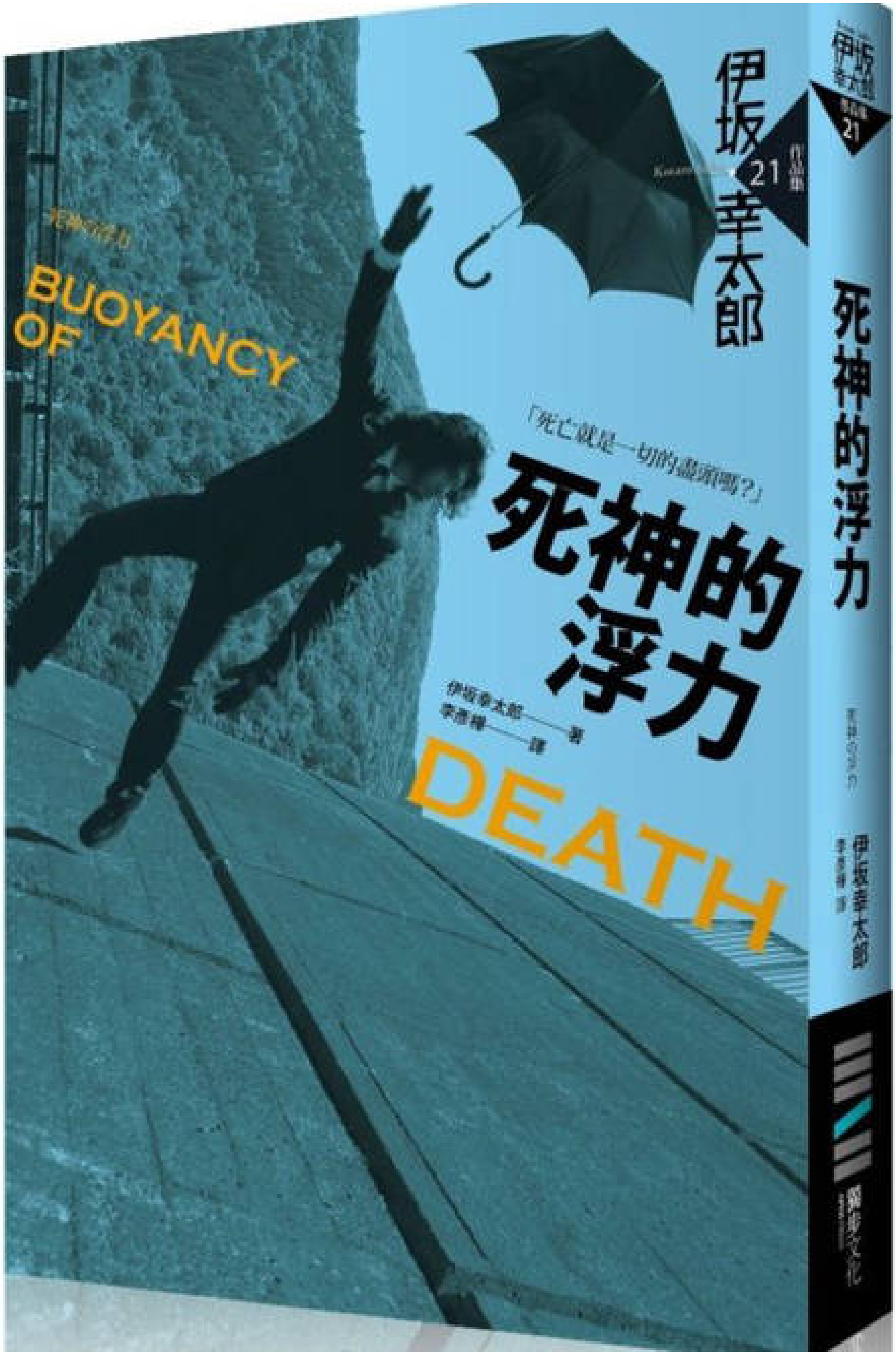
“这是要干什么啊？”鸟井低声问道，“这户人家难道不是总统男家吗？”

车子再次发动，慢慢靠近我们。在两车擦身而过的那一瞬间，我往那车的驾驶席上看了一眼。由于那车子比我们的要高出许多，我们只能歪着脖子抬头仰望。借助路灯的亮光，我看见了司机的面庞，在那一瞬间，我惊讶得差点大声叫出来。坐在前面的鸟井，以及横躺着把脸贴在车窗上的西?也不禁张口结舌。

“那不是那个家伙吗？”过了半天，西?才说出这句话来。

“那不是那个男人吗？为什么会这样啊？”西?又厉声说道。

在那辆黑色车子驾驶席中坐着的男子不是别人，正是之前和我们用保龄球对决过的牛郎礼一。


伊坂幸太郎
21
作品集
BUOYANCY
OF
「死亡就是一切的盡頭嗎?」
死神的浮力
伊坂幸太郎——著
李彥樺——譯
DEATH
伊坂幸太郎
作品集
21
死神的浮力
伊坂幸太郎
李彥樺 譯
獨步文化

《死神的浮力》 作者：伊坂幸太郎

目錄

Prologue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Epilogue

Prologue

有人按了。雖然對講機設為靜音，還是能察覺有人按下門鈴。不過，或許是我的錯覺。這一年來，粗魯的拜訪、失禮的電話及自以為是的善意訊息不斷湧入家中，我們變得非常敏感。

客廳門邊的監視螢幕上，肯定映著站在對講機前的人，八成是記者。

剛剛從二樓寢室旁的窗戶往外窺望，大門前聚集幾個扛著攝影機的男人和記者。天空陰沉沉的，彷彿隨時會下雨，那些人卻守在沒屋簷的地方，甚至自備雨衣。一年前，媒體窮追不捨帶來莫大的精神壓力，導致我一看見人影便會噁心胃痛，如今我習慣許多。胸口雖然有股遭受擠壓的緊張感，但厭惡情緒減輕不少。媒體的關注降溫也是原因之一吧。案發後，我光是碰觸窗簾，樓下眾人便會一陣騷動，迅速舉起攝影機。現在氣氛沒那麼劍拔弩張，電視台播報員還會跟其他播報員閒聊。原本唯恐遭人搶先一步的記者，像是吱吱喳喳來參觀的遊客。

二十三歲時，我成為一名職業小說家，至今執筆超過十多個年頭。憑藉踏實地描繪活躍於十八世紀的英國風景畫家一生的中篇小說（現下看來也只有「踏實」一個優點），我拿到知名度頗高的文學獎，獲得許多與出版業人士合作的機會。不僅如此，我常在電視節目中亮相，跟電視台的人也有些交情，可惜，這些對把我當成獵物的記者及攝影師發揮不了作用。他們與我的認知差距太大，我根本手足無措。跟我合作過的文藝編輯或電視台員工，或多或少都對小說抱持興趣。然而，追逐案件的記者完全不一樣。文藝編輯若是「房車」，專門追逐案件的週刊雜誌記者和播報員便是「跑車」。他們只有一個存在目的，就是「比其他人更早抵達終點，炒熱觀眾的情緒」，房車根本不是對手。他們擅長挖掘案件，引發社會大眾的好奇心。

不過，這一年來，我對電視台、報社及週刊雜誌記者的刻板印像有些改變，不再像以往那般深惡痛絕。因為我學到一件事，就是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同樣是「追逐新聞的媒體工作者」，還是有許多差異。聽起來理所當然，我卻是最近才體會到這一點。舉例來說，請求採訪的記者中，有些人對「採訪失去獨生女的雙親」毫無罪惡感，而他們的理由又各自不同。有些人秉持「只要有助於破案，不惜在受害家屬傷口撒鹽」的信念；有些人嫉惡如仇，以致忽略受害者家屬的心情。有些人根本不在乎案件背後的意義，只是盡職地完成工作；有些人滿腦子想搶獨家報導，為前程鋪路；有些人純粹是好奇心旺盛。這些人往往無視我哀慟的表情，振振有詞道：「山野邊先生，您身為作家，又常上電視，相當於公眾人物。既然如此，就得有接受採訪的覺悟，畢竟民眾有知的權利。何況，您的一句話，或許將成為破案的關鍵線索。」

他們不是刻意為難我，而是依各自的理念採取行動。最重要的是，他們並非初次處理這樣的工作。對於「強迫陷入悲傷的公眾人物發表言論」，他們經驗豐富。

相較之下，我和妻子美樹如同剛入行的菜鳥。我們初次體會失去女兒的痛苦，彷彿連皮膚內側都暴露在外，承受喪失感的煎熬。我們夫婦與媒體對抗，簡直像剛學相撲的新力士與身經百戰的橫綱交手。

面對媒體壓倒性的攻勢，我們拚命打起精神應付。

有一次，一名長期守在家門外的記者忽然拿東西扔窗戶。對方虎背熊腰，我們以為他扔的是石頭，但感覺不像。不知他扔到第幾遍時，我決定打開窗戶瞧個究竟。記者拍下我俯身撿拾的動作，我強忍不快，仔細一看，原來是白色的小糕餅，包裝紙上印著「菜摘糕餅」的字樣，我頓時怒火中燒。我女兒的名字正是「菜摘」，這不可能是巧合。對方居然將印著她名字的食物扔向我家窗戶，遇上這種情況誰能保持冷靜？於是，我對著窗外破口大罵。

那記者毫無愧疚之意，反而大聲報出雜誌名及他的姓名，接著喊道：「請接受採訪！」對方不斷打手機騷擾我，由於我不理不睬，他便想出這樣的手段。我咬緊牙關，壓下想跑出去對他拳打腳踢的衝動。

「那是我老家附近糕餅店賣的點心，味道非常棒。經營糕餅店的老爺爺和老奶奶，每天從早忙到晚。」然後，對方忽然唱起：「美味又好吃，菜摘的糕餅，快來嘗一口！」不曉得是不是糕餅店的宣傳歌。唱完，他哈哈大笑。

他以為這麼做我就會接受採訪？我實在無法理解，於是將他的手機號碼設為拒接黑名單。他是我第一個封鎖的對象。

當然，並非所有記者都和他一樣。有的記者打從心底表現出「為何我得將麥克風對著一個女兒慘遭殺害的父親」的痛苦矛盾。有的記者在離去前，一臉哀傷地說：「您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即使是公眾人物，也不該受到這種對待。」有的記者不僅溫言安慰我妻子，還勸其他同業別再纏著我們不放。

默劇演員卓別林認為，所謂的「媒體」是「名為群眾的無頭怪物」。其實，他們有著不同的性格與理念，價值觀也大相逕庭。

剛開始的幾個月，我曾後悔自己成為作家。我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若非作家身份，我不會遭受如此肆無忌憚的採訪攻勢。事態演變到這個地步，全是我的特殊職業所致。

另一方面，我也明白作家身份在某些時候形成助益。從前合作過的出版社雜誌記者，多少留了情面。

仔細想想，最可怕的或許不是媒體工作者。儘管不乏高傲自大、咄咄逼人的記者，畢竟不是全部。而且，確定加害者的身份後，新聞媒體對我的興趣大大減退。

直到最近，我才曉得他們糾纏不清的理由，原來是懷疑「作家父親其實是兇手」。真正的兇手落網後，一名認識的記者告訴我：「坦白講，我也是身不由己。每當孩童遭到殺害，我們總會把雙親當成頭號嫌犯，社會大眾也一樣。雖然我時時提醒自己不能有先入為主的偏見，卻難以完全拋開這個疑念。」

「我明白，雙親就是兇手的案例實在太多。」

「或許在您聽來，這只是藉口。」比我年輕的記者皺起眉，一臉沉痛。

「但……」我發出不知能傳遞到何方的話聲，感覺像出鞘的刀刺入對方側腹，補上一句：「但這次不同，我們夫婦不是兇手。」

「我知道。」對方難過地點點頭。

「我們不可能殺害親生女兒。」

不僅是媒體，我們還受到許多不露面、不具名的惡意攻擊。有時是郵件，有時是電話騷擾，網路上恐怕也充斥著超乎想像的大量流言。雖然兇手落網，社會大眾仍不死心，反覆叫囂「你們夫婦才是真兇吧」。

此外，我收到不少讀者來信。絕大部分是透過出版社轉交的實體信件，及一些電子郵件。剛出道時，由於我寫的是類似風景畫家傳記的枯燥小說，感興趣的讀者不多。我必須再次強調，那些小說只能以「踏實」形容。我個人非常喜歡這種踏實的風格，不過坦白講，就是賣不出去。然而，隨著上電視的頻率增加，小說賣得愈來愈好，加上改編成影視作品的效應，讀者更是多到我無法掌握的地步。儘管都是讀者，感受力與認定的常識卻各不相同。案發後，他們寄給我的信中包含不少令我無法承受的言詞。不論鼓勵或批判，於我都太過沉重，看了兩封便再也看不下去。

這一年來，我與妻子在家裡淋著惡意形成的傾盆大雨，每天都像落湯雞。雨滴穿透屋頂，直接打在我們身上。

我們愈來愈深入思考何謂「良心」。

「你知道嗎？在美國，每二十五人，就有一人不具備良心。」美樹那天對我說。

她跟我一樣，承受媒體與一般民眾的無情對待，當然也對「良心」這個議題產生興趣。

「之前我在有線電視頻道上看到的。」她接著解釋。

「新聞節目嗎？」從一年前起，我們幾乎不看新聞節目。

「不，是往昔某個搖滾樂團的紀錄片。那個樂團的鼓手在接受採訪時咕噥：『聽說在美國，每二十五人就有一人不把良心當回事，不曉得是不是真的？』」

「這種人被稱為『精神病態者』（Psychopath）。」我想起早年為了寫小說閱讀的幾本書籍。「有些書上說，他們擁有冷酷的大腦。」

表面上，這種人與一般人並無不同。他們一樣會生兒育女或飼養寵物。不僅如此，他們多半擁有一定程度的社會地位，不少人成就卓越。只是，他們沒辦法和他人產生共鳴，遵守社會規範的意願極低，毫無「良心」，完全不在乎自身的行動會造成多大危害。

「這些人『沒有做不到的事情』。」

「咦？」

「這是書上寫的。一般人怕傷害別人或踰越規範，不敢放縱自己的慾望，但『精神病態者』不受良心箝制，他們是無敵的。世上沒有他們做不到的事情。」

「原來如此。」美樹不帶情感地低喃。

「這種人根本不在意別人的痛苦。」

「即使再怎麼給別人添麻煩？」

「是的，他們不痛不癢。不過，這不代表他們都會犯罪。雖然他們會傷害、利用別人，卻不見得會做出世人容易理解的犯罪行為。」

「世人容易理解的犯罪行為？」

「這是書上的用語。那書上說，因精神病態遭到逮捕的只是少數特例。」

「好比那些將我們當罪犯看待的記者，也沒遭到逮捕？」

「沒錯。」我點點頭。

「二十五人中就有一個……」美樹若有所思。從她的表情，無法判斷是震驚於比例之高，抑或認為這是合理的數字。

「不過，這類統計數字的可信度頗低。這種人多半是一般百姓，搞不好就是隔壁鄰居。他們過著普通生活，大多具有魅力且天資聰穎……」

說到這裡，我不由得發出呻吟，妻子也不禁皺眉。儘管不是我們談起這個話題的目的，一張面孔仍浮現眼前。

那個毫無良知，完全不在乎傷害他人的男人。終結女兒人生的那個年輕男人。

我察覺又有人按鈴。

要是打開大門，記者會有什麼反應？他們會氣勢洶洶地衝到我身旁，還是戰戰兢兢地緩緩靠近？「山野邊先生，抱歉在您如此疲倦的時候登門打擾。能不能請您針對判決結果發表一點感想？」他們或許會這樣開場。

若是「一點感想」，踏出法院時我早就發表過。

這種判決實在難以置信，我非常錯愕。沒想到法官會判無罪。

我照本宣科般說出這兩句話。

這樣大概無法滿足記者。或許，此時聚集在家門前的是不同批記者，需要我重複相同的台詞。無數想法在腦海擴散，一層疊著一層，宛如不斷推向沙灘的重重波浪。各種念頭互相交錯、堆疊。

我坐在客廳沙發上，試著調整呼吸。深吸一口氣，緩緩吐出。雙手輕輕交握，閉上雙眼，放空腦袋，讓自己處於「除了活著什麼也不做」的狀態。這一年來，我都是如此緩和情緒。

腦海響起吉米·罕醉克斯（註：Jimi Hendrix（一九四二～一九七〇），美國著名吉他歌手，其音樂及吉他技巧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曲子。「我沒辦法活在今天。不管是今天或是明天。我在今天找不到任何樂趣。」

吉米·罕醉克斯如今已不在，無法「活在今天」。

去年夏天女兒慘遭殺害後，「今天」便不曾造訪這個家。

不僅是二樓的女兒房間，家裡處處都殘留她的身影。

她曾坐在客廳的桌前，看著電視，邊拿湯匙舀食物。有一次，她嘴裡塞太多小番茄，連連眨眼，慌得不知所措。當時她五歲。

她曾背書包站在玄關，明明根本不懂意思，卻嚷著「爸爸，我要出征了」。當時她正要去參加入學典禮。

她曾半夜起床上廁所，太怕黑而故意大聲唱歌。當時她就讀小學三年級。

她曾失足摔下樓梯，痛得嚎啕大哭，被嚇得面無血色的我及妻子抱在懷裡。當時她才上幼稚園。

家中的牆壁、柱子、榻榻米、紙拉門、地板、冰箱、洗衣機、窗戶、窗簾、電視、書架、天花板的花紋，甚至是馬桶上的缺角，都殘留著關於女兒的記憶。我不禁產生錯覺，彷彿將其中一樣切下來，用自己的身體給予溫暖，女兒就能重獲生命。

關於女兒的回憶，並非僅限重大節慶或特別的日子。更多是在日常生活中，女兒說過的每句話、做過的每件事，她的一顰一笑，生氣的神情，認真踩腳踏車的背影，及感冒躺在棉被裡的模樣，填滿我們的內心。然而，她已不存在這個世界。十歲那年，她的生命消逝，我們痛切體會到何謂「失去生存的希望」。

妻子美樹曾說，倘若活著就得承受這種煎熬，她寧願不要出生。那是黑暗真實的懊悔。只是，沒人能決定自己要不要被生下來。我也有相同的感受。再想深一點，任何人都有死亡的一天。既然得面對這樣的恐懼，既然死亡遲早會降臨，不如一開始便不存在。

「外頭那些媒體記者，搞不好今晚就會離開。」我開口。稱呼那些人為「媒體記者」算是很大的進步，以前我都叫他們「混蛋」。

美樹坐在沙發上玩著桌上的數字遊戲。有點類似填字遊戲，必須計算數字，填滿每個方格。這一年來，我們經常玩那個遊戲。為了消磨時間，我們不斷填著數字。進行「計算」時，腦袋便會屏除不必要的思緒。

「那些媒體記者幹嘛纏著我們不放？你不是早就發表過感想？」妻子並未生氣，純粹提出內心的疑惑。

「我是在走出法院時說的。」

妻子不想待在宣判現場，我將她留在家中，獨自前往法院。

「既然如此，外頭那些人到底還想要什麼？」

「大概是期待我講出不同的感想。不，他們只是擔心其他記者搶到獨家報導。害怕前腳一離開，我便發表新的言論，到時就糗大了。」

「我們不是在門外貼了張聲明？」

「是啊。」那張聲明上寫著「我們夫婦身心俱疲，恕不接受任何採訪」。

「都怪你愛跟媒體作對，才落得這個下場。」美樹顯然是在取笑我。這幾乎成為我們日常的話題。

數年前，我常上電視新聞節目。針對社會局勢、生活瑣事、刑事案件或災害發表評論，不僅能舒緩寫小說的壓力，還能達到宣傳效果，所以我輕鬆接下通告。由於太過輕鬆，我往往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未經深思熟慮，觸怒媒體的發言自然不在少數。

我後來才知道，那些粗魯幼稚的言論在電視台工作者心中留下極壞的印象。朋友曾給我忠告：「他們對你十分不滿，礙於你是暢銷作家才忍氣吞聲。要是哪天你過氣了，恐怕會遭到報復。」

沒想到，朋友一語成讖。三年前起，我不再發表新作，舊作的銷量也逐漸下滑。不久，女兒的命案發生了。媒體採高壓攻勢窮追猛打，或許正是對我的報復。有時我不禁暗自揣測，電視台早視我為眼中釘。

邊櫃上的電話，不斷接到新來電。儘管設為靜音，液晶螢幕仍閃個不停。手機也一樣，新訊息一封又一封湧入。世上太多人基於不同的動機想與我們夫婦對話。面對現況，我甚至不知該心懷感激，還是失控抓狂。

我和妻子有時會接電話，有時不會。原本我們決定不理會任何來電，但最近心境有些改變。不管是「你女兒遭姦殺而死」之類了無新意的譭謗中傷，或是答錄機中充滿惡意的留言，經過一次次傷心與折磨，我們逐漸習慣。

更重要的是，如今我們找到明確的目標，那些看熱鬧的外人永遠不會知道。他們圍觀起鬨時，我和妻子早就踏上只屬於我們的另一條道路，不會輕易被惡意的言行擊倒。

「老公……」美樹走到客廳的窗邊，搭著窗簾。「我們能度過這一關嗎？」

我們夫婦能不能度過這一關？我也想知道。美樹並非希望從我口中聽到答案，她沉默半晌，忽然輕快地說「嗯，根本沒什麼大不了」，彷彿想起這是早已解決的問題。

我明白美樹話中的含意。跟女兒遇害的憤恨相比，其餘根本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外頭終於下起雨。

美樹將窗簾拉開一道縫隙，窺望門前的馬路。我坐在沙發上，也瞥向窗外，看見烏雲密佈的天空。

「要是下大雨，記者或許會離開。」我開口。

「希望如此。」

「我打開電視喔。」

「好。」美樹的語氣中有所覺悟。

我拿起遙控器，按下電源。畫面一亮，出現烹飪節目的食譜，於是我切換頻道。明知看電視心情會更糟，我還是打開電視。我曉得這是必要的抉擇。

畫面上出現傍晚的新聞節目。若是平時，我會立刻轉台，但今天狀況較特殊。新聞正在報導我女兒的案子，字幕打出「嫌犯獲判無罪」。幾個大字經過特殊設計，簡直像電影《無仁義戰爭》的標題，我不斷提醒自己「保持平常心」。這一年來，我的心肌及精神應該鍛練得頗強韌，可是當那男人露面，我依然感到五臟六腑在燃燒。心臟劇烈跳動，胸口好似壓著巨石。我不由得按住腹部，彎下腰。美樹表現得比我冷靜，但她的憤怒並未消失，只是強忍著不讓怒火衝破皮膚。

美樹大概是這麼想的。

畫面上這個二十八歲的男人，是她最憎恨、最無法原諒的人。然而，見我們任由憎恨的情緒爆發，是那男人最享受的事。不願讓他稱心如意就必須壓抑憤怒。美樹恐怕不斷如此告誡自己，才能維持冷靜。

美樹或許記得我以前說的話。談論「沒有良心的人」這個話題，幾乎成為我們夫婦間的一種儀式。

「一般人會試圖在人際關係中尋求滿足，例如互相幫助，或是互相關愛。即使是優越感或嫉妒之類負面情感也是生存的原動力之一。然而，在『沒有良心的人』眼裡，這些情感毫無意義，他們唯一的樂趣……」

「是什麼？」

「在遊戲中獲得勝利。在控制遊戲中成為贏家，是他們唯一的目的。」

「控制遊戲？」

「當然，或許連他們都沒意識到自己在進行這樣的遊戲。總之，根據書上的解釋，只有控制他人並獲得勝利，才能成為他們生存的原動力。」

書上寫著，這種人長期處於枯燥無聊的狀態。為了追求刺激，他們會不擇手段贏得遊戲。由於沒有良心，任何事都做得出來。

「要是那男人也抱著這種念頭……」美樹微弱卻堅毅地說：「我們絕不能輸給他。」

此時，我的腦海閃過另一個問題，差點脫口而出。「寬容的人為了保護自己，是否該對不寬容的人採取不寬容的態度？」這是渡邊老師，也就是文學家渡邊一夫在著作中拋出的議題。

可惜，我們夫婦內心的寬容，早蒸發殆盡。

那男人出現在電視畫面。「就算照到臉，我也不在乎。因為我不是兇手。」他淡淡說著。

我無法看清男人的神情，太過強烈的恨意妨礙視神經的運作。只見他朝麥克風繼續道：「清白獲得證實，我鬆了口氣。希望對方不要上訴。」

「有沒有什麼話想對山野邊夫婦說？」一名記者提問，聲音有點耳熟。以前參加電視節目時，或許見過面。

我的腦袋一片空白，盯著電視，卻無法思考。

我忍不住移開視線。

客廳的柱子有一道痕跡，女兒替玩偶量身高畫下記號的身影浮現眼前。

空洞的腦袋裡，彷彿注入滾燙的岩漿。

「沒特別想說的。」那男人故意目不轉睛地凝視鏡頭。「法院證明我是對的，他們是錯的。」

畫面逐漸褪色，愈來愈白。視野像罩著一層薄膜，我愈來愈看不清男人的模樣，辨識不出高挺的鼻子，及透著冷漠的雙眼皮。可是，不知為何，我清楚瞧見他的嘴角微微上揚，露出潔白的牙齒。恐怕是心中的種種思緒令我產生幻覺。

外頭傳來笑聲。門前某個嗓音粗獷的記者或播報員喊著「真是傑作」。大概只是閒聊中冒出的一句話，不是針對我們夫婦，也不是因為聽到那男人在電視上的發言。然而，他的笑聲還是激起我心中的波浪。

「下雨了。」美樹看著窗外。

我有些暈眩，搖搖晃晃走到她身旁。透過窗簾縫隙窺望，外頭下起毛毛細雨，乾燥的路面逐漸改變顏色。

一名記者注意到我們，猶如玩捉迷藏的孩童般，無禮地指著窗戶嚷嚷「在那裡」，隨即起身，將巨大攝影機對準我們。周圍的人跟著喧鬧起來，攝影鏡頭恍若瞄準我們心臟的槍口。

「拉上窗簾吧。」我說，但美樹仍盯著窗外。

「怎麼？」我問。

「有個怪人。」美樹回答。

我湊近美樹，往狹窄的窗簾縫隙望去，一輛腳踏車通過門前。那是俗稱「淑女車」的腳踏車，平凡無奇，可是跨坐在車上的，是年約三十五的西裝男子，顯得相當衝突。他的腰桿挺得筆直，宛如教養良好的小孩。騎腳踏車的方式一板一眼，簡直像示範教學，令人不禁懷疑他剛學不久。他在雨中緩緩騎來，停在門口附近，然後蹲下身，慎重為腳踏車上鎖。

「認識的人？」美樹看著穿黑西裝、打細領帶的高瘦男子，但我毫無印象。「他也是記者？」美樹接著問。「大概吧。」我只能這麼

回應。可是，對方怎麼瞧都不像記者。季節剛入秋，他卻戴著黑手套。

一身黑的男子走向守在門口的記者及攝影師，瞬時遭到包圍。記者以為男子是我認識的人，立刻舉起麥克風。

美樹的反應非常快。她步向對講機，按下監視螢幕旁的按鈕。如此一來，我們便能掌握外頭的動靜。

不曉得美樹為何採取這樣的行動，或許是很在意男子的來意。事後想想，那真是重要的瞬間。若不是她按下監視螢幕旁的按鈕，我們就不會聽見外頭的交談，當然也不會對男子產生興趣，甚至允許他進入家中。那麼，往後的發展將截然不同。

「能不能請你們讓條路？」男子開口，打算走近裝設門鈴的柱子。

「您是山野邊先生的朋友嗎？」某記者問。

「你們呢？你們是山野邊先生的朋友嗎？」

「我們只是來採訪。」

男子數數在場的記者及攝影師，「總共十人？你們準備在這裡待多久？」

此時，記者群似乎察覺男子行跡可疑，並非尋常人物。約莫是判斷機不可失，期待男子帶來一些意外插曲，口吻頗為興奮。「這不算什麼，一年前這裡擠滿記者，簡直像大名出巡。」一個記者大剌剌地說。

「大名出巡？」男子極為不快地咕噥：「啊，是指『參勤交代』（註：江戶時代的幕府對諸大名（藩主）訂下的規矩。每隔一年，大名就須率眾前往江戶居住一段時間，以示忠誠。）嗎？還真是懷念。」

「懷念？」

「我參加過三次，那檔事實在麻煩透頂。」

不僅是我，外頭的記者也聽得一頭霧水。

「什麼『參勤交代』很麻煩，你在講哪個時代的事情？少開無聊的玩笑。」一個記者氣沖沖地問。

「我參加過路程最長的一次，是從盛岡出發，連續走五百五十六公里，大概要花十二天十一夜。不過，我半途就離開了。比起來，在奧入瀨散步兩小時還有意義得多。知道嗎？大名坐的轎子其實相當不舒服。」

我從螢幕上移開視線，覷向身旁的美樹。聽著男子的話，我有如丈二金剛摸不著腦袋。

此時，頭頂上傳來劈里啪啦的劇烈聲響。雨突然變大，以驚人的氣勢擊打屋頂。我望向螢幕，外頭的記者全慌了手腳，各自逃散，連早穿妥雨衣的人也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

門鈴響起。我與美樹錯愕地面面相覷。我按下回應鈕，說一聲「喂」。若是平常，我根本不會理睬，但雨聲牽動了我的情緒。

滂沱大雨中，響起男子沉穩的話聲。「我帶來重要的消息，能不能進屋詳談？」

「您是哪位？」美樹試探地問。

「敝姓千葉。」對方回答。

第一天

「前陣子，來了個幼稚園的小男孩。」

以前，一名牙醫助理跟我聊起這件事。她是我的調查對象，二十五歲，家境頗富裕，任職牙醫診所。結束調查後，她遭到殺害。兇手親口告訴我，殺人動機是為了遺產。

不過，這不是重點。總之，她根本不曉得只剩三天壽命，語氣相當開朗。

「小男孩問醫生：『我會蛀牙是不是你的關係？』他認為先有牙醫，人們才會蛀牙。」

「跟軍火商引發戰爭是相同的道理吧。」我隨口回答。

從前，我負責調查一個將地對空飛彈賣往中東的美國人。交易後，他旋即命喪一場爆炸攻擊。「要是不賣武器，或許根本不會有戰爭。」他生前經常如此自嘲。「就算沒有武器，人類還是會開戰。」聽到我這麼說，他像是稍稍鬆了口氣。

「軍火商引發戰爭？」牙醫助理笑道：「跟牙醫是兩回事吧。把蛀牙怪在牙醫頭上，未免太沒道理。」

「是嗎？」

「你是認真的嗎？」她哈哈大笑。「千葉先生，你果然有點少根筋。」

我沒生氣。在人類眼中，我的言行舉止似乎非常奇特。我早習慣被人類當成怪胎，畢竟以人類的時間概念計算，我幹這行超過上千年。

「你會不會覺得來治療蛀牙的患者很可憐？」我問。

「唔……」她思索片刻，「看到患者的蛀牙，我頂多會感嘆『蛀得真嚴重』，但不會感到同情。一樣的道理，面對嚴重的蛀牙，我也不會興奮地認為『可以大顯身手』。說穿了，這純粹是工作，過程中只需要技術與知識。」

我十分認同這個觀點。人類在眼前死去，我會覺得「真是遺憾」，但不會產生其他感情。既沒有同情，也不會感到寂寞，就像牙醫不會對磨掉的蛀牙抱持特殊感情。我僅僅是調查負責的目標，並就「此人該不該死」進行回報。

為何我要做這種事?

這是我的工作。跟牙醫助理的差異在於，我不需要技術與知識。嚴格來說，我只需要毅力與耐心。因為和人類相處一個星期，實在無聊得難以忍受。

我造訪的那戶人家，位在東京世田谷區南方的住宅區。不久前，我才為另一件調查工作來過附近。當時，這一帶還是茂密的森林，棲息著各種昆蟲，幾乎看不到人類的屋舍。沒想到，短短數十年竟蓋起這麼宏偉的房子。以「宏偉」形容，並非我真正的感受，而是站在人類的立場，揣測這屋子應該算是宏偉。總之，此地的房屋外觀都極為氣派。

「按門鈴後，說句『我帶來重要的消息』，對方大概就會開門。」情報部下達指示。

「這算哪門子指示？」我忍不住抱怨，「聽起來只是抽象的預測或希望。何況我連那是什麼『消息』都不清楚。」

於是，情報部的負責人告訴我「消息」的內容。除非我提出要求，否則情報部不會主動提供任何情報。面對情報部的老毛病，我頗無奈。

更過分的是，負責人竟然接著問：「這次你打算如何回報？」

我幾乎要懷疑自己的耳朵，「調查還沒開始，怎麼就問結果？」

「心裡總有個底吧？」

「你在說哪門子蠢話？我的工作靠的是判斷，不是推測。你到底想表達什麼？」

「如果認為調查對象不該死，不用勉強。」

「不用勉強？什麼意思？」

「不用勉強讓調查對象死亡。」

「這又算哪門子指示？為何我非得讓這個人活下去不可？難道他是特殊人物？」問歸問，但我很清楚，根本沒有所謂的「特殊人物」。果然，對方回答：「不是的，我這麼說與目標本身毫無關係。只是想告訴你，要是希望他活久一點，不必顧慮太多。」

「希望他活久一點？你是指誰的希望？那個人類，還是我？」

「雙方。」

「你到底在講什麼？」我聽得一頭霧水，不由得加重語氣。對方一副「早知道就不跟你扯這些」的表情，放棄似地應道：「沒什麼，忘掉剛剛的對話吧。千葉，專心做好你的工作就行。」

「不用吩咐，我也明白。難道就不能給些對工作有幫助的建議？」

「倘若目標產生戒心，反覆強調你是他的幼稚園同學就沒問題。人類的記性很差，幾乎不會記得以前的事。這樣做就不會遭到懷疑，不用擔心。」

「千葉？我念幼稚園時，認識姓千葉的同學嗎？」山野邊遼立刻感到不太對勁。根據情報部提供的資料，他今年三十五歲。不過，人類的年齡和品質不見得成正比。年紀大不代表優秀，只代表血管、內臟等肉體器官的使用時間較長。

依過往的經驗，人類的本質在五歲後幾乎不會改變。

比起我見過的「三十五歲男人」，山野邊遼更顯蒼老。他的眼窩微微泛黑，眉頭之間皺紋不少。

「畢竟是幼稚園的朋友，難怪你不記得。」我應道。

「不，我的記性很好，幼稚園的朋友大都記得。」

「小時候的事，你真的記得？」

「不久前，為了替小說中的角色取名字，我才翻過幼稚園名冊。」

怎麼跟當初講的完全不一樣？我忍不住吐槽情報部。去他的「不用擔心」，最後還是現場調查人員收爛攤子。

「千葉、千葉……」山野邊遼歪著頭喃喃自語，彷彿想喚醒腦海的回憶。

「請用茶。」身旁傳來微弱的話聲。山野邊的妻子美樹在我面前放一杯茶。她穿黑毛衣搭黑長褲，似乎在哀悼去年過世的女兒。據我所知，人類的生死與衣服顏色並無直接關聯，黑衣沒有緩和悲傷的效果，鮮豔衣服亦不會傷害死者，但我不打算探究人類這種習性。人類重視「科學」與「資訊」，卻又放不開「運勢」與「迷信」。為了「六輝」（註：或稱「六曜」，是指「先勝」、「友引」、「先負」、「佛滅」、「大安」及「赤口」，分別表示當天宜行何事，為曆法中的吉凶信仰。）信仰，病患不肯輕易出院，導致空不出床位，醫院亂成一團的情景，我早就見怪不怪。從前的時代還流行過「方違」（註：自平安時代流傳下來的陰陽道方位吉凶信仰。）、「靈驗」（註：泛指通靈者或僧侶借神佛之力為人趨吉避凶、實現願望的作法儀式。）。

山野邊美樹露出袖口的手腕相當纖細。她比山野邊遼小一歲，眼白佈滿血絲，不曉得是睡眠不足、情緒亢奮，或是過敏造成的發炎。

「幼稚園時，我們一起玩過黏土，然後我去過你家一次。」在不引起懷疑的範圍內，我補充一些情報部提供的資訊。「你家的書櫃很多，堆滿伯父的藏書，還掛著好幾張獎狀。」

「啊……」山野邊遼頗為驚訝。「家父因工作上的表現領過不少獎。他在通訊公司負責技術研發，幾乎全年無休。每天從早到晚都待在公司研究和實驗，是徹頭徹尾的工作機器。」

「他不是人，而是機器嗎？」

山野邊遼一愣，應道：「不，他是人。」

「他是人？」

「在我心中，他不是稱職的父親。雖然不會在家裡動粗或作威作福，可是他滿腦子只想著工作。」

「工作總是辛苦的。」我當然是聯想到自己的工作。看見同事混水摸魚，我就不禁浮現「不辛苦的工作沒資格稱為工作」的想法。

「這一點我當然明白。但父親簡直生來就為了工作。他非常認真地研究，檢驗新技術，在商品開發上發揮所長。他親口說過喜歡工作，相當樂在其中。」

「工作不可能快樂。」這是我的肺腑之言。

「不僅平日，連假日他也老往公司跑。我和父親難得見一次面，每次遇上他，我都像跟遠親打招呼一樣緊張。面對我時，他總板著臉，一副百無聊賴的神情。」山野邊遼揚起嘴角，「不過，後來我才曉得，事實並非如此。」

「不然呢？」

「父親是在害怕。」山野邊遼的笑容消失。

「害怕什麼？」

山野邊遼沒回答，只說：「他努力摘取每一天。」

「什麼意思？」

「『努力摘取每一天』，這是古羅馬人的詩句。父親奉為座右銘。」

「喔……」我聽不懂，還是隨口附和。在我的工作中，這是單調卻重要的基本程序之一。

「對了，千葉先生，你帶來什麼消息？」美樹在山野邊遼身旁坐下。

「那男人的藏身地點。」

坐在右側的山野邊遼一聽，頓時有些緊張。

「山野邊，你曉得那男人離開法院後，去了哪裡嗎？」

山野邊遼的臉忽然皺成一團。我十分錯愕，無法理解他為何如此痛苦，但稍加思索，馬上恍然大悟。看來，本城崇不必現身就能傷害山野邊夫婦。在山野邊夫婦眼中，本城崇如同侵蝕肉體的病毒或惡性腫瘤。

「你應該知道本城的下落吧？」我追問。

「怎麼說？」

「你們自認掌握那男人的行蹤，可惜，我得告訴你們，他根本不會回到你們想的那個地方。」

山野邊遼的目光游移。原來情報部給的資料也不是毫無用處，剛剛那句話發揮效果了。

我試著整理發生在山野邊夫婦身上的這起案子。以人類的術語來說，應該稱為「複習」。不，稱為「預習」更恰當。起初，我默默在腦中爬梳來龍去脈，遇上不明白的部分便詢問山野邊夫婦。

這對夫婦顯然對我抱持戒心，礙於想知道我的「消息」才沒惡言相向，也沒將我趕出家門。或者，他們只是失去發怒的力氣。

去年夏天，山野邊夫婦的獨生女菜摘身亡。那一天，山野邊在家裡看書。他家位於世田谷的僻靜住宅區，是獨棟建築。

「隔天我預定參加一個談論美術史的電視節目，正在臨時抱佛腳地將一些相關知識塞進腦袋。女兒命在旦夕，我卻捧著美術入門書不放。」案發後，山野邊遼在唯一發表的手記中寫道。

當時，妻子美樹不在家，她開車到影音出租店。那天新動畫片開放租借，她想借幾片回來給女兒一個驚喜。

小學下課後，菜摘與兩名住在附近的同學一起走回家。然而，菜摘沒踏進家門。在離山野邊家約一百公尺的路口，菜摘向同學道別。一男一女兩名同學揮揮手，和菜摘互道「明天見」，轉往另一條路。

菜摘根本不用轉彎，筆直前進就能抵達家門，她卻始終沒回家。

山野邊夫婦擔心遲遲未歸的女兒，在住宅區內奔走察看，甚至前往學校，幾乎找遍每個角落。

晚上九點，夫婦倆報警。之後，有週刊雜誌針對「太晚報警」這一點提出質疑，山野邊在手記中回應：「一旦報警，等於承認女兒失蹤，所以我一直無法下定決心。當時我抱著一絲期待，希望不必驚動警察。」

我不認為山野邊遼的行為有什麼不對，畢竟人類原本就不是理性的動物。週刊雜誌上寫下「山野邊夫婦的行動匪夷所思」的人倘若遭遇相同情況，多半也會做出匪夷所思的舉動。

接獲報案後，警方的表現還算稱職。至少我聽到的評價是如此。他們立刻派員搜索住家附近，設法安撫山野邊夫婦。顧及可能會接到勒索贖金的電話，家裡也配置警力。

隔天，山野邊菜摘的屍體在郊區河中被發現。從山野邊家前往該處，徒步約需三十分鐘。屍體並非自上游漂下，而是直接棄置。

死因是窒息，但脖子上並無勒痕。據報章雜誌的推測，菜摘可能遭塑膠袋套住頭，或關進缺乏氧氣的空間。

數天後，警方宣稱屍體內檢測出生物鹼毒素。由此推斷，菜摘遭注射藥物，引發呼吸困難，終至缺氧身亡。另有報導指出，南美的原住民族會使用類似的毒藥製成毒箭，進行狩獵。看到這則報導，我想起曾受同一種毒箭攻擊。當然，這只是毫不相干的回憶。

「我聽見你和外頭記者的談話。」山野邊遼望著門旁牆上的對講機螢幕。原來如此，透過那玩意可得知外頭動靜。「之前，我家門口跟大名出巡一樣，隨時有人輪班看守，簡直像『參勤交代』的落腳歇息時間。」

「差得遠了。」我脫口而出。

「差得遠了？」

「跟『參勤交代』差得遠了。」我回想親身參與「參勤交代」的情景。那項制度在人類歷史上持續約兩個半世紀，我曾為工作參與數次。「起先，我認為那非常麻煩又不符合經濟效益……」

「千葉先生，你為何能一臉認真說出這麼怪的話？」山野邊遼苦笑。

我早就習慣這樣的評價。

「以前學校教過，江戶時代的『參勤交代』制度，害各地方大名無法專心在領土內發展勢力。既然能持續兩百年以上，可見相當有效。」美樹開口。

「沒錯。」我點頭同意。「不過，這也造成江戶人滿為患，形成另一種負擔。為了應付『參勤交代』的需求，旅店不能擅自歇業。當時，恐怕很多旅店是迫不得已繼續營業。不僅如此，來到江戶的人往往喜愛江戶更勝故鄉。跟現在一樣，一旦習慣都市的刺激生活，就很難再回去鄉下過日子。」

「千葉先生，你怎麼好像曾親眼目睹？」

「我確實親眼目睹。那種簇擁著大名前進的隊伍會產生我最討厭的現象。」

「何種現象？」

「壅塞。」最嚴重的一次，動員高達數千人，隊伍綿延數公里。想到那幕景象，我忍不住嘆氣，脫口道：「壅塞是人類最糟糕的發明。」

「那最好的發明是什麼？」美樹問。

「當然是音樂。」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山野邊夫婦面面相覷。

「江戶時代有音樂嗎？」美樹問身旁的丈夫。

「千葉先生，江戶時代有音樂嗎？」山野邊轉頭問我。

「鋼琴在十八世紀初誕生，之前便存在各式各樣的樂器。每個時代都有屬於自己的流行音樂，江戶時期大概是『清元』或『小唄』（註：「清元」與「小唄」皆為江戶時代盛行的三絃琴音樂。）吧。」

「剛開始，消息很多很雜。」山野邊遼皺著眉回憶當時的混亂。「有人看見魁梧的男子在街上鬼鬼祟祟徘徊，有人看見外國綁架集團的車子疾馳而過。我們像無頭蒼蠅般追著這些消息。」

「那個時候……」美樹也一臉苦澀，「連菜摘的同學也好意提供各式各樣的情報。例如，案發數天前，有人看見菜摘在回家途中，遇到一名中年大叔……」

「我想起來了，」山野邊聳聳肩，「那個男的在路上攔住孩童，提到毒蛇之類的。大夥聯想到菜摘中的毒，都認為他就是兇手。」

「後來發現是誤會？」

「嗯，其實是有爬蟲類從某戶人家逃走，對方四處張貼傳單，警告路人。」

「爬蟲類？」

「大概是蛇吧。」美樹說。「要不然就是鱷魚。」山野邊接著說。

「鱷魚這麼大隻，怎麼逃走的？」

「搞不好是透過管道弄來的鱷魚蛋或小鱷魚。」

「兇手會不會是鱷魚？」我一臉認真。

山野邊夫婦無奈地搖頭，「不，約莫三星期後，警察逮到真兇。」

兇手是個二十七歲的男人，名叫本城崇，住在河川另一岸的公寓。

「要是我沒記錯，這個人沒工作？」我回想情報部提供的資料。

「對。」山野邊遼壓抑著情緒，低喃：「他沒工作，卻過著富裕的生活。」

本城崇十幾歲時，家中發生火災，擔任官員的父親與經營投資公司的母親葬身火窟。本城崇獲得雙親的存款、股票及外幣等遺產，不必工作便能優雅過活。以上是來自情報部的資訊。

我原本想問「他有沒有莊園」，最後沒開口。人類的時間概念和我們不同，這種差異經常反映在「從前」、「現在」、「古代」、「不久前」之類字眼的定義上。人類的世界裡，恐怕已沒有莊園制度。

「本城怎麼會遭到逮捕？」我問。

一提及這個名字，山野邊夫婦的臉上出現皺紋，彷彿是劇烈疼痛造成臉部肌肉破損龜裂。

「出現了目擊證人。住在河邊的老奶奶看見那男人和菜摘走在一起。」美樹回答。

說出「那男人」時，美樹臉上再度出現裂縫。

「老奶奶超過七十五歲，但腦袋還相當清楚，看到電視新聞，便立刻聯絡警察。」

「那個時候，她腦袋還相當清楚。」

美樹雙頰一顫，「對，那個時候。」

不料，進入法院審判後，老奶奶居然翻供。

這部分暫且不提。總之，案發不久，老奶奶的證詞讓搜查有了突破，警方將本城崇列入嫌犯名單。小學到河邊的路上有間便利商店，店內裝設的監視器也拍到本城與菜摘的身影。警察拿本城的照片給山野邊夫婦指認，他們立即想起這號人物。

「你們跟本城有交情？」

「稱不上交情，只是住得近，多少有些往來。」山野邊遼神色痛苦，「第一次遇到他大約是在兩個月前。」

「不必勉強回想，我大概猜得出是怎樣的情況。」

我這麼說並非出於體諒，也非自認想像力豐富，而是早就掌握相關情報。

一切的開端，源於一場爭執。

那天，離山野邊家有些距離的大公園後方巷子裡，一對年輕男女起了口角。女人想逃走，男人拉住她。女人用力掙扎，男人又拉得更緊。山野邊遼原以為是情侶吵架，不願蹚渾水，當沒看到從旁繞過。然而，觀察之下，兩人似乎不認識。於是明知是自找麻煩，山野邊遼還是忍不住問一句：「發生什麼事？」男人惱羞成怒，罵道：「不關你的事。」女方連忙哀求：「救救我。」山野邊遼只好隨口胡謅：「抱歉，她很像我認識的人。」

「認識的人？你看錯了吧。」

「不，真的很像。」

「跟哪個人很像？」

「我奶奶年輕的時候。」

「你在耍我嗎？」

其實山野邊遼頗為緊張，並非故意開玩笑。他的手記裡寫著，沒自信能打贏對方，當時害怕得只想逃走。

最後，男人不甘不願地離開。不過，他不是畏懼山野邊遼，而是瞥見附近有個年輕男人準備打手機報警。

那個拿著手機的年輕男人，就是本城崇。

女人道謝後離去，留下山野邊遼與本城崇。「您是山野邊先生吧？我拜讀過您的小說。」本城崇忽然畢恭畢敬地開口。自從上電視後，常有陌生人找山野邊遼攀談，所以他不太驚訝，也毫無戒心。

「山野邊先生，看來您很有正義感。」眉清目秀的本城崇微笑道。這句話雖然不帶惡意，但他的態度不像閒話家常。山野邊遼隨口敷衍，想盡快抽身，本城崇卻自顧自講個不停。

根據情報部提供的資料，兩人的對話如下。山野邊遼的手記裡並未提及這段內容，應該是情報部暗中蒐集而來。

「您知道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吧？」本城崇沒來由地冒出一句。

「嗯，我知道。」

「有部黑白電影《扒手》（Pickpocket），是改編自這本書，您聽過嗎？」

「不，我沒聽過。」

「那部電影裡，男主角對警察說：『懷才不遇的優秀人類，擁有犯罪的自由。』」

「優秀的人犯罪又何妨，這也是《罪與罰》故事的起點。」

「於是，警察反問：『優不優秀，由誰來決定？』」

「我沒看過那部電影。」

「男主角回答：『自己。』」

「由自己決定？可是，人往往會高估自己的能力。」

「電影裡的警察也認為他的想法太荒謬。然而，男主角接著說：『只有一開始會犯這種錯誤，我以後會更謹慎。』」

「你想表達什麼？」

「您不認為這句話很棒嗎？那是我的理想。」

「理想？你是指哪一點？」

「男主角的冷酷。那位導演拍的電影，儘是荒謬無稽的悲劇。演員個個像木偶般面無表情，承受著悲慘的遭遇。山野邊先生，您曉得其中的用意嗎？」

「不清楚，我對那位電影導演所知不深。」

「那位導演肯定明白，世上充滿無法避免的不幸，甚至可說是人生的本質。所以，電影中的人物只能默默承受一切。山野邊先生，您十年前寫的短篇小說《植物》裡，身為畫家的男主角不也是如此？」

「你怎麼知道這篇小說？」

「我非常喜愛這篇小說，裡頭詳述了鈴蘭的毒性。」

「嗯，鈴蘭的根部到花瓣都含有劇毒。」

「我對主角的處境感同身受。素描植物的日常工作結束後，從植物中萃取毒素的那段情節，看得我大呼過癮。」

「大呼過癮？這似乎偏離了我的本意。」

「是嗎？」

「當初參考的資料還留在家裡，女兒讀過後，竟然對毒物產生興趣，真是傷腦筋。」

「意思是，令嬡開始接觸毒物？」

「怎麼可能，毒物沒那麼輕易弄到手。」

「藥局不就能買到？」

「毒和藥是兩回事。」

「不，沒什麼不同。」本城崇一臉正經地回道，「服用太多退燒藥，體溫會大幅降低，造成虛脫。一般的感冒藥一旦產生副作用，全身也會出現類似燙傷的症狀，甚至失明。此外，山野邊先生，您在《植物》中提過，某地原住民製作毒箭的材料，可當肌肉鬆弛劑。換句話說，毒和藥是一體兩面。」

「你懂的挺多。」

「其實，我設法從海外偷偷弄到一些毒物。」

「真的嗎？」

本城崇的神情絲毫未變，看不出是不是在開玩笑。

當時，山野邊遼並未深思，只認為是年輕人愛炫耀、裝流氓，於是將話題拉回女兒令人哭笑不得的舉動。

「學校出一項作業，要製作一本簡易的圖畫故事書。」山野邊遼說：「菜摘模仿童話《喀嚓喀嚓山》（註：原文為「かちかち山」，是日本民間童話，描述老翁的妻子遭狸貓殺害，最後老翁借助兔子的

智慧成功報仇。「喀嚓喀嚓」是故事中兔子以打火石點燃狸貓背上木柴時發出的聲響。），稍微修改結局。泥船沉沒後，狸貓沒溺死，在緊要關頭攀住木板活下來。不僅如此，為了報仇，狸貓竟然打起下毒的鬼主意，簡直異想天開。」

「下毒？」

「沒錯，後來狸貓在東京的水壩裡下毒，污染水道，把大夥搞得雞飛狗跳。過程相當殘酷，但最後兔子打倒了狸貓。」

「她把這作業交了出去？」

「對，她取名《新喀嚓喀嚓山》。書裡把中毒掙扎的人畫得頗像一回事，引起不小的迴響，算是話題之作。」山野邊遼苦笑。「級任導師知道我是作家，不敢隨便批評她的作品，來找我商談，說『擔心菜摘是不是有那樣的恐懼』。」

「令嬡怎麼解釋？」

「她若無其事地回答：『爸爸房裡有些關於下毒的書，讀起來既可怕又有趣。』唉，或許小孩都是如此。」

本城崇這才喜孜孜地露齒笑開。「不過，就算往水壩下毒，毒素也會在淨水場除去，大概不會成功。」

「這不是重點。」山野邊遼再次苦笑。「要是她這麼寫，事情恐怕會更無法收拾。」

「當時我完全沒想到，那男人會做出這種事。」坐在我面前的山野邊遼低語。

「現在呢？」我並未深思，純粹確認道：「你明白他是怎樣的人了嗎？」

「或多或少。」山野邊遼有氣無力地回答。

「哦？」

「那男人沒有良心。」

「什麼意思？」

「千葉先生，世上就是有這樣的人。」山野邊遼的語氣充滿絕望。「我們只能承認真的有人天生沒有良心，而他正是其中之一。」

「他是複製人嗎？」我不禁想起一名專門研究這個領域的學者。「我有一個朋友的研究，是以動物細胞製造出基因相同的複製體。靠這樣的技術，不需雙親也能製造出人類。你提到的沒有雙親的人，也是這樣製造出來的？」

「不，他當然有雙親。我們是指『良善心靈』的良心（註：日文「雙親」與「良心」的發音相同。）。」美樹笑著糾正。

「啊，原來如此。」雖然慌張，但根據經驗，我一定要擺出沉穩的態度。若是坐立不安，情況會變得更棘手。「說他沒有良心，是什麼意思？」

「造成他人的痛苦，有些人根本不在乎。」美樹應道，山野邊遼接過話：「這種人稱為『精神病態者』。書上說，在美國，每二十五人就有一人。」

機率和統計往往不具任何意義，但人類只能依賴機率和統計理解大部分事物。

「這些缺乏良心的人，跟我們生活在相同的社會裡，看起來與一般人沒太大差別。」

「唔，我的確經常遇上這種人。」

擅於利用別人，撒謊後毫無罪惡感，就算養的狗活活餓死也不會愧疚，我調查過很多這種人。他們多半身體健朗，擁有極高的智慧及吸引人的魅力。最不可思議的是，他們的犯罪機率不高，生活與常人無異。

「真不明白世上怎會有這種人。」

「一樣米養百樣人。就像一籃橘子，肯定有的甜，有的酸。」嘴上這麼說，我根本嘗不出水果的酸甜滋味，純粹是隨口胡扯。

「你的意思是，這些人只是比較酸的橘子？」

「或是比較甜的橘子。總之，他們不是受損、腐壞的橘子。本城崇也是這樣吧？看不出精神失常，儘管沒工作，但手頭有錢。他沒有良心，而且……」

「而且？」

「他不是複製人。」

「千葉先生，你知道今天的判決結果嗎？」

「下午看過電視新聞。」我撒了謊，其實我是看情報部給的資料。「他獲判無罪，真難以置信。」我儘可能表現得義憤填膺。

美樹一臉迷惘。那不是憤怒，是納悶的神情。

「哪裡不對嗎？」

「千葉先生，你講起話彷彿情感豐沛，又彷彿不帶任何情感。」

「我不太擅於表達。」

「提到這一點……」山野邊遼突然想起似地開口：「心理學的書上說，一般人對『我愛你』或『好難過』之類描述感情的字眼，會產生強烈的反應……」

「哦？」

「然而，在『精神病態者』這種沒有良心的人身上，看不到這樣的反應。」

「什麼意思？」

「不管是『愛』還是『桌子』，他們的反應都一樣。或許可說，他們無法理解『情感』。」

「這句話套用在千葉先生身上似乎也挺合適。」美樹說道。不過，她築起的防備心，不至於造成我的困擾。

「從機率來看，就算我是沒有良心的人也不奇怪。」事實上，我不具備人類定義的「良心」。不過，這項統計的對像是人類，我不包含在內。

山野邊遼不禁苦笑。妻子美樹流露的笑意更明顯。

「千葉先生，搞不清楚你是認真的，還是開玩笑。」

「從審判的過程，我早猜到法官會判無罪。」山野邊遼說。

「哦？」

本城崇遭到逮捕不久便承認犯下殺人罪行。但進入審判後，又改口否認檢察官的主張。

他辯稱沒殺害山野邊菜摘，當初承認殺人是因警方用「已掌握證人及證據影片」威脅，腦袋一時糊塗。

剛開始，媒體及社會大眾多半認為本城是死鴨子嘴硬，在做最後的掙扎。

「可是，隨著審判的進行，情況有變？」我覺得不回些話不行。

山野邊遼深深點頭。開庭不久，七十多歲的目擊證人竟然冒出一句「之前我說看見了，其實沒什麼自信」。

在此之前，老奶奶總是流暢又斬釘截鐵地說：「我親眼看見菜摘和本城走在一起，絕不會錯。要我相信自己老眼昏花，除非我每天看的電視其實是紅蘿蔔。如果有人懷疑我年紀大，眼睛不中用，就站在離我二十公尺的地方試試，臉上幾顆痣我都數給你看。」

不料，一站上法庭，老奶奶竟然心虛地找藉口。「坦白講，我的眼睛很容易疲勞。當時警察認為我年紀大，不把我的證詞當一回事，我才故意賭氣。那時看見的是誰，我沒太大把握。」

「那是老奶奶的真心話嗎？」我問。

「什麼意思？」

「她會不會是受到威脅？」

我想起一件往事。那是發生在另一個國家的重要審判，由於工作所需，我跟在證人身旁。證人原本指控上司貪污，卻受到「不想死就改證詞」之類的威脅。於是，他只好屈服，乖乖改變證詞，最後還是被車撞死。理由有兩點，一是上司擔心他再度翻供，二是我在調查結束後下了「認可」的判斷。

「老奶奶會不會是受到本城或其他人威脅？證人突然改口，極可能是受到威脅。」

「不，那男人在警方手上，沒辦法威脅證人。」山野邊遼搖頭。

「是嗎？間接威脅證人的方法很多，他不一定要親自出馬。例如，委託別人動手。」

「委託別人……」山野邊遼仔細咀嚼這句話。「倒是不無可能。」

「對了，談到這個……」我搬出情報部提供的資料，「到底是誰找到公寓男？」

「公寓男？」山野邊遼一愣，美樹從旁插嘴：「啊，他指的是詹姆斯·史都華吧？」

「他不是日本人？」根據我得到的消息，此人明明姓「轟」，是年過四十的男人。

「千葉先生，你沒看過詹姆斯·史都華演的《後窗》（註：Rear Window，一九五四年希區考克執導的美國電影。）嗎？」

「窗戶是看過不少，但沒注意到還分前後。」

「《後窗》是一部電影，講的是一個斷了腿的攝影師，透過窗戶看到許多可怕的事情。」

我終於明白他們想表達的意思。

情報部提供的資料浮現腦海。轟住在某公寓日照充足的朝南一戶。丟掉飯碗後，轟找不到下一份工作，只好整天關在家中，靠失業救濟金過活。領老人年金度日的老母親，一手包辦轟的飲食及生活所需。倘若沒記錯，以上就是轟的基本資料。他的興趣是以數位攝影機拍攝窗外往來的人車。或許是姓氏裡有三個「車」字，他對路上的車子相當感興趣。

「轟和詹姆斯一樣，是在窗邊偷拍？」

「沒錯。」山野邊遼點頭。「轟先生個性踏實，可惜時運不濟。」

「怎麼說？」

「他工作十分認真，卻遭到裁員，內心大受打擊，從此成為繭居族。」

「你似乎很抬舉他？」

山野邊遼「抬舉」一下自己的肩膀，應道：「現實生活中，雖然只是個演員，詹姆斯·史都華卻十分正派，甚至有『美國的良心』的美名。他沒傳過醜聞，不曾離婚，八成也不會外遇。」

「提到外遇，公公倒是有經驗。」美樹插話。

「是啊，我父親選擇的是任意妄為的人生。」山野邊遼眺望遠方，彷彿在回想重要的記憶。

「他是個花心漢？」我只是試著搭上話題，山野邊遼卻露出困惑的表情。原以為他是覺得父親受到侮辱，似乎並非如此。「倒也不是。我剛剛提過，他純粹是努力摘取每一天。」山野邊遼低語。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單純享受著人生的每一天。」這個回答沒比前一句好到哪裡去，但山野邊遼不像避重就輕，只是不太願意詳細解釋。

「總之，轟錄到證據畫面？」我拉回話題。

「沒錯，而且是對那男人有利的證據。」

依情報部提供的資料，命案剛發生時，警方憑三項證據認定本城崇是兇手。

第一，便利商店的監視攝影器拍到山野邊菜摘與本城走在一起的畫面。

第二，一個老奶奶目擊兩人在河邊。

第三，山野邊菜摘的指甲裡殘留本城的皮膚碎屑。

本城崇爽快承認在路上遇到山野邊菜摘，並陪她走了一段距離。

照本城的說法，當時的狀況是這樣的──

本城與山野邊一家有過交流，認得女兒菜摘的長相。在離山野邊家頗遠的地方看見菜摘，他上前關心：「你要去哪裡？」但菜摘賣起關子，回答：「不告訴你。」本城心想，畢竟是認識的人，於是陪菜摘走到下一個路口。

「當時，菜摘拿著可愛的鑰匙圈，我故意搶過來，想捉弄她。」這是本城對第三項證據的解釋。「鑰匙圈上掛有小狗布偶，約是菜摘的拳頭大，我笑她用那麼大的鑰匙圈一定很麻煩。她急著想搶回去，在我的手臂上抓了一把。瞧，這就是她留下的傷痕。」本城朝警察伸出右臂。「菜摘的指甲裡殘留著我的皮膚，便是這個緣故。」

至於警方在菜摘的衣服及書包上發現本城的指紋及衣物纖維，他也辯稱是「搶奪鑰匙圈造成」。

當然，警察並不相信本城的說詞，認為成人不會和孩童搶鑰匙圈玩。

不久出現了新的證人，也就是轟。

轟在自家房內偷拍外面的景象，偶然錄下「搶奪鑰匙圈」的過程。

「警方為何沒第一時間找到這個證人？」其實我不是真的想知道答案，只是覺得適當回應有助於山野邊遼敘述案情。

「警方在附近蒐集證詞，但沒挨家挨戶拜訪。」

「何況，轟先生總關在房裡，就算警察找上門，也是母親開門應對。」美樹補充。

「找到連警方都沒發現的新證據，本城的律師真是太幸運了。」

「那個律師激動地告訴媒體：『我相信被告是冤枉的，絕不會放棄尋找證據。』」山野邊遼的語氣不帶任何情緒：「或許是這樣，才找到轟先生拍攝的畫面。」

畫面中，全程拍下「成人與孩童搶奪鑰匙圈」，完全符合本城當初的描述。本城與山野邊菜摘走在公寓對面一條綿長的路上，本城仔細打量手中的鑰匙圈，菜摘在旁邊蹦蹦跳跳，想拿回鑰匙圈。如同本城的描述，鑰匙圈上掛著一隻頗大的布偶。與其說是「搶奪鑰匙圈」，更像一場成人與孩童的遊戲，氣氛和平溫馨。而且，畫面清楚拍下菜摘抓傷本城手臂的瞬間。菜摘不斷道歉，本城好脾氣地揮手說「沒關係」，沒有任何不尋常的地方。

「這項證據出現後，審判的氣氛起了變化。」山野邊遼接著道。

推斷本城有罪的證據中，目擊證人的老奶奶喪失自信，菜摘指甲裡的皮膚碎屑被認定並非犯案時留下。至於便利商店攝影器的影像，只證實本城與菜摘曾走在一起。

三大證據全落空，加上本城崇改口聲稱是被迫招供，不難想像檢方站不住腳。

「何況，不久前才爆出幾件冤獄案，當然會想回歸『無罪推定』的基本原則。」山野邊遼繼續道。

「誰想回歸基本原則？法官嗎？」

「除了法官，還有社會大眾。」

「既然如此……」我看準時機，推進話題。「山野邊，你有何打算？」

「咦？」

「本城獲判無罪，就算檢察官上訴，在那之前……」

「檢察官應該不會上訴。」山野邊打斷我的話。「除非找到鐵證在上訴時逆轉頹勢，否則恐怕會認輸了事。」

「一旦無罪定讞，不就代表承認本城不是兇手？」

「並非承認本城不是兇手，只是他可能不必背負罪責。」山野邊遼的雙眸變得黯淡無光。剛踏進這個家時，他就是這樣的眼神。如今恢復原樣，像是突然想起一件該做的事。

「這案子不是非常受世人關注嗎？」我問。

「關注？」山野邊遼咀嚼著這個字眼，若有深意地停頓半晌，才開口：「或許吧。」

「除了千葉先生之外。」美樹接過話。

「什麼意思？」

「千葉先生，我看得出你對審判結果毫無興趣。」

「沒那回事。」我心虛地反駁。沒錯，我一點興趣也沒有。

「不過，兩個星期內，檢察官可斟酌要不要上訴，不必急著下決定。」

「換句話說，山野邊，這代表你也有兩個星期的空檔。」

「咦？」

「這兩個星期相當重要，不是嗎？」我以推測的口吻道出早就知道的事實。「期間，本城不必待在拘留所或法院，而是回到你們生活的社會中。」

「那又怎樣？」

「對你們來說，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千葉先生，你是不是曉得什麼？」

「誰都猜得到，這兩個星期是你們為女兒報仇的絕佳機會，不對嗎？」

山野邊遼沒答話。

「你們想報仇吧？」

山野邊遼和美樹一時毫無動靜。他們既不驚訝，也不顯得慌張。

半晌，山野邊遼開口：「果真如此，千葉先生，你打算怎麼辦？」

「不怎麼辦。」我坦言。不管山野邊遼有何計劃，都不會影響我的工作。「只是想告訴你們，弄錯地點了。」

「弄錯地點了？」

「那男人不會出現在你們猜想的地方。」

山野邊遼愣愣地盯著我，「你怎麼知道？」

他的意思可能是「你怎麼知道我們查出本城的藏身處」，也可能是「你怎麼知道本城此刻在哪裡」。不論哪種，我都說不出「是情報部給的消息」以外的答案。於是，我改變話題：「你們知道嗎？家人是不允許為兒女報仇的。」

「允許報仇？你講的是哪個時代的事？」美樹十分疑惑。

「為雙親、伯叔父、兄長、君主報仇者無罪，為兒女、配偶報仇者，以殺人罪論處。」

「君主？千葉先生，你是指江戶時代的情況？」

「是啊。」

原本擔心又吐出不合時宜的話，但山野邊夫婦似乎頗感興趣，於是我繼續說。

「我對歷史很有興趣，算是重度歷史迷。」這是我經常使用的藉口。

「為什麼不能替兒女報仇？」美樹問。

「為了減少流血衝突吧。」我憶起曾聽某君主提過這一點。「儘量減少報仇行為，可避免許多麻煩。」

「現代也沒太大不同。」山野邊遼開口：「法院只是國家及社會為了避免流血衝突而設立的機構。沒有一個受害者家屬會自願將兇手交給法院處置。所謂的審判，根本不是為了受害者家屬而執行。」

我以前負責調查的一名男子，成功報了殺父之仇。在江戶時代，申請合法報仇的手續非常麻煩。首先須取得君主核發的報仇許可狀，提交奉行所，登記在名簿上。一旦發現仇敵，還得前往公所進行核對，獲得認可才能動手。那名男子湊巧在旅店遇上仇敵，衝動拔刀斬殺。根據規定，若是特殊情況，准許在事後核對。不論哪種，手續都極盡繁瑣。「搞得這麼麻煩，實在有點想放棄。」他曾如此抱怨。

「不管是江戶時代或現代，失去孩子的痛苦是相同的。無論法律怎麼規定，雙親總是會想替兒女報仇。」山野邊遼有感而發。

「我想起一個跟大名出巡有關的故事。」

「千葉先生，你似乎滿腦子都是大名出巡？」美樹笑道。

「某位大名在『參勤交代』途中行經一座村莊，一個三歲孩童從隊伍前走過。家臣認為孩童太無禮，便押進大名住宿的旅店。」

「對方是一個三歲孩童？」

「村民全來懇求大名饒恕孩童。」

「那是當然的。三歲小孩懂什麼禮儀？」美樹皺眉。

「千葉先生，孩童還是被殺了吧？」山野邊遼問。

「你怎麼知道？」

「我在書上看過。那位大名是德川將軍的親戚，以殘酷無情著稱。不過，有人認為是捏造的，因為這則故事只出現在非正式出版的日記文獻中。若是真人真事，應該會留下官方紀錄。」

「任何對掌權者不利的事情，都不會留下官方紀錄。」

「是嗎？」

「沒錯。」

我記得那位大名笑嘻嘻地說：「就算是孩童也照殺不誤。」當時，為了調查一個即將在兩天後因大雨喪命的村民，我碰巧待在那位大名的身邊。那位大名毫不顧忌我在場，如數家珍般愉快炫耀各種凌虐孩童的花招。

「那位大名或許是二十五人中的一人。」美樹應道。

我並未深入思考，點點頭，望著兩人。「不過，故事有後續。」

「哦？」

「三歲孩童的父親是個獵人。他耗費數年等待機會，終於自遠處射殺大名。」這是我從同事口中聽來的。「山野邊，那獵人就跟你一樣。」

「跟我一樣？什麼意思？」

「不管法律允不允許，你都要為女兒報仇，絕不會原諒兇手，對吧？」

山野邊遼與美樹神情不變，愣愣地盯著我。我們默默對看半晌。每次遇到這種場面，我總會煩惱不知該主動打破沉默，還是等對方開口。其實，即使枯坐七天，我也不在乎。期間要是有音樂可聽，會更加愜意，只是調查工作就無法順利進行。我曉得很多同事假裝認真調查，私底下都在混水摸魚。或者該說這是常態。但我的觀念是，工作就要做到盡善盡美。

「不過，」山野邊遼出聲，「江戶時代的法律，真的有人遵守嗎？」

「真的有人遵守？什麼意思？」美樹問。

「畢竟當時沒有《六法全書》。」

「沒有《六法全書》，但有《武家諸法度》，而且改編多次。」我回想道。

「千葉先生，你說得好像親眼目睹。」美樹苦笑，山野邊遼接過話：「自從不用上歷史課，就沒聽過《武家諸法度》，實在懷念。」

「第一次聽到《武家諸法度》時，我以為是一頂帽子，你們也是嗎？」

「咦？」山野邊遼皺起眉。

「你以為那是大禮帽之類的東西？」美樹噗哧一笑。

「是啊。」不過，那時代沒有大禮帽。

「武家諸帽子（註：日文中，《武家諸法度》的「法度」音同「帽子」。）？」

「是啊。」

兩人露出同情的笑容，反正我早就習慣了。

山野邊遼起身輕輕拉開窗簾，「雨下個不停。」

「我早就料到了。」只要是我進行調查的期間，天氣從來沒好過。有時毛毛細雨，有時連日豪雨。偶爾烏雲密佈沒下雨，但絕不可能晴朗無雲、陽光燦爛。「那些記者還在嗎？」

「沒剩幾個。」山野邊遼應道：「大概都去避雨了。不過，幾個穿雨衣的留下。」

「真是陰魂不散。」

「其實我很敬佩這種不屈不撓的執著。」

「是啊，下這麼久實在了不起。」

「下這麼久？」

「你不是指下雨嗎？」

「不，我是指記者。」山野邊遼一臉錯愕，「下雨跟執著有什麼關係？」

「的確沒關係。」

「那些記者不是執著，是興奮。」美樹插嘴。

「興奮？守在外頭很興奮？」

「不，是為狩獵興奮。好比在森林裡發現鳥兒或其他獵物，腦袋會分泌某種物質。」

「分泌某種物質？」我有些疑惑。

「荷爾蒙嗎？」山野邊遼跟著問。美樹點點頭，「腦內啡之類。由於腦袋裡有這種物質，他們才會苦苦守在外頭。每當做出成績或超

越別人時，大腦就會分泌許多能夠帶來快感的腦內啡。他們食髓知味，於是死守不放。」

「有道理。」山野邊遼點點頭，「人類大部分的行為，都是想獲得『成就感』。」

「你們有何打算？一走出去，記者恐怕會全圍上來。」我不在乎延到明天出發。

「我們有外出的自由。」山野邊遼有氣無力地說，「這些人沒權力阻擋。」

「但他們會舉起麥克風和攝影機包圍你們。」

「比起一年前，這還算溫和。今天他們大概抱著『採訪到最好，採訪不到也無所謂』的心態。」

「千葉先生，那男人到底在哪裡？」美樹輕描淡寫地切入關鍵話題。

「你們以為本城回家了吧？」本城崇的家距離山野邊家約兩公里，徒步就能抵達，開車更是不用花多少時間。兩年前，本城崇改建繼承自雙親的獨棟房子，如今看上去像是兩個巨大方塊堆疊成的樸素建築。

「不，我們不認為他會回家。他家門口的記者恐怕比這裡多。」

「也對，那他會去哪裡？」

山野邊遼沉吟半晌，似乎猶豫著該不該告訴我實話。不過，他不說實話也沒關係，我很清楚他的想法。山野邊夫婦打聽到，兩年前本城崇偷偷買下公寓一戶。為了今天，他們已準備萬全。可惜，本城崇不會如他們所料地回那邊的公寓。

「箕輪有沒有消息？」美樹問。

山野邊遼拿起手機確認：「沒收到任何訊息。」

屋內看不到音響設備，但手機能聽音樂。我巴巴望著山野邊遼的手機，突然有股懇求他放音樂的衝動。山野邊遼見我目不轉睛地盯著手機，似乎有所誤解：「這支智慧型手機的號碼，只有特定的人知道。」

「特定的人？」

「就是箕輪。」美樹笑答：「這支手機就像專門和箕輪聯絡的無線收發器。」

「箕輪是誰？」

「我剛出道時的責任編輯，現在是週刊記者。」

山野邊遼一提，我才想起資料上確實有這條，原以為不重要。

「原來如此。」

「為了採訪那男人，箕輪四處尋找他的下落，一有消息會立刻通知我，所以我告訴他這支手機的號碼。」

「除了箕輪，還有誰知道這支手機？」

「沒有別人。倘若事態緊急，警方會直接過來。何況，要是有重大進展，電視新聞多半會報導。」

「原來如此。」

「我平常使用的手機，一天到晚都是煩人的電話。」山野邊遼指著客廳矮櫃上的手機，想必已設定靜音。「尤其判決剛出爐，想找我聊聊的人一定更多。」

「箕輪值得信賴嗎？」

「他小我一歲。我剛當上作家時，他才踏入社會。我們都是無名小卒，手邊沒有任何武器，但總並肩作戰。沒有箕輪，恐怕沒有今天的我。」

「這麼說，要是沒有箕輪，你女兒也不會被殺？」我隨口講出內心想法，山野邊遼的目光瞬間變得犀利。我察覺這句話惹惱他，卻不明白他到底對哪一點不快。

「千葉先生，要是沒有箕輪，我老公肯定當不成優秀的作家，也不會跟我結婚，自然就不會生下女兒。」一旁的美樹出聲。她的語氣輕快，像在開玩笑。

我望著美樹，「你們何時認識的？山野邊遼還沒成為作家前？」

「當時他是無名小卒。」

「他是個小兵？」我問。

「不是那個意思。」美樹苦笑。「我剛認識他時，根本沒料到他會成為作家。」

「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因為一件羽絨外套。」山野邊遼揚起嘴角。

「羽絨外套？」

「那時我是學生，在東京某條小巷裡的餐廳打工，負責清潔。有一天，我走出經常光顧的咖啡廳，看見她站在路上，不停拉扯外套拉鏈。」

「我的拉鏈咬死了。」美樹解釋。

「拉鏈會咬死人？」腦海浮現外套拉鏈撕咬血肉的畫面，下一瞬間，我想起人類口中的「拉鏈咬死」，是指拉鏈夾住旁邊的布。

「拉鏈咬死確實麻煩。」我趕緊補上一句。

「是啊，真是煩死人。我努力想修好拉鏈……」美樹低下頭，雙手在腹部比畫。

「山野邊遼忽然出現，幫你修好拉鏈？」

「通常我不會隨便跟陌生人交談。擦身而過時，我瞥見她拚命扯外套拉鏈，雖然有點同情，但我沒理她，趕著去打工。」

「嗯，那天他沒理我。」美樹附和。

「那天？」

「兩天後，我在同一條路上，又看見她站在那裡扯拉鏈。我嚇一跳，心想怎會有人為了拉鏈在路上站兩天。」

「怎麼可能。」美樹笑道。

「不可能嗎？」我問。

「我只是碰巧在相同地方，遇上拉鏈咬死的狀況，大概是拉得太急。不過，我早就忘記兩天前也在那裡扯拉鏈。」

「在我看來，她就像在那裡站了兩天。」

「兩天前才遇上拉鏈咬死的狀況，為什麼沒有警惕自己放慢動作？」

聽到我的疑惑，山野邊遼笑道：「千葉先生，這句話說得真好。沒錯，人類具有學習能力。我根本沒料到這個人會在相同的地方陷入相同窘境。」

「我就是記性不好，總等拉鏈咬死才想起。明明下定決心要慢慢拉，依然重蹈覆轍。」美樹辯解。

「所以，我忍不住上前關切：『你弄了兩天拉鏈，還沒弄好？』」

「原來如此。」

「我一頭霧水，不明白這個人在講什麼。」

「一頭霧水的是我。」

以此為契機，山野邊夫婦認識彼此。說起來，人類真是單純，居然因拉鏈夾住布這種小事跟不認識的人交往，甚至結婚。

「對了，千葉先生，你不覺得他早期在箕輪協助下寫的小說都非常棒嗎？」美樹突然冒出一句。「啊，我忘了先問，你有沒有讀過他的小說？」

「當然，畢竟是幼稚園就認識的熟人。」我撒了謊。「不過，並非每一本都讀過。」

「早期的作品裡，描繪畫家生涯的出道作不賴，後來那篇關於栽培咖啡豆的小說也很不錯。」

「嗯，早期作品相當優秀。」我跟著附和，為了增加說服力又補一句：「可惜，後來漸漸沒了當初的新鮮感。」隨時間流逝，新的事物自然變得不再稀奇，其實適用任何情況。

「大家都這麼說。」山野邊遼有些尷尬，似乎想找台階下。「作家剛開始的風格通常都是大膽狂放，掌握要領後才能寫得精準細膩，這並不奇怪。」

「從你早期的作品感受得到誠懇與樸實吧？所以，我決定嫁給你。」

「之後，創作風格便逐漸改變。」實際上，我根本不清楚有沒有改變，純粹順著他們的話說。

「出名後，他的書賣得愈來愈好，開始上電視、買昂貴的皮衣、舉辦簽名會，作品風格起了變化，連箕輪也棄他而去。」

「箕輪只是調到別的單位。何況，我沒買過昂貴的皮衣。至於簽名會，每個作家都在辦，不算壞事。」

「我猜箕輪一定放棄你了。你愈來愈高傲，盡寫些不痛不癢的作品，他肯定對你相當失望。」

「你真是不留情面。」山野邊遼皺眉，「不過，箕輪確實說過類似的話。」

「哦？」

「他問我：『看太多偷懶作品導致視力惡化，能不能申請職災補助？』」

「沒想到箕輪也會說這種話。」美樹瞇起眼。

「大概是忍無可忍了。」

「搞不好就是這樣，他才主動請調到小說部門以外的單位。」美樹忽然轉頭問我：「對了，千葉先生，你參加過他的簽名會嗎？」

「簽名會……」我略一思索，想起這名詞的意義。我以前參加過類似的活動。「雖然想去，可是山野邊遼太受歡迎……」我給了個模棱兩可的答案。

「排隊要簽名的人太多了，對吧？據說多半是看到電視節目，但死忠讀者也不少。」

「其中有人極力主張早期作品比較好。」山野邊遼苦笑。

「我懷疑那些人都是箕輪雇來撐場面的臨時演員。」

「真的嗎？」

「甚至有人說，從山野邊遼的小說領悟人生的意義，你不覺得太假了嗎？」

「不，你搞錯了。對方不是說『人生的意義』，而是『詞彙的意義』。他告訴我，在我的書裡第一次讀到『破釜沉舟』這個成語。接著，他坦承只讀到一半，還問『後面會不會有趣一點』。」山野邊遼苦笑。

「你怎麼回答？」

「我老實告訴他『前半段比較有趣』。那個讀者靠打工維生，興趣是拍攝業餘電影，我反倒能向他學習編故事的訣竅。」山野邊遼虛

弱地嘆口氣，「真懷念那些日子，現在的生活完全不同。」

「是啊。」美樹也咬著嘴唇嘆氣。

「總之，」我拉回話題，「如今箕輪成為記者，答應幫你揪出本城的狐狸尾巴，然後打手機通知你，對吧？」

「沒到『揪出狐狸尾巴』那般誇張，不過一年前他確實幫我很多忙。」

「但我說了很過分的話。」美樹皺起眉，一臉後悔。「他好意關心，我卻對他大吼大叫。」

「當時我們根本無法保持冷靜。」

「我把箕輪跟那個丟糕餅的記者當成同一夥人。」

「不曉得那個丟糕餅的記者抱著什麼心態，真可怕。」

「你們是指『糕餅好可怕』（註：饅頭こわい，是「落語」（類似單口相聲的日本傳統藝能）中的著名橋段。）嗎？」

「不，之前有個記者朝我家丟擲糕餅，上面印著我女兒的名字。」

「擔心你們肚子餓？」

「誰曉得。」山野邊遼聳聳肩，露出苦笑。此時，他的手機響起悠揚的旋律。「啊，剛提到。箕輪，箕輪就打來了。」

山野邊遼離開沙發，對著手機低語。

我集中精神聆聽。不管音量壓得多低，只要是透過電波傳遞，都逃不過我的耳朵。

「山野邊，我認為本城暫時不會回來。」另一頭傳來模糊的男聲，應該就是箕輪。「我在你們查到的那棟公寓附近，一個記者都沒

瞧見。我剛剛打給守在本城家前的記者朋友，他說那裡擠滿記者。山野邊，你家的狀況如何？」

「在下雨，雖然幾個記者還留著，但守得不算太緊。」

「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箕輪，這不是你的錯。」

「不，要是上頭下令，我恐怕也會像其他人一樣守在你家門口。」

「當年你向我催稿時，可沒這麼熱心。」

「就算我不催，你也會主動把稿子寄給我。」箕輪應道：「不過，我猜那些人不怎麼積極。山野邊，你有沒有在門口貼公告？」

「有，寫明『恕不接受採訪』。只是我懷疑沒太大成效。」

「聊勝於無嘛。他們抱持閒著也是閒著，不如賭一把的心態。等到晚上你都不出門，他們就會放棄。」

「只要我不出門……」山野邊遼別有深意地喃喃自語。

「沒錯，或者突然發生更有話題性的案件，吸引社會大眾的目光。」

「那是最好。」山野邊遼苦笑，大概察覺自己有些失言。

「近來的熱門新聞只有『一艘從北美出發的豪華客輪，因廁所故障造成騷動』及『俄羅斯軍機下落不明』。」

「沒有國內的消息嗎？」

「國內的話，就是群馬縣鍍金工廠的氰化鉀遭竊。」

「氰化鉀？」

「共有二十瓶遭竊，每瓶一百公克。」

「聽起來挺嚴重的，不是嗎？」

「不過，偷這種劇毒多半是想轉手圖利，極少用在恐怖活動上。倒是某個社論節目的主持人說出『鍍金工廠再也沒辦法幫自己的名聲鍍金』這種莫名其妙的感想，引起不少風波。」

「這種小事也能引起風波？」山野邊遼再度苦笑。

「我也摸不著頭緒，或許是認為他在暗指鍍金工廠有內賊吧。這年頭，喜歡落井下石的人比比皆是。」

「最好我們的案子也有人失言，幫忙轉移大眾焦點。」

「別開玩笑了。」

「總之，箕輪，你還沒掌握到那男人的行蹤嗎？」

「啊，不……」箕輪語氣一變，彷彿要發表鄭重聲明，只差沒裝模作樣輕咳兩聲。「關於本城的下落，我收到另一個消息。」

「哦？」山野邊遼望向我，耳朵依然緊貼著手機。「他在哪裡？」

「藤澤金剛町的皇家大飯店。」箕輪壓低話聲。「不是國道旁那棟，是車站前那棟新開的。」

「以前我們曾在那裡討論工作？」

「嗯，就是那間飯店。至於理由，剛剛有記者告訴我一個謠言。」

「怎樣的謠言？」

「某週刊雜誌社提供飯店房間給本城當藏身處，換取獨家採訪的機會。」箕輪報出雜誌名稱，「不曉得幾號房。」

「是豪華套房嗎？」

「換成是我，絕不會準備豪華套房，那會讓對方得意忘形。」

「也對，謝謝。」

「山野邊，你要過去嗎？」

「過去？」

「你要去飯店找他？雖然告訴你這個消息，但希望你別亂來。」

山野邊遼淡淡一笑，帶著些許困惑與無奈。「那麼，你為何告訴我？」

箕輪沉默片刻，答道：「我也不清楚。」

「法院判他無罪，我不會亂來的。」

「可是，你不認為他是清白的。我之前也問過，你是不是有什麼證據，足以證明本城確實是兇手？」

「有。」山野邊遼不假思索地承認。我有點驚訝，不小心「哦」一聲。美樹瞥我一眼，並未特別在意。

「你真的有證據？」

「他親口告訴我的。」山野邊遼神情緊繃，眉頭擠出極深的皺紋，微微上揚的嘴角不斷抽搐，握緊拳頭。「他故意讓我看殺害菜摘的證據。」

「他讓你看證據？假如有證據，法院怎會判他無罪？」

「我們一看完，證據就消失了。」

「他怎麼辦到的？山野邊，這是真的嗎？你告訴過警方嗎？」箕輪相當詫異，不自覺提高聲調。

「沒證據，告訴警方也沒用。」

「要是你願意透露詳情，我可以……」

「即使你寫成報導，社會大眾也只會當我是瘋子。或許能博取同情，但沒任何幫助。況且，就算握有扭轉輿論的鐵證，我也不會說出來。」

「為什麼？」

「你還記得嗎？剛當上父親時，我們聊過萬一兒女受到欺負會如何處理。」

箕輪沉默不語，大概在努力回想，或是往事讓他無言以對。

「總之，謝謝你的好意。」山野邊遼掛斷電話。

「箕輪怎麼說？」美樹問。

「一樣。」我出聲。

山野邊夫婦望向我，「一樣？」

「跟我想說的一樣。現下本城崇在藤澤金剛町的皇家大飯店，箕輪是這麼告訴你的吧？」

「咦？」山野邊遼睜大雙眼，瞪著我。「你怎麼曉得我們的通話內容？」

山野邊遼看來不知道我聽見了剛才的電話。這種情況下，亂編藉口反倒會引起疑心。「我耳力不錯，聽見你們的對話。」

「我什麼都沒聽見。」美樹說。

「箕輪是個大嗓門，我聽得很清楚。」我斬釘截鐵道。

「這不可能吧……」山野邊遼疑惑地偏著頭。

「我的聽力是一流的。」

「簡直能參加奧運的聽力比賽了。」

我剛要回「確實考慮過參加」時，山野邊遼吐出一句：「可惜沒這個項目。」

「總之，根據我得到的消息，確實是那間飯店。」

「那男人就在那裡？」美樹問。

「週刊雜誌社為了取得獨家專訪，協助他藏匿行蹤。這種情況會持續多久，目前不清楚。」山野邊遼轉述剛剛的通話。

「三五〇五房。」我補充道。這也是情報部的資料。

兩人注視著我，眼神不像起疑，彷彿在看一場不可思議的魔術。真麻煩，接下來怎麼辦？我思索著，環顧屋內。客廳雖大，擺設卻相當樸素。我望著牆邊的櫃子，上頭擺滿不知去哪裡旅行買回來的小木偶及座鐘。仔細一瞧，後頭塞著一台迷你音響，我頓時心花怒放。但我壓抑住情緒，工作中不該表現出私人情感。「那麼，你們有什麼打算？」我問，「馬上出發？我認為不必太急，反正本城短時間內不會離開飯店。不如睡一晚，養足精神再行動。」

其實，我只是想趕快聽音樂。

「要是睡得著……」美樹聳聳肩，「倒也不壞。」

「恐怕是睡不著。」山野邊遼雙目通紅。得知本城的下落，他一定巴不得衝出家門前往本城的藏身處。「乾脆立刻出發。」

「不，我不認為這是好主意。今天本城肯定有所提防，何況記者守在外頭，要是你們夫婦外出的消息傳開，可能會傳入本城耳中。不如等到明天，記者都離開再出門。」我絞盡腦汁擠出各種理由。「而且，天黑後不該在外頭遊蕩，太危險了。」

山野邊遼一臉不以為然，但沒反駁。

「明天出發。」我擅自決定，然後指著櫃子。「要是睡不著就起床。瞧，那邊不是有台迷你音響？拿出來聽聽音樂，絕對是最好的選擇。」

第二天

「箕輪，萬一孩子將來受到欺負，你會怎麼辦？」那天談完工作，我和箕輪聊起育兒經。即將滿兩歲的女兒太淘氣，搞得我每天筋疲力竭。我抱怨一通後，問箕輪這個問題。

回想起來，那是九年前的事。

箕輪有個兒子，比菜摘大一歲。箕輪小我一歲，但論起當父親的資歷，他是我的前輩。

「啊，霸凌問題嗎？」箕輪皺起眉。他身材矮小，戴著眼鏡，外表像腦筋死板的萬年高中生。「這恐怕沒有從世上消失的一天。」

「或許，孩童永遠會在意與朋友的差異，想在競爭中贏過他人，差別只在程度的不同。個性愈溫和、不懂反抗的孩童，愈容易成為霸凌的目標。」

「可是，認定受到欺負的原因是不懂反抗，似乎有些武斷。」

「你不認為，受到欺負的都是溫柔乖巧的孩童嗎？」

「話雖如此，但以牙還牙不見得是好方法。舉個例子，學習防身術確實有示警作用，不過，要是被認為『這傢伙最近太囂張』，反倒會引起圍攻。太過招搖只會造成反效果。」

「嗯，不無可能。」我感覺胸口一陣如針扎般的疼痛。「難道沒有萬無一失的方法？」

「當上父親後，對霸凌問題比自己是孩子時更敏感。」

我深深點頭。十幾歲的孩童，各自在有限的人際圈進行殘酷的求生戰鬥。他們在學校生活中，一面得耕耘友誼，避免太出鋒頭而遭同

學排擠，一面又得設法滿足自身的表現慾。由於正值與雙親產生隔閡的年紀，根本開不了口求助。

「不過，我們也是這麼長大。」

「沒錯，到頭來孩子只能靠自己，雙親能幫的忙實在有限。只是……」

「一旦成為父親……」

「還是無法視而不見。」我不禁苦笑，「美樹最近常說，以後誰敢欺負我家女兒，她絕不會輕易放過。」

「我也是這樣想，但怎麼付諸行動？」

「假使霸凌的情況嚴重，有時投降撤退也是一種選擇。例如，搬家或轉學，反正就是逃得遠遠的。」

「倘若這是菜摘的希望，對吧？」

「嗯。可是，美樹說，即使逃走也絕不會忘記這個仇恨。」

「原來如此。」

「首要之務，就是鎖定敵人的身份。找出帶頭霸凌的主謀，及惡意起鬨的幫兇。」

「換成是我也會這麼做。」箕輪點點頭。

「不管使出什麼手段，都要找到敵人。」我不禁思索起究竟該採取怎樣的手段。僱用偵探？或私下纏著同學盤問？

箕輪笑道：「接下來呢？他們怎麼欺負菜摘，就怎麼欺負回去嗎？山野邊，你不是常常把『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掛在嘴上？」

「不，美樹的計劃更具體，絕不讓那些參與霸凌的孩童擁有幸福的人生。」

「聽起來挺嚇人。」

「沒錯，只要欺負我們家的菜摘，就別想再過正常生活。等那些孩童長大，開始談戀愛，甚至升學或就業時……」

「你們會如何報復？」

「設法從中破壞，下手要又狠又準。」語畢，我忍不住笑出來。

「怎麼破壞？」

「比方，一旦發現目標與特定的異性產生感情……」

「然後？」

「就輪到我們上場。」

「像是發傳單，將那傢伙霸凌同學的事蹟昭告天下？」

「這也是好方法。光是散播他的惡行便能影響戀人對他的觀感，而且要想辦法站在『提供重要資訊』的立場才不會觸法。其實，僅僅是知道兩個大人千方百計要陷害自己，就是件非常可怕的事，不是嗎？」

「如此一來，你們不就得一直當跟蹤狂？」

「耗盡下半輩子也無所謂。」我笑道。由於是天馬行空的幻想，我一派輕鬆。不過，倘若女兒真的受到傷害，我確實認為對加害者進行這種程度的報復，才能發洩心中的憤恨。

「萬一霸凌的手法太過惡劣，毀了女兒的人生……」當時，我想像的是女兒受到嚴重欺負而自殺，或死於殘酷的暴力行為。即使是假設，我也不願說出「女兒死亡」這種字句。

「若是這種情況，你們會提升報復的層級？」

「當然。」我振振有詞，「再怎麼寬容，也有無法饒恕的時候。」

「聽你剛剛那番話，我不認為你是寬容的人。」

「不，我是個寬容的人。只是對窮凶極惡的敵人，不會表現出寬容的一面。」

「怎麼說？」

「我不指望國家的司法體製為我們伸張正義。」

「不過，山野邊，對方一旦落入警察手中，我們就沒轍了。尤其，要是對方未成年，我們只能自認倒霉。」箕輪的反駁，並不是在安撫我的情緒。由於我只是在假設一個狀況，箕輪也和平常討論工作一樣，針對我的點子提出看法，合力讓作品更完善。「身為加害者的少年只會受到輕微處分，我們甚至無法得知詳細情報，想報仇更是難上加難。」

箕輪的話中使用「我們」這個字眼，顯然與我們夫婦站在同一陣線，為我增添不少勇氣。

「『審不審判都無所謂，就算判無罪也沒什麼大不了。反正對方肯定會獲判無罪，乾脆放他回到社會上。』」

「山野邊，你在說什麼啊？」

「這是美樹的見解。一旦遇到那種狀況，她絕不會想將兇手交由司法處置，反而會主動提出要求，讓兇手趕緊回歸正常社會。」

「這樣好嗎？」

「這樣就好。」我點點頭，以美樹的話回答：「『之後，我們下手就方便多了。』」

箕輪神色僵硬，搖搖頭。「唉，我不是不能理解你們的心情。」

「這麼說有點怪，不過，既然孩子不在世上，我們就能毫無顧忌地進行報復。」

我當時腦海浮現的畫面，是將對方綁在床上，在不危及性命的前提下，一點一點拔掉指甲，緩緩折磨，毫不理會對方的哀求，持續增

加肉體的痛楚。由於是憑空想像，模模糊糊融合不少電影裡的拷問場景。

「對了，山野邊，你在寫短篇《植物》時，不是查到一種毒藥？那玩意或許能派上用場。」

「啊，你是指箭毒？」

那是南美及非洲原住民族用來製作毒箭的物質，成分包含DTC生物鹼，一旦進入血液會產生麻痺效果，最後窒息身亡。一般被歸為毒藥，但有時會用在手術上，確保病患不會胡亂移動身體。「借這種毒讓對手動彈不得，隨心所欲地報仇。聽說中毒後，雖然身體發麻，依舊保有痛覺。」

我故意誇張地獰笑。

「哇，好恐怖。」箕輪說，「你聽過『伸冤在我』嗎？」

「我不討厭那部電影（註：應是指改編自佐木隆三小說的電影《伸冤在我》（復讐するは我にあり）。）。」

「不是電影，我談的是這句話本身。要是我沒記錯，這是《聖經》的句子。」

「是嗎？」

「意思是『不要自己報仇，應由神來替你報仇』（註：語出《聖經》羅馬書第十二章。）。這句話裡的『我』，指的就是神。」

當時，我莫名感動。「等待敵人遭受天譴嗎？若能擁有這麼寬宏大量的心，不知該有多好。這和渡邊老師的主張似乎有異曲同工之妙。寬容的人為了保護自己，是否該對不寬容的人採取不寬容的態度？」

「渡邊老師是誰？」

「文學家渡邊一夫。這段話寫在父親常看的那本書裡。」其實，父親病入膏肓時，我才曉得這件事。換句話說，我們父子關係疏遠，

我連父親愛看什麼書都不清楚。父親尊稱渡邊一夫為「渡邊老師」，非常看重那本書。不僅如此，父親藉著那本書擺脫對生命的不安，將之奉為圭臬，簡直當成金科玉律。

在「渡邊老師」的那本書中，一篇文章探討的議題是「寬容的人為了保護自己，是否該對不寬容的人採取不寬容的態度」。

「簡單地講，就是好人面對壞人時，是否該保持善良的心？」

「大致上是這個意思。」

「山野邊，這種議題找得出答案嗎？」

「文章的開頭，『渡邊老師』便下了結論。」

「結論是什麼？」

「寬容的人『不該』為了保護自己，對不寬容的人採取不寬容的態度。」

「喔……」箕輪顯得有些失望，大概認為這只是逃避現實的理想主義吧。「意思是，不管遭受何種對待，都必須忍氣吞聲？」

「暫且不談『渡邊老師』的主張，縱觀人類的歷史，可找到許多寬容的人對不寬容的人採取不寬容態度的例子，也就是好人對壞人展開反擊的例子。『渡邊老師』認為這樣的結果無可厚非，但必須極力避免。」

「加油吧，寬容的人！」箕輪說道：「這讓我想起倡導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甘地。」

「沒錯。」父親逝世後，我反覆讀那本書。並非因為是父親的遺物，而是內容相當發人深省。雖然寫的儘是悲觀的事，卻有蘊含微小希望的成分，讀著頗受鼓舞。

「箕輪，我最近常常想，小說若以皆大歡喜的天真結局收尾，讀起來很沒意思。但同樣的劇情發生在現實中，往往能帶來極大的感動，不是嗎？」

「怎麼說？」

「例如，小說裡描寫『交戰各國的首腦握手言和』之類的劇情，讀者肯定嗤之以鼻，可是換成現實，反倒會跌破眾人眼鏡。敵對的國家突然締結友好協定，還有什麼比這更振奮人心的消息？」

「要是現實中發生這種情況，八成會有人跳出來嚷嚷『背後一定有鬼』。」

「千葉先生，我一直感到疑惑。」我開口。此時雖是清晨，但拉開窗簾一看，雨依然下個不停，天空一片昏暗。車子通過門前道路，激起嘩啦啦的水聲。

「什麼疑惑？」

「那些兒女遭到霸凌，或失去兒女的父母，為何不想報仇？」

「昨晚我不是舉過一個報仇的例子嗎？」

「那畢竟是少數。我總認為，每一對父母都想報仇才合理。」

「或許吧。」

「但親身經歷過後，我終於找到答案。」

「你解開疑惑了？」

「父母肯定渾身充滿憎恨與憤怒。光想到仇人，恐怕就會氣得腦血管崩裂，體內水分蒸發殆盡。然而，大部份的父母都缺乏付諸行動的能量。」

「這就是所謂的能源危機？」

千葉一臉嚴肅，我無法判斷他是認真，還是在開玩笑。「失去兒女的痛苦，實在難以言喻。」說著，我忽然有股想深呼吸的衝動。稍不留神，關於菜摘的回憶就會灌入腦海，迫使我不得不再次體認到菜摘不在世上。一旦身陷其中，全身就會充滿某種說不上來的情感。

聽完我的描述，千葉問：「某種說不上來的感情，指的是什麼？」

「若要勉強找出近似的詞彙，或許可稱為『空虛感』或『絕望感』。不過，假如有人自以為是斷定『此刻你心裡充滿空虛感』，我又會覺得那根本完全不同。」我非常清楚要說明自己的情感是多麼困難，就像以言語詮釋抽象畫。「因而，我只能形容為『某種說不上來的可怕情感』。這種情感佔據內心，便很難採取行動。一般人無法承受這樣的煎熬。」

何況，整個社會不會輕易放過我們受害者家屬。警察與記者輪番疲勞轟炸，把我們搞得筋疲力竭。突如其來的驚嚇、憤怒、悲傷，與混亂的環境變化，持續凌虐受害者家屬的精神。對累得氣喘吁吁的受害者家屬而言，恢復平靜生活是唯一的奢求。

渴望平靜度日，渴望不受打擾，渴望不必和任何人打交道。至於報仇，早拋到九霄雲外。

別說報仇，甚至連哀悼女兒慘死的餘力也沒有。

「光在心中闢出一處避風港，就耗盡所有能量。」如今我深切體悟，為何那些遭到霸凌的孩童只會懦弱逃避，不會產生報復的念頭。因為單單維持平靜的生活就費盡千辛萬苦，根本沒有餘力思考其他事情。「況且，要主動攻擊他人並不容易。」

「原來如此。」

「即使殺害兒女的兇手毫無防備地出現在眼前，自己手上又握有刀子或槍械，大部分的人依然狠不下心。不管再怎麼憎恨，再怎麼憤怒，就是辦不到。」

「因為罪惡感？還是害怕對方反擊？」千葉的表情絲毫未變。

「都有，此外還包含許多複雜的因素。」

「昨天你提到每二十五人裡，就有一人天生沒有良心。若是那種人，就會下手嗎？」

「沒錯。」嘴上這麼回答，但我不認為那些缺乏良心的人會有跟自己站在相同立場的一天。他們不會為傷害別人而難過，更不會活在悔恨與悲傷中。

「山野邊先生，人類會自然地往邪惡靠攏。」那男人的話掠過腦海，我胸口湧起一陣不快。

初次見面後隔了約半個月，我帶家人到住處附近的連鎖式家庭餐廳，不巧又遇上那男人。

當然，那時我毫無警戒，笑嘻嘻地跟他打招呼，為再次重逢而開心，甚至向美樹和菜摘簡單介紹：「他是爸爸的朋友。」見菜摘坐在桌邊玩花繩，那男人問「你會這個嗎？」表演高難度的複雜花樣。

「好棒。」菜摘興奮大喊。畢竟年紀小，碰上如願以償或值得興奮的事，她就會這麼喊。我和美樹最喜歡聽她說這句話。

如果沒去那家餐廳就好了。如果菜摘那天沒玩花繩就好了。如果我沒邀那男人同桌用餐就好了。

然而，我試著說服自己，就算當時做了不同的決定，結局還是不會改變。設想一個無法挽回的狀況沒有任何意義。何況，追根究底，或許只能後悔「自己為何要出生在世上」。

總之，當天趁美樹帶菜摘去廁所時，那男人對我說：「山野邊先生，人類會自然地往邪惡靠攏。」記不得怎麼扯到這個話題，多半是從我的著作聊起，最後愈扯愈遠吧。我沒特別驚訝，隨口應道：「是嗎？」

「這是康德（註：Immanuel Kant（一七二四～一八〇四），著名哲學家，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的名言。」那男人解釋。

「什麼？康德？」想到有趣的雙關語（註：日文中「康德」（カント）與「什麼」（なんと）的發音相近。），我暗自竊喜。

「人類原本處於具道德感、平等且樸實的狀態，但隨著時間流逝，會逐漸往邪惡靠攏，出現任性妄為、損人利己類型的人類，而這正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

「往邪惡靠攏，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

「待在和平、恬適，宛如天國的環境是不會有進步的。」

「真是可怕的想法。」

「所謂的可怕，也只是一種主觀感受，不是嗎？」

「什麼意思？」

「傷害他人的行為，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其實合乎進化的過程。」

那時，我以為本城太年輕才出現如此偏激極端的想法，應一句「真令人難以回答」便沒繼續深究。

「不論世界如何進化，不論多少人類遭到淘汰，我希望自己永遠是存活下來的強者。」他說。

我臉色僵硬，勉強半開玩笑地應道：「屆時還請高抬貴手。」

然而，我萬萬沒想到，連這小小的懇求也遭到拒絕。

樓梯響起腳步聲，美樹走下樓。她穿黑牛仔褲，披黑針織外套。這一年來，她的打扮幾乎沒有變過。剛開始，她是懷著哀思才穿黑色衣服。但如今的她彷彿想以黑色籠罩全身，讓自己完全消失在暗夜中。她想告訴世人，自己的未來不再需要任何色彩。

「原以為會失眠，沒想到還是睡著了。」她開口。

「我也是。」

或許是昨天到法院聆聽判決帶給我的疲勞遠遠超過想像。

對那個男人的憤恨，及「這一天終於到來」的亢奮，充塞我的心中。原以為無法入眠，卻不知不覺沉沉睡著。前一秒看著用迷你音響聽音樂的千葉，後一秒就失去意識。

「千葉先生，你睡得好嗎？」我忽然想起沒為他準備棉被及床墊。

「我沒睡。」

「你一直醒著？」

「是啊。」千葉意興闌珊地回答。「我一直在聽這個。」他指向迷你音響。

「我連放了哪些專輯都記不得。」

「非常棒的音樂。」千葉的表情第一次出現變化。

「你一直在聽音樂？」

「你們有什麼打算？天亮了，是不是就要出發？」千葉板著臉問，「假如不趕著出門，我能繼續坐在這裡聽音樂嗎？」

大概是想緩和我們的緊張與戒心，千葉才故意開玩笑。

瞥向時鐘，現在是七點半。我望著美樹，她緩緩點頭，神色冰冷得彷彿不帶體溫。我明白她在努力壓抑情緒。

「我們要出門了。」我看著千葉。

「能不能讓我跟你們一起行動？」準備妥當時，千葉突然問道。

「不行。」我搖搖頭，「這是我們的私事。」

「我明白，但是……」

「感謝你帶來關於飯店的消息，接下來我們自行處理就好。」

「可是……」千葉仍一副撲克臉，卻不肯輕易放棄。我十分意外，因為從千葉身上，完全感受不到糾纏我們的記者散發出的激昂熱情。甚至，我懷疑他根本對整件事毫無興趣。他到底有何目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昨晚，千葉在客廳聽音樂。我上完廁所出來，發現美樹等在門口。

「這個千葉真的是你的幼稚園同學嗎？」她問。

「我也不知道。」我老實回答。雖不到難以置信的地步，但幼稚園同學突然登門拜訪，實在有些匪夷所思。

「你說記得幼稚園同學的名字，是真的嗎？」

「騙他的。」我搖搖頭，幼稚園名冊早就不曉得扔到哪裡去了。

「我就知道。不過，這個千葉挺古怪的，又不像是記者。」

「是啊。」

「會不會是你的狂熱書迷？」

「你見過這麼冷淡的狂熱書迷嗎？我猜，他根本沒讀過我的小說。」

「我有同感。」

我們都懷疑千葉的身份。為何願意繼續跟他相處？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仔細想想，光是讓突然上門的陌生人留宿就是不合常理的決定。搞不好這個人是狡猾的記者，找藉口進入我家裝竊聽器。不然，就是把胡鬧滋事當樂趣的危險人物，打算趁我們入睡之際對我們不利。不論他的企圖是什麼，至少帶來那男人藏身地點的消息，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帶我同行比較好。不管你們有何計劃，多個幫手總是好事。」千葉沉穩道。

「千葉先生，你不像壞人，但我們無法完全信任你。何況，將你捲入麻煩，我們會過意不去。」

「我絕不是壞人。」千葉振振有詞，尤其是「人」說得特別用力。

如同美樹所說，這是我們的事，沒必要拖別人下水。況且，沒弄清千葉的來歷與目的，我們難以心安。我向千葉坦言，而他苦苦哀求「拜託你們」，但表情一點也沒有苦苦哀求的意思。

「老實講……」

「老實講？」

「我弟弟也是本城惡行的受害者。」

沒料到，他最後竟採取正面突破的戰術。

「不開這輛車嗎？」走出門口時，千葉望著停在院子的奧迪問道。那是兩年前，透過電視節目的工作人員介紹買下的。

「不，我們不開這輛車。」

我撐著雨傘，迅速鑽出門外，四周不見一個記者。白白守一整天，八成放棄了。他們大概認為再纏著我採訪也沒好處。

附近可能躲著警察，我有些擔心。殺害女兒的男人獲判無罪，受害者雙親不知會做出什麼舉動，警方或許早提防到這一點。為了避免遭判定「形跡可疑」，我竭力隱藏憤怒與怨恨，表現出若無其事的模樣。

附近賣酒小店的老闆經過，我們四目相交，他吃驚地握緊雨傘，匆忙移開視線。我曉得他沒惡意，並未感到不快。要是立場對調，我也會手足無措。沒人知道該對承受喪女之痛的夫婦說什麼話，加上原本視為兇手的男人剛獲判無罪，也難怪他沒跟我打招呼。

「你口袋裡放什麼？」千葉忽然問我。我一時不明就裡，往外套內袋一摸，才想起他所指為何。我還沒拿出來，千葉繼續道：「是保濕噴霧罐吧？你喉嚨不好？」

「不，這是防身噴霧，成分是辣椒之類的，效果相當不錯。」

「你試過？」

「試過幾次，眼淚鼻涕流滿面，好一會兒動彈不得。」

「那真是可怕的經驗。」美樹笑道：「為了演練，實在吃足苦頭。」

當時，那液體一噴出，我立刻大聲慘叫，奔進浴室。連衣服都來不及脫，直接抓起蓮蓬頭往臉上衝。即便沖了水，眼睛依然發疼，鼻炎症狀也沒有減緩的跡象，但我並不感到痛苦。想到總有一天，那男人會嘗到同樣的滋味，我反而無比喜悅。

我攔下一輛計程車，與美樹一起坐上後座，千葉也理所當然地擠進來。雖然有些擁擠，但看見千葉冷漠、粗線條又厚臉皮的態度，竟發不出一點怒火。

「千葉先生，你不能辜負我們的信任啊。」美樹故意加重語氣，簡直像在強施恩惠。

根據千葉的說詞，他弟弟十幾歲時，遭到本城崇欺凌，最後承受不住，自殺身亡。由於沒有遺書，警方和學校都不承認是校園霸凌，但千葉確信本城是始作俑者。為了向本城報仇，千葉才暗中查探本城的行蹤。當然，我和美樹並未單純到全盤接收。這一年來，我們遇過太多不懷好意、居心叵測的人。不過，我們決定相信千葉。不，其實不是相不相信的問題。我們只是希望他能同行。有他在一旁，心情輕鬆不少。從昨天到今天，週遭彷彿有風流動，不再像過去一樣充塞著封閉感，顯然得歸功於千葉的出現。

何況，縱然千葉是大騙徒，也沒什麼大不了。一年前，我們的心早徹底碎裂，人生跌落谷底。跟悲慘的往事相比，天大的災難都微不足道。就像一條骨折的腿，即使有只蚊子叮一口，也不會痛得呼天搶地。

「放心，你們大可信任我。」

「聽到你這句話，我反倒不放心。」我坦言。

「別擔心。」千葉又強調一次，忽然轉頭問司機：「能不能放點音樂？」

計程車通過兩個大馬路口後，我們都下了車。

「在這裡換車。」我向千葉解釋。

我撐開雨傘，通過斑馬線走到對面。那裡有座月租制的平面停車場。我步向停在最角落的小箱型車，邊說：「開奧迪太醒目，我們開這輛。」

「這是你們的車？」

「半年前買的。我租了個位置，一直將車子放在這裡。不過，持有人不是我的名字。」

「不然是誰的？」

「住在老家附近的家母朋友。他來參加家母的葬禮，我告訴他媒體逼得太緊，連買車都有困難。他看我可憐，幫我這個忙。」

「你撒了謊？」

「千葉先生，你討厭撒謊嗎？」

「沒想過喜不喜歡。不過，借用別人的名義買車，與其說是撒謊，更像是小戲法或小過錯。」

「什麼意思？」

「從前有人這麼形容。」

「儘量避免開自家的車子，比較不會引起注意。」

「目的呢？」千葉問。

「為了今天。」美樹走到車旁，打開車門，裡面空間頗寬。「千葉先生，上車吧。我們現在就去飯店。」

我坐上駕駛座，趁美樹繫安全帶時，將飯店資訊輸入導航系統。接著，我透過後照鏡觀察後座。只見千葉左右張望，神情不帶一絲感

觸或迷惘。不一會兒，他突然開口：「放點音樂吧。」

「車裡沒有音樂CD。」

「唔……」

「千葉先生，你好像不聽音樂就會死？」美樹調侃道。

「沒有這種死因。」千葉一臉認真，我只能苦笑。

「既然如此，就放這張吧。」千葉戴黑手套的手突然伸到駕駛座旁。我轉頭一瞧，他手裡抓著數張CD。「我早料到會有這種狀況，從你家客廳帶了幾張出來。」

我沒為千葉擅自帶出家裡的CD動怒，只是對他如此執著於音樂大感錯愕。坐在副駕駛座的美樹接過CD，我發動車子。

我踩著油門，開了一會兒車子。突然間，伴隨一陣輕快的旋律，響起高亢的假音歌聲，嚇得我差點跳起。

原來是音響播起CD。歡樂的嘟哇音樂（doo-wop），配上高昂的男假音歌聲，彷彿能撕裂空氣。那歌詞唱著「Sherry baby……」，是四季合唱團（The Four Seasons）的成名曲〈雪莉〉。

剛開始，我只覺得腦袋一片空白。這首歌的氛圍太過陽光，與懷抱陰暗思緒與緊張感的我們有天壤之別。我望向後照鏡，千葉臉上沒流露一絲笑意，只是陶醉地享受音樂，眺望窗外景色。

「千葉先生，你喜歡這首歌？」我問道。客廳櫃子上的迷你音響旁，確實放有這張CD。不過，千葉會選擇這張，想必有他的理由。

「不，我只是隨手挑了幾張。」

「只要是音樂都好？」美樹取笑道。

旋律不斷鑽入我的腦海。

我努力提醒自己不能鬆懈心防。

　　但這旋律依然撼動我的記憶，撬開深鎖的箱子。不，與其說是箱子，更像一座深邃陰森的洞窟。眨眼間，洞門開啟，無數回憶傾瀉而出。

　　菜摘還是嬰兒時，晚上總不睡覺，扯著喉嚨放聲大哭。我和美樹只得輪流抱起她，唱〈雪莉〉給她聽。我們期盼她早點入睡的心情，與法蘭基·維裡那強而有力的男高音交融，聽起來簡直是哀嚎，好似叫喊著「拜託快睡吧」。

　　菜摘上小學後，我偶爾會在客廳放這張CD，告訴她：「你還是嬰兒時，我們常常唱這首歌給你聽。」菜摘總是裝出小大人的模樣，回答：「那麼久以前的事，我哪會記得。」接著，她會露出笑容說：「好可愛的歌。」

　　歌聲在車內迴蕩，與菜摘的回憶融為一體。

　　我望向美樹的側臉，發現她淚流滿面。我有些驚訝，最近我們幾乎忘了哭泣的感覺。為情緒穿戴鎧甲，為思緒築起高牆，把憤怒與悲傷當成身外之物，強迫自己相信情感早已枯竭。

　　「眼淚……」美樹察覺我的視線，不禁發出驚呼。「我知道，一定是這首歌的關係。有沒有手帕？」我希望美樹拭去臉上的淚水，沒想到美樹從提包掏出手帕，往我的臉頰擦，我吃了一驚。

　　原來我也在流淚。察覺的瞬間，更是淚如雨下，滑過臉頰，濡濕脖頸。

　　從小辛苦拉拔長大的菜摘，現下已不在人世，我心如刀割。女兒永遠只能孤獨地待在黑暗中，默默承受死亡，甚至無法向我們求助。一想到此，我忍不住無聲吶喊。明明沒震動喉嚨，驚天動地的咆哮卻吞沒所有聲響。

　　「不要緊吧？邊哭邊開車相當危險。」千葉的話聲忽然在我耳畔響起。原來他湊過來，一張臉離我極近。他瞧瞧我，又瞧瞧美樹，彷彿在觀察有趣的事物。「你們怎麼哭啦？這麼討厭聽音樂嗎？」

「不是的。」我顫聲勉強回道：「只是聽到這首歌，想起一些往事。」

「流淚的雙眼沒辦法看清路，最好先停車，等流完淚再繼續開。」千葉例行公事般建議道。我不禁莞爾，想到過去充滿悲傷與絕望的一年，心頭一驚。「如果眼淚一直不停，又該如何是好？」

剛失去女兒不久，我與美樹確實經歷過一段以淚洗面的日子，只能努力想些其他事情，勉強讓日常生活重新運轉。我們不斷玩著數字遊戲，投注全部精神，將情感壓抑在心底。若是漫無目標地等心情恢復平靜，恐怕永遠沒有恢復正常作息的一天。

「原來如此，跟下雨一樣。不管等多久，也等不到晴天。非得雨停才出門，恐怕哪裡都沒辦法去。」千葉說。

「我們不能特意停車等眼淚止住。」

「不過，邊哭邊開車很危險。雖然死不了，還是可能會發生事故。」

「你怎麼知道死不了？」

「因為有我在。」

千葉的語氣信心十足，我不禁笑道：「那我就放心了。」

「千葉先生，你有消災解厄的能力？像護身符或祈願牌一樣？」坐在副駕駛座的美樹轉頭高聲問道。

「這個嘛……目前我只能告訴你們一句話。」

「什麼話？」

「山野邊，你總有一天會死。」

聽起來真是駭人，我一陣心驚膽跳。然而，仔細想想，這句話並非新學說或大發現。我總有一天會死，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甚至可說是人類世界的第一法則。

不過，我想起父親也說過類似的話。父親每天往返於住家與公司，幾乎所有時間都耗費在公事上。雖然鮮少陪伴家人，但他努力工作賺取我們的生活費，母親也不好多說。我相信母親一定對父親懷有不滿，只是，她或許早習慣父親不在的日子。即使如此，母親有時還是會抱怨「這種事應該由父親教」，例如運動會前的心態調適、和朋友相處的技巧等等，大概是認為父親的經驗較豐富，能給予更有效的意見或教誨。實際上，這也是我非常不滿的一點。雙親比孩子早出生，就像早一步體驗名為「人生」的電玩遊戲，不是該告訴孩子「這麼做才能過關」或「這樣才能得高分」嗎？

每逢放假，父親總是獨自一人四處旅行。在我的眼中，父親只有「自由」的印象。因此，察覺父親瞞著母親與其他女人交往，我十分震驚。那時我的青春期已過，剛搬出去住，母親找我商量，於是我委託朋友介紹的徵信社進行調查。之後，我拿到數張父親外遇的證據照片，卻沒告訴母親真相。儘管驚訝，我並未對父親徹底絕望，反倒有些敬佩。這不是諷刺，他的一生大半奉獻給公司，居然擠得出時間與女人交往。

後來，父親檢查出癌症，不得不住院。到醫院探病時，我問了一句：「你這一生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一定活得很快樂吧？」聽著像在嘲諷，但我純粹是好奇父親會怎麼回答。

「我只是怕死而已。」父親命在旦夕，說出「怕死」這種話也是理所當然。奇怪的是，他的神情彷彿在傾訴一件往事，而且帶著幾分慚愧。

「千葉先生，我當然曉得，萬物都有死亡的一天。」

「哦，你知道？」千葉像是聽到難以置信的回答。「真正明白自己終將會死的人，其實不多。」

「不難理解。」我不假思索地應道：「『我們總是在想辦法擋住自身的視線，才能安心朝著懸崖邁進。』」

「什麼意思？」

「這是帕斯卡（註：Blaise Pascal（一六二三～一六六二），法國神學家、哲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其理論對數學、自然科學、經濟學等領域皆有傑出貢獻。）的名言，收錄在《思想錄》。意思是，人類要是認真思考死亡，精神根本無法負荷。」

「那句『人類是會思考的蘆葦』，就是帕斯卡說的嗎？」美樹問。

「沒錯，他是十七世紀的哲學家、數學家、宗教家……頭銜多得令人眼花繚亂，但三十九歲就離世了。」

「人類終會死亡。」千葉淡淡重複一遍。這句重要卻陳腐的話，他說得洋洋得意，我不禁有些不快。真不曉得他是如何看待我女兒的死亡。

「『人類沒有排除死亡、不幸與無知的能力。為了幸福的生活，只好學會遺忘。』」我也回以帕斯卡的名言，但並非刻意與千葉對抗，只是一時興起。「要獲得幸福，就不能思索何謂死亡。」

「真是一針見血。」千葉難得露出佩服的神情。

「世上所有一針見血的名言，搞不好都是出自帕斯卡之口。」美樹擦拭眼角，顫聲道。

「不曉得是誰的名言，推給帕斯卡的《思想錄》多半不會有錯。」我說。

美樹一聽，笑意更濃。

「如何？眼淚停了嗎？」千葉一問，我往臉頰一抹。「還有一點，不過不要緊。」

「應該替眼睛裝個雨刷。」千葉說得煞有其事。我和美樹不由得面面相覷。多虧千葉種種牛頭不對馬嘴的發言，我們才沒陷入陰鬱的悲傷情緒中。

「聽說，嬰兒想睡時也會哭泣。那只是在傳達想睡的心情。」

「想睡就睡，何必哭泣？」

「是啊。」我深深點頭，美樹也不禁微笑。「這是所有父母的心聲。想睡就睡，何必給父母添麻煩？」

腦海浮現菜摘幼時因無法入眠而哭泣的模樣，我拚命壓抑激動的情緒。

好想在眼睛上裝雨刷。

呼喚「雪利」的歌聲迴響在車內，我愣愣聽著可愛的男假音。

抵達飯店後，我將車子開下一條平緩的斜坡，進入地下停車場。「我們來用餐。」我這麼告訴穿制服的服務生，他絲毫沒有起疑，立刻引導我們停車。當然，他沒對我們進行搜身。我們登上樓梯，來到大廳。此時還不到中午，櫃檯前站著不少等待辦退房手續的客人。

「你沒再流淚了。」千葉注視著我，一臉正經。

「你這麼認真觀察我，實在有些不好意思。」我說出這句話時，千葉似乎已對我失去興趣。他的視線從我身上移開，環顧四周。沙發上坐著幾組攜帶大小行李的旅客及穿西裝的男人，我忐忑不安，害怕被認出長相。常上電視的那段時期，經常會有陌生人向我攀談。

轉念一想，現在知道我的人應該不多，搞不好書店裡早就找不到我的作品。

雖然是受害者，畢竟遭社會貼上「兇殺案當事人」的標籤。一般人讀我的小說時，很難不帶先入為主的偏見。當年那個來參加握手會、立志當電影導演的讀者，現下不知讀完後半沒有？

我們走進電梯，按下三十五樓的按鈕。電梯門完全關閉的前一刻，一個長發女人突然衝過來。她一身樸素的灰套裝，似乎是個上班族，拖著一個大行李箱。美樹急忙按下開門鈕，那女人低頭說了句「謝謝」後踏進電梯，按下二十一樓。

緩緩上升的電梯裡一片安靜。體悟到再也沒有回頭路，我不禁有些緊張。

「遇到本城後，你有何打算？恭喜他獲判無罪嗎？」千葉問。

由於身旁有個陌生女人，我含糊回答：「嗯，差不多。」我心裡七上八下，害怕這女人起疑。要是她察覺不對勁，產生「這傢伙好像在哪裡見過」的想法可就麻煩了。她仔細回想，搞不好會想起我的身份。所幸，她確實遵循著陌生人的基本禮節，假裝沒聽到我們的對話，默默盯著樓層標識燈。

「那男人還在嗎？會不會住一晚就離開？」美樹突然問。

根據箕輪的消息，週刊雜誌社將本城崇藏匿在這間飯店。要是他們昨晚完成採訪，今天可能已離開。

「去了就知道。」我回答。

此時，千葉忽然指著後方那名穿灰套裝的女人，「怎不問問她？」

「咦？」我有些吃驚。

「這女人也是想採訪你的記者，我猜她曉得本城的下落。」

女人抬起頭，一臉慌張失措。她看看千葉、看看我，又垂下頭。我察覺不太對勁，突然成為陌生人談論的話題，通常會產生「想搞清楚發生什麼事」的想法。就算沒勇氣開口詢問，至少會盯著對方，面露要求說明的表情。然而，她卻立刻低下頭，不是極度內向或膽小，就是心裡有鬼。

「這個人是記者？」我面對千葉和那女人問道。

答話的是千葉。「剛剛我們踏進大廳時，這女人在門口附近的行李寄放處講手機。一看到山野邊遼，突然露出奇妙的表情。該怎麼形容……像是把圓眼睜得更圓……」

「那叫雙眼圓睜。」我糾正。千葉的話到底有幾分認真，我實在捉摸不透。

「對，這女人雙眼圓睜，一直尾隨我們。」

由於女人低著頭，無法確認她的神色。我望向美樹，她似乎逐漸相信千葉的話，目光充滿敵意。

「而且，她剛剛講電話時，稱對方為『desk'。依我所知，這單字有兩個意思，一是書桌，二是報章雜誌的部門主管。」

「你聽見他們的通話內容？」美樹質疑。

我暗忖，千葉多半是在虛張聲勢。從踏入飯店到走進電梯，我們一路未停。我不曉得這女人當時離我們多近，但並非在能夠聽見聲音的範圍。何況，一般情況下，旁人根本不可能聽見手機的談話。

「我聽得一清二楚，當時你通話的對象不是桌子，就是上司。」千葉說得斬釘截鐵，看不出一點心虛。

此時，女人有兩個選擇，第一是裝傻到底，第二是向我們攤牌。她選擇後者。「我偶然看到山野邊先生，不由自主地跟上來，算是職業病吧。」接著，她低頭鞠躬，報上所屬雜誌社名。見她想取出名片，我搶先開口：「不必了。」

遇到這種只把我當採訪對象的記者，雖早已習慣，仍感到腹部彷彿壓著一塊重石，全身血液沸騰。他們成天追著新聞人物跑，或許不當一回事，站在被追逐者的立場，卻是痛苦得有如腦神經遭踐踏。此刻，我的心情就像遇上獵人的動物。沒有一頭成為狩獵目標的動物，會想得到獵人的名片。

「只是偶然待在這間飯店，你怎麼會認得我？」

「山野邊先生是有名的作家，經常出現在電視節目上。」

「我可是大眾臉。你該不會早就知道我會出現吧？」

女記者沒回答，反問：「山野邊先生，您來做什麼？」

「你只負責提問，不負責回答？」美樹的口吻冰冷，甚至感受不到憤怒與譏諷。

「我們是來赴約。我突然接到一通電話，要我們到這間飯店。」我並非臨時胡謅，而是預先打好底稿。當初在構思如何製造與本城崇面對面的機會時，我們早就想到可能會遭人質問來意。

「打電話給你們的是誰？」

「我不清楚。」

「你們出現在這裡，只因為接到一通電話？」

「我們厚著臉皮來此，你覺得很不可思議？」

「我沒那個意思……」

「電話裡的人叫我們到三五〇五房，你知道誰在等我們嗎？」我反問，就算她認為我在裝傻也無所謂。我冷靜觀察內心的情緒起伏，告訴自己「不要緊」。

「幾位來到這裡，卻連房內有誰都不清楚？」女記者語帶責備。

人類是一種重視溝通的動物，一般都會有「聽到問題要回答」的先入為主觀念。但這一年來，我學會一件事。那就是遇上「有何看法」或「心情如何」之類模糊曖昧的問題，沒必要勉強擠出答案。

「我不會打擾你的工作，也不會讓你限制我們的行動。大家各自努力吧。」我特別注意自己的語氣，避免聽起來像是豁出一切。

「咦？」

電梯抵達二十一樓，電梯門緩緩開啟。這是女記者進電梯時按的樓層。我壓著「開」鈕，等待女記者的回應。我們一句話也沒說，只是面朝前方站著。女記者好一會兒沒動靜。

「你不出去嗎？」千葉問。

「恕我直言，建議你們不要上去。」女記者拖著行李箱朝我們鞠躬。

我凝視著她，不明白她為何冒出這句話。片刻之後，我恍然大悟。此時，女記者多半抱持著罪惡感。基於職責，她必須伺機採訪我，卻相當厭惡強迫一個失去女兒的父親接受採訪。她左右為難，陷入矛盾的窘境。

類似的例子並不少見。冷靜想想，過去一年追著我們跑的新聞記者中，半數都是這種人。

「不要上去？你指的是上去哪裡？」

「那個人的房間。他正在接受敝社的採訪。」

「他還沒走？」我問，美樹也脫口道：「採訪還沒結束？」

女記者點點頭，又搖搖頭，同時給出肯定與否定的答案。

「還沒走，主管跟他在一起。採訪大概得花幾天的時間。」女記者哀傷地皺起眉，「山野邊先生，他們在等您出現。」

「等我出現？」

「詳情我也不清楚，只曉得主管算準您會來飯店。我猜是那個人安排好的計謀。」

「那個人？」

「呃，本城……」女記者應道。她沒在本城的姓氏後面加上「先生」，或許是想討好我們，也或許是鄙視本城的為人。要不然，就是認為本城接受採訪，就算是自己人，按照社會習俗，跟外人說話時不能對自己人使用敬稱。

「那個人在等我們？他料到我們會來？」

「似乎是……」女記者點頭。

「他故意放出自己躲在這間飯店的消息？」

「細節我不知道……」

我凝視著女記者。「可是，他為何要這麼做？」

「因為……」女記者吞吞吐吐，「只要山野邊先生闖進房間……」

「原來如此，我懂了，他想製造話題。」

由於太過憤怒與悲傷，作家發狂衝進獲判無罪的嫌犯住處。消息一傳開，肯定會激發世人的好奇心，引起社會關注。他們不但刻意安排衝突場面，搞不好連新聞標題也想了好幾個備案。

「全是那個人提議的？」我問。

女記者沒回答，反而是千葉開口：「山野邊，這樣本城有什麼好處？審判好不容易結束，終於獲得解脫，何必在隔天故意引你上門？」

「千葉先生，他想必樂在其中。」一個沒有良心的男人，會將在控制遊戲中獲勝當成人生目標。眼前是最典型的例子。

「再見。」我作勢送女記者到走廊。

「我誠心建議你們不要進去。」女記者打心底感到擔憂。大概是看出我不可能退縮，於是改口：「就算進到房間，也千萬不要動粗。」

「我不會動粗的。」我回答。

「就算沒那種念頭，還是可能一時激動……」女記者逐漸變得饒舌。

「不用擔心。」美樹淡淡出聲，沉著的口吻中流露一股自信。

「法院已判他無罪……」女記者開始為本城講話，像在絞盡腦汁阻止爭端擴大的教師。

「我們非去不可。」我不是在逞強，純粹是闡述事實。

女記者一臉無奈，乖乖退出電梯。我無法判斷她接下來會採取何種行動。或許是回到一樓待命，或許是打電話給在本城房裡的主管。

電梯抵達三十五樓，我們來到三五〇五房前。我輕輕吸口氣，撫摸口袋裡的智慧型手機。美樹跟在我身後，千葉則站在我旁邊。

「現在該怎麼辦？原以為能出奇制勝，但看來對方早就在等我們，要得手恐怕不容易。」美樹開口。

「你們到底打算做什麼？」

「千葉先生，你可別驚訝，我們打算強行帶走那男人。」一切如同我們的復仇計劃。雖然本城沒按預期回公寓，但變動的部分，只是將下手的地點換成這間飯店。接下來的行動，完全能照事先排練好的步驟進行。

「原來如此。」

「你不驚訝？」

「不驚訝。」千葉頓一下，接著道：「我也恨透本城，這正合我意。不過，你們要怎麼帶他走？」

「我們沒料到他身旁會有雜誌社的人，只能先下手為強。」我坦言。「既然對方早知我們來到飯店，撤退也無濟於事。何況，要是本城躲得不見蹤影，想逮他可就麻煩得多，不如現在硬著頭皮動手。」

我望向美樹，她點點頭。我們無路可退。

我按下房間的呼叫鈕。

心臟劇烈跳動。我試著調整呼吸，不斷安撫自己，提醒自己鎮定下來。我默默等待腦海中的風浪恢復平靜。絕不能因為焦躁與性急，白白浪費這一年來承受的痛苦。保持冷靜，是最基本的條件。

房門打開，一名記者開口：「請問是哪位？」從話聲聽得出，對方早就知道我的身份。

「啊，山野邊先生？」記者展顏歡笑。那是一種包含驚訝與成就感的喜悅。在看似慌張的表情底下，隱隱流露出演員般的冷靜意識。他頭髮斑白、戴眼鏡，嘴邊滿是鬍渣，溫和沉著中，透著一股身經百戰的狡獪，一看就知道是個獵人，狩獵手法高明的獵人。我不禁心生怒火。這種人肯定會把「自己的功勞」，建立在過往種種案件及當事人的痛苦上，並把自己撰寫的報導當成勛章向世人炫耀。

「咦，山野邊先生？」房間深處傳來話聲。

是那男人。

霎時，我感覺腦袋彷彿遭一股巨大力量捏碎，忍不住想衝進房裡。我相當清楚，自己的雙眼一定充滿血絲。

在這種情況下，我能夠恢復理性，全多虧晚一步進來的千葉。他一派悠哉地詢問：「你們安排了攝影機？放在哪裡？如果要攝影，是不是該到明亮點的地方？」說著，他便走向房內。

「等等，你是誰？」記者似乎沒想到會多一個人，急忙追上千葉。我和美樹也跟著走進去。

這間客房相當寬敞，有一套沙發桌椅，牆邊擺著薄型電視。環顧四周，沒看見床，或許另有寢室。窗簾沒拉上，眼前便是高樓層的壯觀景色。

「這是怎麼回事？」一個男人從沙發站起，掩嘴露出吃驚的神情。這個身材高跳、四肢修長且五官端正的年輕人，正是本城崇。「別亂來，你想幹什麼？」他朝著千葉驚呼，顯然是在演戲。

我不敢回頭確認美樹的狀況。假如她失去冷靜，我也會受到影響，變得驚惶失措。我竭力維持鎮定，壓抑情緒起伏，目不轉睛地盯著本城崇。

跟昨天在法院看到他時完全不同，一股熾烈的怒火在我胸口燃燒，就像一鍋煮得滾燙的熱油，找不到方法降低溫度。我試著移開視線，望向旁邊的記者。那記者穿寬領襯衫，罩著外套，打扮休閒。原以為他應該會拿著錄音筆，仔細一瞧，他兩手空空。轉頭望向桌子，

發現桌上擱著一台小型攝影機，我頓時氣血上衝，胸口的熱油再度沸騰。攝影機與麥克風，象徵採訪者的高高在上與無所不能，其擁有的強制力，幾乎可與暴力畫上等號，多麼令人髮指。一看到麥克風，受訪者旋即會感受到「必須說話」的壓力。一遭攝影鏡頭捕捉，受訪者往往會嚇得不敢輕舉妄動。然而，採訪者卻永遠躲在安全的角落，像是持槍的獵人，擺出好整以暇的態度。他們總待在沒有危險的地方，重複觀察及捉弄人心的行徑。

他們早設定好攝影機，等候我們到來。將來公開影像時，便能這麼自圓其說：「使用攝影機是為了獨家專訪本城先生，沒想到湊巧拍下山野邊夫婦闖入的過程。」

他們不會承認這是陷阱，會說是我擅自硬闖，幸好惡行全遭攝影機拍下。不僅如此，他們想必會得意洋洋地公開影像。

他們深知如何立於不敗之地，正面衝突不會有勝算。為了學會這個教訓，我們不曉得耗費多少時日。

「啊，這裡有台攝影機。」

我望向聲源處，只見千葉站在桌旁，拿起攝影機。

「喂，你幹嘛！」記者指著千葉大喊。

「不能碰嗎？」千葉關掉攝影機電源，擺回桌上。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有心還是無意。

「你是律師嗎？」本城問。

我一愣，不明白本城的意思，旋即恍悟他指的是千葉。他看千葉跟隨在我們身旁，毫不畏懼、昂首闊步地踏進房裡，難免會起疑。我們與千葉的關係，本城肯定非常在意。仔細想想，本城的推測確實合理。我不清楚律師是否常與客戶一起行動，但畢竟不無可能。當然，千葉不是律師。

或許我應該告訴本城：「千葉先生的弟弟不堪你的欺辱自殺身亡。他對你心懷怨恨，所以今天和我們一起來見你。」不過，我很清

楚本城不會感到絲毫愧疚，何況我也不太相信千葉真的是要替弟弟報仇。

「律師？」千葉有些困惑。

「能不能給我一張名片？」記者要求。

「這次沒有。」

「這次？」

「曾經有過。當初還是用毛筆寫的。」

「毛筆？」

「拿毛筆寫在和紙（註：日本以傳統工法製成的紙張，紙質較輕薄柔嫩，多用來作畫或寫書法。）上。可是，往昔的名片並非見面時交給對方，而是在登門拜訪時，若不巧對方不在，才請家人轉交。」

「和紙？你在說哪個時代的事情？」記者粗聲粗氣地應道，顯然心中的疑惑轉化為憤怒。我不禁想調侃對方，會慌張、動怒表示道行不夠深，就跟去年我們夫婦一樣。悲傷、憤懣及困惑，導致情緒完全失控。我非常清楚，一旦陷入這種狀況，後果不堪設想。

「還有，恕我失禮，為何你在室內戴手套？」本城崇若無其事地問。我原本不明白他怎會在這種小地方鑽牛角尖，轉念一想，他或許是擔心千葉打算使用暴力，才戴手套以免留下指紋。本城實在機靈，任何細節都逃不過他的眼睛，我不禁感到佩服。

「手套最好別脫。」千葉望著雙手。他沒正面回答本城崇，記者立刻緊咬不放：「『最好別脫』是什麼意思？手套裡是不是暗藏玄機？」

對拒絕發言或說話吞吞吐吐的人窮追猛打，是記者的拿手好戲。他們總是打著「你有義務解釋清楚」的口號，但我不由得懷疑，究竟誰有這種義務？而記者有什麼權利提出這種要求？

「請脫掉手套。」記者厲聲道。

誰都有不想說、不想表達、不想被他人知道的一面。我實在無法理解，硬將這些事物攤在陽光下，到底有何意義？如果千葉是戴手套遮掩巨大的燙傷痕跡，記者會有何反應？「強迫你取下手套，非常抱歉。」要是他誠心道歉，或許還算有救；「既然是這麼回事，你怎麼不早講？」要是他推卸責任，就無可救藥了。這意味著他永遠站在攻擊的立場，不允許對方反駁或反擊。即使犯錯，也會將責任推到對方身上。當初他們懷疑我們夫婦是兇手時，這種情況特別明顯。他們先是強迫我解釋，接著又指責我的說法不合理，甚至認定我是兇手。等確認我不是兇手，他們卻改口：「既然是清白的，幹嘛不一開始就講清楚。」連菜摘死於具有麻痺效果的生物鹼毒素一事，也成為他們推託的藉口。「山野邊先生，你在作品裡提到相同的毒藥，懷疑你是合情合理。」就像這樣，他們說得彷彿一切都是我的錯。

「脫掉手套！」

「既然叫我脫，我只好脫下，但你可別後悔。」千葉輕描淡寫地回應，聳聳肩，緩緩脫下黑手套。

我仔細觀察千葉的手掌，沒發現任何異狀，跟一般成年男子並無不同。千葉將手套塞進後褲袋，舉起雙手，露出「這下你滿意了吧」的表情。

記者鬆口氣，嘴裡咕噥幾句，忽然朝千葉伸出手，示意：「請退到一旁。」

「別碰！」房內響起尖銳的叫聲。我第一次聽千葉發出如此高亢的聲音。

記者拽住千葉的右手。下一秒，他神情呆滯，渾身僵硬，微微搖晃著癱倒在地毯上。

我一時不知該如何是好。美樹也一樣，錯愕得猛眨眼。

半晌後，千葉開口：「抱歉，都是靜電惹的禍。」

原來是靜電。我剛這麼想，旋即察覺不對勁，從未聽過靜電會電暈人。美樹慌忙走上前，蹲下觸摸記者的身體，回報：「還有呼

吸。」

「當然，他不會死得這麼快。」千葉一臉若無其事，「不過，總有一天會停止呼吸。」

「千葉先生，你說的是真的嗎？」我有些擔心記者會直接斷氣。此刻，我腦海浮現「箭毒」這個字眼。那是一種萃取自植物的毒素，具有麻痺的效果，嚴重時會導致肺機能中止。千葉該不會在手裡暗藏毒針？

「當然，每個人遲早都得死。」

「啊，原來是這個意思。」

「不然呢？」

「現在怎麼辦？是不是該叫救護車？」美樹問。

我點點頭，剛要取出手機，千葉卻泰然自若地阻止：「他只是被靜電電暈。」

「可是……」

「等等就醒了。」

「你怎能肯定他沒事？」

「這種情況稀鬆平常，不必大驚小怪。」

千葉一臉滿不在乎，彷彿認為這就跟「水滴會蒸發」一樣是淺顯易懂的常識，我不得不相信。

他這句話，宛如打開我體內一道看不見的開關。於是，我挺直腰桿，面對站在沙發前的男人。他望著倒地的記者，似乎有些在意，但目光移向我時，驟然變得冰涼。「你們做了什麼？怎麼能使用暴力？」

「我們什麼也沒做，全是千葉先生手上的靜電惹的禍。」

「靜電不可能害人昏厥。」

「事實擺在眼前，不是嗎？」我感覺自己的情緒愈來愈激動。

本城覷著倒地的記者，觀察道：「山野邊先生，你用了最擅長的毒物吧？」

很顯然地，本城想將這件事與那篇以毒物為題材的小說扯在一起。

「提到毒物，你應該更擅長。」

「我對毒物本身沒興趣，我感興趣的是人類的脆弱。只要一點毒素或藥物，就能輕易控制人類的肉體及心靈。」

我不禁想起遭這男人注射毒藥的菜摘。沒錯，直到最後一刻，菜摘的身體都沒獲得自由。

「哦？」站在身後的千葉忽然發出讚歎。我頗為納悶，卻見他專注地凝視我們。雖然想問清他有何用意，但我強忍下來，畢竟眼下不是時候。

「這一天終於到來。」我瞪著本城。

說出這句話的情景，我不知想像過多少次。對我而言，這是一場競賽。不，是一場決鬥。「我早就打定主意，在你獲判無罪後，要見你一面。」

「你想拿我怎樣？昨天我獲判無罪，你在司法上輸給我，難不成想動用私刑？」

「你認為這次的判決是正確的嗎？」

「你的意思是還能上訴吧？但檢察官不見得會提起上訴。」本城崇語氣平淡，臉上甚至沒有笑容。「檢察官沒有能夠判定我為兇手的證據。」

他大概是指老奶奶的證詞與菜摘指甲裡的皮膚碎屑吧。這兩項證據在一審時遭到推翻。

「只要檢察官提不出新證據，就算上訴也無法改變判決。山野邊先生，我是無罪的，你憑什麼視我為兇手？你憑什麼認定我是兇手？」

本城說出這些話，只是擔心我們身上藏有錄音器材。其實，他臉上寫滿嘲諷：「你早就親眼看到證據，不是嗎？」

沒錯，我們夫婦親眼看到本城就是兇手的證據。而且是本城親自提供的證據。

本城遭到逮捕前，我收到他寄來的電子郵件。那時，我家門口擠滿記者，電話和手機來電不斷。雖然切掉鈴聲，但擔心警方會打來，不敢關閉電源，而且會不時查看來電號碼。那天，手機螢幕上出現「本城崇」這個名字。先前本城與菜摘一起走在路上的監視器畫面曝光，本城被列入嫌犯名單。身為嫌犯的本城親自打來，我無法置之不理。

「山野邊先生，百忙中打擾。」本城恭謹有禮，卻不帶絲毫歉意。「我剛寄電子郵件到您的信箱，內容是關於菜摘妹妹一案的線索，請撥空過目。」

如今回想，我應該更謹慎處理這件事。當時根本沒想太多，本城的口吻沉穩謙虛，甚至流露幾分安撫之意，我幾乎要懷疑警方誤把他當成嫌犯。

「看完郵件請跟我聯絡。」語畢，本城便掛斷電話。

於是，我和美樹打開電腦收信。郵件如雪片般湧來，堆積在收件夾內。最新的那封郵件，寄件者正是本城。打開後，我讀起內文：「經過我私下調查，找到可能有助於破案的影像。或許有些模糊，請仔細看清楚。」

我播放郵件夾帶的影片檔。從郵件內容來看，本城似乎只是想提供情報，因此我沒想太多。其實，這也是那男人的詭計。他先卸下我

們的心防，在我們毫無防備的情況下給予致命一擊。

我無法正確回想起那影片的細節。一幕幕烙印在腦海的畫面，早被如烈火般的激動情緒烤得焦黑不清。

我只記得，一開始畫面中出現注射針筒。針頭插入菜摘的手臂，她怕得直發抖。「打針是要預防感冒，別亂動。」本城這麼欺哄，菜摘信以為真，一動也不敢動，咬牙忍耐著露出「我很乖、我很聽話」的自信表情。菜摘的乖巧，反倒加深我的不捨與哀慟。每每想到這點，我全身便猶如遭受烈火焚燒般痛苦。

「好棒，你是乖孩子。」本城嘴裡不斷稱讚。菜摘深信不疑，一直拚命強忍。

不一會兒，菜摘完全停止動作。接著，本城掐住菜摘的脖子。我不斷告訴自己，菜摘早就斷氣，本城只是做做樣子，不願相信親眼目睹菜摘死亡的瞬間。真相到底如何，我並不清楚。畫面沒有絲毫搖晃，顯然攝影機是固定的。

畫面角落有個白色大旅行袋。或許本城就是把菜摘裝在裡頭，帶到這個地方。一思及此，我感覺腦神經無聲無息地全部斷裂。

體內彷彿有座幫浦，在菜摘死後停止運轉，卻在看過影片後突然劇烈轉動，最後失去控制爆炸。眼前一片血紅，胸口像有把火在燃燒。倏然間，幫浦再度靜止。我沒有多餘的心力照顧美樹的狀況。過一會兒，我才望向美樹。她跟我一樣愣愣站著，嘴唇不斷顫抖，面無血色。半晌，她坐倒在地。

此時，手機再度收到來電。「如何？看完了嗎？」本城的話聲沉穩，我不禁懷疑剛剛的影像是一場誤會。

「這到底怎麼回事？」身旁的美樹大叫。這是菜摘離世後，她第一次發出如此高亢而悲愴的哀號。那聲音異常刺耳，彷彿足以貫穿天花板。

「我打算自首。」本城的語氣相當認真。「這影片是重要證據，請妥善保存，千萬不要刪除。我建議重播一次，確認沒問題後，轉存

在電腦裡。」

我絲毫沒有起疑。當時，我們夫婦對「二十五分之一」的異常人種全無概念，被他輕而易舉地玩弄在掌心。在他的控制遊戲裡，我們是弱得毫無挑戰性的對手。

我很快重播附加影片檔，打算確認能正常播放後，便立刻按下停止鍵。然而，電腦的反應跟剛剛截然不同，並未出現畫面。我有些狐疑，又按幾下滑鼠，情況卻愈來愈詭異。有一段期間，我非常後悔當時沒立即關閉電源。現下我明白，就算立即關閉電源，結果也不會有任何改變。本城約莫是在影片檔裡置入執行程式。第一次啟動會正常播放，第二次啟動卻會刪除電腦裡所有相關檔案，搞不好根本是偽裝成影片檔的程式執行檔。平常我對這種事相當謹慎，絕不會輕易開啟電子郵件的附加檔案，但那時我失去平常心，難以冷靜思考。

我察覺中計，忍不住發出驚呼。一切為時已晚，剛剛的影片檔從電腦裡消失，連電子郵件的收信紀錄也沒留下任何痕跡。

一開始，我無法理解本城為何要如此大費周章。在本城遭逮捕後，我透過警察輾轉得知他的態度與言行，終於明白他的目的。

他只有一個目的。

那就是帶給我們痛苦。

逼得我們在這場人生遊戲中舉手投降。

他想用之前提過的「荒唐無稽的悲劇」擊垮我們。這樣能夠為他帶來快樂，不，或許他根本不明白何謂快樂。在他眼中，這跟下將棋、下圍棋沒什麼不同。

本城刻意告訴我們，他就是兇手。他給我們證據，誘引我們親眼目睹女兒的絕望模樣。接著，他設計我親手刪除證據。

他希望借由一次又一次的悔恨，逼得我厭惡自己，最後變得一蹶不振。

而他則故意落入警網，躲在我無法接近的地方。

我們束手無策，只能默默承受無處宣洩的怒火，及令人發狂的焦躁。這就是他的期望。

我不曾嘗試復原遭刪除的影片檔。憑本城的能耐，將資料清除得一乾二淨並不難。何況，使用免費的軟體工具，也能精準覆蓋硬碟上的特定磁區。焦急嘗試各種修復手法，對手只會更洋洋得意。因此，我選擇走向另一條道路。

證據不再重要。

我不再指望外力能制裁本城。

如今，本城就在眼前，說著：「我獲判無罪。既然沒有新證據，就算上訴也沒用。」

「我不需要證據。」我竭力壓抑情感，表現得沉著冷靜。「容我先向你道賀，恭喜你無罪開釋。」

本城的表情沒有太大改變，細微的變化卻逃不過我的眼睛。那就像乾涸的地面出現幾條裂縫。

當然，我並未滿足。「你能獲判無罪，我們夫婦真的打心底感到欣慰。」

本城變得相當謹慎，不再開口。他凝視著我，似乎想看穿我的企圖。

「你獲判無罪，是因審判過程中發生兩件事。」我感覺自己的話聲有些顫抖。「第一，一個足不出戶的男子為你出庭作證，提供證據畫面。他架設的攝影機拍到你與菜摘走在一起，證明你遭菜摘抓傷一事與案情無關。」

「只能說我很幸運。」本城微微攤開雙手。

「沒錯，你很幸運。」我明白這不是單純的幸運，但沒與他爭辯。「第二，證人老奶奶突然喪失自信，更改證詞。」

「山野邊先生，難不成你想去找那個關在房裡拍攝窗外景象的男子以及老奶奶理論？你想責備他們黑白不分，幫助我獲判無罪？我十分同情你的遭遇，但你不能亂誣賴人。另外，我誠心希望你放過老奶奶。她年紀大，記性不好也是正常。山野邊先生，你的處女作不也是以此為題材嗎？借由比較風景畫家的作品與回憶中風景的差異，表現年老帶給人的悲傷與重要性……」

「不，老奶奶的記性非常好，她沒搞錯任何事情。」我以劈柴般的強硬氣勢打斷本城的話。

本城再度凝視著我。

「聽好，你這傢伙和菜摘走在河邊的那一幕，老奶奶看得一清二楚。」我盡力維持冷靜，話聲仍微微發顫。畢竟這一年來，我想像過這個場面無數次，此刻化為現實，不緊張也難。但我拚命提醒自己，無論如何必須沉住氣。實際上，我的口氣與平常完全不同。以前我不曾稱呼某人為「你這傢伙」，我曉得自己在做極不拿手的事情。「老奶奶的記憶並未出錯，她卻在法庭上翻供，你知道原因嗎？」

「為什麼？」

我望向美樹，希望由她發出第一波攻擊。她立即明白我眼神代表的意義，開口：

「是我們拜託她的。」

本城沒出聲，臉孔益發僵硬。我沒有任何成就感，但至少攻勢發揮了效果。就像以又尖又細的長矛，穿透堅硬鎧甲縫隙刺入對方軀體。

「什麼意思？」

「你不懂嗎？老奶奶翻供，是受到我們懇求。」

「為何要做這種事？」

「你指的是我們，還是老奶奶？若是老奶奶，我想是基於同情吧。沒錯，按社會的規矩，老奶奶在法庭上必須說真話，我們不能向

證人提出那種要求。但是……」

「但是我們不打算遵守規矩。」美樹接過話。

「意思是，老奶奶做偽證？」本城的語氣，彷彿在威脅「老奶奶將會遭受處罰」。

「不，搞不好她真的記不清楚，替她找個合理的藉口一點也不難。我們在此對你說的話，只是情緒激動的受害者家屬在胡言亂語。總之，我只是想讓你明白一件事……」我目不轉睛地看著本城。「我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讓你無罪開釋。」

「不是判有罪，而是判無罪。」美樹繼續道。

「很好，看來山野邊夫婦也曉得我是清白的。」本城改變語氣，露出淡淡笑容。不過，那只是為了穩住氣勢，故作鎮定。

本城不可能清白。足以證明他犯罪的證據，還是他本人提供的。那影片檔裡的可怕畫面驟然浮現，我急忙抹除，熄滅心頭所有燈火。

「既然如此，你們到底打算做什麼？」本城很快恢復冷靜。我旋即從外套內袋取出防身噴霧，背後的美樹也準備就緒。

我們分配好工作。我以防身噴霧襲擊本城，令他動彈不得，美樹立刻衝過去用電擊棒電暈他。我們在家裡演練過無數次，能夠配合得天衣無縫。

原想選擇更溫和的方式帶走本城，例如老電影常用的手法，以三氯甲烷之類的藥物摀住他的口鼻，令他失去意識，或強迫他喝下安眠藥。之後我才曉得，三氯甲烷根本不足以弄昏人。至於安眠藥，如何讓不信任我們的本城喝下，是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此外，我考慮過設法弄一把手槍或獵槍。嘗試幾次後，我決定放棄。不論我從任何管道買槍，消息難保不會外洩。就算真的拿到槍，我仍擔心會在開槍時鑄下大錯。所謂的「鑄下大錯」，並非沒打中本城，而是不慎打中要害，導致他提早喪命。若是發生這種失誤，我肯定會懊悔得捶胸頓足。

本城不能死得這麼簡單。

扣下扳機，在本城尚未搞清狀況前奪走他的性命，實在難消我們心頭之恨。

我比較各種品牌，挑選體積最小、效果最強、噴射範圍最廣的防身噴霧。我們需要的不是針對小範圍進行集中攻擊的類型，使用防身噴霧的主要目的，是箝制對手的行動。

噴射的技巧，我在自家練習過無數次。至於美樹，則是將使用電擊棒的技巧練得滾瓜爛熟。

最關鍵的一點，就是不能露出任何破綻。

如今，本城就在我眼前。我擋在本城的正前方，美樹自我身後緩緩靠近本城。

我沒料到發動攻擊的地點會是飯店房間，也沒料到本城身邊有個週刊雜誌記者。除此之外，一切都在掌控中。

我舉起右手的防身噴霧，將手指放在噴嘴上。

準備按下的瞬間，身旁忽然響起一聲：「啊，找到音樂了！」腦袋來不及思考，視線已往聲源處移動。於是，我露出破綻。

本城採取了行動。

美樹大喊我的名字，像在尖叫，又像斥責。聽到呼喚，我立刻回神，但一轉頭，本城已奔至客房內的小走廊。我的腦袋亂成一團，眼前的景象變得模模糊糊。沒想到，我居然會讓那男人逃脫，焦躁感如暴風般席捲我的思緒。雙腿痠軟無力，我仍咬緊牙關，踉蹌追上，舉起防身噴霧，按下噴嘴。

「別噴！」美樹發出驚呼。

當我察覺不妥，一切為時已晚。狹窄的走廊瀰漫著一層薄霧，阻擋我們的去路。

我退回原位，面對美樹，想向她道歉。明明是絕佳的機會，卻因我搞砸。為了今天，我們不知練習過多少次，卻全部變成徒勞。「我失手了，對不起。」我該鞠躬道歉，但一回神，竟坐在地上發愣。承認疏失、低頭道歉，對我們毫無意義。就在這一刻，我們失去一切。菜摘離世後，向本城復仇的念頭成為我們心中殘存的火苗。而如燭火般微弱的希望之光，也熄滅殆盡。看著美樹手中的電擊棒，我有股衝動想將那玩意抵在臉上，任憑電流撕裂肉體，在劇痛中將腦袋炸得血肉模糊。

或許是察覺我的想法，美樹迅速移開電擊棒。我跟著抬起視線。

「站起來。」美樹目光凌厲，勉強維持冷靜，握著電擊棒的手卻抖個不停。本城逃走了。我們一時無法接受，甚至不敢說破這個事實。

「本城逃走了。」千葉忽然開口。我猛然想起，剛剛會失手全是他在旁邊攪局的緣故。我頓時怒火中燒，來不及細想，便舉起防身噴霧，對著他按下噴嘴。伴隨氣壓噴射聲，液體在空氣中擴散。

「啊！」我察覺不妙，發出驚呼。身旁的美樹大喊「住手」，但為時已晚，千葉臉上沾滿液體。雖不到渾身濕透的程度，可是距離非常近，差不多就是「以防身噴霧洗臉」。

美樹急忙取來桌上的毛巾，嘴裡喊著「得趕快洗掉才行」。只是，浴室在小走廊另一頭，廊上殘留大量液體，於是我提議：「用毛巾摀住臉就能過去。」

我們慌得像無頭蒼蠅，千葉依舊老神在在。他接過毛巾，隨便抹兩下說：「我沒事。」

「怎麼可能沒事，這效果很強。」

「啊，你這麼一提，效果確實挺強，痛死我了。」千葉忽然掩面道。看起來像是配合我們演戲，其實他根本不要緊。不一會兒，他突然拿起桌上的小型機器問：「這是用來聽音樂的吧？」

「千葉先生，現在不是講這些的時候！」我勃然大怒。在這節骨眼，他的心思竟然放在隨身聽上。「那傢伙逃走啦！」

「是啊。」千葉放下隨身聽，裝模作樣地步向小走廊。看他的模樣，防身噴霧似乎真的沒造成太大傷害。

「噴霧還沒完全散掉。」美樹提出警告。但千葉毫不在意，大步穿過走廊後折返，回報：「大概沒問題了，拿衣服稍微蓋住臉就能出去。」

昏厥的記者仍未甦醒，一探鼻息，確實還有呼吸。我與美樹默默交換眼神，快步離開客房。

來到飯店外，本城當然早就消失蹤影。或許是下著毛毛細雨，大門外並排好幾輛計程車。迎接賓客的服務生彬彬有禮，動作俐落敏捷，令人不禁佩服讚歎。看見他們幹練的舉止，我內心一陣刺痛。對比他們的流暢迅速，我的表現實在笨拙得可笑。

「千葉先生，你一定要把他找出來。」美樹的語氣近乎責備。見千葉悠哉站著，一副毫無愧疚的樣子，她想必頗為不滿。

「這個嘛……」千葉環顧四周，走到一名皮膚光滑的服務生面前，詢問：「有沒有看見一個男人逃走？」

「逃走的男人？沒看見。」服務生的神色有些僵硬。接著，千葉接又認真地問：「那沒有逃走的男人呢？」服務生聽不明白，思索片刻才回道：「沒有逃走的男人，進進出出的很多。」

我心想，這句話簡直是白問。

走在雨中的人行道，我沒撐傘。

本城不可能在附近逗留。仰起頭，只見滿天烏雲，陰沉的黑影彷彿企圖奪走我心中的光明。雨滴打在水窪上，製造出漣漪。一圈圈波紋重複出現又消失，宛如呼應希望徹底破滅的內心景色。

我望向千葉。他愣愣站著，但與「佇立不動」有些許差異。他僅僅像座石堆，毫無意義地矗立在那裡。從他的雙眸中找不到一絲情

感，恐怕就連雕像都比眼前這個人還有「人味」。

「千葉先生。」我放聲呼喊，確認他仍存在於我的眼前。

「啊，你想問我為何拿著這玩意，對吧？我認為應該派得上用場就帶出來了。」千葉舉起右手。那是一台攝影機。

第三天

我進入深夜不打烊的CD唱片行，來到試聽機前，看見一個戴耳機的女人。她原本一動也不動，察覺我靠近後，轉過頭，嘴裡「啊」了一聲。

對方有著人類的外貌，卻不是人類。她也是調查部的成員，是我的同事。我們每次進行調查，都會依目標對象改變外貌，但同事之間還是能互相辨識。眼前的同事名叫「香川」。

「什麼時候開始的？」香川問。

我看一眼手錶，確認超過十二點，才回答：「前天。」

「我早你兩天，今天是第五天，差不多要結束了。」

「你根本沒認真調查，整天都在這裡聽音樂吧？我猜你連調查對象也沒見過幾眼。」

「這次的對像有點麻煩，光說兩句話都得費盡苦心，而且時機相當難掌握。千葉，你那邊狀況如何？反正結論一定是『認可』吧。」

「調查還沒結束，哪能知道結論。」

我們的工作流程是這樣的。首先，情報部會指定一個調查對象，接下來的七天，我必須就目標對象進行調查，結束後向上級呈報結論。假如是「認可」，則在隔天，即調查開始日算起的第八天，目標對象便會死亡。通常不會是病亡或自殺，多半是死於意外，或成為殺人案的受害者。不論目標對象的死法為何，對我們來說都一樣。我們既不關心，也不會有任何感慨。死亡就是死亡，沒太大差別。

相反地，假如我認定「這個人此時不該死」，便會呈報「放行」。說穿了，我們的工作純粹是花七天觀察目標對象，做出「認

可」或「放行」的結論，非常簡單。雖然這麼輕鬆，還是有很多同事混水摸魚。他們大多只與調查對象見上幾面，隨便閒聊幾句，接著就自由行動，最後呈報「認可」。香川剛剛會說「反正結論一定是『認可』」，正是因為絕大部分的調查結果都一樣。不管有沒有認真跟在調查對象身邊，都毫無影響。我不否認，事實的確如此。至今為止，我每次呈報的也幾乎全是「認可」。即使放著不理，人類總有一天會死亡，我很難找出「放行」的正當理由。不過，我依然認為應該認真跟在目標對象身邊七天，仔細觀察再呈報。所謂的工作，就是盡力完成上頭的交代。當然，這樣的努力並不會反映在結果上。

見香川拿著折成一小疊的報紙，我問：「你在看什麼？」仔細想想，在CD唱片行的試聽機前戴著耳機看報紙，在一般人眼裡肯定十分詭異。但店內沒其他客人，不必擔心引起側目。

「你是指這個嗎？」香川拿下耳機，「我覺得挺有意思，就調查一下。」

香川遞給我報紙。接過來一看，上頭的新聞標題是：

〈取締標誌錯誤　二十六人無端受罰〉

「簡單來說，就是交通標誌出錯，警察抓錯人。」

「交通標誌出錯？」

「對，交通標誌本身就是錯的。」

我低頭閱讀，內容寫著：「縣警於十字路口設置錯誤標誌，自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至今年七月，至少有二十六名駕駛人無端受到處罰。此事於二十一日曝光，縣警表示將修改標誌，並退還所有罰款。」

「你為何要調查此事？」

「這不是很有趣嗎？現在人類開車得遵循交通標誌，要是不遵守被警察抓到，就得繳交罰金。」

「那又怎樣？」

「但這篇報導告訴我們，原來標誌可能是錯的。在這個案例中，禁止通行的標誌底下原本還有一個『限大型車輛』的輔助標誌，但某次更換新標誌牌時，忘記裝上輔助標誌。如此一來，不止大型車輛，連普通轎車和機車都變成取締對象。」

「那真糟糕。」我嘴上這麼說，其實心裡想著「與我無關」。

「更有趣的是，像這樣的新聞還不少。」

「你會特地調查，一定跟工作有關吧？」我調侃道。

「你別調侃我，這確實跟工作有關。」香川微笑，「如何，驚訝吧？」

「難不成你這次的目標對象違反交通規則遭到取締？」我問。

「不，跟這次的調查對象無關。我指的是，跟我們的業務有關。」香川解釋。

「業務？你的意思是，跟我也有關？」

「沒錯。」

香川遞給我另一份報紙。我一看，上頭的日期與前一份不同，但報導內容大同小異，標題是：

〈取締標誌錯誤　十二人遭罰〉

「在這件案例裡，原本一條可直行的道路，卻豎立只能左右轉的標誌。而且這一錯，就錯了十年以上。」

「十年都沒人發現？不，或許該問……都錯十年了，怎會有人發現？」

「據說是最近有個受罰的駕駛申訴『遵守那個標誌，我根本無法回家』。警方一查，才發現標誌是錯的。」

「確實挺有趣。」其實我不明白到底哪裡有趣。「但跟我們的業務有何關係？」

「千葉，你沒聽說嗎？情報部最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他們從沒急過。就算該提供的情報沒提供，他們也不當一回事。」

「最近受到『認可』評價的人類太多了。」

「我們的調查結果通常是『認可』，不是嗎？」

「正確來說，是太多年輕人類遭評斷為『認可』，搞得有些均衡失調。」

「你的意思是，早死的人類太多？不過，選擇哪個人類當調查對象，是情報部的工作。他們在決定人選時，就該考慮到年齡問題。即使造成均衡失調，也是他們的責任。」

「這正是我想說的，情報部搞不好闖了禍。」

「闖禍？」

「你曉得情報部選擇調查對象的標準嗎？一定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們有一套基準或規則。」

「例如抽選的方法？」

「換句話說，跟這些案例一樣。」香川指著我手上的報紙。

「就像人類靠交通標誌來選擇誰該受罰？」

「沒錯。情報部選擇對象的標準從未受到質疑，但那套標準很可能有漏洞。」

「這意味著，情報部讓我們調查了不該調查的人類？」

「我只是說不無可能。」

「那是不是有誰也抗議『這套標準害我回不了家』？」我有些啼笑皆非。

「就剛剛報紙上那些案例，警方得知交通標誌出錯後，將收到的罰金全數退還，並且消除駕駛的不良紀錄。當然，僅限於查得出的範圍。」

「這種亡羊補牢的做法，不見得對每件事都有效。」

「好比我們的工作，一旦出錯就無法挽回。」

「一旦被選上就得死，我想被錯選的人有充分的理由生氣。」

「死人是不會生氣的。總之，為了平衡現況，情報部似乎打算稍微延長人類的壽命。」

「啊。」我恍然大悟，忍不住驚呼。

「難怪剛接下這次的工作時，他們莫名奇妙告訴我『如果希望他活久一點，不必顧慮』。」

「對，就是這麼回事。」

「跟一般的『放行』不同嗎？」

「我們的職責範圍不包含自殺或病故，就算呈報『放行』，那個人還是可能死於自殺或疾病。」

「這我知道。」

「不過，這次是保證延長二十年。只要獲得延長，就不會自殺或病故，保證能活二十年。」

「絕對不會死？」

「遇上槍林彈雨也不會死。」

「我遇上的多半是普通的雨。」

「反正，情報部犯下錯誤，奪走太多人類的壽命，搞得不少人類年紀輕輕就送命。這次大概是被監察部盯上，他們想把這些過多的壽命還給人類。」

「還給毫無關係的人，有什麼意義？」

「至少能取得整體的平衡。」

「上次進行調查時，我看過某間披薩店的折價廣告：『日幣升值，成本回饋大方送』。」

「聽起來差不多。」

「情報部這招是從人類身上學來的？」

「所以，我才蒐集這些『錯誤標誌』的新聞，打算好好數落情報部一番。他們這麼搞，跟人類有什麼不同？」

「我們調查部應該不會配合胡鬧。這種急就章的制度，肯定會把問題愈搞愈大。」

香川頷首。「不是有個流傳很久的傳聞？某個同事拗不過人類的苦苦哀求，讓對方的兒子復活。」

「噢，我聽過。」我點點頭。不曉得那是真實事件，還是誰覺得好玩胡亂造謠。「到頭來，復活的兒子只是一具會走路的屍體。那個同事會不會是我們調查部的成員？」

「我們調查部沒那麼大的權限吧……等等，我們討論的話題是什麼來著？」

「勉強執行一套剛出爐的制度，往往會出紕漏。」

「千葉，你有何看法？這套新的『回饋大方送』制度，你想試試嗎？」

「一點也不想。」我毫不遲疑地答道，「我不會改變工作原則。」

「你還是這麼一板一眼。我看雨下個不停，早猜到是你來了。」香川露出苦笑，掌心朝上，彷彿在檢查店內有沒有漏雨。「啊，跟你說件不相關的事。南金剛町的後頭不是有條風化街？那裡有間營業到凌晨的咖啡廳，隨時放著音樂。」

我立即追問咖啡廳的詳細位置。

將腳踏車停在公寓的機踏車停車格內，我望著遭雨水侵蝕得慘不忍睹的公寓白牆，走向電梯。三十年前，這棟公寓也擁有雪白乾淨的外貌，如今失去光采，像是皺紋滿面、步履蹣跚的老人。

雨滴落在地面及圍牆上，發出叮咚聲響。彈跳的雨水濡濕我的鞋子。

昨天本城逃得不知去向。嚴格來說，是我造成那樣的結果。姑且不談這一點，總之山野邊夫婦開著迷你箱型車離開藤澤金剛町的皇家大飯店，卻沒有回家，直接開到這棟位於不同町的公寓。

他們既沮喪又焦慮。

理由我心知肚明。

為女兒報仇，是那對夫婦唯一的生存意義。他們暗藏防身噴霧及電擊棒，前往飯店與仇敵正面對決，最後以失敗收場，想必感到無比懊悔和疲累。不過，就算他們再難過，也與我無關。

這邊的公寓似乎是山野邊夫婦躲避警察及記者用的「避風港」。屋裡只有最基本的幾樣家具，顯得簡陋空曠。不過，小型置衣箱裡備有幾套換洗衣褲，洗衣機、冰箱、電視機及冷氣機等必要的家電一應俱全，顯然早有長期藏身在此的打算。

昨晚騎腳踏車外出時，我曾詢問情報部「知不知道關於那間公寓的事」，得到的回答是「那是山野邊遼在半年前以他人名義買下的屋子，原本的屋主是開音樂教室的單身女子」。

聽到「音樂」兩字，我的精神一振。

「屋裡共有三個房間，其中一間本來當成教室，經過隔音處理。原本的屋主健康不佳，搬回老家療養，將屋子賣給山野邊夫婦。」

「既然有這些情報，為何沒先告訴我？」

「情報太多，說也說不完。難不成連山野邊的基因排列組合也得先告訴你？」

「我不是那個意思。山野邊以他人名義買房子，這種事好歹該讓我知道。是不是有其他類似的情報？」

「沒了。」對方頓一下，「頂多就是他們有另一輛車。」

又是個遲來的情報。「那也是山野邊以他人名義買的吧？我昨天坐過。」

「不，還有一輛。」

看來，除了停在自家的車，山野邊夫婦多準備兩輛車。不知該說他們是作風嚴謹，抑或吹毛求疵。

我走進門口，穿過走廊來到客廳。坐在牆邊的美樹說：「你簡直變成落湯雞。」

「你不提，我倒沒注意。」每次進行調查時，天空總下著雨，差別只在雨勢的大小。我習以為常，老忘記撐傘。即使淋濕，我也不會感到困擾。若要勉強舉出一個困擾，頂多就是在大雨中不撐傘，很容易招來側目。「我騎腳踏車，沒辦法撐傘。」我接著解釋。

「咦，千葉先生，你哪來的腳踏車？前天你到我家時，不是把腳踏車停在門口嗎？」

「是啊，所以我先回你們家一趟。」我老實回答。「沒有引起懷疑？」美樹緊張地問，臉上除了擔憂還流露一股不滿。她肯定暗暗在怪我擅自做這種危險的事情吧，畢竟有昨天飯店的前車之鑑。反倒是他們沒氣急敗壞地罵我「妨礙復仇計劃」，我有些意外。

「我家附近有記者嗎？」山野邊問。由於沒有桌子，他們將麵包、鋁箔包飲料全放在地上。看他們一點都不重視「吃」，我也樂得輕鬆。因為我不具備「食慾」，幸好他們對吃沒什麼興趣，混在其中不會太奇怪。

「沒有記者。」我照實答覆。

「千葉先生，幸好你回來了。我剛剛跟她打賭，猜你會不會回來。」山野邊說。

「原來如此。」既然是打賭，表示美樹認為我不會回來。「還沒有向那男人報仇，我不可能一走了之。」我隨口胡謅。

「小時候，我曾和朋友的家人一起到遊樂園玩。」山野邊像輕輕吐出胸中湧現的氣泡，開口道。

我不禁想起，從前看過人類在浴室排水口上裝設類似幫浦的器具，吸取淤積的污垢。將附著管壁的污垢除去，排水才會順暢。或許人類跟排水口一樣，必須時時排出內部沉澱物。

「那時我們去了鬼屋。」

「鬼屋……」

我曉得那是一項遊樂設施。在我看來，生活在每年有三萬人自殺的國家，和亂闖不知出口在何方的鬼屋沒太大不同。何況，全世界每天都有成千上萬人死亡，光想到這一點就會毛骨悚然，根本沒必要進鬼屋。但我沒發表自己的看法，因為我很清楚人類就是這種生物。

「我怕得要命，根本不敢進去。朋友隨父母進去，留下我一個人在入口哭哭啼啼。」

「我好像沒聽你提過。」美樹出聲。

「搞不好這是我第一次提起。」山野邊向美樹點點頭。「當時父親想拉我進去，但我蹲在地上，怎麼勸都不肯動。」

「這麼恐怖嗎？」美樹笑著問。山野邊先是點頭，又搖搖頭道：「其實，那只是很普通的鬼屋，並未設計得特別可怕。不過，我就是不敢進去。」

美樹瞇著眼，「真是膽小鬼。」

「父親也記得這件事。」

「這是連公公也難以忘懷的往事？」

「嗯，是啊。」山野邊沉默片刻，似乎在思考自己究竟想表達什麼，又像沉浸在回憶中。半晌後，他再度開口：「那時，父親一臉無奈地說：『好吧，我去幫你探路，看到底恐不恐怖。』」

「在那種情況下，公公也自由自在地單獨行動。」美樹忍俊不禁。

「他把我留在外面，獨自走進去。一個高高瘦瘦的上班族，孤身踏進鬼屋實在有些滑稽，但我沒勇氣跟上，只好乖乖等待。」

「後來呢？」

「父親一直沒回來。」山野邊露齒一笑，「我擔心是不是鬼屋太恐怖，他丟下我落跑。」

「真可憐。」

「實際上或許沒那麼久。」

「最後他回來了？」

「我枯等好一會兒，他終於平安生還。」山野邊苦笑。「只不過是逛個鬼屋，理所當然不會有什麼危險。不過，看到他出現，我真的鬆了口氣。」

「為何突然提到這件事？」我問。

「千葉先生，你昨天外出打探消息時，我想起鬼屋的回憶，害怕你會一去不返。」

「我讓你想起父親？可是，你父親最後不是回來了？」

山野邊凝視我，好一會兒沒動靜。那雙眼睛彷彿透過我看著後方的牆壁，我不禁懷疑背後是不是出現異狀。「你怎麼啦？」

「啊，不。沒錯，爸爸回來了。」山野邊加強語氣，像在試圖說服自己。

「什麼意思？」美樹也察覺山野邊有些奇怪，「公公回來了，哪裡不對嗎？」

「沒有，他確實是回來了。」山野邊點點頭。

「你的口吻怎麼充滿感慨？」美樹問。「不，沒那種事。」山野邊含糊其詞。

「對了，千葉先生，你的調查有沒有收穫？」美樹轉頭問我，流露要我將功贖罪的眼神。

「為何這麼問？」我應道。

「咦，你不是……」

她這麼一問，我才豁然想起。昨晚山野邊夫婦失去生存希望，陷入人類特有的憂鬱狀態，既不睡覺也不做任何事，愣愣發呆。雖然陪著發呆不難，但反正他們不會有別的行動，不如找個地方好好享受音樂，而我使用的藉口，正是「今天讓本城逃走全是我的錯，我心底有一些線索，想去調查看看」。當然，藉口只是藉口，說完我就忘得一乾二淨。

山野邊美樹問我「有沒有收穫」，想必是把我那藉口當真。此時胡亂捏造理由，反而會引來懷疑。事實上，我雖然聲稱「出去調查看看」，卻根本沒做任何調查工作。

我只是到山野邊家門口取走腳踏車，前往位於國道旁的CD唱片行，用試聽機欣賞音樂。CD唱片行打烊後，我便到同事香川推薦的咖啡廳消磨時間。店裡只有寥寥數個客人，一有人點播音樂，服務生就會調大音量放出那張唱片或CD。我簡直是如魚得水，一眨眼就待到早上。

「沒查到重要的消息。」

他們並不特別失望，或許是從一開始就不抱期待吧。

「電視新聞有沒有新的相關報導？」我望向電視。

「昨天那件事並未鬧上檯面。」山野邊回答。

連網路新聞也沒提及隻字片語。社會大眾還不曉得，獲判無罪的本城崇與山野邊夫婦昨天見過面。

「剛剛箕輪打電話來，他很擔心我們去飯店後是否平安。直到今天早上，我那支智慧型手機才開電源，他不知打過多少通。」

「你怎麼告訴他的？」

「我只說那傢伙逃走，沒提及千葉先生的疏失。」山野邊酸我一句，露出疲軟無力的笑容。「企圖在飯店進行獨家採訪的雜誌社闖下大禍，這消息似乎在記者之間傳開。那間雜誌社的記者為了掩飾失態，一定會全力封鎖此事。」

我往放在角落的攝影機看一眼。

那是昨天我從飯店拿回來的。見這玩意擺在客房桌上，我趁混亂之際隨手帶出。當然，我並非想盡一己之力，只是希望他們認為我派得上用場，才會願意讓我跟在身旁。

然而，人類往往不按牌理出牌。我帶回的攝影機山野邊夫婦並不特別感興趣。或許是本城崇逃走的打擊太大，他們不想再開啟攝影機，目睹他的嘴臉吧。

一晚過去，他們顯然多少恢復了精神，於是我開口：「要不要看攝影機裡錄到什麼？」這時，山野邊拿出手機，似乎收到新訊息。

「又是箕輪？」我問。

「不是。」

「這支手機不是只有箕輪知道嗎？」

「跟箕輪聯絡用的是智慧型手機，我現在拿的是舊手機。」

昨天不斷接收到新來電與訊息的手機，今天平靜不少。

「一下用這支，一下用那支，你真忙碌。」其實，管他用幾支手機，都不關我的事。

「誰打來的？」美樹立刻確認。

「不是來電，是簡訊。」山野邊盯著手機，補上一句：「『後窗的轟先生』傳來的。」

山野邊遼從秘密公寓開車前往自家所在的町。美樹似乎是累壞了，在後座沉沉入睡。

雨滴不斷打在擋風玻璃上，形成一片片透明區塊，而後雨刷將所有雨滴抹除。我持續注視著不斷重複的景象。

「我和轟先生在開庭前見過一面。」或許是怕我坐在副駕駛座無聊，山野邊特意找話題。其實就算完全不交談，我也不會感到困擾。

「哦？」再怎麼不感興趣，還是得搭腔。這是我在調查人類的工作中學會的技巧。

「轟先生突然跑到我家，但我根本不曉得這個人的存在。」

「存在是必然的，只是你不曉得而已。」

「唔，這麼講也對。」山野邊揚起嘴角。「不僅是我們夫婦，連警察也不清楚轟先生跟這件案子有所牽連。轟先生拍到的畫面是在法

院開庭後才曝光，但他是在開庭之前找上門。所以，起初我根本摸不著頭緒，不知對方是誰、來意為何。」

車子來到一條大馬路上，山野邊右轉方向盤。

「他想告訴你，他擁有能夠證明本城無罪的影像？」

「嗯，簡單來說，就是這麼回事。」

「這樣啊。」

「他是深夜突然造訪。當時，記者不像先前那樣二十四小時盯哨，但為掩人耳目，還是選在最沒有人的時間。」

「山野邊，你怎麼會三更半夜放陌生人進家門？」我問。

山野邊嚴肅地瞪我一眼，回道：「我已沒有任何可失去的東西，還怕什麼？」

「哦？」

「當時，我們夫婦只害怕一件事，就是這輩子無法報仇雪恨。」山野邊握緊方向盤，注視前方。「現在也一樣。」

「但你們昨天讓本城逃脫。」

「千葉先生，那是你的疏失，怎麼講得好像沒你的事一樣？」山野邊噗哧一笑，一滴口水噴到擋風玻璃上。

「也對。」

山野邊吃吃笑道：「千葉先生，你真是個怪人。」

「我哪裡怪？請你告訴我，以後我會注意。」

「就是這一點怪。」

山野邊答得含糊，我也聽得一頭霧水。

「對了，本城的律師實在厲害，竟然能找到轟這個證人。」我隨口說出心中的疑惑。「直到法院開庭前，連警方都不曉得有人每天躲在房內拍攝外頭馬路的情況，不是嗎？」

「但那個律師就是找到了。」

「該不會有什麼訣竅吧？」

山野邊笑得渾身亂顫，「聽你的口氣，彷彿在詢問抓昆蟲的訣竅。」

「轟不是昆蟲。」我想起跟人類孩童一塊捉甲蟲的經驗。「要捉昆蟲很簡單，先在某個地方塗上蜜水就行。」

山野邊輕輕點頭，「對，就是這麼回事。那傢伙預先塗上蜜水，才能順利找到轟先生。」

「轟喜歡喝樹液？」

「或者該說，那傢伙掌握冒出樹液的位置。其實，他早知道有個人每天關在房間，興趣是拿攝影機偷拍路上行人。」

「在法院開庭前？」

「豈止是法院開庭前，他在犯案前就知道。」

山野邊接著解釋，轟剛開始偷拍時，會將影像上傳到網路。「約莫是想發洩平日的悶氣，或想表現自我，大多數人都喜歡炫耀自己的收藏品，這一點也不奇怪。那是固定會員制的影片投稿網站，一般人無法隨意瀏覽。何況，轟先生認為他只是拍攝路上的景象，頂多湊巧拍到情侶吵架，就算放在網路上也不會造成問題。」

然而，本城崇卻得知這件事。

「不曉得他為何加入會員，但我猜他隨時都在尋找獵物，那個網站只是剛好進入他的搜尋範圍。」

「尋找什麼獵物？」

「像是他人的弱點，或利用他人的方法。本城不用工作，時間非常充裕。得知轟先生每天偷拍住家附近的景象後，本城產生興趣，於是嘗試透過網路接觸轟先生，逐漸進入轟先生的生活圈。」

「本城也想要朋友？」

「若是這麼簡單就好了。」山野邊冷冷一笑，「那男人不需要朋友。他的腦袋裡，只想著要在控制遊戲中成為贏家。」

「或許吧。」

「他滿腦子都在思索如何控制他人。之所以與轟先生接觸，也是抱持利用的念頭吧。聽說因為一場小意外，他與轟先生建立起友誼。」

「小意外？」

「轟先生的母親在町內小巷子裡遭腳踏車衝撞造成骨折，治療費遠超過預期。而且肇事的男子不僅不認錯，還把錯推到轟先生母親的頭上，要求賠償。」

轟仰賴失業保險金、一筆不算少的存款及母親的年金過日子，雖然稱不上窮困，卻無法應付突如其來的龐大支出。

「轟以為躲在房間就能無憂無慮過生活，沒想到還是遇上人生的大危機。」

「是的，而且轟先生不曉得怎麼處理這個危機。」

「他不是大人嗎？」要是沒記錯，轟超過四十歲。不過，我轉念一想，人類的判斷力不會因年齡產生變化。

「遭車禍肇事者反咬一口的狀況，恐怕沒人知道如何妥善處理。」

「是嗎？」

「當然。那時本城在網路上與轟先生交談過幾次，他不僅熱心提供建議，最後還爽快借一大筆錢給轟先生。」

「本城為什麼要借錢給轟？」

「出於善意……」山野邊故意停頓片刻，「才怪。他大概很擅長藉著施恩來控制對手。借錢給轟先生，可抬高自己的影響力。當初轟先生到我家時，告訴我：『那個人真的很親切又值得信賴，想幫他一把。』換句話說，轟先生不知不覺對他唯命是從。一旦欠下人情，就算是不合理的要求也難以拒絕，這就是人性。一般人要戰勝沒有良心的人，實在太困難。」

「確實有道理。即使轟是『美國的良心』，也不是本城的對手。」

「我不清楚那男人構思犯案計劃的先後順序，但他肯定早就將『利用轟的影片』納入考量。」

「那影片是假造的嗎？」

「不，如果是假的，馬上會穿幫。轟先生拍攝的影像應該是真的。那一天，本城故意帶菜摘到轟先生設置攝影機的地點。」

「你指的是案發那一天？」

「菜摘抓傷他，八成只是意外。搶奪鑰匙圈遭菜摘抓傷後，他才想出利用這個狀況的點子。」

「這件事的內幕，轟到底知道多少？」

「轟先生只接到兩個指示，都是在案發之前。第一個是『跟往常一樣，繼續拍攝相同角度的街景』，另一個是『要是警察或律師找上門，就交出拍到的影像』。當時一片風平浪靜，轟先生很害怕，不明白他為何提到警察。」

「只有這兩個指示？」

「沒錯。後來，那案子發生……」

山野邊以「那案子」代稱女兒遇害的慘劇，並且儘量避免說出本城的名字。在我看來，這不過是白費力氣。即使改變稱呼，也無法改變事實或真相。

「在電視上看到新聞時，轟先生並未察覺與自己牽扯在內，純粹有些同情住在附近的作家女兒。這是很正常的反應，換成任何人，都只會當成發生在週遭的慘劇。然而，本城後來遭到逮捕，轟先生大吃一驚。接著，律師真的找上門，跟當初的指示一模一樣，轟先生更是手足無措。或許是太過驚慌，腦袋一團混亂，轟先生才會完全照指示行動。不僅交出影像，還答應律師出庭作證。」

轟沒有反抗，是找不到反抗的理由。我的腦海浮現一片落在河面的葉子，無法逆流而上，只能漂往下游。同樣的道理，一旦捲入巨大的洪流，人類將毫無抵抗力，只能抱著「隨遇而安」的心情任憑浪潮推向大海。

「轟先生來找我，恐怕是突然感到不安。希望我能告訴他，他到底做了什麼。」

「這是哪門子問題？」我納悶地偏著腦袋，「自己到底做了什麼，怎麼會問別人？而且為何跑去找你，不是去找本城？」

「當時那男人遭到逮捕，關進看守所，轟先生大概想不出其他能解惑的人。何況，轟先生認為他錄到的影像對我也有幫助。」

據說，轟取出筆記型電腦播放那段影像，問山野邊：「我已把錄影檔交給律師。你能不能告訴我，律師在法庭上會怎麼運用？」

「轟先生也是個少根筋的人。」山野邊一臉無奈，「拿那種影片給受害者家屬看，未免太沒神經。」

「你看過影片，有何感想？」

「我哭了。」

「哦？」

「因為我看到菜摘。」山野邊的語氣平淡，彷彿怒氣與悔恨早蒸發殆盡，甚至感覺得到化成水蒸氣的情感迎面而來。「好久沒看到活蹦亂跳的菜摘。」

此時，我忽然冒出一個疑問。負責調查山野邊菜摘的是誰？她既然遭到殺害，肯定是調查部的同事向上級呈報「認可」。在眾多調查對象中，幼童處理起來特別棘手。若對像是大人，可借工作名義接近，甚至能偽裝成突然造訪的業務員，或設法製造偶然相識的契機。但想接近幼童，手法卻極為有限。儘管調查幼童的機會較少，難免還是會遇上。總之，調查幼童相當耗費心力，負責山野邊菜摘的同事，恐怕是趁她放學回家時上前隨便問幾句話，就置之不理吧。反正結果都是「認可」，何必自找麻煩？這是他們一貫的態度。

「山野邊，你看完影像，馬上發覺本城打算用來推翻檢察官的指控？」

「不，我沒想那麼深。」山野邊減速靠向路肩，似乎打算停車。「畢竟那男人已落網，儘管知道菜摘指甲裡殘留的皮膚碎屑是重要證據，卻沒理解跟影片有何關聯。不過，我大致猜出，那男人會利用影片替自己脫罪。」

「那麼，你怎麼回答轟？」

「我叫他不用想太多，完全遵照那男人的吩咐。」

「你沒阻止？」

「當然。」山野邊停下車子，熄掉引擎。「我們希望他無罪開釋。既然他有辦法脫罪，我們求之不得。那一天，我還跟轟先生交換手機號碼及電子信箱。」

「難怪轟聯絡得上你。」

「他在信裡寫著『有事商量，希望在車裡見一面』。」

我們此行的目的地，便是轟所住的公寓。

或許是察覺車子不再晃動，睡在後座的美樹倏地醒來。

「雖然你剛睡醒，但能不能在駕駛座等我們？」山野邊遼開口。這裡離家很近，搞不好會撞上記者。一旦行蹤曝光，就得立刻撤退，需要有人守在駕駛座，緊急時才能馬上開車。

下車後，我與山野邊並肩走在路上。天空烏雲密佈，雨勢不大，卻下個不停。山野邊要幫我撐傘，我拒絕了。即使他說「會淋濕喔」，我也只能回答「無所謂」。

來到路口，不巧遇上紅燈，我們停下等候。轟居住的公寓就在眼前。

「從前我常去那間店。」或許是想化解沉默的尷尬，山野邊指向右側。只見店門口裝飾著藍、白、紅三色組成的棒狀旋轉招牌。

「理髮廳？」

「對，我都到那裡剪頭髮。」

「門口怎麼立著會旋轉的三色棒子？」

「那是理髮廳的標誌，很早以前就在用了。」

不，以前沒那玩意。古早的理髮廳，是一群男客面對馬路而坐，由店員修髮梳髻。「那三個顏色有特殊意義嗎？」

「紅色代表動脈，藍色是靜脈，白色是繃帶。」

「這樣啊。」

「從前的理髮師兼具外科醫師身份，除了理髮，還能治療牙齒、包紮傷口。」

「這個『從前』，跟你剛剛說常去剪頭髮的『從前』不同？」我試探地問。

「當然，這個『從前』指的是中世（註：約始於十二世紀末的鎌倉幕府，直到十六世紀室町幕府滅亡為止。）。」山野邊忍俊不禁，

似乎以為我在開玩笑。「對了，你聽過『放血』嗎？」

「放血？」

「一種借排出有害血液來恢復健康的療法。故意使患者流血，讓血沿著患者手裡的棒子流進盤子。從前的人相信放掉惡血，疾病就會自然痊癒。」

「啊，我看過。」原來那種療法有名稱。

山野邊詫異地望著我。「店裡的人將染紅的棒子洗乾淨後，連繃帶一起晾在門外。風吹得繃帶纏在棒子上的模樣，就是理髮廳招牌的起源。」

「那不就只有紅白兩色？藍色怎麼來的？」

「據說是外科醫師與理髮師分組工會時，為了便於區別，理髮師在招牌上添加藍色。所以，至今紅白仍是代表醫療的顏色。」

「改加黃色，就變成紅綠燈（註：日文中的藍色（青色）亦有綠色之意。）？」

「紅綠燈與工會無關。」

此時，紅綠燈剛好轉為綠燈，我們邁步穿越斑馬線。

我們踏進公寓，來到電梯前。電梯門不久便打開。

「千葉先生，你知道本城為何不一開始就拿出轟先生拍到的影像嗎？這個證據一旦出現，警方會變得沒有把握，可能根本不會起訴本城。然而，本城卻遲遲不利用這個能洗脫罪嫌的證據，只向轟先生下達指示。」

「為什麼？」雖然想說怎樣都與我無關，我還是忍住。「你曉得他的用意嗎？」

「原因之一，是想帶給我們更大的打擊。」山野邊神情十分僵硬。他走進電梯，我跟在後頭。他按下五樓的按鈕，電梯門旋即關

閉。

「更大的打擊？」

「那男人故意寄證據給我們，坦承自己是兇手。接著，他遭警方逮捕，差一點被判刑，卻在千鈞一髮之際全身而退。這樣的結局，他認為能將我們推入絕望深淵。」

「他大費周章，只是要奪走你們的希望？」

「在那男人眼中或許具有重要意義。」

電梯抵達五樓，山野邊按住開門鈕，於是我率先走出。

「原因之二，則是利用法律上『一事不再理』的原則。」

「那是什麼？」

「嫌犯一旦在法庭上獲判無罪，就不會因同一個案子再次遭受審判。」

「哦？」

「所以，他故意落入警方手中，在法庭上獲判無罪。如此一來，檢察官便不能再以菜摘的命案起訴他。這就是他的用意。」

「這也是想讓你們更加絕望？」

「千葉先生，你終於懂了。」山野邊走向最深處的一扇門，鞋聲如秒針般規律。「不過，他有個誤算。」

「什麼誤算？」

「遇上任何狀況，我們都不會再感到絕望。早在菜摘過世時，我們便墜入絕望的谷底。不論情勢怎麼演變，都不可能變得更壞。落入谷底的人，不可能再落入谷底一次。」

「黑色不管混入什麼顏色，最後還是黑色。」

「對，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山野邊按下門鈴，對講機傳來年長女人的回應。他口齒伶俐地說：「敝姓山野邊，有事找轟先生。」

半晌，一個身材矮小、眉薄眼細的老婦打開門，瞥山野邊一眼，又朝我望來，流露出不悅的神色。雖然她不至於識破我的真實身份，但或許感受到不吉利的氣息。凡是與我有所接觸的人，多多少少會意識到「死亡」。有些人會反常地聊起關於「死亡」的話題，有些人則是會露出「感到陣陣寒意」的苦澀表情。

「阿貢不在。」

她就是轟的母親吧。看起來老態龍鍾，宛如乾癟的水果，卻透著一股強韌的生命力。這樣的人類反而最能長命百歲。

「轟先生最近願意外出了？」山野邊訝異地問。

「不，今天是特例。早上他接到一通電話，突然說要出門一趟。」

「去哪裡？」

「我不知道，不過他帶著車鑰匙。」

「轟先生會開車？」山野邊不是真的想問，只是找話題攀談。

「當然，我家阿貢很了不起。別看他這樣，以前他是在外跑業務的。」轟的母親重重嘆口氣。

接著，她目不轉睛地上下打量我們，一臉狐疑地問：「不是你們嗎？」

「咦？」

「不是你們打電話給阿貢？他出門不是要去見你們？」

山野邊問清楚轟的車子種類、顏色、車牌號碼及停車地點，便道謝告辭。

由於不想等電梯，我們決定走樓梯下去。

「現在該怎麼辦？」

「既然他信上說在車裡見面，我們到停車場瞧瞧吧。」

來到一樓後，山野邊走向公寓後方，我也跟上。平面停車場緊鄰公寓。此時，雨勢漸小，但駐足雨中，頭髮還是會淋濕，皮鞋也會改變顏色。但山野邊沒撐傘，直接邁步前行。

以停車格數量來看，顯然並非每一戶都有車位。考量到附近房屋的密集程度，這棟公寓擁有的停車場算是相當寬廣。約莫一半的車位停著車子，另一半大概是屋主將車開走了。每一格車位後方都貼著牌子，標明住戶門牌號碼。

山野邊沿車位一格一格檢查，忽然加快腳步，說道：「啊，車子還在。」

我對人類使用的汽車種類不特別感興趣。就算那不是汽車而是上鞍的馬，或是坐起來極不舒服的轎子，我也不會感到驚訝。

轟的車子就停在停車場內，上頭罩著灰塑膠布。

我走向車子，伸手觸摸塑膠布。這塑膠布的邊緣有一圈橡皮，似乎是單純用來罩住車子，幾乎沒有灰塵，雨滴完全無法附著。此時，我想應該說點話，便隨口道：「感覺滿新的。」

山野邊也湊近細看，「嗯，似乎剛買不久。不曉得是誰買的。」

「還會是誰？一定是轟，不是嗎？」

「一個繭居族會特地為汽車買防塵罩嗎？這麼愛惜車子，應該會定期開出去繞一繞。」

「那麼，是轟的母親買的？」我伸手到保險桿下方，抓著防塵罩的邊緣一掀。我沒有特別的用意或目的，只是覺得防塵罩有些礙眼。或許是我動作太快，山野邊並未阻止。

一拉起防塵罩，積水四散，發出鳥兒展翅飛翔般的聲響。

「唔……」我下意識發出低吟。

山野邊錯愕地瞪大雙眼。

駕駛座上坐著一名男子，嘴上綁著毛巾，背靠座椅呈微微後仰的姿態。

車子裡坐著人不稀奇，但坐著人的車子外蓋防塵罩倒是新鮮。男子滿臉倦容，拚命眨眼，不像要發動引擎。

隔著車窗看見我與山野邊，他的情緒非常激動。

「轟先生……」山野邊低喃。

原來如此，這個人就是轟。「他不當繭居族，改當繭車族嗎？」

山野邊驚慌地走近駕駛座，以車裡幾乎不可能聽見的沙啞嗓音問：「轟先生，你在幹嘛？」

隔著玻璃，轟拚命想傳達訊息，但綁在嘴上的毛巾繞到後腦勺打結，他半個字也說不出口。

「轟先生！」山野邊拍打著駕駛座的窗戶。「你沒事吧？」

「看來不像沒事。」我忍不住提供意見。

轟的雙眼睜得極大，佈滿血絲。他似乎察覺山野邊在車外，但或許是動彈不得，既沒走出車子，也沒發動引擎。

山野邊試著拉扯車門把手，卻只發出喀嚓聲響，無法打開。看來車門已上鎖。

轟的神色變得更加驚恐。

「轟先生，你不要緊吧？」山野邊說著低頭望向腳下，忽然面露詫異，彎腰蹲在地上。我正感到奇怪，又聽到他發出「啊」一聲驚呼。「怎麼啦？」我詢問，山野邊沒回答，手逕自伸入車身底下，接著站起，將撿到的東西舉到我面前。「千葉先生，鑰匙掉在地上。」我定睛一瞧，果然是汽車鑰匙。

原來如此。只要有鑰匙，打開車門當然不成問題。

「我馬上開門！」山野邊啞著嗓子告訴轟。

我一時興起，貼近車子，從副駕駛座望向轟。或許是不曉得我的來歷，他明顯流露懼意，警戒地盯著我，不停搖頭。我完全不明白他想表達什麼，仔細觀察車門內側，發現有條黑線，像是電線。於是，我更靠近窗戶，將鼻子貼在玻璃上，凝望駕駛座那一邊的車門。

轟蠕動身體，不停掙扎。

「請再忍耐一下，轟先生。」山野邊也非常焦急。

我蹲下查看車子底盤。發現我突然消失，山野邊不安地問：「千葉先生，哪裡不對勁嗎？」

「不，沒有。」我心想，反正不是什麼大事。

不出所料，我在車子底盤找到預期的物體，於是站起身。

此時，山野邊剛要插入鑰匙。

只見轟鐵青著臉，死命搖頭，顯得相當興奮。

我交互觀察兩人的神情。

看到轟嚇得魂飛天外的模樣，山野邊益發手忙腳亂。「我馬上開！」他急得口沫橫飛。

我心想，隨便你們胡搞吧。反正人類這種一意孤行的舉動，我早見怪不怪。

考量到打開車門後的情況，我決定後退幾步。

「千葉先生，你想逃走？」山野邊敏銳地察覺我的移動。此時，他手中的鑰匙滑落地面。他驚呼一聲，連忙彎腰撿起。

「倒也不算逃走……」

「那就快來幫忙救出轟先生，我立刻打開車門。」

「這個嘛，我想等爆炸結束後，一切恢復平靜再來幫忙。」

「啊？」

「車門一打開，就會爆炸。」

「千葉先生，你說什麼？」山野邊愣在原地，鑰匙已插入孔內。

「之前我遇過類似的狀況。車子底盤裝著炸彈，打開車門就會引爆。我剛剛從這邊的窗戶看進去……」我指著副駕駛座，繼續道：「發現駕駛座附近有導線。我猜一定是連到底盤，只要打開車門，便會通電點燃火藥。」

「咦？」山野邊眨眨眼，「那可不得了……」

「唔，我不曉得車子爆炸算不算不得了的事……」

「當然算！」

「你幹嘛生氣？」

「既然會爆炸，不是更應該趕緊救人？」

「原來如此。」我隨口敷衍，心裡卻有不同看法。

一旦決定方針就無法接納其他建議或勸告，這是人類的通病。

大約一百年前，我在進行調查時，發現目標對象整天活在恐懼中。我問他到底在害怕什麼，他臉色蒼白地告訴我：「聽說哈雷彗星的尾巴會掃到地球！」

「彗星有尾巴？」我對這個現象相當好奇，但他在意的似乎是另一件事。

「有個天文學家發現彗星的尾巴含有氰化物！」他告訴我，氰化物是一種毒性很強的物質。除了我的調查對象，其餘民眾也陷入混亂與騷動。不僅爭相搶購氧氣筒，連所謂的法王出面安撫也無效。

過一陣子，天文學家又宣佈：「就算彗星尾巴真的掃過地球，其中的氰化物含量相當低，不會造成任何危害。」

這下終於能放寬心，我單純地想著。不料，我的調查對象的驚惶並未解消。其他人也一樣，甚至出現自殺的風潮，據說是認為「與其將來中毒身亡，不如先自我了斷」。由於自殺不在我們的負責範圍內，我也不好多說。但在我看來，「因怕死而自殺」實在是匪夷所思的行為。

我向調查對象說出心中的疑惑：「當初宣佈彗星尾巴含有氰化物的是天文學家，後來宣佈不會造成危害的也是天文學家，為何你們相信前者，卻不相信後者？」

他這麼回答：「當初宣佈的肯定是真相，因為沒必要說謊。之後是看世界陷入恐慌，才急忙改口。」

「可是，當初發現的天文學家，只是聲稱彗星尾巴含有氰化物，並未提及任何危險性。」

他完全把我的話當成耳邊風。由此可見，人類一旦認定「事態危險」，便難以恢復平常心。我從中學到一個教訓，就是「很多時候即使說破嘴，也是雞同鴨講」。

鑑於過往的經驗，我才會認為就算告訴山野邊「車子會爆炸」，他也不會相信。但以結果來看，這只是我先入為主的想法。

「這樣啊，我應該更積極地告訴你車底裝有炸彈。」我反省道。

「現下……該怎麼辦？」山野邊像具人偶般僵立原地，害怕一動就會引爆。

「要是不希望爆炸……」

「當然不希望！」

「那就拔出鑰匙，不開門便不會爆炸。」

實際上，在調查期間，目標對象絕不會死亡。換句話說，縱使爆炸，山野邊也不會送命。如果會死，必定是在我調查結束，向上級呈報「認可」後。但反過來想，既然山野邊此時絕不會命喪爆炸，或許意味著我注定要阻止他開門。

我經常思索這樣的問題，卻從未找出答案。調查結果與調查工作互相造成的影響，簡直像是無窮無盡的迴圈。

因此，我告訴自己別想太多，乖乖進行調查就好。反正多想也只是多煩惱。

山野邊昨天提到帕斯卡的名言：「人必須學會遺忘死亡。」同樣的道理，我們對自己想不透的事情也得學會遺忘。

我再度走近副駕駛座。轟面無血色，不停張望站在右側的山野邊，及站在左側的我。他肯定是一顆心七上八下，擔心我們會打開車門吧。

隔著窗戶，我重新確認炸彈的導線。那爆炸裝置的結構似乎相當陽春，我從發愣的山野邊手中取過鑰匙，插進駕駛座側的車門鑰匙孔轉動。山野邊與轟同時臉色大變。

「別擔心，」我輕輕揚手，「不開駕駛座的車門就沒事。」

此時，所有車門的鎖都解除，我打開駕駛座後方的車門，確定後座沒任何炸彈裝置，便鑽進去。接著，我上半身前傾，雙手越過駕駛座的椅背，替轟解開繩索，扯掉他嘴上的毛巾。

「有炸彈……」轟彷彿要吐出胸腹中的氧氣，流著口水，發出意義不明的呻吟，顯然心情極度慌亂激動。「神啊，救救我……」他目光渙散地呢喃。

「被稱為神，很困擾。」我回答。

「到底發生什麼事？」我們返回開來的車上，山野邊向美樹說明來龍去脈。美樹聽得瞠目結舌，臉色蒼白，不停追問：「轟先生怎會遭遇那樣的情況？」

山野邊握著方向盤，發動車子。

「轟先生怎會惹上這種麻煩？」

「多虧千葉先生，他才能得救。」

「是啊，多虧有我。」

「究竟是誰幹的？」美樹激動地問。

「在這節骨眼，會想把轟先生連車子一起炸得粉碎的，恐怕只有一個人。」

「可是，他的目的是什麼？」

剛把轟救出車外時，他非常驚慌失措，我們花不少時間安撫他的情緒，或許是恐懼已超過他所能承受的極限。脈搏遽增，四肢不聽使喚，賀爾蒙大量分泌導致失調，這些都是人類面臨死亡時特有的反應。我們帶他到停車場角落，山野邊努力與他對話，他才恢復平靜。

好不容易能正常說話，他娓娓道出始末。

「本城打電話給我，說有重要事情商量，希望能見面。」

「你沒懷疑他的意圖？」山野邊問。「從沒想過他會害我。」轟顫著唇回答，應該是賀爾蒙分泌失調所致。

「至今轟先生仍相信那男人是清白的，以為那男人邀他出來是想親口道謝。」山野邊解釋，「於是，轟先生依約外出，卻在停車場遭到埋伏。他說是受電擊棒攻擊，這一點有些奇怪，電擊棒要將人電暈並不容易。」

「不必電暈，只要痛得不能動就行。」

「對方把轟先生拖到停車場關進車裡，搶走鑰匙，並俐落捆起他。然後，故意拿炸彈威脅他。」

「確定是本城嗎？」

「對方戴著帽子和口罩，但應該沒錯。」

之後，那男人用轟的手機發簡訊給山野邊。

「接下來，轟先生就保持這種狀態，直到我們出現。」

「發完簡訊，那男人告訴轟先生：『我會將車子上鎖，一旦車門打開就會爆炸。』接著，那男人將鑰匙放在地面，不再理會搞不清狀況的轟先生，蓋上車罩。」

「那是本城的聲音嗎？」

「轟先生說聽不清楚。」

「為何要蓋上車罩？」

「大概是怕被別人發現吧。假如在我打開車門前，有鄰居發現轟先生嘴上綁著毛巾，計劃就失敗了。在那男人的計劃中，我必須與轟先生一起被炸死。另一個理由，則是……」

「是什麼？」

「蓋上車罩，會加深轟先生的恐懼。」

美樹一臉苦澀。「為何要設計這個圈套？難道是我們昨天衝進飯店，嚇了他一跳，他想以牙還牙，讓我們嘗嘗苦頭？」

「不，那男人是前天聯絡轟先生，不是昨天。」

本城與轟是在前天通話，而不是昨天，這一點山野邊反覆確認好幾次。換句話說，本城離開看守所，前往出版社準備的飯店客房時便聯絡過轟，與山野邊夫婦昨天在飯店的行動無關。

「可見那男人早有準備。要不要付諸行動是一回事，計劃本身早已存在。」

「他不怕轟先生報警？」

「轟先生不會報警。」

剛剛在停車場角落，山野邊勸恢復冷靜的轟：「最好不要報警。一旦驚動警察，肯定會被問東問西。轟先生，你可能也會惹上麻煩。」他的語氣溫和，但顯然是在刻意誘導對方的思緒。

「真的是本城干的？」轟仍不敢相信。

「轟先生，在你眼裡，本城是怎樣的人？」

「這個嘛，該怎麼說……他幫我很多忙，雖然年紀比我小，卻十分值得信賴。何況，他根本沒有理由做這種事……」轟低聲咕噥。

聽見轟對本城讚譽有加，山野邊如遭重擊，流露痛苦的神色。不過，他迅速壓抑情感，斬釘截鐵地說：「也對。轟先生，把你關在車裡的大概另有其人。」

或許山野邊認為，讓轟這麼想比較好吧。

接著，山野邊交給轟一個信封說：「轟先生，我建議你帶著母親離開東京一陣子。」轟打開一瞧，塞了不少萬圓紙鈔，驚訝得脹紅臉，趕緊收進口袋。山野邊的車內置物箱放有不少裝滿鈔票的信封，顯然為報仇耗盡家產也在所不惜。

「我真的能拿這筆錢嗎？」藏妥信封后，轟確認道。假如山野邊要求歸還，不曉得他會有何反應。不，恐怕正是擔心這一點，才搶先收進口袋。

「當然。」山野邊點頭。而後，我聽見山野邊咕噥一句：「這是我們夫婦跟那男人之間的問題，你可別來攪局。」

「話說回來，既然車子沒爆炸，表示那男人的計劃失敗？」坐在副駕駛座的美樹梢稍提高聲調，「他怎麼沒想到，車子可能會沒爆炸？」

「要不是千葉先生在場，車子早就爆炸了。說到這裡，千葉先生，我實在佩服你能察覺車子底下裝著炸彈。」

「這麼一提……」聽到山野邊的話，美樹口氣登時一轉，望向待在後座的我。「千葉先生，你是如何發現的？在那種狀況下，一般人根本不會聯想到炸彈。」

「沒什麼，只是碰巧。」我含糊應道。根據以往的經驗，要是搬出一些煞有介事的藉口，反倒容易搞砸。

「千葉先生，當時你說曾遭遇類似的狀況？」山野邊盯著後視鏡中的我，「難不成你看過裝著炸彈的車子？」

「怎麼可能，我的意思是在電影裡看過。」我立刻否認。其實，我曾目擊兩個調查對象遭車子炸飛。

「但你不僅發現炸彈，還順利拆除。」

「咦，真的嗎？」美樹問。

「我還在詢問轟先生的狀況，他突然鑽進車底，若無其事地拆掉炸彈。」

「千葉先生，你怎會有這種本領？那是真正的炸彈啊！」

「這個嘛……」我沒必要隱瞞，或者該說，想不到其他解釋，只好老實回答：「一看就知道。」那炸彈裝置連著幾條導線，我推測切斷一部分就能阻止爆炸，於是憑直覺隨便選一條，電源立刻熄滅。過程僅僅如此，我根本不在乎做法是否正確，反正就算爆炸，我也不痛不癢。

「千葉先生，一般人絕對無法拆除炸彈。你究竟是什麼來頭？」

「很不可思議嗎？」我擔心他們起疑，思索片刻，開口道：「告訴你們吧，我的老家是開加油站的，所以我學生時期就取得處理危險物的執照。」

我想起認識的人擁有這種執照。不過，加油站和處理危險物有何關係，我也說不上來。只要給得出理由就會受到接納，這是人類的心理特徵之一。或許是這樣，他們不再追問，但也可能是放棄深究。面對我的言行舉止，人類似乎很容易感到疲累。

「對了，千葉先生，你怎麼處理拆下來的裝置？」

「你是指炸彈嗎？」

「『炸彈』這個字眼，聽起來像小孩子的玩具，一點真實感也沒有。」

「我裝進紙袋，送給轟當紀念。」

「咦？」山野邊發出驚呼。

「你想問我，為何把這麼重要的證據輕易交給他，對吧？我早猜到這一點。」其實，我根本沒猜到。當時我不認為哪裡不妥，現下看見山野邊的態度，才發覺有些不妙。「別擔心，就算持有炸彈，他也做不出驚天動地的事情。」

「話雖如此……」

「我們的首要之務，是思考今後的行動。」我向負責駕駛的山野邊說道。窗外雨勢逐漸轉弱，仰望天空，烏雲也變得稀薄。我暗暗期待放晴，但等我一下車，肯定又會烏雲密佈，下起彷彿要印證「世事不如意十常八九」的驟雨。關於太陽的模樣，我在照片及影片中看過，大約想像得出晴天的景色。不過，我還是希望親身體會風雨過後，陽光照耀大地的感覺。雖然跟聽音樂比起來，這只是小小的願望。「仔細想想，如果我們繼續守在轟的附近，或許就能逮到本城。」

「是嗎？」

「山野邊，你不是認為本城極可能是想借由引爆車子殺死轟？」

「多半沒錯，而且他想連我一起炸死。」山野邊毫不掩飾心底的苦澀。「原以為不會再害怕那男人，但是……」

「但是？」

「他的可怕超越我的想像。」山野邊垂頭喪氣。

「既然想炸死你們，車子沒爆炸他肯定會感到疑惑，不是嗎？你不認為，他會設法從轟的口中問出來龍去脈？」我會這麼猜測，是根據以往的經驗。一旦計劃生變受挫，人類往往會想找出原因。不管是為了記取教訓，或是單純滿足好奇心，在我眼中，這就和從高處躍下卻著地失敗時，大喊著「不可能」邊挖開腳下地面一樣。

「機率大概只有一半吧。」山野邊沉吟片刻，應道：「搞不好他不喜歡追根究底。何況，轟先生在我們的監視下，他不會傻傻現身。即使要進行確認，也會委託別人，或打電話給轟先生。」

「本城打給轟先生？」

「沒錯，他可能會假裝毫不知情，向轟先生打聽一切經緯。我拜託轟先生，到時含糊解釋我們救他的過程。反正轟先生本來就不清楚狀況，不必擔心他說溜嘴。」

「轟先生真的很信任那男人，」美樹嘆口氣，「簡直對他唯命是從。」

「這就是景仰吧。」

「景仰？」美樹反問山野邊。

「『所謂的景仰，就是做麻煩事』。」山野邊拋出宣傳口號般的一句。

「你在說什麼啊？」

「這是帕斯卡的名言。」

「又是帕斯卡？」美樹又好氣又好笑的話聲盤繞在車內。

「怎麼解釋？」

「我也不太清楚。或許帕斯卡認為，表達景仰之意不能光靠嘴說，必須替對方認真做點事。」

「啊，原來如此。」

「我從以前就常常想起這句話。在工作上遇到認真為我處理麻煩的人，我總不禁猜測，他們會不會在對我表達景仰之意。」

「那就不得而知了。」

「也是。」山野邊聳聳肩，「不過，感覺得出轟先生對那男人懷抱景仰。畢竟那男人在轟危急時，幫他很多忙。」

「這麼說來，原先是本城向轟表達景仰之意？」我問。

「那是裝出來的。」

「好了，現在怎麼辦？」美樹出聲。

「該怎麼做才好……」山野邊並未試圖掩飾自己的無計可施，嘴裡咕噥著：「還有十二天……」

「這樣啊……」我差點脫口說出「不，調查時間只剩四天」。一旦向上層呈報「認可」，山野邊的生命將在第五天終結。

「千葉先生，你不趕時間嗎？」

車子在等紅燈。我抬起頭，透過後視鏡與山野邊四目相交，忍不住應道：「最好快點行動。」你們所剩的時間真的不多。

「不，我的意思是，你有沒有其他事得處理？工作不要緊嗎？」

這就是我的工作。我暗暗想著，當然沒說出口。「不必擔心。無論如何，我都要見本城一面。」

「還有十二天……」山野邊重複一遍。我恍然大悟，原來他是指上訴的期限。

「如果只剩一週，你們會怎麼做？」我問。

「咦？」

山野邊沒特別驚訝，似乎並未意識到我是指他的壽命。

「『倘若該奉獻僅剩一週的生命，那麼，一百年的壽命同樣該奉獻』。」山野邊又念出像法律條文或契約內容的話語。

「哦？」

「這是誰的名言？」美樹問。

「也是出自帕斯卡的《思想錄》。」山野邊苦笑著回答。

「看來，世上所有名言都是帕斯卡說的。」美樹笑道：「不過，千葉先生，僅剩一週的生命，卻得奉獻一百年的壽命，這是什麼意思？」

山野邊回到公寓後，打開廚房的冰箱。我站在一旁看著，他突然出聲：「千葉先生，你小時候聽過『冰箱的門無法從內側打開』嗎？」

「好像聽過。」我回答得模稜兩可。

「那是錯的。」

「哦，真令人吃驚。沒想到冰箱的門居然能從內側打開。」我試探性地應道。其實，我根本不曉得哪一點值得吃驚。

「不過，從內側打開得費一番功夫。冰箱的門是氣密式的，很難靠蠻力推開。小時候，聽說有人躲在冰箱一直沒被發現，我害怕得不得了，好一陣子連開冰箱都心驚膽跳。」

「小時候學到的知識往往是錯的。」我停頓一下，又補一句：「如果冰箱的門真的無法從內側打開，我倒想把本城塞進去。」我沒特別的用意，只是希望說一些山野邊認為我「應該會說」的話。

山野邊的反應比想像中激烈。他睜大雙眼問：「為什麼要把本城塞進冰箱？」

「當然是……」我遲疑一下，繼續道：「讓他嘗嘗天寒地凍的滋味。」

山野邊無奈一笑。

「能不能放點音樂來聽？」

山野邊起身走進另一個房間，不久後，拎著一台迷你音響回來。他遞給我數張CD，詢問：「想聽什麼？」

「對你們夫婦來說，音樂也是不可或缺的嗎？」

「咦？」

「要不然，你怎麼會在這裡準備迷你音響？」這棟公寓只是暫時的棲身之處，不需要任何多餘的家具，所以屋內十分冷清。但在生活基本用品中，竟包含音樂。

「因為……」山野邊吞吞吐吐，「我們原本打算抓到那男人後，在這裡執行報復計劃。」

「哦？」

「被迫聽刺耳的音樂，不也是一種痛苦？」

「啊，原來如此。」我恍然大悟。以往，我曾多次目睹「刑求」，也就是人類對人類使用暴力的場面。最近遇上的機會較少，但我並不感到陌生。陷入亢奮狀態時，人類往往會做出毀滅他人的暴力行徑，而且手段五花八門。除了肉體上的折磨，我還見過妨礙睡眠或製造震耳欲聾的噪音等方法。

「這確實是方法之一。」

「千葉先生，你不驚訝？」美樹問：「你不擔心我們是真的想刑求那個人，而不是開玩笑？」

「這個嘛……」我含糊應答，然後聳聳肩。聳肩是非常好用的身體語言，在對方眼中能代表各種意思。此時，我忽然想到，山野邊剛剛是說「原本打算」，意思是已改變心意？他們取消在這裡的刑求計劃？

不過，這些事一點也不重要。我興沖沖地插上插頭，隨手挑一張CD放進迷你音響後，按下播放鈕。音響中傳出鋼琴與薩克斯風的合奏，我頓時感到心曠神怡。

「你喜歡桑尼·羅林斯（註：Sonny Rollins（一九三〇～），美國五〇至七〇年代的著名爵士薩克斯風演奏家。）？」山野邊問。

我怕再次做出錯誤反應，不敢出聲附和，只曖昧地點點頭。

「我也是。他有『爵士樂巨人』之稱，相當名符其實。」

「大概幾公尺？」

山野邊噗哧一笑，似乎將我這句話當成無聊的玩笑。

「羅林斯的薩克斯風，就像巨人吹的一樣氣勢磅礴。」

「是啊。」

「隨興、豪放，宛如在天空翱翔。」

「是啊。」

「但RCA時期（註：一九六〇年代，羅林斯有一段時期與美國的RCA唱片公司簽約。）的羅林斯普遍評價不佳，大家認為他失去自由自在的特色。」

「好像是這樣。」我配合著答腔。其實，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RCA時期」，八成又是某種分類吧。人類最喜歡依某種特別的定義來區隔、分割時間。

「坦白講，我滿喜歡RCA時期的羅林斯。這時期的他受到自由爵士樂風潮的刺激，嘗試許多新的挑戰。不過，羅林斯的樂迷總是異口同聲地說：『那不是羅林斯。』」

「那他是誰？」

「唔，羅林斯。」山野邊皺著眉回答。美樹噗哧一笑。

我再度做出「在對方眼中能代表各種意思」的好用動作，便沉浸在薩克斯風的悠揚旋律中。原來如此，聽起來確實像巨人哼的歌，豪邁又充滿活力。

靠著牆壁聽音樂，果然是種享受。共處一室的山野邊夫婦或坐或躺，臉上各自帶著倦容。看著他們萎靡不振的模樣，我沒有太多感觸。

山野邊取來擱在牆角的攝影機，在我的前方把弄。不曉得他在做什麼，我沒特別理會。直到CD播完，我才開口：「終於輪到攝影機登場？」

山野邊打開攝影機的蓋子，在液晶螢幕上查看錄影片段。相隔一晚，他好不容易鼓起勇氣進行確認。不知何時，美樹在他身旁坐下，同樣盯著畫面。

「搞不好能從影片中找到一點線索。」

「線索啊……」

我隨口回應，正要換一張CD，美樹卻說：「從頭開始播放吧。千葉先生，你也一起來看。」迫於無奈，我只好壓下想聽音樂的心情。

影片的開頭，出現昨晚我們闖入的飯店客房。這台攝影機想必一直放在圓桌上。鏡頭微仰，拍到坐在正前方的本城上半身。

畫面外響起記者的話聲：「或許該先跟您說聲『辛苦了』。」

「謝謝貴社為我準備這間客房。」本城崇答得彬彬有禮。

接著，記者說明這次專訪的主旨，不時穿插「恭喜您洗刷冤屈」、「您在看守所內想必受過不少委屈」、「在看守所初次見面時，我就看出您是沉著冷靜、堅毅剛強的人物」等恭維的話語。此外，還提到兩次「揭發真相能讓世界更美好」，約莫是他的理念或主張吧。

「請在這裡好好休息，偶爾抽空接受我們的採訪就行。」

本城面無表情地點點頭，環顧四周。

「好不容易獲釋，您一定想去外頭大玩一場……」記者接著道。

「別擔心，我會乖乖待在這裡。」本城崇的態度比記者沉著。「小澤先生也提醒過我，必須待在聯絡得上的地方。」

山野邊或許是認為我會對「小澤」的身份感到好奇，主動告訴我：「律師。」

原來如此，小澤是本城崇的律師。

「等後天一切結束後，您會回府上嗎？」記者以聊天般的語氣問道，想營造出閒話家常的氣氛，其實聽起來極為彆扭。

「不，我家附近恐怕會有媒體記者守著。」本城崇回答。

「對了……」記者微微拉高嗓音，「有個您認識的人托我傳話。」

「我認識的人？」本城反問，話聲中不帶感情。

「對方是您的高中同學。」

「高中同學？」本城歪著腦袋沉吟，彷彿根本沒經歷高中生活。

「原來他也有過高中生活。」山野邊低喃。

忽然間，我腦海浮現剛剛聽到的「RCA時期」。

「你和對方見過面？」畫面裡的本城崇面無表情地問。

此時，記者約莫是點了點頭。「某天下班時，一名穿套裝的女子向我搭話，問我是不是記者。她似乎知道我跟您保持著聯繫，不曉得是從何處得到的消息。我正感到狐疑，她又說您獲判無罪後，我會和您見面。她自稱是占卜師，來歷十分可疑，但她聲稱與您熟識……」

「我的高中同學裡沒有這號人物。」本城的眼神如蛇一般犀利。

「那麼，大概是騙子吧。她要我轉交這個給您。」記者遞出一張小紙片。

山野邊目不轉睛地瞪著畫面，「那女的不曉得是誰。」

「就是啊。」

「若有必要，我會打電話聯絡她。」本城接下紙片，身體卻突然停住。

原來是山野邊按下暫停鈕。

「有沒有辦法看出紙片上的字？」美樹湊近畫面。

「在哪邊？」我也仔細端詳，但只分辨出是姓名和電話號碼，看不清到底寫些什麼字。「你們認為，本城會去見這個陌生女人？」

「也對，他不會冒這種險。」

「況且沒有任何好處。」

「不過，或許我們能從這個女人身上找到一些線索。」

「是嗎？假如能看出電話號碼，事情就好辦了。繼續播放吧。」

若出現不同角度或亮度的畫面，或許憑我的眼力能辨識得出。

山野邊一按，液晶螢幕上的影像再度動起來。我全神貫注地盯著畫面。記者正要將紙片遞給本城，下一瞬間，我立刻明白沒必要這麼費力。

影片裡的記者對本城說：「這位香川實夕子小姐，長得非常漂亮。」

「唔……」我不禁發出低吟。

香川是我的同事，昨晚我才在CD唱片行的試聽機前碰到她。

「啊，千葉，原來你負責那個姓山野邊的男人？」

特種行業林立的南金剛町一隅，有間地下咖啡廳。我一踏進店裡，便找到香川的身影。這間營業到深夜的音樂咖啡廳，就是她推薦給我的。

她獨自坐在店內最深處的四人桌位。我走過去，在她面前坐下，直接問：「你的調查對像是本城崇？」她瞪著眼回答：「是啊。」或許是不希望干擾旋律，她輕聲細語，像只動嘴沒出聲。

「你知道山野邊的事情嗎？」我當然也儘量壓低嗓子，畢竟音樂比說話重要得多。

「多少知道一點，就像你知道本城的事一樣。」

「你上次提過，是四天前開始調查？」

「但今天才聯絡上本城。」

「你是顧慮到審判還沒結束？」這意味著，香川早我兩天開始調查。「山野邊想找本城報仇。」

「好像是這樣。對了，本城跟我提過，山野邊到飯店找他時，身邊帶著一個既不像律師又不像保鏢的古怪男子……」香川指著我竊笑。

「方便問個問題嗎？」我回想山野邊夫婦的話，「聽說在人類中，本城崇屬於極度沉著冷靜，做事從不慌亂的類型？」

「就是人類口中的『無血無淚』吧。事實上，他當然有血也有淚。」

「既然如此，他剛離開看守所，還得提防山野邊夫婦的糾纏，為何願意和陌生人見面？他應該相當冷靜謹慎，你怎麼卸除他的心防？」我問。

香川打了個呵欠。當然，那不過是讓自己看起來像人類的深呼吸。「很簡單，跟你一樣。」

「跟我一樣？」

「只是依情報部的指示去做。」香川聳聳肩。她的頭髮半長不短，稍微超過肩膀一些。「我把聯絡方式寫在紙條上，交給採訪本城的記者。不久，他就打電話過來，大概也想搞清楚我的來歷吧。情報部還指示我，接到本城的電話時，就說一句話……」

「哪一句話？」

「『轟的車子沒爆炸』。情報部告知，只要講出這句話就能吸引本城注意。」

「原來如此。」不曉得情報部對未來掌握到何種程度，當初轟的車子沒爆炸，是因為我發現炸彈。這麼說來，難道情報部早料到我會告訴山野邊「打開車門就會爆炸」？這中間的因果關係，有點類似人類經常談論的「雞生蛋、蛋生雞」問題，至今我仍沒有結論。

「如同情報部所言，本城主動與我見面。當然，他依然十分提防我。」

根據香川的敘述，她和本城約在某摩天大樓的瞭望台，對他說：「電視上的你帥氣十足，我忍不住想幫你忙。我可以為你占卜。」這自然也是情報部指示的台詞。

「帥氣十足？」

「人類往往會對電視上出現的犯罪者產生崇拜之心。或許是基於認同感或同情，衍生出類似憧憬的心情吧。本城崇沉著冷酷，有些人類似乎把他當成偶像。」

「你假裝是他的崇拜者？」

「這種輕浮又虛假的理由，有時比冠冕堂皇的藉口更能取得人類的信任。」

「本城相信你？」

「很驚訝吧？不過，當我告訴他，我是靠占卜得知轟的車子一事時，他露出不屑的表情。」

「想必他不會理睬這種可疑的說詞。」

「但事實是，我知道轟的車子沒爆炸。他肯定非常在意這一點。」

「原來如此，他大概認為你有利用價值。」

「我真搞不懂。」

「搞不懂什麼？」

「他的眼神實在古怪。雖然相處的時間很短，我看得出他非常聰明，只把其他人類當成道具。」

「他沒有良心。據說每二十五人中就有一人。」

「沒有雙親？那他怎麼出生的？難不成他是複製人？」

「不是雙親，是『良善心靈』的良心。」我複述山野邊的解釋。「這種人被稱為『精神病態者』，完全不顧他人死活，而且沒有做不到的事情。由於不在乎他人的感受，所以能放手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確實會有這種人類。」香川附和，「像是綁架一個無辜女人，揍得她面目全非，還笑嘻嘻地施加各式各樣的凌虐手段。」

「本城也是這種人吧。」

「不過，我認為不在意他人、缺乏良知的人是最強的。」

「因為什麼都辦得到？」

「沒錯，而且這種人擅長找把柄，好陷害或利用別人。這麼一想，最後能存活下來的，多半是自私自利的人類，不是嗎？」

「怎麼說？」

「生物界的法則，不就是強者才能存活？記得有句成語……」

「弱肉強食？」

「物競天擇。」香川繼續道：「奇怪的是，現在存活的人類不全是這種類型。」

「這樣一想，確實有點奇怪。」我點頭附和。

「為何不是只剩下自私的人類？」香川沉吟片刻，困惑地說：「難不成剩下的二十四人，也不是省油的燈？」

理論上沒錯，不過真是如此嗎？「你說的也對，按理世上應該只會剩下本城這種人。」

「是吧？以進化的過程來看，這是必然的結果。」

接著，我們便不再交談，專心欣賞音樂，偶爾拿起杯子啜飲一口。

一首漫長的曲子結束，店內忽然冷清許多。明明燈光依舊，我卻有種周圍變得昏暗的錯覺。真正的夜晚與黑暗，並不會造成我的困擾，但驟然止歇的音樂卻會帶來莫名的不安。

此時，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對了，那個人在哪裡？」

「誰？」

「本城。你為他安排藏身地點，對吧？」

「嗯，是啊。我依情報部的指示，建議他躲在一幢沒人住的透天厝，但是……」

「但是？」

「他拒絕了。看來，他一點也不相信我。對我提供的場所，他絲毫不感興趣。」

「要是他欣然接受，這男人大概沒什麼大不了。」

「不過……」香川接著道：「要是不清楚他躲在哪裡，調查工作沒辦法進行。於是，我尾隨在後，查出他的棲身之處。」

「在哪裡？」

「一座大宅邸。」

香川背出地址。位於猿塚町，屬於高級住宅區，離昨天那間飯店不遠。據香川描述，那是佔地寬廣、門面氣派的豪宅。

「那是本城的家嗎？」

「好像不是。那裡住著一個姓佐古的老人，本城跟他有交情，但不是親戚。」

「佐古欠本城人情？」

「大概吧。」

「去問情報部應該能得到答案。」

「我不想對情報部低頭，八成是本城握有佐古的把柄吧。千葉，你會告訴山野邊，本城躲在佐古家嗎？」

「我幹嘛這麼做？」

「也許……對你的調查工作會有幫助？」

「那倒不見得。不過，遇上非提供線索不可的場合，我會拿出來充數。你呢？打算怎麼進入佐古家？」

「上門造訪太不自然，我想透過電話聯絡，或利用本城外出的機會。話說回來，其實我已調查得差不多。」

「反正一定是『認可』。」

「千葉，你也是吧？」

香川望著杯中的水，忽然指著浮在上頭的冰塊。

「對了，你知道嗎？冰塊會浮在水上，是因為有浮力。」

「哦？」這麼一提，我似乎聽過這個字眼。

「物體進入水中，就會產生浮力。嚴格來說，就是水會產生往上推的力量。最有趣的是，浮力大小與物體的重量無關。」

「什麼意思？」

「既然是幫助物體浮起的力量，多數人會以為跟物體的重量有關。其實，跟浮力有關的不是重量，而是體積。物體的體積愈大，產生的浮力愈強。」

「那又怎樣？」

「假設在杯子裡裝滿水，再放入冰塊。」

「我可不會幹那種事。」

「我知道。當冰塊融化，杯裡的水變多，不是應該會溢出杯外？實際上，水位不會改變，更不會滿溢流出。背後的原因，就是我剛剛提及的浮力。」

「你想告訴我，這就是浮力的職責？」

「沒錯。冰塊雖然消失，整體的水量卻沒變化，你不認為跟人類的死亡有異曲同工之妙嗎？」

「不認為。」我實在想不透，她怎會把浮力和人類扯在一起。腦海冒出落水身亡的人類，但似乎與她說的無關。

「一旦死亡，人類就會從世上消失，總量卻不會減少。」

「原來如此。」死了一個人，既不會引起社會關注，也不會對整體人類造成影響，我同意這一點。告訴香川後，她回答：「你的看法也沒錯，但我想表達的是，人類就算死去也不會消失。」

「你指的是，人類拿來安慰自己的『幽靈』或『鬼魂』？就算死亡，靈魂也會留下，所以不會消失？」

香川笑道：「不是的，人類不是會記住死去的親友嗎？我只是在想，會不會是以這種形式留在世上。」

「就像冰塊融化後，會和水混合在一起？」

「沒錯，亡者會融入其他人的記憶，因此總量不會減少。」

「總覺得這種想法有些古怪。」我直率地說出感想。「不過，我對浮力頗有好感。」

「頗有好感？對浮力？」

「這傢伙不是非常盡責嗎？只要是腳踏實地認真工作，我一向都很欣賞。」

「若說那是浮力的工作，倒也沒錯。」香川意興闌珊地低語。

回到山野邊夫婦的公寓，美樹忽然衝到我面前說：「千葉先生，你快進來準備，我們馬上出發。」

「出發？上哪去？」我在門口脫掉鞋子，穿過走廊。山野邊站在冷清的屋內，笑著告訴我：「終於逮到他的行蹤。」

看來，還沒說出香川給的情報，他們已知曉。但我並不失望，也不吃驚，只煩惱該擺出怎樣的表情。

「箕輪打電話來。」美樹解釋。跟昨天一樣，她穿黑毛衣和黑長褲。

「啊，原來是箕輪。他又獲得新消息？」前天告知他們本城躲在飯店裡的，就是箕輪。

山野邊忙著整理手邊的圓鼓形大袋子，在做出發前的準備。往袋裡一瞧，裡頭塞滿小型電流槍及電擊棒。收拾完攜帶物品，他拉上拉鏈。

「這是流行嗎？」我問。

「流行？」

「隨身攜帶電擊棒。轟不也是遭電擊棒攻擊？」

「唔，要讓人失去抵抗能力，這是最簡單的方法。如果有槍更好，對手會心生懼怕。」

「那是自殺用的東西。」

「咦？」

「手上一旦有槍，可能還沒殺死敵人，就先殺死自己。」

「什麼意思？千葉先生，你對槍也有研究？殺死自己是怎麼回事？」

我回想著同事的原話，回答：

「你知道在槍械合法的國家，民眾為何要買槍嗎？」

「是指美國嗎？因為治安不好，隨時會遇上強盜或色狼，需要槍自我防衛。」

「沒錯，但有件事你不曉得。」

「哪件事？」

「實際上，一旦持有槍械，自殺的風險會大幅上升。」

「自殺？」

「電視上每天報導駭人聽聞的案件，民眾當然會產生保護自己的念頭。但手邊有槍後，比起遇上歹徒，發生意外或自殺的風險更高。」

「是嗎？」

「我也是聽說的。」根據我當時聽到的內容，持槍率偏高地區的自殺率，比持槍率偏低地區的自殺率要高得多。而禁止買賣槍械的地區，不僅自殺率極低，兇殺案也大幅減少。由於我的工作與人類的死因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一類資訊我記得非常清楚。

「可是，日本並未開放民眾持有槍械，每年仍有三萬人自殺。」

「等開放持有槍械，這數字會攀得更高。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

「人類會對能掌控的事物感到安心。」

「安心？」

「槍在自己手上，何時使用是自己的自由。既然由自己決定，自然不會有任何危險。這就是一般人的想法。在一般人心中，無法預期的恐怖暴力事件更可怕。正因如此，大夥才會想擁有槍械。沒人認為槍械會誘發自殺，大夥都認為自己能完全掌控手中的槍械。」

「難道不是嗎？」

「任何人都會有突然想一了百了的時候，要是手邊有槍，自殺的機率會驟升。」

「但是，這與槍械並無直接關聯。即使手頭沒槍，還有很多方法自殺。」

「用槍的失敗機率很低。」

「什麼意思？」

「除非發生特殊狀況，否則通常是當場死亡。採取其他自殺方法，還有可能挽回，用槍根本毫無轉圜餘地。只要沒槍，自殺率便會下降。」

「千葉先生，你怎會知道這些？」

「算是專業知識吧。」

「專業知識？」

「我老家是開加油站的。」

「或許你說的對，就像一般人都以為自己開車比搭飛機安全。」

「正是如此。」我指著山野邊，「車禍事故一天到晚隨時在發生，頻繁的程度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相較之下，飛機卻極少發生死亡事故。然而，大夥都認為開車比搭飛機安全，你曉得其中原由嗎？」

「因為能夠自己掌控？」

我點點頭，「這就是高估能力的下場。」

「高估能力？高估誰的能力？」

「自己的能力。」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這時代的人相對熟悉的香煙或麻藥之類的成癮物上。吸食者總是太過信任自己，認為自己能

控制用量，最後往往無法自拔。其實，人類具備的不是控制自己的能力，而是為失控尋找藉口，及在失敗後變更目標的能力。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過，我慶幸手頭沒有槍，還有另一個理由。」山野邊喃喃道。

「哦？」

「假如我手上有槍，站在那男人面前時，我不敢保證能忍住不開槍。」

「開了槍，會造成不好的後果嗎？」

「讓他死得太輕鬆，難消我心頭之恨。」山野邊咬牙切齒。

原來如此，山野邊的報仇不是一顆子彈就能解決。

「你們在聊什麼？我準備好了，快出發吧。」美樹不知何時來到一旁。

山野邊站起身。「千葉先生，你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去？」

「當然。」雖然繼續觀察他們的復仇行動不會影響調查結果，我還是得儘量待在他們身邊。畢竟這是我的工作。

「那男人躲在律師安排的出租公寓。」山野邊告訴我。

「出租公寓？不是獨棟住宅？」

「對，是出租公寓。」

我沒再答腔。山野邊見我沉默，似乎會錯意，自顧自道：「你放心，我們不會直接衝進公寓。昨天剛發生飯店那件事，就算我們過去，他也不會乖乖開門。」

確實如此。第一次面對面時，本城已得知山野邊夫婦打算對付他，接下來肯定會更謹慎小心。

「箕輪說，那男人今天在公園有約。」

「公園？」

「濱離宮恩賜庭園，你聽過嗎？」

「庭園？」

「名為庭園，其實是座公園。從前是一座位於新橋、汐留一帶的庭園，後來改建成公園。今天，那男人會在園內的水上巴士停泊處和某人見面。」

「哦，對方是誰？」

「這就不清楚了。」

我陷入沉思，沒再與山野邊交談。我需要一點時間整理互相矛盾的訊息。

山野邊聽到的消息，跟我聽到的消息不同。

香川告訴我，本城躲在位於猿塚町的獨棟豪宅，屋主是個姓佐古的老人。

箕輪卻告訴山野邊，本城躲在出租公寓。

我再怎麼對人類的事情孤陋寡聞，也曉得獨棟豪宅與出租公寓的不同。

香川不可能對我撒謊，她沒有理由這麼做。

由此可見，箕輪給山野邊的消息是錯的。背後有兩種可能。

箕輪掌握的是錯誤情報。

不然，就是箕輪故意撒謊。

前者並不稀奇，因為人類經常犯錯。後者也不稀奇，因為人類經常撒謊。

車子在壅塞的道路穿梭，我們的話漸漸變少。迴蕩車內的音樂，宛如以鋼琴聲包覆輕快的歌聲。我彷彿看見音樂在前座那對沉默寡言的夫婦頭髮上彈跳。

我聽著雨刷摩擦擋風玻璃的聲響。雨勢雖然不大，但絲毫沒有止歇的跡象。一顆顆雨滴撞在玻璃上，碎裂四散。

「天空明亮了些，但雨就是不停。」山野邊自言自語。

「沒那麼容易停。」對於這一點，我相當有自信。每次為工作來到人間，往往在下雨。就算沒下雨，也是烏雲密佈，空氣中飄著眼睛瞧不見的雨霧。「好想看一看太陽。」

「千葉先生，太陽總會露臉的。要是雨真的下個沒完，後果不知會多麼嚴重。」

「真的嗎？」我懷疑自己根本沒機會目睹太陽的出現。

「這麼一提，我也有些不安。」坐在副駕駛座的美樹轉頭說：「我們認為明天早上太陽一定會升起，但那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想法，根本沒有證據。」

「唯一能肯定的，就是人遲早都會死亡。」

「千葉先生，你怎麼老愛提這種讓人難過的話題？」美樹責備道。

「另外，還有一件能百分之百肯定的事。」

「哪件事？」

「每個人都活過。」

「什麼意思？」

「每個人都有生日。」

「那又怎樣？」

「我只是覺得，既然要談這個話題，不如想得樂觀些。」

約過二十分鐘，山野邊的手機響起。山野邊拿起手機一瞧，遞給坐在副駕駛座的美樹。「箕輪打來的，你接吧。」

「喂？」美樹按下通話鍵，手機另一端傳來一句：「我是箕輪。」我全神貫注地觀察手機周圍的空氣，將手機的電波復原成聲音。

「山野邊在開車，我替他接電話。」美樹的語氣異常平淡。

「啊……好久不見……久疏問候……」箕輪似乎有些狼狽，吞吞吐吐道：「那時造成不愉快，我感到相當抱歉……」

「不，是我太小題大作。」美樹回答，大概是指女兒過世時箕輪的採訪行為吧。「我們正趕往濱離宮恩賜庭園。由導航器看來，大概還需要……」

「十五分鐘。」負責駕駛的山野邊應道。

「大概還需要十五分鐘。」

「噢，那很好……」

「那很好？箕輪，這是你提供的消息，怎麼說得事不關己？」

「話是沒錯……」箕輪欲言又止。我試著分析他話中的種種情感，或許有點像人類喝下葡萄酒後猜測產地。他並非「警戒」或「詫異」，比較接近「懷疑」或「迷惑」。

「山野邊真的打算過去？」箕輪接著問。

山野邊握著方向盤，凝視前方的擋風玻璃，彷彿在說服自己般呢喃：「我們夫婦堅持要行動，於是箕輪百般勸阻，這是最健全的狀態。」光是聽美樹的回應，山野邊便大致猜到箕輪的意見。

「我不認為報仇是壞事，但要是做出違背常理或犯法的舉動，你們可能會惹上麻煩。這才是我最擔心的情況。你們明明沒做壞事，為

了報仇變成眾矢之的，太划不來。」箕輪似乎是透過美樹與山野邊對話。

「箕輪，你是想勸我們打退堂鼓嗎？但你的論點實在一點說服力也沒有。」

前天箕輪提供本城躲在飯店的消息時，說起話也是像這樣不著邊際。

箕輪沉默半晌，應一句「或許吧」。他似乎不是刻意逃避問題，是在反問自己「為何要把消息告訴山野邊」。

「我不知道怎麼做才對。不過，我希望就算使用暴力手段……」

「也該手下留情？」

「不，我不是要你們手下留情，而是希望你們別為此賠上後半生。」箕輪的語氣幾近懇求。

「咦？」

「動手前，請多為自己的人生想想。」

美樹不知怎麼回答，愣了一下，移開手機對山野邊說：「箕輪希望我們『別為了報仇糟蹋後半生』。」

美樹的口吻像在傳達重要訊息，不帶絲毫調侃或取笑意味。

「我們的人生早就糟蹋殆盡。」山野邊語帶自嘲，「箕輪嘴上這麼勸，心裡其實很明白。你告訴他，等一切結束，我們會搬到南洋的小島安享晚年。」

美樹照著這些話向箕輪轉述。

「這種陳腐的皆大歡喜結局，寫在小說裡不知有多糟糕。」箕輪有氣無力地笑道。

「他說，在南洋小島安享晚年是老套的結局。」美樹轉述箕輪的話。

山野邊瞇起眼。「寫在小說裡是老套的結局，發生在現實中卻是不得了的大事。」

這通電話到此結束。

「最後這句是什麼意思？」我問山野邊。

「這是我和箕輪聊過的話題。舉個例子，假設電影出現『主角為了救孩童遭車子撞死』的老套劇情，觀眾一定會想打瞌睡吧？」山野邊解釋。

「是啊。」我嘴上這麼說，其實一點也不在乎觀眾會不會打瞌睡。死亡就是死亡，不會因死亡的方式有所不同。

「然而，現實中要是發生這種事，卻一點也不老套。」

「你的意思是，這樣的行為很令人感動？」

「唔，感不感動是一回事。我想表達的是，這也是一種相當深刻而沉重的『死亡』。所謂的老套，並不存在於現實生活中。若為了拯救他人犧牲生命，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我不懂到底哪裡了不起，嘴上仍回答：「真有道理。」

能夠找到停車位，實在算是運氣好。山野邊原本開著車子在公園附近緩緩前進，遭後頭車輛按了兩聲喇叭。山野邊嚇一跳，趕緊左轉，鑽進一條小巷。這條巷子的右側是一長排圍牆，不像一般道路。路面呈平緩的彎曲，彷彿永無止境，看不到終點。

「走到底恐怕是死胡同，」美樹看著汽車導航系統的地圖畫面，「這似乎只是一條通往市場的小徑。」

「一般車輛無法通行嗎？」山野邊試探性地詢問。

「不過路幅還算寬，就算路邊停車，也不至於造成影響。」

聽到美樹的建議後，山野邊點點頭，靠邊停車。

雨依舊下個不停，但小得看不見雨絲，像瀰漫在空氣中的霧水。下車後，山野邊夫婦並未撐傘。

我們步行回到大馬路，美樹指著前方。在一座小橋的另一頭，有一大片寬廣的空地，那大概就是公園吧。我們走上橋往下望，河面雖然不寬，但停泊著幾艘小船。山野邊夫婦的閒聊中提及，這條河是流向東京灣。

公園大得令人咋舌。付完入園費，踏進公園，放眼望去全是綠色植物，背後則是高速公路的高架橋及一棟棟新建高樓大廈。前方是遼闊的庭園，後方卻是典型的都市景色，受這樣的落差吸引，我不停交互觀看。

「這裡真遼闊。往昔似乎是德川家的庭園？」

「原本是貴族利用老鷹來狩獵的場所，大小相當於五座東京巨蛋。」

聽到山野邊這句話，我插嘴問：「你們為何喜歡拿東京巨蛋當衡量的標準？」

之前我從未聽過這種說法，最近這個國家的人類總愛如此說明地方的大小。

山野邊皺起眉，笑著回答：「以東京巨蛋來計算，比較容易想像。若改成迪士尼樂園之類的，會有點摸不著頭緒。」

「換成說五十萬個煙盒，也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大。」美樹瞇起眼。

「原來如此。」我決定放棄理解這個現象。

山野邊取出入園時拿到的地圖，對照看著道：「依箕輪的情報，那男人會在水上巴士停泊處和某人見面。」他指向前方，「就是那裡吧？」

「可是……」美樹突然有些緊張，壓低音量：「我們會不會來得太草率？公園這麼寬廣，我們馬上會被發現。」

美樹的擔憂是正確的。姑且不論本城的來意，這座公園實在太大，本城偶然轉個頭，很可能就會看見山野邊夫婦。他昨天好不容易逃脫，此時見到他們，八成會拔腿就跑。

「我以為你們早就考量到這一點。」

「千葉先生，我們不像你這麼冷靜，根本沒想太多。」山野邊應道：「事到如今，只能儘量保持低調，祈禱別被發現。」

「萬一被發現，該怎麼辦？」美樹問。山野邊沒作聲，望向背在肩上的袋子，似乎裡頭的電擊棒就是答案。

接著，我們筆直前進。以方位來看，應該是朝向東南方。

地面潮濕泥濘，到處是積水。就算雨下得再細再小，時間一長地面還是會濕漉漉。因此，即使是毫無存在感的雨，也會留下惱人的痕跡。

走了一會兒，左右兩側出現高度約至肩膀的樹木。樹枝彎曲盤繞，宛如人類的手腕，舉在半空不知想抓住什麼東西。

「這排梅樹看起來像模樣古怪的活人。」美樹開口。

「不知是在列隊歡迎我們，還是在挑逗我們的邪惡心腸。」

「復仇算是邪惡心腸的表現嗎？」我問。

山野邊沒料到我會冒出這一句，他愣一下，說道：「唔，在一般人眼中算是壞事。」

「但我們不這麼想。」美樹接過話。

山野邊避開地面積水前行，我則直接踩過，任憑鞋子濡濕。美樹在水窪之間跳來跳去，邊詫異地看著我的腳，大概是覺得我很奇怪。

我不明白鞋子弄濕有何不妥，不知該怎麼反應。

「說起德川……」我刻意找了個話題，引開他們的注意力。反正他們剛剛提到此處原本是德川家的庭園，我突然聯想到這一點，應該不會太突兀。

「千葉先生，你又要炫耀歷史知識？」山野邊微微轉向我。

「我上次不是提過報仇制度嗎？」

「江戶時代？」

「對，當時存在著合法報仇的制度。忘記是第幾代德川，或許是初代，總之謠傳有個高高在上的人說出一句話……」

「什麼話？」山野邊問。雨勢雖然不大，但霧水附著在他的發絲上，髮型變得又塌又扁，看起來年紀小了許多。

「『報仇既非勇敢的證明，亦非武士的榮譽』。」

「咦？」

「意思是，報仇既不勇敢，也不是件光榮的事？」

「某個高高在上的人說的。」

「那個人是誰？德川將軍嗎？」

「頭銜不重要吧？」

「不過，這句話到底想表達什麼？」走在我身旁的美樹問。

「提醒大夥不要拘泥於『勇敢』或『光明正大』吧。只要能成功報仇，借助女人的力量也無所謂。」

「借助女人的力量也無所謂？」山野邊一笑，「也就是說，不要管面子或名聲？」

「報仇的重點在於速戰速決，不必拘泥非得親自動手不可，就算找人幫忙也不會被當成卑鄙小人。」

山野邊與美樹互看一眼。這對夫婦經常不發一語，以眼神進行溝通。此時，他們同時瞇起眼，一個說「真是爽快俐落，一點也不矯揉造作」，另一個則說「真佩服這種豁出一切的精神」。

事實上，我也有同感。過去我曾目睹不少企圖報仇卻飲恨失敗的例子。這些人多半是在準備給對手致命一擊的瞬間，突然下不了手，內心產生罪惡感，導致功虧一簣。他們的失敗不太會影響我的工作，所以我並不失望，也沒任何感慨。然而，有時我會忍不住想，既然決定要報仇，為何不能一鼓作氣，還要猶豫老半天？

「千葉先生，你的話讓我受益良深。」

山野邊的口氣有些輕佻，我以為他在開玩笑。「只要能達到目的，我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他又信誓旦旦補上一句，我才明白他是認真的。

「沒錯，而且要速戰速決。」

我們在泥濘的地面上不斷前進，放眼望去，隨處可見引導標誌，其中不乏指示水上巴士方向的箭頭。

「本城很可能在那裡，不如我先去探探狀況？你們貿然行動，搞不好馬上會被發現。」我提議道。

山野邊一聽，神情突然僵住。

「怎麼啦？」我問。

「我又想起上次提過的那件關於家父的事……當時他也說要先探探狀況，便走進鬼屋……」

「再也沒回來？」

「不，最後他回來了。」

仔細想想，這確實跟我剛剛的提議有幾分相似。

「請問……」

我們又走了一會兒，突然冒出虛弱的呼喚聲。轉頭一瞧，一個年輕外國女人不知何時來到我們身邊。這外國女人穿粉紅襯衫搭牛仔褲，撐著透明雨傘，顯然是觀光客。

「方便幫個忙嗎？」她以生澀的日語說道。

「幫忙？」面對突如其來的狀況，山野邊夫婦有些錯愕，口氣卻相當溫和。

「請跟我來……」外國女人說著簡單的日語，指向左方一隅。那邊種滿深綠及明亮的黃綠樹木，簡直像野生的樹叢，跟庭園中央經過整齊規畫的景色完全不同。那些環繞公園外圍的茂密樹叢，或許發揮了圍牆的效果。

樹叢後頭就是河川，河面上想必停泊著小船。

「發生什麼事？」山野邊問。那名臉孔修長的金髮外國女人指著左側樹叢說：「倒在地上。」她的日語雖然彆扭，但不難聽懂。

「是不是有人身體不舒服？」美樹問，女人點點頭走過去。雖然是樹叢，其實範圍很窄，樹木間看得到示意公園邊緣的繩索。

金髮年輕女人轉頭說「這邊」，繼續往前走，山野邊跟在後頭。

女人緊繃著臉，山野邊夫婦以為她遇上突發狀況太過焦慮，毫不猶疑地尾隨，走進隱密的樹叢中。雖然樹叢的範圍只有短短數公尺，卻大大偏離山野邊夫婦原本的路線。

這女人要是不懷好意，不知山野邊打算如何應對？

依箕輪提供的情報，本城在公園某處。此時此刻，突然冒出一個陌生人前來搭訕，八成是本城的同夥。即使稱不上同夥，至少是受本城指示採取行動。當然，兩者可能毫無關聯，但我的懷疑合情合理。

為何山野邊會毫無防備，我實在無法理解。

外國女人逃走了。她踏進樹叢，確認山野邊夫婦和我都跟上後，突然拔腿就跑。我想應該要追過去，便跟著往前跑。但我察覺周圍有其他人類的氣息，立刻停下腳步。

很顯然地，外國女人只負責將山野邊夫婦引入樹叢。她神情畏縮，甚至不敢與我們視線相交，恐怕是受到威脅，例如「把那三人帶到這裡，不然你男友就會沒命」之類的吧。

就像輪班制一樣，女人離開後，深綠樹木的陰暗處走出兩個男人。

兩個都是年輕人，覆著頭巾，分別穿材質光滑的紅、藍雨衣。

今天陰雨綿綿，雨衣一點都不顯得突兀。原以為他們是觀光客，我卻突然聽見劈啪聲響。

兩個男人拿著比手機稍大的機器，前端不斷冒出火花。

穿藍雨衣的男人湊近美樹，舉起電擊棒。他戴著墨鏡和口罩。

穿紅雨衣的男人走到山野邊面前，同樣因墨鏡和口罩而看不出表情。他身材魁梧、體格壯碩，手中的電擊棒不斷髮出閃光及震動空氣的聲響，我不禁聯想到燒得正旺的營火。

山野邊明顯流露懼意。他像遭受驚嚇的野獸般渾身僵硬，一步步後退。或許這是動物的本能。面對電擊爆裂聲及火花，山野邊感受到危險。

「你們是誰？」山野邊戰戰兢兢地問。

「那男人的同伴嗎？」美樹也相當緊張。

「是本城派你們來的？」我向眼前穿紅雨衣的男人問。

「本城？我們確實是受到委託，但不曉得對方的名字。」年輕人回答。他的嗓音頗尖，殘留著一股稚氣。

「哦，是怎樣的委託？」我問。

山野邊忽然靠近美樹，試圖以身體當盾牌，保護妻子。他剛要移動，卻突然放聲大叫。那確實是山野邊的聲音，但與平常的說話聲不同，更接近動物的嘶吼。

電擊棒抵著山野邊的腰，他痛得蹲在地上。

「很痛吧？怕痛就乖乖別動。」穿紅雨衣的男人走上前，迅速取出膠帶，封住山野邊的嘴。他手腳俐落，非常熟練。山野邊並未昏厥，但受到電擊發不出聲，只能乖乖就範。

美樹想衝過去救他，穿藍雨衣的男人卻擋在眼前。

對方的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別出聲」，另一手中的電擊棒又發出閃光。天空下著細雨，似乎並未影響這具武器的性能。

「大庭廣眾下，你們想幹嘛？」美樹咬牙切齒。穿紅雨衣的男人毫不理會，持續捆綁山野邊。

「沒錯，門口有管理員，你們怎麼把人帶出去？」我不禁好奇。門口管理處的建築物不大，管理員數量應該不多，但強行將人帶出公園，容易引來側目。

雨衣雙人組望著我，彷彿現在才發現我。「別動，電擊棒往身上招呼不是鬧著玩的。」穿紅雨衣的男人警告。美樹稍稍強硬地說：「是啊，雖然不像電影演的那樣能電昏人，但會痛得無法動彈。」

「你對電擊棒有研究？」

「我的畢業論文，寫的就是電擊棒。」美樹顯然是在逞強，但不願屈服於恐懼的態度引起對方的戒心，穿藍雨衣的男人拿膠帶往她嘴上貼時，格外謹慎小心。

「沒有黃色嗎？」我問。既然有紅、藍雨衣，當然得有個黃色，才能組成紅綠燈。

兩個男人再次望向我。穿藍雨衣的男人取出腳鐐之類的東西，扣在美樹的腿上。那玩意掛著鏈條，不時發出叮噹聲響。雖不曉得原本的用途，但拿來束縛人類手腳相當合適。

我轉頭一看，山野邊的腳上也扣著這玩意。

照這局面看來，他們打算強行帶走山野邊夫婦。我不禁有些煩惱，擔心他們不願給我相同的待遇，連我也一併帶走。萬一被丟在這裡，我依然能向情報部索討指示來應付窘境，可是我實在不願低頭。

倏然間，我察覺背後有人類靠近。

立即回頭迎敵，對我來說是輕而易舉。不過，我認為任對手擺佈反倒有助事態發展，於是按兵不動。站在背後的男人以某樣東西碰觸我的腰，我感到莫名其妙，低頭一瞧，又是電擊棒。

「這年頭果然流行攜帶電擊棒上街！」我忍不住想與山野邊分享。

對方並非如我預期穿黃雨衣，而是接近透明的白雨衣。跟其他兩人一樣，戴著墨鏡和口罩。

穿白雨衣的男人舉起的電擊棒，前端不斷迸出劈啪聲響及閃光。他再次將電擊棒抵在我的背上。

「啊……」我恍然大悟，「原來你們不是紅綠燈，是理髮廳招牌。」

理髮廳門口的圓柱型招牌，不正是紅藍白三色?

「咦？」穿白雨衣的男人納悶地看著電擊棒，不停按下開關。

「哪裡不對勁嗎？」話剛出口，我再度恍悟。由於我沒有絲毫痛苦的樣子，他懷疑電擊棒故障。我心裡一慌，趕緊哀號一聲，趴倒在地。怕做得太假他們不信，我又補一句「饒命啊」。

經過反省，我承認演得太誇張。但不得不說，這種情況下要表現得恰到好處，實在是門高深的學問。

第四天

我在陌生的房間醒來，坐起上半身，只見窗上罩著百葉窗簾，縫隙之間隱隱透出白光，顯然是白天。低頭一瞧，我躺在一張寬大的沙發上。接著，我在另一張沙發上找到美樹的身影。既然沒有床，這裡可能並非飯店客房。

我一移動身體，便響起叮噹聲。往下一看，腳踝上扣著一樣東西。

那是兩個圓形的金屬環，分別扣在左右腳上，以鐵鏈連接。環上的鑰匙孔，彷彿正嘲笑著我的愚蠢。

鐵鏈限制雙腳的自由，但步伐小一些，還是能勉強移動。於是，我離開沙發，走到窗邊，撥開百葉窗簾。

眼前是條大馬路，對面是高樓大廈。雨水在玻璃上畫出一條條直線，窗外的景色頓時扭曲變形。

我走近另一張沙發，喚醒美樹。她同樣扣著腳鐐。剛睜開眼睛時，她搞不清狀況，情緒相當激動。但一會兒後，她便撫摸著鐵鏈，苦笑道：「這副腳鐐做得真棒，不知哪裡買得到？」

不是她太遊刃有餘，聽得出語氣中帶著幾分自暴自棄與絕望。

「大概是『捆綁購物網』之類的網路商店吧。最近網路上什麼都買得到，何況在喜愛SM的人眼中，這種東西並不稀奇。話說回來，怎麼沒綁住我們的手？」

「會不會是手銬正好缺貨？要不然就是只找到專賣腳鐐的網站，所以沒賣手銬。」

「或許他們相當有自信，認為就算我們雙手自由，也無法解開腳鐐。」

沙發旁的電子鐘顯示著早晨七點。如果上頭的日期是正確的，此時是我們在公園遭電擊棒攻擊的隔天。

但時鐘會不會故障？會不會早就過了上訴期限，而檢察官已提出上訴？想到這一點，我頓時寒毛直豎。比起生命安全，我更害怕這一點。如果檢察官提出上訴，下次報仇的機會不知得等到何年何月。我們夫婦的精神狀況，恐怕承受不住漫長的等待。

我回想起在濱離宮恩賜庭園的情景。當時遭受電擊，我痛得幾乎無法呼吸，蜷縮在地。而後，他們捆綁我的手腳，以膠帶貼住我的雙眼和嘴巴，將我塞入類似睡袋的袋子。

遭受電擊的症狀消失時，我被固定得像隻毛毛蟲，根本動彈不得。美樹及千葉的處境如出一轍，也遭到「打包」。

那些穿雨衣的男人並未保持沉默。隔著袋子，聽得見他們不時低聲交談。

他們扛著裹在袋裡的我，往公園外移動。

公園的側面沒有圍牆，但有河川環繞，像是護城河一樣。而他們便是利用這條河川，把我帶出公園。

有人輕聲說了句「慢慢放」，接著我感覺身體緩緩下墜。若從外頭看，我肯定像隻吊在半空的巨大蓑衣蟲。

透過種種感覺，我曉得自己被他們放入停在河面的小船。他們把我固定在堅硬的船底，不久，我便聽見引擎的發動聲。

又過一會兒，他們把我拉出袋子。四週一片昏暗，似乎是倉庫之類的建築物內部。「要不要上廁所？」一個年輕人走過來問我，邊撕下我眼睛和嘴巴上的膠帶。他撕得又輕又慢，我的皮膚仍微微刺痛。我無奈地搖頭，他忽然拿出一個小包裝的果凍飲料，將吸口對著我說：「請喝吧，別餓著了。」或許是他十分客氣，我居然毫不猶疑地喝下。片刻後，我才驚覺飲料裡可能摻有安眠藥。

腦袋昏昏沉沉，彷彿意識從肉體蒸發殆盡，我反射性地想到「死亡」這個字眼。久違地想像自己的死亡，我有種悶得喘不過氣的感覺。去年菜摘離世後，我就不曾思考關於自身的死亡。如今這思緒重回心頭，竟再也無法拋開。

人死後會去到哪裡?

「人死後會去到哪裡？」

腦海中響起這道聲音。

那是幼時的我，在某個晚上哭著問父親的問題。

人死後會去到哪裡?

或許哪裡也不去吧，這是我目前的結論。人死後，意識消失，什麼也無法思考，變成「無」的狀態。世上還有更可怕的事嗎?

那就像永遠獨自蹲在漆黑的房裡。不，甚至更可怕。

我置身在袋裡，腦中盤繞著無數思緒，恐懼得幾乎快昏厥。事實上，如果能真的昏厥，不知該有多好，但我只能在無窮無盡的思緒中不斷說服自己「一點也不可怕」。

沒錯，死亡一點也不可怕。

我憶起逝世的父親。

還來不及確認是不是回憶幫助我消除恐懼，我已陷入沉睡。再度醒來時，便身處在這個房間。

「他們到底在打什麼主意？」美樹問。她不是畏怯，話聲中充滿遭比賽對手先馳得點般的憤怒。

此時門突然打開，看來隔壁還有房間。

兩個男人走進來，一個穿藍雨衣，一個穿白雨衣。昨天以電擊棒攻擊我們的就是這兩人。或許是他們在室內穿雨衣的緣故，看起來猶

如幻覺，毫無真實感。接著，我又發現他們都穿長靴。不僅如此，還戴著雨帽、防風鏡，口罩及橡皮手套。

簡直是全副武裝。不管是天花板漏雨或地板滲水，他們似乎都不會感到困擾。

「對了，千葉先生呢？」美樹忽然問道。確實，房裡找不到千葉的身影。我不禁懷疑，打一開始千葉就不存在。正因是幻覺，言行舉止才會那麼古怪。如此一想，一切都說得通。這幾天來，即使站在千葉身旁，我仍有種「我們並非呼吸相同空氣」的錯覺，就像我們昨天造訪的那座位於汐留的巨大庭園。摩天大樓、高速公路，竟與蒼翠的廣闊庭園比鄰，形成一幅不該出現在現實中的景色。千葉也散發著相同的氣息，給人難以捉摸、與週遭格格不入的印象。

美樹望向我，微微偏著腦袋，眼神彷彿在詢問：「真的有千葉這個人嗎？」

「原本跟著你們的那個人在隔壁房間。」站在左側的白雨衣男人拉起口罩說：「他是你們的律師吧？」

當下，我百分之百確定，這次的綁架監禁是本城的指示。知道千葉與我們一起行動的人不多，而且千葉只有前天在飯店裡被誤認為律師。

「請隨我們到隔壁房間。」穿白雨衣的男人繼續道：「對了，勸你們不要輕舉妄動。我們隨身配備刀子、手槍等各種武器，你們卻戴著笨重的腳鐐，抵抗絕對沒有好處。」

「你們想幹嘛？」美樹問得毫不客氣。這是非常正確的應對方式，禮貌是無用之物。從去年到現在，我們夫婦受過太多來自他人，或者該說來自整個外界的無禮對待。既然如此，我們還守什麼禮?

簡直跟工地沒兩樣。

這是我踏進隔壁房間的第一個想法。

地板鋪著一層塑膠墊，我彷彿進入施工現場。

穿藍雨衣的矮小男人比手勢要我們坐下。門旁的牆邊靠著一張小桌子，還擺有兩張圓凳，像是用來欣賞房內景緻的觀眾席。

我依吩咐坐下。為何如此聽話，我也說不出所以然。或許是男人手中的尖銳刀子，讓我的身體選擇服從。所謂的恐懼，不是發自意識，而是發自肉體。

美樹也坐在椅子上，愣愣看著室內。她的現實感正一點一滴消失吧，跟我一樣。

穿白雨衣的男人走到房間中央。我隨著他的身影移動視線，一張附靠背的椅子出現。

接著，我看見千葉。

他坐在房間中央的椅子上，雙腿捆在椅腳上，雙手則綁在椅背上。

用的不是腳鐐手銬之類戒具，而是膠帶。

另一個穿紅雨衣的男人站在他旁邊。昨天全身動彈不得時，我隱約聽見千葉提到「理髮廳招牌」。這三個男人的雨衣顏色確實和理髮廳招牌一樣，不過，在那麼危急的情況下，虧千葉能悠哉發表感想，真不知該敬佩還是錯愕。

「請仔細看著，這位律師先生接下來會受一點皮肉傷。」站在千葉身旁的紅雨衣男，語氣彷彿在指導做菜。三個男人中，他的體格最魁梧，簡直是虎背熊腰。他握著一根細長的工具。

「千葉先生跟這件事無關。」我不明白他們的意圖，只能勉強擠出這句話。

原來他們鋪塑膠墊，是不希望弄髒地板。換句話說，他們接下來的行為可能會弄髒地板。

坐在房間中央椅子上的千葉，像是等待治療牙齒的患者。

「這位律師先生當然跟這件事有關。」站在椅子旁的紅雨衣男反駁。他也戴著防風鏡。為什麼要戴防風鏡？難道會有水濺到他臉上嗎？算了，我不能再欺騙自己。即將濺到他臉上的多半不是水，而是血。

「他是你們的律師，怎麼可能沒關係。」

「我不懂，你們為何要這麼做？」我意外地冷靜。不，與其說是冷靜，不如說是尚未進入狀況。把人綁起來嚴刑拷打，這是電影、小說等虛構作品裡的慣用橋段，只能以了無新意形容。我甚至不禁懷疑，眼前其實設有螢幕或投影布幕。驀地，我想到一件事。以電擊棒攻擊轟，並將轟關在車子裡的，會不會也是這幾個人？根據轟的證詞，當時只有一個男人在場，但搞不好其餘兩人躲在暗處伺機而動。

紅雨衣男舉起右手。

只見他手裡亮光一閃，直接擊向千葉的膝蓋。千葉嘴上貼著膠帶，發出模糊不清的聲音。

男人使用的刑具，不是尖銳的鑽子，就是刺針。

坐在牆邊的我理解狀況後，渾身不住顫抖。剛想站起，腳下的鎖鏈發出叮咚聲響，引得身旁的藍雨衣男側目。他不過是瞥一眼，我就像聽話的乖孩子，重新將屁股貼回椅子上。身旁的美樹以手掌摀住嘴。

腦海一隅隱隱發亮，令人難以承受的景象就要浮現。眼前的暴力畫面刺激我的記憶，我差點想起那男人寄來的影片內容。無論如何，我都不願想起菜摘遭注射毒藥的畫面。於是，我立刻抹除思緒，將哀號硬吞下肚。

白雨衣男站在椅背旁。他按著千葉的肩膀，以防千葉掙扎。

「痛嗎？」手持刑具的紅雨衣男蹲在千葉身旁，大聲宣告：「接下來會更痛。」

刑具拔起瞬間，似乎有液體噴出。男人將拔起的鑽子再度插進千葉的大腿。我彷彿聽見尖銳的鑽子刺破皮膚、勾動肌肉的聲響。塑膠

墊也濺上不少液體。

美樹嚇得動彈不得。這一年來，在各種惡意行徑的折磨下，我們的情感幾乎完全麻痺。即使如此，目睹眼前的景象，她仍無法掩飾心中的驚駭。事實上，我也一樣。

然而，我們心中的驚駭，並非來自這殘酷的刑求。

當然，原本毫無瓜葛的千葉，莫名承受這種可怕的暴力，我非常震驚。但明明「這本該是我們施加給對方的懲罰」，才是我激動得快發狂的理由。

為了報仇，我們夫婦絞盡腦汁，想讓那男人嘗遍世上所有痛苦和恐懼。當然，即使順利成功，還是無法消除我們的心頭之恨，因為菜摘永遠不會再醒來。可是，至少要讓那男人吃盡苦頭。

然而，如今立場完全對調，我們成為受到監禁、欺凌的一方，恐怕沒有比這更令人無法接受的事。

我不敢相信眼前所見的一切。

為不公義的遭遇受盡煎熬的我們，為何還得承受這種折磨?

世上真的有天理嗎？這樣與只能防守、不能進攻的棒球賽有何不同?

看著穿雨衣的三個年輕男人，腦中浮現「沒有良心的人」這個字眼。直覺告訴我，他們都是「精神病態者」。

根據統計，通常二十五人中會有一名精神病態者。倘若房間裡的六人中，就有三個精神病態者，比例未免太高。

仔細觀察後，我發現這三人與「二十五分之一的人格特質」有些不同。很類似，但不太一樣。

所謂的精神病態者，把人生當成一場控制遊戲，是種冷酷無情的人。但眼前三人的所作所為，實在看不出控制他人的企圖。

不過，他們顯然與一般認知的「正常」人也有所不同。

那麼，該如何理解他們的人格特質？

我聯想到猶太精神醫師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E. Frankl）的《夜與霧》（註：譯自日文書名《夜と霧》，原書名為《…trotzdem Ja Zum Leben Sagen: Ein Psychologe erlebt das Konzentrationslager》。）。這本書主要是敘述作者在納粹集中營裡的經驗，但並非單純的歷史紀錄。因為作者使用大量豐富的辭藻，足以帶給讀者強烈的心靈震撼。每一次閱讀，我都會再次驚愕於人心的脆弱與醜惡。集中營內的種種痛苦折磨，令作者的生命有如風中殘燭，隨時可能熄滅。沒錯，在猶太人大屠殺的現場，人命形同蠟燭的火光般渺小孱弱。單單想像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下，得面對多少不安與恐懼，我便感到毛骨悚然。

在集中營裡，猶太人根本不被當人看。他們受盡各式各樣殘酷、不人道的對待。於是，我不禁產生疑問：

「那些集中營的衛兵為何狠得下心？難道他們沒有人性嗎？」

《夜與霧》裡也談及同樣的問題。作者維克多·弗蘭克提出以下的看法。

以嚴格的臨床定義而言，有些集中營衛兵確實是虐待狂（sadist）。

所謂的虐待狂，目睹他人痛苦的神情會進入性興奮狀態。

換句話說，他們虐待猶太人非但不會有罪惡感，反而樂在其中。

這真是世上最令人絕望的狀況。

在集中營裡遭受虐待的人，不管是懇求「請幫幫我們」，或呼籲「請拿出同情心」，都不會有任何效果。因為他人的痛苦與恐懼，在虐待狂眼中都會化成快樂與喜悅。

納粹挑選虐待狂當集中營衛兵，實在是高明的點子。每次我閱讀《夜與霧》，總是為此佩服不已。當然，衛兵裡不乏正常人，也可能

承受著良心的呵責，但畢竟是少數。

眼前的三名年輕人，恐怕與納粹集中營衛兵有著相同的特質，也就是最殘暴的虐待狂。

拿鑽子刺千葉腿的男人，神情有些陶醉。

或許他們正是「臨床定義上的殘暴虐待狂」，借由凌虐他人獲取快樂。

每二十五人中就有一人的「精神病態者」，凡事只想到自己，根本不在意他人死活。這種人對他人的情感毫不關心，分辨不出「愛情」與「椅子」兩個字眼有何不同。

但眼前的三人，應該能感受到他人的情感。正因如此，他們才會從虐待行為中獲得興奮。這話雖然有語病，不過，比起精神病態者，虐待狂多少還算有人性。

我震懾於目睹的景象，腦海盤繞著種種思緒。期間，紅雨衣男一次又一次揮下鑽子。千葉的嘴巴與四肢都失去自由，只能不停扭動身體。

雙手好痛。我用力握緊拳頭，指甲彷彿會戳破掌心。

腦袋裡彷彿塞了塊滾燙的巨石，發出滋滋聲響。一切思緒蒸發殆盡。唯一殘存的理性，像貼在岩石上的小蟲，隨時可能消失無蹤。

我怒火中燒，忍不住想不顧一切地衝過去。

若是平常，妻子美樹一定會在旁邊安撫我的情緒。然而，此刻她只是目瞪口呆地看著遭受荼毒的千葉。

制止我站起來的，反倒是身旁穿藍雨衣的男人。

當然，他負責監視我們，不准我們亂動是他的職責。奇怪的是，他的舉止輕柔，像是刻意保持低調。

他察覺我的疑惑，以食指抵著嘴巴，示意「別出聲」，接著朝我伸出另一隻手。我不禁想起背著其他大人，偷偷塞零用錢給我的祖母。男人手中之物輕觸我的胸口，但那不是零用錢，而是一把槍。我起先以為是塊黑色大石頭，仔細一瞧，竟是裹著布的槍。

藍雨衣男泰然自若地望著房間中央，彷彿只是繼續執行監視任務，唯獨一隻手違背他的立場。

我深吸口氣，戰戰兢兢抓住槍。原本害怕男人會趁機施暴，卻什麼也沒發生。見我握著槍，他立即恢復若無其事的模樣，挪挪下巴，要我看前面。

紅雨衣男朝椅子一揮，鑽子再度刺在千葉的膝上。明明已血肉模糊，他仍執著攻擊相同的部位。

我忍不住想大喊，快停止這種掠奪行為！別再奪走他人的財產、自尊心、生活，及重要事物！

「就這麼冷眼旁觀好嗎？」

一行字映入眼簾。身旁的藍雨衣男不知從哪裡拿出智慧型手機，將螢幕遞到我面前。他以記事本功能打出「就這麼冷眼旁觀好嗎」，像是瞞著同夥向我傳訊。

難道他想幫助我們?

他交給我足以扭轉局面的手槍。

不過，我相當冷靜。

至少我是這麼認為。

直到剛才，憤怒與憎恨猶如滾燙的岩漿，還在我亢奮的腦海裡翻騰。我握著槍，反倒鎮定下來，仔細觀察目前的狀況。絕不能搞砸這個機會，好不容易結束守備，換我們進攻，而且輪到第四棒上場打擊。能夠以棒球思考處境，代表我已恢復理智。

至少我是這麼認為。

實際上，我的腦袋仍處於不聽使喚的狀態。該思考的環節都還毫無頭緒。

槍有沒有裝子彈？前方有兩名敵人，朝其中一名開槍，接下來怎麼辦？不，比這些更值得深思的是，藍雨衣男為何要給我槍？假如他真的想幫助我們，為何會選在這個節骨眼上？他到底有什麼目的？在背後操控一切的本城，又有什麼企圖？

這些我完全沒想到答案。

視野搖搖晃晃，雙腿毫無知覺。回過神，我已從椅子上站起。

我看著手裡的槍。這玩意不像道具，而是沉重的石頭。或許是明白接下來的行動多麼嚴重，才會產生這樣的聯想。

「繼續坐視不管，所有人都會被殺。」

藍雨衣男又遞來智慧型手機，顯示著這行字。下一瞬間，他迅速奪走槍。我嚇一跳，差點喊出聲。

全怪我猶豫不決，槍才會被奪走！我暗罵自己。

男人雙手覆住槍身，不知在做什麼。下一秒，槍又回到我手上，原來他扳下擊錘。

智慧型手機再度出現，螢幕顯示著：「這是唯一的機會。如果不動手，你知道會有什麼下場嗎？」等我讀完訊息，男人往畫面一點，送出下一行字：「就算沒殺死你們，也會戳瞎你們的雙眼，以免遭到指認。這是他們慣用的手法。」

這男人為何要告訴我這些？

「我受夠這種工作，想改過自新。」這行字接著出現。

「戳瞎雙眼」這幾個字宛如隱形的烙鐵，在我的腦袋留下深刻的痕跡。

我望向房間中央。

千葉被綁在椅子上。紅雨衣男抓著鑽子，站在旁邊。

藍雨衣男悄悄閃到一旁，似乎在暗示我「快動手」。紅燈停，綠燈行。

地板在搖晃。我沒意識到其實是雙腿在發抖，只是覺得難走，內心一陣焦躁。

站在椅子旁的兩個雨衣男一愣，顯然是看到我手中的槍。不料，他們很快恢復冷靜。白雨衣男指著我。不，那不是手指，而是槍口。他也握著槍。「你怎麼會有那玩意？哪裡弄來的？」

紅雨衣男迅速蹲下，揪住千葉的後頸，拿鑽子抵著千葉的臉，威脅道：「立刻放下槍，不然我就刺瞎律師的眼睛。」

剎那之間，我找回理性，激動的情緒驟然消退。

紅雨衣男彷彿隨時會下手。他一施力，鑽子便會貫穿千葉的眼球。

如果我扣下扳機，紅雨衣男一定會採取行動。

更何況，白雨衣男的槍口正瞄準我。

腦袋頓時凝固，像是灌入大量沙土，塞得密不通風，沒留下一點思考的縫隙。我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放下槍。」持槍的白雨衣男命令道。

紅雨衣男好整以暇，隨時會刺下鑽子。

他們顯然很習慣應付這樣的場面。

我攤開左手，舉到胸前，表示「我會照做，你們別亂來」。接著，我彎下腰，右手把槍放在塑膠墊邊緣。鬆開手的瞬間，藍雨衣男的訊息浮現腦海：「就算沒殺死你們，也會戳瞎你們的雙眼。」

此時放下槍，將會落得何種下場?

我們看見他們的模樣，絕不可能毫髮無傷地離開。

即使願意饒過我們的性命，也會奪走我們的視力。

我重新握緊槍站起。既然無法全身而退，不如賭一把。

「你不放下槍？」白雨衣男把槍口瞄準我問道。除了疑惑，還帶著強烈的不耐煩。

「就算放下槍，也是死路一條。」與其乖乖就範，不如豁出性命對抗。運氣好也許能殺死其中一人，我內心浮現野蠻的期待。

「想清楚，我一刺，律師就再也看不見。你有沒有想過當瞎子的感覺？」紅雨衣男撕開千葉嘴上的膠布，對千葉說：「快勸他放下槍，不然你的眼珠子不保。」

千葉面無表情地望著我，平板地吐出一句：「山野邊，放下槍。」

「千葉先生，你不要緊吧？」話一出口，我立刻驚覺這是多麼愚蠢的問題。一般來說，「不要緊吧？」只是問候語，除非是特殊情況，否則對方通常會回答「不要緊」。此時千葉的處境，無疑是特殊狀況。

出乎意料，千葉沉穩地回答：「不要緊。」

拿著鑽子的男人大笑。「腿上的肉都稀巴爛了，怎麼可能不要緊？接下來換刺眼珠，往後的人生你將會在黑暗中度過，很恐怖喔。搞不好死了還比較痛快。」

「不，生和死完全是兩回事。」千葉不假思索地反駁。他的話聲不帶感情，非常沉著。「眼睛看不見跟死亡扯不上關係。」

千葉的話像是看不見的手指，猛然往我額頭一彈。我忍不住想大喊：「千葉先生，你說得真好。」

菜摘離世後，相同的念頭不斷在我腦中徘徊。不管是怎樣的狀態，希望菜摘至少能保住性命。人一死，就再也無法挽回。死亡的瞬間，一切便宣告終結。

「趕緊放下槍，我的耐心快用光了。」握著鑽子的紅雨衣男催促。

千葉的四肢綁在椅子上，後頸又被制住，動彈不得，只能看著尖銳的鑽子。

我的手指放上扳機。對方顯然真的打算刺瞎千葉的眼睛，此時不開槍，我肯定會懊悔一輩子。

「啊，對了……」千葉突然出聲，彷彿面前的尖銳凶器、即將遭刺穿的眼球，都與他毫無關係。「本城跑去哪裡？」

一時之間，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光聽到那男人的名字，我便一陣激動。不知千葉為何提及這個名字，我錯愕地應一聲：「咦？」

「本城剛剛不是在你旁邊嗎？」千葉說得雲淡風輕。

「我旁邊？」我和身旁的美樹面面相覷。

「他穿藍雨衣。在公園遇上時，我沒立刻察覺，但仔細一瞧，那不就是本城嗎？不管從哪個角度看，肯定是本城沒錯。」

「不管從哪個角度看？」我猛眨雙眼。「可是，不管我從哪個角度看，都只看見穿雨衣的陌生人。」

不過，穿藍雨衣的男人確實消失無蹤。

那就是本城？

回想剛剛在我身旁的男人，他靜靜站著，借智慧型手機向我傳遞訊息。他就是本城？

果真如此，這代表我恨之入骨、即使犧牲生命也要打倒的敵人，就待在我身旁，而我卻毫無所覺。對方特地給我武器，我竟沒想過要

反制他。

見我啞口無言，紅雨衣男火大地說：「你還沒搞清楚狀況？我要刺他的眼睛嘍。」

「要刺就刺吧。」千葉一臉無所謂。

「千葉先生……」我忍不住喊道。千葉望著我，聳聳肩應道：「剛剛不是說過？我只是坐在這裡，不要緊。」

「但你的腿……」

「啊，差點忘記。沒錯，我的腿受傷，不過沒什麼大不了。」

「聽好，刺完眼睛，我會刺耳朵，接著是鼻子、舌頭……」紅雨衣男握著鑽子恐嚇千葉：「毀掉所有感官，只保留觸覺，看你怎麼活下去。」

紅雨衣男說著，神情益發恍惚。恐怕他曾以這種方式傷害他人，此刻正陶醉在回憶中。

「咦，耳朵也要刺？」千葉的語氣有些不同，說是第一次流露驚訝也不為過。

「沒錯，你會有好一陣子聽不見任何聲音。」

「任何聲音？」

「對，任何聲音。」

「包括音樂？」

「豈止是音樂，連鳥叫聲也聽不見。不過，還是刺眼睛比較慘。鼓膜受損的恢復機率意外地高。」

「那可不行！」千葉難得大叫。

我一時不知該做何反應。千葉腿上鮮血淋漓，現下才迸出這句話，似乎有些太遲。

手持鑽子的男人也丈二金剛摸不著腦袋，但不愧是虐待狂，一發現對方的弱點，立刻移動位置。「看來你更怕聽不見？」

「別刺耳朵！」千葉倏地舉起手，擋在鑽子與耳朵之間。

「咦？」看著這一幕，我感到有些奇怪，卻說不出哪裡不對勁。

下一瞬間，我恍然大悟。千葉的雙手明明被綁在椅子上，怎麼能夠做出保護耳朵的動作?

持槍的男人一臉迷惘。

「啊，這個嗎？」千葉瞥向手上的膠帶，「我用力一扯就斷了。」

那膠帶怎麼看都不像扯得斷。

千葉彎下腰，輕輕鬆鬆扯斷雙腳的膠帶。繞了好幾圈的厚質膠帶，千葉竟然隨手撕開，彷彿毫不費力。

手持鑽子的男人反應不過來，只能愣愣看著。

「刺眼睛還無所謂，但聽不見我會很困擾。」千葉站起身。褲子的右膝部位破了個洞，鮮血汩汩流出，他卻毫不在意。

站在一旁的白雨衣男急忙將槍口對準千葉。千葉若無其事地走上前，像抓蟲子一樣奪下手槍，扔向遠方。接著，他喚一聲：「山野邊。」

「啊？」

「雖然有些掃他們的興，不過我們離開這裡吧。」

白雨衣男衝過去想撿回手槍，我舉槍瞄準他，大喊「不准動」。

「你是怎麼辦到的？」紅雨衣男結結巴巴地問：「那個膠帶……你是怎麼辦到的？」

千葉納悶地望著我，一副搞不清對方在講什麼的表情。那模樣簡直像沒察覺自己失言，反而以眼神向秘書詢問「我剛剛說錯話了嗎」的政府高官。

「你怎麼弄斷膠帶的？」我也不禁好奇。

「啊，原來是這件事……」千葉恍然大悟，像小孩子般辯解道：「撕膠帶有訣竅，電視節目教過。」

背後傳來「噗哧」一聲，美樹忍不住偷笑。直到這一刻，我才真正恢復冷靜。無處可逃的絕望、被關在刑場內的壓迫感，頓時煙消雲散。我終於能夠相信，人生還沒結束，至少不會在這裡結束。

見千葉輕而易舉地掙脫束縛，毫不在乎身上的傷勢，紅雨衣和白雨衣男都嚇得目瞪口呆。我舉著槍牽制他們的行動。

千葉走向後門，途中轉頭說：「山野邊，我們走吧。」

「啊，好。」我急忙跟上，腳鐐發出叮噹聲響。踩著又滑又黏的塑膠墊，我感覺一切猶如夢境。「千葉先生，那個人真的是他？」我忍不住問。這是我唯一關心的事。

「那個人？啊，你說本城嗎？不曉得他跑去哪裡。」

「真的是他？」美樹也半信半疑，語氣十分焦急。

「他在你們旁邊，我以為你們早就發現，所以一直沒戳破。」千葉說得輕描淡寫，不帶一絲惡意。

「怎麼可能。」我忍不住大喊。要是知道那男人是本城，我一定會想出各種對付的手段。「話說回來，他到底在打什麼鬼主意？」

「想要我們的命？」

我搖搖頭。「我們死了，對他沒有任何好處。我猜，八成是想製造恐懼。」

「既然如此，為何要給你槍？」

我看著手中的槍。那個穿藍雨衣的男人先是危言聳聽，接著把槍交到我手上。「他在玩弄我們。他知道就算我手上有槍，還是無法脫身。」

我回想起兩天前，我們夫婦闖進飯店向本城宣戰。

當時，我明確告訴本城，我們夫婦會親手報仇。這樣的行動，或許激發本城的競爭意識。那男人一向在控制遊戲中處於優勢地位，在他的眼中，我們夫婦就像不知天高地厚的外行人。

遇上無禮的外行人，該如何應對?

不外乎是讓外行人吃盡苦頭，明白實力的差距，俯首稱降。

所以，他帶領那些危險的年輕人，將我們監禁起來，想證明誰才是真正的高手。

「你們和那個人是什麼關係？」我問愣在原地的兩個雨衣男。

「那個人？」

「看來，你們不是同夥。」我向朝美樹使個眼色，示意「我們走吧」。我踏出一步，腳鏈再度發出聲響。

「你們以為逃得掉嗎？」白雨衣男出聲，手持鑽子的紅雨衣男接著說：「不要搞錯，我們接到的指令是，只要你們抵抗，就算殺死也沒關係。」兩人都是一身細皮嫩肉，但防風鏡深處的眼眸黯淡無光，實在看不出年紀。

「你幹什麼？」紅雨衣男驚聲大叫。

我轉頭一看，千葉不知何時走近紅雨衣男，往他身上亂摸。千葉的手在紅雨衣男的衣服上游移，像在檢查是否攜帶危險物品。「腳鐐的鑰匙在哪裡？不解開那玩意，出去不太好行動。」

接著，千葉竟解開雨衣鈕釦，伸進衣服的口袋摸索。

「去你的！」男人忍不住爆粗口，顯然已失去冷靜。他舉起鑽子，狠狠刺向千葉的肩頭。霎時，皮開肉綻、鮮血泉湧的感覺襲來，我不禁閉上雙眼。

原以為會聽到千葉的哀號，卻是一片安靜。

我重新睜開雙眼，只見紅雨衣男激動地揮舞鑽子。千葉蹲著探進男人的牛仔褲袋。鑽子一次又一次插在千葉的肩膀及後背，但他絲毫不以為意。

我還來不及開口，千葉搶先一步高喊：「找到鑰匙了。」他拋來一樣東西，雖然錯愕不已，我仍伸手接住。仔細一瞧，那確實是把鑰匙。我無暇細想，趕緊依言用鑰匙解開腳鐐。接著，我也為身後的美樹解開腳鐐。

「走吧。」千葉說。

「呃，好。」

「千葉先生……你……不痛嗎？」美樹迷惘地指著紅雨衣男。

「什麼痛不痛？」千葉皺著眉，往旁邊一瞥，紅雨衣男正忙著拿鑽子猛戳他的肩頭。「哦，是指這個？」

「不然會是指哪個？你的大腿和肩膀傷得這麼嚴重，怎麼還不當一回事？」即使隔著衣服也看得出千葉的傷口相當深。

「是挺嚴重……啊，不過沒外表那麼嚴重。」

「真的嗎？」

「更何況，這不是正好？」

「正好？」

「我們上次不是聊過，理髮師幫客人抽掉生病部位血液的療法……」

我一愣，不曉得他在講什麼。過一會兒，我才恍然大悟，不禁脫口問：「你該不會是在說……放血？」

「對，就是放血。」

「你在開玩笑吧？」

「像這樣把血放出來，我反倒覺得神清氣爽。」

「呃……」

「你在講什麼蠢話？」紅雨衣男一臉焦慮。他拿鑽子拚命刺對方，對手卻不痛不癢，還大談「放血」理論，要他不焦慮也難。

能讓虐待狂產生快感的，並非傷害他人的行為，而是他人受傷害時的痛苦神情。拿鑽子戳毫無反應的千葉，跟戳石牆沒兩樣，只是白費功夫。

紅雨衣男的呼吸變得急促，臉上充滿困惑與疲憊。他氣急敗壞地喊一聲「站住」，抓起千葉的手。下一秒，他居然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千葉無奈地看了紅雨衣男一眼，轉向錯愕的我，聳聳肩抱怨：「又是靜電搞得鬼，真是討厭。」

此時，另一個方向傳來聲響。白雨衣男大喊：「不准動！」他不知何時撿回手槍，將槍口對準千葉。

「別鬧了。」千葉毫不畏懼，朝白雨衣男伸出手，彷彿一隻手就能擋下子彈。

不知是因同伴倒地心生懼意，還是根本沒開過槍，千葉一句話，就讓白雨衣男愣在原地。

「山野邊，你能走嗎？」千葉無視於槍口，轉頭望著我。

「嗯，多虧你的幫忙，解開了腳鐐。」

於是，我們走出房門。外頭是一條長廊，看來這裡不是建設中的大樓，就是建設到一半遭棄置的大樓。

「幸好耳朵沒事。」千葉氣定神閒，簡直像在電影散場後抒發感想。

「豈止是耳朵，光能保住性命就是奇蹟。」我說。

一想到剛剛可能送命，我便感覺一股寒意自體內往外竄。我心頭一慌，連忙壓抑洶湧而來的恐懼。死亡並不可怕。死亡會帶來寂寞與悲傷，卻不是件可怕的事。我不斷如此默念。

「還有什麼事嗎？」千葉突然問道。我轉頭一看，白雨衣男站在我們剛離開的門口。

我並未多想，邁步上前。他的右手仍握著槍。

「你還不死心？」我忍不住開口，而後隨手扯掉對方的頭巾，把防風鏡拉到額頭。那是一張白淨的年輕圓臉，嘴邊只有細毛，看不到鬍鬚。眼睛細小，面無表情。

「虐待他人時，你到底是怎麼想的？」我質問道。

「沒怎麼想……」白雨衣男咕噥。那模樣簡直像小學生挨罵後，為了保全面子，勉強擺出高傲態度。

「反正痛的不是自己？」

「可以這麼說。」

這個回答在意料中，我並不生氣。其實，每個人都有相同的心態。駭人聽聞的社會案件、遙遠國家的乾旱、從未到過的地方的公害問題……就算是同一社區內發生的兇殺案，只要認定與自己無關，就不會在乎。換句話說，不論大小案件，世人關注的焦點總是「會不會對自己造成影響」。

忽然間，我的腦海浮現父親的話：「我決定過自己真正想過的人生。」

人生只有一次，要是有想做的事情卻忍著不做，活著有什麼意義？父親曾在病床上對我告白。他想通這一點的契機，正是身為兒子的我。

雖然工作忙碌，父親並不感到痛苦。在父親眼中，開發新技術十分有趣，值得全心投入。研究須要付出龐大的時間與精力，於是他捨棄家庭。

他的動機為何？希望功成名就，或是家人過更優渥的生活？不，都不是。工作本身就是他的動機。

得知壽命將盡後，父親選擇離開醫院，在家接受治療。所謂的治療，其實僅僅是按時吃藥。那一天，他推薦我讀渡邊一夫的書：「凡人能做的，只有努力摘取每一天，努力在生活中獲得快樂。這也是凡人唯一該做的事，因為……」

因為人總有一天會死，父親接著道。

「你們跟那個人是什麼關係？」我問白雨衣男。

「那個人？」

「本城。」每當吐出這個名字，總有種念出可怕的禁忌咒語的感覺。如果能夠，我真的不想再提及這個名字。

「本城是誰？」白雨衣男反問。看他的反應，不像在裝傻。此時，他已放下槍，不時偷瞄千葉的膝蓋及肩膀上的傷口，流露出明顯的膽怯與自我保護意圖。

「你們跟剛剛那個穿藍雨衣的男人是什麼關係？」

「我不認識他。當初是他接下這個工作，邀我們加入，還事先支付酬勞。」白雨衣男不情不願地回答，猶如遭到教師盤問的中學生。

「這是穿藍雨衣的男人接下的委託？」

「對，我們只是收到他的邀約。」

「他究竟跑去哪裡？」美樹環顧四周後，凝神注視走廊彼端。

「搞不好，那個穿藍雨衣的男人背叛你們。不，他打一開始就欺騙你們。」我說了句多餘的話。大概是想藉著取笑和譏諷，來消除心中的怒氣吧。

聽到這句話，白雨衣男的眸中隱隱燃起火焰。

「山野邊，我們走吧。」千葉轉過身，沿著走廊大步前進。

白雨衣男既沒有開槍，也沒追趕我們，眼睜睜看著我們筆直走向電梯。

「千葉先生，那男人究竟去哪裡？」我操縱著方向盤開口。明知這麼問毫無意義，我還是忍不住脫口而出。直到現在我仍心有餘悸，說起話結結巴巴。

「這個嘛……」千葉靠著後座椅背，看起來根本不像傷患。傷口周圍的布料破破爛爛，但沾在上頭的鮮血已乾涸。美樹檢查過傷勢，發現比預期的輕微許多，更是嘖嘖稱奇。

驀地，一股強烈的懊悔湧上心頭。我不禁緊握雙拳，幾乎要將方向盤捏碎。當時那男人就在我身邊，我竟白白錯過大好機會。

他心裡在想些什麼？

八成在嘲笑我吧。仇人近在身旁，我卻只是發愣，甚至完全被牽著鼻子走，乖乖接下手槍。他一定在笑我這個敵手實在太不中用、太無能吧。

忽然間，車內響起「砰」一聲。

手掌傳來劇痛。

原來我不自覺地捶打方向盤。

或許是理解我的心情，美樹並未多問，改提起另一件事：

「話說回來，箕輪為何要撒謊？」

「箕輪撒謊？」我聽得一愣，不明白美樹的意思。

「當初是箕輪告訴我們那男人在公園，之後，我們一進公園就被那三人逮個正著。這不會是偶然吧？」

「箕輪騙了你們嗎？」

「不，箕輪沒騙我們。」我反射性地為箕輪辯護。「那男人確實在公園，而且……」

欺騙我們，箕輪沒有任何好處。

坐在副駕駛座的美樹望著我。

「會不會是箕輪接到假情報？這種可能性較高。」我推測道。

「假情報？」

「啊，原來這才是答案。」千葉的語氣彷彿在二選一。

「沒錯，箕輪大概是聽到那男人將前往濱離宮恩賜庭園的風聲。或許這個風聲是那男人放出來的，箕輪卻不知情。他轉告我們此事，是出於一片好心。」

「沒想到卻弄巧成拙？」

「對，箕輪絕不可能陷害我們。」與其說是「絕不可能」，其實是我心裡如此期盼。但我就是無法不替箕輪辯解。「藤澤金剛町的飯店那次也一樣，箕輪只是不知不覺遭到利用。」事後證明，本城早在飯店等我們上鉤，那完全是個陷阱。

「你這麼相信箕輪？」

「是啊。」箕輪與我之間有著極深厚的信賴關係，更重要的是，如果我連箕輪也不相信，甚至與他斷絕關係，恐怕我會遭強烈的孤獨與絕望徹底擊垮。「我想起跟箕輪共事時聊過的一個話題。」

「跟箕輪共事？」

「嗯，起初我們常約在出版社附近的咖啡廳討論工作。有一次，箕輪提到《福翁自傳》。」

「那是怎樣的書？」美樹問。

「福澤諭吉的自傳。」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啊，確實有這號人物。」千葉的口氣像談起一個活在相同時代的棒球選手，只差沒問「不曉得他現下在做什麼」。

「這本自傳裡寫著一段有趣的插曲。」

「哦？」

「當時是江戶時代末期，社會動盪不安。有個人告訴福澤諭吉，他找到一種很有意思的扇子。」

「很有意思的扇子？」美樹問。我這才察覺，原來我沒和她提過這段插曲。

「沒錯，那扇子外表普通，卻能從中抽出一把短劍。」

「簡單地說，就是製作成扇子模樣的武器？」千葉歸納道。

「真有意思。」

「但福澤諭吉絲毫不覺得有意思，大罵對方愚蠢。」我想起箕輪在敘述這件事時，興奮得像個孩子，不禁笑出來。

「這又是怎麼回事？」

「福澤諭吉認為，做成扇子模樣的短劍一點也不新奇，但若反過來，倒是值得讚揚。」

「反過來？」

「看起來像把短劍，其實是扇子。福澤諭吉的想法是，在這種兵荒馬亂的年代，實在不適合做出『扇子中暗藏短劍』之類助長殺氣的東西。」

「啊，原來如此。」美樹瞇起眼，「短劍裡暗藏扇子，確實歡樂得多。」

「對吧？在危機四伏的時代創造出危險的東西，實在無趣。既然要做，乾脆做出完全相反的東西。箕輪似乎非常認同福澤諭吉的意見，我很少看到他那麼激動。」

當時，我反問：「你的建議是，我該寫些陳腐又天真的溫馨故事？」箕輪迴答：「不，我想說的是，灰暗無助的絕望故事其實跟天真爛漫的溫馨故事一樣陳腐，卻容易讓人誤以為意境深遠。愈是苦澀的作品，愈會發生評價過高的現象。」

「但世上的文學傑作，不多是灰暗無助的故事嗎？」我反駁。

「真正有才華的人來寫，當然是傑作。然而，絕大部分的作家只是在裝腔作勢。既然是裝腔作勢，與其使用黑色顏料在黑紙上畫圖，不如使用其他顏色。」

聽到這裡，美樹開口：「使用黑色顏料在黑紙上畫圖，指的是在絕望的時期發生絕望的事？」

「沒錯，箕輪認為把原本黑的東西染得更黑，沒有任何意義。」

「這意味著什麼？」千葉問。

「這意味著箕輪既然抱持這種想法，絕不會做出『背叛』這種令人絕望的事。」那就像把原本黑暗的社會抹得更黑。

「搞不好，箕輪認為這是兩碼子事。」

「千葉先生，別再說這種令人絕望的話了。」

我們回到公寓。直到半年前，這裡還是某個未婚老婦人開設的音樂教室。我們原封不動買下，賣掉大部分家具，並進行改建。如今連

一張餐桌也沒有。

我們背靠著牆坐在地上。瞥向手錶，時間接近中午。還這麼早，我有些驚訝。從進入濱離宮恩賜庭園，到遭人戴上腳鐐監禁在房裡，並目睹千葉受到凌虐，這一連串事情簡直像遙遠過去的回憶。

「對了，手槍呢？」美樹問。

我指著擱在牆角的袋子。直到現在，我都不敢相信自己曾握著手槍，差一點扣下扳機。只要任何一個環節出錯，我就會成為殺人兇手。假如我真的殺了人，此刻會是怎樣的心情？因罪惡感渾身顫抖，還是認為那是逼不得已，絲毫不放在心上？

我最耿耿於懷的一點，是沒舉槍瞄準那男人。不過，內心的另一道聲音告訴我，其實不必懊悔，反而應該慶幸。要是我開槍射殺他，就這麼結束一切，過去的苦心等於全部付諸流水。

時間接近中午，我卻一點也不餓。或許是歷經監禁與目睹刑求過程，身體維持著緊繃狀態。我不禁想起一件往事。某座火山因有噴發之虞，周圍居民紛紛避難。我受電視台委託，前往採訪避難居民，他們告訴我：「大夥都沒有食慾，而且無法入睡。或許身體知道發生緊急狀況吧。」顯然陷入異常狀況時，人體會自動減少能量消耗，以便應付各種危機。

雖然不餓，我還是啃著甜麵包。不勉強吃點東西，危急時會沒體力應變。

我無法忍受沉默，隨手打開電視。螢幕上出現的景像似乎是外國的公園，不，或許是私人庭院吧。畫面中有座大水池，四周圍著柵欄。我暗暗納悶，為何要圍起水池？看了一會兒才明白，原來池裡養著鱷魚。

「庭院與鱷魚……」千葉低喃，「我懂了，這就是傳說中的『庭院裡有兩隻鱷魚』（註：原文為「にわにはにわわにがいる」，是日語中有名的繞口令。）？」

聽千葉提起這種無聊的文字遊戲，我忍不住隱隱發火。他前幾天在飯店裡搞砸我們的行動，今天又沒提早告知「那男人就在我身邊」。連續搞出這些烏龍，他怎麼還能擺出滿不在乎的悠哉態度?「千葉先生，請幫忙想想接下來該怎麼辦。」我的語氣近乎挑釁。

從千葉的表情，分辨不出他是否受到影響。不過，他說著「對了，我有一條線索」，站起身。

「線索？」這句話來得唐突，我有些錯愕。還沒想到怎麼回應，千葉已在整理黑西裝外套領口，似乎打算外出。

「我剛接到一通電話。坦白告訴你們吧，我託人調查本城的去向。」

「託人調查？對方是誰？」

「熟識的徵信業者。嚴格來說，是朋友的朋友。」

我大為詫異。千葉幾時接到電話的？既然委託調查那男人的下落，為何沒事先告訴我們？不過，我決定別去想這些細節。自從認識千葉，他帶給我們太多驚奇，根本無法逐一釐清。

「我想去找那個徵信業者談談，可以嗎？」千葉走出客廳。

「怎麼不在這裡談？」我追問，但千葉似乎沒聽見。

客廳剩下我和美樹，我們不由得面面相覷。「千葉先生真的有線索嗎？」美樹疑惑地偏著頭，「搞不懂他腦袋在想什麼。」

不僅如此，我們對千葉的底細根本一無所知。我早就不相信他是幼稚園同學，不過，他說是為了替親人報仇才追蹤那男人，應該不是謊言。他不是記者，也不是我的書迷，與我毫無恩怨。我實在想不出他必須跟我們一起行動的理由。

「我認為，他不是我們的敵人。」我脫口道。沒錯，他不是敵人。我自顧自地點點頭。雖然是充滿疑點的神秘人物，但不是我們的敵人。

「就算不是敵人，你怎能確定他是我們的夥伴？」

這麼說也沒錯。千葉既像往來多年的知己，又像從未交談過的陌生人。不是朋友，不是家人，不是敵人，也不是夥伴。

電視畫面中，一個十幾歲的金髮少女在餵食數尾鱷魚。那些鱷魚的體型比想像中巨大，而且行動敏捷。

「那天千葉先生按下我們家門鈴時……」我開口。

「不過是三天前，卻覺得好遙遠。」

「是啊。當時不知怎麼搞的，明明是素未謀面的陌生人，我卻有種遲早會跟這個人見面的錯覺。」

「因為他是你的幼稚園同學？」美樹並非真的相信，只是在調侃我。

「就像遇上一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大名人。」

「但你不知道他是誰。」

「還散發一股詭異氣息。」

「這聽起來倒像是……」美樹從廚房取來幾個袋子。當初買下這房子，是打算當成復仇行動的基地。由於無法確定會在何種時機過來，廚房裡儲備不少防災用的緊急食品。

美樹遞給我一塊乾麵包。雖然硬又無味，但咀嚼後會逐漸產生甜味。

「倒像是神一樣。」她接著說。

「神？」

「打出生起就跟在身旁，卻不曾見面，神不都是這樣嗎？」

「哪種宗教的神？」

「這我就說不上來了。」

我們夫婦並未信仰特定神明，對宗教也不感興趣。去年菜摘離世後，我們益發不相信神的存在。我們沒有堅強到認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劇也是具有意義的磨練」。倘若世上真有神明，我無法原諒祂對菜摘見死不救。

「不過，千葉先生那種接近雞同鴨講的溝通方式，及對歷史事件的瞭解，確實跟神有幾分相似。」

「我也這麼覺得。」

「不管怎樣，只有一點能肯定……」

「哪一點？」

「千葉先生的出現帶來些許歡樂。」

我想起吉米·罕醉克斯的曲子。「我沒辦法活在今天。不管是今天或明天。我在今天找不到任何樂趣。」這段歌詞彷彿是我們夫婦的最佳寫照，但千葉出現後，我們「多少」感受到一點樂趣。

我的腦海浮現父親晚年的模樣。「努力在生活中獲得快樂，是唯一該做的事。」當時他說得輕描淡寫，眼神中卻流露出落寞與寂寥。

千葉無聲無息地出現在門邊。一看見他，一股寒意竄上我的背脊，彷彿有道冰涼的風拂過脖子。面對冷酷的殺人魔，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吧。

「那個房間是做什麼的？」千葉微微轉向走廊，指著玄關的方向。

「啊，那一間嗎？」我吞下乾麵包，來到走廊，領著千葉走過去。「這裡原本是音樂教室，有隔音設計。」

「我能進去看看嗎？」千葉說著，擅自打開房門。這扇隔音門相當沉重，一般人得蹲著馬步，用力推開。然而，千葉卻輕輕鬆鬆，好似在拉開紙門。

約五坪大的房間裡冷冷清清，四周像是未經粉刷的混凝土壁面。由於原本是教授各種樂器的音樂教室，剛購入時還擺著全套鼓組、擴音器等雜物。我幾乎全處理掉了，只留下一座直立式鋼琴。

「音樂！」千葉忽然大喊一聲，步向鋼琴。他顯得興奮又陶醉，只差沒將臉頰貼在鋼琴上磨蹭。「能不能彈點什麼來聽？」

「我和美樹都不會彈，你呢？」

千葉像在回憶似地開口：「以前接過那一類案子，但這次我不會彈。」

我無法理解「接過那一類案子」的意思，「這次不會彈」更聽得我一頭霧水。

「那是什麼？」千葉指著房間深處。

「冰箱。」那是一座跟我差不多高的白冰箱，默默守護著空空蕩蕩的隔音室，宛如現代版地藏菩薩。

千葉不知何時走到冰箱前，打開一看，說道：「裡頭有東西。」

「隨便開別人家的冰箱，真是沒禮貌。」美樹開了個玩笑。

那冰箱裡放的主要是能夠長期保存的食物，還有大量的提神飲料、攜帶型口糧及維他命。

「啊，我懂了。」千葉忽然拉高嗓音，「我以前看過類似的場所。發生災難時，只要躲在這裡就能活下去。」

他大概是想到核災避難所之類的設施吧。

「不太一樣，但也差不多。」我應道。

「可以說差不多，也可以說差很多。」美樹接著解釋，「我們準備這個房間，並不是為了存活。」

「不然呢？」

「是為了等待死亡。」我回答。

「等待死亡？」千葉疑惑地偏著頭。

「對。」

「如果只是等待死亡，任何房間不都一樣嗎？」

「話是沒錯。」我露出苦笑，「其實，我和美樹打算利用這個房間……」

「監禁本城？」千葉輕而易舉地猜到答案，我有些錯愕。美樹噗哧一笑。自千葉出現後，我們不知遇上這種狀況多少次。雖然搞得我們暈頭轉向，但不得不承認，這是我們近一年來最常笑的一段時光。

「千葉先生，你的推理能力真強。」

「你們巴不得殺死的對象只有一個，算不上推理。」

「也對。」

「你們原本打算利用電擊棒和防身噴霧制服本城，然後把他關進這個房間？」

「因為你的關係，這個計劃失敗了。」我再度指責千葉。

「不僅失敗，還被反咬一口。今天我們遭電擊棒攻擊，監禁在陌生的房間，想想真窩囊。」

「把本城關在這個房間，然後呢？」

「重新整修時，我費好一番功夫，才說服裝潢業者裝外側門鎖。一般而言，像地下室或這種隔音室，為了避免有人被關在裡面，基本上是不能裝外側門鎖的。」

「你用怎樣的藉口騙過裝潢業者？」

「什麼騙，別講得這麼難聽。」

「這句話很難聽嗎？」千葉給了個莫名其妙的回應。

「總之，我不是欺騙，只是強硬要求。」

我委託的並非大規模的裝潢公司，而是半業餘的設計師，所以有商量的餘地。對方聽到我要求替隔音室裝外側門鎖，原本不願配合，但我以「加裝可從內側解鎖的裝置」為條件，對方終於同意。完工後，我們偷偷破壞「內側解鎖裝置」，變成只能由外側解鎖的監禁室。

「我們絕不原諒那男人……」美樹坐在地上低喃：「但要怎麼報仇才能消除心頭之恨，我們也說不上來。」

「女兒遭到殺害的深仇大恨，無論如何都無法抵銷。」千葉說。我大感認同，正要回一句「說得好」，卻察覺千葉的語氣頗不自然，像在念劇本台詞，一時不知怎麼應對。

「只有一次機會，是我們夫婦最不甘心的一點。」

「只有一次機會？你指的是人生嗎？」

「很接近，我是指死亡。」

「哦？」

「人一死，就不可能醒過來。遭那男人殺害的女兒無法復活，那男人當然也不例外。換句話說，我們只能殺死他一次。」

「無法加倍奉還。」美樹補上一句。

聽美樹回應得這麼自然，我不禁回想：我們是否曾談過這個話題？

這一年來，我每天都在思考如何報仇，美樹應該也一樣。可是印象中，我們很少攤開來商量或討論。光提起那男人，體內就會有股熱流上衝，幾乎要熔化腦袋裡的齒輪。萬不得已，我們絕不會將那男人的事說出口。

但我相信，我們的想法和目的是一致的。不管是購買這間公寓，或改造隔音室的門、安排備用車子，我們都理所當然地一起行動。

「至少要讓他感到加倍痛苦。不，十倍痛苦。」我說。「如果能實現，我巴不得他死十次。」

「就算他死十次，也無法弭平我的怨恨。」

如美樹所說，就算那男人慘死十次，也難以抹除我們的恨意。

稍一鬆懈，那些畫面就會掠過腦海。拿著針頭聲稱要打預防針的男人，明明膽小卻堅強說著「不怕」的菜摘。故意將那種影像寄給我、若無其事地騙我播放，如此惡毒的男人，為何還能逍遙活在世上？

記憶重現，那男人向我們滔滔不絕地描述菜摘死前的言行舉止，但真的發生過嗎？我已分辨不清，因為我做過太多與現實毫無差別的噩夢。

「雖然他不能死十次，也不能讓他死得太輕鬆。所以，我們打算將他關在這裡。」我環顧四壁蕭條的隔音室。「既不缺食物，還有簡單的衛生設備，甚至能彈鋼琴。只是，永遠無法走出這裡一步。」

「該下手時不下手，讓他逃脫可就後悔莫及。」千葉出聲。

報仇最重要的是速戰速決。千葉昨天說的這句話，深深烙印在我心裡。沒錯，故意留下對方的性命，最後可能會導致失敗。

「我們夫婦會盡一切努力，避免弄巧成拙。這間公寓不會有人來訪，他絕對逃不了，也不用擔心被發現。」

我望向天花板上的半圓型迷你監視器。千葉瞥一眼，問道：「你想靠那玩意觀察房內狀況？」

「有備無患。」事實上，到時會不會監視那男人的一舉一動，我不敢肯定。或許我會看著他逐漸衰弱當做慰藉，或許我會徹底置之不理。因為跟他扯上關係，本身就是一種痛苦。

「真想讓他嘗嘗生不如死的恐懼。」美樹嘆口氣，「但我不曉得，那男人會不會感到『恐懼』。」

「是啊，我也無法預測本城會有怎樣的反應。」

「原來千葉先生也有不曉得的事情。」我取笑道。

「我不曉得的事情可多了，不過……」

「不過？」

「我曉得本城在哪裡。」

「咦？」

「我剛收到消息。」

「真的嗎？」我察覺自己在苦笑。我就像小孩子解開沒人解得開的謎題般興奮，有種莫名的滑稽感。

千葉吐出一串數字，彷彿在模仿自動語音系統。我愣了一會兒，才明白那是郵遞區號，連忙想找張紙抄下。美樹比我機靈，立刻拿出手機，輸入電子記事本。千葉說完數字，接著報上地址。

「這是哪裡？」

「據說是座老舊的獨棟住宅，住著一個老人。」

由地址看來，跟我們家一樣位於世田谷區。地名有些耳熟，但從沒去過。「那男人怎會躲在這個地方？」

「屋主不是欠他人情，就是有把柄落在他手上。」千葉淡淡回答。

美樹倏地站起，迫不及待想趕過去。

「鱷魚的節目還沒結束嗎？」千葉望著電視。

畫面中，一個強壯的男人拿著長棍。鱷魚咬住長棍一端，被男人拖著走。水池對面站著手持長柄刷的小女孩及成年女子。

「對了……」千葉近似嘆息地說道：「之前你提過關於鱷魚的事吧。」

「鱷魚？」

「案發前幾天，菜摘不是在回家途中遇到一名男子，跟她聊起蛇還是鱷魚？」

我先是一愣，才反應過來。菜摘遇害不久，警方尚未找出兇手時，曾懷疑這個在菜摘放學回家途中向她攀談的男子。

「他只是在街上貼警告標語。當時，東京都內某戶人家飼養的爬蟲類逃走，引起不小的話題。他向我女兒搭訕時，莫名奇妙地問『你知道鱷魚的壽命有多長嗎』，因而招致懷疑。不過，事後證明他跟此案毫無關係。」真正的兇手是本城。

「原來如此，應該就是那傢伙吧。」千葉咕噥。

「那傢伙？」

「應該就是那傢伙負責你女兒。」

負責我女兒？什麼意思？我聽得一頭霧水，千葉又自顧自嘆氣，嘟囔著：「看來他是隨便搭訕兩句就交差了事。」

我想弄個明白，千葉卻失去興致，指著電視問：「這是在幹嘛？」

「大概是要打掃水池，先把鱷魚拉出來吧。長棍的前端八成插著食物。」我推測道。

男人手中的長棍前端似乎有塊沾著血的東西，不知是大魚，還是某種動物的肉。

「利用食物引開鱷魚，以便清洗水池。」

「這就是傳說中的以血洗血？」

千葉又在胡言亂語。

我將千葉念出的地址輸入汽車導航系統，確實搜尋到那棟建築。我們並未起疑，立即開車前往。

還沒抵達目的地，夕陽已逐漸西下。天空一片昏暗，我試著把手伸出車窗，幾滴雨落入掌心。真不曉得雨何時才會停。

車子駛進一個老舊住宅區。一路上既沒塞車，也沒迷路。美樹幾乎不曾開口說話，我則是一遇上紅燈，便拿出手機確認有沒有來自箕輪的消息。至於千葉，一直凝視窗外，像是相當陶醉於車內的音樂。

雨刷在玻璃上來回，我不自主地隨著搖擺，雨水彷彿包圍了我們的車子。

那棟建築相當好認，按千葉說的地址尋找，很快便抵達。那是獨棟建築，有著廣大的庭院及極高的圍牆，門牌上以優美的字體印著「佐古」。我看著門牌，開車通過屋前。

「簡直像鬼屋一樣。」坐在副駕駛座的美樹回望道。透過後視鏡，看得見圍牆上延伸出柳樹的枝葉，似乎許久沒修整。「整座屋子包在高得嚇人的圍牆裡。」

「根據最近的研究顯示，圍牆愈高愈危險。」外頭的人完全瞧不見裡面的狀況，侵入者反倒安心，之前我看電視上的居家安全特別節目介紹過。「佐古家是典型的老房子，圍牆高得幾乎能擋住所有目光。」

「這麼說來，以前的房子確實都有很高的圍牆。」千葉出聲。

「千葉先生，我猜你指的是城牆。」美樹搶著說。

「哦？」

「我漸漸掌握你開玩笑的手法了。」

繞來繞去找不到停車位，我只好將車子停在路邊。眼前就是禁止停車的標誌，我不禁感有些良心不安。

「別想太多，交通標誌不見得是正確的。」千葉說。

「什麼意思？」

「標誌也會出錯，不是嗎？」

「是嗎？」

「甚至有過警察取締十幾年，才發現標誌出錯的例子。」

「居然有這種事？」我大吃一驚，「警察取締違規，不是以標誌為準嗎？標誌本身怎麼會錯？」

「就是會錯。」

「那該怎麼處理？」

「歸還所有罰款。這種案例其實不少。」

「真不曉得到底還能相信什麼。」美樹笑道。

「所以，不必太在意這個標誌。」

「千葉先生，假如遇上警察開紅單，麻煩你也跟警察這麼說。」我熄掉引擎。

「那男人真的躲在那屋子裡？」坐在副駕駛座的美樹問。

「確認一下就知道。」

「你打算怎麼確認？」坐在後座的千葉問。他一副興致缺缺的模樣，似乎對我關掉汽車音響的舉動有些不滿。

「難不成要按門鈴，直接問那男人在不在？」美樹苦笑著調侃。「千葉先生，你有沒有什麼主意？」

「如果佐古是迫於無奈才收留本城，這麼做多半沒用。本城一定早就提醒過他不准說出去。」

「而且，那男人一旦得知我們發現這裡，或許會馬上逃到其他地方。」

美樹點點頭，「雖然我難以想像那男人逃走的模樣。」

沒錯，本城在控制遊戲中永遠是贏家。在他的字典裡，恐怕根本沒有「逃走」一詞。如同下棋，就算將棋子往後移也不算「逃走」，而是「戰略」。在那男人眼中，連「逃走」都是獲得最終勝利的手段之一。

不管怎樣，我們得先查清楚佐古屋內的狀況。

三個人走在路上實在太顯眼，我們決定只派一人前往查探。但是，該派誰去？我們的外貌，那男人都見過，其中他最熟悉的應該是我吧。而且我上過電視，恐怕連附近鄰居也會發現。「那個人不就是常上電視的作家嗎？」「他就是那個女兒遭殺害的可憐作家！」路人一看到我，想必會竊竊私語。

至於千葉，則是在飯店裡表現得太搶眼。那男人若躲在屋內，很可能立刻認出千葉。

於是，我們決定派美樹前往。那男人雖然認得美樹，但她弄亂頭髮，以瀏海蓋住額頭，再戴上平常開車用的圓框眼鏡，形象便完全不同。

「我去瞧瞧。」美樹躍躍欲試，興沖沖地下車。

「這次只是查探情況，絕對不要擅自行動。」我再三叮囑。

「我明白，往佐古家裡看兩眼就回來。」

我有點擔心，萬一美樹瞥見那男人，一時怒上心頭，搞不好會自暴自棄地莽撞攻擊。這並非不可能，不過，我只能相信美樹不會亂來，畢竟美樹也不希望再失敗一次。

我和千葉留在車內，幾乎沒交談。雖然保持沉默，但不特別尷尬。同樣待在車內，我們之間彷彿隔了層薄膜，感覺就像他並非坐在車內發呆，而是坐在車外的引擎蓋或後車箱蓋上一樣。明明身處相同地點，卻存在於不同世界。

「山野邊，你對死亡有什麼想法？」千葉突然冒出一句。霎時，我以為是自己內心的聲音。我感到心中的浮標隱隱晃動。過往的人生中，心底的魚兒不知拉扯過浮標多少次，提醒我「別忘記你總有一天會死」。每當浮標開始搖擺，我總是裝作不知道。

「問我有什麼想法……」

「你怕死嗎？」

我望向後視鏡，發現千葉直盯著我。不像故意拋出複雜抽象的問題來為難或調侃我，他的眼神相當認真，彷彿這就是他的工作。

「怎麼可能不怕？一旦死掉，就什麼都沒了。」嘴上說得輕鬆，其實我一直有種無法逃避的恐懼。一旦死掉，就什麼都沒了，所以死亡很可怕。若要表達我心中的感受，只是這麼簡單。但這樣一句話，根本無法傳達「死掉就什麼都沒了」的真正可怕之處。好比「太陽在燃燒，所以很燙」一樣，雖然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卻無法傳達究竟有多燙。

「不過，也可說我不怕。」我繼續道。

「哦？」

「對，我不怕死。」

我感覺後座的千葉歪著腦袋。「那麼，到底是怕還是不怕？」

「兩者都對。不過，硬要選一邊……」

「我沒有硬要你選一邊。」

「我選不怕。」

「你還是選了。」千葉沒發笑，罕見地佩服道：「你不怕死啊。」

「是的。」

「哦？」

「我不是提過，家父是工作機器，完全不管家人？」

「嗯，你父親幾乎不曾休假。」

「在我眼裡，他是個每天只顧做喜歡的研究，毫不關心家人的父親。我感到很無奈，父親怎會如此不負責任。但我這樣的想法，其實也是錯的。」

「這種事有對或錯嗎？」

「十一年前，父親臨終之前，我和他聊過幾句。那時我才察覺，我們的想法完全不同。」我撫摸著方向盤，望向側視鏡。美樹還沒回來。

當時我二十四歲，剛開始執筆寫小說，比起大人其實更接近孩子，卻自信已是成熟的大人。較之於現在這個深知自身不成熟的我，足見多麼幼稚。

父親住院時我會陪在旁邊，純粹是母親打來說：「你爸要住院，能不能幫忙載行李？我當天有事沒辦法去」，我只好答應，或許是身為獨子的使命感吧。不，這全是為了母親。由於父親極少在家，母親不僅扛起家務、關心我的學校生活，甚至獨自面對與社會接觸的大小瑣事。我非常感激母親，也非常心疼她，從小就儘量順從她的心意。

我從母親口中得知，父親檢查出癌症，所剩時日不多。而父親也清楚自身的病況。

坦白講，聽到這個消息時，我沒有太大的感覺。當然，說絲毫不震驚是騙人的，但在我眼中，父親是個只顧工作不管家庭的人，於是當下只想著：「這個人待完公司換待醫院，就是不肯待在家裡」。

「關於病情及手術方式，我自己知道就好，診療時你不必陪在我身邊。」父親語氣自然，並非刻意逞強。我應一聲「隨你高興」，專心搬行李，嚥下來到嘴邊的一句「反正你一向只做自己高興的事」。

如今回想，母親約莫是假裝忙碌，故意不同行。那是父親第一次住院，也是最後一次住院。照理說，沒有什麼比陪伴來日無多的丈夫更重要，之後我才漸漸明白，藉著不幫忙處理入院事宜，發洩長年鬱積的怨氣，或許是母親的一種反抗。

大概是在母親心肌梗塞逝世，忙著準備喪禮時，我想通這一點。入院當天避不出現，確實是很像母親作風的小小復仇。

然而，當時我懵懵懂懂前往醫院，根本沒想太多。

「抱歉，我不是個好父親。」

待我把行李放到病房，聽完護士的簡單說明後，父親突然冒出一句。他將右手伸進病房準備的血壓計。我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嘀咕著母親怎麼還不打電話來。我不想坐下，直挺挺站著不動。

「是啊，你很少待在家裡。」假如我還是十幾歲的年紀，語氣恐怕會更衝。

「在你心目中，我是個怎樣的人？」父親問。

「這是對人生極有自信的人才能問的問題。」我不禁苦笑。「假如對揮棒沒自信，絕不會問別人『我揮棒的動作漂不漂亮』。」

「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只是拿揮棒來比喻。」

「不愧是作家，連比喻也與眾不同。」父親瞇起眼。原以為他在譏諷我，但他笑得十分開心，不像話中有刺。

「不過，你非常努力工作，賺錢維持一家生計，在這方面，你是好父親。」

跟凡事只想到自己，情緒起伏不定，又經常口出惡言的人比起來，父親好相處得多。光聽到我常上電視，有人便會露出賊兮兮的笑容，計算我究竟賺多少錢。實際上，那個人就是我叔叔。父親對我的工作沒太大興趣，我反倒輕鬆自在。

「有幾句話，我想告訴你。」父親眼神中帶著幾分自嘲。「我熱愛工作，雖然辛苦，卻樂在其中。聽起來像夢話，但這是事實。那是值得全心投入的工作，我也拿出成果。」

我自認早明白這一點，不過，是否真的明白，自己也說不上來。我默默思索，這到底算好事還是壞事？若父親根本不愛工作，只是為了維持生計咬牙苦撐，我和母親會感到比較安慰嗎？或者，父親像這樣把工作視為人生意義，因而疏於照顧家庭，我們的寂寞才算有回報?

「一般當父親的，應該儘量挪出時間陪伴家人，不能滿腦子想著工作，但我就是……」父親並未看著我，手臂伸進血壓計，嘴裡喃喃道：「害怕。」

「害怕什麼？」

「怕死。」父親的頭髮斑白，額頭皺紋極深，比我想像中老得多。不知是年事已高，抑或受癌症折磨的緣故。我漫不經心地想著，聽說吃抗癌藥會掉頭髮，不曉得是不是真的。

見父親羞愧地低下頭，我完全無法理解。怕死是人之常情，何況他罹患不治之症，說出這種話一點也不奇怪，更不是什麼可恥的事。但不知為何，父親流露心虛的神情。

「一旦死掉，就什麼都沒了。」父親笑道。

「這不是理所當然嗎？人一死，一切就結束了。」

「那一瞬間，人生種種都會消失，就像突然關掉電燈一樣，我害怕得不得了。我無法理解何謂『消失』，你相信『自己』會消失嗎?什麼都沒有。就像被丟進什麼都沒有的虛無世界。連想著『我死了』都不能，一切化為虛無。」

「這不是青春期少年的煩惱嗎？」十幾歲時，我也曾為「終究得死，為何要出生」的疑問苦惱。跟痲疹一樣，每個年輕人都得經歷一次。

「是啊。不過，有一天我冒出一個想法……既然注定會死，為何不盡情做想做的事？就算成為備受稱讚的人，死亡仍會一分一秒逼近，那有什麼意義？假如只能活到明天，今天卻還在忍著做不想做的事，又有什麼好處？」

「若是這麼想，不是該敷衍工作，盡情滿足自己的慾望嗎？」

「工作就是我的慾望。」

「比起陪伴家人，你更珍惜工作？」我有些激動。

父親沒應聲，但沉默是再明顯不過的答案。或許我始終對父親懷抱不滿與憤怒，只是自己沒察覺。於是，我忍不住指責父親外遇，告訴他母親並不知情，可是我握有證據，想借此宣示立場的優勢。

父親相當震驚。

「你外遇也是基於相同理由？因為怕死，想趁死前多做一點想做的事？」

「嗯，是啊。我知道這理由很可笑。」

「是很可笑。」

父親好一陣子沒答話，我疑惑地抬頭。只見他凝視伸進血壓計的右手，忽然說：「量血壓時，你會不會擔心儀器緊緊扣住手，永遠抽不出來？」我哼一聲，應道：「不會。」

「你不害怕手抽不出來，得一輩子戴著血壓計過日子？」

「不害怕。」

「我不是在找藉口，這就是我最真實的心情。向你坦白，並非希望獲得你的諒解。只是想告訴你，我真的好怕死。」

「你不止怕死，還怕血壓計。」我皺起眉。「從古至今，哪個人不怕死？任何時代、任何人都一樣。宗教存在的意義，不就是為了逃避對死亡的恐懼嗎？既然你這麼怕死，怎麼不找個宗教來信？」

說得有條有理、頭頭是道，不過是證明當時的我還沒體悟死亡的可怕。

「如果辦得到，不知該有多好，可惜那不符合我的性格。」

「每個人都怕死，卻依然努力活著，不是嗎？」

「我也曾認真面對過人生。」

「何時放棄的？」

「你出生不久。」父親不假思索地回答：「在那之前，我一直循規蹈矩，老實地盡本分。跟其他人一樣，雖然怕死，但我告訴自己多想也沒用……」此時，血壓計發出嗶嗶聲，送出檢測紀錄。父親撕下那張紙，抽出右手。「後來，我發現更可怕的事。」

「比死更可怕？」

父親點點頭。我錯愕地望著父親，難以相信還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那就是你。」父親斬釘截鐵地說。

「我？什麼意思？」突然聽父親提到自己，我一頭霧水。

「你總有一天也會死。」

父親到底想表達什麼？我一時摸不著頭緒。

「想到這一點，我的心登時涼了半截。世上沒有一個父母，能從容面對深愛的兒女死亡。」

聽到父親的話，我有點詫異，甚至懷疑病痛導致他的心智退回幼兒時期。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光想到自己會死便恐懼不已，教我怎麼接受你也會死？」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我不屑道。

「儘管如此，我仍怕得要命。記得你小學時，有天晚上我看著你入睡……」

「難得你會在家。」我語帶嘲諷。

「當時我經常待在家裡，是盡職的好爸爸。」

「這就像聽到『古人也會製作陶器』一樣。」

「這麼突兀嗎？」父親笑道。「總之，想到如此努力長大的孩子終有一天也會死，心裡好害怕。我愈來愈恐懼死亡，而且沒辦法原諒自己的無能，心中充滿絕望。」

「這又是怎麼回事？」

「連我都這麼怕死，稚嫩的孩子如何承受得住？」

「你怎麼曉得我承受不住？」

「世上沒人能承受對死亡的恐懼。人一死，靈魂也就消失。說穿了，所謂的靈魂或精神，不過是身體內的一些化學作用。聽著，我再強調一次。我怕死，怕得不得了。而領悟你會死，無疑加深我的恐懼，我才……」

「才怎樣？」

「我才選擇逃避。我害怕生活，更懼怕死亡，什麼都不願多想。」

此時，父親將手邊的一本書遞給我說：「或許你讀過。」那是渡邊一夫的書，我還沒讀過。「這本書我讀了好幾次。」父親繼續道。我曉得他沒撒謊，因為紙張皺巴巴，顯然經常翻閱，而且摺痕不少。我接過書，翻開封面，很快找到父親最常讀的一頁。

「我們既然活著，遲早得面對死亡。」

這行字映入我的眼簾。

「渡邊老師的敘述方式非常溫柔，我總是能從中得到平靜。」父親說。

我翻過一頁，繼續往下看。書中的用字遣詞溫和，同時交雜著悲觀與樂觀。

「我們的人生時時刻刻都朝著死亡邁進。即使是凡夫俗子，也該將這不幸隨時銘記在心。」

「渡邊老師接著引用羅馬詩人賀拉斯的名言。」我從書本上抬起頭，父親望著我說：「及時行樂。」

「及時行樂？」

「對，原文似乎是『努力摘取每一天』。」

「什麼意思？」

「終究會死，不如享受當下。」

「噢……」我恍然大悟，原來父親的人生是遵循這個原則。

見我已明白，父親繼續道：「既然如此，我決定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吃驚地不停眨眼，有些懷疑父親在開玩笑。「你拋下家庭不管，只是為了這種理由？你認為合理嗎？」

父親一臉苦澀。「這不是合不合理的問題。我剛剛提過，不奢望你的原諒。僅僅想告訴你，我是多麼懦弱膽小……」

「接著，家父聊起一件往事。」雖然不確定千葉有沒有在聽，我仍繼續傾訴。不，正因如此，我才能侃侃而談。這種感覺有點像對著牆壁練習投球。

「或許你不記得……」父親以這句話起頭。其實，我依稀有印象。

當時我就讀國小低年級。每天一入夜，天色漸暗，我就不由得心生恐懼。或許是兒童節目結束，睡意又讓腦袋昏昏沉沉吧。不止是我，大部分孩童想必都會遇到相同狀況。

「想到死掉後，不曉得會變成怎樣，突然好害怕。」我邊說邊哭，眼淚流個不停。

我鑽出被窩，打開紙拉門，向坐在客廳的父親傾吐。母親似乎是生病，睡在另一個房間，更加深我的恐懼。

父親走過來，將哭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我抱起。「哦，想到死掉不曉得會怎樣，突然害怕啦？嗯，是啊，那確實很可怕。」

父親苦笑中帶著驚惶，再也想不出合適的話安慰我。

我年幼的腦袋裡在想什麼？數年前逝世的祖母、電視新聞的事故畫面，還是動作片裡殉職的刑警？

聽到我哭哭啼啼地問「死後會變怎樣」，父親頗為狼狽。如今回想，他一定也在自問：死後會變怎樣？如何克服對死亡的恐懼？

「別擔心，很久以後才會發生。」父親勉強擠出一句。

或許是漫長的歲月扭曲記憶，我從未見過父親那樣惶恐，不禁懷疑他也在流淚。

當下，父親領悟「這孩子總有一天也會死」這個理所當然的事實。

於是，他接納死亡的存在，卻故意視而不見。如同帕斯卡所說，遮住自己的視線，繼續朝著死亡邁進。

突然間，副駕駛座的車門打開，中斷我的回憶。

美樹坐進車內，喘得上氣不接下氣，卻看不出一絲興奮。「跟千葉先生聊得愉快嗎？是不是對彼此多了些認識？」她似乎還有餘力開玩笑。

「還不錯。」我應道。「看樣子，你有好消息？」

「不，稱不上好消息。」美樹皺起眉。

「有沒有看到屋內的情況？」

「佐古家十分氣派，庭院寬廣，圍牆頗高，但草木長得亂七八糟。」

「沒人整理？」

「大概吧。從圍牆外看不清楚，我煩惱著不知該怎麼辦，恰巧出現一個送貨員。」

「實在佩服送貨員。」我不是在調侃或譏諷，而是真心話。我每天關在冷氣房面對電腦，每次看見送貨員，總十分欽佩他們頂著太陽揮汗工作。

「我猜佐古會出來收貨，便躲在外頭偷看。」

美樹接著敘述，那送貨員沒按電鈴，光明正大地直接開門進去，放下東西就出來。

於是，美樹鼓起勇氣，上前向送貨員攀談。她假裝剛搬到附近，想拿傳閱板（註：原文為「回覽板」，日本的一種社區制度，在板內夾帶各種公告事項，由社區居民互相傳閱，以確保每一戶居民都收到消息。）給佐古先生，卻因佐古先生總是不在家，不知如何是好。她故意說得含糊，想設法從送貨員口中套出一些訊息。

「對方沒起疑？」

「應該沒有。」

「這確實有些麻煩。」送貨員聽到美樹的話，顯得相當熱心。「佐古先生年紀大，耳朵有些重聽。就算我按電鈴，他也不見得會出來應門。不過，他告訴我，只要將東西放在玄關就行。」

「所以，自行開門進去沒關係嗎？」美樹問。

「只是遞送傳閱板，應該不要緊吧。你不妨先按電鈴，再開門。不過，裡頭有攝影機，有些毛毛的。」送貨員解釋。

「攝影機？」聽著美樹的轉述，我忍不住高聲反問。

「是啊，佐古不久前整修房子，裝設不少防盜攝影機。」

「那庭院裡的草木怎麼亂七八糟？」既然整修過房子，不是該順便整頓一下庭院嗎？

「是啊，他整修房子，卻完全不管庭院。既然注重居家安全，怎麼不把圍牆改低一點？實在古怪。」

「恐怕是……」

「恐怕是本城的主意。」千葉也抱持相同看法。

美樹斂起下巴，點點頭。

「可見我收到的消息沒錯，本城確實在這裡。」

「此外，有一點要留意。如果隨便靠近，可能會被監視攝影器拍到。」美樹補充道。

「的確。」

「我縮在牆邊與送貨員交談，應該沒被拍到，換成開門走進去，多半是躲不了。這不就是裝監視攝影器的目的？那男人一定在屋裡盯著影像。」

「這下怎麼辦？」如果那男人在屋裡，我們去按門鈴，肯定會被發現。到時，他可能會逃之夭夭。「千葉先生，你有什麼看法？」

「怎麼辦啊……」千葉應聲，似乎怕我不滿，又補一句：「真是棘手。」

「像這種冷酷無情的人，一個就能把我們耍得團團轉。」我嘆口氣，「佐古想必也遭到控制。」我暗想，就跟轟一樣。

「剩下的二十四人不知在做什麼？」

「咦？」

「每二十五人，就有一人愛玩控制遊戲。反過來說，等於有二十四人站在我們這邊，不是嗎？」

「唔……」我點點頭，明白千葉想表達的意思。既然是一對二十四，應該是二十四這邊較佔優勢。「很可惜，問題沒那麼簡單。書上說，依數據來看，我們要獲勝並不容易。」

「明明是二十四人對抗一人，卻難以獲勝？」

「聽過『米爾格倫實驗』嗎？」

「啊……你是指證明人會聽從權威的實驗？」美樹點點頭。她會知道並不奇怪，這實驗的結果實在太令人錯愕，許多書籍都曾提及。

「大致上，這個定義沒錯。」

實驗的內容是這樣的。首先，權威學者要求某人啟動儀器。一旦啟動，另一人就會遭受電擊。目睹遭電擊者露出痛苦神情後，啟動者往往會遲疑，接著，學者會再要求「增加電擊強度」。確實按照指示增加電擊強度的人，約佔六成。

這就是米爾格倫實驗。事實上，遭受電擊者並未真的遭受電擊，他們痛苦的表情是假裝的。不過，實驗證明兩件事，第一是「即使認

為不妥，仍會有超過半數的人選擇遵循權威的命令」，第二是「違反命令的人往往懷有罪惡感」。

「那本介紹精神病態者的書裡，也提及這個實驗。假設每二十五人中，就有一人是精神病態者。而剩下的二十四人中有六成，也就是十四人擁有『服從命令』的特質。」

「再加上精神病態者本身，就是十五比十？」

「沒錯，那本書上還寫著：『擁有良心之人的獲勝機率雖不是零，但相當渺茫。』」

「原來如此。」

「接著是我的想像。在十五比十的階段，十的這邊屬於弱勢，肯定會有人因恐懼不安倒戈。說穿了，就是一些懂得見風轉舵的人。假設這種人佔半數，就變成二十比五。」

儘管是我個人的推測，卻是合情合理。即使變成二十三比二，也不奇怪。

「原來如此。」千葉說：「不過，前陣子我跟朋友聊到類似話題，不禁產生一個疑問。」

「什麼疑問？」

「本城那麼神通廣大，為何世上沒充滿像他這樣的人？」

「咦？」

「假如控制遊戲裡只有強者才能存活，弱者不是應該會死光？」

「也對。」我思索著這個問題，不經意瞥向後視鏡，發現千葉直盯窗外。

他在看什麼？

我忍不住好奇，往右側車窗望去。一輛小箱型車緩緩駛過眼前，車身印著「配送服務」。

「那是餐點配送車。」我不等千葉發問，先一步回答。

「要送去哪裡？」

我還沒開口，美樹便回答：「不久前，我在電視上看過，那似乎是專為老年人設計的服務。獨居老人沒辦法自行料理三餐，業者便將經過營養設計的餐點配送到府，這也算是一種看護方式。」

「世界真是愈來愈方便。」

「對了，佐古好像也是老人。」我說。

第五天

「佐古真的申請那項服務？聽起來挺順利的。」

坐在我面前的香川說道。此時，我們在播放著音樂的咖啡廳。午夜十二點過後，見山野邊夫婦熟睡，我無事可做，便窩來這間店。原以為山野邊夫婦會因過度疲勞與亢奮，一直清醒到早上，但十二點過後，他們很快閉上雙眼，發出鼾聲。

就這點而言，他們與我以往見過的人類並無不同。不管處於何種狀況，人類總是需要睡眠。

推開店門，香川已坐在裡面。我忍不住想問「你到底有沒有認真調查」，最後沒開口。她的「認真」在我眼裡多半稱不上「認真」，何必多此一舉。

「沒錯，佐古也訂購餐點配送服務，而且附近只有他這麼一個客戶。」

「據說是個頑固老頭，從不和鄰居往來。」

「配送餐點營養均衡且經濟實惠，最適合單獨生活的老人。」

「這是業者的宣傳口號？」

「沒錯。」

昨天美樹看見箱型車緩緩開過，催促負責駕駛的山野邊：「快跟上去。」

「跟上去幹嘛？」我剛問出口，山野邊已輕輕踩下油門。

「或許能喬裝成配送員，到佐古家登門拜訪。」

「原來如此。」

那箱型車轉彎後，又開一會兒，最後停在佐古家門旁。

「山野邊美樹下車走近配送員，看準他步出佐古家的時機，上前跟他攀談。」我向香川解釋：「她想向配送員打聽消息。」

美樹表現得很感興趣，隨口提幾個一般人會問的問題，順利套出話。原來每天傍晚，配送員都會送餐點到佐古家。

「哦，你們打算怎麼做？」

「明天傍晚……不，應該說是今天傍晚，山野邊夫婦會喬裝成配送員，潛入佐古家。」

回到公寓後，山野邊夫婦上網將餐點配送公司的底細查得一清二楚。

「怎麼喬裝？」跟我一樣，香川一口咖啡也沒喝。這種稱不上好喝或難喝的液體，引不起我們的興趣。

「細節似乎還沒確定。大概是在佐古家附近擋下配送公司的箱型車，接著軟硬兼施，拜託配送員讓他們代送。不然就是……」

「就是什麼？」

「溜進店裡偷制服。山野邊夫婦認為，穿配送員的制服登門拜訪，應該不會遭受懷疑。」

「即使搞定製服，沒有配送的餐點也不行吧？」

「只要成功進門，接下來就見機行事，總有辦法逮住本城。」

「這麼草率的計劃真的行得通嗎？」香川十分懷疑。

「我也不知道。本城還在佐古家嗎？」

「一直待在那裡。他依然不肯跟我聯絡，我只好三更半夜潛進去。屋裡真不得了，到處都是監視攝影器。」

「八成是本城的要求吧。任何人靠近大門，就會被拍到嗎？」

「豈止是大門，就算是從二樓或屋子側邊闖入，一樣會被拍下來。連庭院也拉有電線，裝設監視器。影像全會傳輸到二樓房間的電腦。千葉，你有沒有做過管理電梯的工作？」

「沒有。」

「是嗎？跟那情況有點像，本城同時監控數個畫面。關在看守所時，本城就利用他人傳話，要求佐古安排妥當。對了，我已查出本城與佐古的關係。」

「本城與佐古的關係？」

「我聽見他們的交談。你猜猜，佐古老爺爺為何會對本城唯命是從？」

「想必是本城的手段比較高明，抓住佐古的把柄？」

「大致上沒錯，不過這件事有個契機。」

「哦？」

「本城似乎很會用毒。」

「毒？」

「他常常在朋友或同學的食物裡下藥。」

「下藥？」

「毒可當藥，藥也能成為毒。總之，他偷偷讓別人吃下藥。」

「藥不是對身體有益？」我感到有些似曾相識。不久前，山野邊述說本城的事時，提過類似的話。

「要看使用的方法。我去過藥局，不少藥上頭標示『未滿十五歲請勿服用』，而且往往會多加一句『切勿服用過量』。」

「警告標示這麼多，哪天出現『無效請見諒』的標示也不奇怪。」

「這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本城喜歡拿藥做實驗，經常在他人飲食中摻藥。例如，讓同學喝孩童禁止服用的藥物，或一口氣吞三天份的抗生素，觀察會有何反應。不然就是讓人吃大量退燒藥，觀察體溫會降到多低。」

「真有研究精神。」

「他完全是抱持著實驗的心態。」

這確實是控制遊戲的贏家會幹的事。回顧人類歷史，勝者永遠是進行實驗的那一方。

「對了，本城的父母雙亡。這樣一想，或許跟他脫不了關係。」

「你的意思是，本城殺害親生父母？」

「沒錯。」

「那還用說嗎？」香川聳聳肩，一副理所當然的神情。「就連本城的祖父母，也是死在他手上。警方絲毫沒起疑，於是他益發得意忘形。」

「原來如此。」我恍然大悟。殺害親人卻不必承受罪責，當然會得寸進尺，嘗試更困難的挑戰。這是人類的天性。

「那跟佐古有何關係？」

「啊，對，差點偏離主題。佐古有個當醫生的有錢哥哥，佐古卻沒什麼錢，工作也不穩定。有能力的哥哥與無能的弟弟，這樣的組合不少見吧？」

「那又怎樣？」

「無能的弟弟佐古暗暗打了個算盤，一旦哥哥死亡，他就能繼承遺產。」

「哥哥沒孩子？」

「有個女兒。」

「既然如此，遺產應該由女兒繼承吧？」

「當然，如果有的話。」

「你剛剛不是說有嗎？」

「在繼承之前，沒了。」香川語帶深意。

「死了？」我聽出話中玄機。當然，死因必定不單純。「被佐古殺害？」我接著問。

「很可惜，差一點。嚴格來說，佐古雖然懷有殺意，卻沒下手。」

「原來如此，下手的是本城？」直到這時，我終於明白中間的牽連。大概是佐古向本城提起希望除掉侄女，而本城答應代為下手。那麼，佐古當然會對本城唯命是從。

「那時，本城剛弄到一種有毒植物，正想試試效果。於是，本城設法接近當牙醫助理的侄女，與她建立感情後，偷偷下藥。警方認定並無他殺嫌疑，草草結案。儘管死了個年輕的牙醫助理，卻不了了之。」

「牙醫助理？」我不禁一愣。

「是啊，一個做事認真嚴謹的牙醫助理。」

「那個『有牙醫才有蛀牙』的牙醫助理？」

「那是某個大人物的名言嗎？」

「不是。」我想起那件工作。沒錯，在我呈報「認可」的隔天，那女人遭某個年輕男人下毒身亡。「原來那男人就是本城崇。」

「什麼意思？」

「當初是我負責那個牙醫助理。」

「哦，真巧。」香川嘴上這麼說，但並不特別驚訝。

「回想起來，前去確認死亡時，我遇到下手的男人。他一點也不慌張，還主動向我搭話。」我說到這裡，又憶起更多往事。「對了，他也對我下過藥。」

原來那個人就是本城。

「那可真巧。」香川笑道。「這麼說來，你們算是久別重逢？」

「他看到我，也認不出我是誰。」負責的案子不同，我們的相貌會跟著改變。「至於我，根本記不住那麼多人類。」

「也對。」香川說。

「對了，本城關在房裡，你沒機會與他接觸，調查起來相當困難吧？」這句話並非體恤香川的辛勞，而是暗諷「反正你一定沒認真調查，太不把工作當回事了」。話中帶刺是人類的慣用手法，只是，這個手法沒對香川發揮效果，不知該說是她太不瞭解人類，還是該說她工作太隨便。「謝謝你的體恤。」她誠摯地道謝，「等天一亮，我會繼續嘗試與他接觸。」

「嘗試不被攝影機拍到？」

「這次就算被拍到也沒關係。本城看見我出現，或許會放心不下，主動跟我聯絡。」

「但本城十分機警，直覺又敏銳，恐怕不會輕易見你。」

「不然我就從二樓闖進去。人類似乎很吃這一套，說是叫『浪漫』。」

「搞不好會被當成非法入侵。」

「可是，蒙泰基奧（註：Montecchio，原本是義大利的地名。）那一次，不也是如此？」

香川提起同事的名字，我立刻明白她的意思。蒙泰基奧是我們的同事，在十六世紀對某個女人心生情愫。這樁風波後來與神話重疊，被人類寫成《羅密歐與茱麗葉》。其實，那只是調查部同事捅出的婁子。

故事中，男主角名為「羅密歐·蒙太古」。不過，那是訛傳，他真正的姓氏並不是「蒙太古」，而是「蒙泰基奧」。執行任務時，我們使用的代號多半取自都市或社區名稱。總之，蒙泰基奧工作認真，為了調查那女人，想盡各種辦法，不惜冒險闖進她家。不料，他投入太多感情，甚至違背規定，呈報「認可」後，又讓她復活。

於是，飲毒身亡的女人重獲新生。

因著這個緣故，蒙泰基奧遭上級調往其他單位。我與蒙泰基奧沒見過幾次面，但至今仍時常與同事聊起這個「與人類太過親近的調查員」的故事。

「目前正值『回饋大方送』活動期間，蒙泰基奧的事換成今日，搞不好不會遭受懲處。」香川聳聳肩。

「真是愚蠢的活動。」

「對了，你和山野邊夫婦的事情，我能告訴本城嗎？要是向他透露你們打算喬裝成餐點配送員潛入佐古家，或許能引起他的興趣。」

「嗯，或許吧。」我應道。

「不過，這樣會不會造成你的困擾？」

「造成我的困擾？怎樣的困擾？」我皺起眉。

「本城事先知情，你們的復仇計劃很可能會以失敗收場。」香川的表情絲毫未變。

「就算失敗，又有什麼關係？反正本城和山野邊都不會在今天死亡。」

在七天的調查期間內，我們的調查對象絕不會死亡。不管他們今天的遭遇多麼驚險危急，都不會送命。當然，他們可能會受傷，但不會傷重致死。

「啊，也對。不過，我的調查工作只到今天為止。今天之內，我會呈報調查結果。」

我差點說出「反正一定是認可」，好不容易吞回肚裡。

走出店外，手機旋即響起，彷彿早就等著這一刻。天空依然陰雨綿綿，雖然是黑夜，仍看得出烏雲密佈。

打電話來的，是負責統管調查部的監察部同事。

「調查期間還沒結束吧？」我說。

「我當然知道，只是想問問，有沒有可能早點呈報結果？」

或許香川的推斷沒錯，就像搞錯交通標誌一樣，監察部也急著掩蓋缺失。

「你希望我呈報『放行』吧？」

「沒那回事。」對方死鴨子嘴硬，「我只是提醒你，沒必要勉強。」

「勉強？」

「若你認為目標對象不該死，可延長二十年壽命。」

「有話直說，何必拐彎抹角？」我氣得想掛斷，忽然想起另一件事，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問：「對了，我是不是見過本城？」

「什麼意思？」監察部同事冷淡地反問。聽得出並非故意賣關子，也不是在裝傻，而是並未掌握這種瑣碎細節。

「我負責調查過一個擔任牙醫助理的女人，毒殺她的應該就是本城。」

「這我不清楚，得查一查。不過，這種事有查的價值嗎？」

我沒生氣。確實沒必要特地調查，我直接掛斷電話代替回答。

接著，我跨上腳踏車，朝山野邊夫婦的公寓前進。數顆雨滴打在我的臉上。

「2、2、7、9。」我從後座往前探，報出一串數字。

「咦？」山野邊夫婦相當驚訝。「你在念什麼？」

「還會是什麼？當然是那個人按的數字。2279，八成是開門的密碼。」

此時將近中午十二點。

太陽或許已來到頭頂上，但天空擠滿烏雲，根本看不見。綿綿細雨依然下個不停，真是陰魂不散。雖然早就不奢望親眼拜見太陽，仍難免有些無奈。

我們的車子停在路旁。雨水打在擋風玻璃上，製造出一道道波紋。水滴以規律的節奏在玻璃表面畫出扭曲的圖案。山野邊終於沉不住氣，啟動雨刷。

這是一條雙向單車道。對面有間店，招牌上印著「Kitchen Box」，還寫有一些宣傳標語，例如「適合高齡者的餐點配送服務」、「提供均衡飲食」、「一人份也OK」等等，但外觀一點也不起眼，像是裝潢樸素的辦公室。

「商品內容寫得不清不楚，便當賣得出去嗎？」我直率地問。
「他們做的是宅配生意，客人不會來店裡。」山野邊解釋。

「而且這是分店，不是總公司。餐點都是在工廠大致調理完成，才送到加盟店，由店員加熱或盛裝。」

上午美樹打電話到「Kitchen Box」總公司，以「學校老師出作業，要孩子調查各種行業的運作方式」為藉口，將作業流程打聽得一清二楚。

山野邊夫婦計劃先取得制服和名牌。昨天，美樹向走出佐古家的配送員攀談時，假裝在考慮申請餐點配送服務，問了一句：「安全上有沒有疑慮？」對方回答：「我們會出示名牌，就像警員出示警察手冊一樣，好讓客人安心。」

倘若本城隨時監視著螢幕，沒有名牌恐怕會引起懷疑。因此，山野邊夫婦打算潛入店裡盜取名牌。

山野邊利用汽車導航系統，輕輕鬆鬆查出加盟店的位置。他將車子停在門口附近，周圍只有兩輛箱型配送車及一輛機車，幾乎無人進出。美樹提議到後門瞧瞧，於是山野邊再度發動車子，繞到店的後方。

山野邊剛在路旁停車，對面便走來一名穿制服、撐著雨傘的女人。那女人抵達後門，將傘開合數次，甩掉雨水後收起。接著，她背對我們，操作起牆上的儀器。那儀器的按鈕不少，有點像計算機或銀行的ATM。

「那門似乎裝有密碼鎖。」山野邊腹部抵著方向盤，湊近擋風玻璃。「要是看得見密碼就好了。」

「可惜距離太遠。」

於是，我從後座往前探，擠到駕駛座與副駕駛座之間，凝神細看。女人按下「2、2、7、9」四個數字，我依序念出。

「千葉先生，你怎麼看得見？」

「不管千葉先生再做出什麼事，我都不會驚訝。你一定會說自己視力好，對吧？」美樹開口。

「總之，我溜進去瞧瞧。」山野邊說。

「那間店不大，溜進去八成會被發現，要偷出制服恐怕不容易。」美樹憂心忡忡。

「店員就算起疑，也不至於報警。遇上恭謹有禮的陌生人，大部分的人都不會過於提防。」

「若能把所有店員引到外頭，偷制服就容易得多。」我出聲。

「這不是廢話嗎？」美樹笑道，「千葉先生，你有沒有好點子？」

我大可直截了當地回答「沒有」，但如此一來，我會被當成礙手礙腳的累贅，難以進行調查工作。此時，我忽然想起電視節目中，飼主為了清掃水池利用食物引走鱷魚的畫面，於是隨口胡謅：「用對付鱷魚那一套如何？拿食物引出店員，我們就能進去打掃。」

山野邊望著我。由於我上半身往前湊，山野邊一轉頭，我們幾乎是臉碰臉。我毫不在意，但山野邊似乎覺得不妥，拉開距離才開口：「千葉先生，鱷魚和人不能相提並論。」

「難不成要弄一根綁著食物的長棍？」坐在副駕駛座的美樹苦笑。

「這點子行不通嗎？」我轉向另一邊，這次差點和美樹的臉碰在一起。「即使不用食物，也可找藉口引開店員或吸引他們注意，辦起事就容易得多。」

「確實有道理。」美樹沉吟片刻，「走過去大喊『我丈夫突然身體不舒服，快來幫幫忙』，如何？或許能引出幾個店員。」

「嗯，聽起來不錯。」我跟著附和。「山野邊在一旁假裝肚子痛，應該能引起大部分店員的注意。」

「你們想得太簡單。」山野邊皺眉，「突然聽見陌生人說出這種話，誰都會心生警戒，這才是人性。」

「那倒不見得。」我斷言。這一點，我頗有自信。「其實，一般人很容易相信陌生人的話，前天的遭遇不就是最好的例子？」

「前天？」

「在汐留的大公園，那個外國女人不是對你們使出同一招？」

「濱離宮恩賜庭園？」

「啊，你指的是那件事？」

那個外國女人只用「請幫幫忙」、「倒在地上」、「請跟我來」幾句曖昧不清的話語，便成功誘導山野邊夫婦踏進樹叢。否則，他們也不會遭穿雨衣的男人強行帶走。

山野邊想起當時的情景，苦笑著解釋：「我以為對方不太會講日語。」

「不論理由為何，總之，你們輕易上了敵人的當。你們的警戒心沒有想像中強，這才是人性。」

數分鐘後，我走向「Kitchen Box」後門，按下「2279」四個數字。由於我沒特意牢記，竟然忘記最後一個數字。仔細一看，按鍵盤「9」的表面磨損嚴重，顯然經常受到按壓。

為何我要負責偷制服？山野邊給了一個合理的解釋。

「千葉先生，要你假裝肚子痛不太可能，就算裝了，也無法吸引店員的目光。既然如此，只好委屈你趁我們絆住店員時，偷偷溜進後門。」

我並未反對。

後門一開，我豎起耳朵聆聽裡頭的動靜，卻只聽見美樹在店面另一頭的話聲。她按照計劃，告訴店員：「我丈夫突然蹲在地上，似乎身體不舒服，拜託你們幫幫忙。」

一名原本在處理店內事務的男店員，走出去關心山野邊夫婦。依交談聲、腳步聲及動作的聲響研判，店裡共有兩男兩女。

我輕輕推開門走進去。仔細想想，無聲無息地潛入對我根本不是難事。門後是個狹小的房間，擺滿置物櫃，似乎是員工的私人物品放置間。我稍一張望，便看到置物櫃旁的瓦楞紙箱裡有不少摺疊整齊的制服。那箱上貼著一張紙，標明「清洗完畢」。

制服以略帶茶色的白色為底，印著一些紅紋路。我拿起三件，塞進紙袋。接下來，只剩證明員工身份的名牌，但我根本不曉得那玩意長什麼樣子。美樹形容有點像駕照，但我根本沒找到類似的東西。我翻遍置物櫃，查看紙箱，依然一無所獲。

此時，背後的門忽然打開，走進一名年輕男子。

他微低著頭，說著「工作辛苦了」，似乎把我誤認為前輩。他拍去頭髮和衣服上的雨水，但沒濺起任何水滴。

「名牌在哪裡？」我轉頭問。

「咦？」年輕男子抬頭看著我，皺著眉問：「什麼名牌？等等，你是哪位？」雖然外表年輕，但他應該是三十歲左右，不是剛成年的小夥子。他的頭髮短得幾近光頭，身穿制服，似乎是剛配送完餐點。

「我是千葉。」

「千葉……？是新的約聘職員嗎？」

「對，上頭叫我來拿名牌，配送餐點時要給客人看的。」

「噢，是這個吧。」年輕男子往胸口名牌彈一下。上頭貼著照片，確實有點像駕照。

「太好了。」我想取下那張名牌，年輕男子抓住我的手。我心頭一驚，以為他會昏厥，仔細一瞧，他抓的是袖口，沒碰到皮膚。我暗鬆口氣，他沒昏厥，對他是好事，對我也是好事。

「這是我的，你不能拿走。你的大概要過一陣子才會做好。」年輕男子奮力守護名牌，推開我的手。

「我不在乎用你的名牌。」

「我在乎。」

直到此刻，年輕男子依然沒懷疑我是非法入侵，只當我是腦袋不靈光的新進員工。正當我思索該不該強行奪取時，外頭忽然傳來喧鬧聲。

店門口傳來一聲「快報警」。那話聲相當細微，隔著這樣的距離一般人肯定聽不見，但我並不是一般人。

我清楚聽見門外的男人驚惶地低呼「快報警」。

顯然山野邊夫婦遭到懷疑。我趕緊打開後門，走向前門。「發生什麼事？」年輕男子問一聲，似乎也察覺不對勁，慢吞吞地跟在我後頭。

我走到店門口，看見山野邊夫婦及穿制服的店員，登時明白狀況。

「你誤會了、你誤會了。」山野邊夫婦神情僵硬，低聲下氣地解釋，不斷揮舞雙手。

雨勢稍微減弱。天空依然烏雲密佈，但雨滴僅僅像以畫筆描繪的細線。

那店員是個魁梧的中年男人，握著手機，眼神遊移。他看看山野邊夫婦、看看地面，瞥見我來到身邊，又望著我，嚇得全身一顫。

一把槍掉落在地。看來，這就是原因。

事情經過多半是這樣的。美樹依照計劃，謊稱「丈夫身體不舒服」，將店員騙出店外。山野邊捧著腹部，假裝肚子痛。店員走到山野邊身旁關切，卻發現山野邊帶著槍。不然就是山野邊動作太大，槍不慎滑出來。

總之，就是店員發現槍，引起一陣騷動。

真是嚴重的疏失。不過，畢竟山野邊不是故意的。我想起以前曾因工作造訪一間軟體設計公司，該公司的男職員說過這麼一句：「嚴懲惡意、寬容粗心。」

他是我負責調查的女人的同事，職務是檢查系統故障原因，興趣卻是參加合唱團，讓我印象深刻。他說過不少耐人尋味的話，其中又以「粗心大意不可能杜絕」最新奇。他告訴我，即使千叮嚀、萬交代，仍無法完全防範粗心之過。明明稍微留心就不會犯錯，但錯誤依舊頻頻發生，很多人都有類似的經驗。這點我深有同感，畢竟連提醒駕駛小心的交通標誌，都會因粗心擺錯位置。不僅是人類，我們也會犯錯，否則情報部不會搞出「回饋大方送」活動。他的結論是「重點不在於防範粗心，而是如何將粗心造成的損害降到最低」，我頗為認同。

山野邊不慎露出攜帶的槍，責備他無濟於事，當務之急是收拾殘局。

「強盜？」店員戰戰兢兢地看著地上的槍，高舉手機，擺出類似宣誓的動作，顫聲道：「我要通報警方！」

綿綿細雨不斷濡濕手機，但他似乎並未察覺。

「不，不是你想的那樣。」美樹在一旁拚命解釋。然而，她愈是焦急，愈是加深店員的懷疑。一旦店員報警，事情會變得相當麻煩。

「不是強盜，怎會帶著這種東西……」店員握緊手機，覷著地上的槍。他緩緩靠近，一副提心吊膽的模樣，彷彿面對的是一條蛇。

「這只是玩具槍。」原本彎著腰的山野邊，緩緩挺直身子。

「就算是玩具槍，平時也不會帶在身上吧？」店員撿起槍。

「對不起，是孩子托我們買的。」美樹神情扭曲，顯得相當痛苦。她痛苦的根源並非撒謊帶來的罪惡感，而是將孩子當成藉口。

「好重。」店員握著手機，另一手把玩槍。他將槍拿到眼前仔細觀察，接著以槍口對準山野邊。或許他相信那是玩具，動作粗魯又大膽。

「請還給我。」山野邊故作鎮定，「那真的是玩具槍。」

「就算是玩具槍，保險起見，我還是得報警。事後，我還得寫份報告向總公司解釋。」店員把槍口當成手指，對準山野邊。

我有些猶豫，不知該不該設法解圍。就算要解圍，也不知該用什麼辦法。坦白講，不管事情如何發展，我都不痛不癢。

此時，背後響起話聲。那話聲相當高亢，簡直像是氣球爆裂的聲響。

「卡！」

轉頭一瞧，原來說話的是剛剛在店裡遇見的年輕男子，他握著一支智慧型手機。別提山野邊夫婦，連我也是一頭霧水。

「小木沼，你喊『卡』是什麼意思？」拿著槍的店員狐疑地問。這時，我才曉得剛剛在後門遇上的年輕人姓「小木沼」。

小木沼放下手機，回答：「對不起，田中哥。其實我們在拍電影。」

我登時愣住。拍電影？什麼意思？當然，我曉得何謂拍電影。但在我的認知裡，小木沼握著智慧型手機的動作，實在跟拍電影扯不上關係。

「手機裡有個編輯影像的程式，我想試試好不好用。這些人是我朋友，志願當演員，幫忙拍一段影片。」小木沼指著山野邊夫婦。

「那麼，這把槍是……」被喚為田中哥的男人舉起槍。

「假道具。」小木沼緩緩走上前，若無其事地拿回槍，低頭行一禮。接下槍的瞬間，或許是真槍過於沉重，小木沼流露驚愕的神色。

雖然他強自鎮定，卻沒逃過我的眼睛。「演員不夠，只好偷偷讓田中哥摻一腳。沒事先告訴你，是希望演得逼真。」

「你這小子……」

「田中哥，我會這麼做，也是因為你太上相。你有一種獨特的風格，堪稱是最佳配角。」小木沼明顯在拍馬屁，但田中沒動怒，只說：「原來你還沒放棄當導演的夢想……但工作時間幹這種事，畢竟不妥吧？」他的語氣中摻雜欽佩與無奈，顯然已放下戒心。

小木沼再次鞠躬，中氣十足地喊聲「非常抱歉」。沒太多無謂的說明，反倒顯得煞有其事。接著，小木沼指著店內，補上一句：「對了，田中哥。總公司來電找你。」

「這種事等下班再做。」田中嘆口氣，轉身走回店內。得知可怕的強盜案只是虛驚一場，他鬆口氣，輕輕笑道：「真是的，差點沒被你們嚇破膽。」

看著田中微跛著走到店裡，小木沼喊一聲：「田中哥，下次請你吃飯。」田中回答：「那就今天吧。」

山野邊夫婦不知所措，只能愣愣站著。危機似乎已化解，但能不能安心，還是個疑問。「拿去。」小木沼遞出槍，山野邊說聲「謝謝」，卻不曉得該講什麼。他大概在煩惱是否該直接離開，當一切是運氣好。

「你們在拍電影？」我出聲。

「唔……山野邊先生，這個人也是你的朋友？」小木沼說。

「咦？」山野邊吃驚地瞥我一眼，似乎很驚訝小木沼認得他。

小木沼瞇著眼呵呵笑。「你忘記了？我跟你要過簽名。」

「啊……你是我的書迷？」山野邊疑惑地回想。

「是啊，我從山野邊先生的作品中學到詞彙的意義。」小木沼應道。

「難不成是……」美樹瞪大眼，「那個『破釜沉舟』的書迷？」

下午三點多，我們坐上車，再度來到猿塚町。同樣停在佐古家附近，這條馬路比昨天那條寬廣。雨水同樣在車窗玻璃留下陣陣漣漪。

「山野邊，那個書迷信得過嗎？」我問。

「信得過。」負責駕駛的山野邊信心十足，又補一句：「但願。」

中午發生手槍事件後，那個身兼山野邊書迷、未來電影導演及配送員三種身份的小木沼，忽然與山野邊握手，從容地說：「能夠再見到你，我真的很高興。」然後，他指著制服上的名牌，「你們想要這個員工證？」

山野邊仔細觀察小木沼的表情，坦承道：「我們想借用工作證，進入一棟屋子。那屋子的主人是你們每天配送餐點的對象之一。」山野邊沒使用任何談判技巧或謊言，拋棄拐彎抹角的說明及虛偽的藉口，率直說出真相。

「你的意思是，你們想喬裝成配送員混進那棟屋子？」小木沼理解得很快，但從他臉上看不出任何情緒。或許該說，他也拿不定主意，不知該表現出怎樣的情緒。

「這有點難以啟齒，不過我們確實有此打算。」山野邊坦言：「我們以為弄到制服和名牌，就能解決問題。」

「你們的目標是哪一戶？」

山野邊報出「佐古」這個姓氏，剛要描述地址，小木沼搶先開口：「啊，原來是佐古家。」

「你知道？」美樹問。

「嗯，那屋子不得了，到處是監視器。」小木沼比手畫腳，彷彿眼前堆滿監視器。

「哦？」看來佐古家的名氣不小。

「以前還沒那麼誇張，屋主只是個孤僻的老爺爺，這陣子突然變得疑神疑鬼，不曉得是不是受到驚嚇。最近更是變本加厲，連客人登門拜訪也無法踏進屋裡一步。」

「八成是本城的指示。」我推測道。聽到這個名字，山野邊夫婦渾身一顫。

小木沼似乎並未察覺，應道：「好，我明白了。」

「咦？」

「我會設法調整今天的排班表，改由我送餐點到佐古家。」小木沼搔搔鼻頭，茫然望著空中的雨絲。那對雙眼皮的眼睛似乎流露老謀深算的鋒芒，又給人一種魯莽淺薄的印象。「隨便找個藉口，更動排班表並不困難。我們約在佐古家附近會合，送餐點到佐古家時，你們就跟在我身後。」

「這樣好嗎？」

「一點小事，沒什麼大不了。」小木沼說得泰然自若，或許屬於大而化之的性格。我曾在工作上認識一個流氓，氣質與小木沼不太一樣，卻有異曲同工之妙。為了保護仰慕的大哥，那個流氓不斷做出各種魯莽的天真行徑，沒有半點城府。當時，我的調查對像是他的大哥藤田，也是頗有意思的人物。我記得名字的人類不多，可見藤田在我心中留下頗深的印象。當然，我並不懷念藤田，但偶爾會憶起他與敵人打得天翻地覆的畫面。當時他的動作彷彿在演奏一首激昂的音樂。

「這樣真的好嗎？」山野邊再次確認。

「別擔心。對了，到時我會帶幾件制服。」

「制服這裡有。」我舉起紙袋。

「噢，原來這就是你的目的。」小木沼點點頭。「看來制服的問題順利解決。」

接著，小木沼取出智慧型手機，叫出地圖。「佐古家在這一帶，我們就約在此處碰面吧。」他指著畫面，「至於碰面的時間，等我查過排班表，確定佐古家的送餐時間再決定。」

小木沼說完，轉身走進店裡。

「啊，等等！」山野邊喊住小木沼。

「別擔心，我真的只是進去查閱排班表，絕不會報警。」小木沼回頭。

「我不是那個意思。」山野邊搖搖頭，「只是想問你，關於從前你來參加簽名會時的事。」

「哪件事？」小木沼有些詫異。

「剩下的一半，你看完了嗎？」

小木沼露出幼兒般燦爛的笑容，回答：「老實說，我還是沒看完。」

美樹發出孩子般輕快的笑聲。

此刻我坐在車裡，問山野邊：「一個根本沒看完你著作的讀者，你憑什麼相信他？」

山野邊與讀者的相遇完全是巧合。人類往往認為巧合具有重大意義，這點我能理解。但一個沒辦法看完他作品的讀者，真的能信任嗎？

「他說得這麼老實，不就證明是可信任的人？」美樹應道。這不像她的真心話，而是自暴自棄的說詞。

負責駕駛的山野邊頻頻看錶。「預定四點前往佐古家，所以我們約三點五十分吧。請先換好衣服，一碰面就能馬上出發。」當時小木沼這麼說，還和山野邊握手。

然而，小木沼遲遲沒出現。

我偷瞄山野邊的手錶，再過兩分鐘就是三點五十分。

山野邊變得沉默寡言，美樹則不停左顧右盼。車外是條大馬路，視野極佳，由於面對住宅區，眼前排列著一棟棟公寓。雖然不曉得小木沼會從哪個方向來，至少直到這一刻，依然看不見人影。

「如果他沒來……」美樹還沒說完，山野邊搖搖頭制止。他的表情，似乎寫著「別把事情往壞的方向想」。

我看著映照在右側視鏡上的景色，發現後方駛來一輛漆成黑白兩色的警車。「原來如此，他搭警車過來。」

「咦？」負責駕駛的山野邊渾身發顫，轉過頭。

「那個小木沼是警察？」我問。

「難不成……」美樹緩緩閉眼，又緩緩張開，籲出一口氣。「他報警了？」不知該說是鼓起勇氣，還是放棄希望，總之，她似乎放鬆了全身力氣。

「你指的『他』，是小木沼嗎？」事實上，這就像只有一個選項的選擇題。「警察出現又怎樣？有什麼好怕的？」。

「槍。」美樹答得言簡意賅。

「原來如此，小木沼告訴警察槍的事？」

「遭讀者背叛，也算罪有應得。」山野邊搔搔頭。「不過，心裡甘不甘願，又是另一回事。」

駕駛座的窗外閃過一道人影，玻璃上傳來敲打聲。

警車停下，轉眼間警察已來到車外。人類陷入困境時，倒霉事往往會接踵而來，這就叫禍不單行。望向窗外，看得見警察的制服。山野邊按下開窗鈕，車外的雨聲頓時湧入車內。警車就停在我們後頭。

山野邊的手偷偷伸向身後，打算掏槍，顯然不是明智之舉。

他或許會遭警察逮捕，人生宣告終結。

美樹佯裝平靜，迅速掃過四周，目光最後停在手煞車和引擎啟動鈕上。一旦情況不妙，她準備立刻發動車子逃走。

這顯然也不是明智之舉。

我坐在後座，靠著椅背，愣愣注視這一幕。此時，我只感到好奇，不曉得事態會如何發展。窗外的警察上下打量著山野邊。

車內一片死寂，彷彿有雙無形的手勒住空氣。

山野邊緊張得渾身僵硬，美樹也一樣。

「有什麼事嗎？」山野邊戰戰兢兢地問。

「這裡不准停車。」

「咦？」

「立刻把車移開。」警察指示。

「啊，是。」山野邊的話聲相當倉皇，根本沒料到警察丟出的會是這句話。事實上，連我都感到有些意外。美樹立刻瞇起眼，勉強擠出生澀的笑容，應道：「沒問題，我們馬上走。」

警察似乎不喜歡淋雨，交代完便快步回到警車上。「看來這個標誌是正確的。」我望著路旁的禁止停車標誌。

山野邊剛鬆口氣，又響起輕叩玻璃聲，他嚇得跳起來。

小木沼撐著塑膠雨傘，站在微開的車窗外說：「我來晚了，對不起。」

「啊，你真的來了。」山野邊的話聲既彆扭又有些亢奮。

「我當然會來。」小木沼瞇起眼，「不是約好了嗎？」

至今，我見過許多為了遵守難以達到的承諾而遭逢巨禍的人類。事實上，「守信」與「幸福」往往不能畫上等號，但小木沼還是遵守承諾。

或許是一度以為遭到背叛，看到小木沼時，山野邊真的喜出望外。那眉開眼笑的模樣，簡直像是以為小木沼現身，一切都能迎刃而解。當然，小木沼遵守諾言與事情能否迎刃而解，完全是兩碼子事。山野邊的反應，顯然只能以「空歡喜」與「盲目」形容。

小木沼將公司的箱型車停在一條小巷內。山野邊發動引擎，將車子開到箱型車旁。下車後，小木沼取出裝餐點的木盒。我們一行圍在小木沼旁邊，討論計劃的細節。雨勢漸小，山野邊似乎把這個現象當成好兆頭。

「人數太多，畢竟不合理。」看著我們穿上制服後，小木沼說道。聽起來是就事論事，並非取笑。「佐古家只有一份餐點，每次都由一人配送。若超過一人，肯定會遭到懷疑。」

「既然如此，我跟你去吧。」山野邊舉手道。

美樹並未表達贊成或反對，她很清楚別無選擇。小木沼原本是山野邊的書迷，既然要搭檔行動，當然是與山野邊本人。更何況，槍是由山野邊保管。

「美樹和千葉先生，請在佐古家附近監視。尤其是後門，一定要牢牢盯住。」山野邊吩咐。

我試著想像接下來會發生的情況。

山野邊隨小木沼前往佐古家送餐時，會有怎樣的舉動？

首先，兩人走進佐古家。

佐古緩緩現身，山野邊迅速掏出槍，威脅佐古不許聲張。山野邊肯定不會脫鞋子，他會直接踩進屋內，穿過走廊，登上二樓。接著，他會在二樓某個房間找到本城，然後瞄準本城，扣下扳機。

大概會這麼發展吧。

只要奇襲成功，山野邊瞬間便能實現報仇的心願。雖然如此草率的報仇方式有違山野邊夫婦的期許，總好過飲恨失敗。

不過，本城也可能逃走。他擁有敏銳的直覺及與生俱來的好運，或許能在千鈞一髮之際察覺危機，從後門逃脫。為了防範這種情況，山野邊要我們在屋外監視，是相當明智的判斷。倘若香川將我們的襲擊計劃告知本城，本城很可能順利脫逃。

「山野邊先生，你到底想與佐古先生談什麼事？」

小木沼的話將我的思緒拉回現實。

「你還是別知道詳情比較好。」山野邊回答。

「沒錯。」美樹從旁插嘴：「事情結束後，你可以堅稱什麼也不知道。」

「我明白你很擔心，但你只能相信我們。」山野邊安撫道。

「我一點也不擔心，不過……」小木沼意外地冷靜。

「不過？」

「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儘量回答。」

「山野邊先生，這件事跟你女兒有關嗎？」

山野邊沒立刻答覆，但並非語塞或遲疑，而是女兒菜摘的回憶再度湧上心頭，一時不能自抑。他嚥下口水才點點頭，應一聲「嗯」。

「既然如此，我不會再問任何問題。」小木沼一臉嚴肅，「不管你們想怎麼做，我都全力配合。」

山野邊頓時說不出話。望向美樹，發現她的眼眶也泛紅。

「這就叫破釜沉舟。」

山野邊與小木沼幾乎同時迸出這句話。

我在佐古家對面的電線杆旁，目送山野邊與小木沼按下電鈴，走進佐古家的庭院。我愣愣站著，任憑雨水不斷濡濕頭髮，並未感到絲毫不快。

等一下佐古家恐怕會傳出槍響。山野邊或許會往佐古腦門開一槍。任何阻礙復仇行動的人物，都會成為排除的對象。

假如佐古將遭到殺害，負責調查佐古的同事應該已來到附近，準備親眼見證調查對象死亡。

即將死亡的人愈多，聚集在附近的同事自然愈多。不過，每個同事見證死亡的時機及地點不盡相同，就算負責佐古的同事早就來到附近，還是無法預期會在何時遇上。我只曉得一點，若佐古將死於槍擊，負責的同事肯定會現身。

驀地，我忽然想起本城目前還在調查階段。香川的調查工作直到今天才結束，代表本城絕不可能在今天死亡。換句話說，復仇行動不可能在今天了結。

緊接著，我又憶起當初與本城相遇的來龍去脈。

記不得是幾年前，當然，如果想知道確切的時間，可向情報部詢問。總之，我只記得調查完牙醫女助理，呈報「認可」後，為了見證死亡前往她居住的公寓。

她倒在地上，因無法呼吸而痛苦掙扎。旁邊的小桌上有瓶礦泉水，及藥局的小袋子。假如死因是藥物產生的副作用，並非病死，而是意外死亡，確實屬於我們的管轄範圍。

確認死亡後，我走出公寓。其實，我可以選擇立刻消失，但公寓對面有間咖啡廳總是大聲播放音樂，我決定去坐坐。

回憶一旦起了頭，連原本遺忘的部分也會源源不絕湧現。

當時我坐在雙人座，專心享受音樂。店內流倘的旋律似曾相識，我卻想不起曲名。瞥見眼前的小瓶子裝著茶褐方糖，我暗想「原來這就是久聞大名的茶色砂糖」。

而後，我察覺附近坐著一個在看書的男人。不，正確來說，我對那男人毫不在意，是他闔起書本，主動走近。

「你是千葉先生吧？」男人開口。我這才想起，那個牙醫女助理有個年紀比她小的男友，兩人剛交往不久。沒錯，就是眼前的男人。調查期間，她向我介紹過一次。

「我能坐下嗎？」男人問。

「不行。」我老實回答。調查工作結束，現在是我盡情享受音樂的時間，我不想受到打擾。

但他面露苦笑，還是坐了下來，大概以為我在開玩笑吧。如今回想，這個人就是本城。

本城告訴我，他剛去過那個牙醫女助理的住處。

「喔。」我隨口應一聲，絲毫提不起興趣。假如工作還沒結束，或許我得勉強陪他抬槓兩句，但現在我根本想不到與他交談的理由，只希望他趕快起身離開。我的態度似乎引起本城的不悅，他頓一下，接著問：「你曉得她在做什麼嗎？」

我原想冷冷頂他一句「正在呼吸」，轉念一想，那牙醫女助理早就死去，於是改口：「總之，不會是呼吸。」

本城揚起雙眉，顯得相當詫異。他微微湊上前，詢問：「你是不是知道些什麼？」

我抬起頭，仔細觀察眼前的男人。他看起來沉著冷靜，卻流露一股異於好奇心的執著。不僅如此，我在他身上聞到相當熟悉的「死亡」氣息。

「原來如此，那不是副作用造成的意外。」我沒多想，隨口應道。

「什麼？」

「你不是讓她喝下毒藥？」

本城愣一下，努力想解讀我這句話的含意。「你是什麼意思？」本城的語氣與剛剛完全不同，變得有些不客氣。看來，他並不希望我知道這件事。

「無所謂，反正跟我沒關係。」

「無所謂？死了一個人，你卻說無所謂？」

「每個人都會死。」

「千葉先生，你不是跟她很熟嗎？」

「一點也不熟，倒是閣下不是跟她很熟嗎？」

「我還是第一次被喚作閣下。」我彷彿聽見表情從他臉上消失的效果音。「我叫本城崇。」他自報姓名。

「我不擅長記名字。」

「所謂的無名小卒，說好聽點是才能遭到埋沒，說難聽點是沒在任何人心中留下印象。」

我一頭霧水，不明白他在扯什麼。

「我向來有個脾氣，就是無論如何要將自己的名字刻畫在別人心中。絕不允許有人問我『你是誰』。」

「所以，你殺了她？但她已死，要怎麼記住你？」

「這是兩碼子事，何況她早就記住我。我對她沒有特別的感情，只是受人之託，裝裝樣子。」

「受人之託？」

「只要她一死，她的某個親戚就能獲得利益。」

「這種事挺常見。」我應道。

本城明顯表現出不悅，我有些困擾。希望他早點離開，卻想不到好方法趕走他。為了緩和這個不愉快的話題，我以上廁所為藉口，離座一陣子。原本期待他會在我上廁所時離去，但我回座時，他依然坐在那裡。我既沮喪又無奈，下定決心再也不理他，專注享受音樂。

待我坐下，本城突然冒出一句：「你不覺得這家店的水有股異味？」我根本不在乎水的味道，但他這麼說，我只好拿起杯子啜一口，疑惑道：「有異味嗎？」

「多喝一點看看。」

於是，我喝光整杯水。

本城愣愣看著我，低語：「只要一點藥，身體就會起變化。千葉先生，你不覺得很不可思議嗎？」

「不可思議？」

「例如，我剛剛在水裡摻的藥，能讓你在數分鐘內陷入昏昏欲睡的狀態。」

「哦？」我恍然大悟，原來他趁我離開時在水裡下藥。「想睡覺是好事，睡覺對人類很重要。」

「接著，你的身體會逐漸麻痺，變得動彈不得。」

「這就是所謂的『睡得跟死人一樣』？」

「不，是真的變成死人。」

「每個人體質不同，多少有些差異。」我先找好藉口，以免他待會兒太過失望。

「就算有差異，絕大多數還是能收到效果。」

「總是會遇上收不到效果的人，勸你看開點。」

本城不再說話，似乎在等待藥效發作。既然他不開口，我便安心地繼續享受音樂。本城的雙眼炯炯有神，彷彿也陶醉在音樂中。

不知過了十分鐘還是二十分鐘，一首曲子播完，我不經意抬起頭，發現他錯愕地盯著我。

「抱歉，藥對我無效。」我忍不住安慰道。「不過，你別擔心，我馬上會從你的眼前消失，以後不會再見。」

我不記得當時本城的表情。

如今與本城再度相逢，意味著我當初那句話並未實現。幸好我的外貌及年齡大不相同，他就算見到我，也不會知道我是誰。

我在佐古家門外靜靜等候，但我的預測落空。屋裡沒傳出槍響，甚至沒半點喧鬧聲。過一會兒，山野邊與小木沼並肩走出，簡直像剛送完餐點的正牌配送員。我心想，或許山野邊放棄報仇，選擇盡職完成配送工作。

一行人回到車裡，山野邊才開口：「我們等等還得再去一趟。」

美樹坐在副駕駛座，我與小木沼坐在後座。

山野邊說明起佐古家內發生的狀況，小木沼在一旁不時附和。依兩人的描述，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

「我們是Kitchen Box，來送餐點了。」

佐古打開大門，小木沼精神奕奕地打招呼。山野邊站在小木沼身後，將帽緣壓得極低，默默向佐古鞠躬。

佐古是個矮小老人，但眉心皺紋極深，給人一種頑固、嚴苛的印象。

小木沼不是以往負責配送的員工，但佐古並未起疑。或許在他眼中，每個穿制服的員工都一樣，也或許負責配送的員工原本就經常調

換。

小木沼遞上餐點後，若無其事地抽出一張「Kitchen Box」的廣告單，詢問：「不知您手邊是否有這張廣告單？」

其實，這是山野邊事先準備的道具。廣告單背面以麥克筆寫著：「佐古先生，我們明白你的處境，也曉得到處都有監視攝影器。那男人在這裡吧？請保持自然，當什麼事也沒發生。」

佐古一看見這行字，身體微微一顫。對山野邊而言，這也是一場吉凶難測的賭注。要是佐古突然大吵大鬧，或是做出不自然的舉動，事情會變得相當棘手。就像投擲一枚硬幣，誰也無法知道落地時會是正面還是背面。到底會怎麼發展，只能聽天由命。

然而，佐古的反應完全符合山野邊的期待。他以只有山野邊和小木沼才看得到的細微動作，表示同意。

於是，山野邊脫掉鞋子，摸著藏在背後的槍，準備衝進屋內。

不料，佐古的下一個舉動打消山野邊的念頭。

他取出簽字筆，說著：「我留電話給你們。」小木沼與山野邊倏地停步，一時不知該如何是好。佐古在廣告單上寫下：

「現在不行，兩小時後再來。」

那是一排橫字，寫得歪七扭八，像是一團團絲線。山野邊十分訝異，仍以帽緣遮住臉，不敢做出太大的動作。小木沼也明白不能有任何不自然的表現，趕緊說：「謝謝，這張廣告單我就帶回去。」他折了數折，塞進制服口袋，將配送的餐點逐一取出後站起身。

「謝謝惠顧，打擾了。」小木沼低頭鞠躬，山野邊也有樣學樣。

以上就是整個行動的經過。

「佐古或許有什麼打算吧。」山野邊在車內敘述完來龍去脈，說出自己的看法。「在那樣的情況下，只好暫時撤退。」

聽起來像是變更計劃的藉口，但依情勢判斷，拒絕佐古的指示確實不是明智之舉。

「沒幫上忙，非常抱歉。」小木沼取下帽子，連連鞠躬。

「不要這麼說，你幫了我們大忙。」美樹應道。

「還得等兩小時……」山野邊瞥一眼手錶，對小木沼說：「不如你先回去吧。」

「咦，可是……」此時的小木沼好比沒能完全燃燒的木炭，一副意猶未盡的表情。

「你為我們做的已足夠，真的非常謝謝你。」山野邊道謝。

「別這麼客氣……」小木沼依然帶著尚未完全燃燒的神情，語氣一變：「對了，你們曉得人類和其他動物最大的差別是什麼嗎？」

「最大的差別？」

「多得數不完吧？」美樹偏著頭思索。

「答案是『互助合作』。」

「哦，互助合作？」

「你想表達的是，人與人應該互相幫助之類的道德觀念？」山野邊問。他的語氣不帶戲謔，卻也不表贊同。

「例如黑猩猩，並不會積極幫助其他黑猩猩。如果受到要求，黑猩猩也會分享擁有之物。但在一般情況下，黑猩猩只會想到自己。然而，人卻不一樣，會積極幫助他人，看到他人遭遇危難會想伸出援手，甚至未雨綢繆，事先排除障礙。有人認為，這就是人類的本質。」

「本質？」

「沒錯，人類原本就是適合群居的動物，習慣互助合作的生活。這背後有許多理由，但最重要的理由，據說就是那個。」

「那個是指哪個？」山野邊苦笑。

「生產。」

「生產？」

「據說除了人類，沒有其他動物在生產時需要同伴的幫助。是真是假，我也不清楚。」小木沼語氣輕佻。

「既然你也不清楚，怎麼說得跟真的一樣。」美樹淡淡一笑。「不過，生產確實挺累人的。」

美樹說完，緊閉雙唇，似乎在努力壓抑感情。

「你的意思是，人類知道生產時需要他人幫助，平常才積極幫助他人？」

「生產只是一個例子。其實，人類出生後，漫長人生中的大部分事物都無法獨自完成。比方，雙親必須一直照顧孩子，直到孩子長大成人。這樣的現象，在其他動物中並不多見。不管是蒐集食物，或尋找居住場所，人類都必須在分工合作的前提下才能實行。啊，對了，還有以物易物及表達感謝之意，也是人類特有的行為。」

「這些是誰教你的？」

「全是從NHK學來的。」小木沼一臉認真地搖頭晃腦。「那個節目真的很有意思。」

「互助合作聽起來確實很美好，但人類的行徑並非都是這麼美好。」山野邊降低音量，語氣也變得沉重。

「啊，節目上也提到這一點。」

「咦？」

「人類會互助合作，其中一個原因是害怕遭到團體排擠。人類非常在意名聲。不分享資源，名聲就會變差。多多幫助他人，才能被認定為同伴。」

「原來如此。」山野邊應道。

「群體中有人不遵守遊戲規則，其他人就會給他蓋布袋。」

「蓋布袋？NHK會使用這麼低俗的字眼？」

「NHK說的不是蓋布袋，好像是類似懲罰、處罰吧。總之，人類擁有互相幫助的特質，因此，對不肯盡一己之力的人也會給予嚴厲的制裁。聽起來確實很有道理。我們看到電視新聞報導逮到犯案兇手的消息時，總是會想『一定要讓這傢伙吃足苦頭』，不是嗎？就算不到犯案的地步，光是違反紀律也會遭受嚴厲批評。」

「近年來，這種現象有愈來愈偏激的趨勢。」山野邊一臉苦澀，「社會大眾似乎都當自己是鏟奸除惡的正義英雄。」

「不過，這或許是人類的本質。衍生出的目的，則是為了維持群體的和平。」

「人類能使用語言，也是重要因素。」美樹開口：「想批評他人，便得使用語言。更何況，人類擁有豐富的表情。」

「啊，沒錯，這也不可或缺。據說，人類只要看見他人的笑容，就會感到安心。」

「NHK知道的事情真多。」

「就像帕斯卡一樣？」我插嘴問。山野邊與美樹都露出困惑的微笑。

「不是故意找NHK的碴，不過，我認為人類的天性並非僅有互助合作。難道戰爭與暴力也算是一種互助合作嗎？」

「那不是互助合作，而是互助合作的另一面。」

「另一面？」

「正因人類會在意或幫助他人，所以也會嫉妒或憎恨他人。」

「在『介意與他人之間的關係』這一點上，確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沒錯，其他動物基本上不太會關心同伴，腦袋通常只想著『自己』與『現在』。」

「現在？」

「對，其他動物沒有時間概念，不會『為了將來』或『為了今晚』預做準備，腦袋裡永遠只想著『現在的自己』。」

「這麼一提，確實是這樣。」

「不僅如此，人類的暴力行為也是相當奇特的天性。在動物界裡，極少有動物會攻擊同類直到死亡。此外，人類還有一項特徵，就是對自己人溫柔，對外人殘酷。」

「沒錯，我也有同感。」山野邊附和。「正因如此，才會發生戰爭或屠殺慘劇。人類為了保護自己的集團，往往會做出不擇手段的瘋狂行徑。」

「難道沒有解決的辦法嗎？」美樹嘆口氣，「NHK的節目有沒有說出什麼能帶來希望的結論？」

「我沒看到最後。」小木沼滿不在乎地答道。

「不加以約束，人類勢必會產生爭端。」山野邊開口。

「又是帕斯卡？」美樹猜道。

「不，這次是康德。」

「那是誰？」

「從前的一個哲學家。他主張人類是借由鬥爭達到進化的目的，因此，對人類而言，鬥爭是較容易適應的狀態。只要不加以約束，人與人就會發生鬥爭。相較之下，維持和平相當困難，必須克制想要鬥爭的念頭。你們聽過『和平苦、戰亂樂』這句話嗎？」

「這次是帕斯卡了吧？」

「不，是渡邊老師。」山野邊笑道。

每句話似乎都是某個人的名言，我不禁有種奇妙的感慨。「原來有那麼多人留下各式各樣的名言。」事實上，我無法判斷哪個人說的哪句話有資格成為名言。有時某個人說出的某句話不為世人接受，甚至遭到批評，兩百年後卻突然受到重視，大家會把這句話掛在嘴邊，口口聲聲稱讚「古人說得真好」。

「意思是，戰爭永遠不會消失？」小木沼的語氣像是在隔岸觀火。

「是啊。戰爭隨時可能爆發，大夥只能想盡辦法阻止。在大夥的努力出現效果時，才有所謂的和平。有人認為和平會讓人變得渾渾噩噩，然而，和平其實是無數人共同努力才得以維持的現象。渡邊老師的書裡寫著，渾渾噩噩的人想維持和平，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戰爭有結束的一天，和平也有結束的一天，歷史不斷重複。」

「千葉先生，你這麼認為嗎？」

山野邊一問，我才察覺說這句話的是自己。於是，我豎起手指，像鐘擺一樣左右搖晃。

「當社會和平時，人類會追求戰爭；當戰爭發生時，人類會追求和平。戰爭與和平不斷循環。從以前到現在，不會出現靜止在兩者之間的『最佳狀態』。」我剛說完，怕遭到詢問，趕緊補一句：「這是我的名言。」

山野邊等人做出輕微振動空氣的舉動。我仔細觀察，似乎是一種笑聲。

「世人原本應該努力維持和平，卻總不由自主往較輕鬆的戰爭偏移。」山野邊咕噥。

「因為這是人類的本質？」

「是啊，不過套句剛剛提到的話，『人類在自己的集團裡能互助合作，對待其他集團卻會展現出殘酷的一面』。既然如此，把『集團』的規模儘量拉大，或許是個好辦法。現今，網路將整個社會緊密結合在一起，假如能夠徹底打破國家觀念，讓整個地球變成唯一的集團，或許就不會再發生戰爭。」

「不，根據資料統計，集團愈大愈容易發生戰爭。」小木沼聳聳肩。

「NHK真是什麼都知道。」美樹笑道。

過一會兒，小木沼留下一句「很高興再見到你」，離開車子。

山野邊下車送他。

我望向窗外，看見他們雙手交握。

小木沼雖然是個態度輕浮的年輕人，但緊緊握著山野邊的手時，他的表情相當嚴肅。

他轉過身，又忽然回頭，對山野邊說兩句話。

山野邊愣在原地，直到小木沼的身影完全消失，才回到車內。

「他說什麼？」美樹問。

「咦？」

「小木沼最後說什麼？」

「噢……」山野邊調整坐姿，「他答應我，會好好看完我的書。」

「不曉得他到底是個性認真，還是玩世不恭。」美樹不禁莞爾。

我忍不住想揭穿山野邊的謊言。事實上，小木沼說的根本不是這句話。我坐在車裡，將小木沼的嘴型看得一清二楚。他說的是「山野邊先生，千萬別死」。

山野邊啞口無言，小木沼又補一句：「我期待著你的新作品。」

我心想，要一個人別死，簡直是強人所難。世上沒人能達成這樣的請求。

「佐古為何要我們等兩小時？」坐在副駕駛座的美樹看一眼手錶。「算起來，我們得過六點才能行動。」

美樹普通地說著話，卻明顯帶著疲憊。

我想起剛見到他們那天的狀況。

自從女兒在一年前死亡後，這對夫婦既沒選擇面對，也沒選擇逃避。他們只是每天玩著數字遊戲，填滿方框，也填滿時間。當時他們面色慘澹、滿臉倦容，似乎連講一句話都困難。在報仇計劃付諸行動的這幾天，他們才變得較有精神。然而，由於我的關係，本城崇從飯店成功逃脫，他們又恢復懷抱沉重大石般的苦澀神情。如今，他們的表情恰恰與當時相仿。

前往佐古家時，他們滿心以為終於能結束一切，卻因佐古的一句話被迫延後，想必大感失望。

「話說回來，我實在搞不懂本城到底是聰明還是愚蠢。」我開口。

「什麼意思？」

「本城點子不少，一向沉著冷靜，極少感情用事。但在這整件事上，你們不認為他的計劃有些虎頭蛇尾嗎？」

「虎頭蛇尾？」

「不單指今天，而是幾天來的一連串行動。」我回想這幾天歷經的種種事情，「那個被他關在車裡的男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轟先生？」

「沒錯，就是轟。本城為何要把他關進車裡，裝設炸彈，還特地蓋上車罩？」

「故意要我發現吧。」

「一旦打開車門，便可能遭受爆炸波及。」

「豈止是可能，根本是百分之百。若不是你的提醒，我早就被炸死。」

「但你們想想，本城為什麼要做這種事？」

「咦？」

「他為何要搞得這麼複雜？」

「大概是想殺死我，並營造出意外死亡的假象。」

「目的呢？」

「咦？」山野邊又是一驚。在我看來，這樣的疑問是理所當然，反倒是山野邊的反應教我詫異。

「算了，反正不是要緊事。」我想不出繼續吐露心中想法的理由，試著終止話題。隨口提起一個單純的疑問，往往會引來長時間的對話，對我而言，這是必須儘量避免的麻煩事。

「他為什麼要做這種事？自然是他把我們當成敵人。」美樹轉頭道：「只有打倒敵人，才能在控制遊戲中獲得勝利。」

我不想再談論這個話題，腦袋卻閃過另一個疑問，忍不住脫口：「殺死對手，就能在控制遊戲中獲勝嗎？」

「這個嘛……」山野邊開了口，卻沒說下去。

「山野邊，如果本城只是想殺死你，為何要這麼大費周章？在你家附近裝設炸彈就行，根本沒必要特把轟關在車裡，再引導你發現。」

「或許是基於某種緣故，他想除掉轟先生，便採取一石二鳥的做法。」山野邊沉吟道，語氣相當沒自信。

「仔細想想，後來出現在公園的幾個男人也有些古怪。假如真的是本城僱用那兩個雨衣男，目的何在？」

其實，本城到底在打什麼鬼主意，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只是隨口吐出心中的疑惑，眼看話題遲遲無法結束，反倒有些不耐煩。我不禁自問，幹嘛沒事找事做，搞得好像很想跟人類交談？

「那還用說，當然是為了折磨我們……不是嗎？」山野邊有些心虛。「千葉先生，可惜最後遭殃的是你。」

「要不是千葉先生，我們的下場肯定是慘不忍睹。」美樹附和。

「或許他們原本打算在折磨完千葉先生後，就對我們下手。」

「本城到底是幾時擬定這個計劃的？」

「哪個計劃？」

「全部。」

「全部？」

殺害山野邊菜摘，按理也在本城的計劃中。他下手殺人，絕非一時衝動或感情用事。

「還有，本城究竟是何時安排這幾天的行動？」

「這個嘛……」

「是在犯案後，還是……」

「你認為他在對菜摘下手前，就準備好一切？」

「不無可能。好比下圍棋或西洋棋，不是要先盤算數步之後的局勢嗎？」

「這不是在下圍棋或西洋棋。」

「對你們來說不是，但在本城眼中或許沒多大差異。他不是故意讓自己遭到逮捕，然後在法庭上獲判無罪嗎？山野邊，你上次提過，那叫什麼原則？只要獲判無罪一次，以後就不用擔心遭起訴……」

「一事不再理原則。不過，那是指無罪定讞的情況。」

「這也是他的預謀，足以讓你們徹底絕望。」

「或許吧。」

「不過，你們不覺得他的計劃實在有點……」我一時想不出合適的話語，不由得伸出手指在空中亂抓。「……走一步算一步？」

「怎麼說？」

「他試圖炸死轟和你，又找來兩個人企圖折磨你，但這些都只是單純的攻擊行為。」

「單純的攻擊行為，哪裡不對嗎？」

「唔，是沒什麼不對……」

「他企圖置我們於死地，還把轟先生關在車裡，正常人不會幹這種事。」

「但後來本城不是穿藍雨衣出現在你們身旁？當時他想殺死你們，應該不難。」

山野邊發出細微的呻吟，彷彿喘著氣，努力想解開糾結在一起的內臟。約莫是憶起當時的狀況，悔恨再度湧上心頭吧。本城崇就在他身邊，何況他手上有槍，竟然毫無行動。

「他當時為何要故意恫嚇你，還把槍交到你手上？」

「八成是想戲弄我們吧。」山野邊忿忿道：「為了讓我們嘗到無助感。」

「要不然，就是為了確保計劃成功。」美樹點點頭。

「哦，什麼意思？」

「假設穿藍雨衣的真是他。其他兩人就算有異常癖好，一旦要動手殺害我們，或許會下不了手。畢竟虐待與殺人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

「那又怎樣？」山野邊問。

「如果拿槍指著他們，他們感到危險，下手就會兇狠許多。」

「這就是本城的目的？」

比起攻擊一個毫無防備的人，當然是攻擊想傷害自己的人，動手時較無顧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想法，往往會造成過度的攻擊行為。這論點確實合情合理。「換句話說，本城是為了確保你們一定會被殺，才把槍交給你們？」

「殺一個手無寸鐵的人，跟殺一個握有武器的人，當然是後者更理直氣壯。」

我同意美樹的想法。不過，我對這個話題感到有些厭煩，只想早點結束。把美樹的想法當成結論，也沒什麼不好。但我就是有些無法釋懷。本城的目的，真的只是想「確實殺死山野邊夫婦」嗎?

「剛剛提過，」我回想自己說過的話，「那男人故意遭到逮捕並獲判無罪，是為了讓你們徹底絕望。」

「沒錯，故意讓我們期待落空。」

「既然如此，其他行為是否也是基於相同理由？」我推測道。這麼想似乎合理許多。

「相同理由？」

「就是讓你們徹底絕望。這麼問吧，如果他真的殺死你們，你們會感到徹底絕望嗎？」

「那當然……」山野邊還沒說完，想法已改變。「不，或許稱不上徹底絕望。儘管報仇失敗，我們一定會非常懊悔。」

「可能不到絕望的地步。一旦死掉，什麼都一了百了，搞不好反而會鬆口氣。」美樹抬頭窺望山野邊，大概是擔心說出真正的想法會引起丈夫不快，甚至因「鬆口氣」這句話被認定為背叛者。

山野邊保持沉默。好一會兒後，他忽然輕呼一聲「啊」。

「你想到什麼？」

隔著後視鏡，我在山野邊的雙眸中看見的不是想通道理的雀躍，而是痛苦與無奈。

「或許如千葉先生所言，那男人的真正目的，並不是凌虐或殺死我們。」

「要不然？」

「嘲笑。」

「嘲笑？什麼意思？」

「舉個例子，那男人大搖大擺地走在街上，是我最不願看見的景象。」

「嗯。」

「倘若這件事成真，而我無法走在街上，我一定會又氣又恨。」

「你無法走在街上？」

「一旦我進了監牢，當然無法走在街上。」

「咦，怎麼可能？」

「原來如此。」我佩服地點點頭，「要是你們被關進監獄，本城卻逍遙法外，你們受到的打擊一定相當大。」

「沒錯，如果是為報仇雪恨坐牢，我們甘願承受。但若是遭到陷害坐牢，我們就算死也不會瞑目。」

「這麼說來，他的目的是要讓我們遭警察逮捕？」

「所以，他才想盡辦法把罪行推到我們頭上。」

「既然如此……」美樹靜靜開口：「他把轟先生關在車裡並裝上炸彈，也是為了這個目的？」

「沒錯，一開車門，轟先生肯定會被炸死。我或許也會被炸死，或許能保住一條命。不管我是死是活，恐怕都會被認定為兇手。他想必早備妥各種狀況證據，何況我不缺動機。」

「不缺動機？」

「沒錯，那男人獲判無罪，全仰賴轟先生提供的影像。自從他拿出這個證據後，整個審判的氣氛驟變，就算我對轟先生懷恨在心也不奇怪。大夥一定會認為我滿腦子只相信本城是真兇，刻意忽視真相，甚至遷怒提出不利證物的轟先生，將他炸死。這樣的情節十分吸引人，不是嗎？」

「那些週刊雜誌的記者肯定又會包圍我們家，熱鬧得像舉辦宴會一樣。」

「以這樣的觀點，同樣可為雨衣男事件做出合理解釋。」山野邊彷彿不是在對我或美樹說話，而是自言自語。「藍雨衣男把槍交給我，是真的希望我開槍。」

「他希望你開槍……」

「將那兩個人殺死。」

「他把槍交到我手上，接著危言聳聽，製造恐慌。在那種狀況下，我根本不可能保持冷靜，更不可能壓抑得住怒火及恐懼。他告訴我，那兩個人會戳瞎我們的雙眼，我們便無法指認他們。當時我真的非常害怕，眼前什麼也看不見，腦袋一片空白。要是再繼續下去，我極有可能開槍。若不是千葉先生，肯定有人會因此送命。」

「山野邊，一旦演變成那種情況，恐怕你會遭警察逮捕。」

「沒錯，當我恢復冷靜時，搞不好已坐在警局的偵訊室。」

「這就是那男人的企圖？」

「聽起來相當合理，確實像『二十五分之一』的人會想出的詭計。」我點頭同意。

「在千葉先生提出疑問前，我不曾仔細想過這些。沒錯，單純地傷害他人，並不符合那男人的作風。傷害後還要加以陷害，才是他的慣用伎倆。」

「例如，踐踏死人的尊嚴？」

「沒錯。」

「為何要壓低話聲？」

「因為我實在太憤怒。」山野邊全身緊繃，說得非常緩慢。「我怕一鬆懈，情緒就會爆發。」

撞擊擋風玻璃的雨珠愈來愈大，聲音愈來愈響，間隔也愈來愈短。轉眼間，傾盆大雨直落，像在慶祝山野邊夫婦終於找出本城的真正企圖，又像在對他們的遭遇表達同情。答答雨聲宛如在訴說：「啊啊、好可憐……啊啊、好可憐……」綿綿不絕的雨水，彷彿是他們即將流下的眼淚，天氣或許比我更能體會人類的感情。氣勢磅礡的大雨不斷刷洗車身，完全淹沒窗外的景象。

「千葉先生，關於小木沼剛剛的話……」山野邊開口。

「你指的是互助合作？」美樹問。

「還有懲罰違規者及壞人那一段。聽起來確實有點道理，卻無法套用在那男人身上。他沒受到制裁，依然過得逍遙自在。千葉先生，你有什麼想法？」

「沒特別的想法。」

「請再仔細想一想。」山野邊大概是情緒太激動，提出強人所難的要求。

「山野邊，你昨天不是分析過，像本城那樣的人雖然只是二十五分之一，卻能控制超過半數的人。因此，不是二十四對一，是五對二十。沒受到控制的這邊，反倒處於不利的局面，這不就是答案嗎？」

「但人類原本是習慣群體生活，會互助合作的生物，不是嗎？」

「總有例外吧。儘管是微小的例外，卻會造成嚴重的後果，不就是這麼回事？」實際上，從以前到現在，我遇過絕大部分「沒有良心」的人類都是功成名就，無須接受制裁。「不過，藉著剛剛小木沼那番話，我想通一點。」

「哦？」

「他不是說，其他動物只會想著『現在的自己』？」

「是啊，但人類不一樣。由於人類懂得未雨綢繆，才能領悟互助合作的重要性。」

「套一句陳腐的說法，人類擁有時間觀念。」

「意即，人類明白何謂死亡。」聽到我的話，山野邊驚愕得彷彿肚子挨一拳。「人類能夠理解死亡的意義。你上次提到，人類總是儘量不去思考死亡，但畢竟人類與動物不同，明白『死亡』是什麼。」

「是啊。」

「或許正因如此，人類才會時而互助合作，時而露出殘酷的一面。」

「人類是唯一理解死亡的動物。」山野邊開口。

「這該不會也是……」美樹語帶調侃。

「帕斯卡的名言。」

雨滴拍打著車身。

在我看來，本城沒有任何奇特的地方。相較之下，天上那些降下驟雨、讓景色變得陰沉暗淡、整個世界充滿水滴的烏雲，才是超乎想像的神奇。

「本城希望別人記住他名字的慾望，說穿了，也是源自對『死亡』的恐懼。」我接過話。以前遇到本城時，他曾說「無論如何要將自己的名字刻畫在別人心中」。當然，如果告訴山野邊夫婦「這是本城親口告訴我的想法」，肯定會招致懷疑，因此我聲稱從前在某篇訪談報導上看過。「他心裡有這種慾望，便是明白自己總有一天會死。」

「什麼意思？」

「本城害怕死後遭到遺忘。或者該說，他認為那是一種屈辱。本城最無法忍受的，就是別人問他『你是誰』。」

「你是誰？」

「本城希望所有人永遠記得他是誰。簡單來講，就是在歷史上留名。」

「為了這種目的，做出如此殘酷的行徑？」山野邊的語氣充滿苦澀與不屑。

「接下來他會採取何種行動？」美樹問。

「接下來？」

「千葉先生，你不是提過，他絕不會衝動行事嗎？」

「搞不好『兩小時後再來』是本城的主意。」雖然我一點也不在乎這些細節，但稍微一想，佐古要瞞著本城行動應該非常困難。將佐古的一舉一動全當成本城的指示，反倒合理得多。

雨水落在車上發出劈啪聲響。強而有力的雨珠彷彿想撞破車身鈑金，將山野邊夫婦淋成落湯雞。這些雨珠一顆顆墜地後，逐漸蓄積成水窪，不久又蒸發得無影無蹤。

我一直覺得，「蒸發」對人類其實相當重要。這種自然現象可讓水從液體變成氣體，離開原本所在的位置。多虧此一自然法則，全世界的土地才能維持如今的面貌。要是水不再「蒸發」，水窪將永遠不會消失，房屋及陽台永遠都濕淋淋，曬在外頭的衣服永遠不會幹，土壤則會一天比一天泥濘。屆時人類想除去水分，只能大費周章拿乾布擦拭，或以水管吸水。至於空中的濕氣，更是會永遠殘留。

如此想來，「蒸發」這個自然力量實在太偉大。

我凝視雨水濡濕的窗戶，想分享這個想法，但還沒開口，山野邊搶先道：「照我們剛剛的推論，這會不會也是本城誣陷我們的手段？」

我再不諳世事，也明白此刻不適合大談「蒸發的恩惠」。

美樹接著低喃：「例如……讓佐古先生死在我們手上？」

山野邊聽到這個推測，渾身緊繃，卻似乎並不驚訝。或許在美樹說出口前，他心裡也有相同的想法。

「但他要怎麼做？我一點也沒有殺害佐古先生的意圖。千葉先生，你說對吧？」

大概是我太過一板一眼，總認為有人提問就該給個答案。「或許又是使用炸彈吧。」

山野邊陷入沉默。不曉得他是想起裝設在轟的車底的炸彈，還是在想像佐古家遭本城裝上炸彈的畫面。

「但我有何動機殺佐古先生？」

「因為他將那男人藏在家裡。」美樹旋即應道。

沒錯，社會輿論一定會說「山野邊因本城獲判無罪氣得失去理性」。不管山野邊做出任何事，都能用這句話解釋。大家想必會認為「山野邊決定將幫助本城的人殺個精光」。

「不過，炸掉佐古家似乎有些異想天開。我們可不是專門製作炸彈的行家。」美樹拘泥起細節。

「我只是平凡的小說家。」山野邊嘆口氣。「千葉先生，你認為呢？」

「認為什麼？」

「你有什麼看法？」

我有些無奈，不明白他詢問我有何意義。但我對工作秉持認真負責的態度，再怎麼沒意義，遇上問題還是想給個答案。「你在小說裡有沒有寫過關於炸彈的情節？」

「我從不寫那種嚇人的東西。」

「你只會寫平凡畫家的生涯。」美樹出聲。

「頂多是描述畫家企圖以花的毒素殺死收藏家的短篇小說。」

「對了，你寫過毒。這點你確實提過。」

「我對以毒殺人有點興趣。」山野邊呢喃。原本減弱的雨勢，此時又增強了些。

「哦？」

「遭毒殺的人既沒生病，也沒外傷。不過是某種物質進入體內，生命現象就無法正常維持。你不認為很可怕嗎？」

「不認為。」

「對不起，是我問錯對象。」山野邊笑道。「以退燒藥當例子，如果只吃一、兩顆，不僅能消除發燒症狀，還能減緩疼痛。磨成藥粉吃一點，可治療過敏。同樣的道理，想引發過敏也不困難。」

我想起關於本城的往事。香川說，本城曾悄悄讓週遭的人吞下市售藥物，或他暗中取得的植物毒素。他曾毒殺牙醫女助理，甚至想毒死我。

「本城似乎也對毒感興趣。」我脫口道。

「咦，是嗎？」山野邊轉頭望著我。下一瞬間，他的表情變得極為凝重，約莫想起女兒遭本城注射毒藥的景象。

「對了，他也讀過……」美樹出聲。

「啊？」

「那篇寫到關於植物毒素的小說，他不是也讀過嗎？」

「沒錯，初次見面時，他是這麼告訴我的。」山野邊點點頭。

「既然如此……搞不好就是毒。」美樹的話聲迴蕩在車內。

「咦？」

「這次的誣陷手法可能不是炸彈，而是毒。」

「哦？」

「什麼意思？」山野邊反問，但想必已猜出端倪。

「那男人恐怕會將現場偽裝成我們毒殺佐古先生的樣子，嫁禍給我們。」

「要怎麼偽裝？」山野邊問完，猛然一驚。他攤開掌心，似乎想起剛剛拿在手裡的東西。「在我們送去的餐點裡下毒？」

佐古倒在客廳裡，山野邊僵立在他身旁。「果然不出所料。」我喊道。原以為山野邊是猜中結果感動得發抖，仔細一瞧，似乎並非如

此。

「快叫救護車！」美樹環顧屋內說道。猶豫半晌，我們決定脫下鞋子，走進佐古家。畢竟庭院裡早有我們的足跡，監視器也拍下我們的模樣，偷偷摸摸無濟於事。我本來打算直接踩進屋內，但山野邊夫婦不同意。他們似乎認為登堂入室不脫鞋是不對的，與會不會留下證據無關。

佐古的身體彎成く字形，雙眼瞪得很大，皮膚慘白，不住微微顫抖。「他還沒死。」我的話沒特別的深意，跟描述天氣沒兩樣。山野邊卻一臉嚴肅地問：「你說『還沒』是什麼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他還沒死，但遲早會死。」

「千葉先生，你在講哪門子傻話？現在救人還來得及！」山野邊扯起嗓門。「是不是來得及？一定來得及，對吧？」

山野邊連珠炮似地追問，彷彿拚命在黑暗中尋找一絲光明。看樣子，他非常希望佐古能活下來。

「他遲早會死。」我忍不住開口。「你怎麼又說這種話！」山野邊大喊。我暗想，要是說出佐古曾為了爭奪遺產殺害侄女，不知他會有何反應？他仍會拯救佐古嗎？他依舊會同情佐古，認為伸出援手是理所當然的嗎？人類判斷價值的標準，永遠是矛盾且朝三暮四的。

這段時間裡，美樹早拿起客廳的電話撥號，迅速告訴對方：「有人倒在家裡。」

她比山野邊沉著冷靜，不僅叫了救護車，並且快速報出佐古的症狀及住家地址。她一面說，一面望著山野邊。山野邊朝她點點頭。我不曉得他們以眼神進行怎樣的溝通，但山野邊立刻轉頭呼喚：「千葉先生，救護車和警車馬上就到，我們得趕緊離開。」

我沒反對。

然而，山野邊還是放心不下。即使佐古失去意識，山野邊仍不斷呼喊他的名字。最後，山野邊問：「千葉先生，現在該怎麼辦？」

「該怎麼辦？」

「得幫他催吐。」山野邊慌張又焦急。「那就讓他吐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接著，我抱起佐古，按住不斷抽搐的身體，將手指伸進他的嘴裡。從前我也曾像這樣幫助人類嘔吐，懂得一些訣竅。我以手指刺激喉頭，佐古的肩膀開始上下起伏。

「千葉先生，還是別做了吧。」美樹注意到我的舉動，忍不住勸阻。此時，嘔吐物從佐古口中傾瀉而出。我非常小心，沒沾上嘔吐物，等佐古幾乎吐光胃裡所有東西后，才站起來。

「別做比較好？」

「我怕你也中毒。」美樹瞪大眼，顯得極為膽怯。

山野邊臉色一變，發出驚呼。

「別擔心。」我走進浴室洗手，再回到客廳。

山野邊一臉僵硬。「千葉先生，你真的不要緊嗎？」

「都洗掉了。何況，我的身體耐得住毒，算是做這工作的最佳人選。」

「耐得住毒？什麼意思？」

「我擁有處理危險物的專業執照。」我懶得多說明，接著道：「對了，我們不是得趕快離開？救護車是不是很快就到？」

「啊，對！」山野邊與美樹幾乎同時應聲。按理，我們該在屋裡查探一番，尋找本城逃脫的線索，但根本沒時間，況且憑本城的能耐，想必不會留下蛛絲馬跡。

佐古喘著氣扭動身體，像是稍微恢復意識。看見他的模樣，山野邊憂心忡忡地問：「真的能把他放在這裡不管嗎？」

「放心，不會有任何問題。」我說得斬釘截鐵。既然沒同事前來「確認死亡」，佐古絕不可能斷氣。

當我們回到公寓，打開電視一看，每一台都在播報山野邊夫婦的新聞。傍晚六點，應該是新聞節目的時間。山野邊遼夥同其妻及一名神秘男子，在東京都內某獨居老人的食物中下毒後逃逸，動機不明。然而，沒有一台提到本城的名字。

「我們這下出名了。」

山野邊夫婦將車子留在二十四小時營業的特價商店停車場，搭上計程車，來到一處放眼望去儘是倉庫的場所。他們租下一座車庫，裡頭備著另一輛車。我暗忖，前幾天情報部提及的，約莫就是這輛車。「最近到處都裝有監視器，車牌號碼也搜尋得到。」山野邊解釋。我實在無法估計他們到底花費多少錢。為了報仇，他們恐怕賭上全部財產。

電視畫面上不時出現山野邊的住處，播報員不斷重複「目前下落不明」。

透過電視新聞，我們得知佐古送往醫院後保住性命。山野邊夫婦鬆口氣，還獲得小小的成就感。

「要是我們真的依佐古先生的吩咐，兩小時後才回去他家，不曉得現下會是怎樣的局面。」山野邊出聲。

「佐古先生恐怕早就毒發身亡。」美樹應道。

這我也給不了答案。但我知道，只要沒有同事對佐古進行調查並呈報「認可」，無論我們何時去他家，他都不會死。

「到時我們可就成為人人喊打的兇犯。」

「接下來你們有何打算？」我問。如果他們沒有特別的計劃，我準備提議暫時待在家裡聽音樂。

「揪出那傢伙。」

「你曉得他在哪裡？」

山野邊的目光游移，顯得相當氣餒。「不曉得。」

那語氣簡直像是心不甘情不願地承認敗北。

「他看到新聞，得知佐古先生保住性命，一定會很生氣吧？」美樹的語氣堅定，猶如緊緊拉住即將傾倒的心靈支柱的繩索。「計謀沒得逞，心情一定很差。」

「啊，沒錯。」山野邊精神一振。「千葉先生，你知道嗎？精神病態者的頭腦大多極為優秀，卻有著頑固的一面，即使計劃失敗也不肯輕易改變方針。」

「什麼意思？」其實我真正想問的是，這種事有必要告訴我嗎？

「根據實驗結果，一般人察覺遊戲已無勝算時，通常會選擇投降或改變策略。然而，精神病態者絕不投降，大概是他們的情感較遲鈍，對失敗的恐懼也較輕微。」

「哦？」

「所以，那男人絕不會善罷甘休。他的控制遊戲會繼續下去。」

「倘若佐古先生恢復意識，就能幫我們做證。」美樹開口。

佐古入院後一直處於神智不清的狀態，連警方都無法問話。

不過，即使佐古恢復意識，也不見得會全盤托出。本城替佐古毒殺牙醫女助理，佐古若不希望這件事曝光，或許會隱瞞真相。

我站起來。

「千葉先生，你要去哪裡？」

「去查一點事情。」這當然是謊言。依此時的氣氛，不可能在屋裡聽音樂，我只好像上次一樣到外頭尋覓能聽音樂的地方。

「你想到什麼線索？」

「什麼線索也沒有。但電視新聞不斷秀出你們的臉，而我幾乎沒出現在任何影像上，只能由我出門打探消息。」

如今電視新聞節目輪流播放兩段影片。其中一段，是山野邊跟著餐點配送公司「Kitchen Box」職員小木沼，自庭院走向佐古家大門的影像。小木沼的臉部打上馬賽克。看來他們已查出小木沼的身份，有些電視台甚至稱他是「遭嫌犯山野邊威脅的職員」。至於山野邊，因為是嫌犯，毫不保留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另一段影片，則是山野邊再度入侵佐古家。畫面拍到山野邊與美樹察覺佐古中毒倒地後採取的行動。由於是黑白影像，山野邊看完的感想是「彷彿在看與自己毫無瓜葛的案件」。但對我而言，人類的每件事基本上都跟我毫無瓜葛。

新聞節目不斷髮送各種消息。「佐古先生非常注重居家安全」、「屋內設有監視器」、「監視器拍下嫌犯山野邊的模樣」、「另一名女性為嫌犯山野邊的妻子」、「尚有一名身份不明的男性，警方目前調查中」……

「千葉先生，你躲得真好，都沒拍到臉。」美樹指著電視。

影片中出現奔過走廊的山野邊，我跟在後面，臉龐背對攝影鏡頭。實際上，就算監視器記錄我的長相，也不會對我造成任何困擾，但我還是看清監視器的位置，儘量別過臉。

「對了，千葉先生！」我離開房間時，山野邊追上來，「如果你在外頭遭警察逮捕……」

「預先設想最壞的情況嗎？萬一我遭到逮捕，你希望我怎麼說？」

「怎麼說都沒關係，不管是受我們牽累，或坦言因弟弟的事對本城心懷怨憤。不過，基本上你可以將罪行全推到我們夫婦頭上。」

「哦？」我心裡產生一個單純的疑惑，於是問道：「把錯推到你們頭上，對我有何好處？」

「可以減輕罪責。」

「減輕罪責又有何好處？」

山野邊與美樹面面相覷。半晌，山野邊笑道：「或許能稍微保住你的人生。」美樹接過話：「不過，千葉先生似乎對人生沒太大興趣。」

沒錯，我確實對人生沒多大興趣。我跟隨人類行動，只是基於工作需求。人類的生涯在我眼中不過是「調查對象」，好比牙醫助理眼中的牙周病、理髮師眼中的頭髮。

我走出公寓時，手機響起，簡直像算準時機。

「情況如何？」監察部同事冷冷地問。

「調查中。後天才結束，不是嗎？」

「差不多該決定方向了吧？」

我想不出任何必須隱藏不滿的理由，於是故意重重嘆口氣，回道：

「大概是『認可』吧。」

為了讓對方失望，我難得在調查尚未結束便吐露心中的抉擇。因為對方希望延長人類壽命。

「我明白了。但如果你希望……」監察部的同事再度試圖對我洗腦。他那種「一切都是為了你破例」的態度，害我怒到最高點。要是他懇求「為了彌補過失，請延長人類壽命」，答不答應是另一回事，好歹我心裡會舒坦些。遺憾的是，對方使用的卻是這種高高在上的說話方式，我無論如何都無法釋懷。

「我知道你們正暗中發起回饋活動，香川都告訴我了。」言下之意，當然是我早摸透你們的底細，不必再故弄玄虛。

「對了，香川已呈報調查結果。」對方應道。

「這麼一提，今天確實是香川調查工作的最後一天。反正一定是『認可』吧？」我話一出口，登時感受到電話另一頭誇耀勝利的情緒。「難道不是嗎？」我忍不住問。

「本城崇不會死。」

「難道是『放行』？」我有些驚訝。

「壽命延長二十年。」

「真受不了你們。」我忍不住咕噥。

特種行業林立的小巷子裡，到處是招攬生意的皮條客。「我這裡有好女孩。你喜歡怎樣的類型？」其中一個皮條客向我搭話，我回答：「有沒有壞女孩？」對方一愣，呵呵笑兩聲：「你當這是『生剝』（註：なまはげ，流傳於日本秋田縣的民間習俗。每年除夕夜時，男人會戴上鬼面具，手持菜刀，挨家挨戶喊：「有沒有壞孩子？」）祭典嗎？」我知道生剝祭典，卻想不出兩者的關聯。我不再理會他，走下一條通往地下室的階梯，踏進咖啡廳。環顧店內，一個坐在後頭雙人座的女人朝我揮揮手。那女人正是香川。

「你讓本城活下來？」我在香川對面坐下，劈頭便問。

「難得舉辦『回饋大方送』活動，我也想玩玩。」

「現在不玩，以後恐怕沒機會。」我諷刺道。

「沒錯、沒錯。」香川沒有絲毫愧疚，反而志得意滿地點點頭。「不過，畢竟不是給予永恆的生命。你不認為『永恆的生命』聽起來很愚蠢嗎？簡直像是漫畫的劇情。」

「你的意思是，這活動比允許某個人類的兒子死而復活好得多？」

「是啊，我只是保證他二十年內絕不會死。」

「本城曉得嗎？」我剛問出口，又喃喃自語：「應該不曉得吧。」

我們沒必要將調查工作的制度及細節告知人類，想必香川不會主動向本城提及。我會這麼問，多少是認為這個人類有些特別，搞不好已察覺我們的真實身份。

「他不曉得。啊，我要向你道謝。上次那件情報幫了我大忙。」

「哪件情報？」

「你不是把山野邊的計劃告訴我嗎？我告訴本城，山野邊要假扮成餐點配送員混進佐古家，成功引起他的興趣。」

「他對佐古下毒？」

「這似乎是在我告訴他情報前，他就盤算好的。」

「難怪佐古會在紙上寫下『兩小時後再來』。」這多半是本城的指示。

「預先想好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並安排各種因應對策。真不知該說他視野寬廣，還是心胸狹小。腦筋聰明，個性卻陰狠固執。」

「大概滿腦子只想著如何在遊戲中獲勝吧。」事實上，我遇過不少類似的人類。好幾個擁有高超的統帥能力，在戰場上無往不利。打倒對手帶給他們的不是單純的成就感，而是更加原始的恍惚快感。

「我想起來了，上次我負責調查一個外科醫生。那是個挺優秀的醫生，不論再困難的手術都能冷靜處理，而且雙手靈巧。但是以人類的標準來看，性格相當冷酷。他想盡辦法在醫院裡建立地位，就算背叛、利用他人也在所不惜，每個人都對他畏懼三分。」

「本城要是當上外科醫生，大概也會走上這條路吧。」

「或許吧。那個醫生被當成天才，不僅沒成為罪犯，還在社會上獲得成功。」

「後來呢？」

「護士拿刀捅死他。理由我不記得，應該是心懷怨恨。有趣的是，這類冷靜過頭的成功者，正因不在乎他人的心情，所以不曉得『做什麼事會惹惱他人』。這算是他們的缺憾。」

「總之，你完成本城的調查工作，結論是『放行』？」

「不，嚴格說來是『認可』，只不過為了調整人類壽命，延後二十年執行。」

「真搞不懂監察部那些傢伙的想法。用這種草率的方式彌補從前的過失，肯定會把原本的規矩及架構搞得一場糊塗。」我對自身的工作並不特別感到驕傲，也不認為具有重大意義，但他們這次搞出的回饋大方送活動，還是讓我有重要之物遭到玷污的屈辱感。「對了，本城現在跑去哪裡？」

「我也不清楚。」

「你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何時？」

「我在佐古家外安排車子，載他離開。簡單地講，就是幫助他逃走。」

那大概是佐古以「兩小時後再來」為由，趕走山野邊及小木沼後不久。

「沒錯。」香川繼續道：「本城為佐古備妥餐點就走出來。」

「你把本城載到何處？」

「新宿車站。他下車後，馬上走得不見人影。我想，他還是沒完全信任我。」

「本城多半另有計劃。」我說到這裡，忽然有種想法。我們的工作，簡直像是以「破壞人類的計劃」為目的。只要我們一出現，某個人的生涯規畫就會被迫終止。好比期待許久的慶典，因突如其來的驟雨取消。過去我只曉得雨總陰魂不散，如今才察覺原來自己跟雨這麼像。

我凝神細聽店內播放的音樂。一陣陣粗獷沉重的聲響，宛如要在大地上敲打出裂縫。香川告訴我，這種樂器叫「次中音薩克斯風」。我對樂器種類不感興趣，重要的是音樂節奏營造出的躍動感。此時，我忽然想到，演奏者會不會就是山野邊提過的「吹薩克斯風的巨人」。

過一會兒，我發現香川身旁有份報紙，放在桌子角落。「該不會又是跟交通標誌有關的新聞吧？」

「你猜對了，這是今天的早報。」香川呵呵笑。我實在不明白，到底有什麼好笑。「千葉，這新聞跟你也有關。」

「跟我有關？」我實在想不出何時與交通標誌扯上關聯。

「昨天在東京都內，一輛車子開進立著『禁止進入』標誌的小巷子。警察看見後，便上前取締。」

「那標誌也是錯的？」

「你先別急，聽我說完。」香川舉起手，故意吊我胃口。「警察走近一瞧，發現車裡的人有些古怪。」

「車裡載的該不會是死人吧？」我沒細想，胡亂猜了個答案。比起車裡的人到底哪裡古怪，我對店裡的音樂更感興趣。

「好厲害，你猜對了。」香川模仿人類拍手。「開車的人在運屍體。」

「多虧交通標誌，警察才能發現？」

「沒錯，但那交通標誌其實擺錯地方。」

「哦？」

「我向情報部確認過，那標誌不應該設置在那裡。指定標誌擺放位置的，是個叫『公安委員會』的單位，但那標誌原本應該放在下一個路口。」

「受處罰的人類一定相當生氣吧？」

「目前沒有人類察覺這個錯誤。」

「啊，是嗎？」

「只有我注意到這個錯誤，人類尚未發現。那標誌可能會擺上好幾年。」

多虧那個擺錯位置的交通標誌，警方才能發現形跡可疑的車輛。若套用人類的諺語，是不是「失敗為成功之母」？抑或「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對諺語的認知，往往與人類的認知有些偏差。

「聽到我接下來的話，你恐怕會更吃驚。千葉，那輛車裡的人，你也見過。」

「你指的是開車的人，還是死人？」

「都是。」

「開車的人就是死人？」

「我不是那意思。」香川繼續道：「總之，你前天跟他們見過面，一直相處到昨天早上。」

我聽得一頭霧水，思索片刻，腦袋浮現「理髮廳招牌」，不禁脫口：「啊，那三個雨衣男？」

「沒錯。其中一個死亡，另一個開車載運屍體。」

假如穿藍雨衣的男人真的是本城崇，負責調查的香川不可能不知情。但仔細回想，我完全沒發覺香川在附近。我向香川提出質疑，得到的回答竟是「老跟在他身邊實在很悶」，我頓時有些火大，她到底把工作當成什麼。

「怎麼會死掉一個？」我問。

「八成是起內鬨，懷疑對方背叛自己。」

藍雨衣男失去蹤影，他們想必會更疑神疑鬼。

「既然如此，應當會有調查部同事負責調查那個死亡的雨衣男。」

只要是死於他殺的人類，肯定事先經過調查。但我與那幾個男人相遇，被他們塞進睡袋，搬到那棟公寓，又受鑽子折磨，期間我絲毫沒感覺到周圍有同事。

「想必是調查完了吧。」

「八成是隨便敷衍，就向上呈報『認可』吧。」

「總之，那個男人……」

「白的或紅的。」

「就這麼死掉，剩下的……」

「另一個是白的或紅的。」

「顏色不重要。他在搬運屍體時，被警察發現。大致就是這麼回事。」

除了「原來如此」，我找不到第二句感想。

「千葉，你有何打算？」

「沒什麼打算，頂多就是坐在這裡聽音樂。」

「我的意思是，你打算呈報怎樣的決定？是『認可』？『放行』？還是……」

「絕不會是回饋大方送。我不想跟那種活動扯上關係。目前看來，大概是『認可』吧。」

「真沒創意。」香川調侃。

「本城到底躲去哪裡？」

　　一問出口，我才想起香川早完成調查工作，也向上級呈報完畢。既然不必再跟著本城，便不會曉得本城的下落。一般而言，假如呈報「認可」，必須親眼確認目標對象死亡。但本城不會在明天死亡，確認工作自然不用執行。不，應該說是延到二十年後執行。

　　果然，香川給我的回答是「誰知道」。

第六天

醒來時，才發現自己不小心睡著。我嘗過無數次這種感覺。或者應該說，這一年來大部分時間，我都這樣度過。

睡夢中，我回到從前的老家。

父親出院回家後的記憶，浮現在我的眼前。出院的理由並非疾病痊癒。事實上，找出病因時，醫生便判斷「為時已晚」。當醫生斟酌著接下來該採取何種治療方式，父親提出「我想回家」的要求。我不清楚醫生與父親之間經過怎樣的溝通。醫生是打一開始就沒反對，還是受到父親再三懇求才勉強答應？搞不好父親提早出院，醫生求之不得。

總之，父親決定在家接受治療。

父親剛回家時，我竟然對「父親在家過正常生活」的情況有些無法適應。他穿的不是睡衣或醫院的病人袍，而是一般的寬鬆衣服。他看著電視，發出呵呵笑聲。

「以前幾乎不肯待在家裡，現在怎麼反而急著想回家？」我話中帶酸。

「人生的最後還是想在家裡好好度過。」父親一副認輸的口吻。

當然，他的病情一點也沒好轉。負責協助在家治療的醫師只是開給他一些嗎啡、氧可酮等鴉片類止痛藥，減緩他的痛楚，讓他的日子好過一些。「沒想到活到這個年紀，竟然染上麻藥。」父親曾笑著這麼說。

我再度踏進家門後，發現氣氛比想像中開朗，母親流露疲倦之色，但表情十分柔和。「生重病才想到家人，真受不了他的任性。」母親嘴上感慨，語氣中卻不帶一絲憎恨。

有個從事醫療工作的朋友告訴我，在家治療有兩個好處。第一，能避免「治療到死」的悲哀，病患可選擇如何安詳度過餘生。第二，能減少長期住院對醫療制度造成的負擔。正因如此，國家才會大力推動在家治療。嚴格說來，在家治療其實有好處也有壞處，有優點也有遭到美化的缺點。要怎麼選擇，全憑病患本人及家屬的判斷。

那時我才二十幾歲。在我眼中，父親只是在逃避。逃避那些會帶來痛苦的治療，同時逃避現實。回到舒適的家中，抱著「搞不好疾病會自行痊癒」的天真想法。我實在看不慣這樣的鴕鳥心態，於是有一天，我故意直截了當地丟出一句：「這麼做，病是不會好的。」

父親笑了。他一臉平常地回應：「病會不會好不重要。人終究會死，只是遲早的問題。」

「這個道理我當然懂。」我語帶不屑。父親竟露出由衷感到欣慰的神情，點點頭，接著說：「每個人都會死，死法卻大不相同。有的死於意外，有的死於天災，有的死於戰爭。相較之下，我算幸運得多。」

「你這種講法，對罹患相同疾病的人未免太失禮。不，對死於其他原因的人同樣失禮。」

「也對，就當是我個人的感想。不過，我真的認為生這一場病很幸運。」

「怎麼說？」

「多虧這場病，我才能擁有這段時光，不是嗎？」

我無法理解父親的意思。既然是生病，身體狀況自然很差。我時常見他痛苦得五官皺成一團、呼吸急促，怎麼看都不像過著幸福的日子。

當時我住在老家附近，偶爾會抽空回去。但我沒三不五時便往老家跑，因為父親原本棄我們於不顧，如今才想與我們重溫天倫之樂，總覺得不能就這麼便宜他。我不希望他認為這樣就能彌補一切。

父親病入膏肓，住在家裡的時日不長。這段期間裡，美樹懷孕了，幾乎沒隨我回老家探望父親。不，正確地說，是我以懷孕為藉口，勸她待在家裡。

聽到美樹懷孕的消息，父親激動得哭起來。「啊啊，是嗎？」他含著眼淚低喃。不曉得他是開心終於要當爺爺，還是難過沒機會見孫子一面。除此之外，我不曾見他流淚，甚至不曾聽他吐露任何悲觀的話語。

「有件事我得告訴你。」父親那天突然冒出這一句，「接下來，我會一天比一天虛弱，直到完全斷氣。就像音樂演奏到最後，愈來愈小聲。」

「所以呢？」

「我希望你別見我奄奄一息就手足無措。」父親露齒一笑。「那只是代表我壽命已盡，順利走完人生。」

我暗罵，老傢伙到這種時候還想逞強。站在一旁的母親則縮起肩膀，嘟嘴抱怨：「一輩子對家裡不聞不問，臨終前才擺出架子，真傷腦筋。」

父親確實在逞強。但他逞強的理由，不是虛榮或自尊心。我直到後來才理解這一點。他選擇在家治療，猶如一首即將結束的曲子般日漸虛弱，卻還想教導我一些事。

此時，記憶的輪廓逐漸融解的聲響傳遍全身，我睜開雙眼。

原來我在公寓的客廳睡著了。不知何處傳來音樂，我不禁納悶，轉頭一瞧，只見千葉正經八百地坐在門邊，與一台擱在地上的迷你音響面對面，像在進行一場會議。

我站起身拉開窗簾。深灰烏雲覆蓋天空，小雨依然下個不停，彷彿非要把我的內心完全濡濕才肯罷休。

「千葉先生，有沒有查到任何消息？」我問。千葉專心聆聽音樂，對我不理不睬。以為他沒聽見，我又問一次，但他依然毫無反應。

這公寓只是臨時的避難所，不，或許該說是關那個人的監牢，因此沒有購置桌椅。美樹在稍遠處，同樣席地而坐。我們吃的是便利商店的甜麵包、小包裝營養食品及瓶裝飲料，我卻一點也不餓。自從去年菜摘離世，我的食慾便大幅減退，這幾天更幾乎完全消失。果然，一旦面臨重大危機，生物就會降低能量的消耗。

電視沒關，新聞節目不斷大肆報導關於我們的事，但似乎沒新消息。

「老公，箕輪傳來訊息。」

我抬頭一看，美樹拿著智慧型手機站在眼前。她曾戲稱這支手機是我與箕輪的「熱線」，事實上，的確也是唯一用途。

但我很慶幸當初辦這支手機。我平常慣用的手機，多半正遭到警方追蹤。

手機裡出現一封來自箕輪的郵件。打開一看，內文寫著「這是記者朋友提供的影像，或許能找出關於本城下落的蛛絲馬跡」，末尾附上網址。

我實在太大意。因為這支手機的號碼只有箕輪知道，加上郵件來自箕輪，我一點也沒起疑。

我點開網址，播放影片檔。美樹走到我身邊，問道：「箕輪寫些什麼？」

直到手上的液晶螢幕出現箕輪遭到捆綁的畫面，我才不禁後悔太不謹慎。

那是完全陌生的房間。箕輪坐在正中央一張紅色高腳椅上，身體纏著茶褐色的帶狀物，不知是膠帶還是皮帶。

他嘴上貼著膠帶，雙耳戴著一副大耳機。「幸好眼睛沒事。」我不曉得這麼說有何意義，但就是無法忍住。

「這是怎麼回事？什麼時候發生的？」一旁的美樹驚呼。她也湊近手機螢幕。

這段影片似乎是以數位相機拍下的。

那男人走到鏡頭前。我的腦袋還沒掌握情況，身體已出現反應。巨大的緊張感襲來，胸口彷彿遭到重壓，內臟變得異常沉重，全身像開了個大洞。

首先浮現在我腦海的，是他去年以電子郵件寄給我的影片。在那影片裡，菜摘遭他施打藥物，逐漸不再動彈。那個毀了菜摘一生的男人，居然毫無悔改之心，還刻意將影片寄來給我們夫婦。

我絕對無法原諒這個人。

為了拋開恐懼與憤怒，我甩甩頭。

手中的液晶螢幕上，本城走到綁在高腳椅上的箕輪前面，取出一本素描簿。他朝鏡頭打開素描本，上頭有一排以粗麥克筆寫成的橫向黑字：

「早上九點半，這張椅子下的炸彈將會爆炸。」

我急忙瞥向手錶，此刻是早上七點半。

本城翻開下一頁，上頭寫著：

「在白萩蕎麥麵店會合，我會帶你們到這個房間。」

霎時，我不曉得到底發生什麼事。我只知道小小的畫面裡不斷有人影晃動，卻無法理解其中的意義。眼前彷彿罩著一層白紗。

我將音量開到最大。幾乎聽不見聲音，不曉得是影片的聲音太小，抑或耳朵已麻痺。

美樹似乎還維持冷靜。我聽見她抄筆記的聲響。

本城往身後的箕輪看一眼，翻開下一頁。

「我現在要告訴他椅子底下裝有炸彈。得知死期將近，他會露出怎樣的表情，真令人期待。」

我終於徹底理解本城的用意。那是一種以控制他人、玩弄他人為樂的傲慢。畫面裡，本城闔上素描簿，轉身面對箕輪，像剛剛一樣一頁頁翻開。

箕輪看到紙上的字，激動得用力搖晃身體。

然而，愈是掙扎，愈是突顯出他的無力與悲哀。巨大的力量幾乎快扯倒高腳椅，那代表的，是即使失去自由也不願放棄希望的求生意志。

箕輪大概沒注意到本城裝有攝影機，毫不掩飾地展現最悲慘的一面。我巴不得轉頭不看，但我強迫自己看下去，美樹也湊過來。高腳椅終於被箕輪扯倒，發出撞擊聲。

可是，箕輪並未掙脫束縛。

本城不疾不徐地將素描簿內頁一張張撕下，取出打火機燒掉，直到紙張燃燒殆盡。火舌要燒到手指的前一秒，本城才放開，表情毫無變化。火熄後，他作勢踩灰燼，或許穿著鞋子。

「好了，山野邊先生，快點行動吧。要是你來得太遲，他會被炸得粉身碎骨。」男人最後湊向鏡頭，輕聲低語。

影片到此結束。

我一時說不出話，憤怒猶如沸騰的血液在全身流竄，腦袋不斷髮出泡沫破裂的聲響。但我心裡明白，魯莽行動只會把事情搞砸。於是，我努力壓抑情緒，像試圖安撫一群蜂擁而來的暴民。

我巴不得衝進液晶螢幕內，揪住那男人，撕裂他的脖子。

「那是箕輪？」聽到千葉的話，我猛然回神。「對。」我應道。

「他被綁在椅子上，跟我上次一樣。」千葉站在我身後，從我和美樹之間望著手機畫面。「那是不是也有個名堂？」他接著問。

「名堂？」

「我上次提過，『desk'既是桌子也是雜誌社主管，那椅子是不是也代表一種職位？」

我早習慣千葉這種牛頭不對馬嘴的說話方式，但多少還是有些「你又來了」的不耐煩。

「你們曉得『白萩蕎麥麵店』在哪裡嗎？」美樹念出剛抄下的店名。我打開智慧型手機裡的瀏覽器，輸入「白萩蕎麥麵店」進行搜尋。「有了，就在國道四一一號沿線上，多摩川的右邊。」

「面對哪個方向的右邊？」美樹在小細節上十分謹慎。

「由都心往西，途中會經過青梅線的御岳車站，車程恐怕得花兩小時。」我旋即站起。倘若遇上塞車，恐怕來不及。

「看來時間非常緊迫，不是抵達麵店就行，還得趕往箕輪所在的地方。」太過疲憊與沮喪，美樹看起來像乾枯的樹木。

「及時抵達麵店，不代表解決問題。」我提醒。那男人絕非只想舉辦一場競速比賽。就算我們達到要求，他也不會稱讚我們，更不會乖乖領著我們去救箕輪。「在他眼中，這也是……」

「一場控制遊戲。不過，我想問個問題。」千葉意興闌珊地開口。

「什麼問題？」

「為何不以這段影像為證據，向警察報案？」

「這影片不久就會消失吧。」我推測道。當初菜摘的影片就是這樣。本城利用一些小伎倆，刪除電腦裡的影片檔。這次他只是將影片上傳網路，刪除更是輕而易舉。當然，不論他刪除檔案的手法多高明，嚴格來說一定能找到檔案存在的痕跡。不過，那可能需要相當繁瑣的步驟。

「我們倒是能再播放一次，拍下或錄下影像。」美樹提議。即使手邊只有智慧型手機，沒有其他工具，也可使用另一支智慧型手機的攝影功能留下證據。美樹嘴上這麼講，卻沒實際動手的意思。

對我們來說，有沒有證據根本不重要。因為我們早不奢望警察機關、法院或法律條文能為我們伸張正義。那男人或許算準我們根本不想保留證據，也或許早安排某種推翻這段影像的證據效力的詭計。要不然就是他如今騎虎難下，顧不得那麼多。

「對了……」美樹問：「有沒有辦法從影像中研究出箕輪到底在哪裡？比方建築物的特徵之類的……」

我立即重新播放影像，液晶螢幕的畫面再次動起來。

再看一次箕輪遭戲弄的過程，實在是心理上的一大負擔。我數度想閉上眼睛，但我告誡自己，一定要仔細瞧清楚。想戰勝敵人，首先得瞭解敵人。閉上眼沒辦法躲過敵人的拳頭，畏畏縮縮沒辦法與敵人正面對決。

「那窗簾是紅的，應該很醒目。」美樹指出。箕輪待的房間幾乎空無一物，但左側有扇窗戶，掛著深紅窗簾。

「單靠紅窗簾，沒辦法鎖定目標。」我出聲。除非是像「比薩斜塔」一樣稀奇的建築物，才可能鎖定地點。否則，別說是紅窗簾，就算整棟屋子都是紅色，恐怕還是能找到許多相同特徵的屋子。

「既然約在蕎麥麵店會合，應該就在那家店附近。不然怎麼來得及救人？」美樹推測道。

「或許他根本不打算讓我們救人。」我開口。那男人的心思，誰也猜不透。「事到如今……」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美樹皺起眉。

「既然如此，那就出發吧。」背後的千葉說道。我轉頭一看，他走向迷你音響，瞧也不瞧我們一眼。見他似乎想播放CD，我忍不住加重語氣：「千葉先生，這種節骨眼上，你還想幹嘛？」

「嗯，也是。」千葉應一聲，卻不肯離開迷你音響。

「你不是說要出發了嗎？」

「也對。」

「千葉先生，你有沒有想到什麼？」

「想到什麼？唔，多少想一些事情。」

「該怎麼做才能救出箕輪？剛剛的影片，你有沒有認真看？」我繼續質問。

「看了，問我的感想嘛……」千葉面無表情地應道：「美味又好吃。」

「美味又好吃？你在講哪門子笑話？」

原以為千葉又在玩最擅長的文字遊戲，像外國人一樣雞同鴨講。但他接下來的話，卻聽得我目瞪口呆。

「菜摘的糕餅，快來嘗一口。」千葉緩緩唱出。

「咦？」美樹先是感到詫異，接著露出彷彿心靈完全蒸發的表情。

「美味又好吃，菜摘的糕餅，快來嘗一口。」千葉接著唱。

「千葉先生，這首歌……」美樹一臉錯愕，「菜摘的糕餅……似乎在哪裡聽過……」

這一瞬間，回憶湧上我的心頭。「對了，那個拿糕餅砸窗戶的記者，不也唱過這首歌？」

「啊，沒錯。」

「千葉先生，你怎會知道這首歌？」

更匪夷所思的是，千葉怎會在這節骨眼上突然唱出來？

「我不知道，是在影片裡聽到的。」

「剛剛的影片？」

「在影片裡聽到？」

我與美樹發出驚呼。

千葉指著我手中的智慧型手機。我舉起手機，再次確認：「你是說剛剛的影片？」

「或許就在箕輪待的那棟建築物附近，歌聲像是從外頭傳進來的。『美味又好吃，菜摘的糕餅，快來嘗一口』，大概是播放事先錄好的宣傳歌。」

我再度操作手機，播放網址的影片。第三次觀看影片，衝擊與真實感降低許多，彷彿看的不是真實事件，而是虛構作品的重新詮釋或二次創作。我與美樹並未凝視畫面，而是將耳朵貼在擴音器上。原以為影片只有畫面沒有聲音，如今仔細傾聽，才發現其實同時錄下聲音。我聽見本城的走路聲、素描本的翻頁聲、箕輪在椅子上的掙扎聲。可是，不管我怎麼聽，都聽不見千葉說的來自屋外的歌聲。我將音量轉至最大，重新播放。「好像真的有歌聲……」美樹不太肯定，顯然懷疑自己是先入為主產生幻聽。

「你們真的聽不見嗎？難道是我耳力太好？」依千葉的口氣，似乎認為有問題的不是他，是我和美樹。

我知道世上有許多「記憶力過人」或「計算能力過人」的天才，但眼前的情況能否以「聽力過人」解釋，我不禁抱持懷疑態度。

「話說回來，糕餅的名字竟然和你女兒一樣，實在有意思。山野邊，你們跟這間糕餅店是不是有交情？」

「交情是沒有，但從前不是有記者拿這家的糕餅朝我們家的窗戶扔……」說到這裡，我想起千葉根本不曉得這件事。去年我家遭媒體記者包圍時，曾有記者投擲糕餅。我並未告訴千葉詳情，只約略提過梗

概，當時他還一臉認真地問：「是不是那個『糕餅好可怕』的落語段子？」

換句話說，千葉突然提到糕餅，肯定是從影片中聽到歌聲。

「那間店在哪裡？」美樹問。沒錯，現在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費，我立即用智慧型手機上網搜尋。原以為大部分的資訊都能從網路上取得，這一次卻徒勞無功。雖然搜尋到幾個提及「菜摘糕餅」的網頁，卻沒有一個網頁標明糕餅店的地址。在某年輕女子的雜記裡，提到「菜摘糕餅」讓她懷念起故鄉，並介紹經營糕餅店的是一對老夫婦，一大早就開店做生意。不僅如此，她還記下宣傳歌的歌詞，偏偏沒寫出具體地點。由於網頁好幾年未更新，要找到作者恐怕不容易。

「看來不是全國知名的糕餅店。」美樹瞄過搜尋結果，不禁嘆氣。

如今我能採取的手段相當有限。於是，我取出平常慣用的手機，開啟電源，進入拒絕往來號碼名單。其他號碼我都能置之不理，唯獨一個號碼，當時非封鎖不可。查到該號碼後，我以聯絡簑輪用的智慧型手機撥打。美樹疑惑地看著我，不明白我在做什麼。

由於我設定為不顯示號碼，對方可能不接電話。基於工作性質，他大概樂於接聽任何來歷不明的電話。但若他警戒心很重，或許會選擇拒聽。

電話另一頭傳來粗魯的話聲，對方報出姓名。

「我是山野邊遼，記得嗎？我想知道你去年給的糕餅在哪間店買的。」

我儘量放慢說話速度。

對方沉默不語。其實我記不得這名記者的長相，不過，當初守在家門外的記者群中，他的體格特別壯碩。上小學時，班上有個同學專愛挑個性懦弱的人欺負，這名記者應該也是相同類型。就算受害者苦苦哀求，他都不為所動，將對方欺負得體無完膚。電話另一頭依舊沉默，卻聽得見陣陣雨聲，對方似乎在戶外。

「我想知道那間店在哪裡，請告訴我地址。」

「你在何處？」記者問。

不曉得他還是不是記者，但佐古家的事情鬧得沸沸揚揚，多半也傳入他耳中。

「請告訴我那間店在哪裡。」我強硬地重複一遍，接著深深吐口氣。

對方繼續保持沉默。

美樹應該已察覺我打給誰。她靜靜守在一旁，一句話也沒說。

我正想繼續追問「是不是在你的老家附近」，記者忽然低聲道：「多摩。」

「咦？」

「有沒有紙筆？」記者刻意壓低嗓音，似乎不想讓周圍的人聽見。

我望向美樹，以右手做出拿筆書寫的動作，她點點頭。

對方報出一串地址，我復誦一遍，美樹抄在紙上。「這是哪裡的地址？」我問。

「我的老家。在同一個區裡，有棟矮小老舊的深褐色三層樓公寓。那糕餅店就在公寓的一樓。顧店的是對老夫婦，店名就是『菜摘』。」

我無法想像對方此刻的表情。當他說出「菜摘」兩字，話聲微微顫抖。他知道這是我女兒的名字。但我無法判斷他是驚惶，還是罪惡感作祟。

「謝謝。」我隔著電話低頭鞠躬。原本打算掛斷電話，忽然覺得不安，又將手機拿回耳邊，喊了對方的名字，拜託道：「這件事請不要告訴任何人。」他很可能會通知警方，甚至聯絡其他記者到糕餅店

附近圍堵。雖然我只是詢問糕餅店的位置，還是不免會引起軒然大波。我望美樹一眼，補上一句：「算了，要不要洩漏出去，你自己決定吧。」

記者一語不發，但我相信他聽得十分明白。雨聲滴答作響，彷彿在代替他回覆。

他的工作理念及人生態度，我無權干涉。何況，我並不想對他低聲下氣。

「希望你給我一天的時間。在明天之前，只要你不透露這通電話……」我原本要接著說「就答應接受你的採訪，你愛採訪多久都無所謂」，對方突然冒出一句：「我不會洩密的。」語氣乾脆爽快，就像將無用的廢紙揉成一團隨手扔掉。

「咦？」

「我不會洩密的。」

起初，我以為對方在戲弄我，接著懷疑是對方的策略，好讓我不設防。不料，他又解釋：「我不擅言詞，想必帶給你不小的困擾。去年我扔糕餅只是開個玩笑，並無惡意。」

我一聽，差點沒笑出聲。當初他投擲糕餅，還在門外大呼小叫，算哪門子玩笑？可是，他的口氣不像撒謊，或許真的不擅溝通。

「我知道錯了。」

聽他這麼表白，我一時不曉得如何回答，只好隨口應兩聲，草草掛斷電話。而後，我抹去眼角的淚水，向美樹轉述剛剛的對話。

「我們走吧。」千葉大步走向門口。

「他把那種行為當玩笑？真不曉得他的神經是什麼做的。」美樹口中罵著，嘴角卻微微上揚，粗魯地以袖子拭淚。

「神經是什麼做的？人類的神經不都一樣？」千葉伸出手指，在空中畫出類似樹枝分岔的線條。我認出那是書中常提到的「神經突

觸」，不禁苦笑。

兩根雨刷極有規律地重複躺下、站起。我一邊看著，一邊操縱方向盤，踩下油門。

路面到處是積水，窗外一片迷濛，卻看不見雨滴。唯有玻璃上殘留一些雨的痕跡。

我心中焦急，仍不斷提醒自己別加速過頭。這是一場與時間的競賽。如果本城沒撒謊，箕輪身邊的炸彈將在九點半爆炸。現下還不到九點，但考量到搜救的時間，能不能趕得上很難說。

究竟是何時進入高速公路，我毫無印象。猜想約莫經由永福交流道，但腦袋裡竟不記得是否通過收費站，也不記得何時開上主道。

高速公路的綠色標誌映入眼簾。

「太近了。」見我逐漸逼近前頭的車輛，美樹出聲提醒。我趕緊放開油門。幸好高速公路上沒塞車，但我心急如焚，總覺得這條路永無止境，不管怎麼踩油門都無法抵達終點。

我看到國立府中的標誌牌，汽車導航系統告知必須在那裡下高速公路。

接近收費站時，前方出現排隊的長龍。「我恨透塞車。」千葉一臉無奈。不管遇上什麼事都處之泰然的千葉，竟然會流露如此明顯的厭惡，我感到十分新奇。

「千葉先生，這種程度的壅塞跟『參勤交代』比起來，只是小巫見大巫吧？」坐在副駕駛座的美樹轉頭開了個玩笑。

回想起來，我們與千葉的相遇恍若陳年往事，其實相隔不到一星期。當初我透過對講機，聽他在外頭對記者們談起「參勤交代」。這麼無聊的玩笑話，他卻講得煞有其事。真不曉得我怎麼會信任這樣一個男人。

「我們接下來要開的青梅街道，從前是否也有『參勤交代』的隊伍通過？」我跟著瞎起鬨。

「我怎麼知道？」

「也對。」

「我的經歷以東北路線為主。」

「啊，原來是這個意思。」我嘆口氣，一時不知如何回應，不過心情輕鬆不少。

「從仙台藩出發，有時超過三千人。以人數而言，那算是最多、最雜亂的吧。」

「怎麼說？」美樹其實是想問「這個玩笑的笑點在哪裡」，但千葉會錯意。

「你指的是『參勤交代』的意義嗎？像那樣由大名率眾遠行，具有軍事遊行的意義。大名可借此向世人展現軍勢陣容多麼龐大。此外，我之前提過，幕府企圖借由這樣的規定，削弱各大名的實力。不過，就算不考慮這些，我認為『參勤交代』還是有許多好處。」

「是嗎？」

「人類聚集在一起，就會想展現自己的強大。即使根本沒必要，依舊會產生這種衝動。而且集團一旦穩定，還會發生那個現象。」

「那個現象？」

「缺乏樂子。」

「缺乏樂子？」

「人類無法維持長期的安定生活，集團裡會漸漸產生『好無聊、好想找點樂子』的想法。」

「是嗎？」我不禁想起，渡邊老師的書裡也提到類似的觀點。人類雖然愛好和平、安寧及循規蹈矩的環境，久而久之卻會厭煩，感到憂鬱及倦怠。明明愛好和平，又無法忍受和平的無趣。

「絕大部分的戰爭，都是這麼引發的。」

「是嗎？」這真是大膽的結論。

「安穩的日子實在太無趣，而這股無趣的感覺會衍生『維持現狀真的好嗎？』的不安。表面相安無事，集團卻會逐漸籠罩在恐懼的氣氛中，或冒出『日子太枯燥』的念頭。最後，當然就是爆發爭執或戰爭。」

「爭執或戰爭結束，又會回歸和平穩定？」

「沒錯，人類就是不斷在這樣的循環中兜圈子。」

「這麼悲哀的事情出自千葉先生口中，聽起來也像黑色幽默。」我暗暗想著，發生戰爭的理由恐怕不會這麼單純。

「『參勤交代』就像是代替鬥爭的一種儀式。靠儀式發洩暴力慾望，是一種相當聰明的策略。」

「運動不也是嗎？」

「還有祭典。概觀人類的歷史，這樣的例子很多。」

車子終於能夠前進，通過ETC專用道時，我非常怕被警察逮個正著。要是我們的行動已在警方的監控下，閘門便不會升起。我緊張得胃幾乎糾結在一起，幸好車子順利通過收費站。

前頭的車子開過水窪，濺起無數水花。

開著開著，汽車導航系統進入另一張地圖。

「『參勤交代』的隊伍中，其實真正隸屬該藩的武士不多。」千葉繼續道。

「這又是怎麼回事？」

「以現在的術語解釋，隊伍裡的人多半來自人才派遣公司。說穿了，就像臨時演員一樣。他們只是受到僱用，依指示排成隊伍前

進。」

「原來如此。」我有些吃驚。

「千葉先生，你接著是不是要說，你也幹過那工作？」美樹笑著問。

「算是吧。」千葉給了個模稜兩可的回答，我不禁失笑。「總之，『參勤交代』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提供工作機會。這制度實在不錯，今後有沒有打算繼續執行？」

「這個嘛……目前我沒聽說哪個政黨開出恢復『參勤交代』的政治支票。」我應道。

藉著確認後視鏡的機會，我偷偷覷美樹一眼。她凝視著窗上的雨滴，臉上帶著笑意。那股笑意多半來自與千葉的有趣對話。我們從未想到居然會遇上一個自稱親眼目睹「參勤交代」的人。

自上星期遇見千葉以來，我們笑的次數遠遠超過一年的總和。千葉總板著撲克臉，似乎並非刻意逗我們發笑，卻好幾次將我們從即將滅頂的悲傷泥沼中救出。

我們不再沉浸於過去的悔恨與悲傷，也不再盤算看不見的未來，只是努力「摘取」每一天。

驀然，我想起千葉在濱離宮恩賜庭園提到的話。「報仇既非勇敢的證明，亦非武士的榮譽」，雖不清楚這是否真的出自德川將軍之口，但「即使豁出一切也要報仇雪恨」的思想，帶給我莫大的鼓舞與勇氣。

我按照導航系統的指示操縱方向盤、踩踏油門，與前車的距離再度拉近。駛過多摩動物公園的標示牌前，我還能保持冷靜。儘管焦慮又緊張，多少維持著理性。或說我至少擁有「知道自己在焦急」的思考能力。然而，經過多摩動物公園的標示牌後，僅剩的沉著蕩然無存。

車上時鐘指著九點五分。我心急如焚，全身寒毛直豎，滿腦子想著「肯定來不及」。感覺就像體內有一面網子，雖然使盡吃奶的力氣

壓住，仍不斷彈開，鬱積在底下的焦躁感噴發而出。

我腦中浮現遭捆綁的箕輪不斷掙扎的畫面。

我想像著箕輪遭爆炸的火焰吞噬的景象。「在危機四伏的時代創造出危險的東西，實在沒意思。山野邊，與其做一把能抽出短劍的扇子，不如做一把能抽出扇子的短劍。」我回想著當年他說這句話時的神態。

如今箕輪即將失去他的人生，我又想起他那些我見過數次面的家人。思及他的孩子就要失去父親，我難過得心如刀割。

我踩下油門，變換車道。不知哪個方向傳來喇叭聲，我甚至不清楚剛剛是不是有驚無險地逃過一場車禍。

又開十分鐘左右，導航系統發出左轉指示。但我開錯路，鑽進一條單行道。我慌得腦袋一片空白，直罵自己愚蠢，為何在攸關箕輪性命的緊要關頭出錯。

對自己的憤怒蔓延全身，心跳愈來愈急促。雨勢似乎也增強了。

雨刷的動作，益發勾起心中的焦躁。

繞一大圈，終於回到原本的道路上。我暗暗大喊：「該死！來不及了！」整個身體彷彿成為一具不斷髮出紅光及噪音的機械。美樹及千葉不斷跟我說話，但我根本聽不進去。視野愈來愈窄，看得見的範圍愈來愈小。雨刷不斷橫過我的眼前，阻礙視線。

每隔十秒鐘，我就看一眼時間。一顆心七上八下，憂慮不知是否為時已晚，不知何時會聽見爆炸。連握住方向盤的手也痠軟無力。完蛋、沒救、來不及了，我的內心不斷髮出哀號。

「冷靜點。」美樹安撫道：「我們有足夠的時間。」

「我知道。」我不是在敷衍。雖然很清楚保持冷靜的重要性，但冷不冷靜根本不是自己能夠控制。

「即將抵達目的地附近。」導航系統發出聲音。我羨慕那聲音的平靜，並對曖昧不明的指示感到憤怒。

忽然間，我想起「所謂的景仰就是做麻煩事」這句帕斯卡的名言。為什麼導航系統沒有使用更謙卑、更拗口、更講究的話語？我莫名其妙地遷怒導航系統。

「不是在時間內抵達就行！完蛋！太遲了！」我勉強擠出聲。

「時間很充裕。」美樹從旁糾正。

「別胡扯！」

「真的，你堅強點！」美樹的一聲斥罵宛如在我臉上打一巴掌。幸好她的語氣不帶輕蔑，否則我恐怕會更加無地自容。

「你看！」

「看什麼？」我問。

「快紅燈了！」

仔細一瞧，前方的燈號確實變成黃燈。可是，現下不是乖乖遵守交通規則的時候。這個路口不寬，加上時間緊迫，我不想理會燈號，直接硬闖。就在我更用力踩下油門，打算衝過去的瞬間，美樹忽然慢條斯理地開口：「小學生看著呢。」

我一轉頭，瞥見燈號的下方站著幾個背書包的小女孩。眼前是斑馬線，她們等著過馬路。

於是，我踩下煞車，深深吸氣，緩緩吐出。燈號轉為紅燈，小女孩穿越馬路。她們背著紅書包，不曉得幾年級的學生。

此時，一個穿紅運動外套的男學生，從那幾個女學生的身旁飛奔而過。

「那孩子跟卓司好像。」美樹說。

我愣一下，沒想到美樹冒出這句話。一旦回想起關於菜摘的記憶，往往會壓抑不住情感，淚流不停。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總會故意避開前後部分。不當這些回憶有連貫而漫長的劇情，不理會結局是好是壞，只專注於其中某個畫面。我相信美樹也使用相同的方法。

「卓司是誰？」我開朗回應。

「從幼稚園就跟菜摘同班的男孩。他總穿紅衣服。」

「啊，我想起來了。」我見過那孩子。「確實有點像。不過，會不會只是因為都穿紅衣服？」

「菜摘很喜歡卓司。」

「哦？」我察覺自己露出微笑。

「菜摘問過我，媽媽和爸爸為什麼會結婚，我便告訴她拉鏈咬死的事。」

「這樣啊。」

行人號誌開始閃爍，我的腳從煞車上移開，準備踩油門。

「有一天，我看完牙醫正要回家，發現菜摘站在通學的路上。」

我也有過類似的經驗。暗中觀察孩子，總有種奇妙的感覺。父母不在身邊，孩子的時間並不會停止。菜摘有自己一套面對社會的方式。這同時帶給我些許的放心與不安。

「我不明白她想做什麼，仔細一看，她努力拉扯著拉鏈。」

「拉鏈咬死了？」我正想接一句「有其母必有其女」，美樹繼續道：「因為卓司就快出現。」

「咦？」

「她算準卓司走到那裡的時間，假裝拉鏈咬死。」

「有這種事？」

美樹宛如對空氣搔癢般輕輕籲口氣。我的嘴角跟著上揚，再次望向美樹，發現她的臉頰濡濕，淚水不知何時溢出眼眶。接著，我察覺前方的景色變得朦朦朧朧。但我沒伸手遮掩，任憑淚水流下。千葉什麼話也沒說。

綠燈亮起，我踩下油門。原本沸騰滾燙的內心稍微降低溫度。雖然稱不上恢復冷靜，卻從異常的焦慮中解脫。隨著眼淚的宣洩，胸口的暴風雨逐漸減弱。

接下來一路平順，沒有塞車。原本惱人的導航系統彷彿變得親切又熱心。

車子開進住宅區不久，美樹忽然指向某處說：「那邊。」

雨刷忙碌翻轉，企圖遮擋我的視線。從縫隙之間，我瞥見一間小小的店面。

那棟建築物位於雙岔路口。記者的老家在更遠處，我們先看到糕餅店，省去不少麻煩。

我很想直接衝出去，將車子扔在路旁。只是這條路太窄，會阻礙交通。在這種節骨眼還介意交通規則實在有些可笑，不過我就是無法將車子棄置不管。

「我來開車，你們先去找箕輪，我找地方停。」坐在副駕駛座的美樹湊過來。

沒時間猶豫。我一看手錶，剩十分鐘九點半。眼前一陣天旋地轉，我忍不住想跪倒。

「走吧。」千葉若無其事地下車，我跟著走出車外。

天空下著綿綿細雨，但不到淋濕衣服的程度，幸好雨勢不大。美樹迅速移向駕駛座開走車子。

「山野邊，影片中的房間在哪裡？」千葉挺起背脊左右張望。他問得興致索然且好整以暇，卻彷彿在我臉上打一巴掌。沒錯，我們的

目的不是找出糕餅店就好。我抬起手錶一瞧，雨滴沾濕鏡面，指針看起來彎彎曲曲。

「剩不到十分鐘。」

「就會爆炸？」

「對。」

「我無所謂。」

「好不容易找到糕餅店，恐怕還是來不及。」我忍不住朝那棟三層樓的公寓走去，糕餅店就在正前方。

「影片裡聽得見宣傳歌，應該距離不遠。」

「可是，要找出來恐怕……」我正要說出「難如登天」，腳下一個踉蹌，跪倒在地。我以雙手及雙膝撐著地面，模樣相當狼狽。我忍不住笑起來，沒想到自己這麼沒用。膝頭及雙手全都濡濕，我勉強站起，呻吟般呼喊箕輪的名字。

站直的瞬間，我的目光掃過公寓側面的一扇窗戶。

「啊……」糕餅店那棟公寓的三樓側面牆壁上，有一面掛著鮮紅窗簾的窗戶。「千葉先生……」我拍去牛仔褲上的泥沙，呼喚道。沒錯，一定在那裡。影片中的房間就在那裡。

「怎麼？」千葉問。

「你聽過『跌倒的經驗，千金也買不到』嗎？」

「哦？」千葉搖搖頭。

我猜到千葉接下來會說什麼。他一定會問，既然千金也買不到，那要花多少錢才買得到?

「那要多少錢？」

我暗暗喊一句「我就知道」。這道聲音化成一股氣息拂過地面。我踩著這股氣息，將地面奮力往後踢，撞開雨滴，奔向公寓。

如果三樓那戶的門上也設置炸彈，此刻我已粉身碎骨。我用力一撞，連接在門板上的金屬片扭曲變形，再一撞，身體便隨門板倒進室內。想到撞壞門的衝擊力可能引爆炸彈，我就寒毛直豎。幸好這危險的抉擇以平安無事收場。千葉依然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樣，甚至毫不在乎激烈撞門的疼痛。「這裡能穿鞋子進去嗎？」他一臉悠哉地問。

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與他對話上。強忍著撞門的疼痛，穿鞋子直接踏進室內。

我終於見到箕輪。

屋內共兩間房，位於裡頭的一間鋪著地毯，正中央有張高腳椅。如同影片一樣，箕輪被綁在椅上。他瞪大雙眼，彷彿要用眼皮把我們擒住。他一定非常驚訝，不明白我怎麼會出現。

我決定暫時不將箕輪嘴上的膠布撕開。

繞到高腳椅的後方一瞧，椅背上以膠帶貼著一塊鉛筆盒大小的白色物體，上頭連接附電流夾的導線，導線另一端接到地毯上一台造型簡單的機器。計時器一秒一秒地倒數。

剩餘時間映入雙眼，卻無法進入大腦。我的體內充滿恐懼，想到隨時可能被炸得屍骨無存，體溫便迅速下降。

「拆掉這個，應該就能阻止爆炸吧。」千葉嘴裡咕噥。我心中納悶，朝他望去，發現他也凝視著椅背上的白色物體。

「你說拆掉這個？」

「這是塑膠炸藥吧。」

「塑膠？」我聽過這個名詞，但眼前的白色物體看起來像黏土，一點也不像塑膠。

「由於工作的緣故，我懂一些相關知識。塑膠炸藥的『塑膠』，其實是『可任意塑形』的意思。」

千葉沒再說出「因為我家開加油站」這種藉口，但他剛剛的說明聽起來煞有其事。

「只要拆掉這條線就不會爆炸。」千葉理所當然地說完，理所當然地伸出手，理所當然地抓住導線尾端的夾頭，理所當然地拆掉導線。

「啊，原來如此……」我聽千葉說得理所當然，腦袋一時轉不過來，只能含糊回應。

「同樣的道理，只要再接回去，炸藥就會爆炸。」千葉再度理所當然地伸出手，理所當然地要將夾頭接回白色物體上。我心頭一驚，急忙撲過去阻擋，喊道：「幹嘛接回去？」

「不用接回去？」

「廢話！」

接著，我粗魯地撕開箕輪嘴上的膠布，不經意摸到自己的頭頂，發現頭髮是濕的。我大感錯愕，不明白頭髮在屋內怎麼會濕掉。其實是剛剛在外頭淋到雨，但我慌張到連僅剩的判斷力都失去。

我將箕輪從高腳椅上解開，他隨即趴倒在地，喘得上氣不接下氣。不知是過於害怕，還是遭捆綁而呼吸困難，口水、鼻水及淚水自他的下巴一滴滴滑落。

我靜靜等待他恢復冷靜。獨自被綁在這裡，身旁還有一顆炸彈，我實在無法想像這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看著他痛苦不堪的模樣，我甚至不忍心跟他說話。

我想向他道歉卻開不了口。

過一會兒，箕輪翻身，緩緩彎曲雙腿，改蹲在地上。他往臉上一抹，呼吸平緩許多。

而後，他抬頭看看站在一旁的我，又看看千葉，彷彿想確定自己還活著般僵硬地吐一口長氣，才呼喚：「山野邊……」

「嗯……」我應一聲。

箕輪鼓起臉頰，垂頭喪氣道：「這下應該能申請職業傷害補助金吧？」

這可能是他人生最具代表性的一次逞強，我不禁揚起嘴角。

「我有好多話想告訴你，但不知從哪一件說起。」箕輪氣喘吁吁。

「不用急，慢慢來。」我安撫道。

但箕輪搖搖頭，尖著嗓子道：「不，事情相當緊急。」

「那你就快講吧。」

箕輪的肩膀隱隱顫動，我仔細觀察才發現他在笑。

「本城到底在打什麼算盤？」千葉問。

箕輪疑惑地望著千葉。

「他叫千葉……」我想向箕輪介紹千葉，卻不知從何介紹起，最後只好說：「他是炸彈處理專家。」

箕輪瞇起雙眼。他搖搖擺擺想站起，雙腿卻使不出力氣，於是又蹲下。「本城打了通電話給我，問我願不願意採訪他。」

「一定是陷阱吧？」我應道。

「沒錯，我也這麼懷疑，最後卻被他說服。」

本城一定是將我搬出來，當成說服箕輪的藉口，像是「為了山野邊先生著想，我想公開一些消息，刊載在箕輪先生的雜誌上，不曉得方不方便？」。

「正如你的猜測。不過，我並不相信。他承諾提供獨家消息給我，但我曉得已有其他雜誌社在飯店裡採訪過他。」箕輪的口齒愈來愈清晰。「沒想到，他又搬出一個我完全沒預料到的話題。」

「怎樣的話題？」

「山野邊，我不是跟你提過，某鍍金工廠發生的氰化鉀遭竊的案子？」

他突然提起這件案子，我心頭一震。「記得是栃木縣的工廠，被偷走十瓶氰化鉀？」

「是群馬縣，被偷走二十瓶。」

「這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本城自稱是那案子的幕後黑手。他唆使某人偷走氰化鉀，再加以收購。」箕輪咬住嘴唇，皺著臉。「真是高招。我完全沒想到你跟本城之間的事情，竟然會牽涉到近來引起話題的案子。聽到驚人的內幕，我按耐不住，便上了鉤。」

「這是他的拿手好戲。」

「咦？」

「他最擅長挑釁或誘惑他人，或找出他人渴望的東西。像這類勾心鬥角的事情是他的看家本領。」

「反正，我決定與本城見一面，把話問清楚，就這麼上了當。」

「你不必自責，畢竟他在這方面是天才。」我嘴上安慰箕輪，同時暗暗告訴自己：沒錯，那男人在控制遊戲上天賦異稟。好比將棋初學者與下一輩子棋的行家，以相同條件較量，獲勝的機率是微乎其微。

想當然耳，箕輪輸得一敗塗地。明明早有提防，仍遭本城捆綁，囚禁在這裡。

「對了，山野邊，你怎會找到這個地方？」

「這個嘛……」我瞥千葉一眼，他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跟著問：「是啊，你怎麼找來的？」

「那男人拍攝過這裡的狀況，對吧？」

「嗯，太可怕了。」

「本城太可怕？」千葉問。

「不，是攝影機。」

「攝影機可怕？」

「我向來覺得，面對人比面對機械輕鬆得多。機械沒有感情，更容易讓人徹底絕望。不管是『曉以大義』或『喚醒良心』，對機械都不管用。所以，攝影鏡頭不可能同情人類。要是有人開發出實用性的機械士兵，世界大概會完蛋。」

「你太誇張了。」我不禁苦笑。「不過，渡邊老師也有類似的言論。」

「渡邊一夫嗎？」箕輪很清楚我是渡邊老師的忠實讀者。

「渡邊老師認為，『對抗不寬容的人，就像對抗叢林裡的猛獸。唯一的差別，僅在於人可能被說服。』」

書上接著寫道：「我們不可能說服猛獸，卻有一絲機會說服不寬容的人。這為我們留下些許希望之光。」

「確實，要說服攝影機或機器人，恐怕比說服猛獸困難。」

「總之，我們看完那段影片，注意到一樓糕餅店傳來的歌聲。」

「歌聲？」

「我應該提過，有間糕餅店的店名跟我女兒的名字一樣。」

「啊，你是指記者扔糕餅的事？」

「對，我們聽見那間糕餅店的宣傳歌。」我豎起耳朵卻沒聽見任何歌聲。回想起來，剛找到糕餅店時，也忘記確認店內有沒有播放宣傳歌。

「這麼一提，我隱約也聽見歌聲……」箕輪點點頭，又面露狐疑。「但歌聲非常細微，你們真的聽見了？」

我不時覷向千葉。多虧他留意到歌聲，我們才能找到這裡救出箕輪。這不僅是他的功勞，更是他導出的結果。然而，他卻一副事不關己的懶散模樣，害我不曉得該擺出怎樣的態度。我不禁想問，這不是你導出的結果嗎?

「那男人原本要我們前往位於國道上的蕎麥麵店。」

「啊，我有印象。」在那段影像中，箕輪也看過素描本的內容。

「只要我去那間店，那男人便答應帶我來找你。箕輪，你覺得他有何用意？」

「這個地方不太好找，他想為你帶路？」箕輪一臉苦澀。

「絕不可能。」我回答得斬釘截鐵。

「也是，不曉得他在打什麼鬼主意。」

「嗯。」

「不過，我思考過理由。」箕輪恨恨瞪向倒地的高腳椅。「我一個人被關在這裡，剛好沒事做。」

聽起來頗令人同情，我卻差點沒笑出來。箕輪竟然把「被綁在裝有炸彈的椅子上」這種可怕的經驗當成自嘲的題材，內心實在堅強。

「我試著想像，若事態完全按本城的計劃發展，會是怎樣的結局。」

「究竟會怎樣呢？」

「首先，你們會前往那間蕎麥麵店，而本城也在等著你們。」

箕輪此時的語氣就像在跟我討論小說的情節發展。

「我大概會催促他『快帶我們去找箕輪』。」

「嗯，但以時間來看，多半來不及。」

「沒錯。然後，那男人會丟出一句：『真可惜，在你們趕來的路上，箕輪已被炸死。』」

將無助感與罪惡感深深植入他人心中，徹底摧毀他人的人生，是本城最大的慾望。

「是啊。不過或許沒那麼簡單。」箕輪說。

「沒那麼簡單？」

「最後應該是這樣的結局，但在那之前，他可能會答應帶你們過來，並以此為由要你們坐上車子。」

「要我們乖乖聽話，恐怕不容易。」我嘴上這麼說，心裡卻想著，恐怕我們真的會乖乖聽話。

這時，我察覺千葉站在牆邊，背對我們東張西望，似乎在找東西。「你在幹嘛？」我忍不住問。「我想找找有沒有能聽音樂的器材。」聽到他的回答，我頗為困惑，甚至有些生氣。「千葉先生，你有沒有在聽我們說話？」

千葉默默走回我們身旁，依舊一語不發。

「那男人讓我們搭上車子又是為何？難道要帶我們來爆炸的現場？」我問箕輪。

「事實上，我也想過這一點。」箕輪又覷高腳椅一眼。「說起來有點害臊，我覺得自己好似成為安樂椅神探（註：指不必四處奔波，

只要坐在家中安樂椅上研究別人送來的線索，就能查明案情的偵探。）。」

「這張椅子坐起來恐怕不太安樂。」我不禁脫口而出。不如稱「塑膠炸藥椅神探」更貼切。

箕輪微微顫抖，像是心有餘悸。「不過，多虧被綁在椅子上，我想通不少事。」

「你猜到那男人真正的目的？」

約莫是無事可做，千葉扶起高腳椅。

「大概……」箕輪開口，卻沒下文。

「大概什麼？」

「菜摘。」

「咦？」

「大概跟菜摘有關。」

「跟菜摘有關？」每當聽見女兒的名字，我和美樹就像遭到撥彈的琴絃，內心震盪，無法平靜。為了不發出哀號，我拚命壓住精神之弦。

「你不是和我提過菜摘的作品？」箕輪解釋。

「菜摘的作品？」

「就是圖畫故事書。」箕輪質樸沉穩的面孔，頓時蒙上一層陰影。

「《新喀嚓喀嚓山》？」我試探地問。菜摘繪製的圖畫故事書竟然與本城扯上關係，我有些半信半疑。

「對。菜摘不是改寫《喀嚓喀嚓山》的劇情，害你遭到老師警告嗎？」

「那又怎樣？」

「你是不是告訴過本城這件事？」

我很快想起，「是的。」

沒錯，我和本城聊過此事。

「本城恐怕想依樣畫葫蘆。」箕輪面色凝重。

「依樣畫葫蘆？」我問。

「他也想畫一本圖畫故事書？」千葉又發揮異想天開的本領。

「不，他打算在水壩裡下毒。」箕輪迴答。

美樹找不到停車場，只好停在糕餅店後頭的右側道路上，待在車內等著。那是一條狹窄的單行道，美樹儘量靠邊，左側輪胎壓上路肩，車子呈傾斜狀態。我們一上車，我立刻要美樹開往那間蕎麥麵店。千葉坐在後座，伸手拂去肩膀的水滴。

「箕輪沒事吧？」美樹只關心這點，發動引擎問道。

「沒事。」「不送他去醫院？」「他說不必。」

我拜託箕輪暫時不要告訴警方，因為我想私下了斷。對於我任性的請求，箕輪沒答應也沒拒絕。他認為本城極可能在水壩倒入氰化鉀，這件事悠關廣大民眾的性命安危，不僅僅是私人恩怨，想必會報警阻止本城。不過，怎麼做是他的自由。我們只能搶先一步，與本城直接對決。

美樹開著車，冷靜地聽我敘述來龍去脈。提到氰化鉀時，美樹驚詫得猛眨眼，不敢置信地問：「在水壩下毒？」

「沿著蕎麥麵店旁的國道四一一號線，繼續開下去會經過奧多摩湖，那裡有座水壩。這麼想來，箕輪的推測是正確的。」

本城選擇在那間蕎麥麵店碰面，或許是離水壩較近。

「他為何要在水壩倒入氰化鉀？他一下陷害我們，一下企圖炸死箕輪，現在又打算在水壩下毒？突然採取隨機大量殺人的手法，不嫌太偏激？他是不是發瘋了？」

「還是老樣子。」

「老樣子？」

「昨天千葉先生提過，那傢伙誣陷我們，讓我們蒙上不白之冤，其實是要我們絕望。」

「啊……」美樹點點頭，旋轉方向盤、再轉回來。「這次要陷害我們成為下毒的兇手？」

「大概吧。而且，跟菜摘也有關係。」

美樹望著我。車子偏離行進方向，她立刻修正。「跟菜摘有關？」

我告訴她，本城也知道菜摘繪製的《新喀嚓喀嚓山》。

「在那故事裡，狸貓被兔子擺一道，不是企圖在水壩裡下毒嗎？」

「是啊。」

「那男人想依樣畫葫蘆。」

失去愛女的我精神崩潰，最後自暴自棄，企圖按女兒畫的故事在水壩倒入氰化鉀──這就是本城誤導大眾的劇本。

箕輪如此推測。「山野邊，外國有部著名的推理小說，真兇不也是孩童？孩童模仿父親寫的推理小說犯案……」

那部小說我當然讀過。

「目前的狀況恰恰相反，變成雙親依孩童繪製的圖畫故事書犯案。這恐怕也在本城的算計中。」箕輪低喃。「什麼意思？」我問。

「山野邊，你是作家，將名作的內容加以變化運用也不奇怪。」

聽來合理，而且可能性相當高，大多數人想必會相信這套劇情。「煽情又貼近現實」的故事，正是世人的最愛。

不光我們夫婦，那男人想害菜摘也背上罪名。

暫且不管會不會受到法律制裁，假如我們夫婦真的模仿菜摘的故事在水壩裡下毒，不論有沒有成功，世人看待我們一家的眼光都將徹底改變。社會大眾不會再給予同情，反而會大加撻伐與唾棄。

「氰化鉀溶於水嗎？」美樹問。

「推理小說裡，經常出現將氰化鉀加入水中毒殺某人的劇情，其實不容易辦到。雖然少量就能致死，但要溶解所需的量不少，何況氰化鉀會發出強烈異味，馬上會被察覺。」

「倒進水壩裡又會造成怎樣的後果？」美樹憂心忡忡地問：「會不會發出異味？水壩的水那麼多，氰化鉀真的能毒死人嗎？」

「我也不知道。或許那男人根本不在乎這些事。」

「不在乎？」

「只要把在水壩裡下毒的罪嫌安在我們頭上就行，最後會怎樣根本不是重點。即使氰化鉀稀釋後毒不死人，仍得進行精密的自來水檢測，給社會大眾添麻煩。如此一來……」

「社會大眾就會厭惡我們？」

「他想讓我們的人生徹頭徹尾地挫敗，這就是那男人的本性。」

人與人發生爭執的原因，百分之九十是金錢。剩下的百分之十中，憤怒與憎恨佔大多數。然而，那男人從不將斂財、強奪、謀殺、脫罪等簡單易懂的動機放在眼裡，只想著如何羞辱他人，不在乎利益得失。

雨刷規律地撥開雨水，重複單調枯燥的動作。

「話說回來，千葉先生的耳力真好，竟然能聽出糕餅店的宣傳歌。」美樹稍稍加快車速。由導航系統看來，多摩川就在左手邊，與我們前進方向平行。

「只是碰巧。」千葉的態度，像是只管射門卻對得分毫無興趣的王牌前鋒。

「不過，我們能找到箕輪，也因為他被關在那間店附近，算是他運氣好。」美樹點點頭。

「不，跟運氣無關。」

「什麼意思？」

「那男人想把炸死箕輪一事也推到我們頭上。假如那公寓真的爆炸，社會大眾發現一樓糕餅店賣的是與菜摘同名的糕餅，會有何想法？」

「原來如此，大多數人會認為我們遷怒那間糕餅店。」

「相信這套說法的人恐怕不在少數。山野邊遼精神失常，先炸死編輯，又在水壩裡下毒。像這樣一個瘋子，就算因名字相同遷怒糕餅店似乎也不奇怪。」

「豈止不奇怪，根本合情合理。」

「這大概就是那男人設計好的劇情，所以選擇那間糕餅店的樓上。」

「他唯一的誤算……」美樹透過後視鏡，覷著後座的千葉。

沒錯，本城唯一的誤算，就是千葉的聽力。不，是千葉的存在。

只不過，千葉依舊一臉悠哉地問：「差不多該放點音樂來聽聽了吧？」

現在哪是聽音樂的時候，但我懶得多費唇舌，直接打開收音機。喇叭傳出音樂。

「終於等到這一天。」美樹說。導航系統指示在前方路口左轉後度過一座橋。「終於有機會再遇上他。」

「我想死他了，等不及要跟他見面。」我故意開玩笑，緩和緊張氣氛。當然，其實我有些害怕。「不過，總覺得到頭來還是逃不出他的掌控。」

本城在法院宣判後五天內對我們發動數次攻擊。他首先串通記者，在飯店裡準備攝影機等我們上鉤。接著，企圖將殺害轟的罪名推到我頭上。下一步，派出數名雨衣男綁架、教訓我們，然後故意把槍交到我手上，誘使我為了自保開槍。這一計沒成功，他又企圖毒殺佐古。

「我們似乎聽見好幾次『將軍』。」

「從那男人口中？」

「沒錯。那男人一喊『將軍』，我們就四處逃竄。他或許想等我們無處可逃，再給我們最後一擊。」我愈想愈覺得可能性很大。他想以殺傷力最強大的一擊打倒我們，之前的行動都是前置作業。

「我不這麼想。」美樹否定我的推測。

「咦？」

「我們一次又一次逃出陷阱，他才一次又一次設計出新的陰謀。事情發展成這個局面，並非他一開始就預料到。當初我們在飯店遇上他時，聽到我們故意讓他獲判無罪，他的表情有些驚訝。何況，轟先生那次沒爆炸，完全是托千葉先生的福。」

「也對。」我點點頭。

「搞不好我們佔上風。」美樹嘴上說得樂觀，但從緊繃的表情看得出她心裡一點也不樂觀。

忽然，身旁冒出一道影子，我嚇得差點跳起，原來是千葉湊近。開車的美樹也嚇得渾身一顫，導致車頭偏移，輪胎擦撞路肩。幸好美樹立刻拉回車頭，但我寒毛直豎，彷彿體內熱量蒸發殆盡。「怎麼？」

「沒有，我只是聽到收音機說『接下來為您播放一首名曲』。」

此時，導航系統提示「即將抵達目的地附近」。

沿外側護欄望去，左側出現一棟建築物。以豪華程度來看，顯然不是一般民宅。路旁豎著一面長條型招牌，雖然受到樹木枝葉遮掩，但依稀可見「白萩蕎麥麵」幾個大字，上頭公告今日不營業。

美樹打了方向燈。護欄另一頭是寬廣的碎石地停車場，裡頭停著一輛黑色小箱型車。旁邊是架設遮雨棚的休憩處，像是屋外吸煙區，只見一個穿外套的男人朝我們揮手。對方面帶笑容，露出白齒，好似迎接遲到的友人。

就是這男人。

美樹踩下油門，輪胎激起水花，車身猛然向前衝。看到這男人，她再也按耐不住情緒。坐在一旁的我也有同感。

這一年來，我們提醒自己無數次，絕不能感情用事毀壞復仇計劃。可惜，強烈的感情輕易攻佔大腦，強烈的恨意背叛理性。

車子不斷加速，壓在雨水濡濕的碎石上，以驚人的氣勢衝向本城。

我滿腦子只有一個念頭：撞死他！

美樹肯定也是如此。連車子也與我們化為一體，產生將男人撞得粉身碎骨的意志。這不知該稱為願望還是慾望的念頭不斷膨脹，腦袋一陣發熱。

沒撞死本城，並非美樹手下留情或突然恢復理智。

純粹是本城輕巧避開筆直衝向他的車子。他移動到自己的休旅車旁。

我們的車子因碎石打滑而偏離方向，也是原因之一。

車子停下後，美樹緊握方向盤，咬牙切齒地說「對不起」。不知她是為差點撞死本城，還為沒能撞死本城道歉。

我解開安全帶。

「我在車上等。」美樹出聲。「他一定會以帶你們見箕輪為藉口要你們上車。等他的車子開動，我跟在後面。」

看來，美樹比我冷靜得多。

「好，千葉先生，我們下車。」

「原來我也得下車？」千葉面無表情地問。

「我以為你們不來了。」本城拿起智慧型手機，看一眼時間。多半是裝模作樣，他心裡對時間應該是瞭如指掌。

本城理著短髮，表情柔和，但看不出任何情緒。雖然貌似親切，卻感受不到一絲溫度。

「快帶我們找箕輪。」為了不被識破謊言，我故意說得焦躁緊張。每一次鞋子踏在碎石上總滲出一些雨水。

「時間過了。」

我實在無法理解，他怎能若無其事地站在我們面前？為何他能一派輕鬆地跟我們打招呼？就算他沒有反省之心，難道連半點畏懼或愧疚也沒有嗎？為什麼他能一副毫無罪惡感的模樣？

「你在這裡等我們，表示還來得及，不是嗎？」

「我原打算時間一到就走，但擔心你們塞車或迷路，加上是雨天，假如因此無法阻止爆炸，實在可憐。坦白告訴兩位，離爆炸還有

一點時間。」

他在撒謊。他根本不在乎箕輪是否被炸死。他等在這裡，只是要帶我前往水壩。可是，他說得煞有其事，看不出半點虛假。

「走吧，上我的車。」本城指著後方的黑色箱型休旅車。

我目不轉睛地盯著本城。明明早救出箕輪，還是忍不住想相信他，我既痛苦又恐懼。這男人撒謊的語氣太自然，看不出一絲誆騙的意圖，似乎不認為自己在撒謊。

我想起關於因紐特人（註：Inuit，北美原住民之一，分佈於加拿大地區，鄰近北極，為愛斯基摩人的分支。）的典故。幾乎每一本討論精神病態者的書籍都會提及。

某個人類學家從因紐特人口中聽到「昆蘭戈塔」一詞。詢問後，才曉得這是指「毫不羞恥地撒謊、竊盜、與眾多女人發生關係、遭到責罵亦不悔改、經常受到長老處罰的人」。

本城不正是典型的「昆蘭戈塔」嗎?

「請快坐上副駕駛座，還來得及阻止爆炸。」本城氣定神閒，邁步走向箱型車。他按下遙控器，四扇車門發出解鎖聲。

「山野邊，現在怎麼辦? 」身旁的千葉問。

我拿不定主意。想到車上某處藏有準備撒入水壩的氰化鉀，就有種想離得愈遠愈好的衝動。

「山野邊，我想聽剛剛的音樂。」千葉在這節骨眼上還在胡言亂語。我懶得再跟他好好溝通，只想破口大罵。但轉念一想，千葉或許想借此安撫我的情緒，於是我冷冷回答：「等事情了結。」

「快上車吧。」本城跨進車內。這是他的高明之處，不給深思熟慮的時間，大多數人就會傻傻上鉤。

此時，我腦中掠過一個疑問。他怎麼不擔心我在車上攻擊他? 我一心報仇，極可能克制不住，不管三七二十一取出凶器施暴。

難道他認為有箕輪當人質，我就會乖乖聽話?

本城等我坐進副駕駛座，立刻關上他那側的車門，車身一震。

「請關門，我要開車了。」他說。

他發動引擎。我感覺他的計劃不斷向前推進。我踏出一步，他就踏出兩步；我踏出兩步，他就踏出第三步。

「箕輪沒事嗎？」

「現在沒事，我們快出發吧。」本城表情毫無變化。

我不經意瞥向後座。箱型車的座位配置有點類似小型巴士，駕駛座後方共有三排座位，前兩排都是兩張單人座椅，最後一排則是一大張長椅。最後面的長椅上，擱著一個大袋子，以安全帶巧妙綁住，不必擔心掉落。看來是旅行用的行李袋，印著運動品牌的標誌，袋身極大，足可容納一個嬌小的孩童。我暗忖裡頭裝的大概就是氰化鉀。如此大剌剌擱在座位上，我不寒而慄，趕緊憋口氣，腹部繃緊，才沒流露恐懼。

「裡頭只是一些雜物。」本城察覺我的視線後解釋。接著，他忽然想起似地「啊」一聲，雙眉上揚，瞇著眼笑起來。

那若有深意的笑容，明顯帶著嘲弄與輕蔑。

我先一愣，不明白他想到什麼。下一秒，我感覺腦袋裡彷彿有東西無聲無息炸開。

一年前，本城誘使我看菜摘臨死前的影片。在慘絕人寰的影像裡也有一模一樣的袋子。

想到這裡，我察覺袋子邊緣掛著黑色小布偶，連著鏈條，是鑰匙圈。

那是菜摘的鑰匙圈。

那一天，這男人與菜摘並肩走在路上，半開玩笑地互搶鑰匙圈。

怎會出現在此？腦袋變得火燙，完全無法思考。但我猜得到這一定也在本城的計劃中。

現場留下布偶鑰匙圈，更能證明是我模仿菜摘畫的故事在水壩中下毒。眾人會認為，我故意將女兒的遺物連同毒藥扔進水壩。

務必保持冷靜，我不斷告誡自己。為了遏止傾洩的情緒，我努力將心中的栓子栓緊。但不管我栓得再緊，情緒還是從縫隙汩汩流出。光是這些情緒，心中的水位便迅速攀升，轉眼淹沒理性。

「箕輪早就得救。」回過神，我察覺自己丟出這句話。

明明還不到攤牌的時機，我卻無法繼續裝聾作啞。

我想奪走本城的信心，想摧毀他永遠居於優勢、掌握主導權的態度。那串布偶鑰匙圈打破我的冷靜。

「什麼意思？」

「我們在爆炸前就找到箕輪，將他救出來。你不必再說愚蠢的謊言。」

我在「愚蠢」這個字眼上加重語氣。

本城默默凝視我，思忖我說的究竟是真話，抑或虛張聲勢。

「他被關在那棟樓下開糕餅店的公寓。」為了證明我並非信口胡謅，我刻意點出箕輪遭監禁的地點。

本城終於有反應。他的雙眸深處隱隱流露不快。他沒出聲，像在揣測我的意圖。好一會兒，本城才開口：「他有沒有對你說什麼？」

「箕輪嗎？當然有。」

「比如？」

「他很擔心這種情況能不能申請職災補助金。」

本城沒回應，只聳聳肩。

「我知道你接下來的計劃。」我繼續道。

「冷靜點，沒必要這麼激動。」

「你從不會這麼取笑我，是不是有點緊張？」我一副好整以暇的態度。

只見本城的鼻孔微微撐大。接著，我將藏在心中的話狠狠砸在他臉上。

「你想在水壩裡倒入氰化鉀，對吧？」

為了一吐怨氣，我故意說得鏗鏘有力。下一瞬間，我的身體猛然傾倒，支撐在地的單腳滑動。原來是本城用力踩下油門。

我聽見吸飽雨水而變得沉重的碎石在輪胎底下的摩擦聲。本城迅速回轉方向盤倒車，由於力道過猛，副駕駛座的車門大開。

接著，本城踩煞車換檔。

千鈞一髮之際，我從副駕駛座跳出車外。無論如何，得拿到放在後座的那袋毒藥。不，事實上，在我還沒想通前，身體就採取行動。我跳出車外，拉開後座的水平式拉門。下一瞬間，傳來上鎖聲。本城察覺我的企圖，急忙鎖車門，但我搶先一步打開。

我跳進車內，正想跑向放在最後頭的袋子，車子倏然往前衝。

我一隻腳踏在車裡，但失去平衡，又跌出車外摔在石地上。牛仔褲濕一大片。我身上的衣服濕了又乾、乾了又濕，今天不知重複多少次。由於一腳踏進水窪，濺起不少污泥，沾在臉上。

我伸手抹去污泥，忽然傳來車子急速發動的尖銳聲響，緊接著是沉重的轟隆巨響及物體摔落地面的撞擊聲。

抬頭一看，美樹駕駛的車子與本城的箱型車撞個正著。

大概是美樹看見本城開車，心中一急，趕緊發動車子，但起速過猛，整輛車撞上箱型車左側未關的後座車門上。經這麼一撞，車門全毀無法關上，車內一覽無遺。

那男人毫不理會毀損的車門，猛力踩下油門。看他負傷逃走的模樣，我聯想到一頭滿身瘡痍卻極盡兇殘之能事的異形猛獸，朝著西方倉皇奔逃，身影逐漸縮小。

我趕緊奔向駕駛座上的美樹。

車子的保險桿及引擎蓋凹陷，安全氣囊從方向盤內彈出。美樹茫然凝視著白色氣囊。

「車子不動了。」美樹坐在駕駛座上，雙眉因哀傷垂成八字形。在憤怒與焦躁的驅策下，她的右腳不斷上下踩動油門。或許太過煩躁，她想將安全氣囊撥向一旁，卻一直沒成功。「這下該怎麼辦？」

我望向道路彼端，本城的車子不見蹤影，恐怕在前往水壩的路上。

我甚至不曉得該找一輛計程車，還是先胡亂攔下一輛車再打算。

一切都完了。結束了。我頭暈腦脹，天旋地轉。

有液體沾上我的臉頰。原以為天氣再度惡化，雨勢增強。片刻後，我才發現是眼淚。壓抑的淚水終於噴發，跟前兩天在車裡聽見〈雪莉〉一樣，淚水泉湧而出。不同的是，這次流下的是無助與絕望的淚水。

美樹握著方向盤，焦急得不知所措。見我怔怔流淚，她板起臉，咬緊牙根，用力擠出聲：「一定得想辦法阻止。」

她下車踹引擎蓋一腳，大喊：「快動啊！」她接著繞到車後，雙手撐在後行李箱上，推起車子。我趕緊抹去淚水走到她身邊，跟她一起推車。車子微微移動，但地面太過泥濘，難以使力。

「現在認輸還太早。」身旁的美樹推著車子，嚴肅地說：「我們絕不能輸給他，死了可沒臉見菜摘。」

我想應一聲「嗯」，喉嚨卻發不出聲。一定得想辦法阻止。心裡明白，卻不知怎麼辦，只能做最後的掙扎。

「山野邊。」

背後傳來呼喚，我赫然想起剛剛完全忘記千葉。一轉頭，千葉不知何時跑到蕎麥麵店附近，跨上一輛來歷不明的腳踏車。那是一輛平凡的紅色淑女車，前方裝有菜籃，與千葉當初騎到我家的差不多。

千葉抓著車頭，腰桿打得筆直，朝我們騎來，嘴裡咕噥著：「沒辦法，等事情了結才能聽音樂。」

他騎到我面前停下，說道：「上車吧。」

本城的車子早不見蹤影，憑千葉的淑女車絕不可能追上。何況雨勢雖不強，卻下個不停。

只要冷靜想想就知道這舉動多荒唐可笑，但我失去理智。待我跨出腳，臀部碰觸到後座，看到千葉的背影時才終於回神，心知不過是白費力氣。

如果是高速競賽用的特殊自行車，或許有一絲希望。然而，這是輛普通的淑女車，千葉也不是自行車選手。

我剛要說「追不上」時身體忽然仰倒，於是趕緊伸出手揪住千葉。為了維持平衡，我整個身體貼在千葉背上，不知不覺不再流淚。

腳踏車衝了出去。

千葉的背部筆直挺拔，簡直像粗壯的柱子。他的肌肉比想像中結實，身材壯碩。

踏板轉動聲傳來，千葉規律地踩踏。

我彎著膝蓋，將鞋子擱在後輪的框架上。

「一輛腳踏車載兩個人，不太可能追上。」我剛吐出這句話，腳踏車開始加速。千葉的身體左右搖擺，一對膝蓋上下翻飛，猛力踩動踏板。輪胎、踏板及鏈條彷彿沒有重量，簡直像風車在轉動。

忽然，千葉的鞋子因雨水滑開，踩了空。千葉的身體一歪，腳踏車幾乎翻倒。我心跳漏一拍，猶如目睹珍貴的瓷器從架上墜落。但千葉立刻坐正，重新踩起踏板。腳踏車的輪胎在雨天的路面能產生多大摩擦力，頗令人擔憂。我忐忑不安，擔心腳踏車隨時會打滑翻覆。

千葉的臀部沒離開座墊，身體沒劇烈搖晃。他維持相同姿勢，兩條腿上下翻轉。看起來平凡無奇，卻堪稱是驚人的特技。

周圍景色不斷向後流逝，雨絲也變成斜線。

經過凹凸不平的路面時，車身驟然一抖，完全偏向一邊。我嚇得直打哆嗦，彷彿全身的寒毛倒豎。這種感覺有點像乘坐遊樂園的雲霄飛車，差別只在沒安全帶或安全桿。我只能緊抓千葉，貼著他的背部。

千葉迎面承受雨水撞擊，絲毫不以為意，反而再度加速。腳踏車到底能騎多快？原則上，踏板踩得快，車速就會增加。小時候為了贏過朋友，我曾拚命踩腳踏車。可惜馬路上危險多，障礙物多，來來往往的汽車都造成阻礙。

果不其然，車身又因地面高低落差彈跳。我以為這次一定摔車，但千葉右腳往地面一踢，腳踏車衝進汽車專用道，卻沒翻覆。

背後響起喇叭聲。

一輛汽車在我們正後方。

我嚇一跳，差點鬆開雙手。

下一瞬間，一輛白色轎車超越我們，出現在腳踏車前方。從那行徑看來，駕駛相當暴躁。

沒想到千葉踩一會兒踏板便追上那輛車，我目瞪口呆。

汽車與腳踏車並行。

我一轉頭就瞥見白色汽車的車窗。副駕駛座上坐著一個孩童。這條雖是國道，路幅卻不寬，上下行各只有一條車道，並肩前進實在是險象環生。

白色汽車忽然引擎聲大作，加速衝刺，消失在道路遠方。

我心想，恐怕追不上了。水壩應該是建在台地上，何況，不管千葉再怎麼拚命，一旦體力耗盡便不得不放慢速度。目前為止的「瘋狂追趕」，快到難以置信，但不可能保持下去。

出乎意料，腳踏車又加速，我心頭一驚。千葉的踩踏不僅規律，而且快得非比尋常，彷彿汽車引擎的活塞。更不可思議的是，千葉的上半身幾乎沒有多餘的晃動。

白色汽車再次出現在道路前方。此時，我才察覺路面是斜的。國道進入明顯的上坡路段，我感覺身體的重心移向後方。

上坡路還能騎這麼快，根本是違背常理。然而，千葉的姿勢不變，腳部動作也沒太大不同。不，為了抵抗向後拉扯的重力，他的雙腿動得更劇烈快速。

一輛黑色汽車通過對向車道，風壓差點將我震飛，我趕緊抱住千葉。

心慌意亂中，腦海浮現一個疑問。為何他能騎這麼快?

千葉的臀部沒離開座墊，也沒起身踩踏板，速度卻愈來愈快。輪胎不斷將雨滴壓碎、彈飛。

當我們的腳踏車再度與白色汽車並行時，副駕駛座上的孩童開心得拍手叫好。坐在駕駛座的是個女人，似乎是孩童的母親，她瞅我們一眼，臉上肌肉微微抽搐。

「叔叔，你騎得好快！好厲害！」孩童打開車窗，開心大喊。母親出聲斥罵：「快關上窗，雨會飄進來。」

我連張嘴都很難，更別提回應，卻聽見千葉說：「不是我厲害，是腳踏車厲害。」我幾乎不敢相信，在激烈的行進中，千葉竟呼吸如常。更匪夷所思的是，在強大的風壓下，他應該無法開口。我不禁懷疑他根本沒說話，是我聽錯。

小男孩指著千葉笑道：「你的臉都濕了。」接著，小男孩關上窗，白色汽車減慢速度，向左一彎，從我的視野中消失。小男孩不停向千葉揮手，直到完全看不見。

千葉繼續騎腳踏車。

遇上水窪或小坑洞，腳踏車就會劇烈彈跳。

每一次我都提心吊膽，害怕被甩出去。

此時，腳踏車的速度遠遠超出我的想像。

另一方面，我仍抱持不可能追上的態度。畢竟我們在那男人開著箱型車離去好一會兒，才騎車追趕。起步的時間差太多，那男人恐怕離我們相當遙遠。

千葉騎腳踏車的速度確實很快，快得非比尋常。然而，腳踏車畢竟是腳踏車，再快也不可能大幅拉近與汽車的距離。

「山野邊，本城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千葉的話聲傳來。

「應該是在水壩裡下毒吧。」

「即使你不在也沒關係？」

「是啊。」事實上，我不清楚本城的詳細計劃，但我猜測他打算讓車子連同氰化鉀一起衝進水裡，再設法將我捲入其中。例如，利用袋上系的布偶鑰匙圈，把罪名推到我頭上，或在水壩旁守株待兔，等我自動出現。無論他怎麼做，我都必須盡快追上他的箱型車。

腳踏車通過下一個路口時，我心中湧起希望。那是個設有紅綠燈的十字路口，但左右兩旁歪歪斜斜地停著數輛車，顯然是緊急煞車造成的現象。

我暗暗猜想，八成是那男人想闖紅燈，造成橫向車流差點發生衝撞，這些車子才會緊急煞車，堵住道路。

地上殘留弧狀的輪胎痕跡。由此可見，為了閃避堵在路上的車輛，本城的箱型車先停下，倒退一段距離，才拐個大圈子繞過車陣。

倘若他真的停下車子，而我們的腳踏車全力衝刺，雙方的距離應該縮短不少。

「絕不能輸。」我回想起美樹說這句話的語氣，彷彿看見她緊握的拳頭。沒錯，現在認輸還太早。

腳踏車以驚人氣勢爬上坡道。我轉頭望向遠方，滿天儘是烏雲。坡度逐漸平緩，前方出現一處大彎。水壩不知在何處。左側就是多摩川，自上游蜿蜒而下。

「喂，山野邊。」我幾乎沒注意到千葉的呼喚。

「什麼事？」

「那不是本城的車嗎？」

我偏著脖子望去。此時，風壓與雨滴迎面襲來，我忍不住閉上眼。接著，我半開半闔地勉強確認前方。車道蜿蜒盤踞，宛如蛇背上一排瀝青。在遙遠的盡頭，我看見箱型車的車尾。

我們與本城的車子大約相距數百公尺。在這之間，還有一輛藍色迷你箱型車。那車子兼具箱型車的方塊特徵及流線美感，相當氣派。我們一靠近，藍色迷你箱型車就加速，或許駕駛認為遭腳踏車超車是種恥辱。但不知是駕駛一時心急犯錯，還是輪胎因水窪打滑，藍車竟猛然改變車頭角度，車身橫向滑動。

那車子一面翻轉一面緊急煞車，停下時擋在車道上，宛如巨大屏障。我忍不住閉上雙眼，腦海浮現劇烈撞擊的畫面。

但千葉並未減速。

為了閃避藍車，他騎著腳踏車跨越中線，進入對向車道。正面迎來的汽車發出的喇叭聲，氣勢比灑水器的水柱還驚人。對方速度也快，想必跟我一樣嚇得魂飛魄散。

此時，我腦海又浮現撞得粉碎的腳踏車及兩具屍體的畫面，頓時寒毛倒豎，手腳痠軟無力。原來我會死在這裡。默默想著時，我發現自己活得好好的。

千鈞一髮之際，千葉精準調轉車頭，再次加速。腳踏車與汽車擦身而過。轉眼間，可怕的喇叭聲已落在後方。

我緊抓著千葉低語：「還以為死定了。」

「山野邊，你不是不怕死？」

「對，我不怕死。」我甚至無法判斷自己口齒是否清晰。「有點怕，又不太怕。」

我想起父親躺在家中床上的模樣。父親在家療養的期間，我回去探望。他躺在被窩裡，空氣中飄著汗臭及灰塵。他骨瘦如柴，臉上血色盡失，但一看到我還是露出虛弱的笑容。

「藥一吃，疼痛就不會太難熬。缺點是會嗜睡，搞得我大半天都在睡覺，你能遇上我醒著挺幸運的。」父親講得好像他醒著是對我的恩賜。但他目光渙散，露出棉被外的腳踝瘦得像皮包骨，我心中有些徬徨。想到他接下來的人生只剩等死一途，心臟彷彿被繩索緊緊纏住。「臨死前當然是這副德性，沒什麼好奇怪的。你幾時見過身心健康的垂死病患？」從父親的語氣，聽得出他並非逞強或故意講冷笑話。他只是淡淡說出認定「理所當然」的事情，我也坦然接受。

聊一會兒後，我問：「有沒有想做的事？比方想吃的食物、想看的節目，雖然能實現的不多……」

「你也知道，我一輩子自由自在。」父親的語氣異常謙卑，「沒什麼想做的事。唯一的遺憾就是沒善盡父親的責任。」

「沒那……」說到一半，心中湧起對父親不照顧家庭的怒氣，我忍不住改口：「倒也沒錯。」平心而論，這樣的父親總比一輩子任性妄

為，給週遭親友添麻煩的父親好得多。「坦白講，到底怎樣才算盡父親的責任，我也搞不太清楚。」

「最近我常想起一件往事。」父親望著窗戶繼續道。窗外是庭院，但窗簾拉上，看不見外頭景色。「從前我們不是去過遊樂園？」

「小學那一次？」

「當時你……」

「你是指鬼屋那件事？」

「沒錯、沒錯，原來你記得。」父親轉過頭，雙眸中多了些神采。

「我記得，但我以為你早忘了。」

「當時你不敢進鬼屋，嚇得蹲在門口。」

「我哪有蹲在門口。」我才反駁，腦中就出現當時的畫面。朋友一個個進鬼屋，只有我直喊「好可怕」，蹲在門口不敢動。

「我拿你沒辦法，只好先進去。」

當時父親說：「好吧，我先進去幫你探路，看看到底可不可怕。」

「怎麼忽然提這個？」我問。

「就跟那時候一樣。」父親一臉溫柔。

「一樣？跟什麼一樣？」

「一點也不可怕，你根本沒必要害怕。」

「咦？」

「所以……」

「所以？」

「我先去幫你探探路。」

我心中納悶，不明白父親想表達的意思，但他沒多做解釋。

那天后，父親多活了半個月左右。我回家探望他，常遇上他在睡覺，不過清醒的時候也不少。他要出聲一天比一天困難，我向他搭話，他有時回答，有時只是點點頭。

我與他最後一次交談，是他過世的前兩天。那日天氣不錯，陽光自窗外灑落，照得房間異常明亮。「我幫你把窗簾拉上。」我邊說邊站起，卻聽父親低喃：「不用怕。」

我轉頭望著他，不確定他是否認得我是誰，甚至不敢肯定他是醒著還是在做夢。「那不是可怕的地方。」他接著道。當時他的語氣彷彿自己不是躺在房間，而是站在某個夢幻的舞台上，對另一名演員喊話。

「啊，嗯。」

「沒錯，一點也不可怕。別擔心，我先去幫你探路。」

「嗯。」我不知該說些什麼，只好繼續含糊應對，最後補上一句：「那我就放心了。」

「那天早上我醒來，他已沒有呼吸。」母親如此描述父親逝世的狀況。她的臉上帶著淚痕，但情緒相當平靜。我趕回家中，望著那停止呼吸，不能稱為「物體」也不能稱為「生物」的父親遺體，忽然萬分惆悵。回顧他在家裡的平凡日子，及他逐漸變得虛弱的神態，我忍不住告訴母親：「不知為何，有種不再害怕死亡的感覺。」

「他嗎？」

「不，是我。」

「你不是最膽小？」

「雖然膽小，但我似乎想通了。死亡終究會來臨，但沒什麼特別，只是自然現象，一點也不可怕。」

「唉，你爸真了不起。」母親嘆口氣，流露無奈與欽佩。

「咦？」

「父母總希望兒女平安長大。」母親身材嬌小，說這句話時卻挺直腰桿，俯視著我。或許我在她眼中又變回孩子。「兒女活得順遂，一輩子不要遇上困難或可怕的事情，是所有父母的心願。就算孩子成為知名作家，這一點也不會改變。」

的確，在父親眼中，我只是他的孩子，不是作家。「不過，要一輩子活得平安並不容易。」

「是啊，所謂的人生，就是要嘗遍各種困境與恐懼的滋味。但其中最可怕的，莫過於死亡。」

「最可怕？」

「沒錯，死亡最可怕，偏偏每個人都得經歷一遍。你想想，這不可怕嗎？」

任何人都會死，這是絕對無法逃避的「規則」。不管是誰，不管是哪個孩子，都有迎接死亡的一天。不管度過怎樣的人生，不管成功或失敗，這個「最可怕的事情」都將降臨到自己身上。

「你爸盡力了。」

「盡力？盡什麼力？」

「盡力讓你明白死亡終究降臨，但絕不可怕。」

我感覺快被甩出去，趕緊坐正。「我從那天后不再害怕死亡。不，其實我還是害怕，可是……」我每說一句話，氣息就噴在千葉的西裝外套上。

「可是？」

「我不想辜負他們的教誨。」

給予我教誨的人，並非只有父親，後來母親也靜靜離開，非常自然地從世上消失。實際上，母親的死帶給我的意義甚至大過父親。母親在父親病逝後過得安詳恬適，努力「摘取」每一天，走得相當平淡。

「哦？」

「沒錯，千葉先生，直到現在，有時我依然會想，父親與母親只是早一步到另一個世界探路。」

「另一個世界？」

當他們回來，一定會告訴我：「果然一點也不可怕。」

「所以，我猜根本沒什麼好怕。」

「哦？」千葉應一聲。半晌，他忽然嚴肅地喊：「喂，山野邊。」

「幹嘛？」

「我們快追上了。」

黑色箱型車離我們剩十公尺，雨勢減弱不少。

我看見箱型車的後車窗。

隔著濡濕的後車窗，我甚至窺見駕駛座的椅背及開車的本城腦袋。不知他此刻是什麼表情。

兩個男人騎腳踏車從後頭追趕，就算是本城也會大吃一驚吧。我光想到這點就愉快。

腳踏車浮上空中。終於結束上坡，路面變得平坦，腳踏車因角度改變微微彈起。前後輪完全離開地面，接著重回地面，濺起不少水花。我感覺腳底一滑，兩腳登時懸空，趕緊重新將鞋子抵在橫框上。

「千葉先生，請騎到箱型車側邊，車門損壞，我可以嘗試跳進車裡。啊，對了，建議你上半身前傾，或許會騎得更快。」

我暗忖，這麼做應該能減少一點空氣阻力。

真不知該不該說是個性耿直，千葉竟然立刻彎下腰，下巴幾乎貼在車頭。一瞬間，視野豁然開朗，但雨滴一顆顆墜擊，我差點跌下車，連忙用力倒向另一側，重新趴回千葉背上。

此時，腳踏車鑽入箱型車與路肩的縫隙。

終於追上了。

箱型車的後車門敞開，車內一覽無遺，彷彿部分區塊化為半透明的模型。我望向車內，旅行袋好端端地放在後座。

「得把那袋子弄到手。」為了躲避強大的風壓，我只能貼著千葉的背說話，借由震動傳遞聲音。

「沒錯，快跳上去，把那玩意弄下來。」千葉粗魯地大聲附和，聽得出他只是想早早結束這檔麻煩事。不管毒藥、水壩，還是我們與那男人的恩怨，在千葉心中都是不足掛齒的瑣事。

我轉向右側，看著駕駛座。

那男人也看著我們。這是我第一次見他露出如此嚴肅的神情。道路彎彎曲曲，加上雨刷不時阻擋視線，他須隨時盯緊前方道路的狀況，又須在百忙中抽空觀察我們的動靜。

我弓起雙腿彎下腰，往下方一瞧，路面像失控的帶狀輸送機，不斷向後飛逝，不時夾帶水花。

能不能掌握跳進車內的時機、能不能順利跳進車內，我對此毫無信心。

「放心跳吧。」千葉說。這時，黑色箱型車突然擠過來衝撞我們。腳踏車要是遭汽車狠狠撞上，肯定驚險萬分。我嚇得頭皮發麻，

一心以為完蛋了。趁腦袋因恐懼停止思考的瞬間，我從腳踏車後座跳開。

「今天的你不會有事。」後頭傳來千葉的鼓勵。

不曉得他憑什麼這麼保證，但就在我精神一振時，腦袋狠狠撞上後車門的鏈結部邊角，眼前直冒金星。

不幸中的大幸是我摔進車內，並未跌出車外。

腦袋十分疼痛，好一會兒動彈不得，不過我深知此刻分秒必爭，於是抬起頭。

駕駛座上的本城回頭覷我一眼，依舊看不出半點情緒，但粗魯轉動脖子的動作多少洩漏他心中的狼狽。

「你好。」我打聲招呼。這有點蠢，卻能造成對手心理上的壓力。

「這怎麼可能……」本城有些焦急。

因紐特人口中的「昆蘭戈塔」一詞，再度閃過我的腦海。

「昆蘭戈塔」就是破懷團體秩序的人，或遭長老責罰卻不知悔改的人。

「你們怎麼與這樣的人相處？」學者曾如此提問。因紐特人回答：

「趁沒人看見時，將他推入冰河深淵。」

只要出現一個精神病態者，集團的秩序就會被打亂。解決之道就是將他推落冰河，簡單明快，卻也駭人聽聞。

我不敢說這是正確的。但一個精神病態者，就能讓對立狀態由二十四對一，變成十對十五，甚至變成五對二十。因紐特人這種做法，或許是維持和平的一種智慧結晶。

我又想起另一段話，來自渡邊老師的書中，主旨在探討：「寬容的人為了保護自己，是否該對不寬容的人採取不寬容的態度？」

渡邊老師的結論是否定的。寬容的人，不該為了不寬容的人變得不寬容。

不過，那並非正義必勝、人性本善之類太過理想化的高調。渡邊老師的理由更悲觀、更實際。他說，「寬容」或許會因「不寬容」失去寶貴生命。畢竟「寬容」的武器只有「說服」及「自我反省」。但是，「寬容」擁有逐漸削弱「不寬容」的力量。「不寬容」最後就算沒滅亡，也會漸漸變得虛弱。渡邊老師這番話像是在闡述道理，又像單純的祈禱。

我不討厭這種不知算樂觀或悲觀的理想，至少渡邊老師不以高姿態強迫他人接受。事實上，我認為渡邊老師這番道理是正確的。

但這一刻，我明白自己做不到。

「人類與猛獸最大的不同，在於人類可能被說服。」

渡邊老師也說過這麼一句話。

然而，我眼前有一個不可能被說服，不懂自我反省的男人。

面對這個男人，「寬容」派不上用場。

此外，還有一個重點。

如今我與美樹面對的問題，不是「人類」怎麼做，是「山野邊家」怎麼做。這是一個只屬於我、美樹及菜摘的問題。我們怎麼做，由我們決定。

道路右側出現一棟建築物，看起來像水壩的管理處。左側是一大片遼闊的湖泊。

湖泊彷彿在吸引我，我忍不住向外眺望。由於沒有車門，宛如汪洋大海般的寬廣湖泊近在眼前。

一座巨大的湖靜靜佇立前方，任憑雨滴灑出點點斑紋，看上去就像一面映照出天空的鏡子。

這座湖彷彿擁有無窮無盡的包容力，足以吸納所有聲音、慾望，及情感。我看到的是一個沉默而威嚴肅穆的生命。頓時，我察覺自己多麼卑微、齷齪。

湖的另一頭，山巒連綿。白茫茫一片，朦朦朧朧，不知是雨還是霧氣。

隨著車子的移動，巨大湖泊逐漸改變角度，山巒的方向隨之變化。道路左側出現停車場，旋即消失在道路後方。我痴痴望著眼前的景色，久久不能自己。

道路環繞在湖的周圍。我抓住旅行袋，本城立刻察覺。他此時的選擇不多，一是停車另作打算，二是讓我跟著車子摔進湖內。

我無法判斷跳下疾馳的車子多危險。除了受傷，我還擔心袋內的瓶子破裂，造成氰化鉀外流。

瞬間，我的腦海浮現一句話：「人類從出生就須互助合作。」沒錯，人類在成年之前，光靠自己的力量活不下去。

如今我能出現在這個地方，可說是美樹、菜摘、美樹的雙親及祖父母、我的母親等所有親人互助合作的成果。

我在眾人的幫助下來到此地，沒必要太害怕。

於是，我自後座探出車外。護欄另一側是一大片草皮。

就在我算準時機，準備跳出去之際，車外傳來聲響。

抬頭一看，騎腳踏車追趕的千葉出現不尋常的變化。他的姿勢沒有任何改變，腳踏車卻開始抖動，不停上下左右搖擺。若不是爆胎，就是某個零件脫落。路面因下雨積水，腳踏車隨時可能翻覆。

看來，那輛腳踏車再也無法負荷。

本城忽然左轉方向盤。絕不是要靠邊停車，而是要衝撞千葉。

為了阻撓本城，我沒細想就抓住系在旅行袋上的布偶，用力一拉，扯斷鏈條。接著，我把布偶擲向本城。

本城頭一偏，躲過布偶。他噗哧一笑，諷刺道：「這可是菜摘的遺物。」

聽到這句話，我怒火直冒，頓時失去理智，撲向駕駛座。

此時，本城發出驚呼。我第一次聽他發出這樣的叫聲。

定睛一瞧，本城焦急地晃動雙腳。

我上前觀察，發現布偶卡在煞車踏板底下，本城無法踩動煞車。

「你現在知道菜摘的厲害了。」

本城透過後視鏡瞪我一眼。

「對了，我一直想問你。」我不給本城喘息的機會。「你是誰？」

本城似乎想轉頭看我，卻沒這麼做。

「你叫什麼名字？」我追問。

隔著後視鏡，我似乎在本城的雙眸中窺見動搖的情感。

緊接著我閉上眼，往地板一蹬，帶著旅行袋跳車。我越過護欄，兩手在地上一撐，任憑身體在草地上翻滾。我分不清天南地北，濕潤的草葉不斷拂過全身。

我感到強烈的震動，然後聽見撞擊聲。我知道本城的車子撞上護欄。

我倒在草地上，睜開雙眼，望向湖面。

驀地，一片鴉雀無聲，眼前的景象彷彿以慢動作播放。

黑色箱型車即將落入湖中。腳踏車或許是遭撞擊的關係，竟跟著摔下去。

千葉從座墊上彈起，畫出一道拋物線，往水面落下。那簡直像一枚小型火箭，實在不像是人力辦得到的事。但湖面激起的水花，又充滿真實感。

我說不出半個字，掙紮著起身。

湖面裂開一個大孔，吞噬汽車、腳踏車及千葉後再度回歸平靜，好似什麼事也沒發生。我拖著傷腿緩緩前進，走到車子撞斷的護欄旁，湖面已無聲無息，只剩無數雨滴彈跳的痕跡。

湖面就像冷酷的哲學家，試圖開導我：「放棄吧。」

一切都結束了。

我淡淡想著，心中沒特別的感觸。

愣愣望著靜寂的湖面。

片刻，我默默想著「沒什麼好怕的」，以心中的一雙手溫柔包覆從心靈深處萌生的念頭。起初像是微弱的火苗，後來逐漸膨脹，最後轉化為語言。

我察覺湖水隱隱顫動，像布一樣出現波紋。

回來吧。

我的心情化成言語。

快回來吧。我再次深深祈禱，快回來吧。

湖面濺起水花，出現不起眼的裂痕。

水花中，冒出千葉的惱袋。

「啊啊……」我發出驚嘆。

千葉左右張望，以奇妙的姿勢游向岸邊。他的頭髮濕透，衣褲吸飽水，此外表情一如往常，連呼吸速度都沒變。

千葉朝排列著一顆顆浮標的方向游一會兒便抵達岸邊，接著爬上階梯到水壩外側。

千葉一副理所當然的姿態走回來，像是剛離開泳池的游泳選手。

我步向千葉，肩膀疼痛不已，但關節還能動。頭頂傳來陣陣抽痛，伸手一摸才發現腫了大包。回想起來，跳向箱型車時確實撞了一下。

「山野邊，原來你在這裡。不要緊吧？」千葉問。水滴不斷從他頭上滑落，濡濕地面。他抹抹臉，將頭髮往後撥，頓時水花飛濺。

「千葉先生，我才想問你要不要緊。」其實，我心中有著無數疑惑，卻不知從何問起。何況，我根本無法保持冷靜，只能天真地為自湖心生還的千葉欣慰不已。「沒想到你竟然能平安回來。」

「事實上……我什麼也沒做。」千葉有些無奈，彷彿我剛剛說的只是瑣事。他的認真與嚴肅中帶著三分不耐煩。

「沒那回事，你做得真是太好了。」

「那叫什麼來著……變輕多少只看我的體積，而不是重量……」

千葉嘴裡嘀嘀咕咕，又講起牛頭不對馬嘴的話。我皺眉略一思索，很快猜到答案：「你指的是浮力？」

「啊，對。我什麼也沒做，是浮力盡了職責。」

我強忍笑意，只想趕快把這段插曲告訴妻子。不知為何，身體輕飄飄的，像是終於卸下一直綁在身上的重石。

「對了，哪裡有收音機？」千葉問。

第七天

天一亮，山野邊就起床了。我一整晚都待在窗邊用智慧型手機聽音樂，但一見到他，我立刻揉揉眼睛，裝出睡眼惺忪的樣子。

要是他知道我一夜未眠，又會把我當成怪人。

如今我們住在一間小旅館內，位於奧多摩湖往東京方向移動一小段路程的青梅街道旁。事實上，我搞不清楚這裡該稱為飯店、旅館還是民宿，只知道這是一棟矮小的建築物，有兩間相連的和式房間，還算寬敞舒適。

這是箕輪為我們安排的住處。

昨天歷經水壩事件後，我與山野邊沿著原路折返，但「那個」愈來愈強。所謂的「那個」，自然是指一天到晚纏著我，只能以陰魂不散形容的雨。當時忽然轉為滂沱大雨，彷彿天上的烏雲將吸飽的水分全擠出來，瞬間把我們淋成落湯雞。「湖內湖外倒也沒什麼分別。」我這麼對山野邊說，他笑了起來。

不久，美樹趕來與我們會合。

迎面駛來的車子有點眼熟，仔細一瞧，開車的正是美樹。從方向盤彈出的那個防止意外的白汽球，她似乎以剪刀之類的工具處理掉。然後，她在車身上亂踢一陣，一轉鑰匙，引擎竟然發動。我無法判斷她的話是真是假，不過山野邊很開心，直說終於不用再淋雨。

此時，箕輪打來關心：「事情處理得順利嗎？」

山野邊坐在副駕駛座上，將我們在蕎麥麵店遇到本城後的遭遇原原本本敘述一遍。開車的美樹聽山野邊說出「那男人摔進湖裡淹死」時，似乎相當驚訝，差點沒跳起。她直到這時才曉得本城的下場。

我原本想反駁「是生是死還是未知數」，最後沒開口。

山野邊一臉倦意地說完，告訴箕輪：「如你所料，那男人的車裡確實有個塞滿瓶子的旅行袋，裡頭裝的恐怕就是氰化鉀。」

「山野邊，你現在有何打算？」

「一切都結束了，還能有什麼打算？我想上警察局說明一切，一定很多人在找我們。」

沒錯，自從佐古家事件後，不僅警方，連新聞媒體都在搜尋山野邊夫婦的下落。

「我認為你應該先休息一陣子，不必急於一時。」

「咦？」

「山野邊，你們並沒有犯罪，不必急著露臉。不如由我代為說明。」

「向誰？」

「向世人。你們今天好好休息吧。那附近有間口風很緊的旅館，我不久前為了採訪工作才住過一次。」

「可是……這樣不會招來非議嗎？」山野邊不安地問。

「招來誰的非議？」電話另一頭的箕輪笑著問。

「呃……世人。」山野邊說到這裡，不禁笑出來，似乎認為眼下還在意世人目光有些愚蠢。

「沒什麼好擔心的。山野邊，你們做的事情，只是救了我的性命，還有阻止本城在水壩裡下毒。」

「也對……啊，不過……」

「難道你們做過犯法的事？」

「偷過一輛腳踏車。」山野邊故意轉向另一邊，不想讓我聽見。

箕輪愣愣應一句「喔」。我不明白他為何出現這種反應，也無法分辨這種反應是鬆口氣還是提高戒心。「總之，腳踏車的事情要好好道歉。不過，既然是要阻止壞人在水裡下毒，也算情有可原。」

「啊！」山野邊忽然驚呼，而後望向我。那表情簡直像害怕遭父母責罵的孩子。

「怎麼？」我問。

「千葉先生，我忘記取回那個袋子。」

「本城那個袋子嗎？」我轉向後方的玻璃，但雨勢太大，什麼也看不見。「要回去拿嗎？」

「山野邊，這件事也交給我處理吧。」箕輪斬釘截鐵地說。「與其由你們拿著到處走，不如放在現場等警察處理，反而安全。」

「這樣妥當嗎？」

「山野邊，雨下得這麼大，今天不可能進行搜索或調查，你不必心急。」

箕輪相當鎮定。他雖然遭到本城監禁，嘗到生死交關的恐懼，卻很努力善後。

然而，山野邊放心不下，認為應該趕緊到警察局說明案情。「箕輪，我不是不讓你採訪。」他對箕輪聲明。

我看著前方的擋風玻璃。雨刷急速翻轉，不停抹除玻璃上的雨滴。

「你要是去警局，接下來可有得忙。雖然你受到冤枉，但媒體不會輕易放過你。所以，你聽我的話……」

「先休息一陣子？這麼做好像在逃避問題，我覺得壓力很大。」

山野邊說完，車子前進不到一百公尺，他忽然改口：「算了，我休息一天吧。」理由很簡單，他發現開車的美樹不太對勁。伸手往美樹的額頭一摸，他驚呼：「好燙！」

美樹也察覺身體出問題，卻只是淡淡說道：「八成是太累。」

於是，山野邊決定接受箕輪的提議，到旅館住一晚。「箕輪，接下來的事情麻煩你。」

「沒問題，我會在一天之內漂白世人對你們的印象，讓你知道我的能耐。」

「為什麼？」

「什麼為什麼？」

「要是你這麼有能耐，為什麼不在當我的責編時發揮一下？」

聽山野邊這麼說，箕輪呵呵笑。

我們很快找到旅館。約莫是箕輪事先聯絡過，老闆二話不說就答應讓我們入住。看到櫃檯上歪歪斜斜地擱著一台隨身聽，我忍不住問：「這是誰的？」老闆回答：「那是很久以前客人忘記帶走的東西。」於是，我向老闆商借，老闆爽快答應。那一刻起，這間旅館成為我眼中第一流的住宿設施。

「我打算找箕輪商量，等美樹病情好轉，就去警局。」剛起床的山野邊不等我發問，就主動談起今天的計劃。「如今新聞媒體不知怎麼看待我們夫婦。搞不好箕輪說服失敗，我們都會被當成罪魁禍首。」

「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千葉先生，怎麼講得好像沒你的事一樣。」山野邊的表情十分開朗。過去這一星期來，他從未如此輕鬆自在。

我不禁暗想，若告訴他「本城仍活著」，不曉得他有何反應？這不是謊言。事實上，本城的確還沒死。

昨天，我隨腳踏車一起墜入湖中，看見本城拚命想從車裡掙脫。由於後座的門大開，湖水立刻灌入車內，浮力根本派不上用場，整輛車轉眼沉沒。本城不斷掙扎，想逃出車外。

大部分人類遇上存活希望渺茫的災難時，都會認為再掙扎也是死路一條。我不禁對本城強韌的求生意志及克服萬難的判斷力有些佩服。

然而，就在本城從後座之間探出上半身時，車子劇烈搖晃，重量加快下沉速度。本城臉色大變。

本城不斷被車身往下拉。他幾乎吐出所有憋住的空氣，身體在水裡翻半圈，變成俯視湖底的姿勢。此時，某樣東西從本城的腰際漂出，是塊透明的碎片。仔細一瞧，原來是塊碎玻璃。想必是車子撞斷護欄時，某扇窗戶破裂。那塊碎片相當大，在本城的腰部割出一道極深的傷口。

本城不斷下沉。速度之快，我不禁懷疑湖底有一隻手，或一根藤蔓，不停將本城往下拖。

隨後我回到湖面。本城是死是活，我並未親眼證實。

然而，數小時前，我得知本城活著。因為香川來到旅館的窗外。我的房間位於一樓，聽見傳來輕敲玻璃的聲響，打開隔板一瞧，香川站在雨中。山野邊夫婦早已熟睡，而我原本正在聽音樂。於是，我輕輕拉開窗戶，香川無聲無息鑽進來。「千葉，你說得沒錯。忽然改變規則，往往會出問題。」香川聳聳肩。

「你指的是回饋大方送活動？」

「本城多了二十年壽命，卻卡在湖底動彈不得。」

「他後來怎樣？」我先說明目擊本城想逃出車外，卻隨車子沉入湖底。

「就維持那個狀態。」

「維持那個狀態？」

「湖底有條生鏽的鎖鏈，不知是垃圾還是水壩的配備，緊緊纏住本城。此外，他的腰遭玻璃碎片切斷將近一半。還有，他的車子和你的腳踏車相撞墜入湖裡時，手因撞擊力道太猛骨折。所以完全動彈不得，只能維持那個狀態。」

「這樣還沒死掉？」

「二十年內死不了，這是規定好的事情。」

「難道不會痛？」

「大概會吧。」

「大概會？」我聽香川說得理所當然，忍不住反問：「他成為不死之身，還是會痛？」

「條文裡只寫二十年內保證存活，沒寫不會受傷或不會感到疼痛。」

「哪來的條文？」

「回饋大方送的活動細則。」香川答道，但多半是在開玩笑。「總之，這活動好像失去原本的意義。」

「所以我打從一開始就反對這種做法。」

「活動會中止吧。高層大概會主動宣佈『回饋大方送活動停止』。真受不了這些傢伙，擅自修改規則，又擅自恢復原狀。就像製作交通標誌又拆掉重做，而且沒事先告知。一查之下，才知道標誌的位置根本是錯的。」

「要是人類搜索湖底，發現本城那副德性，恐怕有點不妙吧？」我有些疑慮。有人在遭受致命傷且無法呼吸的情況下存活，一定會引起軒然大波。「不過，就算鬧得再大，也與我無關。」

「本城不會被找到。」

「你憑什麼這麼斷定？」

「鱷魚不也沒被找到嗎？」

「鱷魚？」我愣一下，不明白跟鱷魚有何關係。

「不久前有條鱷魚從飼主身邊逃走。」

「這我好像聽過。那條鱷魚逃進湖裡？」

「這是同事告訴我的傳聞。既然鱷魚沒被找到，本城應該也不會被找到。何況，上層知道不能讓人類發現本城，一定會將他藏在隱密的地方。」

「上層做得到這種事？」

「事關他們的威嚴，有什麼是他們做不出來的？」香川笑道。

「跟人類沒兩樣。」我嘆口氣。

「對了，千葉。既然湖裡有鱷魚……」

「怎麼？」

「會不會一直被咬？」

「你說本城嗎？」

「你曉得野生鱷魚的壽命有多長嗎？」

「從來沒思考過這個問題。」

「據說是二十到三十年。聽聽，這是不是很巧？」

我不知道香川的「很巧」是什麼意思，但我試著想像本城的肉體遭巨大爬蟲類啃食的景象。

「花二十年被慢慢吃掉，聽起來就毛骨悚然。」

「鱷魚吃東西應該不會這麼斯文。」

「怎麼咬都不會死，本城一定想不到吧。」

「想不到？」

「想不到日子這麼難熬。」

我對這話題毫無興趣，淡淡回答：「這我就不清楚了。」

此時，香川看見我身旁的隨身聽，伸手想搶奪，被我一把撥開。

「對了，千葉。你還是會呈報『認可』嗎？」香川臨走前問道。

我不假思索地點頭，「沒錯。」

「這麼說來，山野邊明天就會死？」

「大概吧，反正幾時死都一樣。」

「喔。」香川應一聲，我聽不出那是尊重，還是揶揄的語氣。

「千葉先生。」山野邊喊道。他背後有道白色紙拉門，整個人宛如泛著白光。

「今天也是雨天。」不用看也知道。我不清楚雨勢是否轉弱，但從聲響判斷，至少比昨晚小了些。

「我想談的不是天氣。」

「不然你想談什麼？」

「我想跟你道謝。昨天若不是你，我無法阻止本城的詭計。」

「不是昨天，而是整個星期。」另一頭傳來話聲，我轉頭一瞧，發現美樹也在。她的氣色好很多，看來睡一覺後，高燒已退。「這一星期，千葉先生幫我們太多忙。」

「沒錯。」山野邊撫摸嘴巴周圍，瞇起眼笑著說：「而且帶來不少樂趣。」

「發生那麼多要命的事情，你還覺得有趣？」美樹取笑道。

「正因太過要命，腦袋無法好好判斷。總覺得多虧千葉先生，我這幾天過得很快樂。」

「千葉先生，你呢？這幾天快樂嗎？」美樹望著我。

這星期隨著他們一起行動，只是我的工作。問我快不快樂，實在有些困擾。「我也說不上來。」我給了個模棱兩可的答案。

「對了，千葉先生。你昨天騎腳踏車真厲害，我沒想到你追得上。」美樹讚歎。

「很厲害嗎？那不過是輛普通的腳踏車。」

「普通的腳踏車怎能騎得那麼快？我到現在仍不敢相信。」山野邊搖搖頭。

「別信不就得了？」

「就是你這種說話方式，更讓我摸不著頭緒。」

回想起來，我昨天只是碰巧看見旁邊有輛腳踏車。載著山野邊追趕本城，只是想盡快了結事情，好回來聽收音機。「雖然確實有些麻煩……」

我正想接「不過工作就是這麼回事」，美樹卻指著我，轉頭看著山野邊，驚呼道：「這不是帕斯卡的名言嗎？」

我跟著回想，前幾天山野邊確實提過類似的名言。那句話怎麼說？

轉頭一看，山野邊對著我眉開眼笑。

「你在笑什麼？」我問。

「千葉先生，你為我們做了麻煩事，我們心滿意足。」山野邊輕輕點頭。

美樹跟著瞇起雙眼，點點頭。

Epilogue

站起來了。雖然沒從駕駛座回頭看，我仍曉得身後的山野邊站起身，算是職業病吧。這三年來，我每天生活在孩童的話聲及輕微的喧嘩聲中，變得對聲音及他人舉動相當敏感。

我將巴士停在公寓附近，打開側面的車門，看見一排站在人行道上的幼稚園孩童。

這是每天早上的例行公事，但每次的狀況都不盡相同。天氣不一樣，道路壅塞程度不一樣，連乘坐的孩童人數也會因感冒是否流行而增減。當然，每個孩童的表情也不一樣。

三年前，經由伯父的介紹，我接下幼稚園巴士司機的工作。當時我年近三十，辭掉前一份工作，處於失業。伯父問我願不願意當司機，我根本無法拒絕。原本我有些鄙視這份工作，認為開車載幼稚園小鬼實在窩囊。不過，現在我心裡多了些責任感，對園童也漸漸有了感情。

「牧田老師早。」園童向我打招呼，靦腆回一句「我不是老師」，有種飄飄然的感覺。

「早安！」大班的義信開朗地呼喊，爬上階梯，走進車內。這孩子讀小班時是個愛哭鬼，如今已像個小大人。

「來，直哉，上去吧。」車門外傳來精神奕奕的話聲。

我透過後視鏡觀察車門，看見人行道上有個孩童說什麼也不肯放開母親。那是最近剛搬來附近的小班園童，他緊緊抱住嬌小的母親。

母親努力想拉開孩子，表情充滿無奈。沒辦法迅速送孩子上車令她難堪，但勉強孩子做不想做的事又感到心痛。這三年來，我見過無數次類似的場面。

我常想，自己小時候是否也是這樣?

「上來吧，直哉。」山野邊張開雙臂。

山野邊年約五十五，做這份工作超過十年，比現任園長資深。平常負責打掃園區，還要為各種活動做事前準備，一手包辦大小雜事。她為人處世向來低調，卻很得家長信賴，更深受園童喜愛。哭鬧不休的孩童給山野邊一哄一抱，馬上變得乖巧聽話，像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

「牧田，我們出發吧。」背後傳來山野邊的話聲。

轉頭一看，直哉坐在座位上，不安地向窗外的母親揮手道別。我甚至不曉得他何時安靜下來。

「山野邊女士，你是不是會散發什麼東西?」我在幼稚園停車場停好巴士，下車後和山野邊攀談。我一邊問，一邊忙著調整掛在制服口袋上的名牌。

「散發什麼東西?」山野邊錯愕地反問。

「像是讓孩童感到安心的費洛蒙之類的。不然孩童怎麼遇上你就不哭?」

「哎，大概看我是沒什麼危險性的歐巴桑，才卸下心防吧。牧田，我不像你，長得有點凶。」

「別小看我，我可是擁有粉絲團。」我苦笑著，與山野邊並肩走向幼稚園的園舍。

「粉絲團?孩子們組的嗎?」

「沒錯，目前的成員是兩個大班女生。」我擔心遭誤會有戀童癖，趕緊補一句：「山野邊女士，你也可以加入。」

「哎喲……」山野邊瞇起雙眼，笑道：「我一加入，可能會大幅提高粉絲團的平均年齡。」

據說山野邊的丈夫是個作家，如今已不在人世。此外，山野邊還曾失去一個女兒。這都是兩年前從畢業園童的母親口中聽到的傳聞。「當時鬧得沸沸揚揚的。」那母親說。

回想起來，我確實對作家山野邊遼女兒遭殺害一案有所耳聞。新聞上還報導，那個兇手在水壩鬧出一些事情。但那就跟非洲人糧食不足或歐洲人食物中毒一樣，離我實在太過遙遠，一點也不覺得是發生在身邊的事情，沒多久便忘得一乾二淨。

「山野邊女士真的很了不起。」那個母親愛嚼舌根，接著聊起一大串不知真假的八卦，簡直像不把電影劇情從頭到尾說完不肯罷休。「牧田，你真應該接納她，跟她結婚才對。」那母親以如此荒唐的結論收尾。聽到「接納她」這句話，我差點沒笑出來。

山野邊風韻猶存，一點也不像超過五十歲，但她的年紀足以當我的母親，何況我有個交往四年的女友。除了「這可能有點困難」之外，我實在想不出更好的回答。山野邊本人似乎也沒有再婚的打算，我猜她甚至沒想過一個人生活有什麼不對。

山野邊的丈夫死於車禍。一個孩童騎腳踏車在斑馬線上摔倒，他撲上去救人卻送了命。剛聽到這則傳聞，我不由得嘖嘖稱奇，感嘆：「沒想到真有這種事。」

「真有這種事？什麼意思？」

「聽起來像是電影或連續劇的橋段。」

「是啊，但真的在現實生活裡發生。」

山野邊平常並未表現得格外開朗，亦不曾露出陰鬱神情，只是和其他人一樣盡本分。她對孩童不特別關愛，也不刻意拉近距離。例如在巴士裡，孩童經常拋出一些天馬行空的話，這邊嚷嚷「山野邊老師聽我講」，那邊喊一句「我昨天遇到有趣的事」，山野邊往往笑嘻嘻地回答：「我聽不太懂，不要急，好好說清楚吧。」語氣中帶點好奇心，又帶點不耐煩。或許是這種自然的態度，孩童相處起來沒壓力吧。

唯有那麼一次，我目睹山野邊流下眼淚。當天是畢業典禮，一群母親組成合唱團，在台上表演。四名盛裝打扮的母親以輕快高亢的歌聲演唱〈雪莉〉，實在有些滑稽。但她們歌喉不錯，不止是孩童，連大人也讚不絕口。看到她們扯起嗓子高歌「Sherry Baby……」時，我忍不住笑出來，不經意回頭，竟發現山野邊臉上掛著兩行淚水。她帶著笑意，擠出不少皺紋，雙眸卻泛著淚光，我一時有些不知所措。

我與山野邊並肩踏進職員休息室，副園長忽然走近。這個人長得虎背熊腰，理著平頭，看起來威風八面。他告訴我：「牧田，門口掉了一個塑膠袋，你去撿起來。」

「塑膠袋？」

「要是孩童套在頭上玩，可能會出意外。」

我不認為孩童會做那麼愚蠢的事，但想不出拒絕的理由，只好重新穿上鞋子，回到幼稚園門口，撿起掉落在人行道上的塑膠袋，放進垃圾袋。事實上，我覺得自己挺適合這種單純的勞動工作。

「抱歉，我想問個路。」耳邊傳來話聲。我抬頭一瞧，眼前站著一個穿西裝的男子。對方一頭短髮，眉毛很濃，雙唇緊閉。看不出年紀多大，但應該跟我差不多。

「問路？」

「這附近有沒有空手道館？」

「你想學空手道？」

「不，只是處理公務。」

「喔。」

對方忽然望向我的手。看他默默盯著我的手，擔心他誤會我是形跡可疑的人物，不等他發問，我趕緊解釋：「我在撿垃圾。把這個垃圾塑膠袋，放進這個塑膠垃圾袋。」

「把塑膠袋放進塑膠袋？」

「或許你覺得很沒意義，但這就是我的工作。」

「沒錯，工作就是要認真做好。」男子深深點頭。

「嗯，是啊。」我瞥見掉落路旁的煙蒂，走過去拾起放進垃圾袋。彎下腰的瞬間，放在西裝內袋的書掉出來，我連忙撿起。此時，我發現地面是濕的，抬頭一看，天空佈滿烏雲，還飄著細雨。這一分心，害我差點將書塞進垃圾袋，幸好及時回神。我驚呼一聲，手一縮，一個沒抓穩，書又掉在地上。

這次是男子彎下腰，替我撿起書。還給我時，他有意無意地瞥封面一眼。倏地，他停止動作。

「怎麼？」我問。

「這個作者……」他將書還給我。

「你聽過？」

「現在想起來了。」

「這作家果然有點名氣。」

認識山野邊算是一種緣分，所以我前往平常從不涉足的書店，買了一本山野邊遼的著作。剛開始，我上小書店找，竟然沒找到。後來改去位於都心的大型書店，終於買到一本。不同於架上其他作家，山野邊遼的書幾乎沒有庫存。原以為這種賣不出去的書內容不怎麼樣，沒想到挺有意思。我打算讀完後，告訴山野邊感想。

「他有不有名，我不清楚，不過他曾是我負責的對象。」

「原來你是個編輯？」我忍不住驚呼。

我暗暗想，這個人尋找空手道館，也是要為編輯工作進行採訪吧。轉念一想，又覺得不太對勁。假如是山野邊遼的編輯，年紀應該相當大，眼前的男子卻頗年輕。

「這本書有趣嗎？」

「啊，這本嗎？」眼前的男子曾與山野邊遼共事，或許是在測試我的文學素養，我慌忙解釋：「這個嘛……我才讀一半……」

「原來如此。」男子面無表情地應道。我一顆心七上八下，深怕講錯話。

忽然間，身後有人呼喊我的名字。回頭一看，山野邊走出幼稚園，緩步靠近。大概是副園長交代其他雜務，她負責來傳達命令吧。此時下著雨，她撐一把塑膠傘。

我想起有句話很好用，趕緊說道：「初期的作品比較有趣。」

山野邊當初確實是這麼告訴我的。

「啊，似乎是這樣。」男子彷彿沉浸在回憶中，多半在緬懷與山野邊遼一同創作的時光吧。於是，我束起垃圾袋，靜靜等著他開口。半晌，他迸出一句「不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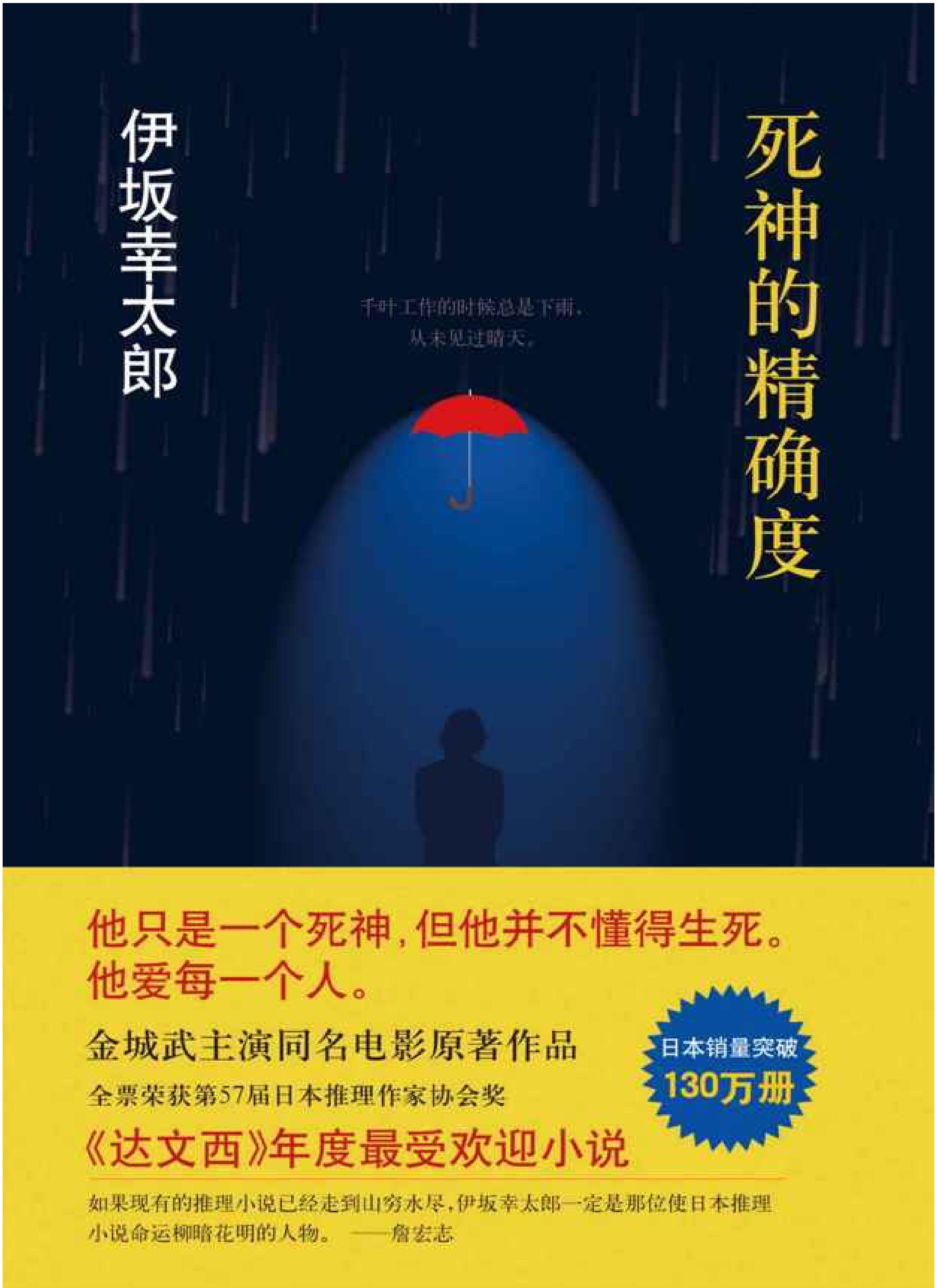
「不過什麼？」我問。

「晚年也不差。」

「咦？」

轉頭一看，穿西裝的男子面無表情地凝視走來的山野邊。

（完）


伊坂幸太郎
死神的精确度
千叶工作的时候总是下雨，
从未见过晴天。
他只是一个死神，但他并不懂得生死。
他爱每一个人。
金城武主演同名电影原著作品
全票荣获第57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达文西》年度最受欢迎小说
日本销量突破
130万册
如果现有的推理小说已经走到山穷水尽，伊坂幸太郎一定是那位使日本推理
小说命运柳暗花明的人物。 ——詹宏志

目录

死神的精确度
死神与藤田
暴风雪中的死神
死神与恋爱
旅途中的死神
死神与老妇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神的精确度／〔日〕伊坂幸太郎著；星野空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5.10

ISBN 978-7-5442-7986-4

Ⅰ．①死…　Ⅱ．①伊…②星…　Ⅲ．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496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5-073

SHINIGAMI NO SEIDO by Kotaro Isaka
Copyright © 2005 Kotaro Isaka/Cork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2005.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otaro Isaka arranged through Cork, Inc. and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死神的精确度
〔日〕伊坂幸太郎　著
星野空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连子心
装帧设计　金　山　宋　璐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92 千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986-4
定　　价　39.50 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死神的精确度

1

“我对头发一点兴趣都没有。”很久以前，一位理发店老板曾这么对我说，“不就是拿剪刀剪客人的头发吗？从早上开门到晚上关门，不停地咔嚓咔嚓。虽然看见客人的发型被自己打理得清爽整齐是挺有成就感啦，但并不表示我就会喜欢头发这玩意儿。”

他在五天后就被杀人魔刺中腹部身亡。当然，在说那番话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料到自己死期将近，所以他的声音明朗又充满活力。

我问他：“那你为什么会干理发这行？”

他苦笑着回答：“工作嘛。”

这话还真合我意——夸张点说，这话真符合我的哲学。

我对人类的死亡没什么兴趣。不管是年轻总统在时速十一英里的游行专车上遭狙击，还是哪里的少年和爱犬一起冻死在鲁本斯的画前，都跟我没关系。

我想起来了，刚才提到的那位理发店老板也曾经说过他“怕死”。我于是问他：“你记得出生之前的事情吗？出生之前，你觉得恐怖吗？感到痛苦吗？”

“不。”

然后我说："所谓死亡，无非就是回到出生前的状态而已，既不恐怖，也不痛苦。"

人类的死亡毫无意义，分文不值。也就是说，反过来想所有人的死都是等值的。所以什么人什么时候死，对我而言都无所谓——话虽如此，我今天还是要为了确认人类的死亡而特地跑一趟。

你问为什么？工作嘛，就像理发店老板说的那样。

我站在一栋大楼前，这是某电机制造商的办公楼，坐落在距离车站约百米的地方，二十层楼高，一面墙仿佛窗户玻璃一样映照出对面的天桥及楼内的紧急通道。我站在正门旁边，百无聊赖地甩着折起的伞。

头顶上的云黑压压的，层层叠叠，让人联想起壮硕的肌肉。天空飘着雨，雨势虽然不大，却仿佛永远不会停止般连绵不绝。

我工作的时候天公总是不作美。原本我还以为，因为"处理死亡的工作"才必定伴随坏天气，但同事倒好像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所以可能纯属巧合。我从来没见过晴天，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不要说是人类，就连同事都是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可事实就是事实。

看看手表，十八点三十分。根据情报部发给我的时间表，目标应该快出现了。才这么想，就看见她从自动门里出来了，我立刻跟了上去。

她撑着一把透明的塑料伞，看上去并不怎么醒目。她相当高，也不像囤积了过多脂肪的样子，但值得赞美的也就这些了。她走路时背向前躬着，垂着头，双腿呈O型，比一般二十二岁的人要显得老。乌

黑的头发在脑后扎成一束，给人郁郁寡欢的印象，更重要的是，一种可说是疲劳感或说是悲壮感、像是无精打采的影子一样的东西从额头到脖颈粘住了她。使她看起来像是包裹在一层阴暗的铅灰色之中的原因，恐怕并不仅仅是这打湿地面的雨。

也不是说化了妆就会好一点，而是她似乎根本就没有想要装扮自己的想法，就连身上穿着的套装也不是什么有档次的货色。

我迈着大步跟在她身后。我得到的指示是这样的：前方大约二十米处有一个地铁入口，在那里接触即可。

快点解决就好了，我每次都会这么想。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这就是我的作风。

2

我来到地铁的楼梯口，站在有屋檐的地方收起伞，收起之前用力甩了两三下，甩得水珠四溅，沾着的泥顺势飞到站在我身前的她的背上。

“啊！”我惊呼，这泥比我预计中的还要大许多。

她回过头，一脸警惕地看着我。

我低头道歉：“真对不起！泥溅到你身上了 ……”

她使劲转过头，不讲究地拉过身上的套裙找泥点。当她发现驼色面料上沾了一块大小为五百日元硬币的泥后，再一次用充满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

看起来又像是很生气，不，她当然有生气的权利，但她更像是已经气得不知所措。见她似乎打算就这样沿着楼梯往下走，我赶紧上前挡住她的去路。

“请等一下，洗衣费我出。”我提议。

虽然并没有仔细确认过，但我这次的外形，对年轻女子来说应该是魅力十足的。情报部对我这次扮演的角色是这么说明的：二十岁出头的男青年，很帅，就像时尚杂志上的男模特。每一次，他们都会根据调查所得来的信息决定我们的外形和年龄，使我们能更加顺利地开展工作。

所以我的样子不太可能令她心生厌恶，大概是突然提到钱的事情让她觉得有点可疑。

她当即说了句什么，能猜到是“没关系”或者“不用了”之类的话，可她的声音实在太轻，又含在嘴里，听不清楚。

“等一下！”我不禁反射性地想拽住她的手，好在赶紧抽了回来。

我忘记戴手套了。我们不可以赤手直接接触人类的身体。一旦赤手碰触，人类就会立刻晕厥或怎么样，麻烦得很，所以除紧急情况以外，我们严禁与人有直接接触。这是规定。违者会被强制进行一定时期的体力劳动和思想教育。

在我看来，这种微不足道的违规就跟人类乱扔烟蒂或者乱穿马路差不多，没什么好一一纠正的，但是我绝对不会把这种想法说出来，因为虽然心有抗拒，但同时也认定是应该遵循、必须遵守的规定。

“这衣服看上去很高档，被我弄脏了可不行。”我说。

“看上去很高档？一共也就一万日元而已。”她终于正常了点，“你在讽刺我吗？”

“但看上去并不像便宜货啊。”其实是一目了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更不好了，现在合算的套装很难买到不是？”

“别管它了，只弄脏了这么点。”她的声音有些低落，“如今就算是沾到一两点泥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是的，你的人生不会因为沾了多少泥而改变，反正你一星期以后就要死了。我暗想，没说出口。

“别这么说。这样吧，为了表达歉意，我请你吃饭如何？”

“啊？”她的反应明确告诉我，从来没有人对她说过这样的话。

“我知道有一家餐厅不错，但是一个人去有点尴尬，如果你能陪我去就好了。”

她瞪着我。大概是起了戒心。人类实在是疑心病很重的动物，就怕自己被当成傻瓜，却又很容易上当，真是无可救药，这是我一贯的看法——当然，也没什么好救的。

“你的同伙呢？他们躲在哪儿？”她话中带刺。

“什么？”

“他们肯定躲在什么地方偷笑吧，你们不就是想看看调戏我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不就是想寻我开心吗？”她给人的感觉不像是在说话，反倒更像是在念经。

“调戏？”我无言以对。

“我虽然看上去没什么魅力，可也从来没给谁添过麻烦，请不要来招惹我！”说着她就要往前走，我轻率地赤手搭住了她的肩膀——糟了！说时迟那时快，她一扭头朝这边看，就好像看见死神般，不，她看见的就是死神，总之她脸色煞白，当场坐倒在地。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只祈祷没被同事看见。我从口袋里拿出手套戴在两只手上，将瘫坐在地上的她抱起。

3

“你真的不是在作弄我？”她坐在我对面，依旧半信半疑。

由于她的声音实在难以听清楚，我不得不凑近去听。现在我们是在一家俄罗斯餐厅，我把晕厥的她弄醒后，趁她意识还恍惚的时候把她半拉半拽地带到了这里。

“真的不是耍你，我只是想表达歉意而已。”

“哦。”她的表情不再僵硬，红晕爬上了她的脸颊。

“刚才你突然晕倒，吓了我一跳。”我当然不可能跟她解释说，是因为我没戴手套碰到她造成的。一旦被我们赤手碰到，人类还会减寿一年，不过反正她近期就要死亡的概率相当高，应该没什么影响。

“我也是第一次这样，我身体还是挺好的。”

你就不能把话说得清楚点吗？这是我内心真实的感受。阴沉的语调，不仅让说话者本人，更让听的人扫兴。

她继续很小声地问我：“那个，你叫什么？”

“我叫千叶。”我应道。被送来工作的我们都有着自己固定的名字，每一个都取自街道名或城市名，每一次的外表、年龄都会不同，但唯有名字不变，可以说是方便管理的代号吧。

“你叫什么名字呢？”

“藤木一惠。”她解释，“一个的一，恩惠的惠。据说我爸妈希望我能蒙上天恩赐至少一项才能，就取了这个名字。很好笑吧？”

“好笑？”

“他们肯定没想到女儿长大后竟然一个优点都没有。”与其说她是想要博取我的同情，还不如说她只是单纯地感慨自己的境遇，因而愤愤不平。她夹了一口鸡蛋料理吃下去后，嘟囔了一句：“我长得太难看了。”

“难看？”我一时真的没领会过来，于是眯起眼睛，拉远了距离看着她说，“不会，很容易看到，不是很难看啊。”

她当场笑出声来，一张脸仿佛平生头一回受到聚光灯的青睐一般，亮了，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不是那个意思，是说我不漂亮。”

“哦。”我无法即刻否定她的话。的确，她不漂亮。

她问我年龄，我告诉她“二十二岁”——是情报部故意设定成同龄的。

“你看上去比实际年龄稳重多了。”

“我一直被人这么说。”这是事实。同事们也经常会说我“沉着”“冷静”之类的。我只是不喜欢瞎闹腾，也不擅长表现喜怒哀乐，据说这样的性格叫作特立独行。

接着，她开始聊自己工作单位的事，虽然声音依旧小得几乎听不到，但至少舌头变灵活了。与其说是她慢慢打开了心扉，不如说是猛

灌了啤酒的结果。

她说她在一家大型电机设备制造公司总部工作。

“一流企业呀，真厉害。”我努力表示出羡慕。

“但是，是处理投诉事件啊。”她皱起了眉头，一张脸越发显得不可爱了，“我被安排在投诉处理部门，那可是谁都不乐意干的工作。”

“投诉处理？”

“就是接听客人的电话。最初打进来都是其他客服人员接的，但如果对方态度恶劣，就会把电话转到我这里来，我等于就是专门应付胡搅蛮缠的客人的。”

“那可真郁闷。”

“是啊。”她耷拉着肩，毫无生气地点着头，“真的很郁闷。全都是来发牢骚的，要么破口大骂，要么就唠唠叨叨、嘲讽个不休或者干脆威胁你，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人，简直要抓狂了。”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几乎要在心里鼓掌了，于是若无其事地引诱道：“每一天都过得很痛苦？”

“不，”她摇头，“是每一天都过得痛苦不堪。”

“有那么痛苦？”

“别看我现在这样，其实我接电话的时候都是用非常明快的声音跟客人交流的，因为觉得是亏欠了人家的。可老是被责骂，情绪变得很低落。”

她的声音就如同浑浊泥沼上的气泡破裂声，又轻又阴郁，尽管她告诉我她在讲电话的时候会发出明快的声音，可我一时真的想象不出来。

“最近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客人找上门来。”

“哦？”

“竟然特地指名让我接电话，对我发牢骚！”

“指名？”

“嗯，投诉处理部门共有五个女职员，电话一般是随机转的，但那个人却指名道姓要我接听。”

“真是过分。”这种有跟踪狂倾向的投诉者真是太坏了。

“实在是太过分了。”她垂下了脑袋，翻起呆滞的双眼望着我，无力地挤出一丝微笑，“还不如死掉算了。”

我几乎是要脱口而出了：“你的愿望会实现的。”

4

“那你除了工作以外有什么娱乐吗？比如放假的时候做点什么？”

“放假的时候？”她一脸的鄙视，好像在说从没听到过这么愚蠢的问题，“什么都不做，就做做家务。然后嘛，就是扔扔硬币。”她有点醉了，说话开始含混，眼皮也耷拉了下来。

“扔硬币？”

“就是想着‘如果是正面就能获得幸福’，然后扔十元的硬币。很简单的一种占卜。”她似乎已经从自嘲迈向了豁然领悟的境界，“但是基本上扔出来的结果都是反面。然后我就想着‘如果是反面就获得幸福’，再扔……”

“然后结果就变正面了？”

“嗯。”

“你想太多了吧。”

“连百分之五十的概率都不来眷顾，还怎么有力气活下去呢？”她咕嘟咕嘟喝光了啤酒，“我这种人，有没有都没什么分别，就算死了也没人在意。”

“你死了会有很多人难过的。”我敷衍着。

“有一个人是会的。”她的身体摇摇晃晃起来，“就是那个老指名找我发牢骚的老头。”然后她露出牙齿大声笑了起来，“我是真的不想活

了，活着也没好事。”

我们负责的对象经常会在没有受到暗示的情况下跟我们讨论“死亡的话题”。对于死亡，有人恐惧，有人憧憬，也有人表现出了如指掌的样子，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当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向我诉说的时候，脸上的神情总是如同藏身在茂密的灌木丛中窥视着更深处的黑暗一般。

据说这是因为人类会在潜意识里察觉到我们的真面目。培训的时候学过——死神会带给人类死亡预感。

实际上，自古就有人类能隐约察觉到我们的真面目：有人会因为“感到发冷”而不安；有人会写下对于死亡的明确预感：“我感觉我近期内就要死了”；也偶尔有人能敏锐地察觉到我们的存在，在告诉对方时却自称是占卜的结果。

“最好不要总是把‘想死啊’这种话挂在嘴边。”我有口无心地说着。

“每一天都要接那种投诉电话，私人生活里也没什么让人高兴的事，我还有什么理由活着？我想投诉自己的人生。”她继续没什么心眼儿地抱怨着。

活着本来就没什么意思——我忍着没说。

“寿命啊，命运啊，这种东西真的存在吗？”看来她的体质不怎么能承受酒精，那张长着单眼皮的阴沉沉的脸，愈发显得阴郁了。

根据情报部的数据显示，她基本上没跟男性这么面对面地吃过饭，所以大概是因为兴奋和紧张，她喝酒的速度快了很多。

一对看上去关系很亲密的男女正在隔壁桌用餐。女的一边摸着肚子，一边摆出一副为难的娇媚模样说：“好饱呀，我吃不下了。”对面的男子立刻表示：“没关系，我来帮你吃。”于是那女子很开心地道谢：“你真好，谢谢。”我无法理解，把吃的分给对面的家伙有什么好开心的?

“寿命的确是有的。”我把注意力重新放到藤木一惠身上，回答道，“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寿终正寝。”

她嘻嘻笑道：“你这话不合逻辑。人死了就是寿命到了。哪有在阳寿到头之前就死掉的?你这种说法不是很奇怪吗？”

“如果每个人都要等到阳寿到头才死，那可就不得了了。”本来是不应该说到这个份上的，可我知道她已经醉了，便继续说道，“那样平衡就打破了。”

“什么平衡？”

“人口啊，环境啊，世界的平衡喽。”其实我也只知道这些皮毛而已。

“但是人都是阳寿到头才死的，对吧？”

“在寿命结束前死的也有。比如突发的事故、意想不到的事件，死于这些的人其实并不是因为寿命到头。还有因为火灾、地震或溺水而死的人，这些与既定的寿命不一样，其生死是之后决定的。”

“那是谁决定的？”她的眼睛闭上了。

我很想老实地回答说“是死神”，但觉得这个称呼算是一个蔑称，于是改口道：“可能是神仙吧。”死神也有个“神”字，不算是骗她吧。

“骗人！”她亢奋地笑起来，“如果真的有神仙，他为什么不来帮帮我？！”她的音量提高了不少，声音听起来很清脆，我一愣，因为在那个瞬间，我听到了非常美妙的嗓音。“那么神仙是以什么标准来决定谁死谁活的呢？”

“我也不知道。”我如实回答。事实上，我对我们是根据什么样的标准、依照什么样的方针来筛选出工作对象，也是一无所知，那是别的部门的工作，我只是根据那个部门的指示做事罢了。

“但如果是被这么随意地安排在飞来横祸中死掉，也很让人受不了啊。”

“是吧。”

“如果不是很好地调查之后再作决定，我可不要哦。”她像唱歌一样地说完，啪嗒一声趴倒在桌子上。

“没错，就是这样！”我在心里用力地应和着，“我就是因为这个才来见你的！”

展开一番调查后，判断并报告对象是否适合“死亡”，这就是我的工作。

所谓的调查也不是什么大事，只要提前一个星期与对象接触，听对象说个两三次话，随后写一个“可”或者“放行”就可以了。而且，由于判断的标准是由我们自己掌握，所以这个调查制度就等于一种形式，只要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就上报“可”。

“啊，真想死。”她脸颊贴着桌子，像说梦话似的嘟囔，“明天就死吧。”

在我们调查期间，调查对象是不会死亡的，虽然自杀和病死不属于死神管辖范围，我们无从得知它什么时候会发生，只知道调查期间不会发生。所以我也开始对她抱有一点歉意了：“很遗憾，明天你还死不了。”

5

把她送上出租车后，我漫步在深夜的商店街上，这条街有拱顶。可能是感觉工作能顺利进行吧，我的步伐相当轻快。我的工作本来就很轻松，只要不讨厌变成人类的样子以及跟人类接触，那么只需要交谈几句，填写一下报告就能完成工作。不需要跟同事有太多牵扯，到了现场还能根据自己的想法行动，很适合我。

我走进一家CD店。深夜仍然营业的CD店比较少见，每次发现一家都能让我感到很安心。深夜十一点过后的CD店里，稀稀拉拉地还有几个客人。我敏捷地穿过一排排CD架，走到陈列试听设备的地方。

要说干这个工作有什么乐趣，那自然就是可以欣赏音乐。戴上耳机，乐曲流淌而来的感觉很新鲜，能体味令人战栗的感动，实在是妙不可言。

我对人类的死亡没有兴趣，但想到人类一旦灭绝，音乐也将不复存在，还是会感到非常难受。

啊！我发现，试听机前已经站了一个中年男人，尽管他戴着耳机，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是我的同事。

我敲敲他的肩膀，这个闭着眼睛一脸陶醉的男子猛地回过头来，摘下耳机，笑着冲我打了个招呼：“嗨！”

“你负责的对象也在这附近吗？”我问他。

“嗯，不过今天已经结束了。”

“报告交上去了，还是已经送行了？”

“送行。”他耸耸肩，“在喝醉酒后回家的路上从地铁站台上掉下去了。”

我们按规定要在为期一周的调查结束后向执行部门提交结果报告，假如结果是“可”——不，应该说大部分是“可”——翌日，也就是第八天，“死亡”就会得到执行。总之，我们要看着调查对象咽下最后一口气，工作才算正式完成。

顺带要说的是，我们事先并不知晓自己负责的人类将以什么方式死去。死因也不会发生在七天的调查期间，比如，在第六天受的伤恶化后到第八天死去的例子就不可能发生。一直到送行时刻到来之前，我们都完全无法想象他们的死亡方式。

“这算是回去前最后的试听？”我指指耳机。

“差不多吧，也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他微笑着回答。

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工作期间只要得空，多半会进CD店试听。如果你在CD店里看见有人专心致志地伫立在试听机前，一点都没有要走的样子，那多半不是我就是我的同事了。

以前曾经有机会看过一部电影，描述的是“天使聚集在图书馆”的场景。当时我很感慨：“原来他们在图书馆呀。”我们都在CD店。

“这张碟很棒。”他把耳机递过来，我戴上了。说不上是摇滚还是说唱乐，女歌手的声音听起来让人感觉轻松惬意。

“这个是不错。”我把耳机还给他的同时表示同意。我们一旦没轻重起来，就不是在工作的间隙欣赏音乐，而是在鉴赏音乐的间隙工作，甚至连跟音乐有关的信息都了如指掌。眼前的这位同事，此刻带着些许得意的表情开始对我炫耀说什么“这张碟最值得注意的是制作人”之类，然后开始喋喋不休地夸奖这个制作人是怎样怎样的天才。

“但是音乐之所以好，不是因为女歌手的声音很有感觉吗？”我反驳道，“跟制作人没关系吧。”

“是的，唱歌就是要看歌声，要看歌手的素质和才华，关于这一点，这个制作人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说嘛。”

“所以说嘛？”

“要知道，发掘这个声音的制作人真是厉害呀。”

我不置可否。我猜测他是把净做着一成不变工作的自己同做幕后工作的制作人重叠了的缘故。

“你的工作怎么样了？”他对我扬扬下巴。

“今天刚开始调查，幸好很简单的样子。”我想起了藤木一惠的脸。

“什么简单不简单，反正一开始就决定是‘可’了，不是吗？”

“我还是打算稍微认真一点去下判断的。”我反驳说，“我想尽量收集信息，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我就是这样的性格。

“但最后还是‘可’吧。”

“谁知道呢。”我不得不承认，实际上的确可能如此。“可我还是打算姑且认真调查一回。”

“你也说姑且了？”

“嗯，姑且。”我拿起隔壁的耳机戴到头上，按下播放键。同事朝我挥挥手道声再见，走出了CD店。

不管是爵士、摇滚还是古典乐，无论哪一样，音乐总是最美好的。听到音乐，我就感到十分幸福。我想，同事们都跟我有同样的体会吧。不是说因为是死神，就只能接受那种在夹克上印着骷髅头的重金属乐，绝对不是。

6

再次遇到藤木一惠，是在两天后的晚上，仍然还是下着小雨。我等在她工作的大楼前，看见她从自动门里走出来，便立刻跟在她身后。身旁的车道上车辆来来往往，车轮滚过，道上的积水便发出如潮水涨落般的起伏声。

她步行的速度大概比上次更快，我在后面追得很辛苦。靠得相当近的时候，我伸出戴着手套的手拍了拍她的右肩。她猛地回头，反应敏锐得反而吓得我后退了一步，使我想到要是拿热水去泼她正在酣睡的脸，估计也会是这种反应。

看到我的脸，她轻轻地“啊”了一声，脸上流露出松了一口气的神态，看来害她惊慌失措的人应该不是我。

“其实，”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我是想来还你这个的。”

“咦，这不是我的吗？”

“嗯，上次我打翻啤酒的时候你借我的，忘啦？”

“啊，有这回事吗？”她歪着头回忆，一张脸毫无生气。

我这是骗她的，其实那是我在送她上出租车时从她口袋里顺手牵羊来的。

“上次真是多谢你了。我都不太记得发生了些什么了。”她语无伦次地说着，点头致谢。

“那么，我们还能再聊聊吗？”

她怯怯地四处张望，与其说是在意周围人的眼光，不如说像是在戒备什么。我于是试着欲擒故纵：“是不是不方便？”

“不，不是。”她摇头，“那个……其实，那个人可能就在附近。”

“谁？”

“之前可能也跟你说过，就是一个老打电话来投诉的客人。”

我想起来了。“点名要你听他发牢骚的那个？”

“嗯。”她的声音细细的，“今天他又打电话来了，还说想见我。”

“这太可怕了。”

“所以我想他大概就在附近吧。”

因此我立刻拦了辆出租车，去了邻近的街道。原本我还担心她会因为我的独断而拒绝，幸好她并没有反抗。一走进不知名的咖啡馆，她反倒安心了不少，整个人都放松了。“这里一定很安全了吧。”

“这个来投诉的家伙还真恶心啊。”我向她搭话。我也不是非要她跟我聊这个不可，但如果能了解她每天的生活有多痛苦，也可以作为我填写报告的判断标准；更重要的是，像这样打听到对象的烦恼，能让我获得自己是在工作的充实感。

“一开始他是来投诉录像机的开仓键坏掉了。”

“你能不能稍微大声点？”我不由得脱口而出。

“啊？”

“你说话声音这么小，让我感到很压抑。”虽然不管她说话声音大小，她原本就被一种阴郁的气氛所包围，但至少说话的语调应该明快些。

“工作的时候我还是会强迫自己发出明快的声音的。”

的确，如果她用这种声音跟客人说话，只会招来更多的不满。

“转到我这里的客人都是些为了一点点小事就能喋喋不休的人，我得听他们念，再一个劲儿地道歉，‘真是对不起，万分抱歉’，就这么不断重复。”

“光是想象这场景就让人郁闷啊。”我说。

“那个人一开始也是这样，但是中途感觉就不对了，他突然说‘再次给我道歉’。”

“再次道歉？”

“嗯，他说‘再次给我道歉’，我当然就得再次道歉。但他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我道歉。最后还会很生气地说：‘你快给我说点什么！’”

“大概女性的道歉可以让他获得性快感吧。”我这么说，并没有确切根据，但我时常惊讶于人类对于性的千奇百怪的嗜好，所以认为说不定还真有人是这样的。

她大概从未有过这方面的体验，一个“性”字就让她红了脸。“然后那天就算结束了。结果第二天他又打来了，这次投诉的是电视机。”

“电视机？”

“说电视机的画面越变越窄，突然就黑屏了。我告诉他我们公司会派人上门修理，他却不肯罢休，说这个他不管，非要我解释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解释故障原因？”

“我怎么知道！”

“你不是负责那个的。”

“对，我只是接投诉电话，也没见过他说的那台电视机。但他却硬是要我随便说点话，还要我说得更大声点，口齿更清楚点！”

“说不定他并不在乎你说的是什么，只是想要跟你说说话。”我这么一说，她立刻流露出厌恶至极的神情。

“然后是录音机。”

“音乐！”我冲动地喊出声来，但立刻为自己的失态感到羞愧，忙掩饰道，“录音机坏了吗？”

“肯定是骗人的。”她的脸扭曲了，“他说他的CD拿不出来了，所以要我唱歌给他听。”

“很可疑啊。”

“是吧。他一直缠着我说：‘你知道这首歌吗？唱给我听听。’”

“看来需要修理的是这个客人的脑袋。”

“我很害怕，就一个劲儿地道歉。可他说什么都要我唱给他听。”

“真是太变态了。然后他终于提出要见面了？”

“是的。”她无力地呻吟着低下了头，“说自己的DVD播放器出故障了，很是发了一通牢骚，最后就说想在什么地方见个面。”

“难道是喜欢上你了？”

“喜欢我？”她大吃一惊，似乎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

“大概跟你说着说着就喜欢上了吧。”如果真是这样，大概她就不想死了。

“这怎么可能 ……”她开始动摇，似乎还带着点喜悦，但随即清醒过来，“我可不要被这种奇怪的人喜欢上。”

“说的也是。”别说我不认为这个接近变态的投诉者能带给她幸福，单就一个阴郁女子和牢骚男人的组合来说，也很难让人相信他们会有光明美好的未来。

她陷入了沉默。我一边思考该说些什么，一边看向窗外，街上的行人打着伞，皱着眉头来来往往。人行道上到处积水，突显出地面的凹凸不平。

“最近经常下雨呢。”她大概是循着我的视线也在看窗外，所以才这么开口说道。

“嗯，我工作的时候总是下雨。”我老实回答。

“那你是雨男喽。”她微笑了，我不清楚她为什么这么开心，一个多年的疑问却乘机浮现脑际：“那雪男（生存在降雪多的地区的未确认生物体，大多分布在喜马拉雅山。）是同一个意思吗？”

“什么？”

“雪男就是指每次要做什么的时候必定会下雪的男人吗？”

于是，她又一次笑了：“你真是太幽默了。”竟然还拍手。

我不爽了。提出一个很认真的问题却被当成了幽默，真让人哭笑不得。更何况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话到底哪里可笑，所以恐怕也不会应用到下一次的交谈中。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每次我都会感到不开心。

过了很久，她轻声叹息：“我的人生，到底算什么……”感觉压抑已久的情感终于爆发出来了，我一震。她的眼底写着依赖，犹如一个掉进地洞爬不上来的女子望着洞口，娇嗔着喊着“放根绳子下来呀”，声音中掺杂着娇媚与焦虑。

我意识到她或许是在向我求助。她看起来对我存着一份期待：眼前的这个男人无疑能将我从这一无是处的人生低谷中解救出来。说起来，我这次的外形可是相当有魅力的。这并不值得高兴。很遗憾，我帮不上忙，而且也超出了我的工作范畴。我的同事当中也有人会抱着“反正你下周就死了，就让你在短时间内尝一尝幸福的滋味吧”的想法，对当事人虚情假意一番，但我没这个爱好。这就像特地去装扮马上就要剪掉的头发一样，反正迟早要被剪掉的，做什么都不再有意义。

理发店老板不会去拯救头发，我同样不会去拯救她。就这么简单。

7

接下去的四天，我基本上没有进行过可以被称为工作的活动。不，应该说，在接到监察部的电话之前，我与藤木一惠都没有接触，所以确切地说，不是“基本上没有”，而是“完全没有”。

这四天里，走遍街上的每一家CD店，在试听机前欣赏音乐，直到店员对我翻白眼；在深夜的公园里闲逛，观看拉帮结派的年轻人袭击落单的白领；在书店里一本接一本地翻看音乐杂志。

杂志上正好登载了前几天我同事大肆赞扬的天才制作人的专访。以前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没想到却听过好几张据介绍说是由他制作的CD。记忆中，每一张都可以称为杰作。不得不承认，这个制作人果然是天才。当遇到跟音乐有关的事，我对人类的态度都会变得温柔。

在他的访谈里提到了“死”这个字，吸引了我的眼球——我至死都在期待着遇到具有真正的、崭新的才华的人。他那不可动摇的信心，或者说是坚定的信念，让我深深折服于他所散发出的活力。我固然没有辞职的念头，但也绝对没有这位制作人溢于言表的狂热。原来如此，我突然明白，我所欠缺的，正是对工作的热情。

当监察部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才刚刚按下试听机的播放键，在铃声中，我快步走出店门接起电话。

“情况怎么样？”对方问。他们经常玩突击检查，不定期地与我们联系来确认工作的进度。

“正在调查。”我暧昧地回答，如我一贯的态度，既无热情也没干劲。

“有结论的话就早点报告。”套话。

“可能会跟预定的时间差不多。”这也是一贯的回答。自然是假话。我现在也能立刻把报告交上去。别说是藤木一惠，不管是谁的报告，写一个“可”交出去就算完事了。但我们调查部很少会这么干，不到最后一刻，我们都会继续以人类的身份赖在人间。为什么？为了能够尽情地欣赏音乐。

“总体感觉怎么样？”对方最后这样问道。

“大概会是‘可’吧。”

这样的对话可以说是例行公事，也可以说是一种仪式，正逐渐固定为一种公式化的流程。挂上电话，我考虑再见一次藤木一惠。

她还是在同样的时间走出公司，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感觉她的背影比上回更为纤弱了，周身散发出将死之人的气息。

我撑着伞，在沥沥小雨中追在她身后。我以为她会跟之前一样去乘地铁，不想她却走过地铁站入口，穿过了人行横道。

她走过高级品牌专卖店林立的林荫道，渐渐进入龙蛇混杂的地带。来到一处专为行人准备的有屋檐遮蔽的地方，这里人流密集，到处都是游艺中心和快餐店，噪音甚嚣尘上，空气也浑浊不堪。

她停下脚步，在路中央一个小型喷水池附近的长椅上坐下。

她低垂着头，胸前抱着本女性时尚杂志，却丝毫没有要翻看的样子。一看就知道她是在等人，那本杂志估计也是为了与陌生的对方接头的暗号。

真没想到藤木一惠竟然也会有约会对象。会是什么人呢？如果是朋友或者认识的人，她的神色就不该紧张。搞不好——我突然想到——或许就是那个投诉的客人。她大概是彻底厌倦了自己毫无起色的日常生活，想着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可能性，她也要豁出去赌一回。不，她可能是想，就算情况不能好转，哪怕来一些痛苦的回忆也好过每天一成不变的生活。然后她就答应跟这个只能认为是变态的投诉者见面了——完全有可能是这样。

正想着，就看到一个中年男人迈着大步走近她坐着的长椅。那男人大概四十岁出头，烫着及肩的长发，戴着一副有色眼镜，不肥不瘦，中等身材，裹着一身黑装，看上去不像是做什么正经生意的人。为了不影响到往来的人们，我只能靠在一栋楼的墙上观望。

男人叫了藤木一惠一声。她神情胆怯地望过去，那个瞬间，那张脸上清楚地浮现出失望的表情。

在我眼里，无论出于怎样的私心，这男人都归不到美男子一类，也不像拥有能让女人过上优越生活的财产的样子。换言之，他并不具备可以弥补他作为一个出格投诉者这一缺点的魅力。相信藤木一惠看到他的那一瞬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我本来以为这男人在看到藤木一惠的外表后也会失望，事实却并非如此。他在与她对视后，的确像要说出“原来是这样”的样子，但却没有明显流露出幻想破灭的神情。

这男人上前跟藤木一惠说话，并约她再往里走，她犹豫了相当长时间，最终还是和男人并肩离开了。

我已经作出判断：不管他们再怎么折腾，也不可能会有幸福的未来。

我见过好几个像她这样不知世间险恶的女人，被偶然邂逅的男子迷惑，从而背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有的被迫沦落风尘，终因不堪工作的重负损坏了自己身体；也有的债台高筑，财产丧失殆尽。对于人类的悲剧我并不关切，所以也就不会产生同情或者悲哀的情绪，但我却能预想到，藤木一惠正被拽上这条不归路。

我跟在他们身后，进了一条岔道，看见前方大约二十米的地方，男人正强行拖着藤木一惠往一家店里走。

那男人硬要拉她进去的是一家卡拉OK店。装饰着华丽灯饰的“卡拉OK”几个大字赫然入目。

我对卡拉OK这玩意儿没什么好感，尽管对于试听音乐有着无比的热爱。以前也有几次因为工作进过卡拉OK店，每次都感到浑身不适，只想快点闪人。具体原因我也说不上来，在我看来，大概是因为音乐与卡拉OK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问题不在于孰优孰劣，我只能在音乐这端尽情享受，却不愿靠近彼岸，恐怕可以这么解释吧。

那男人想把她带进卡拉OK店的理由很容易推测。

那种店，只要一进去就会给你准备一间单独的包房，主要目的当然还是用来唱歌，但同时也能听到彼此不经修饰的声音，可以说，非

常适合用来拉近彼此的距离。当然，他也可能一进房间就对她意图不轨，或者只是单纯借唱歌来宣泄压力，但不论理由为何，都不稀奇。

藤木一惠显得相当抗拒，腰死命地往下坠，几乎就要蹲在地上，连伞都快掉了。

我以为接下来的剧情与我无关，因为解决男女纠纷不属于我的工作范畴，所以我一度转身打算离开。不料就在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高高扬起：

“千叶先生，救救我！”

那声音清晰响亮，如小号般悠扬。她呼唤的是我的名字，我久久才反应过来。

8

我于是装出正巧路过的样子靠近他们，问：“出什么事了？”

她身边的男人对我的出现非常惊讶，上下打量着我。

“千叶先生，快救我！”她直起身，企图抓住我的手，我因为没有戴手套，赶紧躲开。

“怎么了？”明明己然了解大致情况，却还要装出一副不明所以的样子出声询问，真是麻烦。

“这人就是我上次提到的……”她欲言又止。我于是善解人意地接话：“打电话来的男人？”

“你是谁？”那男人近看比远观显得正常一些，但一点都不像那种老实巴交的公司职员。他的眼神锐利，在他的直视下会让人感到坐立不安。黑色外套的肩头己经被雨淋湿，他却丝毫不以为意。

“一个普通朋友。”我这么回答后，藤木一惠有点伤心地将视线转向一边。

“那你呢？”我反问。

“我找她有点事。”他敷衍道，大概并不打算实话实说。

说时迟那时快，藤木一惠突然拔腿就跑。之前她还像一棵萎靡的植物一般没有存在感，此刻却突然脱逃。“啊”了一声的，不是我，而是那个男人。

她逃跑的姿势很狼狈，但看得出来是拼了老命的。她双手狂摆，低着头，连包都快跑掉了。我听见她在老远的地方高喊：“千叶先生，真不好意思，有机会再见！”她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回荡在有拱顶的商店街，听起来很是悦耳。

“别碍事！”那男子恶狠狠地朝我逼近。他表现得恐怕比他自己所能意识到的还要亢奋，身体前倾，那架势简直就想把我撞飞。好恐怖！我才一闪念，他却霎时间失去平衡冲着我倒下了。

啧啧。我抱着他摔倒在地，好死不死一屁股坐倒在下水道的盖子上，盖子表面积了雨水，积水透过裤子把寒意传给皮肤，我这才发现没戴手套的手已经碰到了他。

人类为什么总爱给我惹麻烦？就在我不耐烦地瞪着他的侧脸的一瞬间，发现了很重要的一点。

9

他一清醒过来就忙着环顾四周，大概是发现自己正躺倒在路上，一脸窘迫地站了起来，然后缓缓地迈步离开。

躲在自动售货机后的我立刻跟在他身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回总是在尾随别人。之所以选择尾随这个男人而不是藤木一惠，是出于我自身对他的关心，也就是说，不是为了工作。

我认识这个男人。

这么说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我跟这个男人是旧识，其实正确的说法是——我见过这个男人的照片。

要问在哪里见过，就是前不久在店里翻过的那本音乐杂志上。没错，他就是我的同事推荐的那位天才音乐制作人。他此时正揉着腰，摇摇晃晃地朝后街走去，半路上又掏出了手机。

太好了！我为自己的好运而庆幸，忙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只要是以电波为传播媒介的声音，即使距离遥远，我们也能够清楚地听到。虽然从无数交错的电波中找出我们想要听的那一条非常麻烦，但也不是不可能。如果知道发信的地点和时间，捕捉起来就会相对容易。他把手机贴近耳朵，一路小跑到一幢商住楼，走到台阶上站定后，我捕捉到了他拨号的声音。

不一会儿，就听到一个女人“喂”了一声。

“是我。”我听到他不客气的声音。连自我介绍都省了，不知是因为双方的关系相当亲密，还是因为对方有来电显示。

“再等等。”他说。

“不顺利？我快等不了了。”

“都叫你别说这种话了。那的确是货真价实的，没错。我刚才听到了，那声音是真的。”他的声音里饱含热情，跟我在音乐杂志上通过文字感受到的一样。“但是，我没能对她说清楚。”

“真有货真价实的声音吗？”

“有。所谓唱歌的才能，说穿了就是声音的魅力。”

“就算声音再好听，搞不好五音不全哦。”

“我本来想叫她在卡拉OK里唱给我听，没想到被她误会了。”

“这样没关系吗？”

“跟你说了，要相信我的直觉。”

“那你为什么不先跟她把事情解释清楚？你这样还不是只会让人怀疑你动机不纯？”

“在知道我是个音乐制作人、想要挑选人才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会过度期待还有紧张，声音也变得假假的。”

“是你想多了吧？”看来这女子多半是他的业内老友之类的。

“她的声音真的很好。”

“你知道凯瑟琳•费丽尔吗？”女声问他。

“那是谁？”那男人出声问道。

“那是谁？”我脑子里也在问。

“一名歌剧演员。她一开始的工作是电话接线员，她的声音偶然被一个打电话来的人相中，最后成为了一位伟大的歌手。虽然这可能是事后经过美化的逸事，但是跟你现在所做的其实很像，对吧？你也是偶然打了个电话，然后对接你这个电话的负责处理投诉事件的女声着了迷。”

“是啊。”

“你不觉得好傻吗？而且你还打了好几次投诉电话吧？”

“那也是为了确认嘛。那孩子的声音越听越好听。”

“那外表呢？”

“其貌不扬。”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完，自己就先笑出声来了，那笑声听上去很温暖。“放心吧。没能好好发挥自己才华的人常有这种情况，只要让他们发挥出才华，就能脱胎换骨，散发出无穷的魅力。世间的事就是这样。”

“那好吧。”那女人发出不知是否有所期待的声音，“我再等三天，你到时候联系我。”

电话断了。他把手机放回口袋，尽管拖着腿前进，却像个明确知道目的地的人那样，挺直了背拐入一条小路。屋檐没有了，他愉快地撑起了伞。

我没有再追上去。我伫立着，思考着事件的来龙去脉。

那位音乐制作人是对负责处理投诉事件的电机公司员工藤木一惠的声音着了迷。看来起因是这个。而他之所以会在投诉电话里逼她唱歌——记得藤木一惠这么说过，难道也是因为这个？我嗤之以鼻：真是乱来。不过，他这种做法并不让人觉得不愉快。

那么——我望着天空继续思考。

她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呢?

她真的具有唱歌的才能吗?

那个制作人再怎么着迷于她的声音，也不表示她就具备唱歌的才能。不，假设她有才能，也不表示她就一定能成功，而这无疑是人类世界的常态。而且，她的人生最终会不会因此变得幸福起来，我无从判断。

我该怎么做？我问自己。如果我就这样交上“可”的报告，那么藤木一惠明天就会离开这个世界。虽然不知道为她准备的是一起怎样的事故，但死是一定的。

我对人类的死亡没有兴趣。我不过是因为工作才与人类有所牵扯，无论调查对象的人生将以怎样的一种形式结束，我都不会太在意。

只是，万一那位制作人的直觉是正确的，再万一她真的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歌手呢？如果有一天，从CD店的试听机里听到她唱的歌曲，我一定会觉得非常愉悦吧，我想。

回过神，可能是雨越下越大的缘故，发现雨水落在地面上，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般急切，仿佛正在催促我快点下结论。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藤木一惠的脸，“好吧！”我决定了。

我从口袋里拿出钱包，抠出一枚十元硬币，毫不犹豫地用手指弹到半空再用掌心接住。硬币静静地躺在被雨水淋湿的手掌上。

我想用正反面来决定。是“可”还是“放行”，她该在明天死去还是该活到寿命结束，无论哪个结果，对我来说都没有多大区别，用扔硬币来决定就足够了。

我看着硬币，是正面。咦？我侧着头，忘了刚才心里定的正面是“可”还是“放行”了。雨势更猛了，雨点敲打着我的心，我就这么决定了。听好，结论就是——“放行”。

死神与藤田

1

“你就是千叶？”出现在我面前的年轻人瞪着布满血丝的双眼，唾沫横飞，“你给我过来，大叔。”

连我都能感觉到这人的说话态度有多么无礼。这回的我，穿着色彩鲜艳的花毛衣，外罩一件棕色皮夹克，这个年轻人正拽着我毛衣的领口。细雨绵绵，我的脚正踩在雨水积聚的小水洼里，脚下发出嘶嘶的声音，仿佛地面正在舔舐我的鞋底。

刚才，我正漫步在闹市街延伸的小路上，这个年轻人就是突然从一旁的马路蹿出来的。这条路上遍布小酒馆和卡拉OK店，到处都是俗艳的闪耀霓虹，但不知因为今天是工作日，还是阴雨连绵，或者是这里一贯不景气，才夜晚十点却几乎见不到行人。

“听说你知道栗木在哪儿？”年轻人挑染成棕色的头发已被淋湿，平贴在脑袋上，看来已经等我很久了。

我只能含糊其词，结果他啐了一口，说：“碰到我说明你气数已尽。”他的唾液混在溅起的雨滴里，落在了积水中。

“气数已尽？”

“按大叔你这个年纪，应该是说秋后算总账（日语原文为“年貢の納め時”，原意为清算滞纳年贡的时间。）吧。”

听到他一再叫我大叔，我才想起自己这回是一个品行不佳、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喂。”我对他刚才说的话产生了疑问。

“干什么？”

“年贡制度现在还有吗？”记得在相当遥远的过去曾经听说过这种制度，最近不太听到了。眼前的年轻人听后涨红了脸，好像遭到了羞辱一般：“你当我白痴啊！”

看来所谓“秋后算总账”只是个比喻。

接着，他侧过身，瞄准我的下巴，举起右拳挥来。我能够清楚地看清他拳头挥动的路线，加上这个年轻人动作并不迅猛，所以要避开对我来说简直易如反掌，但我并没有这么做。

他的拳头砸到了我脸上，虽然没有疼痛感，但我仍然装出一副很疼的样子。

一旁的车道上有车驶过，车头灯照出了一张雨帘雾幔。

“栗木在哪儿，快说！”年轻人摆出一副干架小霸王的架势。

“带我去见藤田，我就告诉你。”我回答，这是原本就设计好的桥段。

“喂，被我揍了还敢这么嚣张？”他乘机又给了我一拳。

“不见到藤田我是不会说的。”我平静地说。

年轻人开始环顾四周，也许是怕被敌人发现。

最后，我还是被迫坐上了这个年轻人开来的Sedan轿车，这正中我下怀，所以丝毫不慌张。倒是他显得焦躁不安，喘着粗气，喊我“快上车”，然后粗暴地把我塞进后座，慌里慌张地甩上车门。

等到黑色轿车发动，雨刷忙碌地摆动起来后，年轻人掏出了手机。他一只手抓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拿着手机讲起了电话。大概是在跟藤田联系吧。我听见他在答应着：“可以吗？哎，是。我这就把他带来。”

2

这次我的调查对象是一个姓藤田的中年男人，从事先得到的信息来看，似乎是个黑道分子。

很久以前，我曾问过上司：“所谓黑道分子，指的是怎样一种人类？他们干的是怎样一种职业？”事实上，我们与被称为黑道分子的人类遭遇的机会相对比较多，这大概是由于与普通人相比，他们跟死亡关系更近吧。但是，我却并不知道他们的本质，即“黑道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所以才会开口问上司。可惜我得到的回答跟意料中的一样，上司只是冷淡地敷衍我说：“你知不知道都能工作。”

的确如此，这并不会妨碍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只是在这七天里观察藤田，听他说话，最后提交他是否应该死亡的报告而已。极端点说，就算我不去见他，我也可以提交报告。只要报告一个“可”，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有好多同事都是不好好调查直接交报告的。

然而，我对工作一丝不苟。可以说是规矩吧，尽管也会有一些想法，但我会坚持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因此，即使需要多费周折，我仍然坚定地要去与藤田见面，事情就是这样。

3

我们抵达了一栋看上去有二十年以上历史的公寓，原本洁白的外墙早已是一片灰黑，像涂了一层煤。大概坐了十五分钟的车，所以距离市中心估计不是很远。

楼高八层，楼梯和走廊上积满了灰尘，紧急通道也是锈迹斑斑，连电梯内都散发着一股霉味。走廊上的荧光灯也像是老古董，忽明忽暗地闪个不停。

这里作为藏身之处实在是再适合不过了，相信连街道上的居民都想要拼命隐瞒这种脏乱的建筑吧。

我在年轻人的带领下走进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木地板看上去很干净，但房间整体却显得不够光亮。地上仅散乱地放着四张单人沙发，显得空荡荡的，我被塞到一张对着窗口的沙发上。

打量四周，在窗边的一个小架子上看见了一只鱼缸，两条橘色的金鱼正游来游去，那两抹明亮的橙色在这阴郁的房间里显得尤为突兀。透过地板，我甚至能感觉到厨房角落摆着的冰箱发出的轻微振动。

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已经坐着一个男子。

我立刻知道他就是藤田。

他的外表和我事先获得的信息别无二致，更重要的是，他那可谓冷酷的表情也完全符合我的想象。听说他已经四十五岁，却鬓角乌

黑，找不出一丝白发，显得很年轻。浓眉深锁，下巴没有赘肉，给人以敏锐而精悍的印象；肩宽个子高，又给人沉重的尖头箭镞的印象。

他开口道：“你就是千叶？”

“没错。”我话音刚落，那个年轻人立刻走到我身边，用力扳住我的肩膀训斥道：“你给我说话客气点！”

“阿久津。”藤田叫住他，然后从沙发上站起身，缓缓走到我面前，“听说，你知道栗木在哪儿？”

“是的。”没必要装模作样，“我知道。”

栗木属于另一个组，据说他是那个组的首领，之前曾因杀人罪入狱，可以说是老黑帮。

“栗木在哪里，大叔？！”阿久津歇斯底里地喊道。和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藤田说了句“告诉我”。可能是眼睛下方黑眼圈的关系，他的眼珠看起来就像树干上的两个洞。

“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他吗？”藤田用那两个洞凝视着我说。

“这个嘛，”我回答，“我只知道你在找他，至于为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这是真的，我们被派来工作前，虽然会被告知自己负责调查的对象—像这次来说就是藤田的信息，但那是一个粗略的指导方针，并不会有太详细的内容。因为情报部主张：情况每每要发生变化，人类的思维和想法也常变，因此不拘泥于细节、灵活应变才是正道。但我总是愤愤不平地认定他们说到底只是想偷懒而已。

“我要杀了栗木。”藤田轻描淡写地回答。

“是这样啊……”我并不怎么感到意外，所以也没流露出钦佩或惊叹的神色。

“你不问我为什么要杀他吗？”藤田看来对我的反应感到很新鲜。

“反正跟我没关系。”我回答。

“因为他杀了我大哥。”

“你大哥？”根据我所掌握的信息，藤田应该没有兄弟。

“是，我组里的大哥被栗木杀了。”

“哦。”原来是那种大哥。

片刻后，藤田皱起了眉头，一脸纳闷的样子。“千叶先生，你到底是什么人？看来不像是栗木那边的家伙啊。阿久津，你说呢？”

“我没见过他这张脸。”阿久津回答，看来他对栗木的手下了如指掌，并为此深感自豪。

我牵强地解释道：“我知道栗木在哪儿，而你正在找栗木，所以你有求于我，是吧？至于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反正我又不是人类，我内心补充了一句，又反问，“不对吗？”

阿久津吼了句什么，藤田拦住了他：“阿久津，你给我去洗个澡，看到你湿漉漉的头，我都要感冒了。”说着伸手指向浴室。阿久津不发一言，如同遵从打开的《圣经》上的教诲一般，恭恭敬敬地转身退下。

“就像你说的，你是什么人并不重要。是的，你说得没错。”

“是吧。”

“千叶先生，你很有趣。”

“我不有趣。”又被人说有趣！我明明是在拼命地认真工作，却被说成“很有趣”，这让我情何以堪。

“你被带到这里来，却一点都不害怕。”

“这样啊。”

“说不定你会在这里被我干掉，不是吗？就算能保住性命，也该担心会不会伤筋动骨吧。但你却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你刚才进入这间屋子的时候甚至不忘仔仔细细地打量，胆怯的家伙可不会这么从容。就连阿久津大呼小叫的时候，你也可以做到置若罔闻。”

没想到藤田竟然如此冷静地观察我的一举一动，我不由得小声“哦”了一声。

“藤田老大。”一旁的阿久津说。他脱得赤条条的，正往浴室走，背上文着深绿色的不知是蛇是龙的刺青。“这家伙只是嘴巴硬，刚才被我一拳就揍翻了。他只会说说而已！”他经过我身旁的时候拿手指指着我。

“你故意让阿久津揍的吧？”藤田把嘴凑近我说，“你可不像是会输给他的人。”

“那家伙就是个干架小霸王。”我耸了耸肩，装出一副脸颊被打得没法好好说话的样子。

藤田唇角微扬：“千叶先生，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愿意告诉你栗木在哪儿，”我平静地接话，“作为交换条件，你让我在这里躲一阵怎么样？”这样也方便我调查。“这里好像挺安全的。”

“随你。”藤田立刻回答。与其说他是不假思索地随口应声，不如说他看起来自有考量。“千叶先生，你也恨栗木吗？”

“唔，差不多吧。”我自然地撒谎。

4

“栗木在蕗田町的一栋高层公寓里。”我把从情报部得来的消息原封不动地告诉藤田，他立刻拿出一本不知道从哪儿变出来的类似于电话簿的册子交给我，说：“那公寓在哪儿？”

这是一本详尽记载了每条街道上的建筑物名称、每一户人家户主姓名的地图册。我照着从情报部拿来的地址寻找那栋建筑，却不得不花了点时间才掌握使用方法，过了一会儿，我指着地图的某一点说：“就是这里。”

藤田一把抢过地图，盯着那个点问：“栗木就在这里？”

“五楼，五〇二室。”

藤田眼神坚毅，双唇狠狠地朝下抿起。“开车去蕗田町只要二十分钟。”或许意识到自己的声音过于兴奋，他轻轻咳嗽了一下，摸了摸下巴，然后看看左腕上的手表，眼神投向窗边的那个小架子。顺着他的目光，我发现在鱼缸旁边有一个黑漆漆的像是工具的东西。不，那不是工具，是手枪。

“你现在就要去？”

“你要阻止我？”他干笑一声，仿佛在嘲笑我不自量力。

“不，我不会阻止你。”这又不是我的工作。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沙发上的手机发出声响，开始闪光。藤田放下地图，不情愿地拿起手机。

我坐着没动，直勾勾地盯着他，把神经集中到耳朵上，动员意识去捕捉电波上搭载的声音。

“是藤田吗？”我听到打来电话的人这么说。声音很低，但比起藤田要尖不少。

“我是。”藤田口气恭敬，可以想象，打来电话的就算不是他的顶头上司，也是组里数一数二的领头人物。

“下星期会和栗木谈。”

“难道光靠谈话就想把事情了结吗？”藤田压抑着愤怒的情绪。

“你不用担心，好好休息。因为那家伙被杀而义愤填膺的，不止你一个。”

对方想劝解藤田，可藤田想必是平复不了情绪，回应说：“但追根究底，还是我不好。”声音里带着紧迫感。

“跟你没什么关系，就算没有你，我们迟早也会和栗木翻脸。”

“我要在这儿待多久？”

“栗木的目标是你，你先在那边待一段时间避避风头。我会跟他谈判。”

“这事情不能说说就完了。”藤田争辩道，“先动手的是栗木他们，而且，那明明是来找碴的！如果让他就这么混过去了，那就等于我们不讲道义。”

“别老提什么道义，烦人！”对方好像碰到了恶心的毒虫脊背一般。

“不讲道义还混什么黑道！”

“藤田，”对方的声音突然明显变得恶狠狠起来，“总之，不准你感情用事擅自对栗木下手。”

藤田老实应允，再三点头称是后挂断，接着吐出一口无限近似于叹息的气息。

“谁的电话？”我很不识趣地问他。

“老爷子的。”藤田咬牙切齿地回答。

据我所知，藤田的父亲早就因为重度肝炎而离开人世，这个想必指的也不是亲生父亲，而只是一个在“老爷子”职位上的人吧。

“千叶先生，栗木真的在那里？”藤田沉思了一会儿后，看着打开的地图问。

“是的。”

“是吗？”他站起来，转身背对着我走近窗前，伸手摸向架子上那把冰冷的手枪。

我说出我的疑问：“刚才的电话不是叫你老实地待在这里吗？”

“你怎么知道……”藤田大吃一惊，但随即苦笑着说道，“如果我那么唯命是从，就不会混黑道了。”他那沉着的做派与神情，让我再次深感佩服。

这时，浴室的门开了，阿久津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像是焚了香的蒸气弥漫开来，夹带着肥皂和洗发水的味道，混合着浴盐和香精的香气。

“藤田老大，”他正要用毛巾擦拭身体，注意到藤田的动作，忙湿淋淋地冲到他身边，“你要带家伙去哪儿？”那慌乱的样子好像被父母抛弃的小孩，“难道你已经从这家伙嘴里问出栗木的所在，打算去找他？”

藤田没有对阿久津动怒，也不回答，只见他不发一言地拨开阿久津的手，往玄关走去。

阿久津丝毫不退让：“不是要你待在这里的吗？”

“你不应该是我这边的吗？”藤田冷冷地问。

“我当然是你这边的！你在说什么呀！我不就是因为担心老大你的安全，才一直留在这里吗？”

“那是因为组织的命令吧。”

“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不想帮你，怎么可能特地把这个大叔带来。”

阿久津之所以把我拽来，是因为他听到有流言说有一个叫千叶的男人知道栗木在哪里。

“那就不要阻止我，我要去杀了栗木。”

“请、请等一下！”阿久津张开双手拼命阻拦，“说不定，这个家伙是骗人的。没错，说不定是一个圈套！”

藤田闻言停下脚步，看着阿久津的脸，然后又瞥了我一眼。

“藤田老大，请你现在先不要去！”赤身裸体的阿久津拼命地阻止藤田，背后的刺青因为肌肉变形，仿佛在跃动起舞。“这样吧，明天我就跟这家伙先去那里打探打探，确认他到底有没有撒谎，然后再考虑接下去的行动。”

藤田被说服了，或者说，他被阿久津的热忱打动了，点头说“这样也好”。

阿久津很高兴，瞪着我威胁道：“喂，大叔，明天先带我去那里看看，如果你想耍我们，我可饶不了你！”

“阿久津。”藤田低声喝止。

“是！”

“快把衣服穿上。”

“遵命。”阿久津连蹦带跳地跑回了浴室。

藤田把枪放回鱼缸旁边，再度坐到沙发上。

“可以问你个问题吗？”为了顺利地完成工作，我问他，“对于死亡，你是怎么看的？”

我并不指望他给我一个特别的答案，我猜想他既然身为黑道，大概会逞强说“死没什么可怕”。

藤田像要把我看透似的上下打量着我，然后这么回答：“比起死亡，我更害怕失败。”

“唔。”我说着双手抱胸，这是一个我不能理解的回答。

“千叶先生，你真的很有趣。”因为藤田的这句话，我再一次地感到非常无奈。

5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阿久津拽着塞进他的车，跟他去蕗田町。“快带我去那个公寓。”坐在驾驶座上的阿久津以威胁的口气对我说，“话说回来，这雨怎么还不停啊。”

天空依然乌云密布，丝毫不见放晴。缓缓摆动的雨刷兀自轻轻抚摩着挡风玻璃。真不好意思，都怪我。我坐在副驾驶座上，在心底偷偷道歉。但凡我因为工作而与人类接触的时候，天气总是恶劣的。或大雨倾盆，或疾风骤雨，也会阴雨绵绵、雷雨阵阵—雨势大小或许不尽相同，但总之，阳光明媚的日子我是从不曾见过。

瞄了一眼自动排挡旁的电子钟，我问他：“混黑道的都喜欢清晨七点行动吗？”

“关你屁事！”阿久津边回答，边打了两三个哈欠，眼角还沾着眼屎。

“那是因为一大清早别的黑道分子还没有出来溜达？”我推测的是，莫非现在这个时间段相对安全?

“知道就别啰唆！”阿久津怒道，“你自己不也是混黑道的吗？”

“我可不是混黑道的。我连什么是黑道都没搞明白呢。”

“少胡扯。”

我可没有胡扯，不过要对他解释会很麻烦，也就没再接腔。我的眼睛死死盯着车上的音响，馋得要命：“我可以听这个吗？”

“你想听？亏你还想要听音乐！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处境吗？！”

我不理他，找出播放键，然后用力按了下去。有CD放在里面，轻微的读盘声过后，音乐流泻而出。我背脊一震，原本绷紧的面部神经松缓了下来，我欢欣愉悦，感觉阵阵暖意在心底无限扩大。

“喂，你干吗一副娘娘腔的恶心样子？！”阿久津用余光扫了我一眼，惊讶地问。

“没，我只是因为很喜欢……”我老实地回答。

“你喜欢滚石？”

“滚石？不，我喜欢的是音乐。”

“音乐？要说是音乐，那范围也太广了吧。”

事实上，不论是什么风格的音乐，我都喜欢。确切地说，并不是我一个人，我的同事也都如此：对人类绝无同情或畏惧，却偏爱着他们创作出的音乐。只要时间允许，不，哪怕是挤时间，我们也会伫立在CD店的试听机前，尽情地欣赏音乐。

我们与被派遣来的调查部同事并不会刻意联系，我们根本不在意谁在何处调查着什么人。但几乎可以断言：想见同伴的时候，只要去能听音乐的地方就可以了，大体总能见到一个谁。

“告诉你，这首歌实在是太帅了！《Brown Sugar》。”阿久津指了指音响。

“褐色方糖？”我曾经在咖啡馆里见过那种方糖。

“是这首歌的歌名啦！你居然没听过？这歌可是藤田老大很喜欢的，怎么样，他的确很有品位吧？”阿久津称赞着藤田，就像在夸耀自己一样。

轿车在公路上蜿蜒爬行，最后在一个大的十字路口停了下来。不清楚前面发生了什么事，但估计还是因为那让人抓狂的塞车吧。

顺带提一句，我确信塞车是人类发明的最多余最丑恶的东西，是与音乐相反的另一个极端。这玩意儿居然至今都没被消灭，实在是不可思议。

阿久津拉起手刹，把脸转向我。他的鼻子圆圆的，使他整个容貌显得特别稚嫩。

“我有事想问你。”我开口。

“什么事啊，大叔？”他的口气依旧粗暴，但厌恶程度比昨天轻了些。

“藤田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说什么？你又在耍我？”

“他跟我印象中的黑道分子不太一样。”

我的问题可能出乎他的意料，他一愣，神情转瞬间变得柔和了，但随即又板起了面孔：“那是自然。藤田老大可是人中之龙，他简直就是酷毙了！”他的语气里充满了刻意营造出的不羁。

排在前面的车熄灭了刹车灯，往前驶去，阿久津也跟着放下手刹，踩下油门。车慢慢地往前移动。

“是吗？藤田很与众不同啊？”我稍微有了那么点兴趣。

“你知道我第一次见到藤田老大时的情形吗？”

“我怎么可能会知道。”

“就跟你刚才听滚石的歌发呆的样子差不多，我也有种哐的一记打到头的感觉。我当时脑子里就在想：要死了，就是他了。”

“要死了？这不是身处绝境的时候才说的吗？”

“是绝境没错啊。就像你突然在街上听到摇滚乐，也会吓一跳吧？因为平时不太可能发生嘛。但是偏偏就让我碰到了，这还不是要死了吗？”

“你的表达方式真抽象。”都能用这种方式来相互沟通，不得不说人类实在是一种很奇妙的生物。

“藤田老大真的是很侠义。”他自豪地说。

车又停了，我们似乎碰到了严重的塞车，怎么都无法脱身，就好像一个人陷入泥沼后怎么挣扎都爬不出来一样。

“侠义？”我以前没怎么听说这个词，反问道。

“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阿久津生起一阵优越感，嘲笑道，“查字典去，查字典。”

“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锄强扶弱的意思。”

“锄？”崴脚的话，我倒是知道。（在日语中，“崴脚”和“锄强”的动词一样，都是“くじく”。）

阿久津不知是为刚才的话害臊还是自豪，脸上涌起了红潮，继续说：“藤田老大总是说，黑道原本就是为此而存在的。弱者总是被国家以及法律剥削，只有那些可以无视法律的男子汉才能够拯救他们，也就是说，无法无天的人，对吧？虽然这样的形容只会给人以坏印象，但是却能够帮助弱小，这就是黑道。”

“这就是黑道的定义？”

“定义？”阿久津有点惊讶，歪着头继续说，“只有藤田老大是这样，他跟别的家伙完全不一样。”说着扬起下巴。

“开始往前动了。”注意到前面的休旅车又开动起来，我告诉阿久津。他再次放下手刹，我看着他的侧脸，他的脸阴沉着，似乎有什么烦心事。

“那我再问个问题可以吗？”我决定问出我一直不解的问题。

他依旧若有所思地看向我。

“像藤田那样的人，会招自己人不待见吗？”

“什么意思？”阿久津否认的声音变弱了。

“与众不同的家伙容易遭人嫌，是吧？”我想起昨晚和藤田打电话的“老爷子”那充满嫌恶的声音。

哼！阿久津冷哼一声，踩下油门。

6

如我所料，轿车在公寓对面的马路上停下。这条路两边都是双车道，中间有安全岛隔离，我们把车停在马路对面，离公寓入口有段不算短的距离。

雨势小了，虽然天空依旧灰蒙蒙的一片，透过车窗，可以看到车外的情况。

“是这里吗？”阿久津把手从方向盘上拿开，腔调很生硬，“栗木在这里？”

“是的。”实际上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但根据我得到的信息，应该不会有错。就算万一出错了，也应该是向情报部而不是向我抱怨。

我探身，将脸凑近驾驶座，望向十层楼高的公寓。一看就很高级。那坚固的外墙与藤田藏身的屋子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阿久津正把脑门贴在车窗上打量着外面，当发现我的脸已经凑到他面前的时候，“啊”地发出几乎要被吓破胆的叫声,表情在一瞬间变得看上去像是一个受惊的少年，人跟着畏缩了：“我说大叔，不要把脸凑那么近啦！”

我一声不吭地抽身坐回自己的座位。

“你吓死我了。”他的脸部有些痉挛，我很想问他是不是感受到了死神靠近的寒气—正所谓伴随死亡的寒气。

“喂，是那些人吗？”我注意到几个从公寓里走出来的家伙，忙指着他们问。

阿久津像上了发条的人偶般猛地直起身，盯着窗外高声叫道：“那是栗木！”

我再次探过身去，雨水和来往的车辆多少阻碍了一些视野，但仍能看到对面马路上那群穿西装的男人。

那些人看上去就不是什么善类，打伞的样子倒是算得上端正。只有一个人没有自己打伞，而是走在一个年轻人的伞下。那是个身材中等的中年男子，烫着一头小鬈发。

阿久津不屑地说：“栗木这家伙还是那么嚣张。”

“怎么样，我没说谎吧？栗木的确是在这所公寓里。”

阿久津只是将后脑勺对着我，继续盯着窗外。

过了几分钟，只见一辆黑色的汽车开到他们面前，待栗木等人上车后，便渐渐消失在我们的右前方。

“他好像新雇了人。”阿久津靠在驾驶座上，自言自语似的说道。

“雇人？”

“刚才在栗木身边的人我没见过，一定是新雇来的。”

“保镖？”很早以前，我曾经负责调查过一个干这行的男人。

“大叔，你真的很老土！”阿久津皱着一张脸，“不过那肯定不是什么普通的新人。”

“为什么会雇他呢？”

“大概是为了防备藤田老大吧。”阿久津的声音很严肃，“应该是这样。栗木那家伙是个胆小鬼，估计现在吓得直哆嗦呢。还说什么要杀了藤田老大，我看是害怕被藤田老大先下手干掉吧。喂，大叔。”阿久津转头看着我，眼神认真而坚定。他的眼里和初见时一样布满血丝，却多了一份真挚。

“干什么？”

“你能帮我串下口供吗？”

“什么口供？”

“大叔，你就说你是在撒谎，好吗？如果藤田老大知道栗木真的在这里，他一定会冲过来的，一定会的。你说呢？这样就会很麻烦。所以我们就跟他说，栗木不在这个公寓里，你就跟我统一一下口径，好吗？”

阿久津的话让我觉得不可理喻：“那一开始别来找我不就好了？”

“没办法啊。因为藤田老大听到了你的事情，叫我带你过去，我没办法违抗命令啊，而且我也没想到你竟然真的知道栗木在哪里。”明明不冷，阿久津却抖着脚，他内心的焦躁通过震动从椅子传到了我的臀部。

“那你到底打算怎么做？想对藤田做什么？把他一直关在那个公寓里？”

“啰唆！这种事我怎么会知道！”阿久津像是癫痫发作似的叫着，“组织叫我监视藤田老大，藤田老大想杀了栗木，我该怎么做？我是想帮藤田老大的，但是我不想让他就这么去送死！”

“你认为藤田不应该死吗？”这年轻人难道以为这世界上会有人能永生吗？

“难道不是吗？！”阿久津满腔热血，“要是藤田老大单枪匹马冲到栗木的地盘被杀掉了，就玩完了！”

“为什么？”

“因为藤田老大不能输。”阿久津咬牙切齿地说着，我深深感受到他心底的痛苦，“如果摇滚乐崩了，你也会难过的吧？”

“音乐会死？”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不会啦，是比喻。”

我拍拍胸口松了口气：“不过他也不见得就这么死去吧。”当然，人类注定最终要死亡的。但如果只看眼前，至少没有我的报告藤田就不会死。虽然自杀和病死是死神管辖之外的事情，但在我们调查期间却不会发生。

“啰唆！反正，拜托你就这么说。”阿久津说着比出拜托的手势。这家伙看来相当不擅长求人。“帮我串供就好。”

7

回到藤田所在的屋子，阿久津谎称：“栗木好像已经从那公寓里搬走了。”他没有直接说我提供的信息是假的，也算是用他的方式对我示好。

藤田坐在沙发上，闷闷地回答了一句“是吗”，就没再说话，看不出是失落还是在为下一步行动作打算。

已经过了中午，细雨依旧淅淅沥沥，为原本就昏暗的公寓更增添了一层压抑的气氛。对我来说，雨点敲打地面的声音，却是数十年如一日，早已习以为常。

藤田首先瞥了一眼阿久津，然后望向我，用他那双有着黑眼圈的眼睛无言地却含有特殊意味地瞪着我。

吃完阿久津做的炒饭，藤田终于像是突然想到似的，对阿久津下令：“你去自助洗衣店把衣服洗了。”然后补充解释说，“天气看样子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与其等它自然干，不如用烘干机来得快。”

“遵命。”阿久津愉快地回答，把需要清洗的衣物塞进纸袋，说句“我出发了”，便蹿出公寓，一如朝气蓬勃、讲礼貌的学生。

房间里只剩我与藤田。“其实……”我已经察觉到藤田是为了跟我说话才把阿久津支到自助洗衣店去的，所以当他缓缓地对我开口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其实，栗木的确是在那里吧？阿久津不是什么坏人，但是他撒不了谎。”他说着，双手抱胸，“看到他眼睛骨碌碌转个不停，我马上就知道他撒谎了。”

我耸耸肩，瞬间有点苦恼，不知如何回答合适。

“你不必担心阿久津，跟我坦白吧。跟你说的一样，栗木就在蕗田町的那所公寓里，是吧？”

“你无论如何都要杀了栗木？”

“本来这事情是因为我对他们组的小喽啰出手才引起的。我去做个了断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藤田声音洪亮，却并不让人感觉带有卑鄙的恫吓意味。

“小喽啰？你跟他们打架了？”

“他们把老人拖到巷子里抢钱，这是黑道的人应该干的吗？！”藤田嘴角周围的皱纹更深了，那皱纹就像伤痕一般。天花板上的荧光灯又像是给那些皱纹加深了阴影。

“然后你就忍不住揍了他们？”

“嗯，我揍了他们，还拧断了他们的骨头。”藤田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丝毫不见伸张了正义的满足感，“我是不够成熟，但是我不能原谅那些飞扬跋扈的臭小子。”

“所以栗木就发火了？”

“手下被揍，他面子上挂不住吧。不过，他本来就看我不顺眼，有的是找碴的借口。”藤田淡淡地说着，“总之，我必须去做个了断，我不能一直待在这破公寓里。千叶先生，你也这么想吧？”

“怎么说呢……”我因为他的求助而感到为难。

“其实，刚才老爷子给我消息说，他们下个星期会跟栗木谈判。双方都不带自己人，一对一地坐下谈判，想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你是反对谈判的吧？”

“所以我要在谈判前抓住机会。”藤田的双眼一亮，不是因为兴奋，而是促使他下决心的那坚强的意志力在黑暗中闪烁，“栗木会单独出现在谈判地点，我就是要抓住时机动手。对方如果只有一个人，那我一个人也能干掉他。”他说着把目光落到枪上。

“下星期哪天？”

“星期三，还有六天。”

“原来如此，是这么回事啊。”我险些拍膝叫绝。事情将会如何演变已经一清二楚。我们调查部被派到人间后，共有七天的调查时间。如果结论是“可”，那么调查对象翌日便会身亡。也就是说，我的调查对象会在我来到人间后的第八天死亡。

而这次，我被派到人间的时间是昨天，周三。也就是说，如果藤田会死亡，就是在第八天，也就是下一个周三。

而藤田如果确实打算在那天袭击栗木，那他很有可能当场迎接死亡。虽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但可能性很大。

“你相信这消息？”我问他。

“什么意思？”他的眼睛眯了起来。

“栗木当天真的会不带手下独自赴约吗？不，或者应该说，你的老爷子真的会在那天跟栗木见面？”

“什么意思？”他重复着相同的问题，但是看得出来，他应该已经明白我在说什么了。

没必要故弄玄虚，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就说：“难道你就不可能被出卖？”

如果是这样，就很容易明白了。藤田的组和栗木做了交易—多半是因为金钱吧。人类对金钱有着令人不可思议的执念。明明有着比金钱贵重无数倍的音乐，他们却偏偏肯为了金钱几乎可以做任何事。

所以藤田被出卖了，极有可能。牺牲的羔羊—我脑中浮现出这么一个词，然后开始想象下周三可能发生的情形：藤田为了杀栗木而冲到路上，结果事先埋伏好的栗木手下像沸腾的水蒸气般突然冒出，齐刷刷举枪对着他，紧接着毫无征兆地集体开火，于是藤田倒在地上，西装被鲜血染红，逐渐失去原本的颜色—这应该就是写好的剧本吧。

藤田怒目圆睁，几乎想要把我生吞活剥：“你是想说老爷子会把我卖掉？”但他并没有朝我扑上来。

“有这个可能。”我们只有在第八天见证调查对象死亡时才能知道他们的死因，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作出预测。

“千叶先生，你是认真的吗？”

“工作当然要认真啊。

“工作？”

藤田的反问让我一时失措，我赶紧扔了一个别的问题过去，尽管我对此不感兴趣，也不是非问不可，但为了掩饰一时失言，我还是问了：“如果真是那样，如果那真的是个圈套，你打算怎么做？会放弃刺杀栗木的念头吗？”

“不。”藤田这时突然松脱了集中到面部上的劲道，适才的坚定与执着如烟雾般消逝，“我还是会去杀他。”他的声音很平静，“我怎么能输给那种违背道义的人。”

我很想告诉他：“真可惜，你输的几率相当高。”我问他：“如果你死了呢？”

“那也比落荒而逃好。这是我的心声。”藤田的表情没有一丝虚假。只要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我就打算给出“可”的结论了，所以我在心里回应他说：“是你的心声啊，那就好。”

8

接下去的几天，过得风平浪静。虽然按常理，既然已经有了结论，就应该快点把报告交上去以完成工作，但如果这么做，我就会损失好几天听音乐的机会，所以我坚持在公寓里赖到最后一天，其间监察部自然也曾来询问工作进展如何，而我也跟往常一样暧昧地回答他们“正在调查”。所幸的是，阿久津带了一部小型收录机过来，所以在公寓里也能听到音乐。

而藤田就像把栗木的事情抛到了九霄云外，每天过着平凡的日子：表扬阿久津做的饭菜，偶尔睡睡午觉，偶尔锻炼锻炼肌肉，偶尔还同我一起欣赏音乐。

“混黑道的一般不会听这种东西，说是这跟我们的传统文化不符。”藤田坐在沙发上，朝我挤了一眼，“但是，酷的东西就是酷，对吧？”他指着收录机说，“这首歌是滚石乐队的《Rocks Off》。”听起来像是一首歌名。“看见已经六十多岁的米克•贾格尔仍然在唱摇滚，不由得就热血沸腾。如果能像他那样做个有着一股子傻劲却又很酷的成年人，感觉还真不赖。”

“是这样啊。”虽然我并不是很能理解他的话，但礼貌性的附和总是要的。重要的是，我现在听到的歌曲在酣畅中带着强烈的跃动，让人通体舒爽，听着这样的音乐，我感到很幸福。

“喂，大叔，藤田老大的味道特别吧？”阿久津插嘴道。

我差点要问他“什么叫味道特别，难道你吃过他的肉”，但很快断定这一定也是一种修辞手法。

变故发生在周一，也就是第六天。

夜晚十一点，窗帘紧闭的窗外，雨点依旧在敲打着路面。这时的雨势似乎比白天更猛烈了，仿佛要趁着黑夜冲洗掉整个街区的秽物一般。

藤田正在浴室里洗澡，我和阿久津躺在沙发上。阿久津对我的戒备已经从“不知底细的敌人”放松到了“不知底细的同居者”。也许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吧，他称呼我“大叔”的时候，语气也多了些许亲昵。

这时，阿久津的手机响了。那是毫无感情、不成调的电子音。阿久津拿起电话跑到窗边。

我不是非常感兴趣，但仍然将注意力集中到这通电话上，捕捉他们的谈话内容。

“喂，阿久津。”不讲究的声音。这声音同前几天听到的老爷子的不同，更粗暴，更具攻击性。“你到底有没有好好监视他？”

“有。”阿久津的声音没什么力气。

“就是后天，知道吗？把藤田带来，一旦失败，你知道会有什么下场。”

“是。”

“你要是这种时候都发挥不了作用，也就不用再混了。”

“但是，藤田老大他……”

“不要总是藤田老大、藤田老大地挂在嘴上，藤田已经过时了。现在已经不是讲什么诚信、侠义的年代了，如今的主流是谈判、谈判！”

是吗，原来如今已是谈判的时代了，我感觉又学到了一点新知识。

“你要是继续待在那条船上，小心连你也一起沉下去。总之，就是后天，不许失败。这边也已经跟栗木谈妥了。听明白没，阿久津！”

挂了电话，阿久津咂了下嘴，坐回到沙发上。他表情很痛苦，仿佛背负着一块看不见的巨石。

“怎么了？”我假装不了解情况，开口问他。

“在想一些事情……”连我都能猜到，阿久津其实早就知道藤田被同伴设计的事，而他之所以会在这公寓里，无疑是奉命前来监视藤田的。

“大叔，假设……”阿久津开口说道，他的视线飘忽不定，声音中也带着平日少见的依赖，像是有求于我，“假设，藤田老大要是被一大群敌人包围的话……”

“被栗木的人？”

“不管是谁，反正就是大批敌人。”阿久津强调着，好像在为我的脑袋转不过弯来而发火，“你觉得，藤田老大能对付一大群敌人吗？你觉得他会赢吗？”

“你在担心什么？”

“我不想他输。”阿久津把目光投向天花板，眼神的焦点却并不像是落在壁纸的花纹上。“我说他不会输。”这句重复的话虽然是断定语气，声音却听得出有些颤抖。

我可以回答他说“可惜，如果藤田被大批黑道分子包围，那一定只有死路一条”，但我特意把话放在了肚子里。我不认为阿久津会相信我所说的话，也不觉得有必要告诉他。

当天深夜，我和上司取得了联系。

“怎么样？”对方问我，我爽快地回答：“‘可’吧。”

“我知道了。”他这也是一贯的回答。我们的报告基本上都是“可”，所以一切都只是形式而已。

早晨来临后，我就向藤田打声招呼走人吧。我这么想着，伴随着收录机里传来的萨克斯乐曲摇摆起身体。

然而后来，阿久津把还在睡梦中的我强行叫了起来。当然我是不需要睡眠的，所谓睡觉也不过就是躺着装装样子而已。但当阿久津拿一张充满愤怒与紧张的面孔对着我、摇晃着我的身体、要我“安静，别说话，先出去”的时候，我还是稍许吃了一惊。阿久津也不多解释，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就把我拽出了屋子，乘上电梯，出了公寓。

然后，他把我像塞行李一样塞进了副驾驶座，他自己则以一种悲壮得让人发笑的神情坐到了驾驶座上。他双手紧握方向盘，摆出一副逼自己下定决心的样子，说道：“出发！”

车轮摩擦着地面向前进。头灯照亮了倾盆而下的雨。我问他“要去哪儿”，同时瞄了一眼时钟：凌晨一点，也就是我进行调查的最后一

天。虽说报告已经交上去了，没必要慌张，可也没心思和阿久津一起驾车兜风。

阿久津的声音却相当亢奋，他说："去栗木那儿！"

"栗木那儿？"

"去做了他。"阿久津的声音沙哑了。我看得出，其实他的心里正被恐惧笼罩。

"去做了他？"

"听好，"阿久津说话的气势如决堤的洪水般一发而不可收，"你听好，大叔，藤田老大处境不妙。我只告诉你一个人，这一切都是圈套，都是事先设计好的。"

我虽然早就察觉到了这一切，可还是一语不发听他说。

"但是，我忍不住了，我不允许他们这么做。藤田老大是不能输给那些毫无原则的家伙的，你说对吧？"

"你说的毫无原则的家伙也包括你吗？"

我的反问让阿久津一愣，在一瞬间松开了油门，过了一会儿，他咬着牙承认："是的，我也是。我是个白痴。我胆小怕事，只会盲目听从组织的命令。我实在是差劲，太差劲了！但现在还来得及！现在醒悟还来得及！你说呢？"

"你到底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就去杀了栗木。只要赶在藤田老大前面杀掉栗木，那藤田老大就不会被牵连了，是吧？”

为什么人类说什么话总希望得到他人的同意呢?

“只要我们抢先杀掉栗木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一定是阿久津绞尽脑汁后的选择，但这种被热血冲昏头的计划怎么看都不是明智之举。我坐在副驾驶座上系好安全带，眉头拧在了一起：“说什么我们、我们的，为什么把我也算进去啊？”这一点我首先就不同意。

9

阿久津毫不犹豫地径直驾车到了蕗田町，停在了那栋高级公寓前，与上次一样，他依旧把车停在宽车道上。透过车窗，能看见深褐色的建筑物屹立在右手边的马路上，漆黑的雨夜更是为它平添了一分不安稳的色彩。

我看看阿久津，只见他沉默地握紧了方向盘，手上血管暴突。很显然，他是在同袭上心头的恐惧作斗争。我猜，他的牙很快要咯咯打战了。

“大叔，这个，拿好。”他从副驾驶座前的仪表盘里找出两把黑乎乎的手枪，一把递给我，一把自己握在手上，“事到如今，我们只有一鼓作气杀进去了。”

我不慌不忙地观察着手中的枪，和以前一样，在我眼里只是个粗制滥造的破玩意儿。

那就上吧。我的手刚碰到车门，耳朵里却传来阿久津惊慌的尖叫声：“啊！”只见他两眼笔直地望着挡风玻璃，张口结舌，呆若木鸡。

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借着没有熄灭的车头灯，我看见几个男人走过来的身影。大约有五个，身披花哨的西装，表情狰狞。他们没有打伞，在雨中大步朝我们逼近。他们的双手低调地垂在身侧，但很明显，每个人的手里都握着枪。

“这是……”阿久津大张着嘴，想必脑中一片空白，因为他既没有飞身出车对着他们一通扫射，也没有自暴自弃地踩下油门夺路而逃。他只是呆若木鸡。

不一会儿，我就听到身边响起了粗重的脚步声。那些男人拿着大石头和金属对准车窗就是一阵猛砸，终于，阿久津不堪忍受，打开了车门。

凶神恶煞的男人们很快就把我和阿久津拖出车外，只听他们七嘴八舌地叫嚷着“你们上次也来过这里吧”“开这么好的车，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快说，你们是哪儿的”“啊，你不是藤田那家伙的小弟吗？来得正好，快把他带走”“快带他走”。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此起彼伏，吵闹不堪。而我们就这么被拽着横穿过双车道的马路，进了那所公寓。

10

我第一次尝到了被人类抓住并被绑在椅子上的滋味。

在一间貌似会客室的宽敞房间里，我被他们用胶带一圈圈地捆绑在木椅子上，在我的身旁，坐着同样造型的阿久津。

夜应该已经很深了，明晃晃的日光灯却照得室内很明亮。

墙上挂着一幅用毛笔书写的汉字书法挂轴。墙壁也好，桌椅也罢，都凸显着木材的天然之美，整间房子洋溢着传统的风趣。就在这别致静谧的氛围中，却偏偏杵着好几个黑道分子。

阿久津口中流着血，耷拉着脑袋，鼻青眼肿，呼吸急促。

“喂，叫你把藤田叫来。”光头男站在阿久津面前，把玩着一把手杖似的东西。之前他用那玩意儿揍了阿久津好多次，连我也挨了二十二下。但阿久津狠狠地回瞪了他一眼，好像在说：“休想让我告诉你们！”

“老爷子，怎么办？”光头男回头问道。那里摆放着一张柔软的黑色沙发，一个肥硕的中年男人正在吞云吐雾。

那正是栗木。和几天前在路上看到的一样，他还是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他鼻子硕大，眼睛细长，和藤田完全不是同类，我不由感慨：黑道的人也是各不相同的嘛。

“问问旁边的那个家伙。”栗木夹着香烟的右手朝我指来。

“这家伙刚才也被痛打了一顿，却连哼都不哼一声。”

没错，我是连哼都不哼一声。虽然我被抽耳光、被棍子打，甚至被沙包砸，但这一切既不会让我有半丝痛楚，也不会让我害怕，甚至连让我发表感想的价值都没有。虽然我也装模作样地呻吟了几声，但恐怕演技并不怎么逼真。

“那拔了他的指甲吧！”身后一个残忍的年轻人这么提议。我暗自抱歉：“真不好意思，就算是拔了指甲也是一样。”

“大叔，不要说。”阿久津努力地挤出几个字，我知道，那是对我的哀求与忠告，也许甚至还包含着对我的几分信赖。但我没有动容，只是环顾四周，考虑着该如何找时机抽身。我打算适当地见识一番之后就回去。报告已经交上去了，现在我做的事近似于售后服务、不给补贴的加班。我一直坚持做好分内事，分外的事情不去管它。

我扫视着房间内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看上去都粗鲁浅薄、毫无内涵，让人完全提不起兴趣。只是一我的目光停在了门旁。在那扇豪华的木门旁，站着一个高头大耳的男子，他双手抱胸，盯着我，眼里充满笑意，像是在看一场好戏。

我立刻回过神来，小声嘀咕了句：“原来如此。”

“你在说什么！”手持棍子的光头男气势汹汹地冲到我面前，高声喝问道，太阳穴上的伤疤此刻尤显狰狞。

“我来告诉你藤田的电话号码。”我说。话音刚落，就见阿久津瞪大眼睛看着我，身体拼命挣扎着，几乎要连人带椅地撞过来。他冲我

大声吼道：“大叔！你在想什么！你要背叛我们吗？！”他喊声不断，我不禁感到佩服，没想到他居然还剩这么多体力。

我把暗记在心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们，几乎与此同时，阿久津发出了小孩抽泣般的呻吟声。或许是觉得这一切很可笑，我听见有人在不远处偷偷地笑了。

光头男回头朝栗木点了点头，然后马上伸手拎起桌上的电话拨号，一面威胁说：“要是假的我就杀了你。”

“大叔，你居然背叛我们！”阿久津气得要喷血了。

“藤田会来救你的。”我说。身为一个讲侠义的男人，他不可能不来。

“你！”阿久津咬牙切齿，五官都拧成了一团，“他们就是要他来！你想让他们杀了藤田老大吗？！”

我不得不放低声音问他：“喂，你觉得藤田会输吗？”

“什么？”阿久津睁大了眼睛。

“你不相信藤田？”他不是一直都在对我絮絮叨叨地倾诉着对藤田的崇拜之情吗?

藤田不会死。

我明确知道这一点，因为，藤田的死期是明天。这话是专门调查藤田是否该死的我说的，所以有着绝对权威。在调查期间，对象不会死，而且这期间连致死事件都不会发生。

也就是说，不管藤田明天横穿马路时碰巧被闯红灯的轻型卡车撞死，还是因为救溺水的小青年而跳到河里淹死，但至少今天，他不会死在这里。

“我也想相信他啊。”阿久津万念俱灰似的小声说道，“但这么多人，藤田老大一定会很惨的。”这时候，放下听筒的光头男子嚷嚷着：“藤田那家伙好像马上就要冲过来了，好像是一个人来。”

“真是个蠢货。”我看见栗木苦笑着说，他狠狠地将烟蒂捻熄在烟灰缸里，“他那种叫迂腐，现在早不流行了。”他大声说完，众人立刻发出附和的笑声。

我又一次看向那个站在门边、有一双招风耳的男人，他跟其他黑道分子不同，脸上没有丝毫兴奋的神色，甚至还是挂着一抹冷笑倚靠在墙边。仔细观察他那没有感情的眼眸，就能发现他其实是在刻意保持距离。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他是我的同事，调查部的一员。我听说他比我早一天被派到人间，但并不清楚他负责调查的对象是谁。

前几天，阿久津曾经说过栗木手下多了个以前没见过的人，大概是新雇来的护卫，应该就是在说我的这个同事吧。换言之，他负责调查的，正是栗木。

我同事的调查工作比我早开始一天，这就表示，栗木将会命丧今日，而我的同事之所以此时此刻出现在这里，想必也是为了见证死亡。

“栗木今天丧命，而藤田是明天。”我这么明确地说了，可阿久津似乎并没有听到。我说完就靠到了椅背上。

“我说，藤田老大真、真的会赢吗？”阿久津带着怯意小声问我，他鼻子下方的血已经凝固了。

“很快就知道了。”我没心没肺地回答。

老实说，我对藤田的输赢没有兴趣，我工作的结果不会因此发生改变，上头对我工作的评价也不会因此而提高。只不过我的想法稍微有一些改变：反正已经被卷到这种场面里来了，那就把这场戏看到底吧。

“藤田老大是不会输的。”手臂被绑住的阿久津在我身边握紧了拳头。他已经不会再来征求我的同意了。而我，只是在一边默默地听着他上百遍地喃喃重复着“要锄强扶弱”。

暴风雪中的死神

1

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雪。我透过窗眺望着外面的景色，别墅周围一片白茫茫，白桦林也被白雪覆盖住，看不出树的轮廓了。

雪丝毫没有要停的样子，雪花如羽毛、似棉絮，静悄悄地纷纷飘落。时间已过清晨六点，还无法确定太阳的位置。

“这天完全没放晴呢，快把窗帘拉上，看了就心烦。”在我身后说话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名叫英一。他戴着一副银边眼镜，身材肥胖，像肚子里装了一只啤酒桶。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总之看上去就是那种再典型不过的人类——懒散又不负责任。

“是啊。”我以文质彬彬的口吻应着，拉上了窗帘。这次的我是一个“举止有礼的好青年”。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别墅进门后右手边靠里的一个宽敞的地方。连我在内，一共有五个留宿的客人正在会客室的沙发上面对面地坐着。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我正对面说话的女子名叫真由子，约莫二十六七岁，身材纤细，皮肤白皙，略带茶色的长发尤为醒目。

“田村夫人的情况怎么样？”身穿白衣的厨师向我询问，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或许是因为下垂的刘海和那张娃娃脸，他看上去不像有四十岁。

“刚才我去看她的时候已经睡着了。”我回答。田村聪江正在二楼的卧室里打着鼾。不过我并不清楚，她算是昏死过去，还是昏死过去后醒过来又睡着了。

“你好像是叫千叶吧？”英一用食指扶了下眼镜，开始找我的碴。

“是的。”

“这一切都得怪你。”他噘着嘴，看我的眼神犹如看着不祥的符咒。

“怪我？”我继续我的好青年扮相，示弱地应道。

“我们几个都是之前就预定好要在这幢别墅留宿的，还有邀请函呢，但是，”他下巴上下垂的肉伴随着他的说话声不停抖动着，“你不是这样的吧？”

我叹了一口气，努力装出一副非常抱歉的神情，撒谎道：“雪实在太大了，我只能在这里避难啊……”我来这幢别墅才不是要避难，而是为了工作。

“都是因为你来了，才会发生这种事情。事情都被你搞砸了！”英一喋喋不休地抱怨着，我不明白他所说的“搞砸了”的意思，但我并没有提出反问，而是继续摆着“怎么会这样”的困惑表情装可怜。

“英一，你这就是在挑刺了。”在他身边的男子责备道。这个额头与眉间布满皱纹的男人姓权藤，是英一的父亲，似乎刚刚退休。

但是英一并不罢休，继续责问我：“莫非是你杀了那个大叔？！”他边说边用大拇指指向他身后的“那个大叔”。他指的是倒在厨

房入口附近的田村干夫，一具脸朝下、口吐白沫的尸体。

“没有证据就不要信口雌黄，英一！”权藤厉声说道。

真由子细弱的声音轻轻响起：“可是千叶先生一点都不害怕呢。”她有一张优雅的面孔。“像我现在可是怕得要命……”

“这不是很正常吗？”话都到喉咙口了。我可是死神啊，和人类的死亡有着最密切的联系。这么说吧，就算我看到尸体，最多也就无聊地说一句“又死了吗”而已。

2

这次对我下达的指示比平时更为冷淡。昨天下午，大雪下个不停，我被扔到白桦林里，情报部的家伙只是对我说：“笔直走十分钟左右就可以看到一幢别墅，你去那里借口躲避暴风雪住下。”

“田村聪江在那个别墅里？”我确认道，情报部的家伙则回答：“没错，他们夫妻俩应该都来了。”

“那个别墅是田村聪江平时的住所？”

“不，田村聪江的丈夫在东京开私人诊所，这次只是来旅行而已。”

“旅行？那别墅是旅馆？”

“最早的主人据说是十九世纪的一个俄罗斯人，他离开这个国家后，这别墅就由别人来管理了。那是一幢两层建筑，看上去挺肃穆的。或者说很有风格吧。据说现在开放给普通人有偿使用，其实差不多就是小旅馆啦。”

“他们是夫妻俩甜蜜旅行吗？”

“不，不是。应该还有几个人一起来的。”情报部的家伙飞快地说着，一看就知道他想快点跑路，“除了田村夫妇以外还有三个人会来留宿，算上雇来的厨师就是四个人。”

“你早说啊！”我火了。他不理会我，继续说：“他们是有邀请函的，好像是收到了中奖的明信片，上面写着‘豪华别墅三日两夜游’，才

聚集到这里来的。”

“中奖的明信片？”我凭直觉事有蹊跷，也把这感想直接说了出来，“这也太可疑了吧？”

“是很可疑啊。”情报部的家伙认为理所当然似的点头附和道，“肯定有什么人心怀不轨，把人叫到这种深山老林里的别墅，想干点什么事出来。”

“什么人是指谁？他有什么目的？”

“谁知道。”他发出滑稽的声音。

“问你件事可以吗？”

他以耸肩代替肯定回答。

“为什么就只告诉我这些信息？”如果我不积极地询问，他肯定什么都不告诉我。虽然说情报部的工作是列出死亡人选，然后收集相关信息，而我们调查部的工作则是据此进行调查确认，但这也太冷淡了吧！恼火过后，我转而觉得诡异了。

他反倒大模大样地反问道：“难道没有详细信息会对你的工作产生障碍？”

“不会。”我立刻回答。

“所以喽。你们调查部只要做好分配的工作就行了。反正你们也掌握不了事件的全貌，就算拿到信息也用不到。总之你快去吧，雪越积越深，会很难走的哦。”

虽然那句“反正你们也……”的断言让我有些不爽，但争论起来太麻烦，所以迈步就走，却听他在背后直嚷嚷：“啊，对了对了——”

“怎么了？”

“顺带提一句，那别墅里应该会死好几个。”

我转过身，挑了挑眉：“什么意思？”

“那别墅的住客里有几个人的调查报告结果已经是‘可’了。”

“除了田村聪江以外？”

“当然。大家调查的速度很快，报告很快都交了上来，所以这次就碰到一起发生了。”

“那么急着报告做什么？”与其说我在发泄对同事的不满，不如说我是真的有这个疑问。我实在无法理解这种不好好调查就把“可”的报告交上去的心态。

“谁知道呢。只要调查部交报告上来，早晚都不是问题。”他说，“总之那别墅里除了田村聪江以外，还有几个人会死。要说哪个最早嘛……”他流露出搜索记忆的表情，说，“应该是田村干夫吧。”

“田村聪江的丈夫？”

“是的，田村干夫明天就会死。”

“别人明天也会死吗？”

“在大雪封门的别墅里，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这事你不多少觉得有些戏剧性吗？”

“还好吧。”我不关心这些，淡淡地回答道。反正我们也掌握不了事件的全貌，有了信息也用不到。雪埋住脚了，我抬起脚，再往前迈步。踏到雪上的脚步声交错着陷入雪中的声音，听上去颇像有节奏感的音乐，令我心情愉快。

最后，我是在那天下午三点多才到达了别墅。全体住宿的客人正围坐在大堂的暖炉边，他们对于我这个浑身积雪的不速之客自然深感怀疑。我感觉到他们把我看作是个大麻烦，甚至千方百计想要把我赶走，所以我努力表现出疲惫不堪的样子，怯弱地表示一旦被赶到外面，我将因世态炎凉而死，而不是暴风雪，最后终于让他们同意我借宿。

吃晚饭的时候，我问他们：“大家旅行的目的是什么呢？”

田村干夫便俨然一副代表全体成员的样子解释道：“不，我们都是偶然被旅行社抽中才来的。”

“抽中？”

“抽中的是信州别墅的双人房。我还是第一次中这种奖，所以就带着老婆一起来了。”可能是因为医生平日里经常接触病人的缘故吧，他似乎很习惯于向人解释事情的起因。在他身边的田村聪江白发苍苍，垂着头。

借此，大家依次作了自我介绍。

刚步入老年的权藤首先低声说道：“我姓权藤，和年纪这么大的儿子一起出来旅行还挺奇怪的，不过偶尔为之也不错，父子旅行，呵呵。”说着硬是挤出一丝笑容来。

“就因为你干这种怪事，起暴风雪了吧！”英一侧过头去抱怨道。他双颊一鼓，两团肉就挤到下巴来了。

“我现在在东京差不多算是个小演员。”真由子低着头，有点害羞地说着，“最近经常会中这种旅行奖，不过总是没能去成。这次因为觉得这边的深山很有意思，所以就来看看。我的男朋友本来说好晚点也会来的，现在还没到……”她说着担心地看着柱子上的钟。

“雪这么大，估计够呛啊。”正在摆盘子的厨师说。他是有口无心，声音听上去很有礼貌，却不带任何感情。

“要是你那个男朋友来不了，你看我这个笨蛋儿子怎么样？你就陪他睡吧，他才三十五岁，还单身哦。”权藤说完这番既可理解为下流玩笑，又可理解为可怜天下父母心的话，咧开嘴露出了牙齿。

真由子的眉毛在一瞬间拧了起来，然后露出尴尬的笑容，低声道：“那怎么行。”我想她说不定此时正在心里大骂他神经病呢。

“你也介绍下自己吧。”田村催促娃娃脸厨师道。厨师被这突如其来的点名吓了一跳，手上装沙拉的盘子差点拿不稳。只听他语调轻快活泼地回答道：“我上个月前还在东京一家旅馆做大厨，如今辞职后靠朋友介绍专门上门做主厨。今天也是突然接到电话要我过来的，所以我跟大家一样，也是第一次来这幢别墅。”

然后他告诉我们，这里备有大量食材。“所以就算因为暴风雪被困在这里，也不用担心会饿死哦。”他微笑着说道。

“或许明天雪就会停了吧。”真由子轻声说。于是田村干夫提议：“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去瞭望台吧？这附近的山里好像有一个呢。”

“瞭望台啊……”真由子看来不是很有兴趣。

“好像挺有趣呢。”权藤嘴上这么回答，却表现得毫无兴趣。

“那大家一起去吧！”娃娃脸厨师话音刚落，英一也跟着点头，于是突然就变成了大家无论如何都必须去瞭望台，令人不免觉得好笑。

“不过可别小看这暴风雪，说不定还要下很久呢。”英一嘟囔了一句。

“甜的？（在日语中，“甜的”与“小看”为同一词，均作“甘い”。）暴风雪也有味道吗？”我脱口问道。

“你……”英一被我的问题惊呆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田村站起身对娃娃脸厨师说：“大厨，你一个人上菜很费时吧，我们夫妻来帮你端盘子。”

“是啊，我们坐得离厨房最近。”田村夫人连忙也站起身来。

他们夫妻死期将至，据情报部的家伙所言，田村干夫将在第二天死亡，他的夫人应该也会因为我的报告而在一周后死亡。剩下的时间很珍贵啊，不要浪费在准备饭菜这种事情上——我很想这么对他们说，不过自然说不出口。

这就是昨天，也就是第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3

然后就是今天，第二天。我们聚集在会客室里，远远地看着田村干夫的尸体。真由子小声地问：“警察怎么说？有人报警了吗？”

“电话不通。”回答的是权藤。在这些人当中，除了我以外，最冷静的就是他了。虽然他的脸有点扭曲，不过也可以认为是他原本就有的皱纹造成的。“电话线大概被暴风雪给刮断了吧，手机在这里也没信号。”

“没想到日本还有手机没信号的地方！”真由子像是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恐怖的了，发出了绝望的声音。

“我说，”英一放下二郎腿，支起上半身问，“那大叔真是中毒死的吗？”

“中毒？”真由子的眼睛瞪圆了，“是中毒吗？”

“应该是中毒吧。”权藤点点头，神色凝重，“没有伤口，头颈也没有被勒的痕迹。呕吐和抓胸口的样子，都很像中毒身亡。”

“或许是心脏病发作吧。”英一说。

“也不能说没这个可能，不过看尸体更像是中毒身亡。”

这番断言里透着基于多年经验的自信，令我心生敬佩。

“马钱子碱！”真由子冷不丁嘟囔了一句，看样子她是忍不住脱口而出。

“那是什么？”我忙问她。她一惊，有些害羞似的解释说：“啊，没什么，这是外国推理小说里经常提到的一种毒药名称。我经常看这类小说，所以不由自主就想到了……这应该是虚构的毒药吧？”

“不知道。”我轻描淡写地带过。

“我老爸以前是警察。”英一像是站在远处指着某样讨厌的东西似的，看了看权藤说，“他一直兢兢业业工作到退休，是个刑警，所以这种场面，他比我们这些人要来得习惯。”

真由子的眼中一瞬间掠过安心与感动，大概因为有一个老刑警在场增强了她的安全感，但同时仍不免感到恐惧：“如果是服毒的话，应该是自杀吧？”

“不清楚。”权藤双臂抱胸，用力抿起嘴唇。

“假设田村先生不是自杀的，那就说明有个人会是凶手，是吧？”真由子口齿伶俐地说着，“在被暴风雪封锁的地方发生杀人案件，这不就变成推理小说里的场景了吗？如果真是自杀就好了……”

“是自杀就好了？你倒是说得轻巧。”英一冷哼一声。

“那你是要他杀才好？”真由子柳眉倒竖，看来她实际上是个强势的女人。

“说起来，好像是有小说描写孤岛上连续发生杀人案件呢，像《东方快车谋杀案》这种。”娃娃脸厨师冒出这么一句。

“那不一样。”真由子犹犹豫豫地明确指出他的错误，“那本是别的类型的小说。”

“啊，是这样吗？”

“很遗憾。”我开口，“我不认为这是自杀。”

“哎？”真由子一脸惊讶地看着我。“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英一也透过眼镜盯着我。对我来说，理所当然能够断定田村干夫非自杀。

在我们调查后所发生的死亡，只限于由意外事故或者不幸事件导致的突发性死亡。老死、病死和自杀都与我们无关。情报部之前说过，田村干夫的调查报告结论为“可”，这就表示我的同事已经调查过他——也就是说，他不可能自杀。

“不是自杀是什么？难道说有人给那大叔下毒了？”英一瞪着眼睛。

权藤轻抚下巴，一脸的凶相，随后他开口说：“厨房里好像留有两只杯子？”

“是啊。”其他人跟着点头。在田村陈尸的厨房里，发现了两只葡萄酒杯。两只杯子虽然摆放得有一段距离，但都是杯底残留着浅浅一层类似于红酒的液体。从娃娃脸厨师坚持说昨晚这里并没有这两只杯子来看，可以推测是半夜里有人用过了。

考虑到田村聪江所说的田村嗜酒这一点，能基本确认其中一只是田村用过的。

“有两只杯子就表示还有一个人在场，对吧？”英一一一扫视众人，仿佛想要把那个人揪出来，“会不会就是那个人把毒药掺进酒里的？”

“这酒是昨晚各位喝剩下的。”娃娃脸厨师怯生生地说。

“也就是说，毒药并不是事先掺进去的。”权藤松开交叉在胸前的双手，重新坐到沙发上，“那田村先生大概是什么时候死的呢？”

“那应该是……”我搜索着记忆，“大概是清晨五点到六点之间。”由于我回答的速度实在太快，其他住客都用怪异的眼光注视着我。我暗叫糟糕，英一已凑过身来质问了：“为什么你连这都知道？”

“实际上，”我忙解释，“我的房间就在楼梯旁边，有人经过都能听到脚步声。”

“所以呢？”权藤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看他瞪我的那架势，就好像只要我一语不实，他就要实施反扑。

“早上五点左右，我听到外面有动静。因为好奇，我就往门外看了看，结果正好看见田村先生往楼梯走。”

住客和厨师的房间都在二楼。走上楼梯，右手边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侧各有五扇房门。我的房间在最靠外的右手边，正对面隔着走廊的恰好是田村夫妇的房间。

“你是通过猫眼看的吗？”

“猫眼？嗯，是的。我正好看见田村先生一个人从房间里走出来。”

说实话，不只田村出门的那个瞬间，我一整晚都通过猫眼窥视着屋外。对我来说，不管是躺在床上睡觉还是站在门前，体力的消耗都差不多，坚持几小时几天都没有问题。所以，我原本打算在田村聪江

从正对面的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假装碰巧遇到，然后凑上去搭话。因此我整晚守在门后等待时机。

于是清早五点左右，我看见田村干夫走出房门。大概是睡不着吧，我看见他闷闷不乐地出了房间，脚步沉重地走向楼梯。

“你为什么五点还醒着？”英一尖锐地追问。

“因为担心这暴风雪，”我煞有介事地瞎说，“所以睡不着。”

“发现尸体的时候是六点吧？”权藤确认道。

发现尸体的是我与田村聪江。田村的身影消失在楼下后，约莫过了一个小时，田村聪江也从房里走了出来。我按照计划，假装正好开门出房间，和她打了招呼。她端庄地微微一笑：“我醒过来发现我丈夫不在房里。他上哪去了呢？”那时，她的语气还很从容自得，想必根本未曾预料到丈夫的死亡。

我们一起下到一楼，接着就在厨房门口发现了田村干夫倒在那里。

“我是听到田村夫人的惨叫声后立刻起身下楼的。”娃娃脸厨师摸着下巴说。

“我跟儿子也是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就起床了。”权藤歪着嘴，伸出食指指向真由子，“那时候你也在楼梯那里吧。”

“因为那惨叫声实在很凄厉啊！”真由子好像要重现当时的惊恐，伸手拍着胸口，十足地诠释了什么叫作夸张。

“也就是说，”娃娃脸厨师说，“那个时候大家都在二楼，对吧？那到底是谁跟田村先生一起喝酒的呢？”

“大概逃出去了吧。”我脱口而出，并且认为这个设想很合理。

“逃到暴风雪里？”权藤望向拉着窗帘的窗口，“这别墅不是锁门了吗？”

视线集中到娃娃脸厨师身上。大家很自然地把负责做饭的他看成是别墅主人方的代表。他回答：“基本上，正门是会锁的。”

“那么……”真由子脸色铁青，“凶手消失到哪里去了呢？”

“也不一定是消失了。”权藤依旧沉着冷静，“也有可能是我们当中的某一个人在和田村先生一起喝完酒后回到了二楼。他只要在听到田村夫人惨叫后若无其事地冲到一楼就可以了，没必要逃到外面去。”

“但是，”我下意识地说，“夜里并没有其他人下楼啊。”

“为什么你能这么肯定？”英一看我的眼神充满狐疑。

我当然不可能告诉他们，我整晚都在门后监视走廊上的动静，于是就说：“刚才我也说了，我的房间就在楼梯旁边，有人经过我立刻就可以知道。”

“别傻了。”权藤肯定地说，“你也是人，不可能一直醒着，说不定在你睡着的时候有人下去了。”

我不是人类，我一直醒着。很遗憾，我不能告诉你们真相。“我没有乱说。”明知没人相信，但我还是坚持叙说事实：清早五点到六点期

间，除了田村干夫，没有人上下过那道楼梯。

“找找看，说不定哪个地方还有通往外面的门或者窗子吧。”娃娃脸厨师说，“说不定凶手是从那里逃出去的。”

“但是，”英一突然说，“如果是毒杀，那么像你这种娇滴滴的小美人也能办到吧。”他脸朝外面不满地嘟囔，像是在自言自语，音量却又响得大家都能听见。

“你这是什么意思？”真由子满脸惊愕。

“是你杀了田村先生吧？”英一的态度像是在捉弄她，又像是头脑陷入了混乱，逮谁惹谁，也像是不小心暴露了对女性的施虐心理。

“英一，住口！”权藤喝住他，“没有证据不许乱说话。”

这话果然符合他“前刑警”的身份。

“我有什么理由要杀田村先生？”

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她身上，我感觉得到那视线的灼热。从昨天吃晚餐的时候就是这样了，其他住客在望向真由子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眼神里带着某种热情：也许是因为这里就真由子一个年轻女人，他们望着她时的那种紧张感，既可以理解为对于异性的好奇心，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极端的厌恶情绪。

“比方说，”她像是灵光一闪，“会不会是这样？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瓶子里的红酒在晚上起了什么化学反应，比如氧化反应，于是在今天早上就变成有毒的了，然后田村先生正好喝了……”

“你认为这是意外？”如果是这样倒有可能。意外身亡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假设田村并没有自杀的意图却误饮了毒酒，那是完全有这个可能的。

“从来没听说过红酒会在一夜之间变成毒酒的事情。”权藤否定了这个说法。

“这里明明还有一只玻璃杯，你却非说是意外，凶手一定是你吧？”英一又一次盯着真由子。

“没道理就只怀疑她一个人吧。”我息事宁人地说。

这息事宁人的说法似乎让英一很不爽——人类的反应有时候会超出我的想象，他嚷道：“你是要给这女人撑腰吗？！”

我吃了一惊，不明白怎么会搞成这样。

“你真是来躲避暴风雪的吗？还是说你根本就是这个女人的同伙？”

“哎？”我反问。

“你昨天也帮这女人把她的菜吃了，不是吗？”

我回忆了一下应道：“啊，你说那件事啊。”

昨天的晚餐有一道菜是香草烤鸡，菜端上来的时候，真由子小声对我说：“我不太能吃香草之类的东西，你能帮我吃掉吗？”

虽然她的话听起来是很客气的一个请求，但我听得出来她是认定我不会拒绝她，这让我不是很愉快。

于是我提议道：“不想吃别吃不就行了？”

她却不肯：“可是我不能一点都不吃，全剩下来呀。”

怎么办？我只烦恼了一瞬间，最终还是帮她吃掉了。因为我想起以前在另一个任务中去餐厅吃饭，隔壁桌的一个年轻人曾说：“吃不完没关系，我帮你吃好了。”那个男青年因此被对面的女人夸奖“你真好”。于是我作出判断：作为一个好青年，我应该采取和那个男生相同的行动。

我没有味觉，也不需要补充营养，对吃东西也不感兴趣，但我还是吃掉了两人份的香草烤鸡。

“被你发现了啊。”我苦笑。其实我已经是很小心翼翼地一小片一小片地从她盘子里夹肉了，但也许动作还是不够自然吧。

“第一次见面的男女，怎么可能分享盘子里的食物？”

听英一这么说，我猜测他莫非是在嫉妒我。真由子把菜让给我，恐怕他不高兴了吧。要不然就是，他实在是非常非常喜欢香草烤鸡这道菜。

“先别说这个，”我想到了些什么，指指厨房，“谁去尝尝那边剩下的那一点点红酒？这样就知道酒里有没有毒了。先确认这一点吧。”

“如果真的有毒怎么办？”英一冷笑。

正在这时，背后响起了脚步声和人声：“我看到了。”大家一齐循声转过头去，只见田村聪江正慢慢地从楼梯上走下来。她瘦骨嶙峋的脸上毫无血色，一头短发看上去也像是失去了水分，干枯了。她

说：“当发现我丈夫倒在地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个人影从厨房后门消失了。”

4

田村聪江大概尚未从贫血症状中完全恢复过来，脚下有些摇摇晃晃。当她在沙发上坐好后，就继续梦呓似的反复喃喃自语：“我看到了。”稍后，她转头看着身后说：“早上，我丈夫倒在厨房里……”当然，那里依然还躺着田村干夫的尸体。她倒吸一口气，然后紧紧地闭上眼睛，用力咬住牙关，强忍着不哭出来。“我正在摸丈夫的身体，突然看见厨房窗外有一个人影嗖地闪过。”眼泪已经在她的眼眶中打转。

“这样的话，那个人就是凶手吧？”真由子显然急于确认凶手。

“你记得那人长什么样子吗？”娃娃脸厨师注视着田村夫人，问道。

“很高，披着灰色的外套，头发很短，鼻子很挺。”

“只看了一眼，就能记得这么清楚啊！”权藤说话的腔调还像一个现役刑警。

“是的。”田村夫人用力点点头，“其实，他很像一个最近才认识的人。”

“谁？”权藤坐直身体。

“是一个销售医疗器具的业务员。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上个礼拜，他给人的感觉很不错，三十五岁左右，最近一个星期，他每天都来我们家诊所，说是叫蒲田。”

“他为什么会来这里？”英一问。

“不知道。”田村聪江摇头，“他和我丈夫似乎很谈得来，可以说两个人都很喜欢红酒吧。”

“喜欢红酒！”英一抬高了声音，“那一大清早和田村先生一起喝酒的应该就是这家伙吧？”

权藤也轻轻点着头，似乎有点赞成这个说法，但依然有疑问：“但是这家伙又是如何穿过暴风雪到这里的，又会跑到哪里去呢？”

“莫非他现在还躲在这别墅里？”娃娃脸厨师说。

他只是随口一说，可除我以外的其他人全都脸色煞白。

“凶手还在屋里？”真由子说着伸手捂住了脸。

“去搜搜看。”英一站起身。

“搜？”我反问。

“去搜搜看那个叫蒲田的人是不是还躲在这别墅里，这不是理所当然吗？”

“啊？会不会太危险了？”娃娃脸厨师表现出畏缩。

英一显得很烦躁。“要是凶手还躲在这里才更危险，不是吗？！他才一个人，我们有六个，没什么好怕的。”

“真抱歉，”我几乎就要说出来了，“虽然你们讨论得很认真，但我还是要说抱歉，因为我知道这个叫蒲田的人绝对不是凶手。”

那个人一定是我的同事。

我有个调查部的同事在工作时用的名字就是蒲田。也就是说，负责调查田村干夫的应该是蒲田，他昨晚估计是来见证田村干夫死亡的。只要是我的同事，管他暴风雪还是汹涌的洪水，都能轻易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蒲田说不定早上就曾经出现在厨房里，跟田村一番寒暄之后，又一起喝了红酒呢。不对，如果这么贸然出现，田村一定会惊讶的，所以他一定只是站在厨房边静静看着田村死去，然后再把剩下的红酒倒在杯子里喝掉。虽然我们不可能有味觉，但也有同事因为“喜欢那像血一般的颜色”而对红葡萄酒着迷。至于留下酒杯就离开，那一定是疏忽了，或者认为留着也无妨的缘故。最后，工作完成，闪人。一定是这样。

5

和我预想的一样，搜查行动一无所获。我们所有人，连同尚有贫血症状的田村夫人在内，对整幢别墅进行了地毯式搜查，连后院的仓库都没有遗漏，可就是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物。外面一片静谧，天空依旧飘落着片片雪花，这景象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在这么大的雪里逃跑？”权藤歪着头，好像怎么都想不通。

“说起来，你的男朋友没问题吧？”从仓库回别墅的路上，娃娃脸厨师问真由子。她流露出不安的神色，垂下眼睑应道：“是啊，要是能跟他通个电话就好了……”

唯一的发现是一台文字处理机，而且这不仅没能让事态趋向明朗化，反而更添混乱。这台旧式的文字处理机就放在大堂的前台上，电源处于接通状态。好像是正巧在前台内侧搜查的权藤发现的，他当即大叫道“快来看”。

我们赶过去的时候，除我以外，全都因为那一面屏幕而呆若木鸡。

“第一个人被毒死。”——横写的文字这样排列。大家面面相觑。

“这是怎么回事？”娃娃脸厨师小心翼翼地看着权藤。

“不知道。”

“是谁写的呢？”真由子发出微弱的声音。

“是那个叫蒲田的人吗？”英一咬牙切齿，喘着粗气，“开什么玩笑！”

我感到怀疑，这真的是蒲田干的吗？难道我的同事会在送行后顺手利用文字处理机恶作剧吗？

“一定要报警。”真由子的声音细不可闻，她双手合十，像在祈祷，“报警吧，要不我们就快点离开这里，快决定吧！”

“现在不正因为束手无策而心烦嘛。”权藤的声音带着焦躁，我觉得地面都在跟着轻轻震动。“电话不通，想出去却又被暴风雪困着，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那个……”田村聪江好像很伤脑筋，开口问道，“那个，我丈夫的遗体……就这么放在这里行吗？”

“就怎么？”我问。

“就这么放着，那个，会有损伤的吧……”这话听上去让人觉得她是不知该把自己丈夫当成尸体还是水果来对待。田村聪江似乎是鼓起了相当大的勇气才说出这番话的。

“我是认为最好不要在警察到来之前破坏现场。”权藤双手抱胸做沉思状，片刻之后接着说道，“还是暂且搬到屋外去吧，雪这么大，应该不会腐烂。”

“腐烂。”这个词让田村聪江的身子猛地晃了一晃，但她随即发出松了口气的声音问：“可以吗？”

“你现在感觉如何？”见她已显疲态，站在一旁的我忙问。

“嗯，我没事。”然后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擦了擦眼睛。她那痛苦不堪的表情，让我忍不住想告诉她：其实你也快死了。

6

“天”，说到底不过是人类制定的一个单位而已。对于其他住客来说，这一天也许可谓无比漫长，但对我而言，却是转眼间就到了夜晚。

情况并没有什么变化。

雪花依旧纷纷扬扬，白桦林渐渐被大雪淹没。别墅再一次奇妙地被静寂所笼罩，只有正在准备晚餐的厨房里偶尔会有声响传出。

用完早餐之后，男人们合力将田村干夫的尸体搬到了别墅外面，并用雪将其掩埋。之后，大家就分散各自行动了。

真由子为了跟男朋友取得联系，无数次站在电话机前尝试，却好像一次都没成功，后来的时间里她就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权藤和英一虽然面对面地坐在休息室里，却完全看不出父子俩是在和和乐乐地说笑。

文字处理机就这么放在前台上，那行字也还是原样，谁都不愿拿手碰它，也绝口不提。在我看来，只要把电源关掉即可，但就连这也没人愿意去做。

田村聪江坐在大厅的椅子上，一脸的忧伤与茫然。我坐在她身边，观察着她的表情，向她提问题，窥探她的反应——换言之，我正在工作。

“你在看什么？”我问她。她也不掩饰哭过的痕迹，回答说：“在看我睡在外面的丈夫。”的确，从她的位置能看到掩埋田村干夫的雪

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她说着双手掩面。

“这人世真是不讲道理啊。”我试着说些听上去好像很贴心、实际却毫无意义的套话。这种空话通常运用在无话可说的时候，是人类惯用的伎俩。

“为什么我们总是碰到这种事？”.

“我们总是？”我有些在意，“此话怎讲？”

田村聪江揉着眼角告诉我：“其实，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儿子。”

我注意到她用的是过去时：“曾经？”

“他活到二十四岁的时候死了，服用了一种奇怪的药物。”据她说，她儿子是服用从朋友那里得来的非法药品自杀的。也难怪，如今竟然连丈夫也步儿子后尘，服毒身亡，任谁都会愤慨。

当我问到她儿子自杀的原因时，她声音颤抖，开始抽泣，口齿变得含混不清了。我倒是从她的只言片语里大致推测出是由于暗恋失败或者失恋一类的事情，但再具体一些的细节就不清楚了。

“这实在太可怜了。”我假装同情她，然后试探地问，“那你有没有想过索性自己也一死了之？”

她一愣，抬起头来，我开始为自己过于冒进而懊恼，她却回答：“也许吧……”

夜幕渐渐降临。

大概是娃娃脸厨师没心思好好做饭，晚餐的菜色并不丰富，好在众人都没心思吃饭，所以也没人对此提出异议。用完晚餐，住客们连寒暄的工夫都没有，各自沉着脸回了自己房间。我很清楚，他们每个人都在盼着这该死的暴风雪明天能停。

上了楼，当我转开自己房间的门把手时，突然记起情报部的家伙所说的话。他应该是说过别墅里会死好几个人，那么接下去会轮到谁呢?

7

第三天早上，权藤倒在了雪地上——他的尸体就躺在距离别墅门口几步之遥的地方。

埋有田村干夫尸体的雪堆正好就在他旁边。一早，田村聪江因为无法相信丈夫已经死了而来到这里，却看见了权藤的尸体。又一次充当了第一发现者的她这次没有尖叫，苍白着一张脸跑到我身边，当时我正坐在大厅里。她像是要呕吐一般对我说：“大事不好了！”那时是早上八点。

我并不吃惊，但也假装慌慌张张地把其他三人从房间里叫了出来。

与田村干夫的情况不同，权藤的状态一眼就能看出是他杀。他俯卧着，脸贴着雪地，背上插着一把菜刀。

我条件反射性地察看周围。权藤的死亡表示负责调查他的同事应该就在附近，他应该要来目送这一刻的。我以为他就在这附近，却看不见身影，看来是己经离开。

我们围在已经停止呼吸的权藤身边俯视着他。

田村聪江似乎受惊过度，她蹲在一边，双手抱住自己的身体，我听到她小声地喃喃道：“为什么会这样……”

失去父亲的英一却出人意料地没有慌乱，虽然他万分悔恨地抿紧了嘴唇，却只摘下眼镜擦过一次噙在眼眶里的泪水。他双手搭在自己圆滚滚的肚子上，像是在思考什么。

真由子由始至终都保持着沉默。她悲伤地垂着眉，脸上全无生气，右手放在腹部，不住地深呼吸。

娃娃脸厨师倒是显得最为狼狈。他一边绕着圈来回踱步，一边小声嘟囔着：“这算什么呀，这算什么呀！”他又像是后悔接下了这份工作：“我说我不想来的嘛！”

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冒出一句“权藤先生”。我竖起的耳朵里听到有人低叹了这么一声。我有些疑惑。这声音肯定是男人的，传来的方向明显是在我的左面，而那里只有英一一个人。也就是说，我只能认定刚才的声音是从他嘴里发出的。但英一身为人子，却称呼父亲为“权藤先生”，这未免有些奇怪。到底是我听错了，还是这英一和权藤其实并不是普通的父子关系?

“回去吧。”听到田村聪江有气无力的声音，我们三三两两地往别墅方向走去。并肩走在我前面的是英一和娃娃脸厨师，我听见他们交谈，于是连忙侧耳倾听。

我听见娃娃脸厨师瑟瑟缩缩地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英一则回答他“都说不知道了，是那个女人干的”。

在走过前台之后，娃娃脸厨师突然高声叫道：“这个！快来看这个！”他站在放在前台上的文字处理机前，声音颤抖。

英一与我凑近一看，却见屏幕上追加了一行新的文字——

“第二个人被刀刺死。”

我差点“哇”地轻呼出声。

我们又一次面对面地坐在了沙发上。与昨天不同，我们并没有立刻就事态进行确认，也没有展开后续行动的讨论，大家都只是沉默地坐着，沉默得不自然，但谁都不愿打破僵局。

昨天与今天有好几处不同。

首先是又死了个人，而且死去的还是扮演整合角色的权藤，这让剩下的住客感觉到恍如失去了可依赖的支柱。其次，从权藤的尸体来看，毫无疑问是他杀，这让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有凶手存在。而文字处理机屏幕上增加的文字也愈发显得诡异，所以大家都只能畏缩着保持沉默。

过了好久，娃娃脸厨师终于开口了，他问英一：“权藤先生是什么时候离开房间的？”

“没注意，大概是我睡着的时候走开的吧。”

“真的是这样吗？”娃娃脸厨师再次强调，英一顿时不悦：“你这是什么意思？”

“同在一个房间却没注意到？”

“你是在怀疑我？凭什么杀人的非得是我？你自己也清楚的吧，这女人才是最可疑的！”英一指着真由子。

真由子猛地一震，瞪着英一，什么话也没说，嘴唇却已经发白了。

“等等，大家先冷静下来。”我说，其实我也没什么特别的目的，再说我也没有义务安抚他们。

“你干什么？你果然是要给这女人撑腰吗？”英一再一次莫名其妙地将矛头指向我。

“不是的。这么一味责问也无济于事啊。我们还是仔细想想，为什么田村先生和权藤先生会死吧。”

这样一来，反倒像是我一个人成了警探，他们则成了保持缄默的嫌疑人。我无奈地开始点名提问：“英一先生，权藤先生在房间里待到几点，你连大致的时间都不清楚吗？”

英一听了，转动着松垮垮的脖子，不情不愿地回忆道：“昨晚我很困，一回房间就躺到床上去了。我还记得在我快睡着的时候他曾经跟我说过话，那时应该是深夜十二点，因为我正好瞄了一眼钟。”

我有些后悔昨天晚上没有从猫眼里窥探走廊上的动静了，不然至少能够知道权藤是跟谁一起下的楼。可惜的是，昨晚我没有守在门后。

因为我找到了一台收音机。

昨晚我回到房间后，在窗边眺望雪景，却在窗台的一侧发现了一台小型收音机。

这次工作地点是在信州的深山里一幢与世隔绝的别墅，周围没有CD店，老实说，我是非常失望的。因此，当我发现这台收音机的时候，简直是如获至宝，欢呼雀跃地打开了电源。起先传来的只有杂音，但我毫不气馁，拔出天线，将收音机靠近窗边，终于听到了轻微的音乐声。

从收音机里传来的是爵士乐，悠扬的中音萨克斯轻缓地回响着。我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度过了一个饕餮之夜，又怎会再去理会谁曾在别墅里走动呢？

“我们果然不应该做这种事。”田村聪江开始痛哭，她的手放在脸上，拼命地擦拭着泪水，仿佛从眼眶中流落的不是泪水，而是希望。

“这种事是指什么？”我问她，她却不回答。我并不认为夫妻中奖同游这件事可以让她如此悔恨。

而另一边英一却死死地盯着真由子，那眼神仿佛想要撕裂正低着头的真由子。

“早上好。”这时突然响起一个响亮的招呼声，是从我们身后的大厅传来的。

我和英一一惊，飞速起身，娃娃脸厨师和田村聪江则慢慢地坐直了身子。真由子突然站起来，之前一直阴沉沉的脸蛋恍如霎时间沐浴了阳光，高叫着“秋田先生”直奔过去。

我们追在她身后。“是她男朋友来了吧？”娃娃脸厨师在我身边问。“大概吧。”我回答，却听见英一在身后咂嘴。娃娃脸厨师看向英一，对视的两个人脸上都写着不满。

在别墅的门口站着的是一个体格健壮的男子，他肩上背着双肩包，正在掸掉身上的积雪。一口洁白的牙齿在黝黑肌肤的衬托下越发显得耀眼，看上去像是个二十多岁的运动员。真由子紧紧地拥抱着他，传达着重逢的喜悦之情。

“我来晚了。”他解释，“这雪实在太大了，我没办法过来。今天早上雪稍微小了点，可车还是不通，没办法，只能走路来了。”

不愧是有着运动员的强健体格。真由子抽泣着，兀自紧紧地抱住他，好像要把这两天承受的所有恐惧一股脑地发泄在他身上。

“初次见面。”他发现了站在不远处的我们，连忙打招呼。

英一走近他们，“嗯”了一声，生硬地对他点点头。然后，他摇着肥硕的肚子说：“现在这里的情况很严峻呢。”

我怔怔地看着这个刚刚现身的男人，不久，他也把头转向了我。当我们目光交接的一瞬间，他亲昵地对我扬了扬眉毛。原来是这样，我暗想。

他，也是我的同事。

8

“嗨！”一直到吃完那天的晚饭，我的同事才过来和我搭话。

由于他的到来，真由子好像终于放心了，据说一上床就马上睡着了。其他住客也回到了自己的房中。虽然田村聪江提议，为了安全，大家都睡在同一个房间，但并没人赞同。看来谁都把别人视为凶手，反而只想把自己锁在自己的房间里。

我和同事并肩坐在关了灯的黑漆漆的休息室。

“你来的时候雪明明快停了……”我站在会客室的窗前，掀起窗帘眺望着外面说。

直到中午，天气还有好转的迹象，不料最后暴风雪还是再次袭来。鹅毛大雪漫天飞扬，狂风大作，雪势比起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整幢别墅再度被笼罩于一片白茫茫之中，这无疑也让住客愈发疲惫，一直到吃晚饭，几乎都没有人开口说话。

“你工作的时候天气都很恶劣，”他说，“这在调查部可是尽人皆知啊。”

“差不多吧。”

“听说你从没见过晴空，这是真的吗？”

我耸耸肩：“差不多吧。”这回答绝非胡扯。当我出现的时候，天空总是乌云密布，我从未见过云层后面的天空模样。倒不是说我多有兴趣想看，但总觉得有些吃亏。“好在对工作没什么影响。”

“倒也是。”

“不过，这么大的雪还是第一次见到。以前也就是下下雨罢了。”我出神地望着那在夜晚的黑暗中一片片执拗地坚持纷纷洒落的白雪。我倒是认为，所谓风景，黑也好白也罢，就应该是单纯的一种颜色才好，人类世界的颜色实在是太多了。“你是负责调查那个叫真由子的女人吗？”

“从上个星期开始的，明天就是执行日了。”他说着摸摸鼻头。

所谓执行日，也就是调查对象死亡的日子。换句话说，他是为了见证真由子的死亡才在这暴风雪封门的别墅里出现的。

“也就是说‘可’？”

“那还用说。你负责的是谁？”

“田村聪江。这里头有一个中年女人，不是吗？”

“反正也是‘可’吧？”他健康的笑容比普通的人类更灿烂。

“可能吧。”我回答，但立刻否定道，“不，我还没决定呢。”

“就算你现在这么说，但最终还是会写‘可’吧？”

“或许吧，不过我打算再调查调查。”

“对了，刚才也听她说了，说是现在这别墅里的情况很糟糕？”他像是刚刚想到，“发生什么事了？”

“你有兴趣？”真没想到我的同事居然会关心人类的生死，我感到很意外，至少我就全无兴趣。

“其实，那个叫真由子的女人很喜欢看推理小说。”

“推理小说？”这种词压根儿不曾在我脑海中出现过，我不禁怀疑自己听错了，不过马上记起来，真由子的确这么说过。

“为了能够和她变得亲密，我也看了几本。”

“你们很亲密了？”我对他的话作出反应。

“唔，”他挑一挑眉，“算吧。”

调查部里的同事性格迥异。有像我这样对调查对象全无兴趣的，也有主张“应该让对方在死之前感受到幸福”的，还有不少同事会选择与对方恋爱，或者满足其物质需求。想必他也是这几天谈起了闪电式恋爱。

“在我看的书里，有几个情节是像现在这样展开的。”

“像现在这样展开？”

“就是在暴风雪的天气里发生杀人事件，而且是连续杀人。”

“确实，现在在这里发生的事情的确跟你说的情节挺接近。”我表示同意，“不过，在这幢别墅里接连有人死去，是因为上交了结果为‘可’的报告的缘故，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真由子也会死，那就有三个人了。”他一缩下巴，“我们也差不多该回房间了。”他说着朝楼梯走去，我跟在他后面。

“说起来，”他踏上楼梯的第一级台阶，语气很随意地说道，“她其实是个很过分的女人。”

“你说的‘她’是指真由子吗？”

“没错。别看她外表看上去是个柔弱的女子，但绝对不容小觑。像这次她本来是要跟别的男人一起来的，但突然就决定和我一起来了，你想，她和我才刚认识呀。”

“要当她男朋友还真容易。”

“她是那种专门玩弄男人的——”他伸出食指，“你听说过‘婚姻诈骗师’吗？”

“我知道有这种人，但没负责调查过。”

“她就跟那种人差不多，就是先诱惑男人，再骗财潜逃。说是逃跑，其实就是突然人间蒸发了。据说其中有不少男人下场很惨，负债累累。还有人因为对她的一片痴心遭到了背叛，精神的螺丝钉都松动了呢。”

“你知道得还真具体啊。”

“都是从情报部那边问来的。”他说着，拧起浓眉，“那些家伙，如果不主动问就别指望他们会告诉我们。”

“对，就是这样。”我深有同感。

“情报部的家伙冷若冰霜、厚颜无耻的样子，你不觉得跟人类还真有点像吗？”

“你说得太对了。”我再次表示赞同，然后站定了脚步说，“其实，最早身亡的那个田村干夫的死因还没有搞清楚。虽然说肯定是因为中毒而死，但不知道谁才是凶手。”

“这事我刚才也听真由子说了。”他微笑着说，“会不会是这样？”接着他开始告诉我他个人的猜测。

听完，我点头表示同意。他的推理确实具有说服力，但同时让人感到有些失望。

9

到了第二天的凌晨两点，同事走进我的房间。“啊，音乐！”见我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他无比羡慕地指着收音机说，“这种地方居然也有这个啊。”

“怎么了？”我差点要把收音机给藏起来，当即冲着突然出现的他问道。

“没什么，就是想在回去之前跟你打声招呼。”

“真由子死了？”我问他，他点点头。“怎么死的？”我追问。于是他向我简单描述了真由子死时的情况，并指出了凶手的名字，然后便离开了。

等到天亮，我发现了真由子的尸体。她的房门敞开着，从外往里看去，只见浑身是血的尸体倒在床上，腹部插着一把菜刀。然后，我装出又惊又惧的样子，跑到其他各个房间，尖叫着“真由子小姐她……”，把娃娃脸厨师、田村聪江和英一叫起床。

他们三个皆表情错愕地站定在真由子的房门前，而我虽然已经从同事那里得知了这三人当中是谁杀死了她，但并不打算当场拆穿。

等大家略微平静后，我率先下楼：“我们去讨论一下发生的事情吧。”我边说边把他们三人带去了会客室。

“啊，那个男的呢？到哪儿去了？”田村聪江半路上突然想起，连忙四处张望，“那个叫秋田的男人不见了。”

“真的呢。”娃娃脸厨师也附和道。

我本来想回答“他回去了”，但一看见窗外的景色，就犹豫了。雪依旧很大，如果被他们反问“这么大的暴风雪，他还要回哪儿去，怎么回去”，那可就麻烦了。所以我也顺水推舟地说：“是啊，他去哪儿了呢？”

下到一楼，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就朝前台走去。我是想看看那台文字处理机。文字处理机的屏幕依旧开着，定睛一看，果然又追加了新的一行文字——“第三个人也被刀刺死。”

原来如此，这也是凶手设的套啊。

“好了。”等大家都在沙发上坐好，我轻快地站起身，环视其他三人。大概是疲劳加困惑所致，他们三个都低垂着脑袋。

说实话，其实我根本没必要这么拼命地想要搞清楚真相。不管是谁死了，或者谁把谁杀了，都跟我没有关系，我也没兴趣知道。我只要给田村聪江报一个“可”字交上去，哪怕是立刻走人都没有一点问题。

但我却打算通过获得的信息将发生在这幢别墅里的事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大概是情报部的家伙的那句“反正你们也掌握不了事件的全貌”一直在我脑中盘旋不去的缘故吧。所以，我非要掌握一下事件的全貌给他们看看，这虽然不符合我的个性，但依然让我斗志昂扬。

“其实，这是你们大家设计好的吧？”我单刀直入地打开话题。

“啊？”三人一齐抬头，娃娃脸厨师嘴巴一张一合，田村聪江连连眨眼，英一的身体轻轻发抖。

“这都是我的想象。”我先强调这一点。其实大部分都是我的臆测。有些线索是从情报部那里获得的，但是根据这些线索构思出整个剧本的是我。

田村聪江嗫嚅着，欲言又止，可能是没有勇气说话。“你们想合力杀了真由子小姐，”我直接甩出重磅炸弹，“所以才会聚集在这里，是吧？”

10

谁都没有开口，于是我只得继续："第一天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真由子小姐说她最近经常抽中旅游大奖。那应该都是各位假托旅行社之名把她诱骗出来的手段吧？没错吧？这一次，她终于有外出旅行的意愿了，所以你们决定实施杀她的计划，对吧？"

死一般的寂静。外面大风呼啸，窗玻璃摇晃起来，在窗框上乱撞。

过了一会儿，田村聪江开口道："英一先生是在旅行社工作的。"她是望着身旁的英一在说，话音里带着豁出去了的力度，脸上浮现出死心断念的表情。而这番话，应该也算是默认了我的推断。英一本人也似乎早已没有了抗辩或怒吼的力气，只知道低垂着眼皮静静地坐着。

"而这一切的根源，"我注视着田村聪江说，"应该都始于田村夫人的独子和也先生，是吧？"

今天早上，我询问了情报部，轻松地理清了几桩事情——信息随时能够轻松获取，只要我们问的话。总之根据这些信息，我发现田村和也原来是被真由子欺骗的诸多男人中的一个。

田村聪江可能是因为听到了儿子的名字，猛地抬起头来，表情充满悲愤，眼睛里闪出妖异的光芒。我由此得知：她至今依旧痛恨着真由子。"那个女人欺骗了和也！"她的声音在发抖。

据说事情是这样的：和也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在被真由子玩弄，从头到尾只有他一个人计划要结婚。自尊心受创的他得了精神病，最后吞服下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毒药，自杀身亡。

“各位其实跟和也先生都是认识的吧？”

所有的住客都与和也有关。权藤在退休前是负责调查真由子的刑警。不知是出于强烈的正义感，抑或是他自己的某颗精神螺丝钉也松了，他在被真由子欺骗的受害者身上倾注了过分的心力，经过一番执拗的调查后，到头来他还是无法定真由子的罪。娃娃脸厨师是田村聪江的弟弟，也就是和也的舅舅。英一则是和也的好朋友。

我不是很能理解“好朋友”这种关系的概念，我只知道，不管是舅舅还是好朋友，总之他们决定为了已经自杀的人而杀人。又或者，他们本身就对像真由子这样的女人心怀愤恨?

“权藤先生与英一先生其实并不是父子吧？”虽然我早已经确认过，但依旧望着英一问道。于是，他那张没有了生气的脸愈发显得沮丧了，他苦笑着说：“因为一个男人独自旅行很不自然啊。”

“你们各位，”我再次确认道，“是打算合力为和也先生报仇。”

今天早上来告别的那个同事听了我的这番推论，愉快地笑着说：“说起来，的确是有一本推理小说写过所有嫌疑人都是凶手呢。”

“但是，”我顿了顿，装出带有几许同情的声音说，“这个计划却失败了，是吧？”

“是啊。”英一无力地摇头，“一开始，田村先生死得太奇怪了。他突然死了，我们的计划一下子被打乱了。而且，那个毒药到底是怎么

回事？”

“那个……”田村聪江低着头说，“是我丈夫带来的。”

“为什么要带那玩意儿？”英一的嗓门又高了起来，看来毒药是计划外的道具。

“我们……”田村聪江像是下定决心，抬起了头。她泪眼朦胧，眼泪在室内光的照射下反着光。“或许你们会想为什么都到这种时候了我们竟然还这样，可我们真的是因为把各位都牵扯进来而感到抱歉。”

“啊？”娃娃脸厨师惊讶地看着她。

“各位为了和也这么帮我们，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弄脏手的事情让我们两个去干就够了。所以，我跟我丈夫讨论后决定只由我们两个下手。”

我的第一反应认定这不是真话。田村夫妇肯定不是为了不给外人添麻烦而决意自己动手，他们是想亲手报仇。他们想用儿子吞服过的同一种毒药来达到复仇的目的，计划赶在大家动手以前抢先杀了真由子。

但这时却发生了偏差。

“但是，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丈夫会死。”田村聪江说完，“哇”的一声哭倒在沙发上。

这也难怪，我抱歉地想。她怎么可能想得通田村干夫的死因呢?

“凶手到底是谁？”娃娃脸厨师压抑已久的感情像是终于爆发了，他大声嚷起来，“田村先生、权藤先生、真由子小姐，已经死了三个人了！到底是谁杀了他们？我先申明我没有杀人，那么会是我们中间的谁呢？”

英一闻言别开了脸，田村聪江依旧在哭泣，她的肩膀抖得厉害。没办法，我开口回答他的问题：“凶手一共有三个。不同的凶手分别杀了不同的人。”

11

“什么？”娃娃脸厨师一脸震惊地看着我，英一和田村聪江也瞪大了眼睛。

“首先是有关权藤先生的死。”我说着伸出食指。我本来担心有人会质问“为什么要绕开田村干夫的死因不提”，要是那样就麻烦了，幸好谁都没插嘴。“权藤先生认为杀害田村先生的是真由子小姐，对吧？”我望着英一说，“所以那天晚上，他把真由子小姐叫出来，打算拿刀捅了她，是这样吧？”

“大概吧，”英一满脸痛苦地沉吟道，“大概是这样吧。”

娃娃脸厨师也轻轻点点头，说：“田村先生一死，我们都感到很困惑，就商量要重新制订计划，没想到权藤先生到底还是沉不住气。”

“因为那个人愤慨得趋向病态了。”英一碰了碰眼镜，开口说，“他痛恨那个女人。也许是正义感太强，心态都扭曲了吧。田村先生死后，他一直在那里喋喋不休，说那个女人铁定就是凶手。到了晚上，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离开了房间，应该是把那个女人叫出去了吧。”

“然而，就连权藤先生也遭遇了意外。我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最终他反而被真由子小姐给捅了。”

我想象起当时的情形来：权藤和真由子面对面地站在大雪中，权藤举起菜刀就要刺向真由子，却一个不稳，跌倒或者滑倒了。他手中的菜刀掉落，同时把背部暴露给了真由子，真由子于是拾起了菜刀……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娃娃脸厨师摇头，“我不知道田村先生怎么会被毒死，也不知道权藤先生是怎么被那个女人刺中的，还有那个文字处理机。”

“那个东西，”英一有气无力地说，“也没什么重要的。”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娃娃脸厨师惊讶地提高了嗓门。

“田村先生死的那天早上，权藤先生亲自输入的。‘第一个人被毒死。’”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看那个女人的反应吧。他肯定是认为，如果下毒的真是那女人，看到文字处理机上的句子，她肯定会露出马脚吧。”

“也有可能是为了吓唬真由子小姐。”我也说出我的想法。

“但是，权藤先生死后，不是还显示了新的文字吗？”娃娃脸厨师问。

“那大概是真由子小姐干的吧。”我说，“真由子小姐见自己反而杀了权藤先生，于是就想到了把罪名推给第一桩杀人事件的凶手。她一定是想让人以为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

“也就是说，一开始对田村先生下毒的并不是那个女人？”英一这时突然显得有些狂乱，“我一直认定田村先生就是被那个女人杀的。”

“我认为不是她干的。”这个事情很难解释，我立刻否定了他的说法，指着他说，“最后是你杀死了真由子小姐？”

英一的肩膀垮了下来。我原以为他会暴跳如雷、翻脸不认账，没想到他很干脆地承认了：“是我干的。”

我想起了那个叫秋田的同事所说的话。他今天凌晨来我房间的时候曾说：“真由子最终是被刀捅死的。是那个叫英一的人冲到她房间里把她给捅死了。”

英一并没有拿出敢作敢当的气概，也没有要把恶人做到底的精神。也许是心理作用，他肥胖的身体此刻看来有点消瘦。“我已经累了。”他低语，“苦心制订的计划泡汤了，我想到这样下去的话那个女人还是能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一点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决定杀了她。”他说着把眼镜扶正，“我没有考虑太多，那种女人本来一开始就该那样直接杀了才好。为了和也也应该杀了她。”

“那你们之前的计划是怎么样的？”我试探着问，“那个叫秋田的男朋友你们也打算杀掉吗？”就算他们真有这个打算，也不可能杀得掉我同事。

“只想杀那个女的。所有步骤都是权藤先生他们事先商量好的。住下来后的第二天，我们应该会去附近的山里观光。只要住客全体同去，那个女人一定不会起戒心。我们打算趁她男朋友不注意的时候把她从悬崖上推下去，之后全体住客一起作证说这是一场意外，这样就什么问题都没了，可是……”英一的脸扭曲了，“一切都乱套了。”

“是因为我来了吗？”

“不是，因为暴风雪。不过，我们一开始也怀疑过你。”英一朝我投来尖锐的目光。

我突然来到别墅，一定让他们万分困扰。马上就要实施杀人计划了，却突然冒出来一个碍事的陌生人，他们自然很想把我赶走。但由于暴风雪的缘故，他们只能留下我。

“我一开始以为你跟那女人察觉了我们的计划，正在密谋着什么。接着，田村先生被毒死了，我那时认为一定是你把这一切搞砸了。”

“这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我承认，田村的死的确跟我大有关系，但是我跟真由子绝对不是一伙的。

“是我们做错了！”这时，田村聪江突然大声说道——对她来说那已经是相当大的音量了。她的脸早已被无法抑止的泪水浸湿，泪水一直滑落到她唇边。“是我们想要以这样的方式给我儿子报仇，所以才会受到惩罚的。害得我丈夫跟权藤先生都送了命……”

“但是，我还是无法原谅那个女人！”英一的声音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这一刻，他仿佛被长眠在别墅外的权藤灵魂附体，听起来像是在强调他所说的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真相。只听英一继续说道：“那个女人，在我要杀她的时候还一个劲地狡辩，说什么她本来没打算杀权藤先生的，那是正当防卫什么的，就知道胡扯。而且她还在那里不停地叨念着刑法里的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有关条款。这种人实在太恶心了。当我提到和也的时候，她居然说她不认识这个人，然后又开始唠叨有关诈骗罪的条款了。无耻！多么无耻的一个女人啊！她完全不知道反省！真没见过那副装模作样的腔调！你瞧她那弱不禁风、扭捏作态的德行！她就是用这种伎俩来骗男人的！”

“所以你就杀了她，然后也在文字处理机上打字？”

“我想让大家以为这一切都是同一个人干的。”

“同一个凶手？”

“田村先生被毒死的时候，你不是说过‘行凶的时候谁都没有上下过楼梯’吗？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不是杀害田村先生的凶手，对吧？所以只要让人相信也是一开始的凶手杀的，那我自然就可以摆脱所有嫌疑了。”

他啰里啰唆解释了一大堆，但我却没能领会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而且我也不想知道如此琐碎的细节。说到底，没有什么比人类的解释更不可信的了。

“千叶先生，那么你是……”娃娃脸厨师盯着我说，“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要报警吗？”

“当然要这么做。”说话的是田村聪江，“是我们做错了，所以我们必须去自首。”

英一握紧体侧的拳头，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又缓缓地吐了出来。他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所犯下的罪孽，口气很严肃地低声说道：“你说得没错。”

“是啊。”娃娃脸厨师垂下肩膀，“等暴风雪停了，离开这里以后，我们就去自首。”

“不用。”我简短地说。三人诧异地看着我。“我没打算对你们做什么。”我老实回答，“我也没打算报警。这么说吧，我对你们的事不感兴趣。我会忘记这一切。”

他们愈发戒备地看着我，像是在说：“这算是什么交易？还是说你打算威胁我们一辈子？”

我看着他们的表情，想：恐怕他们最终还是会去自首。

但我真的不可能泄露他们的秘密。我既不关心这事，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虽然确实是他们杀了真由子，但即使他们什么都不做，真由子还是会死。要我说，现在活着的这三个人早晚也都会死，对我来讲区别不大。人类永远都不肯正视自己早晚会死这一事实。

“雪小了。”我指着窗外，他们三人犹自陷入混乱之中，张大了嘴巴呆坐着。

从窗帘的缝隙望出去，能看到雪依旧在下，但是势头小了不少。我说：“我现在就要走了，接下去怎么做是你们的自由。你们想自首也可以，如果不想这么做，就把这里发生的事件全都推给那个叫秋田的男人吧，也就是真由子小姐的男朋友。只要你们互相串好口供应该没什么问题。”

然后，我离开了会客室。由于调查期限还没到，我打算离开别墅后在别的地方再尝试与田村聡江接触接触，只是，结果恐怕仍然会是“可”。因为，也许她并没有该死的理由，但我同样不觉得她继续活在世界上还能有什么作为。

“话说回来，田村先生到底是怎么死的呢？”背后传来娃娃脸厨师的疑问。

田村聡江又一次抽泣出声，而英一则依旧一语不发。

我听了他的疑问，终于忍不住用他们听不见的音量低声回答道：“田村干夫的死都是因为我。”

12

综合我同事的推理和我自己的思考所得出的结论，真相恐怕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天晚上，田村把毒药掺到了晚餐里。他自告奋勇地帮忙从厨房端盘子，是计划在真由子的盘子里下毒，借此尽快杀掉真由子。

他选择投毒的菜，应该就是那道香草烤鸡。可能是他准备的毒药气味比较刺鼻，因此他挑中了香味比较浓烈的菜肴。

然而直到晚餐结束，真由子都没有死。不但没有倒在地上，连半点痛苦的样子都没有。看到这一切，他自然非常震惊。他一定百思不得其解：明明下了毒，为什么她却没死呢?

真由子没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那盘鸡肉实际上是我帮她吃掉的。她不喜欢吃香草烤鸡，所以把餐盘让给了我，而我则低调地吃完了所有的鸡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下毒的田村干夫担心老盯着看会让人生疑，所以并没有一直注意真由子用餐的情景。

不用说，我自然不会被毒死。

至于田村干夫接下去是怎么想的——我还是只能凭想象，他一定会对毒药的药性产生怀疑，他应该会想：“这真的是毒药吗？”

接下来他会怎么办？以身试毒。

翌日清晨，他一睁开眼睛就去了一楼的厨房，将毒药混入己经打开的红酒里喝了下去，于是死了。这是理所当然的，那可是毒药。

因此也可以说，田村干夫的死归根结底还是要怪到我身上。但是，既然他的调查报告写的是“可”，那么就算没有我，他也一定会因为别的原因而死。

我打开别墅的大门，走到外面。暴风已停歇，四周一片静寂。虽然天空依旧被云层覆盖，但雪已经小了不少。眼前一望无际的雪景，看上去像是一条白床单。地面有了陶瓷般的圆润。或许是因为有风吹过，白桦树枝桠上的积雪悠然飘落，像沙漏优雅地刻写着时间流逝一般，静静地融入地面。我痴痴地凝望着这宛如雪花们在窃窃私语的情景，不由得出声赞叹：“真美啊！”这一次虽然没能尽情欣赏音乐，但能见到如斯美景，也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死神与恋爱

1

第八天，我亲眼见证荻原顺利地死于血泊之中。

“顺利死亡”这个说法或许很奇怪，但对于我们来说却顺理成章。

我穿过公寓四楼的走廊，朝最西头的房间走去。左手边是一溜房门，而往右转过头，能见到比这里更加陈旧的建筑。“荻原平常就是从那边注视着住在这幢公寓里的古川朝美啊。”我恍惚中想到。

我走到四一二室门口，同其他房间不同，这间屋子的房门被刷成了淡淡的蓝色，这是荻原在前两天刚上的漆。

“刷两遍的话，下面的东西就看不到了。”他平静地说，尽管脸和手都沾上了点点油漆，却依旧刷得非常仔细。

当时，住在这房间里的古川朝美有点担心，说：“会不会被管理员骂？”但实际上，她心里应该是很高兴的吧。

“没关系，刷得漂亮点，管理员高兴还来不及呢。”荻原快活地笑答，转头征求我的同意，“对吧，千叶先生？”

“我可不是管理员。”

“我当然知道啊。千叶先生，你这人真奇怪。”荻原说着，咧开嘴笑了。

那个时候他一定没有想到，他正在上漆的房门内侧——古川朝美的房间，将会是他的葬身之地。

我转了转门把手，发现没有上锁，就拉开门走了进去。玄关水泥地上扔着一双男式运动鞋。鞋柜上的花瓶打翻了，水流了出来，滴到地上，形成一个小小的水洼。水滴滴落的方式如同外面的细雨。

脱掉鞋子踏进走廊，我看了一下钟。刚才一直都窝在闹市街的CD店里试听音乐，一不留神就来迟了。我不禁寻思：不知荻原是不是死了，死因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走进起居室，只见荻原正仰天倒在地上，手按着腹部，菜刀柄从他腹部一侧突出来，我忙一个跨步到他身边蹲下。木地板上淌满了从他身体里流出的鲜血，他的拳头肿得很厉害，可以想象，他一定是和什么人进行了激烈的搏斗。

“千叶先生……”荻原尚存一息。剃着板刷头的荻原颤动着，失去血色的嘴唇呼唤我，他依旧戴着那副一点都不适合他的眼镜。

决定他死亡的，正是我们死神。更确切地说，正是我提交了结果为“可”的报告，而我此刻仍就势问道：“是谁干的？”

“一个不认识的男人。”荻原的声音沙哑，“大概就是朝美说的那个家伙吧。他逃跑了，快去抓住他……”他大概正与失血过多作斗争，紧咬牙关硬撑，牙龈都露出来了。“不然等她回来就危险了。”

“你放心。”

“但是，为什么……”荻原突然问。而我在听了他的前半句话后，凭直觉以为他会说出“为什么我必须得死”这样的句子。因为人类在生

命的最后时刻必定会发出这样的叹息。出乎意料的是，荻原痛苦呻吟着说出的，却是这么一句话：“为什么……那个人……会找到这间公寓来呢？”

我感到一阵泄气。的确，威胁朝美的那个人似乎只有她的电话号码，但我相信通过电话号码找到住址的办法要多少有多少。“你现在还管这么多干什么？”我说。

荻原按着腹部，虚弱地眨着眼，发出声音：“不过……这样……”集中在他眼前的血因他的气息而颤动，“也好……”

我听着他的声音，看到他的表情中浮现出纯洁的光晕，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从开始调查他到昨天为止的七天时光，在我脑海中复苏了。

2

第一天，我发现荻原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古川朝美的身影。

那天是周三，我一走出四〇二室，就看见荻原站在走廊上。时间刚过上午九点。根据我所得到的信息，他会在公寓门前的车站坐公交车到地铁站，然后再乘四站地铁，去那附近的一家进口品牌专卖店上班。

我从内兜掏出照片迅速作了一下比对：板刷头、厚眼镜、细瘦体形。没错，就是他。

残暑已消，十月的下旬俨然一派秋天景象。没有台风来袭，云层却遮蔽了整个天空，看上去一片灰蒙蒙的，雨水就从那一片灰中滴落下来。定睛望去，一滴又一滴的雨珠，映射出一片扭曲的景色。

这一次，我是一名刚搬来这所公寓的二十五岁青年，据说比荻原年长两岁。

我靠到墙边蹲下身，一边假装系鞋带一边偷看前方的荻原，他正杵在那里注视着对面的建筑。我直起身，也将视线投向那一边的公寓。那是一幢四层楼的建筑，以褐色砖块砌成，就外观来说，比我现在所在的公寓可要气派好几倍。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对面公寓四楼最靠西的一扇门里走出一个纤瘦的女子。她背对着我们，像是在锁门，然后沿着走廊靠左一路小跑起来。

几乎同时，我眼前的荻原也开始行动，我也跟了上去，一面注意和他保持距离。电梯来了，荻原看也没看一眼就跑下了楼梯，于是我

也跟着他走下呈顺时针螺旋状盘绕的楼梯。

当我到一楼的时候，荻原就站在前面，我差点一头撞了上去，而他也像是被我吓了一跳，忙闪开身，尴尬地朝我打了个招呼：“早上好。”

“啊，你好。”我也寒暄着，乘机退到一侧，然后说，“其实我是昨天刚搬来的。”这样的自我介绍显得有点唐突，但估计不至于不自然，如果错过这个机会，接下去反而会更麻烦，于是我告诉他我叫千叶，他也点头致意道：“我是荻原。你是刚搬到四〇二室的吗？我都没注意到呢。”

站在荻原面前，我才注意到他其实个子很高，厚重的眼镜有如混浊的湖面，让人完全无法看清镜片后的眼眸。这副眼镜实在谈不上帅气，说实话，挺难看的。

“说是搬家，其实我也没什么行李，”我回答后紧接着又问，“你知道这附近哪儿有公交车站吗？”

“嗯，啊，知道。”荻原正望着别的方向，他的注意力一直都在公寓前的人行道上。一对上我的眼，他慌忙说：“我现在也要去那里。”他语速飞快地说完，立刻迈开了步。

他走出公寓打起伞，我也跟着他出来。正在这时，一个纤瘦的女子走过我们身旁——正是刚才从对面公寓里出门的那个女子。我只能肯定，荻原一直在等她走近。

公交站台可以避雨，于是我们收起伞，排队等车。

“早上好。”荻原开口打招呼，我这才发现刚才的那个女子正排在他前面。

女子缓缓地转过头来，生硬地回应：“早上好。”感觉只是出于礼貌。

“才想着终于热过了，没想到又下起雨来了，真是潮湿啊。”

“是啊。”她回答，戒备心显而易见。我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熟，但肯定不怎么亲密。

一辆快递货车飞驰而过，激起马路上的积水朝我们溅来，水声中断了荻原和那女子的对话。

荻原若无其事地转过身，像是突然想到身后我的存在似的跟我搭话说：“不过，四〇二室已经空了有段时间了，以前住的是一个悠哉游哉挺和气的大婶，还经常跟我打招呼，没想到已经不在了……”

“我也是碰巧分到这间房子而已，具体的情况并不清楚。”我一边回答，一边回想起倒在四〇二室的那位悠哉游哉挺和气的大婶。基本可以断定她是服药自杀：尸体从餐桌边的椅子上翻倒在地，手臂弯曲，嘴边还留有呕吐物。不清楚具体死亡时间，但想必并没有太久，因为尸体尚未被发现，所以我才能把那里当成暂住的地方。

我们死神经常会被人误解，但我们其实并不参与自杀和病死。比方说，不小心被车碾过、被突然出现的杀人魔刺死、火山爆发、家园被摧毁等等，这种“死亡”的确是我们执行的，但除此以外与我们并无关系。

因此，日益恶化的病症、因自身罪孽所带来的极刑和因债务缠身而自杀之类，同死神毫无瓜葛。所以当人类偶尔使用诸如“被癌症这一死神所腐蚀”一类的修辞时，我们都会感到愤愤不平：“牵强附会！”

公交车准时到达。那辆侧身满是五颜六色手机广告的公交车在进站的同时，发出了一声像是鼻息的声音，车门随即打开。

现在已经不是上班高峰了，车厢内空荡荡的。那个纤瘦的女子在车厢中央的座位上坐下，荻原则坐到了更靠后的双人座上，于是我假装很自然地坐到了他身边。

“荻原，你现在是去上班吗？”我一上来就没有加敬称。有时候，这样的称呼更容易与人拉近距离。

“是的，”他点头，“我在一家精品店里工作。”

“精品店？”

“就是一家服装店。”

“原来如此，受教受教。”我真诚地回答。

荻原显得很诧异，微笑着对我说：“你还真是个怪人，千叶先生。”

我并不理解我哪里怪了，但还是说：“那我下次到你店里去买衣服吧。”我觉得这是跟他套近乎的好办法。

“啊，但是，”荻原立刻说，“我们店里只卖女装。”

“那就……帮我女朋友去买吧。”我迅速地替自己捏造了一个女朋友。

“千叶先生有女朋友啊！”荻原发出羡慕的声音，之前的轻声细语也霎时间像涨潮般变响了，“真让人羡慕啊。”

这时公交车又进站了，是博物馆前站，地铁站的前一站。

“荻原，你还没有女朋友吗？”我问，虽然我并不感兴趣。

“是呀。”他回答，目光一直追随着那个女子下车的背影。

3

第二天，我问清楚了荻原与古川朝美相遇的经过。

与第一天一样，第二天一早我就前往公交车站。这一次我九点多出门，决定先行前往公交车站等候，却一直不见荻原的身影，这让我不由感到一阵焦躁。

第一天，我最终只是在公交车上和荻原有过一小段接触。很久没来人类的街上做事，我不免有些得意忘形。整整一天，我都泡在CD店里，晚上回公寓的时候，荻原早已回到了自己家里。

没办法，我只好整晚都站在走廊上眺望风景。我看到送外卖比萨的人来到对面的公寓时，居然有人特地在门口等着收比萨，这场景让我目瞪口呆：竟然能饿到这种地步吗?

“啊，千叶先生，公交车还没来？”荻原一边收伞一边走到我旁边，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感觉他心情不太好。当然，他戴着那副厚重的眼镜，我也无法确切把握他细微的情绪变化，但我能感觉到：今天的他似乎有点失魂落魄。

公交车来了，我们坐在与昨天同样的座位上。我注意到，那个住在对面公寓的女子今天不在。

“你身体不舒服吗？”我问坐在右边的荻原。

“啊？”荻原一惊，看看我说，“我没事。”

“你好像有些心不在焉嘛，很忧郁的样子。”

“没这回事啦。”他垂下眉头。

我说：“那我能不能唐突地问一句？”

“唐突？”

“我是那种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人。人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结束了，该说的时候就要说出来，管它是不是唐突，你说呢？”我模仿起不久前碰到的某个人的这段得意的开场白，接着说，“因为人生苦短。”像你就只有七天了，内心忍不住补充道。

我瞟了一眼荻原的脸，只见他一脸困惑，但还是皱着眉头接话了：“是啊，我理解，人生苦短嘛。”

恐怕比你想的还要短哟，我又暗暗说道。

“你想问什么？”

“你今天早上有点意志消沉吧？”

“唔。”

“因为昨天的那个女子不在？”我单刀直入，“就是坐在那边的那个小个子。”

他像是没料到我会这么问，一脸惊慌，看上去就像被球砸到脸一样，连鼻子似乎都凹了下去。“为、为什么？”

“因为昨天你好像一直都在注意她，你是一直在偷看她吧。”

“啊——”他沉吟着，声音拉长了。人类在整理思绪的时候经常会发出这种风穿空洞似的声音。

“昨天出公寓的时候，你好像也在等她。”

“啊——”这次他脸红了，低下头去看鞋尖，像是在为自己的失态感到难为情，“千叶先生你真是敏锐……”

我盯着他看。说起来，迄今为止我见过不少处于他这种状态的年轻人。每一个都神经兮兮，情绪频繁波动，一时高亢一时低落，终于分不清是心醉神迷还是鬼迷心窍。谈不上是什么疾病或者综合征，总之就是会沉溺在一种让人觉得棘手的状态中不可自拔。“你这就叫……”我搜索记忆，并说出了那个词，“所谓的单恋吧。”

荻原哑然失笑，颤抖着双唇说：“千叶先生，亏你能一本正经地说出来。”

“说这话很丢脸吗？”

“正常成年人没什么胆子这么说。”

“不正常的成年人才会这么说吗？”

“不，那倒也不是。”荻原又笑了，“但是，正因为人生苦短，我觉得能够体会到单恋的滋味也不错哦。”

“你真的来了啊。”

这天下午三点，我出现在荻原工作的店里，这家店位于一幢贴满巨大广告画的圆筒形建筑的三楼，在自动扶梯右侧靠里的地方。墙上

写着五个大大小小拉丁字母的店名，地上嵌着黑白两色瓷砖，整个店面营造出一种冷峻的感觉。

“正好工作比较闲。”我若无其事地撒了个谎。一直到刚才，我都窝在CD店的试听机前愉快地享受音乐，对我而言，接下去即将与荻原展开的谈话才是真正的工作。“而且也想来继续听你讲早上的事情。”

“什么事情？”荻原似乎并没有故意装傻。

“就是关于你单恋的事情。”

荻原立刻脸红了，他垂着眉，微微笑道：“那个，不用了吧，都说完了啊。”他摇着手，可能是心理作用，我觉得他的情绪不像早晨那么低落了，大概也是因为正在工作时间吧。但是我立刻又发现了另一处异样，指着他说：“啊，你把眼镜摘了啊。”

荻原慌忙举起手来要把眼睛遮住：“工作的时候必须摘下眼镜。”

“必须摘眼镜？”

“因为戴着那么老土的眼镜是会吓跑客人的哟。”这时突然传来另一个人的声音。只见白色的柜台里站着一个身材修长的女子，长长的睫毛很引人注目。她朝我歪一歪头，问：“是荻原的朋友？”只觉其柔若无骨。

“他是和我住同一幢公寓的千叶先生。千叶先生，这是我们店的店长。”

“我说千叶先生，你是不是也觉得荻原戴的眼镜实在是太丑了？”女店长征求我的同意，“明明不戴眼镜这么帅，而且他眼睛也不

近视。”她的手指在荻原的脸前转个不停。

“我认为外表不重要啊。”荻原显得很不痛快。他的这种苦恼并非出于谦逊或者为了掩饰害羞，相反，他所表现出的是显而易见的恼怒，渗透着自我厌恶的情绪，像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被人骂“穷鬼”后，因感觉受到了侮辱而气恼，这样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我重新审视不戴眼镜的荻原：坚毅的浓眉，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此时的他是一个机智敏锐的人。我禁不住要感叹：仅凭一双眼睛，就能使形象大为改观啊。

“在这家店工作还真是够呛。”荻原的表情显得十分烦恼，但女店长丝毫不以为意。

“荻原，我早说过你可是我们店里的招牌，你要是不干，我可就伤脑筋了。”

“那就请让我戴上眼镜。”

“但我也说过那样就没有意义了嘛。”

看来这样的对话不知已经上演过多少次，荻原似乎早就知道这一切都只是徒劳。

“喂，我刚才好像听到你们在说单恋？”店长的眼里闪着光。

“没什么。”荻原像是要立刻终止谈话，不容分说地回答。

于是店长凑得离我更近：“哎呀，千叶先生，到底是什么单恋啦？”她语气愈发魅惑，扭动着身体，就差没缠上来了。

“对了，中午我还没休息过，我现在就去。”荻原立刻举起手宣布，“反正下雨，也没什么客人。”

“你在说什么呀，想逃吗？”店长这么说完又发起了牢骚，“看来你最近说什么去医院检查身体的突然请假，也都是假的吧。”

“千叶先生，我们走吧。”荻原搭住我的背走向出口，而我自然不会错过这天赐良机。正在这时，两个肌肤晒成小麦色的女子走进店内，不经意间朝擦身而过的荻原瞟来一眼后，眼睛霎时间焕发出了光彩。那眼神，一如在野外无意间发现了美丽的花朵。看来，荻原的外表的确极富魅力。

“那个女孩，是古川小姐，古川朝美小姐。”我们在同一幢楼的顶楼餐厅里点了两杯咖啡，荻原主动打开了话匣子。而我，差点被回荡在店内的大提琴的乐声夺去了心神。

“啊，你是说刚才那个香水味很浓的女人，还是说店长？”我心不在焉地回答，荻原立刻否定：“不是，才不是呢。我不是说那个，呃——我说的是一起乘公交车的那个……”

“你单恋的那个？”我喝了一口咖啡。

“请别再这么说了。”荻原恳求道，他似乎十分痛苦。我突然发现，他不知何时又戴上了眼镜。

“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里，最美的要数音乐，最恶劣的则是塞车。和这两个比起来，单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吧？”

荻原的表情有些困惑。“千叶先生真是个怪人呢。”他叹了口气又说，“说起来也真巧，我想起了类似的话。”

“哦？”

“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里，最恶劣的要数战争和非特价品。”他微笑地说。

“这是谁说的？”

“古川朝美……”荻原回答，不知道他是故意漏了称谓还是怎么，一会儿才补充道，“小姐。”然后，他开始断断续续地描述起他同古川朝美相遇的情景。其实我对这样的故事并没有兴趣，如果可以，我宁可专注地倾听大提琴的演奏，但还是耐下心来倾听他的诉说。即使不喜欢也要拼命做，这就是所谓的工作。

“她是在我们店办特卖会的时候来的，应该是去年冬天吧。”

“特卖会就是把商品卖得比平时要便宜的促销活动吧。”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准确地说，”荻原把身子往后靠了靠，“是这样，没错，卖得比平时要便宜很多。我们店的产品很受欢迎，所以店里挤满了人。虽然早上十点才开业，但很多人都是前一天晚上就来排队了。”

“人类就是喜欢凑热闹。”

“正是。”荻原愉快地回应了我的说法，“特卖会的第一天，店里相当拥挤、混乱，我是后来才发现有一个女孩拼命在镜子前试穿一件外套。她的样子很害羞，有点慌张，缩手缩脚的。”

“她就是古川朝美吗？”

“她一个人来的，很苦恼的样子。但是因为客人络绎不绝，我也就没有上去招呼她，我想她过会儿总会决定好是买还是回去的。结果过了一个多小时，我想起来了，一看她竟然还在。”荻原说着伸手捂住嘴角。

“一直都在镜子前面？”

“大概当中去过一次别的地方又折回来的，她应该真的很喜欢那件外套吧，所以我就上去招呼了一声。”

“你去跟她说‘要就快点买’？”

“怎么可能？”荻原忍不住笑出来，“我跟她说：‘很称你的哦。’”

他似乎正在回忆当时的场景，眼睛有一瞬间眺望着远方。我不着急催他，于是一面倾听着大提琴的乐声，一面等待他再次开口。

“但是她还是苦恼。”荻原挠了挠太阳穴，“她对我说：‘我正在纠结要不要买，你站到别的地方就可以了。’我想她是不太有机会买这种高级品牌的衣服吧。于是我就一边做别的事，一边扫她几眼。就是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她很美。”

“怎么美了？”

“她外表看上去真的是挺朴素的，但一点都不自卑。不卑不亢的样子，很美。”

“所以你就开始单恋她了？”我也知道人类的恋爱和单恋通常都发端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所以我想象得到。

荻原的表情还是有些为难，像是在向我求饶，但还是老实地承认了：“现在想起来应该就是那样吧。”

“最后古川朝美买了那件衣服吗？”

“没有。”

“放弃了？”

“不，她是决定买那件衣服的。她一脸严肃地拿着衣服到收银台，仔细一看，却发现是非特价品。”

“非特价品？你刚才也提到过这个词呢。”

“是的，就是不参加特卖的商品。也就是说，那件衣服是不打折的。”

“这不是欺诈吗？”

“当然不是啦。因为是新品，没办法打折啊。不过通常这种商品看上去会更好。”荻原笑着说，“所以也有说法就是‘如果有看上的衣服，就要做好它不打折的心理准备’。”

“然后她就没有买？”

“是的，因为真的很贵啊。当时她显得很失落，那也很正常嘛，她都烦恼了一个多小时了。我因为之前没有注意到那是不打折的，也感到很过意不去，就向她道歉了。结果她就这么说了：‘我从来就认为，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里，最恶劣的要数战争和非特价品。’”

“这算什么啊？”

“她是很认真地说的，我也是很认真地听的。”

“总之就是古川朝美没有买到那件外套？”

“是的。”荻原点了点头，将咖啡杯凑到嘴边，“不过几天以后还是买了。”

“没有打折也买了？”

“其实是我撒了个小谎。”

“撒谎？”我没来得及问他是怎么撒谎让她买下的，他却急着想要辩解似的抢先说：“以前我看过一部电影。”

“电影？”

“里面有这样一段台词。‘失误与说谎并无大异。说好五点来却没有来，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微妙的谎言与失误无限接近。’”

“什么意思？”

“大概意思就是：与其说我是撒谎，不如说是我搞错了。”

完全不懂他在说什么，我耸了耸肩。几乎同时，荻原看了看店内的钟，发觉他该回去工作了。

“等等。”我忙叫住他，“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好。”

“首先，这么说吧，你对死亡有什么看法？”

荻原因意外而停住了动作。这也难怪。

“你有没有想象过自己会死？”

我以为荻原会对我吐口水，叫我不要突然说这么不吉利的话，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并不避讳。“人类很少对自己会死这种事情有直观认识呢。”他脸上的表情很微妙。

“你说得没错。”

“死亡恐怖，人生苦短。我也是最近才认识到这一点。”

“你很了不起。”我并不是要取笑他，而是真的佩服他能有这样的感悟。

“所以，”他吞了吞口水，“所以我想我也许是想跟她变得亲近些。”

“你是为了能跟她亲近才搬到她对面的公寓里来的？”

“怎么可能！”荻原似乎很不愿意这点被人误会，突然抬高了声音，“当然不是这样的，完全是巧合。我有一天偶然看见她从对面公寓的房间里走出来，当时我还纳闷在哪儿见过她呢。”

“我之前就想问你了，所谓恋爱到底是什么？”我豁出去问了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搞不明白。”

荻原正要站起来，听我这么问，他立刻又笑了，笑我居然会问这么可笑的问题：“千叶先生，你不是有女朋友吗？”

“那荻原你是怎么想的？对你来说，恋爱算是什么？”

“如果我知道就没那么麻烦了。”荻原这么回答我，接着说，“不过，打个比方说，如果你跟对方思考着同一件事，脱口而出同样的话语，你不觉得那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吗？”

“同一件事？”

“就比如吃了同样的食物之后会有同样的感想，喜欢的电影是同一部，会因为同一件事感到不高兴，这就是一种很单纯的幸福啊。”

“这是幸福吗？”

“要往大的说，我认为，这些全都属于恋爱的范畴。”荻原笑着说，“像我，很高兴能和她住在同一条街上。我想这算是我们价值观接近吧。”

“但是，”我回想起以前碰到的好几个人类，“恋爱总是很不顺利的吧？”

“不，也不一定。”荻原像是要反驳，却停住了，大概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嗯，基本上是的。”

“是吧？”

“但是，就算不顺心，有那样的体验也是值得高兴的。”

“是这样吗？”

“就像千叶先生说的那样，人生苦短。与其一无所有，还不如有一些体验。不是经常有这种说法嘛，虽然不是最好，但也不会最糟糕。”

“所谓退而求其次吗？”我格外喜欢这句话。

“意思有点不一样，”荻原笑着回答，“但也差不多吧。”

我站起身，伸手指向天花板，确切地说，我是在用手指追逐着流淌在店里的音乐。“这是什么曲子？”

“巴赫的，”没想到他竟然知道，“大概是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吧。”

“大巴赫吗？”我脱口而出。叫巴赫的音乐家有很多，其中最出名的那个被人称为“大巴赫”，我很喜欢这个称呼。“真好听。”

“我也很喜欢。”荻原拿起桌上的账单，说由他付账，“优雅而感伤，如微风又如暴风雨的曲子。”

这描述和我的感受不谋而合，我感动地回应：“是啊。”

荻原走到收银台结账，店员亲热地同他搭话，看来也是认识的。我远远听到那个身材高挑、有着一双大眼睛的女店员在向他抱怨：“荻原先生，你为什么总是戴着这么土的眼镜呢？真是糟蹋了。”

4

第三天，我发现荻原被古川朝美误会了。

那一天的早上，我依旧算准时间在公寓的一楼与荻原碰头。仍然下着雨，但好在只是沥沥小雨，灰色的柏油路也仅是被雨水打湿成蓝色。前往车站的路上，荻原一直显得很开心，想必是因为看见古川朝美就在前面。“今天古川朝美在哦。”我这么一说，身边的荻原害羞地垂下了眼。

“早上好。”一抵达车站，荻原立刻向前面正在收伞的古川朝美打招呼，接着问她，“昨天是休息还是有什么事情吗？”

古川朝美朝这边瞥了一眼。

“一直都会在这里碰到你，所以我担心昨天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我说……”古川朝美的声音有些颤抖。

“嗯、嗯。”车站没有别人。

“我说，请你不要这么做了。”古川朝美的眼神有点躲闪，但语气却很坚定。

“什么？”

“请不要再打电话了，好吗？”她一鼓作气地说，像是用尽了所有的勇气，身体还兀自颤抖。明明不应该感觉到冷的。

公交车进站了，车门打开得似乎比平时更为顺畅。古川朝美急忙上车。

“啊……”荻原茫然若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你不上车？”我在他耳边低声问。他不像是被死神的耳语所惊到，而是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蓦地回过神来，慌忙上了车。

坐在中间位置的古川朝美像是不想和荻原打照面，一直盯着窗外看。而在后面坐下的荻原一脸惨白，面无血色地发着呆，我觉得他好像就快死了。

荻原一直沉默着，没了生气，精神恍惚，忘记了身边有我的存在。这可不妙，我还打算和他多聊一阵呢，照这个情形，想让他开口说话都得费点功夫了。

不久，公交车在博物馆前站停下，古川朝美站起身，往下客门走去。眼见她即将下车，我赶忙站起来大声说：“喂，走吧！”

荻原睁圆了眼，不明白发生什么事了，我强行把他拽了起来：“去追她啊，问清楚她为什么生气，就现在！”我说着冲向正要合上的车门。

不用说，古川朝美自然是一副烦不胜烦的表情，她撑着伞，转向追在她身后的我们，丝毫不掩饰不悦、戒备和厌恶，嘴角颤抖着问：“你们有什么事？”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正面看古川朝美。她，短短的头发，圆圆的脸，白白的皮肤，细细的眉，鼻子小巧玲珑，嘴角边有一颗痣。

“我们是想来化解误会的。”本来是应该让荻原亲自跟她说，但荻原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在一旁直喘气，出于无奈，我只好代他出马，指着荻原说，“应该说是他一定要来解释清楚的。”

“那个……我……要去上班了。”

“非常抱歉。”荻原连忙开口，“我还没有好好地介绍自己。那个，我住在你对面的公寓里，我姓荻原，今年二十三岁，在服装店里工作。因为经常在车站碰到你，所以自作多情地认为跟你算认识的……”他后半段说得含糊不清、语速飞快，恳切地希望古川朝美能听他解释，“那个，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啊，不是的，那个……”古川朝美有点动摇，像是受到荻原的影响，也自我介绍说，“我姓古川。”接着点头致意，又告诉我们她二十一岁，在附近的电影发行公司工作。

“请问，为什么我只是跟你打个招呼，却让你那么生气？”

听了这话，她看了看手表，慌张地回答：“不好意思，最近发生了一些事……”她说得很快，眼睛东张西望，“可能，是我有点被害妄想症吧……我认定荻原先生就是打电话给我的人……”

“电话？”

“最近总有人打骚扰电话给我，不好意思。”她点了点头，然后一边看表一边对等着进一步解释的荻原说，“我必须得走了。”

看来不像是假装的，我没觉得她是在找借口摆脱我和荻原，而荻原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小心翼翼地问：“这样的话，明天是星期六，如果方便的话，能碰个面把事情告诉我吗？”

“但是……”她霎时间又慌了，“我约了人了。”

“在那之前，只要一点点时间就好，把事情……”

“为什么我非得告诉你？”

没错，她的确没有义务向荻原解释清楚这一切。我都觉得不合逻辑，但荻原却说：“因为我被冤枉了嘛，所以至少应该让我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然后又说，“如果你对我还有所戒备，不愿意跟我单独碰面的话，你也可以带朋友一起来，我也会叫上他。”说着他指了指我。他的指定突如其来，完全不知会我一声。也罢，反正我正求之不得。

5

第四天，我陪着荻原去同古川朝美见面。

“千叶先生，让你抽空出来真是不好意思。难得的休息日，还让你陪我。”坐在约好的咖啡馆里，身边的荻原向我致歉。店外的空地上有一排桌椅，称为“露天咖啡馆”，但是因为下雨，并没有开放。

“没有关系。”我面无表情地回答，“倒是荻原你自己，向店里请假没关系吗？”

“我拜托过店长了。被她数落了好久，不过算不得什么。”他笑着回答。他的语气听上去还比较平静，但今天的他还是感觉比平时兴奋一些。不久，古川朝美出现了。

“我一个人来的。”她垂着眼坐在我们对面。她穿着一件红褐色外套，看上去比在车站碰到的时候更为纤瘦。“我没什么朋友。”她笑着说。她的神色并没有什么不满，也没有自暴自弃的样子，而是一派怡然自得。

一旁的荻原抿着嘴唇，显然是在强忍着不说话。我估计他大概是想问“你有男朋友吗”之类的，但他总算还冷静，知道控制自己。

点了三杯奶咖后，古川朝美直接进入了话题：“大概是一个月前吧，有人从一个叫芳神建筑的地方打电话来。”她用手指蘸了下杯子边的水滴，在桌上写出“芳神”两个汉字。

“从没听说过呢。”荻原摇头。

“感觉很差，连自己是谁都不说，就问‘您先生在吗’，然后我就回答：‘我是一个人住的。’”

“不可以回答！”我忍不住插嘴。

“啊？”两个人一齐看向我。

“其实我以前听说过这种事情，这是恶意推销。”说实话，我自己以前就曾在这种恶意推销公司里干过。作为工作的一环——为了调查一个在那种公司工作的男人，我在那里和他一起工作了七天。“这种人就是为了从你嘴里套信息出来，所以你最好不要跟他多废话。”

“果然是这样啊。他没有说他的名字，不过听上去是个年轻人，说起话来真让人生气。”

“让人生气？”

“我说我不想买房子，然后他就说‘什么？你竟然不想买房子’，好像我是个白痴一样。还说‘你知道一直租房子住会有什么结果吗’，我就跟他说‘我可不需要推销’。他还坚持说：‘我可不是推销。’”

“说到底还不是来推销的。”荻原像是自己在跟那个打电话的舌战一般，充满激情，“但是，他们是怎么查到古川小姐的电话号码的呢？”

“我也问了。然后他说：‘我就是保持前面的区号和局号不变，然后逐一增加数字来拨号（日本的电话号码一般由区号加局号加接收电话的号码组成。）。然后今天，我一共打了一千零九十七个电话才打到你这里。’”

“那他应该不知道古川小姐的住处和名字吧。”荻原提高了声音。

“是的。”她回答，听声音却一点也不开心，“那个时候的确是。”

“那个时候？”荻原注意到这个词。我也注意到了。

“那个人怎么都不肯让我挂电话。我说我很忙，他就问那什么时候方便。”

“如果回答说什么时候都不方便的话，他就责问你：‘那你说刚才忙是骗人的喽？’”听我这么说，她显得很震惊：“你怎么知道？”

因为在我工作的时候，他们也教过我这个步骤。“这种工作全都有指导手册的，上面都是对方怎么说这边怎么回答的策略。让对方有罪恶感也是其中一个手法。”

“的确是这么一种感觉。”

我想起以前负责调查的一个女子也因为电话而烦恼过。她的工作是接听投诉电话，被一个点名要她接听的投诉客人骚扰得无法忍受。那个打电话的人的身份最终出乎意料，但这次这个人的目的，毫无疑问是恶意推销。

“那这种电话就应该立刻挂断吧？”荻原问我。

“是的。”我根据经验回答，“不过这种时候，对方会再打过来，你一旦接起来，他就会威胁说：‘你再挂电话我就直接到你那边！’”

“这不是恐吓吗！”荻原的语气变得尖锐起来。

“他们才不管什么恐吓不恐吓呢。本来法律上就规定推销电话一旦被挂断便禁止再次拨打，禁止二次推销。”为什么要由我来教人类相关

法律知识呢？“他们完全不放在心上，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抱着‘我就犯法了，怎么着’的态度去工作的。最好的办法是，挂断电话，然后把电话线拔掉一段时间。”

这时，古川朝美深深地叹了口气，脸上浮现出后悔的神色。“我最后却没能挂掉电话。”

“说了很长时间？”

她点点头：“是的。”

“就我听到的说法是，”我解释道，确切地说，应该是我以前的做法，“他们有一本电话号码清单。然后从第一个开始拨打，如果对方接听了，就把对方的性别、年龄、姓名、家庭成员写在旁边。”

“我跟他们说的都是假的。”

“但是，他们还会写上交谈的时间。就是从接电话到挂断一共多少时间。”

“会这样吗？”荻原似乎也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做法。

“是的。然后，接听电话时间比较长的人就成为他们再次推销的目标。”

“通过时间判断？和通话内容无关？”

“比起立刻就挂电话的人来说，愿长时间交谈的人比较有机可乘。就算是闲聊或者争论，只要时间越长，对方的态度就越有可能改变。”

“所以才……”古川朝美低下了头。

奶咖送上来了，我们暂时停止交谈，等着服务员先把饮品摆好。

荻原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后问：“所以才……意思是说，他又打来了吗？”

“是的。”古川朝美又长长地叹了口气，“就在四天前，同一个人用同样的语气重复了同样的话……”

“你又听他说了？”

“事情麻烦了？”

“不太好。”我说，“如果能够坚持断然拒绝，应该还能有点转机，虽然麻烦是麻烦了点。”事实上，我在那里干活的时候，就有人因为我所负责调查的那个人反复打电话而不小心泄露了自己的地址，公司就派了好几个人去那里，强迫对方签署了合同。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只要能见到面就等于能签约。

“古川小姐，你有没有说过什么不该说的？”荻原担心地问她。

“没有，我没有告诉他们名字和住处，但是，说着说着……”说到这儿，她好像突然因为害怕而结巴了，接着又像是要稳定情绪般眨了眨眼。

“说着说着？”

“他说话的感觉突然变了，对我说：‘你真可爱呢，真想见见你。’”

“这算是改变策略吗？”荻原皱起眉头望着我。

“感觉他的态度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还说‘签约的事情让它去吧’。我觉得很害怕，正想要挂电话的时候，他突然说‘我很快就能知道你住在哪里了’。”

“但是，他不是只知道电话号码吗？”

“我也是这么说的，但他却笑着回答我‘我自有办法’。那笑声好恶心啊。我以前听说过通过互联网输入电话号码可以查到地址，所以问他是不是这样，他却说：‘有更简单的办法，不费吹灰之力。’”

“这是胡扯吧。”荻原的眉头已经皱得跟小山似的，“说不定只是在吓唬你。”

“我也是这么想的。根据局号大概能够确定是哪个区域的，但想要更详细的信息应该就不可能了吧。所以我告诉自己不用在意。没想到三天前，我晚上回到家，却听见了一通电话录音。”说到这儿，古川朝美的脸颊抽动起来，“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他说‘我知道你住哪里了’，然后描述了我住的公寓的外观。还真被他说对了！所以我非常非常害怕，睡都睡不好……”

“所以你前天没有去上班？”我抢先问她。

“是的。”她像是一个已然成为惊弓之鸟的残兵那样耸了耸肩，“没错。”

“那么昨天早上我跟你打招呼的时候，你那么生气是因为以为我是那个打电话给你的男人？”

“对不起。”古川朝美的肩膀耷拉得更低了，“我开始疑神疑鬼，所以看谁都觉得可疑。荻原先生一直都跟我打招呼，又住得很近，当然

知道我住在哪里，所以就……”

“那没办法，谁都会这样的。”荻原倒也不像是在故作大方，“过分警惕总比毫无防备要好。”

“仔细听起来，荻原先生的声音和打电话的那个人完全不一样。”古川朝美小声地说着，并没有要辩解什么的意思，然后害羞地笑了。

“能够消除误会真是太好了。”荻原抚了抚胸，马上又补充说，“不过，你也不能这么快就相信我。这么轻易地相信别人也很危险哦。”

“啊，”古川朝美微笑，“说的也是呢。”

然后，他们像是完成了一场讲究的正式仪式一样，无拘无束地聊了起来。在我看来，原本绷在他们之间的那根弦正渐渐地松弛下来。

他们的话题一开始无关痛痒，净是些每天乘坐的公交车的驾驶员是乱来还是太谨慎，接着渐渐聊到了彼此居住的公寓的优缺点。坐在一边的我完全没必要插嘴，只要专心倾听就好——应该说，我主要是在欣赏着店内播放的爵士钢琴曲。

“荻原先生，以前我们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见过？”交谈告一个段落之后，那根紧绷的弦愈发松弛了，古川朝美这时问了荻原这个问题。

荻原很平静地说：“不，没有。”又问，“你是说除了车站以外？”

“嗯，我是说在别的地方。”

“我不记得我们见过。”听他这么回答，我突然想起，他们分明在服装店特卖会上见过。荻原却拿手指戳着自己的表问：“不过，古川小姐，你时间来得及吗？不是说今天有约吗？”从他突然转变话题的态度来看，我明白，他并不想触及在服装店发生的事。但我不明白是为什么。

“啊……”古川朝美有点难为情，右脸的肌肉尴尬地抽动着，眼珠不安地左右来回转动，“那个其实是骗人的。”

“骗人的？”

“其实我双休日一直都有空的，昨天是我说谎了，对不起。”她接连低头致歉，害得我担心她垂下的刘海会不会浸到奶咖里。

“不，”荻原愉快地回答，“这算不上是说谎。”

“哎？”

“以前我看过一部电影，里面有这样的台词。”

我意识到接下去的内容应该就和前天说给我听的一样，因而感到一阵难为情，像是准备要看一场已经知道窍门所在的魔术一样。

“‘失误与谎言并无大异’，然后是——”荻原顿了一顿，正欲说出后面的台词，不料古川朝美却抢先接了上来：“‘微妙的谎言与失误无限接近’，是吧？”

“啊……”荻原惊讶得一瞬间停住了呼吸，半晌才费力地回应说，“古川小姐也看过这部电影啊？”

“是啊，我很喜欢那部电影。”她很有兴致地点头。

然后，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说出了那部电影的名字，随即像是被那种默契所感动似的笑了。我静静地旁观着这一切，脑中掠过荻原的那段话：“如果你跟对方思考着同一件事，脱口而出同样的话语，你不觉得那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吗？”

6

第五天，我了解到荻原坚持戴眼镜的原因。

我又一次来到前几天跟荻原一起去过的餐厅。因为是星期天，餐厅里很热闹。我坐在窗边视野很好的位置上啜着咖啡。

“啊，千叶先生，你怎么会在这里？”

荻原从前方走近，吃了一惊，我反射性地看了一下手表，现在是傍晚五点。

“我正好想来这边休息一下。”荻原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兴奋。他依旧戴着那副眼镜。和他一起来的还有那个长睫毛店长，她冲我点了点头，说：“哎呀，你不就是上次那位？”

“既然这么巧，就一起坐吧？”荻原说。我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荻原也就不客气地坐在了我对面。那店长似乎是想坐在别的地方，因此一脸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坐到了荻原身边。

“今天你是来做什么的？啊，说起来，你还没有帮女朋友选好衣服吧。”荻原的口齿很伶俐。

“是啊，不过，今天我只是来听这个的。”我伸出手指朝上指了指，和几天前来的时候一样，播放的依旧是大巴赫的大提琴曲。

“我说，发生什么事了吗？”店长对我夸张地眨了好几下眼之后，将脸凑近我。

“什么意思？”

“今天荻原好像心情很好，忍不住哼歌呢。”

“是嘛。”我点头。

“果然有事发生？”

“什么事都没有。”荻原像是怕麻烦，慌忙否认，随后对我使眼色，加重语气说，“是吧？”

“真的吗？难道不是有什么好事吗？”

我想起了昨天的事情。我们在咖啡馆同古川朝美见面，听她说完有关恶意电话推销的事情后，还闲聊了一会儿。那算是好事吗？但不可否认的是，荻原开朗的表情一定都是为此。

“言归正传，你到底拿到票没有？”荻原问店长。

“我说，你可是在求人办事呢，难道就不能来点更性感的声音吗？”

“怎样才算是性感？”

“至少得把这副老土的眼镜给摘掉吧。”店长伸出两根手指，作势就要戳向荻原的镜片。

“不要。”

“那我就不给你票。”

“就是说，你拿到票了？”荻原开心地加重了语气。

“什么票？”我不怎么关心地问。

“话剧的门票。”荻原解释道，说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剧团将要公演，一票难求。

“这玩意儿是不是也要排很久的队才能买到？”

“排队？”店长笑了，“也是，一般的确是要排队才能买到的。不过我在那个剧团有关系。”

“你真的拿到票了吧？实在是太谢谢了！”荻原兴奋地说，然后掏出钱包问，“是两张吧？一共多少钱？”

“才不会这么白白给你呢。”店长哼了一声，瞪着荻原，眼中充满了挑衅或者说是幼稚的光芒。

“所以我说要付钱啊。”

“不是钱的问题啦。放心，票我肯定卖给你，可你得告诉我你要跟谁一起去看。”

“不说。”荻原马上回答。

“这算什么啊！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不肯摘眼镜吧。”

我冷眼旁观着这两个人在那里讨价还价，反正我只要能够听大提琴曲就满足了。

店长这时却突然要来拉拢我。“千叶先生，你也想知道的吧？”

我慌忙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句：“算是吧。”

看来店长是铁了心不想让步，而荻原似乎本来就没有打算刻意隐瞒，过了一会儿，他低声说：“因为我不喜欢。”

“不喜欢什么？”

“我以前也说过，就是我不喜欢靠外表吸引人。”

“你的意思是，你其实知道自己长得很帅？”

“也不是……嗯，算是经验之谈吧。”荻原打着马虎眼，然后又强调，“总之，总之我就是不喜欢。我一直到二十三岁才发现，之前跟我交往的女孩子都只是喜欢我的外表而已。”

“那不挺好？”

“但是，她们喜欢的不是我的本质啊。”

“外表同样是你的本质啊。”店长毫不留情地反驳，“这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或者说是任性吧。你就因为这个戴眼镜？为了让自己看上去丑一点？”

荻原垂头丧气地点了点头：“总之，我想让人先从这样的外表开始认识我。”

“你打算靠这副外表找女朋友？”

“是的。”

听到这里，我恍然大悟，他之所以不肯向古川朝美讲明自己在那家店里工作的事，原来是不想让她看到自己不戴眼镜的样子。

“但是……”店长瞠目结舌，深深地吐了一口气，从外套的口袋里拿出一只小信封，信封里应该装着门票。“但是，就算是长得帅好了，其实也就是年轻的时候嘛。趁着年轻拿外表当武器也没什么不好嘛。等你老了，就算不戴眼镜，自然也会变得土里土气的。”

听到这话，我不由脱口而出：“不会啊，谁能保证他能活那么久。”

荻原双眼睁得圆圆地凝视着我，没有生气，也没有笑，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过了好几秒钟，他才黯然地应声：“你说得没错。”

7

第六天，我注视着荻原重新油漆房门。

星期一的早上，我走出四○二室的时候，几乎同时，荻原也出现了。他似乎正好锁上门。然后，他与平常一样望向古川朝美住的公寓。我的视线也跟随他望向那边，然后泄气地发现，雨依旧没有停。

“啊！”荻原忽然叫出声，我忙靠近去看发生了什么事。

“千叶先生！”他觉察到我的靠近，眼神却没有从前方移开，“你看那门。”他伸出食指指向前方。

我又一次将目光投向对面的公寓，望向古川朝美的房间，然后，我也发现了——“是字。”我小声说。

“不知道写的是什么。”荻原说话像在呻吟。

古川朝美的房门上有好几个鲜红的大字，像是用粗毛笔或者别的什么刷上去的，不是很好辨认。

“太过分了！”荻原愤愤地说，“我过去看看。”说着就跑向楼梯。

我也追了上去。荻原或许看不见，但我能清楚地看到门上的字。那是一行横写的涂鸦，向右上角歪斜着：“发现古川家。下次再会。敬请期待。”那几个字扭曲如几何图形，很难看。

荻原飞也似的冲下楼，转眼就到了一楼。也许是为了防止眼镜掉落，他好几次伸手去摸鼻子。一冲到地面，他马上就跑向古川朝美所住的公寓楼。

跑到门口，正好有电梯到一楼，我们赶紧冲了进去。他显得很焦急，按了好几下才按到四楼的按钮。然后，他弯着腰，手搭在膝盖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千叶先生，”他一边痛苦不堪地喘气，一边看着我感慨地说，“你一点都不累呢。”

“是吗？”为了不让他生疑，我也装模作样地做了三下深呼吸。

到了四楼，正好看见古川朝美呆呆地站在自己的房门口。她面色发青，嘴唇颤抖，害怕地看着自家的房门：“这是……”

荻原走到房门正前面，读出了那几个字后，立刻愤怒地骂道：“这算什么！”

“果然……”古川朝美抬头望着荻原，“果然，我住的地方还是被他们知道了……”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我问。

“就刚才，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还没有这些东西。”她回答。

是半夜画上去的吧。

“他们要干吗？！”荻原在走廊里来回踱步，满腔的愤怒与不安无处宣泄。

“对不起。”古川朝美感到很抱歉，低头盯着自己的手指尖。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她要向我们道歉，相信是无法用常理来解释的原因吧。

“报警吧。”荻原说，“至少，胡乱涂鸦也算违法行为。”

警察也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虽然他们的确表达了对古川朝美的同情，但是，在听取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却只是说：“我们会加强深夜巡逻，但是不可能进入公寓内部巡查。如果有什么可疑情况，请再联系我们。”草草地说完，就回去了。古川朝美把有关恶意推销电话的情况对他们作了说明，但无法提供确切的证据证明房门涂鸦事件跟他们有关系。警察也只得感叹：“想要指证这种公司是很困难的。”

住在隔壁的人们围了过来，有的惊叹“哎呀”，有的尖叫“好恐怖”，有的提议“装个监视摄像头”，还有人回忆或猜测“听到过声响”，但不过一小时，他们也都纷纷闪人了。人类总是这样，明明都感到不安害怕，却怎么都不肯拿出实际有效的改善措施。

门前只剩下我们三个，时间已近正午。古川朝美和荻原分别打电话向工作的地方请了假。

“一直让你们陪着我，真不好意思。”虽然事情并没有什么转机，但古川朝美的情绪总算稳定了下来，脸色也比刚才好了很多。

“啊，我没关系。”

“我该怎么办才好呢？”古川朝美走投无路地说。

不知沉默了多久，荻原率先打破了僵局。“这样吧！”他像是在自言自语似的朗声说道，接着又轻轻地拍了下手，“我们先把门重新刷一遍吧。”

“什么？”

“看到这些东西就生气，先把它们抹掉吧！千叶先生，怎么样？”

问我有什么用，我想。我无奈地回答：“就这么办吧。”我也没有理由去反对。

把门重新粉刷之后，我们在古川朝美的房间里吃了一顿比萨，比萨是从专门送外卖的店里叫的。我从来没有叫过外卖，于是自告奋勇提出要打电话订餐，然后向荻原详细询问了叫外卖的流程。

荻原很惊讶地说：“千叶先生还真是个怪人。”

拨通电话后，因为荻原叫着要大吃一顿，所以就点了配料丰富的大尺寸比萨。

芝士会滴下来，所以这比萨我是吃得手忙脚乱。其实我没有味觉，又没有食欲，进食对我来说只是一种机械式的作业，但我依旧没什么感情地赞叹道：“真好吃啊。”

吃比萨的时候，谁都没有提起房门涂鸦事件和那个打推销电话的人。我只是静静地吃着食物，荻原则倾听着古川朝美谈论公司的事情，最后她黯然神伤地告知她的父亲早已经过世。

“啊，对了。”吃完比萨，收拾好碗碟之后，古川朝美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打开小包，从中取出细长的纸片放到了桌上，然后无视我的存在，直接推到了荻原面前。“这个，是我朋友多出来给我的。”

我从荻原的身侧探头过去，看向那纸片，然后，和荻原同时发出一声惊呼。

荻原扫了我一眼，说：“这个，我很想去。”

“真、真的吗？”古川朝美惊喜地问。

“喂。”我忍不住要指出——没办法，谁让我昨天看见他从店长那里要来那两张票呢？“荻原，这票你不是已经有了吗？”

“啊……”荻原像是看见部下犯了错，又像是突然遭到伏兵刺杀一般，懊恼地叹道，“你怎么说出来了……”

“哎？”古川朝美看看我，又看看荻原。

“不是的……”荻原动了动嘴唇，想要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口，经过一番挣扎后终于放弃了，从口袋里拿出了信封。“其实……”他打开信封，从中抽出两张门票，也放到了桌上，“我也是昨天弄到的。”

“啊——”古川朝美的声音拖得老长，“这样啊。”

“因为我想……”荻原小声地说，“想请古川小姐一起去看……”

“哎。”

“看来你们想到一起去了。”我没什么眼力见儿地说。

“好像是这样呢。”荻原笑逐颜开。虽然他戴着眼镜，我不敢断定，但相信镜片后的一双眼睛已经眯成了两条线。

古川朝美的表情也差不多，她微笑着说：“是呢。”

而我在意的却是：两个人都能搞到的门票真的会很难买吗？

8

第七天，我提交了有关荻原的调查报告。

接到通知是在周二下午七点。我走出房间，眺望着窗外灰暗的天空。雨细细的，绵绵的。

不经意地望向对面的公寓，古川朝美的身影赫然映入眼帘。她正从四楼的走廊走向自己的房间，身后跟着荻原。远远地看过去都能感受到他们轻快的步伐。是约好下班后一起回家的吗？两人的亲密程度显然正在步步加深。我突然想到，原来，这就是所谓顺利的恋爱呀。

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是工作电话。我才按下接听键，对方立刻就问："情况怎么样？"

"调查完毕。"我回答，"结论是'可'。"

"唔，我猜也是。"对方说。

"这是我认真调查后得出的结论。"

"大家都这么说。"

9

然后就是今天——第八天。我蹲在地上，荻原就倒在我的身旁喘息。从他弱不可闻的话语里，我了解到事情的大致经过。

原来今天服装店休业，荻原出门的时候正好看见有一个男人闯入了古川朝美的家里。那个人毫不费力地开了锁。荻原慌忙赶了过去，和房里那个拿着菜刀的人扭打在了一起，那人刺中荻原后就逃跑了。事情大致就是如此。

“我们扭打在一起的时候，他应该也受伤了……得赶快把他抓起来……”他说。

我回答：“放心吧。”这并不是在安慰他。在来这公寓的路上，我看见警察制伏了一个男人。那人倒在柏油路上，手臂被牢牢地摁住，相信那就是荻原所说的人。估计是由于他浑身沾满了荻原的血，引起了警察的怀疑。好像就是在他嚣张的时候被制伏了。

我把这事情告诉荻原以后，他立刻露出了安心的神色，随后感叹：“唉，好不容易马上就能……”他说着费力地挤出一个小小的微笑。

“马上就能怎么样？”

“恋爱啊……”

“不好意思。”我老实地回答。

我的话想必他根本没听进去，荻原竟然又说："不过，还是这样好……"

"好？"

"就算没有今天的事……我也活不了多久了……"他像是在自嘲。

"什么意思？"

"癌。"荻原硬生生地扯回已经逐渐迷茫的神智。

"枪？"我以为是什么手枪。（在日语中，"癌"与"枪"发音相同，均作"GAN"。）

"说是最多还能再活一年……不过稍微快了点……"

"什么意思？"

"不过，与其死于癌症，还不如像现在这样为了喜欢的人而死……"他的声音断断续续，"如果一定要死的话。"

"人类一律要死。"

"我是不想死啦，可反正要死……"他的目光已经涣散，"这样谈不上最好，但也不是最糟糕。"

我站起身，俯视着荻原。原来他已经被癌细胞所侵袭。我突然想起了"重新粉刷"这个词语。或许是我们死神在他死于癌症以前自说自话地将其死因重新粉刷了。因为我们跟病死、自杀并无关联，所以这个说法可以成立。

不知不觉中，荻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我环视了一圈房间，准备出门。突然，我的目光被垃圾袋里的比萨盒子所吸引，脑中灵光一闪。我想起了前天晚上我打电话给比萨店叫外卖时的情形。

当时，电话那头的店员首先说“请告知您的电话号码”。我告诉他们以后，对方就确认“是古川朝美小姐吧”，然后还报出了地址。想必他是看到了登录在电脑上的信息吧？难道说，那就是所谓“通过电话号码查住址”的办法？我思考着，通过局号大致确定区域之后，再打电话到这附近的比萨店，这样，问到记录有古川朝美信息的店家的可能性就很大。

“是吧？”我问荻原，他没有回答。

10

见证完毕后，我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原本是打算立刻回去，却看见了正从公交车站步行而来的古川朝美，于是走到她身边打了个招呼。她正撑着伞，怀里捧着购物袋。

“晚上好。”她对我微笑，周身散发着幸福的光彩。

“这些是打算用来做晚饭的吗？”我指指她拿着的袋子。

“是的。”她脸红了，“荻原先生说过会儿来我家吃饭。”

“是吗。”我正打算走人，却突然想到一件事，“对了，你知不知道一家距离地铁四站地的服装店？”我问她，顺带说出了荻原工作的那家店名。

“知道啊。”她点点头，拉了拉身上外套的领口，“这件就是在那里买的。”

“在特卖会上？”

“本来是很贵的，打折以后才买的。”

“这件难道不是所谓的……”我想起荻原告诉我的那个词语，“非特价品？”

“你怎么连这都知道？”古川朝美有点惊讶，接着说，“你真了解行情，本来这件衣服的确是非特价品。”

“本来？”

“我第一天去的时候这件衣服是不打折的。但是店员告诉我‘说不定到最后一天会打折’。我再去的时候真的就便宜了，真是好运。”

“的确很幸运。”我不带感情地回答，一面想象着真相。可能是荻原自己帮她支付了一部分钱吧。然后在最后一天，瞅准她去的时候，把打折的标签贴了上去，是吧？莫非这就是荻原所说的“谎言”的真相？“原来如此，”我低喃，“这就是接近失误。”

“你说什么？”

“没什么。那么，你记得那个店员的样子吗？”

“记不得了。”她干脆地摇头，“我不是很擅长记住别人的脸。”

“是吗。”我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走了，却又无意中瞄到了她包里放着的耳机，忍不住问她，“音乐！你在听什么曲子？”

“啊，这个吗？巴赫的。”她立刻回答了我，“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我很喜欢这曲子的开头部分。”

我内心再次大吃一惊，说：“荻原也这么说过呢。”

“是吗？”她显得很高兴，“优雅而感伤，很奇妙的感觉呢。”

“如微风又如暴风雨的感觉？”

“是啊。”

“荻原也这么说过哦。”

“真的吗？”她兴奋得几乎要一跃而起，然后她说，“我是这么觉得的，如果能跟别人思考着同一件事，说出同样的话语，那将会使我感到幸福至极。”

“是啊，这个荻原也说过。”

她的脸上写满了笑容，急切地表示要走了，可最后又问我：“对了，千叶先生，你今天碰到过荻原先生吗？”

“没有。”我这样回答。

这，也许并非失误，而是谎言吧，我想。

旅途中的死神

1

驶入有缓坡起伏的六号国道，车辆的行进速度渐渐放慢。由于只有一条车道，即使是一辆轻型卡车，都有可能立刻引发交通堵塞。前方的货车司机一直踩放着刹车，而我从刚才也时上时下地反复扳动排挡杆，但最终还是双双停下了车。雨水在挡风玻璃上滑过，形成了一道道的花纹。现在是傍晚六点，天色已是一片昏暗。

“我说，你是什么人啊？竟然跟没事似的。”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年轻人说。由于他的头一直靠在左边的车窗上，我还以为他睡着了。他的黑头发快盖到耳朵了，细长上吊的双眼看起来有点像小爬虫。

“你醒啦？”

这个年轻人姓森冈，一天前刚在东京的闹市街上杀了人，但此刻他瞪着我的表情，却仿佛我是个怪物。“我说我杀了人，你不相信吗？广播你总该听到了吧？”

几小时前，当车子正开过水户市的时候，广播里传来了整点新闻。森冈面无表情，同时又多少带着点炫耀与苦涩地指着收音机对我说：“这个，是在说我。”新闻说昨天晚上在涩谷，两个年轻人发生了争执，其中一人持刀刺伤了另一个。被刺伤的年轻人虽然被及时送到医院救治，但终因失血过多而死亡，而动手的那个年轻人目前尚在逃亡中。“我就是那个把人刺死的年轻人。”他又说。新闻里随后报出凶手的姓名：森冈耕介。

“你好像一点都不怕我嘛。”

“怕。”我随口胡扯。说实话，我更怕的是森冈的说话声会害得我听不清收音机里的音乐。

“从我上你的车开始，你就一直这样。”

“为什么你会上这辆车？”

“碰巧。你碰巧因为红灯停在那里，车门也没锁，而且……”

“而且？”

“我在电影里看见过这种车，一直都很想坐坐看。”森冈有点不好意思地转开视线。

“在死之前？”我拿出死神该有的态度问他。

尽管他脸上掠过一丝愕然的神色，但还是“嗯”了一声，点了点头。“是啊，在死之前想坐一次看看。”

所以，他们才会准备一辆这样的驼色小汽车给我吗？情报部给的指示是这样的：“开着这辆车沿国道前进，就能碰到这次你要调查的对象森冈耕介了。”

正如他们所说，森冈真的来了。今天上午十点，当我因为红灯停在与十六号国道交叉的十字路口时，森冈亮出沾满鲜血的小刀，上了车：“给我老实点，不然就杀了你！就这么往北开！”

“向北？”

“六号、四号、二八二号！”或许是出于亢奋，森冈的声音尖锐，连珠炮似的列举出国道线，“就这么一直开！不管你本来要去什么地

方。你就当是倒霉，死了这条心吧！”

倒霉的是你吧，竟然被死神挑中了——我很想这么告诉他。

2

车终于再次前进。不知是因为下雨还是天色昏暗的缘故，路面一片漆黑。我踩下油门，车轮驶进积水。雨刷唰地一摆，就像是魔术师在观众面前演示机关的那一瞬间。

“你叫什么名字？”森冈弯起膝盖将脚搁在仪表盘上。

“千叶。”我自报家门。

“多大？”

“三十岁。”

这次的我是一个三十岁的公司职员。身材中等，穿着藏青色的西装，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啊，这样。”森冈瞥了我一眼，“比我大十岁。那么我有问题要问你了。”

“什么问题？”

“你在这十年里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没有？”

我不明所以地皱起了眉头。

“我如果再活十年，不就到你这样的年纪了吗？你有没有碰到过什么好事？”

“没什么特别的。”我大致能想象出人类在十年里能有多少体验，“最多就是多了很多赘肉。”

“说的也是。”森冈像是放心了，“那么，也差不了多少吧？”

“差不了多少？”

“就算我的人生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我大吃一惊。难道他已经预感到死亡的降临？

“被逮捕以后不就玩完了吗？就了结了。不过，就算能再多活十年，人生也不会变得有意义吧？”

“人活着的大部分时间都算不上在生活，不过是虚度光阴而已。”

“什么意思？”

“很久以前我在工作时认识的一个男人这么说过。”那是距今大约两千年前的一个思想家。

“真有趣。”森冈第一次咧开嘴笑了，连连点头，“说得没错啊。被我捅了的那个家伙也没怎么好好生活。他那也不算是人生，不过是虚度光阴罢了。”

“话说回来，你为什么拿刀捅他？”前面的货车向左拐弯了，我踩下油门，拉近了与再向前一辆车之间的距离。车的左右两侧，是一片片的水田。

森冈看都不看我一眼，反而扭头望向窗外：“我不知道。”

“你们怎么总是不知道自己都做了些什么。”

“什么叫‘你们’？是想说最近的年轻人吗？少自以为是了。”

“不，我是在说你们人类。”

森冈叹了一口气，估计他已经在后悔怎么会上了一个这么讨人嫌的家伙的贼车。

“你们是在街上吵的架？”我说出自己的猜测。

“是因为刺伤了我老娘。”

“你是说对方？”我推测森冈是为了向对方寻仇。

“不是，是我刺伤了我老娘。”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回到离开一年的家，老娘正在打电话。然后我头脑一热，把我老娘给刺伤了。”

“等等，你刺中的不是那个年轻人吗？”我指指收音机。我记得当时报的应该是“在闹市街上杀人”。

“那是后来了。”森冈更像是在自己整理思绪，“我刺伤了老娘以后，脑子一片混乱，就跑出了家门。等我回过神来，已经到了涩谷。有个家伙笑得跟个白痴一样，我看他不顺眼，就上去揍了他。”

“因为看不顺眼就揍人，揍的时候就顺手拿刀捅过去了？”

“因为刚捅了老娘，脑子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是亢奋还是焦躁，总之就是非常生气，火冒三丈，等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捅过去了。”

“那人就因为这种理由被刺死，还真是无妄之灾。”话虽如此，但归根结底，那个年轻人的死还是要追究到我们头上。毕竟，人类的意外事故或突发事件都跟我们死神有关。

相信这一定也是因为我某个同事在调查之后，递交了结论为“可”的报告。

“不过，照你刚才所说的，我终结的并不是那家伙的人生，而只是终结了他无所事事的光阴，对吧？那么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还真能顺水推舟啊。”我说。

他沉默了。

“那么，你母亲没事吧？”

“烦人！”

“就因为你母亲打电话，所以你拿刀捅她？你讨厌电话？”

“因为电话的内容很过分啊！”森冈的表情凝固了，一下子失去了血色，我甚至好像听到了嚓的一声。渐渐地，车流顺畅起来，看见了“宫城县”的路牌。

3

看来，就算是逃亡中的杀人凶手也会感觉到肚子饿。之前森冈一直嚷嚷着没工夫休息，此刻却拿“空着肚子什么都办不成”来当借口了。

车驶入宫城县不久，我们就进了昏暗的国道边上的一家很小的拉面店。柜台后坐着白发苍苍的店主，除了我们以外再没有其他客人。

我和森冈并排坐着吃拉面。一时间，只听到扑哧扑哧的吃面声，谁都没有说话。我没有味觉，所以不过是重复着将面前的食物塞到嘴巴里的动作，森冈吃到一半，却抬起头大叫：“大叔，好吃啊这面。好吃！”

“啊，是吗？”店主头也不抬地说，“那么，要吃光啊，别剩下。”

“这么好吃的面怎么会剩下啊。”

我不由自主地凝视着他的侧脸，一股不对劲的感觉油然而生，说不清是感动还是惊讶。迄今为止，我遇到的大多数人一旦犯下罪行，都会陷入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就像背上背着沉重的石头或酒桶一样；也有人会显得焦躁或胆怯，甚至变得愈发凶残，总之，他们都会失去平常心。

但身边的森冈却表现得很自然。虽然也曾乱逃乱窜，有时候还表现得很神经质，但是在拉面店里，他却能轻松地跟店主打招呼。

我猜他是意识不够强，还没有切实地感觉到自己杀了人吧，所以还不能切实地把握自己目前的处境。可以说他是天真烂漫、无忧无

虑，但同样也能说他是愚不可及。“缺乏想象力啊。”

森冈的嘴不动了，嘴里含着拿筷子夹进去的面条，瞪着我问：“你在说什么？”

我把视线转开，看到了一台电视机，斜放在柜台上方的架子边上，正好在播送新闻节目。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七点了。

新闻里正在报道森冈引发的事件，我没感到意外，倒是森冈，顿时脸色铁青，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连勺子都拿不稳了。店主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边的情况，只顾开着水龙头洗锅碗。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看，感觉那水势恰似瀑布。

电视里的播音员念出被捅死的年轻人的名字，同时公布了死者的大头照：红头发、圆鼻子、长下巴，很醒目的一张脸。然后，镜头转到了案发现场涩谷的一条闹市街，具体地点就在一个十字路口旁边。

“犯罪嫌疑人森冈目前仍在逃亡中。”播音员继续说，“另外，警方还查明，在案发前数小时，犯罪嫌疑人森冈的母亲滋子女士也在家中被刺伤。”

我飞快地扫了一眼森冈的侧脸。

紧接着，屏幕上出现了森冈的大头照。照片上的森冈穿着校服，应该是很早以前的照片吧，比此刻我身旁的这张脸更显稚嫩。

森冈因为那张照片而显得十分惶恐，身体咯咯震动。他偷偷看了店主一眼，又把脸转开了，弄得碗里的汤不小心洒了出来。

“别紧张。”我用只有他听得到的音量小声说。

“啊？”

“你只要表现得自然一点，就不会被发现。那张照片跟你不太像。”我若无其事地小声回答。

森冈用力吞了一下口水，重新开始不自然地吃起了拉面。店主看起来一点都没有怀疑我们。

结账的时候，森冈迫不及待地想要快点离开。我一早就估摸到这顿饭会是我付钱，于是拿出了两人份的现金。

这时，店主叫住了森冈：“喂，你等一下。”

森冈停住了脚步，却迟迟没有回头。我饶有兴致地看着森冈和店主，猜测着接下去会上演一出怎样的戏。

森冈缓缓转过脸，脸上都抽筋了：“什么事啊？”

“真的很好吃吗？”

森冈一怔，面部肌肉慢慢松弛了下来：“是啊，很好吃。”

“那么，下次再来吃哦。”店主的白色工作服上污渍斑驳、焦迹处处，这点点痕迹所表现的正是他一路走来的岁月的厚度。他伸出的手指如树枝般微微颤动个不停。

“我们接下去要去十和田湖，来不了啦。”大概是放下心来了，森冈的口气又变得粗暴起来，而我也终于知道了目的地。

“回程再来不也行吗？”没想到店主居然如此执拗，“反正什么好吃啊之类的话也就是嘴上说得好听。”

这话似乎并不是在说拉面的味道，或是在与客人进行交谈，我觉得，那更是店主对其自身生活的感慨。

4

六号国道的尾段横跨阿武隈川，一过桥，就到了四号国道。我按照森冈的指示，等绿灯亮起的时候向右拐上了四号国道。

“你要不要开一开这车？”收音机里的音乐中断了，开始播放人类的无聊访谈，于是我百无聊赖地跟他搭话。

“我没驾照。”

“你没想过乘火车去吗？”

“我说，你大概不知道吧，十和田湖，尤其是奥入濑那一带，开车去更方便。”

“奥入濑？我要去那里吗？”

“吵死了。”

“很吵吗？那我说多小声你才不觉得吵？”我可不打算把收音机的音量关小，但要我放低嗓门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你烦啊！”

“不走高速公路行吗？”我问出了刚才就有的疑问。如果朝北走，应该有专门的高速公路，不过是收费的。我还没有开车去过那里，但如果他这么要求，应该也没什么难度。

“高速公路啊……”森冈说着挖了挖耳朵。

四号国道是双车道，车流明显顺畅了很多。和刚才经过的道路相比，这条路左右两边多了很多华丽的灯饰牌，一派繁荣景象。依路牌所示，笔直前行将进入仙台市地界。

“走哪边都可以。”他模棱两可地说。他在进行心理斗争，既不想让人看到软肋，又像是下定决心要诉说心底的软弱，“虽然说最近的破案率很低，但照片都公布出来了，万一追起来，我也早晚会被抓住。”

“毕竟是杀人凶手嘛。”

“所以呢，”森冈有些懊恼地拧着唇，“我想快点把事情解决了，然后去警察那里自首。”

“你是说你有事情要做？”

“但是呢，”森冈眼底浮现出幽暗之光，“我又希望能拖多久就拖多久。真复杂。”

简而言之，森冈自己都不理解自己的心情。于是，为了争取更多时间，不用过早下决定，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不走高速公路。

“说起来，这可是我最后的旅行了，自然是要尽兴啊，就是这道理。”

“你不反省吗？”我问他，“伤了母亲杀了人，却连一点想要反省的意思都没有，这样好吗？”

“你问我这样好吗……”森冈像是被这棘手的问题难倒了，皱着眉头说，“不过，我是没有什么好内疚的。像被我捅的那个，那种人死了会让谁感到困扰吗？”

“我是不会感到困扰的。”我很老实地回答，随后又补充说，“就算你死了，我也不会感到困扰。”

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迷惑，森冈从口袋里掏出小刀贴近我的腹部，刀尖上还残留着血迹。“你可别得寸进尺哦。你要明白自己现在的状况！”

“我觉得我很了解状况啊。我正载着你朝北开。这辆车是你想在有生之年乘坐一次的车，你要去十和田湖那里一个叫奥入濑的地方办件事。你想尽情享受这次旅行。这就是现在的状况。”

“你算什么人啊！”

“话说回来，”我突然有点好奇，“所谓的旅行是指什么样的行为？”虽然这个词我常听到，也大致了解说的是什么，不过还没有人类向我直接解释过。

森冈登时哑口无言，显得非常惊讶。“我不知道。”他漫不经心地回答，接着解释说，“就是移动很长一段距离，然后找个地方住，差不多就是这样。唔，然后嘛，就是观光之类的。那样就叫旅行吧。这种事还需要说吗？你是不是白痴啊？”

“原来是这样啊，受教了。”我点头，“那么，找地方住吧。”

晚上八点，仙台车站前一派繁华。车站两侧的百货商店与写字楼鳞次栉比，往右看，还能望见沿着轨道行驶的新干线。建筑物楼顶上的广告牌灯光闪烁，到处都反射着行进中车辆的头灯及刹车灯的灯光。玻璃被雨水打湿了，给这些五彩霓虹平添了一圈光晕。前面是红

灯，我停下了车。十字路口的人行横道上，行人如潮水涌过，五颜六色的雨伞随之攒动。

“我来说点了不起的事吧。”森冈指着十字路口说。

“好，说说看怎么了不起了。”

“这里有那么多的人，当中却没有一个曾经杀过人，了不起吧？”他像是要一吐心底的绝望与孤独。

“那我来说点更了不起的事吧。”我说。

“真烦。”

“这里有那么多的人，但正在为了人类而烦恼的大概一个都没有。”

“你白痴啊，每个人都充满了烦恼的。”

“那只是为了自己在烦恼而已。他们并没有在为了人类而烦恼。”记得这也是以前哪里的一位思想家说过的名言。

森冈哼了一声，别开了脸。

“那么我们住哪里？这里好像有几家商务旅馆。”

我其实并不需要睡眠，就算通宵开车继续北上也没问题，但考虑到森冈会疲劳，我想还是需要休息一下。没有比跟一个疲惫的人类打交道更累人的了。

“我不住旅馆。”

“那新闻里公布的照片跟你不是很像。你只要别表现得很可疑，我想是不会暴露的。”

“不是说这个。”森冈的脸没有血色，“旅馆里一般睡的不都是床吗？”

“你不喜欢床？那么就在车里睡吧。”

“车也不行。”

“你脸色发青哦。”

“知道了，知道了。”听声音，森冈要抓狂了，他不耐烦地说，“那就随便住个什么旅馆吧。真烦！”

5

穿过车站轨道下方的连接道路，到了东口，缓缓地拐过一条弯道，再顺着宽阔大道前进一段距离之后，我们找到了一家商务旅馆。

森冈似乎是怕我逃走，要了一间双人房。站在前台接待我们的是一个中年男子，身姿挺拔如退伍军人，他将视线在我和森冈之间来回扫视过后，问：“你们莫非是HOMO（homosexual的缩写，意为同性恋者。）？”

森冈的眼神霎时间变了，鼻子以上部位僵住了，面颊以下部位开始抽搐，与此同时，他的手往口袋伸去。我忙用左手按住他的手腕，我知道，他是想掏出口袋里的小刀。

森冈当场一翻白眼，膝盖一弯就要往下倒，我忙用肩膀支撑住他——是我一不小心用没戴手套的手碰了他。这要是被我同事看到可就麻烦了，我这样想着，下意识地环顾了一圈，然后赶紧从上衣兜里取出一副黑色皮手套戴上。

“怎么了？”那个中年旅馆工作人员将房间钥匙递给我说，“这小年轻睡着了吗？”

“他累了，而且你刚才的话给他带来的刺激不小。”

“我的话？”

“HOMO，你说过吧？”

“那明显是开玩笑的。而且，就算真的是HOMO，也没什么丢脸的呀。难道你们真的是？”

“这家伙是homo sapiens（拉丁语，意为人类。）。”我看了一眼倒在我怀里的森冈，回答道，“我可不是。”

床上的森冈被噩梦魇住了，他的身体扭向窗边，一边磨牙一边叽里咕噜地说梦话。我在床头俯视了一会儿森冈，当时钟指向深夜零点的时候，我决定去逛一圈。难得能来到人类的街上，不去听会儿音乐可就浪费了。

我把森冈留在房里走出了房间，犹豫了一会儿带不带钥匙，最后决定还是悄悄从窗口出去。我走过床边，打开了窗户。

正当我打算从窗口潜行外出时，突然听到森冈一声叫唤：“深津先生……”

我差点要纠正他说“我是千叶”，不过看来他是在说梦话。

“深津先生，救救我……”他说着，身体蜷缩成一团，像是幼儿保护自己一般。

6

走出旅馆，天气依旧不好，好在雨势减小了许多，所以我决定不打伞。我仿佛是被整齐排列的街灯诱导着走上了那条昏暗的小路。没走几步，我便遇上了一个青年。

起先是听到了声响。从右面的停车场那边传来了像是小动物顽强威吓什么东西似的声响。

在停车场的最里面，一个青年面对水泥墙而立，激烈地挥舞着手，时蹲时站，左右移动，简直像是在黑暗中跳舞。

回过神来，我已经跨入砂石铺成的停车场，并正在靠近那青年。我是被那如同长长的呼气的声音所吸引了。他之所以挥舞着手，似乎是为了摇晃一只喷雾罐，球体在金属容器中滚动，发出咔啦咔啦的撞击声。而那近似于呼吸的声音，源自喷雾罐的喷射。

当注意到我的时候，青年显得有些惊讶。

“我只是看看，”我边说边叫住他，“你在做什么？”

那青年身材修长，体态优美，目光炯炯有神，小脸庞，有着人类里算得上精致的五官。

“那是什么？画？”我指着墙问。墙上有一幅以蓝色涂料涂成的像字又像画的奇异图案。深深浅浅的蓝色交错出流线型的文字，并有红色镶边。

“GOD。”青年静静地回答，“是英文。”

的确，仔细看那蓝色图案，的确是三个并排的拉丁字母。“这是你的吗？”

“你说神？”

“我是说墙壁。”

“啊，不是。这不是我的墙壁。”

“为什么你要写GOD呢？”我在想，如果我说我们死神也是神，然后再自谦忝列末席的话，眼前的这名青年不知会作何反应。

“这里有CD店吗？”我又问他。

“这里基本上没有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店，”他耸耸肩，“不过，出租录影带的店应该有的吧。”

“我还想问你件事。”

“什么事？”他依旧拿着喷雾罐，站姿挺拔，谈不上威慑力十足，却自有一番从容不迫的气度。那沉稳的感觉让我认为就算我说我是死神，他都能自然地回应我：“我就知道。”

“人类为什么会杀人？”

他的眼睛在一瞬间睁得老大，沉默了。竖在停车场边的街灯，因为电压不稳而发出嘶嘶声，忽明忽暗地闪烁着。他微微一笑：“为什么要问我？”

“因为你正好站在我面前。如果是别人站在这里，我会去问别人。只不过是正好有疑问，而你正好就在眼前而已。”

青年还是沉默。估计他是在决定该不该搭理我。过了很久，他才开口说：“怨恨、愤怒还有算计。杀人的理由大概就这些吧。”

“算计？”

“如果那个家伙死了，我的人生就会轻松很多——这样的算计。在金钱方面、精神方面，衡量得失的算计。”

“人类总是会算错。”

“你说得没错。”青年露齿一笑。

“其实，我现在正在和一个杀了人的年轻人一起旅行。”我试探性地对他说。

“怎么可能。”

“我没有骗你。那家伙昨天杀了人之后就逃跑了，基本上没表现出什么负罪感。你说这是为什么？”

“问我也没有用啊。”青年腾出拿着喷雾罐的右手的食指挠了挠脑袋一侧，随后将目光落在右侧的墙壁上，像是望着墙上的“GOD”这三个涂鸦大字，说：“问这家伙。”

之后我们聊了很多，从“人类是多么愚蠢”这个话题开始气氛变得热烈起来，然后又聊了有关“奇特的蚊子”“哲学家的名言”等，话题多得聊不完，一直到背后传来有人踩踏在小石子上的脚步声。

“喂！”森冈冲了过来，“你在干什么，想逃吗？！等等，这是什么玩意儿，眼睛好辣啊……疼死了！怎么一股香蕉水的味道！”森冈嚷嚷

着站到我身边，一边用袖子遮住眼睛，一边望向墙壁上的涂鸦。

“画会刺激你的眼睛？”我对此完全不能理解。

“啊！这家伙！”森冈这时才注意到一旁的青年，“这家伙是谁？”说着伸手就去摸屁股后面的口袋。他又想亮刀了，还真是乏善可陈的家伙。

“刀没了哦，我已经扔了。”听到这话，森冈立刻青筋暴起。

“他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没有负罪感的杀人犯？”青年的口吻不像是开玩笑，但却显得轻描淡写。

“难道你把我的事情给泄露出去了？这家伙是什么人？”森冈向前迈了一步，站到青年正对面。他像是突然切换到了另一种人格，怒目圆睁，嘴角抽搐。这和在旅馆前台登记的时候一样：眼睛几乎不眨，像是被什么黏液覆盖了一般，闪着浑浊的光。原来如此，这个年轻人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刺伤了母亲，又在闹市街上刺死了另一个年轻人。

青年大概也察觉到了这一变化，微微举起双手：“喂、喂，你其实不是真的杀人犯吧？”

“啊。”森冈那双原本就像剃刀伤口的小眼此刻眯得更细了，“是、是啊，当然喽。杀了人的家伙会在这种地方晃悠吗？”

“也是。”青年慢慢地应声。

森冈看了看墙壁，又看到青年手上的喷雾罐，就说：“涂鸦吗？什么呀，原来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嘛，同类呀。”

杀人凶手跟涂鸦者能算什么程度的同类，这不是我能判断的。

“话说，你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点逃？”

“可以逃吗？”

“不可以。”

青年看着我跟森冈你来我往之后，问道：“要不要我开车带你们去车站对面出租录影带的商店？”

我一回答“那可真是帮了大忙了”，森冈便细眉高吊，愈发显得像蜥蜴了。他怒道：“开什么玩笑，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旅馆里！”

青年打开停在停车场附近一辆车的后备厢，将行李放了进去。

我问他：“这是你的车吗？”

青年微笑着回答：“我的四驱车可要帅多了。”

“什么呀，那么这车是你偷来的？”森冈开心地笑了。他似乎是想说这么一来，他就跟这青年更接近了。

这时青年突然说：“啊，警察。”顺着他的视线看去，的确可以看见车道上有红灯闪烁，连我也明白那是警车。没有拉响警笛，但正朝我们这边靠近。

“糟了！”森冈立刻慌了，他咂着嘴，左右张望。

“最好不要乱来。”

但森冈根本听不进青年说的话，完全陷入了混乱当中。然后，他像是突然想到什么，跃入开启着的后备厢中，这反应完全出自其冒失的本能，但青年却像是事先商量好似的，配合地关上了后备厢。

我和他就这么站着，直直地望着警车的动向。最后，警车拐了个弯，不见踪影了。

“他真的是杀人凶手吗？”青年没有立刻打开后备厢，而是垂下目光问我。

“的确显得很若无其事吧？”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他这样做难道就不怕我们两个去报警吗？”

“单纯，做事不经大脑。脑子容易发热，一冲动就杀人，而且丝毫没有罪恶感。警察来了就逃，后备厢开着就钻进去，完全不考虑后果。人类都是这样的吗？”我感到疑惑，“杀人凶手都是不会感到后悔的吗？”

“怎么说呢，”青年歪着头，“如果会后悔的话，就不会杀人了，我是这么想的。”话里似乎也表达出他的决心。

许久，我们不发一语，似乎都在等着另外能有一个人来为我们解惑。

“接下去你们打算怎么做？”就连他这么问的时候，我一开始还以为是风在呼呼吹。

“这家伙要去十和田湖，好像有个什么叫奥入濑的地方。”

“是奥入濑溪流。”他的面颊稍许有些松弛了。

“你知道？”

“那是以十和田湖为上游的溪水，很美。我只去过一次，但真的很好。十和田湖还有奥入濑，都能让人安心。”

“安心？”

“我时常会想，人类跟动物的区别之一，人类特有的痛苦之一，就是幻灭感吧。”

“幻灭感？”

“一直依赖着的人实际上是个胆小鬼，或者信任的英雄实际上却是个擅长搞阴谋的奸诈小人，或者身边的同伴实际上是敌人等等，碰到这种事情，人类就会感到幻灭，进而感到痛苦。如果是动物的话，大概就不会这样吧？”

“这跟那湖有什么关系？”

“那片宽广的湖泊，或者奥入濑那美丽的水流，是绝对不会背叛我的，是不会让我产生幻灭感的，我能够确信这一点，所以感到十分安心。”

“我听不太懂，你是说，因此这家伙才会想去那里？为了让自己安心？”我说着敲了敲后备厢。

“谁知道呢，或许不是吧。”他挑起一边的眉毛，“或者，他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对他来说，如果不完成那件事情就会死不瞑目，也许他

是抱着这样的心理吧？”

死不瞑目？对我们死神来说，死了就一定是死，我们会认为这种说法很可笑。

“我也有哦，必须要做的事情。”青年说。

我也不能一直和这青年这么聊下去，于是请求他：“能不能请你打开后备厢？”

“我完全忘了这回事了。”他笑着打开了后备厢。

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森冈会一边叫嚣着“你们打算关我到什么时候”，一边跳出来，但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看到他的身体在瑟瑟发抖，仿佛随时都会昏过去一般，紧闭的眼皮在不住地抽动，就像是一个害怕得不得了的孩子。只见他半张着嘴，牙齿咯咯打战，很小声地说着什么。我把耳朵凑上前去——“深津先生，深津先生……”他呢喃，“救救我……”

7

“你醒了？”等森冈睁眼醒来，已经是早上八点了。他拉开厚厚的窗帘看外面，因为乌云密布而流露出一脸的厌烦。“今天又下雨。”

“你睡得可真熟。”昨天到最后，是我把森冈从后备厢里拽出来背回旅馆，再放到床上去的。一躺下，他的眼睛就再也没睁开过一次。“你在车的后备厢里待得几乎都失去意识了。”

森冈一面把衬衫下摆塞到牛仔裤里，一面恨恨地重复了“后备厢”这个词，同时脸色变得很难看。然后，他像是要掩饰什么似的，粗暴地喝道：“快给我出发，好事不宜迟！”

“你打算做的会是什么好事吗？”

“你到底算什么啊？”森冈一边用手指划着副驾驶座那边的车窗，描着窗玻璃外侧滑下的雨滴的印痕，一边问我。这时，我驾驶的车已经开上了四号国道，穿过了仙台市，正沿着宫城县北部的城区前行。道路两旁都是水田，零星地分布着古老的民居。路上没什么车，开得十分顺畅。

“你为什么不逃走？”

“可以逃吗？”

“都说不可以了。不过，你真的不害怕吗？还有，你不用工作吗？”

像这样跟你一起行动就是我的工作哦，我在内心回答。

时间在无言的沉默中流逝，收音机里接连播放着摇滚乐曲，我一点都没觉得无聊。以正统手法演奏的乐曲，配合几乎感受得到歌手到位的眼神的歌声，让我沉溺在其深邃的内涵中。我正在感叹音乐之美妙的同时，不知不觉已开过了宫城县，标示着“一关市”的路牌出现在我们面前。景色依旧，广告牌、超市、田园，接连反复跃入眼帘。

又过了一会儿，我看了一眼驾驶座附近的仪表，发现显示燃料存量的油表已经降到最低。“这玩意儿如果空了，还能继续开吗？”

“白……”森冈差点连话都说不清楚，“你说什么白痴话，快找地方加油啊！”

“要这样做啊。”

过了不到五分钟，就看见了一家加油站，我把车开了进去。我虽然并不清楚加油的具体手续，但打开车窗后，根据店员的指示操作倒也不怎么麻烦。在加油过程中，森冈突然开门下车，于是我也赶忙跟着他下了车。

“一直坐着，腰都快痛死了。”他手扶着腰，舒展身体，我也模仿他的动作。看来他不过是想活动一下筋骨而已。

周围还停着好几辆车，比我们的这辆大多了。或者说，我开的车实际上是小到极点的吧？使人联想到困在一群巨兽中的小型犬。付完油费，我们再次前进。一直到又开过两个交叉路口，我才开口问道：“你是不是碰到过什么事件？”

如我所料，森冈并没有睡着，只是在闭目养神。听了我的话，他睁开右眼瞄向我：“事件？”他说着直起身，“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嘛，

我拿刀捅了老娘还有个红毛小子。”

“不是说这个。”

我想起了昨晚那涂鸦青年的话。他低头看了一眼缩在后备厢里发抖的森冈，喃喃道：“他或许是有什么不愉快的回忆吧。”他话音刚落，积雨云唰地突然裂开，月亮在那一瞬间露出了脸，仿佛在传达着夜的启示：没错，这就是正解！

“他小时候大概有过跟后备厢相关的可怕记忆，大概是什么事件或者事故之类的，所以才会这么害怕吧。”

我把他在后备厢里发抖的样子和在旅馆的床上被梦魇住的事情告诉了他，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他嘴角立刻往下撇了：“真烦，关你屁事。”

我也不是非要听到他的回答，所以开始欣赏起收音机里传出的音乐，吉他声如砂石摩擦般响起。

“既然你那么想知道，就告诉你吧。”过了不久，传来森冈闷闷的声音。

我差点回答，我没很想知道啊。

“这件事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森冈说话的腔调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却像是下了相当大的决心，“我以前曾被绑架过。”

“绑架？”

“是我五岁的时候。那天，我下了幼儿园的班车，正准备回家。身边跟着一辆开得很慢的车我是注意到了，没想到车门突然打开，把我拽了进去。那时候，我家还是很有钱的。”

“现在不是了吗？”

“我老爸是个有钱人，好像是什么公司的管理层。老爸死了以后，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了，穷得都觉得可笑。”

“接着发生什么事了？”

“我就被塞到后备厢了。”森冈揉了揉眼睛，像是喘息一般地做了好几次深呼吸。

“后备厢？”

“我就被塞在后备厢里，车开了一天。你能想象吗？一个小孩子被关在又黑又窄的后备厢里会有多么害怕，我一直在发抖，以为就要被这么关一辈子了。我觉得，这已经可以算是惩罚了。”

“惩罚吗？”

“我一直就在那里说，对不起、对不起。很感人吧？这是一个催人泪下的真实故事啊。一个小孩怎么会知道，为什么明明什么坏事都没做却要遭受这种对待呢？鼻涕眼泪、大便小便全在身上。”森冈的脸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表情，仿佛正在拼命忍耐着当时的恐惧、恶臭、惊吓和屈辱。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他似乎回到了童年时代，连皮肤看上去都变得粉嫩有光泽了。

“然后呢？”

“那群绑匪把我关进了一栋老建筑物的房间。”

“绑匪不止一个？”

森冈显得相当痛苦：“有四个人。有个家伙身上有一股怪味道，有个家伙说话很凶，还有……”不知为何，他突然顿了顿，“还有一个腿上有伤的家伙。”

“在什么地方？”

“怎么说呢，记不太清楚了。不过，应该离海很近吧。我听到过海浪的声音。啊，难怪！”

“难怪什么？”

“难怪我很讨厌海浪的声音，听到就想吐。别人都说那是什么疗伤的音乐，但我只要听到像海浪的声音立刻就会火冒三丈。果然都是小时侯的那件事造成的。会让我想到那时的海浪声，让我的心情变得非常糟糕。”

“你现在才想到吗？”

“那房间很大，但是很破旧。铺着一张红色的地毯。那群家伙把浑身屎尿的我揍了一顿以后，又把我拉到浴室冲水——连衣服都没有脱！然后他们把我关在房间里，从外面把门锁了。”

“你没想过砸碎玻璃窗逃出去吗？”

“我那时还是个孩子！”森冈悲愤交加，神色复杂地说，“而且，那房间里还有个家伙监视我。”

“监视？”

“是一个拄着拐杖的大叔。他一直和我待在同一个房间里，一直在监视着我。然后，绑匪们就跟我家里联系，要求赎金。总之，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讨厌后备厢和床的，我被监禁的那段时间一直都躺在床上。”森冈用力抓了抓头发，“我现在算是想起来了。”

“那么，最后怎么样？”

“你还真是冷静啊。”

“是吗？”

“十五年来，我从来没把这事情跟任何人讲过！好不容易豁出去讲出来了，你倒好，什么反应都没有。”

“真不好意思，我不管听到什么都不会惊讶的。”

森冈哼了一声，很不高兴地从旁窥视着我，说：“如果我说，我现在还要再去杀一个人，你会惊讶吗？”

“要让你失望了，真不好意思，”我老实地说，“我不惊讶。”

8

我在红绿灯前停下了车，眼前堵着很多观光巴士。似乎是从另一条支路上弯过来的，方向灯闪个不停，像是马上要左转。

“这附近是观光地？”

“有中尊寺之类的吧。”森冈没什么兴趣地回答。

“寺庙啊，你要去吗？”我才这么一问，森冈立刻就发怒了：“什么呀，你在拿我开涮吗？谁有这闲工夫！”

“是吗？”

“啊，不过，去吃前泽牛（高级黑毛和牛，与松阪牛齐名。）吧！前泽牛！”

“牛？”我看了一眼车里的钟，已经上午十一点多了。由于半路上车道减少、道路拥挤，车速下降了很多。“你有这闲工夫吃饭吗？”

“真烦。”森冈不悦地嘟起嘴，指向左手边的指路牌，“那里，往右转，不是有家餐厅吗，去吧！”

“你有钱吗？”其实我是无所谓的，不过还是想先问一问，以防万一。

森冈像是认为这是一个侮辱性的问题，他闷了一会儿，才涨红了脸谄媚又虚张声势地说：“我说，这是我最后的旅行了，不是应该由你来请客吗？”

“人生最后一餐牛排吗？”我用只有自己听得到的声音低语。森冈将会在几天后死去，因为我将会提交“可”的报告。

供应牛肉的餐厅造成一头牛的样子，我不知道这算是别具匠心还是品位低俗，总之，宽敞的店里还是相当地热闹。

森冈大概是想尽量不引人注目，挑了最靠角落的座位坐下。打开菜单扫了一眼后，看着我说：“这里好贵啊。”然后，他又点头嘟囔着“算了，反正都来了”，便开始向走过来的服务员点单。“牛肉要几分熟？”服务员问，他连忙生硬地回答：“普通就好。”

我只点了一杯咖啡，服务员露出了嫌弃的表情，森冈也显得很惊讶。

“你不吃牛排吗？”

“我分辨不出味道。”

“那也总得随便点些吃的呀。”

“我不用了。”我直接拒绝。店员正要离开，我又问他：“你不问我咖啡要几分熟吗？”那店员听了露出一脸的惊诧，森冈也拿厌恶的表情对着我。

我觉得在上菜前就这么一直沉默地坐着也不错，但考虑到这样过于怠慢，便就森冈过去的事情再度询问：“你小时候的那件事情有没有成为一时的话题？”

“真烦。”森冈像是嫌麻烦似的别过了脸去。我默默地等了一会儿后，他却主动把右手伸到运动衫的内侧里，一言不发地掏出了一张

纸。那是一张叠得整整齐齐、已经发黄的旧报纸。

我把旧报纸移到自己手边，小心翼翼地缓缓打开，生怕弄破了。

店员端上来一盘咝咝作响的肉块。他把盘子摆到森冈的面前，恭敬地招呼一声后就退下了。森冈拿起刀叉开始默默地食用。我看见他把沾有酱汁的牛肉送到嘴里、嚼碎、下咽，然后发出一声感叹：“好吃！”

“死掉的牛很好吃吗？”其实我说这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森冈却很不愉快：“别说这种话。”

于是我看起了旧报纸，是距今十五年前的一场交通事故的报道：深夜的一条县道上，一辆物流卡车和一辆普通轿车相撞，普通轿车上的三名乘客不治身亡。原以为是一篇有关绑架事件的报道，结果大失所望：“这是什么？”

“这是我小时候珍藏的报纸啊，前天离家的时候带在身上的。”

“为什么要珍藏这个？”

“因为出车祸的那几个就是绑架我的人。所以，只要看一眼这个，告诉自己绑匪已经死了，就很安心。”森冈说，“这群人是白痴，在监禁我的时候居然出车祸死了。”

“这三个人是绑匪？”

“大概是去吃饭吧，要不就是去绑架别的家伙，总之就是半夜三更开车出去出了车祸。”

“没有写他们是绑匪哪。”

“因为警察没介入。可能谁都不知道吧。这些人是绑匪的事和我被关起来这件事，除了我父母，应该没人知道。”

“那你是怎么从那间关你的房子里逃出来的？”

“是绑匪来放我走的。”森冈面部稍许有些颤动。

“绑匪？不是死了吗？”

“不是啦。那里不写着只有三个人吗？还有一个，就是监视我的那个家伙。”

“就是你刚才说的拄拐杖的吧。”

“只有他死里逃生。”

“怎么说？”

“我也不知道。我只记得他突然闯进房里，拄着拐杖，很慌张的样子。他浑身都在流血，估计还骨折了吧。总之，他对我说‘其他人都出车祸死了，你可以回去了’，然后就把我放了。”

“这算什么……”我感到很难理解，这绑匪对你还真好啊。”或者说，居然还不忘记善后?

“那家伙就是那样的。”

“那样到底是哪样？”

森冈似乎很难回答，吞吞吐吐的，突然，他压低了声音说："他很温柔。其他几个绑匪都戴着面具蒙着脸很可怕的样子，只有他没有把脸遮起来，然后在房间里……"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寻找合适的词语，"监视着我。"

"也就是说，你是被那个人救了。"

"你说什么？"森冈停住了叉子。

"那个人把你从那间屋里放出来了，不是吗？那你不就是被他救了吗？"我继续说，同时注意着森冈的反应，"就算他本意并非如此，但你的确是被那个绑匪救的。"

森冈像是想要争辩什么，嘴巴一张一合的。然后，他像是想通了，用力点了点头，简短地回答说："或许吧。如果没有那个家伙，我可能更害怕，结局也可能更悲惨。那个人一边监视我，一边说了很多安慰我的话，比如'只要乖乖的就没事''一定能平安回家'之类的。不然的话，我的脑子一定会因为紧张和恐惧而变得不正常。话说回来，我现在脑子就已经不正常了。"他自嘲道，"是啊，情况更糟。那个负责监视我的绑匪，没错，的确是他救了我。"

从他说话的语气中，我断定实际上他比他说的还要感谢那个绑匪。我仿佛可以看见处于被监禁状态的五岁的森冈是如何全心依赖着那个绑匪。"难道说，那个腿脚不方便的监视你的人，就是深津？"

"你怎么知道？"森冈站起身，一把抓过桌上的餐刀对准我。一名店员扭头朝我们这边看过来，脸上露出后悔的神情，仿佛不想看到这令人不快的场面。

“是你自己说的呀。你被梦魇住的时候说梦话了，叫着‘深津先生，救救我’。”

森冈又坐回座位上。这年轻人，一会儿站一会儿坐，一会儿发抖一会儿愤怒，慌慌张张的。“你说得没错。”森冈像是豁出去了，突出下唇说道，“那家伙的确姓深津，不过……”

“不过什么？”

“我现在就准备去杀了他。”他这么说完，像是要确认自己的意思似的，把嘴巴张得老大，塞了一大块肉进去。

9

走出餐厅，我们再次沿着四号国道向北开。雨更大了。我呆住了，不得不认为这积雨云实际上是一路追着我来的。

“喂，你到底算什么啊？”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森冈已经不知道第几次问我了。

我向左边望去，开口问：“怎么了？”

“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听明白我说的话？”

“什么？”

“我现在是要去杀人。”

“啊，这个啊。”

“啊，这个啊……”森冈似乎感到一阵眩晕，黑眼珠一阵转动之后，问，“你这算什么啊，你难道一点都不惊讶吗？”

“你希望我惊讶？”

“不是这个意思。”

“肉好吃吗？”

“嗯。”森冈被我转移了话题，表情也柔和了一些，“感谢你的款待，非常好吃。”

趁着森冈回味那牛肉滋味的间隙，我开口询问有关深津的事情：“你和那个姓深津的人后来就再没见过吗？”

“后来？”

“在你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放了你。从那以后，你和深津还有没有再见面？”

“这不是废话嘛。”森冈的口气很不耐烦，但随后，却又像记忆突然复苏一般地改口说，“不，有一次。”

“有一次？”

“是我刚进小学的时候。那次我正好逃学。理由不记得了。反正我从小就有点多动症，大概因为我脑子不正常吧，总之就是擅自回家去了。结果却在我家附近的一条巷子里，看见我老娘和一个男人在说话。”

“是深津吗？”

“我觉得是他，不过我之后问我老娘，她却不承认。我老娘的确不可能认识深津，而且她既然否认了，我自然也就相信了。但是，那人实际上的确是深津。”

“为什么绑架你的人会到你家来？”

“就是呀，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只能认为他们是同谋了。”

同谋？我正想开口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却发现眼前的车道突然增多了。几乎同时，一辆车子横插到我们车前。那是之前一直跟在后面

的红色轿车，现在赶超了我们。

森冈发出近似悲鸣的声音，身体直往后仰。“这人开车也太危险了，开什么玩笑！你快点反超回去！”

“反超以后呢？”

“不知道，不过不反超回去这事可没完。”

但是，我被收音机里的英文歌所吸引，错过了反超的最佳时机。

又开了四十分钟左右，我问森冈：“走哪边？”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块蓝色的交通指示牌。

“右面啦右面。”森冈指指右边，“走外圈这条，这条路离盛冈近。”

“和你的姓一样嘛。”我发现两者的发音都是MORIOKA，“所以你才要去那里？”

“我的姓和盛冈同音不同字。你真无聊，别玩文字游戏。”

“你想去的十和田湖就在那里吗？”

“在更前面。十和田湖是在青森，还是秋田？我说，你怎么一点地理概念都没有？”

“我很景仰你这种无所不知的人哪。”我转动方向盘，让车子往右拐。车子画出一个舒缓的弧度后，笔直朝前。继续往前，又看见了刚才的那辆红色轿车。刚才明明那么心急火燎地超我们的车，此刻却丝毫不觉得开得有多快。而且我们还发现，那车时不时还会忽左忽右地

扭着前进。虽然现在往来车辆比较少，构不成大问题，但森冈仍然说：“什么呀，太危险了吧。”

雨滴打在车窗上。前方几乎看不到建筑。青山肯定是一路绵延，但灰蒙蒙的云却也如雾一般散开，远方一片昏暗。

“你不问我原因吗？”开过桥后，森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什么原因？你不是说这条路近吗？”

“不是。真不知道你是聪明还是愚蠢。我说的是，我去杀深津的原因。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要去杀了那家伙。一般不是都会问为什么吗？”

“我没兴趣知道。”我老实地回答，但考虑到这样就无法继续对话，于是又问，“那个姓深津的人是在十和田湖吗？或者说是在那个叫奥入濑的地方？”

“是啊，”森冈死死地看着前方，“好像是。”

“好像？”

“深津好像是在奥入濑附近的一家小商店里干活。”森冈咬牙切齿恨恨地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一直都不去回想。只要一想到曾经被那样绑架过，脑袋就会变得不正常，所以我一直都不曾回想。就算对我老娘也从来不提。没必要保留这种浑身屎尿的回忆，对吧？”

“你那一直神经兮兮的性格，难道就是你小时候那起事件的后遗症？”

“别说得那么肯定。”

“你被关在后备厢里的时候，曾经以为是受到惩罚，你刚才是这么说的吧。陷入莫名其妙的恐惧当中，你还以为是自己做了错事吧？所以，说不定你潜意识里至今都在责怪自己。”

“责怪？”

“或者认为自己遭别人厌恶。”

“别胡说。说什么因为过去不愉快的记忆而导致性格扭曲，什么呀，这不是电影里的老一套嘛，不要把我跟这种混为一谈。”

突然，红色轿车的行进路线扭曲起来。刚开始距离我们大约二十米，与我们一样沿左侧道路行驶，此时却突然大幅度地歪到了右面的车道，刚以为他要换车道，却又回到了左车道，就这么歪歪扭扭地前进着。

“喂、喂，干什么呀。”森冈略带不安地小声嘀咕。

这时响起了喇叭声。右车道上的一辆四驱车一边避让红色轿车，一边超了过去。之后，又有好几辆车同样把喇叭摁得震天响，呼啸而过。

“该不会是喝醉了吧。在这种地方碰到车祸什么的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们也快点超车吧。”森冈说着用手指按住我手中的方向盘，像是要往右转。

我见这道路暂时没有拐弯的迹象，于是也将车移动到超车道，踩下油门加速，在与红色轿车并驾齐驱的时候，右脚更是用力。这时，却听到我左面的森冈发出了呻吟声，或者说，是急促的喘息声。

我刚想开口问发生了什么事，往左一看，看到了那辆红色轿车的内部。虽然是在雨中疾驶，但我却看得很清楚。

开车的是一个光头男子，脑袋呈鸡蛋形。在后座上还有一个长着娃娃脸、留着刘海的男人，在他身边坐着一个身体拼命晃动的女子。那女子挥舞着双臂，似乎十分激动。娃娃脸男人想要制住她，穿校服的女子却依旧把手伸向驾驶座的靠背。为了躲避那手，开车的光头不得不弯下脖子，同时，车滑出车道。

“你看见了吗？”一超过红色轿车，森冈就说，他正将脸贴着车窗看外面。

“就因为他们打打闹闹才开得这么歪歪扭扭吧。”

“不是这样，那是绑架啊，绑架！”森冈这时肯定已经丧失了理智，“喂，你快给我阻止！”

“阻止？”

“车！你回到左车道然后踩刹车，逼他们停车。”

我没什么理由反对，便按照森冈说的做了。我先把方向盘往左打，开到了红色轿车的前面，等把车速略微放缓之后用力踩下了刹车。只听一记刺耳的声响，轮胎下扬起一片水花，整辆车几乎往前倾倒。我的上半身快要飞了出去，幸好安全带将我牢牢地拽回，但终因

势头太猛，额头撞到了方向盘上。副驾驶座上的森冈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车虽然停了下来，但两个人都因冲击太大而怔怔出神。

后面的轿车为了躲避我们而滑向了右车道，看来也是猛地将方向盘打到底，但因轮胎打滑，转了半个圈，最终停在了我们斜后方。轿车激起地上的积水，蔚为壮观地泼向我们的车身。

森冈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冲了出去，我紧随其后。森冈笔直朝停下的红色轿车走过去，步幅很大，身体前倾，看架势仿佛要把这雨给踩碎了。光头男同样从轿车的驾驶座一侧下车，对着森冈就是一通骂，那简直就像是要回避战斗的虚张声势。总之，他满脸通红，像是破雨而来。

右车道上又开过两辆车，尽管他们对胡乱停车的我们表示出了惊讶，但终究自顾自地开走了。

“你干什么啊！很危险的好不好！居然急刹车。”光头男声音大得像是想要把雨弹开，站在森冈面前，他足足比森冈高了一个头。

“你想要对你后面的女人做什么！”森冈眨眼的速度明显减缓，仿佛要用眼皮将对手牢牢咬住。

“后面的女人？”光头才扭头往后看去，森冈便立刻动手了，他的拳头狠狠砸在光头的下巴上，只听砰的一声，肉碰肉。

我在一旁闲着，不知该做些什么，于是轿车里的另一个年轻人也从车上下来了，像是要来陪陪我这个闲人。就是那个后座上的娃娃脸。他长得不高，体格倒挺魁梧。

娃娃脸男子向我跑来，刚一在我面前站定，就揪住我的领口抽了我左脸一记。我的脖子歪到了一边。正当转过头想要看清他的脸时，被他从同一方向又抽了一下。

而森冈和光头正扭在一起，你揍我一拳、我揍你一拳，你揪我、我揪你，重复着这组动作。森冈像是对斗殴颇有心得，反而是光头因为被揍的痛楚和体力消耗而显出疲态，渐渐地，他出手的次数明显减少了。

抓住我领口的娃娃脸依旧在抽打着我的脸。在我观看右面战况的时候，他也无数次地挥拳相向。每一次，他那讨厌的拳头都会害得我视野抖动。但没多久，他挥拳的气势也渐渐减弱下去。等我回过神来，那娃娃脸已经把手从我身上放开，正在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同时左手不住地揉右手。

“你疼吗？”我问他。

气喘吁吁的年轻人瞪着我，仿佛在望着一道无解的难题：“你这家伙说什么？”

“你怎么了？继续尽情地打我啊！”我无意挑衅，应该说，我是出于一片鼓励之意。

然后我听到了水花飞溅的哗哗声，再次往右看，却见光头已经倒在地上，森冈正对着他一阵猛踹。森冈像是不要命的发条人偶一般反复踢出右脚，光头则捂着肚子，嘴巴呈菱形张开，不停喘着粗气。然后，森冈奔向了轿车，我急忙跟上。

“你这家伙，你给我等着。”那娃娃脸年轻人却又再度伸手要来揪我的领口。

“还没打够？我无所谓的，就算你打到明天早上都可以哦。”我回答。听了这话，他当场蒙了，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那里。

森冈打开轿车的后车门就往内部张望，追上来的我也从一旁打量着车里的情形。

“你没事吧？”森冈对着车里问。他的脸涨得通红，衬衫的肩膀处已经裂开，嘴巴和眼角都淌着血。

后座上的那个穿高中校服的女子正盘腿而坐，晒成小麦色的脸上化着浓妆，裙子卷起。

“喂，快逃！”森冈说着伸出手，不料那女子却满脸怒气，一脚踢向森冈的胳膊。

“你干什么！什么叫快逃啊？！”女子咬牙切齿，牙龈都露出来了。

“你不是被他们拐来的吗？”森冈的眼神开始涣散。

“啊？”女子的眉毛狠狠拧起，“我不过是跟小可他们一起兜风而已，你说什么傻话，别开玩笑了！”

10

副驾驶座上的森冈显得十分疲惫。也不知道是在发愣还是沮丧，他以一种非常复杂的神情卷起牛仔裤的裤脚，注视着脚踝上的伤口。似乎是在踹光头的时候，被皮带扣勾出来的伤痕，这条线状的伤口隐隐有血渗出。

他同我一样，被雨淋得浑身透湿，又非常不喜欢湿漉漉的衣服贴着肌肤碰触的感觉，因此每个动作都显得很不自在，座椅上也湿了一大片。

“算什么呀，刚才那女人。”离盛冈市区越来越近，在车开抵一个大型十字路口时，森冈郁闷地开口抱怨。

“哪个是小可？”我看见前面是红灯，于是踩下刹车。

那辆轿车并不是什么绑匪的，单纯只是因为车座上那两个十几岁的少男少女互相打闹，才导致车开得歪歪扭扭的。

“管他是哪个啊。总之是倒霉透了。”

“你这个杀人凶手怎么会想到要去救那个女孩呢？”

听了我的话，森冈拿一双细长的眼睛瞪着我：“我以为她是被人绑架的，搞错了。”

“是想起了以前的自己吗？”绿灯亮了，我发动汽车。看看表，近下午两点。

“不知道。”

“为什么人类连自己的事情都不知道？”

“真烦。”森冈不耐烦地说着，定定地望着自己左手边的车窗。用衬衫袖管擦拭因为雨水而模糊的地方，然后把额头贴在玻璃上，观察着窗外的景物。

“怎么了？”

“看不见山呢。”

“你要去的不是湖吗？”

“这附近应该有岩手山。但是外面下雨，一点都看不清楚。”

“你要去？”

“嗯。”

“反正这是你最后一次旅行了，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就都去看看吧。”

森冈没有立刻回答。想必是因为没有必要顺道走那么一趟。他的目的地是深津所在的地方，与山没有关系。但是，他自己也对笔直前进感到害怕。是害怕那湖，还是害怕遇见深津？或者说，他是害怕旅行结束？我忍不住说出口：“不管怎么说，你心里其实是很怕的吧？”

森冈误解了我的意思，他语气强硬地说：“我为什么要怕山啊？顺带去趟山上有什么？走，就去岩手山。”他强调着。

“你认识路吗？”

“不认识，不过顺着这条路开就会到的吧？”森冈顺手指向左前方，信口开河道，“山这玩意儿，只要你一直走总能碰上的。”

我按照他的指示从国道转到了左侧的一条小路上。的确，虽然并不是很清楚：但遥远至极的前方，却是看得到一方被厚得不能再厚的云层遮蔽的天空，那后面似乎就真的隐藏着山。

开过一片宽广的田地之后，又看到了四十六号国道的标牌。再次开回国道，很快又看到一块路牌。

“哟，这不是小岩井农场吗？”已经沉默了很长时间的森冈冷不丁地说，“真怀念啊。”

“你知道那里？”

“小时候曾经来过，跟老娘一起。”

“就是被你刺伤的母亲吗？”

森冈看了我一眼，似乎要警告我别废话。“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刺伤她。”他莫名其妙地解释了一句，“小岩井农场这个地方，原本是岩手山爆发的时候被火山灰掩埋的地方。”

“火山爆发啊。”我曾经好几次亲眼目睹火山爆发所造成的灾害，不由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然后，经过上百年的时间，重新开垦为土地并且植树造林，最后才成为了牧场。真的是费尽千辛万苦呢，知道了吗？”

“你真博学。”

森冈再次陷入沉默。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似乎正在回忆某些事情。而我因为无法断定到底该走哪条车道，便一直挑比较空的那条时左时右地前进。

终于，森冈又开口了：“我从没想过老娘竟然是我的敌人。”看他的样子，就像是水池里的水位上升了，水不得不溢出来一样，话就是那么自然地从他嘴里说出来了。

“敌人？”

“就像你说的那样。”

“像我说的？”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是不是自从那次浑身屎尿的事情之后，我就认为自己遭人厌恶？我想，那大概是正解。我把身边的人都看成是自己的敌人。”

“是吗。”

“虽然我也不是很明白，但的确是这样。所以，这十多年来，我一直都是时刻处于戒备状态，习惯先下手为强，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就算是在街上，我也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动手揍人。”

“这不是电影里的老一套吗？”我把刚才森冈对我说的话还给他。

“你算什么人啊。”森冈一愣，苦笑着说，“但是，我一直相信至少我老娘是和我一边的。老爸死了，我又总是那么胡来，但我觉得我老娘应该是能理解我的。”

“向母亲撒娇并没什么可耻。”我一边回答一边联想到其他动物也都如此。

森冈以为我又在揶揄他，细长的眼睛再次向我扫来：“但是，我老娘竟然也是敌人。我真的很惊讶。”

“所以就刺了她？”

“我只能刺她。”

雨一直下个不停，可见度很低，这让我们迷路了好几次。在来来回回绕路的过程中，转眼已过傍晚。虽然时间长得连湿漉漉的衣服都已经快干了，但森冈却丝毫没有流露出焦躁的样子，不知他是累了还是觉得怎么着都无所谓了。

等看见写有“岩手高原”几个大字的路牌时，夜幕已经降临，四周一片昏暗。

我问森冈：“高原跟山一样吗？”

森冈回答：“当然不一样啦。不过反正天已经黑了，就往那边开吧。”

又前进了约莫一公里，竟在路边发现了一辆警车。虽然应该只是查超速而已，副驾驶座上的森冈反应却很大，他自言自语道：“这可麻烦了。”然后慌张地指向左边说，“先往这边转弯吧。”

于是，我一个左转，将车开上了一旁的小路。

11

虽然是突然到访、衣衫破烂、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们依然受到了民宿老板的欢迎。这家旅馆似乎是夫妻共同经营。把车停在停车场，走进旅馆，看见屋内站着两个人。

女的应该是妻子吧，她微笑着对我们说：“正好今天有人取消了预订的房间哦。”

男的应该是丈夫，他说：“你们正好赶上吃晚饭的时间哦。”

“你感冒了吗？”女的看着我身边的森冈问道。

森冈的嘴巴上罩着一只口罩，是之前在便利店买的。虽然他一直都逞强说“这种高原地方，不会有人注意到东京发生的杀人事件”，可似乎心里还是很不安。

“两个男人跑到这种民宿过夜，绝对会被人怀疑的。”跟着来到二楼的客房，看到房内的两张床，森冈苦笑着说。

“被怀疑？”

“不过反正你是不会介意的。”

然后我们回到一楼，在一个类似于饭厅的地方吃晚餐。陆续端上来的盘子里盛着摆放考究的蔬菜和肉类。

除了我们以外，还有两桌客人。一桌是两个女子，还有一桌则是一男一女。一开始，森冈还担心这些客人的目光，不知道是不是该摘口罩，但随后就完全被美食所吸引，吃到一半时把整张脸都暴露在众

目睽睽之下，还直咂舌。“这个——”他一口咬掉叉子上叉着的一块肉，动着下巴说，“实在是好吃得要死！”说完一口吞了下去。

他就这样不慌不忙地咀嚼着，不停地点着头。

而我依旧对进食没有什么兴趣，只得仔细观察森冈吃东西的样子，努力加以模仿。于是我也用叉子叉起一块胡萝卜放到嘴里嚼着，说：“这个——实在是—好吃得要死！”最后一口吞到肚里。

“你耍我吗？”看见我的动作，森冈皱起了眉头，“这不是胡萝卜吗？”

用餐完毕，森冈捧着微微鼓起的肚子站起身，我们一起走出饭厅。“吃得太饱了，真的快死了！”他边说边揉着肚脐周围。

“是吗，快死了吗？”我随声附和道，“的确是这样呢。”

随后我们去了院子里。因为森冈自言自语似的嘀咕了一句“去外面乘凉吧”，便走出玄关，我自然也穿上鞋子，和他一起走出民宿。

“还在下啊。”森冈伸出手掌朝上，有点后悔地抱怨说。的确，雨依旧在下，即使只是淅淅沥沥的小雨。

“真不好意思。”

“为什么你要道歉？”

“因为我还没有看见过晴天呢。”

“你又在说这种不着边际的话。”森冈嘟囔着，仰头对着夜空说，“如果不下雨，星星应该很亮吧？”

“星星很亮？”

“真烦。你怎么什么都要问？”森冈鄙夷地说，随后突然站定了，“啊，这家有狗？你瞧那个，是狗屋吧？”

民宿前是一个宽敞的院子，种植着许多树，还有一块大草坪，但最吸引眼球的，是一条拉得长长的绳子。不，应该说是锁链吧。那条锁链连接着院子的两端，一端缠绕在一根柱子上，另一端则连接到一栋小屋内部。看来，这条锁链就是被拴起的狗的活动半径。

“是什么狗？在小屋里吧？”森冈与其说是在问我，倒不如说像是在问那只狗。只见他蹑手蹑脚地慢慢向前靠近。

“在里面吗？”我跟在他身后问。

“嗯，在呢，正盘着。”森冈弯着腰朝小屋的内部张望，“太暗了，看不太清楚，有点像是《日本的狗》（日本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家岩合光昭的影集，主题为日本柴犬。）里的那种狗。”

“像日本的狗的狗？”我无法理解他的说法。

走到离小屋约莫两步距离的时候，森冈停下了脚步。

“怎么了？”

“它在生气呢。”森冈回答，他的声音听上去像是一个悲伤的小孩。

竖起耳朵，的确能听到小屋里传出长长的充满戒备的低吼声，显然是在威胁我们，如果继续靠近，它就要冲出来。

森冈沉默地站在那里，虽然还企图尝试再看几眼小屋中的情况，但那低吼声却愈发凶狠，他不由轻轻叹了口气。

“我到底在做什么啊。”他嘟囔着，与其说是在发泄不快和不安的情绪，倒不如说更多地是在抒发心底涌上来的浓浓的寂寞。即使被雨淋湿，依旧要背负起那一整片灰暗的天空——他似乎就是被这样的落寞所吞噬。

12

第二天，自然依旧是雨天。

我们吃完早餐后便准备出发。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但等磨蹭完，却发现快十点了。

森冈在玄关旁类似大堂的地方看晨报，他抬起戴着口罩的脸对我说："好像没有那起事件的报道。"但却丝毫不见他松口气的样子。

"这话我说大概不合适，但如果我说这世界上每天都有新的事件发生，你觉得怎么样？"

结完账，我们正打算穿鞋走人，老板夫妇过来送行。看上去很悠闲的两个人异口同声地问我们："今天二位打算去哪儿？"

我见森冈没想搭理，就回答他们说："十和田湖和奥入濑。"

"那可真不错呢，可惜今天下雨。"老板娘歪着头说。

"开车要当心哦。天要是放晴就好了。"老板说着伸手抚摩下巴。

然后他们两个人将一张画有去十和田湖的大致路线图给了我们。我和森冈笨拙地低头致谢，转身欲走，正在这时，他们叫住了我们："啊，对了对了。"森冈立刻紧张地停住了动作，大概是以为自己被认出来了吧。然后他僵硬地慢慢转过身，一边当心着不让口罩掉下来，一边问："怎么了？"

"没什么。"那老板的声音很自然，他解释道，"您可能不知道吧，如果是想步行游览奥入濑，从下游往上走比较好。看着前方潺潺流来

的溪水真的很有乐趣。”

森冈的肩膀松弛下来。我们再次低头致谢，走出玄关。而那对夫妻似乎打算要一路送我们到外面，也一起来到了院子里。

当我们靠近那间小狗屋的时候，里面跑出一条黑色柴犬，夫妻俩亲昵地抚摩起它来。

“啊，那狗。”森冈的声音透过口罩传出。那狗看上去体形不大，却是威风凛凛，生了一张狡猾而又精明的脸。

“昨天你们有没有被它吼？”老板娘问我和森冈。

“有啊。”我点头，“我们靠近的时候它生气了。”

“果然是这样啊。这只狗自己在小屋里的时候总是这样。”

“大概它认为那是它的私人空间吧。”老板笑着说。

“就算是我们靠近，它也会‘呜呜’地表示不满呢。”

“是吗。原来是这样。”森冈尽管仍然心有余悸，还是略带胆怯地靠近那只狗。的确，那狗完全不见昨晚警惕的模样，非常老实。哪怕森冈蹲下来伸手过去，它都没有介意，丝毫不见要吼的样子。不仅如此，在森冈抚摩它背部和腹部的时候，它甚至眯起了眼睛享受，然后顺势仰躺到他身边。

戴着口罩的森冈睁着那双小眼睛，不停地抚摩着那狗，我就在一旁看着他。“错不在我啊。”他的声音很小，似乎并没打算让别人听到，但却清楚地传入了我的耳朵。

“这车真小。”老板指着我们的车，“很可爱呢。”老板娘微笑着说。

的确，和两旁的车比起来，我们的车相当小，但整体给人一种虽然看上去像是缩着肩膀娇小可怜，却又无所畏惧的感觉。

“因为小，所以可以唰唰地往前开吗？”老板问。

“不，是慢吞吞的。”森冈一副不屑一顾的口吻。

“比大踏步前进更可爱，不是吗？”老板娘的声音很温柔，于是我也使用了最近才学到的一个词语说：“是嗨哟嗨哟前进的。”与此同时，我想到，人类走在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步，永远都是嗨哟嗨哟的。

我发动汽车引擎往前开，从后视镜里，我看见老板夫妇在对我们挥手。

我转动方向盘，踩下油门，顺着高原笔直开，如地图上所示，到了一个颇大的丁字路口。

有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被雨水敲打玻璃窗的声音、一定时间启动一次的雨刷声、引擎声和轮胎碾过积水的声音所包围。收音机收不到电波信号。雾气弥漫，原本可以看到山的地方，此时也只能看到一片朦胧烟雾。不知道当风吹散这烟雾的时候，躲藏在其背后的山是否也会一起消失?

“我时隔一年回到家，看见老娘正在打电话聊天。”冷不防地，森冈又挑起了话头。

我下意识地左右看了一眼，以为是有什么我看不见的人物正在质问或者询问森冈。没有任何人存在，看来他是不问自答。

“她完全没有注意到我回来了，所以我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她说的话。挂电话的时候，我听到她说‘深津先生你也要注意身体哦’，叫出对方的姓来了。”

“所以你怀疑你母亲跟深津之间有什么联系？不过，那个深津可能不是你说的那个深津啊。”

“电话挂断以后，我就追问我老娘了：‘跟你打电话的深津是不是就是那个绑匪深津？小时候来咱们家的也是那个家伙吧？’绑架我的家伙居然跟我老娘认识，这不是太奇怪了吗？！而我老娘前言不搭后语，完全无法给出合理解释。这实在是太愚蠢了！”

“所以你就火冒三丈地刺了她？”我想起在仙台的停车场遇到的青年所说的话。“人类会因为产生幻灭感而感到痛苦。”他是这么说的。是一直被森冈认定为唯一同伴的母亲让他产生了幻灭感吗?

“显然是因为你用那种威逼的口气质问，你母亲才会吓得前言不搭后语。”我说。

森冈却摇头道：“不，那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的表情。她欺骗了我。”

“但是，姓深津的那个人不是个好人吗？他在精神上拯救了你。”

“而且还是他放了我。”

“那么你母亲对他怀有感激之情也不奇怪啊。”

“可绑匪就是绑匪。”

“唔，说的也是。”

“为什么母亲会和绑匪熟识，我可以想到的只有两种可能。”

“哦？”

“要么就是我老娘本身参与了绑架，不然就是在事件发生过后，她跟深津搞上了。二选一，你说呢？”

“搞上了？（日语原文为“できた”，除表示男女间发生亲密关系外，也有完成之意。）”是“完成”的意思吗?

“我捅了老娘一刀后马上就打了电话，按的是重拨键。然后拨到了奥入濑的一家小商店，接电话的是在店里打零工的人。我就问‘有没有个姓深津的家伙’，结果对方回答说‘有’。”

“你和深津说话了？”

“没说就挂了。用电话可杀不了他。”森冈的口吻淡淡的，却让人联想到满是倒刺的树皮。

开上四十六号国道以后，我又去加油站加了一次油，以防万一。随后便一直在平坦的公路上驱车前进。车流量不小，所幸没碰上令人厌恶的塞车。

我试着打开收音机的开关，音乐再度响起。似乎又开到了可以接收信号的地方，我不由放下心来。

“你这人还真是喜欢摇滚呢。”

“摇滚？”

“你不是笑眯眯地在听吗？”森冈看着收音机，抬了抬下巴。

“我笑眯眯的？”

“你可别说什么音乐可以拯救人类的话啊，我最讨厌这种屁话空话了。”

“准确地说，是音乐可以拯救人类以外的事物。”

森冈脱掉鞋子，把脚搁在仪表盘上弯起了膝盖，同时把座椅靠背稍稍放低，双手抱在胸前，说：“我睡一会儿好吗？”

13

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终于看到了标有十和田入口的路牌。地图上写着在这里右转，我便依言开上了一〇三号国道。山路忽左忽右高低起伏，我也接连不断地转着方向盘。

“转啊转啊转啊转啊的，还真手忙脚乱呢。”森冈醒了，他把脚放下，脸朝前方凑了过去。天空依旧是灰蒙蒙一片，但雨似乎快要停了。“我说，差不多了吧？”

“地图上是这么写的。”我伸出左手拿起纸片地图放到眼前。开过这条山路以后，迎接我们的应该就是十和田湖。

“啊！”过了几分钟，森冈惊叹出声。

前方出现一面大湖，虽然因为阴天而雾气弥漫，但依然可以看到那如同聚满了水的一个巨大圆环。此刻我们位于高处，俯瞰到一个圆。

“是那里吗？”

“好棒啊！”森冈感叹，“真大！”

我继续顺着道路驾驶，下山后逐渐驶近湖畔。环绕在湖畔的似乎是一棵棵的山毛榉。我们沿着湖畔顺时针前进，顺着湖岸画圆圈。副驾驶座上的森冈呆呆地将脸贴在玻璃上：“要是晴天的话，这里应该更漂亮吧。”

我心里暗想，天公不作美是因为我的缘故。

“真好啊。”过了一会儿，森冈深深地感慨，“又宽阔，又安静。”

奥入濑溪流似乎是从十和田湖一个叫子之口的地方向东北方向延伸的。子之口既是观光船的码头，也有成排的小商店，还有停车场。

下车以后，森冈立刻舒展起身子来，像是要确认自己的上半身和下半身还连接在一起似的用力左右扭转着身体。然后，他再次转向十和田湖，用他那双细长的眼睛眺望着这片景色。他痴痴地看着，仿佛写了一篇湖景风光的文章后又面对着它读出来一般。

乌云依旧无边无际，灰蒙蒙地笼罩着天空。雨几乎已经可以算是停了。可能由于是工作日，停车场几乎没有什么车，小商店前的店员和出租车司机看上去都很空闲。

我站在湖边的导游图前，仔细观看奥入濑溪流的全景图。

“深津在吗？”我问他，他的眉毛动了一下，嘴唇与脸颊又开始痉挛。“我还没去呢。”

“你母亲如果真的跟深津有联系的话……”

“错不了，他们以前就认识。”

“那么你母亲会不会打电话跟他联系，告诉他你可能会来这边？”就算被刺伤了，打个电话总还可以的吧。

“啊——”森冈拉出一个长长的拖音，“这很有可能呢。”

“你还真是走一步算一步。”我表示佩服，“那么你要杀他吗？”

“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你的刀已经扔了。”

“无所谓用什么东西来动手。”森冈说着掏出一把原先不知藏在哪里的叉子，看来是从昨天去的那家餐厅里顺手牵羊的吧。

“用那玩意儿能把人杀死吗？”

“我可以戳他眼睛。”森冈说这话时一点都不像是在开玩笑。

“你刺了他以后打算怎么逃走？”

“我不逃。我不是说过嘛，我要去警局自首。”

“那么，你快去那小商店吧。”我说。

森冈像是不满意我的态度，绷着一张脸又甩出他的口头禅：“你算什么人啊。就算你不说我也会去。”说完，他转身背对着我往前走。

我仔细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在停车场对面的一家小店前，有一个男人正在烤着一串什么东西。森冈走近那个人，板着脸孔开始搭话，口罩早就扔掉了。

和我预想的不同，森冈走回到我身边，手插在裤袋里，耷拉着肩膀，身子微微向前倾。

“深津不在吗？”

“不，他的确就在那家店里干活，不过据说今天休息。真是倒霉透了。据说他会在三点左右露个面，来还之前借的车。”

我看了一眼商店旁公交车站的时钟：“还要再等两个多小时吗？”

“是啊。”

“那么，”我试探着说，“要观光吗？”我伸出大拇指指向那块奥入濑溪流的标牌。旅行就是要观光，这可是森冈自己说的。

14

森冈并没有忘记民宿老板所说的话，他出乎意料地执着，说：“既然要去，那么就从下游开始吧。”于是我们决定搭出租车先去下游。这样，就可以从下游开始，步行回到子之口。

司机告诉我们：“从这里开始走，用不了三个钟头就能走到子之口。”我们便决定从他建议的地方开始行程。

下车的时候，司机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们说：“可惜天公不作美，不然那里的景色才真叫漂亮。”

森冈应道：“我们已经习惯天公不作美了。”

对我可言，奥入濑溪流也是新鲜的。我不明白人类是因何感动而来到这里，但依然还是对这缓缓流动、几乎与地面等高的溪流产生了浓厚兴趣。源源不断的溪水潺潺地从前方流来，从我身旁滑过，让我联想到了大迁徙。

森冈无言地步行在树木围绕的散步路上。

他走到半路，站定了，轻叹了一声：“啊！”那声音听上去如同一个年幼的少年。一瞬间，我产生了错觉，仿佛看到森冈的个子缩小了，变回了十多年前的那个孩子，身边也同样站着我。

眼前正是水流湍急之处，河床上有好几块岩石矗立，挡住了水流前进的方向。溪水撞击着岩石，增强了水势，仿似一只冒着泡泡的白色的手在粗鲁地拍打着岩石和河床。水花的白与岩石的灰交织出一幅天然的绝妙景色。

溪流周围和突出水面的岩石上长有青苔，根据刚才那位司机的解释，是因为这里的水位几乎常年不变，这样有利于青苔的生长。

“真好玩啊。”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森冈突然发出感慨。

“好玩吗？”

“虽然我们现在是逆流而上，但你不觉得这几乎跟地面平行的溪流是在跟我们并肩而行吗？”

的确，我们正和那流淌在身边的溪水比肩同行。我一边走，一边像观察人类一般观察着溪流。鸟儿振翅飞翔的声音和树枝随风摇曳的声音里交错着哗哗的水声，阵阵风轻轻拂过我的脸庞。我轻轻闭上眼，心想，只要侧耳倾听这声音，何尝不是一种音乐？

又过了大约三十分钟，我们走到一处能观看到小瀑布的地方。那里放着的一张长凳上坐着两位老人，应该是夫妇吧。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正要站起来，却见老奶奶一个不稳，向前摔去。

我和森冈差点撞到她，连忙站定。

我本来以为森冈又要像往常一样发作，没想到他一动没动。

“不好意思。”双手撑着地面的老奶奶向我们道歉。

一旁的老爷爷忙伸手撑住老奶奶的身体，将其扶起。“真对不起，内人走得累了。”他抬头看着我们再次道歉，而他自己的脚步看起来也有点摇摇晃晃。

我不由指出：“二位好像都累了呢。”

老爷爷却坚决否认："不，我还精神得很，只有内人一个人走累了。"脸上布满皱纹的他转头对老奶奶说，"来，抓好我。"接着，便顺着我们来的方向离开了。

"老人家走这段路，很累哪。"森冈说。

"那老爷爷明明很累了啊。"我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说谎？"

"在逞强吧。"

"逞强？有必要逞强吗？"

"不知道，应该是为了那个老奶奶吧？如果连老爷爷都累垮了，老奶奶不是会很不安吗？所以他才要逞强。是这样的，一般都认定信赖的人必须得比自己厉害。"

"是这样啊？"

到此，我们的谈话再次告一段落。

往前继续走了十几二十分钟，森冈渐渐喘起了粗气。大概是因为上游逐渐接近终点的缘故吧，森冈的神色变黯淡了。

"虽然这事可能无所谓——"我边说边看着缓缓流动的溪水，和刚才的那对老人分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件事。

"什么事？"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不知道。"他还没听完就回答说，"什么事？"

“那个姓深津的人，其实也是受害者？”

“啊？”森冈皱紧了眉头。

“他会不会并不是绑匪的同伙，而和你一样也是被他们绑架来的受害者呢？”

“你到底要说什么？”

“因为其他绑匪都蒙着脸，只有深津一个把脸露在外面，这一点是个关键。”我说是这么说，可其实也是刚刚才注意到，“他当时拄着拐杖，对吧？很难想象绑匪会要一个受伤的人共同参与行动。”

“那么大年纪的人了，会被绑架吗？”

“就算是大人，只要能要到钱，也是照绑不误的吧？”我试着说。

“你在说什么啊？这怎么可能呢？连深津他自己都说自己是绑匪啊。”

“这就是那个呀。”我指着我们一路走过来的小路，“就跟刚才那对老人一样，不是吗？”

“刚才的？”

“深津当时是在逞强。”

“啊？为什么？”

“为了消除你的不安。”

我此话一出，原本正打算开口的森冈立刻闭上了嘴。

“深津安慰你说‘没关系的’，让你安心。但如果深津自己也是被绑架来的受害者，那他的话还有说服力吗？你还会安心吗？”

森冈没有立刻回答，只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仿佛正在努力回想当时那段可怕记忆的细节。“我不知道。”

“深津和你一样，也被监禁在那间屋里，但为了消除你的不安，他假装自己是来监视你的人。”

“我说，如果真是那样，绑匪一般会把深津给绑起来的吧？我那时还是个孩子，还好说，他可是个大人啊。”

“的确是这样。”我点头。

“什么呀，别那么轻易认输啊。”

“反正我也不知道真相，也不想知道真相。我不过是把我想到的说出来而已。”

“你算什么人啊。”森冈目瞪口呆，叹着气说道。

于是我们继续往前走。我完全不在意刚才作的那番臆测究竟如何，但森冈却不是。“但是，”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冒出一句，“但是，大概是因为深津腿脚不方便吧。就算他能出那间屋子，凭那双腿也逃不了多远吧，所以索性让他在房间里自由行动了。对了，对绑匪来讲，如果不绑住他，他就可以自行去上厕所什么的，反而更方便。”

我耸耸肩：“真相如何我不关心。不过，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绑匪们碰到的车祸搞不好是深津引起的。”

“你说什么？”

“深津当时被塞到车子里去了，至于是为了放他还是杀他灭口，就不知道了。总之，那天他上了那辆车，然后为了逃生，就在车里反抗。”我回想起昨天看见的那辆歪歪扭扭前行的红色轿车，“然后就发生了车祸。”

“那他能在车祸中逃生也只能算是侥幸喽，这也太危险了吧。”

“大概他觉得死了也无所谓吧？”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深津身边没有死神跟着吧。

“然后他再回来救我？一走了之不就好了？”森冈说完又忍不住嘀咕，“就他那双腿，”他挤出干笑声，像是要一扫心头的混乱，“怎么都不可能吧。”

“不可能吗？”

“不可能。”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你母亲会跟深津取得联系也就不奇怪了。因为深津并不是绑匪，而是你的恩人嘛。”

“那深津为什么会来我家？”

“大概担心你吧。毕竟你们是共同的受害者啊。你在遭到监禁的时候，有没有告诉过深津你家地址？”

“不记得了。”森冈的太阳穴上血管暴突，“我说，假设这是真的好了，那我老娘为什么不告诉我？老实告诉我不就好了？如果深津不是绑匪的话，就这么跟我解释不就好了？”

“我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说到这里，我再次在脑海中搜索出与在仙台遇到的那个青年有关的记忆，“或者是不想让你感到幻灭吧？”

“幻灭？”

“深津对你来说，是值得信赖的人，不是吗？如果你知道他也是受害者，一定就会感到幻灭，大概深津是这么想的吧，他不想让那个嚣张的绑匪形象消失。”

“怎么可能会感到幻灭？”

森冈一边走，一边用双手用力挠着头，那拼命的样子好像在说，造成他思维混乱的原因就隐藏在发根处。

“等一下，如果真像你说的……”

“尽管我没有你那么博学……”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我这算什么啊？我刺伤老娘，还杀了个小流氓，而这全都是因为我搞错了？”

“不是因为你搞错了。”

“如果老娘或者深津把事情如实告诉我，我大概就不会无端杀人了，我的人生大概也会不一样了，开什么玩笑！”

其实我认为人类做的事情大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并没有就这个问题给出答案。但是因为森冈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点，所以我说：“人类不是最擅长这种无聊的一念之差吗？”

一片巨大的瀑布映入眼帘，我们再次停住脚步，这片横跨溪流的瀑布宽约二十米，高不足十米，宛如一块白色绢布伴随着清亮的水声飞流直下。很多拿着相机的人聚在一起，相当热闹。

在一块写有“铫子大瀑布”的标牌前，有好几个游客在拍照留念。

听到瀑布的声音，见到人群，森冈才如梦初醒地将手从头发上拿开。随后，他一脸茫然地凝视着瀑布。过了一会儿，他看着我说：“这个啊，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人的一生。”

“什么意思？”我想起一个死神同事说过的话，他说人类看任何东西都可以扯上人生。

“这里是河的上游，是起点。那是瀑布。这里很气派，人也很多。这像不像我们出生时的场景？我们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吧，大人们像过节似的，我们吸引了他们全部的注意力，每一个人都感到很高兴。但是，随着这水流啊流，就跟我们一路看过来的一样，只能是静静地、单纯地往前流动了，你不觉得很像吗？”

我侧着头望向他，然后回忆起刚才步行了两个多小时看到的那条舒缓而美丽的溪流。溪水波澜不惊地静静流淌着，保持着平衡的水位和沉稳的呼吸。“我觉得下游的景色也不坏。”我这么说道。

回到子之口的停车场，森冈去了一趟公厕，回来后对着我感叹道：“好久没有走那么多路了。”然后，他把他那双充血的眼睛凑近了

我，“喂，你说我该怎么办？喂，你说到底是怎么样的？深津会是那起事件的绑匪吗，还是说他跟我一样都是受害者？”

“那有什么区别吗？”

“碰到深津我到底该怎么办……”森冈兀自呻吟的时候，三十米开外的小商店前面出现了一个男人。

那是个中年男子，头发略显稀疏，浓眉，眼睛低垂，拖着行动不便的左腿，走路的时候像是要用手拽着腿才能艰难地往前走。

森冈呆呆地看着那个人。

我问他：“那就是深津？”他却置若罔闻。

过了好久，他才求助似的问我：“我说，我说那个人，你看了有什么感觉？”

“什么什么感觉？”

“像是个胆小的绑匪，或者，是一个会为了逞强而假装绑匪的人？”

我可无法清楚地断定这两者存在怎样的差异，于是我回答：“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去用叉子戳他眼睛也好，上前打个招呼然后直接回去也罢，都和我没关系。”我能确定的只有一点——再过五天，森冈就要丧命。

“拉面！”这时森冈突然说。

“什么？”

“我们来的时候吃过的那家拉面店，回去的时候再去一次吧。”

“国道边上的？”

“那家店里的大叔，说不定在等我们呢。”

接着，森冈朝小店那边跑去。我看见地上掉了什么东西，蹲下来捡起后叫道：“喂，你忘了你的叉子！”

这时，一滴雨点突然滴到我脸上，我抬起头，看见那个站在小店前的中年男子露出了惊喜交加、终究要哭出来的表情，努力拖着腿朝森冈走去。

死神与老妇人

1

“你不是人类吧？”

被眼前的老妇人这么一说，我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叹。当然，迄今为止也有好几个人注意到我不是人类。尽管尚无一人具体而准确地指出“你是死神吧”，但因感到发冷而战栗，或是歪着脑袋充满怀疑地看着我说“总觉得你好像有点怪”之类的倒是有。而像今天这样，见面头一天，并且是在坐在镜子前的椅子上由她为我理完头发后的这种轻松悠闲的氛围中，突然就被指出这一点的情况还是极其少有的。

几分钟前，老妇人还一边聊着这海边的城镇，一边帮我剪头、洗头、用吹风机吹干后定型。但就在完工后，我站起来掏出钱包拿在手里的时候，她却突然说：“说起来，你不是人类吧？”

“你不否认吗？”她微笑着，虽然她已经年过七十，口气却仍如年轻女子。

“你是通过头发来判断的吗？”我看着脚下散落的黑发。

“当然不是。”老妇人挑起眉。她的头发已是一片雪白，脸上刻着好几条皱纹。“只是觉得你和人类不太一样。我对这种事情很敏感呢，所以刚才就猜猜看。”

“你不担心这样问，我会生气吗？”

“让年轻人生气可是老人家的特权哦。”她轻快地说着，感觉比外表只有二十五岁的我还要年轻许多。

“那么，你来我店里干什么啊？”

“剪头发啊。”我说谎。

“怎么可能。”她似乎看穿了我。

“这家理发店很有名，不是吗？”我一边回忆事先得到的信息，一边说。位于面朝太平洋的一个小镇上，坐落在能俯瞰大海的一座小山丘上，并且由一个高龄老妇人亲自理发——据说就是这三点让这家店出名的。

“大家都很想尝试由七十多岁的老人剪头发的刺激感。”她笑着说，牙齿洁白而整齐，不知是否装了假牙，“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

“原来如此。”

店里的一面墙上安着一面巨大的镜子，镜子前摆放着三把供客人理发用的椅子。

“过去店里还有能帮帮手的年轻人，生意好的时候，我们得连续给三位客人理发呢。”

店面不是很大，却有点像我以前曾见过一次的芭蕾舞房，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门口摆放着一张皮沙发，应该是给等候的客人准备的。

“最近也只有住在附近的邻居或孩子会来了。还有些不知道看了哪本杂志而突然慕名前来的年轻人。”

“我也是啊。”

“净说谎话。”她一口就否定了我的话，“你在剪头发的时候完全没有提过这家店或者大海之类的，不是吗？如果真的是因为对这家店感兴趣而来的，那至少也会说上那么几句。”

“我疏忽了，下次一定注意。”我望着镜子，看着镜中反射出的外面的景色，“这家店视野很好，景色真是太棒了。”我假惺惺地感叹道。

老妇人却大大地叹了口气，一脸受不了的表情。“明明下着大雨？”

窗外正下着瓢泼大雨——好像被称为秋雨，虽然雨势时大时小，却丝毫没有要停的样子。“的确，雨下得真大。”

“如果这样的景色也能说是真棒，那你还真好伺候。”老妇人把我给她的纸币放入收银机，并找零给我。

“我工作的时候总是下雨。”我对她坦言相告。

“总是？”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晴天呢。我这么说，你会惊讶吗？”

老妇人眨巴着眼睛笑了，那笑容拉平了脸上原本刻着的皱纹，却似乎又在别处平添了细纹。“姑且相信你吧。”她说，然后问，“那么，

你来这里是要做什么工作？”她说着坐到了一把圆椅上，她的态度与其说是把我当成客人，不如说近似于盘问一个可疑的突然造访者。

“你看上去不像七十岁。”这是我的真心话。她有着白发和皱纹，却并不显得怎么老迈，而且头脑也很灵活。

“人类就算年纪大了，也不见得有多成熟呢。”

“深有同感。”

老妇人伸手抚摩着下巴，对着站立的我打量了很久，像是一个摄影师正在面对着一名模特思考构图。“你莫非是那种？”她说，“你是来见证我的死亡的吧？”

“哦？”

“不知道为什么，我经常会失去身边的人。”

“哦？”

“比如，我的父亲就是在我十多岁的时候出车祸去世了。”她说着弯起大拇指，“然后我二十多岁的时候，第一次喜欢上的人也死了。”她说着又弯下食指，是说第二个人的意思吧。

“你难过吗？”

“怎么可能不难过。”老妇人像是在聊自己的失败史，“虽然现在能够这么平心静气地说出来，可那个时候，打击可大了——”

她这种轻快的叙事方式甚至让我感到有点新鲜。

“打击太大了，让我觉得死的人其实是我。但是，那也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明明觉得再活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却还是这么活了五十年。”老妇人似乎觉得有什么东西很可笑，呵呵笑着说，“而且还在三十岁的时候结婚了。”

我望向店门口收银机旁的小相框，照片里穿着西装的瘦削男子正害羞地笑着。“那不是挺好的吗？”我不带感情地说。

“但是我先生也在婚后第四年出车祸死了。你能相信吗？”

“也不是不可能吧。”是的，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再有——”

“还有吗？”

“果然连你也要感到震惊了吧？”话是这么说，但老妇人脸上却是一副淡然的表情，“我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在上初中的时候被落雷劈死了。落雷啊，落雷！这种东西想都想不到的。”

“原来如此。”我静静地点了点头，“这的确有点不平衡。”

“你这说法还真有趣呢。”她笑了，“不平衡，是啊，这说法也许不错。也太不平衡了吧？大家都因为事故之类的原因从我身边一个个地离开，连比我年纪小很多的儿子都……”

基本上，都是由死神来决定人类是否会因为卷入事故或者事件而死。而像我们这样的调查员则须对被选中的人类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如果提交的报告结果是“可”，该调查对象的死亡就会得到执行。

我并不知道实际上是以怎样的条件来挑选对象，也不想知道，不过我也不禁感觉她身边的人被选中的比例未免高得太有失平衡。

“总之，我刚才在给你剪头发的时候，总觉得你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熟悉感？”

“或者说是死亡的预感？虽然听上去很无聊。”老妇人又一次像个少女似的笑了起来，我再次无法判断她的年龄。“我的父亲、丈夫还有儿子死的时候，我都曾经感觉到和你周身类似的空气氛围。我也想到了，莫非我身边有人死去的时候，基本上都有像你这样的人物出现过？”

“聪明。”她已经说得八九不离十了，那些人死亡前一个星期，我的同事们理当会被派遣到人间进行调查。

“这次轮到我了吧？”她的眼睛微微眯起，凝视着一直站着的我。她不像是在套我的话，那双眼睛里蕴藏着殷切的期盼，仿佛在诉求：这次，请一定让我去死。

我还在犹豫该怎么回答才好，她却继续说道：“基本上我也没有别的亲人了。”

“一个亲人都没有了吗？”

“还有个小儿子，就是被落雷劈死的那个儿子的弟弟，不过也有二十年没见了。大儿子死后，我还是没办法习惯，颓废了好一阵子，完全没有尽到一个母亲应尽的责任。”

“所以小儿子就生气了？”

“大概对我失去耐性了吧。去上大学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过。结婚也没有告诉我。音信全无。”

“你想在临死前见见这个儿子吗？”我说出了不合秉性的话。我的同事当中的确也有人会向即将死去的人类提供一定的特殊服务，但我并不是那种类型的。

“倒也不是……吧。我只要知道儿子活得好好的就足够了，我现在靠自己也能凑合着过日子。话说回来，照你刚才说的，好像这次果然是轮到我死了吧？”

“你心情不好了？”

“不。”老妇人不像是在逞强，却也没自暴自弃，她的语气中反而透着那么点自傲，“因为，我知道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事？”

“人类皆有一死。”

“理所当然的呀。”

“对你来说或许是理所当然的，而我却要花上七十年的时间才能对此有一个真切的认识。”

店门突然开了，门外磅礴的雨声钻了进来，进入店内的是一个被雨淋湿的少年和一条体形庞大的狗。

2

看来少年是这里的常客，他嬉皮笑脸地大声嚷嚷着“阿婆，我来了哦”，算是对老妇人的“欢迎光临”的回应。

“这么大的雨，你还特地跑来。”老妇人一边说，一边从里头拿出一条大毛巾扔给少年。

“外面好冷啊。”少年边说边用毛巾胡乱揉搓起自己的头发来，完了又匆匆擦了擦身上的衣服，随后就去擦拭身边坐着的狗。那条狗的体形几乎跟少年差不多大。

“好大的狗。”我不由脱口而出。

少年骄傲地扬起了鼻子：“很棒吧。”

“几岁了？”我问。

“六岁！”少年摊开一只手掌。

我放弃了纠正他说六却只竖起五根手指的念头，继续问：“我想问的是狗的年纪。”

少年的声音愈发响亮了：“喊，古驰也是六岁了呢。”他的表情中充满了骄傲。

“古驰？”

“是这条杂种狗的名字。”老妇人一边回答我，一边让少年坐到中间的那把椅子上，“这孩子的爸爸很喜欢狗，圣诞节的时候，孩子的妈

妈缠着要一个古驰的包，结果他就把这条狗带回来了。”

“这可不是包。”我低头望着脚边那只长着一身蓬乱棕毛的狗说。

“他说，这不是古驰的包，却是狗里的古驰。”镜子里照出老妇人苦笑的样子。

“狗在这里没关系吗？”

古驰很聪明，没关系的。”回答我的是少年，老妇人正在给他围理发围裙。

“与其关心这个……你还不回去吗？”老妇人似乎看穿了我并不准备走，故意对我下起了逐客令。

“我再坐一会儿，等雨停了就走，好吗？”我边说边在沙发上坐下，将脸转向身边的狗。狗的脸和坐着的我几乎处在同一个高度，一照面，狗立刻打了个寒战，随后紧紧地盯着我看。它吐出舌头，像蒸汽机引擎似的微微摇晃。狗和猫一类的动物或许比人类更聪明吧，只要我们一从它们身边经过，它们往往就能察觉出我们的真实身份。看来眼前的这只杂种狗也不例外，它的表情明确告诉我，它已经知道我的真面目了。但它却并没有吠叫。它没有对我吠叫，只是安静地看着我，像是在用眼神表彰我的辛勤工作。“你辛苦了！”它似乎要这么对我说，于是我也回应道：“你也辛苦了！”

店内安静了一段时间。雨滴噼里啪啦地敲打着窗户，剪刀咔嚓咔嚓地修剪着头发，柱子上挂的钟像是在打拍子似的嘀嘀嗒嗒数着秒，杂种狗在我身边安静地呼吸着。剪刀、钟、狗的鼻息，与店内暖气的风声交织在一起，包围了我。

我看着理发的老妇人，她的手法十分娴熟，她用梳子挑起少年的一小撮头发，再轻盈地用剪刀剪掉。少年一直盯着镜子看，渐渐地被睡意所笼罩，眼皮合了起来，脑袋眼看着耷拉下去了，又一惊，睁开了眼睛。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近三十分钟。说真的，我很想听会儿音乐，但我知道要求不能太过分。我告诉自己，时间还有的是。就在这时，店门打开，又有客人来了。

“还以为下这么大的雨不会有客人呢。”进门的女子不胜遗憾似的发出“什么呀”的叹息声，轻轻拂去衣服上的水珠。水珠大概滴到了狗身上，趴在我脚边的狗站了起来，往那女子的脚边蹭去。“啊，古驰！”那女子叫着伸手抚摩狗的头颈，看来也是认识的。

那女子大概二十岁出头，皮肤白皙，鹅蛋脸，一头褐色的长发扎在背后。她瘦瘦高高，穿着件毛衣，外罩一件藏青色的外套。

“啊，竹子，晚到一步哦。”少年对着镜子高声打招呼。

“你稍等一下，接下来就轮到你了。”老妇人一边说，一边竖起剪刀灵巧地移动着。

“啊，是吗，那我等一下好了，反正外面又冷又下雨。”竹子说着脱下外套，这时才注意到沙发上坐着的我。

“啊，他不是客人。”老妇人大概察觉到了，看都没朝这边看一眼，就作了解释。

“你好。”竹子对我一点头，就在我身边坐下了。这次的我应该是跟她年纪相仿，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以比较随意的口吻问我：“你不

是这一带的人吧？”

“嗯。”

“也是因为对这家理发店感兴趣才来的吗？”竹子瞥了一眼窗外，“那就应该找一个天气好的时候来呀，从这里看出去的景色非常漂亮呢。”

“下次一定。”我回答。当然，我根本没打算下次再来。

“不过，剪得真不错呢。”竹子打量着我的脸，不，是打量了我的头部后说，“新田太太虽然已经是阿婆了，可品位还是很好的，你说呢？”

“是啊。”我理解不了她所说的对于发型的品位好坏，只能随口敷衍，并因此想起这个老妇人原来是姓新田，“你经常来这家理发店吗？”

“大概是从两年前开始的吧。我住的地方离这里开车要三十分钟呢，看了杂志后知道了这个地方，然后就一直来了，是吧？”说到最后，她像是在征求老妇人的同意。

“我比你来得早哦。”少年自豪地说。人类这种生物为什么会想要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找出差异，从而获得优越感呢？从这么小的时候开始就是如此，实在是无药可救。

“后来就觉得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跟新田太太说起，她总能逗我开心。”竹子笑得眯起了眼睛。

“年纪大了，也就是老生常谈而已。”老妇人苦笑着说道。

“比如说？”我问身边的竹子，总算有点作为一名调查员开展工作的感觉了。

“比如？啊——对了！”竹子双眼朝上望着天花板，“我有个亲戚，接连遭遇了极大的不幸……”

“不幸？”

“是我一个已经年过花甲的叔叔，他自己的公司破了产，孙子进了少年收容所，他妻子开车还出了车祸。两年前我在这里理发的时候，感叹说这么不幸的人生真让人厌恶。还说，相比之下，还是另外一个叔叔比较幸福，住豪宅，把两个儿子培养成了医生。你猜新田太太听了之后是怎么说的？”

“猜不出。”

“她问我，那些人都死了吗？”

一直都在听我们谈话的老妇人微微一笑，照常动她的剪刀。

“说什么幸与不幸，不到临死，是不会知道的。”

“活着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老妇人深有感触地说着，但听上去却并不沉重，“我们喜一阵忧一阵的也都只是徒劳，不到被钉到棺材里的那一刻，没人知道还会发生点什么事哦。”

“怎么说呢，听她这么说了以后，我突然觉得，大概真的如此呢。”竹子抚摩着大狗说，“实际上，之前我认为幸福的那个叔叔，他的妻子却被人设局信了一个什么新兴宗教，似乎背了一身的债。还有无往不利的政治家年纪大了却遭到审讯，有名的运动员却出了严重的

车祸，看到这些，我真觉得，不到临死前，的确不知道还会发生点什么事情呢。”

“这大概就是那什么吧。”我在判断该如何回答才比较合适的时候，回想起很久以前负责调查过的一个棒球选手，于是接着说，“就跟棒球一样，只要没有宣告比赛结束，胜负就未定，是吧？”

“是啊，也许是有点类似。”老妇人愉快地回答。

“不怎么类似呀，稍微有点区别的吧。”竹子歪着头思考。

“比赛结束！”少年莫名地大声说着，独自陷入了喜悦中。

3

我依旧坐在那沙发上等待。不出所料，雨一直没有停，老妇人也没有来赶我走。

少年理完发以后把座位让给了竹子，剪刀声再次咔嚓咔嚓响起。我到这里的时候是下午一点，从那以后已经过了五个小时。天色已一片昏暗，看不清窗外的景色。

那理完发的少年似乎也没有要立刻回去的样子，他就坐在我身边，一边抚摩着爱犬，一边阅读漫画杂志。

“大哥哥，怎么样？”少年中途突然这么问我，他的鼻子翘着，比他身边打盹的狗更像狗，“我的头感觉好吗？”

“感觉好？”

“帅不帅？”

“短了。”我说出感想，少年显得很不满意。“不是这个啦！”他的脸涨得通红，“我是说有没有变帅一点？”

竟然如此介意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这种生物还真是罕见。我再次感到吃惊。

“变得有魅力了。”抬头一看，才发现竹子站在我们面前。她取出钱包付钱给老妇人，一边看着窗外说：“雨还不停啊。”夜色更深了，雨滴依旧在敲打着玻璃。她接着跟我说：“如果你要回家，不如坐我的车吧？”

“是啊，坐她的车走也不错啊。”老妇人发出愉快的声音，像是在暗讽我无家可归。

“我也差不多该回去了。”少年也站了起来，他的家似乎就在附近，而且还带着狗，应该没打算搭竹子的车。“今天晚饭不知道会不会有海发菜呢。”他说这话时一脸满是期待的表情。

“小孩子应该说咖喱吧，咖喱！怎么能盼着吃什么海发菜呢。”竹子笑着说。

“有什么关系嘛。”少年夸张地嘟起了下唇。

“这个，你拿着吧。”老妇人递给他一把伞，少年一开始还客气了一下，最后还是收下了，道了声“再见”，就带着狗走出了理发店。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老妇人转向我，对我挑了挑眉。如果竹子不在，我觉得她甚至会单刀直入地问我：“那么，你打算什么时候取我的性命？”能如此镇定，倒也算颇具气量。

“这个嘛——”我看着竹子，问，“能不能带我去市区什么地方？”

“光说市区也太笼统了吧。”

“有没有CD店？”我看了一眼店里的钟，现在才下午六点刚过，商店应该还开着门。

“CD店？你要去买东西吗？”

“去听。”

竹子不可思议地看了看我，然后回答：“站前的闹市街就有CD店，我载你去吧。”

“那么……”这时老妇人突然开口。

“什么？”

“那么，我有个请求。”

她的话突如其来，我不知作何回答，老妇人见状，像是退回了数十年前，肌肤又恢复了紧致，头发也有了光泽，总之她像个少女般地对我微笑道：“这是我此生唯一的请求。”

“我说，新田太太很有趣吧？”驾驶座上的竹子对我说。

“有趣？”

“看不出已经年过七十，又有朝气，品位也好。”看似弱不禁风的竹子却开着一辆相当结实的休旅车。她一边转着方向盘，一边看着被雨打湿的挡风玻璃。“听说，她年轻的时候可是相当漂亮呢。”

可能是道路泥泞的关系，不时传来轮胎溅起水花和淤泥的稀里哗啦声，这声音让我突然联想到人类含着西瓜时的嘴巴。

“我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我碰到的老太太都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是美人。”

竹子立刻笑了：“不过，新田太太真的是很厉害。你听她讲起过过去吗？”

“只听说过她丈夫还有儿子去世的事。”

“是吗？我从来没听她提过这方面的事情。”竹子说着瞟了我一眼，似乎惊讶于老妇人怎么会对初次见面的我说这些。

我忙打哈哈说：“我喜欢听生离死别的故事。”

“怪人。”竹子一笑而过，“新田太太开那家理发店似乎是在二十年前。听上去二十年似乎已经很长了，但那之前她的工作却完全是别的领域的。”

“哦？”

“好像是电影之类的感觉的。”

“电影之类的感觉？”我无论如何都认为她这个抽象的表达方式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但她却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解释得足够清楚了，于是我只能装出理解的样子说，“是吗，是电影之类的感觉啊。”

“我以前听她说过，是做宣传，还有招募临时演员等，都是些很有趣的工作。”

“临时演员？”

“就是那种经常在电影里出现的一大群人的角色。就是那种。”看竹子的神情，似乎在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你不看电影的吗？”

“要看工作内容。”我回答。我的体验一直都随着负责调查的对象而改变。我曾经和以侠义为重的黑道分子相遇，也曾和活跃于足球联赛的年轻人寸步不离。而在电影这方面，大约二十年前，我也曾经调查过一个自称电影评论家的男人。和那人认识以后，他让我看了成堆

的意义不明的电影。在我记忆比较深刻的一部电影里，就包含了我所厌恶的塞车和我所热爱的音乐两方面，真是一部奇妙的电影。我还记得电影的前半段描写了超现实的交通大堵塞，而最后出现的是一个打鼓的男子的身影。我是不能理解其内容，但那个电影评论家却如痴如醉地看了一遍又一遍。

“刚才新田太太拜托你什么事情了？”当闹市街的灯光照亮我们车前的雨雾时，竹子问我。不知道是因为红绿灯的关系还是车流量增大的缘故，车速渐渐慢了下来。

我回忆起出店前她拜托我的事情。

“你能帮我找些客人来吗？”老妇人在笑着说完“此生唯一的请求”之后是这么对我说的。

“客人？你有那么窘困吗？”我扫视了一圈店内，疑问浮上心头。我完全看不出她有想赚钱的念头。

“要说窘困倒也……不，是啦，我很窘困。如果你现在要去闹市街的话，能不能招呼些那边的年轻人，让他们来我店里呢？”

“要我招揽生意吗？”

“唔，差不多吧。”

“为什么非得要我来？”我丢下一句话转过身，比我先走一步的竹子正从停车场把她的休旅车开到这边，“你拜托她不就行了？”

“不行，必须得是你才好。你对这一带并不熟悉吧？”

“是啊。”

“这样才好。等到晚上，大概会有很多年轻人上街，我想你帮我去招揽几个过来。”

“不懂你的意思。”

“不过，有条件的哦。”老妇人完全无视我的困惑，继续说道，“年纪要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四个人左右。最好男孩女孩都有。”

“这算什么啊？”

“还有，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必须得是后天来才可以。”

“这算什么啊？”我又重复了一次。

“时间限定在后天。几点来都可以，但是一定要在后天——帮我找几个年轻人来我店里，这就是我对你的请求。”

“要怎么说他们才肯来？你还不如就在这店门外拉人好了。”

“我认识的客人可不行。所以呢，要去人口众多的闹市街那里找。还有，不能找结伴的，一定要互不认识的四个年轻人，还有……”

“还有？”

“还有，来这个店里的时候不可以泄露说是你叫来的，你一定要事先跟他们说清楚。”

“这是什么意思？”

“被你拉来的客人如果说‘是有人叫我来的’，那我岂不是很失落？”

“你的条件还真多。”老妇人的一番自说自话还真是让我感到困扰，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理由要听她的指示，另一方面，我也不愿意做不必要的闲事。

但最终，我还是接受了她的请求，原因如下：一、如果我接受请求，就有理由再次同老妇人会面；二、我希望尽快结束与她的对话，去CD店。

“这算是什么事？”听了我的话，竹子皱起了眉头，“她怎么会突然想到要招揽客人呢，而且还这么勉强人？”

“我没觉得她这是突然下决心想要好好做生意。”

车流再次变得顺畅，竹子将休旅车开到一条小路上。“大概是想让店里生意兴隆点吧？”

“光靠后天一天就能兴隆吗？”

“真是怪呢。”竹子笑了，将休旅车的速度放缓停靠在路边，然后告诉我说，沿着有拱顶的商店街走，右手边就有一家CD店，我一边致谢一边下了车。

4

一走进CD店，流淌着的音乐便一下子钻入耳中，我自然地绽放出笑容。店里很热闹，我看见并排站在架子前的年轻人，还有站在收银台前的女子。我也听说最近通过网络下载欣赏音乐的人数陡增，店面销售逐渐式微，但我见状还是受到了鼓舞：看来还好。

找到摆放试听机的区域，我快步走去。很幸运，还有空着的机器，我立刻将耳机贴在耳朵上，按下播放器，然后迫不及待地等着CD快点转，音乐快点响起。

一阵鼓声之后，吉他声响起，应该是摇滚乐吧，还算是我比较喜欢的。我闭上眼睛倾听。

在我即将听完一整张专辑时，突然有人敲了敲我的肩膀，敲的是左肩。不出所料，一抬头，果然一个手持耳机的女子站在我左面，对我说：“你好。”

是同事。不光是我，我所有的同事都热爱音乐。晚上在CD店，一般总能碰到同事。

“你负责调查的对象也在这一带？”我摘下耳机问她。

“对对。”以女子姿态现身的同事点头，“今天调查结束，刚刚提交了报告。”

“‘可’？”我问她，其实不用问也想象得到会是“可”。

“唔，是的，‘可’。”她果然这么说，“你什么情况？”

“今天刚开始。”我一边回答她，一边回想起手握剪刀的老妇人的身影。

“什么样的人？”

“老妇人。有趣的是，她已经察觉到我不是人类了。”

“这可真稀罕。不过有时候是会碰上这样的人。那么，你打算怎么做？反正是‘可’吧？”

我正要回答“大概吧”，老妇人对我述说的身世，或者说她身边的人发生的事情却突然掠过脑海，于是问她：“到底他们是怎么选出要调查的人类的呢？”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不是，我这次的调查对象身边死过很多人，让我觉得好像挺不平衡的。”

“谁知道呢，我对这个可没什么兴趣。”

“我也没兴趣。”

“不过就算不平衡，也无非就是有些误差罢了，你说呢？”

“说的也是。”我寒暄了几句，就离开了。

走到外面，我看了一眼建筑物上安装的电子钟，发现还不到晚上八点，商店街上正是人潮汹涌的时候。我往左边走去，倒也不是已经有明确的方向，只是预感到那一带会有年轻人扎堆。

我打算去完成老妇人的请求，寻找愿意后天去她理发店的客人。

“你说什么，你是什么人？”身穿校服的少女一脸嫌弃地看着我。

我坐在快餐店二楼靠窗的座位，俯视着街上往来的人群，原打算姑且先从坐在邻桌的这个女生开始。“你后天要不要去剪头发？”

在我唐突地发出邀请后，她起先是一脸怒气地“啊”了一声。我接着把理发店的名称、地点和老板品位之好等信息说了一通，最后又说：“所以请一定去那里看看。”她却完全不予理睬。

无奈之下，我只好转移目标，于是去跟坐在最里面的一伙高中男生搭讪。“想剪头发吗？我知道一家很不错的店哦。”

我刚说完，他们就群情激奋，大叫起来：“开什么玩笑！”

我想原因应该是他们全都理了一模一样的光头。我又问了一次，他们当中身材最魁梧的那个马上摆出一副要扑过来的架势，我只好作罢。这事看来还挺麻烦的。

走出快餐店后，打算就站在路边招揽来往的路人。恼人的雨依旧下个不停，但好在商店街上有拱顶可以避雨。

每当有貌似十五至二十岁之间的少男少女走过，我便上前说“头发……”，但是几乎没人会停下脚步。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声音不够响亮，有人面不改色地走了过去，也有人在我面前猛地加快脚步匆匆而过。几十个人里总算有一个肯停下来听我说话了，却不知是否我嘴笨，还是他对理发没有兴趣，最后还是让他走了。

“喂，你在推销什么？”大概过了两个小时，一个男人走到我身边。仔细一看，他脸上皮肤黝黑，一头烫过的长发很显眼，个子高高的。他穿着一件棕色外套，手上拿着一叠纸。

“我在找愿意去理发店的客人。”

“理发店？你不发传单吗？”

“传单？”我反问道。

他目瞪口呆。“你真的假的？”然后他把手上的那叠纸给我看，说，“就是这种东西，上面一般会写有关店铺的介绍。”

那叠纸上印着完全一样的图案与文字，我看了一下，才知道那是一家即将开张的西餐店的广告。上面画着地图，我还看到诸如“优惠”“奉送甜点”之类的字样。

“你一直在拼命地招揽人，但好像通通被拒绝了，所以我有点担心。”他外表看上去像一头黑狮子，说话却很沉稳，“我一开始以为你是在泡妞，可又看见你也找男生搭讪，又不像我们这样是发传单的……”

“没有这玩意儿不行吗？”我盯着那叠纸说。

“唔，有比较好。”他耸耸肩，“而且，光凭嘴说理发店在什么地方，还是很难找的，不是吗？单凭你一张嘴，别人也会怀疑你说的理发店在招揽客人到底是不是真的，不等你说完，人家就走掉了。而且如果有传单，你只要发就行，就不需要逐一说明了，很轻松。”

我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眼前这个长了一张狮子脸的男人说：“需要的话我帮你做一份也行。”他摸着面颊说，“其实我比较擅长设计的。”

“那可真是太感谢了。”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过我必须得在后天之前找到客人。”

“后天？找去理发店的客人？现在开始？真的假的？”他的脸上同时露出怀疑与同情，“要是真的，那可就困难了。理发店这种地方，通常大家都有固定的店，再说要是离家太远就不愿意去了，你说呢？你今天招呼，让后天就去……到那家店附近找不是更方便吗？”

“是有人要求我来闹市街找的。”然后我把老妇人列出的其余条件告诉了他：十五至二十岁之间的年轻人，男女共四人左右，而且不可以结伴而来，也不能说是我找去的。

“这是什么游戏吧？”狮子男晃动着长发，半是吃惊半是愉快地点头，“搞得像寻宝游戏一样。”

“宝？”

“好吧！”这时他像是下定了决心似的大声说道，然后自言自语似的说，“我帮你好了，我喜欢玩游戏。”随后他指着一个在百货店前长凳上坐着的年轻女子问我：“她怎么样？”

那女子正低着头，颇为无聊地玩弄着自己的头发，个子高，腿也长。

“她看上去挺时尚的。对了，你那家理发店的卖点是什么？或者说有什么特色？”

“看得到大海，坐落在小山丘上，景色很好。”我回答道。

狮子男立刻挥舞起手上的那叠餐厅宣传单，激动地说：“啊，我知道我知道。海边山丘上的理发店，我知道！是一个阿婆开的吧？”他的脸一瞬间亮了起来。

“果然很有名啊。”

“有一个著名女演员常去，一时间炒得挺热的。哇，那店现在还开着吗？”

“著名女演员也会去吗？”我完全不知道这一点，情报部的家伙们怎么老是只给一些并不彻底的信息。

“是啊是啊。不过，大约两年前吧，已经去世了，喏，就是那个女演员，因为地铁事故去世的。”他转着脑袋，像是迷失在茫然的记忆海洋中，“叫什么来着……”他重复了十遍以后，终于报出了那个女演员的名字，我自然不可能认识。总之，我再次强烈地认为她身边的死亡人数有失平衡。人当然是一定要死的，但在一个人身边发生的由死神执行的意外死亡也太多了点。

“那家店很有名，要招揽客人大概比较容易。”狮子男顷刻之间又重新燃起干劲，“要不你试试快速走过去，很有礼貌地说‘向您推荐一家理发店’，你长得还挺帅的，这么爽朗地去说没准能行。”他似乎很习惯做这样的事情，要不就是一边在思索通常跟陌生人搭讪的手法，一边对我滔滔不绝地提出建议。

我似懂非懂地听着，打算先按他说的做做看，于是向前迈出脚步。

“不过……”我听到狮子男在身后说，“那么勉强地要找客人到店里，是为了给谁看一看店里一派繁荣的景象吗？”

5

“成果如何？”步行回到理发店，看见老妇人正在翻看杂志。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了。那本杂志是面向年轻女性的，她大概是为了工作在做研究吧，打开的都是只刊载女性发型的页面。她说了声“欢迎回来”，看她的表情，像是早就预料到我会回来似的。我把我在繁华地带商店街上的所作所为告诉了她。

“外面还在下雨吗？”老妇人指了指店里的窗户，厚实的浅褐色窗帘将窗户遮得严严实实。

“下着呢。”只要我在，雨就不可能停。

“那么，成果如何？有愿意后天来的客人吗？”

“有一个。”我竖起一根手指，“有一个女孩大概有点兴趣。地点我也告诉她了，大概会来吧。”靠着狮子男的建议，我在之后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跟像山一样多的年轻人——或者说像海一样多也行吧，总之就是向非常多的人作了推销。

“大概会来……这可不行，一定会来才可以。”

“但是你突然要人来剪头发，你不觉得也太难了吗？”实际上，有好几个年轻人就是这么抗议的。

“这还需要你想点办法。”她的表情很认真，看来并非单纯想把一个难题硬抛给我，自己在一旁等着看好戏。

“想点办法？”我有气无力地回答，于是跟她约好明天上街招揽客人。我竟然跟人类立约，除了惊讶之外我不知作何感想。

过了一会儿，我问她：“你不怕死吗？”我看着坐在沙发上的老妇人热心地读着杂志，忍不住就想问一问她是怎么想的，“你不是已经察觉到我此行的任务了吗？”

老妇人缓缓地抬起头，看着站在她面前的我说：“你是来见证我死亡的吧？”她依旧一副恬淡的口吻，“我自然是怕死的。”但她的语气中却没透出一丝恐惧。她摇着头说，“但更让人痛苦的，是身边人的死亡，不是吗？相比之下，我情愿死的是自己。如果死的是自己，也就不会有空去想什么悲不悲伤了吧。所以，最糟的情况是……”

“最糟的是？”

“死不了。”她像是拉出一根天线一样地竖起一根手指，“活得越长，身边死的人就越多，这是肯定的。”

“没错。”

“所以，我并不怎么害怕自己的死亡。当然，我很怕疼。我也没什么未尽的心愿了。”

“没有了吗？”

“或许还有吧，说不定我也已经一起认了。”她点头“嗯”了几声，看上去并不像是在逞强。

我无法继续这个话题，于是改口问：“你店里有音响吗？我想听听音乐。”

老妇人一开始似乎没能明白我的意图，眨了几下眼睛，但很快就站起身来：“小一点的还是有的，一台收录机，如今也已经算是古董了。”

“你想听什么？”她走到收银台旁一个好像是收录机的机器前，一边插上电源一边回头问我。

“只要是音乐，什么都行。”

“这种说法最讨厌了。你女朋友没有向你这么抱怨过吗？”老妇人板起脸，从身旁的CD盒里翻出几张挑了挑，“那就这张吧，很久以前很热门的哦。”她说着，按下了播放键。

不知将会有怎样的音乐飞出——我怀着让我快要窒息的期待竖起耳朵倾听。

传来的女声沉静而通透，清亮、优美而有力。随着鼓点和贝斯的加入，歌手加入了在地面跳跃着要将歌声传递到天上的跃动感。

我不由自主地走近那台古老的收录机，伸手从侧柜上取下CD盒，想要确认到底是哪个歌手的歌。

“相当不错吧？是个大器晚成的歌手，在我年轻的时候——大概二三十岁的时候吧，那时候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呢。歌是老歌，可现在依然没有过时。”

由于我们对时间的认知与人类有异，我无法分辨新旧，所以我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感想：“声音很好。”我看向CD盒，封面上是一个妆容素朴的女人微微低着头的模样。虽然并不怎么华丽，但她的侧脸却流露出并不张扬的自信神采。

“啊！”我立刻惊叹出声。

“怎么了？”老妇人问。

“我觉得这人在哪里见过，原来是以前认识的一个女子。”我指着照片上的女人说。我记得她的名字叫一惠，还记得她当时是这么解释自己名字的由来的：“爸妈希望我能蒙上天恩赐至少一项才能，就取了这个名字。”

“你特地去会面的人不是都要死吗？”老妇人呵呵地轻笑出声，似乎觉得很好笑。

“这个是例外。”我低声道。我例外地没有上报“可”。总之，关于照片上的这个女子，我确实是递交了“放行”报告。“她果然成为歌手了呀。”

“是呀，还是很棒的歌手哦。”老妇人感触颇深地应道，“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老妇人回到沙发上，再次翻看起杂志来。我则站着欣赏跳跃在店内的歌声。音乐弥漫开来，搅动着屋内的空气，这实在是一段舒心的时间。坐在沙发上的老妇人在不知不觉间摇头晃脑地睡着了。在死神的调查期间，调查对象不会死，所以我想过就让她这么睡着估计对她身体也不会有影响，但还是抱着她上了二楼，让她在床上躺好。然后我回到一楼，继续倾听CD。

6

第二天过了正午，理发店还没有客人来。老妇人不以为意地说：“一直都这样的。”

“但你却希望明天有客人来？”

“是啊。”

“你是想做给谁看吗？”我想起昨晚那个狮子男说过的话，于是问道，“给人看很兴隆的样子？”

“给谁看？”老妇人也不像是在装蒜，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了一遍后回答，“不，是做给我自己看。总之，今天你也要去招揽客人哦。”

“你为什么想要叫那么多客人来？”

“也不是很多啊，只要四个人左右就可以了，不然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听她拜托我的口气，似乎是掌握了我的弱点，而我，明明不可能有什么弱点被她掌握，却还是走向了闹市街。我想，这也算是工作的一环。

这一次，我改变了方法。我不认为按照昨天的方法推销能得到什么不同的结果，所以这次，我在邀请别人去理发店的时候，还直接给了他们大概是理发费用一半的现金。也就是说，我先问：“明天要不要去能够看到大海的理发店？”然后立刻装出恳求的样子说：“实际上，如果找不到客人去，我会被骂的。我出一半费用，请你去，好吗？”

这种做法自然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只是模仿以前调查过的一个做销售的人所使用的苦肉计而已。

大概也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与人搭话，或者是因为现在是白天，愿停下听我说话的人比昨晚多了很多。我把钱给了其中明确表示出兴趣的几个人。有人因为感到“给钱反而奇怪”而转身就走，也有人在收了钱之后积极地表示“这样啊，那就去一次吧”。

“必须是明天哦。”我特意提醒。

“哎，明天？为什么？”

“因为明天要关门了。”我也曾不得已试着胡吹一气，结果有个少女很敏感地表示“我才不想去就要关门大吉的地方”。

“不，是人气很旺，所以要重新装修。”我毫不气馁地继续捏造。

到傍晚五点，得到了有近十人表示“我会去”的答复，但我无法想象其中拿了钱就跑的会占几成。

“喂，听说你会给我钱？”背后突然有人跟我说话。一看，眼前站着两个身材高大的十七八岁少年。他们身穿校服，却因为没有扣纽扣而显得邋里邋遢，脸颊上醒目地长着青春痘。

“如果你们明天去理发店的话。”我回答，掏出钱包想要给他们钱。

“啊，去的去的，铁定去啦。”右面的少年声音很轻薄。

“你们一定会去吧？”我开始觉得他们一定不会去。

“真啰唆，都说会去了。”左面的少年马上就耐不住性子了。如果是想来骗钱，何不做得更有手段、更加逼真呢？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他作势就要强抢我手中的钱包。

我立即脱下右手戴着的手套，伸手碰了一下他的手。几乎是同时，他发出一小声惊呼，当场倒地。

据说,被我们赤手碰触到的人类会立刻昏厥并且减寿一年。至于对当事人来说，这一年究竟有多重要，我无法理解，总之就是他失去了一年的寿命。

我拾起掉在地上的钱包，望向右边的少年。他似乎因为朋友突然倒地而动摇，一脸困惑，于是我也碰了他，他也是当场倒下。

“但愿你们能够长寿。”我在心底如是说，本意倒也并非挖苦。

“成果如何？”晚上八点多，我回到了理发店，老妇人又是坐在沙发上翻杂志，她看上去一点都没有为近在眼前的死亡而焦虑的样子，反而那样轻松自在。

看着她平静的态度，我一瞬间产生了错觉，以为她其实是不会死的——尽管我肯定会提交“可”的报告。

“今天很不错，明天应该会有好几个人来。”我估摸最少会有四个。

“最多会有几个？”

“十个左右吧。”

“那我最好先去找一个帮手。十个人的话，我一个人理一天都理不完哪。”她温柔地笑着，“外面还在下雨吗？”

“真不好意思。”我一边说，一边拍了拍滴落在肩膀上的雨滴。

“我说，”老妇人微微张口，像是呼吸的同时顺带说话的样子，“你是如何看待人类的死亡的？”

“没什么特别。”我老实回答。她自己才刚说过“人类皆有一死”。

“是的，一点都不特别。”不知为什么，老妇人看似很高兴地说，“但是，却是很重要的事情吧。”

“明明不特别的事却很重要？”

“比方说，天上有太阳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没什么特别，对吧？但是，太阳却是很重要的吧？我觉得死亡跟这个也差不多，虽然并不特别，但对周围的人来说，却是件悲伤而重大的事。”

“那又怎么样？”

“也没怎么样。”白发苍苍的老妇人笑了。

“我没见过太阳。”我这么回答后，老妇人冒出一句“啊，是这样啊”，又笑了。

之后我们没有再交谈。像是重现前一天晚上的情形，把CD放进收录机，她坐着、我站着听音乐。等她睡着了，我把她抱到二楼的床上，自己再回到一楼，欣赏音乐。真是一段不错的时光。

7

第二天，在理发店开店前，我被赶了出来。

是在来了一个女理发师之后。她像是老妇人的朋友，三十多岁，就是叫来帮一天忙的。她看来是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干劲十足地说：“很久没在新田太太的店里干活了。”

“为什么我不能在场？”我想问个明白。

“因为你拉的客人来的时候看见你在店里，可能会跟你说话，我可不要。”

虽然不能理解，但我觉得应该尊重她的意愿，于是出了店门。

起初我自然是想去闹市街上的CD店听音乐，中途改变了心意，因为我对自己招揽的那些年轻人实际上会来几个产生了兴趣。

理发店外有一片宽敞的停车场，最里面是能够眺望海景的观景台。我站在观景台旁，撑起从老妇人那里借来的雨伞，遥望着理发店的门口。考虑到营业时间，恐怕我一站就得站十个小时，不过对我来说不成问题。

转过身便能俯瞰弯弯曲曲的海岸线。虽然是小雨，但接连几天下下来，也使得海水的颜色变浑浊了。浪头很高，沙滩上是一片湿漉漉的暗褐色。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终于来了第一个客人。

可能是因为下雨请朋友开车送的吧，汽车停靠在人行道边，那客人从副驾驶座下了车，然后撑起伞走向理发店。从身高和步态来看，应该是女性。

理发店门口位置比较高，等她走上楼梯，我就看到了这位客人的长相。我对她的脸有印象，她是我第一天招揽的女子。当时她正和一名男子在一起散步，听了我的话，就很感兴趣地说："我正好想剪头发呢。"她站在门口向店内张望了一下，然后打开门走了进去。她是第一个。

从结果来看，我的成绩还算是不错的。

我招揽的几个年轻人陆陆续续地来到店里了，其中有几个碰巧前后脚。数了数，有两男三女。没的说不是？有两个中年妇女也来了，大概是附近的住户。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年轻女子的身影。

其间，我还一度从远处张望过店内，看见老妇人和来帮忙的理发师正在出色地工作。看她们认真的背影，仿佛注意力正化作蒸汽往上冒呢。

等到最后一个客人离去已经是晚上了。乌云密布的天空一片漆黑，海浪开始哗哗地拍打着海岸。看看手表，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这雨还真是一刻不停啊。"我回到店里的时候，刚收拾完的老妇人这么说着，出来迎接我，"虽说是所谓第一波秋雨，但未免也下得太没完没了了。"

前来帮忙的理发师正好也要回去了。"就算没有我，新田太太一个人也能全部理完呢。"她笑着说，"不过很久没看到新田太太了，真是

很开心。”她鞠了个躬，说了句“那么，再见了”便回去了，但我知道，她应该没机会再见到老妇人了。

店里只剩下我跟老妇人。

“看来忙得够呛呢。”

“是啊。”老妇人神清气爽地对我说，“托你的福，让我重温了往昔的忙碌生活。不过，年纪大了还真辛苦呢，毕竟老了……”她说着便揉起了腰。

“是吧？”我对她的话并没有实质上的认识，只是迎合而已。我接着便开口说出自己的疑问，“到底是为什么呢？到底是为了什么要我招揽客人来这里？”

“也没什么大事。”老妇人用毛巾擦干净镜前的台子后，慢慢地坐到了沙发上，“那么你猜猜看？”

“猜？”

“猜猜看我为什么要请你去招揽客人。”

“我怎么知道。”我立刻耸耸肩，“不过，硬要说的话，大概是这样吧。”

“怎样？”

“想在死之前重温以往的忙碌体验，是这样吗？”我从事人类调查工作也有颇长的岁月了，某种程度上能猜测到人类在这种情况下会做的事，而事实上，采取类似行动的事例数量多得惊人。

老妇人听了我的回答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嘁。”她发出前天那个孩子那样的童音，“错了。想不到你也没什么了不起嘛。”

“让你失望了，真不好意思。”

之后我们又像昨晚，也就是说，我们又像第一天晚上那样度过。

我用收录机播放CD。老妇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而我则只顾站在一旁欣赏音乐。可能因为今天的工作量比平日要大，老妇人很快就打起鼾来。虽然并不是很吵，但我还是把老妇人抱到了床上。一瞬间，我有了一种这是我们两个常年养成的生活习惯的感觉。床上沉睡的老妇人脸上洋溢着满足，如同多年前见过的暴风雪后的壮丽雪景那般安详、美好。我回到一楼，继续听CD，直到天明。

8

第二天一早八点，还没到开店时间，理发店的门便被推开了。我正感到纳闷，竹子就进来了。她穿着一件显得有点陈旧的藏青色短外套，下面配一条窄腿的牛仔裤，显得很活泼。

“咦？难道你昨晚就睡在这里？”看见我直挺挺地杵在店中央，她的眼睛有些惊讶地瞪圆了。

“是啊。”我回答。准确地说，我并没有躺下入眠，所以和“睡在这里”也许还是有区别的。

“都一大早了窗帘还拉着，新田太太还没起床吗？”

“昨天很忙，她大概还在睡觉吧。你今天也是来理发的？”

“不是不是，”竹子摇手，“我有点担心，想来问问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招揽了好几个客人哦。”

“很厉害嘛。”她笑了，“那么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突然想找客人上门？”

“不知道。”我只能这么回答，“客人来了，她看起来好像也很满足，但是原因不明。”

“是吗？什——么嘛。”

“哎哟，早啊。”老妇人出现了。她看起来精神抖擞，丝毫不见刚睡醒的样子或者残余的疲惫，似乎立刻就能投入工作，我不由对她的硬朗感到佩服。“有事？”她问竹子。

“那个……”竹子有一瞬间像是不知该如何挑起话头，但最后想必还是决定与其迂回进攻不如正面出击。“我想知道为什么新田太太会突然想找客人上门。”她说，“本来昨天想过来看看的，碰巧学校有事走不开。”

老妇人看了我一眼，好像在说我“你真是个大嘴巴啊”。这可不能怪我，你又没让我保密。她说：“大家都对不寻常的事情有着莫名的关心哪。”

“可是真的很不可思议嘛。”

“也不是什么大事，只跟我个人有关。”老妇人似乎想要岔开话题，伸出手指，指着竹子身上的外套说，“啊，这件衣服……”

“哎？”竹子发出胆怯的声音，随后立刻点头道，“是的是的。这件就是新田太太的外套，改过以后就是这种感觉了。”

“到底还是得年轻人穿才有样子啊。”老妇人眯起眼，转过脸对我说，“这衣服大概是我几十年前穿过的。潮流这东西就是会反复呢。如今这个式样好像又重新流行起来了，你能相信吗？”

“已经是那么久的衣服了？”我说着，盯着那件外套看。材质已经变薄了，有些地方甚至破了个小洞，但即使这样，仍然可以看出这是一款设计精良的外套。

“不错吧？这就是所谓复古风吧。又是短款，正合如今的潮流呢。加上衬里穿，就很暖和哦。虽然说有点怪怪的，现在还想问：这件衣服真的可以给我吗？”

“因为是我很喜欢的衣服，所以我反而想说，你肯收下它我很高兴。”老妇人点着头，伸手抚摩着竹子身上的外套。

我原本只是旁观，此刻却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无意间触动了我的记忆。不知是因为我对这件外套有印象，还是在什么地方见过竹子穿这件衣服，或者说，其实是我对眼前这个老妇人有印象。总之，一段记忆似乎就要苏醒，我不由得感到一阵烦躁。

正在这时，老妇人又缓缓地开口了：“其实……”这让我暂时停止了思考。也没有人特地要套她的话，她就很自然地说开了。“其实，我有个儿子。”

我稍稍向前挺身，确认道：“是活着的那个儿子吗？不是被落雷劈死的那个吧？”

“是啊是啊，还活着的小儿子。”老妇人点点头，“然后，就前阵子，他打了个电话过来。”

“原来也不是音信全无啊。”

“就在大约一个星期之前。大概二十年有了吧，他突然打了电话过来，然后告诉我，他有个孩子。”

听她的语气，就像是在轻松愉快地讲述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一桩喜事。

“孩子啊。”竹子轻叹。

“小儿子他还是不能原谅我，他是吓到了呀。他以为已经跟我断绝关系了，但是他的孩子却似乎很想见我。”

“太好了！”竹子朗声说。

“但是，小儿子自然是不想我和他的孩子见面的不是？所以他提出了条件。他同意他的孩子来我的理发店，但是只能作为一般的客人来，不可以说自己是谁，也不能有多余的话。”

“这是对那个孩子提出的条件吗？”

“是吧。他对那个孩子说，如果能保证遵守约定，他就把我这家理发店的地址如实相告。”

“考虑得还真细致。”我说。不知道该说这小儿子太固执，还是说他深得家族真传，好开条件。

“然后呢？”竹子催促道。

“前几天，小儿子打电话给我，告诉了我一个日期，说他的孩子会在那天来我的店里。这算是他的体贴呢，还是想让我烦恼？算是什么呢？”歪着头的老妇人看上去还是一如十多岁的少女。

“难道说……”竹子有点混乱，顿了顿，说，“难道就是昨天？”

“是的。”老妇人欣喜地回答。

“等等。”我立刻伸出手掌，“这与我招揽来的客人有什么关系？”

“你也看到了，最近我店里的生意不怎么样吧？”

“你是想展示生意一派繁忙的景象？”

“当然不是。”她把嘴巴张大了一些，愉快地抬高了声音，“是因为我不想知道。”

“不想知道？不想知道什么？”

“突然就要见到自己的孙子了嘛，当然会很害怕。很紧张，也很不好意思。但是，如果空荡荡的店里突然来了个客人，我不是立刻就知道这孩子是谁了吗？所以，找很多年纪差不多的孩子来店里，我就分辨不出了。”

“那算什么？”竹子迷惑地问，“是故意的吗？”

“小儿子没有告诉我他的孩子是男是女。所以我想，只要找几个年纪相仿的男孩和女孩一起来，我那孙子或者孙女一定就混在里面，搞不清楚了吧。”

我和竹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时陷入了沉默。

“我不是很懂，”过了一会儿，我侧着头问老妇人，“你觉得这样好吗？”

“是啊是啊，新田太太，这样好吗？好不容易能和孙子见面呢。”

“我见到了啊。”老妇人一脸痛快的表情，“一定就混在昨天来的客人当中，尽管我不知道是哪个。但是，我觉得这样刚刚好。要是还不

满足，老天一定会惩罚我的。这样不是很好吗？”她缓缓地露出笑容，我觉得那笑容里掺杂着相等的喜悦和落寞。

“莫非，你已经隐约感觉到哪个孩子就是你的孙子或者孙女了？”

“只能说你挑选得很好吧，”老妇人抬眼望着我，“每一个孩子看上去都是好孩子。”然后她像是觉得很好笑似的低声说，“一开始我也以为那孩子或许会有什么不自然的举动，结果头一回来的每个客人看上去都不自然，而且……”

“而且？”我问她。

“我很努力地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了最适合自己的发型。”

9

竹子提出告辞，说自己接下来要去学校，就走出了店门，店里于是再次只剩我和老妇人。

“你今天打算做什么？”

“去CD店吧。”我说。

“你还真是喜欢音乐呢。”她发出感慨的声音，然后像是突然灵光一闪似的问我，“那么，你要不要跟我赌一把？”

“赌一把？赌什么？”

“现在是不是已经放晴，雨有没有停。”老妇人伸出右手指向窗口。窗帘依旧拉着，看不到外面的景色，但我不用拉开窗帘就能知道答案：“不可能停。”

“那么，就赌一把吧。我觉得已经放晴了。”

“为什么这么觉得？”

“因为我觉得今天放晴也不错。”

“完全没有根据嘛。”

“那么，就赌一把吧。”

我完全不感兴趣。对我来说，根本不用看，就知道肯定还在下，这是我的经验。我把这些告诉了她，她却只是甩下一句“没情趣的男

人”，然后就快步走到了窗边，笑着说“我又没有说如果我赢了就让我继续活下去”，接着哗啦一下拉开了窗帘。

然后——

“看！”

回过头来的老妇人的身后，是一片我从未见过的广阔碧空。

老妇人带着因过于震惊而失语的我走到了海边。沙滩因为连日来的降雨而依旧湿漉漉的，却也没有泥泞到让人无法行走的地步。我眺望着海面，不由感叹道：“好蓝啊！”我仰望着头顶上空，那里是一片清澄的宽阔蓝色，没有半片云，天空绵延不绝——“好辽阔！”

老妇人站在我身旁，拼命抑制着笑意：“‘一穿就透的蓝天’也是很不错的一种形容呢。”说着，将双手抱在胸前，“不知道最早是谁先说的。”

“就这么静静地凝望着，感觉自己会溶化进去呢。”我陶醉在那片广阔的蓝色之中。头顶是一片广阔无垠、或深或浅的蓝色天空，眼前是一片波澜起伏的大海，海天相连，使我感觉到一种似乎要被吞噬的摄人气势，从而丧失了距离感。

“漂亮吧？”

我静静地站着，闭上双眼，想要拥抱这整片天空。

“你也明白这些吗？”老妇人不像是在挖苦我。

听到狗吠，我睁开了眼睛。在距离我们大约五十米的沙滩上，一个少年正在来回地奔跑，一条狗蹦跳着紧随在他身边。正是前两天来过理发店的那个少年。老妇人似乎也注意到了他们，小声道：“真有精神呢。”

我们站在原地，继续并肩眺望了一会儿天空。我觉得，那是怎么看都不会生厌的景色。

老妇人遥望着正在玩耍的少年和狗，说道：“这样的晴天，有这样的一只狗，还有一个孩子开心地玩耍着，光是这样——”她顿了顿，“光是这样，就已经是十分的幸运了。”她张开双臂，像是要高呼万岁。

“说起来，”这时我想起了之前的谈话，“你的小儿子不是音信全无吗？之前你可是这么说的。”

“啊……”老妇人尴尬地红了脸，却毫无歉疚地说，“那只是个小小谎言。”她说着，做了个怪相，然后对我露齿一笑，“好像很久以前有部电影里是这么说的，微妙的谎言与失误无限接近……是哪部电影呢……”

“哦？”我反射性地叫出声。

我记得这句台词！我把记忆倒回去一点，再次上下反复地打量着眼前的老妇人，终于想起来我和她过去也曾经见过面。“难道说 ……刚才那件外套 ……”我问道，“那件旧外套，是你过去，在特卖会上买的吗？”

“是吧，我不记得了，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老妇人说。

几十年前，我负责调查过一个在精品店工作的男子，我回忆起当时的事情。“你一直留着？”

“因为我很喜欢啊。”老妇人回答道，眼睛一直望着海面。我也无意再继续聊下去。狗的叫声好像乘上了海浪声，倏地传得老远。

过了一会儿，我看了一眼身边的老妇人，只见她眼睛眯成一条缝，皱纹挂在眼角，嘴角温婉地笑着。

“你在笑什么？”

她缓缓地将目光转向我，显得有点迷惑的样子：“好耀眼啊，太阳。”经她这么一说，我才发现，阳光正从右手边照耀着我们。

“原来如此。”我觉得又学到了知识，“人类在感觉到耀眼和微笑的时候，表情很接近呢。”

老妇人一怔，随即回答说：“是这样呢。真要说起来，没准儿意义也差不多。”

“意义？”

“耀眼的意义跟喜悦的意义，没准儿很接近。”

“你说什么呀？”我不是很理解老妇人说的话。

“真的，好耀眼呀……”我听到老妇人兴奋的话语声。



天才搶匪
盜
地球
A cheerful gang turns the earth.
陽気なギャングが地球を回す
INT 954XR228Y
伊坂幸太郎
KOTARO ISAKA

《天才抢匪盗转地球》（又名: 陽気なギャングが地球を回す / 悪党たちが目にしみる）

作者: 伊坂幸太郎

我不看好两人组的银行抢匪，因为两个人只要苗头不对，肯定要起冲突。还有，兆头也不好，就像“虎豹小霸王”（注：“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一九六九年美国电影，由保罗纽曼和劳勃瑞福主演）里的布屈（Butch Cassidy）和山丹小子（Sundance Kid），最后还是逃不了惨遭持枪警察重重包围的命运；至于汤姆与杰利，感情再麻吉还是会吵架。

比较起来三人组就好多了。就像毛利氏的“三氏之誓”（注：日本战国时期智将毛利元就训子之道）说“团结一心万事可成”，俗话也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三人组的感觉虽然还不错，但仍称不上顶级的好，就像三角形具备了安定感，倒三角可就完全失去了平衡。

另外，好像也很少看见一辆车里坐三个人的。一辆车子搭乘三个人和搭乘四个人，在逃亡时也没差，不过四个人应该比较好。当然，五个人就嫌太挤了。

因为这种种原因，银行抢匪共有四个人。

天才 第一章

歹徒仔细勘查地形后，着手抢劫银行

“狗吠的，未必都是小偷”

成濑 I

【勘查】：事先对目标地周围的状况详细观察。有时也是想比别人提早去玩乐旅行，或想先去吃东西时的说辞。“去勘查那天，好像是个大晴天吧！”

“成濑哥，我打赌穿警察制服的那家伙，保证是警察。”久远在旁边噘着嘴嘟哝着。

成濑耸耸肩膀：“打扮成圣诞老公公的，多半不是圣诞老公公。”

久远用大拇指指向来时的方向，再重复一次：“不可能，怎么看他都像个警察。”

他无奈地停下脚步，回头望着步道，仰起脸庞，感觉阳光无比温暖。夏天的脚步依然遥远。街道上也依然一片祥和安宁。三十公尺外的邮筒旁，穿着深蓝色制服的男人，叫住了从他面前走过的路人。制服男的体型十分壮硕，宛如强悍的格斗选手。

“成濑哥，你确定那个制服男是冒牌的？”

“那家伙绝对是冒牌货。”

“才不可能！”二十岁的久远，像只好奇心旺盛的猎犬般雀跃地说着。

“你瞧，他现在正在和人说话吧？那张脸根本摆明了在说谎。他只不过是随便逮住一个人就地盘问，假装他正在执行勤务。”

“可是……他干嘛这样做呢？”

“我以前看过一则新闻，说铁路狂假扮成列车长，混在列车车厢里，还煞有介事地替乘客验票……他应该就属于那一族群吧！所谓的狂啊迷啊，就是热衷于某种特定事物，而且充满激进和好学心的人。不管什么人，在累积了一定的知识后，就会渴望把这一切付诸实现。”

久远伸长脖子观察了好一会儿。

“你的意思是……他是警察狂？不过他看起来真的和普通警察没两样啊！”但他随即改口，轻轻点头说：“不过，既然成濑哥你这么说，八成错不了。”

“不管我怎么说，鲸鱼是哺乳动物的事实，永远不会改变。”

“那我们来证明看看吧！”

“证明？鲸鱼吗？”

“不，证明他是不是警察。”

“算了吧，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干——”成濑毫不动容，只说着：“没必要去招惹他。”

“可是，如果他真的是冒牌警察，那岂不是滥用权限，非法盘问他人吗？”

“是可以这么说……”

“这样不太好吧！”

“我们最重要的是去勘查银行的地形。”

“可是，我没办法纵容冒牌警察。”

“你就原谅他吧！”

“冒牌警察会扰乱社会秩序！”久远理直气壮地说着，开始兀自往回走。

这实在不像银行抢匪该说的台词。强忍着叹息声，成濑也只好迁就他。看看手表，离银行打烊的时间大约还有两个小时。

戴眼镜的上班族露出谄媚的笑容谦卑地鞠躬后，从制服男身边缓缓离开。

制服男站在马路正中央，自信满满的表情里参杂着可疑的眼神，正环视着四周——他的外表看起来的确是个警察，警帽也工整地牢牢戴在头上。

但愈靠近他，成濑对自己的判断愈充满信心——那家伙绝对不是警察。

成濑天生就知道什么是谎言。

正如有些人能很自然地察觉地底流动的水脉一样，成濑就是有能力分辨出人的谎言。从他人的动作、表情和说话的模样，他马上一目了然。

诸如冒汗、表情僵硬、没必要地挤出多余的笑容、无意识地用手搓弄鼻子、皱眉、鼻孔膨胀……甚至还有人会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宣称“我绝对没说谎”。其实，人们使用各种方法，向别人表达自己正在说谎。对成濑而言，相信“自己的谎言绝不会被戳破”的人，简直不可思议。

“成濑哥，你今年几岁？”

“三十七。”

“你一向对谎言很敏感吗？三十七年来如一日？”

“大概吧！一开始……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人这种动物，企图掩饰或弥补什么的时候，马上会隐藏真正的自己。”

还记得小时候，妈妈仿佛快哭出来地说：“没有你，我怎么活得下去？”当时成濑就知道，那根本不是真的。她说完这话不到一年，就抛家弃子远走高飞……想必现在依然健康快活。

高中时在唱片行里遇到的女孩，边指着成濑手里的CD，边走近他说：“我也喜欢这张。”当时，成濑也知道那是假的。

七年前，得知儿子忠志罹患自闭症时，情况也一样。当丈母娘说：“我一点都不在乎！”的时候，很遗憾——事情总在离事实非常遥远的地方开始发生。

“这倒让我想起来，响野哥的确说过——”久远开口道。

“说过什么？”

“全世界，只有成濑哥的太太不会说谎。”

“应该说‘我已经离婚的太太’才对吧！”他纠正对方的说法。

她真是一个不会撒谎的女人——至少在成濑的眼里这是真实——无论是拍婚纱照时比出胜利的V字，或是得知忠志罹患自闭症，哭泣着说：“真糟糕！”的时候，还是数年前微笑着说：“如果人生重来一次，我还是希望忠志当我的儿子……”然后半戏谑地轻抚着忠志的头：“因为他实在太可爱了。”总之，无论她做什么，都和虚假绝缘。

“相反地，响野这家伙，只要一开口就是漫天谎言。”

“成濑哥，你和响野哥高中时代是同学吧！”久远感兴趣地问着。“他从以前就是一个说谎不打草稿的人吗？”

“他简直是浑然天成，信口胡说的次数远超过说真话的次数。”

“最糟糕的是，你根本不知道他在信口胡说，对吧！”

他们口中的冒牌警察，就在他们的眼前，正背对着他们。久远伸手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警察迅速转过身来，怒视着久远，脸上的表情清楚地传达着——别在我背后鬼鬼祟祟。

他比成濑他们几乎高出一个头，肩膀宽大，胸脯也显得相当厚实。

“呃——不好意思！”久远开口对他说。

对方的脸色相当不耐烦，似乎在警告他们——我在执行非常重要的任务，干嘛无故干扰我?

久远双眼露出极不安的神情，投向成濑，仿佛希望跟他再度确认：“这家伙真的是冒牌货吗？”的确，从警帽到制服，还有挂在腰带上的手铐和无线电话，以及停在一旁的警用脚踏车，加上他威风凛凛的站姿，怎么看都像一个正牌警察。

“你真的是警察吗？”成濑提出质疑。

靠得这么近，才察觉他是一位相当年轻的男性，体格一级棒，只可惜额头上还残留着几颗青春痘痕。他有年轻人特有的表情，也就是掩藏不住将感情封箱的晦暗。

“你不会自己看吗？你到底想干嘛？”对方以不耐烦的口气回答。

成濑面向久远轻轻点头示意：错不了，是个谎言，这个男人在撒谎。

“冒充警察恐怕是要吃官司的吧！”久远大刺刺地指着对方。

制服男的脸颊顿时泛起一阵红潮，声调变得十分激动：“你胡说些什么？看看这个。”他把左胸往前挺出，展现他制服上的徽章：“这可是警徽喔！”

他的左胸前的确别着一个小小的警察徽章，上面还有英文字母和识别号码。

“真可惜，我看那不过是冒牌警察别的冒牌徽章罢了！”成濑指责人的态度依然不慌不忙。

男人涨红的脸，因为愤怒膨胀了起来：“哪！我还有鉴别证！”他不知道从哪里取出一个像车票夹套对折的东西，垂直地展开来。

“是真的！”久远不禁吓了一跳。

“那只是看起来像真的罢了。”

“胆敢侮辱警察！”男人发出近乎歇斯底里的斥责，用力挥挥手，要他们赶快滚远一点。

“是啊，久远，我们还是快走吧！”他压根儿不想淌这趟浑水，还是赶快去勘查现场，对他们比较有意义。

“可是，如果他真的是冒牌的呢？”

“不是如果，这家伙根本就是冒牌货。”

“少啰嗦！”男人的声音显得更粗暴，并且跨出一大步，俨然要逮捕成濑的模样。就在这时，久远介入他们之间，制服男壮硕的上半身前往一扑，久远踉跄地倒退了几步。男人怒气冲冲地大骂道：“真是太乱来了！”

成濑恨不得立刻离开现场，更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引来不必要的争执。当然，他也不喜欢看到这个继续强词夺理，掩饰谎言的年轻人。

这时，久远突然开口：“喔——原来你叫范夫啊！”

他手上拿着皮质的警察手册——正确说来，是像警察手册的东西。

男人的脸色陡然一变，一只手在警察制服底下胡乱摸索着。

成濑非常佩服久远，他刚才根本没来得及看清楚久远是怎么偷到那本警察手册的。

呵呵——久远打量着手中的警察手册：“我打个电话问问看好了！”说着就拿出行动电话：“看看是不是真有这个名字，还有这个识别证号码，一通电话一切都搞定。”

“不！不！”制服男露出不安的神情。

“没错吧！果然是冒牌警察。”

男人的嘴唇颤抖着，或许是久远说话的方式对他造成挑衅，他的表情突然变得非常凶恶。

这时成濑心里想着，冒牌警察或许还可以归类成两种：

一种是被当面指责为冒牌货时，立刻恼羞成怒拔枪相向，另一种则是反其道而行的人。

而现在他们眼前的这个男人，无疑是属于前者。

才刚意识到他的呼吸变得十分急促的同时，不料他的左手已经揪住久远的前襟。

随即他又用右手掏出腰际佩戴的手枪，指向久远。

男人激动地叫骂：“不要瞧不起人！”

成濑这时感觉糟透了，怎么会惹上这个麻烦的家伙呢？他无奈地摇摇头，最讨厌这种不观察四周状况，也没办法思考事情发生的前后顺序，突然失控的莽撞年轻人。

久远被这男人抓狂似地举止和近在眼前的手枪，吓得两腿发软：“等一下……等一下……”

“真正的警察是不会这么随便掏枪的。”成濑慢慢地接近对方。

“别瞧不起人！”他的眼睛充满血丝。

“我们没有瞧不起你啊！我活了二十年，从来没做过任何瞧不起你的举动啊！我投降！我投降！”久远睁大眼睛，用力挥动双手。

“别冲动。”成濑淡淡地说。

男人的表情依然十分激动，狠狠地瞥了这边一眼。

“别冲动，我们真的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不过……你真的不是警察，对吧？”

男人没有回答，不过他显然听到了。

“你只是想过过警察的瘾，对吧？我们可没兴趣管你想装扮成警察或邮差，你有你的工作要做，我们有我们的事情要办，随便干涉别人的工作，我觉得是相当没品位的行为。不过你在人行道上欺骗一般老百姓，实在不太好吧！”

“欺骗……？”

“你刚才叫住路人，说：‘我是警察。’并对他们做职务上的盘查不是吗？这样就是欺骗。你应该说：‘我是很像警察的人。’比较妥当吧！”成濑扬了扬单边的眉毛，脸上浮现出同情。

“我没有要骗人的意思！”男人咬牙切齿，连牙龈都露了出来。

“你看！你这样把枪举得高高的，路过的人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说不定他们会去报警哦！万一你真的开了枪，恐怕我也不得不通报警察，你说对不对？这样一来，你我不是都很麻烦吗？对我来说可能会浪费很多时间，对你来说以后就很难再玩警察扮装游戏了。何况——万一你不小心开枪打中了我的朋友，那接下来的清理工作可是相当麻烦的……”

“嘎！你真的会开枪吗？”久远发出惊慌的声音。

“如果你现在马上收枪，然后骑着你的脚踏车离开这里，再也不这样骗人的话，这些不愉快的状况当然就不存在了，对不对？和平可以持续下去，这样对你、对我都比较开心吧！”

这时，男人紧绷的表情终于缓和下来，刚才附在他背上的“恼怒之神”似乎也悄悄爬下。

“怎么做比较有利，你应该非常清楚吧？”

男人一时静默，嘴巴蠕动着不知道叨念什么——最后他好像决定放弃了；握着手枪的右手无力地垂下来：“我只是很想尝试看看……”他用近乎哭泣的声音说着。

成濑板着脸，他不喜欢年轻人发出这种哭泣的声音。

“我只是很想尝试看看……”男人的肩膀松垮下来。

久远一脸困惑，成濑也同样地歪头盯着男人。

久远仿佛起了怜悯之心，他牵动嘴角摇了摇头说：“也没错啦！从制服到腰带一应俱全，当然会想尝试一次看看！这个……我可以理解。”

成濑也配合着这种情绪，把手轻轻放在男人的背上，仿佛在鼓励他似地说：“你看起来真的很像个警察！”

男人听了这话，脸上立刻绽放出光彩。

成濑顿时感到一阵错愕，心想，这家伙也未免太善变了。

“嗯……比真的还像真的！”久远加强语气补充：“什么都不必做，你光站在那里就够了！”

“这制服……很容易买得到吗？”成濑随口问道。

“嗯！我们有同好的聚会，在那里很容易就可以拿到手。”说到这里，男人显得格外亢奋。

“哦，是吗？”

“如果你想要，我可以帮你们弄一套！”

“嗯，等我们想要的时候再拜托你啰！”他垂下眉毛敷衍地回答，不可能有这个需要的。“这枪……也是真的吗？”

“呃……这个吗？”男人边往前伸出右手，边自豪地摸摸鼻子：“这可是仿真枪做的唷！你看，它跟一般模型枪不一样，枪口可是开了洞的！”

成濑早就注意到这一点：“这……可以发射子弹吗？”

“开玩笑！”男人不屑地笑了笑，把枪指向车道的方向——他的体型虽然像个格斗家，但脸上依然透露出年少的稚气。

就在成濑他们感到不安的那一瞬间，男人突然扣下扳机——随着“砰”的声响，枪口飞散出一些纸屑。

“搞什么嘛，只不过是纸弹罢了！”一直到刚才都还被枪口对准的久远，非常肯定自己有权利责备他。

“混蛋！你不要把它和宴会里的玩具枪相提并论。”男人愤怒地吐了一口口水。

“是——是——！”久远嘴巴抿成一条线，显得非常不高兴。

成濑也同样感觉不悦，根本不想再理他。

“如果你们想要，制服和枪全都有。”男人得意得连鼻孔都要朝天了：“你们想要几套？三套以内，完全没问题！”

成濑不由得深思，对于制服狂这类人种，难道真的没办法让他们对社会产生一点什么贡献吗？而后他说道：“不行！我们一伙共有四个人，所以至少需要四套……”

“如果只要三套，我还可以准备……”

男人把枪放回腰际，然后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礼，跨上停在一旁的脚踏车离去了。

成濑和久远不约而同地吐了一口气。

“这世界上奇怪的人还真多！”

“所以根本不应该去招惹他们。”

“他到底是怎么搞的？”久远无法理解地说。

“只不过是狂热的警察狂嘛！在收集制服的过程当中，逐渐产生一股幻想，所以就真的到街上来，尝尝警察盘查路人的滋味。”

“一下活灵活现地像个警察似地，一会儿又激动得几乎无法自制，没料到下一刻马上变得温驯无比……真是个搞怪小鬼头！”

“你的年纪和他差不多吧？”

久远挺起肩膀：“不过，打扮成那样，真的没人会怀疑他，我想大家都当他是真的警察吧！”

“所以喽！外表是很重要的。不久以前我才听说，某地方的犯罪团体成员，开玩笑地装扮成警察的模样去会他的伙伴——就像刚才那家伙一样穿着警察制服。”

“然后呢？”

“就在他现身的那一瞬间——脑袋就开花了！”

“怎么可能……同伙的话怎么会没察觉？”

“人是很容易被外表欺骗的，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外表是非常重要的！”

“光凭一套制服真的就会被骗吗？”

“如果我打扮成警察的样子走在路上，你一定会对我敬礼，甚至还过来问路呢！要不要来打个赌呀？”

“不可能的事！”

“如果你穿上警察制服，一定没有人会发现是你。”

“才怪！”

“对一支只会飞出纸屑的假枪，都有人举手投降了，你说这世上还有什么事不会发生？”

“什么嘛，你是在嘲笑我吗？”

成濑耸耸肩，径自朝准备勘查的银行走去。

响野 I

【除法】：此为计算两个数字间倍数关系的数学运算法。而除法所得出来的解，以及除不尽的数字，分别称为商数和除数。

响野在咖啡厅柜台的那一端，看着不断点头的慎一。

“你把我当傻瓜吗？”就读国中的慎一大声吼着。他的身高比同年纪孩子的平均值稍微高一点，但体重却轻了一些，属于瘦高的体型。那一张端正的脸庞，让他的母亲雪子经常骄傲地说：“慎一很有女孩子缘！”还不时地会提到：“一天到晚，老是有女孩子打电话找他！”然而，再怎么看都只是身为母亲的过度虚荣心作祟。

“除法这么简单的东西我当然知道。”慎一说。

“哦——”响野故意装出很佩服的样子：“既然这样，那你知道6除以3是什么意思吗？”

他边把咖啡杯擦干，顺手排好。

“答案是2！”慎一非常不以为然地回答道。

“我问的是它所包含的意义——6除以3代表什么？正确的意义是‘六万元由三个抢匪平分的话，一个人可以得到两万元！’总之，所谓的除法就是犯罪集团瓜分利益的一种计算方式。”

“如果这样的话，除法除不尽时，该怎么办呢？”

“嗯，很敏锐！”响野点头赞许。和头脑灵活的孩子对话，是件非常愉快的事：“的确会发生这种状况。例如三个人平分十万元的话，一个人就变成三·三三三……永远除不尽。知道吗？世界上所有犯罪集团发生同伙分裂的原因，都是为了这个——犯罪集团最讨厌余数了。”

“你根本是乱掰的吧？”慎一扬扬眉。

“你这个人真冷漠啊！”

“那是因为响野叔老是胡说八道啊！”

“说得好！”祥子从柜台内即时插了嘴。她正端起绿色盆栽，用抹布擦拭着下方，盆栽里开着白色小花的白玉星草也随之晃动着。“这个人说话，向来胡说八道，千万别轻易相信他！”

“那你干嘛嫁给这种胡说八道的人？”慎一指着祥子说。

“我就是被他的胡说八道给骗了！不过，我真希望有一天这个人会告诉我：‘我们结婚的事全是假的。’”

“开玩笑！”响野的脸皱了一下。

“总之，这个人的话是信不得的！”

她也只能苦笑——即使是对人诱之以利的恶魔，也应该再多给他一点信赖吧！

“真相信他才怪！”慎一笑着说：“我之前还告诉班上同学，响野叔叔把身体内的DNA全部串连起来，可以从地球一路拉到太阳，结果全班同学都笑翻了！”

不！这可是千真万确——响野想提出这样的辩解，但还是作罢。

“好吧！换个问题看你会不会！”响野岔开话题：“有a=b这个等式吧？”

“数学我可是很拿手的唷！”

“如果在等号两边乘上a的话……”

“那就变成a?=ab啰！”

“很好！接着在等号两边加上a?-2ab的话……”

慎一沉默了片刻，用手指轻轻地在柜台上演算着，然后回答：“结果是2a?-2ab=a?-ab。”

“好！现在用括号简化它！”

“慎一你还在读国中吧？国中的数学已经学到这个了吗？”祥子很认真地看着慎一。

“慎一不只会因式分解，其他像是数列也都行的。”

“因为大家都喜欢教我啊！”慎一不好意思地搔搔头。

响野就不用说了，成濑和久远没事也很喜欢教导慎一——人真是好为人师，在仅有的一次人生中，只有充当别人的导师，才能稍微弥补对人生所缺乏的自信，得到一点安慰。

没有人要求他们这么做，但他们总是主动而热心地教慎一许多事情。除了高中才会学到的数学公式、汽车厂商暗中使用的不良零件、上映中的限制级电影内容、认识麻将、英年早逝的爵士乐手名字、驾驶技巧等等，只要一有机会，他们绝不错过展现自我知识的机会。

“你干嘛？好像你是人家老爸似地……”祥子的语气里充满探究的意味。

雪子未婚生下慎一，在慎一还来不及认识他的父亲之前，那个男人已经离他们而去，所以实质上慎一是形同没有父亲的孩子。

“反正，你们教他的都是一些没啥用的东西。”

以女性来说，祥子的个子算高，和响野站在一起时，视线几乎落在同一水平线上。她的下巴瘦削，一头乌黑的长发闪耀着光泽，身材曼妙动人。以三十过半的女性来说，甚至可以用“太夸张了！”来形容她的姣好。

咖啡厅的客人当中，也曾有人痴迷地对她说：“祥子简直是零缺点，真让人羡慕！”这种时候祥子总是回答：“唯一的缺点，就是老公老是像只小鸡一样吵个不停。”其中也有客人深表赞同地回答“嗯！”惹得响野一肚子气。

“人活着……有几件事一定得先知道，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响野说。

“例如什么？”

“例如，这个嘛……例如一定要仔细看清楚棒球转播后的节目录影设定，是不是确实包括延长时间在内之类的。”他边说边思考着。

“讲什么蠢话？”

“还有，这世界上喜欢在前辈面前教人家这个那个的人，真的很多。这点也要先知道。”

慎一认真地用指头计算着：“用括号简约的话，是2(a?-ab)=a?-ab。”

“太好了！那么，最后在等号的两边除以a?-ab看看。”

呃——在脑子里作了除法的计算之后，慎一回答：“2=1”，但随后又说：“咦？好像不太对……”

“这是什么答案啊？”祥子也把脸凑近响野：“怎么会是2=1？真的没算错吗？”

“先别管计算对或不对，总而言之，问题不在于计算对或不对，这很不可思议吧？”响野把手上的杯子放下来，叠好抹布，两人面面相觑了好一会儿。

“为什么？”慎一再计算一次确认了之后问道。

“这是古典数学的一个陷阱，从以前到现在每个人都被骗了！最重要的地方是从一开始就设定a=b，最后用a?-ab来除，对不对？问题是a=b，那么a?-ab应该是……”

“是零！”

“没错！就是零。你们学校没教除法计算不可以用零除吗？”

“老师只说除以零是毫无意义的——”

“很好！我刚才说过，犯罪集团是用除法的计算方式来分赃的，所以用零来除的话……表示什么意思呢？”

慎一显得相当苦恼，他的聪明显然早已有迹可循，但终究还只是个孩子。

“意思是——偷来的钱没有任何人得手，对吧？”祥子说。

“没错！你不只是长得漂亮，脑袋也很灵光！”响野非常满意地点点头。

“别拿我当傻瓜……”祥子的眼神中有着些许质疑的意味。

“没错！”响野再一次肯定地说：“你不只长得漂亮，脑袋也真的很灵光！”

话题仍然继续着：“总而言之，好不容易偷到的钱，结果没有一个人得到。如果这种事真发生了，这个世界岂不疯了才怪，这也表示：这种2=1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世界，终于要来了，世界快要完蛋了！”

“是指犯罪集团出了差错被逮捕的意思吗？”

“我倒觉得，即使你出了差错，成濑也不一定会失败吧？”

“少啰唆！”

话题到这里告一段落，响野排放着餐具发出很规律的声响；祥子则脱下围裙，走到音响面前选播喜欢的CD。

在如特·席姆斯（注：Zoot Sims美国萨克斯风乐手，一九八五年入选为《Down Beat杂志》的爵士名人堂）晚年萨克斯风的悠扬乐声中，响野察觉到慎一的眼神不太集中。他的视线在店里四处游走，响野知道他是在寻找下一个话题，却过了半晌也没开口。

最后慎一终于说话了：“响野叔……”

“什么事？”

“响野叔，我可能会被欺负……”

“嗄？”响野和祥子面面相觑。

对他突兀的话题，他们一下子没办法做出任何回应。

过了一会儿，总算有人接了话题：“‘可能会被欺负’，这种说法很奇怪耶，通常我们会用过去式或现在进行式的说法来表达：‘被欺负了’，或者‘最近常被欺负’，但是，你现在所说的是……未来要发生的事吗？”

“未来的事……嗯，应该是吧！我想，我可能会被欺负。”

“这件事，你妈妈知道吗？”祥子想确认一下。

“不知道！”慎一否认了：“因为是未来的事情，谁也不确定。”他有点像在开玩笑。

“如果是未来将发生的事，你可以回避啊！”

“你是说回避未来吗？”

“你知道吗？很久以前流传着地球将会被陨石撞击的说法，一群宗教狂热份子好像还同时在原地跳跃，试图让地球的位置和陨石的轨道错开，避开地球被冲撞的噩运。换句话说，只要努力，未来是可以改变的！”响野滔滔不绝。

“我真希望在死之前，能听到你说一句像样点的人话。”祥子感叹着。

“不过，我的情况刚好相反，事情似乎非变成这样不可……”慎一摇摇头。

“非得被欺负不可吗？”听起来像带有禅机的问答。

“是的。”慎一压低下巴。

沉默就这样持续着，最后响野没办法只好先开口了：“有什么我们可以为你做的吗？”感觉上他似乎代表充满无力感的大人。

祥子在一旁以点头表示同样的关怀。

慎一依然不发一语，响野只好提高嗓门大声说：“我什么事都会的唷！”

“是呀，你无所不能。”祥子故意调侃他。

“你不要看我这个样子，我可是参加过全国高中拳击赛的。”他用力挤出右臂的肌肉，还结实地拍了拍。祥子则用一贯敷衍的口吻说：“是——是——”响野很想反驳，但自知白费力气，也就作罢了。

慎一仍然沉默不语，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随后他像为了转换气氛，低声说着：“用零来除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很奇怪呢！”

雪子 I

【时间】：①时间序列中两个点间的长度，也就是时间的长度。②与空间同由人类的基本认知所形成。这是人类认为被平等赋予的事物之一，只要能够正确把握，人类就会感到安心。时间的快慢，和人生的充实度成正比；相反地，一旦感到无趣，时间就会变得异常缓慢，上课中偶尔会有时间停止的错觉。

雪子开着丰田可乐那奔驰在本町街道上——

这是改款之前的旧款，所以每当方向盘转向左边时，总会发出嘎嘎的摩擦声。

她轻轻推了一下脸上的太阳眼镜，在号志灯刚要变绿时，用力将方向盘打向左边。

从港洋银行的正门开始，一共花了三百六十三秒。她确认了所计算的时间后，踩下油门加速前进。

她正进行着以银行为起点的脱逃路线勘查作业。

这一整个星期，她不断重复地行驶在这条路上。

而她的脑子里，似乎充斥着标示了无数注解的地图以及时间表。

十字路口的所在、道路的平均拥挤状况、号志变换的时间间隔、行人的数量……一切都烙印在她的脑子里。于是走哪一条路、以多快的速度奔驰，就可以一路绿灯顺畅无阻地行驶——这些她都勘查得清清楚楚。

前方愈来愈近的号志灯开始由红转绿，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中。

雪子拥有十分精巧的体内计时器。

——但却直到她十几岁的时候，才真正意识到，原来自己所拥有的是一种特殊能力。

高中时代，班上有一位很不受欢迎的“every day（注：矮肥短的谐音）”同学，他是个爵士乐迷，就连休息时间也戴着随身听听爵士乐，班上同学都嘲笑他是个大怪胎。可是，雪子并不讨厌他。不能否认，他那稍嫌油腻的皮肤，的确让人觉得不太舒服，不过除了这一点，他并没有其他特别值得被排斥的理由。每次向他借爵士CD时，周遭的人就会警告雪子：“怪胎是会传染的哦——”遇到这种时候，雪子也只好苦笑着回答：“尽管放心好啦！怪胎和疟疾一样，是靠蚊子传播病媒，不是靠CD。”

稀有动物一向受到保护，但怪胎却被摒除在人群之外——的确让人费解。

“李·摩根（Lee Morgan）的这首曲子，真赞！”她曾对那个怪胎同学说：“我觉得最棒的，就是曲子开始后一百四十七秒的地方，李·摩根高亢的喇叭声，突然窜起的部分……”

“你边听音乐还……边看时钟吗？”那男生的下唇往前一噘。

“听着听着……不就知道啦？克里夫·乔登（Cliff Jordan）的独奏在七十一秒之后，温顿·凯利（Wynton Kelly）的独奏则是在两百三十三秒……”

那男生以非常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她。这时，她才察觉情况不对劲。

雪子体内有个永不停止的时钟在转动着，不管做任何事情，当下都会自动计算着时间——

今天做晚饭的时间比前一天多花了三百二十五秒、这个十字路口到下个十字路口需要几十秒、电视广告在几秒之后会开始；这类事情，清楚地存在她的潜意识里。

对她来说，就像呼吸或眨眼般稀松平常，所以她也以为这是每个人潜意识中都存在的机能。

“太扯了——”听完雪子的话，那名热爱爵士乐的男生指着她大叫：“怪胎！”

这时雪子才自觉到——与其说是一项技艺，不如说是更接近慢性皮肤炎或膀胱炎之类——是很糟糕的附加价值。

她踩下煞车。

号志灯也同时变为红色，她咋了一下舌头——八百二十四秒。没有赶上号志转变的时间点。

得再重来一次。

她在脑海里重新组合时间表，并重新计算已被身体所记忆的时间和号志转换的时间点。反省之后她发觉，或许提前一条路就该左转、油门踩得也许不够足。然后她让再架构起来的时间表在脑子里运转。

这时，她莫名地想起以前和自己交往过的男人——慎一的爸爸。

为什么他会突然浮现在自己的脑海里？她也搞不清楚。

该不会是……她瞥见那个男人走在人行道上吧？想想也不无可能。那个男人喜欢横滨的街道，而人走在自己喜欢的街道上，是天经地义的事。

对于那个男人，她有一种深刻的体认——简直差劲透了！

他怎么能那样沉迷于赌博？又怎么能那样胆小卑微？分明胆小如鼠，却又在赌博上投注庞大金额，瞧他双手紧环膝盖等候发表结果的模样，简直就是一个被虐狂。

欠了钱，换来张皇失措的惨白，让你不得不认为，他是为了享受这种苦，才去借那些钱。

那个男人叫做“地道”——这又让人觉得浑身不对劲，他的生活和所谓的“地道”或“脚踏实地”真的搭不上一点边。（注：日文汉字的“地道”是稳

健、勤恳之意。）

胆小谨慎的他，对于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永远都在看他们的脸色——他就是这样的男人。

和地道认识的时候，雪子才十六岁，他足足大她十岁——当时他是二十六岁。

在她就读的高中里，部分同学有种错误的想法，认为和年纪大的男人交往能帮助自己成长。不……应该说大多数同学都这么认为，这些朋友深信和年长的男人交往，人生可以快速地跳级。

雪子觉得这个理论真是太荒谬了，她从不认为时间能让人变得更优秀；相反地，她甚至认为灵魂的品质可能因此而更堕落。

和地道交往期间，雪子对他并没有“尊敬”或者“钦佩”的情愫，有的只是“多活我十年也不过尔尔”的安心感。

她曾问过地道：“你事事依赖别人，不觉得可耻吗？”

忘了是在什么状况下让她问了这种问题，但应该是在某种非常情境下吧！

“你倒是一点都不需要依赖别人……”地道并没有回答她的质疑，只是呆然地这么说。

雪子的确从不依赖别人。

她不知道如何依赖别人，对周遭的人也不抱任何期待，这或许是受到父母亲的影响吧！

雪子的父母亲非常冷漠，虽然不曾有过情绪性的虐童行为，但她从父母亲那里所得到的爱，从不曾多过任何一位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她既不被父母所期待，也毋庸接受他们的批判，当雪子告知他们自己怀孕的事时，他们也没有太大的情绪起伏，只是轻轻皱了皱眉头，然后像房东对房客下逐客令般地，将她扫地出门。

慎一出生一共花了五万八千三百秒……这个数据很自然地烙印在她的记忆里。

她把可乐那的速度减慢，慢慢转向左边。

——五百六十一秒。

地道的影像又回到她的脑海里。这男人完全消失，是在慎一两岁的时候，雪子对他的离去并没有感到太意外，反倒觉得奇怪的是，一个丝毫没有结婚念头的男人，居然和她一起生活了三年。地道满疼爱慎一，也不曾对雪子施加暴力，而他就像是为了留下遗传基因的食客，寄居在那间小小的公寓里。

结果，有一天他突然消失了。

可笑的是，地道消失之后，却换来一群更糟的男人。

就像一个候补足球选手，拍拍下场选手背部，接替进入球场。

他们一进门就大喊着：“还钱来——”更粗暴地不断嘶吼着一成不变的台词——“地道到底死到哪里去了？”不过，这些男人似乎更喜欢用力踹门。雪子当时只担心，慎一会不会误把它当做正确的敲门方式。

对这件事，雪子并不特别烦恼。因为她并不打算对抗这群恶劣的家伙，当然也不想借着可怜的说辞，好让自己脱身。

在雪子能够选择的项目里，从来不曾有过“求助他人”这一项。

她整理好行李，让慎一背上背包，立刻离开那间公寓。

说来，她第一次偷的车刚好也是可乐那。她打破深夜停在巴士站旁的白色可乐那车窗，接上电线，就轻易把车子开走——她非常清楚地记得，花了三百一十一秒。

旁边座位上的行动电话突然响了——是成濑分配给她的易付卡行动电话。

她知道是响野打来的。可乐那正要往左转，她减慢速度，把车停在路边。

她按下行动电话的接听钮。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雪子发现前面的斑马线上有张熟悉的脸孔，她不禁“啊”地惊叫出声。

“下星期会合的时间……”听筒那头传来响野的声音。

久远 I

【商议】：①交换意见；②酝酿；③估量、料想；④占据公司员工大部分劳动时间的作业，时间的长短和参加的人数成正比，声音大的人掌握主导权。很少有具意义的事物，多半的情况是：结束时又回到开始前的状态。

咖啡厅门上的铃铛响起，久远朝入口方向看去，雪子的身影映入眼帘：“雪子姐来啰！”

正前方的响野转过身子，坐在一旁的成濑也轻轻地点点头。

久远他们坐在靠窗的四人座桌子旁，暖气很强的店里流泻着爵士钢琴乐曲。

强劲有力的演奏方法，让人非常舒服。十分钟前问到演奏者名字时，响野的回答是：“米歇尔·培多西亚尼（Michel Petrucciani）。”

“还活着吗？”受到久违青睐的演奏者，几乎都作古了。

“不久前确实还活着……”果然没错，响野的回答正如所料：“这种节奏分明的演奏，真的很棒吧！这个钢琴演奏者真是帅毙了！一点都不像死人的演奏。”

久远叹了一口气：“我想……他演奏这曲子时还活着吧！”

反射性地看看手表，已经九点十分了，于是他指着慢慢走近的雪子说：“迟到啰，你体内不是有很精准的时钟吗？”

他似乎在期待雪子有所辩解，不过却落空了。她没有回应他的话，只是表情认真地环视店内问道：“慎一呢？”

“慎一？”响野歪歪头：“这么说来今天好像还没看到他，不在学校里吗？”

“这么晚了，可是也不在家里……”

“雪子姐，你什么时候开始担心孩子的事了？”久远不禁笑了起来，平常很少看到她这个模样，仿佛自己的孩子被歹徒绑架勒赎。

这时门口的铃铛声又响起了——

“时间算得真准啊！”

这时出现的正是慎一。他以非常响亮的愉快声音打招呼：“打扰各位了！”在柜台内的祥子非常温柔的回应：“你来啦！”慎一看了一下店内，好像在确定自己的妈妈在不在，然后说：“妈妈，原来你在这里啊！”接着又轻快的说：“你们是来这里商量什么吗？”

“慎一！”雪子小快步跑向慎一，抓住他的肩膀，猛力地摇晃儿子的身体说：“你不在家，害我担心死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响野把脸凑近问久远。

“突发性忧郁症吗……？”

雪子平常倒也不是对孩子漠不关心，不过硬要归类的话，她比较属于放任主义型。她甚至主张男孩子偶尔应该瞒着父母，出去冒险几天才会长大，她也常说：“虽然以生物的观点来看，人类的小孩属于早产，但也不能像有袋类动物一样，老把孩子放在怀里，那样太奇怪了！人类恐怕是所有动物中对孩子最过度保护的。”

所以雪子此刻的反应，让大家甚为不解。

“我和朋友去看电影了。我打过电话，可是你没接啊！”慎一嘟着嘴巴辩解。

雪子的表情依然显得不悦，她回到桌边坐在响野的身旁。

“你该不会以为他被绑架了吧？”响野故意岔开话题，雪子低着头回答说：“也不是啦……”

“妈妈今天好奇怪。”

“没事。”雪子的脸依然朝着下方，无力地回答着。

久远侧着头，直盯着雪子后脑勺的发旋——

“怎么了？”雪子狐疑地回过头问他。

“没什么，只是觉得雪子姐今天有点怪……我猜你是不是被外星人动过什么手脚啊？”他开玩笑地说着：“不久前电视才演过，外星人想要操控人类的时候，好像都是从发旋的地方埋进小小的装置……”

“哦，你找到了吗？”雪子故意把后脑勺靠近他。

“嗯……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想他们可能藏得很好！”

“雪子，你要咖啡吗？”祥子在柜台内边整理餐具边问道。

“请给我美式的。”雪子回答。

“美式外星人吗？”响野开心地说着。

祥子瞪了响野一眼，似乎在警告他不要胡说八道。

成濑拿出银行配置图摊开在桌子上，这是他从安装自动提款机的业者手里取得的。

“有保全人员一名，窗口有高、矮柜台共六个，行员一共三十二人，其中女性有十五人，男性有十七人。”

他明确简洁地说明银行内的情形。

然后依序说明各个行员的位置、外表看起来的年龄、课长和分行经理所在的位置，以及六个窗口柜台的位置。

“ACBC呢？是在柜台人员的旁边吗？”响野问道。

他指的是装小额款项的简易保险箱。

“嗯，是的！和以往都一样。”久远答道。

然后成濑用笔在图上圈出一个位置："这里是开放式出纳机，旁边是现金柜。"

开放式出纳机为提存现金用的机器，窗口业务中现金的提存都靠这个机器。

而它旁边的现金柜，就是这次的目标。

看起来像上了锁的架子，大笔的金钱支出或者补充自动提款机里面所需要的纸钞，全都放在里面，每天得准备好几千万。

"自动提款机呢？"响野问道。

"有三台。"成濑马上回答："至于防盗摄影机，在正门入口处以及各窗口柜台正面各有一架，一共有九架。"他边说边用笔圈出来。

"九架……"响野很期待似地重复着他的话："披头四的第九张唱片是白金唱片吧？"他总是说些完全不相干的话。接着又问："警报信号灯在哪里？"

成濑的笔落在正门旁边，然后把那里圈了起来。

无论哪家银行，在正门上方都有警报灯的装置。警报灯平常是熄灭的，一旦银行行员按下按钮向警方通报时，它就会悄悄亮起来——而它的位置，就在行员正好可以看见的位置。如果警报灯亮起，就表示其中有人已经按下警铃通知警方了。

"成濑，你那天区公所的工作怎么办？"响野把脸抬起来。

"这个周末加班，所以到那时候正好可以补休……"

"这样不会让人起疑吗？上一次和上上次刚好也都是你没去上班的日子……"

"我想没人有那种闲工夫，去联想银行被抢和我的休假有什么关联吧！"

"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我想平常应该也有不少人在注意你的行动。"

“是吗？”

“三十七岁就占了地方公务员的股长位置，表示升迁非常顺利，当然会有人看你不顺眼。”

“嗯，这个……”

“每当一有状况，总会有人对你说一些恭维羡慕的话吧？像是‘果然有一套’或‘真羡慕你’之类的……你这种时候一定表现得很谦虚，可是愈是这样，周遭的人就愈觉得怒气难平。”

“一切尽在响野哥的眼底。”久远故意插嘴。

“哦，是吗？”成濑煞有其事地点点头：“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告诉大家我离婚了，他们的表情就会比较有光彩吗？”

“或许吧！至少他们会觉得人生还不至于太不公平，心里会舒坦些。”

成濑的表情好像在说——你无所不知嘛——“久远，你打工也是星期三休息吗？”接着他把脸转向久远。

久远点点头。

“响野，那天你的咖啡厅正好公休，雪子目前也没有跟派遣公司绑约，所以都没问题吧？”

雪子立刻抬起头，就像突然被老师点到名的学生一样：“嗯……是的，没问题。”看着她的动作，久远觉得“怎么一点都不像平常的她？”

然后他把视线转回银行配置图上。

“坐这位置的男人是课长。以我的观察，他是属于除非有什么大骚动，否则不太会离开位子的那一型，可是一旦有突发状况，他立刻就会变得生龙活虎。”

久远回想他去勘查时的记忆，边点着头：“这个人啊，是只‘牧羊犬’。”

“坐这边的年轻男人以及这位置的微胖中年男人，他们两个是‘绒毛犬’。”成濑连续用手指指着两个地方。

久远他们在对银行行员做分类时，大多用狗的种类来区分。

“牧羊犬”是德国从十九世纪之后专门用来当做警犬和军用犬的犬种；“绒毛犬”则是以喜欢吠叫闻名的小型犬。对工作非常忠诚且个性稳定的行员，他们称之为“牧羊犬”，只要稍微有点动静就几乎陷入疯狂状态的行员则称为“绒毛犬”。不论“牧羊犬”或“绒毛犬”，两者都是在抢匪进入时最有可能按下警铃的人。另外，个性稳定而且体格相当好，看起来很有臂力的称为“大丹狗”，而举止仪态看起来相当不错的就叫“黄金猎犬”。

久远非常喜欢狗，所以对这样的区分法相当满意。

“程序和以前一样。”成濑平静地说。

潜入银行之后，三个人迅速靠近柜台，接着同时举枪，强迫行员离开座位，不允许他们有任何按警铃的机会，最后则搭乘雪子的车子逃走——非常简单的做法。

“现金柜的钥匙呢？”久远看着成濑。

“课长座位后面的架子上有一个存放钥匙的保险箱，必须用卡片才能打开。”

银行行员都有他们各自的通行卡，只要将卡过一下机器，出纳机就会吐出钞票，或者打开保管库的门。

“要用谁的卡片呢？”

“用课长的吧！”成濑简短地说道，就像把钉子打入墙壁般的指示，语气干净利落。

“大概会有多少？”响野问道。

“大概有四十叠，我想不会少于这个数字。”

“那就是……四千万啰？”

雪子抬起头，表情非常严肃，似乎在脑子里计算如何分配这些钱。

“那么一个人大概有……一千万啰！”久远看着天花板，眼前浮现纽西兰的牧场风光。捞了这一笔，一定要好好去旅行几天，他想起绿色的牧草、广大的土地，以及点点的白色羊群，一想到聪明灵巧又非常漂亮的牧羊犬，脸庞顿时显得神采奕奕。

“可以完全平分，真是太好了！”响野大声地说。

“可以破坏防盗摄影机吧？”久远问道。

“当然，毁了它！”

“手枪呢？要开枪吗？”响野说道。

“得开几枪吧。”

“目的是驱逐主人？”响野问道。

“答对了！”成濑回答。

要驱策他人在短时间内完全顺从，的确需要这种粗暴的手法——成濑常把这话挂在嘴边。

每个人都有他的主人，这正是驱使人完成行动的一个源头。有时候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有时候可能只是自己的一种“美学”，有时候也可能是“一般常识”或“损益计算”……总而言之，它是人在行动时所根据的所有原则。

“想顺利抢劫银行，就必须先让在场的所有客人服从我们的指示。也就是说，在那一瞬间，我们必须变成他们的主人——要入主成为别人的主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恐怕必须花很多的时间。要在几分钟内完成这种艰巨的任务，非常遗憾地，只好开一两枪以示权威！”

久远也清楚个中道理。

“雪子还是一样，留在车子里见机行事。”

“嗯……这次很难找到适合停车的位置，所以我会在这附近绕圈子。”

“会合的时间呢？”

“开始行动的五分钟后。”雪子的脸依然朝下，眼光并没有和成濑交会。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久远举起手，稍早之前这件事就一直萦绕在他脑海里：“通常强盗进去银行之后，都会停止银行的自动门吧？”

这是一贯的做法。强盗进入银行之后立刻把自动门切换成“手动”，这样就不会有新的客人从外面进来。

“有什么疑问吗？”成濑问他。

“如果只是把自动切换成手动，用力去扳还是还是开得了吧？但如果写张：‘目前内部作业中，请勿进入’的纸条贴在外面，说不定不但可作为牵制，也不会有人想强行开门进入。”

“有道理！”响野抿抿嘴唇，点了好几次头。

久远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看看雪子：“怎么搞的？雪子姐今天特别安静。”

“是吗？这是烦恼特多的年纪。”雪子摸摸自己的短发。

“该不会是更年期障碍吧？”久远反射性地问道。

“开什么玩笑！”雪子立刻怒气冲冲，让久远吓了一跳，仿佛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随即紧闭起双唇。他暗自反省着或许“更年期障碍”这句话，暗示着一种自己不知道的侮蔑意味。

“雪子，脱逃路线没有问题吗？”成濑进一步确认。

“没有问题。”雪子仔细地看了一下地图，然后用食指轻轻地敲自己的头：“全部记在脑袋里了，从银行出发十分钟后，我们会改乘下一部车，十一分钟后到达污水处理厂的停车场，再过三十分钟，就在自己家里客厅看电视了。”

“真是自信满满！”久远边说边窥视着雪子。

“这次的方针和以前都一样，抢了就跑，就这么简单！”成濑的声音显得格外冷静。

“‘我希望比任何人都快——比寒冷、比每一个人、比地球、比安卓美姐（注：Andromeda·农索匹亚公主，传说中的仙女座化身）……’”响野以戏剧化的声音唱诵。

“谁的诗啊？”久远问道。

“已故中音萨克斯风乐手啊！是爵士乐演奏家的名言。对我们来说，非得比任何人都快不可。当银行行员还搞不清楚——‘现在从我们眼前奔驰而过的是抢匪吗？或者只是喧哗的繁荣景象？’时，我们就必须快速而明确地完成工作啰！”

“你啊，老说一些言不及义的话。”祥子凑了过来。

她把桌上的空杯子放在托盘上。

“对了，我看电视上的报导，现在好像很流行抢运钞车呢。”祥子继续说道。

“的确！”响野咬牙切齿般地忿忿说着。

“运钞车Jack啦！”久远迅速回应。

“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一副很嚣张的样子。其实，之所以称抢劫为‘hijack’，是因为以前强盗袭击马车时，为了卸下对方的心防，会假装友善地向前打招呼说‘Hi!Jack!’，然后才开始袭击，没什么实质意义。”响野说明。

“又是同一批抢匪吗？”祥子无视于响野的解说，询问成濑。

“最近引起骚动的好像是同一批人，因为犯案手法相同。”

“你们不抢劫运钞车吗？”

“那太麻烦了。最近的运钞车可是愈变愈厉害，前方的强化保险杆可以把东西推着跑，玻璃和车身可都是防弹的。”

“听说有些运钞车做了设定，如果不是保全人员驾驶，根本跑不快。”响野也点点头。

“这样的话，那些Jack是怎么成功的呢？”

成濑马上回答：“趁装载现金时偷袭。不管车子变得多么厉害，只有一个时间点是完全不管用，也就是人把货物搬运上车的时候。抢匪就是趁这个时间点偷袭，把钱全部抢走。”

“显然是内神通外鬼吧，如果不知道现钞搬运的行程表，绝对没办法做到。”响野说道。

“可是，有那么多银行都被抢了，真有那么巧，都是内线搞鬼吗？”久远的口气充满疑问。

“内线未必是银行方面的人，也许是保全公司那边的人也说不定。”成濑慵懒地低语着。

“成濑哥好像对这种事没啥兴趣？”

“倒也不是这样，我只希望我们的计划和他们的计划不要撞在一起。”

“我倒觉得，与其像你们这样强行进入银行抢钱，还不如袭击运钞车，危险性会更少一点。怎么样？不觉得抢劫运钞车比较好吗？”祥子缓缓说着。

“你懂什么？”响野提高嗓门说道：“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浪漫啊！在暗巷里偷袭运钞车，威胁胆小的司机夺取那些钱？开玩笑！我们怎么能允许这种作风？偷袭运钞车的做法，简直是非常卑鄙，是一种阴险残酷而且很不痛快的赚钱方式。这和中学生所做的一些卑劣的恐吓行为有什么不同？他们顶多是让那些保全人员受到严重的身心创伤，根本没有实践浪漫理想的痛快感。这和驾驶怪手把自动提款机连根拔起的家伙一样，根本就是不入流的做法。”

祥子用食指指向响野：“说的比唱的好听！什么浪漫理想、故作潇洒状，结果还不是一样危害他人？你觉得给别人带来这么多麻烦真的好吗？”

这对夫妻的对谈总是火药味十足，从某种角度来看，却媲美情歌对唱，久远觉得非常有趣。

“你知道银行利息有多低吧？百分之零点几耶！这和零哪有差别。更过分的是现在还说什么payoff制度（注：银行倒闭时最多支付顾客一千万日元及相应利息）？无法保障存款安全，这叫什么银行啊？所谓的银行至少要‘支付利息’或‘确保存款安全’吧，否则有什么存在价值？”

“我看不是这样……”久远插嘴说道。

“现在银行两者都做不到，利息是零，也不保证安全保管，甚至不一定全额偿还，应该是觉悟的时候了。非得对他们做一点惩罚不可，就是这样！其中最重要的是就算我们把钱抢走，真正付钱的是保险公司，对吧？没有人会受到伤害，只要我们小心一点，不要让当天的银行行员和客人感到恐惧，充其量就只是一场秀而已，就像一场精彩的马戏团表演。”

祥子一脸宣告放弃的表情，吐出一口气说：“你们其实都是好人，不过，某些方面的常识和我是不一样的……”然后她又补充了一句：“我指的是坏的方面！”

成濑苦笑。

久远接着说：“祥子姐说得一点也没错，她的想法显然和我们不一样，我想应该是她的想法比较正确吧！可是……”他吐吐舌头。

“可是什么？”

“正确的事却未必能让人永远幸福。”

“哦，是吗？原来如此。”祥子露出高雅的笑容。

他们继续进行商议，不一会儿祥子又插嘴了：

“你们从来没想过一个人独占所有的赃款吗？”

“你干嘛突然说这么奇怪的话？”响野露出厌烦的表情。

“四个人平分，只能拿到全额的四分之一不是吗？反正是抢来的钱，你们不想拿到全部吗？”祥子不经意地瞄了雪子一眼。

这个唐突的质问，让久远一伙人顿时陷入迷惘。

“你为什么这么问？”成濑的声音依然沉稳如昔。

“只是有点好奇罢了！”祥子摸摸鼻子，微笑着。

“开什么玩笑！”成濑冒出这句话。

始终把脸压低的雪子，这时饶有兴味地看了看久远。

迎面做客的依然是响野，他语气十分不悦：“独占所有的钱？那根本就是背叛啊！我们绝不容许背叛行为！”他似乎想让大家看清楚，他企图阻断世界所有邪恶的决心。

久远明白响野的发言，很可能是针对某个可能是叛徒的成员而说的，甚至就像戏剧排演时说出“叛徒只有死路一条！”之类的台词。

“在所有官兵捉强盗的戏码里，总有叛徒出现。”久远说道。

响野也摇摇头说：“最近的电影几乎千篇一律，都是犯罪集团窝里反的故事，‘开头出场的手枪，最后一定会发射’——这就是游戏规则。所以，电影一开始，观众注意的就是谁是叛徒。”

雪子试着把肩膀放松下来。

“可是我们没有背叛的必要啊！”久远说道。

“怎么说？”祥子探出身子问道。

“如果真的想要四份赃款，抢劫四次不就得了？如果背叛的话，那就什么都玩完了。与其这样还不如大家合作无间，重复去抢个几十回。”久远回道。

“会不会背叛，这基本上是品格的问题！”这的确很像响野会说的话。

时间刚过十点，成濑开始收拾配置图。

“响野哥，这次你要说什么呢？”久远试着问道。

抢劫的过程中，响野有进行演说的习惯。

“这个……当天再考虑吧！也许是关于‘记忆’或‘时间’的话题。”

“你可别一时兴起讲个不停，否则人家会记得你的声音喔！”成濑钉了他一下。

这时雪子起身说道：“该回家了。”

响野急忙叫住她：“等等！雪子，等一下。”

而这时的雪子，就像一个做错事被赫然叫住的孩子，模样非常可笑。雪子个子娇小，剪得一头利落的短发，外形显现出是个行动力很强的女人。但是这时却显得有些畏畏缩缩，仿佛深怕踩到地雷似地异常小心。

响野从旁边外凸的窗户上，拿起一个纸袋交给雪子：“我差点忘了，是成濑交代我去田中那里买回来的假车牌，里面共有三块。”

“我以为田中只会复制钥匙、窃听之类的，没想到他连这个都行啊？”久远显得非常佩服。

“不只这些，他多的是一些稀奇古怪深具巧思的商品。”成濑说道。

“没错！说到田中，我倒想起来了。是这样的，成濑……”响野搔搔头。

“什么事？”

“他那里能退货吗？”

“退货？”

“我去拿车牌的时候，被田中唬拢买下了这个无闪光相机。”

“这东西烂透了！”祥子很大声地说。

“没错！的确烂透了！”好像在巴结上司一般，响野使劲地重复她的话。

“只有烂人才会买这种烂货！”

“无闪光相机的意思是不会发出亮光吗？”久远想象着。

“聪明！”响野说：“就是说，在黑暗的地方拍照，闪光灯也不会亮。”

“这不是很方便吗？”

“一点也不方便！”响野的眉毛垂了下来。

“既然这样，你干嘛买呢？”

“很奇怪吧。”祥子的口气中显露着不解。

“田中向我解说时，我真的以为很方便。那家伙的口才好得不得了！依我看，他甚至可以卖大遮阳伞给南极观测队，或者连断食中的僧侣，他都有办法向他们推销汉堡。”

“明明自己就是个胡说八道的大骗子，还这么轻易相信别人信口开河，不管去哪里，老爱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回来。”

“我不是已经在反省了吗？我真的努力在改变。只是结果总是不理想，你们至少该给我一点同情吧？”响野的口吻可一点也没有反省的意味。

“是——是，没错。如果竞争‘徒劳无功’代表，你一定是第一顺位候选人。”祥子以讽刺的口吻附和。

“是呀！如果有这个奖项，肯定非我莫属。”响野把胸膛挺得高高的。

“田中不会同意退货的。你好好收起来吧！”成濑说道。

“久远，你要不要买无闪光相机？”

“我为什么要买？”

“我以为你会上当。”

“受骗的人，说话太缺乏说服力了吧。”

“难道没有其他可用之处了吗？”响野歪着头思考着，祥子马上回答：“当然没有！它比不能倒带的录影机更没用。”

“你这样说就太过分了！”响野的脸有点扭曲。

“嗯——抢劫银行前的勘查行动，或许派得上用场。”久远突然想到，便脱口而出。

响野满脸开心地说：“也许哦，这太好了！夜间偷拍银行内部状况时，正好用得上！”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成濑显得有点不耐烦。

“很好！这不就解决了？久远，你要不要买？”

“要买这部相机，倒不如拿这些钱去买胜算更大的马票，即使那匹马是可爱的迷你马，而骑士是曾被击垮的牛仔，我还是宁愿买马票。”

雪子仔细看着拿到的车牌。

东京都内许多十字路口都装设着读取车牌的机器；登记在案的遭窃车车牌号码，经由读取机的系统很容易就会被发现，所以抢匪如果想驾驶贼车在路上奔驰，就必须更换假的车牌。

雪子把宽身束腰短衫的袖子推到上臂，对慎一说了声：“走吧！”就快步走出咖啡厅，慎一也急忙追上去。

很快地，两人的身影已消失不见。

“雪子干嘛像逃命似的。”响野笑着说。

“雪子姐今天好像比平常安静。”久远说。

响野回答：“她不是一直都这样吗？久远，你知道雪子小时候在七夕许下什么愿望吗？”

“不知道。”

“听说她在许愿纸条上写着：‘我想要吓一跳’，换句话说，她虽然知道‘吓一跳’是什么，可是在实际生活中，从来不曾有真正被惊吓过的感觉。”

“想让雪子有惊愕的感觉，要不是非常严重的状况，根本办不到。”成濑皱着脸。

听着这些话，久远开始想象，什么样的严重事态才足以让雪子感到惊愕?

抢劫失利的时候吗？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过了一会儿，响野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其实，慎一对被欺负的事，好像很烦恼。”

一旁的成濑，表情也显得格外阴沉。

久远也感觉到自己的脸庞有点扭曲：“被欺负……？”这实在不是一句悦耳的言词，倒像是咬到满嘴烂苹果的感觉。

“他好像预言，不久的未来将会被欺负。”

“预言会被欺负？”成濑露出不解的神情。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慎一的说法，好像事态无法避免，势必演变成这样。”

“势必演变成这样？”这实在太玄了，久远不禁歪歪脖子。

“如果他自己不肯对我们说出实情，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些话让久远自圆其说地想着，雪子今天异于平日的举止，或许和这件事有关。

几分钟后，成濑起身把皮夹克披在身上：“我听说神奈川县的警察们要进行实地演练。”

“实地演练？”久远问道。

“就是专门对抗银行抢匪的演练，我应该没说错吧！”成濑强忍着笑意。

“什么时候？”响野问道。

“大概就是最近，差不多是我们干完这票的两个礼拜后。”

“演练地点该不会在港洋银行吧？”

“不会，应该是这附近的银行。”接着成濑逐一列出大型的都市银行名称。

“演练呀——”响野觉得有趣，脸上的表情也舒缓了许多：“还不都是为了几年前县警发生的一连串负面事件，到现在才想秀一下身手，让社会大众开开眼界，对外宣告：‘其实我们是非常值得信赖的，真要来硬的可有得瞧哦！’再说，俄罗斯总统马上就要来横滨访问了。”

久远抬头看着天花板，开始想象着俄罗斯的种种：“是因为总统要来，县警才这么认真吗？”

“听说过俄罗斯的恐怖行动吧！就是之前囚禁人质围城那次。这次访问就要示范应付这种事件的标准对策给他们看。”成濑说明。

“示范？开什么玩笑！日本警方有什么可以成为他国表彰的事迹？如果真让大家看到他们的训练，我看全世界所有抢匪可能都会抢着来横滨，因为太好混了！”

响野就像正在旁观一场火灾而幸灾乐祸的观众：“县警为了恢复大家对他们的评价，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其实我真的很同情他们，拿那么微薄的薪水，案件却多如牛毛，再加上只要犯一点小错，大家就竭尽所能地指责批判，这种职业真是辛苦啊！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他们自己也常搞不清楚吧！我想，他们心里一定想对媒体怒吼：‘说得倒容易，自己来试试看啊！’”

“说得一点也没错。”久远表示同意。

成濑笑着说：“好像是个很大型的演练，毕竟是示范演练，我还听说就像拍电影一样，真要搞成这样吗？”

“那哪叫演练？根本是表演啊！”久远试图想象演练当时的状况——巡逻车团团围住银行，所有的警察都拿着枪高喊着：“快出来！”要歹徒束手就擒——这根本就是老掉牙的电影手法嘛。不过这种既气派又单纯的画面也许很能打动一般人的心。

“但是，成濑，你从哪儿来的消息？演练的事已经对外发表了吗？”

“警方已经和我们区公所的宣传部门联络过了，他们希望演练当天的情况能完整刊载在我们的文宣上。纯粹是一个宣传演练，显然得做得有声有色，只是，我实在不认为这种演练有什么值得报导的。喔——我是从认识的人那边听到消息的。”

响野站了起来：“真是件愉快的事。我们抢劫港洋银行是在演练的两星期前，好不容易县警想要重拾威信而演练，我们却选在前两个星期抢银行，这分明是找碴，让人家面子挂不住嘛。”

“这只不过是一个预先演练罢了！”成濑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

这时祥子叹口气站了起来，她拍拍双手：“好了，关于浪漫理想的预演到此结束，大家该回去了！我也得回家喂狗了！”口气像个老师似的。

“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响野哥家里的狗狗还好吗？”久远想起那只见过好几次的可爱杂种狗。

它是只体力很差的狗，稍微散个步，马上就累得气喘吁吁，但食欲却很旺盛，而且相当忠诚。不过它最得久远喜爱的，是它有副哲学家的风貌。

祥子回答：“虽然有点年纪，不过精神还不错，它会很长寿的！”

“比起浪漫理想，还是狗比较重要。”响野大声说道。

他到底在说什么呀，久远不解地搔搔头。

成濑 II

【火星】：太阳系行星之一，是一颗外围轨道离地球很近的红色星球，自转时间二十四小时三十七分；绕行太阳一周需时六百八十七天。直径约是地球的一半，质量约十分之一，人口约两倍，文明程度大约相同。

成濑坐在副驾驶座看着车窗外，天空几乎全被云层遮蔽，虽然灰沉沉的，但还不至于给人前途晦暗的感觉。相反地，倒有几分像从高空窥视银行抢匪如何进行抢案，露出微笑的脸庞。

雪子开的是辆旧款汽车，好像是从平塚那里找来的。曾看过几次雪子偷车的手法，她只需把一支像扁平钳子的东西，插进驾驶座窗户的空隙里稍稍转动一下，再用垂在钳子下方像钓钩般的针打开车锁，无论动作或技术都堪称一流。然后把线路连接起来，车子马上可以上路，除了这一招，有时候她也会用模型打造车钥匙。雪子常常自嘲地说，年轻时混街头的日子，常遇到许多地痞流氓之流，他们总是很自傲地把绝活教给她，后来多练习几次自然驾轻就熟。

“车牌已经换过了！”雪子确认后立刻回答。

“真是不同凡响。怎么车子一经你开，就变得这么生气蓬勃哩！”

“久远，你真懂车子的情绪吗？”坐在后座的响野说。

“我当然懂！”

成濑说：“久远，你真是无所不懂啊！狗的情绪，你懂；鹿濒临灭绝时的愤怒，你也懂；而最懂忠志的大概也是久远你吧！”

“关于自闭症这种疾病，好像是直到近年，才比较被医界确实掌握。是一九四三年精神学家李欧·卡纳（Leo Kanner）在杂志首度发表的。”响野说道。

比起说一些客套又愚蠢的同情话，响野起不了作用的知识对成濑而言反而比较受用：“真是不可思议的疾病。”

“说它是‘疾病’，感觉好像非进行治愈不可，我实在不喜欢这种说法。”久远说道。

“那是属于一种中枢神经障碍。”成濑说话的口气俨然像个医生。

他想起夫妻俩第一次一起走进医院时的情景。当诊断确定为“自闭症”时，他们受到相当大的打击，不过一想到“幸好不是重大疾病”时，欣慰感油然而生；只是“这到底是一种什么障碍”的不安情绪也夹杂其中。他似笑非笑地面对着妻子，她也以同样表情侧头看着他——他们对自闭症毫无所知。无知有时候可以变成一项武器，能够带来勇气，但有时也会让人承受不必要的不安。“自闭症”——从字面上来看，很多人会误以为是“把自己关在家里的灰暗疾病”，甚至还有人以为它是忧郁症的一种。成濑自己原本也这么以为。

“你们知道‘自闭症’是什么吗？”医生一开口就这么问。

“是一种沟通障碍吗？”成濑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离正确答案并不远。

医生说：“自闭症的特质是非常厌恶人类言行中不明确的部分，此外，患者对事物的敏感度，比一般人都高。”

医生脸上戴着一副方框眼镜，面无表情的他看起来真像一只蜥蜴，虽然给人的第一印象不好，不过他说的话一点也没错。

忠志已经十岁，但对于生活中“不明确”的事物，始终不知该如何应付。平日的生活步调只要稍有变动，他会变得很不愉快；对于不清不楚的问题，他完全没办法接受；就连牙刷位置放错了，他也会生气；平常散步的路线也只能有一条，否则他会突然失控。

“忠志其实是很愉快的！”久远若有所思地说着，而他的话的确是事实。

“不久前我和成濑哥还有忠志三个人碰了头，一起看了‘星际大战’。”

“旧的那部吗？”响野想确认一下。

“是旧的那部，我们看录影带，欧比王也出现了！”

“那是艾力克吉尼斯（Alec Guinness）演的啰！”

成濑不禁对着响野笑了起来，心想这家伙真是说话老言不及义。

“后来我们谈论起来的时候，忠志对剧情好像无所谓？”

“是呀，他对故事内容的确无所谓。”这种充满想象的抽象故事，对忠志来说是非必要的。

久远发出咯咯的笑声说：“可是欧比王的光剑挥动过几次，他可数得很清楚，而且还记住了，还有他和黑武士打斗时挥剑几次，秋巴卡吠叫了几次，他可都记得一清二楚呢！”

“忠志对这种事特别敏感。”成濑说道。

“我和忠志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感觉非常舒服。”

“虽然他也会突然失控啦。”和久远在一起时，忠志不只一次失控，也曾痉挛发作倒地。

“他完全没有坏心眼。”

“他小时候更严重，他总是给周边的人造成很多困扰。”成濑苦笑着说。忠志小时候的确非常难搞，周遭的一切似乎都与他完全无关，只是顾着做自己的事，而且情绪非常不稳定，会不停地来回奔跑。尤其键盘声让他异常兴奋，有时甚至发出悲鸣或捣着耳朵蹲在地上。

久远轻声地说：“这世界上有谁不给周遭的人带来困扰的？那些只会指责忠志的人，还不是一样乱按喇叭，给大家造成困扰？”

“说得也是。”响野高兴地接着说：“那些明知下属困惑不已却视而不见，只会逃避现实的上司不也一样吗？和他们比起来，忠志显得无害多了。”

“是无害中的无害。我最近才深刻体认到，像忠志这种孩子，是绝不会陷害或出卖人的，难怪和他在一起，我总觉得特别舒坦。”久远笑着说。

成濑并未表示认同，但也没有反对。

“对自闭症我并不特别了解，不过我好像可以理解那种感觉，忠志他也一定非常努力了。”

“非常努力？”成濑重复一次所听到的话。

“我不了解忠志是中枢神经障碍或什么其他状况，不过那应该很像一个人突然被丢到国外的感觉吧？感觉上从一开始就失去和他人沟通的方法，换句话说，就像在一个完全无法理解的世界里努力生存下去，摸索着和大家沟通的方式。他像鹦鹉一样重复我们的话或是把文章背诵下来。但是他完全不知道它们的意思和重要性，只是遇到什么背什么，因此偶尔在无法承受的时候就完全失控。”

“你少乱下断言！”成濑笑着说。

“其实，忠志试着寻找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所以当他好不容易摸索到一点线索，却又莫名地发生一点小变化时，就会感到迷惑不安，他很害怕已知的规则发生变化——如此而已。忠志希望把这个世界所有东西都记录或记忆下来，然后用他懂得的一些简单语言，来配合这个世界，所以啰……”

“所以？”响野问道。

“假设我们所有人都被带到火星上，内心最不会受到冲击的应该就是忠志吧！和茫然不知所错的我们比起来，忠志一定会在他可以做的范围内，努力去做他能做的事。对忠志来说，努力搜寻沟通方式的原则无论在地球或是在火星，都是不变的。”

“火星上面有狗吗？”成濑打断久远的话，突然冒出这样的问题。

“狗？”

“忠志记得全世界所有狗的种类呢！每年登记在美国狗俱乐部或英国狗俱乐部里的狗种类别数，他全都记住了。”

出门遇到刚好有狗从他前面经过时，忠志总能大声叫出狗的种类，兴奋地喊着：“那是小型杜宾犬！”、“那是纪州犬！”

讨厌“不明确”事物的忠志，看到杂种狗时会非常生气。

“火星上应该有狗吧？”久远说得自信满满，模样非常可笑。

“是吗？应该有吗？”成濑不禁笑了起来。“就我所知，火星上是没有狗的！”响野非常认真地回答，两人的声音重叠在一起。

这时，成濑瞥了雪子的侧脸一眼——她正视前方，用力踩下油门，而且始终保持沉默。

大伙儿除了雪子，全都穿着一式的西装。这款深灰色西装，是他们在东京的西装量贩专卖店里购买的。在大拍卖的人潮中买东西，警方就很难从这个地方掌握任何线索。

“最不起眼的就是西装。”成濑说这话时，响野露出一脸的怒意。如果这世上有一种“喜欢唱反调”的疾病，那么这个从高中时代就结识的响野，应该就是符合这种疾病的重症病患。

“你是公务员，才会说这种话。我就是因为讨厌西装，才会选择当咖啡厅老板的，现在竟然叫我穿这种东西，简直是……”

成濑真想大声反驳他：“你当咖啡厅老板，干嘛把罪过推给西装？要怪就怪你自己在求职面试时，尽说些歪理，这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吧？”

车子来到十字路口迅速右转。

“还好路上不拥挤。”成濑显出安心的模样。

雪子点点头：“没问题。阿成，你们从进入银行到搞定行员，共有六十秒的时间，接着就是阿响的演说。”

“四分钟吧！”响野答道。

他到底要说些什么？成濑想象着。每次抢劫银行，响野都要做一次演说，这是他一贯的坚持。他主张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拿了东西就要付出代价，因此深信自己的演说，可以弥补因为抢劫所带来的损害。

“三百秒后，我的车子会停在银行前的自动门正前方。”

“没问题吧？”成濑再一次确认。

“当然！”

雪子说话的模样信心满满，但声音却意外的颤抖。

连续三个号志灯都是绿的，车子顺利通过。随后车子向斜前方前进，位在一百公尺前方左手边“港洋银行”招牌映入眼帘。

车子穿过人行陆桥，太阳从云层的缝隙中照耀着柏油路面。

打了方向灯。成濑调整自己的呼吸。

仿佛要绕行港洋银行般，车身左转前进。

成濑套上毛线帽、戴上太阳眼镜，又从口袋里取出荧光胶布，然后分别交给后座的响野和久远各两张。

他们把胶布贴在脸颊上，然后和成濑一样，所有的人都戴上手套。脸颊上贴胶布，是模仿国外抢匪，因为曾听说过，人的视线会跟随着闪亮的东西移动，所以脸颊贴上胶布，可以混淆目击者，让他们只记得胶布。

车子一停，成濑飞快从副驾驶座跳出来；回头开车门的那一刻，久远把紧紧抱住的波士顿包丢了一个过来，他也随即伸手接住。

“浪漫理想在哪里呀——”响野非常开心地说道。

成濑任声音从耳边掠过，迅速朝银行自动门的方向前进——

银行抢匪的身影消失在他们的舞台里。

响野 II

【gang】：①在美国，主要是指组织性的强盗集团、暴力集团。②但是，在日本则为了让抢匪的凶残和卑劣的本质显得平易近人些，才用了这个称呼。gangsters。例句：“强盗集团（gang）感觉很帅耶！”

响野绕过右边的门进入银行，成濑和久远则分别从其他入口进入。响野从容不迫若无其事地伸手按下门上方的按钮，切换成“手动”模式。

紧接着，他迅速从口袋掏出一张折叠起来黏有胶带的纸，面对银行外侧贴在自动门上——上面写着“因故障暂时无法营业，敬请见谅”，这是久远的点子，还不赖！响野很快地贴好纸条。

分别从不同入口进来的响野一伙人，大步地走过大厅。

四周的客人悄悄地瞄了响野他们一眼，脸上浮现出不愉快的表情，大概是他们那一身帽子和太阳眼镜的伪装，让人感受到些许不安吧。不过，谁也不能因此断定他就是抢匪。

要对事物下断言，需要相当的决心和判断力。但是大部分的日本人都缺乏这两项特质。

行员们的视线并没有朝向大厅，大家依然埋首工作。

他们走向柜台——

成濑向响野使了一个眼色。

响野得到暗示后立即跳进柜台，然后朝天花板开了一枪。应声从某个角落里传来了尖叫声。

“不要动！”响野用响亮的声音大喊。他先朝行员的方向站定，接下来的话不但要快速，而且几乎得一气呵成讲完，这非常重要。“如果按下警铃，那边的通报灯就会亮起来，这点我们很清楚！所以通报灯一亮，我就马上开枪。”他指向设置在正门口上方，不太起眼的警示灯。

此举的目的是吓阻对方，避免有人轻举妄动。

行员听了脸色大变。在这个时间点牵制他们触碰警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瞬间，是触发这些人敏感的神经关键时刻。

成濑和久远看着银行内人影四处乱窜的景象，就像是原野上跳跃的黑斑羚羊。

久远把背在肩上的波士顿包丢向柜台，然后纵身跳了过去。

响野确认四周状况后，转向面对大厅：“各位，请保持安静！不要乱动！”他扫视着银行内的所有客人。

有正在看着杂志的客人，相谈不甚愉快的男女，身穿老旧制服的女性，手里拿着存折的学生，打扮入时和年龄不相称的中年妇人……一共将近三十位，每个人都瞠目结舌地望着响野。

他们各有各的表情，但都像失去正常该有的节奏。

“没错——”响野大声说道：“冒然地闯入了各位的现实生活里，耽误大家一点时间，请大家原地坐下！否则我就开枪。”他故意晃晃手中的枪，让大家清楚看见。

成濑和久远早已跃过柜台。

久远会怎么做，响野不必看也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先驱使柜台窗口的女性行员离开座位，然后故意秀出手中的玩具枪，大喊着：“到大厅去！快移动！快！”在重复的指示下，女性行员逃命似地往大厅聚集。

成濑强迫其他坐在后方的职员离开：“快到大厅去！谁敢报警，我就毙了他。”

响野把枪口朝着客人，轻身往后看。

久远正在“牧羊犬”的方向靠近——也就是那个有一头自然卷发的课长。久远轻碰他一下，课长的皮夹马上落入他手里。这一切，响野都看在眼里。

久远应该会故意把扒来的皮夹秀给那个男人看，并快嘴地威胁着：“如果不乖乖听话，我就把皮夹带走，从驾照上就知道你家的地址哦。”

接着会把皮夹交到成濑手里。

“其他人全部到大厅去！”久远大声吼叫，然后离开他所站的位置，往“绒毛犬”的方向走去——也就是那个脸色发青的矮胖男人，他举起枪口指着他喝道：“让开！快到大厅去！”

响野的视线转回客人身上，再朝着天花板开了一枪。他真正目的并非造成不必要的恐惧，只是要在短时间内让大家都对他服从，开枪是必要的。

四处窜出尖叫声。

行员的表情非常深沉，久远催促着站起来的行员，把他们赶往大厅的方向。

久远以前说过：“这作法和牧羊犬一模一样，虽然少数牧羊犬是用吠叫的方式，但大部分的牧羊犬却是以视线来驱赶羊群。”

响野咄咄地逼视着大厅内的客人。

他看见一个妇人蹲在地上，缓缓地挪动位置，企图靠近ATM旁的门。

响野毫不犹豫地瞄准妇人企图靠近的出口上方，开了一枪，子弹击中广告海报，妇人立刻停止动作，而其他地方却传来尖叫声。

“我的枪法不太准，说不定下次真的会打中你哦！”

在枪声的淫威下，所有人都就地蹲下，甚至有人高举双手。

所有的枪，除了响野手上这把是真的，其他都是玩具枪。基本上他们并不想伤害任何人，这是大伙儿共同的想法，只要能顺利牵制就可以，而通常只要在假枪中混入一支真枪，就会误导大家认为所有的枪都是真的！

“抢银行的成功率很低……”

从一开始提议要抢银行时，成濑就这么主张。

“检举率百分之百！”成濑说这种话，特别让人觉得可笑。

“那不就绝对失败，做了也是徒劳无功吗？”

“从以前大家就认为银行是钱财聚集的地方，所以也相对地拟定最严密的防盗措施。尽管如此，钱还是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拿到手。”

当时成濑分析着大伙卷入的银行抢劫事件，做了这些发言。

“简单的方法？这话是什么意思？”

“拿了就跑啊！只要确保这段期间没人有机会触动警报装置，就这么简单。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银行和路边随便一家小酒铺就没两样了，只是有很多现金的小酒铺。”

响野无法苟同。确保警报装置不被触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是那么一回事。

成濑摇摇头：“脸上戴着面罩、手持猎枪的三个大男人，只要一闯进银行，马上就会有人触动警报装置，当场被判出局。可是，如果戴着太阳眼镜，大大方方地走进银行，应该就不太有人会考虑按警铃。你不认为吗？在还不能确定对方是不是要抢劫时，匆促按下警铃，背负往后可能被大家当成笑柄的噩运……没有人想干这种蠢事的。”

“那到底要怎么做？”响野进一步追问。

“用最起码的伪装，让人无法一眼断定是抢匪的装扮靠近柜台，在所有人还不能掌握下一步可能发生什么之前，让他们统统远离警报装置。”

“那我们就哗地一声进去，再哗地一声撤退，就像蝗虫过境吗？”响野这么说着，还追加一句：“而且是穿西装的蝗虫。”

响野依然站在柜台上面，瞥一眼从口袋拿出的马表。

时间已经过了六十秒。

“一分钟！”响野大声地叫着。心想，终于该自己出场了。每一个蹲在地上的客人都露出惧怕的神情，行员也全部集中到大厅里。

背后响起摄影机被砸毁的声音——八成是久远拿起自制警棍敲打监视摄影机。他应该准备了加有重物的折叠式警棍，正卖命地在手中挥舞着，敲烂所有摄影机。

“只是短暂的一分钟——”响野开始用非常明确而客气的口吻说：“和各位相遇，已经过了一分钟。事实上，对抢劫而言，一分钟能做的事非常有限。但只要完成所有该做的事，道路自然无限宽敞——”他故意咳了几声。

响野的目光扫过眼前这群观众。他们依然一脸狐疑地坐在地上。

“百忙之中耽误大家，真的非常抱歉！在下还没自我介绍，我们是银行抢匪，想跟各位借用四分钟，也就是两百四十秒。人生中的两百四十秒，当然是非常珍贵的，但还不至于严重到一去不复返。四分钟一到，我们自然会安静撤退，请大家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否则我将被迫射击你

们之中的某一个人。如此一来，这两百四十秒，恐怕就成了人生结束前倒数的两百四十秒。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理解。”

他说到这里暂时打住，然后看着银行行员——

“请不要浪费脑力思考该如何通报警方，更别想要冲向我们，保护银行的财物。千万要好好冷静思考，我们的确要拿钱走人，可是，真正损失的是谁呢？反正银行和保险公司都订有契约，让那些拥有豪华办公大楼的保险公司稍微破财，也许感觉心疼，但我想还不至于造成太大问题，你们同意吗？”响野的说话方式像是要渗透到对方肌肤里，语气极为缓慢而稳定。他希望让这些人明白怎么做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

然后他正面迎向客人，行了一个礼。

“各位——”他摊开手掌说道：“今天我们来谈谈有关记忆吧。”

客人们大吃一惊。

“你们知道吗？连蛞蝓都有记忆。听说有种蛞蝓一旦被喂食苦味的饲料，以后再也不肯接近这种食物；此外，对于永远不会忘记饲主气味的可爱狗狗，当然也有记忆；至于我们人类，如果说我们是记忆的组合体，其实是相当贴切的。”

响野滔滔不绝地说着，不但咬字清晰而且有条不紊。

“记忆分为程序记忆、语义记忆和事件记忆三种，这是非常有名的。首先是程序记忆，简单举个例子，就像‘骑脚踏车’，一旦记住大概永远不会忘记，这是靠身体知觉来储存的记忆。接着是语义记忆，这是指用文字的意义来进行记忆，如‘红灯停止’、‘爱因斯坦是左撇子’、‘我是男人’、‘男人不同于女人’等等，一般知识多属于这个领域。最后是事件记忆，这是指回忆，也就是‘生活’的记忆。每一种记忆分别保存在脑中不同部位。因此，有些记忆明确清楚，但其他记忆却无法被清楚保存下来……这种事情的确存在；例如阿兹海默症虽然会失去事件记忆，但语义记忆却非常完整，因此，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并不会造成太大困扰。当然也有症状和这正好相反的疾病。然而，如果只能选择保留一种记忆，各位会选择什么呢？”

他再度看着客人的表情，冒然抛出个完全没有脉络可寻的问题。尽管无厘头，但人在面对问题时，脑子会无意识找寻答案，总之，此举就是企图转移大家对抢匪的注意力。

响野转身看着成濑，他站在唯一留在自己办公桌前的课长前面，恐吓他说："把卡片交出来！"

"什么卡片！"对方佯装听不懂。"通行卡——"成濑简洁说道："不交出来，我们就一直留在这里，而且会射杀其中一个人——"接着，他当着课长的面再次晃动久远偷来的皮夹威胁他："一看驾照就知道你的住址，不过我真不希望给你制造更多困扰。"

课长无言地指着桌上的卡片。成濑拿起卡片，随即揪住课长的西装，往里面走去。

来到钥匙保管柜前面，现在读卡机上刷卡。

柜子打开后，里面并排着好几支形状不同的钥匙，这些大大小小颜色不同的钥匙上，都贴着写有号码的标签。

从响野所站的地方，无法正确掌握成濑和课长间的互动，不过他可以想象，成濑一定会问他："现金柜钥匙是哪一支？"然后看着课长的反应；接着从头一支一支地质问他："是这支吗？"对方即使想说谎，恐怕也逃不过成濑的眼睛。

成濑拿着其中一支钥匙，直接冲到响野背后，快速将钥匙插入现金柜吐钞口旁的钥匙孔。

钥匙顺利地转动，小小的盖子被掀起，纸钞露出可爱的脸庞。

响野看到成叠的纸钞，忘我的静静眨了眨眼。

这时久远也跑过来，确认盖子已经开启后，立刻打开波士顿包，迅速将纸钞往里面塞。

"其实，记忆是一种模糊的东西……"响野继续说着："你可能以为脑袋里有一本笔记，打开来看，里面全用文字清楚而详细地记录着应该记得的所有事情，甚至用荧光笔划出重点……可惜这不是事实。因为记忆这种东西，本来就是透过脑中连结神经元的突触传导所产生的，由突触

的电位变化形成记忆。任谁都不能保证记忆能以同样的形态保存好几年。也就是说，记忆都是在唤起的当下由自己重新再创造的，充其量只是‘以为是记忆’的东西，是被创造出来的。这和‘历史’是透过权利者捏造出来的共同认知这一点非常接近。因此，记忆并不是原封不动地被冰温保存下来的哦。”

久远使劲地把钱塞进皮包里，当他塞满第一只皮包后，随即打开第二只。

“趁现在先告诉大家，等一下警察一定会一一询问各位抢案的案发状况，你们将重复被问到相同的无聊问题，像是‘有几个犯人？’‘犯人长相如何？’‘犯人年纪多大？’这类问题将接二连三地出现。另外，说不定也会有其他歹徒趁乱混进来查问：‘你的密码几号？’请大家务必小心。总之，这种时候大家心里一团乱，因为记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说不定每被警察盘问一次，自信就降低一些，甚至可能自觉到，记忆的内容也逐渐改变。不过请大家千万别介意，所谓的记忆就是这么一回事！特别是‘不安’会使人记忆力减退，这是经过实验证明的。此外，也有实验证明目击挥舞凶器的歹徒，和目击安静不动的歹徒相较之下，前者的记忆显得极不稳定。老实说，谁也不想遭遇这种恐怖的武打场面啊！对了，我还听说如果是发生在水中的记忆，在水里远比在陆地上更容易想起来；若是发生在陆地上的记忆，则在陆地上比较容易回想起来，这是因为脑部结构的关系。所以当大家因为想不起今天的事而烦恼时，建议你们不妨摆出和现在完全相同的姿势。”

接下来的演说辞，源源不绝地浮现在响野的脑海里。

“世界上也有记忆力非常惊人的家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犹太记忆大师谢雪夫斯基。他自夸有无限记忆力，能轻易记住非常复杂且无意义的记号，甚至过了十六年后忽然被问到，他都能瞬间忆起回答。而自闭症也非常有名，在罹患早期幼儿自闭症的孩子中，经常可看见他们在音乐、记忆、计算方面，发挥惊人的天赋。请各位回忆一下电影‘雨人’中的达斯汀·霍夫曼——”

提到“自闭症”的瞬间，成濑似乎抬了一下头，但响野并不介意。

“某个自闭症少年只要一听到别人的年龄，脑部马上反射性地以分钟为单位换算，还有一对双胞胎，能记住过去的四万年到未来四万年每一个日子是星期几。另外，还有一个例子：一位美国男性提到他如何记

忆‘四八三六一七九六二一’这组数字时，他的回答是：‘四就是美国独立纪念日七月四日中的四、八三六等于德州的中国人人口、一七九是纽约到哈利斯堡的里程数、六二一是科罗拉多州丹佛一个朋友的门牌号码，所以很容易记住啊！’——这简直是一门艺术啊！你们不觉得它暗示了人类能力的无限可能吗？”

满足挂在响野的脸上，他点点头继续说：“各位，你们现在一定感到非常恐惧吧！我们由衷地希望尽可能避免造成各位的恐惧并迅速离开。然而，人的恐惧听说是由大脑里的扁桃体负责记忆，而恐惧的条件也是由扁桃体来决定。如果今后大家对银行怯步或畏惧，虽说不是我们的本意，但这个后果应该由我们和扁桃体负责。”

久远开始移动，把堆积在窗口的纸币从一边开始塞进皮包里。

客人的视线全部聚集在响野身上。“小时候，你们是从哪个汉字开始记忆的呢？大概都是自己的名字吧。每次学校要考汉字时，我都好期待自己的名字出现，毕竟名字是我们记得最完整的东西。或者说‘名字’是最先产生的‘语义记忆’，任你怎么磨损也绝对不会消失。说真的，我小时候还真优秀呢，我常想：‘如果把常用汉字全部用来当名字使用，那不是所有的汉字考试都能拿满分了吗？’这点请各位一定要试试看！”

响野滔滔不绝地说着，但听众并没有给他任何热烈的掌声，这是他觉得最遗憾的事。

“提到记忆，马上会联想到电脑吧？硬碟啦、DVD啊，接下来的时代，所有资讯大概都会被媒体滴水不漏地保存下来。此外，美国拥有庞大的监听系统，就是所谓的‘梯队系统’（echelon）——透过这个系统，可以测录接收所有透过卫星通讯的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并且全部储存在资料库里。这真是一个恐怖的时代，一切都以记录保存着。这样记录下来真的好吗？保存或管理真值得称许吗？樱花因为很快凋谢所以被人珍爱，像这类‘消失反而比较好’的实物，这世上不胜枚举。与分手恋人的回忆、大雨过后河川的浊流、天才只在某夜吹奏的低音萨克斯风即兴演奏、亲朋好友间不想被声张的对话……都因为稍纵即逝，所以变得珍贵。因此，看到银行抢匪这件事，应该马上忘记比较好。至于留在行动电话里的简讯记录，简直就是狗屎！”

皮包响起拉上拉链的声音，紧接着久远把一个波士顿包朝成濑丢去，他灵巧地接住了。

响野看着两人，下巴轻轻点了一下。

他看了一眼马表，虚张声势地大声说：“刚好四分钟！各位，谢谢你们一直陪我们到最后一刻，我们的秀结束了——现在收起帐篷，脱掉小丑服，让大家进入栏杆里……马戏团要转往下一个城市。”

成濑和久远同时跳上响野所站的柜台上。

响野深深一鞠躬，成濑和久远也依样画葫芦——左手放在腹部，右手绕到背后——就像绅士在舞会时所展现的恭谨模样。

当他们一抬起头，便飞也似地奔向正面出口，他们没忘记把门恢复成“自动”的设定并迅速按下按钮。

门一开启，他们便一溜烟地逃窜出去。

而客人则像被留在原地的观众，愣愣地看着响野一行人的背影。

“祝大家愉快——”他们挥挥手。

自动门关上了。

他们向外奔跑，有辆车早已等候在那里——“快上车！快上车！”响野仿佛看见那辆车子正兴奋地摇晃，向他们召唤。

时间分秒不差——他佩服极了！

银行门口并不特别拥挤，只见一个紧捏着手帕的公司职员，和戴着安全帽跨上摩托车的快递人员。

没人注意到他们是银行抢匪。

久远带头溜进后座，响野接着钻进车里，然后关上车门。

成濑殿后，坐进副驾驶座。

“你太慢了。”

“慌张是恶魔的伎俩。”他说着不知道是哪门子的谚语。

“上路啦。”雪子说完，立刻踩下油门，车身猛然前进。这时响野的身体扎扎实实地压在车座上。他们迅速地卸下太阳眼镜和帽子。

此时，响野看到雪子神情专注地盯着挡风玻璃。

雪子 II

【偶然】：①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也非预期中所发生的事情。②对于连续发生的事件中，让人很想追究其中意义的因素，并探索它是否对现实具有某种特殊意义。“在推理小说中，第一次的偶然是可以原谅的，但之后的偶然就不应该了。”

雪子推动离合器，用力把油门踩到底，并频频变换高速档。

她不断超越隔壁车道上疾驶的邮务摩托车和小型汽车。

连续经过好几个没有号志灯的小十字路口后，车子来到T字型路的尽头。号志灯及时转绿，她轻踩煞车，稍微减速，然后转动方向盘，再踩油门，加速往左转。

在雪子的脑海里，塞满了时间、开车、精准的时程和慎一。

眼前的号志灯转绿，仿佛在诱导车子快速前进，这和她体内计时器所显示的动向是一致的。

雪子旁边的成濑换了件米色的双排扣西装，雪子的视线移到后视镜，发现久远也在后座换上运动服和棉质裤。他把脱下的深灰色西装塞进塑胶袋里，撕下脸颊上的胶布揉成一团。响野则为了套上毛衣，显得手脚忙乱，空间对他来说稍显拥挤，他只得左右扭动身体。

“响野哥，你衣服换得太慢了吧。”久远半嘲弄地笑他。

“有谁因为衣服换得很快而留名后世的吗？”

之后，响野开始检查起波士顿包。

紧张感窜过雪子的全身。

“是四千万！不是五千万哪。”响野说着，同时听见一叠叠纸钞翻动的声音，随后皮包的拉链被拉上了。

“真的吗？”雪子不假思索地反问道。

“没错，是四千万！”

“一个人可以分多少？”下意识什么都没想就先确认。

雪子重重踩下油门，眼前瞬间一片黑暗，却不是眨眼睛的关系，而是一种气氛黯淡、眼前一片黑暗的感觉。

她本来预期会有更大笔的金额。还真心期待最好是成濑计算错误，甚至还暗自期待三倍以上的到手金额，虽然明知不太可能。

能做的就是让车子继续往前走。

“等事情搞定了，我要去纽西兰。”久远高声说着，声音里充满喜悦。

“又要去了？”坐在副驾驶座的成濑苦笑着说。

“当然要去啰。那真是个好地方，有好多好多羊。”

“羊肉这么好吃吗？”响野问道。

“光想着吃的人，最好是先被羊吃掉。”久远心里很不服气。

“羊是草食性动物吧？”

“总之，那里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国家。同样是岛国，却和日本截然不同。原本在纽西兰只有鸟、蝙蝠和蜥蜴，是一个和平的岛屿。除了鸟、蝙蝠和蜥蜴，其他什么都没有哦，连要排生肖都办不到。就因为和平，所以大多是不会飞的鸟。”

“是人类把其他动物带进去的。生态遭受破坏，全要归咎于人类。”成濑非常不愉快地说。

“纽西兰国鸟鹬鸵，可爱极了！它们不会飞，只会碎步快跑。”

“好个原始的自然景观啊！”响野应和着。

雪子边聆听着伙伴们的对话，心里非常羡慕，但脑子里的计时器依然继续运作，行程中每一刻是不容出错的。

“我就是搞不懂，国外有什么让人愉快的呢？真的能学到什么吗？只是搭上飞机飞越海洋，人就会变得比较伟大的话，那成田机场的海关，不就成了圣人聚集的广场吗？看看过年期间，进出成田机场那些疲惫不堪的脸庞又算什么？他们亲眼观赏景色的时间，恐怕远不及透过录影机镜头观望的时间吧。”响野的语气，甚至有些许愤世嫉俗。

“虽然我知道你讨厌飞机，但我还是不喜欢你这种抱怨。”久远说道。

坐在副驾驶座的成濑说：“不，响野不只是讨厌飞机，应该说他对日文行不通的地方感到束手无策吧！毕竟他是靠嘴巴生存的。”

紧张感窜过雪子的全身。

雪子认真地看着前方——或许用“盯着前方”来形容会更贴切。因为“精准度”是不容出任何差错的。车子行走在狭窄的车道上，然后穿过住宅区，这时号志灯也由红变绿，车身右转……她不断重复比对着体内计时器和行程表——被她身体完全记忆的行程表。

车子进入车流量较小的马路。左边是一般市民用的小型运动场，右边则是延伸的高耸水泥墙，这是一条双向各只有单一车道的狭窄道路，斜前方则是公园用地。

“有警车！”久远轻声低语着。雪子吓了一跳，上半身震动了一下。

所有人陷入寂静，仔细聆听，果然听到警车发出急促的警笛声。

“是在追捕我们吗？”

“你有过被警察追逐的经验吗？”响野心不在焉地说。

“高中时偷过制服，把它放在纸袋里。我记得的大概就是那件事吧！”

“应该就是这个吧！”响野微笑着。

根据雪子的计算，二百一十三秒后就会到达换车的地点，目前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中。

好像是响野开了窗，风随着吹进来，雪子再次聆听，警车的警笛声煽动着人焦虑的情绪。但她可以确定，警笛声越来越小……朝另一个方向逐渐远去。

“已经走远了。”久远说着。

体内计时器很准确地计算着时间——她分别朝中央后视镜、左右后视镜、挡风玻璃前方看去，检视各个方位，开始倒数计时。这时慎一的脸突然浮现在她的脑海，她握住方向盘的手猛然用力，开始读秒……而成濑的侧脸令她有几分在意。

就在这时候，眼前突然冲出一辆汽车——

雪子确定突然冲撞出来的是辆RV车，它从左边狭窄的小路里，像彼此打好暗号似地，伺机冲撞出来。感觉就像一张庞大的野猪脸孔，驱策着蛮横的身躯，朝雪子的车子扑过来。

大概是成濑，在一旁发出小声的尖叫。

雪子立刻踩住刹车，转动方向盘，车子随即回转。

她拼命地只想让车子停下来。显然并没有发生车辆撞击，而她脑海里只剩一个意念——设法让车子快停住。

受到离心力的牵制，车身回转着……墙壁和电线杆近在眼前，但她估计不会撞到。

车身的旋转仿佛永不终止，大伙儿除了等待车子自动停止，也别无他法。最后，车身微微倾斜，终于停了下来。雪子沉沉地喘了一口气，但紧绷的情绪并没有因而松懈。

成濑立刻问后座的人：“没事吧？”久远小声回答：“好像还活着。”

雪子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呼吸慌乱，她下意识地直喊着：“对不起，对不起……”

“雪子姐，这不是你的错！”久远说。

“都怪那部车突然从旁边冲撞出来。”成濑对后座的两人说明。

“那部车吗？”响野从身旁的窗户指着外面，雪子随之移动视线，看到那部RV车。

RV车所采取的停车方式，出乎雪子想象地惊人——它努力试着壁面撞上水泥墙，但可能失败了，最后就驶上人行道上的树丛中，车身倾斜着。

左右检视了一下，所幸四周没有住家或者大楼，免除了目击者或爱凑热闹的人围观的麻烦。

“那辆车到底懂不懂交通规则啊？我过去问问他……”响野正想推门走出车外。

“会打乱我们的计划，还是快走吧。”成濑冷静地说。

“我突然看到侧面有车冲出来，才赶紧切换方向——”雪子似乎在为自己辩解，而这也的确是个辩解，因为车体产生这种不稳定的旋转都是雪子的责任。

“我知道。”成濑说着——那副像参透人生大半戏法般，充满确定的口吻，对雪子而言，是另一种的恐惧。

或许，成濑早已经看穿一切。

“前面有人走过来！”久远突然提高嗓门。

雪子慌张地往前一看，紧张更随之掠过全身——有人来了。

只见三个男人跳出RV车，正朝着这边靠近。

“怎么回事？”久远有点茫然。

三个男人的模样有点奇怪——他们全都戴着太阳眼镜，手上也都拿着枪。

“这种装扮看起来好眼熟啊，他们这身装扮分明和我们一样嘛，不就是抢匪的装扮吗？”响野说道。

挡风玻璃受到攻击——雪子还来不及反应，玻璃在一声枪响中瞬间破裂，眼见前窗玻璃粉碎，雪子双手抱头，身体当场蜷成一团；成濑也缩起身体往旁边闪躲，玻璃碎片四处飞散。

“搞什么啊！”响野叫着。

“糟糕！这枪声恐怕会把条子引来！”成濑依然冷静说道。

雪子右侧的门突然被打开——车门怎么没上锁？她仰起脸，眼前站着一名持枪的男人。

她没看过这个男人——一身好体格、戴着太阳眼镜、宽下巴，态度从容而稳重。虽然感觉出他的情绪亢奋，但步调却没有凌乱的模样。

“出来！”他举枪对着雪子。

几乎是同一时间，副驾驶座的门也被打开，后座的门也一样。

他们只能顺从地把脚踏出地面。

对方共有三个人，副驾驶座旁一个人，驾驶座这边两个，其中一个还举枪对着雪子。他们三个人身上都带着枪，连雪子都知道那些是真枪。

“这是怎么回事？在拍电影吗？”久远举起手苦笑着说。

“如果是的话，我忘了化妆耶！”响野说。

“现在都用特效了，拍完再修补就可以。”

这时站在副驾驶座旁的男人把枪轮流对着成濑和响野，提高嗓门叫道：“车子，我们要了！”

听到他的声音，让雪子更紧张。

“各位——”成濑忽然开口，他正面凝视着那个男人，以仿佛能透视他人内心的独特口吻说：“你们正在逃亡吗？”

“什么意思？”响野双手依然高举，转头望着成濑，而后恍然大悟地说：“原来如此，这些家伙也是强盗之类的啊……”他发出高亢的声音，就像学生发现老师的错误一般：“你们正在躲警察吗？然后因为把车子撞成那样，所以来抢我们的？”

“运钞车抢匪！”成濑突然冒出这句话。他只是把不经意浮现在脑海里的话说出来，不一定要寻求他人的认同。

“嗄？这些家伙吗……？”响野满脸惊讶问道。

“不无可能！”

雪子终于听懂他们的对话——这伙人是抢劫运钞车的犯人？的确有这个可能——成濑说得一点也没错。在她思考的瞬间，面前的男人突然伸手抓住她的肩膀，用力一扳，她的双手已经被扭绞在身后。

她想到枪口正对着自己的脑袋，小心咽了一口口水……随后慎一的脸乍然浮现，他不禁咂了一下。

“不要啰啰嗦嗦，快把车子交出来！否则我杀了这个女人！”雪子身后的男人喊着，声音低沉而充满威胁。

成濑直盯着雪子的脸，然后说：“没辙了。”

“快、快离开车子……”久远前面的男人喊着。这个瘦小的男人，声音一点说服力都没有，还慌张地挥动着手枪。

“扭住雪子的是牧羊犬。”成濑说着。

“我前面的应该是绒毛犬。”久远回应。

“我和成濑前面的，什么都不是，算是介于他们之间。”

不，阿响前面的男人绝对是只胆小的柴犬！雪子不由地这么想。

久远显得很不甘心，他高举着的右手手指时而握起时而张开，仿佛是位高雅的钢琴演奏者。

“滚、快滚！”瘦小男人怒吼着，激动使他的声音显得慌乱。当他正想钻进驾驶座时，久远刚好把脚跨了出来，两人互撞了一下，男人发出惊叫，歇斯底里地高声喊着：“滚、滚开！别挡路！”

久远低声地说：“果然是只绒毛犬。”

绒毛犬男滑进驾驶座后关上门，这时引擎依然转动着，却听到刺耳的催油声。

副驾驶座旁的瘦子则对响野喊道：“把皮包留下来！”

“不，这个——”响野到此时才感到担忧。

“车子你们拿走，皮包你们不需要吧？”成濑沉下脸。

响野大声说着：“没有皮包，车子还是能跑嘛，你们不需要这皮包啊，轮胎、方向盘已经都是你们的，皮包就不必再附赠了吧？”

“少啰唆！放着就对了！再嘀嘀咕咕就杀了这女人！”

雪子闭上眼睛，她完全丧失思考能力，脑子里一片空白。

响野依然不肯放弃，拼命地抱着皮包说：“这只是我们的个人行李，里面只是些盥洗用具和每天饭后要吃的药而已……”

“少啰唆！放着就对了！”

雪子张开眼睛，发现成濑正专注地看着她，然后凝视着她身后男人的枪口，似乎想确认什么似地转动着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了这句话：“没辙了。如果被杀的话，连本带利全都没了，只能按照他的话做了。”

“所有皮包都留下！”雪子后面的男人，用下巴指指响野和久远的皮包。

“你们是想要车子呢？还是这些肮脏的皮包？”只有成濑的声音依然保持冷静。

“当然是车子！”副驾驶座旁的男人说。

响野和久远常常地叹一口气，然后把皮包重重地丢进后座。

“敢乱动我就开枪——”雪子背后的男人，把她当做盾牌，走到后座车门旁，迅速钻进车子里，然后松开抓住雪子的手，用力关上门。

等到副驾驶座旁的男人也坐上车后，车子立刻开动。可能是驾驶猛然松开离合器的关系，伴随着刺耳的声响，车身往前冲出差点倾倒。不过，车子很快的调整好方向，在刺耳的引擎声中扬长而去——　　雪子当场瘫在地上，但她自己非常清楚，这并不是因为过度恐惧。她全身颤抖，并非歹徒离去的安心感所致，而是虚脱感……或说是挫败感所造成的。

有好一会儿，大伙儿都无言以对，只是呆然地站在原处看着车子渐行渐远……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久远的口气，显然还无法接受刚才的事实。

响野解释：“那是另一批抢匪，在逃避警察追捕时，差点撞上我们的车，结果车子撞坏了，只好慌忙夺走我们的车子逃之夭夭。他们该不会是先前电视报导说的运钞车抢匪吧？”

“很有可能。竟然撞在一起了！”

“这未免太巧了吧！”久远叹息着。

成濑不知何时已来到雪子身旁说道：“你没事吧？”

“对不起，我——”

久远急忙说道：“这不是你的错啊，你开车的技术完美无缺，那些家伙乱闯，是他们不对，都怪那些抢人家车子的家伙。”

成濑的表情看起来不像是在思考，倒很接近棋赛结束后，棋士们盯视着棋盘，检讨真正失败原因的表情。

“怎么样？成濑，这可是完全预料外的状况。”响野的眉毛垂了下来。

“的确。”

“那些家伙真的会打开皮包吗？”久远问。

“应该会吧。那些家伙基本上是非常卑鄙而贪婪的，他们随时都在寻找值钱的东西。不过他们一定没想到里面竟然有四千万……”响野的表情显得非常不愉快。

“或许是因果报应吧！”久远说。

“对他们来说，那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抢了车还附加四千万！”

“对我们来说是煮熟的鸭子飞了。”成濑说。

“或许应该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吧！”响野笑了。

“什么意思？”

“老天有眼，不会放过任何一件坏勾当，所以做了坏事一定会遭到天谴。”

“你是说我们遭到了天谴？”久远说。

“也许吧！”

“不对的到底是谁啊？”

“五十步笑百步……”成濑吐了一口气：“不过，也没辙！世界上很多事是很无奈的。”

学子心想，阿成可能是针对我说的。

“得一次经验学一次乖吧！”响野摊摊双手：“这次得到什么教训呢？”

“‘如果以为世界上的抢匪只有自己这一伙，那就大错特错了！’就是这个教训吧！”成濑的眼角再度撇向车子逃逸的方向。

“如果响野哥一开始也拿出手枪就好了……”久远好像现在才察觉似地说道。

“对那些蛮横的家伙来说，枪一点也不新鲜，现给他们看，他们也不会开心。”

“至少会害怕吧！”

“没这回事。”响野像在辩解，语气也因而转强：“如果我真的掏枪出来，反而会惹恼他们，说不定还真的对雪子开枪，这种事谁能保证不会发生呢？”

“对不起……”雪子再次道歉，但她却毫无自信，好像这句话不是从她的嘴巴说出来似的。

“如果有‘徒劳无功’代表权团体赛，夺魁的人非我们莫属！”响野一脸无趣地说着。

天才 第二章

歹徒进行反省，却意外发现尸体

“没有比现金和死亡更真实的东西”

响野 III

【反省】：①回顾自己的行径，考察自己过去的行为，再订出某种评价。②对自己今后是不是会重复犯相同的过错，做再次确认。

响野在咖啡厅的桌子旁依序望着其他三人。他们抢了银行之后通常不会立即聚会，而是先将抢到的钱交由成濑保管，观察一下外面的风声。倒也不表示这程序不得改变，而是大家都认同这是银行抢匪最妥善的做法。一旦工作完成，最好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再见面。

但这次是例外。他们的确抢了银行，可是手中却一无所有，也就是说，忙了半天收入却是零。因此事情才经过两天，大家就到店里集合。时间是晚上十点，一样在已经打烊的咖啡厅，一样是窗边的桌子，一样的熟面孔……唯一不一样的是，混杂苦笑的对话断断续续地持续着。

祥子走过来收拾桌上的餐具，她面带微笑说道："抢完银行马上就明目张胆地聚会，不会出问题吗？"

响野皱着眉，其实她早已知道所有的状况。

"哎呀，说错话了。这次抢劫根本是彻底失败了嘛。"她讲得毫不留情。

响野显得有点不高兴，回答她："也不能算是失败啊，抢劫过程是非常完美的，四千万也到了我们的手上。"

"可是，我没看到那些钱啊？"

"那是因为半路杀出程咬金，硬是把那些钱抢走了！真是一点礼貌都不懂的野蛮家伙！"

想起那群男人肚子就一把火，响野气得晃动着膝盖。

祥子伸手到柜台附近的架子上抓起一叠报纸，抽出头版那张拿到桌上："你所谓的野蛮家伙就是这些人吧。"

再次看到斗大的标题——"连续抢劫银行"，他整张脸又皱在一起说道："这件事根本是我们干的，却被当成别人的故事报导，感觉真不爽！"

久远混杂着叹息声说道："就是嘛！根本是我们搞出来的。不过，老天爷可能始终都是这种心情吧，它俯视着有关人类犯罪的新闻报导，也许会很困惑地说：'追根究底，这应该都是我的责任呐'！"

"上面写着运钞车Jack哦，不久前我们不是才提到这个话题吗？"祥子说道。

响野说："果然是那些家伙干的！"两天前，当车子和皮包被抢走之后，他们搜寻过那辆RV车，结果只得知是一部脏车，其他却没有发现任何和犯人有关的线索。不过不管怎么说，那些RV车男人就是运钞车抢劫犯错不了。

他们好像在别的地方袭击了运钞车，从保全人员那里夺走一亿元之后逃走。

“他们应该是太慌张，完全忽略了应该先停车左右观望，就直接冲到路面，所以才会差点撞上我们的车，还好雪子闪得快，否则现在银行抢匪和运钞车抢劫犯说不定正手牵手，结伴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呢！不过，抢匪基本上没长翅膀，恐怕是上不了天国。”响野耸耸肩。

“读了这些报导，真会以为这两个案子是同一个犯罪集团所做的耶。”再读一次报纸后，祥子这么说。

报导中的确断定港洋银行的抢匪和运钞车Jack应是同一伙人。

一般推论他们在途中会合，并结伴逃亡。

“也就是说，我们也变成这个话题中运钞车Jack的成员啰？”

“因为大家都不愿意相信，不同的抢劫集团竟然会巧遇在一起，所以就自作主张地当成是同一批歹徒。”久远说道。

根据新闻报导，被他们抢走的车子中途也被丢弃了，而成濑他们所脱下的西装、帽子和太阳眼镜都被留在车内，不过却只字未提任何有关波士顿包的事情。

响野的脑海里，浮现发现自己四千万的那群男人，让他坐立难安起来：“一定是他们拿走了。那明明是我们的东西……”

“应该说本来是银行的吧。”祥子毫不留情地说。

“但是呢，那些人可是抢了一亿元的犯人哦！加上我们的四千万，一亿四千万……这个数字未免不上不下，抢了一亿元就该收手才对。”久远苦笑着说。

“简直太没意义了！”雪子大声喊着：“他们手里都已经有一亿了，真不敢相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

雪子难得如此情绪化，连响野都被她吓了一跳。

久远也大感吃惊：“难怪雪子姐会生气，这真的毫无意义耶，我们那点小钱，对他们来说根本是九牛一毛嘛！”

“四千万对他们来说根本没必要。”雪子压低声音叹着气。

响野窥视着成濑的表情，而他一如往常表现得沉着冷静：“对于这次的四千万，现在再多的牢骚也都是多余。”

“这是什么话啊？”响野一副要把对方吃掉的模样。

“的确很可惜，但又能怎么样呢？”

“你这家伙从以前就是这样，老装得像个乖乖牌，你欠缺的就是热情、冲动，还有放纵自己的情绪……”响野边指着成濑，然后开始扳着指头，暗示他的缺点还有很多。

“成濑哥，你不觉得不甘心吗？钱被抢走了耶——”久远一副不敢想象似地嘟起嘴。

“没什么好不甘心的啊！”这人倒说得挺干脆。

“报导中，他们竟被称为运钞车Jack，而我们辛苦半天也变成他们的成果，你能忍受这种事情吗？太过分了！抢劫犯怎么能称作‘Jack’呀？”

“那只不过是起源于马车抢匪的打招呼……”成濑用平静温和的口气打断他的话：“响野，难道你希望自己也被取个绰号吗？”

“当然不是这样，只是自己所引起的骚动竟被别人抢尽了光彩，实在很难咽下这口气。”

“相对地，他们不也一起承受了我们的罪恶吗？应该心存感激才对！”

“如果没把我们的钱带走，或许还能商量……”响野歪着头盯着成濑——真的很难看透这位朋友的心思，他边这么想着，思绪中边参杂着一半钦佩。这家伙真正的打算，就像特务工作局（Secret Service）团团包住的总统一样，就算一层层剥掉他身边的警卫，还是很难看到他本尊啊。

成濑平静地说：“真是遗憾！前面都进行地一帆风顺，我们也没有犯任何一点失误，但即使没有失误，却仍然功败垂成，世上就是会有这种事。”

“你说得真达观啊！”用达观来形容成濑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响野突然想起，高中时他曾读过的一本书，作者应该是夏目漱石吧，书里出现了“niladmirari”这样的词汇，那本来是拉丁语“没有惊愕”的意思，表示一种“对任何事物都无动于衷”的哲学目标。当响野看到这个词汇的时候，脑筋里立刻想起成濑，无疑地，成濑正是实践了这种无动于衷的标准典范。

“生命正是因为无法预料，所以才变得多彩而快乐。”成濑顺口说着。

“不过，你不想把它要回来吗？”久远问道。

“要回来？”这句话似乎在成濑的意料之外，他好奇地反问道。

“是钱耶——如果是被善心人士捡到或者被归还原来的银行，这些我都还能够接受，但是被那种没品的抢匪半路抢走，说什么我也忍不下这口气。”

“那要怎么把钱要回来呢？”响野问道：“我们虽然看到犯人了，但并没有看清楚对方的长相，既没线索，也没任何资讯，根本毫无方向。如果这样都可以找到犯人，恐怕警方早就抓到他们了。运钞车Jack耶，那可是当红的目标啊——”

成濑这时突然说：“你是不是有什么还没说的？”

响野看到久远的脸上缓缓地绽开微笑，那是幸福和兴奋混合在一起的笑容。

“其实呢，是有迹可循的。”

“有迹可循？”响野反问他的话。

“宾果——”久远用嘴巴发出声效，然后从牛仔裤口袋里取出一个合成皮的皮夹。

“你想用皮夹来取代我们本来要分赃的钱吗？”

“当然不是！”久远从皮夹里抽出一张像卡片的东西。

“喏——这是犯人的驾照。”他说。

成濑 III

【林】：①树木群生的地方。②引申为事物多而聚集的地方。③姓氏之一，属于来自中国的姓氏，特别是以林罗山为首的江户幕府儒官之家最为有名。

【林达夫】：运钞车抢匪之一，负责驾驶，性属蜥蜴的尾巴。

成濑看着满心欢喜的久远，不禁联想，狗笑的时候是不是就像这个样子。成濑甚至更觉得，这家伙或许和狗一样，鼻头干燥时，就表示身体不适。

“你扒来的？”雪子边看着皮夹，发出高亢的声音。

“有个男人不是想钻进驾驶座吗？我撞了他一下就顺手摸走啰！”

“哪个人啊？”雪子的脸变得非常认真。

“哪个人有什么关系？”久远笑着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不过就是站在我前面的那个小个子。”

“是那只绒毛犬嘛！”响野说。

“对！就是那只绒毛犬。”久远点头赞同。

成濑的脑子不断地转动着，盯着眼前偷来的皮夹，回想着那个犯人的模样，一一列举各种可能性，想象着自己应该采取的行动，以及之后所有可能引发的事态。这可是他不论身为银行抢匪或区公所公务员，皆赖以为生的超凡想象力。

“驾照吗？或许真的可以成为线索。”成濑说着。

不过，让人质疑的是，这驾照到底是真是假。

的确，连久远自己都说：“如果是真的就好了！”

“你是说这可能是假的吗？”响野反问。

成濑说：“不无可能。毕竟一个袭击运钞车的犯人，把能够辨识身份的东西带在身上，未免太粗心大意了。”

“不过，也有可能是真的。我倒认为这个可能性相对比较高。”久远的声音相当振奋，让成濑感到有些意外，立刻表示：“原来如此。”这两天来，久远可能盯着这张驾照，尽其可能地做了各种推测和考量。

“这些歹徒无法预料什么时候会遇见警察吧！如果在案发前，不小心因为超速或临检被拦下，这时候要是身上没驾照，那可就非常麻烦了，而拿假驾照的危险性更高。”

“说得没错。”雪子同意他的说法，不自觉地就插了嘴说：“像我自己就一定随身带着驾照，如果因为没带驾照而耽误了时间，那才真是愚蠢到家。只要不搞丢，带在身上反而比较安全。”然后她看着久远补了一句：“被人扒走当然例外。”

“没错吧？把真驾照带在身上，至少不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用假驾照才反而可能败露恶行，仔细想想，开车的人身上带着真驾照才是明智之举！”

的确非常合理，于是成濑问道：“他家地址在哪里？”

“倒是不远，就在纲岛。”久远再看一次驾照，大声地念出地址：“公园大楼二〇一室。”

这时，成濑他们暂时停止交谈，各自在心里思索着不同的问题，在无言思绪笼罩下的桌面，突然显得狭窄而局促。

过了一会儿，响野站了起来，开始在咖啡厅里来回踱步，每当他思考事情，特别是结论迫在眉睫时，就会开始来回走动，这是他以前就有的老毛病。成濑回想，当年他也经常在上课时突然在教室里窸窸窣窣地走动，每次老师一看到他这样，就开始提心吊胆，不知道他又要说什么长篇大论的歪理。

响野重重地拍了一下手掌，走到柜台旁边，拿起一张折叠的地图走回来。

他把地图摊开在桌子上。

他们很快地在地图上找到纲岛那栋大楼的位置。

“只是一个普通的住宅区嘛！”响野说道。

“就算是运钞车抢劫犯，也会住在普通的地方啦。”成濑用手指点一点的位置，然后像在寻找路线般地滑动着食指。

久远把驾照当做扇子扇动，然后开始念：“林达夫，三十八岁，籍贯琦玉县川越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说着就把驾照顺手搁在桌子上。

成濑的视线立刻移到驾照上。

“林？”成濑看着驾照上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接着眼睛眯成一线，仿佛照片里那个姓林的人生，即将被透视而浮现出来一般。

方脸、短发，最显目的是两道粗浓的眉毛，眼睛看起来像是半闭着，也许是因为眼皮浮肿的关系吧，而他那小小的鼻子让人觉得格外滑稽。

“看起来不像个坏人嘛……”他直率地把感觉说出来：“不过也不像个好人就是了。”

“我对剖析人物这种游戏最拿手了！”响野搓揉着双手说。一向喜欢小题大作，抓到一只老鼠就会炫耀得像抓到一只熊的响野，很难想象他居然会剖析人物，但他依然得意地说：“这个男人跟我们同年耶，从外表看来，他就是所谓的拖拉男。”

“拖拉男？”久远反问他。

这是什么意思，连成濑也皱起了眉头。

“就是活得很马马虎虎的人啦。”

“少蠢了！”成濑听了差点喷饭，这样的比喻也太离谱了。

“总而言之，就是拖拖拉拉永远下不了决定，凡事随波逐流，配合着周遭的气氛来决定接下来要做什么的类型。也就是会上自己根本不想上的高中、抽自己不想抽的香烟品牌，甚至只因为想和大家一样，就随便

进一所连名字都没听过的私立大学。就这样，成了自己从没想过的上班族，懵懵懂懂地生活下去。久而久之，渐渐对一成不变的生活感到厌恶，于是开始赌博，结果又懵懵懂懂地落入赌博的陷阱里——大概就是这种类型吧！”

“只是一张照片，亏你能看出这么多，不愧是响野哥。”久远嘲笑他。

“我可是什么都懂的。我还知道这次运钞车抢劫案，这个男人绝不是主嫌！”

“这一点我同意。”成濑说着。回想当时现场的情形，从头到尾都不见姓林的男人表现什么领导力。

“成濑哥一说，就让人觉得比较像真的。”久远窃窃地笑着说。

“你说得好像我只会胡说似的。”

难道你还说过什么真话吗？话虽到了嘴边，成濑还是继续刚才的话题：“当时，这个男人显得很不沉着，只是一直处在亢奋状态，绝不是能仔细筹组计划，指示别人做事的料子，当个司机就够他卖命了。说这种人是导致失败的罪魁祸首也不过分，要分类的话，这家伙应该是属于蜥蜴尾巴吧！就是必要时会被断尾求生的牺牲品。”

“可怜的林先生……”久远的声音中带有一丝同情。

“这样懵懵懂懂过一生的林先生，就是会可怜兮兮抽到下下签的那种人。”响野做了结论。

“如果林先生是可被牺牲的成员，那就算去公寓找他，不也是白费功夫？”

“不，当做线索倒也不坏。”成濑立刻说。

“那就这么决定了！咱们去把钱要回来，是这个意思吗？成濑。”

成濑还不能确定，这么大费周章把钱要回来，是不是一个好的决定，搞不好会弄巧成拙，此外他也在乎雪子的想法。

不过，最后的结论还是出炉了。

“我们的确做得非常漂亮，抢劫过程也很完美，却在最后关头让所有的宝物被洗劫一空，的确让人无法接受。”

“就说嘛！就说嘛！”响野一个人穷开心地说着：“装得一副很达观的样子，其实你的想法还不是和我们一样？无动于衷原来也不过如此嘛，一定要把钱讨回来啊。喏——祥子，抢银行的钱也许不好，可是从抢匪手里把钱夺回来，应该不算太坏吧？我们只是从当今世界堪称万恶根源的运钞车Jack那里，把钱夺回来而已。”

“我说啊——”祥子收好餐具，转过身来：“那些钱原来是银行的吧？”她的声音有些忿忿不平。

“雪子姐也不反对吧？”久远窥视着雪子的脸。

雪子抬头看着天花板，叹了一口气，然后像投降似地把对久远高举双掌，表明她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久远开心地说：“定案！”然后把驾照递给成濑：“细细规划就交给成濑哥啰！”

成濑的脑子迅速地动起来，他把各种可能性和选项在脑子里整理一遍。

“首先，我和雪子去那间公寓看看！”

“那我们呢？”他已经料到久远会嘟起嘴巴，不满地问。

“没必要四个人浩浩荡荡地一起去吧？”

“那雪子姐别去，让我去啦！”久远简直就像是个充满冒险幻想，却又毫无经验的个中代表：“让我和成濑哥两个人去啦。”

“不，我和雪子去。”他一点也不让步。与其两个大男人一起行动，一男一女一走在路上闲晃比较不会让人起疑，其实还有另外的原因，但成濑认为没必要对久远一一说明。

“那我要做什么呢？”

“你去帮我准备公园大楼的钥匙吧！就是二〇一室的钥匙。我不认为如果我和雪子去找他，他会大方地开门让我们进去，所以我们需要钥匙。”

“要用钥匙偷偷进去吗？那只要去找田中哥就行了吧。”

“这也是不简单的工作哦！”成濑仿佛在区公所对自己的属下说话。

“有困难的时候，找田中就对啰！”响野说道。

“田中哥是住在绫濑吗？”

“我会先打电话，久远你负责去拿吧！”

一边说着，成濑想起田中的事。他在学生时代，曾被一群十来岁的年轻人欺负得很惨，因此田中非常讨厌和年轻人见面，虽说是熟人，不过成濑还是担心久远一个人去不知妥不妥当。

“什么时候去公寓呢？”雪子看着成濑。

“看什么时候拿到钥匙啰！”

成濑的脑海里，不断闪过好几套剧本。

“慎一在等我，我该回去了！”雪子站起身，准备收拾东西回家。

“慎一还好吗？”响野问道，而成濑也想起他说被欺负的事。

“很好啊！怎么了？”

“这一星期，都没看到他来。”

“因为考试的关系吧！”雪子的表情有点困惑。

“考试？我没听说啊！”

“是呀！”

“他没必要任何大小事情都跟你报告吧？”祥子插嘴说道。

成濑很专注地看着雪子的表情，他知道雪子在说谎。不过他无法清楚知道是在哪个部分上说了什么样的谎，这只能凭想象了。

雪子走出咖啡厅，门上的铃铛声随之响起，接着门关上了。

成濑也站了起来，拿着自己的杯子走到柜台旁。

“哎呀，放着我来收拾就好啦，我们家那口子，一向是喝完随手乱放呢。”祥子接过杯子，然后说：“成濑，没有我可以做的吗？”她笑着把脸凑过来。

成濑本想对她说：“角色都派定了。”但突然灵机一动：“倒也不是完全没有……”

“哦？”祥子微笑着。

“不过在这之前，你得先告诉我一件事。”

“什么事？”

“之前我们聚会的时候，你曾经问大家：‘难道不想独占所有的钱吗？’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他小声地问着，只有祥子听得到。

久远 II

【钥匙·关键】：①插入锁孔之后可以开关的工具。②解决事情时所需要的要素，也是决定能否顺利进行的重点。Key。“这么说来，这个房间的钥匙在案发当时全都是锁上的。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下一个星期日，成濑跟着久远一起搭乘电车。座位虽然坐满了人，但还不到拥挤的程度。他们站在车门附近，门那头虽然只看得见墙壁和广告，毫无乐趣可言，但久远依然望着外面。

“其实我一个人也可以去田中那里的！”久远嘟着嘴，显然对成濑跟着他有点不满。这状况就好比一个新近员工，因为无法妥善处理客户的抱怨，只好请求上司同行一样。

“我也觉得你一个人去比较好啊，可是田中都说讨厌你了，我有什么办法。”

“田中真的讨厌我吗？”

成濑打过电话，不料田中一开口就强调：“成濑，你不来的话，我是不会出面的！”

“田中大概是几岁的人呢？”久远突然觉得很在意。

“比你大吧，应该是二十多岁，还不到三十。”

田中的右脚行动不便，所以只能拖着步伐走路，至于是天生的，还是小时候遭遇其他不幸所造成，久远就不得而知了。或者那只是拿来掩饰他不喜欢出门的借口，刻意夸大的形容。

“田中的父母知道吗？”

“他没有爸爸，只有妈妈。”

“是喔，那他妈妈知道吗？”

“知道什么？”

“田中做的事啊。”

“应该知道吧！毕竟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嘛！”成濑说着。

久远虽和田中见过几次面，但却是第一次造访他家。当然，成濑应该去过不下十次以上。

田中的母亲是一位保险业务员，白天几乎都在外面奔波，而田中则把自己关在房里，过着足不出户的日子。

以前，成濑好像劝过田中：“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不太好吧。”不料田中非常生气：“才不是这样！是我把世界封起来的！我房间的墙壁包围了世界，所以真正被封闭的，是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在象牙塔外的只有我一个人！”

久远心想，能把这种狗屁不通的道理说得冠冕堂皇，把死的都说成活的这点，倒和响野哥有异曲同工之妙。

进入千代田线转为路面行驶的路段，地下铁钻出地面。“呼哇——”久远把封锁在地底的郁闷一起吐了出来。

这时发现从车厢的最角落里传来婴儿的哭闹，哭声回荡在车厢里，让乘客各个表情凝重，虽然哭闹声足以刺激神经，但谁也不敢表示愤怒。无法宣泄的不满情绪，飘荡在电车里。

“婴儿的哭闹声挺吓人的！”久远看着成濑说：“照这样哭下去，连挂在车厢里的广告都快震掉了。”

“那是一种表达方式。”

“表达？”

“婴儿嚎啕大哭是因为希望大家注意到他，这是一种表达方式。毕竟人类的婴儿，没有父母的协助是活不下去的。”

“说的也是，人类的婴儿比其他动物都来得脆弱，如果和柴犬的幼犬打架，准赢不了的！”

“像你这家伙这么喜欢狗，有机会观战一定也会一脸喜孜孜！”

“如果要选择看柴犬被人类虐杀，不如看柴犬咬死人类，绝对来得好些！”久远笑道：“对了，我之前读过一本书，说婴儿对周遭的人是非常敏锐的。”

“书里面写的大多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除了目录和定价，其他都是骗人的。”

“听说，婴儿能察觉父母之间冷淡疏离的气氛，然后嚎啕大哭，也能感受吵架的前兆。相对的，如果有情绪舒坦平稳的人靠近，就会停止哭泣。”

“什么叫情绪舒坦平稳的人？”

“或许是指活得很快乐的人吧！”

“如果是犯罪组织的人经过会惨叫吗？”成濑自我解嘲似地说。

“他可能很后悔吧，想说早知道世界上有这种大人，根本不想生出来所以才痛哭。”

到站之后，出了收票口没走多远，就到了田中的住处，那是一栋屋龄二十年左右的公寓，可能是刚重新粉刷，四周全是崭新的白色。两人搭上电梯，往最顶层的南侧房间前进。

“请进！”打开玄关迎面而来的是田中的母亲，她今天应该休假吧。

可能和成濑见过很多次面的关系，她显得格外亲切。“请你劝劝那孩子，叫他一定要到外面走走，不晒太阳是不行的！”

“我想他很快会出门的。”成濑回答。

久远知道他话中的含意。一旦委托他打造公寓的钥匙，田中就必须到现场去取模型。虽然久远不太清楚制作钥匙的方法和顺序，但是田中应该得亲自去现场一趟。

田中的母亲把两人带到房间门口就离开了。感觉上她是遵循一种既定的原则，似乎不可以在房门前逗留几秒钟以上。

敲敲门之后，听到里头传来回应，久远于是推开门进入房里。只见田中一脸紧张，像看到大害虫般的盯着久远，直到察觉成濑出现在他身后，才好不容易露出放松的表情。

田中上百公斤重的身体，沉甸甸地靠在床边，他边吃着零食，边打招呼：“你好！”

“好酷的房间！”久远站在原处环视着房里。

房间乍看之下十分凌乱，事实上却是经过整理，看起来有种特殊的平衡感。就像一个随时充斥军人和伤患的军事基地，却严守基本规律、一丝不苟的感觉。

房间里有五台电脑，分别接连着网路线，然后各自连上不同周边仪器，另外，好几个耳机掉落在地上，还有各自接系卡式录音机的几具按键式电话并排着。墙壁上则张贴者日本各地的地图、天象图以及看都没看过的线路图，还有几张剪下来的杂志钉在软木板上。桌面则堆放着厚重的辞典以及记录着各种记号的方格纸，此外，连磨削金属用的机械也

一应俱全。书架嵌在最里面的墙壁上，里头则塞满了书籍和CD。另外，收音机变频器也叠放其中，与市面上贩售的成品不同的是，外形极不讨喜，电线全都裸露在外，连接的线路一直延伸到电脑。

“我不喜欢人家乱碰。”

久远正卷弄着挂在墙上的西藏式占卜月历，一听到这话手立刻缩了回来。

“不管什么时候来，你都整理得很好嘛。”成濑边坐在垫子上边说着。

久远再一次环视房间，虽然东西很多，但却是经过整理的。几乎塞爆房间的庞杂机器和书籍，收拾得非常整齐。让人不得不佩服这真是神奇的收纳术。书籍以同高度整齐排放着，杂志也以发行日期依序并列。资料则用文件夹整份装订，此外，从机械拉出来的线路也捆束得很整齐。

“A型的关系吧！因为我的父母亲都是AA型，所以我也是AA型，是纯A型人种。”田中的语气里，莫名地充满骄傲。好一会儿，久远都没察觉他是在谈论血型的事。“如果全日本都是A型，那就好了。”他喃喃自语着。

“我们想请你打一支横滨公寓某个房间的钥匙。”久远切入他们来此的目的。

田中看了久远一眼，没做任何回应。只是把手伸进零食袋里，又不时看看印在包装袋上成分标示。

“我们想请你打一支横滨公寓某个房间的钥匙。”坐在地上的成濑，说出和久远一样的话。

“横滨？好啊！”田中说。

“明明听到了，还故意无视于我的存在。”久远觉得很生气。

成濑只是无奈地笑着。

田中是配锁和窃听的专家。他很自豪自己能配制任何一种钥匙。实际上，从一般公寓的钥匙、大企业职员所持有的磁卡，甚至到进出公家

单位主机机房所需的钥匙，都难不倒田中。听说他连首相官邸的钥匙、核子发电厂的通用门钥匙、新横滨车站寄物柜的钥匙也全部都有。因为成濑是这么说的，想必假不了。

只见田中房间墙上贴着各机关名牌，下面则分别挂着钥匙和卡片。那些都是真的吗?

“田中能处理的钥匙，不只是物理上具体的东西，还包括了理论上抽象的东西。”成濑以前曾说明过。除了能实际插入钥匙孔有形的钥匙，其他像是信用卡的号码、登入认证系统时所需的使用者ID和密码、特定对象的电子信箱……只要委托他，大部分都能弄到手。

“这是什么？”成濑手指着旁边酷似无线装置的东西。田中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转换机，用来把无线数位讯号转换成声音讯号的。”他说。

听他这么说，久远着实大吃一惊。关于警方无线数位通讯，他倒也具备基本知识。他听说过这种讯号是以数亿种的组合为密码，而密码类型每两个月更新一次。一开始引进的时候，警方还非常自豪地说：“警察的无线电是绝不可能被窃听的！”但就在几年前，日本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等团体窃听的行动曝光之后，立刻引起大骚动。这也让警方不得不承认并不是“百分之百无法破解”，但最起码它依然不是轻易就能被盗取的资讯。

“无线数位讯号……是指警方的吗？”原来成濑也想到同一件事，半信半疑的问道。

“大部分都是吧！”田中边说口中零食边散落在地上。

“很简单就办得到吗？”

“如果想做的话，应该是吧！”

“不是说那是不能破解的吗？”

久远也同意地点点头。光是想用电脑来破解密码锁，就不知道要花上几个月，毕竟有太多的组合类型，况且很可能在好不容易破解时，类型却又变更。

“那就得使用专门破解数位讯号的技术，也就是密码锁，就是破解暗号的组合密码。”

“但是，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找到的吧！”

“不过，解读用的密码，当然会输入警察先生们所使用的无线收讯机里，因为这样才听得到啊。警察用的无线收讯机，当然可以收听无线数位讯号嘛。”

“原来是设法拿到无线收讯机啊——”成濑发出佩服的声音。久远也终于明白。的确，与其使用电脑试遍所有的密码组合，还不如直接抢宝物来的容易多了。

“但是，这种无线收讯机，是可以遥控消除暗号的。”

“遥控消除暗号？”

“就是利用远距离操作，消除密码的解读码。所以他们只要一发现收讯机被偷，就会立刻作取消动作。”

“那怎么办？”

田中显得有些不耐烦。“警察们的密码组合类型，是定期做变换的对吧。”

久远以前也听说过，这就是最棘手的部分。某个技师就叹息道，好不容易以为找到密码，他们的类型却又做了变更，所以一点都不想白费力气去解读。

“不过，密码一旦改变，警察先生们手里的所有收讯机，也都要重新输入解读码才行，否则就接收不到声音了。但是这些资讯又不能用快递来送，也不能请大家到网店去下载……所以，频繁地改变密码组合类型，其实对警方也相当麻烦。”

“所以应该要锁定定期更新的时机？”

“嗯，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田中低声呢喃着：“只要适当地利用这一点，就可以了……嗯……差不多就是这样。”

话题到这里，成濑再问什么，也都得不到任何回答。

成濑把公寓的正确地址交给田中，他用肥胖的手接过去之后，饶富趣味地看着。

“几天可以好？”

“两三天吧。”

“要多少钱？”

“十万。”田中的收费没个准则，价格高低也不依工作内容来决定。久远无从判断这样的工作收十万块算不算恰当？田中好像也没告诉过成濑，价位是根据什么来决定的。像之前有些需要相当多时间才能完成、难度较高的工作，却只收几万日元，而相反的状况也存在。

“如果加上弄到他家里的市话号码在内，要多少钱？”

“电话号码？好啊，免费赠送！反正打好房间钥匙，自然就能进到屋子里。”

“太好了。”

久远只是呆然地伫立，心里有些生气。他想，只要成濑哥在就好了，根本不需要自己嘛，但无法参与任何作业又让人觉得相当气馁，也没办法了。

田中晃晃头说：“谢谢惠顾。”原来他也有做生意的自觉。他随即开始喀喳喀喳地敲打起手边的笔记型电脑。

“你还记得无闪光相机吗？”成濑突然这么问。

田中的眼睛瞬间咕噜咕噜地转动起来。“啊——不久前才卖给响野先生了。”

“他说想退货。”

田中马上扳起脸，显出非常不高兴的模样，呼吸也咻——咻——地急促起来。“退货？没这种事——”他嘟着嘴说着。

“说的也是。”成濑不希望因此惹毛了田中，立刻放弃退货念头。“不过他说派不上用场，很伤脑筋。”

“那么好的东西，他竟然……”他一脸无法置信的表情：“他可以拍动物啊！既不会让眼睛反光，猫咪也会非常高兴的！”

成濑只是含糊地回应，然后指着桌上的盆栽转换话题。“这就是窃听器吗？”

久远大吃一惊：“这个吗？”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只是一个盆栽。

田中理所当然地点点头。“没错，窃听器就埋在盆栽里，现在各式各样的窃听器都有，像手机型的很便宜就可以买到。”

“手机型？”成濑复诵着他的话。

“看起来像一般的行动电话，不过只要偷偷拨接，就变成麦克风功能，周围所有声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有的就算放在皮包里，收音效果一样很好，又可以当做行动电话来使用，而且只要充电就可以了。充电喔。”

“现在连这样的窃听器都有了啊——”

“现在就是这样，什么都有。”田中漠不关心地说：“任何东西都可以变成窃听器，任何东西都可以变成武器。我看不久的将来，说不定以为是自己儿子，结果根本是一具窃听器呢！”

久远不禁想，真让人搞不懂，这样的时代到底是方便还是不方便。

“对了，最近听说好像有抢劫运钞车的家伙——”成濑再转换话题：“有听到些什么吗？”

田中的表情依旧，只是把手上的零食再往嘴里塞一大口地说：“好像，手法相当粗暴呢。”

“有这样的犯罪集团吗？”

“说是犯罪集团嘛，应该比较像怪叔叔吧。感觉上好像是金盆洗手的流氓，要不然就是脑筋不错，曾经尝试混过一阵子流氓的那种人。”

“脑筋好的家伙，上进心也比较旺盛吧！”

“好像每次作案之前才会找同伙，至于司机之类的，听说用一次就会甩掉。”

“用一次就会甩掉是什么意思？”

“听说抢完运钞车钱到手以后，就分给这些同伙一点钱，随随便便把他们打发掉！”

“随随便便打发掉？会有人喜欢帮忙做这种事吗？”

“这个嘛……其实照理说谁都不太喜欢牵扯到这种事，但他们就是能找到那些没办法拒绝的人。听说这伙人也放款借人，所以好像不乏人才，还用很高的利息来引诱他们帮忙。至于那些为钱所困的人，大多都会被利用到榨干为止，根本完全迷失，任何工作都会接受。这种做法的确相当高明。”

“这些家伙是怎么知道运钞车的路线和时间呢？”

“啊——”他发出一种变调的声音：“有各种版本的谣言呢。有说是从保全公司问到的，还有说是威胁行员。”

“威胁行员吗？”

“是啊！威胁行员家人安全，强迫他们协助抢劫运钞车。只是因为实在太可怕，根本没有人敢报警。”

“好卑鄙的做法！”

“的确不太好。”

“真是烂人！”

“不过，脑筋真的很好啊。一扯到金钱，人就会变得很贪婪！”

“也许吧——”

“贪婪又仔细的人，才会成功啊——”田中这么说着，又开始吃起零食。

久远心想，看他吃得这么津津有味，让人看了真觉得是美味到不行的食物。

“有什么有趣东西可以卖的吗？”成濑这回又换了话题。

“没有吧！”田中非常快速地敲打着键盘。久远不得不佩服，那么肥胖的手指头，竟然可以不打错字。

“啊！那个怎么样？叫做‘格鲁申卡’的东西。”田中击着掌。

“格鲁申卡？”

“就是车子嘛！车子啊！所以后面才会有‘卡（CAR）’呀！”

久远心想，讲半天原来只是个冷笑话啊，他强忍着笑。

“对啊，在《卡拉马助夫兄弟们》里面，好像有一个是叫‘格鲁申卡’还是‘格鲁恩卡’的女性吧。”

“真不愧是成濑先生啊，和时下那些书也不读，简直像孑孓一样低等的年轻人完全不一样！”言下之意就是暗指久远。

用“孑孓”来形容，也未免过火了点吧。

《卡拉马助夫兄弟们》（注：《Brat’ya Karamazovy》是一部探究人类心理层面，揭发人格矛盾冲突的小说）这名字倒是听说过，不就是杜斯妥也夫斯基（注：Dostoevsky 1821-1881。出生于莫斯科，《罪与罚》的作者）的小说吗？不过久远不可能读过这本小说，所以只好紧闭着嘴。

“这车就是根据这部小说里出现的女人来命名的。”田中说着。

“这是很特别的车子吗？”

“当然，是我朋友做的，特殊的地方就是在钥匙。”

“特殊？”

“听说一旦从外面上了锁，从里面是打不开的。跟一般从里面打开的相反，‘格鲁申卡’从里面是打不开的。”

“那就是只能从外面开门的意思吗？”

“可以设定时间，时间一到，从里面也可以打开。也就是说，只要从外面上了锁，在一段时间内是可以把人关在里面的。”

“这要做什么用？”

“你又没有在听啊？”田中有点不悦地说：“把人关在里面啊！”

“干嘛要这么做？”

“在那部小说里，有一幕是父亲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吧？是叫‘费道尔·卡拉马助夫’吧，然后，除了他所爱的格鲁申卡，其他人都不能随便进入那个房间吧？”

“他事先交代米斯尔加可夫，如果格鲁申卡来的话，就给他打个暗号。”成濑的兴致似乎不是太高，但小说的内容却记得相当清楚。

“啊，对了，就是米斯尔加可夫！”田中显得非常雀跃。

“父亲躲在房间里，不肯出来——有这样的场景吧。”

田中更清楚地叙述：“总而言之，虽然不是直接性地，但就是格鲁申卡让费道尔·卡拉马助夫囚禁在房间里的。所以说，我的朋友就是想做囚禁人的道具啊，只不过做出的是辆车子。因为一直把人关住是犯法的嘛，所以他做了定时装置，时间到就可以从里面打开了。”

“不管有没有定时装置，把人关起来都是犯法的吧。”成濑笑着，田中反倒是惊愕地问：“是这样吗？”

“这种车子，谁会买啊？”

“过一阵子俄罗斯总统不是要来吗？就是有人想要把他囚禁起来啊！”

“把总统……？”久远很惊讶。

“要把俄罗斯的总统关起来……？”成濑半信半疑地反问着。

田中连笑都不笑一下：“就是俄罗斯总统的司机说要买格鲁申卡啊。”

“胡扯的吧！”

“谁知。不过，他很嚣张地说自己就是俄罗斯总统的司机啊，是不是真的就不晓得了。听说把俄罗斯总统关在车子里，在车子外指指点点嘲笑他，是那个人的梦想耶。”

成濑无言以对，只是苦笑着想，这世界上真的充斥着思想诡异的家伙，当下断言：“这司机是个冒牌货！”

“如果我是俄罗斯总统，有人敢这样对我的话，我一定会气得发疯，下令把日本所有的俄罗斯面包（pirozhki）通通要回去！”久远这么说。

“后来因为觉得这个人实在太怪，而且我朋友又不会说俄语，还是决定不卖给他了。另外还有人找上门，说是要拿来载女孩子，把她们脱光光关起来，然后拍下来上网直播。这应该说是监禁狂还是幽禁狂呢，这种人就喜欢看人出糗的样子。”

田中口气冷淡地说着：“这种什么狂的，真是怪胎！”这样的话，出自一个像田中这狂热不落人后的家伙嘴里，听起来倒像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双重否定。

突然，久远想起以前曾遇过的案子——有个男人企图炸毁电影院，他也一样想把爆炸的实况搬上网路。或许人类脑袋里所想的事，其实都是大同小异。

“真可惜，看来那台车是卖不出去的商品呢。”成濑露出同情的神色。

“是啊！虽然创意还算不错。”田中说。

“创意才不好呢！”久远直截了当地指出，但田中依然不予回应。

成濑 IV

【对话】：指两个人或少数人相互交谈的情况，或指谈话的内容。但理想状况却不容易成立，多半是一方得到满足，而另一方则付出相当的耐性。

“等一下，我有电话。”成濑说完，径自走到电线杆旁边。他和久远离开田中家，正在前往车站的途中。

他确定街道上的噪音不会干扰他之后，按下了接听钮。

“是忠志吗？”成濑问道。他看到手机上所显示的前妻家里的号码。

“爸爸——”忠志的声音听得非常清楚。

和忠志的对话，与其说是短距离传接球，更像是外野的守备练习。他们互相抛出言语，然后彼此接收。对这边丢过去的话题，虽然对方没有回传，不过依然有对方接球的感觉，平常就是这样对话几句。

忠志真的很晚才学会说话，因为他对理解言语的意思、搞懂单字间的关系非常不灵光，经过很久才开始说出一些简单的名词。

当他开始能说比较接近完整的文句时，成濑和妻子欣喜若狂地手舞足蹈。

“多亏有忠志，才让我们连一丁点的小事都能感到幸福喜悦，如果要说人生到底是得还是失，当然是得。”她经常这么说。

成濑觉得容易满足的她倒也不坏。

“十一月十三号港洋银行关内分行发生银行抢案。”

电话那端，忠志这样说着。

成濑忍住想笑的冲动。

不知道什么原因，忠志在这一年的时间里，竟然开始记住电视播放过有关抢匪的新闻。他好像是背住了一样，遇到有机会和成濑说话时，就像朗诵一样地念给他听。

“我要当警察。”忠志这么说。

“警察？”成濑显得困惑。

“警察！警察！请小心不要被窃听。”

“窃听？”

“窃听！窃听！”

正当成濑苦恼着不知该如何回答时，听筒那端的声音变了：“喂——”是前妻，她的声音就像冰块碰到透明玻璃杯的声音。

“刚才电视正好播放了警察专题，他一看到就突然说非打电话给你不可。”

“他好像想当警察呢。”

“什么意思？”

“刚才他还说窃听什么的……”

“哦——那个啊！”她说着：“因为之前播放过窃听专题啦，或许他只是担心爸爸会变成被窃听的受害者吧。”

“真是感恩啊——”成濑的脸变得灿烂，虽然他无法理解忠志想对自己传达些什么，但说不定忠志其实早已掌握一切。

就像清楚地记下狗的种类一样，对于这世界上大部分发生的事物，或许都在他能掌握的范围内也说不定。

他不得不怀疑，忠志或许是想这么说的：“其实我完全看穿了你的把戏，我只是放你一马。”忠志一定是这么想的：“毕竟，受到你们这么多照顾，我还是很感恩的。”

“忠志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她开心地说着。

“一点都没变！”成濑细细玩味这句话。当忠志还很小的时候，“一点都没变”的状况令他们恐惧。刚开始还觉得他是个“好带的孩子”，等和同龄孩子的成长比较之下，才越来越害怕，当时真是焦躁不安。但随着他的成长，接下来“有变化”才是他们感到畏惧的。因为患有自闭症的忠志，

在逐渐迈向大人的过程中，他们的烦恼也随之不断增加。当他的身体越长越大，一旦抓狂或出现失控的情绪时，要压制他就更难，此外，性方面的问题、长大成人后的生活该如何处理……这些烦恼都一一浮现。

一想到未来，情绪就跌落谷底。刚开始为了这种事，和妻子两个人互生闷气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他们经常抚摸着眼前的忠志，脑中却不免想象着十几年后夫妻俩的生活，顿时感到眼前一片晦暗。

然而，一次偶然经验让两人心情突然轻松多了。

有天看完美国导演史坦利·库柏力克（Stanley Kubrick）的“2001年太空漫游”的录影带之后，妻子突然说：“什么嘛？二十一世纪不是马上就到了吗？到那个时候，真的可以像那样上火星吗？”

“二〇〇一年恐怕来不及吧！”

“就说嘛——什么库柏力克，根本就把未来的事搞错了，以后的事情，不可能有人知道的，不是吗？”

“或许吧。”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为几十年以后的事干着急，也是白费的啰！”

“的确没必要！”

“唯一千真万确的就是，在我们眼前的忠志是非常愉快的，而这一瞬间，我们也是非常快乐幸福的。”她边说边抚摸着忠志的头发。

“还有一件可以确定的，就是你在看库柏力克的电影时，中间一定会睡着。”

成濑虽然嘴上这么说，却觉得自己因妻子的话而得救。

当两个人像在嬉笑怒骂地谈论着“未来算什么”的时候，心情稍微轻松了些。每当想到忠志的事而感到惶然不安时，成濑他们总会抬头看着天空，没有特定对谁，只是大声说着：“开什么玩笑啊！一切看我们的吧！”

“你老公还好吗？”成濑问她。

她已经再婚，或者该说她是为了再婚而离婚。对方是在自闭症儿童中心里担任教师的年轻男人，当忠志的父亲实在是没话说。

“好久没碰面了，要我找个时间吗？他也说很想看看你呢！”

“算了吧，我到现在还在生他的气呢！”

“为什么？”

“我们第一次去自闭症儿童中心的时候，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

“说了什么？”

“他啊，当时看着我们夫妻俩说：‘忠志真的好幸福喔！父母的感情这么好。’”成濑也不禁笑了。

“哦，是吗？”

“说了这种话的人，竟然从我手上把你抢走。”

“你很意外吧！”

“太意外了，吓到连离婚证书都签得十万火急。”

“人生就是因为有意外，才有乐趣可言啊！”她若无其事说完，发出了轻快的笑声。

“可是他当初可是用‘好幸福喔！’来形容的哦。”

“那个人很有幽默感的！”

切断电话后，再次看看手里的行动电话，成濑耸了耸肩膀。

雪子 III

【杀人】：就是把人杀了。为了不让读者失去兴趣，而产生的突发状况。

【杀人事件】：推销小说时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知道内容属于推理小说，而附加在书名后面的接尾语。例如：“光环杀人事件”。

五天后，雪子开着自己的小轿车，坐在旁边的成濑则默默看着车窗外。和从银行脱逃时不同，她非常轻松地驾驶。不必太在意体内的计时器或车速，双手非常轻松地握着方向盘。当接近转角时，她更是随性地猛踩煞车。

时间已经过了九点。街道上夜幕低垂，就像飘荡在雪子内心的不安。

“做钥匙真的还蛮简单的嘛。”她指的是刚才成濑拿给她看的公寓钥匙。

“要看田中的心情。这次三天就拿到了，可能是他卖命赶出来的。”

“那栋公寓是自动上锁的吗？”

“好像是相当老旧的公寓，所以没有这种设备。”

“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没考虑这么多，很简单啊，到了他家，如果人在就拿枪逼问他钱在哪里？如果不在，就用这把钥匙开门进去找就好了。”

她不经意地看了成濑一眼。她觉得这对成濑而言，实在是一个太粗糙而且充满危险的计划。

成濑似乎察觉她的心思：“即使是拼了命策划安排，当一切将成为泡影的时候，还是会化为乌有的——”

“是吗？”

“不久前的抢案不就是吗？”

啊——她一时语塞。在确认那部RV车突然冲出来之后，她紧急踩下煞车，当时的感觉全部复苏了。虽然没太多懊恼，但情绪却变得极为沉重。

“那个姓林的会在家吗？”

“可能性是五比五吧！工作认真的上班族，应该会在家里吧！”

“他到底知道多少呢？”

“以我的直觉……”成濑说着：“他应该就只是个司机吧！”

过了好一会儿，雪子察觉似乎被跟踪了。她从后视镜看到车灯，但两车间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当雪子转进狭小的道路后，那辆车也跟了上来。

“阿成——”

“怎么了？”

“我们好像被盯上了！”

成濑稍微倾斜身体，看着副驾驶座旁的车侧后视镜。

“不知道是什么车种，应该是一般的轿车，不过看不见驾驶座。”

“从哪里开始被盯上的？”

“在县道交叉路口右转时就跟在后面了。”

一种很不好的预感油然升起。

“要不要停下来看看？”成濑的声音非常沉稳。

车身开始向左靠，雪子打了方向灯，逐渐靠近路肩，然后把车速放慢，直到车子完全停下来为止。

雪子把车灯关掉，默默地注视着后视镜。尾随在后的车子，头灯模糊地浮现在灰蓝夜色里，逐渐靠近。

“雪子，把视线转开，免得和对方撞个正着。”

她依着他的话，把脸从窗边闪开，心里非常不安地想着，到底是什么人？

车子从窗外驶过——

雪子的目光紧紧地跟随着车子背影，还是看不出车种。

“是那台车吗？”成濑也端详着挡风玻璃的方向：“看来走掉了。”

“说不定是因为我们停下来，他没办法只好开过去。”

“你印象里有被跟踪过吗？”

雪子只是保持缄默地耸耸肩，心想，自己的人生，其实和被追赶、跟踪是无缘的。从小父母亲对她就毫不关心，稍微行踪不明时，别说是担心，就连人不见了，他们也没察觉。后来，当慎一的父亲——地道不见的时候也是，虽然讨债的人追到家里来，但离开那个地方之后，这种事情也就不曾发生过了。

“好——走吧！”成濑说。

雪子顺从地打开了车灯，握住方向盘，踩了油门。

当她的脑中浑浑噩噩地发生紊乱状况时，就需要像成濑这种能给她明确指示的人。

“阿成，你在区公所一定很受重用吧？”

“怎么说？”

“因为在处理事情时，能够果断做出明确决定的上司，其实非常少；毕竟拥有决断能力和判断能力的人，真的是太少了。所以你在工作上一定很受重视，何况你说话从来不打官腔，也不会大声嚷嚷。”

“那只是我的个性吧。”

“越是没自信的人，越是装出很了不起的样子，对人颐指气使的。但是阿成完全不会这样，而且你也会负起责任，对吧！”

雪子认为，站在众人之上的领导者，必须做到的只有两点，那就是“决断”和“负责”。但是大部分的政治家都做不到，连她自己的父母也没做到，当然大部分的犯罪集团首脑就更不用说了。

她觉得，成濑对那些让她烦恼和混乱的事情，说不定能很快地为她找出解决的方法，或许在一开始，她就应该这么做的，忽然间一种懊悔的情绪油然而生。

毕竟，遇到困难时，在雪子的选项中向来没有寻找他人商量这一项。

“说到责任感的话，没人比得上久远。”成濑说着。

“咦？真的吗？”

“那家伙，连动物濒临绝迹，都觉得是自己害的，连看都没看过的鹈鸟（注：Phalacrocoraxharrisi，一种翅膀退化，不会飞的鸟）面临绝灭命运，他都觉得自己责任重大。”

雪子不禁笑了。

接下来，成濑拿出行动电话，按了号码后，贴在耳朵上：“我打到姓林的家里看看！”过了一会儿，他切断电话说：“没人接。”

“因为你的电话没显示号码，所以他才不接的吧？”

“打给那种男人的电话，大概都是无显示的电话吧！如果不显示的电话他通通不理会，那他恐怕没工作可做了。”

“不在家吗？”

“姓林的说不定只是睡着了。总之我先过去看看情况，如果不能把钱拿回来，回去一定会挨骂的。”

“你指的是阿响和久远吗？”雪子无力地微笑着：“他们俩现在可能像雏鸟一样，眼巴巴地等着呢！”

“雏鸟应该要更可爱吧。”

成濑吐了一口长长的气，就往公寓走去。雪子目送着他，有一种好像要出事的预感。她想起慎一，还有慎一的父亲道地也闪过她的脑际，这令她的胃开始疼痛。

不到五分钟，成濑就来电了：“你快到二〇一室来！”

雪子确定车门上锁后，开始往公寓前进。房门前并没有挂任何名牌。她抬头看清楚房间号码后，安静而迅速地把门打开。连打开时都一

声不响的门，让人有种说不出来的阴森感。

室内非常昏暗，玄关只有一只被压得扁扁的老旧胶底运动鞋，显然除了林姓男子之外，并没有其他伙伴的迹象。

雪子从口袋里取出一只大号的袜子，分别套在自己的鞋子外面，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防范留下鞋印。

来到走廊，看到一旁连接着一个狭小的厨房，而客厅和走廊之间的门是敞开的，灯光则从敞开的门里透过来。房间乍看之下予人好像整理得相当整齐的印象，其实说穿了只是因为根本没什么东西。

雪子看见成濑站在房间里。

从成濑的侧脸，看得出他的表情非常沉重，充满不安。

“姓林的呢？”她边问边穿过走廊。

“要说他不在也算是不在。”他转过脸说着。

“你这话说得好奇怪……”

“姓林的不在了——”成濑的视线落在房间正中央，握枪的右手也垂了下来。“不，要说他在，其实也是在的。”

雪子进到房间里，顺着成濑的视线看过去。

“啊——”她尖叫。啊——原来演变成这种状况……这个结果似乎透露出自己一伙人疏忽大意的感觉。

一个小个子的男人，右半身朝下倒在地板上。而像阴影一样渗开来的，正是从那个男人身上流出来的血。

雪子全身开始被极度的不安所包围，完全无法动弹。

有太多的猜想和臆测，一股脑儿地涌现出来，让她完全失去了掌握现状的能力。

男人的背部突出一支刀柄，显然是从后方被刺杀的，看起来就像从肉体上长出一支道具一样，又有一点像假人。但如果是假人，脸部又太欠缺可爱的表情了。

雪子一时噤声不语，眼光落在已死男人身上，脑子里拼命地想理出头绪，好明白目前的状况对自己而言究竟代表着什么。

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成濑终于开口：“这个人就是姓林的！”他比对着驾照上的照片和横塘的尸体：“本人长得比照片体面呢！”他低声地说。

“他……死了吧……”雪子试图表现得平静，但显然没什么用。

“可怜的家伙。”

雪子茫然地再度将视线移到尸体上：“那……凶手呢？”声音显得非常刺耳。啊——这到底是什么状况？雪子强忍着想尖叫的冲动，她觉得晕眩——

到底是谁做的?

“没有人躲在这个房间里，所有房间、厕所和浴室我都看过了。”

“房间的锁呢？”

“门是开着的，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同伙决裂的关系吧！”成濑非常冷静，他的口吻就像在解说某种自然现象一样：“有强盗就会有叛徒！”

“阿成……你真的好沉着……”

“因为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人。”成濑蹲下来观察着尸体。

“啊……那个时候……”她想起了几年前遇到的抢劫事件。在那次外国籍银行抢匪的挟持案中，雪子和成濑一伙人都变成了人质。但那时亲眼目睹倒在眼前的人质尸体，却一点真实感都没有。

“像这样再看一次，还是不觉得有什么可怕啊。”成濑说完，立刻又补充说明——因为这世界上到处充斥着诡异而又满脑子坏心眼的人。

“是这样吗？”

“该死却活得好好的人，才是真的可怕！”成濑的语气让人分辨不出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光靠一张嘴巴的政治家，对恢复国家景气毫无益处，竟然没被辞退，这才真的让人无法理解。一具被菜刀刺杀的尸体，和他们比起来，简直太容易理解了。”

雪子伸手摸摸自己的脸颊，似乎拼命地想赶走满脑子的混乱，她不解的问道：“为什么要杀他呢？”

“可能是分赃起了争执，或者只是单纯斩除蜥蜴尾巴也说不定。”成濑站了起来：“总之就是清除麻烦之类的做法吧，说不定这是在一开始的计划里就安排好的。”

“一开始的计划？”

“我听田中说过，那些劫持运钞车的歹徒，不只相当粗暴，对伙伴更是用完就丢，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可以，说不定也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不是自杀吗？”雪子也觉得对自己的说法非常可笑。她也似乎体会到：快灭顶的人拼命抓到一根稻草，还被围观的群众嘲笑是什么样的心情了。

成濑盯着雪子的脸说道：“如果他会表演拿菜刀刺入自己背部的绝活，驾照上应该特别标示一下才对。”

“说得也是。”

成濑环视着房间，分别指出各处的打斗迹象。

厨房下方的门微微地开着，堆积如山的报纸坍塌，本来应该是挂在墙上的月历也弯曲折叠地掉在地毯上。

成濑稍事寻找之后，发现屋子里完全没有那些钱的踪影，于是他说：“我实在不想说死人的坏话，不过这个男人的确不是什么重要角色。抢走我们钱的，应该是另外两个人，看来只能设法找出他们了。”

另外两个人——成濑的这句话，让雪子感到格外沉重。

接着，成濑指着电视机的后方给雪子看，墙壁上的电源插座盒盖已经掉了：“那是窃听器。”

“咦——？”雪子慌忙捂住自己的嘴巴。

“现在不用担心，已经被拆除了。这里在插座盒里面安装的窃听器，因为能确保电源提供没问题，几乎具有半永久性的窃听功能，据说卖得相当不错呢。这表示这个林先生的房子是受到监听的。”

“这种窃听器，很容易安装吗？”

“到处都有得卖，安装一点也不难。最近好像还多出了一些颇具创意的产品，田中还说手机型的窃听器也很泛滥，而且只要充电就可以用了。”

“意思就是说，只要想安装谁都可以办得到吗？”

“如果只是窃听，应该是吧！”

这时，成濑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走近屋子门边的收纳柜旁，那柜子上正放着一个按键式电话。

“杀死他的，应该是劫持运钞车的同伙吧！”

雪子的喉咙发出梗咽：“大……大概是吧。”如果他们是在这个房间里杀人的话，就表示那些同伙一定来过这里。

“很有可能是这个男人打电话，叫那些同伙来的。”

“嗯，是有这种可能。”成濑蠢蠢欲动，但实在不清楚他想干什么。

“如果真是这样，用电话的重播键设定，也许能和凶手联系上……”

雪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茫然地任嘴巴张张合合。

成濑把手枪交给雪子，告诉她先拿一下，因为他要拨个电话。

他拿起话筒，按了重播键：“这通电话一定能接上运钞车抢劫犯中的一个……”成濑的声音非常笃定，听起来倒像在预言或预告着什么。

雪子一直盯着把话筒贴在耳朵上的成濑。

对方接电话了——从成濑突然僵硬的表情，雪子清楚地知道。

然而，她从来不曾看过成濑像这一刻的惊愕表情，就连发现尸体的时候，他都依然能保持冷静，但他此刻的表情却让雪子十分意外。

接下来成濑说出口的话，更是一大震撼——

“响野吗？”他质疑的问：“电话为什么会是你接的？”

雪子一片混乱，完全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状况。

天才 第三章

歹徒谈论电影院的话题，并发生暴力冲突

“不打不成器”

响野 IV

【弱肉强食】：弱者被强者牺牲。为了维持它的正当性，更准备了“胜者为王”这样漂亮的说辞。

成濑把林宅的电话放在耳边，用充满疑惑的尖锐声音问道：“响野吗？”而就在三个小时之前，响野还在他自己店里，隔着柜台和久远相对而立。

久远把咖啡送到嘴边：“响野哥最近都不自己煮咖啡了吧！还是祥子煮的咖啡比较好喝，应该说响野哥煮的咖啡不好喝。”他皱着脸又补充道：“或者根本是很难喝。”

“让我来给你上一课吧！”响野立刻竖直手指。

“什么啊？”

“感觉到的事，不一定全部都得说出来。如果每个人都只是搁在心里，这世界就太平了。”

久远把杯子递给他，要他自己喝喝看，响野接过杯子喝了一口，脸马上皱成一团：“这也算咖啡吗？”连他自己都这么说。

“我要了咖啡，结果端出来的竟然是这种难喝的东西，我要告你！官司一定要打到底！”久远虚张声势地嚷嚷着，又问道：“祥子姐今天休假吗？”

“好像哦，说是出去玩。”

“这可真稀奇。”

祥子一个人外出其实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不过居然把生意搁着，这就很稀奇了。但就算问她出去做什么，她也只会端个架子说：“你真的这么想知道？”把问题再丢回来，实在很呕人，于是响野什么都不想多问，就叫她赶快走人。

这时电话突然响了。响野吓了一跳，立刻站了起来，直觉反应就是：“是不是刚才离开的那位客人，打电话回来抱怨咖啡有多难喝……”

结果却出乎意料，是慎一打来的。

“响野叔，你可以来一下吗？”话筒那端传过来的，是慎一平常少见的认真口吻。

响野突然有所觉悟，脑海里出现的就是慎一被欺负了。问他人在哪里，才知道他就在附近的一个购物中心。

“为什么不来店里呢？”

“因为我可能被人跟踪了……”

“你说什么？”

“妈妈告诉我，不要靠近你的店……”

“我的店？”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不过，刚才我觉得好像有人跟在我后面。”

这是不是和中学生的欺负事件有关？总之响野告诉他：“不要乱跑！”然后挂上了电话。

响野很利落地收拾好咖啡厅，把用过的餐具全部收回来，简单的清洗之后，关上店里所有的电灯。

当他发现自己的车还停在咖啡厅停车场边上时，不由得吓了一跳，因为他一直以为祥子是开车出去的。

“原来祥子不是开车出去的。”

“奇怪了，出门前还在那里大声嚷嚷说找不到驾照，结果根本没开车出去啊！”

“或许嚷嚷得太累了，才决定搭电车吧。”

他实在想不通，但也没时间为这件事再多伤脑筋。为了小心起见，他还是换上放在店里的假车牌，然后发动车子离开。

在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停好车后，响野搭乘手扶梯来到入口，他看见慎一就站在那里。还在读国中的慎一，将此刻内心感受到的沉重负担和急迫的焦虑，一览无遗地写在脸上。

“响野叔，到底什么叫人道主义者啊！”慎一说话的样子，像要狠狠咬人一口。

“人道主义？”响野被他的神色所慑，还误以为这是时下年轻人正流行的招呼语。

慎一就近坐在一张长椅上。“怎么了，是你上次提到同学欺负的事情吗？”

“阿熏被那群人叫出去。”

“阿熏？”久远回问。

“他是我的同班同学，虽然个子很高，但是很瘦，而且脚有天生缺陷，他说是股关节出了问题，所以都要拄着拐杖。”

“那这位阿熏，为什么会被叫出去呢？”响野继续问着。

“因为他太嚣张了。”

“他不是连走路都得撑拐杖吗？”

“阿熏的脑筋很好，可是嘴巴不太好，他真的没有什么恶意，其实大家也都知道的……”

“原来是叫他出去警告他啊！”

“听说是被带到国道附近一个已经歇业的小钢珠店……”

慎一低着头，心中或许有着不甘心、屈辱感和自觉没骨气等等错综复杂的愤怒情绪，害得他一脸要哭的模样。

响野理解了慎一的立场。

看来，慎一从以前就一直想阻止这桩欺负人的事件，设法制止阿熏同学受到团体攻击。但如果明白的表示反对，他知道自己也将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因为：“庇护敌人者亦为敌”，既然连泱泱大国的总统都会冠冕堂皇地说出这样的歪理，那么中学生若有相同的思考逻辑，也就不足为奇了。

慎一既无法与他们正面对抗，也没办法置之不理而逃之夭夭，所以他当然很苦恼，不知该如何是好。

他会像预言般地说：“可能会被欺负”，正是因为他假想自己反抗那群人的下场，所以才会说了：“非被欺负不可”这样的话。或许那就是他觉悟自己将会被欺负，还是非得保护自己的同学不可，所形成的内心挣扎。

“我告诉他们，欺负阿熏又能怎么样，结果他们还说我是‘愚蠢的人道主义者’。”

“人道主义者……好象不是这样用吧？”响野皱着脸。

“人道主义者的意思……是指很有人性的意思吗？”久远问道。

“大家还说，动物的世界是弱肉强食，行动不便的动物注定马上要死，所以弱者被欺负是理所当然。”

响野几乎要噗嗤地笑出来，但心想这样对愁眉深锁的慎一实在太失礼，所以他强忍着笑意：“那些家伙真是会错意了！他们完全搞错了，你想，狮子会把孱弱的狮子杀死吗？没这种事吧。孱弱的狮子或许真的会死掉，但那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同伴之间绝不会互相残杀的。”

“这下……话可太长了……”久远半嘲讽似地插了嘴。

不过，老实说，他们并不想和这件事有任何瓜葛，毕竟身为银行抢匪，如果牵扯上小孩子的大家问题，看起来只会像一出喜剧大烂片。再说，不管拍得多糟的电影，扮演银行抢匪的人都可以拿到酬劳，但现实生活里却不然。

看穿了响野退却的心态，久远更坚持地说：“响野哥，如果我们不帮慎一，那么还有谁会帮助他呢！”

“就算我们不帮他，现在慎一不也是好端端的吗？”响野皱着脸：“我们这些老人家是不应该多管闲事的，在年轻人的文化里没我们轧一脚的份。”

久远凝视着响野：“如果我们不管，慎一一定会一个人去奋战。你非去不可吧？”

“嗯……对啊。”慎一点头。

“你说小钢珠店吗？”响野低吟着：“等一等，那里可是相当远啊！你那些同学是怎么过去的？”

“里面有个学长已经是高中生，他有车子，好像是他载大家去的。”

“已经毕业的家伙，和这件事有啥关联？”久远问道。

慎一噘气嘴巴嘟哝起来：“那个学长从中学时就很出名，毕业以后还是常和我们聚会。”

“原来是摆学长架子的不良分子！”久远的语气显得非常愉快：“所谓的不良分子，原本就想脱离正常秩序才变成不良分子，结果却又陷入了另一种秩序里……真有趣！这就好比乖乖排队的庞克摇滚乐队，简直矛盾极了。排队的庞克也很怪！在乎上下关系的不良分子也怪到不行！”

“你到底在嘀咕些什么？”响野笑了。

这时慎一突然冒了一句：“其实，那个学长从以前就说过……很想杀人看看……”然后深深皱着眉头。

“啥——？”久远皱起眉头，响野对这唐突的说辞，显得有些错愕。

过了一会儿，久远的脸明显地歪斜，并作出想吐的样子：“真恶心——”

“不过，对孩子来说，‘我杀了你’之类的台词，其实还挺老套的——”响野勉强地笑着。

“他一定会真的杀人啦……”慎一表现出极度的不安——说近乎是幼稚反应也不为过：“他说反正十几岁杀了人也不会有什么事！”

“是喔。”久远没好气地说着。

“他说反正没有人猜得出来是被欺负死的还是意外死亡的，如果真杀了人，还可以向大家炫耀一番。”

“太了不起了！”久远装出一副娘娘腔地说：“真受不了，如果他这么想杀人，可以志愿上战场啊！我呢，有三件绝不容许的事情，可说是三大极恶禁忌。”

“哦？”响野的视线转向他：“三大什么？”

“那就是加到菜里的凤梨、没有风险的暴力，还有就是欺负阿熏的那些家伙！”

“哦——哦——”

“他们说，大概会有十个人欺负阿熏……”

“很好——”久远说得理所当然的样子：“响野哥，我们差不多该出发了。”

“喂——等等……”响野慌忙阻止：“我刚才不是说过，只不过是中学生的吵架事件，我们这种老人还去轧一脚，太难看了吧！”

“就是有你这种想法，那些年轻家伙才越来越不像话！”

“如果成濑他们打电话来怎么办？”

“成濑哥他们还没出发呢！我看两个小时内是不会打来的。即使要联络，他们也会打行动电话。况且，我们这次原本就被排除在战力外，不必担心这么多。”久远对自己没被安排到公寓显然怀恨在心。

“慎一，我们走！响野哥啰哩啰唆的，我们就把他丢在这里，自己去吧。”久远说着，朝出口的方向走去：“简直是太不配合了，在这个世界上，我绝不容许的事情，那就是加到菜里的凤梨、配合度差的大人，还有指摘我：‘这和刚才那三大极恶禁忌不一样啊！’的人。”

“好啦——好啦——”响野放松肩膀：“走啦！一起去不就得了！”

“这下子不怕难看了哦？”久远笑着对他说。

“我的原则就是‘要活得天真单纯孩子气’，管他是中学生还是谁，只要是自以为了不起的人，不狠狠地修理一下是不行的。”

“如果成濑哥打电话给你，可不干我的事哦。”久远进一步地嘲讽他。

“成濑？他是谁啊？”响野故意装傻。

“好！就这么决定了，走吧！”

“人道主义是不好的事吗？”慎一突然又提起刚才的疑问。

“那当然！”响野立即回答：“所谓人性化的行为，到底指的是什么，我完全一头雾水，这种说法根本就是把人类预设在上位。”

“人类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久远表示同意：“我听说没有任何理由就入侵攻击敌营的，只有人类和猩猩。大多数的类人猿，只要敌人撤

退就觉得满意，但纯粹以杀害为目的的就只有人类和猩猩。他们说的人道主义，或许指的就是这一部分吧！”

“你要求太严厉了！”响野反唇相讥。

“我一直期待有一天动物们团结起来，共同袭击人类而且大声地说：‘你们是什么东西啊？’”

“那我说不定会第一个被羊吃掉。”

“响野哥，羊是草食性动物。”久远笑着。

“你们两个都好奇怪哦——”慎一有些别扭地说着。

“咱们走吧！”响野起身时突然想到：“对了，慎一，你刚才打电话时说有人跟踪你……”

慎一扬扬下颚：“嗯，觉得后面好像有人跟着我。”

“是同学吗？”

“不知道，也许是我多心了。”

响野和久远对看一眼，然后侧着头想了想，不过，光是这样也不知该怎么办，还是决定先去了再说。

“可是，要怎么和他们拼呢？”慎一又问了。

“再怎么说，我也曾经是高中拳击赛的选手啊！”响野立刻挤出左手臂的肌肉给他看，然后用右手砰砰地拍打着。

慎一叹着气说：“爱吹牛——”

“最近的孩子们，身上总爱带着刀子之类的武器，还是小心点好，响野哥也一样。我还听说和暴力集团有挂钩的孩子也很多……”

久远一席话让响野有些犹豫：“听起来好像不太妙耶！”

“如果真有状况，我们马上逃走就好了。”

“那我们到底是去干嘛的？”

“有什么关系，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慎一显得非常开心：“就是嘛，闲着也是闲着，反正也不是人道主义。”他高声地说。

久远 III

【无聊】：①觉得厌烦、无力。②被慑服而退缩。③闲得发慌。④经常被误认为，和电影或小说中所包含的文学性成正比。

久远坐进后座，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

“你知道小钢珠店的位置吗？”响野问着慎一。

“没问题，只要往北走就会到，看起来像一间鬼屋，学校里大家都在谈论它，白天我也看过好几次。”

“我们要怎么修理那些欺负人的孩子呢？久远？”

“就像刚才响野哥说的，整辆车子朝他们冲过去就好了啊。”

“等……等……等一下！”响野非常紧张：“等一下，这是我的车子啊！可不是像雪子开的那种赃车，它可是如假包换的自用轿车哦！而且贷款还没缴完耶，如果用这辆车辗毙那些少年，只要一查车主，立刻就可以判定我是凶手，而且肯定会上明天早报的头条新闻，标题就是‘银行抢匪开车冲撞中学生’之类的……”

“然后还会注明头衔是‘号称咖啡厅的经营者’，再登出一张不怎么样的照片。”

“为什么事‘号称’呢？”响野非常不服气地反问着。

“这样看起来才像不能掉以轻心的可疑人物，很符合响野哥的感觉。”

“不过，你要搞清楚，如果我真的很幸运地被逮捕了，一定会把你们全部抖出来，休想叫我一个人乖乖的丢脸被逮，我连抢劫银行的事也全招了，让你和成濑他们一起被抓。”

“真过分。应该要袒护伙伴，忍受严刑拷问比较帅吧！”

“还等什么拷问？被问话之前我就一五一十全盘托出了吧！”

“如果是响野哥应该话很多吧，多到连审问的人都听不下去，求你闭嘴。”久远说话的同时，似乎正幻想着这一幕。

车子在红灯前停了下来。方向灯反复着令人焦躁不安的声响，仿佛催促着久远他们。

“对了，”慎一好像要改变气氛似地说：“之前的银行抢案，不是响野叔你们做的吗？”

“是我们干的啊，怎么了？”久远问。

“我看了报纸，可是上面写的是袭击运钞车。所以那个不是响野叔你们干的吧？”

“你真是敏锐啊！”久远苦笑。

“情况有点复杂啦……”响野露出不知该从何说起的表情：“抢劫银行的确是我们干的，可是一毛钱也没到手。至于袭击运钞车的事，就不是我们干的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半路被抢了！”久远快嘴快舌地抢先回答，显然一点都不觉得这是该感觉耻辱的大惨败：“毫无所获！”

“阴沟里翻船吗？”

“撇开伤害已经陷入低潮的银行抢匪，这种说法还算相当接近。”响野笑着。

“之前响野叔不是才说过，如果犯罪集团好不容易抢来的钱，却没有一个人得手，这世界可就大有问题了。”

“什么意思？”久远完全听不懂。

“就是除法的问题嘛——”响野懒得再说明一次：“若是用零来除的话，这个世界就全不对劲了。”

“是吗？”慎一好像发现了世界的法则般，握拳猛击手掌：“就是嘛！就是嘛！难怪发生这么多奇怪的事，阿熏被叫出去，妈妈情绪也不稳定……”

“你是说雪子吗？她情绪不稳定……？”久远把手放在副驾驶座的椅背上，脸凑了过去。

“最近是好一点了，不过这一个礼拜来真的很奇怪。”

“怎么奇怪？”

“就很不稳定啊。”慎一再强调一次。

就好像一个注意力不集中的学生，成绩单上被注明要家长多关注的那种感觉，让久远觉得很好笑。

“她好像有什么烦恼……”

“雪子吗？”

“她没告诉我就自己到处乱跑，却又警告我除了学校不可以到其他地方。”

“那是因为你要考试的关系吧？”响野问道。

“考试？”

“雪子说的啊！你这一个礼拜都没来店里吧？雪子说因为你学校考试。”

“没有啊！离考试还早呢！我刚才在电话里也说过，是妈妈叫我不要去响野叔店里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响野摇摇头，百思不解：“是因为被跟踪的关系吗？”

“我也搞不清楚……”慎一低声呢喃着。

久远也歪着脖子，他无法理解想把孩子关在家里的母亲到底是什么心态：“她一定是终于察觉，响野哥的店实在不良于教育啦。”

“这也太后知后觉了吧？”响野惊讶地回答。

“的确是后知后觉。”久远笑了。“虽然时间上显然太迟了点，不过天下的母亲总想尽最大的努力。”

“她还开车来学校接我下课。”

“我觉得雪子实在不像会做这种事的人。”

“对啊！我也觉得妈妈绝对不是这样的……”

“突然变得过度保护起来了吗？”久远说着。

“她是不是病了？”响野马上这么问。

“急性焦虑症吗？”久远也附和着。

“最近妈妈好像草食性动物哦——”

“像总是东张西望的斑马吗？”久远边说着，脑海浮现了动物园里看到的条纹斑马。

这时候，响野笑了：“说得真好。的确，原来的雪子应该是属于肉食性动物吧，虽然看起来相当可爱，但却有强韧的意志力和宁静威严感，绝不是会惊慌地四下张望的草食性动物。”

“不过，她最近真的变得好像草食性动物一样。她应该像花豹才对呀……”慎一点头说着。

“像花豹的母亲，这种感觉不是太好。”久远是真心这么想的。

“豹的遗传基因是极不具多样化的，就像人类一样。一般认为那应该是在进化过程里，曾经历过一次族群数量锐减所造成的。可能减少到只

剩下几十只，之后又再增加，所以遗传基因的变化才会那么少。实际上，人类的状况也可以这么诠释。”

久远非常佩服响野能这样滔滔不绝地从一个话题谈到另一个话题，不过现在实在不是悠闲聊天的时候：“响野哥，别再聊这么艰深的话题了。”他打住谈话的内容：“总而言之，雪子也非常辛苦啊，也会有软弱的时候，也会有过度保护的时候，但那有什么关系？这些都表示慎一对她很重要啊。”

“嗯——这倒是事实。如果有任何人想伤害慎一，我就用车把他碾死！”

“这也太夸张了！”慎一一脸困惑。

“不！我一定会碾死他。”

“就算我妈也不会做这种事吧！”

“咦？”响野露出意外的表情看着慎一：“你没听说过雪子差点把人碾死的事吗？”

“你在说什么啊？”

“你没听雪子说过，和我们相遇的经过吗？”久远整个人往前坐。

“听说过啊！”慎一点点头：“虽然说得有点笼统。就是那个电影院的案子嘛，对不对？”

“没错！”响野说着：“那真是一个宝贵的经验啊！”

“响野哥那时候根本什么都没做吧！”久远回想起当时的情况，并加以指摘。

“你在说什么？别忘了发现炸弹的人可是我啊——”

“是啦，那的确是托了响野哥的福，不过造成大混乱的也是响野哥啊！”

“嗯——”

“我那时还是个小学生，不过我记得新闻有播，说是有人在电影院里装设炸弹企图引爆，对不对？”慎一说着。

“是一个年近四十的大笨蛋！”响野苦着一张脸说道：“自己制造了定时炸弹，半好玩地装了上去……”

“好玩？”

“好像是每天重复着枯燥无味的生活，所以希望找一些变化。都老大不小了，还在网路上预告爆炸，然后就真的在电影院里装上自制炸弹。”久远边说边回忆着男人晦暗无趣的脸孔。

“那个犯人……是脑筋有问题吗？”

“只是个普通的男人啊。”响野说着。

久远也点点头。那个犯人既没有精神异常，也没有值得同情的家庭问题，就是这么平凡。案发后所有新闻媒体都争相报导，但依然看不出有什么生活上的特别因素，造成他犯罪的动机。

“他只是会搞搞电脑上上网，除此之外并不会特别引人注意，说穿了就是个外表平凡、喜欢恶搞、做事不计后果的单身汉。”

“我妈妈居然还差一点被那家伙炸死。”

犯人利用网路，夸大其词地散播着：“爆破电影院！”甚至还在各个网页上出谜题——“到底是哪家电影院呢？”让人傻眼。答对的人还将得到被炸的尸体画面作为特别赠品。

“那天我正好参加校外教学。”

“难怪雪子姐有空去看电影。”久远说。

“是一部非常无聊的电影，对不对？”慎一笑着说。

“对了，是那家伙的电影。”响野极乏味地说着那个导演的名字。

“你心里好像不太高兴哦？”久远苦笑着。

“何止是不太高兴，那根本是老片重演！简直是无聊透了。”

“很难懂的——”

“哪里是难懂而已，根本是在修行。”

“你只要把它当做音乐就好了。你听管弦乐演奏时也不会去考虑它是什么意思吧！道理是一样的啦。”

“就算盯着字幕看，还是完全看不懂。”

“不能看字幕啦。”

“那真是要命！是成濑约我，不得已才去的。”想也边摇着头说。

“那种电影连我家老妈也去看了吗？”

“应该是吧，因为她当时的确在那里。”

“不过也多亏它那么无聊，我才会察觉有炸弹的。”

久远想起了当时在电影院的情况——

响野 V

【电影】：在很长的底片上连续摄影的静态画面，用播放机依顺序快速投影，利用视觉残留现象，看起来会成为动态画面的东西。“摄影是真理，而电影就是每秒二十四格的真理。”出自法国导演高达（Jean-Luc Godard）执导的电影“小兵”。

响野在电影刚开始没多久就已经宣布放弃，觉得自己根本看不懂。不到三十分钟，他已经呵欠连连，显然正式开演前的其他电影预告，反而还有趣多了。

看着坐在身旁表情专注地盯着电影画面的成濑，响野深深感到一股严重的背叛。

响野摇晃着身体，东张西望。他坐的位置正好在电影院正中央。这是终场电影，时间已经是晚上十点，在一间小型电影院，离车站步行约

十分钟，位于一栋大楼的七楼，里面的观众约二十多人。

睡意不断向响野袭来，像海浪一波接着一波——

画面上出现的影像，不知道是不是剧中剧，一个扮演电影导演角色的男人挥拳怒吼着。

响野左半身已经完全贴在椅背上，真想就这样躺下来睡一觉。

这时，他听到一种很奇怪的声音，并且察觉就在自己的座位下方，很小声地响着。

起初他还以为是心脏跳动的声音，连心脏都在为这无聊的电影叹息。他重新振作，看着电影画面，但电影的无聊程度不但一点也没变，难懂的成分更是有增无减。

他脑海里想的只是等出了电影院要如何叫嚣痛骂，才能消解此刻的烦闷。然而，他依然听见了一个节奏规律的小小声音。

响野从位子上轻轻站起来，往自己的座位下一探究竟。他循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终于找到了声音的来源。

于是，他发现了那个东西——刚开始还以为是自己弄错了，在座位下方怎么会放着灭火器?

筒状的灭火器上，捆绑着一个小小的时钟，当他发现前方还连着包裹着塑胶皮的铜线时，不禁愕然。

“成濑……”他小声地喊着旁边的成濑。

成濑的眼里充满愤怒，瞪了他一眼，仿佛在警告他——怎么连看电影时该有的礼仪都不懂呢?但响野完全不理会，作出“炸弹”发音的嘴型，然后手指着自己座位的下方。他刻意放慢咬字，用近似摩擦音低声说着“炸—弹—”。

刚开始成濑也没理他，以为响野只是无聊到想吐，然后一个人沉重地瘫陷在椅子上而已。

没多久，响野终于不耐烦地当场大叫起来。

“那个时候，响野哥突然站起来，简直吓死人了。我当时认为：‘这家伙绝对是个举动怪异的疯子’。”坐在后面的久远立刻插嘴说：“我以为他是因为那部电影而发疯。”

“无聊真的会让人发疯——”

当时响野毫不犹豫地大叫：“请大家冷静听我说，这个电影院里被装置了炸弹——”

成濑勉强地想要把他拉回座位上坐好，并叫他：“安静一点！”不过，他似乎也同时察觉有异，于是皱着眉头弯下身去。

他在座位下方一窥究竟，结果一样发现了灭火器。

“那是真的吗？”成濑的声音依然沉稳镇定。

“你终于察觉事态的严重性了吧！我可是最荣耀的第一位发现者。”

接着开始传来尖叫声：“这里也有！”——说话的是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位女性。她好像也发现了自己座位下有可疑的灭火器，立刻跳了起来。

喧扰声四处窜起，就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

恐怕这也正好是观众对这搞不清楚在演什么的无聊电影，开始感到厌烦的时候。

有一位观众甚至检查了自己那一排的所有座位，然后大叫：“这一排有三个！”

电影院里虽是一片黑暗，但还不至于漆黑到看不见。成濑像在研究灭火器般看了又看，然后点头说：“这的确很奇怪！”

“各位——请冷静一点，保持安静，请不要碰触座位下方的灭火器，就地站起来。”

响野提高音量。

结果，眼前一名白发男人转过头对他怒目相视，并且大声叫骂：“人家在看电影，你捣什么乱啊？不懂得欣赏电影又无视于法纪的人，快

滚！”

“没关系的！”响野的语气像在安抚他：“要不要赌赌看，这间电影院被装置了炸弹。这可不像任期快结束的政治家，为了扭转形势而暗藏的爆炸性内幕；或是优秀的足球选手因为受伤，膝盖肿得像颗炸弹；现在的状况可不是比喻而已，而是货真价实的炸弹哦。不过，还是可以安心啦！既然知道有这种东西，至少今天的电影票，戏院一定会退费，像这种这么难看的电影，你想看多少次都可以让你看个够，直到你高兴为止。所以呢，现在还是逃为上策！”

“我就是现在想看——”一脸固执的男人依然怒吼着：“你安静点！”

“那就请便了。”响野笑了：“相对的，如果炸弹真的爆炸，你以后再也没机会看电影啰。你的座位是几号呢？椅背上应该有号码吧！嗯，是‘H9’啊！你所坐的‘H9’，一定会有人献上花束的。”

男人气呼呼地说：“不理你！”然后把视线转回银幕，背对着他们坐了下来。

其他的观众早已经开始逃窜。有的人抱着外套跑；有的人边走边讲手机；也有人眼睛紧盯着银幕，一副舍不得离去的样子，却又不得不往外走……

响野他们也走出了电影院——推开重重的门，走向通道，门再度关上。感觉剧场内的黑暗和声响好像全都消失不见了。

剧场旁边只有一个人，就是负责撕票的中年男人。他慢条斯理地整理着宣传单，把零食排好，一个人悠哉地留在那边。通常终场电影演到较晚的时候，戏院里除了放映室的技师之外，其他工作人员几乎一个也不在。

十多名的观众中，将近一半的人都使用紧急出入口楼梯，慌慌张张地下楼。

剩下的另一半观众，则涌向那名戏院工作人员——他们就像意志非常坚定的岩石般，团团把他包围起来。

那名工作人员戴着眼镜，有一头乌黑头发，是外形相当醒目的男性，和制作那部无聊电影的法国导演本人有几分神似，就是那种不怎么讨人喜欢的知识分子长相。

四名蓄着小平头的客人带头面对着工作人员，他们几个看起来就像体育系的学生，也像纪律完善的军人。背脊挺直到像是从头部被吊起来，体型也非常好。响野和成濑站在他们后方，虽然人数不多，但激动的观众依然互相推挤。

“座位底下有很奇怪的灭火器——”有人结结巴巴地说明着状况。

该名工作人员很快掌握状况，表情立刻转为铁青：“刚才有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走出去，就是刚刚而已……我看那个男人很可疑……”

话还没说完，最前方队伍中的其中一人高声地发表意见：“现在应该还抓得到人！”

“嗯……我想应该还来得及才对！”工作人员点点头。

学生们互看身边的同伴一眼，然后点头示意，仿佛在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众人随即跑了出去。或许他们就像怀抱着橄榄球般，拥抱突然涌出的正义感，奋勇地从紧急出口的楼梯往下冲。

留在原地的，连响野他们在内大概有五个人，这当中正包括了久远和雪子。

“赶快打电话给警察吧！”工作人员露出非常怪异的表情，然后退到里面。过了一会儿他摇摇头说：“怎么搞的，电话打不通？”然后又走回来说：“戏院里由我来检查，你们也赶快离开吧！”他展现出身为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并且对拿出手机的客人说：“我来联络就好了，你们还是赶快逃吧！”

“还有一个人留在里面哦——”响野突然想起来：“一个想要和那部法国电影一起殉难的白发老头，我看他一定是想融入那部无聊的电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吧！”

“如果现在去追那个犯人，说不定还来得及！”一名女子好像在计算着什么，并且一边确认电梯位置——那个人就是雪子。

“成濑，我们还是快逃吧！和你一起在这里化为尘屑……这也太不值得了。”

这时，成濑快速的挥动一下手臂。

他伸长右臂，越过柜台擒住了那位工作人员的领口，动作迅速得连响野也来不及阻止。

成濑用力拉着这个男人，然后把他压在柜台上。

“喂——”工作人员用力挣扎着，并且发出尖锐的声音：“你干嘛！”

“那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真的吓了我一跳！”久远说道：“响野哥在戏院里大声嚷嚷，成濑哥则是突然扭着电影院工作人员的脖子，我当时还想——这些老头还真不好惹！”

“成濑突然那样伸手擒人，就连我也吓了一跳，一时之间还想着，不如回到戏院里抱着那些灭火器，都还比和成濑在一起来得安全多了。”

“你不要胡说！”成濑发出刺耳的声音，虽然声音不很大，却格外尖锐。他紧紧压住工作人员，对着他的后脑勺咆哮。

“你不要乱来！”

“少胡说！”成濑说着，再一次把工作人员的身体抓起来：“你根本是在说谎！根本没有什么可疑的男人，你压根儿也没想过要报警！”

男人的眼神瞬间出现了犹疑。

响野惊愕不已，却也只能站在一旁看着他的朋友：“又来啦！测谎机器人。”

男人就像是一个不习惯于打架的孩子，边喘气边挥动着双手。

成濑再一次使足手劲，将他按到在柜台。

然而，就在成濑的手臂不小心弯曲时，他只捉到男人身上的衣服，手一滑之下，不小心松了手，接着男人就拼命往外逃。

对男人来说，真是一个绝佳的巧合，电梯门是开着的。仿佛有一股协助犯人逃亡的巨大力量在作祟，电梯门很快就关上了。

“刚才那家伙就是犯人吗？”响野向成濑求证。

“那家伙说谎！”

“搞什么啊——你就是喜欢拆穿人家的谎言！”

这时，另一部电梯来了。

“追吧！”成濑很简要地说着。

响野心想：也没其他方法了，于是就跟在成濑后面。

在电梯门要关上的那一刻，另外两位客人也闯了进来。

“我也一起去！”冷漠而安静地说着的就是雪子。因为她没什么表情，所以并不特别引人注意，但仔细一看，那张有着纤细下颚的脸庞却显得相当清秀。虽然算不上美人，短发却格外适合她，整个人俏丽而潇洒。

“我也去！”抱着放在柜台上的笔记型电脑闯入电梯的则是久远。当时响野直觉，他仿佛像一条爱缠着人的天真小狗。

电梯直朝一楼而下。响野望着他们时，完全没料到有一天他们会成为抢劫银行的同伙。

“这是刚才那个工作人员用过的电脑，里面写了很多东西呢，而且还连结着网路……”久远说着。

“里面写了些什么？”成濑从这时起，就已经崭露了领导者的特质。

“那家伙果然很怪，他正在某个网页上写东西，说电影散场炸弹就会爆炸之类的。”

“不可能有人会写这么蠢的东西吧！这么肆无忌惮地说出自己的犯罪行为……他到底想干什么？”响野也窥探着电脑荧幕。

没想到画面上真的写着那样的内容，令人着实惊讶。怎么搞的，竟然是一出露馅儿的大闹剧。难道网路上都是这种夸张过火的胡闹吗?

“你看，是真的吧！”久远说着：“这可是真正的剧场型犯罪啊！”

“原来电影没有结束是不会爆炸的啊？”成濑说着。

“那就还有一千两百三十一秒。”雪子毫不迟疑地说。

对这突如其来的具体数据，响野只是不断眨动着眼睛，而她却毫不在意。

“是不是报警比较好呢？”响野看着成濑征求他的意见。

“不必了，刚才先出去的人应该已经有人报警了。”

“那就是说，我们只要专心去追捕刚才那个男人就可以了吗？”

“六秒！”雪子的眼睛盯着显示楼层的灯号，边这么说：“和另一台电梯差六秒钟，他大概不会跑太远吧！”

“要怎么追呢？”成濑说。

“我的车子停在前面那条路……”

电梯门打开，面对的是一条后巷，往来的车辆很少。

车子突然发动的声音响起，响野慌张地看着左边。

他看见一辆尾灯亮着的轿车，而犯人就坐在驾驶座上。他行驶在电影院前面道路准备左转，这时前方号志转为红灯——

接着，另一辆轿车停在响野的眼前，不知什么时候坐上驾驶座的雪子喊道：“快上车！”

三个人慌慌张张地坐上车子，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前方的号志灯转为绿色，男人的车转进了国道。

“这车子刚才停在哪里呢？”响野问着驾驶座上的雪子——因为这附近并没有停车场。

“就在旁边啊！停在电影院正门口，回家时就很轻松了。”

“这里禁止停车吧？”

雪子一副若无其事地说：“没关系，反正不是我的车！”

“不会吧——？”久远发出非常惊讶的声音：“这是赃车吗？”

车子加速前进，响野整个人被重重地甩靠在椅背上。

“抓得到的！”雪子的声音中充满了自信——响野则和第一次见面的久远对看一眼，歪了歪脖子。

“然后，妈妈就去追捕那个犯人了吗？”慎一的声音里充满着莫名的雀跃，或许听着母亲的光荣历史对他来说是很新鲜的。

“真是吓死人的开车方法！”响野回忆起当初的状况，简直是胆战心惊：“速度越来越快，根本才一点点的空隙却能变换车道，不断的超越其他车辆，简直是太恐怖了——”

“当犯人的车进入旁边的道路时，她的速度更是惊人。因为雪子对那一带的路况和灯号太熟悉了，所以才能迅速拉近差距，等追到那辆车子的屁股后面时，这下换成挑衅对方似地去撞他的车尾——”

“反正不是自己的车，当然舍得。我这辆车的话，是绝对不许她这样做的。”

“因为还在贷款中呢！”久远立刻这样接口说：“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贷款，地球就是因为贷款才能运转的——”

“然后怎么样了？”

“犯人就下车啦！”响野简短地回答。

“我记得那家伙的车开进死巷里了。”

“真够蠢的，那个犯人。”慎一笑了。

“他几乎吓得失了魂，实在糗大了。不过被那样穷追不舍，我看谁都没办法保持冷静，何况雪子早知道那里是死巷，故意把他逼进去的。”

“然后我们立刻跳下车，把犯人抓起来了。”

“原来如此——”慎一发出惊讶的声音：“我还以为是警察抓到的。”

“最后当然是，不过一开始是我们去捉人的，在他想逃走的时候逮住了他。”

当时，那个男人很激动，整张脸涨得通红，还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成濑立刻抓住那个男人的手腕扳转过来，将他压制在地面上。

“说不定他身上有带家伙，小心一点比较好。最近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都一样很危险。”久远在一旁提醒。

响野点点头，靠近男人，开始搜他的身体，结果在他牛仔裤后面的口袋里找出一把小刀，把它拿出来丢掉：“年纪也老大不小了，还学高中生带着小刀四处游荡？”

久远则抱着笔记型电脑，从后车座走下来。正怀疑他想做什么时，他已经把电脑放在地上，就在那男人的眼前：“这是大叔你忘了带走的。”

男人的脸贴在地上，用充血的眼睛盯着电脑荧幕。

“怎么样？”成濑低声说着。

“放开我！”男人突然高声叫着。

“是——是——”响野的声音里充满了警告意味，然后他把手伸向笔记型电脑，拔掉连接在上面的电线——两条组合在一起的电线，非常轻易地就被拔除了。

响野嘴里无意识地低吟着“圣母颂”，然后用拔除的电线捆绑男人的脚，绑好之后，接着就是被成濑抓住的双手。

“响野哥，你那时候为什么要唱圣母颂呢？”久远看着驾驶座上的响野问道。

“为什么？当然是因为我喜欢那首曲子啊！”

一想起那首虔诚而优雅的旋律，响野又陷入陶醉的状态：“而且还能感受到强大的力量。”

“可是也不必在捆绑犯人的时候特地唱吧？”

“是舒伯特的曲子吧？”

“那也不相干啊！”

“那可是圣母玛利亚耶。舒伯特撷取英国诗人的一段作品加以谱曲，刚好是少女恳求赦免父亲罪恶的祈祷曲，简直太符合当时的情况了！”

“完全搞不懂你在说什么！”

“还是你觉得古诺（注：1818-1893年，法国作曲家）的圣母颂比较好吗？他的歌词是从祈祷文中的天使赞颂里撷取的——‘为身为罪人的我们祈祷吧’之类的，这个也很适合啊！”

“这个也扯不上关系。”

“莫扎特也有写过圣母颂哦。”

响野说着，就开始用鼻子哼起舒伯特的圣母颂。

对一个倒在地上被捆绑的男人来说，不管是少女的祈祷或天使的赞颂，似乎都已经无关紧要。他粗鲁的怒骂：“我到底做了什么？你们这样对待我，是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他这种说法，让响野忍不住地笑了出来，他觉得这个人真是幼稚，一个比自己还年长的人，竟然如此幼稚，让他几乎为他感到悲哀。

他继续叫喊：“听好了，我绝不会饶过你们的，不会轻易放过你们的！”

“你要怎么不饶过我们呢？”久远问道。

“你……你们的家人、孩子，我一个也不会放过！”

“他如果不那么嚣张还好——”久远说。

“是啊，就是这句话把雪子惹毛了。”

“妈妈？她做了什么？”

“雪子马上发飙，问他：‘你要对我家小孩怎样？’而那男的还真不知死活回了她，记不得他回了什么话，反正是相当没品的威胁之类的……”

“好戏从现在才要开始——”久远笑着：“雪子倒是没再多说什么，就这样转身离开，一开始搞不清楚她要做什么，原来她是回到车子里，坐上驾驶座。”

“难道她……”慎一的脸上泛着苦笑。

“我也是才刚认识她，当时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想到她突然发动引擎，把车子朝这边开过来。”

“真的吓一跳啊！虽然速度不是特别快，不过很明显冲着那个男的来的。”

压在男人上面的成濑，立刻反射性地跳开——不断逼近的车子配上驾驶座上雪子冰冷的表情，的确威力十足。

男人则死命扭动被绑住的身体，大概是终于感受到切身的危机，他眼睁睁看着车子不断朝自己开过来，一边大声惊叫。

当车子停下来的时候，前轮和男人的头部只差一点点，几乎就要碾到对方了。

雪子从驾驶座上下来，若无其事地说：“你敢对我的孩子怎么样，我就碾死你。”

男人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而响野一伙人就把他留在原地，扬长而去。

在回程的车子里，成濑着实非常佩服地说：“真有一套，停车停得恰到好处，只要再往前一点点，他的头就爆了。”

“心想碾碎他也无所谓的时候，反倒不会碾到。”

车子回到电影院，雪子让响野他们下车后就离开了。

接着响野和成濑正一起往车站走去时，久远却从背后追了上来，挥手叫道：“下次还要去看那部电影吗？”

“开玩笑！”响野立刻回绝。心想，干嘛还得开开心心再看一次。

“我们可以再见面吗？”久远这么回答。

响野看看成濑——

有一种被刚遇到的柴犬死缠住的困惑。

这时成濑开口说话了，他指着久远：“下次见面的时候，把从我这拿去的钱包还给我吧！”

“那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啊！从以前到现在不知道偷过多少人的钱包，但第一次在脱身之前被发现。”

“那是什么时候偷的？”

“大家从戏院跑出来，聚集在工作人员前面的时候啊！我……顺手就拿了。”

响野挑了挑眉，当场愣住。

“对啦，那时我连响野哥的钱包也一起偷了。”

响野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这可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件事：“你胡说！”

“你一点也没察觉吧！”

“你少胡说八道。”

“我发现里面好像不太有料，所以又偷偷放回去了。”

响野透过后视镜看着久远，动了动嘴唇似乎想说什么，但却说不出话来。在心中怨恨着这个眼睛放出光彩，像在炫耀自己胜利的久远。

“后来电影院并没有爆炸吧？”慎一问道。

响野点点头：“警方很快就去处理了。那个顽固的白发老头，后来不知道怎么样了？”

“不久之后，不是又有案件发生了吗？这回是抢劫案……真是受不了，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呢？”

“就是嘛——”久远也事不关己似地说：“那的确太不可思议了，就在炸弹事件后一个月左右，在同一家电影院又重新上演了。戏院老板觉得很过意不去，所以免费招待爆炸未遂事件当天的客人。”

“又是那部无聊的电影吗？”慎一抢先说着。

“是啊，又是那家伙的电影！”响野吐吐舌头，做出求饶的样子。

“如果那么讨厌，不要去看就好了啊？”久远这么说着。

“已经摆明是免费观赏的，你能错过吗？”

“真是讨人厌的个性耶。总之，那天又出事了。”

“是抢劫银行吧？”慎一笑着：“听起来真的很蠢！”

“听起来很蠢的事，偶尔真的会发生在现实生活里，所以我们也不能小看这些蠢事！”响野边说边回忆着当时的情况。

“不过……妈妈说就是因为这件事，大家才会结伙去抢银行的。”

“嗯……可以这么说。”响野含糊地回答。

他们漫无边际谈论的同时，已经接近目的地了。放慢车子的速度后，响野指着左边的一个停车场问：“该不会就是那栋建筑物吧？”

“对。”慎一的额头贴在车窗上，点点头，脸色突然变得沉重：“就是那里。”

无意识地，响野嘴里又低吟着圣母颂。

久远 IV

【拳击】：boxing，起源于希腊，中世纪以后盛行于英国，是用拳头相互攻击对方的一种竞技。

说这里是已经歇业的小钢珠店，不如直接说是一个废墟来得贴切些——久远这么想着。没有灯光的小钢珠店，位在四线道的大马路上。它散发着一种让人难以亲近的黑暗气息，虽然是在夜里，依然能看见玻璃窗破裂不堪，而墙壁上则被喷漆胡乱涂鸦。

停好车之后，发现宽敞的停车场还有另一部小箱型车停在那里。

响野套上事先准备的黑色手套，并且也交给久远一副。

“是为了不要留下指纹吗？”慎一问道。

“是啊！还有这个拳头的部分，有垫着薄薄的软垫。”久远让他看着自己的手说着：“毕竟狠狠揍人时，自己的手也会受伤的。”

慎一天真地睁大着双眼，小声地说：“哇！这是真枪实弹耶！”

久远指指停在那里的小箱型车说：“那应该就是载慎一同学们过来的车子吧？”

“嗯，我想应该就是学长的车。”

旁边是滑动侧推式的车门，在路边用来强行劫持下班归途中的女性，看来再适合不过了。

慎一从副驾驶座下车后鲜少出声，仿佛是在黑暗中如履薄冰的表情。

隐约看得见店里——小钢珠台似乎并没有完全撤掉，有几台已经遭到破坏，横倒在地上。入口旁边的自动贩卖机，留着曾经被火烧过的痕迹。而被弃置在那里的焦黑自动贩卖机，正宣告这个小钢珠店已经被隔离在世间的规则和法律之外。

响野站定，回头看着国道。“怎么了？响野哥。”久远循着响野的视线望去。

“你看得见那边有停一辆车子吗？就是旁边加油站入口的地方。”

久远按照提示的方向看去，在打烊的加油站入口处，已经用绳索围了起来。不过，旁边的确听着一辆小型休旅车。没有开灯，也无法确定里面是不是有人。

“是有啊，怎么了吗？”

“我觉得它好像是跟着我们后面来的。”

“你是说他尾随我们吗？里面会是什么人呢？”

“好象没看到有人下车。”

“没什么值得在意的吧！说不定只是情侣在那边休息一下而已！”

“他们也没必要选这么暗又危险的地方停车吧？”

“说不定现在正流行这种打烊的加油站或是歇业而且治安很糟的小钢珠店之类的，最重要的是气氛啦。”久远故意发出强调的怪声怪调：“什么气氛、印象……这世界上只注重这些！”他再重复一次：“我们快走吧！”

他们朝着目标的小钢珠店入口走去。

“呃——我们要怎么做呢？”响野摸摸下巴。

“早知道应该带枪来才对。”久远总觉得，带领羊群只要有牧羊犬就能搞定，不过要让肤浅的青少年乖乖听话，应该亮枪会比较快。

就像成濑经常说的，要使人在极短的时间内顺从，是必须采取这种粗暴的手段，因为一定要先驱逐他们的“主人”。

“可是真的那一把被成濑带走了。”

“没问题吧？”慎一露出极不安的表情。

小钢珠店的门，原本应该是自动门吧，现在已经完全破裂毁损。而门框四周的墙壁也全都塌毁，或许是有人开车故意撞进来吧。总之，真是乱来到了极点。

边避开玻璃碎片，慢慢地往里面走去。同时也听见里面传出声音来。

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感觉就像在漆黑废墟中燃起营火般的高昂情绪。

听得到是好几个人的声音，疯狂的笑声显得格外响亮。

久远觉得很不舒服，心想，这种低级恶劣的笑声，是人类的缺点之一。

响野依然无言地往前走。而慎一也保持着视死如归的认真表情，紧紧握着拳头。

起初跳入眼帘的是，就像巨大萤火虫来回飞舞的感觉。不过，那不是萤火虫，而是手电筒。好几支手电筒来回晃动着。

店内最里面的小钢珠台全被撤掉，宽敞的空间足以当作柔道练习场。

久远躲在前方的小钢珠台后面，只探出脸来窥视着前方。

黑暗的店里充满着极不稳定的气氛。只见有张椅子，而所有的手电筒灯光都集中在那张椅子上，一位坐姿端正的少年浮现在灯光下。

“那个就是阿熏吗？”久远小声地向前面的慎一确认，慎一马上轻轻地缩缩下颚。

久远仔细地看着坐在椅子上的少年。从他坐着的上半身高度，以及双脚弯曲的状况，他判断出这少年的鸽子相当高。

少年的手臂、膝盖和脚踝都被固定在椅子上。

“是胶布——”站在旁边的响野，用干涩的声音小声说着。

的确是这样，久远也看出来了。他们用胶布把他捆绑在椅子上。那种草率随便的模样，格外彰显了残酷的感觉。这让人联想到任务失败的间谍被捆绑在椅子上，等候严刑拷问的情景。

“感觉不太妙。”

那群不良少年的人数大约是十人左右。

看起来不像中学生体型的好几个，而久远判断其中的一个就是带头的。不论说话的口气或样子，都明显地表现出他的地位高人一等。

他个子高挑、也长得不错，更进一步观察会发现，家庭背景应该也很好。看上去就是一个没有太大特征，随处可见的美型男。偶尔在手电筒的光线下，还看得见他眼中闪现诡异的光芒。

看起来像头头的这个男子，有一头齐肩的金发在昏暗中摇曳着。

“好——从你开始！”金发男子发出刻意拉长的声音，一边把手里拿着的棒子指向站在旁边的矮小男子。

“不要闷不哼声的，就是从你开始先揍他！”金发男子所发出来的命令，在店内回响着。他的态度就像是社团活动时下令练习一样地轻松。

紧张的气氛游走在这群不良少年之间，他们都偷偷地咽着口水。

“就从上面开始——从脸先来吧！攻击他的脸部。”金发男子对自己所说出口的“脸部”这个单字，似乎相当中意，于是开怀地笑着：“殴打他的脸部，如果牙齿也打断了，那就得分了！臼齿五分，门牙两分——”

金发男把自己订下的规则当作杰作般地享乐着：“这家伙的脚本来就是弯的，所以留在下回吧——快开始！”

一阵乒乒砰砰的声音响起，椅子就像在乱舞般地发出声响，只见被捆绑的少年拼命地左右摇摆身体，试图逃脱。但是被胶布一圈圈捆绑的少年，其实和椅子已成为一体，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从椅子上挣脱，那模样看来简直悲壮极了。“等一下……等一下……”椅子上的少年开始恳求，他连眼睛都被胶布蒙住。

快！该出面了吧——久远下定决心，但他却突然顾虑到慎一，如果就这样出面，他们可能会认定一起出现的慎一是向大人告状的叛徒，这样就不太好了。

这时，响野就像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似地，在慎一耳边低语：“稍微忍耐一下哦！”

接着，在一句“浪漫理想在哪里啊！”——开始行动的暗号声中，久远也踢了一下地板。

“好痛！”小钢珠店里响起了短促的悲鸣，是慎一发出的惨叫声。围绕在椅子周围的不良少年们，全都铁青着脸朝久远他们看过来。

响野把慎一的左手臂扭到背后，从身后押着他，就像押解着人质一样走出来。

手电筒全部一起朝久远他们照过来。

“你们搞什么啊？”镇静大喊时，正是看来像带头的金发男。从正面一看，才发现他是一个帅到让人厌恶的美少年。

“慎一？”其中一名拿着手电筒的少年突然叫道。

“这家伙刚才躲在这里呢！是不是你们的同伙啊？”响野说着，边把慎一往前推出去。

慎一踉踉跄跄地来到同学的面前。

久远很佩服响野精湛的演技。这样一来，他们只会认为慎一是来到小钢珠店时，刚好被人逮个正着而已。

“原来你也来啦，慎一。”有人小声地咕哝着。

慎一只是一味低着头。

“好了，各位少年朋友，你们到底在这里干什么啊？”响野以他惯有的语气开始说话。一如往昔，又是一次不着边际的演说。

久远的表情稍微和缓一些，心想：他真的很爱说话啊！即使突然发生大洪水，再过几个小时世界就会沉默，只要旁人不在意，响野一定依然非常高兴地展开他的演讲。而他的开场白应该是：“这样沉着一张脸，可是会真的沉下去哦！”

不良少年们充满了疑惑。

“这大叔想干嘛？”一个小小的声音，不知从哪里传过来。

响野继续着：“其实啊，我们是受阿熏父亲之托来的。坐在椅子上的人就是阿熏吧？你这么晚还不回家，所以爸爸担心你是不是卷入了什么麻烦，特地要我们来看看。”

久远完全无法想像，他到底是从哪里生出这些胡说八道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卷入了什么麻烦，不过看起来倒像是被胶布卷住了。”总之，他先进入主题。

金发男的表情依然沉着，只是问道：“你们怎么知道他在这里？”

“其实，就连阿熏本人都不知道，他身上装有发信机呢，所以他父亲能随时掌握他的所在位置。”

响野的这一番话，让久远差点喷饭。他心想，什么“发信机”啊，搞得好像在演戏，而且桥段也太老掉牙了点。

“喂！你们不是说这家伙家里只有个穷老妈吗？”金发男对着旁边的中学生口沫横飞地叫嚣：“你们根本搞错了吧？”

“不是啊，应该是这样没错吧？”一位高个子的单薄少年，扭曲着嘴看看旁边的同伴，另外一个人也“嗯”地点点头。

“真是遗憾，阿薰当然在生物学上也有父亲，否则他怎么会出生呢？况且，对你们来说相当不利的是，他的父亲发现和自己拥有二十三对相同染色体的儿子遭遇残虐时，可不会像个绅士一样保持缄默哟，所以才会委托我们来。”

“开什么玩笑！”金发男一点都没有胆怯害怕的样子：“好啦，随便啦，反正我们也没做什么，只是玩玩而已。”他笑着：“喏，对吧？”

“不过——”久远的脸有些抽筋：“他可是被胶布捆绑在椅子上喔！”

“是这家伙自己拜托我们的，说他想要做逃脱的练习。对啦！就是逃脱魔术嘛。”

显然他非常习惯于这种即兴的回答。

“就是逃脱魔术的练习啦！我们被叫出来帮忙的耶。开什么玩笑，他还应该感谢我们才对。”

“不过，我好像还看到你们用荧光灯和木棒殴打他……”久远低头看着散落一地的玻璃碎片和折断的木头，然后指着阿薰的脸颊和额头说：“而且还流血了。”

“这是这家伙的表演啊！我们只是受他之托的啦。对吧？喂！你说话啊，对吧？”他边说边瞪着被固定在椅子上的阿薰。一股凶狠的气势的确让人无法说“不”。

久远开始不耐烦了起来。

眼前的年轻人，一向都是以这样的态度生活吗？不难想象他们绝不忍受一点委屈、绝不反省、绝不负责任，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们随心所欲，动不动就诉诸暴力，被父母或老师警告时，只会把罪过完全推给别

人，简直就像才能突出的律师，同时又身兼罪犯，还高唱：“没有证据就无法定罪”、“可疑是不必受罚的”、“定罪之前不都是无罪的吗？”

实际上金发男的台词听起来是相当老练而顺畅的：“大叔，你们说说看，我们什么都没做，能拿我们怎么样？这样不太好吧，任意对青少年施以暴力，根本不像大人应该做的事。”

这样的年轻人，如果面对的是一群流氓，他们马上会乖乖地夹着尾巴逃跑，但对于其他人，或者非得在常识范围内行动的警察或老师时，他们就会捏造许多的歪理和说辞来强辩。

对于看来像是老好人的久远他们，这群少年的直觉判断就是两个非常容易应付的家伙吧！

“如果明白了，就请大叔你们快回家吧！我们再陪这家伙玩一下子也要回去了。”

久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轻轻地说着：“我实在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啥意思？”

“不管你们是什么都没做，还是做了什么，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在说什么啊？”

“我们也只是做我们高兴做的事罢了。”

久远吐了吐舌头，让他知道不是全部的大人都讲道理的，如果以为他们被指责不合常理就会退缩畏惧，那真是没搞清楚状况。

不管那么多了，他踢踢地面，一直压制着他的发条突然松开，终于感受到自由的气氛，就像从香槟瓶口弹开的软木栓。他站在最右边的少年面前。

然后立刻对他挥拳。

他并没有使尽全力来殴打对方，因为这样也同时会伤了自己的手。

他只是想要给他一点教训，于是朝着对方的鼻子打去。

对于并不是那么习惯打架闹事的中学生来说，久远对他做这种程度的脸部攻击一点也不困难。而鼻子的疼痛将很快地让他丧失战斗的意志。

果然如他所料，少年当场双膝着地，跪在那里。

这时候，少年们的反应可以大致分为几种——丢掉手电筒往外逃窜的、对这突如其来的危险感到惶恐而愣在原地动不了的人、还有摆好架式准备应战的。

久远目送着那些往外逃窜的背影，立刻又回过头来，盯着剩下的对手，大约有四个体格不错的人。

面对这几个人，久远心想，如果说这些少年是班上的优等生，或者是足球队的正规选手，也一点都不奇怪。他们的模样看起来就像普通的中学生。但一想到这些普通的少年，却集体这么残虐的欺负人，甚至最后可能陷入非杀人不可的境地时，情绪顿时陷入一股无药可救的阴沉。

不具风险的暴力，到底哪里有趣呢?

人类干脆绝灭算了——久远的脑海里浮现这样的想法。

他接二连三地殴打着少年，殴打、踹踢、然后把他们压在地面上。

手电筒到处乱飞舞——

听不到悲鸣或尖叫声。只有轻而低沉的声音、倒落的声音、还有逃窜的脚步声。

不知在什么时候，金发男已经站在响野的面前了。

他的眼睛因愤怒和焦躁而充血，抓起掉在附近的木头，双手紧紧握住，挡在自己身体前方。

金发男大概在瞬间已经做了算计，认为比起年轻的久远，把中年的响野当做对手，应该比较好应付。

其他的少年都不见了，倒的倒逃的逃，久远只是站在原地观察状况。

响野轻轻地吐一口气，稍微弯曲膝盖，让身体偏斜。接着左手挡在前方，右手拉向后方，手指轻轻合起握拳。

金发男立刻扑向响野，完全是有勇无谋的打法，但的确相当震撼。

看着他挥动木头的模样，久远立刻心想：“真是不聪明的家伙！”

这样乱挥木头，等于是替敌人制造近身的空隙，如果他是拿着木头戳刺倒还好，但是像现在这样挥来挥去，真是太乱来了。久远愕然地观看着。

正如所料，响野迅速地一脚踢向对方的胸部，让他的腰身反转，并且立刻以右拳打向男子的下颚。

男子就这样倒地了。

“倒地！”久远高声宣布着：“退下擂台——”

他模仿裁判的模样，在响野的身后指挥着。

响野也配合演出地往后退，双手靠在两台小钢珠台的中间，假装是靠在擂台边的绳索上。

“果然很痛。”他抚摸着自己的右手。

金发男倒地不起，久远捡起脚边的胶布，撕下一段后，把倒在地上的金发男手脚捆绑起来。

之后响野也靠了过来。

“响野哥，身手还不错嘛——”久远说着：“不愧是高中联赛准决赛中被KO的选手，即使上了年纪，拳头还是很扎实的。”

慎一目瞪口呆，大概是他无法相信响野曾参加过高中拳击赛吧！

久远心想，连祥子姐都不相信了，所以也不能怪慎一啊。

“那个啊，大家都说事实上那就是总决赛啊！”

“在第一回合就战败的孩子，一定也是这么说的。”

响野说了声：“哼！”

“你们这样对待我，是会吃不了兜着走的。”双脚被捆绑得活像一条虫的金发男，显然还相当有力气。

“你不要再逞口舌之快，我不想再出拳揍你了，我的拳头已经痛到不行了。”

“这让人想起发生电影院事件的时候——”久远笑着。那个装设了炸弹的家伙被成濑打倒在地上时，也说了几乎相同的话。好像这是大家都学过，所以都采取相同的说法——真让人叹息，属于个人的创意都跑哪去了?

“这种家伙，如果不彻底的整治是不会认错的。小时候大概没有人教过他：做错了事，没有反省是得不到原谅的道理。”

响野无奈地垂着眉毛。他从久远手中接过胶布，用力地把胶布拉开——一种类似撕裂床单的声音，让人觉得相当痛快。

“你要做什么？”久远问完，响野耸耸肩膀回答：“再捆得扎实一点吧，否则实在吵得让人受不了。”

然后他开始用胶布一圈一圈地把男子的头包扎起来，一点都不迟疑。响野的嘴里低吟着“圣母颂”，从男子的发漩开始到脖子的地方，一口气绕了七圈，然后用力把胶布撕断。

“这样不会窒息吗？”

“就算窒息又怎么样？”响野很认真地问。

金发男的身体抽动了一下，似乎有些害怕。

变成一具胶布木乃伊的金发男开始在原地扭动，或许他开始挣扎着设法逃走。

响野接着更用胶布缠绕他的耳朵，好让他听不见对话和其他声音。

“你负责头部！”响野抬起男子的脚，看着久远。久远了解之后，立刻过去抬起男子的头部：“一二三——”两人合力将男子抬起来。

然后把他移动到小钢珠店的角落。

“等一下只要拨个电话给警察就可以了。”久远用力拍打沾在牛仔裤上的灰尘，小声地做一次确认。

“即使遭遇到这样的事，这种家伙还是不会有悔意的！”响野说着：“人是会后悔的动物，但却不会改过，总是不断重复愚蠢的行为，然后用所谓‘历史重演’当做最佳借口。”

久远回头瞥一眼木乃伊状的年轻人，然后点了点头。

原已倒卧在地上的少年，竟然有三个站了起来，然后就像屁股着火一样逃命似地往外奔跑。

等看不见同学的身影之后，慎一的肩膀才放松下来，顿时松了一口气，马上跑到椅子旁边。

“阿薰，你没事吧？”慎一把阿薰眼睛的胶布撕掉。

“好痛——”胶布被撕下的同时，阿薰大声叫着。

当他的双手被解开之后，他首先解开自己脚上的胶布。

久远也看得出来阿薰的情绪相当混乱，他保持沉默，脸上的表情显示正努力整理自己的思绪。看起来就是相当聪明伶俐的孩子，脸上虽然有个伤口正在流血，但看起来并不太严重。

过了一会儿，他才很小声地说：“真的很谢谢你们！”腼腆的样子显露他是个极单纯的中学生，让人对他产生好感。

慎一不知道从哪里找出来拐杖，交到阿薰的手里：“真的很抱歉，我没能及时帮你忙……”

响野也站到阿薰的面前：“没这回事，是慎一带我们来救你的……”

“你们是慎一的家人吗？”

“我们只是举手之劳，帮一下慎一而已。”久远笑着。

“总而言之，就像一条天皇（注：名怀仁，在位期间986-1011，第六十六代天皇）的摄政藤原道长啰！也就是说天皇还是小孩时，代替天皇处理政务的人啦！”响野很开心地打着比喻。

“咦，你在说日本历史吗？”久远觉得话题太突兀，所以又问了一次。

“当天皇还没成年的时候，就叫做摄政；等天皇长大成人了，就叫做关白。应该听过吧，就是‘摄关政治’啊。不过，你知道为什么藤原道长要坚持使用‘摄政’的说法吗？”他边说边竖起食指：“那是因为‘摄政’和‘关白’在权限上是有差异的。”

“不，响野哥，这种事怎么样都无所谓吧。”久远急忙打断他的话题。

“呃——刚才，你们说是受我父亲之托才来的……”阿薰显得很难启齿，努力寻找适当的表达言语：“可是家父已经死了。”

久远笑着把视线转向响野。响野抓抓头：“即使死了，对儿子的关心还是不变的，不管到了几岁儿子永远都是儿子。”他随口瞎掰。

“还有，发信机的事又是怎么回事？”阿薰好像在找寻什么让人不舒服的东西，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

“被安装在里面了。”响野随手一指阿薰的身体。

“咦，在哪里？”

“就被装置在体内的某个地方吧！”久远笑着用手指胡乱地绕着圈，含糊地指着阿薰的身体。

“它对人体没有任何害处的。”响野又补充了一句。

“因为是最新款的。”久远也不遑多让。

阿薰的表情复杂极了，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

就在这时，突然传来很大的声响，一时之间完全无法掌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要动！”从完全意料不到的地方，传来了喊叫声。

反射性地转过身去，前面竟然站着一个持枪的中年男子。他正从小钢珠店门口走进来。

那是谁？久远惊讶的在心里想着。

“不许动！”中年男子又喊了一次，并逐渐靠近他们。

“这男人到底是谁？”响野把脸凑过来问道。

“说不定是担心阿薰的父亲喔！”

“上当了！”响野说着：“都是发信机惹的祸？”

响野 VI

【以心传心】：①禅语：非言语所能传达的真理，透过师傅的心传达给弟子。②所想的事不经由言语，而是透过心灵相互传达。③无线装置。

中年男子所持的手枪，就在响野的面前。枪口无论用说明或用谄媚都不能买通，从这一点来看，实在像极了不可爱又顽固的官僚。

“快放开那个孩子！”男人说。

“喔——”他还无法搞清楚状况。响野环视四周，总之先举起双手，因为他实在无法判断是不是该抵抗，而一旁的久远也依样画葫芦。

从阿薰也表现出惊愕的模样，可以得知这并不是阿薰认识的人。

“你——”男人用左手指着慎一说：“快离开这些男人的身边。”

“我吗？”慎一非常惊讶，拿手指着自己说：“你是说我吗？”

突然冒出来的男人是谁？又为什么要慎一离远一点？响野真的不清楚。他的年龄看起来比响野还要大一点，大概不到四十五，皮肤虽然有些黝黑，但感觉确有几分软弱。

“是绒毛狗！”久远嘴巴凑了过来。

“硬要归类的话，也有几分像柴犬。”响野很简短地回答。这男人没有绒毛犬那么聒噪，就算逞强也看得出其实有些胆小。柴犬对自己四周以外的东西完全不感兴趣，但对始终被束缚的生活却又很难适应，眼前这个男人就有这种特质。慎一顺从地往后退，来到和阿薰相同的位置上。

“很好，你们现在就立刻到外面去。”中年男子把脸转向慎一和阿薰，用下颚指指出口。

“那我们怎么办？”响野问着。

“你们只要乖乖的，我就不会开枪。在孩子们安全离开之前，你们最好放聪明点。”

“很可疑，说不定会开枪喔！”久远低声说着。

响野也有同感。眼前的男人，显然保持着相当的正义感，但看起来绝不是一般善良百姓。

“你要对孩子们怎样？”响野的视线转向慎一他们。

“我会带他们到安全的地方。”

“这世界上如果真有‘安全的地方’，我还真要向你请教。”响野这么说着：“你到底要对孩子们怎样？”

男人有些慌乱无主。说实在的，让两个中学生逃走之后，接下来该怎么做，或许他自己都还不清楚。

响野心里想着：这个男人持枪，是突发性的吗？看他这个缺乏判断力的胆小鬼，一定是这样没错。

“请等一下，我们可不是坏人，我们和那孩子是同一边的。”久远似乎察觉到这位持枪男子和自己之间有点误会，他认为是沟通不足所造成的。

“我正好在外面，结果就看到一群小孩子逃出来。一问之下，他们告诉我几个脑筋有问题的大人在殴打他们，指的就是你们吧？”

“这真是天大的误会，做坏事的不是我们啊！”响野试着说明，并对这男人的身份百思不解——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刑警。

“我没有搞错，你们休想对这些孩子在怎么样！”

“不——不——你果然是搞错了。”久远苦笑着。

响野看了被胶布捆绑住的年轻人一眼。碰巧眼睛的余光扫到他使劲扭动身体的模样。而持枪男人似乎没有察觉这一点，如果被他发现了，那么久远和警察也就很确定地将被当成虐童者了，这样一来，事情只会更麻烦。

这时，慎一突然开口说：“是真的，是这些叔叔救了我们的。”

声音里带着颤抖，却非常认真。

响野眼睛一亮，他竟然忽略了一个这么重要的证人就在身边：“对了，对了，这里就有个证人啊！如果慎一说出事实，马上就真相大白啦。快对这位叔叔说清楚看他是陪审团、法官，还是行刑人，总之，你好好对这个谜样的男人解释清楚吧！告诉他我们是多么善良而无害的，比交尾后的雄螳螂还安全。”

“不要动！”一个尖锐的喝止声突然跑了过来：“慎一，你过来这里。”

慎一被吓了一跳，身体震了一下，他没料到男人竟然会叫出他的名字。

响野心想，一定是他听到我们刚才叫慎一的名字吧！

就在这时，传来了警车的声音。

在小钢珠店里的所有人，正确地说——除了被胶布捆绑得像木乃伊的金发男之外，大家都对警笛声有所反应。男人的脸扭曲，如果警察进来这里，持枪男人是完全没有辩解余地的。

男人把枪放到夹克内侧，然后立刻转身往外跑。一瞬间，他还回头看了看慎一他们，但最后还是摇摇头放弃了。他边穿过小钢珠台间的空隙，边往出口跑去。

大约在同一时间，久远踢了一下地面，然后把坏掉的椅子朝男人的方向丢去，椅子落在男人的前方。久远大喊：“站住！”并伸开双手挡住男人的去路。

男人撞上久远。趁着久远倒向小钢珠台的时候，男人一溜烟消失在出口。响野知道他又偷了人家的钱包。

“慎一，走吧，阿薰也一样。”

眼看久远已经消失在外面。

“我看我们还是留下来比较好！”慎一突然这么说。

“为什么？”

“我看，一定是我同学去报警的，所以我们留在这里应该比较好吧！”

“你要怎么向警察说明我们的事？这很麻烦吧，还是逃走比较简单些。”

“那个人要怎么办呢？”慎一转向那个因为胶布而失去自由的年轻人。

“放着别管，警察会找到的。反正，我们一定会被说成是虐待儿童的罪犯。”

“可是……可是……”慎一拼命地思索着：“不好吧！何况阿薰脚不好，也跑不动，如果我和阿薰都不见了，之后大家一定会觉得更奇怪。”

“你的同学吗？”

“嗯，他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到底我们是怎么逃走的？搞不好还会猜出来我们其实是一伙的，这样一来又会生出很多闲言闲语，还不如由我和阿薰随便跟警察说了交差，比较安全吧！”

“你们要怎么跟警察说呢？”

“我就说大家集合起来打算欺负阿薰时，突然跑出来两个不认识的叔叔，救了阿薰——”当他说到“不认识的叔叔”的时候，还用手指着响野。

“所以慎一就变成欺负人的那一边啰？”

“嗯，是啊！我想这样会比较方便吧！”慎一笑了：“也比较符合真实性。”

“可是，其实你是来救我的啊！”阿薰这么回应着。

“不过，那样说绝对比较好，”慎一斩钉截铁地说着，俨然一副方针既定，就有心理准备绝不轻易更改的模样。

“但是不可能这么做吧！”响野的眉毛往下垂，至于为什么“不可能这么做”，他似乎也提不出充分的证据，只是这么说说。

“如果警察来了，而这里都没有人在场，在那边被胶布捆住的学长就成了唯一的证人，不知道他到底会胡说些什么，这样反而不好吧。所以还不如我和阿薰两个人口径一致来说明比较有利。”

响野开始想象着——警察开着警车来到这里，然后团团包围久远和响野。虽然响野理直气壮主张：“我是为了拯救少年而来。”一定会有一名警察扬起眉毛质问：“所以你就殴打其他少年吗？”他应该连嘴角也会往上扬。然后摇摇头继续说：“不过做得也太过火了！一点都不像个大人。”调侃完之后就会拿出手铐。

“好吧！”响野不断地轻摇着头，让一个小自己二十岁以上的年轻小孩来决定事情，的确相当不堪，但眼前却是不得不仓促做出果断决定。就他考虑的同时，警车也越来越近了。

响野跑出了小钢珠店，呼吸一口外面的空气，感觉身体轻松了许多。

而久远早已站在车子旁边：“快走吧！警车越来越近了。咦？慎一他们人呢？”

“先上车吧，理由我再慢慢跟你说。”他很快地说着，一边打开车门。

久远是个明理的人，他点点头，立刻坐进车子里。

响野发动车子，踩了油门，很大胆地横切过停车场，迅速开上道路，还好没有其他车辆经过。这时他才察觉没有开车灯，慌忙把灯打开。响野继续催着油，或许是心里太慌了，反而没能顺利加速。

“慎一他们留下来了……”

“为什么呢？”久远皱着眉头。

“他说要留下来向警察说明。”于是响野把慎一说的话，重点式地向久远说明，他对自己竟然被一个中学生说服的事，只能苦笑。

“是不是我的判断不正确呢？”响野突然对自己将慎一他们留下来的事感到极度不安。

“原来响野哥也有这么脆弱的时候啊！”

“大概四年一次吧！”

“响野哥，我觉得频率再高一点也无所谓的。”

响野搔搔头，心想——是吗?

“没关系的，即使警察抓了慎一他们，应该很快就会放他们走。加上慎一没对警察说出同学姓名，这下他在同伴之间的地位可是会水涨船高的。”久远非常乐观地说。

“真是这样就好了。”

车子转入国道，打算在下一个红绿灯右转，一瞬间脚几乎快要滑离油门——

“我现在才了解，雪子的确了不起。”响野有感而发。

“什么事？”

“不管警察再怎么追赶，她还是可以那么稳稳当当地开车，真了不起！我现在已经慌得不得了。”他深深地感受到，逃亡中要以平常心来驾驶，真的比想象中难太多了。他的手从刚才到现在都一直紧握着方向盘，脚也莫名地颤抖着。

“那个男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久远满腹狐疑地说着：“他持枪对准我们耶，难道只是心理变态吗？”

“我想应该不是吧！我也怀疑过是不是要来拯救阿薰的正义使者，但看起来似乎也不是。真搞不懂。久远，你刚才从那男人身上拿了什么？”

久远从口袋里取出一只手机，然后把它秀给响野看：“我还以为会偷到钱包，结果竟然是这个。实在太暗了，根本看不见东西放在哪里……”

响野伸出左手，把手机接过来，仔细看了看。

这时，电话突然响了。

就像脚边突然出现警车一样，响野着实吓了一大跳，连手机都掉了。

久远解开安全带，伸长手想去把手机捡起来，还边笑着说：“好像是车子里有蝉鸣一样，吵死人了。”

捡起手机之后说：“怎么办，无显示的电话，要接吗？”

“我来接。”响野说着。

“你在开车耶！”

响野看着前方，确认一下前方道路是呈一直线后说：“我来讲，你帮我把手机拿好。”

“我来接吧！”

“没事，我来——”响野的声音急躁，显得有些生气的样子：“这种状况还是我来处理比较好——”

“响野哥就是这样，老抢着要做这种很开心的事，又不是小孩子！”

“上帝只花了七天就创造出世界，完全归功于旺盛的好奇心啊！”

久远嘟着下唇，按下了接听键，然后把手机附在响野的左耳上。

“喂——”响野用很轻快的声音说着。

“响野吗？”

完全出乎意料的状况让响野一时哑然——无论怎么听，那声音除了此刻应该在公园大楼里的成濑之外，不做他人想。

“啊，这声音不是成濑吗？”他强作镇定，压抑着心头的讶异，而久远也投以惊讶的眼神。

“等一下——电话为什么会是你接的？”这声音果然是成濑没错。

“那一定是爱的力量吧！”响野这样回答着，脸上的表情有说不出来的诡异。

成濑 V

【闯入】：指原先不是伙伴的人，却无意中加入了行列的行为，也可指作出该行为的人。此外，明知事先说明势必遭到反对，于是采取在未经同意下大大方方加入的行为。如：“我要闯入你的人生。”

成濑边喊着：“响野？”脑海中有如巨雷轰顶般，所有建立起来的假设全都崩溃了，但他依然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

雪子则抛给他十分担忧的眼神：“阿响吗？怎么会？”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成濑对着话筒说道。

他企图让脑筋急转弯。如果讯息是积木的话，由讯息所推测出来的假设就是积木堆成的城堡。直到刚才，成濑脑海中的城堡已经建立起来

——甚至在发现林姓男子的尸体时，这座城堡也没有倒塌，因为他一直坚信自己的推测并没有错误。但就在他按下电话的重播键，出现响野声音的那一瞬间……一切都崩溃了。就像意料之外的积木突然从上方掉落下来的感觉……

怎么都想不透响野出现在电话那端的理由。

“成濑，我也想问你到底是从哪里打来的？”响野的声音里感觉得到若干的激动，但却也藏不住几分莫名的愉悦。

这种无法解释的状态，或是非现实的事实，正是响野的最爱，这是亘古不变的本性。

“我是从公园大楼打的。”

“哦，你是说林先生的公寓吗？”

“是故林先生。”

“故？”

“因为他现在变成被菜刀砍死的尸体了。”

“哦，原来如此。”

“你没有吓一跳吗？”

“这世界上每秒钟都有好几个人死亡，我总不能每次都吓一跳吧？反过来说，如果都没人死，我才会吓一跳呢！”

“也对！”成濑苦笑，响野居然也和自己想着相同的事呢。“只不过……眼前有一具尸体，实在没什么好高兴的。”

“我想尸体也不是为了要让你高兴才躺在那里的。不过，你为什么会从那里打这支行动电话的？你怎么会有这支手机的号码？”

“我刚在林先生房里的电话按了重播键，然后你就接电话了。这是你的行动电话吗？”

“不是我的。”然后响野开始说明事情的原委。不过，响野实在欠缺简洁叙述重点的能力，这一点成濑心里早就有数，所以先发制人地说：“拜托，简短一点。”当然这句话响野根本没听进去，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说明。

一边听着，成濑又开始筑起积木，加入新的积木后重整城堡的风貌。

响野的说明结束后，成濑才像吞了一颗定心丸。因为他明白了自己的想法一点都没错。重组再建的假设，和直到刚才为止自己所想象的情况大致是一样的。

他瞥了雪子一眼，然后又看看倒在地上的林姓男子，说道：“慎一怎么了吗？”

突然冒出儿子的名字，雪子也敏感地抬起头来。她铁青着脸，仿佛是被姓林的脸色所传染了一样。

“他坚持留在小钢珠店，说要向警察说明事情经过，真是个聪明的孩子。”响野回答。

“慎一被那个神秘男人带走了吗？”成濑又问。

“没有啊。刚才不是说过，他留在小钢珠店里吗？现在应该是在警察的保护下才对。”响野有些生气，责怪成濑没听他说话。

但成濑一点也不在乎。

这时，雪子忧心重重地把脸凑了过来，所以成濑先拿开话筒对她说明：“响野他们好像和慎一一起出门，直到刚才还在小钢珠店，是为了要去阻止同学吵架。”

“咦？”

“结果来了一个奇怪的男人，但响野他们最后逃出来了。”

“奇怪的男人？”雪子的脸顿时蒙上一层阴影。

“听说突然冒出了一个持枪的男人，结果这个男人的手机被久远摸走了，现在接通的就是这支手机。”

“那……慎一呢？”

“没和响野他们在一起。”

“这……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嘛——”成濑装糊涂继续说：“那个神秘男人，好像在警察来之前就先走掉了。”

“所以慎一被那个男人带走了吗？”雪子的眼神变得锐利无比，宛如一头肉食性猛兽，面对正要袭击自己孩子的大敌而变得面目狰狞。

“阿成，我要先走一步。”

“你要去哪里？”

“我很担心慎一。”

成濑没说什么就点点头，然后把话筒靠近嘴边：“响野，你们可以过来公寓这里接我吗？”

就在他们说电话的当下，雪子已经刻不容缓地奔出玄关。

成濑目送她的背影，心里不由地联想起花豹。花豹虽然拥有堪称世界上最敏捷的四肢，但生存率却非常低。姿态灵巧而完美，却同时具备脆弱的一面。记得曾经在电视看过突然被猎物反击，而害怕退缩的花豹——正如此刻的雪子。她只是拼命地往前奔驰，完全无暇隐瞒自己内心的动摇。

响野他们的车子，大约三十分钟后抵达。他们先在公寓前的丁字路口确认成濑的位置，才把车子停妥。

“如果一开始就带我们一起过来，就可以省掉很多麻烦了。”响野很自责地说着。

“雪子呢？”久远问着。

“她急急忙忙地走了。”

“走去哪里？”响野问。

“去找慎一了。”

“你根本没把我的话听进去啊！”响野竖起食指，逼近过来：“慎一已经受到警方的保护了。你听懂了吗？是警方哦，所以现在去也不可能找到的。我不是要你好好听清楚我说的话吗？你啊，从以前就是这样……”

成濑显得很不高兴，挥着手说：“好了！好了！”

“这样不太好吧！即使雪子去也找不到人的。马上叫她回来吧！”响野一点也不隐藏他内心的不服，像汽车排档不断提高一样，嘴里开始叨念不休：“你啊——从以前就是这样……”

成濑往前伸出双手，挡在响野面前：“我知道——我知道——那些我从以前就有的坏毛病，下次再好好地听你数落吧！说不定我到那个时候也会觉悟要好好赎罪了。”他苦笑着：“总而言之，我已经看出一些端倪了。”

“端倪？什么端倪？”

“就是我们无端被卷入的这一连串麻烦。”

成濑他们停妥车后就站在车子旁谈论着这件事，高耸的路灯照射在鲜少行人路过的巷道。

“一连串的麻烦是指什么事？”久远一副不解的表情问着：“从银行抢来的钱的确被劫走了，但不算被卷入吧，真要说的话只是我们自己一头栽进去吧！”

“好，让我们来整理一下！”响野击掌的声音，在人烟稀少的住宅区里显得特别响亮。

成濑只是沉默。响野从以前就非常热衷于“故事的整理”，当发生争论，一片混乱的时候或是不良分子抢夺地盘而发生争执时，他常会以一种正式裁判的模样介入，告诉大家：“我们来整理一下吧！”大学时代甚

至还介入师生恋的调解；然后，经营咖啡厅以后，商店街和大型卖场间的纷争，他也插上一脚。看来他的梦想，应该是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国际或种族纠纷间的仲裁者吧！不过只要响野介入，相比没有人能受得了他兴风作浪的本事，一定会有人先开枪毙了他！然后起争执的种族会一致认同，万恶的根源就是那个多嘴多舌的男人，这样一来，引起纷争的理由消失，他们应该会互相拥抱喜极而泣吧！

“我们来整理一下所发生的事情吧！首先是我们抢劫了银行，在我十二万分的努力下，加上其他三个人一点点的配合，结果四千万日元总算是顺利得手了。”

“是啊，邮筒之所以是红色，棒球赛之所以有延长赛，也全都是你的功劳。”成濑说着。

“好不容易到口的肥鸭啊！”久远惋惜地说着：“本来我应该是在纽西兰度假的，羊儿们正等着我呢！”

“然后，和冒然闯出来的抢劫犯有了近距离接触，我们的肥鸭就这样平白飞了。”

“就是抢劫运钞车的那群家伙啊。”

“就是这个！”响野似乎非常忌讳提到这个名称，露出了厌恶的表情：“久远还扒了那个司机的钱包，所以成濑和雪子就潜入了他的住处，不料司机林氏被杀身亡。对了，那个姓林的真的死了吗？”

“如果那只是一出戏，姓林的其实还活着的话，那我现在恐怕非得去把我老爸从坟墓里挖出来，确定一下他是不是也只是在演戏。”

“你从姓林的住处按了电话重播键，结果就接通到我们这支手机。”

响野摆摆双手，表示这就是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继续说：“说穿了，好像也不怎么样，所以有内容拍成电影不到三十分钟就玩完了，如果是漫画，大概两页都不到吧！”

“这支手机，其实是在小钢珠店遇到的那个持枪男人的。”

响野边点着头："姓林的……还有那个神秘男人……"然后从容地对这未确定的对象，找出一个能代表他的代称符号："真麻烦，就叫他X好了。这么说来，林和X应该是认识的，否则从林氏住处不会留下打电话给他的记录。"

"所以……可能是X把林先生杀死的哦。"

成濑觉得未必如此，而且应该说可能性还相当的低。虽然从重播键上的电话可以知道，是林打电话给X的，不过这还不足以断定就是X杀了林。

"如果X和林是一伙的，那就应该可以推测X也是抢劫运钞车的成员之一。"响野说着。

成濑认同他这种说法："田中说过，那些抢劫运钞车的家伙，好像每次都会变换伙伴。"

"原来如此。总之那个犯罪集团，应该就像是由心狠手辣的独裁社长所经营的啰！"响野点点头，表现出他绝佳的领悟力。

"应该是这样吧！X只不过是一个被老板叫出来的小角色吧！"

"那……X干嘛跑到小钢珠店呢？"久远歪着头："只是巧合吗？"

"或许吧！"响野说着。

"只是巧合吗——"成濑皱起脸来。

"这世界上到处充斥着巧合。"响野喜滋滋地说着："连银行的抢劫犯和运钞车劫持犯都能做近距离接触了，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巧合是不可能发生的？"

"人生不会全部都是有理可循的。"久远说着。

"成濑，我看你绝不是喜欢什么巧合之类的人吧！"

"是啊！"他回答："我不太相信巧合这种事。"

这是他的真心话。很难想象这世界只靠好不好运来决定成败。连忠志的自闭症，成濑都不认为那单纯只是巧合。毫无原因的结果就像无法得到救赎的祈祷一样，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而且缺乏慈悲。

“如果你这么说，那促使我们当抢匪的契机，除了巧合还有其他什么吗？”

被这么一说，成濑开始回忆当时的景象。

电影院爆炸未遂事件的一个月后，在同一个剧院免费再次上映该片的时候，成濑他们又回到电影院，却想都没想过还会再度被卷入事件中。

电影还没开演之前，他们顺路先到戏院旁边的银行，不料却闯入了银行抢匪，他们手握机关枪胡乱扫射，用不是日语的语言高声喊叫，真是非常吵闹的抢匪。

他们戴着面罩，让人完全看不见他们的肤色，事后才明白原来是一群伪装成亚洲人的白人。

他们行径相当粗暴，喊叫着一些没人听得懂的话，接二连三地对客人施加暴力。

当时，成濑和响野一起坐在长椅上。

“你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吧？久远和雪子也在现场耶，如果说那不是巧合，那到底是什么？”

“如果是从结果来看，当然会以为是巧合。那一天是专为之前爆炸未遂事件受害者所做的加演，我们这些以前碰过面的人，全都在那附近出现也不奇怪啊！”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全部都在隔壁的银行……这也实在太不简单了吧！”

“那个时候，先是你察觉到雪子的，你看到她正要走进银行，就说：‘那不是之前开车的那个女人吗？’然后你又发现：‘啊！对了，我忘

了领钱。’然后你也进了银行，这不是巧合，我们其实是跟着雪子进去的。”

“这个部分我倒是不太记得了。”响野搔搔脑袋。

成濑则忍不住笑了：“好啦，这么说的话，其实久远也是因为我们才进银行的。”

“的确，那个时候我因为看见成濑哥你们，想和你们说话，所以才跟进银行的。”

成濑更进一步想起了在银行里的情形。

白人强盗集团相当具有架势，但却显得有些松散不成气候，最后还是被警方团团围住，形成对恃的局面。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人中枪倒地。”久远皱着一张脸。

其实成濑也一样。

那几个白人充其量只是模仿恐怖分子的外行人，激动地不计后果乱开枪，恐怕是把它当成一场竞技游戏。

人质中有一位上班族，大概过于自信对方绝对不会开枪而加以抵抗，结果惨遭击毙。

犯人据地自首经过大约十小时，警方才强硬地攻坚入内。

戴着面罩的犯人们当场被射杀。而在这事件发生约两星期前，其他城市也发生了劫持巴士抗争的事件，所以让警方在这次事件中做了过度反应。在那次的事件里，警方和犯人僵持了半天以上，结果有一半以上的人质都被杀害了。这次警方似乎想表现的坚强意志，证明绝不容许再犯相同的失误，因此对白人犯罪集团毫不犹豫地加以射杀。

“喂，成濑，你还记得人质被释放后，你第一句话说了什么吗？”响野说。

“你光会记一些有的没有的。”

“你就坐在椅子上，说：‘那些家伙的做法错了。’”

当时成濑的确是这样说的。他彻底理解犯人的错误和失态的行径。

在被监禁的十小时里，除了仔细观察歹徒的一举一动也没其他事情可做，所以他满脑子想着：“该怎么做才会更顺利。”

然后他还对响野说：“换成我的话，一定会做得更漂亮。”

“你还一一举出那些被射杀的歹徒有哪些问题，然后对我说明应该怎么做才对。”

成濑所想的其实非常简单。

银行抢匪一旦成了据地自守的局面，那就完全没了胜算，所以只有在未启动警报装置的状态下，让他们把钱交出来，迅速逃离——这是唯一的方法。

“那个时候，我站在后面听到成濑哥说的话时，觉得这真是太吸引我了。”

“其实我并不记得到底说了什么。”成濑这么说，毕竟刚被释放，一时之间脑袋恐怕还是一片混乱吧！

“成濑哥当时还这么说：‘这世界上需要像样一点的犯罪行为。’”

“我说了这样的话吗？”

“你说了。”久远微笑着：“还说世界上，尽是一些失业者拼命挑战的抢劫事件，还有把大人当笨蛋的年轻家伙所犯下的杀人事件，不然就是人类互相攻击报复的行为，所以才会让那些贫乏的知识分子完全搞不清楚天高地厚。”

“我说了这样的话吗？”其实他一点也不记得了。

“你的确说了。”这回换响野指着他说：“你还说，如果让这些伪装知识分子的家伙来掌控大局，所有的秩序伦理都会销声匿迹，然后还看着倒在眼前的尸体嘀咕着说：‘所以现实中才会缺乏真实感。’”

“对了！对了！然后那时响野哥还大声地嚷嚷着：‘总之，都是美国不对！开口闭口都是美国，世界上的犯罪和生活形态绝大部分都是美国风，而无端生事的也是这个国家。我看错误最严重的应该是哥伦布，他根本不应该发现新大陆，我们应该痛恨哥伦布的望远镜才对。’”

“咦？我说过这些话吗？”

“你说过！”久远回答。

“你说过！”成濑也点头再强调一次。

“我和雪子姐站在后面，听得津津有味。”

当时，大家都有各自的理由急需用钱，因此没话太多时间就达成计划抢劫银行的共识。

成濑心想，或许是当时被监禁了十小时加上不愉快的人质经验，使大家感受到异常的兴奋和压力，因此，当“抢劫银行”这种荒唐的话题被提出来时，大家竟然也能很认真地去面对。

“这一连串的过程，绝不可能全都是巧合，一定存在着某种原因或理由的。”

这时，响野有些不耐烦地说：“好啦，反正不管你怎么说，这世界上还是充斥着巧合的。你知道芥川龙之介的名言吗？他不是写过：‘所谓酷似真实的小说，恐怕是比实际人生中巧合更少的小说。’”

“那又怎么样呢？”

“也就是说，在现实世界里有比小说更多的巧合。”

成濑觉得太麻烦了，挥挥手说：“不，至少这一次的事情，不用巧合也可以说明的。”

“怎么说明呢？”久远的表情就像是一只好奇心旺盛的狗。

“首先，你们为什么去小钢珠店呢？”

“为了去救阿薰啊！为了组织青少年的暴力斗殴。”

“那个X又为什么会在小钢珠店里？”

“是为了去救阿薰吗？”响野说着。

“我换一种问法吧！我和雪子在这间公寓里，你们去了小钢珠店，把这两者连结在一起的东西是什么？”

“连结在一起的东西？”久远歪歪脖子：“电话吧！是电话让成濑哥和我们连结起来的。”

“除了这个之外……”成濑慢慢地诱导着，并且看着响野和久远。“想通了吗？这里的公寓里有雪子在，那边则有慎一，慎一是雪子的儿子。”

“那又怎样？”

“连结两边关系的就是雪子啦！”

“呃——？”响野和久远隔了一会儿才同时发出声音。

他们瞪着成濑，表情像是在告诫他不要突然说些无厘头的话，让同伴伤脑筋。

“牵扯到雪子……是什么意思？”

“只是凭着无聊的臆测就指名道姓，这样不太好吧。”

“你这种连日记都可能瞎掰的人，凭什么说我？”成濑笑着说。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从这次抢劫银行开始，雪子就很怪异。”

“怪异？什么时候？”

“从大家聚会商量的时候吧。”

“那不就是一开始？”久远惊讶地说。

“没错，从一开始。对我们而言那是事件的开始，但对雪子而言，却是结束。”

“我完全搞不懂，雪子怎么个怪异法呢？”

“那次聚会的时候，她连头都不抬一下，而且也不说话。”

“咦……是这样吗？”

“那时候雪子的表情，像是隐瞒着什么。”

响野眯起眼睛，心想，果然瞒不了你这个臭测谎机男，问道：“雪子隐瞒了什么？”

“我觉得，那天雪子应该知道从那个地方会有RV车闯出来，她知道我们的钱会被抢走。”

“等……等一下……”久远开始口吃：“你是说，雪子姐认识那些抢夺运钞车的人？”

“再怎么说也不可能有这种事吧？”响野说着：“那是意外。”

“故意弄成像意外的吧！以雪子的开车技术，绝对不成问题。她可以分秒不差地抓住那个时间点造成近距离接触。”

“不可能！”响野摇摇头。

“雪子一定认识其中的某个人。”

“会是谁呢？”久远立刻这么问。

“应该是X吧！”成濑果断地说。从他脑海中已经架构出来的假设来看，大概错不了。

“是雪子背叛了我们吗？”

“从结果来看或许是这样，不过基本上我们也没有签订什么不能背叛的契约，何况她也不是因为想要背叛而背叛的吧！”

“你说的话太神秘兮兮了，让人听也听不懂，就像在登山一样，根本没办法看清楚全貌啊！只有爬到山顶才能掌握全部状况的山路，对我们根本没啥意思，你赶快开一条在攀登途中的人也能看清楚的路来吧！”

“那……雪子姐已经逃走了吗？”久远非常寂寞地咕哝着。

成濑看了一下手表。

“你知道雪子去哪里了是吗？”响野朝成濑逼近，一副不知该生气还是该叹气的困惑模样。

“显然是去和那边的某个人见面吧！”

“那边的某个人？”

“应该是X吧！”

“X在什么地方呢？”

“目前还不知道。”

“不知道还可以这么沉着？”久远察觉到：“真是怪了！成濑一向不是都能先看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吗？”

“电话会告诉我们的。”他拿出自己的手机给响野看。没想到很巧地，就是一阵来电震动。“刚好响了，这下真是太巧了。说不定这世界上还真有巧合。”

“谁打来的？”响野把脸凑了过来。

成濑把电话交给响野：“你接接看就知道了。”

响野嘴里念念有词，仿佛在抱怨为什么要他来接？但最后还是把手机接过来，按下接听键放在耳朵上。

“响野哥对这种开心的事，每次都抢着做……”久远鼓着双颊。

“如果哪天外星人来了，他一定高举双手，边说：‘你好！你好！’抢第一个走过去。”成濑说着。

“然后第一个被击倒。”

“真希望外星人快点来。”成濑耸耸肩。

响野把手机贴在耳朵上，过了好一会儿，突然大声地叫了出来：“为什么是你打来的？”

成濑看着他的模样，边强忍着笑意。

响野 VII

【夫妇】：①夫和妻。夫妻。②取得合法婚姻关系的男女。

响野一边开着车，依然掩不住内心的惊讶。

他接过成濑的手机，话机里传来的是个女人的声音：“喂——成濑，我知道嘛！”听来非常熟悉的声音，而且是平时天天听到的——是祥子的声音！

“为什么是你打来的？”

“咦？老公啊——”祥子在电话那端的口气显得有些失望。

“不对，先不管你怎么会打来，你现在人到底在哪里？”

“我为什么非告诉你不可呢？”

“这是知的权利！知的权利！”响野几近咆哮的大叫：“你人在哪里？”

“你很吵耶！我在日本啦！日本——日本的某个地方。”

响野叹了一口气，说道：“你是小孩子啊？”然后抬起头来时，成濑却笑咪咪地站在那里。

“你吓了一跳吗？”

“以我目前经历过人生的惊讶事件里，足以排进前三名了。”

“第一名是什么？”久远问着。

“应该是祥子答应我求婚的是吧！”

“哇——这的确是值得惊讶的。第二件呢？”

“就是祥子又立刻对我说：‘反正，一定又是胡说八道——’”

“这个……的确说得好！”久远笑了。

响野虽然手中操控着方向盘，却丝毫无法隐藏心中的焦虑，踩油门的脚也不听使唤地多用了一些力气，此时旁边坐着成濑，后座则是久远，他们目前正朝祥子打电话来的位置前进，距离并不太远。

“你这个人，在办公室里一定很讨人厌吧！”响野面朝前方，对坐在旁边的成濑说着。

“你是指区公所吗？我也不知道，在工作场合里，我从来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不用说，八成是很讨人厌的啦！”响野很肯定地说得口沫横飞：“知道的事却舍不得说出来，好像全天下只有自己知道一样的爱耍嘴皮上司，怎么可能被人喜爱呢？”

“是哦。”

“我如果被分配到你的部门，一定当场要求转调，如果不能调职我就干脆辞职。”

“拜托，你还是辞职吧！”成濑这么说着，坐在后座的久远也忍不住笑了。

“不过，成濑哥，你还是好好地说明一下吧！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全乱成一团，搞都搞不懂……雪子姐背叛了我们吗？”

“我还不知道详细情形，这纯属个人臆测。”

“臆测也无所谓，反正拜托你快说给我们听听。”其实响野的心里早已按捺不住了：“雪子到底是怎么了？现在人在哪里？为什么要背叛我们？祥子又为什么会打电话来？那女人为什么现在会在那个地方？如果

你大慈大悲，还麻烦你顺便告诉我，你这种舍不得开尊口的个性，到底是在什么阶段形成的？”

响野快嘴快舌，仿佛想用质疑的利箭，刺穿交往二十年以上的老友。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从聚会那时候就觉得雪子很怪异了。”

“你刚才的确说过，但是她到底哪里怪呢？”

“那时慎一也在咖啡店里吧？”

“慎一喜欢我的店啊，也不是只有那一天才来。”

“一点也没错。慎一在你店里出现的确稀松平常。不过，你们记不记得，雪子当时显得非常慌张，还很生气地对慎一说：‘你到底跑去哪里了？’”

“啊！”久远提高嗓门，然后马上轻快地点头同意：“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对了，雪子姐怎么莫名其妙地担心起慎一，连响野哥也吓了一跳呢！我当时还觉得，这样实在太不像平常的雪子姐了。”

“那时候的确很不自然。”

“那是……故意装出来的关系吗？”久远质疑着。

“不——那不是平常的雪子，她是真的很担心。”

“我那时候的确想过……她是突然怎么了？”久远歪着头，一副不解的模样。

“雪子可能很担心慎一是不是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才显得过度紧张。”

“这么说来，慎一的确是说过……”响野若有所思说道：“雪子最近好像相当神经质。”

“对——对——他还说他妈妈最近不像花豹，反而像只斑马。”

谈话中突然冒出动物的名称，成濑听着疑惑的皱起脸。

“雪子在害怕什么呢？”响野边沉思着边说道：“到底是什么事呢？”

“应该是担心慎一被抓去当人质吧！”成濑简洁有力的发言，让车内顿时陷入沉寂。

“人质？”

“你是说绑架吗？”久远高声说道：“可是慎一在啊。我们聚会时他在，刚才也在，他没有被绑架啊！”

久远对“绑架”的发音，显得相当吃力。响野看在眼里，突然想起以前久远曾对他提到过，自己小时候被绑架的经验。

“嗯……慎一的确没有被绑架，不过恐怕已经受到威胁了。对，一定是威胁她，要她把钱准备好，否则儿子的生命就会有危险之类的。”

响野打断成濑的话：“不——你等一下。假如真的是这样，我们已经计划要抢劫银行，而且也一定会拿到一大笔钱，雪子大可把她分到的钱付给威胁她的人，那不就没事了吗？”

“那些不够啊！”成濑说话的样子，俨然已经看穿一切。

“你所谓的不够……”响野说着：“是说一千万还不够的意思吗？”

成濑的眼神直盯着窗外，然后说：“她需要的是全部。”

“全部？”久远咬着牙低语：“将近四千万耶——”

“雪子需要的是四千万。那么要怎样才能弄到手呢？”

“所以她故意引起那场意外？可是，为什么非得付这么大笔钱呢？”

“这个嘛，只因为那些劫持运钞车的家伙非常贪婪。如果碰巧被他们知道从学子身上可以捞到一大笔钱，他们是绝不会放过良机的。”

“但是，好像也没有必要特地制造那种近距离接触吧！”

“听好了——”成濑开始说明：“回想一下我们作业模式——每次都是由久远和成濑分别抱着装满钞票的袋子，等安全逃脱后这些钱就会交给我来保管。”

“一直都是这种模式啊！”久远点点头。

“这么一来，雪子毫无出手的机会啊。仔细想想，抢劫当天雪子根本没机会碰到那些钱，也不是我们故意这样安排，而是工作分配原本就是如此。雪子负责开车，她能拿到全部金额的机会，的确相当有限。”

“所以呢？”响野仔细回想他们犯案的步骤边问。

“所以她的机会，只有抢了钱从银行出来到脱逃时的这段时间。”成濑说着：“因为雪子只有这段时间和装了全部钞票的袋子在一起。”

响野咋了一下舌头。

“在车里我们又都把袋子抱在膝盖上，她也没办法偷换。”久远说着。

“雪子恐怕是说服了威胁她的人。”成濑继续说：“她告诉对方：‘钱会用车子运送，就直接抢车吧！’”

“所以她也向对方说了我们是银行抢匪的事啰？”

“谁知道？或许只是单纯告诉对方车子里有钱吧！运送现金的工作有很多种，总之她一定是建议对方，制造假车祸，连皮包带车全部拿走，这样才达成交易的吧！”

“有必要这么麻烦去制造假车祸吗？”

“她显然是很在意我们的。”成濑立刻这么说。

“在意我们？”

“她毕竟还是希望假装成一场车祸，而不希望让我们感觉她好像是大剌剌地背叛了我们。”

“为什么呢？”久远皱着眉头：“她可以和我们商量的啊？”

“是啊！”响野也发出忿忿不平的声音：“我也这么觉得！她需要钱可以明说，我们又不是不能商量的人。”

这么说着，响野恍然想起聚会那天的一些状况——

“我倒是想起来了，那一天祥子说了一些蠢话……”他边回忆着，边重复着当天妻子所说的话：“她问我们：‘没想过独占所有的钱吗？’”

“啊！这个我也记得。”久远点点头。

“那时候，雪子在观察我们大家的反应啊！”成濑轻描淡写地说着：“她当时的确很想找我们商量。”

“真的吗？等一下……那时我是怎么回答的？”响野回忆着自己的发言，虽然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但大概的内容已经浮现在脑际：“那根本就是背叛啊！我们绝不容许叛徒存在！”——自己的确说过这类的话。

而久远似乎也同时想起了这件事：“响野哥，你的发言真是烂透了。”他说话的口气里带着几分指责的味道。

“谁都知道那是在开玩笑的吧。”

“但是响野哥还煞有其事地说：‘叛徒只有死路一条！’”久远像在告发什么罪状似地，用手指头指着响野：“这是重话啊！”

“我根本不是当真的。”

“对一个认真烦恼的人来说，任何一句话都会刺痛她的。”

久远像抓住了他的把柄般，拼命地加以攻击，而响野丝毫没有反击的能力。

“雪子听了那些话之后，不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不过最后她选择了放弃求助于我们。”

“你是在指责我的不是吗？”他皱着脸，仿佛在求饶似地：“都是祥子，没事干嘛说那些奇怪的话？”

“不，那也不是巧合说说的——”成濑回答：“她是受人之托。”

“受人之托？”

“好像是雪子拜托她的，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问这样的问题。祥子说前一天她接到雪子的电话。”

“是雪子特别拜托她的？”

“或许她真的很想知道我们的反应吧！她想知道对于独吞这件事，我们有什么想法。”

“这也算是商量的方式吗？”久远苦笑着：“也太迂回了吧！”

“她原本就是个很不擅长拜托别人的人啊，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她就是那种一个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人。因为从来不曾寻求别人协助，所以做法当然也很笨拙。”

“不过，她这样的做法，反而造成我们的困扰啊！”久远笑着：“我还宁愿她找我们商量。”

“人所思考的事情，未必永远都是合理的。”成濑说着。

“你说话老像是你什么都知道似地！”

“所以雪子姐想把四千万交给歹徒，所以就依照他们约定的方式，在那里制造了假车祸，让他们把钱连车子一起带走。是这样子吗？”久远整理着现在的推论。

“如果根据我的臆测，的确是这样。”成濑点头表示同意：“那些抢劫犯并不真的想要我们的车子，而是我们的钱。”

“等一下！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成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察觉那些家伙的目的是那些袋子的？”

响野瞪着他，抱怨他为什么对重要的事情老是三缄其口。

成濑从以前一直就是这样。即使是老师在黑板上写错东西，他也从不加以指正。全班没人察觉，只有成濑一个人发现时，他一样不发一语。之后问他，他还会表情冷漠地说：“我以为大家都知道了。”一起到澳洲旅行时也不例外，当两人悠闲趴在海岸时，十只巨大蜥蜴并排横越

而过，响野并没有注意到，而成濑却一个人安静地观赏着奇观。事后抱怨他为什么不招呼一声，害别人错过观赏蜥蜴奇观时，他则一点也没有愧疚之意地说：“我以为你也看到啦——”最后还会加上一句：“你会想看蜥蜴大队吗？”废话，当然想看啊！蜥蜴大队耶—— “那些家伙不是拿枪对准我们吗？我一看就觉得那是计划好的，因为觉得很奇怪，所以才故意问：‘你们的目的是车子还是皮包？’而持枪站在我们前面的男人却回答：‘车子。’他根本在说谎！”

“你这臭测谎机男！”

“你那时也已经察觉这件事和雪子有关系了吗？”

“聚会时我就觉得雪子有事瞒着我们。发生意外时，她的样子也很奇怪。”

响野叹了一口气。

“也就是说，你明明已经知道，却还眼睁睁地让我们的钱被抢走哦。”

成濑差点笑出来：“那我该怎么做呢？雪子那么拼命地想把钱交给对方，即使我说了，对大家也没好处。”

“那么，成濑哥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我那时马上就对那些钱死心了。”成濑说得很干脆。

因为实在说得太斩钉截铁，让响野一时也忘记该指责他，反倒是差点为他拍手叫好。“干嘛自己随便死心！”

成濑说着：“不可能当场讨论嘛，所以我想雪子既然会选择这种方法，想必她有不得已的苦衷，我觉得如果随便采取行动，搞不好会给她带来很大的麻烦。”

“不得已的苦衷？现在不流行这种形容词了吧。”

“我原本是想向雪子问清楚的。”成濑说着。

“所以你才选择和雪子姐一起去公寓的吗？”

“我真的不想让雪子太难堪，但我想如果一起去姓林的住处，她应该会有什么行动才对。看是姓林的逃走还是雪子逃走，因此我才请祥子跟踪她。”

“啥——？”响野张口结舌，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们进入姓林的公寓之后，一定会有人跑出来，反正不是雪子就是姓林的，所以我拜托祥子跟踪跑出去的人，看那个人去了哪里，然后和我联络。”

“为什么会叫祥子去呢？”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你或久远，雪子都相当注意，恐怕很容易被识破。”

“祥子是开车跟踪她吗？”

“她租了车子，总不能叫她开你的车吧，那一下就被雪子看穿了。”

“结果你们到了公寓一看，姓林的已经死了。”久远说：“那也在成濑哥的预料中吗？”

“不。虽然我说过他就像蜥蜴尾巴之流，但真的没想过他那么轻易就被解决掉了。”

“是同伙内讧吗？”

“那些家伙本来就不是同伙。”成濑说着，并向两人说明姓林的房间里被装置窃听器的事：“也就是说，那个姓林的并没有受到信任，而姓林的也很可能已经发现窃听器，所以才会慌慌张张地和X联络。搞不好他要求对方多给他一点也说不定。”

“结果，他就被菜刀砍了？”久远皱皱脸：“好痛啊——”

“但雪子为什么要跑出去？她要去哪里呢？”

“看见姓林的死了，雪子的确有些震惊，我想她一定会怀疑是不是她认识的X杀了人。”

“雪子真的认识X吗？”

“大概吧！所以我才会故意说谎，让她误以为X把慎一带走。”

“说谎是偷窃的开始——”响野边踩刹车边说：“净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最后就会变成小偷哦。”

“那你就是小偷冠军王了。”

“我说过慌吗？”

“光这句话就是大谎话。总而言之，雪子慌张地跑出去，而她要去的八成是X那里，这个准错不了。而祥子就跟在她后面。”

“X到底是谁啊？”响野皱着脸，再次回忆着在小钢珠店里举枪对着自己的那个男人。他的行为仿佛是收到“拯救孩子”的正义感所驱动，却看不到一点沉着稳定的感觉，说他是好人，不如说看起来更像是懦弱而平凡的中年男人。

“那个家伙，为什么要持枪对着我们呢？”

“因为你们看起来像坏人吧！”

“如果我们看起来像坏人的话，那在这附近走动的哈巴狗，全部都应该被逮捕了。”

“哈巴狗是不会乱拳殴打中学生的。”成濑说着：“我猜X是被逃窜出来的中学生给吓到，所以才想去拯救孩子的。”

“什么意思？”

“想保护自己的孩子免于怪人的欺负，这是身为父亲当然要做的。”成濑开门见山地说着：“不管再怎么漠不关心，或者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见面，一旦发现自己的儿子处于危险状况，做父亲的还是会伸手援救的。”

“咦？”久远有些状况外的说：“儿子——？”

“X就是慎一的父亲啊！”

成濑一脸漠然，完全无视响野他们的惊讶。

过了好一会儿，响野终于开口了：“你真是无所不知啊！”他咕哝着：“之后如果要发生大地震，你也会知道吧。”

“如果我开始默默地整理行李，你们最好小心为妙。”

“可是雪子姐身上有枪吧？没关系吗？”久远有些担心：“她不会因为一时的冲动开枪射杀X吧！”

“雪子不会随便乱开枪的。”响野这么回答，但立刻继续说道：“不过这回牵扯到慎一……”说着说着，他也失去了信心。

雪子 IV

【始末】：①事情从开始到结束的经过。事情的原委。整件事的始终。②犯人自白时所作的无聊说明。

雪子站在公园入口的长椅前面。那是位于从大栈桥方向过来的道路入口处。她开的小轿车就停放在路边，这可是她平日“调度”车子的地点，因此也担心自己的车会被偷走。“看到人就怀疑是小偷”，这种想法一定是小偷自己经过长期考察的心得。

“慎一在哪里？”

她瞪着坐在长椅上的男人，把枪举了起来。

地道全身上下，像个没打领带的上班族装扮。“少故意唬人了！”他依然是一张懦弱的脸庞，就地站了起来。

她拉开保险掣。

“慎一在哪里？”雪子努力地抑制着自己的情绪，不让扣住扳机的手指用力。

“我不知道啊。那些人不是你认识的吗？他们在小钢珠店里乱打那些少年，不是那些家伙把慎一带走的吗？”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男人。在街灯下淡淡浮现的脸庞，比雪子认识那时候的他还显得苍老许多，眼下方的黑眼圈，似乎在叙述着地道这一路走来的贫瘠人生。

看了看手枪，地道显出几分不安的表情。

“我的手机被偷了。”他这么说着。

“我不是刚才才打给你的吗？”

“那是另一支手几。”他的声音有些浑浊，这句话表示了他还有另一支手机是专门拿来和同伙联系的。

“被你的伙伴给偷走的。”

“这把枪可是真货喔！你以为只是拿来吓唬你的吗？”

“不——不——我想你可能会开枪吧！”

她依然目不转睛地直盯着他，想看穿他是不是在说谎。她想，如果能像成濑那样一下就看出对方的谎言，那是多么方便啊！

“我们不是这样约定的。”

“约定？”

“我替你偿还你那四千万欠债，听清楚了——四千万喔！这和替你代垫四千万意思是不一样的，对吧？但相对的你不许动慎——根寒毛，我们是这样约定的吧？”

“是——你说的没错。”

这种敷衍搪塞的说辞让人更觉得一肚子气。

边看着眼前露出勉强笑容的地道，雪子心里想着和以前一模一样的事：“活了四十多年也不过尔尔。”一种轻蔑和安心的情绪环绕着她。

“真是令人绝望，一点长进都没有。”她不禁脱口而出。

地道做出狐疑的表情，无奈地说：“我也会想看见儿子啊！”

“儿子？”雪子觉得这简直是莫名奇妙，差点笑出来：“慎一已经国中二年级了，他没和你见面的这段时间足足长了十多岁哦。这就像只是提供资金，却拿他人导演拍摄的电影到处对别人放话说：‘这是我的电影。’一样，真是不要脸。”

“其实我后来也试着找过你们的，但怎么找也找不到。”

“如果你真有心要我，一定找得到的。”

地道所说的“试着找过”，大概就只是在电话簿里翻过是不是找得到她的名字，这种程度而已吧！

“真受够了！”雪子大大地叹了一口气，然后用手指抓抓头发：“这一次我真的太愚蠢了。”

在勘察从港洋银行离开后的逃脱路线时，她偶然看见了地道的身影。

那也正好是响野打电话进来的时候，雪子不由地尖叫了一声“啊——”车速放慢下来，缓缓地接近他。

目光恍惚无神地漫步着的那个人。没错，他就是地道。

都是那一丝游离着的怀念，还有地道一脸忧愁表情惹的祸。等她察觉时，自己已经从驾驶座上向他挥手。

“我还真佩服自己的愚蠢，居然没装做什么都没看到走掉。”

“没这回事，如果那时候雪子没有喊住我，没有为我准备那些钱，我真的会很惨。”

“现在还是很惨啊！”雪子小声地笑着，把枪往前推出去。

十多年没见面了，雪子做梦也没想到地道一开口就对她哭诉欠债的事情，整个人还完全处在状况外，甚至感觉这一切事不干己，让她差点不小心就说溜了嘴：“或许我可以帮得上忙。”

即使地道完全没有一般人应有的成长过程，但毫不影响他越来越大的赌注金额，而借贷的对象也比过去的更恶质。

久远以前就说过：“人类最大的缺点之一就是‘不守本分’，动物绝不会这样。”看着地道，雪子不由地深深感受到这句话的真实性。

“这一次的债主真的很难缠！”他哭丧着脸，重复了好几次：“真的是很难对付的家伙……那个叫做神崎的真的很难对付……”

问他很难缠的家伙，到底是怎么个难缠法，地道却又显得难以启齿，只是很害怕地说对方既狡猾又冷酷。

听他这么说，雪子捧腹大笑。心想，向既狡猾又冷酷的“难缠”家伙借钱，那是借钱的人本身有问题吧！

再问他一共欠了多少钱时，地道的表情就像看见了世界末日一样：“反正是雪子不可能筹到的金额。”

坦白讲，被他这么一说，雪子真的有些逞强地想：那我就筹给你看看啊。

当地道说出金额的时候，雪子并没有感到惊讶，她一副不以为意顺口说了：“我可以筹到笔钱。”

“真是虚荣心和自尊心作祟啊！”雪子自嘲地低声说着。那时候的雪子，或许只是很想让地道看见，一个和十年前完全不同生存方式的自己：“一个人会坠入深渊，通常都是这种原因所造成的。”

当雪子说了“我可以筹到这笔钱”之后，地道马上懂了。他立刻展现了惊人的积极性和热忱，开始展开计划，拼命做各种决策训练。

接下来更让雪子无法相信的是，地道竟然把这些话都告诉了神崎。把自己的底全掀给生性狡猾又冷酷的家伙看，这代表着什么意思，显然地道自己也没搞清楚。

“我真的没想到神崎会拿慎一来威胁我。”

“你是说，神崎已经知道你是慎一的父亲了？”

“不——”地道用力摇着头：“他不知道。连雪子的事我也只是跟他说是我认识的人。”

“所以啰，神崎才会担心我背叛他啊。因为他不知道你和我的关系，所以怕我不会乖乖听话，然后就把儿子拿来当作威胁的筹码。如果只是为了替你还债，一千万也该绰绰有余了，谁想到连慎一都变成了人质，结果才被抬高价钱。”直到事件发生当天，雪子都没能见到神崎，但光从他行事的风格来判断，简直会让人抓狂。他也未免太贪得无厌了，当他得知雪子将经手的钱会有四千万时，马上想全部都要。

“对神崎而言，慎一不具特别意义啦。”地道卖力地说：“就像刚才说的，他是因为担心你会背叛，所以才拉起防线而已。”

这时，雪子再也忍不住扣下扳机，后座力伴随着枪响，夜晚的枪声显得格外沉重。

地道当场倒下，他发出悲鸣，并且不知怎么的抱着膝盖在地上打滚。

“又没打中——”她觉得太可笑了，连气都没喘一声：“我是射地面啦。”

“咦？”地道像回过神似地不再打滚，立刻站了起来。但是他并没有因此露出难堪的脸色，只是拍打着身上的灰尘。

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男人——雪子想着，笑意不禁浮在脸上。这个人的个性愚蠢又滑稽，甚至还有一种超越可悲的可爱。啊……说不定十几年前自己，正是被他这种愚蠢的可爱所吸引。

四百三十七秒——雪子从开始和地道说话那一秒开始计时。

“自己的儿子都已经深陷危机了，还在替对方说什么‘防线’？”雪子这回很准确地把枪口对准他的胸膛：“你根本没资格为人父亲。”

这时她突然有点担心，以地道这样一个薄弱到几乎感觉不到存在的人来说，会不会即使自己开枪，子弹也只是轻轻擦过，不留痕迹？她几乎有一半当真起来了。

“慎一现在人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

“这么说……该不会是那个男人把他带走了吧？”

“这……这不太可能吧！神崎已经不想再和雪子你们有牵扯。毕竟他已经拿到很多钱了。”

“钱……？”雪子突然想起什么似地拉高了嗓门：“那是怎么一回事？什么运钞车？我没听说什么袭击运钞车的事啊！”

从第二天的报纸得知这件事时，雪子一阵愕然。

“啊……”地道含糊地说着。

“怎么一回事啊？我可没听说过，你们是什么时候决定袭击运钞车的？你怎么会是那伙抢劫犯的同伙呢？”

“还好雪子不知道这件事。”地道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转变成占优势的表情：“神崎他们已经干过好几票袭击运钞车的案子了。”

“还算小有名气的样子呢！”

“神崎他有自己独到的情报。”

“独到的？”雪子抬起下颚，想起了成濑曾说过的话：“反正，还不就是有保全公司之类的同伙！”

这时地道突然词穷，立刻改口说：“总而言之，我被邀参加这个工作。”

“你只是被迫帮忙而已吧！”

“雪子你叫住我的时候，我正好在确认运钞车行径路线，所以才会在横滨。”

“那时你只有一个人耶。”

“正好我和神崎他们刚分手，然后你就叫住了我。当时我们就是在做劫持运钞车的准备。”

“结果，你们就想连我这里的钱也全部拿走？”

“呃……话是没错啦，但事情是不一样的嘛，运钞车的部分是神崎的工作，不论进行得多顺利，我欠的钱还是不会消失。光是帮他工作也分不到半毛钱，如果不是有雪子那些钱，我真的很危险。我的欠债现在总算一笔勾销了。”

“我拼了命准备的四千万，感觉好像白白浪费掉了。”

“不……我说过那是非常重要的……”

“本来应该是一千万就了事的吧。你听好，都是你事前走漏风声，才会被吃得死死的。”

“啊……那是……”地道支支吾吾地：“不过……总之那些钱是很重要的。”

“是吗？”雪子一派轻松地说着：“反正你现在就要死在我的枪下了，结果那四千万还是等于没用了。”

“你在开玩笑吧？”他脸上挤出痉挛般的笑容。

“你认为我是在开玩笑的吗？”

“不——”地道的脸往两边摇动着：“你向来不开这种玩笑。”

“我根本讨厌谎言，那太麻烦了……”雪子这么说着，成濑的脸突然浮现在她脑海：“而且马上就会被拆穿。”

“啊……是的，你是这样的个性。”

“但是这次为了你的事，害我不得不对伙伴撒谎。”

地道显得十分压抑：“没想到你竟然会用‘伙伴’这个字眼，连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我都称不上是你的伙伴耶。”

“如果连你这种人都可以称作伙伴的话，那来吸我血的蚊子都算是我的恩人了。”

如果找成濑他们商量，会变成什么样的结果呢？事到如今雪子思考着，她终于知道原来找别人商量，倾吐自己脆弱的声音，是需要一些技巧的，这对雪子真是一件棘手的事。

她的确试过要找人商量，但最后还是很难跨出那一步。

公园内偶尔有人走过，但依然安静而且显得冷静，并没有人特别注意到雪子他们。

五百一十九秒。

“已经够了——”

“咦？”

“我想你大概不知道，时间这种东西是有限的。”

“这一点我还懂的。”

“我想你应该也懂地球绕着太阳转的事，不过还算不上懂，你只是知道而已。听着，人生的长短是由时间来决定的，而时间就在像我们现在这样对话过程中逐渐减少，你懂吗？就像沙漏里的沙刷刷地落下来一样，不断地在减少……”

“这个我懂啦。”地道显得有点生气。

“像你这种人啊，老以为沙漏里的沙随时都会再补充进来，非常乐观的相信着自己的时钟永远不会终止。告诉我，慎一人在哪里？是在神崎那里吗？如果是就快叫神崎出来，或者是他还想做什么交易，叫他快点说清楚。如果那个男人只对钱有兴趣，就叫他快点把慎一还给我！”

“所以我说过他没带走慎一，而且这和神崎应该没有关系。”

“喂！是你跟踪了慎一吧？你还出现在小钢珠店。”

这时地道又支吾念着：“这……这个……我也很想看看慎一，想跟他说说话啊！”

“为什么？”雪子的语气十分冰冷。

“因为我是他父亲啊！”

雪子打从心底露出惊愕的表情：“胡说！”

“难道不行哦！”

“你还真以为自己可以扮演父亲吗？我刚才已经说过，你充其量只不过是提供电影资金的厂商罢了。”

“你先等一下……即使是赞助厂商，也有看电影的权利吧！”地道拼命地想反驳。

雪子毫不犹豫地开了一枪。

她完全没想到地道会再度高声悲鸣，而露出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你不要把慎一当做电影来比喻！”雪子很不高兴地说着。

“一开始这样比喻的人是你自己吧！”地道很软弱地加以反驳：“真是有理说不清！”然后歪着脸。

“你干嘛到小钢珠店？”雪子不理会他的话，继续追问。

“我只是很想和慎一说说话而已，真的！从那之后，我就非常在意慎一的事情，忍不住想见他，所以就试着在放学的路上跟踪他，结果，那些好像是你伙伴的男人居然和慎一一起进入那家倒闭的小钢珠店。我在意也是很合理的吧？”

“毕竟是父亲嘛——”

“过了一会儿，孩子们却一个一个从小钢珠店里逃了出来。”

地道用右手搔搔头部，然后手伸到长裤后面口袋里。

雪子提高警觉，把枪朝那只手对准，地道则小声地辩解着：“我只是要拿手帕擦汗啊！”

地道拿出手帕后，又继续说：“我真的吓坏了，不知道小钢珠店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确定孩子们被人胡乱殴打。这一来我就更担心慎一

的事了，这很合理吧？”

“再怎么说你也是父亲嘛——”

“总之，我就走进小钢珠店了，然后就看到那些男人站在慎一前面跟他说些什么，一紧张之下我就拿枪对着他们。那些家伙是你的强盗伙伴吗？”

雪子并未回应。

地道把手帕放回口袋里。

接着他胡乱地动着身体，当他再度伸出右手时，却已握着一把手枪——

他在雪子面前举起他的枪，咋了一下舌头。

“你想干什么？”

“谁叫你不肯把枪拿开，我想你一定会对我开枪的，对吧？可是我真的不想被枪击中，这样我们就很公平了。”

地道浅浅地笑了一下。他因为彼此立场变得对等而显得高兴，笑得像个孩子。

雪子和地道相隔不到两公尺，两人持枪相向着。

由于四周相当昏暗，从远处看起来，或许就像一对男女互相指着对方怒骂。

“那你为什么要杀了那个姓林的？”雪子突然想起在公寓里看到的那个倒在血泊中的尸体。

地道轻轻颤抖了一下，仿佛不太相信自己所听到的，他一脸狐疑：“姓林的？”

“我刚去过姓林的家。”

“结果呢？”

“他已经死了，死相很惨！”

地道一瞬间眼珠子骨碌骨碌转着，他静止下来，吞了一口口水，然后轻声说着：“是神崎干的。”他握着手枪的手也安静地颤抖着：“林打了电话给我。”

根据地道的说法，姓林的原本是神崎赌场里的常客，总之就是和地道一样状况的人。明明是一个很认真的上班族，却因为赌债不断累积，最后被迫参与抢劫运钞车的行动。案发之后，林被这如影随形的罪恶感所困扰，还找地道商量过。

“你一定又把这些事一五一十地对神崎报告了吧。”

眼前这个男人，恐怕凡是如果不征询神崎的意见，就什么也做不成。就像一个一味在意上司的脸色，完全放弃自我判断能力，不将所有事巨细靡遗地向上司报告就无法安心工作的人。以前被派遣的工作场所里也经常能看到这类人，他们就像盘旋在大树树荫下细长的植物，对大嗓门的老板总是唯唯诺诺、毕恭毕敬。

“姓林的屋子里被装了窃听器。”

“喔——”地道缩了缩下颚：“那是我装的。是神崎要我去装的，我对窃听器还懂一点。”只有在这种时候地道的脸上才会浮现出一点自信和自满：“林后来也发现了有窃听器的事，害他要不安了。”

“你连这些事也向神崎报告了吗？”

“是……是啊。”

“姓林的就是因为很害怕神崎，所以才找你商量的吧？你却把这些都跟神崎说，这岂不是背叛了他？”

地道不解地歪歪脖子，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这样算是背叛。

“你啊，搞不好和我一起生活那个时候还比较人模人样些。”

“咦？”

“你灵魂的层级变低了。”

地道皱了皱脸。

这时候，突然听到有人跑过来的声音，轻快的脚步声，就从地道的背后传来。

当地道回头往后看的时候，几个男人已向他扑了过来。

有人将他的手反扳到身后，有人抓紧他握枪的手，也有人拿出胶布。

地道的嘴巴在被捣住之前，发出了“啊——”一声懦弱的悲鸣。

雪子一时之间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也不知该把自己的枪口朝哪里才好。

“真是巧啊！我们竟然会在这种地方碰面。”眼前的久远对着她微笑。

成濑 IV

【约定】：①互相达成共识的事情。②约好某件事情在将来必须完成它，如契约、约定。③特别是对无法信赖的人所进行的行为。

成濑用左手封住男人的嘴，右手则伸进男人的手臂下，然后压在男人的脖子后方。

响野则迅速夺下男人的手枪。

久远很快地撕开一块带来的胶布，贴在男人的嘴上。

“雪子！”站在旁边的祥子，就像在精品店里偶遇似地，向她挥挥手。成濑心想：这种少根筋的地方，是这对夫妻的共同点。

而雪子则像是一个被拔掉电池的玩具。

对她喊着：“枪给我——”她也一下反应不过来。过了一会儿，才恍然大悟地把脸抬起来，然后缓缓把手枪交给成濑。

“好，让我们好好地聊一下。”成濑面对着男人。

嘴巴被胶布贴住的男人似乎在呐喊着，但响野和久远完全不理会，他们用胶布迅速地把男人捆绑起来，连他的眼睛也蒙住，双手则捆绑在身后。

“你们的动作相当利落嘛！”

“今天晚上已经是第二次了啊！”响野可能是为了拍掉沙子，双手相互揉搓着：“在小钢珠店时已经联系过一次了。”

“说不定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要从事捆绑的工作呢！”久远有些兴奋地说着。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雪子慢慢地开了口，仿佛在确认自己所在的位置是否安全般，一步一步缓慢地移动着。

“对不起，是我跟踪你的。”祥子开朗的声音，和飘荡着不安气氛的公园显得格格不入。

有一群看起来像学生的男男女女共有六个人，可能是喝了酒，他们勾肩搭背开心地笑着，或许决心革命的年轻人都是那样迎接早晨来临，看来是相当志同道合的一群人。

成濑从两边腋下撑着男人，让他坐在长椅上。响野在他耳边嗫嗫私语着什么，成濑他们完全听不见。也许是一针见血的威胁言语，所以男人没有任何反抗，只是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学生们大声地叫喊着，开玩笑地说一些不堪入耳的双关语，哗然经过，看来他们一点也没察觉手枪和被胶布捆绑的男人。

“是她跟踪你的。”成濑和雪子相向而视，边指着祥子说。

“跟踪？就是我们要去姓林的公寓时跟着我们的车吗？”

“厉害，你果然察觉了。”

“可是……为什么？”

“这个嘛……当然是想找他聊一聊啦。”响野坐在长椅上拍着地道的肩膀，感觉就像是要公司同事老实吐露初次和情人约会的交往过程。

唔——唔——男人还在挣扎地想说话，然而，从胶布的空隙里泄漏出来的声音，听起来只像是很不雅的杂音。

“这个家伙，就是你们在小钢珠店遇到的X吗？”

“没错，就是他。就是那个拿枪对着我们，想射杀我们的X。”响野的声音显得很开心，指指坐在长椅上的男人：“好险，差点被他给杀了。”

“他干嘛不开枪呢？”祥子惋惜地叹息着。

“你这种说法，好像是我被毙了比较好，是吗？”

“你还听不出来是这样吗？”

“这家伙，真的是慎一的父亲吗？”听久远这么问，男人的反应大为震惊。

雪子默默地点点头。

“哇——你的猜测开始应验了。这个男的就是在小钢珠店遇到我们的X。你是怎么会去那边的？跟踪我们吗？”

男人只是低着头，什么都没说。除了嘴巴被胶布贴住，也感觉不出他有招供的样子。

“他好像很想和慎一说说话。”雪子有些不以为然的说：“所以就跟踪慎一到了小钢珠店，没多久，就看到有孩子从小钢珠店里逃出来，所以他也急了。”

“毕竟是父亲嘛！”久远开心地说着：“因为是父亲，所以想要去救慎一，对吧？不管怎么样，还是无法对自己儿子漠不关心，何况他又以为慎一有危险，所以才会闯进小钢珠店。”

“他只是纯粹好奇吧！连慎一都被他当成威胁的工具了。”雪子的口气非常冷漠。

被胶布捆绑的男人这时又发出声音，或许是努力地想否定吧！

“你知道多少？”雪子看着成濑。

结果是响野先开口了，而成濑心里则苦笑着——这个男人搞不好以为他是我的代言人。

“这家伙全都看透了。连雪子故意制造和RV车的冲撞意外，还有把四千万全部交给这家伙的事也一清二楚。”

“是……”雪子张口结舌地说不出话来：“是吗？”

“这家伙是慎一的父亲吧？慎一的父亲遇到困难，雪子怎么能不插手帮忙呢？何况慎一本身都陷入了危险，是吗？”响野说着。

雪子低下头来，仿佛仔细聆听自己的罪状被一一宣读。

“凭什么你可以这么自以为是地说这些话？”祥子小声地对响野吐槽：“这一切又不是你的功劳。”

“你啊，好好听清楚了——”他那充满自信的声音，宛如现在要说的这句话，就能证实世界的所有法则般：“这家伙是我的好友。”他指着成濑。

“那又怎么样？”祥子愣了一下。

“人类的价值，只要看看朋友就知道了。”

“当你的朋友真倒霉！”

成濑的视线回到被胶布捆绑的男人身上。

“现在怎么办？”坐在长椅上的响野和久远互相交换着眼色。

“怎么办？你是指这个男人吗？”响野胡乱地摸摸男人的肩膀。

“这个男人到底知道多少？”

“知道多少？”

“对雪子和慎一的事，他当然是知道的。”成濑折着指头：“你住的地方他也知道吗？”

“我没有告诉他，我们都是用手机联络的。”雪子答道。

“可是他跟踪了慎一，我看他八成已经知道你家了。”

长椅上的男人没有作出回应。

“把他嘴上的胶布死掉，我来问问他。”

成濑把手枪交给响野，响野则举着枪说：“如果不安静一点，我就杀了你。”然后把贴在男人嘴上的胶布撕了下来。

和啪啪的撕扯声同时，男人因疼痛而发出悲鸣。

响野把枪口抵住对方的太阳穴：“安静一点！”

“他叫什么名字？”成濑又转向雪子。

“地道。”

“地道？道道地地付出努力的地道先生吗？”成濑觉得很佩服，心想有时候名字这种东西，比不负责任的第三者还残忍。“地道先生劫持了运钞车，那个时候共有三个人，而其中姓林的先生已经退场了。”

“退场？”

“从人生的舞台上退场了。因为地道先生把他杀了。”

“不是！”地道拉高嗓门。

他立刻被响野用手枪用力压了几下：“不小声一点会很麻烦的喔！”

“我没有杀他，不是我杀的。”

“姓林的的确已经死了。”

眼睛依然被胶布缠住的地道，努力搜寻着声音来源。

“不是我杀的！”

“姓林的尸体已经被发现了，而且地板上还用血写着‘地道’两个字。”久远说着连小孩都不可能撒的慌。

“就是所谓的死前讯息吧！”响野半好玩地搭着他的腔：“原来如此啊，我还以为是要人活得道道地地老实，作为警世用的，没想到原来是你的名字啊！”

“不是我杀的！”地道的语气稍微加强了一点。

“那么杀人的，应该是你的上司神崎啰？”雪子嘲笑着。

“原来那个贪婪的首领，叫做神崎啊！”成濑点点头。那个人就是从RV车里走出来，立刻拿枪抵住雪子的男人，看起来像一只“牧羊犬”。

“地道先生！”成濑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咬着说：“地道先生和神崎先生，对我们的事知道多少呢？知道我们是在做什么的吗？”

地道的嘴巴开始不安地蠢动着。

“他一定知道的，他一定看过新闻报道，绝对知道我们是银行抢匪。”

“什么？”响野故意装出非常惊讶的样子：“知道的话，就不能让他活着。”几个人一搭一唱，活像在演戏。

“我什么都不会说出去，不会告诉别人的！”地道拼命地摇着头。

“不过，那位神崎知道多少呢？他是不是去调查过我们的事？”

“那个人只要钱，对其他的一概没兴趣。他已经从运钞车还有雪子这边拿到钱了，所以他不会关心其他事的。”

“这就怪了——”成濑立刻说道。

“对啊——这种说法太不可信了！”久远也说着：“即使现在没事，哪一天神崎先生突然想起来我们说：‘我知道你们是银行抢匪，乖乖地听我的话，否则我就全部跟警察抖出来。’这种闲来没事打发时间用的威胁，简直低级透了。”

“这的确是最差劲的结果了。”响野好像是不小心舔到盐巴的表情。

“而且，强盗集团的电影最后都是以枪战收场的。”久远觉得有些厌烦。

“老实说吧，因为你跟踪慎一，所以我们住的地方你也知道了，是吗？”

稍微隔了一会儿，地道才摇着头说：“不！”

“胡说！”成濑马上识破了他的谎言。也看不出地道有任何掩饰谎言的举动。

“你一说谎，马上会被拆穿的。”响野开口了：“我们之中可是有拆穿谎言的行家哦！你现在根本就是手无寸铁的门外汉面对冠军王，绝无胜算可言啦！”

“没错，就是这样。人一说谎马上会被识破的。”成濑说着，然后看着响野：“他下回再说慌，你就开枪吧！”他看着其他三人的脸，半认真地发出了指令：“开了枪立刻就跑，知道吧？”

地道显得困惑而且十分害怕：“我……我只知道雪子住的公寓而已。”

“神崎先生呢？”

“我没有跟神崎说，关于雪子的事，我什么都没说。我和雪子还有慎一之间的关系也没跟他说。雪子可能不相信，可是我真的没笨到这种程度。有些事我还是会瞒着神崎的……”

“那只是因为神崎对这些没兴趣吧？”雪子冷淡地回嘴：“如果他命令你，你还有什么不说出来的？”

成濑眼睛眨也不眨地直盯着男人——他的确没有说谎。

那个叫神崎的男人，恐怕只对自己所计划的犯罪案件才有兴趣，虽然对得手的钱相当坚持，但对其他的事物可能就毫无兴趣了，也难怪他对犯案的伙伴可以用完就丢。

“地道先生，你或者那位神崎先生，知道我们的名字吗？”

“不……不知道。”地道边喘息着边说话。

“这也不像在说谎！”成濑这么说着。在地道的脸上看不见任何刻意伪装的感觉。

“这么说来……”响野双臂交叠，看着雪子：“你叫慎一不要靠近我的店，就是为了这个吗？好让这家伙找不到我们，是吗？”

雪子点点头：“万一他们跟踪慎一，那就麻烦了。”

“地道先生！”成濑像是在做确认般地问道：“可以麻烦你，以后也绝对不要对神崎先生提到我们的事吗？”

“呃……嗯……”

“骗人！”雪子的话非常简洁：“这个人的口风一点都不紧。只要那个叫神崎的人对他施加一点压力，他什么都会抖出来，不管是我们的消息或慎一的身世，他都会一五一十报告。”

“没这种事！”地道拼命地否认，但他慌乱的模样，的确一点也不像值得信赖的人。

“我倒要问问……”久远突然想到，忍不住地问道：“我们那些钱现在在哪里？重要的四千万。”

“反正一定是神崎拿走了吧？”雪子冷冷地说着。

地道张开嘴巴，似乎在寻找适当的措辞。

他的模样看来像在做损益评估。

“神崎先生带走了四千万，连同运钞车抢来的一亿，对不对？”成濑试着说出自己的推测。

“其实也没到一亿啦！”地道懦弱地说着。

成濑猜想，说不定是保全公司申请保险理赔灌水，为了从中获利，故意给神崎不实的情报，这种内神通外鬼的勾当，一点都不足为奇。

“那些钱放在哪里？”成濑提出质疑：“在神崎家里吗？”

“应该不在他家里。”

“难道他拿去存了不成？”

这时，地道停止了蠢动，苦思般地把低沉的声音抬高：“在银行的保险柜里。”他低语着：“神崎是这么说的……”

“银行保险柜？”久远愉悦地说着：“从银行抢来的钱，再把它寄放在银行里？”

“亏他还能通过审查。”响野觉得很夸张。但地道则说：“神崎又不是流氓黑道，只要应该具备的资料都齐全，就没问题的。”

地道说话的模样不像在说谎。

“好！”响野似乎下定了决心：“那我们就去抢那间银行吧！从保险柜里把属于我们的钱拿回来。”

“我不是说过……”祥子抓住时机：“那原本就是银行的钱啊！”

成濑整理着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各种不同可能。所谓银行的保险柜，只要有进入保险柜室的钥匙和保险柜本身的钥匙，再加上密码就能顺利打开。如果这样也不必刻意抢夺，只要请田中准备好钥匙，一切不就解决了？到底该怎么做呢？他把所有的选项列出来，瞬间重复进行模拟。

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了：“不要管神崎先生了——”

“不要管？”响野的眼睛眯成一条线。

“如果我们这么快就去偷袭保险柜，一定会马上露馅，这么一来恐怕会惹毛神崎先生，又回头来威胁地道先生。”

“这很有可能。”响野说。

“这么一来，原本对我们一点兴趣都没有的神崎先生，可能开始对我们感到好奇。被一个脑筋好，计划完善的男人抢在前头，我看比被抓去坐牢还可怕吧！神崎这个人一定会震怒，一发怒恐怕是很吓人的。”

“应该是很可怕的吧！”久远也夸大其词地说着。

“听说他既狡猾又冷酷。”雪子说着。

“所以不要管神崎了，我们只管去拿我们的钱就好了。”成濑边说边确认着自己的剧本。横滨周边的地图浮现在他脑海里，同时确认着各个银行的相关位置，脑子里把计划渐渐往外扩大。

“什么意思？”

“再抢一次横滨市内的银行，就选之前港洋银行的附近横滨劝业银行。”成濑的语气就像已经定案了。

一时之间没有人开口，而成濑则窥视着伙伴的表情，乐在其中。

“再一次？”响野的口气像是绝望的喊叫般：“你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们不久之前才抢过港洋银行啊，加上地道他们连运钞车也抢了，你好好听清楚，要说日本全国现在对银行强盗最敏感的地方，就是你刚才说的横滨了。”

“可以这么说。”成濑也认同这种说法。

“那为什么要马上又在横滨干一票呢？”

“因为在对港洋银行进行勘查之前，也顺便调查过附近的银行，如果是那里，我们随时都可行动。”

“没必要这么急吧——”响野歪着脖子：“我无法理解。”

“机会只有现在哦。”

“这完全不像你的作风。”久远也不服气地嘟着嘴。

即使有两个人反对，却一点也没有动摇成濑的决心。因为他认为现在是唯一的时机。

“钱被神崎抢走之后，我们摸摸鼻子认了，然后马上又要铤而走险吗？你好好冷静下来想一想，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想法呢？”

“放心吧！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嗯——”久远陷入沉思和困惑之中。

“只要地道先生不出卖我们，一切都没问题。”成濑故意这么说。

地道的表情突然变得紧张，他挺直背脊，好像一切悉听遵命。

“地道先生，也没有要麻烦你什么。我们去抢劫银行，你只要不干扰我们就行了，当然这件事一定要对神崎先生保密。”

“这算是好主意吗？”久远摆明了不是非常赞同。

“这个男人，一定会说出去的。”雪子用下颚对着地道：“绝对会的。”

“我才不会说呢！”地道反驳着。

成濑看看地道，他的确不像在说谎。不过，他心里却这么想，这个男人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即使他此刻是真心的，将来还是有可能背叛大家，最不了解他精神脆弱程度的，就是他自己。

这时候，久远身上的手机响了。成濑和响野彼此看着对方，久远立刻取出手机说：“是地道先生的手机响了。”

“谁打来的？”

“不知道。”

“说不定是神崎打来的。”地道说着。

“你接吧！不要乱说话，如果是神崎先生，你就和平常一样顺从他就好。如果你做了什么奇怪的事，我们也不得不对你开枪了。”成濑说着。

“总算可以开枪了吗？”响野移动枪口。

“其实，这样对我们来说比较轻松，不用担心遭到背叛。”他威胁道。

响野把枪口抵住地道。久远按下接听键后，把手机贴在地道的右耳上。

“喂——”地道发出声音：“啊——是神崎先生啊！”他提高了嗓音。

成濑目不转睛地观察着他的模样。

“纲岛吗？”他提高声音确认后，就一直重复着：“是！”“是！”最后则很微弱地同意道：“我知道了。”

久远切断手机。

“是话题主角神崎先生打来的吗？”响野得意地说着。

地道则像鱼一样鼓动着嘴——自己到底应该站在成濑还是神崎他们这边，让他伤透了脑筋。

“他叫你去，对吧？”成濑故意套他的话。一旦出现了纲岛这样的字眼，想来事情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地道虽然反应慢了一拍，不过还是老实地承认，他用力地点点头。

“要做什么呢？”久远看着成濑。

“林的事吗？”成濑试探性地问道。

地道好像已经有所觉悟，他慢慢地垂下头：“他叫我到林的公寓去。”

“错不了，是要你去帮忙搬运尸体的。”成濑笑也不笑一下说着。

“啥？”雪子忍不住笑了出来：“而你还很高兴地回答他：‘我知道了’？你这个大笨蛋。”

地道咬着嘴唇，忍受着懊悔的情绪。

“蠢透了！”雪子说。

“可是……不是叫我和平常一样顺从他吗？”

成濑马上接口说：“没错！”然后点点头：“这样就好了。如果拒绝他的话反而会让他起疑，而且那也不像地道先生的作风。”

“可是，这个人已经不欠他钱了啊！之前他已经拿四千万去还清赌债，根本不需要再对他言听计从了，简直是笨蛋。”

“那是……”地道这么说着，却没有台词可以接下去。

成濑猜想，大概对他来说和神崎搭档的这件事本身，是别无选择的。恐怕这已经不是因为债务所形成的关系，而是更原始的动物本能的恐惧使然。

“那接下来怎么办？”响野说。

“地道先生——”成濑往前踏出一步：“我们要放你走了。”

“为什么？”久远和雪子同时高声叫出来。

地道的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但马上又消失了。虽然看得出他假装有几分困惑，但因为稍微确保了自身安全，表情立刻显得安心多了。

“这个男人绝对会说出去的。”雪子再一次强调“绝对”这个字眼：“他待会一见到神崎，一定会对他说我们要再去抢银行的事。待会掩埋林的尸体时，他会边埋边说：‘我知道一笔很不错的生意哦……’他绝对会很得意地向神崎报告这件事，然后神崎就会来找我们麻烦。”

“你不要乱下结论。”地道非常不高兴地说着。

“我当然要下结论！就是因为你大嘴巴，慎一才会遭到威胁，连不相干的钱也被搜刮一空。”

“我也没办法相信他！”久远有些避讳，不过他还是说了：“这家伙一定会说出去的。”

成濑一直盯着地道的表情说：“地道先生，我希望你不要把我们的事说出去。”

“那……那当然！”

“骗人。”雪子说道。

“地道先生不会背叛我们的。”成濑说得非常果决：“不然你们觉得如何？不如就把地道先生也当做我们的伙伴吧？”

雪子 V

【信赖】：①因信任而产生的关系。②话说得越多，就越变越少的东西。

【信赖原则】：宜小心遵守的义务基准之一。例如开车的人都能遵守交通规则的话，其他的驾驶也会信赖只要遵守行车规则即可的原则。犯罪集团除外。

对于成濑的建议，雪子一时无法接受。

“伙伴？”地道似乎也处于相同的状况，一边恍神地说出这个字，却无法理解这话中的含意，他对这完全出乎意料的提议震惊不已。

“你不想和我们一起工作吗？”成濑的表情里看不到开玩笑的成分。

“他……他……怎么可能和我们一起工作呢？”响野几乎呆掉，连句话也说不好。

雪子站在成濑面前，抛下一句：“不可能。”

“我希望给他这个机会。”成濑说得非常认真：“即使是失去信用的人，我还是希望能给他机会。况且，假设我们不在这里把地道先生给放了，请问还有其他选项吗？”

“如果把他监禁起来呢？依照你的计划我们去抢其他银行，那么在事情结束前，找个地方把他监禁起来就可以了。否则，就像雪子说的，这个男人绝对会对神崎说出一切的。”响野的意见虽然有些暴力倾向，但却相当实际。

这席话让地道吓得全身蜷缩起来。

“这么大的一个人要监禁在哪里？”成濑问。

“不然就干脆一枪毙了他。”久远说得倒很轻松。

“等……等一下。”地道可能是受不了，高声喊着。那种说话的语气，让雪子觉得非常不舒服，因为听起来像在求饶。

“你这家伙，看到动物园里病死的河马都会哭得稀里哗啦，竟然这么轻易就要把一个人给毙了？”响野说着。

“你不要把河马和人相提并论。”久远叹息着。

雪子直盯着地道心想，如果这个男人真的被射杀了，自己应该不会伤心的。虽然很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就算十几岁时曾和这男人有几年共同生活的回忆，但他们之间却没有爱情。这就像好几年来都在通勤电车里碰面的上班族，他的人生和自己是毫无瓜葛的一样。

地道并不是一个坏人。但是他现在比雪子认识他时，长处更少了，看起来就像一个越来越堕落的人。那懦弱、谄媚的模样，简直让人看不下去。既然让人看不下去，那么就算从世上消失，也就不值得悲伤了。

“地道先生是慎一的父亲……”成濑边看着雪子边说。

“和这扯不到一起！相反地，只要一想到这个男人以父亲姿态出现在慎一面前，我真恨不得他现在立刻消失。”

“但是这位地道先生在小钢珠店为了救慎一还奋力和坏人对抗。”

“坏人指的就是我们哦。”响野一脸困惑。

“还有……”成濑淡然地说着：“现在神崎先生正在等着他呢！”

“为了掩埋尸体？”久远窃窃地笑着。

“如果我们现在开枪打死他，他就不能去帮忙掩埋尸体，当然把他监禁起来结果也是一样。这么一来，神崎先生一定会觉得奇怪，然后想起了原本被忽略的我们，难保他不会到处搜寻我们的行踪。”

“说得也对！”响野说着：“这的确有可能。”

“好了吧，结论是我们只能让地道先生回到神崎先生那里，让他像平常一样替他做事，这是唯一的方法。然后我们再去抢银行的钱。”

“就算这样也不需要把他当作伙伴啊！”雪子趁势说着。

“就像是买个保险，为了不让地道先生背叛我们，让他加入我们比较好。”

“他什么保险都不是。”响野立刻口沫横飞的说：“仔细听好了，就像刚才雪子一直强调的那样，这个男人的本质是懦弱的，这不是得失的问题，即使他生活在温驯的羊群里，只要一看见山冈上出现野狼的身影，他就会靠过去出卖自己的同伴。因为他害怕嘛，他就是那种引狼入室的人。”

“我认为这是非常犀利的见解。”雪子点点头。

不过，成濑依然没有改变方针的意思，仍旧说道：“把地道先生放了，就这一次把他当做伙伴吧！”

响野用大嗓门加以反驳。不过他改变说话的方式，不再大叫着：放了他也就算了，让他加入伙伴是什么意思。而是举例说明，进行热烈的讨论，而雪子也持相同意见。久远虽然话不多，但打心里不服气的样子却一点也没改变。

“不——”成濑到最后一刻都没做任何让步：“只能这样做。”

无论如何，最后势必以成濑的意见为意见——这一点不只是雪子，就连响野和久远也都非常清楚。

“后天进行讨论。”成濑说着，并且指定地点在原来国道的一个购物商城广场。商城虽然七点关门，但另一处成为中央广场的地方，好像有一大排摊贩营业到深夜。“那边有桌子和椅子，正好！”成濑说着：“我们就在那里讨论。”

他们带着被绑着的地道，离开公园。

在靠近出口的地方，成濑把脸凑近了响野，雪子隐约听见他似乎说了什么，但内容实在无法听得很清楚，只看到响野非常惊讶的回问他：“无法倒带的录影机？”而一旁的祥子则会意地笑着。

雪子不懂他们谈话的玄机。

地道在港洋银行前的人行道上被释放。坐在后车座的久远，撕掉绑在地道手上的胶布，然后像要把他踹下车一样赶到人行道上。

地道一脸正经，无精打采地走在马路上。

天才 第四章

歹徒模拟作战计划，完全曝光

“牛牵到北京还是牛”

久远 V

【重来】：①指重头来过；再来一次。“重来也没用。”②对重复做多少次都产生相同结果的事情，进行再次确认的行为。

过了两天，久远一行人在宽广的购物商城广场集合。对于商讨抢劫事宜的聚会，大伙儿总是很愉快地像在讨论远足的行前事宜一般，但这一天久远的心情郁卒到了极点，感觉就像一个会带来阴雨的衰鬼突然加入远足行列，也像是一个人见人厌的同学突然闯入快乐的聚会，叫人心情荡到谷底。

那是一个有喷水池的大广场，看起来相当时髦的瓦斯灯成排并列，或许这种昏暗的地方正式情侣约会的最佳地点。现场有些拥挤，喷水池四周排满了贩卖简单餐饮的摊贩。久远一行五个人围坐在桌子边，悠闲地坐在椅子上眺望四周景观，在旁人的眼里，他们看起来只像刚下了班，来这里喝一杯小聚的同事。这时，商人大概为了制造气氛，不知从什么地方流泻出听起来超级肤浅的音乐。

久远、响野还有成濑都分别戴着不同颜色的眼镜，头上也戴着毛线帽和棒球帽，虽然说好大家以后都是伙伴，但他们依然尽可能不让地道看清他们的真面目。

看看坐在对面的地道。

和当时在公园被胶布捆绑时比起来，他的表情多了一些说不上来的从容。虽说他终于被久远他们正式认定为伙伴，但呼之欲出的憎恶显然只是被压抑，终究无法让周遭的气氛变得愉快些。

为什么成濑要收留这样的男人?

雪子的表情看起来比任何人都不服气：“聚会商谈当然是没问题，问题是真的要把这个人当作伙伴吗？”

“让他加入，这样地道先生才不会出卖我们。”

“没错，完全正确。”地道又露出谄媚迎合的模样点点头。

当地道正想抬起头，成濑却严正地制止他：“不要看我们的脸。”于是他立刻又低下头。

“那个姓林的真的被杀死了吗？”久远突然想到，盯着地道看。地道的脸一阵苍白，真是一目了然的反应。他的脸部边抽搐着，边点头说了声：“呃——”不，应该说更像呻吟。

“是那个叫神崎的人杀的吗？”久远进一步追问。

地道紧紧地缩了缩下颚。他心想，为什么这个年轻人可以轻松地像在问凶杀案连续剧剧情一样，把那么严重的事情挂在嘴上，这令他非常不舒服。

“地道先生去掩埋尸体了吗？”

地道就像突然想起抱住尸体时的感触一样：“呃——是的。”他简短地回应。

“只要他命令你，你什么都干，是吗？”雪子发出不耐烦的声音。

“不过——”响野这时愉快的说起话来。久远知道，他这么说话时通常是正思考着像小孩子的恶作剧。“用铲子挖土掩埋尸体的这种经验，还真不容易有耶。你说是不是啊？地道先生。你真是有了宝贵的人生经验啊！是把他埋在竹林里吗？把林先生藏在林子里，这主意的确不赖。就

像树木应该隐藏在森林里，而埋藏林先生尸体的地方，没有比林子里更适合的了。”

“竹林……你怎么会……”地道的反应有些敏感。

“当然是因为我们跟在你后面才知道啰！”响野干脆直说：“你好不容易负责处理尸体掩埋，这种千载难逢的人生经验，我们如果不陪着你，那不是太对不起你了吗？”

“跟在我后面？”地道的嘴巴张得好大：“你们跟踪我。”

雪子也吓了一跳。

这时成濑开口：“地道先生，当然，我是说过要把你当作伙伴，不过这完全是为了我们的方便才决定的，为了不希望你背叛我们，我们才不得已这么做，可不是因为我们特别麻吉，因此为了防止你出卖我们，希望你加入我们的保险。”

“保险？”雪子和地道同时这么问道。

这时，响野露出非常得意的表情：“宝贵的经验需要什么东西呢？”他故意停顿了一下：“当然是永远都不会让这个回忆消失的纪念照片啰，特别是这种快照照片，更能真实地保存珍贵记忆……”说着就从夹克内层的口袋里取出照片。

久远好奇地把脸凑过去看。

照片里的人是地道，他蹲在夜晚的森林里，样子像正在挖土。而另外一张照片里则是他从背后抱着像假人般四肢僵直伸展的尸体，显然正在搬运尸体。

“这是……？”久远看着响野的脸问道。

“这世界上有一种不会发出闪光的相机……”响野得意地说。

啊——久远想起以前响野曾经提过这个相机的事。他还叹息说，从田中那里买到了好东西，却派不上用场。久远也记得当时祥子非常生气，说这相机比一个不能倒带的录影机还不管用。

“没去退货是对的。”久远说着。

“我不可能买没用的东西啦。”

“不过，说不定没有第二次使用的机会了。”

“你少多嘴！”

地道紧绷着脸，表情完全僵住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话，十分害怕地眺望着四周。浪漫流泻的萨克斯风乐曲，和地道凝重的神情实在很不搭轧。

“这照片充其量只是一个保障。”成濑说着：“没事先通知你真的很不好意思，不过，为了免于地道先生背叛，我们才会拍下这些照片。如果你有什么怪异的举止，我们就会把这些照片交给警方，我想，刊登在八卦周刊上应该会引起大众注意吧！”

“充满真实回忆的照片，是人生难忘的一页啊！”响野点着头。

“你是特地去拍照的？”久远看着响野的脸。

“因为他拜托我去拍的啊。”响野边说边指着成濑。虽然他的表情皱成一团，但其实一定非常高兴，而且还兴致勃勃的跑去。

“像这种开心的事，每次都抢着自己做。”久远有些埋怨。

“原来是这样啊——”雪子恍然大悟地低语着，然后立刻指着地道说：“不过，即使这样，这个人还是会背叛我们。”

“你的说法就像无论如何地球还是会自转耶。”久远说着。

“没错，就像地球会自转一样，这个人也一定会背叛我们。即使有照片，即使我们手上我有可以当把柄的照片，万一真有状况，这个人还是会背叛我们。”

“为什么呢？”成濑说。

“懦弱是说不出道理的。”雪子用很果断的声音说着。

的确相当具有说服力。懦弱并不单纯像一个人的性格或毛病，或许是一种更属于本质的东西，就像走避危险，对动物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样的情绪并不是一点理由或是单凭用奇怪的相机拍摄下来的照片就能加以抑制的。

“雪子说的话，的确有她的道理。”久远说着：“动物会顺从强者，而人类则会屈服于看起来凶恶的人。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绝对的强势，而是被看起来很凶恶或是看起来很恐怖，这种看似‘强悍’的幻觉所欺骗。所以啰！只要地道先生一天觉得神崎先生很强悍，我看是很难成为我们的伙伴。毕竟横霸在脑海里的主人，是相当难驱赶出去的。”

“不——没问题的。地道先生，你说对吧？你绝对不会背叛我们的。”

咦？久远觉得不可思议，内心的不安也油然而起。

成濑现在说话的方式，就像被指出错误却努力想扳回一局的感觉。高中时的老师就是这样，平常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课也都正常，但一遇到学生反驳，就莫名其妙地当真起来，变得快嘴快舌。

成濑此刻的态度，像极了那个老师，就是拼命地想说服对方。虽然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

一种不好的预感开始弥漫内心。

成濑哥是不是搞错了？这样的疑问不断在久远脑中涌现。

以前响野曾经说过：“其实成濑事先读过说明书。”

“说明书？”

“你想想，这世界真的太复杂了，常会让人搞不清楚什么才是正确的吧？就像一部难懂而且复杂的电影，前卫的内容让人不管再看几次还是搞不懂在说什么，但我们就是一直被迫观赏这种搞不懂来龙去脉的电影，又因为不可能有人搞懂，所以就乱下注解。不过，成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弄来看似怪异的杂志，但他却从里面看到采访导演的报道，也或许读到由一位脑筋很好的评论家所写的影评，所以他看电影都能一看就

懂，不慌不忙。如果不是这样，他不可能有那种看透一切的表情，总是保持沉稳从容。”

“是啊，而且他总是做正确的选择。”

“那家伙绝对读过说明书。”

“叙述人世间的说明书？”久远心想，如果真有这种东西，自己也真想读一读。

“总之，那家伙其实就是奸诈的作弊啦。”感觉这好像才是响野真正想说的话。

当时听到这一席话，久远深表赞同，但现在却不断地被不安所袭击。

成濑或许真的读了说明书，所以他直到目前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站在久远他们的前面领导着大家。然而，这并不表示以后也都永远是正确的吧？至少现在让地道参与抢劫的讨论就实在不像一副聪明人会做的选择。仔细想想，或许是说明书出现装订错误，甚至导演在接受采访时说谎，总之也有可能是在最重要的地方出错。

成濑摊开地图，侧脸看起来依然那么沉着而意志坚定，然而久远却有一种不太舒坦的情绪。

横滨劝业银行的工程用配置图就摊开在圆桌上，旁边则并列着横滨市的详细地图。

聚会和商量的过程依照以往惯例的顺序进行——

成濑对银行职员的配置和相关设备作说明：“这个男人是牧羊犬。”然后画个圈做记号。响野也不改旧习地在一旁插嘴，而久远和雪子几乎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不过，所有资讯仍一点不漏仔细地输入他们的脑袋里。

不管对成濑所做的判断有多少不安，但久远知道，最后他们还是会去抢劫银行的。因为他不会只凭一时毫无根据的不信任感，就像伙伴挥手告别。

地道充满兴趣地端详着地图，眼睛里闪着异样光彩。

“先等一下！”雪子伸出手示意打断成濑：“先说逃脱方式，这次我可没事先跑过从这个银行出发的逃亡路线，连勘查也没去过……”

“没关系。”成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雪子非常震惊地拉高嗓门：“等等！我可没有这种自信。”

“没关系的，这里和之前的港洋银行相距不到三百公尺，基本上可以使用之前那条路线。”

成濑的手指放在道路地图上，画着这次计划中将经由的路线。

“重点不是这个啦……”雪子摇摇脑袋：“这实在太乱来了。”

成濑的表情一点也没改变：“这次就照着这样做，不会有问题的。”

久远心中的不安变得更加强烈。很明显的，这并不是平常的那个成濑。

“我们一从银行里出来，就立刻搭上雪子的车，逃脱用的车子，我想两辆就够了吧？中间要换一次车。”

地道在这时试图整个人凑过来。

“不要把脸抬起来！”成濑又立刻制止他。

“那……我要负责做什么呢？”

“地道先生什么都不必做，在我们抢劫银行到逃往某个地方的这段期间，你只要安静地照过你的日子就可以了。千万不可以对神崎先生说任何事，让他起疑就麻烦了。应该说这就是你的工作，你的一份我们不会少给你的。”

“如果真的有什么状况，只好秀出照片了。”响野晃了晃手里的照片。

地道表情非常认真地连说了两次：“我知道——”但是，他越是重复这样的说辞，越让人感觉不安。

成濑的说明持续进行，是不是真该为他喝彩呢，对于银行内部状况，他依然巨细靡遗地调查得一清二楚。他还说，能得手的金额应该超过四千万。

久远脑袋里浮现银行里的状况，想象着自己和行员面对时的景象，对银行抢匪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作业流程的模拟操作。

“这回要谈论什么话题呢？”久远问响野。

“上次说的是记忆嘛，所以这次来谈谈时间吧！”

“别再搞什么演讲比较好吧！”成濑皱起脸。

“你说什么傻话？”响野非常生气。

和过去一点都没改变，不会有事的——久远决定这么想，还不断告诉自己：一切都会非常顺利的。

“你明天去田中那里跑一趟吧！”成濑对响野说。

“田中那里？”

“我们还需要车牌。”

响野听了成濑的话以后，点了点头。

久远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呼吸困难，他试着把肩膀上下动动并且深呼吸，想要把压在肩膀上的不安甩掉。想象着这回纽西兰之旅应该可以成行了吧！只要想起悠闲漫步在广大牧场上的羊群，似乎再严重的问题都可以化为乌有。

在那场小钢珠店的骚动之后，慎一不知道怎么了——久远问了雪子。

少年们深夜聚集在小钢珠店，企图欺负同班同学，加上几个来路不明的男子突然出现施暴。这样的事件的确成了新闻，连报纸地方版都刊

登小篇幅报道。

“结果你们全都成了胡作非为的来路不明男子了。”雪子用手轮流指着久远和响野。

“呃……事实的确如此，也没办法啰！倒是慎一没被警察找麻烦吗？”

“他也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警察倒是很干脆的放他回来。反而是学校方面比较惨，我昨天还被叫去一趟。”

“毕竟同学间相互欺负是事实啊！”响野说着。

“不过那个被欺负的孩子真够义气，他还护着慎一。”

“他叫阿薰吧——”久远的脑海里浮现那个拖着步伐、身材高挑的少年。随后他也想起了那个看起来相当恶质的金发高中男生，至于那男生后来怎么了，雪子好像也不清楚。

“对了，我差点忘记了。”成濑突然记起什么似地看着地道。“我们这一次联络用的预付卡手机，我让地道先生为大家准备了。”

地道很得意地站了起来，从他带来的纸袋里拿出手机，在低着头避免看到久远他们之下，把手机分给每一个人。

虽然久远对地道负责处理手机一事，的确感到不满，但也不是不理解成濑的用心，或许他只是觉得分派一点工作给地道，才会让他有身为伙伴的真实感吧！

久远似乎错过了地道把手机交给雪子时脸上所绽放的光彩。

响野 VIII

【反面】：和表面相反，是隐藏住的那一面（对某些东西而言）。

【反间计】：抢先对手一步将计就计，但大多都因为考虑过多而得不到好的结果。

当响野回到咖啡店时，祥子正坐在柜台里读着文库版小说。而打烊后的店内已经整理得十分干净。

“回来啦——”祥子连头也不抬一下。响野随口问问他在读什么书。

没料到他却咯咯地笑了起来，并且说：“杜斯妥耶夫斯基《恶灵》。”

“干嘛笑得那么诡异？”

“刚好现在读到的句子，简直就是你的写照。”

“反正一定不是什么感人的句子。”

“‘好友啊！我的一生就是不断说谎，连叙述事实时也不例外。’”祥子朗诵完又笑了起来。

“这哪里是我的写照啊？”

“根本就是在说你啊！嘴里说出来的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下把事情说得很不得了，一下又说得很像没事般，你真是不遗余力编织谎言啊！”

“这句成语不是拿来这么用的吧？”

响野不多理会祥子，脱下皮夹克挂在衣架子上。

“你们讨论得怎么样啦？”

“一切都很顺利，决定下周行动。成濑还是和以前一样，调查的工作做得很彻底。”

“慎一的爸爸也会参加吗？”

“那个人怎么会是慎一的父亲呢？真是悲惨的事实啊！让我想起有个学者说过的：‘科学的悲剧正是美丽的假设被丑陋的现实所覆盖。’”

“可是父子关系不能算是科学吧！”

“我深深感觉到，遗传基因并不能决定一切。如果慎一看到自己的父亲是那个样子，一定会很失望吧！一定会变得叛逆，然后堕落成不良少年。”

“我才不认为会这样。我想慎一会很冷静的，他才不会在意这种事。”

响野站起来，转进柜台里面，开始在冰箱附近摸索着。

“可是……那位地道先生没有背叛的可能性吗？”

响野看了看祥子说：“那个男人吗？”

“这样说虽然不太好，不过地道先生看起来真的不是个很坚强的人。倒也不是因为他被胶布一圈圈捆住，所以我才这么说。而是像雪子说的，我觉得只要那个叫神崎的人威胁他，他什么都会说出来的……”

响野从冰箱里取出火腿塞进嘴巴，然后掏出口袋里的照片放在柜台上。“喏！这是之前拍的照片，就是你和我一起跟踪地道那时的！今天拿出来给他看了，成濑那家伙还严重地威胁他。”

“所以呢？他彻底觉悟了吗？”

“觉悟了……”响野说完后从鼻子吐了气：“……的样子吧！不过雪子还是拼命反驳，她说即使用这种照片来威胁生性懦弱的人，他要背叛的时候还是会背叛的。”

“雪子真聪明！”

“雪子的确非常谨慎而且敏锐。否则她怎么能不和任何人讨论，一个人活到现在呢？”

“如果地道先生真的背叛了我们，你想事情会怎么样呢？”

“这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说万一啦，那个叫神崎的，要是从地道先生那边得到情报，那他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你是说应该做个沙盘推演吗？”

“对，就是这个意思。”

“大概会有三种选择吧！坐视不管呢，或再一次不费吹灰之力把钱从我们手上抢走，还是让我们落入陷阱。然后呢，因为神崎袭击了运钞车，所以已经得手一大笔钱，将近一亿吧。而我们下次出击顶多也只有几千万，这样想的话，他是不是有必要冒这个风险来做这件事，就很值得怀疑了。”

“不过，我不觉得他会坐视不管。”

“我也这么认为。听到有关抢劫银行的消息，还会冷静坐视不管，我看是很难的，真是这样的话，对一个专业抢匪来说也太不够格了。话说回来，我也不认为他会再次抢走我们的钱，如果他真要干，应该再一次威胁雪子，但同样的手法操作两次又太危险了。相反地，如果我们可以估算到这些，那还有可能让落入神崎的陷阱。”

“怎么说呢……？”

“上一次雪子遭受威胁，让我们的钱被抢走，那是因为我们完全没预料到，他们突然闯了过来，我们才会被骗。下一次不可能这么顺利的，因为攻其不备只能有一次。如果我是神崎，应该不会再考虑黑吃黑，毕竟他也很清楚对手可是银行抢匪，至少要有一点警觉性吧！”

“这么说……剩下的选择就是让你们落入陷阱啰？”

“如果是说，应该会这么做的。即不会坐视不管，也不会黑吃黑，不过也不会让对方太称心如意。”响野除了想象得非常开心，也觉得生火腿非常好吃，于是又走回冰箱取了火腿，并继续说道：“根据地道所提供的消息，他一定会思考如何阻碍我们。毕竟对神崎来说，我们就像很麻烦的苍蝇一样。”

“而且还是专说歪理，吵死人的苍蝇。”

“哼——”响野从鼻子哼了一声。

“他会用什么方法来阻碍你们呢？”

“嗯……最简单的话，应该是报警就好了。他可以告诉警方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人要抢银行，光这么做对我们的影响就很大了。即使警察不会完全相信，但还是得注意一下。或者他事先通知银行，也能收到效果吧。”

“你的意思是……地道先生知道你们要抢哪一间银行？”

“那当然啰——因为我们是伙伴啊！”响野呵呵笑着边伸伸懒腰：“可以替我煮杯咖啡吗？”

“等等……煮咖啡当然没问题，问题是现在不是这个时候吧？说不定真的像你说的，神崎会向警方或银行告密的。”祥子难得发出慌张的声调。

“这是指地道如果背叛我们的状况啦。”

“我觉得他一定会背叛你们的。”

“如果照片不足以造成有效威胁的话啦。”

“应该没有吧！”

这时响野大笑了几声之后才说：“成濑这家伙深思熟虑的程度，简直会气死人。”

“咦？”

“总之，你先去煮咖啡吧！”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是说成濑连这些都想到了吗？”

“那家伙啊，想的事情都是超前好几步，从高中时就是这个样子。只要老师开口说了第一句话，他在脑海里已经出现结论。所谓的闻一知十，指的就是那家伙，而且他不只闻一知十，还超前把一到十中间有多少个质数都想好了，他就是这种人。”

“而你啊——一定是老师说了一句，你就绝不会让他有机会说第二句，也就是闻一说十吧！”

响野搔搔耳朵，好像在嫌他吵的样子：“总而言之，成濑连地道可能会背叛的事也一并考虑进去了。”

“咦？这是什么意思？”

“或者应该说，他根本就是以地道会背叛为前提在做考虑的。”

“前提？”

“总之，你快去准备咖啡吧，四杯哦。”

“四杯？”

“接下来是抢劫的商讨会议啊！”

“不是才开完吗？”

“让地道参加的会议游戏已经结束了，全都是胡说八道啦，不只是抢劫的银行不一样，真正的抢劫预定日期也会提早。”

“你在说什么啊？”

“还不懂吗？即使地道真的背叛我们，他所握有的讯息也全部都是假的，日期和目标都不一样。这样一来，即使神崎想要阻扰，也完全不会产生效果。相反地，在他所知道的日期之前，他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对我们来说再好不过。等知道我们已经抢完银行了，神崎才会真正开始慌张：‘咦？不是说后天吗？’”

“等一下，你们就为了这个把地道拉近来的吗？”

“根据成濑的说法，就是这个意思。故意去隐藏消息，搞不好会引起怀疑；不理解，对方反而会千方百计地想要知道我们的计划，所以还不如装出掀底牌的样子，这样他就不会再偷窥你的底牌。”

“你胡说！”

“那家伙说得倒像一般常识哦，还说这好像可算是犯罪集团的必然手法。刚才在讨论时，完全不知情的久远和雪子都非常不满，还说为什么

要让地道加入，不过现在应该已经了解了才对，接下来大家马上会来这里集合。”

“大家是指全部的人吗？”

“就是掀开地道的所有人啰！和以前一样的聚会。其实真正要抢的才不是横滨劝业银行，是其他的都银。”

“真的吗？”

“其实成濑想到的是早好几步的状况，毫无瑕疵。这种人很讨厌吧?不过，却很适合当强盗的领袖。”

“再告诉我一次，你是说地道先生完全相信了假的银行和假的犯案日子？”

“是啊——因为他是我们的伙伴嘛。”响野这时笑了：“只不过遗憾的是，我们真正抢劫银行的日子会比告诉他的时间还早，当他们惊愕不已时，我们已经逃走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刚才你念的杜斯妥耶夫斯基的句子，应该是最适合成濑的。”

这和以往的银行抢劫没有两样——成濑是这么说的。

先让地道他们得知抢劫的错误日期，然后不让他们发现要抢的其实是另一家银行，在对方还无法掌控真实状况时消失无踪。

这时，咖啡厅门上的铃铛响了。

久远一进来，便激动地边说边往柜台方向靠近：“真的完全被成濑哥蒙在鼓里。”

祥子开始准备煮咖啡。

稍后雪子才姗姗来迟，紧跟在他后面的是成濑。所有人到齐之后，一张配置图就被大大地摊开在桌子上。成濑说了：“开始我们真正的聚会吧！”

这个男人看来丝毫不为外物所动，但还真不能小看他——响野打心里感到佩服。然后把视线转向地图。

成濑开始说明逃脱路线，并且对雪子做出指示。响野边望地图边考虑着他的演讲内容。

“有谁打电话给我吗？”等讨论结束，雪子上了厕所回来时问道。她正从皮包里拿出手机来看看：“有一通未接电话，可是没有显示号码。”

响野他们彼此看了对方一眼，然后几乎是同时摇了摇头。

“那不是地道先生刚才给的手机吗？除了我们，知道号码的大概就只有他吧！”久远这么说着：“会不会是打错电话啊？”

“地道打电话给我干嘛？”

结果，谁也没再对电话的事多做讨论，大家的闲谈就这样草草结束。

雪子 VI

【背叛】：①与敌方暗通，出卖了主人或自己的伙伴。②做出违反约定或义气的行为。违反他人的期待。例如：“地道一定会背叛的。”

再度抢劫银行的日子，是一个大晴天，天空就像泼洒了蓝色油漆般展露着漂亮的蓝，只有几朵来不及闪避的小小白云，漂浮在西边。

雪子开的是一辆新车，银色的车身相当亮丽，连一点刮伤也没有。

“还是不行——”打了方向盘之后，她这样叫着。

“怎么了？”坐在旁边的成濑，把视线转了过来。

“我通常都会在勘查路线时习惯车性，突然这样给我一辆全新的车，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弘法大师写字都不挑笔的。”坐在后座的响野说话了。

“那只是因为弘法大师别无选择吧！他太穷了。”雪子边说着，边转动方向盘，今天的路线几乎和抢劫港洋银行时是一样的。

久远立刻接口：“弘法大师应该别顾形象，像雪子姐一样来抢劫银行不就得了。那弘法想挑什么样的笔都行。”

雪子边确认着自己的体内时钟，边调整油门的状况。从得知这次抢劫的目标银行后的第二天起，只要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雪子都尽可能来做勘查。虽然成濑很笼统地说：“和抢劫港洋银行时没两样，不会有问题的。”但她还是非常不安。如果不先用自己的眼睛、脚和身体来确实抓住逃脱时的感觉，她觉得太可怕了。

地道之后没有任何消息。

她忍不住想哭，心想，真是个愚蠢的男人。说不定地道现在正和神崎在算计，应该用什么手段来让雪子他们掉入陷阱。

先是被胶布捆绑、接着又看见姓林的尸体横卧眼前，连遗弃尸体的现场也被人拍照……但不管地道碰过几次钉子，雪子还是深信他一定会背叛大家。

“地道先生应该满脑子想着我们后天要抢劫横滨劝业银行的事吧！”久远说着。

“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是我们的伙伴了。”

“阿成的判断真是太明智了。”雪子言语中充满了佩服。

“地道是不是把消息传给神崎了呢？”成濑没特别问谁，只是顺口说着。

“绝对已经跟他说过了。”雪子充满自信地回答：“即使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用‘绝对’来断言，不过这一点是绝对的，那家伙一定会背叛我们。”

过了转角，把方向盘回正时，后车箱里发出了嘎咚嘎咚的声响，雪子问道：“阿成，那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很吵耶！”

成濑只是笑而不答。

“这辆车根本是阿成去哪里捡来的吧！”

“里面装着尸体——尸体啦！”响野顾左右而言他。

成濑拿出毛线帽戴上，而后座的两个人也开始做相同的动作，随后成濑又把胶布交给后方的响野。

把胶布贴在脸颊上，这是他们一贯的作风，然后再戴上太阳眼镜。

“顺序都已经记在脑子里了吗？”成濑跟大家做一次确认：“我们下车，进入银行里是三十秒以后的事，五分钟后从同一个门出来。”

“这段时间里，我会把车子停在看得见银行出口的位置等着。阿成，你们出来的时候，我会精准地停在银行前面接你们。”

银行前是宽敞的四线道马路，视线非常清楚，而且可以路边停车，对停车待命来说是再适合不过了。

“没问题吧？”成濑说。

“没有像之前那样背叛的计划啦。”雪子自我解嘲的做了个鬼脸。

“好，要上场啰！”身影映在后视镜里的久远，正做着暖身运动，双手绕圈动着。

雪子用力地抓住方向盘，银行近在眼前。她打了方向灯，让车子停在路边。

响野一如往常轻吟着：“浪漫理想在哪里啊！”

久远抱着皮包，立刻跳下车去，成濑和响野也随着下了车。

雪子目送着三个银行抢匪像长了翅膀似地，以非常轻盈的姿态往银行前进。

开始进入计时。五分三十秒。雪子心想，过了五分三十秒后，自己必须抵达银行门口，迎接伙伴，这次一定要彻底逃走，唯有这样才能让堆积在体内的罪恶感一扫而空，这次非成功不可。然后她把放在油门上的脚使劲一踩，让车身向前滑动。

车子在前方十字路口左转，进入小巷，再一次回到原来的路上。然后在距离银行五十公尺的地方停了下来。

引擎保持开着的状态，切入空档后，雪子把手刹车拉起，脚离开了刹车板。

还有二百五十秒——

调整呼吸，轻轻闭上眼睛，雪子一边确认计时的状况，同时好几次在脑海里想像接下来的顺序——发动车子，冲到银行前面——她不断地在脑海里重复着自己应该完成的工作。

“没问题！”她低声轻语着，就在她打开眼帘的刹那，听见了枪声。

枪声是从银行的方位传过来的，或许是响野开的枪吧！为了让行员还有客人在瞬间完全服从，他们的确会使用手枪。

定神一看，雪子发现银行前方的行人减少了；本来这里就是不是一个行人很多的地方，不过再怎么说还是显得冷清了点。

或许是银行内部稳定的气氛感染了周围，让路人敬而远之。

又传来了一声枪响。接下来隐约听见了女性非常惊异惶恐的尖叫声。

雪子仿佛看到了银行大楼中所引起的大骚动。

这好像和以往的情况不太一样？雪子的胸中开始浮现不安。

就在这时，后车门突然被打开了。

“咦？”雪子吓了一跳，往后视镜瞥了一眼。一个男人钻进后座。

从镜子里所看到的男人，并不是雪子认识的人，她还以为是误把她的车当做计程车而坐进来的人。

雪子心想，这世界上搞错状况的人到处都是，其实也没什么丢脸的，不过这是抢劫银行专用的逃亡车，所以还是放聪明点，赶快下车去换别的计程车吧！

她正想这么对男子说，才顿时察觉男人的手里握着枪。

“咦？”

不带任何感情且冰冷的手枪，正指着雪子的后脑勺。

“引擎关掉——”男人粗鲁的声音说着。

“不会吧——”雪子被一种无法形容的虚脱感所袭击。

“女人啊，连自己死了以后都还会说：‘不会吧！’”男人挑起粗浓的眉毛笑了。

“神崎？”雪子终于喊出这个名字。

“这就是说，我啊——比你们技高一筹！”

“或许吧！”她简直快绝望了。

雪子 VII

【袋子】：可以把东西装进去，然后开口可以封起来的东西。

【袋鼠】：负鼠（opossum）的别称。

【袋中鼠】：袋中的老鼠。比喻无处可逃。

雪子脑袋一片混乱，一时间无法判断该怎么办才好。她咋了舌头，一阵寒颤从背脊窜起，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深层的焦虑，脑海里响起一个声音，告诉自己陷入了无法扳转的状况。雪子试着稳定自己，任何人都知道，这不是一个值得高兴的状况。

“把引擎关掉！”神崎探出脸来说道。

枪口压在她的脑后，她皱着脸转动车钥匙。

车子的震动停止，车里突然变得格外安静，甚至连空气也变得稀薄。

“你们啊，竟然想欺骗我，是吗？”神崎变得多话，同时情绪也激动起来：“不过，天下没那么便宜的事，对吧？也没有所谓完美的计划。”

“怎么会？”你怎么会在这里？雪子咬牙切齿似地从齿缝间发出这样的疑问。

“你们对地道撒谎，说你们要抢劫横滨劝业银行吧？”

“那个男人果然说出来了。”

神崎对她的问题不予以回应，继续说：“但是我听到的，却是完全不相干的另一个银行，连日期也不一样，对吧？地道听到的明明是后天，但是我为什么现在会在这里，你知道吗？”

混乱让雪子的思绪变得迟钝。

她瞥了银行一眼，突然觉得胃部一阵抽痛——绝望啊！绝望感甚至让雪子希望眼前的景象能够全部消失不见。

再过两百秒，成濑他们就会从银行出来，该怎么办呢?

她感觉到自己身体里的水分不断在蒸发，焦虑和绝望在肌肤底下全面地渗透开来。

这岂不又是我的错吗？她紧紧咬着牙。

“我为什么要钻进你的车子，你知道吗？”

“不就是因为你比别人更高明好几倍吗？”她胡乱地回答。

“这也算是正确答案吧！”神崎笑着：“因为地道装了窃听器啊！”

啊——雪子差一点叫出声音来。

一瞬间，她脑海里闪过放在皮包里的手机。

就像解答要揭晓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好像知道考题解法一样。

成濑要地道准备的手机，竟然是窃听器啊！在购物商城里讨论时，地道一副很高兴的模样分交给大家预付卡手机，居然是窃听器？仔细想想，地道不是很得意地说过自己最擅长装设窃听器吗？而且现在市面上好像也有手机形状的窃听器。

“那可是地道的点子呢！那家伙说，为了小心起见还是监听比较好，这件事他的确做对了。”神崎的鼻息相当慌忙。嘴角明明没有笑意，鼻孔却张得很大。

“的确是这样，对那个男人来说难得这么聪明。”

她想起了那天在响野的咖啡厅讨论到最后的事，当时她的手机里不是有来电显示吗？或许那就是窃听时所留下来的痕迹。

怎么会这么粗心大意呢？为什么当时没有人觉得奇怪？她的情绪真的陷入绝望。

“我真的差点上了你们的当！刚开始听地道说的时候，我还想去向那个银行密告，好让他们做好对付抢劫犯的万全准备，我只是想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不过，多亏了窃听器才知道你们真正的目的。既然如此，我们当然不能不考虑其他的对策了。”

神崎的长相是属于精力旺盛型，笑起来非常没有品位，说起来和为了私人利益不排斥违法行径的大企业经营者有差不多的面貌。

“我特别喜欢点子多的人。”

雪子不带感情说着，同时倒转着当时的回忆。

当时的聚会里到底谈论了些什么？成濑他们和雪子会合的时间、雪子开车所行走的路线、停车待命的场所、换车的地点……几乎全都说了嘛！

“全部啊——”仿佛心思被看穿似地，神崎突然这么说着：“全部我都听到了。不过，你们这群银行抢匪真不是盖的，还这么有模有样的聚会讨论，果然有一套！”他说话的声音像在夸赞小孩子。

“听好了，再过几分钟你就要到那个银行前面去接你的伙伴了，对吧？也就是说，如果在那个时候你不准时到达那个位置，现在在银行里的那些伙伴就逃不了了。扛着大把的钞票，从银行里跑出来，却看不到应该来接应的车子，于是东张西望——这个景象还不赖吧？”

“我觉得不太好。”

“很好的——接下来警察就会出现，包围你的伙伴。他们恐怕得苦恼如何拼命逃亡……用跑步逃命的抢劫犯，还真是惨啊！也有可能他们一时心慌，判断错误，结果又退回银行里，挟持人质做困兽之斗……反正不管哪一种情况，他们都是袋中鼠啊！”

雪子试着想像，阿成真的会张皇失措吗?

五分钟后成濑从银行里跑出来，当他发现接应的车子没有出现时会怎么样呢?恐怕他很快就会猜出发生了什么意外吧——成濑对状况的判断是非常优秀的，而且也拥有惊人的想象力。但是，即使正确掌握状况，接下来他又能做什么呢?拦辆计程车坐进去吗?不过实在很难想像这么巧刚好有计程车经过，如果像神崎说的，用跑的来逃命，那真是情何以堪啊!

“你这样阻扰我们的工作，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你们被捕了，至少警察会觉得有些满足感，暂时让他们满足一下，我觉得也不错啊！”

“他们怎么可能满足呢?抢劫运钞车的犯罪集团比我们有名多了，如果我们被抓，可能会向警方说出你们的事哦。何况我现在已经把你的长相看得一清二楚了。”

“你们知道的事根本不算什么，还有，你恐怕也搞错了，是谁告诉你可以平安回家的？”

神崎说话的语气非常轻浮，这让雪子心中打了个寒颤：“是吗？”她简短地回答着。

“你已经看见我的脸了。不好意思，我不会就这样放你走的。再告诉你一件事，我这个人，连杀死伙伴都毫不犹豫的。”

雪子偷偷地吞一口口水，怕被神崎发现。

“不过我们先来看好戏吧！”神崎说着：“马上要开演了吧？从银行出来之后，却看不见自己人的车子来接，那种东张西望手足无措的模样……我想一定很好看……”

她强忍着心里的愤怒，一筹莫展。

“然后我再毙了你，回家慢慢欣赏第四台的电影。”

“如果有好的节目当然是不错的。”

还有九十八秒，现在还来得及——雪子思索着银行的位置，心里计算着时间，如果现在发动引擎，放下手刹车，猛踩油门加速往前冲，时间绝对还来得及。

但是在她发动引擎的那一刹那，神崎应该会马上对她开枪吧！

被枪杀这件事并不可怕，但是她却放心不下慎一。而且，如果被打死了，就更别想救成濑他们。

这个时候，她听到一阵让人厌恶的声音，而神崎则“啊——”地叫了一声。

是警车的声音，而且不只一辆。一大群警车只有在难得一见的大案件时才会蜂拥而至。

雪子立刻了解是怎么一回事，而神崎也随即说话了：“已经有人按了啊——”神崎笑得非常愉快而开心：“哈——有人按了警报装置啊！”

“不会吧——”

“阴沟里翻船了，再不快点逃就不妙了。”

“我可以发动车子吗？”

“这可不行！”

雪子想伸手去转动钥匙，她满脑子想的都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车子顺利地横停在银行门前。

如果能一脚把神崎踢出去就好了。

才察觉到一阵红色灯光反射过来时，警车已从雪子他们旁边呼啸而过。警笛声似乎谱出了高高低低不同的合音，三辆警车紧紧接连地排成一列奔驰着。

警方显然有了充分的准备，连电视台的SNG车也到了。雪子心想，它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到达的呢？大约有三个男人肩上扛着摄影机，在一旁待命。

成濑他们应该也听见警笛声了吧？雪子不由自主地深深叹着气，她真的一筹莫展。

“这真是决定性的一刻啊！连电视台都出动了。我看你的伙伴一定会被抓走的。除非他们想来一场警匪枪战，那就另当别论了。”

强盗集团的电影最后都是以枪战收场的——久远的感叹仿佛在耳边回响。

三辆警车全都停在成濑他们潜入的银行前，把车身打斜排出备战的阵型。从车子里跳下来的警察们，开始驱散围聚过来的行人。

警察们动作之熟稔，简直令人憎恶，完全没有因为突发状况而手忙脚乱。而电视台的摄影记者，各个悠闲从容，好像跑错新闻似地，让人看了更加生气。

还有三十秒。

她把装在脑筋里的所有资料都调出来——从转动钥匙到发动引擎的时间、加速、冲到银行的距离、紧急刹车和三个人坐上车的时间……

她看着前车窗，心脏的鼓动不断加速。

她注意到警车和警车之间狭窄的空隙。

如果以超猛的速度，冲过那狭窄的空隙，说不定能从银行前飞奔夺出……

要不要就赌这一次，把车发动看看——？

“你别出馊主意哦。”神崎抢先一步说了。

她装作没听见，但是枪口马上又抵住了她：“我会毙了你哦！毙了你我一点都无所谓的，你懂吧？”

“应该是吧！”

“这对我一点都不困难，只是担心枪声可能引来警察，那我就没办法在这里看好戏了，我犹豫的原因只有这一点。”

“应该是吧！”

她看了银行一眼，有四、五个持枪警察，举枪对着银行的方向。

一瞬间她真的认为，在这里被神崎打死或许比较轻松吧！

“放聪明点，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神崎说话的声调变了，而且枪口也离开她的后脑勺，改从座位旁边指向她的腹部。

雪子刚怀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她很快就明白了。

她从眼角的余光里瞥见了警察的制服。

两名穿着制服的警察，宛如一肩挑起国家权威，以非常坚定的脚步朝车子靠近。

两人从银行一直线朝雪子所在的车子方向逐渐接近。

“一定是他们察觉很可疑吧……”雪子不禁这么说着：“说不定他们已经看见你的枪了。”

“放聪明点，不要乱来！”

雪子脑子里一片混乱，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完全无法判断这到底是脱险的好机会，还是会让事情更陷入胶着。

制服警察越来越靠近了。走在前面的男人，把警帽帽檐压得很低，脸上还挂着一副不太相称的眼镜。而后方又有另一名警察跟了过来，他们横越车道慢慢靠近，然后喀喀地敲着车窗玻璃。

雪子按下按钮降下车窗，尽量不和他们视线正面交会，把脸微微侧开。

“呃——对不起！”对方好像拿出了什么东西晃了晃，刚开始雪子并不确定，过了一会儿才搞清楚原来那个类似直式皮夹的是警察识别证。

“可以麻烦你们下车一下吗？”对方以怪异的高亢声调说着。

雪子顾虑着后座的神崎，淡淡地问道：“怎么了吗？”

“嗯——刚好那边的银行，发生了抢劫事件。”

“哦——？”雪子表情不变地说着，而且尽可能不看对方的脸。

“所以，形式上我们必须对停在这附近的所有车辆进行清查。”

“是吗？”

“请下车一下，可以吗？”

“这和我们不相干，请不要管我们。”坐在后座的神崎说着。

这时，雪子几乎要惨叫出来。

时间已经超过了——她很想大叫。就是这一刻，计划的时间刚好超过了。五分三十秒，如果依照预定，雪子此刻非得把车子横停在银行门前不可——时间已经超过了。

但是，却不见成濑他们从银行走出来。

他们准备挟持人质困斗了吗?

“请你们下车一下，可以吗？”对方依然坚持地高声说着，完全没注意到雪子失望的样子。

从雪子坐的位置，除了警察制服她什么都看不见。车门一下子被打开，看来这警察虽然说话客气，但态度可说是很强硬。

这样表里不一的态度，让雪子有了心理准备，认为这名警察已经对自己起疑。

她把窗户摇上来，脚踏出车外。

“请拔出钥匙到外面来。”制服警察这么说。

恐怕警察是担心雪子他们逃跑吧。等她走出车子外，警察又继续要求她：“还是先把钥匙交给我吧！”

警察这种严格执行的强硬作风让雪子陷入茫然，不过她还是努力让自己稳定情绪，试图掌握状况。

神崎也从后座出来了。

车门关上以后，两个人背对着车子，站在两位制服警察的前面。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神崎若无其事地问着。

雪子一瞬间想着，或许这是个绝佳的机会。神崎一定会担心被搜身，所以把枪留在车子里，这种可能性很高。如果这样，现在马上奔回车子里，启动引擎，说不定能马上开离这里，而且警察通常是不会随便开枪的。

不过，她马上察觉更重要的事情——该怎么救出阿成他们呢?

“拜托，你们不要太乱来了，如果有什么事想问，就快点问吧！我们可是在赶时间的。”神崎说着。

制服男说：“哦——是吗？”显得有些困扰。

“你们有公务就快点办，可以吗？要问问题就快问，能放人就快放……如果要在这里消磨时间，还不如快去拿枪对着那边的银行抢匪

吧！”神崎半开玩笑地接着又说道：“反正你们警察都很胆小，根本连枪都不敢开吧！”他充满嘲笑的意味。

这时，眼前的制服男有了出其不意的举动。

他拿起手枪。

并且很快地对准了神崎。

感觉仿佛在看慢动作播放的影片——

雪子一瞬间想着，会开枪吗？为什么呢？

神崎当然也注意到了，还看见他吞了口水的样子。

男人的手指一点都不迟疑地扣动了扳机。

他真的开枪了——雪子内心发出惊叫。而站在她身边的神崎，恐怕也是一样的想法吧！

她不禁愕然，已经变成连警察都这么轻易开枪的时代了吗？

枪声响了。

久远 VI

【质疑】：①提出疑问或询问理由。②说明者最讨厌的行为。

眼看自己握住的手枪枪口射出的竟是长纸条，久远实在觉得可笑得不得了。

而站在久远前方的神崎，则被突然瞄准自己的枪口，还有枪口喷出来的纸花所惊吓，僵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抓住这一瞬间，旁边的响野迅速采取行动。

他打开车子的后车门，然后一脚把呆若木鸡的神崎踹了进去。

车门立刻被关上，那猛劲连车身都跟着动摇了起来。

久远把手中的车钥匙插入驾驶座的门孔里迅速转动，车锁全部同时锁上。

“呃——是久远吗？”雪子总算恢复清醒。

久远摘下警帽，对着她微笑：“雪子姐，你一点都没察觉吧？我快忍不住大笑出来了。”

响野也靠了过来，说道：“大概是这身制服太适合我们了。”

“这手枪做得可真像吧？虽然感觉像在派对上放纸炮一样，不过外形和真枪没两样。”

“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雪子看来非常慌乱，陷入混乱的她一时还无法恢复。

就在这时，另一位制服男也走了过来，那是成濑。

“适不适合啊？”成濑说着。他那一副恬淡的模样，久远觉得非常滑稽。

“什么适不适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有个家伙刚好手上有警察制服，就麻烦他替我们准备了。”

“就是之前那个神秘的警察狂。”久远摸着系在腰际的皮带。

那个警察狂年轻人一听到久远他们的委托，简直高兴得快疯了。久远用以前扒来的驾照，终于联系上他，再见面时，他活像发现同志一样露出满脸的幸福，立刻答应久远他们的请托。

“但是，神崎怎么办？”雪子发出尖锐的声音。然后慌张地回头看看轿车：“那个男人身上有枪，说不定他会开枪，我们再不快点逃走的话……”

“没事的！”

这时久远开口了，他说：“这车子叫做格鲁申卡。”

雪子一头雾水地歪着头。

她的视线转向车子，眼前是一副非常怪异的情景，在车里的神崎似乎好几次想要开门，拼命敲打着。

不知情的路人一定会觉得非常奇怪，这个男人干嘛不开锁出来呢?

或许还会误以为是新手表演逃脱秀呢!

其实不是神崎不开锁，而是他根本打不开。不管他是用推的还是拉的，反正车门连动都不动一下。

“那家伙怎么会出不来呢？”雪子一副无法理解的模样。

“那是一部奇特的车子，可不是普通的车啊！”久远试着说明：“从外面上了锁的话，里面是打不开的”

“骗人吧！”

“那叫做杜斯妥耶夫斯基车款吧！”响野歪歪脸。

“杜斯妥？”雪子不解地皱着脸。

“就是格鲁申卡啊！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不是在《卡拉马助夫兄弟们》里出现过吗？”久远自己其实也没看过这本书，却说得煞有介事。

“这家伙就等于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费道尔·卡拉马助夫吧！”成濑小声地说着：“这辆车子可以从外面把人监禁起来。久远，你设定了几分钟呢？”

“两个小时。”久远看着表。

“再过两个小时门锁就会开的。不过在这一段时间里，不管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他都出不来。就等于是有时间设定的密闭状态，不过两个小时说起来还真长。”

这时，响野拿出了笔记本，然后又从制服胸前的口袋拿出签字笔，边说着：“神崎正打算用枪把窗户打破哦，不过那个窗户用枪是打不破的，不赶快告诉他，恐怕到时受伤的是他自己。”

的确，神崎满脸通红地在车子里暴跳如雷。愤怒到简直像发狂似地猛敲玻璃，而现在更是一副想要扣扳机的模样。

“那车窗玻璃，连枪都打不破吗？”雪子到现在好像还处于状况外：“有这种车子吗？”

“没办法，就在你眼前啊。”响野笑了，然后在笔记本上写着：‘这是特殊防弹玻璃，枪是打不破的。’他把笔记本贴着后车窗玻璃上。神崎看了那些字，脸涨得更红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雪子忍不住问了。

“成濑哥啊——知道我们被地道窃听了。这次本来就没有想要抢劫银行的。”

“骗人吧——”雪子的脸痉挛地扭曲着，一副“饶了我吧”的表情。

成濑只是无言地耸耸肩。

“总之，先让神崎被警方抓起来，之后我们再慢慢来计划就好了。”响野说着。

“等一等——”

“只接受三个问题喔！”响野边说边笑着。

自己听到这个计划时，明明也大吃一惊的，现在却是一副自以为是的模样，响野哥也够呛的——久远心里深深地佩服。

“那些警察是干嘛的？现在他们正包围着银行啊！我还以为是银行里有人按了警报器才把阿成你们困在里面的……”

路人全都停下脚步，远远地眺望着围绕在银行外的警车。警察们慢慢接近银行，用扩音器说话，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

“啊——那个啊？”响野再次拿起笔记本，翻了一页之后开始用签字笔写字。

‘今天是他们的防盗演习日。’

他先让雪子看过之后，接着又把它紧贴在车窗上给神崎看。

“接下来……怎么办呢？神崎呢？”雪子虚脱地垮下了肩膀，开始问第二个问题。

“哦哦，合格问题嘛……”响野好像非常享受在笔记本上写字的乐趣，他再翻过一页，这次写的是：‘我们会报警，而且后车箱里有姓林的尸体。’

他还是先给雪子看过，再拿给神崎看。

神崎继续用力敲着车窗。

“即使警察来了，这车子还是打不开。两个小时之后才会自动打开，当然后车箱也会同时打开啰！”成濑说着。

“姓林的？”雪子眉头皱得紧紧的。

“就是已经变成尸体的林达夫啊——”响野说着：“我和久远一起去把他挖回来的，那真是苦力啊！”

雪子找不到言语来表达自己此刻的感受，只是嘴巴不停地抽动着。

“那我们怎么办呢？神崎说不定会对警方爆我们的料啊？”

“爆料什么呢？神崎对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不是吗？所幸地道先生除了神崎问他的话之外，什么都没多说。”

“那说不定地道会爆料……”雪子说道。

“当做靠山的老大不见了，胆小鬼通常是会变得很冷静的。”成濑的语调依然不变，就像早已看穿了一切似地：“他也会去思考，怎么做对自己比较有利，而且他也会更在意之前的那些照片。那种类型的男人啊，当自己的主人不见了以后，他会开始找寻下一个主人，继续仰人鼻息过日子的。”

雪子耸耸肩说：“我真的搞不清楚现在是什么状况……”

“好啦！总之我们应该先离开这里吧！”响野轻快地说着：“然后，我们就要报警了。”

“即使不报警，那边不就已经有很多警察了吗？”久远用手指着围绕在银行四周的警车。

那银行的附近，突然传来哇——的欢呼声，接着是一阵掌声。似乎是扮演抢匪的男人们终于举手投降了。而警察们更是蜂拥向前，很大动作地把抢匪压制下来。背着摄影机的摄影记者则像螃蟹一样侧步移动捕捉镜头。

久远心想，根本一点都不实用，不禁笑着说：“那和迪士尼乐园里的秀差不多啊！”

“那应该像在拍电影吧！”响野说着：“真是很老掉牙的警匪片。”

“警匪片已经老掉牙了吗？”成濑这么一问，响野摇摇头回答：“要看怎么拍吧！”

久远想着，即使是那样大庭广众之下做演练，还是扳不回民众对他们的信赖，说不定不演练反而还好一点。

摄影记者按下快门的声音非常响亮，让人差点吓一跳。

“你们为什么会打扮成警察的模样？”

“第三个问题啰！”响野点点头。

这次回答的是成濑：“因为今天是演习，成群的警察会聚集在这里。现在，在这里最不起眼的装扮，就是这身警察制服。另外，要把神崎那家伙关在车子里，就必须先让雪子出来才可以，这时候如果运用警察的权威来命令，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而且我还和成濑哥打赌了。”久远说。

“打赌？”

“人会被制服欺骗到什么程度？”

“通常只要穿上警察制服，就会被当成是警察的。”成濑说。

“我还以为雪子姐会立刻察觉呢！”

雪子好像要做什么了结般地，叹了一口气：“再让我问一个问题。”

“特别准你问第四题。”响野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

雪子显得有些生气质问：“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这个……”成濑重新戴好头上的帽子：“你的电话被窃听了，没办法对你做仔细的说明。还有……”

“还有什么？”

“也想让你大吃一惊。”

成濑 VII

【小婴儿】：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有时也拿来比喻幼稚，不知人情世故的人。

从驾驶座旁往窗外眺望，感觉相当寒冷。虽然看不出任何要下雪的征兆，但风却冷飕飕，路上的行人都要把头锁在外套里快步走着。

成濑坐在雪子车上的驾驶座旁。

“我还以为千叶县早已经结满了落花生，没想到大失所望。”久远说着。

车子加快速度，缓缓驶过往左的一个弯道。

“落花生应该在田里才看得见吧！”响野的口气有点不耐烦。

成濑悄悄地看了雪子一眼，她专注看着前方，眼神相当沉着，而侧脸也浮现满满的自信。车子不曾因号志而停下，成濑心想，身体里有个永不停止的时钟持续计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他也没办法理解。

“对了，结果地道怎么样了呢？”响野突然问起。

“好像是四处逃亡吧！”成濑说。

“我想，神崎先生现在一定是把姓林的尸体啦，劫持运钞车的事啦，全部都推给了地道先生吧！”久远说。

关于神崎被逮捕后的消息，偶尔在报纸或电视新闻里还会看到。他好像“还说了一些有关银行抢劫的事”，但也许是没有详细的情报，所以也还没感觉到任何搜查的动静，而以共犯身份被通缉的地道则拼命地四处躲藏。

“那个男人很令人吃惊的是，他很习惯逃亡了。”雪子毫无表情地说着：“他寄了信给我，现在大概躲在什么地方吧！”

“信里面写了什么呢？”成濑立刻问道。

“一些赔罪的话，还有目前在逃亡的事，然后说他很想见慎一，还有又说‘我绝对不会说出你们的事’……”语调里充满着好笑到不行的意味。

“明明就背叛了我们，还敢这么说。”久远不满地说。

“不过，那家伙也总算死心了。神崎被捕一事真的吓死他了。或许他终于知道不管如何周详计划，还是赢不过阿成。”

“慎一现在怎么样呢？”响野边在脸颊上贴胶布边说着。

“他很好。和阿薰的感情好像也比以前还要好，两个人常常黏在一起，我看慎一一定是个同性恋。”

“不会吧——”久远苦笑着。

“随便啦，管他同性恋或什么的，只要健康开心就好。”雪子的嘴唇上轻轻地浮着微笑。

成濑缩缩下颚，和后面两个人确认顺序。

车子停下来了。

成濑从驾驶座旁跳下来，然后回头看着车子，久远把波士顿包丢出来，他接住了。

他们开始走向马路，身后的车子也快速地发动了。

成濑两旁是响野和久远，三个人往正前方的银行走去。

“不过，之前港洋银行的钱真的太可惜了。”久远说。

“你是说被神崎抢走的那些吗？”

“对啊，那些有四千万吧！神崎被捕的确大快人心，不过对我们来说却一点益处都没有。”

“反正神崎的钱就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如果你真的那么不甘心，我们再找个时间下手不就好了。”

成濑边说着，不由得地想起以前忠志打电话来的事情。

那时候话筒传来忠志的声音说：“我以后要当警察。”他唐突地说着，还附加一句：“你要小心被窃听哦！”

那是不是预测地道会窃听的事呢？成濑很难不这么想，而或许也是这个原因，才让他想出穿上警察制服来演这一出戏。

但是当成濑说出这些想法时，响野却说：“过度高估自己的孩子，是人类的缺点之一。”

“不，我觉得忠志说不定真的能预知我们的未来——”

成濑更坚持地说着，连久远也笑了。

“我想，忠志一定会说：‘不要因为我不太说话，就随便解读我的话哦，父亲大人。’”

成濑又进一步地这么想，说不定那小子很想这样对我说：“爸爸，我不打算全面赞同你所做的一切，不过我会支持你的。你要小心不要搞砸哦！”

“我想……就是这样吧！”成濑低语着。

“什么就是这样啊？”响野从旁边插嘴。

银行的前方有一个小公园，他们穿过公园，等抢劫完后，预定是从银行另一边出口离开——那边是一条狭小的单行道，他们将会在那里和雪子会合。

左手边有一排小长凳，有几名妇女抱着孩子坐在那里，还有几个人站在旁边，正很起劲地聊着天。

而小婴儿哭嚎着。

那些妇人们非常认真的谈话模样，让人怀疑她们是不是也在讨论抢劫银行的事情？或许是因为妈妈们谈论的事情太危险了，那个小婴儿才会放声大哭。

哭声简直可以用如雷贯耳来形容。

“那种哭声真像警报装置！”响野说着。

围绕在长凳旁的妇人们张合着大嘴巴说个不停。母亲拼命地安抚着，但小婴儿照哭不误，母亲的脸显出疲倦的神色。成濑他们快速地通道，一旁小婴儿的哭声很接近冬天里出现的蝉鸣声。

“浪漫理想在哪里啊？”成濑听见响野在旁边的低语。

接着成濑从西装里取出手枪，并紧紧贴在身边，不让周围的人看见，然后目标指向正前方的自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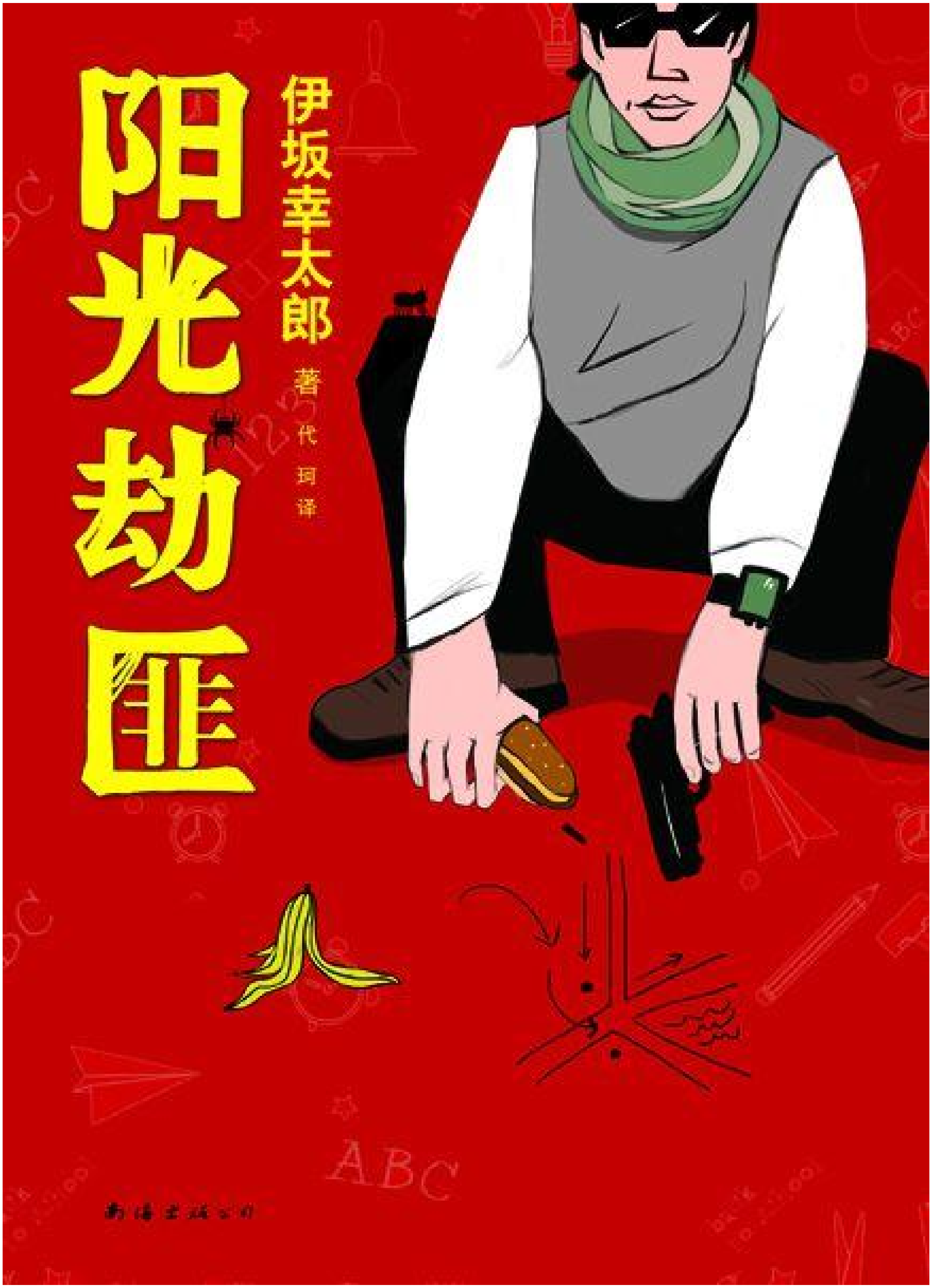
跨大脚步往前买进——

银行的门打开。

当他们走过之后，小婴儿就停止了哭嚎——但成濑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哦——突然不哭了！当母亲和旁边的人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望着小婴儿时，成濑刚好站在窗口柜台前，听着旁边的响野大叫：“不许乱

动！”


阳光劫匪
伊坂幸太郎 著
代珂 译

目录

阳光劫匪玩转地球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阳光劫匪的平淡和奇袭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外一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光劫匪／〔日〕伊坂幸太郎著；代珂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4.1
（伊坂幸太郎作品）
ISBN 978-7-5442-6844-8

Ⅰ．①阳… Ⅱ．①伊…②代… Ⅲ．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643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3-196

YOKI NA GANG GA CHIKYU O MAWASU/ YOKI NA GANG NO NICHIJO TO SHUGEKI
by ISAKA Kotaro
Copyright © 2003/2006 ISAKA Kotar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ODEN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ODENSHA PUBLISHING CO., LTD., Japan
thro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阳光劫匪

〔日〕伊坂幸太郎 著
代珂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史　诗
装帧设计 宋　璐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1270 毫米 1/32
印　　张 15
字　　数 420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844-8
定　　价 39.50 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阳光劫匪玩转地球

两个人去抢银行并不值得提倡。两个人在一起，其中一个肯定会发脾气。兆头也不好。布奇和太阳舞小子（布奇和太阳舞小子是美国电影《虎豹小霸王》里的两个大盗。）就被拿着枪的警察们包围了，汤姆和杰瑞虽然关系不错，但也经常打架。

三个人比起两个人来要好一些。三根筷子抱成团。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虽然不坏，但也不是最好。三角形看起来稳定，可要是倒过来就不平衡了。

而且很少有车只有三个座位。既然用来逃跑的车里坐三个人和坐四个人差不多，那么还是四个人比较好。五个人就挤了。

所以抢银行需要四个人。

第一章

坏蛋们踩点后，袭击银行

“狗不一定只会对小偷吠”

成濑I

【踩点】事先进行调查。考察。常用作比他人先行出游，或者是先行就餐时的正当理由。“当初来踩点的时候，天气还好得很哪。”

“成濑哥，穿着警服的人肯定是警察。”久远在旁边努嘴说。

成濑耸耸肩。“打扮成圣诞老人的，基本都不是圣诞老人。”

久远朝来时的方向翘起拇指，又重复了一次“不可能”，接着又说：“怎么看他都是个警察。”

成濑不情愿地停住，转过身，仰起头。阳光很温暖，但夏天仍然遥远，街道上弥漫着慵懒的气息。大约三十米开外，可以看见一个邮筒。邮筒旁边，身着深蓝色制服的男人正叫住一名路人。男人有着格斗家一般健硕的身体。

“成濑哥，你说那家伙是个冒牌货？”

“那男的在说谎。”

“绝对不可能。”久远说。年方二十的他好奇心旺盛得好似一只狗。

“你看他，正在那里跟人说话吧？那是一副正在说谎的嘴脸。他只是随便找个人，模仿警察在盘问而已。”

“可是，那为什么呢？”

“以前听新闻上说，曾经有铁路迷乔装成乘务员混上火车，好像还真去查旅客的票了。他应该也是那种人。人一旦着迷，进取心和求知欲都会过度旺盛。不管什么人，只要积累了足够的理论知识，都会想付诸实践。”

“热衷于假扮警察？不管怎么看，那都是个普通警察。”久远伸着脖子若有所思，但又随即点头道，“不过只要成濑哥这么说，那肯定错不了。”

“就算我说得再天花乱坠，鲸鱼都是哺乳类动物。”

“那我们就来验证一下吧。”

“鲸鱼？”

“不是。看他到底是不是警察。”

“别多事。我们还有正事要办。”成濑带着一成不变的表情，“何苦自找麻烦。”

“但是如果那家伙真是个冒牌货呢？那就是说他明明没有任何权力，却在搞盘查哦。”

“话是这么说。”

“这总不是什么好事吧。”

“对我们来说，当务之急是去银行踩点。”

“但是假警察也不能轻饶哦。”

“就随他去吧。”

“假警察危害社会秩序！”久远撂下这么一句，顺着来时的路开始往回走。

这是抢银行的劫匪该说的话吗？成濑叹了口气，无奈地尾随其后。他看了看表，离银行下班还有两个小时。

而此时，一个戴眼镜的上班族正谄媚地鞠着躬，想从制服男身边溜走。

男人面色阴沉地环视四周，昂首挺胸地站在路中间，那气派简直是警察中的警察，制式帽也戴得端端正正。

可是，逐渐靠近的成濑越来越确信，他不是警察。

成濑可以看穿一切谎言。

就好像有人可以凭直觉感知地下水的脉络流向一样，他可以看穿谎言。从动作和表情，或是说话方式，就可以立刻分辨。

渗出的汗滴，扭曲的脸庞，无端的假笑，摸鼻子的手，紧皱的眉头，扩张的鼻孔，甚至是“我可没撒谎哟”这种此地无银的开场白，人们会以形形色色的方式提醒别人自己在说谎。成濑觉得，相信所谓“完美谎言”真的存在的人，才是最不可思议的存在。

“成濑哥，你今年多大来着？”

“三十七。”

“你从以前开始就对谎话敏感吗？三十七年来一直这样？”

“应该吧，从一开始就这样。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人都会为了掩饰什么而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

成濑还只是个孩子时，当妈妈带着哭腔告诉他“没有你我活不下去”时，他就知道那并不是她的真心话。果不其然，不出一年她就抛家弃子没了音讯，而她肯定也活得逍遥自在。

高中时，他在书店遇到的女同学指着他手中的书说“我也喜欢那个”，他就知道那是谎言。

七年前，他的儿子正志被诊断出自闭症时亦是如此。当岳母说“这种事我无所谓”时，虽不愿意承认，但是他知道那话与真心相去甚远。

“对了，响野哥说过。”久远开口道。

“说什么？”

“说这世上唯一不会说谎的，就是成濑哥的老婆。”

“准确地说，是已经离婚的老婆。”成濑纠正道。

她是个不会说谎的女人，至少在成濑看来的确如此。不管是婚礼时在相机前摆出V字手势的时候，还是在得知正志患有自闭症的夜晚哭着说“真浑蛋”的时候，或是几年前微笑着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可以再要一次儿子的话，我还是要我的正志”，并且玩笑似的摸着正志的头呢喃着“真是可爱到不行了”的时候，她都没有说谎。

“响野刚好相反，他开口肯定没真话。”

“成濑哥，你高中和响野哥是同学吧？”久远问，“那时候他也是满口胡言吗？”

“他生来就那副德行，胡言乱语绝对比真心话要多。”

“你这话听起来不像在开玩笑，反倒让我很苦恼。”

警察装扮的男人正背对着二人，久远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

男人转过身来瞪着久远，好像在说“少在后头碍事”。他比成濑他们要高出一头，肩膀更宽，胸膛似乎也更厚实。

“那个——”久远清了清嗓子，“喂。”

对方露出十分不耐烦的表情，从中可以读出叱责，像是在说：“我正执行重要任务，你还敢出声？！”

久远心虚地看了成濑一眼，好像在确认：“这家伙，不会真是警察吧？”确实，不管是警帽、警服还是别在皮带上的手铐和无线对讲机，还有停在一边的警用自行车，甚至是他飒爽的站姿，一切的一切都让他看起来只能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警察。

“你真的是警察？”成濑问道。

细看起来，对方其实年纪还很轻。体格虽然很好，但额头上的青春痘都还没消。脸上流露出一种年轻人特有的、刻意隐藏情感、拒人千里的阴郁。

“这还看不出来吗？你们忽然叫住我，到底是要干吗？”对方不耐烦地回答。

成濑默默地对久远点了点头。绝对错不了，谎言。这个男人在说谎。

“冒充警察可是犯罪哟。”久远指着男人说。

男人忽然间红了脸，连声音都亢奋起来。“你给我看好了。”他将制服左侧胸口部位略微朝前亮了亮，“看清楚这个胸章！”

确确实实，那是一块附有警徽的胸章，还可以看见一些英文字母和数字。

“很遗憾，只不过是个冒牌货戴个冒牌胸章而已。”成濑面不改色地一语道破。

男人满面通红，腮帮由于愤怒而鼓了起来。“我还有警察手册！”说着，他拿出一个折叠式月票夹似的东西，将其竖着摊开。

“真家伙！”久远条件反射般吓了一跳。

“只不过是看起来很像真的。”

“少跟警察找麻烦！”男人发出歇斯底里的声音，同时挥着手，摆出一副“你们给我滚一边去”的架势。

“是啊，久远，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成濑不想再纠缠下去。赶紧去踩好点才是正事。

“可是，如果他真是冒牌货……”

“没有如果，这家伙就是个冒牌货。”

“还废话！”男人的声音彻底失控。他迈步上前，像是要抓成濑，却又被久远占了先机挡在二人之间。男人强壮的上半身撞了久远一个踉跄。“你们给我识相点！”男人怒道。

成濑其实想立刻离开。他不想卷入无谓的争端，也不喜欢看着这样一个一味沉溺于谎言的青年。

就在这时，久远忽然又说：“哦，原来你叫范夫啊。”

他手中拿着一本皮革材质的警察手册。准确地说，只是一个看上去像警察手册的东西。男人脸色骤变，一只手开始在制服里摸索。

成濑很是佩服。久远偷警察手册时，他并无察觉。

“哼哼，”久远又瞟了一眼警察手册，“可以打电话跟警察局确认嘛，”他边说边掏出手机，“问一下是不是有这名字和号码的人，也就是举手之劳。”

“别、别啊。”男人动摇了。

“看吧，果然是个假警察。”

男人的双唇在颤抖。似乎是被久远的话戳到了痛处，他的表情凶狠起来。

此时成濑忽然意识到，假警察说不定也分两种。真面目被戳穿后失去理智拔枪相向的人，和不那样做的人。

而他们面前的男人属于前者。

男人忽然失去理智，左手揪起久远的衣领，同时右手摸向皮带，掏出手枪指向久远。

“别拿我当傻子！”男人十分亢奋。

成濑一时间慌了手脚。碰上了个麻烦的家伙，着实让人头痛。不考虑周围情况，不考虑前因后果，只目光短浅逞一时之强的年轻人，实在令人讨厌。

面对来自男人的胁迫和眼前的枪口，久远一下子就软了。“慢着！停，停！”

“真要是警察，就不会这么轻易掏出手枪。”成濑慢慢靠近。

“别拿老子当傻瓜！”男人的眼睛开始充血。

“没当你是傻子。”久远瞪圆了眼睛，不停地摆手，“从我出生到现在这二十年里，一次也没有当你是傻瓜。我服了，服了！”

“你听着。”成濑不动声色地说。

男人面带亢奋，将目光转向成濑。

“听好了，我们并不是要拿你寻开心。你本来就不是警察，我没说错吧？”

男人虽未给出答复，但确实在听。

“你只是单纯地想打扮成警察的样子，是这样吧？不管你是想扮警察，还是想扮邮递员，我们都不关心。你有你该做的事，我们也有我

们的工作要做。对他人的做事方法指手画脚，是很没风度的。但是，你在这条路上欺骗无辜的路人，这不是什么好事。”

“欺骗？”

“你把人叫住，跟他们说‘我是警察’，还盘问他们，对吧？这不是欺骗吗？如果你说‘我是个看上去像警察的人’，那倒是没多大关系。”成濑扬起一边的眉毛，做出一副同情的表情。

“我才没想骗他们。”男人咬牙切齿地说。

“另外，你那样举着枪，过路的人可能会起疑心。他们可能会报警。如果你真的开枪，那我更是只能报警。你看是不是？真变成那样，我们双方都脱不了干系。我的时间也耽误了，你以后扮警察也没那么容易了。而且如果你当真朝我兄弟开枪，那事情可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好收场。”

“啊？还真要挨枪子啊？”久远惊呼。

“但是，如果你就这么收回枪，骑着你的自行车离开这里，不再骗人，那么现在的这种不愉快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对吧？大家和平相处，你我都开心。”

至此，男人僵硬的脸终于缓和下来。附身在他背后的“叛逆之神”也似乎离他而去。

“怎样才最妥当，我想你应该明白。”

男人沉默片刻，又自言自语了些什么，最终还是弃权似的垂下持枪的右手。“我只是想试一次看看。”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成濑露出不悦的表情，带着哭腔的青年他也不喜欢。

“我只是想体会一下而已。”男人的肩膀无力地塌了下去。

久远面带难色。成濑也一样面露不快地瞅着男人。

怎么一下子变这么可怜——这句话久远仅做出口形，并未发出声音。“确实，制服啊皮带啊，既然都准备到这个地步了，也确实会想体会一次警察到底是什么感觉。”他点头道，“我懂。”

成濑也附和着。他将手轻轻放在男人背上，像在鼓励他。“你看上去像是个堂堂正正的警察。”

听到这话，男人忽然又喜笑颜开。

幼稚又肤浅的家伙，成濑很无奈。

“嗯。比真的还真呢。”久远又添了一句，“别做多余的事，只要站在那里就好。”

“你那身警服很容易弄到手吗？”成濑想岔开话题，随便问道。

“我们这些爱好相同的人有聚会，要弄到手很简单。”男人忽然发出充满活力的声音。

“哦，是这样啊。”

“你们要是想要，我可以弄到。”

“要是什么时候真需要了，还请你多帮忙。”成濑垂下眉毛，不置可否。他知道应该没有需要的可能。“那把枪是真家伙吗？”

“啊，这个啊。”男人伸出右手蹭了蹭鼻子，表情很是自豪，“高仿真手枪。你看，跟普通的模型枪不一样，枪口还开了孔呢。”

这一点成濑也注意到了。“能打子弹吗？”

“开玩笑。”男人露出嘲讽般的笑容，把枪指向马路。虽然他有格斗家般的体格，脸却仍是少年。

成濑二人还没来得及觉得有什么不妥，男人已扣动扳机。啪的一声，从枪口喷出了碎纸屑。

“这算什么玩意儿啊。不就是个纸筒礼花嘛！”久远刚才一直被枪指着，他觉得自己很有资格去指责一下这把枪。

“浑蛋！”男人怒气冲天，唾沫横飞，“不准拿它跟那种联欢会的助兴道具相提并论。”

“是，是，是。”久远就只剩下这一个字作为答复，表情很不痛快。

成濑亦有同样感觉。这样的家伙已经没必要跟他纠缠下去了。

“你们要是想要，制服也好，手枪也好，都可以帮你们搞到哦。”男人得寸进尺，连鼻翼都张开了，“你们想要几套？如果三套以内，现在我手头就有。”

像这种制服收藏爱好者，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让他们为社会作贡献呢？成濑想到这里，随口答道：“我们总共有四个人，得要四套。”

“三套的话，还可以替你们搞定。”

最终，男人将手枪插回皮带，毕恭毕敬地鞠了个躬，随后便跨上一直停在旁边的自行车离开了。

成濑和久远面面相觑，无奈叹息。

“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所以我说不应该跟他纠缠。”

“他到底在搞什么啊。”久远十分不解地说。

“他爱警察可真是爱得疯狂啊。收集制服到一定程度，就来了兴致，跑到这条街上想尝试一下盘问别人的感觉。”

“又扮警察又发狂，最后又忽然蔫了，真是个奇怪的年轻人。”

“你明明也跟他差不多年纪。”

久远耸耸肩。“但打扮成那样，还真是没人敢怀疑。任谁都会以为真是警察。”

“因为外形很重要嘛。不久前我还听说过一件事。不知道哪里的一个强盗团伙，其中一个人为了搞笑，故意打扮成警察去找同伙。就是跟刚才那家伙一样的制服装扮。”

“结果呢？”

“才刚露面，就被爆头了。”

“不可能吧？怎么会认不出是同伙呢。”

“人会被外貌蒙骗，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第一印象很重要。”

“区区一件制服真能骗到人吗？”

“如果我打扮成警察走在街上，你肯定会敬着礼跑过来问路。我敢打赌。”

“那不可能。”

“你要是穿了警服，肯定谁也认不出你。”

“都说了不可能。”

“不也有人对着一把喷纸屑的玩具枪服软吗？这世上不管什么事都有可能。”

“你是在嘲笑我刚才很傻，是不是？”

成濑耸耸肩，朝应该去踩点的银行迈出了脚步。

响野I

【求商】计算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倍的算法。除法。其结果以及除不尽时留下的数字分别叫商数和余数。

响野站在咖啡店的吧台里看着对面，慎一正在点头。

“你是觉得我很笨？”还是中学生的慎一说。身高比同年龄的孩子高那么一点，体重稍轻一些，慎一就是这样的体格。小脸也已是有模有样。母亲雪子经常自满地说“慎一很受欢迎”，有时候还说“女孩子总是不停地打电话来”，好像也并不全是家长的夸大其词。

“除法我还是懂的。”慎一说。

“哦，哦。”响野故作夸张地回答，“那么你知道六除以三是什么意思吗？”他一边擦拭着咖啡杯一边将其摆放好。

“答案是二。”慎一无聊地回答。

“我问的是意思。六除以三意味着什么。正确答案是‘六万块给三个强盗分就是每个人两万块’。也就是说，除法是让强盗们计算分赃的东西。”

“要是这样的话，那除不尽的时候算什么？”

“犀利。”响野赞许道。和脑子转得快的孩子说话令他很开心。“正是如此。十万块三个人分就是三点三三三……是除不尽的。听好了，这就是这个世上强盗们散伙的原因。强盗们恨余数。”

“净胡说。”慎一做出生气的样子。

“真冷漠啊。”

“因为响野叔总是胡言乱语。”

“一点不错。”吧台里的祥子插嘴道。她拿起一个草类的盆栽，用抹布擦了擦底部。“这个人就没有真话，可不能随便听信。”

“这么个谎话精，你还不是和他结婚了。”慎一指着祥子说。

“让花言巧语冲昏了头啊。我还一直期待着哪天他跟我说‘结婚是骗你的’呢。”

“净说傻话。”响野板着脸。

“总之这个人的话千万不能信。”

响野无奈地苦笑。好像带着交易条件而来的恶魔都比他更值得信赖。

“谁会当真啊。”慎一笑着，“之前他还说，如果把我身体里所有的DNA连起来，长度会有从地球到太阳那么长呢。结果我到班上跟大家说了之后，被大家嘲笑是傻瓜。”

唉，那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响野想辩解，却还是忍住了。

“那么，这个你知道吗？”响野换了个话题，“假设有a=b这么个算式。”

“数学我可是很拿手哦。”

“在这个算式两边乘以a。”

“$a^2=ab$。”

“不错。接下来在两边加上a^2-2ab。”

慎一稍微顿了顿，在吧台上用手指演算了一会儿。“是$2a^2-2ab=a^2-ab$吧。”

“好，接下来为了看得清楚些，再加上括号变形一下试试。”

“慎一是初中生吧？初中生已经在学那些了吗？”祥子盯着慎一。

“慎一不管因式分解也好数列也好都会做。”

“因为大家都教过我。”慎一有些害羞地摸了摸头发。

响野就不用说了，成濑和久远都很喜欢教慎一。人是有教育欲的。对于只有一次的人生，谁也没有自信，因此只有通过在他人面前扮演老师的角色来换取一些安心。

虽然从没有被要求过，但大家都教给慎一各种各样的东西。高中才开始学的数学公式、汽车制造商秘而不宣的残次品情报、正上映的R级电影的内容、麻将的打法、英年早逝的爵士乐手的名字、驾驶技巧等，一有机会就将自己知道的知识展示出来。

“你还扮起爸爸来了。”祥子用调侃的语气说。

雪子并未结婚就生下了慎一。慎一还未懂得认爸爸之前，那个男人就离开了家，实际上跟没有爸爸一样。

“反正你教的也净是些没有用的东西。”

祥子在女性中个子很高，跟响野站在一起也几乎可以平视。一张瓜子脸，长发乌黑光润，三十过半的她却仍有过人的姿色。

咖啡店的顾客中甚至有人痴迷地说：“祥子小姐一点缺陷都没有，真是令人羡慕。”每当这时，祥子总是回答：“有个像雏鸡一样叽叽喳喳的丈夫是我唯一的败笔哟。”居然还真有客人“嗯嗯”地露出赞同的表情，让响野很生气。

“为了生活，有些东西还是事先了解一下比较有利。”响野说。

“比如说？”

“比如，这个……”响野一边说一边思考，“如果想录棒球实况转播后面的电视节目，在设定时间时得考虑加时赛等等。”

“真是蠢到家了。”

“既然这世上有这么多人愿意做前辈，教一些有的没的，那就应该多学些。”

慎一一直在用手指打草稿计算。“加上括弧后，是$2(a^2-ab)=a^2-ab$。”

“不错不错。那么最后，在等式的两边除以(a^2-ab)看看。”

“嗯，嗯。”在脑子里演算除法的慎一稍停了一会儿，答道，“$2=1$。”马上又说，“哎？好奇怪。”

“那怎么可能。”祥子也把头伸到响野旁边，“2=1是怎么回事？计算方法确实对吗？”

“对呢，还是不对呢？不可思议吧。”响野放下手中的咖啡杯，叠好抹布。他轮流看着二人的脸。

“为什么？”重新计算了一遍之后，慎一问。

“这是一个经典的数学小把戏，曾经几乎骗过了所有人。重点在于它最初是从a=b这个等式开始的。最后不是让你用a^2-ab来除吗？但是如果a=b，那么a^2-ab呢？”

“是零！”

“对，是零。做除法的时候零不可以做除数，这个你在学校没学过吗？”

“只说过零是不可以的。”

“你听好，刚刚我也说过，除法是为了让强盗们计算分赃而存在的。那么用零来除意味着什么呢？”

慎一面露难色。那张脸上仍留有孩子的稚气，却亦可见其聪颖之处。

“抢来的钱谁都分不到的意思呗。”祥子说。

“一点不错。”响野满意地点点头，“你真是美貌与智慧并存。”

“消遣我是吧？”祥子露出质疑的目光。

“千真万确。”响野重复了一遍，“你是美貌与智慧并存。”

他又继续说道：“总之，如果发生了好不容易抢来的钱没有人分这种事，那也证明这个世界疯了。我们要面对的，将是一个2=1的莫名其妙的世界。简直是世界末日啊。”

“是指劫匪失手被警察抓了？”祥子问。

“就算你会失手，成濑可不像是会失败的人。”

“真啰唆。”

谈话就此告一段落，只时不时传来响野摆放餐具时的声音。祥子已经取下围裙，在音响前选起了CD。

当晚年的祖特•西姆斯吹奏的萨克斯乐响起的时候，响野注意到慎一的眼神有些飘忽不定，正迷茫地扫视店内。响野知道他是在等待交谈的机会，却并没有立刻作出反应。

果然，慎一首先打破沉默，叫了声“响野叔叔”。

“怎么了？”

“响野叔叔，我大概会被欺负。”

“啊？”响野和祥子面面相觑。

一时间谁也说不出话来。

一段沉默后，结论出来了：“‘大概会被欺负’这种说法太难以琢磨了。一般都是‘我被欺负过’或者‘他们欺负我’之类过去式或者现在进行

时吧。你说的是将来的事情吗？”

“将来的事情。嗯，应该是吧。现在开始，差不多，估计应该是这样。”

“你妈妈知道吗？”祥子确认道。

“不知道。”慎一否定，“将来的事情，谁都不知道。”他故意开玩笑。

“如果是将来的事情，我可以避开。”

“避开未来？”

“你知道吗，曾经有某种宗教的狂热信徒跳出来说，将会有陨石撞击地球。他们尝试着将地球从陨石的轨道中移走。未来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

“我真希望在死之前可以从你口中听到哪怕一句有意义的话呢。”

“但是，我的情况正好相反。”慎一摇头，“事情必须朝那个方向发展。”

“不得不被欺负吗？”这听起来就像佛教的禅语。

“是的。”慎一点头。

一时间谁也说不出话。不得已之下，响野开口了。“有什么我们可以帮你的吗？”他觉得自己代表着所有无能为力的大人。

旁边的祥子也点头。

慎一一直沉默，响野只得故意夸口说：“我可是什么都行。”

“是啊，天底下就没有你不行的事。”祥子嘲讽道。

“你别看我这样，我可参加过全国高中生运动会的拳击项目，还打到半决赛呢。”响野挤出右臂的肌肉拍了拍。祥子用习以为常的口气应付着“是啊是啊”。响野想还嘴，但觉得都是徒劳，只得放弃。

慎一默默地思考了一会儿。接着，他想换个心情似的小声嘀咕道：“如果零做除数，这世界就会变得奇怪啊。”

雪子I

【时间】①时光流动中的两点之间（的距离）。时光的长度。②和空间一样，是构成人类认知基础的要素之一。一种被人们认定为是平等分配的东西。一种如果能正确把握就会让人安心的东西。其迅速程度同人生的充实程度成正比，缓慢程度亦与无聊程度成比例。有时，例如上课的时候，会让人产生时间静止的错觉。

在本町路的尽头，雪子发动了卡罗拉。因为是升级前的老车型，每当往左打方向时，方向盘都会发出摩擦般的声音。

她扶了扶太阳镜。看到信号灯正好变绿，便将方向盘打向左边。

在港洋银行正门入口处发动引擎到现在，一共三百六十三秒。她确认了一直默数着的时间，踩下油门，加快速度。

她在勘察从银行出来后的逃跑路线。

这一个星期中，她将这条路线跑了不知多少遍。

她在脑子里绘制着标满了各种注释的地图和时间表。

十字路口的位置、道路的平均拥堵情况、信号灯变化的时间间隔、行人数量等信息被悉数刻印在头脑里。她调查着在什么路上要跑多快的速度，才可以在信号灯全绿的情况下走完全程。

前方逐渐逼近的信号灯由红色变成了绿色。分秒不差。

雪子有着精确异常的生物钟。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她意识到这是自己才有的特殊能力。

高中的时候，班上有一个身材略胖的爵士乐迷，大家都不愿理他。每到休息时间，他就会用随身听听爵士乐，同年级的学生们都嘲笑他是个怪人，但雪子并不讨厌他。他那油油的皮肤确实让人产生生理上的抵触，但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理由非得对他敬而远之不可。雪子跟他借爵士乐的CD，周围的人就告诫她说“怪人是会传染的”。雪子苦笑。“没关系，怪人是通过蚊子传染寄生的，跟痢疾一样，不是通过CD。”

奇怪的动物会被保护起来，奇怪的人却要遭受排挤，真奇怪。她想。

“李•摩根的这首曲子真好听。”雪子对那个奇怪的同级生说，“曲子开始后第一百四十七秒时插进来的李•摩根的小号简直绝了。”

“你是边看表边听的？”男生下唇微伸，露出怪异的表情。

“这不是一听就知道嘛。克利夫•乔丹的独奏是在七十一秒后，温顿•凯利的是第二百三十三秒。”

男生用看怪物似的眼神看着她，那时候她才发觉不对劲。

雪子的身体里有个时钟在一刻不停地转动。不管做什么事，那个时钟都在同步计算时间。

晚饭的准备时间比昨天多了三百二十五秒，从一个路口到下一个路口花了多少秒，电视节目里距广告出现还有多少秒，她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掌握着这些信息。

她曾经认为这和呼吸一样，和眨眼一样，是每个人都有的无意识行为。

“太夸张了吧，”男生听了雪子的话后说，“怪人。”他用手指着她。

雪子有了觉悟，这甚至不算一项特技。硬要说的话，这也是诸如慢性皮炎或者膀胱炎之类麻烦的累赘。

她踩下刹车。

前方的信号灯变成了红色。她不耐烦地咂嘴。八百二十四秒，没赶上信号转换的时间。

重来吧。

脑中的时间表在重组，用身体记下的时间和信号灯的时机在重新排列组合。或许应该在前一个路口左拐，油门也加得不够。她反省着，脑子里过了一遍重新整理后的时间表。

就在这时，她忽然想起了那个曾经交往过的男人，也就是慎一的爸爸。

为什么他会如此唐突地浮现在脑海中，她自己也不明白。

搞不好刚才在人行道上瞥见了他的身影也不一定，这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他喜欢横滨的街道，在自己喜欢的街道散步是谁都做得出的事情。

那男人真是个浑蛋，她恨恨地想。

为什么要那么沉迷赌博？又为什么那么胆小懦弱？胆子那么小，钱却赌得那么大，他那双手抱膝等待结果的样子看上去像极了受虐狂。

欠钱之后，他变得惊慌焦虑，不知所措。直让人觉得他简直就是为了享受这焦虑和恐惧才跑去借钱。

但他竟然姓“地道”（“地道”在日文里是踏实、质朴的意思。），这更让人如鲠在喉。他的生活跟勤恳和坚韧根本差了十万八千里。

谨小慎微，时刻窥探着踩在自己头上的人物，看他们的脸色行事，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同他相识的时候，雪子十六岁。他年长雪子十岁，当时二十六岁。

雪子高中时的朋友里，有好几个都在同年长的男人交往，她们误认为这样就代表自己已经长大了。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同年长的男人交往，就像在人生的学校里跳级，雪子的这些朋友对此深信不疑。

雪子认为这种做法荒唐至极。说到底，并不是只要时间足够就可以让人变得优秀，甚至可以想象精神世界会因此变得更加污浊低级。

同地道交往的日子里，雪子对他的感觉并不是尊敬或钦佩，而是一种“多活十年就这副模样”的无奈。

她甚至问地道：“总是依赖别人，你就不觉得羞耻吗？”

虽然忘记了是在怎样的情形下问出这句话，但应该是忍无可忍了。

“因为你根本就不依赖别人。”地道没有回答，反而不耐烦地说了这么句话。

确实，雪子从不依赖他人。

不知道如何去依赖，也从不将期待寄托在身边的人身上。这应该是受父母的影响。

雪子的父母很冷漠。虽然没有虐待之类的暴力行为，但雪子觉得一家三口仅仅是住在一起，父母从未向她身上倾注过超越这种关系的爱。从未被期待过，也从未被批评过。雪子公开怀孕的事也没令父母有所动摇。他们仅仅皱了皱眉，除了一副要将房客从房子里赶出去的架势之外，什么都没有。

慎一的出生总共花了五万八千三百秒。诸如此类的记忆全都毫无遮拦地被拽了出来。

雪子放慢卡罗拉的速度，缓慢地左转弯。

五百六十一秒。

对地道的记忆又重新回到脑海里。那个男人离开家是在慎一两岁的时候。对于他的离去，雪子并不感到意外。他根本就不想结婚。如此两人竟然共同生活了三年，更让雪子感到离奇。

地道不咸不淡地宠爱慎一，也从未对雪子施以暴力，像一个为留下遗传基因而来的过客般在那个小房间里寄宿。

然后，某天忽然就消失了。

可笑的是，地道走后，一群面相凶恶的男人开始踏进家门。

就好像足球场边，替补球员拍着被换下的球员的后背，两人擦肩而过一般。

那些人叫嚣着“还钱”，凶狠却毫无新意地重复着这些台词，愤怒地问着“地道去哪里了”。比起喊出威胁性的话语，那些人更喜欢踢门。雪子唯一担心的，是慎一也许会误认为那才是正确的敲门方法。

雪子并未因此太过烦恼。她无意反抗那些一脸恶相的家伙，也没想过要跟他们解释原委，乞求饶恕。

雪子的选项里从没有向他人寻求帮助这一条。

收拾好随身携带的行李，让慎一背上双肩包，两人就那么离开了那间廉租房。

对了，第一次偷的车好像也是卡罗拉。深夜里敲碎公交站边停车场里的那辆白色卡罗拉的窗玻璃，将两条电线直接相连点火，前后总共花了三百一十一秒，记忆深刻。

副驾驶座上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是成濑分发的一次性手机。

她知道定是响野打来的。左转后的卡罗拉逐渐减速，紧靠着人行道停了下来。

按下手机的接听键。

几乎同一时间，雪子看见人行横道的那一头有一张熟识的脸。她无意识地发出一声“啊”。

“下周，说是要集合。”响野的声音跳进耳朵。

久远I

【打合】①完全吻合。②事先商议，会谈。③打击乐器的合奏。④占据公司员工大部分劳动时间的活动。开会。其持续时间同参加人数成正比。声音大的人握有主导权。有意义的会议十分罕见，大部分情况下，最终会回到开始前的状态。

咖啡店门上的铃铛响起，久远将目光投向入口，眼前出现正进门的雪子。“雪子姐来了哟。”

站在对面的响野扭过身，坐在久远旁的成濑也微微点头。

久远等人在靠窗的四人桌边坐下。店内暖气很足，爵士钢琴声缓缓地流淌在空气中。

颇有张力的演奏让人听了很舒服。大约十分钟前，久远曾问过演奏者的名字，响野回答说是米契尔•派卓西安尼。

“还活着吗？”久远喜欢的演奏家基本都已去世。

“前不久去世了。”不出所料，响野给出如是答案，“但是，如此有力又格调优美的演奏很帅气吧？这个钢琴家真的很酷，根本听不出来是已经死去的人的演奏。”

久远叹气。“演奏这曲子的时候，他肯定还是个大活人。”

他条件反射地看表，九点过十分。于是他指着正走过来的雪子说了声“迟到”。“明明身体里还带着个钟。”

他等待着雪子给出回应，可是雪子并没有。她的脸上带着从未有过的严肃。“慎一呢？”她打量着店内问。

“慎一？”响野歪头说，“今天好像还没来，不是还在学校吗？”

“这么晚，学校早放学了。也没回家。”

“雪子姐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挂念小孩啦？”久远不假思索地笑出声，“真是罕见，好像儿子被人贩子拐卖了似的。”

就在这时，响起了铃声。

“这时机简直像早就计算好了一样啊。”

现身的正是慎一。“打扰啦。”慎一快活的招呼声在店内回响。吧台内的祥子温柔地回应他：“晚上好。”慎一扫视店内，发现母亲的身影。“妈妈原来在这里呀，”他用慢悠悠的声音自说自话道，“今天要开会吗？”

“慎一！”雪子小跑着奔向慎一，一把抓住他的肩膀，“你没在家，妈妈担心死了！”她用力地摇晃着儿子的身体。

“到底怎么回事啊？”响野把脸凑向久远。

“急性操心病吧。”

平时的雪子并非不关心孩子，但总的来说还是一副放任主义的派头。她还曾经主张男孩子应该瞒着父母来一次持续数日的冒险，才算得上能独当一面。她常说：“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人类的孩子相对属于

早产，但总像有袋类生物似的把孩子抱着养也不合理呀。人类估计是所有动物当中最溺爱孩子的了。”

所以，眼前雪子的这副样子让大家很迷茫。

“我跟朋友一起去看电影啦。给妈妈打电话也不接。”慎一像在辩解似的噘起了嘴。

雪子带着一脸尴尬的表情退回桌边，在响野旁边坐下。

“你还以为他被绑架了不成？”响野开玩笑道。

雪子低下头。“倒也不是。”她回答。

“妈妈今天好奇怪。”

“有什么奇怪的。”雪子并未抬头，有气无力地回答。

久远歪着头，打量着雪子后脑的发旋周围。

“干什么？”雪子诧异地回头。

“没什么，雪子姐的样子好奇怪，还以为被外星人绑架过呢。”久远开玩笑地回答，“前不久电视上放过，外星人操纵人类的时候，好像会在发旋里植入微型装置。”

“怎么样，有吗？”雪子转过头，将后脑对着他。

“没有，应该没问题。”

“肯定隐藏得很好。”

“雪子，还是咖啡吗？”在吧台里整理餐具的祥子问。

“美式咖啡。”雪子回答。

“美式外星人？”响野开心地说。

祥子瞪着响野，眼神好像在说：别净说些奇奇怪怪的话。

成濑取出银行的示意图摊在桌上。他说是从参与过自动取款机替换作业的工人那里弄来的。

“一名保安。窗口分高柜台和低柜台，总共六个。职员共三十二人，女的十五人，男的十七人。”

他流畅地说明着银行的内部情况。

每个职员的座位以及看上去的年龄、科长和分行行长所在的位置、六个营业窗口的位置等，所有情报都被他娓娓道来。

“ACBC呢？是在前台负责人那里吗？”响野说。

他指的是保管小额现金的简易保险箱。

“嗯，在。跟以往都一样。”久远回答。

这时，成濑用笔在图纸上画了个圈。“这里是开放式出纳机，旁边就是现金柜。”

开放式出纳机是用于现金存取的机器。窗口柜台处理业务的时候，现金的进出都要经过它。

自然，它旁边的现金柜就是这次的目标。

这个上了锁的柜子里保管着所有用于大额支出以及补充自动取款机的钞票，每天流动量之大，需以千万为单位来准备。

“自动取款机呢？”响野问。

“三台。”成濑立刻回答，“防盗摄像头分别装在正面入口旁边以及各个窗口柜台的正面，每处一个。”说着，他还用笔在图纸上用小圆圈标记出来，“总共九个。”

“九个啊，”响野愉快地重复道，“披头士的第九张专辑可是白金专辑哟。”又是句毫无关联的话，“那，用来报警的灯呢？”

成濑将笔移到正门出口处，在那里又画了一个圈。

不管哪个银行，正面的自动门上都会设一盏灯，平时是不亮的，当银行的工作人员报警后，灯就会自动点亮。灯正好位于职员们都可以看到的地方。如果灯亮了，那就说明有人按了报警器。

“成濑，那天你市政府的工作怎么办？”响野抬头问。

“这周末要加班，所以我准备那天调休。”

“不会惹人怀疑吗？上次还有上上次你可都请假休息了。”

“能将银行抢劫案跟我的带薪休假联系起来的闲人，至今为止还真没有。”

“还是小心点好。你就算是不带薪的普通休假都惹人关注。”

“为什么？”

“三十七岁就当上股长的地方公务员，应该算晋升得很顺利了吧？肯定有人看不顺眼。”

“谁知道呢。”

“你一有什么好事，就会有人对你表示羡慕吧？‘不愧是股长’啊，‘好羡慕’啊之类的。那样你又会表现得很谦虚，就更让周围的人看不惯了。”

“什么事都逃不过响野哥的眼睛。”久远开玩笑说。

“哦，这样啊。”成濑略显夸张地点头，“那么，如果公开我离婚的事，大家的脸色会不会好看些？”

“应该会吧。人们会感叹人生是公平的，对你的嫉恨也就烟消云散了。”

“你真是全知全能，”成濑说。接着他又转过脸问：“久远，星期三你的兼职也请假了吧？”

久远点头。

“响野的咖啡店每个星期三都休息，雪子的临时员工合同也已经到期了，一切都没问题。”

雪子茫然地抬头，好像课堂上忽然被老师点名的学生一般。“啊，是的，没问题呢。”这一幕被久远看在眼里。总觉得跟平时的雪子姐不大一样啊，他在心里默默地想。

他将视线移回银行的示意图。

“坐在这个位子上的就是科长。据我观察，他是那种一般情况没反应，工作越忙就越有精神的类型。”

久远也回想着去踩点时的情形，默认般点头。“这人是‘牧羊犬’。”

“坐在这里的年轻人，还有这里发福的中年男人，这两个人是‘狐狸犬’。”成濑连续指出两处位置。

成濑他们基本都是用狗的品种来给银行的职员分类。

牧羊犬是十九世纪德国的军警用犬，狐狸犬是以可爱和吵闹著称的宠物狗。工作认真、沉着冷静的银行职员是牧羊犬，稍有动静就惶恐不安的职员被叫作狐狸犬。不管是牧羊犬还是狐狸犬，一看到劫匪进来就立刻跑去按报警器的可能性都很高。看上去文静但是体格很好、很有力气的是大丹犬，仪态气质都还不错的是金毛犬。

喜欢狗的久远对这种分类方法十分热衷。

“做法和以前一样。”成濑平静地说。

进银行，三个人走向柜台，一齐掏枪让职员远离座位，防止他们按警铃。最后由雪子开车脱身。就这么简单。

“现金柜的钥匙怎么办？”久远看向成濑。

“科长座位后面的架子上有钥匙的保险箱，有卡才能打开。”

每个银行职员都有一张电子卡，通过刷卡的方式让出纳机吐钞或者打开保险箱的门。

“用谁的卡呢？”

“科长的。”成濑简短的话语就好像墙上钉钉般简短有力。

“预计有多少钱？”响野问。

“四十捆肯定有，不可能更少。”

“四千万啊。”

雪子抬起头，表情严肃，好像马上要开始分赃似的。

“每个人可以分一千万哪。”久远看着天花板，想到的却是新西兰牧场的风景。这次去旅行几天呢？他的脑子里浮现出绿油油的牧草、广袤的土地和雪白的绵羊，还有聪明可爱的牧羊犬，他的脸上不禁露出憨笑。

“正好可以平均分，太棒了！”响野大声说。

“防盗摄像头可以弄坏吧？”久远提问。

“交给我就好。”

“手枪呢？”响野说，“可以开枪吗？”

“多少要开几枪吧。”

“是为了反客为主？”响野问。

成濑回答：“对。”

想在短时间内让别人服从自己，必定要有相应的手段。这是成濑常挂在嘴边的话。

人都有各自的主人。这个所谓的主人左右着每个人的行动。它或许是顶头上司，也可能是一种自己才明白的“美学”，可以是“一般常识”，也可以是“盈亏估算”。总之，人在有所行动的时候必然遵从其主人，即规则。

“银行劫匪想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得让客人们服从自己。也就是说，必须在照面的一瞬间就成为他们的主人。”成濑说，“成为他人的主人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需要耐心地花时间。如果要在一两分钟内就做到这件事，非常遗憾，还真需要那么一两颗子弹。”

久远也觉得很有道理。

“雪子就和往常一样，在车里等我们。”

“这次没有可以停车的地方，我得一直开着车在周围转悠。”

“那集合时间呢？”

“给你们五分钟时间。”雪子仍旧低着头，目光并不与成濑交流。

“我一直在想啊。”久远举起手，从刚才开始，他就一直在考虑，“每次抢劫时，进银行后我们都会关上自动门。”

这是常规做法。闯进银行，将自动门改成手动模式，防止继续有客人从外面进来。

“这有什么不妥吗？”成濑问。

“关是关上了，但是如果用手硬拉，还是可以打开吧？门只是变得不会自动打开而已。要是这样，不如在门口贴张纸，写上‘正在施工，闲人免进’，算是上了道保险，或许可以防止有人硬闯。”

“我明白了。”响野微微皱眉，连连点头。

久远忽然有些担心，望向雪子。“今天雪子姐真安静啊。”

“是吗？”雪子理了理短发，“到了我这把年纪，要操心的事太多。”

“更年期综合征？”久远反射性地说。

“没看出我在开玩笑吗？”

看见雪子满脸怒气地望向自己，久远吓了一跳。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他随即闭上了嘴。更年期综合征，这几个字里或许有着自己不明白的侮辱性寓意吧。他反省着。

“雪子，逃跑路线没问题吧？”成濑问。

“没问题。”雪子一直注视着图纸。她用食指敲了敲头。“全都装在这里了。从银行出来大约十分钟后，我们换乘下一辆车，接下来再过十一分钟到达废弃污水处理场的停车场。再有三十分钟，应该都回到家看电视了。”

“很自信啊。”久远说着，窥视雪子的脸庞。

“这次的方针和以往一样。抢钱，逃跑。仅此而已。”成濑的声音冰冷。

“‘我想比任何人都快。比寒冷，比每一个人，比地球，比安德罗墨达。’”响野的声音是在演话剧。

“是谁的诗吗？”久远问。

“一个已经去世的演奏中音萨克斯的爵士乐手说过的话。我们才是，必须比任何人都快，把那些银行职员甩在身后，让他们感慨，‘刚刚消失在眼前的是银行劫匪吗？还是只是这太平盛世的一场喧哗？’必须用令他们迷茫烦恼的速度，华丽地做好这份工作。”

“净说些没头没脑的话，这个人。”祥子凑过来说。

桌上的空杯子全都被收到托盘上。

“对了，对了，我在新闻上看到，”祥子又开口说，“据说现在有好多袭击运钞车的劫匪？”

“是有啊。”响野的脸色像是手中捏了个定时炸弹。

“运钞车杰克！”久远立刻反应过来。

“就因为媒体用这种煽动性的叫法，才让他们看起来很风光。”响野说，“人们之所以把劫匪叫作杰克，是因为从前袭击马车的劫匪们在发动攻击的时候，都会以‘Hi Jack’作为口号。其实名字本身并没什么意义。”

“是同一伙人干的吗？”祥子无视响野的话，问成濑。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应该是同一伙人，手法看上去都一样。”

“你们干吗不去抢运钞车？”

“那个反倒不好搞定。现在的运钞车装备都十分精良，保险杠是强化过的，有挡路的东西都可以直接撞开。玻璃和车身不用说，肯定都是防弹的。”

“据说还有一些运钞车，如果不是警卫本人开，就几乎没法加速。”响野也点头赞同。

“要是这样，那些杰克先生是如何做到的呢？”

“他们是趁装卸现金的时候下手。”成濑立刻回答说，“车本身再坚固，唯有此时是根本无法防备的。钱箱要往车里搬，他们就是看准了这个时机，全员出击，抢钱走人。”

“肯定有内鬼。”响野继续说，“不掌握运送现金的时间表，就没办法做到。”

“袭击了那么多银行的运钞车，每次都能那么幸运地收买到人吗？”久远表示怀疑。

“不是银行那边的人，搞不好是跟负责运送的保安公司有勾结。”成濑平淡地说。

“成濑哥好像兴趣不大嘛。”

“倒也不是。我只希望我们的计划跟他们的计划不要冲突就好。”

“我倒是觉得，”祥子的语气很轻快，“与其像你们这样闯进银行抢钱，袭击运钞车不是风险更小吗？怎么样？不如转行干那个吧。”

“你根本什么都不懂。”响野抬高语调，“我们追求的是浪漫。在偏僻小路的某个黑暗角落袭击运钞车，威胁已经吓得屁滚尿流的驾驶员，然后夺走现金，这样的勾当怎能原谅？抢劫运钞车是阴险、卑鄙、黑暗又残酷的赚钱方式，和初中生敲诈没什么区别。他们留下的不过是那些警卫员一生的污点，原本应由浪漫而生的快感荡然无存。他们跟那些用挖掘机将自动取款机连根挖走的家伙是一路货色，只不过是逞一时之快的苟且之徒。”

祥子用食指戳着响野。“那又怎样？说什么浪漫，最终不还是要给人家添麻烦？你觉得给人找麻烦是好事吗？”

这对夫妇的一来一往看上去是在争吵，却总透着田园诗般的感觉。久远听得乐此不疲。

“现在的银行利息你知道吧？百分之零点几的利息，那不就等于是零吗？而且还搞什么PayOff制度（日本施行的一种存款限额保付制度。银行破产时，定期存款保险偿付以本金一千万元加上利息为上限，超过此数额的视银行财政状况而定。）。不能好好保护储户的存款，那还叫什么银行？既然是银行，那么‘存钱有利息’或者‘切实地保管好钱’这两点至少得做到一点吧，否则还要银行干吗？”

“这好像不对吧。”久远插嘴。

“现在可是两头空哦。利息是零，也保障不了钱财的安全。银行破产了，可能没办法全部偿还您的存款哟，就这么出尔反尔的一句就了事。必须有人站出来惩戒他们一下。而且关键在于我们进银行抢走的钱是由保险公司来偿还的，是不是？大家都不痛苦。只要我们稍微留

心，不要给当天的银行职员以及顾客们留下恐惧阴影，就完全不是一场麻烦，而是一场表演。跟马戏团是一样的道理。”

祥子满脸无奈，叹了口气。“你们这帮家伙虽然都是好人，但是有些地方跟我不一样，不合常理。”紧接着她又添上一句，“这不是在夸你们。”

成濑苦笑。

“祥子姐说得没错哦。”久远说，“显然祥子姐跟我们的思路不一样，而且恐怕祥子姐才是正确的一方。”他吐了吐舌头说，“但是。”

“但是？”

“并非只要正确就可以令人幸福。”

“哎呀。”祥子优雅地一笑，“呵呵，是吗？”

接下来，会议正常地持续了一会儿，忽然祥子又插了一句：“你们抢来的钱，就没想过一个人独吞吗？”

“你这没头没脑说的什么话！”响野露出不耐烦的脸色。

“四个人一起干的话，分到的钱也只能是四分之一吧。有没有想过要一个人拿所有的钱呢？”不知为何，祥子不时地瞥着雪子的脸，添上了这么一句。

一瞬间，大家都沉默了。如此唐突的质问让久远等人很迷惑。

“为什么要这么问？”成濑的语调一如既往地稳健。

“只是好奇而已。”祥子蹭了蹭鼻子，微笑道。

“说谎。”成濑淡淡地说。

原本一直低着头的雪子好奇地看着久远等人的脸。

首先作出反应的是响野。“一个人独吞？这是背叛！”他的语气充满不屑，“叛徒绝不可饶恕！”那气势好像要给这世上所有的罪恶定下罪名。

响野哥的回答完全是把自己当成间谍或者其他什么组织的一员啦，久远心想。他甚至说出了“叛徒只有死路一条”之类电影台词般的话。

“关于劫匪的电影里，背叛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哟。”久远说了这么一句。

“最近的电影全是这样啊，全都是劫匪的背叛。”响野也摇头，“就好像‘影片开始时出现的手枪一定会在故事过半后用来杀人’一样，劫匪题材的电影开始后，观众们只需留意到底谁是叛徒。”

雪子的肩沉了下去。

“但在我们这种情况下，即便背叛了，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为什么？”祥子探出身问。

“你想想，一个人想要四人份的钱，那就去抢四次好了。如果背叛大家，那么一切也都结束了。与其那样，倒不如大家和和睦睦地干它个几十回抢劫更实惠。”

“选择背叛同伴与否，关系到人品问题。”响野一本正经地说。

大约过了晚上十点，成濑开始叠图纸。

“响野哥，这次你准备讲什么话题呢？”久远问。

他们每次抢劫时，响野都会当场演讲。

“是啊。到时候再考虑吧。关于记忆的话题，或是关于时间的话题。”

“如果一时得意讲太多，声音会被别人记住哦。”成濑给他泼冷水。

这时，雪子忽然站起来说：“我差不多该回家了。”

响野忙叫住她。“雪子，稍微等一下。”

此时的雪子就像受了责骂的孩子一样，举动十分不自然。她身材小巧，又留着短发，外形十分活泼。但此时的她看上去却好像枯萎了一般，仿佛进入了雷区，战战兢兢。

“我差点忘了。”响野从旁边的窗台上取过一个纸袋，“成濑让我从田中那儿买来的假车牌。一共三副。”说着，他将袋子递给雪子。

“我还以为田中只是做做钥匙搞搞窃听什么的，没想到这东西他也能做啊。”久远一脸钦佩。

“他还做一些莫名其妙的创意商品。”成濑说。

“啊，对了对了，说到田中我倒想起来了。”响野挠挠头说，“哎，成濑啊。”

“干吗？”

“田中那里接不接受退货？”

“退货？”

“我去拿车牌时，受了田中的蛊惑，买了个不闪光的照相机。”

“简直是废品啊。”祥子大声说。

“没错，确实是废品。”像是要讨好上司似的，响野大声地重复。

“会买那种废品的人才是废品哦。”

“不闪光的意思是照相的时候没有闪光灯？”久远猜测。

“没错。”响野说，“在黑暗中拍照，也不会亮。”

“这个算是方便吗？”

“一点也不方便。”响野哭丧着脸。

“既然这样，那你怎么还买？”

“不可理喻吧。”祥子一副难以理解的口气。

“听田中跟我说的时候，我还觉得挺便利的。那家伙口才真好。我估计如果是他，可以把海滩遮阳伞卖给南极探险队，还可以让绝食中的和尚买下汉堡包。”

“这个人自己整天满口胡言不说，竟然还会被别人的话摆布。不管到哪儿去，都被说得晕头转向，买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回来。”

“我已经在反省啦。”响野的语气听起来根本不像在反省，“我是那种努力了也很难出成果的人。我才应该被同情。”

“是啊，是啊，你没错。”祥子用嘲讽的语气表示赞同，“如果有‘得不到回报的人’大赛，你一定是优胜候选人。”

“会不会有呢。如果有，我一定赢。”响野挺起胸脯说。

“田中不接受退货。”成濑说，“你还是放弃吧。”

“久远，我转手卖给你吧？不带闪光灯的照相机。”

“为什么是我？”

“你就当是自己被骗了呗。”

“你叫我怎么去接受一个已经被骗了的人说出的这番话。”

“这到底能不能派上用场呢？”响野歪头想着。

“也许下次抢银行之前去踩点的时候可以用哦。”久远随口说。

“是啊！”响野面露喜色，“确实啊，如果晚上想要偷拍银行的内部情况，不正好用得上吗？”

成濑瞥瞥他，一副不耐烦的表情。

“好啊，确实如此，这不正好吗？久远，你买了吧？”

“有买这照相机的钱，还不如去买张赔率大的赛马券呢。即使是匹可爱的小马，骑手也是个浑身中枪的牛仔，我还是会把钱压在他们身上。”

雪子检查了一下刚拿到的车牌。

市内的路口装了很多读取车牌信息的机器。如果有车被盗，车牌信息立刻就会上传。信息读取器一旦发现，就会发出警示。劫匪用偷来的车逃跑的时候，有必要换上假车牌。

“那我们走吧。”雪子一边穿起外套一边招呼慎一。说完，她快速走出了咖啡店，慎一紧随其后。

不一会儿，两人的身影便消失了。

“雪子这架势跟逃跑似的。”响野笑道。

“今天的雪子姐比平时安静呢。”久远说。

“她平时就那样。”响野接过话，“久远，你听说过雪子小时候在七夕的许愿签上写了什么吗？”

“不知道啊。”

“好像写了‘我想尝试被吓一跳的感觉’。也就是说，她虽然明白所谓惊吓是什么意思，却从未有过那种感觉。”

“想要吓倒这样的雪子，一般情况下还真是不可能啊。”成濑皱皱眉。

听了这番话，久远想，要发生怎样的大事，才会让雪子姐接二连三受到惊吓呢?

抢劫失败吗？真是乌鸦嘴。

过了一会儿，响野的脸色忽然变得严肃起来。“其实，慎一正因为在学校被欺负的事而烦恼。”

坐在旁边的成濑脸色沉了下来。

“被欺负。”久远发觉自己的脸也扭曲了。这是个令人不快的字眼，就好像一口咬在了腐烂的苹果上。

“说是接下来准备要被欺负。”

“被欺负这事还要准备？”成濑面露疑色。

“我也不太清楚。慎一是这么说的，说应该会那样什么的。”

“应该会？真奇怪。”久远歪了歪头。

“总之在他找我们谈之前，也只能装糊涂了。”

听他们这么说，久远忽然想，或许今天雪子姐状态不好跟此事有关。他这么单方面地揣测着，也觉得挺有道理。

又过了几分钟，成濑站了起来。“对了，据说神奈川县的警察要进行演习。”他披上皮夹克。

“演习？”久远问。

“针对银行抢劫的实战演习。”成濑强忍住笑，“规模很大。”

“什么时候？”响野问。

“据说就在最近。大概是我们犯案后两星期左右吧。”

“该不会正好在港洋银行吧？”

“不是，应该是附近的其他银行。”成濑说着，随口举出城里比较大的几家银行的名字。

“演习啊。”响野饶有兴致地舒缓双颊，“肯定是因为那个。几年前县警不是丑事频出嘛，现在肯定想正名，向社会彰显‘其实我们十分值得信赖哟，该出手时就出手哟’之类的。而且俄罗斯总统马上也要来横滨嘛。”

久远抬头看着天花板，试着想象俄罗斯的风景。“因为总统要来，县警豁出去了？”

“俄罗斯不是也有恐怖分子嘛，人质事件什么的。县警想展示一下针对此类事件的教科书式应对方法。”成濑说。

“教科书式？不会吧？日本警察还有能教其他国家的东西？要是让人家看到那样的演习，全世界的劫匪都得组团来横滨了。这么大块肥肉。”

“县警为了挽回声誉，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啊。”响野一副隔岸观火的语气，“但我还是深表同情。工资不高，案件却那么多，而且只要稍微犯一点点错误，就被骂得狗血淋头。警察这职业也够苦的。他们

可能都搞不清自己是为什么、为谁在工作吧。‘说得漂亮，有本事你来干啊！’他们憋了一肚子火想对媒体发，却只能忍着。”

“确实如此。”久远表示同意。

“演习的规模非常大，因为是教科书式的演习嘛。”成濑笑着说，“据说跟拍电影似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与其说是演习，倒不如说是在演戏啊。”久远想象着演习的情形。估计银行四周会被警车包围，警察们架着枪谈判，喊些“快投降”之类的话。简直就是一部又老又臭的电影。但或许就是这种华丽又空洞的东西，才更容易被一般民众接受。

“成濑哥怎么知道演习的事呢？公开说要演习了吗？”

“跟我们的宣传科联系了。应该是希望演习结束后，可以将演习的情况刊登出来向市民公开吧。这就是一次宣传活动，所以排场要大。我也没觉得这种事能上新闻，只是从朋友那里听说而已。”

“真令人愉快啊。”响野站起来，“我们抢劫港洋银行是在演习开始前两周吧？警察好不容易为了找回威信要搞演习，我们却抢在他们前面抢了银行，这不一点说服力都没有了嘛。”

“可以作为既定演习的提前演练嘛。”成濑煞有介事地说。

这时，祥子叹着气站起来，啪啪地拍了两下手。“好了，关于浪漫活动的准备到此结束。大家各自回家吧。”那口气像个老师，“我也得赶紧回家喂狗了。”

“对了，响野哥家的狗最近还好吧？”久远想起了那只见过几次的可爱杂种狗。

那只狗非常孱弱，带出去散步一会儿就累趴下了，但食欲却异常旺盛，看上去也很忠厚，一副哲学家的派头。久远十分喜欢。

“虽然挺老了，但很精神哟。”祥子回答，“应该会长寿。”

“比起浪漫来，狗狗更重要！”响野大声说。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久远想着，挠了挠头。

成濑II

【火星】太阳系行星之一。公转轨道在地球轨道外围的红色星球。自转一周二十四小时三十七分。绕太阳运转一周六百八十七日。直径大约是地球的一半，质量约为十分之一。人口约为地球两倍，文明程度几乎相同。

成濑透过副驾驶座的窗户眺望远方。阴沉的天空被银杏叶遮盖，但并不是那种令人联想到悲惨未来的乌黑。那是一片带着不可琢磨的笑容俯瞰着银行劫匪们煞有介事地张罗忙碌的天空。

雪子开的是一辆老式轿车，好像是从平那边找来的。雪子偷车的手段成濑见识过几次。首先将扁平钳子之类的东西插进驾驶席窗户的缝隙，轻轻转动，再用钳子前端伸出的钩针将锁撬开。简洁明快。有时，她直接将两根电线连接起来发动汽车，也有事先搞到模子配好钥匙的时候。她曾自嘲地说，年轻的时候走在街上，通过教给她这种技术来自我炫耀的不良少年要多少有多少。接下来只要练习几次，也就熟练了。

“车牌已经换好了。”雪子确认后迅速地说。

“这车让雪子姐这么一开，好像更加活泼啦。”

“久远，你小子还懂车的心情？”后排的响野说。

“我懂哦。”

“久远应该什么都懂吧。”成濑说，“他懂得狗的情绪，连濒临绝种的鹿的愤怒都知道。最理解正志的人，恐怕也就是久远了。”

“自闭症算是较晚才被临床确认的病症。”响野说，“一九四三年，精神病理学家莱奥•坎纳在杂志上首次发布。”

比起苍白的同情话语，响野毫无用处的知识更让成濑感到温馨。“真是不可思议的病。”

“疾病这种说法，总让人觉得必须治好，我不太喜欢。”

“是中枢神经障碍。”成濑用一种近似医生的口吻说。

他想起了夫妻二人第一次去医院时的场景。确诊为自闭症的时候，两人的内心十分复杂，两种情绪同时涌进他们心里。一方面因为觉得“太好了，不是什么绝症”而安心，另一方面却也因为不明白“这到底是怎样一种病”而感到不安。当他以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望向妻子的时候，妻子的脸也同样扭曲。他们对于自闭症一无所知。无知有时候可以成为武器，成为勇气，但也会成为无端不安的源泉。很多人据字面将“自闭症”误解为“将自己封闭在家的阴暗的病症”，甚至有人将自闭症误解为是抑郁症的一种。成濑自己也曾是这样。

“知道自闭症是什么吗？”最开始，医生是这样问的。

“是交流障碍吗？”成濑也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这个猜测离正确答案并不太远。

“其实就是一种讨厌人与人之间暧昧之处的性格。”医生如是说，“而且比一般人对周围事物更加敏感。”

戴着方形眼镜的医生面无表情，看上去好像一只蜥蜴。即使第一印象并不好，但他说的话没有错。

正志如今已经十岁了，却仍深受“暧昧”的折磨。日常作息时间一有变动，就会立刻心情不好。对于一些所指不太明确的疑问，一概不能回答。牙刷的位置稍有偏差就会发怒，甚至散步路线如果跟平常不一样，也会当场发作。

“正志是快乐的。”久远的表情十分认真，成濑知道他没有说谎。

“不久前，我们三个人不是一起见面了嘛。而且还一起看了《星球大战》。”

“是旧版吗？”响野确认道。

“是的，旧版。租的录像带。里面还有欧比旺。”

“亚利克•基尼斯演的吧？”

净在意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成濑不禁想嘲笑响野。

“后来我跟正志聊天，发现他其实并不怎么在意剧情。”

“是啊。对于正志来说，故事之类的东西都可有可无。”充满了暧昧和抽象隐喻的故事，对正志来说毫无意义。

“他是在数欧比旺挥舞光剑的次数。”久远咯咯的笑声传来，“和黑武士战斗时挥舞了多少下啊，还有楚巴卡叫了多少次‘啊’之类的。”

“正志对这种事挺擅长的。”成濑说。

“我和正志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感觉非常安宁。”

“虽然他会忽然发作。”和久远在一起的时候，正志不止一次地癫狂发作，甚至还因为痉挛而倒地不起。

“他没有恶意。”

“其实再小些的时候更麻烦。”成濑苦笑道。幼儿期是痛苦的。正志总是独自行动，表现得跟周围的环境毫无关系。他好动，不停地绕着圈跑。听到钢琴的声音会异常兴奋，发出惨叫，或者捂上耳朵蹲着。“净给周围的人添麻烦。”

“哪儿有人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久远淡淡地说，“那些说正志不是的人，不也有朝别人按车喇叭按得哇哇响的时候。”

“是啊，没错。”响野开心地说，“比起那些对有困难的下属视而不见、只会逃避的上司，正志完全无害。”

“无害中的无害。”久远笑了，“最近我才开始觉得，正志是那种根本不懂得陷害和利用他人的孩子，所以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才会觉得特别放松。”

对于成濑来说，这些话他既不想要赞同，也没想着反对。

“我对自闭症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总觉得正志肯定很努力。”

“努力？”成濑问道。

“正志并不明白所谓中枢神经障碍之类的东西，对于他来说，就好像忽然被丢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他是被剥夺了交流能力后才站在起

跑线上的，首先要担心的就是如何在这个未知的世界里生活下去。他只能摸索着同别人交流，听着我们的话鹦鹉学舌，或者把整篇文章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他既不懂得意思，也不知道它们的重要性，只有从身边的东西开始记。所以有时候才会忍无可忍，陷入恐慌。”

“别那么急着下定论。”成濑笑着说。

“正志只是通过他的方法寻找这个世界的规则。所以，如果好不容易发现的规则发生任何一点改变，都会给他造成麻烦。因为规则的改变本身就令人不安。这就是原因啊。正志将这个世界的一切抄下来，背诵下来，用他自己的只言片语寻找跟这个世界的契合点。所以啊——”

“所以？”响野问。

“如果我们都被带到火星上了，最镇定的人可能就是正志。比起一无所知惊慌失措的我们，正志肯定能做些他力所能及的事。对于正志来说，在摸索着交流这方面，这儿和火星都一样。”

“火星上也有狗吗？”成濑像是被久远的话吸引，下意识地问。

“狗？”

“正志可以说出全世界所有狗的种类。每年登记在美国养犬俱乐部、英国养犬俱乐部等组织的狗的种类以及数量，他全记得。”

外出的时候，如果看到路边有狗，他会大声叫出狗的品种。迷你杜宾犬、纪州犬等等。讨厌“暧昧”的他看到杂种狗时非常生气。

“狗什么的火星上肯定也有吧。”久远的口气自信满满，反倒让人发笑。

“是吗？有啊？”

说完，成濑又看了一眼雪子的侧脸。双眼直视前方、脚踩油门的雪子一言不发。

这一行人除了雪子，每个人都穿着相同款式的西服，是在市内的西服折扣店买的深灰色西服。因为是大减价时混在人群中买的，大家都觉得应该不会成为被追查的线索。

“最不惹人注目的就是西服。”成濑如是说的时候，响野并不赞同。如果不管什么事情都想唱反调是一种病，那么从高中起就是成濑好朋友的响野一定是个重度患者。

“你啊，因为自己是公务员才会那么想。我就是因为讨厌穿西服才当了咖啡店老板，结果到头来竟然还让我穿？”

“你成了咖啡店老板不是因为西服，而是因为面试时讲的那些话都狗屁不通。”成濑说。

车在路口处右拐。

“路上不堵啊。”成濑安下心来。

“这种状况肯定没问题。”雪子点头，“你们闯进去控制银行里的人大概要六十秒，紧接着就是响野的演讲。”

“四分钟。”响野说。

他到底要讲些什么呢，成濑想。每次抢银行的时候演讲是响野一直坚持的习惯。他说赔偿必须等价，坚信自己的演讲可以弥补那些因抢劫而造成的损失。

“总计三百秒后，我会把车停到银行正门的自动门前。”

“没问题吧？”成濑最后确认。

“小意思。”

成濑的心惊了一下。雪子虽然满口答应，但声音在发抖。

一路上三个信号灯全绿，车顺利驶过。雪子的驾驶技术一如既往地叫人胆战心惊。车开始偏离主干道，百米开外的左侧已经可以看到“港洋银行”的招牌了。

车从人行天桥下驶过，阳光透过云朵间的缝隙落在柏油路上。

雪子打亮转向灯，成濑深吸了一口气。

车猛地左转弯，像是要将港洋银行一口气掀翻似的。

成濑戴上墨镜和毛线帽，接着从口袋里掏出荧光胶带，递给后排的响野和久远每人两卷。

胶带要贴在脸上。由成濑带头，每个成员都戴了手套。贴胶带则是效仿外国的劫匪。人的目光首先会被有特点的东西吸引。据说在脸颊上贴上荧光胶带后，目击者都只会记得胶带的事。

车停稳后，成濑从副驾驶座跳出车外，关上门转身。久远将一直抱着的手提包扔了一个过来，成濑接住。

“浪漫在哪里？”响野欢快地说。

听着响野的话，成濑走向银行的自动门。

银行劫匪们走向了他们的舞台。

响野II

【gang】①主要指美国有组织的强盗团伙、暴力团伙。②在日本，则是为了弱化强盗的凶恶和卑鄙而使用的称呼。黑帮。“黑帮听起来挺酷啊。”

响野侧身从银行右边的门走了进去。成濑和久远也各自从其他入口走进银行。响野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悠闲地按下门上方的按钮，自动门由此转为手动。

他利索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叠好的纸，上面已经贴好了透明胶。他将纸朝外贴在银行的门上。“设备故障，暂请勿入。”这是久远的创意。还不错，就贴着吧。

从各个入口进来的响野等人大步走过大厅。

周围的顾客看到响野的脸，无不露出不快的表情。帽子加墨镜的打扮肯定让他们觉得不安。可是光凭这一身打扮，人们也无法断言就是劫匪。

对事物下断言需要一定的准备和决断力，而如今的日本人基本上已将这两样东西丢掉了。

银行职员们并没有看到大厅的情况，大家都在埋头做着自己的工作。

接近柜台了。

成濑给响野使了个眼色。

收到这个信号，响野纵身跳上柜台，朝着天花板开了两枪。不知何处响起了尖叫声。

“请大家别动！”响野的声音很有穿透力。他面朝银行工作人员，语速很快。迅速地一口气说完，这点很重要。“我们也知道，只要你们一按报警器，那边的警灯就会亮。只要一看到灯亮，我们就会开枪杀人哦。”说着，他还指向安在门口上方的很不起眼的警灯。

要牵制对手。

银行职员们的脸在扭曲。此时不让人按报警器比任何事都重要。需要万分警惕的正是这一瞬间。

成濑和久远侧目审视着此时银行内部鸡飞狗跳的场景。他们开始聚拢人群，像在驱赶一群乱窜的羚羊。

久远将扛在肩上的手提包扔向柜台，紧跟着跳了上去。响野看到后，便转身朝向顾客所在的大厅。“各位，请安静！不要乱动。”他扫视着这些顾客。

正在看杂志的人、不耐烦地谈论着什么的男女、穿着老式制服的女子、手持存折的学生、打扮艳丽得跟年龄完全不相称的中年主妇，大家此时都一脸茫然地张着嘴。将近三十人，每个人都抬头看着响野。

众人都表情木然，好像还没搞清楚情况。

“很好！”响野抬高声音，“我们要稍微打断一下各位的现实生活。那么，请大家就地坐下。”他喊道，“一有什么情况我就会开枪。”说着，他炫耀似的晃了晃手枪。

成濑和久远已经翻过柜台。

久远在干什么，响野不用看也知道。他要让坐在窗口旁边的女人们离她们的座位远点，要让她们看他手里的仿真枪。“都到大厅去！”他一边跑一边喊，就好像在不停地暗示她们“离开座位、离开座位、离开座位”。银行女职员们逃命般来到大厅。

响野也知道此时成濑正让工作区后方的职员们站起来。“都到大厅去。谁敢报警就杀谁！”

响野一边将枪对着那些顾客，一边转过身。

久远此时正走向“牧羊犬”。科长的头发有些自然卷。久远轻轻地撞了一下对方，响野知道，他偷到了钱包。

久远给那个人看刚偷来的钱包。“你要是不听我们的话，这钱包可就不还你了。看驾照就知道你住在哪里。”他语速很快地威胁。

钱包被交到成濑手上。

“其他人都到大厅去！”久远大声说完后离开那个位置，走向“狐狸犬”。这个中年男人有些发福，脸色铁青。久远拿枪指着他，简短地命令：“让开！”他接着叫道，“去大厅！”

响野将目光转回顾客，朝天花板又开了一枪。他本不想再让这些人受到不必要的惊吓，但是短时间内要让人服从自己，一点点枪声是必要的。

惨叫声响起。

银行职员们的脸色十分难看。可以看到久远正指挥站起来的员工们走向大厅。

“跟牧羊犬的做法一样哦。”久远曾经说，“并不是靠吠。当然爱吠的牧羊犬也不是没有，但我说的不是那个，而是用眼神指挥羊群的方法。”

响野又注视着大厅里的顾客。

他看到一个主妇正弯腰缓缓移动，想要靠近自动取款机旁边的门。

响野毫不犹豫地朝主妇正前往的门上方开了一枪。这一枪命中了海报，主妇停住站了起来，不知哪里又发出一声尖叫。

“我枪法不太准，下一发可能会打到人哦！”

受枪声的影响，所有人都蹲在原地不动，有几个人甚至举起了双手。

除了响野右手握的这把枪外，其他枪都是模型。尽量不要让人受到伤害，这是响野一伙人达成的共识。只要能牵制他们就可以。只要在假的里面混上一个真的，就会让人觉得全部都是真的。

“抢劫银行的成功率很低。”

这是大家提议要抢劫时成濑的主张。

“被检举率是百分之百。”那时候，成濑的这番话让大家着实笑了一番。

“这不就意味着肯定失败，就算做了也没意义吗？”

“因为人们一直觉得银行是聚集金钱的地方，所以防范措施也非常充分。只是如果能简单地做，就会成功。”

那时的成濑一边分析他们被卷入的那起抢劫案，一边说出了以上的话。

“所谓简单是指什么？”

“抢了就跑，其间不让人按下报警器。就这么简单。如果做得到，银行也就跟酒吧没有区别了。一个装了很多钱的酒吧。”

“不让人按下报警器说起来简单，但不正是最难的事情吗？”响野反驳说。

成濑摇头。“如果三个戴着面具拿着猎枪的人忽然闯进来，人们肯定马上报警，游戏会就此结束。但如果只是戴着太阳镜大步流星地走在大厅里的男子，绝对没有人会立刻按报警器。你们不这么觉得吗？在不能断定到底是不是抢劫的时候莽撞地按下警铃，事后却被人嘲笑，这种事任谁都不愿意啊。”

“那你的意思是……”响野进一步问道。

“最低限度的伪装，让人不能立刻断言是来抢银行的，然后逼近柜台。在他们明白发生了什么之前，就让他们远离警报装置。”

“啪的一下来，又啪的一下走，就跟一群蝗虫一样啊，我们这帮人。”响野说，“而且是穿西服的蝗虫。”他又添了一句。

响野就那么站在柜台上，看了一眼从口袋里掏出的秒表。

已经过去了六十秒。

“一分钟！”响野大喊。终于轮到我出场了。静坐在那里的顾客们脸上露出恐慌的表情，银行的工作人员也都已集中到大厅。

身后响起了摄像头被砸坏的声音。应该是久远在用自制的警棍砸摄像头。事先准备好的折叠式警棍带有锤头，此时一定正被挥舞着。所有的摄像头应该都被破坏了。

“一眨眼的工夫，一分钟就过去了。”响野缓慢而清晰地说，“从我们同各位初次会面开始，已经过去一分钟了。实际上，劫匪在一分钟内能做的事是极其有限的。但只要该做的都做到了，那么自然会有好结果。”他清了清嗓子。

他扫了一眼身前的听众。他们坐在地上，一脸迷茫。

“今天在百忙之中打扰各位，我们致以诚挚的歉意。还没有做自我介绍呢，我们是银行劫匪。在这里想要耽误大家四分钟的时间。两百四十秒。人生中的这两百四十秒虽然十分宝贵，但也不是无法弥补的。四分钟之后，我们就会安静地离开。请各位保持沉默，如果不合作，那我就不得不朝各位中的某些人开枪，那么接下来的这两百四十秒或许就是您人生倒计时的两百四十秒。还请大家给予理解。”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看了一眼银行职员们。

“请不要设法通知警察。我希望你们不要在此挺身而出保护银行的财产。请你们冷静地想一想。确实，我们是要抢钱逃跑，但是受损失的到底是谁呢？银行和保险公司是有合同的。让盖得起公司大楼的保

险公司替我们付些辛苦费，虽说有些过分，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是这么认为，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响野就这么说着，声音好像要透过皮肤渗透到那些人的血液里，让他们明白目前对自己最有利的应对方法。

他又重新望向顾客，鞠了一躬。

“那么，各位，”他将两手摊开，“今天就来说说让各位永生难忘的话题吧。”

顾客们哑口无言。

“不知各位知不知道，鼻涕虫也有记忆。有一种鼻涕虫吃了一次味道很苦的东西后，就再也不会靠近那种食物。还有那些永远认得主人体味的忠诚的狗，它们肯定也有记忆。甚至可以说，我们人类不就是由记忆组成的吗？”

响野的语速虽然很快，却说得很连贯。

“记忆分为程序性记忆、语义性记忆和情节性记忆三种，这众所周知。首先是程序性记忆，指的是‘自行车的骑法’之类一旦记住就几乎不会忘掉的东西，是通过身体来完成的记忆。接下来的语义性记忆和字面意思一样，是‘语义’的记忆。‘红灯时要停’、‘爱因斯坦是个左撇子’、‘我是男人’、‘男人和女人不一样’等等，这些所谓的常识都属于这一类记忆。最后是情节性记忆，这个指的是回忆，是‘生活’的记忆。每种记忆都由大脑的不同部位掌管。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些记忆很清楚，而另一些记忆却被忘得一干二净。老年痴呆就是一种情节性记忆丢失但语义性记忆保存完好的病，所以说得了这种病，生活就完全没

有烦恼。也有症状完全相反的病。那么，如果让各位只能选择保留三种记忆中的一种，各位会选哪个呢？”

响野扫视着顾客们的脸，扔给他们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就算是莫名其妙的问题，人只要被问到，就会下意识地寻找答案。也就是说，注意力会从劫匪身上转移。

响野望向成濑。成濑正威胁被单独扣在办公桌边的科长：“把卡交出来。”

“什么卡？”对方装糊涂。

“员工电子卡。”成濑简洁地说，“不交出来我们就不会走，而且还要杀人。”说着他掏出久远刚刚偷来的钱包，“驾照上有你的住址。但我们也不想多生是非。”

科长一言不发地指了指桌上放的卡片。成濑拿起卡片，扯着科长的西服往里走去。

走到保管钥匙的柜子边，在读卡器上刷了卡，柜门打开。里面挂了几把钥匙，大小颜色都不一样，上面贴了号码。

响野所在的位置看不清成濑和科长的具体情况，但他大致想象得到成濑会问科长“现金柜的钥匙是哪个”，并且观察他的反应。“是这把吗？”只要从柜子里逐一取出钥匙问，任科长怎么撒谎，成濑都能看出来。

成濑拿着一把钥匙径直走到响野身后，将钥匙插进现金柜出钞口附近的钥匙孔。

钥匙毫无阻力地在孔里旋转，盖子打开了，钞票已经探出头来。

看到堆积在那里的钞票，响野陶醉地眨了眨眼。

久远也走过来，看见盖子已经打开，他便拉开手提包开始装钞票。

“言归正传，记忆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东西。”响野继续他的话题，“想象一下大脑中有个笔记本，里面用日语工整地写满了所有值得记忆的东西，重要的地方甚至还用荧光笔标了出来。绝不会有这么好的事情。说到底，记忆也只不过是脑突触相互传递信息的产物。脑突触的电位变化导致记忆的产生，所以谁也不能保证这种东西一直都是同样的形状。所以说所谓记忆，只不过是现在这个瞬间你尝试着要想起什么事的时候，被新造出来的‘你觉得是记忆的东西’。它是创造的结果，和所谓‘历史’来源于统治者捏造的一般共识是一个道理。记忆并不是被新鲜冷藏的。”

久远头也不抬地往包里装钱。第一个包已经装好拉上，紧接着打开第二个。

“今天时间正好，我就多说两句，估计大家接下来都会被警察带去协助调查取证，也就是被重复问到一些单调乏味的问题。‘罪犯的人数？’‘罪犯的长相？’‘罪犯的年龄？’警察估计会连珠炮似的向各位提问。哦，对了，顺便说一句，也可能有些心术不正的会夹杂着问‘你的密码是什么’之类的问题，所以还请你们小心谨慎。总之，到时候各位肯定会为难，因为记忆的形状并不是一定的。越被警察问，可能就越没自信，甚至有可能发现自己每次想出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是请不要在意，因为记忆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尤其是曾有实验结果表明，内心

不安的人记忆力会下降。还有实验证明，目击者看到挥舞凶器的罪犯时，比看到一直安静不动的罪犯时记忆更为混乱。这也实在没办法。啊，对了，我还听说，在水中记住的事情更容易在水中回想起来，在陆地上记住的东西则更容易在陆地回想起来。好像大脑就是这样运作的。所以到时候各位如果为想不起来而苦恼，那么我建议各位换成现在这个姿势试试。”

响野的脑子里源源不断地涌出接下来该说的话。

“这世上也有些记忆力超群的人。其中著名的有犹太血统的记忆大师舍雷舍夫斯基。他号称拥有无限的记忆力，即使是一串毫无意义的复杂记号也可以轻松地记住，十六年后再问他都还答得上来。还有学者综合征也非常有名。这种病多见于早期的自闭症儿童，他们在音乐、记忆或者计算方面展现出惊人的天赋。请各位回想一下电影《雨人》里的达斯汀•霍夫曼。”

听到自闭症这个字眼的瞬间，成濑似乎抬了下头。响野看在眼里，并未在意。

“得了学者综合征的孩子只要听到别人的年龄，就立刻可以将其换算成分钟。有一对双胞胎，他们能背下来过去以及未来四万年内的每一天是星期几。还有一个不同情况的例子，有一个美国男子，他记四八三六一七九六二一这个数字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四是七月四日独立纪念日的四，八三六是德克萨斯州常住中国人总数，一七九是纽约到哈里斯堡的里程数，六二一是科罗拉多州丹佛一个朋友家的门牌号。所以这个记起来很简单！’这是他的原话。各位觉得如何？这才是艺术！你们不觉得这展现了人类无限的可能性吗？”

响野满意地点了点头。

“大家今天都感到恐惧了吧？我们希望在没有惊吓到大家的前提下全身而退。然而，负责记忆恐惧的据说是人脑内部的扁桃体，有关恐惧的判定也是由扁桃体来完成的。所以，如果大家今后害怕来银行，那么，虽然不是出自我们的本意，但那将是我们和扁桃体的责任。”

久远移动着，开始从一端将堆积在柜台上的钱塞到包里。

顾客们的视线都集中在响野身上。“各位孩提时代最先记住的汉字是什么呢？估计是自己的名字吧。我一直期待着汉字考试的题目里出现自己的名字，因为名字记得很清楚。说不定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他最先形成的语义性记忆。这个记忆被深深地刻印在那里，永远也不可能忘记。所以，还是孩子的我灵光一闪，如果把所有的常用汉字都当作自己的名字，那汉字考试不就能得满分了吗？各位觉得如何呢？如果有机会，请各位一定尝试一下。”

响野说着，觉得听众居然没报以他如雷的掌声，实在遗憾。

“要说记忆，那肯定是电脑最厉害了。硬盘，DVD，今后关于这个时代的所有信息可能都要靠这些媒体来记录。美国有一个庞大的窃听系统叫Echelon，是通过卫星对所有的电话、传真、邮件等信息进行监听的情报系统。这是一个可怕的时代，所有的一切都会被记录、被保存。记录就一定是好事吗？保存，或者是保管，就应该受到赞扬吗？樱花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很快就会凋谢，有很多东西不就是因为会很快消失才显得美好吗？分别的恋人间保留的回忆、大雨过后浑浊奔腾的河流、某个天才在某个夜晚的萨克斯即兴演奏、朋友之间的肺腑之言，这些东西正因为转瞬即逝才显得珍贵。亲眼见到银行劫匪，

这种事也应该会被立刻忘记。跟这个比起来，手机里的短信记录什么的根本就是废物！”

拉链拉上的声音响起，久远抓起一个手提包扔向成濑。成濑稳稳地接住。

看着二人的动作，响野微微点头。

看了一下秒表，他的语气开始变得夸张：“正好四分钟。由衷感谢各位的耐心相伴，演出到此结束。帐篷收起来，小丑服脱掉，大象关进笼子，马戏团要朝着下一个城镇出发了。”

成濑和久远跳上响野所站的柜台。

响野深深地行了一个礼，成濑和久远也随后做了相同的动作：左手放在腹部，右手别到背后，像舞会表演结束时一样诚挚地表示感谢。

一抬头，他们便朝出口走去。临走时也没忘到门口按下按钮，将门改回自动模式。

门一打开的瞬间，三人便冲了出去。顾客们像是被留在场边的观众，木然地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各位保重。”三人挥手。

自动门应声关闭。

冲出银行后，车刚好停住。响野看在眼里，觉得那车似乎正兴奋地摇晃着身体诱惑他们：“快点嘛，快点！”

时间真是分毫不差啊，他在心里感叹。

银行出口附近人并不多，只有些捏着手帕擦汗的上班族，还有戴着头盔骑着摩托的快递员。

还没有人发现抢劫的事。

久远首先溜进后座。响野随后进了车，关上门。

最后是成濑坐在副驾驶座上。

“你太慢了。”

“冲动是魔鬼。”他也不记得这句话是哪里的谚语还是其他什么，就随口说了。

“出发了哦。”雪子说。

油门一踩，车冲了出去。响野的身子猛地陷进座椅，他快速摘下帽子和墨镜。

他看见雪子正面色凝重地盯着前挡风玻璃。

雪子II

【偶然】①毫无因果关系，意料之外的事。②面对连续发生的事情，总让你想找出其中关联的东西。具有现实意义的存在。“一部推理小说里可以有一次偶然，但绝不允许有第二次。”

雪子松开离合，脚底加力，将油门踩到底，连续换挡。旁边车道上快递员的摩托和低排量的小车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经过几个没有信号灯的十字路口后，前方丁字路口的灯正好变成绿色。雪子轻踩刹车，稍微放慢速度，转动方向盘。紧接着又立刻踩下油门，向左加速转弯。

此时，雪子的脑子里只有时间、驾驶、时机和慎一。

面前的信号灯变成绿色，看上去就好像在指挥他们的行车路线一样。一路上信号灯接二连三变换着颜色，都和身体内的时钟吻合。

副驾驶座上的成濑已经换上另一套米色的双排扣西服。雪子看了看后视镜，久远也已是卫衣加棉质裤子的打扮，换下的灰色西服已塞进塑料袋放好，正撕下脸上的胶带揉成一团。响野换毛衣时像是费了番力气，十分窘迫地扭动着身体。

“响野哥，换衣服有些慢哟。”久远调侃他。

“这世上又没人靠换衣服快出名。”

响野开始检查手提包。

雪子感到身体里流淌着紧张的情绪。

“四千万吧，没有五千万。”响野说。

身后传来一捆钞票被拿起来抖动的声响，紧接着是包被拉上的声音。

“真的？”雪子下意识地问。

“千真万确，四千万。”

“一个人四千万？”雪子无意识地脱口而出。

踩下油门。有那么一瞬间，雪子没有眨眼，却觉得眼前忽然暗了下来。眼前一黑，这个词正好可以用来形容她此时的心境。

她原本期望数额能更大些。她希望成濑的推测有误，实际金额在四千万之上。虽然知道不可能，她还是期待着实际的钱数能有预计的三倍还多。

那么车只有继续开下去了。

“这票到手后，我就能去新西兰啦！”久远欢喜地大声说道。

“还去啊。”副驾驶座上的成濑苦笑。

“当然去。那可是个好地方，而且还有那么多羊。”

“羊肉好吃吗？”响野问。

“整天就知道吃，被羊吃掉才好。”久远不满地说。

“羊是吃草的吧。”

“总之，那是个悠闲的国度。都是岛国，跟日本却一点都不一样。据说最开始的新西兰只有鸟、蝙蝠和蜥蜴，是一个和平的岛屿。鸟、蝙蝠和蜥蜴哦，想凑个十二生肖都不够。因为太和平了，好多鸟都不会飞。”

“是人将动物从外界带进去的吧？生态系统都是人破坏的。”成濑的语气听上去很痛心。

“新西兰的国鸟几维鸟可爱得不得了。因为不会飞，只能碎步小跑。”

“还挺悠闲啊。”响野说。

雪子听着同伴们的对话，内心觉得很羡慕，同时脑子还在不停地计算。时机一定不能错过。

“但我还是搞不懂去国外到底有什么意思。到底能学到什么呢？”响野说着，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如果说人只要坐着飞机去一趟国外就可以变得伟大，那成田机场的到达口岂不成了圣人集聚的地方？每到年末年初就扎堆在成田机场的那些疲惫不堪的脸又算什么？那些人与其说是亲眼目睹了美景，不如说透过摄影机镜头取景的时间更长。”

“请不要因为自己讨厌坐飞机就乱抱怨。”久远说。

“不，比起坐飞机来，日语说不通更让响野痛苦。”成濑说，“因为他就是靠嘴皮子吃饭的人。”

雪子面色凝重地看着前方，或者说是瞪着前方更确切。绝对不能错过时机。车沿着狭窄的道路笔直前行，穿过一片住宅区，眼前的信号灯正由红变绿。右转，体内的时钟跟时间表一遍又一遍比照。这时间表也已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身体里。

出了车流量并不大的单行道后，左手边是一个小型的市民广场，右边连绵着高大的水泥墙壁。这是一条只有两车宽的双行道，斜对面是一处公园。

“警车。”久远轻声说。雪子紧张地动了动上身。

所有人都沉默了。耳边立时安静下来，可以听到警笛急促地鸣叫。

“是在追我们吗？”久远说。

“你有过被警察追的经历吗？”响野回答得似是而非。

“高中的时候偷过超市里卖的学生服。那时候是把衣服塞进纸袋。要说经历，也只有那次了。”

“估计这次也是同样的理由。”响野微笑说。

按照雪子当初的计算，还需要两百一十三秒就会到达换车地点，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好像是响野把窗户打开了，风一股脑地吹进来。雪子凝神听了听，警笛的声音让人感到一阵烦躁，但可以听出来明显朝着另一个方向走了。最终，那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模糊。

“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久远也说出同样的话。

体内时钟计算的时间很准确。后视镜、倒车镜、挡风玻璃，她分别朝各个方向看了一眼，心里开始倒计时。脑海里浮现出慎一的身影，握着方向盘的手攥得更紧了。开始数秒。她看了看成濑的侧脸。

就在这时，眼前忽然冲出一辆车。

雪子看了一眼，是一辆休旅车，从左边的小路冲出来，就像算好了似的。迎面而来的车看起来像一只巨大的野猪，野蛮的身体正朝雪子的车逼近。

成濑似乎在旁边发出一声低吼。

雪子狠踩下刹车，转动方向盘。随着这一动作，车也开始旋转。

雪子拼命控制平衡。刚才两辆车似乎并没撞上。她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赶快让车停下。

车旋转着，像是被一股巨大的离心力拉扯一般。眼看着旁边的墙壁和电线杆越来越近，但雪子觉得撞不上。

旋转好像永远也不会停止，除了等它自己停下，毫无他法。最终车斜斜地停在路边，雪子松了口气。可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

“大家没事吧。”成濑朝后面问。

“应该，还活着。”久远发出微弱的声音。

雪子双手握着方向盘剧烈地喘息。“对不起，”她下意识地说，“是我不好。”

“这不是雪子姐的错。”久远说。

“有辆车从旁边冲了出来。”成濑跟后座的二人说明了情况。

“是那辆车吧。”响野指了指旁边的车窗。雪子也跟着看过去，发现了那辆休旅车。

对面那辆车停得很夸张，超乎雪子的想象。可能是想要避免直接撞上水泥墙，但又不太成功，车蹿上了人行道旁的绿化带，斜在那里。

雪子确认了一下周围的情况，并没有民宅或其他建筑物，不会出现被目击者或者好事者围观的场面。

“这车连交通规则都不懂吗？我去教训他一下。”响野说着就准备下车。

“那会打乱计划。别管他，我们直接走。”成濑很冷静。

“旁边有车忽然冲出来，我慌忙打方向……”雪子辩解着。她确实是在辩解。这辆车之所以会像刚才那样有惊无险地旋转，的确是她的责任。

“我知道。”成濑说。他的声音自信而清晰，就好像这世上所有的诡计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一般。这反而让雪子感到不安。

成濑其实已经看穿了一切也说不定。

“前面有人过来了。”久远发出声音。

雪子慌忙看向前方，紧张如一阵电流般蹿过身体。该来的还是来了。她看见休旅车上跳下三个男人，朝这边跑来。

“他们想干吗呀。”久远还没反应过来。

男人们的造型有些诡异。所有人都戴着墨镜，手上还拿着枪。

“难怪我觉得这么熟悉呢，这不跟我们的造型一样嘛。这是劫匪的造型啊。”

挡风玻璃被击中了。一开始雪子并未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比起枪声，她首先意识到玻璃碎了。玻璃就在眼前破碎。她双手抱头，身体蜷缩起来。成濑也是同样的姿势，身体蜷向一边。碎玻璃四下飞溅。

“怎么回事啊？”响野喊道。

“糟糕。”成濑的声音里没有丝毫慌乱，“枪声可能会引来警察。”

雪子右侧的门忽然被打开了。车门一直都没锁。她抬起头，眼前站着一个男人，手举着枪。

这是个陌生的男人。体格很好。虽然戴着墨镜，但可以看到突出的颧骨。男人胸有成竹，十分冷静。看上去有些兴奋，却很稳健。

“出来！”雪子被枪口顶住。

几乎同一时间，副驾驶座的车门也被打开，车后座的门也一样。

大家都按要求迈出脚步。

对方一共三个人。副驾驶座那边一人，驾驶席这边两人，其中一人在雪子面前举着枪。三个人手上都有枪。雪子知道那都是真的。

“这算什么啊。”久远一边举起手一边苦笑，“是在拍电影吗？”

“如果是拍电影，那他们可忘记化妆了。”响野说。

“肯定是。现在不都是靠后期的CG制作吗？”

这时，站在副驾驶座一侧的男人用枪轮流指着成濑和响野，大声说：“把车交出来！”

听到这句话，雪子更紧张了。

“你们这帮人……”成濑忽然开口了。他直视那个男人，用一种好似看透一切的口吻道：“你们这帮人，是在跑路吗？”

“什么意思？”响野举着双手望向成濑，接着好像顿悟了一般，“原来如此，这帮人也是劫匪啊。”他转而问道：“你们也是在逃避警察的追捕吧？”他像一个发现了老师错误的孩子一般，调皮地说，“你们的车搞成那样了，所以要来抢我们的车？”

“运钞车杰克。”成濑冷不丁地说。他的样子与其说是在跟谁确认，不如说只是把想法随口说了出来。

“嗯？”响野满脸惊讶，“这帮人？”

“不是没有可能。”

雪子听到这番话，松了口气。这帮人碰巧是袭击运钞车的人？也不是没有可能。成濑说得很有道理。她这样想着，忽然被前面的男人

抓住肩膀。身体被扭过来，双臂被反绑在身后。

她感觉到枪口顶在脑袋上，不禁咽了口唾沫。慎一的身影又出现在脑海里。她咂了咂舌。

“少在那儿废话，赶紧把车交出来！”后面的男人发话了，声音低沉而有魄力，“否则我就杀了这女人。”

成濑凝视着雪子的脸庞，接着说：“那就没办法了。”

“哼，赶紧离车远点！”久远前方的男人说。这个矮小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就不那么可靠了。他慌张地挥舞着手中的枪。

成濑离开了车。

“拷着雪子的是牧羊犬。”成濑说。

“我面前的这个是狐狸犬。”久远说。

“我和成濑面前的这个就不好说了，两边都有点。”

不对，雪子条件反射般想道。在你面前的男人是只胆小的柴犬。

久远满脸沮丧，举着的右手手指张张合合，看起来像个优雅的钢琴家。

“闪、闪开！”小个子男人发出怒吼，声音因为兴奋而颤抖。他准备钻进驾驶席，与此同时，久远往前迈了一步，两人撞到一起。男人发出惊恐的声音：“别、别碍事！让开！别碍事！”他歇斯底里地叫喊。

“果然是只狐狸犬。”久远小声说。

狐狸犬溜进驾驶席，关上门。车并没有熄火，油门声随即响起。

副驾驶座这边的男人随即对响野说：“把包留下。”

“别，这个包……”响野慌张起来。

成濑的脸也立时阴了下去。“车可以给你们，包应该不用吧。”

“就算没有包，车不还是车吗？”响野喊道，“这包你们也用不着。轮胎啊方向盘什么的全都给你们，包就留给我们不好吗？”

“少废话，包放那儿！再啰唆就杀了这女人！”

雪子闭上眼。她什么也不愿想了，脑中一片空白。

“只是些行李而已。”响野执着地抱着手提包，“里面只装了牙刷和每天饭后要喝的药。”

“少废话，全放到车里！”

雪子睁开眼，发现成濑正直视着她，随后又望向背后男人的枪口。“这就没办法了。”他几番确认后再次说，“没办法，开枪的话就什么都没了。只能照他们说的办。”

“两个包都要。”雪子背后的男人朝响野和久远抬抬下巴。

“你们到底是想要车，还是想要这两个脏兮兮的包？到底是哪个？”只有成濑的声音此时还保持着冷静。

“当然是要车。”副驾驶座那边的男人说。

响野和久远长长地叹了口气，把包扔到车后座上。

“敢乱动我就开枪！”背后的男人将雪子当作盾牌般顶着，移动到后车门，迅速钻进车里。他松开了抓住雪子肩头的手，粗暴地关上车门。

副驾驶门边的男人也坐了上去，车随即开动。驾车的男人可能是离合松得太急，车轰地向前蹿了一下，紧接着又安定下来，伴随着呼啸的引擎声远去。

雪子瘫坐在地。她自己也明白，这并不是因为恐惧。自己现在全身发抖，与其说是因为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倒不如说是因为虚脱。或者说，是投降。

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大家都站在原地，望着车驶离的方向。

“到底是怎么回事？”久远似乎毫无现实感。

“另一伙劫匪啊。”响野说，“肯定也在逃避警察的追捕，又险些撞上我们的车。自己的车坏了，于是抢了我们的车跑路。他们就是传说中的运钞车杰克吗？”

“有这个可能。或许是不巧撞到一起了。”

“事已至此……”久远叹气。

不知何时，成濑已站在雪子身边。“没事吧？”他问。

“对不起，都怪我。”

“这不是雪子姐的错。”久远赶忙说，“车开得完全没有问题，是他们忽然撞过来，是他们不好。那帮抢别人车的家伙。”

从成濑的表情上看不出他此刻正在想什么。那表情像对弈结束后的棋手凝视着棋盘，似乎在反省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

“怎么办，成濑？真是预料之外的剧情发展啊。”响野哭丧着脸。

“是啊。”

“那帮人会不会打开包看看呢？”久远说。

“肯定会立刻打开看啊。那种人既卑劣又贪婪，什么都抢，总觉得会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他们肯定想不到里面竟然装着四千万吧。”响野满脸不快。

“这就是因果报应吗？”久远说。

“对他们来说就是天上掉馅饼啊。抢来的车里竟然有四千万。”

“对我们来说可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成濑说。

“或许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呢。”响野笑了。

“说什么呢。”

“就是说上天不会坐视恶行不管，干了坏事肯定得遭天谴。”

“你是说我们遭天谴了？”

“或许吧。”

“到底谁才是坏人？”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成濑叹了口气，“但是也没办法。这世上有好多事就是这么无奈。”

成濑这话搞不好是说给我听的，雪子想。

“从这件事里我们应该学到什么？”响野摊开手，“教训是什么？”

“教训就是如果以为干抢劫的没有同行，那就大错特错了。”成濑再次望向车离去的方向。

“对了，响野哥当时也该掏出枪啊。”久远恍然大悟般说。

“对于那样的人，枪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拿出来人家也不会开心。”

“其实是错过了掏枪的好时机吧。”

“才不是那回事呢。”响野加强了语气，可看上去却像在找借口，“我掏枪，他们一不开心把雪子崩了，这也不是没可能吧？”

“对不起。”雪子又一次道歉。她甚至都没有自信是否清晰地说出了这句话。

“‘得不到回报的人’，这个奖项如果有团体赛，我们应该会很有竞争力吧。”响野百无聊赖地说。

第二章

坏蛋们反省后，找到尸体

“没有什么比税金和死亡更实在”

响野III

【反省】①回想自己的行动。检查自己过去的行为，给予一定的评价。②为了从今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而进行确认。

响野坐在咖啡店的桌边，轮流看着其他三个人的脸。以前抢完银行，大家不会立刻碰面。抢来的钱会由成濑保管，暂时观望下风声。这与其说是程序，不如说是大家都默认银行劫匪就应该这么干。每个人都觉得工作既然结束了，那么要见面就应该再等一段时间。

但是，这次是个例外。银行是抢了，但什么都没抢到手。劳动过了，收入却是零。所以虽然只隔了两天，但大家还是聚到了一起。时间已经是夜里十点。一如往常在关门后的咖啡店，一如往常在窗边的桌旁，一如往常的几张脸，却跟往常不一样，谈话不但毫无意义，还夹杂着苦笑。

祥子过来收拾桌上的餐具。她笑眯眯地说："银行劫匪们这么快就集合，这样好吗？"

响野板着脸。她明明知道这次的情况。

"啊，我多嘴了，这次抢劫失败了嘛。"她又赤裸裸地说。

"算不上失败。"响野转向她，"抢得很完美，四千万也确实到手了。"

"但钱我可没看到。"

"半路被别人夺走了。一群不知廉耻的野蛮的家伙。"

真是让人一想起就来气的家伙。响野想着，膝盖左右摇晃。

祥子将手伸向吧台边的架子，从一叠报纸下抽出一张。她翻开那张报纸，找出其中一篇报道，拿到桌边。“野蛮的家伙是指这帮人吧？”

看着醒目的“银行连环抢劫案”的标题，响野再次板起脸。“明明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事，却被安到别人头上登在报纸上，看起来真怪。”

“明明是我们搞出来的。”久远的声音夹杂着叹息，“但高高在上的神明可能一直都是我们现在这种心情吧。在上面看着有关人类犯罪的报道，他们心里可能也在嘀咕：‘说到底，这全都是我的责任啊。’”

“写着运钞车杰克呢。我们不是前两天还提过嘛。”祥子说。

“果然是那帮家伙。”响野说。两天前，车跟包被抢后，他们搜了那辆休旅车，但也只知道车是偷来的，并没发现跟那帮人直接相关的线索。

但是，不管怎么看，车里的那帮家伙肯定就是袭击运钞车的劫匪。

那天，他们好像在别的地方袭击了运钞车，从警卫那里夺走了一亿元钞票，正在逃窜。

“应该是太慌张，根本不看路就横冲直撞，结果不巧跟我们的车差点撞上。雪子能安全地避开已经很好了，要不然现在啊，银行劫匪和运钞车劫匪就已经手牵着手被枪毙了。劫匪身上是长不出翅膀的，肯定上不了天堂。”响野耸耸肩。

“可如果光看报道，这两件案子好像是同一伙人干的似的。”祥子又看了一遍报纸说。

确实，新闻报道口径一致地断定，当天港洋银行的抢劫案也是运钞车杰克所为。一伙人似乎兵分两路，然后又在中途会合后一起逃走。

“我们也有幸成为当红的运钞车杰克的好伙伴了。”

“世人很难接受两伙劫匪撞到一起的偶然性，所以他们得说服自己这就是同一伙人。”久远说。

按报道上说，久远他们被抢去的车最后也被扔掉了。车上留有成濑一行人换下的西服、帽子和墨镜，但并没有提到旅行包。

“让他们拿走了。”响野的脑海里浮现出发现四千万时几个男人的脸，满心烦躁，“明明是我们的东西。”

“说白了，那可都是银行的钱哟。”祥子又往伤口上撒了把盐。

“可是啊，”久远苦笑，“对方可是身背一亿元的罪犯啊，而我们是四千万。一亿四千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已经有一亿了，收手不挺好吗？”

“没道理啊。”雪子的声音很大，“他们已经抢了一亿呢。真不敢相信。那我们遇到的又算什么呢？真没道理啊。”

雪子难得地情感外露，让响野很意外。

久远好像也挺吃惊。“也难怪雪子姐生气。确实没道理。我们的钱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可有可无。”

“他们也不是非要这四千万不可啊。”雪子压低声音叹了口气。

响野偷偷看了一眼成濑。成濑还是像往常一般冷静地说：“这次的四千万再多说也没用。”

“这是什么话！”响野厉声反驳。

“很可惜，但也没办法。”

“你小子从前就是这样，总是表现得像个听话的好孩子。你欠缺的是热情、气势和随心所欲的态度。”响野说着伸出手指，做出要掰指头数的样子，就好像眼前这个人还有很多缺点。

“成濑哥不后悔吗？”久远好像很意外，“钱都被抢走了。”

“后悔倒是没有。”成濑淡淡地回答。

“那帮家伙可是被戏称为运钞车杰克，我们的劳动成果也被报道成他们的了。你还能忍？话说回来，人们之所以把劫匪叫作杰克……”

“马车劫匪们的开场白吧？”成濑打断他的话，“响野，你是不是希望别人也给我们起个昵称？”

“不是那个意思。我们自己惹出的事居然让别人抢了风头，我咽不下这口气。”

“他们可是替我们背了黑锅，不是应该感谢人家吗？”

“钱不是也被抢走了吗？”响野满脸痛苦，直勾勾地盯着成濑。真搞不懂这个老朋友在想什么啊，他略带感慨地想。

“我只是觉得遗憾。”成濑安静地说，“前半段都做得很好。我们并没犯什么差错，所以没什么好说的。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

“真豁达啊。”“豁达”这个词可以说是为成濑量身定做的。

响野回想着，那应该是夏目漱石的书吧，高中时读的那本书里出现了一个词叫niladmirari。好像是拉丁语，意思是“无动于衷”，也形容一种“枯木死灰”的哲学境界。响野明白这个词时，脑子里立刻就想到了成濑。成濑简直就是枯木死灰的典范。

“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样活着比较轻松。”成濑淡淡地说。

“但是，就不想追回来吗？”久远开口了。

“追回来？”成濑似乎没想到他会来这么一句，意外地问。

“那笔钱啊。如果被哪个好心人捡到还给银行，那还可以接受。可现在被那么一帮恶劣的劫匪夺走了，就此放弃我可接受不了。”

“说要追回来，那又该怎么做呢？”响野说，“劫匪是看到了，但是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子。没有线索，没有消息。要是我们都能追到，警察早抓住他们了。运钞车杰克现在可是炙手可热啊。”

成濑问：“你还有所隐瞒吧？”

就连响野都看出成濑正亲切地看着久远，脸上浮现出笑容。那是混合着幸福和兴奋的笑容。

“其实啊，线索还是有一点的。”

“线索？”响野反问。

“锵。”久远做了个音效，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个人造革钱包。

“你是要用这钱包来抵我们大家本该分到的钱吗？”

“才不是呢。”久远从钱包里抽出一张卡片，“这个，是对方的驾照。”他说。

成濑III

【林】①树木丛生的场所。②事物大量聚集的场所。③姓氏之一。据传来自中国，其中以江户幕府时的文官林罗山最为有名。

【林达夫】运钞车劫匪之一。驾驶员。蜥蜴的尾巴。

成濑看着得意扬扬的久远。他觉得如果狗能笑，估计也就是久远这个样子。他甚至觉得久远也许就跟狗一样，鼻子干燥就代表身体不舒服。

“偷来的？”雪子看着钱包，声音因激动而有些走调。

“不是有个人要往驾驶席上坐吗？我故意撞了他一下偷来的。”

“哪个？”雪子的表情很严肃。

“哪个不都行嘛。”久远笑着说，“不知道到底是谁，反正就是我前面那个矮子。”

“狐狸犬啊。”响野说。

久远也点头。“是的，那只狐狸犬。”

成濑的大脑开始运转。他的视线落在钱包上，回想那人的模样，逐一列举出各种可能性。他试着想象己方可以采取的行动以及可能导致的事态发展。不管是银行劫匪还是市政府的公务员，生存下去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想象力。

“驾照啊。这确实可以成为一条线索。”成濑说。但他有些在意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

果然，久远自己也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还有可能是假的吗？”响野问道。

“不是没有可能。”成濑说，“按理说，抢劫运钞车的劫匪身上带着可以识别身份的东西就太业余了。”

“但也有可能是真的。我倒觉得这个可能性还高些。”久远发出的声音信心十足，让成濑觉得有些意外，但他立刻就明白了。原来是这样，这两天里，久远肯定充分地考虑过关于这个驾照的问题。

“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碰到警察吧？在实施犯罪之前，他们也可能碰到超速、盘查临检之类的情况。那种时候如果没有驾照就麻烦了，如果驾照是伪造的就更危险。”

“确实是这样。”雪子表示赞同。她插话插得毫不犹豫。“如果是我，也一定会带驾照。如果因为没带驾照而耽误了时间，那也太傻了。只要不弄丢，还是很安全的。”接着，她又望着久远。“还有只要别被偷了。”她补充道。

“是吧？有些时候只要带着真驾照就可以平安无事，如果是假的，反倒可能弄巧成拙。所以如果仔细考虑，驾驶员带着真驾照绝对利大于弊。”

有一定的道理。成濑问：“住址写的是哪里？”

“不是很远，在纲岛。”久远盯着驾照，用颇具威严的声音念起了地址，“公园公寓二〇一室。”

这时候包括成濑在内，谁都没有说话。每个人都在考虑各种各样的事情。被这种无言的思绪包围的桌子甚至让人觉得有些狭窄。

过了一会儿，响野站起身，开始在店内踱步。在考虑问题的时候，特别是结论就在眼前呼之欲出的时候，来回走动是响野一直以来的癖好。成濑想起曾经在教室里忽然坐立难安开始走动的响野。看到他那个样子，连老师都会紧张，因为知道他又要说些不着调的话了。

响野拍了一下巴掌。他走到吧台边，拿起一张折叠地图又走了回来。

地图被摊在桌上。

位于纲岛的公寓不一会儿就找到了。

“是普通的住宅区。”响野说。

“就算是运钞车劫匪，也会住在一般的地方吧。”成濑指着地图上公寓的位置，像在寻找路线似的，食指开始来回划动。

久远把驾照当作扇子来回扇。“林达夫，三十八岁，户籍在埼玉县川越市。”他读了起来，“会是个怎样的人呢？”他将驾照放到桌上。

成濑的目光落在驾照上。

“林。”成濑看着驾照上的姓名及出生年月日。他眯起眼睛，觉得这个林姓男子的人生似乎透过照片浮现在自己面前。

方脸，短发。粗重的眉毛很显眼。眼睛看上去像睁不开似的，可能是由于眼皮肿了。小鼻子有种莫名其妙的滑稽。

“看上去也不是那么坏的人。”他说出了自己的直觉印象，“但是也不像好人。”

“这种看相游戏我最擅长了。”响野开始搓双手。抓到只老鼠都能说成熊的响野总是言过其实，实在无法让人觉得他会观察别人。但他还是滔滔不绝起来。“这个人跟我们年龄相仿啊。一看就是个溜溜男。”

“溜溜男？”久远问。

“那是什么？”成濑也皱起眉。

“滑溜溜地活着的男人嘛。”

“真无聊。”成濑不由得笑了出来。真是奇怪的命名。

“总之就是从来不做什么决断，被周围环境左右，随波逐流的类型。不想去的高中也去，不想抽的烟也抽，因为大家都去所以也跟着去，读了一所名字都没听过的私立大学还读到毕业。尽管没什么远大志向，但还是进公司当了职员，滑溜溜地生活着。讨厌无趣的日常生活就跑去赌博，又滑溜溜地一直堕落。”

“光看照片就能看出这么多东西啊。不愧是响野哥。”久远调侃他。

“我可什么都知道。这次的运钞车抢劫案，这家伙肯定不是主谋。”

“这我也赞同。”成濑说。回想起当时的场景，这个姓林的人怎么看也不是犯案时可以当老大的类型。

“成濑哥这么说就可信多了。”久远窃笑着说。

“搞得我好像只会撒谎似的。”

说得好像你还有说真话的时候似的——成濑话已到了嘴边，却还是继续刚才的话题。“当时这个人很不冷静。他只是单纯地兴奋而已。这种人绝不可能是制订出周密计划指挥他人的材料。光是负责开车就够他忙的了。他是那种让人无法确信他一定不会搞砸的人。他就像蜥蜴的尾巴，是个一有情况就会被抛弃的成员。”

“可怜的林先生。”久远发出同情的声音。

“滑溜溜地生活的林先生是可怜的倒霉鬼啊。”响野下了最后的定论。

“如果这位林先生是那种会被抛弃的成员，那么我们去这个公寓找他是不是也没多大用处啊？”

“不，作为线索还是有用的。”成濑立刻回答。

“那，就这么决定了。要去追回来。是吧，成濑哥？”

刻意去把钱追回来，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成濑还不知道。也有可能无端地让事态变得复杂。怎样才是雪子希望的呢？他想。

但最终他还是说出了这番话：

“我们当时确实干得漂亮，抢劫过程也很完美。正因为这样，最后关头所有宝贝都被抢走才更让人难以接受。”

“是吧，没错吧。”响野看上去很开心，“虽然表现得很豁达，但是你肯定也这么想。枯木死灰什么的也就说说而已，该找回来的还是要找回来嘛。是吧，祥子？从银行抢钱是不好，但从劫匪那里抢钱总不是坏事吧？堪称当今世上万恶之源的运钞车杰克，我们只是要从他们手里把钱夺回来。”

“我不是说过吗？”祥子收拾好餐具转过身，“那些说到底不还是银行的钱吗？”她不耐烦地说。

“雪子姐也不反对吧。”久远盯着雪子的脸。

雪子看着天花板叹了口气，投降似的举起双手，将手心对着久远，看起来像在表明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态度。

“就这么定了。”久远欢喜地说。他将驾照塞给成濑。“制订计划的事就交给成濑哥了哦。”

成濑的脑子立刻开始转动，整理一切可能性和选项。

“首先我要和雪子去这个公寓看看。”

“我们呢？”久远不满地噘起嘴。这点成濑早想到了。

“总不能四个人齐刷刷地一起去吧？”

“那雪子姐别去，我去吧。”久远就像所有向往冒险的毛头小子的代表，“我和成濑哥两个人一起去吧。”

“不，我和雪子去。”成濑并不退让。比起两个男人一起出门，一男一女四处转悠也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虽然还有其他理由，但没有必要一一向久远解释。

“那我要干什么啊？”

“我需要你替我准备一把公寓钥匙。二〇一号房间的钥匙。如果我和雪子直接去找他，他恐怕不会让我们进房间。那时候就需要你的钥匙了。”

“要配钥匙偷偷溜进去啊。但那不就是跟田中说一声的事吗？”

“那也是个很重要的工作。”成濑感觉就像在市政府里对部下说话一般。

“真是有困难找田中啊。”响野说。

“田中是不是住在绫濑？”

“我会给他打电话，久远你去取就可以。”

成濑一边回答，一边考虑田中的事。可能是因为上学时曾被十几岁的年轻人欺负过，田中十分讨厌和年轻人见面。虽说久远跟田中也有一面之缘，但让久远一个人去行不行呢？成濑还是很担心。

“什么时候去那个公寓呢？”雪子望向成濑。

“钥匙一到手就去。”

成濑脑中里闪现过好几个行动计划。

“慎一还在等着我呢，我先回去了。”雪子站起身，做着回去的准备。

“慎一还好吗？”响野问。这让成濑也想起慎一被欺负的事。

“很好啊。怎么了？”

“最近这星期都没到店里来啊。”

“不是说过因为要考试吗？”雪子露出伤脑筋的表情。

“考试？没听说。”

“是啊。”

“也没必要事无巨细都向你报告吧？”祥子插嘴。

成濑一直盯着雪子，他知道她在说谎，但又不知道到底是在哪里说了怎样的谎。一切只能凭想象。

雪子走出咖啡店。店门随着铃铛声关上了。

成濑也站了起来，拿着自己喝干的杯子走到吧台边。

“哎呀，收拾的事我来做。我家那位喝完从来不管。”祥子伸出手接过杯子，接着说，“成濑啊，有没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她凑过脸笑着。

成濑本想说“工作是有限的”，却忽然想到了什么似的，“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

“是吗？”祥子微笑。

“在那之前，先告诉我一件事情。”

“什么啊？”

“之前我们开会的时候，你问过‘不想一个人独吞吗’这样的问题。那时候你为什么要这么问？”他用其他人都听不到的声音问祥子。

久远II

【钥匙】①插进锁孔用来开锁的工具。②解决某个问题必须具备的要素。决定一件事能否顺利进行的要点。关键。“也就是说，案发时这个房间所有的门窗都锁着咯。解决问题的钥匙就在这里。”

接下来的这个星期天，久远和成濑一同乘上列车。座位几乎都坐满了，但也说不上挤。两人站在车厢门口附近。门对面净是墙壁和广告牌，十分无趣，但久远还是一直看着外面。

“我一个人也可以去田中那里啊。”久远噘着嘴。成濑跟着令他很不满。

这不就跟无法独自处理客户投诉的新员工必须拜托上司跟着一起来是一个道理嘛。

“让你一个人去，我还省事呢。但田中不喜欢，所以我也没办法。”

“田中是不是很讨厌我啊。”

成濑打电话给田中的时候，田中说：“成濑不来的话就不见面了。”他很坚决。

“田中今年多大？”久远忽然想到这个问题。

“年纪肯定比你大，但也就二十多岁吧，还没到三十。”

田中的腿脚不好。右脚不听使唤，走路只能拖着。这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因为童年时遭遇过什么事故，久远并不知道。也可能是因为不想外出走动而捏造出来的借口。

“田中的父母知道吗？”

“他没有父亲，只有母亲。”

“是吗。那，他母亲知道吗？”

“什么啊？”

“田中做的事情。”

“应该知道吧，因为在一起生活嘛。”成濑说。

久远跟田中见过几次，但直接去他家还是头一次。成濑应该去过十多次了。

田中的母亲是推销保险的，好像整天都不在家。田中就把自己关在家里生活。

“总躲在壳里不好。”成濑以前好像对田中说过一次，但田中生气地说“不是这样”。“是我把整个世界关起来了。整个世界只能围着我房间的墙打转。被关起来的，是除我以外的所有人，只有我一个人在外面。”

自以为是地说着这些连谬论都称不上的话，把人绕得五里雾中，这点倒是跟响野哥差不多。久远想。

地铁驶出了地面。千代田线有一部分是在地面上的。“噗哈——”久远将在地下的苦闷一吐为快。

他注意到有婴儿的哭声，是在车厢的一头。声音大到在整个车厢里回响，周围乘客们的脸色都不大好看。虽然这声音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但是谁也不好动怒。列车里飘浮着无处可发的怒气。

“婴儿的哭声可真了不得啊。”久远看着成濑，“这哭声几乎可以把车厢内吊的广告震下来了。”

“一种表现方式而已。”

“表现方式？”

“婴儿的哭声是为了让别人意识到他的存在，是一种自我表现。婴儿没有父母就活不下去嘛。”

“确实，人类的婴儿比任何动物的都弱小。跟小柴犬打也肯定会输。”

“你太喜欢狗，所以说这种话的时候也很开心啊。”

“与其看着柴犬被人杀掉，还不如看着人被柴犬咬死。”久远笑着说，“说起这个，我之前读的一本书上说，婴儿对周围的人很敏感。”

“书上写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胡说八道。目录和定价之外的东西都是假的。”

“婴儿如果感觉到父母之间的气氛变得紧张，好像就会哭。可以察觉到吵架的前兆呢。相反，如果来了个温和的人，他就不哭了。”

“温和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啊？”

“应该是享受人生的人吧。”

“那么劫匪要是从旁边经过，婴儿会惨叫吗？”成濑自嘲似的说。

“早知道这世上还有这样的大人，还是别被生下来的好。婴儿肯定会觉得后悔然后大哭吧。”

车到站了。出了检票口没走多远，就到了田中住的公寓。可能是因为重新粉刷过，整个公寓都是崭新的白。他们走进电梯，要去最高层南边的房间。

“请进。”开门的是田中的母亲。

可能是因为跟成濑见过好多次，她的语气很亲切。“请告诉那孩子，让他偶尔也出去走走。”她说，“也得晒晒太阳啊。”

“估计不多久就会出去吧。”成濑回答。

久远明白了他的意思。如果委托田中做公寓钥匙，他就得去现场做模子。虽然不知道配钥匙的具体手段和方法，但是田中肯定得靠自己的双脚去公寓。

将二人带到房间门口，田中的母亲就走开了。她与其说是自行离开，更像是在遵守早已定下的规矩，“不得在房间门口站立超过多少秒”之类的规矩。

敲门。有回应。久远打开门走了进去。田中很紧张地坐在那里盯着久远，就像在盯着一只害虫。看到成濑随后进来，他才放心了似

的，表情也缓和下来。

他那超过一百公斤的身体靠在床上，正在吃零食。“请。”他说。

“好特别的房间。”久远站着扫视房内。

房间看上去很乱，其实整理得很好，可以感觉到房间里维持着某种奇妙的平衡。就像一个塞满了军人和伤员，却仍然维持着纪律的军事基地。

房间里有五台电脑，全部靠局域网连接。每台电脑旁边都连着各种仪器。好几个耳机散落各处，几部座机电话并排摆放，每部都接上了卡带答录机。墙上贴着日本各地的地图以及天象图，还有一些见都没见过的电路图。软木板上挂满了剪下的杂志，桌上堆着厚厚的辞典和写满了记号的方格纸，还有用于金属加工的机器。书架嵌在后面的墙里，上面塞满了书和磁盘，还堆了好多收音机一样的东西。跟市面上卖的不同，那些东西的线路都裸露在外，感觉冷冰冰的。所有机器的线路都跟电脑接在一起。

“希望你别碰我的东西。”

久远正翻弄着贴在墙上的藏历，闻言立刻将手缩了回去。

“不管什么时候来都收拾得很好啊。”成濑坐到坐垫上说。

久远又扫视了一遍房间。虽然堆满了各种东西，但是都整理过。即便是涌到房间外面也不奇怪的大量机械和书籍都收拾得很好。真是奇迹般的整理技术，久远很佩服。同样尺寸的书被摆在一起，杂志也是按照年份摆放。文件工整地夹在文件夹里，机器上延伸出来的电源线也被细心地绑好。

“因为我是A型血。父母都是AA型，所以我也是AA型。是最纯粹的A型血。”田中不知为何炫耀起来。关于血型的话题，久远一时也没反应过来。“全日本要都是A型血就好了。”田中小声抱怨道。

“我们要一把横滨的公园公寓的钥匙。”久远说出了委托内容。

田中瞥了久远一眼，没有给出答复。他只是将手伸进零食袋，不时看向印刷在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

“我们想要横滨的公园公寓的钥匙。”坐着的成濑也说出同样的话。

“横滨，可以啊。”田中说。

“明明听得见，却故意无视我。”久远不高兴。

成濑一声苦笑。

田中是制作钥匙和窃听方面的专家，自称可以复制天下所有的钥匙。从一般住宅的钥匙到大型企业员工的磁卡，甚至政府机构的服务器机房所需的钥匙，他都可以做出来。首相官邸的钥匙，核电站进出口的钥匙，可以打开新横滨站投币储物柜的钥匙，田中好像都有。既然成濑都这样说，那应该是真的。

墙上贴着写有各个国家机构名称的牌子，下面挂着各种钥匙和磁卡，也不知是不是真的。

“田中受理的业务不光包括现实中物理意义上的钥匙，理论上的也算。”成濑以前这样跟久远说过。不光是能插到锁孔里的作为“物体”的

钥匙，信用卡密码、登录认证系统所需的ID和密码、特定对象的邮件账户等，只要委托田中，基本上都可以搞到手。

“这是什么？”成濑指了指旁边好像无线设备一样的装置。

田中若无其事地说：“变换机。将数字无线电信号转成声音的东西。”

听到这句话，久远震惊了。关于警方的数字无线电，他还是知道一些基本常识的。他听说那种系统通过数亿种组合加密，密码格式每两个月更新一次。“警方的无线电绝对不会被窃听。”最开始的时候，警方也这样豪言壮语过。但是几年前，日本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的窃听行动公开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警方虽然勉强承认了并非“百分之百不可能破译”，但声称也不是随便就能窃听的。

“数字无线电指的是警察那一套？”成濑或许也思考了同样的事，半信半疑地问。

“基本上是。”

“那是简简单单就可以办到的事吗？”

“想做的话，那就是。”

“据说那个东西不可能破译。”

久远也点头。就算是用电脑破解密码，凭个人之力也不知道得花几个月。肯定有无数种组合形式，就算好不容易解出来了，格式已经改变的可能性也很大。

“要用专门解读数字信号的密钥哦。密码的钥匙，也就是用于解开密码的代码。”

“要找出那个应该很困难吧？”

“但是每天在外巡逻的巡警都带着那玩意儿。因为他得听嘛。只要是警察身上的无线电接收器，肯定可以听到警方的数字无线电。”

“原来是直接把接收器搞到手啊。”成濑发出赞叹的声音。久远也觉得可以理解了。他也觉得与其用电脑一次次尝试破解密码，倒不如直接抢现成的来得痛快。

“只是，那个接收器也会被远程抛弃的。”

“抛弃？”

“通过远程操作将机器里用来解读密码的代码删掉。一旦发现机器失窃了，他们就会立刻删除这些信息。”

“那又要怎么办呢？”

田中露出不耐烦的表情。“警察的密码格式不是定期转换嘛。”

这才是难题，久远也听别人说过。自以为找到了密钥，结果密码的格式已变，解码也不可能了，某个搞技术的人曾这样感叹过。

“但是，如果密码改变了，就得往那些巡警带的所有接收器上安装密钥，否则大家就都没法听了。但这时候既不能通过快递员将新密钥送上门，又不能让大家直接在网站主页上下载，所以频繁地变换密码格式对警方也是一种麻烦。”

“是说这种定期的更新有空子可钻吗？”

“嗯，是这个意思。”田中嘀咕着，“只要经常利用这一点就好办了。嗯，就是这么个意思。”

此后，不管成濑再问什么，田中也不回答了。

成濑递出公寓的详细地址，田中用粗壮的手指接过，颇感兴趣地看着。

“大概多长时间能做好？”

“两三天。”

“多少钱？”

“十万。”田中每次工作收费都不一样，定价并不是按照委托的内容。久远无法判断这十万的价格到底是否合适，成濑好像也未曾被告知这价格到底是根据什么定的。有时候耗时长难度大的工作却只要几万块，相反的情况好像也有。

“我还想要这家的固定电话号码。这个需要多少钱？”

“电话号码？可以啊，免费赠送。反正到时候钥匙做好了你们也要进屋。”

“那就帮大忙了。”

久远只是站在那里。有成濑哥在，不是根本就用不着我嘛，他这样想着，有些不高兴。但既然没做成什么工作，那么没有存在感也无可奈何。

田中点点头说：“感谢惠顾。”好像他也有做生意的意识。他打开手边的笔记本电脑，啪啪地敲着键盘，开始输入什么。

“你还记得那个不闪光的照相机吗？”成濑忽然问他。

田中的眼睛滴溜溜一转。“啊，卖给响野的。”

“他好像想退货。”

田中闻言，鼓起腮帮，露出不快的脸色。他的呼吸变得急促，呼哧呼哧地说：“不行啊，退货这种事。”说完便噘着嘴。

“是啊。”成濑好像也不希望惹田中心情不好，立刻表示同意，“只是不知道该用在什么地方才好，这让他很发愁。”

“那么好玩的东西不知道？”田中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给动物照相就好了啊。没有闪光灯就不会刺激眼睛，猫也很喜欢啊。”

成濑含糊地回应了事。接下来他似乎想换个话题，指着桌上的盆栽说：“这个是窃听器吗？”

久远很意外。“那个？”不管从哪里看，不管怎么看，那都只是个普通的盆栽。

田中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是啊，就埋在盆里。现在窃听器也有好多种，手机式的也很便宜。”

“手机？”成濑问。

“看上去就是个手机，但是偷偷从这边打过去，那手机就会变成麦克风，那边的声音都听得到。就算放在包里，也能很清楚地拾音。也

可以当手机用，只要充电就可以。”

“现在还有这种窃听器啊。”

“现在就是这样，什么东西都有。”田中一副漠不关心的口气，“不管什么都可以变成窃听器，不管什么都可以成为武器。不久以后，你可能觉得是自己的儿子，但其实是个窃听器，这也有可能发生。”

这世道，也不知道到底是便利还是不便了。久远想。

“对了，最近好像有一帮袭击运钞车的家伙。”成濑再次改变话题，“你听到过关于他们的消息吗？”

田中的表情并没有变，只将手里的零食塞了一块到嘴里，说：“好像挺嚣张呢。”

“还有这样的犯罪团伙吗？”

“什么犯罪团伙，就是个奇怪的大叔而已。就像是头脑好使的人混进黑帮的感觉。”

“脑子好使的人都有上进心啊。”

“他好像每次作案都是临时召集同伙，比如驾驶员什么的，利用完之后就撒手不管了。”

“撒手不管是什么意思？”

“运钞车的钱到手后，只分一小部分给同伙当散伙费，还强迫他们接受。”

“强迫啊。还有人愿意帮这种忙？”

“就是有。大家虽然都不愿意扯上关系，但是他会找一些无法拒绝的人去做。他本身就是放高利贷的，应该不愁找不到人吧。他的利息高得离谱，找他借钱的人通常都会被他榨得一滴不剩，晕头转向后，不管什么工作都会接受。他这种手段其实还挺高明的。”

“那帮人是怎么知道运钞车的时间和路线的？”

“啊啊，”田中的声音有些怪异，“总有各种各样的风声啊。比如去问保安公司的人，或者恐吓银行工作人员。”

“还恐吓吗？”

“是啊。把银行职工的家属当作恐吓的人质，强迫他们协助抢劫运钞车。只不过大家因为害怕都没有报警。”

“真阴险。”

“是不好。”

“真不好啊。”

“但头脑确实够聪明。而且钱的背后无非是贪欲嘛。”

“是啊。”

“既贪婪又能干的人才能做好事情。”田中如此说着，又开始吃零食。

吃得那么勤，也不知那零食到底有多好吃，久远想。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卖啊？”成濑问。

“没有。”田中快速地敲击键盘。

手指那么粗，竟然不会打错，久远感慨。

“啊，那个怎么样？叫‘格露莘卡’的家伙。”田中拍手。

“格露莘卡？”

“是车啦，车。所以最后的是字是卡（CAR）。”

什么啊，这么冷的笑话。久远忍住笑。

“这么说来，《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有个女的好像就叫格露莘卡还是格露莘尼卡的。”

“不愧是成濑啊，跟那些不爱读书又无聊、像孑孓一样的年轻人完全不一样。”他话里有话地损着久远。

久远心想，孑孓也说得过分了吧。

他听说过卡拉马佐夫，应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当然，由于没读过，他也不好插嘴。

“正是用出现在那部小说里的女人名字命名的车。”田中说。

“是很特别的车吗？”

“嗯，是的。是我朋友做的，钥匙很另类。”

“另类？”

“如果从外面上锁，在里面是打不开的。正常情况下应该正相反，从里面可以打开。但是格露莘卡从里面是打不开的。”

“只有从外面才能打开？”

“可以定时，过了一定时间后从里面也能打开。也就是说，在外面上锁之后，里面的人在一定时间内会被困住。”

“那有什么用？”

“你刚才没听我说吗？”田中不耐烦地说，“用来将人锁在里头啊。”

“为什么呢？”

“那部小说里不是有一段父亲把自己锁在屋里的情节吗？好像是叫费尧多尔•卡拉马佐夫？总之就是那个父亲。除了他爱的格露莘卡，任何人都进不了那个房间。”

“事先嘱咐好斯乜尔加科夫，格露莘卡来的时候就给他打暗号。”成濑虽然不是很感兴趣，但小说本身他记得很清楚。

“对，那个是斯乜尔加科夫。”田中开心地说。

“父亲躲在家里，不愿出门。确实是这样的情节吧。”

田中以一种更加确信的口气说：“也就是说，格露莘卡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将费尧多尔•卡拉马佐夫锁在房间里。而我的朋友正是想做一个可以将人锁住的道具。这次做出来的是部车。因为一直把人困在里头就成了犯罪，所以设了定时器，时间一到就可以从里面打开。”

“不管有没有定时器，把人锁在里头都是犯法的吧。”成濑笑道。

田中瞪了瞪眼说：“是吗？”

“那部车到底谁买了呢？”

“过两天俄罗斯总统不是要来吗？有人想把他锁在里头。”

“把总统？”久远大吃一惊。

“把总统锁到里头吗？”成濑也半信半疑地又问了一遍。

田中的表情一丝不苟。“俄罗斯总统的司机跑来说想买格露莘卡。”

“骗人的吧？”

“谁知道，他本人坚持说自己真是总统的司机。我也不知道。把俄罗斯总统锁在车里，站在外面用手指着总统嘲笑，好像是那个人的梦想。”

成濑无语，只得苦笑，感叹这世上有奇思妙想的人还真是不胜枚举。“假的吧。”

“如果我是俄罗斯总统，被那样作弄，肯定会大发雷霆，然后从日本撤走所有的俄式油炸包子。”久远说。

“我总觉得那人太古怪，所以没卖他。反正我也不会说俄语。另外还有人说，想找个女人坐那车，然后把她脱光了关到里面，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摄像机拍下来上传到网上直播。也不知道该叫囚禁癖还是幽禁癖，到底算什么呢？这些人总喜欢看别人出丑的样子。”田中若无其事地说着，“这种有怪癖的人真是诡异。”

本身就和这种所谓有怪癖的人不相上下的他说出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句睿智的双重否定。

久远忽然想起经历过的一件事。那是一个试图要炸掉电影院的男人，也尝试利用互联网。可能全人类的思考方式都差不多。

“真可惜，是件卖不出去的商品吧，那部车。”成濑的脸上露出同情之色。

“想法是很好的。”田中说。

“想法并不好啊。”久远字正腔圆地说。田中未作回应。

成濑IV

【对话】两人或两人以上的一小群人面对面地谈话，或指谈话内容。得出结论非常困难，某一方或几方获得满足的同时，另一方或几方往往要作出忍让。

“稍等，有人打我电话。”成濑说完便朝电线杆边走去。两人从田中房间出来后就离开了那栋公寓，此时正朝车站走。

成濑确定四周没有杂音干扰之后，按下接听键。

“正志吗？”他说。刚刚显示的电话号码是前妻家的。

“爸爸。”正志的声音很清晰。

如果拿棒球来打比方，跟正志的对话比起传接球来更像防守练习。各自投掷自己的话语，对方则将其接住。己方扔出的话题并不要求对方接住后传回来，但是仍然可以感觉到对方明白了个中含义，这样的对话每回都会来回若干次。

正志很晚才达到可以正常说话的水平。对他来说，理解那些话语的意思和单词之间的关联非常困难，一开始从他嘴里蹦出来的都是一些名词。

当正志可以正常地说出像样的句子时，成濑和妻子欣慰地握住了对方的手。

“因为正志，我们才会为生活中的一点点小事而感到幸福。如此来看人生的得失，我们是幸运的。”她说得很好。

成濑并不讨厌那样的她。

“十一月十三号港洋银行的关内分行发生了抢劫案。”电话那一头的正志说。

成濑努力不发出笑声。

不知为何，从去年起，正志开始记录电视新闻里的抢劫案。他好像完全背了下来，一有机会就朗读般念给成濑听。

“我要当警察。”正志说。

“警察？”成濑茫然。

“我是警察，我是警察。请注意不要被窃听。”

“窃听？”

“窃听，就是窃听。”

成濑正为难该如何回答时，话筒中传出的声音变了。“喂。”前妻的声音让他有种冰块砸在透明玻璃上的感觉。“刚才电视上放了期关于警察的特别节目。正志看完那个后，忽然说一定得给你打电话。”

“他说要当警察。”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还说窃听什么的。”

“哦，那是因为，”前妻说，“电视上放了关于窃听的专题节目。可能是担心自己的爸爸也会受害吧。”

“真令人感动。”成濑喜笑颜开。他并不明白正志到底想告诉自己什么，但说不定正志对所有事情都了如指掌。

就好像他将所有狗的品种记在心里一样，这世上发生的大部分事情可能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你的一切举动我都看在眼里哦。”成濑甚至怀疑，这句话才是正志想说的。“只不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正志肯定是这么想的，“因为经常麻烦你照顾，我也感恩戴德。”

“正志还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前妻开心地说。

“没什么变化”这句话让成濑开始思考。正志更小的时候，“没有变化”这种事一直让他们恐慌。一开始他们还以为他是个不用人操心的孩子，可是跟别人孩子的成长对比之后，他们渐渐担心起来。接下来随着孩子的成长，“改变”这种事又让人惊慌。患有自闭症的正志长大了，这件事本身也意味着烦恼的加深。身体长大之后，要控制陷入惊恐状态的正志就更加费力，性的问题以及成人之后的去路等烦恼也随之而来。

想到未来时，心情便愈加阴郁。刚开始的时候，两人经常陷入苦闷。他们常抚摸着眼前的正志，想象着十几年后的自己，觉得眼前一片黑暗。

然而有一天，一切忽然变得快乐起来。

那是看完了租来的斯坦利•库布里克的《二〇〇一太空漫游》之后的事。“什么啊，”妻子忽然说，“二十一世纪不是马上就到了吗？到那时就可以像这样去木星了？”

“二〇〇一年应该是不可能了。”

“对吧？库布里克判断失误了啊。未来的事情谁都搞不清楚嘛。”

“或许吧。”

“所以说，几十年以后的事情我们就是想破了头也无济于事。”

“这有点牵强吧。”

妻子抚摸着正志的头发说：“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眼前的正志此刻非常愉快。在这样的瞬间，我们非常幸福。”

“还有一件事也是肯定的。就是你只要一看库布里克的电影就会睡着。”她说。

听妻子说着这些话，成濑竟有一种获得救赎的感觉。

“未来算什么？”两个人咒骂着，觉得轻松了许多。从此以后，每当两人因正志的事被不安笼罩的时候，就会抬头望着天空，也不知是对着谁说：“少得意，走着瞧吧！”

“他还好吧？”成濑问她。

她再婚了。准确地说，她是为了再婚而离婚的。对方是在自闭症儿童救助机构工作的年轻男子，这样的人成为正志的父亲再合适不过。

“好久没见了，要不要见个面？他也想见你。”

“算了吧。我还在生他的气呢。”

“为什么啊？”

“我们第一次去那个机构的时候，你知道他是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

“就是他，当着我们夫妇俩的面说：‘小正志真幸福啊，父母的关系这么好’。”成濑笑着。

“是吗？”

“说了这句话的人却从我手中将正志抢走了。”

“很意外吧？”

“太意外了，慌慌张张就在离婚协议书上把字给签了。”

“人生就是因为有这些意外才精彩哦。”她的口气像是事不关己，还轻快地笑了起来。

“可是，他说的是‘真幸福啊’。”

“他很幽默的。”

成濑挂断了电话。他看着手里的电话，耸了耸肩。

雪子III

【杀人】将人杀死。为了让读者不至于失去阅读的兴趣而唐突发生的事件。

【杀人事件】为了强调一本小说是推理小说而加在标题后面的接尾词。《佛光杀人事件》。

五天后，雪子开着自己的小车。成濑则坐在副驾驶座，沉默地看着窗外。跟从银行逃跑时不一样，此时的驾驶感觉很轻松。不需要时刻注意身体里的时钟和车速，握着方向盘的手也很随意。每到转弯的时候，雪子可以毫无顾忌地踩下刹车，安静地转动方向盘。

时间已经过了九点。夜幕降临在街道上，就好像漂浮在雪子心中的不安情绪。

“钥匙配得很快啊。”她指的是刚才成濑给他看的公寓钥匙。

“要看田中的心情。这次只要三天就到手了，估计他也很卖力。”

“是配有对讲系统的公寓吗？”

“公寓比我们想象的要旧得多，没有那么高级的装置。”

“那方案呢？”

“没想什么方案，就随便吧。如果对方在房间里，就用枪威胁他，问他钱在哪里。不在的话就用钥匙开门，搜查一下屋子。”

雪子不自觉地看向成濑的侧脸。以他的风格来说，这次算是既粗暴又危险的计划了。

成濑好像察觉到了雪子的顾虑，笑了起来。“计划得再好，该一场空的还是会一场空。”

“是吗。”

“之前的抢劫不就是吗？”

雪子咽下了要说的话。确认冲出来的休旅车后踩下刹车时的感觉再一次涌上心头。她不后悔，可是心情很沉重。

“林在不在屋子里呢？”

“概率是一半一半吧。如果是个老实的上班族，就会在家里。”

“林对整件事知道多少呢？”

“要我说，”成濑说，“应该只是个开车的而已。”

过了一会儿，雪子才发现后面有车跟着。后视镜里一直反射着后面照来的光，可两车之间的距离丝毫没有缩短。

“成濑。”

“怎么？”

“我们好像被跟踪了。”

成濑侧身瞄了一眼副驾驶一侧的倒车镜。

“看不清车型，但应该是普通轿车。驾驶席也看不见。”

“什么时候跟上来的？”

“刚才从县道的路口右拐时就已经在了。”

雪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停车看看吧。”成濑的声音很冷静。

车靠向左侧，点亮转向灯后开始贴近路边，接着减速，完全停下。

雪子熄掉车灯，一言不发地看着后视镜。后车的前灯模糊地飘在蓝色的夜幕中，逐渐靠近。

“雪子，你别盯得太刻意，不然也许会跟对方照面。”

雪子听话地将眼神从窗边移开。到底是什么人呢，她很不安。

车驶过车窗。

雪子盯着车的背影，车型还是没看清。

“是这辆吗？”成濑注视着挡风玻璃，说，“走掉了。”

“可能是因为我们停下了，只得继续开过去吧。”

“你最近被跟踪过吗？”

雪子无言地耸了耸肩。被谁跟踪这种事好像与我无缘啊，她想。小时候父母就不在乎自己，就算有时候不回家，别说担心了，连人不

在了他们都注意不到。慎一的爸爸地道走后，放高利贷的人倒是经常找上门来，可他们母子俩离开那里后就再也没有过了。

“好了，走吧。”成濑说。

雪子顺从地打开车灯，握着方向盘踩下油门。

脑子糊里糊涂乱成一团的时候，有成濑这样能冷静地给出指示的人在，实在令人欣慰。

“阿成，你在政府应该很受器重吧？”

“为什么？”

“因为能在有事的时候清楚地作出判断的领导本来就很少。以决断能力和判断力见长的人不多，而且阿成你说话时也不装腔作势，不乱吼人。”

“只是性格问题。”

“没有自信的人才装腔作势，不容分说地命令别人。阿成的性格里没有那些，而且还很负责任。”

站在别人头上做事需要的就是“决断力”和“负责任”这两点，雪子这样认为。估计半数以上的政治家都做不到。父母们也做不到。大部分劫匪的头目就更不用说了。

她觉得，如果是成濑，应该会在她有烦恼或者思绪混乱时立刻给出解决办法。她忽然感到后悔，难道不该从一开始就那么做吗?

遇到困难时找人商量，雪子的脑子里迄今为止都没有过这样的选项。

“要说责任感，我还比不上久远。”成濑说。

“久远是那样的吗？”

“那家伙认为物种灭绝都是自己的错。加拉帕戈斯鸬鹚濒临灭绝，他也觉得自己有责任，那东西他明明连看都没看到过。”

雪子微笑着。

久远是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年轻人。他阳光与优雅的一面似乎可以成为年轻一代的典范。同情他人、照顾他人，像一个青年般感慨未来，一切都像咬一口苹果那么自然。雪子从没见过他那样的年轻人。

那家伙与其说是我们的伙伴，不如说是动物们的伙伴。雪子也认同成濑这样的说法。

关于驾照上写的林的地址，雪子事先对照过地图，已经记在脑中。过了河再穿过几条小路，就进了住宅区，很快就找到了公园公寓。路本身是一条容易辨认的直路。

住宅区内的停车场很宽敞，她却将车停在混凝土墙边。在别的楼的遮掩下，车并不醒目，开车上路时也没什么挡道的东西。

成濑从包里掏出手套递给雪子，而他自己已戴好了一双黑色的。

“我不去不行吗？”

“不想一起来？”成濑目光锐利。

雪子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得无言地摊了摊手。

成濑注视着雪子，接着说：“明白了。你就在这里等我。我先去看看，有事打你电话。”说完，他掏出手机，按了一串号码，将手机放在耳边，“我先往林家打个电话试试。”

过了一会儿，他切断电话说：“没人接。”

“你的电话不显示主叫号码，所以他故意不接？”

“打给这种人的电话大部分都不会显示主叫号码。像林这样的人，如果这些电话他全都不理会，那也就没工作可做了。”

“不在家吗？”

“也有可能睡着了。总之我先去看看。要是钱拿不回来，可是要挨骂的。”

“被响野和久远吧，”雪子无力地笑了笑，“估计正跟雏鸟似的等着呢。”

“雏鸟原本可以更可爱啊。”

成濑叹了口气，朝公寓楼走去。雪子目送他离开。她有种预感，觉得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她想到了慎一，慎一的爸爸地道又出现在脑海里。她的胃痛了起来。

没过五分钟，成濑打来了电话。“到二〇一室来。”

雪子确认车已锁好，也朝公寓楼走去。

房门并没贴名牌，雪子抬头看了看房间号码后拉开房门。门悄无声息地打开，让人感觉到一种没来由的恐惧。

屋里很昏暗，玄关处只有一双压扁的旧球鞋，怎么看也不像除了林还有其他人的样子。

雪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双很大的袜子，套在鞋外面。这是为了不留下鞋印。

她走上过道，过道上附有简易厨房，卧室通往过道的门没关，从里面透出灯光。房间看上去整理得很干净，但只是因为没什么东西而已。

她看见了站在里屋的成濑。

成濑的侧脸看上去很严肃，令她感到不安。

“林呢？”她一边问一边穿过过道。

“这屋子要说没人也算没人。”

“这话说得真怪。”

“林不在。”成濑低下头，视线落在屋子中央，拿着枪的右手下垂，“不对，要说在也在。”

雪子走进屋，顺着成濑的视线望去。

她“啊”的一声叫了出来。啊，原来如此，她几欲发出慢半拍的感慨。

一个小个子男人倒在地上，向左侧躺，地上如影子般蔓延开的，无疑是他的血。

雪子的身体被阵阵惶恐包围，动弹不得。太多的思绪、揣测和猜想在脑子里乱转，让她无法搞清楚此时的状况。

男人的背部插着一把刀，应该是从背后被刺中的，看上去像身体中长出了一把工具，又像是个人偶。只是，如果说是人偶，那张脸实在欠缺几分可爱。

雪子一时间说不出话。她低头看着死去的男人，拼命地想着这对于自己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过了好一段时间，成濑说：“这应该就是林吧。”他将驾照上的照片同横躺在地的尸体比对，轻声说，“本人看上去比照片要好。”

“死了吧。”她想保持冷静，却没做到。

“可怜的林先生。”

雪子很茫然，视线再一次回到倒在面前的尸体上。“凶、凶手呢？”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雪子强忍着不发出叫声，眼前一阵眩晕。

谁干的?

“不在这里。其他房间、厕所和浴室都检查过了。”

“房门钥匙呢？”

“门是开着的。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

“怎么会变成这样！”

“应该是闹翻了吧。”成濑很平静，像是在解释某种自然现象，“有抢劫就有背叛。”

“阿成，你还真冷静啊。”

“又不是第一次看到死尸了。”成濑蹲下来看着尸体。

“啊，那个时候。”她想起了几年前的抢劫案。一伙外国劫匪闯进银行，在场的雪子和成濑等人都成了人质。那个时候，在眼前倒下的人质的尸体看上去是那么不真实。

“现在这样再看一遍，也没那么可怕了。”成濑继续道，“因为这世上还有更多举止怪异、满怀恶意的人啊。”

“什么意思？”

“原本该死的人却生龙活虎地活着，那才更可怕。”成濑的口气听不出是开玩笑还是认真，“一些只会耍嘴皮子的政治家，明明对国家的不景气无能为力却总不下台，这才更让人费解。比起那些人来，被刀刺中的死人要好懂得多。”

雪子拼命揉脸，想从混乱的情绪中清醒。“他为什么会被杀呢？”

“可能是分赃不均，也可能是蜥蜴切掉了自己的尾巴。”成濑站起来，“不管是哪种，都是摆脱麻烦的手段。很可能从一开始就计划好

了。”

“从一开始？”

“我听田中说过，抢劫运钞车的主谋十分残暴，利用完同伙就一脚踹开，是只求自保的类型。因此也有可能会毫不忌讳地杀人灭口。”

“不可能是自杀吗？”雪子自己都觉得说出这种话很可笑。她终于明白溺水的人抓住一把稻草，却被好事的旁观者嘲笑时的心情。

成濑盯着雪子说：“如果他会这种拿刀捅自己后背的绝技，应该会在驾照上特别注明。”

“也是啊。”

成濑环视房间，指出多处打斗痕迹。

橱柜的门微微开着，成堆的旧报纸散落在地，原本该挂在墙上的挂历掉在地毯上，已经折弯。

“稍微找了下，我们的钱似乎不在这里。”成濑又说，“我也不想说死人的坏话，但这个人的确只是个不起眼的角色。从我们这里把钱抢走的是另两个人，只有去找他们了。”

另两个人。雪子感觉成濑的这番话直逼自己。

紧接着，成濑指着电视机后方让雪子看，电源盖被拆开了。“是窃听器。”

“哎？”雪子慌张地捂住嘴。

“现在不要紧，已经拆掉了。把窃听器装在插座里，就可以保证持续供电，几乎可以无限窃听。这种窃听器是市面上常见的。林的房间被监视了。”

“这种窃听器这么简单就可以装上吗？”

“在哪儿都能买到，安装好像也不是很难。最近讲究外形的窃听器好像越来越多了，我听田中说，还有做成手机形状的窃听器，只要充电就可以用。”

“也就是说只要想窃听，谁都可以做到？”

“是的。”

这时，成濑似乎想到了什么，径直走到房门旁的收纳柜边。柜子上摆着一部座机。

“杀害林的应该是运钞车杰克的同伙吧。”

雪子咽了口唾沫。“大、大概吧。”既然林是在这个房间被杀，那么那个同伙肯定也来过这里。

“有可能是他打电话将对方叫过来的。”

“有这个可能性。”成濑到底想做什么，雪子完全不知道。

“如果是这样，按下重拨键就有可能直接找到凶手。”

雪子说不出话，只是张了张嘴。

成濑把枪递给雪子。“替我拿一下，我打个电话试试。”他说。

他拿起话筒，按下重拨键。“这电话一定可以帮我们找到运钞车杰克中的某一个人。”他的声音十分冷静，就好像在宣告某个预言。

雪子注视着将话筒贴在耳边的成濑。

从成濑夸张的表情变化中，她看出来对方接电话了。

她吓了一跳，因为从未见过成濑露出如此惊诧的表情。发现尸体时，他明明还那么冷静。

“响野？”他如此问道，“为什么接电话的是你？”

雪子的脑子一片混乱，完全不知所以。

第三章

坏蛋们聊着电影院的话题，犯下暴行

“孩子不打不成器”

响野IV

【弱肉强食】弱者被当作强者的牺牲品。为了维护其正当性，另准备了一种修辞叫“胜者为王”。

成濑将林家的电话放在耳边，发出了疑惑的声音：“响野？”而三个小时前，当事人响野还在自家店里，与久远隔着柜台面对面。

久远抿了一口咖啡。“响野哥，你最近没做咖啡了吧？祥子姐的咖啡味道更好。或者说，响野哥的咖啡不好喝。”他满脸严肃，“或者说，真难喝。”

“我来教你一个好东西。”响野立刻竖起一根手指。

“什么？”

“没有必要将心里所想一一说出口。如果大家都只在心里默默地想，这世界就和平了。”

久远将咖啡杯递过来，说了句“那你自己喝喝看吧”。响野便喝了一口。“这是咖啡吗？”他也板起脸自问。

“我点了咖啡，结果端上来不知是什么的难喝的东西。我要投诉。果断要求裁决。”久远夸张地喋喋不休，“祥子姐今天休息吗？”

“是啊。说是出去玩。”

“真稀奇啊。”

祥子一个人出门并不少见，但是放下咖啡店的工作出门却不常有。问她要去做什么，祥子却卖关子问“你就那么想知道吗”，弄得响野一肚子气，便不再追问，就那么让她出门了。

电话响了，响野吓了一跳，立刻站起来。他首先想到的是刚才出去的客人会不会因为咖啡的味道不好打电话投诉。

打来电话的是慎一。

“响野叔，你能来一下吗？”电话那一头，慎一的声音从未有过地认真。

响野很意外。被欺负——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这一字眼。他问了位置，慎一说在附近的购物中心。

“为什么不到店里来？”

“因为我可能被跟踪了。”

“你说什么？”

“妈妈曾经说过轻易不要靠近响野叔的店。”

“我的店？”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从刚才开始，我总觉得有人在后面追我。”

这跟初中生欺负人是否有关系呢？不管怎样，响野先说了一句“你在那儿别动”，就挂上了电话。

响野利索地收拾好店面。将餐具全部收回来，简单地冲洗好，店里的电源也全部切断。

看到咖啡店旁的停车场里停着自家的车，响野十分意外，他一直以为祥子一定会把车开走。

“祥子姐并不是开车出门的。”

“奇怪，出门之前还说驾照找不到什么的，闹了一通，结果竟然没开车。”

“或许因为闹得累了，改坐电车了吧。”

虽然觉得不对劲，但已经没时间多想了。为防万一，响野换上放在店里的假车牌，随后发动了车。

响野把车停到购物中心的停车场，通过扶梯走到入口处，慎一就站在那里。还是初中生的慎一丝毫未掩饰自己此刻紧张和迫切的心情，将一切都写在脸上。

“响野叔，人道主义是什么东西啊？”慎一像要扑过来咬人似的。

“人道主义？”响野呆住了。他误以为这可能是年轻人之间新流行的打招呼的方式。

管不了那么多，他先让慎一在附近的长椅上坐下。“怎么了？是之前说的被欺负的事吗？”

“薰，他被人带走了。”

“薰？”久远反问。

“是我的同班同学。个子很高但很瘦，天生腿脚不好，好像是股关节有问题，走路都要拄拐杖。”

“那，这个薰为什么被带走了？”响野继续问。

“因为他很自大。”

“这个拄着拐杖的人很自大？”

“薰很聪明，只是嘴巴不饶人。但他没有恶意，大家明明都知道的。”

“原来是想带出去教训一下啊。”

“说是要带到国道旁边已经倒闭了的弹子房去。”

慎一低下头，似乎是悔恨、屈辱以及觉得自己没用的情绪一下子涌上心头，竟要哭出来。

响野明白了慎一的处境。

估计慎一从一开始就想制止针对薰的欺凌吧。他设法阻止大家欺负同班的薰，但是他明白，只要他表示反对，那么自己也就会成为攻击的对象。就连那些大国的总统都堂而皇之说着“包庇敌人的人也是敌人”这样的话，初中生会这么想也不稀奇。

慎一肯定觉得站出来也不是，逃避也不好，于是就束手无策了。

“估计要被欺负”这样的推测，是他在想象自己站出来反对的后果。他也说过“必须要被欺负”之类的话，那可能是他自觉即使被欺负也要保护朋友这样的内心纠葛。

“我说欺负薰是没有意义的，结果他们说什么‘傻子才相信什么人道主义’。”

“这个人道主义的用法根本就是错的。”响野的脸色很不好看。

“是指人性吗，人道主义的意思？”久远问道。

“他们说动物是弱肉强食的。说什么因为腿脚不好的动物很快就会死掉，所以弱者被欺负是理所当然的。”

响野差点要笑出声来，但是又觉得对一脸严肃的慎一很不礼貌，于是强忍住。“那些家伙错了。”他说，“他们误解了。狮子会欺负并杀掉弱小的狮子吗？没这回事。弱小的狮子或许最终会死，但那是因为自然规律。同伴之间不会自相残杀。”

“接下来你要说很长吗？”久远调侃般插嘴。

“我说话长过吗？”

“光是解释这点也会很长吧，响野哥。”

响野哼了一声，不理会久远，继续说道：“强，或者弱，是靠什么来决定的？草原上的互相撕咬，空中战斗，还是学历或遗传基因的排列？你那些叫嚣着弱肉强食的同学甘愿被比自己强的人杀死吗？如果是靠身体强壮或者腿脚灵便来决定，慎一，你现在开着四轮驱动车去把他们都轧死就好了。你可以告诉他们，‘被帕杰罗蹂躏的弱者死去是理所当然的’。”

“简直驴唇不对马嘴啊。”久远很不屑。

“为什么狮子要吃羚羊？因为它们不吃就会死。弱肉强食是食物链的参与者才会说的台词。自己死了也不会成为他人食物的初中生，是没有权力对就算吃了也不好吃的初中生说什么‘弱肉强食’的。”

久远插嘴：“说得好像自己吃过好吃的初中生似的。”

“对你来说，可爱的山羊被吃掉才更残酷吧？”

“确实。”久远表示同意。

“跟、跟我一起去吧。”慎一好像很为难，但最终还是这样说道。结结巴巴地恳求让人心生爱怜。

不过说实话，响野并不想掺和。身为银行劫匪却跟孩子们的问题扯到一起，这只能让人联想到三流的喜剧电影。不管是多无聊的电影，参与演出的劫匪们肯定会得到报酬，而现实却并非如此。

似乎是看出了响野的退缩，久远斩钉截铁地说：“响野哥，如果我们不帮慎一，谁来帮啊！”

“说什么帮不帮，慎一这不是好好的嘛。”响野苦着脸，“大叔不应该多管闲事。年轻一代的文化里不需要大叔。”

久远瞪着响野。“如果放着不管，慎一就要一个人去反抗了。他不得不去啊。是吧？”

“嗯，嗯。”慎一点头。

“弹子房啊。”响野低声念叨，“等等，那里不是离得很远吗？你的同学们怎么去的？”

“有学长在，是个高中生。那人有车，说要带大家一起去。”

“跟已经毕业的人有什么关系？”久远问。

慎一露出一丝厌恶的表情，又继续说：“那个人初中时就很出名，毕业之后也常常把我们聚到一起。”

“打着学长幌子的不良少年！”久远欢快地说，“不良少年原本是想对抗秩序才成为不良少年，结果还是要被卷入另一种秩序，真奇妙啊。这就跟要人排队去听的朋克摇滚一样，多矛盾啊！排着队的朋克！论资排辈的不良少年！”

“叽叽歪歪说什么呢。”响野笑道。

慎一忽然说：“这个学长一直说想杀个人试试。”

“啊？”久远皱起眉头。响野也因这突兀的话呆住了。

过了一会儿，久远夸张地扭曲着脸，作出呕吐状。“太恶心了。”

“唉，孩子们的‘我要杀了你’是口头禅啊。”响野勉强露出笑容。

“真的会杀的，肯定。”慎一的脸上浮现出近乎幼稚的不安，“他说了，十几岁的时候，就算杀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久远冷淡地发出一声“哼”。

“他说别人也看不出来到底是因为被欺负还是事故。还说要是真杀了人，就足够拿出来炫耀了。”

“真棒。”久远故作娇滴滴地说，“真是的，想杀人的话，志愿当兵去战场就好了嘛。我啊，有三个绝对不能原谅的东西。这世上最坏的三样。”

“喔。”响野转过来看着他，“三样都是什么？”

“被放进菜肴的菠萝，没有风险的暴力，还有就是欺负薰的家伙。”

“哎呀哎呀。”

“要欺负薰的大约有十个人呢。”

“好啦。”久远理所当然似的说，“差不多了，响野哥，走吧。”

“等、等等。”响野慌忙制止，“刚刚不是说过了吗，我们这些大叔去掺和初中生打架，这像话吗？”

“就因为有你这种想法，年轻人才越来越猖狂。”

“万一成濑他们打电话来怎么办？”

“成濑哥他们还没出发呢，两个小时之内肯定不会打来。就算打来，也应该是打到手机上。而且这次的行动我们原本就被排除在外，根本不用担心。”久远还在为没带自己去公寓的事耿耿于怀。“慎一，走吧。别管婆婆妈妈的响野叔叔了，我们自己去。”久远说着朝出口走去，“反正他一点也没想要帮忙。这世上我最不能原谅的三样东西就是被放进菜肴的菠萝、不帮忙的大人，还有就是质疑我‘和刚刚说的三样东西不同吧’的人。”

“知道了，知道了。”响野无力地垂下肩，“走，走吧。”

“不像话也没关系？”久远边笑边说。

“因为我做人的原则就是‘孩子气地活着’。管他是初中生还是什么，装腔作势的家伙必须一网打尽。”

“搞不好成濑哥会打电话来哦。”久远继续调侃。

“成濑？谁啊那是。”响野装傻。

“好，决定了。走。”

“人道主义是坏东西吗？”慎一忽然问道。

“当然了。”响野立刻回答，“人性到底指的是什么，根本说不清。只是一种让人类高高在上的说法而已。”

“人明明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久远赞同，“我听说毫无理由就侵入敌阵发动攻击的只有人跟黑猩猩。大多数类人猿只要敌人撤退就满足了，以杀戮为目的的就只有人跟黑猩猩。人道主义也许就指这个吧。”

“你太犀利了。”响野打趣。

“我啊，一直期待着有朝一日动物们联合起来向人类发动攻击，教训他们：‘你以为你是谁啊。’”

“如果那样，我会先被羊吃掉吧。”

“响野哥，羊是吃草的。”久远笑了。

“你们两个真是怪人。”慎一一本正经地说。

“出发吧。”响野站了起来，忽然又想起什么，“对了，慎一啊，你刚才打电话时说过被跟踪吧？”

慎一点头。“嗯，就在刚才。感觉有人在后面跟着我。”

“是同学吗？”

“不知道，也可能是多心了。”

响野和久远面面相觑，想了一会儿，觉得就在这儿站着也无从下手，最后决定总之先动身。

“但是，该怎么打呢？”慎一说。

“你别看我这样，我可是全国高中生运动会拳击项目的参赛选手。”响野挤出左臂上的肌肉，用右手拍得啪啪响。

“净撒谎。”慎一叹了口气。

“最近小孩都带着刀，还是注意点好，响野哥。听说很多孩子还跟黑社会有来往。”

响野闻言站住了。

“这有点棘手吧？”

“要真是这样，马上跑不就好了？”久远说。

“那还有什么意义？”

“没关系，反正是打发时间。”

慎一听了好像很开心。“对啊，打发时间嘛。跟人道主义没关系。”他大声说。

久远III

【沉闷】①厌烦的感觉。腻。②被压抑。消沉。③因空闲而感到倦怠。④用于形容电影和小说时，常被误解为跟其蕴含的文学性成正比。

久远坐在后座，安静地望着窗外。

“弹子房的地址知道吧？”响野问慎一。

“没问题。一直往北走就可以看到了。看上去像鬼屋，曾一度成为学校里的话题。我也在白天的时候去看过几次。”

“该怎么收拾那些欺负人的孩子呢，久远？”

“响野哥刚才不是说了嘛，用车撞他们就好了啊。”

“慢、慢，”响野慌了，“慢着，刚刚只是举了个夸张的例子。这可是我的车，跟雪子开的用来抢劫的车可不一样。这是货真价实的私家车啊，贷款还没还完呢。要是用这车轧了那些孩子，立刻就能查到是我们干的，而且第二天还得上报纸，标题就是‘银行劫匪驾车冲撞初中生’。”

“那副标题就写‘自称是咖啡店老板’，再配上表情呆板的照片。”

“为什么是‘自称’？”响野很不服气。

“这么写就会让人觉得很可疑，跟响野哥很配。”

“可是你想想，我如果光荣被捕，那肯定会把你们的事情全招了。光逮我一个人让我背黑锅，想都别想。抢银行的事我会全盘托出，成濑还有你，大家都跑不掉。”

“太过分啦。为了保护同伴忍受严刑拷打多帅。”

“还拷打呢，审讯还没开始我就得全招了。”

“如果是响野哥，肯定会招，招到审讯官都得求你别再招了。”久远甚至觉得自己眼前都浮现出那时的画面了。

车在红灯前停下，转向灯焦躁的滴滴声似乎在催促他们。

“对了，”慎一为了缓和气氛似的说，“前段时间的银行抢劫案不是响野叔叔你们干的吗？”

“是啊，怎么了？”久远问。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上面还写着也抢了运钞车，那个不是你们干的吧？”

“挺聪明啊。”久远苦笑。

“心情真微妙啊，这件事。”响野一副不知该说什么好的表情，“银行虽然是我们抢的，钱却没到手。抢运钞车的也不是我们。”

“怎么回事？”

“被黑吃黑了。”久远立刻回答，他不愿把这事看作己方可耻的失误，“没有收获。”

“是搞砸了吗？”

“如果用凄惨的说法来形容一个情绪低落的银行劫匪，差不多吧。”响野笑了。

“之前响野叔不是说过吗？劫匪们辛辛苦苦把钱抢到手，结果谁都分不到，这世界就完蛋了。”

“什么？”久远并没听懂这句话的意思。

“聊了除法的话题而已。”响野不知为何看上去有些不耐烦，“如果零可以做除数，这世界就会乱成一团。”

“这样啊。”慎一单拳击掌，似乎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真理，“这样啊，这样啊。所以才会发生这些奇奇怪怪的事啊。薰被带走了，妈妈也坐立不安。”

“妈妈是指雪子姐？她坐立不安吗？”久远将手搭在副驾驶座的椅背上，脸贴了上来。

“最近稍微好些了，可是前一个星期都怪怪的。”

“怎么怪了？”

“坐立不安啊。”慎一又重复了一遍。

这说法跟注意力不集中的学生成绩单上的评语差不多。久远觉得很好笑。

“她好像有什么烦心事。”

“雪子姐吗？”

“自己瞒着我去这儿去那儿，却又跟我说除了学校其他地方都不要去。”

“对了，你考试了吧？”响野问道。

“考试？”

“雪子说的啊。这星期你不是没到我店里来吗？我问雪子为什么，她说你考试了。”

“才没那回事呢。考试时间还早啊。刚才我在电话里不也说过吗？妈妈说不让我去响野叔的店。”

“这算哪门子事啊。”响野莫名其妙地摇头，“是因为你被跟踪了吗？”

“我也不太清楚。”慎一嘀嘀咕咕地答道。

久远也歪过脑袋。他无法理解一个把自己的孩子关在家里的母亲的想法。“肯定是发现响野哥的店对小孩的教育不好了。”

“到现在才发现？”响野有些不满。

“才发现，是啊。”久远笑了，“为时已晚。但是母亲总会选择最好的嘛。”

“上学也变成用车接送？”

“以前没觉得雪子是这样的人啊。”

“嗯。妈妈本不应该是这样的啊。”

“忽然间变得溺爱孩子。”久远说。

“是生病了？”响野马上问道。

“急性操心病啊。”

“最近妈妈看上去就像草食动物。”

“就像总是警惕周围情况的斑马？”久远说着，脑子里浮现出在动物园看到过的种种情景。

这时响野笑了。“形容得不错嘛。是啊，要说原来的雪子，就是肉食动物。看上去很可爱，却是有着坚韧精神和无言的威慑力的肉食动物，并不是那种战战兢兢窥视四周的草食动物。”

“但是最近真的就像草食动物一样。本来应该像猎豹一样才对。”慎一点头。

“像猎豹一样的妈妈应该会招人厌吧。”久远说。

“说起猎豹，那可是遗传基因的多样性极度匮乏的物种。跟人一样。据说猎豹在进化过程中肯定经历过数量上的骤减，一度减少到只剩下十几头，然后又开始增加，所以遗传基因的变化十分微小。而人类也可以说是一样的情况。”

真是话题一个接一个说个不停的人啊，久远感慨着。但此刻并不是说废话的时候。“响野哥，这么难懂的东西别再说了。”他制止了响

野的话题，“不管怎样，雪子姐也是很辛苦的。有时会变得柔弱，有时也会变得溺爱，这不是很好吗？说明她十分在意慎一。”

“嗯，那是当然。如果有人想害慎一，她一定开车轧死人家。”

“太夸张了吧。”慎一满脸疑惑。

“不，肯定会轧死。”

“不管怎样，妈妈也不会做出那样的事。”

“哎？”响野带着意外的表情看着副驾驶座上的慎一，“雪子差点把人轧死的事你没听说过吗？”

“那是什么啊？”

“我们相识时的事，你没听雪子姐说过吗？”久远探过身。

“听说过啊。”慎一点头，“但也只是个大概。是那个电影院事件的时候吧？”

“对。”响野说，“那可是难得的经历啊。”

“响野哥那时候不是什么也没做吗？”久远回想着说道。

“说什么呢，一开始发现炸弹的人就是我。”

“那虽然是托响野哥的福，可是大家陷入恐慌也全是因为响野哥呀。”

“哼！”

“那时候我上小学，还记得新闻上也放了。是有人在电影院装了炸弹想要引爆吧？”慎一说。

“是一个年近四十的浑蛋。”响野脸色阴沉，“自己做了个定时炸弹，儿戏般装在那里。”

“儿戏？”

“每天重复着沉闷的生活，就想要寻求点变化。于是，一个老大不小的成年人就在网上预先散布了炸弹爆炸的消息，又在电影院里装上了自制的炸弹。”久远又想起了那个人呆滞而灰暗的脸。

“那人脑袋有问题吗？”

“就是个普通人。”响野说。

久远也点头。既没有精神上的异常，也没有值得同情的家庭背景，就是那样一个罪犯。事件发生后，各个电视节目和新闻上都做了关于那人的报导，从中并没发现他的生活中有什么特别的诱因。

“稍微懂一点电脑和网络，没什么出众的地方，一个普通的男人。没头脑又傻大胆，就是个平庸的单身汉。”

“我妈妈险些就被那样一个家伙杀掉了。”

那人在网上宣称“我要炸掉电影院”，甚至还在各个网站上给出谜题“猜猜是哪家电影院呢”，令大家瞠目结舌。他甚至还说会给猜对的人送上被炸死者的相片作为特别奖励。

“那天我正好去参加森林夏令营了。”

“所以雪子姐才会来看电影。”久远说。

“是一部非常无聊的电影吧？”慎一笑道。

“对啊！是那家伙的电影！”响野用厌恶的口吻说出了电影导演的名字。

“你好像打心眼里不舒服啊。”久远苦笑。

“不舒服到极点，还是重映的呢。沉闷极了。”

“十分难懂的电影。”

“已经不是难懂的程度了，简直是修行。”

“当音乐就好啦。你听交响乐时也不会去思考里面的意思吧？一个道理嘛。”

“那电影就算看了字幕也还是没法理解。”

“字幕是不能看的。”

响野说：“那电影真让人头痛。我是因为被成濑约了没办法。”

“那样的电影我妈妈也去看了？”

“算是吧。因为她也在那里。”

“但是也多亏沉闷，我才发现了炸弹。”

久远回想起在电影院的经历。

响野V

【电影】将连续拍摄在长胶卷上的大量静止画面使用放映机有序地高速投影，利用人眼的视觉残像使人看到活动的影像。“如果说照片是真理，那么电影就是每秒二十四格的真理。”——让－吕克•戈达尔《小兵》

响野从电影开始没多久就发现这电影没法看，于是便放弃了。三十分钟都还没到，他就已经哈欠连天。对他来说，电影开始前其他影片的预告片要有趣得多。

旁边的成濑居然还能一本正经地盯着银幕，响野觉得这简直是巨大的背叛。

响野晃动身子，开始左顾右盼。他正好坐在影院正中央。正在放映的是当天最后一场电影，时间大概是晚上十点。这是一家小影院，从车站步行大约需要十分钟。影院位于大楼的七层，观众将近二十人。

睡意袭来，如海浪般一阵接一阵。

银幕上放映的似乎是一幕剧中剧，饰演电影导演的男人正在振臂高呼。

他将左半边身子靠在椅背上，决定就这样睡去。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自己的座位下面有微弱的声响。

一开始他以为是自己的心跳，只能认为是自己的心为这无聊的电影发出了叹息。

打起精神，视线再度落到银幕上。影片的沉闷并未出现任何变化。或者说，它变得更加难懂了。

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出了电影院后该如何破口大骂，却还是能听见声响。那是一种有规律的声音。

于是他悄然起身，头伸到座椅下方检查。循声一找，他发现自己身下正是声音的源头。

就这样，他发现了那玩意儿。一开始他甚至误以为是不是搞错了，为什么灭火器要放在座椅下面？当他发现圆筒状的灭火器上绑着小小的计时器，顶端还连接着铜塑线时，不由得吓了一跳。

“成濑。”他小声叫坐在旁边的成濑。

成濑眼里充满怒意，瞪着响野，仿佛在说：看电影时该注意的礼貌你都不懂吗？响野并不理会，一面做着“炸弹”的口形，一面指着自己座位下方。“炸——弹——”他又用低沉的声音逐字说了一遍。

最初成濑并没搭理响野，他觉得响野可能只是无聊得恶心了，蜷缩在座位上而已。

没过一会儿，响野终于忍无可忍，发出了巨大的吼声。

“那时候忽然站起来的响野哥吓了我一跳。当时我想，这人绝对是个行为怪异的疯子。”后座的久远插嘴说，“我觉着肯定是被那电影逼疯了。”

“因为沉闷令人疯狂。”

那时的响野毫不犹豫地大声叫嚷：“各位，请冷静地听我说。这家电影院里有炸弹。”

“你给我安静点。”成濑勉强试着让响野坐下，然而又觉得有些不对劲，眉头虽然紧锁，可还是蹲了下来。他望向座椅下方，立刻也注意到了灭火器。

“是真的吗？”成濑的声音仍保持冷静。

“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了啊，我可是光荣的第一发现人。”

这时传来一声惨叫。“这里也有啊！”是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个女人。她似乎也发现了自己座椅下面的怪异灭火器，站了起来。

四周陆陆续续开始骚动，像瘟疫一样传染开来。

恐怕此时也正是这些观众为这部沉闷的电影耗尽了耐心的时候吧。

有人将自己所在那排的所有椅子都检查一遍后喊道：“这一排有三个！”

放映厅里很昏暗，可还不至于完全看不见。成濑观察般盯着灭火器，点头说道：“这确实很诡异。”

“各位，请保持镇静。请安静。不要碰椅子下面的灭火器，大家都站起来吧。”响野抬高了声音。

这时，他前面的白发男人愤怒地转过头呵斥道：“别人在看电影，你别捣乱！不懂得如何欣赏电影的外行人就赶紧走！”

“没关系。”响野像在安抚他似的说，“我可以跟你打赌，这个电影院里装了炸弹。不是任期将尽的政治家暗地操作的政策炸弹，也不是优秀的足球选手因膝伤而埋下的健康炸弹，现在不是打比方，是如假包换的炸弹啊。但是你大可以放心。电影院的人发现有这种东西之后，今晚的电影票肯定会退给你。这么无聊的电影，你想看几遍人家都会放给你看。看到你满意为止。但是，现在还是走为上策。”

“我就是想现在看！”满脸倔强的男人怒吼着，“你给我安静点！”

“那请自便。”响野笑了，“炸弹如果爆炸了，你恐怕就再也看不了电影了。你的座位是几号？椅背上应该写了号码吧？嗯，那里是H9啊。你坐的H9以后肯定会有人来献花的。”

男人狠狠地哼了一声。“不可理喻！”他又对着银幕坐下，留给响野一个后背。

其余观众已经开始逃跑了。有人抱着外套，有人打着手机，有人依依不舍地看了看银幕，最终还是走出了放映厅。

响野一行人也从放映厅里走出。推开沉重的门走到过道，再关上门，厅内的昏暗和声音似乎都随之远去。

电影院方面只剩下一个人。那是一个负责检票的中年男人，慢悠悠地收拾好影片宣传册，摆好货架上的零食点心，晃晃悠悠地留在那里。最终上映的电影如果时间太晚，除了放映室之外，影院里几乎不会剩下什么工作人员。

十几名观众中，将近一半都通过紧急通道慌慌张张地下楼去了，剩下的半数则挤到那名工作人员旁边。大家如铜墙铁壁般围成一个圆，将他围在中间。

工作人员是个戴眼镜、黑头发、外形醒目的男人，看上去很像这部沉闷电影的始作俑者——那名法国导演，有着一张呆板的知识分子的脸。

四名短发观众率先面对工作人员。他们像是体育社团的学生，带头的看上去甚至像军人，头上仿佛有绳子吊着，身板笔直，体格也很好。响野和成濑并排站在他身后。虽然人数并不多，但激动的观众们仍然互相推搡。

“座位下面装着奇怪的灭火器！”不知是谁结结巴巴地说明了情况。

工作人员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意思，脸唰地白了。“之前有个高个男人走出去了，就是刚才。那人很可疑。”

他刚说完，先头部队中的一人说道：“现在搞不好还能抓住他。”

“嗯。估计还来得及。”工作人员也点头。

学生们互相看了看，表情好像在说：迄今为止的辛苦训练就是为了今天啊。于是彼此点了点头，便跑了出去。他们怀抱着突如其来的正义感，就像抱着橄榄球一般，顺着紧急通道下楼了。

剩下的就只有包括响野和成濑在内的五个人，久远和雪子也在当中。

“我给警察打个电话吧。”剧场的工作人员一副大义凛然的表情，退回办公室。没过一会儿，他又回到众人面前，摇着头说：“不知怎么了，电话打不通。”

“放映厅里我会去检查，你们赶紧去避难吧。”他显示出了工作人员应有的责任感。说完，他又对掏出手机的顾客说：“我来跟警察联系，你们最好赶紧离开现场。”

“里面好像还有一个人。”响野想了起来，“那个准备跟法国电影一起殉情的白发大叔还在里面呢。他准备让自己也成为那无聊电影的一部分。”

“现在去追嫌犯或许还来得及。”一名一边确认电梯的位置一边在计算什么的女人说。那就是雪子。

“成濑，我们也赶紧去避难吧。如果跟你一起灰飞烟灭，就太不值了。”

就在此时，成濑迅速动起手来。他伸出右手，一把揪住站在柜台对面的工作人员的衣领，响野连阻止的机会都没有。

成濑一鼓作气地将那人拽起，按倒在柜台上。

“干……”男人挣扎着叫喊，“干什么？！”

“那时我可就站在旁边，真是惊呆了。”久远说，“响野哥在放映厅里大喊大叫，成濑哥又忽然揪住了电影院工作人员的衣领。我心想这两个大叔可真够古怪。”

“成濑忽然揪住他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我甚至想，就算跑回放映厅把炸弹都抱出来，都比在这里跟成濑一起好啊。”

“别说谎！”成濑的声音锋芒毕露。他将工作人员压在身下，对着他的后脑说。声音并不大，却很尖厉。

“别胡闹了！”

“别说谎！”成濑说着，又将工作人员拎了起来，“你在说谎。并没有什么可疑的男人，你也根本没打算报警。”

男人眼里闪出瞬间的游离。

响野惊诧地看着身边好友的英姿。“又来啊，人肉测谎器。”

男人就像个不知道该怎么打架的孩子似的挣扎着挥舞双手。成濑抓着他的手继续发力，准备再次将他拉倒在柜台上。

就在成濑手腕翻转的时候，拼命挣扎的男人衣服被扯坏，成濑也手下一滑。抓着男人的手松开了。男人立刻拼命冲了出去。

对于那人来说，电梯门在最好的时机打开，看上去就像冥冥之中有一股协助他逃跑的力量在涌动。门又关上了。

响野跟成濑确认：“刚才这家伙就是嫌犯吗？”

“他在说谎。”

“不管什么情况，就知道拆穿谎言。”

另一边的电梯来了。

“追。”成濑简短地说。

响野觉得真是拿这个人没办法，可也只能跟上去。

就在门快关上的时候，又有两名观众冲了进来。

“我也要去。”冰冷而安静地说话的便是雪子。她面无表情，所以刚才并没有太引人注意。如果仔细看，她下巴尖尖的，脸蛋美丽而充满魅力。虽然算不上大美女，但是短发很相称，英姿飒爽。

“我也去。”怀抱着刚才放在柜台上的笔记本电脑乘上电梯的是久远。响野看到他，只觉得是一只天真无邪的小狗追着缠在自己脚边似的。

电梯朝一楼开去。不管今后这帮人是如何默契地成为了银行抢劫团伙，那时的响野也只是一无所知地打量着他们。

“这个是刚才那个男职员摆弄过的电脑，里面写了不少东西呢。刚才一直都联着网。”久远说。

“都写了什么？”成濑那个时候就已展现出领袖风范。

“那家伙果然很可疑。他在某个网站的主页上发言，说什么电影放映结束后就会爆炸。”

“不可能写那么蠢的东西吧？怎么能把自己的罪行一股脑地告诉别人呢？”响野说着瞅了瞅电脑。

但电脑上显示的果然同久远说的一样。响野很吃惊。这闹剧算什么啊。网络上的一切难道都是夸张的闹剧吗？

“怎么样，是真的吧？”久远说，“这可是真实上演的‘剧场型犯罪’（出自评论家赤行雄之口，指那些富有戏剧性的犯罪过程。）哦。”

“就是说到电影结束为止都不会爆炸吗？”成濑说。

“还剩一千两百三十一秒。”雪子干脆利落地说。

这一连串的精确数字让响野直眨眼，她却若无其事。

“是不是先报警比较好？”响野看着成濑。

“不用，先出去的那帮人中应该有人会报警。”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专心去抓那男的就好了？”

“六秒。”雪子看着楼层的数字说道，“跟那边的电梯相差六秒，估计不会走得太远。”

“该怎么追呢？”成濑说。

“我的车就停在前面路边。”

电梯门开了，面前是影院背面的道路，车很少。

汽车急速发动的声音传来，响野慌忙看向左边。他发现了一辆亮着尾灯的车，接着便看到驾驶席上嫌犯的身影。那人正准备从电影院正面的路左拐逃窜。前面正好是红灯。

接下来，响野面前又停下了另一辆车。雪子坐在驾驶席上，不知是什么时候开过来的。“上车。”

其他三人慌忙上车。几乎同时，对面的信号灯变绿，男人的车正驶上国道。

“这车刚才停在哪里？”响野问驾驶席的雪子。附近并没有停车场。

“就在旁边啊。停在正对面的话回去时也方便。”

“这里……应该是禁止停车的吧。”

雪子事不关己似的说：“无所谓，反正这也不是我的车。”

“被盗车辆？”久远发出惊呼，“不会吧。”

汽车开始加速，响野被惯性压在车后座上。

“肯定能抓到。”雪子的话里充满自信。初次见面的响野和久远看着对方，缩了缩脖子。

“那么是妈妈追的那个嫌犯？”慎一的声音听上去很雀跃，可能是听到妈妈的光荣事迹很开心。

“那车开得真了不得。”响野回想起当时的情形，仍感觉浑身虚脱，“不停地加速。明明只有一点点缝隙，还继续变道，将一辆辆车甩在后面。太可怕了。”

“嫌犯的车进了小路之后，那速度就变得更快了。因为雪子姐对那附近的路和信号灯很熟悉，渐渐地缩短了差距，一直追到对方的车后面，又挑衅似的撞上去。”

“那是因为不是自己的车才能那样。我的车是绝对不能撞的。”

“还有贷款呢。”久远马上说，“这世上最重要的就是贷款了。地球就是因为有贷款才能转动。”

“接下来怎么样了？”

“嫌犯从车上下来了。”响野简短地回答。

“没记错的话，他的车是闯进死胡同了。”

“真傻啊，那个人。”慎一笑了。

“大概是犯糊涂了吧，真是狼狈至极。不过啊，有人那么有魄力地在后面追，任谁也没法冷静。雪子知道前面是死路才那样追。”

“于是我们冲到车外，抓住了嫌犯。”

“是吗？”慎一发出惊奇的声音，“我还以为是警察逮捕了他。”

“最终是。但在那之前是我们抓住的，在他准备逃跑时抓住的。”

那时，那个男人很激动。脸通红，呼吸也很急促。成濑抓住男人的手腕拧过来，将其压倒在地。

“身上可能有东西，注意点比较好。最近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都很危险。”久远说。

响野点着头靠近男人，搜了他的身，从牛仔裤后面的口袋里找到一把小刀，扔到一边。“老大不小的人了，还跟高中生一样身上揣小刀。”

久远从车后座将电脑抱了过来。响野正想他要干什么，便见他将电脑摆在被压在地上的男人面前。“这个是大叔你的。你忘拿了。”

趴在地上的男人用充血的双眼盯着电脑。

“如何？”成濑轻声说。

“放开我！”男人大声嚷道。

“好，好。”响野警告似的说。然后他将手伸向电脑，拔下电源线。电源线由两根线接在一起，轻轻一拉就开了。

响野不自觉地哼起了《圣母颂》。他用一段电线绑住男人的脚，又将由成濑抓着的两只手绑在一起。

“响野哥，你那时候为什么要唱《圣母颂》？”久远看着驾驶席的响野。

“还问为什么，当然是因为我喜欢啊。”

想起那虔诚而优雅的旋律，响野又陶醉了。“能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

“那也没必要刻意在绑嫌犯的时候唱吧？”

“那可是舒伯特作曲。”

“完全扯不上关系。”

“那可是圣母马利亚。那是根据一首英国诗歌谱的曲子，描写的是少女向圣母祈祷宽恕其父亲的罪过，跟那时候的情况简直不谋而合。”

“根本不明白你在讲什么。”

“还是说古诺的《圣母颂》比较好？那首曲子的词引自《圣经》的《天使致候词》。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不也挺合适吗？”

“这个也扯不上关系哦。”

“莫扎特也写过《圣母颂》。”

响野这样说道。接着，他哼起了舒伯特的《圣母颂》。

被绑着倒在地上的男人似乎并不理会什么少女或者《天使致候词》。“你们诬陷我！”他的声音愤怒而粗俗，“把我弄成这样，我绝不会放过你们！”

响野闻言，不自觉地笑了。真幼稚。比自己年长的男人却如此幼稚，他甚至感到一丝悲哀。

男人继续叫嚣：“听到没有？我饶不了你们！绝不放过你们这帮家伙！”

“绝不放过我们，那你想怎么样？”久远问。

“你、你们的家人和孩子都得遭殃！”

“他当时不那么说还好。”久远说。

“是啊。听了那话，雪子就怒了。”

“妈妈怎么样了？”

“雪子问‘你想把我家儿子怎么样’，那人又嚣张地说了些什么。他说了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一些没品位的威胁的话。”

“接下来就不得了啦。”久远笑道，“雪子姐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我还在想她想干吗呢，只见她走回车边，坐到了驾驶席上。”

“不会吧。”慎一的脸上露出苦笑。

“我跟雪子姐也是第一次见面，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猛地发动引擎冲了过来。”

“当时真吓死我了。速度虽然没多快，但雪子的车明显是开向那人的。”

按着那人的成濑想都没想就起身跳开。正逼近面前的汽车和车里雪子冰冷的脸都有相当的震慑力。

被绑着的男人原地转了个身。他似乎此时才真切地感受到危险的来临，瞪着逐渐接近的车发出惨叫。

车停下的时候，前轮离男人的头就剩一点点距离，再有一秒就能将其碾碎。

从车上下来的雪子面无表情地说：“敢对我儿子动手，我就轧死你。”

男子最终变成一个瘪了的气球，响野一行人将他留在那里便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成濑感慨地说：“这招真狠啊。车停得千钧一发，再有一点可就轧到头了。”

“我想着就算碾碎他也无所谓，结果反而不容易轧到。”

再次回到电影院，响野一行人下了车，雪子就离开了。

响野和成濑一起朝车站走的时候，久远从后面追了上来。他抬起手问：“下次还来看电影吗？”

“怎么可能。”响野立刻否定。那样的电影有什么非看不可的?

“那还能再见面吗？”久远说。

响野看着成濑的脸。

他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像被一只初次见面的柴犬缠上了。

这时成濑开口了。他指着久远说：“下次见面时，把偷我的钱包还给我。”

“那次真是吓了一跳。我至今为止偷过无数人的钱包，在逃跑前就被发现还是头一次。”

“你是什么时候偷的啊？”

“就是大家从放映厅冲出来，围在那个工作人员前面的时候。我没忍住就偷了。”

响野眉毛都竖了起来，目瞪口呆。

“顺便说一句，那时候我还偷了响野哥的钱包哦。”

响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这事他还是头一次听说。“骗人的吧？”

“你没发现吧？”

“少胡扯。”

“我看里面好像也没多少钱，就偷偷放回去了。”

响野透过后视镜看着久远的脸。他似乎想说些什么，嘴唇动了动，可终究没能挤出一个字。他此刻十分憎恨两眼放光得意扬扬的久远。

“电影院最终也没爆炸吧？”慎一说。

响野点点头。“警察来处理了。也不知道那个顽固地留在里头的白发老头子怎么样了。”

“但那件事没过多久就又出事了。是抢劫案，真是一团糟啊，怎么能这样呢。”

“是啊。”久远事不关己似的说，“真的很意外。那件事过去大概一个月后，那个电影院又举行了重映。可能是影院负责人觉得过意不去吧，要免费接待爆炸未遂事故当天的观众。”

“还是那个无聊的人的电影？”慎一抢着问。

“是啊，还是那家伙的电影。”响野受不了似的吐了吐舌头。

“你那么讨厌就别来看啊。”久远说。

“人家都说了可以免费看，我怎么能错过机会呢。”

“真是招人嫌的性格啊。但不管怎样，那天还是出事了。”

“银行劫匪是吧？”慎一笑了，“听上去真荒唐。”

“听上去很荒唐的事在现实中反而时有发生，所以还真不能掉以轻心。”响野说着，回想起当天的情形。

“但正是因为那件事，你们和妈妈才决定要当银行劫匪呢。”

“唔，也是啊。”响野漫不经心地答道。

东拉西扯中，目的地越来越近，响野放慢了车速。“该不会就是那栋建筑吧？”响野说着，指向左边出现在视野中的停车场。

“是。”慎一的额头贴在车窗玻璃上，低声答道。他的表情随即变得很严肃。“就是那里。”

响野再次不自觉地哼起了《圣母颂》。

久远IV

【拳击】起源于希腊，中世纪后盛行于英国，使用拳头互相攻击的竞技项目。

久远心想，这里与其说是停业的弹子房，还不如说是一片废墟呢。弹子房位于宽阔的四车道边上，没有一盏灯，四周飘荡着令人无法靠近的黑暗。即使在夜色中，也可以看清那些破碎的玻璃窗和墙上的涂鸦。

车停了下来。除了他们的车，宽阔的停车场里只停了一辆厢型货车。

响野戴上黑色手套，又递了一双给久远。

“为了不留下指纹？”慎一问道。

“是啊。另外也可以起到一点缓冲作用。”久远看着自己的手说，“如果就这么直接揍人，自己的手也会受伤。”

慎一不自觉地瞪大了双眼。“动、动真格的啊。”他小声说。

久远指着货车。“那个就是你同学开来的车吧？”

“嗯，应该是学长的。”

那扇朝侧面滑动打开的车门，看上去简直就是为了将下班回家走在路边的女白领扯进去而准备的。

从副驾驶座下车的慎一一言不发，此时，黑暗中的他显得如履薄冰。

店里的情况隐约可以看清，弹子机似乎都没有撤走，其中好几台已破烂不堪地倒在地上。入口边的自动售货机有被烧过的痕迹。焦黑的机器立在那里，好像在宣称这个弹子房已被隔离于世间的规则和法律之外。

响野停下脚步，回头望向路边。“怎么了，响野哥？”久远顺着响野的视线望去。

“你看见那边停着的车了吗？就在加油站门口。”

久远看向响野说的方向，倒闭的加油站门口已挂上封条，但是旁边确实停着一辆面包车。车灯熄着，看不出里面是否有人。

“有是有，那又怎么样？”

“我觉得它好像是在我们之后来的。”

“跟着我们来的？那是谁？”

“好像没人下车。”

“不用太在意吧。或许是小情侣在那边休息。”

“那也没必要停在这种既黑暗又危险的地方吧。”

“或许现在流行来倒闭的加油站或者被砸的治安不好的弹子房呢。重要的是氛围嘛。”久远发出故作夸张的声音，“环境和氛围，整个世界空虚得就只剩下这些了。”他又补充道，“快走吧。”

一行人朝弹子房门口走去。

“好了，该怎么行动呢？”响野摸着下巴，“要是带了枪就好了。”他似乎觉得统领羊群只要牧羊犬就好，可是要让浅薄的少年们听话，就必须要有枪。

就像成濑说的，如果想让人在短时间内屈服，就得用一些暴力手段，必须在将他们心里的“主人”赶走。

“真家伙已经被成濑带走啦。”

“没问题吧？”慎一不安地转过脸。

弹子房入口原本应该是扇自动门，现在已经被砸坏，玻璃碎了一地，周围的墙壁也千疮百孔。可能是有人开车撞了上去。真是无法无天。

一行人避开碎玻璃，迈开脚步入内。与此同时，里面传来了声音。

听不清在说什么，但可以感觉到一种兴奋的情绪，就像要在一片黑暗的废墟中放火一般。

声音并不来自一个人，发狂般的笑声显得极其刺耳。

久远变得很不高兴。没品位的笑声是人类的一大缺陷。

响野一言不发地朝前走着。慎一一脸下定决心的表情跟在后面，双拳紧握。

起初，他们觉得似乎有一群巨大的萤火虫在面前飞舞。但那并不是萤火虫，而是手电筒。几个手电筒正被人挥动。

最里面的弹子机已全被撤走，正好留出一片与柔道训练场大小相仿的空间。

久远躲到弹子机后面，探出头观察情况。

漆黑的空间里充满了浮躁的气息。空地中间摆了一把椅子，手电筒的光亮集中在那把椅子上，端坐其上的少年身影随之浮现。

“那个是薰吗？”久远小声地问前面的慎一。慎一轻轻地点了点头。

久远盯着坐在椅子上的少年，从上半身的高度和弯曲在椅子前方两腿的长度可以判断出他是个高个子。

少年的手腕、膝盖和双脚都被绑在椅子上。

“用的是胶带。”站在旁边的响野声音沙哑地说。

原来如此。久远也看清了。少年被用胶带绑在椅子上，这种敷衍了事的做法更显得残酷。久远想起了任务失败而被绑在桌上受严刑拷问的间谍。

“真叫人不舒服。”

学生大概有十人。

有几个人的体格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初中生，久远判断其中一人就是头目。不管是说话口气还是行为动作，那个人看上去都无疑要高其

他人一等。

高个子，长得也不错，家里条件看上去也很好。毫无特点、廉价庸俗的好模样。手电筒的灯光不时落在他的眼睛上，折射出残暴和狡猾。

看上去像头目的男子长发及肩，一头黄毛摇晃着。

“那，就从你开始——”他发出拖长的声音，将手中的棒子递到身边矮个男生面前。

“别不出声啊。就从你开始，你先打他。”黄毛发出的命令在店里回响，听上去就像社团活动时交代练习内容般随意。

少年们一阵紧张，像是在咽口水。

“从上面开始吧。脸，对准脸。”黄毛像是很满意自己说“脸”时的发音，发出了欢快的笑声，“打脸，如果能打掉牙就得分。里面的牙五分，前面的牙两分。”黄毛似乎对自己定出的规则很期待，“这小子的腿原本就是折的，所以就留到后面吧。”

这时一阵声响传来，椅子像在跳舞般发出了声音。被绑着的少年拼命地左右摇晃，想要逃跑。被胶带一圈圈绑住的他和椅子成为了一个整体，无论如何挣扎也无法逃开，看上去满是悲壮。“等等，等等！”他恳求着。他的眼睛也被胶带贴住了。

好，赶紧冲上去吧。久远刚下定决心，却又想起了旁边的慎一。如果就这么出去，一起来的慎一搞不好就会被当作向大人告密的叛徒。这不是他期望的。

这时，响野像是早有打算似的对着慎一的耳朵小声说：“你稍微忍耐一下。”

“浪漫在哪里。”他接着又说。这是开始行动的暗号，久远想着，脚随即蹬向地面。

“好痛！”弹子房里响起了一声惨叫。是慎一发出的。椅子旁边的少年们脸色苍白地望向久远他们。

响野将慎一的左腕扭到背后，从后面推着他，像押人质一般走向前。

手电筒一齐照了过来。

“你们干什么的？”理直气壮地发出质问的是带头的黄毛。从正面看，他是个几乎要令人生恨的美少年。

“是慎一。”拿手电筒的人中不知谁说。

“这小子刚刚躲在这里，应该是你们一伙的吧？”响野说着将慎一推向前。

慎一被推到同学们面前。

久远不禁感叹这一手来得漂亮。这样一来，慎一看上去就像是偶然在弹子房里被逮到的。

“你来了啊，慎一。”不知谁嘀咕着。

慎一仍旧低着头。

“那么，各位少年，你们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响野用一贯的口气说道，跟平常不着边际地演讲时差不多。

真是爱讲话啊！久远的情绪也随之缓和。就算是忽然来了大洪水，世界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要沉没，只要周围没意见，响野也一定会高兴地开始他的演讲。开始时估计会说“你们再这么阴沉着脸，可就真的要沉下去了”之类的话吧。

少年们不知所措。

不知从哪里传来一声：“干什么的啊，这个大叔！”

响野继续道：“其实啊，是薰的爸爸交代我们来的。椅子上坐着的那个就是薰吧？他爸爸跟我们说，他这么晚还没回来，该不会是卷入什么麻烦了吧，想让我们来看看。”

这些胡言乱语他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久远完全摸不着头脑。“有没有卷入麻烦不知道，但好像是卷进胶带了。”久远决定先顺着他的话题。

黄毛的表情仍旧冷静。“你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他说。

“薰自己都不知道，其实他身上有个跟踪器，他爸爸随时都知道他在哪里。”

听到响野说出这种话，久远差点笑出声来。跟踪器，这东西让他觉得既戏剧化又复古。

“你们这些人，不是说他家很穷，只有他跟他妈吗？”黄毛喷了旁边的初中生一脸唾沫，“跟你们说的不一样啊。喂！”

“不，但是，确实，应该是啊。对吧？”一个瘦高个少年努了努嘴，看着旁边的同伴。

“嗯嗯。”另一个人也点头。

“真是遗憾啊。从生物学角度上说，薰是有爸爸的哟。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是。这对你们来说可能不是什么好事，这个爸爸可不是看着跟自己有着相同的二十三对染色体的儿子挨打也可以坐视不管的绅士，所以我们就被派来啦。”

“这也太荒唐了吧。”黄毛并没露出害怕的神情，“不过算了，没关系。我们也没干什么，就是在一起玩而已。”他笑着，“喂，是吧？”

“可是，”久远的脸在抽搐，“他可是被你们用胶带绑在椅子上。”

“是他自己求我们这么干的哟。说要做什么逃生练习，对啦，是逃生魔术。”

看来他早已习惯信口开河。

“就是逃生魔术的练习啊，我们只是被叫来帮忙的。真够傻的，我还想要点辛苦费呢。”

“看上去好像还被灯管还是木棒打过，”久远看向地面的碎玻璃和折断了的木棍，“还出血了啊。”他指着薰的额头。

“这都是他安排的。我们只是被要求帮忙。是吧，喂，你说是不是啊？”黄毛瞪着被固定在椅子上的薰说道，着实让人感到一种无法反驳的魄力。

久远烦躁起来。

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应该一直是这样活到现在的。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得出。不懂得隐忍，不懂得反省，不承担责任。他就是这么活到现在，在欲望的驱使下施暴，被父母或老师责问的时候就将罪责推给他人。这是一个自己身兼律师角色的罪犯。“没有证据就不能定罪。”“单凭怀疑不可以判刑。”“直到定罪为止都是无罪的。”总是这样高高在上地替自己辩护。

确实，这个黄毛的话听上去早已熟门熟路。“大叔，我们什么都没干，你们又想把我们怎么样？这不大好吧？对青少年可不应该施暴，一点也不像大人。”

这样的年轻人，当对方也是暴力团体时就会乖乖地摇着尾巴逃跑，可是若对方是只能在常识范围内行动的警察或教师，就会强词夺理。

他大概是凭直觉判断看上去一副老好人样子的久远和响野很好糊弄。

“如果大叔你们听明白了的话，就先回去吧。我们再陪这家伙玩一会儿就回去。”

久远深吸一口气，平静地说：“你说的什么玩意儿我根本听不懂。”

“你说什么？”

“不管你们是什么也没干，还是干了什么，完全没有关系。”

“你说什么呢？”

“我们也只是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而已。”

别以为大人都是讲理的，久远吐了吐舌头。以为只要搬出不讲道理这一套我们就会退缩，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话音未落，久远的脚便蹬向地面。紧绷已久的发条忽然断开，他终于感觉到一丝自由的气息。这是种从香槟瓶口飞出的木塞般的感觉。他站到最右边的少年面前。

手臂立刻挥了起来。

打出去的拳头并没有用全力，如果那样，自己的手也会受伤。

带着点到为止的心情，久远拳头瞄准了对方的鼻子。

要让还不懂得怎么打架的初中生脸上吃上这么一记并不算困难。鼻子的伤痛会让他们立时丧失战意。

不出所料，少年当场跪倒，蜷成一团。

此时少年们的行动可以大致分为几类：扔下手电筒逃跑；被突如其来的危险吓得不知所措，愣在原地；摆出准备格斗的架势。

久远目送着逃跑者的背影，随即转过头，盯着剩下的对手。大约有四个体格不错的。

双方对峙中，久远觉得，就算眼前的这些少年是班上的优等生，或者是足球队的种子选手，都不会让他感到意外。一眼望去，他们就

是普通的初中生。就是这些看上去普通的少年要对人施暴，并且最终即使杀人也还觉得是不得已而为之。久远感到一种无药可救的阴暗。

毫无风险的暴力有什么快乐可言?

人类要是灭绝了就好了，久远的脑子里浮现出这样的念头。

他一个接一个地揍着少年。拳打，脚踢，摁到地上。

手电筒的光亮上下翻飞。

并没有惨叫和呼喊，有的只是平淡的打击声、倒地声和逃跑的脚步声。

黄毛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响野面前。他的双眼因愤怒和焦躁而充血，双手紧握从旁边拣起的木棍，摆开了架势。

黄毛应该是在行动的瞬间算计过，觉得比起年轻的久远，人到中年的响野会更好对付。

其他的少年已经不在了。除了倒下的就是逃跑的，只有久远仍站在那里观察周围情况。

响野轻轻吐了口气，稍稍弯下膝盖，侧过身子。他左手在前，右手拉到后方，轻轻握拳。

黄毛迅速冲向响野，虽然莽撞，但确实是很有魄力的攻击。

看着他将木棒举过头顶，久远想，真不够聪明啊。

举过头顶就意味着给敌人留下了可以钻进来的空隙。如果是拿武器刺也就算了，这样挥舞简直就是乱来。久远对他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很意外。

果然，响野快速移动到对方下怀，腰部回转，右拳随即朝黄毛的下巴挥去。

黄毛应声倒地。

“击倒！”久远高声喊道，“退回中立角！”他学着裁判的样子指向响野背后。

响野有模有样地退到后方，靠在了两台弹子机中间，可能是把它们当作拳击台上的围绳了。他摸着自己的右手。“果然还是很痛啊。”

黄毛仍旧倒在地上。久远拣起掉在脚边的胶带，扯下一截，将黄毛的双手和双脚绑了起来。

响野走了过来。

“响野哥，很能打啊。”久远说，“不愧是全国高中生运动会半决赛被击倒淘汰的选手。虽然上了年纪，拳风还是不减当年。”

慎一张大了嘴，一脸吃惊的表情。他一开始并不相信响野真的参加过全国高中生运动会的拳击比赛。

连祥子阿姨都不信，更别说我。他心想。

“人们都说那场比赛才是真正的决赛。”

“那些首战失败的孩子肯定也都这么说。”

响野哼了一声。

“你们这帮家伙，这事没完！”手脚被绑得跟蝴蝶幼虫似的黄毛还是很有精神。

“别再跟我顶嘴，我不想再揍你一次。拳头很痛。”

“这又让我想起了当初电影院的那一幕。”久远笑着。装炸弹的罪犯被成濑打倒后也说了同样的台词。大家好像在哪儿专门学习过似的，说话口吻都差不多，真让人不禁感慨：个性都跑哪儿去了?

“这种人不打到他服是不会长记性的。小时候可能没人教过他，犯了错不反省就得不到原谅。”

响野看上去很遗憾地垂下双眼。他从久远手中接过胶带用力扯，那声音就像床单被扯破时的声音，听上去竟有些悦耳。

“你要干吗? ”久远问。

响野答道：“太吵了。不多绑两下我受不了。”

说着，他便用胶带将黄毛的头一圈一圈缠了起来，动作没有丝毫犹豫，嘴里还哼起了《圣母颂》。从黄毛的头顶到脖子，他一口气缠了七圈。

“这会窒息吧? ”

“窒息了不好吗? ”响野很认真地问。

黄毛像是害怕了，身子抖了一下。变成了胶带木乃伊的他开始在地上翻滚，可能还在反抗着想要逃跑吧。

响野又将耳朵那里多缠了两圈，好让他听不到周围的动静和说话声。

“帮我抬着头。”响野说着抬起了黄毛的脚，看着久远。久远会意，捧起了黄毛的后脑。两人发出“一、二”的口号，同时用力将他抬了起来。

就这样，黄毛被抬到了弹子房一角。

“回头再给警察打个电话就行了吧？”久远啪啪作响地拍着裤子上的灰尘，小声问响野。

“就算搞成这样，这帮家伙也还是不会反省吧。”响野说。“人是知道后悔的动物，但是不会悔改。这种蠢事还会一再上演。‘历史的重演’只不过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

久远转过身，瞥了一眼已经变成木乃伊的年轻人，点点头。

另外三个倒下的少年也都站了起来。久远看到他们屁股后面着了火似的一溜烟跑了。

看到这些同学都走了，慎一终于松了口气，表情变得轻松起来，朝椅子走过去。

“薰，你没事吧？”慎一撕下贴在薰眼睛上的胶带。

“好痛——”胶带被撕下后，薰发出了叫声。

手上的胶带也被扯掉后，薰自己动手松开了双脚。

久远看出薰此时正摸不着头脑。他一直沉默着，看上去像在整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是一个看上去很聪明的孩子。虽然脸颊受了伤还在流血，但看上去并不严重。

过了一会儿，他小声说：“非常感谢。”羞涩地道谢时，他的表情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初中生，让人顿生好感。

慎一不知从哪儿找出了拐杖，递到薰手上。“对不起啊，我没能帮上什么忙。”

响野站到薰面前。“没这回事。是慎一带我们来救你的。”

“你们是慎一的家人吗？”

“我们只是帮把手而已。”久远笑着。

“就像一条天皇的摄政藤原道长，就是那种在天皇年幼时代替天皇管理朝政的人。”响野开心地说。

“啊？日本历史？”面对如此唐突的话题，久远不禁问道。

“在天皇未成年时代替其执政的叫‘摄政’，成年之后就叫‘关白’。应该听说过吧？‘摄关政治’啊。还是你只知道藤原道长当初执着于摄政？”响野说着竖起了食指，“摄政和关白的权限可不同。”

“不，响野哥，那种事我无所谓。”久远慌忙制止。

“那、那个，刚才你们说是爸爸拜托你们来的，”薰像是有些难以启齿，思考了一下说，“可是我爸已经死了。”

久远笑着望向响野。响野挠着头随口答道：“就算死了，也还是会挂念儿子啊。儿子不管长多大都是自己的儿子嘛。”

“还有你们说的跟踪器到底……”薰像在寻找什么脏东西似的低下头朝身上看。

“已经植入身体里了。”响野朝薰身上随意一指。

“啊？在哪里？”

“在身体的某处哦。”久远也笑着伸出手指，在薰身上随意画了一圈。

“对身体没有影响。”响野又补充道。

“因为是最新型号。”久远也跟着说。

薰带着复杂的表情似是而非地笑了笑。

这时，忽然传来一声巨响。众人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动！”正当大家不知所措时，传来了一声喊叫。

条件反射般转身，眼前站着一个端着枪的中年男人。可能是从弹子房的入口直接进来的。

谁啊这是？久远十分意外，心里默默想着。

“别动！”中年男人又说了一遍，走上前来。

“这男的是谁啊？”响野的头靠了过来。

“说不定是挂念着薰的爸爸啊。”

“被摆了一道。”响野说，“是因为有跟踪器吗？”

响野VI

【以心传心】①佛教禅宗用语。指师徒之间离开语言文字而以慧心传授真理。②不通过语言，双方即可领会彼此的想法。③无线装置。

在响野面前的是一个持枪的中年男子。那枪口既不听解释也不受奉承，就像个古板又倔强的官僚。

“离那个孩子远点！”那个男人说。

“啊？”真是令人费解。响野看看四周，决定先举起双手。他不知道此时是否应该反抗。一旁的久远也是同样的动作。

薰也十分犹豫，这证明他们并不认识。

“你，”男人用左手指着慎一，“离那帮人远点。”

“我？”慎一很意外，伸手指着自己。

这个忽然出现的男人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让慎一远离他们，响野一点头绪都没有。

从年龄上来看，他比响野他们更大，大概四十多岁。皮肤晒得黝黑，可看上去却很懦弱。

“是不是狐狸犬啊。”久远凑过来说。

“如果要分类，应该算是。也有些像柴犬。”响野简短地回答。看上去没有狐狸犬那么吵，可是又在逞强，疑神疑鬼。柴犬似乎对自己

周边的事物并没有多大兴趣，可对于被束缚的生活又很不甘，就好像眼前这个男人。

慎一朝后退去，直到跟薰差不多的位置才停下。

“好了。接下来你们俩都给我出去。”中年男人看着慎一和薰，用下巴指了指出口方向。

“那我们怎么办？”响野问道。

“你们老实点，我就不会开枪。孩子们安全地出去之前都别动。”

“不对劲啊。他搞不好会开枪。”久远说。

响野也觉得如此。眼前这个男人虽然看上去一身正气，但不像是那种善良守法的好公民。

“你要把孩子们怎么样？”响野的视线落到慎一他们身上。

“我会带他们去安全的地方。”

“这世上要是真有安全的地方，我还想让你告诉我呢。”响野说，“你到底想把孩子们怎么样？”

男人看上去心慌意乱。让这两个初中生逃开之后该怎么办，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在响野看来，这个人完全是心血来潮地举起了枪。缺乏判断力的胆小鬼说的就是这种人。

“等一下，我们并不是坏人啊，我们跟孩子们是一边的。”久远说道。他觉得拿着枪的男人跟他们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肯定是因为双方缺乏沟通。

“我一直在外面。就在刚才，孩子们从里面跑出来了。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说举止怪异的大人在打他们。不就是你们吗？”

“这是个误会。错并不在我们。”响野一边解释一边思考眼前这个男人的真实身份。看上去不像刑警，可是普通人身上又不可能带枪。

“我没误会。你们不准对孩子们动手！”

“不，这真是个误会。”久远苦笑。

响野朝刚才被胶带绑住的年轻人看去。视线的那一头，可以看见他偶尔蠕动，发出沙沙的声响。拿枪的人似乎还没有注意到。如果那人发现了，一定会认定响野和久远是虐待狂。这会让事情更麻烦。

就在这时，慎一说：“是真的。叔叔们帮了我。”

声音虽然在发抖，却很真诚。

响野两眼放光，低头看着身边这个重要的证人。“是啊，是啊。这里有证人嘛。慎一来替我们作证，这就好办了吧？跟这位叔叔解释一下，跟这个身兼陪审员、法官和行刑者三职的谜一般的男人好好说说，告诉他我们是多么善良和无害。我们简直比交配刚刚结束的雄性螳螂还无害啊。”

“别动！”尖锐的声音随即传来，“慎一，你到这边来！”

慎一吃了一惊，身子抖了一下。他应该没有想到这个男人竟然会叫出他的名字。

响野想，这有可能是因为男人听过他们叫慎一的名字。

就在这时，传来了警车的声音。弹子房里的所有人，准确地说，是除了被胶带绑成木乃伊的黄毛之外的所有人都察觉到了警笛声。男人的脸痛苦地扭曲着。如果警察冲进来，那么这个拿着枪的男人也百口莫辩。

男人把枪揣进夹克里面的口袋，转身向外冲。有一瞬间，他望向慎一和薰，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随后他在弹子机间穿梭着朝门口跑去。

几乎同时，久远双脚蹬地，轻快地跃过已经坏掉的椅子，冲到男人前面。

“慢着。”他双手拦住去路。

男人撞到久远身上。久远倒向弹子机，男人趁机奔向出口，身影也随之消失。响野知道，久远是去偷钱包的。

“慎一，快走，薰也是。”

响野看见久远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外面。

“我们还是留下来比较好。”慎一冒出这样一句话。

“怎么了？”

“我估计警车来是因为我同学报警了。我们还是留下来好些。”

“你怎么跟警察解释我们的事情呢？太麻烦了。还是逃跑比较省事。”

“那个人又怎么办呢？”慎一望向被胶带夺走自由的年轻人。

“别管他了。警察会找到他的。而且不管怎样，我们肯定会被说成虐待儿童的罪犯。”

“但是，但是，”慎一拼命思考，“这样也不好啊。薰的脚不方便，又不能跑。而且我们如果不在了，事后大家肯定会怀疑。”

“你说你的同学们？”

“嗯。大家肯定会好奇我们是怎么逃脱的，我跟响野叔叔你们是一伙的事情说不定也会暴露。要是那样更会落下话柄，那还不如我和薰自己跟警察说点什么更像回事啊。”

“你要怎么跟警察说？”

“我就说大家聚在一起正准备欺负薰呢，结果出现了两个从没见过的大叔救了他。就这样说啊。”说到“从没见过的大叔”的时候，慎一还指了指响野。

“慎一，你打算装成那伙人的同伙？”

“嗯，是啊。那样肯定省事好多。”慎一笑着，“就是个可信度的问题嘛。”

“可你是来救我的。”薰说。

“我的方法肯定更好。”慎一不容分说，好像已经下定决心，作好了不再反悔的心理准备。

“但是这样不好吧。”响野垂下眼睛。至于为什么“这样不好”，他自己也找不到合适的论据，总之就是不行。

“等警察来了，如果谁都不在，那么那边被胶带绑着的学长就成了唯一的证人。也不知道事情会被他说成什么样子，肯定不妥。还不如由我跟薰来对一下口供。”

响野想象着。警察坐着警车正朝这里驶来，估计是来抓他和久远的。“我是为了救孩子才来的。”当他如此陈述时，警察肯定会竖起眉毛说：“所以你为了救孩子就打孩子了？”估计也会露出冷笑。“做得有点过火了啊，”他们会挠着头说，“不够成熟啊。”这样不冷不热地说完后便掏出手铐。

“知道了。”响野的脸微微颤抖。让比自己年轻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作决断令他痛苦，可确实也不能继续为这个决定浪费时间。警车正在逼近。

响野冲出弹子房。他呼吸着外面的空气，身体似乎轻了些。

久远已经站在车旁。“快走吧，警车快要来了。哎，慎一他们呢？”

“先上车。一会儿再跟你解释原因。”响野快速说着打开车门。

久远很快便会意，点了点头跳进车里。

响野发动引擎，一脚踩下油门。

车豪放地横穿过停车场，冲上公路。路上并没有车经过。响野发现车灯忘记打开了，慌忙按下按钮。油门一直没有松，但可能是太慌张，车子的加速并不顺利。

“慎一他们留下来了。”

“为什么？”久远眉头紧锁。

“说是要跟警察说明情况。”响野说着，将慎一说过的话大致解释了一番，“没想到竟被一个初中生说服了。”他苦笑，“我是不是作了个错误的决定呢？”忽然，响野对留下慎一他们这件事感到不安。

“原来响野哥也有示弱的时候啊。”

“四年也就一次吧。”

“不，我觉得响野哥示弱的次数可以更频繁些。”

“是吗。”响野歪着头。

“没关系。警察就算抓了慎一他们，也会立刻释放。而且只要慎一不供出同学的名字，肯定也会得到他们的拥护。”久远乐观地说。

“是那样就好了。”

车上了国道，在信号灯处准备右转。响野觉得自己快踩不住油门了。

“我现在总算明白雪子的伟大之处了。”响野轻声说道。

“什么？”

“亏她被警察追时也能开得那么稳。我现在已经慌得不行了。”响野深切地感受到在逃跑时保持一颗平常心来开车是多么困难。他的手一直紧握方向盘，脚也微微发抖。

“那个男人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啊？”久远疑惑地问道。“还拿枪指着我们，只是个怪人这么简单吗？”

“应该不是。最开始我觉得他是个冲过来救薰的好人，但是也不像。搞不懂。久远，你小子刚才从那人身上偷了点什么吧？”

久远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机，递到响野面前。“本来能偷到钱包最好了，可是不大顺利。光线太暗，也不知道放在哪里。”

响野左手接过手机，看了一眼。

忽然，手机响了。

响野吓了一跳，好像警车忽然从脚下钻出来似的。手机也掉了。

久远解开安全带，伸出手去捡。“就好像车里有只蝉在叫，真吵。”他笑道。

手机拿到了。久远问响野：“怎么办？显示的是未知号码。接了看看？”

“我来接。”响野说。

“在开车的时候？”

响野望向前方，发现前面是一条平坦的路。“我来说吧。电话你拿着。”他说。

“还是我来接吧。”

“行了，行了。”响野有些生气似的厉声道，“这种事还是我在行。”

“响野哥啊，一有这种好玩的事就抢着做。又不是小孩。”

“上帝之所以能在七天之内创造世界，靠的可全是好奇心。”

久远噘着下嘴唇按下接听键，又将手机放到响野的左耳边。

“喂——”响野发出轻快的声音。

“响野？”

对方的回应出乎意料，响野一时间哑口无言。不管怎么听，这都是本该身在公园公寓的成濑的声音。

“啊，这声音是成濑吧？”响野强作镇定，声音还算平静。久远瞪大眼睛意外地看过来。

“慢、慢着，为什么接电话的是你？”这声音是果然成濑。

“这难道不是爱的力量吗？”响野无厘头地回答。

成濑V

【横加干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有成员之外的人参与进来。插杠子。明知道事先提议一定会遭到反对，却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就理直气壮地掺和进来的行为。“我横加干涉了你的人生。”

“响野？”成濑说着，努力让混乱的情绪镇静下来。他仿佛听见脑子里噼啪作响。这是他事先的假设正在坍塌的声音。

雪子投来了关切的目光。“响野？为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成濑对着话筒说。

脑子运转起来。如果说情报是积木，那么从情报中推理出的假设就是积木城堡。就在刚才，成濑的脑子里已经建好了一座城。即便发现了林的尸体，他的这座城也没有倒塌。他几乎十分肯定自己的猜测。然而这一切在他按下重拨键、响野的声音传来的瞬间崩溃了，好像一块预料之外的积木从天上砸下一般。

他找不出任何响野会出现在电话那头的理由。

“成濑，我还要问你呢，你从哪里打过来的？”响野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兴奋，中间还夹杂着一些乐在其中的感觉。他就喜欢解不开的谜题或者超乎寻常的事实，从过去开始一直如此。

“我从公园公寓打来的。”

“哦，姓林的那里啊。”

“曾经姓林的。”

“曾经？”

“现在是一具插着菜刀的死尸。”

“这样啊。”

“你不觉得意外吗？”

“这世上每过一秒就会有一些人死掉，意外得过来吗？相反，如果谁都不死我倒是会很意外。”

“也是。”成濑觉得响野的想法还是和自己的有几分相似，“只是，眼前躺着具尸体并不是什么值得开心的事。”

“尸体躺在你面前也不是为了想让你开心啊。那你又是怎么从那里打到这个电话的？你怎么知道号码？”

“我刚才按下了林家座机的重拨键，结果你就接电话了。这是你自己的手机吗？”

“不是我的啊。”响野说，随即向成濑说明了情况。他缺乏简洁明了地陈述重点的能力，这一点成濑也十分清楚，因此告诉他要“简短地说”，可他当然不会理会，说明极其冗长。

成濑听着，脑子里又重新搭起了积木。新的积木被加进来，城堡在重建。

响野的话结束后，成濑摸了摸胸口。他明白了自己当初的猜测并没有错得很离谱，重新建立起的假设跟自己之前所想相去不远。

他瞥了一眼雪子，紧接着又看了看倒在地上的林。

“那慎一怎么样了？”他问。

听到儿子的名字，雪子猛地抬起头。她脸色苍白，简直像被林传染了一般。

“留在弹子房了，好像准备跟警察说明情况。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慎一是被那个身份不明的男人带走了吗？”

“不是。我不是说了还在弹子房嘛，现在肯定已经被警察保护起来了。”响野很生气，心想你是怎么听的！

成濑并不在意。

看到雪子担心地凑过来，他把话筒从耳边拿开，说道：“响野他们好像跟慎一一起出门了。刚才一直在弹子房，去制止同学打架。”

“啊？”

“结果来了个奇怪的男人，响野他们逃了。”

“奇怪的男人？”雪子的脸阴了下来。

“忽然出现了一个持枪的男人。然后那个怪人的手机被久远偷了，现在打通的就是那个手机。”

“慎一呢？”

“没跟响野他们在一起。”

“怎、怎么回事？”

“谁知道。”成濑装糊涂，“那个怪人好像也在警察来之前走了。”

“慎一是被那个男人带走了吧。”雪子的眼神变得锐利，就像一只肉食动物，要扑向准备袭击自己孩子的敌人，“阿成，我先走一步。”

“去哪儿？”

“我担心慎一。”

成濑表情怪异地点了点头，接着又对着话筒说：“响野，你们接下来能不能到这个公寓来？我想让你们来接我。”

此时雪子已经悄无声息地冲出了屋门。

成濑追随着她的身影，心里想起了猎豹。猎豹拥有号称陆地上最快的腿脚，存活率却非常低。奔放而华丽，同时又夹杂着脆弱。他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因为猎物忽然反扑而受到惊吓仓皇逃走的猎豹，简直就跟现在的雪子一模一样，完全无法隐匿心中的彷徨，疲于奔命。

大约过了三十分钟，响野的车到了。在公寓前面的丁字路口看到成濑后，响野停下车。

“如果一开始就带我们一起来，现在就不用这么费事了。”响野挺着胸。

“雪子姐呢？”久远问道。

“急急忙忙走了。”

“去哪儿了？”响野问。

“去找慎一。”

“你是不是没听到我说话啊？”响野竖起食指责问道，“慎一被警察保护着呢，懂吗？警察！现在就算去找也找不到。我不是让你好好听我说话吗？你啊，从以前开始就……”

成濑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没事，没事。”

“怎么没事了？雪子现在就算去也找不到。你赶紧把她叫回来！”响野丝毫没有隐藏怒气的意思，就像一台不断换挡加速的车，不停地说着，“你啊，从以前开始就……”

成濑伸出手掌，像是在响野面前拦了一道墙。“知道啦，知道啦。我一直以来的缺点下次再听你慢慢说吧。估计到那时我也该作好认罪的准备了。”他苦笑着，“总之，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样的计谋了。”

“计谋？什么计谋？”

“我们正深陷其中的这一连串麻烦事。”

他们就这么站在停下的车边说着。路边立着高高的路灯，很少有人经过。

“一连串麻烦事指的是哪些？”久远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抢劫银行的钱确实被抢走了，但是也没有陷在其中啊。倒是我们自己忽然找上门来。”

“好了，我们来梳理一下吧。”响野拍手的声音回响在这片少有人烟的住宅区内。

成濑沉默不语。响野一直非常喜欢做这种“梳理”。不管是讨论中产生争议的时候，还是不良少年们因是否在超市里偷了东西而狡辩的时候，他都会像正经的裁判似的走到中间来一句：“我们来梳理一下吧。”大学的时候，教授和学生谈恋爱他要插嘴；经营咖啡店以后，商业街跟大型折扣店间的纠纷他也要插嘴。有朝一日可以解决国家间、民族间的矛盾纠纷无疑是他的梦想。可是如果他插手其中，估计所有人都会觉得他太吵而先将他一枪打死。按照成濑的想法，如此一来，双方可能都会觉得所有罪恶的根源其实都在于这个碎嘴的男人，现在罪魁祸首既然已经没了，说不定还会欢喜地拥抱言和呢。

“我们先来整理一下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事情。首先，我们袭击了银行。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和其他三人的小小帮助，四千万到手了。”

“是啊，邮筒之所以是红色的，棒球赛之所以会有加时，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成濑说。

“好不容易才到手的钱啊，”久远说，“本来我现在应该在新西兰。羊儿们都在等着我呢。”

“好不容易到手，结果差点跟忽然蹦出来的劫匪们的车撞上，我们的钱又被抢走了。”

“是运钞车杰克。”久远插嘴说。

“接下来……”响野似乎很忌讳这个名字，露出了不耐烦的表情，继续道，“久远偷到了驾驶员的钱包。成濑带着雪子找到这个公寓，姓

林的驾驶员被杀。话说回来，这个林真的死了吗？”他问成濑。

“如果那是演戏，林还活着，我真得马上回墓地看看我爸是不是也在演戏。”

“你按下了林家电话的重拨键，结果打到了我们的电话上。”

响野的表情像是在说“这就是整件事的全过程”。他摊开双手。“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如果是电影，要不了三十分钟就交代完了。漫画就连两页纸都不用。”

“这个电话是我们在弹子房遇到的带枪男人的。”

响野一边点头一边说：“林，和那个谜一般的男人，”接着，他缓缓地给这个无法确认身份的人物取了个相称的名字，“太麻烦了，就叫X吧。林和X认识，因为从林家打出的电话里留下了他的记录。”

“所以搞不好是X杀了林呢。”

并不一定，成濑想。他反倒觉得这样的可能性很小。林打过电话给X倒是可以肯定，电话重拨时就证明了这一点，但这并不能证明X就一定是凶手。

“也就是说，X和林是同伙，可以推断出他也是抢劫运钞车的其中一人。”响野说。

这一点成濑也同意。“田中说过，那些运钞车劫匪好像每次都会换人。”

“原来是这样。也就是说，那个强盗集团是由一个很有手段的老板独自经营的。”响野点点头，反应很快。

“应该是这样。X应该只是一个被老板叫来的部下。”

“那这个X为什么会出现在弹子房？”久远歪着头问，“巧合？”

“可能吧。”响野说。

“怎么可能是巧合！”成濑板起脸。

“这个世界上可是充满了巧合。”响野愉快地开口说道，“既然银行劫匪跟运钞车劫匪可以险些撞到一起，那不管发生什么巧合也都不足为奇。”

“人生并不是一切都得按部就班啊。”久远说道。

“成濑，反正你就是不喜欢巧合之类的东西吧？”

“是啊。”成濑答道，“我不大相信巧合。”

这是实话。他很难相信这世界是由运气好或不好来决定。就连正志的自闭症，他也很难相信那只是单纯的巧合。没有原因的结果跟无法应验的许愿一样，令人感到苍白和冷漠。

“要是这样说，那最初令我们走到一起开始抢劫的契机，不就只是个巧合吗？”

听到这话，成濑再次回想起那时候的事。

那是电影院爆炸未遂事件一个月后在同一家电影院举行免费重映的时候。应邀而来的成濑等人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再次卷入事件。

电影开始之前，成濑和响野去旁边的银行时，冲进来一帮劫匪。他们端着机枪胡乱扫射，嘴里喊的并不是日语，十分嚣张。

那伙劫匪每个人都戴着头套。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一群假扮成亚裔外国人的白种人。他们说着十分粗暴难懂的语言，对在场的顾客拳脚相加。

当时，成濑和响野正并排坐在长椅上。

“你听好，当时久远和雪子可都在现场。这不是巧合又是什么？”

“因为你只看结果，所以觉得是巧合。当天的重映只面向爆炸事件受害人，曾经见过面的我们几个就算全在附近，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就算是这样，我们全都去了旁边的银行，这不是很神奇吗？”

“那时是你首先发现了雪子。你看见她走进银行，说‘那不是上次开车的女人吗’，接着又发现‘忘记取钱了’，才进了银行。这并不是巧合，我们只是跟在雪子后面而已。”

“那些事我倒是记不太清了。”响野挠头。

成濑不禁笑出声来。“那算了。而且久远也肯定是看到我们在才进去的。”

“确实，那时我看见成濑哥你们，想找你们说话，所以才进了银行。”

成濑继续回想银行里的事。白人强盗们虽然架势十足，可做事总有些磕磕绊绊，最终还是被警察包围，困在银行里。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被枪杀。”久远一脸严肃。

成濑也一样。

那帮人只是假扮成恐怖分子的外行，肆无忌惮地开枪，十分亢奋，可能觉得就像游戏。

人质中有一个公司职员站出来反抗，说他们不敢开枪，结果一下子就被打死了。

接下来僵持了十个小时，最后警察还是强行冲了进来。

戴头套的一伙人被当场射杀。大约两个星期前，另外一个城市发生过观光巴士劫持事件，所以这种事让警察十分敏感。事发当时，凶手也是在里面僵持了半天，最终一半人质被杀害。这样的失误绝对不能再次发生，警察们的坚定意志令他们毫不犹豫地射杀了那群白人。

“喂，成濑，你还记得被解救后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响野问。

“你净记些没用的东西。”

“你就那么坐在椅子上说，‘这些家伙的方法不对’。”

当时的成濑的确完全明白了眼前这些强盗的失误和不足。

被囚禁整整十个小时，除了看强盗们行事，没有其他任何事可做，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到底怎么做才能成功”。

他当时接着对响野说："我可以做得更好。"

"你逐一列举了被枪杀的凶手们存在的问题。还跟我解释应该怎样做才更好。"

成濑考虑得很简单。

银行劫匪们被围之时，便已没有任何胜算。如果想要成功，只有思考如何在不触发警报装置的前提下让人乖乖交钱并逃跑。

"我当时就在成濑哥身后听着呢，听上去可吸引人了。"

"到底说了些什么，其实我现在也不记得。"成濑说。被解救出来后，他的脑子一片混乱。

"成濑哥是这么说的：'这世上需要的是真正配得上称作犯罪的犯罪。'"

"我说过那样的话？"

"说过啊。"久远微笑，"你说这世上净是失业者拼命实施的抢劫或把大人当成傻瓜的孩子们犯下的命案，要不就是本国同胞相互攻击和报复，所以文弱的知识分子们才自视甚高。"

"我说过那样的话？"确实没有一点印象。

"说过啊。"这次是响野伸出了手指，"你说正是因为那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成了主导，才导致了秩序和伦理的缺失。你盯着倒在面前的人质的尸体说：'所以现实才如此不真实。'"

“对、对。结果响野哥忽然大叫：‘总之都是美国不好。不管什么都有美国的事。世上大部分犯罪和生活都是美国式的，惹事的也是这个国家。总之哥伦布就不应该发现这个新大陆。要恨就恨哥伦布的望远镜吧。’”

“我说过那样的话？”

“说过啊。”久远说。

“说过。”成濑也狠狠地点头。

“我和雪子姐在后面都听到了这番话，津津有味呢。”

那时候，每个人都因各自的理由需要钱。于是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商议抢银行的计划。

那时候的我们因为十个小时的囚禁和不愉快的人质经历，肯定感到了异样高涨的情绪和压力。成濑这样想着。所以抢银行这种无厘头的话题也能认真地相互讨论。

“所以说这一切的经过都不是什么巧合，是存在原因和理由的。”

响野闻言说：“好了，不管你怎么说，这世上都充满了巧合。你知道芥川龙之介的那句话吗？‘真正写实的小说，其中的偶然性恐怕比人生当中的偶然性更少。’他是这么写的。”

“那又怎么样？”

“总之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偶然性比小说中还多。”

成濑开始觉得麻烦，摆摆手说：“至少这次就算不谈巧合也可以说明问题。”

“怎么说明？”久远又露出一副满怀好奇心的小狗的表情。

“听好了，你们去弹子房是为什么？”

“为了去救薰啊。去阻止少年们的暴行。”

“X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弹子房？”

“是为了帮助薰？”响野说。

“我换个问法吧。我和雪子在这公寓里，你们在弹子房，而联结我们双方的又是什么？”

“联结双方的东西？”久远思考着，“是电话。因为电话，我们和成濑哥你才联系上。”

“除此之外呢？”成濑看着响野和久远，像在启发似的慢慢说道，“听好，这边的公寓里有雪子，那边有慎一，慎一是雪子的孩子。”

“那又怎么样？”

“和两边都有关系的是雪子。”

“啊？”响野和久远同时发出声音。他们花了好一会儿才作出反应。

两人瞪着成濑，脸上好像在说：别净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让我们一头雾水。

“跟雪子姐有关系，是什么意思？”

“仅凭一些无聊的猜测就随便搬出别人的名字可不怎么好。”

“你这种连日记都写满谎言的人，我可不想被你指责。”成濑笑了。

“到底怎么回事？”

“这次抢银行的时候，雪子就很奇怪。”

“奇怪？什么时候？”

“从商谈计划时开始。”

“那不就是一开始吗？”久远惊呼。

“就是一开始。是啊，对于我们来说那是事情的开始，但是对于雪子来说，那却是结束。”

“不明白你的意思。雪子姐怎么奇怪了？”

“那时她从头到尾都没想要抬头，也没打算说话。”

“是这样吗？”

“那时雪子看上去是想要隐瞒什么。”

“你这个人肉测谎机。”响野眯起眼睛，“雪子隐瞒了什么？”

“那天，雪子应该事先就知道那里会有一辆车冲出来。我是这么觉得。她事先就已经知道，我们的钱会被抢走。”

“等、等等！”久远结巴了，“你是说雪子认识那个运钞车杰克？”

“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吧？”响野说，“那只是个单纯的事故。”

“只是看上去像事故。以雪子的驾驶技术完全可以做到，时间也是安排好的。她在心里计算着时机，故意做成险些撞上的样子。”

“不可能。”响野摇头。

“雪子认识那些人当中的某个人。”

“谁？”久远立刻问。

“X。”成濑断定。根据脑中已完成的假设，这几乎是肯定的。

“雪子背叛了我们？”

“从结果上来看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们又没有签合同说不能背叛，而且那应该不是她主动想做的。”

“你说的话模棱两可，真难懂。如果登山道只有登上山顶的人才能够看见全貌，那根本没有意义。你给我一条登山途中的人也能看清的路。”

“那雪子姐是逃跑了吗？”久远的声音在颤抖。

成濑看了看表。

“你知道雪子去了什么地方？”响野追问成濑。他显得很为难，不知道是该生气还是该叹息。

“恐怕是去找对方的某个人了。”

“对方？”

“应该是X吧。”

“X在哪里？”

“现在还不知道。”

“不知道你还这么镇静。”久远发现了什么似的说，“奇怪，成濑哥一般都是早就算计好。”

“电话会告诉我的。”他拿出手机亮给响野看，手机随即因来电而开始震动，“正好响了。这还真是巧合啊。搞不好这世界上还真有巧合这回事。”

“谁来的电话？”响野凑过来。

成濑将手机递给响野。“你接不就知道了？”

响野碎碎地念叨着“为什么非得我接不可”之类的话，却还是接了过来。他按下接听键，放到耳边。

“响野哥啊，一有这种好玩的事就总是自己抢着做。”久远鼓起了腮。

“他就是这种人。要是外星人来了，他肯定会比我们先举起手，说着‘你好你好’就跑去迎接了。”成濑说。

“然后第一个中弹。”

“外星人早点来多好啊。”成濑耸肩。

将手机放到耳边的响野沉默了一会儿，大声喊了出来：“为什么你会打电话来？”

成濑看着他那副样子，强忍住笑意。

响野VII

【夫妇】①丈夫和妻子。②结成合法婚姻关系的男女。

响野开着车，仍沉浸在惊讶中。

成濑递过来的手机里传出了女人的声音：“喂，成濑哥，已经查出来喽。”这是他非常熟悉的，甚至可以说是每天听到最多的声音。是祥子。

“为什么你会打电话来？”

“哎呀，老公。”电话那头的祥子听起来有些失落。

“为什么你……先别说这个，你现在在哪儿？”

“为什么非要告诉你不可？”

“我有知情权。知情权！”响野呼喊着，“你在哪儿？”

“烦死了。在日本啊，日本。日本的哪里呢？”

响野叹了口气。“你是小孩吗？”他抬起头，成濑正笑眯眯地站在那里。

“很意外？”

“都可以排进我人生当中最意外的三件事了。”

“第一位是什么？”久远问。

“祥子竟然答应了我的求婚。”

“啊，这的确很意外。那第二位呢？”

“紧接着祥子又说：‘反正又是跟平时一样的胡闹吧。’”

“这听上去挺不错呢。”

响野控制着方向盘，却无法控制怒气，踩在油门上的脚更用力了。副驾驶座和后座分别坐着成濑和久远，车正朝着祥子打来电话时所在的地方驶去。

“你啊，在职场肯定很招人厌吧？”响野直视前方，对成濑说。

“市政府吗？谁知道。我也不知道大家都怎么看职场中的我。”

“肯定都非常讨厌你。”响野肯定地说着，唾沫星纷飞，“知道的事情藏着掖着不说，用一副只有自己才懂的口气说话，这样的上司怎么可能招人喜欢。”

“原来如此。”

“我如果被分到你手下，肯定会马上提交调换部门的申请。要么换，要么辞职。”

“算我求你，你还是辞职吧。”成濑刚说完，后座的久远就笑了起来。

“但是啊，成濑哥，你好好解释清楚嘛。到底是怎么了？净是些没头没脑的事。雪子姐背叛了我们吗？”

“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猜测。”

“猜测也好，请你说出来听听。”响野打心底想发飙，“雪子到底怎么了？她在哪儿？为什么背叛？然后为什么祥子会打电话来？她为什么这时候会在那种地方？顺便你再告诉我，你这藏着掖着的性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响野说得很快，问题如箭一般扎向已经相识二十多年的老友。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从一开始商量计划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雪子很奇怪了。”

“刚刚你也这么说过，到底哪里奇怪？”

“那时候慎一也在咖啡店里吧？”

“因为慎一喜欢我的店啊，也不是只有那天才在。”

“不错。慎一在你店里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但是你记得雪子当时很惊慌吗？她还朝慎一发火，问他‘到底去哪儿了’。”

“哦！”久远抬高声音。他轻快地“是啊是啊”，表示同意，又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啊，那天雪子姐格外担心慎一。响野哥当时也很意外，我也觉得不像平时的雪子姐。”

“那个样子很不自然。”

“是在演戏？”久远问。

“不是那个意思。跟平时的雪子不一样。那时候她真的在担心。”

“我还想呢，忽然间这是怎么了。”久远歪着头，一副不得其解的样子。

“慎一可能出事了，当时雪子估计是这么想的，才会格外担心。”

“哦，这么说起来，慎一也说过，”响野想起来了，“最近雪子好像很神经质。”

“是啊，是啊，慎一说她最近不像猎豹，而像斑马。”

忽然出现动物的名字，成濑有些莫名其妙。

“雪子到底在害怕什么呢？”响野思考着说道，“到底是什么？”

“慎一应该是被当作人质了。”成濑简短的话语让车内安静下来。

“人质？”

“绑架吗？”久远抬高声音，“但是慎一一直都在。我们开会的时候也在，刚才也在，并没有被绑架啊。”

久远说“绑架”的时候显得很痛苦。看到他这样，响野想起久远曾经跟他说过青梅竹马被绑架的事。

“怎么说呢，慎一确实没有被绑架，但应该是被威胁了，是恐吓。如果不准备好钱，孩子就要出事，类似这样。”

响野打断成濑的话。“不对，慢着。就算是这样，当时我们可正准备抢银行，钱肯定会到手。雪子拿着自己那一份去给恐吓的人不就好了吗？”

“不够。”成濑的话听上去像是他已经看穿了一切。

“不够……也就是说，”响野说道，“一千万都不够吗？”

成濑一直盯着车窗外。“所以需要全部的钱。”他说。

“全部的钱。”久远咬着牙小声说，“大概四千万？”

“雪子需要四千万。她要怎么办呢，于是……”

“就故意造成了那样的事故？可是怎么会弄到需要那么多钱的地步呢？”

“谁知道。但抢劫运钞车的劫匪看上去很贪心，他如果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从雪子身上可以赚到大钱，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那也没必要故意制造差点撞车的事故吧。”

“听好了，”成濑开始解释，“你们想一想我们的做事方法。装着钱的包由久远和响野分别拿着。如果平安逃脱，接下来会由我接手保管。”

“一直都是这样。”久远点头。

“这样雪子就没法出手。想想吧，抢劫当天雪子并没有机会接触钱。这并不是有意识的，而是分工就是这样。负责开车的雪子可以接触到所有钱的机会是有限的。”

“所以呢？”响野一边回想自己这些人的做事方法一边问道。

“只有从银行抢钱后逃走期间。”成濑说，“雪子能和装着所有钱的包在一起就只有那个时候。”

响野咂了下嘴。

“在车里的时候。包都放在我们大腿上，也没办法掉包。”久远说。

“雪子应该是说服了恐吓的人吧。”成濑继续说，“她告诉他，‘钱会用车运，你去袭击车吧’。”

“也就是说，她跟对方说了我们是银行劫匪？”

“不知道，也可能只是说她在运钱。运送现金的工作也有好多吧？总之，她提议假装事故，然后让对方连车带钱一起抢走。这就是她的交易内容。”

“有必要搞成事故这么复杂吗？”

“应该是考虑到我们吧。”成濑立刻回答。

“我们？”

“至少她希望假装事故，不想让我们看到她那么露骨地出卖了我们。”

“为什么？”久远板起脸，“跟我们商量多好。”

“是啊。”响野也发出气愤的声音，“我也觉得。如果急需钱直说就好，我们肯定也会帮她出主意。”

说着，他又回忆起谈话时的情景。

“这么说来，那时候祥子还说过一句蠢话。”他回想着，将自己老婆的话重复了一遍，“她说，‘你们抢来的钱，就没想过一个人独吞吗’。”

“啊，那句话我也记得。”久远点头说。

“雪子那个时候偷偷地看过我们。”成濑平淡地说，“那个时候，她是想找我们商量的。”

“真的？慢着，那个时候我是怎么回答的啊？”响野回想着自己说过的话。虽然不是十分清晰，但大致内容还是记了起来。“这是背叛！叛徒绝不可饶恕！”确实是这么说的。

久远好像也在此时想到了相同的事情，他责怪道：“响野哥，你真是说了句最差劲的话。”

“这不明摆着是开玩笑嘛。”

“好像响野哥还说什么‘叛徒只有死路一条’。”久远好像检举罪行似的手指着响野说，“罪大恶极。”

“我又不是真心的。”

“对于着实有烦恼的人来说，任何话都会产生影响。”

久远揪着这一点不放，响野也确实找不到反驳的话。

“雪子听了那番话后，虽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依仗我们的念头。”

“那是我不好了？饶了我吧。”他皱起眉头，“都怪祥子那家伙，问了不该问的话。”

“不，她那么说也不是偶然。”成濑说，“她是被交代过的。”

“被交代？”

“雪子求她在我们开会时问那样的问题。昨天祥子打电话跟我说过。”

“雪子特意求她？”

“可能是想知道我们的态度。她想知道我们对于一个人独吞这种事到底怎么看。”

“还有这样的商量方法啊。”久远苦笑着，“圈子绕得太大了。”

“她不是原本就不善于求人吗？在我看来是。她是那种自力更生的人，从没有求过别人，所以方法很别扭。”

“但被用上这种方法的我们也不容易。”久远笑了，“直接来商量就好了。”

“人的想法并不是永远都合情合理。”成濑说。

“你总是这种一切都尽在眼底的口气。”

“雪子姐想要将四千万交给对方，所以跟他们事先商量好，在那里上演了车祸，让他们连车带钱全拿走。是这样吗？”久远总结道。

“根据我的猜测，是这样的。”成濑点头，“那些人想要的并不是我们的车，而是我们的钱。”

“慢着。我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成濑，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那些家伙盯上了我们的包的？你这家伙不管什么时候，多重要的事都藏着不说。”响野瞪着成濑。

一直就是这样。老师的板书错了也不指出来。就算班上所有同学都没发现，只有成濑自己知道的时候也不说，之后还冷冰冰地说什么“我以为大家都知道”。一起去澳大利亚旅行的时候也是。两个人躺在海边时，有十只巨大的蜥蜴排着队从旁边横穿，响野没发现，成濑默不作声，一个人开心地看了好久。事后响野责问成濑为什么不告诉他，害他都没看到，成濑又是一副人畜无害的表情说：“我还以为你发现了。”甚至还问出“你想看蜥蜴排队吗”这种话。当然想看了！蜥蜴排队啊！

“那些人拿枪指着我们的时候，看上去就像事先计划好的。我觉得可疑，就问他们的目的到底是车还是包。我面前拿枪的男人回答说是车，那是在说谎。”

“好你个人肉测谎机！”

“雪子姐跟他们有关系，你也知道了吗？”

“大家开会，我就知道她在隐瞒什么。事故发生时，她的表情也不正常。”

响野叹了口气。

“也就是说，你明明都知道，却还是眼睁睁地看着钱被抢走？”

成濑忍不住笑了起来。“我怎么做才好呢？雪子拼了命想要把钱交给他们。就算我闹起来，大家也得不到好处。”

“那当时成濑哥是怎么打算的？”

“我那时候已经放弃要钱了。”成濑淡淡地说。

那口气简直太淡了，淡得响野都忘记责备他，几乎要拍手叫好了。“别轻言放弃啊。”

“那种场合下也不可能跟你们商量。”成濑说，“雪子既然煞费苦心地做到那一步，肯定是有什么进退维谷的困难。我如果轻率行动，搞不好还会给她找麻烦。”

“还进退维谷，这种话现在早没人说了哦。”

“我原来准备事后找雪子谈谈。”成濑说。

“所以才跟雪子一起去公寓？”

“我也不想让雪子为难，只要带她一起去林的公寓，我想他们肯定会有所行动。要么就是林逃跑，要么就是雪子逃跑，我想肯定是二者之一，所以才事先拜托祥子替我跟踪。”

“啊？”响野嘴张得很大，半天合不上。

“我跟她说，我们进入林住的公寓后，只要有人出来，肯定是林或者雪子。我让她替我跟踪那个人，查出地址然后联系我。”

“为什么是祥子？”

“我觉得雪子也十分警惕你跟久远，我怕会穿帮。”

“祥子姐开车跟踪的吗？”

“租了一辆车。总不能用你们那里的车吧，雪子会发现的。”

“结果到了公寓才发现林已经死了。”久远说，“那也在成濑哥的料想之中吗？”

“不。虽然我说他是蜥蜴尾巴，但也没想到那么轻易就被切掉了。”

“会不会是关系破裂？”

“说到底，他们原本就不是伙伴关系。”成濑跟他们说了林的房间里被装窃听器的事，“那个林并没有被信任，而且估计他也发现了窃听器，于是就急忙联络了X，可能还说了钱要再多分点之类的话。”

“结果，就被用菜刀喀嚓一声。”久远的脸痛苦地扭曲着，“应该很痛。”

“为什么雪子会跑出去？她去哪儿呢？”

“看到林的死，雪子动摇了，我想她应该是在怀疑，杀人的该不会就是自己认识的X吧。”

“雪子姐真认识X吗？”

“大概。所以我才故意撒谎，说了那番话，让她误以为X把慎一带走了。”

“说谎是偷窃的开始。”响野一边踩刹车一边说道，“净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迟早要变成小偷。”

“那你早就是小偷之王了。”

“我说过谎吗？”

“你这句话本身就是谎言。总之，雪子慌慌张张地冲了出去。她的目的地毫无疑问就是X所在的地方。祥子已经跟上去了。”

“X到底是谁？”响野板着脸，再次回想那个在弹子房拿枪指着自己的男人。他看上去是在正义感的驱使下“来救助孩子们”，却丝毫没有沉着冷静的感觉。与其说是个好人，不如说是个疑神疑鬼的普通中年男人。

“那个人为什么要拿枪指着我们呢？”

“因为你们看上去像坏人吧。”

“如果连我们都像坏人，走在路边的哈巴狗早就全被逮捕了。”

“哈巴狗可不会把那些初中生都揍个遍。”成濑说，“X被逃出来的初中生们吓到了，才想要去救孩子。”

“为什么？”

“在行为怪异的大人面前保护自己的孩子，作为父亲来说理所应当啊。”成濑平淡地说，“再怎么不关心，再长时间没见面，看到儿子身处险境，任谁都会出手相救。这就是遗传基因的力量。”

“哎？”久远的声音都变调了，“儿子？”

“X是慎一的父亲哦。”

成濑看上去毫不在意目瞪口呆的响野和久远。

过了一会儿，响野终于开口了：“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他吐出话语。“就算要地震你都能料到吧。”

“如果你们发现我一声不吭地开始收拾行李，最好小心点。”

“可是，雪子姐是带着枪去的吧？会不会出事啊。”久远担心道，“会不会一时意气用事，朝X开枪？”

“雪子才不会那么莽撞地开枪。”响野如此答道。可当久远说“可是这可关系到慎一”的时候，他又没了自信。

雪子IV

【始末】①事情从头到尾的过程。事情的经过。始终。②根据罪犯的坦白总结出的无聊说明文。

雪子站在公园入口旁的长椅前。入口位于从大栈桥过来的路旁，车就停在那里。平时她都将这里作为车辆调度站，因此也会担心自己的车被谁偷去。“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话可能就是小偷自身的真实写照吧。

“慎一在哪儿？”

她盯着坐在长椅上的男人，举起枪。

地道看上去就像个没有打领带的上班族。

“太、太招摇了。”他一脸惶恐地站起来。

“慎一在哪儿？”雪子压抑着想要用力扣动扳机的冲动。

“不、不知道。那些人不是你的朋友吗？在弹子房跟孩子们动粗的那些人。难道不是那些人把慎一带走了吗？”

雪子凝视着男人的脸。路灯下隐约浮现出的这张脸比雪子熟悉的面孔苍老很多。黑眼圈看上去就像在诉说他一路走过的空虚。

地道盯着枪口，脸上满是不安。

“我的手机被偷了。”他说。

“我不是刚打过吗？”

“是另一个手机。”他说得很含糊，大概是另外还有一个专门用于同伙间联系的手机，“被你的朋友偷了。”

“这把枪可是真的。你以为我只是拿着吓唬你？”

“不，没有。你也许真会开枪。”

雪子注视着地道，想要看穿他是否在说谎。此时她觉得，如果能像成濑那样看穿对方的谎言就好了。

“现在跟事先约定的不一样。”

“约定？”

“由我来替你还四千万的欠款。你听好了，四千万啊。可不是替你掏四千块这么简单。没错吧？作为交换条件，你不准碰慎一一根汗毛。这是我们之间约好的。”

“是、是这样，可是……”

这吞吞吐吐的说话方式更让雪子窝火。看着眼前抽搐地笑着的地道，雪子想到的东西跟过去完全一样。

活了四十多年就这副模样。她的心里混杂着鄙视和无奈。

“真是无药可救，毫无长进。”这些话她想也没想就说了出来。

地道的表情很诧异。“我也只是想见见儿子啊。”

“儿子。”雪子觉得很滑稽，不禁笑出声来，“慎一已经初二啦。十多年你都没见过他。这简直比出钱让人拍完电影后就说成‘是我拍的电影’更不要脸。”

“我后来也试着找过雪子你的下落。找了，但是没找到。”

“你如果真想找，早找到了。”

虽然地道嘴上说“试着找过”，但恐怕也就是来回翻翻电话本，查查上面有没有登记号码。

“受不了。”雪子大声叹了口气，胡乱地抓着头发，“这次我真是蠢到家了。”

研究从港洋银行逃跑的路线时，她遇到了地道。

正是响野打来电话的时候。雪子不自觉地“啊”的一声放慢车速，靠了过去。

双眼无神、晃晃悠悠地走在那里的，不用看也知道是地道。

可能是因为某种怀旧的情感和地道满脸的愁容，等反应过来时，坐在驾驶席上的雪子已经跟他打了招呼。

“怎么当时就没能不管你一下子开过去呢，现在才知道自己有多愚蠢。”

“不是那样的。当时雪子你如果不喊我，如果没替我准备钱，我就危险了。”

“现在不还是很危险。”雪子轻声笑着，向前顶了顶枪口。

那时雪子万万没想到，十多年没见的地道开口第一句话竟是哭诉欠钱的事。她太意外了，意外得甚至感觉到一种解脱般的轻松，于是脱口说出了“也许可以帮你忙”这种话。

地道做人没有任何长进，拿去赌博的钱却越来越多，而且借钱的对象也比以前更加凶恶。

久远以前曾经说，“人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分寸’，动物就不会这样”。看着地道，她打心底觉得这话对极了。

“这次借我钱的人真的不好惹。”他几乎要哭出来似的反复说，“是个危险人物。神崎真的不好惹。”

雪子询问这个不好惹的人物到底怎么不好惹，地道似乎非常难以启齿，战战兢兢地说他既狡诈又冷酷。

听到这些，雪子捧腹大笑。找这个既狡猾又冷酷的“不好惹”的人借钱的你才是无可救药。

一问到底欠了多少钱，地道的脸色就好像看到了世界末日。“是雪子你无论如何也没法弄到的数额。”

地道说出金额时，雪子并没有感到意外。她露出无所谓的表情脱口而出：“这么多钱我也能搞到手。”

“虚荣和自尊啊。”雪子自嘲般小声嘀咕。那时的她可能是想让地道看看，她的人生跟十年前已经不一样了。“人之所以会落入圈套，基本上都是因为这些东西。”

雪子说“可以搞到大钱”之后，地道的动作很麻利。他显示出难以置信的积极和热情，跟雪子探讨起来。估计他那时候真的已是穷途末路。

更让雪子难以置信的是，地道竟然将这番话告诉了神崎。地道根本不知道，跟那样狡诈而冷酷的对手亮出自己的底牌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真没想到神崎会把慎一当作要挟的筹码。”

“神崎知道你是慎一的爸爸？”

“不是。”地道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他不知道。就连雪子你，我也只告诉他是个熟人。”

“所以啊，神崎才会害怕我背叛他。他并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担心我不听他的话，就用儿子来威胁我。原本如果只是还钱，一千万就够了。可是慎一却被当成了人质，最终让他抬了价。”事发当天，雪子并没有见到神崎，从他们的手段可以看出，他是个做事干净利落的人，并且很贪婪。当得知雪子可以搞到四千多万时，他就全都想要。

“对神崎来说，慎一其实根本无所谓。”地道肯定地说，“就像雪子你刚才说的，只是他为了防止背叛而布下的防线。”

这时，雪子扣动了扳机。后坐力传来，枪响了。夜色中的枪声沉闷而厚重。

地道倒下了。他发出呻吟声，不知为何竟双手抱膝。

“并没有打中你。”眼前的一切太过愚蠢，雪子连叹息都没有，“我瞄准的是地面。”

“哎？”地道像是回过了神，停止蠕动，再次站了起来。带着那张丑陋的脸，他拍打着身上的灰尘。

多么愚蠢的男人！雪子脸上竟露出一丝笑容。超越了愚蠢、滑稽、可悲，竟然还有一丝可爱。啊，或许十多年前的自己就是被这种愚蠢的可爱吸引了吧。

四百三十七秒。雪子在计算跟地道说话的时间。

“我们说的是自己儿子的安危，不是你说的什么‘防线’。”雪子这次将枪口准确地指向对方的胸口，“你没有做父亲的资格。”

这时，雪子忽然感到一丝担忧。地道这种不值一提的人，就算自己将子弹射向他，会不会也只是一穿而过，什么都不会发生？她几乎是认真地考虑着这个问题。

“现在慎一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

“那么不是那个男人把他带走的？”

“那、那应该不可能。神崎肯定不会再去纠缠雪子你们了。钱已经到手了。”

“钱……对啊！”雪子想起了什么，大声说道，“那算怎么回事，那个运钞车？我事先可没听说你们还要抢运钞车。”

隔天从报纸上得知那件事后，雪子哑口无言。

“啊。”地道不置可否地说。

“啊什么啊？我可没听说。你们什么时候决定抢运钞车的？你竟然还是那些劫匪的同伙。”

“雪子你最好不知道。”仅这一刻，地道的表情变得有些温柔，“抢劫运钞车这事神崎已经干过好几次了。”

“现在街头巷尾可是传得风风火火。”

“神崎有自己的情报源。”

“自己的啊，”雪子抬起下巴，想起了成濑当初的猜测，“反正也就是跟保安公司串通一气之类的吧。”

地道顿了一会儿，接着又说：“总之，我是被叫去干那事的。”

“只是勉强帮把手吧。”

“那天雪子你喊我的时候，我们正确认袭击运钞车的路线呢，所以才会在横滨。”

“那时候你不是一个人吗？”

“才分开没多久，然后你就来叫我了。我们其实正在作袭击运钞车的准备。”

“既然都那样了，你还想再从我这里拿钱？”

“不、不是的。虽然是那样没错，可那是两码事。抢运钞车是神崎的活儿。就算做得再好，我欠的钱还是欠着。我只是帮那个人做事，

报酬根本没多少。如果没有雪子的钱，我就麻烦了。有了那笔钱，我欠的债终于一笔勾销了。”

“我觉得我拼命弄来的四千万只是打了个水漂。”

“总之，当时那笔钱是必须的。”

“本来只要一千万就好，知道吗？是你事前说漏了嘴，被人敲诈了。”

“啊，那个……”地道含糊地说，“但、但是，总之那笔钱是必要的。”

“是吗。”雪子轻蔑地说道，“反正我现在要用这把枪杀了你，这样的话那四千万果然还是没必要。”

“骗人的吧？”对方又露出痉挛般的笑容。

“你觉得我会说谎吗？”

“不。”地道摇头，“你还真没说过这样的谎。”

“我讨厌说谎。太麻烦。”雪子又想起成濑的脸，“而且很快就会被戳穿。”

“你……啊，是啊。你就是这样的性格。”

“而这次，我为了你，不得不跟同伴们说谎。”

地道变得很诧异。“从你嘴中说出‘同伴’这个词真让人意外。连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我都不是你的同伴。”

“你这样的人如果可以叫同伴，来吸我血的蚊子就都是恩人了。”

事到如今，雪子才想到当初如果跟成濑他们商量，现在又会是怎样的结果。这次她终于知道，找别人商量，倾诉内心的软弱，也都是需要方法的。但她做不到。

虽然她尝试着跟大家商量，最终却没能踏出这一步。

公园里有人经过，可仍然显得安静冷清。并没有人注意到雪子他们。

五百一十九秒。

“够了。”

“啊？”

“你可能不明白，时间这东西是有限的。”

“这我也懂。”

“你当然也懂地球绕着太阳转，可那不叫懂，你只是知道而已。明白吗？你并不懂那些东西，你只是知道。人生的长度是时间决定的，就算我们像现在这样，它也仍然在减少。明白吗？像沙漏中不断落下的沙一样，越来越少。”

“我懂。”地道有些不快。

“你这样的人，总认为沙漏里的沙可以再添，乐观地相信自己的时钟永远不会停下。够了，别再绕圈子了。慎一在哪儿？在神崎那里？

那你就把神崎叫出来。还是说他想做什么交易，就赶快说条件。如果他只对钱感兴趣，就快把慎一还给我。”

“所以我说过啊，我没有把慎一带走，和神崎也没关系。”

“你不是跟踪了慎一吗？又出现在弹子房。”

这时，地道结结巴巴地小声说道：“那、那是因为，我也想见见慎一。想跟他说话。”

“为什么？”雪子问得很冷漠。

“因为我是他爸爸。”

雪子露出一副打心眼里惊讶的表情。“胡说！”

“怎、怎么了？”

“你还真把自己当爸爸了？我刚才不是告诉过你吗？你，只是个给电影提供了资金的制作人。”

“慢着，制作人不是也有看电影的权利吗？”地道拼命反驳。

雪子毫不犹豫地又开了一枪。

也许是因为毫无防备，地道发出了惨叫。他的脸上写满惊恐。

“不准把慎一比作电影。”雪子面无表情地说。

“最开始打比方的，还、还不是你。”地道的反驳显得软弱无力，“不讲理。”他的脸都扭曲了。

“你为什么要去弹子房？”雪子不理他，继续问道。

“我真的只是想跟慎一说话，真的。那件事了结后，我想慎一想得不得了，所以在放学路上跟踪他。结果，那些人是你的同伴吧？那些人跟慎一一起进了一间破败不堪的弹子房。我会在意是理所当然吧。”

“不愧是当爸爸的呢。”

“不一会儿，孩子们就从弹子房里接二连三地逃出来了。”

地道用右手挠挠头，又准备将手插进后裤兜。雪子警惕地将枪指向那只手。

“只是想擦汗。拿手帕。”地道小声解释。他拿出手帕，又继续说道：“我吓了一跳，不知道弹子房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我确实听说里面有人对孩子动粗，于是开始担心慎一。这也理所当然吧。”

“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父亲嘛。”

“总之，我就闯进了弹子房，看到那些人站在慎一面前说着什么，就慌忙掏出枪对准他们。那些人是你的劫匪同伴吧？”

雪子并不回答。

地道将手帕又塞回口袋。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传来，当他再掏出右手的时候，手上已握着一把枪。

雪子被枪指着，她咂了下嘴。

“你什么意思？”

“因为你不把枪放下。你大概会朝我开枪，是吧？可是我不想中枪。这样一来，我们总算平等了。”

地道浅薄地笑了。地位变得平等令他很开心，笑得像小孩。

雪子和地道之间相隔不到两米，互相举枪指着对方。

四周光线很暗，如果从远处看，说不定会以为是一对男女正互相指着鼻子对骂。

“为什么要杀掉林？”雪子想起了公寓里的尸体。倒在自己鲜血中的尸体。

地道愣住了，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林？”

“刚才我去过林的公寓。”

“然后呢？”

“死了。直挺挺的。”

一瞬间，地道停止了动作，转动眼珠。他咽了口唾沫。“是神崎。”他吐出一句，拿枪的手轻轻颤抖，“林给我打过电话。”

据地道说，林原本是神崎经营的赌场的常客，即跟地道是一类人。他曾是个老实的上班族，却债台高筑，最终被拉去做抢劫运钞车的帮手。完事后，林被自己那假惺惺的罪恶感困扰，跑去找地道倾诉。

“你反正是把这事告诉神崎了吧。”

这个男人如果不听神崎的意见，恐怕什么也办不成。一味地在意上司的脸色，放弃自我判断，只要有事情不跟上司报告就坐立难安，这样的人比比皆是。雪子在被派遣的公司也经常见到。

背靠大树好乘凉，依附权势，对独断的上司阿谀奉承。地道就是这样的人。

“林的房间里装了窃听器。”

“嗯，”地道点点头，“是我干的。神崎交代我去，而且我对窃听器也还算熟悉。”只有这时，地道的脸上才浮现出骄傲和自信，“林发现了窃听器的事，变得更不安了。”

“这点你也报告神崎了。”

“是、是的。”

“林正因为害怕神崎，才找你商量的吧？你将这些都报告神崎，这不是背叛吗？”

“这怎么就是背叛了？”地道歪着头，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你跟我一起住的时候还算好些。”

“嗯？”

“你现在人品更差了。”

地道皱了皱眉。

这时，传来有人靠近的声音。地道背后响起了轻快的脚步声。

地道正准备回头，一群人便冲了上来。有人从后面抱住他，有人抓住他拿枪的手，有人取出了胶带。

嘴被堵住前，地道“咦”地发出了胆怯的惊叫。

雪子没有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站在原地。她有些张皇失措，不知道自己的枪口到底该指向哪里。

“真巧啊，竟然在这里碰见你。”面前的久远笑了起来。

成濑VI

【约定】①协商并确定。②事先作好关于将来的某件事情的决定。缔约。协定。③针对无法信任的人而采取的特别措施。

成濑用左手捂住地道的嘴，右手从他腋下穿过，扣住脖子。响野从他手中夺下枪。久远则利索地扯下胶带，贴到他嘴上。

“雪子姐——”站在一旁的祥子挥手打招呼，就像是在时装店偶遇。成濑想，如果说到没有常识，这对夫妇还真是不相上下。

雪子看上去就像一个被取下电池的玩具。

跟她说“把枪给我”，她也没有反应。但不一会儿，她又恍然大悟似的抬起头，一声不吭地把枪递给成濑。

“好了，有话慢慢说吧。”成濑转身面向地道。

这个嘴被胶带封住的男人不知叫了声什么。响野和久远正用胶带将他捆住，眼睛也已蒙上，两手反绑在背后。

“业务相当熟练啊。”

“因为这已经是今晚第二次啦。”响野搓灰似的搓着双手，“刚刚在弹子房练过。”

“我们简直就是为捆包而生的啊。”久远欢喜地说。

雪子开口了：“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她缓缓地说着，就像在一步步细细检查自己的所在之处。

“对不起，是我在后面跟踪了你。”祥子的声音太活泼，跟飘荡着紧张气氛的公园显得格格不入。

这时走过来一群学生，男女总共六人，可能是喝了酒，勾肩搭背地朗声大笑。决意要进行革命的年轻人也许就是这样迎来新一轮的朝阳，看着他们，竟让人产生这种意气相投的感觉。

几个人架着地道，让他坐在长椅上。响野小声在这个男人耳边说了些什么，成濑没有听清。可能是比较有效的威胁吧，男人老实地坐了下来。

学生们大声喊着内容十分无聊的双关语游戏走了过去，好像并没注意到成濑等人拿着的枪和被胶带绑住的地道。

“她在后面跟踪了你。”成濑指着祥子，对雪子说。

“跟踪，是去林的公寓时跟在后面的车吗？”

“那时候你也注意到了，不愧是雪子。”

“但是为什么？”

“唉，总之，先跟这个男人谈谈吧。”

坐在长椅上的响野拍手说。那样子就像在公司里拍着同事的肩膀，想从对方嘴里套出初恋回忆的上班族。

“唔——唔——”男人叫唤着，胶带的缝隙中零星地传来杂乱无章的声音。

“他是你们在弹子房见到的X吗？”

“正是他本人。准备朝我们开枪的X。”响野发出欢快的声音，指着长椅上的男人，“我们险些被枪打中。”

“怎么就没开枪呢。”祥子叹息着。

“这话说的，好像我要被打中才好。”

“难道还能听出其他什么意思吗？”

“这个人真的是慎一的爸爸？”久远问道。男人做出受惊似的反应。

雪子沉默不语地点点头。

“哎呀哎呀，你的猜测开始得到印证了。这个男人是X，跟我们在弹子房见过面。到底是怎么到那儿去的？只是单纯地跟踪我们？”

男人低头坐着，一声不吭。尽管嘴被胶带封着，可本人也看不出一点想开口的意思。

“他说是想跟慎一说话。”雪子愤慨地说，“所以才跟踪到了弹子房。没过一会儿看见孩子们从里面逃出来，就慌了。”

“因为是当爸爸的，”久远高兴地说，“因为是爸爸，所以想救慎一，是吧？不管怎么说，爸爸是没法将儿子抛在一边不闻不问的。所以一觉得慎一有危险就冲进来了。”

“他只是心血来潮而已。而且还把慎一作为人质威胁我。”雪子语气冰冷地说。

被胶带绑着的男人嘀咕了些什么，可能是想否认。

“你知道多少？”雪子看着成濑。

响野闻言先开了口。成濑只得苦笑：这个人也许是想当我的代理人。

“这个人全都看透了。雪子你故意制造碰撞事故，还有想把四千万全数交给那帮人的事。”

“是……”雪子说不出话来，“是吗？”

“这个人是慎一的爸爸吧？慎一的爸爸有难，雪子你也不可能袖手旁观。而且慎一本身也很危险，是吧？”响野说。

雪子低下头，好像在聆听别人陈述她的罪行。

“他还看出从那次开会时起，雪子你的样子就不对劲了。”

“你为什么说得这么扬扬自得？”祥子小声指责响野，“又不是你的本事。”

“你给我听好了。”响野自信满满地说道，好像这一句话就可以证明这世上所有的法则，“这家伙是我朋友。”他指着成濑说。

“所以又怎样？”祥子愕然。

“一个人的价值从这个人的朋友身上就可以看出来。”

“做你朋友可真够呛。”

成濑的视线再次回到胶带男身上。

“那，现在该怎么办？”成濑来回看着长椅上的响野和久远。

“怎么办，是说这个男的？”响野把男人的肩膀拍得啪啪响。

“他知道多少？”

“多少？”

“当然，这个男人肯定知道雪子和慎一的情况。”成濑数了一根手指，“你家地址也告诉他了吗？”

“没告诉过，联系全部是通过手机。”

“但是他跟踪过慎一，估计也知道你家在哪里。”

长椅上的男人没有反应。

“把他嘴上的胶带拿掉，我们来问话。”

成濑把枪递给响野。响野端着枪说：“不老实的话就开枪。”接着他取下了男人嘴上的胶带。

伴随着撕胶带时哧啦哧啦的声音，男人痛得发出惨叫。

响野拿枪顶着他的太阳穴。“安静。”

“他的名字？”成濑再次转向雪子。

“地道。”

“地道？踏实努力的地道先生啊。”成濑很感慨。有时候，名字这东西比不负责任事不关己的人还冷酷。“地道先生袭击了运钞车，当时一共有三个人。而且，其中的林先生已经下台。”

“下台？”

“走下人生的舞台。因为地道先生杀了他嘛。”

“什……”地道发出声音。

响野立刻用枪紧紧地顶住他。“你不老实我可很难办。”

“我没干，不是我。”

“可是林先生确实已经死了。”

眼睛被蒙上的地道此时正试图寻找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不是我。”

“我们发现了林的尸体，地上还有用血写下的‘地道’两个字哦。”久远说着连小孩都说不出口的谎话。

“也就是传说中的死前留言。”响野半开玩笑地附和着，“对了，对了，我开始还以为那是想写‘地道地活着吧’这种警世名言呢，原来是你的姓氏啊。”

“不是我。”地道稍微加强了语气。

“动手的是你的上司神崎吧。”雪子嘲笑般说。

“原来贪婪的头目姓神崎啊。”成濑点着头。是那个从休旅车上下来后拿枪指着雪子的男人，当时看上去就像牧羊犬。

“地道先生，”成濑像在慢慢咀嚼般说，“你和神崎对我们的事情知道多少？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吗？”

地道的嘴巴蠕动着。

“知道，他们肯定也在报纸上看到过。他们知道我们是劫匪。”雪子说。

“什么！”响野故作夸张地大吃一惊，“要是知道就不能留活口。”他像是在演戏般说道。

“我什么也不会说，不可能说！”地道拼命地摇头。

“那么神崎又知道多少？他调查过我们吗？”

“那个人只要钱能到手，其他事一概不管。不管是从运钞车上，还是从雪子身上，他都已经捞到钱了。所以其他事情他肯定没兴趣。”

“这很可疑啊。”成濑立刻说。

“是啊，很可疑。”久远说，“就算现在没事，过段时间后肯定还会想起我们。然后神崎先生肯定会找到我们说：‘我知道你们是劫匪，现在起听我指挥，否则就把你们的事情全部捅给警察。’他肯定没事就会这样来威胁我们打发时间。太恶劣了。”

“简直是最恶劣的结果啊。”响野的表情跟舔了满嘴盐似的。

“抢劫题材的电影最终基本都会有枪战戏啊。”久远不耐烦地说。

“你老实说。你跟踪过慎一，是不是也已经知道我们的住址？”

稍微过了一会儿，地道摇头说：“不知道。”

“说谎。”成濑立刻就看了出来。在他看来，地道连一点点要伪装谎言的意思都没有。

“谎言很快就会被拆穿。”响野开口说，“我们中间有一位识破谎言的高人。你简直就是一个面对世界冠军还放弃防御的门外汉，没有胜算。”

“他说得一点没错。人的谎言可以很快被拆穿。”说完成濑又对着响野，“下次他再说谎你就开枪。”他作出了指示，“开枪后就跑。没问题吧？”他看着其他三人。

地道露出疑惑和慌张的表情，结结巴巴地说：“雪、雪子住的地方我知道。我只知道这些。”

“那神崎呢？”

“我没告诉神崎。关于雪子的事，我一点都没说。我跟雪子还有慎一的关系也没说过。雪子你还不相信我吗？我还没蠢到那个地步，有些事情我也是瞒着神崎的。”

“那只不过是因为神崎不关心而已吧？”雪子淡淡地回答，“如果收到命令，你还是会全都说出来。”

成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面前这个男人。他没有说谎。

神崎估计只对亲手策划的犯罪感兴趣，只执着于把钱弄到手，其他事情则毫不关心，所以同伙也是利用完就踢开。

“地道先生，你和神崎知道我们的名字吗？”

“不、不知道。”地道像在边喘气边说话。

“没有说谎。”成濑说。地道的脸上没有任何修饰的气息。

“这么说，”响野抱起双臂看着雪子，“你对慎一说不要去我那里，是因为这个吗？为了不让他知道我们的所在吗？”

雪子点点头。“如果他跟在慎一后面就麻烦了。”

“地道先生，”成濑确认般问道，“你可不可以今后也别跟神崎说我们的事啊？”

“嗯，嗯嗯。”

“骗人。”雪子简短地说，“这个人这种地方完全没指望。只要那个神崎口气稍微强硬一点，他就什么都说了。关于我们的情报，还有慎一的身份，不管什么他都会双手奉上。”

“才没那回事。”地道拼命否定时慌张的动作看上去也不像是值得信任的人的行为。

“要是这样……”久远像是想起了什么，忽然问道，“我们的钱去哪儿了？那最重要的四千万。”

“反正钱都是神崎拿着吧。”雪子冷淡地说。

地道张了张嘴，像是在寻找合适的措词，又像是事到如今心里还在算计利弊得失。

“神崎拿着四千万，抢运钞车那一亿也被他拿走了，是吧？”成濑说出心中的猜测。

“实际上没有一亿。”地道懦弱地说。

成濑猜想，有可能是保安公司为诈骗保险而虚报了金额。为了这部分利益，有人暗地联手神崎将情报泄露给他也不足为奇。

“那些钱在什么地方？”成濑问，“神崎家？”

“肯定不会放在家里。”

“难道存起来了？”

这时，地道安静下来，好像十分懊恼地低声嘀咕道：“存在银行的保险箱里。”他的声音很小，“神崎是这么说的。”

“保险箱！”久远看上去很开心，“从银行抢来的东西又放回银行了。”

“亏他能通过审查。”响野说道。

地道回答：“神崎又没有黑社会背景，证明文件什么的，他多少有些办法。”他的话听上去不像是在说谎。

“好。”响野下定决心般说，“我们就对那个银行下手，从保险箱里把我们的钱拿回来。”

“我都说过了，”祥子立刻说，“那些原本就是银行的钱。”

成濑整理了一下此刻脑海中浮现出的各种想法。所谓的出租保险箱，需要分别有库房和保险箱的钥匙以及各自的密码才能打开。如果是这样，就不用大费周章抢银行，找田中做把钥匙似乎就可以解决。到底应该如何动手呢？他在脑海中排列出所有选项，开始演算。

片刻过后，他说：“我们不用管神崎。”

“不管？”响野眯起眼睛。

“现在就算我们去抢保险箱，也会立刻暴露自己。如果那样，被激怒的神崎恐怕会立刻去威胁地道先生。”

“也许吧。”响野说。

“那样一来，原本对我们毫不在意的神崎也会开始关注我们。对于头脑聪明又善于谋划的人来说，被别人下手恐怕远比被捕难以忍受。神崎肯定会怒不可遏。他一旦生气，肯定很可怕。”

“应该很恐怖吧。”久远夸张地说。

“据说他既狡诈又冷酷呢。”雪子说。

“别再管神崎了，我们只管自己赚钱就好。”成濑说。他一边说一边思考各种方案，脑海里浮现出横滨周边的地图，他一一确认各个银行的位置关系，逐步完善计划。

“什么意思？”

“再抢一次银行。横滨市内。这次我们选港洋银行附近的横滨劝业银行。”成濑的口吻似乎不容分说。

谁也没有立刻开口。成濑饶有兴致地观察着每个人的表情。

“再来一次？”响野的口气像是绝望的号叫，“你是认真的？”

“我是认真的。”

“我们前不久才抢了港洋银行，而且地道那帮人还袭击了运钞车。你可听好了，现在，如果要选日本国内对抢劫银行最为敏感的地区，那就是你刚才挂在嘴边的横滨。”

“可以这么说。”成濑也表示赞同。

“那现在还有什么必要立刻在横滨再次动手？”

“我去港洋银行踩点的时候，还顺便调查了另外一家银行。要是抢那里，现在立刻就可以动手。”

“少安毋躁。”响野歪着脖子说，“我完全无法接受。”

“要动手只有现在。”

“不像你的作风啊。”久远不满地噘着嘴。

尽管遭到二人的反对，成濑的意志仍然没有改变。如果从时机上说，非现在莫属。

“含泪舍弃被神崎抢去的钱不说，我们还要再去挤危桥？你给我冷静下来好好想想。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事？”

“没问题，一定会成功。”

“嗯——”久远满脸愁容。

“只要地道先生不背叛我们就没问题。”成濑说。

地道表情僵硬。他挺了挺胸，一副惶恐的样子。

“地道先生只要不给我们节外生枝就可以。我们去抢银行，只要别来捣乱就行。对神崎也要保密。”

“这算是好办法吗？”久远的声音听上去并不热衷。

“这个男人会说的哦。”雪子用下巴指着地道，“绝对会。”

“我、我为什么会说？”地道反驳。

成濑看着地道。对方看上去没有说谎。但是，他又想，这个男人麻烦的地方在于尽管此时他可能是真心实意，但仍然存在将来会背叛的可能性。他本人是最不明白自己精神上的脆弱的。

就在这时，久远身上传出手机铃声。成濑和响野互相看了看。久远迅速拿出手机。“是地道的手机在响。”

“是谁？”

“不知道。”

“搞、搞不好是神崎。”地道说。

“你来接。别乱说话。如果是神崎，你就像平常一样说话就好。如果你有什么小动作，我们也只有开枪了。”成濑说。

“终于可以开枪啦。”

响野将枪口顶了上去。久远按下接听键，放在地道的右耳边。

“喂。”地道开口了，“啊，神崎哥。”他扬声道。

成濑一直在观察。

“纲岛吗？”他确认了一句后，只是一个劲地反复说“是”，最后软弱地说了一句“明白了”表示同意。

久远挂断电话。

“从话题人物神崎那里打来的电话啊。”响野打趣道。

地道张了张嘴。此时他可能正苦恼于到底该站在成濑一边还是神崎一边。

“叫你去吗？”成濑直截了当地问。既然出现了纲岛这个地名，那只有这一种可能。

地道迟疑了一下便承认了。他点了点头。

“为什么？”久远看了看成濑。

“林。”成濑说。

地道像是想通了，丧气地垂下头说：“他让我去林的公寓。”

“那就没错了。肯定是让你去帮忙搬运尸体。”成濑不苟言笑地说。

“哈！”雪子忍不住笑了起来，“那你居然还一本正经地回答什么‘明白了’？你是傻子吗？”

地道咬着嘴唇，强忍着屈辱。

“无可救药。”雪子说。

“可是，不是你们说要我像平常一样吗？”

“是。”成濑点头，“没关系。拒绝可能反而会被怀疑，那才不像地道先生的作风。”

“但是这个男人已经没有欠债了哦。不久前那四千万已经还了，没必要再听别人指示。这不是傻吗？”

“那是因为……”地道说到一半便没有了下文。

估计……成濑试着想象。估计对地道来说，反抗神崎这种选项原本就不存在。与其说是欠钱后的愧疚心理，不如说是某种动物般的恐惧心理令他如此。

“那，怎么办？”响野说。

“地道先生，”成濑向前走了一步，“我们现在就放了你。”

“为什么？”久远和雪子同时大声问道。

地道的嘴角浮现出一丝笑容，瞬间又消失了。虽然装出满脸惶恐，表情却是隐约感到自己已然安全后立刻放下心来的样子。

“这个人绝对会告密。”雪子将“绝对”这个词再次强调了一遍，“他现在如果去见神崎，第一件事情就是告密。我们接下来准备抢银行的事他肯定会讲。他肯定会在某个地方边埋林的尸体边得意地报告说，‘其实我有件很有趣的事要告诉你哦’。然后神崎又会来碍我们的事。”

“你别乱下结论。”地道不快地说。

“我就要下结论。之前你也都说了，搞得慎一差点被胁迫，还平白无故被抢了钱。”

“我也没法相信他。”久远很注意语气，但还是说出了口，“他一定会讲出来。”

成濑注视着地道的表情变化，接着说：“地道先生，我希望你别把我们将要做的事说出去。”

“当、当然了。”

“当然是骗人了。”雪子说。

“地道先生不会出卖我们。”成濑斩钉截铁地说，“要不这样如何？我们把地道先生也当成同伴吧？”

雪子V

【信赖】①信任和依赖。②一种说得越多消失得越快的东西。

【信赖的原则】法律上预见义务的基准之一。例如，如果每个驾驶员都遵守交通规则，那么同时可以相信其他人也会遵守。劫匪除外。

雪子一时间难以理解成濑的提议。

“同伴？”她呆呆地重复着，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表情也出现在地道脸上。他也因这出人意料的词而惊诧。

“你也跟我们一起做事吧。”成濑不像是开玩笑。

“怎么可能一起做事？”响野说完，意外得再也说不出话来。

雪子站到成濑面前。“这不可能。”

“我想给他这次机会。”成濑表情认真地说，“我想再给这失去信誉的人一次机会。而且就算我们现在不放他，又能有什么选择呢？”

“把他关起来怎么样？如果按照你的计划，我们去抢其他银行，那么只要把他关到我们结束为止就好。如果不这样，就像雪子说的，他肯定会去跟神崎告密。”响野的意见既粗暴又现实。

地道蜷起身体。

“这么大一个人，你打算关到哪里？”成濑说。

“不然干脆现在开枪打死他吧。”久远说得干脆利落。

“等、等等！”地道可能再也忍受不住，大喊起来。那声音令雪子反感，因为听上去是那么谄媚。

“你小子在动物园看到快病死的河马都哭得哇哇响，怎么开枪打人却说得这么轻松？”响野说。

“别把河马跟人混为一谈！”久远叹道。

雪子注视着地道。她发现就算这个人真的被枪杀，自己可能都不会感到悲伤。这感觉虽然有些不可思议，却千真万确。虽然自己有着二十岁前跟这个人共同生活的回忆，但并不意味其中就有所谓的爱情。就像好几年都跟自己挤同一班地铁的上班族一样，双方毫无关系。

地道并不是一个恶人。但是比起当初同居时，他不但优点更少，而且已经降格成了一个无聊的人，战战兢兢、唯唯诺诺的样子实在让人受不了。让人受不了的东西就算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也不是多么令人悲伤的事。

“地道先生是慎一的父亲。”成濑盯着雪子的眼睛说。

“无所谓。如果是这样一个男人以父亲的身份出现在慎一面前，我宁可他现在就消失。”

“但是，这样的人却在弹子房里为了救慎一而跟恶人对峙。”

“你说的恶人是指我们吗？”响野的脸上写满了无奈。

“而且，”成濑的声音显得很平静，“现在神崎正等着地道。”

“为了埋尸体。”久远哧哧地笑起来。

“如果在这里打死他，他就没法去埋尸体。不用说，关起来也是一样。那样神崎就会起疑心，搞不好就会想起原本并不在意的我们，然后给我们找些乱子。”

“这样啊，”响野说，“这倒是有可能。”

“都听好，我们只能让地道去神崎那里，让地道跟平时一样。然后，我们再从银行里抢钱。”

“就算这样，也不需要拉他入伙啊。”雪子理直气壮地说。

“这就像上了道保险。为了不让地道背叛我们，最好将他变成我们的同伴。”

“不可能成为什么保险。”响野立刻唾沫横飞，“你知道吗，就像雪子刚才说过的，这人本质上就胆小。重点并不在利益得失。就算他在羊群中生活，当看到山丘上有狼的时候，也会立刻扔下同伴摇着屁股跑过去。因为他害怕，他是向肉食动物献媚的那一类生物。”

但是成濑并不准备改变计划。“放了他。就这一次，让他成为我们的伙伴。”

响野大声反对：“放了就算了，入伙又算什么？”他换着说法地打各种比方，激烈地辩论着。雪子也表示赞同。久远虽然不怎么说话，但不乐意的表情并未消失。

“不”，成濑到最后也没有屈服，“只有这样才可以。”

最后只能听从成濑的意见。不仅是雪子，连响野和久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后天开会吧。”成濑说。然后他将地点选在离国道有些距离的百货商场的广场。商场七点就停止营业，但那个名为中央广场的地方会有很多露天排档一直营业到深夜。“桌子椅子都有，正好。”成濑说，“就在那里开会。”

他们就这样带着仍被绑着的地道离开了公园。

走到出口时，成濑凑到响野旁边说了些什么。响野没怎么听明白，但还是意外地反问道：“不能倒带的录像机？”祥子则在一旁笑了起来。

雪子不明白什么意思。

他们在港洋银行前的人行道旁放了地道。坐在后座的久远扯掉绑在地道手上的胶带，随即一脚将他踹到人行道上。

表情奇妙的地道沿马车道大街迈出了沉重的步伐。

第四章

坏蛋们制订作战计划，上演逆转

“见过世面的笨蛋还是笨蛋”

久远V

【重来】①再来。重做。“重来也不行。”②重复着不管做几次也还是同样结果的行为。

两天后，久远一行人在百货商场附近的空地集合。这些劫匪往常开会的时候就像春游前的说明会一样愉悦，但是这天的久远却提不起精神。就像春游中途来了个总会招致坏天气的男人，或是来了个关系不好的同学，就是这样一种垂头丧气。

这是一个喷泉广场，周围立着像煤油灯一样很有情调的路灯。这种昏暗暧昧的地方也许是约会的好地点。广场上人声混杂，喷泉周围排列着很多出售简单食物和饮料的摊位。久远等人坐在椅子上，看着这些风景。他们五个人围桌而坐，旁边是一些下班后聚在一起的职员。不知从何处传来隐隐约约的音乐声，或许是为了营造气氛。

久远、响野和成濑都戴着墨镜，头上或是毛线帽，或是鸭舌帽。虽说要吸收新同伴，可他们还是选择避免以真面目示人。

久远看着坐在正对面的地道。

比起在公园被胶带绑着的时候，他的表情显得更游刃有余。作为正式成员被承认的傲慢在他脸上若隐若现，让人看了很不舒服。

为什么成濑哥要把这么一个男人拉进来呢?

雪子的脸色比任何人都难看。“开会就开会吧，难道还真的把这个人当伙伴吗？”

“成为伙伴了，地道先生才不会出卖我们。”

“对，完全在理。”地道谄媚地说。

地道正准备抬起头，成濑立刻严厉地说道：“不准看我们的脸。”于是地道只得又低下头。

“那么林果然是被谋杀的？”久远忽然想起这事，看着地道说。

地道顿时面色铁青，这是个十分明确的反应。他面部扭曲，“啊”了一声点点头——其实更准确地说是呻吟。

“是神崎杀的？”久远又继续问。

地道又点头。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说起这么严重的事情时，口气却像在问侦探推理剧的剧情般随意？

“尸体是地道先生你去埋的？”

地道像是又回想起怀抱尸体时的触感，断断续续地答道：“嗯，是。”

“只要有命令就什么都干。”雪子不耐烦地说。

“但是，”这时，响野爽朗地开口了。久远知道，响野只有想到什么幼稚的恶作剧时才会用这种口气说话。“用铁锹挖土埋尸体可是个了不起的经历。你不这么觉得吗，地道先生？你可是获得了宝贵的经验。而且是埋在竹林里。把林埋在林子里，这不是正好嘛。树木藏在森林中，林的尸体藏在林子里再合适不过了。”

“竹林？为什么你会……”地道的反应很敏锐。

“当然是因为我跟踪了你啦。”响野若无其事地说，“你好不容易有一次处理尸体这种难得的经历，我不好好看着也太对不起你了。”

“跟踪？”地道张着嘴，“你、你跟过来了？”

雪子也很意外。

这时成濑开口了：“地道先生，我是说过要吸收你成为我们的同伴没错，但这也还是要看我们的心情。因为不希望你背叛我们，才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说我们意气相投。所以为了确保你不会背叛我们，还得再上道保险。”

“保险？”地道和雪子同时说。

响野十分开心地说道：“获得宝贵经验时不可或缺的是什么？”他顿了一会儿，“不可或缺的是一张不管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这段回忆的纪念照。越是随意抓拍的镜头，其代表的回忆就越珍贵。”

说着，他从外套内兜里掏出照片。

久远凑上前去。

照片里的是地道，是他在夜晚的竹林中挖土的身影。另外一张照片上，是他从背后抱住手脚伸开的木偶般的尸体搬运时的样子。

“这是什么？”久远看着响野。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照相机不用闪光灯也能照相呢。”响野骄傲地说。

啊！久远想起响野曾提起这个照相机。虽然是从田中手上买来的好东西，却不知道该用在哪里，于是为之唉声叹气。他想起祥子曾经怒斥响野，说这东西比不能倒带的录像机还没用。

“没退货还真是正确的选择啊。”久远说。

“我从来不会买没用的东西。”

“但可能再不会有第二次使用机会了吧。”

“少废话。”

地道的脸僵住了，看上去像冻住了一般，话也说不出来，只得畏畏缩缩地看着四周。飘荡在四周的浪漫的萨克斯乐与地道沉重的心情格格不入。

“这照片也只是个保险。”成濑说，“真不好意思，事先没有通知你。为了让你不背叛我们，还请允许我拍下这张照片。如果你有什么奇怪的举动，这东西立刻就会被交到警察手上。估计可以在周刊杂志上登个头条吧。”

“这是为了纪念的抓拍。是人生的一页。”响野点头道。

“是你特意去拍的？”久远看着响野问。

“是因为这家伙非叫我去不可。”响野指了指成濑。虽然脸色看上去很不快，可久远知道他其实开心得不得了。

“每次一有这种好玩的事就只想着自己。”久远指责道。

“原来是这样。”雪子终于明白了似的自言自语，但随即又指着地道说，“但我估计就算这样，这个人也还是会出卖我们。”

“你这句话跟‘就算这样地球也还是会照样转动’还挺像啊。”久远说。

“是啊。跟地球会转动一样，这个人会背叛。就算有照片，就算我们手里有对他不利的照片，一旦有什么情况，这个人还是会背叛我们。”

“为什么？”成濑问。

“胆小鬼是不讲理由的。”雪子一字一句地说道。

很有说服力。懦弱并不像单纯的性格或怪癖那么简单，而可能是更加本质的东西。规避危险是动物的本能，这不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更不会因为一张由怪异的照相机拍下的照片而改变。

“雪子姐说得也有一定道理。”久远说，“动物屈服于强者，人却只是屈服于看上去很强的人。人们并不懂得真正的强大。看上去很强的人，看上去很可怕的人，人们会被这种‘看上去’的幻像欺骗。所以，只要地道还屈服于对神崎的恐惧，就很难成为我们的伙伴。霸占一个人心灵的主人是很难驱赶的。”

“不，没事的。对吧，地道？你不会背叛我们。”

唉，久远心里感叹。他感到了一丝不安。

成濑的说话方式像极了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后变得固执的人。他高中时的老师就是那样的人。按照自己的一套理论上课，一旦被学生

们质疑就会动气，话讲得飞快。

面前成濑的态度就好像那时为了说服对方而拼命的老师一样。虽然他不愿意相信，但事实就是这样。

他的心里开始充满不祥的预感。

成濑哥会不会是有什么地方弄错了？他的心里挤满了这样的疑问。

以前响野曾经说："成濑是在读解说。"

"解说？"

"这个世界太复杂，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我们很难搞清楚。就像一部晦涩难懂的电影，很前卫，不管看几遍都看不懂。我们一直被迫看这样的电影。我们不明白，所以只得一知半解地解读。但是成濑却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怪异的杂志，读着里面关于电影导演的采访，或者是聪明的影评家写的解说。所以他看到电影就理解了，丝毫也不慌张。如果不是这样，他怎么可能会带着一副什么都懂的表情那么沉着冷静呢。"

"永远只选对的啊。"

"那家伙绝对在看解说。"

"这个世界的解说？"如果有这样的东西，我还真想读读看，久远想。

“也就是说，那家伙在作弊。”在久远看来，响野可能只是想说这个而已。

当时听到这番话，久远觉得深有同感，可现在，他却感到一阵不安袭来。

成濑也许是在读解说。迄今为止他一直判断准确，带头走在久远他们前面。但是，这种状态不一定能持续到永远。现在这样将地道拉进劫匪们的会议，就不像是聪明人的选择。解说也许会掉页，导演也可能会在接受采访时说谎，一些重要的地方也可能搞错。

成濑摊开地图。从那侧脸上仍然能够感觉出他一如既往的冷静和坚韧的意志，可久远总觉得有些不舒服。

横滨劝业银行的施工示意图摊在圆桌上，另外还有横滨市的详细地图。

会议按照和往常一样的程序进行。

成濑说明了银行工作人员的情况以及各种设施的分布，说着“这个男人是牧羊犬”，然后画下圆圈。响野也像平时一样时不时插嘴，而久远和雪子几乎一言不发。不过即使这样，信息还是会记在脑中。

久远意识到，不管对成濑的判断有多怀疑，恐怕自己最终还是会去抢银行。他不打算仅仅因为某种漠然的不信任就舍弃同伴。

地道格外感兴趣地盯着地图，眼睛放光。

“等一等。”雪子向成濑伸出手掌，“关于逃跑时的问题，从这个银行逃离的路线我可没跑过，而且也没有去踩过点。”

“没问题。”成濑毫不在意地回答。

雪子十分意外地扬声道：“这也太危险了吧？这样的事我可没自信。”

“没问题。这次离上次的港洋银行只有三百米，基本可以用上次的逃跑路线。”

成濑用手指在地图上画线一般地画出路径。

“不是这个问题，”雪子挠头，“还是太乱来了。”

成濑的表情没有变。“这次就这么办，没有问题。”

久远心中的不安更强烈了。这次的成濑显然跟平时不一样。

“我们从银行出来，跳上雪子的车。逃跑用的车准备两辆就够了吧？中间换一次。”

此时，地道准备探身。

“不准抬头。”成濑还是这句话。

“我、我该做些什么？”

“地道先生什么都不用做。从我们开始袭击银行到逃到某处的那段时间，你在旁边安静老实地待着就好。对神崎什么都不要说。你如果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我们就难办了。不如说，这就是地道先生你的职责。钱会分你一份。”

“如果出事，那就轮到照片出场了。”响野摇晃着手中的照片。

地道满脸认真地将“我知道了”这句话重复了两遍。可是他越重复这句话，久远的不安情绪就越浓。

此后，成濑的说明还在继续。久远不得不佩服他，银行内部所有细节还是像往常一样调查得一清二楚。他还说这次到手的应该不止四千万。

久远想象着银行内部的情形，以及自己同银行职员们面对面时的场景。对于银行劫匪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模拟演练。

“这次你想谈什么话题？”久远问响野。

“上次讲的是有关记忆的话题，这次就讲时间的话题吧。”

“你还是适可而止，别再搞什么演讲不好吗？”成濑板着脸。

“说什么傻话！”响野发怒。

跟以前一模一样。没问题。久远决定还是这样想。他默默地告诉自己：肯定会顺利。

“明天你到田中那儿去一趟。”成濑对响野说。

“田中那儿？”

“我们需要车牌。”

响野闻言点了点头。

不知为什么，久远觉得呼吸困难，他上下活动肩膀，试着深呼吸，想卸下堆积在肩膀上的不安情绪。这次一定能去新西兰啦，他试

着想象那场景。

当脑海中浮现出在广阔的牧场上悠然走过的羊群时，他觉得什么严重的问题都没了。

他询问雪子那场弹子房闹剧后慎一的情况。

少年们聚集在深夜的弹子房，准备欺负同级生，这时又有谜一样的男人们出现大肆施暴。这事到底还是成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新闻，在地方新闻版面上占据了一小块。

“事情全都推到了谜样的男人们身上哦。”雪子先后指着响野和久远。

“唉，这是事实嘛，也没办法。但慎一没被警察训吗？”

“原本也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事，出乎意料地很简单就了结了。但比起警察，学校就严多了，我昨天还被叫去了呢。”

“有欺负同学的现象，这也是事实嘛。”响野说。

“不过，那个被欺负的孩子真的很了不起，一直袒护慎一。”

“是薰。”久远想起了蜷着腿的高个少年的身影，又想起了看上去最坏的黄毛高中生。他又怎么样了呢？好像雪子也不知道。

“对了，我差点忘了。”这时，成濑像是想起了什么，看了看地道，“这次用于相互联络的一次性手机，我让地道帮我们准备了。”

地道精神满满地站起来，从手中的纸袋里掏出手机发给久远等人，还是保持着低头的姿势。

为什么让地道准备手机？久远有些不满，但他也不是不明白成濑的意思。可能是想要分给他一些工作，好让他切实感觉到自己也是一份子。

久远没有看到，把手机递给雪子时，地道咧嘴笑了。

响野VIII

【反面】跟表面相反，看不见的一面（及其中隐藏的东西）。

【走到反面的反面】针对对方为算计自己准备的计策再算计对方，通常会因为想太多而徒劳无功。

响野回到咖啡店，祥子正坐在吧台里读文库本小说。关门后的咖啡店里已收拾干净。

“回来啦。”祥子连头都没抬。响野于是问她在读什么。

祥子嘿嘿一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她答道。

“那你为什么笑？”

“现在读到的台词简直跟你一模一样。”

“无非就是些令人感动的台词嘛。”

“‘我的朋友，我一辈子都在撒谎。甚至当我谈到真实情况时，我也撒谎。’”祥子朗读完，又笑了起来。

“哪里跟我一模一样了。”

“这估计就是写你的吧。嘴里净是些废话，一会儿夸大，一会儿贬小，从来不怕费神。”

“这台词并不是这个意思吧。”

响野不再理会祥子，将外套脱下来挂在衣架上。

“开会开得怎么样？”

“顺利结束啦。下周行动。成濑的前期调查还是那么事无巨细。”

“慎一的爸爸也来了？”

“那个男人居然是慎一的爸爸，真是悲惨的事实。让我想起了某个学者的一句话：‘用丑恶的事实屠杀美丽的假说，是科学最大的悲剧。’”

“父子关系可不是什么科学。”

“我深切地感到并非一切都是靠遗传基因来决定。慎一如果见到那样的爸爸，一定失望死了，也许会变成失足少年。”

“我可不那么觉得。慎一可是个懂事的孩子，肯定不会受那种影响。”

响野站起来走到吧台里，在冰箱里喀嚓喀嚓翻起东西来。

“但是，那个地道难道就没有背叛你们的可能性？”

响野转头看着祥子。“那个男人吗？”

“丑话说在前头，那个地道看上去可不是什么坚强的人，不是拿胶带绑几圈就没事了。就像雪子说的，如果他被那个叫神崎的人威胁，肯定什么都招。”

响野从冰箱里拿出火腿塞进嘴里，又从口袋里拿出照片放在桌上。“这是之前拍的。我不是跟你一起跟踪地道了吗？今天把这个也给他看了，成濑还狠狠地威胁了他一把。”

“然后他就死心了？”

“是的。”响野说完，鼻子喷了股气，“看上去是。只是，雪子极力争辩，说懦弱的人就算被这种照片威胁，该背叛的时候还是会背叛。”

“雪子姐真贤明。”

“雪子确实很慎重，判断力也很敏锐，否则也不会谁都不依靠独自生活到现在。”

“如果地道出卖了你们，那怎么办？”

“什么意思？”

“假设啊。假设那个叫神崎的人从地道那里得到了情报，那他会怎么办呢？”

“你是说让我设身处地模拟他的想法？”

“嗯，是的。”

“选项大概有三个吧。坐视不管、贪得无厌地再次强抢或者设计陷害。神崎的钱已经到手了，接近一亿。我们就算再出手也不过几千万。如果这样考虑，大费周章地冒险出手实在不合常理。”

“但是，我觉得他不会放手不管。”

“我也这么想。好不容易问出来的抢银行的情报怎么可能视若无睹，这样就不配当职业劫匪了。但话说回来，出手硬抢也不大可能。如果抢，就需要再次威胁雪子，但是用相同的手段太危险，因为我们也有可能事先做好准备反过来设计神崎。”

“怎么做？”

“上次雪子虽然被威胁，钱也被抢走，但那是因为我们事先没有料到，被别人出其不意算计才上当。这次他就没那么容易得手了，吃一堑长一智嘛。如果我是神崎，就不会考虑出手硬抢。他应该也知道对方是银行劫匪，相应的防范还是会做。”

“也就是说，剩下唯一的选择就是设计陷害你们喽。”

“如果我是他，就会这么干。既不能坐视不管，又不能硬抢，那只能给我们找麻烦。”思考之余，响野觉得这生火腿竟这么美味，便又回去拿，“根据从地道那里得到的情报，神崎会想办法妨碍我们行动。因为在神崎看来，我们就像是碍事的苍蝇。”

“而且是净说歪理吵死人的苍蝇。”

“哼。”响野用鼻子回答。

“那要用什么方法来妨碍呢？”

“嗯，简单地说，事先通知警方就可以。就说什么时候、在哪里会发生银行抢劫案。光是这样，影响就已经很大了。警方就算不完全相信，至少会提防。或者事先通知银行，也会有相应的效果。”

“地道也知道目标银行是哪里了？”

“那当然了，因为是同伙嘛。”响野咯咯笑着，伸了个懒腰，“能不能给我泡杯咖啡啊？”

“咖啡是可以，可你还有这闲心？按你说的，神崎可能会跟警方或者银行告密。”祥子的声音难得地高昂起来。

“前提是如果地道背叛。”

“肯定会背叛，我这么觉得。”

“如果照片没有起到威胁效果的话。”

“也许真没有。”

这时，响野大声笑了。“成濑那种爱操心的性格简直气人。”

“哎？”

“总之你先给我泡杯咖啡嘛。”

“什么意思？成濑连这个也考虑到了吗？”

“他啊，比谁考虑的都多。高中时就这样，他是那种老师才说一句话，脑子里就已经蹿出结论的人。闻一知十说的就是他。才听到一就已经想到十，不光这样，连一到十之间有几个素数他都了然于胸。”

“那你就是那种老师才说一句就不让他说下去的人吧？人家才说一，你就说到十。”

响野不耐烦地挠着耳朵。“总之，成濑已经考虑到地道出卖我们的可能性。”

“哎？怎么意思？”

“倒不如说，他应该是以地道的背叛为前提来打算的。”

“前提？”

“你赶紧给我准备咖啡。四杯。”

“四杯？”

“接下来才是劫匪们的会议。”

“不是已经开过了嘛？”

“让地道先生参与的家家酒会议是结束了。那是出闹剧。要抢的银行也不对，真正定下的日子要更早。”

“这都是些什么呀。”

“你听好，就算地道会出卖我们，他手上的情报也全是假的，日期和目标都不对。也就是说，就算神崎想出手干预，也完全没影响。反过来说，到那天为止，他们都会安稳地等着，对我们来说这样正好。等他听到我们抢银行的消息时就该慌了，心想‘哎呀，我怎么听说是后天呢’。”

“慢着！你们是出于这个目的才让地道加入的？”

“若按成濑的说法，正是如此。一味想要隐瞒消息，反而会令人起疑心。如果不跟人坦诚相见对方总会想方设法地调查我们的计划。与其那样，还不如装出把手里的牌全翻给他看的样子，这样他就不会偷看了。”

“这也太夸张了吧？”

“按照他的说法，这可是常识。他好像说劫匪就应该这样。刚才开会的时候，不知道事情真相的雪子和久远似乎很不开心，恐怕在想为什么让地道加入。但是现在嘛，他们应该已经明白了。接下来大家会在这里碰头。”

“大家是指……”

“除地道以外的会议啊，跟以前的一样。真正的目标并不是横滨劝业银行，是别处。”

“真的？”

“成濑可是高瞻远瞩，肯定万无一失。很招人嫌吧？但是，很适合做劫匪的头头。”

“你再跟我解释一遍。地道真的相信你们要在错误的时间抢劫错误的银行？”

“是的。他是同伙嘛。”响野笑了笑，“但是，很遗憾，我们会在预定日期之前抢银行，还会在他们还没回过神的时候就逃之夭夭。就是这么一回事。刚才你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其实和成濑更像。”

“和以往的银行劫匪一样。”成濑是这么说的。

先让地道那帮人相信错误的抢劫日期，完全不让对方察觉己方是在伪装抢劫地点。大家安静地等待那一天的到来，接着在对方想也想不到的日子迅速抢银行，在对方还没搞清楚状况的时候消失。

咖啡店门口的铃铛响了。

首先进来的是久远。“被成濑哥骗得团团转！”他发出兴奋的声音，走到吧台边。

祥子开始准备咖啡。

过了一会儿，雪子出现了。最后是成濑。所有人都到齐后，地图被摊开在桌上。“好了，现在是真正的会议。”成濑说。

这个男人看上去平平淡淡，却着实不可小觑。响野盯着地图，心里满是感慨。

成濑说明了逃跑路线，对雪子作出指示。响野在一旁看着，开始考虑他的演讲内容。

“谁给我打电话了？”会议结束后，从厕所出来的雪子说。她看着从包里掏出来的手机。“有一个未接来电，但没有显示号码。”

响野等人看着彼此，几乎同时摇了摇头。

“那个是地道发的手机吧？知道号码的除了我们也只有他了。”久远说，“打错了吧。”

“地道给我打电话？”

最终，谁也没有再提电话的事，大家在七嘴八舌中结束了会议。

雪子VI

【背叛】①同敌人勾结，与主人或者同志反目。②做出违背约定或信义的行为。与人的预期相反。“我就觉得地道会背叛。”

再次抢银行的日子是个晴天。天空像是被泼洒过蓝色油漆，呈现出优美的蓝，那些还来不及逃走的小云朵只得朝西方飘去。

雪子开的是一辆崭新的小轿车。银色的车体庄重大气，没有一处伤痕。

“果然还是不行。”雪子打过方向盘说。

“怎么了？”副驾驶座上的成濑看过来。

“每次都是靠踩点时熟悉车，忽然给我一辆新车还真开不惯。”

“弘法大师（空海（774－835），谥号弘法大师，日本佛教真言宗创始人。作为书法家也享有盛名，在平安时代与嵯峨天皇和橘逸势并称“三笔”。）写字时可不挑笔。”后座的响野说。

“弘法只是没法选而已，他穷。”雪子说着转过方向盘。路线和抢劫港洋银行时几乎相同。

“弘法师父要是也能不顾面子，跟雪子姐一样去偷就好了。”久远紧接着说，“如果那样，就可以随便挑笔啦。”

雪子对照体内的时钟调节油门。得知目标银行后的第二天，她还是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踩点了。“跟港洋银行时一样，没问题。”虽然

成濑这样说过，但她还是不放心。事先不靠自己的眼睛和双脚、不靠亲身体验去把握逃走时的大致情况会令她害怕。

地道那边完全没有消息。

愚蠢的男人，她几乎要笑出来。地道现在说不定正和神崎商量如何设计陷害雪子他们呢。

被胶带绑住、亲眼目睹林的尸体、弃尸现场被拍照留证，他处处碰钉子，最终却还是会选择背叛，这一点雪子深信不疑。

“地道先生应该完全相信了后天横滨劝业银行的抢劫呢。”久远说。

“因为他已经完全把自己当成我们的同伙了。”

“阿成的判断力太厉害了。”雪子十分感慨。

“地道是不是正在向神崎告密呢？”成濑这样说着，并没有针对某个人。

“肯定的。”雪子自信满满地回答，“就算这世界上没有完全绝对的事物，这一点也是绝对的。他会背叛我们。”

转过弯后，她打回方向盘，后备厢里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成濑，后面装着什么东西吗？好吵啊。”

成濑笑而不答。

“这车原本就是阿成你找的吧？”

“装着死尸呢，死尸。”响野开玩笑道。

成濑取出针织帽戴上，后座的两个人也开始了同样的动作。成濑把彩色胶带递到后面。

他们将胶带贴到脸上，这和往常一样。墨镜也戴上了。

“步骤都记在脑子里了？”成濑开始确认，“我们先下车。三十秒后进银行。五分钟后从相同的门出来。”

“这期间我的车是停着的。我会把车停到能看见银行门口的地方等着。你们出来的时候，我会把车开到银行门前接你们。”

银行前的四车道视野很好。车也可以停在路上，等人再适合不过。

“没问题了吧。”成濑说。

“这次没有上次一样出卖你们的打算。”雪子自嘲似的皱了皱眉。

“那么，开工啦。”后视镜里的久远正做着准备运动，两只手扭得十分欢快。

雪子紧紧握住方向盘。银行已经出现在视野中。她打开转向灯，靠向路边。

响野跟以往一样念叨着：“浪漫在哪里。”

扛着包的久远已经跳出车外，成濑和响野跟在后面。

雪子目送三个劫匪长了翅膀般步履轻松地朝银行前进。

开始计时。五分三十秒。五分三十秒后，来到银行前，接上伙伴，这次要逃得干净利落。这样一来，身上背负的罪恶感才可以除去。这是雪子此时唯一的想法。这回要好好地做成功给你们看。放在油门上的脚一用力，雪子发动了汽车。

在眼前的十字路口左转，顺着狭窄的车道前进，雪子再次回到同一条路上。她将车停在银行前大约五十米的地方。

引擎不必熄火。换到空挡后，她拉起手刹，放在刹车上的脚也收了回来。

还有二百五十秒。

她调整呼吸，轻轻闭上眼，一边确认时间，一边反复回想行动全过程。就在她低声嘀咕“没问题”并睁开眼的时候，枪响了。

声音是从银行方向传来的，可能是响野开的枪。为了让银行里的工作人员和顾客在瞬间服从，有时是需要用枪的。

再仔细看，银行前面的人变少了。虽说这里原本就不是人来人往的场所，但即使这样，人还是太少。

可能是银行里险恶的空气向四周散逸，驱散了行人。

又传来一声枪响，紧接着可以隐约听到女人夸张的惨叫。

银行大楼里发生的所有混乱，雪子似乎都能看见。

跟往常的情况不一样？她心中飘起了一丝不安。

就在这时，后座的门打开了。

“哎？”雪子吓了一跳，朝后视镜望去。一个男人跳进了车里。

后视镜里的男人面孔并不是她熟悉的。一开始，她还觉得是对方误以为这是辆出租车。

这世上稀里糊涂的人太多了。虽然也不是什么值得害臊的事，但这可是银行劫匪用来逃跑的车啊。识相的话还是赶紧下去找出租车吧。

雪子正准备这样说，发现男人握着一把枪。

“哎？”

冷漠而毫无生气的枪口正对着雪子的后脑。

“熄火。”一个毫无风度可言的声音说。

“骗人的吧。”雪子被一种无法形容的虚脱感击中。

“女人即便死后也还是会说‘骗人的吧’。”男人弯起粗厚的眉毛，笑了起来。

“神崎？”雪子口中终于说出这个姓氏。

“我可比你们棋高一筹。”

“好像是啊。”雪子有些自暴自弃了。

雪子VII

【袋】一种里面可以装东西、口可以系住的容器。

【袋鼠】日语中负鼠的别称。

【袋子里的老鼠】钻进袋子中的老鼠。比喻无路可逃。

雪子脑中一片混乱，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她咂了咂嘴，感觉背后猛地起了鸡皮疙瘩。这不是恐惧，而是焦躁。大脑中的声音在说：事态已无法挽回。“我知道。”雪子说。任谁都明白，状况很棘手。

“熄火。”神崎将脸向前凑了凑，又说。

雪子皱着眉，朝顶在头上的枪口瞟了又瞟，转动钥匙。

车停止震动，车内忽然安静下来，甚至连空气都似乎变得稀薄。

“给我听好，是你们想要骗老子的。”神崎情绪高涨，话也多，“可是怎么可能让你们轻易得逞呢，是不是？计划这玩意儿就没有完美的时候。”

“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在这里？”雪子从紧咬的牙缝中挤出声音。

“你们骗地道说要去抢横滨劝业银行。”

“他果然跟你说了。”

神崎并没搭理。“也就是说，我听到的是一家完全不相干的银行，就连日期都是错的。是吧？地道听到的日期明明是后天，可我现在却在这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混乱的情绪让雪子思维迟钝。

她望向银行，感觉胃一下子痛了起来。绝望。在雪子看来，绝望正试图将她眼前所有的一切都抹掉。

还有两百秒，他们就要从银行出来了。该怎么办?

她感觉身体里所有可以称得上水分的物质都在干涸，焦躁和绝望在皮肤下渗透蔓延。

难道又是我的错吗？她咬紧牙关。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坐进这辆车吗？”

“因为你比我们高好多筹呗。”雪子不耐烦地回答。

“这也算是正确答案。”神崎笑了，“地道装了窃听器。”

啊！雪子差点叫出声来。

一瞬间，她想起了那个装在包里的手机。这感觉就像一看到正确答案，自己也忽然会解试题了一样。

成濑让地道准备手机，而他却准备了窃听器。就是在百货商场开会时，地道喜滋滋地发给大家联络用的一次性手机。地道不是还炫耀过自己装窃听器有一手吗？手机形状的窃听器，现在市面上好像也有。

“这可是地道的提议。他说以防万一，还是偷听一下你们比较好。这一次他还算聪明。”神崎鼻息声很重。嘴上明明没有笑，鼻翼却扩张开来。

“确实，对于那个男人来说，这算够聪明了。”

雪子想起前两天在响野的咖啡店最后开会时的事。自己的手机上不是有一个未接来电吗？那可能就是被窃听的证明。

这是怎样一种愚蠢！为什么谁都没有怀疑这件事呢？她再次感到绝望。

“差点被你们骗了。最初从地道那里听到情报的时候，我都准备通知银行了，告诉他们提防劫匪。我是准备给你们添乱的。但是全靠窃听器，我才知道了你们真正的目的。这样一来，我们也得想出点其他创意才行啊。”

神崎显得精力充沛，笑得却很没风度。如果说他像个为一己之利不惜违法的大企业老板也说得过去。

“我可很喜欢有创意的人。”

雪子毫无情感地说着，脑子里的记忆不断回放。

那天开会的时候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成濑等人和雪子碰面的时间、雪子开车的路线、停车待命的地点、换车的地点，几乎什么都说了。

“全部啊，”神崎好像看透了雪子的想法，“全部都让我听到了。但你们也算是不错的劫匪，认真开会，干得很好。”他像在夸奖小孩。

“怎么样，再过几分钟，你就要出现在那个银行门口接同伴了吧？也就是说，如果那个时间你没有出现在那个地点，你在银行里的同伴们就逃不掉。背着钱冲出银行，本应该来的同伴的车却没来，只得来回乱窜。这不是挺好吗？”

“我可不觉得好。”

“挺好的。那时候警察一来，你的同伴们应该会被包围，顶多也只能跑步逃命。没有比靠两条腿逃跑的劫匪更狼狈的了。或者也可能判断失误，退回银行坚守不出。不管选哪个，都是袋子里的老鼠。”

阿成会慌乱吗？雪子想着。

五分钟后，当从银行里跑出来的成濑发现车没来，他会怎么做呢？成濑擅长审时度势，又富有想象力。但是就算他能够搞清楚状况，那接下来又该如何呢？拦下一辆出租车坐进去吗？很难想象会有那么巧刚好路过的出租车。像神崎说的那样跑着逃命吗？也太凄惨了。

“你插手我们的事，能得到什么好处？”

“你们如果被抓，警方也会得到些许满足。让那些家伙稍微满意一下也没有什么坏处。”

“怎么可能满足？运钞车杰克可是比我们出名多了。而且我们被捕后，搞不好还会把你们的事供出来。现在我就正看着你的脸呢。”

“你们知道的事根本只是些皮毛。而且你可别自作多情，谁说过你可以全身而退？”

神崎说得很随意，雪子却打了个冷战。“是吗。”她简短地回答。

“你看过我的脸。很不好意思，我不能让你就这么走掉。顺便再多说一句，杀同伙这种事我可是毫不犹豫。”

雪子尽量不让对方发现地咽了口唾沫。

“先看看热闹吧。”神崎说，“快了吧？我们来观赏一下你的同伴们不知所措的样子吧。好不容易从银行里出来，可自己人的车却没来。”

雪子强压怒火。她无计可施。

“然后再杀了你，回家，在有线电视上看看电影。”

“祝你能找到好看的。”

还有九十八秒。还来得及，雪子边考虑银行的位置边计算。启动引擎、松开手刹、猛踩油门加速启动，时间肯定还来得及。

发动引擎的瞬间，神崎会不会开枪呢？

她并不害怕被打中，但是慎一却令她挂心。而且如果被打中，就不能去救成濑他们了。

这时传来了令人厌恶的声音。“哦！”神崎扬声道。

是警车的声音。还不止一辆。是为处理大事件汹涌而来的警车群。

雪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神崎也一样。“有人按了啊。”他笑了，发出“哈哈哈”的开心笑声。“肯定有人按了报警装置。”

“怎么可能！”

“搞砸啦。再不赶紧逃就完蛋喽。”

“那我可不可以开车？”

“不行。”

雪子的手准备伸向钥匙。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车停到银行前面？她拼命地思考。

如果能将神崎一脚踹到车外就好了。

红色的光射进车内，刚反应过来，警车已从他们旁边驶过。警笛听上去好像在互相唱和。三辆警车排着队依次开了过去。

准备得还真充分，电视台的转播车也出现了。到底什么时候来的？三个扛着摄影机的男人站在那里。

成濑他们也听得到这些警笛声吗？雪子深深地叹了口气。除此之外，她什么也做不了。

“这真是决定性的一刻啊。电视台也来了。你的同伴们估计会直接被逮捕。不过如果想来个枪战那就另说。”

抢劫题材的电影最终基本都会有枪战戏啊。雪子想起了久远的叹息。

三辆警车全都斜着停在成濑他们冲进去的银行门口，摆好阵型。从车上跳下来的警察正在驱散围观的人群。

警察的动作令人发指地流畅，完全没有面对突发恶性事件时的慌张。电视台的摄像师们的表情不合时宜地悠闲，让人看了更加气愤。

还有三十秒。

雪子将脑子里的数据全调了出来。转动钥匙到发动引擎的时间、加速、到银行的距离、急刹车以及三人上车的时间。

她透过车窗看着前方，呼吸变得急促。

警车与警车之间有微小的缝隙。如果高速挤进那个缝隙，也许能冲到银行前面。

是成是败，不管怎样先发动车吧。

“别做徒劳的打算。”神崎像是事先读出了她的想法。

她装作没听见，枪却立刻顶了过来。“我会开枪。打死你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明白吗？”

“是啊。”

“一点都不费力。可是那样的话，警察可能会被枪声吸引过来，我就不能在这里看好戏了。这是我犹豫的唯一理由。”

“是啊。”

雪子朝银行看去。大概有四五个拿枪的警察面对着银行举起了枪。

干脆在这里被神崎打死，可能还舒服些，雪子想。

“好了，别乱动。”

神崎忽然压低了声调，雪子一惊。头上的枪口移开了，紧接着换了个位置，从座位旁边顶了过来，抵在肚子上。

雪子心生疑惑，但立刻明白了原因。

视野前方出现了警察的制服。

两个穿着制服的男人好像肩负着国家权力，迈着稳健的步伐靠近车子。

他们从银行径直朝雪子坐的车走了过来。

“可能引起怀疑了。”雪子想也没想地说，“可能看见你手里的枪了。”

“你听好了，别轻举妄动。”

雪子大脑很混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到底是机会，还是更严峻的困境？她无法判断。

警察的制服越来越近。面前的男人帽子压得很低，戴着一副并不合适的眼镜。另一个走得比他慢些，跟在后面。两人穿过马路走来，咚咚地敲了敲车窗玻璃。

雪子按下按钮，降下车窗。她转过脸，尽量不让双方视线相对。

“啊，不好意思。”警察说着递过来一个东西。一开始雪子并不知道那是什么。那东西像竖着打开的皮革钱包，过了一会儿，她才反应过来那是警察手册。

“请下车好吗？”警察以一种高亢得有些怪异的声音说。

雪子一边观察后面的神崎一边问：“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那边的银行啊，发生了抢劫案。”

“哎呀。”雪子表情一成不变地说。她尽量不让对方看清自己的脸。

“所以按规定，我们得将停在附近的所有车都查一遍。”

“哦。”

“可不可以请你们先下车？”

“跟我们没关系，别管我们了。”后座的神崎说。

这时，雪子几乎要叫出声来。

时间过了，她有一种几乎叫喊的冲动。就是这个瞬间，计划里定好的时间过了。五分三十秒。按原计划必须将车停到银行门口的时间。时间到。

可是，雪子并没有看到成濑他们从银行出来的身影。

守在里面了。

“请到外面来，可以吗？”对方并没有注意到雪子心灰意冷，用一种理所当然的尖锐声音说道。

坐着的雪子只能看到警察的制服。门被打开了。举止很温柔，态度却很强硬。

与表面看上去相反，这些警察可能已经觉得雪子他们十分可疑。雪子作好了心理准备。

她关好车窗，脚伸出车外。

“请拿着钥匙出来。”制服警察命令道。

恐怕是防止忽然开车逃跑吧。雪子下车后，又被命令道：“请先把钥匙交出来。”

这种彻底的态度让雪子无所适从，可她还是静下心来试图把握形势。

神崎也从车后座出来了。

门关上后，背对车的二人站在穿着制服的二人面前。

“找我们做什么？”神崎用平静的声音问道。

雪子忽然想，这可能是个机会。神崎怕被搜身，肯定把枪留在车里。可能性很大。如果是这样，现在立刻跳上车，说不定还有机会冲出去。她并不觉得警察会立刻开枪。

可是，她立刻又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该如何救阿成他们呢?

“你们给我适可而止吧。如果有什么想问的就赶紧问。我还有急事。”神崎说。

制服男用为难的口气说：“是，那个……”

“有事就赶紧办，行吗？要问话就问，要走就走。有时间在这里偷懒，还不如赶紧到那边拿枪瞄准银行劫匪。”神崎半开玩笑地说，“不过，反正警察都是软柿子，也不敢开枪吧。”他笑了。

这时，面前的制服男做出了意料之外的举动。

他举起了枪。

那把枪立刻指向神崎。

雪子感觉像在看慢镜头回放。

要开枪吗？雪子立刻想。为什么？

神崎好像也意识到了，雪子看到他一时间哑口无言。

男人的手指看上去像是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

真的要开枪了，雪子觉得内心在惊呼。恐怕旁边的神崎也是同样的想法。

这个时代的警察已经可以如此轻易就开枪了吗？雪子目瞪口呆。

枪响了。

久远VI

【提问】①提出疑问或质询理由的行为。②进行说明的人最讨厌的行为。

看着自己的枪里喷出的彩色纸条，久远忍不住笑出声来。

面前的神崎面对忽然指过来的枪口和从中喷出的纸条，似乎十分意外，像冻住了一般没有动弹。

响野抓住这个瞬间迅速行动。他打开车后门，将呆若木鸡的神崎一脚踹了进去。门立刻被关上，那劲头让车都摇晃起来。随后，他将钥匙插到驾驶席的门上，快速转了一圈，车内的锁立刻全部落下。

“久、久远？”雪子终于回过神来。

久远取下制式帽，露出笑容。“雪子姐，你一点都没看出来啊。我为了忍住笑可憋死了。”

响野也走过来。“还挺合身嘛，这制服。”

“这枪也做得很好吧？就像在宴会上放的纸筒礼花一样。但是可以以假乱真。”

“怎、怎么回事？”雪子前言不搭后语，混乱的心情还未平复。

这时，后面又走过来一个一身制服的男人，是成濑。

“合身吗？”成濑说。如此平静的表情在久远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什么合不合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人手上有警察制服，就让他帮我们准备了。”

“谜一般的警察迷啊。”久远摸了摸腰上的皮带。

他们通过以前偷来的驾照联系到了那个人。那个对警察痴迷的年轻人听到他们的请求时很开心。跟他们再会时，年轻人像是找到了同志一般，满脸幸福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神、神崎呢？”雪子发出尖叫声，慌忙转身看车，“他拿着枪呢，会被打中，快跑！”

“不要紧。”这时久远开口说道，“这个叫格露莘卡。”

雪子一脸茫然。她看了看车，这情景真诡异。车里的神崎试图打开车门，不停地敲打车窗。

不知情的过路人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那人不自己打开车锁出来呢？搞不好还会误以为是新手的逃生表演或是其他什么。

实际上并不是神崎不开锁，而是开不了。不管他是按还是拔都注定无济于事。

“为什么他不出来呢？”雪子也不得其解。

“这个啊，是辆奇怪的车。不是一般的车。”久远试着说明，“从外面上锁后，里面就打不开了。”

“骗人的吧？”

“叫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响野脸都歪了。

“陀思妥？”雪子表情怪异。

“是格露莘卡哦。这都不知道？《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不是有嘛。”久远自己没读过那本书，但还是说得理直气壮。

“这家伙现在就跟被关在屋子里的费尧多尔•卡拉马佐夫一样了。”成濑小声嘀咕道，“这辆车可以从外面锁住里面的人。久远，你定了几分钟？”

“两个小时。”久远看着表。

“再过两个小时门就会开。但此前不管他在里面做什么都出不来。就叫它有时间限制的罐头状态吧。可是，两个小时也真够长啊。”

这时响野拿出记事本，又从制服口袋里掏出签字笔。“神崎正准备朝玻璃开枪呢。不告诉他那是防弹玻璃就麻烦了。搞不好会弄伤自己的。”他说。

神崎此刻确实正在车里红着脸乱窜，过于愤怒的他看上去像是发狂了一般。他敲着玻璃，那架势似乎马上就要开枪。

“这个玻璃，子弹都打不碎吗？”雪子似乎还没有搞清楚情况，“还有这样的车？”

“这不就有吗？”响野笑了，接着在记事本上写下“玻璃是特制的，用枪也打不碎”，然后贴上后座的玻璃。神崎看到后，脸更红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雪子问。

“成濑哥早知道我们被地道窃听了。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抢银行。”

“骗人的吧？饶了我吧。”雪子的脸都抽搐了。

成濑无言地耸耸肩。

“总之先抓住神崎，之后的事慢慢来就可以。”响野说。

“慢着。”

“就给你三次提问机会吧。”响野笑着说。

明明自己听到计划内容的时候也大吃一惊，响野哥可真能装。久远恨恨地想。

“那些警察又是怎么回事？他们现在正包围银行呢。我真以为你们就在里面，而且让人家按下了报警器。”

过路行人都停下脚步，从远处 望警车。大家都饶有兴致地看着警察们慢慢地逼近银行，拿着喇叭朝里面喊话。

“啊，那个啊。”响野再次拿起记事本撕下一张，在上面写下“今天那家银行举行防暴演习”。

他让雪子看了一眼纸上的内容，又转向车内的神崎。

“接下来怎么办？神崎呢？”雪子无力地垂下肩，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嗯，嗯，关于这个问题嘛……”响野看上去对于在纸上写字这种事喜欢得不得了，他这次在撕下的纸上写道：“我们要报警。林在后备

厢里。”

确定雪子看过后，他又拿去让神崎看。

神崎不停地敲着车窗。

“就算警察来了，这东西也打不开。两个小时后才开。嗯，后备厢也会一起打开。”成濑说。

“林？”雪子皱起眉头。

“已经变成了尸体的林达夫啊。”响野说，“我和久远去挖出来的，真是重体力活啊。”

雪子试图寻找合适的词汇，一时间嘴巴不停开合。

“我们怎么办呢？神崎可能会跟警察提起我们。”

“他能说什么？关于我们，神崎几乎一无所知，是不是？所幸地道除了神崎问到的问题以外什么都没说。”

“那地道可能会说。”

“头目不在，他也就不那么提心吊胆，会相对冷静。”成濑的声音还是一成不变，像是看穿了一切，“他也会考虑怎样做才对自己最有利，之前那些照片会令他更担心。像他那样的人，主人不在了，就会去找下一个主人看对方的脸色。”

雪子耸了耸肩膀。“真是搞不懂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了。”

“别管了，总之先离开这里吧。”响野轻松地说，“然后报警。”

“就算不报警，一会儿也会有好多警察来呢。”久远指着银行周围的警车。

银行附近忽然传来一片欢呼声，掌声也随即响起。好像是扮劫匪的人终于举手投降了。警察们冲上去，夸张地押下劫匪们。扛着摄像机的人螃蟹似的横向移动。

简直就跟真的一样嘛，久远笑了。“好像迪士尼乐园里的演出。”

“像是拍电影。”响野说，“老掉牙的警匪电影。”

“警匪电影已经过时了？”成濑问道。

响野摇摇头。“要看怎么拍。”

而久远则在想，这样的训练即使公开了，又怎么可能挽回民众的信任？还不如不做呢。

摄影师们按快门的声音此起彼伏，一派大张旗鼓的景象。

“干吗要搞成这一身制服的样子？”

“第三个问题啦。”响野点点头。

回答的是成濑。“今天是防暴演习的日子，警察到处都是。现在，这里最不起眼的就是这身警察装扮。而且要将神崎困在车里，就得让雪子你先出来。这时候如果是警察的命令，那不就相当自然吗？”

“而且，我还跟成濑哥打赌了。”久远说。

“打赌？”

“关于人可以被制服骗到什么程度。”

“一般情况下，只要看到你穿着警察制服，别人就会认为你就是警察。”成濑说。

“我还觉得雪子姐会立刻发现呢。”

雪子像放弃了什么似的叹了口气。“再让我问一个问题。”

“第四个了，不过就给你个例外吧。”响野装模作样地说。

雪子略带怒容。“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

“啊，”成濑又戴上制式帽，“因为你的电话被窃听了，很难跟你说明情况。而且——”

“而且？”

“想让你吓一跳。”

成濑VII

【婴儿】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因为身体泛红，所以在日语中叫“赤坊”。有时用来比喻幼稚、不谙世事的人。

透过副驾驶座的车窗，外面看上去很冷。虽然没有要下雪的迹象，但可能因为风太刺骨，行人们都将脖子缩在衣领里。

雪子开着车，成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我还以为千叶县到处都是花生呢，有些失望啊。”久远说。

车子加快速度，平缓地左转。

“花生只可能长在田里吧。”响野的口气稍带怒意。

成濑看着雪子的脸。注视着前方的雪子看上去很平静，即便是侧脸也泛着自信。信号灯前一次都没有停过。在体内一刻不停地计时，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成濑不知道。

“对了，地道怎么样了？”响野问。

“四处逃窜呢。”成濑说。

“神崎现在应该将林的尸体和运钞车的事全部都推到地道身上了。”久远说。

偶尔在报纸和电视上可以看到被捕的神崎的消息。虽然他“还提及了其他银行劫匪”，但是由于情报不足，警方仍然没有开始着手侦查的

迹象。而作为共犯的地道此刻正拼命逃窜。

“那家伙出人意料地善于逃跑哦。”雪子的表情没有变化，“还给我写信了，现在好像藏身在某处。”

“信上写了什么？”成濑问道。

“赔罪的话，逃亡的事，想见慎一，还说‘绝对不会说出你们的事’呢。”雪子用一种好笑得不得了的口气说。

“明明就深深地背叛过我们。”久远略带不满地说。

“但他似乎终于想通了。他应该明白了，不管自己怎么算计也敌不过阿成。”

“慎一最近怎么样？”响野一边往脸上贴胶布一边说。

“很精神。好像跟薰的关系很好，整天在一起玩得形影不离呢。慎一肯定是个同性恋。”

“怎么会！”久远苦笑。

“没关系啊，不管是同性恋还是什么，只要开心就好。”雪子唇边浮现出一丝笑容。

成濑点点头，跟后座的二人确认步骤。

车停了下来。

成濑从副驾驶座跳出车外。刚一转身，久远便将手提包扔了过来。成濑一把接住。

一行人走在路上。背后的车则一直往前开去。

响野和久远走在成濑两边，三个人神情严肃地朝眼前的银行走去。

“不过啊，之前港洋银行那笔钱就可惜啦。”久远说。

“被神崎抢走的钱？”

“是啊，四千万。确实神崎被捕令人心情舒畅，但是那一票我们可是没有任何收入。”

“神崎的钱反正存在保险柜里，如果那么在意，总有机会弄到手。”

成濑回答着，想起了正志曾经打来的那通电话。

那时，电话里的正志忽然说“我要当警察”，还说“请注意不要被窃听”。

成濑忍不住想，这不正好言中地道要进行窃听的事吗？而且穿警服演的那出戏说不定也来自正志的启发。

他如此一说，响野便说：“过度评价自己的儿子是人类的缺陷之一。”

“但是，说不定正志真的知道我们的未来。”

成濑这么一说，久远也笑了。

“正志估计会这么想吧，‘不要因为我说话少，就胡乱地过度解读我的意思啊，老爸’。”

难道，成濑又继续想，难道正志其实是想说：“爸爸，我虽然不完全赞成你们做的事，可是我支持你。请别搞砸了。”

“估计，是这样吧。”成濑嘀咕着。

“什么是这样？”响野在一旁说。

银行前方不远处是一座公园，他们要从中穿过。抢劫后，他们准备从银行背面的出口出去。那里是一条狭窄的单行道。按计划，他们到时候会在那里跟雪子会合。

左手边有一排小长椅。几个主妇抱着小孩坐在上面，另外还站着一些人，大家在热烈地说着什么。

婴儿忽然哭了起来。

那些主妇可能是在商量抢劫银行的事，各自带着相应的严肃，脸凑在一起。可能是由于妈妈们的话太过暴力，婴儿才哭出声来。

哇哇的哭声回荡着。

“那哭声跟警报装置似的，很引人注意啊。”响野说。

围在长椅周围的主妇们张大嘴说着什么。母亲虽然努力逗婴儿，可哭声并没有停止的迹象。母亲满脸疲惫。成濑等人迅速从旁边走过。婴儿的哭声听起来更像是忽然出现在冬日里的蝉鸣。

“浪漫在哪里。”成濑听到旁边的响野小声嘀咕。

响野从西服里掏出手枪。为了不让周围的人发现，他把枪紧紧贴在身上，径直朝正面的自动门走去。

大步向前进。

银行的门开了。

成濑没有注意到，在他们经过之后，婴儿一下子停止了哭泣。

“哎呀，忽然就不哭了呢。”当母亲和周围的主妇们不可思议地看着婴儿的时候，成濑已经站在窗口柜台前。他听到响野在旁边大喊：“请大家都别动！”

—后记—

我喜欢九十分钟左右的电影。当然长一倍的或者只有一半的也不错，可是时针转一圈，然后再转半圈，影片就结束，这样的长度似乎跟我的性格相吻合。

不怎么费脑子就能看完的内容我比较喜欢。独眼龙男人潜入警察局，救出重要人物然后逃走，这样的就很好。现实性、社会性这些东西有也可以，没有我也不在意。

这次忽然想读一读这样的东西，于是就尝试写了抢银行的故事。

四个银行劫匪登场，叽叽喳喳吵吵嚷嚷地聊着天，卷入一场风波。

它看上去或许跟现实世界有些关联，但实际上并没有；可能感觉像寓言故事，可它并没有任何寓意。它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把这四个银行劫匪给拉出来。几年前，我获得三得利推理大奖佳作奖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那个故事中登场了。当然内容不一样。在那个故事里，他们顺利地抢完银行后被卷进了一起绑架事件。

他们废话很多，而且有时候无所事事，所以也许在旁人看来很不正经，但是他们本人其实是很正经的。

我并不讨厌正经人，所以写他们的故事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痛苦的事。

读完这个故事的各位以后如果偶尔想起，“对了，那些家伙最近怎么样呢”，那我就再开心不过了。

虽说这个故事跟现实世界没有关系，但写的时候，我也还是参考了一些书籍。

有一些是直接引用，有一些是为了配合故事里的世界而加以修改后使用的。同样，文章中屡次出现以字典内容为原型的记述，那些也是我对新村出先生编辑出版的《广辞苑（第五版）》（岩波书店）中的内容加以改动后的东西。

在此我恳请各位多加注意，不要因为对这些记述信以为真而导致生活中的失败。

最后感谢就银行业务给了我许多建议的好友长尾重延。不管这四个人抢银行的计划成功还是失败，都不是你的责任。

另外，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快速阅读我的故事并给出意见的秋山俊幸先生，真的非常感谢您。

伊坂幸太郎

二〇〇三年一月八日

—参考•引用文献—

《费马最后的定理》西蒙•莱纳•辛格著，青木薰译，新潮社

《他们为什么展现出天才般的能力》达罗德•A.特雷弗特著，高桥健次译，草思社

《说谎的记忆》，菊野春雄著，讲谈社

《记忆‘想象’和‘回想’的力量》，港千寻著，讲谈社

《大脑与记忆之谜》山元大辅著，讲谈社

《自闭症之谜心灵之谜》，熊谷高幸著，ミネルヴァ书房

《来自自闭症的信息》，熊谷高幸著，讲谈社

《自闭症通往阳光之地的路标》，犀川京子著，学苑社

《我不会再逃避自闭症的弟弟教给我的东西》，岛田律子著，讲谈社

《患自闭症的孩子们》，茂木俊彦监修，太田昌孝编，稻泽润子文，オノビン、田村孝画，大月书店

阳光劫匪的平淡和奇袭

两个人去抢银行并不值得提倡。你从右边，我从左边，一旦有情况就各自行动，肯定会毫无悬念以散伙收场。

那么，一个人行动又会怎样呢？既没有争吵也没有背叛，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比什么都自由。但是，孤身一人的劫匪注定要被寂寞缠身。整天没有人说话会导致情绪低落，搞不好还会落下个自言自语的毛病。

三个人呢，确实还不错。有事可以少数服从多数，两个人争吵时，另一个人还可以劝架。但是，很少有车只有三个座位。既然用来逃跑的车上坐三个人和坐四个人差不了多少，那四个人不是更赚吗？五个人就挤了。管他什么少数服从多数。

所以抢银行需要四个人。

第一章

坏蛋们各自过着正常生活，

时不时地助人为乐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巨人看得更远”

【役人】①肩负某种职责的人。②在政府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公务员。“我还以为役小角（生卒年不详，日本奈良时代咒术师。）是役人的职位名称呢。”③日本能剧等表演艺术中在舞台上担任某个角色的人。

1

“你啊，”柜台对面的男人站了起来，“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烦人的老头子？”

“怎么会。”大久保面对着对方，强忍胃痛。

这里是神奈川县某市政府四楼地域生活科的柜台。从四月的人事调动以来已经半年了，可是接待市民这个工作仍然让大久保感到痛苦，无从下手。

调过来没多久，这边一个比他年长五岁的女职员就告诉他：“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个部门来访的人很多。投诉、街道纠纷什么的，就算是芝麻大的问题，也都会踢到这里来。”

“可是，咱们不是有咨询窗口吗？”

他这样问，对方立刻交代了恐怖的现实：“想来咨询问题的人当然会去咨询窗口，可是想要指点政府工作的人就会到这里来。”

“我每天净被指点了。”周末，大久保跟女朋友抱怨的时候，女朋友却说：“那等到你跟我结婚的时候，也许就开窍了。”

“才二十八岁就得了胃溃疡，我也太早熟了吧。”

“等到你考虑怎么跟我爸谈咱们的婚事时，溃疡会更加严重的。”

“真是个烦人的笑话。”女朋友父亲的态度一直很强硬，好像还说过“我这么宝贝的女儿怎么可以嫁给公务员”、“现在的不景气都是公务员造成的”这种歧视公务员的话，甚至最近还开始说什么“如果没办法，我只能采取棒打鸳鸯的强制手段了”。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大久保都有大麻烦啊。”他的女朋友总是这种事不关己的口气。

眼前这个男人他是第一次见。“喂，我喊你呢。”他一进门就朝大久保喊，“我姓门马。”

他说他今年三月份从干了四十年的食品公司退休后，就每天在市内自己的房子里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最近，町里总有可疑的家伙出没。”

他手里拿着体育新闻，一直拿红铅笔在上面划来划去，大久保真想对他说：“可疑的家伙该不会就是你吧。”

“你肯定觉得我说的话是一个老头子的胡言乱语吧？”门马的眼睛下既没有凹陷也没有皱纹，看上去很威严。个子不高但身子也不单薄，就是声音很大。

“怎么会呢。”

“你们这些公务员啊……”

又来了！大久保摆好架势。在这个实在谈不上景气的年代，对公务员的抨击是很猛烈的。“拿我们的税金当工资”、“抱着铁饭碗真好啊”、“你们真的给市民作贡献了吗”，这些话他经常听到，其中的情感已经超越了厌恶之情，简直是一种赤裸裸的敌意。就好像世道不景气全都是公务员的错，市民们应该团结起来把所有公务员消灭干净似的。他甚至做过一个梦，梦见街道上到处是拿着火把的市民，嘴里喊着“公务员在哪儿，公务员在哪儿，躲到哪里去了”。他们就像在追捕巫婆似的，挨家挨户地搜查。

“你们这些公务员啊，为了市民，去干点地区巡逻的警卫工作怎么样？”

“但是现在还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吧。”

“没发生实质性的问题你们就不管了吗？”门马的话如针一般，“那你们不就跟警察一个德行吗？”

“警察那边您已经去过了吗？”

“那些家伙真不像话。”

“是啊。”大久保想也没想就应声道。

“最近半个月，总有可疑的家伙在我们町走来走去。就在工作日的白天哦。工作日的大白天晃来晃去，还偷窥别人家里。”

“是看上去很明显的……可疑吗？”

“是啊，太可疑了。”门马很笃定，“我家啊，院墙很高吧？”

“很高吗？”

“我家的院墙当然高了。”

“这样啊。”受不了了！好想哭！

“那么高的院墙，却有个男人站在那里伸着脖子朝我家里看。我一出去，他就鬼鬼祟祟地跑了，不一会儿又跑到别人家做同样的事情。是不是很可疑？”

“确实不正常啊。”

“现在可不是慢悠悠地说什么‘不正常啊’的时候。戴着帽子，背着双肩包，太可疑了。”

“如果帽子和双肩包都不行，所有登山家不都成了危险人物吗？”

大久保无意中说漏了嘴，门马瞪着他。

“你们这帮政府机构的人，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啊。市民的生活你们就觉得无所谓吗？好，我懂了，下次再让我碰到，我就自己抓。”

“那怎么行。”

“你以为我不行吗？你别看我这样，年轻的时候我可是田径运动员。”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那太危险了。”

“但最近难道不是吗？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不是很多吗？”他很不高兴。

“啊。”大久保也立刻点点头。

这两个月，市内发生了三起恶性抢劫案。凶手用特殊工具撬开锁后闯进民宅，绑住住户，把钱和存折洗劫一空后逃走。而且前两天到底还是出了人命，不知道住户是因为想往外跑还是大声喊叫，总之最后被勒死了。

“那门马先生您目击到的人有可能是凶手啊。”

“是吧。”门马眼神严肃地点头。

“但是，最近好像出现了很多可疑的人，我还在新闻上看到有个说话莫名其妙、时不时忽然拍女初中生后背的男人。”

“说不定就是那人。”门马两眼放光。不管是哪种可疑的人都不能轻饶，他的热情在高涨。

就在这时，大久保听到了脚步声。门口附近有说话的声音。

“啊，成濑股长。”他终于松了口气。一直在别的楼层开会的股长成濑回来了。

成濑看了看大久保，又看了一眼站在柜台边的门马。他将包放到桌上，随即朝柜台走去。

“是来咨询吗？”成濑问门马。不是，是指点。大久保心里答道。

“你是……”门马露出一丝警惕的神色。

“我是成濑，不好意思，我刚才有事出去了。让您久等了，您有什么事吗？”

成濑的口气并不温和，甚至从中可以感觉到冰冷。语气虽然恭敬，但是有种像子弹打在身上般的犀利，不过听上去也不会感到不舒服。既不是谦虚，也没有藐视。

“我正跟他说着呢。”门马将刚才对大久保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世道已经让我都不能安心睡午觉了。那些家伙已经不是小偷那么简单了。是匪啊，匪。还不是占山为王的匪，是劫匪。”

“我也这么觉得。那样的罪犯实在太过分了。”成濑心里涌出一丝不快。

“我啊，浑身上下都是正义感，多到都可以分给别人用。”门马很骄傲地说，“所以才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比起这些盯着公寓和独栋住宅的劫匪，那些银行劫匪还好些。最近不是常出现吗？不伤害任何人，光搞演讲的银行劫匪。他们行事虽然夸张，但至少本性是好的。”

“门马先生。”成濑仍然是那一成不变的平静声音。

“干、干什么啊？”

“我完全赞同。”成濑淡淡地微笑着，那架势好像要跟对方握手。门马见状，虽然有些疑惑，可还是满意地点了头。

“赛马吗？”成濑指着门马手上的报纸。上面做了些记号。

“退休后，除了赛马也没什么其他乐趣了。”门马得意地一笑。虽然没人要求，可他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便笺。纸上排列着红笔写下的数字，如“1－3”、“2－4”之类，共有五组数字和短横线的组合。

大久保看了过去，发现报纸上围棋和日本象棋的栏目边也写了东西。他真想对门马说，不光是赛马，围棋和象棋你不也玩得很开心吗?

“我得回去重新想想该怎么下注啦。”门马大声说完后就离去了。

“那个人，他真的看到了什么可疑的人吗？”大久保走回座位时问道。

“嗯，他没说谎。”成濑点点头，用很确定的口气说道。

“成濑股长，你能看穿别人的谎话吗？”大久保开玩笑似的说。

“算是吧。”

2

成濑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上司。大久保在这里工作了七年，经历过好几个上司，但成濑算是另类。

“我们的股长非常冷静。”他曾经这样对女朋友说。女朋友是公司老板的独生女，没有正式的工作经验，不谙世事，身上带着某种脱离现实的纯粹，对于大久保关于工作的话题还相对喜欢。

“那个冷静具体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好像你告诉他明天横滨市要沉到海里了，他都不会着急的那种感觉。”

她笑了。“那不就是个迟钝又没有责任感的上司吗？”

这样的上司确实很多，这点大久保也承认，但是他毫不犹豫地否定道：“不是。”接着，他说起了以前跟外面的某个志愿者组织之间发生预算纠纷时的事情。

那是大久保的计算错误，而且他当初并没有送去让成濑确认。可是，成濑并没有责怪他的失误，而是去给志愿者组织赔罪。大久保朝成濑鞠躬说“对不起”时，这位股长却说：“反正我的工作也就是承担点责任什么的。”除此之外再没有说任何闲言碎语。

“待人接物的态度不算好，不和蔼可亲，但也不装腔作势。”

“很可怕的感觉？”

可怕？“嗯——”大久保努力思考着，“要说可怕也是可怕，是那种……好像看透了一切的那种可怕。”

“看透一切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工作时有些电话必须要打，可我不是经常忘记嘛。”

“要是我的话就不会忘。”她开心地说。

“我就会忘。”大久保苦笑，“这种情况下，当股长问我‘电话打过了吗’时，我总得说个谎回答他‘没问题’吧。”

“如果换成我就不会说谎。”

“我总是在想，我要像你一样多好啊。”大久保呵呵地笑着，“每当这时候股长就像能看穿我的谎言似的。他不直接道破，但总会说‘再打

一次，先确认下日期比较好’之类让我多加注意的话，简直就像看穿了我在说谎，刻意找个台阶让我下。”

“可是我爸爸常说，做上司的如果不招人厌那就不是个好上司。”

“那是因为公司员工都恨你爸爸”——大久保几乎要脱口而出。女朋友的父亲经营的连锁店凭利益优先的方针仓促进军全国市场，结果招来一片骂声，这一点大久保也有所耳闻。

“对了，你知道这样一句谚语吗？”她忽然说。

“谚语？”

“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子，看得比巨人还远。”

“你说的那个巨人，应该不是巨人棒球队的‘巨人’吧。”

“借助比自己强大的人的力量，就可以获得成长。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所以大久保你如果向那个股长多吸取点经验，可能也有独当一面的一天呢。”

“我会时刻注意不从肩膀上掉下来。”

3

时间到了下午，大久保和成濑一起外出去听关于地震的演讲。他开着公车往市内的公民馆驶去，副驾驶座上载着成濑。整个演讲内容充实，一个半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回来的路上，大久保因车内的沉默而感到窘迫。虽没人催他，他还是说起了自己的女朋友。

“其实，我有一个正交往着的女朋友。”

成濑闻言，表情放松下来。“我知道。”

“你知道啊？”

“办公室电脑桌面上放着那么大的照片，谁还能不知道？如果在街上碰到你的女朋友，我估计都能认出来。”

“那可不是我干的。”大久保苦笑。是旁边的同事半开玩笑地将他女朋友的照片设成了桌面壁纸。这行为招致周围一片“傻”、“无聊”、“不害臊”的揶揄声，他慌忙想换掉，结果众人又煽风点火地说他“没骨气”、“这点程度就放弃吗”，最后他只得硬着头皮保持现在这样子。但习惯后也没什么别扭的地方，甚至都快以为这就是厂家准备好的桌面背景，没想到连成濑都注意到了。

“我想跟她结婚，但是她父亲可凶了。”

“可能会骂‘你浪费税金也就算了还想抢我女儿吗’之类的话吧。”

“那些已经骂过了。”大久保耸耸肩，“她父亲是公司老板，以态度强硬闻名。”他说出连锁店的名字，果然成濑也知道。

“看起来很有手段吧。”

“但我还是想结婚啊。”

“你别跟唱咏叹调似的。”成濑笑着，忽然觉得这对话挺像发生在相识已久的老友之间，“不过，也不是一定就要家长同意才可以吧。”

“我女朋友在考虑不同意结婚就不回家这样的蛮横方法呢。”

“这种方法能有效果吗？”

大约十分钟后，路上开始堵车。大久保走的是到市政府的最短路线。从商业街旁边穿过，进入一片老旧住宅区的时候，前面的车开始刹车。他也跟着停车。一开始他还以为是信号灯的缘故，可车始终只能在不规则的时间间隔中缓慢前进。前行和停车不断重复。

“事故吗？”旁边的成濑嘀咕。

大久保打开车窗，从车右侧探出头。他看见前方大约五十米处有红色的灯光在转动。“前面好像停着一辆警车。”

低速的前进和断断续续的停车，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会儿。已经过了两个狭窄的路口，他们逐渐靠近警车停靠的地点，发现那里已经聚集了一群人。

道路右侧的人行道上停着两辆警车，附近有很多人围观，可以看到几名穿着制服的警察。所有人都仰头朝上看。

“好像不是交通事故。”大久保顺着人们的视线朝上望去。那是一栋七层高的茶色建筑，是一座小型公寓，看起来有将近二十年的历史，墙壁上可以看见裂缝。它的两侧也并排立着同样高度的公寓楼。

“啊！”大久保下意识地高喊一声，随即踩下刹车。

“怎么了？”

“公寓楼上有人。”他说着转动方向盘。

“大久保，你这是要去哪儿？”

大久保把车开到一处包月停车场，可能因为是白天，这里几乎没有车。“我就在这里稍微停一会儿。”

“公家的车还停到这里，要是被看到，估计会遭到大肆批判啊。”成濑说着，脸上却没有慌张的样子。

“现在不是担心这个的时候。那栋公寓楼的楼顶上站着人呢。”

“人？”

“应该不会错。那是……”大久保将车停到停车场的角落，拉起手刹，“那是门马啊！”

4

大久保和成濑下了车，走出停车场，朝对面公寓楼的上方看去。砖红色的老旧建筑顶上只有一圈低矮的扶手。

“是门马啊。”在屋顶上的千真万确就是上午去过市政府的门马。他站在楼顶边缘。

“后面那人是谁？”

门马并不是独自一人。他后面站着一个男人，头戴棒球帽，体格很好。男人像是从后方抓住了门马的左肩，慌张地朝四周眺望。很明显他并不冷静。虽然距离很远，看不清楚他的表情，但这情况已经足够不正常了。不管怎么说，他正拿着刀具顶在门马身上，这一点是肯定的。

“门、门马，这不是很危险吗？”大久保结结巴巴地说，看着左边的成濑。

“人质吗？”

两人穿过人行横道走到对面，挤进围在那里的人群中。有个警察正在用无线电通话。

“发生什么事了？”大久保问旁边穿制服的警察。

“好了，请散开。”警察面无表情地说。朝周围一看，为了驱散好事者，警方正在公寓周围拉起隔离用的绳索。“请散开！”时不时地可以听到警察的喊声。

大久保再次朝建筑上方望去，发现屋顶上也有警察，远远地包围着门马和那个男人，严阵以待。手持小刀的男人可能慌了，不知在喊些什么。虽听不清具体内容，但估计也就是“过来我就捅他”或者“过来我就把他推下去”之类的威胁吧。

“门马惹上大麻烦了。”

“那个男人可能就是他说的可疑人物吧。”成濑的口气很平淡。

“哎？”

“他后面拿刀的男人背着双肩包。”成濑用手指着。

凝神望去，大久保也发现了。背包和帽子，这是门马描述过的可疑人物的特征。

好事者们被警察疏散远离了公寓。另外还有一些搬运器材的男人，也不知是来自电视台还是报社。他们正在架设摄像机。

大久保看了一下成濑的侧脸，再次朝屋顶望去。或许是错觉吧，他觉得门马面色发青。就好像恐高症患者在高处不敢看脚下一样，门马的视线也没有向下。

太阳躲到了公寓背后。天上没有云，那纯粹的蓝跟屋顶上惊险的氛围大相径庭。

“真吓人啊。”站在大久保前面的妇人正跟旁边的人搭话。可能是刚购物结束，她左手提着超市的塑料袋，一股韭菜味直扑大久保的鼻子。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大久保试着问。

看上去四十多岁的妇人似乎被这唐突的提问吓了一跳，一脸惊恐地转过头来。但她可能又觉得所有在场看热闹的人都是同志，在这种伙伴意识的影响下，她亲切地开口道：“我一直在这里看着呢。”

“怎么闹成这样了呢？”

“那个年轻小伙子走在路边。”妇人指着旁边的一条路。那是一条夹在楼与楼之间的狭窄小路，车都开不进去。路的尽头并排立着几座外观相似的平房。“鬼鬼祟祟的，很可疑，总是朝别人家里偷看。估计啊，就是那个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大家口中说的可疑分子。好像还吸毒什么的。反正他站在那里，很可疑。”

“然后呢？”成濑催促着，眼睛却一直盯着楼顶。

“然后啊，那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就走上去吼了他一声。”

“啊，”大久保愁眉苦脸地说，“门马确实做得出这种事。”

“那个人姓门马吗？总之，他朝那个年轻人怒吼‘你在偷看什么’，然后你们猜，那个大叔他干吗了？”

“跑着追上去了吧。”大久保立刻回答。因为他曾经是田径运动员嘛。

“是啊。然后两个人就顺着那个公寓楼梯往上爬。”

“不知不觉就爬上了屋顶吗？”

“是啊。”

“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

“应该是门马掏出刀了吧。”成濑插嘴说。

“门、门马？”大久保高声惊叫，“怎么不是那个年轻人？”

“就是啊。”妇人的脸上浮现出作为重大事件目击证人的骄傲，点了点头，“那个大叔掏出刀，叱责那个年轻人，估计不准备放过他。”

结果，刀还是被年轻人抢去了。光看体格，门马就没有胜算。

“两个人你争我夺的时候，警察来了，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是您报的警啊。”大久保一副明白了的样子，点了点头。

可妇人却噘起嘴说：“才不是呢。好像是对面公寓的住户报的。”她说着，指了指旁边那栋楼，“我太忙了，也没工夫打电话。”

“这样啊。”明明就是个看热闹的，到底忙什么呢？大久保强忍着没说出口。

“从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边公寓的楼顶，他们当然有义务报警了。”

大久保不禁想，如果这个妇人到市政府来投诉，他可受不了。

5

成濑和大久保站在那里观察了一会儿情况。可能是一直保持同一个姿势的原因，大久保觉得脖子很痛。他不时低下头，揉揉肩膀。

五分钟过去了，事态还是没有发生变化。既没有进展，也没有恶化。屋顶上，年轻人拿刀顶着门马，而警察则围着他们。

“那个背包的年轻人确实像磕了药，头脑看起来不是很清醒。”

“所以才不计后果，搞成这个样子吧。”

“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局势还不明朗啊。”成濑还是很平静，像是个正看着击球员做挥棒热身的解说员，“到这个地步就很难脱身了，这样一种胶着状态是不可能逃掉的。不在被警察包围前就逃跑可不行。”

“这话说的，怎么听上去像是站在罪犯那一边呢。”

“确实啊。”成濑说着，脸上露出一丝掩饰般的苦笑，“我比较喜欢那种把该做的事做完就立刻消失的罪犯。”

“你说什么啊。”大久保一脸疑惑，“门马他不会出事吧？”

“很害怕，还非常紧张。”成濑似乎很肯定。

“看得出来？”大久保闻言问道。

“那是一副真正害怕的表情。”成濑理所当然似的回答。

大久保看了看表。已经过了下午三点。“虽然有些担心，但我们是不是该走了啊。”

“是啊。”

“反正我们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嘛。”

成濑侧过身，想从人群中抽身。大久保紧随其后。好事者们的包围圈比刚才更大了，大久保只得伸手拨开人群。他转过身，又看了一眼屋顶。

这时，大久保发现门马的情况有些变化。“哎？”

“怎么了？”

“门马是不是准备采取什么行动了？”

矮小的门马被那个年轻人押在身前，他保持着那个姿势，转动脖子东张西望，似乎失去了冷静。

成濑也再次朝公寓看去。他眯着眼睛，像是要看穿一切。“确实，跟刚才的脸色不一样。”

“该不会是觉得与其被捅还不如跳楼吧。”大久保甚至觉得，那个顽固的门马还真有可能会这么做。刚才他还看着周围的警察，可现在似乎是在寻找降落轨道，视线落在下方。“不会真跳吧。”

“也不像是那种感觉啊。他的表情变了。”

“表情？”

“那表情像是在掩饰什么。”

“他在说谎吗？”

“是不是在说谎不知道，但是他那张脸显得另有隐情。”

“都这样了，还能有什么隐情呢？”大久保半信半疑地看着成濑。可是他又觉得，如果是股长，搞不好还真会说中。于是他又朝屋顶看去，如果要形容，他是用那种放大画面的感觉眯起了眼。

凶手的刀仍抵在门马的右脸上。

“在我看来，他只是在害怕而已。”

“之前的表情中确实有害怕，可是现在，他的注意力在别的什么事上。”

“真的吗？”

“真的。”

“这种东西都能看出来吗？”

成濑目不转睛地盯着门马，没有回答。他瞄了一眼手表。

此时，周围响起了“喔”的叫喊声。那场面就像足球赛的观众们看到自己支持的队伍传出了一记好球。或许大久保没有注意到，自己也跟着发出了欢呼。

背包男的刀脱手了。原因并不清楚，可能跟醉汉摔倒时的情况差不多吧。大久保没听到那把刀落地时的声音，只看到男人慌张地弯下了腰。

门马，就是现在！

大久保在心里呼喊。他觉得门马虽然已经退休，可既然能炫耀年轻时当过田径运动员，那么趁着凶手捡刀的时候一口气跑开也不是不可能。

楼顶上的警察可能也觉得这是个机会，一下子缩小了包围圈。时间如果再充分一点，或许他们就会朝凶手扑过去了。

可是，凶手出人意料地迅速捡起了刀，又立刻摆出原来的架势，将刀抵在门马的脸颊边，愤怒地叫着。

看到警察缩小了包围圈，凶手的危机感也似乎跟着变大了，表情多出了几分魄力。警察们又稍稍向后退了几步。

看热闹的人群中发出了叹息似的呻吟声，就像目睹己方球队的射门打偏般十分沮丧。“门马刚才明明能跑掉，可他太害怕了没敢动啊。”

“害怕倒是没有。”

“啊？”大久保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能如此断定呢?

“门马在考虑其他事情。”

“其他事情？门马吗？”

“他趁刚才那个机会做了些什么。虽然没看清楚，不过他确实动了。”

“他还能干什么呢？”这种时候除了逃跑居然还有其他事可做，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他从刚才开始就东张西望。”

“啊，是啊。”大久保也注视着门马的动作，点了点头，“头来回转呢。”

他的脖子又痛了起来。他换了个姿势，不再朝上看，而是低下头看着脚边，右手揉着脖子。

而这时候，成濑却小声嘀咕道：“掉下来了。”

6

“掉下来了？什么掉下来了？”大久保再次朝屋顶看去。围观者中也时不时传来“好像有东西掉下来啦”的声音。

“是垃圾吗？”有人问。“是纸吧，纸。”不知是谁回答。“什么呀，搞了半天是垃圾。”大部分人觉得很无聊。

“是从门马的衣服里掉出来的吗？”

一团白色的东西从屋顶直直地掉了下来，还来不及在风中翻飞飘舞，就在一众好事者的目光中落到了公寓楼前的草皮上。

“一团纸。”成濑看着纸团落下的地方。那是一楼房间的阳台旁，周围开满了杜鹃花。

“纸又怎么样呢？”

“门马也许在上面写了什么东西。”

“哎？”大久保很吃惊，慌忙又仰起脖子。持刀的年轻人站立的方向似乎变了，他很难看清门马的情况。“纸上写了什么呢？”

“不清楚。刚才他不是有一次逃跑的机会吗？那时候我看到他有所动作。他说不定在纸上写下了什么留言，然后又扔了下来。这种可能性总有吧？”

“就算有这种可能性，”大久保觉得很迷茫，“那留言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成濑并没有支支吾吾。

“该不会事到如今还写什么‘请救救我’吧。”

“那也太可笑了。”成濑笑着，“你能不能去把那个纸团拿过来？”

“我？”大久保用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尖，“是在对我说吗？”

成濑既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

“可是警察都拉了绳子了，不会允许我进去啊。”纸团掉在警戒范围之内。

“我也知道太勉强。”

“非常遗憾。”大久保回答，但又觉得放心不下，“那个纸团，很重要吗？”

“还不能肯定。”成濑虽然嘴上这样回答，眼神却和肯定没两样，这让大久保很为难。

“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子，看得比巨人还远。”

他脑海里浮现出女朋友曾经教给他的谚语。成濑这个巨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他当然不知道。那么他是不是应该照成濑所说的去做呢？是不是该先爬到巨人的肩膀上呢？他下定决心，对成濑说：“我去试试看。”

一说完，大久保就钻进了看热闹的人群。他弯着腰，斜着身子往里走。警察将绳索拉成了半圆状，他顺着绳索朝右走。“请不要进来。”穿制服的警察说道。他装作没听见。

他总算拨开人群来到公寓门口附近。对面十米开外的地方可以看到花丛。伸展着可爱枝叶的杜鹃花丛上有一团白色灰尘一样的纸。就是那个。

“站远点。”一名警察敏锐地察觉到大久保想要翻身进去，随即挥着手走了过来。

“有个东西掉在那里。”大久保指着杜鹃花丛。

“不行。”警察不容分说地回答。

这是对市民该有的态度吗？他几乎要脱口而出。就你这样还算公务员？

警察像要挡在大久保前面似的一动不动，这让大久保很为难。他抱着胳膊想，这或许是对自己能力的一次考验。

大久保看着楼顶。和刚才不一样，现在楼顶几乎就在他正上方。拼了！他下定决心。就算被警察制止，只要胡搅蛮缠能闯进去就可以。对于大学时曾因美式橄榄球而小有名气的他来说，这也不是不可能。

他看了一眼警察的脸，那是一张瘦削、柔弱的脸。他脚底发力，觉得如果对手只有这个男人，也许能行。他在心里计算着跨过绳索的时机。

就在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绳索内的警察一时间全部动了起来。理由很简单，安全防护网到了。应该是怕万一有人从楼上掉下来而准备的。消防队员们搬着大型蹦床一样的器材运往绳索内，警察们正配合他们清空场地，帮忙搬运。

就是现在。抓住警察们因搬防护网而离开的一瞬间，大久保的脚蹬向地面。他弯下身子，从绳索下钻过，跑了起来。他冲到花丛旁边，不禁怀疑自己会不会因此被逮捕，脚也像要断掉似的开始不听使唤。可他只能打起精神坚持。“警告开除”，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这几个大字。

接着他想起了女朋友的脸。几乎同时，女朋友那身为公司老板的父亲的脸也浮现在眼前。他忽然想大喊“对不起，岳父大人”，然后鞠躬赔罪。

他伸出手，很容易就拿到了那团纸，于是立刻转身准备撤回。

“喂，那边！”他听到有人在呵斥。绝不能停下！他也担心自己会被几名警察同时拿下，但还是有惊无险地返回了原先的位置。他穿过绳索，挤进人群。“如果成濑不在了该怎么办？他带着这个可怕的想法往回走，最终发现这一担心是多余的。成濑还是带着一如既往的从容不迫站在那里。“辛苦啦。”成濑慰劳说。

“这个纸团到底是什么呢？”大久保说着将揉成一团的纸递给成濑。

成濑打开抚平，发现那是一张不大的便笺。

“应该写了什么不得了的大新闻吧。”大久保忍不住说道。既然是自己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拿回来的，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价值，那也太不值得了。

成濑看着手中的纸。大久保也急忙看过去。没有什么所谓的大新闻，白纸上只写了几个难看的数字。

“3－二”，白纸中间横向写了这样一对潦草的数字。

“这不是他自己推算的赛马投注吗？”大久保感觉浑身上下一阵乏力，几乎要瘫坐在地。

成濑无言地盯着那张纸，大久保则虚脱般站在他旁边。成濑将纸条翻过来，随后又递到大久保面前说：“你看。”

大久保心想，莫不是背面写了什么重要信息？于是看了过去，结果还是只有一些排列在一起的数字。

“这不是他想要买的赛马券吗？”

“不是。”成濑说着，又将写有“3－二”的那一面朝上摆好，“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有心思想赛马吗？”

“反正我是干不出来。”可是门马搞不好就干得出来。

“你不觉得从刚才开始，门马的注意力就一直在别的事情上吗？”

被刀顶着的门马时不时地扭过脖子朝后看，这举动虽不起眼，但如果仔细观察，确实可以发现。“是啊。刚才我还以为他打算跳下来。”

成濑朝左边看去，接着又低头看着纸片，露出思考的表情。忽然，他说：“大久保，你听说过这样一句外国谚语吗？”

“怎么啦，忽然这么问？”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巨人看得更远。”

“啊，这个……”这是我女朋友曾经告诉我的啊。话都已经到了大久保的嘴边，可成濑却先开口了。

“爬上了那座楼的门马，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成濑迈开步子，大久保只得慌忙跟上。

8

成濑走出围观的人群，朝旁边的公寓楼走去。这栋楼紧邻门马所在的那栋楼，两栋楼的高矮大小几乎一样，可能建于同一时期，但外观上还是有所差别。

入口处，几个貌似住户的妇人正在看热闹，成濑从旁边绕过后朝楼里走去。

“你这是去哪儿啊？”大久保唯恐跟不上，加快脚步走到成濑旁边，“这边的公寓楼跟门马他们压根没有关系啊。”

成濑晃了晃那张皱巴巴的纸说：“我们从哪边开始呢。”

“从哪边……什么意思？”

二人来到电梯前，成濑按下向上的按钮。“是从左边呢，还是从右边？”

“你到底在说什么？”

“是这些数字。屋顶上的门马朝这栋公寓看了好几次，好像比起他自身的安危，这边的情况更让他放心不下。”

“是这样吗？”

“他目击到了什么不可忽略的事情。”成濑肯定地说着，脸上却露出一副恬淡的表情。他静静地等候着下行的电梯。

“目击？目击到什么？”

“门马想告诉周围的人这个信息，就在纸上写下地址扔了下来。”

“你说的是这些数字吗？”

“这应该是公寓的某个房间，难道不是吗？你看，这纸上的‘二’是用汉字写的。这不是围棋和日本象棋里标注坐标的方法吗？”

大久保一时没有明白成濑的话，一脸茫然。过了一会儿，他才确认道：“也就是说，门马在那边的楼上告诉了我们这边楼里某个房间的位置？”

“因为他在外边看不到门牌号啊。”成濑正说着，电梯到了。随着叮的一声，门打开了。里面没有人，两人立刻走了进去，按下六楼。

“从上面数第二层，是这个意思吗？”大久保注视着被按亮的六楼按钮，问道。

“不管是日本象棋还是围棋，都是先写横坐标再写纵坐标。所以‘3－二’就是从上面数第二层，也就是六楼。”

“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最有可能的是入室抢劫。”

大久保倒吸了口凉气。“就是传说中的……”

早上门马也聊到了，最近市内连续发生暴力入室抢劫案。

“能让门马在那样的情况下还能不顾自己安危分散注意力的，一定是那样的大事。我是这么觉得。”

“那他在那边的屋顶看到了入室抢劫？”

“最初门马很害怕。被刀子顶着，他还在发抖。”

“是的。”

“然后忽然他的表情就变了，好像被其他什么事吸引了注意力。”

“嗯，确实。”

“估计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看到了这栋公寓楼的房间。或许在那边的屋顶上刚好能看到。可能是被绑着的居民，也可能是把房间搞得一团糟的凶手。总之，他看到了案发现场。满怀责任心的门马想方设法要告诉大家的难道不是这件事吗？”

“在这样的时候？”

“他身上的正义感可是多得用不完，都可以分给别人用了。”

“只因为这个就……”大久保歪了歪脖子。成濑看起来知道一切真相，正准备陆续说出，这让大久保不知所措。他很想追问股长：你究竟了解到何种地步？“如果是这样，用点更好懂的方法不好吗？”他说着，指了指成濑手上的纸片。

“门马一开始可能也试着大声喊，希望屋顶的警察能注意到。但是情况估计谁都没听到。”

“即便是这样，门马直接伸手指对面的犯罪现场也好懂些啊。”

“他们闹得那么沸沸扬扬，这边公寓楼里的凶手肯定也在关注他们的情况。如果发现被门马用手指着，他可能会匆忙逃走，还有可能伤害房间里的居民。”

大久保立刻想起了上午门马说过的话。门马提到了因入室抢劫而被勒死的受害人，他是担心事态发展成那样吗？所以才想偷偷把这个消息传出来？

电梯到了六楼，门发出声响打开了。成濑快速走了出去，似乎嘀咕了一声。大久保听到后问：“什么？”

“什么？”

“你刚才没说话吗？”大久保跟上成濑，“你没说什么在哪里之类的话吗？”他觉得好像听到成濑说了句浪漫还是罗丹之类的话。

成濑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急匆匆地朝第三个房间走去。

“是从左边数第三间吗？”

“反正是二者之一。”成濑说，“日本象棋是对着棋盘从右边开始数，围棋是从左边。”

“哎？他们的方向是相反的？”

“先从围棋开始。”

成濑毫不犹豫地按下门铃。可以听到铃声在房内回响。

“就算凶手在里面，他会出来开门吗？”大久保小声说。对面的公寓闹得沸沸扬扬，入室抢劫的凶手又会作何反应呢？他想不出来。

“一半一半吧。”成濑的语气听上去甚至有些不负责任，“如果我是凶手，就在屋里不吭声。”

那不就没办法了吗？大久保正准备说出口，门却咔嚓一声开了。

一张男人的脸出现在二人面前。他胡子拉碴，是一个眼神很凶恶的年轻人，穿着牛仔裤和长袖衫。他并未拔下防盗链，透过门缝不耐烦地问：“什么事？”

“我们是市政府的。”成濑拿出一张不知何时从哪里拿的关于垃圾回收的宣传单，“您是这里的户主吗？”

这男的不就是抢劫犯吗？大久保内心很确定。从他可疑的表情和在室内穿得如此整齐这两点，大久保作出了判断。

“是啊。”年轻人露出不快的神态，从成濑手中接过宣传单。

“您最近在生活上有什么麻烦吗？”

“没有。”男人说完便关上了门。

大久保压抑着心中的兴奋。“凶手出现啦！”他对成濑说。

对方却答复道：“不是这里。”

“啊？”

“他没说谎。”成濑很肯定，“下一个。”

大久保什么也说不出口，勉强问了一句：“要按日本象棋的来吗？”

“对。从对面数第三间。”

在大久保看来，如果刚才的男人都不算可疑，那还有什么是可疑的呢？他觉得很不可思议。但除了跟在成濑后面他也别无他法。

接下来从房间里出来的是一个穿着朴素的女人，戴着眼镜，皮肤白皙，中等个头，中等胖瘦，从外表判断不出年龄。“来了。”她也没拿下防盗链，只露出一张脸。

成濑和刚才一样递过宣传单，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市政府的。”女人听到后也回应道：“哦。”

聊了两三句关于垃圾回收的话题之后，成濑又问：“您最近生活上有什么麻烦吗？”女人则用十分清晰的声音回答：“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

不管怎么看，这女人都不像是抢劫犯，也不像是惊慌失措的受害人。大久保觉得这次又没选对。

“接下来要按照奥赛罗棋的方法了吧？”

“不，”成濑走回电梯前，用十分稳健的声音说，“就是刚才的房间。”

“啊？”

“她在说谎。她有麻烦，只是在隐藏。”

“为什么你会知道？”

“为什么你不知道？”成濑笑着。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该怎么办？”

“报警。”这回答听上去是如此理所当然，“接下来他们总会想办法解决的。”

两人决定先下楼。刚走到外面，他们就听到介于欢呼与悲鸣之间的声音。就像自己支持的球队忽然莫名其妙地进了一球，球迷随即响起一阵阵“哇”的声音。

大久保仓皇之中望向屋顶，警察已经制伏了背着双肩包的年轻人。

9

“那，后来怎么样了？”大久保的女朋友问他。

当天晚上，大久保来到了市政府旁边的拉面店。工作结束后，他和女朋友约好在那里一起吃晚饭。比起看上去豪华高级的餐厅，女朋友更喜欢平民化的便宜拉面店。每当她认真地感叹“大久保你怎么会知道这么便宜的拉面店”时，他的心情都很复杂。

“被解救之后，门马由于过度紧张晕倒了。”大久保掰开一次性筷子说，“被救护车运走了。但好像是血压的问题，没什么大碍。”

“不是问你这个。”

“啊，双肩包凶手？那个年轻人果然是药物中毒。晚上的新闻也报道了。”公寓楼顶上的抓捕事件被电视台大肆报道，警察趁凶手不备飞身上前的镜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不，是入室抢劫。”她一边吸着面条一边说，额头上满是汗珠，“是你们股长预测的那样吗？”

“啊，那件事啊。最后我们通知了外面的警察。一开始他们都不拿我们当回事，但最终还是勉强说服了他们。”

当时公寓周围有很多警察。大久保带着其中两人进了电梯，结果到达从上往下数第二行，也就是六楼的时候，刚好跟从房间里出来的体格健壮的男人撞个正着。可能是被穿着制服的警察吓到了，男人立刻想跑，但还是被抓住了。

不知为何，那凶手竟梦呓般说什么“车……”就好像要责备用人“我都赶不上车了，你怎么做事的”。

“成濑似乎很讨厌警察，立刻就走了。”

女朋友此时正双手捧着面碗喝汤，也不知道是否在听。她喝得那么豪爽，大久保不知为何忽然心生爱怜，于是再次暗下决心：我一定要跟你结婚。

“哎，我昨天又跟爸爸谈了，可是根本说不通。”她擦拭着额头的汗说道。好像她爸爸一听到结婚的话题，就立刻喘着粗气再也不愿听她说下去。

“这样啊。”

“我还是觉得，不稍微吓吓他恐怕不行。”不谙世事的她永远是这样脱离现实，“离家出走两个星期怎么样？”

“来我家？”

“那我爸肯定能找到。他要是认真起来，什么都查得出来，很可怕。”

“真恐怖啊。”

“换着住各处的商务酒店怎么样？反正我也一直想住住看。”

“又不是什么好玩的地方。”大久保温和地说着，将筷子送到嘴边吸起了面条，“不过，今天真是太倒霉啦。上午接到两个投诉，先是有人反映信号灯的红灯时间太长了，接着又有人抱怨绿灯时间太长了，还发火。”

大久保学着女朋友的样子捧起碗。拉面的热气如浓雾般扑到脸上。

“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绝对不可以扔石头”

【幻】①实际上并不存在，但看上去又像是实际存在的事物。幻影。比喻虚无缥缈、非常难以得到的东西。②使用幻术的人。魔法师。

【幻女】一部由威廉•艾里什执笔的推理小说。“《幻女》的开篇文字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啊。虽然我忘记了。”

1

“所以啊，就应该按照我说的，先吃西班牙海鲜饭。”站在吧台对面洗杯子的响野说，“所以说啊，遇见幻女实在是件麻烦事。”

“可是菜单上没有西班牙海鲜饭啊。”藤井答道。

这个店长说话为什么总像消防队的喷水龙头似的滔滔不绝呢？而且是面对客人。响野比藤井大五岁，应该是三十过半甚至快四十的人了，却总喜欢说些毫无内容的话，就像高中生在谈论前一天的电视节目。或许正因为这样，藤井也忘记了响野比自己年长这回事，不知不觉像朋友间聊天般说起话来。

“幻女？那是什么？”响野旁边的祥子插嘴说。刚从外面回来的她此时正抱着一个大碗站在吧台内侧，右手挥舞着打蛋器。她正动作娴熟地开始芝士蛋糕的准备工作。

“我告诉你啊，西班牙海鲜饭的米之所以会变成黄色，是因为里面加了藏红花。而藏红花里面呢，又有一种叫藏红花素的营养成分。藏

红花素可是对提高记忆力很有效哦。”

“对什么有效？”祥子将耳朵凑过来。她手里的打蛋器发出令人感觉很舒服的细微声响，那迅速而轻快的声音跟响野说话时的节奏很像。

“记忆啊，记忆。藏红花素会刺激海马神经元。”

“这跟藤井的幻女有什么关系？还有藤井，你怎么穿便装呢，今天公司休息？”

时间已经过了下午四点。藤井到这家咖啡店来，一般都是外出跑业务途中休息的时候，或是跟交易方谈生意的时候，不管是哪种，他总穿着西服。

“早上我给公司打了个电话请假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不想去上班。”

“不想去？”

“昨天晚上喝多了，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脑子里一片混乱。”

“所以我才会给他忠告，让他喝酒之前先吃海鲜饭。”

“忠告？”祥子追问。

“是啊。昨天傍晚他来过，说过一会儿要去喝酒。于是我就告诉他海鲜饭可以预防酒精性健忘症。”

“可店里没有海鲜饭，我就试着吃了些辣椒粉。”藤井有些不好意思。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重要的是海鲜饭里的藏红花素，因为它会刺激海马细胞。辣椒粉里有藏红花素吗？还是说辣椒粉是海鲜饭的朋友？”

“名字倒是挺像啊，（日语中这两个单词的第一个和第三个音一样。）也许是朋友。”

“嗯。”

“如果名字像就可以，那可爱的安娜•卡里娜（丹麦女演员，曾与法国著名导演戈达尔结婚，是新浪潮电影中的重要人物。）和可悲的安娜•卡列尼娜岂不是一样了。”响野嘀嘀咕咕地说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但是，”祥子重新转向藤井，“失忆怎么跟幻女扯上关系了呢？”

“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张留言。”藤井有些犹豫，最终还是说了出来。

“留言？”

“其实藤井是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每次去喝酒，都会找女人搭讪，然后带回自己的公寓。每次都这样，可是第二天早上又什么都不记得。该说他奢侈呢，还是浪费呢。”

“哎？”祥子停下手中的打蛋器，“藤井，原来你是这样的人？我还真没看出来。”

“这样的人是哪样的人……”藤井苦笑。

“我可得重新审视你一番了。”

“是吧。”响野不知为何，口气变得有些得意，“总之啊，他昨天也去喝酒，也做了同样的事。”

“同样的事？”

“昨天他跟同事桃井去喝酒……”

如果让响野一直说下去，他会跳过重点，一味强调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意识到这一点的藤井立刻自己解释起来：“我们公司每到秋天都会搞什么营业强化月，现在这段残酷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两个人准备发发牢骚，就一起去喝酒了。开始时我还为了不失忆而听从了响野的宝贵意见，吃了好多辣椒粉。”

“不吃海鲜饭是没用的。”

“所以呢，接下来你就跟某个素不相识的女人睡了？”

“他自己也不记得啦，反正就是醒来的时候发现了一张留言。”

藤井伸手摸向棉质裤子，从后裤兜里取出一张叠起来的纸。他将纸展开，递给祥子。

“‘藤井你睡着了，我就先回去了。望。’”

读完纸条上的内容，祥子说：“唉，藤井，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吗？你确实长得挺可爱，应该会招女孩喜欢。看上去也像只有二十几岁。”

这一切在藤井听起来都像笑里藏刀。“总之，因为有这张留言，所以我知道自己又带女人回家了。虽然我完全不记得。”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幻女？这不就是个中途回家的普通女人吗？”

“但是，凌晨四点那女人是怎么回去的呢？”响野歪着头说。

“凌晨四点？”祥子瞪圆了眼睛。

“我醒的时候是四点，那时候人已经不在了。”藤井说。

“四点？藤井你平时都起那么早啊？”

“是被电话吵醒的。桃井凌晨打来电话说，他造成了一起交通事故。”

2

当天凌晨，藤井感觉电话铃声仿佛在摇他，不禁睁开眼睛。他坐起身，感觉到一阵头痛，立刻明白自己又喝多了。他揉着双眼，在记忆中来回翻找，试图弄清自己到底还记得多少，可是什么也找不出来。一开始他甚至连自己和谁出去喝酒了都记不起来，只好望向旁边墙上的挂历。“昨天是公司强化月的最后一天啊，”他想了起来，“也就是说，肯定是想发泄心中苦闷，于是出去喝酒了。”他继续推理，“这种仓促的邀约，能陪我去的也只有一起进公司的桃井了吧。”他通过这种悠然的三段式证明法得出结论，自己是和桃井一起去喝酒了。

桃井虽然酒量不行，几乎不能喝酒，却非常愿意在一旁陪着。不管是居酒屋还是夜总会，他都会爽快地答应。

电话一直在响。藤井看了一下钟，才四点。他被这个时间吓了一跳，但还是接起了电话。凌晨四点居然会有人打来电话，这件事本身就令他难以置信。

“藤井？”话筒里传来桃井的声音。

“哦，桃井，正好。”可能是睡糊涂了，藤井并不理会主动打来电话的桃井，先说起自己的事，“我啊，昨天是跟你去喝酒了吧？”

“你又忘了啊？一直喝到一点左右。你从店里出来后就打车回家了。”

“完全不记得。”藤井挠头。

桃井并没有立刻回应。像是在思考着什么，又像是呆住了说不出话，两人之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我们去了哪家店？”

“先去了‘天天’，然后又去了‘黑矶’。哎，我不是为了跟你说这些。”

这时藤井才发现，对方的声音跟平时不一样，听上去严肃又阴沉。

藤井回想起这两家店来。天天是全国连锁的居酒屋，最近在公司背面细长大厦的三楼开了一家大概只有阁楼大小的分店。黑矶是离那里不远的商业街上的地下酒吧，由一个姓黑矶的人独自经营。

“就我们两个人喝的？”藤井没有理会桃井的话，继续问道。

桃井沉默了一会儿。“就两个人。你跟我。你真的不记得了？”他加强了语气。

“真是的，明知会这么丢人，我还喝。”

“别管了，比起你的事来……”桃井快速地用激动的语气说了起来。

藤井这才意识到这是桃井打来的电话，于是坐正了身子。凌晨四点钟打来的电话应该不一般。

“我捅娄子了。”桃井咂着嘴说，“我刚才造成了一起交通事故。”

“啊？”为了消化他这句话的意思，藤井稍微花了些时间，“真的假的？”他下意识地望向旁边的窗户，窗帘只拉了一半，可以看见外面。黑暗。与其说是黎明，更像是深夜。似乎还下着小雨。“在哪儿？”

“在区政府背面的路上。”桃井声音颤抖着说出了地点。那条路藤井也知道。两车道的双行线，虽说不算窄，可是没什么路灯，是条昏暗的路。“这下麻烦了，是辆摩托车。”

“摩托车？对方没事吗？”

“不知道。我正开车呢，他忽然一个转弯就冲到了路上，我踩了刹车，可根本来不及。”

“慢着，你还没把那个开摩托的送去医院？你没叫救护车吗？”藤井睡意全无了，“总之你赶快叫救护车。还有警察。搞不好还有救。”

“果然还是这样比较好啊。”

“什么果然还是，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藤井又一次觉得这个人果然还是没有常识。

桃井的父亲是一家大型演艺公司的董事长。可能是因为公司将来会由桃井接手，他选择现在的职员工作看上去纯粹是为了玩乐和体验社会。一到周末便为了跟女人厮混而在夜晚的街头流连忘返，还将所有的带薪休假都用在出国旅游上。

藤井有时候调侃他“国外就有那么多美女吗”，结果他就大声嚷道：“虽然这事不能大声宣扬，但是在国外可以搞到日本没有的药物啊。”日本搞不到的药，那应该不是用来治病的吧？每次藤井这样问，他就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说：“那当然。”

“事故原因在哪边？”

“哪边？”

“事故原因啊。或者说是谁的过失。”

“是对方闯红灯拐到这边来的。”桃井一字一句说得很清楚，好像这才是他唯一想主张的。

“是真的吗？”藤井当然知道，桃井不是那种一身正气又光明磊落的人。

“真的啊。他那样过来我根本避不开。”

“你的车速呢？”

“挺快的。”桃井似乎也受惊不小，含含糊糊地答道。

“总之先报警。如果能证明是他闯红灯，你也许就没事。”幸好桃井没喝酒，应该不会被认定为危险驾驶。

“是吧，是吧。”桃井一改以往自信满满居高临下的态度，慌张地说着。而藤井则将能想到的建议告诉他：“附近有目击者吗？有没有谁能够作证是他闯红灯？”他本想说这一切都是以对方闯红灯为前提的，可最终还是忍了下去。“不过，这种时候也不能指望附近刚好有人路过。还有，你给你爸打电话了吗？”

“还没有。”

“那快联系他啊。应该会帮你一把吧。”虽然藤井不乐意承认，但如果是桃井的父亲，一定可以替他找个优秀的律师。

“是啊。跟你说了会儿话，我也冷静下来了。”虽然听上去完全没有冷静，不过桃井还是在说完这番话后挂断了电话。

桃井挂断电话后才四点，可藤井发现自己已然睡意全无，他有一种穷途末路的感觉。没办法，只得继续挖掘昨天晚上喝酒时的记忆。

他想起昨天傍晚他去咖啡店的时候，响野十分肯定地告诉他：“只要吃了西班牙海鲜饭，就一定不会失忆。”

在天天时的记忆还在，隔着下陷式的餐桌，他和桃井面对面坐着。他记得自己翻开菜单，一边嘀咕着“海鲜饭、海鲜饭”一边找。两人说着上司的坏话，桃井还跟他说起自己刚买的进口车。那段时间应该还没喝那么多酒。

他记得桃井跟他提起在国外尝试过的奇怪药物，还有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

可是，从在天天付完账开始，他的记忆就忽然变得模糊，到了黑矶时就已经完全没有记忆了。

他移动着视线，感觉头很重，酒精似乎正在里面沉淀。就在这时，他发现桌上有张小纸片。他砸了砸嘴。迄今为止，一夜情后的女人留下纸条这种事已经有过好几次。

果不出所料。藤井看着桌上写有“望”这个名字的纸条，嘴里嘀咕着：“原来如此。”

他扫视房内，已经没有女人的踪影。

留下了纸条意味着那个女人一定来过这个房间。他一定是跟往常一样，不知在什么地方搭讪了什么女人，还带回了家。但是他完全记不起来。这个叫望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他们在屋子里做了什么，一切都不得而知。他带回来的女人基本都跟他一样烂醉如泥，因此两个人什么都不做只熟睡到天亮的情况时有发生。当然也有很多时候，两个人会像即兴演奏般发生关系。他想确认自己的身体上有没有留下证据，于是摸了摸胯下，可还是无从判断。有的只是弥漫在屋里的酒气。不过从字面上判断，应该可以确定在他昏睡不醒后，女人就扫兴而归了。

3

“所以，那个女人到底是谁，到底是在哪儿认识的，我全都不知道。”藤井露出痛苦的表情叹息道。

“因为那个女人的事心烦意乱，于是就请了假。”响野说得好像他了如指掌。

“唉，算是吧。”藤井也表示认可，“还有桃井的事故也让我很在意。”

“直到喝完第二家店，都是你跟桃井两个人？”祥子问道，“如果是那样，那无非就是你从那家店出来后又跑去搭讪了嘛。”

“别说什么无非就是啊，怎么叫无非就是了？”藤井苦笑，“桃井打电话时说，我从店里出来后就直接打车回家了。”

“啊，我刚想起来。你说的那个桃井，是不是曾经带来过一次的那个高个子？”祥子轻轻拍了拍手，之前捧着的碗和打蛋器已经不见了。

藤井闻言也想起来了。“啊，对。我是带他来过一次。”

“我没印象。”响野皱着眉头。

“不是来过嘛。穿的西装好像很名贵，戴着高级眼镜，对咖啡也很熟悉，我磨咖啡的时候他还指手画脚呢。”

“啊。”响野忽然眼睛一亮，随即整个脸又皱作一团，“很自大，那个男的。就是那个点了咖啡后还说什么‘要磨得粗一点’的家伙吧。”

“他还问我‘这个咖啡豆是Washed吗’，问咖啡豆处理方式的客人还真是很少见。”

“他如果别装模作样地说什么Washed，直接说水洗式还好些。而且还问了一句‘为什么是Washed’。”

“你做事明明没有理由啊。”祥子笑了。

“这样啊，原来是他碰上事故啦。真可怜。”

“可是你却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

“响野看上去不如说很开心啊。”

“因为我对他印象不太好。”响野立刻承认。

藤井也立刻附和道：“嗯，因为他属于上流社会。”

“上流？”祥子问，“河的上流？”

“这个桃井，说他算上流阶级，是因为他看别人时总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

“啊，确实。就是那一小撮装腔作势的家伙搞得世界不得安宁。你居然还和那样的人去喝酒。”响野调侃道。

“他不能喝，但我们关系还不错。”藤井苦笑着点头。在营业部里，桃井和他是同一批入职的，年龄也相近。两个人“不为一棵树而放弃整片森林”的恋爱观也不谋而合。

“跟有缺点的人交朋友也是一种善举。”祥子像在诵读着《圣经》的段落，忽然这么说道。

“什么意思啊？”

“从前啊，这个人的朋友曾经这样说过。”她指着响野答道，“一个姓成濑的，他的同班同学。”

“这样啊。”藤井使劲点了点头，“响野的朋友估计会想这么说。”

响野装出掏耳朵的样子。“那个桃井的爸爸是干什么的？开的什么公司？”

“演艺公司。旗下有很多歌手和艺人。”

“听上去很可疑啊。”响野说，“总让人联想到那些黑幕、吸毒之类的事。”

“偏见。”祥子笑着，责备似的朝他指了指。

“在桃井那里未必就是偏见。”藤井双颊紧绷，“他确实经常在国外参加一些与药物有关的可疑聚会。”

“那和演艺公司也没关系吧。”祥子说，“演艺公司又不是万恶之源。”

“是啊，确实。”那绝对只是桃井自己的人生观和道德观的问题。

“反正啊，我一直都这么认为，如果真想禁毒，那么吸毒就判死刑，藏毒也判死刑，就好了。”

“极端。”祥子再次朝响野伸出食指。

“我只是说如果真下决心要禁，就应该那样。”

“但好像真有那样的国家。”藤井想起以前听来的话。

“那样的国家是哪样的国家？”

“只要稍微碰一点毒品就立刻判刑，搞不好就判死刑。”

“那也太荒唐了，”响野不顾自己刚才的提议，立刻批判道，“太不现实。”

“好像是个南美洲的国家。而且昨天我跟桃井一起去的黑矶的老板也说起过。”那个老板喜欢旅行，对当地的语言也很熟悉，经常会说些不知算旅行见闻还是算恐怖怪谈的事。“据桃井说，最近好像有个日本演员在那边被捕了，到现在还没放出来呢。”说完之后，藤井意识到，这是昨天晚上才听到的消息。

“日本演员？这种事新闻上没报道吗？”

“好像被经纪公司压着，还没有报道呢。说是会造成负面影响。”

“要是所有犯罪者都进这样的公司不是挺好吗？但那家伙为什么特意跑到法律那么严格的国家去吸毒呢？”

“可能是去寻找刺激吧。”

“也可能是没当回事吧。”祥子笑道。

“不过啊，真的很严格。据说任何借口理由都没用，就算死刑可以免，最少也得判二十年。只要你有毒品。”

“我还以为南美对毒品管得很松呢。”

“那是偏见，响野。而且每个国家都不同嘛。”

“搞不好是个阴谋。”响野打了个响指。

“阴谋？”

“有人想陷害那个演员，所以故意让他藏毒，在那种国家被捕。二十年足够抹去一个演员的存在了。”

“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呢？”

“因为那个演员碍事啊。接下来顶替他的人就是幕后主使。”

“可是，如果事先藏毒，那在日本出境的时候不就应该被发现了吗？”祥子问。

“这种东西基本都是在入境时才会被查到。”响野回答。

“喂，”祥子立刻说，“你啊，下次一个人去那个国家转转吧？”

“为什么？”

“你就好好放松一下呗。”

“你是想往我箱子里塞毒品吧。”

“没想到你直觉还挺敏锐。”

“那，那个骑摩托车的真闯红灯了吗？”响野问道，似乎想换个话题。

“好像对方现在还在昏迷。但也没有找到目击者。”

“没有目击者啊。”

“刚才桃井还给我来过电话。他一直在警察那里录口供，现在已经告一段落。按照他说的，似乎有一个刚巧从那里路过的人提供了证词。”

“那不是很好吗？”响野嘴上这样说，可他的脸却告诉每一个人，这话语背后藏着无尽的遗憾。

“桃井的事故就到此为止，我们的话题还是回到藤井的那个幻女身上吧？”祥子将碗放到吧台上，“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你真的感兴趣？”藤井苦笑，“我完全不记得到底是什么时候见到的那个叫望的女人。在天天时的事情我还记得一些，那时她肯定还没在。而且桃井说，黑矶的时候也只有我跟他两个人。”

“那果然是从第二家店出来后的事了。你是不是上了出租车后，在等红灯时跟车外路边的女人搭话啦？‘喂，小姐，要不要坐我的车？’”

“因为不知道是在哪里见到的，就把那个女人叫作幻女？”祥子用围裙擦着手。

“是啊，就是这么回事。”藤井耸了耸肩，“其实这样一个女人是否真的存在，我都搞不清。”

“那，你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响野伸出食指。那自信满满的表情不管怎么看都像是在宣称“从现在开始我就要胡说八道了”。藤井严阵以待。

果不其然，从响野口中说出来的是毫无根据的台词：“这个望，难道不正如字面意思一样，是一种虚幻的渴望吗？”

“什么意思啊？”藤井立刻反问道。

“我觉得是你自己写下的字条。”

“我？”

“你并不只有酒精性健忘症，还有梦游症吧？”

“我根本没有什么酒精性健忘症。”

“这只是你本人想这么认为而已。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健忘症太严重，就会引发虚构记忆的症状。这是一种自己捏造记忆的症状。患者并不是有目的地那样做，而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你难道不是因为这个病症而捏造出了一个女人？”

“可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藤井并无任何厌恶情绪，只是单纯地问道。

“你的潜意识中是不是希望有女人到自己家来住？”

“不是自吹自擂，我还真没因为女人的问题烦恼过。”藤井反驳。其实就算是没喝酒的时候，他也经常在闹市区找女人搭讪，然后带她们去酒店或者回家。所以就算是无意识的情况下，他也很难相信自己会对女人饥渴到要捏造的程度。

“哇喔——”祥子半开玩笑地发出感叹的声音。

“搞不好就因为这样才有可能。”响野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继续说道，“平时总和女人睡在一起，偶尔旁边没有人，可能就会觉得不舒服。所以不惜自己写一张留言，也要捏造出有女人来过的事实。”

“可是这跟我的字完全不一样。”藤井指着吧台上的纸条。

“真可怕啊。”响野若有所思地点头，“另一种人格出现的时候，连字迹都会变。”

“响野，”藤井十分困惑地说，“你就饶了我吧。”

“你啊，就别开玩笑了，稍微说点可靠的也好啊。”

“好像我现在说的就一点都不可靠似的。”

“藤井，以后为了搞清楚自己都去了什么地方，你不如在身上装个追踪器之类的东西，到过的地方都会被记录下来。”

“追踪器？弄得跟小孩看的漫画似的。”藤井向后一仰。

“真的有那种东西哦。我开始也很意外，只要贴上像小纸条一样的东西，就可以发射电波。”

“还有那么方便的东西？”藤井想也没想就问旁边的响野。

“总之就是极度微型化的GPS。前不久我一个朋友买了。通过液晶屏接收器一样的东西就可以随时定位，还可以把目标的移动过程打印出来。”

“那是要派什么用场的？”

“那家伙是个银行劫匪，担心自己抢来的钱袋被别人带到什么奇怪的地方，便用那个来监视。”

“响野，你说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藤井板起脸。

“那这样吧，你就帮藤井调查一下，那个女人到底是虚幻的，还是实际存在的。”祥子拍了拍手，“就用你那过人的智慧帮帮他吧。”

“我？用我过人的智慧？为什么？”

“因为我今晚约了雪子啊。所以你也找点事做不是挺好吗？和藤井一起去他昨天去过的店转转怎么样？”

“你接下来要和雪子见面？我怎么没听说。”响野答道。

“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吗？”祥子若无其事地说。

看着面前这对夫妇你来我往，藤井十分想告诉他们，如果非得借助某个人的智慧不可，他希望不是响野而是祥子的。

4

因为被祥子赶出来而十分恼火的响野到了闹市区后，心情已然大好，还吹起了口哨。

“你还有闲心哼歌。”

“是《圣母颂》啊，《圣母颂》。舒伯特的。还是说你比较喜欢古诺的《圣母颂》？”

“不是那个意思。”

“但揭开幻女的真面目还挺有意思啊。”响野干劲十足。

“那就从较新的记忆开始找起吧。从黑矶开始怎么样？”藤井说。

“喂，藤井，你喝酒的时候，能把握自己到底醉到了什么程度吗？”响野在一旁边走边问，“假设醉到失忆的程度是山顶，那喝的时候总会有种正在登山的感觉吧？现在爬到了海拔多少米之类的。”

藤井挠了挠鼻尖，回想过去喝酒时的情况。“没有啊。”他回答道，“忽然就那样了。没喝酒的时候，或者说刚开始喝的时候，还有早上醒来之后的记忆倒是很清楚。”

“刚踏上登山之旅，就一下子站在山顶摇旗呐喊了啊。”

两人穿过专门为行人准备的拱顶走廊，进入一条狭窄的小道，在前方二十米的拐角处停了下来。右手边是通往地下的台阶，地下一层就是黑矶。

“这店你经常来吗？”响野问。

“嗯。”藤井回答，“这里的老板黑矶比较照顾我。”

“照顾？”

“说起来挺难为情的，就是给我介绍些女人，或者我尝试要搭讪时，他也会站在我这边帮我说话。”

“帮你说话？怎么帮？”

“比如语气很自然地告诉对方，我和桃井是多么老实忠厚的男人。”

“老实忠厚？那不是骗人吗？”

“所以啊，这就是照顾。”藤井说着自己也不好意思起来，“我也不是想给自己找理由，但桃井他经常会冒出这些点子来。”

“而且桃井有实现这些点子的实力。”

“是啊，其实就是靠钱来买通。”

“就因为他是公司老板的儿子啊。”

“也不是所有公司老板的儿子都这样。”

“因为他是公司老板的儿子，并且本性丑陋，是吧。”

“这说法真过分。”

“是否真的丑陋我也不知道，但表面上确实如此。”

台阶前立着“黑矶”的招牌。黑白花纹的塑料招牌正散发出艳丽的光芒。

“啊。”

“怎么了。”响野看着藤井。

“昨天，我好像撞到这个招牌上了。”藤井摸了摸膝盖，发现那里有一块肿起来的瘀青，“没错，还肿了。昨天果然来过这里。”

“这不是个很好的开端吗？”响野满意地点点头，“那我们继续前进吧。”说着，他迈步踏上通往地下的阶梯。

走进店里，黑矶正用抹布擦拭木桌。“哎呀，居然可以看到没醉的藤井，真难得啊。”他抚摸着留着胡须的下巴，咧开嘴笑着。藤井的心情一下子灰暗了许多：第一句话就说这个啊。

“搞不好是个好兆头啊。”

“把人说得跟茶叶梗似的。（日本人在泡茶的时候，最后倒出来的茶水中有茶叶梗漂浮被视为好兆头。）对了，黑矶，这位是响野，是我经常去的咖啡店的老板。”

“今天我是陪他来进行记忆之旅的。”响野演戏似的说着，然后慢慢地打量起店里的情况来。那态度就像刑警在搜索案发现场。

“记忆之旅？”黑矶动了动粗大的眉毛，“藤井，你该不会又不记得昨天的事情了吧？又这样了？”

藤井叹了口气回答道：“是啊。”他的嘴一会儿噘一会儿瘪，最后还是承认：“跟以前一样。”随后又问：“对了，黑矶，你知道桃井那家伙出事故了吗？”

“哎？”黑矶瞪大眼睛，嘴也张开来。他保持这个姿势没有动，过了一会儿才说：“昨天晚上你们俩不还在一起喝酒吗？”

“是那之后。今天一大早，嗯……是凌晨四点左右。”

“对了，”黑矶望向天花板，好像那里写着过去的事，他只是照着读出来而已，“昨天桃井说他要一个人开车出去。”

“他一个人？清晨吗？为什么？”

“你不是一直在跟桃井说话嘛。真是老样子啊，什么都不记得。”

“事故先不说，昨天这里来过一个叫望的女人吗？”响野在店里转了一圈，又走回吧台边问道。他两手揉搓，举止好像在模仿电影里的侦探。

“响野，你都查了些什么啊？”

“我测了一下从这儿到里面的距离，以我的步子要走多少步。”

“这，跟我的记忆有什么关系吗？”

“我想知道跟我的咖啡店比起来到底哪个大。”

“啊，是吗。”

“昨天不是只有桃井和藤井两个人吗？”黑矶像是要刻意强调似的，加强了语气，“那个叫望的是什么人？”

“我有没有在什么地方和女人说话，或者有没有趁桃井去厕所的时候跟女客人搭话？”藤井确认道。

黑矶抱起胳膊。“应该一直就是你们两个人。昨天晚上基本没什么客人，我也记得很清楚。你出了店门后就立刻坐上出租车了。”

“是吗。”藤井哼哼着，“我昨晚坐在哪里？”

“那边的四人桌。”黑矶马上指了出来。是靠墙最里面的位置。紧挨着桌子右边的墙壁上挂着一副裱在画框里的抽象画，藤井记起昨天入座时，他还注意过避免将画碰掉。“我，是坐在这边的吧？”

“是、是。”

“好像勉强能记起一些。”

“据我的印象，藤井你一直跟桃井面对面说话。每当桃井要说自己的意见，你就打断他，然后说个没完。”

“哎？是吗？”

“藤井，沟通这种事情是从听别人说话开始的。”响野说道。他一副父亲教训儿子的语气，还配上惟妙惟肖的表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少说关于自己的话题。所谓说话，说出自己想法的三成刚刚好。听对方说十，自己说三，那样正好。”

藤井眉头紧锁。“响野，你不是从没尝试过听别人说话吗？你说的是十，听的是零。”

“你知道这样一句谚语吗？”响野竖起手指，“‘按照我说的做，别按照我做的做。’”

“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啊。”

“算是吧。”响野挺了挺胸。

接下来，藤井的视线落到了自己脚边。他甚至开始觉得，那个叫望的女人或许真是自己捏造出来的人物。就在这时，地板上的一块斑点吸引了他的注意。地上铺的是木地板，可就在靠外边的桌腿附近，有一块看上去被水泼过似的颜色不一样的地方。藤井开始琢磨。乍一看那里只是因为光的折射而导致颜色发生了变化，可是盯着它看一会

儿，又觉得只有那一小块似乎缓缓地浮了起来。与此同时，他隐隐约约觉得自己的记忆恢复了。

“啊，对了对了。”响野凑到黑矶身边，“真的有对毒品异常严苛的国家吗？”

如此突兀的发问让黑矶十分茫然，不过，什么样的话题都要顺着往下说，这恐怕是他的职业病。他答道：“是啊，真的有。我懂得那边的语言，要不要下次一起去？”

“好啊，”响野皱起眉头，“是想陷害我吧？”

5

“怎么样，接下来去哪里？既然在这个店里一直只有你跟桃井两个人，那你应该是从这里出来后才遇到那位幻之望女士的吧。”从黑矶出来后，响野一边爬楼梯一边说。简直就是他一个人在马不停蹄地做调查。

“是啊。”藤井含糊地答道，“是这样啊。”他说着，觉得脑子在什么地方卡住了。就像映在水里的景色一般，他的脑子里也有一幅看不清轮廓的画面。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正盯着鞋尖。右边那只皮鞋的鞋尖略有变色。

“怎么了？”响野将头凑过来。

“没什么。”藤井自己也不能十分确信，“刚才，在店里的桌子边，我忽然记起来了。”他说，“虽然只是红酒洒到地上的事。”

“洒到地上的红酒？”

“昨天我跟桃井喝酒的时候，红酒被打翻过。我朝摆在桌上的碟子伸筷子时，胳膊碰到了酒杯。”

“然后呢？”

“当时应该有个女人在我旁边。那女人叫了一声‘闯祸啦’，我还记得那个声音。”

“那就怪了。”

“然后女人慌忙扶起玻璃杯，擦干桌上的红酒。刚才地板上还留有印迹，所以我记起来了。除了我和桃井，还有一个女人。”

“但是，刚才店长说……”

“你看，我的鞋上也还有痕迹呢。”藤井伸出右脚给响野看，“这应该也是当时的红酒。确实，我有印象。”

“要我说，这种宿醉的人忽然回忆起来的东西，绝对值得怀疑。”响野眉头紧锁，“还死不认账。我看你还是适可而止，赶紧承认了吧。”

“承认？”

“那个叫望的女人，其实是藤井你捏造出来的虚无的存在。如果承认了，你自己也会轻松些。拼命逞强的都是些傻瓜，勇于承认错误才是聪明人。”

“你自己不就是死不认错的人吗？”

“‘按照我说的做，别按照我做的做。’”响野似乎十分喜欢这句谚语，又重复了一遍。

这时，藤井忽然觉得脑子里像是闪过了一阵电流。“井底之蛙。”他嘀咕道，“我又记起来了，‘桃井和藤井两个人的名字里都有井字，我夹在中间，觉得自己好像井底之蛙。’”

“你说什么呢？”

“昨天那个女人这样说过。那声音应该是跟红酒洒了时的声音一样。果然，那个女人不是虚幻的。”

“能说出那种话的女人怎么看都不像是实际存在的啊，绝对是幻女。这台词不管怎么听都像是虚构出来的。”

“但是，我确实记得。”藤井说着，又担心这是否真的是响野所说的“虚构记忆”，心里闪过一丝不安。“响野，你觉得这个叫望的女人并不存在？”

“十分遗憾，但除此之外我得不出其他任何结论。”

这时藤井发现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慌忙拿起手机放到耳边。

“啊，藤井哥？”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听上去很年轻，又很熟悉，而且语气轻佻，他觉得应该是公司里的晚辈。果然如他所料，电话那头的声音说：“是我啊，田宫。”是坐在他旁边的晚辈。比起工作成绩来，他对去见老客户那边的女员工更有兴趣，是个轻佻浮夸的晚辈。说白了，他跟藤井和桃井是同类。

“不好意思啊，今天忽然请假。”

“没事啊，没关系。肯定是昨天喝多了吧？”田宫说得很亲热。

“你知道得还挺多。”

“藤井哥，你昨天不是从黑矶打电话过来了嘛，跟往常一样。”

“是吗。”当然已经没有印象了。可是藤井也知道，自己有在酒兴正浓的时候给公司晚辈打电话的坏习惯。“什么时候打的？”

“嗯……”田宫似乎在思考，过了几秒后答道，“大概夜里十二点左右吧。应该是。而且是用店里的电话打来的。”

“用店里的电话？”

“因为藤井哥如果半夜用手机打电话来，谁也不会接啊。大家早都熟识了，你搞的那套不显示主叫号码的把戏最近也被大家识破了。你肯定是想找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号码，所以才用店里的电话打。真是不择手段啊。”

“啊哈。”藤井苦笑着答道。说起来，他确实有印象，曾从店长那里借过一部老旧的黑色电话，但又觉得好像并没借过。记忆是暧昧的。“对了，那时候我都说了些什么？”

“你抱怨跟桃井两个人喝酒真无聊什么的。”

“真的？”藤井的声音下意识地变大了，“我真的那么说过？”

“是啊。”田宫被藤井这架势弄得有些不安，“但不是一直都这样吗？藤井哥，你不总是打电话来说桃井的坏话，或者半开玩笑地发牢骚嘛。”

“不，不是问你那个。我是说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喝酒吗？”

“嗯，你说过。”

接下来，藤井又应付着就工作聊了几句，然后挂断了电话。

他将刚才和田宫的对话内容跟响野复述了一遍。

“这就可以断定了。那个叫望的女人是你虚构出来的。”

6

为慎重起见，响野还是提议去第一家店看一眼。“也不能否定你在第一家店碰到过望的可能性嘛。或许那时你们二人事先约好了另外的碰头时间和地点，这样就可以跳过黑矶，在别的地方见面了。”

“确实。但是在第一家天天时的记忆大部分都还清晰。”藤井觉得当中似乎没有出现过女人。

“总之先去看看吧。”

不知不觉间，二人再次路过商业街里的拱顶走廊。时间已经过了下午六点，路上有很多刚放学的年轻人的身影。仔细看才发现，楼与楼之间的天空已经变得十分昏暗。

他们的右手边是一个家电超市，里面摆着大量超薄电视。走过这家店时，响野发出了“哦”的一声，随即停下脚步。

“嗯？”藤井也看过去。

响野一声不吭地看着电视里的新闻。藤井没办法，只得也停下来转向画面。傍晚的新闻节目正在播放着来自各个地方电视台的新闻，现在刚好是神奈川县的。出现在画面里的横滨市区似乎被一层不安笼罩。画面右边显示着标题："屋顶男子被捕，人质平安无事"。

藤井感叹道："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大概就在几小时前，一名吸毒者在屋顶上用刀具指着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跟警察对峙。经过一番僵持，警察趁其不备冲了上去，将其逮捕。

"真是桩不讲究的犯罪。"响野用少见的严肃语气说。

藤井有些意外。"不讲究？"

"在屋顶上挟持人质，还被警察包围，不就是走投无路了吗？再怎么挣扎都没用。这种做法太不漂亮了，我不喜欢。"

"响野，你的喜好还真够另类啊。"

"是啊。"说完，响野又将脸凑向电视画面。他将耳朵贴上去，听着播音员的声音。"噢，有意思。"他说。

"什么有意思？"

"这起事件发生的同时，在旁边的公寓发生了入室抢劫案。"

"啊？"

"那边的凶手好像也被逮住了。"

“这么巧？”藤井一脸怀疑。

“新闻上是这么说的。”响野稍微停了一会儿，“只不过，这应该不是偶然。”他两眼放光。

藤井知道他又要做一些毫无根据的推测了，于是暗自在心里做好准备。

“这两件事是有关联的。屋顶上的凶手，恐怕是公寓入室劫匪的同伙。”

“屋顶上的凶手跟公寓里的劫匪是同伙？”

“没错。”响野的话里夹杂着一种强有力的自信，让人觉得他说的话就是真相，“恐怕他是为了吸引警察的注意力，才在对面的屋顶上制造事端。这样一来，旁边的公寓就不会被人注意到。他应该是想让对面的同伙借机作案逃跑。”

“但还是两边都被抓住了。”藤井说，“如果像你说的，他们是同伙，那看起来似乎只起到了反作用。”

不管再怎么试图在屋顶上吸引警察的注意力，可如果到最后这个屋顶上的共犯都被抓了，那也是一场空。藤井觉得，这应该只是响野想得太多。

“愚蠢的罪犯会为了掩盖罪行做出傻事，其实只需要堂堂正正地去做就好了。你知道那句谚语吗？‘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绝对不可以扔石头’。”

“我可没听说过。”

“住在玻璃房子里的家伙可以扔石头试试看。石头被扔回来，自己的家立刻就变成一片废墟。自身有弱点的人不能批判别人。反过来说，就是要你时刻警惕这种被别人批判的可能性。”

“哦。”

“只不过，我倒是觉得，越是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越喜欢朝别人扔石头。”

“什么意思？”

“过分想掩饰自己的弱点，反而会让人做出多余的举动，就是这么回事。这就是人的心理。所以说，这些凶手原本什么都不做就好，却故意跑到屋顶上闹得沸沸扬扬，结果呢，就是全灭。越是心里没底的人，越可能做出违反常理的事。”

“听上去好像有一定的道理，又好像没道理。”藤井说道，“有时间考虑这些，还不如想想我的事呢。”他又回到正题。

“你的什么事？”

“就是幻女的事啊。”

“啊，是你！”听到旁边有人语气粗鲁地朝自己打招呼，藤井转过身。眼前是一个皮肤白皙的男人，顶着一头烫过的长发。说他是高中生或大学生显得太老，说他是已经步入社会的人，穿着打扮又太过奔放。他身着皮夹克，耳朵和鼻子上还穿着环。

藤井皱着眉头思索这人到底是谁。对方背着一个看上去像是吉他盒的东西，很可能是音乐人。

“该不会是……”响野从旁边插了进来。他喘着粗气，像是已经发现了真相。“你是望吗？”

“怎……”藤井因这突如其来的结论而吃惊不已，“怎么可能？你就饶了我吧。为什么我要和这样的男人一起过夜？”

“对啊？光看望这个名字就断定是个女的，很失败啊。是个盲点。”

“你们说什么呢？”烫发的音乐人有些恼火，但是表情又立刻转为亲切，“喂，你不记得我了？”

“该不会是昨天晚上吧？”

“对、对，你不是还夸我弹得好嘛。”烫发的音乐人说着指了指后方，是一间此刻正拉着卷帘门的居酒屋。估计那里就是他的表演场所。

“你不是和另外一个男人，还有一个看起来很轻佻的女人，三个人一起路过了嘛。啊，我说话不好听，对不住啊。但那不是刚刚搭讪钓到的女人嘛，应该没关系吧。那种吵吵闹闹喊着‘被搭讪啦’的女人真是没救啊。你不是说我‘真摇滚’，夸我弹得好嘛。我当时可开心了。”

完全不记得——藤井强忍着没有说出这句话。应该是朝黑矶去的路上没错。醉得一塌糊涂，跟街头音乐家套近乎。“你刚刚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你夸我弹得好。”

“不是问那个，我真的是和一男一女，三个人一起路过的？”

“你啊，这不是你自己的事吗？”烫发音乐人眼神中露出一丝不快。

“其实这个人昨天的记忆全没了。”响野在旁边字正腔圆地说。

“失忆？”音乐人瞪圆了眼，“真的？”

“真的。”响野用力点头。

“真摇滚啊。”音乐人发出莫名其妙的感慨，“总之，是有一个女人。跟你勾肩搭背，歪歪扭扭地走着。”

“歪歪扭扭啊。”响野看上去挺开心。

“响野……”藤井挠着头，为难地说，“我已经完全糊涂了。幻女到底存不存在？”

“这么难的问题你别问我。”

7

响野回到咖啡店已是晚上八点半过后了。他们也去天天那里瞧了一眼，可是没什么新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昨天晚上出现过一个女人。

“我已经完全搞不懂了。”藤井在咖啡店的吧台边坐下，举起双臂做投降状，“有人说有女人，也有人说没有女人。”

“恐怕，”站在对面的响野往杯子里倒着咖啡，说，“是类似视觉陷阱的东西吧。”

“视觉陷阱？”

“是啊。不是有一种画吗？根据看的方式不同，有时候看上去像人脸，有时候看上去又像容器。昨晚就跟这种画差不多。”

“根据看的方式不同，有时候可以看见女人，有时候却看不见？还会有这种事吗？”

“好，我知道了。那我们来一个个地梳理一下吧。”响野说着，竟像孩子般调皮地噘起了嘴。梳理话题这种事他最喜欢了，看上去很开心。“我们来给到现在为止的证言分个类吧。大致可以分为两派：‘女人是存在的’一派和‘幻女’一派。”

“存在派是我和那个街头音乐家。”藤井掰着手指数，发现居然就只有这么两个，他有些意外，“幻女派是桃井和黑矶，还有我公司的晚辈田宫。”

“还有我也是。把我也放到幻女派里。”

“你又不是当事人。”

“虽然不是当事人，但是我也知道。反正啊，我是不会相信醉成一摊泥的你说的话。”

“你也不用说得这么绝对吧。”

“如果按照证人的数量，少数服从多数，那么幻女一派获胜。”

“明明就不是什么分胜负的事。”

“好了，你冷静地考虑一下，难道不能认为是主张存在的两个人捏造了望这个女人吗？”

“你是说我和那个烫发的音乐人吗？早知道这样，就不特意找响野你商量了。我这不是自找麻烦嘛。”

“但我刚才不是说了嘛。住在玻璃房间里的人千万不要扔石头。这不光是嘴上说说的大道理，事实上就是有人喜欢扔啊。”

“真是一团糟。”藤井叹息，“如果让我选，我其实是想跟祥子商量的。祥子呢，她去哪儿了？”

“跟一个叫雪子的朋友出去了，还真够随心所欲的。”

“真的是那样吗？”藤井故意恶作剧似的说，“是不是真的啊。也许是在跟一个你不认识的男人吃饭。”

“胡说！”响野露出一丝慌乱的表情，快速地说道，“不可能有那种事。只要现在跟雪子确认一下就什么都知道了，她们现在肯定在一起。”

藤井浅浅地笑着，心想你哪儿用得着这么拼命地反驳呢。“可是，那样的事只要事先对好口供就好啦。”他心里那么想，嘴上却还故意逗响野。“那个叫雪子的证人，你又不知道她的证言到底有多少可信度。”

这时，响野停止了动作。他张着嘴凝视藤井，然后又望着天花板，像是在思考什么。

“我开玩笑啦，响野。”藤井慌忙摆手，“祥子不可能做出那种事。”

“就是那个。”

“那个？不，祥子是清白的。”

“不，是对口供。”响野盯着天花板的眼珠又望向藤井，“事情其实很简单。我们所做的只是问别人话而已。要将一个女人从真实变成虚构，几个人对对口供其实也不难做到。”

藤井无法理解响野的意思，皱着眉头。

“明白了吗？你仔细想想，幻女一派的所有人不是都有关联吗？桃井、黑矶的老板和你的晚辈，所有人都互相认识。”

“响野你不也是幻女一派的吗？”

“我从一开始就是‘相信藤井’派啊。”响野厚颜无耻地说，“你听着，桃井有没有可能事先交代过黑矶的老板和你的晚辈？”

“交代什么？”

“我的意思是桃井交代他们要坚持说那个叫望的女人不存在。藤井喝醉了，并不记得那个女人的事。知道这一点的桃井想要将那个女人的存在抹掉，于是说服了另外两个人。”

“要说是否不可能，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就算是为了戏弄我，黑矶和田宫可能都愿意参与。就算不是这样，硬去恳求他们也不是不行。”

“那就可以断定了。桃井想要掩盖那个叫望的女人的存在。那个女的也是共犯。”

“共犯？”

“那个街头音乐人的证言，还有藤井你找到的酒渍，这些应该全都在桃井的预料之外。”

“桃井到底想要做什么？”

“他一定是遭遇了意料之外的情况，慌张之下想出对策。匆忙行事基本上注定会失败嘛。就是说他明明住在玻璃房子里，却还想朝外面扔石头。如果不是他们刻意把藤井你卷进来，现在也不会这样被我识破。”

“桃井到底是……”

“是事故。”响野回答，“今天早晨，他不是造成了一起交通事故吗？他撞到了摩托车。于是慌了。”

“可那是对方闯红灯。那个骑摩托的应该会受到处罚吧，而且还有目击者。”

“假设没有目击者，那又该怎么办？”

“你又要说什么？虚构的目击者吗？”

“桃井可能捏造了一个目击证人。”

“啊？”

“给你出道题。坐在副驾驶座的女子去做证，和偶然路过的女子去做证，哪个更值得相信？”

“这个嘛，熟人的证言也许不可信，路人比较……”说到一半，藤井也终于明白过来，“啊！”

“估计就是这么回事。那个叫望的女人虽然跟藤井你回了公寓，但是你睡着了，她很扫兴就走了。然后她可能又联系了桃井，说这边这个没用的男人睡着了，让桃井陪她。”

“可是为什么还要留言呢？”

“可能是自己生气，也可能只是为了气气你，想要说句什么吧。她恐怕也没想到这小纸条最后会惹来大麻烦。”

“接下来桃井就出了事故？载着这个叫望的女人的时候？”

“就是这样。摩托车到底有没有闯红灯，我们不得而知。总之，桃井很心慌，就给你打电话，然后发现你的记忆全都丧失了。”

“跟以前一样。”

“对。他难道不就是在那时灵光一闪吗？认识他旁边那个女人的只有藤井你而已。虽然还有黑矶的老板，可是只需要花钱收买就可以。也就是说，他决定将那个女人伪造成目击者。”

确实，桃井用钱就可能让黑矶的老板帮他说话，藤井想，这或许也在“照顾”的范围之内。

“他们是什么时候对的口供呢？”

“应该是发生了事故，又知道藤井你失忆了之后吧。在通知警察之前，他们应该碰过头了。”

“凌晨四点？”

“黑矶一直营业到天亮，对吧？取得联络是有可能的。而且现在回想起来，黑矶的老板不是没有问任何关于桃井事故的问题吗？甚至都不想知道到底是撞到了电线杆，还是撞到了人。这太不自然了。另外，我们刚从他店里出来，你公司的晚辈就打来电话，这也做得有些过火了。”

“那田宫是什么时候被交代的呢？”

“桃井可能在早晨直接跟田宫说过，又或许他事先交代过黑矶的老板，如果藤井有所怀疑，就通知田宫做伪证。不管怎样，桃井希望把当时坐在副驾驶座的女人伪装成偶尔路过的行人，而且是毫无关联的第三方，‘值得信赖的目击者’。那个女人应该也是共犯。她做了伪证。看见对方失去意识，她毫不犹豫地决定协助桃井。”

“嗯——”藤井抚摸着下巴，“也不是不可能。可是有必要刻意去做这么蠢的事吗？”虽说用足了手段，却漏洞百出。

“人在慌乱之中容易做出欠缺思考的行动。对方现在失去了意识，这对桃井来说十分有利。但在那样匆忙的情况下对出的口供恐怕骗不过警察，估计迟早会露出破绽。如果那时摩托车驾驶员再戏剧性地恢复了意识，那就更有趣啦。”

“‘有趣’这种说法恐怕有些欠妥，”藤井抿了一口咖啡，接着说，“但还是让人很意外。”

“意外是意外，不过我的推理能力也令人惊讶。”

“响野你泡的咖啡怎么就这么难喝呢？而且你的解释不管怎么听都像是谎话。我除了意外还是意外。”

“藤井，”响野脸上露出痉挛般的笑容，“最近是不是因为工作忙，所以很累啊？”

“嗯？”

“去国外度个假怎么样？南美洲那边有个不错的国家哦。”

“不打鸡蛋就做不成蛋包饭”

【蛋】①用于食用的鸟或者鱼，特别是鸡的蛋。鸡蛋。②比喻仍在成长中、暂时无法独当一面的人。“就算是医生手里的蛋，也不一定能孵出来。”

1

“你不觉得在一周当中最累的就是星期一吗？星期一的上午。”

鲇子刚坐下来，一旁的美由纪就对她说。

“确实。”鲇子附和着打开电脑，“周末明明休息过了。”

其实，鲇子每个星期天晚上都在横滨站附近的酒吧打工，所以星期一的早晨严格来说并不是她休息后的第一天。只不过公司明令禁止员工在外兼职，她不能公开说明。

“我总觉得这么累是绝对没办法撑到星期五的，但结果总能对付过去。鲇子姐，双休日你去哪儿玩了吗？”今年是美由纪进公司的第二年。她比鲇子年轻八岁。

美由纪很乐观，跟公司里的男职员们相处得很融洽，而每次犯错时的样子又透着一股青涩，甚至让鲇子有些羡慕。

“就在家里混混时间而已。”鲇子回答。

“鲇子啊，你看这个怎么样？”有人在背后问话，鲇子于是转过身。

站在后面的是佐藤。他比鲇子大三岁。工作之余，他几乎不跟鲇子说话，而鲇子一直很钦佩他工作时认真投入的态度。

佐藤拿着打印好的资料。之前一直在讨论客户的网站主页的设计问题，其中关于C剧院的企划中有一部分一直悬而未决。“这里的老板是个奇怪的人。”他说。资料上除了印有剧院内的装潢和观众席的照片之外，还有一张年过半百的男人的照片。

“啊，这个人我知道。”旁边的美由纪扬声道，“他很有名，我在电视上看到过。”

“有名吗？”

“原本在一家一流企业上班，后来因为赛马赚了钱，自己开起了剧院。”

佐藤不满地点了点头。“‘别废话，一决胜负吧’是他的口头禅。”

“啊，这话他在电视上也说过。他说他很喜欢打赌。”

“他说想把这句话放到网站主页上，说什么干脆就拿这句话做主页的标题。”

“是指‘别废话’那句吗？那句话跟剧院好像没什么关系啊。”鲇子直白地说出自己的感想，“也谈不上什么品位。”

“是吧。剧院本身倒是很有品位。据说提任性的要求给别人找麻烦是他的爱好，他就是想让别人为难。”

“这爱好真奢侈啊。”美由纪笑着说。

“他好像有心脏病，结果就常常以那个为借口装晕，然后让别人叫救护车，闹得鸡犬不宁。”

“那也是爱好吗？”鲇子苦笑。

“我的心脏可遭殃了呢。”佐藤垂下肩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鲇子看着佐藤的身影，觉得他特意跑来问自己的意见也真稀奇，但发现他回去时颇有深意地朝美由纪瞥了一眼，才明白：原来他是对美由纪有意思。应该是看见美由纪在自己旁边，想要找机会接近她。

“对了，鲇子姐，你知道吗？”美由纪像是想起了什么，开口问道，“刚才说的那个剧院，马上要上演奥谷奥也的舞台剧哦。”

“啊？”鲇子甚至没能立刻反应过来那是人的名字。

“完全搞不到票啊。”

“哎？那是……”鲇子无法掩饰内心的惊讶，“那是有名的演员吗？”

“最近很出名啊。”

“他的票很难搞到手吗？”其实现在我手上就有票啊——她差点脱口而出。

“完全搞不到。开始预订没多久就卖完了。真好奇到底都是谁在哪儿买的呢。鲇子姐也有兴趣吗？”

“也不是。”她根本不知道这个演员。按美由纪所说，他应该是个年轻的喜剧演员，因无厘头的演技和夸张的表情而走红。

“前不久，他顶替一个当红演员上台演出，还引起一阵热议呢。”

“顶替当红演员？”

“有传闻说那个演员在国外被抓起来了哦。因为毒品什么的。”美由纪压低声音，那表情就像情报人员正向上司报告，“好像要被判无期。”

“这么夸张。”

“好像说是在一个对毒品管制十分严苛的国家。”

“哦，这样啊。”鲇子适当装出感兴趣的样子，开始输入电脑密码。第一次输入失败了，再来一次。真麻烦。最近公司的数据库被入侵，此后的密码就变得复杂起来。

鲇子望向手边的便笺。那是上个星期五她离开公司时写下的。双休日后，她经常要费神地想：啊，这周准备要做哪些事来着？因此每周结束时，她都会将未完成的工作全部记下来，在上面写上“星期一首先要做的事”，然后放在桌上。

纸上写着“给客户那边的负责人发邮件”、“打电话给广告代理商确认”等各种条目。她一边看一边回应上周末的自己：对啊，对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对了，”美由纪忽然大声喊。鲇子转过头，只见她正探身看着鲇子的电脑画面。

“嗯？怎么了，看什么呢？”

“刚才，科长在找鲇子姐哦。”

“科长？”鲇子脑海里浮现出四十过半的科长的样子来，“什么事呢。”她说着便朝科长的座位张望，可是人却不在。喜欢吸烟的科长每天早晨都要去同一楼层尽头的吸烟室吸烟。在鲇子看来，他常常一去就是几十分钟，这样竟然都没有人说闲话，这只能说明他平时为人真的很不错。“我是不是该去找他呢？”

“看他那样子，还是去一下比较好。”

鲇子于是站起身，朝屋外走去。

2

“我找你了吗？没有啊。”靠在吸烟室墙壁上吸烟的科长对鲇子说。

“啊，可是……”鲇子想要跟他解释是美由纪说的，可又觉得只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吸烟室里又满是烟雾，她实在忍无可忍，便退了出去。

她歪头思索着走回座位的时候，美由纪正和对面座位的佐藤开心地聊着什么。

“怎么样？”鲇子坐下来后，美由纪便问。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但是鲇子还是看到了她脸上的抽搐，不禁暗自一惊，心中掠过一丝疑云：她到底是不是在说谎呢?

“科长说并没找我。”

“哎？”美由纪捂住嘴，“难道是我听错了吗？鲇子姐，对不起。”她看上去像是在演戏，可也不能仅凭这些就说她可疑。

“没事，没事。”鲇子回答着，又转身面向电脑。准备开始写邮件时，她不经意间看到了坐在她左手边斜对面的女职员。那人不是正式员工，是三个月前从劳务派遣公司找来专门负责事务性工作的。已经三十多岁了，却很适合短发，看起来很年轻，纤细的脖颈也很有韵味，虽然不是美人，但也是个“气质出众的成年人”。鲇子和她没怎么说过话，脑中却浮现出一种预感：如果是她，应该能帮我出主意。

就在当天的午休时间，鲇子下定决心发出了邀请：“雪子，今天一起去喝两杯吧？我想跟你商量点事。”

3

“那，鲇子你怎么认为呢？”酒吧的吧台边，雪子在鲇子边上听她说完后问道。

“我在想，美由纪是不是说谎了。”

“骗你说科长叫你？为什么？”

鲇子的手伸向鸡尾酒杯。“其实这样怀疑还挺不好意思的，我也讨厌这么想。”她低下头，“比如说，是想让科长跟我多接近之类的。”她说着将酒杯凑到嘴边，觉得这真是只有她才会有的滑稽的自作多情。

“科长是单身吗？”

“嗯，好像前几年离婚了。”

“那美由纪一厢情愿地想撮合你和科长？”

“可能性之一吧。”

“可是，这种立刻就会被拆穿的谎言……”

“或许她觉得只要两个人进展得顺利，其他就无所谓啦。”鲇子笑了。

“你对科长有意思吗？”

“想都没想过。”鲇子一脸严肃地回答，随后忍不住笑出声来。

雪子又问：“那为什么美由纪会想这么多呢？”

“我可对恋爱没兴趣。”

“是因为……有过不好的经历？”

“我被同居的男人骗过。”

“哎呀哎呀，”雪子露出笑容，“我也是。而且骗我的人就是我儿子的亲生爸爸。”

鲇子听说雪子有一个上初中的儿子。按照雪子的年龄来推算，这孩子应该是她很年轻的时候生下来的。

“雪子你也受骗了吗？”

“我是那种不会过多期待也很少相信别人的性格。但即便这样，当初还是没想到这世上居然会有那么无耻的人。”

鲇子觉得雪子说话的方式很有意思，又大声笑了起来。“我曾经交往过的男人想当音乐家，比我大一岁。我也没想到一个搞摇滚的居然会把别人的钱卷走跑掉。原本我只是有预感，觉得两个人差不多要分手了。”

“搞摇滚这个词听上去真厉害。”雪子苦笑，“跟空棘鱼（起源于三亿六千万年前，存活至今，有活化石之称。）似的。所以你就对恋爱失去了兴趣？”

“他当时说什么父亲在九州住院了，必须回去探望，所以来借钱。结果一去不回。这样的男人再来一次我可受不了。”鲇子露出一丝苦笑，“现在回想起来，事情之所以会变成那样，也许只是因为他当着我的面说不出分手的话。”

“这样啊。”

“而且我基本已经没希望了。”

“没希望？”

“应该说是不会再开心了，而且我并不受男人欢迎。”鲇子自嘲地笑着。

“被害妄想症。”雪子锐利地伸出手指，“鲇子你笑的时候明明很可爱。”

“才没那回事呢。”

“说这句话的时候也很可爱哟。”

“你是在调侃我？”

“与其说是调侃你，倒不如说是羡慕。”雪子的语气和表情虽然平淡，显得冷冰冰的，可反而更显出真诚，“那你说的商量，是关于美由纪说谎呢，还是关于想跟科长搞好关系？”

“不是的，”鲇子挥了挥手，“不是那样，跟那些事完全没关系。”

鲇子想起自己原本的目的，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吧台上，推到雪子面前。那是一个很普通的白色信封，上面只写了“鲇子女士”几个字。雪子沉默地打量着信封，从里面掏出一张纸。“是门票？”

“是一个喜剧演员主演的舞台剧，好像马上在横滨也有演出。”

“有名吗？”

“按美由纪的话说，似乎非常火，票很难搞到。”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

“昨天，别人给的。”

“这么难搞的票，你从谁那儿拿的？”

“这个……”鲇子一脸困惑，像是在求助似的答道，“我不知道。”

“不知道却拿到手了？”

“是。”鲇子深深地点了下头，“如果要从头说起，首先得从我在做兼职开始。”

“除了公司上班之外？”

“嗯，公司上班之外。”接着，鲇子介绍了自己打工的酒吧。基本上就是些类似女服务员的工作，她每天下班后和星期天的晚上都会去。“你要替我保密哦，如果让公司知道就麻烦了。”

“放心吧，我只是个被派遣过来做事务性工作的，而且我自己也在打工。”

“是吗？”鲇子一边回答，一边想象单靠派遣公司的工资要养活一个孩子可能很辛苦，“那你打什么工呢？”

“抢劫。”

雪子一本正经地回答的样子在鲇子看来十分可笑。“这工作是通过招聘启事找的？”她笑着说道，“请顺便也介绍我去做吧。”

“没有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哦。”

“没关系，因为是兼职嘛。”鲇子顺着她的话说。

“那，酒吧怎么了呢？”

“是昨天晚上的事。我下班准备回家的时候，店长把这个信封交给了我，说是有人放在收银机旁边。”

“放在那里？然后里面有一张很珍贵的票？只有一张的意思是希望演出那天在现场见面吗？”

“是不是呢。”鲇子也不知道，“但是总觉得有些瘆人。”她说着伸手接过那张票，看着上面的日期。公演时间刚好是一个星期之后。

“有没有什么线索？”

“没有啊，我做的也不是那种总跟客人说话的工作，跟别人基本上没什么接触。”

“可是，却有客人对你动心了。”

“啊。”这时鲇子忽然想到了什么，发出一声轻呼。

“有什么头绪了？”

“虽然不是什么令人开心的线索。”鲇子事先声明，“之前一起打工的女孩曾经跟我说，有一个男客人问了很多关于我的事。”

那个茶色头发、娃娃脸的店员在工作结束后换衣服时说：“哎，鲇子姐，你还是注意点好，有个客人想打你的主意。”

“就是那个人吧，给你票的。”雪子一副“这不就解决了吗”的态度，“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长得不怎么样，是个大叔。”鲇子觉得很对不住那人，但还是笑了出来。那个茶色头发的店员形容那个男人时还说：“看上去怪怪的，感觉是那种绝对没有朋友的中年男人。”说完还咂了下嘴。

“那还真够呛。”

“如果是那么奇怪的男人，那还真没什么值得高兴的。”

“既然他留下信封，至少说明他是昨晚到店里来过的客人之一吧。昨晚都来过什么人，你还想得起来吗？”

“昨天少有的人多，好像有个不知是名人还是很有权势的人来了。”

“那人是趁乱留下了信封咯。”

“所以我才想找你商量。”鲇子注视着雪子的脸，“这张票该怎么处理？你觉得我应该去看看吗？”

雪子像在稍作考虑似的，用食指挠着右眉。“虽然我很想知道你如果去了会发生什么事，可是如果那人真是个变态，那还是让人担心。”

“我也这么觉得。”

“那个人应该会坐在那张票的座位的某一侧。”

“将两张票中的一张给我，好让两个人可以在剧场见面，他是觉得这样的把戏很有情调吗？”鲇子看着信封说。

“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做出这样的事，只会让人觉得不舒服。”雪子露出不快的表情，“这种事都不明白，那个男人还真单纯啊。肯定是个爱幻想又自我意识强烈的人，搞不好还很危险。对了，前几天电视上不是还说嘛，巧合会让人卸下心防。”

“什么意思？”

“比如说，即使是平常防备心很重的人，也很容易相信刚好在飞机上邻座的人，或者是碰巧在牙科候诊室一起等候的人。”

“啊，我也有同感。”虽说算不上是命运的巧合，但是想要从积极的一面去解释这种偶遇的心理也不是不能理解。

“国外好像还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个黑手党老大跟碰巧坐在旁边的人聊天时，不小心说出了自己犯过的案子，结果那人刚好是刑警，就

把他逮捕了。”

“这个老大也够笨的。”

“老大被逮捕后还给自己找理由呢，说因为一直以来身边只有敌人、同伙和家人，才会对这个忽然坐到旁边的人放松警惕。他说他想要的既不是敌人，也不是同伙或家人，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简直是催人泪下。”鲇子一边笑着一边做出抹眼泪的样子。

“所以说，鲇子你干吗不去剧院看看呢。”

“可票是客人送过来的，既不是偶然也不是奇遇。如果我去了，发现旁边坐着的竟然是阿尔•帕西诺，那还值得高兴一下。”

“或许可能性并不是零。”雪子将杯子里的酒喝完。

“如果可能，我希望是年轻时的阿尔•帕西诺。”鲇子表情认真地说。

“那恐怕就是零了。”

“是吧。”鲇子笑了。

“总之，去看看吧？”雪子加强了语气。

“去看看？”

“拿着那张票去剧院。或许真会发生什么事呢。”

鲇子的表情有些狼狈。“慢着，你不是刚刚说过可能有危险吗？”

“如果什么都不做，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不打鸡蛋就做不成蛋包饭，这话你没听说过？”

“什么意思？”

“毫发无伤就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想做蛋包饭，就只能把鸡蛋壳打破。如果要意译，应该就是勇往直前敢于尝试吧。”

“你这个意译得也太过头了。”鲇子说着，发现自己竟有些动摇了，“可是，我去了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估计案犯会在你左边或右边的座位上跟你打招呼，不是很值得期待吗？”

“都已经当作犯人来对待啦。”鲇子笑了，“但是，如果没有人打招呼呢？”

“案犯可能觉得只是坐在旁边就已经很满足了。”

“这也太让人不舒服了吧。”鲇子发出近乎悲鸣的声音，“饶了我吧。”她说。

“但是，这样可以接触到案犯。实在不行，我替你在后面跟踪也可以啊。我可以帮你查出他是什么样的人。女性观众跟成双成对来的观众应该可以首先排除。从坐在你左右的两个人中找出谁是案犯应该不是件多困难的事。”

雪子的说法很可靠，鲇子不禁觉得，也许真的就如她所说。

两天后午休时，鲇子坐到雪子旁边，开始吃自制的便当。然后她开口道：“看来不行了。”

“没戏？”雪子露出锐利的眼神。

“之前说过的票的事情，看来去不成了。刚好那天有活动。”

“活动是公司的，还是你私人的？”

“公司的。”鲇子满脸遗憾地点头说，“把赞助商请来跟他们说明接下来的投资计划的活动。认真而隆重。”

“无聊吧？”

“但是很重要。我知道有这个活动，但没想到我得去主持。这样一来时间上就来不及了。”

鲇子说着，想起早晨美由纪对她说“科长找你”时的情景。“鲇子姐，这次是真的。真的叫你了。”美由纪把话说到这个地步，让人觉得很不舒服，鲇子甚至开始怀疑上次就是说谎。

鲇子一到吸烟室，科长草草地打了个招呼就说“有件事想请你帮忙”，那口气听上去不是让她帮忙，而是命令。“下星期的活动你来主持吧。”他说。

鲇子闻言问道：“哎？但那不是已经定好了让美由纪来做吗？”

“她忽然变得很紧张。唉，多少还是有些不习惯和不放心吧。你来做我比较放心，你就做吧？”

“这是科长你的意思？”

“我也是同样的意见，佐藤他们也都一致推举你。”

“佐藤他们？”

“大家都觉得你更好些。当然了，我的意见也一样。”

鲇子看了一眼午休时人去楼空的办公室，又继续对雪子说：“所以，我如果去主持，可能就来不及去看演出了。”她解释道，“活动预计下午六点结束，但应该会拖延。而且从我们公司到横滨站，如果赶上堵车，怎么也得三十分钟。”

一瞬间，雪子看上去就像正在做心算，双眼朝上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她说：“反过来想想，美由纪不做主持的原因也许就是这个。”

“什么意思？”

“如果美由纪想去看演出，她就不能做主持吧？因为时间赶不上。所以她也许是因为这个才推掉。”

“啊。”鲇子深深地点头，“也不是没可能。如果美由纪也搞到了票的话。”她还觉得，如果真是这样，那佐藤推荐她说不定也只是为了帮美由纪。美由纪去找佐藤商量，佐藤听完后提议让鲇子去做，然后就去找科长说了。不是没有可能。

“鲇子你也可以选择坚决不做啊。你说你有其他的事情推不掉不就行了？”

“不，我做。”鲇子立刻答道。主持的工作其实并不辛苦。“本来这票就是单方面送来的东西，而且那个舞台剧也不是我想看的。”

“多浪费。”

“没什么浪费啊。”

“我好不容易开始期待你旁边会坐着什么样的男人呢。”

雪子若无其事地说着，让鲇子觉得很好笑。“雪子，我真的挺意外，你还很喜欢这种事啊。看热闹之类的。”

“意外？”

“你看上去不像会对这种事感兴趣的人。”

“因为我的生活波澜不惊嘛。”这样回答的雪子，话语里并没有任何谦卑，反而透露出一种对现在生活的无比满意之情。

“你不是还兼职做劫匪吗？”鲇子调侃她。

“劫匪又没有神秘门票，也没机会跟素未谋面的男人约会。”雪子挑了挑眉毛答道。

“但我估计赶不上开演了，所以不行啦。”

“什么时候开演？”

“五点半开始进场，开演是六点半。就算这边的活动六点钟准时结束也很难赶上。”

“剧院在哪儿？”

“一个叫‘C剧院’的地方。”

“怎么好像听过这个名字似的。”

“这家剧院的老板好像很有名。”鲇子说起了上星期从佐藤那里听来的话。

“那我说不定也在电视上看到过。”雪子也点头，“‘别废话，一决胜负吧’，似乎还真是句挺不错的话。”

“是吗？”

“这句话，跟之前说的不是一个意思吗？不打鸡蛋就做不成蛋包饭。别废话，先把蛋壳敲碎就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雪子重新面对电脑，开始查C剧院的地址。她动作娴熟地敲击着键盘。

鲇子看着她的身影，忽然一惊。她想起了之前美由纪对她说“科长在找你”时的事情。如果美由纪真的是说谎，那为什么不一见到她就说呢？这一点让她很在意。美由纪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星期一真累”之类的闲话，然后像算好了时机似的把科长的事搬出来，这是为什么呢？她心里猜想，这可能是因为美由纪想用她的电脑。

如果要用电脑，就必须有密码。所以美由纪是不是故意等鲇子输完密码之后，又找个理由把她支开呢？鲇子开始怀疑。美由纪搞不好对她的电脑做了什么手脚，可到底是什么手脚，她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来。

就在这时，雪子开口了：“没问题。”她正盯着电脑画面上的地图。

“哎？”

“只要选对路，别碰上红灯，十五分钟就够。主持结束后立刻离开就来得及。”

“不可能。”鲇子也曾不止一次坐出租车从公司去横滨站，十五分钟无论如何也到不了。

“我来开车，我会事先练习几次。”

“啊？”

“因为这才是我的老本行。”雪子斩钉截铁地说，“我有信心，绝对来得及。”

5

直到活动当天，鲇子的周围都没有什么变化。酒吧的兼职也没有请假，一直都去上班。她原本希望尽量多搜集一些被怀疑是送票来的“绝对没有朋友的中年男人”的情报，可是最重要的女店员却休假了，这件事也就没办法完成。她只能逐一注意店里的客人，心里想着“那个笨拙的上班族是不是呢”，“那个安静的年轻人是不是呢”，可她竟没有对此感到痛苦，甚至还觉得这种感觉很新鲜。她已经好久没有盯着男人的脸瞧过了，就好像好几年都没打过台球的人再次拿起球杆时的感觉：这还挺有意思啊。

最终，鲇子还是无法判断到底是谁给的票。她想跟店长确认一下，可又觉得他不可能知道，于是作罢。

公司里也没什么大变化。美由纪还是像平常一样跟鲇子套近乎，也再没说过关于科长的话题。活动当天的主持也理所当然地定由鲇子担任。

电脑也没有什么问题。

鲇子怀疑美由纪趁自己出去时对电脑动过手脚，但也没有出现异常情况。电脑内的资料好像也没被动过，也没多出什么文件来。而且她又觉得，如果真想动她的电脑，完全可以趁她去洗手间的时候或者午休时间，机会有的是，完全没必要一大清早扯出“科长在找你”之类的谎来动手。

当天，活动在六点五分时顺利结束。一切毫无拖延，鲇子甚至觉得，主持这工作自己不也做得很好吗?

会议宣告结束后，赞助方企业的成员们也开始离席。

“非常好。”科长过来说了几句慰劳的话，“果然跟佐藤说的一样，找你做主持真是找对了。”说完，他看了一眼旁边的佐藤。

“哪里。”佐藤吞吞吐吐地回应。

鲇子看在眼里，心想你果然是为了美由纪才把主持的工作推给我。“哎，美由纪怎么没在？”她问道。

佐藤环顾四周答道：“美由纪？不知道啊。可能是回去了吧。”

简单地打完招呼，鲇子拿起包快步离开了公司。没时间磨蹭了。她乘电梯来到一楼，没有走正门，而是朝反面通往停车场的门口走去。她出门右转，走上一条小路。雪子说会把车停在那里等着。

鲇子正想着“雪子真的会在吗”，就看见了对方。“这不是比预想的还早嘛。”站在车边的雪子举起手，“不好意思哦，是我预测对了。”

6

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鲇子不认识的女人。“她叫祥子，是我朋友。”雪子发动汽车后介绍道，“我想如果需要分头行动追那个男人或者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可以找她帮忙。”

“意外情况是指什么啊？”鲇子听到这句不明所以的话后笑道。

“不好意思啊，我不请自来。”欠身朝后座的鲇子打招呼的祥子估计跟雪子差不多，也是三十多岁，也跟雪子一样看上去很年轻。“我老公很烦，所以就常常让雪子带我出来。”她的脸很标致，又有着少年般的阳光，让鲇子没有任何为难和不快，反而颇有好感。

“你老公话很多吗？”鲇子问道，并没有特别的用意。

祥子颇为苦恼地叹了口气。“他并不是那种只在发牢骚时话很多的人，而是本身话就很多，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说话，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雪子松开手刹，透过后视镜看着鲇子。“那我们就出发咯。”刚说完，她就转动方向盘踩下油门。鲇子发出轻微的惊呼，而副驾驶座的祥子则发出兴奋的叫声。鲇子刚感到身体被一股力量按到椅背上，紧接着又朝前倒去。车气势汹汹地出发了。

雪子快速变换车道，持续加速。鲇子几乎直不起身，连抬起头的机会都没有。即使这样，车速也丝毫没有减缓。

鲇子勉强靠在座位上，倚着车门，看着车窗外不断闪过的风景。座椅的气味从鼻子钻入脑中，绿化带和电线杆不停向后闪去。忽然一个左转弯后，车来到一条狭窄的路上。悠闲地走在路中间的上班族“哇”地大叫一声，闪到了路边建筑物的墙边。

过了一会儿，车又来到宽阔的大路。雪子不停地重复着加速和减速，每当她有所动作时，鲇子的身体都会在座椅上飘忽不定。

她不止一遍地想着，要撞上了，要撞上了！即使这样，雪子的驾驶还是十分完美。别说撞上了，连停都没停过一次。哎，红灯呢？半路上，鲇子心里闪过一丝疑惑。当她意识到一路上都没停下来等过红灯时，驾驶席上的雪子发出了声音：“十二分二十五秒。”

“什么？”鲇子紧紧地抱住前座的椅背问道。

雪子答道：“十八点二十分到。”说完又超过了一辆车。

正如雪子所说，十八点二十分的时候，她们到了C剧院。雪子并没有急刹车，而是缓缓地降下速度，靠到路边，停在剧院大楼的正对面。大楼周围有很多年轻人，其中有人还挥着写有“请把票卖给我”字样的大纸，一切似乎都反映出这场演出的人气之旺。

“我和祥子就在附近转转。”雪子歪过头，“演出结束是九点吧？到时候还在这儿。”

“哎，那不好吧。”鲇子被凶猛的驾驶弄得一阵眩晕，一边朝左边的车门移动一边说，“让我赶上开演时间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可是，”雪子脸上透出的不是对恋爱话题的蠢蠢欲动，而是猎豹一般的敏锐，“我还是想知道你旁边的到底是个怎样的男人。”这表情

和话语完全不相称，让鲇子觉得很有意思。

“就因为这个我才来的，好期待呢。”副驾驶座上的祥子也说。

于是鲇子回应着“好的，知道了”，便下了车。

没想到真能赶上。鲇子很意外，拿着票朝剧院的地下入口走去。

7

两个半小时的演出一眨眼就过去了，而且比想象中要有意思得多。这出喜剧的主角是个化着浓妆的诈骗犯，年轻的诈骗犯们不停地向他挑战。可能是因为剧本不错，也可能是因为演员对现场把握得很好，鲇子从头到尾一直在笑。并不算宽敞的剧院内，观众们就像商量好了似的一次又一次齐声欢笑。

中途登场的“田径选手”诈骗犯让鲇子觉得好笑得不得了。他握着挂在脖子上的秒表，动不动就计算时间，然后煽动客户说“你这纪录是日本第一啊”，以期行骗。人们对“日本第一”这个词没有丝毫抵抗能力，从这个奇妙的观点出发的诈骗推销手法虽然无聊，鲇子却看得津津有味。

还有“柔道社诈骗”，讲的是一帮穿着柔道服的男人站在街头强行将行人带走的故事。与其说是诈骗，还不如说是绑架。

总之鲇子看得很投入，她觉得自己真是来对了，难怪票这么难搞。最后演员们谢幕时，她也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在那之后她才意识到，直到最后，右边的座位都是空的。与那个最重要的送票者的接触并没有发生。

当然，一进剧院，鲇子就确认了自己座位的两边。坐在左边的是个女孩子，看上去像是个大学生，是三个人一起来的，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和鲇子没有关系。这样一来，鲇子觉得右边的座位肯定就是送票者的位置了。她紧张、期待、不安又害羞，心中小鹿乱撞，却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等待着右边的座位有人来坐。可是直到最后，也没有任何人来。

“离开剧院时也没有人跟你说话吗？”雪子略带遗憾地问。鲇子出了剧场之后，雪子已经在来时的地方等她了。祥子也站在一起。

“嗯，没人跟我说话，也没人拍我的肩膀。”

“会不会是到了最后关头却没勇气站出来呢？”雪子说着。此时，剧院外面因拥出的观众而变得十分拥挤。每个人都带着愉快的表情，空气中充斥着满足的气息。

“有可能。也许是不敢坐到边上了。”祥子点头说。

“也可能只是在捉弄我呢。坐在别的位置上笑眯眯地想着‘那个女人还真以为有男人来找她呢’。”

“这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搞到手的票，应该不会用来恶作剧。”雪子说。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次的票？”

“能想到的，”雪子竖起手指，“一个是刚才所说的，他在跟你见面之前害怕了。”

“这样啊。”鲇子笑了。

“或者，真的发生了什么让他来不了的事。”

“这倒是有可能。”祥子点头。

“难道真的是阿尔•帕西诺？”鲇子故意装傻。

另外两个人听了都很开心。“也不是没有可能。”雪子还补充道。

“但演出很有趣，我已经非常满足了。”鲇子朝雪子她们道谢。一般情况下肯定是来不及的。“接下来怎么办？雪子你们的时间没问题吗？”她对初次见面的祥子也很感兴趣，而且刚刚看完一部出色的作品，她此刻心里充满了别样的兴奋，于是她提议找个地方坐下来聊聊天。

雪子还是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其实啊，祥子家是开咖啡店的。要不要去看看？祥子，可以吗？”

“今天啊，我家那个烦人的老公也不在家，正好。就让我们这些女人开心地聊聊天吧。”

“哎？阿响今天不在家吗？都这么晚了？”雪子亲切地称呼着祥子的丈夫。

“今天啊，他陪我们的一个熟客去解决奇妙的问题了。”

“奇妙的问题？”鲇子和雪子异口同声地问。

“唉，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那位客人每次喝醉就会失忆。前几天去喝酒，跟一个女人过了一夜，可是他又不记得。”

雪子皱起眉头。“既然不记得，那他怎么知道女人的事？”

“说是留下了纸条。”

“这哪里算得上是问题呢？”鲇子问道。

“跟他一起喝酒的朋友说没有那样的女人。”

“这样啊，真奇妙。”雪子摇了摇头，“所以阿响就出去调查真相了？”

“也不知道是去调查真相还是去搅浑水。”

“但是，如果真有个女人住过，那也真够寂寞的。”鲇子忽然开始想象，“好不容易留下了张字条，人家却不记得自己。”

“确实啊。”祥子抱起胳膊，“嗯、嗯”地点着头说。她双腿修长，光是那样站着就气势不凡。

“也可能正因为那个男的健忘，所以她才刻意留下字条。”雪子说，“可能是希望对方想起她。”

“很奇怪，对方永远不会像自己所想那样记住自己呢。”鲇子回答。

鲇子一行开始朝停在路边的车走去。这时，祥子忽然停下了脚步。

“怎么了？”绕到驾驶座门边的雪子问。

“我发现了。”祥子像在整理思绪般说道。

“发现什么？”鲇子问。

“阿尔•帕西诺之外的可能性。”

8

雪子不顾鲇子“太鲁莽了”的劝说，仍旧迈着轻快的步伐朝剧院走去。

“不，祥子的推理也许是对的。”雪子的表情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淡，却透出一种强有力的气势，她大踏步地走着。为了防止有人来处理违章停车，祥子留在了车里。

“我都说了不可能。”鲇子说完，发现自己的呼吸竟开始变得急促。不可能，但是又可能，她也搞不清了。

“不打破鸡蛋就做不了蛋包饭啊。”雪子再次说出那句谚语。

“别吃蛋包饭不就行了？”

“我就想吃。”

果然，刚走到剧院门口，她们就被拦了下来。“今天的演出已经结束了。”一个女性工作人员婉转地拒绝道。

“我有东西忘在里面。”雪子眼都没眨地说谎。

“座位是哪里？我们这边的人会过去确认。”

“太麻烦了，还是我自己去找比较快。”雪子厉声说。还没等对方反应，她就一把抓住鲇子的手，绕过入口处“今日演出已结束”的牌子，径直朝里走去。工作人员喊着“请稍等”，鲇子也在心里说着同样的台词：请等等啊！

雪子并没有停下，跟开车时一样敏捷，在走廊上不停左转右转地前进。她应该不可能知道后台在哪里，但就那么朝深处走去。这样的她让人想到可以分辨出空气中各种气味并敏捷地扑向猎物的黑豹。

她们走进舞台背后的小路，墙边放着舞台上使用的大小道具。正面有一扇门。雪子边走边打着响指。“完全正确啊。那边就是后台，估计。”

正在这时，门开了。鲇子心里一紧，停住了脚步，似乎是在给自己找借口：我还没准备好。从门里出来的是个面色难看的男人。

男人发现了雪子和鲇子，布满皱纹的脸更是变得层层叠叠。“你们是干什么的？”他粗鲁地呵斥道。

“我们想来见演员。”雪子不但没有退缩，反而像在追求自己应得的权利，往前迈出脚步。

“禁止入内！”男人挥着手。鲇子忽然想到，啊，这个人该不会就是老板吧？因为和佐藤资料中照片里的是同一个人。果然，此人的气质简直和那个靠赌博赚来的钱辞掉工作开起剧院的传说完全吻合，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一股豪迈。

“我们不是什么追星族，我们有正事。总之你把他叫出来，那个姓奥谷的演员。”

“你们什么关系？”

“她希望他能把以前借的钱还回来。”雪子说着，指了指鲇子。

“不，雪子，一切还没搞清楚呢。”鲇子惶恐地说。

之前祥子所做的推测是鲇子根本没想过的。她说：“给鲇子那张票，可能并不是想邀请她来约会。”

“什么意思？”雪子最开始也不相信。

“只给一张票，就要对方当场见面，这种做法还是太简单粗暴了。所以会不会是有其他理由呢。”

“其他理由？”

“虽然跟刚才留言的话题没多大关系，但他可能是想跟鲇子传达些什么，希望她想起什么事情之类的。”

“啊？”

“对方可能觉得只要让鲇子你直接来看演出，你就有可能想起来。”

“到底是什么意思？”鲇子觉得脑子完全转不动了。

“送这张票的人不一定在鲇子旁边。这次旁边的座位没有人可能只是个巧合。其实重要的不是旁边，而是前面。有没有这种可能？”

“前面？”

“舞台上啊。”祥子竖起手指，“演员当中的某个人希望鲇子来看演出，所以留下了一张票。这个怎么样？”

“哎？可是……”此时的鲇子更加困惑了，“是谁呢？”

“看见之后就有可能想起的人。你有没有什么熟人？比如想当演员的朋友，而且跟你直接见面会很尴尬，必须通过这种绕圈子的方式来邀请。”祥子说。

“啊！”这时雪子答道，“比如说前男友。”

“哎？”

“借了钱就直接逃走的前男友。”雪子扬起眉梢看着鲇子。

“哎？”鲇子觉得头忽然开了个洞，让她无法正常思考。

“那个玩摇滚的摇身一变，成了演员回来了，有可能吧？”

“为什么呢？”

带着借款消失的男人怎么会有脸回来见自己呢？鲇子想。

而雪子则像看透了一切。“可能是直接见面太尴尬，所以就采取了这种形式。”她说道，“因为他是个当着面说不出话的男人。”

紧接着，雪子拉起沉吟的鲇子说：“好了，找他去。”

“不可能有这种事。”最初鲇子很抗拒，可祥子说出了那句话之后，她又开始缓缓移动脚步。祥子指着剧院前面的广告牌说：“奥谷这个名字的罗马字母拼法，倒过来念就是鲇子哦。”OKUYA，AYUKO。啊，意外至极！

就这样，现在鲇子和雪子站在一起，面对着那个表情倔强的老板。当雪子说“别废话了，让我们见奥谷”的时候，老板顽固地回

答：“绝对不行！”他背后的门上镶着磨砂玻璃，可以看到演员们来来往往的身影。

“回去！”他冷漠的声音冲了过来。

“雪子，我们走吧。”

“慢着。”雪子朝旁边瞄了一眼，手伸向堆在过道墙边的箱子。她打开最上方的箱子，从中取出一个秒表。

是刚才演出时用过的，是那个叫着“日本第一”的诈骗犯用来计时的小道具。

“喂，别乱动！”老板粗鲁地说。鲇子十分茫然，不知道雪子究竟想做什么。

这时。雪子将鼻子抬得老高。“我们来一决胜负。”

老板皱起眉头。

“打个赌吧。你看怎么样？不看秒表，按下按钮，让秒表刚好停在对方要求的时间上，误差小的那方获胜。”

“这、这算什么呀？”鲇子目不转睛地盯着雪子。

雪子和老板面对面站着。说面对面瞪着对方可能更贴切。在老板开口之前，她又气势汹汹地说道：“别废话，一决胜负吧。”

老板像是被她的气势所压制，一时间说不出话。他怒目圆睁，但随即又垂下眼角，咧嘴笑了起来.“有意思。”

“这、这算什么呀。”除此之外，鲇子已说不出别的话。就在她犹豫之时，游戏已经开始了。

首先是老板对雪子竖起两根手指：“二十秒的时候停下。”

雪子耸耸肩，将右手拿着的秒表别到背后，按下按钮。鲇子默不作声地眨着眼睛，鲇子甚至没有想到要跟着数秒。

咔嚓声再次响起。雪子将秒表伸出，看都没看就递给老板。“怎么样？”

老板的眼睛微微睁大了，于是鲇子也凑过去看。秒表上显示的刚好是“00：20：00”。鲇子倒吸了一口凉气。

雪子最后还是没有看秒表。她就像不用看也知道似的，就那么把表递给老板。“那，你也一样，二十秒就好。”

老板点点头，将手垂到大腿附近，按下按钮。时间在流逝。他表情严肃，头像个针摆似的来回晃。过了一会儿，他停止了动作。

“可惜啊。二十一秒二十吧？”雪子立刻指着他道。

老板露出狐疑的神色，看向秒表。从他惊诧的表情中，鲇子知道雪子刚才说的数字没有错。

“好，这下总可以了吧。失败者干净利落地给获胜者让路。退下吧，失败者。”雪子调侃道，将老板推向一旁，“我等着你再来向我挑战。鲇子，走吧。”

“你变的什么魔术？”鲇子走在她旁边小声问道。

“我啊，就算没有表也能知道时间。”雪子的嘴角微微上扬，打开了后台的门，“时间会平等地刻印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我胸口好难受！给我叫救护车！”身后传来老板全无痛苦的叫喊。

9

“那后来呢，怎么样？”第二天午饭时，雪子过来问道。鲇子正将从家带来的便当盒从包里拿出来。

昨晚在后台，鲇子最终得以和奥谷奥也面对面。舞台上的他由于妆化得太浓，鲇子完全没有认出来，现在再次看到那脸庞，才发现过去的影子还在。他见到鲇子后，脸上露出害羞的表情，挠了挠头发说：“你发现了啊。”他就是鲇子的前男友。雪子很识相，留下一句“这下解决啦，我和祥子就先回去了”，便转身离去。

“因为他日程太满，也没说多长时间，但还是聊了很多事情。”鲇子将便当盒放在手上说。

“你有没有问他当初借钱后去哪儿了？”

“他原本好像并没准备逃跑。老家的父亲真的住院了，原本也真的准备要还我钱。”由于要照顾病重的父亲，精疲力竭的他疏忽了同鲇子的联系。

“听上去像真话吗？”

“谁知道呢。”鲇子其实也不知道他的话到底有多少值得相信。那些话听上去像在倾吐真相，但又像拼命找的借口。“他还说，他回东京

后，发现我搬家了，他很着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他不是想当个摇滚乐手吗，为什么变成了戏剧演员？”

“好像是发现了自己没有音乐天赋。”

“总算发现了？”雪子露出微笑。

“嗯，总算发现了。所以又重新开始学表演。”没想到这方面的天赋竟然开花结果，人真是难以琢磨啊——那天的他是这样笑着对鲇子说的，还目光闪闪地补充道：“总有一天会尝试做导演。”

“那他果然是希望鲇子你去看演出？”

他当时告诉鲇子，自从那件事以后就一直很挂念她，希望她也能看到他现在的努力。确实，他看上去比当初跟鲇子一起生活的时候更脚踏实地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还说曾经调查过我现在的住处呢，好像是找了私家侦探什么的。”

“那也太恐怖了吧。”

“嗯，是啊。”鲇子也苦笑，“但我这才意识到，在酒吧四处打探我消息的人搞不好就是那个私家侦探。对了，对了，之前我不是告诉过你，有一天店里因为来了名人所以变得很挤吗？”

“啊，就是发现票的那一天啊。”

“那天来的就是他们剧团里的人。然后他事先交代了其中一个人将装着票的信封放到了收银机边上。”

“别光放张票，再写封信什么的不就好懂多了。”

“对吧。结果他开心地说，只要我来了就会发现，那样更令人感到意外。”

“那接下来的发展呢，他是想和你破镜重圆？”雪子的话语听起来充满好奇，脸上却是一副漠不关心的表情。

“不，完全没有。”鲇子笑着摊开双手。话题完全没有朝那个方向发展，这一点鲇子自己也感到欣慰。“原本我们就已经走到快要分手的地步了。那个人很单纯，似乎只希望别人注意到他的努力。”

“是吗？那太遗憾了。”

“雪子，完全没什么值得遗憾的哦。而且他还扬扬自得地说，他正跟一个女艺人交往呢。”

“那还真是该一刀两断了。”

“确实。”鲇子用力地点点头。确实是一刀两断，她想。

“那，钱呢？你没让他把之前借的钱还给你吗？”

“我跟他说那钱不要了。”鲇子垂下眉梢，“唉，既然他的艺名是从我的名字改动而来的，我也想就此原谅他。”她笑了，“但他似乎很执着，非说要连本带利一起还我不可。”

“不如别要钱了，让他替你办件很难办的事不就好了？”

“啊，好主意啊。雪子，你想让他替你办什么？”

“我？”

“这次多亏你帮忙，所以如果有什么需要奥谷奥也办的，你就说吧。”

“是吗，”雪子露出了思考的表情，认真地说道，“那，要不我也找他要张票吧。”

“对了，对了，想起来了。”说完之后，雪子坐到椅子上，“如果他不想跟你和好，那正好。我有件有意思的事要告诉你。”

“什么事？”

“你有没有错发过电子邮件？”

“怎么了，忽然问这个？你发错了吗？收件人写错了？”

“不是那个意思。比如说正烦恼着到底该发还是不该发，结果按错按钮发出去了。”

“那倒没有。但这种错误搞不好我也会犯。”

“电子邮件可怕的地方就是你一旦发出去了，无论如何都拿不回来。”

“啊，那倒是。”

“可是，如果这封邮件无论如何都不想让对方看到，你会怎么办？”

鲇子歪着头，她不知道雪子到底想说什么。“在对方看到邮件之前把它删了？”

“对。可是，如果想操作那个人的电脑，必须知道密码吧？”

“啊。”这时鲇子终于反应过来，“你是在说之前美由纪骗我离开座位的事情吗？她那么做是为了把发给我的电子邮件删掉吗？”确实，就算被偷走一封邮件，只要那是封根本就不知道它曾经存在过的邮件，自己肯定不会注意到。

“鲇子，每个星期一，你的桌上不是都会放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吗？因为那上面写了邮件收发的工作，所以删除邮件这件事才必须在你开始那项工作之前完成。”

“所以一大清早就……美由纪也真是绞尽了脑汁啊。”

“美由纪只是帮别人忙而已。其实，这件事是她刚告诉我的。”

“哎？谁让她帮的忙？”

“佐藤。”

“佐藤？”鲇子又开始五里雾中了，“他错给我发了邮件？那也不用绕那么大弯子，跟我说一声，我不看就直接删掉也行啊。”

“可是，如果是给心仪的女人发的约会邀请，很难说出口吧。”雪子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啊？”

“邮件写是写了，可是想来想去总觉得邮件太不浪漫，所以又想删掉。就在这种时候却出现错误操作，结果没修改好的信就那么发出去了。”

“啊？”

“美由纪昨天问佐藤：‘为什么那封邮件想删掉呢？我都帮你忙了，你就告诉我吧，我不告诉别人。’结果就问出来了。让年轻女孩子帮忙真是恐怖。”

“可是……”鲇子呆住了，“说什么不告诉别人，她不是跟雪子你说了嘛。”

“而我现在又跟你说了。”雪子幸灾乐祸地说。

“我应该怎么办？”鲇子十分困惑，却也发现了一种自己从未有过的心神不宁。她一直很尊敬佐藤，可迄今为止都未察觉到他有这样的意思。

“如果想做蛋包饭，你知道应该先做什么吗？”雪子说。

“面对一头剃了毛的羊，上天都会让吹到它身上的风变得更温柔”

【羊】①牛科哺乳类动物的一种。一万多年前开始就是人类的家畜。性胆小，喜群居。羊毛可以作为毛织品的原材料。②管家的误称。（日文中“管家”和“羊”的发音相近。）“本来要叫管家，结果来了一群羊。”

【羊的脚步】接近集市的羊的脚步。比喻死之将至。

1

“忽然被打的？”坐在旁边的青年问和田仓。时间已经过了夜里十一点，两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路灯发出模糊的光，周围一切景物都随之朦胧起来。

“是啊。”和田仓捂着右脸。脸没有肿，西服也没有破，只有手肘和膝盖上还残留着沙粒。那是大概十分钟之前的事。他正在公园中走，忽然有个男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刚转过身，对方二话不说就揍了他一拳，他应声倒地。“看我倒在地上，他还踢了两脚。”

“然后呢？”

“幸亏你正好赶来，他就跑了。”和田仓对青年道谢，“他应该是听到了脚步声或是什么动静吧。”

“这个公园光线很暗，他可能也不太清楚我的位置，竟然朝我跑过来，撞上后又跑掉了。”公园里只有几盏零零散散的路灯，光线十分昏暗。如果不仔细看，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分辨人影。

长椅上方正好有一盏路灯，和田仓得以看到那名青年的模样。柔软的头发自然地分开，身材消瘦，年纪应该是二十出头。如果是这样，那他比和田仓年轻二十岁。前程似锦的年龄，令人羡慕。

“和田仓叔叔，刚才那个人跟你有仇吗？”青年用亲切的口吻称呼着刚刚得知名字的人。

“光线太暗，没看清对方的样子，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

“那这事有没有让你联想到什么呢？”

“最近也没人来讨债啊。”和田仓略带自嘲地回答。

“你还欠着钱哪，和田仓叔叔。”不知为何，青年看上去竟有些开心，“赌博？”

“你很了解嘛。”

“现在这世道，欠钱不是因为房贷就是因为赌博，要不就是女人的开销。也就三分之一的概率。”

“因为做生意而欠钱的人肯定也有很多。”和田仓苦笑，“就因为我负债在身，两年前老婆也跑了。”

“那刚才的人不是讨债的？”

“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和田仓说，“但我觉得不是。借给我钱的不是那种粗暴的人。”他否定了对方的猜想。

“难道是很绅士的？”

“不，更恐怖。真正恐怖的人不会这样胡乱施暴。”

“那，你有没有因为赌博而得罪过人呢？”

“如果我能赢钱赢到招人恨，也不会落到欠债的地步。”

“也是啊。”青年忍不住笑了起来，“和田仓叔叔，你穿着西服，应该是个上班族吧？这么晚才回家是因为加班吗？”

“像我们这样没什么能力的上司，也只能下班后赖着不走做做样子。”

“是吗。”青年看上去颇有感慨，却总让人觉得有些轻浮，“又欠债，老婆又跑了，在公司又畏首畏尾，和田仓叔叔，你简直就像只弱到极致的羊啊。”

“羊？”没头没脑的词令和田仓十分意外。

“和田仓叔叔，你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面对一头剃了毛的羊，上天都会让吹到它身上的风变得温柔’。”青年看上去很开心，“也就是说，连风都会温柔地吹着那些受冻的羊。反正啊，就是要对弱者温柔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对像和田仓叔叔这样柔弱而伟大的成年人动手是不应该的。”

“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在贬低我，还是在替我说话。”

“羊可是褒义词哦，和田仓叔叔。”青年的表情很认真，“暴力会摧残他人的自尊心，所以胡乱施暴的人让我感觉十分恶心。”说完，他还伸出舌头，装作要呕吐的样子。

和田仓忍不住想要回答：我的自尊心早已被摧残了。无事生非、盛气凌人的债主，每天在公司对自己冷眼相看的下属，这些无时无刻不让和田仓感觉自尊心受挫。

“那接下来要怎么办呢？”过了一会儿，青年问道。

“怎么办？”

“我在想，这种事是不是应该告诉警察比较好。”

“不用。”和田仓觉得应该没必要闹得沸沸扬扬，“不用告诉警察。”

“那——”青年的声音里夹杂着兴奋。

“那？”

“以牙还牙？”

和田仓正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就看见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一样的东西。“锵——”他说着孩子气的拟声词，“这是个钱包。”他像在念初级英语课文。

“不是我的钱包。”

“是刚才那个歹徒的。有了这个，我们也许就能找到他的所在。”

“啊？”

“刚才跟我撞上的时候，那男人把这个弄掉了，钱包哦。”年轻人露出纯洁无邪的笑容。明明没人问，他却又耸着肩膀补上一句：“可不是我偷的哟。”

2

回到家的时候，电话正好响了。电话机在漆黑的屋子里闪烁着光芒。和田仓不慌不忙地走进屋，拿起了听筒。

“睡着了？”是前妻的声音。离婚后她就回父母家了，电话应该是从鸟取打来的。

“加班呢。”他将听筒放在耳边，环视四周。他看到了地图和便笺。纸上写着“下午三点”，另外还有公寓名称和停车场所。比起前妻来，现在这些东西更让他挂心。

“反正你还是老样子忙着赌博吧。”不知是不是醉了，前妻说话有些口齿不清，“我以前替你垫上的钱，都要还我。”

“我知道。”和田仓回答着，松开了领带，“我有办法还钱。”

“怎么还？”她说。

“工作。”

“那可不是你认认真真工作就能还得起的钱。”

“你喝多了吧？这次保证没问题。”

和田仓说完，前妻便从鼻子里发出笑声。“我告诉你，我就是上了你没问题的当。你跟你朋友借钱的时候，你沉迷赌博的时候，我替你操心的时候，你都只会说没问题。结果呢，根本不是没问题。”

和田仓懒得回话，只得无言地站在那里。其实他也无话可回。

“你啊，也不知是不是因为你人好，不管别人说什么，你都立刻应承下来，能不出事吗？”

“没问题。”

放下听筒，和田仓叹了口气，脱下裤子和袜子，坐到榻榻米上。沾在西服上的沙粒洒了一地。他又想起在公园被袭击的一幕，不禁打了个冷战。

明天到底要不要去见那个青年呢？他很苦恼。

3

昨天在公园，年轻人理所当然似的检查了那个钱包。

“随随便便就打开人家钱包看，不好吧。”

“如果有驾照，那一下子就可以找到他的住址，可是……”他熟练地动着手指，“可以成为线索的也只有这个了。”他说着掏出一张卡。

和田仓接过那张纸质挂号卡，看了起来。上面印有一家叫“鹿井牙科”的诊所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另外还有一个手写的名字“熊岛洋一”。卡的背面写有预约的诊断日期和时间。“这就是那个人？”

“应该是吧。这个人名字还不错啊。”

“什么意思？”

“他的名字里有很多动物，有熊，有鸟，还有羊（此姓的日文写作“熊”。）。”

和田仓闻言不知如何是好，但又不能马上就把旁边这个青年当成怪人转身离开，于是他只能把这话看作禅语，一言不发。

“不过啊，”青年用心领神会的语气说，“就算名字里有动物，也不能代表他这个人就像动物一样美好。这也是一种名不副实。总之，我们如果想见到这个熊岛，就应该利用一下这家牙科诊所。”

“要利用牙科诊所？”

“你看，”青年指着卡的背面，“我们运气好，下一个就诊日正好是明天。”确实，日期是明天，时间是早上九点半开始。“明天他有可能去这家诊所。如果他忘记预约的日期了，那也没办法，可是如果还记得，他就一定会去。”

“会吗？”在公园里无故攻击中年男子的人会老老实实地接受牙医的问诊吗？和田仓一时心里没底。

“牙痛不能靠忍，你没听说过吗？牙科医院的广告上也有啊。不管是谁得了这病，都得去治。去监视吧。”

“监视？我？”

“我和和田仓叔叔。”说完，青年又补上一句，“我姓久远。”

这么少见的姓氏，肯定是假的。和田仓想。

4

“你能来太好啦。”久远站在鹿井牙科门口说。

“这里没肿，我已经谢天谢地了。”和田仓指着被揍的脸颊说。

诊所在离和田仓上班的地方大约两站路远的一座大楼的六层。久远斜靠在离鹿井牙科门口几米远的墙边。“公司，请到假了？”

“刚才打过电话了，跟下属说上午要去医院。而且就算我不在，也不会有人觉得为难。”

“你真悲观。”久远笑了，“比起让别人为难，当然是不让别人为难更好。”

“你跟我说的好像不是一回事。”

“和田仓叔叔和别人不一样，这一点让和田仓叔叔很烦恼。”

“这……”和田仓木讷地回答，“这句话真够直白的。”他无力地笑了。这就好像被人说没有存在价值一样。“但是，我有负债。”

“负债什么的并不能算作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久远耸了耸肩，随即又大声说“那走吧”，便朝门口走去。和田仓看了一眼手表，时间是上午九点十分。

走进鹿井牙科诊所，两人换上拖鞋。对面就是挂号处，一个女人面无表情地打着招呼。两人立刻朝位于左边的候诊室望去，只有一个穿西服的中年男人和一个老婆婆坐在那里，并未看到可能是熊岛洋一的人。

为了不引起怀疑，和田仓也填了一张就诊表。

“两个老大不小的男人一起跑来看牙医，这会不会太奇怪？”

“一个十分惧怕牙医的父亲在具有献身精神的儿子的陪同下来看牙医了，就算别人看到也只会这样想而已啊。”

和田仓在挂号窗口声明是第一次来，希望检查一下有没有蛀牙。负责接待的女人用略微不耐烦的口气说：“下次请先预约。”随即递给他一张问诊时用于记录的纸。

和田仓来到候诊室在沙发上坐下。久远已经坐在那里。“那个歹徒会不会来呢。”

“谁知道呢。”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和田仓和久远并排坐在那里读杂志。候诊室里飘着舒缓的音乐，除了安静还是安静。

“哎，”大约过了十分钟，久远递过手中的周刊杂志，“你看这条报道。养鸡场的鸡因为山火死了，你不觉得这很过分吗？”他小声说。报纸上确实刊登了一则有关山火的报道。

和田仓稍微考虑了一会儿说：“可是，这些鸡原本不就是要被杀死吃掉的吗？”

“这跟为了食用干净利落地被杀不一样，是受折磨而死的，太过分了！如果这是恶意纵火，我绝对不会原谅那个凶手。”

“你是素食主义者？”和田仓好奇地问道。

谁知久远大笑起来。“我可是大口吃肉的哦。”他答道，“尤其喜欢吃鸡肉。”

真是个奇怪的青年，和田仓忍不住这样想。他的视线再次回到杂志上。虽然他并不是很关心，可目光最终还是落在关于抢劫案的报道上。报道内容是关于最近在附近频繁发生的入室抢劫，这两个月内已经发生三起了。前两天，事态终于发展到有居民被勒死的地步。报道上写道：由于没有线索，警方正增加侦查警力。

“闹得很大啊。”久远皱起眉头，“但这真的是单独作案吗？”

“什么意思？”

“如果是凶手一个人在逃窜，那也逃得太好了。他应该有同伙。”

“同伙吗？”

“反正我不喜欢这种对普通人施以威胁甚至加害的做法。四个人猛地冲进银行，在不伤害任何人的前提下把钱抢走，这样还好些，对吧？”

“如果那样，银行也很受伤吧。”

和田仓说完，久远竟露出一副怅然若失的表情。“你明明不同情小鸡，却还站在银行一边？”

这时，入口处的自动门开了。和田仓条件反射般想背过脸，但又控制住这种冲动，偷偷地瞟了一眼进来的人。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男子，穿着浅灰色西服，一头黑发。

“怎么样？”久远小声确认。和田仓仍旧装作在看杂志，摇了摇头。“不知道。”说那人像是前天攻击他的凶手，但又没有证据。

“先看看情况吧。”久远看上去既不兴奋也不紧张，只是平静地将手上的杂志收好。

那人换上拖鞋，走到窗口边报上名字，可和田仓并未听清。他正准备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站在挂号处的男人懒洋洋的声音传进了耳朵。“我的挂号卡弄丢了。”

和田仓和久远对视了一眼。负责接待的女人回应说：“是熊岛先生吧？我明白了。现在给您重做一张，请稍等。”她还是面无表情。

久远将脸凑过来。“叮咚！”他小声说，“猜中了。”

5

两个人同时站起来太可疑，所以久远先走了出去。他装作要去走廊旁边的厕所，脱下拖鞋，换上自己的鞋走了出去。几乎同时，和田仓也站到挂号处前，背对着候诊室说：“不好意思，我有急事，下次再来。”负责接待的女人并未露出任何诧异的表情，只说：“下次再来的时候，请您尽量提前预约。”

通过诊所的自动门，和田仓来到过道上。走到电梯边时，久远已经等在那里。

“怎么样？和田仓叔叔，刚才的男人是前天那个吗？”

“说是也像是，说不是又觉得不是。前天光线太暗了，我也不清楚。但他确实姓熊岛。”

“不会错的。”久远显得很满足，“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他竟像做准备活动似的动起了身体，纤瘦的上身扭来扭去，“在什么地方叫住

他好呢？等他出了大楼后吧，怎么样？”

没有理由拒绝。两人乘电梯下楼，在一楼的长椅上坐下，等待熊岛洋一的出现。

“虽然现在说这个有些为时过晚，”受不了默默等待的和田仓向久远搭话，“你工作没事吗？这是我的个人问题，跟你也没多大关系。”

“我很闲。”久远直勾勾地盯着电梯口，皱着眉头。不一会儿，电梯门开了，可走出来的是刚才在诊所里的西服男和老婆婆。

“对了，和田仓叔叔，你欠的钱大概有多少？”

忽然被戳中软肋，和田仓意外得身子都抖了一下。“唉，非常多。”

“是跟很危险的人借的吗？”

“你怎么知道？”

“看看和田仓叔叔你的臭脸就知道啦。大部分因欠钱而烦恼的人都是因为从危险的地方借了钱。”

“或许吧。”

“这个人是那个危险的地方的吗？”

“嗯？”和田仓慌张地看过去，发现久远拿着一张名片。

“花 实，这是不是真名啊？看上去很好笑。”

“啊，这东西什么时候……”和田仓的手朝胸口伸去。那名片是收在内兜里的，上面只写了花 实这个名字和电话号码，并没有职位头衔。

“刚才掉在地上啦。”久远说。

“那是我常去的赌场里的人。”

“赌场！拉斯维加斯？”

“不是，就是东京都内的。”自己究竟该说多少，又该和这个姓久远的青年保持多近的关系，和田仓无法断定，只能零零散散地说着只言片语。

“那些地方法律上是不被认可的吧？”久远不知为何，满脸欢喜地说。

“对，是非法的。”和田仓说着，又解释里面有轮盘赌和赌博机，和人们想象中的赌场差不多。

“那还真不错啊。我也可以去吗？”

“不行。”和田仓立刻摆手道，“没有介绍人是进不去的。”

“能不能混进去呢？”

“在门口有人检查。开始也是客户那边的老总带我去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老总当时也在那个赌场债台高筑，可能因为不甘，所以想拖别人一起下水。喜欢赌博的和田仓正是个再好不过的目标。

“那，你帮我介绍啊，和田仓叔叔。”

“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应该去那里。”

“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什么地方都应该去一次。那，里面的客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必须要有身份才能去吗？”

“也不是那样。有美容师，也有大学教授，还有小剧院的老板。”

“小剧院的老板？哪里的？”

“那也是个奇怪的家伙。”和田仓想起了那个老板的事。那人经常煞有介事地说什么“别废话，一决胜负吧”，可一旦输了就叫着“心脏啊”让别人给他叫救护车。

“真是个相当麻烦的人啊。”

“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在说谎，所以谁都不理他。这让他更生气，于是就嚷着要去摸火灾报警器，搞得所有人鸡犬不宁。”

“真搞不懂，那样的人竟然还没有禁止他入内。”

“但他以前有一次是真的犯病了，大家还是照常不管他，可那怎么看都不像是演戏。我走近一看，发现他都已经翻白眼了。”

“你是那种不管放羊孩子喊几次狼来了都会老实跑去的人啊。”

“实在没办法，我就大喊大叫，大家这才打电话叫了救护车。”

“把警察啊救护车什么的叫到赌场去不是很危险吗？”

“赌场又没贴招牌，而且入口有两道门，如果只进第一道门，看上去就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就算有人进来也不会暴露。如果真的发生

火灾，总得叫消防队来啊。”

“那个老板就被救护车带走了？”

“最后总算没事了，但他毫不吸取教训，还是继续出入赌场。”

“那，这张名片就是那个赌场经营者的名片？这个姓花的。”

“不是，他是经营者的部下。”和田仓说到一半，眼前下意识地浮现出他只见过一次的花的身影。那时花对他说：“和田仓，你借的钱如果总是不还，像我这样的人就会天天来纠缠你。”那毫无沉稳可言的轻浮态度让人非常不舒服，“下星期之前把钱准备好，给我打电话。否则我还会来。”

“你有办法还钱吗？”久远问道。

“也不是没有。”

“哎呀，估计也不是什么值得褒奖的还钱方式吧。”

电梯动了起来。楼层的指示灯升到了六层，在那里停住，然后又朝一楼降下。“也许来了。”久远显得很起劲。

“喂，等一下。”熊岛洋一走出大楼还不到十米，和田仓就叫住了他。

熊岛洋一停下脚步，疑惑地回过头。看到和田仓的瞬间，他忽然睁大了眼睛，随即又立刻皱眉问道：“什么事？”跟他面对面后，和田仓才发现，他看上去只比久远大一点，也就二十五岁左右。

久远往前迈了一步。“你前天晚上，打了这位和田仓叔叔吧？”

“啊？”男人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前天？说什么呢。”

“还死不认账啊。”久远说。

和田仓将自己前天在家附近的车站下车回家途中经过公园时被一个年轻人袭击的事说了一遍。

“而且那人弄掉了钱包。”久远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钱包。“这就是那个钱包，”他又用起了读英文会话例句时的口吻。

“啊，”男人吃了一惊，伸手夺过来，“是我的。”

“里面有一张牙科诊所的挂号卡，所以我们就来碰碰运气。”久远板起脸，“然后你就来了。是你打了和田仓叔叔。”

熊岛洋一沉默不语，直盯着自己的钱包。“喂，”他噘起嘴，“那不是我干的。”

“哎？”和田仓发出疑惑的声音。

“前天，我的钱包在电车上被偷了。我还正着急呢。”

“哎？”这次出声的时候，和田仓看了看久远。

久远眨了眨眼睛，嘀咕道：“别人偷过的钱包，我又偷了一次？”

6

和田仓和久远立刻向熊岛洋一道歉，并希望能和他聊聊。熊岛洋一可能觉得如果这样什么都不问就离开，总有些莫名其妙的地方，所

以并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而当和田仓说作为赔罪会请熊岛吃饭时，熊岛立刻说了句“啊，是吗，那走吧”，便跟了上来。

一行人决定在附近一家酒店里的中餐馆吃午饭。

“总之啊，”他带着惊讶的表情说，“我，跟你一样，都是受害者。”

“原来是这样。”久远一边用叉子切鱼一边说，“那你的钱包是在哪儿被偷的？”

“前天晚上下班后回家的电车上。”

“你公司在哪儿？”

“这个可以不说吧。”

“那你就告诉我在什么车站坐的什么线路，大概几点，总可以吧？”久远很黏人。

一开始，熊岛洋一也对自来熟的他表示出一定的厌恶，可最终大概发现生气也没用，就放弃了，说出了站名和路线。“大概在晚上九点过后。我因为上班太累，抓着门旁边的扶手一直在犯困。”

“钱包放在哪儿呢？”

“西服左边口袋里。”

“这么不小心啊！”久远说话的口气不像在责备对方没有防范心理，而是更像把自己也当成了小偷，面对这种状况垂涎欲滴。

“我到站后才发现钱包没有了。可是也没有放卡或者重要的东西在里面，就自认倒霉放弃了。”

三人就要吃完时，手机响了。和田仓最初觉得铃声并不熟悉，便没有管。当久远问“不是和田仓叔叔的电话吗”，他才慌张起来。

他从西服口袋里掏出手机。果然没有响。但这时他想起自己还有另外一部手机，于是手又伸向包里。正是那部手机发出的声音。

“不好意思。”他向熊岛洋一和久远招呼了一声，便站起身，推开餐馆门，走到酒店大厅才按下通话键。

“啊，和田仓？”声音的主人正是花。他已经对和田仓直呼其名。

“啊。”和田仓看了看四周，答道。

“啊什么啊！我问你，你到底有没有问题？你该明白自己现在是什么处境吧？想赌博，去借钱，又不还，光说对不起，这放到哪儿都说不过去。一般人早就嫌丢人活不下去了。”

“是啊。”

“什么是啊。你给我振作点。让你去做的事，你明白吧？”

“啊，是，明白。”和田仓说完后又接着道，“那个，让我帮忙的事，是赌场的工作吗？”他说出了心中的疑问，“是你们需要司机吗？”

“才不是。不好意思，我们的工作要更张扬。你能行吗？这次让你帮的是另一伙人的忙。”

“另一伙人？”

“不是我们，是别人。我们就像中介一样。缺人手的家伙多着呢，我们就找些合适的介绍给他们，就像人才派遣一样。”

花这帮人应该也从这些活儿里赚了一笔吧，和田仓心里琢磨着。

“你要是不喜欢，就来帮我们做事怎么样？但那很危险。”

“很危险……吗？”

“因为我们要绑人嘛。”

“人？”和田仓被这个活生生的词弄得倒吸一口凉气，“为、为什么？”

“我们这里都是些热心肠的人。有时候难免有熟客提出‘想要谁谁谁消失’或者‘让谁谁谁安静一段时间’之类的要求，我们都会帮他们实现。你知道我们赌场有VIP房间吗？就是楼梯上面的走廊那里。”

“我见过。”坐在轮盘赌旁的座位朝上看的时候，和田仓记得见过二楼墙上有“VIP”的字样。

“那里其实像牢房一样。”花 发出了夸张的笑声。

“啊？”标明是VIP房间，里面却囚禁着不知什么人。如果这是真的，那再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了。低级趣味也该有个限度。

“现在我们这里的鬼怒川先生宽宏大量，你才没事，你要是太嚣张，迟早让你进VIP。”花提到了赌场老板的名字，接着又说，“最近鬼怒川先生又有些疑神疑鬼，总觉得自己被人盯上了。”

“怎么会！”

“我们还会唆使别人，怂恿他们犯罪。”花田也不像是醉了，话却很多，“前一段时间，我们还劝某个地方的老大去绑架，他还真动心了。总之，只要沾上我们就没什么好事。”

和田仓想象着赌场老板的样子，觉得真可怕。

“所以，只要我稍微在鬼怒川先生耳边说两句‘和田仓那家伙好像在暗自算计着什么’之类的话，你小子马上就人头落地。”

“怎么可能！”和田仓心生轻蔑：这简直就像初中生告密。

“啊，不过，鬼怒川先生倒是也有特别容易相信别人的时候。”花听起来不像在跟和田仓说，倒像是在自言自语，“说不定，他也会忽然相信你，而你就能得到重用。”

“我还是算了。”

在鬼怒川的赌场，每个人进门的时候都要拍一张脸部特写。和田仓曾经听人说过，一旦发现有人在赌场使诈，或是有人想赖账，他们就会按照相片找人，一直纠缠他。到底该如何是好？已经无法再逃了。和田仓顿时觉得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再次回到中餐馆的时候，熊岛洋一已经不在了。和田仓的电话打了十多分钟，他可能等得不耐烦了。

“光顾着吃，吃完就跑了。”久远耸了耸肩。

“是吗。”和田仓坐了下来，“但我还真没想到，他也算是受害人之一。”他说着叹了口气。“凶手偷了熊岛洋一的钱包，然后又袭击了我。换句话说，他也跟我一样，是头被剪了毛的羊啊。”

“这样一来，和田仓叔叔的怨气可就无从发泄啦。”

“没办法。”和田仓垂下肩头，“让人无可奈何的不幸本来就很多，而我很适合背负这些不幸。”

“太悲观啦。”久远发出阳光般的声音，“总说这些丧气话就真要完蛋了。好啦，我的也给你吃。”说完便将盘子递了过来。原本是咕噜肉的盘子，可剩下的都是菠萝。“把它们都吃了，打起精神来吧。”

“只不过因为你不爱吃菠萝吧。”

“真没礼貌，这可是我最爱的。”久远显然在说谎。

7

三天过去了。“科长，你看什么呢？”和田仓意识到有人在跟自己说话，抬头一看才发现一名下属站在桌前。“这是哪里的地图啊？”

和田仓低头看了看摊在桌上的地图，皱了皱眉。“我过两天要开车出去，先确认一下路线。”他撒谎道。

“啊——真不容易啊——”下属发出丝毫没有感情的声音，“这是明天的资料，请确认一下。另外还有，交易方公司员工集体研修的场地问题。”

“你先去检查一下。”和田仓指示道。

“真的有必要吗？”

“不管什么事都有事先做好准备的必要。”

下属于是退回自己的座位，那眼神好像在说：和田仓真爱操心。

和久远再见面是那天午饭的时候。和田仓乘上拥挤的电梯准备出公司，忽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真是巧遇啊。”那人说，“和田仓叔叔，你在这里工作啊。”

“啊。”和田仓带着不解的神色答道。

“我正准备吃午饭，所以来到这附近，看到有人很像和田仓叔叔，就过来打个招呼。”久远爽朗地说着。

“真巧。”

“机会难得，那就一起吃吧。”久远还是老样子，完全没把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放在眼里，用坦诚的语气发出了邀请。

“我还在想如果和田仓叔叔死了该怎么办呢。”久远夹着荞麦面蘸了些汤汁，一脸严肃地说。两人来到了公司附近一栋商业大厦二楼的荞麦面店。

“晦气也得有个限度。”和田仓只能笑着答道，“就这么几天，我为什么会死？”

“那不是因为你又欠钱，又在公园被人袭击嘛。证明你已经很衰弱啦。衰弱的绵羊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倒下啊。”

“没问题。衰弱什么的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多想也没用。”

“对了，”久远稍微抬高声音说，“其实我还在怀疑呢。”他说完，又跟经过的店员要了荞麦面汤。

“怀疑？”

“那个熊岛洋一，真的只是个单纯的受害者吗？我很怀疑。”

“可是……”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那个偷了熊岛洋一钱包的男人之后在公园袭击了和田仓叔叔，最后我又拿到了那钱包。”

“啊，是啊。严格来说，你不是拿到的，而是捡到的。”

“对，对，是捡到的。”久远微笑着，“在我看来，偷窃的人一般不会当面攻击别人。项目不一样啊。”

“项目？”

“与看准时机、偷偷消失的小偷相比，在公园施暴的人行动理念不一样，所需技巧也不一样。从工作角度上来讲，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工作。”

“违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倒是有共同点。”

“按照我的想法，偷钱包的人和袭击和田仓叔叔的人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跳远选手绝对不会跑去扔铅球。”

“以前不是有个选手在跳远和百米短跑两个项目中都创下纪录了吗？”

“你要这么说，我就没话说了。”久远笑出声来，随后又嘀咕说自己其实也算这种类型。“总之，熊岛洋一在说谎。”

“说谎？”

“他其实根本没被偷。在公园袭击和田仓叔叔的就是他。他从牙医那里出来被我们叫住后就慌了，但是当他知道和田仓叔叔没法断定凶手的相貌时，就决定把自己伪装成受害者的样子。我觉得是这样。”

“就算你这么说……”和田仓没有表态，“到头来，那个年轻人还是袭击过我了？”

和田仓想，这的确也不是没有可能。他不经意地朝右前方的桌子瞟了一眼，却随即大吃一惊，身体咯噔抖了一下。

“怎么了？”注意到和田仓视线的变化，久远的眼神也变得锐利起来。

“是巧合吗？”和田仓嘀咕着。他拿着筷子的手停止了动作，整个人呆在那里。“我右前方的桌子，那个男人正坐在那里。”

“那个男人？”

“熊岛洋一坐在那里。”

“哦？”久远不但没有表现出意外，脸上甚至还露出了愉快的笑容，“是一个人来的吗？”

“不，和女人一起。”女人背对着和田仓，令他无法看清相貌。女人的黑色长发一直延伸到肩膀下，看上去既像是中年又像是二十几岁。

就在这时，熊岛洋一站了起来。他拿着钱包朝门口走去。同他坐在一起的女人跟在后面。

收银台就在和田仓他们这一桌的右边，和田仓只要稍微歪一下头就可以看到。而久远也将右手伸向桌前，做出单手撑在桌上的样子，视线投向收银台。

“真的啊，是熊岛洋一。”他小声说，“和他在一起的女人是谁呢。”

和田仓似乎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一脸迷茫。

“是恋爱关系吗？是个稍微有点土、看上去很文静的女人啊。”久远注视着和田仓的脸，“他们好像没注意到我们。”

和田仓觉得脑子更加混乱了。他不停地眨眼，一直看着收银台，仍旧不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那个女人，他想，她为什么会跟熊岛洋一在一起？这个问题在他头脑里不停旋转。

“怎么了？”

“那个男人果然攻击过我吗？”他的眉头紧皱。

“要追吗？”久远说这句话时已经抓起了桌上的账单。

8

从荞麦面店所在的大楼出来后，和田仓和久远走上人行道，左右张望。两人想找出刚才乘电梯下来的熊岛洋一和那个女人朝哪边走了，可周围并没有他们的身影。

“让他们跑了。”久远轻声叹息，“好不容易才碰上。和他在一起的女人是什么人？”

和田仓面色凝重，说了个谎：“我不知道。”他看了一眼左腕上的手表。“不好，已经到时间了。下午还有会呢。”

久远看上去并不失望，但他还是说：“真可惜。”

第二天是休息日，和田仓开着自己的车朝一处古旧的住宅区驶去。那地方他曾去过一次，所以没有迷路。他跟上次来时一样，从商业街附近穿过，来到几座砖红色七层公寓楼并排的地方，绕到后面将车停下。他的目的地是三座并排挨着的公寓楼中最靠里的一座。上次来的时候是夜里，跟如今白天的感觉有些不一样。

公寓楼有些脏。不时有行人来往，路上也停着很多车。

和田仓来到公寓楼的邮箱前，开始烦恼接下来要怎么办。他并不是为了什么计划或目的而来，只是看到熊岛洋一和那个女人一同出现在荞麦面店的时候，他完全不知所措了。说到底，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人，他并不知道。为什么她会和袭击过自己的熊岛洋一有联系，他也完全没有头绪。他觉得应该直接问那个女人，所以开车来到这里，可是又没有唐突走进别人家里的勇气。

脚步声传来，和田仓藏身到楼梯边狭窄的缝隙里。有人从公寓入口处径直朝这里走来。藏起来后，和田仓才意识到这样藏起来反而更可疑，脸变得通红。他决定等行人走过去。好像有两个人。就在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你说那个男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真搞不懂。我揍了他，还以为已经给他教训了。”

“还若无其事地到荞麦面店来了，是不是没搞清楚情况啊？真让人不舒服，很恐怖啊。”

“是啊。明天又要出差了。你还是注意关好门窗吧，我不放心。”

两人的声音消失在电梯里。听男人的声音很明显是熊岛洋一。女人恐怕就是住在这栋公寓里的那个女人。刚才他们说的“让人不舒服”的男人是谁，和田仓不可能听不出来——就是他和田仓。

他没有勇气再走进电梯，就那样离开了公寓。

“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到底在做什么？”回家的车里，和田仓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9

第二天，按计划请了假的和田仓过了晌午才睁开双眼。公寓的事、那个女人的事和熊岛洋一的事让他脑子变得一团乱麻，无法冷静。对自己接下来不得不做的事的担心、疑问和紧张更让他无法安眠。

夜里，花曾打来一次电话。“你明白吧？就是明天。”他略带威胁地提醒着。

和田仓答道：“嗯，我当然明白。”

起来后也没有食欲，该穿什么衣服去又令他烦恼。最终，他认为与其穿那些令他别扭的便服，还不如穿最熟悉的西服。

下午两点左右，和田仓出了家门。来到停车场，他钻进自己的白色小车，正准备发动引擎出发，才发现地图和手机都忘带了。我在干什么？他自责着慌忙回屋拿。当他呼吸急促地再次回到车里时，副驾驶座上已经多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真是巧遇啊，和田仓叔叔。”久远一边系安全带一边挥手。

和田仓搞不清状况了。“为什么……”他说着坐进驾驶席。

“我正想着要是能见到和田仓叔叔就好啦，结果就见到了，太好了。”

“你怎么知道我的住址？”

“比起那种小事来，”久远此时的语气虽然沉稳，却带着不容分说的强制性，“和田仓叔叔你要去哪儿？还穿着西服。”

“公司。”和田仓不动声色地说谎。

久远很冷静。“这种时候？其实啊，我给和田仓叔叔的公司打过电话哟，扮成你儿子。”

“你说什么？”

“公司的人告诉我，说和田仓叔叔今天休息，所以我才到这里来。结果，和田仓叔叔又穿着西服要出门。”他理所当然地说，“所以我就坐到副驾驶座上了。”

“你怎么知道这里？”

“这种事就别管啦。”青年久远笑着，“你还不出发，没问题吗？”他指了指表。

“啊。”和田仓下意识地叫出声来，发动了车。在十字路口拐弯后，他忽然意识到什么，看着副驾驶座的久远。“你为什么会知道时间？”

“我只是随便说说。和田仓叔叔，你跟什么人约好了吗？”

和田仓苦笑着转动方向盘。“你给我找个地方赶紧下车。”

“下车也可以，但在那之前我想知道啊。”

“想知道？”

“我就是为这个才来找你的。大致内容我掌握了，可是细节却完全不知道，让人很不舒服。”

“大致内容？”和田仓差点一狠心踩下刹车，“我连大致内容都不知道。”

“可是，手握真相钥匙的可是和田仓叔叔你啊。”

久远沉吟了一声，就像下棋时考虑下一步要怎么走似的。

“和田仓叔叔，你好像也不是在装傻啊。”

“装傻？我？”

“好吧。”久远发出下定决心的一声，“那，我来试着说说我所知道的事情，和田仓叔叔来回答到底对还是不对。”

“为什么我能判断呢？”和田仓说着变换了车道。前面可以看到一排亮着刹车灯的车，是堵车吗？他有些担心。

“你现在很赶吗？如果不赶，不如停下车说。”

“我没那么悠闲。”

“那还是这样说吧。”久远稍稍动了动身体，调整安全带，“首先，和田仓叔叔前两天在公园被袭击了。”

“那当然没错。”

“凶手是熊岛洋一。”

“啊？是吗？”

“跟我想的一样。钱包被偷是他的谎言。偷东西的人确实不会在公园里打人。因为项目不一样嘛。”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问过熊岛洋一本人。”久远说，“这还不简单。”

“啊？什么时候？你怎么问的？”

“我希望和田仓叔叔跟我说真话。”久远若无其事地继续着话题，“和田仓叔叔你为什么要跟踪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和田仓并不想装傻，而是最初真的没明白才鹦鹉学舌。随后他反应过来，久远是指和熊岛洋一在一起的那个女人。

“和田仓叔叔跟踪了那个女人。而熊岛洋一呢，好像是那个女人的男朋友。”

“男朋友？”

“对。因为和田仓叔叔跟踪自己的女朋友，这让熊岛洋一很不放心。这是当然啦，有人跟踪自己女朋友，当然会既生气，又担心。”

“所以才袭击我？”

“唉，不管和田仓叔叔多变态，我还是觉得对你拳打脚踢是不好的。”

“你什么时候问的熊岛洋一这些事情？”

“在中餐馆跟熊岛洋一说话的时候啊。吃完饭后，和田仓叔叔你不是起身去接电话了吗？那个时候我就试探了他一下。对他说‘是不是有什么恩怨啊？其实，和田仓叔叔也对我很不好’。”

“我什么时候对你不好了？”

“只是利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理论而已，而且立刻就有了效果，他也都跟我说了。那天，和田仓叔叔你又跟踪了他的女朋友，所以他反过来跟在你后面，然后在公园揍了你。”

和田仓觉得自己被打过的面颊现在更痛了。但他又怕想太多一不小心开错路，便拼命集中注意力。

“所以，我希望和田仓叔叔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跟踪那个女人？”

“那天在荞麦面店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是我交代熊岛洋一做的。我想确认一下和田仓叔叔看到那个女人之后会如何反应，所以特意让他带女朋友来。虽然那时候还是工作日的上班时间。”

原来那个时候自己被观察了。和田仓想要回想起当时久远的样子，却做不到。

“我问和田仓叔叔你认不认识那个女人，你回答说不认识。可是非常遗憾，你当时的表情明显就是在说谎。即便我不是成濑哥，都一眼看出来了。太明显了。”

久远的话里出现的“成濑哥”到底指谁，和田仓不知道。不过他总算明白，自己被怀疑了。

“虽说是跟踪，但也只有两次而已。”他坦白道。

“你想调查那个女人？”

“或许也可以这么说。”他确实想知道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这时，久远带着好像了解了全部真相的表情微微地点着头。“该不会，”他说道，“和田仓叔叔，你该不会是那个抢劫团伙的成员吧？”

和田仓意外至极，发出了“唔”的一声短暂的惊叫，随即将车驶进此时刚好出现在左侧的超市停车场。“抢劫团伙？”

轮胎发出摩擦地面的声音。

“抢劫团伙？你说什么呢？”和田仓动作粗鲁地停下车后大声嚷着，唾沫星子喷了久远一脸。

“哎？”久远笑着抹掉了脸上的唾沫，愣了一会儿，“不是吗？”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完全以为和田仓叔叔是在调查入室抢劫时要下手的人家。”

“什么？”

“之前的杂志上不是登过吗？在横滨发生的入室抢劫案。闯进别人的公寓，将住户绑起来，把值钱的东西都拿走。前一段时间还发展到了杀人的地步。”久远就像一个滔滔不绝地描述鸟类生态环境的孩子，“其实啊，我见过那样的人。”

“那样的人是指……”

“因为欠债太多翻不了身，为了还债就被强迫去帮罪犯做事。当时是抢劫运钞车。地道先生，林先生，这些人都是被神崎先生操控。”

“林先生？神崎先生？”从未听过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蹦出来，和田仓有些跟不上。

“所以，我想和田仓叔叔是不是也是为了还债，才被叫去帮别人做什么奇怪的工作。”

“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有人叫我今天把车开到公寓后面而已。”

下午三点，去那栋公寓楼旁。这就是他接到的指示。

“是那个女人的公寓吗？”

“是的。”

“这样啊。”久远打了个响指，“果然，和田仓叔叔你是负责开车的。”

“负责开车？”

“有人闯入民宅，实施抢劫，同时也要有人开车带着那些人逃跑。这是责任制啊。这次呢，开车就是和田仓叔叔的责任。和田仓叔叔，你其实也已经知道这个工作不是那么单纯吧？”

“虽然有人告诉我，让我帮忙做事抵偿债务……”他是从花那里接到的命令。从前两天的电话来看，虽然花 他们的赌场跟这件事没有直接关系，但总之是他们将他介绍给了不知是哪里的某些人。“真的是这样吗？这是在帮别人抢劫吗？”

“那，我们去看看吧？”久远说。

“去看看？你不下车吗？”

“才不下呢。好像挺有意思。”久远平静地说，丝毫没有胆怯，“反正我挺闲。而且如果和田仓叔叔你遇到什么麻烦，我好歹可以帮你。”

和田仓再次回到大路，并且在车道变宽的地方超过了前面的车。现在加速还来得及。到底要拿这个久远怎么办，他现在也不知道。

只是不一会儿，他们便被堵在路上。和田仓筋疲力尽，垂头丧气。再着急，车也不能再前进一步。“不行了。”他扑倒在方向盘

上，“来不及了。”

“这个时间段好像很堵啊。”

“之前去那栋公寓踩点的时候还挺通畅。”

“啊，对了，你是在去踩点的时候跟踪那个女人的吧？”

“嗯。”和田仓点头承认，“给我的指示中，也包括让我记下公寓名称和门牌号，让我今天用车去接从那个房间里出来的男人。”

“门牌号？”

“最开始跟我说让从那栋公寓里出来的男人上车，但又发现这样似乎很容易出错。后来又说什么从上数第二个、从右数第三个房间，但是我的车停在楼下，也许看不清楚，所以就告诉我门牌号了。”

“所以，你就有些好奇，就去那个房间踩点了？”

“不管什么工作，事先做好准备都是很重要的。”和田仓就像在跟下属说话，“我去了，刚好看到有个女人从那个房间里出来。我很好奇，就跟在后面了。”

“为什么好奇呢？”

“大概……”和田仓咽了口唾沫，“大概是我心里也有些预感，觉得自己是在帮助别人犯罪。”

“那你是准备告诉那个女人，她也许会卷进什么危险当中吗？”

“不是。”他很直率地否定了。给那个女人忠告，这么慈悲的心肠他还真没有过。

“但结果只是被她男朋友打了一顿。”

“那是第二次跟踪她。那天我还是觉得放心不下，就又一次跑去跟踪，结果回来的路上反而被那个熊岛洋一追上了。难道现在那个女人已经落到劫匪的手上了？”

“可能性很大，而且劫匪们可能正翘首企盼和田仓叔叔的车出现呢。”

“我该怎么办？”和田仓绝望地看着眼前塞满车的公路，叹了口气，“已经赶不上了。”

“你想赶上？”久远看着驾驶席上的和田仓，“赶不上不也挺好嘛。赶得上也只是帮劫匪们逃跑而已。”

“可是……”可是如果这样，欠的债又怎么办呢?

“总会有办法的。”

“怎么看都不可能有办法了。”

久远好像完全不着急。“有事发生的时候，广播都会报道。”他拧开收音机的按钮。杂音过后，传来了声音。没想到真的听到了自己正赶往的目的地所在的街道名称，和田仓慌忙调大音量。播音员念道：“在屋顶上被警方包围的凶手就在刚才终于被制伏，人质门马隆之平安无事。”

“这……”和田仓说，“这就在我要去的地方旁边。”

“哎，是吗？”久远说话间，收音机里的新闻还在继续。“就在屋顶上发生绑架人质事件的同时，旁边公寓里一起入室抢劫案的凶手也被逮捕。”播音员继续报道，“凶手闯进一名女子居住的房间，将其绑了起来，企图抢劫财物。”

“这就是他们命令我去的公寓。”

“那和田仓叔叔你的同伙已经被逮捕了？”

“也不算是同伙。”和田仓小声说，他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情况，“凶手真的被抓住了吗？”

“不是挺好嘛。”久远咧嘴笑着，“受害人，也就是那个女人好像也平安无事，和田仓叔叔也不用被当成犯罪团伙的一员。总之，你可以不用再去那里啦。”

“没赶上。”

“劫匪已经被逮捕了。你跟那个花先生解释一下，他应该会理解吧。”

和田仓愣在那里。“会吗？”

“风岂止是变温柔，不是已经停了嘛。”

久远认为反正已经无所谓，不用再去，可和田仓还是驾车朝那座公寓驶去。但他们到达时，附近已经被电视台的摄像机和警车包围，无法靠近。

“我到底该怎么办啊。”回去的路上，车正飞驰，和田仓忽然自言自语起来。

“至少你还没有成为犯罪集团的一分子，这事就了结啦。”久远说，“不过，和田仓叔叔，你是在什么地方赌博的？”他问，“那个赌场里肯定也有很多现金吧。”

“应该有吧。虽然不是我的钱。”

“这样啊。”久远露出思索的表情，不再说话。

在和田仓家附近，即两人第一次相遇的公园附近，和田仓同久远道别了。留下仍在挥手的久远，和田仓开车回到了家。

到家时会不会已经有警察等在那里，说“我们已经知道你是劫匪的同伙了”，然后过来抓自己呢？或者是花 将连车窗玻璃都是黑色的高级轿车横在门前责问：“和田仓，你为什么不按照指示行动？就因为你，你的同伙们都被抓走了。”还要抓起衣领，朝脸上吐唾沫说“我只好把你关起来了”。和田仓带着满脑子的恐惧回到家里，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房间里一如既往地寂静无声，电话没有留言，甚至连信件都没有。

点亮灯，坐下，忽然一阵疲劳袭来。“根本不是没问题”，他想起了前妻的话，自言自语。

人生已经开始倒计时。或早或晚，无路可逃。花肯定会再次找上门来，或许还会有其他人上门催债。或者因为抢劫案，鬼怒川的非法

赌场被公之于众，曾经是常客的自己也会被逮捕。绝对有可能。一切都完了。

11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跟之前的绝望背道而驰，和田仓的生活平静如常地继续着。警察就算了，连花都没有找他，这令他很意外。或许在他们看来，根本没有闲工夫浪费精力在他身上。就在他好不容易想通这一切的时候，他的家终于有了到访者。

门铃声响起，他战战兢兢地打开门，外面竟是久远。

“和田仓叔叔，状态怎么样？”久远好像要说“终于轮到你出场了”似的，“我想请教一下赌场的情况。不是火灾，是赌场哦。”（日语里“赌场”与“火灾”仅相差一个音。）

第二章

坏蛋们吸取上次失败的教训制订计划，

却在抢劫银行后遇到麻烦

“吃一堑，长一智”

成濑I

【工作】①做的事。必须要做的事。特指职业或某种业务。②制造事端。或者坏事。③物体受力的作用发生位移的时候，位移方向上的力和距离的乘积叫作力对物体所做的工作。单位焦耳。“你的工作是几焦耳？”

“好了，各位。”成濑听到背后站在柜台上的响野开始说话，便站到坐在椅子上的男人面前。对方的名字已经事先调查清楚。

“山本股长，钥匙。”他说着，举起了模型枪。

成濑来踩点的时候，山本股长正在角落里训斥一名女员工。现在的他却面色苍白，两手发抖，乖乖地交出了钥匙。即使再逞强也掩饰不了他内心的懦弱，就像只柴犬。

“已经过去一分钟了。”响野说话很流畅。银行里的顾客们一言不发。“接下来我们还要再耽误大家四分钟。”

成濑转过身，扫视了银行内的情况。山本股长正猫着腰走到大厅。这样一来，银行里所有工作人员都已集中完毕。

除工作人员之外，顾客共有二十人。穿西服的、青年男女、白发女人，所有人都蹲坐在那里，看着来回舞动手枪的响野。

成濑的视线从左扫到右，将所有人的脸都过了一遍。正担惊受怕的人没有问题。麻烦的是内心混乱且情绪激动的银行职员，或者是即使身处险境也沉着冷静伺机逃跑的顾客。有必要对他们进行观察并分类。

对面右侧，站在现金取款机旁边即存折补登机附近的一对男女进入了他的视线。两人看上去都二十多岁，面色惨白的女人身后，男人紧挨着站立，头戴深绿色针织帽，鼻梁上架着彩色眼镜。男人身材十分矮小，最初成濑还以为他是个扮成大人样子的孩子，但好像也不是。再继续看女人的脸，成濑觉得在哪里见过。不是熟人，但究竟在哪里碰到过，成濑想不起来。

挥舞着警棍绕大厅跑了一圈、将所有摄像头都破坏了的久远正好从那对男女旁边走过。他撞了他们一下说："坐下。"之后便潇洒地跃过柜台，站在成濑面前。成濑丢过钥匙，久远肩扛手提包右手接过钥匙，说了声"谢啦"。

柜台上的响野已经开始演说。

"一八七六年，成功发明电话的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说了一声'喂'。他说：'喂，听得到吗？'一九六一年宇航员加加林透过航天飞船的窗户说'地球是蓝色的'。一九三二年，五一五事件（1932年5月15日以日本海军少壮派军官为中心发动的兵变。时任首相犬养毅在首相官邸被杀。）中被杀的犬养毅临死之前留下的话是'我说了你们就会明白'。还有那个世界闻名的爱因斯坦曾说过'好笑话不要讲太多遍'，而一九八二年那个外星人说了'E.T.想回家'。二百四十秒之后，在座的各位恐怕都会这样说：'我亲眼看见了银行劫匪！'"响野连气都没喘，连珠炮似的说着。

成濑一边感慨着响野怎么能不知羞耻地说出这些毫无意义的话，一边走到正从现金柜中取出一捆捆钞票的久远旁边。他拉上第一个包，又把已经拉开的第二个包咚的一声放到旁边。

“四分钟，二百四十秒，我希望各位可以保持冷静。我们来做个约定吧。如果有谁想在这里让我见识你的勇气，试图反抗，那么你将会中弹负伤。搞不好，这个伤还会伴随你一生。相反，如果各位可以保持冷静，那么时间一到，我们就平安无事地解散。不，还不止这样，你们还可以跟朋友们炫耀说‘我亲眼看到了银行劫匪，亲身经历了’。怎样的选择才是明智的选择，我希望大家好好考虑清楚。是负伤，还是炫耀。我们不打算伤害大家，也不打算抢各位的钱。我们只是从银行借一点钱，从被国家扶持、利息一点都不涨、光顾着自己赚钱的银行哦。”

真说得出口。成濑苦笑着蹲下，迅速装钞票。

一旁同样在装钞票的久远斜眼看了看柜台，又调侃成濑说：“那个大嘴巴是你朋友？”

“谁知道。”成濑也装傻，“对了，你还要去新西兰？”

“去啊。我要在特卡波湖好好休养休养。”

“上个月那家伙好像也去了。”成濑一边收拾钱，一边用大拇指指着背后的响野，“他的店不是关门歇业了十天吗？那是去新西兰旅行了。”

“哎，真的？为什么？别把我的新西兰弄脏了。”

“他还特意叮嘱我千万别告诉你呢。”成濑说着，露出一丝浅浅的笑。

“那你还说。”

“就算他先去，对新西兰也没什么影响。别那么生气。”

“没生气啊。”

“说谎。你就是在生气。”

“果然还是骗不了你。”

“今天就来谈一谈时间的话题吧。”响野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手枪像指挥棒般颇有架势地来回舞动，“是什么将人和动物区别开的呢？有人说是火的使用，有人说是因为人类开始使用工具，也有人说是因为人类摸过又黑又大的纪念碑，说法有很多种。还有人说人之所以不能再变回动物，是因为人开始注意到时间。这个人的名字我忘记了，说不定是我自己。”他的演讲开始了，“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哺乳动物一生的心跳数是二十亿。也可能是我记错了，应该是十五亿。总之，从一数到二十亿，这一生就结束了。也就是说，根据物种的不同，数数的速度不一样。就算各自的寿命不一样，心跳的次数也不会改变。不管是匆忙地过完一生，还是悠闲地过完一生，都是一样。”

“这些钱还算可以。”久远说。

“你是说四千多万？还算可以。”

钞票已经装进去大半。似乎是觉得剩下的成濑一个人装就行，久远站起身。他不知从哪儿掏出个钱包，打开看了看，咂了下嘴。然后他举起模型枪，朝人质们晃着，扛起已经拉好的包。“好重。”

“总比轻好吧。”

“田中的那个奇怪装置也装在这个包里吧。难道不是因为那个吗？”

“心理作用而已。”成濑答道。让田中准备的追踪器是一张只有硬币大小的贴纸，虽然贴在包底，可基本没有重量。

成濑将面前的包拉上，背了起来。“走吧。”

“现在，据说地球上每天都有一个物种在灭绝，也有一种说法是每个小时一种。原因很明显是我们人类。知道时间概念的我们可以说是最没把进化的时间放在心上。而人类却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魁祸首，有的只是‘那又怎样’这种想法。”响野昂首挺胸地继续说。

另外两个人快速而有节奏地向前跳上柜台。成濑站在响野的右边，久远则站在成濑右边。

响野转头跟他们交换眼色，又看了看秒表，满意地点了点头。“刚好四分钟。由衷感谢各位的悉心相伴，演出到此结束。帐篷收起来、小丑服脱掉、大象关进笼子里，马戏团要朝着下一个城镇出发了。”

“久远，”成濑将脸凑向身边的久远，“那边。”他快速地说着，用下巴指了指存折补登机旁边的那对男女。他原本想对久远说觉得在哪里见过，问久远有没有印象，可旁边的响野说“喂，走啦”。成濑只得放弃。

他面向人质深深鞠躬，响野和久远也用同样的姿势诚恳地行礼。

成濑跳下柜台，响野二人跟在后面，三人朝出口走去。跟以前一样的步骤，跟以前一样的娴熟。工作就是这样一种平凡作业的不断重

复，成濑想着，走向自动门。他看见走在旁边的久远中途撞上了站在那里的顾客。

雪子I

【集合】①聚集在一起。集中在一起见面。集会。聚会。②在由事物聚集而成的整体中，判断任意一个事物是否属于这个整体，或判断属于这个整体的两个事物性质是否相同的明确标准。③没有同伴的人总想找机会说出口的词。“所有人，以我为中心集合。”

雪子走进咖啡店，正好和在吧台整理杯子的祥子视线相对。眯眼微笑的祥子就像个清爽的女高中生。每当看到她这样的表情，雪子都忍不住想，如果在十几岁的时候能跟她做朋友就好了。如果那样，自己十几岁时的岁月可能会更阳光些。

“我是最后一个？”雪子问祥子。

“久远也刚刚到。”

过了晚上八点，咖啡店已经关门。没有其他客人在，雪子径直朝窗边的四人桌走去。

她刚拉出椅子，旁边的久远就伸出手指对她说：“这么晚。”

“路上堵车。”雪子胡乱回答着。

于是久远更加大声地嚷道：“雪子姐怎么能被堵在路上呢？简直难以想象啊！”

“说起堵车，我之前在电视上看过，说新西兰的羊群过马路竟会引起交通堵塞。”雪子试着岔开话题。

“新西兰式的交通堵塞嘛，我知道啊。”久远说，“啊，对了，响野哥，听说你去我的新西兰了？什么情况？”他开始找响野的麻烦。

“你怎么会……”响野退缩了一下，紧接着又反问道，“哎，怎么就是你的新西兰了？是大家的新西兰吧？”

“阿响，你不是很讨厌去国外吗？”雪子想起他曾说过类似的话。

“全靠一张嘴活着的你到了日语说不通的地方，那不是什么都干不了嘛。”成濑略带讽刺地说。

“真去了之后，试着说了说日语，还多少能通一点。反正有点用。剩下就全靠肢体语言了。”

“别管那些了，你们刚才都聊什么了？”雪子问。

“一个月前的那件事。就是那个公寓楼顶上的人质事件。”久远说。

“啊，我好像在新闻上看到过。”雪子想起来，那天她正为女同事关于小剧院的事忙前忙后。

“成濑哥好像跟那件事有关系，刚才一直在听他讲。”

“是吗。”雪子小声惊叹道。

“所以呢，我们刚才正在讨论如果楼上的人想给楼下的人传递消息，用什么方法最好。”

“从屋顶上扔个纸条什么的下来不就行了？”雪子想都懒得想。

她刚说完，久远便点头说：“对，对，雪子姐，你挺在行啊。”

“不，还是肢体语言好。我在新西兰可是亲身实践过，通过肢体动作最后都能搞定。比如说去库克山的时候……”

“接下来的话会很长吗？”雪子故意问道。

“那么，万一响野哥有一天被杀了，还要用肢体语言留下凶手的名字吗？还是在纸上写下来才对吧。”久远的说法像儿子在反驳爸爸。

“你要清楚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响野板起脸，“如果是那样，你又怎么留下凶手的名字啊。”

“我的想法很简单。把凶手的名字写在纸上，放在旁边就行。”

“如果被凶手发现，会被扔掉吧。”

“那我就贴床底下。”

“能贴上最好。你最好找个有胶带或者胶水的房间。”响野调侃道。

“是房间肯定会有。”

“久远，你想想，你被杀的时候，临死前还有闲工夫把凶手的名字写在便条上，然后从抽屉里找出胶带贴到床底下？那你做这些事的时候凶手在旁边干吗？”

“我会把胶带放在桌上准备好。”

“不是胶带的问题。”

雪子呆在当场，这到底是在讨论什么呢？她看了看成濑。成濑也在悄声叹息。

“刚才慎一一直都在呢。”祥子端来杯子，说，“说要在你来之前回去，就跑掉了。”

“都已经到了嫌妈妈烦的年纪啦。”说这句话的久远本身看上去还带着这种年纪的青涩。

“慎一还是挺喜欢我的店的。”

“到这种店里来能有什么益处？”成濑问。

“没有比我这咖啡店更充满智慧的地方啦。我刚才还教慎一知识呢。”

“教什么？”

“男女联谊时不是经常说五对五、三对三嘛。‘明天的联谊是五对五’之类的。他问我那指的是什么，我就告诉他，联谊是分数制的，大家都追求平分。”

“你那不是骗人嘛。”久远苦笑。

“哪里有智慧了。”成濑苦笑。

“又不是猜谜语。”祥子苦笑。

“慎一也要去联谊了啊。”雪子听上去像是半开玩笑，可又带着母亲对儿子成长的困惑。那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不知不觉间已经长大了。雪子不禁这样想。

“还早吧，才初中生呢。”久远说。

“久远去过吗？联谊什么的。”把盘子夹在腋下的祥子转身离开前问。

“或者说，你小子有女朋友吗？”响野指着久远。

“如果响野哥肯低头求我说‘请告诉我吧’，我就告诉你也无妨。”

“你不告诉我也没关系。”

“对了，雪子姐，你之前是不是跟祥子姐去什么地方看过演出？”久远变换了话题。

“有这回事？”祥子的丈夫，响野头一次听说。

“小剧院啊。”雪子说着，又跟众人解释剧院的名字叫“C剧院”，最后还添了一句，“老板是个怪人。但演出本身我们倒是没看。”

回到吧台的祥子报以微笑。

“哦——”久远拖长声音应道。也不知道他是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

“不管那个了。到底有什么事？”雪子看着成濑。正常情况下，抢银行后是不会立即见面的。抢来的钱由成濑保管，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最少一个月内不见面。可这次刚过了一天，成濑就通知大家集合。“出什么问题了吗？”

“不，没问题。这次在我们至今为止干过的里面都算是顺利的。钱刚好是四千万，四个人分刚好，也没有被警察追捕之类的失误。”

“哀叹物种灭绝的响野哥的演说也不错。”久远指了指响野。

“是吧。”响野挺起胸脯，“那个不错吧，是吧，是吧。”

“那，为什么要集合呢？又没有人为了以前的男人出卖同伴，大家的钱也没被别的抢劫团伙抢去。”雪子略带自嘲地说。

“这故事我好像在哪儿听说过。”久远笑着。

店里的音响传出安静的钢琴声。演奏者像在悠闲地和着水滴落下的声音敲击琴键。

“你们知道筒井药房吗？”成濑摊开桌上夹在报纸里的广告单。雪子和其他二人立刻低头看去。是连锁大药房的广告。

“你想知道什么感冒药比较好用吗？”雪子皱起眉头。

“哪个哪个？”盯着看的响野说，“最近经常看到啊，这家店。这附近也开了一家。这个姓筒井的老板不是还经常上电视吗？就在广告里。”按照响野的话，广告内容好像是这位矮墩墩胖乎乎的老板出现在画面中央，带着满意和喜悦的表情说：“我们这里有安心，有安全，有一切。筒井药房。”

“这又怎么了？”久远问。

“这个筒井药房的老板有一个独生女。”

“拥有一切的筒井药房的老板有一个独生女也不足为奇。”响野点头。

成濑这时又从广告单下面取出另一张纸。好像是一张打印出来的照片，可能因为是黑白的，看上去像寻人启事。成濑说这是他在办公室打印出来的。照片里有个二十岁左右、身材苗条的女子站在拉面店门口，细长脸，头发垂到肩膀。

“公务员可以因为私事使用办公室的打印机吗？纸钱也是我们的税金啊。”响野立刻指责。

“下次我自己掏钱把纸补上。”成濑说着，也不知道是不是认真的。“这就是筒井的独生女的照片。”他继续说，“好像叫筒井良子。”

“那又怎样？”久远伸长脖子。

雪子歪着头，又看了一遍照片。“阿成你认识这个人？”

“算是吧。”

“啊。”久远说着做出一个打响指的动作，可并没有声音，“这个人。”

“这是谁啊？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响野来回看着久远和成濑。

“昨天抢银行的时候，我看见过这个女人。是当时在银行里的顾客。哎，她居然是老板千金啊。成濑哥你当时就已经认出她是筒井药房老板的女儿了？”

“不，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清楚，只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那张脸。”

“那你在哪里见过？”雪子插嘴问。

“在上班的地方。”成濑立刻回答。

“上班的地方？”

“我那里有个年轻小伙子，想跟这个筒井良子结婚。”

“什么跟什么啊。”久远露出诧异的表情。

成濑II

【壁纸】①为了修补或装饰墙壁而贴在墙上的纸。②电脑屏幕的背景部分，或者是背景部分显示的图像。“那个人爱小孩爱得不行，壁纸永远是儿子的照片。”“不是挺温馨的嘛。”“可他儿子都二十岁啦。”“呃。”

成濑从前听下属大久保感叹过“想跟女朋友结婚”，但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在银行碰见那个女人。“他正跟这位老板千金谈恋爱呢。”

“公务员和老板千金啊。”久远点头，“这组合不错。”

“喂、喂，公务员在工作时可以看女朋友的照片吗？”响野对这样的事很苛刻，“如果一定要看，那也应该看市民的照片，市民的。”

“她也是市民。”成濑不耐烦地应道。

“那又怎么样？会发生什么事吗？”雪子催促他快说。

“我们抢银行的时候，所有顾客都集中在大厅。那时候，这位老板千金就在存折补登机附近，而她身后还有个男人。”

“是你的那个下属？”

“不是，是个没见过的男人。他站在女人旁边，但一副很警惕的样子。”

“是很可疑。戴着针织帽，还戴着边框结实的彩色眼镜。那是一副刻意隐藏真实相貌的打扮。”

“久远也这么想吗？”

“那个男人好像拿着什么东西抵在女人身上。”

“抵在身上？”雪子歪着头。

“我想应该是拿着枪或者刀抵在女人背上吧。”

“你们说什么呢？”响野眉毛都竖了起来，“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你们趁我不在的时候去抢银行了？”

“才不是。响野哥也在啊。注意力那么敏锐的响野哥应该也注意到了吧。”

响野伸出下嘴唇，一副不满的表情。

成濑坦白地说：“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那女人到底是谁。”觉得在哪里见过那张脸，可是既想不起名字，看上去又不像名人。最终他还是没有时间慢慢考虑这个问题，只能匆忙离去。“第二天我去上班的时候吓了一跳。”

成濑去上班，偶然瞟到大久保的座位，立刻愣住了。电脑画面上是大久保女朋友那张大照片。他这才意识到：“啊，原来是这个人。”

“那又代表了什么？说白了就是阿成下属的女朋友在银行里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是脚踩两只船？”雪子眯起眼睛。

“如果是感情问题，那我也不用插手。我今天试着婉转地问过那个下属。”

午饭的时候，成濑试着问大久保：“跟女朋友结婚的事怎么样了？”

大久保非但没有觉得奇怪，反而是一副想找人商量的表情。“其实啊，”他说，“其实啊，现在跟她联系不上了。”

“这代表了什么？”这次是久远问。

成濑开始跟大家解释从大久保那里听来的话。筒井老板固执地反对大久保和良子结婚，良子对此十分不满，决定离家出走。大久保曾苦笑说：“唉，感觉上就是那种不谙世事的千金小姐想稍微试着反抗。”她的计划好像是换着住快捷酒店，好让她父亲担心。

“我们约好每天晚上都要打电话，可是昨天晚上她却没打来。”

“也有可能是忘了打啊。”成濑用安慰的口吻说。

结果大久保告诉成濑，昨晚女朋友没有打电话，她父亲却打来了。忽然打电话到家里，说了些“绑架啊，你想怎么样”之类的话。大久保当然是不知所措。他愣了好久，也只回答了一句“我不知道”。

“绑架？”成濑反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开始觉得大概是她父亲胡思乱想，可是刚好她也没有打电话来，所以我就开始担心。当然，我也知道肯定不会是那么夸张的事情。”大久保好像是在说给自己听。

“如果一直没有消息，还是想想办法比较好。”虽然无法直言让他去报警，成濑还是决定婉转地引导大久保。

“我先看看情况吧。按照她的计划，应该是准备先出去一个月。现在可能还不需要闹到那么大，但我还是挺担心的。”

“阿成是在怀疑，那女人真的被绑架了？”雪子看着他。

“有可能。”成濑觉得，凶手给筒井打了电话，可是筒井却条件反射般认为一切都是大久保搞的鬼，才会打那样的电话给大久保。

“银行里的那个男人就是真凶？”响野皱起眉头。

“但我们抢劫后，那些在银行里的顾客不是都要被警察带去接受调查吗？如果是那样，良子不是也应该会受到相应的保护吗？”

“不。那时我们并没有让任何人按下报警装置。也就是说，等我们走后，他们才会报警。警察需要很长时间才到，那期间两个人也许早就没影了。”

“那……”响野不安地看着成濑，“你今天特地把我们都叫来，到底想做什么？”

“我在想，如果她真的遇到什么危险，我们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

“成濑，我丑话说在前头，现在已经太晚啦。我们已经从那个银行逃出来了。那个老板家的千金小姐现在也已经不知去向。你现在说这些话，就好像在一部电影下线后才评论说‘那电影其实很好看啊’一样，

已经来不及了，太晚了。”响野将嘴凑到杯子边，细细地品了一口，“我们家的咖啡真不错。”然后又来了一句，“没有意义。”

“但是如果发现本以为下线的电影仍在地方上的电影院上映，又会怎样呢？”成濑笑着说。

“什么意思？”

成濑意味深长地看着久远。“没错吧？”

“原来是这样。”久远咧开嘴笑了。

“喂，你们说什么呢？”响野的声音有些焦躁。

“那时久远在大厅偷了那个男人的钱包。就是站在那个女人身后的男人。”

“被识破了？”

“什么时候偷的？”响野似乎觉得只有自己被蒙在鼓里，坐立难安。

“破坏完所有摄像头后，我撞上了他们。”

“真没看到。”

“因为响野哥完全沉迷在自己的演讲中嘛。”

“为什么在抢劫的时候你还偷钱包？”雪子很诧异。

“刚才说过嘛，我早就觉得那个男人不对劲。所以就想着事后应该调查一下他的身份。可疑的人都是可以充分利用的。”

“你真是出乎意料的可怕啊！”响野感慨地看着久远。

“对。我比你们想象中更可怕。”

“然后你把那个贴到钱包上，又还给了那人。”

成濑刚说完，久远就大声喊道：“你连这个都知道？”

“贴？”雪子皱起眉。

“那个是指什么？”响野仍然很不开心。

“就是田中的追踪器啊。原本贴在包上的玩意儿。我把那东西从包上撕了下来，贴到钱包上，又将钱包还了回去。”

自从那次抢银行后，用来装钱的包都事先贴上了追踪器。

响野的一句“好不容易抢银行得来的钱如果弄丢了，那可真是一无所得”是一切的开始。“如果还像以前一样被别的劫匪把包抢走，那也太蠢了。”他提起了一年前被那帮运钞车劫匪把钱抢走时的教训。

“那件事我早忘得一干二净了。”雪子打心眼里觉得不舒服，皱起眉头。

“怎么能忘记呢，应该当作下一次行动时的宝贵经验啊。”响野说。

那时正好在旁边的响野的妻子——祥子瞪圆了双眼，颇有感慨地说：“你竟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成濑则爽快地说：“我从没看到过你将失败变成教训，只看到过你将失败变成更大的失败。”

响野却毫不畏惧。“树木藏在森林里，失败也隐藏在更大的失败里。”

那个追踪器是成濑特意跑到田中家买的。快三十岁的田中整天只窝在位于绫濑的公寓里，收集各处的门钥匙、密码和卡号，但偶尔也买卖一些奇奇怪怪的发明和便利的道具。

这个只有十元硬币大小的圆形创可贴一样的玩意儿就是追踪器，实在很难让人相信，于是成濑再次确认，田中却若无其事地说：“就这么大。还可以通过卫星信号在电脑或接收器上显示当前位置。”

于是，为了应对包再次丢失，这玩意儿就被贴在了包上。

“为什么要贴上去？”响野带着一脸不解的表情问道。

“也没有什么太深远的意义，就像刚才说的，因为觉得那个男人很可疑嘛。当时偷来的钱包里连驾照都没有。没办法，就想起了那个追踪器，不是正好吗？我想着事后可以再去查他的住所。”

“那你具体准备怎么办？”响野说。

“嗯——”久远茫然。

“你还真是随心所欲啊。”

“不是挺好吗？我虽然忘记了，成濑哥却还记得。”

“这算什么理由。”响野皱着眉，随后又望向成濑。“那，久远的所作所为你都看到了吗？”

“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那样做了，只不过事后发现包上没有了追踪器，才想到他也许那样干了。”

“正如你猜测的，我装了追踪器。”

“也就是说，我们也许可以知道这个老板千金筒井良子在哪儿，是不是？”成濑看着响野。

“你该不会是想说‘所以我们去救她吧’？”

“所以，我们去救她吧。不行吗？”

“不行吧。”响野说完，又把嘴凑到杯子边说了句“我们家的咖啡还真行”。最后他又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爱管别人的闲事了？你是欠那个下属的人情吗？”

“也不是。知道别人有难就想去尽一份力，这种想法谁都会有吧。”

“我就没有。我告诉你，现在美国都到处有人饿死，因温室效应而变异的水母也让那些渔民无所适从，你也知道这些，可你会因此拼了命也要去帮忙吗？”

“我又没拼命。”

“我也不大赞成。”久远说道。穿着长袖衫的他看上去很悠闲，还伸着懒腰。“如果是只逃走的狗，或是行踪不明的熊，我会立刻干劲十足，但这次只是个人啊。”

“你别说得这么残酷。”成濑只能赔笑。

“成濑，你是想当英雄吗？”

“查到她在哪儿，然后告诉警察，这不是最便捷的做法吗？”雪子抬起头，“这样也更安全。我们没必要直接去救她吧。”

“嗯。”成濑没有异议，“是啊，那样也可以。其实，通过追踪器查到的地址就在这里。”他说着从包里掏出住宅区地图，在桌上摊开。

“什么啊，你这不是已经在查了嘛。”响野不快地说。

“因为追踪器只剩下一个，我就联络田中，让他帮我查了追踪器的情况。”

“你一直都是那种复习好之后才去考试的类型啊。”响野大声说。

“考试本来不就该这样吗？”久远立刻指出。

“阿响，你过去到底是怎么考试的？”雪子不可思议地问道。

地图是田中传真过来的，上面已经标注了追踪器的位置，还画着各种尺寸的圆圈和线条。

“追踪器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越长，圆圈就越大、越浓。”成濑将自己从田中那里听来的解释原封不动地告诉大家，“所以，如果只是

单纯路过的地方，那就表示成线，稍微停留过的地方，就会显示成圆圈。”

“做得真不错。”响野感叹。

“追踪器移动了很长一段距离。如果光看路线，应该是乘车。不过，从昨晚开始就一直停留在同一栋建筑物里没有移动。”成濑一边说，一边用手指追踪地图上的路线。从右下角移动到左上角之后，在一片住宅区内画出了一个大大的圆。

“他们在那里？”雪子说。

“是栋挺老的建筑。”

“那个男人带着良子一直在这栋楼里吗？”响野皱起眉头。

“这个嘛，追踪器装在那个男人身上，所以没法保证筒井良子到底在不在。可能从昨天晚上开始，那个男人就将老板的千金一直囚禁在这栋建筑内。”

“准确地说，不是那个男人，而是那个钱包。”久远立刻说。

“知道是第几层的哪个房间吗？”

“可以知道大致的高度。大概是在四层或五层。”

“你去过？”久远看着成濑。

“还没有。”

“对于一直追求先发制人的你来说还真是少见啊。”响野的语气听起来就像在为朋友的失败而喜悦不已。

“虽然这张图是昨天晚上从田中那里拿到的，但是我身边的同伴们都是些会嚷嚷着‘为什么丢下我们自己先跑去调查’的家伙，所以我还是放弃了。”

“说谁呢？”久远一脸严肃地说。

“说谁啊？”响野瞪着眼睛。

成濑只能无奈地笑。雪子耸了耸肩。

“那，我去那里看看吧。”久远轻轻地拍手。

成濑刚看向久远，久远便立刻露出十分不快的表情说：“啊，又是这种眼神。又在担心。又觉得我一个人肯定办不好。”

“我才没担心。”成濑笑着。

“我也一起去吧。”响野抱起双臂，那语气就像一个忙碌的上司为了帮助下属毅然决然地决定出手。

“我忽然觉得很不放心。”成濑说。

“我也是。”雪子点头，“我也开始担心了。”

“那，我还是算了吧。”

“喂、喂，我一个人会害怕的。”响野严肃地说。

响野I

【访问】拜访他人。拜访并问候。如果带上礼物会更受欢迎。“家庭访问的时候，一般不是到访的一方带点心吗？”

两人下了私铁，从车站出来后稍微走一段路就出了商业街。再沿一段下坡走几步，便进入了住宅区。看着成濑给的地图，两人不停地左转或右转。这片街区的建筑物不算太拥挤，应该很容易找到目的地。

昨天晚上成濑刚说完，今天响野和久远就来确认追踪器的所在了。

“我啊，其实不怎么喜欢穿西服。既觉得拘束，活动也不方便。之前说要当银行劫匪就得穿西服，我才在每次抢劫时都穿。可今天应该没有必要吧？”走在响野旁边的久远一边拨弄藏青色西服里的领带一边说。

“这大白天的，两个游手好闲的成年人在住宅区里走来走去会引起人家怀疑。考虑到这一点才穿西服的，能让别人放心。我们现在看上去肯定像是在外面跑业务的新员工和他的上司。”

“响野哥，你之前也说过你是为了不穿西服才开咖啡店的吧？”

“算是吧。”响野正色道，“现在看来，也算是个错误的判断。年少轻狂啊。西服穿惯了以后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这种东西说到底只是外在而已。而我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西服啊、公司员工啊、齿轮啊这些东西很无聊。”

“那你是说它们实际上并不无聊？”

“不管什么工作都很辛苦，都会无聊。整天说着讨厌做齿轮的人都是些傲慢的家伙。”响野说，“不管怎么说，西服比较适合今天这个场合。而且，西服这玩意儿还挺能装东西的。”他指着内外上下各处口袋说。

“这倒是没错。”

“啊，对了，干脆就说我们是推销报纸的吧。就说这是我们上门的目的。”

“我们？推销什么报纸？”

“恐怖报纸。”响野想起了以前读过的漫画。

“你到底是不是在认真说话啊，响野哥？一般推销报纸的好像不穿西服。而且你那个什么恐怖报纸，就算说破了嘴皮子也不会有人愿意订。”久远出乎意料地态度认真，响野也有些意外。

“那个漫画我可不怎么喜欢。里面的报纸不管对方要不要都会送上门，还打碎玻璃扔进房间。”

“知道啦。”响野慌忙摆手，“不说恐怖报纸了。嗯，不说了。反正不是四楼就是五楼，你想怎么做？分头行动一人去一层？还是两个人一起逐层检查？”

“怎样都可以，但一个人行动怪不放心的，还是两个人一起吧。”

“那就这么定了。我也不放心让久远你一个人行动。”

“我担心的是响野哥你那边。”

响野装作没听见，从内兜里掏出名片大小的信号接收器。接收器看上去就像小型电子记事本，并没有什么复杂的按钮，只有液晶屏幕和电源按钮。“嗯，稍微有点闪光了。”

“我看看，我看看。”久远将脸凑了过来。

这个接收器也是田中提供的，可以接收追踪器的信号，将之以光点的形式显示在屏幕上，距离越近反应就越强烈。

“也就是说，离得越近，这个发光的亮点就会越大咯。”

“这一套装置花了多少钱？”

“谁知道。成濑和田中关系挺好，应该不贵吧。”

“可是响野哥，我们怎么确定那个筒井的千金在不在呢？找到那个房间，按下门铃，等对方来开门。虽然不知道凶手是一个还是一伙，总之会有人来开门。然后呢，要怎么做？”

响野想也没想就“喂、喂”地喊了起来。“不是说好了这些事由久远你来考虑吗？”

“谁跟你说好了？我早认定响野哥心里早有打算了，那么胸有成竹的样子。”

“是久远你先举手的，我只是跟着你举而已。”

“那你是没有办法了？”

被这么一说，响野又不愿意承认。“这个你看怎么样？就说我们是除虫公司来做免费检查的，让他们放我们进去。”

“你觉得他们会说‘请进请进，请好好检查。里面虽然有个柔弱的女人，但她并不是被绑架的哦。而且也不是害虫，还请你们别在意’这样的话吗？如果我是凶手，绝对不会让人进去。绝对。”

响野长长地叹了口气。“久远，你现在说话也开始拐弯抹角惹人厌烦了。”

“我觉得是受常去的咖啡店的老板影响。”

“那样的店你还是别再去了。”

“响野哥，那你不就没客人了？”

看上去一片灰暗的建筑物墙上贴着征集住户的广告，整栋建筑并不算宽，外观细长。曾流行过一段时间的砖色墙壁也在风吹雨淋后显得廉价而肮脏。

“好了，走吧。”响野爬了几级台阶，走进入口。日光灯的光线微弱而模糊，周围显得很昏暗，而且空间狭窄。信箱就并排挂在一旁，两人查看了四楼和五楼的部分。

“好像很多房间都空了。”久远指着那些或用胶带封了口，或塞满了信件长时间无人整理的信箱。

“先从四楼开始吧。”响野说完便拿出了接收器，看着上面的显示。

“怎么样？”

“比刚才更大了，我们正在接近。”

建筑物看上去不大，却装了两部电梯。“从电梯使用者的数量上来看，用不着两部电梯啊。”久远说。

“可能是设计失误吧。或者是需要找地方把多余的工程预算浪费掉。”

“人类就是爱做这些没意义的事，无端地把资源都浪费掉。”

“你就原谅人类吧。整天说些动物、自然什么的，你又不是它们的律师。”

“这世上怎么可能有那样的律师。”久远满脸认真，让响野不知该说什么。

先降下的是右边的电梯，两人立刻走了进去。按下四楼按钮的久远忽然说了一句：“这电梯曾经也是崭新的啊。”

“是啊。”响野看着电梯内污浊的墙壁说，“一开始什么都是新的，时间长了就旧了。今天的新货就是明天的二手货，再过段时间就是古董。”

“一想到这些，难免让人想到所有的恋人一开始都是幸福的。”

“光坐个电梯你就能想这么多，真令人羡慕。”

“对了，成濑哥为什么离婚啊？”

“怎么忽然问起这个？”

“这一直是个谜嘛。成濑哥人这么好，又靠得住，为什么会离婚呢？响野哥，你们从高中开始就是同学，你不知道吗？”

响野干咳了一声。“你听说过这句话吗？‘无论如何都应该结婚。娶到好妻子会幸福快乐，娶到糟糕的妻子会变成哲学家’。”

“苏格拉底的名言嘛，我知道。”

“那这个你知道吗？‘除了我丈夫之外，其他的丈夫看上去都是好丈夫’。”

“这是什么？”

“这是前一段时间祥子说过的话。也不知道是前人留下的话还是谚语，完全不明所以。”

“这既不是格言也不是警句，只是祥子姐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而已。”

“反正不明所以。”

“总若无其事地说跑题的响野哥才是不明所以。”

“这电梯真是慢得惊人啊。”

“这么小的一栋楼，为什么需要两部电梯？”久远又说出了刚才问过的问题。

“不管什么东西，留个备用的总没有坏处吧。老婆也好，女朋友也好。”

“这句话我可以转告祥子姐吗？”

“请别啊，久远老弟。”响野故作夸张地说。就在这时，随着一声铃响，电梯停下了，门也随即打开。

响野立刻走到外面，看了看接收器。“光点比刚才更大了。”液晶屏上的光点大了一圈，闪烁的速度也比刚才快了些。

“那就这样上五楼看看吧？”留在电梯里按着开门键的久远提议道。响野说了声“是啊”，又回到电梯里。电梯随即朝五楼升去。

这次电梯很快就停下，门开了。响野来到五楼的走廊，试着走了一两步，同时低头观察显示屏，不一会儿便注意到了。“刚才的反应更强烈。”

久远点头。“那回四楼吧。”

在四楼停住后，两人发现走廊通向左右两个方向，每一边都有几个房间。走廊顶棚上虽然装有日光灯，但可能因为大部分都没亮，整个楼层显得很昏暗。

“我来看看到底哪边反应大些。”久远说着从响野手中夺走了接收器。响野让久远注意不要动静太大，免得让人起疑心，久远则答道：“还没有谁能比响野哥吵哪。”

“你怎么就长成了这样一个年轻人呢。”响野轻声叹息。

久远首先选择了右边。他盯着接收器，看上去像在看着地图走路。他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又转向左边。

“我去一下厕所。”响野指着走廊右边尽头的厕所指示牌说。

“在这种时候？”

“我的尿意是很任性的。”

他沿走廊前行，在厕所的指示牌处右转。最里面就是厕所。有两扇镶着毛玻璃的门，应该分别是男女厕所。

响野走进去，发现里面并排有三个小便池，还有一个隔间。里面已经有一个人站在左侧的小便池边，好像已经完事了，一脸轻松。为了不引起怀疑，响野装出很自然的样子。他斜眼看了看，那是个戴着绿色针织帽的男子。个子很矮，可能还不到一百六十厘米。鼻梁上架的眼镜是有色镜片，所以看不太清楚脸。虽然看上去刚过二十五岁，不过实际年龄可能更大。那人看了一眼走进来的响野，视线随即又回到自己的两腿之间。从没有被帽子盖住的脸部轮廓来看，响野判断他的脸应该像圆规画出来一般圆。

响野的手伸向自己的西服，解开纽扣。当他开始小便时，旁边的男人已经离开那里走到了洗手台前。

这时，厕所门又被打开了。

正想着会是谁，一看却发现是久远。他从门边探头望向里面，手里还拿着接收器。

“你干什么？”正洗手的圆脸男瞪着久远。

“你说什么啊？”久远像小孩吵架似的说道，随即又轻声“啊”了一下。

喂，久远，什么叫“啊”啊？响野心中放心不下，一时半会儿不见要结束的小便更令他感到一丝焦急，于是他又转过头。

这时，响野正好看到了久远的动作。久远先是像在确认似的低头看了一下接收器，然后目光又转向男人的后裤兜。响野的目光自然跟了过去，注意到那里插着一个钱包。

久远关上门，离开了厕所。

“喂，等等，你这家伙真奇怪！”戴针织帽的男人甩着手上的水滴，跟着冲出门去。

响野终于拉上了裤子拉链，看着洗手台上方的镜子。他洗了手，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拭。“就是这个男人啊。”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

就是那个人的那个钱包上贴着追踪器。久远朝信号越来越强的方向走，结果就走到了厕所。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做？响野一边思考一边打开厕所的门，却听见走廊另一头传来了说话声。是刚才那个人。“小西哥，这小子在这边转来转去，很可疑。”响野于是背靠墙壁，注意不让自己露出脸，仔细听他们说话。

“不是告诉你别喊名字吗？”另一个人说话了，应该是被称为“小西哥”的人。他的声音像孩子般又尖又脆，跟此时的气氛一点都不相符。

“啊，对不起，小西哥。”

“都让你别喊了！”

“反正这小子很可疑，搞不好是来找我们的。”

“你们说什么呢？你们先把刀收回去。”久远争辩着，然后又大声喊了起来，“好可怕——好可怕——”

听上去简直就像是故意的。

“你给我老实点！”男人说，可久远仍然在喊：“救命啊！救命啊！有没有会拳击的人，会拳击又开咖啡店的人来救我啊！”

太过分了，躲在墙后的响野只能苦笑。

“喂，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尖声男还比较冷静，“说清楚我就放你走。”

“我只是来推销报纸的。”响野听到久远如此答道。不错啊，一切按照原计划，他想。他离开墙壁，伸出脖子，偷偷打量了一下走廊。他看到久远正在站在走廊尽头的房间前面，手被抓着。

“什么报纸啊？”

“嗯……恐怖报纸。”

久远刚说完就被拽进了房间，门也立刻关上了。也不知道是因为他们起了疑心，还是他们觉得自己被耍了。

第三章

坏蛋们为营救同伴，商量好之后开始行动

“愚蠢的人会冲进连天使都害怕的地方”

成濑III

【重来】重新开始。再做一遍。

“这么一次又一次往我这里跑的成濑可真少见啊。”看到成濑来了，田中面无表情地说。这八叠大的房间依旧像要塞里的指挥室一般，墙上贴满了报纸和打印出来的资料，还有标注了记号的地图。地上摆了好几台电脑，电源线和其他各种线路排列得错综复杂。时钟此时正指向五点。

“有麻烦的时候也只能来找你。”成濑很坦白。

田中则很受用似的垂下双眼，小鼻子膨胀。但这也只是一瞬间，他立刻又恢复到无表情的状态。“嗯，成濑倒是无所谓，那个烦人的大叔和年轻人我受不了。”

“烦人的大叔我也受不了，不过久远还不错。”

“年轻人都不行。年轻人都死光了才好呢。”田中看着手上的书，扭扭捏捏地说。从十几岁开始，田中就一直被同年级的学生欺负，对此的愤怒和恐惧导致他讨厌年轻人。

“我来是为了上次你卖给我的追踪器。”成濑切入主题。

“应该有用吧？”

“有用。”

“是吧。嗯，那是当然的。”

“前两天我们去查了追踪器所在的位置。”

“那栋楼？”

“是的，我想要你配一把那个房间的钥匙。”

“上次就跟我说多好。我不是总说嘛，买东西或找人办事的时候，事先确认好有没有什么遗漏，就不用再跑第二次。应该先写在纸上。”

“之前没想到会到需要钥匙这一步，只想当然地认为去了就会有办法。”

“成濑也会想当然？”

“是啊，少有地想当然了。”

“那，情况有变？”

“其实今天白天，久远被抓住关在那个房间里了。”成濑毫无隐瞒。

田中只微微笑了笑，随即又皱起眉头。“那个年轻人竟然那么容易就被抓了，很意外啊。他看上去很灵活，也不像是会犯傻的样子。”

“嗯，是啊。”成濑表示赞同。几个小时前从响野那儿听说“房间是找到了，但是久远被抓住了”的时候，他也不敢相信。

“如果真要抓，响野，还不如把你抓去。”

成濑这样说，响野也平淡地答道：“我也这么觉得。”接着他又说，“久远说不定是故意被抓的。”

“那个年轻人自己逃出来不就好了吗？这点本事他还是有的。”田中冷冰冰地毫无掩饰地说。

“确实是这样，可是……”成濑也表示同意。久远一个人肯定能逃出来。“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人质在那里。”

“人质？”

“是老板千金。已被绑架的可能性很大。”

“哪里的老板千金？”

“筒井药房你知道吗？”

“啊。”田中早有耳闻似的点点头，“那个老板。”

“你果然知道。”

“因为那个老板挺招人恨嘛。女儿被绑架啦？是啊，肯定是自作自受。”

“是吗。”

“就因为那个筒井药房不停地开分店，很多有些年头的私人小店都被挤垮了。最过分的时候，好像是新潟那边，他去跟一家由一对老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开的小店竞争，弄得那个儿子竟然求他说：‘就算在这里开了店也赚不到什么钱，你就饶过我们吧。’”

“对他说‘饶过我们’恐怕是找错人了，但心情可以理解。”

“是啊。”

“那，筒井药房没有理会他们的哀求，还是在那里开分店了吗？”成濑觉得这话可以聊下去，“而且他们的小店最终也被挤垮了吧？”

“唉，没错，可更夸张的还在后头呢。半年时间没到，筒井药房的分店也关门了。理由虽然不清楚，但应该是因为没什么钱赚吧。可是，表面上看……”

“表面上看就像专门为挤垮那家小店而来的。”成濑点点头。筒井药房到底想干什么呢？他歪头思考。

“所以说他是个招人恨的老板。甚至有人说，把小店挤垮、让别人流落街头就是他的爱好。”

“怎么可能！”

“也不是没可能，那个老板看上去就是这样。”

“那大久保也麻烦啦。”成濑脱口而出。

“谁？”

“那个老板的女儿是我同事的未婚妻。”

“人家是钓金龟婿，他正好反过来。哎，成濑，你还挺体贴嘛。”

“体贴？”

“你不是为了自己的下属准备去救人吗？”

“也不是那个原因。”成濑诚实地回答道，“只是一时兴起，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已。你别看我这样，我活得可是很随性。”成濑说着，将放在对面架子上的小地球仪拿到手中，下意识地像玩篮球一样转了起来。他还担心田中会让他别碰，可事实正好相反，田中根本没放在心上，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就算转得动地球，也转不出结果。”

成濑将地球仪放回原来的位置。

“但如果是那个年轻人，应该可以带着那个老板千金立刻逃走吧？”

“没想到你还挺看得起久远。”

“搞不好他是故意被抓的。不是有句话叫‘不杀大马焉得虎子’嘛。”

“是‘不入虎穴’。”

“对，就是那个。不过，那个筒井药房的老板也是个很有手段的人，成濑你们还是小心点好。”

“我刚才已经听到他的不少手段了。”

“不是那个意思，他好像跟一些来路不明的家伙有关联。”

“什么意思？”

“曾经不是有个姓神崎的家伙吗?跟成濑你们闹得很凶。”

成濑此时也板起了脸。这是个曾在一年前的春天与之较量过的名字。“是有那种人。”

“那种人还有好多呢。嗯，是的，也许比那个还嚣张。”

“还有更嚣张的家伙？”

“有啊，成濑。嚣张的家伙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而且那家伙如果发现有人盯上自己的小命，那就更丑恶了。”

“疑心重重，又专横跋扈的家伙吗？确实丑恶。”

“他说他跟警察和政治家关系不错，现在平安无事，但差不多该逃到国外放松一阵子了。也不知道他这算优雅还是短视。”

“大人物就是大人物啊。你的意思是这个家伙跟筒井的关系不错吗？”

“嗯，对。所以啊，筒井的女儿如果被绑架了，他可能不去找警察，而是去找那家伙。说不定已经找过了。”

“想让他们替自己抢回女儿吗？”

“嗯，对。”

“你整天窝在这房间里，从哪里听来那么多传闻？”

“消息会自己坐着电波到我这里来啊。”这似乎是田中的一个玩笑，他刚说完，就立刻拍手大笑起来。

虽然只是一点点，但成濑还是挤出笑容。这笑话的质量明明不怎么样，却让田中心情大好。

“成濑你是个好人，所以我会给你点优惠。”田中悠然地伸出右手，从杂志堆旁边拿起一个小圆盘形状的盒子交给成濑。

“这看上去好像是杀蟑螂时用来点烟的东西。”

“你眼光很敏锐啊。很接近了，嗯，嗯，它是会冒烟，也会散发出烧焦的气味，还会发热。”

“用来放火的啊。”

“正是如此。但只是看上去像火灾而已，只是模拟火灾的状况。”田中得意得鼻孔大张，“从前，有个男人曾准备用这东西威胁俄罗斯总统。”

“俄罗斯总统？一年前好像来过日本吧。”

“他自称是总统的司机，想用这东西假装火灾吓唬总统。他说总统小的时候家里好像失过火，所以一看到火肯定吓得够呛。”

“真是怪癖。去年你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提起那辆叫格露莘卡的车的时候。”

“啊，对，就是同一个人。”

“我还真想见见这个俄罗斯司机。”成濑接过发烟装置。

他问田中钥匙能不能加急，田中露出了一丝不愿意的表情，可还是展示了他要强的一面。“明天就可以交给你。”

成濑坐上了从绫濑出发的千代田线上行列车。车驶入地下，他刚在角落坐下，便发现手机上有电话打进来。打开一看，发现是前妻家

的号码。这时正好到了下一站，成濑毫不犹豫地下了车。他走到楼梯旁边相对安静的地方，将电话放到耳边。

“正志吗？”他叫着儿子的名字。

“×月×日城崎中央银行横滨分行发生了抢劫案。”电话那一头的正志说。

“是吗。”成濑强忍住笑说。正志读课文般说出口的，正是前两天成濑等人犯下的案子。正志就好像在说“爸爸的所作所为我全都一清二楚”，这让成濑只能苦笑。

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受脑功能障碍的影响，很难把握词语和词语之间的关联以及对话时暧昧的语气差别，但是在机械操作和言语记忆等方面却有着超出常人的能力。或许是受这些东西的影响，最近他即便没事也忽然打电话来的次数变多了。

“正志，最近还好吗？”成濑的手不自觉地用力握住电话。哪怕只有一点点，他也希望正志的声音离自己更近些。

“是别人哦。”正志说。

“什么别人，你不就是正志吗？”

“是别人哦。还有其他人。”

“谁啊？”成濑笑着问。他和正志的对话基本都会像这样错开。虽然这远算不上是言语上的交谈，但对成濑来说却是宝贵的交流。

“喂。”正志的声音被另一个声音代替，是已经离婚的妻子，“好像正志又随便打电话了。”

“这个随便打电话的对象是我，让我觉得很光荣。”

“是啊。”她的语气中并没有表现出厌恶。

“他刚刚说还有其他人在，谁在啊？”

“现在？”电话另一头传来了打量四周的动静，“没有人啊。”

“是吗。”

“对了，对了，最近正志开始画画了。”她的声音稍微变大了些。

“画？”有些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会在绘画方面展现出才能，这是广为人知的。有些孩子可以原封不动地再现曾经看到过的景色，也有一些色彩搭配独具一格的孩子。可是成濑觉得，不管有没有能力，这都和孩子本身的价值无关，所以不应该过分重视这些。前妻也是这么觉得。

“是非常有意思的画。”她骄傲地说，“我觉得他有天赋。”

“我也很想看，下次寄给我一些吧。”

“你们市政府办不办绘画比赛？如果办，我们还想报名呢。”

“挺有自信啊。”成濑面带微笑地听着她的声音。

“因为这画真的很厉害嘛。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在说谎？”

“不，你没说谎。”成濑知道她并没有说谎，立刻答道。

久远I

【软禁】程度稍微弱一些的囚禁。不束缚一个人生理上的自由，却通过禁止或限制同外部的正常接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行动上的自由。

“我被软禁在这个报纸投递站里。不，只要我还活在世上，不管在哪里，我都被软禁着。我唯一可以获得自由的时候，就是每天早上用刀子划破那些本该送走的早报的瞬间。仅此而已！”

——加布里埃尔•卡索《压抑》

（加布里埃尔· 卡索和《压抑》是伊坂幸太郎在小说《蚱蜢》中虚构出来的导演和他的电影作品。）

久远弯下腰，靠近沙发上的女人。这是他刚把“恐怖报纸”说出口就被拽进屋子之后的事。这间挂着“小西企划”招牌的屋子出乎意料地宽敞，给人一种只要不停地开门，就会不停地有新房间出现的错觉。

“你好。”他对那个女人说。躺在沙发上的女人吓得弹了起来。刚才可能是睡着了。她的眼睛肿着，头发也失去了光泽，但久远确定她就是之前在银行见过的女人。

“啊。”她，揉了揉眼睛，在沙发上坐好。

“是良子吧？”

“哎？”

“你，是筒井药房的良子吗？”

“啊，你是……”她心有余悸地说。这间不到六叠的房间里除了沙发和电视，就只有一张低矮的桌子。西面墙上有一扇小窗户。她并没有戴手铐或脚镣。

“我跟把你软禁在这里的家伙可没有关系。”

“没有吗？”

“没有。”

“那，你是谁？”她问完后又有些害怕，做出一副要保护自己的样子，可能觉得自己会被推倒在沙发上吧。

久远试着微笑。当然，她诧异的表情不会仅仅因此而缓和。“我有几件事情想和你确认。首先，你是筒井良子吧？”

“嗯，是的。”她回答。

“你父亲是药店老板？”

“嗯。”

“你是因为这个才被那些奇怪的男人抓住关到这里来的吗？”

“嗯，是。”她点了三次头。

“你前天在银行遇上了抢劫？”

“你怎么……”她似乎马上就要问“你到底是谁”，久远却不理会她，继续提问：“顺便问一句，你喜欢狗还是猫？”

她身子后倾，眼睛不停地眨，似乎正准备发出“哎”的一声，却又被久远的直视吓了回去。“喜欢猫。”她答道。

“好。”久远竖起食指，“我，是来救你的。”

“等等，我还有很多东西想问呢。”她并不隐藏内心的疑虑，用细微的声音问道，“你从哪儿进来的？”或许是因为焦急吧，她说得很快。

“其实我刚到这栋楼里，就被这个屋子里的人发现拽了进来。把你软禁在这里的有好几个人吧？”久远也快速地低声说。

“那个，你为什么会知道我的情况？”

久远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决定放弃一五一十跟她解释的念头。“你男朋友对你热烈的爱将我送到了这里。”他开始胡说八道。

“啊？”

“没事，你也别想太多。”久远摆了摆手，“总之，我是来救你的。凶手一共有几个人？”

“我见过的有两个。圆脸小个子的年轻人和体格不错的大叔。两个人都带着帽子和墨镜。”

“大个子姓小西。”他们抓久远的时候，圆脸男曾因叫大个子“小西哥”而被骂，说他不该当众叫名字。

“在我面前他们也不注意说出了名字。年轻人好像姓大田。”

“连这个也不小心说出来了？”

“嗯。”她好像也开始同情起凶手来。

“好像都是些半吊子罪犯啊。”

“嗯，都是些半吊子。”她说歹徒时的口气就好像在说自己的朋友。

小西身体好得就像摔跤运动员或橄榄球运动员，说话时声音却像从脑门发出来般尖细。而大田的柔弱身体只有一百六十厘米，会耍着小刀吓唬人。

“简直是搞笑二人组啊，这两个人。”

“嗯，是的。”她果然还是露出了同情的笑容。

“我刚才被关在这间屋子的隔壁，像是会客室，手被手铐铐住了。但仔细一想，你搞不好也被关在这里，所以我被抓反而正好。我刚才试着找你。一共有两扇门，一扇连着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另一扇打开后就到了这里。太正确了。”

“那你不早点回去不就可疑了吗？”

“没问题。小西去外面了，大田去厕所了。我刚才把好多东西推倒在厕所门口，他要出来估计还得花些时间。”

“如果我刚才回答喜欢狗，你会怎么样？”

“其实无所谓，不管你回答哪个都会救你。只不过，如果那时候你回答‘我既不喜欢猫也不喜欢狗’，我可能就会扔下你不管，直接回家了。”

“就因为这种事？”

“我可不想救一个看不起猫和狗的人。”

“我觉得重点好像不在那里。”

“总之趁现在赶紧跑吧。”

“那个……”这时筒井良子又问，“你不是被戴上手铐了吗？而且这屋子肯定从外面上的锁，你怎么到这里来的？”

“啊，”久远说着伸出双手，回忆着刚才手铐在手腕上留下的冰冷温度，“我看大田好像带着钥匙，就稍微跟他借用了一下。”他解释说。

“怎么借的？”

“这个嘛，轻轻地撞了他一下。”久远耸耸肩，“别管那么多了，赶紧跑吧。”他站起身，“这样就算搞定一件事了。”

雪子II

【后手】①被敌人抢占先机处于被动。②出手晚。③围棋和日本象棋中在先手之后作出应对，也指作出应对的一方。

“如果，久远是故意被抓的。”后座的响野说，“还没等我们去，那家伙不就一个人带着老板千金跑出来了吗？”

“是有可能。”副驾驶席的成濑看着窗外，“田中也说过类似的话。”

雪子驶入十字路口，边转方向盘边踩下油门。上了一条单向两车道的宽阔公路后，她开得更快了。这次雪子找来的车子是新型号，窗户上贴着黑膜，从外面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况。

关于目的地建筑的位置，她事先从成濑给她的地图上看到过，已经记在了脑子里。虽然没有事先来踩点，但附近红绿灯的时间她已经记住，所以车行驶得还比较顺利。车流量比想象得要大，但还没到需要慌忙更改脑子里时间表的地步。

“可是，我们现在却要去救他。”

“我总觉得，如果他真的想逃跑，昨天就应该已经跑出来了。”

确实，久远是昨天被抓的，已经过去一天了。

“所以，久远或许在等我们去救他。阿成是这样想的吧？”雪子说。

“我们是抢银行的，去解救被监禁的人，这完全是外行啊。”响野不满。

这次的目的不是抢银行，所以他们没穿西服，而是穿田中准备的搬家公司的工作服。藏青色的衣服上印着黄色的线，背后还写着公司的名字。总之他们希望这身装扮可以让他们这些陌生面孔进入大楼时尽量不要引起太多的怀疑。雪子也穿着同样的制服。

一开始，有人提议穿之前用过一次的警察制服，可是后来大家意识到，万一歹徒们因为这些警察装扮而受到惊吓，情急之下做出伤害久远和老板千金的举动就麻烦了，所以又放弃了。

“没问题。响野，虽然是新手，可是你不是什么都能做得很好嘛。”

响野可能也没想到成濑会这样对自己说话，身子不禁向后一仰，可最后竟还是应承下来说：“嗯，这倒是没错。”雪子觉得他真伟大。

“还有三分钟就到了。”

雪子看了看时间、速度表和前方的道路状况后说。这次不同以往，没必要严密遵守时间，可她还是忍不住在心中计算。

穿过两个十字路口，在一个丁字路口处右转，走到头再左转，车进入了一条单行线。雪子的脚从油门上离开，将车靠到左手路边，踩下刹车。“右边最里面就是吧？”

“对对，就是那栋建筑。”响野伸手指了指。

那是一栋规模不大的老建筑，让人不禁觉得是不是当初规划的时候因为设计失误而在某个角落多出了一小块空地，出于不浪费的目的才无奈在那里盖了一栋楼。

“我们先来确认一下步骤。”成濑转身对雪子说，“首先我和雪子去找小西企划。如果没有人在，我们就用田中配的钥匙进去。”

“话说回来，田中是怎么配到的这把钥匙？”响野问了一个基本问题，“如果他能瞒着所有人把钥匙配出来，那顺便帮我们把久远也救出来不就好了吗？”

“有道理。”雪子也同意。

“那不是田中的工作。”成濑的解释让人有些似懂非懂。

“那，如果里面有人出来又怎么办？”

“响野，你跟那个人碰过面吧？”

“其中一个。脸圆圆的，小个子，大概在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

“那另外一个就是姓小西的男人？阿响你只听到过声音的那个。”

“应该是。”

“如果有人出来应门，我们就假装是搬家公司走错了路，跟他们交谈。之后尽量注意掌握屋内的情况。至于具体怎么掌握，下车后再说明。”成濑说道。

“那我要做什么？”响野向前探身，“我不用去吗？”

“你跟那个圆脸男人打过照面，太危险了。你在这里等着。”

“原来如此，我是负责开车的啊。”

“不，你是负责把风的。”

“如果歹徒们逃出来了，我不是应该开车去追他们吗？雪子，你还是把钥匙留下吧。”

雪子隐约感到一些不安，可还是从仿造的车钥匙上移开了手。

“我学驾驶的时候，曾被评为史上成绩最优秀的学员，一下子就拿到驾照了。包在我身上。”

“只不过是因为太吵，立刻就被从驾校里赶出来了而已。”成濑说着打开车门，“你负责把风。”

“不，我负责开车。”

走进楼里，看着那昏暗的光线和厚厚的积灰，雪子立刻低声嘀咕道：“怎么看这栋楼都很可疑。”

成濑也轻声笑道：“就算是刻意想做出可疑的效果，可能都做不到这种程度。”

入口前方有两部电梯。左边的电梯停在五楼，右边的在一楼。按下按钮后，右边的门立刻就开了。

两人走进去。“这么小的楼里竟然有两部电梯，真浪费啊。”

“不管什么东西，留个备用的总没有坏处吧。电梯也好，爸爸也好。”

“阿成的意思是自己是后备爸爸？”成濑的前妻应该早已经再婚了。

“她再婚的对象经常说：‘真正的爸爸是成濑，我只是个后备。’”

“人不是挺好嘛。”

“挺好的人，有时候反而讨厌。”

电梯停下，门开了。可能是因为机器老化，门每次开关时都会发出剧烈的震动，好像在说“这是最后一次了，我拼了命才把门给你们打开的”。雪子迈步走出电梯，站在走廊上，朝左边望去。墙上虽然贴着招租的广告，可广告纸本身已经发黄，完全看不出想让人来租的意思。她的视线又转向右边。大约正前方十米左右，一扇毛玻璃门上贴着“小西企划”的招牌。

“里面没开灯啊。”成濑低声说道。毛玻璃另一侧的光线很暗，阳光似乎根本照不进去。即使是大白天，看上去却像只亮了室内灯。

成濑拿着小型电子记事本一样的东西。“之前应该说过吧，这个就是接收器。只要靠近久远当初装上的追踪器就会有反应。”

“他是装在歹徒的钱包上吗？现在有反应吗？”

“本应该是这样。”成濑说着，将机器放回口袋，“没有反应。可能是没电了。田中当初跟我说大概可以用三天。”

“可惜。”雪子面无表情地说着，将眼睛凑到毛玻璃上，“不过现在房间里看上去好像没有人。”

“把人质丢下全员外出，这基本不可能。”

“怎么办？”

“总之先叫门试试吧。不见识下敌人是什么样子也没法战斗。万一有人出来，我来跟他说话。雪子，你可以趁门开着的时候把这个扔进去吗？”成濑交给雪子一部手机。

“这是什么？”

“你之前没见过吗？装了窃听器的手机啊。”

“啊，那个。”雪子立刻反应过来。一年前试图欺骗雪子他们的讨厌男人曾经用过这个窃听器。“阿成，这东西你一直留着？”

“我叫那个男人让给我了。”成濑点头，“总之，我想利用这个掌握里面的情况。你能不能在房间内找个不容易暴露的地方，然后把这个扔到那里？”

原来如此，雪子在思考，或许装作系鞋带弯下身可以做到。

门边装了门铃。成濑一副准备就绪的表情，点了下头，然后伸出手指按下按钮。门铃响了，在外面都可以听见。

没有动静。雪子和成濑互相看了一眼。再来一次，这次是雪子按响了门铃。

“要轮到备用钥匙出场啊。”成濑小声说着，从口袋里迅速掏出钥匙。他将钥匙伸向门把手附近的锁孔，却忽然停止了动作。

雪子看着成濑的侧脸，不知发生了什么。

成濑轻轻地将手伸进口袋，取出手机。动静不是很大，可是手机确实触电了似的震动着。有电话打了进来。成濑一边把手机放到耳边一边说：“一个朋友，至今为止他打电话来还没有过好事。”

“谁？”雪子觉得不用问也知道答案，但还是脱口而出。

“响野。”

听电话的成濑说了一声“是吗”，脸色变得有些严峻。“马上下来。”

刚准备挂断电话，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又将电话凑到嘴边。“你别乱来。在那里等着。”他说，“对方可能有武器。如果闹得太大，我们也会有麻烦。你给我老实点。”

“怎么了？”雪子问将手机放回口袋、准备返回电梯的成濑。

“应该是错过了。我们进来之后，久远他们从楼里出去了。应该是用了另一边的电梯。他们被押上了一辆面包车。”

“什么时候？”

“这么小的楼，真不该装两部电梯。”成濑冲进打开的电梯门，立刻按下一楼的按钮，“擦肩而过了。”

“歹徒们准备转移了？”

“用面包车。”

“为什么？”

“可能是觉得这栋楼已经不安全了，也可能是去拿赎金。”

电梯下降得非常慢。

“阿响要去追？”雪子不放心地问道。如果面包车要开走，就必须在后面追。“如果跟丢了，那就失去线索了。”

“他急急忙忙开车去追可不是什么好事。”

电梯到了一楼。两人刚冲出去，就传来了咚的一声。

“我就说吧。”

抬眼望去，响野正坐在驾驶席上，而车则在左转弯的时候陷入了车道旁边的沟里。

响野II

【留言条】准备出门时，或是去找人而对方不在时，写下事情并留下该纸条。也指留言本身。留存的文书。“在藤井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叫望的女人写的留言条。”

成濑和雪子的身影消失在入口处没多久，那帮人便出现了。响野坐在驾驶席，调整着座椅和后视镜的位置，犹豫着是否要系上安全带。

首先从楼里走出来的是一个披着男式外套的女人。仔细一看，跟成濑拿来的下属女朋友的照片有几分相像。她身后站着一个似曾相识的男人，比她还矮，戴着针织帽和太阳镜。

接着出来的是久远。手虽然被绑着，可是别在身后的手腕显得十分不自然。他旁边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大汉，也戴着帽子。那是一顶棕色的贝雷帽，款式很接近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还戴着太阳镜。和久远的身高对比来看，大汉接近一百九十厘米。

响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按下号码，放在耳边。

前方的男人们坐进停在大楼入口附近的面包车。响野感到很意外，那里什么时候停了一辆面包车？车身通体漆黑，就像地上的影子无声地涌上来似的。把女人塞到后座之后，小个子男人慌忙朝驾驶席跑去，身手看上去不怎么样。

“怎么了？”成濑说话了。

响野右手拧着车钥匙说：“刚才久远他们出来了。歹徒们让他们上车，正准备去什么地方。”

“是吗？马上下来。”

引擎发动了，车身在颤抖。

“我准备现在就去追。不好意思，得把你们丢在这里啦。”响野的眼睛一直盯着挡风玻璃前方的面包车。

“你别乱来。在那里等着。”成濑发出了警告。

响野笃定地说：“没问题。”便挂断了电话。就在这时，他发现面包车已经出发了。他松开手刹，用力踩下油门。追车吗？他想着，脑海里接二连三地浮现出看过的电影里出现过的追车场面，握着方向盘的手更加用力了。他忽然想到，逆行的追车场面到底是在哪部电影里最先出现的呢？

“久远，等我。”他踩下油门，“我来了。”

面包车在第一个路口处左拐，响野也慌忙转动方向盘。车速比他想象的要快。一瞬间，阳光从右边射进车里，刺向他的眼睛，他不禁“哇”地叫了一声。反应过来时，方向盘已经往左边打满。等他意识到哪里发出了一阵声响时，车已经撞上围墙，斜在那里。

“奇迹啊。”响野对追上来的成濑他们说，“撞成这样，居然一点都没有受伤，这只能说是奇迹了。”

“是吗，奇迹吗？”成濑还是用他那冷淡的口气说着，“那就好。”

“估计速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只是围墙撞坏了而已。”雪子冷静地说，“可是，阿响，面包车就这么跑了？”

“你到底去的是哪家驾校？”成濑调侃似的咧嘴说。

“那些人可不简单。”

“别管了，我们先离开这里，警察要来了。”成濑说着，朝大楼的方向走去。

响野慌忙跟上。“车不要了吗？”

“虽然对不住那道围墙的主人，可我们如果在这里被警察问话就不好办了。反正车也是雪子偷来的。”

“现在怎么办？”

“回刚才的房间。可能还能找到追踪久远他们的线索。”

“那个追踪器呢？现在应该还贴在那人的钱包上发射着信号吧？”响野忽然想到这点，发出高昂的声音。

成濑仍旧冷静，简洁地答道：“没电了。”

“那，怎么办？”

“只能先回房间。”

成濑说完，开始往回走。响野和走在旁边的雪子对视了一眼，跟在后面。

站在两部并排的电梯前，他们选了右边的。“两部电梯真麻烦。”响野抱怨。

“我和雪子应该一人乘一边。失算了。”成濑答道，微微举起了双手。

“已经发生的事多说也没用，别因为失败就垂头丧气。”响野安慰着从高中就在一起的朋友。

到四楼后，一行人直奔走廊右边尽头的房间。成濑迅速掏出钥匙，插到把手边的锁孔里转了一下。可能是确定里面已经没有人，他并没有在意发出的声响，门轻松地被打开了。

“你是说这里会有线索？”

“不一定有。如果有更好。”

进门后首先看到的是一间和宽敞的办公室一样的房间，摆着几张桌子，角落里有一台大电视。另外还有将近十台小电视和一堆录像机、录音机之类的东西堆在那里。这场景让人想起田中的房间。

雪子走到窗户边，拉开窗帘，确认外面的情况。

响野大致扫视了一下屋子，嘴里哼着古诺的《圣母颂》，将角落里柜子的抽屉一个个打开看。

有的抽屉放着文具用品，还有的塞满了电线之类的东西。看了三个左右，他想起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抬起头。“成濑，我们到底在找什么？”

没有人回答。他仔细一看，成濑已经不在了。应该是去其他房间了。他正想着的时候，传来了声音：“喂，响野，你来看这个。”

成濑在东边的房间里。里面放了一个皮沙发，上面还装饰了毛皮之类的东西，看上去像是一间小型接待室。墙边有一张简易单人床。左边墙边还有另外一扇门。

“久远好像来过这里。”成濑指着那张床说。

“你怎么知道？”响野认真观察四周，并没有久远的名字或足迹之类的东西，“你说话真是暧昧又难懂。就跟爬山时的路一样，完全无法掌握全貌。”

“你一年前是不是也说过同样的话？”成濑皱着眉头。

“说过几遍我都会继续说。”

“唉，你还是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了。”

“你什么事都看得那么透，这样真的好吗？正因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人生才有意思。如果知道了魔术的秘密，那看演出还有什么意思？”

“嗯，你这么说也不是没道理。那你的意思是，与其告诉你事情的真相，不如瞒着你，你才更开心？”

“那是当然。基本上啊，我都已经心里有数了，只是觉得无聊才故意装出不明白的样子。”

“你装不明白的样子装得真像。”

“还行吧。”

“哎，看上去是有人在这里待过。”雪子低头看着床上揉作一团的毛毯说。

“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伸手摸了摸。”成濑说着，指了指那张床，“结果就发现这东西贴在床底下。”说着，他递给响野一张纸片。

那是从广告传单上撕下来的纸片，反面用钢笔潦草地写着“傍晚四点山岸公园赎金”。

“这是……”响野盯着纸片看了半天，一边交给雪子一边看向成濑。

“是久远留下的。”成濑说着，视线慢慢转向简易床的旁边。那里掉落着一卷胶带。“跟那小子之前说的留下凶手名字的手法一样。”

“那时候我还觉得肢体语言比较好呢。”响野呆呆地嘀咕道。

久远II

【任意】随心所欲。任凭自己的意愿行事。随意。

【任意保险】自愿保险。凭当事人的意愿决定是否购买的保险。“任意保险虽说是任意，可是不加入也不行啊。”

久远就那么戴着手铐被推进了车后座。后面的座位有两排，车内也很宽敞。小西紧跟着坐到他旁边。压得很低的帽子和太阳镜将小西的脸遮得很严实。如果仔细看，或许可以大致看清长相，可是从礼貌上来说，总盯着别人看不好，所以久远便放弃了这个念头。不过，体格魁梧是他的一大特征，作为罪犯来说十分吃亏。这一点让久远十分同情他。

“小兄弟，对不住了，你就这样给我老实点啊。”小西说。虽然他体形结实，像极了橄榄球运动员，给人一种压迫感，可声音却又尖又细，态度也很温柔。

“但是能顺利吗？”头戴针织帽、手握方向盘的大田惴惴不安地说，“筒井他真的会带着钱来吗？”

“只能赌一把了。”小西说得很无奈。随后，他又似乎在为同行的良子着想似的添上一句：“为了女儿，就算是筒井，也会乖乖把钱准备好吧。”

“不，我爸是个倔脾气，又不服输，所以还真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良子说着，也不知道她此时内心是豁达还是伤感。

“就是，你爸那种人就是舍不得钱，宁愿不要你。”开车的大田说。

“你小子别说人家老爸的坏话。”

“对不起，小西哥。”

“喂，都让你别叫名字了。”

“对不起，小……”这时，大田终于反应过来要闭上嘴。

久远不禁叹息，这算什么事啊，这些缺根筋的凶手。“那些帽子和眼镜，是为了掩饰身份吧？”他问道。嘴没被塞起来，还是可以自由地说话。

“那当然了。”大田得意地说，“干这种事，让人质看到自己的脸多麻烦。如果真看到了，那就只能杀人灭口。”

听到“杀人灭口”的瞬间，良子抖了一下。而久远却想告诉他们，互相叫对方的名字也是大忌。

“合格的绑架犯软禁人质的时候，应该找一个跟自己没什么联系的地点。”久远说。

大田似乎有些不安，辩解道：“那当然了，刚才的公司什么的，那地方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净说谎，久远哑口无言。那地方都挂着“小西企划”的牌子，怎么可能没有关系？

也不知是不是因为被戳到了痛处，大田开口威胁道：“你小子别太嚣张，我们差点就准备杀了你灭口呢。”

“你说话别那么夸张。”小西立刻接过话，“这位小姐在配合我们，既没瞎折腾，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别的不说，我们如果做出那么不人道的事，不就跟那个筒井成了一路货色？”

绑架犯说出这种矜持的话，久远觉得很可笑。既然已经把人绑了，那还说什么人道不人道。他想起了良子说过的话：“那些人比我还老好人，好得都让人受不了。”

一天前，久远打开自己的手铐后找到良子，小声地告诉她“我是来救你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接下来就只剩下从房间里逃出去。

可他们却没有逃。就因为这个良子拉住了他的手，说了句“等等”。

“还是不要逃比较好。”良子的眼神十分认真，看上去不像在开玩笑。

“不要逃？”久远皱起眉头，不明白这到底什么意思。

“如果我逃走了，凶手们就拿不到钱了。”

“那当然，人质都跑了，还上哪儿去要赎金。”

“如果那样，那些人似乎会很为难。”

“为难？”

“他们好像急需钱。”

“哦。”听到这里，久远终于明白了良子想说什么，“你啊，身为老板千金，你人太好了吧。你是那种看到可怜人就不能撒手不管的类型？”

“因为我叫良子嘛。”说这番话的她不但没有笑，反而像要哭似的，“我也已经习惯了别人批评我不谙世事。”

“哦，是吗。”久远噘起下嘴唇，“可是，这个世界上缺钱的人到处都是，你或者你父亲没必要对这些歹徒出手相助吧。跟你们又没关系。”其实他还想继续说，真正需要帮助的也不是人，而是那些因为人而生活艰辛的动物。

“不，和我有关系。”良子眼睛湿润，双手握拳，身体也抖了起来。

真是个麻烦的女人，久远有些不耐烦起来。“有关系是什么意思？”

“你也知道我爸是开药房的吧？”

“挺有名的。到处都在开分店。”

她微微低下头，脸颊上泛起一阵红潮。“他的商业扩张似乎很激进。我之前完全不知道。他专门在小药房旁边开店，把那些小店面一个个都挤垮了。那个小西也是受害者之一。”

“这是从歹徒那里，是那个小西告诉你的？”

“嗯。”

“绑架犯竟然跟人质说这么多？”久远目瞪口呆，难以相信。如果说出这样的话，那跟把自己真正的身份公布于众有什么区别？

小西抓住良子后，似乎对她说过：“只要你听话，就会放你走。所以你配合点。”他告诉她，“我们是为了那些因为你爸而受苦受难的人要钱的，所以你要配合。”

“所以你就配合他们了？”

“那你觉得我还能怎么办？”

久远闻言也不知该说什么好。良子得知有人因为自己的父亲而遭遇不幸，受到了打击，进而将这些都当成自己的错，内心感到痛苦。“你也真够天真的。”久远下意识地说道，“啊，慢着，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被绑架的？”

“前天。市内有一家我经常去的银行，前天我也去那里取钱了。结果大田就忽然在后面用刀抵住我。”

“啊，就是那家银行？”

“那家银行？”

“没什么，其实我当时也在那家银行。”久远明知道可能被怀疑，可还是说道，“后来忽然来了帮银行劫匪，吓了我一跳。”

“被大田用刀抵着，我正想着赶紧逃跑，可劫匪却出现了。”

“你是因此才没跑掉？”

“嗯，差不多吧。”

“那可真是不好意思了。”

“你为什么要道歉？”

“不过啊，那些劫匪还挺有风度的吧。”

“我怕得不行。那些卑鄙的罪犯才是真的不能原谅。”

“是啊。”

“站在柜台上说个不停倒是很新鲜。”

“那个不怎么样。另外两个倒还不错。”

“有吗？那么卑劣。”

“是啊。”

“对了，我想确认一下现在的状况。你本来就是为了让你父亲担心才离家出走吧？”

良子甚至没有再问“你怎么知道”就点了头。她也许觉得久远是从她男朋友那里听来的。“嗯，撑了几个星期，可是我爸似乎看透了我，所以也没什么效果，本来马上就要失败了。”

“结果就在这时被绑架了。”

“嗯。”良子点了点头。

屋外传来了“咚”的声响，应该是准备从厕所出来的大田在用力推门，还不止一次。

“总之你就是想配合他们从你父亲手里要到赎金？”

“是不是很鲁莽？”

“不是鲁莽，是危险。”

“但是他们跟我说好了。”

“说好了？跟谁？”

“那个跟小西他们。”

“你相信歹徒说的话？”

“那些人没有乱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好人。”

“应该而已。”

“所以你别管我了，自己逃吧。”她说。

“才不呢，如果这样，那我也留下来。我要是不带着你走会挨骂的。”

“被谁？”

又不能告诉她是劫匪同伙。“你男朋友。”久远只能这样回答，“总之，我肯定不会一个人回去。”

这时，背后的门忽然开了。久远刚想着大事不妙，大田就出现了。“你在干什么？”他看着久远的手腕气恼地说，“你怎么把手铐弄开的？”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开了。”久远挠着头说，“我还觉得我运气挺好。”

虽然力道很轻，可大田还是踢了久远一下。久远夸张地大叫着躺倒在地。

“这个人跟我爸没什么关系，只是随便乱转走到这里而已。”良子慌忙插嘴解释。

什么随便乱转，把我说得跟猫似的。久远想。

于是现在，久远也被押到车上，朝交付赎金的地方驶去。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大田给筒井打电话下了指令：“今天下午四点，带五千万到山岸公园来。在钟楼那儿等着，会打你的手机。”

山岸公园位于横滨市南郊，是一座占地面积很大的公园，里面有种满了百合花的花坛，虽然很朴素，可也是个很受欢迎的场所。

挂断电话后，大田问良子说：“你老爸会不会报警？”

“不知道。我爸的想法很出人意料。”坐在沙发上说这番话的良子看上去竟有几分像绑架犯的同伙。

对于如何处理久远，他们似乎感到最棘手。如果放了久远，任他去跟警察告密，对他们很不利，可是当场杀人灭口这种事他们又做不出来。

“请放过我。我真的只是随便乱转而已。我保证不会乱说，只要别杀我。”久远保持着双手被铐在身后的姿势，连续磕了好几个头，恳求道。

小西问他：“你小子不是一直在打听我们吗？”

“打听？”久远真的没听懂。

“最近好像总有人在这附近转来转去，我去外面喝酒时听别人说的。我以为说的就是你。”小西抱着双臂，一动不动地盯着久远。

他们似乎就是因为怀疑这一点，才把久远拖进了房间。

可是不管怎么看，久远也只是个普通的年轻人。“这个人真的跟我没有关系。”良子也在背后帮他说话。最后小西终于说：“你跟我们一起去，等事情完了就放你回去。”久远担心他们怀疑自己手里的接收器，于是解释说那是游戏机，他们竟然相信了。

久远十分意外，差点问他们“这样真的可以吗”。他几乎无法掩饰对小西他们这种马虎办事方法的惊讶。久远很难相信他们真的对被绑来的良子说“你应该配合我们”这种话，可眼见他们做事全凭想当然，除了准备不充分之外无法作任何解释。

“我并不是想让小姐你受惊吓，”小西在车内说起话来，“只是如果不从筒井那家伙身上弄点钱，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你们是因为我爸的店才遭遇不幸的吧。”

听到良子这样说，小西那架着太阳镜的鼻孔开始膨胀。“说是遭遇不幸，可不光是店被挤垮了那么简单。”他的声音显得有些激动。

“那到底还有什么仇恨？”久远问道。

“你猜啊，蠢货。”大田边转方向盘边说。

“别说得跟猜谜游戏似的。”小西一教训，大田又回答“对不起，小西哥”，让久远无话可说，只觉得他真是没救了。

小西继续说道：“听好了，曾经有一家小药店，由一对老夫妇和他们的二儿子悉心经营。可是就因为筒井那浑蛋在旁边开店，小药店倒闭了，而且老夫妇也因为心力憔悴双双离开了人世。”

“啊？”良子打心眼里觉得不可思议，双眼大睁，“怎么会这样！”

真是个天真的女孩啊，久远感叹。

“不仅仅是这样。”小西又抬高了声调，唾沫横飞。久远看了看前方，正开车的大田也在痛切地点头，似乎在说：说得没错，说得没错。

“而且那个二儿子也很惨，接连的不幸让他惊恐不安。结果因为太过疲劳又睡眠不足，造成了交通事故。”

“怎么会这样！”良子的表情就好像亲眼目睹了从未见过的悲剧。

需要这么惊讶吗？久远心想。

“对方住院了，而且也不好惹，要求支付精神损失费和治疗费之类，金额还很过分。”

“不是有保险吗？”久远下意识地问道。

小西转过脸，直勾勾地看着他。虽然戴着太阳镜，可仍然可以看到他眼睛里闪着锐利的光。

“我弟弟因为要收拾店面，还要打理父母的丧事，没来得及更新任意保险。”

“怎么会这样！”良子更加惊讶。久远甚至觉得她差不多要哭出来了。

同时，久远并没有忽视刚才从小西口中说出的“弟弟”这个字眼。可能是不小心说漏了嘴，总之小西无疑就是“药店老夫妇的二儿子——犯下交通事故的男人”的哥哥。虽然不知道他说这番话时有几分认真，可是不管怎么样，小西这帮人的脑子并不好使。只要他们一开口，时时刻刻都在暴露自己的身份。

“结果，我弟弟只得一个人揽下了全部债务。”小西又说了一遍“弟弟”，“他当然不可能有那么多钱。而且你们好好想想，这难道不全都是筒井那家伙的错吗？从道理上讲，该出钱的应该是筒井。所以我才想从他那里拿钱。”

“所以，你就想到了绑架？”久远趁机问道。

“算是吧。”小西又鼓了鼓鼻孔。

“想法还挺大胆啊。”

“在喝酒的地方忽然想到的。”

“喝酒的地方？”

“我偶然跟其他客人发了点牢骚，那人就跟我说起可以通过绑架要钱的事。”

竟然还有这样的客人，久远皱了皱眉。他绝对不想去有教唆他人绑架的客人存在的酒馆。

“为什么只有我们这样受苦，筒井那家伙却安然无恙？所以啊，大小姐，虽然对不住你，但这道理也说得过去吧。”小西大声说。

握着方向盘的大田也微微地点了点头，仿佛在说“当然有道理”。而良子竟也跟着说“没错”，那表情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我说，”久远不禁脱口而出，“那么随随便便就去绑架，你们就没有考虑过风险吗？你们准备怎么拿赎金呢？”

“什么随随便便！”大田立刻恶狠狠地说，“拿赎金还有什么怎么拿，不就是他拿钱来交换人质吗？”

“你们什么都没考虑过？”

“有必要考虑吗？”小西歹问久远，似乎想说“我还真没想过”。

为了抑制心中的亢奋，久远不得不长长地叹了好几口气。“我说，你们怎么能这样丝毫不做计划就行动呢？”

“面对一个你无法原谅的人，你还能悠哉地制订计划？”小西就像在说世上的真理。

“看什么情况。”久远觉得小西他们很可悲。

来到公园附近时，小西又用他那尖细的声音大声说道：“车停到公园路边，大田跟我去看看情况，你们在车里老实等着。”

可能是因为两人都戴着手铐，所以他并不担心。

小西他们打开车门出去后，久远便打开了手铐。响野他们有没有看到自己的留言条呢？他想。

成濑IV

【研讨】①调查访问。详细调查之后判断合适与否。②意为“其实什么也不做”的宣言。“我们一定认真研讨。”

成濑坐在副驾驶座上，任凭左右变道的车把自己的身体甩向两边。他看了一眼时间。

“我想勉强能赶上。”旁边的雪子喃喃道，“我没仔细查过去山岸公园的路，不敢断定，但差不多四点刚好能到。”

看了看时间，现在是三点三十分。虽然这次没能避过所有的红灯，但也行进得十分顺利。

“拿赎金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吧。”后座的响野嚷嚷着，“喂，成濑，到底那些绑架犯准备怎样把钱夺到手呢？”

“谁知道呢。可能会首先把对方叫到那个公园，然后再指示他去别的地方。”

“那他们是计划周密、货真价实的绑架犯了？”

“或者……”

“或者什么？”

“或者他们只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外行。”

“久远现在什么情况？”

“别什么都问我啊。应该也被带着一起去拿赎金了吧。”

“他也是个人质啊。对了，如果要为久远交赎金，那谁交？我还从没听他说过自己的父母呢。”

“那家伙如果成了人质，新西兰的羊群应该会拼命往日本跑吧。就为了救他。”

“这笑话真无聊。”响野从鼻子里发出笑声，“不过，我也觉得有可能。”他说。

雪子忽然一脚踩下刹车。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她已立刻向右转动方向盘。车冲上超车道。

或许是道路没有雪子想象般拥堵，又或是红绿灯的时间碰巧刚好，到达山岸公园时才三点四十五分。

公园旁的路边停着几辆车，雪子也并排停下。附近并没有禁止停车的标志，但雪子仍说：“我想我还是在这里等着比较好。”成濑也表示同意。

成濑下了车，跟响野一起朝公园入口走去。

“差不多也该脱下这身搬家公司的制服了吧？”响野说，“搬家公司跑到这种公园来也太奇怪了。”

“做完搬家的工作，畅快淋漓地流了一身汗，到公园来享受美好的黄昏。大家会这样看我们的。”

这是一个东西向的细长公园，从上空看就像个长方形。右半边是百合花花坛，左半边则是长椅和小路。成濑二人从长方形的右下角进入公园，一直顺着下方朝左走去。小路铺装整齐，各种街头艺人在路旁表演。可能是为周末的演出在练习，有丢铁环的，还有踩着巨大高跷的，也许因为是工作日，场面实在算不上热闹。公园里有不少散步的高中生情侣，有坐在长椅上的二十几岁的女人，还有正怀抱婴儿弯下腰，好让孩子看百合花的妈妈。但除此之外，并没见到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身影。

“就在这里交赎金？”

“谁知道呢，附近好像也没有警察的踪影。”成濑应道。如果筒井选择与歹徒对抗，并已经报警，现在这附近的长椅上肯定早已坐满了目光凶狠还带着无线电通话装置的男子。筒井可能并没有去找警察。如果他真为自己的女儿着想，这样做的可能性很大。

成濑看了看时间。已经快四点了。绑匪到底会在哪里现身呢？成濑开始观察。筒井会被叫到哪里呢？绑匪不可能只说在公园里，那样范围太大了。当然，筒井也可能在到达公园后再次接到绑匪的电话，收到下一步指令。可即便如此，首先总需要一个具体的地点作为参照吧。

这时，立在长椅旁边的一块路牌进入了成濑的视线。路牌上写着“钟楼”两个字。“难道是这个？”

“怎么了，成濑？”

“那个钟楼搞不好就是他们选定的地点。”

“你怎么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这算什么？”

“就因为我不知道，所以只能从可疑的地方开始查。”

“你这种不冷不热的说话方式真叫人心里不舒服。”

“或许吧。”

“你看你这不冷不热地说话的样子。”

“让你不舒服，对吧？”成濑不耐烦地抢在响野前面说，“我就想让你不舒服。”

前面有个街头艺人。成濑从旁边走过时，朝这个化了妆的男人的耳朵到后脑一带看了看。如果他是警察假扮的，那么为了跟其他警察联系，不管是耳机还是话筒，不管是骨传导式耳机还是其他什么，总会有痕迹。可是，这个耍弄着巨大铁环的男人身上并没有异常。站在他前面看表演的观众只有一对母子和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看上去也不像警察。

成濑注意到已经出现在视线里的钟楼状建筑物，他凝神看了看，心想就是这个。这时响野拉了拉他的衣袖。“喂，成濑。”

“怎么了？”

“那边路上停着一辆车吧。”响野用右手指了指。

五十多米开外，越过百合盛开的地方再往前走一点，有一道栅栏。栅栏前面就是马路，跟雪子停车的路边情况差不多，可响野指的却是离雪子很远的前方。那边停着一辆面包车，勉强可以看到。车身是黑色的。

“是甩掉我的那辆面包车。”

“真的？”

“你还不相信我说的话？”

“非常遗憾，我不信。”

“不会错，就是久远被推上去的那辆。”

成濑在回答之前便转换方向，朝右边走去。响野也立刻跟上。

两人的脚步不自觉地变快。如果真有警察在附近埋伏，那么一旦跑起来就可能被怀疑并陷入险境。成濑正犹豫，响野却难得说出了一句中听的话：“成濑，我们现在可是一身搬家公司员工的打扮，就算跑起来，人家可能也只觉得我们在赶工。”

“或许吧。”成濑说着便跑了起来。

“他们会不会已经在交接赎金了呢？”响野气喘吁吁地说。

“不知道。也有可能准备先在车里观察一下情况，再打电话给出其他指令。”

两人沿路绕过花坛，尽量跑最短距离。来到栅栏边，他们趁人不注意一跃而过。栅栏的高度只及腰部，稍一用力就可以跨过去。成濑

看着响野轻松越过栅栏的身姿，觉得他的运动神经还真不错。

两人来到马路边，前方十米左右就是那辆黑色面包车。

“怎么办？强行闯进车里？”

“就装成搬家公司员工的样子敲窗户看看。”成濑说着放慢了脚步，顺着栅栏朝前走去。

这时，面包车的门忽然打开，两人猛地停下。正想着是怎么回事，却见车上滚下个人，就像被人踹出来了似的。

“久远！”成濑叫道。

面包车发动了，发出巨大的声响后消失在马路尽头。

成濑和响野朝倒在地上的久远走去。

“你们也太慢了。”久远皱着眉头。

“现在流行这样下车吗？”响野问。

雪子III

【黄口小儿】对明明是小人物，却假装成大人物行事的人的讽刺说法。引申指行为不端的青年男女。“被黄口小儿纠缠。”

“什么？也就是说，一个身份不明的男人忽然冲进车里，然后把你推下来了？”响野在后座问旁边的久远。

“太过分了！”

“那男的是谁？”成濑说。

“没见过。很年轻，是个流里流气的黄口小儿。”

“字典上对黄口小儿的解释是明明是小人物却装作大人物的人。跟你简直一模一样啊，久远。”响野笑着。

“你真烦。”

雪子朝黑色面包车离去的方向追去，可早已找不到对方的踪影。“四处随机找找，有没有可能碰到？”副驾驶席上的成濑说。

“绝对不可能。”

“好了，那我们来梳理一下吧。”响野气势高昂的宣言在车内回响着。

雪子已经放弃了追车，但她瞥了一眼成濑，见成濑用目光示意“再多开一会儿”，便决定照办。成濑可能也想就这样在车里整理一下事情

的来龙去脉。

“你发现了筒井良子，可是她并不准备逃走，为的是让那些绑匪拿到赎金。”

“对，对。”

“而那个小西，按照久远的想法，应该是因筒井药房而倒闭的小药店那个引发交通事故的人的哥哥。”响野一一确认，“真复杂。”

“对，对。是长子小西胜一。”

“那些人难道直接跟久远你报了全名吗？粗心大意也得有个度吧。”雪子忍不住说道。

“唉，那些人简直就是马大哈大王。真的好久没见过那么蠢的罪犯了，真叫人目瞪口呆。但那全名是我偷了那人的钱包看了驾照后才知道的。”

“你不是被戴上手铐了吗？”

“上厕所的时候会替我解开，我就趁机得知了小西的名字。”

“你们从楼里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了，是那个身材很魁梧的男人吧。”响野确认道。

“好脾气，又有力气，容易意气用事，魄力却又不够。就是那样的人。家里如果有个不成器的大哥，大概就是他那种样子。离开家里，随心所欲地生活。但得知家里的情况后又忽然不知所措，怒气冲天，

作为长子的使命感忽然涌上心头，完全不顾给旁人添麻烦，也无视现状。”

“天真啊。”响野感叹道。

“对，那些人很天真。”

“大田又是什么人物？”

“我只知道他是小西的同伙，应该是一起工作的吧。”

“对了，那个小西企划屋子里的机器啊、摄像机啊什么的，东西倒不少，恐怕是个拍摄下流影像作品的工作室吧？”响野像是忽然想起般说道。

“啊，有可能。”久远也同意。

“那样还同情他们，还说什么想配合，那个良子也真够不谙世事啊。”响野皱起眉。雪子透过后视镜也看得清清楚楚。

“幼稚。”成濑地说。

“好像她已经习惯了别人这么说她。”

“然后，他们为了拿赎金，就去了刚才的公园。这时又出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黄口小儿把久远踢了出来。是这么回事吧？”响野问道。

“是。很突然。”

“踢你的是谁？”

“我哪儿知道。”久远不满地说，“不过，”他又接着说道，“不过啊，好像之前有人在小西他们附近打探他们的消息。我一开始也被他们怀疑是来打探情况的。”

“打探？”成濑像是在思考什么，手伸向下巴。

“是不是来收缴下流录像带的？”响野说。

“录像带早就过时了。”久远嘲讽道。

“这么说来，我曾听田中说过，”成濑开口道，“筒井药房的老板好像跟一些危险人物很熟。田中是这么说的。那些人单独去找小西他们也有可能。”

“那么，那些人把良子带回家了？”

“也就是说，现在良子已经平安回到筒井老板的身边了？”响野说。

雪子瞥了一眼成濑。在这种时候分析事情经过，像架构智力游戏般决定接下来的行动是成濑擅长的。“阿成，接下来怎么办？”

成濑一言不发。不一会儿他开口问道：“喂，久远，你没偷那个年轻人的钱包吗？”

“我正看着呢。”久远悠悠的声音就像是从后面飘过来的。

雪子苦笑一声说道：“还真偷了啊。”

“他踢我下车的时候，我们稍微扭打了一下。”

“不论何时何地你都要偷人家钱包，很没素质哦。”

“明年七夕时我就在许愿签上写：我想变成像响野哥一样有素质的人。”

“你一定要写哦。”

“不要。”

“那人的住址知道吗？”

“嗯，知道。”久远说着，忽然又小声发出惊叫，“这原来是真名！”

“什么？”

“那个男人，叫花实。”

“那是谁啊？”成濑立刻问，“你知道？”

“是欺负过和田仓叔叔的人。”

“和田仓叔叔又是谁啊？”响野像看怪物似的看着他说。

“就像刚被剃光了毛的绵羊一样可怜的和田仓叔叔啊，你不知道吗？”

“我怎么会知道！”

“成濑哥刚才说筒井老板跟一些危险人物很熟，搞不好这家伙就是那个危险团伙的一员。”久远像在自言自语，“原来是这样，是那个赌

场啊。”他嘀咕着，“今天多给我点时间行吗？我要去调查一下。明天再说吧。”

响野III

【花】①栽培花草的田地。②经营赌场的鬼怒川的手下。

第二天，四人聚集在国道附近的购物中心。在被商店包围的中心区域有一个广场，那里有很多露天小摊。为了让客人们可以买完东西坐下来吃，那里摆着很多椅子，环境看上去有点像露天啤酒花园。

“我让田中帮我查了一下，筒井药房老板的女儿并没有回去。”成濑首先说。

“为什么田中知道这些事情？”响野觉得实在不可思议。

“这个嘛，可能是有情报网，可能只是给筒井家打了个电话说要找他女儿，也可能根本就没有查，只是凭感觉回答。”

“这么不可靠的情报能行吗？”

“为防万一，我今天白天也装作不经意地问了问大久保，他果然也还是一样，没能跟筒井良子取得联系。”

“也就是说，那个花 并没放良子回家的可能性很高。”久远不知为何显得很开心，“到我的情报出场的时候啦。”他笑着说。

“你昨天说到的那个和田仓，他是什么人？”成濑跷着二郎腿追问。

“前一段时间，我因为一些事情认识了他。和田仓叔叔喜欢赌博，而且是跟地下赌场借了钱。后来因为还不起钱，又想不出什么办法，

就只得听别人使唤，去协助他们犯罪了。”

“这故事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成濑一本正经地说着，稍微看了一眼雪子。

“是啊，可能不管哪里都会有这种事。”雪子也平淡地答道。

就在一年前，雪子的前男友也因为欠债无法偿还而被迫参与犯罪活动。

“坏人们的想法是不是都差不多啊。”久远笑了，“如此说来，当时我们好像也是在这里开的会。”

“大家就不能忘了那件事吗？”雪子的表情看上去很痛苦。

“嗯，总之，和田仓叔叔从那个赌场里借了钱。”

“经营赌场的家伙们寻找可以利用的对象，让他们输钱，逼他们背上高额债务，然后以此为理由唆使他们参与犯罪活动。这就是他们的手法吗？真是越看越像一年前的神崎啊。”响野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说。

“我们的对手注定永远都是这样的人。”

“骗人的人也像，被骗的人也像啊。被人利用的人基本上都是溜溜男。随波逐流地滑溜溜地活到现在，到头来还是走投无路。”

“又来了，溜溜男。”久远苦笑，“你从前也说过，关于这个溜溜男的话。”

“难道还有法律规定不许总说溜溜男吗？对了，那个和田仓到底是协助参与了什么样的犯罪？”

久远跳过具体的细节，只淡淡地说：“在强盗逃跑时替他们开车。”

“什么？”雪子诧异地说。

久远做出一副要详细解释强盗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样子。“那个啊……”刚讲到一半，他又说，“还是算了。老是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就变得跟响野哥一样了。”说完闭上了嘴。

“你什么意思？”

“总之，虽然他们逼和田仓叔叔去参与一场可疑的犯罪活动，但他还是放弃了。”

“那他和目前的情况又有什么关系吗？”成濑说。

“嗯。赌场那边出面给和田仓作出指示的就是花实。我开始还以为这么奇怪的名字一定是假的，可昨天看驾照的时候发现竟是真的，吓了我一跳。”

“确定是同一个人？”雪子眯起眼睛。

“不会错的。昨天我去找了和田仓叔叔，听他讲了赌场的事。”

“你是怎么问出赌场情况的啊？”

“很平常啊。就说‘不是火灾，是赌场哦’之类的。”

“说这种玩笑，看来你也上年纪了啊。”

“难道有法律规定年轻男子不能开这种玩笑吗？总之啊，我给他看了驾照上的照片，结果他立刻说那就是花。而且……”

“而且？”

“据和田仓叔叔说，那个花最近似乎还在计划绑架别人。很意外吧。”久远笑着。

“也就是筒井药房老板的千金吧？”响野探身向前说。

“他竟然跟那个和田仓说那么多。这个花的嘴巴也真大。”成濑一脸轻蔑。

“是说我吗？”

“你话多还需要现在专门拿出来说吗？”

下班后准备回家的男人们和学生们来来往往。他们拿着在小摊上买的关东煮和罐装啤酒之类，在桌子周围走动。

“我还问了花的老大，也就是赌场老板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反正是个很可怕的名字。”

“可怕的名字？”雪子眉头紧皱。

“是。嗯，好像是鬼在发怒什么的……”

“鬼怒川？”成濑说道。

“就是那个！”久远拍着手说。

“鬼在发怒什么的，不是跟名字几乎都一样了吗？”响野实在忍不住纠正久远。

“法律难道规定几乎一样但不记得名字不行吗？”久远一副不满的样子，“总之啊，鬼怒川就是赌场的老板。”

“我也跟田中确认过，跟筒井老板关系很好的危险人物好像就是鬼怒川。”成濑说。

“慢着，那个本应该关系很好的鬼怒川现在却绑架了筒井良子？”响野说，“这不是太奇怪了嘛。”

“实际上关系没那么好吧？”雪子答道。

成濑也点点头。“我是这样想的。首先，老好人小西他们绑架了筒井良子，给筒井老板打电话要求赎金。那时，筒井老板的直觉让他误会一切都是我的下属大久保在搞鬼，还给他打了电话，过后才知道判断错误。最后，他终于认识到，真正的凶手是某个跟自己有仇的人。”

“小西有时候意气用事，我觉得他在电话里肯定也说过类似的话。比如说‘都怪你我们才会这么惨，所以你要给钱啊’什么的。”

“筒井老板没有报警，可能是怕事情曝光。小西他们如果被抓，筒井药房那种不人道的连锁店扩张手段估计也会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吧。”

“可是，开连锁店本身也不违法，我倒是觉得堂堂正正就好。”久远说。

完全正确，响野也这么想，但也不是不能理解。让这个世界正常运转的不是法律，而是外在印象。

“也就是说，筒井老板去求了他认为比警察更值得信赖的、名字可怕的鬼怒川？”雪子抢着问道。

“是的。”成濑的语气很有自信，“筒井老板可能还会请求帮他顺便解决掉小西那帮人。”

“因为对方比警察更可靠嘛。”响野换了个姿势重新抱起手臂。

“所以鬼怒川那帮人就去打听小西他们的消息，不但把他们找了出来，还抢走了人质？亏他们能找出来啊。”

“虽说跟小西他们不是一路人，可是对于鬼怒川这种混黑道的人来说，收集情报还是比较容易的吧。”成濑如此说明，但响野还是不太理解。

“怎么会那么顺利就查出了绑匪的身份和位置呢？”

“不管怎么说，他们确实找到了，还追到山岸公园，把人质抢走了。”

“但如果按这个推理，筒井老板的女儿现在不是应该已经回家了吗？事情到此应该告一段落了啊。”久远伸出手指随意乱挥。

“估计是鬼怒川他们要求筒井拿更多的钱来赎回女儿吧。”雪子淡然地说。

“对了，正志前两天还打电话来说了。”

“说什么？”跟正志关系很好的久远看上去很开心，脖子伸得老长。

“正志说‘还有其他人’。他那个时候也许是想说绑匪另有其人，跟小西他们并不是同一伙。”

“正志真不得了啊！”久远感叹道。

“你想太多了吧。”响野插嘴。

“是啊，是有点想多了。”成濑也立刻认同。

“对了，小西现在人到底在哪儿呢？还在山岸公园吗？”响野问道。

“应该早跑了吧。”成濑满不在乎地说，“赎金没拿到，车也不在了，人质也没了。小西他们可能会误以为计划暴露，人质已经被警察保护了。”

“也可能会说一句‘哎，车哪儿去了’，然后急得团团转。那两个人是真的蠢。”久远的语气中夹杂着一丝好感。

“我们还要不要回那个小西企划看看？”雪子为保险起见询问大家的意见。

“情况恐怕不像我们想的那么乐观。”成濑回答。

“那我们就来思考一下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吧。”响野终于摆出一副要总结讲话的样子，气定神闲地搓着双手。那些复杂的猜想和推理早让他不耐烦了。

“我们要做的应该是救出被绑架的女孩子吧。”久远说着，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热情，“动物也就算了，这么拼命去救一个人，我还真没什么动力。”

“是啊。”成濑的声音很生硬，像一把冰冷的汤匙。

“如果硬要选，我倒是希望帮助小西那边。”

“就算他们是绑匪？”雪子眯起眼睛。

“看到那么可爱又愚蠢的人，我就想帮他们嘛。而且他们其实都是好人，简直是把脾气温顺力大无穷的北极熊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北极熊现在因为温室效应都快濒临绝种了。拯救北极熊困难，帮助小西还是手到擒来的。”

“那些傻乎乎的罪犯，你就别操心了。那种人反而更长寿。”响野打心底里对小西他们的去向不感兴趣。

“筒井良子如果还在鬼怒川手上，那她在哪里的可能性最大？久远你有什么线索吗？”成濑问道。

“其实我从和田仓叔叔那里听说了。”久远打开包，从里面抽出一张复印纸似的东西。

“这是什么？”

“赌场的示意图。”

“这地图也真幼稚。”成濑说。响野也看了一眼，小声地笑了出来。跟平时成濑从专业施工人士那里搞来的图不一样，这明显是久远

自己手绘、水准极低的地图。连尺子都没用的手绘地图上写着“吧台”、“入口”、“卷帘门”之类的名称，画着歪歪扭扭的方形和圆形记号，旁边还添有“赌博机二十台左右”、“扑克桌大概能坐五人”之类的备注。

“纯手工制作。”就连平时最严肃的雪子此时都露出了些许笑容。

“要不要拿去给慎一做暑假自由研究的课题？”久远随意开了个玩笑，随即又一本正经地说，“据和田仓叔叔说，这里好像有个VIP房间。”他指着轮盘赌区域后方，“这里有上楼的台阶，上去就是。”

“谁是VIP啊？”响野说。他甚至有些想问：该不会是我吧。

“如果打算监禁什么人，似乎就会用到那里。”

“VIP房间其实是牢房？是想搞笑吗？”成濑愣住了。

“那么，筒井老板的千金就在那里咯。”

“可能性很大哦。但据说房间附近有人严守。”

“像门卫一样？”雪子说。

“对，对。据说是体格魁梧、像勇士一般的男人。估计身上还带着危险的武器。”

“应该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武器吧。”响野也能想象出个大概，“那么，”他拍了拍手，“我们必须要突破的难关是什么？”

“第一，”久远忽然伸出手臂，“进入那个赌场。”

“第二，”雪子稍稍举起手，“请门卫让开，进入VIP房间。”

“第三，”成濑也摊开手掌，“救出被绑架的女人。”

“第四，”最后是响野伸出双手，“逃出赌场，把女儿还给筒井老板。嗯，这样列出来一看，好像也不是什么非常难的事情嘛。”

“什么时候去？”久远好像在询问春游的日期。

“因为要有所准备，今天或者明天立刻行动是不可能的。”成濑想了想，回答说。

“还需要准备吗？”响野还以为立刻就能冲进赌场有所作为。

“至少给我明天一天时间。后天行动怎么样？”成濑说。

“到那时候人质还平安吗？”雪子问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尽快把她救出来没问题吗？”

“是啊。”久远表示赞同。

成濑也沉吟一声，露出思考的表情。“这个担心还是有的。”

“如果这样，”久远打了个响指，“我们就先调查一下花 和鬼怒川他们周围的情况吧。偷听他们。至少应该查一下良子是已经被放了，还是仍然被绑架。”

“怎么偷听？”响野皱着眉。

“总会有办法。之前偷来的驾照上还写着花的住址呢。”

“花是个坏人吧？”响野说。

“是啊。”

“坏人驾照上的住址难道不是伪造的吗？”

“有可能。”难得成濑也会赞同自己的想法，响野的心情变得愉悦了些。

“那么，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赌场的地址，只要在附近埋伏，总会等到花出现。然后我们就跟踪他，趁机在他衣服上装上窃听器。或者直接跟踪到他家，偷偷溜进去，装在他的皮包里也可以。”

“你去做吗？”

“我跟花见过面，所以不行。毕竟在那辆车里扭打过了。响野哥去就好啦。”

“为什么要我去？”

“没问题的。如果是简单的公寓门锁，我都可以教你怎么开。”

“那如果不是简单的门锁怎么办？”

“那车呢？车锁的开法雪子姐最拿手了。把窃听器扔进花开来赌场的车里就可以了。只要花在车里打电话什么的，我们就可以偷听到。”

“那种半吊子的偷听根本就没意义吧。”

“不，现在只要能得到情报就赚了。只要那样就好。”成濑冷静地说道，“响野，不是我偷懒顺着久远的话说，你不去试一下吗？如果是

窃听器，我们还有去年用过的手机形状的那个。”

“喂，喂，为什么要我去做？如果那样，找田中去不就好了吗？不管是赌场还是花的手机，无论哪里，他肯定都可以替我们装上窃听器。没必要让我这个外行的小学徒出手吧？”

“响野哥就当是去试试看好了。”

“久远，你小子站着说话不腰疼。”

“找田中也不是不行，可是得看他的心情，搞不好会非常花时间。而且我们如果总是依赖田中的情报或者道具，也许人家会认为我们没用。”成濑露出一副不快的表情。

“被谁认为？”响野的声音不自觉地大了起来。

“人家搞不好会看穿我们，觉得我们的行动全都是靠田中，只要有田中在，一切就都能搞定。”

“我问你到底是谁！”

可接下来，大家已经开始就如何窃听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雪子也对响野说：“我之后就会教你车锁的开法。”就好像这已经变成了响野的责任。

“如果想进赌场，应该怎么办？”成濑问久远。

“和田仓叔叔说，那个赌场采取的是介绍制，新面孔是进不去的。通往地下的入口就像那种带有电子锁的公寓门一样，只有会员才进得去。”

“那，让那个和田仓带我们进去就好啦。”

“不，和田仓叔叔现在可很麻烦。不但欠债，上次交给他的工作他也没去做。就这么大大咧咧往赌场里走，肯定危险。跟着他的我们也得挨骂。”

“我讨厌挨骂。”成濑开玩笑似的说。

“那让其他什么人带我们去不就好了嘛。”响野焦急地望着久远，“你应该有办法吧。”

“有。”久远就像在给小动物喂饵，露出纯洁无瑕的笑容，点了点头，“和田仓叔叔告诉了我一个大客户。”

久远III

【以防万一】①为确保成功而加大注意力。②对自己的行动没有自信时用来解释的词语。“为了以防万一，我才问的。真的，只是以防万一。”

在购物中心碰头后第二天上午十点，久远正看着手上的照片。“就好像曾经的不良少年一点没变地长成了大人似的。这是谁啊？”

“我们要和这个男人搞好关系。”

“搞好关系，让他介绍我们进赌场？”

“正是。”成濑一身西服，右手拿着一个公务用的大皮包。

照片里是一个颇有威严的、眼神像蛇一样的男人。不经意间，久远竟想起了小西。他觉得，跟戴着并不合适的鸭舌帽和太阳镜拼命掩饰真面目、晃动着巨大的身体干着自己并不熟悉的绑架的小西比起来，照片上的这个男人看上去要凶恶得多。久远竟开始担心起来，小西该不会还在山岸公园找车吧。

人声极度嘈杂的东京站里，久远正和成濑站在一起。行色匆匆的乘客们来来往往，有公司职员，也有旅客。前面不远处排列着乘坐新干线的检票口，电子列车时刻表闪烁着。久远跟在成濑后面走过那里，来到了人工售票窗口前。

“这情报到底还是从田中那儿搞来的？”

成濑似乎按照自己的方法搞到了一个跟赌场有关的人的情报，他打算通过这个男人进入赌场。

“昨天我去找他，他立刻就给了我这张照片。而且时机也很不错，还得到了今天这个人准备坐新干线去关西的消息。”

“所以就忽然把我叫出来了？”

“不好意思。”

“是成濑哥的委托，也没办法。可是我明明已经从和田仓叔叔那里问出了客人的情报，你却要利用其他客人，让我觉得自己好像不被信任，心情不好。”

“不是那个意思。”成濑苦笑，“嗯，就是算个保险。”他糊弄着说道，“你查来的那个人，如果有特殊情况可能用不了。”

“比如说？”

“遭遇事故啊，大病一场啊，总之有去不了赌场的可能性。对吧？”

“也对。”

“所以，我就想再多找一个人，跟他搞好关系。如果你查到的是客人A，那我们现在准备去跟他拉关系的，就是客人B。有备用还是必要的。”

成濑一直在笑。善于看穿谎言的成濑难道也善于说谎吗？在久远看来，他不知道成濑的这番话到底哪里是玩笑，哪里是真心。

“那，我们已经到新干线的乘车处了，虽然现在问可能有些晚，我们要怎么去认识那个客人B呢？在他刚好走过这里时迎面相撞跟他搭话？”

“那样做也太可疑了吧。”

“是吧。”

“想要让疑心重的人相信，就要装成更偶然的样子。”成濑平静地说，“需要一个他怎么都想不到是人为控制的方法。”

“你说的那个方法跟你这个包有关系？”久远指着成濑手中的皮包。

“这就好像是为了达到目的的小道具，”成濑点头，“是上次事成之后我分到的钱的一部分。”

“哎？”

“看准时机，把这个拿给对方看。等他认为我是个有钱人后，或许会显示出一些兴趣来。”

“前提是别做得太刻意。那我应该怎么做？”

“其实现在客人B正在人工窗口那里买新干线的车票呢。在排队。”

“排队买车票，这个客人B倒是很平民化啊。”一听到是赌场的熟客，不知为什么，久远想到的是那种带着众多小弟、大张旗鼓的有钱人。

“每次去见女人的时候好像都是一个人。”

“那他是去见情人？”

“嗯，好像是昨晚忽然被叫出来的。这是田中搞到的消息。那人现在正在买指定席的车票。”

“会不会是软座车厢？”

“如果有座，应该是吧。如果没座，也可能只是普通的指定席。而且他讨厌烟味，肯定是禁烟席。所以久远，你接下来要混到中间，观察他将买来的车票放在哪里，然后选准时机把票偷出来。”

“偷？”

“然后，再立刻放回去。”不知成濑是什么时候拿出来的，此时他的右手已经捏着新干线的车票了。一共四张。“这是我早晨买的。如果他买的是软座车厢，就放软座车厢的，如果是普通车厢的指定席，就放普通指定席的。把票放回他那里。放之前确认是靠窗户还是靠过道。”

“什么意思？”久远从成濑手中接过车票问。

“刚才给你的两张指定席的票，我分别都有两边的票。”

“这样啊。想要假装偶然坐在他旁边？”

“是。如果对座位位置有特殊的癖好，那另当别论。一般的乘客买完票后，基本上都不会太注意。是不是指定席，是不是禁烟席，是靠窗还是靠过道，基本上也就这个程度。所以应该不会想到票会被调包。然后我再装作素不相识坐在他旁边，途中尽量跟他套近乎。我从田中那里也得到过一些情报，包里的这些钱搞不好也会给他一个好印

象。等到他下车的时候，肯定已经对我抱有好感，想约我一起去赌场了。”

“响野哥肯定不行，成濑哥的话也许真的可以。”

“虽然拿他做比较对象有些不合适，但你能这么说，我还是觉得很荣幸。”

听到这里，久远也只能立刻行动。他留下成濑，走向人工售票处。自动门打开，他走了进去。看了一眼从成濑那里拿来的照片，他朝买票的队伍望去。找出目标并不算太困难。

对方穿着看上去很高级的双排扣西装，鹰钩鼻，眉毛很浓。看上去真像个大人物啊，久远一边想，一边思量着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看准那人将票放到哪里之后，撞上去，偷来。如果票放在钱包里，把钱包整个偷来就好。然后确认票的种类，换成事先准备好的票，放回钱包。

事情本身并不难。久远心里想的是成濑竟连这种方法都想得出来。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和客人A的接触应该就不需要了吧，久远考虑着。不过就像成濑说的，多上一道保险总没有坏处。而且客人A和雪子还见过面，是某个剧院的老板。没道理不利用这一点。

雪子IV

【恩】（君王或父母的）恩泽。慈爱。“师恩”，“恩惠”。“不为恩死却为情亡”。“为报恩舍命的人少，为人情义理而死的人却很多。”

同样，购物中心碰过头后，第二天雪子就来到了C剧院。时间是夕阳西下的傍晚。见到忽然来访的雪子，C剧院老板那双眯缝眼不停地眨着。他并没有责怪雪子随便就从后门进了办公室，只“哦”了一声，说：“之前来过啊，那个秒表。”说完便咧嘴笑了起来。雪子之前没有注意到，他的牙已经掉了一些。他的脸上像是有些开心，又像是有些苦闷，“又来找我一决胜负了？”

“不，我有事求你。”

“求我？好啊。年轻女孩子的愿望我不管什么都想听。”

“我还是年轻女孩子吗？”雪子板起脸，一副警惕的样子，不知道对方到底是在讽刺还是客套。

可老板脸上完全看不出任何恶意。“对于快到六十的我来说，你太年轻了。”他笑着。

竟然没有任何有失风度之处，这让雪子很是感慨，心想回去后一定要跟慎一说，好好炫耀一下。“别看我这样，我也年轻过。”

“那真是太让我意外了。你想求我什么，说来听听。”

“我想去鬼怒川开的赌场。”

这时老板的表情僵硬了。他皱起眉头，惊讶雪子为什么会知道这种事，那表情就像一个生怕被别人举报的间谍。

“你说什么？”他说，“你到底是什么人？”事到如今，他才开始关心雪子的底细。

当久远说“是和田仓叔叔告诉我的客人的情报”并提起C剧院的老板时，雪子也吃惊不小。听姓名的时候她还不知道，可听说是个开小剧院的，并问出剧院的名字后，她便立刻想了起来。

“其实，我从某个人那里听来了赌场的事，我的朋友说想去那里。”

“某个人？”老板两眼放光。

“是一个姓和田仓的人。公司职员，在赌场欠债了。”

“啊，知道，知道。”老板的面色稍有缓和，“原来是那个悲惨的和田仓啊。”

这时，不知为什么，老板的脸色又恢复了平静，似乎也忘记故意装出不知道赌场的样子。“那就没办法了，我欠和田仓人情。”

“人情？”

“你没听说过吗？我犯病倒地的时候，是他替我叫的救护车，那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老板说完还沉吟着点头，“明白了，我带你去吧。”

“想让你带的是我的朋友。”

“朋友啊。”

“一个啰唆的男人和一个轻佻的青年。你如果介绍，就可以进去吧？”

“我听到风声说最近鬼怒川变得挺神经质的，但我想应该没问题。”

“变得神经质？”

“赌场老板毕竟也不是什么正经行业，鬼怒川好像疑神疑鬼地觉得有什么人盯上他了。传闻说他认定最近会有不知哪里的团伙袭击自己，正打算逃到国外去呢。”

雪子想，或许是因为要逃亡，他才更需要钱。他难道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抢走人质的吗？“恶人神经质一点正好。”雪子为了顺着他，这样说道。

“不过，他的性格中也有毫无顾忌地相信他人的一面。”

“什么意思？”

“他在居酒屋喝酒时如果遇到谈得投机的，也会立刻把人家认作志同道合的同志。”

“挺有人格魅力啊。”雪子胡乱应付着。

“他似乎很相信自己看人的眼光。”

“也许是过度自信。”

“正是。”老板说完又是一笑。

“那，明天可以吗？他们后天就准备去国外了，说想在那之前去一趟赌场。”

“怎么看都不正常啊。”老板的眼里闪着光。

“去赌场的人基本上都不正常吧。”雪子满不在乎地答道。

“也是。”

之后，雪子又和老板开始商谈细节，确定了响野和久远跟他碰面的时间和地点。雪子问有没有什么需要带的，他开心地答道：“钱包和胆量，还有运气。”

雪子并不觉得这个回答有多大帮助，可还是露出一副钦佩的表情说：“不愧是老板。”

“那，就这样吧。明天。”老板准备转身离去。

“啊，还有一件事。”

“什么？”

“火灾报警器大概在什么位置，你还记得吗？”久远之前的确说过，老板此前曾经想要故意去碰火灾报警器。

走出C剧院后，太阳已经落山，夜晚的街道被盖上了一层昏暗的幕布。剧场入口处，前来观看当天演出的观众已经排起了队。雪子一边用余光扫视一边朝停车场走，这时电话响了。接起电话放到耳边，雪子听见了同事鲇子的声音。

“雪子，”对方的声音听上去很平静，“联系上了哦。”

“真的？怎么说？”

“稍微有些意外，但觉得挺有趣的。”

“我去请他帮忙也没事吗？”

“嗯，我是这样跟他说的。他好像非常忙，说其他小一辈的剧团团员可以去帮忙。”

“我也没打算让奥谷奥也本人亲自帮忙，所以没问题。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啊。他欠我的还多着呢。”

“多亏有你，帮我大忙了。”雪子道完谢，问清那个剧团的地址记了下来，“对了，服装的事也帮我问了吗？”

“啊，问了。说是只要在舞台上演过的角色应该都有，但够不够每人一件就不知道了。”

“消防员的衣服呢？”

“要我现在问问看吗？”

“啊，还是我直接去确认吧。”雪子说完，向鲇子道谢，挂断了电话。

响野IV

【人】①人所生活的空间。社会中。世间。世上。②人，或者人类全体。③人物。人品。

【人间力】①个人带有的人品或人性具备的影响力。或由此产生的效果。②寻找消失在街道上的公用电话时必需的能力。

同样，在购物中心碰过头后，响野第二天通过公用电话联系上了成濑。

时间是晚上七点过后，太阳已经下山，街道上的路灯开始醒目。响野所在的地方是市内一片老旧的住宅区，他走进了一座孤零零立在路边、好像遗落失物般的电话亭。

“为什么从公用电话打来？”响野报上名字后，成濑似乎很意外。

“电池没电了。真是难以置信，手机电池没电之后竟然这么麻烦。”

“在现在的日本，想找到公用电话恐怕是难上加难。”

“真的很惨。不管哪里都拆掉了，我差点想找个走在路边的年轻人揍一顿，把手机抢过来。”

“没办法立刻找到公用电话，肯定是因为你的人间力不够。”

“那是什么？靠日常生活中做这做那去积攒的？”

“嗯，算是吧。以你的人间力，本能找到的公用电话也找不到了。”

“真是个冷酷的人。你欠缺的是热情、气势和对朋友的温柔。”

“窃听的事办好了吗？”

“你还是老样子，冷酷的人。”响野对成濑很无奈，但还是说起自己的行动，“我可是按照你的要求去窃听了花。”

“驾照上的住址是对的？”

“全是假的。那间公寓里只住了一对老夫妇。徒劳啊，徒劳。人生就是徒劳。”响野粗重的叹息声全钻进了话筒，“没办法，只能在赌场门口埋伏。”

“花 去赌场了？”

“嗯，去了。本以为今天已经不行了，结果就在几个小时前，他去了。到地下去了。久远的肖像画虽然惨不忍睹，但特点竟还抓得不错。一看到他我就认出来了。”

赌场在离樱木町站不远的地方，是一栋位于美术馆和瞭望台东侧办公区里的气派大楼。响野原本以为是那种位于闹市区的肮脏建筑，或者是大型弹子房一样的地方，可是结果令他十分意外。

从装潢上看，那是一座十分普通的办公楼，里面有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承租者，正门入口处还有气派的大堂。难道位于地下的是一处富丽堂皇的赌场吗？响野想象着那场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难道那座大楼本身也是鬼怒川的财产？”

“应该吧。”成濑答道，“就跟真正聪明的罪犯会注重外表一样，他可能原本就想把赌场设在雄伟的大楼下面。那，窃听器装到花的车上了吗？”

“我说，”响野长长地叹了口气，“哪儿有什么车啊。花是走路去的赌场。亏我还那么辛苦地跟雪子学撬车窗的方法，我要怎么用到一个走路的人身上？我的绝望你不可能懂。”

“刚刚才有一个伟人说过，人生就是徒劳。”成濑立刻说，“那你怎么做的？”

“唉，花后来又出来了，我就跟着他。在他傻站在那里等红灯的时候，我偷偷将手机滑进他拿着的纸袋里了。”

“你不是挺能干的嘛。”

“我当然能干。”

“那，偷听到了？”

“嗯，信号虽然不是很好，但还是听见了。那个花不管是走路还是坐出租车都说个没完。”

“具体什么情况？”

“总之，那个叫良子的大小姐暂时还没事，而且确实在赌场的VIP房间。我很走运，还听见了花给筒井药房的老板打电话。两人就赎金问题讲了半天，唉，反正跟你当初想的差不多。”

“说什么了？”

“筒井的女儿被绑架。为了解决这件事，他就去找了鬼怒川，让对方找到小西他们之后解决掉。鬼怒川按要求找到了他女儿。只是这时候，筒井竟然说要压低报酬。”

“所以鬼怒川发怒了？”

“不但不还他女儿，还加价了。”

“笨蛋绑匪小西他们的消息呢？”

“完全没有。小西他们早已是被遗忘的助兴节目了，现在完全是筒井和鬼怒川之间的交易。”

“他们会在近期交换人质和赎金吗？”

“定在下周末。花不停地说待他女儿很好，让他放心，重复的次数越多，听上去竟越像是威胁，真厉害。”

“筒井相信了他的话，正在老实地等周末？”成濑说，“正常的父亲难道不想尽早救出自己的女儿吗？”

“筒井当然怒不可遏啦。只不过现在主导权在鬼怒川那边，一定程度上也只能听他们的话。应该是只能选择相信吧。”

“就这样？”

成濑的话听上去有些愤慨，做父亲的就这样？确实，如果成濑站在筒井的立场，而成为人质的是正志，成濑应该会带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执着去行动。响野试着想象。

“总之，我们去赌场的救援活动是有价值的。”

“只不过……”这时，响野说出了自己的担心。他下意识地用手指绕起电话线。“花 曾经跟鬼怒川通过一次话。”

“怎么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响野觉得成濑的声音忽然紧张起来。

“鬼怒川似乎有所警惕。”

“警惕什么？”

“不知道。好像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他感到危险正逼近他的赌场和他自己。”

“直觉不错啊。”

“而且，花还跟筒井说，万一他的女儿在交赎金之前被强行抢走，他们就打算立刻行动再次绑架她。他跟筒井说，现在只是一时手下留情，第二次就不能保证生命安全了。”

“那就算我们把她救出来，她最后还是会被绑走？”

“如果花说的是真话的话。”

“那可麻烦了。”

“真的麻烦了。”

最后，响野又试着说出了内心的担忧。他目光呆滞地望着前面驶过的车灯。“我们没有立刻去救，而是慢悠悠地准备，结果明天行动时

发现她已经遭受严刑拷打，遍体鳞伤。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事吧？”

“谁知道呢。”成濑表现得若无其事，“就算是那样，我们又有什么损失吗？”

“没想到你竟是这么冷酷的人。”

“银行劫匪就是这样。”

“确实啊。”

第四章

坏蛋们按照原计划深入敌后，
却因意外情况手忙脚乱
“小富即安才是最大的财富”

久远IV

【烟雾】①物体燃烧时产生的气体。有时候也指一些与燃烧无关的有色气体。②人为制造效果，使其看上去像①的样子。“躲在烟雾里逃出险境，这种方法都已经被人用滥了。”

“进入赌场了。第一阶段成功过关啦。”久远对站在旁边的响野说。

“那都无所谓，可是你那衣服是什么玩意儿？”

“因为赌场都给人很华丽的印象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打扮得出众点比较好。”久远又看了一眼自己的衣服。上身是缀满红黄蓝三色花点的开襟衬衫，下身是棉质修身喇叭裤，头上还戴着牛仔帽。“而且，响野哥，如果被人记住了长相就麻烦了，你还是小心点好。”

“还说这话，那你不是更麻烦？你跟花可见过面。”

“唉，也是。所以我才戴上帽子伪装嘛。”

“可是进门的时候已经被拍了那么多照片，现在搞这些还有什么用。”

“那个还真是意料之外啊。”

就在二十分钟前，久远二人跟着C剧院的老板一起来到赌场。

气派的办公楼背面有一段通往地下的楼梯，尽头是一扇看上去十分牢固的门。

“每当走下这个台阶的时候，心跳都会加快，会变得斗志昂扬。还是那句话说得好：生命在于胜负。”老板走在前头一边给久远他们带路，一边发出兴奋的声音。

真是个奇怪的大叔，久远不得不这样评价他。他对初次见面的久远和响野的真实身份毫不在意，还很开心地说：“你们也喜欢啊。不过也是，只要听说有赌场，就会心痒痒啊。婆婆妈妈的家伙最没用了。”

入口的门边有为输入密码准备的按钮，老板先刷卡，然后输入密码。过了一会儿，响起了通过麦克风发出的声音：“后面的客人是谁？”是例行公事般的提问。

久远四下看了看，才发现门上面有一块像黑色细长展板一样的东西。圆圆的摄像头正在里面移动。应该是通过摄像头拍摄来客的影像，然后在室内某处进行监视。

“是我的同伴。”老板说。

于是话筒又说：“抬头看门上面的摄像头。”结果两人被命令拿掉帽子、直视摄像头，到底还是被拍下了面部特写照片。

面部特写拍完后，门就生硬地开了。“终于到了一决胜负的时候啦。”老板继续兴奋地往里走。久远他们跟在后面。面前的房间仍让人意外，摆有大桌子和沙发，看上去就像豪华会议室。

“当警察怀疑地下的情况进来调查时，就可以骗他们。这是掩饰用的房间。”老板略带自豪地说，朝正面挂着画的墙壁走去，碰了碰画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操作的，原本没有任何异常的墙壁忽然向两边

打开，一阵轰鸣伴随着突如其来的骚动扑面而来。赌场随即展现在门的另一侧

“真肯下功夫啊。”久远打心底震惊。门被设计成从里面出来时只要把手放在门边就会自动打开。“可是，如果有人把这个机关的秘密说出去，告诉别人外面的会议室是伪装，不就露馅了吗？”

“好像真的有过这样的人。”老板回答说，“因为不想还欠赌场的钱，就打算跟警察告密。”

“结果呢？”

“警察那边也有鬼怒川的客户，那人反倒把自己暴露了。从那以后就再没有人见到过他。”

“好可怕！”久远将双手覆在脸颊上，做出一副瑟瑟发抖的女高中生的样子。他真的觉得很可怕。

如果警察内部也有同伙，跟鬼怒川以及这个赌场作对可不是什么上策。

“可怕的事还多着呢。”老板开心地说，“有些人在赌场里出老千被抓，就会想往外跑吧？这时候，里面的人只是装出要追的样子给他看而已。”

“只是装着追？”

“在赌场里出手伤人什么的，事后不是很麻烦嘛。所以，这种时候就只是一直吓唬他，让他往外面跑。”

“就让他那么跑掉吗？”

“其实在楼梯上面通往外面的地方早有同伙等着了。你们想想，走到楼梯上面，不正好是楼与楼之间的小道吗？那就是为了便于夹击而准备的。先把人赶到外面，在那里用枪砰的一声。总之就是要伪装成跟赌场无关的样子。”

“还真不嫌麻烦。”

“不管赌场跟警方有多密切的关联，如果在里面出现死人，总不可能脱得了干系。过分张扬的事无论如何也要在赌场外面做。”

“好——可怕！”

“拍照片的事实在出乎意料。那个和田仓没提起过吗？”响野问，“就算我们能平安救出人质，事后难道不会因为那些照片遭到追捕吗？”

“那倒是有可能。”久远不得不承认。名字之类细节上的东西虽然做了假，可如果照片在他们手上，确实麻烦。“不过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还是说先跟成濑哥商量一下？”

“难道要跟他说‘哎，哎，我们被拍照了，怎么办才好呢’？他又不是我们的监护人。而且，他今天难道不是也准备到这里来吗？”响野靠近面前排列着的赌博机，投进硬币，拉动拉杆。机器中间的卷轴转了起来，不一会儿响野便啪啪地按下了按钮。从左边开始，画面一个个定格：香蕉、香蕉、7。看上去并不像会吐币的样子。

“成濑哥应该也来了，但人比想象得要多，完全不知道他在哪儿。”既然久远他们由剧院老板带着进了赌场，那成濑一定也通过在新

干线上结识的男人被介绍进来了。

赌场里面熙熙攘攘。老板留下一句“那接下来你们就好好玩吧，祝你们成功”，便消失在会场里的人群中，似乎久远他们无论怎样都已经无所谓了。

“要不喊成濑的名字吧，大声哦。”响野虽然是开玩笑，可就算真喊也不一定听得见。虽然大部分的客人都没怎么说话，可赌场整体非常吵闹。整个会场充满了轮盘赌和赌博机的声音，还有客人们时不时发出的欢呼和叹息。

赌博机、扑克桌和轮盘赌都各自占了相当的空间，客人们像在参加自助晚宴一般不停地往来穿梭，整个会场给人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

“啊，你看，成濑哥在那边。”久远在远处，几乎呈对角线的墙边发现了成濑的身影。他正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说话。有可能是在这个赌场刚认识的客人。

“哦，还真来了啊。”响野用一种上司般的口气说。

“要去找他说话吗？”

“算了，可能会被怀疑，而且什么事都得靠他，你不觉得心里憋屈啊。”

“我心里才不憋屈呢。”久远说着又朝成濑那边看了一眼，“他没事就好。”

来赌场的日子本应该是前一天。可是成濑却打来电话，推迟了一天。他说为了赢得进赌场所需的信任还需要一点时间。哪怕计划实施的日子只推迟一天，筒井良子的危险也会增加。久远表示反对，可成濑并没当回事。“没想到成濑哥你这么冷酷。”久远这样说的时候，成濑回答：“你不知道吗？”久远则回道：“可能知道吧。”

“不过，我想象中的赌场应该更金碧辉煌，更人声鼎沸。这里好像有点暗，感觉很沉重。大家好像不是来玩，是来拼命的。”

“嗯，这赌场就这样吧。跟那些去拉斯维加斯旅游的观光客比起来，他们的人生和目的都不一样。可能还有些招待客户公司高层来玩的老板，反正不管怎样，这里都不是什么正常的地方。”响野不满地说。

说完，响野又再次握住赌博机的拉杆拉了下去。他从左边开始按按钮，出现了三个小狗的标志。他“哦”地叫了一声，不一会儿，下面就滚出了大约二十枚硬币。“成功啦。”

“挺好的嘛，响野哥。”

“我一直隐隐约约地感觉自己好像有某方面的才能，说不定就是赌博。”响野面色认真地点头。

“什么才能，不就是运气吗？”

“那样的话你也只能现在说说了。看好了。”响野说着，又拉动了赌博机。

两人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结果，毫无意外地没中。久远站在连响都没响就停下的赌博机旁，只说了句：“看到啦。”

“先去找找那个VIP房间吧。”

“是啊。”久远脑子里回想着那张根据和田仓的情报制作的地图，缓缓地在大厅内走动。他看了看手表，才刚过晚上六点。久远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些成年人也不工作，却在这里为游戏忙得不可开交。

“喂，那个饮料要怎么拿？”跟在后面的响野轻拍久远的肩膀说。

“什么饮料？”久远停下脚步。

会场里有穿黑色兔子服的女招待。说是兔子服，也就是头上戴着玩具耳朵，身上只有连体泳衣一样的黑衣服和网袜，跟兔子相差甚远，还戴着时髦的太阳镜，应该是赌场方面的工作人员。会场里零零星星地散布着这样的女招待，每个人手上都拿着托盘，上面放着高脚杯啊玻璃杯什么的。因为戴着太阳镜看不清表情，每个人都散发出一股神秘的气息。

“难道不是免费喝的吗？”看上去很像在分发免费饮品。

“可是，如果以为是免费的，去了之后却被人家说‘瞎说什么呢’，那不是很丢脸。”

“那你别喝不就行了。”

“可是我想喝嘛。”响野像孩子般耍赖。久远觉得麻烦，便不理他继续朝前走去。走到中央的二十一点区域朝左转，前面就是轮盘赌，他们要找的楼梯应该就在那后面。

“喂，你等等啊！”响野追了上来，“刚才我灵光一闪，那些女人的衣服难道不能用吗？”

“什么意思？”

“带着人质女孩往外逃的时候啊。那个兔子装扮一定可以起到伪装作用。”

“这样啊。”久远听到这个主意也点了点头，“可是，你现在要怎样弄到那个衣服呢？”他问道，“让她们脱给你吗？”

“这是个问题。”响野一脸愁容。

VIP房间就在和田仓所说的地方，看上去比和田仓描述的还要冰冷。

前面是轮盘赌的桌子，包括在一旁观战的，桌边挤满了客人。两人混迹在客人当中，朝区域边缘走去。面前出现了类似高级酒店前台的柜台，似乎是兑换赌博用筹码的地方。旁边有一段楼梯通向上方。

久远和响野决定顺着楼梯上去。两人装作是第一次来分不清方向的样子。他们觉得与其战战兢兢地试探着前进，不如自然一些更不会引人怀疑。

爬上楼梯后是一个回廊，正好绕赌场一圈，可以尽览赌场全貌。回廊上铺着华丽的地毯，一边的墙壁上有好几扇门。

“明明是地下却还有两层，真不得了。”响野凑过来说。

“真豪华啊。”久远应道，“人啊，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花钱。”

“动物不也不知道花钱吗？”

久远环视左右，在右边墙壁的一扇门上看见了“VIP”字样。

“既然是VIP就应该再大气些嘛，这么土。”

“挺有威严的啊，那扇门。真不愧是VIP房间。”

“再怎么说也是个关押人质的地方，真没品位。”

响野满脸不快，朝久远伸了伸舌头。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这时旁边忽然有人说话，久远吓得身子一抖。他慌忙转过头，发现一个从未见过的体格强壮的男人正站在那里。那是个比久远还高一头、大概有两个久远宽的男人，嘴巴四周留着胡须，一头茶色头发半长不短。

“啊，我们不小心就顺着楼梯上来了。”久远发出不安的声音。

“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响野也吞吞吐吐地解释。

“无关人员禁止入内。”男人冷冰冰地说。

久远意识到，这家伙就是门卫。他的视线条件反射般落到对方腰间。对方应该是带着什么危险武器，腰间稍有些鼓。久远看了响野一眼。响野也会意，垂下双眼。

“这是工作人员的房间吗？”

“跟你们没关系。”门卫看上去并不想理他们。

“是啊。喂，回去吧。妨碍到人家工作了。”响野演戏似的夸张地说，拉着久远的手腕走下楼梯。

走过兑换筹码的柜台，回到轮盘赌的客人后方时，响野说道：“好了，差不多该动手了。”他看了看手表，“已经到预定时间了。火灾报警器的位置知道了吗？”

“你看，这个轮盘赌桌子对面的墙壁上有个小东西，跟那个剧院老板告诉我的一样。感知到热量后，它就会喷水。”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圆盘形状的装置。

他将那个装置放回口袋，从外围绕过桌子。

终于到了墙边。虽然人很多，可是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轮盘上。为了不引人注意，久远故意装作蹲下来系鞋带，把发烟装置贴在墙上。装置的设计很简单，就像那种带有胶带的超薄空气清新剂，可以随处贴。他用手指折断了外壳边上一处塑料凸起。折断五分钟后，它就会发热并喷出烟雾。

喷出烟的一瞬间连久远和响野都没发觉。最开始烟雾很微弱，就像上升的水蒸气，然后渐渐地越来越强。

久远和响野发现已经开始了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看到了烟，而是因为周围的人群开始骚动。

不知是谁大叫了一声“失火了”，随即四周的喊叫声就交杂在一起，根本听不清。负责轮盘赌的庄家瞪大眼睛环视周围，他不知道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正寻找场内的工作人员。

久远和响野交换了一下眼神，点了点头。按照事先商量好的，久远朝刚才的楼梯跑去。

“这些客人在赌场的事如果败露了，肯定很麻烦，所以火灾肯定可以引起恐慌。”开会的时候成濑这样说过。

实际上，事情也正如他料想的那样发生。

客人们都快速朝出口跑去。警铃响了。赌场的消防装置可能是只要一处有反应，其他地方也会跟着启动的设计，喷头猛地开始喷水。天花板到处出水，让下面的客人们更加混乱。

久远正准备上楼的时候，耳边传来了响野的声音。“各位，请冷静。如果太慌张，原本能跑掉的人都跑不掉了。请大家再冷静一些！”他在楼梯下面大喊。

会场内已经充满了烟雾，久远所在的楼梯处的视野也变得模糊不清。人跌倒的声音、相撞后的惨叫声和谩骂声从四面八方涌来。

客人们还在骚动。响野不管那么多，依旧说道：“大家都到这边来吧。到面朝出口的左侧来，排成一队。烟雾很浓，但烧得好像并不厉害。大家用手帕捂住嘴趴到地上。”

失去判断能力、惶恐不安的时候，如果有人忽然站出来发出指令，大家反而会意外地非常听话。这也是开会时成濑说的。“响野，反正你也喜欢在众人面前演讲，你就试着指挥那些因火灾而仓皇逃跑的客人。首先让他们老实待在那里别动。这时久远就去VIP房间。门卫肯定也正因火灾狼狈不堪，久远趁这个机会把钥匙偷来就好。”

“偷来就好。说得那么轻松，我可很难办啊。”久远有节奏地轻声嘀咕着，爬上了楼梯。右转后，他向着刚才已经确认过位置的VIP房

间走去。烟雾越来越多，他凝神看着，眼前出现了一个人影，他惊讶地朝后退去。

门卫正靠在回廊的栏杆上查看下方赌场的情况。

久远毫不犹豫地朝他背后走去。他注意着不发出脚步声快速前进，在距离越来越近的同时眯起眼睛，开始判断钥匙在对方身上的哪个位置。他很擅长根据口袋膨胀的程度、重心偏转的方向等线索判断出物品的所在。他快速用手驱散眼前的烟雾，目不转睛。从旁边走过时，他伸出手朝对方裤腰带摸去。

对方瞬间抖了一下，可是好像并没有注意到消失在烟雾中的久远。久远逐渐远离门卫，确认着手中捏着的钥匙。

“意外地轻松获胜啊。”

他站到VIP房间门前，立刻将钥匙插进锁孔转动。咔嚓的声音响起。他推开门，大声说道：“我来救你啦。你喜欢猫还是喜欢狗？”他原本准备一字不差地说完这句话，可刚说到一半便停住了。房间带有厕所和洗脸池，就像酒店的客房，里面并没有人。“哎？”

四处都找不到人质的踪影。

“有种不祥的预感。”久远下意识地说道。

响野V

【陷阱】①将绳索等绕成圆圈状。《徒然草》：“只需一圈圈将纽带绕起，将上方的带头从下方穿过即可。”②为打败他人而想的谋略。“完全中了对方的陷阱。”③写有“完全免费”、“绝对保密”等字样的广告或忽然收到的邮件。

“好了，大家就这样趴着，尽量避开烟雾往墙边靠。没关系。只要冷静下来，就什么问题都没有。现在并没看到什么火势，刚才喷过水后应该都灭得差不多了。大家的西服可能都湿了吧，可是只淋了水就会死的人并不多。相反，请大家小心烟雾。火灾时因为吸入烟雾死去的人应该不少。”响野说得很快，却也很清晰，“我已经给消防队打电话了，他们很快就会来，在那之前请大家一定不要乱动。那样是最危险的。想要从赌场中逃走，最重要的三件事分别是不要忘记拿走赢来的钱、尽量搞乱输掉的数目和不要慌乱。”

为了让众人不要乱动，响野继续胡说八道。所有人都离墙很近，或是趴着，或是抱着膝盖。其中也有剧院老板的身影。

响野看了看手表。消防员们差不多快该按计划来了。

久远还没好吗？响野开始凝神朝场内飘着的白烟望去。

按照原计划，在这一片混乱中，久远应该已经带着人质回来了。这时，响野发现楼梯处隐约有人影闪动。他心想终于回来了，刚放下心，却发现走来的只有久远一人。

“人质怎么了？”

“没在。”

“没在？”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久远苦笑的同时，响野身上的手机响了。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他抓起手机放到耳边，是成濑。

“你到底在哪儿？也不来帮忙，你干什么呢？我跟久远可正拼命……”

“别管那么多了，赶紧跑！”

“跑？从赌场？你到底在想什么？消防员还要来呢。该不会是雪子找的那帮演戏的人临阵脱逃了吧？”

雪子带着托朋友找来的剧团演员们伪装成消防员冲进赌场，让人质趁势从赌场逃走。原本应该是这样的。

“快逃！”成濑的声音虽然短促，却像针一般锐利，“暴露了！”

“什么暴露了？”

“我们早就被查得底朝天了。名字吓人的鬼怒川知道这件事。总之，你们赶紧逃出去！”

“逃出去？”

“带上筒井的女儿，从地下往地上跑。”

“我告诉你，你听了可别吓着。那个人质不在。吓着没有？”

“一会儿让我别吓着，一会儿又问我吓着没，你烦不烦啊。但没关系，人质还在，就在大厅。我刚才看见了。”

“大厅？”响野不明白成濑在说什么，下意识地朝着烟雾逐渐消散的四周望去。他摸了摸头发，还滴着水。由烟雾带来的混乱似乎不会再持续多久了。

“挂断电话后，你就让久远使劲挥手。估计那女的会发现你们，并往你们那边去。然后你们就往出口跑。客人那么多，他们也不敢随便开枪。”

“开枪是什么意思？”响野焦躁地大声斥责，与此同时发生了两件事。

首先，大厅内响起了不知什么人的声音。

其次，成濑的电话断了。

声音在回荡，忽然又有客人发出短促的叫声。响野慌忙寻找声音的源头。

“那边。”久远在旁边伸手指道。是楼梯上方回廊的扶手边。由于烟雾的关系看得不太清楚，但可以确定有个年轻人站在那里。再仔细一看，他的手上还拿着枪。

“你们别动！”他的声音很大，右手拿枪，左手拿话筒。赌场大厅四周装了喇叭，声音通过喇叭传了出来。

响野和久远面面相觑。

“别东张西望！说你们呢，你们！”

是我们吗？响野像在确认似的用食指指向自己的鼻子。

“对，对，就是你们。搞出这种失火的把戏，你们到底什么目的?那个戴帽子的，你是之前那家伙吧？那个被我从车上踢下来的家伙。从门口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你们是想来偷钱吧，真可惜啊。”

“是花。”久远依旧向上看着，小声说道。

“花，就是那个抢走人质的人？”

“总之，其他客人不要慌。这不是真的火灾，只是假的烟雾，跟玩具似的，所以不要慌。只不过是来了些准备干蠢事的蠢货而已。”花田拿着话筒说。

响野和久远同时咂嘴。响野看了看出口附近，心想消防员怎么还不来。

“你们就那样给我老实点。我有事情想先问你们。”花说完，将话筒交给了旁边的人。再一细看，花旁边站了好几个体格健壮穿黑西服的男人，之前那个门卫也在。他们同花一起走下楼梯。

“跑吗？”响野捅了捅久远的腋下，“成濑刚才说让我们跑。”

久远回头看了一下出口。“要跑勉强应该可以。”他点头，“可良子怎么办？”

“只能先跑，然后再考虑。”响野快速地说，“如果让他们走得太近，可就再也跑不掉了。”

久远点点头。

就在这时，久远背后有人弯着腰靠了过来。响野一惊，正准备出声，才发现那是刚才一直在提供饮料服务的兔女郎。他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响野以为是敌方派人来抓自己了，下意识地做出拳击时的动作，双拳紧握，转动腰部。可就在他出手前的瞬间，女人摘下了太阳镜。

“啊，你是……”久远大喊。

“你认识？”再不逃就来不及了。响野十分焦急，轻声问久远。

“这个人就是良子。”久远似乎也十分茫然，声音听上去一点都不真实。

“什么？”响野看着那个女人，“她是鬼怒川的手下？”

“不是，不是。”良子挥手否定，然后又问，“你们是要跑吗？”

“我们可是来救你的。”久远皱起鼻子，“你不是被关起来了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他们忽然叫我到这个大厅来做事。”

“到底怎么回事？”响野看着久远。久远耸了耸肩。

已经没时间思考了。烟雾已经变得很淡，花一帮人也已经走下楼梯。“别乱动！”他说。

“先跑吧。”久远看着响野，点了点头。

没有理由反对。响野看着良子，说了声“跑”，脚便蹬向地面。

蹲在地上的客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全都愣在那里。三人注意避开其他客人，向外跑去。

“我要开枪了！”花田正在靠近。

“会被打中的。”良子的声音从响野背后传来。

“这么多人，又有烟雾，他怎么可能开枪。”

就在这时，枪声响起。

“他开枪了！”良子的声音很慌张。

“凡事总有例外。”

趴在地上的客人们似乎觉得事态很可疑，逐渐站起身。烟雾的效果变弱了，整个大厅就像是个魔术表演意外穿帮的舞台，开始变得苍白而无趣。

出口的门开了，前方就是用作伪装的会议室。

“响野哥，我们搞不好会被埋伏。”久远的声音从身后响起的时候，响野已经冲进了会议室，幸好那里没有鬼怒川的手下。

“走！”久远拉着良子追上响野，朝通往地面的楼梯跑去。

他们听到身后花正追上来。

“快！快！”响野不停地催促，“浪漫不在这里。”他自嘲似的说。

令人意外的是，出口并没有赌场的人。入场的时候都要神经质地拍脸部特写，出来时就能这么随意吗？响野很惊讶。不过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吧，他边想边朝楼梯上跑去。

响野一步步蹬着楼梯，C剧院的老板说过的话忽然从他脑子里闪过。

“赌场里死了人，其他客人也会觉得讨厌吧，所以要先撵到外面再动手。”

大事不妙啊！想到这里的时候，响野已经走上了地面。

久远V

【夹】从两旁钳住。

【夹击】从敌人的两侧包夹攻击。

“响野哥，快走吧。”到达地面后，良子在久远身边喘着气。太阳镜因为碍事早摘掉了。仔细一看，她连鞋都没穿，正弯腰赤脚，粘在腰后的白色尾巴看上去很可爱。

爬上所有楼梯，大楼背面的小路几乎已经一片漆黑。因为被两栋大楼夹在中间，所以即使朝上看，也只有一条细长的天空。周围也没有路灯。回想起刚才赌场里的灯火辉煌，甚至让人觉得虽然是打算往地上跑，可其实是潜入了地下也不一定。

“久远，搞不好有麻烦。”响野不停地朝左右看，一副戒备的架势。

“什么麻烦？”

“那个老板不是说过吗？赌场里的人如果想收拾谁，首先会把他赶到赌场外面，然后再下手。”

“啊！”久远也立刻想了起来，脸当即变得惨白。他感觉到一种黑暗之中不知何处的枪口正瞄准自己的恐怖。“对了，地下的人没有追上来。”

“怎么回事？”良子的乳沟此时格外显眼。她终于抬头看着久远。

恐怕不会有狙击手在瞄准那么夸张，但以防万一，久远还是将良子挡在身后。

“响野哥，怎么办？”

“给成濑打电话吗？”

“会被成濑哥认为你没了他就什么都干不成，那样也行吗？”

“我才不愿意呢。”都这种情况了，响野还是很嘴硬，“总之，只有先跑了。”

“哪边？”

“你喜欢的那一边。”

“那就右边吧。”久远想都没想，凭直觉作出了判断。他拉起良子的手，朝右边跑去。响野跟在后面。

虽说这是条路，其实也就是楼与楼之间的缝隙。如果五个成人并排，那就得挤成一团了。久远正想着，发现前方数十米外就连着一条大路。

“上了大路后就坐出租车走。”响野说。

“雪子姐会不会来？她有没有察觉到我们的危险？”

“就算有人来，也只可能是外星人。”

“消防员去哪儿了？”确实是啊，久远也觉得。按照计划，雪子找的一群演员本应该扮成消防员冲进赌场。他们则趁乱逃出赌场，完成

任务，这是事先预想好的进程。

“别问我。”

“还真是不应该跟响野哥一起来。”

“你不觉得应该说得委婉一些吗？”

“因为完全没有按照原计划进行嘛。”

“按部就班的人生有意思吗？”

“肯定比我们现在这样有意思。”

两人随意斗嘴的时候，久远感觉再不快点走上大路就麻烦了。可能是因为焦躁，这条小路显得特别长。

此后，他才发现前方的人影。奔驰在大路上的车灯从右往左照过，让黑暗中正朝这边走过来的两个人影浮现出来。

久远停下脚步。响野似乎也察觉到了，站在原地。

“怎么了？”良子眨着眼。

响野又转身朝后。“麻烦了，搞不好我们后面也正有人过来。”

“骗人的吧？”

“现在骗人做什么。”

“谁会来呢？”良子的脸色惨白。

“可怕的人们。”久远只能这样回答她。

此时既没有脚步声也没有喘气声传来，但他们知道有人正在靠近。

“在这种地方枪杀三个人，也太招摇了吧。”响野皱着眉，前后来回确认情况。

“不如你这样劝他们试试？”首先可以肯定，他们是鬼怒川的部下。

“正劝着呢，我就被打死了。”

“响野哥，怎么办？”

“你被他们打中的时候，我带着她跑，怎么样？”

“这种时候响野哥还能开玩笑，佩服。”

“啊，枪！”良子哽咽着发出声音，几乎要哭出来。她颤抖着伸出手。确实，前方的人影手中拿着的不管怎么看都是枪。

三人一步步被逼进绝境，无论何时被打中都不奇怪。连久远都吓得两腿发软了。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阵气势不凡的吼声。由一群人发出的不知是“吼”还是“哦”的声音从三人后面传来。

久远慌忙转身盯着后方。起先他觉得是从背后来的敌人为了威慑而发出的吼声，可立刻又觉得不管怎么听都不像。

“什么？什么？”响野也瞪圆了眼睛。

隔着一段距离的那两个男人此时也发出了略带疑惑的怒吼：“你们是干什么的？”

一群人没用多久，几乎是一瞬间，就来到了久远等人面前。

这是一群穿着柔道服的男人，恐怕有十个人左右。他们排着队，几乎塞满了整条小路，喊着口号越走越近。

久远目瞪口呆。为什么？难道这里是柔道部的训练路线？就算要跑步，其他的路还多着呢。

疑惑的同时，柔道部的一群人仍在靠近。就好像雪崩挤进了这条小路似的，让人感到难以承受的压力。

久远正想着要被柔道部轧死了，却被穿着柔道服的男人抱了起来。他“哎”了一声，已被两个男人从两边腋下架起。他恍惚间觉得身体好像浮了起来，就这样被抬走了。

他慌忙朝旁边看去，响野和良子也同样被穿柔道服的男人的波浪吞没。

“这是怎么回事？”他转向右边，看着身穿柔道服的男人。

“有人让我们这样做。叫我们在这儿演一场戏。”这个一脸胡子的男人看上去一把年纪了，声音却很年轻。

“演戏？”

“有人叫我们穿着柔道服跑步，看到三个人后把他们带走。哎，你们不知道吗？我觉得这工作没什么价值，但还挺有意思的。好像完事后奥谷先生还要请我们吃烤肉呢。”

“什么跟什么啊。你们这是柔道部还是什么？”

“不是啊，我们都是演员。哎，你真的不知道？我听说上面还有摄像机正在拍呢。”这个看上去完全不像演员的男人说。

这时，左边的另一个穿柔道服的男人也快活地说：“这种无聊的事情我最喜欢啦。”

“让开让开！”另外一个穿柔道服的男人喊道。

再看前面，那两个人手里拿着枪，愣愣地站在那里。

久远下意识地暗叫不好。但也许是因为他们不可能朝着这样一群人开枪，又或许是因为被这群大晚上穿着柔道服跑步的人吓着了，他们并没有举起手中的枪，并迅速朝道路左右两边避开。

抬着久远等人的男人们一鼓作气从那里跑了过去，看上去就像运动的社团队列，一丝不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久远感觉自己就像被抱着的婴儿，大声问后面的响野。

“别问我。”

“这样被抬着走，还挺有意思的呢。”良子天真地说。

雪子V

【海外】隔着海的国外。

【海外逃亡】劫匪题材的小说中，大团圆结局的一种方式。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可帮了我大忙啦。”坐在车后座一直盯着窗外的男人转身朝雪子说。他丝毫没有警戒心，一副打心眼里放松的样子，静静地盯着窗外不断后退的街道。“你就是那个成田的司机吗？”

这个人细长脸，目光像蛇一样，眉毛很粗，头发已经秃了一大半。个子虽然不高，却透着一股不知源自何处的精悍气势，看上去就像主张强硬的政治家。

成濑在鬼怒川面前自称成田。这是个简单的假名，但可能比太过做作来得好。雪子也顺着他的话：“是啊。他让我尽快送鬼怒川先生您去机场。”

眼前的信号灯变成了绿色。雪子又用力踩下油门。国道上的车并不少，可只要来回变道行驶，还算比较顺畅。

“起初我还怀疑呢。”鬼怒川的口气就像在怀念旧时好友，“我们是两天前遇到的。很巧，坐新干线的时候，成田就坐在我旁边。”

“那还真是巧啊。”雪子也已经从成濑那里听到了事情的大概。通过让久远掉包车票，成濑坐到了鬼怒川旁边。原本只期待如果聊得投机，或许能搞到关于赌场的情报，可是随着对话的进行，鬼怒川竟对成濑表现出相当的好感，因此成濑就想到了另一个作战计划。

“我身边的人全都对我虎视眈眈啊。一点都不能放松，不管是朋友还是手下都不能相信。虽然大家都说我是被害妄想、神经质，我却认为小心再小心总没有坏处。因为跟成田是偶然在新干线上碰到的，我才很开心。是不是好人，只要说两句话我就知道了。”

雪子想起了曾经听说过的国外黑手党的事。那个老大就是因为在飞机上对邻座的刑警放松了警惕，才被抓了起来。

“成田也因为认识了鬼怒川先生您而高兴呢。”雪子一边注意不能说漏嘴，一边转动方向盘。她切到右边的车道，超过了前面的车。

成濑将上次抢银行得来的钱塞进包里带在身边，装作在偶然的情况下让鬼怒川看见，让对方相信他是个钱多得花不掉的人。之后，他便开始说：“东京那边不知道有没有好玩的赌钱的地方啊。”

“这真是太巧了。正好我就是开赌场的。”

“成田也是十分意外。”

“而且到了昨天，他竟忽然向我透露了别人盯上我的情报。”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成濑装作忽然得到消息的样子。“你的赌场好像被人盯上了，你还是小心一点好。”他故意装成在给鬼怒川忠告，“好像有两个人想袭击赌场，然后抢钱逃跑。”

“但您竟然真的相信了。”雪子不经意间说出了真心话。就算成濑成功地假装了偶然相遇，可对疑神疑鬼的鬼怒川说“赌场被盯上了”这种话，鬼怒川竟然还真的相信了他，这的确让人难以置信。

“当然，一开始我半信半疑，甚至我还怀疑了。”鬼怒川的声音忽然变得锐利起来，雪子感觉到背后如针扎般紧张。

“是吗？”

“当然了。刚认识没多久的人忽然就拿来一条跟我有关的消息，这时机也太巧了吧。我会怀疑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为什么又……”

“有好几个理由。第一，想骗我，企图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的人，一般都是拿好话来哄我。像这样告诉我危急消息的情况实在罕见。”

“这样啊。”

“另外，成田解释得很明白。他说有个团伙盯上了赌场，他们会假装火灾，使用制造烟雾的机器引起骚乱，然后趁机抢钱。如果那时候成田找我要什么好处，那我就会怀疑他，可是他也没有那样做，只是告诉我要小心。这总值得一信吧，是不是？”

“那实际上呢？真的有火灾吗？”

“就在刚才。出现了烟雾，大厅里一片混乱。跟成田说的一样。而且，我的一个手下还说见过其中一个闹事的人。”

“是吗。”雪子想，那应该是久远吧。

“好像是他在处理别的事时见过的年轻男人。那人还想戴着牛仔帽尽量遮住脸，其实在进门的时候就已经暴露了。那时起我们就开始监

视他们，果然不出所料。”鬼怒川就像在炫耀自己抓住的猎物，“成田全都说中了。”

“那就好。”

“现在跟你说也无妨，如果今晚赌场没被袭击，我可不准备就那么轻易让带来假情报的成田回去。”鬼怒川似乎很开心，大声地笑了起来。

“是吗？”

“因为我最讨厌假情报了，被骗比其他任何事都更让我生气。但这次不是这样，真是太好了。就算是刚认识不久，做掉成田估计我也会心痛。而且现在通过成田的安排，还让我坐上了你的车。”

“是啊。赌场出事的时候，还是躲到其他地方比较安全吧。”雪子按照成濑事先的指示说道，“立刻离开那里是明智的，我也这么觉得。但那些制造假火灾的人最后怎么样了？”雪子脑子里浮现出久远和响野的脸。事先并不知情的两个人肯定以为计划被赌场那边知道了，恐怕正急得乱窜呢。

“我的赌场基本都是先把那种人赶到外面再处理掉。现在那两个人恐怕已经在大楼后面的小路上奄奄一息了。”鬼怒川开玩笑似的说，接着又张大嘴巴笑了起来。这性格也说不清到底是豪放还是神经质，或许是二者兼有。“不瞒你说，我赌场里可是什么样的客人都有，有警察也有政治家。处理掉那些碍事的家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我想还是休养一段时间比较好。现在手头上的事交给手下去办也没什么问题。”

鬼怒川所说的“手头上的事”毫无疑问就是筒井药房老板的女儿。他听成濑说“有人要袭击赌场”的时候，开始还误以为是筒井要来抢人质，所以才想出将良子从VIP房间放出来，把她混在工作人员当中藏起来的办法。

“飞机赶得上吗？”

“按现在的情况没问题。”雪子驾车前往的目的地是国际机场。

“我很感谢成田。就在我正想去海外的时候，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好地方。”

“这么快就能取得您的信任，成田也觉得很荣幸。”其实雪子想说的是：亏你还真相信了。两天前的晚上，雪子见过C剧院老板之后，成濑告诉了她这个计划。那时她还怀疑能不能进行得那么顺利呢。

“这就是命啊。这世上的失败者大部分都是因为没能抓住突如其来的机会。”

“您一个人去没问题吗？成田好像另外还安排了好几个人。”

“不，不用了。我暂时打算一个人休养一下。总之，成田办事这么迅速，我真是感激不尽。”

“这种事情成田还是很靠得住的。”雪子说着，用力踩下油门。

“我有敌人、同伙和家人，就是没有朋友。成田搞不好还真能成为我的朋友。”

朋友估计是当不成了。雪子心中略一作痛。一定要让这个鬼怒川成功逃往海外，她打起精神。

响野VI

【啰唆】①唠叨。话语过于冗长招人厌烦。“啰唆的说教”，“过浓的味道”，“啰唆的伏笔”。②将一个无聊的笑话说得更加无聊的必备条件之一。（原文为くどい，在日语中有“啰唆”和“过于浓烈”两种意思。）

身着柔道服的男人们的架势甚至让响野担心，他们是不是会这样抬着三人直接走进樱木町站的自动检票口。可是到了离赌场一段距离的地方后，他们只说了声“那，就到这里”，就刷地全走掉了。简直就像舞台表演一样，堪称华丽整齐的退场。

留下来的响野只得和久远面面相觑，除了皱眉还是皱眉。这是一个车流量很大的地方，还立着好多巨大的电影海报的广告牌。一群看似大学生的人有说有笑地从他们身边走过。

“响野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久远说。他摸了摸头，看上去有些惊慌。“啊，帽子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被那帮柔道部的家伙救了是千真万确。”刚才如果继续像那样在那条小路走下去，迟早会被那些凶恶的男人用枪拦住，恐怕早就完蛋了。

“他们好像不是柔道部的人，是演员。”

“是雪子找的演员吗？”

“成濑哥肯定全都知道。”

“应该吧。”响野脑中浮现出看破一切的成濑那冷静的目光，“真烦人。”

“可是，你为什么没在VIP房间，跑到大厅里了？”这时久远问良子。

良子也还是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我刚才也说过，理由我真的不太清楚，只是被那样命令了而已。”她答道。

“也就是说，你那时候其实也可以自己跑出去？”

“他们威胁我，说即使我跑掉了，也能立刻把我抓回来。那些人好像跟我爸爸很熟。”

“是吗。但亏你能找到我这里。”

“大厅里，有个客人告诉我的。我给他拿饮料的时候，他悄悄跟我说：‘这里肯定有一个你见过的人，你去找他，跟他一起逃出赌场。’”

“是成濑啊。”

虽然还没定下来要去哪里，不过三人决定先朝车站方向走。

“我应该怎么办才好呢？”良子茫然地说。与其说她是在提问，不如说她只是单纯地将心里的疑惑说出口。

“都已经得救了，却一点不开心啊。”久远有些生气。

“是啊。”响野也同意，“回家跟你父亲报个平安不是很好吗？泪眼重逢，多好。”他轻轻地拍手。走着走着，他又忽然想起来似的说：“或许应该跟你父亲说，是被难得一见的善良绅士救出来了。”

“哦。”良子像是正在思考什么。

“你最好充满感情地向他讲述，让他慌慌张张地认为这个恩必须报。”

“响野哥，你这种时候还真啰唆。”久远笑着说。

“你是在笑我傻？”

“从生下来到现在，我一次都没觉得响野哥傻。想都没想过。”

不一会儿，良子又带着不安的表情问道：“那么这次的事是不是就算解决了呢？”

一开始响野没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可马上就想起来了。之前他窃听花打电话时，花说过一番威胁的话。

“就算现在回家了，也可能再次被绑架，你是在担心这个吗？”

“啊，这倒是有可能。”久远抱起手臂，“不好办啊。”

“不，不是这个。”良子瞪大眼睛摇着头，“是小西他们。”

“确实，小西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呢。”

“他们不是为钱所困吗？结果问题还是没解决。”

“你还担心那个？”响野叹气道。只是单纯地因为意外而叹息，并没有不快。“明明都被当作人质了，你还不反省，真是个老好人啊。”

“我不大懂事。”她很不好意思地缩了缩脖子，满脸通红，“我男朋友也经常这么说我。”

“秀恩爱哪。”久远指着她说。

“男朋友知道你被绑架的事吗？”响野在意地问道。

“失去联系这么长时间，他现在一定很担心。”她答道，好像恨不得立刻就想听到男朋友的声音，“我可以去打个电话吗？”

“你身上有手机吗？”久远问。

“没有。手机在被绑架时就被拿走了。我去找个公用电话。”

“如今的日本想要找公用电话可是难上加难。”响野想起了自己之前的痛苦经历，“我也吃过好一番苦头，肯定没那么容易找到。这种事啊，估计是跟人间力有关系的。”

“啊，那边就有！”良子很有精神地喊了一声，便朝人行道边的电话亭走去。久远笑了起来。

久远VI

【新潟】①位于日本中部地区东北方，濒临日本海的一个县。历史上曾管辖越后、佐渡两国。面积一万两千五百八十三平方公里。人口两百三十八万三千，下辖二十个市。②新潟县中部的城市。县政府所在地。“新潟的潟字我不会写，就不给你寄贺年卡了，行吗？”

“嗯，你是……”

男人面对忽然出现在玄关的久远，有些不知所措。这处住宅保持着古朴的日式风情，庭院虽然狭窄，屋顶上的青色瓦片却很美。

“忽然打扰，真是不好意思。”为了消除对方的不安，久远尽量轻快地打招呼，“我是从横滨那边来的。”

“特意？”

要说是偶然路过，新潟也太远了。

昨晚刚从赌场救出良子把她送回家，今天一大早成濑就打来电话，久远很意外。

“怎么了？”

“要不要去看看连续遭遇不幸的小西药店？”

“去。”

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不知为何，久远感到一阵愉悦。刚才走过的路上，拴在农家屋边的杂种狗也让他觉得很新鲜。

“我是因公顺便过来的，有人拜托我。”久远将手上的包递过去。

站在对面的男人明明才三十几岁，头上却很有多白发，皮肤也很干燥，毫无生气。久远歪着头打量屋里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没有其他人住吧，里面充满了冷清和寂寞。从门牌上来看，他应该叫小西胜次。大哥叫小西胜一，真是十分好懂的取名方式。

“是谁拜托你的？”

“筒井药房的老板。”久远微笑着，男人却眨了眨眼睛，神情有些僵硬。

“你家药店是在其他地方吧？”久远又问道。

“嗯。”男人投来试探的目光。“以前在商业街那边，现在已经没有了。”

“为了表示歉意。”久远将行李包放在对方脚边，迅速打开。

双亲之仇在先，男人像是要看什么肮脏物件似的弯下腰。看到里面的东西后，他瞪大了双眼。

“并不是说想用钱来解决问题，只是希望这些能解你的燃眉之急。”

“这，到底，有多少钱？”男人愣愣地开口问道。

“不好意思，得给你现金。筒井药房现在也有很多问题，所以这些钱还请不要声张。”久远说道。他真想告诉对方，其实这些钱是从银行里抢出来的。虽然跟任意保险的赔偿金比起来可能少了些。

“我不能收。”男人加强了语气。

久远微笑道：“请收下吧。说实话，你哥哥还照顾过我呢。胜一哥。”

“哥哥吗？”对这个男人来说，小西胜一似乎是一个疏远与亲近的综合体。他露出了这样一种难以琢磨的表情。

“体格很好，是个好人。”

“是啊。哥哥虽然不是什么坏人，可是好像在东京做着什么不正经的工作。”

“最近你们有联系吗？”

至今为止还没有听到小西胜一因良子的绑架事件而被逮捕的消息。可能他还在跟那个大田一起四处逃窜吧。

“只在一个星期前通过一次电话。”

“他说了什么？”

“哥哥说，他会想办法凑一些钱来，让我等着。他总是这样，任性地做事，给家里添麻烦。做事就一根筋，从来不考虑后果。”

“可以理解。”久远总觉得，小西和大田也许现在还开着面包车在山岸公园附近找人。“那个小姑娘应该已经不在了吧。”大田说。“别说

这种不负责任的话。要是不能把他女儿平安无事地还回去，那我不就跟那个筒井成了一路货色？”小西教导大田。肯定是这幅场景。然后大田应该会说“对不起，小西哥”，再低下头认错。

“总之，这个钱就是你哥哥准备凑到手的钱。请拿去还掉欠款或是其他东西，也可以用来当作事故的补偿金。”

“那件事你也知道吗？”男人露出一丝惊讶的表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那个被害人也不怎么打电话来了。之前还一直吵着要精神损失费和治疗费。”

“哎，为什么呢？”久远的口气就好像面对面和朋友聊天，“算了，别管了。总之，这笔钱请你自由支配。”

“那个……”

“那，我就先走了。如果你不喜欢，就偷偷扔掉吧。”久远说完，准备转身离开，“代我向你哥哥他们问好。”他又添上一句。

无法把握情况的男人露出一种像是飘飘然在天上的表情。

“你就说是来推销恐怖报纸的，他们可能就知道了。”

“怎么样？”离开那座房屋，回到来时的路上，成濑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勉强把钱留下了，但对方可能也有些怀疑吧。”久远向成濑解释了自己跟小西胜次的对话过程。

“虽然不是全部，但好不容易抢来的钱竟然给了毫无关系的人，我们也真是好事啊。”

“最近那个人好像不找他要交通事故的损失费了。”

“这样啊。”成濑陷入思考，“我在来这里的新干线上偶然想到，也许一开始小西胜次的那起交通事故就是鬼怒川的手下干的。”

“啊，什么意思？”

“鬼怒川和筒井的关系很好，所以可能也得知了在新潟被迫关店的小西。向弱者下手原本就是那些家伙的拿手本事。他们通过调查得知小西的父母去世了，可能就盯上了他的遗产，便故意让他卷入事故，想通过这个来敲诈他的钱。”

“可是小西并没有买保险啊。”

“这件事对于鬼怒川来说可能也在意料之外。事与愿违，小西几乎没什么财产。这样就拿不到钱，他们也慌了。只是这时候，鬼怒川他们注意到了小西胜一的存在。他做着不正当的行业，如果真要说，跟鬼怒川他们也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你之前不是也说，小西他们是在酒馆喝酒时想到绑架计划的吗？可能就是鬼怒川的手下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跟他套近乎，唆使他去绑架。对鬼怒川来说，最后能间接拿到那笔赎金也好，筒井花钱拜托他救人也可以，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

“成濑哥这么一说，不管什么事听上去都跟真的似的。”久远满是困惑地说。

两人到了开往火车站的巴士站牌旁。确认了一下时间，到巴士来大约还有三十分钟。

“怎么办？走路吗？”

“怎样都可以。”成濑看上去似乎真的无所谓。

“那，就等等吧。”久远说。一时间，两个人沉默不语地站在那里。好几个少年骑着自行车从他们面前通过。“正志还好吗？”

“正志啊，时不时会打电话来。”

“真想见他啊。跟正志在一起真的感觉很轻松。”

“是吗。”成濑微微一笑。

“啊，对了，之前我还跟响野哥聊来着，成濑哥你为什么离婚？”

“忽然问这个干吗？”

“也不是什么忽然啊，难道问问题之前还得预告一下吗？哎，到底为什么离婚？”

“这种事别问我这个被离婚的人。”

“你每次都这样糊弄。”

“那，你让响野告诉你就好了。”

“响野哥怎么可能告诉我这些正经事呢？你知道有句格言叫‘说得最多，做得最少’吗？”

这时，成濑挠着太阳穴，稍微思索了一会儿。他看上去也不像想再次将话题糊弄过去似的，却说了句“差不多了”，然后看了看手表，

掏出手机。

“打电话？难道是给前妻？”

“才不是。”成濑苦笑后回答道，“是响野。”

“响野哥？”

成濑V

【振】①挥舞。摆动。挥动的状况。②外形。姿态。③习惯。规矩。④架势。动作。举动。⑤装样子。

“你小子，昨天那个到底算怎么回事？”电话一通，响野便大声嚷嚷，“跟预定计划根本不一样！那个柔道部又是怎么回事？”

“要让敌人相信自己，如果不让他看看赌场被袭的样子可不行。我把你们当成了诱饵，让鬼怒川相信了。所以计划也随之改变了一点。”

“鬼怒川？什么意思？你给我说清楚，给我解释！”

“解释的话下次再慢慢说吧。我还有事拜托你。”

“什么？”

“你认识的那家酒吧老板不是会说南美那个国家的语言吗？”

“南美？”响野愣了一会儿，但很快又说，“是黑矶的老板说的那个吗？那个对毒品的管制异常严厉的国家。”

“是，就是那里。”

“那又怎么了？”

“鬼怒川马上就要到那里了。”成濑又看了一次手表。这到底在说什么？旁边的久远兴致勃勃地听着两人的对话。

“啊？为什么鬼怒川要去那个国家？”

“我劝他的。他说想暂时藏到国外，悠闲地休养一段时间，我就帮他安排了。”

“你到底是哪边的人？”

“我偷偷在鬼怒川的包里塞了点毒品。”

“行李一般不是出境的时候，而是入境的时候查得最严。”

“对吧。估计他在那边入境检查的时候会被拦下来，但我还是想小心再小心。所以，我想让你帮忙让那个老板给那边的机场打个电话，就说有个男人准备携带毒品入境。”

“你到底要干吗？”

“我想让鬼怒川在那边被捕。”

“所以我问你啊，为什么？”

“那个国家不是对毒品管得很严吗？我想让鬼怒川在那边多留一段时间，至少留到他忘记筒井药房的绑架事件为止。你也不想立刻就见到他吧？老板如果不见了，估计这边赌场的家伙们也就没工夫管我们了。”

响野似乎仍然无法释怀，沉默了很久。“原来是这样。”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说道，“黑矶的老板也有把柄在我手上，这点小事他还是会听的。”他接着补充。

“就是这样。拜托了。”

“能问你一件事吗？”响野说，“为什么你事先不告诉我们那个作战计划？”

“‘如果知道了魔术的秘密，那看演出还有什么意思？’这话不是你说的嘛。”成濑右手挠着头，简短地说道。

他听到响野在那头啧了一声。

“而且，”成濑又继续说道，“我还以为大部分情况你都已经心里有数了。”

“我？你看也知道我没有吧。净胡扯。”

“是吗？因为你装不明白的样子装得很像嘛。”

成濑不经意地转过头，看见久远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到了巴士站牌的另一头，正蹲在地上抚摸一只野猫。

外一篇

大海里还有跟错过了的那条一样好的鱼

今天I

矶原的目光茫然地落在手边，那里放着一个杯子。抬起头，祥子正在微笑。他将摊开的地图折好。

“我没要续杯啊。”

“免费赠送，免费赠送。”她说道，“哎，那是什么地图啊？”

“啊，”矶原下意识地叹了口气，“这是客户住址的地图。我接下来要去上门道歉。”

“道歉？矶原你不是在搬家公司工作吗？”她的表情好像在问：搬家公司的工作还包括道歉吗?

“只要客户生气了，搬家公司也得道歉啊。搬家时用的纸箱没有及时回收啦、搬运方式太粗鲁啦，等等。如果是因为我们这边的不小心而被骂，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可这次完全没道理。可以说就是找碴儿，冤枉我们。这次搬完后，客户打电话来投诉说‘被炉给碰坏了’。”

“那当然得赔礼道歉吧。”

“但是不管怎么看，那个被炉都不是搬家时的那个。当初清点时是一个小号的被炉，搬家时似乎也是那个小的。所以那肯定是搬家后买的或者是从哪里弄来的，故意调包，想要我们拿去修。”

“那可太过分了。”祥子露出一副打心底里同情的表情。

矶原每每看到她这副样子，都会想起一个做学术研究的朋友说过的一句毫无科学依据的话：“植物十分纯真，将它们放在屋子里，可以得到心理上的安宁。”祥子真是纯真啊，他常这样想。

“只是，武断地回绝他也会造成问题，所以得先上门调查。就算是他不讲道理也不行。做生意就是这样。”

“矶原，你体格不错，适合跟客户周旋打交道，应该很受器重吧。”

可能是因为从小学开始就一门心思练棒球，矶原个子很高，身体也很壮。他一直自认为自己最大的长处就是身体好，可是这身板前两天也因为感冒而落得卧床不起，令他完全丧失了自信。“果然压力太大就会生病啊。我还是头一次去药店呢。”他感叹道。

“都过二十五岁了还没去过药店，那才奇怪呢。”祥子笑道，“那头一次去药店感觉怎么样？”

“看到收银台的人戴着比我还大的口罩，衣服也厚得无法形容，觉得很好笑。”矶原说，“连药店的人都搞成那样，让人还没吃药就已经觉得这药没什么作用了。”

“你这想法也真奇怪。”祥子咧开嘴笑着。

“也没那么好笑吧。”矶原笑得有些牵强。

“病才刚好，今天就得去生气的客户家啊。几点？”

“约的是四点。”矶原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还有大概一个小时，可目的地离咖啡店并不是很远，有二十分钟就足够了。

矶原将杯子放到嘴边，啜了一口咖啡。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疑问：为什么比起店长响野泡的咖啡，他老婆祥子泡的咖啡会好喝那么多倍呢？或者说，为什么他泡的就那么难喝呢？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想起开咖啡店，这才是个谜。

“啊，矶原你喝啦！你喝了这免费的咖啡，就必须告诉我了。”祥子忽然说了这么一句。

“嗯？”

“咖啡钱不要了，作为交换，你得告诉我你当初被女朋友甩了的事情。”祥子露齿一笑。那轻盈的笑容就好像女高中生。

“你刚才不是说免费赠送嘛，怎么突然间又要问什么前女友的事。”

“你以前不是说过嘛。被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交往的女朋友甩了后，你悲伤万分，曾试图往猪苗代湖里跳。”

“那都是三年前的事了。那痛苦我好不容易才忘记，你别揭我伤疤啊。对了，我跟祥子姐你说过这事吗？”

“你第一次来我们店时跟我老公说过。”

矶原的脑子里浮现出那个喋喋不休的店长的样子。确实，三年前第一次来这家店时，正是跟女朋友分手不久，他或许跟响野哭诉过。

“是响野哥告诉你的？真是个大嘴巴。”

“就算是讨论自己到底有多爱说话，他都能讲上两个小时。”祥子耸耸肩，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我想听听你从猪苗代湖回来后的事呢。”

“那是误会，我可没想投湖自尽，只不过想换换心情才跑去那里。”

自己到底说没说过这些话，他已不记得了，但那时的他确实已经失去了平常心，狼狈不堪。那时，面对他为什么非分手不可的质问，女朋友只是一味重复着“我已经无法再相信你了”、“我们分手吧”。

“也就是说她怀疑你有外遇了？”祥子问。

“好像是她看见我跟另外一个女的走在一起，然后就误会了。”

“只是这样？”

“因为我有过前科。”开始交往的第一年，矶原曾经跟一个来看棒球比赛的短期大学女生纠缠过。

“惯犯。”

“才不是呢。从那以后我就对她一心一意了。”

“说得轻松。”

“这句话从有着靠嘴皮子吃饭的老公的祥子姐嘴里说出来，显得格外有说服力。”

“是吧。”

“可是，是真的。我真没有外遇。可她就是疑神疑鬼。搞不好是因为我在其他地方太随便了，那才是真正的理由。”

“随便？”

“往小了说，比如不管被说多少次出门都不带手帕啊，也从来没主动收拾过餐具啊，之类的。”

“那往大了说呢？”

“因为说起来太麻烦，所以一次都没提过结婚的事。”

“啊，”祥子用力地点点头，“那确实够随便的。”

“我当时太乐观了，总觉得就算不用努力和忍耐，也可以和她过一辈子。”

“没有任何理由？”

“没有任何理由啊。”矶原说着，自己也笑了起来。确实，他当时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理由的东西。

“背上了外遇的黑锅，你就没恼怒吗，矶原？”

“我当然火了啊。她也失去了冷静。最后两个人在互相谩骂中分手。”每当想起这些，他都会变得忧郁。交往了那么久，有过那么多快乐的回忆，为什么最后却变成这样呢？他的心头涌起一股寂寞。

“你该不会是说了‘比你好的女人多的是’这种话吧？”

“嗯。我们都互相说着‘跟错过的那条一样好的鱼在大海里多的是’之类的，好像谚语般的话。”

“听起来怪伤感的。”

“嗯。”

或许是咖啡喝得太多，一股尿意袭来，矶原站起身朝厕所走去。他打开店内最里面的那扇门，在马桶前小便，又回到洗脸池前看着自己的脸。以前从未如此注视过自己的脸，他觉得额头和面颊上的皱纹很刺眼。

忽然，他想起了三年前跟他分手的她的面庞。这记忆是如此清晰，反而让他有些困惑。

两个人同龄，但是她却一直显得年长，要强、唠叨。矶原也知道这是因为她爱操心，有时候反而感到一种踏实。分手的时候，或许压抑已久的担惊受怕终于爆发，她十分激动，言辞激烈，矶原也毫不示弱地应战。结果就是他一个人去了猪苗代湖。

矶原伸出双手接住龙头里流出的水，啪啪地搓着。他发现这里既没有纸巾也没有烘干机，只得在空中挥舞手掌，将水滴甩开。他感叹着自己还是没有带手帕，真是一点都没有成长。

从厕所里出来回到吧台时，那里坐着一个从未见过的男人，正跟祥子打招呼。

昨天

“那，你和他的重逢完全是偶然咯？”

站在友里绘旁边的祥子微笑着，把手里的咖啡杯轻轻放到她身边。热气轻柔而温暖地飘荡。

“嗯。”友里绘点头，“三年前分手的。没想到还能再见到。”

“这是偶然呢，还是命运呢。”祥子一边朝吧台里走，一边饶有节奏地说。她虽然比友里绘年长，却让友里绘觉得似乎在跟同级生说话。

“只是偶然，而且他应该并没有意识到见到的是我。”

“哎呀，那你的样子和当初跟他交往时的不一样了？”

“也不是，”说着，友里绘哗啦哗啦地从怀里的包中掏出一个大口罩，“我当时戴着这个呢，他应该没注意到。”

“感冒了？”

“药店的店员得了感冒，还戴着巨大的口罩，真是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友里绘笑道，“因为其他店员的时间排不开，我不得不站到收银台去。”

穿得比客人还厚，还戴着口罩，从这样一个店员手里买药的客人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友里绘觉得很过意不去。

“你立刻就意识到那个人是矶原？”

“最开始没有。首先我不知道他住在附近。而且，他原本是个从不感冒的人。”他总是骄傲地说自己打棒球练出来了，从来就跟生病无缘。

祥子似笑非笑地眯起眼睛。“确实，看起来是挺结实。”

“嗯。粗心马虎，毫无细腻可言，所以身体才那么结实。”

“那现在可是粗心马虎，毫无细腻可言，而且身体也不好了。”

“是啊。”友里绘也笑了出来。自己下定决心来这家咖啡店真是来对了。在药店偶遇矶原的友里绘不知道他是碰巧路过还是就住在附近，只是心里隐约觉得“能在这种时候重逢也挺有意思”。前天，当她再次在药店前狭窄的单行道上发现矶原宽阔的背影，而一身西服的他又走进这家咖啡店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在这最后的时刻知道事情的真相”。而昨天，或许是从公司回家的路上吧，友里绘发现他再次走进了这家咖啡店，心想他肯定是这里的常客，于是今天决定要来这里打探一番。刚好店里没有其他客人，于是她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问吧台对面的女人：“常来这里的客人中，有没有一个姓矶原的？”

“矶原？”年长的女人略一思考，随后便“啊”地睁大了眼，“莫非你就是跟矶原分手的女朋友？”

瞎猜也得有个限度吧，友里绘心想，不过还真的猜对了。她也只得红着脸答了声“是。你怎么知道呢？”

“感觉吧。”女人回答，又报上了名字：祥子。

“事到如今，你又想知道矶原当初到底是不是有外遇了？”祥子说。她正朝水池里放水，认真地洗起了杯子。

她的话里并没有任何嘲讽或好事的味道，友里绘松了口气。“三年前我觉得矶原他绝对有外遇，可时隔这么久再见到他，又觉得会不会真的误会他了。”

“那如果是误会，你还想和好吗？”祥子抬起头，微笑着问。

“怎么可能！”友里绘说完，对自己如此坚决地否定感到意外，“我并不是为了这个，只是觉得冤枉他不好。而且那个时候我非常生气，光顾着发火，吵架吵得不可开交。如今想想，我觉得就算分手，也应该分得更成熟一些。”

“你和矶原都住在这附近，真的只是偶然吧。”

友里绘用力点了点头。她和矶原分手后，曾一度辞去工作，回到新潟市的老家。但是两年后，她再次回到东京，一边在药店做兼职一边找工作。她选择住在横滨这片区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矶原以前也是住在东京市内的一处廉价公寓。因此两人在这里相遇只能说是不明缘由的偶然。

“或许是命运吧。”

“只是偶然。”友里绘笑道。

“可是，你为什么要到我这里来呢？”祥子夸张地眨着眼，“反正矶原也住在附近，直接去找他，两个人坐下来慢慢谈不是更好？都已经过去三年了，真相到底怎样，这时候也应该可以说清楚了吧。”

“嗯，确实是这样。”友里绘说着，猛地抿起嘴唇，又无力地松开，“也不知道这时机到底算好还是坏。我……明天，就要搬家了。”她继续说。

“搬家？”

“我已经找到了工作，明天开始就要去关西的培训中心。行李都已经寄了过去。”

“那，药店的工作……”

“那天刚好是最后一天。”

“不会再回来了？”

“之后是什么情况还不太清楚，但据说要在国外工作两年。”

“哎呀，那也太匆忙了。”

“最开始我还庆幸总算找了个可以充分发挥药剂师资格的地方，可似乎是个很忙的工作。不过，也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情况了。”

“可是，你还有未了的心愿吧？”

“见到矶原时才猛然意识到的。如果矶原真的是清白的，我想跟他道歉。”

“清白是指……他其实并没有外遇？”

“嗯。所以，如果有一天，矶原证明了他的清白，你可不可以替我转告他：‘友里绘冤枉你了，她已经道歉了’？”

这种要求似乎有些过分，友里绘想着，可祥子似乎并不生气，只是说了一句：“清白这说法不知为什么听起来很好笑。”她微微笑了笑，“但我也没有自信是否能从矶原嘴里问出那些话。”她挠着太阳穴说道。

“嗯，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就可以，拜托了。”友里绘低头行了个礼。

接下来，友里绘和祥子开心地闲聊了一会儿，随意地谈着各自的家乡和工作。友里绘坦诚地谈起自己再就业的艰苦，而祥子则谈起外甥最近长成了小大人，歌声像极了鲍勃•迪伦，而且好听得叫人想哭。虽然祥子说话时不紧不慢，但友里绘还是被她的话吸引了。

“对了，你能在我家老公没在的时候来，这真是太好了。”结账时祥子说。

“你老公是老板吗？”

“算是吧。要是他在，那就烦得不行，或许你立刻就想逃往国外了。”

“那还真是值得庆幸。”

友里绘拿了找零，收起钱包，答谢祥子没有拒绝自己堪称怪异的请求。

“但说真的，如果三年前矶原没有外遇，那会是什么样子呢？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祥子问道。

友里绘并未多想就答道：“不好说。他一次都没提过结婚的事。那种情况下，很难想象我能否一直等下去。”

祥子笑道：“那种事还真的不好说啊。”她点了点头。最后，她又像想起什么似的说道：“那个，如果明天矶原来到店里，而且也可以证明他当初并没有外遇，你怎么办？”

“啊？”

“如果，在你去关西之前，可以断定矶原的清白，是不是该最后见一面呢？”

“是我要你帮的忙，这样说可能不大好，可就算现在忽然问矶原当初有没有外遇，我觉得他也不一定就会说实话。只有今天明天这么短的时间，恐怕是搞不清楚的。”

“我认识一个可以看穿别人谎言的人，你要不要试着相信他看看呢？”

“什么？”

今天II

“好了，把门关上，要出发了。”坐在驾驶座上的女人通过后视镜看着矶原说。

矶原被她冷漠的说话方式所震慑，恍惚地应了声“是”，随即关上车门。隔着车窗，可以看到祥子正快乐地挥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矶原试着问初次见面的驾驶员。

她并未给出回应，取而代之的是车子的前进。

那大概是十分钟前的事。矶原从厕所出来，由于没带手帕，他胡乱地挥着手回到吧台边，那里坐着另外一位客人。那是一个目光锐利、行为冷静的男人。祥子介绍说：“这是我老公高中时的同班同学。”似乎姓成濑。

“哦——”矶原发出感慨的声音，“跟店长的气质完全不一样啊。”

他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成濑的脸色缓和下来。“跟他一样就太麻烦了。”

矶原不时确认着时间，估摸着差不多可以结账了，祥子却忽然说：“哎，话说回来，矶原你当时真的没有外遇吗？”

矶原吓了一跳，只得一边顾及旁边的成濑一边说：“这话就用不着再翻出来讲了吧。”他想岔开话题。

“好了好了，你回答我的问题嘛。嗯，首先，你跟友里绘交往的时候，曾有过一次外遇，是真的吧？”

祥子虽然在笑，声音里却带着锐利，而矶原又到了不得不走的时间，于是坦率地答道：“嗯，是真的。”

“那，你跟友里绘分手的时候，是真的有外遇了吗？”

“不，那是个误会，我是冤枉的。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嘛。我的外遇只有一次。”

祥子默不作声地望向成濑。成濑转向祥子，微微地点了点头。至少看上去似乎是在点头。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啊？”

“好。”祥子拍了拍手，“矶原你的嫌疑已经排除，是友里绘她误会了。”

“所以我说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啊！”矶原皱起眉头，不知道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话说回来，我告诉过祥子姐你友里绘这个名字吗？”

“告诉你，友里绘今天就要乘新干线去关西了，暂时不会再回这里。跟矶原你或许一辈子再也见不到面了。”祥子的语气比平时郑重许多，一股脑地说完。

矶原还是听得一头雾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又重复了一遍。他无法理解，为什么祥子这时候非得告诉他友里绘的事情不可。“还说什么一生再也见不到面，三年前我们就已经分手了。”

“她因为错怪了你，现在觉得很内疚。就因为这种误会，你不觉得不甘吗？所以啊，不如把握住最后的机会见一次面，好好跟她道别吧。”

“为了分开而跑去相见，这多别扭。”

“好啦好啦，”祥子看了看店里的钟，“哎，时间很紧了，现在如果不马上朝新横滨站出发，可就赶不上了哦。”

祥子说出友里绘要坐的那班车的时间，可矶原觉得无论如何都赶不上。他说出自己的想法后，祥子又说：“没关系。只要开得快，应该没事。”说完还点点头。

“不可能，肯定赶不上。”

这时，一直坐在一旁沉默不语的成濑忽然开口说：“越说赶不上就越来劲的驾驶员，现在就在外面等着呢。”

完全搞不懂。矶原再次叹了口气，一口喝完杯子里剩下的咖啡。“可是，我接下来还有公事要办呢。”他说，“我得去见打电话来投诉的顾客。”

“那件事我会想办法处理。”祥子笑着，说得胸有成竹。

“祥子姐，那事跟你完全没关系啊。”

“我说矶原，我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祥子说着瞪大眼睛，略带微笑地将脸凑过来，“如果你现在不去见友里绘，那可能这一生就再也见不到她了。可是，投诉的客户就算今天没去见，以后什么时候想

见都能马上见到。如果今天你爽约，人家明天肯定还会恼羞成怒地打来电话。”

“所以我才不放心啊。”矶原无力地回答。只是，这时他发现内心确实已经开始想：总会有办法的。

所以如今，矶原正坐在一辆异常敏捷地穿梭于各车道之间的车子后座。就好像篮球运动员重复着左右踏步和转身一般，这辆车来回变换车道，不停地左右转弯。

“请注意别出事故啊。”矶原说道，他的身子如同被按倒在椅背上。

开车的女人伸过一只手，说了声“这个”，递过一张地图。

矶原看了看，那是一张车站结构图。“这是什么？”

“接下来你要去的车站的内部地图。因为时间很紧，你得按照地图上画的路线去站台。”

地图上手绘的线条标示出通往新干线站台的道路。“这中间的圆圈记号是什么？”

“一个年轻男人会在那里等你。你要从他手上拿站台票。”

“到底是什么人？”这个问题，矶原是针对眼前正在开车的女人问的，可她似乎并不这么认为。

“喜欢动物，讨厌人类，是个奇怪的青年。”她回答道。

这到底是在开什么玩笑？正想着，车子又来了一个锐角转弯，矶原差点倒下。

今天III

刚到车站，开车的女人便朝他喊道：“好了，快跑！”矶原按照指示下车，顺着记下的路线前进。来到检票口前，有个年轻男子站在那里问他：“矶原先生吗？”他看上去既天真无邪又英俊聪敏，“应该赶得上，加油！”他说着迅速递过站台票。

如此一来，矶原虽然内心充满疑问，却忍不住觉得听从指示就是自己应该做的事，下意识地回答了一句“我会加油”，随即接过站台票冲过检票口。

工作日午后的车站内有一些旅客来来往往，虽说有一定影响，矶原还是勉强能避开行人顺利前进。两只脚走得越来越快，不知何时已开始奔跑。他忽然觉得自己到底是在干什么，于是停止奔跑，可立刻又开始快步穿梭。等回过神时，已然又跑了起来。

很快就找到了站台。电子显示板上正显示出友里绘乘坐的那辆新干线列车的信息。爬楼梯的时候，矶原发现自己的心跳开始加速。这感觉与奔跑后局促的喘息不同，是一种混杂着紧张和激动的情绪。友里绘真的在吗？他不停地想。就算见到了又该说些什么呢？他很烦恼。

来到站台，矶原慌忙环视四周。他看向写在站内结构图上新干线的信息。是二号车。他朝列车前进方向走去。本来他应该停下来调整呼吸，好让因奔跑而痛起来的侧腹稍微缓和一下，可因为时间不够，他还是朝前迈出脚步。

“啊！”这是友里绘发出的声音。

察觉到奔跑着靠近的矶原，她最初还以为是什么奇怪的人，正准备朝后退，但似乎立刻发现那是矶原，瞬间瞪圆了眼睛，嘴巴也张着合不拢了。停下来的矶原由于势头太猛，好像要摔倒，不过最终只是弯下腰，剧烈地喘息着。他双手扶腰，不停地喘着粗气。

“好久不见。”友里绘说。

矶原勉强立起身子，脸部由于痛苦而扭曲，可还是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好久不见。”

“也太巧了吧，居然能在这种地方碰见。”她略带玩笑地说。

“咖啡店的祥子姐……”矶原的声音断断续续。

他试图继续说下去，可友里绘一副了然于胸的表情说道：“你的清白被证明了吗？”她微微一笑，“我完全以为那只是玩笑话。”

“或许你还是不相信，”矶原决定把该说的话都说完，“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搞外遇。”

她一时间微笑不语。

“是真的。”

“我现在已经可以相信你了。”友里绘轻盈地点头，“虽然那时候根本不相信。”

“你要搬家了？”

“是啊，工作定下来了。”

“恭喜。”

“矶原你还在之前那家公司奋斗？”

被问到的瞬间，矶原的脑子里浮现出前来投诉的客户的各种表情，以及自己不断赔礼道歉的身影。他自觉这完全算不上是能跟友里绘炫耀的状况，便简单地回应说：“奋斗着呢，或者说，是准备开始奋斗呢。”

“我也正打算要奋斗呢。”友里绘说着，又露出笑脸。她低头看了看表。“那，聚散终有时，我们就这样吧。”她的语气一直显得轻松愉快。发车时间就快到了。

既没有要重归于好，也没心情闲聊过往寻找幸福的点滴，一切只不过是为了在这极为短暂的时间里再次相会，矶原充分明白了这一点。

“是啊，你也加油吧。”他回应道。

“矶原你也开始会感冒了，身体还是要注意点才好哦。”

“你怎么会知道？”或许是祥子告诉她的吧，矶原想。“那，再会。”他举手告别。

“再会。”她也点头示意，可矶原却不经意间发现她的眼角渗出了眼泪。

还没来得及说，她自己似乎已被那滴眼泪所感染，哭得更厉害了。

“别哭嘛——”矶原故作惊讶地说。

友里绘也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说：“明明也不是什么值得哭的事。”

这并不是感动或怀念，恐怕她也是因为这突然的再会而不知所措，最终在困惑中哭了出来，一定是这样。

往来于站台上的乘客不时朝二人看去。其中有好奇，可基本上是同情远距离恋爱的情人分别时的亲切目光。矶原禁不住想：如果大家得知这只不过是三年前的分手的重演，会不会大跌眼镜呢?

站在哭得停不下来的她面前，矶原的手伸向自己的西服口袋。他试图寻找不可能存在的那块手帕。如今自己能做的，似乎也只是递给哭泣的友里绘一块手帕而已。这个念头不断在脑中回旋，使他开始憎恨没有随身带手帕习惯的自己。

矶原试图喊她的名字，提醒她该上车了，可直接叫已经不是恋人的她的名字似乎有些不妥，但在名字后面加上敬称似乎又令他更为犹豫，他竟开始烦恼起究竟该怎么称呼她了。

就在这时，忽然有人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吓了一跳。是对面走过来的人差点要撞上他，为了避开便用手轻轻推了一下。“啊，不好意思。”对方只简短地赔了个不是便走远了。

矶原回过头。虽然只是背影，可矶原还是觉得刚才擦身而过的男人看上去就像之前将站台票亲手递给自己的青年。但对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边的两个人，身影也越来越小。或许只是长得相似的路人吧。

友里绘仍旧在哭。

这下麻烦啦，矶原想着，又下意识地将手伸向口袋。指尖忽然感觉到一种布类的柔软，令他十分意外。慌忙抽出来一看，竟是一条叠得工整的手帕。

哎？为什么口袋里会有这个？矶原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吓了一跳。他疑惑地看了看四周。是刚才擦身而过的青年放进来的吗？的确有些可疑，但那种事无论如何也不像会真的发生。

不过，矶原放弃了继续思考和追问，而是选择将手帕递给友里绘。“给。”

友里绘慢慢抬起头，看着那块手帕，眼中含泪地笑了出来。“你也开始随身带手帕了，”她说，“你还是成长啦。”她指着他。

“嗯——算是吧。”矶原只得顺水推舟地回答。

友里绘将手帕接过来，小心翼翼地展开，贴到脸上。

“我们都加油吧。”矶原说，“然后，我们要在大海里，找到跟曾经错过了的一样好的鱼。”

“是啊。”她坚定地同意了。

两天后

“那，既没有和好，也没有约定再相见，就真的分开了？”吧台对面的祥子有些惋惜地问道。

“嗯，是啊。”矶原回答。两个人确实只是给对方打气鼓劲了而已。“不过，我觉得很轻松。”

祥子听完便说：“嗯——或许这种事就该这样吧。”说完还露出了温柔的笑容。

“可是，为什么祥子姐还有其他那些人，要那样帮助我呢？”他拼命忍住，才没说出“大家有那么闲吗”这样的话。

“那帮人啊，平时光干坏事，所以偶尔就会像那样，无论如何都想助人为乐一下。”

“什么光干坏事啊，又不是罪犯。”

“还真就是罪犯啊。”祥子接话道。

“先不管了，”矶原探出身子，“那天那个投诉的客户，是祥子姐代替我去见了吗？”祥子说过投诉的事她会想办法，可最终到底怎样了，矶原一直忘了问。

“不是我，是我家老公。”

“不出所料。”

“有问题吗？”祥子露出恶作剧得逞的孩子的眼神，一脸不用看都知道肯定有问题的表情。

“今天，那客户又打电话来了。说被炉的事就这么算了，让那个烦人的员工别再来了。”

祥子瞪大眼睛，满脸吃惊。“哎哟！”

“响野哥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呢？”

“我家老公也有帮得上忙的地方啊！”祥子眼睛睁得浑圆，感慨不已。

—后 记—

这本书是《阳光劫匪玩转地球》的续篇。我很想说“读这本之前必须先读完前作”，毕竟书中有不少地方是以前作为基础的，并且前作中最重要的部分有可能在本作中才慢慢抽丝剥茧水落石出，所以如果可能，希望读者们按顺序来阅读这两部小说。

关于这次的续篇，我最开始想以这四个银行劫匪为题材写一些短篇作品，每次以其中一人为主角，大概写八篇，均计划刊登在《小说NON》（祥传社）上。

只是，登了四篇之后，我忽然开始对单纯地刊登八部短篇小说的想法产生了怀疑。

我觉得，对于这四个银行劫匪来说，叽叽喳喳吵吵嚷嚷地聊天，然后被卷入某场风波，这才是他们的强项。而在短篇中，他们的强项似乎受到了局限。

因此在我任性的要求下，当初的四个短篇并没有作为四个独立的故事出现，而是整合为第一章，然后从第二章开始写他们抢劫银行之后的故事，最后作为长篇直接出版。

当然，为了让这些短篇作为长篇的第一章发挥出应有的效果，我也在其中下了相当的功夫。因此，即使是之前读过在杂志上发表的短篇的读者们，这次如果不重新读一遍，也无法理解整个故事的意思。非常抱歉。

最开始给了我创作这部续篇契机的，是在书店工作的下久保玉美小姐，非常感谢。全托你的福才会有这本书。另外，我还非常感谢当

初在杂志上刊登时替我画了插画的高木樱子小姐。

和上部作品一样，每章开始的地方我都引用或改写了《广辞苑》的内容。当然里面也混杂了很多假话，这一点还请大家给予理解。

伊坂幸太郎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八日



夜之国的库帕
伊坂幸太郎
夜の国のクーパー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目录

第一卷 第一章
第一卷 第二章
第一卷 第三章
第一卷 第四章
第一卷 第五章
第一卷 第六章
第一卷 第七章
第一卷 后记

<夜之国的库帕>

简介：

奇迹国度里，让我们用猫眼看世界！

这个国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让百无聊赖的猫，燃起正义之火，发动一场慵懒而即兴的小革命。

崭新世界观、巧妙叙事手法，从猫之观点看人类社会的荒诞与纷争、善良与可爱。

「我」被冲上了孤岛陷入昏迷，醒来后，眼前的猫竟开口说话，还说了一个他国家被侵略的故事……

猫——我所居住的国度碰上大乱子，听人们说，这国家打了败仗，敌军占领城市，先佯装和平停战，却在接管当日杀死国王、软禁百姓，一夕间国家大乱。

翌日，一名帝国士兵在城里被杀，敌国兵长要求百姓主动举发凶手，否则将施以残酷手段。接着，城里武力最强的「号豪」、智慧最高的「医医雄」纷纷被敌军抓走，是谁告了密?

我不禁替人们担忧，这沉入黑暗的国家，会不会就此成了夜之国?

第一卷 第一章

台版 转自 负犬小说组

图源：弱酸

录入：七号插管

哈欠脱口而出。看在人类眼里，哈欠似乎是一种悠哉快活的象征，每次我们一打哈欠，人类就会讽刺地说「多么悠闲，真羡慕」，简直是找碴。

以前，我曾疑惑地请教住在顽爷家的猫库洛洛（库洛洛博学多闻，几乎答得出任何问题），他给我一句「哈欠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行动啊，多姆」。虽然不懂什么是「身不由己」，但我摆出了然于心的表情附和「哦，身不由己」。简单地讲，便是这么回事吧：不管忐忑不安或惊恐不已，会打哈欠的时候就是会打哈欠。跟愉快的时候喉咙会呼噜作响一样。

举起后脚搔搔耳后，舔舔前脚，再用前脚上的口水抹抹眼睛。尾巴在脸旁摇来晃去。在身不由己的意义上，尾巴也是一样。尽管是身体的一部分，尾巴仿佛个别独立，不顾我的意志，自由自在地活动。

摇摆、扭动、竖起，偶尔膨胀。

尾巴或许就像个形影不离的朋友。抢先我的情感一步，提示「最好小心点」、「快点生气！」这便是尾巴。

有朝一日，我死掉的时候——虽然非常遗憾，但那一天迟早会来临吧。总之，到时候尾巴肯定会轻轻抚摸停止心跳、一动也不动的我。想到这儿，我一方面觉得安心，一方面却也觉得恼人。

圆形广场站着许多人。我头一次看到这么多人聚集在此。

广场中央有座圆形高台。

人们围绕高台，脸上满是害怕及紧张。

我把脚搭在弦家前方的阔叶树枝上，俯视周遭。甚至从背后都感受得到他们的紧张。

长达八年的战争结束，敌国的士兵即将到来，当然会紧张。这么一想，我不禁也有些紧张。

很快地，大地轰隆震动，同时一阵风吹起，送来陌生的泥土和汗水气味。

唰、唰、唰。节奏规律、稳健踏着地面的声响，愈来愈大声。

是脚步声。

士兵从北方进来。

广场上的人类发不出像样的话声，无数只眼睛盯着士兵。他们恶狠狠地瞪着，仿佛希冀能以视线活活烧死敌军。

士兵整齐划一地前进。队形丝毫不乱，步幅也分毫不差。

穿褐色衣服、戴帽子的士兵，两两比肩，约莫成十排，以包围广场的态势缓缓前行。他们拿着像长筒的陌生装备，右手扶筒底，前端靠在肩上。那是某种武器吗？前端不是尖的，应该不是长矛。当然，看起来也不像牛刀或长柄刀。

铁国的士兵绕过广场四周，逐渐接近时，我的尾巴瞬间膨胀，发出警告「小心！」大概是他们脸孔黑黑绿绿的缘故吧。铁国的士兵居然是泥土做成的生物吗？那么，我们当然不可能打得赢——我霎时心想。

可是，我立刻看出，他们的脸抹着类似泥土的东西。不是弄脏，而是刻意上色。或许是打仗时，为了融入树木等自然环境所下的工夫。

士兵步伐齐整地进入广场，城里的人仓皇让路。

紧接着，广场一阵骚动。士兵进来的路上，出现两只前所未见的动物。

两只动物呈淡褐色，大小似牛，不过脚很长，脖子也很长，脸型同样细细长长。

这座城里有牛羊，人类以栅栏圈养。毛皮用来做衣服，肉拿来吃，骨头取来制作工具。牛羊在人类的生活中不可或缺，但眼前的动物显然不是牛。

我直觉那生物应该动作迅捷，紧接着它们便上下踢动四肢，跳也似地跑了起来。它们的背上坐着人，人握着绳索，是在操纵它们吗？然后，两只动物同时奔驰，附近的人都哇哇尖叫。

我的尾巴完全膨起。无论何时，尾巴的反应都快我一步。

那动物绕广场一圈后，赶上前头的军队，渐渐放慢速度。

好想再靠近一点观察铁国的士兵和动物。我跳下树枝，走向广场中央，钻过人类的脚旁，不时故意挨上去磨蹭着前进。

铁国的士兵围住广场中央的高台，背朝圆心，面对民众。至于那两只陌生的褐色巨大动物，则在近处踢踢跶跶地造制出巨大脚步声，踱来踱去。外表威严十足，走起路模样高雅，真是帅气！我忍不住模仿了一下它们的走路方式。

冠人站在高台上。一头白发的他体格普通，肤色健康，眼睛和鼻子硕大，神情相当紧绷。他是国王，住在这座城里。听说他四十好几，但还不满五十岁，换算成我们猫的年纪，约莫是五岁吧。附带一提，这个国家最年长的人类是顽爷，已超过七十岁。以猫来说就是十岁，实在无法想像那是何种状态。

我在高台前停下脚步，听到人们的喧嚷声。音量不大，是与身边的人交头接耳般的细语声。吱吱喳喳，今后会变成怎样？叽叽呱呱，我们该怎么办？嘁嘁喳喳，他们干嘛把脸涂得花花绿绿？唧唧咕咕，我们真的会没事吧？到底会怎样？窸窸窣窣，欸，那是什么动物？又不是牛——话声如波涛起伏。

国王冠人从刚才就在台上大声喊话，努力安抚城里的人。

他先是说：「长达八年的战争结束了，等一下铁国的士兵就会来到我国。不管是这个城市，或其他城市都一样。」然后，他拉大嗓门强调：「可是，大家不必害怕。」他要激动的民众冷静。

「这些日子，我和铁国国王谈过。」冠人解释：「他们没打算制造混乱，只是想接管我国。虽说是支配，也不会对投降的人施暴。」

铁国的士兵不会杀害这个国家的人。

他们最大的目的，是要有效统治这个国家。

他们不会踩躏这个国家、这座城市、这里的人民。

所以不必害怕。

冠人如此重申。渐渐地，人民的恐惧如海水退潮，只剩下紧张的情绪。

「虽然他们赢得战争，但若试图以卑劣的暴力迫使我们屈从，战争将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天。」

我不太懂冠人的意思，其他人类大概也一头雾水。不过，冠人的话铿锵有力，我敬佩不已，觉得他真是太可靠了。

一名铁国士兵站上高台。他的个子比冠人矮，但肩膀宽阔，体格魁梧。看起来较其余士兵年纪大，约莫四十或五十多岁。人类的年纪很难估算，不过应该是这个数字。他的脸抹着一层淡绿色。是磨碎叶片，掺和泥巴涂上去的吗?

这个人有个特征，右眼罩着一块圆形黑布，只露出左眼。

他拉开嗓门道：「我来自铁国，是率领这支军队的兵长。此时此刻起，这座城市由我们接掌。在其他士兵到齐前，由我们管理。」

冠人不晓得想反驳还是应和，作势开口。敌军兵长不耐烦地伸出手，制止他发言。那动作之简慢，仿佛在强调与对方的立场差距，或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界线。

冠人没理会，再度开口：「请保证绝不会施暴，前些日子你们的国王已答应我。我们愿意投降，相对地，希望你们不要行使不合理的暴力行为和命令。」

高台附近的人类拍起手。

这一瞬间，爆出一道空气破裂般的巨响。

我的尾巴率先吓得倒竖。哀号四起，还听到猫叫。想必大伙都在附近。

破裂般的声响是铁国士兵手中的武器发出的。一名士兵高高举起筒状装备，「喀嚓喀嚓」地操作，接着又是一道炸裂般的轰响。

台上的冠人不动如山，面不改色地站着。冠人的儿子酸人在他背后捣住耳朵，平日不可一世的威风不知消失到哪去，吓得僵在原地，简直像变了个人。话虽如此，这是我头一次看到酸人怕得脸色惨白，实在痛快。怎么不继续嚣张？真是难得一见的场面。

冠人沉着地呼吁：「不必害怕，这是他们国家的武器，叫做枪。枪一发射，长筒前端会飞出子弹，钻过人体，就像从远处扔来坚硬的小石头。虽然是很厉害的武器，但不轻举妄动，他们也不会随意开枪，放心吧。」

接着，冠人说明刚才那两只陌生动物是「马」，铁国的人拿来当坐骑。「不必害怕。」冠人也评断「马等于跑得快的牛」。冠人的话，连身为猫的我都听得安心不已，实在厉害。

独眼兵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冠人，表情不变，沉默不语。然后，他慢慢把右手放到腰上，又缓缓举起。只见他握着没看过的武器，通身漆黑，形状就像指着人的手。

那也是一种枪吧。比其他士兵的枪小，一手就能掌握。

兵长微微眯眼，扬起单眉，把枪口对准冠人的头。

冠人不禁瞪大双眸。

独眼兵长面无表情地高声道：「你自以为很了不起吗？」

冠人刚想回话，忽然传来一声巨响。

宛如以重物砸破石板，又短促又激越。那声响仿佛吸收城里所有的喧嚣，四下一片静寂。

咦，冠人的头开了洞，我暗暗诧异。哎呀，血喷出来。冠人翻着白眼，当场倒地。独眼兵长的武器——手枪，打烂冠人的脑袋。

冠人的身体斜倾，「咚」地瘫在高台上。

我舔舔手。鲜血从冠人的额头泉涌而出，看起来好似这个城市的生命也急速衰弱。

我打了个哈欠。

「请等一下。」我打断名叫多姆的猫。跟猫说话，这件事本身就教我晕眩，却无可奈何。实际上，动弹不得的我，眼前有一只猫，而且那只猫发出我能够理解的语言。由于手被绑住，我没办法掩住耳朵不听。

我仰躺在陌生的草丛中，面对正上方的天空。幸好今天云很多，遮挡不少阳光，但若太阳探出头，强烈的紫外线就会直接洒落在脸上，把我脆弱苍白的皮肤晒得红肿溃烂吧。

我的身体遭到捆绑，用的大概是一种植物。数条坚韧的细长藤蔓，在直挺挺的我身上缠过来又绕过去。

记得我是从仙台港搭小船离岸。万里晴空下，我出海钓鱼。为什么我会独自出海钓鱼？这一点我能够解释。简单地说，就是我老婆红杏出墙。不知幸或不幸，我们没有孩子，但老婆外遇曝光后，家里的气氛实在教人待不下去。

这种情况下，我思索着是不是该投入嗜好逃避现实。可是，我为数不多的嗜好之一，是小额的股票买卖。比起赚钱，更接近想借由阅读四季财报、浏览经济新闻及在网路买卖股票，稍微沉浸在支援民间大企

业的满足感中。任职于公家机关，我没有丝毫不满，只是工作上不会碰上大变化，所以股票涨跌能带给我刺激。进一步地说，搞不好我是受企业展开TOB，进行并购或收购的财经世界吸引。大企业之间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仿佛呈现巨大机器人互相厮杀般的恢宏格局。

不过，为妻子的外遇苦恼，边坐在电脑前买卖股票实在太朴素，精神都要萎靡了。

无可奈何，我选择第二个兴趣来逃避。星期日，我租小船出海钓鱼。

发动引擎出发，不料半途天气逐渐变坏。我还悠哉地想着「比起家中的风暴，这根本不算什么」时，一阵波涛汹涌。当我注意到海象骤变，船已翻覆。翻船啦！我慌了手脚，不知不觉失去意识。睁开双眼后，我发现自己躺在陌生土地的草丛里，遭藤蔓捆缚，难以动弹。

附近闻不到海水的气味，我或许是漂流到某处，迷迷糊糊走一段路，才筋疲力竭倒下。想到这里，确实有漫无目标、蹒跚前行的记忆。

一回神，我的胸口坐着一只灰猫。那外表显然符合我认知的猫，但我仍不禁哑然：「世上居然有这种猫？」猫压得我十分难受，我想挥开它，更正确地说，是想像弹弹珠那样弹开它，可是手动不了，无法付诸实行，就算想吹也吹不动。此时，猫突然冒出一句：「你能听我说吗？」真是吓坏我。

我缩起下巴，好方便看清猫。大概是姿势固定，我的视野歪曲，没办法正确掌握猫的外观和体积。它看上去是刚出生的幼猫，不过从头部大小和脚的长度比例判断，也可能是成猫。

我耗费一段时间才理解是猫在说话。现实中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应该是我的幻听，是小船翻覆的冲击造成脑袋的物理变化，这么想还比较符合现实。

会不会是受到妻子花心的打击，导致我精神崩溃，于是期盼有只温柔小猫来安慰的愿望，化成幻觉出现?

一会儿后，我开口：「能不能帮忙解开身上的藤蔓？」

猫怎会说话?

你真的是猫吗?

总觉得还有该先厘清的问题，但我的脑袋已失去冷静。

「你听得懂我的话？」自称「多姆」的猫似乎也非常震惊。虽然出声搭讪，却没料到我真能听懂。

「我才想问你呢。」

猫会说人话，或是我听得懂猫话，两边都有可能。

然后，他——虽然没看到生殖器官，不过我认定这只猫是公的，总之，他仿佛想确认般低喃：「这样啊，你听得懂。」

「我第一次跟猫说话。」

「我也是第一次跟人类说话呀！」猫的毛色是灰白相间，有时会因光照闪闪发亮，相当漂亮。那是一种梦幻而充满清洁感的色彩。

不晓得经过多久，我们默默对望，像是在观察彼此会如何出招。但也可能是双方都陷入混乱。

「不过，这下正好。」猫终于打破沉默。

「正好？」

「你几岁？」

「四十。」

「那跟我差不多年纪。」

「咦，你活了四十年以上？」

「不是，我出生才四年。」

「你是指猫的年龄？」

「在你住的地方，你算是体型大的吗？」猫舔着前脚问。

「一般吧，我属于普通体型。」

猫安静下来。

不再说话。

我擅自理解为他在沉思，便同样不发一语，没想到他慢慢打了个大哈欠。有没有搞错，这么悠哉。

「希望你能听我说。」猫开口，「我住的国家碰上乱子。」

「你栖息的公园遭到拆毁吗？」

「公园？什么是公园？」猫反问。「战争结束，所以我们被敌国支配了。」

「战争？你说的战争，是我知道的战争吗？」

「我不知道你说的战争是哪个战争，总之就是战争。」

「猫会打仗？」

「不是的。」他坐在我胸口理起毛，我仿佛在看精巧的模型玩具。「打仗的是人类，跟我们没关系。可是，我们住在同一个地方，不免会受到影响。啊，原来你是铁国的人吗？」

「哪个铁国？」

「跟我们国家打仗的，是叫铁国的邻国。」猫解释。

「那个叫铁国的国家来接管你们吗？」

「对，就在几天前。他们进入我们的城市，杀掉冠人。」

我甚至不晓得该从何问起。

猫暂时跳下我的胸口，用前脚在我脸颊旁的地面画圆。转头勉强看得见，可是这角度未免太艰辛。

「我们国家的人类都这样跟小孩解释。」猫将圆从中间切成一半。「瞧，有两个大小相等的半圆吧。左边是铁国，右边是我们的国家。右边的半圆里有很多小小的圆，代表各个城市，而位在正中央的，就是我住的城市。城市之间距离很遥远，所以没人会离开自己的城市。」猫灵巧地刨着泥土比画，约莫是伸出了爪子。

「你们的城市在王国的正中央吗？」

「好像吧，因为冠人住在我们的城市。」

我想起冠人是国王的名字。「他几岁？」

「五岁左右。」

啊，他是用猫的年龄计算吗？真麻烦，我不禁苦笑。「换算成人类的年纪，大概几岁？」

「四、五十岁吧。」

以政治家或统治者来说，四、五十岁等于刚起步，可说是大展身手的年纪，但在他们的国家或许并非如此。「听你的描述，冠人似乎很受爱戴？」

「是啊。大家都非常依赖冠人，有什么困难都会去找冠人商量。我们和铁国打了很久的仗，大家都相当不安，却能维持平常心过日子，全是冠人的功劳吧。」猫戳戳圆的左侧。

「你刚刚说八年吗？」

「我才活了四年。」

「不是在确认你活几年，是问开战几年。」

「是啊，八年。我出生时已在打仗。」

「城里很多人都上了战场吧。」其实我对战争一无所知，决定草草敷衍过去。既然在打仗，想必会征召士兵。

不料，猫却回答：「这座城市离铁国很远，没什么人被征召。我想，应该会从离铁国比较近的城市征召。」

「你想？你不晓得实际情形吗？」

我在脑中描绘圆的左半边与右半边在临界线交战的场景，却浮现不出具体的画面。

「我又没亲眼看见。别说我们，连人类都不会离开城市，顶多去到城市边缘。」

「生活所需的一切，都能在城市里获得满足吗？」

「是啊，大抵上要什么都有。偶尔其他城市会送来衣物和农具。」

「是其他城市的人带来的吗？」

「是贡品。这个城市的人也会定期把收获和缝制的新衣交给冠人。」

「原来如此，是税金啊。」

「税金？」

「没事。」

「墙壁附近的大仓库收着那些贡品。」

我不禁想起学生时代读过的康德哲学。

只因猫提到的国王名叫冠人（注：日文中，「康德」的发音与「冠人」相同。）。虽然是课程所需，心不甘情不愿地读了康德的作品，但有些名言我挺中意的。比方「勇于求知」，应该是关于启蒙的发

言，不过，可能是喜欢接下来的「要鼓起勇气运用理性」的豪壮语感，我偶尔会忆起。

我认为，现下就是实践这句话的时刻。

无论怎么理性思考，与猫交谈的状况还是太过离奇。运用理性！鼓起勇气运用理性！我好想在心中默念。然而，即使运用理性，也无法改变我与猫交谈的事实。

大概是巧合，但猫提到冠人曾说「若是强迫我们屈从，战争将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天」，也与康德的言论极为相似。

「城市周围有墙吗？」我问。

「对。约有三个成人那么高，环绕着圆形的城市。石头和木头组成的外墙，包围整座城市。」

然后，猫又说明，城墙上有涂着毒药的刺。不知是缠绕带刺的植物，还是原本就设有棘状突起物？总之，不能随意靠近。「毕竟是守护城市的墙嘛。」

「是什么毒？」

「黑金虫的毒。」

「黑金虫？」我从没听过。「有这种虫？」

「你不晓得吗？」

于是，猫解释起黑金虫是怎样的甲虫。当空气变冷，接近地面结霜的季节，那种虫就会在天空飞舞，与我熟悉的进入冬天就会停止活动的虫相反。黑金虫不大，没有刺也没有针，体型浑圆，外形可爱，但壳有毒。听猫的描述，外表很像雌的锹形虫。

「吃下那种虫会肚子痛，然后几乎都会死掉。所以，人类很早就知道磨碎黑金虫，用来毒杀讨厌的对象。也有猫不小心咬到黑金虫丧命。」

「那么毒吗？」

「人类把黑金虫的毒和蜂蜜之类的混在一起，增加黏性，涂在城墙的刺上。」

「万一有人摸到墙壁……」

「就会死掉吧。好像是十年前，为了抵御铁国士兵进攻，冠人指示大家建造的。」

「真是可靠的国王。」

蓦地，我想到自身持有股票的上市公司。

由于其他企业展开恶意收购，那间公司的经营者手足无措，最后被夺走经营权。假如经营层——比方社长，能预防这类来自其他公司的攻击就好了。未雨绸缪，做好扛下责任的觉悟，应该是上头的人唯一的职责。

「国王一向由冠人的家族担任。之前的国王是冠人的父亲。」

世袭制吗？不晓得猫懂不懂，所以我没说出口。

「冠人确实很可靠。」猫继续道。「冠人会定期集合人民进行训练，或搜集物资，预做各种准备，城里的人才能平静地生活。」

「什么意思？」

「就算离战地很远，也不清楚敌人何时进攻，心里肯定会不安。不过，还好有人认真思考如何防备，所以，听从指挥便能放心过日子。冠人保护大家免于战争的恐惧。」猫补上一句：「这些都是库洛洛说的。」

库洛洛是谁？我想起来了。猫里头也有博学多闻的家伙吗？

「冠人唯一办不到的是……」

「长生不死？」一时口快，我不禁反省这话是不是太酸。

「教养儿子。」

「哦。」这是很有可能的情况。再杰出的人物，碰上亲骨肉的问题，恐怕也难以冷静处理。「冠人的儿子那么糟糕吗？」

「糟糕透顶，酸人简直烂透了。」猫似乎连提起那个名字都讨厌，嫌恶得毫不掩饰。「他搞不好比你年轻。」

「他是下任国王吗？」从冠人的年纪推断，儿子大概是二十岁左右吧。比我年轻，就要肩负整个国家吗？何况，还得率领战败的国家，光想像那样的重责大任，我内心就一片惨澹。「换成我才不要。」我忍不住说，「这种人从出生起，就得接受帝王学教育吧？」

猫问我什么是帝王学，我回答：「将来要成为领导者的人，必须具备相应的素养与见识。」

「这样啊。」猫暂且同意我的解释，随即应道：「可是，人的性格是天生的，又不是教一教就会改变。」

「酸人的性格不适合当国王吗？」

「别说不适合当国王，连做为一个人类，他也是差劲透顶。」

看来，酸人就像企业小开，不知劳苦，没能力也没人望，却不可一世，自信过剩。不过，跟我生活的世界的富二代不一样，在酸人居住的国度，似乎能更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横行霸道。

「站在国王的立场，为了让人们遵守规则，大概不得不展现严厉的作风。」

「也对，威严或许是必要的。」

「不过，酸人会任意把人处刑。他那么做，有时根本只是在寻乐子。」

「处刑」一词听起来有点夸张，感觉很戏剧化，猫却说得挺自然。在猫生活的世界，处刑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吗?

「冠人非常宠溺儿子，可惜他那么能干。」猫继续道。「大家看到酸人面露怪笑，就会坐立难安。」

「你是指人类？」

「猫也一样。大家都提心吊胆，害怕会被抓去凌虐。之前，酸人一脸无聊地走在路上，突然脚步踉跄，撞上广场附近的男子，分明是故意的。那是一个叫腱士的二十多岁男子，他当场跌倒，酸人便顺势撞上旁边的腱士太太，太太也摔到骨折。」

「真糟糕。」

「的确很糟糕。腱士反射性地回骂：走路不看路啊！」

倒也难怪，我点点头。依我居住的社会的一般常识判断，这种情形等同过失伤害，虽不晓得确切的罪名，总之应该能告上法院。不过，从猫的话听来，我不清楚顶撞国王的儿子算不算正当行为。

不出所料，猫说：「就是这句话害惨了腱士。酸人立刻把腱士拖上广场的高台。」

「我有不好的预感。」

「由于规定不能反抗国王。酸人召来城里的居民，亲手拿刀杀死腱士。」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这是事实。」

「难以置信。」

「不仅如此，骨折的腱士太太……」

「够了、够了。」我急忙高声打断猫的话，拼命摇头。知道细节只会更不舒服，所以我不想听。我已够不舒服，也大致掌握到酸人的本性。「没人取缔他这种过分的行径吗？像是警察之类的。」

「警察？」

「还是叫官吏？」

「冠人家有三名男女负责照顾酸人身边的琐事，但他们也就负责照顾而已。」

「那坏人是谁在抓？」

「冠人或酸人。」

啊啊——我不禁呻吟。我就在猜会不会是这样，加上取缔恶行的警察本身就是恶棍，可以想见是多么无法无天。

「回到正题。我们原本在谈……对了，城市周围的高墙。」

「哦，是啊。尽管是我出生以前的事，不过，实际上曾有几名铁国士兵，试图爬墙进来，不幸被毒死。」

「换句话说，城墙成功抵御外敌？」

「没错，城墙发挥了功用。」

没有白白浪费！我感到一阵痛快。现实中，预先准备的武器和防御系统极少真正派上用场，所以，我对敌军落入圈套的情节相当感兴趣。「可是，」我提出浮现脑海的疑问，「这次铁国士兵来接管时，城墙没派上用场吗？」

「一开始，我也觉得奇怪。即使冒出一堆士兵，只要不开城门，他们根本进不来，不用担心吧？」猫又爬上我的胸口，一副这是他的老位置的态度。「但稍微一想就明白，既然在战争中落败，城墙早失去意义。」

「什么意思？」

「就算拼命抵抗，紧闭城门，敌方也会不断增派士兵。城市遭到包围，迟早会被攻陷。」

啊，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国家丧失战力，举白旗投降。纵使在最后关头死守城门不开，也很可能立刻受到包围。既然输了，拖延时间只会激怒对方。

「所以，」猫继续道，「这次只能取下门闩，乖乖开门。」

「精心设置的毒针也毫无用处？话说回来，居然一下就开枪？」我疑惑地问。

「咦，一下就开枪？」

「刚刚你不是提到，敌军的独眼兵长把你们的国王……」

「冠人。」

「对对对，突然对冠人开枪。」国王遇袭的发展完全出乎意料，我大吃一惊。

「嗯，敌兵枪杀冠人，广场每个人都哑然失声。」

「为何要射杀他？」

猫又歪着脑袋。闻到他嘴巴和身体传来的动物气味，我不得不承认眼前是货真价实的猫。换句话说，这不是幻觉。「你知道枪吗？」猫问。

「你的国家没有枪吗？」

「以前没有。居然有武器能从远处轻松伤害人体，一眨眼就夺走性命。我们国家的人类吓得都圆睁双眼。那究竟是什么玩意？」

其实我没看过真枪，几乎是一窍不通，即使如此，我仍简单说明枪是怎样的东西。

我告诉猫，枪会射出橡实形状的坚硬子弹，贯穿肉体。

「哦，冠人也是这么解释。」猫点点头。「被掉落的橡实打中，真的满痛的。」

「那应该比不上挨子弹的痛。」我急忙纠正。

「也对。」

「可是，冠人忽然遇袭，大家没乱成一团吗？」

一阵风吹过，前端尖锐的叶子不停搔过我的脸。好痒，感觉快要打喷嚏。

「当然是一团混乱。广场上尖叫四起，每个人都慌张地东奔西逃，差点踢到我。不过，混乱很快平息。因为那玩意又响了一次。」

「枪吗？」

「没错。」猫悠哉地回答。「枪声又响起。那玩意声音真的好大，虽然还是朝天空开枪，可是所有人都立刻闭上嘴。」

冠人被枪打爆头，倒在台上死掉了。是死掉才倒下的，还是倒下才死掉的?

全城的人目瞪口呆，台上的酸人狼狈不已。父亲骤逝，难怪他不知所措。高高在上的态度消失无踪，他铁青着脸，慌乱地在冠人身边绕来绕去。

「喂，多姆。」突然传来一声叫唤，原来是加洛。他那身洁白光辉的毛皮，总是教我看得着迷。有时我会觉得，他的外表与粗枝大叶、毛毛躁躁的性子真是格格不入。「瞧瞧酸人的蠢相，平常那么不可一世，现在却吓到不敢动弹。」

「你在啊，加洛。」

「我正在想你呢，多姆。」

「你会这么说，代表闲得发慌。」

「没那回事。」

「就是这样，我是你消遣的对象。」

「差不多啦。」

「不过，确实是第一次看到酸人那副德性。」我望向站在远方的酸人。

「毕竟以往他都仗着父亲冠人的权势狐假虎威，如今冠人死了，他等于失去靠山。」

很快地，铁国士兵把尸体从台上搬走。

他们的动作非常粗鲁。几个人抓着冠人的脚往下拉，冠人的头撞到高台边缘。然后，他们拿绳子捆住冠人，再把绳子套到马身上拖走。

简直像在搬运货物，而不是在搬运尸体。

城里的人默不吭声，只是看着，但显然充满愤怒与恐惧。有人紧握拳头，也有人嘴角发颤。

「看到冠人遭受那样的对待，感觉不是很舒服。」我说。

冠人对猫并不是特别好，不过瞥见我们，还是会给一点吃的。然而，现下他却像块不会动的木头被送走。生命，是多么容易失去，且不可挽回啊。

「要是换成酸人，多么大快人心。」

「也对。」

一道惨叫声响起。我纳闷着发生什么情况，原来是有人在马的附近倒下。

「啊，是弦。」加洛说。我也认出来了。

在广场旁跌倒的弦，是个身材纤瘦、弱不禁风的青年。一名士兵猛力推倒他。

「不要随便靠近！」士兵叫道，举枪对准弦。周围的人不禁咽下口水，场面一触即发。

「弦在干嘛？」

「大概是无法忍受冠人遭到那样粗暴的对待，冲动跑上前。」我猜测。

「这行为称不上聪明，搞不好会被那种怪武器弄死。」

「弦不是一向如此？顾前不顾后，发现有人遇到困难，就一定要伸出援手。」

「他也常喂食我们。」

「就是啊。你哪时见他聪明过？」

「可是，没办法讨厌他。」

「对，只是不聪明。」

弦不太会怀疑别人，凡事都认真对待。与其说是滑稽，毋宁是体现人性原初的良善，从旁看着心里也舒服。比起充满傲慢与猜忌的人，更教人放松。或许因为如此，不少人会对弦胡说八道，惹他困扰。以前库洛洛曾分析「人类也想透过戏弄弦，来确认人性的纯朴之处吧」，确实有道理。弦很单纯，表里如一，毫不矫饰。看到弦，会想确认「啊，原来我们人类拥有这么纯真的一面」，以获得安心，我也不是不能理解。

士兵的枪口依旧对准害怕的弦，周围的人紧张万分。面孔涂满土黄与草绿的士兵，仿佛没有人心。

会不会和刚刚的冠人一样，弦的脑袋也被打爆？我忍不住担忧。

不知酸人有何反应？转移视线，只见他依旧显得手足无措，但或许是错觉，他的嘴角泛着笑。「那家伙在笑什么？他应该要为父亲的遭遇愤慨吧？」加洛似乎也注意到酸人的表情。

「纯粹是看到弦的处境不妙，暗自感到愉快吧？他就爱观赏别人陷入困窘，或受到凌虐。」

「他有没有搞清楚状况啊？」

「酸人的神经原本就异于常人。」

此时，有人挺身阻止：「等一下，请饶过他吧。」那是名叫枇枇的女人。

枇枇跳到弦的身前，对士兵高声道：「目睹冠人的遭遇，谁都会受到惊吓。大家不希望冠人被那么粗暴地搬走，你们不能试着体谅吗？弦也不是想反抗，饶过他这一次吧。」

持枪的士兵板起面孔。他脸上的五颜六色形成花纹，看得出那些花纹瞬间歪曲。而且，他的眼神骤变，跟我们猫的瞳眸会在白天和夜晚切换颜色一样。士兵露骨地打量枇枇的全身。枇枇在女人中个子算高的，尤其胸脯格外丰满，体型圆润，士兵鼻孔微微抽动，肯定是在觊觎那美好的曲线。我能够想像他的心情。

好想立刻抱住这个女人，好想上她！

士兵一定这么想着。

当然，在这个城市里，男人在性欲驱使下拥抱女人的场面，几乎是日常的事。我们猫也会交尾，生殖是延续物种必要的行为，所以我并不在乎。但人类与我们不同，有时对方不愿意，仍会以蛮力侵犯对方。尤其，我目击酸人利用权势玷污女人好几次，不仅霸王硬上弓，甚至拿刀乱砍。而且，伤害别人后，酸人还会自我正当化，谎称：「这女人想偷东西，我只是惩罚她！」看了实在恶心。

该说是自私，或者任性、狡猾？总之，酸人的言行举止简直是下三滥。幸好那家伙不是猫，我不禁想为此感谢老天。

「喂，不会轮到枇枇遭殃吧？」加洛开口。

「是啊，不太妙。枇枇个性倔强，可能会刺激到敌人。」我的尾巴仿佛有所预感，不停摇晃。

「枇枇以前好像很温柔。」加洛搔搔脖子。

「真的假的？」

「她不是曾和男人同居？后来男人不见，她就变成这么刚烈胆大。」

「那男人怎么会不见？」

「喏，不是被选去当库帕的士兵？」

「啊，对。」

此时，响起一阵鼓噪。

广场前方闯进一只动物。我的尾巴迅速膨胀，摇摇摆摆。

和铁国士兵骑乘及带来的是同一种动物，也就是马。外表是褐色，头部到肩膀的长毛摇晃着，四肢轻盈地大踏步。

「喂，那个叫马的玩意又来了。」加洛惊呼。

这次马上没有人。

马背上放着皮革制的垫子，臀部附近有别的装备，捆着应该是放货物的布袋。

和刚才不同，这次马上没坐人。

城里的人全盯着突然闯进广场的马，窃窃私语。窸窸窣窣，又是那种动物；吱吱喳喳，怎会只有一只来得这么晚？唧唧咕咕，瞧，铁国的士兵也有点吓傻；窸窸窣窣，那种动物还有很多吗？吱吱喳喳，欸，那到底是什么？会不会突然发飙？

马绕过广场周围，在途中停步。

突然，马屁股上的布袋摇晃，地面微微震动。

有人下马吗？

可是，没看见人影。

马缓缓移动四肢，进入广场。何等优雅、招摇夸耀的走路方式，看起来多像一回事啊。注意到时，我又模仿起那动物行走的姿态。我赫然回神，心想这下丢脸了，觑向一旁，加洛居然也尝试悠扬踱步。四目相接，实在尴尬。理毛理毛。

「喂！」独眼兵长出声。他向举枪站在弦和枇枇面前的士兵下令：「弄走那匹马。」

「是。」士兵精神抖擞地应道，视线离开枇枇，大概是从兴奋中清醒了吧。他背上枪，朝马跑过去。

「兵长，那马究竟是……」其他士兵——他们的脸上都涂得花花绿绿，分不出谁是谁，总之，一个士兵走近，请示独眼兵长。

「那匹马是谁骑来的？」独眼兵长问，狐疑地眯起眼。两人的音量虽然压得很低，但我就待在他们脚边，所以听得一清二楚。「喂，多姆，那只马不在预定内吗？」加洛应该也听见了，偏着头纳闷道：「还轮不到它登场？」

「该怎么处理？」士兵征询意见。

「小心提防为上。」独眼兵长回答，「必须彻查整座城市。」

「提防？提防什么？又要调查什么？」我问。加洛轻笑：「天晓得。」同时，我的尾巴仿佛在说「别管啦，蹚这浑水也没好处」，晃到我的面前，约莫类似耸肩的动作。

接着，独眼兵长大声问：「喂，我们要把这个男的埋起来，有没有适合的地点？」虽然不清楚独眼兵长晓不晓得酸人是冠人的儿子，或者纯粹是问话时恰巧酸人就在眼前，总之，问题落到酸人头上。

酸人嘴里一阵咕哝。

「多姆，要不要来猜酸人在想什么？」加洛用尾巴拍拍我。

「不是在为父亲遇害愤怒吗？」

「我猜他在想如何自保。」

「自保？」

「酸人不是满脑子只有自己吗？他一定只想着怎么保身，所以，此刻也拼命思考着怎样讨好铁国士兵。」

「在这种时候？」

「任何时候都一样。」

我们交谈时，酸人已回答独眼兵长：「城市西方的森林，那边有墓地。」

我望向加洛。他一副「我就说吧」的神情，尾巴摇晃，表示「不出我所料」。

「好，就搬过去。」独眼兵长向士兵下令后，扬声宣布：「这座城市的居民听着，所有人都得乖乖待在家里！」

这句话犹如枪声，周围的群众瞬间安静下来。

「听好，别逼我们行使暴力。我们很累，希望能不动粗就不动粗。」独眼兵长接着说，然后严厉地吩咐士兵：「听好，预定有变，还不能松懈，要重拟计划。」士兵们闻言，顿时浑身紧绷。

重拟计划？为什么？我真想问。能不能告诉我们原本的内容？

「不想动粗？你们都那样对待冠人了！」枇枇反驳。不过，独眼兵长只冷冷瞥她一眼，便指着酸人叫唤：「喂，小子。」

遭点名的酸人一僵。看到向来趾高气昂的酸人像个挨骂的小孩，内心虽然痛快，却也深深感到事态多么异常。因为平日的酸人不可能如此畏怯。

「接下来，不准城里的人出门。全面禁止外出。要是我们发现有人在外头闲晃，不仅那家伙会被枪毙，你也会挨刀。城里的人没听从我们的指示，就当你没做好分内的工作。」

酸人默默站在原地，也不点头，一动也不动。

「还有，这东西交给我。」独眼兵长话声刚落，已抽走酸人腰际的长柄刀。

失去武器，酸人虚弱地「啊」一声。站在铁国的立场，没收敌人的武器是理所当然的举动吧。

「今天真是酸人的纪念日。」加洛开口。

「纪念什么？」总不会是纪念父亲遇害吧?

「纪念生平头一次挨骂。」

「哦，的确。」放眼望去，酸人似乎缩小一圈。

独眼兵长继续交代酸人：「另外，关城门，放上门闩。」

一脸苍白的酸人用力点头，小声应道：「是。」

「头一次回答『是』的纪念日。」加洛低语。

「确实。」

「可是，多姆，干嘛要放上门闩？」加洛困惑地问。

「嗯？」

「那家伙不是命令酸人关城门？」

「这没什么奇怪的吧。」

「不奇怪吗？」

广场上，褐色的马重新迈步前进，拖着冠人的尸体离去。弦没再追上去。

「你不要紧吧？」枇枇问弦。

弦拍掉跌倒时沾上的泥沙，温顺地道歉：「对不起，给你添麻烦。」弦的太太美璃慌忙跑近，「你未免太乱来！」她一脸泫然欲泣，「我还以为你死定了，怕得动都不敢动。」接着，她转向枇枇：「谢谢你帮弦解围。」

其他人类也聚集过来，七嘴八舌地说着「弦实在太鲁莽」、「幸好人平安」、「枇枇也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在场众人虽然压低音量，但不晓得是不是出于恐惧，都变得特别饶舌。

「喂，你们赶快回家！」酸人扯开嗓门喊着，又恢复盛气凌人的态度。大概是急着让众人遵守禁止外出的规定吧。

大伙都瞪着酸人。酸人打算抽出长柄刀，才想起武器已遭没收。然而，他并未收敛态度，反倒横眉竖目，恐吓周围的人：「快回去！」

「混帐酸人，你究竟站在哪一边？」有人嘟囔着。虽然很小声，但也有人责备「你爸可是被杀了」、「手上有刀，怎么不砍敌人」。

「禁止外出，怎么到河边洗澡？」其他人提问，「也得去井口汲饮用水啊。」

「洗澡就忍忍吧，饮用水……」酸人支支吾吾，或许是觉得不准喝水太蛮横。

「上厕所呢？」也有人质疑。对呀，大小便怎么办？禁止外出，岂不是不能上厕所？大伙抱怨连连。

厕所位在贯穿全城的圆道沿线。呈同心圆排列的几条环状道路，每一条上都设有厕所。厕所是用石头和木板组成的墙壁围出的小空间，挖有排泄用的沟槽。

「多姆，你知道吗？那些厕所好像是几十年前，冠人年轻时盖的。」加洛出声。只见加洛背部摩擦地面，滚来滚去。要是身体痒，这样挺舒服的。

「厕所是冠人盖的？我不晓得。」我也躺倒，学加洛翻滚。

「应该没错，冠人的点子很多。」

「他还加高城墙。」

真是了不起——我们称赞着冠人，左翻右滚。

「虽然最后仍落得一死。」

「再了不起，该死的时候还是会死嘛。」加洛被自己的话感动，「嗯、嗯」地颔首爬起。「既然那么厉害，要是把酸人教育得像话些就好了。」

「大家都这么想。」

我们批评时，酸人扯着喉咙喊道：「不是有桶子吗？想上厕所，先随便找个桶子解决。」

酸人眨眼的次数增加，这是他失去耐心的征兆。「总之，禁止外出。听懂没？待会儿我巡逻时，要是发现谁在外头，见一个砍一个。」

「你的刀不是被没收了？」有人反讥。

酸人冷哼一声，「我自有办法。」

没人再提饮用水的问题。大家都清楚无法指望不负责任的酸人，认为只能自力救济吧。

酸人刚要离去，却有人叹道：「受不了，你到底是哪一边的？」

事情发生在转瞬之间。酸人手一挥，戳向那名男子的双眸。男子慌忙仰身闪避，但酸人的两根手指似乎擦过他的眼球。男子呻吟着，按住双眸蹲下。

「喂，你干什么！」周围的人都吓一大跳。

「不让你们尝尝痛苦和恐怖，你们就搞不清楚状况。」酸人一脸满不在乎。

男子一直没站起，不停呻吟着：「我的眼睛……」

在一片闹哄哄中，酸人冷哼着丢下一句「总之，你们乖乖待在家里」，便毫不理会痛苦哀号的男子，扬长而去。

人们深深叹气。

连旁观的我都不禁想叹气，我翻身站起。

酸人的任性妄为与过度嗜虐，若说是老样子，也的确是老样子。不过，父亲遇害，国家面临危机的关头，不能收敛一下私欲吗？「现在哪是搞那种事的时候啊。」难怪加洛会这么感叹。

被戳伤双眸的男子总算起身。虽然量不多，但按住眼睛的手淌下血。「带他去医医雄那里吧。」有人建议。

医医雄是帮忙诊治病患与伤者的男人。虽然清瘦，却十分冷静沉着，很难揣测他的思绪。

「啊，这么说来，」弦开口：「刚才那动物出现时，没看到骑士，但有人跳下的声响。」

「哦，你是指马。」回话的嗓音略为浑厚，大概是丸壶。尽管动作迟钝，丸壶总是神气活现，爱装内行。「可是，马背上又没人。」

「上面没坐人。」其他人也附和。

「虽然如此，却有『咚』地一声，像是谁跳下马。」弦低调主张。

「啊，我似乎也听见了。」这次换枇枇开口。

「有吗？」「没有啊。」「我也隐约听到什么动静。」这类的对话持续着。

我和加洛待在稍远处。加洛望着我，「多姆，真的有那样的声响吗？」

「其实我也听见了。」我坦白回答。虽然音量不大，确实有人着地的震动。

「是噢？明明没人骑在上面。」

「不过有声响，货物也摇摇晃晃。」

「怎样的声响？」

「如同弦的形容，很像人跳下马背。」

加洛歪着头，一脸困惑。「可是，马上空无一人。」

蓦地，我灵光一闪。「难道……」原要开口，又怕会被笑是异想天开，我吞下到嘴边的话。巧的是，弦几乎是同时说出我的猜测：「会不会是库帕的士兵？」

「库帕？」有人惊呼，但加洛的反应也一样。「库帕，是指那个库帕吗？」

「喂喂喂，怎么突然扯到库帕的士兵？」丸壶笑道，浑圆的身体随着呼吸膨胀一圈。

「库帕的士兵，」弦和我异口同声：「不是会变得透明？」

人们倒抽口气，议论纷纷。「透明的库帕士兵来了吗？」「骑着那匹马？」

「然后跳下马。」

「为什么？」有人发出疑问。对啊，为什么？各种猜测此起彼落。

人们讨论不出结果，话题无疾而终。「当然是来救城里的人呀。」我好想回答他们。

「多姆，你是认真的吗？」

「晚到的那只马出现时，铁国的独眼兵长吓一跳，一副不晓得是谁骑来的表情。所以，对方应该是意料之外的人吧。」

「就算是那样……」

我自然也半信半疑，却藏不住话。「传闻不是说，总有一天，库帕的士兵会回来解救陷入困境的城市吗？」

「城里的人陷入困境了吗？」

加洛的反应令我吃惊。「这个国家打输战争，敌国的士兵进城杀掉冠人，还有更糟的状况吗？」

「可是，我们又不怎么困扰。」加洛语气冷淡，「要说困扰，喏，背痒得要命，却搔不到痒处困扰得多。这种时候透明人来帮忙抓痒，才派得上用场。」

「唔，的确，如果有人来帮忙抓痒就太好了。」我也同意。

「呃，库帕是……？」我忍不住问。虽然明白应该尽量不要插口，好好聆听猫的话，但我实在介意「库帕」、「库帕的士兵」、「库帕的透明士兵」之类未知的词汇。猫的话里提到许多陌生的专有名词，「库帕」尤其与众不同，我格外挂心。

猫讶异地看着我。当然，我不认为自己能辨识猫的表情，但原本滔滔不绝的他打住话，似乎在观察我。他大概很习惯解读人类的神色吧。

「库帕是树。」一会儿后他开口，胡须跟着摇晃。拿来当手机吊饰大了点，但那模样太可爱，真想当装饰品挂起来。

「树？树有名字啊。」

「唔……」猫语带迟疑。「树是树，但似乎不是一般的树。你知道杉树吗？」

「我住的地方也有杉树。」眼前浮现笔挺的树干伸出许多枝橙，绿叶繁茂的树影。

「它会动。」

「动？随风摇曳吗？」我想像着在强风吹拂下，剧烈摇晃的杉树，霎时忆起去印度旅行时，望见高耸的杉树左右摇晃，仿佛在清扫天空的情景。

「不是啦，它会抽出埋在土里的根，摇摆着身上的枝叶，到处动来动去。就像我们猫或你们人类一样。」

「比起『动』，更接近『走』吧？」

「没错，是『走』。正确地说，也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杉树。可能是形似杉树的别种生物。」

我联想到乍看像树枝和树叶的昆虫，是指那种情况吗？那是不是叫做『拟态』？

「我也不曾亲眼目睹，不过，我们国家的人类从以前就不断派士兵去消灭库帕。」

「库帕在哪里？」我问，害怕会被突然出现的杉树魔人踩扁。

「从城里往西北方前进，人类要走十天到二十天左右的地方。」

「十天和二十天也差太多。」

「我又不是记得那么清楚，也没实际去过。总之，据说那里有座山谷。」

「意思是，在你的国家内？」根据猫的描述，他的国家呈半圆形，其中散布着几座城市。从他住的城市出发旅行十天，就能抵达什么地方吗？

「不晓得在国内还是国外，说法很多。也有人认为是在和铁国的边界。」

「边界？不会是在战场上吧？」我在脑中描绘两国士兵互相厮杀、血流成河的地方，一棵巨大杉树猛攻上去的情景。

「战争是在库帕消失后爆发的，顺序颠倒了。」

「这样啊，顺序很重要。」

「所以，曾经有人说『或许是库帕不见，铁国才会攻进来』。也不是曾经，现在仍有人这么说。弦的太太美璃不久前就提过。」

「库帕不见，才发生战争吗？」我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以往，即使铁国想攻打你的国家，也碍于库帕作梗，没办法越界吗？」

「不无可能。」

此时，我想起前几天读到的报导。海底发现新的天然气，却因有毒，无法靠近。假如没毒性，就能取得大量能源，部分官僚扼腕不已。到底要不要买新资源相关公司的股票，我烦恼好一阵子。

对铁国而言，库帕是不是类似那种有毒气体？攻打邻国时，库帕或许是棘手的障碍。

「那里有座巨大的山谷，附近是成片杉林。究竟是库帕躲在杉林中，还是杉树变成库帕？没人知道。」

接下来，猫描述的情景实在妙不可喻。

几十棵杉树聚在一起，每当夏天来临前，其中几棵就会微微摇晃。

树枝痉挛般震颤，抖掉绿叶。「喏，跟生物的肚子微微抖动一样。」

树皮龟裂似地纷纷脱落，露出底下淡褐色……或者说是半透明的树干。

「半透明的树干？」

「树枝也会变成淡褐色。」

「会变色是树皮剥落的缘故吗？」居然有这种杉树？虽然有也不奇怪，但猫竟用「蛹」来形容，我大吃一惊。

「蛹？」

「我告诉你的，是这个国家流传至今的库帕士兵传说，并非我亲眼所见。不过，据传库帕会先变成蛹，包裹在褐色薄皮中，若有似无地颤动，就和脉搏一样。由于根扎在泥土下，不能移动，但偶尔会扭腰般摆动。淡褐色的皮肤里，水分逐渐增加，唔，好像会变得软QQ的。」

蓦地，我脑海浮现只养过一次的独角仙。在土中制作蛹室的幼虫，身体会变成半透明的褐色，有时会蠕动，类似绑着双手脱下裤子的模样。皮下仿佛有新的生物在胎动，既诡谲又神秘，尽管觉得恐怖，却教人移不开目光。

这很接近猫的描述。巨大杉树会变得跟蛹一样？真是难以想像。

「十天后，蛹会变白。大概是薄皮下的躯体变白，透出颜色。」

「独角仙会变黑。」

「库帕不是虫。」

「呃，也不是杉树吧？」

「总之，蛹会扭动躯体。等淡褐色的皮褪去，便轮到全身白色的库帕登场。库帕会摇晃着把根抽出地面。」

「就算褪掉树皮，外表依然是杉树吗？白色的杉树？」

「没错，好像是变白的杉树，还会长白色的叶子。皮也是，喏，维持那种凹凹凸凸、粗糙的质感，完全就是杉树的树皮。你知道杉树会结出人类拳头大、宛如鸡蛋的果实吗？库帕一样会结果。」

「是松球啊。」我说。果真如此，库帕就不是一般杉科的杉树，很可能是喜马拉雅雪松的亲戚。

喜马拉雅雪松在日语中虽然叫做「喜马拉雅杉」，其实是松科，所以会结松球。与一般的松球相比，尺寸大很多，形状颇像手榴弹，魄力十足。

「那就是库帕。」

那就是库帕，好了，接下来交给你——没这么简单，我还有一箩筐想知道的事。「库帕成虫后……不，我不晓得说『成虫』正不正确，不过它会动吗？」

「嗯，接着它会动起来。长着许多树枝的巨大杉树开始作乱。」

「作乱？」

这是由于某些缘故，比方最常见的解释就是基因异常，导致生长受到阻碍的植物，其成长过程转化为活动吗?

「库帕会冲出杉林，如果置之不理，就会跑到这个城市。虽然是很久以前，但城市曾遭到破坏。」

此时，我反射性地想起在公家机关的工作。我常接到与当地自治会相关的申诉与谘询电话，幸亏没有「杉树动起来了」之类的内容、幸好我们市内没库帕——我半认真地松口气。光要思考对策，拟定方针，就是超乎想像的麻烦差事。

恐怕需要成立一个处理库帕问题的部门。

「每年一到库帕即将出没的时期，我们国家挑选的人就会动身去打倒库帕。」

我觉得呼吸有点困难，是一直躺在地上的关系吗？刚这么想，就发现多姆猫不知不觉坐回我的胸口。他先前曾跳下地面，方才还在脸旁跟我说话，现在似乎又转移阵地。

「库帕每年都会出现吗？」

「每年一棵。不晓得该叫一棵或一只，总之，杉林里只有一个会变成库帕。」

「只有一个？」

「虽然有好几个会变成蛹，但真正脱壳——该说脱壳还是脱皮？反正，只有一个会脱下外面那层东西，跑出来作乱。」

「只有一个？」我忍不住重复问。

「是啊。不管有多少个蛹，只有一个能变成库帕。」

众多候补生中，最后仅仅选出一人，其余消灭。是这种机制吗？一棵树独占土地的养分？

「所以，士兵得打倒那唯一的库帕，推落谷底。」

「你提到士兵变透明，是什么意思？库帕的士兵会变透明？」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士兵会变透明。传说，士兵齐心协力把库帕推落谷底后，身体会变透明。」

「身体变透明？会消失吗？」

「摔落谷底的库帕会四分五裂，哗啦啦地喷出类似水的液体，瞬间淹没四周。然后，不小心淋到的人类就会变透明。」

「每个人都会变透明吗？」

「啊，有例外。像是复眼队长，他一直没变透明。」

「复眼队长？」

「负责选出库帕的士兵，带走他们的队长。只有他每年都会回来，不过……」

「不过？」

「唔，很复杂啦。」

「那个队长为何没变透明？」

「我也不清楚。很久以前，顽爷说过很有意思的事。」

「说什么？」

「复眼队长的体质，可能淋到库帕的液体也不容易变透明。」

「体质？」

「复眼队长的职务是由许多人继承下来的，搞不好选的都是那种体质的男人。」

然后，猫讲起「库帕士兵的故事」。这似乎是他们国家的传说。

「这是代代相传的故事，听过大概就能了解库帕士兵是怎么被选上，又是怎么与库帕作战。」

他接着告诉我的内容，近似浓缩简洁版。我怀着儿时听民间故事的心情听着。

不知为何，我不禁想着妻子现下在做什么。「我已从外遇中清醒。当时我被冲昏头，实在是不能自已。我们重新来过吧。」妻子为她的花心忏悔。从几年前起，妻子就借口跟朋友一起学才艺，白天经常外出去找年轻男人。他们好像交往很久，但妻子辩称她会拿钱给对方，比起真实的恋爱，或许更接近玩玩。发现妻子外遇时，我为长期遭到欺骗的事实感到震惊，顿时茫然失措。原来我看到的家庭表象都是幻影？我蓦然醒悟，在为企业的股价忽喜忽忧之际，自家的股价早暴跌谷底。

「可是，你根本不理我，老推托工作忙……」

「我是真的很忙。」公务员下班时间一到就能走人的时代，已是遥远的往事。我听得目瞪口呆，那是哪个时代的观念？我待的部门负责支援市内各地区的自治事务，每天都为了找上门来的各种谘询问题劳心费神，准备各地区的活动之际，还得抽空开会审核新设施。

「你回到家也只顾着看股票，我好寂寞。即使我去找别的男人，在你心中，顶多就像自家公司被其他企业收购吧？」妻子接着说，看不出在真心反省。不过，她的比喻确实很接近我当下的感受。或许我不是震惊于和妻子之间出现裂缝，而是资产不知不觉遭到侵占。

坐在我胸口的猫娓娓道来。

第一卷 第二章

库帕士兵的故事

这一天，我并不害怕，反倒相当开心。我在广场上的的队伍中，与城里的男丁排在一起。几十个人形成的队伍，仿佛在模仿长蛇。圆形广场上聚集着其他民众。我们裸着上半身，没穿分趾袜，打着赤脚。

女人和上了年纪的男人，还有幼小的孩童站在铺石板的广场周围，远远望着我们。直到去年，我都跟母亲站在他们那边，从外头注视队伍，数着人头，心想原来城里十五至二十五岁的男子这么多。打量高矮不一、体格不同的候选男子，我暗暗评论：「长得那么瘦，有办法对抗库帕吗？」「那个大哥哥皮肤好白，没能走到山谷，就会被太阳晒得昏倒吧。」去年母亲紧紧握住我的手，高兴地说：「明年你也要列队其中了。」

「假如明年一下就被选上，肯定很帅。」听到我的回应，母亲答道：「嗯，妈妈也会为你感到骄傲。」

检查完身高、体重及呼吸的强度，还得接受复眼队长的面试，全部合格后，再抽细棒子做成的签，只有二到四人会被选上。这么多人中挑出的两人或四人，将肩负保护城市的使命，前往库帕的山谷，没有更光荣的事。

队伍缓慢地移动。前方，城里的医生以听诊器和体格测定器筛选应征者是否合格、身体能不能胜任战斗。

广场的南边，邻家最小的女孩和父母一起看着这里。她和我同岁，几年前头发还扎成两东，双颊红通通的，十分稚气。不知不觉间，她长大成人，现在头发绑成了一束。

我不禁挺直背脊，夹紧双臂，让胸膛肌肉突出，强调我是适合战斗的男子汉。

队伍停顿一会儿。

仔细一瞧，约十人前的地方，一名男子蹲在地上。那张脸有点陌生，大概是从城外来的。他年纪比我大许多，脸色很不健康，微微俯着头，咬着指甲。他的头发卷翘得厉害，宛如一团松开的毛线。不晓得是排队排得太累，还是太害怕，总之非常窝囊。

后面的人戳戳卷发男，队伍终于前进。

卷发男大我这么多岁，应该排过好几次队。换句话说，他一次都没选上，仍觉得害怕吗？真是意外。这是我第一次排队，我却一点都不害怕。

卷发男走得虚弱无力，是希望医生评断为不合格，好避免被选中吗？

不仅如此，队伍中不乏装模作样地干咳，或摩擦手臂、掩住耳朵的人。和我同年的朋友排在很前面，他也拐着脚，似乎想逃避兵役。

我绝不要那种小手段。比起那些没干劲的人，我更适合当库帕的士兵，也深信自己一定会选上，毫不怀疑。

好不容易来到最前面，却没机会表现我的干劲。「来，这个给你。」「来，到这边。」

「来，坐下。」指示接二连三，我只能努力听从。我有点担心身高，但似乎没构成问题。我依照吩咐，背靠细柱子站着，等一块小板子压到头上，测完身高就结束了。

广场角落有座小帐篷，复眼队长坐镇在内。他戴着据说是羊皮鞣成的帽子，边缘多折，看起来也像一朵花，不过上头以黑墨画着许多眼睛。由于这些眼睛的图案，他才会获得「复眼队长」的称号吧。

复眼队长的任务，便是带领挑选出的士兵去打库帕。

「你……」复眼队长的嗓音比想像中沉稳。从他下巴的胡子、蓬乱的头发、锐利的眼光、大耳朵等外貌看来，我以为他的话声会更有魄力。「今年是第一次？」

我站在桌前，与复眼队长面对面。复眼队长难得现身人前，单单见到他，我就觉得光荣极了。

「是的。」虽然紧张万分，但我坚定地回话。

「你知道库帕吗？」复眼队长帽子上大大小小的眼睛打量着我。

「我从小听着库帕的传说长大。」

「是谁告诉你的？」

我差点脱口「妈妈」，用力咽下后，改答复「家母」。如果被误会太幼稚，很可能惨遭刷掉。「我想打倒库帕。」

库帕在城市西北方，一片遥远的杉林附近，好像位于一座大山谷前。有人说那不是山谷，而是裂缝。大地从一边直裂到另一边的裂缝。

「库帕是我们的四倍到十倍大，你能想像吗？你还年轻，所以跟你比起来，库帕巨大许多。」复眼队长说。

「杉树会动吗？」

「没错。几十棵杉树中，不知哪棵会变成库帕。不过，观察动静便能慢慢分辨出来。」

「你是指会不会变成蛹？」

「不晓得那是不是叫蛹，但会进入类似的状态。外表覆上一层薄皮，树里的水分增加，像水球一样，然后，相当于肚子或腰的部分开始蠕动。大概五到十棵树会变成蛹。」

「其中一棵会变成库帕吧？」我提出一直以来的想法：「趁还是蛹的状态时，全部砍掉如何？那么，库帕就不会出现，也能轻易收拾残局。」

我经常纳闷，大人怎会没想到这么简单的办法？终于能把简单有效的作战方式告诉复眼队长。复眼队长肯定会大吃一惊，用力称赞我。

然而，我的期望落空。「要消灭蛹很困难。」复眼队长当场打了回票。「库帕体内的水分具有毒性。」

「咦？」

「蛹含有大量毒水，随便砍伐会溢出，甚至会喷溅，万一淋到非常危险。换句话说，攻击蛹是很不智的行为。当初也有士兵随意刺穿蛹，不幸受伤。」

「原来如此。」

我仿佛被指出跟那个粗心大意的士兵一样，羞愧得面颊抽搐。

「所以，与其在蛹的状态动手，等变成库帕开始活动时，再推下山谷安全得多。」

「那在库帕的蛹形成前，把森林里的杉树全砍掉呢？」

「砍掉全部的杉树？」

「杉树化为乌有，库帕就无法出现。」我期待这次能得到「真是一针见血」的赞赏。

不料，复眼队长的话声中没有惊讶，也没有佩服。「如果失去那片森林，西北季风会将沙尘刮到这座城市，妨碍人们生活。行不通。」

「可是……」

「听说，即使砍掉所有杉树，甚至放火烧了，也会立刻长出来。以前应该试过这个法子吧。」

「库帕的士兵是一去不回的吧？」在这层意义上，不管是何种状态都一样危险。

「你害怕吗？」复眼队长看着我，画在他帽上的许多眼睛也看着我。

「我不怕。」

复眼队长的表情没特别的变化，「好，面试结束，出去吧。」他伸出右手指道。

我僵硬地站起，循复眼队长指示的方向离开。外头的太阳相当刺眼，我顿时察觉帐篷内比想像中阴暗。

「过来。」站在前面的高个子冷冷地呼唤我。我走近，他便说「抽一根」。箱里装着长棒子，我依言挑选一根。那看起来像又粗又长的筷子。高个儿男接过后，扬起一边眉毛，指着另一座白帐篷说：「去那边等。」

在我们的城市，人类的家仿佛围绕着城市中央的圆形广场建造。店铺和人家外侧有一圈环状道路，沿途又有许多人家，然后外侧又有道路。此外，还有小路从中央广场往四面八方延伸，连接那些环状道路。从上方俯瞰，大概就像蜘蛛网。

我也曾听闻，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地，由于涌出水，便以水源为中心形成城市。之后，牛群踏匀土地，形成环状道路。依离中央由近至远，称为第一条圆道、第二条圆道等等。冠人的家位在第二条圆道上，是由石头工整地砌成，外观相当醒目。

「铁国士兵好像要住在冠人家。」加洛说。

「他们挑中最好的房子。」我十分佩服。「的确，冠人家很大，正好能容纳大批访客。而且，还有仆人照料琐事。」

「不，那些仆人被赶出来了。」

「是吗？」

「仆人全被赶走。可是，酸人似乎要跟他们住在一起。」

「会不会弄反啦？跟酸人住在一起，只会搞得自己心烦。换成是我，就赶走酸人，留下仆人。铁国的人类意外地笨哪。」

「站在敌人的立场，酸人或许有利用价值吧。那家伙已形同铁国的一分子。」加洛吃不消地说。「真希望他们快点在他脸上涂颜色。」

我再次扫视周围。寂静而萧条的广场静默不语，显得颇为悲戚。

不是谁提议，也没互相商量，我们自然地走向冠人的家。我们很好奇铁国的士兵会如何行动。

不一会儿，加洛停下脚步。

我也跟着停步。

加洛直盯着广场的角落。怎么？我驻足原地，放眼望去，立刻瞧出是怎么回事。

稍远的地方有只小灰鼠，长长的尾巴像绳子拖在地面。

身体中心一阵颤抖。

加洛压低姿势，脸仿佛贴在地上，摊平身体。不晓得是想尽量避免对方发现，也就是与地面融为一体，还是要减少冲出去时的空气阻力，总之，这是我们的习惯。实际上，我把加洛丢在一边，不知不觉摆出相同的姿势。前脚不安分地抖动，感觉从胸部到腹部，或许延续至胯间，身体内侧有什么在蠢蠢欲动。话语自脑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充满火热的空气。

「你们追老鼠时的窝囊相，完全丧失了自我，实在不像话。」库洛洛会怜悯地看着我们，舔着身上的黑毛说。

但库洛洛追老鼠时也是拼死拼活，一样失去自我，一样不像话。

失去自我，这形容再贴切不过。

我的眼中只看得到老鼠，并不是对老鼠有任何憎恶或怒气，也不是嗜虐。依库洛洛的说法，这是「来自太古的指令」，我们的身体和脑袋潜藏着自太古就决定的规则，无法违抗。

「跟人类沉溺于欲望，随时随地都想交尾一样。」听到库洛洛这么说，我不禁反驳：「我们才没那么难看。」

加洛冲出。

我同时飞扑上前。

老鼠也有所反应。

大概是我和加洛的气息或心跳，透过空气传递过去了。

老鼠吓得一震，拔腿跑得远远的。

阵阵麻痹窜过全身。是欢喜，欢喜的颤抖贯穿追逐老鼠的我体内。我无法思考，只一个劲地亢奋，仿佛化成不定形的液体。

脑袋讴歌着自由与万能。

四肢全力奔驰，身躯伸展至极限。

血液加速循环，快乐渗透到手脚末端。

老鼠沿着广场的圆形高台奔逃。我们当然紧追在后，感觉就像身体融化，化成水在滑行。

渐渐地，能清楚看见老鼠的后背和尾巴。

虽然是一点一滴，但老鼠和我们的距离愈来愈近，我提高速度。老鼠想转换方向，却遭我们识破，我们也追往同一方向。

加洛和我交换位置，也就是加洛往左，我往右，行云流水般交叉前进，加紧冲刺。

与老鼠的距离约剩两条尾巴长，用力伸出前掌应该就能构着。不过一边追赶，很难抓到扑上去的时机。

再一点，再一点，再靠近一点——我在脑中唱诵。冲啊冲啊，追啊追啊。

老鼠突然改变方向，这次朝右方一直线跑去。它顺着包围高台的广场狂奔，我们自然也紧跟在后，仿佛大伙一块绕了一大圈。

不晓得绕到第几圈时，老鼠奔向高台。在我看来，老鼠是全心全意撞上石头堆成的圆形高台侧面般，猛冲过去。我和加洛追赶着，在即将撞上高台的前一刻，不得不紧急煞车。此时，我们总算找回「失去的自我」。

老鼠消失无踪。

我有些往前栽地瞪着高台，加洛也一样。

然后，我发现石头高台有道缝隙。那是一条纵向裂痕，里面黑漆漆的。

「多姆，这是什么？」

「原来是跑进里面了。」我抬起前脚探进缝隙，但趾尖卡住，没办法再深入。我伸出爪子刮刮，抓了个空。

「那老鼠打算一直躲下去吗？」

「搞不好洞中有与别处相连的通道。」我提心吊胆地凑上前。万一老鼠屏息躲藏在缝里，可能会攻击偷窥的我，不过没发生任何事。「或许是老鼠挖的路，有通道便能移动。」

加洛专心地舔起前脚。我们想掩饰失败时，大抵都会这样理毛。一回神，才发觉我也舔着手背，趾缝和爪子舔得尤其仔细。

我们不死心地在高台周围晃了一阵，搜寻老鼠的下落，不知不觉往东穿越第一条圆道，走向第二条。途中，我们丧失搜捕老鼠的动力，变成单纯地散步。

我们在圆道角落的空地看到几只猫聚在一块。

「多姆，加洛。」灰毛的葛雷出声。他的灰跟我有点像，但毛较长，胡须也很长，相当有耐性，总是斯条慢理。他舔舔前脚，擦洗头脸。在他旁边，花斑的西马和黑毛上有醒目云朵状白斑的布奇正跳来跳去。

「你们在干嘛？」加洛凑过去，我也跟上。

「在比赛。」葛雷指着旁边树上垂下的藤蔓，显然高出我们许多。大概是在比谁跳得高，能先打到那条藤蔓吧。

「啊，只差一点。」着地后，布奇叹道。接下来，换西马压低身体，曲膝慢慢储存力量。那「要上喽、要上喽」的踏脚动作，看得我们兴奋不已。只见西马猛然跃起，右前脚一挥，「嗄」地吐气。

挥棒落空。

藤蔓一动也不动。西马落地后，便慌忙舔起毛掩饰失败。

「好，换我。我来挑战。」加洛跃跃欲试。

「看起来简单，其实挺难的。」布奇提醒。

「放心，就是用『一、二、三，跳起来打！』的感觉。」加洛小碎步跑过去，冲刺后喊着「一、二、三」用力蹬地跳起。

「助跑犯规啦！」西马抗议，但为时已晚。加洛高高一跳，打中藤蔓，发出「啪」一声，落地后却煞车不住，冲进旁边的土堆。加洛连连发出「啊」、「噢」怪叫，愈滚愈远。

「啊，那边！」布奇大喊。「危险喔。」葛雷悠哉提醒。

那一带长着「黄色花」。

加洛踩到花，黄色花粉喷出的瞬间，我不禁脱口：「啊，完蛋。」

黄色花是长着黄色花瓣的小小植物，散布在城市各处。花瓣里的胞子，塞着许多花粉。

不小心踏到，胞子会破裂，喷出黄色花粉。

加洛脚下发出空气喷射的声响，黄色粉末笔直喷向天空。

「哇！」加洛吓一跳，差点往后跌。他咳嗽着边抹脸，「伤脑筋，好久没踏到这玩意。」

「加洛也太逊了。」布奇目瞪口呆。

「幸好现在是晚上。」我走近加洛。

「为什么？」

「如果是白天，看到黄色粉末喷向空中，铁国的士兵会大吃一惊吧。」

事实上，这样一小朵花，怎会这么猛烈地朝空中喷射花粉？花粉往上延伸，尽管缓慢，却直线上升，仿佛会一路喷上天空。听说，以前黄色花的花粉曾混进空中，把云朵染黄。当然，花粉很快就会散开，消失不见，但铁国的士兵发现这条黄线，可能会误以为是某种危险武器。

「加洛逊毙了。」西马也很傻眼。

「冒失鬼。」布奇叹息。

「可是加洛打到藤蔓，真有一手。」葛雷一脸佩服。

「他助跑了，犯规。」

「不过，我好像弄散一大堆花粉。」加洛反省道，应该也不算自暴自弃。他全身的白毛已染黄。

「只会添麻烦。」

「我要把整片天空染黄，就像涂上黄色一样。那么，从城外也能看见。」

加洛开心地说，我不晓得怎么回应。包括我在内，其他三只猫一起理起肚子旁的毛。

听完猫讲述的库帕传说，及被选为库帕士兵的年轻人的故事，我脑海不禁浮现疑问：「故事中的『我』是真有其人吗？」那个年纪轻轻，却迫不及待想成为库帕士兵的「我」是谁，我很想知道。

于是，我向猫提问。他睁着纯真的大眼睛，伸着舌头，一副在确定「你干嘛那么认真？」的表情。我有种被瞧不起的感觉，但对猫生气也没用。「我也不清楚。这是很久以前流传下来的，类似父母说给孩子听的民间故事，不晓得是不是真有此人。」

「打倒库帕后，所有士兵都会变透明吗？」

「据说是这样。」

「真个地方太突兀了。」我坦率道出感想。国家每年派遣士兵，去打倒杉树妖怪般的巨人库帕，故事情节本身已很突兀，最后士兵变成透明的部分，更是异常突兀。那么，从蛹变态而成，宛如昆虫的杉树不奇怪吗？当然奇怪。但反过来说，至少在昆虫世界里，这是寻常的现象。相较之下，「生物变成透明」的情况，即使在昆虫世界中，也闻所未闻。

坠落谷底的库帕四分五裂时，体内的水分会喷溅而出。听到这里，我想像的是一棵遭砍断的杉树从高处坠下，树枝折断、叶子飞舞的情景，但碰到喷出的水，人的身躯会消失不见？真有可能吗？

我不禁猜想：「难道是隐喻士兵在与库帕决战中死去吗？」

纵使成功将杉树巨人库帕推落谷底，绝大多数的士兵恐怕都已丧命。会不会是前人认为，与其直接告知「士兵战死」，委婉地说「士兵变透明」比较好？就类似「变成星星」、「回去月亮」的讲法。

「传说中提到，变透明的士兵会住在那里，一旦国家陷入困境，就会前来救援。」

「所以，在战败的这时候，才会认为可能是库帕士兵骑马而来吗？至少人们是如此期待？」

「事实上，有一名铁国的士兵被杀了，稍后我会提到。」

居然杀害前来接管的敌兵，真是不顾后果的鲁莽行动。「是谁干的？」

「不晓得。『号豪』蒙上嫌疑，但他不是犯人。」

第一次听到这个专有名词，不过等会儿就会解释吧。我决定暂时忽视。

「你是指，是透明士兵杀掉敌兵吗？」

「人类似乎是这么想，会不会是透明士兵为了解救国民，除去敌兵？他们觉得，当天迟到的第三只马是透明士兵骑来的。」

附带一提，我原想纠正马的量词是「匹」，而不是「只」，最后打消念头，反正是小问题。连这种小地方都要逐一纠正，不知何时才说得完。

「以往，透明士兵回来过吗？」

「没有。」

「那为什么……」我说到一半，想起才刚听见答案。「这样啊，现在是国家存亡关头。」

「没错。」猫微微点头。

「那库帕士兵变透明，全在等待这个时刻吗？」

「对。」猫又说一次，但随即订正：「只有一个人回来过。」

「只有一个人？」

「十年前，库帕士兵任务结束，只有一个人归来。」

「什么意思？」

「就是顽爷的孙子。卧床不起的顽爷，他的孙子幼阳回家了。」

「浑身变透明，怎么知道是他？他自称是幼阳吗？」

「不，幼阳不是透明的。」

「咦？」

「回到城里时，幼阳几乎是弥留状态。他活了几天，最后还是死掉。」

「他死掉后变成透明？」

「也没有。」

好像能理解，又好像无法理解，莫名其妙，我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怎么反应。这样一来，「透明的士兵」是怎么回事？「啊，我有另一个问题。」

「不只一个，你的问题一堆吧？」

「唔，也是啦。」我不禁苦笑。「听着库帕士兵的故事，我忽然想到，离开城市对你们是非常特殊的经验吧？」

「嗯，没人离开过。谁都不晓得同一国的其他城市是什么样子。」

「谁都不晓得？从以前就这样？是因高墙挡在城市周围吗？」

「这是理由之一。很早便筑有防止库帕入侵的城墙，十年前冠人更进一步补强。」

「把城墙加高之类的？」

「再加上毒刺。」

「没人对城外的世界感兴趣吗？」

「国家整体的状况，国王了解就足够吧？虽然不清楚冠人掌握多少。」

「原来如此。其实，我最疑惑的就是这一点。迎接铁国士兵时，冠人表示『和铁国的国王谈妥了』，并告诉人民『敌军将我国收归管理，但不会胡乱施暴。』」

蓦地，我注意到「铁国」的名称暗喻「敌国」（注：日文中，「铁国」与「敌国」发音相同，皆为「TEKKOKU」。）。或许原本的意义是「相邻的敌国」，也可能是从带有「异国」、「外国」含意的「外之国」（TOSTUKUNI）的发音转变为「铁国」（TEKKOKU）。

「不过，最后冠人被杀掉了。为何铁国不守信用呢？」

「冠人到底是在哪里和铁国谈判？」我询问有没有电话、邮寄等能够传达意志的通讯方法，但猫似乎无法理解。倘若没有通讯方法，外交只能靠直接会面，或派遣使者往来，我默默想着。不料，猫说：「大概是亲自前往铁国，跟铁国国王商量吧。」

「可以吗？」

「什么意思？」

「你们国家不是离邻国很远？即使打开城门出去，感觉也要旅行很久。」国王长期不在国内，妥当吗？

「是啊，挺不可思议的。去铁国谈判不容易，不过，我现在知道是用哪种方法了。」

「现在？」

「喏，」猫别有深意地闭上眼睛又睁开，「就是马。当天出现的动物。」

「马？」

「我从未见过那种生物，全国恐怕也没人知道。总之，铁国有马。即使旅途遥远，骑马一下就能抵达。」猫的叙述很有真实感。「所以，冠人是骑马到铁国附近进行谈判吧。」

「冠人曾离开城里好几天吗？」

「嗯。然后，酸人几乎都在这种时候干坏事。没冠人坐镇，酸人便趁机为非作歹。老爸不在，就是他的天下。」

「原来如此。」所以，冠人才没办法训斥酸人，我恍然大悟。「换句话说，冠人藏着马吗？」

「大概吧，但也可能是铁国派马来迎接。」

「那么，冠人为何不告诉大家马的事？」

猫立刻回答：「有两种情况。」

「两种情况？」

「一，没必要告诉大家，因为谁都没问过冠人怎么去铁国谈判。既然没人间，也没必要说。」

「另一种情况呢？」

「如果知道有那种生物，可能会害怕起铁国，人民会恐慌。」

不无道理。

若是在战争时期，应该不会想让国民晓得敌国多么强大，以免打击士气。陌生的、强韧的动物是敌方的利器之一，秘而不宣也是很自然的考量。

要是在自己的国家繁殖，或许能像铁国那样运用马匹，但冠人搞不好只拥有公的或母的一头。

「唔，这个问题先搁着，言归正传。」多姆猫说。「我讲到哪里？」

「冠人死掉，城里的人禁止外出。你和叫加洛的猫一起追老鼠……」

「老鼠溜走了。」

「然后，加洛踏到黄色的花。」

「接下来，我和加洛分开，走着走着，在途中看到弦。明明禁止外出，弦要上哪去？我跟在他后面，抵达顽爷家。几个人聚集在顽爷家。」

刚踏进顽爷家，便听到「喀噠」一声，屋里的空气颇为紧张。坐在靠里面的椅子的号豪站起，投来锐利的视线。全城体格最魁梧的他，手臂犹如粗壮的木头，握紧的拳头仿若岩石。其他人类也望向我。

「怎么，是猫啊。」号豪低喃，又坐回去。

铁国的士兵进城，不久前才发生那样的悲剧，且人民被禁止外出，他们却不顾命令集合在这里，听到我的脚步声会紧张也是理所当然。

脸色苍白的弦吐出放心的叹息，走到我面前蹲下，摸摸我的头说「别吓人嘛」。比起抚摸头顶，我更希望他用力搔，不过我的愿望大部分人类是不会懂的。

「弦，看到你走在路上，我便跟过来。你太不小心了。」我解释道，可惜一样没被听进耳里。

顽爷总是躺在床上，盖着被子。他从好久好久以前就用相同的姿势躺在那里，有时我会觉得他真是躺不腻。

「喂，多姆，你跑来干嘛？」不知何时，库洛洛出现在我身边。库洛洛一身黑毛，肥肥的肚子松松垮垮，但眼神锐利，胡须也翘得高高的。

「我发现弦在外头乱晃，感到奇怪，于是跟了过来。」

基本上，我们猫不会住在特定的人家，而是在城里各处睡觉。食物也是，去哪户人家就吃哪户人家的。不知为何，库洛洛以顽爷的家当根据地，几乎不出门。

库洛洛望向围在顽爷床边的人类，一副嫌麻烦的口气说：「从方才开始，人类就三三两两过来。」它伸出尾巴摇晃，像在和我的尾巴打招呼。

「我刚刚还跟加洛在一起。」

「反正你们又在追老鼠吧？」

「你怎么知道？」

「你们老是在追老鼠。」

「老鼠逃进小洞，实在聪明。」

库洛洛没回话，望向聚在屋里的人类，吐露感想：「他们大概是坐立难安。」

「坐立难安？」

「待在家里，会担心得不得了吧。人类这种生物碰上困难，就会想找人商量。好像连『是不是该和谁商量一下比较好？』这种问题都需要商量。」

「没错。」我笑道。

我看看围在顽爷身边的人类。

体格强健的号豪、弦，以及住在顽爷家隔壁的卖菜夫妇菜吕和菜奈、微胖的丸壶、常来探视顽爷健康状况的医生医医雄。

他们在城市的居民中，也是我经常碰到的几个，要说熟悉确实挺熟悉。不过，他们性情各不相同。

「这么说来，」我想到一件事，便告诉库洛洛。「前阵子，我的屁股沾到刺刺的草种，拨不掉。喏，就是棘的种子。」

「被那玩意黏到真的很麻烦。」

那天我也在追老鼠。快捉到时，老鼠溜进草丛，我的脑袋跟着钻进去，最后还是让老鼠逃走了。仔细想想，对于老鼠，我一直刷新连败纪录。离开草丛之际，屁股沾上好多种子，我拼命甩脚，却弄不掉。

「恰巧有人类路过，我便开口拜托：『帮帮忙，帮我摘掉棘的种子。』」

「反正对方一定听不懂吧？」

「嗯，不过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怎么讲？」

「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我解释道。「最先是弦过来，发现我陷入困境，便说『哦，你肚子饿啦』，特地回家拿肉干。」

「满像弦的作风。看见别人有难，没办法袖手旁观。」

「对。只是，他未免太迟钝。」我不禁苦笑。「我又不是肚子饿。」

「可惜。啊啊，弦要是能机敏些，该有多好。」库洛洛夸张地叹气。「然后，你如何处理那刺刺的棘的种子？」

「紧接着，菜吕和菜奈路过。他们在送菜，我一叫，就厌烦地说『没东西喂你』，速速离开。」

「那对夫妻眼中只有自己嘛。」库洛洛瞥向刚进屋的菜吕夫妇。

「之后，号豪带着儿子出现。小孩注意到我在叫，就说『爸，猫肚子饿了』。」

「跟弦一样。」

「是弦跟小孩一样。」我忍不住笑道。「但一会儿后，小孩改口：『好像和肚子饿的叫声不同。』」

「厉害，小孩真灵敏。」

「没错。号豪也觉得不太对劲，蹲到我旁边，检查我的身体。大概是以为我受伤。」

「太可惜了。」

「的确。这时，医医雄路过。」

「啊啊，」库洛洛的话声掺杂着放心与意犹未尽的情绪，「一下就解决了吧。」

「是的。」医医雄一向冷静沉着，观察入微。是必须诊断病情和治疗伤口的缘故吗？他似乎很擅长按部就班思考。医医雄瞧见号豪父子，便走过来关切。号豪告诉他「猫好像不舒服」，于是他仔细观察我，说着「你看这边」，摘起黏在我屁股上的种子。

「医医雄真厉害。」我佩服地说。「医医雄真厉害。」号豪也同时惊呼，「你听得懂猫话？」

「不是的。」医医雄淡淡回答，「我只是观察猫的动作。它想用脚和尾巴摩擦下半身，像是搔着身体，却搔不着痒处。」医医雄还是老样子，散发着没血没泪、近似植物的气质道。

之后，号豪父子帮我把黏在毛上的种子全部摘掉。

人类的反应果然各不相同，从对我叫声的反应，也可看出每个人的性情。

「假如那时丸壶也来了，不晓得会怎样？」库洛洛抬头，望着站在前方，体型圆滚滚、嗓音浑厚的丸壶。

「或许会关心一下吧。丸壶热心助人，只是……」

「性子太急。」库洛洛轻松猜出我想讲的话。

「他大概会走近问『怎样？发生什么事？』，然后又说着『我很忙』跑掉吧。」

「谁教丸壶开口闭口都是『好麻烦』、『我很忙』，还有『别罗罗嗦嗦，做就是啦』。」

「大伙都无法静静待在家里。」我注视着围在顽爷床边的人类。

「你想想，」库洛洛应道，「待在家里，每个人都指望你能解决一切，不停追问『爸，怎么办？』『亲爱的，这样下去不要紧吗？』不然就是『冠人死掉，我们不会有事吧？』压力多大啊。话虽如此，又不能表现出软弱的一面，他们肯定很难熬吧。」感觉上，库洛洛的分

析颇精辟。「举个例子，老婆担忧道：『亲爱的，我们今后会怎样？』与其坦承『不晓得，我也没辙』，不如……」

「不如？」

「不如说『我去一下顽爷那里』，还显得比较负责。」

「那倒是。」我点点头，目光又移向人类。几乎都是男的，是肩负一家之主责任的人。「不过，就算聚在一起，也想不出好点子吧？战争打输，冠人也死了，根本无可奈何。」

「听说敌人使用很恐怖的武器？」库洛洛问。

库洛洛似乎和平常一样，待在卧病的顽爷家里，所以没能目睹广场发生的惨剧。直到城里的人过来，告诉顽爷情况，库洛洛才晓得经纬吧。

「那东西叫枪。有长的和小的，独眼兵长单手操纵小枪。枪会发出非常大的声响，很吓人。」我答道。光是回忆当时听到的声响，尾巴就紧张得快膨起来。「一眨眼，冠人就脑袋开洞，一命呜呼。」

「太可怕了，力量差距悬殊。」库洛洛说。「顽爷刚刚也提出相同的劝告，对方这么强大，最好别动抵抗的傻念头。」

我们茫然凝望人类交谈。

「不能再悠哉下去。既然如此，只能大伙一起闯进冠人家。」丸壶双颊鼓胀，满脸通红。

「那样大伙可能会被枪打伤。」

「弦，你居然讲这种话？你不是还顶撞铁国的士兵吗？」丸壶指出，惹得其他人类一阵笑。的确，城里第一个与铁国士兵起冲突的就是弦。

「不能设法先抢走那种武器吗？」体型高大的号豪出声。

「怎么抢？」菜吕皱起眉。「我们可不想被连累。」旁边的菜奈点头附和。

「酸人呢？」顽爷问。

「那家伙根本不行。」丸壶苦着脸，不禁失笑。「他满脑子都是自己，只会讨好铁国那些家伙。」

「搞不好酸人完全没把父亲的死放在心上。」菜吕说，菜奈立刻接过话：「就是啊，你们记得吧？他母亲去世时也是……」

我问库洛洛：「酸人的母亲是怎么死的？」

「她掉进水井，那是你和我出生以前的事。」

「当时酸人是个孩子，却几乎没哭。」菜吕蹙着眉。

「或者说，那根本是酸人推下去的。」丸壶龇牙咧嘴道。虽然他补上一句「大概」，但语气相当确定。

「是吗？」我觑着库洛洛。不管任何问题，我都忍不住向库洛洛确认。

「城里的人似乎都这么认为。」

「若是酸人，很有可能。」

「果真如此，」弦提出质疑：「为什么冠人不责备酸人？居然对亲生母亲那么残忍。」

「可能是为了国家着想。」医医雄回答。「酸人的母亲过世已是不可挽回的定局，应该更重视继承人。」

「父母总是比较放纵孩子。」号豪一副受不了的语气。「这是冠人唯一的缺点。」

这时，顽爷开口：「啊，对了，我想到一个好点子。」虽然卧床不起，但顽爷的话声非常清晰。

「好点子？」医医雄反应冷淡。「顽爷，我女儿整天都在说『我想到一个好点子！』却从来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好点子。」

「我家的孩子也一样。」号豪点点头，笑道：「孩子的好点子，通常称不上好点子。」

「放心吧，我不是孩子，是老头子。」

「那就更不能期待了。」

「别这么笃定。」我仿佛能看见顽爷在苦笑。「这是如假包换的好点子。喏，不妨用那个玩意。」

「哪个？」

「毒药。那种虫不是有毒？」

「黑金虫吗？」医医雄立刻会意。

是指涂在城墙上的毒？我蓦地想起。

「让铁国的士兵服下那种毒如何？或是磨碎让他们喝下。这是个好点子吧？」

原来还有这一招！屋里的人跃跃欲试，兴奋的情绪化成热意浮现。

「这点子不错。」丸壶鼻孔翕张，「就用毒药干掉他们。」

「不。」医医雄静静否决，「时节不对。」

「时节？」

「目前黑金虫仍潜伏在地底的巢穴。再过一阵子，天气才会变冷，况且我们没空去找黑金虫的巢穴。光是要弄到虫子，就得大费周章，我们还遭禁止外出。」

是啊——失望渗透所有人的心。医医雄的话一针见血。

「何况，就算取得黑金虫的毒，要让对方服下也不容易。」医医雄的嗓音沉稳，口吻平淡。「你们以为，把毒药拿给铁国士兵，告诉他们『请尝尝』，他们就会乖乖听从吗？」

「肯定会起疑吧。」号豪点点头。「可是，铁国那些士兵都吃些什么？」

「大概是自行带来的粮食。等粮食吃尽，应该会征收城里的食物。」医医雄淡淡地说。「不管怎样，他们很可能会要酸人想办法。」

倏地，我感到背后有人。一如往常，我的尾巴率先察觉，尾巴微微颤动，并高高竖起，伸向后面。

「你们在干嘛！」出声恫吓的是酸人，他握着尖锐的小刀。「不是叫你们不许出门！」

围绕在顽爷床边的众人都吓一跳。

「对不起。」弦率先老实道歉，「请原谅我们。」

「请原谅我们？」酸人尖声反问，伸出小刀，脸上浮现残虐的笑容。他的皮肤光滑，不像其他男人有胡须，大概是从没吃过苦的缘故。

之前，酸人抓到违反规定的人，就会带去广场，处以相应的惩罚。因此，大伙应该要拼命反省赔罪，求酸人高抬贵手，放他们一马。

然而，如今情势不同。

在来接管的铁国士兵面前，城里的人和酸人的立场是一样的。

最早察觉这一点的，可能是医医雄。

「酸人，你静下心想想，我们和你都是这个国家的人民。铁国的士兵前来接管，你冷静思考，谁才是真正的敌人？」

酸人陷入沉默。

号豪接过话：「铁国的士兵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啊。我们互相敌视，便顺了敌人的意，不是吗？」

「就是啊、就是啊。」丸壶激动地高声附和。

平常没人敢顶嘴，酸人一怔，不愉快地板起脸。「你们敢顶撞我？」他挥动刀子，作势要刺医医雄。

「你的刀子不是已遭铁国的人没收？」丸壶质疑。的确，我也目睹独眼兵长夺走酸人的刀。

酸人冷哼一声，大概是想掩饰对敌人唯唯诺诺的窘态。「长柄刀被收走，但小刀我还是能带在身上。光用小刀就能挖出你们的眼珠子。怎样？要不要试试？」

医医雄毫不畏怯，反倒上前一步，继续道：「酸人，仔细听好，我们国家打了败仗，冠人惨遭杀害。敌国士兵即将接掌这座城市，颠覆一切秩序，我们根本不需受你支配。即使听从铁国的命令，惩罚我们，你也只是铁国的走狗。与其当走狗，何不和我们一起对抗铁国？要是能驱逐铁国的势力……」

「怎样？」酸人不悦地问。

「你又能君临这个国家。」医医雄一字一句，仿佛要让酸人完全理解他的话。

其他人不约而同地走近酸人。

酸人退后一步。他左右挥动小刀，难以决定要刺谁。

我打了个哈欠。「酸人未免太笨。」闭上嘴巴后，我忍不住吐槽。「状况跟以前不一样，还想作福作威。」

「嗳，他没办法马上改变作风和态度吧。」库洛洛舔着前脚。

医医雄他们和酸人对峙半晌。

酸人双颊抽搐，终于开口：「可是，万一铁国士兵发现你们跑出来，受惩罚的是我。」感觉这才是酸人的真心话。

「谁管你的死活。」丸壶唾骂，酸人勃然大怒，紧握小刀回瞪。「干嘛？要打架吗？我才不怕你。」丸壶上前一步，医医雄从旁制止。然而，丸壶仍按捺不住说：「号豪，要不要趁机痛扁这家伙？号豪和我不晓得受过你多少鸟气，干脆尽情揍一顿吧。把你打到动弹不得，再扔去广场。每个人经过踩一脚，你很快会被踏成一块又扁又平的皮。」

「这主意不错。踏成一块皮后，拿来给我当床垫吧。」顽爷出声。

屋里的空气渐渐热起来，渗透出人类嗜虐的欢愉。

酸人又后退一步。

「不行。这时候揍酸人，也无法解决问题。」医医雄劝道。「在广场教训酸人，反而会被铁国那些家伙抓去。」

「就、就是啊！」酸人拼命附和医医雄。「要是我有个万一，你们小心遭殃。稍微想想就明白吧？」

其他人步步逼近，酸人吓得手足无措。性急的丸壶不禁脱口：「太麻烦了，先揍再说。」酸人伸手制止：「好吧、好吧，我了解你们的想法，其实我有同感。」

号豪和医医雄冷眼旁观。

「同胞和铁国士兵，你们当然也会选择站在同胞这边吧？」酸人接着道。「不过，今天太危险。我并不是喜欢才巡逻的，只是怕不好好报告会被宰。」

「谁理你。」菜奈激动得口沫横飞，「随便报告不就好了？说你在外头没看到半个人影。」

「那样行不通。」酸人语带辩解，但丝毫不见平日的傲气，似乎真的已走投无路。「今天算是第一天吧？铁国的士兵并不信任我，他们也

会到处巡逻。刚刚就有数个士兵在广场游荡。听着，即使我放过你们，之后仍会有别人来查看。今天最好乖乖待在家里，铁国士兵巡到某一户时，或许会察觉你们外出，届时就危险了。懂吗？小心为上啊。」

「库洛洛，真是不可思议。」我对旁边的库洛洛说。

「什么？」

「话从酸人嘴里出来，仿佛句句是阴谋。」

此时，顽爷出声：「那样比较好。」他的嗓音格外清亮，「今天先回家养精蓄锐。」

「顽爷也这么想吗？」医医雄问。

「如同酸人所言，今天铁国士兵想必还在警戒。换成我是铁国士兵，也不会掉以轻心。」

「我若是铁国士兵，今天那么累，肯定倒头就睡。」菜吕说，其他人都忍俊不禁。

有人笑，屋里的空气仿佛柔软地膨胀。

「喂，酸人，冠人有没有任何交代？」丸壶问。

「交代什么？」面对丸壶毫不客气的粗鲁态度，酸人不满地愤愤应声。

「我们与铁国的事。万一陷入这种状况该怎么办，冠人没思考过吗？难不成你毫无心理准备？万一冠人遭遇不幸，不就轮到你当国王？」

酸人摇摇头，「老爸没料到铁国会采取那样的行动。」

「其实，你根本不晓得冠人的想法吧。」号豪眼神冰冷地沉声道，「冠人很清楚你多么无能。」

搞不好真是如此，我心想。冠人是不是早就放弃将会继承王位的酸人?

「喂，」酸人瞪着号豪，有些恼羞成怒。「少得寸进尺，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忍耐力那么强的你也会动怒？」号豪显然是在讽刺。

世上再没有谁比酸人更缺乏忍耐力。回想起来，铁国士兵进城后，酸人肯定被迫忍耐不少事。对酸人来说，算是非常努力「忍耐」。今天是忍耐纪念日。

此时，弦唐突地冒出一句：「倒是那件事，果然是透明的库帕士兵干的吧？」

弦虽不是刻意要纾解紧张的气氛，但多少减缓了压迫感。

「这是在说什么？」床上的顽爷讶异地问。

「你是指哪件事？」酸人也问。

「今天在广场上，不是出现那种动物——马吗？最后到的那匹马上没有人。」

「弦认为是透明士兵骑来的。」丸壶补充道。

「透明士兵？什么跟什么？」酸人语带提防。

「刚刚不是提到库帕的士兵吗？」号豪不耐烦地回答。

「哦，库帕的士兵。我对库帕不熟，都是老爸和复眼队长在管。」

「只是没人把你放在眼里吧。」丸壶忍不住多嘴。

酸人瞪着丸壶。「然后呢？库帕的士兵怎样？」

「那匹马可能是某人骑来的。传说中，透明士兵不是会现身解救我们吗？所以，搞不好是透明士兵骑马赶抵。」丸壶接着道。

「简直是胡扯，」酸人一笑置之。「马背上又没人。」

「正因如此，我才会怀疑是透明人。」弦解释。「或许是透明士兵骑马过来。」

「怎么可能？你们真是一群傻子。」

我想像着透明士兵轻巧跳下马的模样。「库洛洛，其实当时我也听到声响。像是有人轻盈落地，不知该说是声响，还是震动。」

「我不认为会有那种事。」库洛洛兴趣缺缺。

「不过，」酸人质疑：「要是透明士兵真的来解救我国，为何不快点干掉铁国的人？」

「一定是……」弦高声回应，「一定是在寻找下手的机会，最有利的机会。不管怎样，透明士兵不久就会现身拯救我们。」

我望向库洛洛。库洛洛漫不经心地咕哝：「透明人会有脚步声吗？」

原来如此，很正常的疑问。不过，与一般人类的脚步声相比，那声响小得多，果然还是不一样吗?

之后，众人纷纷向顽爷道别，离开屋子。每个人都一脸不安，背脊和肩膀透着恐惧。

「号豪，你不回家吗？」踏出大门前，医医雄回头问。

的确，号豪没要站起的样子。

「我替顽爷擦过身体再走。」

顽爷卧床不起，用餐和排泄物的处理等生活起居，皆需住在附近的人帮忙。

「而且，我还有事想请教顽爷。」

医医雄没继续追究，留下一句「这样啊」便离去。

第一卷 第三章

库帕士兵的故事

终于到出发的日子，我背着行囊，站在广场。感受着周围群众的视线，我心情十分愉快，虽然不是刻意的，却自然地挺起胸膛。

「今年是你们三个选中，身心状态调整好了吗？」

复眼队长挺直背脊，在我们面前灵活地走来走去，边问道。

「是！」我精神奕奕地回答，左右两人也应声。

站在我右边的是有名的鹏炮大哥，他在城郊养牛为业。应该也不是成天跟牛打交道的关系，他的体型非常庞大。小时候，我们经常玩库帕士兵的游戏，把其中一个同伴当成库帕，不然就把大树或仓库当成库帕，假装与之作战；不过，我也经常偷偷跟在鹏炮大哥身后，喃喃低语「库帕在那里」，思考消灭他的计策。我们只差五岁，但鹏炮大哥非常壮硕，手臂犹如树干，胸肌仿若岩石。甚至有传闻说，由于胸膛挡住，鹏炮大哥看不见自己的肚脐。

鹏炮大哥终于被选为库帕的士兵，大伙似乎感慨良多，我也很感动。我从以前就觉得，鹏炮大哥或许能与库帕势均力敌地对抗。为什么不快点选中鹏炮大哥，让他去打倒库帕？我和朋友都纳闷不已。

「可能是鹏炮大哥还没做好心理准备，担心没顺利打倒库帕，会害大伙失望吧。」有人这么认为，但我觉得实在是多虑了。

没想到我会和鹏炮大哥一起被选为库帕的士兵。

倒是左边咬着指甲的卷发男子，怎么也会选上？我望着他，有些说不出话。

拿着刚分发的长柄刀，男子毫不隐瞒自己的胆怯，微微垂着头。前几天在广场排队时，他排在我前面一点。

鹏炮大哥一身黑皮革装备，露出不少肌肤，可窥见强健的肉体。由于皮肤晒得黝黑，也像披着一层坚硬的甲壳。我莫名勇气倍增，有幸能与鹏炮大哥一起出征，我心怀感谢。

觑向另一边，虚弱男子遭沉重的装备压得脚步踉跄，我忍不住想抱头。这种伙伴没问题吗?

往右看，可靠无比；往左看，忐忑不安，多么半吊子的状态。

「今年就是这三人。」复眼队长大声说，「你们获选成为前往打倒库帕的士兵，做好觉悟了吧？」

从复眼队长的表情，看不出他的想法。他总是睁着一双大眼观察四周，极少开口，也像在生气。

致词非常简短，反倒令我骄傲。比起又臭又长、大伙听得无聊的演说，快快出征更俐落帅气。

我们向左转，迈出步伐。前方的卷发男无精打采地行进，我跟在后头。我们要绕广场一圈，再离开城市。

城里的人站在一块，形成一堵墙。他们拍手、挥手，甚至弯身膜拜。母亲的身影也在其中。她用力鼓掌，赞扬着出征的我。不知何时制作的，有人挥舞着旗帜，满脸笑容。

绕行广场一圈，来到城门口，送行的人墙一路绵延。取下门闩，打开城门，眼前是一片混合沙砾与泥土的大地。越过择树林，我们继续前进。不晓得库帕会从何处出现，不过，走着瞧吧！

大伙离开顽爷家后，单独留下的号豪把顽爷便溺用的容器拿到屋外的水缸清洗，再回到床边。

「其实我有些问题，想趁其他人不在时请教顽爷。」号豪开口。

呃，我们还在这里——我和库洛洛说是说了，但号豪当然没理我们。

「好像在偷听，真不好意思。」虽然我不觉得多抱歉，总之先道歉。

「是啊，我们又没打算要听。」库洛洛笑道。

我们并不讨厌听人类谈话。

不一会儿，号豪发问：「顽爷，在战争中落败，是怎么回事？」

从我的角度看不到床上的顽爷。以为他睡着，却冒出一句：「号豪，这是什么意思？」依顽爷的年纪，口齿算是相当清晰，而且不管对象是谁，语气都像跟朋友说话般轻松。

「我们根本不了解战争。」号豪解释，「只晓得很久以前也曾与铁国打过仗。」

「嗯。」顽爷应声。

「战败会怎样？」

「我也不清楚。」

「顽爷怎么可能不清楚？」

「之前的那场战争，我尚未出生。」

我望向库洛洛，「原来还有顽爷出生前的时候。」

我一直认为国家成立前，顽爷就躺在这里。犹如地面的青苔，与这块土地同化。

「唔，谁教顽爷有种永生不朽的威严。」库洛洛点点头。「可是，冷静想想，自己出生前时间已存在，你能相信吗？」

我一时不懂库洛洛想传达的意思。不过，即使脑袋理解是母猫生下我，且在我张嘴吸奶前就有人类和猫，也没有真实感。「总觉得我出生后，一切才开始。」

「就是啊。虽然难以置信，但在顽爷出生前，世界便已存在。」库洛洛说。

号豪觑着顽爷的神情，「第一场战争结束，是在库帕的士兵制度建立前吗？」

「库帕的士兵制度约始于一百年前。」顽爷回答。「第一场战争发生在更远古的时代，我也不是很清楚。」

「是嘛。」

「可是，我听人提过战争。或者说，听到耳朵都快长茧。」

「比方？」

「战败是多么悲惨。」

号豪的脸似乎一僵，我看不清楚，但一道微弱的痛苦呻吟传到我们坐的地板上。

「我是从父亲口中听来的，而父亲应该是从他父亲口中听来的。父亲常讲述国家打了败仗，碰到多么凄惨的遭遇，像是敌军进占的情形。」

「眼下，我们的国家也被敌军进占。究竟出过什么事？」

「号豪，告诉你，一旦打了败仗，」顽爷仿佛在谆谆教诲，「会出什么事都不奇怪。」

「出什么事都不奇怪？」

「出什么事、碰到怎样的遭遇都不奇怪。」顽爷歌唱般接着道：「我听过太多类似的例子。明明是很久以前，却忘不掉那烦躁的感觉。」

「你说出什么事都不奇怪，到底会遭受怎样的对待？」

「打了败仗，就不能反抗，必须听从敌方的命令。必要的东西会被夺走，非必要的东西也会被夺走。」

「连非必要的东西也会被夺走吗？」

「掠夺本身就是一种快感。假如抵抗，便会遭受暴力，小命难保。即使不抵抗，有时也会遭受暴力。打了败仗，就是这么回事。」

号豪站着，深呼吸一口。「那么惨？」

「用上一百个惨，再加一百个惨，都不足以形容。」

「这形容也真惨。」号豪轻笑，顽爷应道：「是啊。」

不久，号豪恢复严肃的语气。「那么，这次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吗？」

「不晓得。可能会，也可能不会。」

号豪咽下口水。他手臂肌肉紧绷，握住拳头。「还是该在被干掉前，先发制人比较好吗？」

顽爷没立刻回话。以为顽爷睡着时，他又冒出一句：「嗳，别勉强。号豪，你也有家要顾。」

「这样下去，恐怕会落得凄惨的下场。不管是我的家人或其他人。」

「不管任何事，都只能顺其自然。」

「顽爷一向达观嘛。」

「我一直躺在床上，也没有家人。你们不来看我，我大概明天就会死掉。不必等战争，我已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我一个人什么都办不到，死活全依你们的意思。某种程度上，我早看开，干脆顺其自然。」

我身旁的库洛洛扬声抗议：「不是有我在！」「唔，还有猫陪着我。」顽爷回应库洛洛似地补充。「不过，坦白讲……」

「坦白讲？」

「在我心中，不管今天死，或拖到明天才死，根本没差。纵使等到明天，也没有任何事能让我惊讶。」

「今天冠人惨遭杀害，不是很令人惊讶吗？」

「嗯。可是，」顽爷沉着应道：「人总免不了一死，没必要大惊小怪吧？」

「你要问的就是这些吗？」顽爷确认道。「不，还有一个问题。」号豪接着说。「是关于幼阳的事。」

「幼阳？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

「十年前，幼阳被选为库帕的士兵，踏上征途，最后回到城里。」

我边听边点头，幼阳应该是唯一生还的库帕士兵。

「真是出乎意料。」明明是发生在孙子身上的大事，顽爷却说得云淡风轻，仿佛在谈论睡着时猫偷舔他的耳朵。

「幼阳倒在哪边？」号豪问。

「城墙外头。」顽爷回答。我心想，原来如此，城墙有毒刺，幼阳无法轻易进城。但顽爷仿佛看透我的心思，继续道：「当时冠人尚未补强城墙，所以墙并不高。他应该是没体力翻越城墙了吧。」

「之后冠人把城墙加高，还铺上成片的毒刺。」号豪插话。

「或许是瞧见幼阳遍体鳞伤地回来，了解到库帕的可怕。冠人认为得预防万一。」顽爷解释。

能够判断必须为将来做准备，冠人果然是称职的一国之君。我想起已不在世上的冠人。

「嗳，总之幼阳倒在城墙附近。」

不久，有人发现遍体鳞伤、意识模糊的幼阳，带他到冠人那里。

「记得是星期丁。」顽爷说。

「好怀念，那时候仍是星期制。」

听着两人的话，我想起确实会有「星期」制度。

「那时候幼阳……号豪，比你小一些吧。」

「别说那时候，他永远比我小啊。」号豪发出笑声。「以前我们常玩在一块。幼阳跟着我，后面跟着小他两岁的弦，三人排成一串跑来跑去。」号豪说得断断续续，像是被自己的话鲠住。与其说怀念，更多是对少了中间那个玩伴感到怅然若失。

幼阳居然比号豪小，我十分诧异。由于「重返城市的库帕士兵」幼阳的故事，发生在我出生前，我一直以为他是古早时代的人物，肯定较号豪年长。

「回来后，幼阳有没有说什么？」

「说什么是指什么？」

「比方，他们去打库帕，却只有幼阳回来的理由。」

「还有，他怎么没变透明吗？」

「没错。」号豪应道。「幼阳刚回来的模样，我记忆犹新。他浑身是伤，意识不清，但不是透明的。」

「若是透明的，你就看不出他浑身是伤了。」

「幼阳没提起库帕吗？究竟是何种情况，他怎会回来？」

「他没讲几句话。不过，你也记得吧？他身上有被库帕刺伤的痕迹。」

「啊，对。」号豪蓦地想起般，提高嗓音。「是遭库帕射出的刺穿透的伤痕。起先我判断不出怎么刺伤的，是冠人告诉我的。」

「据传，库帕会甩动树枝，射出尖锐的树皮和果实。就是那些利器刨挖、贯穿的伤痕。」顽爷的话声走了调，仿佛是自己被刨空。

「顽爷，幼阳为何没变透明？」号豪又问一次。

顽爷哪可能知道答案？不要以为问顽爷，事事都能获得解答。

然而，顽爷还是开口。「比方，这样想如何？」

「比方？」

「幼阳他们或许没能成功打倒库帕。」

「没能打倒库帕？」

「喏，根据传说，将库帕推下悬崖后，进裂的库帕体内会猛然喷出水分。士兵淋到会变透明。」

「是啊。」

「换句话说，要是没能把库帕推落山谷，便不会被水泼到吧？那么，自然也不会变成透明。」

「顽爷，你的推测不对。」号豪摇摇头。「隔年起，我们不就没再派出库帕士兵？这表示他们已打倒库帕。」

「嗯。」顽爷似乎早料到号豪会反驳，「这个推论确实不太对。」

「那你干嘛这样说？」号豪一脸错愕。顽爷噗哧一笑，满不在乎地答道：「要是你接受这个答案，就省了麻烦。」

「顽爷真是难以捉摸，教人不晓得能不能相信。」

顽爷的语气颇开心：「其实，我认为幼阳……」

「幼阳？」

「他只是逃回来罢了。」

「只是逃回来？」号豪复述，像在咀嚼话中含意。

「把库帕推落谷底，无可避免会溅到水，变成透明。那么，在打倒库帕前逃走，不晓得会怎样？」

「意思是，幼阳临阵脱逃？」

「当然，我不认为他胆小到一开始就逃跑。他遍体鳞伤，想必是历经一场激战。或许是身负重伤，心生恐惧，才逃回来。」

「哦。」号豪应声。

「所以，幼阳没变透明。记得吗？进家门后，他不停说着『对不起』及『原谅我』。」

「好像吧。」

「他不仅向我道歉，还不断向担心地赶来的冠人道歉。他不也向你和弦道歉了？身上有伤，血流不止，他应该已神智不清。简而言之，这是他发自心底表达『我逃走了，对不起大家』的心情。」

「这样说来，确实也是。」号豪顺从地点点头。

「幼阳没撑过五天，始终在胡言乱语。一下害怕，一下激动，一下道歉，他果然神智不清了吧。加上那身遭库帕刺穿的洞，实在不像打赢库帕。」大概是忆起当时的情景，顽爷不禁叹气。躺着发出的叹息，是往上飘浮，还是会从床铺掉落地面?

「那库帕呢？」

「幼阳逃走后，被其他士兵和复眼队长合力打倒了吧。」

「是找到库帕的根吗？」号豪问。原本默默聆听的我，向旁边的库洛洛确认：「是这样传的吗？」

「据传，当时发现全部的树都在地底下相连，于是复眼队长找到根源，一刀砍断。砍断的地方喷出水，淋到复眼队长。」

「所以，复眼队长回不来吗？只是变透明，人活着吧？」我想起顽爷的分析，复眼队长可能是不会变透明的体质。

库洛洛的尾巴左右摇摆，「不，倘若传说是真的，就是砍断的根飞散，刺死复眼队长。」

呜哇！我用尾巴捣住眼睛。其实我不是想捣住眼睛，纯粹是想表示「好惨」。

号豪在我头顶上方对顽爷说：「即使如此，幼阳也不算逃走。」

「冠人讲过相同的话。由于担心幼阳，冠人经常来探望，并告诉我『幼阳应该会努力奋战』、『要克服恐惧不容易』。或许冠人是了解一切，才这么安慰我。」

「号豪，你见过复眼队长吗？」一会儿后，顽爷问道。

「小时候见过几次。」号豪回答，直盯着空中，仿佛那里浮现孩提时代的光景。「复眼队长几乎不在城内，偶尔看到他，就觉得很开心。大家会喊着『啊，是队长！』跑上前。」他一脸怀念。「之后便能向朋友炫耀遇到复眼队长。」

「那个人很冷漠吧？」

「我对他的印象，只有很冷漠、很可怕。」

「看不出是生气或高兴。大家都说，他不会表现出感情。」

「他总是板着脸。」

「可是，有个一直在观察复眼队长的人，发现一件事。」

「发现什么？」

「复眼队长心情好的时候，会微微扬起左边的眉毛。」

太难看出来了吧！我忍不住大声说。

「真难看出来。」号豪也不禁苦笑。「究竟是谁发现的？」

「是幼阳。」顽爷回答。「他对复眼队长非常感兴趣。」

「哦，」号豪皱起脸，「是这样吗？」

「你知道复眼队长的优点吗？」

「勇敢？」

「不对。」

「体力及敏捷度？」

「不对，是认真。他是个一板一眼的家伙。」

「是吗？」

「他小时候的样子，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他继任队长更早更早以前的事。其他孩子在广场玩耍，他却独自在旁边堆石头。从小他就沉默寡言，大家只会说不晓得他一个人又在干嘛，没多管他。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堆的石头逐渐变成一座塔。约莫花了一年左右吧。」

「这么久？」

「超过一年。大家都很惊讶，很佩服。那石塔仿佛在挑战堆石头的世界纪录，非常壮观。」

当年顽爷没躺在床上呢——我默默想着，同时赞叹，原来顽爷见证过复眼队长的孩提时代。

「那石塔在哪里？复眼队长堆的石塔。」号豪追问。

「没了。」顽爷冷冷回答。「堆好后马上就遭到破坏。」

「谁破坏的？」

「当时的国王。」

「冠人？」

冠人会做那么过分的事吗？我和库洛洛面面相觑。

「是冠人的父亲。」顽爷接着道。「他说国家规定不能擅自盖房子，把塔全弄坏了。」

「不过是孩童的游戏，干嘛不睁只眼闭只眼？简直就像酸人。」

「毕竟他是酸人的祖父，性格相似也不奇怪。虽然不到酸人那种地步，但国王总是爱作福作威的。」

「冠人不会这样。」

「冠人是少数的例子。」顽爷斩钉截铁的语气，透露出他曾在漫长的岁月中见识过许多国王。「国王这种人，通常不管人民死活，只要会定期送上贡品就好，顶多把人民当成支撑自己生活的柱子。所以，毁坏孩童花一年堆成的石塔时，他笑着调侃：『亏你这么努力，全都白费了。人生就是如此严苛。』」

号豪毫不掩饰内心的不快，「真是令人火大。」

「位高权重的家伙都是这副德性。不过，复眼队长倒是不怎么生气，一脸淡然。明明是个孩子，该说忍耐力过人吗？那究竟是何种特质？还有一次，他挨父母骂，居然躲进水井，攀在井壁上整整三天。」

「正因是这样的性格，才能继承复眼队长的使命吗？也才能不厌其烦地，每年带着库帕的士兵前去战斗吗？」号豪应道。

「他一板一眼，既没朋友，也没家人，或许恰恰适合那种工作吧。」语毕，约莫是记忆忽然在脑海发光，顽爷又开口：「这么一提，以前圆道上有个女人向复眼队长发问。」

当时，我还能用自己的双脚走路——顽爷补上一句。

「发问？」

「那女人的儿子前年被选为库帕的士兵。『我儿子有没有尽力对抗库帕？』她问复眼队长，语气很迫切，我印象十分深刻。明明年纪比我大，她却像个孩子般无助。」

「比顽爷大？可能吗？」

「你把我当成什么？以为我生下来就是这把年纪吗？」顽爷笑道。

「城里的人都觉得，顽爷打出娘胎就睡在这张床上。」号豪耸耸肩，半认真地回答。

「搞不好喔。」

「不过，女人为何这么问？想知道儿子是否光荣达成使命吗？」

「由于站在女人身后，我看不见她的表情。不过，复眼队长面不改色地答复：『不必担心，你儿子确实达成了使命。』然而，她又确认似地问：『那他果然不会回来了吗？』」

「她希望儿子回来吗？」

「号豪，这是理所当然的。」

「库帕士兵的故事里，母亲高兴地目送儿子离开。」

「是啊。不过，那只是传说。何况，不管什么人，心里想的，不一定会表现在外头。即使脸上笑着，很多时候内心都在哭泣。事实上，孩子不见，没人会不寂寞。我也是，在幼阳被选为库帕士兵离家时，便彻底体会到这一点。没人希望孩子离开身边。」

原来是这样吗？听着他们的对话，我觉得十分新鲜。一直以为选上库帕士兵非常光荣，虽然可能是传说造成的观感，但我相信获选为士兵，亲人也会纯粹感到高兴。

「那位母亲对复眼队长说：『他能回家是最好的。』」

「回家？」

「没错。不管变透明或怎样都没关系，总之她希望孩子回家。」

「复眼队长如何回答？」

「他是个一板一眼的人，不会随便敷衍，于是面色不改地开口。」

「他怎么讲？」

「你认为，身为复眼队长的我，能对库帕的士兵说『好了，我们回家』吗？」

号豪顿时沉默。

安静下来的室内，只听得到库洛洛搔脖子的声响。

「铁国士兵进占那一天，大概就是这样吗？」我问。目前，我听到名叫号豪的人在顽爷家说话的场面。

「这样是哪样？」多姆猫反问。

「哦，因为意外地没发生什么事。」

「冠人遭到杀害了。」

「没错，可是没有居民被抓，也没有暴力行为，比想像中平和。」

「或许吧。」多姆猫同意。「不过，这也反映出敌军的从容。他们认为随时都能动手吧。」

「随时都能动手？」

「跟打仗时不一样，战争已结束。敌方赢得胜利，接下来不就能慢慢处置我们？军队长途拔涉，进城第一天悠哉些也不坏。」

「哦，很有可能。」语毕，我也觉得确实如此。今后要接掌这个国家，加以支配，先来个下马威，灌输恐惧是一招，但稀释敌意、友善管理应该也颇有效果。

蓦地，我脑中浮现经常在新闻看到的大公司收购案。收购时，与其抱持敌对的态度借金弹攻势强迫吸收，不如采取一定程度的控管，让收购的公司继续经营，减少花费的心力，好处也较多。

「对啊，想成企业收购就行了。」

或许类似铁国在漫长的拉锯战后，终于收购这只猫隶属的国家。

那么，是为了更换社长才杀掉冠人吧。其他的社员，也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应该能和过去一样继续生活。

简而言之，独眼兵长等士兵，等于收购一方的企业派来的新管理高层吗?

相当久以前碰面的高中朋友，曾感慨「我们公司遭外资企业收购」。一起喝酒时，他叹道「我们这些被吸收的公司，一定会被当成奴隶一样使唤」，我觉得他是杞人忧天。不过，他醉得很厉害，我安慰「那是被害妄想」，他便回「他们一定打算把危险的工作全塞给我们这些旧员工」，害怕得哭出来。

「不会有那种事的。」我鼓励他。

对方应道：「他们不会让自己的部下做讨厌的工作，一定会丢给刚被收购的我们。」

约莫是记忆连锁性地唤起其他记忆，我又想起别的事。

最近，我在任职的公家机关筹备每年都会举办的大型活动时，突然有其他部门的部长打内线过来，冷不防地宣告：「每年我们单位的职员都被你们抓去帮忙，但今年起不借人。」对方因人事异动刚坐上部长的位置，大概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吧。他一口咬定「那不是我们部门的业务」，丝毫不理会我的解释，最后只好接受对方的决定。

要说我从那件事学到什么教训，就是「更换主管，方针也会改变」吧。

由此看来，虽然这只猫的国家只是换了个国王，或许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是说，你们国家的一天，跟我们的一天一样吗？」我忽然介意起这一点。他们可能没有时间概念，但似乎有「天」或「年」的概念。我很好奇是不是跟我们的认知相同。

「从早上到下一个早上是一天。」

「对了，你们也有星期制。」刚才的话中提过。

「以前好像有星期丁或星期乙，季节的称呼也不一样。」

「现在没有星期了吗？」

「我出生时就没有，好像是冠人突然决定的。一下制定星期，一下又废除。」

我曾听闻，国家统治者上任后，制定历法是首要任务之一。不知是真是假，但我觉得很合理。若要改变前任统治者的规则，彰显自身的存在，更换历法和货币不失为有效的手段。

听完我的看法，猫说明：「可是，冠人并不是继位后改变历法，是某天突然宣布。」

「这样啊。」

「冠人做任何事都非常慎重、小心翼翼，唯独在这方面多是临时起意。」

「一时兴起吗？莫非是想转换心情？」我推测。

过一会儿，「对了，那天离开顽爷家后，发生不少状况。」多姆猫接着说。「被接管的第一天还没结束。」

「什么状况？」

「我发现弦摇摇晃晃地走向枇枇家。」

「枇枇是……」我把大纲倒带，想起先前猫告诉我的内容。「胸脯很大的美女？」

「那叫美女吗？」猫颇计较小细节。

「她不漂亮吗？」

「我不懂人类的审美观。而且，喜欢女人乳房大也莫名其妙。要喝母乳的婴儿就算了，长大后乳房根本用不上。」

我不由自主地脸红，「能继续说下去吗？」

「枇枇遭到铁国士兵攻击。」

听完顽爷和号豪的谈话，我向库洛洛打声招呼便离开。我边走边盘算今晚要睡哪里，却瞥见弦的身影。又来了，我不禁傻眼。不久前才踏出顽爷家，居然又在外头闲晃，没防备也该有个限度。懂不懂什么叫禁止外出啊！

大概是想避免发出脚步声，弦以蹑手蹑脚的不自然姿势，步向枇枇家。

他找枇枇有事吗?

弦家就在对街。我蛇行前进，只见弦弯下腰，凑近枇枇家墙上的通气孔。

我看过好几次收敛不住性欲的年轻人，像这样歪歪扭扭靠近枇枇。每次枇枇都冷淡打发对方，尽管如此，城里的男人仍无法克制地为枇枇神魂颠倒。怎么赶都赶不走，活似受花朵吸引的蜜蜂。

这种时候弦还要偷窥吗？我苦笑。

以前我也曾撞见几个男人偷看枇枇家。他们多是未婚的十多岁小伙子，趁夜前来，把胯下朝墙壁推挤摩擦，兴奋不已。他们会做出那么不像话的举动，枇枇在屋里想必露出无比撩人的姿态吧——我暗想着，兴致勃勃地望向门口，但枇枇大半时候只是躺在床上。那他们到底在干嘛？实在教我傻眼。

或许弦是承受不住紧张和恐怖，为了缓和不得不紧绷的敏感神经，才跑来窥探枇枇的睡相。

我这么猜测。

然而，目光移向枇枇家门口，却发现枇枇和一名男子纠缠在一块，我吓一跳。尾巴迅速摇晃，警告我：「虽然不清楚详情，不过事态不妙。」

黑暗的屋子里，枇枇仰躺在木圆桌上，穿肮脏皮衣的男子压着枇枇，动作很粗暴。我立刻看出那是铁国士兵。他的脸涂得黑黑绿绿，捂着枇枇的嘴巴，想尽量安静地完事。

铁国士兵怎么会在这里?

八成是在巡逻经过时注意到枇枇。

我不擅长分辨人类，而且铁国士兵脸都画得花花绿绿，所以不是挺确定，不过，这家伙颇像白天在广场举枪指着弦和枇枇的士兵。啊，很像，肯定是那个人——内在的另一个我也同意。

当时盯着枇枇身体的士兵，喷散出与发情期的我们一样的欲望气味。

约莫是这么回事吧，我暗暗推测。

这个士兵在外头巡逻，瞥见屋中的枇枇，便克制不住欲望冲进去，演变成眼前的情况。

「这个国家打了败仗，现在归我们管，就算袭击一下女人，应该也不会出问题。」士兵恐怕是抱持这种心态。

然后，弦走在路上，或是从家里望向窗外时，察觉枇枇家不太对劲。

枇枇的体格在女人中算是强健的，面对士兵也无力抵抗吗？她的手抓过半空似地游移，脚也没有力气，只是垂挂在那儿。

此时，弦终于破门而入，脸上是我不曾见过的表情，虽然屋内很暗，但看得出浓浓的亢奋。他咬紧牙关，瞪大双眼，嘴角发颤，还握着一根木棍，显然愤怒凌驾了恐惧。

枇枇和谁交尾，跟弦有什么关系？脑海首先浮现这个疑惑，很快我便想到，弦应该是为士兵强迫的举动愤怒。确实，目睹酸人对哭泣的女

人霸王硬上弓的场面，实在不舒服。一开始只是觉得何必这样，可是看着看着，渐渐会忍不住想拜托他住手。

弦气得脑门快喷烟，握着棍子的手抖个不停。

士兵背对门口，而枇枇仰躺着，所以没发现弦。他们失去了自我吧，真是窝囊。人类就是这样。

「喂。」弦的第一声细得像蚊子叫。当然，两人都没听见。再大声一点啊，我从旁鼓励。

「喂！」弦总算提高音量，拿棍子用力往石地一敲。

士兵吓一跳，撑起上半身。他的下半身围着腰布，或许尚未进入完全的性行为。士兵头发凌乱，呼吸急促，双眸兴奋充血，肩膀上下起伏，转身面向弦。慢慢爬起的枇枇，衣服破裂，丰满的乳房露出一大半。

「你在做什么？」弦问。或许他想怒吼，可惜声量不大。

「弦，看不就知道啦？」我噗哧一笑，忍不住要抬掮。

士兵情绪不太稳定，仿佛拼命让遭欲望支配的脑袋冷静下来。

枇枇的脸颊濡湿，涌出的泪水画出一条发光的线。枇枇总是昂首阔步，从不示弱，看到她哭，我十分意外。

「滚开！」弦忽然抓狂般，也像孩童失控般抡起棍子。

士兵的反应迅速。弦也不是迟钝，但士兵发现面临攻击后，行动非常敏捷。他瞬间翻身，推开弦，举起旁边的枪。

愤怒得挥舞棍子的弦，立刻屈于劣势。

「弦，不妙！」

那武器不是会发出巨响？又要制造噪音——我做好心理准备，尾巴摇晃起来。虽然不是故意的，但尾巴恰恰垂在眼前，挡住视线。尾巴

啊，你是打算代替眼皮吗?

然而，不同于我的猜想，没听见任何声响。

我战战兢兢地挪开尾巴，只见另一名男子抓住弦高举的手。男子出现在弦的身后，个头比弦高一些，长着胡子，右眼盖着圆布。

是独眼兵长。

「好痛……」弦呻吟着，当场蹲下。从背后抓住弦的独眼兵长加重力道。

「你在搞什么？」独眼兵长的话声响起，似乎在质问士兵，也就是他的同伙。

「我吩咐过，今天不许轻举妄动。」

「啊，是。」士兵睁着眼，顿时语塞。他揣着武器，频频偷瞄室内。「不过，可是……」他试图解释，却说不出话。

独眼兵长松开弦的手。他看出弦不会再攻击，于是不防御也不威吓，径直走向士兵。他瞥枇杷一眼，既没出声，也没流露一丝情欲。

「走了。」他轻推士兵的肩膀。

不知是太过兴奋以致脑袋空白，还是跟不上状况而茫然若失，弦拼命调整呼吸。

独眼兵长与士兵离去时，经过弦的身边。弦下定决心，出声喊住他们。

独眼兵长停下脚步。

「呃，谢谢。」弦道了谢。对着敌人，且是在刚目击那种场面后，道谢显然太奇怪，感觉像摇尾乞怜，但弦应该是真心的吧。看着制止士兵袭击女人的兵长，我也有些佩服。不愧是兵长，能够冷静处理。

然而，兵长却不带感情地开口。「别搞错，我只是叫他现在不要擅自行动。」

「咦？」

「该自由行动时，他还会再来，然后为所欲为。」

「怎么能这样……」弦一脸茫然。

「记住。」兵长强调，「我们迟早会为所欲为。」

弦怔在原地，喃喃复述：「为所欲为？」

士兵回头，欢喜得笑逐颜开，仿佛在说「得逞了」。独眼兵长瞄到士兵笑，嘴角也略略放松，露出微笑。

「居然还笑得出来。」弦不禁懊悔。

「开个玩笑，别当真。」独眼兵长补上一句，但弦没笑。

临走之际，独眼兵长告知：「明天我们会逐一检查你们的房子。」听起来像要他做好觉悟，也像在叫他提早准备。

「要检查什么？」

独眼兵长沉默地盯着弦。他觉得没必要回答弦的问题，暗自火大吗？或者，他在犹豫该不该回答。「检查有没有可疑人物。」

「可疑人物？」

「外地人。」

「那是指谁？」弦目不转睛地凝视对方。

独眼兵长细细打量弦后，板着脸就要出去，又停下脚步，回过头。「我问你。」他指着弦。

「什……」虽然害怕，弦仍挺直背脊。「什么事？」

「你听过库帕吗？」独眼兵长说。

咦？我十分疑惑。他们怎会晓得库帕？弦也「咦」一声，睁圆双眼。

「以前，这个国家有库帕的士兵。」

「你知道库帕的士兵？」

「知道。」独眼兵长敛起下巴，「直到十年前，这个国家每年都会派遣库帕的士兵出去。详情你清楚吗？」

「详情？什么意思？」

「关于库帕士兵，说出你所知的一切。」独眼兵长倏地把枪对准弦。虽然安静，却带着仿佛要刺穿人的压迫感。

「为何要告诉你？」尽管害怕，弦仍努力抵抗。

「我纯粹是好奇，这个国家是怎么流传库帕的故事。告诉我也没损失吧？还是你想为这点小事丢掉性命？」独眼兵长应道。

弦震慑于独眼兵长的气势，支吾一会儿，还是开口：「我所知的库帕是……」他说的内容，与我知道的大同小异。每年会选出几个男人离开城市，在国家边陲的杉林与杉树库帕对决。

独眼兵长听完，与旁边的士兵交换一眼，像是期待落空。「你知道的是那样的内容？」他显然失望不已。

「我只知道这种内容。」弦回答。

独眼兵长叹着气，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夜色中。

弦马上凑近枇枇。

「你不要紧吧？」

枇枇不停流泪，「嗯、嗯」地点着头。约莫脑袋仍一片混乱，她没办法正常讲话。不过，她边整理被撕破的衣服，边恳求：「弦，不要告

诉任何人，好吗？」枇枇擦掉眼泪，但我看见泪水很快又流了下来。

独眼兵长和士兵消失无踪，弦烦恼着不知怎么安慰枇枇。没有比烦恼着不知说什么的人类更无聊的事物，我立刻失去兴趣，离开枇枇家。

走一段路后，我听见背后有动静，停下脚步。与其说是声响，更像落叶着地般的细微叹息。

是老鼠，老鼠走在圆道边缘。我的尾巴紧绷地竖起。

尚未亲眼确认，心中已点着火。我缓缓转过头，发现三只老鼠。月光下，他们的躯体鲜明地浮现在黑暗中。看到我，他们浑身一僵。

我从正面注视着老鼠们，身体已趴伏在地，后腿微微踢蹬泥土。为了平息涌上心头的兴奋，脑袋下达「冷静」的指令。然而，应当送出指令的脑袋，热到把这个想法蒸发掉了。

该在何时冲出去？我调整呼吸，瞪着前方。

老鼠一动也不动。

一会儿后，我猛地一蹬，老鼠们瞬时转身，逃之夭夭。

追呀！追呀！我满脑子只剩这个念头。来自太古的指令，急促地窜遍全身。

三只老鼠并排着，往同一方向跑。倘若各奔东西，很容易就能混淆我的判断，但他们没用这一招。

这就是老鼠的愚笨之处。

与其说是奔跑，我更像用力再用力地伸展身躯。欲望从鼻头探出手，拼命往前伸，只想快点逮住老鼠。我受到欲望的牵引，忘了疲累。地面的触感消失，我仿佛飘浮在半空。

然而，过度沉浸于那种浮游感就会跌倒，我从经验中学到教训。回过神，拉回在奔跑的自觉，把地面踹向身后。脚一踹，电流便钻过体内。喜悦的信号窜遍全身。

老鼠们逃往左方。

我加快速度，画出一个大弧，改变方向。

距离逐渐拉近。

只要再一扒，就捞到老鼠。再一扒、再一扒——我不停奔驰，不知不觉远离圆道，接近水井附近。眼前一片开阔，长着好几棵落叶高木。天气好的日子，人类会在此晒衣服。这种树的枝干上有刺，我不太喜欢，也很少爬。不过，看中日照充足的优点，白天我常来。夜间造访倒是睽违许久。

老鼠穿过树木之间。

愚笨的不是老鼠，而是我。

老鼠穿过两棵邻近的树木之间时，我听到怪声，一股风从头顶压下。咦？我紧急煞车，抬头仰望。夜空若是一大块布，就像剪掉一小片，罩到我身上。有个网状物落下。

察觉危险时已太迟。

藤蔓编织的陷阱盖在我身上。没什么重量，也不疼痛，但我动弹不得。脚虽然能动，但被密密麻麻的藤蔓缠住，跨不出步伐。

原来是网子。为了防止牛羊移动，我看过人类利用木头组成栅栏，或以撕得细细的布制作网子。而这是藤蔓编织的网子，虽然不大，却紧紧包覆我。

这不是天然形成的。

谁做的？人类吗？还没想到这里，我已知道答案。

「是我们做的。」

我维持背着藤蔓网的姿势转头。他们站在前方。是老鼠，而且是一大群。

发现老鼠，我的体内又燃起欲望之火。蠢蠢欲动的期待和唐突的饥饿感，让我心痒难耐。不过，脑袋立刻教训身体：「现下不是抓老鼠的时候，你被困在网子里啦！」

显然这是前所未有的状况。

约十来只老鼠，排成两排，但后面太暗，看不清楚。

「这是我们设的圈套。用好几条藤蔓编成，再从树上撒下。」

说话的确实是老鼠。是第一排正中央的老鼠，他的外表比其他老鼠要白上一些。原以为是体毛，其实是沾满白沙。

预先备妥网子，代表这并非偶然。想必是要限制我的行动，才从树上抛下吧。

三只老鼠逃到这里，应该也是安排好的。那么，他们肯定是故意在毛上沾白沙。为了在夜晚显得较醒目，为了方便我追踪，才在身上洒满白沙。

更重要的是，我对老鼠说话的事困惑极了。我从没想过老鼠会不会说话，就像我从没想过石头会不会帮自己搔痒。

头上传来振翅声，我趴着歪头望去，只见黑金虫飞近。这个季节他们应该还在地底下休眠，现在却四处飞舞。我不禁怀疑，眼前的状况是否并非现实？但我很快想到，大概老鼠制作陷阱时，拔出周围的植物，不小心挖开黑金虫的巢穴

虽然无法清楚地确认，但从振翅声听来，飞虫不只一只。从休眠中惊醒，虫子慌得六神无主。

尽管知道碰到黑金虫也不会中毒，依然会害怕。我压低身体，尽可能远离虫群。

「非常抱歉，」老鼠开口，「但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和你体格相差太大，万一遭到袭击，很难坐下好好协商。」

这家伙侃侃而谈耶！我惊奇不已。「协商？谁跟谁？协商什么？」

「我们和你们，老鼠和猫。」

「老鼠找猫协商？这暂且不管，能帮我拿开网子吗？」我咬住身上的网子。

「我们有事商量。」老鼠再度开口。那显然是从嘴巴发出的声音，比起话声，更像体毛的振动声。尽管在交谈，感觉却不同于一般的交谈，也不同于平常听见的人类话语。

「到底是什么事？」

「请不要再袭击我们。」老鼠回答，我的胡子遭电击般颤抖。

起先，我听不懂老鼠的要求。袭击？什么袭击?

「我们不会妨碍你们，也不会与你们作对。然而，只要在广场或屋里碰上，就会遭到你们全力追捕。」

「啊……唔，没错。」哪里不对吗?

「每当遭到你们袭击，我们就会为自身的命运悲叹。换句话说，至今为止，我们都视为无可奈何的事。」

「无可奈何？」

「我们鼠群中，自古就流传着各式各样的故事，解释猫把老鼠当成眼中钉、猫非追捕老鼠不可的理由。」

「故事？」

「我们的伙伴会犯下大罪，十恶不赦、卑鄙无耻的滔天大罪。就是这样的故事。」

「具体内容呢？」

「每个故事不太一样。不过，结尾都是『所以，我们老鼠才会遭猫追捕』。」

「我头一次听闻。」我试着挣扎，仍逃不出网子。

「因为这是专属我们的故事，我们需要的故事，而我们从未质疑过真实性。不，尽管困惑，却只能接受。老鼠本来就会被猫追杀，猫本来就会追杀老鼠，两者职责不同，无法改变。」

这么严重吗？我忍不住想。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事情吗？

太夸张了吧。

可是……我又想，在他们心目中，原来是这么严重的事吗？

由于那恭敬的语气，感觉老鼠比我聪慧许多。天地仿佛瞬间逆转。

我们猎捕老鼠。

所以老鼠是低等的。

这真的是正确的看法吗？

老鼠比猫低等，这究竟是谁决定的？

「但是，重新省思后，我们得到新观点。」正中央的老鼠朝我走近一、两步。「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真的是理所当然吗？一直以为是宿命而接受的角色，真的无法扭转吗？如同忍受大雨和暴风，对于眼前的不幸，我们只能逆来顺受吗？不，不是这样的，并非毫无可能，我们已觉醒。过去，面对巨大的岩石，我们只晓得绕道。由于害怕、恐惧、不敢正视，我们选择绕道。不过，我们决定换个观点，意即『应该先推推看』。试着动手推，岩石或许会移动，最糟就像嵌在地面的山，一动也不动。总之，先推推看再说。」

「你们口中的推石头，就是设陷阱抓我？」

「非常抱歉。可是，不调整一下立场和力量的差距，实在无法对话。」

「那是强人所难。」我解释。「一看到你们，我们就无法克制冲动。不是心怀恶意，更不是故意作对，而是原始的本能。你们懂吧？」虽

然相当自私，不过我只能坦白。「或许听起来很不负责任，但我们也不懂为何想猎捕你们。即使你们要求停止，我们也不晓得该怎么办。」

站在正中央的老鼠沉默片刻。

其他老鼠与身旁的同伴窃窃私语，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

「话说回来，为何找上我？」我有些疑惑。「城里多的是猫，为何独独把我骗到这里？。」

上当、落入陷阱，我感到十分屈辱。

「只是碰巧。」老鼠答道。「好不容易完成陷阱，在思考要选择哪只猫对话，恰恰看到你。」

碰巧被选上、谁都无所谓——听到这个答案，我既不失望，也不觉得特别倒霉。

「你们有代表吗？」老鼠问道。

「咦？」

「猫族的代表是谁？」

「想都没想过。」

理所当然，城里还有其他猫。有年轻的猫，也有上了年纪的猫；有公猫，也有母猫。选一只猫当代表，那会是谁？我头一个想到库洛洛。不过，大伙愿意去他那里集合，听从他的指示吗？好像不可能。

我们会聚在一块说话，那纯粹是对等地聊天，根本没想过要达成任何共识。简而言之，就是几只猫一起发发牢骚，想到什么说什么，对别人根本没兴趣。我这么向老鼠解释。

「原来猫是这样的吗？」老鼠颇为惊讶。

或许它是想说：原来你们是一盘散沙？

「不好意思，猫都是这副德性。」

「那么，请转告其他的猫，今后不要再攻击我们。」

「我刚才解释过，实在很难。」我正想回应，老鼠却抢先开口：

「下次就是石头了。」

我抬起头。虽然黑暗掩盖夜晚，但树干与枝极化成更漆黑的影子存在其中。然而，再上面是何种情形？真的放了石头？随时都会砸下吗？看不出来。不过，应该不是虚张声势。老鼠的语气是认真的，不像开玩笑。虽然我不清楚老鼠懂不懂开玩笑和幽默。

石头攻击，具体会是怎样?

掉下一颗小石头，敲个一下——想必不仅仅如此。

会很痛吗？不。搞不好不是喊痛就结束的程度。也可能感到疼痛的瞬间，已变成一团肉酱。

恐惧之前，我更感到疑惑：这些老鼠抬得动那么大的石头吗?

接着，我脑中浮现人类利用绳索，搬运砍下来的大树的情景。只要齐心协力，孜孜矻矻地去做，即使是困难的大工程，也能成功完成。

「可是，我不认为这是一场有意义的对话。」我拼命佯装冷静，以掩饰我的窘迫。

「什么意思？」

「你们希望我保证猫不会再袭击老鼠，还出言威胁我，不答应就扔石头下来。」

说完我才想到，万一他们反驳「咱们老鼠平时的遭遇更凄惨」就糟了。

「不这么做，就无法站在对等的立场交谈。」老鼠接着道：「我们平时的遭遇更凄惨。」

「啊，我猜得真准。」

「我们只是走在屋子里，就会被猫开膛剖肚。」

我端详起自己的前脚。确实，我也干过那种事。

「所谓的『没有意义』，不是那个意思。即使在这里说『我保证猫不会再袭击老鼠』，也无法确保其他的猫会遵守。就算我当场承诺，让你们放了我，今后仍可能毫不在乎地继续猎捕你们。」

老鼠闻言，一阵骚动。他们左右张望，交头接耳。黑暗中，小小的团块仓皇地移动。

他们在讨论什么?

观察他们的互动，我想到一点。

难道老鼠根本没想过我会撒谎？他们是不是根本不晓得，世上有毁约、不守信用的情况?

看着眼前老鼠的反应，感觉得出他们极端不知变通与笨拙。

不久，中央的老鼠开口：「我们认为，只要你愿意答应，就会守信用。」那只老鼠旁边有一只体型稍大的老鼠，毛色比其他老鼠更深一些，让我有点在意。「你会守信用吗？」

想平安度过危机，就不能太不讲情面。话虽如此，我也不晓得是否该拍胸脯担保。我能想到的计策不多。

「我保证，从此以后绝不攻击老鼠。这一点我立刻就能答应。」尽管怀疑自己真能抗拒来自太古的指令吗？但我只能这么说。「可是，我不知道其他的猫是不是也会答应。毕竟我不是他们，而他们又不在这里，无法商量。」

「那怎么办？」

「晚点见到同伴，我会跟他们谈谈，说服他们不要再攻击你们。如果是这样的条件，我能够承诺。」

老鼠再度陷入沉默。一阵风拂过，叹息般的触感抚过我的毛和胡须。黑金虫从我头上「咻」地飞过。噢，好可怕。

此时，不知何处传来人类的话声：「这网子般的玩意是什么？有只猫困在里头。」

一名士兵替我拉开身上的网子。在夜色中看不清楚，不过他的脸依旧涂着颜料。不打算洗掉吗？还是他们没有洗脸的习惯？

「是孩童做的网子吗？」士兵纳闷道。

「做网子干嘛？」

「抓猫之类的。」

「抓猫干嘛？」

「天晓得。真可怜，喏，出来吧。」士兵拿刀子俐落地切断藤蔓。

成功逃脱的我理着毛。虽然很感谢士兵的搭救，但也想表现出「其实我的处境没那么危急啦」的从容。这种爱唱反调的心态，不知是所有猫的天性，还是只属于我的个性。我以后脚搔搔耳后，看着从身上四处飞散的毛。

逃脱的安心感并未立刻涌现。

我寻找老鼠的踪迹，却没瞧见半个鼠影。大概是察觉人类接近，早就一哄而散。

黑金虫仍在空中飞舞，但我已能自由行动，便感觉没那么恐怖。

士兵和另一个人说:「原以为今天就能结束。」

「谁教天不从人愿。」

我抬头仰望，确认那个人的长相。他俩普通地交谈，我有点惊讶。由于是打败这个国家的敌人，我以为是冷血、用武器杀人的恐怖集团，但听着他们的对话，又和这个国家的人类没两样。

两名铁国士兵站在黑暗中低声聊天，偶尔发出笑声，我更是诧异。冷酷无比的士兵也会打诨说笑吗?

「晚到的那匹马是我们丢下的吗？」一名士兵说。「那马突然跑来，上面却没坐任何人。」

「或许吧。也可能是某人骑来，然后躲在某处。」

「烦哪，老碰上意料之外的情况。」

提到那姗姗来迟的马，铁国士兵似乎也颇为困惑。难不成真是透明士兵骑来的?

「继续巡逻吧。」一个人说着，迈出脚步。

「万一看到城里的人，要怎么处置？我可能会忍不住。」

「不忍住，先前的努力都会化为泡影。」

他们也为食欲和性欲等各种欲望烦恼着。蓦地，我想起刚刚那个无法克制欲望、意图强暴枇枇的士兵。虽然不晓得他先前的努力是不是变成泡影，但他挨了独眼兵长的骂。

目送持枪的两人离去，我伸个懒腰。先伸出前爪，身体往后拉，再把重心往前移。所有关节舒展，仿佛感受到血液流过全身。

我不禁打起哈欠。

铁国士兵进占的第一天结束。

朝城市西北方前进，第三条圆道旁有座饲养牛羊的畜舍，我睡在稻草堆旁。看着对城里局势一无所悉的羊群悠哉打呼，我想着「你们未免太悠哉」。但论悠哉，我们猫是五十步笑百步吧。

我担心着黎明会不会到来。沉入黑暗的这个国家，会不会永远陷在夜色中，变成夜之国？我无法不忧虑。

睡醒一看，天色已亮。即使国家战败，敌国士兵杀死国王，人们的心情沉到谷底，早晨依旧会造访。

伸懒腰，打哈欠。从前脚到后脚、胯下、尾巴，仔仔细细舔过一遍后，我离开羊舍，决定前往广场。今日阳光灿烂。

踹开脚下的泥土，身体配合律动弹跳，这是状态良好的证据。尾巴也轻飘飘地浮游着。

肚子饿了。

得吃点东西才行——我边走边想，和公主擦身而过。公主是大眼睛、长毛、体型丰满的猫，应该小我半岁。不久前，她生了三个孩子，现在却不见踪影。

我喊住她，她悠然止步说：「今天几乎没看到人类。」

「是啊，不能外出嘛。」

「为什么？」

「公主，你不晓得吗？」

「不晓得什么？」

「战争结束，铁国的士兵来了。」

「战争结束？噢，之前好像在打仗。」

我为公主的反应目瞪口呆。「可是，实际上人类的事与我们无关呀。」她一脸不在乎。「战争结束，打赢的人类过来了吧？输的一边可能会不高兴，但赢的一边想必开心无比。赢的一边掌握主导权，所以我们去跟他们要食物就行。谁输谁赢，和我们没太大关系。」

原来也有这样的观点。

「对了，多姆，你吃早饭没？」

–

「还没。」

「可以去弦那里。弦吃剩一堆，足够分给我们。」

「弦大概没胃口吧。」

「怎么说？」

「昨天晚上，他在枇枇家看到枇枇遭铁国士兵侵犯，心情很低落吧。」

「枇枇遭士兵侵犯？」

「八成是要发泄性欲。」

「哎呀，那枇枇真是惨。」公主语气平淡。「不过，惨的是枇枇，又不是弦，他干嘛没胃口？」

「弦吓到了吧。他恐怕是在担心，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士兵会不会找上他家、老婆美璃会不会被侵犯。」

「这样啊，所以弦才一脸苍白。嗳，弦平常就是一副懦弱相，今天确实更胜平常。」

我心想，弦不仅面色惨白，人肯定也相当虚弱。往弦的家走去，弦还真的一脸惨白、一派虚弱。

我只是探进门口，弦就浑身一震，差点举起手中的牛刀。

「弦，是平常那只猫。居然拿刀吓猫，你是怎么啦？疑神疑鬼的。」美璃调侃道。「我了解你的心情，但你怕成那样，能做的事也做不成。反正日子总是要过，不如看开点。」

弦点点头，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不难猜测弦的心思。他想告诉美璃「目前的状况比你想像中糟糕」，一句「我担心你的安危」应该已到喉头。只见弦咽下口水，把话吞进去，改口道：「提到库帕……」

吃着地上木碗里的芋粥和肉干，我抬起头，舔舔嘴边。

「库帕？」

「铁国的人会晓得库帕吗？」弦说。

「怎么突然这样问？」

「其实，昨晚我遭铁国的士兵——那个兵长以武器威胁，问了一些话。」

「咦？弦，那是什么时候？你碰上危险？」美璃双眼圆睁。

「发生很多事。」弦皱起眉。

「很多事？」

「他们命令我，说出我所知的库帕事迹。可是，我根本不清楚详情。」

「库帕是在十年前左右被消灭的吧？」美璃的表情一暗。「那么，你记得幼阳归来的情形吗？」

弦无力地应道：「如今回想，也是既心痛又害怕。」

「我也一样。不过，当时看到幼阳归来，我们太开心，或许没搞清楚状况。」

「幼阳不断低喃『救命』。」弦的神情像在咀嚼、忍受着不愉快的记忆。

「他说『救命』、『原谅我』，是还困在与库帕战斗时的情绪吗？」

我忆起昨晚顽爷与号豪的谈话。他们猜测，幼阳是不是在对抗库帕的过程中逃走？幼阳会不会是怀着罪恶感，才反复呢喃着「救命」、「原谅我」？我觉得颇有说服力。

「弦，你记不记得，幼阳的脚趾被切断了吧？」

「是吗？」弦语带懊恨，「我想不起来。」

「大概是太难受，你才会忘记。他的手指和胳臂不都被挖得坑坑洞洞？」

「是啊。」

「那真的很可怕。」

「但幼阳怎么……」弦望向门口，似乎觉得能从那里窥见过去发生的事。「怎么没变透明？」

昨晚号豪和顽爷也有相同的疑惑。他们期待透明士兵会现身拯救这个国家，因而特别计较这件事吧。

「其实，我问过幼阳。」美璃说。

「问过幼阳？」

「问他怎么没变透明。」美璃叹口气。「幼阳那么痛苦，根本意识模糊，我还问得出口。现下想想，我实在狠心。」

「唔，你也是没办法。那幼阳说什么？」

「他说『发光』。」

「发光？」

「那时幼阳不是已有点不对劲？他脑袋一片混乱。」

「确实。」

「嗯，所以我觉得不能当真。可是，事后仔细思索，发现跟那个传说提到的一样。」

「那个传说？」

「最后石头发光，库帕放掉抓住的士兵。然后，士兵脱逃，把库帕推落山谷……」

「哦，的确。」

啊，很有可能——我也想起，根据传说，后来透明的库帕士兵拉起一个快掉进谷里的少年。透明士兵会拯救国人的说法，就是源于这段描述。

「我联想到这一段，便问幼阳：『石头发光了吗？』唯独那时，幼阳确定地点点头。我也跟你提过此事。」

「我没印象。」

「亏人家特地告诉你。」

「当时还小，不能怪我。」

「明明不是小孩子的年纪了吧？」

「是吗？」

「就是啊。然后，幼阳又说出奇怪的话。」

「那我大概也不记得。」

「他说『库帕带我回来』。」

「咦？」

「他不是遍体鳞伤，体无完肤吗？我们都很惊讶，他那种样子居然能回到城里。可是，幼阳说是库帕带他回来的。」

「库帕？库帕不是敌人吗？怎会带幼阳回来？」

「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幼阳果然是神智不清了。」

美璃似乎接受弦的说法，又忽然大喊：「啊，我刚想到，从幼阳回家的隔年起，就没派库帕士兵出去了吧？」

「因为复眼队长没回来，库帕也不再出现。」

「之后，我们就开始跟铁国打仗。」美璃稍稍提高声调。我还在纳闷，她居然说：「我曾怀疑，战争是不是跟库帕有关？」

「战争与库帕有关？什么意思？」弦一脸吃惊。

「什么意思？」我也想问。然而，美璃无视我，继续道：

「或许是库帕消失，铁国才会攻过来。」

「因为库帕消失？」

「比方，过去铁国即使想攻打我们的国家，却碍于库帕在国境之间，无法动手。」

「铁国害怕库帕？」

「嗯，也可能是物理上的阻隔。」美璃微微一笑。

「你是指，库帕挡着他们？」

「搞不好是伸开双手堵在那里，想像起来有点好笑。」

「换句话说，库帕其实是在帮我们？」

「应该也不是。只是，库帕不再出现后就发生战争，我觉得两者或许有关。」

「有道理。」

「果真如此，难怪昨天铁国的兵长会问你库帕的事。他们可能也知道库帕。」

「有道理。」弦应道，我也附和。

「啊。」美璃又拉高音调，目光有些激动闪亮。「难道，」她似乎是说着说着，灵感源源不绝。「打倒库帕时，也借助了铁国的力量？」

「这……」弦颇为惊慌，「我想都没想过。」

想都没想过呢——我也点点头。

「我百思不解，到底怎么给库帕致命的一击？」

「是复眼队长……」

「传说中，找到并破坏根部，便能消灭库帕。可是，为何一直没办法消灭库帕？你从不觉得奇怪吗？」

「要说奇怪，的确是很奇怪。」

「所以，搞不好是利用铁国的那种武器。」

原来如此，枪啊。拿来对抗库帕似乎也挺有效。

「倘若是铁国协助我们打倒库帕，我们怎会与铁国开战？」弦单纯地感到疑惑，「协助我们打倒库帕后，就闹翻了吗？」

这时，弦的儿子不晓得从哪里冒出。「早安。」他揉着惺忪睡眼，抱住美璃。「我要尿尿。」

虽然禁止外出，也不能在家中便溺，于是弦应道：「站在门口，尿出去外面吧。」

「嗯，好。」孩子清澈而纯真无邪地回答，开始尿尿。「如果喝掉尿尿，会变成尿尿，再喝下去，又会变成尿尿，好像能持续到永远。」他说着一段毫无意义的童言童语。

我看着弦的儿子小便。他觉得好玩，朝我走来，想把尿撒在我身上，真是无聊的恶作剧。然而，就算无聊，要是淋到小便可不好玩。

我连忙逃往广场。

只见猫伙伴聚在一起，原以为他们在谈话，随着距离接近，我不禁刷白了脸。

加洛、公主和年长我几岁的葛雷，围着一只老鼠，随时都会扑上去。

昨晚我才承诺「会说服其他的猫不要攻击老鼠」，这状况实在不妙。我拉大步伐，加紧赶过去。

「啊，多姆。」加洛回头，悠哉地打招呼。「我正在想你呢。」

又来这套，我吃不消地想着。「你们在干苏？」

「瞧，我们逮到这家伙。最先是公主的小孩发现，追着他跑，可是一直抓不到。」

「所以，我们来示范怎么捉老鼠、整老鼠。」葛雷得意地舔舔前脚，用舌头细细磨擦爪间。他一身灰毛，但也像日出前的天空，是一种黯淡的青色。

老鼠小小的身躯颤抖着，细长的尾巴无力瘫在地面，仿佛吓得魂飞魄散。他微微抬起上身仰望我。我看不出那双眼中的感情，察觉体内冒出一股难耐的兴奋。

好想立刻飞扑上去，把爪子掐进它的毛皮。不然，希望它立刻拔腿窜逃，我就能全力追赶。

我艰难地压抑这股情绪、这股兴奋。今天的我，已不是昨天的我。「等一下，其实我要跟你们谈谈有关老鼠的事。」

「多姆，谈什么老鼠的事？」加洛像是以话声戳我。

我道出昨晚的遭遇。我掉进陷阱，受到「要从上面丢石头，把你砸扁」的威胁，被迫答应今后不再袭击老鼠。

加洛、葛雷和公主边理毛，边听我叙述。然后，他们搔搔全身，搞得一堆毛漫天飞舞。

听完我的话，公主皱起眉。「欸，多姆，你干嘛扯那种谎？老鼠才不会讲话。」

旁边的小猫们也歪着头，尾巴左右摇动，好似在鼓噪：「真是爱胡说八道。」

「我没撒谎。」

「难以置信。」葛雷悠哉地歪着脑袋，悉心舔脚。一会儿后，他抬起头。

「葛雷，你忘记收舌头。」

「啊，是吗？」葛雷的舌头缩进口中。

「老鼠不会讲话。」加洛附和公主。他后脚大开，专注舔着腿根半晌，又望向我。

「加洛，你忘记收舌头。」

「啊，喔。」加洛缩回舌头。

「多姆在做梦吧，什么老鼠会讲话。」公主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要吞掉我。受到大伙的质疑，我渐渐失去自信。无可奈何，我对眼前的老鼠说：「喂，你会讲话吧？」

「多姆，别胡言乱语，老鼠哪可能讲话。」「老鼠才不会讲话。」「多姆，这玩笑不好玩。」

大伙都把我当成拼命扯无聊笑话搔扰他们的神经猫，真伤心。不料，老鼠接着开口，表明「我会讲话」，把其他猫吓得同时倒退三尺。他们眼睛睁得老大，尾巴膨胀好几倍。

我觉得找回了面子。「瞧，我没骗你们。」

「怎么会？」公主双眼圆睁，边打哈欠边理毛，滔滔不绝地问：「老鼠怎么会讲话？」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

加洛和葛雷面面相觑，显然心慌意乱。

「对不起，我走在路上，就被各位包围了。」老鼠继续道。「我逃离几位小先生，正不知所措。」他望着小猫。

「而且，他们很有礼貌。」我前脚伸向老鼠，作势介绍。「昨天忘记问，你们何时会讲话的？」

「喂，多姆，昨天是这只老鼠设陷阱害你吗？」

「不晓得，昨天有很多老鼠。」

「何时呢？我出生时，身边的同伴已会讲话。」

「哎呀，你还满伶牙俐齿的。」葛雷语带困惑，「真是吓坏我。」

此时，我已拼命压抑住扑向老鼠的欲望，其他的猫想必也是如此。为了借理性将来自太古的指令赶进脑袋深处，我出声问：「可是，你们以前怎么从不跟我们讲话？」

「对呀。」

「追着你们时，你们也不喊『放过我们吧』，也不叫『禁止用爪子抓』，昨天却突然对我讲话，还提出重大要求，希望我们不要再袭击老鼠，究竟经历怎样的心境转变？你们改变方针，认为不能维持现状的契机是什么？」

「哦，契机是那个吧。」加洛插嘴。

「那个是哪个？」

「说到昨天，不是发生特殊的重大变化吗？喏，铁国士兵不是进占这个国家？」

「那是契机？那怎么会是契机？」

「哦，具体上我不清楚，不过总觉得有关系。」

「铁国士兵来了，于是老鼠开口讲话，什么跟什么啊。」葛雷也颇疑惑。

「所以，具体上我也不清楚嘛。」加洛依旧是老样子，态度随便。「就是有这种感觉。」

我们报以白眼，但加洛那不负责任的胡猜，虽不中竟亦不远矣。

老鼠解释：「昨天从遥远的地方来了一只老鼠。从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一只不认识的老鼠，骑着巨大的陌生动物到来。」

「巨大的陌生动物？是马吗？」老鼠似乎不晓得马的名称，或许对马的名称根本没兴趣。

「嗯，那真是不可思议的动物。又巨大，又迅速，完全看不出究竟沉不沉稳。」葛雷似乎也在广场目击到马的出现，神情带着畏惧与憧憬。

「咦，那是什么？」公主看着我们。「早知道我也去广场凑热闹。你们怎么不喊我一声？」

「那是叫做马的动物吗？原来如此。」老鼠冷静地出声。「来自远方的老鼠，就是骑着那动物进城。他一路摇摇晃晃，注意到时，已身在这座城市。」

「啊。」我忽然想到一点。

「怎么？」加洛望着我。

「莫非……」昨天迟到的那只马，上面坐的就是老鼠吗?

那第三只马停在广场后，发出跳下马的轻微声响。不单是我，站在附近的人类也听见了。这段插曲，强化人类祈求库帕士兵变成透明，前来援救的愿望。

「莫非什么？」加洛问。

「那会不会是老鼠下马的声响？马的腰上捆着行李，老鼠能藏在里头。」

「咦，什么什么？那透明士兵呢？」

「假如是老鼠弄出的声响，就不会是透明士兵。」

比起透明士兵前来救国的想法，老鼠跳下马的解释现实许多，也无趣许多。

「这么说，那是铁国的老鼠？」我推测道。

「铁国？」老鼠反问。

「先前跟我们国家打仗的敌国。」

听到我的解释，老鼠一脸茫然。「国？」他歪着头，不安地左右张望。

「多姆，这些家伙大概不懂什么是国家。」葛雷出声。

「他们怎么可能懂？」加洛不耐烦地把前脚探向老鼠。

「那老鼠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点并不清楚。」老鼠接着道。「原本他住在很遥远的土地，目击许多人类经过，及人与人打斗的场面，慌忙逃进袋子里。」

「啊，那是不是发生战争的地方？」我问。提到人与人打斗的场面，我第一个就想到战场。

「战争？」

「老鼠连战争都不晓得？」加洛笑道。

「不过，其实我也不懂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公主插话。

「嗯，倒是没错。」我附和。

「追根究柢，战争是怎么开始的？」加洛语带不耐。「多姆，你讲讲看。」

「唔，听说八年前冠人曾向大家解释。」

「你听谁说的？」

「库洛洛。」

「库洛洛真是无所不知。」

「库洛洛是听顽爷说的吧。」库洛洛总是从顽爷那里获得各种消息。八年前的某一天，冠人走上高台，向全城人民宣布战争开始。

听到突如其来的开战宣言，广场上的人类想必都脸色发青，不知所措吧。不，搞不好会没真实感，茫然若失。自己的国家在遥远的某处与别国发生战争，应该是距离遥远的恐怖，但他们能够想像这事不关己的恐怖，视情况或许会降临在目前生活的城市吗？

冠人似乎告诉人民：「这座城市暂时不会受到影响，可是请大家别忘记，我们的同胞正在国境上奋勇作战。」

然而，接下来的八年，日子平静地过去。所以，对这座城市的人民，战争就像一场与自己无关的风暴。库洛洛表示，顽爷是这么说的。

「喂，老鼠啊，那个来自远方的老鼠逃进袋里，然后呢？」加洛催促道。

「那个袋子是绑在那巨大动物身上的行李。他躲进去后不小心睡着，醒来时，已到这座城市。」

「能不能直接讲重点？」加洛似乎失去耐性，语调变得有点刺耳。「远方来了只老鼠，所以怎么啦？」

「那只老鼠，啊，我们称他为『远方来的老鼠』，那只『远方来的老鼠』……」

「哎呀，『远方来的老鼠』，多没创意的称呼。」葛雷笑道。

「可是简单明了。」我回应。

「他告诉我们，『只要老鼠开口讲话，猫也能听得懂。』」

「原来如此。」

「我们非常震惊。」

「我们才吃惊好不好。」加洛说。

「是呀，我们也非常震惊。」

「从没想过猫听得懂我们的话。」

「以为我们没那种能力吗？」

「不，只是从没有想过我们能与猫对话。」

「那人类又是如何？」我问。「你们靠近过人类吧？听到人类交谈，懂他们在说什么吗？」

「与我们共通的部分当然听得懂，但人类对老鼠而言，纯粹是巨大的动物。」

「那猫呢？」我追问。「不是巨大的动物吗？」

老鼠沉默片刻，摇摇尾巴。「我不晓得怎么形容。」见他苦恼着，我们耐性十足地等待，不久，他回答：「算是灾祸吧。灾难，或者是悲剧。老鼠会死掉，不是因为被树压死、被水冲走、生病，就是被猫抓住。如同我们无法和突来的豪雨、导致手脚麻痹的疾病对话，我们也没想过能和猫对话。」

起先我无法理解他的意思。没料到在老鼠心目中，猫居然就像一种疾病。

「不过，『远方来的老鼠』告诉我们，猫也听得懂老鼠的话，然后提议，或许能试着坐下来谈谈，请猫不要再随意攻击。于是，以中心的老鼠为中心，大伙一起动脑，进行昨天的计划……」

我不懂什么是「以中心的老鼠为中心」，不过，那只代表和我谈判的老鼠，就是所谓「中心的老鼠」吧。和「远方来的老鼠」一样，命名很单纯，但也反映出他们质朴的天性。

「多姆，怎么办？」加洛瞄向我。「你答应老鼠，再也不袭击他们吧？那包括我们吗？」

「也不能算完全答应。」我并非想抵赖。「总之，还是得跟大伙商量。」

「你跟库洛洛说过吗？」加洛问。

「还没。」

「那家伙很博学，或许会有妙点子。」

「可是，」公主的尾巴甩过来，「即使想着不要袭击老鼠，你真的办得到吗？喏，库洛洛常挂在嘴边，驱动我们的是……」

「来自太古的指令。」我再清楚不过。「确实，这不是凭自身意志便能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也好想扑上眼前的老鼠。」

尽管听见我们的对话，老鼠却颇为从容。纵然语言相通，思考回路也不同吗？我实在想不透，他如何面对可能遭攻击的情况。

「若是方便，」我提议，「能不能让我见『远方来的老鼠』一面，跟他谈谈？」

我只能想到这个办法。

「多姆，你去见那只老鼠干嘛？」

「我也不晓得，大概是想听听国外的事吧。或许……」我灵机一动，还没细细寻思，便脱口：「在『远方来的老鼠』住的地方，猫与老鼠是和平共存的。」语毕，我强烈地感觉或许真是如此。「所以，他劝这边的老鼠找猫谈判。由于他们成功和解，才认为可行。会不会是这样？」

「不过，我们有必要费工夫遵守约定吗？」公主略嫌麻烦，「又没益处，维持现状不是挺好？」

「啊，也是。」加洛恍然大悟，开始理毛。

「可是，昨天老鼠相信我的承诺。他们根本没想过我会随意毁约。背叛他们，我会良心不安。」

老鼠浮现「你们究竟在谈什么？」的表情，望着这里。他正襟危坐，一副心无旁骛的模样。我怕输给体内沸滚的欲望，决定舔舔背后的毛，打理打理，转移注意力。

此时，后方传来吵嘈声。是人类。

包含小猫在内，在场的七只猫，瞬间竖起尾巴。

回头一看，广场另一头，恰恰就在对面的第一条圆道旁，站着一群人。

「发生什么事？」公主把一双大眼睁得更大，接着像要对焦般眯起。

城里的人排成一列。并非整齐划一，而是有些散乱，显然不甚情愿。一群持枪的铁国士兵包围他们。广场四周的民家也有铁国士兵，似乎正在拖人出来，好调查屋内。

「欸，那是在干嘛？他们的脸怎么是那种颜色？」公主慢半拍地为我们吃惊过的事情吃惊。

「那是铁国的士兵啦。他们在脸上涂抹泥巴或草木的颜色，打仗时大概就是用这副模样上战场吧。」加洛解释。

听到人声，我再次望向广场。丸壶冲出队伍，想殴打旁边的铁国士兵，但很快遭到压制。丸壶实在太冲动了。

只见丸壶被推开，一屁股跌个四脚朝天。

哎呀——我心里唉唉叫，尾巴像要捂住眼睛般摇晃。其他的猫也做出相同的举动。「丸壶真是顾前不顾后的家伙。」加洛目瞪口呆。

「那么，各位有何打算？要去见『远方来的老鼠』吗？」老鼠语气平淡，仿佛对广场的情况毫无兴趣。

「多姆。」加洛呼唤我。

我纳闷地转头，他说：「你舌头忘了收。」

「啊？喔。」我立刻缩回舌头。

「你们怎么决定？」老鼠问。

我望向加洛他们，提议：「找一只猫当代表，去见『远方来的老鼠』吧。要推派谁？」

「那还用说吗？」加洛吐槽。

「当然是你。」葛雷紧接着说。

「那么，你去见了『远方来的老鼠』吗？」我问多姆老弟。一直坐在我胸口的他，身体随着我的心跳微微上下起伏。

听着他的话，我涌出一股亲密感。渐渐地，他在我心中不再是单纯的猫或多姆，我突然想叫他「多姆老弟」。就像读过企业创立的幕后传奇，或该社长的自传后，会对持有股票的企业产生亲近感。

「我在仓库见到那只老鼠。」多姆老弟回答。

「然后呢？」兴致勃勃追问的我，显得有些好笑。

「从第二条圆道往西北方前进，有座保管粉的仓库。老鼠带我去那里。」

「什么粉？面粉吗？」

「粉就是粉。用植物磨成，可溶于水，或混合其他材料，搓成丸子。是吃的。」

大概是面粉或米粉之类的吧。

「光吃粉没味道，我们平常不太会过去。仓库空气中总是飘着粉，待久会呼吸困难，而且视野不清，不太好玩，也不好睡，我们顶多跟着需要粉做食物的人类走一趟。约莫是这个缘故，老鼠才会当成根据地。」

「看样子，老鼠很怕你们猫。」我蓦地想起，多姆老弟口中的老鼠主张「与其说猫是动物，更接近灾祸」。总觉得老鼠很达观，字义上看来虽然奇怪，但远比我们有人品修养。

「即使如此，听到老鼠从没想过能跟我们沟通，满惊讶的。」多姆老弟应道。「恐怕他们也没把猫当成动物。」

「你们不是一直认定老鼠不会讲话？其实是半斤八两吧。不过，你们真能遵守照约定，不袭击老鼠吗？」

「非常困难。何况，根本不可能要所有的猫立刻改变心态。」

「可是，老鼠办到了。他们一眨眼就改变全体的方针。」

「那要归功于……」多姆老弟斟酌着措词，「他们有『中心的老鼠』。」

「什么意思？」

「猫没有中心领袖，毫无向心力。我们不曾一起做决定，然后遵守。在这层意义上，人类有国王，或许较接近老鼠。」

我想起一支最近赔钱的股票。

那是一家销售鲜花的公司，遭其他企业收购后，高层大换血。

由于原本是靠独裁社长杰出的领导力及经营手腕获得成功，后来公司犹如无头苍蝇，发展方向乱七八糟，风评愈来愈差。

不，仔细想想，我的职场也一样。只要部长异动，业务方针就会随之改变。打内线通知「不能让我们部门的职员做白工」的新部长，即为一例。

我订阅的股票投资杂志一换总编，内容倾向马上跟着变，专题报导的编选也会反映出个性。

不仅是公司，国家也不例外吧。

简而言之，社长、执政党、为政者、「中心的老鼠」念头一转，组织的方针便会不同。

猫的情况则相反，因为没有领导者，很难进行生活的重大变革。多姆老弟的主张似乎就是这么回事。

仓库的门关着，好几根圆木绑成的板状物堵住出入口。要进去时，至少得由两个人合力搬开，所以我们猫没办法从大门通行。

我沿着墙壁前进，来到后方，发现地面附近的墙壁破损，开了个小洞，于是凑上鼻子。我们猫依靠胡子测量空间，确认能否通过。只要胡子进得去，身体就进得去。尾巴会自己跟上来。

久违的仓库内，空气一样污浊。

无数个牛皮或羊皮制成的大袋子堆叠在一起，占据仓库一半以上的空间。袋里装着植物磨成的粉。

我穿过袋子之间的空隙，来到空旷处。刚才那只老鼠看到我，颔首致意后，抬起头。我跟着望去，袋子山顶端站着一排老鼠。

我吓得浑身一震，尾巴的毛倒竖，脸颊紧绷，发出「嘎」的威吓声。

粉袋上，有只老鼠出声：

「你是昨天的猫吧？我刚刚大致听过说明。你想跟『远方来的老鼠』谈话？」

对方俯视着我，应该是「中心的老鼠」吧。

没多久，两只老鼠轻巧地跑下皮袋。

右边是「中心的老鼠」。虽无醒目的特征，但他的额头有个小白点，可当成记号。

「这位就是『远方来的老鼠』。」「中心的老鼠」看着左边的老鼠介绍。

「远方来的老鼠」没表现出感情（或者说，我不会分辨老鼠的感情），注视着我问：「你想知道什么？」

「你是昨天骑着那只巨大的动物——马，来到这座城市的吗？」

「是的。」「远方来的老鼠」回答。他确实是在讲话，嗓音听起来却有些干燥无味，就像纯粹的声响。「我在平常生活的地方醒来，发现附近倒着人类，及疑似打斗声。」

我忍不住想插嘴问清楚，究竟是何种情况。「那是人类战争开打的地方吗？」

「什么是战争？」我晓得「远方来的老鼠」不是在装傻。他们对人类的特征没兴趣，对人类的行动，也只晓得大概。

「所谓的战争……」我思索着该如何解释，其实我不是很明白。我想，这个城市的人类应该也不完全明白吧。「这边的国家和铁国，两边的人类不是在对抗吗？许多人类互相残杀。」

「啊，原来如此。就像你说的。」「远方来的老鼠」用力点头。「好多好多人类在争执打斗。」

是战争即将结束前的情景吗?

那么，是几时的事?

我不知道老鼠的时间观念如何，所以无法精准掌握来龙去脉。老鼠的「以前」，与我们认为的「以前」一样吗？「现在」就是「现在」吗?

「人类互相厮杀吗？」

「感觉是有一方攻击另一方。然后……」「远方来的老鼠」望着身旁的「中心的老鼠」说，「我发现那个陷阱。」

「那个陷阱？哪个陷阱？」

「为了逃离那场骚动，我不假思索地跳进附近的行李。」

「陷阱是指什么？」

「理由之一是，那个袋子传出食物的香味。」

「我的问题被忽视了。」

「于是，我在袋子里啃着玉米粒，不知不觉睡着。」

毫不保留、毫不迟疑地全盘托出，是所有老鼠共通的特质，还是这只「远方来的老鼠」的个性?

「最后，不知不觉来到这座城市。」

「你以前到底生活在哪里？这个国家的某处吗？」我发问后，才想到在他们的认知中，根本没有国家可言，要问明白得费好大的劲。「喏，是像这座城市一样，有人类的住家吗？还是……」

「我们以前待的地方确实有人类，可是，跟这里有些不同。没有如此坚固的房子。有水源地，生长着草木，人类住在用木头盖成的简单屋子。是一下雨就会湿掉的简陋房屋。」

那是指其他的城市吗？还是铁国的某处？他确实是从城外的地方来的，但不清楚究竟多么遥远。老鼠的时间和地理观念似乎都很随便，即使问「有多远？」也只能得到「很远就是很远」的回答。

「人类在那里做什么？总是在打斗吗？」如果是战场、国境附近，人类应该随时随地都在互相厮杀。

「在那之前，那里的人也没做什么。」

「没做什么？」

「他们栽种植物来吃，或去森林抓鸟吃，其他就是活动身体、讲话，没特别做什么。只是过日子。」

提到「森林」，远离这座城市，又有森林，我只能想到一个地方。「啊，那有没有会动的杉树不时出现？就是杉树的库帕。」

「杉树的库帕？」「远方来的老鼠」似乎无法理解此一词汇。不，这样叙述确实太没头没脑，我反省了一下。「你知道杉树吗？」

「杉树？」

「一种树。」

「树就是树。」

树就是树。人就是人。很远就是很远。对老鼠而言，事物似乎就是这样。

「树变成蛹后，有时会动起来作乱。」

「树不会变成蛹。」

「但库帕会。人类以前好像会为了消灭库帕而出动。」

「出动去哪里？」

「国境，离这座城市很远的地方。或许是你住的地方。」

「什么时候？」

「一直到十年前。你没听过类似的事情吗？」

「十年前是多久以前？」

「在你们的认知中，或许现在之前的时间全是『以前』。以前就是以前。」为了说服自己，我喃喃道。「你以前住的地方，可能就是那种树怪与人类抗争的地点。」

「为何你会这么想？」

「我也答不上来，直觉吧。」

「直觉是什么？」

「直觉就是直觉。」

「远方来的老鼠」沉默片刻。他的眼睛转个不停，是在回溯记忆吗？

仓库里响起小小的振翅声。黑金虫在飞，犹如在半空中画线般优雅地回旋，大概是从某处溜进仓库。我的目光追逐着虫子飞行的轨迹，老鼠们则不怎么在意。

「是说……」我呼唤老鼠。

「什么事？」老鼠一板一眼地回话。

「不是有虫子在飞吗？目前的季节，这种虫子应该躲在地底下休息。那是他们的习性，然而，此刻他们却在空中飞，你们知道原因吗？」

经我一问，老鼠才注意到虫子。

「昨天，制作抓我们的陷阱时，你们不是使用植物？大概是从土里拔出植物时，破坏了这种虫的巢穴。」

前方的两只老鼠对望一眼，「那又怎样？」

「虫子硬被吵醒，你们会介意他们感到困扰吗？」

「中心的老鼠」相当聪慧，他立刻应道：「原来如此，我们并不介意。你的意思是，对你们而言，老鼠就像我们心目中的那些虫？」

「是啊。比自己更弱小的东西，谁也不会放在心上。因此，我们从未深思过你们的处境，这不是在耍赖。不论是谁，都会不知不觉带给周遭困扰吧。」

原来如此，也有这样的看法——老鼠一本正经地沉思。

此时，仓库摇晃一下。

尾巴先起了反应，我注意到有声响。老鼠也痉挛似地发抖。「中心的老鼠」和「远方来的老鼠」后退几步。

他们转向声源处，即背后的门口，正确地讲，是人类的出入口。那里有道圆木门，门喀哒喀哒摇晃着。

有人来了。

我当场跳起，爬上皮袋。我觉得躲起来比较好，只是，朝皮袋山顶跑时，老鼠当然都吓壞了。老鼠集团闹哄哄地移到左侧，滑过皮袋表面般往下冲。尽管体型娇小，但十只以上的鼠群朝同一方向前进，皮袋山被压得倾斜，终于崩塌。三个装着粉的皮袋「咚、咚」地掉落。袋中的粉飞散，弥漫在四周。一片雾茫茫，站在皮袋上的我不禁闭上眼，不停打喷嚏。

「有人吗？有人在里面吗？」

仓库外传来弦的话声。

他一个人打不开圆木门吧，传来使劲推拉门板的喘气声。约莫是察觉我们的动静，以为有人在仓库。「请开门！」他摇晃门板喊着，「里面有人吧？」

「有猫和老鼠。」我回答，只是弦应该听不见。

「如果你是透明士兵……」弦接着说，我倏地睁大眼。视野依然蒙着粉雾，十分模糊，但还不至于无法动弹。刚爬上皮袋山，我立刻决定下去。回到地上后，我走近门口。

「透明士兵，请救救我们。假如你是变成透明的库帕士兵，就是这个城市以前的居民吧？」弦站在圆木组成的门外，语气急切。「这个城市的居民都被抓出家门，情况不妙。女人和小孩可能会集中到别的地方，这样下去，所有人都会遭殃。昨天城里的女人差点受到袭击，不晓得今后会如何。你若是来救我们的，现下是紧要关头。请快点出来，赶走铁国士兵吧。」

搞什么啊？我有点哑口无言，连笑都笑不出来。弦想必是拼了命，但这么全心相信世上有库帕士兵，真的好吗？

仓库里的我，无法回应弦的期待。

「我们待会儿要去顽爷家集合，如果方便，能不能协助我们对抗铁国士兵？」

弦说，沉默半晌。门发出「吱」一声。

四下张望，老鼠已销声匿迹。刚才一骚动，他们便躲到别处避难了吧。

我循来时路离开仓库。绕仓库一圈，回到圆道后，我看见弦站在仓库门口，耳朵贴在圆木门上。仓库里是否真有透明的士兵，他一定也半信半疑，却仍想抓住任何一丝希望。

明明禁止外出，弦实在太乱来。我颇为傻眼。

紧接着，我听见一道尖锐的声响，近似巨人猛力拍手般的破裂声。正确地说，我不是听见，而是感觉到震动。背部到尾巴的毛瞬间倒竖。

是那种武器——枪。有人开枪，发出「砰」的巨响。

弦也注意到那道声响，离开门口，跑回圆道，又忽然停住，快步走近。我还在纳闷，他已蹲下，凑上来。

「原来是猫。喂，猫啊，这个国家究竟会变怎样？」弦对我说。

「问我干嘛？」我应道，弦当然不在乎。他停顿一会儿，开口：「透明的库帕士兵在哪里？」大概对象是猫，他一点都不害臊。

「很遗憾，没有什么透明的库帕士兵。」我回答。「昨天的确有东西从那只动物身上跳下，但其实是老鼠。那是『远方来的老鼠』的落地声。」

「透明士兵到底躲在哪里？」弦拱起肩膀。

「就跟你说没那种玩意。」亏我好意告诉弦真相，弦却听不进去，那就是弦的责任了。「不管这些，为何会有那枪声？你不好奇吗？快回广场吧。」

我站起来，决定先离开。我沿着圆道前往广场，弦随即快步赶上。

刚刚集合在广场的人类，发生什么事?

葛雷坐在广场前。「你有没有听到枪声？」我问。葛雷望向中央高台，「铁国士兵好像被杀喽。」

「咦，是谁？」

「不晓得，我又不认识铁国的人。」

「不是这一国的人，是铁国的士兵被杀？」我不是很懂。

「对。我不就这么说？铁国的士兵被杀了，哎呀呀。」

「谁下的手？」

「不清楚。」

「该不会……」我不禁脱口而出，「是透明士兵干的吧？」

第一卷 第四章

库帕士兵的故事

荒野前方出现杉林，「终于到了！那就是库帕出现的地点吗？」我兴奋不已，心脏猛烈跳动，虽然紧张，实际上抵达后，根本无暇思考其他事情。

在复眼队长的命令下，我们在森林入口搭起帐篷，暂且让疲劳的身体休息，边喝据说是用腐坏牛奶制成的浓稠饮料，边吃牛肉干。接着，复眼队长终于解说起「对抗库帕的方法」，我们仔细聆听。

日头高挂空中，趁天色明亮，复眼队长在地上画一条线说：「听好，穿越这座森林，另一边有座山谷。假设这条线就是那座山谷。」

「是很深的山谷吗？」卷发男问。

复眼队长垂下目光，点点头。虽然只有短短一瞬间，但画在帽缘的许多眼睛仿佛全都闭上。「探出身体，勉强能看到谷底，但非常深。至今不少库帕士兵坠谷，有的是滑落，有的是遭库帕打落。掉下去就没回来过，所以要小心。」

「是的。」我们三人同时回话。

「然后，库帕活动时，就奔跑诱导库帕。」

「怎么诱导？」鹏炮大哥出声。

「边大叫边跑，库帕就会发现我们，追赶上来。我不觉得库帕有脸、眼睛或耳朵，但它会追逐移动的人类。到山谷附近后……」复眼队长拿棒子在刚刚画的线前方添上两个圆。「这里和这里，各站一个人，抓住长绳的两端。」

「长绳？」鹏炮大哥疑惑道。

「没错。听着，我们要引诱库帕到这里。库帕无法灵活变换方向，得看准它一直线走过来时，以绳子绊倒它。」

「库帕有脚吗？」

「也不算脚，应该是根吧。反正没差。」

「然后将库帕推进山谷吗？」鹏炮大哥显然一愣，我也傻眼。如此单纯，连孩童都不会上当的陷阱，居然能奏效吗?

「太简单，吓到你们了吗？」复眼队长的表情不变。每年士兵的反应大同小异，对他像是惯例般的必经过程吧。「不过，这种方法最有效。以前似乎是正面迎战库帕，但实在太危险。利用绳索最确实，我继承上一代时，便已采取此法。」

「那绳索是……？」

「以藤蔓捆住数根柔韧的树枝所编成的长绳。绑得很紧，不管怎么拉扯都不会断。」

「是谁做的？」

「从前的士兵们。那条绳子放在山谷附近，每年都会派上用场。观察到库帕的蛹成形后，便会去确定绳子在不在，并且补强。」

「总之，得设法把库帕推落山谷吧？」我确认道。

「然后就能回去吗？」卷发男软弱地问。我仿佛是自己讲出丧气话，感到很丢脸。

复眼队长没说「可以」。「听着，库帕摔落山谷时，会受到冲击破碎。树枝会折断，果实会裂开。」

「树会粉碎吗？」

「库帕成蛹后，就跟一般树木不同。含水量变多，外面包覆着一层薄薄的树皮，所以遭到冲击就会破裂。一旦破裂，里面的水便会喷出。」

「这样啊。」其实，我不认为这是多大的问题，只觉得「原来如此」。

「不过，这水是个问题。之前我曾告诉你们，库帕的水有毒。」复眼队长突然指着我，我不禁挺直背脊。

「是的。所以不能在蛹的状态随便攻击库帕，对吧？」虽然我刚刚才想起，却装出「无时无刻谨记在心」的口气。

「没错。但那时我没说，库帕体内的水有毒，从蛹变成库帕后也一样。」

「也一样？一样危险的意思吗？」

「没错。话虽如此，在蛹的状态下，必须靠近才能攻击，很可能淋到喷出的水。考虑到这一点，要是对方会自行移动，便能趁隙推落山谷。」

「可是，水还是会喷出来吧？」卷发男非常担心。「淋到水就会死掉吗？」对吧？会死掉吧？他面颊抽搐。

那很要紧吗？有够逊的，真受不了。

「不，」复眼队长否定，「不会死掉。」

听到这强而有力的回答，卷发男明显松口气。坦白讲，我也有同感。「不会死掉」，世上还有更令人放心的保证吗？

「只是……」复眼队长紧接着说。

「只是？」鹏炮大哥追问。

「身体会消失。」复眼队长的表情微变。看不出是在笑，还是感到疼痛。

「身体消失？」「什么意思？」「会变成透明吗？」

面对我们的质疑，复眼队长并未退缩，也没表现出不愉快的样子。或许这也是每年都要上演一次的戏码。「理由不清楚，但士兵不会痛苦，也不会死掉，而是消失。」

「会不会是掉进谷里……」卷发男战战兢兢地问。

「不是。我目睹过好几次，淋到库帕的水后，不久手脚便会逐渐消失。尽管听得到声音，也有人的气息，却不见身影。」

「变透明后，呃……还是能回城里吗？」

「不清楚，」复眼队长语气明确，「恐怕不容易。否则，城里的人应该会察觉透明士兵的声息，流言四起。可是，像是听到库帕士兵说话之类的谣言，你们耳闻过吗？」

我们全摇摇头。

「对吧？待在城里时，也没有透明士兵向我攀谈。」

「那就是回不去了。」卷发男不晓得在恋恋不舍些什么，寂寞地低喃。

「就算是这样，库帕的士兵还是存在于某处。」

「您为何会这么想？」鹏炮大哥问。

「和库帕作战时，过上紧要关头，有时会发生无法解释的情况，士兵因而脱困。比方，遭库帕踩得快昏厥的士兵最后仍获救，或是跌倒的士兵在千钧一发之际逃离库帕的尖刺攻击，诸如此类。」

「这……」

「我认为是变成透明的士兵在帮助我们。」

「帮助……」

「没错。我想，当国家陷入真正的危难时，变成透明的士兵就会来解救我们。」

我愈来愈害怕跟库帕作战。

第一卷 第五章

库帕士兵的故事

瞧见它时，我感到一股寒意，仿佛全身皮肤开了无数个小洞，颤栗不已。

杉树摇摆，变成蛹。尽管脑袋明白，但亲眼目睹，我依然不觉得是现实中的情景，忍不住一次又一次揉眼睛。

抵达森林的三天后，早上醒来，复眼队长便下令：「好，出发。」趁我们睡觉时，复眼队长已探勘过林中。

「开始了。」领头的复眼队长对排成一行前进的我们说。

「什么开始了？」鹏炮大哥问。

「今年的蛹化。」

那些不管怎么看都是杉树，呈等间隔耸立。我在杉林中前进，偶尔抬头确认杉树的高度。

粗壮的树干朝周围伸展枝极。枝极前端绿叶繁茂，往下弯垂，模样肖似我们无力垂晃着手。就像无数只胳臂伸向四面八方，摆动着手腕。

走一段路后，复眼队长停下脚步，指着前方的杉树。「喏，就是那个。」

起先，我不懂复眼队长叫我们看什么，但目击到枝干猛然一震，我浑身顿时爬满鸡皮疙瘩。那状态迥异于附近的杉树，它活着。而且，仿佛在主张它活着。仔细一瞧，附近掉落、堆积着大量的碎木片，或许是脱落的树皮。

那杉树呈淡褐色，乍看就是一般的杉树，唯独表面是透明的，感觉相当柔软。

「这就是……」鹏炮大哥双眼圆睁，出声道：「这就是库帕吗？」

「严格地说，是可能变成库帕的蛹。从今天起，这座森林里应该会有十棵杉树蛹化，其中只有一个会变成库帕。或许是这个，」复眼队长指着前方淡褐色的蛹，「或许是别的。到时才会知道。」

听着复眼队长的话，我不自觉地迈步靠近化成蛹的树。尽管害怕，我更想确定「其实并不恐怖」。

我站在旁边，伸出手。由于树皮脱落，表面好似光滑的薄膜。根据传说，底下还有一层白树皮。

「它会愈来愈白，在皮下成长。」后方传来复眼队长的说明。「待内侧完全成长为库帕，蛹皮便会脱落。」

我以食指触摸树皮。不是想像中的树木硬度，而是类似幼虫的触感，我吓得缩手。瞬间，树干猛然摇晃起来，仿佛人类伸懒腰，又屈起身子，摇晃肚子，甩水袋般扭动躯体。因为还没有脚，无法移动，但那完全是生物挣扎的模样，我惊诧地当场瘫坐。粗糙的树木外表和动作，实在是太格格不入，令人毛骨耸然。

我也不晓得是觉得恶心还是害怕，或许是惊奇吧。我好一会儿站不起来，复眼队长走近关切：「喂，你不要紧吧？」我突然觉得冷，用力搓着身体。

「现在刺下去，里面的水会喷出。而且，它不一定会变成库帕，轻易动手也没好处。只能记住蛹的位置。」

「假如没变成库帕，它会怎样？」

「再变回杉树。」

「那么，库帕果然是杉树吗？」

「我也不清楚。」

听着他们的对话，我仰望蠕动的树木。

和昨天一样，独眼兵长站在广场的高台上，我不禁想起冠人死掉的场面。告诉人民「不用担心」的冠人，遭枪口瞄准时，明白是什么状况吗?

独眼兵长把一个陌生人的尸体拖上高台。尸体像具空壳，颓然无力。胸前有片污渍，流出黑色液体。是血吗？听人类提过血是红的，但在我们眼中，那只是片模糊的黑。

尸体并非凭空出现，是独眼兵长现身时拖过来的。

所有人仿佛瞬间凝固。他们面露不安，目光游移。

「啊，多姆，你赶上了。」公主穿过人们的脚边走近。「我正在想你呢，多姆。」加洛一贯打着招呼，跟着靠过来。「你和老鼠谈得怎样？」

「谈到一半就被打断。」我想起在粉仓库见到的老鼠们。

「不过，我到现在都无法相信，老鼠居然会讲话。」加洛说。

「你不是听见了？」

「听到是听到啦。」

「多姆竟然掉进老鼠的陷阱。」公主抹抹脸。「加洛就罢了，他原本就粗心大意。」

「也是。」加洛甚至没动气。

「不过，眼前是怎么回事？那是谁？」我以下巴示意台上的尸体。

「刚刚那些家伙把城里的人赶到广场，调查一些有的没的，稍远的地方突然传来枪声。」

「我也听到枪声。是在哪里响起的？」

「大概是那边的水井。」公主望向西北方的圆道。

「是谁开枪？」

「不知道。」加洛不假思索地回应。「枪声响起不久，独眼兵长从水井那边走过来，召集人类，站上高台，嚷着『我们的士兵被杀了！是谁干的？』然后拖出尸体。」加洛张大嘴巴，或许是在模仿独眼兵长。

「你指的……」我望向独眼兵长拎起的尸体。尸体脱力垂软，像一片废弃的破皮革。

「就是那个吗？」

我想打听得更清楚些，台上的独眼兵长已扬声问：「谁认得这具尸体？」他的话声魄力十足。

「咦？那张脸……」我低呼。

「多姆也注意到啦？」加洛说。

「嗯，脸没弄脏。」

独眼兵长拖上台的尸体，脸不像其他士兵那样涂脏，和我们平常看惯的人类脸孔相同。

「是在水井旁洗脸时被杀吗？」加洛推测。

独眼兵长颇为冷静。尽管同伴遇害，他的态度依旧沉稳。虽然人已死，他抓起士兵尸体的动作却很随便，还以一副展示物品的口吻问「是谁干的」，充满诡异的气魄。

当然，群众里没人挺身承认：「是我！」

人群一阵骚动。空气震颤，那是一股抚搔着我的体毛、说不上是声音的气息。窸窸窣窣，到底是谁？吱吱喳喳，居然敢对铁国士兵动手，唧唧咕咕，虽然想称赞干得好，窸窸窣窣，但未免太胡来，吱吱喳喳，这样下去，我们会不会遭殃？唧唧咕咕，不妙，不妙了，到底是谁干的？快点出来负责啊。

我移开视线，在人群中发现号豪的身影。我们的视线比站立的人类腰部更低，大部分是靠脚形认人。「我去找号豪。」我迈步前进。「喂，等等。」加洛跟上来。「等一下、等一下。」公主也尾随在后。

号豪和妻儿待在高台附近。身材纤瘦的妻子抚着胸口，一脸苍白。「爸爸……」号豪的儿子唤道。虽然是个孩子，但大概是像父亲，体格壮硕，才十岁左右，却相当老成。「那究竟是谁干的？」他毫无顾忌地指着台上的尸体。

「会是谁呢？」号豪低喃。

「不是爸爸吗？」

「不是。」号豪否认。妻子随即斥责儿子：「不要乱讲！」

「可是，」儿子锲而不舍地追问，「有勇气干掉敌人的，除了爸爸……」

「闭嘴！」妻子又仓促骂道。

于是，附近的人似乎再也承受不住沉默，窃窃私语。号豪，不是你吗？那不是你干的？能把铁国的士兵弄成那样的，只有你了吧？大伙议论纷纷。掉落的话语滚过地面，散播四方。欸，号豪，如果是你干的，就出面承认吧——有人语带哭声，几乎是哀求。接着，类似的话语逐渐渲染开来。号豪，如果是你干的……如果是你干的，我们很佩服你的勇气，但求求你，不要连累我们。人类极力不张嘴，悄声嘟囔。仿若无形的呢喃化成锁链，紧紧缠绕住号豪与他的家人。

我窥探号豪的神情。他一脸严肃，目光炯炯。虽然愤怒，却隐含更多怜悯。

「不是我。」号豪不像其他人类偷偷摸摸，而是斩钉截铁地声明。「要是我干的，我不会躲藏，对吧？」

确实如此。

号豪不会做出殃及旁人的事，又装傻不承认。

「爸，真的吗？」号豪的儿子纠缠不休。

号豪应道：「干嘛一直问？你希望是我吗？」

虽然不晓得号豪期待何种回答，但号豪的儿子「嗯」地点点头，看得我十分痛快。孩童实在是天真无邪。

「爸爸一定办得到。」

「这样啊。」号豪不禁苦笑。「可是，没办法。他们太强大，我们只能听从台上那个兵长的命令。他比酸人强多了。」

此时，独眼兵长大喝：「吵什么吵，有话要说吗？」

不妙——人群顿时沉默。他们不自然地隐瞒刚刚的谈话，悄悄与号豪保持距离。

号豪将妻儿藏到身后。

「你们方才在讲什么？」独眼兵长笔直望过来。他把尸体扔在高台上，走近一两步。

有孩子哭出声。应该也不是发现「啊，原来可以哭」，但其他孩子接连放声大哭。

大人们一时无法反应，拉开与号豪的距离，呆杵在原地。

「杀害这名士兵的凶手，在你们之中吗？」独眼兵长指着号豪，「是你吗？」大概是号豪高其他人一个头以上，且态度坦荡，格外醒目。

「不。」号豪强硬地沉声回话。「不是我。如果是我干的，我不会藏也不会躲，而是会大声炫耀。」

不要说了。不要再激怒他们。号豪，拜托你别闹事。虽然没出声，连我都能看出周围的人都这么想。

「爸爸。」号豪的儿子似乎终于感受到危险，紧紧抱住号豪的胳臂。从我的视线高度，看得见号豪的儿子双脚不停颤抖。

「何况，」号豪坚定地反驳，「听刚刚那声响，是你们的武器——枪吧？」

独眼兵长一副「那又怎样」的表情，回望着他。

「那就不可能是我。我没用过枪，也不晓得枪在哪里。」

独眼兵长目光转向台上的尸体。他没回答号豪的问题，只明确说声「好」。

那一瞬间，独眼兵长做出重大决断。那是带着定下方针意义的「好」。

「好，我懂了。」独眼兵长对广场上的众人宣布。「听着，今天日落前，凶手得主动投案。」

广场的民众安静下来，只听得到零星的孩童哭声。

「你们全部回家，不许外出。杀害这个士兵的家伙，日落之前到我们落脚的地方。万一没半个人来，别怪我使出更残忍的手段。」

「哎呀呀，真恐怖。」事不关己，公主语气十分轻松。

「谁会去投案啊？」加洛摇摇身体，举起前脚开玩笑：「喂，是我干的！」

「或者，」独眼兵长继续道，「不是本人也行。要是有人知道凶手是谁，就来告诉我。需要有人出面指证，应该受到制裁的是谁。」

寂静的广场中，只回响着兵长的话声。安静成这样，搞不好顽爷躺在家里都听得见。

「告诉我们重要情报的人，我保证会以礼相待。以上。」独眼兵长说完，话音久久不散。

广场的人们不知所措，一阵慌乱。

「喂，是谁干的？」有人愤怒地问，也有人担忧：「究竟是怎么下手的？」许多人不禁望向踏上归途的号豪。

我找到医医雄，尾随在后。其实谁都行，但尾巴像引导我般伸向医医雄的背，叫我「跟着那家伙」。

医医雄住在广场往东笔直前进的地方，第二条圆道的内侧。医医雄家比其他人家大，有三间房。其中一间是诊疗室，摆着床铺，皮袋和木器里装着医医雄采集的药草和磨成的粉。

「爸爸，不要紧吧？」一个娇小的幼童走向医医雄，用力拉扯他的脚。在我这猫的眼中，那个头发披肩的小女孩一派天真，眼中找不到一丝阴影，似乎看透了一切。

「当然。」医医雄的老婆抱着婴儿应道。我仰望闭着双眼、睡得香甜的婴儿，不禁也想睡了。「喏，医医雄，我没猜错吧？乖乖听他们的话，就不会出问题。虽然是敌国的士兵，也不会随便对我们动粗吧？」老婆急急地问。

医医雄的反应很迟钝。连身为猫的我都知道，这种情况下就算撒谎，也该答个一句「没错」。反正没人晓得今后会如何，想迅速安抚老婆，便该斩钉截铁地保证「没问题」。

然而，医医雄讨厌暧昧的话语，也缺乏体贴。不仅不显露自身的情感，或许他从未考虑到别人心情。

留着长发，发稍微卷的医医雄答道：「很难说是没事。」

「你真的太老实了。」老婆笑道，显然拿他没辄。

「啊，爸爸，枇枇怎么了？她发生什么事？」在医医雄抱在腿上的女儿唐突地问。人类的小孩总是毫无脉络地抛出脑中的疑问，此刻也不例外。

「枇枇？你怎会这么问？」

「枇枇在哭。刚刚在广场上，她无精打采的，还在掉泪。」

「枇枇居然会哭，真稀奇。」医医雄的老婆出声。

「枇枇当然也会害怕，何况现下是这种情势。」

明知对方听不见，我还是忍不住要多嘴：「告诉你，医医雄，枇枇遭到铁国士兵侵犯，才会害怕。她是为此哭泣。」

医医雄只投来「这猫真吵」的眼神。

「我不想这么说，」我继续道：「但你老婆也许会被铁国的士兵盯上。再悠哉下去，就大事不妙。你懂吗？」枇枇的遭遇，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从这层意义来看，医医雄不该悠哉地评论「枇枇也会害怕」，而是该去枇枇身边，问她「出什么事」。

忽然，女儿轻叫一声。「啊！」她指着半空，「爸爸，你看！好久没看到那个在飞。」

咦？医医雄的视线在空中游移。医医雄的老婆和我也一样。

「喏，那个，那个啦！」女儿的食指四处乱指。

「是虫。」我说。医医雄同时高喊。

一只黑甲虫飞进家里。是飞错路线，误闯进来吗？甲虫外侧的壳掀开，展开半透明的翅膀拍动着，在墙上停了一会儿。

「黑金虫！」我忍不住趴下身子。

「是黑金虫。」医医雄想伸手挥开。

「那不是有毒吗？」女儿尖叫。

「毒在体内，摸到没关系。」医医雄依旧冷静。他面不改色，大概是在观察虫子脚的动作之类的吧。

老婆抱着婴儿去隔壁房间避难，边低喃：「这种季节怎会有黑金虫？」

「是老鼠作怪害的。」我很想解释。老鼠昨天为了压制猫——压制我，设下陷阱。他们采摘藤蔓和草当材料，不小心破坏黑金虫的巢穴。此刻，恐慌的虫子想必在城市里到处乱飞吧。

「亲爱的，想想办法吧？快想办法。」医医雄的老婆在隔壁房间喊着。「快赶走虫子！」

一下害怕铁国士兵，一下害怕黑金虫，人类真忙。

「这种虫本身并不危险。」医医雄又说。然而，他也抓不到飞来飞去的虫子，杵在原地。

不知不觉间，我压低身躯，后脚弯曲，头高高抬起，准备跳跃。

默数「一、二」挪动四肢，「三」踹地，「跳！」

可惜距离不够，我只跳到餐桌上。我再次弯膝，将身体弹向空中般蹦出。

医医雄张大嘴巴，愣愣目睹我突然跃起。女儿双眸闪闪发亮，仿佛看得入迷。

我伸出右前爪，跳跃的同时画个弧，倏地往上一伸。黑甲虫便受到引诱似地飞扑过来。

「啪」一声，掌心传来触感，打到甲虫的头。「中标！」

甲虫脑袋朝下，「咻」地坠落，「啪嗒」着地。

如何？我顺利降落，心中充满骄傲。

黑金虫仰倒，脚不停抽搐。

医医雄和女儿靠过来，直盯着虫，然后望向我。「好厉害，」两人称赞连连，「电光石火，跳、跳、打！」

「嗯，身手超俐落。」

「猫咪，你刚刚好帅。跳、跳、打！」女儿拼命称赞我。「好厉害！」

好厉害、好厉害——听到盛赞，我心里颇受用。这样啊，原来有那么厉害。我暗暗想着，再次摆出打虫子的姿势，慢动作重现刚才的情景。先是前脚扑虫，「喏，像这样，打！」我放慢速度，边说明边重复示范，希望医医雄的女儿能看个仔细。

女儿双眼闪闪发亮，显然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不久，她突然拍手，喊道：「爸爸，我想到一个好点子！」

「什么点子？」

「运用这种虫的毒。」

医医雄注视着女儿的侧脸问：「这种虫？」

「不是有毒吗？给敌人喝下去就行。」

医医雄微微挑眉，脸上依旧没显露任何情绪，却冒出一句：「实在惊讶。」

「怎么？」医医雄的老婆出声。

「小孩子第一次真的想出好点子了。」

「住手！喂，你们这是做什么！」号豪的吼声传来时，医医雄正在烤黑金虫，用石棒磨碎。

「啊，是号豪。」医医雄的女儿先注意到他，站在门边指着外面说：「爸爸，你看。」可惜，医医雄分身乏术。

我代替医医雄走到他女儿身旁。

的确是号豪。

他不是在走路，而是被四名士兵架住，强行拖离。号豪的双手和双脚各被一名士兵抓着，一路高喊「你们要带我去哪」。壮硕的他一挣扎，四名士兵就脚步踉跄。不过，士兵们十分拼命，立刻重整姿势，继续前进。

我慌忙走出屋子，从圆道小跑步追上。

圆道旁的住家也有人听见号豪的叫声，探出头查看。士兵举枪瞄准他们，大喝「乖乖待在家里」，他们随即缩回去。

灰毛葛雷目送号豪被抬走。他依旧是老样子，悠闲地问追在后头的我：「那是怎么啦？」

「大概是被抓走了。」

「号豪吗？为什么？」

「不晓得。」我脑中蓦地浮现一个猜测。「喏，不是有个铁国士兵遇害？八成在找凶手。」

「有这回事？」葛雷悠哉地应着。「哦，好像有吧。不过，跟号豪在那儿嚷嚷有什么关系？」

「恐怕是在怀疑号豪。」肯定没错。

「是吗？」葛雷悠哉地望着被带走的号豪，继续道：「啊，这么一提，刚才我在号豪家附近——啊，说是刚才，也不是那么刚才。」

葛雷拐弯抹角的说法，听得我颇不耐烦。「你在号豪家附近怎样？」

「看到酸人。」

「他在巡逻吗？」

「应该吧，可是，号豪的儿子到屋后小便时，酸人叫住他。」

「酸人叫住号豪的儿子？」

「嗯，给了他东西。」

「酸人吗？」酸人干嘛拿东西给号豪的儿子？实在莫名其妙。

「然后，鬼鬼祟祟地交谈。」

「这和号豪被带走有关吗？」

「下清楚哪。」

「我去探探情况。」语毕。我继续前进。

「好，带那家伙进去。」独眼兵长站在冠人家前，指着号豪下令。

不断挣扎吼叫的号豪，被四名铁国士兵合力拖进屋里。

室内摆了张木椅。独眼兵长一声令下，四名士兵便迅速抓住号豪的手脚，把他绑在椅子上。那种又细又牢固，名为绳蔓的草非常难弄断。我想起昨天老鼠设的陷阱。

「你们干什么！」号豪叫道。仿佛变成椅子一部分的他，拼命摇晃身体。

「喂。」独眼兵长朝墙边的士兵们努努下巴。两名士兵推开一座大柜子，柜子后方竟然出现一个空间。虽然很暗，但里面还有一间房。

我来过冠人家好几次，第一次知道墙壁另一头有秘密房间。

「喂，号豪，不是叫你安静嘛！」伴随一阵碰撞声，号豪连同椅子翻倒在地。

酸人从旁踢倒号豪。

噢噢，原来酸人在这里！在全是陌生人的房间里，看到认识的脸孔真开心。酸人的言行举止，与我熟悉的酸人一模一样，也教我安心。就是得粗暴、残虐，才像酸人。

「酸人，是你。」号豪倒在地上，目光凌厉地注视着酸人。他的表情紧绷，微微抽搐，想必很愤怒。「是你嫁祸给我的吗？」

酸人蹲下，「嫁祸？什么意思？」他捡起地上的小石头，刮过号豪的脸颊。

独眼兵长插话：「他并没未提到你的名字。」

「听着，杀害你们同伴的不是我。」

「真的不是吗？」酸人站起。是嘴角略扬的缘故吗？像是在嘲笑、愚弄号豪。

「不是我。酸人，那不是你干的吗？」号豪瞪着酸人。

「你在胡扯什么？」

「你不是像平常那样，一时冲动杀掉士兵吗？」

酸人突然一踹，号豪发出呻吟。

「最好搜一下这家伙的家。」酸人抬头，定定地指着号豪。

「搜他的家？」独眼兵长淡淡地问。

「或许他家藏着危险的武器。」

「怎么可能？」号豪不屑道。

然而，酸人却老神在在，流畅地说：「其实，最近我一直找不到护身用的短刀。昨晚，有人目击很像你的家伙溜进来，一会儿后离开。这代表什么？」

独眼兵长讶异地盯着号豪。

「是你偷偷塞给号豪儿子的吧！」我想起葛雷提及的事。酸人假装好心，巧言建议号豪的儿子「万一出事，就拿来当武器」，或「号豪要是有个万一，就用来保护你母亲」，然后把刀子塞给他吗？

「荒唐，胡扯也该有个限度。」号豪听得目瞪口呆。「你们去搜我家吧，只会白费力气。」他环顾周围的士兵。

独眼兵长思索片刻，派三个人出去。

「号豪，情况不妙，会查出你儿子有刀啊。」我发出警告，但号豪当然听不懂。

期间，四名士兵把号豪连同椅子搬进墙壁另一头。

难道地底下还有房间?

独眼兵长也消失在墙里，我理所当然想尾随，但剩下的两名士兵把柜子摆回原位，挡住入口。

酸人似乎也被留下。他「啊」一声，傻眼地张大嘴巴，接着对站在柜子旁的士兵说：「喂，让我进去。」

士兵们视若无睹。过往只要摆架子、耍威风，任何要求都能实现，酸人有些退缩，又「喂」一声，但士兵看都不看他一眼。

好了，该怎么办？我动起脑。

「猫，你也真闲。」前面的士兵对我说，或许是要忽视酸人才故意向我搭讪。「这里可没什么好东西。」他发出「嘘、嘘」声，挥着手。

「你们铁国士兵今后有何打算？」我问，对方当然不会回答。

无可奈何，我离开冠人家。

然而，我并未放弃。

或许能从外面偷看。

「柜子挡住的墙壁在这边，所以……」我回想着室内的格局，沿外墙绕过屋子，来到后面，发现一个小洞。

我雀跃不已，或许能用来窥看。

瞧得见里面吗？我凑上前。眼前很黑，看不清楚状况。我伸出前脚，但只能塞进一点点。洞不能再大一些吗?

用爪子稍微挖一挖。

石头掉落，不过仅有零星几颗。什么都看不到，也进不去。

真可惜，如果能进去，搞不好就能溜到地下。

我用后脚搔搔耳后，理理毛，顺便猜想号豪的处境。

他会遭受暴力吗?

因为他杀害铁国的士兵?

号豪应该没动手，却要遭到凌虐吗?

蓦地，我想起顽爷的话。

无法违抗。必须服从命令。不仅必要的东西会被夺走，非必要的东西也会被夺走。若是抵抗，就会受到暴力对待，连小命都难保。战胜的一方有此念头，即使不抵抗，仍会遭到暴力对待。战败就是这么回事。

那个酸人过往也是目中无人，蛮横无理地虐待人民。

铁国士兵等于一大堆的酸人吗？光是想像，我就忍不住叹道：「果真如此，实在烂透了。」

瞥见自己的尾巴，我舔了舔，打个哈欠，再把前脚的趾间舔干净。理毛这回事，只要一起头，就会忍不住沉迷，欲罢不能。我全神贯注地舔了好一会儿，不经意地抬头，他们已在视野中。

是老鼠。

老鼠们似乎注意到我，偏着头望向这里，浑身一僵。

霎时，体内萌生追逐的冲动，同时涌现一股警戒。

会不会是陷阱?

昨天才上过当，我不想再掉进老鼠的圈套。

来自太古的指令渐渐侵蚀脑袋，但我勉强按捺下来。

一如既往，老鼠们天真无邪地看着我，大概是在估算逃跑的时机吧。

「不要动！」我大喊。

老鼠们一抖。

「你们一跑，我们就忍不住想追。现在我也很想扑上去，不过还能忍耐。如果你们一跑，我恐怕会无法克制。」连向老鼠解释都形同拷问。

其中两只老鼠互望一眼，然后转向我，挺直背站起。

我觉得没问题了，便朝他们走近。我告诫自己千万别袭击对方，缓缓前进。接着，我注视着那两只老鼠说：「我有事想拜托你们。」瞥见他们又细又光滑的独特尾巴，我立刻移开目光。老鼠的尾巴会刺激猫，非常危险。

「你们听得懂我的话吧?」对方沉默不语，我颇为介意。

「是的。」右边的老鼠回答，「我们听得懂。」

「我们在犹豫能不能开口。」左边的老鼠出声。

「怎么不行?话就是想说的时候说的呀。」

「是的。」「是的。」

他们依然规矩安分，遣词用句也谦恭有礼。

「我有事想拜托你们。」

「你刚刚讲过。」

「没错，我刚刚讲过。」步调被打乱了。然后，我回望背后的冠人家。「我想请你们去探探屋内的情况。」

「咦？」

「有个房间从屋里进不去，从外面也看不到。」我继续道：「不过，有个小洞。」

「小洞吗？」

「洞的大小，别说要钻入，我连前脚都塞不下。」

「换成我们就很容易。」「你是这个意思吗？」

「你们真的好聪明。」

「我们聪明吗？」「会吗？」

「多谢帮忙啦。」

「洞在哪里？」「我们去瞧瞧吧。」

两只老鼠毫无戒心地答应，我颇为讶异。他们跟着我走向屋子的外墙。

我用脚指示方才窥看的洞穴，也就是介于墙壁与地面之间的石墙破损部位。两只老鼠压低身体，头钻进去后，暂时停下，折回我面前。「的确，我们应该没问题。」

「太好了。你们能马上进去看看吗？」

「然后呢？里面究竟有什么？」

「我们要干嘛？」

「进去后就……」我不清楚里面的情况，一切只是猜测。「大概会看到很多人类。一个体格魁梧的男子被绑在椅子上，然后铁国的士兵……」说到一半，我忽然想到老鼠不会分辨人类。

他们也提过：「人类就是人类，我们分不出来。」

原来如此。于是，我教老鼠怎么分辨。被绑在椅子上的人类是「号豪」，许多脸上涂着颜色的人类是「士兵」。单眼用布遮住的男人被称为「兵长」。简略地说，应该有这三种人，请记住他们讲过哪些话、做过哪些事，再告诉我。

「我们要何时回来？」

「何时……」我思索片刻。「我希望你们了解状况再折返，可是待太久也麻烦，就交给你们判断吧。」

「交给我们判断吗？」

「万一你们待得太晚，我等不及可能会先走。总之，看到能告诉我的内容后，就回来报告吧。」

「这样啊。」「好的。」

老鼠们毫不怀疑我的话，也没抗拒，乖乖听从指示。

也不是考虑到这点，我又叫住正要钻进洞穴的两只老鼠。

见老鼠们停步，转过身，我叮咛：「万一遭遇危险，要马上逃走。比起我的委托，你们的安全更重要。」

「好的。」老鼠们头先钻进洞，然后是身体，伸得直直的尾巴也很快消失。

「体贴老鼠的多姆先生。」我忍不住调侃自己。

我趴在原地，把脚折进身体底下休息。委托老鼠们后，我悠哉地晒着温暖的阳光打盹。不必自己去办麻烦事，意外地相当愉快。

每当周围有任何风吹草动，我便瞬间清醒，随即打起盹。像这样不知待了多久。

忽然，我感觉胡子阵阵抽动，察觉是鼻子对气味起反应，倏地睁眼。

老鼠们站在我面前。发生什么事？十几只老鼠排在眼前，我不禁有点退缩。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前方的老鼠道歉。那只老鼠仍是老样子，口吻恭敬有礼。他的体型比其他老鼠大，额头上有白点状花纹。是「中心的老鼠」。

「你们又来抓我？我可不会乖乖就范。」别看我这样，我才刚一掌打下黑金虫。

「不，他俩似乎接受你的委托。」「中心的老鼠」以尾巴指示旁边的两只老鼠。「依照约定探看屋内状况后，折回来却发现你在睡觉。随便吵醒你，或许会被攻击。如果逃走，又违背约定。他们烦恼很久，只好找我商量。」

「你们真守信用。」这不是讽刺。明明要逃也行，我挺佩服老鼠的正直。

我望向冠人家的墙壁。

号豪不晓得处境如何？还在里面？或者已被释放？

「那么，结论呢？」「中心的老鼠」平静地细声问。

听到这句话，我一头雾水。「这是指什么？」

老鼠没生气。「昨天，我们提出请求，希望今后猫不要再攻击老鼠。你和同伴谈过了吗？」

哦……我一阵内疚。唔，那件事。我不打算扯谎，坦白承认：「其实，我还没好好跟大伙谈过。」

「这样啊。」「中心的老鼠」不知是失望、惊讶还是毫无感觉，看不出情绪起伏。

「那么，有没有查出屋里的状况？那两只老鼠看到什么？」

「中心的老鼠」瞥旁边的两只老鼠一眼，回答：「关于这件事……」他介意着身后的老鼠，「我们认为应该称为交换。」

「交换？」

「中心的老鼠」身后的褐色老鼠，就是和马的行李一起进城的「远方来的老鼠」吧。是「远方来的老鼠」传授老鼠们智慧的吗?

「我们会提供情报，告诉你们在屋里的所见所闻。」

「做为交换……是吗？」

「做为交换，能请你们停止攻击吗？」「中心的老鼠」说，其他十几只老鼠一动也不动地听着。「我想，今后也会碰到类似的情形。你们进不去的地方，我们进得去。你们看不见的情景，我们看得见。甚至……」

「甚至？」

「你们不想做的事，或许我们办得到。」

代办不想做的事，这个提议确实吸引力十足。「碰到那种情形，就拜托你们吗？」

「做为交换，请保证不会危害我们。」

以自身的特质为筹码，提议交换，而且这个提案对我们十分有利。真是聪明的手段。

「可是，我觉得很困难。」我坦白道。

「很困难吗？」「中心的老鼠」的口气平板干燥。

「昨天解释过，唯独此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停止。不能保证猫不会攻击老鼠，也不认为能想出停止攻击的方法。我只能给你口头约定。」

「不过，现在你没攻击我们，这不就表示你能够自制吗？」

「那是我很努力，都希望别人夸奖我了。」

「我夸奖你。」「中心的老鼠」应道。

「此刻我还能忍耐，的确，或许是渐渐习惯。好想追捕你们——这种心痒难耐的欲望一再忍耐，可能会成为习惯，只是……」

「只是？」

「很危险。」我忠告老鼠，感觉有些奇妙。「假设我说服同伴，他们也理解，并许下承诺。之后，你们老鼠便在猫的面前悠哉地走来走去。当然，我们会遵守约定，压抑欲望，但视情况难免会无法克制，飞扑上去。虽然能试试，却相当危险。这样行吗？必须做好会有老鼠牺牲的心理准备，而且是不小的牺牲。」

听到我的话，「中心的老鼠」沉默片刻，似乎暗暗忖度着。只见他低喃：「得做好牺牲的心理准备吗？会有不小的牺牲吗？」看起来也像在盘算新点子。

「总之，请你们考虑。愿意答应交换条件，请到今早我们会面的地方。」「中心的老鼠」开口。他是指那座粉仓库吧。

「啊，等等。」我喊住他。

「中心的老鼠」回过头。「怎么？」

「要如何证明，你们顺利取得那个房间的情报？」

「什么意思？」

「若我依你所言，成功劝其他的猫不再攻击老鼠，最后你们却告诉我，其实你们没看到值得报告的事，该怎么办？」

这已接近强词夺理。从昨天开始和老鼠打交道，我便发现他们太过老实，根本没有趁火打劫之类的念头。可是，只有一点也好，我想知道号豪的状况，所以试着挑衅对方。

尽管受到怀疑，「中心的老鼠」并未生气。他回一句「嗯，我了解你的心情」，未免正直过头。我不禁想求教：到底要怎样才能维持那种崇高的美德?

「中心的老鼠」唤来我委托调查的两只老鼠，他俩轻巧地走到我面前。

「穿过墙上的洞后，你们在房里有没有看到人类？」「中心的老鼠」询问。那情景就像人类的大人向小孩进行简单的问答。

「是的。」「看到了。」

「号豪呢？绑在椅子上的男子状况怎样？」我提问。

两只老鼠对望一眼，似乎是在确定谁先开口，而不是在商量要说什么。

「独眼的人类……」「兵长……」

「问坐在椅子上的人类很多问题。」「坐在椅子上的人类相当生气，可是被绑着，不能动。」

这场面我也猜想得到，很虽算是新情报。「听得懂独眼男人的话吗？」「中心的爸鼠」没出声表明「到此为止」，我趁机追问。

「『跟这个国家相比，铁国非常大。』」老鼠应道。

「咦？」

「兵长是这么说的。」另一只老鼠点点头。「铁国跟这个国家相比，非常大。大到根本无从比较。」

「假设铁国的面积是五十，这个国家只有一。」

转达情报的他们，对国家和国土大小似乎毫无兴趣。

「咦？」我还想继续问，「中心的老鼠」终于制止：「就问到这里吧。等你们答应我方的请求后，我会要他们讲完。」

听完多姆老弟的话，我思忖着该从哪里问起，想厘清的部分太多。不过，发现自己居然为陌生国家的遭遇担忧不已，我不禁苦笑。

「不管在何种环境，人类都能够适应。」很久以前，我在刚调去的新部门吃尽苦头时，一名女同事这么安慰我。如今，我觉得或许她真的没说错。因为我逐渐习惯与猫聊天。

「真的是那样吗？」我说。

「真的是哪样？」

「我也是头一次听闻。」

「一开始，你不是说铁国和你们国家，就像切成两半的圆，大小相等吗？」

「国内的人类都如此认为，我没怀疑过。」

「可是，独眼兵长……」

「只有独眼兵长这么说。」

「原来如此。」

「八成是想强调他们多么强大，稍微夸张了点。」

多姆老弟脑袋很聪明。如他所言，向敌人夸耀自身的力量，应该是正确的战略。

「不过，万一铁国真的很大……」多姆老弟冷静地继续道。

「万一铁国真的很大？」

「那就是我们国家的人们都误会了。」

「虽然无法判断哪边才是对的……」缺少相关资讯，不可能得出结论。「但从刚刚听到的内容判断，我认为铁国撒谎。」

「为何？」

「两边的力量真有压倒性的差距，战争不会拖那么久。」

「确实如此。」多姆老弟同意，应该也不是一时激动，但他伸出爪子，掐进我的胸口皮肤，好痛。「人类都说，战争拖那么久，是因两方势均力敌。」

「若铁国领土是五十，我们是一，差距这么大，几天就该打出胜负。」

我很担心被带进秘密房间的号豪。

假如铁国士兵是在搜捕凶手、纯粹寻找杀害同伴的凶手，一旦知道号豪是冤枉的，便会放过他吧。相反地，要是铁国士兵觉得「谁都行，抓一个当代罪羔羊吧」，情况就不乐观。不论是否清白，他们都会凌虐号豪，以杀鸡儆猴吧。

「然后呢？」

「我前往顽爷家。」

「又去？」

「没错。我猜，城里的人应该聚集在顽爷家。」

「为什么？」

「在那座城里，不安的人只能去顽爷家。」

刚踏进顽爷家，库洛洛就一脸吃不消地凑上前，告诉我：「先报到的是医医雄，其他人也很快过来，屋子又变挤了。」

「号豪被带走，大家都很不安。只要觉得不安……

「就会来这里。」库洛洛臭着脸，「来这么多人，挤都挤死了。空气变稀薄，真讨厌。而且，他们只会聚在一块抱怨个没完。」他的鼻尖转向站在室内的访客。

屋里多出好几个人。

床上响起顽爷的话声。「你们真爱凑热闹。明明禁止外出，却又跑来看我。」他笑道。

「现在哪管什么禁止外出。」菜吕愤愤不平，「我去探过号豪家，号豪被带走，小孩在哭，他老婆也在哭，实在教人看不下去。」

丸壶愁眉苦脸地说：「目前，铁国的士兵应该都为了号豪的事聚在冠人家，没瞧见有人巡逻，外出并不困难。」

此刻没人巡逻，回家时或许会很危险啊。我为丸壶不经大脑的思考感到担忧，但应该没必要费神替他操心吧。

「今早在广场上，铁国士兵举枪揍了丸壶。」库洛洛告诉我。

「哦，我看到了。丸壶跑出队伍，扑向士兵。」

「受不了，他就是这么鲁莽。」

「顽爷，」菜吕求救似地问，「号豪会怎样？话说回来，铁国士兵真的是号豪杀的吗？」

「如你所知，我一直躺在床上。论状况，你们比我清楚吧？你问我，我要上哪找答案？」顽爷并未生气。「不过，铁国士兵应该不是号豪杀的。若是他干的，他会老实承认。」

「号豪也这么讲。」有人附和、看来，对「唬豪遭到冤枉」的事，无人存疑。

「到底是谁，撒谎害号豪被抓走？」丸壶单纯感到愤慨，鼻翼翕张。

我对库洛洛说：「可能是酸人。」

「是吗？」

「我刚刚在冠人家，酸人的态度简直像已成为铁国的一分子。据葛雷的目击情报，酸人似乎暗中陷害号豪。」

「受不了，酸人这家伙怎么都学不到教训。」库洛洛叹息。「那号豪呢？」

「号豪他……」说到一半，我想起在冠人家看见的景象。「对了，库洛洛，你知道冠人家里有秘密房间吗？」

「秘密房间？有这种玩意？」

「地底下有房间，是秘密房间。号豪被带到那里。」

「然后呢？」

「后来的情形我不清楚，我进不去里面。」不过，我委托老鼠帮忙探看。

顽爷清咳一下。由于其中掺杂一丝笑意，人们困惑地噤声。

「顽爷，怎么啦？」医医雄问。

「嗳，看到你们这么悠哉，我忍不住感到好笑。」

「悠哉？」丸壶语带不满。「我们哪里悠哉？」

「你们明白吗？这是每个人都即将面临的可怕状况，不单是号豪一个人的问题。」

「可怕状况。」医医雄重复道。

「铁国的士兵来到这座城市，准备接管全城。光这样已够可怕，居然还有人杀害士兵，惹恼对方。你们认为敌方会怎么想？要他们保持平常心，未免太强人所难，不对吗？现下哪是悠哉谈论号豪的家人好可怜的时候？你们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却是所有人的危机。」

周围的人顿时沉默。虽然不尽然同意顽爷的话，但心里都有底吧。

「何况，事情或许不会简单了结。」顽爷的话声仿佛拉紧室内空气中的一条线。

「不会简单了结？什么意思？」医医雄问。「接下来才算正式接管吗？」

「我是指，号豪被带走，很可能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其他人不懂顽爷话中的含意，神情十分紧张。

「你们晓得从前也和铁国打过仗吧？」顽爷继续道。「小时候我成天听大人谈论战争的恐怖，听到快受不了。」

昨天顽爷也曾对号豪说相同的话，战败的国家，人民会遭到残酷的对待。这次顽爷提到的内容具体得多。

「从前赢得战争的铁国士兵，似乎没立刻行使暴力。」顽爷起先仍是「似乎」、「听说」之类讲述传闻的语调，渐渐变得犹如亲眼目睹，充满临场感。「铁国的士兵站在民众面前，宣告：『冷静，只要不抵抗，保证绝不会伤害你们。』」

听着顽爷的话，有人吞了吞口水。

「铁国的家伙下令：『晚点会详细说明，在那之前，各自待在自己的家里。』可是，一名男子当场遭到逮捕，罪名是『企图反抗』。之后，他被带往某个房间。」

那岂不是和号豪的情况一模一样？不只我这么想吧。

「接下来呢？」菜吕催促。

「铁国的士兵痛揍男子一顿。」

「然后呢？」医医雄依然没显露感情。

「然后，铁国的士兵问：『还有其他同伙试图反抗吗？』」

「其他同伙？问这个干嘛？」

「当然，男子否定了，因为根本没有那样的同伙。可是，男子遭严刑拷打、切割凌迟，终于吐出一个名字。」

我转向库洛洛，「切割？切割什么？」

「不晓得，不过依话中的脉络，应该是身体的哪个部位吧。」

「感觉好痛。」

「一定很痛吧。」

丸壶紧紧皱眉。「可是，他怎会说出别人的名字？不是没同伙吗？他到底报上谁的名字？」

「会是谁的名字呢？」顽爷的口吻很轻松。「谁的名字都行。除非供出同伙，否则他会不断受折磨、遭千刀万剐。所以，他抛出一个名字。至于那个人是谁，铁国士兵都无所谓。」

「是谁都无所谓？」

「于是，铁国士兵抓走遭点名的男人，长时间殴打及刀剐，严刑折磨后，逼他说出一个名字。」

「说出名字后，那两个男人呢？」

「获得释放。」顽爷回答。「他们保住一命，重获自由。然而，虽然命还在，人却等于死了。难道不是吗？他们供出无辜的朋友，受到周遭白眼相待，陷入强烈的自我厌恶。总之，铁国的士兵便是这样接连凌迟我国的人。」

「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有人提出疑问。

「摧毁人民的自尊，及对他人的信赖。借由这种手段，人们更容易接受铁国的支配，毋宁说不得不接受。要接掌一个国家，或许这是极有效率的方法。」

「顽爷，」菜吕既担心又怯懦地开口，仿佛在窥看逼近的傍晚夜色。「这次会不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号豪会讲出谁的名字吗？」医医雄冷冷应道。

「不无可能。」顽爷回答。

「我相信号豪。」弦宣誓般地说。「他不会拖别人下水。」

「不管遭到多惨烈的拷问？」顽爷的嗓音不大，却响遍整个屋子。

沉默片刻，「号豪撑得过去的。」顽壶语气坚定，像在说服自己。

「或许吧。」顽爷也同意。「不过，万一连他儿子都被抓去，事情就难说了。」

所有人都发出不成声的呻吟。

第一卷 第六章

库帕士兵的故事

「喂，小子，这边这边！」听到呼唤声，我倏地清醒。脸颊好痛——回过神，地面就在眼前。我不知何时倒地，慌忙起身，摸到的泥土里掺着小石子，粗糙的触感刺激我找回意识。

一种砸下重物的「咚、咚」声追在身后。我想回头，传来一阵斥喝：「不要回头，快跑到这里！」复眼队长在我的右斜前方，距离相当遥远。

周围净是杉树。由于枝叶遮挡，四下一片幽暗。阳光照射不到，全是树荫。

复眼队长所在的地方很明亮。去到那里，便能脱离森林吧。

我连滚带爬拼命跑。不逃到明亮的地方，我就要被埋在树荫下死掉了。

我闪避四下耸立的杉树，焦急狂奔。

我知道有个庞然大物在后头追赶。速度绝对不快，但听得见缓慢而确实逼近的声响。

「快过来！」

复眼队长一脸严肃地呼叫我。画在帽上的众多眼睛，注视着我全力以赴。

冲出森林后是一片荒地。

四下豁然开朗，阳光展臂迎接我。

此时，后方传来声响。

我奔跑着，总算回过头，确认后方的情形。

是杉树。它用不知该称为脚还是根、分成三叉的树干踏着地面，也就是用三只脚引发巨大的震动。同时，许许多多的树枝朝四面八方延伸。树枝前端挂着叶片，宛如垂下的手掌。

好白。

从树皮到枝叶，都是白灰混合般的色泽。

几时从蛹变成这模样的?

每天早上睡醒，我们四人便分头巡视林中蛹化的杉树，严加戒备，却无法察知变化的征兆。

某日，我们穿梭在森林里时，大地忽然震动，白色杉树从后方追过来。

复眼队长拉扯我的胳臂，我才发现自己瘫坐在地。我吓到腿软，无法支撑身体。我应着「是」，想要站起，隋即又瘫坐下去。

「怎么！你不是这么没用的家伙吧！」复眼队长大喊。「你不是要保护城里的人，才来到这里吗？你不是来战斗的吗？现在不是害怕的时候！」

复眼队长的话点燃我体内的火焰。我以无形的手煽起火苗，很快蔓延全身。选上库帕士兵的我，不能暴露这种丢脸的丑态。

「你可是万中选一的士兵啊！」复眼队长吼道。

我踏稳脚步，站起身。途中我没再跌倒，朝复眼队长指示的方向笔直跑去。「鹏炮大哥他们呢？」我边跑边问，复眼队长使个眼色。

在前面。鹏炮大哥和卷发男在很远的前方。

再过去肯定就是山谷。

只差一点——倏地，我感觉衣服被往后扯，身体顿时变轻。我飘浮在半空中，视野摇晃，分不清哪边是天、哪边是地，因为我正在旋转。发现这个事实之际，一个庞然巨影逼近背后。

接着，我便被拉上去。杉树长出许多枝干，其中一根枝桠的尖端勾扯住我背部的衣服。

转头一看，是树。是树掀起来的皮，乍看恍若全身受伤。树皮虽是白色，表面仍湿湿黏黏，让人无法不联想到昆虫刚羽化的状态。

脖子被勒住，意识逐渐远离。体温散失，胯下冰冰凉凉。

我会被吃掉吗？不，会被甩到岩石上砸碎吗？

勉强找回方向感，身体依旧倾斜，但我瞥见站在地上的复眼队长。

他在叫喊。

他是在叫我加油？叫我快想办法？说再见？还是骂我太没出息？我完全听不出，但复眼队长不断朝落入库帕手里，在半空中踢动双脚的我大吼。

我只能不停挣动双腿。

地面轰响着，库帕缓缓步向复眼队长。

复眼队长仰望着我，往后退一两步。与其说是逃跑，更像是拉开距离，思考对策。

我手足无措，已有可能被库帕杀死的心理准备。想到再也没办法踏上地面，不禁后悔，早知道就更珍惜站立、行走的每一个动作。

此时，一道光亮起。

下方的地面有东西发光。光并不大，小小的，却仿佛能贯穿人般锐利无比。

太过炫目，我不禁闭上眼。不料，身体忽然变得自由，自由得令人不安。

全身被一种强风灌入的感觉包围。就像冰冷的空气从屁眼穿过肚子，搔抓着胸口。

我掉下去了。

赫然睁眼，就看见地面。我急忙翻身，于是肩膀着地。虽然疼痛，但我滚着滚着，很快便站起来。

突如其来的强光，似乎惊吓到库帕。我们连库帕有没有眼睛都不清楚，总之，库帕的树枝放开我的衣服。

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发光?

「快跑！」前方的复眼队长挥舞手臂，催促着我。

库帕从后面追来，影子延伸，覆上我的背。不用看也知道，我们的距离愈来愈近。我不停狂奔，分趾鞋袜脱落，变成打赤脚。

双脚仿佛不属于我，自顾自移动。一路连滚带爬，但我只能不断地跑。每当背后传来巨大的脚步声，我便一阵踉跄。

持绳索的鹏炮大哥和卷发男在我前方站起。他们估算着拉绳索的时机。

快跑！复眼队长叫喊。

脚差点绊在一起。

库帕就在身后。「咚！咚！」的树木脚步声，及随之飞扬的土块，从背后扑天盖地而来，洒在后颈上。

大概是复眼队长下达指示，鹏炮大哥和卷发男起身，紧紧拉起枝叶编成的绳索，挡在我前方。

原本应该在我通过后再拉起，不然我也会撞上绳子。

可是，准备已完成。

原来如此，我懂了。由于我和库帕离太近，等我逃走再绊倒库帕太困难。只能连我一起绊倒。

虽然有种遭到背叛的感觉，但我立刻醒悟「这样就好了」。我就是被选来打倒库帕的，能够顺利引导库帕绊到绳子，并一同命丧谷底，也算是得偿夙愿。

身子往前倾。

鹏炮大哥的神情紧绷，是在担心我吗？还是，被我身后的库帕震慑？我无从判断。

绳索就在眼前。

我会撞上去，随追赶过来的库帕一块坠落山谷吧。

「扑倒！」

复眼队长的话声冲进耳膜。咦？我往旁边一看，复眼队长的手朝下挥舞，做出以掌心压住地面的姿势。

来不及思考，身体已滑落。我伸出双手，顺势扑向地表。一个前翻，横倒后继续滚。一路泥土刮刺皮肤，我身体斜倾，不停翻滚。

终于滚过绳索底下。

可是，我停不住。视野旋转中，我看见地面的尽头，前方就是山谷。我伸手触地，试图靠十指煞车，却仅仅抚过。再使劲下压，随即传来一阵锋利的痛楚和清脆的声响，指甲断裂。我会滚下山谷吗？

我边滚边睁大双眼。面朝上方时，瞥见一棵巨大的白杉飞越蓝白色天空。库帕被绳索绊到脚，失去平衡，往前倾倒。

覆着白皮的大树，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山谷中。

我的身体停止滑行，指甲断裂处渗着血。

我慢慢站起，环顾四周后，低头检查膝盖和胳臂上的擦伤。鹏炮大哥和卷发男在不远处大力喘息，调整呼吸。

我走近他们，询问刚刚那是什么光，但两人也一脸纳闷。鹏炮大哥说，一踏上地面便发光了。

「库帕掉落谷底没？」卷发男问。

「还在半空中吧？」鹏炮大哥走过来，想窥探谷底。

此时，一阵剧烈摇晃，像是重物撞击地面，震撼四周。我知道，库帕总算掉进谷底。

我们三人面面相觑。

我们早就晓得后续会怎么发展。库帕碎裂，含有的水分会喷洒出来。一旦淋到，我们就会消失。

「咦，可是没有水呀？」卷发男看着自己的身体，摩挲皮肤，四下张望。

不是的——我心想。水会从谷底喷上来，水滴会飞得高高的，然后再坠落吧。水慢一点才会出现。

我做好心理准备。像在确认是不是下雨般，鹏炮大哥手心向上。

我犹豫着该不该闭上眼时，水花如同细雨，从天而降。头发濡湿，衣服濡湿，我不禁微笑。达成任务的成就感，让身体中心爽快地颤抖着。我们并未死亡，只是变得透明。

「其实，我发现反击的手段。」待顽爷讲完「上一场战争的可怕往事」，医医雄开口道。

「反击的手段？」弦低喃，我也纳闷地问：「手段？」

当时，众人担忧着未来，一片鸦雀无声，所以「反击」和「手段」两个字眼，听起来强而有力。

医医雄举起右手中的小皮袋：「就是这个。」

哦，原来如此！我不禁欢呼。

「那是什么？」库洛洛眯起眼，想透视袋内。

「我猜是黑金虫，刚才医医雄在家里磨虫子。」

「黑金虫？这个季节，黑金虫不是都还躲在地底？」库洛洛接着说，昨天不是才在这儿讨论过吗？

「它飞进医医雄家。」我没解释可能是老鼠不慎挖开黑金虫的巢穴，而是自夸：「是我打下的。」就像这样——我慢动作示范如何跃起打虫。来，睁大眼瞧仔细。

医医雄向其他人说明：「今天有只黑金虫跑进我家。」

「现下并非黑金虫的季节。」丸壶质疑。

「但就是有虫飞进来，还是猫帮我打落的。」

意外的是，人们似乎颇兴奋。原以为大家反应会很冷淡，嫌「区区黑金虫的毒能干嘛」。

「医医雄，你有何打算？」丸壶问。「你要怎么利用那些毒？」

「我就是来顽爷这儿商量的。」医医雄回答。「我想让铁国的士兵吃下黑金虫磨成的粉。」

「啊，果然是这样。好，很棒的点子！」丸壶亢奋地高喊：「就这么办吧，快！」一副要立刻飞奔出去，拿毒药泼敌国士兵的模样。

「可是，昨天也提过，铁国士兵不见得会乖乖吃下。」

「掺进水里就行。」顽爷随即回答。

「掺进水里？」弦有些疑惑。

「这样啊。」医医雄应道。

「掺进水井吗？」有人问。

「水井不够确实。」顽爷否决。「城里的人可能会不慎喝下。不是掺进水井，以前我去冠人家时，入口旁边有个大大的容器。」

「哦，水缸。」医医雄依旧语气平淡，但似乎有那么一点起劲。

「有水缸吗？」库洛洛望着我。

「嗯。」

踏进冠人家，左边靠墙处有个大水缸。那是搓揉泥土后烧制而成，平常装满水。其他人类的家中也有蓄水的水缸，不过，冠人家的水缸格外大。口渴时，我偶尔会去舔舔水，天气太热的日子，也会偷偷浸一下脚降温。

「对啊。」丸壶兴奋不已，「没错，把毒药掺进水缸就行。士兵住在那栋屋子，总要喝水吧。这个点子好，或许能把他们一举消灭。」

众人佩服不已，纷纷应着「有道理」。我觉得他们开心得太早，但他们早就喜上云霄。「在水缸里下毒，这下就能解决困境。」

「可是，要怎么到冠人家动手脚？一靠近就会引起注意。」弦问。

唔，这也是个问题——人们抱起胳臂，陷入烦恼。

「库洛洛，你怎么想？你觉得黑金虫毒药的作战能成功吗？」

「很难说。」库洛洛兴趣缺缺地舔前脚。「带着毒药在水缸里下毒，除非做得巧妙，否则会引起怀疑。」

「这样如何？」丸壶提议，「找酸人过来。」

「找酸人过来？为什么？」弦问。

「酸人能接近铁国的士兵啊。」丸壶有些激动，大概是等到具体可行的反击机会，卯足了劲。只要脑袋浮现念头，他就无法不付诸行动。

我认为这点子不坏。

「嗯。」菜吕点点头。医医雄则怀疑，酸人不会照他们预想的行动。

此时，库洛洛伸长背，回望身后。

「怎么？」

「不用去找酸人了。」

「咦？」我才在纳闷，酸人已无声无息闪进门口。

「又聚在这里，你们到底在想什么！」酸人粗声粗气，态度依旧高高在上，宛如一把割开空气的小刀。

酸人突然登场，医医雄他们颇为错愕，气氛一阵紧张，每个人都僵在原地。然而，没有任何人害怕。以前，只要酸人骂「你们在干嘛」，人们就会吓得瑟缩。依酸人的心情，有时会挨揍，有时会被无故找碴。毋宁说，酸人大半时间都在找别人的碴，所以大家只能拼命辩解，向他求饶。

短短一天内，情况便完全不同。铁国士兵进占不到一天，势力关系倾刻改变。

「酸人的立场也变弱了。」我感慨道，「或许本人最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医医雄转向酸人，「你来得正好。」

「咦？」

「我们有事拜托你。」医医雄打算实行丸壶提出的方案吧。

不料，「觉得正好的是我。」酸人以不容分说，充满压迫感的语气打断。「我也在找你，医医雄。」

「找我？」医医雄指着自己。

「医医雄怎样？」菜吕问。

「听着，铁国的兵长要我带你过去。」酸人撇着嘴巴。那是他看到人们不知所措、伤心悲叹时，感到欢喜的表情。

「他们需要医生吗？」医医雄大概觉得那是个大好机会。然而，酸人的回答却出乎意料。

「是号豪。」酸人脸上的笑容加深。「听说，号豪供出你的名字。」

医医雄陷入沉默。

「什、什么意思？」丸壶的脸色一沉。

「什么意思？」弦也不安地问。

「听好，铁国的士兵拷问号豪。我不清楚详情，总之，号豪报上你的名字。看来，号豪似乎准备拖你下水。」

顽爷家仿佛冻结般，鸦雀无声。

「好了，快走。」酸人催促医医雄。他用力推着医医雄的肩膀，医医雄不禁呻吟。「号豪报出你的名字，快跟我去冠人家。我看你也完蛋啦。」

「我是清白的。」

「这部分铁国的士兵会问个仔细，我只负责带你过去。」

「唔，这也算是天赐良机。」医医雄凝视装着黑金虫粉末的袋子。

「嗯，是啊。」顽爷出声。「酸人，我们有事拜托你。」

「拜托我？顽爷在说啥。」

「大伙刚刚在烦恼，该把这个重责大任交给谁，你来得正好。」

「什么跟什么？」面对出其不意的要求，酸人一阵困惑。

「我们恰巧讨论到这一点。」

「对，提到要拜托酸人。」丸壶鼓起双颊。

「带医医雄去铁国士兵那里，是你的任务吧？」顽爷继续道。「那么……」

「怎样？」

「你得帮忙下毒。」

「啊？」酸人一愣。「下毒？这是在讲哪桩？」

在场众人仿佛要趁酸人混乱时，把一头雾水的他卷进来（当然，他们根本没想那么多），滔滔不绝地进行游说：「你待会儿不是要回自家吗？不会有人怀疑你。」「没错，谁都不会怀疑！」「你不是说站在祖国这一边吗？」「希望你替我们下毒。」

「所以，什么下毒？你们在讨论哪件事？」

「这里有磨碎黑金虫制成的毒药。」医医雄举起手中的小袋子，像在教导孩童规则。「倒进你家的水缸就行。铁国士兵住在你家，只要喝水就会中毒。很简单。」

「乱来，」酸人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那样会死人的。」

「没错，不过死的是铁国士兵。」

「乱来！」酸人再度怒斥。

「酸人，你父亲冠人打造守护城市的城墙，用的就是黑金虫的毒。你也效法你父亲，借毒药打倒敌人吧。」丸壶嚷嚷道。「你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还是，那纯粹是随口说说？」

酸人一时语塞，随即又逞强骂道：「你那是什么口气？」可惜，依然缺少魄力。

「难道不是吗？」菜吕站在他背后。「酸人，你不是我们这一边的吗？你要出尔反尔？那么……」「我们只能好好教训你一顿。」「是

啊，下手吧！」「而且，他们是你的杀父仇人，你居然要投效敌营吗？」

他们对酸人多到不能再多的不满，或者说，这座城市长年累积对酸人的不满，随时都会爆发。

顽爷高声大笑。库洛洛也赞叹：「瞧瞧这场面，多热闹。」

酸人似乎察觉情况不妙，支吾一阵，回答：「还用说吗？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那完全是为了摆脱危机，落荒而逃的态度。

「这样的话……」

「好吧，我答应。」酸人严肃地点点头。

「呜哇。」我和库洛洛对望。「真的假的？」「超可疑的。」

酸人语气急促。「我明白了。带医医雄过去，趁机把毒药倒进水缸吧？懂啦，我做就是。」

「你当真？」众人再次确定，并逼问：这不是随口说说的吧？

「你们不相信也没办法。不过，铁国也是我的敌人。」酸人的话声铿锵有力。

「那你刚刚为何犹豫，不立刻接受下毒的任务？」丸壶质疑。

酸人皱眉道：「我会害怕啊。」

「害怕？」

「被迫做这么危险的事，哪个家伙会一口答应？老实讲，谁都不想干这差事吧？」

「库洛洛，你觉得呢？酸人究竟在想什么？」

「或许他什么也没想。」

「咦？」

「搞不好，他真的满脑子只想着自保。」

「意思是，他会背叛？」

「他没想这么深吧。」

「话说……」酸人突然低声下气，「我方才发现一件重要的事。」

「啥事？」丸壶粗鲁地反问。

「不是有人提到，铁国士兵是我的杀父仇人。没错，我不能原谅他们。」酸人一阵激动，像被自己的话煽动。「所以，我会协助你们。不，请让我助你们一臂之力。」

「你是怎么啦？」丸壶和菜吕面面相觑，不知如何理解忽然干劲十足的酸人。

「我脑袋一片混乱，坦白讲，我只考虑到自己。可是，我总算醒悟，不能轻易放过他们。」

「你干嘛？」丸壶又慌张地问。

医医雄冷静地将手中的小皮袋交给酸人。「我们一起去冠人家，我会引开铁国士兵的注意力，你趁机把毒药倒进水缸。」

酸人颔首，应声「好」。

不一会儿，所有人都噤声不语，气氛沉重无比。喘息、叹息、吞口水声、无意义的举动纷纷出笼。

「好，走吧。」医医雄开口。在场众人类全挺直背脊。

酸人缩起下巴，问道：「你不用先回家一趟吗？不跟孩子或老婆说一声？」

「啊，也对。」医医雄答道。「的确，去看看家人吧。不过，提起这些，好像要一去不返。我打算办完事就回来。」

「当然。」酸人点点头。

医医雄环顾四周，开玩笑道：「你们那什么眼神，简直像在目送邻人赴死。」

「欸，库洛洛，你认为医医雄回得来吗？」我问。

「难说。号豪也没回来，不太乐观。」

「我们等你。」弦刻意轻松地说，眼眶却泛泪。

「啊，对了，医医雄。」

「怎么啦，顽爷？」

「万一……」

「万一？」

「万一你得供出谁的名字，就报我的名字吧。」

「顽爷的名字？什么意思？」

「我会全部担下来，就丢给我吧。」

医医雄一顿，应道：「我不打算说出任何人的名字。」不过，他又沉默片刻，或许是短暂地想像起即将面临的遭遇，接着他叹口气，低语：「万一我说了顽爷的名字，还请原谅。」医医雄的脸上难得出现情感的龟裂。

谁都没能立刻反应。半晌后，丸壶出声：「别放在心上。」

「既然都要说，你报出顽爷的名字就是。」弦附和。周遭隐约飘过一股柔软平静的空气。

「酸人，拜托你了。」菜吕上前几步，用力握住酸人的右手。「我相信你。」丸壶跟着过去与他握手，弦也一样。

「啊……嗯，好的。」面对陌生的状况，酸人有些手足无措。尽管拼命隐藏，但感觉得出他正为受到信赖而感动。

医医雄随酸人离开顽爷家后，阴郁的空气盘旋不去。或许是号豪与医医雄都不在，缺少领导者的缘故。我目不转睛地观察着他们，暗想下一个发言的人，会不会成为中心领袖?

弦打破沉默。「顽爷，这是我听美璃说的。」

「说什么？」

「以前成为库帕士兵的幼阳，不是回来了吗?」

「是啊，虽然遍体鳞伤。」

「幼阳很了不起。」菜吕出声。「他打倒库帕，是勇敢的男子汉。」

「客套话就省省吧。」顽爷笑道。「幼阳体无完肤，浑身是血，连脑袋都不正常，形同已死。那不能算是平安归来。」

「美璃说，幼阳的手指和脚，都遭库帕射出的石子砸出许多洞。」

「美璃记得真清楚。没错，肉被挖出洞，骨头碎裂，血也止不住地流，就像古老传说描述的一样。那等于是死了，根本称不上英雄。」

「弦，怎么突然提起幼阳?」

「哦，美璃说……」

「弦只会『美璃』说、『我家美璃说』。」丸壶调侃他。

弦满脸通红，继续道：「美璃曾听幼阳低喃『石头发光』。由于石头发光，他才能逃离库帕。」

「哦。」顽爷一脸怀念。「是啊，我也听到了。」

「他果然这么说过？」弦不禁提高音量。

「幼阳告诉我，他是趁石头发光逃掉的。」

「到底是怎样？」丸壶不耐地问。急性子的他，听到别人谈论自己不懂的事，想必很烦躁。

「喏，库帕士兵的传说中，不也提及发光的石头吗？」弦解释。

「是啊，的确。」我也记得，传说里的主角被库帕抓住，千钧一发之际，地上的石头发光，害得库帕放掉主角。

「没错。」丸壶和菜吕不约而同道。

「那么，」弦深吸口气，「搞不好真的有发光的石头。」

「真的有发光的石头？」丸壶颇为讶异。

「你是指，传说中打倒库帕的发光石头？」菜吕蹙眉。

「我不晓得是不是石头打倒库帕，不过石头发光，库帕吓一跳，传说中的主角才能逃脱。假设幼阳讲出一样的话，从前库帕所在的地方，也许真的有发光的石头。你们觉得呢？」

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发光的石头本身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若传说与幼阳描述的情景相符，其中可能有某些理由。

「发光的石头……」丸壶开口。

「原来真的存在吗？」菜吕愣愣道。

「对。」弦敛起下巴，语气明确。「那么，搞不好能拿来当武器。」

「武器？」

「帮助我们挺身对抗铁国士兵的武器。」弦的口吻活泼许多，周围瞬间一亮。从战败遭到敌国支配的昨天起，这个国家——至少这座城市，充满隐没于黑夜的沉重，然而，此刻却降下一道微光。或许是虽

然只有一点，但在场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明朗的缘故。我不禁觉得，不管是黎明到访，还是漫漫长夜，仿佛都由人类的一个表情决定。

「拿来当武器？行吗？」丸壶怀疑。

「简直胡扯。」菜吕抽动鼻子。

「不，这是有可能的。」顽爷加强语气。

「是啊，毕竟它都能放射出惊吓库帕的强光了。」弦激动得倒嗓。「或许也能让铁国的士兵看不见，变成我们强力的武器。」

「嗳，前提是真有那种石头。」菜吕摸摸眉毛。

「要怎样弄到发光的石头？」顽爷问。

「很简单，喏，根据传说，往西北方前进就会碰到库帕的森林，照着走就行吧。」

「未免太笼统！」我这只猫比人类先哀叹。往西北方走应该就能抵达——我实在不觉得凭这点线索便能找到目的地。

最后，众人没想出弄到「发光的石头」的具体方法。

一定是「如果能弄到发光的石头」这样的对话本身太不现实。只是大伙一起痴人说梦，互相安慰。别提取得发光的石头，连西北方也去不了。

「库洛洛，我出门一下。」

「你要去哪里？」

「去看看医医雄。他被带到冠人家，不晓得会怎样。」

比起这边的痴人说梦，感觉医医雄那边的事会更有意思。

不快点去，或许会错过好玩的场面，我匆匆赶路。医医雄踏入冠人家时，酸人能成功将黑金虫的毒粉掺进水缸吗？机会难得，我想亲眼目

睹。

喏，快跑啊！尾巴催促似地朝前方摇晃。

看见冠人家的门口了。

视野闯进一道小影子，尾巴咕溜一转。我停下脚步，放眼望去。

是老鼠。

该说是学不乖吗？一阵寒颤般的兴奋窜过体内，我努力按捺下来。

不同于上次，不是大批老鼠，而只有两只。一只体格壮硕，另一只额头上有白点，都挺直背，用双脚站立。那是「中心的老鼠」和「远方来的老鼠」。

他们在冠人家的墙边安分地等待。我以为他们会溜走，或停在原地不动，没想到，他们慢慢走过来，我大为惊奇。他们细长的尾巴晃动，怎么样就是会刺激我的欲望。

「你们在考验我的耐性吗？」我挖苦道。「中心的老鼠」没放在心上，向我打招呼：「见到你太好了。」甚至还说：「我们正在等你。」

真会讲话——我心想，同时觉得真讨厌。不是因为不愉快，而是不知如何是好。对方和自己一样会说话，想袭击的欲望便会萎缩。

「等我？你们怎么晓得我会来这里？」我问。况且，先前他们不是声明「假如有事，就到仓库」吗?

我急忙左右张望，害怕周围有众多老鼠的眼睛，像网子般密密观察我。

「这次其他老鼠没跟来吗？」

我猜，「中心的老鼠」一定是顾及同伴的安全，判断他俩出面才是聪明的做法。原来如此，真是体恤同伴的好领袖。

然而，事情却非我所想。「中心的老鼠」开口：「我们希望瞒着其他老鼠和你谈谈。」

「瞒着其他老鼠？」

「是的。我和这位『远方来的老鼠』谈过，认为或许该向你们重新提案。」

「你是指交换条件吗？告诉我们情报，但要放过你们？我还没跟其他的猫讨论。」我只能据实以告。「之前强调过很多次，我们无意识中便忍不住要追捕你们，即使想住手，也不容易……」

「没错。」「中心的老鼠」附和。

「没错？什么没错？」听到意外的发言，我不禁一怔。

「我们仔细想过。你们猫表示，不是故意要追捕老鼠，而是无法压抑冲动，这一点能够理解。当然，即使如此，也不能逆来顺受。只是我们认为，己方有必要付出一些努力。」

到底会冒出何种提案？我毫无头绪。接着，「中心的老鼠」面不改色地说（不过，我原本就看不出他们的表情变化）：「能不能减少攻击的老鼠数目？」

「减少？数目？」

「嗯，是的。」「中心的老鼠」淡淡地继续道。「我们会贡献一定数目的老鼠。相对地，请不要对其他的老鼠动手。」

起初，我听不明白对方的提案，一时讲不出话。

「我们决定先理解你们的欲求。可是，处在不知何时会遭到攻击的情况下，无法安心过日子。」

过日子——这说法让我赫然一惊。我一直以为，老鼠只是存在一隅的生物。老鼠也要过日子，当下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不过，要怎样……呃，选出献给我们的老鼠？」

「我们自行选择。」「中心的老鼠」看看「远方来的老鼠」回答：「我会和他，或其余同伴商量决定。」

「根据何种基准？」我没这么问。对方没义务解释，就算我听完，也没什么用处。即使他公开，也可能是无法以我们的尺度衡量的基准。

「实际贡献的老鼠数量和时间必须再讨论，但我们会依约把一定数量的老鼠交给你们。」

「然后，随便我们追捕吗？」我的脑袋仍一片混乱，眼前老鼠谈话的内容实在异常。我以为他很聪明、从容大度、讲求逻辑，某些部分却与我们扞格不入。「如同我刚提过的，」我姑且试着说明：「我们攻击老鼠的理由是出于原始的欲求，并非规律的行动。纵使你们献出固定数量的老鼠，我们也可能没心情，不去理睬；相反地，也可能一时冲动，无论在场的是哪些老鼠，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扑上。」

「我们会在选中的老鼠身上做记号。我正在考虑，往老鼠尾巴末端抹上黑色的果实汁液。你们依记号选择追捕的老鼠就行。」「中心的老鼠」完全不顾我们在鸡同鸭讲，以一贯的语气继续道。

一旁的「远方来的老鼠」面无表情，静静地聆听，并未插嘴。

「可是，被选中的老鼠一定不情愿吧。他们不会反对或抵抗吗？」

「我们会解释。」「中心的老鼠」回答。「一直劝到大伙接受。」

「一直劝到大伙接受？」我的尾巴摇晃起来，仿佛在摸索谈话的方向。

「遭指明去让猫追捕，没有老鼠会毫无抵抗地接受。我们也有生命、有想法、何孩子、有日子要过。可是，我们能请他们积极思考，当成一桩重要的任务。」

「哦……」我只能呆呆应声。

「比方，这是我刚刚想到的，你们猫和我们老鼠在大家面前决斗如何？」

「你以为老鼠和猫决斗有胜算吗？」

「目的不在得胜。不过，对老鼠而言，就有一个『与猫决斗』的重大使命，而你们则能体验到『追捕老鼠』的快感。不参加决斗的猫在一旁观赏，也能身历其境，发泄一些欲求。」

「被选上的老鼠能接受吗？」

「他们可视为与巨大的敌人对抗，是充满勇气的行为。目的是挺身对抗，死亡不过是结果。」

原来如此，我忍不住应道。虽然不觉得合理，但「中心的老鼠」确实渐渐说服我。

「然后，这大概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心的老鼠」又开口。「在决斗的过程中，血淋淋地揭露剥夺生命的行为，也许能对你们造成某些影响。」

「什么意思？」

「追捕老鼠的行为，等于是在剥夺一只有意识老鼠的生命。希望你们透过客观的场面，自觉到这一点，而非一味冲动、随波逐流地行动。」

「不好意思，你讲得太难，我不敢说我听懂。」

「对不起。」

「如果这样不行……」「中心的老鼠」接着道。

「怎么？」

「采用之前提出的方法也行。请让我们选出的老鼠，为你们工作。你们可任意使唤，相对地……」

「要放过其他老鼠吗？」

「是的。」老鼠回答，目光倏地转开。他注视着我背后，我一回头，看见加洛。他似乎是路过，可能是发现我们，僵着抬起右前脚的姿势远望。「噢，多姆。」他慢慢走近，「我正在想你呢。」

我一点都不想他。

老鼠们浑身颤抖。

「哦，老鼠们也在。」加洛的尾巴摆呀摆，像在探索空气般摇晃。

「加洛，不能捉他们。」麻烦的节骨眼又碰上加洛这家伙，我内心一阵苦涩。难得对方打算稳妥地解决，跑来毛毛躁躁的急惊风加洛，原本能顺利了结的事也会搞砸。

「知道啦，知道啦。」加洛天生油腔滑调，经常随便打包票，这会儿也只是随口说说吧。「我是懂得自我克制的好猫。」

「一点可信度也没有。」

「多姆，你不就平静地在跟他们交谈吗？我也没问题。嗨，你们好，我是加洛。」他向站在我旁边的两只老鼠打招呼。

「你好，请多指教。」「中心的老鼠」回应。「远方来的老鼠」向他附耳低语。

「老鼠真有礼貌。」加洛一脸佩服。

「加洛，你不要紧吗？」我担心地问。

「什么不要紧？」

「要是你开始心痒，最好离远一点。嗳，虽然没必要对老鼠顾虑那么多，不过我们冷静地在商量正经事。」

「尽管放一百个心。你不妨剖开我的身体瞧瞧，除了骨头和肉，剩下的全是自制心。」

听到这句话，我益发担忧。

此时，冠人家的大门口传来人声。是独眼兵长。

「你就是医医雄吧？进来。」独眼兵长命令道。

老鼠们似乎被人的气息吓到，瞬间消失。这种时候他们溜得特别快，一眨眼就无影无踪，或许是他们生存的能力之一。搞什么，不见啦？加洛略带遗憾地埋怨。

「对了，加洛，铁国的士兵找医医雄过去。我打算到冠人家瞧瞧，你要一起来吗？」

「不要。老鼠就罢了，我才不跟人类打交道。」

冠人的家门前站着铁国士兵。他们围住来报到的医医雄，立刻把他拖进屋里。我听见医医雄问：「号豪怎么了？」

士兵没回答，默默带医医雄进屋。与号豪被抓去时相比，动作斯文太多。号豪是四个人合力抬走的，或许是他激烈抵抗，士兵没别的办法。乖乖服从的对象，铁国的士兵没必要动粗。

步入屋内，墙边的一名士兵俯视着我说：「啊，猫又来了。」他没生气，也没嫌烦。

「何时想去哪里，是我们的自由。」我答道，但在他们耳中似乎只是愉快的叫声，所以他们仅仅别开视线。

刚到时没发现，总是摆在正中央的桌子——那是冠人以木头自制的桌子，挪到旁边。柜子再次挡住秘密入口。

医医雄笔直站着，慢慢环顾周围。「号豪在哪里？」他望向里面的房间。

「他在另一间房等你。」独眼兵长走上前，与医医雄面对面。清瘦的医医雄个子高一些，但论威严与强壮，显然独眼兵长更胜一筹。「他指定你来。」

医医雄表情不变，「反正是你们硬逼他的吧？」

独眼兵长用力摇头，笑道：「不，是他主动告诉我们的。」

「怎么可能？一定是受你们强迫。」

「他告诉我们，你是这个国家最能信赖的聪明人。」

医医雄像在闪避挖苦般，没多加理会，径自走到里面的房间。

「不要随便走动。」独眼兵长警告。其他士兵闻言慌了手脚，想抓住医医雄。医医雄粗鲁地挣扎，喊着：「不要碰我！」

「安分点！」

「以为叫我安分，我就会乖乖听从吗？」

我不禁感到奇怪，这一点都不像医医雄。他不是会不理智地鲁莽行动的人，而且遣词用句也变得粗暴许多。是在紧绷的状况下，失去冷静吗？不过，我马上想到答案。

医医雄约莫是想引起注意。

入口附近，我背后的墙边站着酸人，紧张地悄悄拿着小袋子。那是医医雄交给他，装有黑金虫毒药的袋子。水缸就在他旁边。

为了方便酸人下手，医医雄故意做出招摇的举动。

所以，他才会大步走到隔壁房间，引起士兵们的注意。

枪很快就登场。独眼兵长举起短筒枪对准医医雄，喊道：「乖乖站着不准动。」几名脸上涂颜色的士兵跟着举起枪。

好，趁现在——我心想。

酸人啊！我甚至想大叫。酸人啊，立刻走到旁边，把握在右手的粉撒进水缸！

好，进展如何?

酸人并未行动。

他以为自己是长在那里的植物吗？一动也不动。

我忆起稍早之前，众人在顽爷家呼唤酸人的名字，轮流与他握手的场面。交给你了，我们相信你，一定要成功下毒……在场所有人都鼓励酸人，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目送他离开。

那究竟算什么？

酸人只想自保，不一定会站在同胞这边。连我都觉得，若受众人深深信赖，不可能会背叛。自信比人类更客观审视人类的我，实在太嫩。

酸人举起右手，扯开嗓门报告：「医医雄准备下毒！」

居然选在这种节骨眼背叛——我佩服不已，打了个哈欠。

冠人家——当然冠人已死，不该叫冠人家，总之屋里一片寂静。

铁国的士兵全注视着站在近处的酸人。至于医医雄，他浑身紧绷，一动也不动。

「怎么回事！」独眼兵长的嗓音低沉，电流般震动我的尾巴。

那是一种分不出愤怒或惊讶的激动，仿佛透露出他过去的暴力行为。

「喏，你们瞧。」酸人举起袋子。「这里装着磨碎黑金虫制成的粉。」

所有人都转头看酸人，独眼兵长走过来。他的步伐很大，每一步都强而有力。「黑金虫？」

「只要磨碎，就能做出毒粉。城墙的刺涂的也是这种毒。」

「哦，那个啊。」

铁国似乎也晓得黑金虫的毒。

「这是他准备的？」

「不只是他，是众人讨论决定的。他们打算把毒药掺进那个水缸。」酸人左手指着水缸，毫无尊严可言，完全是谄媚的态度。

独眼兵长顿时胀红脸，没遮住的眼睛瞪得快充血。他的嘴唇颤抖，呼吸也有些急促。

不妙。当然，不妙的不是我，而是医医雄。医医雄恐怕会遭愤怒的兵长凌虐。

「酸人，你在干嘛？」医医雄一字一句地质问，语气粗暴得难以想像。他的双臂受制于士兵，但张开的嘴里伸出舌头，那股魄力几乎要卷住酸人。

「酸人，你是什么意思！」我第一次看到医医雄大吼。

酸人不见一丝愧疚。

「你要怎么跟大家解释？」医医雄的神情变得凶狠，口沫横飞。他的脸一向如石头般坚硬，不显露任何变化，此刻却潮红歪曲。「等你回去，小心被打死。」

「医医雄，我才不会解释。你以为会是谁告诉他们这里发生的事？医医雄，你吗？不是吧？去报告的是我。」酸人恢复冷静，一脸理直气壮。「倒是你，你认为能平安回家吗？」

医医雄顿时沉默。

「放心吧，医医雄，我会转告你的家人，说你英勇奋战过。」酸人继续道。

「差劲透顶。」医医雄语带不屑，总算恢复原本那种压抑感情的冷静。「你真是个差劲透顶的人渣，连那里的猫都比你高尚太多。」

是指我吗?

废话，这还用比！

我好想高声主张，可是没吭声。反正说了也没人懂。

酸人听到医医雄的斥责，板起脸。「居然拿我跟猫比，真不愉快。」

「那是我要讲的话。」我反驳。

「医医雄，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的家人，你是多么窝囊地向铁国的士兵摇尾乞怜。」酸人双眼闪闪发光。

我的尾巴一个旋转，向后看似地伸出去。什么事？人类的脚步声渐渐靠近。

转头一看，另外两个士兵走进来。中间夹着弦。

「弦，怎么了？」医医雄的神色一沉。他怎么也没料到这种情况吧。

「我、我好像也被叫来。」

「谁叫你来的？」医医雄凝望独眼兵长后，瞥向酸人。「我什么都还没说啊。」

「你就是弦吗？」独眼兵长问。「号豪也报出你的名字。」

两名士兵拉扯弦的胳臂。大概是觉得痛，弦轻声呻吟。他可能是脚下一绊，突然向前扑倒，变成四肢跪地的姿势。由于视线高度与我接近，我忍不住关切：「弦，真糟糕，你还好吗？」弦的脸就在旁边，我无法不出声。

弦虚弱一笑。危机当前，猫却悠哉地待在这里，他或许感到滑稽吧。「你总是在我附近呢。」他对我说。

咦，他听得懂我的话？我有些兴奋，其实并非如此，弦纯粹是自言自语。「如果你能拯救我们就好了。」他低喃。

瞬间，我仿佛被刺中胸口。我只是在一旁看着人类，我有这样的自觉。可是，一旦发现人类也认为我们是单纯的旁观者，且完全不期待我们帮忙，便觉得自己极为无力、不负责任。旁观的立场非常狡猾。

「喂，你也过来站着。」独眼兵长指着弦。两名士兵默默拉起弦。

医医雄和弦被命令站在放水缸的墙边。

独眼兵长及其他士兵面对着两人。

「喂，你们搜过号豪家吗？」酸人嚷嚷。「他家里应该有从我家偷走的刀子。」

那不是你塞给号豪儿子的吗？我目瞪口呆，不禁叹息。

「不管遇上任何事，我都不会说出任何人的名字。」弦虽然一脸苍白，却咬紧牙关，颤抖道。

「名字？」独眼兵长神情有些紧绷。「你们藏匿谁吗？」

其他士兵也一阵紧张。他们的身上散发出浓浓的疲劳气味，是汗水与泥土的气味。想想来到这座城市之前的战斗与长途跋涉，所有人一定都累坏了，或许是疲劳导致他们神经敏感。他们的脸还是一样，涂得花花绿绿。

「是不是有谁来城里？」独眼兵长又问。涂着颜色的面孔，看起来几乎不像人脸。

医医雄和弦面面相觑，纳闷着独眼兵长为何这么问。我也仰望他们，困惑道：「这是在讲什么？」

「昨天你提过，你们在调查有没有可疑人物。那是在指谁？」弦反问。

我蓦地想起，弦在枇枇家曾和独眼兵长短暂交谈，内容就是「可疑人物」及「库帕」。于是，弦接着说：「你很介意库帕的事，库帕士兵的事。」

独眼兵长转动脖子，约莫是压到骨头相连处，发出吱吱咯咯的声响。「听着，我们必须向你们说明。接下来，我会逐一说明。」

「说明什么？」医医雄和弦同时间道。

「关于库帕的事。」

「我上次不是讲过了吗？你还不满意吗？」

「不满意。」不晓得是不是心理作用，独眼兵长的话声恢复平静。「听好，这个国家的人称为库帕的巨大杉树……」

「你们也知道库帕？」医医雄十分诧异。

「知道。」答完，独眼兵长随即板起脸。「不过，根本没有那种东西。」

没有？是现在已没有的意思吗？

医医雄也有相同的疑惑。「你的意思是『现在已没有，但以前有过』吗？」

独眼兵长冷哼一声，像在嘲笑无知的孩童。「不是，从来就没有那种东西。」

这个国家和铁国看待库帕的观点不同吗？我想到今早美璃的推测，铁国与这个国家的战争可能与库帕有关。

「喂，跟这些人讲再多也没用，还要再罗嗦吗？快点带去地下比较好。」酸人相当不耐烦。

「地下？那是哪里？」医医雄心生警戒。

独眼兵长没回答。「喂。」他再次举枪瞄准医医雄，就是那把稍微超出手掌大小，打爆冠人脑袋的枪。

「你要杀我吗？」医医雄浑身一颤，神色紧绷。但他很快平复情绪，冷静地确认：「号豪也是这样被你杀死的吗？」

「不是的。」独眼兵长神情一松，「我在考虑，干脆让你使用这把武器。」

「让我使用？」医医雄眨着眼，不知怎么反应。

「理由呢？」弦问。

「我把这枪借你，你跟酸人决斗如何？」

「这、这是干嘛？」酸人颇为惊慌。「什么意思？」

「我们都累了，有点厌倦眼前无趣的状况。」独眼兵长一脸认真，又转动起脖子，像在为肩颈酸痛而困扰。「所以，想观赏余兴节目。来决斗吧，库帕的故事之后再谈也无妨。反正库帕的故事不会跑掉。」

「我们怎么可能决斗。」酸人嘟囔。

然而，医医雄没立刻否定。他表情沉重，仿佛下定决心。「医医雄？」弦担忧地唤道。

哦，难不成医医雄打算跟酸人决斗?

我猜想着。果真如此，就有一场好戏可看。

我兴奋不已，尾巴开心地高高竖起。

「谁来……」弦低喃着，像是六神无主、软弱地哀叹。谁来解救这个状况呀——他试着寻找能够依靠的对象。

此时，传来一道声响。虽然仅仅是风拂过树木般的细微声响，弦却感动无比地脱口：「是透明士兵！」医医雄闻言，望向弦。从他的表情，看不出是在惊讶弦的胡言乱语，还是有同感。

「透明士兵，马上解救我们吧！」弦大声呼喊，独眼兵长等人吓一跳。

我不能不同情弦。因为我知道，乘着无人的马进城，及弄出他听到的声响的并非透明士兵，只是一只老鼠。

透明士兵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弦，你真会一本正经地说蠢话。」酸人嘲笑。「怎么可能有人来救你们？」

「谁晓得？或许透明士兵已抵达，并打倒一个铁国士兵。」

「我说你啊……」酸人目瞪口呆。

此时，发生意想不到的状况。

一道烟雾窜过我们的附近，及人类的脚边。

灰尘扬起。

一小团东西从左至右跑过去，迟一些，又有另一团东西跟上。

人类抬起脚，睁圆眼睛，顿时一阵骚动。自己的脚仿佛被疾走的烟尘席卷，他们狼狈不堪。

士兵们根本没看清那团窜过的东西，望着不同的方向，惊慌失措地嚷着：「怎么了？怎么了？」

「是透明士兵吗？」弦瞪大双眸，喃喃低语。「请救救我们，透明士兵！」

不是透明士兵啦！我真想纠正他。

只是老鼠溜过，猫追上罢了。

我的视线捕捉到滑行般紧贴在墙边逃窜的老鼠。那只「中心的老鼠」从外面闯进来，飞奔而过。他就像巨大水滴溜过光滑板子般，跑得十分顺畅，相较之下，追在后头的那团黑东西——加洛，举止笨拙粗糙许多。

加洛以爪子制住滑空的脚，撞上墙壁，又追过去。他双目炯炯发光，完全失去自我。

加洛终究无法忍住追逐老鼠的冲动。

他遵循太古的指令，全心全意地跑进这里。

老鼠拼命地跑，从尽头墙上的小洞奔出外面。

至于加洛，他显然太慢降低速度，或过度沉迷于追逐，以为能穿过那个洞穴。这是常有的目测错误，他应该先用胡须确定能不能穿过那个洞，却疏忽此一步骤。

他想把头钻进洞里，不料结结实实地撞在墙上。

由于冲得太快，加洛四肢都撞上去，全身因冲击塌扁，贴在壁面。一时半刻之间，他就好似一块贴在墙上的薄布，不久后，便像从头部掀起般逐渐剥落。他轻飘飘掉下，不停前后折叠，倒落在地。

完全就是这种景象。

「加洛。」我不愉快地唤道。

加洛从薄薄的布状「砰」一声膨胀变回猫形，不免有些尴尬地喊着「嗨，多姆」，突然细细舔起手。「嗨，多姆，原来你在这里。」他这次总算不好意思说「我正在想你」了。

「剖开你的身体，里面不是满满装着自制心吗？」我走近，忍不住傻眼道。

「哈哈，我就是这样。」加洛不害臊地回答。「吓到你啦？」

「当然。」

人类受到的惊吓更大。他们很久之后才发现是猫，差点尖叫。

「啊，那家伙在哪里？溜走了吗？」独眼兵长出声时，弦已消失无踪。

冲出冠人家时，阳光轻轻抚过我。

我寻找弦的踪影。弦没去广场，他离开冠人家又折返，转到屋后，朝城市外围奔去。

跑了一会儿，我发现弦的背影。他蹬着地面，双手划过半空般奔驰。

「弦要去哪里？」身旁传来话声，加洛也跟上来。

「继续待在冠人家，可能会遭士兵严刑拷打，所以他拼命逃走。」

「真亏他逃得掉。」

听到加洛的话，我回道：「加洛，都是托你的福。」

「就是说嘛。」加洛答得理所当然。

弦喘着气，脚步踉跄，我和加洛追赶在后。「没想到弦跑得挺快。」「好累啊。」我们边交谈，边紧紧尾随。

弦跑进前面的羊舍。围着栅栏的草地上，覆有屋顶的那座大型羊舍里，羊群正呆呆的——真的是呆头呆脑地聚在一块。弦笔直穿过栅栏间的通道。

我和加洛没走通道，直接越过草地。羊群浑身泥巴，里着说不上是干净还是肮脏的毛皮，嫌吵地看着我们。

「多姆，仔细想想，这些家伙或许也会讲话。」加洛有感而发。他奔跑着，身体微微摇晃，话声跟着弹跳。

「羊吗？」

「连老鼠都会讲话，体型更大的羊搞不好也会讲话，只是我们没主动搭讪而已。」

「原来如此，不无可能。」

不过，我也不想跟羊交谈，更不曾好奇羊的想法。他们被剪毛、挤奶，有时被砍断头再剥下毛皮，当成食物。「羊就是这种角色吧。」我只是看着，从没想过他们对于自己的立场有何感想。如果能与他们对话，或许会浮现这些问题，但实在麻烦。

通过羊舍时，弦停下脚步。此时，我总算发现弦来此的理由。

「哇，原来这些家伙在这里。」加洛仰起身子。「这些家伙好恐怖。我瞧瞧，一、二、三。」他算起徘徊的马。

在近处看到的马，一身光滑毛皮漂亮极了，触感想必很舒服。但那细长脸孔上的眼睛看不出在想什么，且不同于牛羊，充满一种神秘感。马的呼吸非常粗重，脚毛毛躁躁地不停踏来踏去，也教我害怕。

弦虽然战战兢兢，但拼命把弄着缰绳。缠在马臀部的皮带系于栅栏上，他正试图解开。

「他们的尾巴也很特别，简直像人类的头发。」加洛说。

确实，从臀部垂下的尾巴，跟我们和牛羊的尾巴不一样。马的尾巴弹跳起来，仿佛在探索动来动去的弦。

「弦在干嘛？」

「他是不是想骑上去？」

「骑？骑这种动物？不可能一下就会骑吧？」

「不许动！」后面传来叫声。回头一看，刚穿过羊舍而来的独眼兵长，举枪对准弦。他旁边站着另一个士兵，也举起长筒枪。长筒枪架在肩上，以双手支撑。

弦微微弯身，手搭着马的臀部。奔跑后的呼吸尚未平复，他的胸口和肩膀剧烈起伏。

他们背后那一大片蓝白色的天空，仿佛索然无味地腑瞰此处。

马不晓得明不明白状况，面无表情，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在原地踢踏。

「不准动。」独眼兵长警告。「你想对马怎样？」

弦瞥向独眼兵长，又回望马，然后注视着士兵的枪，停下动作。他一脸苍白。

我走近仰望独眼兵长。兵长可能也一路追来，呼吸急促。

士兵把枪口对准弦，站定身子。「要怎么处理？」他向独眼兵长请示。

「真是麻烦。」独眼兵长撇下嘴角，半带着苦笑道：「原以为会更容易。」虽然看得出颇有余裕，但他无疑也在迷惘犹豫。

加洛拍拍我的身体，兴趣缺缺地用尾巴戳我。「喂，弦要干嘛？」

「大概是想去寻找吧。」

「找什么？」

「发光的石头。」这是我的猜测，毕竟弦他们能依靠的只有它。下毒的计谋失败，号豪和医医雄被抓走。即使弦会想去寻觅根据不明、连存在与否都不晓得的武器——发光的石头，也不奇怪。尤其弦非常老实，任何事都会相信。

「我要去，」弦大声宣告，「我要去库帕那里！」

不出所料。

至于加洛，他犀利地指出：「我不太清楚，可是弦像那样拼命时，通常不会有好结果。」

虽然只看得到一只眼睛，但我知道独眼兵长的表情益发凶恶。「你以为真的有库帕？」

「我要去库帕那里。」弦很坚持。

独眼兵长和士兵一阵紧张，纳闷道：「那家伙到底在想什么？」

「有点麻烦，或许他已失去理智。这下棘手了。」士兵应道。

独眼兵长点点头，约莫是在指示开枪吧。

蓦地，脑海掠过弦在冠人家注视我的眼神。「要是你能拯救我们就好了。」弦悄声道，显然已死心。可以说，根本早认定「猫就是不负责任、没用」。所有人一定都这么想。

我不否认。站在我们的立场，人类的行为与我们毫无关系，在一旁看着，也算是排遣无聊的一环。不管是弦骑上马，或遭铁国士兵抓回去都无所谓。

矛盾的是，一旦知道根本不受期待，我也会心生不甘。

然后，我的心境发生奇妙的变化。

要是没人能够解救弦，是不是该由我伸出援手？我暗想着。

「喂，多姆，你怎么啦？」

听到加洛的呼唤，我才发现自己重新站起。我仰起头，压低身体，确定脚的弯曲度。冲喽，要冲喽——我指示身体准备跳跃。前脚一点一点踩着地面。冲喽，要跳喽。膝盖蓄势待发。

我还没开口，加洛也做出一样的动作，躁动不安地扭着身体。

我踹蹬地面，视野立刻抬升，身体变得轻盈感觉真爽快。加洛也几乎同时跳起。

我瞄准独眼兵长，跳到他面前，伸出右前爪袭击那只没被布遮住的眼睛。像要削下木头般，斜斜挥下。

加洛跳上旁边士兵举起的枪。士兵失去平衡，发出尖叫。

该说不愧是兵长吗？他闪过我的爪子，身子后仰，头跟着避开，所以我扑了空。

我暗忖会直接落下，便勉强扭转身体，扑向独眼兵长。后仰的他被我吓到，一屁股跌坐在地。一道震动后，我失去上下左右的感觉。「多姆、多姆！」加洛呼唤着我，但我无法立刻转过去。

比起我，尾巴似乎能干许多。尾巴悠然伸起，像是丢下我先找回方向感。

我总算爬起，发现自己站在倒地的独眼兵长胸口。

「是猫啊。」独眼兵长呻吟道。接着，我的皮肉感受到一股压迫，吓一大跳。他抓住我的后颈。

一旦被揪住后颈，我们猫就会浑身脱力。虽然不难受，但四肢和身体都会颓软，失去活力，陷入懒散的状态，觉得什么都不去做，垂晃摇摆着也不赖。

第一只猫出生在世上时，便已具备这种习性。据库洛洛说，似乎是方便母猫搬运刚出生的小猫的设计。换句话说，这也是来自太古的指令吗？

独眼兵长站起后，依然拎着我不放。舒服的感觉让我变得毫无防备，恍惚出神。但弦出现在我的视线前方，他在马的旁边跳来跳去，试着爬上去。

马的脖子后面到背部铺着皮制装备，弦把脚勾在上面，撑起身体。

「喂，多姆！」加洛在底下叫着，带着苦笑说：「你怎么被抓啦？」他的话声听在我耳里，也一样模模糊糊。「你可能会被直接砸在地上。」

独眼兵长身体动了起来。他伸出手，踏出一步。

伴随我「咦」地惊呼，身体被抛出去。像扔石头一样，强而有力。对独眼兵长来说，这几乎是反射性、出于想设法攻击的念头采取的动作吧。

我飞越空中。景色变化，风粗暴地搓揉着我，身体慢慢旋转。我瞥见蓝色的地面，原来是天空，而蓝色刚越过头上，又看到地面和加洛，两者也随即消失不见。我不住旋转着。

这是我头一次在天空飞行这么长的距离。而且，是与自己意识无关地被抛掷出去，更是搞不清状况。幸好，我的身体比脑袋先起反应。尾巴摇晃，校定方位，似乎在调整身体的方向。

所有声响消失，四周旋转的景色看得我神魂颠倒，差点向上天祈祷，希望永远在空中翻转。

高度渐渐下降。眼前出现一道褐色墙壁，我吓一大跳。那不是墙壁，是马。要撞上马了！我倏地睁眼，一头撞上。我借前脚的肉掌缓和冲击。由于害怕掉下去，便伸出爪子。着地技巧不坏，甚至称得上高明吧。

不过，爪子抓住的是动物身体，而非地面，似乎相当不妙。

马发出凄厉的惨叫。

马几乎要站起般高高抬起前脚，我怕被甩下来，爪子深陷，刺进马的屁股。事后，我才发现直接被甩下来比较好，当时我只知道拼命攀紧。

马发出更刺耳的叫声往前冲去，想必很痛。

加速的马吓坏我。

弦还撑在那里。他没被跑出去的马甩下，而是用抱住的姿势紧攀着。他把左脚塞进垂下的装备，右脚没地方摆，但配合马的摇晃，趁身体撞上的瞬间，终于成功跨上马背。

马的臀部挂着行李袋，我滑进袋里。马的速度很快，跳下去很危险。我探出头，往后一望，只见变得小小的加洛目送着我，呆立原地。

马剧烈起伏摇晃。「我很快就回来！」我朝加洛叫道，但实在不认为他听得见。

独眼兵长愕然伫立。他注视着骑马离开的我们，但没骑别的马追来。士兵举起枪，独眼兵长却制止般伸出手。

他放弃了吗?

马刚开始跑是受疼痛刺激，但一跑起来就不愿停止吗？还是找到该回去的地方？马脚步没停，轻快地继续驰骋。我们穿过圆道前进。

「喂，先停下，停下来！」趴在马背上的弦喝道。「叫你停下啦！」他急得发脾气，拍打马背。

不料，马反倒跑得更快，我们差点被甩下。未知的高速、未知的震荡，身体猛烈摇晃，脑袋随之震动，没办法好好思索。

不知不觉间，我们来到城市的北端。

高耸的外墙围绕城市，马稍稍后仰停步。

弦笨拙地紧抓着马爬下去，走向出入口。可从内侧取下门闩，打开城门。

弦抱起粗大的门闩，蹲身抬起，挪到旁边。

城门慢慢打开，逐渐看到外面的景色。

此时，马再度跑出去。约莫是对墙外的风景有所反应吧。

「啊！」弦慌忙折返，已来不及上马。

马甩开弦，冲出荒野。

或许是待在广大辽阔的土地，马感觉到解放，于是无法止步，飞快前进。

只载着我的马，一心一意踢蹬着地面，像要发泄累积的欲求，哒哒哒地不停奔跑。

扩展在周围的土地，震慑了我。配合马奔跑的速度，景色不断往后流逝，很难掌握到全貌，但触目所及都是荒野，遥无尽头的景象让我茫然若失。荒野无边无际，辽阔得教我不禁怀疑现在也不停往外扩张。

前进一会儿，出现一座山。没何树木，只是一块突起荒地般的隆丘，看起来也像是人类的乳房或臀部。偌大的土地各处都散布着这样的山。

这片土地究竟绵延到何方?

放眼望去都是相同的景色，奔驰在永无终点的土地上的孤绝让我战栗，另一方面，却也有种获得解放的舒畅。

我钻进行李袋。

依偎着马匹的摇晃，我阖眼睡着。

「然后，」多姆老弟准备万全般望着我，「回过神时……」

「嗯。」

「我来到这附近。」

「原来如此。」

多姆老弟在我胸口摇着头，胡须规律地震动，我仿佛在看精巧的模型。

「马呢？你骑来的马在哪里？」我维持仰躺的姿势左右张望。虽然把神经集中在耳朵，却没听见脚步声。

「不在了，我已和马道别。」

那种说法简直像是抛弃长年交往的女友，滑稽好笑。

「你移动多远？呃，你骑了几天马？」

「我不记得几天，也不晓得距离。」

「你们的国家现在情况如何？」

「不清楚。我烦恼着怎样才能回去时，不经意发现你。」

「接下来，你有何打算？」

这也是我得思考的问题。接下来有何打算？我想像起自己会不会一直躺着，晒成人干，变成标本。不能断定全然是妄想吧？标本的说明牌上该不会写着「戴绿帽的男人」？啊，果真如此，我手里的股票怎么办？股价会怎么变动？应该先确定一下收益再出门的。处在什么状况还担心这种事，我不禁要苦笑。

「那绳子不是很容易解开。」

多姆老弟说，我才注意到自己不停在扭动。我摇晃身体，尝试松开绑在身上的藤蔓。

「难道……」我脑中浮现一个点子，「这样下去，藤蔓迟早会枯萎，变得脆弱，到时就能切断这绳子。」

「或许吧。」多姆老弟没嘲笑，也没佩服，坦率地同意。

「不过，还没等到藤蔓枯萎，我可能会先凋零。」我不由得叹气。「而且也会饥饿，失去体力。」

「或许吧。」

「你一开始说，希望我听你的故事，因为你的国家面临重大危机。现在我听完了。」

「嗯，是啊。」多姆老弟打了个哈欠。刚刚他提到，哈欠只是无意识的生理现象，并不表示他觉得无聊或悠哉，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怎么看都缺乏紧张感，就是一派悠闲。

「到底要怎样，你才肯放我走？要我听你的故事，我也听完啦。」

多姆老弟倏地站起，拉长背脊，回望右侧，仿佛在嗅闻远方的气味。

怎么啦？我正要出声，他开口：「非常非常多的士兵，正要前往我住的城市。」

「咦，铁国的士兵吗？」

多姆老弟点点头。「我不是骑马来的吗？我一直躲在行李袋里。」

「马中途没停下吗？」

「马愈跑愈慢，偶尔会停顿，换成踱步。」

「马跟你都饿了吧。」

「是啊。行李袋有少许蔬菜及谷物，喏，和『远方来的老鼠』骑来时一样。我吃了那些东西，所以还好，但马似乎很难受。不过，途中有能喝水的地方，马得以暂歇一会儿。那里能喝水，也有马能吃的草。」

「你是在哪里下马的？」

「那里。」

「那里？那里是哪里？」

「就是喝水的地方。我跟马喝水时，远方传来脚步声。是非常吵闹、粗暴的声音。」

「粗暴的声音？」

「是马。许多马和人类过来，大概有五十人吧，一半的人都骑马。」

我想像起二十五匹马和五十个人类的景象。

「他们可能也是来喝水的。我立刻躲进草丛，观察他们究竟是何方神圣。」

「你的马呢？」

「被过来的人类抓住。他们说『原来在这种地方』，或许是他们认识的马。」

「认识？他们认得那匹马？」

「是啊。」多姆老弟回答。「那本来就是铁国的马，是独眼兵长他们骑来的马。然后，我偷听他们的对话，知道他们正要前往我们的国家。」

「五十个人？」我颇为惊讶。「咦，铁国的士兵不是早就到你们的城市？」我随即恍悟，「是第二批啊。之前是先发队，或者说派去预做准备的吗？」

「嗯，第一批就类似接管的先发队。」多姆老弟也接受这推测。「那五十个人或许是负责正式接管。」

「原来如此。」

「所以，我希望你能帮忙。」

「什么？」我怀疑自己听错。虽然在听到猫讲话时就该怀疑我的耳朵机能，但我是在另一次元感到讶异。「帮忙？我吗？」

「没错。」

「帮忙你救国？太勉强啦。」我说。「我们势单力薄，而且没有武器。」

「希望你跟我一起去找武器，就是发光的石头。先找石头。」

「发光的石头？先找石头？」

「没错。」

「帮忙找石头而已，没问题。」我应道。萍水相逢也是前世修来的缘，虽然就算是前世，我也不觉得和会讲话的猫能有什么缘。「不过……」我还是不得不提出介意的疑点。

「怎么？」

「你不是根本不关心人类吗？即使人类的喜怒会影响猫，但你也不会因此想解救人类吧？」他怎会突然为了铁国士兵大举进占而慌张？我感到不可思议。

「哦，答案很简单。」多姆老弟眼珠骨碌碌地转。「我听到士兵在水源处的谈话。」

「他们说什么？」

「『到那个国家后，万一粮食不够怎么办？』一个人说，另一个人应道：『抢他们的粮食，假如还是不够，随便抓城里的动物吃就

行。』」

「噢。」

「那大概是指我们猫。」

危险的不仅仅是人类，猫也自身难保。得知此事，多姆老弟的危机意识觉醒。话虽如此，马不见踪影，他忧心地四处乱逛，不晓得怎么办，饥肠辘辘时，发现倒在地上的我。

「我被你吓到，本来想逃跑。因为很可怕。」

「我很可怕吗？」我忍不住想告诉他，世上没有比我更不可怕的人。不幸遭妻子背叛，却无法动怒，只会窝囊地愁眉不展。若说窝囊成这样实在可怕，我不否认，但我和「可怕」这个形容词是无缘的。连每次健康检查抽血，看到自己的血都会贫血。「我明明这么人畜无害。」

「我实在害怕，便把你绑起来。我担心万一你发飙，可能会踩扁我。」

「你这么小一只，真难为你了。」

「我拉起藤蔓，将另一端勾在各个地方固定。这一带恰恰长着桩木。」

「你怎么会想跟我讲话？」

「我原本没那个意思，不小心就说出声。」

「哦。」我又想起学生时期钻研过的康德。「孤单的人类为了把心情传达给其他生物，好像会模仿各种声音，向周围宣示自己的存在。」

我记得康德提过类似的话。即使明知语言不通，人类依然会对动物说话。而这是自然的反应。

「或许你也是一样的心情。」

「是吗？总之，我发现能跟你沟通，顿时改变想法。如果有你协助，或许可靠得多。」

「协助？」

反问后，胸口的压迫感消失。以为是心理作用时，我察觉缠在身上的藤蔓松脱。是多姆老弟为我解开藤蔓。

「我就相信你说的，你没那么粗暴，你不可怕。所以，能请你协助我吗？」

我慢慢弯曲膝盖，感觉在活动润滑油不足的齿轮。手也能够扭转，于是我扶地撑起上半身。

我躺在地上应该没很久，站起来看到的景色却十分新奇。我在原地做几下膝盖伸屈运动，多姆老弟慌忙远离。他的尾巴膨胀，毛发倒竖，变得像团拖把。张大眼仰望着我的他，看起来比刚才小巧许多。我向他伸出手，把他捞起来。

「你说协助，是帮忙找发光的石头吗？那我们去找吧。」若问我相信有那种东西吗？我也不清楚。不过，与猫交谈，听到奇妙国家发生的战争后，我觉得一切都像是真的。

「不，或许不需要石头了。」多姆老弟第一次失去先前的聪慧，露出踌躇的神色。

「不需要石头？」

「没错。不必管石头，你能跟我一起来，拯救我们的国家吗？」

「我吗？」

「大批铁国士兵已出发前往我们的国家。不只是人类，他们甚至想伤害猫。」

「老鼠也是。」我有些坏心眼地补充。「老鼠一样会遭殃。」

「没错，没错。」多姆老弟点点头。「不小心就忘了，不过没错，老鼠一定也不会有好下场。」

「可是，我能做什么？现在前往你们的国家，追得上他们吗？」

「只能试试。」

多姆老弟定睛注视着我。

不过……我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回答：「我们走吧。」我已厌倦借口一堆，裹足不前的自己。

把猫放到地上后，我重新绑好鞋带，就要出发了。钓鱼小船翻覆，我差点溺死，皮鞋却没怎么弄湿。

我弯身准备抱起猫时，瞥见一样东西。草叶相叠的地方掉着一个沾满泥土的机器。拿起来一看，是数位相机。机型很老旧，连厂牌都看不出，或许不是日本制。

「那是什么？」多姆老弟在底下问。

「相机。」

「什么是相机？」

这样啊，他们的国家没有相机——我顿时明白，刚要解释，忽然想到一件事。

「会不会是这个在发光？」

我低语，多姆老弟一愣：「发光？」

「发光的石头指的会不会就是这玩意？」

「怎么说？」

我暗暗思忖。不晓得相机的人，看到突然亮起的闪光灯，很可能会吓一大跳。库帕的士兵或许是在哪里捡到这个相机，就算不是这个，也

可能是捡到别的相机，然后按下快门。闪光灯吓到他们，符合库帕的传说情节。能不能这样推测?

果真如此，那就有些遗憾了。

发光的石头不能当成对抗铁国的武器。

为什么?

因为那只是一台相机。

「好，抱着我，出发吧。」多姆老弟一派轻松，完全不懂我内心的不安。

「居然相信我不会欺负你啊。」

「你是骗我的吗？」

「不，我是很安全的普通人。只是很佩服你愿意相信我。」

「我是从老鼠那里学来的。」多姆老弟应道。「停止怀疑，相信别人，也是一个选择。」

该往哪个方向前进?

多姆老弟在我怀里抽动小巧的鼻子，像是在斟酌风向，然后举手（或者该说举前脚？）指示「大概是那边」。我决定遵从他的决定。

广大的荒野绵延，我对徒步前行有些不安。粮食够吗？会不会在旅途中饿昏？走十公尺左右，便找到我的背包。

多姆老弟注意到背包，「哦，刚才也看过这个袋子，不晓得是什么东西，而且好大。」

「这是我的行李。」我提起背包，里面装着携带用食品和瓶装水。开过的宝特瓶空了，另外还有两瓶。虽然物资不丰富，但我安心许多，有种得救的感觉。

别说是标帜，在连道路都没有的茫漠土地上前进，实在教人害怕。会不会永远走不到尽头？自己会不会在哪里倒下？

不过，走一段路后，这种恐惧就消失无踪。最近妻子外遇引发的一连串事情，或许导致我视野变得狭隘、局促。比起恐惧，能去到任何地方的解放感，更让我觉得舒适。甚至较搭船出海，享受钓鱼心情舒畅。走在没有道路的荒野上，也是愉快的经验。

走了约一小时左右，我们便发现可疑的痕迹。

疑似马和人类脚印的痕迹排成好几列，延伸到遥远的前方。

看得出是源自我们走来的方向，再往右方前进。

「多姆老弟，铁国士兵可能经过这里。」

「对，没错，这是他们留下的痕迹。」

我直盯着脚印，顿时受到鼓舞。或许追得上的期待，还有我或许派得上用场的雀跃，同时涌上心头。我幻想着大展身手：心情十分亢奋，踏出的脚步也变得强劲了些。

风从左边抚过我的侧脸。这风究竟是从哪里吹来的?

后来，我在路途中完全放空，默默专注于行走。

蓦地，我萌生一个小小的疑惑。这小小的疑惑幼苗一下就冒出子叶。稍早之前，多姆老弟提及「国家大小」，我颇为在意。我记得，溜进国王冠人家地下室的老鼠证实，独眼兵长曾说「铁国比这个国家大太多」。

「如果那是真的，不，这刚才也讨论过……」我又想旧话重提，「战争怎么会拖了八年之久？」

多姆老弟随着我的步伐上下震动。「喏，那是铁国独眼兵长的片面之词，大概是为了威胁他们而撒的谎吧。」他提出和刚才一样的解释。

「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我问。

「咦？」

「要是你们国家真的像独眼兵长所说，是比铁国小许多的国家呢？」我并非想使坏为难对方。只是以我最近的心境，实在无法不去想：「我们是不是该怀疑一下信以为真，甚至完全没想过要怀疑的事情？」我惦记着遭深信不疑的妻子背叛的事实。

我们夫妻之间没有问题。

然而，那是我这么以为而已。

更进一步来说，过去的人生中，我一直相信人类与猫无法交谈。

这些都是已崩解的事实。

其实，我们夫妻之间有问题，我和猫也能交谈。

多姆老弟歪着脑袋，开口：「假设我们的国家很小，又会怎样？战争为何会持续八年之久？」

「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对于信以为真的事，也有必要怀疑一下。」

我把深信家庭圆满、毫不怀疑的自己重叠上去。

不是「妻子怎么会外遇」，而是该从「我们夫妻是不是根本没顺利过」思索。

「怀疑什么？」

「好比库帕。」

「怎么讲？」

「真的有库帕吗？」

多姆老弟没立刻回答。他目不转睛地仰望着我，也像在沉思。「你觉得没有吗？这么一提，独眼兵长也说没有库帕。」

「你们国家的人民都相信有库帕，而且派出库帕士兵，这些事实我并不怀疑。」

「那你怀疑的是哪一点？」

「依我的常识，很难相信有库帕这种树。或许实际上根本没有库帕，你们的国家却要人民相信。」

「谁？谁要人民相信？」

我一时想不到答案。一定是我老婆！我真想这样回答。万恶的根源就是她！

不过，多姆老弟的下一个问题，给了我更进一步的提示。长相可爱的他困惑道：

「如果没有库帕，库帕的士兵是去哪里、做什么？」

我不知不觉放慢行走的速度。

这是理所当然的疑问。

同时也是一针见血的指谪。

倘使没有库帕，那么，库帕士兵的制度究竟是什么？

「总不会是离开城里，从此消失吧？」多姆老弟质疑。「还是你要说，他们全变透明？」

我也想起变成透明的库帕士兵传说。我不认为人类会变成透明，当然，这是超出我常识范围的未知国家、未知人民的事情，不好断定人类绝不可能变成透明，不过我还是难以接受。

「库帕士兵究竟是前往何处？」我不禁脱口而出。「会不会是借着打倒库帕的名目，被带去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别的地方是哪里？

我也不清楚。

说起来，我是多姆老弟国家的局外人，只是听到他描述清况，准备参一脚而已。

「我是半途加入的嘛。」我语带自嘲及内疚。

「什么意思？」多姆扬声问。

「我是个半途加入、凑热闹的人。」

我绝不会了解多姆老弟和他国家的人民是什么状况、有多苦恼。因为我不可能了解真实。

我偶尔会拿背包里的粮食吃。味道就像紧急口粮，没什么滋味，不过现在不折不扣就是特殊旅途中的紧急状况，所以我也不期待能享受美食。

途中睡了两次。不知为何，太阳一直没有落下，即使感觉「应该要天黑了才对」，却依然是白天。是因太阳仍逐渐西斜，所以体感时间与实际时间搭不起来吗？手表坏了，无法掌握时间。我抢在身体感到疲倦前在荒野躺下休息几次。装在胸口的多姆老弟睡相非常安详，连我也情不自禁被带进他舒适的梦乡。不过，我也忍不住想抱怨：居然睡得这么香，我可是为了你特地行军。

荒地上没有装备也没有被子，对于用背包代替枕头入睡，我并无多大的抗拒感。或许是气温适中，晚风拂过肌肤十分舒服，感觉像浸泡在风与月光混合而成的温水中。从仙台出发的时候，季节即将入夏，现在这个地点不一定也是如此。不过气候确实十分宜人。而且在广大的、看不见尽头的土地正中央（不管躺在哪里，自己仿佛都位于正中央）自由伸展身体，也非常快意。

我躺在地上享受泥土的触感，把脸凑近地面，凝目细看有没有生物，可惜连虫子也不见一只。有几棵草，我拔起一棵，心想根部或许会有小虫，但肉眼看不出来。也有长着花瓣的植物，或许是借由我不认识的小飞虫传播花粉。

醒来后我们便出发，追踪延伸到前方的脚印。我也担心过，万一下雨脚印可能会消失，却根本没看见半朵乌云。

多姆老弟的国家究竟是怎样的地方?

我能做什么？还有，万一被卷入危险，我将会如何?

若说没有豁出去的心态是骗人的。我原本就是因发现妻子外遇，自暴自弃，冲动跳上小船出海，所以也可算是那件事的延续。

气候宜人，随时都能休息，脚步还是渐渐变得沉重。疲劳积累在大腿，尤其右脚跟的水泡破掉，磨擦的疼痛实在难耐。我停下来，脱掉鞋子，确认磨掉的皮，却无计可施。最近我都关在房间跟电脑大眼瞪小眼，为上市企业的股价变动忽喜忽忧，这久违的徒步旅行，不免对身体造成负担。

「如果有OK绷就好了。」我喃喃道，多姆老弟好像连那是啥都不知道。

为了减少疼痛，我改变走路方式，拐着右脚前进。这下换左腰哀叫起来。

「对了，你怎么想？」走着走着，又休息两次后，多姆老弟问我。

「怎么想？指的是……」

「老鼠的事。」不晓得是不是有点难为情，多姆老弟别开视线。

「老鼠的事？」

「『中心的老鼠』找我们谈判。」

「这么说来，我都忘了这件事。老鼠的新提案是什么？」语毕，我忽然想起。「啊，他要献上老鼠。」

多姆老弟点点头。「他们表示要定期给我们几只老鼠。不过，我们看到老鼠，还没意识到就会忍不住扑上去，这样的约定毫无意义。」

「反倒有点强人所难呢，『请你们务必收下老鼠』。」我说着，也觉得真是残忍。被选来献祭的老鼠岂不是太凄惨？而且，这样老鼠就能幸福吗？「不，这不是在追求所有老鼠的福祉。」

「所有老鼠的福祉？」

「因为献给猫的老鼠，最后还是会被杀掉。」找补充道。

「唔，是啊。简而言之，猫与老鼠的战争是个无解的问题，是永远不会结束的战争。」

「猫跟老鼠的力量一开始差距就太大，或许根本不能称为战争。」我没特别的用意，语毕却不禁「啊」地叫出声，记起耿耿于怀的地方。真的是很小的地方，连小刺都算不上。

「怎么？」

「我在思索你们国家的状况。」

「你还无法相信我的话吗？」

连你也会计较我相不相信呀？我忍不住苦笑。妻子常把「相信我」和「你不相信我吗？」挂在嘴边。「不是的，只是有些介意。喏，根据你们的长老顽爷的话，以前你们不是也跟铁国发生过战争吗？」

多姆老弟点点头。「对，那是很久很久以前，顽爷出生以前的事。顽爷出生以前是多久以前，我根本无法想像。总之很久以前，我们的国家战败，铁国的士兵来了。」

「然后，你们国家的人民陆续遭到传唤，被逼着说出同伙的名字吧？先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进行支配。」

「顽爷是这么说的。我认为是可信的，因为这次战败，铁国的士兵也打算故技重施。」多姆老弟接着道。「号豪遭到囚禁，被迫招出医医雄和弦的名字。」

「我介意的是更大的问题。」

「更大的问题？」

「你们在过去的战争中输给铁国吧？」

「对，人类是这么说的。」

「既然已分出胜负，怎么又发生战争？」

听到我的话，多姆老弟一愣。他还是老样子，在我的胸口、肮脏的夹克口袋附近缩成一团，但很快钻出来，搂住我的脖子问：「什么意思？」

耳畔响起猫的话声，我又禁不住想：真的吗？真的有这种猫吗？我在跟猫交谈吗？会不会是我擅自把单纯的喵喵声解释成人话？或许是过于孤独，耳朵和大脑的功能出问题。

话虽如此，我也只能回答猫：「既然已透过战争打出结果，就没必要再开战吧？」

「该不会是后来恢复原状？」

「恢复原状？你是指，恢复战争前的状态吗？」当然，这不无可能。比方，我住的国家也是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落败，受美国支配的日本现今已完全变成一个主权国家。多姆老弟的国家可能在很久以前败给铁国，受到支配，之后变成对等的立场，又发生战争，是这么回事吗？「可是，怎会一再发生战争？」

「因为……」多姆老弟说到一半，突然伸出头，身体几乎探出夹克外。然后，他微微侧着脸，鼻子抽动，高高竖起尾巴，想利用天线探查状况。

「怎么？」我问，他并未回答。

察觉他的异状，我跟着望过去。

「哦，有岩山。」

荒野中有呈碗状隆起的岩山。或许是距离遥远，无法确切掌握实际大小。稍微张望，四处可见类似的岩山，看起来像是平坦辽阔的土地，其实是凹凹凸凸的。

「我来的时候也注意到，很像人类的乳房或屁股。」多姆老弟应道。

「确实满像的。」

「在你住的地方，男人也喜欢女人的乳房或屁股吗？」

我耸耸肩，「这一点应该是共通的，虽然我最近连老婆的裸体都没看过。」

「这样啊。」多姆老弟仰望着我，淡淡建议：「那你不妨趁现在仔细瞧瞧那座岩山。」

居然叫我看岩山代替女人的裸体？「那座岩山很特殊吗？」

「在那座岩山前面，再过去一点的地方。」多姆老弟指示，我又移动目光。

岩山右侧更前面的地方，看得到宛如一团豆粒聚集的颜色。大概是人类聚在一起的影子吧，但看不出人数。

「对。」多姆老弟说明。「那就是铁国的士兵，还有马。」

我凝目观察，打扮陌生的人们旁边有许多马。大部分的马都站着休息，也有些弯起脚，身体伏在地面。或许距离没想像中的远，算算确实有五十人左右。

「再过去一点就是我们的国家。好厉害，我们居然顺利到达。」多姆老弟的话声一下子变大。「比来的时候快好几倍，多亏有你。」

铁国士兵聚成的人墙另一头，有座像是防波堤的墙壁。真如多姆老弟所言，那就是围绕国家的圆形城墙。

「该怎么做？」

「现在跟你一起靠近或许很危险。」

「咦，你不是要我帮忙的吗？」

「不，我刚才想到一点。」

「什么？」

「铁国的独眼兵长跟他的手下，不是在我们的城里吗？」

「嗯，但我也只是听你说过而已。」

「假如你此刻走出去，那边的铁国士兵一定会备感威胁吧。」

「备感威胁？我威胁到他们？」

「嗯，光是靠近，就足以吓坏他们。」

我了解多姆老弟话中的意思，但简直是活生生和平范本的我能有那么大的能耐吗?

「一旦城里的独眼兵长及铁国的士兵发现这件事，你觉得他们会有何反应？」

「咦?」

「倘使你是铁国的独眼兵长，会如何应变？」

「就算问我……」我不禁想像，换成我是铁国的士兵或独眼兵长，会采取什么行动?

「不会想对我们国家的人行使暴力吗？」

我一时无法会意。「你能讲得更简单明了些吗？」

「假设城外的铁国士兵遭到攻击，他们应该会认为是敌人干的。为了对抗，他们或许会攻击就在身旁的敌人。」

「不，还是很难懂。」或许是我的理解力有问题，我觉得颇惭愧。「简而言之，就是城外的同伴遭到攻击，城里的独眼兵长他们可能会自暴自弃，攻击城里的人，是吗？」

「没错。就算没自暴自弃，也可能为了谈判这么做。」

「意思是，城里的人会变成人质吗？原来如此，的确有可能。」如果知道自己的同伴遭到攻击，确实可能抓住附近的敌人当人质，威胁道：「喂，不给我住手，小心这家伙没命！」

「人质？什么是人质？」

多姆老弟问，所以我简单说明，就是为了谈判，拿对方重视的人当盾牌。

「哦，没错，要是他采取那种人质战术就糟了。」

「那到底该怎么办？」惶惶不安站在原地，没多久就会被发现。

「你留在这里。」

「我留在这里？那你呢？」

「我去城内探探情况，确认铁国士兵的动向。要是他们没发现外面的动静，或城里的人确定安全，你就行动吧。」

「行动？」

「赶走他们就行。」

赶走他们就行——瞧他说得那么简单，但我仍应声「好」，完全就是骑虎难下。「可是，我要怎么判断何时该行动？你会回来告诉我吗？三不五时就回来吗？」

那应该很浪费时间，也称不上是有效率的做法。

「你躲在那边的岩山后面，士兵应该不会发现。」多姆老弟望向前方圆形的山。

「躲在那里？藏得住吗？」我担心地问。他交互看看山和我，回答：「静静待着别动就不会被发现吧。」然后，他跳下我的身体，完美地在空中翻滚后着陆，吩咐：「时机一到，我会给你信号。」

「信号？什么信号？」

多姆老弟说明刚刚想到的打信号方式，轻快地跑掉。

我跑过荒野。移动双脚的瞬间，我心想：「咦，真新鲜。」这也难怪，因为我出城的时候是骑马，回程的时候一个古怪的人类抱着我，好久没用自己的脚走路。靠自己还是较有安心感。

脚底的肉球触感有些异于城里。这边的地面石子很多，有点痛。

途中，我停步回头，嗅嗅风的气味。那古怪的人类不见踪影，想必是照着我的指示，躲到岩山后方吧。他应该会在那里等我打信号。

继续前进，来到铁国士兵集合的地点，意外地并不远。

头戴皮帽，身穿皮衣的他们各自休息着。再走一会儿就到我们居住的城市，或许是在抵达目的地前的小憩。有人把比身体更大的皮布铺在地上躺着，也有人坐着闭目养神。不同于独眼兵长那群人，他们脸上并没有涂颜色。

他们是怎么跟城里的士兵联络的?

除了人类，还有那种动物——马。有的马静静待着，有的则趴在地面休息。或许是察觉我接近，他们微微睁开眼皮，但没流露出更多的兴趣。

一群男人坐起来喝东西，我就要穿过屈身坐下的三人旁边。

「有猫。」其中一人发现我。

「从哪来的？」理所当然，其他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是追着老鼠过来的吗？」另一人推测。

「或许是混进马的行李跑来的。」第一个发现我的男人说。我想告诉他答案已很接近，原本我就是混在马的行李中离开城市。「去程是骑马！」我回答。

「要不要捉来吃？」男人冒出可怕的提议，我停下脚步，尾巴的毛差点没倒竖。万一尾巴打算应战，我也只能奉陪。总不能让尾巴独立作战。

然而，那似乎是玩笑话。那边的士兵反对：「接下来可能要开始作战，我不想消耗多余的体力。猫很难抓的。」

「欸，」一个人对其他两人说：「那个国家究竟是何种状况？原本不是都丢着不管？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国家。我们完全没得到说明，就被派过来，至今仍一头雾水。」

「我也不清楚，只在出发前天晚上接到『你们要去那个国家』的通知。说起来，我甚至不晓得有这样一个国家。」

「真的假的？」另一个士兵笑道。「你也读点书吧。」

「这一任的国王企图心很强哪。」

「国王都是如此。」

「有一支军队先去那个国家了吧？」

「不是应该由他们迅速镇压，两三下解决吗？」

「就是不顺利，才会派我们来。」

「没想到先遣队会碰上那种事。」

「到底碰上何种遭遇？折损多少兵力？」

「逃回来的士兵怎么讲？」

「听说情绪太激动，问不出所以然。总之，马的脚印确实是通向那一国。只要追上去，应该就能抓到他们。」

他们的对话有许多地方无法理解。「有一支先派去那个国家的军队」是指谁?独眼兵长他们吗?还有「碰上那种事」是哪种事?

是有个铁国士兵遇害的事吗?

「不是那一国的人干的吗?」

「还不清楚详情。」

「那种国家，丢着别管不就好了?根本不值得我们这样大费周章。」

「之前的战争打赢后，那个国家也几乎没半点用处。硬要说……」

「你是指挖矿吗?」

「那种矿石还需要吗?」

我听得愈来愈糊涂。他们口中的「那一国」应该就是我们居住的国家，但矿石指的是什么?

「不过，那座城墙有点棘手。」把饮料袋摆到旁边的男子指着前方。那是围绕着我们城市的墙壁。

「虽然是个小国，城墙倒是挺坚固的。」

「墙上好像抹有毒药，所以不能爬上去。要是被刺到可不妙。

「那要从哪里进去?」

「城市的北边有门，用蛮力突破就行。其实，我们也带着破城门的道具。前顶是尖的，钻进去一撬，门闩立刻碎裂。」

男子语气太轻松，我禁不住一个哆嗦。

我们国家的人类拼命做出来的城墙和城门，居然那么不堪一击吗?

总觉得最后一丝希望也断绝，我茫然失措。

刚才男人说「小国」，是在形容我们的国家吗？铁国有我们国家的五十倍大，这是真的吗？疑问接连浮现脑海。

「喂，猫在看我们。」另一个男人可能是觉得我的视线毛毛的，不太高兴。

「走开。小心把你吃掉！」

士兵挥挥手赶我。虽然我想再待一阵子，还是决定离开。万一被吃掉，就得不偿失。

我踩着凹凸不平的地面，步向前方的城墙。脚底的肉垫逐渐习惯荒野地形的起伏。

我轻巧地前进，接近城墙。这是我们城市的外墙，总算走到了。城墙从外侧看上去森严无比，覆盖着许许多多尖刺，感觉很诡异，难以靠近。

由于是许多石头堆砌而成的墙，且相当厚实，别说人类，就算牛或马来撞，应该也纹风不动。以防御用的城墙来评断，盖得相当好。

我走到出入口的城门。木头做成的大门紧闭。弦打开挂在内侧的门闩时，马儿趁隙溜走，仿佛是好久以前的事。那到底是发生在几天前？

只要穿过这里，就是我熟悉的城市——我喘口气，不，我原想喘口气，却大为错愕。

我没办法进去。

我靠到门上，伸出爪子，抓了几下。虽能削下一点木屑，可是距离挖洞太遥远。

刚才的铁国士兵说，他们有工具能轻易打破这道门，居然有那么厉害的东西。那会是怎样的工具？靠我的爪子是不是也有办法？我暗自期待，但不管怎么拨弄，门都不动如山。

继续磨蹭下去，铁国大军很快便会抵达。想到这里，我就坐立难安。

「喂！」我放声喊道。我担心的不是人类，而是猫。万一铁国的士兵到来，这个国家不仅是人类，连动物都会遭殃。「喂，敌人要来了！」

谁都可以，附近没有猫吗？我朝城墙另一头大叫，设法传送警讯。

然后，我左晃晃、右踱踱，漫无目的地来来回回。

尾巴用力拍打着地面。尾巴比我焦急吗？

我看看背后的荒野，又在城墙附近徘徊。

不知士兵何时会来，得快想想办法。

是不是索性心一横，别管尖刺，直接爬上墙壁？这个想法逐渐占据我的脑袋。

现下已无暇顾及毒刺。

我得尽快回到城里，通知猫群有危险逼近，警告他们：「快点躲起来！」

我回到城门前，奋力刮木门一阵，但爪子都磨平了，疼痛不已，却一点也没有要挖出洞的迹象。

爬墙吧。

我下定决心。

为了冲刺，我拉开距离以便助跑。我退后一步，再一步。

踏紧地面，压低姿势，准备冲出去。

好，要冲了。就算刺得遍体鳞伤，也要翻越城墙，进入城里。

会很痛吗？

不过就算中毒，也要一段时间才会发作。

只要翻过城墙，就能跟第一只见到的猫说明一切。

心跳加速，我微微挪动四肢。默念「好」的同时，我抬头注视前方，往地面一蹬。

朝石头堆成的城墙笔直冲刺。墙壁逼近，体内的恐惧逐渐膨胀，但我要自己忽略，全心全意冲刺。

一跃而起，顺势往上跑——我原本这么打算。

不料，墙下的地面哗啦啦地崩塌，开出一个洞。

怎么回事？我眨着眼睛，连忙踩稳四肢，试着紧急煞车。泥土崩落，烟尘弥漫，包围着我。隆隆声响不绝于耳，我浑身紧绷，仍止不住坠势，差点一头撞上墙壁。总算停住时，鼻头前方就是尖刺。

我吁口气，恰恰吹上尖刺。

接着，我走到崩陷的洞穴旁。

城墙另一端爬出一颗沾满沙子的猫头。

「加洛！」我惊讶地叫道。

「嗨，多姆。」加洛抖抖身体，甩掉毛上的泥土说：「我正在想你呢。」

钻过加洛挖的洞穴，经过墙底下，我成功进入城市。

「我离开城市后过了几天？」我舔过全身、理好毛后，问道。

加洛回答：「我想想，三天吧。」

「三天？才三天？」

「什么意思？喂，三天很久耶。我以为你再也不回来，担心得要命。」

我们前往广场，从圆道经过圆道，朝内侧走去。

「可是，真的多亏你帮忙，我正烦恼该怎么翻墙过去。实在没办法，我准备直接翻墙。」

「直接翻墙？你会刺的伤痕累累，然后被毒死。」

「那样也无所谓。」

听到我的话，加洛睁圆双眼：「喂喂喂，多姆，你还好吧？」

「不过，你在那时候出现，真是救了我一命。」

「是不是？感谢我吧！」加洛说着，脚步却有些匆促。「多姆，听到你骑的马穿过城门，离开城市，我吓坏了。」

「你专程去城墙那边查看吗？」

「是啊。我心想，或许有一天你会回来，为了让你到时有捷径进城，便帮你在墙下挖个洞。挖了我整整两天。」

「真的吗？」我不是怀疑，而是很感激加洛的行动。「没想到你这么帮我。」

「记得感谢我啊。」加洛又说。「然后，我刚才听到你喊『喂』。」

「我叫得很拼命嘛。」

「我钻过洞穴，探头一看，还真的就是你。」

「你帮了我大忙。」

「不会啦，反正我很闲。」不知是不是在掩饰害躁，加洛理起毛。「记得感谢我啊。」

「可是，加洛，去到城墙那边很累吧？」光从广场走到城墙，就是相当远的一段距离。说完，我赫然一惊。「现在要回去广场，也是件大工程。」

「多姆，怎么？你在急什么？」

「其实……」我说明原委，「其实有更多更多的铁国士兵，很快就要过来。」

「咦，更多的铁国士兵？」

「他们已到城墙外，随时都会闯进来。从刚才的城墙那边，应该也看得见。」

「喂喂喂，真的假的？」加洛回望刚刚钻出城外的地面。

「有约五十名的士兵，还有马。」

加洛瞬间沉默。一会儿后，他开口：「终于要正式接管吗？」

「人数很多，我觉得真的实在不妙。」

「这里的人类真可怜。」

「很可怜啊。所以，我才这么急。」

「没必要慌成那样吧？这完全是人类的问题。」

「不是的。」

「不是？」

「不只是人类，他们也想危害动物。」

「怎么会？」

「我听到他们的谈话。」

「真的假的？」

「真的。」

「这下糟了！」加洛大叫。

我边附和，边苦笑。原本当成与自己无关的事，悠哉旁观，一旦知道自己会受波及，就大叫「这下糟了」，实在太单纯，太容易明了。

「快回去找库洛洛商量吧。」加洛突然着急起来。

「不过，就算回去，也没办法通知人类。」

「只要拼命倾诉，他们应该会懂吧？」加洛说，但我觉得他这话并没有多认真。「好了，快回去吧。」

「即使现在赶路……」不管用走还是用跑的，到达广场时，日头都已下山。

「不必担心。瞧，那边不是有铁国士兵吗？」加洛把脚伸向城墙附近的小屋。

只见铁国士兵骑马从城墙那边过来。

「他们好像会轮班到城墙外。」

「轮班？」

「对。大概是要调查城墙外的情况，应该也是想确认同伴是否顺利抵达。他们骑马来来去去，所以，你消失之后，我偷偷跳上马屁股的行李袋到这里。」

「原来如此？」

「喏，多姆，恰恰出现。」铁国士兵骑马经过我们旁边。

「咦？」

「喂，多姆，走啦！不要落后。」加洛催促着，快步前行。

等一下——我连忙跟上，狼狈地心想，那么容易就能跳上去吗？加洛不理会我，迅速往前，我紧紧尾随。加洛爬上地面隆起处，一跃而起。我不假思索地模仿，勉强上了马。

我们擅自搭便车，马当然吓一跳，身体抖动几下，但士兵似乎没发现。或许他以为马是因为地面的凹凸而弹跳。

行李袋没办法装下我和加洛两只猫，我们只好各别抓住行李袋上的绳子。

马载着我们，轻盈地往广场前进。我看到骑马士兵的背，虽然瞧不见表情，但他拼命策马奔驰。是发现同伴已来到墙外吗？他的背影散发出「得快点向独眼兵长报告」的使命感。

「可是啊，多姆。」加洛忽然出声。

「嗯？」马上摇晃得很厉害。

「如果他们是在等同伴来，不觉得没必要放上门闩吗？」

「咦？」听到加洛的话，我蓦地想起，铁国士兵进占的第一天，加洛也提出相同的疑问。

「就城门啊。铁国士兵到这里后，一直锁着城门不是吗？为什么？」

「没想到你也会介意这种小事情。」

马一眨眼就穿过好几条圆道，比想像中更快抵达广场。马在广场附近放慢速度的时候，我们数着「一、二、三」跳下。

仔细想想，「远方来的老鼠」也是这样进到这座城市的吧。而城里的人类误以为是透明士兵来拯救他们。

「这马真是厉害。」加洛一脸佩服。

「咦，出什么事？」我疑惑道。

广场聚集一大群人。就像铁国士兵进城当天那样，城里的人类大半都来到这里。

「哦，我也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加洛东张西望。

我们穿过群众的脚边，观望广场的情况。

此时，有个影子从我们背后小跑步靠近。「多姆，你回来了。」影子说。是库洛洛。「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

听到这话，我才发现「这样啊，我也可能永远见不到加洛和库洛洛」，不禁庆幸能够平安返回。

「我总算设法回来了。」

「也是托我的福啦。」加洛插嘴，但我没异议。「没错。」

「怎么样？外头有什么吗？」库洛洛问。看见库洛洛离开顽爷家在外头晃荡，我觉得非常稀奇。

「有什么是指什么？」

「有没有发光的石头？为了得到发光的石头，弦不是想骑马出城吗？」

「啊，对了！」我这才想起自己骑上马的经纬。

「看来你完全忘记这件事。」

「我忘得一干二净。」我老实承认。「没有，」我摇摇头，「没找到发光的石头。或者说，我连自己去了哪里都不清楚。」

虽然没找到石头，但我发现奇妙的人类——我原想补上这句，却又住口。解释起来太麻烦，而且目前那不是最紧急的。

「然后，库洛洛，其实大事不妙，敌人马上就要过来。」

「敌人？」库洛洛讶异地问。「敌人不是早就来了吗？」

「不是的，还有更多的士兵等在北侧的墙外，不久便会进城。」

「要展开更正式的支配，是吗？」

「库洛洛，先不管那些，大家怎么都聚在广场，不是禁止外出？现在是反过来，禁止待在家里吗？」加洛望着广场，疑惑地抽动鼻孔。

「不，不是的。好像要举行决斗。」

「决斗？」加洛怪叫着，望向我。他的眼神满是好奇。不，比起决斗，等在墙外的铁国第二批军队不是更重要吗？虽然这么想，我也忍不住好奇：「决斗？」

「多姆，你骑马出去后，丸壶、菜吕那些男人站了起来。」库洛洛说明。

「站起来？」应该不是指从椅子上站起来吧。

「他们拿起可充当武器的东西，冲到冠人家。不，不只是男人，女人也是。」

「库洛洛，你看到啦？」

「丸壶他们发出吼叫般的呐喊，总之是激动万分地跑过屋前，我不禁产生兴趣。追上去一看，他们聚在冠人家前。喏，多姆和加洛都不在，只能亲自去瞧瞧，我就出门了。」

「搞什么，平常都推给我们喔？」

「是啊。不过，那时只剩下我，不得不自个儿跑一趟。」

「顽爷赞同丸壶他们的行动吗？」

「顽爷说：『我了解他们的心情，但未免太有勇无谋。』」

「嗯，是啊。没错，实在乱来。」加洛听得目瞪口呆。「武器只有牛刀、小刀之类吧？哪可能打得赢？」

确实，若是碰上铁国的枪，一眨眼就会被打得落花流水。别提受伤，应该会死一堆人。

「丸壶真有胆。」我一脸佩服，库洛洛应道：「不是有胆，他想必非常不安。」

「不安？」

「有胆识的人会再观望一阵子。大概是号豪和医医雄都不在，丸壶内心很不安。他不安得受不了，便想付诸行动。人类大闹时，是需要恐惧的。」

「这是顽爷说的吗？」

「不，这是我的看法。」

「然后呢？独眼兵长他们有何反应？」

「状况相当紧迫。独眼兵长和士兵们拿着枪，走出冠人家，与丸壶他们对峙。」

「即使看到枪，丸壶他们也没退缩吧？」

「因为他们既兴奋又害怕，总之情绪高亢。」

「铁国的士兵有没有开枪？」

我在脑中想像，镇压骚动的过程是不是已有人牺牲？

「独眼兵长说很多话安抚丸壶他们，可是场面乱成一团，平息不下来。于是，冒出『砰』一声枪响。」

「果然。」

「是朝天空射击，应该算警告吧。众人瞬间安静，此时，独眼兵长大喊。」

来决斗吧！

「决斗？什么跟什么？」

「独眼兵长说：『我们来进行一场决斗，如果你们的代表获胜，就答应你们的要求。』」

「哎呀，」加洛轻笑，「实在难以置信。我不认为铁国的人会遵守诺言，那只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说吧。」

「我也有同感。」前来接管的敌人，不可能只因一次决斗落败，就收兵撤军。况且，「你们的要求」指的是什么？愿意让步多少？未免太笼统。

「是啊。」库洛洛附和。「约莫是要平息骚动，才随口承诺。事实上，丸壶他们也稍微安静了一点。」

「真的假的？」加洛愉快地笑着。「头脑会不会太简单？」

「我也这么想。」库洛洛换副语气，「不过，后来听到顽爷的话，我恍然大悟。」

「顽爷说什么？」

「只要有一丝可能，人就会想赌一把。难道不是吗？听到『在决斗中获胜，或许能得救』，人便会暗忖『那就等到结果出炉吧』，然后踌躇再三，不敢贸然行动。独眼兵长很聪明，丸壶他们立刻安静下来。现在，台上即将举行决斗。」库洛洛解释。

「谁跟谁决斗？」我问。

此时，周围人类的喧哗声停止。

我望向台上。

不知不觉间，独眼兵长已上台，身后站着约十名士兵。他们应该累积不少疲劳，不晓得是不是干燥龟裂，涂在脸上的颜色似乎随时都会剥落。

人类又吵闹起来，声浪震动着我的毛。窸窸窣窣，真的要决斗吗？吱吱喳喳，号豪怎么啦？唧唧咕咕，视决斗的结果，我们可能得救吗？

窸窸窣窣，不管怎样，结果都会很惨吧，医医雄在哪里？他还没回来吗？吱吱喳喳，到底该怎么办？

独眼兵长扯开嗓门。

在场的人类同时沉默。

现在开始决斗。这个国家的代表与铁国士兵的代表将在台上面对面，轮流对彼此开枪——独眼兵长说明。

枪上有个叫板机的部分，只要扣下，就会射出子弹。双方轮流扣一次板机，其中一方手按在地面，另一方即获胜——独眼兵长继续道。

「倒下去就输了。反过来想，即使被击中，只要能撑住不倒下，就不算输。」独眼兵长的语气像在开玩笑。「简而言之，即使脑袋被轰掉，站着就不算输。」

「哪有人死掉还能站？」加洛质疑。

「没有吧，那只是玩笑话。」库洛洛说明，但现场没有一个人笑。

「有问题吗？」独眼兵长的话声响彻四周。

一开始没人出声。明明应该埋怨「不要擅自搞什么决斗」，却没任何人抗议。

「为何大家要听从独眼兵长的话？」加洛困惑地问。「他们应该要生气，叫他别擅自决定。」

「是脑袋混乱了吗？」

「这也是原因之一。不过，比起脑袋混乱，他们更期待在决斗中得胜，换取获救的机会。」

「人类实在太乐观。」我有感而发。

「以为很乐观，却又悲观得要命。难道不能中间一点？」加洛叹道。

「为什么是弦！」某处传来丸壶的叫声。「为什么决斗的人是弦！」

我望向库洛洛，「是弦吗？」

「没错，是独眼兵长决定的。这场决斗，是弦与酸人对决。」

「咦，铁国的代表是酸人？」加洛吓一跳。「那家伙真的变成铁国的人？」

「独眼兵长很狡猾，很聪明。」库洛洛解释。「站在铁国的立场，这比派他们的同伴出场决斗保险。」

我不禁暗忖，或许独眼兵长想观赏同一国的人类彼此厮杀的余兴节目。想看别国的同胞互相残杀，借此取乐。

「没人会想让自己的同胞涉险吧。」库洛洛说。

「就是啊，讨厌的事最好交给外人。」加洛点点头。

库洛洛和加洛的对话莫名触动我的心，就像留下一道爪痕。讨厌的事交给外人去做确实比较好，这么一想，我脑中的臆测逐渐成形，似乎将带来重要的启示，然而征兆一下就消失。

接在丸壶之后，周围的人也发出抗议，不同意弦当他们的代表。

「我来当代表！」丸壶叫道，但独眼兵长不知是没听见，还是假装没听见，毫不理会。

我忍不住环顾人群，寻找弦的家人。不知弦的妻儿现在是什么心情?

「由他当代表哪里有问题吗？」独眼兵长明确地回应。「这个年轻人不是很适合担任你们国家的代表吗？」

加洛看着我纳闷道：「弦适合当代表？我倒不觉得。弦是个好家伙，但他一点都不强。」

「以不堪一击的意义来说，或许很适合。」我回答。独眼兵长可能是在讽刺这个于战争中落败，只能任人割宰的国家。

我歪着头张望。云拉成薄薄一条带子，但天空洁净平稳。

「好小哪。」我说。

「小？什么东西小？」

「我们呀。瞧，不管人类是不是要决斗、是不是要开战，对天空都没半点影响。」

「那当然。」

我仰望一会儿，天空仿佛悠哉地呼吸，呵开云朵。看着看着，我的身体似乎也染上那种蓝白色。

人群一阵紧张，我立刻察觉。气氛紧绷，仿佛有只巨大的手握住整座广场。

弦走上高台。

酸人也在那里。

两人拉开距离站着，各持短枪。他们战战兢兢地地紧握陌生的武器。此刻，这座城的人类命运可说全托付在弦的身上，但他的模样实在是太靠不住。

没人对弦说话。交给你、拜托了、加油——没冒出半句，每个人都屏气凝神。

然而，群众里有人提到「透明士兵」。「透明士兵呢？」「透明士兵何时才会出现？」「透明士兵不来救弦吗？」

加洛凑近，低问：「喂喂喂，怎么大伙都在讲透明士兵的事？」

「城里的人类都在讨论透明士兵到来的传闻吧。」

我望向台上的酸人。他似乎很不愉快，也像是不安。嘴角微扬，看不出是在笑，还是满心苦涩。

「库洛洛，这果然只是一场游戏。」我不禁加重语气。「即使弦得胜，敌人也不可能说『甘拜下风，那我们走了，再见』，拍拍屁股离去。」

「唉，是啊。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游戏吧。」

我忽然浮现一个念头，提议「趁现在去找号豪他们怎么样？」

「号豪他们？」加洛反问。

「为了这场决斗，铁国的士兵几乎都聚集在广场吧？现在冠人家那边一定没几个人守卫，或许可打开秘密房间的入口，进去里面。」

「哦，有道理。」库洛洛点点头。

我瞥见站在台上的弦，显然他十分不安与严肃。交互望着冠人家的方向和台上，决斗的结果也令我挂心。

可能是注意到我这副模样，库洛洛说：「啊，多姆，弦没事的。」

由于库洛洛很擅长预测天气，语气就像在宣告明天会放晴。我有些吃惊：「没事？弦会没事吗？」

「没错，其实稍早前，我看到酸人在跟弦商量。」

「商量？商量什么？」加洛问。

「酸人在跟弦商量？」

「就在刚才，我想铁国的士兵也没发现吧。他们在冠人家后面交头接耳，我偷听到一些。」

「他们在商量什么？」

「好像是要作弊。」

听到库洛洛的话，我心中涌现不祥的预感：「作弊？」

「说是决斗，也就是对方倒下，站着的一方胜利吧？独眼兵长不是那样说明吗？既然如此，弦开枪后，酸人假装倒在台上，决斗便宣告结束。就是这么回事。」

「喂喂喂，真的行吗？」加洛扫兴地说。

「怎么不行？这并未违反决斗规则。」

「酸人要故意输给弦吗？」我确认道。

「没错。」

「那样酸人有何好处？」

「是酸人向弦提议的。」库洛洛提高音量。「酸人说：『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我假装站在铁国这边，就是要等待时机。』」

「什么意思？」

酸人好像是这么说明的：

之前提过，挨你们的训后，我一直在思索。父亲遭到杀害，我决心无论如何不能放过那些家伙，想着该怎么报仇。不过这样下去实在没胜算，所以我假意协助铁国士兵。先前医医雄的下毒计划，实在行不通，或许你们是绞尽脑汁才想出那个点子，可是在水缸里下毒，不可能一口气毒死全部的人。就算死了一人，只要其他士兵还活着，你们统统都会遭殃，没有一个躲得掉。于是，我以另一种形式利用毒药。当时我假装背叛医医雄，博得铁国的信赖，现在才会被选为铁国的决斗代表。这是最棒的机会。我知道你们都讨厌我，因为过去我实在太自私任性，但我终于醒悟。父亲一下子就被杀死，会保护我的，只剩这个城市的同胞。那个兵长谁不好选，偏偏选我跟你决斗。他打算让我们自相残杀，他们在一旁看好戏。他们把我们的生命当成余兴道具，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去？我要反过来利用他们。你一开枪，我就立刻倒地。决斗是倒地的一方落败，所以弦，获胜的会是你。那么一来，便等于我们国家胜利，对吧？

「哎呀，酸人竟然这么有想法。」加洛一脸佩服。

「弦也同意。他们是同一国的人，一起作戏很简单的。」

「真的没问题吗？」我不禁担心。

「会有什么问题吗？」库洛洛问。

「酸人不会背叛吗？」

「背叛？可是，这是酸人提出的点子。」

「加洛，这不是酸人常耍的手段吗？用临时想到的点子骗人、捉弄人。库洛洛，你不认为他会背叛吗？」

「我觉得酸人这次应该是说真的。」库洛洛继续道：「好，多姆，你和加洛去探探冠人家吧，我在这里观察情况。」

我牵挂着即将在后方台上举行的决斗，仍迈出脚步。难得独眼兵长和部下都聚在广场，我不想放过大好机会。

来到冠人家前面，准备进去时，后方爆出一道巨响，宛如空气破裂般魄力十足。忘记是第几次听到，不过，我知道那是枪声。

我和加洛身子一抖，尾巴的毛倒竖，僵在原地半晌。我望向广场，背后顿时人声鼎沸。

「是决斗开始了吗？第一枪是弦，还是酸人开的？多姆，你觉得是谁？」

「会是谁呢？」

由于不能折返，我继续走向冠人家。入口旁的墙上有个小洞，我们依序钻进去。

没有人的气息。屋里一片寂静，甚至前方加洛脚底肉球触碰地面的声响都听得见。

「有人吗？」加洛喊着，走进里面。屋中一片昏暗，有种异于上次造访时，士兵群集的紧张感。

我走近靠在墙边的柜子。「就是这里。这个柜子的后面有秘密房间。」

「秘密房间！好酷。」

「这栋屋子的地下好像有房间，入口楼梯在柜子后面，号豪他们就是被拖进去。」我边说明，先搭上前脚，试着推柜子，却一动也不动。我使劲加压，依旧不动如山。

加洛走到我旁边问：「要移开这个柜子吗？」他靠上去，借着体重开始推。

一样纹风不动。

「不行。」加洛放弃得很快，「根本连动都不动。」他夸张地喘着气，连尾巴都喘息似地跟着摇晃。

「人类很轻松就推开吗？」

「是啊，两个人合力，马上就推开。」

「怎么不做得连猫也能推开？」

我们再次挨在一块，用力推挤柜子。尾巴似乎总算愿意帮忙，膨胀得像根鸡毛掸，靠向柜子。可惜什么事都没发生。

「不行，先休息一下吧。我们不适合干这种苦力活。」加洛说起泄气话，放掉力气。

不适合苦力，这话有道理。我们熟悉跳跃、奔跑之类让身体如弹簧般迅捷活动的运动，但要对重物施力，实在做不来。只会让关节和肌肉变得沉重，搞得气喘如牛。

然后，加洛愤愤道：「坦白讲，这玩意真的会动吗？」不料，像要反驳他的疑问般，柜子往旁移动。

推的时候一动也不动，准备喘口气，柜子竟忽然挪动，我们无法理解眼前的状况。

其实是有人在另一头移开柜子。既然能从这里进去，当然也能出来。我们都忘了这天经地义的道理。

事发突然，我们吓一跳，完全遵守来自太古的指令「危险！快离开」，当场跳开，往同一个方向逃窜。

我们拼命挪动四肢，伸长鼻子，跳进室内角落的大袋子。

我把身体滑进铁国士兵的行李——堆在一处的脏袋子中打开的袋口。

视野变得狭窄，灰尘的气味包围着我。

感觉有谁在附近一直戳我。原来是自己的心跳声。

我把注意力转向袋子外面的情况。视野虽然变窄，但能透过小洞观察。我窥见柜子移开，有人走出。待疑似铁国士兵的人影离开，我探出袋口。

柜子已推回原位。

我爬出袋子，叫道：「加洛。」

「多姆，我在这里。」加洛从皮袋里现身。「吓我一大跳，柜子突然动起来。」

「走出一个铁国士兵，果然有秘密房间。」

「人类轻轻松松就推开。」加洛没有佩服，也没有气愤的样子。他原要爬出袋子，却「啊」地一顿。

「怎么？」

「袋子里的布勾到脚。」加洛再次钻进袋子，拖出一样东西。

「那是什么布？」

加洛在地上摊开那块旧布。

我呆呆看着，突然灵光一闪。「这……」我叫道，简直不敢置信。「这不是那个吗？」我一时想不起正确名称。喏，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愈是焦急，答案离我愈远。

疑问的漩涡出现在脑海，进一步搅乱言语，紧接着发生各种反应。而后，疑问的漩涡逐渐转弱，显露核心。

过去的所见所闻，及种种不对劲的感觉，借着一点小契机逐渐拼凑在一起，彼此融合，化成一个形状。

「加洛，我们回广场！」话声刚落，我已跑出冠人家。「去找库洛洛商量！」

「喂，多姆，等一下。」

「干嘛？」

「我们从刚才就一直来来去去呢。」

回到广场一看，人们注视着台上，神情紧绷。那与其说是惊讶——不，他们应该很惊讶，但更像是搞不清楚状况。

我钻过人们的脚边，想移动到能看清楚台上的位置，但人们的身体和头挡住视线，找不到适合的地点。

视野豁然开朗，就是这里——仔细一瞧，原来我在高台前。

我挺直背脊望向台上。

左边是举着长筒枪的酸人。

右边有段距离的地方站着弦。他像根棒子般伫立，呆呆拿着枪。

「多姆，你回来得真快。找到号豪了吗？」一道响亮的话声传来，回头一看，是库洛洛。他用屁股着地、后脚张开的姿势坐着，舔着肚子上的毛。虽然毫无紧张感，但他一定是在那里观望台上的决斗。

「决斗进行得如何？」

「一开始是弦开枪。」

「我听到很大的枪声。」

「但是没打中。」

我循着库洛洛的视线，往酸人背后更远的地方望去，只见广场旁的树枝折断。

「子弹偏离，射到那根树枝。」

「那酸人呢？有没有遵守约定倒下？」我问。然而，酸人仍大剌剌地站在看台上，答案不言自明。

库洛洛遗憾地叹口气。「弦一脸苍白，生气地指着酸人大叫：『你骗我！』」

「果然不出所料，酸人不愧是酸人，不负众望。」我开玩笑道。库洛洛不禁苦笑：「他辜负人民的期望，却没辜负你的期望。」

「可是，酸人那种态度，我也不是不能理解。」

「多姆，什么意思？」

「酸人过去在城里作威作福，大伙不是都很厌恶他？讲好听点，也称不上受人喜爱。」

「是啊。」

「在这层意义上，酸人的立场反倒接近铁国士兵。若说该投靠哪一边……」

「该投靠铁国吗？或许吧。」库洛洛也同意。

「那么，决斗进行到哪里？轮到酸人开枪吗？」

「没错。瞧，他那得意的样子。」库洛洛伸了伸右前脚。

台上的酸人面露笑容，眉眼扬起，嘴巴开心地张开。

聚在广场的人们不知如何是好，愣愣看着事情发展。弦失败了，这场决斗已无胜算。希望破灭，没人能接受这个事实。

假如酸人失败，便又轮到弦开枪，或许他们都暗暗这么祈祷。

「接下来轮到我！」酸人举起枪大喊。

酸人一步、两步，慢慢走向脸色苍白、僵立原地的弦。双手依然举着枪。

然后，他把枪口对准弦的脑袋。

「咦？」弦瞪大双眼，仿佛在窥看枪筒内部。

略迟一拍，人群传出阵阵骚动。简而言之，就是用各种不同的说法抗议：「在那么近的地方开枪太卑鄙！」

台下抗议得愈厉害，酸人就愈开心，怪笑个不停。「记不记得铁国兵长怎么说明这场决斗？要我们互相开枪，但没规定该离多远，不是吗？那么，即使在这么近的地方开枪，也不算犯规。」他大声主张，枪口几乎快贴在弦的脑门上。「岂止没犯规，简直聪明到家。」

弦面无血色。他应该对酸人愤恨不已，现在却一副快吓昏的模样。

「哎呀呀，这下糟糕。」我说。

「酸人的手段真教人佩服。」库洛洛点点头。「他一定打算在这场决斗中射杀弦，赢得铁国的信赖。」

「实在聪明。」我佩服道。

「还有，酸人是打从骨子里喜欢干那种事吧。像是有人吓得惶惶不安，或绝望到陷入混乱。」

人们依旧怒气冲冲。这不算决斗！取消决斗！他们大声要求。

于是，独眼兵长站上前，甩甩手，仿佛在斥喝「罗嗦」。

广场上的群众瞬间安静。

独眼兵长开口：「事到如今，不准埋怨。刚开始决斗时，你们不是默默接受规则？弦开枪前，你们期待会赢吧？情势不妙就想反悔，未免太没道理。只要情况不利于己，便抗议不公平，没有比这种人更不讲公平的。不对吗？」然后，他朝酸人抬起下巴。「好，轮到你了。」

酸人笑容满面，几乎是把枪顶在弦的头上。

广场上的人们「啊、啊」呻吟，将到嘴边的话吞回去。

此时，加洛跑过来。「你在这里啊。我没跟上你，还在想你跑去哪里。」

我和库洛洛转向加洛。

加洛叼着刚刚在冠人家找到的布。

「那是什么？」库洛洛纳闷道。

「对对对，我要问这块布的来历。」我想起要找库洛洛商量的事。

「这是在那些家伙的行李中发现的。」加洛放下布。那块有点厚度的布虽然破损肮脏，仍看得出图案。我仔细观察布上的纹样。

布面画着许许多多的眼睛，宛如监视着四面八方，掌握一切事物。

「眼睛？这到底是什么？」库洛洛一脸疑惑。

「就是……喏，那个啊。」

「那个是哪个？」

「传说中，复眼队长的……复眼队长的帽子。」

「咦！」库洛洛惊呼。

我点点头。

「在哪找到的？」

「方才不是说过？在铁国士兵的行李里。」

「究竟怎么回事？」

可以导出的答案没几个。「就是……」我一开口，台上突然传来清脆的「喀嚓」声。

接着又是「喀嚓」一声。「喀嚓」、「喀嚓」，像是在空气中点火。

发生什么事？我抬头望去，只见酸人歪着头，努力把弄着枪枝。

「咦，怎么会？」他慌了手脚。

紧闭双眼的弦，战战兢兢地睁开眼。

「好，结束。」独眼兵长大声宣布。他嘴角扬起，微微一笑。「扣过一次板机就得换人。」

「等等！」酸人高喊。「我扣下板机，可是根本没射出子弹。这把枪是坏的！」

「那当然。」独眼兵长若无其事地应道。「因为我动了手脚。」

「咦？」

「喂，弦，轮到你。这次别射偏，在他旁边开枪没关系。」独眼兵长拍拍弦的肩膀。

「喂，那什么话！」酸人叫得更大声。

「抱歉，」独眼兵长回答，「若要说，我呢………」

我看看台上的兵长，然后望向加洛摊开的布——那块画着许多眼睛的旧布。

「我和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同一阵线。」他继续道。

换句话说——

他就是复眼队长，率领士兵对抗库帕的队长。

「喂，多姆，究竟怎么回事？独眼兵长怎会站在弦那边？」

过度兴奋的人们，开始慢慢移动。我们怕被压扁，暂时避往广场角落。虽然离开现场，还是看得到台上的情况。

我们围成圆圈，三只猫讨论起来。

「加洛，他就是复眼队长。」我望向台上。独眼兵长要弦举起枪，站到酸人旁边。

「咦，多姆，你在讲什么？那些家伙明明是铁国的士兵。」

我看着一旁的库洛洛。「库洛洛，我好像明白了。」

「明白？」

「一切都是谎言。」

「一切都是谎言？你话中一切，是指哪一切？」

漩涡又在脑海打转。该从何处讲起？我只能捞起漩涡里的断片，毫无脉络、支离破碎地说出口。

「独眼兵长，就是复眼队长。」

「你又来了。不就告诉你，他们是铁国的……」

「那些人也许不是铁国的士兵。」

「咦？」加洛睁大双眼。「那他们是谁？不是铁国的士兵，是何方神圣？而且，他们明明自称是铁国士兵。干嘛要撒谎？」

库洛洛弹胡子一下，开口：「能够想到的理由……」

「能够想到的理由？」

「不假装成铁国士兵，就没办法进来城里。」

「进来城里？为什么？」

「对了，城墙！」我大声说，回想起从荒野回来的情形。我无法翻越墙壁，在墙外一筹莫展。

「没错。」库洛洛点点头。「城墙上满是毒刺，难以翻越。想进来，只能光明正大地叫里面的人开门。如今，这个国家战败，所以他们佯装成铁国的士兵，进入城里。会不会是这么回事？」

广场一阵喧嚷，我们同时转过头。

铁国的士兵从台上走下。不，我们确定他们不是铁国士兵，但还不明了他们是什么人。总之，在独眼兵长的率领下，他们陆续离开广场。「目前是什么情况？」加洛突然跑出去，「决斗结束没？现在是什么情况？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想追上前，库洛洛指示：「如果猫很多，或许会被赶走。多姆、加洛，你们去探探情况。」比起冲动的加洛，我更希望库洛洛同行，无奈加洛已兴冲冲地跑走。

我留下库洛洛跟上。

「真的来来去去的。」加洛似乎玩得很开心。

士兵们排成队伍，齐步前进。大概是要回冠人家。

酸人呢？经过广场时，我觑向台上。人们挡住视线，看不清楚，我没办法，只得原地跳跃。原来酸人瘫软在地。他挨子弹了吗？我原本这么想，但没听到枪声。看来是吓到连站都站不住。他被丸壶等人团团围住。

「多姆，若那独眼龙真的是复眼队长……」走在旁边的加洛开口。

「这个猜测应该是正确的。」

「那么，为何他不告诉大家？」

「咦？」

「他干嘛不早点宣布：我是复眼队长，我回来了！难道有非隐瞒不可的理由？」

「啊，也是。」

「假使他是复眼队长，干嘛不堂堂正正回来？」

确实，加洛的话有道理。

「还是，传说中复眼队长舍命打倒库帕，如今不好坦白自己仍活着吗？」

总不会是那种理由吧。

从广场列队离开的士兵进入冠人家，我们也溜进去。

士兵们一脸严肃地站在墙边，脸部和来到城里时一样，涂满颜色。屋内弥漫着身心俱疲的气息，我用鼻子探探周围，充斥着汗水味。他们几乎是靠最后一丝力气撑着吧。

你们是谁？为何刻意冒充士兵，跟着独眼兵长来到这里？我好奇得要命。

「这样……」一名士兵询问独眼兵长，「就结束了吗？」

「嗯，是的。」独眼兵长点点头。「这样就行了吧。」他像在对自己说话。「你们也是，真的……」

他没继续开口。

几名士兵垂下头。他们一动也不动，以为是累到站着睡着，似乎并非如此。他们强忍着随时会爆发的情绪。

「喂，叫那两人过来。」独眼兵长下令。

柜子附近的士兵立刻行动。他们推开柜子，挪到旁边，消失在另一头。秘密房间转眼出现。

一会儿后，脚步声响起，人影沉重地扩散开来。屋内变得有点拥挤，因为号豪与医医雄随士兵出现在秘密房间的入口。感觉好久没见到他们。

「原来他们没事。」我低喃，加洛应道：「岂止没事，看起来活蹦乱跳的。」

「也不到活蹦乱跳，不过好像没受伤。」

「酸人呢？」号豪问独眼兵长。「情况如何？」

独眼兵长微微一笑，应道：「嗳，差不多就那样吧。那家伙什么都不懂，根本不晓得父亲的所做所为，只是个自私自利的蠢货。他刚刚吓到腿软，终于尝到背叛的可怕滋味。接下来随你们处置，想一吐怨气，就尽情泄愤。要杀要剐，都随你们便。」

「把他宰来烤，或许会意外好吃。」号豪笑答。

听着这段对话，我总觉得不太对劲。跟前些日子的气氛不太一样。

到底是哪里不一样?

两人的对话没有紧张感。

号豪和医医雄与独眼兵长平等地交谈，甚至称得上友好。「原来如此，号豪早就知道。」我低语。

「知道什么？」

「那个独眼兵长就是复眼队长。」

「多姆，这是真的吗？」加洛半信半疑。

「号豪小时候见过复眼队长。」我忽然想到这一点。「他们并非完全不认识。」

「那么，号豪为何没立刻发现？独眼兵长来到这座城市时，他应该会认出那是以前见过的复眼队长。」加洛质疑。然后，没等我回答，加洛便已想通：「对了，他们脸上涂着颜色嘛。」

听到这些话，我忍不住呻吟。

原来如此，所以才会在脸上涂颜色。

「那么……」我望向其他士兵，他们的脸也涂着色彩。我十分纳闷，为何要绘上那些令人窒息的装饰图案？若是要避免被认出真面目，就不难理解。

「现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门口一阵嘈杂，士兵带着弦进来。与在决斗台上相比，弦的脸色恢复许多，但依然惊慌失措，眼神游移。显然他是最搞不清楚状况的。

看到号豪和医医雄，弦总算稍稍松口气。「原来你们平安无事！」

「弦，辛苦了。」号豪露齿笑道。「决斗好玩吗？」

「号豪。」状况外的弦，迷迷糊糊地问：「这究竟是……」

「既然是你，一定顺利克服难关了。」医医雄说，弦眨着眼睛。

「坐那边。」独眼兵长（我已确定他就是复眼队长）指示弦。「抱歉，一直瞒着你们，我现在就来说明。」

「说明？」弦交互望着两旁的号豪和医医雄。「怎么回事？我一头雾水。」

「我们也只晓得大概，细节不清楚。」医医雄应道。

「弦，听好。虽然难以置信……」号豪皱起眉，指着兵长。

「难以置信？」

「这个人……」

「其实是复眼队长。」医医雄接过话。

「咦，」弦瞪大双眼，「什么意思？」

「而那些人，」复眼队长指向站在墙边，脸上涂满颜色的士兵说：「是库帕的士兵。」

「咦？等、等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正确地讲，是从前被当成库帕士兵带走的人。因为世上根本没有库帕。」

「什么？」

复眼队长的脸上明显浮现倦色。那应该不是突然冒出，而是长年的积累。疲惫好似化成汗滴，随时会从鼻头滴落。

虽然胆战心惊，弦却打量着复眼队长，嘴里咕哝着：「你真的是复眼队长？」接着，他望向站在墙边的士兵。

复眼队长笑道：「嗳，总之我马上说明。有疑问尽管提出。」

疑问太多了！我叫道，真想把接连浮现脑海的问题拾起扔过去、拾起扔过去，但我明白，复眼队长口中的「你们」不包括猫。无论何时，我们都在对话圈子外。

「库帕……」弦的话声沙哑，仿佛在求助。「你说库帕不存在？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库帕并不存在。」

「可是，直到十年前，每年都有士兵被带走。号豪的祖父也被选为库帕的士兵，真如你所言……」

「你最好叫他复眼队长。」号豪语带调侃，或许是想帮弦适应状况。

「假设就像复眼队长说的，」弦顺从地改口，「库帕不存在，他们究竟是去哪里、做什么？」

「库帕只是个名目。」复眼队长转动脖子，发出骨头倾轧声。「他们是被选去铁国的人。」

「选去铁国？」

「每年都由我挑几个人带往铁国。」

「目的呢？」

「你知道百年以前，我们与铁国发生战争，打了败仗吗？」

弦点点头，我们两只猫也跟着点头。「顽爷提过，那时铁国也派兵来接管我国。」号豪补充，「当时顽爷尚未出生。」

「顽爷还在啊，真怀念。」复眼队长叹道。站在墙边的几个士兵默默无语，却感慨地点点头。对啊，若他们是库帕士兵，一定住过这座城市，也认识顽爷吧。顽爷比在场何人都长寿。「如同顽爷所言，百年以前，我们国家打输与铁国的战争。于是，我们不得不接受铁国的统治，直到现在。」

「直到现在？」弦纳闷地歪起头。

「没错，从那之后，这个国家就受到铁国的统治。」

「咦？」弦颇为讶异，「那……」

「跟你知道的不一样吧？」

「嗯。」

「把你过去学到的一切忘光。」复眼队长语气尖锐地说着，抓起附近的蜡石在脚边画圆。「你学的应该是，将圆剖成一半……」他由上而下拉一条线。

啊，是这个国家与铁国的关系图。我也立刻看出。

「我们已听过复眼队长的说明。」号豪和医医雄告诉弦，「你会大吃一惊。」

复眼队长拍拍图说：「圆的左半边是铁国，右半边是这个国家。然后，这个国家里有许多小城市。」他在右半圆里添上数个小圆。「而国王住在正中央的小城市，你是这么学的吧？」

「难道不是吗？」弦怯怯地问。「听说，战争是在……呃，我国与铁国的边界上，打了八年之久。」

「那是假的。」

「假的？」

「全都是假的。」复眼队长微微扬起单眉，用脚抹掉画好的图。「实际上是这样的。」他画出一个和刚刚相同的圆，说：「这是铁国。」

「整个圆都是？」

「没错。然后，这个国家在此处。」他拿蜡石在大圆右边画一个小小的圆。就是五十分之一左右，像是大圆的突起般的小圆。

弦严肃地盯着复眼队长画的图。「那个小圆是这个国家？在那个小圆里，有许多小城市吗？」

「不是。」复眼队长不带感情地否定。「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城市。」

「只有一个城市？」

「就是这里。这个国家的国土，只有城墙包围的这座城市。就算用走的，也能从一端到达另一端。那就是这个国家的全部，明白有多小吧？」他以棒子戳戳小圆。「听着，你们从以前就被教导，这个国家与铁国是对等的，实际上并非如此。领土的大小和国力都是天壤之别。在铁国眼里，这个国家就像粒灰尘。瞧，你们连世上有枪这种武器都不晓得吧？」

「等一下。」弦打断复眼队长的话。「这个国家只有这座城市而已？」

「对。」

「可是，冠人有时会把其他城市送来的贡品，收进城墙旁边的仓库。那不是还有别的城市的证据吗？」

啊，说得也是——我也想起，其他城市会定期向这座城市进贡。

「那是冠人唬你们的。」复眼队长立即否定。

「那些究竟是……」

「只是铁国分发下来的物资，支配的一方拨出物资给受支配的一方。冠人告诉民众，送到城墙仓库的是来自其他城市的贡品，其实是铁国

发放的物资罢了。」

「呃，」弦难掩震惊，「能让我整理一下思绪吗？」

「你尽管整理吧。」

「那么，百年以前，这个国家就一直受到铁国支配吗？」

「没错，也可说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我和加洛对望。「可是，多姆，这有点难以置信。因为我不曾在城里见到铁国的士兵。」加洛十分困惑。

弦似乎也有一样的疑问。「铁国怎么支配我们？铁国的士兵在哪里？我从没看过。」他征求同意般看着号豪与医医雄。

「说是支配，也有各种形式。」复眼队长再次指着大圆。「懂吗？一个大国，不需要对这么小的国家付出太多心力。」

「两者的差距那么大吗？」

「你觉得百年以前，铁国跟这个国家的战争持续多久才分出胜负？」

弦思索片刻，回答：「一年左右？」加洛说：「弦在讲什么鬼话，大小差那么多，三天就能决胜负吧。」医医雄则应道：「一天左右吗？」

「没错，一天。铁国一来，这个国家随即沦陷。」

「一天？」弦忍不住惊呼。

「在那之前，铁国只是对这个国家没兴趣。铁国认为，这种小城镇般的地方丢着也无所谓。若想占据，随时都行。」

「既然丢着不管也无所谓，为何会打起来？」弦质疑。「铁国比我们国家大那么多，不放在眼里，也没必要攻击吧？」

「我也这么想。但那是百年以前的事，我也不清楚开战的原因。不过，大概猜得到。」

「猜得到？」我问。

「比方，」复眼队长继续道：「铁国动怒了。」

「动怒？」

「对铁国来说，这个国家没有价值。可是，这个国家做出惹恼铁国的事，铁国才会派兵镇压。」

「铁国怎么会动怒？」

「人会为任何理由动怒。不过，这纯粹是我的推测，不一定是事实。」复眼队长叹口气。「如果还有其他促使铁国开战的理由……」

「会是什么？」

「上头换人。」

「换人？」

「国王的椅子一旦换人坐，整个集团的心态也会不同。为政者换人，方针便会改变。」

「那么容易就会改变吗？」

「没错。百年以前，铁国的国王换人后，忽然兴起一个念头。」复眼队长咧开嘴，仿佛在嘲笑自己。「『对了，干脆把那个小国也收归国土。』」

他的语气一派轻松，我忍不住觉得好玩。加洛也笑道：「战争会源于这样一点念头吗？」

蓦地，我联想到老鼠的事。他们也是在某个时间点突然换了副态度。过往，他们总是任我们追捕，如今却会找我们谈判，甚至提出古怪的意见。

到底是为什么?

想法改变了。

那么，想法怎么会改变？一只「远方来的老鼠」出现，对领导鼠群的「中心的老鼠」产生影响。

「百年以前，这个国家一眨眼就被收服。不过，如同我再三强调的，这个国家很小。」复眼队长继续道。「你真的强调很多次。」号豪调侃道，「这几天我不晓得听过几百次。这个国家很小很小很小，听到耳朵都快长茧。」

「在铁国眼中，这个国家根本不值得在乎，所以不打算多费心力管理，也就是怎么样呢？」

怎么样？我不出声地反问。

「他们决定让这个国家的国王管理。」

「国王？」弦反问。「是指……冠人吗？」

「那是百年前，所以不是冠人，而是冠人的祖父。不过，冠人后来继承王位，结果还是一样。铁国指派他们管理这个国家，换句话说，他们代代从事管理这个国家的职务。唔，硬要说，他们不算国王，而是领土管理员吧。」

弦又陷入沉默，大概是在脑中整理复眼队长目前为止的话吧。他拼命把过去所学的知识放到一边，更新为「真实」。「号豪和医医雄听过这些说明了吗？」弦问。号豪扬眉道：「我被带来这里后，大部分都已听说。」医医雄耸耸肩，回答：「全是些教人惊讶的事实。」但他脸上看不出惊讶。

「那么，」弦喘气似地问：「库帕是从哪冒出来的？」

「对啊、对啊，库帕在哪里？」加洛起哄。

复眼队长敛起下巴，瞥一眼周围的士兵。士兵们（不，他们虽是士兵打扮，但看起来不再像士兵）用力闭上眼，不清楚是在压抑感情，还

是感情爆发的缘故。

「刚才我也提过，没有库帕这种玩意。以前虽有杉树变成怪物库帕的传说，但现实中并不存在。」

复眼队长接着说：「铁国物资丰富，有马，也有枪。你们只生活在这个城市，所以连马都不晓得，对吧？」

「没错。」号豪同意。

「冠人是不是经常离开城市，说要去巡视其他城市？」复眼队长问。

「这也没错，冠人会定期出城。」

「他是骑上铁国准备的马，去铁国的国王那里。」

「去铁国？做什么？」医医雄问。

「冠人接受指派管理这个国家，必须定期向铁国国王报告，有时也会接到新的命令。那种时候，应该都是骑马。」

「搞什么。」加洛鼓起腮帮子，「原来冠人骑过马，真没意思。」「这不是有没有意思的问题吧？」我灵光一闪，「那冠人或许用过枪。」「咦，是吗？」「他会不会偷偷藏了把枪？他都骑过马了，感觉也有枪。」

弦开口：「回到刚刚谈的，库帕士兵去铁国的目地为何？铁国带走我们国家的人，要他们做什么？」

「刻意要其他国家的人做的，会是什么事？」

「什么事？」

「答案很简单。」

「到底是……？」

「不想让本国人做的事。」

弦、号豪和医医雄面面相觑。

「啊，原来如此，有道理。」加洛当场应声，「如果我们有不想亲自做的事，或许会叫老鼠去做。」这番话比加洛所想的更一针见血。对铁国来说，这个国家就形同老鼠之于我们。只要心血来潮，我们就玩弄老鼠，平常根本没放在心上。

然后，我的脑中掠过「中心的老鼠」的话，也就是几天前他提议的内容。「你们不愿意做的事，或许我们可以代劳。」

「铁国逼迫从这里带去的人做可怕的事吗？」弦含糊地问道。

「你说的可怕的事，指的是什么？」

「比如……」弦眼珠子转来转去，思索片刻。「比如，对他们行使暴力之类的。」

「不是。」复眼队长果断地否定。

「不是吗？」

「铁国很大，物产丰饶，虽然他们会发动战争，但不是会随便折磨外国人的野蛮国家。听好，你的答案并不正确。他们另有目的，也就是山。」

「山？」

「山怎么了吗？」号豪皱起眉。

「铁国的东部有座山，山里有座洞窟。从外面要走完洞窟得花上半天，是非常深的洞窟。」

「复眼队长，那是一种比喻吗？」

「不是比喻，是真实存在的洞窟。洞窟里埋藏着会燃烧的矿石。」

「矿石会燃烧？」

「铁国称会燃烧的矿石为『燃料』，多方利用。拥有那种矿石，就不乏燃料。」

「那……」

「为了得到矿石，必须进入洞窟开采挖掘。很久以前，铁国就有许多人在洞窟工作，开采矿石。这是维持国家运作的重要工作，不过……」

「哪里有问题吗？」

「有毒。」

「有毒？」医医雄蹙眉。

「不知是来自矿石，还是来自洞窟某处，抑或两方皆有，总之，洞窟里飘浮着危害人体的毒素，或许是削掘矿石的灰尘弥漫所致。在矿坑工作的人，绝大多数都会生病。工作一年就会站不起来，咳个不停，转眼衰弱。也可能是挖着挖着，有毒的粉尘渐渐充斥洞窟。一年年过去，愈来愈多人病倒。」

「那不是很危险吗？」号豪说。

「没错，所以……」

「所以？」

「铁国不想让自己的人民牺牲。」

哦，原来如此。我和加洛几乎与弦同时叹息。

「为了挖掘矿石，才带库帕的士兵去铁国吗？」

「没错。百年前战败时，恐怕就是以这样的条件投降的吧。」

「怎样的条件？」

「每年派人挖掘矿石，相对地，铁国同意让这个国家保有某种程度的自治。」

「是冠人提出的吗？啊，不对。是那场战争结束后，这个国家的国王提议的。」

「大概也只有这个选择吧。依照约定，这个国家每年派一些人到铁国。不过，国王没直截了当地说明任务的内容。为什么？」

「知道是要去铁国工作，就没人愿意吗？」医医雄推测。

「这也是理由之一。更重要的是，国王认为说出实情，可能会遭遇危险。」复眼队长摸摸覆盖右眼的布。

「国王会遭遇危险？」

「听好，这个国家的国王都是由同一个家族担任。反过来说，他们能当国王的根据，只有『代代继承王位』这一点，与能力无关。所以，人民一旦发现国王是个对铁国抬不起头的窝囊废，可能会把国王拖下王位，也难怪国王会不安。大概是顾虑到地位会受威胁吧，国王一族发现，比起公布真相，维护威严更重要。」

「是吗？」弦似乎无法理解。

「于是，国王到处宣传库帕的存在，开始派遣士兵。以前，冠人曾问我：『你知道国王统治国家的秘诀吗？』」

「真的有秘诀吗？」

「冠人认为有。」

「是什么？」医医雄问。

「冠人说：『在外部安排一个危险又强大的敌人。』」

「安排敌人？」

「树立起一个敌人，然后大言不惭地告诉人民：『放心，我会保护你们。』如此一来，每个人都会仰赖国王，反抗的人便会减少。」

「冠人居然说那种话……」

「那个人满脑子只有这些事。所以，他在这个国家的外部，捏造一个恐怖的敌人。」

「那就是……」弦探询似地开口：「库帕吗？」

「没错，那就是库帕。」

「士兵是怎么挑选的？」号豪问。「男人们在城市的广场排队，应征库帕的士兵。我也好几次排在队伍里，接受复眼队长的许多问题。然而，我没选上。」

「挑选时有几项条件，必须是男人，且有体力。所以，库帕的士兵制度再持续几年，你，还有你……」复眼队长用下巴示意号豪和医医雄，「或许已被选中。不过，事实上，最后是抽签随机挑选的。因为我们想挑选各种人。」

「挑选各种人？」

「采取一定的基准，挑选出的人会大同小异。」

「挑选出的人会大同小异？什么意思？」

「其实，过往就是这样，大多是体格强健的男人，后来才改用抽签的。」

「如果都是类似的人，会有什么坏处吗？」

「没有，只是最好不要偏颇。」复眼队长深深叹口气，烦恼道：「该怎么说明呢？」动脑似乎也会消耗体力。「听着，我不是提过，百年以前，这个国家的人就被带到铁国，在洞窟里进行挖掘矿石的工作吗？」

「是啊。」

「一段日子后，那座矿山逐渐废弃。经年累月不断开采，洞窟里的矿石愈来愈少。」

「挖个百年，难免会减少吧。」

「没错，状况改变了。」

「只要有人挖，自然会有挖光的一天。」加洛似乎也察觉屋中的紧张感，小声地说。

「是啊，只要有人挖，总有一天当然会被挖光。」我应道。

「喂，多姆，怎么了？」加洛有些吃惊。

「嗯？」

「瞧，你的尾巴担心地摇晃。」他把鼻子转向我的尾巴。

确实，我的尾巴正摇摇摆摆，不安分地、随风飘扬似地晃动着。究竟是怎么了？我为何担忧？检视内心，我倏地想起。「对了，刚刚也提过，铁国的士兵已到城外，或许很快就要攻打进来。现在可不是悠哉谈事情的时候！」

「咦，那要怎么办？该怎么办才好？」

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

复眼队长继续道。「一经挖掘，矿石就会减少。看似源源不绝，其实是有限度的，加上发现其他燃料，总之，那座矿山渐渐变得不重要。」

「这么一说，总觉得好沮丧。」加洛有些感慨，我也有同感。

「不过，」复眼队长又道：「我们仍持续派遣库帕士兵，送进逐渐荒废的矿山。」

「理由呢？」

「铁国对矿石的毒性很感兴趣。」

「对毒感兴趣？」

「毒能加以利用，不是吗？为了调查，他们派人进洞窟挖掘矿石，试验哪种人耐得住毒性。」

「他们打算拿来当武器吗？」医医雄问。

「不无可能。所以，最好有各种特质、体格互异的人，避免选择类似的人。」

此时，一名士兵从屋外进来，走近复眼队长身边报告。即使紧紧盯着，也瞧不出复眼队长的表情有任何重大变化。

「好，我尽快说明完毕。」复眼队长语气有些匆促。「他们已逼近这个城市。」

「谁？是谁逼近这里？」弦一脸讶异。

我们猫已知道答案。

「铁国的士兵，正牌的铁国士兵。」

我和加洛对望。果然来了吗?

「那么，库帕的士兵呢？」弦也察觉现下不是悠哉的时候，语气有些焦急。

「库帕士兵被逼着挖掘矿山。不过，就像刚才提到的，目的已变成调查毒性。所以，我向冠人建议。」

「建议？」

「『是不是差不多该停止派人过去？』这是理所当然的吧？没有再派人过去的意义。我拜托冠人和铁国协商，如果不行，至少削减派遣的人数。」

「冠人怎么回应？」医医雄的表情很平静。

「那家伙拒绝了。他愤怒地说：这怎么行！」

「怎么会？」弦仿佛在瞪视黑暗。「为了我们，冠人应该会试着和铁国谈判。」

「你们只看到他的表面。在你们眼前，他总是忧国忧民的模样，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不禁想起，复眼队长刚到城里时，冠人站在台上大声宣告：「不必害怕」、「我和铁国的国王已谈妥」、「铁国不会蹂躏我国」。那是拼命守护国家的王者之声，充满说服力。倘若那仅仅是表面上的说词，我们等于对冠人一无所知。

「那家伙的本性懦弱又自私。」复眼队长断定。「他这么说：万一我不再派遣库帕士兵，惹得铁国国王不悦怎么办？」

「真的吗？」号豪显然难以置信。

「真的。」复眼队长答完，又摇摇头。「不，话虽如此，你们也没必要对我的想法囫囵吞枣。」

「你的意思是……？」

「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自己去判断吧。」复眼队长直视号豪，淡淡回道。「这才是最重要的。」

「遭冠人拒绝后，你有何打算？」

「我有两个选择。」

「两个选择？」

「听从他的命令，」复眼队长轻叹口气，接着道：「或是去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

弦咽下口水。

「你选择哪一边？」号豪追问。

「以前，我走在城里，一个妇人叫住我。那名妇人的儿子前年被选为库帕士兵，跟着我离开。妇人问：『我儿子有没有好好对抗库帕？』我认为，她是在关心儿子是否英勇奋战。」

这件事我最近才听过。

是顽爷吗？顽爷目击到那一幕。

墙边的士兵们传出啜泣声。每个人都低下头，不晓得是谁，拼命吸起流下的鼻水。「他们干嘛哭？」加洛一脸讶异，随即推想出答案：「啊，每个人都有母亲。他们是想起自己的母亲吧。」是吗？我似懂非懂。「我们有母猫，可是，就算想起母猫，我们也不会伤心。」我十分疑惑，加洛不耐烦地应道：「我们是这样，但人类就是会像那样哭哭啼啼。」

复眼队长望向士兵，但没特别说什么，便继续道：「我回答那名妇人：『你的儿子了不起地完成任务』。哎，现在想想，那并不是撒谎。即使不是去对抗库帕，她的儿子也在矿山了不起地执行任务。但是，对母亲来说，其实那无关紧要。儿子是否英勇奋战，她根本无所谓。」

「是吗？」

「然后，妇人又问：『他能回家吗？』『如果他能回家，才是最好的。』说着，她的眼眶都红了。」

「啊啊。」弦悲伤地呻吟。

「后来，我的脑中一直惦记着此事，化成一根刺，扎在我心上，怎么也拔不掉。不管我想到什么，都戳刺着我的脑袋，隐隐作痛。」复眼队长抬起头，露出孩童脸上特有的天真笑容。「然后，」他停顿一拍，「隔年，我下定决心。」

「下定决心？」

「我带着三名库帕士兵前往铁国，途中走累要休息时，我告知『库帕的所在地就在附近』，并像平常那样在荒野歇脚。当然，世上根本没有库帕。让士兵相信库帕的存在直到最后一刻，是我的任务。不过，看到士兵埋怨脚酸、肚子饿、库帕很恐怖，我便不禁想着，带他们去铁国是不是一种错误？」

「你有罪恶感吗？」

「类似，可是有些不同。我总觉得，他们应该回家。」

「应该回家？」

「那时最年轻的一个，还算是少年的士兵问：『我回得去吗？』平常，我早就大喝：『你怎会那么懦弱！』但当下我给出不同的答案。」

「你怎么回答？」

士兵们又吸起鼻涕。仔细一想，复眼队长提到的士兵也在这里吧。

「『我们一起回家吧。』」

「我打定主意。」复眼队长口吻明确，「假装带走库帕士兵，领他们到别处。」

「别处？」

「铁国与这个国家的边境上，一座有水源的小村子。铁国的人已不使用那里，是一块遭弃置的荒败土地，无人眷顾，形同废村。我以前就知道这么一个地方，便让库帕士兵过去避难。」

「避难？」

「一开始我以为是暂时的，没打算永远住下去。我希望带所有人一起回家，计划在那座村子休息一阵，再返回城里。」

「你怎么跟铁国解释？没看到每年该带去的人，铁国会生气吧？至少会起疑。」医医雄问。

「听着，不管我讲过多少次，你们都没理解到最重要的一点。需要再提醒一次吗？」

「啊，住对方眼中，这个国家只是小到无所谓的地方吗？」不愧是号豪，先一步点出事实。

「没错。所以，他们对库帕士兵没多大兴趣，我一年比一年体会更深。站在铁国的立场，顶多觉得『那个小国每年都会送人过来，不用白不用』。」

「那种制度早早废除不就好了？」

「我不是说过？是那家伙——冠人不肯改变。他害怕铁国，认为透过不断献上自国的人民，才能表达『没有忤逆铁国的意图』。」

我又想起老鼠，「中心的老鼠」或许也是相同的心理。讲得难听点，那个提案的意思就是：「送上其他老鼠给你们，所以放过我吧！」

「我让士兵躲在那座小村子，对铁国国王撒谎：『适合挖矿的人不多，而且很多男丁生病，今年暂时无法送人过来。』

「你这样告诉铁国国王？」号豪语气相当紧张。

「真亏你说得出口。」医医雄一脸佩服。「你不害怕吗？」

「当然害怕。」复眼队长耸耸肩。

「实在教人敬佩。」

单纯地听着，似乎只是在陈述平凡乏味的事实：「我试着向铁国国王撒谎，没想到顺利蒙过去。」但想像复眼队长当时的紧张和恐惧，便明白需要无比的勇气。嗳，话虽如此，那也是人类的事，跟我们没太大关系。

「我决定不再唯命是从，去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我早有觉悟，或许会当场被铁国国王识破谎言，丢掉性命。幸运的是，我全身而退。放手一搏，没想到根本没什么。别说是这个国家，库帕的士兵——当然

也包括我，在铁国眼中根本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复眼队长自嘲地冷哼。「鼓起勇气，放胆一试，真是做对了。」

我联想到老鼠的话：我们决定试着推动眼前的巨石。

「我带着三名士兵，启程回国。这样一来，就能达成回家的目标。我以为一切都会很顺利。」

「可是，你们没回来。」

复眼队长耸耸肩，「冠人不准。」

「实在难以置信！」

「当时的城墙没现在这么坚固。因为能自由出入，我先回城，打算向冠人报告。然而，根本没办法。我还没开口，冠人就问：『你确实把库帕士兵送去铁国了吧？』大概是对我的态度起疑，或有不祥的预感吧。于是，我搬出向铁国国王陈述的那套解释。『我带去的人生病，所以我送他们回来。我已和铁国解释过。』我以为这样就不会有事。」

「不是吗？」

「冠人下令：『立刻杀掉那些人，改送其他人过去。快！干嘛磨磨蹭蹭！』」

「什么？」弦他们听得目瞪口呆。

「那家伙只在乎如何维持现状，认为每年都得乖乖派士兵去铁国。改变『过去一直很顺利』的事，他比死亡还怕。尽管那仅对他一个人有利。」

「可是，铁国不也答应了吗？」

「冠人说『那是铁国在考验我们的忠诚』，我回答『不要紧』，他便逼我证明。然而，要发出警告很容易，让对方相信安全却困难重重。」

「可是，」号豪质疑：「冠人一向冷静沉着，对我们国民非常宽容。」

「那是他塑造出的形象。」

「我不这么认为。」

号豪不赞同，但复眼队长并未生气，反倒满足地点点头。「要不要相信我，是你们的自由。不论任何事都毫不怀疑地囫囵吞枣，肯定会吃苦头。必须无时无刻心存怀疑，不要站在任何一方。最重要的是，对任何意见都要同等地怀疑。」

听着复眼队长那不是挑衅，也不是警告的淡泊发言，不单是弦，连号豪和医医雄也闭口不语。

「对冠人而言，重要的是保身，避免惹恼铁国，及有效管理城市。这么一提，冠人不是常更改历法？把星期二改成星期乙、星期午之类的，没多久又取消。」

「是啊。」

「每当铁国的历法变更，他就会配合变更。」

我蓦地想起，那个被绑住的古怪人类的话。统治者会透过改变历法，来主张自己的权威。

复眼队长也这么说：「铁国换过好几任国王，有定期改朝换代的制度。每次改朝换代，便会改变历法和季节的称呼。每次接到铁国的指示，冠人便把新规则套用在这个国家，因为他对铁国唯命是从。既然铁国大人这么说，小的当然照办。」

「后来呢？复眼队长照着冠人的吩咐，重新选其他人带去吗？更重要的是，有必要杀掉回来的库帕士兵吗？」弦的面颊抽搐。

「冠人认为，一度以库帕的士兵身分出城的人再回来，会无法解释。他们返回城里，难保不会说溜嘴。我无可奈何，只好说『重选太麻

烦』，发誓会再带那三个人去向铁国解释。要是害他们被杀，不就毫无意义？」

「冠人接受了吗？」

「他咬着指甲，担心地低喃：『派生病的人去，铁国的国王不会生气吗？』我告诉他应该不要紧，他也不肯相信。他还担心：『万一铁园国王不肯息怒怎么办？』」

「不肯息怒的话，你要怎么办——是吗？」

「他丢出一句：『到时你就以死谢罪吧。』我承诺会照办，他才总算放心。」

「未免太自私！」加洛笑道。「冠人真的是那种人吗？」「对啊，要是酸人也就罢了。」我忍不住说。

同时，我也暗想，原来冠人和酸人其实是同一种性格。不知是代代从事的工作，还是天生的个性使然，总之，两人都只顾着自己。这或许是他们父子共通的人格特质。

「从此以后，每年我都假装带走库帕士兵，让他们逃到那座村子。我只能这么做。当然，冠人相信我每年都依约把士兵带去铁国。」复眼队长深深叹口气，望向墙边的士兵说：

「我不晓得向他们赔罪过多少次。明明答应带他们回来，却根本回不来。」

「然后，到了十年前。」

「十年前？」

「顽爷的孙子……」

「幼阳吗？」

「嗯，没错，是幼阳被选为库帕士兵的那年。其他还有两人，我领着他们三人到荒野，打算一如往常，假装带他们去铁国，让他们逃往避

难的村庄。但是，那家伙也不是傻子。」

「冠人吗？」

「他终于——唔，或许该说总算，总之，他察觉我有所隐瞒。」

「冠人察觉你放过士兵？」

「他骑马追上我们。稍早之前，他为其他事情去见铁国国王时，得知库帕士兵并未送去。在铁国国王眼中应该不是大问题，冠人却吓得面色惨白。他逼问：『你按规矩把人带去了吗？』至今，我的这只眼睛仍烙印着，当时他既焦急又愤怒，说多难看就有多难看的脸色。」复眼队长指着自己的眼睛。「我向他解释，铁国根本不需要库帕士兵，所以我在铁国放走他们。」

「在铁国放走？不是带去小村子吗？」医医雄确认。

「告诉冠人我让所有士兵躲在某个村子，他一定会命令我带路，到时事态会更棘手。那是我情急之下的判断，但连我都佩服自己真是做对了。嗳，反正，冠人听完我的解释……」

「怎样？」

「动手想杀掉我们。」

「咦？」「他居然那么做？」号豪等三人难掩惊讶。

「他手中有枪，一眨眼就射中在场的三个人，并瞄准我。那家伙天生就喜欢凌虐别人。人类里面，有些人是完全不会、也无法对其他人的痛苦产生共鸣的。别人的痛苦就是他们的快乐，那家伙也是如此。」

「这要是酸人我懂。」号豪低喃。「原来冠人也没两样吗？」医医雄低喃。

「连我都忍不住猜想，或许他们家族都是这副德性。」复眼队长忿忿道。

「跟多姆说的一样。」加洛一派轻松。「你猜中了，冠人真的有枪。」「是啊，冠人有枪。」

复眼队长接着说：「那家伙满脸欢喜地举枪对准三人。他想故意折磨、凌虐后再残杀他们，根本已忘记原本的目的。或许是遭到欺骗的愤怒与不安，令他丧失理智。我试图阻止，那家伙却反讥：『你自以为很了不起吗？』并朝我开枪。于是，我的这只眼睛……」他触摸覆盖右眼的布。

「就是那时候失去的吗？」

「一开始我觉得刺眼，接着发热。那种时候真的搞不清究竟出什么事，我完全没想到是眼球被打破。由于血流不止，虽然很没出息，但我认定自己没救了，就要死在那里。」他看起来也像在为自己的没用感到羞耻。「不料，地面突然发出一道闪光。」

「地面？」

「发出一道闪光？」

「地面发出闪光」这句话，我觉得似曾相识。

「我以为双眼都瞎了，但并非如此。一个人脚边的某物发射出强光，或许是石头。冠人吓得跌坐在地，我立刻扑上去殴打他。」

「明明一只眼睛已被打瞎……」

「当时，我还不是很明确地理解自己有一只眼睛被击中。我拼上老命，很快地，那家伙也开始应战。他开枪射我，我打不过，只好逃走。我流着血，连滚带爬地前进，总算逃到那座村子。没想到让大家避难的地方，竟成为自己的避难所。」

「幼阳也是。」号豪说。

「幼阳？」

「幼阳也逃走了。」号豪露出身体疼痛般的表情。「他回到城里。」

「咦？」复眼队长倾身向前，「什么意思？」

「幼阳遍体鳞伤地回到城里。」

「真的吗？」

「我何必向你撒谎？对吧，医医雄？」

「就像号豪说的，幼阳是唯一回到城里的库帕士兵。」

「不可能。」复眼队长要扭断眉毛似地，皱眉瞪着弦等人。

「为什么？」

「你们不晓得，但冠人射伤我和幼阳等库帕士兵的地点非常遥远。即使还活着，也不是能负伤走回来的距离。」

我的脑中倏地浮现美璃的话。幼阳说他是「被库帕带回来的」，美璃这么告诉弦。

难道那是真的?

复眼队长说世上没有库帕，会不会其实有其他类似的生物?

「幼阳虽然回来，但已遍体鳞伤，且精神错乱。」号豪说明。我赫然想到，据说幼阳的身体被库帕射出的果实穿出许多洞，那会不会是枪伤?弦也讲出同样的话：「幼阳身上那些坑坑洞洞的伤……」

「是子弹射穿的伤口吧。如果是真的，那家伙内心肯定也不平静。」复眼队长应道。

「你是指冠人？」

「没错，他试图杀掉的幼阳居然活着回来。他想必很怕幼阳说出不该说的话。他去探望过幼阳许多次吧。」

「或许吧。」号豪回溯记忆，「顽爷提过，冠人担心幼阳，经常造访。」

「瞧瞧。」复眼队长没为猜中而得意，反倒不愉快地叹道。「嗳，总之，库帕士兵的制度就在十年前告终。因为我也不在了，那家伙应该会编造一个库帕被打倒的故事。」

「没错。冠人告诉城里的人，库帕不会再出现。隔年起，即使没派遣库帕士兵，库帕也没现身。」

「感觉他的确会编出那种故事。」复眼队长说。「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拼命安排出合理的情节。」

「没多久，我们国家就和铁国开战，那是怎么回事？」弦问。

「我也不知道。」复眼队长回答。「大概是冠人想制造一个库帕以外的敌人吧。」

「库帕以外的敌人？」

「刚才我讲过，冠人的统治方法一成不变。在国外塑造出可怕的敌人，然后安抚民众：『放心，我会保护你们。』」

「原来根本没有战争吗？」

「百年以前，与铁国的战争便已结束。我们一直受到铁国支配。」语毕，复眼队长伸了个懒腰。

「好，」复眼队长一派轻松，「差不多该走了。」

「咦，走？走去哪里？」弦问。

「刚才我提过，铁国的士兵已到这个国家附近。他们是正牌的铁国士兵，跟我们不一样，威胁性十足。」他微笑道。

「怎么回事？铁国的士兵为何会来？」弦颇为困惑。医医雄一如往常，沉稳地提出疑点：「这么说来，你们怎会伪装成铁国士兵进城？」

「多姆，为什么？」加洛问。我的尾巴摇晃，尖端指向旁边的复眼队长，仿佛在表示：「喏，他要开始解释了。」

「那座围绕这座城市的高墙，应该是那家伙为了防备我，才加以补强的。」复眼队长开口。

「是吗？」弦确认道。

「十年前，我遭冠人击中眼睛，浑身是血地逃走。话虽如此，没人发现我的尸体。那家伙或许是害怕，总有一天我会回来。听到你们的谈话，我才晓得幼阳虽然遍体鳞伤，仍回到城里，那家伙自然会猜想我也可能回去。」

「那座墙是要防止你进城而加高的吗？」

「大概。甚至加上毒刺，严密到家。几年前有人试图爬墙，惨遭毒死吧？」

号豪和医医雄互望一眼。「嗯，我想起有几个铁国士兵中了墙上的毒。」加洛抢着开口。

「印象中是铁国的士兵试图翻墙进来，却被墙上的刺毒死。」

「不是的。」

「不是吗？」

「反正，一定是冠人这么告诉你们的吧？」

「唔，是啊。冠人在广场向大家宣布。」医医雄答道。

「你们看到那些士兵的尸体了吗？」

「咦？」弦望向号豪，号豪则观察着医医雄的神色。「我们看到尸体下葬的场面。」

「但你们并未看到尸体的脸吧？冠人八成已处理掉。听好，那些试图爬墙而死的，并非铁国的人。」

「咦？」

「冠人应该知道，那些是跟我们一起生活的库帕士兵。」

「他们为何要爬墙？」号豪问。

「我们住在村子里，渐渐地，有四个人无论如何都想回家。声称会带他们回去的我，一点都没有要回去的意思，他们受不了吧。我了解他们的心情，也无法阻止他们。来到这座城外，他们爬上城墙，被发现时毒性已发作。三个人倒下，一个人见状，惊讶地逃回村子，告诉我们事情经过，我们才知道那座墙变得如此危险，更是回不来了。即使没有毒，爬墙原就不简单。如果在城墙旁停留太久，冠人一定会立刻采取对策吧。纵使想到方法翻越城墙，那家伙还有个杀手锏。」

「杀手锏？骑马逃走吗？」号豪指出。「哦，对，还有那一招。」复眼队长有些惊讶，苦笑道：「很多事我都没想到。我想到的是，那家伙可能会拿城里的人当挡箭牌。」

「挡箭牌？」号豪蹙起眉头。「什么意思？」

医医雄不愧是聪明人，一下就想通。「原来如此。确实，冠人能利用城里的人威胁你们。」

听到这话，我喃喃道：「人质作战吗？」荒野遇到的人类提过，以人做为挡箭牌，威胁敌人的方法。冠人或许会采取那种策略。

「追本溯源，在场的士兵全是这座城的居民。他们只是被选为库帕士兵带走，在这座城里也有家人。如果那些家人被持枪瞄准，我们就动弹不得。」

我望向士兵们。不知疲累还是自制，他们默默地、极力克制地伫立。这座城里还有他们的家人与朋友吗？经过十年以上，好不容易复返，却无法表明身分，只能假装成铁国士兵。他们的心情如何?

「所以，我们在某部分死了心。」

「对什么死了心？」

「对于回到故国。我不能害他们或他们的家人陷入险境，坚持要回来。保住一命，已值得庆幸。我们继续在那座村子种植粮食，如有需要，就潜进铁国调度物资。」

「你们能进去铁国吗？」

「可以。铁国原本就允许行商出入，低调一点就不会有问题。铁国非常大，大到对小事不太计较。仔细想想，那段日子其实不算坏。虽然不是最好，但也不差。至少小命还在。」

「但你们还是回来了。」

「没错。」

「你们改变心意？」号豪问。

复眼队长吐出一口气，他是在笑。「改变的是国王，铁国又换国王。」

「换国王？」

「我不是解释过？随着为政者更迭，国家的方针会轻易改变。铁国会定期改朝换代，而新登基的铁国国王，似乎是这么想：『那个小国一点用处也没有，赶快正式出兵消灭，确实支配管理吧。』」复眼队长回答。

「那……」号豪开口。

「是指这个国家吗？」医医雄接过话。

「什么赶快消灭，说得那么神气。」我不屑道，但加洛理所当然地说：「嗳，从力量差距来看，就是这样的关系吧。」

「简而言之，国王陛下认为，放任这个国家自治的时代已结束。」复眼队长语气有些夸张。「铁国将派兵过来。这并不是秘密，一踏进铁国，很快就听到这个传闻。我们也知道铁国在召兵买马，于是想到一个点子。」

「什么点子？」弦纳闷地偏着头。

「只要伪装成铁国士兵，就能进城。」

「冠人很卑鄙。」复眼队长说。

「真的吗？」号豪似乎仍无法相信，冠人是老奸巨猾的双面人。

「他一接到铁国国王要派兵过来的消息，立刻采取行动，以确保自身安全。」

「他做了什么？」

「他策马出城，与铁国国王谈判。不，那不是谈判，而是恳求。他恳求国王，说铁国怎么处置这里的人民都行，但务必放过他。铁国的人都在传：『那个从不知名的小国来的家伙，竟然不要脸地哭求国王。』传得那么难听，我听到差点掉泪。不过，多亏冠人的窝囊，我们才能够成功进城。」

「那天，为了迎接铁国士兵，冠人打开城门。」号豪或许是在回想，几天前来到广场的复眼队长军队。

「没错。所以，我们才能轻易通过城墙。冠人已和铁国决定好流程，他乖乖遵从安排。」

「那真正的铁国士兵呢？你们怎么冒充的？」医医雄问。

复眼队长敛起下巴，答道：「要前来这个国家，铁国的士兵会穿越荒野，经过我们居住的村子附近。那是国境旁，且有水源，方便绕道歇息。于是，我们趁机袭击。」

「袭击持有武器的士兵？你们打赢了？」号豪这么问，应该不是瞧不起复眼队长他们。

「我们准备万全：心态也完全不同。他们只是朝目的地移动，我们却是全力埋伏，这样的结果也是当然的吧？我们还用植物的藤蔓制成大网子，扔向士兵，让他们无法动弹。他们带着马，大网子罩住他们便会引发混乱。然后，我们趁机夺走武器，把士兵绑起来。」

「多姆，喂，他们用藤蔓做网子。」加洛低语。「跟你被老鼠算计的情形一样。」

反正，我就是掉进老鼠圈套的笨猫啦——虽然想闹别扭，又忽然忆起：「啊，原来是那个时候吗？」加洛搔着身体问：「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有只远方来的老鼠，一定是在那个时候跳上马的。」

据「远方来的老鼠」说，人类打成一团，所以他逃跑，钻进马上的行李袋。大概是复眼队长他们偷袭铁国士兵的时候吧。简而言之，「远方来的老鼠」以前住的地方，就是复眼队长他们生活的村子。

「那么，多姆，『远方来的老鼠』或许是目击到那个场面，才想到能用藤蔓做网子。」我觉得加洛的推测非常合理。「哦，所以他才会告诉这边的老鼠吧。他目击到复眼队长的手法，认为能做网子捉猫，便模仿设下陷阱。」「然后，多姆完全中计。」加洛又调侃我，但我没理他。

「我们抢走铁国士兵的衣物，在脸上涂颜色，以免被认出，接着返回故国。」复眼队长继续道。

「真正的铁国士兵呢？你们杀了他们吗？」号豪轻描淡写地吐出可怕的话。

「不，只是绑起来。不过，应该有几个人受伤。」

「那些士兵重获自由后，很可能追上来吗？」医医雄接着道。

「没错。」复眼队长重重点头，「你真聪明。」

「别调侃我了。」

「不，我是认真的。你的推论没错，士兵已追上来。」不知是否太过达观，复眼队长的语气颇悠哉。「不过，即使当场杀光所有人，迟早也会被发现。到时后果更不堪设想，只会加深铁国的愤怒。」

说到这里，复眼队长像从头走过自己的人生，并回顾结束一般，任务完成似地深深叹口气。「我们回来，已达成目的。我们除掉玩弄同胞的冠人。」

「然后呢？」号豪催促道。

「就这样了。」

「其实，我原打算在台上射杀那家伙后，立刻表明身分。因为我没想太多，一方面也是雪清怨恨，已获得满足。」

复眼队长心中怀抱的，应该是历经十年未曾淡薄的感情，但我无法理解那能不能称为「怨恨」，也无法判断冠人需不需要死。

「你没当场表明身分，有什么理由吗？」

「当然。」独眼兵长说，凡事都有理由。「那时不是来了一匹马？只有一匹马晚到。」

「是啊。」号豪点头。

「的确！」我跟加洛同时应道。因为那只马，城里的人才会期待透明的士兵来拯救他们。

「那匹马出现，我不禁有些犹豫。」

「你怀疑真正的铁国士兵追上来？」

「我们这些人里面，会骑马的只有两个而已。所以，我们仅带两匹铁国士兵骑的马，其余都留在村子里。那时我猜想，是铁国士兵设法解开身上束缚的藤蔓，骑剩下的马追过来。」

「可是，那匹马上不是没有人吗？」弦颇在意细节。

「或许是在广场前下马，藏身某处。总之，我认为当时表明身分太冒险。」

「为什么？」

「听好，我们害怕的是这种情形：假设我们表明身分，说『我们是库帕的士兵，原本是这个城市的人』，便能与家人团聚吧。但躲在暗处的铁国士兵偷看到这一幕，会怎么样？那家伙可能会捉住城里的人，威胁『不乖乖就范，小心你们的亲人没命』。这样的可能性非常大。」

哦，说穿了，这也是人质作战嘛。

「简而言之，一表明我们原本是这里的人，或许会立刻让城里的人陷入险境。」

「原来复眼队长想得这么深。」加洛一脸佩服，我也有同感。无人的马来到广场时，复眼队长——那时对我来说还是独眼兵长，总之，他思考半晌后，吩咐一名士兵「最好提防一下」。那一瞬间，他原要表明他们的身分，却临时打消念头，改变方针。

「我们决定在确保绝对安全前，先隐瞒身分，找出躲藏的铁国士兵。好不容易回家，却只能隐瞒身分，坦白讲，非常挫折。你们一定不了解那种徒劳感和失望吧。不过……」

「不过？」

「不过，既然都忍耐至此，也只能坚持到底。由于不知铁国的士兵躲在哪里，我们决定搜遍全城每户人家。」

「我一直以为，那匹马是透明士兵骑来的。」弦是老实人，毫不隐瞒地说。

复眼队长一开始应该不懂弦在说什么，沉默不语。「这么一提，上次你还在这里大叫『透明的士兵』。透明的士兵是指什么？」他讲到一半，似乎恍然大悟，提高音量：「啊，是库帕士兵打倒库帕后，会变透明的传说吗？」

弦点点头。「我以为是变成透明的库帕士兵，骑着马来救我们。」

复眼队长闻言，嘴巴张得大大的，像让空气爆发似地叹一口气。他的左眼眯起，眼角挤出皱纹，显然是在大笑。是感到太意外吗？复眼队

长笑了好一阵子。我四下张望，其他站着的士兵也都在笑。

「你是认真那么想的吗？」复眼队长笑道。

「你是在笑我们？」号豪十分不高兴。不光是弦，城里许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透明士兵身上。

「不，只是觉得好玩。」复眼队长回答。我觉得那是真心话，在这里笑着的每一个人看起来都非常幸福。「这样啊。」他调整呼吸，接着道：「你们以为那是透明士兵骑来的马。」

「是的。」

「但事实上，是铁国士兵骑马来追我们。」

「那家伙在哪里？现下还在城里吗？」加洛在一旁吵闹。

复眼队长神情紧绷。「听好，那家伙恐怕是在广场前下马，躲藏在城里的仓库后面或工具室，我们找到躲藏的痕迹。那人躲藏一阵子，在水井附近被我们发现，于是他举枪反抗。」

「对你们抵抗？」

「那名士兵告诉我：接下来会有更多的铁国士兵前来，你们别以为能全身而退。那不是恐吓，他的同伴应该已回铁国求援。」

「铁国士兵知道你们的真实身分吗？」

「不知道。或许他们以为，我们是在荒野突袭旅客的盗贼。这些盗贼穿上铁国士兵的衣服，准备为非作歹。如同我们期待的，士兵压根没想到我们居然是这座城的人。这也是当然的，我们采取的行动，不管怎么看都不像是这个国家的友方。」

「而且，你们还杀害冠人。」号豪苦笑。

「对。不过那时候对方举枪，准备射击我们的同伴。」

「射击？」

「他嚷嚷着挥舞枪只，非常危险。情急之下，我才开枪。」复眼队长一顿，叹口气。「换句话说，我杀死那名士兵。现在想想，我实在太鲁莽，但木已成舟。」

「那尸体怎么处理？」号豪问。

「不是给你们看过吗？」

「咦？」「给我们看？」「什么时候？」

「我不是在台上亮出铁国士兵的尸体，逼问你们：这是谁干的！」

「是那件事啊！」号豪一脸惊讶。

「那件事……」弦呆呆地张口。

「原来是这么回事吗？」医医雄也睁大眼睛，呻吟似地说。

我和加洛的反应也差不多。「原来……」「是这么回事吗？」「原来那家伙是正牌的铁国士兵吗？」我们两只猫交换意见。

「不过，为何你要把我们全部召去，逼我们招出是谁干的？从你刚刚的的话听来，人分明就是你杀的。」

「是啊。」复眼队长愉快地点点头。「尽管知道是自己干的好事，却大叫：『是谁干的！』我可是卯足劲才憋住笑。」

「我们都快吓死了。」

「不好意思。总之，我决定利用那具尸体，透过逼问，把你们其中一个拉拢为同伴。」

拉拢为同伴？什么意思？

「铁国的士兵就要攻打过来，我认为应该对城里的人做出适当的说明。真正的铁国士兵突然出现，这个国家的人却惊慌失措，乱成一团，将完全无法应对，必须事前说明一番。但由我们说明，城里的人不太可能相信。因为那时我仍是敌方的队长，不是教人畏怯，便是惹

来猜疑。事到如今，表明我们的真实身分，只会徒然引起混乱吧。那么，最好让这个国家最受信任的人统率。」

我蓦地想起，独眼兵长在台上扯着喉咙大叫「是谁杀害这名士兵」的场面。当时，广场上的号豪明确回答「不是我干的」。

「所以，你才选择号豪吗？」弦问。

「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失去冷静，只顾着慌张，唯独他沉着地掌握状况，主张自身的清白。简单地说，他很能干。」

「既然如此，为何不好好说明？不用那么粗暴地拖来也行吧？」

「抱歉用了那么粗暴的手段。不过，恭敬地请他来，可能会引起城里的人怀疑。」

「怀疑号豪吗？」

「他怎会跟铁国的人变得那么熟？他是不是投效敌方？大伙肯定会议论纷纷，或胡乱猜测他遭到收买。粗暴地带他来才好，还能引起同情。」

「万一我不相信你们的话，你们打算怎么办？或许我会背叛你们。」

「到时候再严加应对就是。」复眼队长的话声冰冷，气魄十足。「不过，我并不担心。」

「为什么？」

「你以为我是谁？」

「谁？」

「我可是复眼队长。」

「你是复眼队长又怎样？」

「我挑选库帕士兵多少年了？」

「所以呢？」

「我有识人之明。」复眼队长的左眉扬起。

以前曾听闻，总是面无表情的复眼队长，只有在心情好时会扬起左边的眉毛。号豪也注意到这一点，以其他人类听不见的音量低喃：「未免太难看出来了吧。」

在场士兵的表情顿时变得柔和。「是啊，我们都是他选中的。」或许他们想起事情的开端，自己变成这样的最初原委。

「之后我也被带来了，这又是为什么？」弦问。

复眼队长闻言，咧开嘴巴，环绕嘴唇的胡子相当醒目。「得问这家伙。」他以下巴示意号豪。

「问号豪？」弦移动目光，号豪皱起眉应道：「我说出你和医医雄的名字。」

「为什么？」

「复眼队长问我，还有其他能信任的人吗？然后他表示，若想把情况告诉国民，并率领群众，一个人可能太勉强，需要其他人协助。所以，我说出你和医医雄的名字。」

「我们决定带你们过来。然而，我刚要解释，其中一个就骑马意图逃亡。」

弦「唔」一声，满脸通红。一下苍白、一下胀红，真是忙碌。他八成是想起拼命逃亡，试图跳上马的自己。「原来那个时候我不必逃。」他低喃。

「没错。你当时的行动，实在教我没辙。我压根没想到你会逃得那么拼命。倘若你要做出更乱来的事，我原打算射马让你停下。因为铁国的士兵已来到荒野某处，可能会惹出祸端。不过，在我动手前，马单独跑出城。」

不只是马！我好想大叫。我也一起出城了！

「净是些意料之外的状况。这下换城里的人吵闹起来，逼迫我谈判。」

「是丸壶他们。」医医雄向弦说明。「在不同于弦的意义上，丸壶也是个单纯的家伙。他一感情用事，便会立刻采取行动。」

「也因如此，我稍微改变方针，决定让你和酸人决斗。」

「为何要刻意那样做？」弦问。对于毫无解释就被丢进莫名其妙的决斗，他也不感到生气。

「那个酸人太碍眼。不管怎么看，他都跟冠人一个样，是自私自利的家伙。」

「在我们眼中，过去的冠人是个好人。」

「冠人表里不一，是个擅长伪装成好人的聪明人。在这层意义上，表里如一的酸人明了易懂，或许还算好的。总之，那样轻易向我们屈服的酸人太恶心，我看不顺眼。」

「不晓得酸人知道多少？」医医雄提出疑问。

「知道多少？」弦有些困惑。

「这个国家的秘密。比方，这个国家其实并不是国家，只是铁国的领土之一，而冠人一族纯粹是听从铁国国王的命令管理这里。还有，实际上没发生战争，那是捏造来操纵这个国家人民的虚构威胁。冠人告诉过酸人这些事吗？」

「这一点我也很介意。」复眼队长答道。「如果冠人打算让酸人继承王位，非把国家的秘密告诉酸人不可。但就我看来，那家伙——酸人，几乎是一无所知。」

「一无所知？冠人没告诉他？」

「冠人大概也明白自己的儿子不中用吧。对欲望太忠实，不懂忍耐。把秘密告诉他，很可能转眼传遍全城。」

「那他不打算让儿子继承吗？」弦不解地偏着头。

「冠人觉得那是很远的事吧。」复眼队长鼻孔翕张。「他自认能活得长久。不管怎样，酸人都是无可救药的人渣。父亲惨遭杀害，他却对杀父仇人哈腰谄媚，甚至满不在乎地背叛你们。我实在看不下去，想给他吃一点苦头。」

「所以才提出决斗？」

「不好意思，吓到你。」复眼队长向弦赔罪。「这不是借口，但若是你，一定足以和酸人决斗。」

「那么重大的任务，我不可能胜任。」

「不，你试图骑马出城的坚强我很欣赏。」复眼队长一本正经，接着说：「啊，对了，我还有事要向你道歉。」

「向我道歉？」弦指着自己。

「没错，当时我惹你生气了。」

「这是在讲哪桩？」

「我们归来的那天晚上，一名士兵去了城里的女人家。」

哦——我马上想起。

「多姆，那是在说什么？」

「是枇枇家。那天有个士兵去枇枇家，想侵犯枇枇。」

「性欲啊。」加洛一副理所当然的语气，所以我也答道：「是性欲吧。」「人类这种生物，即使对方不愿意，也会想硬逼对方做这种事。」「百分之百准确。那时弦闯进去，阻止士兵。」

「哦，那件事。」弦似乎也想起，「那是什么情况？为何要侵犯枇枇？」

「若说是侵犯，也算是侵犯。」复眼队长第一次露出不知所措的样子。「嗳，那家伙也是忍耐不住了吧。」他苦笑着望向墙边的士兵们。「因为总算能见到心爱的女人。」

「心爱的女人？」弦反问。医医雄脑袋动得快，「是以前跟枇枇住在一起的男人吗？」

「没错。我交代他们，在我允许之前，不能表白身分。当初拟定计划时，我再三警告，那家伙却一下就违反规定。男女之情实在不能小觑。」

「请别再提那件事。」墙边一名士兵出声。脸上虽然涂着颜料，但看得出肤色变深，或许是羞得脸红。

「枇枇知道吗？」医医雄问。

「两人面对面，一会儿就认出来。即使脸涂得花花绿绿也不妨碍，爱情的力量着实伟大。」

「队长，不要再笑我啦。」

「在感动的重逢后，这家伙叮嘱情人『不要告诉任何人』，然后为了发泄欢喜和欲望，彼此拥抱。此时你却……」复眼队长噗哧一笑，「拿着棍子破门而入。」

「啊，原来是那样吗？」

弦手足无措，困惑不已。

老实说，我也哑口无言。

「原来不是强逼人家，而是两情相悦。」加洛低声苦笑，我应道：「好像是呢，居然还有这样的事。」

「弦阻碍人家的情路。」号豪出声调侃。

住场的士兵都开心大笑，仿佛有道轻盈的空气穿过屋内，连我们猫都感受到一股暖意。热辣辣的紧张氛围顿时缓和。

「好了。」复眼队长接着唤来墙边的一名士兵。他似乎叫了士兵的名字，但我没听清楚。

「什么事？」是刚才低头说「请别再笑我」、曾和枇枇住在一起的男人。

「我决定了，」复眼队长宣布：「你留在这里。」

「咦？」

其他人都望向士兵。

「你就跟那个女人一起生活。」

「跟枇枇吗？」号豪问。

复眼队长的表情变得严肃。「依照预定，我们将跟铁国士兵作战。不过，你留下来，跟那个女人一起生活。」

「队长，您为何突然这么说？」

「你们要和城外那群铁国士兵作战吗？」弦问。

「我们打算即刻出城，迎击铁国士兵。那样一来，对方会认为我们是盗贼，和这个国家没关系。这样应该能减少城市受到的损伤。」

「我们也一起。」弦随即出声，「大家一起对抗比较好。」

「没办法的。比起这些，你们更应该设法维持这个国家。这部分，我已跟他们谈过。」复眼队长望向号豪和医医雄。「如果我们无法击退铁国士兵，你们就照着我的话做。就说我们只是一群盗贼，接受铁国的支配吧。」

号豪默默点头。

「多姆，怎么样？你认为打得赢吗？」加洛问我。「你不是在外面看过铁国士兵？如何？」

我忆起进城之前，在城墙外看到的士兵集团，坦言：「我想很困难。」他们人数是这里士兵的两倍以上，而且对方有许多枪和马，我不认为复眼队长一行足以抗衡。

此时，刚才被吩咐「你留下来」的士兵，亢奋地表示：「我当然也要一起作战！」

「不行。」复眼队长当场打回票。

其他士兵也纷纷劝道：「你留下来吧。留下来，和你的女人活下去。」

「要这样说的话，大伙不也有亲人？你们得快点去见亲人……」枇杷的男人一慌，不禁激动起来。

「没办法让所有人如愿与亲友团聚。等铁国来接管时，事情会败露。不晓得谁会泄漏我们的真实身分，到时铁国对这个国家的管理会变得更严苛。不过，只有你一个，就不会有问题。」复眼队长的语气不容分说。其他士兵的话声像涟漪般扩散：「连我们的份一起活下去吧！」「你要好好跟女人亲热，活得快快乐乐！」「我们原本是不能回来的，光是能够重返故乡，便心满意足。」众人的细语声包围男人。

看着他们的互动，我似乎能了解他们是如何团结合作、齐心协力活到现在。弦「啊」地指着几名士兵，或许是他认识的人。

没多久，复眼队长拿枪站起，下令：「好，走吧！」士兵们全挺直背脊。「现在尽快往城墙出发。几个人共乘一匹马，其余用跑的！」

「不要紧吗？」号豪担心地问。「有没有胜算？」

复眼队长以近乎豁达的语气回答：

「与库帕相比，这根本不算什么。」

骗人。

我立刻察觉，复眼队长他们不是去打胜仗。明知毫无胜算，他们仍挺身作战。

我默默想着，复眼队长接着说：「库帕士兵的职责，原本就是要保护人民，与强敌对抗。」他望向士兵们。「这些人就是被选来保卫家园的。虽然过了很久，不过，这正是他们应尽的义务。」

室内一片寂静。

「什么话。」一名士兵笑道。「选中我们的可是复眼队长。」「明明就是队长随便选的。」「对啊，谁被选上谁倒霉。」大家夸张地连连叹息。

他们的脸皱成一团，屋内气氛又因笑声变得柔和。

半晌后，我心想：啊，原来如此，库帕士兵是真的变成透明。

他们回到城市，即使现身在过去的亲友前，也是「看不见」的存在。在脸上涂颜色，是为了变成透明——隐瞒身分，化身透明，默默拯救众人。就是这么回事。

库帕士兵会变成透明，拯救这个国家。

完全就像传说中描述的。

紧接着，我腿一蹬，跑出屋外。既然掌握状况，能做的事就只有一件。

「喂，多姆！」加洛跟上来。「你要去哪里？」

差点忘记，我得打信号才行。

「加洛，来把天空涂成黄色！」

手脚贴着地面，我把四肢跪地的姿势缩得更小。我待在岩山后面，可是山丘不大，得弯身缩小体积，才能勉强躲藏。

我悄悄探出头，窥望士兵的状况。

他们——铁国士兵的行动耐人寻味。有人躺在地上，有人整理行囊，也有人围坐成圈，看似在聊天。

位在远方的他们显得非常小，杂乱无章地动着。我有种在观察昆虫生态的感觉。

不清楚是有人先站起，还是有人发号施令，但我发现他们东西收拾得差不多时，几十名士兵已骑上马，排列得整整齐齐。

大概是队长吧，两个人面对士兵高声训话。从这里听不到内容，但他们一次又一次指着前方多姆老弟他们国家的城墙，或许在指示接下来要一口气进攻。然后，那算是呐喊吗？所有人同时发出鼓舞自己的雄壮叫声。

终于要进攻了吗？

我四下张望，看到城墙。围绕多姆老弟他们居住的国家的城墙。

好了，情势会怎么发展？

不知是亢奋还是害怕，总之，我的心跳加速。

此时，我瞥见人影。大概是同乘一匹马过来的，几个人正从马背上跳下。

或许是刚刚抵达的。

他们排成一横列，摆出戒备姿势，就像要迎击这边的铁国士兵集团。那是多姆老弟他们国家的人，还是独眼兵长？我凝目细看，他们的脸上仿佛涂着颜色。

城里究竟是什么情况？

多姆老弟没事吗？

然后，我不由自主地担心起，只透过猫的描述得知的号豪、弦、顽爷等城中居民。

独眼兵长来到城墙外，或许是为了迎接第二军。

我这么想着，便发现这边疑似队长的马上士兵，举起长枪后，随即开火，显然目标是墙边的人影。枪声传遍辽阔的荒野。看起来小小的他们，枪一样很小，或许是此一缘故，枪声并不刺耳，反倒给人一种轻巧发射的烟火印象，但我仍大受震惊。马嘶声间或传来。

他们不是同伴吗?

不都是铁国的人吗?

突然，一抹黄色线条映入眼帘。

城墙另一边，一道烟雾朝天空缓缓上升，乍看犹如黄色的狼烟。原以为是光线反射，眯眼细瞧，我赫然惊觉。

是多姆老弟的信号!

我会弄出黄色花粉，一看到花粉，你就把他们赶跑——多姆老弟临走之际这么交代。或许会花点时间，但花粉会笔直冲上天空。

我得动身了。

我想起约定。

趁尚未犹豫得裹足不前，我先跨出步伐。

士兵手中的枪当然很可怕，但我只能相信自己的想法，挺身面对。

行走！前进！不要害怕！对方也一样害怕！我这么告诉自己，一步步确实踏稳。

墙边的人，也就是从多姆老弟的城市出来的人仰起身子。他们面对这里，所以先发现我，眼睛眨个不停。

或许是从他们的视线察觉异状，在荒野上列队的铁国士兵也起疑「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慢慢转向我。

他们先看到我的脚踝和小腿一带，倏地睁圆双眼，目光茫然地往上移。仰望到我的胸口和脸庞时，他们个个张大嘴巴，一动也不动。几乎所有人的反应都相同，吓得无法动弹。我不禁感到好笑，内心萌生一点从容。

既然这样——我稍微放大步幅，用力蹬踏土地。我有些得意忘形，心想干脆来引发地震。随着我的动作，乘载士兵的马匹脚步踉跄。或许是不知所措，马匹又嘶叫个不停。士兵们拼命安抚马匹。

我迈步前行，俯视他们。

士兵狼狈地待在吓坏的马上，一副遇到怪物的表情。然后，有人大叫：「那是什么！怎么会有巨人！」

紧接着，其他人也怪叫起来：「好大！是从哪里来的？」「简直像棵大树！」

前方的士兵只有我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大，我的远近感有点错乱。

「那个巨人是什么！」他们对我喊道。

问我是什么，我也答不出。我只是个被老婆戴绿帽的没出息家伙，职业是公务员，任职于地区振兴部门。就算我能回应，也只答得出这些而已。

初次相遇时，我立刻就发现多姆老弟小得奇异。他比我所知的猫更小，而且从外形来看，他显然不是幼猫，而是成猫，所以给我猫咪公仔的印象。他坐在我的胸口说话时，我有种与玩具猫对话的古怪感觉。

从多姆老弟的描述听来，在他住的城市，人类与他的体型比例，跟我与一般猫咪差不多。于是我猜想，在多姆老弟居住的世界，人类是不是也很小？

多姆老弟会吓到，看着我仿佛撞见怪物，也是这个缘故吧。

然后，在荒野上瞧见他们和马匹的脚印时，便差不多确定答案。他们的脚印比我的小太多。

如今，这成为决定性的事实。

与我对峙的他们，体型只有我所知人类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大。

我的身高尺寸，在他们眼中非常值得惊异吧。

我原地踏步，用力摇晃身体。说好玩或许有些语病，但如同我的预期，士兵们都吓坏了。不少人摔下马，呆呆注视着我。

城墙附近的人——他们也一样只到我的膝盖高，全愣在原地。他们呆杵着，但我听到有人低语：「是库帕。」

咦？我吓一跳，想抗辩我不是库帕，而是人类。但在他们眼里，或许他们才是人类，我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物。

真是不可思议，我这个不起眼、没半点可取之处的人，仿佛突然升格成特别的存在，既尴尬又新鲜，有种身价飙涨的错觉。

不过，我的思考齿轮马上被疼痛打断。

一开始感到脚好烫，接着觉得好冰。不晓得是针还是棘，总之脚被刺了，我急忙查看。

士兵们举枪瞄准我。有枪声吗？没注意到，或许是我太兴奋。

往腿上望去，牛仔裤开了个洞，渗出血。子弹应该比平常小，可是超痛。或许是子弹很小，反而更锐利地穿刺。

脚上又是一阵疼痛。

我一阵毛骨悚然，盯着汩汩流出的血，似乎有点贫血，眼前天旋地转。景色顿时倾斜，惊觉不妙时，我已当场瘫倒。

地面轰响，马在嘶叫。

小人们哇哇乱嚷，左右跑开。他们在我的脸颊附近吵闹，或许是陷入恐慌。

我因疼痛和震惊无法思考，只能逞逞强。

「听好，不许再接近这个国家！」我几乎使尽最后的力气。

我没大吼的意思，但大概是受到惊吓，附近的士兵和马全翻掀过去。

「快逃！」在场的士兵叫道。「撤退！」

我听着这话，牙根打起颤。身体好冰，血液倒流，手脚不听使唤，抖个不停，显然是贫血。是中枪的冲击，还是目睹流血的缘故?

我会死在这里吗？我不禁心生害怕。脚好痛，景色渐渐模糊。

有人拍打我的眼皮，我勉强睁开眼。只看到一只猫，是多姆老弟。

「你还好吗？」

「我中枪了，我要死了。」

「要死了？没事的，医医雄刚帮你涂药。他用了各种工具，把枪的碎片从你的脚挖出来。」

「医医雄？」枪的碎片或许是在说子弹——我迷迷糊糊地想着。

我仰躺在地，微微起身一看，人们团团环绕在我周围。他们一样只有我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大，而且全「哇」地发出战栗的叫声。

我慢慢撑起上半身，人群便一口气退开。即使如此，他们依旧没离去，稀罕地远远围观。

一名男子来到我旁边。他姿势端正，一副学者气质，感觉很适合穿白袍，所以我猜他应该是医医雄，果然没错。他说：「我没诊治过你这样的人，但伤口应该不要紧。」

谢谢你——我正想道谢，鼻子忽然痒起来。虽然已淡到看不见，但还飘散在空中的黄色花粉刺激了鼻子吧。

我忍不住打个喷嚏。

我喷出一大口气，惊觉不妙时，医医雄已被吹得往后滚好几圈。

这景象似乎很滑稽，我听见有孩子在远处欢闹。

然后，我似乎成了那个国家的烫手山芋。

我体型庞大，不管身在哪里都非常占空间，一活动就担心可能砸坏墙壁。

而且即使他们好心提供食物，以我的体格来看，份量也不足以裹腹。

简直像个大饭桶硬赖在这里。

幸好我有带随身粮食，能够填饱肚子，不过水的方面，我喝掉的量在他们眼里非常惊人，所以我还是相当内疚。上厕所也非常麻烦，他们大小解的地方对我而言太小。没办法，我只好去远离城市的地方偷偷排泄。当然，虽说是偷偷，但我体型庞大，每个人都看得一清二楚，更是让我难熬。

可是，他们并未怠慢我。

为了招待我进城，他们讨论要扩大城门，发现行不通，便邀我跨过城墙到广场。

我坚决婉拒入城，因为不晓得何时会不小心踏偏，破坏他们重要的城墙或水井，当然，我也害怕城墙上的毒药。总之，基本上我都待在围绕他们国家的城墙外，躺在荒野中度过。

我无法进城，于是他们出城来找我。定期会有人打开城门与我交流。

在小个子（还是该说小型？）的人面前跪坐谈话，是非常奇妙的体验。习惯后也不觉得有多怪，反倒愈谈愈热络。

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他们应该很想看看我吧。毕竟我是比他们大四、五倍的巨人，肯定像珍禽异兽般让他们兴致勃勃。也来了许多孩子。他们天真无邪，虽然提心吊胆，有时却非常大胆，会在我躺下的身体上跳来跳去玩耍，或观察我的耳洞取乐，忙得团团转。

听到独眼兵长他们其实是这个国家的人，而且是复眼队长和库帕士兵，我大吃一惊，其他人受到的冲击一定更大。但惊讶的浪潮过去后，他们便为士兵的归还感到欢喜。

我和顽爷见过一次面。不晓得是不是拆下床铺，几个人抬着他到我附近。

顽爷是个脸颊凹陷、无法自行起身的老人，但神采奕奕。眼神锐利。他看到我非常高兴，脱口道：「原来世上还有这般趣事。」然后，他兴致勃勃地问：「你住在怎样的地方？」「其他人跟你一样大吗？」「你平常都吃些什么？」其他人先前似乎只是压抑着好奇，见状也跟着发问。他们稀罕地摸着牛仔裤的布料，为鞋带感叹。

多姆老弟那些猫常来。不过，他们请求：「我们听得懂人话的事，能帮忙保密吗？」

我能和身为猫的多姆老弟交谈。

我能和这个国家的人交谈。

那么，我应该能成为多姆老弟与这个国家的人之间沟通的桥梁。然而，不知为何，即使猫说话，人类似乎也听不懂。是成见、常识阻碍两者的交流吗?

「如果人类知道我们听得懂他们的话，或许会提防我们，那样过起日子就不方便了。」多姆老弟解释，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听从他的愿望，把能与猫交谈的事深藏在心底。

「不过……」多姆老弟有一次这么说。

对抗铁国士兵时，我被枪击中，多姆老弟正在广场外围第二条圆道踩踏黄色的花，射出花粉。那时库洛洛猫跑去告诉他：「来帮忙的人类

没事吗？他可能会受伤，你应该带着医医雄赶过去。」

「有道理，说得没错。」多姆老弟同意，可是，他烦恼着不知如何告诉医医雄。烦恼到最后，他冲进医医雄家大叫：「城外不得了，快点一起过去吧！」

「我居然那样拼命跟人类讲话，连我都不禁怀疑起自己的耳朵。」多姆老弟告诉我。「不过，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豁出去。而且，我也想早点知道你的状况。」

「然后呢？」

「发生奇妙的情况。」多姆老弟说着，无法信服似地噘起嘴巴。「医医雄的女儿走近，问我：『要去哪里才好？』」

「她听懂了吗？」

「不晓得，我也不是很明白。可是，听完我的话，她转告医医雄：『爸，快带着这只猫，赶往城墙那边。』」

「医医雄有何反应？」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就像平常一样冷淡，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讲不通，刚要死心，下一瞬间他便抱起我，跑出门外。」

「意思是，你的话传达给人类了吗？」

我问，但他左右摇头：「不清楚。从那之后，他们没再听懂过。或许当时我太拼命，那份心意打破人类与猫之间的藩篱。况且，不管我有没有请求，医医雄原本就很担心复眼队长他们。身为医生，他大概认为能帮上一些忙吧。」

「搞不好，人类其实听得懂你们的话，却一直假装听不懂而已。」

「怎么可能？」

我对人类自称是旅人，在荒野外的遥远地方旅行，偶然看见铁国士兵要攻打附近的国家，不忍看到以大欺小的状况，便挺身而出。

他们似乎把我当成救国英雄，再三向我道谢。

「这个国家有你这么巨大的人，铁国应该不会再来攻打。」自称弦的人感谢道。如同多姆老弟的描述，他似乎是纯朴正直的人。

「是吗？」实际上，我无法预测今后将会如何，语气模棱两可。「或许他们会召集更多士兵，卷土重来。」

我不是想吓他，但弦顿时脸色苍白。我后悔不该无凭无据信口开河，一旁的医医雄冷静分析：「他们不会那样劳师动众。付出莫大的代价支配这个国家，根本没有好处。」

我没看到多姆老弟的话中经常登场的酸人。决斗的事我已听说，后来他怎么了?

「他一蹶不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号豪告诉我。「因为再也没人理会他。他足不出户，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吓得他跳起来。」

「真可怜。」我反射性地说，其实并不同情他。

人类大部分是在白天来找我。不晓得是害怕日落之后，天色一暗，我会露出凶暴的本性，抑或听到我的鼾声受到惊吓，没人敢靠近。所以，每到夜里，我就一个人躺在地上，尽情享受无边的夜空与灿星。

几天后，我不禁对无所事事感到过意不去。

人类说我帮他们赶走铁国士兵，不需要再贡献更多，但游手好闲，镇日躺着，教我坐立难安。

所以，我决定稍微劳动一下。

比方，挖掘地面寻找水源，或更进一步强化守护城市的城墙。我孱弱无力，从小学就最讨厌体育课，但毕竟拥有四倍大的肉体，其他人类非常高兴。

平常我都在政府机关努力制作文件，回家就坐在电脑前追踪股价涨跌，如今却像这样劳动身体，贡献心力，我不由得感到好笑。

不管是挖洞还是搬东西，都会引来「好棒」的赞美，受到感谢、依靠，我觉得也不赖。

连他们当中最健壮的号豪都比不过我（虽然是理所当然），总之非常爽快。孩子们的赞赏也带给我成就感。

此外，在政府机关的工作中，协助町内会及自治会的经验派上用场。我了解这种社群的需要。

也不是被那种快感冲昏头——不，正确地说，我真的得意万分，但我渐渐会去更远的地方。我做了一个可用水冲掉排泄物的厕所，并挖一个贮存雨水的大洞，拉出一条水路到城市。以前曾在书上看到古代遗迹也有冲水式厕所，我便试着效法。

我跟号豪和医医雄商量建造厕所，总算完成时，他们说：「请你来启用吧。」话虽如此，我实在没勇气在众目睽睽下排便，所以婉拒了。

又过几天，我和多姆老弟一起出远门。

为了扩张水路，需要挖掘地面的道具，也就是需要适合挖土的棒子，所以我想去荒野找找看。

注意到时，我已迷路。可能是渐渐习惯自己的身体是巨大的，我过于自信，觉得「只要大步行走，去哪里都没问题」，没留意方向就走远。多姆老弟大概也疏忽了。我找不到回去的方向，和多姆老弟商量，他说：「我在睡觉，也不晓得路。」

虽然迷路，但没有地图，只能继续走。

「啊，那棵树满适合的吧？」多姆老弟在我肩上悠哉地下指示，我不禁感到好笑，觉得自己像是受他操纵的机器人。

「没错，我们是来找东西，不是来迷路的。」我弯身捡起脚边的棒子。拿起来确实顺手，长度也刚好。但我试着挖地，两三下就折断。这么脆弱，没办法用在挖水路上。

「前面还有很多树枝。」多姆老弟又说。

放眼望去，地上确实散乱着一堆树枝，我们不知不觉间来到一片杉林。

「多姆老弟，这里是……」我仿佛受到树林吸引。

肩上的多姆老弟抽动鼻子，望着周围的枝叶。

「这里是不是库帕的森林？」我问。但现在已知库帕不存在，所以我也不明白「库帕的森林」意味着什么。

「啊！」我灵光一闪。

我想到了。

库帕是不是像我这样的人?

古时候，有人——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以我的主观来看），是不是曾出现在附近？然后，这一国的人偶然发现他，大受惊吓：「那个杉树怪是什么！」库帕的故事便由此而生，不无可能。

至于发光的石头，或许是从在我眼中平凡无奇的数位相机衍生出的传说。

那么，年轻人幼阳说的「库帕带我回城里」，实情是不是也是如此?尽管遍体鳞伤，却能回到城里，会不会是像我这样的人带他回来的?是不是偶尔会有像我这样的人漂流到这里?

「Cook Pine。」还没意识到，我已脱口说出。

「什么？」多姆老弟问道。

「以前我看过叫这种名字的树木。」去夏威夷的欧胡岛旅行时，看过高耸而形状尖锐的杉树。导游介绍：「这是库克队长发现的树，所以取名库克松树，Cook Pine。」当时，我对外形明明是杉树，却称为「Pine」——松树，感到不可思议，反射性地想起，喜马拉雅雪松在日文里明明叫「喜马拉雅雪杉」，但其实是松科。

「哪里不对劲吗？」

「没事。」我回答，脑中却浮现一个假设。会不会是很久以前，像我这样因缘际会漂流到这一带的人，注意到这种杉树，指着大叫：「Cook Pine！」而这个国家的人误听为「库帕」？

Cook Pine、Cook Pine，我反复默念，再改念「库帕」。有点像，又不太像，很微妙。

「咦，那是什么声响？」多姆老弟在我的肩上说，有些激动地抖动身体。

「声响？」我竖起耳朵，却没听到特别奇怪的声响。风微微吹动杉林，然后是自己的呼吸声，还有不晓得从哪里传来的浪涛声，只有这些而已。但我很快发现：「是浪涛声？」

附近有海吗?

仔细想想，遇到多姆老弟时，我已远离海边。

「是海吗？」

「什么是海？」多姆老弟问。「这种很吵又不太吵，像古怪鼾声的的声响跟海有关吗？」

他们不知道海？我赫然一惊。遇见多姆老弟的地方，也就是他绑住我的地方，同样感觉不到海的气息。

「海就是……」我幼稚地解释：「有很多水的地方。」然后，我加快脚步，就像被「百闻不如一见」这句格言催赶。

森林相当广大，我朝着海浪声奔去。

眼前突然冒出一片沙滩，呈港湾的形状。那里是一片大海。

就我看来，那只是一片海岸景观，但从未见过海的多姆老弟，或许觉得那里潜伏着会发出鼾声的巨大不定形生物。

多姆老弟从我肩膀跳下沙滩，散发出浓浓的警戒气息，全身的毛倒竖。瞧他的尾巴，简直快直冲天际。

「这就是海。我应该是从海的彼端过来的。」

「怎么来的？钻过来吗？」

我边解释，边四下张望，视线在右端停住。沙滩上有个白色物体，形状像放大几倍的婴儿用澡盆，孤零零地搁浅，原来是钓船。跟我乘坐的钓船非常相似，或者说，那就是我的钓船没错。

「这是什么？」

我一走近小船，多姆老弟便从后方小跳步追着问。

「我就是乘坐这个过来的，是能在海上移动的交通工具。」

多姆老弟兴致盎然地在小船旁绕来绕去，偶尔似乎会感受到未知的恐惧，发出嘶叫声，做出威吓的动作，但仍继续观察。

我看着小船，心生一股怀念，模糊地暗想：我是何时搭船来到这里？听到多姆老弟提议：「你可以坐这个回家呀。」我才想到「回家」这个选项。

「是啊，也有回去的选项。」我低喃。

「那当然。你在说什么？出了门就该好好回家，不都是这样吗？」多姆老弟教训我。

「该好好回家，是吗？」

我忆起自己应该回去的家。我已遗忘家人好一段时间，不忠的妻子是我猜忌与混乱的源头。为了维护精神，于是大脑刻意选择遗忘吧。

「不是吗？不过，我们猫没有家，若问要回去哪里，的确很暧昧。可是，出了门就会想要回家。再说，喏……」

多姆老弟高高跃起，跳进小船。说是小船，也只是一个如细长状洗脸盆的物体附上引擎般的简单小船，但尺寸毕竟是配合我，在多姆老弟眼中非常巨大。光是跳进小船，或许他便仿佛踏入一栋小屋子。

「喏什么？」

「喏，复眼队长和库帕的士兵不也回来了？」

「是啊。」他们平安归来，确实如此。复眼队长来找过我几次，他与我透过多姆老弟的描述想像的人物形象相去不远。只有一只眼睛十分锐利，刻画在嘴角和眉头的深纹有着克服重重难关的强劲，却没有让对方萎缩的狠劲，我不禁联想到默默投入工作的老师傅。他的话不多，看到我也仅有些微惊讶，便开口道谢：「感谢你为我们赶走铁国士兵。」

睽违十年回到故国，总算能够表明身分，他却不怎么开心。比起成功复仇的快感，恐怕更感到强烈的虚脱。他大概是在想那些无法带回来的库帕士兵吧。

「你成功了呢。」初次与复眼队长见面时，我不知怎么起话头，于是暧昧地说道。

不知是自嘲还是难为情，只露出一眼的他忽然展露笑容，回答：「是啊。」

「你现在心情如何？」我问。「琢磨不透哪，不过……」他应道。

「不过？」

「看到同伴回到原来的家，与家人拥抱，我觉得很好。家果然好。」

我觉得他的感想非常单纯、率真。

多姆老弟在小船里抬起头，对我说：「你坐这个回去怎么样？」

「咦？」

「你也不能一直待在我们国家吧？」

是吗？这句话犹如当头棒喝，我甚至没余裕去想这件事。

「可是，不确定回不回得去。」

我的小船卷入风暴，不知经纬和路径，随波漂流到这里。不是说循着原路折返，就回得了家。

「如果不能确定，你就不回去吗？」多姆老弟不是在挑衅，只是单纯地提出疑问吧。他一双可爱的眼睛直盯着我。

「不能平安回家，岂不是没有意义？」

「复眼队长他们可是克服重重困难回来。」

「这是两码子事。」

「先前我一直没问……」多姆老弟像在做柔软体操般伸展身躯。

「什么事？」

「你没有家人吗？没有想念的人吗？」

我想起妻子。这是一种从外侧观察自己的感觉，仿佛化身成第三者机关，观察我、忖度我的心情、预测我的行动。

如果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我的感情倾向于「没有想念的人」，另一方面，虽然只有一点点，却也有着「对不告而别的内疚」。

「你没有老婆吗？」多姆老弟开门见山地问。

「有是有，不过感情不好。」

「你们好好谈过吗？」

「我大概永远不会了解她的想法吧。」

多姆老弟说：「既然你能跟猫交谈，跟老婆交谈想必是轻而易举吧？」我不禁觉得好笑，约莫是被那种滑稽推了一把，我兴起「或许该回家」的念头。

「要是回得去，」多姆老弟点点头，叮咛：「别把这边的事忘喽。」

要忘掉这么奇异的体验很困难吧?

「这么一提，你们和老鼠的关系有进展吗？」遭铁国士兵攻击后，便是一连串忙乱，我完全忘记老鼠的事。「你们猫跟老鼠能和平相处吗？」

多姆老弟仔细舔起身上的毛，从胯下、大腿根部，一路舔到尾巴。

我静静等他理完毛。

「慢慢的啦。」多姆老弟有点害羞。「虽然没办法立刻变好，不过我觉得，如果能慢慢改善关系也不错。」

「光这样就是很大的改变吧。」不是安慰，我十分认真。倘若不改变彼此的认知，猫与老鼠的关系永远是平行线。即使是一点点，只要有心走近，两条线总会在某处相遇。这不无可能。

想到这里，我忽然察觉，我和妻子的关系是不是也一样?如果放弃、置之不理，我们永远不会有交集。若多少想修复关系，是不是也必须由我主动走近?紧紧拉住彼此倾斜的线，总有一天能交会。

吃不消地暗想「明明都被戴绿帽了」的自己，与开始考虑「回家吧」的自己，在脑中面对面。你要不要一起来?我邀请多姆老弟。然而，他眺望大海，兴趣缺缺地打了个大哈欠，唯独尾巴像在嗅闻潮香般，用力摇晃着。

第一卷 第七章

库帕士兵真正的故事

「复眼队长，还剩多久的路？」我问。

不知已在荒野上行军几天。一开始，我记得夜晚和早晨的次数，也就是睡觉的次数，但疲劳渐渐累积，白天停下休息的时候增加，而且有时候所有的人都睡着，所以弄不清楚究竟过了几天。

有一棵大树，绿叶成荫，我们稍早前在树下歇脚。

一个体格壮硕的士兵坐在地面，伸直脚望着远空。蓝白色的空中云朵飘浮，延续到遥远的那一头。他眯着眼，像在警戒，也像是对着彼方微笑。

另一边，瘦弱的士兵神经质地按摩自己的大腿，夸张叹气，埋怨着「好累」、「肚子饿」。离开城市后，他一直是这副德行。

「还要再走一段路。」复眼队长摸着帽子，面无表情地回答。他的胡子变长，下巴变黑。虽然望着这里，实际上不像在看我。「你累了吧？」

「不会。」我应道。这当然是逞强话，腿愈来愈沉重，想到离库帕愈来愈近，胸口就沉重窒闷。可是，一旦承认，就变得跟那个胆小、不懂忍耐的瘦弱男子一样。

「你怕吗？」

「咦？」

我望向复眼队长，他移开视线，同样望着远空。他帽上的许多眼睛也没看我。

「你们会害怕库帕吗？」

「我很怕。」瘦弱的男子第一个噘起嘴。因此，我能毫不迟疑地答道：「一点都不怕。」

另一方面，我的脑中却烙印着离家时看到的母亲身影。母亲挥着手，却显得寂寞万分。她拱着肩膀，一副随时会哭出来的样子。我问：「你为我感到骄傲，为我感动吗？」母亲低喃：「你可以回家的。」「不要担心，我会努力。」我向母亲保证。然而，母亲始终没笑。我以为母亲会像自古以来的传说一样，挥舞旗子，满脸笑容地欢送我出征，所以我困惑极了。「家里才是最好的。」直到最后，母亲仍不停说着。

「这样啊，你不怕。」复眼队长应道。由于他的语气太随便，我觉得他并未相信我的话，便又强调：「我真的不怕。」

「哦。」接着，复眼队长询问体格强健的男子：「你呢？」

「我……」体格强健的男子收回视线， 复眼队长一眼，俯视着地面说：「我非常怕。但我觉得，这是无可奈何的。为了保护大家……」

「为了保护大家。」复眼队长重复他的话后，低声喃喃：「唔，确实如此。」

那语带玄机的说法令我有些介意。

「库帕很厉害吗？」瘦弱的男子哑着嗓子问。「我们有胜算吗？」

复眼队长没生气也没笑，倏地站起。「差不多该出发了。」他拍拍屁股上的沙土。

我慌忙起身，体格壮硕的男子也慢慢爬起来。「等……」瘦弱的男子慌张地说：「等一下，我脚麻。」他表情痛苦，步履踉跄。我苦笑着，觉得他真是没出息。

「这样啊。」复眼队长语气平静。「那再休息一下吧，路程还远得很。」他再次坐下。

好想快点前进。我盯着路线彼方，不管前后左右，尽是一片荒野。连从哪里走来、要往哪里去都不晓得。

「既然都休息了，就在这儿吃点东西再走吧。」复眼队长从皮袋里取出牛奶凝固做成的点心。

复眼队长忽然别开视线，眺望远方天空。我好奇地问：「队长，您在想什么？」

复眼队长似乎吓一跳，看起来也像是为流露内在感情而困窘。

此时，我摸模糊糊地感觉到，复眼队长或许对我们有所隐瞒。

「喂，不要这样！」瘦弱的男子高喊，体格壮硕的男子故意戳他麻痹的脚嬉闹。「我脚麻了，不要碰！」

「嘿、嘿！」体格壮硕的男子不放弃地戳瘦弱男子的脚，每次一戳，就引起一串尖叫。「还没碰到库帕，你就要先被脚麻死喽。」

复眼队长眯起眼，望着这一幕，而后开口：「休息后就出发。」

可能是介意复眼队长刚才的反应，或者是母亲的话一直卡在我心上，我无意识地提出压抑在心底的问题。

「我们回得了家吗？」我小小声地问，不想让其他两人听见。

复眼队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我胆心会被骂「不许这么没志气」，肚子隐隐作痛，却并未如此。

「这个嘛。」复眼队长严肃地敛起下巴。他像下定决心般吁口气，再深吸一口，出声道：「我们一起回家吧。」

第一卷 后记

从当读者时起，未连载而直接出书的长篇小说对我就是特别的，在我成为作家后依然如此。我的全新长篇小说中的第十部作品（大概），《夜之国的库帕》花费近两年半才完成，我很想谈谈对这部作品的看法，但可能会变得又臭又长，于是决定作罢。

不过，有一点我想提一下。

作品中出现的登场人物名字，像是「顽爷」、「复眼队长」，或许有读者发现「噢，是从那里来的吧？」没错，就是效法大江健三郎先生的《同时代的游戏》（同时代ゲーム）的「阿波爷、培利爷」（アポ爷、ペリ爷）、「无名大尉」等角色的名字。不过，原本在登场人物的命名方面，（对我而言）大江作品就是独一无二的绝佳范本，或许可说，我的其他作品也都受到影响。

书写《夜之国的库帕》时，我一再想起阅读（令人眼花缭乱的杰作）《同时代的游戏》的体验。那是一段得紧抓不放以免被抛下、卯足劲才能跟上内容的读书体验。

参考文献

《论永久和平 / 何谓启蒙?　　等三篇》康德著 / 中山元译　光文社古典新译文库



余生皆假期
伊坂幸太郎
Kotaro Isaka 02
残り全部バケーション
作品
五度入围直木奖
却都抱憾而归
在日本人气比肩
村上春树、东野圭吾
国内却不温不火
改编影视剧
由堺雅人、金城武主演
还是带不动销量
但我们依旧爱他，因为他是伊坂幸太郎！
不是每本小说都能称为代表作，但每个故事都是一次不可替代的冒险
真想从今天开始，剩下的人生都是假期啊！
那不如坐下来好好读一本书吧！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余生皆假期

（日）伊坂幸太郎 著
吕灵芝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阅读之前　没有真相

NOKORI ZENBU VACATION by Kotaro Isaka

Copyright © 2013 by Kotaro Isaka / Cork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ueisha Inc.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translation rights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otaro Isaka arranged through Cork，In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生皆假期／（日）伊坂幸太郎著；吕灵芝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2

ISBN 978-7-5133-1534-0

Ⅰ．①余… Ⅱ．①伊…②吕… 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6891号

谢刚　主持

余生皆假期

（日）伊坂幸太郎　著；吕灵芝　译

责任编辑：邹　瑨

特约编辑：赵笑笑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设计：@broussaille私制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10mm×1230mm　　1/32

印　　张：7.625

字　　数：115千字

版　　次：2015年2月第一版　　2015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1534-0

定　　价：2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余生皆假期
第二章　超光速粒子战争
第三章　盘检
第四章　小兵
第五章　飞起来也是八分

第一章　余生皆假期

★一家人

“其实，老爸我有外遇了。”与我面对面坐在餐桌旁的父亲说。他那爽朗的样子，就像兴奋地宣称“我折了一根樱花枝”的天真少年似的。“对方是公司后勤部的女孩子，今年二十九岁，单身。”

搬运父亲行李的搬家公司下午两点过来，此时房间角落里堆满了纸箱。我们坐在餐桌旁，我左边是母亲，对面是父亲。这是我们一向的位置，但这个“一向”还有一个小时就要终结了。

这里是公寓的十五楼。父亲十七年前买下这里的时候——也就是我出生前不久——还是附近最高层的楼房。价格实惠房间又多，日照也很好，无疑是个难得的好房子。但如今墙壁满是污渍，窗户对面新建起的高层楼房遮住了我们的阳光，变成很难找到什么优点的状态。

“你那个啊，”我无力地挠着脸说，“外遇的事情，早就不能算秘密了吧。你觉得我们是被谁害得要搬家的？”

这间公寓对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来说都太大了。价格实惠、房间多此时却沦落为了缺点。所以我们决定卖掉它。

因为早已做好了搬家的准备，只等搬家公司过来，所以——“反正今天开始早坂家就要散伙了，不如我们利用剩下的时间一人说一个秘密吧。”母亲提议道。

“我也没办法啊。”父亲的头发短得几近光头。他似乎觉得，与其东遮西掩那些不争气的脱发，还不如一并都剪了去。凸起的肚子惨不忍睹，脸上到处是不均匀的色素沉淀，无论怎么看，他都是个集合了四十五六岁的男人所有可悲之处的人。

“说到秘密，我也就只有外遇了啊。”父亲说。

“你总得想出一个来吧。”母亲露出浅浅的笑容说，“好吧，接下来轮到沙希了。”她转向我，“你有什么家人不知道的秘密吗？”

“真麻烦啊。”我摆弄着电话。“在重要的家族聚会上别玩手机好吗？”父亲说我，但被我无视了。“就那个吧。半年前的暑假，我不是到海边住了一晚上吗？我当时跟你们说是和美佳她们去，其实根本不是。我是和男孩子一起去的。”

手机发出收到短信的轻快旋律，巧的是，发短信的人正是与我去海边住了一晚的古田健斗。我坐在餐桌旁摆弄手机。“很闲，要出去吗？”短信的内容。我飞快地回复。平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好啊”，现在却回了“现在正在开最后的家庭会议，下次吧”。

“这不行。”听到母亲的声音。

我合上手机，抬起头。“什么不行啊？”

“因为你那根本不算秘密。妈妈可是知道的哦。跟你一起去过夜的是古田君吧？”

“是啊，就是古田吧。爸爸也在家门口见过他一次。”父亲也说。

我跟母亲提到过他的名字，却不记得对父亲说过，所以当父亲扬扬自得地对他直呼其名时，我内心产生了动摇，动摇又引来了更大的怒火。“烦死了。”

“都到最后了，不如说说我不知道的沙希的秘密吧。”母亲今年四十五岁，脸上的皱褶逐渐增多，皮肤实在不算好，腰间的赘肉也愈发明显。她平时也不爱打扮，但好在性情安逸，爱整洁，因此看上去既像个有气质的老女人，又像个天真的少女。

“什么最后不最后的，我只是住到高中的宿舍里，以后还是能随时见到妈妈的呀。”

“是啊，只要想见就能见到呢。”父亲死皮赖脸地附和，但我马上补充了一句“跟你是最后一次了”，打断了他的企图。

“话说回来，妈妈你快把新家的地址告诉我啊。”

“以后再说。反正都有手机，随时能够联系。”办完离婚手续后，母亲的动作异常迅速，瞬间就决定了搬家地点，一下子就找好了搬家公司，还对我们保密了地址。这跟父亲“老爸今后就一个人住在这个地方了，你想来随时可以来哦”，还塞给我一张认真得有点可笑的手绘地图之举完全是天壤之别。

“哦。”父亲突然发出遭到突袭一样的声音。我正奇怪发生什么事了，却见他盯着餐桌上振动的电话。不知为何，父亲一直喜欢用小灵通，而不是手机。可能是因为便宜，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外遇对象也在用小灵通，总之就是类似的无聊理由吧。

“来短信了。”

“外遇对象发的？”我不留情面地讽刺道。

“不是啦。”父亲露出寂寞的表情，“这是怎么回事儿，没有发件人地址。啊，原来是从电话号码发过来的。[1]”他喃喃自语道。

“家庭聚会时不要玩手机啊。”

“这不是手机，是小灵通。”父亲像小学生一样狡辩，眼睛却依旧看着短信内容。

“什么短信？”母亲询问的态度真温柔，我不禁想。

“我看看。”我探出身子，一把抢过父亲的小灵通。液晶屏幕上显示出短信的内容。

> 我用随号发了个短信，不如我们做朋友吧。一起开车兜风，一起吃饭。

“原来是那种玩意儿啊。”我嗤笑道。

“什么是随号？”

“随便一个号码的意思。随便编一串号码发的短信。这个电话号码，你认识吗？”短信上还留有送信人的号码。

“不认识、不认识。”父亲理所当然地摇头道，“这是不是人家说的什么交友网站之类的东西？这算是骚扰短信吧。”

我故意像捏着死耗子的尾巴一样捏着小灵通，还给父亲。

“应该是垃圾邮件吧，虽然有的邮件目的是把你骗到网站上去，但这个肯定不是。搞不好真是跟你搭讪的。总之就是很可疑。”

从短信的内容看，明显是男人诱惑女人的文字。但这些蹩脚的文字不巧被发送到了正面临家庭破碎的中年男人手上，我不禁开始同情那个发短信的男人，觉得他太倒霉了。

“只要不理他就没事了。”

父亲却死死地盯住那条短信。

“喂，你听到了吗？我叫你无视它，无视。”

“哦。”他敷衍道。

我无奈地看向母亲，她既不气恼，也不微笑，而是静静地看着自己的丈夫。不，他们已经签了离婚协议，所以是前夫。总之，她就那样看着这个一起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男人。

“那个……”不一会儿，父亲小声说。

“怎么了？”我不耐烦地问。

“老爸我啊，想要个朋友。”

“啊？”

“我能回复这个短信吗？”父亲可怜兮兮地说完，又盯着手上的小灵通。

“回复？你是傻瓜吗？发短信的肯定是个年轻男人，人家根本不想同你这种大叔交朋友。”

“人家好像要带我去兜风哦。”

“那是在搭讪女孩子的好吧！”我粗声大气地指正道。

父亲的声音和反应看起来意外地认真，让我害怕他是真心这么想的。

“我能回复吗？”

“别干蠢事了。”

“有什么不可以的？”母亲突然笑着说。

“妈，你在说什么呢！”

母亲站起来，消失在厨房里，很快拿了一块抹布出来，把餐桌擦拭干净。在处理掉冰箱，卖掉电视机后，这已经是家里唯一的家具了。

“那不如，”母亲在父亲身旁擦着桌子说，“你回复他，问问清楚吧。”

“啊，问什么？”父亲已经迫不及待地按下按键，开始回复了。

“你先问问，兜风的车能坐几个人？”

“什么意思？”父亲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再问问吃饭的事情，最好不要是中餐。沙希一吃油腻的食物就会得过敏性皮炎。”

“搞什么啊？！”我无法理解母亲的真实意图，不由得皱紧了眉头，“什么意思？”

“喂，喂。”父亲困惑地说，“我们大家都去吗？”

母亲露出了理所当然的微笑。

“这肯定不可能的。”我恶狠狠地说，同时父亲也发出“那是我的朋友啊”之类的抱怨。

☆年轻男子

“开搞吧。”驾驶席的沟口先生说。我在副驾上，再次确认安全带系好了。他踩下刹车，车速缓缓降了下来。沟口先生已经驾轻就熟了。在狭窄的单行道上，后面的车明显受不了我们缓慢的车速，时不时地找机会想超车，我从后视镜中清楚地观察到了那辆车的企图。我们走的这个方向车辆稀少，与之相对，反方向的交通就十分繁忙，因此后面的车应该很难找到机会超过我们。

沟口先生看了好几次后视镜，左手一直握着手刹，然后拉了起来。

我们的车尖叫一声，迅速减速。与此同时，我感到身后传来一阵猛烈的冲击，车身后部响起被撞凹陷的声音。跟往常一样，我的身体剧烈摇晃，车子又发出一声尖叫，停了下来。霎时间，周围陷入一片静寂。我重整姿势打开副驾的车门，跳了出去。

与我们追尾的是一辆白色高档国产车。

我敲着驾驶席的车窗，叫司机下来。

司机还没从突如其来的撞击中反应过来。那是个四十多岁，留着一嘴胡子的男人。我不禁想，这男人真不讨喜。中年男人的裤子上系着两根吊带，我从没觉得谁穿吊带好看，唯独这个男人歪打正着，竟那么适合。我实在看不出他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只见那讨厌的中年男人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平时的他，很可能是那种在俱乐部或高级酒吧里在女人面前装模作样、侃侃而谈的人。

我继续敲窗子，不一会儿，车窗降了下来。

“你干吗撞我们的车啊！”我凶巴巴地说。

“不。因为你的车没亮刹车灯，我不知道要停车。”男人表情僵硬，但还是辩解道。

“什么刹车灯啊，狗屁的，你给我下来再说。你意思是说我们车上的灯坏了吗？怀疑我们车况不良吗？”我们是用手刹停下来的，刹车灯当然不会亮。

“不是的。”已经慌了神的司机不情不愿地下了车。

“唉，你这人，撞得也太狠了点。”沟口先生走到我身边。乍一看他干瘦干瘦的，虽然面相很凶，但整体感觉像个公司小职员。其实从十几岁起，他就接受专业的运动员训练，浑身的肌肉结实得很。我曾经好几次目睹他用关节技将比自己高大许多的男人轻松搞定。至于他的脸，一双眼睛尤其锐利，就像要把别人一口吞掉一样。他一皱眉就

把小孩子吓哭的光景，我见过不少次了，就连大人，看到他那样的眼神大多也会吓得眼泪直打转。

“我拜托你，好好保持车距行不行？听好了，所谓的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距离感啊。”

“你要怎么赔偿我们啊？”我粗鲁地质问。这些都是早已用惯的台词，根本不用经过大脑就能说出来了。

“能跟保险公司的负责人说吗？”那个讨人厌的男人明显已陷入混乱，但还是主张先报警，然后通过保险公司来商量赔偿问题。

真麻烦啊，我想。连我都开始烦躁了，想必沟口先生现在比我还要烦躁。

“我说你啊，真觉得我们是无所事事的闲人吗？老子现在急着有事，哪儿来的时间跟你等警察，确认事故责任？你还要我跟保险负责人说？别把别人想得跟你一样闲好吗？我们看上去像无所事事的人吗？我们的时间可是按刻度计算的。”

“啊？”

男人正要反问，我马上补充道：“是按分钟啊！按分钟计算的。我们的工作是分秒必争的。”

“总之，你先把驾照拿出来。”沟口先生压低了声音。

我也伸手催促道：“快，拿出来。”讨厌的男人一时无言，似乎想找个理由拒绝。“快，拿出来。”我又催促道。过了一会儿，驾照就到

了我手上。我从口袋里掏出数码相机，拍了张照片，把地址、姓名和脸都照了进去。这人名叫“丸尾仁德”。

“怎么看起来像夹着尾巴逃走的人会用名字啊。”我话音刚落，沟口先生就把脸凑过来。“仁德不是怀仁尚德的意思吗？那怎么能把别人的车给撞坏呢！”他说，“等我算好修理费会给你打电话，你把号码告诉我。”

对方已经失去了反抗的意志，乖乖地在我递出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手机号码。我马上用手机拨了一遍，讨厌男的口袋里响起电话铃声。看来不是瞎编的。讨厌男已经失魂落魄了。

两个小时后，我在某陈旧居住区的公园沙坑里，跟一个小孩待在一起。这小孩不知是三岁还是四岁，我们头一次见面，彼此连名字都不知道。不过他时不时会说出诸如“小新要用这个了”的话，用“小新”来代替第一人称。所以我猜，他应该就叫小新吧。

他抄起小小的塑料铲子，在沙坑里挖掘。我们堆起一座沙山，又一起挖了个隧道，在隧道里握手。小新叫着“好痒哦”，然后笑了起来。

我们一起玩了十五分钟左右，公园入口附近出现了一个女人。她一头短发，穿着针织开衫。乍一看很年轻，但也可能已经四十好几了。

“小新，你看，是不是妈妈来了？”我轻轻拍了拍正忙着玩沙子的小朋友。他弹簧似的猛地抬起头，很快就看到了妈妈，然后挥起手来。

“妈妈——”他天真无邪地叫了一声，然后又低头堆起了沙子。

不知何时，沟口先生站在了小新妈妈身边。他看着我们，嘴里说着什么。我当然听不到内容，但大致能猜出来。

“小新真可爱呀。你看，他身边那个是我的部下。我给他发出了到沙坑陪小新一起玩的指示，所以他们现在玩得很开心。可一旦我再发出不同的命令，他就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了哦。当然，我一点都不想对他发出不同的命令，因为小新实在是太可爱了呀。所以，真的，算我求你了，上次那件事就别再追究了，好吗？”

其实沟口先生根本不知道这女人是谁。

“上次那件事就别再追究了好吗”，这是她当记者时使用的口头禅。虽然不知道她是什么记者，但终归是记者。对方是政客的时候，使用的台词也差不多。如果是某块土地的所有人，最后的威胁语就可能变成“上次谈到的那个土地转让，能麻烦你考虑一下吗”？

女人以手掩口，呆立在原地。我无法想象她现在是什么心情。

“大哥哥，我做好了。”小新说。原来他堆好了一座可爱的沙山。

“哦哦，太厉害了，小新真棒。”

我瞥到沟口先生正在冲我钩手指头。我不着痕迹地点点头，跟小新简单道了别，离开了那里。

又过了一个小时，我跟沟口先生坐在快餐店里的窗边座位，店里很空，服务生好像都挺无所事事的。

“我们可真够勤快的。”沟口先生用汤匙舀起咖喱饭，边吃边说，“一早上已经干了两单活。”

连续完成了“从那个中年讨厌男那里勒索点钞票来”，以及“去威胁小新的母亲”这两项委托，沟口先生看起来心情很好。

“因为两个单子刚好离得挺近。”

“效率不错，我们运气也不错。”

“是啊。”

“要是平时都能这样就好了。”

“那两个单子一共能有多少钱啊？”我用手指捻起盘子里剩下的细意面，放进嘴里。

“跟平时没两样，也没几个钱。”沟口先生用汤匙将盘子里剩下的咖喱集中到一块。

从委托人那里得到的报酬，沟口先生拿七成，我拿三成，这是我们之间的规矩。我本来是个无业游民，对未来没有任何规划，搞不好就要在漫画咖啡厅和钓到的女人家里混日子了，结果沟口先生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份工作。不夸张地说，他算是我的恩人。所以，我对这样的分配比例没有任何不满，甚至还十分心虚，觉得自己拿得太多了。

“你想多要点吗？你应该不缺钱吧？上回你过生日我给你的那张卡，额度已经用完了？”

沟口先生说的是大约半个月前，从一个男人那里抢来的信用卡。我与沟口先生一起突袭那个男人，把他狠狠地威胁了一番。那是从某个公司老板那儿领来的活儿。本来我们只想稍微施展一点暴力，吓唬吓唬他就算完了，但那男人却不知怎么想的，还把信用卡掏出来说："这个，请你们随意使用吧。"或许他是太害怕了，一心想尽快结束这场暴力吧。当时沟口先生反应神速地威胁道："听好了，要是这张卡不能用，老子还会来找你。"

后来，他就把那张信用卡给了我。"你今天生日吧，给你了。"他满不在乎地说。

"不是的。那张卡我还一次都没用过呢，而且我光是能拿到钱就觉得很不得了了。只是我想知道，自己的工作究竟值多少钱？"

沟口先生将汤匙粗暴地扔回盘子里，向后靠在椅背上。"我们得到的报酬跟做的工作不太相符，所以你还是不要想太多比较好。"

"是吗？"

"人越有钱越不干好事。整天只知道对着电脑噼里啪啦地敲键盘，对别人指手画脚。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比那些干体力劳动，搬运货物，或制作商品的人地位高。"

"这么说，我们脱离毒岛先生出来单干，算是正确的选择啦。因为那个人总是高高在上地指手画脚。"

"呵呵。"沟口先生张了张鼻孔，"跑来委托我们的都是很小家子气的工作，上回不也那样，那人跑来要我们偷拍政客情人的照片，不知

道叫田中还是佐藤的议员。净是偷拍来路不明的政客的偷情照片这样的小活儿。”

“嗯，不过也要看我们如何定义小活儿。”

“我从没想过一辈子给毒岛当跑腿的。只要出来单干，我就跟毒岛一样，从此就是小老板了。”

“就像找大企业挑事儿的个体户呢。”

“很酷是不是？”沟口先生骄傲地竖起了大拇指，但马上又皱起眉头，“不过啊，毒岛先生他们好像很生气呢。”他说了句泄气话，而且原本直呼其名，现在又加上了“先生”二字。一个面相凶恶的男人突然害怕起来，这种落差在我看来十分滑稽。

服务生走过来往沟口先生的杯子里添水，我凝视着一边发出清脆的响声，一边填满杯子的清水。

“那个，”我开口道，“其实，我今天有些事想跟沟口先生说。”

这句台词是我昨天一边看搞笑艺人演歌剧一边练习过的，没想到实际说出来反而没有排练时那么紧张。

“你不想干了吗？”沟口先生眼中闪过一道光。不过也可能是我的错觉。

“你怎么知道的？！”

“还不是靠直觉。能让你那么充满歉意地说出来的话，无非是对我没好处的。这样一来，不是找我借钱，就是找我辞职，如此而已。”

“可以吗？”我用吸管吸着杯子里残留的果汁。

“可以。”沟口先生噘了噘嘴，抬了抬眉毛，“我怎么可能这么说！”他猛地大声说。那逐渐抬高的音量让我感觉像是胸口挨了一拳，不由得向后倒去。“我教你干活儿，让你独当一面，你知道老子有多辛苦吗？好不容易你能管点儿用了，却跟我说你不干了，有病啊你。老子好不容易从毒岛那儿独立出来，正要施展身手呢。你太小看我了吧？”

“我怎么可能小看你呢……”

“那是为什么？难道你突然想回老家照顾双亲了吗？”

“啊，是的。”我想也不想就回答了。我想起自尊心很强，喜欢打扮，实际上也确实给人时尚印象的母亲。她十分在意我的考试成绩，总是很鄙视我的班主任。

“少骗人了，你双亲不早死了吗？”

“啊，那是骗人的。”

“没死吗？”

“啊，不，都死了。”父亲病逝，母亲在我初中还没毕业的时候就遭遇交通事故去世了。虽然这对夫妻的关系从来没好过，但最后这种孤独的离别还是让我很是感慨。“我说要回老家照顾父母是骗人的。”

“烦死了。”沟口先生苦笑道，“那到底是为什么？你要开始一段寻找自我的旅程吗？”

“寻找自我？我才不找呢。我就在这里啊。”

“你说得没错。自我根本不用寻找，你有时能说出很值得深思的话来。不过算了，把理由告诉我吧。为什么你不想干了？”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觉得我的工作总是让别人怕得想哭。”今天那个开豪车的讨厌男，还有在公园见到的小新的母亲都是。“看着别人那么痛苦，我一点都不快乐。”

“要是你快乐了，那就不叫工作了。”沟口先生叹了口气，“我突然理解一个父亲面对满口理想的儿子是什么心情了。”他不耐烦地说。

“所以我想先辞掉再说。既然要做，不如做些开心的工作。”我有种将所有话都说出来的成就感。

“你是不是被熟人或妹子灌迷魂汤了？”

“我没有朋友，更没有女朋友。”

沟口先生好像观察了我一会儿。一开始他眉头紧皱，似乎恨我恨得不得了，我不禁想，沟口先生生气起来真是太可怕了。过了一会儿，他给我的压迫感消失了。他长长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连杯子里的水都泛起了波纹。

“好，我明白了。”

“啊？”

“我当然很生气，也很难理解，不过，我倒是不讨厌你。所以啊，我也没打算强迫你留下来。”

“沟口先生。”

“搭档不想干了，我还强迫他跟我一起说相声，这样根本没办法把观众逗笑。一样的道理。”

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话题会突然变成相声，但还是兴奋地说：“那，我真的能走啦？”

沟口先生竖起食指，指着我的鼻尖。“但有个条件。”

“条件？”我感到胃部一阵抽痛。当我们向某些人提出条件的时候，多数都是“只有自己能获益”的条件。

“你刚才说，你没有朋友，是吧？”

“没有。”我根本自豪不起来。

“很好，那么，去交。”沟口先生笑了。

“交？”

“把你电话拿出来，照我说的写一条短信。”

“发给谁啊？”

“我给你随便输入一个号码。你的手机不是不用邮箱地址，就能直接给电话号码发短信的吗？”

“这样就能交到朋友吗？”

“要是能收到肯定的回复，你就毕业了。”

“肯定没戏的。”这种事情连我都能想象出结果来。突然收到一个陌生人的短信，要跟自己“做朋友”，谁会回复说“好啊，我们交朋友吧”？在短信和网络诈骗横行的世道，谁会如此毫无防备呢！

“这是我对你的让步。好了，电话给我。”

“要是事情没成，怎么办？”

“那你当然就不能辞职，还要被剁掉一只耳朵以示惩罚。老子要把你那有福气的大耳垂给弄成破财相。”

“真的吗……”

“真的哦。”沟口先生不断用手势催促我快把电话交出来，“我想起我老爸以前说的话了，他说‘交朋友比生孩子还困难’。”他补充道。

沟口先生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经常被父亲施暴虐待，我想起他对我说过的那些经历。恐怕他父亲自己就没什么朋友吧。

“我从小学起就没有交过朋友。”我说。

“那你的人生可真够寂寞的。”

“不过还是有几个关系还算不错的同学。啊，话说其中一个人最近上了报纸，把我吓一跳呢。他好像当了电影导演。”

“那不是很厉害嘛。什么电影？”

我将还依稀记在脑中的电影名说了出来，沟口先生似乎理所当然地表示没听说过。“嗯，总而言之，交一个意气相投的朋友，再找个值得信任的医生，这是人一生必须做到的事情。”

“是啊。”

“快发短信，马上交个朋友。不然你就完蛋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小灵通，递给沟口先生。然后缩回手来，摸了摸耳垂。

★一家人

驾驶银色紧凑型轿车的男人，自称冈田。

“冈田先生，那可不正常啊。”我坐在后座的左边，因此可以看到斜前方的驾驶席[2]。可以肯定的是，他绝对只有二十几岁，身高差不多有一百八十公分吧。胸肌厚实，体格健硕，一头黑发既不长也不短，给人一种介于运动员和帅气青年之间的印象，但明显看起来就不是好人。或许是因为他那双眼皮的眼睛散发出的眼神太吓人了吧。

“你觉得发那种短信真的能交到朋友吗？”

“我也吃了一惊。”冈田回答。他握着方向盘，稍微斜过脸来，“没想到竟然真有人给我回复。”他似乎没在看我，而是看着副驾上的父亲，“而且还住在开一会儿车就能见面的距离内。”

看到“我们做朋友吧”这样的可疑短信之后，父亲照着母亲的指示回复说：“我们做朋友吧。我是个四十七岁的男人，我妻子今年四十五岁，女儿十六岁，我们能一起跟你做朋友吗？”虽然父亲哀叹“这样肯定会让别人觉得我在耍他的”，但最终还是一字不差地把短信发了出去。原来他真的想交朋友啊，我不禁哑口无言。

“我也吓了一跳。”父亲在副驾上嘿嘿笑着，“没想到你真愿意带我们出来兜风。”

母亲坐在我旁边眺望着窗外。冈田先生给我们回的短信——当然，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叫冈田——是“知道了，我会开车过去接你们，你定一个碰头地点吧”。收到他的回复时，父亲十分震惊，有些难以置信地坐到椅子上。母亲却不同。

“在这个家庭解散的日子里，能制造一些美好的回忆也不错啊。”她似乎打从心底里感到高兴，“我们可以把门开着，让搬家公司忙活，我们出门去。”

“冈田先生，你经常干这种事情吗？”我问，“你经常像这样搭讪别人吗？”

“这是第一次。”

“目的是什么呢？”我继续追问，“这样实在太不正常了，你到底有什么企图？”

不知是否因为父母离婚和搬家使得我头脑一片混乱，此时我已经失去了冷静。无论怎么想都太奇怪了。我们有可能被带到可疑的地方去，搞不好这会儿已经被绑架了。

“正常是什么？”冈田先生突然不用敬语了。虽然话语里隐含着恭敬的感觉，但这人果真很可怕。

“正常人不会随便搭讪别人，更不会带着不认识的一家三口出来兜风。”

“我没有什么企图。正如我短信上说的，只是想交个朋友而已。一起吃饭，一起兜风。”

绝对不可能只有这些，我心想。哼，我一边哼哼，一边掏出手机。古田健斗给我发了一条：“怎么样，联合国会议结束了？沙希跑出来也没关系吧？”我马上回信道：“还要一会儿。你别看我这样，人家好歹也是家里的常任理事国，不能随便跑的。不过现在情况有些奇怪，等结束了再给你说。”写到这里我猛地回过神来，又写道：“要是到了深夜我都没有联系你，一定要起疑心哦，因为我有可能被卷入什么事件了。”我没把具体的事情写上去，是因为内心多少有些期待，期待他会为我担心。

“不过，那个……”冈田先生说，“你们一家三口的关系真好，还要一起行动。你家女儿，是叫沙希吧？是高中生吗？”

“嗯，算是。”我尽量用最不招人喜欢的方式草草回答了他的问题。

“我们也不算关系好。”父亲尴尬地说。

车子开进国道，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往哪儿开。我们刚见面的时候，冈田先生可能说过此行的终点，但我毫无印象。走在三车道正中央的小车不断超越左侧车道的车辆，又换到右边车道上，超过前面速度缓慢的车子。我心想，真快啊。跟父亲开车相比，他的速度更快，行驶也更平稳。

“我们今天就解散了。”说话的是母亲，“我们已经离婚了，今天就要搬出公寓。”她毫不停顿地继续说，“沙希说想住到高中宿舍去。从明天开始，我们三个人就要分开住了。”她总结道。

其实，因为宿舍不能马上入住，我还要到朋友家借宿十天左右，但这件事被我保密了。

“哦。”冈田先生应了一声。他的回应有点儿含糊，让人听不出到底是关心还是不关心。“你们解散，是因为对音乐的理解不一样吗？”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应该说，这一点儿都不好笑。

“原因是这男人有外遇。这个大叔。”我指着副驾说。

“哦。”他又应了一声，瞥了一眼父亲。

父亲则嘿嘿笑着说：“唉，现在后悔也没用了。”

“夫人，你很生气吧？”冈田先生似乎在跟自己身后的人说话，他看着后视镜。

“那当然啊。”母亲的声音非常平和。即便在父亲的外遇曝光后，母亲也从未失控。她并不发怒，而是像沉思一般缄口不言。但那种无言正是母亲生气的证明。“不过今天总算是要分开了。”

“我真想让冈田先生亲身体会一下这半年间我们家那种沉重的气氛。”我感叹道，“和待在家里比，我觉得在上班高峰的电车里要好一亿倍。连空气都比我家要好一万倍。”

“看来你们之间的气氛很紧张啊。”

“什么很紧张，简直是宇宙无敌霹雳紧张好吗！”

“宇宙无敌霹雳吗？”冈田先生忍不住笑了出来。

车子在红灯前停了下来。一旦没有了行驶声和说话声，车里就变得十分安静。用咳嗽来打破沉默未免太奇怪，勉强寻找话题也很麻烦，我正准备重新开始摆弄手机，冈田先生开口了。

“不过，解散乐队出来单飞，最后又成功了的，好像只有矢泽的阿永，还有奥田民生了吧。”他对我们中的一人说，不过更像是自言自语。

“能不能别把我们当成乐队啊。”我反驳道，“而且，还有别人也成功了啊。”

“为什么兜风的终点在这里呢？”早坂先生来到我身边，坐在长凳上问。

他两只手都拿着罐装啤酒，并递给我一罐。可我刚要接过来，他又把手缩了回去，说：“啊啊，你还要开车呢。”那动作似乎是故意耍我。

我面前是一片湖水。开了一个半小时，找到一个假日里却空荡荡的停车场，湖周围也没什么人。

“听说这个湖从上空看几乎是圆形的哦。周长有三十公里。”我指着面前那个没有一丝波浪、平静得如同镜面一般的湖，“大约五万年前，这里的火山喷发，河流被岩浆截断，形成了堰塞湖。”

“你懂得真多啊。”

“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双亲带我来过这里。我爸和我妈。”我说完，猛然醒悟到，对我来说，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家庭旅行呢。难怪我会跑到这里来，我不禁想。考虑要跟早坂一家到哪儿兜风时，

我几乎没怎么伤脑筋，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个湖。或许是从家族旅行联想到的吧。“我居然如此单纯啊。”

“你跟父母关系很好吗？”

“不。”我马上回答，“我爸妈是一对夸张得让人忍不住发笑、在育儿事业上一败涂地的父母。他们只会把自己僵硬的想法加在孩子身上，认为孩子的任何失败都不能容忍。”我并没把他们在我正值青春期的时候就去世了的事情说出来。

“冈田先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沉吟片刻，回答道：“我刚刚失业。不过在那个‘刚刚’之前，我做的工作也挺难启齿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沟口先生的那个工作该怎么归类。稍微超越了法律范畴，非常琐碎，类似于替人跑腿的工作。

替人作恶，就像买凶犯罪，反正不是什么值得赞扬的工作。

“是很难说出口的工作吗？”

“多亏了早坂先生，我总算能把它辞掉了。”

“哦？怎么回事儿？”

“我真没想到，会有人回复那条短信。”

“那个啊。”早坂先生自己好像也觉得挺奇怪的。

“先外遇，再离婚，你现在的心情如何呢？”我并无恶意地问。

“后悔也来不及了。”

“这个你在车里说过了吧。”我想起来了，“有没有不舍呢？”

“我什么都舍不得。”

我一边听，一边想象早坂先生体内不断盘旋翻搅的不舍之意。“你跟那个外遇对象不再继续了吗？”

“不再继续了。”早坂先生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我想起以前一个同学的父母离婚的事情。当时也是因为他父亲有外遇，而且，他跟外遇对象好像也没有持续下去。

然后，我又想起撞上我们奔驰车的文具店老板。那男人当时也跟外遇对象在一起，所以面对我们时完全没有底气。

对话停了下来。气氛并不坏。清风在湖面吹起阵阵波纹，似乎也在我心中引起了共振，心脏跳得像小动物的鼻息。安静平稳，很舒心。

“你觉得，怎样才能挽回我们的关系？”早坂先生轻声问。一开始我根本没觉得他是在对我说话，还误以为他是在对湖面倾诉。

我转头一看，发现早坂先生正看着我。在他后面，早坂沙希坐在停车场的台阶上摆弄手机。

“你想挽回吗？”

“如果可以的话。”

“我觉得你最好还是不要想那种事情。”我还没反应过来，话已经出口了，“一味沉湎于过去是毫无意义的。一直看着后视镜是很危险的，会出交通事故哦。开车的时候必须专心地看着前进的方向。已经走过的路，只要时不时地回顾一下就可以了。”

早坂先生应了一声，难以分辨是叹息还是回应。

我把早坂先生留在原地，离开长凳，向后走去。就在我走过穿着牛仔裤坐在台阶上的早坂沙希时，被她叫住了。

“喂，冈田先生，你到底有什么企图？”原本一直盯着手机的她，此时看着我。

“我刚才已经回答过你了，没有什么企图。”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太奇怪了吗？”

“这还不算奇怪。”此时我脑中浮现出几年前，我还没遇到沟口先生时，在闹市大施暴力的光景。我当时因为心情烦躁，便对刚好路过的公司白领大打出手，拳打脚踢，直到对方无法动弹。因为火儿还没撒完，又扯开牛仔裤的拉链，掏出性器，准备对着那人撒尿。周围围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但因为太害怕我，所以没人上前阻止，这我可以理解。但其中竟还有毫无责任地交头接耳、为此兴奋不已的人，这让我实在无法忍受。像那帮看热闹的人一样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那些人算什么呢？只知道站在安全地带，为了舒缓自己的郁闷而围观别人受苦。

“冈田先生，你是做什么的？”

“你父亲刚才也问过我，我今天才把工作辞掉。”

“无业？”

“是的。”

“那怎么行？”

“怎么不行了？从明天开始，我的余生就都是假期了。我要度假。”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早坂沙希目瞪口呆，但总算抬起头来看我了。“不过度假真的很好呢。”她笑道，“不如我也学你吧，余生皆假期。”

烦恼了好一会儿，我决定不客气地实话实说：“你还早得很呢。”

★一家人

离开静谧的湖边，本以为要原路返回，车子却在途中绕了个道。又开了一会儿，我趴在窗边感叹道，“这个酒店好大啊，这种地方肯定是有钱人才会来的吧”，却听到冈田先生说：“我们在这里吃饭吧。”然后把车子开了进去，这让我吃了一惊。

父亲的惊讶程度也丝毫不逊于我，因为我们家根本沾不上半点有钱人的边。母亲倒是很冷静，她赞同道：“反正是最后一次了，奢侈一下也不错呢。”

“当然，我来请客。”冈田先生等我们走到餐桌旁落座，翻开制作豪华的菜单后才说，“这张卡的额度应该挺高的，你们随便点吧。”他甩了甩右手上的信用卡。

“这怎么行，不能让你破费的。”父亲推辞道。

“你这么大方，反而更可怕了。”我说。

“因为是我在短信上邀请你们吃饭的。”冈田先生笑道。

“难得这么一次，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最后还是母亲拍了板。

我点菜挑得左右为难。因为实在不知道可以点什么价位的，不可以点什么价位的，这种世间所有人都能掌握的事情，对我来说却是个难题，让我不知所措。不知是不是我们的表现过于难看，只见母亲“啪”地合上了菜单。“不如我们都这样吧，就点季节限定的全套大餐。”她指着桌上摆着的特别菜单。

“啊，那就这个吧。”冈田先生马上表示赞同。既然如此，我和父亲也就无法再反对了。

背挺得笔直的服务生走了过来，向我们一一确认葡萄酒要如何如何，前菜要如何如何，肉的烹调方式要如何如何等问题。我听着那些问题简直头都大了，父母却回答得十分淡定且明确，这让我在心里感叹了一番。

“真让人怀念啊。”父亲稍微探身，把餐巾夹在领子里，然后说，“过去经常到这样的餐厅来呢。”

我奇怪他在对谁说话，后来发现是对母亲。他很少用这样的语气对母亲说话。

“那是二十多岁时的事情了。”母亲点头道，“当时我们除了到处找好吃的，也没别的事情做了。”

“呵呵”，我应了一声。坐在我对面的父亲，戴着餐巾的样子实在太丑，让我觉得很尴尬。

“到处找好吃的。”冈田先生也加入对话，“那种事情好玩吗？”

“嗯，如果你喜欢吃东西的话。”母亲说，“冈田先生有喜欢吃的东西吗？”

“怎么说呢，我好像没太想过。”

“这种事情应该不用想的吧。”我忍不住插嘴道。

冈田先生只是耸耸肩，并不回答我，然后举起杯子说：“干杯吧。”

“这真是一次快乐的散伙呢。”母亲看着我说，“但并不是结束，明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明天开始都是假期。”冈田先生又说。

“假期，真不错呢。”母亲马上回答，“是啊，我和你父亲辛苦了这么多年，明天开始就能享受假期了。”

“我可不需要什么假期。”

“总之，为我们用短信获得的朋友干杯。”冈田先生举起酒杯。母亲很有气势地说了一声“干杯”，父亲只小声应了一句，我的声音则更小了。

饭菜很美味。与我家最近毫无对话、只有沉默和重重阴影覆盖的晚餐相比，这顿饭更加开放、舒畅。

吃饭时冈田先生问：“夫人，你从明天起要怎么称呼早坂先生呢？因为已经不是家人了，不能像往常那样叫了吧。”

父亲闻言，却很认真地反驳：“家人就是家人啊。”

母亲冷静地回答：“从明天开始就不会见面了。”她微笑着。

我也笑着说：“不过，还是有可能偶然碰到的嘛。”

“到时候，我可是会认认真真地称呼‘早坂先生’哦。”母亲一边说，一边把叉子上的白身鱼送进嘴里，并小声称赞道，“真好吃。”

“那样太见外了吧。”父亲神经质地舞动着餐刀，发出几乎能割伤餐盘的刺耳声音。

“不已经是外人了吗？”我也吃了一口鱼肉。酸酸辣辣的味道十分可口。

周围的餐桌渐渐都坐上了人，客人们动作优雅地用着餐。老年男女尤其多，而且明显是夫妇，我不禁对他们升起一种尊敬之情，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散伙，携手走向了晚年。就像那些维持了好多年都没有解散的摇滚乐队一样。

“对了，冈田先生，我想问问你，你有什么秘密吗？”在鱼肉被撤走，桌上突然变空的时候，母亲突兀地问道。

“秘密？”冈田先生尴尬地用餐巾擦了擦嘴角，“什么秘密？”

“我们不知道的秘密。”接下来，母亲又笑着说，今天本来要让家里人每人说一个秘密的，但谁都不愿意说，一点都不干脆。

“只是一时间想不出来而已。”父亲苦笑。其实我也一样。要是真有什么秘密，我早就说了。

“对早坂一家保密的事情啊。”冈田先生动了动嘴唇，露出苦恼的表情，“有什么呢……”

我本来就坚信他有什么企图，这时更是急切地想，赶紧把你的秘密交代出来吧。

“这个嘛。”冈田先生思忖道，“这个啊……”他又说了一遍，然后掏出刚才给我们看过的那张信用卡。“真要说的话，”他先说了这么一句，“这张卡其实不是我的。”然后咧嘴笑了。

“呃。”父亲一脸讶异，仿佛觉得自己成了犯罪同伙，吓得面色苍白。

“这是别人的卡，我不认识的人。所以你们不用客气，随便点菜就好。”

我的脸一定在抽搐。

“我倒是不希望你说出这种秘密来。”

父亲本来就不擅饮酒，稍微喝一点儿就满脸通红。然而此时他却面色苍白。“不好意思，我想吐。”他说完突然离开了座位。虽然我觉得刚才葡萄酒确实喝得有点快，但还是头一次见他反应如此剧烈。

看着摇摇晃晃往厕所走的父亲，冈田先生丢下一句“我怕他出事，过去陪着”，也追了上去。桌边只剩下我和母亲。

“真难看。”我对坐在左边的母亲说。

“我很久没见他醉成那样了。”母亲有些吃惊。

“对了，妈妈有什么秘密吗？”

接下来应该只有甜点了，餐桌上有种庆典之后的冷寂气氛。而我会有这种感觉，应该是因为这顿饭真的很好吃吧。

“秘密……吗？”

“妈妈肯定有的吧。”

“我只是个很普通的大妈啊。”

“比起老爸，我还是更害怕妈妈，因为你有种让人看不透的感觉。”

“没有啊。”母亲悠闲地说。

“你就说一个秘密吧。连老爸都不知道的。”我借着酒劲说，感觉跟电视上那种一边说着“就让我摸一下嘛，又不会少块肉”，一边扑向吧女的中年大叔没什么两样。我把身体靠过去，冲母亲撒娇道：“告诉我嘛，又不会少块肉。”

“那，这个怎么样？”母亲举起水杯凑到嘴边。服务生走过来，问我们是否可以上甜点了。“请吧请吧。”母亲如此回答后说，“过去啊，

在跟你父亲认识以前，我曾经被男人骗过一次。”她的语气听起来满不在乎。

“啊，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听到完全出乎意料的告白，我顿时心跳加速。

“那人长得很帅，我忍不住就贴上去了。”

“骗人的吧，你给他钱了？”

“不仅是钱，还有身体和心。因为当时工资很低，我还瞒着公司到小餐馆去打工呢，结果还把身体累坏了。你说惨不惨。”

“那人是做什么的？”

“那人啊，是个医生。”

“医生为什么要骗你的钱啊！”

“是吧？！搞不好他只是想让女人对他言听计从。因为我每次稍微一回嘴，他就会说‘你一个女人懂个屁’，还会动手打我，把我当成奴隶一样。”

我瞪大了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母亲。她的表情不像在开玩笑，而且母亲说这么无聊的谎言也没什么好处。她没说谎，刚回过神，我就兴奋了起来。

“那也太差劲了吧。”

一想到那种人居然是医生，我不禁开始同情起病人来。

“而且，他除了我还有别的女人呢。”

“怒发天，怒发天啊[3]。”我用了个最近才听说的词，“怒发天，那不是得气死人了。”

“不过都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我后来跟他分手了，没多久就遇到了你父亲。”

“老爸他不知道吗？”

“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结果一下就过了二十年，也就没有说的必要了。”

“你肯定没法原谅那家伙吧。”我光听就已经气得不得了了，恨不得一叉子插死那个如今并不在场的男人，而且还是二十年前的男人。

“沙希，很危险哦。”被母亲一说，我才发现自己真的在挥舞叉子，“虽然是我的秘密，但这种事情也不算十分罕见。”

母亲的语气还是那么轻快。

☆年轻男人

早坂先生对着马桶，意欲呕吐，但他的睡意似乎更加强烈，因为还没等吐出来，他就先靠在门上睡着了。我赶紧扶住他，好不容易把他拖回桌子边。此时甜点已经在桌上摆好了。

“早坂先生好像要睡过去了，怎么办？”我问。

早坂沙希挥舞着叉子，气势惊人地说：“没事，我把老爸那份也吃掉就好。”

“我不是说那个。”

“啊，没事的，你让他坐下吧。要是他快跌倒了，我会扶住的。”早坂夫人安静地说。于是我照她所说，帮助早坂先生坐到椅子上。一开始他不停地往下滑，换了一个角度之后总算稳住了。

我坐回自己的座位上，把面前的蛋糕塞到嘴里。甜味在口中扩散，我心中一惊。因为此前我一直对这种点心没什么兴趣，现在一吃，发现其实挺美味的。想到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美味食物，不禁激起了好奇心。

我三下两下解决掉自己的那份，然后起身到前台去结账。

我把信用卡递给收银员，正在伪造签名的时候，目光撇到早坂夫人正斜着身子，张大了嘴，用平静的目光看着早坂先生。

早坂先生根本叫不醒，我只能扶着他离开酒店。我把早坂先生拖到停车场，塞进副驾，费劲地帮他扣上安全带，然后回到驾驶席。早坂夫人已经坐在后座上，用充满歉意的声音对我说：“不好意思，真是麻烦你了。”我叫她别介意，因为我们是朋友，然后点燃了引擎。看看车里的液晶时钟，已经是晚上八点了。“这最后一晚终于要结束了啊。”

我用力踩下油门，开上笼罩在夜幕中的机动车道。逆向车道上的车灯排成一列，就像路边的火把。

“我们本来并没打算在最后一晚搞活动。”早坂沙希说，“对吧？”她在问坐在旁边的母亲，但并没有得到回答。我透过后视镜一看，她只

顾看向窗外。每路过一盏路灯，她的表情就会清晰地浮现出来，嘴角，竟带着笑意。

我在红灯前把车停下，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我伸出手，摸索着拿出电话，放到耳边。

“开车打电话是违法的哦，违法。”早坂沙希在后座上说，但我假装听不到。

打电话的是沟口先生，我一接起电话，他就挺尴尬地半开玩笑道：“哟，好久不见了。”然后又说：“怎么样，你真见到那个回短信的人了？”

“我们现在还在兜风呢。”

“不会吧。”我不知道沟口先生到底有多相信我的话。

“怎么了？”

“我找你是为了今天的活儿，我们不是让一辆车撞了嘛。”

“哦，是那个叫丸尾还是啥的吧？”

“没错没错！”沟口先生大声说，“就是丸尾小同志。你不是用相机拍了那家伙的驾照嘛。”

如此说来，我好像的确没把照片拷给沟口先生。

“我等会儿给你送过去。”

“拜托了。最近这些事情一直都交给你来办，搞得我现在是焦头烂额啊。”沟口先生笑道。他笑了很久很久，声音慢慢变得干涩。我察觉到那是他为了避免沉默的尴尬而发出的干笑。

“发生什么事了，沟口先生？”

笑声戛然而止，电话那头陷入了沉默。

“不好意思。”沟口先生突然压低了声音，“那啥，我都怪到你头上了。”他突然换上调侃的口气。

“怪到我头上？”

“毒岛的部下刚才跑到我这儿来，发了一通脾气。我实在没办法，就把你说成了主犯。说是你厌倦了替毒岛干活，撺掇我独立出来的。”

“我根本就不是当主犯的那种人啊。沟口先生你应该最清楚才是。”

“我的确知道。”我能想象沟口先生在电话那头露出苦笑，“不过，他们好像相信了。而且，他们好像觉得你逃了，正在找你呢。”

“是吗……”我并没有责怪沟口先生，甚至觉得这才是沟口先生的作风啊。自己面临危险的时候，将责任推给身边的人。作为策略，这样的确不坏。

我一边打电话，一边看着横穿马路的一对年轻男女。这么晚了，他们要去哪儿呢，莫非他们也在享受假期吗？我呆呆地想。

“他们最擅长抓逃兵了，你小心点儿。”

“被抓到了会怎么样？”

“你懂的。”

以前，有个背叛了毒岛先生的人被大卸八块，扔到了海里。

沟口先生说了句“再见”，我准备挂掉电话的时候，那边又说：“啊，冈田，还有……”

“什么？”

“那啥，我已经把《骷髅十三》目前为止出的单行本都看完了。”

之前沟口先生说，想试着完成一些事情，然后又说不如把当时已经发行超过一百部单行本的漫画《骷髅十三》读完吧。我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没想到他竟真的在悄悄挑战这件事。

“学到什么了吗？”

“这个嘛。”沟口先生思索片刻，“我觉得，Golgo[4]可真厉害。”他说。

我轻笑一下。“那种事，看一本就知道了吧。”

“这倒是。”

电话挂断了。我认为今后应该不会再跟沟口先生说话了，随后又想，刚才真应该说些更有意义的话。

“喂，人家都开走了哦。”早坂沙希敲了敲驾驶席。我慌忙放下手刹，开动车子，总算追上了先开出去的车辆。

“喂，刚才是什么电话？”早坂沙希用鞋尖顶了顶驾驶席的椅背。

“没什么事。”我边说边瞥了一眼后视镜，发现早坂夫人正盯着我看。而且她正忍着笑意，眼神中似乎有些惊讶。

“怎么了？”我问。

“刚才那个丸尾是谁啊？”她问。

我不明所以，便说：“是今天刚认识的一个男人。”然后又补充说：“衣着光鲜的丸尾先生。”

“妈妈，怎么了？”早坂沙希抢先发问。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年轻时骗了我的那个人，他也姓丸尾。”

“啊，不会吧！”

后座一下子热闹起来，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感觉比在副驾上呼呼大睡的早坂先生还格格不入。

“喂喂，冈田先生，那个人的全名是什么？”早坂沙希的话就像敲在后脑勺上的闷棍一样。

我觉得自己不该掺和到他们的事情里去，但此时我反射性地想起了那个男人的名字，他叫仁德。

“丸尾仁德。”

早坂夫人猛然露出惊讶的神情。

“喂，妈妈，是他吗？是一个人吗？是吗？如果真是，你肯定不会放过他的吧？”早坂沙希嚷嚷着，“冈田先生，快去痛扁那家伙一顿，然后狠狠地勒索他。”

她真是太闹了。早坂夫人并未回答女儿的问题，而是意味深长地扬了扬嘴角。

★一家人

“冈田先生怎么还不回来啊？”

车子已经在便利店的停车场里停了三十分钟。我坐在后座上伸了个懒腰。

“不如按照冈田先生说的，要是过一会儿他还不回来，就由沙希来把车开走吧。”母亲说。

“你想让一个高中女生无照驾驶吗？”我被母亲吓到了。要是她真这么想，那就太可怕了。“妈妈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

从便利店走出来的客人坐进了旁边的黑色厢型车。不一会儿，车子就开走了。我们旁边的车位已经换了好几辆车，似乎只有我们这辆银色小车一直盘踞在此。

三十分钟前，冈田先生突然把车停在了路边。我正奇怪，就听到他说：“后面有车追过来了。”说完，他就熄掉了引擎。我猛地回过头去，只见十几米开外的地方有一辆小轿车。那辆车同样亮起了应急灯，停在路边。

“追过来了？为什么？”

“我出去一下。”冈田先生解开安全带，下了车。我把头凑到后车窗边，眺望着那边。冈田先生与几辆车擦肩而过，走到后面那辆小车的驾驶席旁。对方似乎打开了车窗，他们说了几句话，没一会儿，冈田先生走回来说：“我到那边的便利店停一下车。”

“他们是什么人？”

“是毒岛先生的朋友，他们很生气。”冈田先生满不在乎地说。他并没有解释毒岛先生是谁，而是发动汽车开进了停车场。然后停下车，从座椅中间探过身子。“你拿着这个。”他把车钥匙给了我，“要是我三十分钟后还没回来，这辆车就送你们了。”

“啊哈？”我理所当然地对这个无聊玩笑感到惊讶不已。

“怎么了？”母亲似乎也很疑惑。

“因为不能让早坂一家等太久，所以要以防万一。”他说。

“可是，我和妈妈都不会开车啊。”

“这是自动挡的，很简单。”冈田先生笑眯眯地看着我。我猛地产生了正在跟同年级男生说话的错觉。“只要把这根杆子推到驾驶挡，车子就会动了。”

“就是推推杆子？”我虽然一点都不想开这玩意儿，但还是不由自主地顺着他的话说了下去。

“嗯，然后车子就会自己往前跑了。”

冈田先生走出车子，坐进那辆小车里不知去哪儿了。于是，我们就被扔在停车场，无所事事。

“今天可真奇怪啊。”我伸完懒腰后，开始观察手上的车钥匙。

“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呢。”母亲安静地说。

从明天起，这个人要在哪里、如何生活下去呢？不知为何，我突然开始担心母亲。我跟她并排坐在并不宽敞的后座上，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的侧脸。母亲总说当年她的父母实在是不知世事，但现在想来，搞不好她说的是自己啊。

父亲在副驾上蠕动起来。看来他在家庭即将解散的前一秒，总算及时恢复了一些意识。不过，他并没有从酒醉中清醒过来，只是开始喃喃一些像梦话一样意义不明的语言。

“说什么呢？”我说，母亲笑了起来。

收到了一条短信。“沙希，没事吧？家庭会议结束了？”我正要考虑如何回复，却不知为何，开始想象冈田先生回来之后的事情。

“冈田先生，请你一定要跟我老爸做朋友。”我肯定会这样恳求他。而他则会瞥一眼副驾上的父亲，轻蔑地说“我才不要跟醉鬼做朋友呢”——会是这样的吧。

母亲忽然说：“刚才冈田先生说的话，真好呢。”

“什么话？”

“只要把杆子推到驾驶挡，车子就会自动前进了。”

我看着她的侧脸。

“你不觉得那样很轻松吗？无须任何精神压力，自然就能前进了。”

“是吗？”我嘴上虽表示怀疑，心里却默默地寻找起自己的挡杆。

————————————————————

[1] 日本普遍使用手机邮箱收发短信，在注册手机时，每人会得到一个手机号码和一个邮箱地址。用手机号码发送短信也可以，但很多手机默认不提示号码。

[2] 日本车辆靠左行驶，驾驶席在右侧。

[3] 其实是一个摇滚乐队的名字。译者猜可以理解成怒发冲冠，也就是气死人了的意思。应该是近期流行于日本年轻人中的词汇。

[4] 漫画的主角，一个杀手。

第二章　超光速粒子战争

雄大在等红灯。那是一条有隔离带的宽敞车道，在雄大面前延伸的人行道自然也很长。他刚从学校出来那会儿，还兴奋地跟同学谈论今天跟四年级学生踢的足球比赛，整个人激动得不得了。但当他在上一个十字路口与同学道别，走到这个十字路口来的路上，脚步却渐渐沉重起来。

“雄大。”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回头一看，是三年级曾经跟他同班的同学。他拍拍雄大的书包，说了声“再见”，然后跑走了。虽然并没有恶意，但雄大还是感到背部一阵疼痛。

雄大卸下书包，将其拿在手上。他很想知道背部是个什么状况，但就算扭着脖子也看不到，伸长了手也够不着。

此时，背部突然一凉。秋天舒适的风轻抚过皮肤。

“啊，你这是被揍了吧？”背后响起一个声音。

“呢……”雄大慌忙回过头去。

有个成年男子蹲了下来，掀开雄大的上衣，开始检查他的背部。

“我说，你这是被揍过的痕迹吧？都淤青了。是最近才弄上的对不对？”男人站起来，雄大看到一张满是胡碴儿的脸。这个中年男子，嘴虽然是笑着的，眼睛里却满是怒意。

男子跟父亲上班时一样，穿着一套西服，但不知为何，雄大并不觉得这人是在公司上班的人。那人背后还有个年轻男子，黑头发，下

颚紧绷着，胸肌十分明显。

“沟口先生，你在对小学生干什么呢？随便掀人家衣服，这样不太好吧。”

“冈田，这个我很懂的，因为我小时候也经常被老爸痛扁。小孩子身上的淤青一般只有三种可能：一种是淘气碰的，一种是被小朋友欺负的，最后一种就是家长虐待的。不会有其他了。”

“哦，是吗？”被叫作冈田的人有些心不在焉地回答，“原来沟口先生也有那样的童年啊。”

“可是，再怎么淘气也不太可能弄得背部淤青。来，你看这个。”沟口不但没放下雄大的衣服，反而让冈田也来看。雄大感觉自己的背被他们当成游戏机屏幕了。别这样，他想说却说不出来。“这应该是用什么东西抽的吧，看上去不像拳头的痕迹，倒像是鞭痕。”

很痛，雄大挣扎着。

“抱歉，很痛吧。不会有错了，肯定是被他老爸揍的，所谓的‘家法’。”

“家法？这个称呼也太老了吧。是责罚吗？”

二人完全不顾雄大的想法，对雄大的背部品头论足。

“哼，所谓的责罚从来都是施罚者随心所欲。孩子没有错，就算有，也没有错到要被揍成这样的程度。”

“沟口先生，你有这么喜欢小孩子吗？”

“我没那么喜欢小孩子，只是看到这孩子被揍成这样，我实在无法袖手旁观。”

“原来如此。”

雄大不知所措，动都不敢动一下，冈田也在他身边蹲了下来。他看着雄大背部的淤青，像评论手工面包烘焙的火候一样说：“嗯，应该很痛吧？”

他们在管什么闲事啊，雄大越来越气愤。他扭动身体，离开两个男人，然后慌忙背上书包。

“不过沟口先生，要是这孩子真的受到了虐待，我们不用帮他吗？”冈田说。

沟口张大嘴，像听到了因为过于无聊反而可笑的笑话，嗤笑一般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然后满心愉快，唾沫四溅地说：“我为什么要帮他啊？”

“因为沟口先生过去也遭遇过同样的事情不是吗？那应该会对这个小孩子产生某种同情或同病相怜的感觉吧？”

“我才没有交响乐[1]。”沟口说了句意义不明的话，“冈田，我跟你说，一个父亲会如此暴力，肯定是因为有病。就算你跟他说不要这样，他这个病也治不好的。我老爸就是这样。我家，简直是远近闻名的虐待型家庭啊，最后还有人报警了。当然，警察来了，把我老爸教训了一顿，但他根本没有反省。只要坚称那是管教，警察也拿他没办法，又不能派个人一天到晚监视着我和老爸。就算他当场对警察说‘我知道了，以后不会做了’。之后我还是会挨揍。就是这个道理。”

“那我们该拿这孩子怎么办？”

“唉，你只能忍耐再忍耐，一定要活下去。”

雄大说了句“那个……”，但后面就没再说什么了。

“然后，你要长成像我这样优秀的男人，因为你只有这条路可以走。”沟口挺胸道。

雄大觉得他一点都不优秀。

“那啥，沟口先生，不好意思，你这优秀之说……”冈田也说。

“冈田，你说要怎样做才能成为优秀的大人呢？”沟口突然换上认真的语气。

“要是真有标准答案，就没有人会烦恼了。”

“我还从来没认真把一件事从头做到尾呢。”

“那你不如试试看书吧，虽然我对那些也不太清楚。”

“不如看看《骷髅十三》吧。”

“那不是漫画吗？”

“嗯，不过已经发行了超过一百本哦。等我全都看完了，说不定就是个优秀的大人了。”

冈田苦笑着说：“祝你成功。”

“那个，”雄大再次开口，“我现在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嗯，你只能加油了。”

“沟口先生，你别这样，不如给人家小朋友一点建议吧。”

“没有建议。跟这种事情扯上关系只会引来无数烦恼，绝没好事。”

“不如我去把他老爸直接教训一顿吧。”

“没用的。那种老爸都是严重的自我中心主义，除了自己，别人的话他是不会听的。”

冈田点头。

“我好像明白了。我母亲也一样，坚信只有她自己是最正确、最伟大的。我一失败，她就会愤怒地逼问我为什么会搞砸。”

“你学习好吗？”

“其实上小学的时候成绩还是很好的，还去上课外补习班呢。”

“还去课外补习吗！真厉害啊。我也要加油把《骷髅十三》都读完才行。”

“这是哪门子的比赛啊。”

沟口和冈田兀自谈笑着。

此时人行道的绿灯亮了，通行的信号音响起[2]。

沟口先走了过去，冈田紧随其后，雄大也跟在后面。

沟口回过头说：“喂，冈田，那个倒闭的超市在哪边？”

冈田指了指右前方，雄大也知道，那边的确有家倒闭的大型超市。现在应该只剩下一个没有灯光、空荡荡的店面了吧。

“还有啊，冈田，阿权应该也在吧，阿权。”

“阿权阿权……”冈田用拳头敲着脑袋，试图唤醒记忆，“啊，就是那个，最近撞车的那个。”

“没错，就是撞凹了我们家的奔驰车，吓得半死的五十几岁的老男人。叫权藤，是吧？那啥，我们差不多该联系联系阿权，要他赔钱了吧？”

虽然不知详情，但光是听到这几句对话，雄大就能感受到某种诡异的气氛，跟他最近在动画片上看到的坏人的对话太像了。最好不要跟这种人扯上关系，他刻意拉开了距离。

然后雄大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随着离家越来越近，心情也越来越沉重。他凝视着斑马线的纹路，只踩着白色部分向前走。因为间隔比较远，走起来是一蹦一跳的。他边走边许愿，只要一直走到最后都不踏偏，今天就不会被父亲责骂。

他又想，要是爸爸晚点儿回来就好了。

在斑马线尽头，雄大猛地看到冈田站住不动了。因为雄大一直看着地面，差点儿撞了上去，把他吓了一跳。

“你叫什么？”冈田问雄大。

“别管那小屁孩了。”沟口嫌麻烦地说。

“运动速度越快，时间的流动就越慢。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相对于静止的物体，运动的物体的时间过得更慢。”

男人坐在咖啡厅里看报纸，坐在旁边桌子边的两个人中，年长的那个突然说了起来。白发男人披着深绿色的夹克，坐在他对面的西装男很年轻。

男人的工作是在外面跑业务，下午一般都会到这家店来坐坐。呆呆地什么都不想，或看看报纸、翻翻漫画杂志，有时也会为了发泄心中的郁愤而摆弄手机，在网上发表一些辱骂之词。但他很少能因此发泄掉压力，所以之后他都会给妻子发短信，强迫她完成一些不可能的事情，甚至直接臭骂她一顿。

今天上午也是，在公司他被上司批评。“你都三十一岁了，就不能有点威信吗？！”他气得不行，正考虑要如何发泄呢，因此也没注意听旁边的客人到底在说什么。

“教授，依照这个理论，人就有可能制造出时间机器，对吗？”年轻人说。

男人想，原来那位穿着不起眼外套的老头是大学教授啊。

不过“时间机器”这个词听起来还真够可笑的。男人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暗中观察着那两个人。他们的表情都很严肃，虽然只是在聊天，但二人的语气很平和，所聊的话题明显是课本讲义中的一部分。

“速度越快，时间就流动得越慢。假设一下，如果我们制造出接近光速的火箭，你坐在火箭上，到宇宙外面转了一圈再回来，结果会如何呢？”

“嗯？”

“假设你是一年后回来的，那么，地球上其实已经过了两年。也就是说，你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却到了两年后的世界。这也算是一种时间机器。而且，时间还会受重力的影响。重力越大，时间的流动也会越慢。所以，当你在一个重力很大的地方过了一段时间，再回到我们的世界，就会发现时间发生了跳跃。”

“重力很大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年轻人很快回应了长者的理论，让男人不禁觉得那是精心安排过的戏剧台词。

“例如中子星，那里的重力是地球上的一千亿倍。不过就算真的到了那种地方，人也会被压扁。但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的确算是时间机器的一种。”

穿西装的年轻人点点头，但马上又摇摇头。“可是，那和我想象的时间机器有点不同啊。”

“嗯，因为这些机器上面都没有拨号盘，不能输入自己想去的西元纪年。不过至少我们可以肯定，时间机器并不是全无可能的白日做梦。”

“也能回到过去吗？”

长者煞有介事地摇摇头。“回到过去的时间跳转又是另一回事了，那不是单靠高速移动和重力装置能够实现的。”

“可是教授，我听说只要超越光速，时间就会倒退啊。”

“但根据相对论，光速是无法被超越的。”

“啊，是吗……”年轻人看起来并没有很失望。

在旁边听的男人开始对这两个优哉游哉的人感到烦躁不已。关于光速和时间机器的议论与现实社会和自己头上的压力毫无关系，这种对话有什么意义啊？！他真想冲上去痛扁那两个人。

“那么，回到过去改变自己的人生，这种事情也只会在电影或小说里出现，对吗？”

“我要告诉你，”长者语调轻快地说，“科学家里也有捏造事实的，就主张有能够超越光速的物质存在，还管那叫快子。”

“啊，可是根据相对论，应该不存在超越光速的物质。”

“正确来说，是无法加速至超越光速的。”

“那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不能一直加速，直到超过光速。这是相对论的原则。可是，有的科学家却这样想——肯定存在一种无须加速，本身速度就大于光速的物质。”

“那只是假说吗？”

“没错，那就是所谓的超光速粒子，也就是快子。”

“但那只是假设性的存在。”

男人在旁边听着，实在无法理解将不存在的东西拿出来谈论是种什么感觉。科学家搞不好都是脚不沾尘的仙人吧。是些不知人世艰辛的纨绔子弟，他烦躁地想。

“虽然只是假设，但在理论上却是存在的。如果快子真的存在，而且速度大于光速，那我们就能利用它回到过去。”

“真的吗？”

“你问我是不是真的，我实在无法回答。不过，理论上是行得通的。”

理论上说，消灭全世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阻止学校和公司的一切欺凌行为不也都是行得通的吗？男人很想反驳他们。

“还有一种非常有名的时间旅行方式，就是虫洞。”

“这个我听说过。就是类似黑洞，像个长形洞穴的东西。”

“嗯，不过现实中我们尚未发现这种东西。只是，我问你，”那个被称为教授的长者向年轻人提问，“如果能够回到过去，你想回到什么时候？”

“这个啊。”年轻男人说完，故意卖了个挺长的关子，眨了好几下眼睛，刻意展示自己长长的睫毛，做了个风骚的动作后说，“我想回到跟教授相识之前。”然后又说：“想回到自己的这种感情出现之前。”

男人条件反射地凝视着二人，那里似乎存在着超越了教授与学生，甚至超越了年龄和性别之差的、禁断的爱情苦恼。他感到一阵嫌恶，腿抖得愈发厉害了。

“你好啊。”权藤看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年轻人，不由得感觉胃部一阵抽痛。虽然他前几天打电话来说“过几天会去拜访”，但权藤万万没想到，他会跑到自己店里来。因为被他们抢走过驾照，所以他早有觉悟会曝露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只不过原本预想他们只是勒索金钱的小混混儿，应该不会对他有更多的兴趣，看来自己是太天真了。

“不好意思，我正在工作。”

“权藤先生，这真是个好店啊。”男人姿态优美，肌肉结实，外表像个运动员。但无论身上那件印着锦鲤图案的衬衫，还是自来熟的态度，都给人一种不踏实感，仿佛一靠近就会陷入危险。这人好像叫冈田。

“其实我很喜欢文具店哦，因为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却不是那种大开大合的生意。我就喜欢全是生活日用品，一点一点卖出去的感觉。诚恳，踏实。”

“呵呵。”权藤做了个暧昧的回应，同时在心中揣测，他这种亲切的话语背后究竟潜藏着怎样的危机呢?

“对了，这家店能做名牌吗？真好啊，我也想弄一个挂在公寓外面。”

权藤所管理的这家店，是一家占地很大的办公用品店，除了出售一些文具和电脑附件，还接受门牌和明信片的制作订单。

“那个，你为什么要来这里？”权藤疑惑地小声问道。

店里的兼职店员们明显都在往这边瞅，他们大概认为有一个态度恶劣的年轻客人正在为难店长吧。为了让他们一直保持这个想法，他决定态度强硬一些。

“就上回，你不是一下子撞上了我们的奔驰车嘛。保险杠撞凹了，后车厢也变形了。”

“我后来仔细想了想，当时我还以为你们没有踩刹车，因为刹车灯没亮。”

刚追尾的时候，权藤的脑子很混乱，人也不够冷静。而且好像刚好在想事情，错过了最佳的刹车时机，多少有点心虚。加上被跑过来的他们施加压力，还没来得及细想就交出了驾照，甚至答应支付修理费用。但现在回头想想，那辆奔驰的行驶情况本来就很奇怪，速度慢，急刹的时候刹车灯也没亮起来。

冈田猛地把脸凑过去，在权藤耳边说：“阿权，你就别找借口了。我是无所谓啦，但沟口先生可是个心思单纯的神经质，要是被扣上个什么帽子，连我都不敢保证他会做出什么事来。到时候他有可能哭着说：‘你简直把我们当成碰瓷的了。’然后给你夫人打电话说，‘阿权他带着一个身上没什么布料的女人出去兜风’之类的话呢。”语调没有起伏，也没有用上一般小混混威胁人时的小动作。可是，正因为这话说得太平淡，反而让权藤印象尤其深刻。

你这不就是来碰瓷的吗？！权藤欲言又止。虽然不清楚是一时起意，还是早有计划，但可以肯定的是，诱导他引发事故的绝对是眼前这个人。但正如冈田所说，他的确带了个不能让妻子知道的女人，意图进行一些妻子不知道的娱乐，因此他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你跑到我店里来，到底想要我干什么？”

“你别说得好像我在威胁你好不好，权藤先生。我就是来领奔驰的修理费，还有你害我被沟口先生教训了一顿的医疗费啊。”

权藤的呼吸越来越粗重，但无法反驳。

“你说要多少，我去准备。”

冈田高兴地眯起了眼睛。“事情进展得这么顺利，我真是松了一口气。我还是觉得，人生最可悲的事情就是与人发生纠纷啊。”

你们这帮碰瓷的不就是靠纠纷吃饭的吗？权藤差点儿又脱口而出。

“难得权藤先生这么爽快，虽然很不好意思，但我还有另外一件事要求你。”

权藤看看周围，压低声音问：“什么？”

“我现在还只有一个大概的计划，细节还没决定好呢。”

“你说什么呢？”

“能让我拍几张你被我揍的相片吗？”

权藤瞪大了双眼，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意思，不由自主地说了句“反对暴力”。

“没什么，就是装装样子，拍个照而已。”

“你要传出去吗？”他想象眼前这个人将自己可悲的样子到处张贴，使得家人、同事一齐耻笑他的光景，不禁怒从心起。

“不会的，你放心吧。权藤先生只是个演员而已，我很期待你的演技哦。”

冈田看着少年的背部，忍不住说：“唉，这又是怎么搞的啊？”

三天前，在人行横道前，被沟口掀起衣服，得到“这是被老爸虐待的”之鉴定的，也是这个少年。因为当时是放学时间，只要再在同样的时间守在同样的地点，应该还能见到他。虽然想法单纯，但真的又见到了。

少年因为无法掌握所处的状况，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冈田知道这少年名叫“坂本雄大”，便对雄大撒谎道：“我是医生，能让我看看你的伤势吗？”并把他拉到了路边。然后，趁少年还处在混乱中，掀起了他的衬衫。

三天前沟口看到的伤痕还在，只是那上面又多了一道倾斜的淤青。

“这是新伤吧？”冈田尽量与少年保持一段距离。他并不擅长向他人表达不必要的同情或同感，因为经验告诉他，凡那样做都不会有好结果，他从孩童时代就知道。每当他准备为别人排忧解难，都会被责

骂说：“别做多余的事情。”尤其是母亲，会骂得更厉害。母亲经常说：“你少管别人，先保证自己的成功再说。”

轻轻一碰，少年就做出吃痛的反应。“你没有妈妈吗？她没办法阻止你爸做这种事吗？”

“要是阻止了，被揍的就是妈妈。”

“是吗……”冈田说，“原来你在保护妈妈啊，真厉害。”

少年似乎没想到自己会被夸奖，撇着嘴角，就像遭到了偷袭一样。他在拼命阻止感情外露。

“你爸为什么要对你做这种事？这样对你很久了吗？还是他最近失业了，才这样做？”

“爸爸有工作，他还说是个好公司。”

“好公司吗？真羡慕他啊。他几岁了？”

“应该是三十一岁。”

“那可真是个年轻的老爸啊。”有个十岁的孩子，应该是二十出头就结婚了。

少年点头。

冈田又问了几个问题，想弄清他父亲施暴的原因，但少年不太愿意回答。应该是对冈田这个陌生人，而且是看起来明显很可疑的陌生人存在抵抗情绪吧。更重要的是，少年并没有意识到父亲的行为有多么恶劣。

首先是用来殴打少年的工具，冈田问出是用打结的细绳制成的手工道具。

“那是牢头对犯人用的东西吧。”冈田小声说，但雄大似乎没听懂。

然后他又得知，父亲理所当然地把暴力说成指导或管教，以此来欺骗少年。

雄大小心翼翼地说，父亲打我是因为我做错事了。冈田具体打听了那些所谓的“错事”，却根本不觉得其中有什么“错”，因此感到万分无奈。

“你这个后背，我要拍张照哦。”

“啊。”

冈田不由分说地从口袋里掏出数码相机，给少年的背部拍了照。由于逆光，还换了好几个角度拍。

“等等，你在干什么？”少年开始害怕了。

“这个伤痕范围很大，一看就很清楚了。”冈田说，“你身上有比较明显的痣或者伤疤吗？”他又问。

“痣？”少年小声说，“这边有。”他指了指右肩部位。“应该在这附近。”

冈田扯开他的衣服，那里确实有个一角硬币大小的黑痣。

“这个足够了。你爸爸知道你有这个痣吗？”

“嗯。他经常说那东西长得像人的眼球，很恶心，还总为这个生气。”

“这也太扯淡了吧。”

“扯淡？”

听到少年不知词意，只是学舌的蹩脚发音，冈田苦笑道：“你父亲做得太过分了。”

少年没有回答。

“你可能没见过别人的老爸是怎样的，所以我来告诉你吧，这种行为明显太过分了。虽然我老爸老妈也不是什么好人，但你老爸更过分啊。你老爸打你可能有特殊的理由，但你根本没有错啊。”

“可是……”

“唉，不过沟口先生也说，想阻止这种家庭暴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只能努力忍耐，直到长大。当然你也可以逃走。”

“可以逃走？”

“哪怕是在你爸快要揍你的时候逃开也行啊。不是叫你反抗你爸，也不是叫你憎恨他。打个比方，你跟一条狗再怎么亲近，那家伙要咬你的时候，你也会躲的吧。下雨要打伞，黄蜂来叮你，你肯定要跑。道理是一样的。无论再怎么爱自己的双亲，要是他过来揍你，你也要跑。要是他骂你，你就说‘我很喜欢爸爸，但我不喜欢痛’，就好了。老爸跟暴力要分开看待。”

“分开？”

“没错，使用暴力是最坏的事，但并不代表那个人是坏人。”

“那样就没问题了？”少年用迫切的目光看着冈田，让他忍不住皱了皱眉，“嗯，也不是没问题了，那只是像紧急措施一样的东西。反正我也会帮你教训他一顿的。”

“你要打爸爸吗？”

“你希望我揍他吗？”

少年不断摇头。

“真乖。你放心吧，我不打算对他施展暴力。而且那种人就算被人揍一顿，也只会更加生气而已。沟口先生也说过，必须在他心中种下‘你敢虐待儿子就别想好过’的想法。听好了，那种老爸一心以为自己是最完美的，觉得自己是最正确的，就像我老妈一样。我们必须利用他的这种心理。”

“要怎么做？”

“到时候应该会要你帮忙做很多事情。”冈田从手上的纸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那是个只装了一张DVD光盘的轻薄盒子，“你在家能看这个吗？懂得怎么操作吗？”

“嗯。”少年点头。

“你爸爸会看这样的电影吗？”

那是电影《终结者》的光盘。

“爸爸经常看电影，应该很喜欢看。”

“那你能在爸爸在家的时候放这张光盘吗？不用勉强哦，如果可以的话，你就跟他一起看。这是跟来自未来的男人战斗的故事。”

“啊……”

“一开始会出现一个高大的男人从未来穿越过来的场景。他乘坐时间机器出现的时候身上没穿衣服，光溜溜的。”

“我好像看过！”

“你爸爸可能也看过，要是他不愿意看这张DVD，你也不要在意。只是如果能让他看最好。如果真有那样的机会，你一定要问爸爸：‘为什么电影里会有个光着身子的人呢？’”

“爸爸知道为什么吗？”

“应该不知道吧，因为根本没有答案。目的只是在你爸爸脑中留下裸体男人的印象。”

少年虽然面带疑惑，但还是答应了，点头说：“我知道了。”

“很好。”冈田面露笑容，轻轻拍了拍少年的书包，“对了，你有爸爸的照片吗？我跟你一起回家去，你仔细找找。最好别让妈妈知道了。还有，你能把爸爸平时回家的时间告诉我吗？”

“你还真是爱管闲事。”沟口一边摆弄着自动贩卖机的零钱口一边说。他与冈田一起来到倒闭的超市门口。因为他们接到店主的委托，说没时间处理店里的东西，叫他们把能换钱的都卖了，实在卖不出去

的就带走，不要的东西想办法处理掉。上回他们来看了一次，当时卷帘门打不开，只能先回去了。

“你去管上回那小鬼的家事，能得到什么好处吗？”

“是没什么好处，但我闲着也是闲着。”冈田并没有用开玩笑的语气，而是面不改色地说。

“啊，这个，弄好了。”

沟口想起接到的委托，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驾照，交给了冈田。那是一张假证。

“谢谢。”冈田接过，像判断纸币真伪一样，把驾照放到阳光下，小声说，“跟真的一样啊。”

“这是那啥，仿造上次阿权的那张驾照做的。现在的假证轻易就能做出这样的效果。对了，这名字是谁的啊？不是阿权的嘛。真有这个人吗？”

“真有这个人。”冈田说完又“啊”了一声。只见他面带歉意地交回那张驾照，“沟口先生，真不好意思，我再出一次钱，你能帮我再搞一张吗？”

“再搞一张？”

“这上面的更新期限错了。我当初是想弄成不是‘平成’的汉字。”

“搞什么啊。我看上面有几个不认识的汉字，还以为是你写错了呢。害我还专门请人家帮你纠正过来。根本不存在那种年号吧。”

“呵呵。”

“你呵呵啥啊？”

“还有，我当时还说要把假证弄得比真驾照小一圈。”

“嗯，你好像说过。不过，那不一下就露馅了吗？”

“就是要有点差别才好。我再付一次钱，拜托了。”

“不用不用。”沟口摆摆手，“是我没有弄清楚你的要求。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既然你需要，我帮你弄就是了。做这玩意儿的人欠我好几个人情，这点小改动根本不用给钱。”

“那真是谢谢了。”冈田道。

沟口不禁在心中感慨，这真是个认真的男人。虽然在做非法的生意，利用他人的不幸和失败来获得报酬，但那也只是他照着吩咐去做的。总有一天，沟口突然想，总有一天，他很可能会突然从我面前消失。搞不好就像结束了青春期，又度过了叛逆期的儿子突然轻描淡写地说：“我在想，差不多该一个人出去生活了。”他也会淡淡地说：“其实我觉得，我不太适合这样的工作了。”到时候自己该作何反应呢？他现在无法想象，但转念又想，必须先设想好那一步的对策才行。

沟口走向店铺的玻璃窗，说：“那我们进去吧。”

冈田问：“话说，卷帘门要怎么打开啊？”

“我问过了，说这样就行。”沟口说完，捡起路边一块拳头大的石块，砸碎了窗玻璃。一声巨响，玻璃纷纷散落。沟口又把残留在窗框

上的碎块认真地取了下来。因为不想受伤，他又小心翼翼地扶着窗格，发出“嘿”的一声跳进店里。

“这样真的好吗？”冈田跟在后面。

店里一片昏暗，有股潮湿的气味。

货架上残留着一些商品，给人感觉就像整理到一半突然停下了。虽然看上去不像正在营业，但也远远不到破产的程度。真要说的话，就像正在装修。

“我也搞不清楚具体的状况，似乎我们要在这里搞些破坏，那边才能多得一些保险。”

“真的吗？”

“其实我也是半信半疑。不过那边确实跟我们说要搞搞破坏，估计他也有他的原因吧。”沟口先生把手边的泡面山推倒，造成了一场小小的雪崩。

冈田也模仿沟口，将旁边的商品一一推落到了地上。

二人默默地在店内破坏了一会儿。

“你闲着没事要去助人为乐，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伪造驾照什么的，不是挺花钱的嘛。”

“其实也不算助人为乐。反正我的钱也没别的地方花，干脆就花得好玩一些。而且阿权似乎也挺上心的。”

他想起前几天撞上他们的奔驰后吓得面色刷白的文具店职员。虽然只有五十几岁，看上去却像已经退休的老人，还是个毫不通融的顽固分子。或许因为平时就是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遇到行为野蛮的沟口二人反而怕得不行，对他们唯命是从。跟他同乘一辆车的女人也并非对其怀有爱意，只是习惯跟他待在一起，让沟口不禁想，这两个人虽然在偷情，但看起来也没啥活力。这样的权藤，居然还有事情让他十分上心，真是让人惊讶不已。

“冈田啊，我没想到你竟然还是个爱管闲事的男人。”沟口欢快地说。

冈田耸耸肩，其实他自己也十分意外。

“我小时候还真挺爱管闲事的。”

“骗人，你这种家伙小时候肯定也是个闷罐子。”

“冈田先生，我弄好了，你看怎么样，很不错吧？”

面前的权藤向他出示了一张纸。权藤长着一张四方脸，带着一副眼镜。头一次见面，以及之后在店里见到他时，都觉得他像个走在人生下坡路上、毫无生气的男人。而现在，他却像个为去游泳而兴奋不已的小学生一样，眼睛熠熠生光。

他们在冈田的公寓里。这里四壁都是裸露的水泥墙，几乎没什么家具，甚至连桌子都没有。墙边放着一张床，剩下的，就是角落里的一堆鞋盒了。

权藤在冰冷的床上，不用冈田吩咐，已端端正正地跪坐下来。

冈田看了一眼权藤递过来的纸片。一张是A4纸黑白印刷，上面用蹩脚的小作坊风格字体写着“关于早前的爆炸声及可疑人员”这个标题。大小正是冈田指明的能夹进镇内传阅板里的那种。

纸上的内容如下：

> 三天前的深夜，从已经关闭的超市（宫田）店中传出小规模的爆炸声。原因不明。事后检查店内的损坏情况，确认店中发生了一场小型爆炸，在爆炸声响起的同时，附近居民还目击到一名全裸的男性。该名裸男的行踪目前尚不明，也未发现有群众受伤。现在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希望镇内居民外出时提高警戒。

“不过，把这种东西夹到传阅板里，那位父亲真的会看吗？”权藤疑惑地问。其实他挺担心自己的杰作会就此埋没。

“雄大说过，他老爸看传阅板似乎挺积极的。当然，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每次都会看。”

“虐待自己儿子的人，会那么认真地阅读镇上的传阅板吗？”权藤更加怀疑了，“他不是才三十出头嘛，怎么会对镇里的居民协会那么关心。”

“不，其实正相反。”冈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正因为对自己的虐待行为十分敏感，所以才会关注镇上的风声吧。”

“什么意思？”

“街坊邻居家有没有被揭发出虐待行为啊，政府和儿童救助机构有没有发出新的通知啊，老婆儿子有没有到外面乱说啊，之类的。他应该很关心这些。”

“真的吗？”

“嗯，其实就算他没看到也无所谓。虽然那样很对不起这么努力的权藤先生，但我的目的就是利用各种方式把他引到一个方向上去。”

“那可是我的得意之作啊。”

权藤从包里掏出的另外一张纸，是一份报纸。正确来说，是一份伪造得十分逼真的报纸。权藤店里的机器好像能做出这种东西来。

“不错啊，像真报纸一样。”

“这份报纸的做工可不赖哦。”权藤骄傲地鼻孔都撑了起来，“我扫描了今早的报纸，然后换掉了一篇报道，再印刷出来的。”

拜托权藤捏造的报道内容如下，是一整版“加速器发现超光速粒子”的报道。这样写道：

> 高速粒子研究机构（茨城县筑波市）等国际共同研究团体“GOND”五日在美国高能量物理学国际会议上发表声明，称已发现疑似由四个夸克（组成自然界物质的粒子）构成的超光速粒子，亦即快子。夸克无法单独存在，三个夸克可以组成质子和中子，两个夸克可以组成介子。研究团体去年就发现了很可能由四个夸克组成的粒子，而在最近的研究中，这种发现连续出现，因此一种名为超光速粒子的物质存在新形态变得愈发明确了。从理论上讲，还能利用快子构成超越光速的物质，在十年内实现时间穿越也不无可能。

这是冈田编造的文章，但也是有依据的。他在网络上搜索“新粒子发现”，找到了二〇〇八年八月五日，刊载在《共同通信》上、名为

“加速器发现三种由四个夸克组成的粒子”的文章，然后略加改动，弄成了这篇报道。当然，动笔修改的冈田本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写什么东西，他只是将文章中的各种关键词机械地置换成“超光速粒子”而已。恐怕多数人看到这些文字会一头雾水吧，但冈田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具体的内容，而是像模像样。至于团体名称，他只是从“权藤”里面抽出了“GOND”[3]这几个字母而已。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权藤只是按照冈田的吩咐伪造了这份报纸，他自己也看不太懂那篇文章的意思。

“唉，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冈田老实地回答，“不过我觉得，越是难懂越好。只要让他觉得，一帮看起来很深奥的学者发现了一种叫快子的玩意儿，这样就可以了。”

“快子到底是什么啊？”

“那是我看漫画时看到的。关于时间机器和时间旅行的漫画，上面说，要是有本身速度就大于光速的快子，就完全有可能穿越到过去。”

“真的吗？”

“嗯，不过那好像只是理论上的说法。世界上的所有事情，一放到理论上就都行得通了。”

“那妨碍了理论的东西是什么呢？”

“会不会是感情啊。”冈田马上说。

“要是说‘虫洞’我倒是听说过，就像黑洞那样的东西。”

“虫洞有入口和出口，穿过扭曲时空的虫洞，就能回到过去。漫画上也是这么说的。不过那个有点明显了。”

“什么明显？”

“明显是编造的。人们在日常对话中听到虫洞这个词，很可能会联想到漫画或电影吧？快子却不像虫洞那样被人熟知。”

权藤摸了摸下巴上的胡子。“那么，快子的事情让那家伙听到了吗？”他说。

“大约一周前，在咖啡厅，我安排人在那家伙旁边一本正经地提了这个东西。当时我让两个人装成教授和学生，谈论了快子和时间机器的事情。我在后面观察来着，那男人听得很入神呢。”

教授和学生都是冈田找熟人帮忙演的。

沟口和冈田搞的非法工作，有一大半都是一个叫毒岛的人给的单子。换句话说，冈田等人只是负责执行的，类似现场作业人员的角色。因此他们也与其余的现场执行人员有点来往，有时还会彼此协助。虽然正常人少有如此健全的精神，但给活干，完事能领钱，这样的关系还是很值得信赖的。

“这次我也是找了那样两个熟人，告诉他们‘在咖啡厅进行一些莫名其妙的对话就能拿到报酬’。虽然他们很惊讶，但似乎并不讨厌，替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本来那帮人就是靠吓唬人为生的，这点小把戏根本难不倒他们。

“那接下来，只要你指定一个报纸发行日期，我就一大早去弄份早报，把这份假报道加进去。只要一份就够了吗？”

“嗯，只要放到雄大家去就好了。”我打算用加工过的假报纸替换掉他们家邮箱里的报纸，为的就是让雄大老爸读到“发现快子”的报道。

“我还想请权藤先生在行动之前再帮我做件事。”

“啊，我想起来了。今天来就是为了那个吧？”权藤说完，掏出镜子观察自己的脸，另一只手上拿着一张男人的照片，那是从雄大手上弄来的他父亲的照片。不过好像是几年前拍的。

“权藤先生恰好跟他长得很像，真是太巧了。你们身高差不多，又都戴着眼镜。”

冈田几天前在咖啡厅见过雄大的父亲，他中等身材。要是他个子很高，就得把权藤的鞋子加工一下了，不过看来并没有这个必要。只是权藤先生的眉毛比目标要浓密一些，不过他并没有反对刮眉毛的提议。“可以啊，反正要做就要彻底嘛。我会彻底变成他的。”然后又说，“只是，我想在开始行动前先看看他本人。”

“这个主意不错呢，我之前都没有想到这一点。现在想来，权藤先生要是在他家附近晃来晃去，对你即将要扮演的角色也很有帮助呢。因为那样就更逼真了，你还可以敲开街坊邻居的门去访问哦。”

“让本人隐隐约约感觉到某种气息吗？”权藤先生脸上已经露出身负重任的特务般的表情。“很好啊，我感觉自己成了大间谍呢。”

冈田愣了一下。

权藤问：“你怎么了？”

他这才回过神来说：“我以前有个同学。”

“同学？”

“他父亲就是个间谍。”冈田并不打算细说，只是轻轻耸了耸肩膀。

随后冈田站在房间中央，盯着三脚架上的相机，拍了拍手。“我们来拍照吧。”说着，他脱掉了衬衫。或许是重新拾回了肌肉训练时的感觉，他很自然地握紧拳头，做出击打沙包的动作。

“喂，麻烦你温柔一点儿。”

“我不会真的对你拳打脚踢，放心吧。只要能拍到好照片就行。”

“你背上的伤疤可真不错。”权藤眼尖地发现了冈田背后的新装饰。

“这个做得很逼真吧。其实就是条胶带。”冈田对着墙上的镜子观察自己后背。其实能制作这种小道具的人到处都是。

“右边的痣也是。”他指了指右肩附近的一颗圆形黑点，“离近了看一下就露馅了，不过在照片上看应该很逼真。”

“那孩子身上有这种特征吗？”

“嗯，有的。”

“那最好从能够看清那道伤疤和黑痣的角度拍照呢。”权藤开始检查他们的站位。

“我打算拍一段视频，然后挑几个有那种感觉的画面弄成照片。”

“你净说些类似啊、有那种感觉啊的话。”

“要骗人，讲究的不是真相或事实，而是逼真度。”冈田点点头。他有过无数次坑蒙拐骗的经历，所以很肯定。

那天，坂本岳夫一早起床就没看到老婆跟儿子雄大。他霎时感到怒火传遍全身，我这个一家之主睡着的时候，他们怎么敢胡乱外出？但看到餐桌上的留言，他又平静了。今天虽然是周六，小学却有活动，学校还鼓励孩子家长也来参加。他想起来，早在一个月前，妻子就曾找过他。“不如你也来参加吧。”坂本岳夫想也没想就拒绝了。休息日本来就该用来舒缓平时工作中积累的疲惫，凭什么要屁颠屁颠地跑去参加小孩子的活动，浪费能量呢。反正你平时也是在家里待着，干脆你去吧。结果那女人竟敢还口，说：“我是肯定要去的，不过如果你也能来，雄大一定会很高兴。”气得他一把抓起床边的绳子。那是末端打了个结、训诫用的绳子。他只是拿在手里，就让妻子闭上了嘴。于是他又想，果然万事都离不开调教啊。

妻子和儿子好像去学校了，早饭已经做好放在桌上。他们一定觉得反正把我叫醒了也只会挨骂吧。的确如此，很聪明。可是，他绝不想承认她聪明。或许等他们回来后，我该把那女人大骂一通，说：“为什么不把我叫醒？”

坂本岳夫今年三十一岁，妻子与他同岁。按理说，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有了很深刻的男女平等意识，男人帮忙做家务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但坂本岳夫却一直认为，这种无聊的平等简直是不成体统。被禁止体罚的教师开始遭到学生的侮蔑；太过温柔的男人只会遭到女

人利用。只有让别人彻底意识到究竟谁是最强者，才能维持秩序。这是他小时候从父亲的一举一动中学到的道理。

餐桌上还放着传阅板。他坐下来，浏览了一遍。里面夹着镇内清扫的日程表和面向老年人的诊疗预定。但最吸引他目光的，只有“关于早前的爆炸声及可疑人员”这一张。坂本岳夫并不知道，附近那家倒闭的超市里发生了小规模爆炸。但他想起前几天上班时，发现店里乱得一塌糊涂。他本来还以为是几个不良少年半夜溜进去搞破坏，现在想来很可能就是所谓的爆炸残留。上面还说在事发地附近目击到一名裸体男子。

是变态吗……

然而，这一刻，坂本岳夫脑中猛地闪过前几天在家看的电影。儿子雄大战战兢兢地走过来说：“我想看这个。”递过来一张DVD。一开始他本想毫无理由地一口回绝，但儿子罕见地十分执着。坂本岳夫并不讨厌看电影，就答应了他。

那是部科幻电影，一开场就有个男人伴随着一场类似小型爆炸的动静从未来穿越而来。还是个没穿衣服、肌肉发达的男人，全裸着蹲在地上。

这时刚好有客人来，按响了门铃。他看看对讲器，屏幕上映着一个白发男子，看起来有五十多岁，戴着眼镜，低着头。那人说：“请问坂本岳夫先生在家吗？”

应该是上门推销的吧，坂本岳夫一言不发地挂掉了对讲器。门铃又响了一次，他直接无视了。

一小时后，坂本岳夫见到了那个男人。

他吃完早饭，穿上外出服，到院子里准备洗车，结果那男人还站在玄关外，露出一脸笑容，向他走来。

“哼。”坂本岳夫露骨地表现出心中的不快，正要转过脸去，那男人却抢先说：“请你听我说。”

“那啥，你在这里妨碍我做事了，能走开吗？”坂本岳夫挥挥手。

可是，那男人却爽朗地说：“哎呀，真是太让人怀念了。”

坂本岳夫吃了一惊，走到男人身边。

“怀念？你认识我吗？”

“说认识也算是吧。不，我只是很怀念你刚才那个反应。那辆车也很让我怀念呢。这时候应该还没坏掉吧。”

“坏掉？你到底在说什么？”坂本岳夫气不打一处来，语气也变得越来越强硬。

“那家伙很快就要被一个新手驾驶员追尾了。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

“那啥，大叔，你再跟我开玩笑我就报警了。”

“现在是公元多少年？”听到男人的问题，坂本岳夫满心惊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场事故应该会在明年发生吧。在去商场的路上，等红灯的时候，被后面一辆小车砰地撞上来。虽然人没受伤，车子却被拖进了修理厂。”

“喂，你这老头究竟是来干什么的？！”

“你应该不会相信，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冷静下来听我说。”

“我很冷静。”

“我是二十年后的你。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们要好好相处哦。”男人说。

听到这些意义不明的话，坂本岳夫皱起了眉头。然后，他想起最近听说有个男人在附近到处打听自己的消息。一开始他还以为是什么机构来调查自己对妻子和儿子的暴力行径，现在想想，搞不好就是这个男人在打听自己。

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荧光色的疑似钱包的玩意儿，从里面抽出一张卡，递了过来。

他定睛一看，原来是驾照。可马上又产生了“这真是驾照吗”的疑问。那张卡片确实很像驾照，但总有些奇怪的感觉。不仅大小有些微妙的不同，连色泽也跟自己的驾照不大一样。他正惊奇的时候，却见上面赫然写着“坂本岳夫”的名字，不禁吓了一跳。再仔细看，照片上的就是眼前这个男人。他不仅名字跟自己一样，连出生年月日也一致，只有地址与自己现在住的地方稍有不同。更奇怪的是，上面注明的更新期限竟然是个他闻所未闻的年号。

虽然又惊又疑，坂本岳夫却依旧嗤笑道：“这是什么玩意儿，小孩子的玩具吗？”几乎就在同时，那个男人也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小孩子的玩具吗？”看他那个样子，似乎早就知道自己会这么说了。

“刚才我说过了，我就是二十年后的你。”男人说。

坂本岳夫扫兴地想，这下被一个怪人缠住了。他想离得远远的，男人却叫住他。“你最好还是听我说说，毕竟这是你的未来。”然后又说，“换句话说，跟我也有关系。”

“我说，你到底在讲什么呢，什么未来啊？”坂本岳夫恶狠狠地说。可是此时，他猛地想起几天前的一篇报道。那是占据了报纸一整个版面的，关于什么新粒子的报道。上面说，如果这种粒子真的存在，穿越时空就会成为可能。这些线索在他脑中不断冒泡，再一个接一个地炸裂开来。

不会吧，他想。

“我想请你看看这个。只看一眼，不会让你有损失的。我既不想卖东西给你，也不想劝你加入什么组织。这只是一个忠告。我是为了我自己才来对你发出忠告的。我不会叫你给钱，你听听不会有损失的。应该说，如果你不听，将来一定会后悔。就像我现在为二十年前的那件事而后悔一样。”

男人说着，拿出来几张照片。这些照片跟一般的照片不同，尺寸比明信片还要大上一圈。照片上有两个男人，其中一人裸露着上半身，他瞬间以为是什么淫秽照片。但仔细一看，站在前面的年轻男人看上去只有二十几岁，而且，他正在对另一个男人施暴。虽然身体弯曲着，看不太清楚，但正遭受攻击的明显就是坂本岳夫眼前的这个男人。应该是连续摄影拍出来的照片，看着那二十几张照片，他仿佛觉得一场拳打脚踢的暴力影片在自己眼前放了一遍。

“这是？”

“是我正在挨揍。而施加暴力的那个人，你看，能认出来吗？”男人绷紧面孔，指了指照片上那个年轻人的背。

坂本岳夫凝神注视，随后心生疑惑。他从未见过这个男人，想到这里不禁觉得十分怪异，但心中的一团黑云里仿佛伸出了一根长钩，直入脑中，从记忆深处钩出了一样东西。“雄大？他是雄大？”他脱口而出。那人的背部右上方有个一角硬币大小的黑痣，坂本岳夫十分眼熟，再看其背上斜刺的那道伤疤，跟自己用绳子抽儿子时制造的伤痕十分相似。当然，二者的体格和年龄都相差千里。

“那是二十年后的雄大。”男人推了推眼镜。不知为何，那副眼镜看起来似乎极不合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这是我在房间里摆上照相机，拍下来的照片。为的是制造证据。当然不是给警察和政府看，而是给我自己看的。给二十年前的我，也就是，你。”

“怎么可能！”坂本岳夫露出扭曲的笑容。但他冷静的头脑却将各种模糊的线索集中到了一起。比如倒闭的超市里一塌糊涂的破坏痕迹、某段从未听过的科学探讨，以及眼前这个男人给自己看的照片。二十年后，自己真的会变成这个男人？变成这个又老又邋遢的男人？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脚仿佛踩在云彩上。

“我长期对儿子施加暴力，对妻子也是。这你应该很清楚吧？因为我就是你。”男人皱起眉头，紧抿着嘴。既像在告白自己的罪状，又像在炫耀蛮勇。“用绳子抽他们。还以为只要说成管教训诫，就没有问题了。不过再过二十年看看，儿子雄大长大了。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却

从未想过这一点。儿子不会一直维持小孩子的模样，他会长大，会变强壮，这就是问题所在。现在，换成他每天对我施加暴力了。你看看照片吧。这对我来说就像一日三餐一样平常。我骨折过，也被烧伤过。真的，已经到极限了。”

“极限？”

“我觉得活着简直就是折磨。”男人露出悲哀的表情，坂本岳夫似乎与那种悲哀产生了共鸣，感到胸中一阵苦闷。

“这么严重吗？”

“就是这么严重，所以我才来向你发出忠告。现在还来得及，不要再对家人施暴了，至少收敛一点。照这样下去，二十年后你肯定会变成我的。因为儿子的暴力，每天如同生活在炼狱之中。”男人说着挽起袖子，向他展示左手腕上的伤疤。“我无数次想去死，但每次都被雄大救了回来。他好像并不打算让我轻易死掉，因为他的怨恨还没发泄完。”

坂本岳夫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男人。他根本无法想象，雄大竟会变成那个样子。他现在不就是个瘦弱的小学生吗？可是，一想到儿子将来会变成暴力的化身，他确实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啊，你啊，不对，应该是我。”男人挠挠头，似乎有些话难以说出口，“你该不会在想，那干脆比以前更加严厉地教训雄大吧。你肯定这样想了吧。我明白的，因为我就是你。在自己被反噬前，先把那个潜在的危险火苗给掐灭，之类的。”

“怎么可能……”坂本岳夫马上否定。施加暴力和要了儿子的性命，这根本是两码事。只是，被眼前这个男人一说，他顿时又觉得自己无法否认。

“听好了，你要是敢这么做，将来就会面对更加痛苦的地狱。要是你把儿子杀了，二十年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男人说着，又拿出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与刚才那些不同，看上去脏兮兮的，四个角都有点破损，颜色也褪得厉害。照片的背景是一个不知名的河岸，河边只有一个衣着褴褛的男人。

“这是？”

“这张照片啊，是我二十年前得到的。”“从谁那里？”

“从我。”男人笑了，“我三十出头那年，二十年后的我也来找我了。当时的我就像照片上那样，又瘦又小，破破烂烂的。”

“那也是我吗？”

“没错，那既是你，也是我。那个我对儿子过度施暴，最后把他打死了。虽然本人坚称只是个意外，但谁知道呢。你应该懂的吧？我们搞的那些暴力，不，管教，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那几乎都不能称为意外了。结果，他在人生路上越走越糟，最后变成了照片上的那个样子。后来因为杀人的嫌疑遭到逮捕，丢掉了工作，家人也离他而去，最后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我最后也使用了时间机器，回来劝告我要好好对待儿子。”

“然后呢？”

“唉，我当时只是半信半疑，现在的你一定也一样吧？人家说他是从未来过来的，我同样不可能一下子就全盘接受。不过那个忠告我倒是一直记在了心里，将暴力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内，时刻注意别要了儿子的性命。多亏了这样，我才没有变成那张照片里的我。”紧接着，男人又拿起刚才那些照片，“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我现在每天被儿子拳打脚踢，每天都生活在地狱中。我只想说，对家人施暴，根本就是在糟蹋自己的人生。”

坂本眨了好几下眼睛。他觉得自己应该马上反驳，揭穿这种无聊的恶作剧，但却有一部分自己隐隐约约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在他寻找应对之词时，眼前的男人又递过来一张照片。背上有伤疤的年轻人——根据男人的说明，这是未来的雄大——正对这个男人，也就是未来的自己大打出手。“你拿着这个，不要忘了。为了我，也就是为了未来的你自己，从头开始吧。不能把儿子打死，也不能对他施加你自以为程度有限的暴力。接下来能够尝试的，就只有终止暴力了。你只有这个选择。”

从头开始，他这么说。坂本岳夫感到迷茫不已，只能盯着手上的照片发愣。

冈田与权藤走进快餐店。

“权藤先生，你真是太完美了。我在旁边听着，都开始觉得你真是来自未来的人了。”冈田说着，摸了摸手边的收信机。

权藤从夹克衫的领子里拿出微型麦克风，放在桌子上，也坐了下来。

“好久没这么高兴了。不过，你真觉得事情会顺利吗？那个男人真的会终止暴力吗？”

“不知道。”冈田十分干脆地耸耸肩，“我其实也没太乐观。不过，既然发生了那么荒唐无稽的事情，他一定想忘都忘不掉吧？搞不好会在适当的时候收敛自己的行为。毕竟未来的事情，不到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而人生只有一次，如果可以的话，谁都想过得好一些，不是吗？”

“我看有关时间旅行的电影时，每次看到一个人回到过去见到自己，都觉得其实是很有问题的。还总有这样的说法，无论过去怎么折腾，都无法改变未来。”

冈田用吸管搅动杯子里的冰块。“真正的时间旅行可能是那样的吧，但我们的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未来能够改变吗？”

“别说改变不改变了，毕竟现在还不是未来。只是……”

“只是？”

“沟口先生说过，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男人只会关心自己，因为他根本看不起别人，所以也听不进别人的忠告。他只看得起自己，也就是说，他只会听自己的话。”

随后，冈田又对权藤说：“谢谢你帮我搞这出恶作剧，我会跟沟口先生说，让权藤先生只赔偿上次的汽车修理费就好了。”

“那个，你能对我老婆隐瞒车上那个女人的事情吗？”

“没问题。不过，权藤先生也挺能干的呢，竟然能找到那么年轻的女孩子。”

“那是我用仅有的那点零用钱去酒吧把到的女孩子。不过啊，这次的事情比跟年轻女孩子出去兜风刺激多了。”

冈田大笑道：“权藤先生真淘气。”

“不知为何，我都搞不清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了。”

“毕竟我不像饮料那样，贴着草莓味或柠檬味的标签。”冈田苦笑了一下，又说，“啊，对了，权藤先生……”他咬住吸管，黑色的液体在细长的半透明管子中上升。

“怎么了？”

“刚才你编的那个故事，说被儿子烧伤了，有点夸张了吧？”

————————————————————

[1] 冈田前面用了“Sympathy”（同情），沟口先生明显把“Sympathy”和“Symphony”（交响乐）搞错了。

[2] 绿灯亮时会有“哔哔，哔哔”的声音，此外，信号灯柱上还有盲文。

[3] 权藤的日文拼写是GONDO。

第三章　盘检

他看着敞开的后备厢。他们原本沿着狭窄的单行道往西北方向前进，此时却停在一盏大路灯下。虽然夜还不算很深，路上却几乎看不到有车辆通过了。旁边就是方向相同的大型车车道，绝大多数车都会选择那条路。

沟口站在旁边，揉着鼻子，看向后备厢里的一个纸箱。纸箱里有个大包，能从敞开的拉链缝窥见一沓一沓的万元钞票。每一百万日元捆成一捆，里面装着好几捆。从包的鼓胀程度推测，应该是不小的数额。

“刚才盘检我们的那个警官，应该不可能没看到这个吧。”沟口歪着头，摸着下巴，“可他为什么啥都没说呢。”

“会不会是他不觉得可疑啊？”我说是这么说，心里却想，这么大一笔钱都不可疑的话，整个世界都是清正廉洁的了；连女朋友一怀孕就忙不迭地说“我们本来就是彼此独立的，所以你自己去把孩子打掉吧”这样的无情男人，也能称得上圣人君子了。

“这个嘛，很明显就是可疑钱财啊。”太田晃动着如同巨型皮球一样的身体说。

“会不会是警察没仔细看啊？”或许是因为警惕着周围的情况，沟口的眼睛看起来闪闪发光。

“你说谁打开后车厢会看不到这个纸箱子啊？”我这会儿才发现自己的高跟鞋跟折断了，难怪身体总往一边歪。

“那你们说，刚才那个警察会不会只看了纸箱，没拉开拉链检查呢？他会不会嫌麻烦就没打开啊？”太田说着说着已经开始烦了，“所谓的盘检纯粹是走形式，根本不会认真检查。他们都很随便的，对吧，沟口先生，我说得没错吧？”

“就算是走形式，把这么可疑的纸箱子里装的这么可疑的包里的这么一大笔可疑钞票都漏掉，也太过分了吧。那根本就不能算盘检了吧，只能算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制造交通堵塞吧。”沟口加重了语气。

天上落下冰冷的东西，我摊开手掌，心想是不是下雨了，却迟迟没接到一滴水，便认为只是自己的错觉。就在这时，水滴又落了下来。啊，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思考，雨点就猛地多了起来。

“还是先回车里去吧。”

不等二人回答，我已兀自坐进了车后座。

坐稳之后，我开动大脑，回顾起刚坐上这辆车，也就是大概三十分钟前发生的事情。

我前面，也就是驾驶席和副驾席上坐着两个男人。这是辆很旧的车。下午六点过后，天色就暗了下来。因为我是被突然塞到车里的，所以没来得及分辨车的颜色，但我猜测，应该是辆深蓝色或黑色的车子。透过磨砂车窗，我看着大楼的灯饰和路灯缓缓向后流去。我觉得自己的呼吸声很吵，因为鼻息被胶带挡住，每吐一次气都会反弹回来。我挪到车后座的右边，开始观察副驾上的男人。

他是个圆脸男人，胖得我都想感叹安全带居然扣得上。他留着一头卷发，身上的西服一点都不合适。双手一直在摆弄什么东西，还噘着嘴，侧脸看来就像正在出神地玩玩具的幼儿。

“喂，太田，你在干什么呢？”驾驶席的男人说。因为被座椅挡着，我看不太清楚他的样子。但根据刚才在人行道上得到的印象，他应该是个目光凶恶的中年恶棍。“刺啦刺啦刺啦的，吵死了。”

车子停了下来，好像是遇到了红灯。开车的人猛踩刹车，车身剧烈抖动了一下。

“没，就是张CD，是海外进口的哦。Rockpile[1]的专辑，我以前经常租来听，刚看到，就买下来了。”那个被叫作太田的男人目不斜视地说，就像对妈妈撒娇耍赖的小孩子一样。

“你啥时候买的啊？”

太田并没回答，而是用手指抠着CD盒。

“用塑料纸包住了，拆不掉啊。我总在想啊，这玩意儿难道就不能改进改进吗？”

“应该有地方让你撕开吧。”

“沟口先生，问题就是没有啊。就算有，那玩意儿也会撕到一半就断掉。这层东西到底是干吗用的啊。别好不容易买了回来，还要担心会不会一辈子都拆不开它。”

“怎么可能。”

“那个呢？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不是能领塑料袋嘛。[2]”

我偷偷想，为了保护环境我们应该自备购物袋。

“为了保护环境我们应该自备购物袋。”应该是出于偶然，沟口说出了同样的话。

“那些塑料袋有时候也很难弄开，对吧？两面紧紧地贴在一起，那应该是静电造成的吧。我总是用手指头用力搓，但就是搓不开。”

“你到底在说啥……”

“你有没有担心过，自己要在超市搓塑料袋，一直搓到老呢？”

没有。我很想说，却说不出来。

“没有啦。”沟口回答，“听好了，工作只要一样一样地做好就行。因为你总想一次全部完成，所以才会失败。比如超市的塑料袋，先别急着弄开，要吹口气……”他解释到一半，又闭上了嘴。“为什么我必须跟你这种家伙一起工作啊。”他自言自语着冈田要是能回来就好了的样子，就像店长面对笨手笨脚的新人，无比想念以前的老店员一样。

“啊，冈田先生有可能回来吗？”太田猛地抬起头来。

“鬼知道。”

“他是让沟口先生害得被灭了口吧。你真是太没责任感了。”

“吵死了，现在还不能确定他被灭口了吧。”

“被毒岛先生盯上的人，你觉得还有希望吗？”

之后车子就启动了。可是，引擎马上伴随着一阵尖厉的声音熄灭。沟口慌忙转动钥匙，车子终于恢复了振动，总算开始慢慢吞吞地往前走。

“这年头居然还有手动挡。”沟口忿忿地说，“完全开不习惯啊。”

“现在这个世道，什么都得守规矩啊。[3]”

“你理解错了。”

驾驶座上的沟口小声说了句“怎么堵车了”，副驾上的太田跟着说：“对了，沟口先生，我以前一直把二列纵队理解成二列堵车呢。[4]”说完，又继续用指甲抠CD盒，边抠还边咂着舌头骂娘。

车速越来越慢，我看着窗外，推测这辆车已经沿着国道往北开了很远。接着我挪动身子看向前窗，发现前面热闹得很。虽然周围被夜幕笼罩，但唯独前方的道路上一片红，因为全是一排排的刹车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划着扭曲线条的红色灯光，原来是交警的引导灯。

“是盘检啊。”沟口大声说道。

副驾上的太田总算抬起了头。“盘检吗，那可糟糕了。”

由于他的反应实在过于缺乏紧张感，让我忍不住要发笑。随后我又开动脑筋，考虑自己该怎么做。

我在考虑，在这个时候碰到盘检，要如何做才能对自己有利，怎么做会对自己不利。

“沟口先生，会不会是那个啊，这个盘检该不会是在找我们吧。”太田依旧捧着那张打不开的CD，同时手指向前方。

“应该不是吧。我们可还什么都没做。”

“可是……”太田说着，扭转巨型气球一样的身体，看向我这边，“我们不是带着这个女人嘛。”

“把人家放车上就要被抓啦？那肯定是在盘检别的事件。真不走运。”沟口叹了口气，“喂，趁现在快把她的胶带给撕了，被人家看到一个被胶带卷着的人肯定不行。”

“啊，好。”太田慌忙转动气球一样的身体，但马上就被安全带扯住了，身子像个皮球一样弹了回去。于是他一边艰难地解着安全带，一边向我伸出手。

“别太明显了。”

“好。”他说着，先把我嘴上的胶带扯了下来。虽然很痛，但总算没有了胸闷的感觉。“伸出手来。”太田不高兴地说。我转过身，把被捆在背后的双手伸过去。手腕上的胶带被撕掉了，我赶紧用恢复了自由的手揉了揉鼻子，实在是太痒了。然后，我想起上衣口袋里的信封，不由得用手按住了胸部。被塞进车里时，我还担心信封会歪掉，露出头来，看来是我多虑了。

“听好了，你别想打什么歪主意，我们可是连你的地址和名字都掌握了的。就算你跑了，我们照样能把你找回来。”驾驶席上的沟口的声音充满威胁感。

“对哦。”太田随声附和，但这人的声音却有点傻气。

车刚动起来又停下了。虽然不太清楚盘问点离这里还有多远，但所有车子肯定在那里逐一接受了检查。驾驶席的车窗突然打开了，我正奇怪，却见外面站着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

“前面正在组织盘查，抱歉耽误几位的时间了，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虽然看不到警察的脸，但可以想象，他虽然口头客气，表情一定很严肃。

“我们可以配合，”沟口满不在乎地说，“不过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警察并不回答，而是径直离开了。

“居然无视我们！真是气死人了。”副驾上的太田大声说。

“给我安静点！”沟口训了他一句，然后关上窗户。

“那个，用、用收音机。”我久违地说出了话，“用收音机应该能听到点什么吧。”

我看向后视镜，跟沟口对上了视线，我觉得好像同时听到了“少给我废话”和“这主意不错”的两种声音。

“喂，太田，开收音机。”

太田答应了一声，手指却在一堆按钮之间徘徊，迟迟无法按下去。“那个，开关在哪里啊？”他迷茫地说。

“随便按几个，总能找到的。”沟口冷冷地回答，“不过，广播会播报一个小小盘检的消息吗？”

“这么大阵仗，应该是有什么大事件吧？”

“你可别小看了东京，这里每天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件。”

“沟口先生，经常发生事件可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哦。”太田插嘴的样子实在太蠢，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带走吗？”

“呃。”突然被问问题，我一下慌了神。

“我们是被人聘来绑架你的。委托人说稍微暴力一点也无所谓，总之要把她带来。”

“那人是谁啊？”

“名字不能告诉你。”沟口说完又苦笑着补充了一句，“不过说句实话，我也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我们只管拿定金，干活儿。跟委托人不会有直接联系，因此也不可能知道对方是谁，所以才会问你啊。像你这样的年轻女子，到底为什么会被绑架呢？”

“要说理由的话，应该很多吧。”我说。当然，我很感谢他把今年已经三十岁的我分类为“年轻女子”。

“万事都存在一个因果。因为有了这个，所以变成了这样，懂吗？你之所以被我们绑架，一定有个原因才对。难道不是吗？比如有个男的被你甩了之后，失心疯了，要把你抓起来关着，之类的。”沟口先自问自答了一番。

“之类的……”我敷衍道。

“你到底有没有头绪啊？”

“搞不好我是个超级有钱人家的大小姐，那人是为了赎金而绑架我的哦。”

“真的吗？”

“怎么可能，我就是举个例子。”

沟口笑着骂道：“你少他妈耍我。”

“假设我有些头绪……”我说出了上车后一直在想的事情，“比如说，跟我偷情的对象？”

“你那只是假设吧。”

“这可是有事实依据的。”我半带戏谑地说，“我虽然是独身，但对方已经结婚了。”

“那应该是这个了。”沟口轻易断言道，“反正就是你说了些人家接受不了的话呗。‘你敢跟我分手，我就告诉你老婆’之类的，或者‘给我钱，否则我就跟别人说’之类的。一个人要是到了使用‘否则’这个词的时候，就是真的完蛋了。那种场面可不经常出现在人生中哦。”

我试图回想自己对他——那个外遇对象——说了什么，我记得并没说什么“否则”。我只是追着对方说：“虽然这段关系是彼此独立的，但你也不能说那种话吧。”会不会是自己当时的气势把对方吓到了，所以他才委托别人把我绑走？

“总之，我估计是那男人烦得不得了，想给你好看吧。”

“给我好看？”

“人家都指派我们来绑架你了，搞不好后面还计划了更多可怕的事情哦。听好了，按照约定，我们要把你带到海岸边的仓库背后去。然后要打通电话，工作就完成了。我估计就是这样。”

“估计就是这样？”

“也搞不好会接到更多的委托。”沟口倒映在后视镜里的眼睛眯缝了起来。他并不是在笑，更像在同情自己。

“他叫你们给我好看？”

“直到你开始反省自己做过的各种事情。我不知道最后会变成什么样，总之，这个外遇对象的线索很值得重视，很有可能就是那家伙哦。”

“就是啊，沟口先生。”

“太田，你给我闭嘴。”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名，但沟口二人轻易便叫出了对方的名字，还唠唠叨叨地商量着行动计划，这些让我感到疑惑不已。他们是说话根本不经大脑呢，还是知道说了也无所谓？换句话说，为了防止我走漏风声，他们会采取什么对策呢？

不知何时，广播响了起来。不知道是不是音量没调好，车里突然响起“好像还没抓住呢”的轰鸣。我看到驾驶席上的沟口好像吓了一

跳，然后慌忙转动旋钮，调低了音量。

“啊，广播打开了呢。”太田飘飘然地说。

看不到脸的广播员说：“田中议员至今仍处于昏迷不醒的重伤状态，同时，东京都内已展开大规模的盘检。”

“应该就是这个了吧？”我指着车载收音机说。因为语调太不正式，听起来不太像新闻播报，应该是某个人在某个节目中的发言吧。

“议员怎么了？”沟口惊讶地说。

继续听广播，情况渐渐明了了。

数小时前，于都内某酒店用餐完毕的众议院议员田中，在乘坐电梯下楼的时候被不明人物刺中了后背。当时议员身边跟着一名秘书，但该秘书被另一名可疑人物吸引了注意力，而那名举止可疑的人马上就不见了踪影。由此可以判断，那人与刺伤议员的男人很可能是同伙，警方现在正在追查二人。

“所以才有了这个盘检啊。”沟口长叹一口气，“要是被误认为是那起事件的凶手，可就糟糕透了。太田，你可不要给我乱说话哦。在通过盘检之前，你都给我老实待着。”

“盘检的时候，会不会检查各位的随身物品呢？”我突然发出了疑问。

太田摇晃着身子，偷窥了沟口一眼。“有没有不太方便被看到的东西啊？”

“嗯，要是被怀疑上，搞不好还要被搜身。要是你口袋里装着不能见光的东西，最好给我塞到座椅下面去。不过，要是真的被搜身，咱们就别想好过了。”

被他这么一说，我将注意力转移到上衣口袋上。

广播里的人又在发表明显是看热闹心理的冗长见解：“发生了这么紧急的事件，恐怕连执勤点的巡警和休假中的刑警都被派出来了吧。真是太可怕了。”

“沟口先生，早知道会这样，还不如干那边的活儿呢。”太田说，“要是去那边，可能就不需要开车了哦。”

“什么是那边？”

“不是还有一个活儿吗，做一个什么交易的中间人？”

我听着听着开始想，这些人就像帮助完成某些犯罪行为的派遣制员工呢。现在到处都是转包啊、子公司啊、外发啊这类的东西，看来坏人的世界也没什么两样呢。

“那边肯定搞不来。我一开始也以为，就是过去做个中间人而已，应该会很轻松。但你知道那是什么交易吗？那可是一个外国佬跑过来卖奇怪的药哦。要是不会说那个国家的话，根本就接不了这个单子。”

“原来是这样啊。”太田呆滞地说，“条件真严格啊。果然做这档小事最讲究的还是语言能力。”他感叹道。

“这个世道，只过了英语等级考试是没有用的。”沟口说。我觉得，他居然知道英语等级考试这件事，实在太奇怪了。“而且，还有传言说那笔交易已经被警察盯上了。搞不好到时候警察突然冒出来，把我们一块儿逮捕了哦。所以我说，幸好我们选的是这个。”

车子停了下来，我们似乎终于来到了队伍前列。向前一看，前方不远处停着好几辆警车，形成一道路障。

沟口打开窗子。

车窗边站着一名戴眼镜的警官，他说：“能请您出示一下驾照吗？”

“好的，你们辛苦了。”沟口可能在假装平静，只见他很有气势地应了一声，从口袋里掏出卡包。

从我的角度看不到驾驶席的沟口和站在车外的警官，但能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

“您是沟冈先生吗？”警察说。

“是的。”

沟冈？他不是沟口吗？我心生疑惑。莫非驾照是假的，沟冈是假名吗？或者说，沟口才是假名呢?

“这是沟冈先生您的车吗？”

“当然是啊。”副驾上的太田绷紧了安全带，身子几乎要贴到驾驶席一侧的窗户上了。

“你给我闭嘴。”沟口尖锐地说完，又平淡地说，“其实这车是偷来的。”我不由得吃了一惊，警察应该也吓了一跳。

“大家正愁没有好车开出去兜风，结果稍微一找，就发现了这辆车子，不仅没有上锁，车钥匙还插在遮阳板后面，既然运气这么好，我们就不客气地开出来了，这样不好吗？”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难道这就是沟口的对策吗？难道他是在赌，被人怀疑之前先说出另一个问题，再说那是开玩笑的，之后一笑了之吗？的确，沟口虽然没什么问题，但太田却表现出反抗心理。与其假正经，还不如不正经，看起来才更自然。

警察并没有马上回应，但他自然不能就这样放过沟口。他先思考了片刻，过了一会儿，说：“你能报出车牌号码吗？”

沟口嫣然一笑道：“对啊，你得跟我确认这个啊。”然后马上流利地念出了车牌号。

警官走到车前，弯下腰，应该是在查看车牌吧。不一会儿，他走回来说：“都对了。”

“那必须的。”沟口笑道。

这辆车到底是偷来的，还是沟口自己的呢？

警官又不说话了。副驾上的太田挪动身子，把脸转过来看着我。似乎在无言地警告我：“别捣乱，别瞎说，别想跑。”我一动不动，因为一时也想不出究竟该怎么办。

“能请你打开后备厢吗？”

“啊……”沟口犹豫了。

“里面放着什么？”

“不知道，最近都没打开过，搞不好里面放了个死人哦。”看起来沟口这个人是那种被逼得越紧就越爱胡说八道的性格。

“随便你怎么查都行。”他斜着身子，摸索着拉了一下把手。后备厢的盖子自动打开了。警官快步走向车后。

“沟口先生，后备厢里装了什么来着？”副驾上的太田虽压低了声音，但听起来还是比一般人的声音都要大。

“鬼知道，我都没打开看过。”

“但你刚才不是把车牌号背出来了吗？”

这句话似乎让沟口十分受用，只见他用略高的语调说：“还好啦。话说回来，你最好也给我把车牌号记下来。为了防止这样的状况发生，偷车的时候至少也要把车牌号记住。”

“是，受教了。”

我听着依旧缺乏紧张感的两个人的对话，把额头抵在车窗上，呆呆地看着外面。停在旁边的车子旁也围了两名警官。那辆车似乎不是日产的，因为驾驶席在左边，司机正与其中一名警官交流。过了一会儿，车子就开走了。那辆车并没有被检查后备厢，看来并不是所有车子都要像我们这样。

“啊，我一个人没问题的。”听到那清晰的声音，我抬起头来。虽然不知道是谁说的，但当我环视车窗的时候，再次听到了同样的声音。“不，很快就结束了。”看来，应该是绕道去后备厢的那名警官正在对同事说话。

“那个，这辆车……”我探出身子，凑到驾驶席旁边。我很想向沟口确认这辆车到底是不是偷来的。但与此同时，警察也回到了窗边。

“没什么问题。”他对沟口说。

“是吧，我就知道没问题。”沟口理直气壮地应了一声，然后转动钥匙，点燃引擎。

车子刚走出不到一百米，副驾上的太田就记起来我的双手还是自由的状态。

“沟口先生，给她捆起来吧。”

“不是给她捆起来吧，是当然要捆起来，快点儿！”

“是啊。”太田说着，又“啊”了一声。紧接着，抱起了头。我正奇怪他在干什么，却听到他带着哭腔说：“对不起，没有胶带了。”

“没有了？刚才还有那么多。”

“我好像忘拿了。”

“放哪儿了？”

“就是我们把这女人塞进车里的时候。当时沟口先生不是抓着她的手腕，我给缠上了胶带嘛，然后把嘴巴也贴上了。最后沟口先生不是说：‘把她塞到后座上去。’我嫌胶带拿在手上不方便，就放到车顶上了。”

“那时候，胶带就在车顶上了？”

“是的。然后，我把她塞进了车里。”

“那之后不把胶带从车顶上拿下来可不行哦。”

“嗯，是不行。可是我偏偏忘了拿，直接把车门关上了。”

“那，胶带就被扔在车顶上了，对吧？”

“车子一开动，胶带就会滚下去。所以，没有了。”

沟口做了好几次像深呼吸一样的叹息，应该是在平复自己的情绪吧。但凡领着一个无能部下的上司，可能都要与这样的压力作斗争吧。不一会儿，沟口说：“好，我知道了。”那是强装镇定、故作开朗的语调。或许他已经意识到，就算对徒弟的失败唠叨得再多，也纯粹只是浪费精力，根本不会有半点成效，还不如积极解决问题。“很好，我知道了。先停车，然后把女人塞到后备厢里。这样我们就不需要胶带了。”

“真不愧是沟口先生。”太田高兴地说。

原来如此，还有后备厢这一招啊。我也感慨起来。

“那我就停在路边了。”沟口转动方向盘，车速慢了下来。刚把车停下，沟口就打开了后备厢。太田马上下车，把我从车里拽了出来。我一下子撞到车身上，痛得不得了。鞋跟估计就是那时候折断的吧。

太田拽起我的手，把我拉到车后面，叫我钻进后备厢里。

可是先行到达的沟口却瞪大了眼睛盯着里面，一动不动。“喂，这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惊呆了。

太田定睛一看，可能是发现了钞票，吓得他松开了我的手。

于是，文章刚开头的场景出现了。换句话说，时间回到了现在。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盘检的警官为什么会漏掉这一口袋钞票啊！”

我坐回后座，一边摆弄鞋底的断跟，一边回想盘检时的情景。

“我觉得打开后备厢的那个警官不太可能看不到那个纸箱和那个包呢。”

“那当然了，你刚才不是才说过嘛。不管是谁打开后备厢，都不可能看不到那个箱子。一点儿都没错。”沟口的声音越过驾驶席座椅传过来。

“也就是说，刚才的警官肯定发现了那些东西。我说得没错吧？”

“他发现了钞票，但还是把我们放走了。为什么呢？”

“比如假意将我们放走，实际在后面跟踪之类的？”

“在后面跟踪……我们吗？他们不会就在附近吧？！”沟口突然左右张望。

“又或者是这个样子，”我把脑子里想的都说了出来，“因为刚发生了国会议员被刺伤的大事，所以他对别的事情提不起兴趣。”

“你能肯定一大口袋钱跟国会议员被袭毫无关系吗？这到底是怎样的判断力啊。”

“人家就是放了我们一马。”

“你是傻子吗？不管有没有关系，只要是可疑人员，警察就会调查啊。”

被沟口一呵斥，太田顿时就蔫了。

“又或者，”趁此机会，我说出了心中认为最有可能的想法，“又或者，那警察其实想把那笔钱搞到自己手里。”

“自己手里？你是说他看到那笔钱，什么思想觉悟都没有了吗？”

“可是，他要怎么弄到手呢？钱不是在我们车里嘛。”

“你别问我啊。”

“总之，警官看到那笔钱，马上产生‘我要了’的想法。我们姑且先这样想吧。”我说，“如果站在那个警官的立场上想，他既不能当场把钱拿出来，又不能宣称‘这辆车里有可疑钱财’，因为那样一来，钱就会被当成证据收走。”

“那的确就不能据为己有了。”太田一边点头一边哼哼。

“所以他才把我们放走了，并打算在另一个地方把我们抓起来，之类的……”

“之类的……”沟口把我的句尾重复了一遍。

太田马上作势要跳出副驾，想检查后方有无车辆。沟口制止了他。“别慌啊。”然后又对我说，“你说的那种可能性很低吧？”

“低吗？”

“听好了，那个条子认为那笔钱是我们的。钞票主人在场，要强抢可是很麻烦的。在盘检时也就算了，你要他事后再追上来，从钞票主人手里抢钱，那可是十分费事的哦。”

太田夸张地点点头。“的确，那家伙应该不知道我们这车是偷来的。”

果然是偷来的吗？这一点我总算弄清楚了。

“不是偷来的，只是它恰好放在那里，对吧？车钥匙还夹在遮阳板后面。因为担心这辆车放在那里会被人偷走，我们这些人才会好心地帮忙把它开到安全的地方。仅此而已。”

“啊，是啊。”太田只是摇摇头，就造成车身一阵晃动，“就像我们捡到钱包，正在寻找派出所一样。”

外面已经彻底变黑了。这段时间只有两辆车从我们旁边经过，周围一片寂静。在车里与这两个神秘人物度过的时间，让我觉得有些虚幻。

“等等。”沟口的声音突然撕裂了车内的空气，“要是他知道呢？”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知道？谁知道啊？”我一不小心用了跟朋友聊天的语气。

“我是说，那条子会不会知道这辆车是偷来的；又或者，他根本从一开始就知道车里有这么多钱？”

“那个警官吗？”

“是啊。他知道这辆车是偷的，也知道里面有钱，甚至在我们到达盘检点之前就知道了。”

“为什么？”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搞不好那家伙就是车里那堆钞票的真正主人哦。”沟口说完，双眼似乎要射出光来，简直恨不得跳起来大叫“没错，就是这样”！

太极端了。我无言以对。可是，副驾上的太田却高声附和道：“对啊，就是那个啊。”

“那个是哪个？”

“是那边的活儿啊。就是我们差点儿接了的那个，沟口先生刚才不是说了吗，需要外语能力的那个。”

“交易的中间人！”沟口也被太田的兴奋传染了。

“没错没错。我们可不可以假设，那个条子强抢了交易的钱呢？”

“太田，你偶尔脑子也不错啊。”

“那有可能吗？”我感到半信半疑，应该说，根本没当真。

“嗯，有可能，完全有可能。”沟口好像随时都会高举双拳，大吼“我发现真相了，如今，真相就掌握在我手中”。不过他实际说的是：“然后，那家伙就把钱藏在了这辆车里。”

“难道这是那位警官的车吗？”

“他应该只是盯上了这辆被长期弃置的车子吧？不管怎么说，他把抢来的钱藏在了这辆车里。”

“藏在车子里，风险有点高吧。”

“还能有什么办法。再说了，突然发生国会议员遇刺事件，他也没时间考虑别的了，不是吗？因为所有巡警和刑警都被紧急派遣出去了，就算他着急忙慌的想找地方藏包，也来不及赶到藏匿地点啊。”

“于是他就想等盘检结束后再慢慢回来取，是吧？”我实在不想泼前面那两个人的冷水，只得努力跟上他们的思路。

“答对了。”沟口似乎把自己当成抢答节目的主持人了。

“那太不可能了，警官肯定只是不小心看漏了而已吧。”我很有自信地再次强调。

“不过，这可真是杰作啊。”我拼命屏住气息，专心聆听。

“什么杰作？”

“那家伙正忙着盘检，却看到自己藏钱的车子开过来了。当时他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还会陷入恐慌。”

“嗯，那样肯定会吓一跳的。”

我为这两个人毫无意义的对话感到无奈，但一想到正负责盘检的警察猛地看到一辆自己认识的车开过来，大吃一惊、神情狼狈的样子，又觉得十分滑稽，忍不住露出了笑容。而且，这个沟口还口口声声对那个警察说这是自己的车。

“如果真是那样，那他不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装了‘自家钱财’的车子开走啦。”

“他也没办法吧。毕竟也不能死皮赖脸地说：‘这是我藏起来的钱袋子，你要还给我’吧。顶多只能要求我们把车子停在什么地方。”

“不过，他检查了你的驾照吧？有可能会跑到那上面的地址去要钱哦。”我指出来。

“原来如此，还有这招啊。”沟口说。但他看起来高兴得很，似乎觉得什么事都不重要了。“遗憾的是，那张驾照是假的。上面的住址住着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美国人。”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似乎有什么机器能追踪他人的所在地。”

“你是说GPS吗？”我说。

“啊，就是那个。你们说包里会不会就有一个啊。”

“最近好像只要事先登记一下，连手机和小灵通都能追踪GPS信号了呢。”

“那盘检的时候，条子会不会把GPS或者手机藏到包下面了呢？”我半开玩笑地说。

没想到沟口和太田却齐齐大喊“很有可能”，然后忙不迭地下了车。

后备厢里有纸箱，纸箱里有大包，当沟口伸手进去掏出一个智能手机时，我彻底无语了。雨已经下得很大了，我们都没有伞，只能在雨里淋着。

“那个……”我光是抬手指着智能手机，就好像花光了全身的力气。

“你说中了呢，那个条子在盘检的时候把这玩意儿塞进来了。那边完事之后他应该就会搜索信号吧，我们的大概位置他应该很快就会发现。”沟口说着，面带嫌弃地捻起智能手机，“或者这玩意儿一开始就在里面了，从他抢了钱藏到车里的时候，为的就是防止找不到这个包。”

“那等会儿这个地方就会被发现，然后警察就会来抓我们了吗？”太田惊慌地说着，看向昏暗的车道。

“呵呵。”沟口哼哼两声，挠了挠鼻子。他看了一眼车子，移开视线，很快又惊讶地看了回来。只见他盯着车牌，“咦”了一声。

“搞错了啊。”他说。

“搞错了？”

“盘检的时候我说的车牌号，我以为自己记住了，其实记错了。你看，倒数第一和第二个数字，我给记反了。”沟口把数字重复了好几遍。

我早就忘了他在盘检时说的是什么号码了，所以也无从得知他到底说对没有。

“也就是说，那条子明明听到沟口先生念错了号码，还是把我们放过去了吗？”

“这下没错了，那家伙从一开始就计划让我们过去。”

“哦。”我呆呆地应了一声，然后说，“可是，就算那位警官最后要来，也不是马上就能来啊。”接着我又补充道，“不是因为盘检还没结束吗？”

“是啊。”

我做出了决定。“所以，我们要趁现在啊。”

“趁现在？”

“我们三个平分了这笔钱，然后各自逃命吧。要是只把钞票拿走，是无法用GPS追踪的。”

沟口和太田沉默了片刻，马上两眼发光地说：“好主意！”

他们的反应实在太单纯了。这种仿佛面对不知怀疑他人、纯洁干净的少年一样的感受，既新鲜又滑稽，同时充满感动。这两个人淋着

雨，头发湿嗒嗒的，看上去就像两个大孩子。

很快，他们就不知从哪儿搞来了几个便利店的塑料袋。待我回过神来，他们已经开始往口袋里扔钞票了。当然，这几个口袋根本装不完所有钞票，但二人好像并不在意，他们似乎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把所有的钱都带走，也不知是他们无欲无求，还是神经大条。

“给你。”沟口突然塞给我一个袋子，看来他已经把我的那份也装好了。雨水打在塑料袋上发出噼啪声，我往里一看，袋子里至少装了五百万日元的钞票。我接过来，连声道谢。被淋湿的刘海垂下来，贴在脸上，让我很不舒服。

沟口和太田十分爽快，他们说：“好了，我们得赶紧消失了。你也用这笔钱买双新鞋吧。”然后转身就想走。

“呃。”被丢在一旁的我叫了一声，但我感觉那个字仿佛落在了脚边，沉进了水洼里。

原来如此，我得救了。过了一会儿，我才突然冒出这个想法，紧绷的肩膀也松懈下来，这才总算有心情去想。雨水真冷。只是，当我再吐出一口气，抬脚准备往前走的时候，猛地又看到了沟口的脸，吓得我差点儿仰天跌倒，口中发出了一声小小的尖叫。

“我刚想起来，有人委托我们绑架你来着，这可是我们的活儿啊。”他挑起一根眉毛，“那岂不是不能放你走吗……差点儿就把你放走了，真不好意思。”

“你何必想起那种事情来呢。”雨越下越大，湿透的衣服贴在身上，让我很难受。

“不好意思，我们也是受人所托，不干活儿是不好的，这事关乎我们的信誉问题。跟我来吧。”

我反射性地说“肯定不会有问题的”，现在不是矜持的时候，必须强硬一些。

“什么没问题啊？”

“我觉得，已经没有人恨我了。”

沟口皱起眉头。他似乎因为我这句出乎意料的话开始警惕起来了。

“为什么已经没有了？”

“那个委托人，可能已经不在了。至少没有意识了。”

“什么没有意识了，难道你真知道委托人是谁吗？”

“你刚才不是告诉我了吗？说一定是那个外遇对象。”我想起我的外遇对象。虽然早已决心与他分开，并对以后的行动做好了准备，但一想到那人已经不在了，心还是会有些抽痛。此时我已认定，那个人不会再恢复意识了。

我跟沟口谈话的时候，太田悠哉游哉地站在一边，甩着手上的塑料袋说：“沟口先生，我们快走吧。”

“我认为，这个委托应该不是我的外遇对象直接发出的。”

“搞什么，你的外遇对象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吗？”

“就算是他委托的，我觉得，现在他们也顾不上这茬儿了。”

沟口直直地盯着我。他表情严峻，好像随时要扒了我的皮。虽然有时候会说些傻话，但他毕竟是在黑道上走到了现在的男人，这么一想，我不禁毛骨悚然。因为害怕会被当场弄死，埋到深山里，我不禁有些恍惚。

可是，沟口却说：“唉，既然如此，那就算了吧。”还对我笑了笑。然后又说：“回见。”就转身离开了。不断落下的雨水，就像替他遮盖身影的窗帘。

被扔在原地的我抓着塑料袋，远离车道，长出一口气。浑身湿透的我走在路上，担心沟口又跑回来。我脱掉了高跟鞋，本来打算找个地方随便买双凉鞋，但考虑到光着脚去买鞋过于引人注目，于是看着双脚，烦恼着要不要再把鞋穿上。

我再次确认信封还放在上衣口袋里。虽然没仔细往信封里看，但里面肯定有一把刀。当我在地铁车厢里，从一个陌生的西装男手上接过这玩意儿时，就摸到了刀子的形状。凶器是一把刀。想必那个西装男也是从别人手里接过这东西的。

“你在哪里？”对方马上接了电话，声音听起来有些慌张，“你迟迟不联络，我很担心。”

我正好站在一个公交车站旁边，就把那个站名报了过去，接着解释道：“我刚才差点儿被两个不认识的男人绑架了。”过了一会儿又说：“嗯，现在已经没事了，信封在我这里，我会按照预定计划把它扔掉的。”

我并不知道究竟是谁安排了这个计划。不过我推测，参与这个计划的所有人多少都对那个叫田中的男人心怀怨恨。身为一名国会议员，自然会有很多仇家，而像我这样，跟他外遇之后又被要求“搞清楚立场”的人肯定也不少。在杀害田中的计划里，我被分配到了丢弃凶器的角色。从现场逃离的凶手把凶器放到信封里交给某人，那个某人又把东西传递给另一个某人。最后信封到了我手上，由我处理。我将把它带回家去，当成家庭垃圾扔掉。凶器就像接力赛的接力棒一样，被传递数次，然后丢弃。

沟口在车里也说过，事情只要一件一件做好就行了。我们必须分工合作。

不过我万万没想到，田中竟然还想绑架我。看来他也觉得我是个绊脚石。真是太过分了，这种事情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啊。

手上提着的几百万元钞票已经湿透了。我穿着吸满了雨水的丝袜走在大街上，走一步挤出一点水来的感觉真够恶心的，不得不不时停下来一次。不过我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感觉，然后就再也没停下来过。

————————————————————

[1] 活跃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英国流行摇滚乐队。

[2] 有种超市是结账后向收银员领取自己需要的塑料袋，另外走到外面的平台上自行包装，并将购物篮放到旁边的回收处。

[3] 沟口先生说的是Manual car，太田把Manual理解成了类似于洋快餐店员工操作手册那样的东西。

[4] 日语里的二列“縦隊（纵队）”与“渋滞（堵车）”发音相同。

第四章　小兵

冈田君是问题儿童。午饭时间，班上的女孩子们这么说。

转头一看，冈田君坐在稍远的地方，虽然与同班同学们坐在一起，但他一言不发，只顾着搅动勺子。女孩子们的声音虽然挺大，但他应该没听见。

“我妈妈说，他是个问题儿童，而且情绪很不稳定哦。”女孩子继续说。虽然不太明白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但至少“不稳定”这个词她懂了。

摇摇晃晃，有点危险的感觉。

四年级换班后，她头一次跟冈田君同班[1]。如今已经过去三个月了，他们却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冈田君身材高大，头发短短的，看起来很矫健；话很少，看起来很老实的样子。虽然他好像没什么特别亲密的朋友，但也看不出来哪里危险。

不过，冈田君倒是时不时会做出些令人大吃一惊的事情。

比如五月份。他突然试图在全班女生的书包上画小小的涂鸦。有一天上体育课的时候，他突然说：“老师我肚子痛，要去厕所。”得到班主任弓子老师的许可后去了，却过了很久都没回来，结果他是去画女孩子的书包了，还被正好路过的校长发现。

头发稀少、眉毛浓密的校长平时看起来乐呵呵的，可一旦生起气来，就可怕得好像随时会喷出火来，所以我们都很害怕他。

“当时校长先生气得脸都红了，冈田君一直低着头，而弓子老师则努力想当和事佬。”这是某个悄悄跑去教师办公室偷听的同学说的。

放学后，冈田君的妈妈好像也被叫来了，当时的情况也是听一个放学后留下来进行乐器吹奏练习的同学说的。

“他妈妈个子高高的，长得特别漂亮，我都吓了一跳呢。她抽了冈田君一巴掌，气得大吼大叫，更让我吓了一跳。”紧接着这个同学又说，“他妈妈还说‘我怎么养了你这个不肖子’呢。真是太吓人了。”

那时候，弓子老师插进来安抚道：“算了算了，冈田夫人。”

冈田君的妈妈是个大美人。冈田君的妈妈很可怕。总是挡在中间的弓子老师真辛苦——这就是我所得到的情报。

没过几个月，冈田君又被骂了。

这次可比上次的书包恶作剧还要严重。早上上学时，同学们发现校门附近好像跟平时不太一样了，正奇怪是怎么回事儿，原来，是校门旁边的墙壁被涂成了蓝色。

那面原本是水泥色的墙面上，突然多出了一个用油漆涂成的蓝色长方形，看起来格外显眼。

听说那是冈田君干的哦。我刚走进教室，就听到同学们在议论。“他是一大早过来涂的，还是趁着晚上过来的呢？”

今天本来是学校组织去爬山的日子，大家定于五点钟在学校集合，然后乘坐大巴前往附近的山上。可是因为大巴公司的安排失误，实在找不到司机了，只能把日期延迟到后天。

莫非冈田君对延迟不满意吗？有的同学议论道。没想到那个冈田君竟然这么关心学校的活动，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

冈田君好像又被叫到办公室去了，我不禁想象：校长肯定又在喷火，美人妈妈肯定又在抽耳光，而弓子老师肯定又在做和事佬了吧。

然后，女孩子们又说："冈田君是问题儿童。"

其实我不是很明白，问题儿童究竟是什么意思。

如果有"问题"儿童，是不是也有"答案"儿童呢。莫非冈田君提出问题，然后由别人来负责解答吗？我想象着。

几天后，长期出差的爸爸打电话回家，我跟他探讨了关于"问题儿童"的事情，结果被他夸奖了。他说："'问题儿童'对应'答案儿童'，你这个见解很独到。"爸爸的语气显得很高兴。

得到爸爸的赞赏，对我来说是最高兴且最自豪的事情。因为爸爸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经常到国外去，虽然理所当然地待在家里的时间会变少，但他多劳多得，好像在公司也受到了提拔，无疑是我的榜样。而且最近爸爸把他"真正的工作"，也就是那个惊人的任务内容告诉了我，让我愈发尊敬他了。

在被爸爸夸奖"见解独到"后，我把冈田君被班上的同学说成"问题儿童"的事情告诉了他，又把书包恶作剧事件说了一遍。

结果爸爸马上压低声音说："我知道答案了。"把我吓了一跳。

"知道答案了？"

“你还记得以前看过的一本画册吗？强盗找到主人公的家，为了日后上门抢劫，而在门上留下了×号。”

我想起来了，那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

“后来有人发现了那个记号，就在所有人家门上都画了×，对吧？”

后来，强盗们不知道哪个才是他们做了记号的门，只好作罢。他们真厉害啊，我当时很是感慨。

“冈田君可能就是想做同样的事情哦。”

“啊？”

“比如说，一个坏人想对你们班上的女孩子干坏事，就在那女孩子的书包上做了记号。或者那个女孩子的书包上本来就有个醒目的记号。”

“比如说绑架？”

“那个太糟糕了，我想都不敢想。不过，可以假设是那样。”爸爸说，“冈田君很有可能发现了那个被做了记号的书包。”

“于是，他就在所有女孩子的书包上都做了同样的记号！”我兴奋起来。这简直就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嘛。同时我也很感动，爸爸的推理实在是太厉害了。

“也就是说，冈田君是个会提出神秘问题的问题儿童。”

“然后，爸爸把问题给解开了。”

接下来，我还打算把前几天发生的油漆事件也告诉爸爸，并认为如果是爸爸，肯定能一下子就给出回答。

可是，妈妈恰好从超市回来了，害我顿时手忙脚乱起来。

爸爸正在欧洲出差，国际长途很浪费钱，让妈妈发现不会有好脸色。每次我跟她说：“爸爸打电话回来了。”她都会很在意电话费的问题，露出伤脑筋的表情。搞不好妈妈对爸爸出差这件事本身就很不高兴。

要是她知道了爸爸真正的工作，应该就很支持了。

我爸爸不是公司职员，不，搞不好他真是公司职员，但实际上，他做的都是保护情报、夺取情报、进行秘密联络等类似间谍的工作。这只有我才知道。

发现真相的契机在于一个神秘的女人。一天放学路上，与同学分开后，我一个人走着，突然被一个黑衣服的高个子女人叫了名字，她还冲我笑。学校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说，陌生人打招呼千万别理睬，但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我还是没办法干脆地将其无视。我不由自主地应了一声。

“我知道你父亲的事情哦。”那女人神秘兮兮地说着，并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让我感觉整个世界霎时变成了黑白两色。

那天晚上，我把这件事说了出来，爸爸听完面色阴郁。随后有一天，他趁着我们两人独自出门的时候，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我。

“其实爸爸正在做一项秘密工作。”他用了机密任务这个词，“因为是个机密任务，为了不给家人带来危险，我一直瞒着你和你妈妈，不过现在似乎暴露了一些。”

我大吃一惊。吃惊的同时，还感到了恐惧。因为很可能有人想阻挠爸爸的工作，而那个人很可能会把矛头指向我和妈妈。这个可能性，十分大。

见我被吓得面色惨白，父亲很快换上平缓的语调。“不过没关系的。”接着又断言道，“因为爸爸还有许多伙伴，他们会保护我们的。”

这句话虽然让我安心了不少，但我还是很担心是不是真的没关系。那会不会是父亲为了让我安心而编造的谎言呢?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因为过了一阵子，几个陌生人突然跑到我面前。放学路上，一个穿西服的男人过来对我说：“我是你父亲请来的保镖。”另外一个男人告诉我：“问题已经快解决了。”

又过了不久，我们一家人从超市回来，父亲偷偷对我说：“现在已经没事了。我的事不会再拖累你们了。”

我松了一口气的同时，整个人也呆滞下来。因为这段时间的经历虽然惊险紧张，却也让我感到兴奋不已。

于是，我就这样知道了父亲在做特殊工作。

这是令我骄傲的、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秘密。

仔细想想，其实父亲的动手能力很强，对各种消息也很灵通。

每逢有暑期作业，他都会先帮我一起搞自由发挥和研究，而且最喜欢做实验。

当我们用小镜子反射太阳光，尝试那道光能射多远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这个都能当武器了吧，因为太阳光会把眼睛搞坏。”那时父亲露出尴尬的表情。他很可能真的用过那种武器，或者遭遇过类似的惊险场面。

从幼儿园开始，每当他吩咐我做什么事情，我回以一个军礼的时候，他都会高兴得不得了。

“遵命！”我“啪”地绷直身子说，“保证完成任务。”然后敬一个礼。

这时父亲都会直呼我的名字，然后说：“祝你成功。”

莫非对父亲来说，军队是很亲近的存在吗？也可能是我想太多了。

我曾经在电话中问：“爸爸会用武器吗？”

他笑着回答：“有时候会。”还说：“我会利用身边的东西当武器。”

“就像挂衣服的衣架？”我想到了以前看过的电影画面。

“那也可以啊。总之，要善于利用身边的东西来当武器。”

父亲的话犹如醍醐灌顶，让我深深感慨。我说：“原来如此。”同时兴奋起来，因为我知道，父亲不是个简单的角色。

虽然父亲到外国出差，我总是见不到他，但想到父亲也有自己的任务要完成，我就忍住了寂寞。

在我快要挂上电话时，父亲突然说了句：“对了。”

我已经听到母亲走进家门，把伞放在玄关的动静了，便略显焦急地小声问：“什么？”

“你学校有没有个叫弓子的同学啊？”

“啊？”

“弓子妹妹。”

“爸爸，你忘了吗？我现在的班主任就是弓子老师啊。”

“啊，是吗。”父亲吃了一惊，若有所思地说。

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突然说出老师的名字，便问：“弓子老师怎么啦？”但听到母亲渐渐逼近的脚步声，又迫不得已地说：“我得挂了。”

“你要小心你老师。”父亲说。

“啊？”我一不小心又多说了一句。

“最近墙上不是有油漆的涂鸦吗？”

我听了大吃一惊。“你是说冈田君？”

“那是冈田君干的吗？”

此时母亲走了进来，我只能挂了电话。

那次电话之后，我混乱地打发着校园生活，每天都忙于做作业、玩耍和看电视，根本没时间在意父亲在电话里说的事情。不过，冈田君的事情，以及父亲说的那句“你要小心你老师”，我还是多注意了一些。

一开始，我还以为弓子老师是什么危险人物。她会不会是隶属于与父亲敌对的势力中的大坏蛋呢？不过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想到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弓子老师可能面临着危险。

冈田君再次引起全班同学的关注，是一周以后的事情了。

那天开年级大会，有个同学举手说：“冈田君弄丢了一个躲避球。”那个同学体格强壮，头脑聪明，是班上引人注目的角色。而且，他经常对别的同学，甚至老师说三道四。他母亲是位著名学者，还经常上电视。我母亲常常无可奈何地说：“世上恐怕不存在能说得过那位妈妈的人。”

“啊，躲避球丢了吗？”弓子老师吃了一惊，“真的是冈田君弄丢的？”她看了看全班同学。

没有人回答她，冈田君也只是看着窗外。

“因为我看到冈田君最后拿着那个球，砸到墙上了。”秀才同学尖锐地指出。

“不过，只凭这个可不能断定哦。”弓子老师二十八岁，比班上同学们的妈妈都要小，但为人很踏实，值得信赖。她生起气来虽然可

怕，但其余时间都小心翼翼的，避免对学生使用苛责的语言，语气十分温柔。

“冈田君，是这样吗？”

全班同学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冈田君身上。而冈田君则跟平时一样面无表情，看起来很没精神。只见他喀拉喀拉地拉开椅子，站起来说：“我把球放回球筐里了。”

“冈田君用的球不是绿色的吗？绿色的球一共有三个，现在只剩下两个了。”

“先别急。”弓子老师微笑着摆了摆手，似乎要把即将翻滚起来的惊涛平息下去，“冈田君不是说把球放回去了嘛。”

“他肯定是在撒谎。”

“不过啊。”老师用起对朋友说话的语气，“冈田君没有理由撒谎对不对？应该说，他根本没有把球拿走的理由啊。”

“难道不是想要那个球，就偷走了吗？”

“躲避球是在学校大家一起玩的游戏，就算拿回家去也玩不了啊。可能是那个球恰巧自己滚跑了吧。”

“恰巧？自己滚跑了？”秀才同学似乎根本不吃这一套。

“嗯，所以过不久又会找到的。”

“可是老师，冈田君曾经在墙上涂鸦，又在女生的书包上乱涂乱画，总是做些奇怪的事情，所以他完全有可能偷球啊。”

“你这么说有些牵强了。”弓子老师把手放在腰上，歪着头说，“再说了，躲避球弹力很大，完全有可能一下弹到高处去，这样也不奇怪啊。”她模仿秀才同学的语气说：“所以啊，我们在怀疑某个人的时候，必须要掌握很确切的证据才行。”老师看了一眼冈田君，轻快地说：“冈田君要是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现在说出来哦。应该说，这种时候不反驳是不行的，那样自己的嫌疑就无法洗清。”

冈田君先是歪了歪头，然后又摇了摇头，似乎在说：“还是算了吧。”

我听着弓子老师的话，想起了父亲此前说的那些事情，不由得想：“这样的弓子老师真会是危险人物吗？”爸爸所谓的“要小心”，肯定是指弓子老师有危险吧。

“老师，你不要再偏袒冈田了。”秀才同学说。

“我没理由要偏袒冈田君啊。”

老师话音未落，秀才就说：“难道不是因为你害怕冈田君的妈妈吗？因为她很凶，会数落你。”

我们只能在一旁呆呆地听着这两个人的对话。

弓子老师露出困扰的表情，带着不知是苦笑还是欲言又止的神色忍了一会儿，好像忍不住了，便说：“冈田君的妈妈很可怕，你妈妈不也一样可怕吗？！”

我这时恰好看向了窗边的座位，只见冈田君虽然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手却遮住了嘴巴。看着他强忍笑意的动作，我不禁想，原来冈田君也会笑啊。

第二天，我遇到了冈田君。我刚从朋友家里玩完出来，正蹬着自行车，就见到冈田君同样骑着自行车从另一面过来了。我惊呼一声，按住刹车。冈田君可能觉得无视我不太好，便也停了下来。我们交换了两句含糊的招呼，我又说了句无关紧要的话："你要回家了吗？"

冈田君回答说："我刚上完补习班，正要回家。"只见他的自行车筐里还装着黑色的书包。

"原来你在上补习班啊？"我感到些许意外。仔细想想，我甚至连冈田君学习好不好都不太清楚。

"因为大人要我去。"冈田君小声回答，"他们说，只要学习好，以后路就好走了。"

"真好啊。"我忍不住说，"我也想以后的路好走。"

"不过我觉得，应该不是学习好就万事大吉的。"冈田君冷淡地说，"只要学习好就能衣食无忧，这想法也太天真了。"

"冈田君啊，我真不明白你一天到晚在想什么东西。"

他对我的发言似乎感到十分意外，我们之间出现了瞬间的沉默。我反省着自己，担心说了错话。冈田君却皱着眉头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更喜欢哪边。"我不禁想起班上那个女同学的话，冈田君很不稳定。

"你那是什么意思？"

"比如，我见到一个正在伤脑筋的人，就会想上去帮忙，但同时也会想，反正伤脑筋那个不是我，何必呢。"

“什么意思啊？”

“而且，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在伤脑筋，或者面临困境，我根本帮不过来。所以有时还会想，是不是帮人根本就没有意义呢？而且，助人为乐这种事，本来就给人一种邀功的感觉。”

“冈田君，你想太多了。”

“我跟妈妈说了这些，结果把她惹生气了。她说，你怎么能不明白别人的痛苦呢？要想助人为乐，你还早了十年呢。”

“听说冈田君的妈妈很漂亮呢。”

“别人的痛苦，不是只有本人才能明白吗？你不觉得吗？我们又不是神仙。”

我还是头一次听冈田君说这么多话，虽然有些困惑，但还是很高兴。

“于是，我刚才去碟片店借了这个来。”冈田君从自行车筐里拿出一个蓝色小布口袋，“从出租碟片那里。”

我知道车站前有个小小的碟片店，我跟爸爸妈妈去过好几次。里面总是站着一个年轻的大哥哥打理店铺。

“不是要有父母跟着才能租到吗？”

“那里的店员很随便的，只要给钱，就能租到碟片。因为最近车站附近又开了一家大的碟片店，所以已经顾不了那么多规矩了。”

“啊，也有可能。”

“我就问他，有没有什么反应人们痛苦和艰辛的电影啊？我想知道别人的痛苦，有没有什么有拷问画面的电影啊？”

店员一开始吃了一惊。“这小学生胆子真大。”然后他似乎有了好主意，笑着说，“我有张不错的。”

“于是，他就给我推荐了这个。”冈田君从口袋里掏出的碟片上，印着《小兵》的片名，“他说这是法国电影。”

“里面有拷问画面吗？”

“据说是让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很可怕的拷问哦。”冈田君神秘地点点头。

我表示想跟他一起看，冈田君理所当然地露出了为难的表情。但我作为一个肩负秘密任务的父亲的儿子，感到了一种使命感，觉得应该了解一下那些事情。

我想象着冈田君生气地说“开什么玩笑，我跟你又不是好朋友”，但事实并非如此。只见冈田君抱着胳膊思索片刻，然后说：“不过今天有点晚了。”

“那明天怎么样？我可以到冈田君家里去吗？”虽然觉得自己厚着脸皮跑到别人家去实在太对不起他了，但我的好奇心还是略胜一筹。

冈田君说：“我回去问问妈妈。”

然后我们互相道别，各自重新跨上自行车，往相反的方向骑去。只是，在脚底触到踏板的那一刻，我又想起了父亲在电话里说过的事情。“冈田君，”我叫住他，问，“弓子老师很危险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冈田君的反应意外地有压迫力。

等我回过神来时，已经和冈田君一起来到学校附近了。因为他说“跟我来”，结果就跟到了校门口，我还以为他是忘了拿东西呢。信号灯刚变绿，冈田君就横穿过车道，向学校对面的超市骑去。那里不久前还是间文具店，但因为店主去世，店铺也被拆掉了。我们当时还在想，会新建一家什么样的店呢？要是书店或玩具店就好了，但最后建起来的却是超市。对此我们既没有满心欢喜，也没有极度失望。

超市楼上是公寓，整栋楼一共有五层。一楼就是商店，住在这里的人买东西一定很方便吧，我不禁有些羡慕。

屋顶上飘着宣传开张日期的气球。冈田君在店旁的自行车棚里停下了自行车。

“你要买东西吗？”我问。

冈田君回答：“是刚才那件事。”

“刚才哪件事？”

“弓子老师很危险。”冈田君把车支架放下来，锁上自行车说，“正好我也想到这里来一趟。”

“真的很危险吗？”爸爸的情报果然没错吗？

我快步跟上冈田君，走进超市里。弓子老师的危险跟这个超市有什么关系呢？

店里有好几条通道，从蔬菜到鱼、肉，各色专柜都很齐全。周围时不时出现几个提着购物篮的女性，但她们似乎并未注意到我们。冈田君小心谨慎地往货架深处走去。

一个搬着货物的店员从后面转出来，冈田君爽朗地打了声招呼，与他擦肩而过，走进了一个类似仓库的地方。这里光线昏暗，尘土飞扬，还停着运货用的车子。我问冈田君："咱们跑到这里来真的没问题吗？"不知是我声音小，还是他直接把我无视了，反正冈田君一句话都没说。我跟着他走向建筑物外侧的紧急疏散台阶，哐当哐当地向上攀爬。

"我们要去哪里啊？"

"那上面曾经有个可疑的家伙。"冈田君脚步不停地往上爬着，声音飘下来。

"这上面？屋顶吗？可疑？"

"那个人在监视弓子老师。"

一口气爬五层楼很累人。我走到一半就气喘吁吁，于是一鼓作气往上跑了一段，累得停下来喘一阵，再往上跑一段，再停下来，如此往复。而冈田君则一直走在我前头。

正在我猜测这段楼梯的终点究竟在何处时，发现已经来到了屋顶。虽然有扇门，但把搭扣提起来就能进去了。

在屋顶上感觉很好，周围没有高层建筑，因此能看到一片宽广的天空。我因这个未知的场所感到了单纯的感动，兴奋地四处乱看。正

打算找找自己家在哪儿，却被冈田君叫了过去。

冈田君站在能看到学校那一侧的铁丝网边，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学校。我瞥到校门附近的墙壁，问：“那次的油漆事件有什么意义吗？”

冈田君挑了挑眉毛，看向我这边。明明我俩的身高和身材都差不多，但他看起来要比我个子高。我猛地绷紧身子，随时防备他冲过来抓住我。可是冈田君并没有那样做，而是说：“那并不是我愿意才去做的。”

“可是那天不是登山被延期了嘛。跟那个有关系吗？”

“登山？”冈田君并非装傻，而是真的露出“你到底在说什么”的莫名其妙的表情。这一瞬间，我明白了，冈田君的行为跟登山延期没有半毛钱关系。

原来他不是因为不能爬山大失所望，才去校门口涂油漆的。

那到底是为什么?

跟弓子老师有关系吗?

我感到疑惑，同时，脑海中又掠过“冈田君是问题儿童”这句话。如果有问题儿童，那应该也有答案儿童。然后我又想起跟父亲的那通电话，接着便想到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里“为了隐藏涂鸦而制造涂鸦”的情节。

“难道是为了隐藏涂鸦才涂上去的吗？”我说。

那时，冈田君很可能头一次真正认同了我。只见他瞪大了双眼，似乎在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很简单。”虽然根本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还是装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那上面写了弓子老师的坏话。”冈田君皱着眉说。

“坏话？”

据说，冈田君每天一早都会出来跑步。之前我问过他为什么，但他只说“没为什么”。他既不是田径队的成员，也没在准备马拉松大赛。只为了“没为什么，就是想锻炼锻炼身体”而每天清早五点起床，出来跑步或者做俯卧撑。话说回来，冈田君的身体似乎真的很结实，所以才会看起来比我厉害啊。

“那天我跑过学校，正好看到墙上写着‘弓子　不可原谅’的大字。也不知道是喷漆上去的还是怎么弄的，反正写了很多脏话。”

“脏话？”这种说法对我来说十分新鲜，冈田君本人好像也不太习惯用这个词。肯定是从家长或者电视里学来的词吧。

“我问妈妈那些话是什么意思，结果被臭骂了一顿。应该是很下流的话吧。”

“冈田君的妈妈生起气来很可怕吗？”

我的问题并无深意，冈田君却意外地绷紧了脸颊。或许很讨厌自己的这种反应，他很快又咂了咂舌头。我吓得心头一惊，对方的不愉快就像落在自己肚子上的拳头一样。

“很可怕。”冈田君回答。

“比弓子老师还可怕？”

“弓子老师是那种，比如说有人忘了喂食，害金鱼饿死了……”

“比如……嗯……”

“这时候，弓子老师会因为忘记喂食而生气，但并不会侮蔑那个人。”

“什么意思？”

“我也说不清楚。”冈田君大大咧咧地说，“但我妈妈不一样。我一旦失败，不仅是失败的内容，连失败的我也会被侮蔑。”

“侮蔑”，这个词听起来也充满成熟的气息。侮蔑，被人侮蔑，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也不觉得今后会有这样的经历。

我灵光一现，说：“恨罪，但不恨罪人。”

话音刚落，冈田君的表情就明朗起来。“啊，你真会说话。可能就是那样，那就是弓子老师。”

的确，弓子老师在训斥我们的时候，并不会训斥我们本身，而是会为我们做的错事感到失望。所以我们下次才会更加努力，不让老师对我们失望。

“弓子老师不是会对我说‘好好干’吗？那时给我的感觉是，只要好好干就能做好，她相信我的能力，所以我很高兴。但我妈妈相反，她好像根本就不相信我。”

“怎么会呢……”

“可能因为这样，妈妈才会讨厌弓子老师。”

“啊，真的吗？”

“而且好像还有别的家长也对弓子老师挺不满的。”

“为什么？”我无法想象弓子老师会被讨厌。虽然她有时候挺可怕的，但平时很温柔，也不会把我们当成傻瓜。

“听说有一次开家长会，某位家长对弓子老师提出了有关成绩的疑问。说他家孩子去上了补习班，但成绩还是很糟糕，再这样下去恐怕很难通过初中考试之类的话。”

“原来还有人要参加初中考试啊。[2]”我说。

冈田君苦笑道：“挺多的呢。”

结果弓子老师却说：“孩子不想学习的时候就不要勉强他，因为小孩子的童年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她的这种回答对一部分学生的妈妈来说，似乎是很不负责任的。还有一些妈妈开始担心，把自家孩子交给弓子老师真的没问题吗？所以，这些人就结成了“不喜欢弓子老师”的团体。

“难怪你看到墙上那些奇怪的涂鸦，会觉得弓子老师有危险啊。”

本来就遭到一些母亲恶评的老师，立场会更加糟糕，甚至有可能在学校待不下去。想到这里，冈田君决定涂掉那些涂鸦。

“首先要让别人看不到那些文字。我知道学校后门存着一些油漆，就拿来把那些字涂掉了。”

“什么涂掉了？你把那一片都涂成蓝色了吧。不过，那到底是谁干的呢？是哪个不喜欢弓子老师的家长吗？”

冈田君摇摇头。“应该不是。都是很下流的话，很可能是某个喜欢弓子老师的男人。”

“可她是老师啊。”

听到我脱口而出的话，冈田君忍不住笑了。“就算是老师，回到家里也会看电视，也会到麦当劳去吃汉堡啊。而且还会想‘明天又要上班了，真讨厌’呢。”

“嗯，那倒是。”我嘴上虽这么说，却无法想象那样的弓子老师。

“不过，喜欢弓子老师的男人为什么要搞那种涂鸦呢？有话打电话说不就好了吗，实在不行还可以写信啊，何必写在墙上呢。难道要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吗？”

“是不是为了吉尼斯就不知道了。”冈田君说，“反正那家伙就是所谓的可疑男子，根本不是正常人。”然后，他往前踏了一步。“你看。”他伸出手，从铁丝网上取下了什么东西。

那是一副望远镜，被一根绳子吊在铁丝网上。

“那是什么？”

“我刚才不是说，有个可疑男子从这里窥视校园吗？这个望远镜就是他的。”

“他在看弓子老师！”

“不仅是上体育课的时候，就连平时上课，我有时也能透过窗户看到他。就是他在窥视弓子老师。”冈田君像拿着不喜欢的食物一样捏着望远镜，递了过来。

我把望远镜架在眼前，周围的景色比想象中的还要放大了好多。此时校园里一个人都没有，但如果弓子老师真的站在那里，的确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不知不觉间，我的心跳开始加速。因为偷窥的罪恶感，我总觉得会有人突然冒出来责备我，因而胆战心惊的。因此，当身后真的响起“喂，你们在干什么”的叫声时，我吓得直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屋顶上站着一名陌生男子，穿着红色的外套，不知道多少岁了，看起来像个大叔，但搞不好其实很年轻。他身材结实，眉目间透着威慑，给人一种暴力的感觉。我不禁想起过去每逢节日就能看到的捞金鱼摊子前的大哥哥。

“喂，你们两个在屋顶上干什么呢？”他边说边往我和冈田君这边走来。

“啊，没什么。”我吓得浑身发抖。

冈田君却很淡定。“那你上来干什么？”他向前踏出一步，“难道是来看学校的？是你在偷窥吧！”

原来如此，盯着弓子老师的原来就是这个男人啊。冈田君一说，我才反应过来，不小心脱口而出：“你为什么要缠着弓子老师？”

“哈，什么老师？我这是兼职啊，兼职。你看那个气球。”男人指向上空。那里有个用绳索拴住、吊着一根条幅的红色大气球。

在貌似专用底座的地方有一套滑车，绳索就被捆在那里。

“我最近经常到这里来发呆。倒是你们，跑到这里来干什么？莫非是在超市偷了东西，逃上来的吗？”

“不。”我忽然尴尬起来。如果这男人是负责看管气球的，那我们倒成了可疑分子了。

但看看冈田君，他跟我不一样，完全没有露出怯意，而是拿起望远镜说：“那，这副望远镜是叔叔你的吗？”

“别叫我叔叔，我可比你们还小两岁呢。”

男人表情认真，我一下就相信了，还惊讶地问：“真的吗？”

“怎么可能！你看我像小学生吗？老子可不想再当小学生了。”

“为什么？”我一不小心又说出了心里话，“是不是因为被欺负了？”我单纯地如此想着。

可能因为我不小心把想法说了出来，只见那男人撇着嘴唇说：“我小时候总被老爸揍，可痛苦了。当时我个子小，根本打不过他。我不想再过一遍那种痛苦的日子了。”他耸了耸肩，又说：“对了，那副望

远镜不是我的。啊，原来如此。”只见他叉着腰，走近铁丝网。“那家伙原来在偷窥学校啊。”

“那家伙？”冈田君大声说，“你见过他吗？”

“啊？你这小孩，我该说你是脸皮厚，还是太冲动呢？”

冲动的小孩，那是什么呢？我想起相扑中的技巧，不断扭着两条弯曲的手臂，打击敌人，不让其近身。这与冈田君那种难以接近的感觉的确很相似。

“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这栋楼的管理员。”男人说，“因为他有时候会跑过来，架着望远镜，我还当他在检查周围的安全状况呢，又或者是在偷窥哪户人家里之类的。那家伙离开后，我也偷偷看过一次，但根本没什么好看的。后来我认定，他一定是在观察小鸟。原来是学校啊。要是学校，那倒是看得挺清楚的。不过他偷窥学校干什么啊？”虽然这个男人看起来不怎么像好人，但将自己的想法一股脑儿都说出来的那股真诚，让我倍感亲切。

“他在偷看弓子老师。”我说。

“对，那男人觉得弓子老师绝对不可原谅。”冈田君点头道。

“不可原谅，是因为弓子老师对那家伙干了什么坏事吧。真意外啊。你们还小，可能不懂。”男人的呼吸突然粗重起来，“这世界上就是有男人会单方面地喜欢上一个女人，然后缠着她不放。这种人好像还挺多的呢。他们有时候会打无声电话，有时候还会跟踪呢。”

“像侦探一样？”

“算是没接到委托也没发现事件却要跟踪别人的侦探吧。”男人鄙夷地说，“我有个熟人也这样。他那种人啊，迟早要闹出事情的。”

“真的吗？”

“因为他可以单方面地喜欢上某个人，就可以单方面地对某个人生气，甚至单方面地憎恨某个人啊。”

“那要跟警察说才行。”

“遗憾的是，警察只有在出事之后才能行动。只因为对方可疑，他们是什么都做不了的。”

“弓子老师危险了，我们必须想想办法。”虽说如此，我却什么都做不到，只能忽左忽右地来回转悠。

冈田君则不一样。当时，他一定在思考自己能做些什么吧。

“有我在。”他指了指望远镜，宣言道，“那个男人肯定还会来这里的，我只要等着就行了。我要在这里抓住他。”

“啊，那你不去学校上课了吗？”

“那种事情，无所谓了。”冈田君不高兴地说。

男人笑了，说：“你们两个小孩子，耍耍帅就好了，但也要正视现实啊。听好了，你们整天做白日梦是没用的，我有个熟人说，人能随身带着电话出行的时代很快就要到来了，但那种事情完全就是天方夜谭，毫无现实意义。电话要怎么带上街去啊。你说是不是？万一人家问：‘你好，请问是山田先生家吗？’难道要回答：‘不，我没在家，在

路上呢。’这不太奇怪了吗？！ 谁会有那种急事啊。要是急得非得在外面打电话，干脆去见面不就好了？与其做这种拿着电话上街的白日梦，还不如好好正视现实。因为出现在你们面前的，只可能是现实啊。”

这个男人的气势把我镇得无话可说，连冈田君都表现出“这男人到底怎么回事儿”的惊讶。不知为何，那句“正视现实”在我脑中不断回响，久久不能散去。

“我帮你们看着。”男人说着，不知从哪里拿出一面小镜子照了起来。

“啊，看镜子？”

“才不是。”男人转向我说，“我只是在检查自己的造型。怎么样，这发型挺不错的吧？”

“呃，嗯。”我只能哼哼两声。

“那啥，我这段时间都会在这里打工，像个傻瓜一样发呆。所以，那个望远镜家伙要是再来，我会帮你们质问他的，没准还能帮你们威胁他一通。就说，不准对我的女人出手。”

“弓子老师不是大叔的女人。”冈田君说。

“也对。啊，对了。”男人猛地拍了拍手，“对了，我想起来了，我好像拍到过那个男人的照片哦。”

“啊，照片？”

“没错，是拍到过。那啥，我今年夏天跟一个女人到海边去玩了，就是那种穿着比基尼的海边。”男人比划出泳衣的形状，一个人兴奋得不行。海边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我想。

“我们当时用一次性相机照了几张相，然后就扔在那儿了。后来我想去洗照片，但想到里面还剩了几张底片没照，那时刚好在这屋顶上无所事事，就随便拍了三张左右。当时那人也在这里。”

“在哪里？”

“我记得当时望远镜男人刚好路过我面前。搞不好真被我拍到了哦。”

“让我看看。”冈田君伸出手，像要零花钱一样说。

“现在没在我身上，还在照相馆里呢。过几天就能冲洗出来了，到时候你们再来吧。”

“要是在此之前那个男人又出现了，我就替你们好好骂他一顿。”男人不耐烦地伸了伸懒腰，像赶人一样说，“那再见啦。”同时又有点高兴地说：“干脆把那家伙威胁一通，再敲诈点零花钱吧。”

回家之后，我还是十分在意弓子老师和潜伏在她身边的敌人，很想马上告诉警察，甚至在家里的电话旁转悠了很久。我想跟爸爸商量商量，但他总也不打电话过来。我只好咬咬牙，对母亲说：“我想跟爸爸说说话。”母亲担心地问我怎么了，接着摇着头说：“现在爸爸所在的国家是白天，他在上班呢。”

我知道往外国打电话费用高得吓人，不由得恶狠狠地想：可恶的时差！可恶的电话费！

对决时刻很快就到了。就是第二天。结束了一天的课程，同学们互相道过别，纷纷背起书包，闹哄哄地走出了教室。冈田君并未跟我说话，而是像往常一样呆呆地看着窗外。于是我主动走过去，提醒他说：“昨天的电影……”因为我跟他约好，一起看那部他租来的电影。

“啊，是啊。那你要来吗？”冈田君这样说，我很高兴。

我看向讲台，弓子老师整理好了花名册和教科书，正准备离开教室。几个同学跟她打过招呼，回家去了。然后我看到教务主任走了进来，带着一脸伤脑筋的表情，对弓子老师悄悄说了些什么。弓子老师听完脸都绿了，慌慌张张地走出了教室。

我和冈田君面面相觑。

发生不好的事情了。

我们不约而同地追随弓子老师跑了出去，刻意与她隔开一段距离，混在其他学生中，有种当侦探或刑警的感觉。

弓子老师走过教师办公室，径直往学校后方走去。那里只有焚化炉和腐烂的叶子，光线昏暗，且飘荡着一股独特的臭味，一般不会有人主动到这里来。

穿着运动服的弓子老师一边四处张望，一边快步走着，时不时还小跑几步。

不远处站着一个男人。弓子老师猛地站住，我们从她背后也能看出，她明显很害怕。虽然害怕，却不敢逃离。

好好干！

我很想像老师平时鼓励我们一样上去鼓励她，却发不出声音来。

弓子老师面前的男人是个陌生的年轻男子，穿着敞开扣子的衬衫，明显就不是个“正常的大人”。是个坏人。

冈田君身体一动，往斜前方走去。稍微靠近弓子老师一些，然后躲在了仓库的阴影里。我也紧跟其后。虽然弄出了一些脚步声，但应该没被发现。

我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着。没问题的，因为我是爸爸的儿子。我反复对自己这么说。爸爸在外面时总会执行这样的任务，我肯定也可以的。

“请你不要到学校来。”我听到弓子老师的声音。

“有什么嘛，我们那么熟。不就跟家长参观日一样嘛。”男人嬉皮笑脸地说，“而且啊，我一说是你弟弟，人家马上就带我过来了。”

“学校的教职工都是好人，不会随便怀疑别人的。”

“快跟我和好吧。”男人说。

“和什么好，我跟你一开始就不是恋人关系。请你不要再来了。”

“还有，我又没钱花了。”

我虽然听不太明白他们的对话，但我知道，弓子老师不喜欢那个人。

“我要叫警察了。”

“我们只是口头争吵嘛。我可以说，想看看自己女朋友工作的样子，就忍不住跑过来了。”

好了，这下该怎么办呢？冈田君，怎么办啊？我正想小声问他，却发现冈田君不见了。

我正奇怪，很快就发现他已经走出了仓库的阴影，正大声说道：“喂，你——”

“冈田君。”弓子老师回过头，惊呼道。

“你是什么狗屁东西？”男人毫无怯意地说。

“弓子老师觉得你很烦，不要再来了。”冈田君毫不畏惧地走了上去，“还在墙上乱涂乱画，你真是太奇怪了。”

“乱涂乱画？”弓子老师看了看冈田君，又看了看那个男人，“冈田君，你在说什么？”

“话说回来，那玩意儿被人用油漆涂掉了。不过，那样更难看啊。”男人的声音越来越大。

“你还从屋顶往这边偷窥！”我也跳了出去，站到冈田君身边。

弓子老师更加吃惊了。

“你们两个是谁啊？弓子班上的小孩吗？真是管教不够啊。‘哎呀，请不要欺负我们的弓子老师，我们会保护她的！’是想这么说吗？！”男人捏着嗓子模仿幼童的声音，戏弄我们。

“我们从不那样说话。”冈田君的声音也大了起来。然后像脑子里的开关被合上了一样，下定了决心，一步步地朝男人走去。

“冈田君，你们快回家去，这是老师的问题。”弓子老师慌忙伸手拦住冈田君，但冈田君用力甩开了她。此时他眼里只有那个男人了。

“老师的问题？每次老师提出问题，不都是我们来解答的吗？”冈田君话音未落，已拿起用来从焚化炉中扒灰的铁棍，挥舞起来。

我说不出话来。弓子老师也掩着嘴巴，不能动弹。

冈田君挥动着铁棍就往男人脑袋上招呼。男人猛地抬起左手挡开一击，但还是痛得叫了出来。他的叫声就像野兽一样。

冈田君又举起了铁棍。“不准骚扰弓子老师！”

“你在说什么呢，小朋友？”

弓子老师说了些什么，只见冈田君再次挥动铁棍，男人又用身体挡开了那一击。这些动作几乎同时发生，我只能呆愣在原地。

回过神来，我才发现冈田君已经被那个男人抓住了。男人从背后架住冈田君，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把小刀，抵住了他的脖子。

我根本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

弓子老师生气了。她满脸通红，气得要喷出火来，恶狠狠地说：“你在干什么？！马上放开冈田君！”

“是这家伙先打过来的好吧。”

“人家只是个孩子。”

冈田君不断挣扎，试图逃跑，但男人比外表看上去还要强壮，被压制住的手臂根本无法动弹。仔细一看，他的手臂十分粗壮，就算冈田君每天早起跑步锻炼身体，也敌不过大人的力量啊。

“好，那弓子走到学校前庭去，把衣服给脱了吧。”男人说。

他到底在说什么，是我听错了吗?

“快点儿，你要是不听话，我可就扎下去了。反正我已经自暴自弃了，怎么也要拉这小子做垫背的。”男人大喊大叫，表情极其可怕。

冈田君与男人相反，显得十分冷静，他一边抬头看着男人，一边扭动身子。对抵在脖子上的小刀皱起了眉头。

“听到没？给我到校园里去。”男人说。

弓子老师肯定吓得不轻，而且十分慌乱，但她还是小声对我说：“快到办公室去，请老师报警。”原来如此。如果我一个人的话，说不定能够离开这里！我不由得想，老师真是头脑清楚，值得信赖。但男人的直觉很敏锐，他马上对着我大吼：“你也给我过来。”我暗地里骂了一句脏话，看向天空。如果是爸爸，这个时候会怎么做呢?

校园里一反常态，没什么人走动。高年级的学生恰好在进行课外活动吗？平时总有很多人在这里踢球，但现在只有零星几个跑步的。

我们从教学楼后面走出来，移动到了校园一角。

“你只要走到中间去，脱得精光，我就放过你。”男人依旧架着冈田君，用下巴指了指校园中央，“要是敢说个不字，刀子就下去了。”

居然让人家脱衣服，真是小孩子气，我心想。弓子老师抖个不停，不知道她是在生气，还是在害怕。

冈田君一刻不停地继续挣扎着。

“你给我老实待着。”男人动了动刀尖，好像真的碰到了冈田君的脖子。因为冈田君发出了小小的悲鸣。

弓子老师大叫：“快住手。”

该怎么办?

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焦急，几乎要急晕过去了。我到底该怎么办?

这也是个“问题”，我猛地想到。是“问题儿童”和“答案儿童”。面对这个状况到底该怎么办？我必须找到答案。

身边的东西——我脑海中浮现出这几个字。爸爸不是在电话里说过吗，要利用身边的东西来当武器。我环视四周。此时我面对校园，站在一棵树旁边，后面是铁丝网。

我不可能把树拔起来当武器。但我稍微抬起头，看到树枝间露出一个绿色的东西——那里卡着一个球。

躲避球夹在树枝中间。

这不就是被认为是冈田君弄丢的那个躲避球嘛。这个高度，我只要伸手就能够到。因为被枝叶遮挡，乍一看根本看不出来。这只球可能是碰巧被打上去，卡在那里的吧。

我打算把球拿下来，朝男人身上扔。只能那样了。可是冈田君还被架着，球也可能打到他，又或者不小心碰到刀刃，那就更危险了。要是能正好打中后面那个男人的脸就好了，但我没把握自己能扔得那么准。

正当我烦恼的时候，男人突然对我说："喂，你可别给我搞小动作。"吓得我又不敢动弹了。

我跟冈田君对上了目光。他的眼神仿佛在说："我没事的。"

我迷惑不已。

他又说："把这男的干掉。"

"可我不敢啊。"我用眼神回应。

"刚才我的确被这把小刀吓到了，但现在没事了。我不怕了。"冈田君眼神中透着毅然。

"你敢逞强，我就杀了你。"男人吼道。

弓子老师已经哭了出来，并大声叫着："快住手。"

"喂，弓子，快把衣服脱了。快点儿，先从那件丑得要死的外套开始。老师，加油啊。"

弓子老师似乎已经陷入混乱，只见她一边哭，一边把手伸向运动服的拉链。这把我吓了一跳。事情到底会变成怎样呢？！

“你看，这都是为了学生啊，你得加油哟。”

大人们越是混乱不堪，冈田君就愈发冷静、稳重。当我觉得他似乎已经变回平时那个闷闷的冈田君时，却听见他小声说：“要是你敢捅我，我绝对会拉你当垫背的。”我不由得毛骨悚然。

就在此时，那个男人又叫了起来。“呃，那是什么？”他发出声音的同时，还踉跄了几步，之后以手掩面，身体倾斜。

“好刺眼。”他呻吟道。

冈田君的动作好快。那个男人的手刚放开他，他就跳了开去，翻转身体，挥动手臂，由下往上挥出了一记右拳，击中男人的下颚。臂力，再加上跳跃的力量，使得他这一击有如火箭炮般凶猛。

男人应声向后倒去。

我哑然，既没有得救了的想法，也没有终于把他干掉了的感叹，只能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可是，冈田君不一样。他又一跃，骑到倒地的那个男人身上，不断挥动拳头，疯狂地殴打着他。

“冈田君。”弓子老师叫了他一声，但他并不停手，就像疯了一样，对着男人猛打。

我也叫着“冈田君，冈田君”，但他似乎完全听不到。

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警车的声音。警笛声越来越大，尽管如此，冈田君还是没有放开那个男人。

我伸手把树枝上的躲避球打了下来，又马上捡起，狠狠地砸了下去。球击中冈田君的后脑勺，终于让他停止了暴力。

过了一两天，事情终于真相大白了。

不消说，弓子老师根本没有错。

只是一个相识的男子单方面喜欢上了弓子老师，并主动纠缠上来而已。恶作剧电话等行为愈演愈烈，最后甚至演变为在学校的墙上涂鸦，甚至闯入校园，还把冈田君给抓住了。

不过，男人并没去过学校对面的那个超市的屋顶。

用望远镜偷窥的是另外一个男人。

负责看守广告气球的人后来把照片冲洗出来，那上面的确拍到了用望远镜的男人。

那是我的父亲。

当时，父母并没有把他们离婚的消息告诉我。

他们烦恼了很久，不知该选择怎样的时机、以怎样的方式告诉我这个事实，最后决定，先以父亲到国外出差为借口，观察一段日子。

父亲原本就经常出差，但那段时间他根本没去国外，而是住在公司的员工宿舍里。据说，母亲命令父亲“不准到家附近来”，别说是我，就连电话也只能每周打一次。离婚的原因是父亲经常不在家，且

跟客户那边的女职员发生了外遇，恐怕对母亲来说，就算父亲付出再多令他痛苦不堪的条件，也无法弥补她所受到的伤害吧。

可是，父亲却对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我，十分关注。

在我也有了孩子之后，总算明白了这种感受。我总是很在意孩子在学校的生活是否顺利，是否“好好度过了每一天”。每当我开车经过学校附近时，总会看着校园，一边想着“我家孩子在不在里面呢”，一边四处张望。

当时的父亲也是如此。

失去了抚养权，又离了婚，使他无法直接与我见面。虽然他们曾经谈过“以后会设一个定期的见面日”，但一开始让我“适应没有父亲的生活”才是首要目的。所以父亲只能以到国外出差为借口，避免与我见面。

所以，父亲就跑到屋顶上去偷窥了。

他发现只要爬到学校对面那家超市的楼顶，就能用望远镜看清校园和教室里的样子，于是每次经过那附近，他都会停车上楼，从远处看着我。

当时他恰好被调动到经常需要外出的工作岗位，这也正合他的心意。加上那个时代的安保意识还很薄弱，换做现在，要是有某个无关人员跑到屋顶上，拿着望远镜张望，肯定会被怀疑成捣乱分子的。那时候，像纠缠弓子老师的那种男人还没被冠以“跟踪狂”这样的称呼，人们能轻易地跑到别人家的楼顶上。安保意识就是如此薄弱。

不用说，父亲当然没有接到什么机密任务。

那么，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原来，那天放学路上，一个陌生女人对我说的那句“我知道你父亲的事情”是事情的起因。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那女的就是我父亲的外遇对象。也不知是偶然还是故意，她找到了我，做出了会刺激我父亲的举动。

父亲从我这里听说了那件事后，肯定乱了阵脚，才会突然说出那样的谎话。现在想来，他那个“我是间谍”的说法，的确有种“狗屁”的感觉，现在的我恐怕会苦笑着想：“有人说，不也有人信嘛。”不过，父亲也算努力过了。

他设法说服我，说“那女的是知道我间谍身份的神秘女性”，恐怕还为此拜托了几个朋友，让他们故意与我接触，并说些神神秘秘的话吧。

那是跟阿里巴巴一样的策略。为了不暴露某个特定的房子，就在所有人家的门口画上同样的记号；为了遮盖某个特殊女性的发言，便让其他人都对我说些奇怪的话。

“可是，好不容易撒了个弥天大谎，你父亲的外遇最后还是露馅了。”听我说话的那个人开口道。

这人体形肥胖，身材高大，但五官很幼稚，让人看不出年龄。他披着一件大号夹克，没有扣扣子。手上拿着一台数码相机。

想必工作室里的工作人员和宣传部的人都觉得这男人看上去很可疑吧。

为了进行新电影的宣传，我今天已经接受了将近十次采访。这个男人也是杂志派过来的记者，但因为举止不够成熟，让人忍不住心生疑惑。关于电影的问题只是一带而过，而且都是对着稿子照读。提问结束后，他突然问我：“你小学有个叫冈田的同学吗？”连这句话都像是照着稿子念的。

一开始我还想不起来那究竟是谁，但很快，小学时的记忆就被翻了出来。

对我来说，那是前所未有、之后也不曾有过的体验。那些记忆一旦从脑海深处翻腾出来，马上就鲜明地重现在我眼前。

今天一大早，我就反反复复地谈论着自己导演的电影，早就感到疲惫和厌烦了。因此，我一时竟忘记了周围的人群，只顾着讲述自己小学四年级时发生的那件事，直到现在。

“恐怕对父亲来说，那场外遇只是玩玩而已吧。据说他得知那女人跟我搭话后，就马上怕得跟她分手了。不过母亲直觉敏锐，早就开始调查他了。因为证据确凿，就算父亲坚称‘已经跟她分手了’，还是没能改变母亲的决定。”

“嗯，可是，当时你父亲是怎么发现弓子老师被人盯上了的？他不是在电话里预言了老师的危险吗？”男人似乎不习惯用敬语来问问题，听起来有点磕磕巴巴的。虽然觉得他可疑，但我并不反感。可能因为他看起来有些怯生生的吧。

“那是因为，父亲亲眼看到了那人在校门口的墙壁上涂鸦。‘弓子绝不原谅’之类的话，还有别的下流言辞。”

“呃，那是什么时候呢？”男人并不看我，而是专心地做笔记。他的态度看起来就像个追踪罪案新闻的害羞记者，他这样真的能完成任务吗？“根据刚才那些话，我知道涂鸦是一大早就被画上去的，后来又被那个冈田先生涂掉了。”

“父亲用望远镜看到了他遮盖涂鸦的过程。”

“那么早就去了？”

“因为我之前跟父亲说过，那天学校组织登山。”

“啊啊，是有这么回事儿。”男人颔首道，“的确是呢。”

“没错。父亲应该是想看我背着登山包到学校集合的样子吧，所以才会一大早就跑到屋顶上举着望远镜。不过他并不知道我们登山的日子被推后了，所以应该吃了一惊才对。校园里居然空无一人，还有个学生用油漆涂墙壁。”

在我们与那个男人对决时，是父亲救了我们。

就在冈田君被从后面架住，无法动弹的时候，父亲正好用望远镜看到了。他看到校园里发生的惊险状况，顿时慌了神。

他拼命转动脑袋，想找出解决办法，首先，他对看气球的男人说：“快去报警。”

那男人抱怨道：“你说报警说得这么简单，以为电话是随便带在身上走的吗？”随后走到楼下的超市去了。父亲捡起男人落下的小镜子，执行了反射太阳光的战略。

他当时肯定没想过这个战略的效果如何，会不会像暑假做实验那样顺利。他只想在警察来之前先做些什么，就想到了用镜子反射太阳光。

我是过了很久才从父亲那儿听到这部分事实的。

男人转过脸去，到底是因为镜子的反射，还是单纯地不小心直视了太阳光呢？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总之，那男人因为目眩而站立不稳，让冈田君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父亲本想冲进校园，但那时警车已经来了。

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当我从气球男出示的照片上看到了应该在国外出差的父亲时，顿时陷入混乱之中。莫非我有两个父亲，还是这也是机密任务的一环呢？气球男却简单地总结道："这应该是大人的苦衷吧。"那男人恐怕已经想象到我的双亲已经离婚，所以预言道："恐怕你老爸跟老妈很快就要分开了。"然后又说："不过你老爸可能只是想看看你，就不要去拆穿他了吧。"

或许是因为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后来母亲对我说起离婚之事时，我并没有特别慌张。

我因为冈田君当时表现出的暴力，那种无从阻止的突发性暴力而深受打击。那个不知道整天在想些什么的冈田君，到最后我还是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正如班上女孩子们说的那样，冈田君是不稳定的、动摇的，随时有可能往任何方向倾倒，十分危险。

“话说回来，你们后来到底有没有看《小兵》啊？”制作人在旁边说。

对还是一个导演之卵，顶多只能算只小虫的我来说，那位制作人格外亲切。他面对我时毫无居高临下的态度，让我十分珍惜。他并没有对我说“你就少说点陈年旧事，专心宣传好不好”?

“啊，看了。”我想起来了，“第二天，我们在冈田君家里看的。”

“小学生看戈达尔[3]是什么感觉？”

“唉，看不懂。”我老实地回答。周围顿时响起一片笑声。“法语片，又是黑白的，看得我想睡觉。不过，我觉得里面那个小姐姐真漂亮。那搞不好是我看的头一部不明白情节的电影吧。”

电影过半，总算出现了冈田君所期待的拷问画面。

总算出来了，我和冈田君吞了口唾沫，专注地盯着画面。主人公被戴上手铐，双手遭到火焰炙烤，还被人按到装满水的脸盆里。但他几乎一直面无表情，连拷问那一方的态度也十分淡然，让人丝毫没有疼痛的感觉。看完之后，冈田君喃喃道：“拷问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想必他说的是真心话吧。

肯定是那个出租碟片的店员觉得，这是最适合让小学生看的拷问吧，又或者，他根本就是在逗冈田君玩。

——“我想起了假期。”

电影中，正在接受拷问的主人公有这样一句独白。冈田君很喜欢这句话，还模仿了很多次。

“每次遇到讨厌的事情，我就会想起假期。”

“假期，是暑假之类的吗？”

“也叫度假吧。”

冈田君究竟会在什么时候想起假期或度假，以此来逃避现实，这我无从知晓。只是，在那以后的生活中，每逢碰到讨厌的事情，我都会想象假期，来应付那种厌倦的心情。

“过了一两个月，冈田君就转学了。”

虽然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但冈田君毕竟是受害者，又是制伏了犯人的人，因此他不但没有遭到一生起气来就很可怕的校长批评，反而受到了表彰。不过，冈田君的母亲似乎觉得孩子被卷进那样的事件中“很不成体统”，甚至觉得无法再在那个小镇住下去，于是决定搬家。弓子老师去劝说冈田君的母亲，让她不要离开，但想必没有成功。

我从冈田君那里听说了搬家的事情。一天放学后，当我在教室里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时，他突然走过来，对我说了。

“你要搬去哪里？”

“不知道。”

“等你知道了，一定要告诉我哦。”

“我尽量。”

我跟冈田君是不是成了好朋友呢？与他并肩而行时我想着这个问题。我们在教学楼门口换好鞋，走出校园。走了一会儿，冈田君突然

停下来，若有所思地抬头看向超市屋顶。我也抬头看了过去。

“昨天妈妈告诉我，她跟爸爸要离婚了。”我说。事实上，当时他们已经离了婚，但那时候我得到的说法却是“爸爸妈妈马上要离婚了”。

冈田君并未回应，只是用手挡在额头上，说：“阳光太刺眼了，都看不清。”

原来他是想帮我看看屋顶上有没有人。

我也做了同样的动作，眯起眼睛。我想知道父亲是否也拿着望远镜在往这边看，要是他真的在就好了。想到有这么一个守护着自己的人，我既有些厌烦，又有些安心。

“你在干什么呢？”被冈田君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自己的动作像在敬礼。要是父亲真的在远处看我，我很想挥挥手，跳起来向他示意，但那只是普通的反应。我觉得为了让父亲知道我认出了他，很有必要做一个只有我跟父亲才知道的动作，所以才会想到以前经常做的士兵敬礼姿势。

冈田君并没有细问原因，而是与我并肩而立，摆出了同样的姿势。

我心想，爸爸，我会加油的。而他一定会说，祝你成功吧。

那个胖子记者不停地抠着什么东西。我正奇怪他在干什么，定睛一看，原来是在剥新电池的塑料包装膜。因为他笨手笨脚的，花了很多时间。他可能是想给录音机更换电池吧。他一边摆弄一边小声说：

“总也剥不开，会不会搞到明天啊，真是急死人了。”然后他又问：“冈田先生转学后，你们就再没见过面吗？”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呢？”我的话音未落，他的脸已抽动起来，整个人变得神色慌张，还不断地说些我的熟人也是冈田先生的熟人，现在找不到冈田先生了之类的借口。

“果然没再见过面吧？”

我老实地摇摇头。我不知道冈田君转学之后怎么样了。

后来的四年级生活，我总会感到不安。

我对那种感觉记忆犹新。

我跟冈田君其实不算太熟，但他的转学却让我意志消沉，甚至感到孤独。双亲离异无疑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了，不久之后，弓子老师也辞职了。

重要的人们在一个一个离我而去，令我感到恐慌。

眺望着校园，我总会有种身体里重要的零件被风吹走，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不安。

父亲不在了，冈田君不在了，弓子老师也不在了。

“就是这样的。”母亲虽然这样说，但我怕的就是那个“这样”。

所以，我总会想起那部电影。

那是主人公失去恋人后，电影中的最后一句台词。

——“我要忘却悲伤，过完剩下的人生。”

没错，我才十岁，必须忘却悲伤。因为我剩下的人生还很长很长。

有时候，我会想想假期的事情。

我再没见过那个气球男，广告气球倒是一直飘着，可能是换了人吧。反正我后来再到屋顶上，却再也没见过那个男人。只是，他对我说的“要面对现实”这句话，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此时所面对的会不会并非现实，其背后会不会有不可知的事情？我选择拍电影这个职业，可能就是因为有这种想法。

记者离开后，宣传部的女同事跟我说：“到底会写出怎样的报道呢？”

我却有种预感，那篇报道永远不会出现。

————————————————————

[1] 日本小学会每隔一段时间调换一次班级。

[2] 上公立学校不需要考试，如果要上私立的好学校必须一家一家去考。

[3] 让·吕克·戈达尔，法国和瑞士籍导演，一九六〇年出品作品《小兵》。

第五章　飞起来也是八分

“喂，高田，让后面那辆车撞上来吧。”沟口先生说。

这是一条狭窄的双车道，后面开过来的是一辆白色车身、马达够劲儿的四门轿车。因为车标太大，看起来就像几个傲慢的大鼻孔。

“不会出事吧。”我坐在副驾上说。心血来潮地当什么“碰瓷客”，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喂，高田，你是不相信我的实力吗？”沟口先生看了看后视镜，“你以为我干这行有多久了？”

“但这不是工作啊。”只是因为后面那辆车很拽，就决定让他吃点苦头，仅此而已。

“你听好了，所谓的专家，是工作之外也能信手拈来。专业的厨师即便回到家里，也能做出美味的饭菜，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听说越是专业厨师，越不会在家做饭哦。”

只听“叮”的一声响，是我的手机收到了短信。

“什么短信啊？”沟口先生问。

“是烤肉店的广告短信。最近不知是开张多少周年，玩儿命地给我发短信。”

因为懒得退订，我就没有去管，但一天给我发好几条，让我开始有点厌烦了，甚至觉得这其实是竞争烤肉店的陷害策略吧。

“高田，你小子头脑挺不错，但凡事太讲究了。唉，不过总比太田那种笨蛋要好。”

“那个太田，是在我之前跟沟口先生搭档的人吧？”

“你只要想象一只气球二十四小时吃个不停就对了。”

他好像年龄跟我一样大，不仅胖，且动作迟钝，我经常听到他的传闻。活儿不会干，还一天到晚吃零食。一年前，沟口先生终于忍受不了车里总有食物的味道，把他赶走了。

只是，我不明白沟口先生一开始为什么会答应跟那样的男人搭档。与沟口先生搭档了一年，我发现他总会凭借气氛或劲头，甚至毫无根据的直觉来行事。所以，他跟太田搭档或许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罢了。

或许是实在受不了跟太田那样的人搭档了，在我与沟口先生头一次搭档时，他首先确认了两点。一是“跑得动吗”？二是“吃零食吗”？

不过，沟口先生会带我到最近热门的咖啡厅去，兴高采烈地吃蛋糕和馅饼。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用智能手机搜索甜食的信息，还会看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美食日记。

“我可是个正宗的西式点心控。是不能和那些垃圾一样的零食相比较的。”

沟口先生稍微降低了车速。

果然，他这是要碰瓷了。

他几乎不用脚刹，用手刹停住了车。因为刹车灯几乎没亮，对方自然反应不过来，“砰”地追了我们的尾。这是我们一贯的手法。

自从我跟沟口先生搭档，他已经用这种手段搞定了好几个人。然后他会拉着后面那辆车的司机说：“你小子居然敢撞我，你看你要怎么赔偿吧。”一番威胁之后，他就勒索金钱，有时候还会不断纠缠。

与平时不同的是，之前我们都是接了毒岛先生分配的任务，而这次只是一时兴起。

“啊，这里有点下坡哦。”我看着沟口先生的脸说，但他似乎没听到我说话。他现在已经满脑子都是“急刹”了。

“还是等到平地上再行动比较好吧。”

“下坡也不会更加危险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沟口先生拉起了手刹。

车身开始倾斜。

后方传来轻微的冲击。我的身体向前倾，绷紧了安全带。

沟口先生踩下刹车，让车子完全停下来。

“走吧。”沟口先生走到车外，我也解开安全带，跟了上去。

追尾痕迹并不算大。我们小车的左后角被撞瘪了，后面那辆四门则毫发无伤。

所以我才说不要在下坡干这种事嘛，我暗暗咂了咂舌头。

下坡车速自然会加快，没有哪个司机还会猛踩油门。所以面对前车急刹，他们会有更多的反应时间。

沟口先生总是想到一出是一出，我根本拿他没办法。明明已经五十好几，比我大了两倍有余，做事还是会想当然。

恐怕在沟口先生这么长的人生中，就没积攒下任何金钱或经验吧。我以前曾听毒岛先生说：“高田的人生与沟口正相反。”我也有同感。我在学校努力学习，巧妙地利用了同伴，一直走到了现在。虽然插手过一些违法的事情，但我并不打算成为沟口先生那样的人。

“喂喂，你开车到底在看哪里啊？”沟口先生故作威严，以充满压迫力的姿态走向四门车。

驾驶席的窗户打开，一个男人探出头来。那是张略显稚气的脸，既然开着这么贵的车子，那一定是一个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少爷吧。

副驾上没有人，只随意地扔着一个黑色行李包。

“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好事吗？到底开车的时候你在看哪里啊？！”

“啊，可是你们的刹车灯好像没亮啊。”

“小哥，你在胡说什么呢？”我趁机走到沟口先生身旁，“你想说我们的车保养不良吗？这是冤枉人啊。你知道我们每天多么认真地保养这辆宝贝车吗？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家小车的屁股都被削掉一块了，它可是我们的掌上明珠啊。”

“你、你们的车是女、女性吗？”皮肤白皙的司机双唇颤抖，说了句不着边际的话。

我大声指责，沟口先生百般威胁。随后，我按照往常的顺序，要求男人出示驾照，并用数码相机拍了下来。他的名字与外表不符，看起来挺潇洒的，让我觉得这人真配不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我又逼他说出了电话号码，并马上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了这个号码，确定真的打到了那个男人的手机上。

“听好了，之后我会打电话跟你说赔偿金的事情，你可别不接哦。要是敢装傻，我就找到你家里去。”

“每天早上去叫你，跟你一起上班。”

看起来很懦弱的男人一直点头说着“好，好”，然后耷拉着肩膀说：“那个，我能走了吗？”并打算关上车窗。

沟口先生突然心血来潮地说：“啊，喂，你……把车子的后备厢打开。”

司机“咦”了一声，小声地说了句听不清的话。

沟口先生烦躁地大吼一声，他好像终于妥协了，后备厢“砰”地弹了起来。我走到后面说：“沟口先生，你叫他打开后备厢干什么？”

“我想起一件事，之前跟太田干活儿，有一次，用的那辆车里居然放了一大笔钱。”

“所以就要这样吗？”我不觉得这辆车里也会有钱。

“但凡这种小少爷，必定都有秘密。”

沟口先生抬起后备厢盖，里面放了一个包，看起来像是短途旅行的行李。

沟口先生粗鲁地拉开了拉链。

呃，我倒抽了一口凉气。

那里面，装着完全在我意料之外的东西。

虽然不是未知物体，却也让我倍感意外，因为，里面装着手枪。不止一把。里面装着好几把手枪，还有一张折叠起来、类似地图的东西。

“这到底是什么？”我说。

“是枪呗。”

“好吧，可是为什么？”

沟口先生迈着缓慢的步伐走向驾驶席。

“喂，你小子在后备厢里放了什么鬼东西？！”

他可能以为稍加威胁就能得到答案吧。

可是，走到窗边的沟口先生明显吓了一跳，动弹不得。我凝神望去，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原来那小子拿着一把枪，正指着沟口先生。

我跟沟口先生也都带了枪，却放在车上，要说大意，我们的确太大意了。

很快，白色四门车就猛地发动了引擎。后备厢还敞着，他却冲进逆向车道离开了。

太危险了吧！沟口先生身子猛地往后一蹿，失去了平衡，一屁股跌在地上。不仅如此，可能因为用力过度，还翻了一个跟头。

时机太坏了。此时逆向车道刚好开过来一辆小型货车，驾驶员察觉到危险，猛打方向盘，但没有避让成功，正好碾到了沟口先生的大腿上。

“我骨头折了，整个都折断了！救护车，救护车！”我并没有马上理会像孩子一样吵闹的沟口先生，而是先给毒岛先生打了通电话，向他请求指示。要是随便把他送到什么医院去，暴露了我们的工作，那事情可就麻烦了。

接电话的那个被称为“常务”的男人，听完我们的状况，发出轻蔑的笑声，说：“为什么你们没任务也跑去碰瓷，还把骨头给弄折了啊？！”听声音，他似乎更想说“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1]”。不过最后他还是说：“以防万一，你把他送到新若岛医院去吧。”

因为不能招惹警察，我对碾了沟口先生的小货车司机说：“赶紧给我走。”那个中年男子虽然对我们产生了怀疑，但也觉得能就此了事再

好不过，便赶紧离开了。

我把左大腿骨骨折的沟口先生送到新若岛医院做了手术，再把他送到三楼的病房。他住进了最西侧的大病房里。

一开始他痛得大喊大叫，不停按铃吵得护士不得安宁，还边哭边骂："昨天才动的手术，今天就要复健，这是人干的事情吗！人类的身体真能那样乱来吗？别开玩笑了好吗？！"总之麻烦得很。但过了不久，他就展现出让负责帮他复健的看护人员都大吃一惊的恢复速度，现在只要有根拐杖，他就能四处走动了。

原来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竟有那么强悍的恢复能力。

沟口先生的快速恢复虽然可喜，但对我这个每天到医院去看望的人来说，到医院后第一件事就是满世界去找他，无疑徒增了更多烦恼。

"哦哦，高田。"我又没在病房看到他，便去咖啡厅找，他果然在这里，看到我就冲我挥了挥手。

他面前还坐着两个身穿病号服的男人。一个是七十几岁的老头，一个是四十几岁、貌似白领的男人。两个人似乎都接受了外科手术，具体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他们仨围着一张小桌子，啜饮着纸杯里的饮料。

"小伙子每天都过来探望，看来沟口先生很受敬仰啊。"貌似白领的男人说。

"这个高田，虽然还不能独当一面，但经过我的指导，已经越来越能干了。对吧，高田？"

“嗯，呵呵。”我不情不愿地应了一声，心里在质疑：你什么时候给过我指导了？

“可是啊，在这家伙之前跟我搭档的那个小子，实在是太差劲了。那小子叫太田。”

沟口先生一开口，其余两个病人就面露喜色地凑了过去。看来，沟口先生那些亦真亦假的故事，是他们百无聊赖的住院生活中难得的乐趣。

沟口先生终于把太田过去的失败故事都抖落了出来。

有一次，太田遭遇了不得不背下一串冗长数字的窘境。要记住如此多的数字，简直不可能，而且他手边没有记录工具，连手机都没电了。他在包里玩命翻弄，发现唯一能派上点用场的居然是一根棒状点心，名叫“美味棒”。太田绞尽脑汁，觉得“这玩意儿应该能管点用吧”。一开始他尝试用美味棒在地面上写字，但是失败了。紧接着，他又想用点心屑摆出数字来，但刚放下就被鸽子吃掉了，简直就和《汉泽尔与格莱特》[2]里的情节一样。最后他走投无路，直接用指甲在点心上刻了数字。

“真是太可笑了。”两个病人喷着唾沫大笑起来。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呆愣在那里。

我很难相信真有像太田那样的男人存在，但更难相信沟口先生竟会跟那种男人搭档干活儿。

换句话说，他真的是“做事完全不经大脑”吧。

每每凭借心血来潮行事，然后吃苦头。

比如几年前，据说他不愿再给毒岛先生做外包，而是自己独立出去了。我当时还不认识毒岛先生，现在想来，除了感叹他真是“不要命也得有个限度啊”，同时也觉得毛骨悚然。

想造毒岛先生的反，多危险啊，这连我都知道。不，应该是所有人都知道。

就像潜进海里，身体会自动感觉这样很危险一样，连三岁小孩都能本能地察觉，背叛毒岛先生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只有沟口先生很傻很天真。他完全不思考，不停地往海里潜，直到呼吸开始困难了，才想到“惨了，这回得死了”。不过为时已晚，他很可能真的会溺死。

结果，当时跟他搭档干活儿的男人，好像叫冈田，就被毒岛先生安排解决了。

“为什么不是沟口先生，而是那个冈田先生被干掉了呢？”我以前曾经问过常务这个问题。

答案很简单。

因为沟口先生把所有错都推到了那个叫冈田的人头上。

“这次的独立闹剧，都是冈田一手策划的。”他以此为借口，转嫁了所有责任，自己逃脱了责罚，冈田却被当成杀鸡儆猴的牺牲品。

只要毒岛先生愿意，让一个人消失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常务说：“唉，沟口就像动物一样，从来都只想着自己。他从没认真干过什么事，只会一味地从别人手中夺取。连冈田也成了他的牺牲品。”

“不过沟口先生现在又开始替毒岛先生干活了吧？都不知该说他厚脸皮，没节操，还是做事太随便。”我苦笑道，“难道他真的不会有罪恶感或迟疑吗？”

“他应该也挺内疚的，因为就在不久前，沟口还一直到处打听冈田的下落。”

“打听下落，莫非他还活着吗？”

常务耸耸肩道：“怎么可能？！不过我确实看到沟口和太田到处打听，好像觉得冈田还在哪个角落里活着。”

“让你感动得落泪了？”

“不，让我发笑了。”常务露齿一笑，“最后还跑去找冈田小时候的同学打听他以前的故事，还伪装成记者采访那个导演呢。”

“采访？这是怎么回事儿，那种事情真有可能吗？”

“听说他不知从哪儿搞到了一笔钱，说是盘检的时候捡到的，也不知是不是真话。反正他用那笔钱贿赂了某个记者或写手，跟他互换了身份。”

“哦。”这岂不是已经失去了人生的目标，没有前进方向了吗？“听起来有些可怜呢。”

“是啊，惹毒岛先生生气，还能保得一条小命，沟口也算是幸运的了。”

据说毒岛先生对自己看上眼的人格外照顾，对惹自己生气的人则特别残忍。这样想来，沟口先生现在还能活蹦乱跳，甚至又回到毒岛先生手下干活儿，的确算是个奇迹。

“高田，你知道赤坂的蜜月房事件吗？”常务说。

“那是什么，克雷格·赖斯的小说吗？”

“啊哈？你说什么呢！我跟你说，大约十年前，毒岛在赤坂的一家酒店里定了个蜜月套房，还叫了好几个女人，唉，开了个算不上高雅的派对。”

“的确像他的性格呢。”

“就在那个时候，五个持枪的男人跳了进来。他们都接到了除掉毒岛先生的命令，连酒店的人都跟他们是一伙的。”

“这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后来怎么样了？”

“男人们激动得不行，一个个都举着枪，把毒岛先生团团围住。”

“当时毒岛先生的部下都不在吗？”

“因为是裸体派对，里面只有毒岛先生一个男人。女人全脱光了，毒岛先生也是。你说那是不是全世界通用的、‘毫无防备’的范本啊？”

女人们发出惨叫，全都躲到了套房的角落。毒岛先生被五个男人用枪指着，围在中间，却面不改色，冷静如初。他死死地盯着面前的

男人的双眼，说：“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来干这件事的？”

男人们强压兴奋，死死握住手枪，却无法回答毒岛先生的问题。

“我没见过你们几个，你们应该也跟我没仇没冤，只是接到了命令而已吧。”毒岛先生用淡然的语气，像开导部下一样说，“既然接到了命令，就要好好干，千万别搞砸了。”

等五个男人都把手指扣在扳机上，毒岛先生又说：“要选好时机哦。”

怎么回事儿？五个人面面相觑。毒岛先生则理所当然地说：“第一个打中我的人，将会是下场最难看的那个。我是说，如果有人因为我的死而生气的话。所以我劝你们还是一起开枪，别让他们查出谁是主犯。好好干，别搞砸了。”

在男人们咬紧牙关，几乎就要耐不住紧张的压力时，毒岛先生却叹息一声，放松了身体。只见他温柔地看向房间深处，伸出手说：“哦，你也来了啊。”

看到一个裸体男人如此平静地说话，五个人全都放松了警惕。他们本能地以为真有人来了，没多想就同时看向房间的出入口。

毒岛先生动作很快，立马蹲下来，把手伸向了脚跟。

“毒岛先生的脚跟上总是贴着类似剃刀刀片一类的东西。”常务的语气兴奋起来，就像讲到了动作片的高潮处，“然后，他保持蹲着的姿势，手持刀片，把五个人的手腕都割开了。一瞬间！嗯……可能有两三瞬吧，总之，男人们当场血流不止。”

毒岛先生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我真不敢相信，沟口先生居然敢反抗那样的人。

此时沟口先生与病友在医院咖啡厅里讨论的话题已经不再是太田的失败轶事了，不知为何，变成了美味蛋糕店的信息。

三个老男人兴高采烈地谈论甜点，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恶心了。

至于沟口先生，他甚至把手机掏了出来，开始向别人介绍自己经常浏览的“美食日记”。

“你看你看，这个博客很不错哦，而且更新很频繁。”

于是，他们凑到一起盯着手机屏幕，然后对蛋糕的材料和大小品头论足。

“我借着沙希的建议去过好几家呢，从来没有失望过哦。”沟口先生骄傲地说。

沙希是谁？应该是女博主的名讳。

肯定是个爱吃蛋糕的肥胖中年妇女吧。我实在太想说这句话了，在此期间，三个人依旧对着那个甜食党的博客聊得起劲。说着“要不要写条评论呢，沙希是每条评论必回的哦，每次收到她的回复我都很兴奋呢”之类的话。

“沟口先生。”我叫了他一声，但他忙着聊天根本没空理我，我只能加大音量继续叫他。

“干吗啊，吵死了。”沟口先生皱着眉头瞪了我一眼，说他现在很忙。

“啊，这篇日志里拍到的太阳花也很漂亮呢。”老头盯着手机屏幕说。想必是美食博客上贴了张花的照片吧。“橙色太阳花的花语是‘冒险之心’哦。”

“真不愧是老师，对花语都这么熟悉。”沟口先生夸张地感慨道。我不知道那人为何会被称作“老师”，反正沟口先生管那老头叫“老师”，恐怕老头以前是老师或教授吧。

“看来沙希小姐很有冒险心哦。”白领男陶醉地说。

“然后，这边这些黄色的太阳花，它们的花语是‘容易亲近’哦。”

“沙希小姐会不会也是个容易亲近的女性呢？”白领男和沟口先生马上积极附和道。

“啊，对了。”我又插嘴道，“花语跟占卜或者人格剖析是不一样的哦。”

就算博客照片里有花语为“容易亲近”的花，也不一定代表拍照的人容易亲近吧。

“啊，你说的什么‘人格剖析’是什么意思啊？”白领男转过头看着我。

沟口先生不耐烦地摆着手，说：“这个高田，虽然是个坏蛋，脑筋却好得很。他还会看书哦。”

“沟口先生不也看书吗。”

“我啊，可是把《骷髅十三》全都看完了哦。”

“可真厉害。”那个白领男感慨道，我却觉得无可奈何。

我跟沟口先生不同，至今为止的大部分人生都是以优等生的身份度过的。书也是。从娱乐性小说到商业书籍，能读的都读过了。我自认是个从小就尽量尊重富有理论性、看起来合理的想法的人。是因为觉得老实工作的大人实在太愚蠢，才会到毒岛先生手下做事的。

“唉，看着这些蛋糕店的照片，让我忍不住想起了我的儿子和儿媳啊。”老头子满怀感慨地说。

“啊，老师的孩子是开蛋糕店的吗？怎么不早说呢，在哪里？”沟口先生探出身子说。

“唉，已经不开了。”熟知花语的老师将目光投向了远处。

“那个，沟口先生，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终于等得不耐烦，加重了语气，“刚才有人给我打电话，我出去回一下。”

“是谁啊？”

“就是有人打了。”

我本以为，“有人打电话”是我与沟口先生之间对“毒岛先生打电话来了”的暗语，没想到沟口先生说：“高田，你要打电话就在这里打嘛，这里可以打电话的[3]。”

莫非他真觉得，在这种耳目众多的地方给毒岛先生打电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我不想让人听到，所以要出去打。”我点了点头，离开了咖啡厅。

咖啡厅旁边是护士站，护士站前面是一条分别通往左右两边的通道，与我所在的地方组成一个Y字形结构。虽然我不太熟悉这里，但想必走到其中一条路的尽头，就能找到方便打电话的地方。于是我怀着期待，向右侧那条通道的尽头走去。

途中，我遇到一个矮个子护士，为了不引起她的怀疑，我故作镇定地与她擦肩而过。因为我跟沟口先生干的都不是正经营生，长相也是很容易让人看一眼就引起不必要戒备的那种，所以不必要的时候，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少惹麻烦。怎知那位女护士却对我说：“啊，你是来陪那个沟口先生的人吧？”

“陪他？嗯，算是吧。”我觉得自己突然成了来看护沟口先生的儿子，心中油然升起一股烦躁，“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你为什么要道歉呢？”护士笑了。

“嗯，因为他一定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

“那倒也是。”她忍不住嗤笑出声。她虽然比我矮上一大截，但不知是因为挺拔的身子还是稳重的下盘，让我觉得她像一个可靠的老师。“他声音大，性子坏。不过沟口先生也算不上什么麻烦哦。因为他总是乐呵呵的，还会告诉我哪里有好吃的蛋糕呢。”

“还不是从沙希小姐的美食日记上照搬的。”

“而且啊，沟口先生还很温柔呢。”

“温柔？不，他一点儿都不温柔。”

“可上次，我们这有个年轻的小护士把沟口先生的数码相机摔坏了，就这么轻轻一拍，啪嗒。”

那估计是沟口先生对哪个护士发情，想偷拍人家吧。而那个护士烦不胜烦，轻轻一挥手，刚好碰到了相机。事实肯定是这样的。

“既然摔坏了，当然要赔偿，可是沟口先生却说：‘不用了、不用了。’还原谅了那个小护士。他还说啊，这破相机本来就有点毛病了。”

“哦哦。”我皱起眉头。

那根本不是什么温柔。

而是向那护士卖个人情，再找个机会加以利用。

我和沟口先生这样的人，究竟教会了世人什么呢?

没什么东西比免费更贵的了——就是这个，我们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传授这个道理。

我们会利用对方的罪恶感和感恩之情，逼迫他们做许多麻烦的事情。

或许有一天，那位护士就会觉得，早知道还不如赔了那个相机钱。在被沟口先生尽情利用之后，她一定会后悔得想哭，说：“要是当时赔了相机钱，就不会如此麻烦了。”

当然，我不会把这种事情说出来。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由尔虞我诈和无视规则的竞争组成的。只要是个成年人，就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防止被人下套。

护士走开之后，我径直走到了通道的尽头。这里是楼梯间，我走到转角处，拿出了电话，将来电显示的那串号码回拨过去。

接电话的是毒岛先生的常务。“你回电话太慢了。”他用冷冰冰的语气对我说。

“对不起。”尽管是在打电话，我还是忍不住低下了头，“刚才在沟口先生的病房里，不方便马上接电话。”

“话说，你在沟口手下干了多久了？”

“满一年了。”我很想说，其实我不算他的手下。

“你没被沟口影响，忘了自己原来的立场吧？”

“那是肯定的。应该说，我至今为止都没被沟口先生影响过。”

“我跟你说，人啊，总是轻易就会受到坏影响。”

我之所以会跟沟口先生搭档，无非是毒岛先生命令的。

一年前，沟口先生在找人替代太田。

于是毒岛先生就命令我："你去跟沟口搭档。"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沟口先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的。

一开始我还以为毒岛先生是担心沟口先生再次叛变，派我去当间谍，让我暗中调查的。但毒岛先生却说："只要好好利用，沟口这人还是挺有能耐的。不过他要是跟奇怪的人在一起，就完全没用了。这次我派你过去，是让你保证他能好好干活儿。"

换句话说，是为了让外包工厂维持运作，特意派遣一个人去当卧底，暗中控制无能的厂长，是这个意思吧？既然如此，为何不让我来当厂长呢？虽然我会这么想，但沟口先生肯定不乐意。

"那啥……"电话另一头的常务压低声音说。

"怎么了？"

"前天，毒岛先生被人盯上了。"

"啊？"

"毒岛先生不是有座公寓嘛，……"

"嗯。"我嘴上应着，其实并不知道毒岛先生的公寓。是他自己家，还是租出去的公寓呢，或是情妇的住所。我不禁开始回忆自己前天干了什么事。是什么时候的事？

"有人冲着毒岛先生的公寓开了一枪。响声很大，但我们把周围的居民都摆平了，所以没惹来警察。这种事情换作平时，可能只是唬小孩子的威胁手段，只是，不久前我们又收到了一封很可疑的威胁信。"

“威胁信？”

“没错。上面说他跟毒岛先生有仇，还附了一张公寓的平面图呢。”

“毒岛先生他没事吧？”

“他根本不在那里。”

“那他当时在哪儿？”

“在你那里啊。”

“啊？”他那语气，就像一个女人突然跑到我这里来，要跟我同居了一样。我不禁迷惑不已。

“前段时间开始，毒岛先生就住进了你现在所在的那家医院里。”

我慌忙环视周围。一想到通道另一头的某间病房里就躺着毒岛先生，就忍不住焦虑起来。我没说什么不能让毒岛先生听到的话吧，我突然开始回忆自己的言行。

像是看穿了我的动摇一般，电话那头适时地传来“在楼上，楼上”的声音。“人家住的可是最顶层的豪华单间，就像VIP房一样。我现在就在上面给你打电话呢。”

“毒岛先生他身体不舒服吗？”

“以这个年纪来说算健康的，只是把健康检查时发现的息肉全都割掉了。用内视镜把胃啊肠啊的都照了个遍，每个都是良性的，属于发

现得早。本来马上就能出院了，但我们跟院长打了个招呼，想留下来长期住院，权当休假了。”

“休假，这里又没好吃的，还不如赶紧出院比较好吧？”

“一日三餐都是特别关照的。房间里还有个很小的升降机，像电梯一样的玩意儿。饭菜都通过那个直接从厨房送上来，就像SF小说里出现的房间一样呢。”

“我不太懂什么叫SF小说里的房间……”

他们到底把医院当什么了，我不禁想。我想起上小学时，父亲被检查出癌症，但因为医院里的病房不足，迟迟不能手术，最后就这样被拖死了。虽然医生说父亲的癌症发现时就没有救了，但我还是无法接受。当时是不是也有人像毒岛先生那样，长期占据病房，搞什么在医院休假呢？仔细想来，当时我就是看不惯医生的精英脾性，最后才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啊。

另外，我也明白了沟口先生为何会被送到这家医院来。换句话说，这里的院长跟毒岛先生很熟，比起其他医院，这里应该更能通融一些吧。

“反正，因为这个理由，公寓遭到枪击时，毒岛先生根本不在里面，因此十分安全。”

“开枪的人不知道毒岛先生住院了吗？”

“其实有人目击到了枪手开的车。”

“嗯。”

“那是一辆白色的……”常务报出一个可以称作豪车的型号。

“啊。”我马上明白过来了。因为我对那个车型记忆犹新。

“对吧，好像跟导致沟口骨折那次，被你们碰瓷的车一样吧？我也是才想起来的。”

“啊，那辆车，司机确实拿着枪呢。”我难以掩饰心中的兴奋，“连后备厢里也有枪。”

“我听你说起那件事的时候，还以为是什么无聊的玩笑呢。现在想来，搞不好那是真的。”

“那就是真的啊。”我高声说，“也就是说，当时那个男的，就是袭击毒岛先生的男人吗？”

“我不觉得在日本随处都能看到拿枪的男人。更加不可能有两个男人都拿着枪还都开着一样的车。”

“只要那不是针对杀手开放免税优惠政策的车型。”

常务沉默了一会儿。

“你是认真的吗？”

“开玩笑的。”

“你还真是……”

“是受了沟口先生的坏影响。”我在对方把一切说开之前就先断言道。

“然后呢，高田，现在就轮到你们出场了。”常务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

“有何吩咐？”我挺直身子说。

“那个司机的脸，你跟沟口都见过，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们两个是很重要的证人。”

“不得了了，沟口先生。”

我走到大病房，发现沟口先生已经回到病床上了。

“高田，怎么了？我这边也得到了个不得了的消息。”已经把拐杖放到旁边、坐在床上的沟口先生一边说，一边缓缓地躺了下去。

“你那边是关于那家伙的消息吗？”

“那家伙？”

“没啥，刚才我接到毒岛先生的电话了。”我拉起隔间的窗帘，坐到床边的圆椅上，刻意压低了声音，把刚从电话里听来的消息说了出来。

“啊哈，嗯。”沟口先生虽然毫无兴趣地听着，但当我讲到毒岛先生公寓被袭，毒岛先生也住在这家医院时，他的脸还是抽搐了几下。而当我说到那个疑似凶犯的男人我们碰到过时，他已经完全兴奋起来了。

“那可真不得了啊！”

“那家伙撞上了我们的车，把我的腿整成这样了，原来就是那个混账啊！”

故意让人家撞上来的是沟口先生，把你腿碾成这样的也是别的车啊，不过我并没有说出来。

“叮”的声音响起，原来是我的手机收到了短信。我飞快地看了一眼，又是烤肉店的广告，真是让人烦不胜烦。

“然后，”我说，“现在知道那家伙长什么样的，只有我跟沟口先生两个人。”

“原来如此。”沟口先生抱起双臂，严肃地点点头，“那又怎样？”

“现在就轮到我们出场了。”

“出什么场啊？”

“你看，只要知道了袭击毒岛先生那个男人长什么样，大家就能提高警惕了，而且对付起来也会轻松很多。”

“现在还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单独行事啊。”

“嗯。不过有情报总好过什么都没有。”

“可是到底要怎么做啊？你还记得当时那个拽得要死的小子长什么样吗？能画出人家的画像来吗？”

“不是，你忘了吗？当时我拍了照的。”我为了保证事后能敲诈钱财，用数码相机把对方的驾照拍了下来。虽然那只是一般化的流程，此时却体现出它的价值。

既然那男人有本事持枪，当然有可能去伪造驾照。不过，照片骗不了人。

要说伪造的驾照里唯一真实的东西，那就是照片了。

“沟口先生，那个数码相机你放哪儿了？”

沟口先生突然露出一副奇怪的表情，看起来就像忘带作业的紧张小学生，甚至还有些怯意。

“数码相机，在那里。”他指了指墙边放着行李的架子。

“啊。”我也想起来了。刚才那个护士不是说过嘛。

我顿时蔫了。“好像坏了吧……”

“是啊。”沟口先生有点生气地说，“是被一个护士摔坏的，这可不关我事哦。现在那玩意儿已经接不了电源，也拍不了照片了。”

我拿起相机，外观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损伤，但无论怎么按键，相机都无法工作。电池也没什么问题，定睛一看，会发现镜头附近摔歪了。我想取出储存数据的闪存卡，但怎么找都找不到。

“保存数据的卡呢？”

“被弄湿了，我就扔掉了。”

“弄湿了？”

“相机是在洗手间被摔坏的，刚好掉到了水龙头下面。”

“我可没听说这种事。”听那护士的说法，像是掉在了病房的地上。

“她估计不想说吧。”沟口先生气冲冲地说，“都是那个护士的错。”

当着护士的面说“这破相机本来就有点毛病”，还轻易地原谅了人家，一旦情况不妙，又把责任全都推到人家身上——这人果然太不靠谱了。沟口先生就是这样的男人。

“怎么办？我刚给常务打电话，还告诉他有照片呢。”

“那就老实跟他说，其实没有呗。”

“他会生气的。”

“那你就说，虽然没有照片，但我们脑子里都记得那人的样子，不会有问题的。”沟口先生粗暴地说，“不然还能怎样？”

“现在就是没办法了呀。”

“听好了，现在掌握那人信息的就只有你跟我两个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受到了一定的重视。至少不会有危险。”

“啊，的确如此。”

“想在这个行当里生存，这种事情是很重要的。”

“唉……”我的身子无力地松懈下来。不过确如他所说，只要我们掌握着情报，状况就不会坏到哪里去。

“啊，话说回来，沟口先生说的那件不得了的事，到底是什么啊？”我想起了刚才他说的话。

“哦哦，那件事啊。没什么，就是刚才老师教了我一句话。你知道什么叫‘不得了happen吗’？”

“不知道，那是啥啊？发奋[4]吗？”

“搞什么，原来这个也变成死语[5]了吗？简单来讲，就是有人说‘不得了了’的时候，你就回答‘不得了happen’。”

“那啥，happen那部分究竟是什么意思？”

“你也不知道吧？”沟口先生兴致勃勃地坐了起来，但不知是不是扯到了伤口，痛得他龇牙咧嘴，“我也一直想不明白那部分的意思，据说是从‘never happen’这个英语词转变过来的。”

“沟口先生，你懂英语啊。”我不小心脱口而出内心的惊讶，但他一点都不在意。

“据说二战结束后，美国军队来到日本，想对我们表达战争‘永远不会发生’。结果‘never happen’被蹩脚的翻译整成了‘不得了happen’。”

“啊哈。”这种事情估计上网搜一搜就能找到，之后有时间再找找看吧，我这样想着，把事情抛到了脑后。

“那又如何呢？”

“你不觉得很好玩吗？‘never happen’变成了‘不得了happen’，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就整出了‘飞起来也是八分[6]，走着是十分’这样的话。”

“那又是什么啊？”我话音刚落，沟口先生似乎更受打击了，他现在估计深深体会到了自己所熟知的语言却为下一代所遗忘的孤寂感吧。在我看来，老头子们的这种反应倒是让我觉得烦躁不已。

“人家说不得了了，急忙道歉的时候，我们不是会说‘走着是十分，飞起来也是八分’吗？”

“没有人这么说。”

“这句很流行的，因为押韵。”

什么押不押韵，那根本就是生造的东西好吗。

“不过，也没什么变化呢。”

“什么没什么变化啊，高田？”

“以为飞起来也是八分，走着也是十分，不是只差两分钟嘛，那地方一定很近吧。”

“我说你啊，那种事情管它干啥。”

“因为坐飞机的时候，不是要办理登机手续和检查行李之类的，很花时间嘛。是指这个吗？”

“哪儿来那么深的含义。八分跟十分都是随便说说的。”沟口先生似乎忘了这个话题是自己提出的，已经很不耐烦了，“啊，对了，要是

换做你，你会飞吗？”

我皱起眉头。“什么意思啊？”

“走着是十分，飞起来也是八分，中间只差两分钟，你会飞吗？”

“你在说什么呢？”

“要是我就会飞，因为人人都想飞嘛。”

“那是因为你的腿骨折了。”我故意说了句不着边际的话。

“跟那个没关系。”

接着，他又兀自掏出手机，开始浏览介绍烘焙点心蛋糕的页面，还把隔间的帘子拉开了。我真受不了他，但还是问：“你以前就喜欢那些吗？你是甜食党吗？”

“也不能这么说。不过人啊，一旦积攒了过多压力，就会想吃甜食。”

沟口先生也会有压力吗？我很想问他，但还是忍住了。“真的是那样吗？”

“毒岛先生也一样哦。”

“啊？”

“他其实是意外忠实的甜食党哦。你知道吗？给我推荐这个沙希美食日记的，就是毒岛先生。”

毒岛先生和沟口先生之间发生这样的对话，我不知是该会心一笑，还是该感到毛骨悚然。

正当我觉得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秘密时，病房入口正好闪现出一个人影，把我吓了一跳。

门外站了一个抱着全脸式摩托车头盔的男人。可疑分子！我条件反射地绷紧身体，但沟口先生马上挥了挥拇指说：“找老师的话，他在自动售卖机那里。”

看来，这人是到大病房来看望那个老头的。

男人目不转睛地看着语调轻松的沟口先生。不知是否心怀戒备，男人的目光看起来格外锐利。

“你不是来找老师的吗？跟你说了，在咖啡厅那边。”

沟口先生又说了一句，男人点了点头，走到老师位于窗边的床位上，放下全脸式头盔。头盔里还放着疑似摩托车钥匙的物体。

男人离开后，沟口先生说：“刚才那个人，每天都会在这个时间过来，你说是不是很守时？”

“那啥，我不也每天都来吗？”我试图争辩，却被无视了，“是不是老师的儿子啊？”

“不，听说不是哦。上回我们聊天时，老师好像说自己的儿子儿媳曾经开过蛋糕店呢。”

“啊，你们刚才提到过。”

“他还说，如今儿子已经过世了。”

听到这出乎意料的话，我表现出些许惊讶，但很快又想，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是事故之类的原因吗？”

“我也没听他说太详细，不过那家蛋糕店的经营状况好像挺不好的。”

“因为欠了一屁股债，夫妻俩一起自杀了吗？”

“据说他们不知从哪个可疑的融资公司搞来一笔钱。刚才那个带摩托头盔的年轻人每天都会过来照顾他，应该是远亲之类的吧。”

“那个男人也熟悉花语吗？”

第二天，我在前往医院的路上接到了常务的电话。正奇怪是什么事，就听见常务说：“我们又收到威胁信了。”紧接着又说：“那边这周内好像又有动作了。为了以防万一，我已经加强了戒备，但毕竟这里是医院，凡事不能太过分。”

“嗯，的确是这样。”那干脆出院不就得了，我心想。不过待在医院也有好处，毕竟这样一来，敌人也不能轻举妄动。

“还有，你们也准备好，万一发生什么事就马上赶到毒岛先生身边。你先确认好通往毒岛先生七楼病房的路线，保证届时无论利用楼梯还是电梯都能快速赶到。”

“是，是。我现在就去那里。”我回应着，然后又说，“其实比起照顾沟口先生，我更想去保护毒岛先生。我会服从那个糟老头的命令，都是因为那是毒岛先生的意思。”

医院规定一般工作日的探望时间从下午三点开始。我在一楼登记处写下名字，却被告知拒绝探望。我只得给常务打了个电话，进行了一连串麻烦的对话后，终于拿到了探视胸牌，走进了电梯。反正沟口先生这会儿肯定正与别的病人聊得起劲吧。

到达七楼，走出电梯，可能是受到“VIP专用病房”这个名头的影响，我总觉得地板上铺的油布的色调和触感都好像比楼下的要高级一些。我从电梯间走到走廊，猛地发现角落里站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吓得我顿了一下。

那男人又瘦又高，虽然感觉不到杀气，但明显充满了戒备。

男人看到我那不争气地露出了怯意的脸，说：“原来是高田啊。”

我说：“不好意思，我是来看望毒岛先生的。”

男人一直把双手背在背后，让我很是紧张。那是随时准备抽出手枪或类似武器的姿势。不知是否察觉到了我的视线，西装男说：“虽然知道你是谁，但我还是不能大意，对吧？”他歪着头，语调有些戏谑，目光却十分严肃。

“嗯，那是当然。”我边说边举起双手。

男人走过来，轻触我的衣服。“这里应该还没暴露吧？怎么护士站那里一个人都没有？”

“毒岛先生嫌她们烦，都赶走了。这样一来我们也能自由检查一些东西。”男人说着，直起身来，“好，你可以进去了。就在通道尽头。”说完，他拍了拍我的屁股。

在病房入口，我又被搜了一次身。那里站着一个我见过几次但不知道名字的男人，他像机器人一样面无表情，检查着我身上的东西。因为他的脸型有点像豹子，我暗自给他取了个“机器豹子”的外号。机器豹子把我的包放到入口附近的架子上，顺便又把我屁股口袋里的钱包也拿走了。

还真够彻底的。

病房很宽敞。

这里与沟口先生在楼下住的大病房截然不同。放了一整套待客用的沙发后，空间还是很大。连病床都是特大号的，要是再挂上一幅画，简直就是酒店套房了。我一边想着一边往旁边看去，那里果然挂着一幅画，甚至还有个大衣柜。

毒岛先生躺在病床上，穿着病号服，看起来十分放松。他嘴角带笑，但那好像要把我一口吞掉的凌厉眼神却与往常完全不同。

我先打了个招呼，然后老老实实地低下头说：“不知道您也在同一家医院里，所以没能及时问候，十分抱歉。”

“你不知道就不能怪你了。”毒岛先生心情似乎不错，他爽快地说，“应该说，如果被你知道了我在哪里，那才是大问题。”

“对不起。”我又低下了头。

“喂，高田，这就是那个。”窗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我这才发现那里站着一个人，不禁吓了一跳。原来是常务。他个子高大，肩膀宽阔，是个轮廓分明的美男子，传闻以前还给什么杂志当过模特，但对我来说，他只是一个毫无人情味的恐怖上司。

常务递给我一个信封。

我正犹豫着要不要用手去碰，常务却说：“别担心指纹之类的问题，警察又不会调查这玩意儿。”说完他又把信封往前推了推。

里面有张纸。用打字机打了一行字——“毒岛不会变老了”。不知对方是不是觉得只有这行字孤零零的，信纸右下角还贴了一小张贴纸。

“这是什么啊？”

“树叶贴纸呗。不知道是故意恶作剧，还是别有深意。”

“绿色的叶子吗？”那片绿色的小叶子看起来像草叶，又有点像青菜叶子的尖端。

“又不是四片叶子的三叶草。”常务笑着说，我却觉得这贴纸有些吓人。

“你怎么想？”常务问。

我还无法判断自己所处的立场是否能随便说出看法，便回答道：“不过，看这威胁信和孩子气的贴纸，倒是觉得跟那时撞上我们车屁股的司机很像。”

“什么意思？”

“那男人一开始还战战兢兢地向我们道歉，后来却直接拿枪指着我们，我总觉得他有种孩子气跟暴戾混合在一起的感觉。”

“原来如此。难怪你说威胁信和贴纸配在一起正合适啊。”

“两天后是我生日。”毒岛先生在床上说。

“生日快乐。”我马上回过头，恭敬地说。

毒岛先生却略带苦笑地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是指那张纸片。上面说我不会变老了，意思是说我会在生日前被袭击。你们说是吗？”

我犹豫着到底要不要表示赞同，最终还是闭上了嘴。当你不知道该说什么时，闭上嘴巴是最明智的选择。

“对了，高田，你把照片弄来了吗？”常务说。

“啊？”

“啊什么啊？”

“其实那个呢……”

“什么其实那个啊？”

“那个，很对不起。”

“什么那个很对不起啊？”

“相机。”

“相机？”

“坏掉了。”我老实地说。

我知道常务体内的怒火开关被打开了。既没有声音，也没有亮灯，但他的表情明显绷紧了，缓慢地向我靠近。

“你整天都在想些什么啊？你知道这件事有多重要吗？！”

我无法反驳。这是当然的，我根本找不到任何借口，只能大声说对不起。

“我还可以把你脑袋切开，从里面抽取记忆哦。”常务不停扯着自己的领子。

我再次道歉。心里在想，沟口先生是不是应该跟我一起被骂呢。

此时，两个声音同时响了起来，一个是我手机发出“叮”的一声。常务正在发火，我自然不敢查看，而且肯定又是烤肉店的广告，看不看没什么关系。

另一个声音是从病房一角传来的。我往那边一看，马上明白了声音的来源。原来是常务曾经提到过的运送食物的小型电梯，电梯到达时，会发出轻快的提示音。

“啊，要我去叫人吗？”我觉得什么都不懂的人不方便准备膳食，便要走出病房去叫护士。

但毒岛先生马上说：“啊，不用了不用了。”同时房间里又响起一个低低的、类似引擎运作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毒岛先生的床头

抬了起来。

机器豹子不知何时已经走到小型电梯前，把里面的东西放到托盘上，关上门，转身走向毒岛先生。毒岛先生坐在一张简易小桌前，高兴地说：“哦，看起来很好吃呢。”

“失礼了。”机器豹子说着，把叉子插进蛋糕里。我正惊讶他怎么敢对毒岛先生的食物做那样的事，但很快发现，原来他是在试毒。他戳起一块蛋糕放到嘴里，然后对毒岛先生说：“请用。”

“为什么我的饭要先让部下吃啊。”毒岛先生苦笑道。

“沟口先生总在网上看美食日记。”我没来由地说了这么一句。

“啊，那是我告诉他的。”毒岛先生一边拿起叉子，一边平淡地回答道。

我其实也没怎么怀疑，但还是感慨道：“原来是真的啊。”

“有什么问题吗？”

“不，那真不得了。”我反射性地想说飞起来也是八分，“怎么会有呢？”

“我以前想开西式点心连锁店来当副业呢。还进行过融资，准备收购些小点心店。”

“原来如此。”

“唉，可惜发生了很多事，最后还是没成功。”

毒岛先生口中的“发生了很多事”中的“很多”，在我听来充满了暴力和骚动的气息。

“喂，高田。”一直站着不动的常务把脸转向我，说，“总之，你不能把那个家伙的脸给忘了，要是见到长得像他的人，马上联系我。”

“是。”我回答道。糟糕了，我有预感，要是毒岛先生这次真有什么意外，那责任肯定就是我来担了。要是到时候真开始战后审判，我肯定是最适合不过的牺牲品。

我心情郁闷地走回大病房，一无所知的沟口先生正和一位资深护士相谈甚欢，这更让我提不起劲来。我真想劈头盖脸地说他一顿，数码相机被弄坏，这件事可比沟口先生想象中的要严重很多倍哦。

护士发现我走进来，丢下一句“那我以后再来”，便匆匆离开了。那样子像是把我当成了电灯泡。

“哎呀，高田，那个护士好厉害呢。”沟口先生躺着说。

“什么好厉害啊？”

“抱怨。”

“抱怨？”“也不是说抱怨不好，我的意思是，她会抱怨，不就是因为过得很惨吗。”

“那是肯定的吧。”我说，“毕竟这份工作属于重体力劳动，又直接关系到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所以她们一定随时都绷紧了神经。而且在人际关系上也积累了很大的压力。”

“对吧？而且她们工作这么累，工资却不高。”

“是啊。”

“可既然如此，她为什么还要当护士呢，你不觉得奇怪吗？”

“到底是为什么呢？”我用明显不感兴趣的语气说，沟口先生却根本没发觉。

“于是，我就问她了。你们几个小妹妹每次过来都会跟我抱怨，那你们当初为什么要当护士呢？”

“原来是采访啊。”

“算是吧。因为我想起来，以前冈田说，听别人说话的时候，自己能发现很多事情。”

“原来是冈田先生啊。”沟口先生每次提到冈田先生，都会变成一副哭哭啼啼、小孩子一样的表情。也不知是不是因为他为了活命牺牲了冈田先生，因此心里有罪恶感。沟口先生与冈田先生搭档时的工作回忆，似乎都是些开心的事情。

“对啊。冈田总爱去管别人的闲事，我就奇怪，他怎么老爱去搞那些麻烦事，不过看来，跟别人聊天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呢。”

“于是呢，那个护士怎么了？”

“哦哦，我正要说呢。我跟你说，那些妹妹几乎都说‘因为自己小时候住院时得到了护士的温柔照顾’。你不觉得很厉害吗？”

“我不觉得很厉害，而且那搞不好是医院给准备的标准答案。”

“能够以自己努力的身姿来引领后辈前进，这种事情可是很少有的哦。”

“是吗？这不是跟看了日本国家队的比赛，就开始踢足球一样嘛。”

“足球队员可是英雄啊，但护士确实是默默无闻的哟。她们不但默默无闻，薪水还少。既然如此，她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一看就很累的工作呢？因为‘自己曾经受到过帮助，因此也想帮助别人’，这不是很令人感动吗？”

“会吗？”

“这种职业可是很少见的。这跟想当医生的人不一样哦。”

你这不是对医生的偏见嘛，我心想。

“那些有钱人，搞不好反而是整天待在电脑前发呆吧。工作的价值和获得的报酬不一致，这点我了解，但你不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公平吗？于是啊，我就开始考虑要不要给护士加工资。毕竟这是事关人命的工作，而且作息极其不规律，又需要一定的技术，难道不应该给她们一流企业员工的工资吗？”

“那样医疗制度就会崩溃了。”

“那么复杂的事情咱们就不考虑了。不过仔细想想，那样其实也不太好，因为会招来很多动机不纯的人争着当护士，对吧？到时候，像国会议员那样的蛀虫，都会变成掌控人命的护士了。”

“你这是对国会议员有偏见。”

“到时候，他们搞不好会像投票采取议案一样采血哦。”沟口先生使尽浑身解数说了个冷笑话，并自己先撑开鼻孔笑了。

“真是杰作啊。”我生硬地应道。

“不过话说回来，你觉得会不会有人看了我和你的工作，心里想‘啊，我也好想做这样的工作’呢？”

“威胁别人，搬运货物，我不觉得这工作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别人应该都会想‘唉，真不想变成那样的人啊’。”

“也对。”

“你是想要个后继人吗？”

“也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向他汇报，说“刚才在毒岛先生的病房里因为数码相机的事情被臭骂了一顿”，为了煽动起沟口先生的危机感，我还说“常务快要气疯了，毒岛先生也很生气”。

沟口先生轻易便上了钩，脸色刷白地说：“喂，那可糟了。不如现在去吧。”

“去？去哪里啊？”

“当然是毒岛先生那里啊。你知道毒岛先生生起气来有多可怕吗？还是趁现在赶紧去道歉比较好。”沟口先生挪了挪身子，把手伸向旁边的拐杖。

“拄着拐杖过去还能博得一点同情。”沟口先生笑着说，“搞不好，他还会因为我努力爬到七楼去看他而感动不已呢。等会儿要不要跟他说不是‘快到镰仓[7]’而是‘快找毒岛’呢？”

沟口先生早已习惯拄着拐杖走路，只见他三跳两跳便走到了电梯间。可能因为他的动作太敏捷，没有引起毒岛先生的一丝怜悯或感动。

“你来干什么？”常务逼问道。

“不，快找毒岛。”沟口先生战战兢兢地小声说，马上换来常务的破口大骂。

“少给我讲那些意义不明的废话。”

我正在心里幸灾乐祸，结果陪沟口先生一起被骂了。

尽管如此，沟口先生还是为弄坏相机的事情道了歉，当然，也没忘记把责任都推到护士身上。然后又高调地表示：“要是我和高田在医院里发现可疑男子，保证马上汇报。”听起来就像高中生宣称“我会努力晨练”一样。

“病房门口那个机器人一样的家伙，他不会是同性恋吧？摸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在往回走的电梯中，沟口先生咂着舌头说。

“人家只是在搜身，防止进入病房的人身上有武器嘛。”

“怀疑同伙好玩吗？”沟口先生不耐烦地说。但我很想提醒他，沟口先生你这个同伙，以前不就试图背叛过毒岛先生吗？

到了三楼，我们走向病房，从走廊另一头走来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女人。她推的小车上装有塑料袋一类的清洁工具，想必是清洁工吧。

“啊，小沟沟，看到你真是太好了。”清洁工大妈露出打从心底里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听到小沟沟这个没羞没臊的称呼，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看来他不仅跟护士病人闲聊，就连清洁工都混得很熟了。

“哦哦，怎么了、怎么了？”沟口先生的回答像个性格粗鲁的班主任，“在病房的垃圾桶里捡到钱了吗？”

女人明显很介意我的存在。她时不时地瞥我一眼，似乎嫌我太碍事了。虽然这么说难免有些自夸，但我还是很识趣地说：“我到自动售卖机那儿买点东西。”然后离开了。

我买了一瓶根本不想喝的乌龙茶，到周围晃了一圈，突然看到沟口先生神情骇人地走过来说：“喂，高田，走了。”

“去哪里啊？”

“那家伙来了。”

我一时间没明白过来。不过，看到沟口先生那极不优雅的骇人表情，以及他身边的清洁工大妈，我突然想通了。“是盯上了毒岛先生的男人吗？”

沟口先生明白我已察觉到现状，点了点头。“快走，别让他跑了。”说完，他就拄着拐杖，踏着富有节奏的步子走向电梯间。

我赶紧跟在后面。

“他是怎么知道这家医院的？”我问，“为什么那个大婶能认出那个男人呢？”

电梯来了，我们跳进去。里面很挤，让人心情烦躁，但沟口先生拄着拐杖，倒是让周围空出不少，连我都觉得有些对不起他了。电梯里的人都盯着数字键盘，不发一语，我也没能继续发问不过沟口先生可能一开始就没打算回答我。

到了一楼，沟口先生又咔哒咔哒咔哒飞快地往后门走去。

“怎么办，我们手上又没家伙。”我跟在他旁边说。我把枪放在车上了。

“空手也没问题吧，就空手。”

“可是那家伙车上有枪啊。”

我们从后门走到外面，门外就是自行车停车棚，不远处站着一个身材高瘦的男人。他戴着一副有颜色的眼镜，头上还有一顶帽子。身上的衣服全都大了几个码，看上去像hiphop爱好者。

“就是那家伙。”沟口先生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

“是那家伙吗？”我觉得那人跟当时在车里看到的人体格有些不一样，莫非那人走出驾驶席后就是这个样子吗?

想必沟口先生照例是做事不经思考吧，他对我的话充耳不闻，飞快地靠过去。另一头的男人可能也想不到，这个拄着拐杖的病人就是

当时碰瓷的人，只见他浑然不觉地站在原地。

沟口先生没有放慢速度，直直地冲向了那个男人。正面冲撞。因为是突袭，男人马上跌倒在地。沟口先生也失去了平衡，但在“哎呀”、“痛死了”、“嘿”几声之后，他成功地用拐杖撑住地面，没有跌倒。

男人试图站起来，我马上踩上一脚。男人又倒了下去。

我飞快地扑了上去，双腿压住他的双手，整个人骑在他身上。不能给对方任何反应时间。男人挣扎着，因为本来就瘦，自然也没什么力气。他根本挣不开我的束缚。

他转而发出咒骂，不过脸上挨了我两拳就安静了。真没出息。

随后，我担心被别人看到，便站起身来，顺便把男人也一把拽起。

我们以站姿对峙，我正想往他肚子上再来一拳，让他停止挣扎，沟口先生插进了我们中间。

沟口先生的介入十分勉强，我们三个大男人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紧紧挨在了一起，看上去就像夹着一个病号服男人的三明治。真恶心，我马上退了开去。

“小子，你给我小心着点，不要再接近那个人了。”沟口先生用刻意压低却充满迫力的声音——也就是平时干活儿时的语气说。

我也点头道：“你现在这样，已经吃不了兜着走了。”

男人的表情扭曲了。他明显意识到了自己的颓势，虽然试图唤起体内的斗志，但我一眼就看出，他失败了。

见到敌人比我预想的还要没出息，我同时感到了愕然和安心。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男人惊恐地指着我们说。

“你管我们什么关系！”我往旁边移了一步，与沟口先生并肩而立，然后把脸凑过去说，“你说什么蠢话呢？！”接着一把抓住那人的手臂，扭到背后，“沟口先生，要把他带过去吗？”

“算了，今天就先放过他吧。”

“呃……”我陷入混乱，他到底在说什么呢？怎么处置这男人，还得毒岛先生拿主意，但至少绝对不能就这么放了他。

“听到没？不要再接近那个人了。我们现在对你还算客气的，今后会时不时注意你一下。你小子的做法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太天真了，看你这种大外行干活儿，老子根本不想奉陪，而且越看越生气。在我们这些专业人士眼中，你这种简直就是过家家。”沟口先生亢奋地说。

男人弓着身子说：“对不起。”

最后，男人几乎是手脚并用地逃开了。

怎么能让他轻易逃走？！

我正准备追过去，身前突然出现了一根拐杖。

“沟口先生，你干什么？他要逃了。”

“算了，这样就够了，反正他也只会欺负缺钱的弱者。我们这些专业人士一露面，他就不会再来了。”

“欺负弱者？”

“她好像在哪个停车场把这个家伙的车给撞了，明明只是一点擦伤，这男人却又是要修理费，又是喊脖子痛要医药费，还威胁她呢。其实，就跟我们干的那些事差不多。”

“你在说什么呢？”

“也不知怎么回事儿，后来就变成她欠那人的钱，还不断被压榨利息。最后实在还不上，那人就时不时跑到这里来给她添麻烦。”

“啊？”我实在不耐烦了，“你到底在说谁啊？”

“当然是刚才那位佐藤小姐啊。”沟口先生的语气也变成吵架时的样子。

“佐藤小姐是谁啊？”

“你不是刚见过吗，就是医院里的清洁工大妈啊。”沟口先生理所当然地说完，转身走向医院大楼。

“不是毒岛先生那件事？”

“跟毒岛先生有什么关系？人家可是被死死纠缠，躲到医院的储物间里哭哦。高田，你把毒岛先生当成那样的人了吗？”

我都不知该如何反驳了。“也就是说，沟口先生在储物间里碰到清洁工大妈在哭，就挺身而出助人为乐了呗？”

“不是那样还能是怎样？”

“不，除了那个还有很多事。”从你的说法来看，我无论如何都会联想到毒岛先生那件事。

“高田，我说你啊，不也把刚才那个人跟上次的男人弄混了吗？你难道分辨不出来？”

“嗯，一开始我的确觉得很奇怪，但等我认定他就是那个人之后，就没再怀疑了。”

“话说回来，沟口先生你卖了这么大的人情给清洁工大妈，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在与他一同走回病房的路上询问道。

沟口先生一边敏捷地拄着拐杖前进一边说：“就是助人为乐。”但他似乎很不适应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来。

“怎么可能……”

“呵呵。”沟口先生很快就承认了，“不过啊，最近我总会想起一些事情来。”

“什么事？”

“冈田跟我说要辞职的时候，曾经这样说：‘我的工作总是让别人怕得想哭。看着别人那么痛苦，我一点都不快乐。’”

“嗯，因为沟口先生的工作本来就讨人厌嘛。”原来如此，那个叫冈田的男人原来是满口理想论的热血青年啊，我想着。

“当时我也笑他说：‘要是能做得开心，那就不是工作了。’”

“您想起这个了啊。”

“最近我开始想，是不是也有不让他们面露痛苦的办法呢？”

“什么意思？”

“不去攻击对方的弱点，不去利用对方的失误，而是让对方高兴，卖他们人情。”

我强忍住笑意。“真有这么这么好的事情吗？人会因为恐惧和不安而行动，但很难因为感恩而有所动作哦。”

“呵呵。”沟口先生跨过后门的一小段门槛，“试试也没什么坏处嘛。”

“那样真的有意义吗？”我说。不喜欢别人难过之类的话，想让别人开心之类的话，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半吊子的言论。我一直以为沟口先生只是个大大咧咧又心思单纯的男人，结果不止如此，他竟然还是个半吊子的天真汉，实在太让我失望了。这样的他就像没营养的蔬菜一样，让我有种“如果说它有点营养，我还能勉强吃下去”的感觉。

“意义什么的根本没意思。”沟口先生说。他正准备打开门走进大楼，里面一个刚好路过的护士就跑过来替我们打开了。

沟口先生回给她一个毫无节操的玩笑话，把护士逗得花枝乱颤。

“小沟沟，你这么有精神，赶紧出院吧。”护士说，“其实你早就不用拄拐杖走路了吧。”

“走着是十分，飞起来也是八分。”沟口先生有节奏地回答道。

“你在说什么呢？”护士乐呵呵地问。

然后沟口先生说：“对了，上回我跟你说的那个桑葚蛋糕，你快买来给我呀。”

“要是给病人买东西，我会被骂的。”

“哎呀，别这么说嘛。啊，对了，我是给这个高田吃的。”

“我不喜欢甜的东西。”我说。但沟口先生充耳不闻。

在走向电梯间的路上，沟口先生歪着嘴，看着我说：“你说过，要是飞起来也是八分，那用走的也没什么区别，是吧？”

“嗯，因为只差两分钟，那不就是没什么区别吗？”

“上次我也说过了，重要的不是这个问题。”

“什么意思？”

“即便只差两分钟，我也会选择飞。因为要是能飞，我会更高兴。”

“重点不在那里。”

“比如说，最近的年轻人在泡妞的时候都会用短信，‘我喜欢你’用手指按两下，好，发出去了。”

“确实有这种人。”

“那么，你觉得直接走到女孩家里，亲口对她说‘我喜欢你’的男人是不是更让人感动呢？”

“那也要看人的。”我回答。今时今日，要是有个男人突然跑到我家来，与其说感动，更直接的感受是恐惧才对吧！

“不过，还有更感人的。”沟口先生已彻底沉浸在自己的演讲中，对我的回应几乎是左耳进右耳出，“听好了，高田。要是男人不用走的，而是用飞的，结果会如何呢？”

“什么如何啊？”

“要是一个男人从天上飞过来，对你说‘我喜欢你’，那简直就只有答应这一个选择了吧？我要是个女人，肯定会当场脱光抱上去。”

“一个男人在天上大喊着‘我喜欢你’冲过来，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恐怖体验好吗？那才是真正的彼得潘综合征。”

“你给我好好听着，走着是十分，飞起来是八分，短信只要一瞬。尽管如此，如果能飞，还是应该飞的。如果错过这样的体验，简直太亏了。”

“呵呵。”

“八分和十分没什么区别，你这种说法，跟‘人总是要死的，何必挣扎’是一样的哦。”

“哪里一样了！”

“既然人总是要死的，那就得讲究活法了。”

“是的是的。”我敷衍道。沟口先生坚持的说法，如果粗略总结一下，很可能与“最重要的不是时间和记录这一类的结果，而是过程”这样的教诲相通，而这样的意见我觉得也不坏，只是他那种“就算只差两分钟，还是飞起来更好啊”的孩子气想法，实在是让我无法接受。

我的意思是，凭什么要让这种一直不讲究活法的人来教训我怎样的活法才是最重要的呢！

回到病房，沟口先生躺到床上，又开始用手机浏览蛋糕点心的信息。

其他病床都空着。沟口先生说他们不是去复健，就是去喝茶了。

“喂，高田，等会儿你见到佐藤小姐，记得告诉她已经没事了。”

“佐藤小姐？哦，清洁工大妈吗？我知道了。”

“还有啊。”

“什么事？”

沟口先生从床边抓起一个头盔。“你把这个放到那位老师的床上吧。”

“这是来看望那位老师的人落下的头盔吧。为什么会在你这里？”我接过来一看，连钥匙都在里面。

“应该是原本放在老师床边的头盔不知为何掉到了地上，被巡房的护士看到，以为是我的，才放到这里来的吧。”

“好精确的推理。”

沟口先生咂咂舌。“那啥，我也是会用脑子的好吗？好端端的头盔为什么会跑到我这儿来，稍微想想就知道了嘛。你说是不是？”

“嗯，的确是。”

“我过去被冈田说，只凭一时心血来潮冲动行事并非坏事，但有时也要稍微过过脑子。”他挠着头说。

“原来如此。”我应和着，拿起头盔走向窗边的床位。

“唉，我怎么就对冈田做了那种事呢。”

沟口先生在我身后大声叹息。真是烦人的独白。如果要忏悔，麻烦自己找个阴暗狭窄的角落忏悔个够。

我悄悄走到老师床边，犹豫着要把头盔放在哪里，最后，还是把它放到了架子上。

当我准备原路返回时，突然注意到床边放着的纸袋。

没有任何印刷字样的纸袋里，有件被揉成一团的白色衣服。那好像是医生的白大褂。

原来那个熟悉花语的老头，真是个穿着白大褂研究花语的博士啊，我差点儿就要接受这个解释了，但很快又想到，研究花语应该不用穿白大褂吧。

“喂，高田。”沟口先生叫了我一声，我离开了那张床。

直到第二天，我才后悔当时为什么没细想白大褂的事情。

第二天，我照常在下午三点来到医院，发现沟口先生很少见地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一问，原来除了那个老师，同一间病房的病友们全都出院了，而现在那位老师也不知去哪儿了。

“实在没办法，我才老实躺在了床上。”沟口先生闷闷不乐地说。

“我觉得，住院就应该老实躺在床上吧。”

“唉……哦，对了，高田，就是今天吧？”

“什么？”

“不是你说的吗，毒岛先生不是收到了不会再变老的威胁信吗？明天就是他的生日了，要是会被袭击，那应该就是今天了。”

正是如此。确切地说，人是在生日当天几点正式长大一岁的呢？严格来说，应该是离开娘胎那一刻吧，但一般情况是只要到了那天，人就算长了一岁。

这么说来，最危险的就是生日的前一天，也就是今天了。

“可是，对方并不知道毒岛先生住到这家医院里来了啊。”

“是啊。不过，这种事随时都有可能传到对方耳朵里。”

“请你不要说得这么可怕好吗！”

“以防万一嘛。我的意思是，提高警惕是最稳妥的。高田，你知道石楠花的花语吗？”

“我连石楠花是什么都不知道。”我突然想到一个冷笑话，但很快便抛到了脑后。

“是‘保持警惕’哦。”

“又是那个老师告诉你的吧。”

“因为老师真的知道很多花语啊。我都吓了一跳呢。你知道吗？连卷心菜都有花语哦。那哪儿是花啊，就是菜叶子嘛。”

卷心菜也会开花啊，我正想反驳，脑中却闪过一丝灵感。

说到叶子，最近好像在哪里见过。

那封威胁信。

昨天常务给我看的威胁信上，不就写着一句话，还贴了一片绿叶子的贴纸吗。

“那片叶子。”

“喂，你说什么呢？”

我把威胁信的事情说了一遍。

“嗯，那是什么意思，署名吗？”沟口先生皱起眉头，“那到底是什么贴纸，菜叶子吗？”

听到蔬菜二字，我瞬间便脱口而出“西兰花”几个字。“如果不是，那就是香菜了。”

“那应该是香菜吧？你不觉得有很多人讨厌香菜吗？正好适合做威胁信的署名。”

“香菜也有花语吗？”

“谁知道呢。”沟口先生说完，又指着窗户说，“老师那边好像有本字典。”

我有些兴奋，不过没有明确的理由，应该是预感到了自己将有所发现吧。

我很快就找到了类似花语辞典一样的东西，将其拿在手里，开始检索“香菜”的词条。

“高田，怎么样，香菜有花语吗？”

我逐字搜寻。香菜的花语是“庆典”、“胜利”，反正都是些积极华丽的语言。不过，看到最后一个花语时，我不禁发出了呻吟。岂止是呻吟，我甚至感到如坠冰窟。

我立刻冲出了病房，沟口先生在后面大声叫我，但我根本没时间停步。我本打算跑向电梯，但考虑到中途可能浪费更多时间，便选择了楼梯。我飞快地往上跑，几乎把自己绊倒。

当我不断跨越台阶时，刚才那本辞典上的文字又浮现在眼前。在香菜的花语中，记录着一个很不吉利的词——濒死的前兆。

那片香菜叶子的贴纸，是否代表了这个花语呢？我不由自主地想。濒死的前兆，这不正是最适合用来威胁敌人的信息吗?

我右脚猛踏台阶，一次跳过数级，又重复一次动作。这么说来，写下威胁信的肯定是个熟悉花语的人。

通过这些线索，我只能想到一个人。

那就是跟沟口先生住在同一个病房的，那个老师。

我一口气爬完楼梯，顿时气喘吁吁。上到七楼时，我已不得不弯下腰，试图理顺呼吸。

“喂，怎么了？”机器豹子走过来，向我搭了句话。与此同时，我也被搜身了。

“我知道是谁要袭击了。”我后腰上塞着一把枪，却被机器豹子没收了，“喂，你干什么？”

“如果你就是那个人怎么办？”

“怎么可能！”我极力主张，但他根本不听。不知是否听到了外面的嘈杂声，常务从病房里走了出来。

“高田，怎么了？”

“没什么，我知道是谁企图袭击毒岛先生了。”

紧接着，我把沟口先生的病友告诉了他，同时把香菜的花语解释了一遍。

“香菜还有那种意思吗？话说回来，那张贴纸上画的真是香菜？”

“而且，昨天我走到那男人床边时看到了一个装着白大褂的纸袋。”

“白大褂？”

“在医院里想接近毒岛先生很麻烦，因为有常务亲自坐镇，武器也会被没收。唯一能做的，恐怕就是伪装成医院里的工作人员了。”没错，所以他才需要白大褂。

“原来如此。”

“而且，那个男人的儿子儿媳都去世了。搞不好他是因为那个，才对毒岛先生心怀怨恨的。”

这完全是我的臆想，但把那对夫妇生意上的失败跟毒岛先生联系到一起，并不显得很奇怪。

“等等，你冷静一点说话。听好了，要是盯上毒岛先生的是那个住院的病人，那就证明，那家伙就是撞了你们车子的人。你们见到他，难道都没认出来吗？”

我猛地回过神来。别说那位老师，就连来看他的那个男人，都跟撞上我们车子的男人完全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儿呢？我开始整理自己的思绪。

“撞车的男人，很可能跟毒岛先生完全没有关系。”

常务并不认同，摇了摇头。我也觉得这个说法太勉强了。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当时的司机有可能只是负责搬运枪支的。”我说。这样一来，也能理解那个司机怯生生的态度，以及毫无威慑力的气场了。实际上，他看起来的确不太像是有胆子直接袭击毒岛先生的人。“负责袭击毒岛先生的，会不会是医院里的人，也就是这里的住院患者呢？他们有可能是分工合作的关系。”

我以前听说过，有个组织为了杀害议员，把凶器当成接力棒，经过好几个人的搬运，才成功丢弃了。

工作和职责还是有人分担比较稳妥，这是进行困难作业时的基本原则。

就在此时，电梯停在七楼，发出“叮”的一声。

终于来了吗，我马上摆好架势。一心以为袭击毒岛先生的男人就要从电梯里出来了。

我正想把枪要回来，那个机器豹子却一路小跑地向电梯冲了过去。他反应很快，手里已经拿着枪了。

可是，从电梯里出来的却是拄着拐杖的沟口先生，看到黑洞洞的枪口对准自己，他瞪大了眼睛，着急忙慌地说：“喂喂，搞什么啊？是我啊。别整这出好吗？”连唾沫星子都飞了出来。

不仅是我，其余二人也顿时蔫了。虽然有点气馁，但也安心了不少。即使在这种时候，沟口先生还是会肆无忌惮地捣乱。

机器豹子开始搜沟口先生的身。丝毫没有放松警惕，不错过每一个角落的那股认真劲儿，让人更觉得他简直就是台机器。

“哦哦，高田，你也来啦。”沟口先生说，“你刚才那么急匆匆地跑出去，害我也紧张了好一会儿。不过我还以为你去上厕所了。”

“据说跟你同病房的那个人很可疑哦。”常务向沟口先生走去。

我本来以为沟口先生会目瞪口呆地说：“骗人的吧，那个老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但他并没有做出那样的反应。

沟口先生只是露出了往常那副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表情看了我一眼，说：“是吗？高田也发现了啊。”然后又尖声说：“放心，他现在在三楼的储物间。”

“储物间？谁啊？”

“老师呗。我看他穿着白大褂，拿着手枪，就给了他一拐杖，塞到储物间里去了。护士也帮忙了哦。”沟口先生不知是不是在害羞，脸上的表情都扭曲了。

“护士？”

“我说我去报警，叫她先把人关着。现在储物室的门已经锁上了，你们最好快点儿过去。”沟口先生话音未落，机器豹子和另一个男人已经跑向了楼梯，“里面关的可是新鲜出炉的可疑人员哦。”

常务正欲跟着过去，但想到毒岛先生的病房还需要戒备，就停下了脚步。

“这里就交给我吧。”我马上说，这句话还没经过大脑就脱口而出了。因为沟口先生把敌人关进储物间里立了功，我要是不起点作用，以后可就不好混了。“万一那个司机来了，我也能认出来。”

“哦，说得好啊，高田。那我也留在这里。”沟口先生笑道。

我内心暗道，沟口先生在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常务自然不觉得有我们在就不会有问题，但他现在可能真的很想不顾一切地跑到敌人那里去，便兴奋地向楼梯跑去。

我和沟口先生则转身走向毒岛先生那间豪华的病房。就在此时，我“啊”了一声。

“怎么了？”沟口先生拄着拐杖说。

“我忘了叫他把枪还给我。”

沟口先生也空着手。我顿时陷入了不安。

走进病房，看到毒岛先生正坐在抬起靠背的床上，身前还横着一张小桌，他正在吃貌似松饼的东西。

“毒岛先生，不好意思打扰你了，不过你最好准备一下哦。”我说。

“怎么了？啊，连沟口也来啦。喂，这个很好吃哦。”毒岛先生轻快地说。

“跑到医院里来了。”我指了指病床说，“想袭击毒岛先生的，是住在三楼大病房里的人。他现在被沟口先生关起来了，不过我担心他还有别的同伙。”说到这里，我大叫一声看向沟口先生。“那个来探病的男人是同伙吗？”

可能他每天来探病，也是袭击毒岛先生计划的一环吧。

沟口先生皱了皱眉，点点头。

“毒岛先生，我觉得你还是先准备一下，方便随时转移。”

毒岛先生淡定自若，看不出半点焦急。他推开碟子说：“是吗？那我就换身衣服吧。”说着，他走下床来，“对了，盯上我的是哪个蠢蛋？”

“我不是很清楚。不过我认为，他本来打算用白大褂作掩护潜入这里。”

“原来如此。”

“还有，您知道那封信上贴的贴纸吗？有可能是香菜的图案，那个图案暗藏着一个花语。”

“濒死的前兆，对吧？”拄着拐杖走到房间角落的沟口先生说。

“是的。”原来沟口先生也知道啊，我对他有点刮目相看了，“所以，这肯定是熟悉花语的男人干的。”

我实在太得意了。虽然并无打算，但还是扬扬自得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据说那男人的儿子儿媳以前是开蛋糕店的，后来因为经营不善，连命都搭上了。”一定是毒岛先生在后面兴风作浪，才会引起那场骚动的，我很想继续下去，却不敢直说。

正当我考虑措辞时，沟口先生插了进来。

“高田，那是骗人的。”

他到底在说什么呢？我吃了一惊。

“高田，你脑子挺灵光的啊，一定从小就学习很好吧。”

“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

“跟我这种不擅长学习、把功课全都丢到一边、随随便便的人不一样。你会认真地考虑事物。”

沟口先生拄着拐杖挪过来，用下巴指了指我。

毒岛先生并不惊讶，而是平静地看着我和沟口先生，不一会儿，他脱掉病号服，从衣柜里拿出休闲裤穿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沟口先生？”

“那啥，我跟你说，过去冈田多管闲事，曾经执行过一个奇怪的任务。”

“又是对冈田先生的回忆吗？”

“说是为了吓唬一下虐待儿子的父亲，他要我伪造驾照，还搞了各种麻烦的动作，反正蠢得很。那种事又赚不到钱。”

“后来成功了吗？”

“哼，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当时冈田所做的，就是‘让它看上去很像’。”

“看上去很像？”

“人啊，只要给他一点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儿的信息，他就会自动展开想象，最后说服自己。所以啊，我也试了一回。”

我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比起他的话，我更加在意敌人会不会随时从病房外闯进来，坐立不安。

“听好了，我这种最怕麻烦、什么都随随便便的人，这回可是绞尽了脑汁。只要努力，我还是能做到的。”

“那啥，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快点儿告诉我啊。”

“我跟你说，那个老师根本不是真凶。”

“啊？！”

“是我让你们这么以为的。你说，老师的儿子儿媳死掉的信息，你是听谁说的？那对夫妇因为蛋糕店经营失败而双双寻死，你是从谁那里听来的？不都是我吗？知道吗，我只是跟你说得很像这么回事儿而已。而且，将白大褂放在那里，故意让你发现的也是我。”

我眨了好几次眼睛。这么关键的时刻，沟口先生为什么还在开玩笑呢？我不由得怒从心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一声轻响，是配送餐食的电梯上来了。沟口先生刚好站在附近，便拄着拐杖，轻快地走了过去。

“毒岛先生，蛋糕给你送来了。”

“啊，原来还有蛋糕要送来啊。”毒岛先生说。沟口先生的话让人无法理解，听起来有点可疑，但毒岛先生不知是因为迟钝还是大气，总之十分平静。

沟口先生打开电梯门，从里面拽出一个蛋糕盒。再按按钮，电梯又下去了。

沟口先生放开一根拐杖，拖着一条腿走过来，把盒子放在棉被上。他轻轻掀开盖子说：“是桑葚蛋糕。”然后转过盒子，让毒岛先生也能看到里面的东西。因为盒盖只打开了一条缝，里面的东西看得不怎么清楚，但的确是一个小小的圆形蛋糕。

“桑葚吗？应该很好吃吧。”毒岛先生此时已经快扣好衬衫扣子了。

我还因为沟口先生刚才的那些话而陷入混乱状态，虽然有很多问题，却不知道先问哪个才好，只能呆呆地站着。

沟口先生说他给了我一些“很像这么回事儿的信息”。那男人的儿子儿媳死了，莫非都是假的吗？他为什么要说谎呢？

“高田，你从我说的话和那件白大褂上推理出了老师就是真凶。果然聪明人就是不一样啊。你们能理顺事物的关系，做出正确的推理。”沟口先生抬起头说，“我果然没看错人。”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说那张香菜的贴纸意有所指。不过呢，其实毒岛先生和其他所有人，在你提到之前，都不知道香菜还有花语。你说是不是？花语这种东西，如果对方不知道，就根本没有意义了。”

“可是，那上面的确贴了。”

“那就是为了让脑子灵光的人发现‘真凶一定是熟悉花语的家伙’才贴上去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沟口先生打开蛋糕盒盖子。

“毒岛先生，你知道桑葚的花语吗？”

毒岛先生似乎终于察觉沟口先生的态度很奇怪了，只见他绷紧了脸，虽然没有表现出怯懦和不安，但还是直直地盯着沟口先生。

“你很熟悉花语吗？”

“都是老师教我的。桑葚的花语其实是……”沟口先生说话的同时，拿起箱子，将从里面拿出的东西指向了前方，那是一把枪，“比你活得更久。”

我动弹不得。沟口先生把一根拐杖夹在腋下，另一只手也握住了手枪，对准毒岛先生。他呼吸粗重，一脸要把对方吞掉的险恶表情。

毒岛先生一动不动地看着沟口先生，没有表现出一丝慌张。

“沟口，你想干什么？”他用低沉的声音说。跟我以前听过的传闻一样。赤坂的蜜月套房事件。被五个男人用枪指着，即便全身赤裸也毫不畏惧，那就是毒岛先生。

“替冈田报仇。”沟口先生的回答十分简短，却能深深镌刻在对手脑中。

“沟口先生，你是从什么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这些东西的？”

“从一开始。”

“一开始？”

“高田，想必你也知道，每次接近毒岛先生，他身边总是有人。特别是我，因为过去那件事，已经成了重点戒备对象，更别想替别人报仇了。所以，我才会绞尽脑汁，想了这么一出。”

“你是什么——”

“盯上毒岛先生的男人，根本就是假的。我就想，要是我知道真凶长什么样，或者让他们觉得我掌握了重要线索，到时候就连毒岛先生也要靠我了。”

“那上回那个司机是——”

“那是我安排的。撞了我的车的司机，刚好就是袭击毒岛先生的凶手。哪儿有这么巧的事情啊。我目击到持枪的可疑男子，而那个可疑男子朝毒岛先生家开了一枪。因为我见过那个男人的脸，所以他们自然会依靠我。这就是我设计的剧本。因为我早就知道毒岛先生在医院里休养了，甚至还有所期待，觉得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没准会安排我去看守病房。不过纸上谈兵还是不行啊，事实并没有我想象的那般顺利。我没想到那家伙会逃得那么卖力，结果一不小心摔了一跤，还被碾断了大腿。真是太倒霉了，倒霉得连我自己都要笑出来了。”

“那当时开车的男人，到底是谁啊？”

“愿意陪我干那种蠢事的，这世上还真没几个。”

“是太田吗？”

沟口先生眯起眼睛。“你别看他那样，已经算瘦了很多了。”

难怪他要弄坏数码相机啊，我终于想明白了。我虽然没见过太田，但毒岛先生和常务却认得他。就算他再怎么瘦，也能从长相上认出来。

就在此时，常务从病房门口走了进来。他似乎并没有察觉到异状，只是一边漫不经心地往里走，一边说：“喂，沟口，你说的到底是哪里的储物间啊？”

沟口先生丝毫没有迟疑。

枪口飞快地，几乎是机械性地移动到门口，同时发出了枪声。常务捂着大腿倒下了，但似乎还没反应过来。只见他坐在地上一边呻吟，一边四处张望。

“高田！”沟口先生大叫一声。

“是。”我似乎被他的迫力震撼了。一直吊儿郎当，做事根本不经大脑的沟口先生，现在却完全像个陌生人。因为现状证明我的主观判断从头到尾都是错的，让我已经无法相信自己了。

“用胶带把他捆起来。”沟口先生重新把枪口指向了毒岛先生。

“呃……”

“少废话，快用胶带把那家伙捆起来。”

“我怎么能那么干呢！”我话音未落，沟口先生的枪口已指了过来。

“高田，我只有一把枪，要是一直指着你，毒岛先生就会逃脱了。所以你要是敢反抗，我只能马上射杀你了。听到没？我只给你三秒钟。一、二……”

我应了一声“是”，马上取下架子上的胶带，将常务的双手捆在背后。

“喂，高田，你在干什么？”常务的表情因疼痛而扭曲。他并没有发怒，而是搞不清楚状况，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心里同时觉得，现在不该完全听从沟口先生的命令。可沟口先生马上又说：“你还想再来三秒吗？”让我顿时陷入了恐慌。因为眼前就是血流不止的常务，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被恐惧所驱使。“对不起。”我一边道歉，一边用胶带封住了常务的嘴。

“放心吧，这里是医院。那种小伤一下就能治好的。”沟口先生口齿清楚地说道。

“沟口，你这是要干什么？”毒岛先生说。

“不好意思，毒岛先生，我开完这枪，就算报仇了。然后我也该溜之大吉。”

“沟口先生，你想怎么逃啊？”

“我把摩托车钥匙借来了。我告诉你，今天我一早就请老师到另一幢病房大楼去休息了。我随便编了个借口，就把他请走了。所以毒岛先生的部下为了找到那个老师，应该还要晃悠上很长时间。果然，冈田说得没错，要请人做事，与其威胁，还不如‘亲切’。只要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你好。”沟口先生好像也挺紧张的，说话都有些大舌头了，“就连这把枪，也是别人帮我从下面送上来的。”

“是谁？”毒岛先生问。

“高田，多亏了你，我被别人感谢了。你真是帮了我大忙。”

怎么回事儿？我能想到的，只有清洁工大妈那件事。是我把一直缠着那女人的男人赶走了。原来沟口先生以此为由，托她“帮忙用电梯把蛋糕盒子运上去”吗？不过想必她不知道那蛋糕盒子里竟藏着一把枪吧。如果是这样，那她倒是有可能答应。

“摩托车？可是，沟口先生你还拄着拐杖啊。”

“当然是你来开啊。”

“两个人不戴头盔，一下子就会被交警抓住的。”

“呵呵。”

沟口先生搞不好根本就没打算逃吧，我不禁想。嘴上说着要活得比人家久，搞不好心里在想，只要报了仇，就什么都无所谓了。

“沟口，你做这种事有什么意思？”毒岛先生十分冷静。他并没有争辩，而是用询问对方老家在哪儿的语气说道。

“我很后悔，当时就不该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冈田身上，因为冈田是个好小伙儿。他很有意思，是个好小伙儿啊。”

“很有意思，是个好小伙儿。就因为这样，你就要毁掉自己的整个人生吗？听好了，沟口，如果你现在住手，我可以既往不咎。”毒岛先生说，“我并不讨厌你，你想从我这里离开时，我就知道你会把责任都推给冈田。尽管如此，我还是让你活了下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开始就很看重你。”

“你胡说八道。”

毒岛先生缓缓走向前，绕过病床，向沟口先生靠过去。

“今天，我更是对你另眼相看了。只要你现在住手，我就当所有事情都没发生过。你以后就找个地方安静生活吧，我们不会再来打扰你。”

“但冈田回不来了。”连我都能感觉到沟口先生扣动扳机的手指力量加重了。莫非，枪声又要响起来了吗？

“你跟冈田不也只有几年的来往嘛。为那种家伙拼命，有什么意义呢？”

“我不管什么意义不意义的。无论是八分还是十分，只要能飞我就会飞。不顾得失。”沟口先生像念咒一样喃喃道。

“只要能飞就要飞吗？说得真好。”毒岛先生与沟口先生相对而立。二人之间仅隔几米的距离。这时我发现毒岛先生原来赤着脚，他穿着拖鞋，却没穿袜子。于是我想起了那桩轶事，就是他用藏在脚跟的剃刀刀片，割了五个人手腕的事。

还是告诉沟口先生吧，我心里虽然这么想，却怕得不敢说出来。

就在我内心矛盾的时候，沟口先生开口道："毒岛先生，我跟冈田其实认识很久了。"

毒岛先生皱起眉头。"什么意思？"

"让太田查了一轮，我才偶然发现的。从我们碰面那天算起，已经将近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他到底在说什么呢？我无法理解他的话。

"没想到我竟毁掉了冈田的人生，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能做的，只有替他报仇。"

此时毒岛先生说："我知道了。"他吐了一口气，像做好了准备一般挺起胸膛，似乎在说，要开枪就冲这里打。

就这样结束了吗？我心想，但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象着毒岛先生突然说"沟口你背后那个是谁啊"，然后沟口先生条件反射地向后望去的光景。换句话说，我还是觉得赤坂蜜月套房事件会在这里重演。

可是，毒岛先生说出的，却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话。

"那么，如果我说冈田还活着，你会怎么想？"

沟口先生理所当然地发火了。"胡说八道，你是想拖延时间吧。"

尽管如此，这句话令沟口先生无法开枪也是事实。

主导权已经落到了毒岛先生手上。

电话铃声响起，不是我的手机，沟口先生也并不动弹。原来是从常务衣服里发出的。不一会儿，铃声停了下来，周围陷入一片静寂。很快，毒岛先生的电话响了起来，他的电话还扔在床上。

“应该是跑到楼下去的人打来的。要是我不接，他们会马上赶过来哦。”毒岛先生说。

沟口先生说：“你去接电话，说这里什么事都没有。要是敢说多余的话，我就开枪。”他晃了晃枪口。可那明显只是吓唬人的说辞。到了这个节骨眼儿，沟口先生早就下不了决心开枪了。

“放心吧，我也不想有人打扰我们。”毒岛先生说完，把手伸向病床，接起了电话。“嗯，是我。这里没什么事。”他应答道，“据说有个可疑人员坐出租车从医院跑出去了。嗯，没错。所以你们也去外面找找看。”

毒岛先生挂掉电话，说：“这样就暂时不会有人来了。”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道：“当时……”他全然不顾眼前的枪口以及它所代表的死亡，那平静的态度，让我惊讶不已。“沟口啊，其实我当时根本就不打算杀了你们。说起来，我根本没怎么生气。”

“你胡说！”

“只是就这么放过你们，我这老大也不好做了。你说是不是？要管着这么大一群人，其实是很费神的。于是，我就向冈田提出了一个建议。”

“建议？”

“我跟他说，只要他不再出来示人，找个地方安静地生活，我就不会拿他怎样。”

“于是，冈田现在就悄然平静地生活在某个地方？可喜可贺啊可喜可贺。我呸，你觉得这种话能骗到我吗？！”沟口先生的态度明显比刚才更加动摇了，“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冈田现在在哪儿，在做什么？”

“我也不是非常清楚，”毒岛先生说完，表情略微松弛下来，“但我知道他在吃些什么。”

“知道他在吃什么？你什么意思？”

“沟口，我不也告诉你了吗？”

我不知道毒岛先生究竟是什么意思，沟口先生似乎也一样。只见他全身紧绷，好像生怕自己落入敌人的妖异魔障中。

“你知道吗，这就是我的温柔。我虽然不能告诉你冈田在哪儿，但无论如何都想让你知道冈田平安无事。”

“你什么意思？”

此时我先反应过来了。“沟口先生，是不是那个啊？”

“那个是哪个？”

“就是美食日记啊！”

“啊哈？”沟口先生瞪了我一眼，然后面露困惑地说，“呃，你骗人的吧。”

我看到毒岛先生点头承认了。“更新那个博客的人，就是冈田啊。”

虽然是我先猜到的，但还是忍不住反问：“真的吗？”

“更新那个博客的，是沙希小姐。”沟口先生恶狠狠地说。

“那时候，冈田悄悄给我发了个短信。说托我的福他还活着，现在正在享受甜食。那个沙希，应该是他在哪儿认识的女人的名字吧。”

“怎么可能！”沟口先生一口否定道。有一部分原因当然是毒岛先生说的话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但或许更多是因为，他一直认为是个年轻女子的沙希小姐居然是冈田，这个事实让他太难以接受了。

“喂，高田。”沟口先生举着枪，叫了我一声，“现在马上打开那个美食日记。”

“啊？”

“用你的手机登陆那个页面，然后给他发邮件，问他是不是真的。”

“为什么？”我忍不住脱口而出。磨磨蹭蹭的搞那种东西，就不怕警察或者机器豹子突然跑过来吗？真要一一去确认，时间根本不够。不过我还是边想边战战兢兢地掏出手机，打开浏览器，照着沟口先生提供的关键字搜索，打开了贴有蛋糕照片的那个“美食日记”。我赶紧搜索屏幕界面。

“上面有邮箱地址。”

“高田，马上发。”

“发什么啊？”

“邮件啊。就说如果你是冈田请马上回信。”

“为什么？”

“沙希小姐回复评论都很快的，邮件应该也会马上回复。”沟口先生依然坚持管博主叫沙希小姐。“三分钟。我就等三分钟，没消息就开枪。”

“可我要写什么啊？写我是沟口吗？如果不注意，冈田先生可能会怀疑是别人谎称沟口先生骗他上钩啊。而且那如果不是冈田先生，一定会被无视掉的。”

“那你这样写。”沟口先生快速说道，“‘不如我们做朋友吧。一起开车兜风一起吃饭。’”

“呃，那是什么啊？”

“我跟冈田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就发了这样的短信。他应该还记得。”

“肯定早就忘了吧。”

“那你再加一句‘交朋友比生孩子还困难’。”

“这话真没品。”我脱口而出。紧接着，我开始了打从娘胎里出来后最紧张的一次电话操作，拼命往手机里输入文字。事已至此，我也

有些自暴自弃了。如今这个状况，让我只能对沟口先生唯命是从。“不过这就变成从我的邮箱发过去了，但也没办法啊。”

按下发送键的同时，我仿佛看到一只小鸟带着我的音信，张开翅膀消失在远方的光景。

病房陷入一片沉寂。被胶带封住嘴巴的常务虽然呼吸粗重，却一言不发。

“我只等三分钟。三分钟过了就提醒我。”沟口先生说。

“我觉得对方应该不会那么快回复吧。”

“嗯，无所谓。”毒岛先生若无其事地说，“把命赌在这上面也挺好玩的。如果冈田三分钟内不联系你，我也就放弃了。沟口，你就对我开枪吧。”

“不用你说我也会开枪。”

“那如果有联系呢？”我忍不住问出了口。

毒岛先生摊开双手说：“刚才我也说了，只要你不开枪，我就放了你们。你们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找个地方快乐地生活吧。”

他的话真的可以相信吗?

沟口先生开口道：“到时候，我们就如你所愿，找个地方度假去。我剩下的人生都是暑假，而且没有作业。”

时间一点点流逝，我盯着手机屏幕，一心一意地祈祷着。邮件啊，快来吧。

毒岛先生挠了挠屁股。沟口先生吓了一跳，猛地把枪往前一推。

“不准动。我也听过毒岛先生你的一些轶事，据说你在脚跟藏着刀片，还把五个人的手腕给割了。”

沟口先生也听过吗?

“那是骗人的。”毒岛先生摊开手，露出了高兴的笑容。

“是吗？”

“其实不是五个人，是六个。”

沟口先生咂了咂舌头。他一边感叹“这种话不该这个时候讲吧”，一边微笑道：“毒岛先生，你果然很厉害啊。”

“其实我也不讨厌你。”

毒岛先生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我是一点都掌握不了。

“喂，高田，邮件还没来吗？”

“还有一分钟。”

“还不飞过来吗？”

“又不是飞机。”

“飞起来八分，走着十分，发邮件只要几秒啊。”

“就一瞬间。”回答完，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是一瞬，还是永远呢?

我觉得体内好像有人在疯狂地敲着大鼓，让我身心都为之震撼。

看向前方，沟口先生稳稳地举着枪，与毒岛先生面对面而立。

“喂，高田，怎么样？”沟口先生大叫。

“叮”，电话响了。

要是烤肉店的话，我可绝对不饶他。

——————————————————————

[1] 日语原文是句谚语，直译过来意思是“折骨之损”，在这里译者用这句中文中常用的谚语表达文章想表达的冷笑话感觉。

[2] 格林童话，又名《糖果屋》。狠心继母要到森林里丢掉两个孩子，第一次用小石子做路标，孩子跟着回去了，第二次她用面包屑，小鸟吃掉面包屑，孩子迷路了，差点儿被老巫婆抓去炖汤。之后智取老巫婆，得到了很多钱。回家之后继母也死了，于是孩子们和爸爸又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3] 由于医院里有很多精密仪器，大部分地方是不能使用手机的，所以很多美剧里面医生用的都是BP机。

[4] 日式英语的happen发音与日语发奋是一样的。

[5] 曾经广泛使用，随着时间流逝渐渐不再有人用的词语。

[6] ‘不得了happen’的原文是‘とんでもハツプン’，同样的读音可以理解为‘飛んでも八分’。

[7] 镰仓幕府时期，幕府一旦有大事发生，各地武士就会被召集到那里，故有此语，后形容情况紧急状。


「我們一出生就決定要死亡，
有什麼比這更殘忍。」
伊坂幸太郎
06
蚱蜢
Grasshopper
グラスホッパー
Kotaro Isaka
伊坂幸太郎
幽默、寫實、懸疑、奇想天外
以《死神的精確度》風靡文壇影壇
愛與和平好青年——伊坂幸太郎
這個世界瘋狂、絕望、悲慘、惡人氾濫……
人們浮沉變動，掙扎求生；尋求平靜，只是徒勞。
每個人，其實都渴望死亡。
如果上帝的食譜早已決定，端出來的又會是什麼料理？

目录

目录

版权页

正文

版权页

副标题: 伊坂幸太郎作品集6

原作名: グラスホッパー

作者: 伊坂幸太郎

译者: 王华懋

出版社: 独步文化

出版年: 2007-6-15

页数: 384

定价: NTD 3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伊坂幸太郎作品集

ISBN: 9789866954665

铃木

铃木眺望着城市，想着昆虫的事。尽管已是夜晚，城市却丝毫不见黑暗。不仅不见黑暗，还喧闹不已。华丽的霓虹灯与路灯闪烁，举目望去净是人潮，像是色彩俗艳的昆虫蠕动着。铃木感到毛骨悚然，回想起大学教授的话。那是十年前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

「个体与个体之间如此贴近生活的动物，可是非常稀少呢。人类这种生物与其说是哺乳类，倒不如说更近似昆虫吧。」那位教授笃定地说：「更像蚂蚁和蝗虫。」

铃木提出疑问：「我曾经在照片上看过，企鹅也是群居动物。那企鹅也是虫吗？」结果教授听了满脸通红，气愤地说：「企鹅是例外！」

接着，铃木想起两年前过世的妻子，她很喜欢这个话题，笑着说：「这种时候，只要乖乖地附和『老师说的没错』，就不会出错了。」的确，每次听到他说「妳说的没错」时，她总是显得很高兴。

「发什么愣！快推啊。」身后的比与子催促着，铃木赫然回神。他摇摇头，甩掉亡妻的记忆，将眼前的年轻人推进车里，让他倒在轿车的后座上。

那是一名金发、高个子的男人。正沉睡着，他穿着黑色皮夹克，底下露出黑色衬衫。黑底上印着小虫模样的花纹，低俗。不管是衬衫花色还是人品，都一样俗不可耐。

男人身旁还有一个女人，也是铃木费尽千辛万苦搬进去的。女人一头黑长发，穿着黄大衣，年约二十出头。闭着眼睛、嘴巴微张地靠在椅背上，同样发出鼾声。

铃木把年轻人的脚抬进车里，关上车门。这可真是粗活——他吁了一口气。

「上车。」比与子吩咐。铃木顺从地打开副驾驶座车门，进入车内。

轿车就停在藤泽金刚町的地铁站最北侧的接驳口旁，眼前是拥挤不堪的十字路口。

晚上十点半。虽然是平日，但是靠近新宿这一带，夜晚比白天热闹许多，人潮汹涌。带着醉意以及清醒的人们以各约一半的比例在周围走动。

「很简单吧？」比与子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她雪白的肌肤发出陶瓷般的光泽，即使在车内也十分醒目。一头褐色短发盖过耳垂，或许是单眼皮的关系，表情显得冷峻。鲜红色的口红相当醒目，白衬衫领口敞开着，穿着长至膝上的裙子。听说她跟铃木同是二十七岁，神情却不时流露出一种更老成——也可说是更老奸巨猾的气质。尽管外表像是享乐至上的轻浮女子，但铃木怀疑她其实很聪明，有教养。比与子踩在刹车上的脚套着黑色高跟鞋。穿那种鞋竟然能开车——铃木不由得佩服。

「哪有什么简单不简单的，我只是把他们搬上车而已。」铃木说这话时神情都扭曲了。「我只负责搬来昏睡的男女，把他们搬上车而已。」他像在强调自己没有更多责任。

「这样就吓得缩头缩脑的，能做大事吗？你啊，试用期也差不多快结束了，今后要习惯这种事才行。」驾驶座的比与子噘起嘴巴。「不过，你一定想不到我们会带走这些年轻人吧？」

「是啊。」尽管铃木嘴上这么回答，却不是真的很震惊。他打从一开始就不认为这是间正派的公司。「我记得『芙洛莱茵』在德文里好像是『千金』的意思？」

「你很清楚吗。没错，公司的名字是寺原取的。」

从比与子口中说出的姓氏，让铃木浑身紧绷。「是父亲的寺原？」他确认地问。他指的是社长。

「当然。那个蠢儿子怎么取得出像样的名字。」

是啊——铃木回答的同时，感到一股黏稠的赤褐色情绪从腹部深处涌了上来。

一想到那个蠢儿子——也就是寺原的长男，铃木总是如此。他拼命压下这股情绪。妻子过世这两年，铃木学到最多的，就是安抚这股难以单纯名为愤怒或憎恶的满腔愤慨。

「我没想过叫『千金』的公司，竟然是以年轻女性当作饵食的。」铃木试着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意外吧？」比与子的口气有些自豪。尽管和铃木同龄，资历较深的她在公司内已经担任相当的职位，这一个月负责指导新进的约聘员工铃木。

至于铃木这一个月来的工作，就是在商店街招揽女客人。他只需要一个劲儿地叫住、呼唤走在闹区的女性们，即使被拒绝、被忽视、被唾骂，还是不断出声招揽。当然，大部分的女性往往头也不回地走过。这工作完全没有所谓的诀窍、努力、工夫或技巧，即使对方露出厌恶的表情、警戒或走避，他只要继续出声就是了。不过一天之中大概有一人，一千人里会有一人，对铃木的话感兴趣。他会带她们到咖啡厅去，介绍化妆品与健康饮料的功效。他滔滔不绝地语带威胁、奉承与信口开河，说着「效果不会马上出来，但是一个月之后，就会出现戏剧性的转变」等煞有介事的说词，并打开小册子，上面印刷着彩色图表和数据。不过根据比与子的说法，这本册子上的内容「全是子虚乌有」。

容易上当的女性当场签下契约，稍微精明一点的人则说「我会再考虑」，扬长而去。如果对方回答的语气里透着成交希望，他就尾随上去。接下来，会有特别行动部队阴魂不散地展开强迫性的推销行动。他们会闯进女人家里赖着不走，以几近监禁的方法把契约拿到手。——据说如此。这部分的情形，铃木只耳闻不曾亲身经验过。

「我说你啊，进公司都一个月了，也该进入下个阶段了。」约莫一小时之前，比与子这么对铃木说。

「下个阶段？」

「你不会打算永远在路上揽客吧？」

「是啊……」铃木暧昧地回答。

「今天来做点不一样的。要把人带进咖啡厅时，我也一起去，记得叫我。」

「哪能这么简单就拉到客人。」一个月来的经验，让铃木露出苦笑。

不知幸或不幸，不到三十分钟，出现愿意倾听铃木推销的年轻男女，人现在就在后座。

首先是女方表示兴趣，她以无可救药的轻浮语气问男方：「唉，你不觉得我再瘦一点的话，简直跟模特儿没两样吗？」男方也是，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是啊，怎么看都像模特儿。」

铃木联络比与子之后，把两人带到咖啡厅去，像平常一样介绍商品。不晓得是缺乏警戒心，或是智慧与经验不足，他们积极附和铃木的话，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一点称赞就让他们喜形于色，看着小册子上的说明资料用力点头同意。

「他们也太没警觉心了，不要紧吗？」铃木望着这两人，不禁担心起他们的将来。他回想起两年前还担任教职的那段时间，几名学生的身影唐突地在脑中复苏。不知为何，最先浮现脑海的是那些素行不良的学生。「老师，我们该做的时候也是会做的。」耳边仿佛响起这句话，那是他最后一个担任导师的班上学生说的。那个学生老是在课堂上骂脏话，同学也避之唯恐不及，但是有一次他在闹区逮到偷行李的窃贼，受到表扬。「我该做的时候也是会做的。」他表情腼腆又骄傲地对铃木笑着说。接着，像个小学生似的说：「老师，你不会放弃我吧？」

这么说来——铃木想道，眼前这名翻着小册子、脸上有痘疤的男子，与那个学生有些神似。尽管这两人根本毫无瓜葛，铃木仍然情不自禁地把他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那名学生的父亲是个木匠，事到如今，铃木想那名学生也许是不愿意继承家业，才误入歧途的。

等他回过神来，发现比与子离座去柜台续点咖啡了，这不是平常的流程。他斜眼窥看，发现她在杯里动了手脚，八成是下了药。

不一会儿，年轻男女眼神开始涣散，打起瞌睡来。女方先说：「人家都叫我小黄，叫他小黑唷。这是我们的绰号啦，绰号，所以我才穿黄大衣，他穿黑衣服。」她又喃喃说道：「咦，怎么困起来了？」就这么睡着了。隔壁的男人也接话：「可是我的头发是黄的，你的是黑的呢。」说完，才吐出一句：「咦，怎么……」也睡着了。

「喏，带他们上车吧。」比与子说，铃木一一将两人搬上车。

「这些笨蛋，如果选对用途，也是能卖钱的。」她不感兴趣地说。我的学生们也一样吗？铃木感到沮丧。他指着自排车的排挡杆，问：「不出发吗？」

「去哪里？」

「我不知道，不是要带走他们吗？」

「平常的话是没错，」比与子的声音突然尖锐起来。「不过今天不一样。」

一种不祥的预感让铃木的背脊寒毛倒竖，问道：「什么意思？」

「我得考验你才行。」

「考验……考验什么？」他发现自己的声音紧绷得颤抖。

「你被公司怀疑啦。」比与子的话中不带怜悯，反而带着看好戏的口气。

「为什么？」铃木咽下一口唾液。

「要说哪里可疑，可多的是。」驾驶座上的比与子又噘起了嘴巴，说：「我们公司，可是疑神疑鬼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

「比起完全信任员工，我觉得一家公司疑心病重是应该的。」

「你这人给人感觉很老实，你说你进我们公司之前是做什么的？」

「老师。」铃木回答，他不觉得有必要隐瞒。「我以前是国中老师，教数学的。」

反射性地，学生们的脸孔又掠过他的脑海。这次出现的学生，每张脸上都写着困惑、同情以及厌烦。啊，对了，那是学生们参加亡妻葬礼时的表情。

「我就说吧？你一脸老实样，一进公司就被怀疑啦。毕竟感觉差太多了。国中数学老师可能进我们公司，干这种欺骗年轻人的勾当吗？」

「至少我就有这种打算。」

「不可能的。」

没错，的确不可能。「或许妳不知道，可是现在这么不景气，要找工作真的很难。我一听到公司——『芙洛莱茵』在征约聘员工，就跑来应征了。」

「骗人的吧。」

「是真的。」骗人的。铃木经过一番的调查，才得知「芙洛莱茵」的存在。

他觉得呼吸急促，胸膛上下起伏。现在可不是在闲聊，这是审问。

他望向窗外。左手边的饭店喷水池前聚集了一群年轻人，看起来肤浅又聒噪。铃木想着，这就是我的学生堕落后的德行吧。

尽管才刚进入十一月，圣诞节的装饰物已经妆点在行道树及大楼的大型广告牌上。汽车喇叭声与年轻人矫揉造作的喧哗，仿佛随着行人边走边抽的香烟烟雾一同飘起。

「你应该也知道，我们不是什么正派的公司，可是你知道有多不正派吗？」比与子口吻悠哉，提问拐弯抹角，听在耳里给人一种奇妙的感觉。

「这要怎么回答，」铃木脸颊痉挛，歪着脖子说：「这只是我的想象……」

「想象也好，说来听听。」

「我在想，或许我卖的根本不是健康食品，而是其它东西。像是吃了会上瘾的药物，或者是用妳喜欢的字眼来说……」

「非、合法的？」

「对，没错。」

这一个月以来，铃木好几次见到使用「千金」商品的女性，每个看起来都眼球充血，躁动不安，半数以上都以异常迫切的口吻催促：「快点送商品来！」她们皮肤干燥，为喉咙干渴所苦，与其说像正在减肥，更像是药物中毒。

「答对了。」比与子面不改色。

又不是在猜谜，铃木板起了脸孔。「可是，像那样在路上招揽有效率吗？就像单线钓鱼一样，付出那么多努力，却好像没什么赚头呢。」铃木一边说，一边对自己吐槽：我何必为「千金」的经营状况担心？

「不要紧，也有一网打尽骗到手的时候。」

「一网打尽？」

「例如说，在大型场地举办美容讲座，请来一堆女孩子，营造大拍卖的狂热气氛，促销商品。」

「会有人受骗吗？」

「大部分都是暗桩。五十个人参加，有四十个是我们的同伙，她们会争先恐后抢购商品，制造假象。」

「其它人会因此上勾吗？」若是诈骗老人的恶质推销行径，铃木倒是听说过。

「你知道『剧团』吗？」

「剧团？在剧场演戏的那种？」

「不是啦，我是指业界的『剧团』。」

铃木知道她指的是什么「业界」，就是危险、非法的业者吧。知道愈多愈觉得滑稽，非法业者常用些莫名其妙的叫法来自称或称呼同业者。

「有个叫『剧团』的集团，我不晓得他们有多少成员，不过里头有各种演员。只要委托他们，什么角色都能演。以前在横滨的保龄球馆发生过一起外交部官员被刺杀的命案，听说过吗？」

「那应该没印在教科书上吧。」

「当时，保龄球馆里的客人全是『剧团』成员。也就是说在场的人都是共犯，社会大众根本不知情。」

「所以？」

「我们公司也会委托『剧团』的人，请他们到活动会场当暗桩。」

「这就叫同业界的互助是吧。」

「嗳，不过我们跟那里也闹翻了。」

「闹翻？」

「为了钱的事，出了点小问题。」

「哦。」铃木漠不关心地应声。

「而且还有器官的事。」

「气关？」

仿佛把车内的操作面板当成器官的代替品似的，比与子说着「心脏啊，」按下空调按钮，「肾脏之类的。」然后把调节温度的杆子移到右边。

「哦，是器官啊。」铃木佯装冷静。

「你知道日本有多少人在等待器官移植吗？多着呢。换句话说，这是笔好买卖，一本万利的生意。」

「或许是我见识浅薄，不过国内应该不允许擅自买卖器官吧？」

「我知道的也是这样。」

「不能开这种公司吧。」

「不会有问题的。」

「为什么？」

比与子像在教导无知学生社会运作的方式，语调慎重起来，说：「比如说，以前不是有家银行倒闭了吗？」

「嗯。」

「结果政府投入了几兆圆税金，挽救银行。」

「所以呢？」铃木几乎弄不清楚现在的话题了。

「这个例子不好的话，喏，不是有雇用保险（注）吗？上班族都要缴的。你知道那些保险金里，有好几百亿都花在盖一些无用的建筑物上头吗？」

注：日本于一九七五年取代失业保险法施行的一种社会保险。内容主要有失业给付和教育训练给付等等。

「好像曾在电视新闻看过。」

「也就是花了数百亿，建设一些只能制造赤字的没用建筑物，很奇怪吧？明明这样，却又嚷着什么雇用保险财源不足，听了不觉得生气吗？」

「生气啊。」

「可是，这些浪费的家伙却不会受到惩罚。就算被那些人浪费几百亿、几兆的税金，我们却不能生气，很奇怪吧？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老百姓很善良？」

「因为上头的大人物默许。」比与子竖起食指。「这个世界不是以善恶做标准的，订定规则的是上头的大人物，只要有大人物罩你，一切都没问题。寺原也一样，他和政客们唇齿相依、两人三脚，关系切也切不断。要是政客说『某个家伙真碍眼』，寺原就帮他们实现愿望。政客则以不找寺原麻烦做为回报。」

「我从来没有见过社长。」

比与子调整后照镜的角度，摸着自己的睫毛，然后斜睨着铃木。「你要找的，是蠢儿子的寺原吧？」

铃木宛如被万箭穿心，震了一下，差点尖叫出声。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勉强压抑住那股激动，冷静地回答：「我，要找，寺原社长的儿子？」

「这就回到我一开始的问题。」比与子用手指绕着圈圈。「你被怀疑了。」

比与子的表情像在闲聊，指着铃木的左手说：「我一直忘了问你，你结婚了吗？」

很明显地，她指的是铃木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不。」他回答。「现在没有。是以前的事了。」

「可是你却还带着戒指？」

铃木痛苦地扭曲了脸。「因为胖了，拔不下来。」

这也是骗人的。毋宁说戒指变松了。铃木比结婚当时还瘦，只要一个不留神，戒指就会弄丢。每当那种时候，他总会想起亡妻的话，浑身哆嗦。「千万别弄丢了戒指。」生前的她曾经郑重地对他说：「看到戒指，就要想起我唷。」要是丢失了戒指，亡妻地下有知，一定会大发雷霆。

「我来猜猜看。」比与子的眼睛亮了起来。

「就跟你说这不是猜谜了。」

「你太太八成是被那个蠢儿子害死的，对吧？」

为什么你会知道——铃木拼命压制住就要探出去的身子，仿佛自己下一刻就会眼神游移，喉结抽动，眉毛颤抖，耳朵发红。要把持住，是一件至难之事。内心的动摇仿佛随时都会从身体的孔穴溢流而出。

同时，铃木脑里浮现被压溃在休旅车与电线杆间的妻子身形，他慌忙甩开这个画面，腹肌使力，问道：

「为什么寺原社长的儿子要杀我太太？」

「正因为他不需要理由就能杀人，才会被叫做蠢儿子嘛。」比与子一副「你明明知道」的表情说：「蠢儿子到处惹事生非。半夜偷车飙车是家常便饭，喝醉撞死人更是一年到头都有的事。」

「太过分了。」铃木不带感情地说。「真是太过分了。」

「就是说啊。十恶不赦呢。那，你太太的死因是什么？」

「不要随便把人家说成死人好吗？」

铃木忆起了亡妻被辗过的身躯，以为早已抹灭的记忆轻易地、鲜明地复苏。他仿佛又看见她浑身是血，鼻梁扭曲，肩膀的骨头被压得粉碎。铃木呆立在现场，听见一旁跪伏在路面的中年交通事故鉴定人

站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这不只是没踩煞车，根本是故意加速的。」

「是被车子撞死的吧？」比与子一语中的。

没错。「妳不要擅自决定好吗？」

「如果我记得没错，蠢儿子两年前撞死的女人，就姓铃木。」

这也没错。「骗人。」

「真的。我常听蠢儿子吹嘘他的英勇事迹。」

英勇事迹——这种形容让铃木勃然大怒，可是如果对她的话做出反应，就等于一脚踏进了圈套。

「不管蠢儿子再怎么为非作歹，也不会受到惩罚。你知道为什么吗？」

「天知道。」

「因为有人袒护他。」比与子扬起眉毛。「父亲跟政客。」

「就是刚才说的税金跟雇用保险的道理？」

「没错。总之，你知道杀害你太太的蠢儿子还逍遥法外吧？所以特别调查他的事，发现那家伙在父亲经营的公司工作，也就是『千金』，所以才会以约聘员工的身份进公司。」比与子背书似地流畅说道。「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我何必大费周章做这种事？」

「因为想报仇吧？」这还用说吗？她说：「你在伺机下手干掉那个蠢儿子，才在我们这里工作了一个月。不是吗？」

真是败给她了，一语道破。「这是冤枉。」

「就像刚才说的，」比与子说到这里，扬起嘴角。「你有嫌疑。」她身后的车窗上，霓虹灯艳丽地闪烁着。

铃木咽下口水，喉头一动。

「所以，我昨天接到了指示。」

「指示？」

「要我确认你究竟单纯只是一个员工，还是一个复仇者。」比与子的眼神就像在看一只耐人寻味的蝴蝶。「因为我们公司需要没大脑的员工，却不需要聪明的复仇者。」

铃木半晌无语，只能露出讨好的笑容。

「附带一提，不只是你而已。」

「咦？」

「像你这种憎恨寺原或他的蠢儿子，为了复仇进公司的人，还有好几个，所以我们也习惯应付这种状况了。大概一个月，我们会说是试用期，看看情况，如果对方还是很可疑，就加以试探。」比与子耸耸肩。「就像今天这样。」

「这是冤枉。」铃木再一次回答，却明白自己身陷绝望中。

不只有自己——这个事实让他眼前发黑。在可疑的「千金」工作，尽管怀疑自己贩卖的是毒品，这一个月之间依旧向年轻女性推销；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妻子报仇。那些受骗的人是自己活该，他只能这么说服自己，强压住罪恶感，抛开恐惧与冠冕堂皇的说词，一心只想着报仇。

当他知道这只是别人的翻版、再翻版，不由得沮丧起来。恍惚与无力感让他眼前发黑，一片漆黑。

「现在开始，我得考验你，看你是不是真心想为公司工作。」

「我想，我应该能符合你的期待。」铃木回答着，发现自己的声音愈来愈小。

「所以，」比与子竖起左手拇指，指指后座。「你得杀掉那对男女，尽管他们和你毫无瓜葛。

铃木战战兢兢地侧头窥看后座，问：「为、为什么、我……」

「为了洗清你的嫌疑啊。」比与子不疾不徐，若无其事地说。

「我不认为这可以证明什么。」铃木眉间挤出皱纹。

「证明？我们公司很单纯的，才不会去在意什么可能性啊，是不是冤枉的，只有简单的仪式跟规矩而已。听好了，只要你当场杀了那两人，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真正的一员。」

「真正的一员？」

「就是拿掉约聘员工前面的约聘两字。」

「真是教人感激涕零。」铃木无计可施，叹了一口气。「为什么我非得遇到这种事不可？」

引擎熄火，车内一片寂静，但是仍能感觉到震动，铃木很快发现那是来自自身的脉搏。每次呼吸，身体就剧烈起伏，胸口的收缩传到车身。吐气，再次吸气时，他闻到座椅的皮革气味。

铃木茫然地眺望窗外，他看见十字路口的行人号志绿灯开始闪烁，也许是自己精神恍惚，觉得灯号闪烁得很慢，不管怎么等，灯号迟迟不变成红色。

这个绿灯到底要闪到什么时候？

注视那个号志时，铃木觉得被拖进了另一个世界，但有一个声音响起：「你只要用枪把后面那两人射杀就好了，杀掉他们，你只有这条路了。」他被唤回现实。

「杀、杀掉他们之后会怎么样？」

「你说呢。可以用的器官，会立刻取出来卖，女的可以拿去当摆饰。」

「摆饰？」

「切掉两手两脚。」

「骗人的吧？」铃木说，但没等到「骗你的」这个回答，他甚至觉得「很有可能」。铃木重新坐正，感到头昏眼花。

他想起亡妻的脸，但立刻甩开那个画面。「手枪在哪里？」在意识到之前，他已经问出口了。

「想动手了？」

「只是问手枪在哪里而已。」

「枪，就在这里。」比与子开玩笑似地以恭敬的语气说，从车座底下取出造型朴素的枪。她把枪口对准铃木的胸膛。「听好了，如果你想逃走，我就拿它对付你。」

咦？铃木感到诧异。身体动不了。只是枪口对着自己，就全身无法动弹。为什么？他很疑惑，但立刻明白了；他被枪口强大的压迫力吞没了。枪口的黑色洞穴深处似乎有什么人正目不转睛地逼视他。比与子的食指就扣在扳机上，只要指关节一弯，稍加用力，子弹一瞬间就会没入自己的胸膛吧。实在太轻而易举了，这个念头让铃木浑身血气尽失。可怕的是枪口，不是飞来的子弹；他想起曾在某本小说读过这句话。汗水突然渗出，淌下背。

「你要用这把枪，杀死后面那两人。」

「只是假设，」铃木此刻就连开口都胆怯不已。「如果我接过那把枪，把枪口对准你的话，你要怎么办？啊，这完全只是假设而已。」

比与子没有吃惊，甚至露出同情的神色：「现在还不会把枪给你啦。等一下会有其它员工过来，到时才把枪交给你。那么一来，你也

没办法轻举妄动。」

「等一下，你说谁要来？」

她若无其事地说：「蠢儿子要过来。」

「咦？」铃木全身僵硬，脑筋一片空白。

比与子把枪换到左手，右手指着前车窗，把食指按在窗玻璃上。「蠢儿子八成会从那里过来。」

「寺原……？」铃木霎时感到脑袋里的东西「轰」地倾泻一空。空洞，脑袋一片空洞，什么都无法思考。「寺原他……要来这里？」

「是儿子。长男。你没在近距离见过他吧？这是好机会呀。等一会他就要来了，杀死你太太的那个蠢儿子就要来见你了。」

「他、他来干什么？」

「当然是来确认你的行动呀。考验员工时他都会在场。」

「真低级。」

「你还不知道吗？」

铃木说不出话来。浮现在脑海的是亡妻的身影。她的三种形姿重复地在眼前播放；平静的笑容、遭遇事故后损伤的脸庞、在火葬场看到的白骨——三种画面依序浮现。

铃木凝视前方，行人专用时相（注）路口看起来好近。等待号志的人聚集成群，像伫立在茫茫大海前一般，在斑马线前等候着。

人群密集的程度，又让他想起教授的话。的确，眼前的是一大群昆虫。

「啊，看到蠢儿子了。」比与子愉快地说，伸出食指。铃木一惊，坐直身体，伸长了脖子。

右前方的人行道上，有个身穿黑色大衣的男人。看起来二十五岁左右，西装加上大衣的打扮散发出危险的讯息，威风凛凛。男人索然无味地抽着烟，站在原地。在路灯照亮之下，人行道周围清晰可见。

比与子手扶车门，说：「那个蠢儿子，该不会是没看见我们？」话声刚落，她已经拿着枪打开门走出车外，朝着寺原长男挥动右手。

铃木也离开了副驾驶座。他站在马路边，直直望向寺原长男所在的位置。即使相距数十公尺，铃木还是能把握他的形姿。

妻子死去的容颜掠过脑海。就是那个男人！愤怒涌上心头。

他想起亡妻的口头禅。「也只能做了呀。」就是这句话。不管遭遇到什么状况，她总是这么说着拍拍铃木的肩膀。

注：行人专用号志的一种，可提供行人从任何方向穿越路口。

前方有门的话，也只能开了吧。门开了，不进去看看怎么行？若是里头有人，就出声招呼，有食物端出来，就尝尝滋味。有机会的话，也只能试了呀。她总是一派轻松地这么说。她上网的时候，总是把画面上所有连结全数点开，以致电脑不时中毒。

「我的视力很好。」铃木忍不住低声说道。轿车另一头的比与子万无一失地警告：「提醒你一声，你要是敢逃，我会开枪唷。」

寺原长男整个身影清晰显现，他站姿威风凛凛，肩幅宽阔，背梁直挺，个子很高，看起来长得也不错。铃木不知不觉中伸长了脖子，他眯起眼睛，盯住目标。仿佛愈看距离就会缩短，愈能看清寺原的长相。

寺原有着看来精力十足的粗眉与丰满的鼻翼，嘴上叼着香烟。他把香烟吐到马路上，烟蒂在地面反弹，右脚踩上烟蒂，搓揉似地仔细踩熄。好痛——铃木差点叫出声来，那烟蒂好似亡妻的身影，两者重叠在一起了。

昂贵但品味低俗的黑色皮大衣底下，系着一条红领带。那种红，像是亡妻流下的鲜血颜色。铃木右手紧握，长长的指甲扎进掌心。

在这里结束一切吧。铃木在脑中模拟即将发生的事：灯号转绿，寺原长男走向这辆车，来到铃木面前。只要从比与子手上接下手枪，立刻把枪口对准寺原长男就行了。本来就是件没胜算的事，但也只能做了。

有机会的话，就该试试。也只能做了呀。你说的没错。

「咦？」出声的是比与子。在马路的号志从绿色转为黄色的瞬间。

寺原长男朝马路跨出脚步。行人号志依然是红灯，他却一步、两步地走向前。

下一瞬间，他被车撞了。一辆黑色的迷你厢型车撞上了寺原长男。

铃木像要紧紧抓住车祸的瞬间似地，睁大了眼睛。周围寂静无声。就像失去了听力，视力取而代之，变得愈发敏锐了。

他目击寺原长男的右大腿冲撞在车子的保险杆上方。

大腿朝着车子的行进方向往内侧折断，脚离开地面，上半身右侧朝下摔向引擎盖，身体越过引擎盖，撞上挡风玻璃，颜面擦过雨刷。

寺原长男由于反作用力被弹向马路，身体左半侧跌在地上，左臂扭曲了。有什么东西掉到路面，原来是从西装弹开的纽扣。散落的圆型纽扣画出弧线，打转着。

身体跌落之后，在柏油路的凹陷处改变了方向。以脖子为轴似地，身体弓起，脖子以不自然的姿态扭曲着。

肇事的迷你厢型车没有停下，继续辗过了寺原长男的身体。

右轮辗上右脚，辗上长裤布料、大腿后侧，车体开上躯体，铃木仿佛可以听见肋骨折断、肝脏被辗碎的声音，他的背脊冻住了。迷你

厢型车继续前进了数公尺，总算停了下来。

铃木看见纽扣旋转的弧度变小，「喀」地一声落地。

交响乐团的演奏结束后，众人往往屏气凝神，场内一片寂静，停了一拍之后喝彩的拍手才骤然响起；同此情景，肇事现场的群众在一片死寂之后，突然发出尖叫。

铃木的耳朵恢复了听觉。喇叭、尖叫声、杂音般的喧闹，水坝决堤般哗然而至。

尽管内心骚动不已，铃木依然凝视着前方。因为他看见了人影。他直盯着一名就要从混乱中的路口离开的男子，无法移开视线。

「怎么会这样。」比与子瞠目结舌。「被撞了。」

「被撞了。」铃木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噗通乱跳，连眨眼都办不到。

「喂，你看到了吗？」比与子面露困惑，问道。

「咦？」比与子也看到了吗？

「你看到了吧？有个可疑的人走开了，对吧？」她激动地追问：「你也看到了吧？你看到对方了吗？你视力不是很好吗？你看到蠢儿子是被谁推的吧？」

「我、」铃木无从判断什么才是恰当的回答，可是「看见了」三个字已经脱口而出。「我看见了。」

比与子沉默了。她望向铃木，再看看自己的脚，咋了咋舌。她又把视线移回前方，下定决心地说：「你去追。」

「追？」

「你不是看到那个男人了吗？」

「咦？」铃木陷入困惑，禁不住问：「可以吗？」

「别会错意了。我们还没有认同你。可是总不能就这样放过凶手吧？」她苦闷的神色说明了她做出多么艰难的抉择。「要是让他逃走了，我不会放过你的。」她说，然后一副想到妙计般的表情，抬起头加了句：「对了，要是你逃走的话，我就杀掉车里那两个年轻人。」

「这算什么？」

「别管了，快追！」

突如其来的骚动以及意料之外的发展令铃木混乱不已，几近错乱。尽管如此，当他意识过来时，脚已经踏了出去。

「叫你快去！」比与子发作似地大吼。「快追那个推了蠢儿子的凶手！」

铃木像头被鞭策的马匹一样跑了出去，他一边跑，一边回头，瞧见比与子脚上的黑色高跟鞋。的确，穿那种鞋可没办法追凶，这算是她的过失吧。

鲸

鲸站在椅子上的男人身后，望着窗外。他把才刚拉上的窗帘掀开五公分左右，从隙缝间俯视市街。真是无趣的景色——他想。饭店的二十五楼，还不足以将所有建筑物置于眼下，而夜晚的闹区也不显得赏心悦目。只有在十字路口交错的汽车车灯，大楼的灯饰闪烁着而已。紧邻的建筑物让天空看起来像一块狭窄的天花板。

鲸放下窗帘，回过头来。这间单人房意外地宽敞，镜台与床铺的设计有一种肃穆的威严，打理得干净整洁；在都内的饭店当中，这里称得上高级。

「要看看外面吗？」

他朝男人的背影出声。五十多岁的男人面对书桌而坐，眼睛盯着墙壁，像是第一次坐在书桌前的小学生一样，正襟危坐。

「不用了，谢谢。」男人只回过头来，也许是被鲸的声音唤回神来，他像是吓了一跳。

这个男人在鲸至今为止见过的政客秘书里，算是令人比较有好感的。一丝不苟的旁分发型，让人感受到他的一板一眼；尽管穿着质料上好的进口西装，却不让人觉得矫揉造作或不愉快，实在难得。即使面对年纪小了一轮的鲸，也不改彬彬有礼的语气，这应该是出自男人的性格和知性吧。鲸的体格散发出不输给格斗家的压迫感，但男子并没有因此显露卑躬屈膝的态度。

「不看就再也没有机会了。」鲸明知无此必要，还是建议男子。

「咦？」男子的眼中已没有昔日的霸气。

你就要死了，这是最后一次看到外头景色的机会了。鲸本想继续说明，却打消了念头。反正他们永远不会理解自己置身的状况，没必要为此多费唇舌。说起来，那也不是值得在临终前特地看上一眼的景致。

男人依然面对书桌，目不转睛地盯着信纸和信封。

「这、这种事，」男人背对他，开口问道。「常有吗？」他仿佛为了自己说出口的话颤抖。

「常有？」

「像我、像这样，」男人拼命地寻找合适的词彙，可能是太过混乱，精通的英文脱口而出，「suicide」说完，他问道：「被迫自杀，是常有的事吗？」

他的肩膀在颤抖，摆在桌上的拳头紧握，克制着不让感情溢流而出。

总是这样。他们一开始总是装出毫不在乎的模样。若要形容的话，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平静、豁达。他们一副通达事理的样子，说：「这样就行了吧？」一会儿之后，又异样地饶舌，错以为若是不说话就得死。——尽管说了还是一样得死。

鲸没有回答。只是望向房间的天花板，看着绑在通风口上的塑胶绳，绳环已经绑好了。委托人并没有指定要上吊，不指定的话，一般都采取上吊的方式。

「人死了就能被原谅，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男人说，他把椅子打斜，斜眼看鲸。「就算身为秘书的我自杀，情况也不会改变。社会大众明明清楚得很，知道真正恶劣的另有其人，然而却因为我自杀，让整件事不了了之，这不是很没道理吗？」

和对方的对话拖长通常不会有好事，鲸从经验上学到这一点。

「那不是凭我一个人能做出来的。这是当然的吧？那么复杂的事，我怎么可能一个人想得出来？」

男人是梶议员的秘书。这数十天来，梶因为遭媒体揭发他接受通讯公司的不当献金，身陷丑闻风暴。目前情势极度不利，正面临穷途末路的窘状。由于众议院的选举近在眼前，党部舍弃他的可能性极高。

「只要我自杀，追究责任的声浪就会减弱吗？」

「胆小，动不动就大呼小叫，一害怕就出手伤人。梶不就是这样一个人？」鲸想起梶的脸。老议员个子小，一张娃娃脸；为了营造根本不存在的威严，在嘴边蓄了一圈胡子，两道粗眉无时无刻不高高扬起，但仍是毫无力道。鲸每次看到梶在电视上的言行举止，就觉得这个男人根本不想从事政治，只是想要耍无赖而已。

「梶总是委托你做这种工作吗？」

「这是第一次。」这不是谎话，梶是认识的议员介绍的，三天前第一次和鲸联络。「我不喜欢他，不过工作归工作，我接下了。」

「这次的事件若是能更冷静地应对，根本不会演变成现在的局面。」男人眼球严重充血，滔滔不绝地说：「都是因为梶慌了手脚，胡乱发言，事情才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你怎么不怨自己要担任那种人的秘书呢？」

男人呜咽似地大口喘气，咽下口水，叫嚷着：「这太没道理了！」他一直是一个模范生，一帆风顺地活过来，这或许是他第一次高声叫骂。出声的他反倒被自己的举止吓得睁圆了眼睛。

「追究的声浪会转弱。」鲸简短地说。

「咦？」

「找个代罪羔羊，是有相应的效果的。」

「就算不会有人信服吗？」男人露出遭到背叛的表情。

「这一行我已经干了十五年。」

「逼人自杀的行业？」

「若是没用，我早就失业了。」鲸在床上坐下。身高一百九十公分、体重九十公斤的巨大身躯把弹簧床压得吱吱作响。他穿着有三颗扣子的深灰色西装，从内袋取出文库本（注一），无视于恳求地望着他的男人，看起书来。

「你、你在看什么？」男人问。不是出于兴趣或好奇，只是害怕自己被抛下。鲸无言地把书背转向对方，书封已经拿下来了，纸张皱巴巴、脏兮兮的。

「那本书，我十几岁的时候也读过。」男人眼睛发亮，为了找到双方的共同点而欣喜。甚至有种「怎么，我们根本是同类嘛！」想要握手言欢的气氛。「是经典名著呢。经典真不错。」

「这世上所有的小说中，我只读过这一本。」

男人张着嘴，不知所措。

「这不是夸张、吹嘘，也不是自卑。」虽然提不起劲，鲸还是继续说明：「这是我唯一读过的小说。」

「你一直只读这本书吗？」

「等书破了不能读，就买新的。这已经是第五本了。」

「那样的话，背都背得出来了吧？」男人强颜欢笑地说：「书名倒着念，就成了『涎与蜜』唷。」他声音亢奋，像是身负传达这件事的使命一般。

鲸缓缓抬头，凝视文库本的书名，原来如此。「我没发现。」

忽地他想起十年前的事，当时他误以为自己能和理解这本小说的人惺惺相惜，由于误会太深，他犯下了错误，一个令他懊悔不已的失误。看过同一本小说的人，在全世界不知几凡，然而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自己的同志，当时的他还不懂这个道理，只能说是愚蠢至极。

男人的太阳穴抽动着，说：「我真的得自杀吗？我现在做的是垂死挣扎吗？」

「不，大家都是这样的。」鲸头也不抬地说。事实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政客的秘书自杀，又能怎么样？」

「有人自杀，就麻烦了。有效果的。」

只要秘书表明「这件事的责任全在我」这种连小学生都不会扯的谎，上吊自杀，社会上对于政客的抨击就会大幅转弱。散布公害而遭受舆论挞伐的大企业社长从大厦跳楼自杀，也有相同效果。尽管会招来「一死了之太卑鄙了！」、「这只是逃避罢了！」等等批评，不过社会大众也会达成一种「可是人都死了，就算了吧」的共识。

注一：文库本为日本书籍的一种出版形式，约为A6尺寸，相较于精装本，有携带方便、价格低廉等优点。

注二：《罪与罚》的日文书名，将「罪」（tsumi）与「罚」（batsu）的发音颠倒过来，即变成《涎（tsuba）[日文汉字作 唾]与蜜（mitsu）》。

「只要祭出牺牲，就算不合理，再追究下去也太麻烦了。」鲸接着说。

男人听了发出呻吟，双手捂住脸，趴伏在桌上。这也是常见的反应。鲸读着文库本，等待男人宣泄情绪。有时有些人还会在饭店房间大吵大闹，和那些人比起来，眼前的男人算是比较好的。而男人止住呜咽和颤抖后会说什么，鲸想象得到。

男人果然如预期中的说了：「总之，只要我死，我的家人就会平安无事吧？」

到了这个地步，作业的准备阶段便告一段落，就像矿车滑下山坡一般，事态将加速进展。玻璃窗对面大楼招牌上的红色灯饰正闪烁着，仿佛在为鲸的工作鼓噪加油。

「不会有问题的。」鲸在书里夹上书签，站了起来。走到男人身边，用指节敲敲桌上的信纸。「遗书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男人像是变回了十来岁少年，露出像在观察监护人脸色似的眼神。

自杀吧，那样一来，就能保证家人的安全；反过来说，「若不自杀，家人就危险了。」

「有人拒绝过吗？」男人问。他在问有没有坚不自杀、反抗到底的勇者。

「有。」

「那些人后来怎么了？」

「因为原因不明的火灾，一家人全被烧死。」

再明显不过的，一抹希望之光从男人脸上蒸发。

「也有人被酒后驾驶的卡车撞死，还有人的独生女被飙车族凌辱。」鲸念经似地一一列举。这些都是他听说的，不一定是事实，不过「听起来像真的一样」比什么都重要。

男人支吾起来，嘴唇颤抖着：「只要我照你说的做，我的家人就会平安无事吧？」

鲸姑且点头，但并没有根据。他从没确认过被害者的家属是否会获得补偿，也没有兴趣。不过，他推测应该是那样。因为就算对象是死人，那些政客和有钱人也不愿意欠下任何人情。

男人垮下肩膀，所有希望都落空了。

他抓起笔，翻开信纸。

让对方写遗书，也是工作的一环。有些人的遗书只写给家人，也有人写给政客或上司。让对方自由发挥，事后再确认内容，如果有问题，就扔掉。

鲸再度坐回床上，回到文库本的剧情。只要打开书页，读上一两句，立即就能融入小说中的世界，回到杀害老妇人的俄国青年进退两难的抑郁心境；比起现实生活，鲸更熟悉书中的世界。

男人写了三十分钟左右，偶尔撕下信纸揉成一团，但没有大吵大闹或是气愤拍桌。写好之后，坐在椅子上的男人侧身看鲸。

鲸呼吸平顺，翻页无声无息，或许男人以为鲸已经从室内消失了。「你在啊。」他看起来像是失望，又像松了一口气。「那个，有、有没有人手抖得没办法写遗书？」

「有三分之一是这样。」鲸从小说世界回神过来。

「那我算是比较好的吧。」

「是啊。」鲸翻过文库本的书页。

都到了这步田地，他们还在意自己的「位置」，实在叫人哑口无言。尽管死期近在眼前，他们还是忍不住想确认自己高人一等。

鲸在文库本中夹上书签阖上，收进口袋。他站起来，对男人说明步骤：「移动椅子，把头放进绳圈里。事情一瞬间就结束了。」

「好的。」回答得郑重其事的男人表情恍惚，若有所失。

「你有一种奇怪的能力。」以前有一个政治大老这么说。他不说「特别的能力」，而用「奇怪」来形容。「虽然那种恐怖不具形体，一面对你，人会不由自主地陷入绝望。这是千真万确的。就连胆大包天的我，面对你，也不禁有些沮丧。内心的罪恶感和无力感不断滋生，让人忧郁不振，像是掉入万丈深渊。那些自己犯下的微不足道的过错不断膨胀，不禁觉得活下去是种痛苦。」

竟然好意思说只是微不足道的过错——对方的厚脸皮让鲸目瞪口呆。政治大老继续说了：

「你有强迫别人自杀的能力吧。」

「那你快去死吧。」鲸回答。

实际上，鲸并不清楚站在自己面前的人有什么感觉，不过他注意到了，面对面时，对方的表情就像瞪视着黑暗，逐渐失去生气。

「爬上椅子。」他在男人耳边呢喃。呼哈、呼哈，眼前的秘书像是忘了怎么呼吸似的，吃力地喘着气，眼珠子骨碌碌地转动，全身打颤。鲸觉得自己不像在威胁，反而像在开导对方。脱掉鞋子，站到椅子上，脖子伸进绳圈里。明知若是听从鲸的指示，迟早会死，对方仍是一一照办。

看样子没必要动用手枪了——鲸想。有时，也会碰到不肯正视鲸的眼睛的人，他们不会被鲸的力量蛊惑，试图逃走。遇到这种情况，就只能拿出手枪了。鲸会亮出枪，低声威胁：「如果不死，我就开枪。」尽管这话解释起来，成了「如果不想死，就自杀」这种歪理，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他们因为不想立刻被枪杀，会选择听从鲸的指示。

因为人不到最后一刻，不相信自己会死。

男人握住绳子。此时，他忽地问道：「目前为止你逼死了多少人？」

鲸眉毛都不动一下。「三十二人。」

「你背起来了吗？」

「我有记录，你是第三十三个。问这个问题的，你是第八个。」

「做这种工作，你不觉得悲哀吗？」男人的脸就像为了应付唐突造访的死亡，皱纹激增，皮肤干燥，仿佛一瞬间老去。「你不会受到罪恶感折磨吗？」

鲸苦笑。「我会看见亡灵。」

「亡灵？」

「被我逼着自杀的那些人，最近开始出现在我面前。」

「一个接一个吗？」

「三十二个人，轮流。」

「那算是一种罪恶感的表现吧？」

原来有这样的解读方法啊？鲸吃了一惊，但没有回答。

男人的表情扭曲，看起来既像在怜悯疯子，也像在享受拙劣的怪谈。

「那么，我迟早也会出现在你面前吧。」

「没有人规定非那样不可。」

「我在学生时代常听爵士乐。」男人突然岔开话题，鲸明白这是他人生最后的脱序。「我很喜欢查理?帕克（注）唷。」

鲸不打算奉陪他的脱序。

「他有一首有名的曲子，叫<Now’s the Time>，<就是现在>。这曲名很棒呢！」

的确，这个句子很不错。鲸忍不住跟着复诵。

「就是现在。」

仿佛把鲸的话当成信号，男人会了句「就是啊」，踢开了椅子。椅子摇晃，男人的身体落下，在空中被绳子勾住，天花板吱吱作响。鲸像往常一样，观察过程。

黄色塑胶绳陷入男人脖颈，绳圈从下巴往耳后缩紧。男人口中，舌根顶住了气管。鼻子为了吸气颤动着。咻咻地喘着。

注：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1920-1955）为著名的爵士乐萨克斯风手。对爵士乐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被尊奉为现代爵士乐之父。

他的双脚前后踢动，椅子被踢倒。男人双脚摇摆，像在进行游泳特训似地，动作愈来愈快，没过多久逐渐趋缓。

唾液从嘴边流下，白沫伴随着喘息，从嘴角溢出。

男人的双手伸向勒紧脖子的塑胶绳，试图伸进皮肤与绳索间的缝隙，指甲挠抓着下颚的皮肤。

也许是因为血压上升，脸部和眼球渗出红潮，脖子一带肿胀不少。全身开始痉挛，是因为氧气减少，脑内的二氧化碳增加了吧。这时，男人的身体一瞬间放松，脸部失去颜色，转眼间一片苍白，有如沉浸在脱力感当中，肩膀颓软，身体左右摇晃。

鲸眺望悬吊在半空中的秘书之后，进行室内确认，检查有没有留下垃圾或忘了擦拭的指纹。例行性的后续处理结束后，他探向桌上的遗书。如他所料，男人只留下了给家人的信。他写下对妻子的鼓励、对孩子的关爱、人生教训等话语，最后以「我会永远守护你们」的字句作结。并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内容，字迹颤抖得不很厉害，后半的字列稍稍倾斜，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忽然一阵眩晕袭来，自己站立的场所开始旋转，感到一阵头昏眼花。鲸忍住蹲下的冲动，奋力睁开眼睛。同时，背后传来一个声音：「还是老样子，都是人呢。」

鲸回头。窗边，一名男子正从窗帘隙缝间窥看外面。鲸咋舌。那是两年前上吊的参议院议员。当时爆出不法献金收贿案，为了模糊焦点，他被迫自杀。

政客的问题总是与金钱纠缠不清，不是钱，就是为了自尊。至少也该有一两件起因于国政方针或义愤填膺的委托案吧，然而至今为止，一件也没出现。

那个应该已经死去的议员，用手比出手枪形状，食指敲打着玻璃窗。正下方就是行人专用时相路口，等待号志的人潮像群聚在一起的蚂蚁。

刹那之后，鲸看见了意想不到的光景。

站在路口的人群当中，有个人影弹也似地跳出马路。

那个人一出到马路上，立刻被车子撞了，一切发展迅速得令人吃惊。就像投手投出去的球瞬间被打者打回场中央，迅雷不及掩耳。

「死了吧。」一旁的议员亡灵极具存在感，感叹：「被撞了。有人撞车自杀呢。」

「不，不对。对方不像是主动跳出去的。」鲸在内心这么回答。尽管没有清楚目击，但他如此确信。

由于突如其来的车祸，路口附近的人就像溃散的军队一般四分五裂，纷纷嚷嚷。有人聚集到受害者身边，有人背过脸离开，有人把手机按在耳边，有人听到喧嚷察觉骚动跑了过来；这些情景仿佛就发生在他眼前。

在这当中，鲸看见一个人影浮出来似地散发出与周围格格不入的空气，往其他方向前进；一群蚂蚁当中混杂了另一只不同种类的蚂蚁。

「推手」这个名词浮现在鲸的脑中。

紧接着，理当被埋没的记忆从脑中泉涌而出，记忆打开尘封的盖子，有如泥水般流出；当时的自己，以及过错、悔恨等等情绪，十年前的记忆一口气浮现，全身仿佛被火焰烧灼。陈旧焦黑的情感，又再度被加热，是焦躁与后悔，不愉快的悔恨。

鲸再一次把那可憎的心情塞回脑袋深处，将之压溃似地封印起来。再次回神时，议员的亡灵已经消失了。

鲸瞥了一眼吊在半空中、已经停止呼吸的男人，离开了房间。上吊尸体发出的倾轧声，也随着门关上渐渐转弱。

门上有标示提醒房客「外出时请记得携带钥匙」。鲸没有拿钥匙，出了门。门完全关上了。

蝉

「啰哩八嗦的吵死人啦！」蝉胡乱抓着褐发，朝眼前的妇人高声抱怨，还做出掏耳朵的动作。「吵死了。」

「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妇人年过四十，脸上厚厚的底妆盖住了皱纹，身上紧绷地包裹着年轻品牌的衬衫。她打算凭一己之力来阻止衰老吗？蝉看得目瞪口呆。

这栋二层楼住家位于茨城县水户市的新兴住宅区，蝉人就在客厅里。

妇人的眼睛全红了，激动得语无伦次。她眼睛眨也不眨地逼近过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嘛！」她带着混乱的表情指着后方，那里倒着两个浑身是血的男人。

「什么是什么，那个趴在沙发上的是你老公，躺在电视机旁的不就是你儿子。不过是断了气的啦。话说回来，那台电视真是有够大

的，几寸的啊？还是叫宽荧幕？高画质？对了，听说那种宽荧幕电视连平常看不到的地方都看得到？真的假的？」蝉滔滔不绝地说。

「我不是在讲那个，我是问现在是什么状况啦！」

蝉望向边桌上的时钟，岩西差不多要打电话来了。「顺利完成了没？」岩西总是一派轻松地打来确认，然后一定会用一副宣示神谕的口气说：「杰克?克里斯宾不也说过吗？『守时就是守身』。」蝉想在这之前把工作解决。

「我不是在讲那个！我是在问为什么我得遇到这种事？！你是什么人啊？你不是不动产公司派来的吗？」妇人声音尖锐，语气充满憎恶。

「说是不动产公司的人，是骗你的，歹势。」蝉耸耸肩，伸手摸摸垂在耳边的褐发，他的头发相当柔细，自己也很中意。一踏出脚步，就感觉到地毯的触感。「要是你们不让我进门，我没办法工作嘛。如果我按门铃说：我拿刀要来杀你全家了，你们不可能放我进去吧？啊，会吗？」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就说吧？所以啊，我只好冒充不动产公司的人请你们开门嘛。你家不是打算要买大厦吗？明明都有这栋豪宅了，真厉害啊。反正，有人告诉我这件事，吩咐我扮成不动产公司的人上门。」

「谁吩咐的？」

「岩西啊。」

「那是谁啊？莫名其妙！」再继续听你胡说八道，我就要神经错乱死掉了！女人高亢的声音仿佛在如此预告。

「就是我上司啊。不过也只有我跟岩西两个人啦。那家伙接案子，我做事。你不觉得很不合理吗？劳动的人可是我，那家伙啥也不做耶！很奇怪吧？」

客厅墙上有一个大柜子，排列着各式皮包，像是皮包店的展示柜。原来这世上有人是这么花钱的啊——蝉佩服地想。

「我是来杀你全家的。就跟你说是工作啦。」

「来杀我们……为什么？」妇人体内仿佛充塞了烦躁与焦急、恐怖与愤怒。蝉走近一步，妇人便陷入极度恐慌。她踉跄了一下，手撑在一旁的餐桌上。

「我只是接受委托而已，理由我也不晓得。岩西什么都不告诉我，他只会说，就是那个啊，杰克?克里斯宾。」

「撕冰？」

「你也不晓得唷？就说嘛，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鬼。反正那个白痴一开口，就一定要引用那家伙的话。好像是个乐团主唱，你也没听过吧。反正，岩西满脑子都是那家伙的歌词，开口闭口就是杰克?克里斯宾曰，老是这样，杰克?克里斯宾曰：『弱冠青年，无知才是幸福』。真是听他放屁。像是委托人是谁啊，为了什么理由杀人啊，他半丁点儿都不透露。我不就像便利商店的店员，不晓得自己卖的面包是怎么做的吗？不对，好像不大一样啊，我想是因为那件事吧，你儿子家教不是『很好』吗？」说到这里，蝉又再次语带讽刺地强调「府上家教」几个字，说：「他之前不是放火烧死了藤泽公园里的游民吗？」

「呼、火、」妇人睁圆了双眼，眼角痉挛了一下，蝉没有漏看。这大婶心里有鬼哪。

「那不是前阵子发生的吗？藤泽公园里有游民被烧死。有人在睡着的游民阿伯身上浇上汽油，用打火机点火。那是你儿子干的吧？」

「才不……」妇人原想说「才不是」吧，话却说到一半没说完。

「岩西啥都不告诉我，我自己调查了一下，结果听到不少关于你儿子的传闻。人家说他虽然住在水户，为了做坏事，还特地大老远跑到东京去。真教人佩服，我甚至有点感动呢。我很欣赏他这种努力哟。总之，因为同伴被烧死，其它的游民气炸了。那些家伙该行动的

时候还是会行动的。毕竟他们还有希望嘛。他们虽然是『homeless』，不过可不是『hopeless』，对吧？」

「你说的那件事，警察已经在调查了啊。」

「我说啊，比起凶手被警察逮捕，游民们更希望有人做掉他，毕竟这年头少年犯根本不会被判什么大不了的刑罚嘛。所以他们凑了钱委托岩西，要他干掉那个教人火大的小鬼，所以，我就来了。」蝉一鼓作气说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可是，为什么连我们也遭殃？就算我儿子不对，为什么连我老公也被杀？」

「这是客户的要求啊。」蝉再一次搔抓头发。「说要干掉你们全家，也收了三人份的酬劳嘛。对了，对了，你听我说，可是我拿到的钱竟然不是三倍耶！这很不合理吧？这种状况叫什么去了？炸、炸……」

「压榨？」妇人应答的表情此时突然恢复正常，不过回答之后，立刻又陷入半狂乱状态。

「对，就是压榨。」

「你以为做出这种事，不会被抓吗？杀了三个人会震惊全国的，媒体会大肆报道，警方也会全面搜查，你很快就会被抓的。会被判死刑！死刑唷！」

「我说啊，这年头这种命案一点也不稀奇了，为了抢区区几万块，杀人全家的人到处都是。你知道这种悬案有多少件吗？」

「会做出那种事的，都是中国人之类的吧！」

听到妇人自以为是的口气，蝉苦笑说：「说那种话，中国人会生气唷。真是过分。不管哪一国，都有人会为了钱不择手段。日本人也会干的。总之这种事多的是，而且很难破案啦。再说，」

「再说？」

「在这个国家啊，人杀得愈多，审判就拖得愈久。很奇怪吧？」

「杀人哪可能那么容易！」

「很遗憾，就是这么容易。」蝉耸耸肩。实在有够啰嗦的——他不耐烦起来。做母亲都这么啰哩八嗦吗？幸好我妈在我小学时候就失踪了，那才叫做母爱吧——他由衷地这么想。「对了，告诉你一句我喜欢的话好了。」

「什、什么？」比起自己的性命遭到威胁，妇人似乎更不满蝉的无礼。

「『如果告诉查理?帕克，可以到路上杀掉十几个白人，他一定会扔掉乐器放弃演奏的。』」蝉说得很快，口沫横飞。「那是高达（注）电影里出现的台词。」

「什么跟什么？」

「也就是说，查理?帕克想杀白人想得要命，只好靠着吹萨克斯风来排遣。可惜现在没有萨克斯风的人到处都是。」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要说的是，这真是个悲惨的世界啊。你不会不懂吧？」

妇人涨红了脸气愤不已，还是显得傲慢。比起丈夫跟儿子被杀害的愤怒与悲伤，她似乎对自己遭受攻击一事更感到愤懑。

「你也对女人动手吗？」她这么吼道，一副像是说「你敢吗？」的挑衅口气。实在不晓得她的脑袋回路怎么运作的。

蝉板起脸孔。对了，是有那样一部电影——他带着一种像咬到苦涩果实的心境回想起来。明明是个优秀杀手，却自命不凡地说什么「我不杀女人跟小孩」。「专家才不可能那样哩。」蝉噘起嘴巴，口水又喷到妇人身上，说：「医生动手术的时候，会说『我不医男的』吗？就算上门的客人再怎么丑，特种行业的小姐还是会好好服务人家啊。什么『No women, no kids.』。这根本就是歧视！我最讨厌那种

人了！」他把脸凑近妇人。「而且啊，那个杀手明明是法国人，却讲英语耶。很奇怪吧？」

「那又不关我的事！」

妇人大叫的瞬间，蝉的手动了，右手的刀子向前刺出。蝉仿佛自身化作刀刃一般，集中神经，确认手中的触感。

刀尖刺上妇人腹部，肚脐右上方，一施加力道，可以感觉刀子刺破表皮与皮下组织。蝉在脑里描绘着人体构造，两相比对似地继续移动刀子。

切过腹横肌，割开无数的毛细管与神经，割开肌肉，刺出空洞。到达肝脏的时候，他停顿了一秒左右。

注：尚卢.高达（Jean-Luc Godard，1930-）为法国电影导演，法国「新浪潮电影」的旗手，亦是世界级的重要导演之一。

妇人淌着口水，呻吟着。

蝉准备拔出刀子。刀锋抽离的部位，一定会开始涌出鲜血吧，蝉想象着在对方体内泛滥的血液。

拔出刀子时，他转动手腕粗暴拔出。

间不容发地，他接着刺向妇人的胸部，朝着隆起的左边乳房下数公分处，猛力刺下。

刀刃通过脂肪，穿过肋骨间的缝隙，继续往内部挺进，刺入心肌。蝉想象着刀子的路径。

妇人睁大了眼睛，瓦斯喷发似地从口中「咻」地吐出气来。

蝉再次抽出刀子。血色从妇人脸上褪去，她臀部着地向后倒去。

蝉注视着妇人持续了一阵子的痉挛，以及血液从伤口流出来的景象。他小心移动，避免踏到血泊，接着就像观察压扁的虫子一般蹲了下来。确认妇人手腕已经没有脉搏后，他拖过带来的运动背包，更换衣物，当场扔掉沾了血迹的衣服。那是大量生产、大量贩卖，随处可见的衬衫和牛仔裤。

手机响了，蝉感到厌烦。一接起电话，就传来岩西「顺利完成了没？」的问话。他应该已经四十好几了，说话却像个高中生一样粗鲁，明明不谙世事，蒙昧无知，却一副高高在上的口气。

「刚结束。」蝉答道。

「快点走人吧。还有，明天过来拿钱。」

「知道啦。啰嗦。」

「杰克?克里斯宾不也说过，『大功告成，先走为妙』。」

「难不成你不借用那个人的话，就不会说话吗？」蝉有一股想要扔掉手机的冲动。他也想，如果忍耐老头子的疯言疯语也算是善行一件，神明一定确实记住了我的名字。

「有什么办法？我想说的话，全写在杰克?克里斯宾的歌词上头嘛。」

「话说回来，为什么我的工作老是这种杀光全家的？麻烦死了。像今天，一个女的啰哩八嗦没完，我都快抓狂了。」

「其它家伙不肯做啊。」

「不肯做？」

「他们不想杀无辜的女人跟小孩。」

「啥？」蝉觉得这话太令人费解，纳闷起来。「为什么不能杀小孩？小孩总有一天也会变大人唉？那要到几岁才可以杀？不想杀猫杀狗还可以理解，人管他什么年龄性别，不都是人吗？」

「就是啊。就是因为你不在意这种小事，我才接的嘛。像我们这种小业者也只能捡这种其它人不做的工作。换个说法，就是『见缝就钻』。」

这句话八成也是引用来的吧。「你倒乐得轻松。」

「养鹈鹕的啊，伟大的不是鹈鹕，而是饲主啊。」

「我又不是鹈鹕，是蝉啦。」

「真啰嗦。」

「啰嗦的是你吧，压榨混蛋。」

「你也知道这么深奥的字眼唷？听好了，我可没有压榨你的意思。」

「真的假的？」

「因为杰克?克里斯宾的音乐，主题就是对压榨和冷漠的义愤啊。」

就知道他要来这一套。蝉没有应声，挂掉电话。他移动脚步正想离开的时候，发现一本不曾见过的杂志，拿起一看，似乎是有线电视的节目表。蝉惊叹地想：有钱人连电视节目也比较多啊。以后该不会连头条新闻都要额外收费吧？有些什么节目呢？他拿起遥控器。

铃木

飞奔出去的铃木脑中充塞着疑问与困惑。

他斜向穿过马路，笔直地跑上人行道，视线前方是男人的背影，许多行人挡住铃木的去路。察觉事故骚动的人们，立刻变身为看热闹的人群，逆行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快步前进的铃木，用他迟钝的脑袋拚命思索自问。

寺原长男被车撞了，这是错不了的。不过他死了没有？被迷你厢型车撞上，摔飞到路上，头还朝反方向弯折，一动也不动了。那样，

还有可能活着吗?

铃木目击有人从背后推了寺原长男一把。虽然有看错的可能，但比与子也看见了。真的吗？那人真的推了寺原长男吗？总之，只能先追上那个男人再说。

右手是一排特种行业进驻的大楼，华丽的招牌灯闪烁着，马路上的车灯不间断地照亮铃木的脸。

前方矗立着一栋高层饭店，一旁设置了直立式的电子告示板，不时显示众议院选举的民调结果，以及在中东发生的空难消息等等。

他跟在领先数十公尺的男人背后。

那男人推了寺原长男。直到穿过一个斑马线时，铃木才惊觉自己的复仇被人抢先一步。他感到浑身无力，膝盖一软，差点摔倒。被人抢先了？这不是真的吧？他斜着身子避开行人，事态发展太难以置信，他几乎要瘫坐在地。

接着对自己的质疑也浮上心头：为什么不逃？既然已经被「千金」看穿真面目，还有人拿枪逼自己杀掉毫无瓜葛的陌生人，这可是不杀人就会被杀的生死关头。趁现在逃走不就好了?

不，他否定了这个念头。

若是在这里放弃跟踪那个男人，自己一定会后悔的，如果不确认是谁杀了妻子的仇人，自己也活不下去了。

眼前的男人背影，看上去平静地不可思议，虽然脚步片刻不停，但是丝毫不像逃离犯罪现场的犯人，没有半点慌乱或狼狈。这与不断侧身、和擦身而过的年轻人碰碰撞撞狼狈不堪的铃木两相对照，对方就像顺流而下般顺畅前进。

男人穿着灰色短大衣。铃木从他的举止判断，对方的体型削瘦。

为了不跟丢，铃木拚了老命，他追踪在人群间时隐时现的男人背影，彷佛不小心多眨眨眼，男人的背影就会忽然消失。对方的动作太

过流畅，令铃木不敢掉以轻心。

更重要的是，男人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透明感。

在泛滥的河川中，彷佛只有他身边的地方风平浪静：有一种透明的沉静特质。那男人真的是凶手吗？铃木突然不安起来。

自问自答从脑袋涌出。「可是，你不是亲眼看见了吗？」「看见？看见什么？」「看见寺原长男被推出马路，被车撞死啊。」「不，那可能只是单纯地意外。」「不对，那是被人推的。那家伙是被推出去的。」「被推？被谁？」「现在你不就在追那个人？」

不明就理的一方与客观的一方，两者在体内争论着。

有人踢到了铃木的右脚踝，他感到一阵剧痛，却不能停下脚步。路上有机车呼啸而过，那轰隆声响推动铃木的背。他挪动脚步，尽管不清楚自己的脚步是踉跄还是追逐，也只能前进了。

男人走下地铁的阶梯。

铃木加快脚步，以免跟丢。藤泽金刚町的地铁车站有三条路线交会，车站内构造颇为复杂。铃木刚踏上满是烟蒂与湿气的阴暗楼梯时，手机响了。他望着小虫群聚在嗡嗡作响的萤光灯上，接起电话。

「你在哪里？」是比与子，尖锐的嗓音透着兴奋与混乱。

「现、现在，」铃木正在下楼梯，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正在追。走到地铁车站了。妳那边呢？」他踏空了一阶，差点跌倒。「那家伙，」他两阶并作一阶，继续下楼。「怎么样了？」

「被送进医院了。」

「平安无事吗？」他强压住声音中的颤抖。

「不晓得。」

被撞成那样不可能没事吧？铃木内心这么想，却没有反驳。

他把手机放在耳边，在车站的通道前进。圆柱等距并排，处处挂着指示转乘站台的广告牌，左侧是一排已打烊的店铺，前方有自动贩卖机，除此之外，是一片煞风景的景象。鞋子踩出声响。他没有追丢男人的背影，男人走向地铁的乘车处，尽管两人之间有三十公尺的间距，但并没有妨害跟踪的障碍物。

「不要让凶手逃走了。」比与子说。

「对方不一定是凶手吧？」没错，还不能确定他就是凶手——说完，铃木才想到。

「他就是凶手，还用说吗？我也看见了。我问了跟蠢儿子在一起的小弟，他们也说看到有人推了蠢儿子一把。」

「为什么？」复仇？还是抢走别人复仇的机会？

「我刚才打电话回事务所，」电话中传来救护车的警笛声。

「对不起，我听不清楚。」

「是『推手』！」比与子自暴自弃地高声说道。

「『推手』？」

「听说好像有这方面的专家，我们手上的情报很少，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不过公司里有人知道。」

「哪种专家？」

「推人啦。像是在马路或车站，在背后推人一把，制造车祸。」

换句话说，那个男人是受人委托杀了寺原长男吗？铃木试图整理思绪却不顺利。

「总之，由你去查出那个男人的所在，目前我们手上没有其它线索。」他半吼着命令铃木。

「为什么我得做这种事？」

「你要是立下功劳，保证有好处的。还可以洗清嫌疑。」

铃木没有答话。

他看见男人进入剪票口，抛下一句「待会儿再说」，粗鲁地挂断电话，赶往售票机。他瞥了一眼票价表，确认最贵的车资之后，买了一张票。撕也似的抢过车票，穿过剪票口。

一大群穿西装的男人和浓妆艳抹的女人蜂拥而至，接二连三与铃木错身。铃木望向指示乘车处的广告牌，搭上长长的手扶梯，准备前往站台。前方有五名老妇人排成一列，悠哉地讨论麻将的役满贯（注）如何如何，让铃木听了心浮气躁。

上行线跟下行线似乎都才发车，站台上没什么人，地面黏了许多被踩扁的口香糖残渣，看起来暗淡无光。尽管位处地底，空气却很潮湿，彷佛一直曝露在雨中。

男人的身影跃入眼帘。

他站在左侧下行的一号线。铃木放慢步伐，移动到时刻表底下，交互望着手表和时刻表，彷佛看了手表就忘了时刻表的内容、看了时刻表又忘了时间似地，装作交互眺望，趁机观察男人的样子。

对方年纪大约三十五岁，虽然不是娃娃脸，却也不会给人疲乏中年人的印象。

乘客渐渐多了。就像征菌生长在湿气中一般，乘客宛如从月台下平空涌出，陆陆续续增加。人群逐渐形成队伍，铃木也加入行列。

阅读周刊的男性、戴耳机听音乐的年轻人、聊天的上班族，男人被众人包围着，静静地站在最前头；彷佛像在喧嚣的城市里唐突出现了一棵树、一座静谧的湖泊。铃木讶异地注视着他站立的姿态。

电车进站了，铃木紧张起来。车门打开，乘客前仆似地鱼贯进入车内，铃木也跟着进入车厢。就像妳说的，也只能做了呀。

鲸

电梯抵达一楼，想起高雅的铃声，门扉开启。鲸出了电梯，经过大厅，柜台前有七、八个等待check in的客人，颇为热闹，传来一种高级人种酝酿出来的、有品位的欢笑声。鲸没有特别加快脚步，往出口走去。

拿着行李的门房抬起头来，匆匆瞥了鲸一眼，又别开视线，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留意到他。

穿过正面的自动门，计程车就靠了过来，鲸无视车子，走过弯曲的通道，离开饭店的势力范围。冷风缠上鲸的脖颈，身体中心紧绷起来，他的手冻僵了。

他来到行人专用时相路口，但是马路另一头比想象中更加混乱，这是因为从二十五楼看到的那场车祸吧。

推手。那是推手吗？鲸迅速抛开这个念头。

人墙画出半圆，包围住停在路肩的救护车，警车也赶到了。穿着制服的警官与站在迷你厢型车旁的年轻女性面对面，任谁都看得出来，穿着荧光红大衣的那名女子就是肇事者，然而她却异常冷静，丝毫不为所动，手上挟着烟一副爱理不理的表情和警察官争论着。「我又没撞人。」「明明就撞上了。」「是那个男人自己冲出来的。」「那不就是妳撞的吗？」「受不了，快点处理好不好？被害人可是我耶！」「哪有这么说话的？」「要是撇开坚固性不谈，应该是我的车子被那个男人撞了才对。」鲸想象着他们的对话。

注：日本麻将中，胡牌时的几个特定牌型，难度极高，如「大三元」、「国士无双」等都是役满贯的一种。

事故造成轻微的塞车。

硬要变换车道的车子不绝于后，出现了几声短暂的喇叭争执，看热闹的人当中，有不少人讲着手机。附近大楼设置了碳酸饮料的大型广告，一闪一闪地定期照亮群众，人们丑陋的脸孔自黑暗中显露出来。

鲸在西装外穿着黑色短大衣。他从大衣内袋取出手机，按下背下的号码。

对方立刻接通了：「是我。」自以为鼎鼎有名，不需自报姓名的人意外地多。

「我是鲸。」鲸简短地报上姓名后，对方暧昧地回应「这样啊」，像是顾虑四周耳目，故作糊涂。「结果怎么样？」

「结束了。」鲸回想起刚才那个男人悬吊在塑胶绳上的身影。「接下来随你什么时候发现。遗书在桌上，是写给家人的。」他转述房间号码。

梶像是求婚获得了允诺似地，松了一口气。「你帮了大忙。」这么说的梶似乎丝毫不为共事将近十年的秘书死去的事实感到悲伤。他不知是激动还是不安，紧张兮兮地问：「这事不会曝光吧？」

「不知道，我只做自己份内的事，接下来你自己看着办吧。」

「那家伙只有写下给家人的遗书吧？」

「什么意思？」

「你没有带走别的东西吧？」

「什么叫别的东西？」

「写给媒体的信之类的。」

鲸沉默了半晌，这个叫梶的男人似乎比想象中更胆小，他一定是那种好不容易解除烦恼，又为了新烦恼惊慌失措的人。愚蠢、不成体统，而且棘手。前两点鲸还可以忍耐，但是最后一点是大问题。

「谁能保证你绝对不会把这件事泄漏出去？」梶这么说。

「我干这行十五年了，你只能信任我，你可以向介绍我给你的人打听。」

「可是，你不一定不会背叛我啊。」

鲸没有回答，径自挂断电话。不该接这个工作的——后悔涌上心头。梶很危险，疑神疑鬼的胆小鬼会为了自身的安稳而不停采取对策，他们无法放胆去做，也不擅临机应变，不把烦恼的根源一一斩除，是不会善罢罢休的。

行人号志转绿，鲸踏出脚步的同时，其它人也一同起步。人群像要埋没十字路口，简直像小规模的领地之争。穿过斑马线后，右转。最近的地下铁入口在反方向，但鲸不打算逆势而行。

「有没有目击者？」唐突地传来一个女声，一名短发的年轻女子就站在旁边。她身材纤细，态度却大模大样的。「有人看到车祸经过吗？」她粗鲁地朝人群叫唤。女子肤色白皙，每当路灯或霓虹灯、警车红灯映照在她身上，她的脸色也跟着一下粉红一下鲜红。

「喂，你有没有看到？」一回神，女人就站在鲸面前。她用一种不自然的亲热冲着鲸微笑，单眼皮的眼睛里浑浊阴翳，女人虽然长得不错，却又一种邪门的气息。她散发出一股锐气，却又像刀刃缺损的美工刀一般不够锋利。红唇在白色肌肤上像蛞蝓一般蠕动着。

「看到什么？」

「刚才的车祸。你看到了吗？我同事被车撞了。你有没有看到什么？」

「妳是指什么？」

「像是推他的人……」女人眼神锐利，像是不想放过对方的丝毫反应。

鲸心头一惊，但立刻掩饰过去。推手，这个称呼掠过脑海。

「不，」鲸摇头，脑中瞬间浮现在饭店二十五楼看见的光景，跳出马路的男子，从他背后走过的另一名男子。那是推手。「我没看见。」

他差点忆起十年前的不愉快回忆，不成熟的自己犯下的过失，脸上挤出皱纹，试图封锁这段回忆。

女人脸颊一颤，目不转睛地仰望鲸，说道：「喏，要是你想到什么的话，请联络我。」她不死心地递出小巧的名片。

鲸看着名片，上面印着「株式会社芙洛莱茵」。鲸扬起嘴角，这家公司对他而言并不陌生。「寺原那里啊。」

「你知道社长？」女人脸颊颤动着。「喂，你知道什么对吧？」

「推手。」鲸之所以这么说，不是说漏了嘴，而是想试探女人。

女人皱起眉头，反问：「你知道推手？」她伸手想抓住鲸，却被鲸甩开。

鲸嘴巴紧抿着快步走过，女人脸色大变叫喊着追了上来，但鲸很快就转弯甩掉她，径自走了。

走下地铁的阶梯后，地面上喧嚣逐渐远去，冷风吹不进这里，身子温暖起来。鲸穿过剪票口，移动到乘车处，乘客熙来攘往，鲸混进其中。黄色车体的电车不一会儿就进站了，这节车厢没有空位，恰好五人座的一隅有乘客起身，鲸在空位坐下。一旁有些酒意的女人恶很很地瞪过来，但是一看到鲸的体格，就移动了视线。

鲸从西装内袋取出书本，翻开夹了书签的书页，开始读起不知读过多少遍的字句。没过多久，车内广播通知下一个停靠站时，鲸突然感觉对面的座位开始摇晃。又来了吗？他发出不悦的咋舌。不只是座位，四周景物全都摇晃起来，看不清轮廓。不是周围震荡，而是自己陷入眩晕，是这半年来反复发作的老毛病。才刚感觉眼前摇晃，视野就陷入一片黑暗，回过神时，「那个」又出现了。

「那个」，多余的东西，也就是他的被害者的亡灵，现身了——目中无人的表情，像在说「我一直都在场呀」。

这次也一样。眩晕平息后，一睁开眼睛，正对面的座位坐了一个女人。

取而代之地其它乘客全部消失了，直到刚才还坐着看报纸的男人、盯着手机的女高中生、抓着吊环打瞌睡的上班族，都消失无踪了。只见坐在对面，烫了一头波浪长发、五官分明的女子。她朝着鲸优雅地挥手，微笑。身上穿着合身的深灰色裤装。

宽阔的车厢内只有两人相对而坐，感觉十分奇妙。

女人是五、六年前被鲸逼迫自杀的新闻主播。她是个充满使命感的人，明明只是个电视台主播，却再三涉入备受关注的事件里，不理会上司的制止，拼命采访，意图追查政客不欲人知之处。而那些政客最不喜欢被人打探隐私，更不用说被揭疮疤，当然不可能放过她。

遗憾的是，她不是那种一被恐吓就会乖乖听话的类型，反倒展现出一种狂热、近乎病态的顽固。这要了她的命。

她惹毛了不能招惹的政客们。鲸接到了委托。

「这才是身为一个记者的职责。」

在她自杀的饭店房间里，她这么主张着。她很激动，声音也在颤抖，义正辞严地宣言：「我不愿意正义就此摧折。」

「正义？」

「小时候，我是看电视的民间故事节目长大的。坏爷爷会受到惩罚，好爷爷终有好报，我从小就被灌输这种观念，所以才看不过去。」

鲸回答：「这是个现实世界。妳在这里哭哭啼啼写着遗书，双下巴的痴肥政客正躺在床上和女人看电视，这就是现实世界，跟妳看不看得过去无关。」

女人没有同意鲸的说法，但她看着鲸的眼睛，也陷入忧郁，最终她主动上吊，像个钟摆在空中摇晃。

而现在那个女人坐在椅子上，朝他挥手。交替出现的死者身形，在鲸看来与凡人无异，难以区别，令人厌烦。既狡猾又周到。

鲸转开视线，若是一直盯着女人，自己随时有可能大吼出声。他想大叫：「消失吧！」

唐突地，腹部一阵疼痛。

一种沉重的钝痛。鲸用手按住肚子，扭动身子。那不像是疾病导致的具体症状，而是一种模糊的、难以指出痛源的疼痛。像是身体开了个洞般空虚，以及混合了焦躁与倦怠的苦闷感。最近他时常被这种疼痛侵袭，毫无预警地发作，只要忍耐片刻，痛楚就会消去，然而这种痛苦的时间却渐次变长，愈来愈频繁，愈来愈漫长。原因不明。鲸不打算去看医生，也不觉得这是求诊就能痊愈的。

「因为罪恶感吧？」

声音在耳边响起，鲸抬起头来。新闻主播的脸就紧贴在右方，那名化了妆的美女凑近，呢喃：「对吧？」鲸转向正面，对面座位上空无一物。「你总是面不改色地逼人自杀，其实你很内疚不是吗？」

鲸没有回答，他明白要是回答就正中对方下怀。女人不过是幻觉，实际上坐在身边的是其它搭乘地下铁的乘客，若是对亡灵说话，周围的人会把自己当成疯子吧。随身携带的小说里有一段话在脑中想起。「没什么好狼狈的！这不过是肉体的不适罢了！」记得那名俄国青年在杀人之前，说这种话来安慰自己。而现在的我，恐怕也只是为了单纯地肉体不适而苦——鲸这么想。

女人呼出的热气吹上脸颊，说了：「对了，你看到刚才的事故了吗？那是推手干的对吧？你也知道吧？」

鲸忍住咋舌的冲动。这女人净是挑些令他不愉快的话题。

「欸，旧事重提，真不好意思，不过你曾经输给推手是事实，对吧？」女人呢喃。

「输」这个形容词让鲸不禁苦笑，简直就像为了无聊的胜负忽喜忽悲的幼稚借口。「不要再啰嗦推手的事了！」尽管未出声，鲸在体内喊着。那只是推手抢先完成了工作，跟胜负无关。

「就是因为你畏畏缩缩的，才被推手抢先一步不是吗？」

鲸闭上眼睛，努力放空脑袋。畏畏缩缩，女人的指责还在耳中回响。

「你是不是该放弃这一行啦？」女人不知不觉间坐到另一侧，对着他的另一只耳朵悄声说：「退休不就好了？」

「闭嘴，再继续胡说八道，我就杀了你。」鲸没有出声，瞪视女人。

结果招来女人轻浮的回答：「我早就死啦。」她笑了笑，突然把脸贴近，厉声道：「被你害死的！」

彷佛一阵冷风吹进脑袋，鲸上身倏地一抖，寒意窜过全身。鲸用力闭上眼睛，数秒之后，睁开。

女人的身影消失，又回到现实世界了。

坐在对面熟睡的男人、沉迷于手机的女人、一张臭脸的老太婆、盯着杂志泳装照的男人、大声欢闹的男女，再度浮现。

分不清哪一边才是现实，鲸微弱地发出呻吟。

蝉

蝉走在新宿区南端一栋九层老旧大楼的逃生梯上，抓着布满红色铁锈的扶手，爬上螺旋梯。

结束水户市的工作，经过一夜，他搭乘第一班常盘线电车回到东京都内。一早下起的细雨依然持续着，尽管雨势不强，路面还是全湿了，雨点的劲道也足以让建筑物旁的杂木林发出沙沙声。深灰色、状似发达肌肉的乌云覆盖住整座城市，但远处仍看得见云间的隙缝。

到了六楼，蝉手插在牛仔裤后口袋，直接穿过甬道。

蝉脑里还留有昨晚看的电影内容——工作结束后，在水户那栋房子里看的有线电视节目。

是加百列?卡索的《压抑》。他没听说过这个导演，片名也很普通。

他当下想要转台，却不知为何耿耿于怀，回过神来，已经看到影片最后。岩西知道了一定会暴跳如雷——明知如此，他还是看完了。

电影叙述一名双亲意外身亡的法国青年短暂的一生。

萤幕上映出日复一日、清早背着大捆报纸奔走在迷宫般复杂街道的青年身影；而最精彩的，就是从天空俯拍远阔、错综的市街场景。

随着送报的青年年岁增长，他从跑步改成骑脚踏车，又从脚踏车换成机车。虽然台词很少，但很显然的，看出青年很瞧不起派报社的老板。这个痴肥老板一心只知奴役青年，自己却极其懒惰。

贫困的青年后来体验了恋爱，同时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失恋，过一天算一天。老板的态度日益恶毒，他瞧不起青年，不时出难题给青年，拳脚相向，却迟迟不发薪水。发薪水时，也只把纸币扔在青年脚下。每当这种时候，青年总是气愤地说：「亲手交给我！」

影片最后，青年带着刀子前往报社，准备刺杀老板，老板却这么对他说：「你只是我的人偶。」

同时，愤怒的青年身上不知不觉间竟然多出好几条绳索，绑在手脚上，活像受人操纵的人偶。

「那是人偶的绳子。」老板静静地说：「你的双亲会死，你会恋爱，会失恋，甚至从你出生到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安排的。嗨，人偶。」老板嘲笑他。

一开始大笑的青年，脸上渐渐失去血色，片刻之后，他开始放声尖叫，然而从他口中迸出的却是鸡叫声，他才发现就连这也是被老板操控。青年挥舞刀子，疯狂地想要切断身上的绳索，结果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最后，青年躺在病床上喃喃说着：「当人偶也好，放我自由。」

这部电影好像在法国还是意大利的影展上得了奖，内容阴沉，剧情没什么起伏。应该是一部黑白电影，不过也许是为了表现青年的心理，处处混入了蓝色影像，令人印象深刻。不过看完以后有种说不出的不舒服，简直就像看见了自己，很不爽快。「这才跟我没关系。」蝉慌乱地对自己说，反而更显示出他内心的动摇。

电影最后一幕，店老板望着精神病院，喝着罐装啤酒，笑道：「跟他比起来，我是自由的。」那张脸与岩西的螳螂脸重叠在一起。蝉不愉快极了。

蝉在大楼通道前进。或许因为旁边就是树林，大楼背面几乎晒不到阳光，湿气很重，有一股霉味，地上有三只虎头蜂的尸骸。是被霉菌干掉的——蝉毫无根据地认定。黄黑间杂的花纹给人一种危险的压迫感，蝉发现：老虎也好，虎头蜂也好，黄与黑的组合能唤起人们的恐惧呢。他胡乱想着：记得有杀手自称虎头蜂哪。比起「蝉」，「虎头蜂」感觉厉害多了，真令人火大。

蝉在六〇三号房间停下，按下门铃，与其说是门铃，更像警笛，在室内回响的尖锐声响都传到外头来了。没人回应，蝉径自转动门把，走进屋里。他知道门没有上锁，也知道岩西不会应门。

这是两房两厅附厨房的分售大楼，从室内察觉不出屋龄已有二十年，爱干净的岩西从地板到地毯、墙壁、浴室及厕所、天花板都打理得很干净。岩西说，杰克?克里斯宾曰：「室内之美，源于自身。」无聊。

「嗨。」岩西看到蝉，抬手招呼。

这间约六坪大的房间铺着地毯，像从小学教职员室偷来的铁桌摆在窗边，岩西大摇大摆地仰靠在椅子上，脚搁在只放了电话、电脑跟地图的桌上。瞬时，电影《压抑》里登场的派报社老板身影与岩西重叠在一起，蝉心头一惊，不悦地咋舌。吃惊、生气、咋舌。

桌前有张黑色长沙发，蝉坐在上面。

「干得真不赖，真不赖。」岩西像嘲笑人似地拖着尾音。「干得很不错嘛。」岩西折起报纸，扔向蝉。

蝉看着脚边的报纸，却没有捡起。「已经注销来啦？」

「自己看啊。」

「不用了。麻烦。」看了也一样，反正不外乎「灭门血案」、「深夜行凶」，半斤八两的标显，半斤八两的报导。永远不变的悲叹，相同的质疑。

当然，刚入行时，蝉也会兴致勃勃地去确认新闻或报纸内容，就像运动选手会剪下自己活跃的比赛报导，他也期待着自己犯下的命案会被怎么描述，但他很快就厌倦了。反正报上不会注销什么大不了的情报，牛头不对马嘴的犯人画像也让他倒尽胃口。

「总之，」蝉把脸转向岩西。「赶快用你那台破电脑算一算，把我的钱拿来，然后再说声慰劳的话。听到了没？」

「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资格大声说话啦？」岩西晃着那张活像螳螂、下巴尖细的脸，耸了耸肩，袖子里露出的手腕，细得像跟棒子。「说起来，我是上司，你只是个部下欤？说得更清楚点，我是司令官，你是士兵。用那种口气说话的家臣不是被开除走路，就是被斩首变成无头鬼，没别条路啦。」

「那样的话，这么做不就得了？明明就不敢。你啊，没有我，啥也办不到。」蝉火气比平常大了许多。

「蝉，没有我，你就没工作啰。」

「我一个人也没问题。」

「笨蛋，光杀人赚不了钱的。明不明白？」岩西伸出食指。「接受委托，交涉，然后调查。重要的是事前准备。『离开隧道的前一刻，更要当心』。」

「杰克?克里斯宾曰」

「你很清楚嘛。」

你的哪一句话不是他说过的？蝉叹了一口气。「我一直想问，那个叫什么宾的家伙，到底是玩哪种音乐啊？庞克吗？还是自由爵士？」蝉自认颇清楚老摇滚乐团，却从未听说杰克?克里斯宾这号人物，他不禁怀疑，该不会根本没有这个人?

「第一个想出『不想活得像行尸走肉』比喻的，就是杰克?克里斯宾。还有，第一个把吉他弹片扔向观众席的摇滚歌手，也是杰克?克里斯宾。」

「电力和电话该不会也是他发明的吧？」

「有这个可能。」看到岩西自信满满地点头，蝉立刻吼回去：「才怪！」

「总之，调查是少不了的，要是随随便便下手杀人，一定会被怀疑是同一个人干的，这样日后也不便行事。所以啊，不管是时间还是地点，都得费心安排才行。目标的身家调查，不都是我负责的吗？」

「什么目标不目标的，少卖弄那种装模作样的字眼。」蝉厌烦地吐了吐舌头。「不就是牺牲者吗？那叫做被害人好不好。」

窗外传来喧闹声，即将参加众议院选举的候选人正大声呐喊着，距离太远，听不清楚内容，不过隐约听得出在说选情告急，请选民支持。背对窗户的岩西表情忽地放松下来，「你会投给执政党吗？」他说。

「我才不去投票咧。」

「你啊，知不知道以前的人为了得到选举权，可是费尽千辛万苦？」岩西口沫横飞地说教，露出凌乱的牙齿。

不过是只螳螂，有什么好神气的！蝉不屑地想。「随便啦，钱快拿来。」

岩西不回答，开始敲起电脑键盘。

蝉扫视室内，他三个月没来这间办公室了。杀风景的白墙上没有任何装饰物，也没有书架或柜子之类的家具。

「没带水户的名产回来唷？」望着电脑萤幕敲打键盘的岩西扬声说道。

「纳豆（注）还是什么都好，啥都没买吗？」

「我说啊，」蝉不耐烦地起身。「我是去工作的，而且还是晚上到别人家里，杀人全家这种大任务耶！这可是和帮忙没电梯的高楼住户搬家一样累人。况且这种时间店家早就关门了，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在车站前的漫画吃茶店消磨时间，你要我去哪里买名产啊？」

「漫画吃茶店？」岩西表情一变。「你没让店家看身份证吧？」

蝉叹了一口气，说：「当然不是拿真的。说起来水户又没多远，要买纳豆，自己去不就得了。」

蝉重新在沙发上坐好，轻轻阖眼，试图平复心情。他想起影片中的法国青年，那个面容憔悴、嘴里反复说着「自由」数十次的派报员。我可和他不一样——蝉这么告诉自己，默念了不下百次。也许是累了，渐渐困了起来。蝉手肘撑在膝上，手掌托着下巴，愣愣地发呆。

就在快要睡着的时候，有个声音响起，蝉抬起头来。一个信封掉在左前方地板上，封口是开的，纸币从里头滑了出来。

注：茨城县水户市是日本最负盛名的纳豆产地，水户纳豆为其名产。

「就不能好好拿给我吗？」蝉埋怨着，起身捡起信封，打开确认。他没有细数，里头有三叠纸钞。「亲手拿给我啦。」

「真啰嗦。」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杀了那么多人，竟然才拿三百万？」

「太多了，觉得不好意思吗？」

「你找死吗？」听到蝉的咒骂，岩西放声大笑。

「这种话从杀手口中说出来，一点也不像开玩笑。」

「三百万太少了吧？」

「再抱怨我就雇别人唷，只要十万就兴高采烈的家伙到处都是。」

「就因为那种人不可靠，你才会雇我的吧。」

「啰嗦，这些够你活一年了。」岩西拿起桌上的耳挖子开始清理耳朵，他半眯着眼掏耳朵的模样丑陋极了，蝉有一股冲动想要使力压下那支耳挖子，刺穿他的耳膜。

「对了，我可是客人耶。连杯茶都没有吗？」蝉突然想到。

他以为岩西会生气，没想到岩西出乎意料地捧来茶杯，亲手交给他。「如果要喝红茶的话，我有唷。」

蝉轻声道谢，拿起茶杯喝了一口，呼出一口气，注视着杯里晃动的水波。「要泡出这么淡的红茶不容易吧。」

「一点也不难。只要用泡过四、五次的茶包，简单得很。」回到座位的岩西炫耀似地高声说。

「我说啊，」蝉深深吸了一口气，「这红茶是附近超市卖的便宜货吧？这种东西泡过四五次，就不叫红茶了，是红茶的渣，红茶的残骸。别那么小气好不好？明明A走那么多我的血汗钱。」

「你很啰嗦唷，真的跟蝉一样，唧唧唧叫个没完。」

「说起来，你应该提供我一些情报吧？」

「情报？什么情报？」

「像是昨天的工作啊。那家人为什么会被杀？」他想起那个到最后都抱怨没完的中年妇人。「当然我也不是白痴。大致猜得出来。是流浪汉那件事吧？防火的是那家的儿子吧？」

「流浪汉？放火？什么跟什么？」岩西觉得麻烦地加强语气：「你很在意吗？」

「还不到在意得不得了的地步啦。只是如果每天在河边洗衣服、在河里抓鱼，总会好奇河水是从哪里流过来的吧？上游发生了什么事？河水又是从哪里涌出的？自然想去上游看看吧。我也想知道委托人是怎样的家伙啊。」

「但是也有可能去到上游后，却发现一个水龙头，与其为了那种事失望，不如在下游不知情地玩耍比较好。对吧？『弱冠青年，无知才是幸福』。」

「是是是。」岩西忽地开口了。

蝉瞪视岩西，当做回应。

「我一直在想，你杀人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

「这是什么鬼问题？」

「你杀人的时候，会替自己找借口，掰个理由，还是念经吗？」

「怎么可能。」

「你什么都不想吗？」

事到如今，还问什么？蝉有一种被长年搭档的捕手询问「你有几种球路？」的感觉，但他还是试着思索答案。「我脑袋不好，所以很擅长避开难题，像是数学定理，英文文法之类的，那种东西就算抄在黑板上，我也看不懂。不懂的时候，我就停止思考。杀人也一样，我

才不想那是好是坏，因为是工作，所以去做。哦，对了，就像那个吧。」

「哪个？」

「开车的时候，红绿灯就要从黄灯转到红灯了，想说应该没问题，就踩下油门冲过去。」

「然后，后面的车子竟然也跟了上来，吓人一跳呢。」

「是啊。可是有时候碰到前方堵车，结果就只能停在路中央，挡到其它车子，那种时候挺过意不去的吧？」

「的确。有一点。」

「跟那很像。」

「啥？」

「挡到路了，歹势，可是也没那么严重嘛，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我杀人的时候心情就像这样。反正我杀的对象都是让人火冒三丈的混帐，又吵又笨得要死，根本没必要内疚。」

「你这人有问题！」岩西像喝醉似的放声大笑。

「才没问题，请说是『还在开发中』。」蝉反驳道，但脑里不知为何回荡着《压抑》里店老板的台词：「你只是我的人偶。」

铃木

铃木用双手扯着外套衣领，整理歪掉的领口。「你的领子老是歪的。」他想起总是为他拉平西装的亡妻面容。「要是有了孩子，就让他负责帮你打领带。」她常这么说，还做出抱小孩的动作。虽然从未表明想要小孩，但从平常的话中推测，或许她想早点生个孩子。

铃木深呼吸了一次，看看手表，早上十一点。距离目击寺原长男被撞，已经过了将近半天。天空被厚重的云层覆盖，小雨执拗地下个

不停，雨天的关系，尽管是星期六，路上却不见行人。这里是位于东京南端的住宅区，处处可见「根户泽公园城」的广告牌，平凡无奇。

马路旁的垃圾收集场里堆着垃圾，雨滴打在塑胶袋上发出答答声。分不清是雨水气味，还是从塑胶袋传出的厨余恶臭，一股潮湿的臭气掠过鼻腔，与井然有序的人工城镇格格不入。铃木长长地吁出一口气，也只能做了呀，妳说的没错。

昨晚，比与子在深夜一点过后打电话来。

「你在哪里？」

「刚回到我的公寓。」铃木撒谎，却被她当场识破：「骗人。」铃木想，公寓八成被监视了。「你在哪里？」

事实上，他当时人在都内的一家商务旅馆，那栋老旧的五层楼旅馆收费低廉，但服务品质与清洁度也打了折扣。

「你在做什么？人在哪里？喂，你查出凶手下落了吧？公司现在可是闹得鸡飞狗跳的。」

「鸡飞狗跳？」

「寺原气疯了。他召集社员，吼着一定要揪出犯人。毕竟死了儿子嘛。他不是生气，也不是发疯，简直是气、疯、了。很惨吧？喂，你有在听吗？难不成你搞砸了？」

妳稍微喘口气再说比较好吧，铃木一面为她着想，心想：这样啊，寺原长男果然死了。他听了不感慨也不惊讶，只是茫茫然的，心情复杂。片刻之后，他说明：「我找到他的住处了。我从藤泽金刚町搭地下铁，到新宿转车，再坐到终点站。」

「哪一条线路的终点站？」比与子箭也似的迅速投以质问：「哪一站？」

铃木反射性地想回答，却改变了主意。「还不行。」

「我还不能说。」

「什么意思？！」比与子粗声问道，话筒中的声音尖锐刺耳。「你在耍我吗？」

「我还不确定那人是不是凶手。」

「只要告诉我人在哪里，立刻就知道他是不是！」

「妳要怎么做？」

「叫我们的人赶到那家伙住处，当场盘问。」

铃木不假思索立刻回答：「不要。」他并没有其它计划或盘算，反射性地拒绝：「我不想那么做。妳打算用武力逼他招供吧？」

「当然，或许会动用到一点点武力，如果那男人乖乖招认，那又另当别论。」

不可能只是「一点点」这种程度。「那种事，」铃木吃螺丝似地再说一次：「我不喜欢。」

「你啊，清不清楚自己的立场？已经有人怀疑该不会是内部员工委托推手干的唷。第一个被怀疑的就是你，你可是头号候补嫌疑犯，第一顺位唷。不快说出推手的下落，你就惨了。」

「又不一定是推手干的吧？或许单纯只是一场意外。」尽管可能性极低，也有可能是自杀。

「在场的小弟都说绝不是意外，他们看到有人推他，那手法绝对是专家。一定是推手！」

「我不干了。」

「啥？」她停顿了几秒，但立刻逼问：「什么叫不干了？你果然是为了复仇才进公司的吧？」

「不是的。」在寺原长男已死的现在，铃木当下无法判断是否还有说谎的必要，但是既然无法当机立断，他觉得继续撒谎才是上策。「我只是不想干了。」

「你以为可以说不干就不干？」

「如果是现在，」铃木盘算着继续说：「如果是现在，我逃得掉。这里不是妳的车，也没有枪对着我，已经没有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问题了。没人知道我在哪里。」

「我说啊，我不知道你在怕什么，不管怎么样，公司绝对会揪出那个人，不要小看我们的情报网。就算是推手，只要我们有心，马上找得到人。」

「那样的话，那么做不就好了。」

「可以简单解决的话，谁不想乐得轻松？」比与子简直就像在聊一夜情的话题。

「我不干了。」

「好。」比与子的声音比方才更清晰有力。「好，我明白了。」

她快活的声音让铃木不安。

「那我就杀掉他们。」

「他们是指？」

「今天被搬上车的两个人啊，他们睡得一脸天真无邪呢。」

铃木脑海里反射性地浮现自己学生的脸。「老师，我该做的时候也是会做的。」那个笑着摇着头的学生身影掠过脑海，睡在后座的年轻人长得跟他很像。

铃木忍住惊呼，努力不让对方听出自己内心的动摇，「那又怎么样？」他勉强挤出一句话。

「你要是不合作，我就杀了他们。」她的口气轻松得像在说「那我就先去吃饭了」。

「那两个人跟我又没关系。」

「你要抛弃他们吗？」好狡猾的说法，像是要把所有责任推到铃木头上，把全世界的不幸祸根都栽赃到他身上。

「我才没有。」铃木怒上心头，立刻回嘴。同时，耳边响起「谢谢老师没有放弃我」的话语。毕业典礼当天，那个学生来到职员室向他鞠躬这么说，他还宣言：「我要继承父业，成为木匠。」没错，我不能抛下他们。

「那就快点说出推手在哪里。」比与子声音中的笑意清晰可闻。

「可以再等一等吗？我的确跟踪那个人回到家，但是在确认之前，我还不想说。」

情急之下，铃木选择了拖延战术。既不承诺，也不拒绝。

「确认什么？」

「确认那个男人到底是不是推手。」

「都说了，那种事公司会调查。」

「我想自己调查。」

「你要怎么确认？」

「明天，我会去他家拜访。」

「刚才去拜访不就好了？按下门铃，叮咚，开门见山地问：『是你推的吧？』直接看他的反应不就得了？」

啰哩八嗦说这么多，那妳自己跟踪不就好了？「已经很晚了，明天再说。而且，他好像有小孩。」说到这里，铃木想起男人家的外观。阳台上的盆栽、儿童用的脚踏车、足球；一切都在说明那栋屋子里住着一家人。

「你说什么？」

「妳觉得推手会给盆栽浇水，骑儿童用脚踏车，踢足球玩吗？」

「你在说什么？你说推手有小孩是什么意思？！」

现在，铃木就站在那栋屋子前。他躲在商务旅馆的事似乎没有曝光，目前没有被跟踪的迹象，铃木顺利回到了根户泽公园城。

这栋两层楼的透天厝，墙壁漆成淡褐色，屋顶像是放了块板子一般平坦，每一扇窗全拉上窗帘，无法窥见室内的情况。围绕着庭院的砖墙被雨水打湿，山毛榉伸展到外头，门柱上缠绕着牵牛花的藤蔓。邮筒埋在门柱里，表面因生锈和泥泞泛黑。雨水在屋顶反弹，沿着排水管落下，水滴声嘈杂作响。

门的对侧，小巧的庭园里置有成排踏石，尽头处就是玄关。铃木撑雨伞细看，却不见门牌。

他目不转睛地注视门柱上的门铃，伸出手，却按不下去。

仰头看向二楼，阳台上晾着小孩穿的运动衫。雨水不收进去没关系吗？铃木有点在意，又发现阳台的屋檐很宽，衣服似乎不会淋湿。

这户人家有小孩。

这一点错不了。那个男人是推手，杀手有小孩，有家人。——骗人的吧？

昨晚发生在藤泽金刚町路口的一幕在脑海中复苏，影像以缓慢的速度重新播放，他回想起男人穿过寺原长男背后的瘦长身影。

铃木注意到时，雨几乎已经停了，他把手掌伸出伞外，确定雨停了以后收起雨伞，再一次眺望整个屋子。

「有事吗？」

有人唐突地出声，吓得铃木几乎跳了起来。眼前站着一名少年。自己只顾着收伞，没听见脚步声。

拿着蓝伞的少年一头短发，容貌让人联想到穿着水手服的私立小学生，翘起的鼻子很讨人喜欢。「这里是我家。」

「啊。」铃木慌了手脚。「这样啊。」

「我叫健太郎。」他自我介绍。

铃木仔细端详少年，年纪大概在小学中年级左右，长相虽然童稚，却给人聪明伶俐的印象。「你找我爸爸吗？」他说。

铃木因为动摇差点口吃，「是啊。你爸爸在吗？」他问道。他顿时觉悟，没时间畏畏缩缩了。妳说的没错，也只能做了呀。

「我爸说，听到别人的名字却不自报姓名的人，不可以信任。」

「对不起。我姓铃木。」

「谁帮你取的？」

「咦？」

「铃木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健太郎是我妈妈取的名字。」

「这是我的姓啊……」铃木对少年牛头不对马嘴的问题感到困惑，歪了歪嘴唇。

「啊，那种笑容会被我爸爸讨厌唷。」少年就像揪出别人犯错似地，立刻伸手指着。

「你这孩子真不讨人喜欢。」铃木不高兴起来。尽管嘴上这么说，同时也感到混乱。他应该是来追查杀人凶手的，然而与这名少年平和的对话又算什么呢？他陷入茫然。

就在这时，少年打开大门，走向玄关。「没关系，我帮你叫爸爸来。」

「噢。」铃木挤出更接近呻吟的回答。称呼推手「爸爸」的儿子——他还无法把这件事当成现实，感觉就像误闯了雾气迷漫的森林，虽然行走其间，但周遭朦胧的树木却一点真实感也没有。

铃木俯视鞋尖，轻轻闭上眼睛。我是不是弄错了什么？疑问伴随着怯懦，接二连三泉涌而出。是不是该离开了？是不是应该赶快逃走？

闷声响起，他抬起头来。

铃木心脏发出巨大的声响一震，不知不觉间男人已经打开家门站在眼前了。无疑地，对方就是昨晚在藤泽金刚町路口看到的男子，一股寒气逼得铃木全身寒毛倒竖。男人穿着贴身黑色高领上衣与褐色灯芯绒裤，比想象中的还要瘦削，凹陷的脸颊给人一种锐利的印象。铃木咽了一口口水，连眨眼都感到无力。男人并非一脸阴郁，但也没有露出亲切的笑容，却也不是无机质的面无表情。他的头发随性地留长，硕大浑圆的眼睛格外令人印象深刻。

「敝、敝姓铃木。」

没有名片，也没加上头衔，铃木的自我介绍相当可疑。铃木试着微笑掩饰，然而露出的笑容极不自然，非但掩饰不了什么，反而使他更显可笑。

男人的表情完全没变，照理说他可以借口要可疑分子离开，挥手赶人。甚至是上前打人，诘问铃木怎么会知道这里。但他却只是静静地凝视着，自有一股威严，却不会给人压迫感。

「我姓ASAGAO。」他报上姓名。铃木问他汉字怎么写，他在空中比划出「槿」这个字。「那不是念MUKUGE吗？」铃木提出疑问，男人只是耸耸肩膀。

「有什么事吗？」槿问。

铃木望向打开的大门缝隙间露出的庭园石板，下意识别开了视线，这动作恐怕也代表他输给了对方的威严。「那、那个，」铃木开了口，却接不下去。你是推手吧？他本来打算直截了当地提出质问，然而实际面对面，却说不出口。「你是推手吗？」「嗯，是啊。你有什么事？」「昨天，你推了寺原——寺原的长男吧？」「是啊。」「果然。我就知道。那么，再见。」铃木实在不认为两人的对话能够如此顺利发展。

眼前，槿的视线真的就如字面形容的贯穿了铃木。铃木的双脚僵直，表情僵硬，嘴唇也动弹不得。

「没事的话，请你回去吧。因为儿子叫我，我才出来的。」槿的语气并不像他说的话本身那么冷漠。是觉得游刃有余吗？他像是看透了铃木，正在试探他。

铃木知道此刻再也不容许半点犹豫，他绞尽脑汁，然后在意识到之前，这么开口了：「那、那个，请问您想为令公子请家教吗？」

我究竟在说什么啊？！

鲸

意识到早晨来临前，鲸先察觉正在下雨，醒了过来。他躺着不动，眺望着从吊在上方的塑胶布滑落下来的雨滴。

这里是新宿区东郊的公园。公园靠近大街一带有喷水池和草坪，整备完善，而鲸身处的所在，却是广场深处走下楼梯的区域，这里是藏身于美丽公园的不美丽地带。喷泉反射阳光，父亲朝儿子丢出的皮球轨迹化为鲜艳的影子投射在地面——与这些清新景象无缘的潮湿洼地。

以前这里曾是一间公园管理室，拆除之后，变成一块三十公尺见方的空地。相对于喷水池和广场，这里地势凹陷，照不到阳光。

现在空地上满是塑胶布和瓦楞纸箱、帐篷，一眼就看得出绝对未经公园管理员许可。

鲸曾听说，第一个在此定居的游民是伪装成赏花客。或许那人本来真的打算占一块能够赏花的地盘，没想到却占了一个看不到樱花的位置，他铺上塑胶布，若有管理员赶他离开，就用赏花当借口装傻，然而等到樱花凋谢，他仍赖着不走。没过多久，游民接二连三聚拢过来，渐渐地形成一个小聚落。

鲸在夏末的时候来到这里，也就是说，他在这里生活了近两个月。

鲸想，这也算是一种城镇吧。这块三十公尺见方的潮湿土地上，有十几个成人带着各自的家当与缘由，在此定居。就这层意义来说，这里的确像个城镇。

「我们不是在生活，只是活着而已！」住在隔壁帐篷的中年男子以前曾经这么大吼；当时区公所的负责人表情悲伤地对众人说：「你们在这里生活，会给其它人带来麻烦的。」

「不是在生活，只是活着而已！」这句话颇为震撼，鲸记得当时睡在隔壁的他还因此睁开了眼睛。

鲸没用帐篷，只简单铺着纸箱当床，上方挂着塑胶布当屋顶，如此而已。因为没有墙，冷风不时吹来，但还不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他躺在铺了两层的纸箱床上，倾听雨声，望着雨滴渗入地面。

鲸缓慢地撑起上身。

已经有好几个人开始活动了，有人在修理自己的帐篷，有人专注于伸展运动，雨势如果再大一些，还会有人洗起头来。目前还没有人那么做。

楼梯旁有两个男人生起火来，用纸板做出小型屏障，一面避雨，一面热锅。

鲸望向扔在一旁的手机，已经过了早上十一点。

他仰望天空，充满立体感的漆黑云朵浮在空中，也许是风势强劲，云就像液体卷出漩涡般移动。下午雨就会停了吧。

「喂喂。」

一旁有人向自己搭话。鲸反射性地起身，转过身，手伸向出声的人，还没确认对方的脸就揪住对方衣领举了起来。

「对、」男人脸色苍白地吐出声音，因为被鲸勒住喉咙，发不出声音，吐着舌头。「对不起对不起。」他挤出声音。

鲸放开对方。

是睡在自己床位附近的中年男子，他总是一脸病容，连夏天也穿着厚重的外套四处晃荡。他正难受地抚着喉咙，一遍咳嗽，黑白交杂的胡子上沾满了食物渣，有些结块呈现干掉的牛奶颜色。分不清是体垢还是头发的油垢，一股独特的恶臭充满鲸的鼻腔。

「那个啊那个啊，」白发满是尘埃的那名男子指着背后。「田中桑他田中桑他，叫我来叫你，叫你。」他身体前倾忙不迭地说。重复同样的话，似乎是他的语病。

鲸回头。

他看见锅子旁有两名男子不安地站着。哪一个是田中?

住在这里后，鲸不曾和任何人交谈，甚至没有点头招呼过。体格壮硕，冷漠又没有帐篷的鲸，想必很引人侧目，却从未有人向他搭讪，大家只是远远观察他。无谓的同伴意识真麻烦——尽管这么想，鲸还是跟着男人走过去。

走近一看，矮个男人边用筷子搅动锅子，边说「来了来了」，张开的嘴里缺了门牙，看起来已经过了退休年龄。

旁边是个戴眼镜的瘦男人。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瘦，但是这个人更是瘦得夸张，脸颊像被削去似地凹陷进去，看起来约四十多岁。眼睛周围透着一圈阴影，使他更显苍老，戴在头上的鸭舌帽画着放大镜图案，孩子气的图样与他显得格格不入。他撑着一把坏掉的塑胶伞。

「有事吗？」鲸的声音低沉。

「欸，田中桑好像有话想跟你说。」缺了门牙的男子别开视线说。

这么说来，瘦骨嶙峋的「放大镜帽子男」就是田中了。像是脚不方便，他的右手拄着一根东西当拐杖。

放大镜男撩起额前的头发，指着鲸说：「你，昨晚梦魇，呻吟了。」

鲸眯起眼睛，试着回想昨晚自己睡得如何，却徒劳无功，连有没有做梦都不记得。

「你，在烦恼，最近，看起来这样。」田中继续说。

另外两个人一脸忧心，就像心惊胆跳地看着同事会不会惹毛大客户似地，瞥了瞥鲸。

「我？在烦恼？」

「你四周，我总是看到，奇怪的东西。」田中说着七零八落的句子，然后又忙碌地撩起头发。

「奇怪的东西？」鲸眯起眼睛。

「田中桑他田中桑他，看得见幽灵鬼怪唷，幽灵鬼怪。」白发男嘀咕着插嘴，喷出像野兽散发出的腥臭气息。

「那像是亡灵，总是飘浮在你身边。现在也是。是个穿高级西装的，男人。」

田中接着描述了亡灵的容貌——或者该说是亡灵的轮廓。

鲸听着，确信田中看到的是昨晚在饭店被迫自杀的议员秘书。

「他在哀叹着火灾什么的。」

「那是人的名字，是梶。（注）」

「你就是被它们缠得神经衰弱，梦里才会呻吟，对吧？」田中喷出大量水泡状的唾沫。

鲸有一股冲动想要一脚踢翻他们的锅子，扬长而去。

「其实你，不想干了吧？」

「田中桑，是不是再讲得委婉一点比较好？」缺门牙男就像生意人从中斡旋一样，试图打圆场，他还在当上班族时八成也是这种角

色。

「什么意思？」鲸低声反问田中。

「你身边会有奇怪的东西，是因为你的工作，对吧？」

注：日文中「火灾」（kazi）与「梶」（kazi）同音。

「或许吧。」岂止或许，绝对是这样，出现的亡灵全都是被他逼上绝路的人。

「所以，只要不干这份工作就行了。」不晓得是不是自己多心，田中的口气不像刚开始那样七零八落，顺畅流利多了。发现这个转变的鲸，看见田中镜片后面的混浊眼睛变得清明，肌肤也变得光滑许多，嘴角堆积的唾液完全不见，甚至散发出硬挺的气息，彷佛下一刻就要抓起拐杖打过来似的。

这是怎么回事？是自己睡昏头了还是错觉？鲸虽怀疑，却不明所以。田中的模样不变，不像游民，反倒更像干练的教师或医生，眼神散发出的锐利光芒像要贯穿鲸一样。

这时，缺门牙男插嘴说道：「田中桑以前是心理谘询师，他说的话自有道理。」

「你最好停止现在的工作，如此一来，你也能解脱。」此时田中的建言听来竟如此悦耳、让人感激涕零，他的视线彷佛在抚慰着鲸，帽子上的放大镜就像在鉴定鲸这个人。

「只要不干了就行吗？」自己发出的声音犹如身陷困境的少年穿过教堂门扉般充满迫切感，鲸自己都吓了一跳。

「是的。」

「要怎么做才好呢？」

「按部就班地让事情变简单就行了。」田中辩才无碍地说。「把身边的人、事、物，一个一个解决，除去多余的杂音，只留下必要的东西。只要从生活中复杂的东西开始清除就行了，进行清算。」

「清算？」

「从头开始。清算。」

鲸不知如何接话，苦苦思索，但舌头只在嘴里打转，却想不出该说的话，就连分泌唾液都很困难。「那样做的话，痛楚就会消失吗？」

「是的。」田中展现出指示正道之人的气势，又说：「你在工作上没有遗憾吧？那样的话，痛楚会消失的。」

于是，鲸回溯起过去，虽然是急就章的瞬间作业，但他还是闭上眼睛回顾自己过往的工作。

田中在一旁默默地凝视他。缺门牙男和白发男面露困惑，坐立不安，表情像在说「这段沉默是怎么一回事？」没多久，鲸睁开眼睛。

「若是没有遗憾的话，」田中带着精神分析师的威严开口，鲸立刻打断他：「不。」他插嘴道：「有遗憾。」

「是吗？」田中一副「果然如此」的语气。

「是十年前的事了，我曾失手一次，仅此一次。」

鲸回想起十年前新宿车站附近的商务饭店，自以为早就将那段可憎的记忆封入脑海深处忘得一干二净，它却从昨晚开始不断浮上心头。

商务饭店的单人房里有一名女议员，以庶民派自居的她穿着廉价套装，脚踩低跟皮鞋，面无血色地站着。「为什么我非自杀不可？」一如以往，她说出每个被害人都会说的台词，浑身颤抖着。虽然是十年前的往事，但当时的鲸对于逼人自杀这个工作已经十分熟练，那次本应是个轻松的任务。

「你很介意那次失败吗？」田中问。

「那是我唯一的失误，我很后悔。」

女议员写完遗书后，转身面对鲸，身高差距使她必须仰望着他，她压抑着感情这么说：「走到十字路口，对众人磕头，亲吻大地吧。因为你亵渎了大地。然后再向世人大声宣告：『我是个杀人犯！』」

那一刻鲸瞪大了双眼，陷入极度的恐慌，并不是她说的话打动了他，而是因为她说出的话，是引用自鲸唯一看过的那本小说内容，这令他大为震惊。

「我误会了，误以为那个女人是自己的同志，所以没能完成工作。我放过了她，太愚蠢了。」

女议员意外保住一命，狼狈不堪、脚步踉跄地离开了饭店。

「结果怎么了？」田中的声音传来。

「被别的家伙抢先了。」

二天后，女议员在日比谷的十字路口突然扑向一台黑色的四轮驱动车，被撞死了。事后鲸听说，委托自己的政客同时也委托了推手。

「你很后悔吧。」田中慢慢地说。

「很懊悔。因为一个可笑的误会，我搞砸了工作。」

「悔恨是祸根，是一切灾祸的源头。这样看来，你就算引退，烦恼还是无法消除。」

「原来如此。」鲸缩起下巴，瞪着比自己矮上一颗头的田中。「我该怎么做？」

「对决。」

「对决」二个字听起来有些滑稽，鲸玩味着这个字的音色，感觉一股气流自头顶抽出。

「喂，这个给你。」缺门牙男的声音让鲸回过神来。

他迅速地眨着眼。眼前景象与方才相同，站着三个游民，然而正对面的田中脸色已经回复成一开始的穷酸、阴沉与多病，半点心理谘询师的影子也没有，只是一个骯脏、病弱的男人。刚才的对话究竟是怎么回事？鲸讶异不已。难道这也是自己的幻觉吗？怀疑的念头像锁链般束缚住他，他把这种想法甩出脑袋。

缺门牙男用筷子搅动着锅里的食物。

「这个，给你吃。」

鲸把脸靠过去，一眼就看出那是鱼，几秒钟后，他才发现那是公园池子里的鲤鱼。

「你，那是你干的吧？」缺门牙男拼命地向他搭话：「今早的报纸有写。」他指着锅子底下的火，那份报纸恐怕已经被火烧成了灰。

「昨晚水户有一家人被杀了。」

「那又怎样？」

「那是你帮我们报仇的吧？呐？呐？」

鲸不解，无法回答。

「那一家的儿子放火烧死了其它地盘的游民，这一带的游民都知道。那家伙被杀了，我们在猜是你干的。是这样吧？呐？」

「你们搞错了。」鲸冷淡地回答。事实上，他们的确找错对象了。

「你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吧？呐？呐？」缺门牙男就像棒球队的捕手把希望寄托在裁判身上似地祈祷着。

「不是。」鲸回答。「我只做委托的工作，没有委托和约定，我不会做白工。」

然后他默默转身，留下来的男人们发出含糊的道别。鲸回到自己的住处——那个铺了纸箱的床位，为了驱走还飘荡在自己身边的亡灵，他挥动着右手，像是赶蚊子一般。这时，手机震动了起来。

对决。这句话在耳边回响着。对决，然后洗手不干。或许这也不坏。这是对决，是清算。

鲸再一次回头望向方才的男人们，三个人都消失无踪了。果然是一场恶质的幻觉吗？鲸愕然，却发现那里还留着冒着蒸气的锅子。他们应该只是去取水什么的吧——鲸这么说服自己。一定是这样的，只是，假设他们真的只是幻觉，又有什么差别呢？

鲸接起电话，听见梶那快活得近乎不自然的声音。

蝉

离开岩西的大楼后，蝉经过河边的人行道走到车站，在停车场偷了一辆不错的脚踏车。雨势已经转小，如果不仔细观察天空，看不出还在下雨。他跨上脚踏车，踩着踏板，绕到刚开门营业的超市买完东西，回到自己的公寓。

这是一栋只有小门的旧公寓。是昭和时代（注)后期落成的钢筋水泥建筑，一层有五户，总共三层楼，形状就像横着立起的蒟蒻。

蝉的房间在二楼的最角落，他把手伸进玄关前的瓦斯表后面，取出钥匙开门。里面是三坪大铺木板的两个房间。跟铺地毯相比，冬天比较冷，但只要一想到地毯表面会积灰尘和小虫，他宁可选择木板。西侧房间摆了一张单人床，空间被塞满CD的架子填满，架子正中央有一个方形时钟，指针指着早上十一点。

他走向厨房，把刚买来的蛤蜊放进盆子。

盆子里装了水让蛤蜊吐沙，准备就这么放到晚餐前。

蝉沉默地俯视容器，看见气泡一个个浮上水面。是蛤蜊在呼吸，牠们无声地张开壳，吸气，吐气。蝉专注地看着，蛤蜊还活着，真好。

望着蛤蜊吐沙的这一刻，是蝉最感到幸福的时刻，他不晓得别人怎么样，但是再也没有比望着蛤蜊呼吸更令他感到平静地时候了。

人也是——蝉偶尔会这么想。他觉得，如果人也像蛤蜊，呼吸的时候能看见气泡或烟雾，是不是就更有活着的真实感？若是看见往来的人们嘴里吐着气泡呼吸，也许就比较不容易对他人暴力相向？绝对会的。——虽然我还是会吃掉这些蛤蜊。

接着好一阵子，蝉就这样对着蛤蜊悠闲而宁静的生命证明看得入迷。杀掉它们吃掉，这件事对蝉很重要。杀掉，吃掉，活下去，若是每个人都自觉到这种理所当然的事就好了。蝉情不自禁地这么想。

不知道过了多久，总之是无机质的手机铃声把他拉回了现实。

蝉离开厨房回到房间，从挂在衣架上的麂皮外套口袋里拿出手机，只有一个人会打电话来，他彷佛又能听见店老板自以为是地说着「你是我的人偶」。

「把已经离开的人再叫回来，一定得真心诚意地道歉才行。」蝉在靠墙的椅子坐下，瞪着把手肘撑在不锈钢桌上的岩西，这是他第一次在一天里拜访岩西的大楼两次。「你敬爱的杰森没说过吗？」

注：昭和时代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八八年，共六十四年。

「是克里斯宾。」岩西喷着口水不悦地说。「反正你也不会做什么大不了的事吧？顶多只是待在公寓看电视嘛。」

「是蛤蜊。」

「有蛤蜊频道吗？」

蝉说着「无聊」吁了一口气。「说起来，我才刚结束工作，哪有人连休假都不给又马上塞工作进来的？你的神经是怎么长的？」

「啰嗦，有工作上门我有什么办法，反正这种事是第一次，你就睁只眼闭只眼吧。」

「别耍赖了。」

「杰克?克里斯宾可是说过呢，『能够原谅的只有第一次。』换句话说，第一次是OK的。喏，OK吧？」

「才不OK咧。」

「而且，这次的工作来头可不简单，委托人可是政治家唷。」

坐在桌前的岩西拿起手边的杯子，露出压抑着喜悦的恶心表情。

「有政治人物上门就笑成那样，你这个人简直差劲透顶。拜托你，够了吧。虽然我本来就不觉得你有多了不起，可是也别再让我继续幻灭下去吧。」

岩西面露不悦，像是被人指出缺点，涨红了脸，也许是想要掩饰，他加强了语气：「不是那样的。」

「那是怎样？上门的是哪个政治人物啊？」

「你知道一个叫梶的众议院议员吗？执政党的，他常上电视大肆抨击对手。」

「梶？没听过。」

「你啊，晓不晓得以前的人为了获得选举权，可是历经千辛万苦？」

「又来那一套。听好了，我光是顾好自己的生活就很吃力了，对政治一点兴趣也没有。」

「我说啊，你要是继续这么漠不关心，总会一天会被洪水吞没的，明白吗？好好盯住政治人物，要不然明天连歌都没得唱了。」

「反正那也是神说的话吧。」

「杰克?克里斯宾说，真正领导国家的人，是不会以政治人物的身分出现的。很了不起吧？法西斯主义不会以法西斯主义者的姿态出

现，这也是他说的，很犀利吧？」

「政治人物什么的，谁当选不都一样。」

「蠢蛋。」岩西挺胸说道。「你没听过『滚石不长苔』这句话吗？要是同一个人一直掌握政权，肯定会腐烂的嘛。既然谁当都一样的话，不定期轮替不就糟糕了？就像丢着不管的积水，会长出水藻臭掉的，长时间由同一个政党执政的国家不是很稀奇吗？」

这么说的你，还不是向执政党的政治家谄媚，真是没救了。蝉目瞪口呆，连话都说不出来。「那，那个叫棍的要我们做什么？」

「杀人。书店的客人大都是来买书，杀手接到的委托自然是杀人，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我最讨厌政治人物了。」蝉挖着耳朵说。「那些人满脑子只想着自己跟选区里亲爱的选民，真要说的话，就算对自己的支持者见死不救，也要为整个国家着想，这才算政治家不是吗？」

「不是。」岩西歪着嘴说：「政治人物才不是那么了不起的东西。」

「不然是什么？」

「比如说，那种人会利用金钱和权力，对我说：『今天下午我会在东京车站的高塔饭店见一个男人，身高一百八十公分以上，体格壮硕。可以帮我收拾那家伙吗？』。明明隔着电话，说话一副瞧不起人的口气，那人简直就像傲慢的化身。」

「然后，那人就叫做棍？」

「没错，那就是政治人物。」

「对手可是巨汉喔。」蝉显得意兴阑珊。「那不是我的拿手范围吗？」

「什么叫拿手范围？」

「你昨天不是说了吗？灭门血案之类，别人不想干的工作，那才是我的专长。这次的委托人要杀的不是一家人，不是女人也不是小孩。欸，是个巨汉耶？」

「别挑三拣四了。跟你说是工作，而且酬劳很讚唷。毕竟是政治人物，出手很大方。」

「先不管什么政治人物，为什么要杀掉那个巨汉？」

「我说啊，你也不能问那些来买色情杂志的人为什么要买色情杂志吧？」

「问了人家也不会生气呀。」

「当然会生气。本来我也不打算接这个工作，我也知道你才刚解决一个工作，我当然很清楚，也料到你一定会抱怨没完，原来想要拒绝的。」

有够虚伪——蝉姑且听之。

「可是打昨天起，咱们业界就吵翻了天。」

望向岩西背后靠阳台的窗户，原本遮蔽天空的乌云散去，灿烂的太阳正探出头来。

「业界是指？」

「就是干我们这行的业界啊。」

「你是认真的吗？」蝉皱起眉头。「不是跟艺能界什么的搞错了吧？杀人还有什么业界，这算什么？」

「啰嗦。情报与合作，很多时候是很有用的。要是有新的业者出现，可以立刻得到消息，毕竟那可是生意对手呀。也能听到一些重要的传闻。像你，不也在那家色情书店搜集情报？」

岩西指的是一家叫做「桃」的色情书店，位在离东京车站稍远的小巷子里，由一名女老板经营。不晓得是嫌麻烦，还是店名就取自老

板的名字，那个女老板也叫做「桃」。

「啰嗦，我只是喜欢那家店而已。」

「喜欢色情杂志？」

「那里摆满了一大堆裸女封面的杂志耶，不是很壮观吗？我就喜欢那种。」

「色胚。」

「才不是咧。比起打扮得装模作样的女人，我觉得那些摆好姿势，脱光衣服的女人更了不起。没有任何秘密，令人放心，直接了当，甚至让人感觉清纯。」

「少蠢了。」

「你很啰嗦耶。不过，我这种人可不少，所以那里打听得到各种稀奇古怪的小道消息。」

「听好了，那家『桃』也算业界的一角唷。业界里有很多传闻和小道风声都是从那里流出。」

「这么说来，是不是有叫虎头蜂的家伙？」蝉想起掉在大楼通道的虎头蜂尸骸，这也是从桃那里听说的。

「那家伙好像专门下毒杀人，不过最近没听到什么风声，说起来，蜜蜂不是刺个一次就死了吗？只有一次的话，没什么好恐怖的。」

「那是蜜蜂吧，虎头蜂可以刺人好几次的。」

「还有一个叫做鲸的。」

「鲸鱼不是在海里？」

「那男人专门逼人自杀，常有大人物委托他杀人。」

「好逊的工作哪，要干的话，当然要直接砍啊开枪的才痛快。自杀什么的，就算丢着不管，每年也有好几万人自杀。自杀才不是工作，是一种现象吧？」

「你很吵耶。」

「当然吵，我是蝉嘛。」

「你也知道寺原吧？」

「『千金』唷？」大家都这么称呼那家公司，经营者是一个叫寺原的男人。他们贩卖可疑的药品，进行疑似人身买卖的勾当。蝉虽然没直接接触过，却听过不少教人听了忍不住皱眉的传闻，据说他们软禁女人，让她们不断生小孩，再卖到国外做为器官移植之用。虽然无法确定传闻的真假，那公司的确恶名昭彰。

「其实，昨晚寺原的长男死了。」岩西鼻孔抽动着，口吻像是故意吊人胃口。

「真是可喜可贺啊。」蝉轻松地回答。事实上，他的确觉得这事值得庆幸，虽然蝉没实际见过本尊，但常听说寺原长男的传闻，他仗着父亲的权势任意妄为，提到他的人往往皱着眉头，小声地议论纷纷。「是被人杀死的吗？」

「被撞死的，被一台迷你厢型车。」

「那可真是报应呢。那家伙不是常酒后开车撞死人吗？我还听说他教唆同伙，故意把车开上通学路撞死小孩呢。」

「不过听说寺原儿子的死，不是单纯地意外。」

「他不是被撞死的吗？」

「不过好像是被人推的。」

「被推？什么意思？」

「有那方面的专家。」岩西或许是懒得说明，难得含糊其词，就像把废纸胡乱揉成一团一样。

「什么叫做那方面啊？又是谁委托的？」

「不晓得。寺原的仇家可多了。」岩西高举双手作投降状。「反正，寺原现在拚了老命，动员了所有部下，委托各路调查，张大眼睛要揪出杀死儿子的真凶。」

「反正这事也轮不到我们吧？」

「没错。」岩西自嘲地说，不过表情同时流露出个体户经营者的意气。「不过相反的，别的工作上门了。」

「就是棍吗？」

「业界其它家伙都为了寺原的命令忙翻天，每个人都在追查凶手。除了我们，没有其它人愿意接受委托。这可是个好机会！趁大家在办运动会，咱们抢到了新客人。」

「我不想干。」事实上，水户的工作疲劳尚未褪去，最重要的是他不想对岩西言听计从，受他指使。「几小时前，你不是才说连续工作很危险吗？」

「不，你会干的。」岩西笃定的口吻令人火大。

蝉暗地吞了口口水，有种被人断言「你只是个人偶」的感觉，电影场景连续不断地闪过脑中，让人错觉自己正被绑在精神病院病床上。

铃木

为什么要装成家庭教师呢？连铃木自己都想不透，现在这种滑稽和突兀的处境让他陷入苦闷，但他立刻换个想法，觉得这主意或许不坏。家庭教师的话，可以定期拜访，顺利的话还可以一周上门好几次，如此一来，就有机会找到槿就是「推手」的证据。

槿露出吃惊的表情。接着说：「原来如此。」

铃木不懂那句「原来如此」是什么意思，想做出应酬笑容，却只露出失败的怪表情。槿又接着说了：「要进来吗？」

「咦？」

「我可以听听你的介绍。」

意料之外的反应让铃木又语无伦次起来。「可以吗？」他反问。

「你不愿意的话也无妨。」

「怎么可能不愿意呢？」

铃木脑中一片空白，完全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跨过玄关、房间的门朝哪一边开，彷佛身体的右半边紧张得不得了，左半边却困惑不已。铃木慌忙俯视脚下，幸好自己还记得脱鞋（注)。

铃木被带进客厅，坐在淡茶色的沙发上，他先是双脚交叉，又立刻摆正，右手拇指在左手食指和拇指之间来回摩擦，冷静不下来。如果有「手足无措」这种死因，自己应该差不多快死了——铃木半认真地担心起来。他望向隔壁的饭厅，那里摆着餐桌和厨具设备。

「这样啊。」

听到话声，铃木慌忙抬头。槿就坐在对面的沙发上——不知不觉中。

「什、什么？」他没有在听。

「你是业务员吗？」

「嗯，差不多。」铃木心不在焉地回答，又慌忙更正：「不是的，虽然也跑业务，可是我也教书。」如果不这么说，计划就会前后矛盾。

「真辛苦。」

「已经习惯了。」如果是真的业务员的话。

「你想当健太郎的家教吗？」

注：日本住家一般是要脱鞋进入的。

「是的。」铃木带着觉悟，正视着槿。

槿的头发像是用手梳过，打扮随性，给人的感觉很清爽，不像是个中年人。但是，他也给人一种压迫感。是眼神的问题，他的眼睛硕大分明，绽放出一道锐利精光。不，不是眼睛，而是眼珠子。他的眼珠子格外醒目，眼白不带半点浑浊，瞳眸则呈完美的圆形。

我曾经在哪里看过——铃木突然忆起昨天在车内对准自己的手枪。他的眼睛就像枪口，比子弹更可怕的枪口，铃木像是被枪口正对着，顿时动弹不得。

他瞳孔周围的虹膜极度接近黑色，轮廓分明的眉毛紧邻着眼睛，脸颊和脖子一带没有赘肉，眉间与嘴角虽有皱纹，但是与其说是老化或疲劳的痕迹，更像是伤痕或刻痕。

「我在镇内拜访家里有小学生或国中生的住户。」铃木继续不晓得要持续多久的胡说八道。

「你是业务员，却没有名片？」槿一针见血地指出。

「噢噢。」铃木眼前顿时一片黑暗，他拚命支持就要倒下的身躯，现在的情势如果以将棋（注）来比喻，就像才刚下第一步棋，就差点俯首称臣一样。「老实说，刚才拜访其它住户时，名片刚好用完了。真不好意思。」心脏激烈地跳动着。

接下来，铃木开始介绍自己的工作，尽可能不让说词前后矛盾，致力说明。当然，全是一派胡言。

他一一虚构家教中心的名称、事务所的位置、签约的家教人数、过去的业绩和大受好评的指导方法、身为家教的自己的学历和经验。他掰出没带说明手册和广告单就来拜访的理由，捏造不穿西装穿便服

拜访的好处，不知不觉中，家教中心成了全国规模的机构，铃木从上个月起担任「根户泽公园城」一带的负责人。

说是铤而走险也不为过，不过在「千金」担任约聘员工贩卖假瘦身食品的一个月里，他已经练就一身天花乱坠说服对方的好本领，所以总算坚持到了最后。

一连串的说明之后，铃木咽下叹息，从鼻子缓缓吐出气来。不坏，就情急之下编出的谎言来说，自己的表现算是相当不错吧?

「因此，希望有机会担任健太郎小朋友的家教。」

对面的槿眼里发出了异样的光芒，铃木感到胸口瞬间变得冰冷。

「原来如此。」槿的声音比铃木担心的更不带情感，不过他的眼光依旧没变。「那么，家教费怎么算呢？」

注：日本的棋艺游戏之一。据传源于印度，由遣唐使自中国传至日本。可将赢取的对手棋子做为己方棋子使用为其特征。

「啊。」铃木的声音略嫌高亢。还没想到这一层！「不好意思，忘了和您说明，」他夸张地搔着头。家教的行情是多少啊？「费用相当弹性，我们可以商量。」他扬起眉毛。「我们会尽可能配合您的要求。」这段说明简直不负责任到了极点。

「配合我的要求啊。」槿微笑。一股犹如森林枝叶随着清风摇曳的风韵轻柔地笼罩自己，铃木第一次发现，原来中年男子也有这般风韵。就在这时，铃木裤袋里的手机响起，单调的机械声重复着。铃木身体一震，视线往下移。

「你的电话。」槿简短地说。

「是的，应该是公司打来的。」铃木站起身问：「方便接个电话吗？」一定是比与子打来的，这是「千金」配发的手机。

「嗯，」槿挥挥手。「请便。」

铃木起身拿出手机，按下通话键，贴上耳朵。他背对着槿，面对着墙。

「情况怎么样了？」她直截了当地问。她的问题既暧昧又单纯，像一记铁槌敲来。

「我正在说明。」铃木在意背后的槿，佯装业务员。

「说明？说明什么？难不成你在那个人家里？！」

「是的，我正在说明。」妳就不能配合一下吗?

「干嘛？那么装模作样的口气。」

这个女人真迟钝，现在根本不是说这种事的时候——铃木斜眼偷瞄沙发上的槿，槿却不见踪影。

同时，背后响起「我去叫健太郎」的话声。顿时，鸡皮疙瘩爬满全身，铃木转过脖子，槿的脸就在他正后方。铃木完全没察觉他走近。槿一脸平静，指着二楼。铃木背后的寒毛直竖。他是什么时候站到身后的?

铃木一颤一颤地点头，脸颊抽动着，目送槿离开房间后，把嘴巴凑近话筒。

「我正在跟他谈。先放过我吧。」铃木按捺住怒吼的冲动，悄声说道。

「都怪你自己不好，慢吞吞的。」比与子口气倒是高傲得很。「告诉我你在哪里。」

「他们平安无事吧？」

「他们？」

「后座的年轻人。」那对品行和脑袋看起来都不怎么好的男女；表情和那个学生——那个品行不良，但该做的时候还是会做的木匠之子——神似的年轻人。

「当然没事。」铃木觉得她的承诺听起来很可疑。「杀了他们对公司也没好处嘛。可是你再不说出地点，他们可就不一定平安无事了。」

「所以，我——」铃木加强语气，急促地说：「我还不确定那个人是不是凶手，虽然成功进到对方家中，但是他有家人，我提出要求想当他儿子的家教。」铃木留意着入口，一口气说完。

槿会不会突然在背后现身，一把推倒自己？对着电话说明时，恐惧掠过心头。他情不自禁地觉得，尽管这里是电车不会行经的住宿区，自己人在屋内，还是可能出现一台为了碾死自己而来的电车，加速朝自己冲过来。车头撞破了水泥墙和木材，从粉碎的玄关猛冲过来的景象，历历浮现眼前。就像一匹马边长嘶边抬起前脚一样，车头浮在半空中，猛扑上来。驾驶座没有任何人，细长的、四方形的列车即将把我碾碎——尽管这里根本没有轨道。

「你白痴啊？」

「咦？」

「当什么家教啊？」

「就是……为了接近他啊。」铃木吞吞吐吐地回答。「我觉得这是个好方法。」

「我不晓得你的话有什么真实性，你真的觉得那种方法可以摸清他的底细？」

「那如果我说推手有个可爱的小孩，妳会相信吗？」

「当然，再怎么坏的人也会有妻儿，连寺原都有儿子了。」

那个名字再度让太阳穴的脉搏跳动起来。「总之，我会确认他是不是凶手，不会花太多时间，可以再等我一会儿吗？」他不能说出目的是为了拖延时间。

「我可以等，可是寺原已经暴跳如雷了唷，他动用了很多人手。总之，你动作快点，要是一不留神，你搞不好也会被杀掉唷。」

「唷？」

「要是那个男人真的是推手，他绝不会让来历不明的人进到自己家里，你不认为吗？何况还雇用对方当儿子的家教，这绝对不可能。真是那样，那家伙不是少根筋，就是看穿了一切，准备玩弄你再解决掉。冷静想想，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铃木一时间无法回答，脑中乱成一团。

「喂，你在听吗？」

没在听，因为他听见有人接近的脚步声和谈话声。铃木一惊，慌忙转身背对门口，压低声音说：「我晚点再打给妳。」挂断了电话。

「讲完了吗？」槿走进客厅。

铃木掩饰僵硬的表情，点点头。

「正好，内子刚好回来了。」槿朝玄关伸手，说：「这是内子和我家老二。」

铃木无法判断是否该继续扮演家庭教师，只是他也不知道如果不想演下去，又该如何收场?

鲸

眩晕在计程车里发生时，鲸皱起脸孔心想：在这种地方发作吗?看来亡灵们不计较时间、场所，没有规律，也不知道客气。

鲸靠在后座椅背上，不经意地望着车窗，头像是被人摇晃般感到震动，刚开始他以为是计程车行经颠簸的路面，但是胃部的痉挛让他立刻知道不是。鲸感觉太阳穴揪紧，眼底作痛，只好闭上眼睛。

「大白天就搭计程车，真奢侈呢。」

驾驶座传来说话声，鲸抬起头来，他和司机在后照镜里四目相接。

正确来说，那不是司机。鲸上车时，握着方向盘的是一个操东北腔、戴眼镜、头发凌乱的中年男子，但是鲸现在看到的却是个年约四十岁的长发女子，容貌优雅。「好久不见了。」

鲸没有回答，再次望向窗外。

小巧的绿色冲印店被抛在后头，招牌旁设置了一个圆形时钟，虽然看不清楚，但从指针的位置大略判断得出还不到正午。

车子一驶上往东京车站方向的国道，立刻就碰到塞车，像水管中的水突然变成黏土状动弹不得，车流停止了。

雨应该停了，但可能是有水自行道树上滴落，水滴溅到车窗上，不断踩着煞车的前方车辆煞车灯鲜红地亮起，远方空中盘旋的云朵逐渐稀薄而散开。「快放晴了呢。」女子轻柔地说：「可以问你一件事吗？我为什么非死不可呢？我不过是在私立大学事务室工作的一介小职员而已。」

那女人，三年前，鲸逼她从大楼顶楼跳楼自杀。他忘了委托人是任职于哪一个政府机关的官员，只记得对方外表稳重，是透过亲交的政客介绍，联络上鲸的。

「为什么我会被杀呢？」

「是妳自己要死的。」不知不觉间，鲸做出回答。他无法判断自己是把话说出口了，或只在脑中回应而已。

她温柔地微笑着：「推托之词。我的确是自己跳下去的，但那是被你逼的，就像被迫殉情一样，那是强迫自杀。」

「有人觉得妳碍事。」鲸从委托人那里听说了梗概，理由很普通，那名官员和妻子以外的女人——就是这名在私立大学工作的长发女性交往，但是某天，他发现自己与这名女子做爱的次数竟然比妻子更多，顿时害怕起来。「不是以年计，而是总计起来，比内子还要

多。」他打从心底震惊，接着恐惧妻子与女人的立场会不会就此颠倒。

「就算这样，也用不着杀人吧？」

「谁叫妳失去理智，缠着他不放。」

「是那个人不好。」

「无论什么时候，不好的总是『那个人』。」

车流依然停滞，或许是感到不耐，前方的车子按起喇叭，像对吠叫起了反应的狗，其它车子也开始按喇叭。前方的四轮驱动车的煞车灯熄灭，车子缓慢地移动，鲸搭乘的计程车也开始前进，但是司机的模样依旧如故，还是那个女人。

「不说这个，我在想，你真的要去饭店吗？」频频瞄着后照镜的她睫毛很长。「打电话来的那个议员，是叫梶来着？感觉不能信任。」

「比『那个人』更不能信任？」

「他们半斤八两。」

约莫一个小时前，鲸接到梶打来的电话。

「昨天的事吗？」鲸想起在饭店上吊自杀的秘书。梶用一种近乎不自然的磊落态度说：「那件事情甭提了，反正都已经过去了。」然后开口：「接下来，我想拜托你另一件事。」

「很奇怪不是吗？」驾驶座的女人右手掩口笑了。「明明昨天还吓成那个德行，今天却装出一副没事的模样。」

「装出？」

「不是装的还会是什么？那个议员心里其实怕得要命。」女人的轮廓愈来愈鲜明，鲸对此感到疑问与焦躁，亡灵或幽灵身影应该更稀薄、更暧昧模糊吧？难道他们就没有身为亡灵的节操吗？

「不就只是那个疑神疑鬼先生满意我的表现，委托新的工作，如此而已。」

「你其实心底也觉得很可疑吧？总不会真的把他当成常客了？昨天他不是还忧心忡忡地说『你不会说出去吧？』那种人不可能到了今天就跑来说什么『我要委托你新工作』。与其说是态度改变，不如说是变了一个人。很不对劲吧？」

「这就是政治家的作风。」

「你要依他说的去高塔饭店吗？很危险唷。」

梶的委托如下：下午一点过后，在东京车站旁的高塔饭店的大厅见面。

「去做什么？」鲸回答。「我想和你商量下一个工作。」鲸回说：「在电话里说不就行了？」结果为半咆哮地说：「不直接见面很难说明！这事很复杂的！」鲸知道，人生气的时候，往往是感到恐惧的时候。被人殴打、嘲笑、闲言闲语、看穿伎俩、欺骗；这些行为都会引发人对自身安全的不安，换句话说，会激发人的恐惧。人们因此发怒。

鲸答应在饭店见面，相反地，他叮咛梶：「你一定要亲自来。无论什么理由，如果你没露面，我会当做你骗了我。」

「如果是这样，你会怎么做？」

「我会去找你。」地址总有办法查到。就算是梶，也没有继续追问「你找我做什么」。

「我知道了，我当然会去。」梶说话的尾音微微颤抖着。

「要自杀的对象是谁？」

「我的秘书。」

「你的秘书不是昨晚上吊了？」

「是另一个秘书。」

「有那么多秘书，光靠秘书的选票就能当选了吧。」

「总之，」梶说：「就照昨天的方法做。你帮了我大忙。」

接着他详细说明那个秘书的姓名、年龄、住址和家庭成员。

「那一定是骗人的，连续两天都有秘书自杀，不可能不被怀疑嘛。就算再怎么愚蠢、胆小的政客也不会做到那种地步吧。这是陷阱。」

这我也发现了。

「他想陷害你。」

这我也发现了。

「你被看扁了。」

这我也发现了。接着鲸想到，这女人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幻觉，想的事当然会一样。

国道总算顺畅多了，车流动了起来，计程车开上快车道时，鲸感到一阵轻微的头痛，他用手按住太阳穴，闭上眼皮，忍受痛楚。

「先生，你还好吗？」听到问话，他睁开眼睛，驾驶座上坐着男人。对方倒映在后照镜的眼神僵直，就像在窥伺毒虫的背影一般，战战兢兢的。

「我说了什么吗？」

「欸、欸，是啊……」司机面露豫色。

「我说了什么？」

男子想要开口，踌躇着，然后用一种「既然被问，逼不得已」的痛苦表情，说：「什么杀啊，自己去死……之类的。」

「是吗。」鲸气愤地回答。和亡灵对话的自己，想必被司机当成疯子吧，不过就算如此，又怎么样呢?

「其它还说了什么吗？」

「其它，」司机似乎犹豫着该说不该说，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其间屡次张开了嘴却没有出声，像金鱼似地一开一阖。「客人还说了『常客』。」司机说。

蝉

岩西指示的时间是下午一点。蝉从距岩西的大楼最近的车站搭乘地下铁，这班车虽然不会在东京车站停车，不过只要在附近车站下车就行了。蝉知道高塔饭店的所在，他估计应该可以提早抵达。

守时就是守身。

蝉想起岩西常引用的话，陷入忧郁。他被一种错觉掳获，怀疑自己的动作和思考、从摸鼻子的习惯到老掉牙的冷笑话，是否全都是岩西的复制？骗人的吧？那个岩西只会耍嘴皮子，工作不都是我完成的吗？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蝉这么告诉自己。对吧？对吧？就算问了，也不会得到任何回答。愈想愈徒增焦虑，他甚至认真想要确认自己身上有没有缠着绳子。

出了地铁，蝉本想直接走去东京车站，却在中途绕到家电量贩店，没什么特别目的，只是期待如果待在吵杂的地方，被噪音包围，是否就能不去想无聊的事。他穿过店内的顾客，走到里面，店里有手扶梯，他在旁边停下，那里陈列着用灯油作燃料的电暖器，他想到自己的房间没有暖器，目不转睛地盯着看。

「在找电暖器吗？」发现时，店员来到了身边。那是尖鼻高个子的男人，比起在电器行工作，似乎更适合到餐厅开红酒拔木塞。

「没有，看看而已。」蝉望向拥挤的店内。明明生意这么好，何必在乎我这种顾客？蝉感到不可思议。

「哦，这样啊。」店员堆在眼角和嘴边的笑纹瞬间消失，面无表情地撇向一边，嗤了一声。

「喂，你！」蝉急忙抓住店员的手臂。「你刚才嗤了一声对吧？」

走在一旁的一对男女听到这句话，睁大了眼睛，不过还是继续走过。

「什么？」店员没有一点内疚的样子，一脸爱理不理地回过头来。

「我说，你刚才嗤了一声对吧？」

「我没有啊。」但是他的眼睛彷佛在说：我是有说，那又怎样?

「因为我年轻，你瞧不起我是吧？」

「才没有。」店员或许是对自己的腕力有自信，脸上的表情强势，像在说想打架就来吧。仔细一看，他的胸膛厚实，手臂也很粗壮，比起在餐厅拔酒瓶塞，似乎更适合到高级酒店当保镖。

「你该道歉才对吧？」蝉事不关己似地说。

蝉右手伸进口袋里，抓住刀柄，有一股冲动想把刀尖插进店员嘴里，刺穿他的脸颊，不过还是隐忍下来。尽管忍耐下来，却烦躁难耐，为了压抑焦躁，蝉往店门口走去。他下定决心，要是那店员再强词夺理，或是追上前来，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拿刀刺穿他。然而，似乎没有那样的迹象。

外头是手机卖场，热闹非常，从年轻人到中年男性，都各自物色着轻薄短小的电话机型。身穿白色制服的女子拿着麦克风介绍新产品，说明那只手机功能有多强大、多方便。一旁的广告旗上写着「手机联系全世界」，那未必是夸大其词。

抵抗神明的唯一方法，就是不生子嗣；蝉想起某本小说中有这么一句话。现在不同了，抵抗神明的唯一方法，就是不带手机。

售货员淘淘不绝地说明手机附带的相机性能有多好。明明没有想买的意思，蝉却混进人群中听了一会儿才离开。

他穿过十字路口，经过倒闭的寿司店，钻进小巷。那是一条被灰泥墙壁建筑物包围的小径，是通往东京车站的捷径。

与其说是路，称为缝隙或许更贴切，很不好走。他想起十几岁的时候，学校老师说：「愈是捷径，愈困难重重唷。」当时蝉这么回答：「哪有这回事。走捷径当然轻松多了。」现在他的想法还是没变。

脚边散落着空罐、杂志和色情广告单，蝉避开塑胶垃圾桶和废弃冷气机往前走去，约莫前进了二十公尺，他听见有人说「此路不通。」是一个低沉而粗鲁地男声。

有三个男人，两个穿西装的男人面对一个蹲着的男人站着，开口的是站着的男人之一。他的肩膀很宽，留着一个像运动选手的短发。「回去。」他对着蝉挥手，动作像是在赶一只狗。你自己才是狗咧，留那什么头发，活像一只柴犬——蝉在内心咒骂，继续前进。

一眼就可以看出眼前的状况绝不寻常。

西装二人组手里抓着拳头大的石头，外表三十出头，虽然穿着西装，脸上却伤疤累累，充满危险的氛围；蹲着的男人双手被绑在背后，嘴巴被胶带封住。

「喂，小鬼，快滚回去！」另一个男人也开口恐吓。

蝉一阵火大，不识相地问说：「你们在干嘛？」

「不干你的事，滚开！」这名男子留着长发，鼻梁低矮，一张圆脸，手上戴着像是拳击手套的东西，穿西装的腰上缠了一条锁链，像是要代替腰带。简直像横网（注一）身上绑的绳子呢——蝉想，随即转念：哦，原来如此，就像土佐犬嘛。（注二）站在前面的是柴犬，后面的是土佐犬，原来如此啊。蝉擅自这么认定。

「两条狗合力欺负一个大人啊？」蝉用下巴指指蹲着的男人。男人眼睛红肿，头发凌乱，头顶有些部位头发特别稀薄。搞不好是遭人用力扯下头发造成的。

「什么狗？」柴犬皱起眉头。

噢噢，那种表情，看起来更像柴犬了。蝉几乎感动起来。

「你也想吃点苦头吗？」土佐犬的嘴巴嚼动着，像是在嚼口香糖。

「这是那个吧？私刑？」蝉耸耸肩，问。

柴犬跟土佐犬听了既没动怒，也没有上前来揪住蝉。「我们没闲工夫理你这种小鬼。喂，你要过就快过，不过别多嘴啊。」他们说了这些，便不再理会蝉，再次转向男人。

注一：相扑选手的最高位阶。会被授与白麻编成、垂挂有注连绳的粗绳，穿戴于饰裙之上。

注二：产于日本高知县的犬种，体格壮硕，性格凶猛，常作门犬。此外，土佐门犬比赛比照相扑，优胜的狗亦被称为横纲，授予相同的饰绳。

此时蝉才注意到，眼前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寻常的打架或争执，是「工作」啊。看着那两人无所谓的侧脸和公式化的动作，他明白了，他们正在「工作」。

「你差不多也该招了吧？」柴犬蹲下，轻轻拍打男人的脸颊。男人被胶带封住嘴巴，眼眶含泪，摇了摇头。

「你知道推手的下落吧？」土佐犬抬起脚作势要踢男人的头，鞋尖在男人的耳边停住。

「推手」？不曾听闻的字眼正要穿过蝉的耳膜，却在途中卡住了。「推手是什么玩意儿？」说出口他才想到自己在意的理由，是

「推」这个字卡在蝉的脑袋，他想起岩西一小时前说的话。「寺原的儿子搞不好是被人推的。」

「喂，你们刚才说的推手是什么意思？」

「你怎么还在啊？快滚！」土佐犬绷着脸。「就算是小鬼，该死的时候也是会死的。」

「不告诉我推手是什么的家伙，八成，也会死。」蝉发出的声音比自己意识到的更加迫切，对此，他相当意外。

柴犬与土佐犬对望了一眼，进行了一场无言的交谈，最后似乎达成共识不理会眼前的疯小鬼，他们无视于蝉，视线转回男人身上。「你啊，再不快说，寺原先生他们就要来啰。能在我们这一关解决的话，算你好运唷！」

听到寺原这个名字，蝉差点叫了出去。中大奖了！

柴犬再次蹲下，他伸手撕开男人嘴上的胶带，一口气向左扯下。男人发出惨叫，张开嘴巴，鲜血从嘴角涌出。他接连吐出一些碎片，刚开始蝉以为是小石子，但是马上看出是啤酒瓶碎片，沾了血。刚才男人嘴里八成被塞进了破酒瓶。

男人吐出分不清是话语还是喘息的回应。「我不知道……」他喷出唾液和血水拼命解释：「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推手……」

「吃了这么多苦头都不说，他应该没说谎。」土佐犬转向柴犬。「怎么样？」

「可是现在不过才折断了手指、扭断脚趾、捏碎耳垂、割破嘴巴，才刚热身而已耶。」柴犬屈指计算。「嗳，不过看他的样子，好像已经差不多了。」

「没错，没错。」男人点头哀求。「我真的不知道。」

「喂，你们说的推手是什么啦？」蝉焦急地靠近男人们，一个米店的塑胶袋缠在他脚上，啪沙啪沙作响。

「你怎么还在啊？！」柴犬跟土佐犬同时开口，逼近蝉。「烦死人了！」

「推手是谁啊？」蝉更往前踏出一步。

「跟你没关系。」

「不会是那个吧？跟寺原的笨儿子被车撞的事有关吗？」蝉一说，柴犬跟土佐犬瞬间脸色大变，土佐犬的眉间和太阳穴抽动着。「你知道什么？」不晓得什么时候拿出来的，他的右手拿着折迭式小刀。

要拿刀子跟我互干唷？这家伙强吗？蝉感到些微的兴奋。

土佐犬一步、两步地踏过来。蝉把握他「嘶」地吸气的时机，配合他的呼吸。刀子刺了过来，蝉不慌不忙应对，男人的动作不慢，但也不快。我看得一清二楚啦——蝉甚至还有闲情逸致嘲笑他。

蝉后退一步，身体向左回转，闪开刀尖。土佐犬收不回劲道，往前扑倒，接着立刻重整姿势，重心移到后方，蝉抓准了这个时机。若是扑空，人当然会缩回身子，蝉的右手顺势挥向对方的腹部，手掌在冲突的瞬间握成拳头，配合腰部的转动挥过去。

接着蝉将左手的刀子向前挥去，闪烁的刀尖在空中画出扇形。

他瞄准土佐犬的脸刺进右脸颊，也许是抵到了牙齿，刀子在途中停了下来，蝉立刻抽回刀子。土佐犬睁圆了眼睛，手上的刀子掉了下来。太不像话了，一点都不强嘛！蝉甚至感到幻灭。

「可恶！」土佐犬瞪大眼睛，摸着脸颊，望着沾了血的手。你现在可没功夫摸脸啦！蝉向左移动，刀子换到右手，对方呆站在原地，蝉屈身钻到土佐犬脚边，右手用力一挥，刀子穿过皮鞋，插进右脚趾甲。刀子穿透鞋皮刺进皮肤，插进骨头的触感传到手腕，刺穿没肉的脚趾甲总给人一种奇妙的触感，教人兴奋。

土佐犬发出不成声的惨叫；柴犬慌了手脚，目前的局面相比让他摸不着头脑吧。

蝉抽回刀子，心想太麻烦了，干脆三个人都杀掉好了。柴犬、土佐犬，还有蹲伏在地上的男人。但是，此时他注意到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时间。

他弯起左手，确认表面，不到十分钟就下午一点了。慌忙中他跑了出去，这种时候抱脚呻吟的土佐犬、狼狈不堪的柴犬、泫然欲泣的男人全都无关紧要了。

工作迟到了！完蛋了，又要被岩西唠叨了！蝉加快脚步，然而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停下脚步。仔细想想，迟到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铃木

「哎呀，你好。」从玄关进来的女子开朗地向铃木打招呼。他看起来很年轻，完全不像家庭主妇，就像个快活的大学生，要是槿没有向他介绍「这是内子」，他一定想象不到。

槿介绍铃木，说明他来访的经纬，她听了露出极为吃惊的表情。「我叫小堇。」她自我介绍后，兴奋地说：「他很少会招待来客呢，吓了我一跳。」这样的她看上去更像女大学生了。

小堇戴着黑框眼镜，给人一种知性的印象，短发染成了褐色。

铃木不晓得该如何应对，无法立刻接话。

小堇脚边粘着一个小男孩，像要躲起来似的站在她身后。

「那个小的是次男。」槿说。「他叫孝次郎。」

他或许是害羞，又像是从巢穴里偷窥世界的小动物，右手抱着一本类似相簿的东西。

「初次见面，你好。」铃木生硬地鞠躬后，小男孩又神秘兮兮地掩起脸来。

「不过说到家教，」小堇一面思索一面说道：「我家健太郎还是小学生，好像稍嫌早了一些呢。」

「嗯，您说的也没错。」铃木随身附和。坐在沙发上的槿立刻开口：「业务员这么轻易放弃好吗？」

铃木慌忙回头，望向槿。他的声音与其是在激励业务员，更像是看透了铃木的演技，识破了这场骗局。他再次化身为湖泊，表情有如平静地湖面。铃木直直地注视着槿的脸，却看不出所以然，就像想揣测湖水的真心却只是徒劳，感到无力。

「可是，也有人说啊，」铃木急忙找话，在脑袋里的仓库翻箱倒柜，把能用的素材一一挖出。「念书的习惯，应该从小培养。」就连当老师的时候，他都不曾说过这种鬼话。

健太郎走近孝次郎，问他：「还好吧？」

「医生说只是感冒而已。喏，孝次郎？」小堇对着像只无尾熊般抱着自己大腿的少年说。

不晓得是因为有陌生来客在场，还是一向如此，孝次郎的声音小得像睡着的呼吸声，有气无力地说：「感冒了。」点了点头。

「医生很可怕吧？」健太郎问，像在展现做哥哥的风范。

孝次郎听了把右手凑到嘴边，像在讲悄悄话似地低声说：「嗯，很可怕。」然后接着说：「可是，妈妈买了贴纸给我。」

为什么要用这种故作神秘的方式说话呢？铃木看不出理由，不过这似乎是孝次郎讲话的习惯。

「是哦。」健太郎答道，然后一把抢过孝次郎挟在腋下的本子，不理会弟弟的抗议声，翻开，然后一副做哥哥的口气说：「你收集很多了嘛。」

铃木也看过去，打开的是一本贴着一排一排昆虫贴纸的收集本，上面贴了各式昆虫贴纸，色彩艳毒，有些虫的翅膀花纹教人毛骨悚然。

铃木想到那可能是随零食附送的赠品，同时也感到讶异，这年头还有沉迷于搜集昆虫贴纸的少年啊。

「今天拿到了甲虫唷。」孝次郎的声音虽小，却听得出有几分自豪，他指着哥哥打开的那一页的最右上角。

「这就是甲虫？好酷啊！」健太郎表现出分不出是感叹还是惊叹的兴奋模样。铃木也望过去，大吃一惊。那是一只绿色的、有如树木尖刺的虫子，形姿非常怪异。虽然不能说不可爱，外表却让人忍不住怀疑「这真的是虫？」令他哑口无言。

人类这种生物，很像虫。

他想起这么说的教授。不，不管怎么看，虫子都跟人类不一样，根本一点也不像。

看来，孝次郎宝贝似的抱着的，似乎是专用的贴纸收集册。

「喏，大哥哥，你会做什么？」健太郎仰望着铃木。

「咦？」

「家教能做什么呢？」

「做什么……？」根据发问的时机不同，这个问题其实很严肃。铃木苦笑着，像是有人诘问自己：说说看，你这个人究竟能为这世上留下什么功绩?

「我先说，」健太郎明白地宣言。「我很讨厌念书唷。」

小堇笑了出来，槿则面不改色。

「对了，亲爱的。」小堇出声，她对着槿的侧脸说：「我后天不是要去京都出差吗？」

「有这回事吗？」槿侧了侧头。

「如果铃木先生能照顾健太郎他们，实在帮了大忙呢。」

铃木望向小堇。这不正是意料之外的搭救之声吗？他忍不住期待起来，手握得更紧了。

「但是，」槿站了起来，伸展着背脊。「这与其说是家庭教师，更像是保姆的工作不是吗？」

静谧的声音像要渗入体内似的，但是铃木不能就此败下阵来。「不，这也无妨。」他闲不容发地回答。「当然上课也很重要，但是孩子还小的时候，也应该重视书本以外的教育才对。」他随便掰了一些迎合的话。「广义来说，家庭教师跟保姆是一样的。」两者差得可远了。

「咦，意思是大哥哥要陪我玩吗？」健太郎出声问道。

「你很高兴吗？」槿望向健太郎，眯着眼睛的他与其说在看亲儿子，更像是在观察动物，眼神冷漠。

「因为爸爸都不陪我玩嘛。」健太郎像在挑剔长官的失策。「大哥哥会陪我玩吧？」说完，他像吟诵不熟练的咒文似地接着说：「你看起来像个滥好人。」

现在不是因为被说成滥好人而动怒的时候，铃木姑且点头附和：「是啊，我也能陪健太郎玩游戏。」他加强语气说。

「你会踢足球吗？」

「足球也行。」他双手抱胸，嗯、嗯地点着头。「高中时，我可是以国立（注）为目标的。」

「国立跟足球有关系吗？」

「说有的话是有啦。」说没有的话就没有吗?

「哦……」

于是，健太郎露出一种想要发表世界和平宣言的认真神情，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了：「爸爸，你最好雇用这个大哥哥唷。」

听到「雇用」这个词从小学生嘴里说出来，铃木有些狼狈；即使如此，健太郎的话无疑是一计强心针。

注：指国立竞技场。国立竞技场是日本高中足球的圣地，地位就如同甲子园之于高中棒球。

「如何呢？就当作试用期吧。」铃木继续游说。「就像刚才说的，夫人出远门的那几天，就当作试用期，雇用我看看如何？」他揣度讨价还价的分寸。

槿双手环胸正在考虑，小堇出声问话：「要不要试试看呢？」等待判决的铃木咽下了口中的唾液。

「那，」发言的是健太郎。「大哥哥，我们出去玩吧，去踢足球。这段期间就让爸爸他们去讨论，看是要雇用大哥哥，还是开除你。」

「呃，你们都还没雇我，也谈不上什么开除不开除的……」铃木开口订正，但健太郎不理会，拉着他的手。「走嘛，走嘛！」说着大步走向玄关。「孝次郎也一起来吧。」

孝次郎听了又把手凑近嘴边，一副在讲秘密的模样。「我不去了。」他说：「我感冒。」

「没关系，大哥哥走吧！」健太郎硬是要拖走铃木，看铃木要拿大衣，就说：「踢足球用不着那个啦，放着就好。」

铃木束手无策，只好带了手机离开房间，在玄关穿鞋。

自己应该是来查出推手的真面目，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铃木微微甩头，觉得事态的发展很没有真实感。这是谁准备的闹剧吗？他不禁提出疑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也只能做了啊。妳说的没错——吗?

走出玄关一看，雨已经停了，天空出现晴朗的蓝天，彷佛太阳的眼睛在发光，阳光从云间射出。马路上车痕的积水、大门砖墙表面的一颗颗雨滴，像会在转眼间蒸发而去。

「走吧。」健太郎从庭园抱来足球，拉扯铃木的袖子，伸出右手指示。「附近有河岸，去那里吧！」

两人走在住宅区，并列的房屋外观大同小异，像是以混淆访问者为目的，毫无个性可言。

穿过这个平凡无奇的城镇，走了一会儿，抵达了河岸，距离并不远。这个足球场排水良好，地面几乎全干了，因为铺上了沙子，也不会溅起泥泞，也设置了球门。并没有看见其它游客。

两人间隔了约二十公尺，互相传球了好一阵子。

一开始先瞄准对方的脚边，慢慢地把球踢过去，像把球推出去一般，轻踢。渐渐地，两人踢球的力道增强，球在地上弹跳着，他们开始朝左右方踢去，做些变化。

健太郎的足球踢得很好。不管是用脚内侧踢球，还是用脚尖射门，都有模有样。而且出脚相当谨慎，做为重心的脚尖总是朝着正确的方向，技巧相当熟练。

踏稳地面，移动中心，扭转身体，咬紧牙关，抬脚。

健太郎接住球的同时用力回踢，球偏右侧滚来，不过感觉上是刻意瞄准铃木可以勉强接住的位置，铃木伸长右脚，好不容易停住球。

既然对方有那个意思——铃木也把球踢向健太郎的右侧。不动作快点就来不及啰！铃木在心中催促着，激动着。而健太郎的动作比想象中迅速，他小跑步赶向球，直接踢了回来。

真狂妄。铃木接到球，照样直接把球踢回去。

他渐渐忘记对手只是个小学生，不管往哪里踢去，健太郎一定会确实地把球踢回来，铃木认真起来，不知不觉间加强了脚上的力道。

这样下去太没面子了，铃木焦虑起来。什么面子？身为大人的面子？以国立为目标的足球选手的面子？抑或身为家教的面子？自己明明就是冒牌物。

他感觉脑中出现了一个空洞，也没有心力胡思乱想了，脑中只想着要怎么把球踢到哪里，健太郎才会佩服我？这样的自己，实在可笑。

活动肉体真是不错，这是人类最原始的喜悦，而原始也就代表着根源。他想。

每当把球传给健太郎，脑中比与子的声音似乎也变得更小，他逐渐忘去寺原长男被车撞死的凄惨景象，压在胸口的重量消失了。也再也听不见那句威胁：「你要是再不说，那对男女就死定了。」咦，那对男女是在说谁？铃木用左脚内侧接住了传球。

「会感到不安、气氛，是很动物性的情绪。」他想到亡妻的话。她继续说：「而追究原因、寻找解决方法，或为此忧心忡忡，则是人类独有的情感。」

「妳的意思是人类因此而伟大？还是想说人类很没用？」铃木反问。

「如果你问动物『你为什么活了下来』，牠们绝对会这么回答你：『恰好如此罢了。』」

换句话说，她或许是想表示千方百计、费尽心机地玩弄伎俩，是人类的缺点。的确，踢球时，有种问题已经快要解决的错觉——尽管事实上毫无进展。

脚尖触碰到球的感觉，像是用手紧紧抓住球一般，踢出去的球就像沿着轨道般飞了出去，尽管球已经离脚，还是觉得飞出去的球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球画出的平缓抛物线，就像从体内发射出去的箭矢，准确地贴在对方脚上，被接住了。

此时，推手跟比与子的事都无关紧要了，铃木沉迷于踢球与接球，陷入放空状态。好舒服，一种恍惚感在全身扩散开来。

休息休息！直到健太郎大喊之前，铃木完全听不见周遭的声音，连戒指从无名指上脱落了都没发现。

戒指不见了！糟糕！铃木脸色苍白，慌忙望向脚边。

「该不会弄丢了吧？」他好像听见了亡妻的指责，立刻在心中回答：「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弄丢呢?

亡妻总是害怕自己被遗忘。

平日不管遇到什么事，她总是表现得豁达大度，不管是电费调涨、晒好的棉被被午后雷阵雨淋湿、还是铃木失去了担任教师的自信，她总是笑着说：「没关系，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她偶尔却会不经意地透露：「会不会有一天，大家全忘了有我这个人呢？毕竟没有我存在过的证据嘛。」即使她口吻故作轻松，还用装模作样的咏叹调说，铃木知道那其实是她内心的不安之声。

现在想起来，「膝下无子」或许也是原因之一吧。铃木记得她曾好几次这么说：「如果有孩子，我的孩子会记住我吧，而那个孩子的孩子会记得那孩子的事，这样我就永远不会被遗忘了。」

「不要紧的。妳不会那么容易被忘记的。」铃木这么回答，她举了一个可笑的例子：「可是，谁都不记得滚石乐团里有布莱安?琼斯（注一）这个人不是吗？」

「大家都记得吧。」铃木立刻接口。

「骗人，你又没有证据。」

「不是有唱片和CD吗？」铃木原想补充说明布莱安?琼斯也曾出现在高达的电影（注二）里，虽然影片中的他看起来很落寞。

「是吗？」她夸张地提出质疑。「才没有会记得布莱安?琼斯是滚石的成员呢。又没有证据。」

「不，只是妳自己不记得而已。」

虽然不晓得她有多认真看待这件事，不过她确实一直担心被遗忘。

「这样做就好啦。」刚好在她过世两个月前，铃木曾如此提议。当时他苦思该如何为妻子打气，结果灵光一闪，想出办法。这个提议很普通、很单纯，不过正因如此，也很有说服力。他秀出左手的无名指，说：「这个戒指，每当我看到戒指，就会想起妳。就这么决定吧。这样一来，不就很难忘记妳了吗？」

「『很难』忘记是什么意思？应该说『绝不会』忘记才对吧？」她好笑地反驳。

「世上没有绝对这回事吧？」

「那是你努力不够。」她指着铃木。「你要努力，绝不忘记我。」

注一：布莱安?琼斯（Brian Jones，一九四二~一九六九）为早期滚石乐团领军人，是一位音乐鬼才。后因沉迷毒品酒色，于一九六九年退团，一个月后溺毙于家中泳池。

注二：指高达一九六八年以滚石乐团为主题拍摄的半纪录片《一加一》（One Plus One）。

「我很努力啊。」

「胡说，每次都是我比较努力。不管是打扫还是准备三餐，都是我在做，加班一定也是我加得比较多吧？」

「我们讨论的不是这种努力吧？」

「还有，」她继续弯着手指说：「替支持的棒球队加油也是我比较努力，做爱的时候一定也是我比较努力，也是我努力发现好吃的蛋糕店的。」她一口气列举了一大串，像在夸耀自己有多努力，简直就像发动努力的波状攻击。

铃木被她的气势折服，心想：「妳这么聒噪，我怎么可能忘记你呢？」事后想想，那或许是她掩饰难为情的方法。

要是弄丢了戒指就糟了，可能是踢球的时候弄丢的，他凑近地面想象戒指落下的轨道，睁大眼睛趴在地上。

幸好，在一公尺外的地方发现了戒指。铃木捡起戒指拍掉泥土，戴在无名指上。你真的记得我吧？亡妻彷佛瞪视着自己。当然记得啊，就是因为记得，才遇上这种麻烦事嘛。

健太郎运着球走过来，两人一起坐在长椅上。「大哥哥很厉害嘛。」健太郎喘着气仰望铃木。

「你也很厉害啊。在学校也踢球吗？」

健太郎俯视着脚边，呕气似地嘟起了嘴巴。

「没有嘛？」铃木追问。

「嗯。」健太郎摇摇头。「差不多。」

「可是你踢得这么好。」

「就是嘛！」

这不是奉承也不是安慰，像他踢得这么好，社团活动时想必也能出尽风头。真可惜——正当铃木想这么说突然恍然大悟，该不会与父亲的职业是推手有关吧？想当然，推手不能引人注目。错不了的。换言之，这也意味着他们不能长期定居在同一个地区吧。

「你们常常搬家吧？」他试探着。

健太郎目不转睛地盯着铃木，他张开小嘴想说什么，最后却还是瘪起嘴。铃木想，应该是父母叮咛过他不能告诉别人吧。

「不过，大哥哥的足球真的踢得好棒。」健太郎开心地说。

「不只是个滥好人而已吧？」

「嗯。」健太郎就像一只认定主人的狗，被升格当家猫的野猫，眼睛闪闪发光的。「欸、欸，那你也知道PK吧？PK是什么意思？英文我不太懂说。」

「啊。」这个问题让铃木发出惊呼，又想起了亡妻。「你知道PK是什么字的缩写吗？」有一天，她这么问铃木。「或许有一天孩子会这么问自己，先知道比较好。」她的不安怎么看都操之过急。

「这其实不是英文单字，而是由两个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铃木想健太郎解释，就像哄骗亡妻的时候。「所谓PK，就是各取小熊维尼的第一个字母。(注)」这说明虽然荒诞无稽，但铃木觉得很适合说给小朋友听。「什么嘛？」亡妻当时听了很不服气，直到铃木解释：「妳不觉得教小孩罚则的意义也没意思吗？」她才接受。

「咦？」听到意料之外的解答，健太郎吃了一惊，但随即嘟起了嘴巴：「少蠢了。」他的发音全无抑扬顿挫，就像在念外来语一般。

「因为全世界第一个进行PK赛的就是小熊维尼。那时候，担任守门员的就是那只老虎——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就是跳来跳去很吵的那只。」

「跳跳虎？」

「对，就是牠。」

「少蠢了。」健太郎又说了一次。

总觉得——铃木不禁想起笑着向亡妻报告——好像在陪自己的孩子玩啊。如果我们有孩子，就是这种感觉吧。

「少蠢了。」铃木模仿健太郎的发音说。

鲸

在高塔饭店的对侧，隔着中央分隔岛的对向马路，鲸在人行道下了车。他爬上天桥楼梯，穿过天桥，尽头处与饭店的二楼入口相连。

四十层楼高的饭店，若不仰起头来，无法掌握全貌。红砖色的外观古色古香，但是仔细观察，可以看出那是经过人为加工。明明就算扔着不管，也迟早有一天会旧，鲸实在不认为可以营造陈旧的外观有什么意义，就跟老成的年轻人、匆忙度日的青年一样，同样愚蠢。或许，是人都想早死吧?

鲸通过自动门，搭上手扶梯，眺望着垂吊在挑高天花板的华丽水晶灯，抵达了宽广的大厅。地毯透过脚底传达它是高级品的证明，纤维很有弹性。

鲸先确定自动门的所在、楼梯位置、电梯间、客人的人数与行动，将资讯输入脑中，在大厅的沙发坐下。

注：日文中，小熊维尼的译名为「Pooh」（小熊维尼的英文为「Winnie the Pooh」），而熊的日文发音为kuma，因此首字母是PK。

看向手表，下午一点十五分，梶还没现身。鲸交叉双腿，从皮外套里取出文库本，看着书页。一瞬间，俄国青年忧烦的世界扩展开来，他用眼睛追逐着文字，文字所构筑的世界覆盖住、包围自己。

「你来了啊。」约莫十分钟后，一个声音响起。鲸抬起头，眼前站着一个小个子的男人；一头白发，眉间刻着皱纹，胡须像刚用浆糊黏上去似的十分不自然，就跟电视上看到的一样——鲸想。虚张声势的威严，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深度，肤浅的男人。鲸阖上文库本收进外套，他一站起身，梶便反射性地后退，眼睛一颤一颤地抽动，试图掩饰自己的恐惧。如果他不是被鲸人如其名的庞大身躯震慑，就是心怀鬼胎，难掩心虚。

「是后者。」

「什么？」听到鲸突然冒出这句话，梶面露诧异之色。

「没事。」鲸说。「话说回来，才过了一天，又有新工作了吗？」

「换个地方吧，这地方耳目太多，要是被谁看见我跟你在一起，不好交代。」

「不交代不就行了。」

「政治家总是被要求交代一切。」

「但是你们提出过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吗？」鲸差点脱口而出。你们才不是交代，是打马虎眼。「只要告诉我秘书的名字、照片，还有人在那里，那就够了。根本没必要见面。」

「事情很复杂的。你不懂。」梶朝电梯走去，鲸尾随着。「他是想设计你唷。」亡灵的声音又掠过脑海。「你被看扁啰。」

我知道。那又怎么样?

梶领头进入的房间非常宽敞，二十四楼的二四〇九号室，衣柜很大，房间中央的双人床也很壮观，镜子前摆了一张长桌，陈列着化妆品。整体清洁的若是有政治人物带女人进来享受，不得不抗议：「对骯脏的我而言，这里太干净了。」

窗边放了一张圆桌和沙发，鲸在那里坐下。而梶迟迟不坐下，站着环顾室内。

「怎么了？」鲸出声问道。

「没事。」梶只答了这么一句，便转过身子，突然折回入口。他想做什么？鲸也追了上去。梶打开通道上的门，鲸从他身后探看，只见洗脸台和便器，以玻璃隔间的浴室。换气扇似乎打开了，听得见螺旋叶片旋转的声响。梶似乎被倒映在洗脸台镜子上的自己吓了一跳，关上了门。

「你鬼鬼祟祟的做什么？」身后的鲸低声一问，梶露出一筹莫展的表情，就算听到国民流露街头，他也不会这么苦恼吧。

武器吗？还是人？哪一种？鲸推想着。会把他带进房间的理由，一定是两者之一。室内暗藏了手枪或利刃，或是安眠药之类的药物，

梶打算用武器与鲸对抗；或是安排了刺客。

「谈谈工作吧。」鲸佯装不知情，回到床边。总算开始露脸的阳光射入窗内。「给我对方的资料，我马上办。」

「算不上什么资料，」梶说，打开自己的黑皮包。皮包颜色饱和、富有光泽，一看即知价值不菲。他取出一张纸，递给鲸，是履历表。上面贴有一张照片，填写资料的笔迹很女性化。「纸张很旧了呢。」用浆糊黏贴的照片都快剥落了。

「在我的秘书里，算是元老级的了。」

「你要杀掉老班底？」

「不是杀掉，是对方自己去死。不是吗？」梶流畅地说，态度却显得不自然。鲸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梶的眼睛，瞪视他，因为人的思考会反映在眼球上。

忽地，鲸唐突地想起自己十几岁的时候，打工地方的老板眼神。那个老板总是盛气凌人，把人踩在脚下，是个鼻翼肥厚长相下流的中年人，他把鲸当成笨蛋，瞧不起他，而当时老板眼中浮现的轻侮神色，现在在梶的眼底也看得见。眼前的议员说穿了也跟那个丑陋老板半斤八两，毫不足取，害虫一只。

「借个厕所。」鲸说，走向通道。「或许会花点时间，坐着等吧。」他对梶说。也许是不习惯受指使，梶楞了一下。

鲸打开门，走进浴室，光滑的淡粉色马桶就在前面，上方有架子摆放浴巾，鲸拿起一旁的浴袍。

他抽出腰带，双手试着拉扯两端，够牢固，牢固得足以套成绳环，穿过人的脖子，勒住颈动脉，吊死对方。

鲸在镜中看见自己的模样，白发间杂的短发，宽额上有一道淡淡的横纹，细长的眼睛，宽阔的鼻子，真是个表情匮乏的男人——鲸像是在看着别人。

需要遗书吗？鲸向自己确认。有必要让梶写遗书吗？不用了，选举前有资深议员自杀，想必是头条新闻，应该也不会有人起疑。毕竟能让一个老奸巨猾、胆小怕事的议员自杀的理由，不胜枚举。

鲸拿着浴袍的腰带，回到房间。

他看见梶慌忙切掉按在耳上的手机。

「讲电话？」

「打不通。」梶表情悲伤地说。

「你雇了谁？」鲸一面逼近，一面质问。

「你在说什么？」

「你雇了人想收拾我对吧？没想到你依约把我诱来这里，那家伙却没出现？」

「你在说什么？」

「真同情你。」

「你在说什么？」

「你找我为你工作，然而工作结束，你却无法信任我，又委托了别人来收拾我。就是这么回事吧？不过万一成功了，你也无法信任那个人，结果又开始了新的苦恼。不是吗？你得永远不断地委托下一个人。的确，这个国家有一亿以上的人口，你也许一直找得到人帮你杀人。可是，这个作法并不高明。」

「你是指我很笨吗？」这是，梶终于显露他的不快。

说得好像你一点都不笨的样子。

「你对不安很敏感。」

「你要说什么？」

「有个简单的解决之道。」鲸说，向前逼近。

梶挺直背脊，太阳穴抽动着，仰望着鲸。此时，他的瞳孔彷佛放大了，眼睛颜色出现变化，鲸的话吸引住他，他的呼吸频率逐渐配合鲸的呼吸。「简单的解决之道，是什么？」恳求似地，他的声调变了。

「死了，不就一了百了。」

「笨蛋……」

「说得好像你一点都不笨的样子。」这次，鲸说出口了。

「我死了又能怎么样？」

「你担心的事，全都会消失。」鲸语气不带强迫，淡淡地说。梶全身僵硬，像是面对催眠师时刻意抵抗，认为自己绝不会被催眠。然而，不久，他的肩膀垮了下来，像是疟疾痊愈一般，表情舒畅。

太简单了。每个人其实都想死。就像现在。就是现在。眼前的梶崩溃似地靠坐在沙发上，或许是因为紧张和恐惧而全身无力。

「我要拉上窗帘了。」

鲸像平时工作时一样，进行该做的步骤，然后，做了。

蝉

蝉抵达东京车站，穿过像洪水般铺天盖地而来的人潮，前往八重洲口。他不是要搭电车，而是要穿越过去。好几个抱着大堆行李的年轻人从眼前通过，实在碍事。这些人干嘛偏要从我面前经过呢？——他莫名气愤，差点掏出刀子。他望向车站内的时钟，下午一点二十分，迟到二十分钟了。

他本想干脆就这样爽约，让委托人气死算了。他想惹「梶议员」不高兴，好看岩西惊慌失措的模样取乐。「蝉，看你干了什么好事！」然后对着脸色大变的岩西，丢下一句「那你开除我啊」，或许蛮有趣的。

然而最后他还是决定赴约，说是职业道德或许好听，说穿了是他根本没有怠忽工作的决心。

这次的工作并不复杂，委托人梶议员一点和某人约在饭店大厅见面，他本希望蝉能当场刺杀对方，但是岩西不得不拒绝这项提议。这是当然的，大厅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能不能约到房间或是别的地方？」岩西这么交涉着。

「那，我只要进去房间就行了？」听到蝉这么问，岩西搞笑地说：「电影里不是常演吗？杀手假装客房服务，进到房间，打开餐点盖，结果里头摆了一把手枪。」

「那根本行不通好吗？一进到房间，得先下手为强，一定得速战速决才行，懂不懂？」

「随你爱怎么做。」

「我要怎么进去房间？」

「对方希望你先埋伏在房间里。」

「埋伏？」

「议员说他不想和对方独处，希望立刻把事情解决。」

「好怕和对方独处唷——这种话只有可爱女孩才有资格说。」

「现在哪里还有可爱女孩啊？你见过吗？」

「没见过。可是有些东西就算没见过，还是存在。」

「例如什么？」

「旅鸽之类的。」

「那不是绝种了吗？早就没有了啦。总之，政治家也有资格说『不敢和对方独处』这种话。」

「是、是。」鲸用手指掏着耳朵，「反正他们不管说什么都对。」

「那家饭店每个房间都会准备两份钥匙，是卡片锁，你先到柜台领卡片，先躲进房间。」

「都跟你说了，我不喜欢偷偷摸摸的。」

「蝉不是都会在地底躲上七年吗？」

「那不是躲，是等候时机。」

「随你怎么做都好，总之就是杀掉走进房里的目标就是了。别搞错对象哦，你要杀的是一个大块头的男人，留胡须的矮个子是梶议员，千万别弄错啦。」岩西告诉他房间号码。

「那个大块头是干什么的？」

「这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还是说你对付不了壮汉？」

「没那种事。」蝉加重语气说。「大家伙大多都是纸老虎。我只是想多知道一点情报嘛。」

「我也不知道啊。那种事不重要，听好了，要是这次能赢得梶议员的信赖，好处多多唷。好好干啊。」

「想赢得信赖，就别失手——是吧？」蝉故意用一种像是引经据典的语气回答。

不出所料，岩西欲言又止、迟疑片刻，然后试探地问：「难道这是杰克?克里斯宾说的吗？」口气里透着不安，没想到竟然有他不知道的情报。

「对啊。」蝉说谎。

「这、这样啊……」

这家伙真的受杰克?克里斯宾影响很深呢，蝉不得不佩服，同时怨恨地想：那个音乐家干嘛不说「要对年轻伙伴慷慨解囊」呢?

全家出游的乘客陆续从京叶线月台涌了过来，抱着一堆印着戴白手套老鼠的袋子，尽管妨碍通行，蝉却能宽容以待。那只老鼠，我倒是不讨厌，蝉心里想着。

抵达高塔饭店时，已经下午一点三十分。

蝉踩着纤维富有弹性的地毯走向柜台，他觉得一旁并排的三个们房不屑地瞪着自己，心里升起一阵不快。

梶现在一定在房里焦急万分地想着：怎么还没来？这么一想，蝉愉快起来。和自己想杀的对象在房里独处，他想必正因话不投机而冷汗直流吧。嗳，虽然他可能会生气，但只要自己好好完成工作，他也不会有怨言吧。搞不好他会这么说：「害我提心吊胆这么久，不过顺利进行实在太好了，」再微笑着说，「政治家偶尔也需要刺激呢。」甚至要和蝉握手。晚一点到达，对方才会更感激自己。

他对柜台最左边的男人报出二四〇久号房，对方马上递出钥匙，眼底浮现一种「你这种小鬼到这里干嘛？」的轻蔑与侮慢，蝉板起了脸孔。

他拿着像是银行汇款卡的钥匙走向电梯，电梯门正好打开，他走进去立刻按下「关」的按钮，催促地不断敲打着按钮，执拗，又慌张。

电梯很快就停下，让人不禁怀疑真的到达二十四楼了吗？走出电梯，瞥了一眼正面的客房位置图，朝右方走去，在二四〇九号房前站定。他左右扫视确认四周没人，没有房客也不见服务人员。蝉想，要是库柏力克（注）的电影，现在早就血流成河了。他右手伸进大衣口袋摸着刀子。对了，忘了带替换的衣服！事到临头他才发现这点，焦躁与羞耻心同时渗入肌肤，怎么搞的，用刀杀人很容易溅得满身是血，平常执行任务时他都会穿着可以随时丢弃的衣服，今天却忘了准备。蝉不明白，他不觉得自己心情松懈，也没有特别心浮气躁，却忘了准备衣物。

嗳，无所谓。他打起精神。别让血流出来就行了，不然把大衣处理掉就好了。他看看手表，已经过了约定时间这件事是错不了的。

蝉用左手把钥匙插进门把底下的平坦缝隙，迅速抽出，小灯点亮，发出金属卡榫打开的声响。蝉在脑中模拟接下来的动作：进入房间，确认对象，是大块头的男人，接近目标，动手，就这样。

蝉右手拿刀，左手握门把，再用身体撞开门，冲进房里。

室内有人，看起来很高，蝉当下判断：就是这家伙，是大块头。他脚底一蹬，冲向房间中央，刀尖向前，扭动身体，挥刀。

蝉停下脚步。

他发现自己瞄准的对手不是大块头的男人。

对手因为悬在半空中，乍看之下块头很大。一条毛巾绳悬挂在天花板的换气孔上，男人的脖子就套在上面，悬在空中。

咦？蝉用鞋抵住地面紧急煞车，放下持刀的手。这是怎么一回事?

留胡子的男人口吐白沫，上吊了，身体像个灯塔一般旋转着。他脚下那滩水，应该是断气前失禁造成的吧。脏死了，都渗进地毯了！一股汗水与厨余混合般的臭味扑鼻而来。

蝉茫然伫立，垂下肩膀，心想，该不会因为自己迟到，梶这家伙意气消沉，索性上吊自杀吧。要真这样，还真是对不起他了。

注：库柏力克（Stanley Kubrick，一九二八~一九九九）出生于美国纽约的电影导演，执导过《奇爱博士》、《二〇〇一年太空漫游》、《发条橘子》等著名电影。主题多为犯罪和暴力，反体制倾向。

铃木

一进家门，健太郎就把足球扔到庭院去。「用过的东西要物归原处。」铃木不假思索地说，这也是亡妻最常提醒铃木的话。健太郎不情愿地停下脚步，闹脾气似地噘着嘴，把球摆到架子上。「谁知道原本放哪里嘛。」嘴里嘟哝着借口，走进屋里。「球摆在哪里还不都是球。」铃木听着他的话，怀念地想道：我也曾经这么跟亡妻抗辩过呢。

走进玄关的水泥地，一股独特的起司香味飘进了鼻子，铃木有一种幸福的感觉。起司与奶油的独特臭味与人工味道不同，混合了丰润与不安定，让人体认到自然万物都会腐烂的事实，和汗水或唾液的味道近似，夸张一点说，让人感受到生命力。

「是义大利面！」健太郎高声说道，急忙脱掉鞋子。「我妈煮的义大利面很好吃唷。大哥哥也留下来吃吧！」他的口气像是国王准许客人留宿一般。铃木突然想到无关紧要的小事，自己小时候好像还没有「义大利面」这种说法呢。刚才踢球的河岸，虽说排水良好，但是鞋子还是沾到了泥土。铃木走出玄关，在外面掸掉泥土，注视着不断掉落的土块和紧紧黏附在鞋底的污泥。

像是算准时机似地，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愤恨与焦躁、恐怖接踵袭来，是比与子打来的。铃木离开玄关，边走回大门边接电话。太频繁了，异样的电话频率反映出他们的焦急与僵局。铃木留意敞开着的玄关，把话筒凑近耳朵。

「怎么样了？」她又这么问。

「没有怎么样。」

「你人在哪里？」

「我还不确定。」我还没弄清楚那个男人是不是推手，直到刚才，他都在跟那人的儿子踢足球，不可能有什么进展。

「你在磨蹭什么啊？」

花了点时间踢球。「我想用迂回战术。「铃木回想着当国中老师的时代，回答。他曾经好几次想从学生那里获得情报，直截了当地询

问，却以失败告终。必须拐弯抹角，从外侧开始打探，得慢慢地兜圈子才行。

「又不是攻城，什么迂回战术。我们已经等不下去了。」

「我已经竭尽全力了。」

「已经死了两个社员唷。」

「咦？」这种事可以像闲聊般顺便提到地说出来吗?

「他们动作拖拖拉拉的，所以十分钟前被寺原一枪毙了。」

「为什么？」

「员工不卖命工作，老板生气啦。」

哪有这种公司！铃木想顶回去，还是打消了念头。正因为有这种公司，铃木才会站在这里，陷入妻子被杀、发誓复仇、追查推手的境地。

铃木在脑中盘算，设想自己的立場、比与子和寺原的状况，迅速分析情势。

他们正在找铃木，但是还没找到人，或许此刻正气得跳脚，气得牙痒痒的，除了用手机与铃木联络之外别无他法。「要是我现在逃走，会怎么样？」

「逃走？什么意思？」

「我只是突然想到，如果我现在逃走，或许还有救也说不定。妳们又不晓得我在哪里。」

「我们知道你家在哪。」她背诵出铃木公寓的地址。

「我也许不会回去了。」

「你以为事情这样就算了？」比与子的声音紧张起来。

「我不认为，可是妳们不可能找得到我。」

「你不可能逃得掉的！」比舆子放大嗓门，威胁道：「你逃不掉的！再说那种话，那对男女就没命了唷。你也会尝到苦头，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的事，早就已经发生了。铃木冷静得连自己都无法想象，心中的冷酷令人联想到冰冷的汤匙。妻子死了，被一个轻浮自私的年轻人杀死了，那就是生不如死的惨剧。

「总之，快去问那个男人是不是推手，赶快回来不就得了？」比与子恢复了轻佻的口气。

「我要褂电话了。」铃木不耐烦起来，粗鲁回道。和比与子之同的联系，现阶段只有电话，只要阻断这条线，就得以暂时解脱。「我在他家外面，正要回去。」

槿双腿交叉坐在沙发上翻看杂志，完全没有抬头看铃木。

「很好玩唷！」健太郎高声说道。「大哥哥球踢得很好。」接着像是有事走进了隔壁的和室。

「那很好呀。」槿的声音听来像是知悉世上根本没有任何好事。

铃木手足无措地在客听和饭厅之间徘徊，烦恼该在沙发坐下好，还是向健太郎求援：「你可以帮我说几句好话吗？」

回过神来，发现孝次郎就站在脚边，铃木倒抽了一口气。虽然不至于真的跳了起来，但着实吓了一跳。孝次郎晃动着柔细的发丝，抬起头，小声地说：「坐下来吧？」

「啊，好。」铃木趁机在槿对面的沙发坐下。「感冒怎么样了？」他问。

「感冒？」孝次郎一瞬间露出讶异的表情，却马上换个严肃的表情缩缩下巴，小声地说：「不要紧，我尽量努力。」

这实在不像一个小孩会说的话，铃木忍不住笑了，同时想起亡妻说过「你努力不够」的话。刚才和比与子交谈而紧绷的脑袋，彷佛解开绳索似地松弛下来。「这样啊，你在努力呀。」

「喏，」孝次郎身高几乎和坐着的铃木视线同高，像是直接在铃木耳边呢喃似的，「你会教什么？」他的声音沙哑。

「教什么……」说实话，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能够教给小孩子的事。

「爸爸什么都不肯教我。」孝次郎瞄了瞄槿的脸，「所以，教我一些东西吧。」他的眼睛充满对知识的好奇，熠熠生辉。

「我代替你爸爸教你？」

孝次郎这一说，铃木感觉自己彷佛变成了他们的父亲，真是不可思议。而且这样感觉还不赖。他仿佛听见亡妻揶揄他的声音：「你啊，性子急，又爱一厢情愿。」

他看看时钟，下午近两点。「好香的味道呢。」

槿用那种看透一切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盯着铃木。「迟来的午餐，好像是义大利面，要吃吗？」

霎时，复杂的情绪交错。让我上餐桌，表示已经接纳我了吗？或者他只是在试探我而已？铃木烦恼不已，问道：「可以吗？」

「分量应该够，内子做菜最大的优点，就是量多。」槿面无表情地说，眼睛盯着手中的杂志。

「没错，这就是量产型义大利面。」传来堇的声音，铃木转向左边，她已经站在那儿，双手捧着盛义大利面的盘子。

铃木毕恭毕敬地接过盘子。不晓得是不是闻到了香味，健太郎蹦蹦跳跳地再度登场，拿来叉子，孝次郎则跟在健太郎后面转来转去。

「我也可以一起吃吗？」铃木确认，小堇快活地点头：「不用客气。」清脆的语调明朗轻快。

摆好义大利面后，全员就位，动起叉子。戈贡佐拉起司（注）的气味像蒸气般飘荡在屋内。「真好吃。」铃木老实地称赞。「我就说吧。」健太郎自豪地拉长语尾，望向

注：戈贡佐拉起司(Gorgonzola)，产自义大利，为世界三大蓝黴奶酪之一，口感刺激，奶香浓郁。

一旁的孝次郎，问：「你在做什么？」

孝次郎打开了昆虫贴纸的收集册，看到色泽诡异的甲虫和露出艳毒腹部的蝶类幼虫，铃木不由得想拜托他：「吃饭的时候可不可以不要看？」

孝次郎把盘子挪到一旁，拿着原子笔对着明信片，一副要舔上明信片表面似的，脸凑得很近。

「你在做什么？」铃木一问，孝次郎倏地抬头，露出认真的神情说：「我要抽甲虫。」一样是那种虫子摩擦翅膀般的细声。

「寄十张重复的贴纸过去，就可以抽甲虫。很稀有，很恶心的那种。」小堇为铃木说明。

「长戟大兜虫。」孝次郎还是用呢喃的声音说，接着转向明信片，指着笔记本的背面看了铃木一眼，问：「这字怎么念？」看样子似乎是明信片的收件地址，上面写着「黑冢企画赠品发送中心」，公司名称很可疑。铃木读出地址：「东京都文京区过冈。」

「东~京~都~」孝次郎复诵很认真，握着原子笔写字的模样很可爱。「文~京~区~」他接着念。字虽然写得歪七扭八，但铃木觉得传达出了他的热切期望。

「铃木先生，如何？你可以照顾我们家的小朋友吗？」小董用手指擦拭沾在嘴角的酱汁，笑着问。「还附赠恶心的虫子唷。」她开玩笑似地接着说。

「呃……」铃木没有自信，也不打算虚张声势，暧昧地应和着。也许是听到了他心虚的回应，槿「吁」地叹了一口气，可能是觉得铃木太没出息，看不下去。

「欸欸欸，孝次郎，你知道PK是什么意思吗？」健太郎问孝次郎。他把手按在明信片上，妨碍孝次郎写地址的工程。

「什么意思？」孝次郎一脸认真地望着哥哥。

「就是小熊维尼啊。『Pooh』跟『熊』两个字，加起来就是PK。大哥哥教我的，很无聊对不对？」

可能是听不懂话里的意思，孝次郎一脸茫然地看着哥哥。小堇礼貌性地轻声一笑。

「当然，我还会教你们很多事。」铃木刻意强调。

「那那那，大哥哥，你吃过那个吗？」健太郎突然改变话题。铃木搞不懂为什么「那那那」后面会接着食物的话题。「就是那种老鼠吃的起司啊，卡通里不是常出现吗？开洞的那种，三角形的。」他拚命地用手比出起司的形状。「那个看起来好像很好吃，你吃过吗？」

「咦？」意外的问题让铃木怔住了。

「问爸爸，他也不理我们。哪里有卖那种起司呢？」

可能是看多了卡通和漫画，想象力也变丰富了吧。铃木姑且撒了个谎：「那种起司真的很美味唷。」

健太郎跟孝次郎互望，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那种起司果然好吃呢。」

他们又接二连三问着「土拨鼠会戴墨镜吧？」「长毛象的肉可以生吃吗？」这一类不晓得到底有几分认真的问题。

铃木虽然无法据实以告，却小心地以不敷衍的态度回答。他尽可能详尽的、连自己都觉得「真心诚意」地应答着。

「那个好像也很好吃。」孝次郎用右手遮住嘴巴，压低声音说。

「什么东西？」铃木反问。为了听清楚他的声音，大家都竖起了耳朵。

孝次郎说：「在雪山迷路的时候，用来救人的狗。」

「圣伯纳犬？」铃木一面想象着救难犬的模样一面回答。

「对，对，那种大狗狗。」

「那不能吃啊。」

不是。孝次郎摇摇头说：「不是狗狗，是牠脖子上的，木桶里的。」

「威士忌？」铃木抢先问道。

「对，就是那个。」

孝次郎严肃的口气，让铃木和小堇笑了出来。槿虽然沉默，却也咪起了眼睛。健太郎嚷嚷着：「嗯，那个我也想喝喝看。」

赶往救难的圣伯纳犬脖子上挂的木桶里的酒也很吸引铃木，那威士忌一定非常美味。

「不然遇难看看好了。」听到孝次郎的低喃，铃木等人都放声笑了。

笑声停止，才喘了口气，一阵眩晕袭来。事态的发展毫无真实感，这个过度平静的餐桌，让铃木感到困惑。他实在很难想象身在如此和乐家庭中的槿，会从事「推手」这种阴险卑鄙的职业。而且，自己竟然跟踪这个「推手」，潜进这个家庭调查，也实在不像是发生在现实世界的事。到底要怎么样牵扯，才能把这个家庭跟寺原一行人连结在一起呢?

我到底是蹚进了哪一滩浑水？铃木不安起来。

他转动叉子，卷起面条，看着蘑菇和香菇随着叉子的旋转與酱汁扭动在一起，铃木陷入一种被吸入漩涡般、眼睁睁地坠入梦境的错觉。

像漫画似地，接二连三不同的情景浮现在脑海。

首先是许多辆车子，气派的黑头车一辆接一辆驶入住宅区，停在这栋房子前。

十来个穿西装的男子下车，侵入庭院。有体格魁梧的，也有戴眼镜的斯文年轻人，可能是寺原的部下，「千金」的员工吧。他们踏上屋子石阶，打开玄关门。比与子就在这群人之中，她对男人们下达指示。接着看见客厅桌子底下，健太郎蜷缩在那，而孝次郎就蹲在他旁边，左右张望，小声地问哥哥：「发生什么事了？」两人都很害怕，却没有正确理解到情势有多绝望。厨房里小堇一脸惨白地僵立在原地，她站在瓦斯炉前，被两名陌生男子拿枪抵着。她差点露出笑容，回过神来却发现这场骚动并非玩笑或闹剧，嘴角颤抖了起来。

接下来，埸景换了。

这次是在幽暗的仓库。两个小孩遭人绑住手脚，倒在地上，小堇尖叫拉扯着头发。铃木知道她遭遇了什么恐怖的事，是恐吓与拷问。

「你还好吧？」槿的声音让铃木回过神来。

他的叉子卷着面条，送到下巴，就停止了动作。

健太郎说：「大哥哥好像突然没电了喔。」他一开口，白酱飞沫就从口中喷出。

「突然想到一些事。」可不能老实说出正在想象你们遇害的情形。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么恐怖的事？那种情景简直就像在预言未来，心脏怦怦跳个不停。

「想到什么事？」健太郎不在乎地露出嘴里的面条，出声同道。

「什么事？」孝次郎也悄声问。明信片已经快写好了。

尽管没有出声，小堇也用好奇的眼神望着铃木。铃木封她的第一印象--好奇心强的女大学生--还是没变。

吃完了义大利面，盘子里的奶油酱让铃木恋恋不舍，可是又不能伸舌头舔个一干二凈，只好死心放下叉子。

「请问，」铃木望向槿。要问的话就趁现在。也只能做了呀。妳说的没错。「槿先生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他舍弃拐弯抹角，选择拿着长枪正面迎击的作法。前一刻想象中的場面，让铃木慌了手脚，他觉得要是再这么悠哉下去，那些不祥而骇人人的場面，就要活生生的实现了。

铃木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槿，期待着槿的回答，就算他不回答，能看兄他露出狼狈的模样也好。

「工程师。」回答的是坐在铃木旁边的小堇，「好像叫系统工程师？我不太清楚，反正外子是这么说的。」

「是吗？」

「谁叫他都不告诉我他的工作内容嘛。」小堇耸了耸肩。

槿的表情完全没有变化，既没有特别紧张，也没有松懈下来。

「这么说，是那个吗？跟电脑程序有关的？」

「嗯，那一类的。」怎么样，很可疑吧？槿的回答暧昧得就像在挑衅。

铃木支吾着寻找接下来的说词，要是这时能想出两三个问题，测试他是不是真正的系统工程师就好了，但是他没这个能耐。他倒吸了一口气，屏住呼吸，思索片刻后，叹了一口气。

我到底想确认什么呢？铃木陷入苦思。想知道他是不是推手？或者想要他不是推手的证据？我想把他们交给「千金」吗？还是想保护他们？又或者我只是想离开这里？

「你知道蝗虫吗？」槿突然开口。

「咦？」被这么出奇不意地一问，铃木慌了手脚，他勉强动着脑筋，「蝗虫……您是指昆虫的？」

健太郎舆致勃勃地探出身子，孝次郎则是对「昆虫」这两个字起了反应，或者是「蝗虫」这两个字太吸引他，急忙翻起收集册来。

「这个人有时候会说些莫名奇妙的事。」小堇笑道。

「飞蝗。」

「是绿色的那种吧？」

「嗯，是啊。」槿静静地说。「不过，也有不是绿色的。」

「不是绿色的？」

「要是生长在同类密集的地方，就会变成一种叫『群生相』的状态。」

「密集是指像『人口密度很高』吗」

「没错，『群生相』的飞蝗颜色黝黑，翅膀很长，而且很凶暴。」

「您是说黑色的蝗虫？」

坐在对面的孝次郎指着摊开的收集册，小声地说：「这个。」用手指敲着印有土黄色蝗虫的贴纸。「就是这个。」他用手遮住嘴巴悄声告诉铃木。

「同样是飞蝗，也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如果成长在同伴众多的地方，粮食会不足，所以飞翔能力会变强，好飞到别的地方觅食。」

「的确有可能。」铃木知道昆虫求生的战略非常巧妙，这点工夫或变化的确很有可能发生。

「我认为，」槿顿了一下，挪开眼前的餐盘，手肘放到桌上。他双手交叉，直盯着铃木。漆黑的眼睛像一道深井，深不见底，听得见回声。「我认为不只是蝗虫。」

「什么？」

「不管是什么生物，只要群聚生活，形态就会逐渐改变。变得黝黑、急躁、残暴。等到回过神来，已程变成了飞蝗。」

「残暴的飞蝗吗？」

「群生相会大批移动，蚕食各处作物，连同伴的尸体都吃。即使同样是飞蝗，也已经和绿色飞蝗大不相同了。人类也一样。」

「人类？」铃木好像突然被点到名字。

「人类要是住在拥挤的地方，一样会变得异常。」

「原来如此。」

「人类密集群居，尤其是通勤人潮和关光胜地的塞车潮，简直教人叹为观止。」

先于意识之前，铃木用力地点头。他想起那位教授的话，脱口而出：「人类这种生物，与其说是哺乳类，倒不如说更近似昆虫吧。」

「是啊，你说的没错。」

「你说的没错。」听到人家这么说，果然爽快。这种时候若是有人反问：「那企鹅也是虫吗？」的确教人不快。

「不管多绿的蝗虫，也会变成黑色。蝗虫能够伸展翅膀，逃到远方，但是人类不行，只会愈来愈凶暴。」

「你是指人类全都是群生相吗？」

「尤其在都市。」槿的眼神锐利起来，但不是为了威吓铃木。「想要平静度日，极为困难。」

坚定不遥地伫立在拥挤的人潮中，沉静而颀长的树木；铃木脑海里又浮现这个意象，同时感到一股强烈的疑虑在体内滋生。尽管两人聊的是蝗虫，但是听起来反倒像是他在告白「我就是推手」。

槿的表情没有变化，眼底却像有一道光芒在试探铃木。不，只要认定，在月亮上都能看见兔子，不能妄下断语。只不过，他觉得对方像是抛下了一句暗示：剩下的，你自己想吧。

铃木忍住吞口水的冲动，战战兢兢，彷佛此刻只要喉咙稍微出声，槿就会立刻现出推手的本性，对付自己。「你觉得人口减少，会变得比较平静吗？」铃木发现自己问话的声音很紧张。

「应该会吧。」槿立刻回答。

「你为了让飞蝗化的人类恢复原状，想要减少人类的绝对数量，才把人推向汽车或电车前面吧？」铃木很想追问下去，终究忍了下来。

眼前的男人到底是何方神圣？铃木面对着槿，暗自思索。推人，加以杀害；这称不得上是一种职业都有待商榷。然而，眼前这个男人确实給人一种奇妙、静谧與诡异混合的压迫感。这个男人是谁？假如他真的推了寺原长男，我又该怎么做？铃木没办法继续提问，他冒然闯入敌阵，却失去了攻击手段。铃木低声呻吟，除了呻吟，他无计可施。

过了一会儿，铃木不经意望向一旁，看到孝次郎拿着他随手摆在桌上的手机端详，正用双手按着按键。

啊！铃木一惊，急忙抢过手机。要是孝次郎在操作时不小心接通比与子的电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可能是动作过于粗鲁，孝次郎吓了了一跳。

「这个很容易坏，不能乱摸。」铃木含糊解释，毫无说服力。

「骗人！」健太郎压声说道，还凑到弟弟耳边悄声说明：「那种口气一定在骗人，一定是他不想让其它人碰。」孝次郎用力点头，一脸无趣地把注意转回明信片，又开始念：「东~京~都~，文~京~区~」

有一种像是被自己的孩子搞得焦头烂额的感觉，铃木望着两名少年这么想。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觉得好像听见了某人悠哉的回答。

鲸

回到公园，来到国内，水花自喷水池里猛烈喷出，水珠在空中画出优雅的弧线落进池子。倒映在水面的山毛榉树影受水滴衝擊而晃动，叶子落尽的干枯枝椏映在水面，看来就像细密延伸的血管，这些血管震动的模样看来也很奇妙。

喷泉倏地停止，像是若无其事的说「刚才的都是骗人的」，周围变得平静。云朵西散，整个公园似乎变得明亮许多。

鲸身体前倾，走回自己的睡窝，同时想着一小时前和梶的对话。

「我为什么非自杀不可？」一开始面露愤慨与惊愕的梶，在与鲸交谈的过程中，说话恢复条理，倒也通达事理。梶有三个女儿，鲸原打算在关键时刻抬出他的女儿威胁，或者取出手枪，说「不自杀就去死」不过没那个必要了。

「你骗了我吗？」鲸逼问之下，梶三两下就招认了：「其实，我雇了别人除去你。」

「除去」这种说法太过时，鲸不禁皱起了眉头。他暗自想，「鲸」不该被除掉，应该是被保护的生物才对。

「我和对方说好，要他埋伏在这个房间里。」梶难过地说。

「真同情你。」鲸只回了这么一句。

之后梶急遽地失去生气，变得孱弱不堪。

那个男人--鲸想，那个男人可能依稀察觉到自己正逐渐成为政界无用的废物、衰老的绊脚石，他似乎也在为自己寻找台阶，甚至有过要藉自己的死，在政界激起一番波烂的浪漫情怀。

「我要以死唤醒世人。」他用高昂的语调自语，在桌前拿起钢笔写起冗长的遗书。

「我可以预见读完这段文章后，媒体感叹不已的样子。」他口沫横飞地说着，或许他一直梦想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没多久，梶就寓写完那封信。

「你是为了什么从政？」最后，鲸在梶站上椅子之后问他。

梶的表情已经变得朦胧，或者该说恍惚。他俯视着鲸说：「这还用说吗？这世上有人不想当政治家的吗？」

他的回答一如预期，鲸微微点了点头。

鲸瞥了一眼梶痉挛的身体，拿起桌上的信，上头挤揉造作造作地写着「致太晚赴死的人们」，鲸感到一阵反感。

他离开房间，进了电梯。离开饭店前往东京车站途中，他撕掉信封，把信扔到百货公司门口的垃圾桶。

「怎么样了？」背后传来声音，鲸停下脚步。他正站在帐篷与帐篷之间的十字路口。

鲸回头，那里站着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帽子上头画着放大镜图案、附帽檐。男人戴着眼镜，脸颊瘦削地像被挖去了肉，既像是死期不远的阴郁老人，也像失去希望的悲观青年。是田中。他右手拿着拐杖，身体歪斜地站着，或许是股关节的状况恶化，姿势很不自然。

「你去工作了，对吧？」他说话的声音很流畅，鲸又混乱了，他分不出这是现实，还是幻觉。如果是幻觉，却没有伴随晕眩。最重要的是，田中并不在鲸的被害者名单中。他不记得有这回事。「工作？」

「你的表情像是这么说。早上你说的遗憾，已经解决了吗？」

「不。」推手这个字眼闪过脑海，「不是那件事。」

「那么，解决了别的麻烦吗？总之，你看起来一脸舒畅。」

「是因为梶的事吧。」

「火灾的事吗？」田中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不确定到底听懂了没有。「趁早解开你的心结比较好唷，然后立刻引退，不然，这样下去的话……」

「这样下去的话？」

「你会变成死人。」

「像你一样吗？」

「咦？」

「你是活人吗？」

「看不出来吗？」

「看了就能知道吗？」鲸加重语气。

「你正被幻觉吞没唷。」田中说。

「什么？」

「不久以后，你的人生将遭到幻觉吞没，你得留神点，否则会开始分不清哪边才是现实。」

「早就开始了。」鲸差点脱口而出，却还是忍住。

「幻觉是有征兆的。例如走在路上，眼前的号志怎么闪都闪不停，不管怎么走就是走不到楼梯尽头。或是在车站看着驶过的电车，不管等多久，电车就是没完全通过，当你纳闷这列车怎么这么长时，你就危险了。这些全是幻觉的证据，号志和电车容易成为幻觉的指标，既是陷入幻觉的契机，也可能是醒来的信号。」

「也许每个人都身陷自己的幻觉，是吧？」

「有可能。」田中满不在乎地回答。「对了，换个话题。」田中右手握拳按在左手掌上说：「最近我读到一本书，里头写着：未来是依神明的食谱决定的。(*^__^*优午~~)」他略显害臊地说。

「未来？食谱？」

「总之，就是今后的事或许在我们身外就已经决定好了。在那本书中，稻草人会说话，他是这么说的。」

「你是用什么表情去读那本稻草人会说话的书？」鲸不感兴趣地说：「那只是虚构的世界，和我身处的此时此地，也就是现实世界无关。」

「哪边是小说，哪边是现实，只身处其中一边的人是无法判断的唷。不说这个，你的遗憾怎么办？」田中对他说。「未来已经决定好了，只要顺其自然就行了。你今天完成了一项工作，或许这就是一个契机，就像河川缓缓流过一样，事物总是联系在一起的。」

「河川迟早会出海吧。」

「完成那个火灾的工作时，你没有得到下一个暗示吗？」

「暗示？」鲸觉得像是听了一场荒谬的演说，不耐烦起来，却无法听而不闻。

「就是新的线索啊。」

「哦。」鲸边应着边把手伸进大衣口袋，口袋里放着在饭店抄下的一组电话号码，是梶最后打的那通电话，鲸调查手机的通联纪录，抄了下来。这应该是梶委托的对象，派来刺杀鲸的杀手。为什么要抄下这种东西，鲸自己也不明白，但是注意到这点时，他已经拿起了笔。

「这发展也写在食谱里了。」田中像是看透了一切说道。

「就算是这样，」鲸瞪着对方。「会改变什么吗？」

对决呀。

田中说。鲸不确定他是否真的说出口了。

总头开始清算呀。

这句话听起来也像是鲸自己说出的。

蝉

蝉烦恼着该如何告诉岩西。在饭店房间里，脖子上套着绳索、以典型的上吊姿态左右摆荡的，无疑的就是那个姓梶的议员吧。「目标男子块头很大，留胡子的矮个子是梶议员，千万别弄错啦。」他想起

岩西的说明。那人块头不大，不可能是他。仔细想想，那人个子很矮，而且嘴边的东西怎么看都是胡子。

蝉离开车站，本想搭地铁，却提不起劲，便在站前的百货公司消磨了一会儿时间。

他不想接到岩西的电话，听他悠哉地问：「顺利结束了吗？」所以连手机也关了。

要获得自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杀掉双亲；蝉想起某本小藐里这么写道。而现在不同了，想获得自由，只要关掉手机就行了。单纯，无聊得要命，没有梦想。换句括说，自由不过是这种程度的东西。

这是你的失误！他可以轻易想象得到岩西一定会朝他咆哮。「全都因为你的迟到，事情才变成这样！竟然迟到坏事，我哪有脸去向委托人报告！」

可是--蝉在想象中和岩西争论。反正委托人都自杀了，也没人可以听报告了。

「那不就没问题了。」

「酬劳呢？应该拿到手的酬劳怎么办？你一点都不觉得有责任是吧？」

为什么我该负责？」

「都是因为你迟到啊！」

不用说，争执一定会演变成这样，而且过错确实出在「迟到」的自己身上。

时间就在咖啡店里消磨、在商店街徘徊当中过去了。

「咦，蝉，你在这里啊。」突然有人拍他的肩膀，蝉吓了一跳转过身。

「是桃啊。这种大冷天，妳那什么打扮？」

一个穿着分不清是内衣还是洋装的衣服，体型肥胖的女子站在那里，半透明的布料透出肌肤，虽然看得见隆起的丰满乳房，却不会让人有性的遐想。

「我一直在找你耶，不对，找你的人是岩西。」她气喘吁吁的，像久未运动的人难得运动一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竟然在这种地方闲晃，你打算到我的店里来吗？」

「或许。」尽管自己没有意识到，不过蝉的却是朝着商店街的方向走去。平常来到东京车站附近，他大多都会绕到「桃」这家色情杂志店，以致与半习惯性地朝这里走来。

桃从外貌判断不出年纪，半年前曾听她说「又到了我的本命年啊」但在蝉的眼里，桃像二十四岁也像三十六岁，甚至像四十八岁。嗳，总不可能是十二岁吧。

「岩西找我？他找我干嘛？有事打电话不就得了？电话可是文明的利器耶，而且最近还可以随身携带，他不晓得吗？」

「我说啊，」桃板起了脸孔，鼻子旁挤出皱纹，一下子老了许多。看她这样子，应该也不是二十四岁吧。「你关掉手机电源了吧？」

「说的也是。」

「岩西刚才打电话来，那人实在够啰嗦的。『蝉去了妳那里对吧？他的电话打不通，要是妳看到他，叫他马上回电给我。』看他慌的，简直就像联络不上马子的男人。」

蝉顿时愁眉苦脸。烦死人了！因为太烦了，全身突然痒了起来。「八成是因为那家伙自以为把我操踪在手掌心，只要稍微联络不上，就大惊小怪。」

「你不是被他操控着吗？」

「什么？！」桃简直像对准了蝉最敏感的部位刺过来似地，让蝉大吃一惊。

「你不是乐在其中吗？」她慵懒地掀动嘴唇，看样子，她刚才好像就是这么说的。「被他操控」，是自己听错了吗?

「你啊，不保持联络怎么行呢？这个世界可是靠情报组成的。城市啊，不是靠大厦、马路或行人，而是情报构成的。你知道吗？大概二十年前，美国大联盟有个创下四成打击率的白人选手。」

「我手上的棒球名鉴里没这个人。」

「他的打击率之所以遣么高，是因为他知道所有暗号，他请人从看台上用望远镜看到暗号，再告诉他。」

「所以呢？」

「能够搜集情报的人才能存活下来。」

「那不过是作弊罢了。」

「这个业界也一样，情报就是武器。」

「『业界』啊，岩西也说了一样的话。笑死人了！杀人这一行也有业界，那还得了。」

「你真的很讨厌岩西呢。」

「讨厌！讨厌死了！」

「芭蕉（注）的俳句里不是有这么一句？『寂静啊，渗入岩石里的声』。」

「那又怎样？」

「岩西跟蝉，不都在这段俳句里吗？『岩西』里的『蝉』声。你们啊，不管嘴上怎么抱怨，终归是一挂的。」

「那只是冷笑话罢了。」蝉尽管不高兴，还是耸了耸肩了问说：「那，岩西说了什么？」难道梶的尸体已经被人发现了?

「天晓得，大概是想确认你工作完成了没吧。他猜你八成到我这儿来了。你啊，又不买书，却老爱往我这儿跑呢。」

「关你什么事。总之，岩西那里我会打电话啦。」蝉觉得麻烦，想要离开。「这么说来，」他停下脚步。「妳最近有听说寺原的事吗？」

她皱起眉头，明显露出不快。「什么听说不听说，搞得鸡飞狗跳的，大家都被拖出来了。」

「大家指的是谁？」

「业界的大家。」

又是业界啊，蝉实在受够了。「这么说，刚才也有两个怪家伙在乱来。」蝉想起在小巷子里持刀相向的男人，柴犬根土佐犬「推手是何方神圣啊？有人耍很想问出他的下落呢。」

「就是他！」桃像要刺穿什么似地很很戳出手指。「就是因为那像伙干掉寺原的儿子，才闹得满城风雨，他就是万恶的根源。」

「真的有推手吗？」

「我也不清楚，听说他专门从背后暗算，推人一把，藉机杀掉对方。可惜有关他的传闻太少了，我也很少听说。」

「妳没听说过吗？」桃竟然不知道，真是稀奇。

「只有一些，不过没有半点可用的情报。其实啊，我还以为推手只是像都市传说之类，信口胡诌的东西。」

「什么意思？」

「譬如说，像你这种收钱杀人的人，他们搞砸任务时，常舍说什么『被推手抢先一步』，『被推手妨碍了』，拿推手常借口，把过错全部怪罪到捏造出来的推手身上。我是这么看的啦。」

注：指松尾芭蕉（一六四四~一六九四）。日本江户前期的俳人。他将原是市井小民吟咏的俳句升华到艺术领域。

「不利的事，全推给全球暖化不就好了。」

「不然就是『不快点完成任务，会被推手抢先唷。』之类的警告。」

「就像『说谎就会被阎罗王拔掉舌头』之类的吗？」

「没错。」看她一脸严肃，蝉也不好意思出言讽刺。「总之，关于推手的线索非常少。别看我这家店小，可是打听得到很多消息唷。」

「妳知道一个鲸的吗？」蝉现学现卖，说出刚听来的知识。

「那家伙专门逼人自杀，很有名呢。」

「很有名吗？」

「听说个子很魁武，很危险，真的像鲸鱼一样。我只有远远看过一次。」她说的像是亲眼看过海里的鲸鱼一样。

「寺原的儿子真的是推手干掉的吗？」

「不晓得，现阶段还只是谣传，谣言要多少都有。寺原的儿子素行不良，想必到处招怨吧。」

「我想也是。」

「我听说寺原的儿子偷袭别人，很多组织都气得火冒三丈。」

「很有可能。」

「不过，寺原那好像有一个员工查到推手的下落了唷。」桃不假思索接着说：「只是，那个员工不肯说出推手在哪里。」

「什么？！」蝉眉间挤出皱纹。「把人揪出来，逼他招供不就得了？不是自己的员工吗？没想到寺原意外地不中用呢。」

「就算想揪他出来，也不晓得那员工人在哪里，目前只能靠电话联络，还找不到人。要说为什么的话——」

「为什么？」

「东京太大啦。」

「真意外。」

「加上最近电话又可以随身带着走。」

「真令人吃惊。」蝉虽然嘴上这么回答，却感到纳闷：那个员工何必把事情闹得这么麻烦呢?

「或许他是喜欢反抗上司的类型吧。」桃说。

「妳说什么?」

「我说，他可能不想对上司唯命是从吧。」

「我也不是不能了解。」若是这样，蝉就能理解他的心态。那个员工或许是想要抢在寺原前头吧。「可是，那家伙真傻。」不可能全身而退的。

「很傻啊，或该说很蠢吧。」

两者都是吧。「那，寺原怎么做？」

「到处搜集情报。也到过我这儿来了。岩西应该也有接到联络吧？」

「才不会有人理他呢。」蝉说。突然发现在这件事上面，自己似乎领先了岩西一步，发现这个事实的同时，他不禁笑开了，像是有人在胃部深处挠痒，体毛微微颤抖着，满心期待。

「喂，要是找到那个推手，算是大功一件吗？」

「什么大功啊，你是哪个时代的人啊？」

「大家都在找推手吧？但是不晓得人在哪里。先抢到的人先赢吗？」

「不过，从我刚才听到的，」桃继续说。「他们好像打算诱出那个员工唷。」

「等一下，叫他，他就会来吗？他也知道要是去了，不可能轻易了事吧？一定会被刑求逼供啊。与其呆呆地回去，倒不如一开始就招了嘛。」他应该没笨到那种地步吧。

「我也这么想啊。」桃双手在腰间一摊，「可是，搞不好那家伙还没有真实感也不一定。」

「没有真实感？」

「毕竟他既没被人拿枪指着，也没人包围他，生活一点也没改变。就算知道其它人拚了老命要找他，本人或许还没有真实感。即使脑袋明白『危险』，但还没真正感受到危机。」

「是这样吗？」

「打个比方好了，」桃竖起手指。]有个强力台风要登陆，听到报导的人都知道外头很危险，躲在房间里。但是呢，最近的建筑物很坚固，隔着墙壁，根本不知道外头是什么状况，听不见风雨声，也看不见雨势。可是打开电视，就看得到灾情状况。那样一来，你知道人会怎么做吗？」

「怎么做？」

「会偷看外面。」桃强调似地缓缓说道。「他们会打开门窗，确定外头的状况，想说：『真有那么严重吗？』大家都会这么做。接着，就被狂风刮来的树枝打到脸，受了伤，急急忙忙关上窗子，由衷地说：『哇塞，这台风有够强。』」

「原来如此。」蝉听懂了桃话里的含义。「也就是说，那个员工就算知道危险，还是有可能现身啰？」

「不吃点苦头，是不会有人当真的。」

「不要等到吃到苦头时为时已晚就好。」

此时，一个新的念头在蝉的体内逐渐成形。「喂，」他对桃说。「你知道进行拷问的地点吗？」

「你问这种事干嘛？」

「我要掳走那个社员。」

「说什么傻话。」桃不当一回事的样子。「你想被寺原盯上吗？」

「我要问出推手的所在，然后由我来收拾那个推手。」

「什么意思？」

「我要抢在拖拖拉拉的『千金』员工前头，帮寺原报仇。这样一来，寺原也不会太生气吧？」

「搞不好他还会感谢你呢。」桃的口气像是料定蝉绝不可能成功。

「就说吧？」蝉从容地回答，他确信自己一定办得到。「这样，迟到的事，就可以一笔勾销啦。」

看着自信满满的蝉，桃哑然张口。「怎么，你以为你已经立下大功啦？」

「什么大功，妳活在哪个时代啊？」

铃木

桌上的盘子已经收拾干净，小堇的动作很利落，就在铃木在意着槿的视线期间，她已经洗完盘子，问道：「你能喝咖啡吗？」铃木原以为是在问自己，顺着堇的视线望去，才知道她问的是健太郎。

「当然能喝啊？」嘟起嘴巴的健太郎很可爱。「对吧？」他对孝次郎说。

「咖啡是什么？」孝次郎小声地问。

「一种苦苦的茶，苦茶。」健太郎语带骄傲地说明。「我讨厌苦苦的。」孝次郎低声抱怨，看起来感冒像是完全痊愈了，铃木稍感放心。仔细一看，孝次郎又拿出新的明信片，把脸凑在上面。「文~京~区」又在写了。「辻~冈~三之二之……」孝次郎一边念诵一边写下地址，模样很可爱。他大概打算再寄一张吧。要是我们也有孩子的话，会是这种感觉吗？这么想的同时，铃木又想起亡妻的身影。夹在电线杆和车子之间，脖子扭曲的妻子。

开车撞死妻子的凶手很快就查出来了，是个素行不良的年轻男子。对方二十多岁，终身与反省或后悔几个字无缘，只忠于自己的欲望而活。铃木无法接受妻子的死被当成

单纯的交通意外处理，动用存款委托了征信社调查。

「铃木先生，这件事或许不要再深入比较好。肇事的车，好像和另一名年轻人有关。」一段时日之后，调查员提出报告，與其说是报告，更像忠告。

「反正那人也是个垃圾吧？」铃木盛怒之下这么脱口而出，尽管这不是一名教育者该有的说法。调查虽面部抽动着，说：「就算是垃圾，对方也是危险的垃圾，就像核废料一样。还是不要扯上关系比较好。」调查员又告诉铃木，这场车祸，其实起因于寺原长男的恶作剧，他不肯再透露更多，但是铃木软硬兼施的逼他说出了「千金」的事。

「那个世界真的存在吗？」一介教师的铃木惊讶地想着。寺原和「千金」，听起来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因为愤怒，他并不觉得恐怖，只是惊叹。

「这个世界有各种不同面貌，比方说，你知道昆虫有多少种类吗？」调查员说。

对了，当时也提到了昆虫啊。

「光是种类，就有上千万种，而且每一天都会发现新品种。也有人说，如果包括未知的品种，可能上千万种吧。」

「已知的十倍吗？」铃木茫茫然地应和。「也就是说，未知的世界就是有这么多。」对方回答。

「你有心事吗？」槿盯着铃木的脸。

「我们会不会雇你，有这么严重吗？」小堇担心地把脸靠过来。

「啊，不是的。」铃木老实说出：「只是想起了内子的事。」

「铃木先生已经结婚了啊？」小堇探出身子，一副女大学生想要插手别人恋爱的天真无邪。她看到铃木无名指上的戒指，笑颜逐开。

「嗯，是啊。」铃木含糊其词，右手把玩着随时可能从手指滑落、略松的戒指。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小堇兴奋地问。槿似乎对妻子的热心毫不感兴趣，径自保持沉默。

「自助餐。」铃木说。

邂逅亡妻，是五年前铃木独自去广岛旅行的事。路面电车驶进闹区不久，就能抵达他住的那家颇为高级的饭店。

早餐在顶楼的西式自助餐厅，在那里，铃木遇到一个盘子堆满了食物的女子，她正好站在等待队伍里的铃木前面，左手捧着食物堆积如山的餐盘，那就是妻子。

蛋包饭、炸鸡块、肉丸子、芝麻拌四季豆、炸白身鱼和香肠，这些食物成山地堆在盘子上，和洋杂处，堆得乱七八糟，看不出任何主

题或偏好。大量的食物堆得很稳当，实在令人佩服，铃木看得入神，连要拿早餐都忘了，实在太壮观了。

途中，她似乎感觉到了铃木的视线，瞥了他一眼，表情像在说：你有意见吗?

她把盘子放到桌上，又去排队，这次拿了咖哩、甜点等，每种料理各拿了一些。

铃木虽感兴趣，却也没有在意到想上前打探。只是，她刚好就坐在隔桌，像是遇到头顶上缠着绷带的人会问「你受伤了吗？」，铃木出与礼貌，指着她的盘子说：「妳的食量真大呢。」

她没有生气，毫不介意地说：「我啊，就喜欢一对一决胜负。」口气有些自豪。那种态度近似于蔑视不懂规矩的初学者。

「一对一决胜负？」

「我才不会去想最后早餐会有多少这种无聊问题。」

「我不觉得这是无聊问题。」

「站在食物前，我只会问：『想不想吃这个？』」

「问谁？」

「问自己啊。想吃的话，就装进盘子。就是这样。这是一对一的胜负。最后会累积多少分量一点都不重要。」

「不，很重要啊。」铃木诧异地想：这人真奇怪。「不过，人各有志吧。」

「还说别人，你那种拿法，不是太糟糕了吗？」她指着铃木的桌子。

铃木只拿了两盘，一盘盛着面包，另一盘装着优格。

「那种东西，到普通的商务旅馆就吃得到了，你瞧不起饭店自助餐吗？」她责备铃木太过随性的食物取法。

「我早餐吃得很少。」

「太浪费了。」她甚至露出一种面对罪犯般的轻蔑眼神。「明明就有这么多料理，也只能不客气地拚命吃了啊。」

也只能做了啊。现在一想，从邂逅的最初，她就这么说了。

后来铃木起身离座时，看到她脸色苍白按住肚子，盘子上的料理还剩一半以上，食物山只被挖掉了一角。「欸，你想不想吃这个？」她完全忘了刚才威风的宣言似地，对铃木说。

「妳反省了吗？」

本以为是一对一决胜负，谁知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对多，寡不敌众啊。」

「哦，是吗。」

「总觉得要是能把这些全吃掉，每天不愉快的事似乎也能一起消化。」她的表情严肃，看起来很痛苦。铃木回答：「消化食物跟消化问题是两回事。」

一个月后，两人正式开始交往，一年半后结了婚，蜜月旅行去了西班牙，在饭店用自助式早餐时，她又做了一样的事。「我总是一对一决胜负的。」

人总是重蹈覆辙呢，铃木再一次体认到。

「自助餐……饭店附的早餐那种？」

「对，就是那种，而且正是在饭店的餐厅。」

「你在拿料理的峙候顺便追求夫人吗？」

「说不上追求啦……」

「喏，今天在这里拿到契约的话，尊夫人也会很开心吧？」小堇用天真的语气大剌剌地说，但铃木不觉得不舒服，反而因为妻子已经过世，违背了她的期待而感到抱歉。

电话响了，又来了。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铃木拿出手机，站了起来。「或许是她打来叫我别吃义大利面了，快点回家。」他半开玩笑地说。不过虽不中亦不远矣，电话是比与子打来的。

他出到玄关口，把电话凑近耳朵。

「快回来！」比与子的声音像刺一样射了过来。

「简直像在呼叫男朋友。」

「有闲工夫开玩笑，就快点回来。怎么样，查出来了吗？那男人是推手吗？究竟还要我问几次才行？总之，你快回来，告诉我们人在哪里。」

「还不行。」铃木觉得自己像个一直解不出数学题目的低等生。还没，我还解不开，可不可以饶过我？「我还需要一点时间。」他恳求着，现在也只能拖延时间了。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要查出来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吧。够了，就认定那个男人是推手，反正我们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只要把可疑的人一一抓来惩罚就行了。有嫌疑，就有罪。总之，你快回来，就算先说明经过也好。」

「回去以后，你们会用蛮力逼我招供吧。」

「你以为我们这么野蛮吗？」

「不是吗？」铃木目瞪口呆。

「怎么可能？这对我们又没好处。」

「那两个人平安无事吗？」铃木想起来，问道。

「谁啊？」

什么谁啊。「昨天妳用药迷昏，搬到车上的年轻男女。」那个长得像我学生的青年。喏，那个要继承父业当木匠的学生。

「哦，没事没事，他们好得很。」

「听起来像在骗人。」

「真的啦。那两人现在监禁在总公司。」

「监禁？」

「应该说软禁吧？毕竟又没用链子绑起来。那两人吃了药，迷迷糊糊的。总之，人还没死，就在总公司。而且还意外老实呢，搞不好会雇用他们也不一定唷，对方也有那个意思。」

「怎么可能……」

「要不要见个面，顺便谈谈这些事？欸……你在哪里？」

「呃，」比与子问话的口气太自然，铃木差点就回答了。「我不能说。」

「竟然没上当。」比与子嘻皮笑脸地说。「那我给你一小时，四点到品川车站来，有旧饭店的那一头，有车子会去接你，其它的等你到总公司再说吧。」她又说明了车站前的公车站位置。

「我才不要在那种地方见面。」很可能在自己呆呆站着的时候就被强拖进车。

「不喜欢地点吗？要不然哪里好呢？」

「不，不是这种问题。」铃木支吾。

「总之，这次你要是迟到一分钟，我绝对饶不了你。就算我放过你，寺原也会抓狂，或许会有人代替你被杀。」

「谁？」

「例如说，把同姓的男人一个一个抓来杀掉。」

「姓铃木的人很多唷。」

「那不是很值得一试吗？」

「爱说笑……」铃木想一笑置之，却办不到。这不是不可能的事。

铃木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看着手表在确认时间了。自己打算去见她吗？他难以置信地自问。明明可能是陷阱啊？不，对付我这种小角色，他们应该不会那么大费周章吧？

比与子虽然像平常一样喋喋不休，这次却掺杂着一种不择手段的迫切感。这次那对男女也许真的会被杀，最后该不会真的演变成是我舍弃了他们？这带给铃木的恐惧要来得更巨大。

「而且啊，」比与子对吞吞吐吐的铃木施压，「对你来说或许不是什么大新闻……」

「那就不要说。」

「蠢儿子复活了。」

「什么？」

「寺原的蠢儿子。人家说祸害遗千年，还真是这样呢。他在医院接受治疗，已经恢复意识了。」

「骗人。」铃木在脑中描绘出脖子呈不自然歪斜的寺原长男，大声说道：「不可能！」

「详情等你来了再说。怎么样？感兴趣吧？你还没有帮太太报仇；换个说法，也就是你还有机会复仇。」

「他不可能还活着。」

「你很在意吧？快来吧。」

「不可能。」

「那个蠢儿子不只受到父亲和政客们的袒护，」比与子接着说。「搞不好连神明都很眷顾他呢。」

鲸

鲸下了电车，走出车站，笔直穿过河岸。正确地说，若要以最短距离前往目的地，就会经过河岸。强风从侧面吹来，打在脸上。鲸抬头一看，一只鸟以张开双手般的姿势飞翔，不确定那是鸢还是红隼。他期待能用叫声来判别，但是鸟叫声与风声重叠，听起来像「哔~咻咯咻咯」也像「叽、叽」。

在那只鸟的眼里，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鲸想。在空中蜿蜒飞翔的猛禽看着地上的我，知道我是活着的人类吗?

黄昏四点，太阳还没西沉，已经下降到相当低的地方了，就悬在左边远方的大厦群上。

河川在摇晃——一开始鲸这么想。迂迴曲折的河川朝两旁扭曲，河水似乎随时会泛滥，地面好像陷了下去，景物晃动着，鲸这才发现是平常的眩晕。又来了吗?他皱起眉头。下一瞬间，声音和气味都消失了。他睁开了眼睛。

「你为什么打电话给岩西？」声音响起。

这次又是哪个亡灵？鲸厌恶地望向一旁，没有人影，砖头左右张望，却没看见出声的对象。

「你就那么在意那个政客雇用了谁吗？」声音继续响起，没看到人影。

终于连亡灵的实体都看不见了吗？鲸想着，视线移向上方。刚才的鸟在上头飞翔，与其说是飞，形容成飘浮更贴切吧。是牠在跟我说话吗？虽然不晓得是鸢还是红隼，不过或许问话的是牠。「为什么特

地打电话？」牠重复着先前的质问。「你该不会相信那个叫田中的话吧？」

周围没有人的气息，也听不见车声，是碰巧，还是因为自己正置身幻觉里？

三十分钟前，鲸拨打在饭店记下、梶死前尝试聊络的电话号码，他没有任何打算或计划，单纯认为只要电话接通，自己总有办法应付。

盘旋的鸟又发出声音：「话说回来，那个岩西三两下就告诉你大楼位置呢，你不觉得可疑吗？」

「那家伙太冒失了。」鲸不知不觉间与鸟对话了起来。「是个思虑不周，行事敷衍的人。」

他想起刚才电话里和岩西交谈的情形。铃声一声都还没响完，岩西就接起电话，不等鲸出声，就高声问道：「蝉吗？你干嘛关掉电话？」像是父亲斥责行为放荡的孩子一样。

「蝉？」鲸一反问，岩西的口气就变了。「啊，搞错啦，不好意思。那你又是哪位？」他彷佛想用粗鲁的口气掩饰动摇与羞耻。

鲸从对方的声音掌握了他的外表与性格。从他的用词和说话的速度，鲸想象对方绝对是个粗鄙肤浅、不知礼数的人。你是梶委托的对象吗？鲸在内心这么问。他委托你杀掉我吗？你现在还在那里做什么？为什么没到饭店来？梶已经死了，你的任务失败了，为什么还能这么冷静？

鲸转念想：或许这个男人不是实际执行者，从他的声音感受不到杀手独特的戒慎恐惧，可能对方是联络人或管理者，所以鲸试探着说出「你的部下倒在饭店」这种信口胡诌。这里既不是饭店，也没有人倒下。

「蝉吗？」对方反射地激动问道。「倒下的是蝉吗？」

「是蝉。」鲸配合着接话。

「那个白痴怎么搞的？从刚才就联络不上，真是的。对了，你现在在哪里？」

「我带他过去，告诉我你的位置。」鲸流畅地接话。就像毫无抵抗地顺着对方制造的水流乘船一样。

「叫蝉听电话。」对方说。

「他昏了过去，睡着了。」当然只能这么回应。「要不要我带他去医院或警局？」

他料想对方绝对不会同意而这么说，果然对方的反应在自己预料中。「用不着那么麻烦，送到这里来就好。」

「地点在哪里？」

「你是谁？」都到了这步田地，才问这种问题？

「我是梶的部下。」鲸信口开河。他预期只要说出委托人梶的名字，对方也会卸下心防。

「哦，这样啊，梶议员的部下啊。」所以才会知道这里的电话啊，对方像是自己做出了结论，接着说出自己所在大楼的位置。鲸一面记下地址，心想未免也太毫无防备了，这难道是他一贯的作风吗？

「把他放在大楼入口就行了吧？」鲸装出嫌麻烦的口吻说道，对方便轻易上钩。「就顺便送到房间来嘛，六〇三号房的岩西。」连房号都说出来了。

「我现在就过去。」鲸要挂断电话时，「等一下。」对方插话了，「蝉那家伙有顺利完成任务吧？梶议员的工作完成了吧？」

「完成了。」鲸撒谎。很遗憾，我还活着。「我现在过去。」他再次重复，挂断。他考虑时间和搭车路线，这个时间与其搭计程车堵在路上，坐电车还比较快。他迅速跑进眼前的JC车站，坐上刚进站的列车。

「接电话的人也未免太粗心大意了吧。」鸟说，现在的牠化身成既不像鸢也不像红隼的模糊影子。「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慎重，冒失当然不用说了，对方真的是杀手吗？实在臭不可言，绝不能让他待在上风处。（注）鸟一副封风向了解指掌的姿态，在空中飞舞着。

「实际执行任务的是那个叫蝉的人吧。」

「去见他，然后呢？」

「跟他谈谈。」鲸回答之后，才想到「是这样啊。」是这样啊，原来我打算跟他谈谈啊。

「不可能只是谈谈吧？」鸟小小地回转。「和你说话的话，那个岩西会死，你可是教唆自杀的专家，岩西一定会自杀。你打算让岩西自杀，对吧？可是，你为什么要杀他？」

因为觉得厌烦了，为了让一切回归空白。鲸说话的语气像在说服自己心中的某人。「我要从身边开始，一一解决。」从和我有关的人，从我的敌人开始，一个个处分。如此一来，事情也会逐渐明朗化。「这是清算。」

「那是田中说的吧？」鸟揶揄地说，「你受到他的影响了。」

「不对。那是我自己的想法。」

这是，鲸感到到脑袋一阵摇晃，他闭眼，睁开眼。情景看起来比刚才更加鲜明，在空中翱翔的鸟儿消失了，算是取而代之吗，右手边电线杆上停了一只乌鸦。乌鸦跟他没有关系。

注：此句为日语的惯用句，暗指对象是卑劣之人。

堤防下傅来欢呼声，鲸砖头，那里有个四周围着网子的网球场，穿着单薄的四人组不畏寒风正挥着球拍。

好像回到现实了，这么想的同时又忖度起来，谁知道这不是幻觉？至少我无法判别。

或许自己这刻正身处幻影与亡灵的世界，和现实世界根本没有任何连接。就像戟場上倒下的士兵，死前一刻做的梦一般。若是置之不理，从自己脑袋里流出来、分不清是液体还是气体的妄想，会不会就这么流入空中，扩散在大气中吞没整座城市?

距离城镇中心虽有点远，鲸还是很快就找到大楼，是一栋九层楼建筑，明明没下过雨，却让人感觉湿气很重，呈现一种阴森的灰色。

鲸走过正面入口进到电梯，按下六楼的按钮。那个岩西会等在房里吗? 鲸在电话里的信口胡诌，不知道对方究竟信了多少。搞不好岩西已经和那个叫蝉的人取得联络，发现了鲸的谎言。「喂，这不是蝉吗? 咦，刚才有人打电话来，说你昏倒了耶? 」「我好好的呀。」「那刚才的电话是怎么一回事? 」「陷阱吧。」「那家伙就要过来了。」「你最好提防点。」不确定他们是否已经这么讨论过了，或许他们正在等着鲸的来访，在六〇三号房拿着手枪，等待他自投罗网。

这样也好。鲸这么想着，他意外地发现这一刻自己竟如此冷静。他确信，为了让眼前复杂的状况变得单纯，最好抛开算计与猜疑付诸真正的行动。一个个清算的时刻，不需要事先安排。

他在走道上发现虎头蜂尸骸，黄与黑的配色十分诡异。空气中弥漫着湿气与阴郁，让人怀疑这栋大厦是不是用尸骸建成的。鲸站在六〇三号房前，果决地按下门铃。没有回应，再按一次，依然没有回应。

果然是陷阱吗? 鲸怀疑，却没想过打退堂鼓。他握住门把，缓慢地旋转，轻轻拉开，门没上锁。一踏进屋内，里面就传来「喂，很慢耶」的声音，接着是脚步声，「『守时就是守身』啊。」

听到他轻浮的口气，鲸确定这家伙没有任何防备，既没有拿着武器准备迎擊，也没有呼叫同伙。没准备也没觉悟，他好像真的以为梶的部下把蝉带回来了。与其说是滥好人或是天真，倒不如说他少根筋。以罪犯的标准来看，这种毫无防备简直是种罪恶。一个细瘦男子出现在走廊前方的门，虽然戴着眼镜，却没有丝毫知性气质，小脸，下巴尖细，气色很差。

怎么这么慢？蝉在哪里？你不是带他来了？那家伙净是给人惹麻烦，完全不联络，急死我了。而且梶议员那边也没有联络。」他焦急地说，在鲸的面前站定。「你怎么穿着鞋子就进来了？啊啊？」

「岩西吗？」鲸边发问便走近。

「等一下，你干嘛？」都这步田地了，不仅无法掌握状况，连危机感都没有的这个男人，让鲸不只厌恶，反倒羡慕起来了。

「你板着一张脸干嘛啊？」岩西一步、两步地后退。「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吗？你不知道什么叫礼貌吗？礼、貌。你不知道吗？要让人生有意义的最大武器，就是礼貌。你知道这是谁说的话吗？」他口沫横飞似地说。「蝉按照指示，干掉大块头了吧？」他口沫横飞地说到这里，突然张着嘴巴僵住了。

他总算发现逼近的人，正是那个大块头了。「你……」他嗫嚅着，因为太过惊讶而瘫倒在地，但是立刻扭转身子，以四脚着地的姿势爬回室内。

鲸跟了上去，他穿过房间，进入屋里。地面铺着木板，沾在鞋底的泥土留下了脚印。左手边是黑色的沙发，正面有一张不锈钢桌。

岩西绕到桌子另一头，翻找着抽屉。他的脸色苍白，像一只漂白过的螳螂。

鲸慢慢地接近，左脚踩在地面，举起右脚很很踢了把手探进抽屉里的岩西一脚。岩西滚也似地往后倒下，拿着的手枪掉在地上。

「干嘛啊你！」

鲸看也不看地上的手枪，站在跌坐在地的岩西跟前，弯下腰，迅速伸出右手，抓住他的嘴巴。「痛！」岩西微微呻吟，但鲸更用力地、要捏碎苹果似地捏住他的下颚，于是连叫声都停止了。鲸顺势抓起岩西，岩西的身体浮在半空中，双脚离地微弱地踢蹬着。

可能是牙齿咬到舌头，岩西嘴巴流出渗着鲜红血丝的唾液，嘴边沾满了血沫，像一口气咬碎塞了满嘴的草莓一样。

鲸放下手臂，岩西瘫倒在地。他摸摸脸颊，看见沾在手指上的血，叫嚷起来：「你干什么啊，混帐！」

鲸左右扫视房间，寻找可以用来上吊的道具，却遍寻不着。洗手间的毛巾能用吗？他思忖。就算找到绳索，也没有可以挂的柱子或通风孔。他确认里面的窗户大小，宽度可让人穿过。虽然不合用，却也不是不可能。

「跳楼吗？」鲸俯瞰正用膝盖慢慢撑起身体的岩西，呢喃。

「你跟我有什么深仇大恨？」

「梶委托了你吧。」

此时，岩西总算确认了眼前的人就是蝉没杀成的大块头，「就是你吗？」

「你想杀我吧？」

「不行吗？只要接到生意，管他什么工作都得干啊。」岩西似乎完全不把双方体格和臂力的压倒性差距放在心上，并不是逞强，只是不在意；他太愚蠢了。「说起来，你也不是什么正派人物嘛。我们还不是同行。」

「同行？」

「杀人啊。」

「不对。」鲸连自己都感到意外地一口否定，我才不是杀手。「是我面前的人自己要死的。」

「你就是那个逼人自杀的？」岩西的表情瞬间僵住。

「你知道？」

「听说过。这样啊，你就是那个鲸啊，个头真大。」

「你以为鲸是小鱼吗？」

岩西似乎这是才意会鲸前来、站在自己面前的理由。「喂，是我吗？你是来做掉我的吗？」

「这里只有你一人。」

「等一下啊。欸，为什么要我自杀呢？你就这么不爽我接下梶的委托吗？」

「不是。」

「那为什么？」

「为了清算。」

「什么跟什么啊？」岩西说完，停止了眨眼。他抬起眉毛，定住，嘴巴微长：「蝉怎么了？不会被你做掉了吧？」

鲸往前一步，双手抓住岩西的双肩，瞪视着岩西，低沉地说：「你想跳楼吗？」

岩西瞳孔转动着，微微发颤，虹膜彷佛要渗出眼白似的。「啊啊。」那是带着某种感动的呻吟，额头与嘴角的皱纹彷佛瞬时变淡了些。

跟平常一样——鲸想。每一个人在自杀前都会露出淡泊的表情，像是看开了一切，真要形容的话，称得上神清气爽的表情。眼神像是做梦一般，表情舒坦，也可以说是恬淡。

毋宁说是渴望死亡，不是吗?

就算抵抗、哀叹、失禁、挣扎、用指甲绕抓绞住颈动脉的绳索，最后还不都因为准备自我了断而欢喜吗？鲸忍不住这么想。

「后面。」鲸用下巴指示岩西背后。

岩西带着空虚、恍惚的眼神，回过头去。

「这是你最后一眼看到的景色了。」鲸说。

岩西像被吸引似地，走到窗边。

鲸望着他，确信自己接下来什么都不用做，他也会往下跳。

正在这时候，一阵眩晕袭来，连气愤的时间都没有。几乎在鲸想要抱怨「竟然在这种节骨眼」同时，头部感到一股压迫，不闭上眼睛就无法忍受，是一种脑袋被人捏碎般的苦闷感。

几秒种过去了，痛苦平息，鲸睁开眼睛。一如预期，本来在眼前的岩西不见踪影了，他的右手还站着一名中年女性。「你一定在想，竟然在这种时候出来捣乱，对吧？」脸颊丰腴，下巴屯积脂肪的妇人——亡灵愉快地说。鲸默然不语，看也不看她一眼，他告诫自己，眼前的不是现实。岩西就在这里，虽然看不见，但他应该就在这里。

「你打算逼这个弱不禁风的眼镜男自杀吧？」妇人指着岩西原本应该站立的地方带刺地说：「我也是从大厦顶楼被扔下来的，你又想做同样的事吗？」她的口气混合了挖苦与讽刺。她以前就这么说话的吗?

鲸仍旧无视她的存在，死命凝神察看，依旧看不见岩西的身影。自己还在幻觉里。

「可是我告诉你，」不晓得是否生前就是如此，妇人滔滔不绝地说：「这个男的一看到你的脸就一副要去自杀的表情，可是那八成是装出来的。」

「什么？」鲸忍不住出声，望向站在右边的政客夫人昀亡灵。

「这个男人可是老奸巨猾，他只不过装出被你催眠的样子罢了。」

鲸慢慢地转向正面，却只看得见窗户。泛黄的蕾丝窗帘另一头反射出即将西沉的夕阳。参差的大楼中亮起的萤光灯、电线杆上缠绕的藤蔓、四散却依然流动的波状云——虽然能够清楚把握这些，就是看不见岩西。

「要是松懈下来，不当他一回事的话，会被一枪毙命唷，或许这样也不错。」妇人接着说，「不管怎么说人都是向往死亡的嘛，你也不可能例外。」

一瞬间，鲸觉得像血开始渗出伤口、一种异样的感觉从脚底窜爬，这种全身汗毛倒竖的感觉到底是什么？鲸感到诧异，然后马上领悟了，那是焦躁感与危机感，像爬过全身似地抚上来。

虽然张大眼睛，却依然看不见岩西。现实世界究竟在哪里？鲸转动眼珠左右凝视，现实在哪个方位？

电话响了。

细长而颤抖的电子铃声尖锐地响起，鲸动弹不得，但当第二声铃声响起，鲸的脖子像要断了一般受到一股轻微冲击，晃了晃脑袋，眨了几下眼睛。

室内亮了起来，饶舌的妇人倏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岩西跃入视线。鲸从幻觉脱身了。

刚才还站在窗前茫然注视的岩西，不知不觉中移动到鲸视野外的右手边，他屈着身体，四肢着地，伸长了手。

手枪掉在岩西的右前方，鲸立刻逼近。身后桌上的电话响个不停，单调又刺耳。鲸抬起右脚，踢开岩西的脸，沾在鞋子上的泥土四散，岩西被踢飞撞上塑胶垃圾桶，纸屑和泡面袋散了一地。鲸的手伸向地上的枪，「不许乱动。」

电话铃声没有要停下的迹象。

「谁叫你自己要露出破绽？」

「破绽？」

「在那里自言自语的，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啊？」岩西的眼神很严肃，却硬挤出笑容。「什么教唆自杀专家嘛。」

鲸没有回答，打开手枪保险，枪口对准岩西。自己衣服内袋里也装了一把手枪，但那完全是为了逼人自杀用的，并没有装子弹。

「你也没什么了不起嘛。」岩西大笑，笑声很刺耳。「蝉还没死是吧？他才不可能被你这种人干掉咧。」

电话固执地响着。

「我可以接个电话吗？」岩西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的姿势。

「你以为你能接吗？」

「在死之前，至少让我接个电话吧。」与其说是肺腑之言，倒像是他表现幽默的方法。鲸拿着手枪道：「随你便。」他不是可怜岩西，反正岩西横竖要死，这是已经注定的事，「接电话，然后跳楼。」

「跳楼唷。」岩西苦涩地瘪起嘴巴，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杰克?克里斯宾说，」声音微弱得分不清是不是打算说给鲸听。「逃避人生的家伙，就跳下大楼吧。」

谁啊？说那种无聊话的家伙。鲸正打算反问时，岩西拿起了桌上的话筒。

蝉

「那个社长被带去哪里了？」蝉问。他抓住桃的肩膀左右摇晃，桃只好像安抚小孩似地说：「好啦好啦，用不着这么粗鲁，我也会告诉你的啦。」甚至还假装遥着波浪鼓，装出哄小孩的模样。「见不得人的事呢，当然得在见不得人的地方进行。」她说出某栋大楼的名字，位在品川车站往东车程约十五分种的地方——她边说边取出记事本画了张简单的地图。那里本来有一家汽车工厂，很久以前就荒废了。那附近有这一带难得一见的大片杉树林，八成是因为花粉症才被人敬而远之（注）。那条马路对面全是杉树林啊。」

「用花粉驱逐人类，很梦幻，不错啊。」

「一点都不梦幻好吗？满脸鼻涕和眼泪，哪里梦幻了。四周不是仓库就是旧大楼，其中一栋就在寺原公司名下，光看就可疑得要命，笑死人了。墙壁变得脏兮兮，乌漆嘛黑的，窗子也都是破的。」

「妳去过吗？」

「去工作。」桃满不在乎地说。

「去送色情杂志？」

「也有啦，不过人家也是有副业的呀，副、业。」

「不知道哪个才是副业唷。」

「反正，我曾经承包过寺原公司的业务，在那栋大楼工作过。」

「承包业务啊。」

「大公司不管什么业务都会外包啦，我做的工作只要打开电话簿，随便乱打电话，接电话的如果是老人家，就威胁对方说：『你孙子被我们揍得很惨』之类的，『想要我们放过他，就汇钱来』。真是意外的好骗。十来个人关在一个房间里，人手一只手机，拚命地打。」

「工作那么轻松，真好。」蝉想起岩西委托自己的工作内容，叹了一口气。「一点风险都没有嘛。」

「是啊，还有一群人配合着演戏，叫『剧团』来着。他们装出被刑求的样子，假装惨叫。」

「那，那个员工会被带去那栋大楼？」

「那个跟踪推手、嘴巴很硬的社员？应该吧。寺原的公司要做些见不得人的事时，都选在那栋大楼。」

不用说，那个社员一定会被严刑拷打吧，不可能平安无事脱身的。「告诉我们犯人在哪里？」「不，我不说。」「那就没办法了。

等你改变主意再告诉我们吧。」——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不论那是不是叫做拷问，总之一定会进行拷问的。

「什么时候开始？」

「不晓得。不过刚才好像有人接到指示了，应该就是今天了吧？」

「谁接到指示？」

注：杉树的花粉是引起花粉症的主因之一。

「拷问专家啊，暴力的爱好者啊，擅长折磨别人问出情报的家伙，我听说那些人接下了工作。」

「寺原是认真的啊。」

「当然啦，儿子都被杀了嘛。可是你真的打算插手吗？」桃看他的眼神有些忧心。

「大家会对我刮目相看吧？」我要抢先找到推手，收拾他。蝉情绪高昂起来，肚子一带开始发痒，冷静不下来。这无关使命感或优越感，而是一种脚底变得踏实，确立了自己存在的实在感。

「最好不要多管闲事吧。」桃劝阻他。蝉噘起下唇不满回说：「妳是叫我乖乖听从岩西的命令就好了吗？」

「不是这样啦。可是，寺原很不好惹的，真的很危险啦。」

「告诉妳，我是自由的。」

「什么？」

「我才不是任人操纵的傀儡。」

蝉说完，一把抢过桃手里的手枪地图离开了。如果是品川东郊，开车去比较快。这么想着，他在街上溜达了一阵子。

他物色容易下手的车子，脑海里整理该做的事。他想，行动单纯一点比较好。

前往目的地的大楼，带走那个员工，把他拖进载到别处，问出推手下落，再抢先赶过去，给他一刀，就行了。向岩西报告这件事的话，他一定会大吃一惊，明天起就会改口叫自己「蝉先生」吧。

就算那个社长不肯招供，用拯救他免于拷问的恩情施压，或许他会愿意透露一点情报。再不然，强问出来就行了，不过是救出被拷问的人，再加以拷问一番罢了。

抢功啰！抢功啰！蝉兴奋难耐。我要证明自己一个人也能立下大功。

走了一会儿，蝉转进大马路旁办公大楼间的一条小巷，发现一辆停在路边的休旅车，那是一辆白、灰双色的新车种，车顶加装了可以装载滑雪板或雪橇的架子。最重要的是，那台休旅车像在夸耀自己有生命一般，浑身震动着。引擎没有熄火，车门没锁，方向盘旁的钥匙也插着。可能是驾驶怕冷，不想关掉暖气，天真的以为自己马上就回来，不会有事。

太棒了。「要是让我设立奖项，一定颁给你诺贝尔不小心奖。」

蝉叨呛着，身子滑进驾驶座，迅速关上车门，扳动自动排挡杆。这真的是——蝉内心大喜，竟能偷到这么棒的车，只能说是上天的旨意了。

他把车子开出宽阔的国道，却在十字路口前遇到塞车，蝉感到不耐，立刻转进了叉路。时间指着四点。

蝉选择空旷的小路行驶，没多久看见前方车辆一辆接一辆地亮起煞车灯，他不悦地咋舌，停车。这是一条略往右弯的道路，朝前一看，前方一百公尺左右正在施工，有人挥着红色萤光棒在指挥交通。

驶过那里之后，应该就不会塞车了，好像只有那里在施工，只能忍耐了吧。蝉靠上椅背。

会打电话，纯粹是一时兴起。蝉厌烦了一直踩着煞车静静待着不动，等他会意过来，已经取出了手机。他打开电源，找到登陆的号码，打给岩西，你干嘛联络那个男人？自己的内心傅来一个不解的疑问。你是因为接下来要去寺原的大楼，觉得害怕，想先得到父母的许可，才打电话给岩西吗?

才不是咧。

蝉搔头，听着电话铃声。岩西一定没料到我在追推手吧？他打算听听岩西的声音，嘲笑他一番。

岩西一直不接电话，铃声一直响着。「跑去哪里摸鱼了？」蝉忍不住想埋怨。

然后他想起梶自杀的尸体，饭店房间里像绑了绳子的砝码般笔直垂挂着的身影。岩西接到消息了吗？不，房间的门锁着，或许尸体还没被发现。

如果是那样，岩西现在一定正气呼呼地等待蝉的联络。

没人接电话，眼前堵住的车流总算动了。蝉想挂掉电话时，却传来了「干嘛」的回应。岩西傲慢的脸立时浮现眼前。

「我啦，是我。怎么那么慢才接电话？白痴。」

「啰嗦，我很忙。」岩西的回话里有种在意旁人的焦躁。

「明明就游手好闲，不是看电视就是在睡觉吧。」

电话那头傅来岩西咽口水的空白，岩西接着说：「你果然还活着啊。」

「这不是废话吗？你耍什么白痴啊？」蝉把电话按到耳边。前方车辆的煞车灯一辆辆熄灭了。

「蝉，听好了，你要是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一定会大吃一惊的。」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兴奋，岩西的声音颤抖着。

「这是我的台词。」蝉提高音量。「要是我告诉你现在我要去哪，你一定不会相信的。」

「你要去哪里？」

「品川。」蝉的话中藏不住笑意。我才不是乖乖受你掌控的小角色哩。「品川的郊区啊，有一栋大楼。」

「大楼哪里都有吧。」

「是寺原的大楼唷。」

「寺原先生的？什么意思？」岩西的声音听似心不在焉。

「你知道我要去做什么吗？」蝉兴奋难耐。「我啊，」他顿了一下，充分享受胸口的激昂，说：「现在要去收拾推手。」

「你、你说什么？」听到岩西惊讶的反应，蝉高兴极了，几乎要「呀荷」地欢呼出来了。

「听好了，听说有人知道推手的下落，那家伙被『千金』的人诱出来了，我要把他抢过来。」

「抢过来？你在想什么啊？」

「嗳，你等着看吧。要我报告结果给你听也行唷。」

岩西的声音中断了。前面的轿车前进了，蝉的脚放开煞车。「喂，拜拜啦，再联络。」

「等一下。」岩西恳求地问：「哪里？你要去哪里？」

「啰嗦，说不清楚的地方啦。」跟你预告就很好了，被你碍事还得了。「反正，」蝉匆促地说，「我已经不受你控制了，自由了。吓到了吗？」

「才没有咧。」岩西的口吻不像是逞强或斥责属下，硬要说的话，声音甚至充满了感情。

「你说什么？」

「你一直都是自由的。」岩西清楚地说：「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蝉一时穷于回答，搜寻着词汇，动着嘴唇却说不出话来。因为太过困惑，他甚至没有发现自己大受动摇。「嗳，反正你就在那栋肮脏的大楼等着吧。」他勉强回答。

「啰嗦。」岩西的声音很轻快，却听得出话里的阴影。「蝉，拜拜，有缘再见。」

「什么有缘再见，反正见了面你又会跟我吵着要名产吧？我才不会对你唯命是从哩。」

「你真的很吵呢。」岩西发出困窘至极的声音。「对了，你知道吗？杰克?克里斯宾引退时说的话。」

「我一直想问，那个叫什么宾来着的家伙，真的有这号人物吗？」

「杰克?克里斯宾决定结束音乐活动时，有个杂志记者这么问他：『你退休之后想做什么？』你猜他怎么回答？」

「就跟你说不知道了。」这种无聊的瞎扯淡，至今已经听过不下数十遍了，他想挂断电话却转念决定听到最后。他打算干掉推手后，就和岩西断绝往来，再也不会和他见面了。这么一想，听他说到最后也不坏吧。「他说什么？」

「想吃披萨。」

「啥？」

「他这么回答啦。退休之后，想吃披萨。」岩西虽然在笑，听起来却像在哭。

「就算不引退也吃得到吧？」

「就是啊。」岩西说，笑了出来。「很有意思，不愧是他吧？」

「少蠢了，我要挂了。」

「就这样，你好好加油啊，蝉。」岩西最后这么说：「别输了啊。」

加什么油啊？蝉目瞪口呆地挂掉电话，用力踩下油门。打开车窗，风溜也似地吹进来，这就叫开放感吧——他想。

铃木

「我负责的学生发生了一些事。」铃木继续提出虚假的解释，「我必须暂时回去一趟。」

小堇听了露出洁白的牙齿笑着说：「哪有什么暂时不暂时的，你还要再回来吗？也去别户人家推销看看怎么样？」

「啊，呃，」铃木支吾着，「可是，我很希望你们能够雇用我。」况且根本还没清楚槿究竟是不是推手。

铃木嘴上这么说，却对寺原长男的事在意得不得了。比与子的声音在脑中回荡着。他还活着？怎么可能。那种惨状还能活着？现在医学有这么进步吗？再怎么说，也进步得太夸张了吧。

铃木还是答应和比与子见面。他当然知道这可能是陷阱，拿那两个跟他非亲非故的年轻人性命作为交涉筹码，信口开河说什么「寺原长男还活着」，他们无非是想藉此诱出铃木。非常有可能，岂止可能，除此之外根本别无可能了。

只是，铃木评估事态应该不至与太糟，只要小心注意，对方也不会轻举妄动吧。和比与子交涉完之后，决定不约在车站圆环，而是约在人更多的地方——例如咖啡厅——见面。「我们只是想听听你的说明，这种小事可以配合你。」她不以为意地说。「那，就约在咖啡听。」

槿一家四口全到玄关送铃木。「大哥哥真的要走啰？」铃木在水泥地穿上鞋子，健太郎问道。

「要回去了吗？」听见小声的问话，铃木慌忙望向脚边，孝次郎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他的左侧来。他穿着拖鞋，像要抱住铃木似地把手伸进他的口袋。

「我还可以来吗？」铃木问他，孝次郎把手掩在嘴边小声说道：「我不知道。」哦，是吗。

「对了，你刚才写好的明信片，我可以顺便拿去寄。」铃木提议。不过孝次郎摇摇头，小声回答：「我还要写。」你到底有几张重复的贴纸啊？铃木忍不住想问。

「东~京~都，文~京~区~」孝次郎又唱诵着。

槿在一旁默默看着。正当铃木握住玄关门把要开们的时候，小堇出声唤住他：「对了，铃木先生。」

彷佛背后被击中似地，铃木浑身一震，回过头去。

「我不晓得你要去哪里，不过要不要让外子开车送你？」她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喏，」她对槿说：「送客人一下吧？」

「说的也是。」意外的是，槿点头了。「仔细想想，这里离车站有点远，开车比较快。」

铃木不晓得该如何回答，揣测起这个行动的真意。「你要是一个不留神，搞不好会被杀唷。」铃木回想起比与子电话中的话。他觉得不能放我回去吗？「既然知道了，就不能让你活着回去」。恐惧立时窜上背脊，铃木担心地想：他该不会打算把我载到远方，收拾掉我？

「你要去哪里？」眼前的槿依然给人一种透明的感觉，甚至有种错觉可以透视他看见他身后的楼梯。

「到品川。」没有片刻考虑的时间，铃木被对方牵着走，答案脱口而出：「车站的咖啡听。」

「那我送你到车站。」

「不用了，谢谢。」铃木连连挥手婉拒，但是当槿用他那看透一切、有如吹过静谧森林的微风般的声音说「不用客气」时，他就无法拒绝了。

门前停了一辆蓝色轿车。回过神来，铃木已经坐在副驾驶座了。这里什么时候停了一辆车？自己什么时候打开车门、系上安全带，铃木完全没有印象。就连脚踩过地面的记忆都不复存在。槿没有诱导自己，也没有催促自己，无意识下，自己已经坐进了副驾驶座。跟出生的时候一样呢——铃木忽地想到。不知不觉间出生，不知不觉间身在此处。「哪里都没有我存在过的证据啊。」亡妻的话语复苏，铃木赫然一惊。确实，在不知不觉中出生，自动展开人生旅程的我们，或许并不会在这世上留下任何证据，就像没有布莱安?琼斯曾经是滚石乐团一员的证据一样。

仿佛剧本已经在未知的地方准备妥当，而自己不知不觉中依循着它演出。铃木甚至认为事情会如此顺利展开，会不会是因为身处梦境或幻觉当中？简直顺利到不自然的程度。

槿熟练地开出车子。

轿车平缓行进时，铃木一直很怕开车的槿会不会说出「我知道你在打什么鬼主意」这种话来，车窗外的景色让他知道车子是开往品川方向，却无法放下心来。铃木很想缩起肩膀，蜷起身体。

不久后他发现，现在不正是解决疑问的大好机会吗？自己实在太糊涂了，铃木因为自己的迟钝目瞪口呆。只有两人共处车内，这正是确定对方是不是推手的好机会。铃木下定决心，感觉到自己体内名为勇气的士兵们一同奋起，现在正是站出来的时候。

他转向右边，「那个……」他看向槿，话却在这里停住了。你真的是推手吗？他说不出这句话，总觉得若是再深入一步，就会掉下悬崖似的。身为「千金」的员工，待会儿我必须向公司报告才行，我可以跟他们说，你就是推手吗？——铃木想这么问。就算得不到答复，他也想看看槿的反应。可是他做不到。面对威风凛凛的敌人，勇气十足的士兵们停下了脚步。

「什么事？」槿开口。

「健太郎真是个活泼的孩子呢。」怎么转移话题了？！铃木自己都莫名其妙，另一方面却也觉得拿小孩当开头也不坏，这是为了寻找突破口的迂回战术。

「是吗？」槿的反应很暧昧，像是漠不关心，也像在装傻。「那家伙书读得不好，足球倒是踢得很不错。」

「他真的踢得很棒。」没有奉承和算计，铃木打从心底认同。他想起两人一起踢球时的对话。「只要有好的环境，或许可以靠足球踢出一片天下呢。」

「好的环境？」

「呃，」铃木含糊其词。总不能说如果父亲是推手，小孩子也无法全心投入足球。「我是说自然环境。现在全球暖化的问题不是很严重吗？」他自暴自弃地说。

「孝次郎怎么样？」槿接着说，看起来还是意兴阑珊。

「他很可爱。」铃木老实说。「就像小动物一样。可是为什么他总是那样窃窃私语呢？」他提出疑问。

「那是，」开车的槿望着前方，缓缓说道：「我教他的。」

「教他什么？」

「真正重要的事，就算小声说对方也听得到。」

「是这样吗？」

「政客大声嚷嚷说出的话，有人会听吗？」

「政客说的话，谁也不会听的。」

「真正有难的人，是不会大肆声张的。」

铃木不懂槿这番话的真意，却提不出进一步的疑问。

「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槿瞥了他一眼。

「没有。」铃木感觉胃部痉挛。「什么都没有。」勇敢的士兵撤退了。

是自己的胆小救了自己呢？还是神经质的慎重而错失良机？铃木看着车窗，茫然地想，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到了。」车子前进了约二十分种后，槿出声说道。

他唐突的出声，让铃木弹坐了起来。「这里是品川车站吗？」他伸长脖子左右张望，却看不见车站的建筑物或铁轨。

「直走就可以看到车站。」坐在驾驶座的槿用下巴指示右侧。槿停车的地方，是双线道的马路路肩，前方五十公尺可以看到车站。「你们约在哪里？」

「车站内的咖啡厅。」铃木说出店名，然后道谢：「我可以从这里走过去。谢谢你。」车内的时钟显示还有十分钟才到约定的四点。

「不好意思，还麻烦你陪健太郎玩。」槿望着前方说。

「不，我才是。」他解开门锁，打开副驾驶座的车门。「我很喜欢踢足球。」他走上人行道，鞠躬致意。槿开始转动方向盘，车子在号志处右转，渐行渐远。「你是推手吗？」事到如今，铃木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疑问，然而已经太迟了。

品川车站所在的圆环人潮众多，穿西装的上班族和提着大行李的旅客匆匆来去，计程车一辆接着一辆，吞入乘客后又驶离。大型巴士才停下，就涌出一群不合时宜、穿着清凉的外国人，消失在车站里。

铃木穿过人群，进入车站。里头很宽广，人潮流动得也快。他爬上楼梯，走过漫长的通道。

他们约好的咖啡听，铃木在「千金」工作的第一天曾和比与子一起去过。她好像也记得这件事，用一副装模作样的少女口吻说：「约

在我俩邂逅的回忆之处呢。」去妳的回忆之处——铃木板起面孔。

店内不大，柜台站着留胡须的店长和一名服务生，除了铃木以外，只坐了两名男客。他在看得见入口的座位坐下，看看手表，已经四点了。铃木还未察觉切身的危险，他盘算着，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大声嚷嚷，客人或店长应该会帮忙通报警察。

铃木喝了一半端上来的水时，比与子现身了。她穿着深蓝色套装，虽然样式朴素，裙子却异常地短，很不搭调。

「总算见到面了。」比与子露出怀念的笑容，坐到铃木前面，点了咖啡。她瞪视着让自己伤透脑筋的问题人物，眼里透露着不耐烦。

「寺原——先生还活着，是真的吗？」铃木首先这么问，声调不自然地提高。

「还尊称他先生，你这人也真了不起呢。」

铃木有股想要摇晃比与子身体的冲动，他按捺着想要揪住对方衣领逼问「寺原还活着吗？回答我！」的欲望。那个恶意与倨傲怠慢的化身还活着吗?

「先告诉我你去了哪里。」

「我只想知道他的事。」

「你有先报告的义务吧？」

「报告什么？」

「推手的事。你跟踪的人是推手吧？告诉我他家在哪里。寺原急疯了，大发雷霆。」

「应该，」铃木搬出准备好的台词。「应该不是。我一直在观察他，但是他似乎只是一个普通人。」

「什么叫普通人？拿刀子杀人的杀手，毒杀邻居的女人，要说是普通人，这些人也是啊？」

「我想他跟那場意外无关，那个人不是推手。」

铃木内心则做出相反的结论：那个人一定是推手。槿平静的表情、锐利的视线、看透铃木般的发言，在在令人感受到身分特殊的人所具备的独特压迫感。光是面对面说话，就有如被刀尖抵住一般。从他提到「蝗虫」的话中，感觉得到他对人类的嫌恶以及冷酷的观点。槿是推手，这么认定才说得通，那种匪夷所思的压迫感绝不寻常，如果他不是推手，就无法说明他散发出的不协调感，是他把寺原长男推向马路的。这就是结论。

但是，他不打算把这件事告诉比与子一干人。

一想到健太郎与孝次郎开朗的笑容，铃木的胸口就猛地哆嗦起来。不能把他们牵扯进来。这个想法超越了义务和使命感，更接近渴望。我必须保护他们。铃木像是突然成了他们的父亲，受到一种使命感驱使。「最好不要再管那个男人了。他不是推手。」铃木加重语气，耸耸肩。

「决定的人不是你，是我们。」比与子的语气像在斥责铃木的傲慢。她的瞳仁深处闪过一道诡异的光芒，混合了残酷与焦躁。

事到如今，铃木总算察觉到自己的处境比预期中危险。

「你也太天真了。要逃的话，不逃到最后怎么行呢？竟然傻呼呼地跑出来。像你这种半吊子，人生很悲惨唷。」

「我不知道推手在哪里。那个人不是推手，你们就算逼我也没用。」

铃木这么说，却感到自己的头愈来愈沉重。咦？他纳闷不已，脸思考都无法随心所欲。眼皮垂了下来，他慌忙睁眼，但眼皮立刻又垮了下来。

我被下药了。铃木总算发现，却已经迟了，太迟了。他用变得逞钝的脑袋拚命思考：「这怎么可能？」他早就设想到比与子可能会用安眠药，所以比与子进入店里之后，他就一直警戒着不让对方有机会

碰到杯子，她应该没有下手的机会——铃木想，但同时省悟了：「剧团？」

那是比与子曾经提过的业者。她不是说过吗，「只要接到委托，他们什么角色都能演。」搞不好这家店从客人到店员，都是「剧团」的成员，他们在水里下了药。很有可能啊——铃木哀怨地想，就在后悔着「我真是个傻瓜」时，睡着了。

身体弹跳着，铃木睁开眼睛，头好痛。铃木发现自己在车子后座，座椅全被拆掉，铃木就躺在那里。是厢型车吗？车内很宽敞。他被两名男子挟持住，大衣被脱掉，车体的冰冷隔着毛衣透过体内。

手脚都被绑住了，绑住自己的不是胶带或绳索，而是被戴上了像束缚具般的东西。准备得真周到——铃木佩服不已，但是一想到他们八成早就习惯处理这种事，就感到恐怖。

「你啊，真是可怜。」右侧的短发男子对他说。他的脸凑近铃木，一副要滴下口水的姿势。这个人好像是咖啡厅的客人。「剧团？」铃木出声说。

比与子的笑声响起，铃木歪过脖子，她从副驾驶座探出头来。「你记得很清楚嘛。可惜这些人不是，剧团跟我们现在处得不是很好，这些人的本业是……」

「本业是……？」

「拷问专家。比与子的嘴唇漂亮地扬起，令人着迷。

啊啊……铃木只能吐出低吟：「我就知道。」

「你也真是蠢，竟然会相信那种谎言。」

「谎言？」

「蠢儿子被撞得稀巴烂的，怎么可能还活着嘛？」

我就知道。寺原长男不可能还活着的。铃木松了一口气，同时感到害怕。这果然是个圈套吗？自己的不安应验了，不出所料。

仿佛看透了铃木的心思，比与子又说了：「不过你应该也是半信半疑吧？」

「明明不信，却还是来了啊。该说是头壳坏去了吗？有够蠢的。」左侧的扁鼻子男子说。一头毛燥的黑髮留得很长，虽然不见头皮屑，但是看起来不像是为了赶流行而留的。男子右颊贴着纱布块，微微渗着血。「妳坚持这个男人一定会来，还真说对了。」他望向比与子。

「嗳，铃木的性格我大概清楚。」比与子爱理不理地回答。「而且危机感这种东西，就算脑袋明白，却意外地没什么真实感。」

「什么意思？」短髮男转向正面。

「以为自己不要紧。」比与子笑道。「人不管身处多危险的状况，还是认为不要紧。写着『危险』的箱子，实际打开之前，都会以为『不会多危险吧』。就跟通缉犯会去打柏青哥是一样的心理。嗳，不会怎样的啦，不会突然变那么严重啦。他们深信危险会按部就班地一步步造访，就像即使被警告会得肺癌，人们也不会戒烟一样。」

真的就是这样。铃木也相信事情会一步一步来，虽然想过比与子可能说谎、自己可能会落入圈套、自己的判断可能有误，然而想象归想象，他却不认为真的会发生。

「结果如妳预料，这家伙出现了。」脸颊贴着纱布的男子对铃木投以同情的眼光。

「你最好赶快招出你知道的，我们可是专家。」右侧的短髮男说道，两片嘴唇有如厚实的鳕鱼子般诡异地蠕动着。「拷问可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而且老子今天心情不太好。」左侧的男子话中带刺。「你最好觉悟。」

铃木有股冰柱贴上背脊的感觉，毛骨悚然，仿佛下一刻就要被利刃剃穿。

铃木仰卧着，身体被按住，他望着车内的天花板。他很清楚现在置身的状况，只是，还没有把握到事态究竟有多绝望。

都到了这个节骨眼，我还是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铃木对这么想的自己感到目瞪口呆，同时想起亡妻生前说过的话，那是他们漫不经心地望着电视萤幕上的外国纷争时的事。「就算敌国的士兵挡在面前，我们或许还是不会有身处的现实感吧。」她说，「我想过去世界上发生的大部分战争，都是在大家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时候发生的。」她遗憾地耸耸肩。妳说的果然没错，我完全忘了这些话——铃木把神经集中在无名指的戒指上。「跟你说，世界上大部分的不幸，都是因为有人认为没什么大不了而发生的。」没错。

铃木完全不晓得自己要被带到哪里，他望向左右车窗，却只看得见开始转暗的云以及复杂的电线，完全找不到可供辨识方位和所在的线索。因为平躺在车底，就连上下感觉都快消失了。啊——当他惊觉的时候，嘴巴被贴上了胶带，塑腥的气味令他晕眩。

「喏，到啰！」没多久，比与子用一种抵达期待已久的动物园般的开朗声音说，甚至有种要欢呼「熊猫在哪里？」的气氛。

「啊。」一直默默无语的司机出声了。

「干嘛？」比与子的声音响起。

「前面有人。」司机的声音毫无生气，不仅没有生气，听起来也缺乏思虑，彷佛他生来就只是为了开车。

「前面是哪边的前面？」

「有人从这条路走过来。」

「没人啊？」

「跑掉了，不见了。」

「你啊，是不是嗑太多我们家的药啦？」

听到这句话，铃木才知道司机八成是「千金」的客人。沉迷于禁药的客人为了拿到药，常被当成牛马使唤。眼前的司机八成也是这样吧。

扁鼻子的长发男打开车门，走出车外，看起来不良于行，拖着右脚走路，挂在腰间的金属锁链发出声响。

「给我乖乖的。现在就把你搬出来。」右侧的短发男把手插进铃木的胁下，因为束缚具而动弹不得的铃木伸长了身体，就像一块板子。

先下车的纱布男抓住铃木的脚，把他拖到车外，自己简直就像搬家的行李。

被搬到车子外头后，冷风吹了上来。铃木转动眼珠，确认自己的所在。这是一条像单行道的小路，左方有一排大楼。

哪里傅来物体「沙沙」摇晃的声响。铃木躺着，抬起下巴，眼睛朝上转动，在马路的另一头他看见了树林。是杉树林。风强烈地吹动树枝，那声音听起来像是树枝在呢喃，也像是威风凛凛的树木在恫吓。

铃木脚先头后被搬了出去，他的脸朝上，只看得见漆黑的天空。不一会儿，建筑物映入眼帘，他们似乎正前往建筑物的入口，那里有五或六层楼高。

这里原本可能是办公大楼，但是现在看起来不像有人租用，有些楼层的玻璃窗还是破的，二楼的窗户看得见堆积如山的轮胎。唯一确定的是，这里待起来绝不舒服，也绝对不会有熊猫。

铃木不晓得电梯停在几楼，门打开的同时，他又被放倒了。穿过通道，经过门扉，被抬进房间。那是一间空荡荡、一无所有的办公室。或许公司撤走之后，就这么保持原状，只有一片宽阔的空间，水泥墙壁直接裸露出来，地板铺满了冰冷的磁砖。

从前也许常在此进行消毒作业，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出渗入其中的药品气味。

房间正中央摆了一块像床垫的东西，铃木被放到那上头，背后的冲击让他的五脏六腑震了一下。灰尘挨到脸上，他呛咳起来，好一阵子都睁不开眼睛。

「我先声明唷，我可不想折磨你。」此与子坐在椅子上。那是把附有小轮子的椅子，她从相距数公尺远的地方一口气滑过来，要不是嘴巴被胶带贴住，铃木真想回答她：「我相信。」

「只不过，我也说了，我们可不是什么正派公司。」

铃木的呼吸急促，布制胶带独特的臭味刺痛鼻腔。

「而且，疑神疑鬼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

这我知道。

铃木脸庞纠结着。飞扬的灰尘止息了。他转动脖子，底下的床垫傅来一股潮湿的恶心湿气。两个男人站在两旁，左侧的纱布男双手已经戴上黑色的皮手套。

「我已经给你好几次机会了，在咖啡听的时候也是。我拜托过妳好几次，叫你说出那男人的地址，可是你就是不说。我实在不晓得你这么做有什么用。对吧？」

铃木看见右侧的短髮男手中握着一把骯脏的铁槌。

那一瞬间，铃木知道自己的眼神不安得游移起来。好可怕，在自己动弹不得的此时，他们会对自己做出什么事？脑中满是恐惧。

槿的脸、小堇的脸、健太郎与孝次郎的脸依序浮现，他想起他们的住家所在。只要招出，自己就能得救了吗？突然变得得怯懦的自己，让铃木震惊不已。你啊，这么容易就要抛弃孩子们吗？他觉得亡妻正用轻蔑的眼神望着自已。

「我觉得这样的你很了不起呢。是叫沉默的美学吗？」比与子扬起鲜红的嘴角，「只不过，这是伴随着风险的。」

铃木觉悟到嘴上的胶带不会被撕掉了，浑身颤抖。对她而言，或许报告什么的都无所谓了，她不打算从我口中问出情报了。眼睛明明睁着，视野却被黑暗笼罩；那是迟来的绝望。

「我们会慢慢来的。」左侧的纱布男露出鄙俗的笑容。「我不会整死你，只会让你生不如死。」

这个男人真像只青蛙——正当铃木这么想，对方重重一拳打进自己腹部。无法呼吸，铃木吐出舌头呻吟。与其说是出声，更像是声音从口里泄了出来，唾液也不断地流出，嘴巴被胶带封住，流出的唾液又回到口中，进入气管，呛到了自己。又一次被殴打，有什么东西从胃部涌了上来，一定是还没消化的义大利面。铃木勉强只能想到这种事。

「手指、脚趾、手肘、膝盖。」他听见短髪男右手挥舞着铁槌，打着拍子说，铁槌虎虎生风地舞动着。

鲸

鲸望着敞开的窗子。随风摆荡的红色薄窗帘就像舔舐着室内的舌头般翻动着。鲸没有看窗外，就算往下看，也只有摔烂的岩西而已，搞不好还会被聚在尸体周围的居民看见脸孔。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有大楼门扉开开关关的声响，尖叫和吼声此起彼落，一下子吵闹了起来。

鲸扫视室内，看着桌上的电话，想起跳下窗户之前的男人——长得一脸螳螂相的岩西。

「好好加油啊，蝉。别输啦。」露出无所畏惧的笑容之后，岩西挂断电话。然后像卸下重担似的，表情一派畅快，摊开双手说道：「真教人吃惊哪。」

「什么？」鲸问。他打开窗户，窗帘像在欢迎跳楼者似地颤动着。「刚才的电话是谁打来的？」

「蝉。」岩西露出满是齿垢的门牙，口臭扑鼻。「我的手下。应该要杀掉你的家伙。」

鲸的眉毛一震。

「你也想干掉蝉吗？」

「干掉？」

「你不是要一个一个清算吗？那样的话，蝉也是对象之一吧？」

对决、一一清算。这个声音在鲸的脑中反复回响着。「那个蝉人在哪里？」

「品川的大楼。」

「大楼哪里都有。」鲸反问，而刚才岩西在电话中也对蝉这么说。

「我吓了一跳呢，那家伙说要去寺原先生的大楼唷。」

「寺原。」鲸的脑中浮现数面之缘的「千金」老板寺原的脸，脸上满是没刮干净的胡子、肤色黝黑；姿势很好，个头虽小，却像小块矿石一般格外监视，体格结实。眉毛粗浓，鹰钩鼻，有着一张不像中年人的精悍长相，充满了气魄与威严，具备发号施令者应有的风范；难以亲近、严厉、毫无破绽。

「既然你是干这一行的，应该也听说过寺原吧？他儿子最近被撞死了，你知道吗？」

鲸没有回答，但是反射性地，昨晚目击到的情景在脑中播放。在藤泽金刚町车站附近看到的交通事故，在十字路口等待绿灯的行人中，有一个人跳出马路遭迷你厢型车撞飞。推手，这个名词闪过脑袋。不要想。有如咒文般，鲸告诉自己。推手。不要想。不，应该想，这是对决。

「寺原先生认为，」岩西露出不正经的笑容。「那是推手干的。」

「那又怎么样？」

「听说有人知道推手的下落。」尽管鲸没有要求，岩西却开始说明。

寺原的员工好像查出推手的家，可是却不肯说，好像已经找到那个员工了，寺原好像打算施暴，逼他吐实。

「全都是『好像』哪。」

「蝉打算中途拦截。」不晓得为什么，岩西显得有些自豪。「刚才他在电话里这么说哩。」

「在哪里？」鲸口干舌燥起来。「说！」他像要用声音中的魄力贯穿对方似地问：「你的手下、蝉，去哪里了？」

一切都串连在一起了。鲸俯视自己的胸口缓慢、但确实地上下起伏。就像田中说的，从一个契机开始，一切都联系在一起了。鲸开始相信，未来已经写在某人的食谱之中(⊙o⊙)，而写下这道食谱的，或许就是那个不良于行的田中。

「你果然打算干掉蝉吧？」岩西笑开了。

「你要阻止我？」

「怎么会？」

「你很高兴？」鲸完全搞不懂眼前的岩西究竟在想些什么。

「自己的手下干出超乎想象的大事，这不是很痛快吗？」岩西说完，从鼻子喷出气来，嘻嘻地笑。「虽然那家伙很讨厌我。」

「你不讨厌那家伙吗？」

「不讨厌也不喜欢。只是，唯一的手下能够独当一面的话，我也能够了无牵挂地飞了。」尽管他的表情已经恢复冷静，「跳楼自杀」的决心似乎没有改变。

「你不是要飞，是死。」

「我啊，」岩西骄傲地说。「最讨厌自杀的人了。只有人能用死来逃避，这不是太狂妄了吗？不管再怎么不幸的猪，都不会自己去死，人太傲慢了。所以啊，我要飞。死只是顺便。」岩西一把拉出桌子的抽屉，鲸以为他要拿出武器，举枪瞄准。「别开枪啊，我怎么可能抵抗嘛？」岩西举起双手。「我可不想在死之前就给杀了。」

他缓缓地放下手，探进抽屉，拿起一张小照片转向鲸；是一张黑白的证件照。

「是什么？」鲸捏着照片，问。

「蝉。」

照片上的年轻人一头柔软的头发留到耳际，有着尖挺的鼻子，不高兴地皱着眉头，看起来年纪很轻。

「本想帮他准备护照，结果忘了。」岩西一副对自己的过错或健忘洋洋得意的样子。「这家伙就是蝉，别搞错啦。」

「为什么特地告诉我？」

「因为我想目睹你跟蝉的对决啊。」

「你看不到的。」

「他人在品川。寺原的总公司虽然在那附近，不过应该是其它地方，他如果想拷问员工的话，会选在另一栋大楼。你应该也知道吧？」

「知道什么？」鲸讶异地注视岩西。

「寺原的另一栋大楼啊。和大马路间隔着一条路的肮脏小巷里，就在杉树林对面，在业界很出名不是吗？」

「杀手也有业界，这还得了？」鲸在眉间挤出皱纹。

「真有意思，蝉也说过一样的话。」岩西轻快地笑了出来，翻找着桌上的地图，递向鲸。「就在这里，一定是这栋大楼。」

「你是我的同伴还是敌人？」鲸不解。

「都不是。我是观众，看热闹的。」岩西说着，从椅子上起身，走向窗户。「拜啦。不想活得像行尸走肉，真是句名言。」话声刚落，岩西已经跳出窗外。没发出尖叫声，没多久，肉块在地面摔烂的声音响起。

因为不想撞见其它住户，鲸从后面的楼梯飞快下到一楼。他瞥见警车停在大楼出入口前，虽然没有鸣警笛，但旋转灯开着。

鲸离开大厦，折回来时的道路，他想穿过堤防从JR车站到品川去。他看手机确认时间，下午四点十五分。

鲸大步前进，看见恰好在十字路口转过来的计程车．拦了下来，坐车去比较快。他拿出撕下来的地图给司机看。「到这里去就行了吧？」司机不耐烦地说。

「去就是了。」

车子才刚起步，鲸就感到腹部一阵疼痛，就像胃部装了个螺丝状的东西，有人把它用力扭到不能再紧般的疼痛。一点一点，仔细的、执拗的痛楚。鲸右手按住腹部，把脸靠在左侧窗玻璃，试图平复呼吸。他不自主地扭动身子，以为被转到极限的螺丝又继续转动了。

同时，他感到胸口开了个洞似的出现一个窟窿。把洞塞起来，他用大脑下达指令，却徒劳无功。腹部的钝痛与心窝的空洞，同时折腾着他的身体。呼吸困难，鲸拚命张动嘴巴。也许是贫血的缘故，他知道自己的体温下降了。

「客人，不舒服吗？」司机望着后视镜说。

鲸想回答，却发不出声音。

「想吐的话说一声啊，我会停车的。」司机毫不掩饰他的不快，说道。他想必把鲸当作天黑以前就沉迷于酒精的醉鬼之流。

鲸闭上眼睛，努力平息呼吸，下颚的咬合处发出颤音。好冷，身体哆嗦起来。鲸把手伸进大衣口袋，把没了封面、皱巴巴的文库本用力卷成筒状。「没什么好狼狈的，这不过是肉体的不适罢了。」

「那是罪恶感吧？」他彷佛看得见轻蔑地调侃自己的亡灵身影。

大约过了十五分种，计程车停了下来。身体的痛楚总算消失，鲸深呼吸时，听见了不悦的问话：「这里就行了吧？」司机转过头来的脸就在面前。「从那里左转，然后右转，就是那栋大楼的正门了。」司机比画着手指说。换句话说，是叫他下车用走的。

鲸扫视周围，确认地说。「你不开到大楼前面吗？」

「大楼正面有杉树林啊。喏，客人也看得到吧？」司机脸上有着刮完胡子的青色痕迹，他用食指比向挡风玻璃的左上方。「我有严重的花粉症，再靠过去就惨了。」

「惨了？」

「我会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到时视线模糊，搞不好会出意外。」

这个有着青色胡碴的司机口气傲慢得让鲸不禁怀疑他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亡灵之一。

鲸从皮夹里取出纸钞，付了车资下车。可能是相当惧怕花粉，计程车紧急启动，转眼间不见踪影。鲸在十字路口左转，慢慢走着。路很窄，有一条两部轿车勉强可以擦身而过的马路，两旁骯脏的大楼节比鳞次。飘荡着一股落魄的氛围。霉臭味。与其称之为大楼，更像是水泥箱。

没有行人，也没有车子。走了一会儿，前方有亮光，好像来到大马路上了。一辆休旅车停在前方约二十公尺处，车头朝向这里，开上右边的人行道，打斜地停放。

一名年轻人徒车上下来，鲸赶紧藏身到右侧墙壁的凹陷处。那名年轻人身形瘦削，动作敏捷流畅，甩动着猫毛般柔软的头发，展现出猫一般柔韧的身躯。

鲸看见了对方的侧脸，是蝉，他想起岩西给他看的照片。

蝉

蝉开着偷来的休旅车，以顺畅的速度抵达大楼。按照桃指点的路线，经过品川站后，以一次强硬的回转和插入车道，蝉总算顺利到达了目的地。

立刻就找到了寺原的大楼，那是一栋五层楼的暗灰色建筑，各楼窗户因为尘埃而变得雾白，龟裂的墙壁淌血似地渗出水来。

蝉行经大楼，在第一个转角左转，轮胎发出了一点声音，但是蝉没工夫在意。前行数公尺后，把车子开上路肩，车体打斜着停了下来。

下车前，蝉注意到后座摆了毛毯，掀了开来，心想要是有谁藏在里面就糟了，但是底下只放了两只空纸箱。蝉盖回毛毯，打开驾驶座的门，走出车外。

他顺着来时的道路，走回大楼。

马路另一头有一片树林，郁苍茂密、充满压迫感的杉树林。约四、五十公尺高的杉木排成一列。尽管无法确认树林的规模，但是似乎不小，赤褐色的树木笔直伸展，树梢延伸出叶子。简直就像瞄准天空的矛嘛——蝉感叹着在心中呢喃。可能是有风吹过，树木左右摇晃，一摇晃，叶子就沙沙作响。就像大型动物踩踏地面，全身体毛都在颤动一般。

前方驶来一辆厢型车，蝉慌忙折返，跑过转角躲起来。

他竖起耳朵，听见厢型车的停车声，又传来女人的声音。蝉从墙后探出半张脸。

他看见女人打来后座车门，接着两名男子从车内现身。他们匆匆地走进建筑物，看不清长相，但是注意到那二人组抬着像行李的东西。不，不是行李。蝉马上就发现那是一个被绑住的人。

原来如此，那就是传说中的员工啊——蝉舔舔舌头。就是那个不肯松口、顽固、不幸、即将被拷问的员工啊。幸好对方不是大块头或高个子，蝉松了一口气，这样要掳走他就容易了。确认厢型车驶离开后，蝉走向大楼。「好好加油啊，蝉。」岩西的话浮上心头，他忍不住想回答「用不着你说啦」。

大楼入口前铺着白地砖，满地口香糖残渣和乱丢的烟蒂，就像牢牢附着的黴菌或苔藓一般。

大门上有个圆形门把，蝉握住它，用身体施压推开门。一楼原来可能设有服务台，正面摆了一张长形柜台。

他站在电梯前，确认停下的楼层。

确认他们在四楼停下之后，蝉转身走出大楼，走向紧急逃生梯。搭电梯不是明智之举，电梯移动的话，可能会惊动四楼的人，换来一开门就被埋伏的男人开枪打中的下场。

蝉蹑手蹑脚，一阶一阶走上生锈的楼梯。冰冷的风与其说是扑上脸颊，更像是在摩擦他的脸。呼吸急促起来，蝉知道自己渐渐感到兴奋。我要干——他低语着。

抵达四楼，蝉拉开紧急逃生门，滑进室内，来到通道，尽头处是电梯。他笔直前进，看见左手边有一道沉重的门，他把耳朵凑近门旁的磨砂玻璃窥探，里头人数似乎不多。蝉评估，下车的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自己总有办法对付，先进去再说。他手里抓着刀，身体撞门冲了进去。

攻其不备的时候，要诀在于脚步不停。

室内开着灯，灯管也许是故障了或是旧了，不够明亮，不够还是足以看清室内的情况。房间中央的女人吃惊地回过头来，看到蝉后，更是睁圆了眼睛。

太慢啦。

蝉跃过地板，他看见躺在床垫上的男人。小哥，我来救你啦。

蝉一面逼近一面观察眼前的对手。他集中精神，照顺序来。一如预料，只有一个女人两个男人而已，女人正要从附滚轮的椅子上站起来，像是怔住了。

先从女的下手。蝉判断。两个男人手里没有枪，床垫左侧的男人戴着皮手套，右侧的握着工具，是把铁槌。如果有人带枪，在女人身上的可能性比较高。女人因为臂力与体格处于弱势，常不动声色带着枪。

所以蝉先是奔向女人，举起左拳，挥向女人的下巴。用刀也可以，但是蝉不假思索地空手抡去。女人一脸惊愕，像是不曾被人打过，跌倒在地，脚上的高跟鞋松脱。如蝉所料，她带着手枪，枪掉在地上，滑到房间角落。

男人抡着拳头冲了过来，蝉迅速挥动手上的刀子。

男人脖子的位置、自己右手的长度、刀刃长度、与对方的距离——他完全把握住了，就像割开垂在眼前的床罩似地，蝉挥动着刀刃。他用身体记住了这些动作，极为熟练。开始替岩西工作之后，数年来他都用刀子割开吊在房间的布块，当作训练。「就像棒球选手在榻榻米上练习挥棒动作一样，不是很帮吗？你看起来简直像个健全的运动员呢。」他想起岩西当时揶揄的口气和他大笑的样子。

挥舞的刀子刺进男人脖子的皮肤，陷进肉里，切开颈动脉、割开骨头的触感传了过来。

男人瞪着蝉的眼睛，张着嘴巴停住了动作，舌头蠕动，却发不出声音。他的眼神转为暗淡，血沫溢了出来。血从脖子流出，就像被捏住开口的水管似的，喷溅而出。蝉把男人的身体拽倒在地，血在地板汇集成滩。蝉又端正姿势，面对紧接着冲击过来的短髮男。

男人举起拿着铁槌的右手，蝉看到对方的脸，「咦」了一声，向右侧身，避开了铁槌的冲击。猛冲过来的男人往前扑到。

「这不是柴犬吗？」蝉说完，发出干笑。对方就是数小时前在往东京车站的小巷里遇到的男人，剪短的头发就像柴犬一样。蝉看向另

一边，方才用刀子切断脖子的男人倒在那里，腰上缠上了一条锁链。这家伙原来是土佐犬啊。

怎么，是柴犬跟土佐犬啊。真是感动的再会，你们是太郎跟次郎（注）吗?

柴犬再一次举起铁锤。蝉凝神细看，看到了。他的眼睛追着柴犬手臂动作的轨迹。柴犬打算从左边殴打蝉的脸，蝉上身后仰，看着铁锤恶很很地掠过鼻尖，避开。不晓得，是愤怒还是混乱，柴犬两眼通红。

铁锤掠过的同时，蝉挺起后仰的上身。「刚才放你一马，但这次不行了。」他迅速地说，但柴犬似乎并没有在听。「因为『能够原谅的只有第一次』啊。」

因为挥空，柴犬失去了平衡，勉强重整态势后抡起了右手，他想把铁锤丢过来——蝉瞬间理解。距离这么近，被砸到可吃不消。这么想的同时，蝉的右手也动了，他扔出刀子。感动的离别。没有余韵也没有声音，飞离蝉手上的刀下一秒就插在茶仔的右眼上。

柴犬没发出惨叫，他往后退去，显得很疑惑，无法理解为什么右眼失去了视力，比起痛楚，他似乎无法支撑变得沉重的头部，不断地向后踉跄。

「为什么？」柴犬发出困惑的声音。

蝉以为他在问「为什么要刺我」，回答：「因为你们是太郎跟次郎嘛。」

间不容发地，蝉抓起口袋里准备好的第二把刀子。他靠近柴犬，刺进对方心窝，刀刃移动到胸口。所有的步骤都一如往常。手上传来切开布匹般触电的触感，刀子贯穿脂肪、刨挖心脏的感觉。蝉了如指掌。一口气抽出刀子之后，可以听见血液大量涌出的声响。

柴犬倒下了。蝉再次转向女人，他确认刚才的枪还在地上。女人似乎费了一番功夫才爬起来，还没有余力捡起手枪。「我先声明，我

可不会因为妳是女人就另眼相看。刚才虽然是空手，但是我可没有手上留情，只是打妳的那只手碰巧没拿刀而已，明白了没？」

「你是什么东西？」褐髪的女人瞪大眼睛，尖声说道。

看得出女人在虚张声势。他把女人从头到脚扫视一遍：短发、穿套装、黑色丝袜，高跟鞋掉在一旁，皮肤很白，就像人形模特儿一样。

「不好意思，这家伙我带走了。」蝉弯下腰，把刀子放在鞋子旁，望着躺在床垫上的男人。男人被皮带绑住了，绑得很紧，很难解开。蝉双手并用，在皮带与皮带间弄出缝隙，一点一点拉开，却不顺利。「绑得真牢耶。」蝉不禁感叹，解开皮带竟然比拿刀干掉两个人更困难，这是什么道理?

注：太郎跟次郎指的是一九五六年跟随日本南极观测船前往南极探索的桦太犬之中的兄弟犬，因为被留在当地的十五只桦太犬当中，太郎与次郎奇迹地生还。这段故事被改编成电影《南极物语》，二〇〇六年由迪斯尼改编成电影《极地长征》。

这时，蝉察觉到女人走动的气息，在意识到之前，他已经回头，拿起刀子站了起来。

他看见女人的背，女人正奔命跑向门，脚上没穿高跟鞋。蝉咋舌着，准备扔出刀子，却还是忍住了。

女人很可能是去向寺原通报，但是只要杀掉推手，寺原也不得不对我刮目相看吧——蝉心想。「没必要追那个女人吧。」

他再一次蹲到床垫前，动手解开皮带，在耐心地拉扯后，皮带一点一点地松开了。有什么东西从男人手中掉了下来，掉到地上发出轻声。蝉迅速地用右手捡起，拿到眼睛高度。是戒指，虽然看起来不像高级货，不过多少可以换点钱，蝉把它收进牛仔裤口袋。

「我来救你了。」蝉在不断眨眼的男人耳边说。「很感动吧？」

铃木

搭救自己的究竟是什么人，铃木完全摸不着头绪，可以确定的是，对方是初次见面，而且将他从束缚具中释放出来。

情况岌岌可危，正值穷途末路、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铃木刚想起来仍是浑身颤栗。当时他的手指差点就被铁槌敲碎，先是有人重殴自己的腹部，接着侧腹部又被踢，长发男人从后面拉扯铃木被绑住的手，抓住手指按在床垫上，「好，打断。」他对短髮男子下逵指示。「打断你一两根手指，看你想不想说。」

铃木想象手指被铁槌敲碎的情景，脑中描绘出碎裂的骨头、断裂的血管、破碎的指甲，浑身爬满了鸡皮疙瘩，自己陷入了绝境。他的胃部瞬间有如被扭绞般疼痛起来。

就在这时，他听到有人闯了进来。

二人组停止了动作，抬起头来，他们也不明白眼前的状况。

接下来，铃木无法掌握办公室内发生的对话和争斗。他闭着眼睛，伏着脸，就像躲在洞穴等待暴风雨过去，或是闭上眼睛忍受不愉快的电视节目；掩住眼睛、背过脸去，这些全都不关我的事。

等到声响和动静都没了，他战战兢兢地睁开眼睛，最先看到倒在右手边的男人。那是拿铁槌的短发男，他的头转向另一侧趴伏在地，铃木看见他从长裤里伸出来的细瘦脚踝。短髮男全身抖动，不住地抽搐着，那副可怕景象实在很难让人认为他还活着。

铃木把脸转向左边，这次看见另一个男人倒在地上，身下有一滩液体，仔细一看，那是血。

活着的只剩下前来援救铃木的男人，他看上去年纪很轻，顶多二十出头。举止欠缺沉着和威严，就像是热中偷窃和恐吓的性急年轻人，所以当听到他说「我来救你了」，铃木很难把眼前的年轻人想成救世主。

他扶铃木起身，命令：「走。」被殴打的腹部传来一阵钝重的疼痛，肋骨感到刺痛。铃木用袖口擦拭嘴巴四周的唾液，有一股酸味，更刺激了铃木想吐的欲望。

「你没有……」铃木忍不住说，「你没带威士忌来吗？」

「什么？」

「不，没什么。」昏沉的脑袋让他产生一种遇难的错觉。

年轻人自称「蝉」，他得意洋洋地自我介绍，尽管没这个必要。他有一个漂亮的头发、打扮时髦：「蝉」感觉不像本名，或许是绰号。他也许是嫌铃木动作太慢，走过来把肩膀借给他：「快点啦。」他撑着铃木的身子，半拖着他走。

铃木回头望去，看见倒在地上的两个男人，他们一动也不动，就像堆在地上的黏土作品：与其说是尸体，更像是老旧地板上的突起物。

「不是还有一个女人吗？」铃木想起比与子，她直到刚才都还在自己身边，就坐在椅子上，现在却不见踪影。

「哦，那个女人逃走了，跑得很快。不过算她聪明。」

「聪明？」

「不够聪明的家伙会抵抗，变成那样。」蝉用拇指比着背后的男人们——该说是男人们的尸体。「那女人八成去通知同伴了吧，危险的家伙动不动就爱叫人，真没趣。能靠人数解决的事，根本没多少。你不觉得吗？」

「你到底是谁？」铃木还是忍不住问出口。

「我是蝉啊。刚才说过了吧？」

应该不是唧唧叫的蝉吧——铃木想。「你是寺原的人？」

「别拿我跟他们混为一谈，你才是他的人吧？我的公司是规模小多了的个体户啦。有名的是你才对吧？」

「我有名？」

「你知道推手的下落吧？」

蝉握住铃木的左手腕，力道很强，感觉得到他觉不让铃木逃走的坚强意志。铃木一时语塞，如果立刻用「你在说什么？」或「你们都误会了」之类的借口搪塞过去就好了，但是铃木已经错失良机。他欲言又止，脸部僵硬，咽下了唾液。他的反应或许比任何说明都清楚。

「你知道推手对吧？」蝉再一次确认。

他们穿过通道，来到电梯前。蝉看见电梯显示依然停在一楼，说：「好像没有其它人来过呢。」他按下下楼按钮，傅来电梯启动的声响。

「万一搭电梯下楼，」铃木想到。「寺原的手下就等在门外怎么办？」

他想象那一刻：铃木与蝉搭乘的电梯抵达一楼，门扉开启，比与子和她的同伙拿着枪等在眼前，一齐开枪。发生这种事怎么办？即使这个桥段在电影中被使用了上百次，现实中只要发生一次就万事休矣。

「如果有人埋伏，我们会被射成蜂窝。」

「蝉变成蜂窝的话也太妙了。」蝉兴味索然地笑了笑。电梯发出声响打开门，蝉放开手，把铃木推进去。「碰碰运气。应该还不要紧。还没听到车声吧？刚才的女人就算叫来同伴，他们那种人脑袋都不太好，总是乱哄哄地吵成一片，如果赶来了，绝对听得见刹车声和关门声的。既然没听见，就还不要紧。」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铃木的双手被蝉被扭在身后按住，身体一动，关节就一阵剧痛。我简直就像被刑警制住的犯人——铃木想。

「万一，」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门外有子弹等着我们的话，不好意思，你就当挡箭牌吧。」

电梯的行进速度很慢，像是故意要让人着急似的，底板则仿佛要脱落似的左右摇晃。

「带我去找推手。」一副理所当然的口气。

「推手。」铃木在口中玩味着这两个字的发音。每个人都在找推手，他无法不这么想。「你找推手做什么？」

「见面，跟他聊聊。」

「只有这样？」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你跟他有仇吗？」

「没有仇就不能见面唷？」

到一楼了。铃木屏住呼吸，电梯门左右开启。只能祷告了。瞄准自己的无数枪口、扣在扳机上的无数手指、射进肉里的无数子弹、大量出血、无尽的痛楚、自己的哀嚎、开了洞的内脏……影像排山倒海地涌入脑中。万一中枪，我要呐喊亡妻的名字——铃木暗自下了决心。光想象脚就发软，他全身哆嗦起来，差点站不住。

为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成这样？泄气和疑问充塞全身，铃木试图用亡妻的话驱逐恐惧。也只能做了啊。没错，全都是为了她。铃木站稳脚步，用力闭紧牙根发颤的嘴巴。

为了妳，我挺努力的吧？

门开了。铃木差点闭上眼睛，他奋力绷紧额头和脸颊的神经，忍住衝动。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应该看清楚。

寂静无声的一楼办公室就在眼前，空气彷佛顿时停止了流动，没人埋伏，铃木觉得穷紧张的自己实在滑稽。

「没事嘛。」蝉轻快地说。铃木放心地轻轻叹息。「可是他们迟早会来的，走吧。」

铃木勉强抬起几乎打结的双腿，走向出口。

「推手是什么样的人？」蝉在背后问道。

「他、他有家人。」铃木怀抱着希望说道，他想唤起蝉的同情心，既然蝉和推手之间没有恩怨，如果知道对方有妻小，或许会打消念头。「他有小孩，两个小孩，所以可不可以放过他们？」

蝉听了发出模糊的欢呼声，听起来也像口哨。「那可是我的拿手好戏呢。」

「咦？」

「全家灭口可是我的专长。这下我得加把劲才行。」

这算哪门子玩笑？铃木脸颊抽搐，注视着对方的侧脸，蝉满脸欢喜地，不像是因为刚讲完笑话。这群人全是飞蝗啊。

铃木被蝉拖行在人行道上，走了一小段路，两人左转进一条较窄的人行道，前方有一辆停在路肩的休旅车。

「快上车。」蝉推着铃木的肩膀。门似乎没上锁，蝉直接打开副驾驶座的门。「上车。」他说。

「快逃！」有人这么说。「上车你就完了呀。」铃木听见警告。他听从忠告，左右张望，寻找逃跑的机会，只是他不认为光跑就能甩掉蝉，不管是体力还是运动神经，明显都是蝉占了上风。

「别想逃走啊。」蝉警告。铃木惊讶地转过头时，挨了一拳，他倒向车门大开的副驾驶座，脑袋因为眩晕意识朦胧，遭拷问专家殴打的部位又痛了起来，很想吐。他失去了上下左右的感觉，知道鼻尖顶着的是车座椅，却忘了该如何移动身体才能爬起来。

不知不觉中，双手又被拉向后方，身子动弹不得，增加他判断方向的难度。他的双手被绑住了。蝉好像把束缚具带来了，虽然看不

见，但是手似乎又被皮带绑住了。蝉粗鲁地关上车门。

蝉绕到驾驶座，打开车门，身体滑进座位。「来兜风吧。」他轻快地说。

鲸

「来兜风吧。」鲸听见驾驶座的男人这么说，他藏身在后座的毛毯底下，叠起原本在毛毯底下的纸箱，铺在身下。车内光线昏暗，若不细看，藏在毛毯下应该不至于被发现。如果被发现，也只能在车里打斗了。

鲸在后腰带塞了一把枪，那是岩西办公室里的枪。平时携带的那把没装填子弹的手枪，他擦掉指纹之后扔进了河里。

「你为什么想找推手？」副驾驶座上的男人说，聲音混杂着困惑與畏惧。「为什么执意想知道他的下落？你既然跟寺原没关系，为什么呢？」

副驾驶座的男人就是知道推手所在的员工吗？

「就跟你说没为什么嘛。你只要告诉我推手的下落就好。听好了，你能选的路只有两条，要不乖乖招出来，不然就是我强逼你说出来。第二条路，想必不太轻松，又痛又难过，而且结果还是跟第一条路一样。」

「这跟刚刚有什么两样？」副驾驶座的男人愤恨地说。「这跟寺原的手下对我做的事有什么不一样。他们也想折磨我，逼我说出来，你想做的事不是跟他们一模一样吗？」

「你是想说我缺乏原创性吗？」

「不是的。」

回答之后，副驾驶座的男人好一阵子不作声。是需要时间做决断或是决定保持沉默，毛毯底下的鲸无从得知。

「嗳，无所谓，换个地方慢慢问你。」蝉说完，窸窸窣窣动着身体。「钥匙怎么不见了？你知道钥匙在哪里吗？」

鲸以为蝉在问自己，但这是不可能的事。鲸想，车子若是不开动，对自己有利。他慢慢伏下身子，准备起身。

车体摇晃着，鲸失去平衡，他以为引擎发动了，不过并不是。才心想「不会吧」，这个「不会」就发生了。眩晕开始，同时间头痛发作，脑袋的螺丝又被转紧，鲸觉得头似乎随时都要爆裂。

「结果，我也现身了。」声音在耳边响起。鲸睁开紧闭的双眼，望向左边。

一个黑鬓旁分、身穿西装的男人就在身旁，他人也在毛毯里，脸凑得很近。两个大男人挤在同一张毛毯，实在称不上舒适，但是鲸此时无法赶走他。反正不过是一个亡灵。「你帮我报仇了呢。」男人客气地说。

是昨晚在饭店单人房上吊的男人，那名个性一板一眼的秘书，因为梶的贪污事件成了代罪羔羊；鲸的第三十三名受害者。又不是为了你才这么做--鲸无声地回答。

「可是你让梶自杀，我很高兴。」他流畅地说。「梶也死了，或许在另一倜世界他也会雇我当他的秘书呢。」他的表情不像在开玩笑。

鲸没有回答。他决定等待男人消失，这段期间他焦躁不已，担心蝉随时会发现自己。

「做这种工作，你不觉得可悲吗？」

鲸没有回答，右手按住眼睛，紧紧闭上，焦虑浮上心头。

「你也真是辛苦呢。」男人在耳边低声说道。

鲸没有回答。可是，他觉得男人要是再不住嘴，他的愤怒就会爆发，忍不住朝秘书咆哮，他没有自信能够压抑自己。从什么时候开

始，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一切都写在食谱上。他想起田中的话。现在发生的事也写在食措上吗？那么，调理出来的究竟会是什么料理？既然如此--鲸想--不管亡灵消不消失，都只能行动了。尽管前座感觉不到人的气息，但是他们一定在那里。就算看不见，也只能行动了。得一一清算才行，鲸下定决心。

他缓缓屈起膝盖，那个秘书紧紧贴在自己脸旁，鲸甚至感觉得到对方呼出的气息，彷佛稍一疏忽，就会把这一边错认为现实世界，将清醒后的世界当成幻觉，他像要突破包覆自己的幻觉薄膜，准备从毛毯里起身。就在这时，一阵眩晕袭来，耳边傳来秘书的声音。

「就是现在。」

鲸撑起身体，把左手伸进驾驶座舆副驾驶座之间，一把抓住蝉的额头。

亡灵消失了，蝉就坐在位置上，手中也感得到蝉的存在。蝉的表情反映在后视镜里，他一脸惊恐，动弹不得。

鲸抓着蝉的头往椅背上撞，蝉的后脑勺撞擎椅背的沉重声音也傳到了鲸的耳中。这是清算。

蝉

莫名其妙。回过神时，自己已经被拖出车去。有人头先脚后地拖着自己，臀部完全离地，鞋跟在地面磨擦着。就像雪橇--蝉想，不过不是坐在雪橇上，而是自己成了雪橇，被人拉着。

有人拎住外套后领，拖着自己走；那人力气很大，他甚至一度以为拖着自己的是汽车或机车。

这里是哪里，蝉左右张望，他看见柏油路面，正前方是刚才还坐在里头的休旅车。这是怎么一回事？蝉感到混乱。正当他好不容易弄清情势，身体却忽地浮了起来，他像个行李被抬了起来，似乎是越过了路肩，脚下的地面不知不觉间成了泥地。

蝉还记得，自己直到刚才还坐在休旅车的驾驶座上恐吓寺原的员工，那之后他为了找钥匙摸索着牛仔裤的口袋，忽然一双手冷不防地徒后面伸了出来，这件事他也记得。一双手从车座左方冒了出来。蝉怀疑自己的眼睛，一时无法反应，一眨眼之间那双手捉住他额头。视线突然封闭，他知道眼前看到的是手掌的掌纹，只能透过指缝看见前方，紧接着后脑勺往椅背撞了上去，一阵闪光之后意识逐渐远去，脑袋在摇晃，身体震颤着，之后的事蝉就不大清楚了。

车门声响起，连续砰砰两声，他隐约意识到是驾驶座的车门被打开，身体却动弹不得，昏沉沉的，手脚使不上力。

这是怎么一回事？连开口抱怨的时间都没有，回过神来时人已经被拖出车外。

脸颊感到疼痛，有什么东西刺着左脸颊，有草的味道。定睛一看，一旁就是草丛，是它在扎刺着蝉的身体。

是杉林。

他身在大楼对面那片郁苍且散发诡谲气息的杉林中。明明离马路没多远，却听不见半点声响，只听到蝉的鞋子磨擦地面以及某人踩过枝叶的声音，就像走进洞窟里，蝉被拖进森林深处。

这家伙是谁？竟然藏在后座？——此时蝉总算有余力提出这个疑问，难以置信的蝉转过头去，试图掌握对方的身影，却只是徒劳。

总不会是匹马吧?

拖拉着蝉的力道强劲、粗暴，加上乱无章法的行动，让蝉半认真地以为对方其实不是人，而是一匹疯马。

他想起从后座伸出来的手臂，打消了这个可笑的推测。那是人手不是马蹄，而且还看得见掌纹呢。那不是马，是人。一个有着怪力的人正拖着我。

蝉头先脚后地被拖行着，简直像被当成行李对待，他设法把右手伸进牛仔裤后口袋，抓住刀柄，朝对方身后扔去。

第一刀没有命中：是方位不对，或是手挥动的角度有错，刀落空了。「为什么没中！」蝉下意识地大吼，像是倾家荡产买彩券，摃龟时气得跺脚的败家子。「怎么可能没中！」

突然，身体向下掉落，那人放开了他的后领，蝉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半身往后倾倒。一阵疼痛傅来，背部感受到泥土的湿冷。蝉蜷曲身子滚到一旁，全身满是泥土和草叶，慌忙站起身来。

得逃到安全的地方去才行。可惜大脑中枢似乎尚未恢复，蝉踉跄着。「你是谁啊？」蝉拿着刀子舆来人封峙，好巨大--他在心中感叹着。

男人站在数公尺外，体格极为壮硕，即使在昏暗的树林中，也能看清他的模样--他比蝉高出一个头以上，肩膀相当厚实，短鬟，眉毛舆眼睛间隔很窄，肤色不白也不黑，脸的中央是一个壮观的大鼻子，因为轮廓很深眼窝呈现黑影。对方穿着大衣，双手垂在两侧，看起来没拿武器。蝉掌握封方的呼吸，研究巨人的呼吸，吸气，吐气，配合着对方的呼吸频率。

「你是蝉吗？」巨人说。语气很平静，一股奇妙的压迫感震勤了空气，蝉甚至怀疑出声的是四周的杉树。

他重新扫视周围，全是杉树，约有四十公尺高的杉木覆盖了天空，彼此间隔数公尺矗立着，赤褐色的树皮裂纹呈垂直状，似乎可以轻易撕开；向上生长的树枝舆螺旋状生长其上的针叶随风摆荡。光线从树叶之间的缝隙洒落，日落前的微弱阳光朦胧地照亮树林，就像光线透过开了洞的帘幕投射出直线的光影。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蝉察觉眼前的男人非比寻常，严加戒备。

能够轻易拖着蝉的蛮力，面不改色、沉着应对的风貌，在在散发出一种巽样感。跟刚才交手的柴犬和土佐犬完全不一样--蝉想。看他从容不迫的样子，这家伙很特别。

「你本来应该要杀掉我的。」对方的嘴唇微张，声音透过地面攀爬过来。

蝉明白了。「就是你啊？」他牵动脸颊，勉强挤出笑容。「梶要杀的巨人。」

「你为什么没来杀我？」巨人问道。

蝉调匀呼吸，不让封方察觉自己的攻势，踏出下一步。

距离。

蝉满脑子只想着距离，能够确保距离的人就是赢家；刀子的狙击范围加上臂长和刀身足以贯穿颈动脉的距离，奋力射出小刀能够确实命中的距离。必须再靠近一些才行。

蝉知道只要一击不中，这场战斗就结束了。他再次踏出脚步，目测距离。巨人一动也不动，默不作声瞪视着蝉。

简直就像大石头，蝉想，这家伙就像敲打几百遍也不会碎裂的岩石之王。

再两步，再一步--蝉默数着，正要踏出下一步时，他跳了起来。距离巨人约有两公尺，蝉唐突地举起刀，朝巨人猛冲过去。

你不可能躲得掉的，蝉确信。这个距离太短了，巨人不可能避开猛冲上去的蝉，地上的树枝在蝉的脚下啪吱啪吱地断裂。

巨人表情僵硬，慌忙将重心左移。

「就跟你说来不及啦。」

蝉假装挥动右手的刀子，却伸出左手，他的左手也藏着一把刀。

巨人意外地身手敏捷，但是因为被蝉右手的刀子诱骗，动作慢了一拍。蝉的目标是对方的腹部，就像拳击手使出钩拳，他刺进左侧腹部，刀尖刺破大衣布料，割开里面的针织毛线衣。蝉绷紧并集中神经。刀刃陷进皮肤的触感沿着握住刀柄的手指和手掌傅到手臂及大脑，刀尖切开肌肤表皮，血渗了出来，刀子继续往深处挺进。他能想象接下来的手感。

只要扭动腰部，将刀子刺进对方体内更深处，刀尖会伴随着类似杀鱼的利落手感陷入肉中，切开脂肪，挖出肠子。

然而事情却无法如此顺利。巨人身体后仰，躲开了这波攻擎，他顺势跌坐在地，发出巨响。蝉的刀尖失去目标，扑了空。而仰着倒下的巨人，手往后一撑迅速爬起身来。

蝉收回挥出去的左手，重新调整前倾的姿势。「块头那么大，意外地很会躲嘛。」他苦笑着说。尽管嘴上说的从容，其实蝉内心焦急万分地喊着：这下惨了！

巨人站得笔直，拍掉手上的泥土，他俯视右腹的伤口，用右手按住又拿开，看着自己的手，一脸新鲜地凝视着从身上流出的暗色血液。

「那一刀不深。」蝉像是开玩笑地说完，感觉紧张蔓延全身，手心渗出汗水。「下一刀我会刺深一点的。」我真的办得到吗？

「你真有精神。」巨人低声说道。这句话不像嘲笑也不像侮蔑。

「蝉本来就很吵。」

「而鲸鱼很大的。」

听到这句话，蝉缩起下巴说：「我才刚从岩西那听说你的事呢。你就是鲸啊。是做什么来着？逼人自杀吗？」

「是见到我的人自己去死。」

「真敢说。」蝉佯装若无其事，露出假笑。

「每一个人其实都想死。」鲸说。

「那样的话，我有件事想拜托你。」蝉一边说一边慢慢移动脚的重心，他在寻找逼近的机会。距离，必须再一次抢到距离才行。他思考该如何转移对方的注意力。蝉望着左手的刀，虽然血不到滴落的程度，但刀尖的确沾了血。

「什么事？」

「我的上司啊，叫做岩西。说好听点是上司，其实不过是个没用的接线生罢了。帮我干掉那家伙吧。只要看到你，每个人都想死吧？啊，可是岩西脸皮厚得不得了，或并不容易，帮我收拾掉他吧。」蝉口气轻佻地说。

鲸没血色的脸孔仍是面无表情，说道：「并不难。」

「啥？」蝉不自觉尖声叫道。

「岩西也一样。见到我就自己死了。」

蝉顷刻说不出话来。他咽下口水，差点放掉刀子。「你去找过他了唷。」他重新握紧刀柄。

「在来这里之前。」

「岩西怎么死的？」

「很在意吗？」

「很在意啊。」蝉耸耸肩。

「跳楼。」鲸的口气很冷淡，蝉无法判断这是对蝉的体贴或是他的本性。「从窗户跳下去了。」

「哦，这样啊。」蝉的脸僵硬起来，频频眨眼，他没办法继续说下去。

「那个人，」鲸往前踏出一步，蝉没有留意，只觉得鲸的身形突然变大了。「岩西，他对你期望很深。」

「期望？那家伙？」蝉苦笑。这算是哪门子玩笑？「那家伙才不冀望我哩。」

鲸的身体看起来更大了，蝉完全没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靠近的，巨大的身躯挡在眼前，像一座耸立的岩山。

「总之，谢啦。」蝉不屑地说。「那家伙不在了，真是谢天谢地。」

「你是真心这么想？」有人说话。除了自己以外，在场的只有鲸，这句话理当是鲸问的，然而鲸的嘴唇似乎没有动。

「当然是真心的啊，岩西真是烦死人了。」难不成你以为我在逞强吗？」

「你一个人在自言自语什么？」鲸的声音响起，蝉回过神来。

他以为自己在和鲸对话，但似乎并非如此。我在自言自语吗？他感到背脊发毛，耳朵发烫。蝉双手握紧刀柄，试图整理思绪。

岩西死了。

意思就是我被解放了吗？蝉立刻想到。这个发展跟加百列?卡索的电影完全不同。岩西死了，可是我还活着，也就是说我根本不是那家伙的人偶。这个结局跟电影里悲惨地哀求着「就算是人偶也好，请放我自由」的青年完全相反。结局？我已经走到结局了吗?

「我是自由的，我不是人偶。」蝉低声说道。

「你是自由的吗？」不知为何，鲸的声音就在耳边鸣响。他觉得这次开口的真的是鲸，却无法肯定。我到底在跟谁说话？他不安起来。

像受到吸引似地，蝉抬起头正面凝视着鲸，看见鲸的瞬间，他的背部一阵寒意，全身毛髮倒竖，浑身哆嗦。他直觉明白不可以看，却无法别开视线。被盯住了。

也许是杉林制造出来的阴影效果，鲸的双眼與其说是眼睛，更像是孔穴。没有眼球和眼皮，就像头盖骨的眼窝裸露出来一般。再仔细看，可以隐约看到眼白部分，但瞳孔及虹膜却像空洞。

那不是眼睛，是空洞，蝉对着那两个空洞看得出神。还是什么玩意儿？这么想的同时，蝉被吸进那两个无底深谭，被吞没，深深沉入

黑暗的水底。比夜晚更漆黑的水包围住蝉，从他的口中入侵。并不难过，那些水就像沁入体内。我被浸蚀了，蝉朦胧地想。异物侵入体内浸透全身的同时，也腐蚀了自己，黑暗的液体扩散全身。尽管如此，蝉依旧无法将目光从鲸的眼睛移开。

一种黑色的、凝胶状的忧郁情绪在胸中扩大，蝉清楚地感觉到它即将攻占自己的脑袋。

一种與恐怖、不安、羞耻或愤怒都不同的黑暗情绪充塞蝉的体内，既潮湿又黏腻，同时又让人感觉干涸。

这是--蝉恍惚地想，这种感觉是什么?

他怀着一种在沼泽中喘息的心情，努力动脑。他对这股前所未有的忧郁感到困惑、恐惧，一种像是对自我的失望或灰心、幻灭的感情侵袭自己，分不清是沮丧还是恍惚。

难道--下一秒，他唐突地发现：难不成是我内心的罪恶感决堤而出了？罪恶感？怎么可能？！

这一刻，无数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那是呢喃、是尖叫，是怒吼，也是哀求，数量惊人的脸孔同时浮现脑海，是密密麻麻的人脸以及从他们口中发出的各种声音。数量庞大的人脸和声音，让蝉几乎晕厥过去，彷佛洪水一下子涌进眼睛和耳朵似的。

过了一会儿，蝉才发现那是死在自己手下的人们和他们吐出的话语。诅咒與憎恨的合唱，加剧了黑色忧郁的侵略工程。

蝉咬紧牙关忍耐着。

这才不是罪恶感，无聊。他咒骂道，状况没有改善。

「是岩西的缘故吧。」声音响起，听起来像是发自鲸的口中，但蝉确信绝非如此。

「岩西不在了，你头顶上的盖子也消失了吧？」那个声音继续说道。「至今为止，你能毫无顾忌地杀人，是因为有岩西在吧？现在岩

西死了，你只能被泛滥的忧郁淹没、窒息吧？」

后面这番话明显不是鲸说的，那些话像钟声般在回荡蝉脑中。跟岩西才没关系--蝉咬牙切齿地从齿缝间挤出回应。跟岩西没关系！我在遇到他之前，不就已经在杀人了吗？岩西只负责接电话跟安排行事历罢了，哪有什么挡住罪恶感的防波堤之类的作用。

鲸依然注视着蝉。

我跟岩西没有关系，就算岩西不在了，对我也没有影响。「我早在遇到他之前，就存在这世上了不是吗？」蝉再一次这么告诉自己，然而下一刻，他却惊愕不已。

眼前一片漆黑。就像撞到一团黑色块状物一般。回过神来，蝉发现自己跪倒在地。他知道血气正从脸上流失，突如其来的绝望感让他茫然失顾。「我想不起遇到岩西以前的事。」蝉发现了这个事实，膝盖颓软下去。骗人的吧？他呢喃道。然而话不成声，只发出近似杂音的呼吸声。

力气从身上流失，原本跪立着的蝉完全瘫坐下去。

肌肉使不上力，脚也失去了知觉，即便如此，仰着脖子的蝉还是没有从鲸身上移开视线。他无法移开。俯视自己的鲸没做出任何特别的动作，既不殴打，也没踢踹、绑住蝉的身体，或是取出手枪。只是以那双空洞的眼睛目不转睛地俯视着蝉。然后，等待。

蝉注意到了。这个巨人在等我自杀。

每个人都想死。

这句话压上了蝉的心头。开什么玩笑！他发现右手不知不觉间伸到面前，身体使不上力，只有右手有感觉。而手正握住刀子，刀尖朝着自己，预备着。

咦?

简直就像要刺死自己一样，蝉慌了。尽管慌张，身体却不听使唤。每个人都想死。这句话再一次在耳畔响起，这次蝉回答了：「嗯，没错。」我一直想死啊--他说。正好，我早就想除掉从内脏扩散到胸口、脑袋、身体各处的黑色忧郁啊--他知道了。

蝉注视着鲸的眼睛，抬起右手，他再次跪起身子，挺出腹部。我打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了。

分不清是太阳还是路灯，有光线微微地从杉叶间洒落，那是一种淡淡的、朦胧的光线。

在有如长枪伸展的杉树林死去也不坏--蝉想。可能是有风吹来，杉树弯曲的树身重重地摇晃，那声响彷佛在催促着蝉，说着：「死吧，快死吧！」刺下去，然后去死吧。啰嗦，死就死。蝉下定决心。就在手上的刀即将刺向自己时，视野突然开阔，笼罩四周的雾气突然间消失了。

蝉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陷入困惑，但是他立刻就明白了。

鲸的样子不对劲，虽然还站在刚才的位置，眼睛却快闭上了，一脸做梦的表情。这是怎么一回事？--蝉想。

铃木

铃木无法掌握目前的情势，当他注意到时，驾驶座的车门从外头打开，蝉被拖了出去。

被独自留下的铃木好一会儿都处在茫然的状态，手脚被绑住，动弹不得。他挣扎着撑起身体，倚着椅背坐起来，从车窗望向右方。

远远地，他看见蝉的身影。蝉被一个体格壮硕的男子拖行着，速度快得让人怀疑蝉是被放在拖车上。巨人抓着蝉的衣领，把他拖进杉林。

此时太阳几乎完全下山了，周围景物罩上一层薄雾，马路对侧的杉林里很阴暗，就像无底沼泽或没有尽头的洞窟。蝉像被吸进去似地，身影融入黑暗的森林中，失去踪影。

要逃就趁现在。铃木扭动着上半身和四肢，改变身体方向，他设法将车门打开，却不顺利。他背过身体将手靠近车门，尽可能张开手指，想拉住把手却徒劳无功。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在他说服自己冷静期间，内心的鼓励不知不觉变成亡妻的声音。

急什么？急什么？我从没听过人着急时能做好事的。你说的没错，可是不快一点，杉林里的人就要回来了。他彷佛能听见自己狂乱的心跳。铃木的双手拚命挣扎，上半身扭动着，食指到上臂的肌肉在抽搐边缘，但是他没工夫理会。

我到底在做什么啊？这个疑问掠过脑海。寺原长男、「千金」、后座的年轻男女、「杀掉后面的男女」、车祸、比與子命令自己「快追！」的声音、槿的家、健太郎與孝次郎、足球、寺原长男还活着、品川车站、寺原长男死了、束缚具和胶带、昏暗的小巷和大楼、遭到皮手套殴打、「我来救你啰、休旅车、消失的蝉--铃木在脑中回想起一连串的经过，再一次问自己：「我到底在做什么啊？」

他想着亡妻，看见被挟在车子與电线杆之间、再也回不来的她。现在可不是在这种鬼地方悠哉的时候。

背后傳来车门打开的声音。铃木惊讶地转过头，副驾驶座的车门被打开了。这次又是什么事？厌烦與恐惧同时涌上心头，他望着背后。

「好像很惨呢。」槿就站在那里。

鲸

尽管感到混乱，鲸缓慢地环视四周，原本跪在眼前的蝉消失了。

至今为止，幻觉出现以前都会伴随头痛或眩晕的症状，这次却完全没有征兆，因此鲸一开始并没察觉自己陷入了幻觉。杉树的枝叶呢喃般的沙沙声、吹过耳边的风声，似乎比刚才更大声了，鲸望着空无一人的前方，总算意识到大事不妙。

蝉应该死了吧。前一刻他都已鲸把刀子对准自己的腹部，眼神涣散，一心求死的模样。想必用不着自己暗示，在十秒内蝉就会自我了

断。现在却因为自己身陷幻觉，一番工夫全白费了。危机感瞬间笼罩了鲸。

岩西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掠过脑海，在鲸陷入幻觉期间，岩西偷偷爬过地面试图捡起手枪。当时真是千钧一髮，再晚一步，困在幻觉里的鲸就会中弹身亡。看不见蝉的身影，鲸意识到眼前处境更加危险，比起岩西，蝉实战经验更丰富，只要鲸稍露出破绽，蝉觉不会错失良机。

鲸就像急病发作似地踏出脚步，右脚朝蝉刚才所在的位置踢去。一想到蝉随时会攻击自己的恐惧驱策着鲸，他胡乱踢了一通，不出所料，全都扑了空。

蝉移动位置了。鲸转动身体，窥视四周。但他只看得兄杉树，间距相等耸立的杉树。他退后一步。

「怎么，鲸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说话声响起，鲸回过头去。岩西--数十分钟前从大楼窗户跳下的岩西--就站在对面，打扮和在办公室时一样，披着紫色羊毛衫，齿列凌乱。「蝉差一点就要出局了呢。」

「还不是因为你的出现。」鲸咒骂道。就连在人前和亡灵对话这点顾忌他也不在乎。都什么时候了。

「结果是我救了蝉的小命啊。」岩西摊开双手，「真是凑巧。」

「没错。」鲸边说边转身，他转了一圈紧盯着四周。「现在性命交关的，是我。」

「不，蝉也还没恢复过来唷。」岩西的声音听起来像高舆，也像在忧郁。他往旁边移动，踏到了地上的树枝，树枝没有折断，走过泥土地时也听不见脚步声。

「蝉属害吗？」

「跟我比起来。」岩西下流地笑了，舆奋得像是意外遇见一位裸女。他的视线突然落在地面，突出下巴。「喂，你的书掉了。」他开

口说。

鲸慌忙低头，口袋里的文库本不知什么睛候掉在地上，风翻动摊开的书页，纸张发出轻快的沙沙声，倏地，停止了。

鲸想捡起书时，岩西的声音傅来：

「读读那一页吧，上面写着：『最善于自我欺骗的人，活得最快乐。』怎么样？你顺利骗过自己了吗？」

「我不会骗自己。」

「所以你才活得不快乐啊。」

鲸无视于他的发言，伸手拿书。这时风向忽然改變，将书页吹向另一个方向，一个句子映入眼帘。

『但是，神又为你做了什么？』

这句话刺进鲸的脑中，他苦苦思索着这是谁的台词，拉斯柯尼科夫吗？索尼娅吗？还是其它俄国人？映入眼帘的话仿佛刺穿了水晶体和视网膜，直接飞进脑袋哪里。

「神指的是杰克?克里斯宾吗？」岩西的话不知所云，鲸索性闭上眼睛。

與其说神为你做了什么，倒不如说，有谁真正得到过神的帮助？--鲸想。别说神或他人了，实际上自己都没有为自己做过任何事，不是吗？鲸觉得好笑。或许发现这理所当然事实的刹那，人就不想活了。人只能苟活着，根本没有所谓的生存意义：得知这个事实时，人已经做好准备面对死亡。

鲸无从得知蝉的位置和他现在的姿势。他还趴在地上吗？跪着吗？不，他还在这个杉林里吗？不是在乎杉林的时候了，蝉这个人真的存在吗？谁能断言他不是亡灵之一？到底哪里才是现实?

鲸不放过一丁点呼吸声、脚步声、衣物磨擦声和任何气息，屏气凝神侧耳倾听，他在感觉，连水分渗出杉树皮的声音也不放过。他的

皮肤神经變得敏锐，听觉灵敏。

鲸睁开眼睛，紧接着一道光闪过。

数十公尺外的马路上，有车驶过，事灯从眼前闪过，鲸的眼睛追逐着黑暗中的明亮车灯。他感到头部一阵摇晃，就像被空气打到。这里才是现实世界吗？鲸再次凝神细看。

他想捡起脚边的文库本，弯下腰，伸出右手。

这时，两样东西同时进入眼帘。

一个是手枪，从岩西办公室带来的手枪，就掉在手伸出去的前方。之前看到的文库本只是幻觉吗？

而另一个是蝉，就近在眼前，背对自己。他向前跨一步转过头来，手里握着刀子。

因为鲸突然弯下腰，蝉握着刀的手挥了空，姿势失去平衡。鲸捡起手枪，挺直身子，伸出手臂，扣下扳机。

蝉

蝉立刻扳回失去重心的身体，转向鲸，抡起刀子。下一刻，他的胸口一阵灼热。

他不解地停下动作，双手无意识地按住胸口。好热，却不明白发熱的原因。他想吸气，却只能发出咻咻声，这次又吐不出气来。蝉无法呼吸，手不自主地伸向喉咙。他伸长了喉咙，张嘴，却无法呼吸。当然，也说不出话来。被枪射中了--领悟时，膝盖已使不上力，蝉倒在地上，压到树枝。伤口一阵刺痛，连咋舌也办不到。耳朵贴在冰冷潮湿的泥地上，这时，他总算可以喘口气了。

蝉仰躺在地，杉树在数十公尺高的地方晃动，變成比夜晚更漆黑的影子俯视着蝉。树叶窸窣作响，纷纷落下。更靠近自己的地方，可以看见鲸的脸，他无言地俯视着自己。

「不可以输啊。」说话声响起，很明显地这不是鲸说的。蝉转动着眼珠，在鲸的左近看见了岩西的身影。一张螳螂脸，嘴巴露出凌乱的牙齿，瘦骨嶙峋的身体仿佛稍微一动关节就会咯吱作响。

「你自己不也从大楼跳了下来？」逐渐扩散的痛楚让蝉咬紧牙关，空气、精气、志气和体力从胸口的洞不断流失，他渐渐虚脱。

「啰嗦。」

「话说，这个巨人，不是逼人自杀的吗？」蝉指向鲸，发现自己的手指颤抖得不像话，抖得更厉害了。

「是这样没错。」

「他根本就没让我自杀嘛。」蝉似笑非笑地指向自己的胸口。「他朝我开枪欸。跟别人说的不一样嘛。」蝉哑着声音。

「那是因为你太难缠了。」岩西的轮廓变得朦胧，逐渐融入周遭景物。那是伤口的疼痛作祟，或是岩西本身不真实？

「那么大的鲸鱼，怎么可能觉得一只小蝉难缠？可是最大的哺乳类对上一只昆虫耶。」

「我想你自己知道。」岩西突出下巴。

「知道什么？」

「你会死。」

「我知道啦。」蝉朝旁边吐了一口口水，唾沫混着血丝流淌在嘴角。「人总是要死的。」

「你没有什么遗言吗？」

「才没有。啊啊……」蝉发出呻吟。「蛤蜊。」

「蛤蜊？」

「我的蛤蜊还在吐沙。」蝉呢喃，想到公寓厨房的容器里反复着呼吸的贝类，在脑海描绘着噗、噗吐沙的蛤蜊。「一直待在那里也不错。」

「蛤蜊吗？」

「蛤蜊啊。你知道，人跟蛤蜊谁比较伟大吗？」蝉问。

「当然是人啦。」

「白痴。听好了，人类的智慧跟科学只能为人类派上用埸，你懂吗？除了人类自身以外，根本没有生物觉得有人类真好。」听完，蝉感到一股寒意，头晕目眩起来。

「说得你好像不是人类的样子，你下辈子干脆投胎成蛤蜊算了。」

「我也想啊。」蝉凝视着按在胸口的手、沾在手上的血。

「喂，有东西掉在那里唷。」岩西指着蝉倒下的位置旁边，泥地上有个小巧的戒指，沾到了黑土。「那是，从那个员工那里摸来的。」

「很贵吗？」

在这种状况下，出口依然不离钱的岩西，让蝉觉得好笑。不可思议的，他并不感到嫌恶。「想要的话送你。」

「才不要咧。」岩西露出讽刺的笑容。「再见。」他的声音与鲸的声音重迭在一起。

铃木

槿驾驶的轿车随着车流顺畅地前进，城市的道路就像河川呢--副驾驶座上的铃木由衷地想道。车头灯朦胧地照亮入夜之后的马路，他的心境完全像在月夜顺流而下般，不安而胆怯。

铃木磨擦着刚才被绑住的手腕，看着膝上的束缚具，那是由黑色皮革制成、附有皮带扣的专业道具，无论如何拉扯都无法挣脱。

铃木望着槿的侧脸，「啊」地惊叫出声，对方的表情未免太平静了。这个人--羚木再一次见识到，眼前的人即使被席卷城市的烈火包围，也一定面不改色吧。就算面对淹没大楼的洪水或是沙塵蔽天的巨大暴风，甚至被宣告自己寿命将尽时，他也会以一句「这样啊」全盘接受吧。铃木忍不住这么想。

「槿先生。」车子等红灯时，铃木总算开口了。

「什么？」槿转过头来。

「你怎么会知道那里？」

「哪里？」

「我被困住的休旅车，你怎么知道我在那里？」

「我跟踪你。」

「跟踪我？」

「在品川车站前放你下车后，我就跟着你。」

「跟到咖啡厅？」

「是啊。我停下车，在店外看着。」

「因为我很可疑--吗？」铃木问道。如果槿真的认为他只是家教中心的业务员，就没有必要跟踪他。

「你觉得自己不可疑吗？」槿的的口气不像诘问，反倒带着一种看着猫的动作不禁微笑的柔和感。铃木一时语塞。比舆子跟自己说「你被怀疑了」的声音又掠过脑海。我走到哪里都遭人怀疑啊，铃木沮丧极了。

「家教中心的业务员不可能那么厚脸皮的。」槿说。

「世上的业务员大半都是不厚脸皮就干不下去的。」铃木不死心地说着分不出是借口还是抗辩的话，「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你刚来的时候。」

铃木垂下肩膀，叹了一口气。尽管槿一开始的反应就像看透了一切，但是亲耳听见自己的身分打一开始就曝光，打击还是相当大。自己岂不就像才刚登上舞台，就被观众识破「有机关」的魔术师般可笑吗?

「从我跟健太郎说话的时候开始吗？」

「打一开始。」

总不会是打从我出生的时候开始吧？铃木感到沮丧。「健太郎他们也发现了吗？」他战战兢兢地问。「他们也是一开始就发现了。」听到这个答案，铃木的脸像要烧起来一样。「我从一开始就原形毕露了吗。」

「所以我才跟着你。你从咖啡厅被人搬出来，像喝醉了一样睡得不省人事，是被下了药吧？你被搬上停在车站圆环的厢型车里。那些人看起来不像善类，该怎么说呢……」

「非、合法的？」

「嗯。」槿点头，放开煞车，驶出车子。「没错，有那种感觉。」

你也半斤八两吧?

「我连忙跟上去，车子愈开愈偏僻，然后我把车停在别处，沿路走回小巷，看到一辆休旅车停在那里，往里面一看，你就在里头。」

「我可是吃尽了苦头。」

「看起来是那样。」槿望向羚木膝盖上的束缚具，问：「是谁干的？」

「你知道『芙洛莱茵』这家公司吗？是德文，意思是『千金』。』

「我应该要知道吗？」

「应该。」铃木有所觉悟了。现在不需要装腔作势了。如果是小说，被识破捏造事实还好，如果是造假的纪实文学被识破，再继续强辩也没有意义。铃木觉得坦诚一切是唯一上策。他再次在内心召集勇气的士兵。来吧，集合了，这次一定要成功。铃木再次提出质问：「因为槿先生杀死了寺原的长男啊。」

「我吗？」

「是的，槿先生你。」

「有趣。」他面不改色，看起来一点都不觉得有趣。「我怎么杀死他儿子的？」

「推手。」铃木终于说出了这个名号。虽然紧张，但不至于发抖得太夸张。铃木瞪视着槿，而槿的表情丝毫没变。「你推了他不是吗？从后面推了站在路口的寺原一把。」

「什么？」

「有一种叫推手的杀手，专门从背后推人，趁机杀害被害人。」

「推人？」

「你就是推手。」

「我是系统工程师。」

铃木不打算遇到这点挫折就败下阵来。「不，你是推手。」他笃定地说。

「原来如此。」然而看不出如此回答的槿究竟认同了多少。

「而且，我看见了。」

「看见了？」

「我看见你推了那个人。」

铃木以为会得到冷淡的回应，意外地并非如此。槿沉默了数秒，像在寻找适当的措词，然后他回答：「没有。」

「咦？」

「我应该没被看见。」

这句话让铃木失去信心，他慢慢地回溯记忆。「嗯，确切地说，我并没看到推人的那一瞬间。但是，我看见你离开现場，我看见了。」

「离开现場的人全都是凶手吗？」

「不是这样的。」铃木结结巴巴地说。他很讶异，槿的反应是至今未曾见过的，虽然他不至于露出「不小心说溜嘴」的困窘表情，但是槿的侧脸看上去似乎在为自己的多话觉得难为情。

当他说「应该没被看见」时，虽然不明显，但说话的口气的确流露出志气或自尊之类的情感。「槿先生刚才的口气，像是在说『我执行任务时才不可能被人看见』呢。」

「是吗？」槿的嘴角线条变了柔和些。

「这是你身为推手的自负吗？」铃木接着说，「你果然是推手呢。」他用一种说是试探太过露骨、说是断言却稍嫌举棋不定的问法。

「推手--可笑的称呼。」槿微微扬起嘴角。「你不觉得吗？」

铃木知道他是故意岔开话题。槿的回答不肯定也不否定，像是在享受问与答的交流。

「你要去哪里？」铃木望着挡风玻璃问。早已驶过品川车站，可能是为了避开国道，车子开进狭窄的单行道，虽然沿途都有路灯，却

不甚明亮。

「根户泽。」槿回答，「我要回自己家。你也要一起来吗？」

「嗯，可是那里很危险吧。」

铃木脑中闪过骇人的情景；数小时前，他在吃义大利面时脑海闪过的情景。

抵达根户泽公园城住宅区的黑头车、闯入屋内的「千金」员工、藏在餐桌底下的健太郎与孝次郎、面无血色的小堇；另一个不同的場面：倒在阴暗仓库的两个小孩、尖叫的小董紧紧搂住孩子们，她赫然回头的那张脸变成亡妻的脸。实在搞不懂为什么会变成亡妻的脸。铃木觉得胸口梗塞，意志消沉。

血液在血管里奔窜，脉搏剧烈起伏牵动了身体，铃木压抑着已经涌到喉头的不安，想说出「你被盯上了」，舌头却不灵转。

「怎么了？」

「你还是坚称自己是系统工程师吗？」铃木的声音很激动。

「无所谓坚称不坚称的。」槿很平静，转动方向盘右转，踩下油门，加速转弯。离心力将铃木的身体推上车窗。

槿倾斜身体，摸索裤子的后口袋，左手拿出钱包递给铃木。

「这是什么？」

「里面有职员证，系统工程师的派任单位发的，这样能证明我的身分吗？」

「这种事不重要。」铃木粗声说。他不打算打开钱包，无从得知里面是否真有职员证。

「我不是你说的推手。」

本以为他总算要招认自己是推手了，对方却矢口否认。铃木被他捉摸不定的态度耍得昏头转向。「你还要继续说这种话吗？」车窗外被抛在后头的行道树影子看起来像是伫立的巨人。「总之，你家现在很危险。」

车子停了下来，抬头一看，号志转成红灯了。

「你先是谎称家庭教师，又被可疑的人抓走，现在又恐吓我我家很危险。要不是我耐性好，早就把你推下车了。」

「槿先生不是把人推下车，而是把人推到车子前。」

驾驶座傅来叹息。

「寺原的公司--也就是『芙洛莱茵』公司，他们跟槿先生有过节，正在找你。」

铃木不理会槿的反应径自说下去。

「太莫名其妙了。」

「不，他们恨得理所当然。」

槿看似愉快地从鼻子吁出气来，又散发出那带点阴柔的风情。「恨得理所当然？」真有趣的说法。假设真是这样，他们又怎么知道我家在哪里？」

这下换铃木沉默了。

「这辆车子似乎没被人跟踪，你说出我家地址了吗？」

「还没说。」铃木说完，一股羞耻感袭上心头。槿见状优雅地从鼻子呼出气来，「诚实是件好事。你可能会说吗？」

「要是被严刑拷打，或许我已经说了。」

「也是，拷问是人类的发明之一。」

「不过我并没有说出来。」因为在那之前，蝉救了他。

「这么说，我家就没危险了吧？」

「的确是这样，但是……」铃木说着，有股莫名的不安。然后他突然想到自己身上或许被装上什么也不一定，感到一阵战栗。他慌忙掀起衣服，毕竟现在的科技已经能透过人造卫星锁定一个人的所在位置了。他们绑住铃木之后，很可能也装设了那一类的装置。

「刚才把你从车里拖出来时，我大致检查过了，你身上什么都没有。」

「啊，这样啊……」检查过了?

「只要不是被塞进肛门，应该不用担心。」

听槿这么一说，铃木把意识集中到肛门一带，却没感觉到任何异样。要是那种地方被塞进什么，自己早就察觉了吧？可是，铃木想，到底是哪种系统工程师，会细心到检查对方有没有被装设追踪装置呢?

铃木怀疑起手机来，他想到「千金」发给的电话里也许装了定位仪之类的特殊装置？他把手伸到后裤袋，却完全没发现手机。「咦？」

「怎么了？」

「手机不见了。」

「弄丢了吗？」

「或许是掉了。」说完铃木才注意到大衣不在身边，「大衣丢在厢型车上，手机或许也掉在那里。」

「真可惜。」

「反正是公司的电话，丢了也不可惜。」会打这个电话的顶多也只有比与子。他想，如果光靠手机就能查出铃木的所在，公司何必大

费周张诱他出面。「没问题了。」没错，没问题。

「是吗。」

此时，电话铃声响了，微弱单调的电子铃声似乎是来自槿的手机。槿左手从口袋里取出手机，贴到耳边。「没事，因为等他才拖到这么晚。现在我正载他回家。」他回答。「对。他好像还要来我们家。我叫他听。」他把手机递给铃木，「小堇有话跟你说。」

会是什么事？铃木困惑地接过电话。

「啊，铃木先生？」她那悠哉又乐天的声音，让此刻的铃木羡慕不已，却也感到嫌恶。像是发生大地震时，还有人跟自己聊演艺圈的八卦。「正好。其实啊--她轻快地说。

眼前的挡风玻璃顿时黯淡许多，让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或该说是不祥的征兆还是发现不稳因子，总之一股浓雾般不舒服的感觉笼罩全身。

「铃木先生的手机在孝次郎手上唷。」小堇说。

「咦？」

「他不是送铃木先生到玄关吗？好像是那时候从口袋里拿走的。」

铃木拚命回想，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没错，那时孝次郎的确紧缠住自己不放，想不到手机竟在那时候被拿走。他反问：「没人打电话来吧？」

鲸

如果是「蝉」，用「尸骸」表示或许要比用「尸体」恰当一点，鲸俯视着地上的年轻人如是想。他望向被杉树包围的狭窄天空，那就像覆盖住周围的一层膜，连枪响的尾音都被吸收了。

很久没有开枪了。鲸回想起第一次开枪射击、第一次杀人的情景。

拉扯出来的记忆染成了青色，人物、背景住家与道路全由浓淡不一的青色构成。像旧照片一样，记忆也会模糊泛青。

鲸走在漆黑的杉林里，脑中浮现那片泛青的情景。

二十岁的鲸体格和现在没太大差别，但脸上的皱纹没有现在这么多，额头上的横纹也很浅。当时他在报摊工作，住在紧邻山手线的木造公寓，完全没想过要离开那个狭小的城镇。

生锈的公寓楼梯、巷弄的机车声、列车经过时的震动--这些都在脑海里复苏。

鲸已经忘了会在报摊工作的原因了，他只记得当时他不看地图在住宅区四处游走，挨家挨户按门铃，推销报纸。如果碰到态度恶劣的住户，鲸便硬是推开门，恐吓对方，积极推销和收款。

当时鲸对店老板满腹不满，那个倨傲地坐在店内的痴肥老板总是拿鲸当家臣使唤，他偏黑的皮肤与卷翘得厉害的头发浮现眼前。老板动不动就说「你啊，就只有块头大」，发薪水时也是不屑地扔在地上。就是当时郁闷凄冷的心情让记忆褪化成青色吗?

这是一段阴郁的过去。

老板总是盛气凌人，充满了意图支配鲸的人生的傲慢，他曾夸张地说：「搞不好你是我操纵的人偶。」

鲸第一次开枪就是在那时候。一次推销报纸时，他遇到一个不正派的客人，详情他忘了，总之客人把枪给了他--不，或许是鲸抢来的，他带着枪回到店里，朝店长开枪。那一枪没有丝毫犹豫、成就感，不觉爽快也不感到狂热。

不久前他曾听老板噘着嘴抱怨着「没钱啊没钱」，嚷嚷着「受不了，真想一死了之」，十几岁的鲸听在耳朵里便顺理成章觉得「反正人早晚要死，我只是把时期提前罢了。」

那之后鲸再也不曾开枪，直到今天。离开前鲸曾停下一次脚步，回头望着倒下的蝉，刚才还在痉挛的他现在一动也不动了。

他再次朝杉林出口走去，树林里没有像样的小径，换个角度想，每一块地面都是路。他走到马路上，对面有一排大楼，完全没有车子经过。由于光线昏暗，眼前的马路与其说是路，更像是条深沟。鲸穿过那道黑沟，走向蝉开来的休旅车。

男人应该在副驾驶座，他应该知道推手的下落--鲸强烈祈祷着。接下来只要除掉推手，清算就结束了。

这是对决。

只要对决，就能不带遗憾引退了。他想起报摊的老板，自己枪杀的那副躯体化成青色的影像映在脑中。严格说来，或许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在清算。

他拐过大楼转角，靠近休旅车，副驾驶座的车门微微开启。对方逃走了吗？完全看不见那个年轻人的踪影。鲸默默望了车内一会儿，后退了几步。

追踪推手的线索消失了，岩西跟蝉也从地球表面消失了，他一筹莫展。鲸环视左右，寻找年轻人留下的足迹，阴暗的人行道上似乎连一颗灰麈都遍寻不着，鲸怀抱着一丝期待，期待对方像蛞蝓一样在行经的路上留下发光的黏液痕迹。

这时，傅来女人的说话声。「我现在也要过去了。」她高亢的语调让鲸大吃一惊，回头寻找出声的人。

一个女人靠在大楼的墙上。鲸大步走近她，抓住对方的手腕。女人发出呻吟，放掉按在耳朵上的手机。鲸用右手一把抓住女人额头，把她按在墙上。一股人工的柑橘味扑鼻而来，可能是香水。

「你是谁？」女人的声音里听不出恐惧，因愤怒而尖锐。

鲸记得她，记忆一点一滴地复苏。「妳是寺原公司的女人吧，之前在车祸现場看过妳。」昨晚在藤泽金刚町车站路口递名片给他的女人。

双脚悬空的女人扭动着身体抵抗，膝盖瞄准鲸的股间，鲸完全不为所动，将女人压在墙上。仔细一看，女人没穿鞋，光穿着丝袜站在这种地方本身就很诡异。鲸附耳问道：「妳在这里做什么？」

「做什么？」女人痛苦地歪着嘴答道：「我们的员工被怪人给掳走了。」

「员工？」

「我叫来同伴，人却被掳走了。」

「妳逃过一劫了是吗？」

「我是想逃，可是如果就这样回去，不晓得会被说什么话。」女人嚷着。「所以我才在这里闲晃，想办法。」

「推手在哪里？」鲸提出了质问。

「你、」女人生气了，「你在说什么啊？」

鲸右手施力，女人的额头不宽，若是使出全力，要捏碎头骨并不困难。「推手在哪里？妳公司有员工知道推手的下落吧？」

女人的脸色微微发青。

「就这样撞烂妳的头我也无所谓，反正我不封厥讨厌脑袋像烂水果的样子。既然不讨厌，就有可能这么做。」

「我知道了。」鲸感受到女人拚命求生的意志。

「知道什么？」

「我告诉你推手在哪里。」

鲸放开手，将手自女人额头移开，女人就这么摔在人行道上，失去平衡，以别扭的姿势蹲在地上。鲸弯下身，把脸凑近女人，要是这女人有任何反抗，他会立刻动手。女人捡起掉落的手机，拍掉泥土。

「妳真的知道推手在哪里吗？」

「只是碰巧。」女人试图平复呼吸，神态带着一丝优越，动着嘴唇说。她身上散发出的香水味让人感到窒息，「我想打电话给铃木。」

「铃木？」

「我们的员工。那个跟踪推手、嘴巴硬的笨员工。」

「他叫铃木吗？」

「结果，一个小鬼接电话了。」

「小鬼？」

「八成是推手的小孩吧。我才开口，他就说：『铃木大哥哥忘了手机了。』」女人嘲弄似的细声细气模仿小孩的语气。

「推手有小孩？」听起来就像「窖子里秋月」一样，格格不入。

「我好声好气地问他，他就真的告诉我住址了。」女人露出猎人把猎物逼到绝境的满足笑容。「真笨。」

「把住址告诉我。」鲸抓着女人的肩膀站起来，把她拉到休旅车旁。「上车。」

铃木

「大事不妙了！」铃木反复说着这句话，槿却一副悠哉悠哉的模样，让他急得直跳脚。「就算着急，也不会比较早到家。」槿淡然处之。铃木完全没那份闲情逸致，「油、油门，」他结结巴巴地说。「不是有油门吗？用力踩油门就会跑得比较快。车子不就是这回事吗？！会快点到家的。」他用颤抖的食指指着驾驶座下的油门说：「大事不妙了！」

路灯和自动贩卖机的灯光从车窗两旁经过，天色已经全暗了，景物的轮廓融化在薄暮中，化成深色影子的建筑物不断往后跑去。

——————————————————————————

注：比喻不可能之事。

「住址已经曝光了！」铃木叫道。「寺原会立刻找上门来的。」

小堇刚才在电话中的说明，已经足够让铃木血气尽失。

「孝次郎乱玩铃木先生的手机时，正好有人打电话进来，那时我在厨房没注意到，结果孝次郎跟对方聊了起来。」

在电话中和孝次郎对话的，当然是比与子。她刚开始想必吓了一跳，马上就联想到「推手有小孩」这个情报，改口问孝次郎：「铃木在你旁边吗？」你现在在哪里呢？」「你家在哪里呢？」「你会背家里的地址吗？」

怎么会这样？！铃木觉得被扔进了黑暗深渊，耳鸣不绝。「孝次郎告拆对方了吗？」

「好像。」小堇阳光般的嗓音更加深了铃木的绝望。「真不好意思唷，是不是该跟对方道歉比较好？」

「太糟糕了！」铃木几乎吼了起来。

「告诉人家地址有那么严重吗？」

「糟糕透顶！」

「对方搞不好以为铃木先生在我们这里，特地跑过来呢。那是铃木先生的女朋友吗？不能让太太知道的人是吧？」

「不是这样的！」铃木几乎要从座椅上跳起来，完全不是那么悠哉的一回事。「妳家现在很危险，快点离开！」他对着电话大吼，小堇却不慌不忙回说：「真可疑呢。」只是笑着。

铃木说服不了她，便将手机递给槿。「槿先生，请你向她说明。」槿接过电话，「哦」了一声，接着只是「哦，嗯，是啊，是

啊」地应和小堇，柔声说道：「他现在有点激动。」瞥了一眼左手边的铃木。

「等一下，槿先生，请叫你的家人快点逃走啊。」

然而槿的态度依然没变，就像话家常似地说了两三句话之后，「就这样」地挂了电话。他望向铃木说：「就是这样。」

「怎么回事？」铃木真的生气了。「现在可不是这么悠哉的时候，你明白吗！」

「只有你一个人在大惊小怪。」槿笑开了。

「健太郎他俩真的很危险！」

「如果你说的全是实话。」

「我说的全是真的！」

铃木已经没有装腔作势的必要，也没有余力思考说明的顺序，他迅速说明至今为止的经过，粗声告白。

寺原长男的事故、被吩咐跟踪槿的自己、寺原派人拚命寻找凶手、以及住址曝光之后，好几名员工应该正赶往他家--铃木喉咙畿乎充血地迅速说出这些经过。「所以你家现在很危险！」

「你要我相信你？」槿悠然地闪过铃木扫过来的话锋。

「拜托你相信我。」前方的小型轿车碍眼极了，铃木发出不悦的咋舌。让开--他在心里咒骂。「得快一点才行。」急什么？亡妻的声音响起。

槿望着后视镜转动方向盘，慢慢地变换车道，郁没有回应。车子超过小型轿车。铃木把手按在额头上，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痛苦，甚至愤怒。

「你……」此时，槿开口了。

「什么？」

「有证据吗？」

铃木像是被击中了最大的弱点，甚至感觉到肉体的疼痛。「证据……吗？」

「能够说服我的证据。」

「没、没有。」铃木并不打算逼迫对方，他加强语气说：「我只能请你相信我，你不也看到我被那些不良分子拖进车里吗？他用还绑住了我。」他指向束缚具。

「搞不好是你们在演戏。」槿微笑着说。

除了引擎声和擦身而过的车声，车内悄然无声，连汽车音响都没有打开。尽管感觉得到轮胎行进间的震动，车内弥漫着一股寂静，铃木害怕若是这股寂静与沉重的空气再持续数小时，自己的神经会被紧张与压力崩断。「事情怎么样我都不在乎了。」他也想和这件事撇清关系，如果就这么打开车门跳下去，不知该有多轻松。他实在无法理解自己不这么做的理由。

在铃木决心跳下车前，槿先说出：「到家了。」轿车停下。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看不清城镇的模样，纵横延伸的马路明显说明这里是住宅区。看到槿转动方向盘把车子开进停车場，铃木睁大了眼睛。「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车子不用开进去！」

「你还不死心呀。」槿一副想要快转聊电影似的表情。

「请你相信我。我说的是真的，寺原他们一定正往这里来了。」

解除车锁之后，槿砖头看着铃木。同道：「证据呢？」

「证据？」又是证据。

「证明你说的是实话的证据，我是推手的证据，有人盯上我家的证据，我得慌张不可的证据。」槿像在考验铃木，注视着他。

铃木茫茫然地凝视那双深湖般的瞳眸，他想逃走，想得不得了。可是他下定了决心。他胡乱搔着头发，做了一次深呼吸，肯定地说：「还说什么证据。」铃木发出连斥责学生时都没有过的激昂语气。「这跟证据有什么关系？相信我就是了。要说证据的话，这世上也没有布莱安?琼斯曾是滚石乐团一员的证据啊！」

车内寂静无声。铃木哑然不语，惊愕着自己究竟说了什么，槿却放声大笑起来，这是铃木第一次看到他的笑容。「这答案不错。」

「什么？」

「姑且就相信你吧。」槿的话让铃木眼睛眨个不停，「真、真的吗？」就像看到以为永远不会停的豪雨瞬间停止一般吃惊。

「我很好奇你会怎么回答，没想到竟然是布莱安?琼斯。」

铃木想起亡妻，虽然无法把握目前的情形，不过你说的真的没错--的样子。

鲸

鲸开着休旅车，不时瞥一眼坐在副驾驶座的女人。尽管她的胸部与臀部丰满，身材肉感，却带着让人无法轻易接近的尖刺，和第一次看到她的印象相同：尽管白皙的肌肤让人感觉柔弱，却像缺了角的刀刃，让人不大舒服。

和刚上车时相比，女人显得放松了些。

「我告诉你推手的家怎么去。」她亲昵地对鲸说，很久以前我去过一次，应该找得到。啊，在下个十字路口右转。」

鲸移动到右车道，问道：「你们要找那个推手复仇吗？打算怎么做？」

天空和路面都呈深蓝色，两旁的路灯朦胧地散发光芒，几乎没有来车，但前方十字路口聚集了几盏车头灯，简直就像甲虫或蛾之类的昆虫。

「哦，那件事啊。」女人噘起嘴唇，慢吞吞地说。她沉着的态度只是假象，鲸看穿这一点，对方正努力掩饰自己的焦急与恐惧。她压抑着声音和颤抖的脚，打算伺机逃走。「我已经联络公司了，我们的人应该正赶过去。」

「去推手家吗？」

「是啊，打扰他们一家团聚的时光。」

「真残忍。」

「世上那有不残忍的事？人一出生就注定要死，光这件事就够残忍了。」

女人的手机发出刺耳的铃声，她迅速接起电话。「对，我正赶过去。」她说，斜睨了鲸一眼。「有位亲切的先生开车送我。应该不会花多少时间，我差不多要到国道了。」她匆促地说。「你们那里怎么样？那你们应该会先到吧。到了再打给我。」

鲸问挂断电话的女人：「是谁？」

「『千金』的人。我在『千金』里面地位算高的，对方算是我的手下吧。」

「有几个人会过去？」

「这跟你有关系吗？」

「不晓得。」当然大有关系。和推手对决时，其它观众必须回避，换句话说，抵逵推手家的第一件事就是除掉寺原的员工。「有多少人？」

「我没细问，不过有四、五辆车过去，大概有二十个人吧。」

「真多。」对手不过是一个小家庭，这人数简直是小题大作。

「人数多，对方才容易死心，觉得就算奋力抵抗也赢不了这么多人。不是吗？」

「应该不至于找些三脚猫的员工吧。」

「全是些身强力壮、粗暴冷血的家伙。公司应该也请了外头的人帮忙吧。」

鲸正想反问外头是指什么，突然想到难不成是指「发包给其它业者吗？」无聊--鲸打从心底这么想。悖离社会的无赖们竟然遵从发包承包、转包外包这种社会机制，令他觉得愚蠢至极，就跟反对阶级制度的革命家却建立阶级一样。

「推手先生大祸临头了。」女人事不关己地说。「他得在强敌环伺下保护家人。人那么多，总不能一个个推去撞电车。」

「妳们打算怎么对付推手？」

女人望着自已的指甲--这应该也是佯装镇定的动作之一--丰满的嘴唇蠕动着。

「带上车，一家人全带去总公司。」

「不会当場解决吗？」鲸估算，如果是这样就能在前往总公司的途中掳走推手。

这是对决。

田中的声音再次响起。

「只要对方不抵抗，应该不会开枪。毕竟--」

「毕竟？」

「最生气的是寺原啊。他不亲手毅、杀掉推手，不会罢休吧。」

「寺原在总公司等着儿子的仇人吗？」

「应该是。他现在一个人留在总公司，想必正兴奋地铺着塑胶布吧。」

「塑胶布？」

「血啊、粪便之类的要是沾了满地就麻烦了吧？拷问时，那些东西总是溅得到处都是。他现在应该在为拷问做准备。社长很喜款来这套。啊，在那个十字路口左转。」女人伸出手指，鲸听从指示，把休旅车开进狭窄的小路。对向突然有小型车驶来，鲸按了两下喇叭，两车就算迎面撞上也不奇怪，幸运的是双方平安擦身而过。

「真令人佩服的社长。」

「我想他今天应该格外起劲吧。不管怎么说，毕竟是杀子仇人嘛。」

「就算对方是女人或小孩吗？」

「我想应该会先干掉掉小鬼，接着把他太太也杀掉，让推手后悔莫及之后，再凌虐本人。等他供出委托人的名字，再让他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花样很多，时间也多的是。」

「原来如此。」鲸一面回答一面思考该怎么做才能不被打扰，与推手交手。

车子穿过狭窄的通道，号志正好转成绿灯，顺利驶入国道。鲸忽地在意起一件事，问道：「他真的是推手吗？」

「什么意思？」

「妳们要去找的人，真的是推手吗？」

「我们有人跟踪他。」

「确定是他吗？」

「不晓得。」女人满不在乎地歪了歪头。「是没有证据。」

「原来如此。」鲸猜八成是这样。

「就算我们搞错了，那一家人跟推手没关系好了。」

「有这个可能。」

「那又妨碍到谁了吗？」女人若无其事地说。

铃木

尽管槿嘴里说愿意相信铃木，他进入家门后仍没有要采取行动的迹象。他走上玄关，对说着「你回来了」的小堇「哦」地应声，指向铃木笑道：「他终于招认了。」

「招认？」小堇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心，凝视着羚木，「铃木先生，你招认了什么？」

问我招认了什么，我要怎么回答啊--困窘的铃木答道：「其实我不是家庭教师。」他压下羞耻心与罪恶感，简单解释。

小堇一脸遗憾地笑着说：「已经讲出来啦？」就像看着通俗的猜谜节目不服气地说：「怎么讲出答案啦？」

铃木跟在槿后面进入客厅，走向餐桌。

「我早就露出破绽了吗？」

「打一开始。」她说，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同情手法被拆穿的魔术师。「我玩得很开心。」

「不，先别管这些了。」铃木说道。现在可不是讨论这种事的时候。「事态紧急。」

「你刚才在电话里也这样说。」她笑容满面地说，看在心焦的铃木眼里甚至感到可憎。

「啊，大哥哥，你果然回来了。」客听传来健太郎的声音，更加深了铃木的焦虑。眼前这家人的悠哉态度让他说不出话来。可不是逍遥自在的时候了！他忍不住横眉竖目。健太郎在铃木跟前停下，语带自豪地仰头说道：「我早就知道大哥哥不是家庭教师了。」

铃木虽然羞得满脸通红，却为这个家中的平稳气氛感到慌张。「槿先生。」他叫唤。铃木气愤起来，为什么自己非得这么拚命不可?

才短短一天，你就把自己当成他们的爸爸啊--他感到亡妻正这么揶揄自己。「都是因为妳死了。」铃木在内心回答。

槿在餐桌椅坐下，像命令铃木坐下似地指着对面的位置。铃木虽然没有心情，但不照他的话做似乎就无法继续对话，便心不甘情不愿坐下。「快逃吧！你刚才说你相信我不是吗？」他探出身子。

「嗯。」槿点点头。「你说的是实话。」

「那样的话--」

健太郎跟孝次郎这时也来到餐桌旁。

「这个。」孝次郎用比平常更小声的声音说。他坐在椅子上，挺直上身把手机递到铃木眼前。「对不起。」

铃木慌忙接通手机。

「我擅自接了电话，对不起。」孝次郎低头道歉。

「啊，没关系。」铃木回答。虽然关系可大了，但是现在责备他也于事无补了。

「孝次郎没有错。」听到槿的声音，铃木抬起头来。「是我拜托他拿走你的手机。」

「为、为为……」因为太过混乱，铃木口吃地问。「为什么？」

「你不是家教这件事，我打一开始就知道了，但是我想要更多你的情报，才拜托了孝次郎。」槿沉着地说明。

铃木注意到时，小堇也在一旁坐下了，她的表情虽然柔和，铃木却有一种在餐桌上受到全家人指责的沉重心境。坐成这样，是在进行审判还是仪式吗？--他忍不住想这么问。

屋外忽然傅来车子驶进的声音，引擎声在平静的住宅区里回响着，而且不只一辆。铃木心跳加速。「槿先生，先逃再说吧！他们来了！」

「是啊。」尽管这么说，槿却没有起身。

「叫警察吧！」铃木想到，拉高了嗓门。「对了，总之先叫警察吧。槿先生或许不愿意，总比面临险境好吧。」铃木说完，想拨手机却发现电源没关，很显然地，电池没电了。偏偏在这种时候！铃木冲动地想把手机砸在地上。

铃木察觉「千金」员工逐渐近逼的气息；停在门前的车，闯进屋里的危险人物。尽管不可能，他彷佛听见脚步声，感觉到对方身上的热度。他们一定会被带到某个危险的偏僻处所。

只能引起骚动了--铃木想。现在只好把附近的居民也拖下水；大叫、制造噪音，视情况甚至放火。事情闹大的话，也许能吓跑「千金」的人。

还有，铃木想到也许可以从二楼沿着屋顶逃到邻家。

「我先联络警察，然后到二楼去吧，我们从屋顶逃走。」铃木环顾房间。「可以借一下电话吗？」他说，不待回答就走到客听。

他在室内踱步，两只脚害怕得不停发抖，一松懈可能就会瘫软在地，他的双腿抖得连刚出生的小鹿都看不下去。就算只有自己和孩子们逃出去也好，该怎么做呢？他的双手无意识地搓揉，这才发现戒指不见了。「咦？」他忍不住出声。掉到哪里去了？

啊，你弄丢了唷？耳边响起亡妻的指责。

「没有电话。」声音响起，他望向身后，槿站在客厅与饭厅之间耸了耸肩。「不好意思，这个家里没有电话。」

「没有……电话？」这句话让他陷入深深的绝望。

鲸

鲸驾驶的休旅车抵达住宅区时，女人又接到了电话。

「我们也快到了，没关系，你们先行动吧。」女人淡淡地下达指示。「小孩子也一起带上车。对，不要紧的啦，要是有邻居出来，就说是运送病人什么的，随便掰个理由就行了。对对，快去吧。」接着「啊，对了」地加了一句，「如果住家跟住家之间的距离很近，搞不好他们会从阳台或屋顶逃走，千万要注意。对对，后门也是。要所有人包围屋子，不许出差错。推手不是普通人，要是不好好警戒可会被反咬一口唷。」她用上司的口吻利落地下达命令，还仔细问清从社区入口到目的地的路线才挂断电话。她望向鲸，一脸满足地说：「总算要开始了。」

「要进屋了吗？」

「好像是。只把他们带走而已，我想事情马上就会结束。用人海战术包围对方，再用小孩要胁，做父母的大概都会乖乖就范。」

「妳们的员工不是也在吗？」

「你说铃木？他还会回去吗？我想他不至于蠢到那种地步，不过无所谓，反正他也干不出什么大事，就算不站在我们这一边也不碍事。」

「这样啊。」鲸只是有些介意。紧要关头时，那种干不出大事的人可能会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成为阻碍。

女人指示在下一个路口左转，说：「接下来直走到底就到了。」

这是一个平凡无奇的住宅区，外观相似的住宅并排着，道路笔直地延伸。鲸觉得换个角度看，这里简直就像牢房。他又想起十几岁时到处送报的经验。骑着脚踏车或机车，一个人在日出前的城镇奔波，周围一片漆黑，有种唯我独醒的错觉。黎明前的数小时被寂静所包围，让人有种解放感与优越感。

「在那里吗？」鲸说。隔着挡风玻璃看过去，数辆车子纵列停在前方约一百公尺处，紧挨着马路左侧的人家。车灯虽然熄了，还是依稀看得到车身。

「是啊。」女人点头。

鲸放慢车速，准备停车，同时思忖孩该如何处置推手。如果女人的话不假，寺原的部下不会当場杀害推手。

怎么办？要在哪里截人？鲸思考着，没多少时间了。

「没时间烦恼啦。」突然间，有人在一旁说道。

鲸连忙踩下煞车，轮胎发出摩擦声紧急停下。鲸和女人都向前扑倒，安全带陷到肉里。

「你干什么啊！」女人尖叫道。

「这女人好吵。」一个男人从后座探出脸来露齿说道，是应该已经死去的蝉。他从驾驶座旁探出头来，说：「被我揍的时候，明明乖得跟什么似的。怎么连鞋都没穿？」

「你……」鲸瞪着蝉，又望向女人。女人以为鲸在和自己说话，「干嘛？」地回应着。「你停在这里干嘛？撞到猫了吗？你不知道煞车要轻轻踩吗？你是在哪里学开车的啊？算了，反正就在前面，我在这里下车。」也许是察觉出鲸的神情有异，发现此刻是逃跑的好时机，女人伸手开门。「拜。」她慌慌张张地下车，似乎松了一口气。她关上车门，车内一阵摇晃。

「被她给逃了。」蝉啐了一口口水。不知不觉间，他坐到副驾驶座上。

鲸搞不懂眼前发生的状况。坐在那里的是蝉的亡灵没错，可是像上次一样自己没发生眩晕，而且照理说看到幻觉时应该看不见现实世界的人，然而副驾驶座的女人却还在。

「吓到了吧？跟平常不一样对吧？这就表示你的情况在恶化，也就是你逐渐习惯了这种状态，而且会愈来愈糟，就跟这个国家一样。总之，能再见到你真令人高兴。」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出现了。」鲸揉了一下眼角，冷冷地说。

「不快点去行吗？」蝉指着女人跑掉的方向。「还在这里磨蹭，你的宝贝推手会被人抓走唷。」蝉高兴地笑着。「会被人捷足先登唷。」

鲸不想听从蝉的指示，却还是解开安全带，走下驾驶座。他越过马路。

「我也想知道推手人在哪里。」蝉跟在一旁，手插在牛仔裤的后口袋，逍遥自在地走着。明明两人步伐不同，蝉却能紧跟在鲸身边。「我本来打算干掉他，好扬名立万。」

「死人安静一点。」

前方的车队纵向并排了四辆车，每一辆都是骨架厚重的进口车，像黑得发亮的昆虫，还有触角般的天线伸出。

几个穿西装的男人站在一栋像两颗正方形骰子重叠的建筑物前，从外观看与其说是住宅，更像设计公司。

「虽然对你很过意不去，」此时，蝉一副看好戏的口吻说。

「什么？」鲸问。

「推手不在这里。」

鲸讶异地看着蝉，但他像要卖关子似地看着众人。鲸快步走近，找到女人。

「混帐！」女人对着西装男子气得直跺脚。她看到鲸靠近，顿时退了一步，马上又装出不在乎的样子亲昵地埋怨着：「真是糟糕透顶。」

「怎么了？」

「都到这里来了，才说是搞错了，你相信吗？」女人抓着头歇斯底里地大叫。

鲸转向穿西装的男人。那人体格魁梧，面无表情，像只训练有素的军用犬。「不是这栋房子吗？」

「推手不在这里啦。」蝉的亡灵在他的耳边笑道。「棒透了。」他说。

对方好像误认也是『千金』的干部，老实地回答：「是的，里面没有任何人。这里不是住家，好像是间公司。」

「公司？」鲸问，女人露出讽刺般的笑容：「听说是家小事务所，里面全是昆虫贴纸。」

「昆虫？」

「是的。」西装男子进一步说明。「我们硬闯进去，却只发现贴纸和昆虫的饲育用具而已。」

「那个死小鬼，到底跟我说了哪里的地址！」女人狼狈地尖声叫唤，接着开始咬起指甲。

鲸望着标示在建筑物门柱上的地址，「东京都文京区辻冈三丁目二番三号」。

「很赞吧？」蝉一个劲儿地放声大笑，鲸默默地注视着他，接着听见笑够了的蝉这么说：「放心，你还有机会唷。」

铃木

「这里没有电话。」槿回答，接着更说出「这里不是我家」这种出入意表的话。铃木哑然失声，好不容易开口说了一句「啥？」这种可笑回答。

铃木坐在餐桌椅上张口结舌，他正面坐着槿，旁边坐着小堇，而健太郎跟孝次郎则坐在两旁的椅子上。

这算哪们子恶作剧？铃木脑中乱成一片，茫然失措，总算勉强抚平心情，努力想厘清这团混乱的迷雾。脑袋在空转，有种松鼠在转轮上奔跑，发出喀答喀答空虚声响般的心情。

「你口中的危险分子看来是不会来了。」槿倾听屋外的动静后，用一种不像揶揄也非玩笑，而是接近怜悯的声音说。

刚才虽然听到车声，来人却完全没有接近这栋屋子的迹象，也没有停在门前的进口车或危险分子的脚步声。寂静无声的住宅区，像是在嘲笑手足无措的铃木。

「好像是呢。」铃木回答。虽然对自己的大惊小怪感到难为情，眼前自己置身的状况更令他困惑。他困窘到了极点，「这些事不重要……」

「你刚才还为了这些『不重要』的事而惊慌失措呢。」槿指谪道。

「大哥哥的表情好严肃。」健太郎用食指指了他几下。「好好笑。」孝次郎悄声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投降了，实际上铃木真的举起了双手。我承认我输了，我知道自己的愚蠢了，所以请把我从困惑的深渊里拉出来吧。「孝次郎不是告诉对方住址了吗？」

「他说的是其它地方的地址。」槿回答。孝次郎缩着下巴点头。

「其它地方？」

「我要他拿走你的手机，也交代他如果有人问他在哪里，就随便说个地址。」

「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下指示的？」

「昨天。」

「昨天？」铃木拉大嗓们反问。「那不是在我出现之前吗？」铃木拜访这个家，是在今天的白天。

「你昨天也来过了。」槿笔直地注视铃木，铃木又陷入一种望着湖面的错觉。「你跟踪我来到这个家。不是吗？」

「哦，那件事。」铃木点头，他想不到隐瞒的理由。「没错，我的确跟踪你。寺原的长男发生了车祸，然后--」

「你跟总我到这里，原本以为你会当场攻击我，但你并没有。」

「如果我那么做，你会怎么办？」

「不晓得。」槿看起来不像装傻，「我推测你应该会再度来访，就和他们商量了。」

「商量？什么意思？」

「商量你来的时候要如何对付，还有怎么处置。」

「什么？」

「我们想确定你扮演的角色？你是来杀我的吗？还是只是来侦察的员工？又或者是被卷入的普通人？」

「所以你们接受了我自称家庭教师的说词？」铃木觉得眼前一片白雾，餐桌四周笼罩着浓雾，对话内容以及槿诉说的真相都只能模糊地掌握大略而已。不管怎么样挥手，雾都不肯散去。

「是啊，我们相信你说的话。」

「正确地说，是假装相信吧。」

「可是，和你一起踢足球真的很好玩唷。」健太郎像要安慰失魂落魄的铃木，低声说道。

「你们究竟想做什么？」

「其实，」开口的是小堇，「我们原本想多知道一些铃木先生的事，看看能不能趁机接近寺原。」

铃木没想到会从小堇口中听到寺原的名字。他想，推手的妻子果然也熟谙这个危险世界吗？「你说的寺原，是那个寺原社长吗？」

「不是有家叫『芙洛莱茵』的公司吗？」槿不甚开心地说。「『千金』。」

「这是怎么一回事？」铃木单刀直入询问。「小堇夫人，还有健太郎跟孝次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知是出于对铃木的同请或内疚，槿微微地蹙了一下眉头，没有夸大的前言，也没露出装模作样的表情，说：「他们不是我的家人。」

我认输了--半晌说不出话来。这次他真的再也说不出话来了。铃木的嘴一张一阖地翕动，却想不出可以说的话。

「她们是我的雇主。」槿淡淡地接着说，「你听说过『剧团』吗？」

铃木点点头，他记得比与子曾跟他提过。

「她是那个团体的一员，详情我并不清楚，他们也是成员之一。」槿看着健太郎与孝次郎，他的视线不像父亲在注视儿子们，而是更不同的，是望着同伴或同志--正确地说，是望着雇主的眼神。

「我们一直跟寺原的公司合作，不过最近发生了一些纠纷。」小堇像女大学生抱怨男朋友似地皱着眉头，口气严肃。「我们假想要解决这件事，决定委托他。我们虽然会演戏，在杀人方面却是门外汉。」

听到「杀人」这字眼从她口中说出，铃木差点尖叫出声。

「只是，寺原的公司很大。」槿面无表情地说，「非常大。」

「嗯。」铃木分不清是痉挛还是认同地点着头，「很大，很恶劣。」

「而且凶暴，对吧？所以我们担心如果寺原的儿子死了，会造成什么后果。我们不认为那个公司会默默隐忍，或许会因为我推了一个

人，而掀起一场风暴，会波及无辜，有人可能因此被迁怒遭到池鱼之殃。」

「有可能。」铃木陷入朦胧，想起比与子的话。儿子被杀陷入震怒的寺原，只要手上握有权势、机会，准备妥当，甚至可能在盛怒之下向别国发动战争。

「所以，我刻意让人跟踪。」

「跟踪你？」

「人如果走投无路，是会爆发的，只要留下一条活路就行了。只要留下线索，人就会拚命循线追来。我们估计在追查我的所在时，寺原应该不会节外生枝。」

铃木发现到自己的角色，差点掩住脸。「那就是我吗？」

「别人也无妨。我们预计会有人追来，就把那人诱导到这个城镇，这个家来。这个原本是间空屋，是为了这次的任务租的。」

「是我们准备的。」小堇说，「我们」指的是剧团吧。「这间屋子连家具一起出租。」

「然后呢？」尽管觉得已经没有往下听的必要，铃木还是问道。

「她跟他们，」槿依序看向小堇和健太郎、孝次郎，「伪装成我的家人。」

「为了嘲弄我？」明知不是这样，铃木还是自嘲地问。

怎么会有这种事，他听得目瞪口呆。「你啊，」他看见亡妻强忍笑意指着自己，「你啊，把他们当成家人，结果人家根本是伪装出来的一家人嘛。」她笑着。「你就是性子急，又太一厢情愿了。」

「我们并没有嘲弄你的意思。」槿静静地说，小堇接过他的话继续说：「不只是寺原长男，我们也想收拾掉社长。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

你们连社长都想杀吗？铃木以为自己只在心里这么想，却在无意识下说出口了。「我们的目标是长男，可是那间公司本身我们也看不顺眼。如果能够除掉社长，对我们也有利，才想利用这个机会。」小堇回答。「所以，我们才想观察跟踪而来的铃木先生。」

「也就是利用了我，是吧？」

「说利用就太让人过意不去了。」槿耸耸肩，「我们是想活用你。」

「还不是一样？」铃木一脸快哭出来的表情，逗得小堇跟健太郎哈哈大笑。

自己不是坐在观众席上，而是一个人站在舞台上，铃木觉得丢脸极了。他红着脸低下头，调匀呼吸，凝视桌上的刮痕，默默地整理思绪，却不顺利。他再一次注视对面的槿。

那张脸上透明的静谧表情，像是未曾有人踏入的雪原和一点一滴融化它的阳光。一张冷漠无情的脸，不知为何却带有一丝暖意。真是不可思议--铃木由衷地想。

「可是，」他开口，他还有疑问。「为什么计划中止了？你们放弃杀死寺原了吗？」为何事到如今要告诉我真相？因为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吗？」

「既然你知道了秘密，就不能让你活着。」槿低声说。

铃木觉得好像有一只冰冷的手抚过脖子，难道他们已经决定要杀了我吗?

「骗你的。」槿若无其事地扬起眉毛。如果这是笑话，真的没有比这更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了，铃木甚至有些动怒。「不是放弃。是因为寺原社长好像死了。」槿接着说。

「咦？」虽然已经惊讶连连，铃木还是不由得惊叫出声。「什、什么时候？」

「刚才。」小堇回答，她望着槿的侧脸，「我们的人联络我们，说寺原死了。应该是被杀死的。」

「被、被谁？」

「不晓得。」小堇不像在说谎。「目前还不知道。」

「什么……」

「回程时，她不是打电话来了吗？」槿望向小堇。「那时她通知了我这件事，所以我们再也没有利用你的必要。」

「请说是活用。」铃木勉强这么回嘴。

「其实，我们原本不打算告诉你事情原委，反正也不是什么值得特地说明的事。原本想把你载到某处，道别后让你回去，就结束这一切。」

「那为什么决定要告诉我真相？」

「因为想这么做。你看起来不像坏人。」

「对，不像坏人。」小堇同意，健太郎也露齿笑道：「看起来像个滥好人。」

「而且布莱安?琼斯这个答案颇令人愉快。」槿笑也不笑地说。

铃木恍如在梦中地前往玄关，这一切全没了真实感。总之，他想要回去。

该回去哪里？公寓平安无事吗？商务旅馆有空房吗？杂七杂八的问题同时浮现。总之得回去，只有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

「这是今天第二次送铃木先生了呢。」小堇对着站在玄关水泥地的铃木说，健太郎与孝次郎也并肩站在一起。不晓得是不是自己多心，他们的表情看起来有些惆怅，至于这是「剧团」培养出来的礼貌性演技，还是他们真的感到寂寞，疑神疑鬼的铃木无法判断。

「大哥哥要回去了吗？」健太郎说。

「嗯。」铃木边点头边说。「不过这里也不是你家呀。」我也只能回去了。

「是这样没错啦……」健太郎看起来很消沉，一旁的孝次郎牵着健太郎的手，小声说：「你要回去啰？」仔细一看，他们两人长得很像，眉毛粗细和耳朵形状如出一辙，或许他们真的有血缘关系--铃木想。

事到如今，铃木才对他们小小年纪就加入「剧团」一事感到震惊。他们至今为止的人生想必与一般人迥然不同、或说是异常或异样、不幸或苦难--总之难说是过着寻常人生吧。铃木愕然。他们的父母呢？连学校也没去吗？他想起踢足球时的健太郎，他那高兴的模样或许不是演技，而是发自内心的。

你在学校也踢足球吗？当铃木这么问他时，健太郎的反应有些落寞。「嗯，差不多。」他无精打采地点头。

明明不知道情况，同情个什么劲儿？亡妻的声音响起。你太一厢情愿了。没错--铃木心想，但是与两兄弟面对面当下，他能想象他们所走的路有多险恶与艰辛，铃木几乎瘫坐在地。你们两个真了不起--他打从心底这么想。

孝次郎站到铃木面前，伸出右手。

铃木讶异得弯下身把脸凑过去，孝次郎用他一贯的窃窃私语声，说：「这个给你。」

「咦？」铃木看见他的右手握着一张贴纸。铃木战战兢兢、不好意思地接过贴纸，凑近一看，上面有一只美丽的紫色天牛。「我可以收下吗」他问道，孝次郎用力点头。

铃木仔细端详那张贴纸，感觉弥足珍贵。「这很稀少吧？」他说，「我真的可以收下吗？」

孝次郎眼神认真地摇了摇头，「不是，那是重复的，我最多的一张。」

「我想也是。」比起失望，铃木忍不住想笑。

「我送你吧。」槿说。

「不，不用了。」铃木伸出左手，挥舞着。坐上你的车，好像又会发生什么怪事--他正想这么说，左手手指却映入眼廉。啊啊……他沮丧地垂下头来。

「怎么了？」小堇问。

「还是请你送我好了。」铃木低下头。「我想去找戒指。」

「戒指？」

「我得去找才行。」

了不起，亡妻在耳边拍手。「我还以为你忘了呢。」--铃木总觉得她会这么说。

为了妳，我很努力吧?

鲸

鲸面对站在一旁的蝉--正确地说是蝉的亡灵，问：「还有机会是什么意思？」

「有啊。机会很大唷，很、大。」

「在哪里？」鲸已经无法把蝉当成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人，蝉的轮廓甚至比一旁的电线杆还要清晰。

「刚才的地方啊。」

「刚才的地方是指哪里？」

「就是我被你干掉的地方啊。」就像约翰?蓝侬死于达科塔大厦，织田信长死于本能寺，我就死在那片杉林里。」蝉像是难为情地搔搔头。「去那里吧。」

「回去做什么？」

「我倒下的地方有一枚戒指，是那个叫铃木的员工的。我拿走他的戒指，它就掉在哪里。」

这么一说，鲸想起来了。在杉林遭到枪杀的蝉胸口出血，呼吸不规则，而他一直喃喃说着分不清是呓语还是疯话，听起来也像在跟鲸背后的亡灵对话。那时，他的确提到了戒指。

「铃木会去找戒指。」

「为什么你认为他会去那片杉林？」

「虽然不晓得是不是在杉林，但铃木应该猜想得到戒指掉在那一带。反正不是在车里就是大楼里，铃木一定会去的。」

尽管不是真的把蝉的话当一回事，鲸还是觉得值得一试，眼前反正没有其它方法。

周围开始喧脑起来，成群结队聚集在住宅区的进口车当然是原因之一，主要还是因为发疯似地大吼大叫的女人。有几户人家探出头来。穿着西装的「千金」员工们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备感狼狈。

这里已经和鲸无关了。既然推手不在这里，女人、「千金」和住宅区都与他无关。他掉头走回休旅车。

「等一下，是公司打来的电话。」鲸听见女人紧握着手机嚷嚷，「要是社长打来的话，我要怎么解释才好啊？」她完全失去冷静喋喋不休。

真难看，鲸想。他看着女人接电话，心想这女人露馅了，就算佯装老练的恶棍，一旦发生事情却是这副德行。

「你说什么！」不一会儿，女人大声叫唤，频频质问电话另一头的人。她不断提出问题，反复确认。听不出谈话内容，只听到最后她说：「怎么会这样？那些家伙是何方神圣啊？」

发生了什么事吗？周围的西装男子们逼问讲电话的女人。鲸也移动脚步缓缓接近她。

「社长死了。」虽然不至于陷入茫然，女人的脸上明显流露出失望与疲惫，脸色发青，苍白的肌肤浮现蓝色的血管。

咻，蝉的亡灵吹了声口哨。「寺原死啦？这下好了。」

「社长怎么会死呢？」听到旁人的问话，女人摇摇晃晃地摆动身体，呢喃着：「被杀死了，说是被人毒死了，有人下毒……」她像是念着咒语，像在梦魇里呻吟般反复说着。「说是在总公司喝了毒茶，死了。」

「谁干的？」鲸不知不觉中站到女人面前询问她。路灯照耀下，他看见自己的影子细长地投射在马路上。「是谁下的毒？」

「那个啊，」女人仰着头像是对着夜空说话，她旋转着身体，像要三百六十度环顾四周一样。「我们监禁的那两个人也不见了，那对年轻男女，本来打算让铃木杀死的那雨个人。」

鲸听不懂女人的说明，其它部下也是一头雾水，身穿西装、身形魁梧的男人们纷纷露出走投无路的表情。

尽管如此，女人依然伸展双手，就像歌剧女伶般优雅地旋转，心神狂乱。「那两个叫什么黄什么黑的男女啊，他们杀掉社长了。难道那两个人打从一开始就计画好了，才接近我们？」她一边哀叹，手舞足蹈，像是逐渐失去理智。

「黄与黑？」蝉的亡灵轻快地在鲸的耳边说：「该不会是虎头蜂吧？虎头蜂的花色就是黄黑条纹吧？那种诡异的配色。」

「虎头蜂。」鲸也出声说道。这么说来，以前曾听说过有职业杀手是靠下毒来杀人的。

「是谁委托虎头蜂的？」鲸问蝉。虽然觉得向自己创造出来的亡灵询问自己不知道的事很愚蠢，却还是忍不住问了。

「不晓得哪。不过，大家都想要寺原的命吧，这是确定的。」蝉飘然说道。「别管这些家伙了，快走吧。去埋伏铃木，然后跟推手对决。」

鲸转过身，走过马路。自己在路灯照射下投射出来的影子重叠在砖墙上。回到休旅车打开车门时，蝉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是对决。」鲸回过神时，话语已脱口而出。

铃木

在槿的车内两人几乎没有对话，尽管有说不完的话想说，却不知从何说起，心情复杂。

铃木坐在副驾驶座望着车窗外的夜景，这已经是今天第二次前往品川了，但可能是因为天黑了，感觉就像奔驶在陌生的土地上，只看得见对向车道的车灯。白光渗入阴暗的车窗，像线一般延伸出去，由于看不见车体，车灯仿佛亡灵般来来往往。

脑袋重重点了一下，铃木发现自己差点睡着了。

「不要紧吧？」他听见槿的声音，铃木回答不要紧，觉得头很重，发疼。或许是比与子他们下的药效力还在，脑袋充塞着钝痛与睡意。

「你为什么会在寺原的公司工作？」

一开始铃木无法对槿的问题做出回应，径自沉默。槿再一次提出疑问。

「我对那家公司所知不多，但是你看起来不像是会在那种地方工作的人。」

「其实，」铃木说到一半，又含糊其词。其时我的妻子被寺原长男以好玩心态杀害，我为了复仇，潜入这家公司。感觉很幼稚对吧？

可是我是认真的。我舍弃了平凡生活，决定在「千金」工作--只要一开口，话语似乎会在一瞬间抑制不住地倾泻而出，所以铃木暂时保持沉默。风一吹，四散地面的纸片阵阵扬起，铃木的心就像纸片一般浮躁不安。总算停下来了吗？才刚喘一口气，风又立刻吹起，激起兴奋的波涛。他保持沉默，静静地等待风停。但是四周太过宁静，这次他又开始想睡，真是棘手的状态。

可能是察觉了铃木的心情，槿没有继续追问。

「我想要复仇。」铃木的声音平静得令自己满意。

「向寺原吗？」

「向他的长子。我想为自己复仇。这么说虽然自私，但是其它人会有什么下场我都不在乎，所以我虽然察觉那间公司卖的是非法药物，也要自己不在意。」

「真是自私呢。」

「不过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对于贩卖非法药物一事，铃木并没有怀抱太大的罪恶感。直到那黄黑二人组被带到车上，比与子命令自己枪杀他们的时候，他第一次感到恐惧。对了，那两个年轻人怎么样了呢？铃木有些担心。那个貌似自己学生的年轻人被平安释放了吗？要是寺原真的死了，「千金」八成会陷入混乱，希望他们能趁乱逃跑。老师，谢谢你没有抛弃我--铃木并不期待对方这样感谢自己，只是有些挂心。

铃木坐在座位上，视线追着黑色的夜景。前面，后面，又从前面看到后面地视线追着景物。「槿先生，白天你提过蝗虫的事，那是真的吗？」说完后，铃木想到那不过是今天发生的事，惊讶不已，总觉得那已经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这在十年前听到的教授的话，记忆反倒更加鲜明。

「蝗虫？」

「数量增加过多，让大家都成了凶暴的褐色飞蝗。槿先生是这么说的。」

「你不认为吗？」

「塞车的景象总是让人烦躁。」

「人太多了。」

「所以你才会做这一行吗？」也许是药物引起的头痛和睡意削减了铃木对推手的畏惧，让他能说出自己的想法。「所以你才会推人，杀死他们吗？」

「这个国家一年有数千人死于车祸。」槿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提出数据。

「好像是吧。」

「就算是恐怖分子也不会杀害那么多人。没有恐怖分子曾杀过一万个人，对吧？如果包括伤者，车祸的被害者人数更是骇人。」

「嗯。」

「然而，有意思的是，却没有人提出不要开车的建议。这样一来，人命根本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方不方便。比起生命，方便更重要。」

「槿先生虽然这么说，自己不也开车吗？」

「是啊。」

「车子感觉就像飞蝗伸展的翅膀呢。」

「或许是吧。」

这段对话说不上是契合还是牛头不对马嘴。铃木不觉得彼此意气相投，两人之间也并非因此产生特别的羁绊，不过这段绝非为了填补沉默的对话令人感觉惬意。

「对了，」车子在十字路口停下时，铃木突然想到。「我再也见不到小堇小姐跟健太郎他们了吧？」

「应该是。他们应该已经离开那栋屋子了，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吧，我和他们只是偶然一起合作罢了。我的工作一向独来独往。」

「这样啊。」

「你该不会是想说寂寞吧？」槿并非嘲弄，而是淡淡地说。

老实说，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可是真的很寂寞--铃木想回答，却因为羞耻说不出口。天真的以为他们是真正的一家人，甚至一厢情愿地萌生同伴意识，这令他羞耻到了极点。

灯号转绿，槿踩下油门，开始加速的轿车顺畅地行进。经过品川车站，静静驶入阴暗的道路。入夜以后，路上车很少，铃木觉得从昨日以来这奇妙的雨天总算落幕了。

「虽然现在问有些太迟了，」就在铃木被带去的大楼影子倏地浮现在左手边时，槿望着前方开口了。「你的戒指真的掉在那里吗？」听起来也像在问：有必要特地到这种地方来找吗?

「我觉得是在这里弄丢的。不是在车里，就是在大楼里。」

「你不觉得回到这里很危险吗？」

「我没想那么多。」铃木老实回答之后，脸红了。「我只想着，一定得来一趟。」

鲸

杉林宛如拥抱了夜的漆黑，一走进去黑暗的空气瞬间包围全身。鲸觉得每踏出一步，自己的身体就被染得漆黑，再踏出一步，觉得影子正舔舐着自己。

林中每一棵树，都在夜里屏息观察自己。

蝉的亡灵再也没出现，也没出现其它的亡灵。树林像冻结似地寂静无声，比起寂静，寒意更加刺骨。

蝉的尸体倒卧在地面，完全没有移动半分。空无一人的树林深处倒卧着不为人知的尸体，而尸体令人惊奇地完全融入景色之中，既不阴暗也不唐突，自然地与景色合而为一，就像落在树林里的树枝、昆虫尸体、杉叶和鸟粪。

鲸俯视尸体。明明没有任何照明，却能看清楚蝉的侧脸，甚至是他脸颊上的胎毛。他还张着眼，如果就这样放着不管，迟早鸟儿会在上面啄食皮肉、昆虫会在上面产卵，

或是偶然飞来的植物种子会进入耳朵或眼睛，开出花朵。蝉的尸体双手朝前伸出，右肘弯折着，食指自手中突出。

简直像在指示方向--鲸想着，他在手指前方看到了戒指，戒指没有反光，但他立刻就找到一半没入土中的戒指。鲸捡起它，他觉得蝉真是热心，这么亲切地指点他戒指的所在。

鲸拍掉戒指上的泥土。他不敢保证铃木真的会回到这里，听从亡灵的建议连他自己都不觉得这是正常人会有的行动，但是他别无选择。鲸靠在树皮皲裂的杉树，闭上眼睛。他竖起耳朵，感觉冰冷的空气，听着自己的呼吸。

他决定暂时离开杉林，走着走着把手伸进外套内袋，一触摸到皱巴巴的文库本，一种安心的感觉在胸口扩散。

他离开树林。眼前是单侧二线道的马路，与它的宽幅不成比例，没什么车子通过。他望向对面的大楼，发现五楼亮着灯，鲸感到惊讶。

是寺原公司的员工在工作吗？或者是夜间打扫的人？鲸移动到路灯正下方，靠在灯柱上。在形似巨大山蕨的高耸路灯下，他打开文库本，要平复心情，这是最有效的。

此时，大楼的灯熄了。原本五楼亮着的萤光灯就像大楼闭上眼皮般「啪」地熄掉了。

鲸在文库本里挟上书签，关上书页放回口袋。他离开灯柱，目不转睛地凝视大楼出口，等待有人走出来。应该会有人出来--他想，然

后期待那是自己期盼已久的人。

鲸不晓得自己等了多久，他没看手表确认，不清楚是数分钟还是数十分钟。

马路对面，一个男人从正们走了出来。这一瞬间，鲸听见「他来了」的声音。一开始鲸以为说话的是蝉，但那又不像是一个人发出的声音，好像有数人异口同声，不是大叫或怒吼，而是小声地提醒着鲸：「他来了。」

死不瞑目的政客秘书、被外遇对象背叛的女人、混淆了正义感与自我满足的新闻主播、被栽脏的议员、被父母舍弃的谦虚年轻人、误对政客女儿出手的黑道分子，还有辛勤地操持杀手经纪业的螳螂脸男人--这些人从鲸的里里外外，一口气同时发声。「他来了。」魄力十足的呢喃声。

从大楼现身的男子身影逐渐显露出来，是个清瘦的男子，年龄约莫二、三十岁吧，是铃木。「你说的没错。」鲸对着不可能在埸的蝉道谢。铃木来了。鲸离开路灯，往左走去。他站在铃木对面，两人之间隔着马路。

这是对决。

他听见田中的声音。没错--鲸点头。我必须和那人对决才行，不过他又想：「那个人又不是推手本人，我有必要跟他对决吗？」但这个想法立刻被其它声音盖过。「谁

又能断言那个男人不是推手呢？」

鲸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但是这个讯息足以说服鲸，那个年轻男子可能是推手。当然，他的确很有可能是推手。快结束了--他无意识地呢喃--这是最后的对决，是清算的终结。

鲸隔着马路，与铃木面对面。由于路灯照耀，朦胧之间还是看得间铃木的表情。铃木看到鲸了，刚开始他只是茫然地望着鲸，但是很快就瞪大了眼睛，恐惧与困惑掠过他的脸。

鲸踏出一步，胸口那种开了空洞般的疼痛消失了，他知道，自己已经从那种剧痛中解脱了，也不再头痛了。明明身体没被锁链绑住，也没有背负石块，鲸却深深感觉自己重获自由了。踏出下一步时，一个句子掠过脑袋，是口袋里文库本中的句子。

「如果我是出于饥饿、只是因为这样的理由而杀人的话，」

鲸记忆中，拉斯柯尼科夫这时停顿了一下，然后这么说了：

「若是那样的话，我现在应该是幸福的！」

不对。鲸反驳，不是出于饥饿。根本不需要理由。为了清算，我要杀掉铃木，然后获得幸福。他怀着一种未曾有过的畅快心情，踏出脚步。

铃木

铃木在抵达大楼前先下了车，现在还不确定寺原已死的情报是否正确，小心起见，他决定从一百公尺远的地方走过去。「你打算怎么从这里回去？」槿问。「总会有办法的。」铃木回答。最后两人在这里分手，没有话别，也没有举手致意，各自离开。

铃木慢慢走近大楼，发现大楼完全没有人的气息。他先寻找比与子他们开来的厢型车，但是没找到。他想车子也许是停在大楼周围的马路上，但是绕了一圈都没发现。

接着，他进入大楼，虽然没上锁，但自动门没有反应，铃木用蛮力撬开了们。电灯关着，里面漆黑一片，铃木摸黑前进，果然没有人。搭乘电梯前往五楼期间，他一点也不觉得恐怖，必须找到戒指的使命感强烈得让他忘了害怕。

铃木在五楼打开电灯，趴在地面仔细审视自己待过的地带。他四肢着地匍匐在宽阔的楼层，凝神细看。虽然可能性不高，他连通道及紧急逃生梯都查看了，结果只是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没有找到戒指。他想起戒指最有可能掉落的位置--在被蝉搀扶着前往电梯的通路间--来回寻找，却一无所获。头痛慢慢加剧，眼皮也愈来愈重，好想

睡--他气势怯弱起来，转念间立刻要自己振作。尽管不知道戒指在哪里，至少知道睡着

了就不能找戒指了。

如果不在大楼里，那会在大楼前的人行道上吗？铃木前往一楼。

穿过大楼正门时，铃木突然感到一股异样的压迫感，像一团压缩过的空气迎面扑来。

一开始他以为是正前方那片异常阴森的杉林诡谲的气氛所致，但是很快地就察觉并非如此。

对面反向车道的人行道上、铃木正对面，站着一个男人。对方就像一棵巨木，他背对着犹如巨大眼窝般的深邃杉林，像棵树般耸立着。

是那个带走蝉的巨汉，铃木过了一会儿才察觉。

数小时前，打开休旅车驾驶座车门，把蝉拖出车的那个男人。

他一直待在那片杉林里吗？--铃木纳闷。带着蝉消失在森林深处后，那个巨漠待在那片树林里做什么？没看见蝉。铃木甚至怀疑巨汉是树林的一部分，或许他扮演着树林的触手手，负责到树林外掳来蝉或虫子。

男人踏出马路。他是森林的化身，森林的使者。

铃木被那股压迫感吓得全身僵直，动弹不得，无法移动脚步，无法转过身去，甚至连眨眼都不能随心所欲。他是在什么时候、从哪里出现的？简直像路上的影子突然站了起来。

男人往前踏出一步。他的脸有一半藏在阴影里，以致看不清表情。此时，一个低沉的声音在铃木耳边响起，那分不清是人声、风声是自己的衣物磨擦声。「每个人都想死。」他听见这句话。

男人进一步逼近的同时，铃木感到胸口变得沉重，像被压上填满沙子的布袋沉甸甸的。顿时，阴郁的情感窜遍全身，连呼吸都无法随

心所欲，再怎么吐气，胸口都无法舒坦。这种痛苦，与先前的药物后遗症明显不同。

是逐渐靠近的巨汉散发出的气息引起的吗？铃木想着，意识渐渐变得朦胧。

一股漆黑的忧郁在铃木体内扩散开来。

替「千金」工作的记忆映在脑中。铃木在路上搭讪路过的女性，叫住刚从乡下地方来到都市、打扮突兀的女性。她面露不安，带着腼腆的表情，随他到咖啡听去。她全身散发出对都市的憧憬和对新生活的期待。铃木打开小册子，取出试用品的粉末，向她推销。她想要确认钱包里的数目，铃木便大优待似地说「用过再付款就行了」露出虚伪的笑容。她高兴地带着申请书回去了。过了两星期，铃木在同一条商店街看兄那个女人，她之前那种淳朴的笑容消失了，眼圈泛黑，被风月埸所的招募人员拉住，脚步危危颤颤，毫无生气。难道自己推销的商品会危害健康--可能是有成瘾性的毒品，而它侵蚀了她?

铃木很快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不可能短短两个星期就出现影响，她看起来如此憔悴，恐怕是被都市的毒气侵蚀了，和自己无关。铃木这么说服自己，然后继续叫住路过的女性。

为了替妻子报仇，这是无可奈何的。明明没人责备自己，他却开始自我开脱。我必须在这间公司工作，获取信任，才能接近寺原长男。

不觉得自私吗？非难的，也是自己的声音。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成为诈骗公司的职员参與恶行，也可以毫不在乎吗?

没错，铃木回答。这无关善恶，而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只要能为妻子复仇，一切都无所谓。

铃木和自己辩白，拚命点头。豁出去算是犯罪吗？从胸口到喉咙，徒头脑到内脏，黑暗的烟雾扩散开来。

这时，一个刺耳的声音响起。「结果你根本没帮妻子报仇嘛。」屈辱的指谪响起，虽然不晓得是谁说的，但绝对是封铃木的冷嘲热

讽。听起来刺耳，但没有错，根本是一语道破。

铃木觉得眼前覆上一片暗幕，没有浓淡的漆黑布幕笼罩了自己，就像风吹过空洞一样，空虚的声音在体内回响。

他不知不觉踏出了马路，看见马路右边远远出现微弱的灯光，两道车头灯照照了过来，逐减靠近。来得正好，真是幸运。铃木一步、两步地走下马路。得快点跳出马路才行，他愈来愈焦急。得快点死才行。

难道亡妻也有相同的感觉吗？--铃木这么想。寺原长男等人粗暴地开车撞上来的时候，或许她也期望着死亡。铃木突然遭么觉得，或许这才是真相，他如此确信。她敏感地察觉这个世界充满绝望、悲惨，就像现在的我一样，只想就此死去。一定是这样的，我也应该追随她去才是。

铃木带着一种做梦般的心情，靠近逐渐逼近的车灯，来车是一辆小货车，渐渐看见像凶猛山猪的车头了。

得跳过去才行，铃木叮嘱自己，他想亡妻一定也会为自己高兴。他踏出右脚，想再跨前一步，再差一步就要撞到车子了，快成功了：妻子当时一定也感到如此安心吧。正当铃木这么想，打算行动时，一个声音傅来。

「不要擅自决定好不好？」

这不是真正发出的声音：亡妻彷佛依偎着铃木，把嘴唇凑近铃木的脸，发出她一贯的甜美笑声，说：「为什么我非得想死不可啊？」

铃木赫然一惊，停下脚步。小货车在眼前擦身而过，千钧一髮地避开了冲撞，铃木完全听不见引擎声和轮胎摩擦马路的声音。

就在下一瞬间，他看见了。

应该站在对向车站的巨汉，往前扑倒似地跌在马路上。他伸出修长的右手，倒在地上。

–

「啊！」

小货车撞上了巨汉。煞车声、男人身体被压碎的声音、车体的倾轧声與司机的怒骂声，这些铃木完全听不见。他只是失魂落魄地呆呆站着。粉碎的车头灯、凹陷的引擎盖、扭曲的男人手臂與他被辗过的上半身；这些影像都像用慢动作呈现。

小货车向左滑行了数十公尺后，斜向停了下来。

这一刻，铃木只能茫然站立，过了一会儿，他的脚能动了，走近被撞的男人。

地上有一本文库本，没有封面，看起来常被翻阅。铃木想捡起书，却发现戒指就在一旁。铃木立刻捻起，凑近细看。原来戒指是滚到这边来了。

「喏，这不是找到了吗？」亡妻的声音响起。

铃木左右转着头，忍不住寻找槿的身影。漆黑的杉林，欲雷又止地摆动着枝斡。铃木看着不知是血液还是汽油的液体伸展在寂静无声的夜晚道路上，觉得就要当埸倒下。疲惫與安心感同时覆上全身，他的膝盖顿时瘫软。咦？这么想的同时，人已经瘫倒在柏油路上了，脑袋感到一股顿时变重的压迫感，脸部的肌肉垮下，眼皮闭了起来。夜空的蓝與杉林的黑混合在一起，融入马路无机质的灰--这么想的同时，脑袋也染上了那个颜色。好困。

铃木

铃木在饭店的餐听--广岛饭店的最顶楼--面对着盘子，柔和的朝阳倾注窗边，他坐在那里嚼着叉子上的油炸料理，把食物用力咬碎，塞进喉咙。

「您吃的真多呢。」

听到声音，铃木抬起头来，一名瘦削的中年男子站在他的桌边，是个陌生人，可能是刚好经过感到在意才出声搭讪吧，从他的语气听不出是赞赏或轻蔑。「食欲真旺盛。果然还年轻哪。」

「那是因为，」铃木脸颊肌肉放松，露出微笑。「自助餐是一对一决胜负啊。」

「什么意思？」男人嘴角皱纹加深，露出苦笑。

「是跟每一道料理的封决呀。拿着盘子，面对每一道料理，问说：『这个吃得下吗？还是吃不下？』」

「同谁？」

「问自己呀。如果吃得下就拿，就算整体分量因此变多，也根本不重要。」

「不，这很重要吧？」中年男子露出参差的齿列，他的盘子上只有味噌汤、白饭和盐烤鲑鱼。「像我，这样就够了。」

你瞧不起自助餐吗？虽然想这么回答，但铃木只是「哈哈」地笑着，又把料理塞进嘴，淋在肉上的醋，味道在口中扩散开来。

铃木一面用餐，回想起半年前的冬天。「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徒寺原长男之死开始，围绕着推手的那埸骚动。

那之后，当铃木突然转醒时，人已经在品川车站，就坐在上行月台的长椅上。醒来后，他慌忙扫视四周，却没有发现不对劲的地方。不晓得巨汉的尸体及小货车的事故后来怎么样了，记忆一片朦胧，就连自己是走路还是坐车到车站来的，都不记得。

「对了。」他突然想起，摸摸衣服口袋，他想到里面有孝次郎给他的贴纸。铃木想看看贴纸，确定它的触感，好印证至今为止的事并不是幻觉。但是他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贴纸，他一筹莫展。

回到住处也未免太没戒心了，铃木决定暂时找便宜的旅馆住，他实在不晓得自己现在的处境。

铃木在御茶水的商务旅馆住了一个月，屏声息气地过日子，生活没有特别變化。手机放着没充电，自然不会接到自比舆子的电话，而

天牛的贴纸终究没有找到。

后来他战战兢兢地回到公寓一趟，没发现異状。虽然仍是困惑，但他怯生生地决定开始新生活。他到闹区打听情报，听说「千金」的势力基本上已经完全瓦解了。

铃木不晓得那天发生的种种是不是公司倒闭的开端，或者不如说，他甚至不确定那埸体验是否实际发生过，连自己是否曾在「千金」工作过都忍不住怀疑。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千金」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至于根户泽公园城，他曾经在数个月之前造访过，凭着直觉舆记忆，他在房屋外观相似的住宅区徘徊了一小时，却没能找出那户人家，至少他找不到记忆中的那栋房子和车子。他走在路上，留心地上有没有那张遗失的昆虫贴纸，但是也没有发现。

上个月的报纸刊载了一名二十多岁的女子跳下地下铁自杀的新闻。女子自杀前言行举止异常，运动报刊以相当大的篇幅刊登了这则新闻。铃木总觉得那是比舆子，照片拍到了掉在月台上的高跟鞋，看起来也像她的鞋子。当然，真相不明。

唯一清楚的，是亡妻依然在另一个世界，而自己没有为亡妻复仇。

所以，这几個月，他闷闷不乐地活着。

「你在消沉什么啊？」尽管听见妻子鞭策的声音，铃木却连回应的力气也没有。他关在公寓里，期待榻榻米散发出的湿气能让自己发霉。

又过了一个多月，他下定决心，不再继续迷惘。契机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偶然打开的电视机里，画面上出现许多狗，那些狗儿争先恐后地争食容器里的狗食。牠们心无旁骛地，甚至可说粗鲁地张动着嘴巴，牠们抢食的模样让铃木赫然一惊。

他赶忙去买求职杂志，找工作，觉得「不工作不行」。那些忘我争食的狗儿让他感受到一股可爱又可笑的生命力，让他觉得「我也得活下去才行」。

他找到一个补习班临时讲师的工作，算是临时约聘员工。招募广告給人的感觉有些可疑，但铃木并没有犹豫。那家补习班离新宿有点远，位在小巷里。铃木下定决心，要靠这个工作重新来过。

就在上班前一天，铃木搭乘新干线来到鹰岛。他想在重新开始前，到邂逅亡妻的饭店餐厅一趟，以这当作新生的仪式，再回到东京直接前往夜间的补习班工作。这是他预定的行程。

为了翌日的早餐，他从中午开始就没用餐，忍耐着空腹，缅怀舆亡妻的回忆，拜访了好几年没去的原爆圆顶馆（注），等待早晨。晚上躺在床上几乎无法入睡，不是因为肚子饿，而是仪式之前的紧张。

而现在，铃木面前装了一大堆料理的大盘子，嘴巴嚼动着。他咀嚼、蠕动舌根，连味道也没仔细品尝就吞下喉咙。

「你看起来好像在挑战什么呢。」中年男子佩服地说。

「我正在消化。」铃木嚼着炒蛋回答。

「吃下肚，当然会消化啦。」

「我是为了消化很多事。」铃木决心一次将亡妻消化。「我要活下去。」铃木吞下食物，自言自语地说。

「什么意思？」

「我想了很多。身而为人，却活得像行尸走肉，实在对内子太过意不去了。」

「你结婚了？」

「为了活下去，得尽可能多吃才行，不是吗？所以我要尽量多吃。」食物塞满嘴巴，咬碎，吞咽，不断重复。他不打算说「吃饱了」然后放弃。

为了活下去，得尽可能多吃才行。

铃木的话含在口中與食物混在一起，没有发出声来。

他觉得亡妻彷佛就坐在对面，前方一样摆着装得满满食物的盘子，按着肚子，脸色苍白地说：「我吃不下了。」

——

注：原本是广岛县产业奖励馆，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因美国投下原子弹而遭破坏。其遗迹做为原爆灾难的象征，被永久保存。

我要全部吃完，我要活下去。铃木干劲十足。看着好了！我要活得像样一点。

「你的志气是不错，」男子露出同情的表情，「可是照你那种吃法，含早死唷。」

那天午后，搭乘新干线回到东京车站的铃木站在月台上等待快速列车。时值黄昏，周围有许多乘客，有弯着腰的老人，也有染了头发的男人，每个人都一脸闷闷不乐地提着皮包。黏在月台上的鸽子粪看起来就像白色的涂料。

即将进入盛夏的七月中旬，衬衫衣领和接触脖子的部分渗满了汗水。

夕阳灿烂地倾注而下，用一种符合「放射」这种形容、无分轩轾的照射方法。阳光反射在车站前矗立的电力公司大楼上。

铃木的正面有轨道，前方是下行列车的月台，那里也有人排队，每个人都对恶毒的阳光感到厌烦，铃木心想这些人期待的大概不是电车，而是电车里头的冷气。

他听见背后有个年轻男人嚷嚷着「我不是你的人偶」，似曾相识的一句话，但他没有回头。

铃木转头望向轨道两侧，心想「电车怎么还不来呢」，望向右边，视线缓慢移动到对面的月台，发出了惊叫声，「啊！」

正对面有两个少年，穿着同一款式的不同色T恤，及膝的裤子衬托出他们的活泼舆可爱。

他们似乎也注意到铃木，较高的少年伸手指向遣祀，是健太郎。一旁像是弟弟的少年也露出牙齿，是孝次郎。

铃木知道自己的脸颊线条顿时柔和许多，同时感觉胸口纠结的绳结松脱了，温暖的空气慢慢地荡漾出来。「啊，是真的。」他差点脱口而出，「他们果然真的存在。J他想告诉亡妻。

没看到小堇的人影，也没看到槿。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少年背后站着一个未曾谋面的戴眼镜男子。

那也是--铃木想。那也是为了工作吗？是隶属于「剧团」这个团体的他们的新角色吗?

他看见孝次郎腋下挟着一本像大相簿的东西，一定是那本贴满了昆虫贴纸的收集册。他说那是他的宝物，这一定不是骗人的。

你给我的贴纸不见了--他想告诉孝次郎。既然是他多出来的，弄丢了也没关系吧？站内广播在这时响起，低沉模糊的声音通知回程空车即将通过。

铃木微笑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健太郎他俩，一时间不晓得该怎么做才好，少年们也只是面露笑容。铃木举起右手想要挥手，恰好这个时候，左方开进了进站的列车，电车迅速地驶入月台间。

就像河川堤防决堤，泥流倾泄而下般刺耳。急流通过眼前，完全看不见对岸了。

电车迟迟没通过，铃木有些焦急。健太郎跟孝次郎会不会在列车通过时就消失不见？他感到不安。

电车好不容易通过了--才这么想，几乎在同时间右方又驶进一列电车，车子在铃木面前经过，车厢内有人影，所以不是回程空车，而是不停靠此站的急行列车。

带着像要抹去景色股的猛势，列车轰然急驶，扬长而去。视野被遮蔽，被车子的轰声震慑，就在那一瞬间，铃木听见了声音。

咦？--他感到诧异。正面月台傅来少年高亢的嗓音，喊着「少蠢了~」。那声音虽然稚嫩，却异常有活力，即使混在电车的轰声当中，依然傅到这里。这样的话--铃木心想，右手用力握拳。「这样的话，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孩子又何妨呢？」铃木想这么问亡妻。「哪有这样的？」总觉得她会这么么反驳自己。

「少蠢了~」另一个少年的声音响起，一定是孝次郎。怎么，原来你能大声说话啊，铃木愣愣地想。

好想穿越轨道，走到他们身边，铃木有股冲动想这么做，却又觉得那简直像是有推手推着自己去撞车一般，差点笑出来。

铃木静静地望着列车通过。「话说回来，这电车会不会太长了点？」他悄声地问亡妻。

急行列车依然通过。（全书完）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版权页
正文


重力小丑
伊坂幸太郎
Isaka Kotaro 04
SPRING
重力ピエロ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阅读之前　没有真相

午夜文库

重力小丑

（日）伊坂幸太郎 著
吕灵芝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Juuryoku Pierrot by Kotaro Isaka

Copyright © 2006 Kotaro Isak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Ltd.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translation rights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otaro Isaka arranged through Cork，In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力小丑／（日）伊坂幸太郎著；吕灵芝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133-1765-8

Ⅰ．①重… Ⅱ．①伊…②吕… Ⅲ．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6052号

午夜文库

谢刚 主持

重力小丑

（日）伊坂幸太郎　著；吕灵芝　译

责任编辑：邹　瑨

特约编辑：赵笑笑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设计：@broussaille私制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10mm×1230mm　1/32

印　　张：10.75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15年5月第一版　2015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1765-8

定　　价：35.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已故的鲇川哲也老师

目　录

乔丹球棒
人性本色
吐司
轨道电车
埃格斯特朗
涂鸦艺术
天生毕加索
纵火案守则I
23
毕加索和父亲的病
侦探作品的无聊流程I（前情提要）
侦探I
梵高和父亲的价值
罗兰·柯克
地球重力和小丑
地狱变
桥I
商务酒店的阴谋
JLG
两万八千年前
Engine　圆阵　猿人
DNA检验
侦探作品的无聊流程II（现场调查）
关于灵长类的讨论

JPG
涂鸦现场I
来自未来的男人
纵火现场监控I
逃亡者
印象派
赫本
仁RICH
心灵感应
53
品牌
母亲节
纵火案守则II
人类的智慧
桃太郎
鸡冠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I
地球自转与赛马
费马、拉斯科、埃舍尔
侦探II
桥II
入侵者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II
父亲的忧郁与夏加尔
涂鸦现场II
监视纵火现场II
布谷鸟的巢

松弛
独白、对话、节拍
侦探III
猎犬
花
国际标准
生命

乔丹球棒

春从二楼落下来了。

但凡听我这么说的人，都会露出厌恶的表情。有人会指责我滥用辞藻、故作高雅，以为那是我异想天开的比喻方式。要么就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说："四季可不是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哦。"

春，是我弟弟的名字。

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我弟弟，不是那个水面上飘落樱花瓣的季节。

春比我小两岁。他出生那天，正好是巴勃罗·毕加索因急性肺水肿去世那天，亦即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

弟弟出生那天，我十分兴奋。尽管我自己不可能记得当时的场景，但一定是那样的没错。至少，我当时肯定没注意到双亲的苦恼，以及周围那些人冷漠的目光。

弟弟从二楼掉下来那天，是十六年后，也就是他念高中的时候。

念大学的我当时在家无所事事，正好有人打来了电话。还记得当时已是黄昏，大概六点左右。"老哥，我有事要求你。"

弟弟从没对我说过"有事要求你"。

"我想让你帮我带个东西过来。"

"什么？"

“乔丹球棒。”

我愣了愣神，又想了想，总算想起来了。“啊，那个乔丹球棒啊。”

那时美国有一个名叫迈克尔·乔丹的篮球运动员，可能现在还很活跃吧。

在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前期，乔丹可是名副其实的现役篮球之神。得分王、MVP、称霸NBA、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球场上仿佛不存在他办不到的事情。

这位篮球之神还年轻时，我父亲曾经去美国旅游。当时父亲的身体还没有受到癌症的侵蚀，顺带一提，我母亲也还健在。

父亲回国后，得意洋洋掏出来的礼物，就是那个有着迈克尔·乔丹签名的木制球棒。还是双色的。

我不明白父亲为何会选择那样的礼物。为什么要在打棒球用的球棒上签名，为什么是迈克尔·乔丹。

我们甚至无法判断那个签名到底是不是真的，但鉴于我和春都具备假装高兴的基本礼仪，尽管没有假意争抢，还是把球棒带到户外，挥了几下装装样子。

几年后，看到迈克尔·乔丹从篮球场隐退，玩起了棒球时，我不禁吃了一惊。不仅很难想象篮球之神向其他体育事业发起挑战，勤勉练习的身影，更觉得父亲带回来的那根球棒仿佛成了某种征兆。

“对，就是那根乔丹球棒。”春很认真地回答。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

“哥哥，快帮我拿过来，开车过来。我现在在学校，我们高中。你知道校门后面那个面包店吧。拜托了，全靠哥哥你了。”

“现在就去。”我颇为激动地回答。

我从后院仓库里翻出乔丹球棒，开着父亲的车就出发了。记得把球棒扔进仓库时我们好像对母亲说过什么借口，但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

春早已等在面包店门前。我随便找了个地儿把车停下，把球棒递给了他。“谢谢。”他微笑着对我说，那笑容里甚至还带点崇敬，“那我们走吧。”

“啊？”我莫名其妙地说，“到哪儿去？”

“去教训他们。”

我赶忙追上说走就走的弟弟。

春头也不回地向前走着，仿佛完全掌握了自己的目的地和需要完成的使命。就像“冬天”结束之后，渐渐走向舞台入口的“春天”那样。我手忙脚乱地跟在意气风发的弟弟身后，不明就里。

走进校园后，我要求他把事情经过给我解释一遍，因为我感觉自己至少有权利知悉这些。他只回了我一句“我们要到体育器材仓库去”，然后就拿着球棒加快了脚步，边走边向我解释起来。

他们班上有个趾高气扬的女生，因为爸爸是县政府议员，就对所有同学颐指气使。最糟糕的是，她长得还很丑。于是有几个很不喜欢她的男生聚集起来，正在策划。

“策划什么？”

“班上的男同学似乎很生气，要搞她。”

“搞她是什么意思？”

“就是强奸的意思。”

我吃了一惊，马上发起怒来。“真的吗？”

“他们说要干她。”

春极度厌恶用“干”这种抽象的动词来轻浮地描述性行为。

“那跟乔丹球棒有什么关系？”

“我要赶走他们。”

当时春的行动是那么简洁明白，那么华丽动人。

我们来到器材仓库，听见里面隐约传出女生的悲鸣，和好几个男生的声音。

因为兴奋而沙哑的男声听起来无比刺耳。

等我回过神来，春已经冲了过去。连盯上猎物的猫科动物都要比他谨慎。他像支离弦的箭一样，顺着体育馆一侧的应急台阶冲上了二

楼。

我慌忙跑到窗户旁，窥视里面的情形。

春从二楼掉下来了。

我看到了。我弟弟从外面打开窗户，双手举起乔丹球棒，猛地跳了下来。他膝盖一曲，如同降落在高级地毯上一般，轻巧地着地。我以为他要直起身子，怎知他却像弹簧一样猛地挥起了球棒。

球棒依次砸向三个男生。不知是否是巧合，三个人竟由矮到高地一个接一个倒在了地上。

对手试图起身，春毫不犹豫地再次动手。球棒击中男人的后脑勺，发出击打太鼓的声音。

不到一分钟，场上还站着的人就只剩下春了。

“太厉害了。”我这才走了进去，感慨道。

三个男生在地上挣扎扭动。其中一个人的裤子已经退到了膝盖以下。真丑陋啊，我心想。

春倒是很冷静。连大气都没有喘，右手拿着乔丹球棒，平静地站着。

可惜事情还不算完。

“春君，谢谢你。”倒在地上的女孩子站起来走到了春身边。明明几分钟前还被三个男人围在中间，现在却全然看不出胆怯和动摇。连

被掀起的裙子都没有扯回去，那女生就带着这么诡异而俗媚的气息，握住了春的手。

“你救了我。”

春的动作依旧迅雷不及掩耳。

他猛地一转乔丹球棒，用握把指着女生，像突刺一般戳中了她的腹部。力道极大，毫不手软。

女生捂着横膈膜处倒下了。大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来，看样子是呼吸有些困难。等她好不容易顺过气来，马上开始了连篇的辱骂。

弟弟面不改色，表情冷淡。“我又不是来救你的。”

我不禁感到甚为愉悦，还开心地拍了拍春的肩膀。之后，我们俩离开了体育馆。

“那女人真的很讨厌。”

“我懂。”我说。

“要不是他们的手段太卑劣，我才不会管。”

“我懂。”我又说了一遍，“不过，什么样的手段才叫不卑劣呢？”

“比如用球棒揍一顿，类似的方法多得是啊。”他挥舞着乔丹球棒说。

“那样就很有品吗？”

想必对春来说，区分有品没品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涉及性行为吧。

其实我有点担心春会遭到报复。被他用球棒揍了的那几个男生虽然不至于伤到住院，但还是跑了好几趟医院才算痊愈，而受到侮辱绝不忍气吞声，是不良少年的正常想法才对。

就算晚上睡觉时，我也会担心弟弟被他们叫出去痛殴一顿，总是惊醒过来，为此有些慢性睡眠不足。

可是，在我所知的范围内，春并没有遭到报复。

可能是因为他也用球棒把那女生给揍了吧。

公平的人一般都不会受人非难。

后来又过了十年。

我马上要开始唠唠叨叨讲述的，是有关遗传因子和纵火案的故事。这是最近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事，确切地说，是我弟弟的事。

人性本色

春之所以对“涉及性的事物”抱有近乎憎恶的感情，是有原因的。而且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原因。

春与我只有一半的血缘关系。我们的母亲是同一个人，父亲却不同。

一般人听到这里，大抵都会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他们通常会认为我是母亲带着嫁进来的孩子，春则是母亲与现在这个丈夫生的孩子。

其实不对。全错。首先，我们的双亲从未离过婚，也没有再婚过。

记得是我一岁的时候，当时临近夏天，母亲被突然闯进家里的男人袭击了。说白了就是被强暴了。那时候她怀上的就是春。

我不记得当时的事情。可能记得，但想不起来了。如今也不打算想起来。

事情发生十天后，犯人被抓住了。是个惯犯，还未成年。虽然年纪不大，却是个经验丰富的强奸犯。专门挑忘记关门、带着孩子的年轻妈妈，闯进家去行凶。威胁妈妈说要对孩子施暴，以此来强暴女性。虽然办法老套，却很有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手段甚至值得赞赏。据说那人有时还会盯上小学生，因此作为一个强奸犯，他算是比较没品的那种。

当然，罪犯受到了相应的惩罚，被送到少管所去了。

那人在仙台市内独自犯下超过三十起强暴案，被害人有十岁的小女孩，还有四十岁的孕妇，行为如此恶劣，他却只在少管所待了几年，装出一副已经反省了的样子，就这么被饶恕了。因为他尚未成年。因为他没有杀人。因为强奸充其量跟交通事故差不多。

少年犯的个人信息不会让被害者家属得知。甚至连名字都没有透露。当时的法律机制就是如此。

我刚满二十岁时曾经浏览当时报纸上的报道，想知道他为什么要做那种事。后来发现有一份报纸上刊登了强奸发生的现场地图，只记得当时自己简直要气炸了。

那张地图上，像游戏完成标志一样画满了小旗。我当时猛然意识到，真正的敌人恐怕不只那个强奸犯而已。

那个标了三十多处犯罪现场的地图，俨然是犯人的功勋记录。

总之，若没有人类本源的“性”的劣根性，春就不会来到这个世上。

抱着球棒从器材仓库出来的春表情并不爽快。他笑着对我说：“如果没有哥哥，我可就伤脑筋了。”目光却茫然地投向远方。

春最敬爱的甘地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要断绝人类的情欲，就必须限制食物摄入，或彻底断食。”

想必当时的春就想用球棒来代替食物完成那项事业吧。至少他不是为了拯救那个蠢女人而去的。而是为了将人类的原罪，作为人性的“性”从根源上剔除，这才挥舞着乔丹球棒跳了下去。

那以后，我偶尔会做梦。

握着乔丹球棒的春回到了过去，回到了那一刻的那张床上，挥舞球棒，狠狠砸向正在侵犯母亲的男人的后脑勺。

我在梦中的行动从来只有一种。大叫着“住手”试图挡住球棒。“白痴，真的打下去你就无法出生了！”我大叫着。

可当我回过头去，却看到母亲的连衣裙被掀起，正在被恶徒强暴。我轮番看着母亲和春，摇着头，不知该如何是好。我干脆捂住耳朵大叫起来，想痛骂那个并不存在于世间的东西，无法作出决定。然后我会惊醒，感觉再糟糕不过了。

吐司

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公司真的被烧了。

当然，楼龄五年的二十层建筑不可能因为一个点着的垃圾袋就被烧毁，那样只会被火警探测器浇灭。可是，因为人为纵火导致自己的公司被烧，这个消息却也挺打击人的。可能有人觉得“这地方烧了也无所谓”，甚至有可能有人认为“这地方就该烧掉”。

东侧出入口外面是员工用的自行车停放点，里面就是纵火现场，那里堆满了可燃垃圾的袋子。由于我的公司保管着大量个人信息，每天都会出现山一样的文件。那些文件全部都要进碎纸机，再放到大楼背后等专业人员来收，这次被烧的就是那堆碎纸。

足有五平方米的空间被烧了。到处都扯着黄色警戒线，站着不知道是不是警察的制服人员，见人就说“现场严禁入内”。

“哟。”我听到有人打招呼，转头一看，是跟我同一期入职的高木。“这可是纵火啊，纵火。”

“搞什么，你好像很高兴嘛。”

“最近仙台市内的连续纵火案不是很热闹嘛。很可能就是那个，连续纵火之一。你没看新闻吗？我可兴奋了，这不，一大早就来看看火候如何。”

火候如何，那不是紫外线烤肤沙龙和烤肉店里用的词吗？

“原来你为了这种事还是可以不迟到的嘛。”虽然我们部门不同，但高木的迟到却是全公司闻名的。

“人类真是不可思议，这种时刻还真不会迟到。”说这种话居然也不会脸红，“人类之谜。”

我再次看向被火烧黑的墙壁。其实，比起自家公司被纵火，还有别的事情更让我惊讶。

昨晚春在我公寓的电话机上留言了。

“哥哥的公司可能会被人纵火，你最好小心一点。”这就是他的留言内容。

当时我觉得这种冷笑话真不适合春的性格，便没有放在心上。可是，他竟然说中了。

“春说对了。”

“怎么了？”高木反问。

“没什么。”我含糊地回答，“你看这面墙像不像烤焦的吐司。”

“据说是有人泼汽油点的火，结果很快被管理员发现了，这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犯人还没被抓到吗？”

“没被抓到。不过动机可能是压力吧。”高木嘴上说“可能”，语气倒是十分肯定，“以往的纵火案，不是为了报仇就是为了释放压力。或者是因为遗传基因。”

“遗传基因啊。”

我们公司就是处理“遗传基因信息”的企业。在这座二十层大楼靠近屋顶的地方挂着一个大大的“G”字招牌，那是“遗传基因”，即“GENE”的首字母。

“纵火是不会遗传的。”我一脸认真地回答。

“也对啊。”高木晃着头说。

其实我不太喜欢遗传基因决定一切的说法。

我指着墙壁说：“说不定我们公司招人怨恨了。”

“谁知道呢。如果是连续纵火案，那就不存在特殊的怨恨吧？因为犯人作案都是随机的。完全随机。话说回来，你听说了吗，药房的药被偷了。”

“哦。”我假装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大约一周前，公司药房里的安眠药——确切地说是睡眠诱发剂——不知被谁偷走了，还引发了一阵骚动。

“有人偷偷摸摸地把不知道是安定还是罗眠乐给偷跑了。”

那哪叫偷偷摸摸啊，我在心里否定道。

“搞不好那是某种征兆哦。偷窃之后纵火，下次可能还会发生更可怕的案子。”

“安眠药肯定是哪个失眠严重的同事偷走的吧。”

“像我这种，光是待在公司里就能睡着了。”

“也不是全体员工都具备你这种优秀的体质嘛。”

我走向办公楼大门，高木也跟在旁边。

“好久没去喝一杯了，不如你请客吧。”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你这么不要脸的。”

他闻言噘起了嘴。“我上回不是给你介绍侦探了吗。”

“你说那个啊。”

我所在的公司跟信用调查机构和侦探事务所来往比较频繁。尽管遗传基因检验和亲子鉴定绝不是什么可疑的犯罪行为，但跑来委托我们的客户中难免有那么几个鬼鬼祟祟的人。无论是提交的文件还是他们的每一次呼吸，似乎都透露着不良的企图。尽管这种客人并不多，但也绝非不存在。

因此，我们有时不得不对客户进行背景调查，便与几所信用调查机构缔结了非正式的合作关系，随时调查那些可疑的客户。

高木所在的，正是负责与调查机构交涉签约的部门。

两个月前，我曾让高木给我介绍一位那方面的专家，让他从自己丰富的人脉中找个优秀又靠谱的侦探，介绍给我。

“我可还没管你要介绍费呢。”

“我请你还不行嘛。”我不情不愿地答应下来。因为他给我介绍的侦探确实优秀，我对其颇有好感。

我转头看向烧焦的墙壁，同时思考着好几件事。

首先，纵火犯是否真的企图烧毁整座大楼。其次，吐司上烤焦的部分真的会致癌吗？随即我又想道：春到底是怎么预言到我的公司会被纵火的?

轨道电车

那天下午，春打电话到公司来了。

“老哥，你没事吧？”

电话另一头的声音十分轻快。他还是头一次打电话到我工作的地方，而且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这个号码的。

我夹着听筒，没来由地想起十年前的“乔丹球棒”，不由得挺直了身子。“你怎么知道我的公司会被纵火的？”

“我没说绝对，只是觉得有可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春并没有回答，而是问我：“明天能见一面吗？”接着又说，“明天周六，我们一块去看望老爸吧。”

“到时候你会给我解释吧？”

“我想跟你讲点好玩的。”

“我不想听好玩的，我想听解释。”

春似乎被逗乐了，只说了一句：“是关于纵火和涂鸦的事情啊，老哥。”

我还没来得及细问，他就把电话挂了。我放下听筒，虽然心里痒痒的，却不至于火急火燎，急得直跺脚。

“泉水先生，刚才那是你弟弟吗？”

坐我旁边的后勤部女员工微笑着问我。这女孩二十几岁，经常在转接电话时弄错别人的名字，但很少被责骂，我却总会被骂个狗血淋头。看来就算重复同样的失误，有的人就是不会挨骂。

“你跟弟弟关系很好吗？”

“很好。”我想也不想就回答。

“真羡慕你，因为我是独生女。”

“嗯，家里有个兄弟姐妹确实很好。”

“真的吗？你弟弟是个怎样的人啊？”

“帅气，幽默，运动神经发达。”毕竟，举着球棒从二楼蹦下来都能毫发无损。

“真不错啊。”不知为何她开始两眼发光，应该是觉得我在开玩笑吧，“听你这么说，他好像很完美呢。”

“他还很擅长画画，艺术细胞也不错。”

“要真是那种人，肯定很抢手吧？”

“非常抢手。”尽管我很怀疑“抢手”这个词到底算不算得上正式的日语，还是点了点头，“不过他好像对女性不感兴趣。”

“原来是那种啊。”她大概在问是否是同性恋吧。

“说起来可复杂了。”

“人生还是复杂点比较好。”她陶醉地说，可能是想到了自己每天做后勤的无聊生活，有感而发吧。

我不禁想起芥川龙之介的《轨道电车》，那本小说最后就出现了哀叹人生无聊的描述。高中老师说：“芥川想写的无非就是这句话而已。”让我们这帮学生顿时气愤起来，搞什么搞，原来只读最后一句就行了啊。

“我的名字叫泉水，弟弟的名字叫春。”

“两个的英译都是Spring呢。”这个可爱的女孩子脑筋还挺快。

“没错。”

其实，我们并没有正式询问过父母替我们起名的初衷。不过我推测，那可能是为了让我和弟弟之间保持某种关系吧。“你们可是兄弟。”小时候有点什么事，母亲就会对我们这样说。每次我都会生气地反驳：“你不说我也知道，没必要每次都唠唠叨叨的。”

“话说回来，”她换了个话题，“昨天那场火，真的是人为纵火吗？”

“其实我根本没看新闻，今早来上班才知道的。”

“看电视会腐蚀大脑，奶奶是这么说的。”

“我也觉得。”

“社长好像对纵火一事挺高兴的。今天课长出席全体大会回来后说的，因为电视拍到了大楼，相当于免费宣传。”

“可是看电视的不都是大脑被腐蚀的人吗？”

“纵火犯一定是个小孩子，高中生之类的。”她断言道。还皱着小脸说，最近这些未成年人越来越凶残了。“肯定是因为太无聊了才干的。”

我不禁想起袭击母亲的未成年犯。当然，现在他已成年，是个四十六岁的中年男人了。根据专家所说，少年犯罪的数量似乎并未增加，也没有越来越凶残。甚至有人据此说：“完全没有必要修改《少年法》。”对我来说怎么样都无所谓。无论犯罪数量是否增减，统计结果如何，我母亲受到侵犯的事实是不会改变的，那个真凶如今过得优哉游哉的事实也无法改变。

世界上有那么一部分人，他们觉得强暴不过尔尔。就算嘴上不说，心里不当回事的人要比预想中的多得多。

实际上我有个亲戚就曾经说：“少年犯罪中，强奸案例的比例很大，况且又没有出人命，何必计较那么多呢。”说这些话的，是相信书本就是全世界的叔父，除此之外，他还说：“能保住一条命就已经不错了。”

可是，我想，无论多么平常的犯罪，受害者的人生都会遭到沉重的打击。这跟什么社会影响，事件的多发性，统计数据和法律一概无关。一些常见的犯罪，就算陈腐得上不了电影，还是会让人落入不幸的深渊。

顺带一提，从那以后，我就当那个叔父从来不存在了。

“不过就算再无聊，也不该烧别人的房子啊。”我回了句不痛不痒的话，心里却想着芥川龙之介的《轨道电车》。

埃格斯特朗

晚上，我去了跟高木约好见面的居酒屋。这个有老婆孩子的人居然带了个不认识的女人来，不过他身边经常出现各种不同的女性。轻浮的浪子。

“这位是谁？”

“我刚认识的。”他说着，看了女人一眼，“对吧？”

女人也歪着头对他笑。

我强忍住咂舌的冲动。我最讨厌那种裙子短得让人觉得是故意走光，浑身媚俗气质的女性。讨厌之余，还想把日本经济不景气的现状都怪罪到这个女人身上，因为只可能是那样。澳大利亚的火车撞死袋鼠，下了单的炸鸡块总也不送上来，全是这个浓妆女人的错。

“我劝你还是别见到个女的就去搭讪。”

“为什么？”

“你家人会伤心。”服务员送上豆腐，我下了一筷子。

“搭讪会把家人打散。”他低声说了句无聊的冷笑话，然后又说，“我明白你在说什么，别那么严肃嘛。”说罢夹了一块刺身，“其实我在寻找最合适的二十三条。”

这是他最爱的口头禅，我听着就烦。

“二十三条是什么？”女人凑了过来，一股劣质香水味儿。

“我们从事与遗传基因有关的工作。”他洋洋自得地说了起来。这人酷爱介绍自己的公司。我忍住一声叹息，我不怎么喜欢谈论工作上的事情。

“遗传基因？”

“就是人类基因组啊，人类基因组。”他似乎很喜欢让对方听得云里雾里，“你听说过DNA吧？细胞核里存在着一种被称为DNA的双螺旋结构。”说着，他还用手指摆出双螺旋的样子，“就是两条扭成这样的东西。DNA聚在一起，就成了染色体。”高木说到这里，突然面露苦涩，朝我看了过来，“我刚才想了想，你说这螺旋的宽度是不是一定的呢？”

“宽度？”

“DNA不是呈螺旋状弯曲的嘛，我说的是它转一圈的宽度，那是一定的吗？长度有多少来着？刚进公司时的培训课上可能提到过。”

“谁知道。”就算我记得，也不想告诉他。

“那就是遗传基因吗？”

“严格来说不是。DNA中只有一部分是遗传基因。”我不爽地更正道。老子为啥要跟这个深V大胸的妖艳女子谈论DNA啊！

“一部分是什么意思嘛？”

“其实无所谓啦。”高木挠挠头，“简单来说，假设一本厚厚的电话簿是DNA，那就是两本为一套的，因为是双螺旋结构。”

“白页和黄页呗。”女人说了句挺好玩的比喻。

“没错没错。然后呢，电话簿上一般不都罗列很多无聊的地址电话嘛。一点都不好看。可是呢，每隔几页就会有一段很有趣的文字夹杂在里面，那些很有趣的部分就是遗传基因。在DNA中，只有包含一定特殊意义的部分才叫遗传基因。”

“人家听不懂。”

“听不懂也没事。最关键的是，人类细胞中存在着四十六个那样的DNA组合，也就是说，染色体一共有四十六条。”

“可你刚才说的是二十三条。”

“很敏锐嘛。”高木笑了起来，“听好了，只有男人和女人结合，才能产生人类。”紧接着，他露出淫邪的笑容，“换句话说，就是男人的一半遗传基因和女人的一半遗传基因相结合，变成完整的四十六条染色体。”

“所以才说二十三？”

“没错没错，假设我跟你要生孩子。”

“来生啊。”女人开始夸张地扭动身子，并在高木身上蹭来蹭去。

我实在看不下去高木那张淫荡的脸。为了掩饰不快，我伸手抓起了啤酒。

“我就在寻找跟自己的染色体最为搭配的二十三条染色体。而那，”他做作地深吸一口气，卖了个关子，“而那，说不定就是你。”

我不由得为高木那得意的样子深深感叹了一番。现在要是有谁问我“最崇拜的人是谁”，我搞不好会说出他的名字来。

女人不知怎么的，突然看着我说：“你们那个跟遗传基因相关的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

“各种工作。”

“遗传基因的有求必应屋。”我戏谑地回答。

事实上，我们公司的那些业务确实很不严肃。无非是一个突然厌倦了研究的学者碰巧很有钱，就开了这么个公司。社长的名字叫“仁”。

经常能在小说或电影中见到一个词，就是调节遗传基因组合，生成优秀的人工遗传基因，那种东西被称为“Generich”。其中的“Gene”就是遗传基因，“Rich”指的是富裕。其词义想必就是二者的结合。所以社长在自我介绍时会自称“仁Rich[(1)]”，并自得其乐。他的意思应该是“有钱仁”吧，只是个文字游戏而已。不过，社长的为人并不坏。

高木飘飘然地继续着话题。“比如说，现在不是能用DNA来进行亲子鉴定了吗？我们公司就负责做‘这孩子真是我儿子吗’，‘我的父亲跟我有血缘关系吗’之类的检验。”

听到亲子鉴定一词，我不由得愣住了。

“或者检查一些由DNA传播的遗传性疾病。”

“好厉害哟，也就是说，孩子还没出生就能查出他会不会得病？”

“算是吧。”

为了耍帅这家伙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其实有些言过其实了。确实，现在已渐渐研究出哪个遗传基因与什么疾病有所关联，就在我们坐在乌烟瘴气的居酒屋里喝酒的这段时间，有人就在别的地方不断发现导致遗传性疾病的基因。

可是，对胎儿进行全面检查，将致病基因修复的技术并不存在，至少现在还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现实。搞不好哪天我父亲的癌症也能用口服药物来治疗，可是，现在还不行。这就是现实。

“承接一切有关未来的检查。”这是社长经常挂在嘴边的豪言壮语。他还模仿以前某部著名电影的台词，将其作为公司的广告语，以此招揽客户。

“选择未来。”

总而言之，我公司的目标是，包揽DNA诊断、产前诊断、不孕不育治疗、精子库、DNA库等一切与“未来”有关的业务。

“所以呢，我可不是个单纯的花心大萝卜哦。”

“说得你好像燃烧着使命感一样啊。”我喝了一口已经没有泡沫的啤酒。

“对，寻找二十三条的使命。”女人尖声笑着站了起来。那高悬于膝盖上方的迷你裙看得我浑身不自在。我皱着眉头，忍无可忍，随即想起弟弟以前说的一句话：“我当然不讨厌女人，也不抗拒性行为，只是不喜欢被遗传基因和本能所控制罢了。”现在我有点理解他的心情了。

“你要去洗手间吗？”高木问女人。

“我改变想法了，打算回家去。”女人懒懒地回答。

“啊？”

“我男朋友快回来了。”她的语气中毫无厌恶之情。

高木顿时傻了眼，只能呆呆地看着她离开居酒屋的背影。那是根本不给挽留余地、干脆利落的退场。

不过，她走到一半突然又折了回来。

“对了对了，双螺旋每三十四埃格斯特朗回旋一次哦。你知道一埃格斯特朗等于一百亿分之一米吧？可你知道，那个单位是以瑞典一位物理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吗？”她飞快地说。

“呃。”我不小心哼了一声。

“刚才感觉你们好像不知道，所以说出来让你们参考参考。”她挤了挤眼睛，马上又露出一副低智商的媚笑。然后有节奏地摇晃着手臂和屁股，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们惊得目瞪口呆，两个人一直喝到居酒屋打烊。高木说：“我们还是老实喝酒吧。”我便回答，是啊。

————————————————————

(1) 日语“仁”与“Gene”读音相近。

涂鸦艺术

周六我跟弟弟见面了。

一大早就是晴天，但我却钻进了跟天气没什么关系的地下通道。春就在那条充斥着香蕉水气味和涂鸦的地下通道里等着我。

“老哥，好久不见。”他把手里的拖把靠到墙上。

“有半年没见了吧。”

“不对，上回不是见过吗？我把那什么遗传基因检查的东西交给你时。”

“哦。”若是简单的基因检查，只要用棉签在嘴里抹一抹就行。在我的劝说之下，春接受了那个检查。我告诉他，那个检查能查出奥兹海默征的患病几率、过敏的原因，以及患癌症的几率，所以他动心了。

“检查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我不敢说还没把检查样本送出去，于是含糊道“你再等等吧”。

这里是供行人使用的地下通道，用来穿越在来线[(1)]仙台站的轨道，连通车站东西两侧。

春正在擦拭布满一整面墙的喷漆涂鸦。“那帮臭小鬼，刚擦干净又给我喷上了。”

“他们帮你保住工作，不是挺好的嘛。”

“呵呵。”他放下拖把，浸到旁边那桶液体里。

他正在擦拭的，是我们一般称为涂鸦艺术的东西，我经常在新闻上听到这个词。说白了就是用喷漆在公共场合的墙或招牌上画的涂鸦。

市内的墙壁大多都没逃过那帮艺术家的魔爪，可谓状况惨烈。满大街的店铺墙壁和卷帘门，甚至大楼的招牌上，都布满了年轻人的涂鸦。

“这里有好几个小团伙。”春百无聊赖地解释道，“‘看我们涂了这么多，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地盘了’诸如此类的白痴宣言，无聊得要死。”

“跟公猫撒尿一个道理吗？”

“嗯，话说回来，猫在自己的地盘里撒尿，其实也是某种喷漆行为。”

据说年轻人们会在包里塞满喷漆瓶，趁深夜聚集在一起，开足汽车引擎，飞快地在墙壁上留下涂鸦，再飞快地离开。

“真抓不住他们吗？”

“比较难。他们总是哗啦一下冒出来，再哗啦一下跑掉。那些小孩子还会互相包庇，也没有证据，自然没办法抓到。政府实在没办法，就在墙上装了监控摄像头，但也不能指望有什么效果。”

“心眼真够坏的。”

“涂鸦倒是很早以前就有了。比如古罗马那个被火山灰湮没的城市庞贝，城中的墙上就到处都是涂鸦。有诽谤中伤，也有选举推荐，基本上跟现在没什么两样。‘贝拉利乌斯，你这个小偷’、‘推选撒比奴斯当建设委员’之类的，笑死人了。那可是公元前的城市啊。所以说，自古就有白痴一样的人。”

“那个庞贝城里有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呢？”

春的工作是擦除涂鸦。市内第一个自称涂鸦清除专家的，恐怕就是他了吧。“一般药剂根本擦不掉。”春不断研究、改善方法，终于研发出了有效的药剂。并颇为自豪地说：“我可能是全日本清除涂鸦最拿手的人了。”

将拖把按到墙上，有节奏地擦拭，涂鸦就神奇地消失了。

我猛然瞥见几个装有洗涤剂和涂料的容器，不禁露出了笑容。

它们是按从左及右由高到矮排列的。

春对这些特别讲究。每每会自己决定一个顺序或计划，然后开始一门心思地执行。

有一次，他说父亲书房里的书不是按照五十音顺序排列的，简直无法忍受，便花了好几天时间专门跑去整理。要是新年贺卡不是按照编号从小到大叠放，他就会一直生闷气。一旦开始讲究，那不管别人怎么劝说，他都是不会听的。

小时候过马路，踩到斑马线白色部分和黑色部分的次数不一样他就不开心，然后就会如此调整步幅，因此母亲每次带他出门都要劳累

一番。还有辟邪招福方面。总之，在这一点上他完全不嫌累，可能是天生性格如此吧。

“话说回来。”春停下动作，“前段时间，仙台电视台还做了一期涂鸦艺术的节目呢。”

“看电视好像会让脑子腐坏。”

“我也觉得。”春笑着说，“不过因为我是干这一行的，就去看了。”

“活到老学到老啊。”

“记者找到正在涂鸦的年轻人进行采访来着。”

“电视台的人居然抓到他们了？”

“不能算抓，可能是觉得采访真人比较好玩吧。比起社会秩序，那些人更在乎好不好玩。”春耸耸肩，“电视台的记者这样问：‘这家店的人每天都在努力工作养活自己哦，你知道他们把墙壁恢复原样要花多少钱吗？’我觉得这个切入点真不错。”

“是啊，缺乏创意，但还不错。”

“结果那年轻人的回答让我震惊了。‘如果真的不喜欢自家店铺的墙壁被涂鸦，那就找个保安看着呀。如果真的不喜欢，还不努力保护，被涂鸦了也是他们自作自受。’”

“自作自受这个词用错了吧？”

“他还激动得大吼大叫。”

“于是你就生气了。”

“我不喜欢强词夺理的年轻人。”春挠挠头，“我当时想，既然如此，我也要往他家墙上喷点东西。”

“好主意。”

我们为这个轻率的决定同时大笑起来，我忘了春在这种时候其实是很认真的。事实上，春在不久之后就执行了那个决定，只是我当时还像个迟钝的政治家，对此毫无察觉罢了。

“就算是标记领地的东西，这玩意儿本身其实也算是艺术吧。”我敲敲旁边的一幅涂鸦。我单纯地想，既然它们都被称为涂鸦艺术了，那应该就是一门“艺术”。

“绘制涂鸦的那些人确实是这么想的，实际上只是想获得认可而已。”

“获得认可？”

“身份标识。”春说得文绉绉的，“为了证明自己真正存在于此处，拥有不同于他人的个性。那帮小屁孩无非就是自我表现欲旺盛而已。”

“照你这么说，每个人都一样啊。”

“确实，每个人都一样。”春的表情阴沉了下来，“可是就为了这点理由，往人家千辛万苦贷了几十年款盖起来的家上乱涂乱画，简直太可恶了。对了，你知道涂鸦艺术的规矩吗？”

“规矩？”

“他们是有规矩的。”春扳起了手指，“第一，‘绝对不能被发现’；第二，‘迅速涂鸦’；第三，‘不能遮盖比自己实力高的涂鸦’。”

“‘迅速涂鸦’听起来有点奇怪啊。”

“不愧是老哥。”

“对吧？”

“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太奇怪了。‘迅速涂鸦’跟‘艺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春挥舞着拖把，提高音量说，“只有创作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才能称之为‘艺术’，不是吗？与自己的作品进行深度交流，最终令自己满意，或判定自己永远都无法满意，这才是真正的作品啊。随随便便，‘赶紧画完赶紧跑’的东西怎么能叫‘艺术’呢？怕被警察抓住而草草完成的怎么能叫‘艺术’呢？那只是涂鸦，是借口罢了。”完全称不上艺术，充其量只能叫献艺，春坚持道。而且是“新手献艺”。

“你对艺术要求很高啊。”

“那当然，我对艺术是有那么一点点讲究的。”春龇牙咧嘴地说，“我体内的毕加索之血不能容忍他们。”

他放下拖把，在地道里来回踱步。

他指着墙上一幅又一幅涂鸦。“老哥，我最不能容忍这些画画丑得要死还一个劲儿臭屁的人了。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居然跟我一样是人类。”

“看来你生气不是因为涂鸦这种行为，而是为了涂鸦本身太糟糕啊。”说白了，并非出于正义感。

“没错。”春满不在乎地回答，“看到难看的涂鸦我真的很生气。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帮人简直就是尼安德特人。”他冲着墙壁扬了扬下巴。

“尼安德特？”

“老哥也在学校里学过吧？尼安德特人和科罗马农人。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教的都是尼安德特人最终进化成了科罗马农人，其实不是的。”

“在学校只能学到一件事，就是‘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事’。”

“尼安德特人和科罗马农人根本就是两回事，他们在历史的某个时期完成了势力交替，现在这个是最主流的说法。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尼安德特人最后灭亡了。而现在的人类，都是科罗马农人，也就是智人的后代。”

春有时会说些我听不懂的话。

“你知道尼安德特人和科罗马农人有什么区别吗？两者都靠狩猎为生，也都会使用工具。啊，不过有人说科罗马农人实际上是靠农业为生的。总之，这两个人种在地球上共同生活了好几万年。明明是不同的动物，却实现了共存。不过他们之间还存在一个决定性的差异。”

“什么啊？”

春冲我伸出手掌，挺起胸膛说：“科罗马农人拥有对艺术的热爱啊，老哥。”

(1) 日本铁路用语，指新干线以外的所有铁道路线。

天生毕加索

我应该把春的艺术天赋也稍微介绍一下。

当时我在上初中，春上小学五年级。

春的学校里有个老师认为油画比水彩画更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所以全校学生就莫名其妙地搞起了油画，把衣服弄得一团糟。

最后，春的油画拔得了全县大赛的头筹。

直到那时，我们一家人才初次注意到春的艺术天赋，并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听到获奖消息后，母亲兴奋得不知所措。我大喊一声“太厉害了”。刚下班回来的父亲则用右手比了个胜利的手势。

那个周末，我们一家人都去了县政府的展览馆。

春的作品被醒目地摆在会场正中央。我至今还能清楚地想起当时的情景。屋子中央的墙上挂着我弟弟的画，那让我感到骄傲无比。标题旁边还贴着一朵小花，那是一等奖的标志。

我缓缓走到那幅画前，大张着嘴不知该说些什么。

那是一幅风景画。画面左边是悬崖，那个质感实在太难以言说了。就像刚经历过台风，出现了山体滑坡。折断的树木堆在悬崖底下，上面覆满了泥土和岩石。悬崖崩掉的一角露出貌似黏土的山体。层层叠叠的褐色和黄色，立体感鲜明，逼真得仿佛随时都会从画里掉落一些碎块。我甚至觉得，山体滑坡就发生在自己眼前。画面右侧是一片水田，刚收割下来的水稻堆成一座又一座小山。尽管描绘得并不

具体，却让人觉得仿佛能一把捞起几根金黄的稻穗。稻茎被雨水打湿了，田埂上还有一圈圈的水花。啊，原来雨还没停，台风还没过去呢。我当时感受到了非常逼真的现场感，仿佛自己脚下的鞋子都被浸湿了。

那张画与实物并不相像，构图也是歪斜的。但也因此给观赏者带来了某种不安的压迫感。

后来我有幸见到了岸田刘生[(1)]的《道路、堤岸与墙垣》，体会到了类似的感动。那是一幅让人忍不住想感叹“这不是普通的风景”的风景画。比照片还要真实。

比我晚来几步的父母也呆立在画前。对本以为只是小学生画作的他们来说，看到如此超乎想象的作品，想必除了目瞪口呆，再也做不出别的反应了。

我们三个人站在那里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待我回过神来，发现周围已经围了一大群人。“这是小学生画的？”有个家庭主妇又惊又疑地说。我感到很骄傲。

最近我看到据说是毕加索十二三岁时画的画，觉得确实是令人惊愕的优秀作品，同时认为春的风景画一点也不输他。而且毕加索还大放厥词，说自己“小时候就跟拉斐尔一样厉害了”，相反我弟弟比他低调，搞不好还更优秀。

春面对周围人的赞赏，露出了羞涩的表情。

就在这时，一个自称审查员的女人——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向我们走了过来。

“你家孩子可能是天才呢。”她很认真地说。

父亲挠着头说：“我们当父母的才最震惊呢。”

“一定是遗传得好吧。”审查员摇晃着酒桶一样的身体，露出讨人厌的笑容。

“哪里哪里，我们夫妇俩完全不行，根本没有那种天赋。”

其实，我的父母连画个车站前的路线图都能搞得乱七八糟。至于我，想在纸上画个像样的杯子都不太可能。

“我不是说你们，是说他父亲的遗传。”审查员压低声音说。

就连只是初中生的我都能从她的语气中感到明显的恶意。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父母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煞白。

当时还没有人告诉我春出生的真相。

镇上有几个人知道母亲被强暴的事。不会有错。除了当事人，所有人都爱听八卦，所以流言像水一般渗透进整个镇。

现在回想起来，我跟春在外面玩投球时，偶尔能看到两个推着自行车的老太婆交头接耳地经过；有时候去买东西，也能碰到根本不认识的夫妇用看苍蝇一样的眼神看我们。小道消息就像传话游戏一样越传越歪，人们渐渐开始对我们指指点点。

当时作案的青年早已搬到了别处，虽然他最后回来了，但最终还是我们这些受害者沦为他人的笑柄。

“容我更正一下，泉水和春都是我的儿子。”父亲太伟大了。

“我很清楚，很清楚。”审查员轮番看着我和父亲的脸，轻蔑地撇了撇嘴，“很清楚。”她的语气一点都不友善，“两个都很像父亲啊。”

春和父亲长得并不像，那当然了，因为春的DNA里完全没有父亲的遗传基因。可当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的，那个女人还是头一个。

后来我听父亲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呢?

“听说那个担任审查员的画家自己开了一间绘画教室，见到春的画比自家学生的好了那么多，就有点恼羞成怒了。”

“可是她也不该那样说话啊。”

“所以春才会生气啊。”

当时挺起胸膛与女审查员对峙的正是春。“我跟爸爸长得不像碍着你什么事了？”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哦。”女人耸了耸肩。心里恐怕在想，遗传了强奸犯基因的小孩子果然很讨厌啊。虽然没有说出口，但她心里肯定是这么想的。

“你对我和哥哥有什么不满吗？”春一把抓住裱着自己作品的画框，毫不犹豫地取了下来。

他回到女人面前。我根本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只能呆呆地在一边看着。

“阿姨，你的孩子肯定都是肥猪吧。”

或许当时的春就已经模糊地意识到，面对针对遗传基因的中伤，就必须回以遗传基因的中伤。

紧接着，他毫不犹豫地挥起画框。片刻之后，就听到一声惨叫。

原来春用画框狠狠地揍了那女人的屁股。

那一下就像打中了一床棉被。我不明就里，疑惑地愣在那里。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母亲。“快住手！”她大叫一声，试图把春拉住。

尽管如此，春还是揍了女人好几下。女审查员脚下一滑，向前栽倒在地。

这时母亲才终于夺下了画框，又说了一次：“快住手。”

但母亲并没有言语所表现的那般气愤。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她拿过画框后与父亲对视了一眼，竟微微一笑。咦？我觉得那实在太难以理解了。紧接着，母亲竟然又举起从春手上夺过来的画框，亲自往趴在地上的审查员的屁股上来了一下。

审查员又发出一声惨叫。春和我同时惊讶地看向母亲。

最后，我们被带到了县政府职员的休息室里，狠狠挨了一顿批，春的第一名也被取消了。不过一家人谁都没感到半分遗憾。

在回去的车上，春一直问我：“我们是兄弟吧？”由于我不明白他的不安来自何处，便吓唬他说：“不知道呢，我又不像你那么会画

画。”结果他大哭着说最讨厌画画了。自那之后的好几年里，春在手工课和绘画课上都拒绝画画。

弟弟当时是否隐约察觉到了自己父亲的事情呢？父亲对我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怎么知道？不过他可能确实有些预感。他一定有种讨厌的预感，知道自己很可能跟你只有二分之一的血缘关系。”

“可是啊，”我终于憋不住了，“可是看到母亲用画框揍那女人，我真的吓了一跳。”

“简直太棒了。”父亲也含着泪笑了起来。对了，这段对话发生在母亲的葬礼结束后，我还记得当时父亲举着装满啤酒的杯子，对我说：“干杯。”父亲很喜欢说“干杯”，我也回了一句“干杯”。

————————————————————

(1) 岸田刘生（Kishida Ryūsei，1891-1929），大正至昭和初期日本油画家。

纵火案守则I

如今，弟弟已长成二十几岁的青年，在我面前对着涂鸦愤愤不平。

“尼安德特人不画画，现在学界普遍是这样认为的。相比起来，科罗马农人留下的壁画却极其精美。只画得出如此下流的涂鸦，绝对都是尼安德特人。”

春发着莫名其妙的牢骚，然后又开始清洗墙壁。

用拖把擦拭几个来回，喷在墙上的涂鸦就神奇地消失了，仿佛蒸发在了空气中。“能再等我十分钟吗？应该很快就好了，然后我们一块儿去看老爸吧。”

我靠在地下通道的墙壁上，静静地看弟弟工作。他有节奏地挥动拖把在墙上擦拭，不时将其浸到桶里，然后再换一个地方。我觉得他的动作本身就是某种行为艺术。貌似白领的男人经过通道，一群高中生走了过去，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看一眼工作着的春，露出钦佩的表情。

“刚才你不是提到涂鸦艺术的规矩吗？说不能盖住比自己技术更好的涂鸦。”

“没错，那是基本规矩。”拖把“啪”地响了一声。

“那如果你来画呢？这么说可能有点过分，可是，就算洗掉了，还是会有人画上新的涂鸦，不是吗？‘帮我擦干净了啊，真是太感谢了，

既然有了一块新地方，就让我喷一幅新作品吧’之类的，年轻人肯定都会这样想。既然如此，还不如你亲自上阵，把他们的地盘都占掉。”

“其实我也想画来着。”春微微一笑。

“你要画画吗？”我马上回想起十多年前的那幅风景画。

“嗯，反正得到许可了，可以在像这样的地道里作画。”

“政府居然批准？”

“因为他们也知道我工作有多努力啊。勤奋的人不仅能得到报酬和机遇，同时还有信赖。而且我提出了条件，要是他们不喜欢我的画，我就自己擦掉。”春的表情起了变化，眼睛眯起，眼角出现皱纹，似笑非笑。但又马上温柔下来。很早以前，只要春一笑，我们一家人都会觉得很幸福。

“等我把这些擦掉，就画他一整面墙。”春张开双手，两面肮脏的墙壁仿佛瞬间成了一片沃野。

“什么时候弄？”

“我打算今晚就搞。”

“一晚上画出来吗？”

“一晚就够了。”

“可刚才不知哪位青年艺术家好像说过，‘飞快画出来的画不叫艺术’啊。”

“天才不需要对自己的话负责。”春低声回答。

“管自己叫天才的天才，也就那么回事了。”

几个女高中生推着自行车走进通道，尖声喧闹着。我忍不住皱起眉头，春则闭上了眼睛，仿佛在耐心等候一场风暴过去。她们经过我们俩身边时，女生们瞥了一眼春，意味深长地冲彼此点了点头。我知道她们想说什么，春的外表很有魅力，很吸引人。看过他的人很容易连路都走不动。

她们的身影消失后，我才总算有机会切入正题。我们两兄弟，不，应该说我们这一家人都有个共通的特点，就是非常在意的事情总是无法直接说出口。总要先东拉西扯一番，以正餐结束后开始吃点心的心态，引出最想谈论的话题。

“前天那个电话留言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知道我的公司会被人放火？”你该不会是真凶吧？我差点脱口而出。

“你说那个啊……”春凑了过来，“告诉你，我发现了一件很不得了的事。”

“是吗是吗？”

“你知道最近仙台不断发生纵火案吧？”

“只是没想到自己的公司会被放火。”

“为什么我会知道，那是因为，我发现了规律。”

“规律？莫非能看出接下来我的公司也会被放火吗？”

“我不敢绝对肯定，不过很可能是那个地点附近的楼房，所以才给你打了电话。”

“你是靠规律看出来的吗？”

“我发现，连续纵火案的案发现场，都有涂鸦。”

23

春走向通往西出口的楼梯。涂鸦已被清洗干净。尽管原本的墙面已经老化，谈不上有多漂亮，但至少算恢复原状了。

“喂，你再给我好好解释一下刚才那个什么规律。”

春看了一眼手表，一边将水桶和拖把塞进车里一边说：“等看完父亲再跟你说。”

“别卖关子嘛。”

“卖关子是掌握知识的人的特权。”

“催促是不知道的人的特权。或者说是兄长的特权。”

“说白了，兄长就是仗着比我早生几年作威作福的人。”

“迈克尔·乔丹可是一辈子都没赢过他哥哥哦。他最有名的故事就是特意选择了‘23’号球衣，为的是祈祷自己能有穿‘45’号球衣的哥哥一半厉害。”我故意说了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再看一眼手表，快到中午了。春的车停在附近的收费停车场，他往咪表里塞了张千元钞票，按了几个按钮，然后坐进车里，白色的四驱车发动了起来。车里到处散落着书和杂志，车顶有个天窗，能看到外面的天空。

“晚上还能看到星星吧？”

“我要是看着星星开车，不出三十秒自己就能变星星了。”春苦笑道。

“至少能哄副驾的女孩子开心嘛，然后再讲点浪漫的情话。你比星星还美……之类的。”

“如果那也叫浪漫，我就要鄙视全世界的浪漫了。”

“也对。”不得不承认，我也觉得那句话挺蠢的。

“应该说，要是真有哪个女孩子听到那句话会高兴，还挺恐怖的。”

春从没谈过恋爱。

他不是同性恋，也不是找不到对象。

春的外表极具魅力。大大的眼睛，仿佛要把你整个儿吞噬的锐利目光；眉毛是漂亮的直线，高挺的鼻子看起来很有气质。不像美男子那般孱弱，而像只寡言但敏锐的猛兽，像一头豹子。高贵的豹子。

从小学起，试图接近春的女性就数不胜数。我甚至真的在他生日、圣诞节和毕业典礼时清点过家中收到的来自女孩子们的礼物，数到一半就不得不放弃了。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大美人，春都不为所动。他不会被诱惑，不接受介绍，吹捧和激将法也都无效。或许这也成为他魅力的一部分，那些声称“只要自己开口，没有不能攻陷的男人”的女孩纷纷贴到春身边，又纷纷遭到无视，带着受伤的自尊心大败而归。当然，也有许多纯情专一的女孩子折戟而返。我在一边看着，总觉得莫名有趣。

还有一些女孩子试图通过我来拿下弟弟，那已经是学生时代的事了。尽管我因被百般利用而苦不堪言，却没对弟弟抱怨半句。

甚至有如今被称为跟踪狂的那种人。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春上大学时遇到的那个女生。她跟春同年级，经常跑到我家来，给我的父亲平添了很多烦恼。那个圆脸女生长着一张平凡的面孔，但那股子执着劲儿却非常可怕。

每天往家里打无声电话，偷偷跟踪春。头一次来我家时还编造了一个什么“节足动物研究会”的社团头衔。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春确实对昆虫很感兴趣。现在想来还挺可笑的，她跑到我家来，用假冒的身份试图接近我们一家人，那种用心程度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我和父亲管她叫“夏子”，因为会追在“春”后面甩都甩不掉的就只有“夏”了。母亲当时已卧病在床，反复进出医院，因此，我和父亲就成了最主要的受害者。我们骨子里都是好人，就这么被她巧言说服了一次又一次。她有个习惯动作，一慌神就会用手摸耳朵，我们甚至都被她传染了那个习惯。我至今都不知道那段疯狂的尾随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唯一确定的是，春到最后都没有接受夏子小姐的感情。

总之，春向来和“与性相关的东西”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当然，他可能跟女性交往过，只是我不知道而已。春总是说“人不该谈论自己没经历过的事情”，我还见过他朋友调侃他：“你跟女朋友在一块时也一脸的不高兴。”他回道：“那玩意儿就跟修行是一样的。”

以前我提到遗传基因时，他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

“哥哥，每个人都是被遗传基因控制的吧？”

当时很流行利己的遗传基因一说，父母舍命拯救孩子，雄性螳螂明知自己会被吃掉也要交配，无非都是为了将自己的遗传基因流传下去。

“可能是吧。”我随口回了一句，“为了保证基因流传，人性受到了操纵。男人想受女性欢迎，会有性欲，还有性行为带来的快感，说到底都是为了方便基因延续。要是做爱不舒服，人类早就灭绝了。”

“真白痴。”

“机制就是这么完美。”我一直认为生物的本能是一个非常宏大且完美的机制。

“男人花心肯定是想跟女性发生性关系。”春说，“从基因学角度来分析，就是为了创造出各种基因组合的后代，增加存活的可能性。变异越多越好。大家总是找各种理由，归根结底，还不是被基因操纵了。”

“嗯，不过基因也没有明确告诉他应该出轨。”我只强调了这一点。当时有很多人误以为基因是决定了人类一切的神奇物质，其实那是不对的。若基因能够决定人类的行为，那就意味着春有百分之五十的几率变成强奸魔。我决不允许那种事情发生。

“可是老哥，你也不能否认真的有某种力量，让所有生物本能地尽一切努力延续自己的基因，难道不是吗？”

“是啊，那种力量肯定存在。”我承认，“你不喜欢吗？”

“我只是很不爽，不想让自己屈从于那种力量。”

“你的意思是，想远离与性有关的行为，一辈子都不做爱吗？”

说完，我不禁想起托尔斯泰的《克罗采奏鸣曲》，小说的主人公斥责一名厌恶性行为的男人时，说了这样的话。“‘如果你要否定性爱，那你说说，人类到底如何存续。’”我凭直觉引用道，“‘那我们可都要消失不见了。’”

我知道春在读那本小说。他露出愉快的神色，似乎在回想书中的文字。“‘那，为什么我们必须存在呢？’”他也引用了一句话来反驳我。紧接着，我们俩同时为这舞台剧一般的对话爆笑起来。

“老哥，你最近去看望过父亲吗？”在驾驶席上的春说。

“工作太忙。”我撒了个谎。虽然工作是很忙，但我只是装作忙碌，其实在做别的事情，或者说在计划复仇。不管怎么说，如果有必要，我还是能空出时间来的。

“那是个强敌。”

“啊？”我不明所以。

“癌症。”春转动方向盘，漫不经心地说。

父亲两年前被诊断出胃癌，马上进行了手术。手术比我们预想的要顺利，父亲很快就出院了。可是，最近他再次被诊断出有癌细胞，不得不第二次入院。父亲的手术被安排在两周后，我现在十分悲观。

“父亲很顽强。”我告诉他。

“对手也很顽强。”

春说得没错。癌症是令人恨得咬牙切齿的强敌。伪装成全军覆没，其实只是暂时撤退，一直潜伏到时机来临，再发动突袭——我最痛恨这种行为了。他们仿佛在向人类发起战争，还一直拉长战线，进行极为有效的攻击。

我们二人沉默了片刻，车子沿着单向双车道的县道一路向北行驶。

我隐约想起父亲的脸，然后开始思考癌症的事情。“你听说过细胞分裂吧？”我说。

“大概听过。”面对突如其来的话题春并没有吃惊。

“其实细胞分裂也是有一定寿命的。因为染色体两端分布着名叫端粒的东西，那东西就代表了寿命。”

“端粒？”

“TTAGGG的重复部分。”

“TTAGGG？”春反问，“老哥你刚才在念咒吗？”他笑着说。

“唉，这种无聊的话题不谈也罢。”

意外的是，春竟催促我说：“不，我想听。”后来我转念一想，春当时搞不好已经知道什么是“端粒”了。

车子进入右转车道，在十字路口前停了下来，等待对面的车先过。

“细胞中有名为DNA的设计图，你只要把它当成生成蛋白质的设计图就好。由腺嘌呤、胸腺嘧啶、鸟嘌呤、胞嘧啶四种碱基构成，各取其首字母，写作A、T、G、C。遗传基因就是由这四种字母排列组合而成的。”

“仅由四个字母？”

“没错，仅由四个字母。你应该知道DNA被称为双螺旋结构吧？”

“我见过那样的图。像两架旋梯拼在一起，旋梯中间还是相连的，像竹梯一样。”

“你很清楚嘛。说白了，那条双螺旋台阶上就写着刚才提到的A呀C呀的字母。另一边的螺旋同样也写着字母。每个A连接的另一边都是T，G和C连接在一起。只有A和T，G和C这两组组合。”

“是绝对的吗？”春问。

“绝对。”我点头道，“如果是正确的基因设计图，就绝对是那样的。”

“G和C，A和T的组合啊……”

“所以，只要弄清楚其中一条螺旋的内容，也就弄清了另一条螺旋的内容。例如，一边螺旋上是GATC的排列，那么，另一边螺旋上的排列肯定是CTAG。都是有规律的。”

“连基因也有规律吗？”春皱了皱眉。

“涂鸦的规矩，纵火的规律，DNA的规律，世界上到处充斥着这样的东西。”我也跟着皱起了眉头。

“那些A啊G啊的暗号，到底有什么作用？”

“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读取三组字母排列，来制作与之对应的氨基酸。”我不太喜欢解释遗传基因，便冷冷地回答道，“制造氨基酸即蛋白质的，就是遗传基因。不过也有一部分编码的作用不是这个。”

“还存在不制造蛋白质的编码？”

“有些部分被认为是无意义的，但确切来说也并非真的无意义，只是我们还不清楚它们的功能。现在有人弄清楚了其中一些机能，虽然还不太确定，但好像有记忆染色体折叠方式的部分，还有人说发现了发出制造蛋白质指令的部分。换句话说，那些非遗传基因部分并非就是垃圾。”

“原来如此。”春点了点头，“那么‘垃圾区’这个叫法会引来误会呢。因为它们本来并不是垃圾，只是人们还不了解它们的机能。”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着。

“你居然还知道垃圾区啊。”我吃了一惊，盯着春的侧脸。严格来说，非遗传基因部分被称为“隔离区”，但也有人把那些部分当成垃圾，将其称为“垃圾区”。

春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还不是老哥提到了垃圾，我脑子里一下就跳出那个词了。”

“这也能反射性地说出‘垃圾区’这个专业术语？”

“搞不好在哪儿听过。”

“搞不好你其实很懂遗传基因学吧？”莫非他在耍他老哥玩？

“我只不过在哪里听到过而已。”春似乎很伤脑筋，飞快地眨了眨眼。

我并没有被他说服，但还是决定把话题继续下去。“而刚才提到的端粒，也存在于非遗传基因部分，具体指的就是TTAGGG编码部分。简单说来，DNA末端都会有TTAGGG这个排列。看上去就像上下都有个盖子，保护上下末端的盖子。然而，每复制一次设计图，那个端粒就会减少一些。”

“就像轮次的门票一样。”

“没错。人体基因中，TTAGGG编码大概有一千到两千段，每次分裂都会减少约五十段。当端粒减少到一定程度，细胞就无法再进行分裂了。就像次票用完了一样。换句话说，端粒表明了细胞的寿命。”

“原来如此，所以说细胞有一定的寿命吗？”

“只有癌细胞不一样。”我看着左侧车窗，说完还嫌恶地咋舌。

“有什么不一样？”

“癌细胞的端粒不会变短，还会越来越长。所以癌细胞能永远分裂。”

“那就是不死之身喽？”

“没错。”

“真讨厌。”

“一般情况下，多余的细胞分裂会遭到抑制，但癌细胞能突破抑制，持续暴走。”

“那更讨厌了。”

癌细胞让我很火大，我简直对其恨之入骨。本来寿命有限，却擅自延长自己的端粒，无视了监督人的制止，不断分裂，不断存活，那样的癌细胞就像擅自篡改法律为自己牟利的政治家一样令人深恶痛绝。

“太嚣张了。”春的语气也很烦躁。尽管我心想“癌哪里懂什么叫嚣张”，却也是一样的心情。

“真是劲敌啊。”春又说了一遍。

眼前的综合医院，宏伟的主楼就像企业建筑。患病的父亲就在那座大楼里。不知为何，我突然想起父亲喜欢的牛仔靴裤，忍不住一阵悲凉。正因如此，我才不愿意来这里。

毕加索和父亲的病

简直像与癌症共处一室。父亲躺在单人病房的床上，讲着一点都不好笑的笑话。虽然瘦了不少，但精神还不错。下巴附近好像多了不少深深的皱纹。我打了声招呼。

“您精神还不错嘛，挺好的。”

父亲靠坐在床头，读着一本文库本小说，旁边的桌子上堆放着各种大小的书籍。

“您在看什么？”

“推理小说。”父亲把手上的文库本拿给我看。

父亲一直是狂热的读书爱好者。家中的书房被塞得满满的，我和春从小就不愁没书看。每当玩腻了游戏机，我们就会翻出父亲的书，两个人分别朗读有点文绉绉的句子玩。我还记得有段时间因为听母亲说“只读那种晦涩难懂的书，会不受女孩子欢迎的哦”，于是改成整天看电影，结果母亲又说：“光看电影也会不受女孩子欢迎的哦。”我们大失所望。

“那堆书都是我买的。”春有点伤脑筋地皱着眉，“‘给我买推理小说，给我买地图’什么的，父亲一开口我就要跑腿，连历史参考书都有。”

“那种书能用来干什么啊？”

“为了检查小说里有没有错。”父亲笑着说。不知道是不是癌症的原因，他的牙齿看起来更尖了。

“读小说不就为了享受虚构的刺激嘛。”我反驳道。

“因为病人很闲啊。”说完，父亲轮流看着我们俩的脸，“你们俩一块去玩了？”

太怀念了。父亲以前经常问我们这个问题。上小学时，看到我从外面回来，正在清洗沾满泥巴的手，父亲就会问：“你们俩一块去玩了？”听到我回答“是啊”，父亲会说“是嘛”，然后露出高兴的笑容。如果我说“不是”，他也会说句“是嘛”，然后有点寂寥地移开视线。到了中学时期，我被他问得烦不胜烦，干脆不理他了。

“我去看春工作了。”

“洗大街上的涂鸦吗？”

春不找稳定的工作，一直过着这种不安稳的生活，但父亲对此似乎并没有什么想法。他曾说过：“所谓人生，就像一条大河，无论你做什么，都只能顺流而下。”他还说：“稳定不稳定，反正都逃不了置身于湍流中的事实，只是一些琐碎的细节而已，最后的方向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改变，所以只要随意就好。”

“大街上的涂鸦总也洗不完吗？”

“越来越多。增加得快极了。要持续到饱和状态才会停下来。”春说。

“我要是大人物，那种事肯定一下就根除了。”父亲说。

“怎么根除？”

“对在墙上涂鸦的人一律处以死刑。只要颁布一条这样的法律就好了。在户外抽烟死刑，贩卖毒品死刑，在超市偷东西的小孩子也判死刑。只要法律这样规定，他们肯定都不敢犯罪了。”

“可能吧……”春赞同道。

“不过，据说春这次要自己涂鸦了。”

“春吗？”

“别人求我的。”春向父亲解释了他获得政府许可，在地下通道涂鸦的事情。

“要是你去画，肯定很厉害吧？”

“肯定的，因为我是毕加索转世。”春说毕加索的时候发音很特别，应该是他暗自确定的亲昵称呼吧。

自那次展会后，春就尽量避免画画。虽然他貌似会偷偷躲在房间里画上两笔，但从来不会给别人看。或许他自己觉得，具备与家人完全不相符的绘画天赋，是由于混杂了别人的血统造成的吧。在得知自己的真正身世后，这种意识就更加强烈了。仿佛由于不敢直面事实，他便也疏远了绘画。

春再次大张旗鼓地作画，是高二的时候。当时他在学校篮球队担任后卫，同时发挥惊人的艺术天赋，让差点被废除的美术部复活了。因为春一加入艺术部，马上引来好多女孩子的加入，这样无论多绝望的社团，也能瞬间复活。

后来我问他，为什么那时候突然又想画画了呢?

“因为父亲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

“他告诉我，毕加索去世那天是我的生日。”

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这样一来，我就成毕加索转世了，真是伤脑筋。”他半开玩笑半自豪地说，“所以才会跟哥哥和爸妈不同，特别会画画。”

春得到了救赎。因为父亲的那句话，使他再也不用为自己的绘画天赋而烦恼，再也没必要怀疑那是不是受了强奸犯基因的影响，只需用“毕加索转世”这几个字，就让他彻底接纳了自己。

父亲只是个平凡的公务员，有时却会用令我眼前一亮的话鼓励家人。若世上存在被埋没的诗人，那父亲想必是其中一员。

我曾经问过父亲，如果春是毕加索转世，那我是什么人的转世呢？我的生日是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日。

父亲好像替我查了很多资料，然后告诉我说：“没有同年去世的名人，不过五月二十日好像是苏我马子[(1)]的忌辰。”当时父亲绝对是憋着笑跟我说话的。

我觉得跟毕加索比起来好像有点底气不足，便气呼呼地说：“我不喜欢马子。”

“用油画工具在墙上作画吗？”

“用喷漆。就是涂鸦用的那种。现在还有专门卖那个的店呢。”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真想看看你的画。”父亲用的是迫不及待想欣赏钟爱的作家最新作品的粉丝口吻。

“出院了一块去看吧。”春说。

“手术是什么时候来着？”我明知故问道。

“两周后。”

“结束后就自由了。”春摊开手说。

随后，他用手指向窗户。“到时候我跟爸爸一起从这里跳出去，逃离这个地方。”

我与父亲看向窗口，一时无言以对。

因为我们看到了绝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风景。

飘荡着淡淡药味的病房里，米白色的墙壁竟无声剥落了，一片无垠的苍穹出现在我们眼前。微风吹拂着，仿佛在耳边吹起优雅的口哨。我感觉双手化作一对翅膀，并且知道如何飞翔。似乎只要稍微振动翅根，就能冲向苍穹。那片天空的尽头一定没有癌症，只需要起飞。我甚至踮起脚，真的准备飞起来了。

那样的场景瞬间从我眼前闪过。我揉了揉眼睛，相信父亲也看到了同样的画面。

有时候，且不说是否出于故意，春总会在既没有画笔也没有喷漆的情况下让我们看到根本不存在的风景。可能是由于他说话的方式、表情，以及动作的诱导吧。

“你们在发什么呆？”

我们猛地回过神来，环视整个病房。房间里充斥着癌症的气息，仿佛永远不会消失。真是太嚣张了。

————————————————————————

(1) 日本飞鸟时代的政治家、贵族。

侦探作品的无聊流程I（前情提要）

“快给我解释一下刚才那个。”我彻底忘了最重要的事情。

“解释什么？”父亲皱起眉头。

“老哥的公司被放火了。最近仙台经常发生纵火案。”

“报纸我还是会看的，所以我知道这些。”

“那您知道发生了多少起案件吗？”

“莫非你知道？”

“因为我很感兴趣。”春点点头，“据我所知，第一起纵火案的作案时间应该是十月六日深夜，被放火的是C．S．S软件公司的大楼。起火点在一楼一间没有人的办公室，大火一直烧到了二楼，没人受伤。”

“可是软件公司平时不是总有很多人加班到深夜吗？”我问了个有点蠢的问题。

“据说确实有几个人加班到了深夜，但似乎临近交稿期，没时间管着火这档子事。”春笑着说，“五天后，黄金海岸的柏青哥店被烧了。由于当时已经打烊，所以没人受伤。”

“是车站西口前面的那家？”

“是西口那家。火很快就被浇灭了。下一次是十六日，仙台站东出口的朝日不动产被放了火。”

“小店铺也会被盯上啊。”我还以为遭到纵火的都是楼房或大型店铺。

“二十一日则是一间很小的古着店。遗憾的是，整个店铺都被烧没了。不过没人受伤。”

“唔，我明白了。”父亲夸张地说，“全都隔了五天时间。”

“真把自己当侦探了。”我苦笑道。

“很遗憾，下一起纵火案发生在六天后。仙台站东出口，生活协会大楼。所幸只烧掉了储物室，但一名路过的老人为了帮忙灭火被烧伤了。”

我定定地看着侃侃而谈的春。他到底是觉得什么地方有趣，才记住了那么多起纵火案的细节呢?

“接下来是三十日和这个月三号，发生地点分别是一家名叫武田堂的印章店和Afternoon。”

“Afternoon是车站旁边的休闲吧，对吧? ”父亲插嘴道，“我跟同事去过一次。”

“然后是前天夜里，老哥的公司被烧了。”

“不太严重。”

“你记得真清楚。”父亲赞叹地拍起手来。

“太奇怪了。”我指着弟弟说。

“今时今日，纵火案已经不算什么异常案件了。”

“不，我是说能记住这么多纵火案细节的你太奇怪了。”

“我不否认。”春耸了耸肩。

病房里弥漫着祥和的气氛，就像我们这一家人正聚在起居室里一样。可是，癌症却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无论父亲如何快乐，声音多有活力，坐在我们身旁的他都深受癌症之苦，这让我又气又恨，不知如何是好。

“春预言了我们公司被烧的事。”

“说中了吗？”

“一语中的。”

“那证明你就是真凶啊。”父亲一脸认真地说。

“我发现了连续纵火案的规律，所以才知道老哥的公司可能会是下一个案发地点。”

“规律？！”父亲提高了音量，“是吗？果然连续犯罪都有个规律啊。”随即他用力点点头，“连续犯罪之间必然有关联性。”

看着被推理小说荼毒的父亲，我的感觉并不坏。

“我发现，纵火案现场附近一定有涂鸦。”

“涂鸦？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

“没错。画在墙上的涂鸦。我告诉你们，因为接了洗涂鸦这么一份工作，我总能收到关于涂鸦的最新情报。”

“莫非你还有地下情报网？”我调侃道。

“我有几个朋友平时游手好闲，没事就在大街上转悠，一看到涂鸦就会向我报告。”

“就像刑警跟线人的关系。”

“差不多。”

我很快想到，他所谓的朋友无非就是流浪汉。不知为何，春总会结识很多流浪汉。

“一旦接到涂鸦的情报，我就会马上打电话给负责管理那面墙壁的公司，主动提议‘帮您清洗墙壁吧’，也就是进行营销活动。总之，他们能帮我很大的忙。”

“你说的那个情报跟这个有什么关系？”父亲问。

“每次有新的涂鸦出现，我都会亲自去看看。不过大约从一个月前开始，莫名其妙地多出了许多奇怪的涂鸦。”

“奇怪？”

“画着英文字母的。”

“英文？”我像鹦鹉一样重复着弟弟的话，感觉自己成了个三流的龙套演员。

“不，英文字母本身并不奇怪，因为有很多涂鸦者喜欢留下自己队伍的名称，或者写一大串意义不明的字母。”

涂鸦包含了宣示地盘的含义，我想起春之前说的话。

“不过，我注意到的不是那些。头一次看到那个，是上个月六号的早晨。”

“第一起纵火案发生当天啊。”父亲阖上了小说，探出身子说。

“没错。后来我仔细一想，想起被纵火的软件公司斜对面有个停车场，而停车场的指示牌上被人涂了个‘God’。我本来以为那只是乱涂乱画。”

“乱涂乱画？”乱涂乱画神的名字可不太好吧。

“不过那幅涂鸦不错。字母是原创设计的，还使用了很漂亮的蓝色，最后用红色描边，完成了斜体的‘God’。”

“那很奇怪吗？”

“我当时也没觉得哪里奇怪，只觉得还真不错。结果五天后，我又发现了‘can’这个单词。”

“那时你就注意到那些单词与纵火案的关系了？”

“还没有。我开始产生怀疑是第三次的时候。一面白色的大楼外壁上被涂了‘talk’，后来让我给洗掉了。第二天早晨看新闻，发现镜头拍到的是同一个地方，在报道那栋楼旁边的不动产中介被烧了。”

“于是你就开始调查了吗？”父亲连连点头道。

“因为我有种不好的预感，于是把以前的报纸找出来看，发现凡是被我洗掉了的涂鸦附近都发生了纵火案。”

“你该不会想说，那些字再多几个就能组成一段话了吧？”

我突然兴奋起来。我的性格属于那种一遇到谜题就会着迷不已的，而且我有预感，要是再听春讲下去，自己肯定要沉迷其中了。

“God can talk。”春笑了。

“神可以说话。”父亲像个初中生一样做起了翻译，“应该可以吧？”他笑道，“神是无所不能的，只要他老人家心情好，连我的癌症也能弄走。”

我本来就不太喜欢“癌”这个字。应该说，我很害怕。父亲的检查结果出来，医生口中说出“癌”这个字时，我整个人都好像坠入到无尽的深渊。尽管我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但还是在听到那个残暴、邪恶的病名时被绝望压垮了。

被诊断为癌症的患者，在谈论自己的疾病时多数会使用“那个”或者“这病”等抽象的称呼。仿佛一说出那个忌讳的字眼，生命就会从身体当中溜走一样。我认为，比起癌症这种疾病，“癌”这个发音更要恐怖千百倍。

为此，我顿时对表情平静、迎难而上说出“癌”字的父亲感到万分敬佩。

“别的纵火现场也一样吗？”

“全都一样。几天后，古着店着火前，我在隔了几间店铺的便利店墙壁上找到了‘Ants’的涂鸦。”

“Ants，是蚂蚁吗？”总觉得有点蠢。

“当时我还半信半疑，可第二天就看到了古着店着火的新闻，让我不得不确信，纵火案和涂鸦肯定是有联系的。”

“联系啊……”我蹙起眉头。

“老哥，我查了一下，发现跟涂鸦相关的案子还真不少。比如十九世纪末发生在英国的开膛手杰克案，还有美国查尔斯·曼森家的曼森杀人案，都有涂鸦参与其中。”

“别给我传播这种可怕的知识好吗？”我夸张地做了个鬼脸。

“总之，这次的连续纵火案与涂鸦是有关联的。”

“另外四起纵火案也一样吗？”父亲已经听得津津有味了。

“没错。案子发生前一天，附近肯定会出现涂鸦。生活协会那次是‘go to’这个词。”

“真的吗？”我挠着头，不知该信他几成。从小我就总被春那些无聊的恶作剧骗得团团转。

“印章店着火前，我发现了‘America’这个词。不过后来的涂鸦有点变化，成了数字。”

“嗯，也就是说……”父亲努力整理着刚刚得到的信息，挠着头说，“是Afternoon着火那次？”

“没错。”春点点头。

“写了什么数字？”

“‘280’。不过涂鸦的手法跟以前一模一样，所以我知道那是同一个人的作品。”

“二百八十。”我边念边摇摇头。莫名其妙。

“接下来的发现就是前天一大早的事情了。我在老哥公司附近的一家酒店停车场里看到了涂鸦。”

“写了啥？”

“‘Century’。”春的发音十分标准，“所以我认定那一带可能会发生火灾。结果经过一番调查，最有可能被盯上的对象中就有老哥的公司。于是我打了个电话，觉得老哥应该会吓一跳。”

“还真是吓到我了。”我不得不承认。

“我解释完了。”春像魔术师一样摊开双手。

“全部连起来就是，‘God can talk Ants go to America 280 century’吗？”我把所有文字连了起来，但还是不明所以，“有两个动词。”

“应该有断句。”父亲倒是很淡定，“从‘Ants’开始就是另一句话了。”随后，他一手撑着下巴，把句子翻译成了英文。“神可以说话。蚂蚁去了美国。”然后认真地看着我的脸，问，“喂，泉水，蚂蚁会去美国吗？”

他问我，我问谁去！我几乎没出过国，但从年末年初时成田机场的拥挤状况来看，蚂蚁或许真的对美国有点兴趣。我回答道：“人家毕竟是自由之国。”

“最后的‘280 century’实在太难理解了。”我边说边想，这些话搞不好一点意义都没有。

父亲从旁边的桌子上翻出一张白纸。“把刚才那些信息再说一遍，我要记下来。然后我要给你把这个谜题解开。”

“哪儿来的什么谜题……”我真是服了他了。

“这是一段神秘的句子，应该是要留给谁的口信才对。”父亲断言道。

“那也不一定啊。”

“不，绝对是暗号，肯定有意义的。”父亲非常自信。

“春觉得呢？”

“其实老哥应该更擅长这些吧。”

“对啊，泉水，你不是很喜欢这些东西嘛？你还记得填字游戏吗？”

父亲最爱谈论我小时候的事情，而且都是些我想都不愿去想的糗事。“那种小屁孩的事谁还记得啊。”虽然我每次都会这么说，但总归还是记得一些的，这让我更尴尬了。

侦探I

我小时候很喜欢填字游戏。这是事实。那时我家订的《新闻周日版》每周都会刊登一个填字游戏，每到那时，我起床头一件事既不是换睡衣也不是洗脸，而是摊开报纸，沉迷在填字游戏中。

我喜欢解谜。找到答案，填进空格。一点一点接近真相，那种感觉跟我的性格十分相符。

有一天，我早上起来，发现报纸上已经被填进了几个答案。

“犯人”就是父亲，不过他并没有恶意。“有些问题对你来说太难了，我就帮你填了几个。”

我马上发了疯似的闹腾起来——听说是这样的，发疯那部分我完全没有记忆。当时我才小学五年级，根本没必要对此感到羞愧，可能只是无意识地将那段记忆定义为了人生污点。

“那时候你哭着大闹，说‘全部都想自己做’来着。”

“我也记得。当时还很无奈地想，‘哥哥真没大人样’。”

“你怎么可能记得？！”我生气地说。

“不，我清楚地记得老哥那像恶鬼一样的怒容。”

“泉水，说白了你就是全都要自己做，否则就会不高兴。”父亲继续道，“看书不喜欢看梗概，棒球直播坚决不愿意从一半开始看。学校老师还告诉我，说你在课上学到什么数学公式都要把公式的起源都刨

根问底弄清楚。这些证明，你很讨厌在彻底理解之前被别人硬塞一个答案。”

“也不是干什么事都这样。”我边说边暗自承认，自己的性格确实如此。

“说白了就是不喜欢中途加入。”父亲的指摘十分尖锐。

太正确了。初中加入足球社团时也是，一旦得知自己不是首发，就突然不想玩了。倒是不会生闷气，只是无法集中精力，一心就想着“这不是我的比赛”。所以我也最讨厌接力跑。

“老哥你只要是中途加入就一点儿干劲都没有，一换成初始成员就顽固又热心。还心无旁骛。”春戏谑地说，“你还记得那个吗？定向越野。”

“这是伪装成回忆往昔的人身伤害吗？”我摊开手，无奈地说。

可春不愿停下来。“在町内会的定向越野活动上，我跟老哥一组。应该只有我们两个。你潇洒地一手拿着地图，一手拿着指南针，拉着我越走越远。”

“不好意思，我先给你道歉了。我不该把指南针南北方向弄反。当时我一心以为‘南（nan）’就该是‘N’。”

“等我们回过神来，已经跑到一个见都没见过的地方了，而且老哥还死不认错。我说干脆放弃得了，你也不听，还很自信地说‘走这边’。真是太顽固了。”

“我有时确实会坚持自己的判断。”我全面承认了自己的罪状，“可要怎样你才能原谅我呢？”

“总算承认自己迷路后，又说‘只要顺着太阳下山的方向走，就能回家了’。结果太阳嗖地一下就沉下去了。”

“话说回来，推理小说里经常出现泉水这样的人物呢。”父亲看了一眼文库本，“里面不是会有侦探嘛，像歇洛克·福尔摩斯那样的。他们相信自己的推理，充满信心地进行解说，那样子还真有点像你。”

“不，父亲，侦探不会为了一个填字游戏发疯的。”我自嘲地说。

“老爸是在说你有侦探的潜质啊。你懂的。”

“我懂什么？”

“纵火案和涂鸦一事，老哥也一定能解决。”

“别妄下定论。”

“证明我对老哥充满期待。”

“我去找个侦探来。”我叹息一声，指了指文库本。

“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侦探。”父亲非常遗憾地说。

“嗯，现实中的所谓侦探，无非就是信用调查所里的那些。我们公司跟那种地方也有挺多业务往来的。”我满心希望能引开话题。

“哦。”父亲凑了过来，“会帮你们解决疑难案件吗？”

“怎么可能！无非就是背景调查和找人。”

“真无聊。”父亲的语气十分寂寥。

“只有平凡无聊的事情中才存在着真理。”春插嘴道。

“你说话总是很有意思。”

“这是老爸教我的。”

“前段时间我找的那个侦探好像还不错。”我突然想起高木给我介绍的侦探。

“你请侦探了？”

“因为有些事情。”

后来父亲又仔细确认了一遍纵火案的信息，为了方便复习还记在了小本子上。其实，我表面上装作毫不关心，私下里也在努力记忆。

当时这起案子还像个游戏。对我来说，无论是连续纵火案还是墙上的涂鸦，都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搞清楚其中的关联性其实跟做填字游戏差不多。只是我万万没想到，自己竟会陷入纵火案的泥潭无法自拔，甚至影响到了整个人生。

“话说回来。”父亲猛地抬起脸，“春，你还记得自己在那次定向运动后说了什么吗？”

“啊，我？”春一下被问住了。我露出狡诈的笑容。现在你总算体会到直面自己根本没有记忆的历史有多么纠结了吧。

“你和泉水最后是倒数第一回来的。泉水当时一蹶不振，结果你就说了这么一句：‘我和哥哥是最厉害的。’还说‘这种规则根本不合理’，最后把指南针踩碎了。”父亲微笑着说，“你还说‘我们两个一起肯定不会输’，说完了还大发脾气呢。”

梵高和父亲的价值

父亲乍一看肩膀并不宽，中等身材，算是个懦弱的男人。

他出生在宫城县边上的一个小镇，家里人都是农民，排行老五。既不是缺衣少食从商店偷面包的问题儿童，也不是折断樱花枝，高举着自我夸耀将来前程似锦的活泼少年。

之后作为一个在政府机关就职的公务员，他也绝对算不上活跃。搞不好跟危急时刻作出重要判断，让部下唯自己马首是瞻，与交涉对象促膝长谈这种优秀人才必须经历的事物都完全无缘。

父亲并非缺乏能力。我觉得他算是比较能干的那种人，只不过不引人注意。而且他只要不被他人发现自己的能力，就会倾向安稳，让人乍一看觉得这人很无能。

只见几面，说两句话，根本无法了解父亲的真正价值。

以前，我曾和母亲有过这样的对话。“不是有个人叫梵高吗？”

“那个画家？”

“对，那个画家。据说梵高看到伦勃朗的《犹太新娘》时曾说：‘只要给我一片面包，我就能在这幅画前坐两个星期。’”

“嗯……”光听那一声哼哼，我不知道母亲到底对这个话题有没有兴趣。

“这说明梵高十分清楚，要理解一幅画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那又怎样？”

“我只是在想，要知道一个人有多厉害，肯定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吧。”我说话时心里想的就是父亲。

“不过我马上就知道了。”

母亲十几岁就成了时尚杂志的模特，很有几分姿色。她高雅不艳俗，身材苗条，眼睛大大的，留着一头长发。外出时经常被误认为是我们的姐姐，我们也对这个年近四十还美丽依旧的母亲颇为自豪。

现在仔细想想，母亲的美貌肯定招来了周围人的嫉恨。所以在得知母亲被一个未成年强奸犯侵犯后，很可能大部分人都认为那是上天为了平衡她的美貌而降下的灾祸，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想必还有很多女人长出一口气，觉得这样才公平吧。

母亲对初次见到父亲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当时我才二十出头，因为工作来到了仙台一个温泉胜地。”由于关系到摄影版权问题，当时代表政府相关部门到场的就是父亲。

“见面刚一说话，我就发现这个人其实很厉害了。”

据说先告白的是母亲。

“当时我简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父亲曾这样形容道。

母亲一回东京就干脆利落地辞去了模特的工作。她把行李收拾收拾，退掉自己那间时髦公寓，一个人跑到仙台去找父亲了。

“要是能稍微踏实一点，浪漫一点，一步一步来，就更好了。”每当谈到这个话题，父亲都会有点遗憾地挠头。

我听说，母亲怀上春时，是父亲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的。

据说母亲是在仙台七夕祭典上告诉父亲自己怀孕了的。在拥挤的人群中，当时只有一岁半的我已经趴在父亲的背上睡着了。

听到母亲这句话的瞬间，父亲就知道那不是自己的孩子，而是那场噩梦一般的事件留下的苦果。

“如果你不反对，就生下来吧。”父亲并没有装酷，何况背上背着一个睡得云里雾里的小鬼，实在是装不起来。

七夕祭典的最后一天，春在降生之前就面临了一次死亡的威胁。

拯救他的正是父亲。他作出决定，紧张期待，慈爱迎接，张开双臂欢迎了春的降生。一直站在母亲的产床旁，第一个轻蹭刚出生的春的小脸，那个人当然也是父亲。

我头一次听说春的身世的那天夜里，父亲曾静静地说：“其实这种事情，并不存在正确答案吧。”

“正确答案？”

“有许多人与我们有着一样的境遇，因为世界上实在有太多强暴事件了。有的人怀孕后堕胎了，也有的人生下来。你觉得谁做得对？应该把孩子生下来，还是打掉，当他从不存在？我真的不知道。想必也不存在所谓的正确答案。”

“爸爸是怎么看春的？”尽管我当时听到那做梦都想不到的家族秘密时完全陷入了震惊之中，但还是把问题问了出来。

若父亲给出了不同的回答，我的人生很可能会就此完蛋。搞不好会如同坠入深渊，甚至再也无法相信任何人，最终沦为预备役罪犯。

我认为，那个瞬间真的很重要。

父亲想也不想就回答。

“春是我的孩子。他是我们家的次子，是你弟弟。我们是最强的一家人。”

温和淡定的口吻，完全看不出“我才是一切悲剧的主人公”那种自怨自艾的感情，也没有自我激励的虚假架势。他看上去既不像陶醉于自己台词中的自恋狂，也不像随便找个答案搪塞小孩子。

父亲的话拯救了我。因此，我虽然对他所说的事情感到大吃一惊，却没有陷入恐慌。父亲在我脑中奠定了这样一个想法——所谓的“血统传承”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后来我还问过父亲。“母亲说她怀孕了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我当时条件反射地开始祈祷了。”他说，“很好笑吧？”

“明明没有信仰？”我没有轻蔑，只是有些吃惊。

“对，明明没有信仰。可是在那一瞬间，我还是看着天空说出了自己的疑惑。到底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总之，第一反应就是祈祷。”

“真没节操。”

“节操是何物？当时情况紧急嘛。”

“你突然这么一问，老天有回答吗？”

“还真有，我听到了。”

“这剧情发展真是让人意外。”

“可能是我的错觉吧，反正我听得很清楚，就像有人在我的脑子里大吼。”

“原来老天还会大吼啊。”我觉得那真是一次珍贵的体验，“他说什么了？”

“他说，‘自己想！’”

“哈？”

“他要我‘自己想’来着，我听到那个声音了。”

“那就是答案？”我忍不住嗤笑出声，“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可是仔细想想，作为神，那样说还真的挺有道理的。”

“嗯。”

“于是我马上就做出了决定。经过自己的思考。”

尽管外表平凡，绝不出众，也没什么特长，我还是坚信父亲是个很厉害的人物。想必梵高一定会明白的吧。不过他已经死了。真是可惜。

罗兰·柯克

一头扎进解谜世界里的父亲，看起来还挺可爱的。

“那家古着店叫什么名字？”他开始问诸如此类的问题。

“叫‘团队’。英文。T、E、A、M。”春仔细地说明着，父亲一笔一画地抄到笔记本上。

“当时涂鸦上写的是什么？”

“是Ants。”春马上回答。

父亲一边点头，一边确认了拼法。随后比对着纵火案和涂鸦的内容，挠了挠头。“到底怎么回事？”

我在旁边听着，同时暗自思索其中的关联性。“God can talk。神可以说话。”这是什么比喻吗？“Ants go to America。蚂蚁去美国。”这句更加匪夷所思了。莫非是想表达凡事只要坚持，一切皆有可能吗？

“这个经常被人拿来说，其实God反过来看就是Dog。”我试着说。

“对啊。”春说着说着笑开了。他是那种在路上看到随便什么狗都能喜欢得走不动路的爱狗之人。

春最崇拜的历史人物一直是甘地和德川纲吉[(1)]。

甘地对春来说是个极具魅力的人。他曾经提倡禁欲，因为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控制。他所推行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被春称

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武器”，每次提起他春都兴奋得不行。好几次看电影还流泪了。

“将来人们肯定不会相信，这片大地上竟然真的曾经存在那么伟大的人物。”这是称赞爱因斯坦和甘地的话。而春则单纯地因为里面包含了甘地，才勉强接受了爱因斯坦的存在。

同时，他还以同样的热情崇拜着德川纲吉。不过这次的理由很简单，说白了他就是喜欢“生类怜悯令[(2)]”。

他总是说，狗比人重要有什么不好的？

“挺久以前，政府曾举办过一次演讲。”父亲保持着写字的姿势，突然冒出了一句。

“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们说纵火的动机最多的就是‘发泄不满’，据说一半以上的纵火都是出于这个原因。接下来是‘怨恨’。再接下来是享乐犯罪、为情所困，真正经过策划的纵火是很少的。”

“发泄不满吗……”我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

“火其实有净化作用。”父亲的语气仿佛自己也被火焰净化过一样，“不管是篝火还是烧垃圾的火，只要一直看着，就会有种得到治愈的感觉。”

“搞不好人类一生下来就喜欢烧东西啊。”我回想起十几岁看到篝火时的兴奋。

“毕竟还有‘燃尽’这种词啊，可能是因为燃烧会给人一种成就感。火焰中应该存在着大量的成就感，或许因为我是日本人才这么觉得，

但我还是认为，只有火葬才算真正意义上的终结。”

春开口道：“火焰和火灾中确实潜藏着某种魔力。三岛由纪夫不是写了本少年在金阁寺放火的青春小说嘛。”

“那是青春小说？”

“没错，那就是一本青春小说。”春微笑了一下，“里面不是有个场景，讲主人公认为‘只要烧了金阁寺，就能改变世界’嘛。”

“可能有吧。”

“人类会用以改变世界的，一定是火。”春摆出一个与烈焰热火话题毫不相符的寂寥表情，“而神用以改变世界的则是水。比如《圣经》中的洪水。”

“《圣经》上不是说，索多玛城是被大火烧毁的嘛。”父亲笑了，“神也会用火的。”

我则突然想起小时候听到的一个故事。日本神话中有位叫“木花咲耶姬”的人物。她身怀六甲之时，丈夫“邇邇芸命”竟怀疑“这真是我的孩子吗”，木花咲耶姬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将产房一把火点着了，并说：“若我在其中平安生出孩子，那便证明你是孩子的生父。”

我是在电视节目还是什么东西上看到这个故事的。当时我和春还都是小孩子，对怀孕产子这种事一无所知，但光是想象在封闭了出口的产房里放火的孕妇，就吓得瑟瑟发抖。

当时电视上还打出“火焰能证明清白”几个字，我至今都记得那个画面。尽管那是我头一回看到“清白”这个词，还是在心里留下了小小

的阴影。

我正准备将木花咲耶姬的故事作为话题说出来，可转念一想，又放弃了。因为我觉得被丈夫追问“那是我的孩子吗”的木花咲耶姬，跟怀着春的母亲，立场有那么一点儿相似。

一旦提起这类话题，不管是不是神话故事，都必定会像妖魔一般让我们三个人回想起“春的降生”。光是忍耐癌症的折磨就已经够辛苦了，再让我的家人想起那禁忌的基因问题，必然会让气氛更加沉重，甚至把我们压倒在地。

所以，我把好不容易想起来的木花咲耶姬这个名字又咽了回去。

春像在祈祷一般缓缓眨了眨眼睛。

“人的纵火，神的洪水。”他又说。

父亲后来一直都很关注纵火案和涂鸦的事。“下次要买张仙台地图，在上面标记案子发生的位置，搞不好位置上也隐含着一定的规律哦。”

“照这个势头，老爸可能真的会把犯人抓到。”春对我笑着说。

“父亲，这是现实世界的事情，肯定不会有推理小说那样的情节啦。”

“呵呵。”父亲对此不置可否。

我们又闲聊了几句，随即站了起来。

父亲突然说：“春，你借我的C D很不错哦。”他已经盖好被子平躺在床上，准备睡午觉了。

“是吧？”春又笑开了，“罗兰·柯克，很不错吧？”

“那是谁？”

“老哥听爵士吗？”

“听一点儿，培养情操。”我含糊地回答。

“爵士可不是培养情操的东西。硬要说的话，应该算舞曲。罗兰·柯克其实是个萨克斯演奏家，一生下来就失明了。”

“他看不见东西吗！”父亲吃惊地说。

“对，看不见。”

“原来如此。”

“管他眼睛瞎不瞎，都跟他的作品没关系不是吗？”我并没打算刁难谁，但还是说了出来。其实作者的出身和经历应该跟对其作品的评价没有任何关系才对。就算跟作者本身有关系，对欣赏的人来说也毫无意义。不知为何，我很讨厌那种强加于人的判断方式。

一听到盲眼的萨克斯演奏家，就联想到灰暗的人生，并给人一种他的演奏想必也很沉重的错觉。全是些说得好听叫“深邃”，说得不好听叫“阴暗”的曲子。

“那些听着累人的曲子我不喜欢。”我耸耸肩。

“原来如此。”春看上去很遗憾，“那真可惜。”

父亲突然从被窝里坐了起来。“唉，话别这么说，先听听嘛。”他熟练地操作着枕边的录音机，“听哪张专辑好呢……”

“《Volunteered Slavery》应该不错吧？那首曲子最好懂了。”

“那是啥啊？”

“翻译过来叫《自愿为奴》。”

“呃。”一听这几个字我就心情不佳了。我很快就明白过来，那肯定是控诉人种歧视的音乐吧。这个演奏家搞不好是个什么运动领袖。尽管我并不反对那些行动和思想，但也不想主动去听。“饶了我吧。”本来就待在充斥着不安和恐惧的医院里，我为什么还要委屈自己听那些压抑的爵士乐啊。

可是曲子未经我的许可就放了出来。听起来似乎是现场演奏，还能听到观众的掌声。一个聒噪的男人不停嚷嚷着什么，真正的演奏迟迟没有开始。我又耸了耸肩，根本不知道他在嚷什么，应该是运动领袖的口号吧。

突然，萨克斯响了起来。

我的身体比脑袋反应更快，上半身猛地抽搐了一下，仿佛整个身体都被控制住了。我吃了一惊。春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我。

那是完全超出我想象的欢快曲子。萨克斯的声音富有节奏地流动着。

我静静地听着。一连串愉悦明朗的音符。不轻浮，也绝不算沉重。萨克斯和钢琴的声音蹦蹦跳跳地交织在一起，直直撞进我的心中。

“这真是，”我说，“真是不错。”真的很不错。

“对吧？”春又笑了起来，眼角堆起几根细纹，显得十分可爱。

“知道这段曲子的演奏者是个盲人，我一下子就释怀了。”父亲笑道，“只有那种人才能演奏出如此欢乐的旋律。”

“那种人？”

“一心认定只有能看到的东西才最重要的人，肯定无法创作出这种曲子。”

我多少明白了父亲想说的话。这种“轻快”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追随时尚，而是来自更深层的灵魂。

这种“欢快”是与借口、长篇大论、道理和自暴自弃完全无缘的东西。

“这位演奏家肯定是真心热爱爵士乐吧。”父亲点着头说。

“真正重要的东西就要明朗地传达出来。”春仿佛自言自语一般说道，“就像背负的东西越重，脚步就该越轻一样。”

他像在作诗。

“小丑在空中秋千上穿梭时，完全忘却了重力。”

春的这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

(1) 德川幕府第五代将军。

(2) 本来只是个类似禁止虐待动物法的法令，后来变本加厉地推出了“杀犬密告令”，这就有了下一自然段的“狗比人重要有什么不好”。

地球重力和小丑

春的话让我想起了马戏团。我不禁感慨，记忆这种东西真是稍受刺激就能被激发出来的啊，为什么我这二十年来一次都没想起过那件事呢？仿佛我心血来潮地按下脑中的重播键，早在二十年前录下的那盒卡带就再次开始播放。

马戏团帐篷里的场景出现在眼前。那时我还是个装模作样歪戴着棒球帽的小学生，坐在观众席最前排看着天花板。跟我同样装束的春坐在旁边，身后则是父母。

只有几缕阳光照进来，帐篷里显得一片昏暗，我甚至不知道出口在哪里。我因这超乎寻常的密闭空间和空气中飘荡的野兽臭味表现出了极度的兴奋。想必是面对一个原始而未知的世界，孩子的冒险之心被激发出来了吧。旁边的春不停抽着鼻子，坐立不安地说：“有小狗吗，有小狗吗，小狗会出来吗？”

“是狮子啦。”听了我的话，春的小脸一下子白了。

“小狗不会被吃掉吧？”

“别担心，狮子都是被驯服了的。”

那应该是个俄罗斯马戏团。那场公演是由市政府举办的，父亲用员工价买到了门票，把我们也带来了。

表演的详细内容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只有一些碎片式的记忆。

动物的气味，大白天喝酒的醉汉和他下流的声音，咔嗒咔嗒踩着自行车在舞台上转圈的狗熊，穿着连体衣的漂亮白人女性，还有看到狮子跳火圈时父亲那孩子气的欢呼声。

然后就是——小丑。

那应该是我头一次看到小丑。尽管之前通过电视和书籍知道有这么一种角色，但还是头一次在小丑出场的地方亲眼看到小丑。想必春也是如此。

我们两人都看得入了迷。

小丑一直做着无声的表演，尽管画了一脸哭妆，却踩着轻快的脚步，让我们的脑子陷入了混乱。

站在大球上轻松表演的小丑，看上去似乎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他不断引来观众的哄堂大笑，自己的表情却丝毫没有改变。

不知为何，我就是无法移开目光。

“啊。”春突然轻哼一声，原来是高空秋千表演开始了。

小丑优雅地鞠了一躬，丝毫看不出有对坠落的恐惧，毫不犹豫地飞上了高空。

他跳到反方向抛来的另一个秋千上。不知是否是设计好的动作，那小丑偶尔会做出差点要坠落的举动，让我提心吊胆，难受得不得了。

“要掉下来了。”春仰着脖子，盯着空中的秋千，惴惴不安地说。

其实我也很害怕。每次看到小丑松开秋千，都要倒抽一口冷气。那种恐惧仿佛是自己脚下开了个大洞，会瞬间坠入深渊一般。

“别担心，不会掉下来的。”母亲好像说了这么一句，那声音太让人安心了。

“会掉下来的。”

“没事，你看。”

我闻言又把目光聚焦到小丑脸上。春也伸长了脖子。

母亲在后面继续说：“你看他那么开心，肯定不会掉下来的。”

虽然那是毫无依据的借口，可是被她这么一说，我一下子觉得动作流畅地在秋千上穿梭的小丑怎么都不可能掉下来了。

“因为对飞来飞去的小丑来说，重力是不存在的。”

“没错，重力会消失哦。”父亲也说。

“怎么消失？”我问。

“只要活得快快乐乐，地球的重力就会消失不见。”

“没错。我和你很快就要飘到天上去了。”

我隐约记得父母曾经有过那样的对话，却不太相信自己的记忆是否真的准确。毕竟我不认为自己当时知道“重力”这个单词，而且记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被大脑篡改。

地狱变

我们正对着一辆斯巴鲁吃饭。

我们坐在快餐店里。这里人很多，只能两人并排坐在窗边的座位上。窗户对着停车场，能看到我们那辆白车的车头。总感觉像是饿着肚子的手下眼巴巴地看着头领吃饭。

“你的车应该也饿了吧？”

“是啊，得去加油了。”春慢吞吞地说完，咬了一口汉堡包，“你觉得老爸瘦了吗？”

“瘦了。”

“毕竟是癌症，也没办法。”

我们一边啃着垃圾食品，一边谈论着沉重的话题。

“刚才那些纵火案和涂鸦的事情，是你为父亲编造的故事吗？”

春险些把喝到一半的可乐喷了出来。“不是编的。”

“我见父亲那么感兴趣，还以为是你专门照他的口味编造的呢。”

“不是编造的，那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不然我带你去看看纵火现场和涂鸦现场？”

“那就麻烦你了。”

“原来老哥你也很感兴趣嘛。”

“没啊。”我随意糊弄了一下。

“今天是不行了，不过明天我可以带你去。”

“今天要约会吗？”

“晚上要开始创作涂鸦。”春没对我的话作出回应，“我要先去简单描一下边。”

“现在吗？”

“没错，现在。所以只能明天再带老哥进行涂鸦一日游了。”

我一边用吸管搅着冰块，一边说：“那我明天给你打电话。”

我听到春把纸杯捏成一团的声音。

“你决定好画什么了吗，毕加索阁下？”走出快餐店时，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春一边开门一边说：“你知道良秀吗？”

“不是秀吉吗？良秀，那莫非是画家的名字？”我依据上下文推测道。

“没错，画家。那你知道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变》吧？”

“是那里面的画家吗？你从小就爱看小说。”

“就是那本青春小说。”

“你怎么管什么都叫青春小说啊。”

“最近我总想起那位画家。”

虽然记不太清，但还是能想出个大概。那本小说是讲一个为了创作“地狱变”屏风，把自己女儿害死的画家的故事。

“那故事挺可怕的。”

春走向自己的车，远远地就按了车钥匙上的解锁键，门锁应声解开。

“我很喜欢那个故事。而且我认为，进行创作搞不好真需要那样的疯狂。‘想画地狱变的屏风，就必须亲眼目睹地狱。’”春背诵起芥川龙之介笔下的句子。

“可是，没见过就画不出来的人，其实只是缺乏想象力吧。”

“有道理。”春坐上驾驶席。我打开副驾车门坐了进去。

“对了，你能把我送到公司去吗？”

“工作？”

“我打算去你说的那个商务酒店看看。就是我公司附近那个被画了涂鸦的地方。”

“画了‘century’的那个是吧？”

“我想先去那里看看。”

引擎被点燃。我突然和停车场上的一个姑娘对上了目光。那是个皮肤白皙的美女，年龄大概二十五岁。我感觉挺奇怪的，因为她一直盯着我们的车，确切地说，一直盯着我的脸在看。

还是个让人冷不丁看到会忍不住尖叫出声的大美人儿。

“老哥，怎么了？”

“没什么。”我看到个美女，这种事好像不该跟弟弟提。

随后我模模糊糊地想：话说回来，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变》也是讲火灾的呢。

桥I

我们在车里聊起了“桥”的话题。

“据说青叶山的桥挺危险的，老哥你开车通过的时候最好注意一下。”

我万万没想到春会提起青叶山那座桥的事，吃了一惊，仿佛自己的丑事突然被曝光了。

“桥很危险吗？”我装出头一次听说的样子。

“是听我朋友说的。”

“他是不是说那里闹鬼，所以很危险？”

那是一架单向单车道，但并不算狭窄的桥。因为横跨一片溪谷，桥面距离地面足有一百米。理所当然地——虽然这么说有点不太对劲——总之，那里就成了跳桥自杀胜地。

我非常喜欢视野开阔，自然气息十足的青叶山，那里苍翠的树木竟无法让自杀者们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选择，真是有点可惜。不过自然的温情有时会让人更加绝望倒也是事实。

自杀的人多了，鬼故事自然也就多了起来。我从小到大听了不少那种故事，有时候甚至怕得睡不着觉。我现在还记得一个鬼故事，讲的是一个人夜里开车，后面有个女人四肢着地以惊人的速度追了过来。为此，我头一次开车经过那里时，恨不得紧紧闭上眼睛，结果差点把人撞了。

“我说的可不是鬼故事，是危险事故。老哥你平时不怎么开车，所以要特别注意。”

“可是那条桥上不是有很高的护栏吗？围得严严实实的。”

由于自杀者实在太多，几年前起，桥的两端就安上了非常高的护栏。高得简直跟墙壁没什么两样，乍一看应该超过两米了。而且护栏顶部是向内弯曲的，人根本爬不上去。

“即便那样，还是每年至少会在谷底发现一具尸体。”

“为了自杀不惜爬上那种墙壁吗？”还真是艰巨的任务，他们是如何越过弯曲部分的啊?

“一般人爬着爬着就该回心转意了，所以死掉的那些人肯定怀着某种坚定的信念。”

“那种坚定的信念为什么不用来求生呢？”

“桥的墙好翻，人生的高墙可不好翻啊。”

“那跟危险有什么关系？”我问了一句。

“桥上确实有监狱一样的高墙，但桥的两端还是跟以前一样，只有脆弱低矮的铁丝网。而且不知是不是因为螺丝松了，一推就能推开。据说之前为了防止意外在附近装了护栏，可自从上次出事被撞倒后，也没人去维修。”

“那太危险了，最好现在就跟市里联系。”我随口说了一句。

“上回有个从事涂装行业的老头告诉我，说半夜过桥的时候差点撞到桥头的护栏，只差那么一点，他自己就也成了百米山谷下的尸体。”

“拒绝使用替身演员吗？”

“自身难保啊。”

“不过那里是直行道，正常人不会往护栏上开吧。”

“他好像喝醉了。”春挑起眉毛。

“我突然无法同情他了。”

我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却吃了一惊。因为万万没想到还真有人因为酒后驾车差点儿从桥上栽下去。

“老哥你也要小心点。越是觉得自己在走直线，就越容易偏离正轨，这跟人生是一回事。越是觉得自己走在笔直的康庄大道上，就越容易在不经意间失足。可是一心想着快走歪快走歪……却也真的会走歪。”

“就像只会投弧线球的投手一样。”

“总比只会扔差球的好吧。也比直线向下的人生要好。总之，我劝你还是不要靠近那座桥好了。”

很快，车子慢慢靠边了，我的公司就在前面不远处。

“你那朋友把桥护栏不安全的事情告诉别人了吗？市政府啊、县政府之类的。”这才是我必须确认的事情。

“不知道。那老头肯定觉得所有人都像他一样倒霉才最好了。”

“这可不是什么好性格。”

“还不如让他一头栽下去呢。”

“对啊。”我笑道。

卑劣的人不如从桥上一头栽下去，这点我赞成。即使是对自己的恶行毫无悔改之意的人，在坠落到百米深的溪谷中时，应该多少也会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希望如此吧。

我突然想起以前看过的一个电视节目。应该是初中时看的，当时我还天真地以为春是父亲的亲生孩子，因此大概是那个时候。

我一个人在餐桌旁坐下，打开电视机，就看到了那个节目。

节目是以一般人为主角的纪录片。内容是一名女高中生得知自己是母亲带着嫁到现在这个家来的小孩，便出发去寻找自己“真正的父亲”。

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想见那个出生以后一次都没见过的父亲，还觉得把那孩子养育了十几年的“养父”很可怜。

最后，她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父亲，二人见面的地点是某座著名的大桥。

真正的父亲意外地年轻，看起来像个优秀的白领。脸虽然被马赛克遮住了，但无需旁白解释我也能看出，那人个子很高，英姿飒爽。

画面上映出女高中生高兴的面孔时，连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我都意识到，那个女生肯定是想过一把“大逆转”的瘾。她肯定一直在等待某种戏剧性的变化，把自己从平凡无趣的人生中解救出来。而她肯定产生了某种错觉，认为与自己有着血脉关系的父亲如此优秀，自己的价值便也一定能得到提升。

我不太喜欢这样。觉得她很低贱，很下作。

养育她的父亲在女孩见到亲生父亲的那一刻，表现出了由衷的不安。画面上映出他坐在家里不停看表，想着女儿怎么还不回来的场景。

当天深夜，女儿回来了，养父热情地迎接了她的归来，还对她笑着说：“你回来啦。”还是初中生的我一边嘎吱嘎吱地嚼着花林糖，一边感慨他真是个伟大的人啊。

可是女孩的态度却非常恶劣。她一副对待陌生人的态度，最后甚至说：“一个陌生人别装得跟我爸爸似的好吗？”

真是太卑劣了。

商务酒店的阴谋

我不喜欢休息日到公司来。

抬眼望向大楼，几乎每一层都亮着荧光灯。是大家都很喜欢工作吗？还是活儿实在干不完呢？总之休息日加班的员工数也数不清。

进入大楼必须在正门的读卡器上刷一下员工卡。自动门打开后，进去了还要输入一遍密码。毕竟我们做的是与遗传基因有关的极其隐私的生意，怎么小心都不过分。

不过我对这种做法还是存在疑问。不管多么严密的安保都会有漏洞，而且这样做只能隔绝外部人员，不能保证内部员工不会干坏事。

比如前几天药房的安眠药被盗，只要是熟悉安保措施的员工，谁都能做到。连我都可以。但公司就是不愿意调查员工，因为嫌麻烦。

安保程度越高步骤就越繁琐。不管记录多么详细的终端访问日志，有心人总能找出漏洞来，因为他们不怕麻烦。吃亏的都是无知无害的普通人。

我认为，到头来最可靠的只能是“性善论”。强制每个员工在桌子上摆放母亲和自己婴儿时的照片，只有这样才能最有效地防止犯罪。

被火烧过的痕迹已经没有一天前那么吓人了，原本焦黑的墙面颜色也淡了一些。

警方可能还未结束调查，现场依旧被警戒线围着。我走到警戒线边，看着燃烧后的痕迹。父亲刚才说纵火是“为了发泄不满，获得某种

成就感”。那面焦黑的墙壁烧得并不厉害，若把“仁基因公司”比喻为一个巨人，那案发现场就好比是巨人小脚趾上的一抹烟灰。若让巨人整个儿烧起来，最终坍塌成一堆废墟埋没在泥土里，说不定还能产生某些快感，可这种程度的焚烧顶多只能产生欲求不满的感觉吧。莫非罪犯本打算焚烧巨人，结果失败了？还是他纵火的动机本来就不是我想的那样呢?

我拆开在附近折扣店里买来的一次性相机，看了看周围，确定没有人之后，拍了一张焦黑的墙壁的照片。保险起见，我按了两次快门。

春一直到上小学之前都酷爱模仿我的行动。据说我刚上小学时他还想跟着我到学校去。我开始学书法，春也理所当然地跟来了。连我们写的字都几乎一模一样。春还喜欢挨着我偷看我在读的漫画，我要是挠挠鼻子，春也会照着我的样子挠鼻子。

或许他在无意识中感受到了某种危机，出于对自己另外那一半染色体的不安情绪，而不自觉地模仿着我的行为。

拍照的时候才真正可笑。

我举起相机打算给春拍照，春会马上跑过来跟我做一样的姿势。明明手上没有照相机，却要站在我身边，装出一副看取景窗的样子。结果就成了两个儿童摄影师并排拍摄风景照的光景。

“你站那边去啦。”无论我再怎么喊，他也不听。就是要摆出一样的动作，还说：“我们一样哦。”

我很快就找到了那家商务酒店，离我公司还不到五十米远。上面挂着古旧的招牌，写着“仙台东商务酒店”的字样。砖红色的墙壁在周围建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突兀。

我从玄关的自动门外看进去，前台坐着一个衔着香烟的老头，正在读报纸。

“我想问个事情。”为了表明自己不是来住店的，我刻意飞快地说道。

“车站？”

“呃。”他突如其来的回答让我愣了一下。

“你想问去车站怎么走，是吗？很多人过来问这个。”白发老人叠起手上的报纸，看着我说。他穿着红色的马甲，刘海被一股脑儿梳到后面，狭长的脸看起来有点神经质，让我不禁想到握着桌球杆的保罗·纽曼。

“我是想问涂鸦的事情。”我随便搪塞了几句，一心只想让他带我去看看现场。

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前台那个老人的眼神一下子变了，随即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地走进办公室。哪有人话说到一半扭头就走的，我不禁有些慌张。

“那个。”我忍不住叫了一声，穿红马甲的老人猛地回过头，卷着袖子朝我走了过来。随即纵身一跃，直接跳出了前台。他明显超过六十岁了，却像跳远健将一样飞了过来。

我吓得动弹不得，连嘴都张不开。我本以为年过花甲的人早就与跳高跳远这种运动无缘了。

“是你干的吗！”老人立在我面前，扯着我的领子怒喝道。虽然声音并不算大，却很有压迫力。“事到如今才跑来道歉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揪着我不放的老头实在太有气势。我就像无处可逃的拳击选手一样被逼到了墙角。领子被人揪着，背部死死地顶着墙壁。“不是的。你误会了。”我好不容易才摇了摇头。

老人马上放松了力道。“搞什么，原来不是啊。”放弃得也太干脆了。

我扯了扯领子，随口编了个谎言。“我们那儿也被涂鸦了，觉得可能是同一个人干的，就想过来看看。”

“哦，是吗……”

对此我只能苦笑。

“原来你也是受害者啊。你那儿也是酒店？”

“不，不是酒店。我家的墙壁被涂鸦了。”

“那种坏小子就该吊起来打。”

“我听说你们这里是停车场被涂了。”

老人瞪了我一眼。我慌忙绷紧身子，以为他又要冲过来了。

“是后面的停车场，要看看吗？不过已经洗掉了。”

“是自己洗掉的吗？”

“有个挺好玩的年轻人打电话来说自己是专家，就交给他了。结果还真洗得干干净净。”

那是我弟弟，但我实在说不出口。尽管可能是我的错觉，但我总觉得要是说出来，这位老人搞不好又要用那双满是皱纹的眼睛瞪着我，冲过来掐我脖子了。

老人领着我走到大楼外面。停车场就在旁边，看大小也就能停五辆车左右，还竖着“未经允许停车者一律报警”的警告牌。“涂鸦就在这里来着。”他用下巴指了指停车场跟酒店之间的围墙。

“我听说涂的是英语。”

他又瞪了我一眼。这家伙搞不好从过军，或者是退休的老警察，或是格斗专家。否则没人有本事用眼神杀死人，那种压迫感实在跟商务酒店前台的身份有些不相符。我不禁想，这人一定是特别聘用人员，是阴谋组织的中心人物派来这家商务酒店作卧底的，这样才解释得通。

“唉，是啊。我是看不太明白，不过确实是英语。”

我盯着那面围墙，上面几乎没留下任何涂鸦的痕迹。只有把脸凑得很近才能勉强辨认出有色差的地方，但根本看不出原来画了些什么。

“我是早上来交班的时候发现的。”

“大概是几点？”

“我五点来的。结果就发现那帮小孩子的恶作剧了，真是气死我了。”

“对了，是哪一天你还记得吗？”

“昨天，不，应该是前天。前天早上，嗯。”只有在看着天、扳着手指头回忆日期的时候，这老头儿看起来才有那么一点可爱。“连警察都不愿管这事儿。”

“您知道那边不远处有家叫‘仁基因公司’的地方吗？”

“仁？你是说那个挂着G招牌的地方吗？当然知道啦。虽然不是很清楚，但好像在做什么不三不四的研究。”

“不三不四……吗？”我拼命忍住笑。看来世人普遍把遗传基因和生殖研究定义成“不三不四的事情”呢。这要是让我们的“仁RICH”听到，一定会躲到墙角哭的。

“那座大楼跟您这家酒店有什么关系吗？”

怎么可能有，尽管如此，我还是姑且这么问了。果然，男人摇摇头说：“应该没有吧。”

“说得也是。”

“要是犯人出现了，我一定不会饶过他。老子最讨厌那种躲在暗处偷偷摸摸干坏事的人了。就算他来道歉，我也绝不原谅。”

“是啊。”我敷衍道，“就算提着一箱子点心过来，也要给他扔回去。”

“不，要是他提点心过来，我倒是可以考虑。”说着，他报了个仙台地区很有名的蛋奶点心，“要是他拿那个过来，我倒是可以勉强原谅他。”

“那不是本地最出名的东西嘛。”又不是什么稀罕物。

“我最爱吃那个了。不过没人在自己住的地方专门跑去买特产的吧，所以要是有人买给我，我会很高兴的。”

由于老人具有逆我者全都杀光的威慑力，而我又挺珍惜自己这条小命的，于是我并没有嘲笑他说：这么点儿东西就能让你原谅了？

我只是道了谢就走开了。保险起见，我准备拍张照片，便瞅准老人转身走回去的时机，举起了相机。快门“咔嚓”一声响起的瞬间，他在自动门前停了下来，转过头，又瞪了我一眼。

我赶紧露出讨好的笑容。那人要是去当特工或警察什么的，肯定会很成功吧。

被美人搭讪，感觉自然是极好的。被不认识的美人搭讪难免有点诡异，但感觉还是极好的。

“打扰了，我能跟你说句话吗？”

我刚走到自家公寓门前，就被搭讪了。时间是傍晚五点。

我发出一个难以言喻的声音回应了她，因为我吓了一跳。“我们白天见过吧？”

原来是我在快餐店停车场见到的美人。她虽然没我高，但作为一名女性已经算是高个子了。我条件反射般地垂下目光，发现她穿着平跟鞋。

我推测道，这人应该跟我差不多大，但这种类型的女性也有可能外表比实际年龄更成熟。

“你是春先生的兄长吧？”正如很多外表爽朗的女性那般，女人口齿清晰地问道。

“对，我是春先生的兄长。”我迷迷糊糊地回答。她怎么知道的？只见她的表情缓和了一些，嘴角还浮现出一丝笑意。

“好笑吗？”

“不，我只是很自然地笑出来了。”

“可你的笑容像是那种……总算找到这辈子不共戴天的仇敌了……的那种笑。”我可不记得自己招惹过她，她的目光还是有些锐利。“不好意思，你是哪位？”就算是个美人，也不能大摇大摆地跑到别人家门口来找茬对不?

美人并不畏惧，而是道了个歉，递过来一张名片。名片左上角有个巨大的LOGO。

“JLG。”

“让·吕克·戈达尔？”我条件反射地说出一个法国电影导演的名字。一提到JLG，都会想到那个人的名字缩写吧?

“是日本文化会馆管理组织。”那双大眼睛仿佛每眨一下都能呼扇出一阵风来。“Japan Lyceum Group。”她用准确的发音说道。我再仔细看了一眼名片，上面果然写着那串英文。

“原来不是戈达尔啊。”

尽管我知道法国导演不可能派个大美人来找我，但还是不禁大失所望。

“我叫乡田顺子。想必你就是春先生的兄长，泉水先生吧？”

“你知道得真清楚。”我有点警惕地说。

“对，那么我就不绕弯子了。”她理所当然地说，“我对春先生进行了一些调查。”

我像近视眼的人看远处的物体那样眯起了眼睛。“你跟踪他了？”

“因为在调查春先生的事，所以就不可避免地进行了一些那样的活动。”

“侦探社的人？”

“不，我刚才跟你说过了，是日本文化会馆管理组织。”她看起来像个不耐烦的女演员，“我们是对全国的文化会馆和文化设施进行管理的组织。”

“具体都进行些什么活动呢？”

“文化会馆或文化中心等设施的清扫和警戒，还会调查一些纠纷。”

“没听说过。”我换成略带攻击性的语气，打算试探她一番，“说白了感觉有点像欺诈。”

“你知道八重山早苗吗？”她突然问。

“那是人名？”

“是一种蜻蜓[(1)]。你看。”

“看什么？”

“就算你没听说过，八重山上也的确存在着那么一种蜻蜓。蜻蜓里真的分早苗科和早苗类，完全不是欺诈。这是一样的道理。就算你没听说过，世界上一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东西。”

“是我太轻率了。”

“我也没听说过什么戈达尔，但他的作品不也在电影院里放映吗？”

那种电影你不知道也无所谓。我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那么，你的工作跟春又有什么关系？”

“全国各地的文化会馆被人涂鸦的案例最近越来越多了。”

“案例啊……”

“特别是宫城县，最严重的是仙台市，今年的情况越来越糟。青年文化会馆被数次涂鸦，已经上升到了恶意犯罪的范畴。”

“你是来找春洗涂鸦的吗？”我马上反应过来。如果是来找人洗涂鸦的，那她真是没找错地方。

“不，我来的目的并不是这个。”

“春最拿手的就是洗涂鸦和画画。”

“是的，这我当然知道。”她迅速回答。

我发现她的眼神突然有点微妙，但我并非头一次看到那种眼神，年轻时曾见过很多次。

比如我上学的时候。假设有一天和女朋友一起走在路上碰巧遇到了春，听完我介绍说“这是我弟弟”后，女朋友会一脸困惑，同时两眼发光。就是那时候的那种眼神。仿佛严冬已经过去，春天总算到来，蚂蚁们纷纷从地里钻出来的眼神。就算他们是复眼，其中蕴含的感情也是一致的。总之，是对春着迷不已的眼神。

“那你为什么要调查他？”

“春先生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有没有奇怪的表现？”

“奇怪的表现？”

这句话一说出口，我突然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心想，咦，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人，到底是哪里呢？这么一个大美人，我应该会过目不忘才对啊。

肯定不是在刚才那家快餐店外面，应该是更早以前的事情。莫非在哪里偶然碰到过吗？不，我转念又想。这种感觉搞不好类似在路边看到一条金毛寻回犬，觉得以前见过那双眼睛，然后想起了邻居家柴犬的情况。

“春怎么了？你少说那种莫名其妙的话耍我玩儿。”就算她是个绝世大美女，做得太过分了我一样该生气。

或许是被我诘问的语气冒犯到了，她的表情猛地一沉。“不，算了。”她咬牙切齿地想结束我们的对话，但很快又加了一句。“只是……麻烦你千万向春先生保密，不要告诉他我来找过你。”

“保密？为什么，你太霸道了。”

“那是为了春先生好。”

为什么是为了他好？我实在搞不懂。

“春先生最近的言行很奇怪，他的精神状态十分不稳定。”

我的脸也阴了下来，这个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她怎么能随随便便就一口咬定别人的弟弟有问题。我终于准备发火了。“你是精神病专家吗？”

“不是。”

“不是精神病专家，却说别人精神状态不稳定，我觉得有点不入流。”我马上想到了白天的春，并在脑中重演了一遍我们的对话。他真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春先生的精神状态十分不稳定。”她又说了一遍。

“现在这个世道，有谁的精神状态是稳定的？”有在大楼里纵火的人，也有往别人家墙上涂鸦的小屁孩。根本不知道“觉悟”二字怎么写的政治家整日趾高气扬，成天播放小道八卦的电视台自诩为正义使者。待在这种地方还能维持精神状态稳定的，不是圣贤就是弱智。

“你看过他的笔记吗？”

“笔记？”她的提问让我有种美女为了勾引男人故意编造荒唐事的错觉。

“春先生的笔记本上有许多吓人的东西。”

“因为那家伙爱画画。”

“不，不是画。是文字。确切地说，是人名。”

“人名？”

“他在本子上写满了没有任何意义的名字。我还记得那么几个，像柴可夫斯基、爱因斯坦、高更、阿基米德之类的。”

“柴可夫斯基、阿基米德？”我机械性地重复了一遍，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因为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深夜坐在桌边，往笔记本上涂写一大串伟人姓名的弟弟的身影。但我并没有感到恐惧。

“那是……”

“很奇怪，对吧？春先生真的往本子上写满了那种东西。反反复复地。人这种生物，一旦精神状态变得不稳定，就会表现出那种症状。”看她的表情，似乎是真的很担心春。

有本外国恐怖小说曾经讲到过一个故事，发疯的小说家反反复复把同一段话写了无数遍。想到这里，我不禁有点发抖。

“也有可能是在背诵名人的姓名啊。”

“为了什么？”

“为了考试之类的。”我的声音越来越小，“搞不好是什么名人鉴定师之类的资格考试。”

“只往笔记本上反复抄写名人的姓名，这是很反常的表现。”她坚定地说，“人类本来就不擅长重复，尤其是那种单调乏味、毫无意义的重复，更是会把人逼疯。”

“你是指那本笔记本吗？”

“总之，我认为春先生现在正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或者说是十分敏感的状态。”

“先等等，就算春确实有点精神性疲劳，那又怎么样？”

她烦恼地皱起眉头。“春先生很可能与墙壁上的涂鸦有关。”

“那当然啦，因为那小子的工作就是清洗涂鸦嘛。”

“除那以外还有别的关联。”

“除那以外？”

不知为何，美人突然露出得胜的表情。“说了这么多，原来身为兄长的泉水先生也对他并不了解呢。”

我没有继续问下去。可能是因为那位乡田美人已经转过身去，也可能是因为我实在害怕再问出与弟弟有关的什么可怕的事情来。

离开前，她又问：“对了，母亲呢，春先生的母亲最近怎么样？”我不知道她问这个是想干什么，顿时慌了神。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母亲五年前病逝了。还特意加了句“不是因为癌症”。

“啊，原来如此。”

尽管她面无表情，看上去却有点掩饰惊讶的感觉。我不明白她怎么突然提起我们的母亲，既然要问，不是更应该问问父亲吗？我看着美人离去的背影，突然体会到被抛弃的感觉。

然后，我开始想春的事情。那本狂人笔记是否真的存在呢？

她说“春和涂鸦事件有关”，可是，涂鸦跟春到底能有什么关系呢？春曾当着我的面批判“这种东西根本不是艺术”，我实在很难想象他会是那些涂鸦的制造者。

她还说春的精神状态非常不稳定。那是真的吗？我想起春白天所说的话。“纵火案和涂鸦是有关联的。”那是真的吗？我公司的大楼确实被放火了，而其他的纵火案想必也不会是假的。那家商务酒店的停车场里也确实存在过涂鸦。纵火现场必定会出现涂鸦，春的这个说法其实不无道理。或许是哪个疯了的人遵从扭曲的心理导致的吧。

————————————————————

(1) 只生活在日本石垣岛和西表岛的蜻蜓种类。

两万八千年前

父亲似乎比我预料的还要积极。他很快就给我打了电话。因为病房里禁止使用手机，他还专门跑到公共电话区给我打过来。

时间是夜里九点。我刚从书店买来全市地图贴在墙上，正忙着在案发现场画圆圈呢。我一边回想着春所说的信息，一边用红色铅笔标记出纵火现场，再用蓝色铅笔把被认为留下了涂鸦的现场也圈出来。

但春并没说那几处纵火现场和涂鸦现场的具体位置，我最后只在自己公司和商务酒店的停车场处画了圈。

“怎么样，白天的谜题解开了吗？”父亲的声音非常有精神。

“什么解谜不解谜的啊？父亲您呢？有什么发现了吗？”

“还真有。”父亲似乎很高兴，“下一个涂鸦肯定是‘Ago’。”

“啊？”

“二百八十世纪这个表述有点奇怪，说白了就是‘两万八千年’的意思。这样的话，不就只有两万八千年前了吗？所以肯定是‘280 century ago’。念起来还抑扬顿挫的。你知道两万八千年前发生了什么事吗？”

“父亲，您可能没发现，大部分人是不可能知道两万八千年前发生了什么事的。但就算不知道，他们也能活得很幸福。”

“我这儿刚好有春买给我的历史书，根据书上的说明，”父亲好像是捧着书站在公共电话旁的，真是辛苦他了，“两万八千年前，尼安德

特人灭绝了。大约两万八千年前，反正就是那段时间。”

“哦。”

“肯定跟那个有关系。”

“哪个？”

“原始人啊。这次的纵火案肯定跟原始人有关系。”

“因为原始人离不开火啊。正好适合纵火。”我随便敷衍了一句，紧接着就开始现学现卖，“父亲，你知道吗？尼安德特人是不会画画的，那些残留下来的壁画，都是现代人类的祖先留下的。”

“哦？”父亲好像感兴趣了，“听起来挺好玩的嘛。”

“搞不好那就是生存者和灭绝者之间的差别哦。”

“绘画能力吗？不，那不可能吧。智人存活下来，尼安德特人和北京猿人灭绝，肯定还有其他原因才对。”

“什么原因啊？”

“思考这个又不是我的工作。”父亲懒懒地回了一句，我竟无法反驳。

“话说回来，我右手一直痒痒。”父亲叹了口气。

“还好不是左手。”

“是啊。”父亲怀念地说，“左手一痒春就要大惊小怪了。”

右手痒有好事，左手痒有坏事，这好像是欧洲的一个迷信说法。到了德国似乎成了右手痒会有意外之财，左手痒会破财。

春真的很迷信。虽然谈不上神经质，但从小就很关注占卜、古老的传说一类的东西。比如“不能数身上的痣”、“那家店里有蜘蛛垂下来，所以生意会越来越好”、“刚才有黑猫路过，快退后五步”之类的，每每遇到这种时刻，他都会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那些话。

“你注意到我病房里的桃子了吗？”

“桃子？”

“据说要把桃子放在鬼门的方位。莫非是因为鬼门这个称呼，所以要放打鬼桃太郎的桃子？反正是春放的。也不知道这种季节他从哪儿搞来的桃子，还说‘孙悟空就是吃了仙桃才长生不老的’，除了桃子什么水果都不给我带。”

“他这种性格可能真的一辈子都不会变。”

“人本来就不会变的。”

“话说回来，您认识一个叫乡田顺子的女人吗？”我突然想起来，就问了一句。

“乡田？没听说过。有这么个女人吗？”

“有啊。就算您没听说过，也不代表别人不存在嘛。比如说，你知道八重山早苗吗？”

我想起乡田顺子的话，便有样学样地说给了父亲。

“啊，你是说蜻蜓吧？那个种类貌似快灭绝了。”

“原来您知道？”

“那点儿事情还是知道的。”

“啊，是吗……那没什么了。”

我们又说了两三句，便挂了电话。房间陷入一片死寂，因为房子里只有我，只要我不开口，自然是什么声音都不会有。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这阵死寂有种别样的意味。

Engine　圆阵　猿人

我有个一口咬定人生就像一场自行车赛的上司，还有个将人生比喻为在饭店吃饭的同事。其实就是两种想法，一种认为人生必须下死力气拼命蹬踏板，是一场成王败寇的竞技；一种认为人生是慢慢享用满汉全席的过程，没必要跟邻桌的食客比赛谁吃得快。

我还没有老到能判断谁的想法最正确，但此时倒是真的蹬着自行车，在前往车站的路上。

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深夜十一点。由于睡不着觉，我干脆离开了公寓。虽然早早就上了床，但那个叫乡田的女子所说的话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使我怎么都睡不着。有的人在做决定之前会优柔寡断很长一段时间，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可一旦做出决定，就会迅速行动。而我就是那种人中的典型。我只知道直来直去，并且一头扎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

我脱掉汗衫扔在床上，从衣架上拽下一件高领毛衣。套上袜子，穿上棉布长裤，把外套随便一披就出了门。

骑自行车到车站并不算远。看个人的拼命程度，一般会花五到十分钟。穿过两个大十字路口，我马上左转进了地下通道。没错，就是白天我跟春碰头的那个地下通道。我停下自行车，挂上了车锁。

一到深夜，走地下通道的人就非常少了。过了上班族回家的时间，这里几乎看不到半个行人，所经之处一片寂静。这个昏暗的隧道也是出名的治安盲点。

有人说这里是小混混聚集的场所，也有人说里面躲着变态，反正从没有好话。其实我自己一般也会尽量避免晚上到这里来。

大家都躲着这里，自然经过的人就少了；经过的人越少，大家就更加不敢靠近了。

我战战兢兢地沿着台阶走进地道。

春在里面。穿着一身蓝色连体工作服，套着兜帽，让我一时没认出来。一股刺鼻的油漆味扑面而来，我忍不住感到胸口一阵憋闷。

我下完整段台阶春都毫无反应。他盯着墙壁的侧脸透出画家的专注。我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他正朝我右边的墙壁上喷漆，我便靠在另一面墙上，看着春作画。

真棒。但我怕发出声音会影响春的创作，便憋了回去，在心中叫了声“真棒”。

他的画类似插图，但绝不呆板。光泽和层次感共同制造出神奇的立体效果。是圆。不，是球体。好几个球体。大小各异，微妙地交错着，整体看来又构成了更大的圆。

能用喷漆画出这么完美的圆，这种能力本身就值得惊叹了。

春的动作飞快，片刻不停地工作着。用喷漆在墙上着色。一瓶用完就放到地上，目不斜视地拿起另外一瓶，继续往墙上喷。同时他还一点一点改变站位，偶尔弯下腰来给下半部分上色。他的手腕柔软而灵活地动着，节奏感非常不错，光是在旁边看，就让人兴奋不已。

他喷绘的并不是单纯的一串球体。各个球体的颜色会微妙地混在一起，传达出不可思议的迫力。不是多彩的，而是使用了几种以明亮的蓝色为基调的同系色。整体表现出黎明的清爽和深夜的幽静，让人不知不觉地看呆了。可能是因为气味，也可能是对那幅画着迷了。

“老哥，你什么时候来的？”

甩了甩空罐子，把那些罐子都扫到一起，春这才发现了我。

他掀开头上的兜帽。

我看了看手表，已经零点二十分了。我在这里站了四十分钟。“刚来。你完全没发现我呢。完成了？”

“其实绘画根本不存在完成的那一刻。不过，嗯，我打算就这样了。”

“很棒哦。”

有点像保罗·克莱的风格，虽然是蓝色幻想，却有着独特的重量感。同时还很可爱。

“是不是迷人又忧郁的感觉？”春说。

“迷人跟忧郁不会矛盾吗？”

“矛盾是无处不在的。”他说得好像路边就有一大坨矛盾似的。

“有标题吗？”

“这种涂鸦哪儿来的标题。”春笑道，“不过，硬要说的话，可以叫‘Engine’。”

“Engine。”这个词在通道中回响，仿佛连墙壁也跟着震颤起来。

“或者可以叫圆形阵列的‘圆阵’[1]。”

“也可以叫猿猴人类的猿人。”我说完就想起了尼安德特人。

“你专门来看这个的？”

“还不是心疼你这个弟弟。”我没敢说是因为担心他的精神状态不稳定。

“你找到那家商务酒店了吗？就是停车场有涂鸦的。”

“找到了，洗得真够干净的。”我还撒谎说在那里遇到了十分亲切的管理员。

“那可是我洗的啊。不过，上面确实写着‘century’来着。”

他的表情十分爽朗，仿佛刚才附在身上的毕加索之魂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了，看上去不太像精神不正常的人。

“今天我遇到一个女人。”我把乡田顺子给我的名片递给春。

春接过去，低头看了好一会儿才说：“好厉害，是JLG呢，这不是让·吕克·戈达尔吗！”

“你也这么认为吧！”我们俩的思维挺相似的。

“我很喜欢戈达尔。”春的表情就像吃到了什么甜甜的果实。紧接着大喊一声：“小心右边！”我吓了一跳，赶紧往右边看，这才想起这是戈达尔一部作品的片名。“能拍出无聊到那种境地的电影，他绝对是个天才。”

“那女人很漂亮哦。”

春一听，脸色就沉了下来。“哦。”他哼哼一声。随即跟我描述了一下个子高矮、头发长短，问我是不是这么一个女人。

“应该就是她，你们认识？”

“嗯。”

“她好像在调查你。”

“调查？不，这人是……”春说到一半，还是闭上了嘴。

“这人到底是谁？”

春露出犯难的表情，挠着头说：“你最好别跟这个乡田小姐有什么瓜葛。”我忍住没问到底该信你还是她。

“不过这张名片真的很不错。”春说，“我要对她另眼相看了。”

他又端详了一会儿名片，然后还给我。

“那可是个男人见到会走不动路的大美人哦。”

“老哥你就是容易受骗。”

“什么意思？”我这人的确对女人的谎言和小花招毫无抵抗力，正因如此，都这么大一个人了，还遭遇过不少桃花劫，所以实在无法反驳。

“也不是什么大事。”春继续收拾东西，“不过我再说一遍。就算那女人很漂亮，你也不要跟她扯上关系。”

我等他整理好空罐子，一起走上台阶回到地面。

“不过你的涂鸦实在太棒了。”站在入口看都很壮观。右边一整面墙都被球体图案掩盖了，我实在无法想象政府的人看到这个会作何感想，肯定会叫他把整个地下通道的墙壁都画满吧。那样一来，这里就不再是脏乱差的地下通道，而会变成海底隧道。填满隧道的蓝色引擎，说不定哪天就会破墙而出。

“白天我再给你打电话。”我说完便跨上了自行车。

回公寓足足花了十五分钟。

————————————————————

(1) Engine、圆阵和猿人在日语里都是同一个发音。

DNA检验

电话铃声在梦里响个不停。梦里的我反复拿起听筒，可那声音就是停不下来。我气得醒过来，发现手机真的在响，赶紧像逃离沼泽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挣扎起来。

电视没关，一脸严肃的新闻播音员正在报道世界局势，发表诸如无论军事力量多么强大的国家，肯定都不会突然袭击敌国之类的见解。还解释说就算再怎么想发动攻击，也要在此之前按照既定步骤准备好冠冕堂皇的借口。反正是跟我毫无关系的新闻，于是我关掉电源，拿起手机，按下了通话键。

一个男人开口叫了我的名字。“前段时间您说的那种服务，现在还有吗？”

就算他不自报家门，我也知道是谁。“是葛城先生吗？”我姑且确认了一遍，因为前几天我才去他家介绍了DNA检验的服务内容。

本来别说和这种人对话了，我连招呼都不愿意打。一个四十多岁的大男人，却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没有——当然“像样”只是我的主观判断——这种人却住在市中心的高层公寓里。高层又高级，还抗震隔音，既时尚又前卫。

葛城是个毫无反省谦虚之色，因为自己年轻时是个小混混而沾沾自喜到现在的男人。根本无可救药。不过他的长相倒是很符合“玉树临风胜潘安”这种过时描述，浓眉大眼，目光锐利，一看就知道这人年轻时身边从来不缺女人。

他把年轻时的自己形容为“神经病”，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好词，更不适合用来自我评价，却被他得意洋洋地说了出来。不过他倒也不像大多数男人那样，喜欢夸耀英勇事迹和吹牛皮。

几天前，我找来的侦探把葛城仔细调查了一番，发现他根本不是自称的“个体户”，而是个皮条客。领着一群闲得无聊又好奇的女高中生，从有钱压力又大的中年白领身上搜刮钱财。这种有需求自然会产生供给、几乎不需要费什么脑子的产业，他倒是搞得活色生香，还赚了一大笔钱。

“是的，我们也承接DNA检验业务。”

“周日给你打电话真是不好意思，不过是你说的让我随时联系，对吧？”

“是的，没关系。”我咬牙切齿地说，“那么，我们可以开始DNA检验了对吧？”

“真的能靠遗传基因看出病来吗？我倒是没怎么当真，不过既然你们推荐了，我就试试吧。”

尽管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大叔，说起话来却像个小孩子。

“那我会找时间再次拜访的，详细情况就等那时再谈吧。”

“要抽血吗？”

“不需要，只要用棉签在嘴里刮一刮就好，那样就能收集到DNA了。”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客气的口吻呢！

“你什么时候能来？”

“随时都可以。”

“那我说今天，你真的会今天来吗？你们还真够闲的。”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历。“我明天会去拜访。”

葛城估计是在查看记事本，过了一会儿才说：“那就明天吧。明天早上。今晚我有事，明天一早刚好弄完，所以你早上八点左右过来吧。”

“我明白了。”明天社长要在一楼开早会，但既然时间定在八点，我应该能在上班前去一趟。

“话说回来，你们公司还真够大的，我看到电视上在打广告呢。据说你们还接受不孕不育检查？搞不好我们这儿的女孩子也会想去检查检查哦。”

“我们确实承接不孕不育和亲子鉴定业务。”

我说完，对方沉默了片刻，似乎陷入了沉思。

随后，他突然提高了音量，仿佛想到了绝佳的策略。“如果我试过觉得不错，可以考虑让你跟我们公司签约哦。”

我很讨厌他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还不是要给哪个怀了孕的卖春女做胎儿的亲子鉴定，然后把对方狠狠敲诈一顿。

“葛城先生您除了检查疾病以外，也要进行不孕不育的检验吗？”我绷着脸问。

“不，不用了。我都不知搞大别人肚子多少次了，怎么可能不孕不育。”这人不知为何竟得意起来，“比起不孕不育，倒是有很多孩子等着跟我做亲子鉴定呢。”他笑得真恶心。

一挂掉电话，我就陷入了忧郁的情绪，仿佛房间四面的墙壁都向我压来。郁结像一座巨大的石磨，渐渐向我压了下来。

一大早就心情不快，而我对此毫无办法。

也不想再睡一觉了。早上七点，我站在窗前伸了伸懒腰，换掉睡衣，嚼起了吐司。

我看了一眼用图钉固定在墙上的仙台街道图。

现在给春打电话还有点早，于是我决定先一个人去现场逛逛。我总觉得与其被别人领着到处走，还是自己调查更符合我的性格。父亲果然没说错，我最讨厌中途加入了。

我觉得凡事都该按顺序来，便决定先去调查第一处纵火现场——C．S．S公司。

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我一直不太喜欢电脑网络这类东西，用电脑检索，还不如翻字典舒服。

跟我同时入职的高木经常调侃我：“管你是上网查的还是翻文献查的，最后得到的结果不都一样吗？”我每次都会很认真地反驳：“不对！”并坚称：“网上得到的知识都很浅薄，全是些浅薄的信息。与那些相比，抱着《广辞苑》一点点查出来的东西更有分量。”

“内容不都一样嘛。”

“说这种话的人，”我死犟嘴道，“跟那种觉得在电影院看和租光盘回家看，电影内容都一样的人一样蠢。”

“内容本来就一样啊。”

“可是……”我接不下去了。

“而且上网更方便。”

“嗯……”这点我不得不承认。

我坐在已经启动好的电脑前，打开搜索引擎，马上输入“CSS”，点击搜索键，出来了一大堆结果。我看到多得让人胸闷的结果数量，不得不换了好几个关键词，才总算找到那家公司的主页。

世界上有很多人认为互联网就是全世界，并认为在互联网上搜索不出来的人和事就是不存在的。既然如此，今后如果想人间蒸发，就没必要偷偷摸摸搬走，只要别让自己出现在搜索结果里就行了。

那家叫C．S．S的公司，总部就在仙台。正如春所说，他们公司的大楼就在车站东口附近。我把公司地址抄在笔记本上，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找到了柏青哥连锁店“黄金海岸”和房屋中介“朝日不动产”的地址。

网络社会万岁。

我又忍不住用“纵火　仙台　规律”这三个关键词搜索了一遍。本以为神奇的互联网会直接把纵火犯的名字告诉我，结果只出来一些毫无关联的搜索结果。

我面向墙上的地图，用红笔圈出刚才查到的地址。我决定先调查这三个地方。

咦？我有种奇怪的感觉。目不转睛地盯着地图时，仿佛唤醒了某段遥远的记忆。在哪儿见过？但这种感觉实在太模糊。我把脸凑近地图上标记的位置，试着用手指描绘。

直到最后，我都没辨明产生这种违和感或称既视感的真正原因。

我把地图取下来，仔细叠好。我这人向来仔细，不把纸张的每一个角都对齐就绝对不会舒服，于是我反复折叠了好几次。

然后便把地图往口袋里一塞。尽管一塞进去纸就扭了，但我并不介意。

侦探作品的无聊流程II（现场调查）

软件公司的大楼确实被烧了。虽不是全部烧毁，但受害面积明显要比我的公司大得多。

尤其是南边角落，特别严重。虽然还残留着几面墙壁，但透过没有玻璃的窗洞往里看，只能看到焦黑的室内。没烧透的折叠椅在地上倒成一堆，仿如消化不良一般的样子。周围没有警戒线，我便壮着胆子走了过去。但这座大楼本身自然也安装了一堆毫无意义的安保系统。

这栋楼的建龄应该有十年以上了，楼顶上画着“CSS”的LOGO。虽然是休息日，里面却亮着许多灯。要到哪一天，才能真正看到休息日上班这一现象灭绝呢？！

尽管只是在大楼周围转了几圈，没有找到任何像样的线索，但我还是很满足。回到被纵火的房间旁，我举起相机对准正面。按下了快门。

然后便跨上自行车，立刻前往下一个地点。

我沿着新干线的高架桥一路骑行，来到车站西口，那里停着许多等红灯的车辆。看上去就像路旁的一摊积水，死气沉沉。我从车龙旁边穿了过去。

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柏青哥连锁店“黄金海岸”。店铺就在地下通道附近，与居酒屋并排，开在狭窄的小路旁。

说得好听点，那是一片旧日风情小店，实际上就是一堆有些自暴自弃的废屋。就像一群抱着膝盖瑟瑟发抖，等待灾难过去的流浪汉，把自己的生命全部交到了他人手中。

那家柏青哥店完全名不副实，招牌上都裂了缝，没有一点“黄金”的感觉。

不过里面倒是十分热闹，就像有个勇敢的冷面司令官用炸弹威胁毫无士气的士兵一样。

我进到店里，客人不少，每个人都神经兮兮地盯着柏青哥机台。

我本想找个店员问问，但这里的音乐实在太吵，他们又好像一个个都忙不过来，我便放弃了。正打算从另外一扇自动门离开时，我猛然发现了被烧黑的墙壁，还留有大约两台柏青哥机被撤走的痕迹。

我往旁边移动了几步，站在焦黑的墙壁前。一边警惕着店员的目光，一边用一次性相机拍了照。

“朝日不动产”的店主十分亲切热情。我甚至觉得，如果我正在找房子，搞不好会被说得云里雾里，什么样的公寓都乖乖签下来了。

我从招牌上确认店铺位置在五楼，便乘电梯上去了。刚开门，就听到一声热情的“欢迎光临”。

好像正好赶上开店时间，店主正忙着挪一块招牌。

我有点慌了手脚，但还是先声明自己不是客人。

“我家最近也遭遇了纵火未遂事件，所以就想来问问。”我随便撒了个谎。店主本可以对我说“不是客人就别来捣乱”，然后把我赶走，没想到他脸上笑开了花，一边说“哦，哦，有意思”，一边让我到店里去，还给我泡了茶。

“我这儿没什么客人，你不必担心。”他说。我则咽下了“倒是你该担心担心”这句话。

他对我的谎话深信不疑，还说“纵火真是太可怕了”，随后又说：“不过还好，我这儿没有什么损失。”

“那真是万幸了，起火的地方在哪里？”我看了一圈也没发现有被烧过的痕迹。

“在一楼。这幢楼的一楼有个垃圾收集点，就是那里被烧了。我这家店不是在五楼吗？虽然客人不爱上来，但火也烧不上来。真是万幸。”

“哦。”我含糊地回应一声，同时心生疑惑，“也就是说，您这家店并不是纵火目标，对吧？”

“是啊。是这栋楼的一楼被烧了，我这儿没有任何损害。”

“这样啊。”

因为听说是不动产中介被纵火，我还以为是五楼的店铺被人放火了。确实，乘坐电梯到五楼放火，这种行为不太明智，但从春口中说出来，我就马上信服了。

“被纵火的地点是这里的一楼，对吧？”我再次确认。

店主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很快，我就找不到留在店里喝茶的理由了，于是随意闲聊了几句，便起身告辞。

店主还专门把我送到电梯门口，害得我更加心虚不已。

“这座大楼叫什么名字？”

“叫大岳大厦。”

最后，我们寒暄了几句，然后我便谢过店主，离开了这个地方。

纵火的痕迹确实在一楼。在贴着垃圾收集日的矮墙旁边有个貌似被火烧过的木制收集箱。我拍了张照片，顺便抬头拍下房屋中介的招牌。

真是的，我心想。我真想对春狠狠抱怨一通，别说“朝日不动产被烧了”那种容易让人误会的话嘛。

确切地说，应该是大岳大厦被烧了才对。

我走进一家连锁咖啡厅，从口袋里拿出地图展开。“C.S.S”、“黄金海岸”、“朝日不动产”，这三个地方确实都存在被火烧过的痕迹，证明那些话不是春随意编造出来的。紧接着，我开始分析它们的位置。

我一边确认自己的骑行路线，一边念念有词地说着：“东边、西边、东边。”纵火现场围绕着车站，依次在东口、西口、东口移动。

这算是某种规律吗？搞不好别的纵火现场也是这样的。

“纵火是东西交替进行的。”我自言自语般小声说道。

我盯着地图，思考着其他纵火现场，很快就发现自己兴奋不已，完全着了弟弟的道。我给他的公寓座机和手机上都打了电话，但他没有接。

关于灵长类的讨论

我以前曾对春说："与其说你是个美男子，还不如说是一条美狗。"因为每每看着他，我都能感到猎犬般的敏锐和天真无邪。

"我爹搞不好是条比格犬。"春半开玩笑地点点头，"那样就好了。是狗就更好了。"

有时春会说，动物比人更高尚。

不记得是哪一次，电视节目上有个作家说："其实人类就该是下半身动物。"看到此处，春忍不住嗤之以鼻："简直是胡扯。"

"其实动物在雌性发情期之外的时间是非常稳定的。反倒是那些一年到头只想着做爱的人类更加没品。"

"为什么人类没有发情期呢？"我提出疑问。

"如果有发情期，雌性就只能在那段时间内获得雄性的青睐。而人类的雌性为了生存必须依赖雄性，所以，为了时刻都能吸引雄性，她们就放弃了发情期。"

"这是真的吗？"

"有人是这么主张的。"春傻笑起来，"所有人都在胡说八道。还有人说因为人类与其他动物不一样，无论何时生孩子都能保证足够的食物供给，因此没有必要控制妊娠时间。还有人说是为了防止杀死自己的后代。"

“杀孩子？”

“这是大猩猩群体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大猩猩属于家族动物，通常由一头雄猩猩和数头雌猩猩组成安定的小团体，共同生活。尽管如此，小群体中还是经常发生杀害孩子的现象。举个例子，一只雄猩猩病死了，这样一来就会有别的雄猩猩进入这个群体，杀死里面所有的幼崽。”

“出于什么目的？”

“简单来说，是让雌猩猩发情。因为正在养育幼崽的雌猩猩是不会发情的，于是新来的雄猩猩就要杀掉幼崽，同时向雌性展示自己的力量。”

“太可怕了。”

“正因为有发情期，才会发生如此恐怖的事情，这也是人类放弃发情期的原因。有的人是这样解释的。”

“人类至上论吗？呵呵。”我忍住笑意。

春用力点头。“还有人说，因为人类非常优秀，甚至能控制性欲，所以才会失去发情期。一副冠冕堂皇的样子，真是不要脸。”

“你应该很讨厌这种见解吧？”

“简直是大吃一惊。他以为自己是何方神圣啊？！人类怎么可能控制得了性欲。”每次听到春说这种话，我总会忍不住猜测他是否在想自己的亲生父亲。

“可能吧……”

“据说哺乳动物中，会做出强奸行为的，只有人类、红猩猩和海象。”春耸耸肩，“可笑吧？人类在整个动物界中都算是别具一格的强奸魔。就算没有法律限制，别的哺乳动物也不会去强奸同类。”

“只有人类特殊吗？”

“因为人类很优秀啊。”

“别那样怪罪人类嘛。”

“而且根据我的猜想，红猩猩和海象的强奸行为可能是有理由的。尽管现在还不太清楚，但一定有。很可能只有人类才会为了强奸而强奸。”

狮子在热带草原上的交配；如同壮美仪式般的鲸鱼交尾；犬类匆匆忙忙的交配，每次在屏幕或照片上看到这样的场景，春都会露出幸福的表情。

“它们不会为做爱找理由，也不存在误会。真好。人类则过于愚蠢，在性爱中都会自欺欺人，甚至产生误解。”

“误解？”

“自己在支配对方，还是在羞辱对方？自己的行为是符合道德的，还是不符合道德的？总之净想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愚不可及。还有人会扯到宗教和神灵。倾向于文学的最糟糕。还有些奇怪的大叔，满脑子都是官能情色，蠢得要死。他们完全误解了。性爱不会让一个人有

所超越，也不能让一个人支配任何人。人类的性比动物的性要蠢上好几倍。”

“很蠢吗？”

“正因为蠢，所以要粉饰。”

不知为何，我很喜欢听春发表这类见解。

“就拿类人猿来说，红猩猩虽有强奸行为，却不会杀幼崽。大猩猩则相反，它们会善待雌性，却会杀害幼崽。至于黑猩猩，不仅会虐待雌性，还经常杀害幼崽。”

“看来黑猩猩是最坏的。”

“比那更坏的就是人了。强奸、虐待、杀子，简直无恶不作。而且人类没有发情期，一年到头都那么下流，简直是十恶不赦。”

“听你这么一说，人类确实是最坏的。”我举起双手表示投降。

“还有一种与黑猩猩很类似的倭黑猩猩。”

“我好像听说过。”

“跟黑猩猩几乎一模一样，不过倭黑猩猩的社会形态与黑猩猩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跟人类也不一样。”

“你该不会想说，它们更坏吧？”

“完全相反。它们的群体很和平。倭黑猩猩的社会里不存在强奸和弑子。顺带一提，它们连阶级斗争都没有。而且跟人类一样，雄性很

难知道雌性何时进入排卵期。”

“什么意思？”

“他们也是一年到头都在交配。”春愉快地说，“据说有时一天能来几十次呢。对他们来说，性就跟打招呼一样。而且他们真的会为了交朋友或挽回关系而进行交配。确切来说，有时候并非正式的交尾，比如二者均为雌性也会相互摩擦彼此的性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还跟人类有点像呢。”

“但倭黑猩猩更加干脆，它们对此的定义非常明确。其中不存在支配，不存在优劣和借口。曾经有些装模作样的人坚称人类是生物中唯一将性与生殖分割开来的种类，其实根本是骗人的，倭黑猩猩同样分离了性与生殖的关联，而且它们的生活要比我们的平和得多。作为选择了同一种方式理解性的哺乳类动物，倭黑猩猩是成功的案例，人类则是失败的教训。”

“你有段时间好像想变成倭黑猩猩来着？”我可还没有全面同意他的观点。

春并不回答，只是暧昧地笑了笑，仿佛想起了当时的事情。

JPG

我正准备离开咖啡厅，却见到了意想不到的熟人。是那个侦探，高木介绍给我的人。

我本以为侦探不会大白天跑到外面来光明正大地喝咖啡，因此看到他时吃了一惊。

他坐在最里面的座位上，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但好像不是在呆呆眺望外面的景色，而是仔细观察着来往的行人。

那个侦探姓黑泽，年龄大概三十五岁。脸上虽然有了些挺深的皱纹，却还没积攒起中年男人特有的肥肉。

我停下走向收银台的脚步，故意折返，向那个座位靠了过去。

“你好。”我试着打了声招呼。

他好像一点都没被吓到，只是缓缓移开了目光，抬头看向我，露出一个迷人的笑容。

“要坐吗？”他瞥了一眼自己对面的座位。我这人最擅长恭敬不如从命，便不客气地坐了下来。

“上回真是谢谢你了。”我先为调查葛城的事情道了谢。

“别客气，能及时收到报酬，我应该谢谢你才对。”黑泽的表情缓和下来，“而且你的委托内容并不复杂。那种事情我任何时候都欢迎哦。”

我大吃一惊。我的委托内容确实只是寻人和背景调查这类传统项目，但这种调查应该跟案件调查一样，伴随着各种麻烦，绝对称不上有多简单。可是看黑泽的表情，没有一丝勉强的迹象。

“你在看什么呢？表情这么严肃。”

“啊，”黑泽眯起了眼睛，“我在观察。”

“观察行人吗？”

“我在羡慕那些忙忙碌碌的人。”

他的表情让我想起昨晚在电视上看到的猎豹。是在山丘上冷眼俯视猎物的食肉系猛兽独有的表情。我说出自己的想法后，黑泽挠了挠额头，说：“据说猎豹经常让猎物逃掉。”拥有陆地最快脚力的猛兽却频繁失败，一定是进入了某种达观的境界。而眼前黑泽的沉稳态度更让我觉得两者相似极了。

“我的工作要求必须对人进行观察。”

“因为是侦探啊。”

“不，”黑泽露出困惑的表情，“我的本职工作不是这个，侦探只是副业。”

“用侦探做副业吗？”我不禁感慨，原来还能这样看待职业啊，“既然是侦探，那是不是需要助手和后勤人员啊？”

“工作就该一个人干。”

“甲壳虫可是四个人一起工作的哦。”

“所以他们最后解散了啊。你看鲍勃·迪伦，就永远不会解散。”

“那倒是。”

说完我不禁暗想，一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如此繁杂的调查，真是太让人吃惊了。“黑泽先生，你觉得上回那个男人怎么样？”我还没来得及控制，话就自己说了出来。

“那个男的，你是说葛城吗？”

“我见你那么擅长观察人，就想问问你的意见作参考。”

“所谓的参考意见，其实就是不会被采纳的意见。”黑泽苦笑道，“唉，反正很明显，那个叫葛城的不是什么好人。”

“那是肯定的。”

“不过，很有钱。”

“是啊。”我点点头，“住在那么高级的豪华公寓里。”

“不过，那个公寓的安保系统很薄弱。”黑泽喃喃道。

我不明就里，便反问：“嗯，你说什么？”

“那座公寓的门锁全部换成了无法撬开的种类。”

“那不是更完善了吗？”

“只有外行才会这么想。那些物业公司觉得，只要交给专业人员去更换就好了，却不知道更换之后更容易被人盯上。那种门锁虽然能防

止被撬，却存在其他弱点。”

“原来还有这种事……”

“不懂得居安思危的人最危险。”

因为不明白他说这个是想表达什么，我干脆略过了这个话题。

“啊，对了。”我从口袋里掏出乡田顺子的名片，“你听说过这个组织吗？”

不知为何，看着这个仿佛跳出红尘外、不在五行中的黑泽，我有种拜托他什么事都能顺利解决的期待。

“JLG。”黑泽注意到名片上的LOGO，歪了歪脖子，“莫非是Jump、Lamp、Gang的缩写？”

“我倒是想到了让·吕克·戈达尔。”

黑泽无视了我的话，目不转睛地盯着名片。“日本文化会馆管理组织吗？没听说过呢。总部在仙台吗？需不需要我去调查看看？”

我暂时拒绝了。乡田顺子现在还算不上什么重大问题，估计就算去查也查不出什么有意思的事来。

“听到JPG你能想到什么？”黑泽好像开始玩猜谜了。

“不是JLG，而是JPG吗？”我摇摇头，“演员让-保罗·贝尔蒙多，缩写应该是JPB吧……”

“让-皮埃尔·里奥是JPL呢。”

“世界上那么多名字，如果只关注首字母，那听起来都差不多了。”

“其实是让-保罗·高缇耶的缩写。”

“服装品牌？”

“没错。我看中他家的一件夹克，可是太贵了。”

我也经常在杂志和电影上看到这个品牌的服装，还见过著名运动员很潇洒地穿在身上。应该是个法国的时尚品牌吧，隐约记得他们的服装风格独特，偏中性。

应该很少有日本人能把那种衣服穿好看吧，我本想说出来，但还是咽了回去。因为我觉得要是黑泽真的穿上高缇耶，肯定不会有异样的感觉。

“JPG吗？”

“能串起首字母其实挺重要的。”黑泽若有所思地说，“还有JAD哦。”

“别玩了好吗……”

“是约翰·阿奇博尔德·多特蒙德[(1)]的缩写。”

“那是谁？”

“一个大盗的名字。”

“出名吗？”至少我没听过。

“他很有团队意识。”黑泽低着头，表情变得很微妙。这是个不失幽默感的文化人，我不由得心想。“说到盗贼，你听过这个故事吗？闯空门的贼家里被闯空门了。”侦探突然这么问。

“寓言故事吗？”

“有个经常摸到别人家里偷东西的贼，根本没考虑到除了自己以外，别人也有可能是贼。”

“优秀的人一般都会有这种错觉。”

“有一天，他家就被闯空门了，那个贼大吃一惊。”

“这算是什么教训吗？”

“自己心中所想的，也有可能是别人心中所想的。一切恶意最后都会返回到自己身上。”

离开前，我忍不住问了一句：“你不会透露委托人的信息吧？”

“其实我并不是正式的侦探，所以没有必要遵守什么保密义务。”

我大概是露出了不安的表情。

于是他说：“不过你别担心，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委托人的事情。如果被拷问，也能坚持那么一小会儿。要是拔指甲一类的，应该撬不开我的嘴。我觉得自己能坚持住。可如果用铁锤砸碎我的膝盖，那可就别怪我说漏嘴了。”

由于他说得太认真，我忍不住笑了。这人应该值得信任。

下午一点过后，春才打电话来。

“老哥，今晚。”他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

“我刚才给你打电话了。不是说好要带我去看涂鸦现场的吗？”

“现在不是时候。”

斩钉截铁的语气，听起来既不兴奋也没有动摇，让我感觉到了在风暴中完全把握了风势走向的船员的那种自信。

“今晚。”春说到这里深吸了一口气，好像也不是故意卖关子，“老哥，今晚会有人纵火。”

——————————————————————

(1) John Archibald Dortmunder是唐纳德·埃德温·维斯雷克的作品“多特蒙德系列”中的大盗。

涂鸦现场I

那个涂鸦与荞麦面店的停车场一点都不相符。

我站在一座木屋前，门上挂着“田村荞麦”的招牌，门口还挂着用旧的门帘。入口处是一扇颜色发黑的矮门，两旁有一圈低矮的灌木，修剪得十分整齐。沿着荞麦面店入口右侧的小路绕到后方，就是停车场了。

砖墙上被喷了“ago”这个单词，正如父亲所预测的。分毫不差。不是什么拙劣的涂鸦，红色斜体的“ago”，用浓重的深蓝色描了边。设计感强烈的字体看起来很有品位。我拿出一次性相机，对准涂鸦拍了照片。荞麦面老店和“ago”这个单词相互映衬，真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荞麦店的老婆婆倒是个挺乐观的人，她还笑着说：‘那涂鸦肯定是在嘲笑店主下巴前凸吧。’”春已经跟荞麦店主谈好清洗涂鸦的事宜了。

“把‘ago’说成下巴[(1)]，这种冷笑话连中学生都不愿意讲了。”

“人家田村荞麦面店就讲了啊。”

我又一次站在涂鸦前。字并不大，每个字母也就双手摊开那么大，一共就三个字母，排列在一起。

“280 century ago。”

“两万八千年前。”春试着直译了一遍。

“你知道两万八千年前发生了什么吗？”我打算现学现卖父亲问我的话。

“尼安德特人灭绝了。”

“啊，原来你知道？”

“你以为我是谁啊，老哥。我可是发明了岩洞壁画的智人的后代啊。”

“不是每个人都是吗？大家都是科罗马尼人的子孙。”

“是可以这么说。”春笑道，“尽管科罗马尼人和尼安德特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却同时生存在地球上。”

“和平共存了吧？”

“没错，他们共同存在了好几万年。不知渐渐衰亡的尼安德特人是如何看待越来越繁荣的科罗马尼人的呢，我真的很想知道。”

我一点都不想知道。

“濒临灭绝的时候，尼安德特人曾仿造过科罗马尼人的石器，考古学家发现了疑似的痕迹。那应该是为了生存的最后挣扎吧。你不觉得很令人敬佩吗？稍加想象就会觉得特别悲壮。”

“模仿成功企业的路子，这是经商的基本守则。”

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只要哪家企业稍微景气一些，就会突然冒出诸如《XX公司经营模式》、《XX社长的手法》这一类书籍。我才不想参考别人的方法去获得成功。

“尼安德特人也真是的，既然都要模仿别人的石器了，为什么不干脆连画画也一起模仿呢。”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然后说：“那按照你的想法，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在这家店的停车场里发现了涂鸦，那么是否意味着，附近会被纵火呢？”

“正是如此。”

荞麦面店正对着一条比较宽敞的单向双车道马路，连接着国道和县政府、市政府，距离市中心只有一点点距离。

“目标可能在什么位置？”我想起身上还带着地图，便慌忙取了出来，把地图在车窗上摊开。

“老哥，你准备得可真够周全的。”

“呵呵。”

“还随身带着地图，你也太上心了。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不感兴趣呢。”

“你高兴个什么劲。”

“根据以前的案例来推断，纵火地点应该在涂鸦地点半径一百米左右的圈内。之前的纵火现场全都如此。再从角度上来看，能够看到涂鸦的建筑物就是下一个目标。”

“能看到涂鸦的位置？”

“是否真的能看到我也不能确定，我的意思是，有涂鸦的那面墙壁的背后一百八十度区域肯定不在范围内。”

春很快从地图上找到了“田村荞麦”的位置，用手指了出来。随后又指着地图的标尺说：“半径一百米的圈内，应该是这一块。”接着画了个半圆。那个范围几乎能把附近的公园整个圈进去。

“最有可能性的应该是这些地方。”春敲了敲地图上的两座大楼。

我凝视着地图，然后抬起头，确认真实大楼的方位。春还说根据至今为止的案例，写字楼比公寓楼更容易被定为目标。而我左边的大楼叫“仙南大厦”，右边的建筑则是一所名为“东北学研”的预科学校。

我和春一同检查了两座大楼。一座有七层，一座有五层，再看看奠基石上的记载，建筑年份差不多。

“其中一栋肯定会被纵火。”春斩钉截铁地说。

由于他的语气太过肯定，我脑子里不由自主地冒出一个想法，莫非在楼里面放火的，就是我弟弟？乡田顺子的话又在我的脑海里复苏，不断呢喃着：春先生的精神状态十分不稳定。

“是今晚吗？”

“十点大概可以吧？”春说。

“啊？”

“十点会合。今晚十点，我们就在那个画了‘ago’的停车场里会合。”

“为什么要会合？”

“老哥也要一起监视啊。”

被他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自己根本没往那方面想。

“监视？”

“不是要抓纵火犯吗？”

“为什么？”

“太期待了！”春一点都不顾我的困惑，兀自伸了个懒腰。

“是啊。”我干脆放弃了抵抗。只要春一笑，我们全家就会觉得无比幸福，一向如此。

“‘不要仓促作出承诺’。”春说。

“那是啥？”

“甘地的话。”

“你还真够喜欢甘地的。”

活捉连续纵火犯——我不断在脑子里重复这句话，以激发自己的斗志，但始终没什么现实感。当时的我没有任何追捕犯罪者的紧张、恐惧、兴奋和激动，完全是被人拉下水的。

“对了，我们顺便把之前所有的纵火现场和涂鸦现场都看一遍吧。”春说。

我看了看表，连傍晚都还没到。于是把自行车靠在停车场的墙边，锁好，坐进了汽车副驾。然后告诉春，其实我已经看了几个地方。最后他说：“你果然很积极嘛。”

————————————————————————

(1) 把“ago”当成罗马音来念，就是日语的“あご（下巴）”。

来自未来的男人

我见过来自未来的春。当时他还是大学生，我正在找工作。确切地说，是装作来自未来的、当时的春。

就像乔丹球棒那次一样，我被一个电话叫了出去，但完全没有球棒那次的严峻感和焦灼感。

那天我正在等待面试结果，也就是是否录用的电话，春根本不管这些。“别管了，别管了，”他说，“快点过来嘛。”

“不管怎么行？！”我假装生气，但春一点都没在意。明明连我面试的公司叫什么都不知道，就说“去那种公司上班没什么好的”。

我只好回答说“知道了”，因为我自己也厌倦了等待那个不知何时才会打过来的电话。话说回来，最后那家公司到底给我打电话没有?

我按照春的吩咐沿着车站一直往北走，来到国道尽头前面一点的地方。那片区域没什么商铺，多数是住宅和办公楼。春坐在公交车站的长椅上等我，给脚边的鸽子投喂面包屑，鸽子们乱成一团。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去面试时，看到周围的人，我颇有优越感地暗想，这些废物肯定全都会被刷掉。

“老哥，你很快嘛。”春给我看了看手上撕碎的面包，“吃吗？”

我学鸽子叫了几声，但不是很像。

我的注意力被春的衣服吸引了。因为他今天的搭配有点奇怪。

上身是蓝色长袖衬衫。没有品牌LOGO，也没有口袋。虽然设计简约，但领子的样式却很奇特，看上去跟学生制服的立领差不多。那个蓝色十分鲜艳，而且纽扣的数量异常多，衬衫前襟扣着足足二十个以上的小扣子。下身是棉麻材质的裤子，裤脚处也有一大串小小的纽扣。

“你这身衣服真够奇怪的。”

“奇怪？很显眼吗？”

“确实奇怪，不过不算显眼，但会让人怀疑你的品位。在哪儿买的？”

“未来。”春面不改色地说。

“哈？”我一时不知该作何反应。

“看上去像未来的衣服吗？”

“主啊，我突然听不懂弟弟说的话了。”弟弟的话莫名其妙，而那种莫名其妙确实有种难以言喻的未来气息。

一开始因为光线暗没看清楚，现在仔细一看，春的头发还染成了带点灰的颜色。一问，他说是在药店买的染发剂。

“这身衣服是我求大学的朋友帮我做的，用现成的衬衫改装的。”

当时被春委托改衬衫的，是个很擅长缝纫的女孩子。当时两人还是关系不错的大学同学，可没过半年，她就成了春的跟踪狂，也就是“夏子”姑娘，给我们一家人带来了不少麻烦。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啊？”

“为了打发时间。”

“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让我看这个？”我皱着眉，半说谎半夸大地向他抱怨自己正在求职，有多么忙碌。

春无视了我的抱怨。“我就是想试试。”

“试什么？”

“骗人。”

“骗人？”

“就想试试而已。电视上不也经常有故意说谎吓人的节目吗？不过那纯粹为了惹人发笑，或把人吓个半死。我不喜欢那样。我想既不让人发笑也不让人惊恐，单纯地让别人大吃一惊。”

春的计划非常愚蠢，就是假装自己是来自未来的人。我实在听不下去，把他训了一顿，说他不该为了这么无聊的事把我也牵扯进去。

“老哥你就坐在那里，等有合适的人过来了我就出动，你只要观察对方的反应就好。”

看他那副样子，已经激动得不行了。

我又看了他一眼。被他这么一说，那身衣服还真有种微妙的平衡，还不到看一眼就让人爆笑出声的夸张，却也不是随处可见的设计。总有些地方有着微妙的偏差，给人一种说不出的违和感。略带深

灰色的头发不算夸张，还挺时髦的。与其说是一个疯子的盛装，更像是数十年后的流行时尚。

过了快十分钟，春看到两个女的并肩朝这里走来，说：“就找她们试试吧。”

两名女性穿着貌似公司制服的衣服，都抱着一个装着文件的大信封，看上去也就二十六七岁。春从长椅上站起来，躲进倒闭了的地产中介店铺的阴影里。我不得已，只能坐在公交车站的长椅上，装成等车的乘客。

两个OL走了过来。

春从旁边现身了。他既没有跳出来，也没有快步赶上，而是像水蒸气一样，极其自然地冒了出来。

“打扰一下。”

两人反射性地站住，带着警惕的表情转过头，看到春的脸就露出一见钟情的痴傻模样，但还是注意到了他那身奇怪的打扮，最终给出了暧昧的回应。两个人的反应几乎一模一样。

“打扰了。”春的语气很有礼貌，“能麻烦你们告诉我一下今天的日期吗？”

女性用警惕和亲昵混杂在一起的表情看了一眼手表，回答道：“十点三十分。”

春伤脑筋地笑了笑，说：“不，是日期。”

“五月十三日。”另一名女性微笑着回答。

“呃，真是不好意思。”春挠了挠头，“现在是公元哪一年？”

两名女性面面相觑，忍不住笑了出来。

我坐在长椅上强忍住笑意。

“公元哪一年呢？”

“XXXX年啊。”她们有点莫名其妙地回答。

闻言，春展示出了非常出色的演技。只见他脸上浮现出震惊的表情，很快又变成喜悦。“太好了。”他的右手微微握了一下拳，随即用忍不住提高了音调的声音说，“成功了。”莫非他是想表现自己成功穿越了吗?

两名女性的困惑已经变成了苦笑。

“请问现在的日本首相是谁？”春又用更加慎重的语气问。

“是XXXX。”

春闻言闭上眼睛，缓缓吐了一口气，说：“赶上了。”他的演技实在太厉害，仿佛心头一块大石落了地，就差没落泪了。

“我得赶时间了。”春一本正经地道过谢，便转身走上了岔道。

两名女性默默地目送着春的背影，然后齐声大笑起来。

“刚才那是搞什么？”

“不知道诶。”

“未来人？”女性半信半疑地说，“他还问我们现在是公元几年呢。”

“应该是恶作剧吧。”

“真奇怪。”

“到底是干什么的？”

“还问首相是谁呢。”

“有什么事吗？”

“该不会是来救他的吧。”她边笑边说。

“会不会上新闻啊？”另一名女性说。

至于我，则被满脑子奇思怪想的弟弟吓了一跳。

他这出认真又奇妙，让人无言以对的闹剧，应该给两名女性带来了非日常的震撼。

我从长椅上站起来，凑过去说了一句：“刚才那个真厉害啊。”然后就离开了。

转过国道的拐角，我发现春藏在人行天桥下面。“她们当真了吗？”

“没有百分百当真，不过感到很不可思议。”

“是大白天突然看到夕阳的那种不可思议吗？”你这种说法本身就很不可思议。

“至少人家没把你当成变态。”

那天，春把这个游戏重复了三遍。我至今仍记得自己当时也越玩越投入。如今回想起来真是让人怀念。

纵火现场监控Ⅰ

我与春并排坐在公园的围栏上。

晚上十点多的公园里自然不可能有孩子，不过也没有什么变态男人把女孩拖进来施暴，只有冷风呼呼地乱吹，把秋千吹得东摇西晃。

“好冷。”

“冬天嘛。”春回答。

“好黑。”

“晚上嘛。”

“就算是冬天的晚上，该做的也要做好。”

我说，搞不好会有人为了取暖而故意放火。春则说：“你知道世界上第一个纵火犯是谁吗？”

“不知道。”

“是一百多万年前的某个直立猿人，也就是原人。他发现了火，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是放火。”

“那不叫纵火犯。”

“你知道与原人对应的科罗马尼人，或者说智人，又被称为‘新人’吗？”春总是随便转移话题，“明明活了几万年，可我们还是‘新人’呢。”

“那活了三亿多年的蟑螂应该叫‘专家’了。”我在认真打算今后就管蟑螂叫“专家”。鉴于我们三更半夜跑出来吹风并不是为了增进兄弟感情，我又低声说：“纵火犯真的会来吗？”

“按照规律，一定会来的。”

“不是仙南大厦就是东北学研。”我念出了两座楼的名字。从我们坐的地方可以看到那两座建筑，虽算不上高耸在夜空中，但还是能清楚地看到招牌。

“那个纵火犯要是真的纵火了，这里肯定会烧得很厉害吧？”

“我也觉得。”

“要是那样，这两升水根本不管用啊。”

我右手拿着一个矿泉水瓶，春手上也拿着一样的东西。好像是他来之前买的，我只是出于无奈接了过来。两升水其实挺重的。

“又重又碍事。”

“要是着火了，我们总不能在旁边看着吧。要用这个灭火。”

“这才叫真正的杯水车薪。”

“聊胜于无，权当安慰自己的良心。”

“安慰良心啊。”我举起矿泉水瓶看了一眼。就算再怎么乐观，这么一点水也不可能救得了火。

我突然想起母亲。母亲很喜欢“安慰”，还经常说“能够当场得到一些安慰，有时能拯救一个人呢”。每当父亲在工作上遇到挫折，她都会亲手做一顿极其丰盛的饭菜，并断言道：“对人的救赎有时并非通过言语，而是美味的食物。”在她看来，看在眼里、吃到肚里的食物，才是最大的“安慰”。

春说：“安慰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些不重视安慰的人，我最讨厌了。”他好像没发现，这是受到了母亲的影响。

我把矿泉水瓶放到脚边，站了起来。

虽然我并不觉得紧张，却有些口渴。“我能喝几口吗？”

春马上像看到毫无自制力的小屁孩一样看着我。“你把水喝了，要是真着了火，那不就傻眼了。”

“那把你的水给我啊。”我一把夺过春的矿泉水，伸手要打开瓶盖。

这时，春突然一本正经地说：“哥哥，快住手。”并伸手阻止了我。他并没有责骂我，而是用诚恳的语气说：“求你了，快住手。”

我被那语气吓了一跳，不小心弄掉了水瓶。

春慌忙把它拾起来。

“不就抢你一瓶水嘛，至于吗？”

“要是我不阻止，老哥你就没命了。”

“喝口水会死吗？”

“以前老哥吃了别人给的东西，就差点死了。”

“那只是拉肚子而已，没那么夸张。”

这里人真的很少，根本没人从公园门前经过。

“我们分开监视吧。”春说。因为大楼有两栋，分头也是理所当然的，但说实话，我其实有点不安。

“监视该做些什么啊，这玩意儿有指南吗？”

“除了在大楼附近转悠，躲在暗处看有没有可疑人物靠近，没别的办法了吧。”

“别人会不会怀疑我才是纵火犯啊？”

“有可能。”春点点头，表情却没有变化。怀疑弟弟才是纵火犯的我仔细观察着他的反应。

“老哥你选哪栋楼？仙南还是东北。”

虽说选择其中一栋楼并不会对自己的人生造成任何改变，我还是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左边的建筑好一会儿，最后才说：“仙南。”面对二选一或三选一的局面，不知该如何选择时，我就会选第一个，这是我从小到大的一贯做法。若是上下排列，就选最上面的，若是左右排列，就选左边的。

春应该也知道我的方法，只听他笑着说：“就知道你会选那个。”

“犯罪时间是几点啊？”

“从现在到凌晨两点左右。”

“那么长？”

“根据之前发生的案件推断，两点以后就不会发生了。”春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简直就像你在制定时间表嘛。莫非你就是犯人？”我咬咬牙抛出了疑问。

“我可比纵火犯坏多了。”春自嘲地笑笑，倒是面不改色。

“明天一早社长要来，我想早点回家睡觉。”

我没说谎。社长“仁RICH”每三个月会来参加一次早会，给我们发表些金玉良言，迟到是不行的。而且上班前我还要到葛城家采集DNA。

“火灾和社长谁比较重要？”春无奈地叹了口气，“算了，想回去就回去吧，但老哥你一定不会回去的。”他真是看透我了，“老哥最讨厌中途参加，也最讨厌中途退出了。”

仙南大厦是一座七层楼高的白色建筑，但也说不上是全白，就算在昏暗的路灯照射下，也能看到脏污的地方。我绕着大楼转了一圈。看到一个小小的神社，仿佛嵌进大楼一层的一样，鸟居、狛犬、社祠，一应俱全。这应该是在原本就有神社的地方建了大楼吧。不知是没敢拆除，还是遭到虔诚的员工反对，最后变成大楼跟神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样子。

正面入口在公园的背面，那里竖着一块写有入驻公司名的牌子。一楼是某家电公司的服务中心。尽管放下了格子状的卷帘门，也关了灯，我还是能看清里面的样子。楼上入驻了足足三家律师事务所，还有连锁药店、跟资格证考试有关的公司，以及几家光看名字想象不出业务种类的公司。我脑子空空地绕着大楼转圈，手上提的矿泉水瓶也跟着我的脚步晃荡。

绕着大楼转了三圈之后，我走向旁边的电线杆，从这里可以看到仙南大厦的垃圾收集场。那里竖着一块垃圾收集规则牌，旁边是木制的垃圾收集点，里面有一堆文件。晚上扔垃圾应该是违反规定的吧。

我心想，如果真的要烧，肯定就是这个了。假设纵火犯真的会出现，假设他的目标真的是仙南大厦，那么除了那一堆纸，再也没有更好的纵火点了。于是我决定，只要监视那堆纸就可以了。

说白了，其实只是觉得绕着大楼转圈实在太麻烦。

我看了一眼手表，快十一点了。我下意识地拧开手上的矿泉水瓶，喝了一口。

然后，就有一个身穿西服的男人从我面前走了过去。总算来了吗？我挺直身子，心跳渐渐加快，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男人。他步子很快。我不由得断定，那正是认定人生灰暗、怨天尤人的状态。原来是“发泄不满”吗？父亲说那是最常见的纵火动机，眼前这个白领仿佛全身都充满了急需发泄的不满。我有点焦急，等着男人猛然停下，看着垃圾场里的文件露出阴笑，然后低声咒骂着点起一把火的瞬间。

男人在垃圾场前停了下来，我的心脏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白领把手伸进口袋里了。啊啊，我在心里大喊，并马上拿出电

话，心想这回总算让我给碰上了，随时准备给春打电话。

但我猜错了。男人确实从口袋里拿出了貌似打火机的东西，但只是给嘴里叼着的香烟点火。他深深吸了一口烟，仿佛已经发泄了内心的不满，然后一脸清爽地走开了。不一会儿，他就从大楼背后推出自己的自行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原来只是个加班晚归的白领而已。

就在我大失所望，肩膀耷拉下来的一瞬间，捏在手里的电话震动起来。有电话。

“老哥，这边被烧了。”短促却清晰的声音。

“真的吗？”

“背对公园左首边的墙壁。离老哥那栋楼最远的地方。”

“纵火犯呢？”

“跑了。”

“我现在过去。”我抱着矿泉水瓶跑了起来。

内心的某个角落却在怀疑，放火的人会不会是春呢?

逃亡者

我先跑到宽阔的公交车道上，紧接着往左一拐，朝东北学研大厦跑去。

尽管心里很着急，腿脚却不听使唤，磕磕绊绊的。我感觉自己急切的心情一直跑在身体前面。

好不容易到了东北学研入口，正准备再拐一个弯，却猛地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我顿时吓得不会动了，因为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是乡田顺子。戈达尔事务所的大美人从大楼的墙壁里钻出来了。

她似乎完全没注意到我，而是背对着我快步向前走着，很快就走远了。仿佛深夜突然出现的幻影。她怎么会在这里?

我这才想起自己带着一次性相机，便慌忙拿了出来。怕开闪光灯会被她发现，就摸着黑按下了快门。同时心想，照片拍出来肯定是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到。

我还是没法搞清现在的状况，只能呆呆地看着她的背影。这绝不是偶然。三更半夜的，附近又没有商铺，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在这里闲逛，还碰巧被我遇上了，又碰巧是我认识的大美人，这绝对不可能。

乡田顺子的背影透露出一丝紧张，看上去一点都不像走在回家路上的白领女性。她好像慌慌张张的，害我以为她是不是被跟踪狂尾随了，却没看到有人跟在她后面。作为一个深夜独自行走的美人，她的样子多少缺了点优雅和体面。

不可思议，令我倍感羞耻的是，我当时竟没有产生“她会不会才是真正的纵火犯”这个想法。

只是呆呆地目送着她的背影远去。

“老哥。”我听到春的声音，便赶忙左拐。我突然想起公司上司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反正你们没本事同时进行几项工作，那就定好优先顺序吧。只要先从重要程度和优先程度高的工作着手就好。”

原来如此，看来当时我的脑中，美人的背影比纵火案更重要呢。

虽说早有心理准备，可真正看到火苗还是让我脚下一软。

火苗仿佛要顺着墙壁向上攀爬。春就站在它面前。火苗的形状就像倒竖的头发，不过火势还不太大，最高的火苗也只有我这么高而已。火焰如同风中的树叶般摇曳着，晃动的轮廓仿佛一场梦，带着温暖的色彩。

“老哥，水。”春比较淡定，还指了指我怀里的水瓶。

我焦急地拧开瓶盖，往着火的墙上倒去。

“消防车呢？”

“已经打过电话了。”春说。

我拼了命洒上去的矿泉水如同被火焰吞噬一般，瞬间就消失了，连点响动都没有。那火焰仿佛在嘲笑我：“你能拿我怎么办？”

“对方是趁我在另一头巡视时下的手，我拐过弯来才看到的。”春指了指大楼对角线的位置，有点遗憾地皱起了眉头，“我跑过来，看到一个男的已经跑远了。”

“男人？不是女人啊。”我还没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嘴巴就擅自说话了。直到这时我才猛然醒悟过来，想到“匆忙逃离的乡田顺子很可疑啊”。为何如此迟钝，为何如此愚蠢！

“是男人。为什么你会觉得是女人？”弟弟露出由衷的惊讶表情。

我欲言又止。其实我完全可以当场告诉他刚才见到乡田顺子了，但不知为何，我并没有开口。现在回想起来，那应该是跟解谜一样的感觉吧。在自己还未充分考虑的情况下，绝不轻易与他人商量，唯恐被他人抢先得出答案。

与此同时，我的脑筋也开动起来。如果犯人是男人，那出现在现场附近的乡田顺子究竟是怎么回事？没人会把那个大美人错认成男人的。

春突然开口道：“我们跑吧。”

“跑？”

“消防车一来就麻烦了，我们肯定会被怀疑，还是跑掉比较好。”

“那我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为了确认纵火案的规律是否正确啊，以及为了抓捕犯人。可是犯人逃了，我们也没必要待在这里了。还是说，老哥你想被消防员和警

官团团围住，扮演目击证人？根本没有意义。继续待在这里也得不到什么。”

我难以接受。我辛辛苦苦顶着寒风三更半夜过来守着，还一如预期目击到了纵火的瞬间，却要默不作声地离去，这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这不成了有计划地看热闹了吗？”我试着反驳。

“怎么能算看热闹呢！老哥也参与了灭火行动啊。”春笑也不笑，指了指我手上那个可称为“无力感之结晶”的空矿泉水瓶，“总之，我们快走吧。”

不知从何处传来消防车的警铃声。那让人无比焦躁的刺耳声响划过夜空，仿佛要将天空生生撕开一条口子。

“真遗憾。”春说。

实在没办法，我只好跟在他身后，同时赞成道：“的确很遗憾。”只是当时的我还没发现，春感到的遗憾与我的遗憾在种类与程度上有着如此让人惊讶的不同。

当时的春是真的很遗憾。想必还心中一片苦涩，痛苦万分吧。

我们回到停放自行车的地方。纵火现场离我们有五十米远，能看到消防车已经到达大楼脚下了。我听到消防员富有气势的喊声，看得到拽着高压水管四处奔忙的身影。红色的警灯照亮了周围的街道，经过建筑物的折射，光线照得更远了。

“犯人把什么点着了？”我问春，“垃圾袋吗？”

“不知道，我看到的时候已经烧起来了。周围没看到火柴，估计用的打火机吧。”

火柴，听到这个词，我想到了芥川龙之介的那句名言——“人生好像一盒火柴，严禁使用是愚蠢的，乱用则是危险的。”

我们刚才干的，正是“愚蠢却重要的事情”。

“老哥，这才刚开始呢。”

他缓缓闭上眼睛，仿佛在整理自己的思绪。随后缓缓吐出一口气，仿佛在调节呼吸。白色的气息融在夜风里，消失不见了。

当我看到春脸上那认真的表情，瞬间就断定了，我弟弟不是纵火犯。他的表情里找不到一丝纵火犯作案后的兴奋和激动，反而是深深的忧愁。本来我怀疑的理由就不太充分，撤销怀疑也就不需要多有力的证明了。

他可能很动摇吧，我想，并推测当时的春体会着与我一样的感情。

现在回想一下，我当时的推测恐怕是错误的。那时春内心感受到的，是巨大的无力与不安，以及愤怒。

春之所以要我跟他一起到纵火现场，既不是寻求智力的帮助，也不是为了体力，更没指望我能提出什么好的建议。当时的我对他来说，就像藏在书包里的交通安全护身符一样。这是我后来才想清楚的，当时根本看不出来，但实际就是这么回事。

“你是说纵火案还会继续下去吗？”

“一定会。”

“又要监视啊……”我边说边想起了乡田顺子，那个匆忙离开现场的美丽女子是否与纵火案有关？我想起她说的那句：“春先生的精神状态十分不稳定。”再次陷入了不安。

“老哥，我以后再联系你。”

“知道了。”我的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

我调转自行车头离开了。走之前，春还说了一句。

“事关良心，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就不起作用了啊。”

“啊？”我吃了一惊。

他没有回答，当时的春确实在思考“良心”问题，所以才会不小心说出那句话吧。

春穿着短款的红色夹克，下身是一条修身牛仔裤，虽然那飒爽的身姿怎么看都不像我所知道的甘地，但我很快就明白过来，他刚才说的，应该是甘地的话吧。

春真的很喜欢甘地。挽救了他的人生的，是父亲、毕加索和甘地。

或许，那时的春已经决定采用非“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良心了。

印象派

纵火案翌日，我竟出乎意料地没费什么力气就从床上爬了起来。醒得比闹钟还早，这不失为一项伟业。不过在这十三平方米的单身公寓里，再怎么惊人的伟业也不会有人称赞。

我从门口抽出今天的报纸看了一遍，那起纵火案似乎没有被报道。

没抓到犯人，没找到目击证人。恐怕谁也想不到有两兄弟在附近监视，以及消失在夜幕中的美人吧。那些迟早会出现的报道，肯定会遗漏我所知道的绝大部分内容。我就着牛奶吞下烤吐司，换上一身西装。一边系领带，一边看了一眼桌上的小盒子。那盒子只比铅笔盒大不了多少，里面装的是采集DNA用的道具。

我把小盒子塞进包里，再看一眼时钟，七点刚过一点儿。我在心里稍微计算了一下，现在骑车过去应该正好来得及。尽管人们都讨厌处处算计的人生，却依旧改不掉算计的习惯。

我在公寓入口处按下了房间号。这里安装了自动锁系统，外部访问者要拨通访问对象的房间号，请他把门打开才能进去。

接通对讲器后传来的葛城的声音十分粗暴，明显心情不好。我看了看表，离约定的时间只差五分钟，我并没有来得太早。

“您好，我是之前来拜访过的仁基因公司的，今天与您约好了检查事宜。”

“啊啊，”对方呻吟一声，“搞什么，已经早上了吗？”然后又说，“太糟糕了。”

不一会儿，门锁就“咔嚓”一声解开了。

无论来多少次，我还是会暗自惊叹这座公寓真是太豪华了。深灰色的墙壁乍一看就像巨石堆砌而成的，墙壁涂装得十分平整。电梯运行平稳，转眼间就到了十九楼。每一户的大门都颇为厚重，感觉太棒了。沉重的大门具备足以吓退入侵者的压迫力。

葛城身上穿着浴袍。黑色浴袍。底下好像只穿了一条平角裤。浴袍前襟凌乱地敞开着。我本以为这副乡村暴发户的行头只能在电影电视中看到，没想到竟能在现实社会中亲眼目睹。比我要高一些的葛城似乎很适合这副打扮。

房间很整洁，桌子上摆着空啤酒罐、报纸和邮件，地上没有任何垃圾。电器遥控按照大小排列，摆得整整齐齐。吧台上的杯子也都整齐摆放着。客厅左侧直接连到卧室，平时卧室的拉门都关着，今天却大敞着。这男人应该是刚从里面爬出来吧。

里面放着一张足够三个成年人并排睡在一起的大床。卧室里乱七八糟的，地上散落着脏衬衫、西装、浴巾、女人的内裤……掀开的毯子里有一个裸女。

没错，全裸的女人。

床上睡着一个女的。白花花的肉体在黑色的床单上，仿佛飘浮在半空中。我慌忙移开了视线。

我猛然想起马奈那幅《草地上的午餐》。一谈到印象派绘画，他的作品就会被提及。那幅名画上画的是正在野餐的绅士和裸女，画中裸女的唐突感与横在我眼前的这个女人给人的感觉极其相似。远在十九世纪，在展览会上头一次目睹那幅画的评论家们，心情估计与现在的我极其相似吧。因裸女的出现而胆怯，不由自主地移开目光，心生动摇，甚至坐立不安，只想逃走。一直埋藏在心中的情色渴望如今被堂而皇之地展现在公众面前，这种变化让我们感到困惑不安。其结果就是，马奈被迫成了叛逆者的先驱。

男人见到手足无措的我，吸了吸鼻子，露出一脸狡诈的表情。这就是葛城笑起来的样子。裸女翻了个身，那当然了，我心想，就算是裸女也是要翻身的。

“怎么样，你也来一发？”男人指了指床，“轮番上阵。”

我只能努力做出苦笑。“来一发”是什么意思，这我还是知道的。

“您昨晚不是有工作吗？”他的确在电话里说要工作到早晨来着。

“啊啊。”男人露出遭到突袭的士兵的表情。那是混杂着疲劳、不安和烦躁的表情，目光四处游移。“一言难尽啊，突然发生了点事情。”他说。

“紧急情况吗？”

“可恶。”葛城突然神经质地对着并不在场的什么东西骂了一句，“太他妈糟糕了。”

我不觉得他所谓的紧急情况是跟女人滚床单。“很糟糕吗？”

“简直莫名其妙，浑蛋。老子亏大了。”

“发生什么事了？”听到我的话，葛城的眼角抽了一下，“昨晚出了点事。”

原来如此，是色情事业遇到挫折了吧，我擅自理解道。

“而且我一回来就发现家里进贼了。”

“进贼了？”我慌忙看了一眼房间，并没有发现乱翻过的痕迹，还以为他说了个一点都不好笑的笑话。

“我藏在床底下的钱不见了。”

“骗人的吧？”我忍不住变成与熟人聊天时的口吻。

“谁骗你了。贼跑到我家来了。”

“钱……钱被偷走了吗？”

“烦死了。”他好像终于发现对我说得太多了，便粗鲁地回了一句，紧接着拿起桌上的纸片给我看了一眼。

“这是什么？”

“不知道，贼留下的。”

我瞥了一眼纸条，貌似是小偷的留言。继续看下去，内容实在太无厘头，我好不容易才忍住没笑出来。那上面写着潜入房间的方法和被盗的金额。比如他是如何通过自动锁系统的，还说遇到防撬门锁时，可以用口香糖这种原始手段来开锁。反正事无巨细，全都写在上

面了。最后还写道：我没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也没有弄乱房间，你今后在这里生活也没必要感到不安。还真是够贴心的。

“真是个怪贼。”我说，“还写着我从床底下拿走了二十万日元。”简直就像收据一样。

“太小看人了。”

“会不会是谁的恶作剧呢？”

“是谁啊？”

“不知道。”

“这根本不是恶作剧那么简单的事情。”

我不知该做些什么，一不小心又把目光投向了卧室。裸女映入眼帘，让我万分尴尬，又移开了目光。葛城突然露出下流的笑容。

“跟那女人没关系。我回家后发现进贼了，才把她叫来的。心烦的时候就会很想上女人，不是吗？简直烦得要死。”他的表情突然充满了活力，“所谓女人啊，其实跟那种欲求不满时用来发泄的工具是一样的东西。”

我发现葛城脸上已经没有了烦躁和睡意，开始浮现出神采，感觉精神饱满。正是这种永无止境的猥琐活力，让他赚到了高级公寓，存了一大笔钱，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反省人生的机会。

不知不觉间，葛城已开始讲述年轻时的故事。对他来说，平息怒火的最好方法可能就是不断自夸吧。看他那副样子，家里遭贼的愤怒

好像已被抛到了脑后，他开始夸耀年轻时曾干过多么多么混账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正是需要静心忍耐的时间。

葛城好像越说越来劲，令我吃惊的是，他突然兴奋起来，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强奸你知道的吧？”

“呃，嗯。”由于他问得太突然，我一时无法回答。

“你觉得强奸是坏事吗？”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尽管感到恐惧，我还是回答道：“那当然是坏事吧。”

“为什么？”

“因为被强奸的人很可怜。”

“就是这个。”葛城高兴地微笑起来，那是引诱无知之人落入圈套后如愿的笑容，“听好了，那才是最重要的。可怜的是被强奸的女人，而不是我。”

“哦。”

“我有的只是舒服，痛苦都是别人的。犯罪的快乐属于我，而犯罪的损伤在我之外。这样一来，强奸就不是坏事。”

葛城得意洋洋地向我解释着。不过，这是无论哪个时代——确切地说，是连没有犯罪的人都会有的想法吧。

我想起评论家莫里斯·布朗肖形容萨德侯爵的话。他从萨德的作品中理解到了与葛城毫无二致的想法。

萨德的哲学就是利益至上以及完全利己主义——除了自身的快乐，人类不需要遵循任何行为准则。

葛城又说："不是经常有人说，要多考虑别人的心情吗？还说温柔其实是一种想象力什么的。"

"嗯，我也认为温柔是种想象力。"

"完全是放屁。"葛城皱着眉说，"老子的想象力可丰富了，最擅长想象被强奸的对象、被虐待的对象会有多痛苦。这玩意儿就是要调动想象力，不然就不好玩了啊。"

"是啊。"我夸张地点了点头。

"然后，我还超越了这样的想象力，这才是重点。承受那种痛苦的被害者不是我，我发现了这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我的想象力就是这么丰富。想象别人的痛苦，将它转化为自己的痛苦，这才是真正的想象力不足。那样是无法超越的。"

"原来如此，真尖锐。"我表现出明显的不快。同时还想问他，你怎么不介意家里进贼的事情了？不过想必他受的损失也算不上多大。

为了回到正题，我把小盒子放到了桌子上。我想逃离，逃离小偷、逃离萨德、逃离裸女、逃离葛城。

"关于检验的事……"我单刀直入地说。

"这是工具？"

我打开盒子，里面装着三根类似试管的透明容器。我打开容器盖子，取出里面的棉签。

我把棉签递了过去。“您只要用这个在口腔里面，也就是脸颊内侧刮几下就可以了。”我张开嘴示范了一下。

“那样就行了吗？”

“来回擦个十下就差不多了。”

“从口水里提取？”

“不，是口腔内壁的细胞。”

葛城皱起了眉毛，仿佛想说“细胞什么的有点讨厌呢”。他接过棉签放进嘴里，半信半疑地擦拭起来。

我接过他还回来的棉签，飞快地插进试管里，拧上盖子。接着把剩下的两根进行了同样的操作。

“结束了。”

“感觉有点假啊，真能靠这个了解健康状况？”

“毕竟这是遗传基因啊。”我随意糊弄道，“DNA哦。”这三个字母有着能让人相信一切的魔力。

“真的吗？对了，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两周左右就能出结果，到时候我会用快递把电脑输出的检查结果直接寄给您。”

葛城点了点头。他听到我说电脑，肯定在想象一台巨型超级电脑吧。你的DNA检查，我心想，老子只会随便编造一个结果，用老爷机给你打出来。

“那么，我先告辞了。”我下意识地又看了一眼大床，人就是这样的。

我想起弟弟的话。“人类是倾向性爱的，这我明白，因为他们需要性。我并不讨厌这一点，老哥。我只是讨厌那些认为世间一旦没有了性爱，自己的人生也会就此终结的家伙。很多男人只把平时的生活当成下一次做爱前的过渡，那么多人，那么丑恶。我最讨厌那些性和暴力话题不离口的作家、哲学家了，总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他们要是把那些话说给在非洲草原上撕扯着幼羚羊的狮子听，人家肯定会嗤笑一声，说：‘性和暴力，啊，你说那个。’然后说，‘那种事情我早就知道了，能麻烦你说点更好玩的吗？’如果我是野生动物，绝对会这么说。”

我与葛城一同走向玄关。

“不过你们公司还真够大方的，还能免费检验。”

“这只是宣传活动的一部分。”

“向我这种人做宣传有什么好处吗？”

“您说笑了。”我笑了笑。当时那个笑容恐怕是我人生中最努力制造出来的假笑。就像挤牙膏一样，努力挤出最后一丝忍耐，脑中不断念诵着无我无心，然后笑了出来。简直是奇迹。不过就像早起一样，在高级公寓的玄关里悄悄发生的奇迹，恐怕也没有人会承认吧。

我一本正经地跟他道过别，离开房间，关上了厚重的大门，不知不觉开始研究那个曾被小贼打开的门锁。可以破解一切安保系统的人就该这时候过来，将其破解。

我做了个深呼吸，把装满遗传信息的小盒子装进了包里。

我已经想好该用检查结果来做什么了。

赫本

走出高级公寓，一件又破又脏的东西映入眼帘。我正暗想这东西在这儿真是格格不入，定睛一看却是我的自行车。这辆山地车我已经骑了整整十年。我蹲下身解开车轮上的锁，这时头顶传来一个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

我吓得失手掉了钥匙，随即反应过来，捡回钥匙站起身。

我做梦都没想到，乡田顺子会出现在这里。

“啊，你是上回的……”我的声音高了八度，险些就说出我昨晚见到过你了。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她的语气很冷淡，看来不是找我。

“你在这里干什么？”用问题回答问题可能很粗鲁，但有时却很有效。

“来查点事情。”

“这么一大早？这里又不是什么文化馆，也没有涂鸦。跟JLG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有点事我始终放不下。”

美人的脸冷得像块铁面具，但隐约能看出一丝尴尬的神色。我当机立断地低声说：“是关于纵火案？”

我完全不知道落到自己手上的球是什么，但敌人已经出现在面前，我便采取了十分莽撞的做法，不管不顾地直接把球扔了出去。

美人的脸扭曲了。她屏住呼吸，面色煞白，随即涨得通红，瞬间又变回没有表情的面具。看来她并没有发现昨晚我见过她。

“你说什么？”她开始装傻。

“昨天晚上。”我苦恼着要向她展示多少手牌，这女人很可能是纵火案的真凶。还是说，她被卷入别的麻烦事里了？她到这里来究竟要干什么？

先开口的是她。“你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纵火案，对吧？”

“仙台站西出口。东北学研大厦。你也在那里。”

我重整态势，决心亮出手上所有的底牌，没必要藏着掖着。有那么一瞬间，美人似乎想捏自己的耳垂，但很快就反应过来，做了个撩头发的小动作。

“你看到我了？”

我一不小心又开始感慨，她还真是个大美人啊。但很快便重新集中精力到对话中。

“我在尾随春先生。你一开始应该跟他在一起吧？”

“后来我就跟春分头行动了。所以，当时我在另一栋大楼旁。”

“啊，原来如此。”

“你也在纵火现场。”

“是的。”

“为什么要对春纠缠不休？”

“纠缠不休？”不知为何，她竟许久没有出声，仿佛也在自问这个问题。看她的表情，就像突然被问到周一的后一天为何是周二这种理所当然的事一样，困惑而纠结。

“理由我不能说。总之，我必须调查春先生。”

“毫无理由？”那可实在有点可疑了。

“不是毫无理由，而是不能说。”

“你们那个团体都干这种警察才会做的事情吗？”

“是我在做这种事。”

“换句话说，你工作的地方真有这种部门？”

“你这么说也不无道理。”她露出失望的表情。

“彻底调查？”我边说边在怀疑这个团体究竟要做什么。

“是的，我的调查一般都很彻底。”不知为何，她看起来挺自豪的。我不由得心想，我这不是在夸你啊。

我突然想起她说的那个“笔记本”。春那本传说中罗列着无数历史名人的笔记，那东西真的存在吗？会不会是眼前这个美人编造的谎言

呢？我感到半信半疑。

“昨晚我是跟着春先生到那里去的。”

“三更半夜的，你一个人？”

“三更半夜，我一个人，是的。”

“你那个戈达尔组织还会让女性做那么危险的事？”

“是日本文化会馆管理组织。”她马上纠正道。

“我不觉得你对春如此执着有什么意义啊。每天跟着他有意思吗？难道你每天什么都不干就跟在他屁股后面转？”

“是的。”她理所当然地点点头。我突然觉得有些毛骨悚然。“但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尾随。因为我没有车，如果不能马上拦到出租车，就跟不下去了。”

“那样根本不叫彻底吧？”我像听到了一个笑话，那种半吊子的调查能叫调查吗？连辆车都没有，凡事靠运气，她一个女人就这么跟在春后面乱转，这作为工作实在是有点荒谬。我条件反射般地想起了黑泽侦探，他干得倒是不错。如果换成那个侦探，恐怕美人乡田顺子辛辛苦苦一个月搞来的情报都没有他几天收集来的多且有用吧。

“那么，你是说，你跟着跟着就发现着火了？”我加快了话题，顺便看了眼手表。今天上班可不能迟到。

“是的。”

“难道你不是纵火犯吗？”我再次抛出手上的皮球，重重一击。

我盯着她的脸。漂亮的双眼皮、挺直的鼻梁，让我不禁想起年轻时的奥黛丽·赫本。她们真的很相似，就像海报上的赫本一样。脑海里自动跳出“Hepburn”的拼写，我发现里面带有“燃烧”一词：“burn”。

世界上真是到处都是与火和火灾有关的细节。

“我不是纵火犯。”

她的话很有意思。并没有被人冤枉时的愤怒，也没有面对胡乱诽谤时的讥讽。事实上，她的语气非常冷静。

“你问问春先生就知道了。”

“问春？”

“春先生应该能判断我是否是真凶。”

“确实，春说犯人是个男的。”

我又看了一眼手表，时间快到了。我的职业可不是跟美人打情骂俏。

“回答我一个问题。你在纵火发生后就离开了现场，对吧？可是，你的目的是调查春，理由不能说。没错，你因为某个不能说的理由在调查我弟弟。既然如此，那当时你不是应该留下来吗？春还在现场，为什么你却离开了呢？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完全是首尾不一致啊。

我并没有多兴奋，只是因为时间不多，语速才变得飞快。不过就在此时，我脑中突然闪过一抹灵光，或许她只是害怕消防车和警察的

出现吧。因为美人永远逃不过众人的围观，所以她才会逃离现场。虽然我设身处地地替她想了那么多，她却说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有个男人从现场逃离了。”

“啊？”

“所以我决定去追他。”她平淡地说。

“哦，因为他是犯人？”

“我认为那个男人是纵火犯，所以就跟在他后面了。”

如今回想起来，她这话是在撒谎。

“你见到纵火犯了吗？”

“我没看到他点火。”这句话是真的，“只是跟在男人后面，走着走着就到了那座公寓。”她指了指我刚刚离开的公寓。

“等……”我顿时说不出话来，“等等。”

美人平静的脸上看不出一丝表情。

“这座公寓？”

她几乎不动声色，绷紧了下巴。“我实在放不下心，便决定今早再来看一遍，结果就碰到你，吓了一跳。”她的语气听起来一点都不像吓了一跳。美人受到惊吓，恐怕只会是发现自己开始衰老的那一刻吧。

“小偷？”我想也不想就脱口而出这个词。

“你说什么？”

“昨晚这座公寓遭窃了，搞不好贼就是你见到的那个人。”

“不一定。看他的样子，就像回到了自己家一样。”

“莫非你才是贼？”

“不是。”

我不由分说地扔下一句“近期再跟你联络，详情到时再说”，然后骑上车子离开了。再不快点儿真的会迟到。

我最后看了一眼公寓，疑似纵火犯的男人跟葛城住在同一座公寓里，这是偶然吗？而我真的只是碰巧造访了这座公寓吗？

我把这些疑问全部放到一边，专心踩起了自行车踏板。

仁RICH

我刚溜进座位，社长就到了我们的楼层。好险好险。

我所在的部门位于五楼西侧，是营业局第二营业部。将近五十名员工同时起立，向社长行礼。我的座位与上司们的座位离得远，所以是最后一个见到社长的。

“有人迟到吗？”

社长的声音十分洪亮，不用麦克风也能传得很远。据说他还在做研究时，跟另一层楼的人说话都用不着内线，直接拉开窗子大吼一声。总之传言如此。虽然没人迟到，但有个人请病假了，部长满头大汗地进行说明。听到病因是急性阑尾炎住院，仁RICH大喝一声：“叫他以后编谎话认真点。”员工们的笑意无声地在办公室里蔓延开来，其实根本不会有人装病而不来上班，毕竟每个人都有年假，装病装到阑尾炎，着实太夸张了。

但社长向来喜欢先发火再说正事，下属搞砸了一点点就会惹他怒发冲冠，活干得太好他也会怒发冲冠，无非就是为了震慑员工。

我并不讨厌社长，他肯定是希望一个公司的员工都团结一心吧。且不说现代商业社会是否需要那样的团结精神，或者说那种团结是否有益，反正社长就是很喜欢“伙伴意识”。从他将员工的薪资称为“零花钱”这点来推测，社长应该是把公司当成某种大家族，同时也就有了自己身为家长，必须保持威仪的意识，所以他才会发火。由于“家族”这一概念与基因公司挺相衬的，因此我对社长的做法还有些好感。

当然也有同事会说："公司是公司，家是家，个人隐私就是个人隐私啊。"并对社长很不满，私底下抱怨道："来公司上班不就是为了拿工资嘛。"

让我最想不通的是，偏偏也是这些人对公司提出诸多要求，埋怨不断，而一旦遇到裁员又会摆出一副被爹妈背叛的嘴脸来。

"有没有努力解读遗传基因啊？"仁RICH又说。

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一个旨在查明人类所有碱基序列的国际性计划，其内容是将二十三条染色体中包含的三十亿个序列全部解读出来。

"前段时间不知哪个电视台的白痴说：'这样一来，就能了解生物的全部秘密了。'简直太胡扯了。"仁RICH大声说。

听了社长的话，我们都笑了。

"生物和生命的秘密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解开呢？他们一点都不懂基因学。就算解读了所有序列又如何？充其量只是个开端而已。难道解读了所有基因序列，就能把材料统统倒进试管里摇一摇，砰地一声造出个人来？"

仁RICH指着部长，胆小的部长愁得皱起了眉，回答说："不、不是的。"顿了顿又补充道，"那不可能。"

"那当然了，肯定不可能。人绝对无法从零开始凭空制造生物，只能采用将基因融入既存的生物体内的方法。我认为，所谓的遗传基因，就像一个公司的员工。"

这可是我闻所未闻的比喻。

“假设生物是一家公司，那么遗传基因就相当于员工。遗传基因的作用是在必要的时候制造出必要的蛋白质。员工也一样，他们要在必要的时候完成必要的工作。负责财务的员工，负责业务的员工，负责客服的员工，负责研发新技术的员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应的工作。每个人都是一个遗传基因。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假设有这么一家优秀的企业，就当它是一家食品生产商吧，有一家经营状况稳定的食品生产企业。”

社长咳嗽了一声。

“别的企业都想获得他们的经营机密，他们想知道为什么那家企业能获得成功。于是他们把企业内的每名员工都调查了一番，验证每个人的能力和职务是否相符。基因检测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就是调查全体员工的能力。一点没错。有优秀的技术人员，有处理后勤事务得心应手的女员工，有受到爱戴的管理者，也有擅长处理投诉的客服。提取出这些因素，以此断言‘所以这家企业如此优秀’，这应该不会有错吧？那么，如果让别的食品制造商把那里的优秀技术人员挖过去，或许就能提升公司的业绩。让不好的员工辞职，换上更合适的员工，或许就能减少公司的损失。这与基因操作的想法一模一样。员工的更换，遗传基因的更替，是行之有效的。可是，难道这样就能断言，那家企业的秘密被全部解读了吗？”

这回他指向了课长。课长本来就是个冷静认真的男人，只见他很淡定地给出了清楚的回答：“不，不能那样断言。”

“那当然了，绝不能那样断言。就算把那家企业所有的员工全部集中到体育馆一类的地方，对他们说：‘开一家公司吧。’也绝不可能办成一家功能健全的食品制造商，对吧？这跟把材料扔进试管里，绝不可能变出个人来一样。企业虽然是由员工构成的，却也有其他不可或缺的因素。就像箱子，或者说机制。企业的方针，总公司的地理位置，还需要各种各样的规则和系统。换句话说，就算彻底查清了所有遗传基因，也不代表人类的秘密就被完全解开了。过去的科学家都想错了方向，他们一直以为，只要能操控基因，就能改变生物。因为进化来自于生物的基因突变，所以他们坚信，只要改变大肠杆菌的基因，就能创造出新的物种。甚至以为只要自己高兴，就能随手改变黑猩猩的基因，把它们变成人类。毕竟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有百分之九十八是相同的嘛。可是，人的细胞只能分化成人，黑猩猩则只能变成黑猩猩，大肠杆菌再怎么改造也还是大肠杆菌。就算操控基因，也不可能把一种东西变成另外一种东西。这还用说吗？难道把保险公司的员工全部替换成食品企业的员工，就成了一家食品公司？不可能的。或许能成为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但绝对还是个保险公司。因为收纳他们的箱子——他们所在的系统——就是保险公司嘛。”

仁RICH又大声说了好多只有他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而我竟然不觉得无聊，真是不可思议。

“只是……”仁RICH最后说，“只是，遗传基因依旧是非常重要的。这点你们可不要误会了，因为我们无法反抗遗传基因。”

不管怎么说，仁RICH还是信奉“基因至上主义”，所以才会成立“仁基因公司”这么一家企业。

我以前曾当着社长仁RICH的面说过这样的话："如果选择不留子嗣，是否就能对抗基因了呢？"当时是在公司举行的一般员工与社长面对面的讨论活动上，我一时感情用事，就不小心说漏了嘴。

不过仁RICH向来把员工看成自己的孩子，所以只把我的话当成叛逆期小孩子的抱怨。

"那就相当于在一艘巨大的船上逆向而行。"他那种对付你小菜一碟的态度让我恨得牙痒痒，"有一名乘客在甲板上逆向而行，会造成什么影响吗？不会有任何影响。大船不会因为一个人而改变前进的方向。该沉没的时候就会沉没。在基因这股巨大的力量面前，个人的反抗不会造成任何影响。毕竟那个人自己也在船上。"

后来我又尝试反驳，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由于我们从事与基因相关的工作，对遗传基因所携带的信息量，其兼具单纯与复杂的巧妙特征，都比一般人懂得更多。事实上，知道得越多，我们越会惊叹基因的巧妙，每每有了新发现还会为之震惊。

可是对我来说，承认基因的力量，无疑是件极端恐怖的事情。因为一旦承认，父亲和弟弟会变成什么样？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和春，是否会变成陌路人？春是不是走到哪儿都得带着强奸犯的基因呢？

我经常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他们都十分惧怕自己与父亲的血缘关系。我记得兄弟中更聪明的二儿子曾说："这就是卡拉马佐夫的力量，这就是卡拉马佐夫一族低俗的力量。"那无疑是对自己体内流淌的血液，也就是父亲的遗传基因做出的嘲讽。我还清楚地记得三儿子被非难的画面——"你不也是个卡拉马佐夫吗？你们家族中的情欲已经像炎症一般蔓延开来了"。我读到这里时，觉得

那简直是针对春的批判。如果用同样的理由来分析，我弟弟体内就也可能存在着“强奸犯的低俗力量”，完全有可能被指控说：“你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强奸犯。”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想承认基因是绝对不可反抗的。世界上不应该存在什么“卡拉马佐夫的力量”，或者“强奸犯的血统”。

我正呆呆地想着心事，仁RICH的演讲结束了。我们坐回到椅子上，开始了日常工作，嘈杂声也突然回到了办公室内。

我从包里取出文件，到课长座位上请他盖章确认。

正好听到仁RICH对部长说：“刚才你说的那个阑尾炎住院的，他住到哪个医院去了？”

“我想给他送点慰问品。”社长有点害羞地说。仁RICH真是个让人恨不起来的家长。

心灵感应

课长只匆匆扫了一眼文件，就在上面盖了章。真是太好了。

我所属的第二营业部主要负责与政府部门的业务往来，每个业务员都被分配到一个政府机关，负责与之联络。负责上市企业的是第一营业部，一般人士则由第五营业部负责，这些我们还是分得挺清楚的。

那么，如果我们第二营业部的员工接到一般人士的工作委托后，该怎么办呢?

有两种办法。一是将业务转到负责一般人士的第五营业部，因为总有同期员工或熟人在其他部门，只要打个电话就能解决问题。第二，自己来跟单。当然，那会成为跨部门的工作，自然需要一定的手续。不过只要把手续办妥，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这时候，就需要课长盖章确认。

课长哗啦哗啦地把我交上去的文件翻了一遍，问了句：“个人检验？”听到我回答“是”，就二话不说地盖了章。总觉得就算我说“不是”，甚至竖起中指冲他吼一声“无能上司”，他也会帮我盖章的吧。

然后，我把一直放在抽屉里的“春的试管”取出来，和早上从葛城那儿采集来的DNA样品一同交到了检验科。

检验申请书有一大堆项目要填，这些本该由接受检查的人亲自填写，不过我却擅自做主填了。然后盖上在车站文具店里买的印章。

坐在检验窗口值班的，是跟我同期进来的同事。他叫英雄。

如果换个时代，他说不定真能成为引导民众前进的“英雄”，因为他就是如此优秀的男人。

他拥有别人难以企及的学历，却不因此而骄傲。明明是公司创建以来最优秀的新员工，却从来不自夸。掌握了丰富的遗传基因和化学知识自然不用说，还是个涉猎广泛的书虫，幽默感也不错。

对我们这帮同期的员工来说，他为何选择仁基因公司，始终是个谜。传说是仁RICH用尽各种手段把他拉进来的，但英雄否认了这个说法。他经常半开玩笑地说自己“错过了选择未来的机会”，但对我们来说，这一点都不好笑，很想对他说“应该只有你觉得这是错过”。

英雄看到我就露齿一笑，打了个招呼。我也跟他打了个招呼，然后把手上的文件交给他。在英雄检验文件是否齐全时，我在旁边一直坐立难安。

“泉水，这人跟你同姓呢。”他指着春的检验申请说。我忍不住在内心哀嚎，英雄大人，您真是火眼金睛！

“是我弟弟。”我苦笑一下，“很早以前他就拜托我做个检验，到现在都没给他做。”

“嗯。”我这个朋友没再问下去，而是给我指出了文件中的不足，“没写记号。”为了方便确认检验对象对应的试管，上面都要写上特定的记号，一般我们会用委托人的名字缩写。

“就取首字母吧。”我说道。同时脑中突然闪过一个想法，昨天碰到的黑泽好像也说过首字母的事情吧，JLG和JPG什么的。

“你们两兄弟的关系很复杂吗？”英雄边看文件边问我。

我不由得心中一惊。我从来没对公司里任何一个人说过春的身世，但英雄这种优秀的人才说不定能从琐碎的信息、状况和文件里察觉到问题。他见我迟迟没有回答，便也没有追问下去。

“我想加急。”我说，“如果不麻烦的话。”至少我还记得要客气一些。

“知道了，给你提升紧急级数吧。”

我又偷偷拜托他，结果一出来就打电话给我。随后便跟他道了别，转身离开了。

在回到自己办公室前，我先乘电梯下到一楼，到角落里的杂货店请人冲洗一次性相机里的照片。店员很自信地说三十分钟左右就能出来，让我很欣喜。

一走到办公桌边，我的脑子立刻陷入一片混乱。我本想在工作中避免思考那些事情，但想必一时大意了。我打开工作电脑，抻了抻手臂，不动声色地伸了个懒腰，众多疑问仿佛都在等待这个空隙，一个接一个地涌了出来。

我当然知道原因，是因为乡田顺子的话。

她昨天就在纵火现场，还说自己是跟着春过去的。她为什么要三更半夜的跟在春后面乱转，理由不明。那附近又没有文化会馆。

她尾随春的时候碰巧遇到了纵火现场，随即目击到从里面逃出来的可疑男子，便跟在了男人后面。最后到达的地点，就是那座公寓

——也就是我今早造访的高级公寓。

这样一来，莫非犯人是葛城？就是刚刚把DNA样品给我拿去做检验的那个男人？那个把刚刚诞生、才发出第一声哭泣的良心，连同脐带一块儿扔到垃圾桶里的男人？那个不知道反省的男人？没读过萨德，却知道“恶意比美德更幸福”的男人？要是那个男人去放火，完全有可能。

电脑屏幕上跳出输入密码的对话框，我敲了几下键盘。

可是，葛城真的会纵火吗？我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能如此冲动，心急容易出错。

我总觉得，三更半夜往大楼里浇煤油，点一把火后转身逃走，不太符合那个男人的性格。如果是想发泄自己的欲求不满，那男人应该会选择做点别的事情。

电脑又管我要密码了。看来刚才的输入有错。

我觉得葛城更像那种三更半夜袭击女性的人。那男人卑劣的灵魂不属于纵火犯，而是强奸犯。

不管怎么说，若不与乡田顺子见上一面仔细询问，我就只能做些毫无根据的臆断。可是，我该如何联系一个连电话号码都不知道的美人呢?

“我问你个问题，要跟电话号码和住址都不知道的女性取得联络，该怎么办好？”

我向旁边的女性询问。就是那个二十岁出头，转错电话也绝对不会挨骂的后勤部女孩。

“是Short cut吧？”

“啊？”她是说走近道吗？

“我看泉水先生就像喜欢短发的类型。以前我问你最喜欢的演员，你说的也都是那种类型的。莫非在哪儿碰到大美女了？”

“不，不能这么说。”

“那你喜欢长发？”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一般来说，有没有办法跟那样的女性取得联系？麻烦赐教。”

“一般来说？”她忍住笑意，“邮箱地址呢？”

“不知道。”

“如果知道大概的居住范围，应该能从查号台问出来吧。”

“原来如此。”我马上拿起听筒，拨通了查号台进行询问。可对方却告诉我仙台没有姓“乡田”的女性。我不禁猜测，可能她没把号码登记在电话簿上吧。毕竟是个女孩子，不登记的可能性应该很高。想到这里，我便挂掉了电话。

“只是一般来说。”旁边的女孩已经完全放弃了努力，吃吃地笑了起来，还满怀恶意地说，“你的行动也太快了。”

我装模作样地说："还有别的办法吗？一般来说。"

"联系她的公司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她的公司号码。"找不到名片了。

不过我很快就想到了办法。我从电脑上调出一份资料：仙台市内的企业、政府机关、法人等信息，都储存在公司的数据库里。

我输入"日本文化会馆管理组织"。搜索不到结果。接着我又把关键字换成"ジャパンライシーアムグループ"、"Japan Lyceum Group"，顺便还搜索了"JLG"，都没有任何结果。

"找到'一般来说小姐'的公司了？"

"没有。"

"可能是没有记录在数据库里的组织吧。"

接着我决定打开浏览器，点开搜索引擎。我公司对外部网络的使用限制非常严格，大多数页面都不允许访问，就算能看，浏览记录也会被全部记录下来。虽说这样没用的网络也就是个摆设，但出于安全考虑，还是不得不这么做。现在走到哪儿都要讲安全。

不过只是搜索一下公司名称，应该没问题。于是我直接输入了"日本文化会馆管理组织"。搜索结果是零。唔……我陷入了沉思。

可能正式名称不是这个吧。搞不好我一开始就记错名字了。尽管有好几种理由能解释这个现象，但我当时却在想另一个可能。

乡田顺子可能在说谎。没错！脑中有个声音在叫嚣。

“不然就只能以心传心了，就像心灵感应。如果这也不行，就只能等对方来找泉水先生。”

旁边的女孩子倒是挺开心的，我则满脑子疑问。“唉，我也就是站在一般论的角度上，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而已。”我死犟地说。

53

无心工作的日子就该早早下班。注意力不集中，坐立难安的士兵就算握着枪，也不一定能打中敌人，还不如早早退到后方免得给战友添麻烦。在公司上班想必也是如此。我一到六点就收拾好桌上的文件，准时站了起来。

“这么早。”对面座位的前辈毫不掩饰脸上不快的表情。他的工作堆成山跟我准点下班应该没什么关系，可他就是看我不爽。于是我本能地撒了个谎：“我想去医院看看父亲。”

由于实在不擅长撒谎，我决定真的到医院去看望父亲。那些所谓的预言成真，说不定都是出于这种难以言喻的憋闷感。

我骑着自行车往医院走，慢慢逼近的巨大医院大楼就像一个冷酷的巨人。不知为何我又想起了父亲穿牛仔裤的样子。随即又想，父亲出院后可能不会再穿那种牛仔裤了吧。

病房里的父亲没有穿牛仔裤，倒是穿着一件印着“53”的马刺队球衣。父亲扯了扯衣服，说是春给他的。这让从未给父母送过礼物的我多少有些尴尬。被弟弟赶超的感觉一点都不好。

“咦，春怎么没来？”

“今天没来。”

“平时会来吗？”

“次子每天都来，长子却不会。今天竟然反了过来。”

“昨天又有人纵火了。”我换了个话题。

“是吗？”

父亲兴奋地探出身子。我被他的劲头吓了一跳，然后简单说明了昨天的纵火案。不过我没说他的两个儿子都在现场。辛辛苦苦拉扯大的两个儿子竟呆头呆脑地跑去蹲点围观，这种事情真没必要专门汇报给他。

“那你们找到涂鸦了吗？”父亲撑起上半身。

“一点没错。”

“没错？”

“还真的是‘ago’。”

父亲的脸像被聚光灯照到一样亮了起来。“是吗？果然如此吗？”
“没错，就是280 century ago。”

“两万八千年前。应该是尼安德特人吧。肯定是的。”

“可我还是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找了些书来看，发现尼安德特人真的很有意思。”

“他们好像不是现代人类的祖先吧？”

“现在人们是这么说的。当今最有力的说法是，科罗马尼人，也就是智人，取代了尼安德特人，最终延续至今。可是，这样一来意味着什么呢？”

“什么意味着什么啊？”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祖先曾经对另一种生物，也就是尼安德特人，进行过大屠杀。”

听到父亲口中说出如此凶残的词，我不由得吃了一惊。父亲啊，大屠杀这么吓人的话，不要突然说出来嘛。

“但也不一定就是那样的吧。可能是更加和平的，不涉及暴力的势力更替啊。”

“当然也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说尼安德特人跟科罗马尼人其实没有交集，只是不知为何，尼安德特人就慢慢灭绝了。还有人说，与尼安德特人不同，科罗马尼人掌握了农业，所以能够存活下来。”

“一定是这样的。”

“可是再怎么想，当时也应该存在生死存亡的决战才对。因为那样更符合自然规则。”

“父亲你相信大屠杀一说？”

“我也不想相信。只不过……”

“只不过？”

“我总觉得，不可能一切都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美好。”

“什么意思？”

“或许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自己是发动大屠杀的人的后代……”

“那样会有什么改变吗？”

“我倒是改变了。”父亲挠挠头，“比如我开始认为，尼安德特人可能比现在的我们要好不知多少倍。”

“好？”

“我们人类是唯一会为了残杀而对敌人发动攻击的灵长类。与此相比，尼安德特人很可能是一种较为平和温顺的动物。换句话说，能在进化过程中幸存下来的，不一定都是好家伙。”

父亲好像不是在对我说话，更像是在自言自语。

“所以说？”

“所以说，”父亲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暴虐的人类活该被癌症害死。”

我忍不住噘起了嘴，因为我不太喜欢父亲随随便便使用“癌”这个字。

“找到规律了吗？”过了一会儿，我说，“纵火案和涂鸦的关联性，有什么发现吗？”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太难了。”

“因为这不是推理小说啊。”

“信息实在太少了。”父亲认真地说，“硬要说的话，我发现所有涂鸦都是由三个短语组成的。”

“三个短语？”

“God can talk、Ants go to America、280 century ago，这些意义不明的句子，都由三个短语组成。”他看着笔记本说。

“嗯，确实如此。”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完全能发现纵火案和涂鸦的规律，能像发现浮力的阿基米德一样夸张地一拍大腿，喊声“原来如此，我明白了”，然后装腔作势地在父亲面前卖一通关子。

可我偏偏没发现。尽管几天后我真的发现了，当时却没有那样的眼力。竟然没发现就在自己眼前晃来晃去的线索，只能说实在是太蠢了。

“话说回来，纵火现场好像是隔着仙台车站，在东出口和西出口交替出现的。”我试着说出自己的推理。不过刚说出来，就觉得这真是个无聊透顶的推断。

“哦。”父亲展开地图，却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

我们之后就没再谈论纵火案。“嗯，说白了就是没什么大进展。”我认为父亲的结论实在是太正确了。

“是啊。”但其实对我来说，状况还是有很大转变的。比如出现在纵火现场的乡田顺子，她发现的可疑人士，可疑人士最后到达的公寓，以及住在那座公寓里的葛城。一夜之间，纵火案突然成了我身边

的事情。已经不再是隔岸观火，因为火势已经蔓延到脚下，快要把我也卷进去了。但我还是认为，没有必要将父亲也牵扯进来，给他徒增烦恼。

我从包里取出一个袋子，放在父亲的棉被上，里面是刚刚冲洗出来的照片，拍的是各处现场。

“这是纵火现场和涂鸦现场。”

“很好。”父亲高兴地点点头，开始排列照片。还把地图拽了过来，不时比对着。

“这张好黑啊。”父亲把其中一张照片转向我。

“哦，那个啊。”那是我见到三更半夜突然现身的乡田顺子时拍的，由于没开闪光灯，照片如我所料，只拍到了一片黑。

父亲轮流看着照片和地图，一边听我进行现场说明，一边做着记号。

“原来如此。”

“发现什么了？”

“我发现，就算看过这些照片，也看不出什么重要的线索来。”父亲微笑着说。

“想光靠一次性相机拍出的照片破案，简直是痴人说梦。”

“要是真行，就会有一大帮警察去抢购一次性相机了。”

“春的状态怎么样？”我问。

“状态？”

“有没有看上去很累？言行有没有变化？精神状态是否不稳定之类的？有这种感觉吗？”乡田顺子的话我始终无法放下。

“精神状态不稳定？”父亲皱起了眉头，“嗯，跟平时没什么两样。”然后又说，“那小子从小就行为异常嘛。”

“话是没错。”

“刚才我说了吧，这件衣服是他给我的，据说这上面的‘53’还有特殊含义呢。”

我凝视着那件球衣。

“莫非，”我说，“莫非是指P53基因？”

“哦，真不愧是基因公司的专业员工啊。”

我随便搪塞了一句，无奈地叹了口气。

P53基因是癌症患者中常见的异变基因，它本身带有控制细胞分裂和修复的机能。只要P53基因能正常运作，癌症就很难自由扩散，因为那个基因抑制了细胞的异常增殖，我将其想象为警备员或警备室。经过对先天容易罹患癌症的患者进行调查，我们发现其中绝大多数人的P53基因发生了突变。P53有个很有意思的机能，就是能促进细胞自杀。当细胞癌化无法修复时，它会对细胞做出自杀的指示，这样

就能在其他细胞受到损害前将癌细胞杀死。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体，这跟政治和恐怖活动有点相似。

近年来，医学界也开始利用P53治疗癌症。细胞的自杀被称为“细胞凋亡”，我还看过往肺癌患者的癌细胞注入P53基因，引发癌细胞凋亡现象的录像。

但就算是这样，穿上一件印着“53”的球衣可绝对不会有效果，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小子不是很迷信嘛，这不，非让我穿上这个。还说这样一来，P53基因就能帮我干掉癌症。”父亲笑着说。

“这叫什么迷信，简直是变戏法。”

“我也这么说啊，这玩意儿连小孩子都骗不了。结果他说‘信者得救赎’，还一脸认真的表情。不过说句实话，我是挺想得到救赎的。信仰很重要啊。”

“春从小就这样。”我猛地产生一个疑问，“春怎么会知道P53基因的事呢？”

“他好像在学习哦。”

“学什么？”

“遗传基因啊。那孩子不是从小就这样吗，总在学你。所以他一定也对遗传基因感兴趣了。”

我一边应付着与父亲的谈话，头脑一隅却始终有种不通畅的感觉。我前不久才对春解释了遗传基因的机制，当时春明明表现出一副对遗传基因一无所知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话说回来，春当时确实说出了“垃圾区”这个词。

“那小子就喜欢跟在你后面转。”

“我小时候管春叫‘金鱼屎’，他可生气了。”

“那是因为你直呼其名，所以他才会生气，还说‘不准小看屎’。要是你管他叫‘金鱼屎先生’，他就不会生气了。”

父亲的笑声在室内回荡。正在父亲体内不断分裂的癌细胞，是否也在跟他一起笑呢。

品牌

尽管我不认为心灵感应成功了，但确实又见到了美人。只是这次重逢并不令人感动，而是一个面无表情的美人浑身杀气地看着我。

乡田顺子站在公寓入口，我能看出每个路人的视线都在上下舔舐着她的身体。这是必然的。我住的公寓又破又旧，建龄二十年，每次有客人来访，即便不会直接得到“真脏”的评价，来人也都忍不住做出“真有历史感啊”的暗讽。在这种残破的公寓前，站着一个奥黛丽·赫本似的美人，当然会引起所有人的注意。甚至会让人有些不安，觉得自己触犯了什么法律。

我从自行车上下来，面对着她。

“我们谈谈吧。”她说。

“可以啊，我正好也想联系你来着。话说，你一直在这里等我？”

“是的。”

还好我回来得早，要是加班到深夜，她打算怎么办啊？我好奇地问了一句，却得到平淡的回答：“会一直等到你回来。”

我不知道她究竟有几分真心。可能只是个笑话，但她的眼神里却透着几分认真，让我不禁有些畏缩。

把自行车停好，我转身走向家门口的快餐店。走过路过的人都在朝我这边看，皆因乡田顺子跟在我旁边。

人是靠外表来决定优劣的吗？我不禁想。我曾听说，匀称的身体抵抗力更强。脸和身体越对称，就越结实。这样说来，男人之所以喜欢美女还是有道理的。寻找更结实、更匀称的基因与自己的基因结合，这一本能还真是遗传基因会干的事情。

“人的外表与时尚品牌是一样的。”春经常说，“奢侈品虽然昂贵，但品质也有一定的保证。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给糟糕透顶的商品安上奢侈品的名号，就能用来欺骗顾客。人往往只认牌子，就像外表一样，人很容易被眼前所见的事物所欺骗。他们看不到最重要的核心，甚至忘记了这个最基本的道理。”

我想起在父亲病房里听的罗兰·柯克，双目失明的萨克斯演奏者超越了可以目视的事物。后来我还听春说罗兰·柯克会用鼻子吹长笛，甚至能将几种不同的乐器同时放入口中吹奏。“他已经超越了外表不美观这种概念。只要声音足够美，外表根本不重要，这道理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他懂得真正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喜欢他。”对此，我也有同感。

“我们来交换信息吧。”

我边点头边思索要把手上掌握的信息公开多少，她应该也在思考同样的事情。因为实在没必要把一切都交代出来。

“今天早上，你在那座公寓里。”

“高级又高大的公寓。”

“你去那儿有什么事？”

“十九楼五号房，那里住着一个叫葛城的男人。我找他是因为工作的事情。一九〇五号房。你尾随的纵火犯住在哪个房间？”

她摇摇头。“不知道。那里不是有自动锁吗，我进不去。”

“也对，那里有烦人的自动锁。”

“我今早在门前等了一段时间，但那个男人没有出来，别人倒是进进出出的。”

双人床上的裸女突然闪过我的脑海。

“你在监视吗？”

“说得像警匪片似的。是的。”她浅笑道。

我捻起服务员刚送来的薯条——一看就很难吃——喝了一口咖啡。这顿饭的搭配真够奇怪的。

“你看到的那个男人长什么样子？”

“我只看到了他的背影。”虽然她没进行很详细的描述，但粗粗一听，跟葛城似乎没什么不同。

“是那家伙点的火？你看到点火的瞬间了？”

乡田顺子犹豫了一会儿，忍不住扯了扯自己的耳垂，才摇了摇头说：“没有。”

“你没看到？”

“春先生说什么了？”她怎么突然在意起春的话了，真是难以理解。

“他当时好像在大楼的另一头，拐过来就发现着火了。”

“是吗……”她缓缓闭上眼睛，“那应该就是了。”

“你这回答真随便。”

“我当时跟在春先生后面，所以没看到纵火的瞬间。”

我应该问她春当时到底在干什么。但我没有。甚至没想到要问。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加入了一场怎样的游戏，就像穿着剑道服、拿着竹刀，却站在棒球场的后续击球手席位上一样。

“不过你目击到那个男人从现场逃离了。”

“然后我就跟了上去。”

“这样的信息交换根本没什么意义啊。”我又喝了一口咖啡。

“你今早为什么去那座公寓？一九〇五号房里的男人是什么人？”

“我在一家与遗传基因相关的公司就职，是去做DNA检验的。一九〇五号房里的男人想做DNA检验，所以我就去采集DNA了。”我真是巧舌如簧。

“采集DNA很容易吗？”

“如果只是简单的亲子鉴定，只要用棉签刮一刮口腔壁就可以了。”

“他叫什么？”

“葛城将一，四十四岁，自由职业者，未婚。”

“什么是自由职业者？”

“不知道。”我含糊带过。就算我老实交待他可能是拉皮条的，目前也没什么帮助。

“他到底是什么人？”

“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

美人若有所思地歪着头。“泉水先生，你刚才完全是一副满心希望葛城就是纵火犯的样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会遇到数也数不清的讨厌客户。”

“不过媲美纵火犯的讨厌客户可不多见。”

“就算不多见，也还是存在的。毕竟，连八重早苗都存在，不是吗？”

“还有嘉兰属苗呢。”

“那肯定又是什么蜻蜓的种类吧？只在嘉兰属这个地方繁殖的蜻蜓。”我也是会举一反三的。

“那是一种叫嘉兰属的花苗。”

“什么？”

“是嘉兰属的花苗。”

“你在耍我吗？”

美人一开口，无论说什么我都觉得是对的，一定是因为我太单纯了。

“就算那人是纵火犯，”她又露出伤脑筋的表情，“泉水先生今天早上会到他家采集DNA，也只是偶然吧？”

“应该是。”纵火犯跟检验没什么关系。

“真的存在那种偶然吗？”

“谁知道，我还想问你呢。”

“有没有照片？”

“那个男人的？”并非没有。我请黑泽调查时，他交上来的文件里就有几张照片，但我没带在身上。听我解释完，美人说：“请让我看看那些照片，虽然我只见过他的背影，但看过照片或许能认出是否是同一个人。”

我犹豫了一会儿——犹豫着要不要把美人带回家去，事实上我确实臆想过那样的场景，但奇怪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在此之前，我想先确认一些事情。”

“请吧。”她的目光在一瞬间似乎有些游移。手摸着耳朵，似乎在强装镇静。

“首先，你为何如此纠结纵火真凶？你说你正在调查文化会馆的涂鸦，应该没必要如此热心地追查纵火犯。你还说春的状态很奇怪，说

春有一本诡异的笔记本。这些究竟有什么关联？”

她词穷了。明白了我的问题，正在拼命寻找答案。寻找答案，换句话说，就是在编造谎言。

我决定采取更为单刀直入的方法。因为我最讨厌那种纠缠不休、一点点将敌人侵蚀殆尽的做法，像癌症一样恶心。

“根本不存在文化会馆管理组织，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发起进攻，静观乡田顺子的反应。此时我才突然醒悟，搞不好连乡田顺子这个名字都是假的，脑中猛然亮起了警戒信号。

“不可能。”

她低着头小声回答，仿佛还在忙着思考。尽管那副样子看上去并不像疯子那般夸张，却已经失去了奥黛丽·赫本的清纯可爱。她双手扯着耳垂，不断地小声说着“那不可能”。

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既视感吗？仿佛重新经历了以前的某种体验。我盯着她，春的话突然在脑中闪过：“人往往只认牌子。就像人的外表一样，人很容易被眼前所见的东西欺骗。”

“你确实在尾随春，但我不认为你与文化会馆有什么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能请你解释一下吗？”

“那不可能。”

她揪着两只耳朵，彻底失去了冷静。我看着她，突然“啊”了一声。其实我早就认识这个正在揪耳朵的女人。

“呵呵，你之前是‘节足动物研究会’的吧？”我的语速突然变快。

“呃。”她吓了一跳，抬头看向我。

我露出微笑，并没有混杂着嫌恶和嘲讽，应该是很纯粹的笑容。

“夏子小姐。”我叫了她一声。

没错，正是如此。我感觉自己仿佛从困扰多年的疾病中解脱出来了。

乡田顺子——不过此刻“乡田顺子”已沦为一个记号或外号，只见她吃了一惊，抬起头来。“啊。”

“你是春的同班同学吧？还来过我家好几次。”

她红着脸再次低下头去，好像做错事一样垂头丧气的。

不能因为被美人吸引了目光而忘记最关键的事情。曾经对春纠缠不休、不断给我家人带来烦恼的“夏子小姐”又出现了。她把自己整成一个大美女，重新登上了舞台。人生有时真的充满乐趣，我不禁想。

母亲节

她似乎放弃了挣扎，老实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我告诉她，其实我们在家都管她叫“夏子小姐”，还解释说“因为跟在春天后面转的是夏天啊”。她听了似乎很高兴，还自豪地说：“嗯，没错，我就是追逐春天的夏天。”

与弟弟的跟踪狂面对面坐着，进行一团和气的对话，这感觉真是奇妙。

“那时候我真的很讨厌泉水先生。”她的话里虽然没有恶意，但也并不客气，“你跟春先生在一起生活，比我还了解春先生，还不知感恩。简直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

“这可真让我伤脑筋啊。”我挠了挠鼻头，“还好没被你一刀捅死。”

“我真的想过哦。”她若无其事地说。

“呃。”

“我还带着菜刀去过你家。”

“啊，是吗……”由于她的语气过于平淡，我差点听漏了，“这可真是……”

“我想知道春先生的一切。”

“我感受到了。”作为一个跟踪狂，有这样的目的实在太正确了——这可不是嘲讽。

“我想二十四小时都跟他待在一起。”乡田顺子仿佛在表白自己的性癖，尽管知道这样的癖好不太好，可就是改不掉。这种恶习应该每个人都有吧。

“不过春先生一直对我不理不睬。”

“所以你就跑来我家捣蛋了？”

“我没有捣蛋。”这一瞬间，她露出了怒容，“是因为我用普通的方法见他，春先生只会躲开我。”

“不过我不认为春讨厌你。他只是不擅长那方面的事情。”

“那方面是指？”

“那方面是指……”我寻找着合适的词语，“比如女性啊，恋爱啊之类的……那种事情。”

“同性恋。”她有点自暴自弃地说。

她可能曾经怀疑过春喜欢男人吧。

“不是。”我予以否定。尽管让她得出那个结论或许能了结这件事，但我还是如实否定了。

不知为何，我脑中突然闪过一句电影台词。那是加斯帕·诺导演的一部极具争议性的电影。影片中的主人公这样说：“阴茎所经历的仅仅九秒的高潮，要给孩子强加整整六十年的痛苦。”春正是因为强奸犯为追求瞬间的快感而诞生下来的。春的一生都被这个既定事实纠缠着，仿佛被阴魂缠身。电影有时真的可以无情地揭穿现实。

“你来我家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起，你不再出现了，我还以为你彻底放下了春。”

稍一松懈，我就会被她美丽的外貌所吸引，差点忘记乡田顺子其实就是夏子小姐。我赶紧伸手抓起一根薯条。

“泉水先生一直没认出我吧？”她露齿一笑，“我第一次追上你跟你说话时还以为会暴露呢。”

“完全没认出来，你那个……”我顿了顿，谨慎地选择着词语，“不是变了很多嘛。”

“当时我有种获胜的快感。”

“肯定吧。”我也觉得自己输了。

“但春先生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吃了一惊，再次凝视她的面孔。我只能依稀回忆起七八年前夏子小姐的面容，可当时的她一点奥黛丽·赫本的感觉都没有啊。这要怎么才能看出是同一个人呢?

“人啊，”她继续道，“每个人或许都拥有就算改变外貌，也始终无法改变的、类似本质的东西吧。就像脊梁骨一样。春先生肯定是看穿了我的本质，所以才把我认出来了。”

“春是不会被名牌愚弄的。”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问：“你为什么要整容？”这可不是什么贴心的问题。

“因为我以为春先生会喜欢。”

“春可不会凭外表来判断一个人。”

“我很清楚。”她满不在乎地说，“是我一直误会了。”

她把那个“误会”向我解释了一遍。

“那天是母亲节……”

学生时代的她一直跟在春的屁股后面转，希望哪天他能看上自己。她似乎坚信，只要一直缠着他，总有一天会被接受。

“你知道《山椒鱼》这个故事吧？”

我很喜欢那个故事，便马上点点头。

“我出生后，听到的第一个故事就是这个。”

“你家真怪。”

“所以，那个故事肯定影响了我的人格形成。山椒鱼和青蛙，表面上总是闹矛盾，但最后不是和解了吗？或许应该说，他们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的矛盾。”

“只是别人都那么认为，对吧？”

“于是我坚信，春先生虽然一直回避我，但在心中的某个角落，其实跟我还是很亲近的。”

“就因为井伏鳟二的《山椒鱼》？”

“是的。并且我很有自信。”她害羞地笑了笑，“我认为自己是最了解春先生、最能理解他的人。”

“有什么依据吗？”

“给自信寻找依据，你不认为那么做很卑劣吗？”她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然后笑了。

“然后，你在母亲节那天改变了想法？”

“是的，那是决定性的一天。”她仿佛在谈论别人的失败，“那年的母亲节，我第一次见到了春先生的母亲。”

当时母亲身体不太好，需要定期住院，所以不怎么在家。

“她非常美。”乡田顺子低下头，安静地说。就像面对一朵娇媚的花朵，难以否认它的美丽一般。

“嗯。”我哼了一声。乡田顺子想必是被母亲打败了，被即使身患疾病却依旧美丽的母亲打击得遍体鳞伤。

“我不可能赢得过。”她痉挛似的笑了起来，“春先生跟美丽的母亲在一起，看起来真的很幸福。于是我一下子理解了。但只是我以为我理解了，能与春先生相互欣赏的那个人并不是我。”

“于是？”

“我逃走了。”

“逃走了？”

“我到海外留学了一段时间。”

她说，即使离开了日本，还是始终无法忘掉春。这也不难理解。尽管距离有时会冲淡热情，但相反的例子肯定也有很多。她住在遥远的国度，对春念念不忘，苦苦相思，最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春先生一定喜欢美丽的女性。我会被拒绝，是因为还不够美丽。这就是我得出的结论。”

被母亲的美丽所击败的她，似乎在考虑了与母亲之间的差距后，认为只要变美就能解决问题。

“那真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说。

“是个可爱的误会。”她纠正道。

“九成以上的悲剧都是由误会引起的。剩下的部分嘛，没错，是由自信爆棚的政治家引起的。”

她说自己选择整容时没有一丝犹豫。“反而后悔怎么没早点发现这么简单的事实。”

她回到日本，动了手术，再次找到春。可春的反应还是一样。

“他马上就说：‘啊，是你啊。’”她害羞地吐了吐舌头，“一点都没骗住他。”

“因为春不会被名牌愚弄。”

“就算是这样，他多少也该对我有更多兴趣才对啊。”她笑了，“即使是出于礼貌。”

“那家伙就像条大狗，肯定是靠气味来认人的。”听我这么说完之后，她稍微高兴了一些。

我叹了口气。我惊讶于她的热情和执着，并感到无奈，胸口留下一阵隐痛。

“春喜欢戈达尔吗？”

她看了我一眼。

“你不是自称来自什么奇怪的Japan Lyceum Group嘛，是不是故意让首字母拼成JLG的？上学时是节足动物研究会，那是因为春当时对昆虫感兴趣。你总是照着春喜欢的东西来。”

“因为我是跟踪狂。”她自嘲地撇了撇嘴，“自然要想尽办法引起他的兴趣啊。”随后她又说，“因为春最近一直在看戈达尔的电影，我还以为他会对这个名字很感兴趣。可我还没来得及递给他名片，就被认出来了。”

看到她寂寥的表情，我有些于心不忍。“不。”我说，“春看到你的名片还是很高兴的。而且马上发现了JLG，还很感动哦。”

“真的吗？”

“还说对你的看法改观了。”

乡田顺子的表情瞬间亮了起来。

“不过我已经决定，不再追逐春先生了。”

咦？我心中一惊，因为她真的表现出终于放下执着的样子。

“你可能不相信，我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但我真的放弃了。见到整容后的我，春先生还是无动于衷。其实那个瞬间我就已经放下了。春先生回避的并不是我的外表。这是《山椒鱼》的故事无法企及的部分，我现在终于明白过来了。”

“春很特别。”我说了句不太能安慰她的话，“现实很难像山椒鱼和青蛙的故事那样。”

“我一直被蒙在鼓里。”

“可你昨天还是跟在春后面。”

“那不一样。”她垂下目光，面露难色，“我跟你说过，最近春先生有点奇怪，是吧？”

“嗯。”

“所以我很担心。”

“为什么？”

“太奇怪了。”她的说法很暧昧。可是作为一个可以熟练尾随别人的跟踪狂来说，她的话确实让人信服。

“春一直都很奇怪。”

“我已经放弃与春先生相爱相知的希望了，可这不代表我能眼睁睁地看着春先生受伤害。”

“受伤害？”

“春先生正处于精神十分不稳定的状态。”

“你这句话我已经听厌了。”

“看到那本笔记，我真的害怕了。”

我没问出她是在哪儿看到春的那本笔记的。有可能是找机会翻了春的包，也有可能是偷偷跑到他家去。方法有很多种，理由却只有一个。

“我真的很害怕，因为我从没见过写满了名字的笔记本。刚才提到的戈达尔也在里面。”

“还有戈达尔？”

“我本来以为他只是单纯地喜欢戈达尔，但不久前一问，发现他反复租了好几次同样的电影。”

“什么电影？”

“不止一部，是好几部。”她说着便在自己的包里翻找起来，随即拿出一本记事本。

“那莫非是……”我谨慎地问了一句，“关于春的记录？”

“是的。”她看起来很害羞，“里面全是关于春先生的情报。”

“原来是‘春的大辞典’啊。”我瞥了一眼，上面密密麻麻地写了不少字，“这记事本挺厚的啊。”

“你不准备问这是第几本吗？”她笑着说。

“其实我不太想问。”我夸张地抖了抖身子。

我没问她是怎么搞到影片出租信息的，搞不好是故意跟店员亲近，趁机调查了数据吧。赫本一样的美人把身子靠过来，光盘店的店员肯定会跪着，双手奉上出租簿吧。

我看着翻动笔记的她，突然明白过来——这个人确实放弃尾随春了呢。她淡然的脸上已经看不出当年让我和父亲烦恼不已的“夏子小姐”神经质的坚持。可是，即便如此，持续了七八年的执着很难根除，所以我想，她一定会像接受治疗的患者渐渐脱离药物那样，一点一点远离春吧。

“《小兵》、《中国姑娘》，还有《戈达尔的李尔王》，以及《戈达尔的侦探》和《戈达尔的悲哀与我》。”她列举了一连串片名，“问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影片前面都要带上戈达尔的名字呢？”

“是为了告诉那些不是戈达尔粉丝的人，这些可是戈达尔的作品，请慎重观看，看完了可别抱怨哦。诸如此类的吧。”

“那个人的电影不好看吗？”

“简直帅呆了。又好笑，又无聊。”

“有这种电影吗……”

“而且完全看不懂。虽然又帅又好笑，但是看不懂，让人昏昏欲睡。”

“真奇怪。”

“春就爱看那种奇怪的电影。”

“他反反复复租回来看了好多次哦。”

“好多次？”

“嗯，租了十几二十次呢。”

我一时语塞。

“我认识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她有点犹豫地继续道，“听我说了他的事情，那位医生告诉我这是一种强迫症，或某种奇怪的征兆，有成为偏执狂的倾向。”

我想说怎么可能，但就是开不了口。如果我是个律师，肯定一个人都帮不了。“搞不好他只是想写有关戈达尔的论文啊。”

嘴上虽这么说，我心中却动摇了。就算很喜欢那个导演，一般人也不会反反复复地看他的作品。偏偏还是戈达尔。

“这十分异常，有些病态。”

“对吧？”她平淡地回应道，“下次你能帮我问问春先生吗？”

“笔记本的事情？”

“还有戈达尔。”

“行啊。”虽然轻松地答应了，我却没有能问出口的自信。

貌似她是在决定放弃春的同时，发现了春的异常，于是决定继续跟踪他。

“那与跟踪狂的跟踪不一样吗？”

“现在我只是单纯地很担心他，并没有纠缠他的意思。不过你一定不会信。”

被她这么一说，我也只能回答“我相信你”了。

“等我不再担心春先生之后，就真的要放弃他了。”

她一直低着头，几乎要哭出来。隔壁桌的几个学生用“你把美人欺负哭了”的谴责目光盯着我。太冤枉了。

我突然想，搞不好她除了笔记本和戈达尔，还有别的事情瞒着我，因为害怕败露才摆出一副快哭出来的样子吧。现在回想起来，她当时确实向我隐瞒了更重要的事情。她没再对我说更多，我也没有完全亮出自己的底牌，所以我们扯平了。

我与乡田顺子，也就是夏子小姐，在餐厅门口道了别。

话说回来，我们好像约过一起到我家确认葛城的照片，看他是不是纵火犯来着。不过这件事我是一个人回到公寓后才想起来的。

纵火案守则II

跟乡田顺子分开后，我实在太在意春的事情，已经完全顾不上纵火案和涂鸦了。我要改变优先顺序。

我拽出书架上的信封，里面装着黑泽给我的，葛城的调查结果报告书。

我拿出葛城的照片。共有十几张清晰照片，拍摄日期和地点都不同，其中有一张是他刚从酒店出来的时样子。我并不特别讨厌男女结伴出入豪华酒店，毕竟谁都有性欲，对此表示轻蔑就像认为吃东西很羞耻一样荒谬。可是看到葛城的照片，却让我感到无名火起。照片上的女孩可能只有二十几岁，低着头，不知为何似乎在哭。第一次看到照片时我曾说："她怎么在哭呢？"黑泽的回答是："看她进去的时候还挺高兴的。"

"与之相反，葛城那家伙却一脸满足。"

"这名女性可能并非伴侣，而是牺牲者。"

"啊？"

"通过否定伴侣来开启通往官能之终极领域的大门。"黑泽的脸上浮现出嫌恶的表情，"好、好像是哪个大叔说的。"

"哦，你是说巴代伊吧？"我一下就听出来了，"我弟弟经常读他的作品。"

春在高中时曾经反复阅读巴代伊的《情色论》。他经常是带着独自挑战那一时代“性理论”权威的认真劲头翻动着书页，并且总在阖起书本后露出一脸不服气的表情。

“巴代伊，我挺讨厌那老头的。”听黑泽这么说，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怎么了？”他问。

“没什么，我弟弟也很讨厌他。头一次读完他的书，那小子就愤慨地发表了‘岂有此理’的感叹。”

“简直是胡说八道——是类似这样的感觉吗？”

“可能是吧。然后他又笑着说：‘这上面写的肯定都是虚构的故事。全是瞎编的。’”还说巴代伊完全背离了人性。

“我也有同感。”搞不好黑泽和春在某些方面有共通点。

我又看了一眼照片。随后提出问题：葛城，你真的是纵火犯吗?

不知不觉过了两天。这两天我都在照常上班，虽然没有停下思考，却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大的变化。我能做的只是取出仙台市地图，用红笔圈出纵火现场，再用蓝笔圈出涂鸦现场，仅此而已。

两天后的晚上，电话响了。

“是泉水吗？”是父亲打来的。

“病人用这么有精神的声音打电话，真的没问题吗？”

“我没事。”

“什么没事。”

“统帅我身体的是我，我就是王。就算对方是癌症，我也绝不允许它为所欲为。”

父亲可能觉得自己是在说笑话，而我却被打动了。

“那么国王陛下，您专门打电话给我所为何事呢？”

“还是那起纵火案，你查到什么了吗？”

“我什么都想不出来。而且我们不是刚在医院聊过嘛。”

“别说那种话，住院患者都很无聊的。对你来说可能只是几天，对我来说却好像过了几个礼拜呢。”

我没有反驳。

“这么说来，就是毫无进展啦？”

“父亲，你还记得那个女孩子吗？”我试着挑起话头，“春上学时，经常跑到我们家来的那个。”

“你说夏子吗？！”父亲的声音充满了朝气。

“你记得？”

“当然记得啦，怎么可能忘得掉。”父亲笑了，“那孩子的脸皮真够厚的，执着得让人害怕。虽然春是有那么一点冷淡，不过那孩子也太

可怕了。话说，那种人就是现在所说的跟踪狂吧？”他说着说着好像还挺感慨的，“原来她领先了时代将近十年啊。”

我反射性地想起了孟德尔，就是那个通过豌豆实验发现了“从父母身上传递下来的东西”——也就是遗传基因的孟德尔。他发表那篇论文的时候，谁都没把他当回事。直到他死后十六年，遗传理论才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是啊，早在那个时候，她就已经是到哪儿都能拿得出手的、名副其实的跟踪狂了。”我说，“我跟你说，其实不久前我跟那个夏子小姐见了一面。”

“什么？”父亲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大笑起来。当时我并不明白他在笑什么，现在想来，父亲应该是想起自己应付夏子小姐的那段时光吧，毕竟当时的父亲可能算是幸福的。

接下来，我把她谎称自己是Japan Lyceum Group成员的事也说给父亲听。

父亲先说了一句：“真是太好玩了。”紧接着又“啊”了一声，仿佛发现了什么。

“怎么了？”

“你觉得首字母怎么样？”我能听到父亲翻纸片的声音。

“谁的首字母？”

“涂鸦文字啊。那些句子本身可能没什么意义，但把首字母连起来，说不定就有意义了呢？这是推理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桥段。”

“我不怎么看推理小说。”

“所以说你不行啊。”为这点事情责备儿子，那样的父亲才不行吧。

“把首字母连起来就能看出意思，这种桥段太老套了，而且很无聊。”

“老套的东西才重要。比如钙质、维生素，人体就需要这些最平凡、最无聊的东西。”他简直是在强词夺理了。

“纵火案的规律和钙质没关系。”

“别啰嗦了，先把首字母连起来吧。‘God can talk’、‘Ants goto America’、‘280 century ago’，对吧？”父亲兀自念了起来，“嗯，提取全部首字母就是GCTAGA2CA。”讲到这里，他好像一下没了主意，小声喃喃着，“莫名其妙啊。”

而我则吃惊得根本说不出话来，仿佛能听到心脏在胸腔里扑通扑通越跳越快的声音，这就是所谓的心脏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的感觉吧。

“原来如此！”

“怎么了？”父亲问。

“父亲，把280换成英语就行了。Two hundred and eighty，首字母是T。也就是GCTAGATCA！”

“那是啥啊……”父亲还是莫名其妙，“根本不成句子。”

我怎么没发现呢！这简直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我才应该是解读出规律的人，这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就像一辈子都没有寻觅到自己所爱的女人一样。

“那些G啊C啊的，都是遗传基因的序列啊！”

与兴奋的我完全相反，父亲的反应非常冷淡。“泉水，你没事吧?要是工作太累了，就跟老爸谈谈。”仿佛在安抚患了精神病的儿子。

“父亲，人类的遗传基因就像一张设计图，上面只写了四种文字，就是G、C、T、A。你刚才说的那些首字母，都是由那四个字母组成的。换句话说，就是能用来表述遗传基因的字母。”

当然了，那当然了！我因为这个发现而兴奋不已。“原来如此，难怪要三个单词组成一句话，因为遗传基因序列是三个一组的。”基因密码是由三个碱基构成的。“所以涂鸦也是三个词一组。”

“但都不是句子。”

“虽然不成句子，但我已经搞清楚规律了。是GCTA这四个字母。”

“你这不是生搬硬套吗？”

“不是生搬硬套，那些涂鸦就是为了表述遗传基因。”

“只不过是首字母刚好一致而已哦。”

“这不是偶然啊。”

“连接首字母，这不是很老套吗？”父亲把我刚说过的话一股脑都扔了回来，“又无聊。”

“越老套越重要啊。你没听说最近的年轻女孩都缺钙吗？正是平凡又常见的钙质和维生素，才是人体最需要的物质啊。”

“这不是人体的问题，而是纵火案和涂鸦的问题。”

我们的立场跟刚才完全颠倒了。

“老顽固。”

“老顽固的长子。”

当时我们都没发现，纵火案是关系到我们人生的问题。

“啊，你等等。”我把电话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开始在书桌上翻找。因为我突然有了个灵感。我找出笔记本，看了一眼上面的列表。虽然颤抖的双手撞倒了旁边的笔筒，但我根本顾不上。

“你怎么了？”父亲担心地问。

我马上回答：“刚才又有发现了。”

我看了一眼纵火现场一览，随即强压兴奋的心情，抑制住忍不住上扬的声线说：“你还记得纵火现场吗？第一起是‘C．S．S’软件公司，第二起是‘黄金海岸’。”

“柏青哥店，对吧？”父亲似乎也在查看手边的记录。

“第三起是‘朝日不动产’。”

“第四起是一个叫‘TEAM’的古着店。”

“再然后是生协。”我已经彻底确信了，这一切并非偶然，“父亲，生协是COOP。”

“那又怎么样？”

“这也是首字母啊。接下里是‘武田堂’、‘Afternoon’，到我们公司就是‘仁基因公司’。而且我们公司楼上还挂着一个大大的‘G’。”

“那又如何？”

“昨天被纵火的是东北学研。把所有现场的首字母都连起来，就是CGATCTAGT。也是遗传基因序列！”

我在脑中确认了一遍遗传基因的基本规则。

DNA是双螺旋结构，每两条螺旋相互连接。A和T连接，C和G连接。我摸索着抓起桌上的圆珠笔，在笔记本空白处写下“CGATCTAGT”，这是纵火现场名的首字母。紧接着，我按照遗传基因规则在下面写上各自对应的字母：“GCTAGATCA”。果然如此。后者正是涂鸦的首字母。

我明白了！若是眼前摆着冠军奖品，我说不定会高举双手欢呼了。

“是双螺旋。”尽管听筒另一头的父亲不可能理解，但我就是憋不住想说出来，“纵火现场和涂鸦现场是双螺旋结构的。”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几乎能想象出父亲气鼓鼓的样子。

“谜题解开了。至少我找到了规律，是按照基因的模式进行的。”

我得意洋洋。同时在想，这说不定也是乡田顺子，或称夏子小姐的功劳啊。若不是JLG的话题，我们根本不会想到首字母这个主意。

“可那是什么啊？”父亲十分冷静。我的兴奋被他稍微浇灭了一些，但还是心情大好。由于心情实在太好，我答应过几天再去看他。

“你说得挺有道理，可我还是觉得其中隐藏着更深的秘密。”父亲小声说。

“你太纠结了。”

人类的智慧

第二天一起床我就给春打了电话，因为实在太想把自己的发现分享给他了。可他的公寓电话连电话录音都没有，手机则是个生硬的女声，告诉我他所在的地方没信号或已关机。

联系不上春，我就找不到人分享自己的发现了。

我突然明白了发现了基因的存在，却偏偏处在无法被理解的环境中的孟德尔的心情。我又确认了一遍头天晚上匆匆写下的笔记：

“纵火案和涂鸦被暗喻为遗传基因的双螺旋结构。”

这点绝不会有问题，我很有自信。

若涂鸦是C开头的单词，附近就会有G开头的建筑物被纵火。若涂鸦是A，建筑物就是T。同理，和G对应的是C，和T对应的是A。

跟遗传基因双螺旋碱基的规律完全相同。

我挠着头，翻出密码子表，那张彩印表格一直被我塞在书本的缝隙里，上面有不同遗传基因所制造的氨基酸一览。我看了看表，离上班还有一段时间。

纵火案和涂鸦被隐喻成遗传基因，而遗传基因本来就是用来制造蛋白质的，因此我便考虑，那些首字母的秘密会不会隐藏在它们制造的蛋白质，也就是氨基酸之中呢?

遗传基因每三个为一组制造氨基酸。比如“CCG”这个排列，制造出来的就是甘氨酸。那种三个一组的组合被称为“密码子”，而密码子一览表就叫密码子表。

我首先在表上找到涂鸦首字母对应的位置。

DNA制造氨基酸的步骤是这样的：首先要有RNA参与进来进行设计图的复制，然后是各种复杂的程序，这里予以略过。

我将三个字母组成一组填入表中。首先是“God can talk”的“GCT”。往表上一填，这组基因能够制造出精氨酸。我在笔记本上写下“精氨酸”。

接下来是“Ants go to America”的“AGA”，对应的氨基酸是丝氨酸。

最后是“280 century ago”的“TCA”，对应的氨基酸也是丝氨酸。

我凝视着笔记本上的精氨酸，丝氨酸，丝氨酸。

当时我正沉浸在解开了神之密码的兴奋感中，便自信地以为只要盯着笔记本看上一段时间，就能解开隐藏在氨基酸名称中的秘密。

而且不知为何，我总认为面前的暗号藏着某个惊天大秘密，真是不可思议。

我甚至满心期待，说不定笔记本上的这几种氨基酸名称中隐藏着治疗癌症的特效植物、东洲斋写乐的真实身份，或者能够代替石油的新能源之类的，能促进人类进步的重大秘密。

自从发现纵火案与涂鸦的双螺旋结构后，我就觉得自己肩负了人类最重要的使命，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智慧。

真是太天真了。

直接说结论吧——我什么都没看出来。

于是我放弃涂鸦首字母，开始研究纵火现场首字母。

最后得出的氨基酸名称是“丙氨酸”、“精氨酸”和“丝氨酸”。我继续凝视着这三种氨基酸名称，甚至尝试改变文字排序，或者倒过来念，反复好多次，终于长出一口气说：“想太多了。”

没错，我就是想太多了。我收好密码子表，塞回书架。

再看一眼时钟，要是不发生什么奇迹，这个点儿上班肯定是要迟到了。我慌忙冲出家门。

桃太郎

虽然没有发生奇迹，不过我也没有迟到。因为我临时决定请了个带薪假。自入职以来，我一直不太热衷于休假，因此攒下了一大堆带薪假，多得我怎么休都休不完。

就在我准备骑上自行车的那一刻，手机突然响了。是春打来的。

“老哥，你刚才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在公寓的电话机上看到了未接来电。

我看了一眼手表，便马上决定请假。

“我们找个地方见面谈吧。我发现涂鸦和纵火案的规律了。”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好不容易得到发言机会的学者。

“太棒了！”春说。

“你用词典查‘棒’这个字，出来的解释肯定是‘你哥’。”

“我就知道老哥你一定能找出来。但我有别的事情想拜托你。”

他的语气跟十年前一模一样。

“乔丹球棒吗？”

“不是啦。”春笑着说，“我们一起去吧。”

“去哪儿？”

“干掉他们。”

与高中时代拖着球棒前往体育器械仓库时的架势一模一样。

他一副邀请我一起捉鬼的样子，我扮演的角色可能就是被区区一个饭团骗上贼船的蠢狗吧。话说回来，那条狗和那只猴子到底派上了多大的用场啊?

“其实桃太郎也是个挺奇怪的故事啊。”春在驾驶席上说。

“民间传说里哪有不奇怪的。”

“我从小就觉得那太不可思议了。”

“什么不可思议？”我问着，发现自己还没问这辆车要开到哪里去呢，也还没来得急解释纵火案和双螺旋的发现。

“基本上都不会有父母。”

“啊？”我不明就里。

“一般不都是爷爷奶奶嘛。捡到桃太郎[(1)]的，发现辉夜姬[(2)]的。”

“因为换成爷爷奶奶听起来比较像吧。反正那些故事大多是老爷爷讲给孙子听的，必然会想让登场人物跟自己同龄。”

“我觉得那是故意的。桃太郎和老爷爷中间之所以缺失了一代，其中必定有特殊的意义。”

“你想想，一个壮年资深白领，在上班途中的电车行李架上捡到桃太郎带回家，不就一点都不好玩了吗？”我开始信口胡诌，“而且，比起深受不孕不育之苦的夫妇领养孩子，还是寂寞的老人家捡到可爱的小孩，从此家中多了许多笑声更有价值啊。”

“老哥，你听说过桃太郎其实是个弑亲传说的说法吗？”

我把目光从窗外转向驾驶席，春面无表情。

“弑亲？有点太血腥了吧。”

“我认为，那个故事里出现的鬼其实是他父亲。”

“父亲是鬼吗？”

“肯定是指酗酒发疯、拈花惹草的父亲。挥霍家中财产、随心所欲的父亲就跟鬼一样。”

“那是什么意思？”

“父亲肯定还对儿子和双亲暴力相向。不仅如此，那个父亲还有着最下流不齿的情欲。”

他的语气仿佛在指责自己的父亲。

“于是，儿子终于走上了弑父之路。”

“那个儿子就是桃太郎？”

“没错。为了包庇真凶——也就是那个儿子，事件被加以粉饰之后作为民间传说传扬开去，就成了现在的桃太郎。”

“那猴子、雉鸡和狗，就都是他弑亲的帮凶啦？”

春露齿一笑。

“只要换成英文就知道了。雉鸡是Pheasant，猴子是Monkey，狗是Dog。将首字母串起来就是PMD。Parents Must Die，‘父母必须死’啊。”

“怎么可能……”

“那一定是祖父母和儿子之间使用的暗语。每当受到父亲的虐待，儿子和老人们都会咬牙忍耐，心中默念‘PMD’，熬过那场灾难。”

我试着想象了一下。被男人打得遍体鳞伤的老人在走廊上遇到孙子，小声呢喃了一句“PMD”。孙子也咬紧牙关，回答了一句“PMD”。

简直就像忍者和间谍的对话。

“桃太郎不是室町时代的故事吗？那么早就开始用英语做暗号啦？”真够了不起的，我调侃道。紧接着我叹了口气，决定进入正题。“说到首字母，我发现纵火案的暗号了。”

“哦，我们说好要听老哥解谜来着。”

“听了可别吓一跳。”我作势弯起手臂，鼓起二头肌。

随后，我把自认为是惊天大发现的纵火案与涂鸦之间的关联一口气说了出来。

春边听边插进一些“原来如此”、“哦”、“那可真是的”之类的简短回应，似乎颇感兴趣。

“老哥真棒。”

听完我的说明，春说了这么一句。我本以为他要么会夸张地使劲夸我，要么会一笑带过，所以这个反应还是让我有点吃惊。

“这种事情我应该早就看出来的。现在我已经查到了那些氨基酸。”

“氨基酸？”

“基因能够制造氨基酸，所以我查了一下那些暗号对应的氨基酸的名称。分别是‘丙氨酸’、‘精氨酸’和‘丝氨酸’这三种。但再往后我就想不通了。”

“搞不好再往后就没什么意义了。”春笑着说。

“不，”我否定道，“一定有什么意义的。比如‘丙氨酸（アラニン）’、‘精氨酸（アルギニン）’、‘丝氨酸（セリン）’，不是有些差不多的文字吗？若去掉相同的文字会如何？抽取掉那些只出现了一次的文字又如何？”说着，我在空中比划起来。“ラ和ル和ギ还有セ，以及リ，这其中会不会隐藏了什么？”

ラルギセリ、ラギルセリ、ラルセギリ，我尝试不同的文字排列，却没有得出任何结果。

“老哥，跟那个真没什么关系。”

“不，肯定有意义的。”对此我很有自信。

“总觉得什么事都有意义，这是人类的恶习。他们总想探求原因，但像猫啊狗啊，就只对结果感兴趣。”

然后春又提起那个法国思想家。“老哥，巴代伊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劳动，那完全是胡说八道，是不可能的。他充其量只是个头脑比较好的浪漫主义者，就是典型的想太多。我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否要从事物中寻找意义。”

“对吧，所以说意义是很重要的。”

“不对。所以说人类没救了。”

我没有听春的话，而是默默地想，氨基酸还可以用英语表示啊。每个氨基酸都被分配了一个字母用以标记。只要知道那个字母，说不定就能解开暗号了。

可我不记得丙氨酸和精氨酸的字母了，所以目前只能止步不前。但只要到公司，就能轻易查到，只是现在我实在不想去。

“一旦开始思考意义，就会让事情变复杂。”春的语气很平淡，“假设一个人杀人了，大家就会去寻找原因。是因为怨恨吗？还是迫不得已？或者精神错乱了？诸如此类。正因为人们都爱做这种事，事情才会迟迟没有进展。其实只要看结果就好。只看一个人杀人了这个结果。如果不这样，就会不知从哪儿蹿出个一脸自以为是的优等生小屁孩，问：‘为什么不能杀人呢？’”

“你很极端啊。”我有些吃惊，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如果是你，会怎么回答？‘为什么牛可以杀来吃，却不能杀人呢？’”

“那要看对方是谁。你知道这句话吗？‘人只可为生存而进食，不可为享乐而进食。’”

“是甘地吗？”

“是甘地。”春笑着说，“没错，就是他。为了生存可以杀生，为了享乐就不能杀生。我会这样回答。”

“人家会服气吗？”

“如果是小学生，应该能理解吧。不过要是高中生，那种自以为是、看不起大人的小屁孩，应该没那么容易被说服。”

“那怎么办？”

“我应该会直接抄起菜刀，把那家伙的指头剁下来。一点一点剁。然后笑着告诉他：‘被人杀比这个还痛呢，所以杀人是不好的啊。’”

“太乱来了。”

“若不强加一些毫无道理的恐怖，孩子就会小看了这个世界。只要有一次被猛兽撕咬的经历，他们以后就会小心翼翼地活着了。”

“你说的到底有多少是真心话？”

“我觉得这比老哥一心认为氨基酸里藏了暗号要有用得多哦。”

我望着窗外的景色。车子已经驶离国道，正一路向南前进。

“话说回来，我们这是要去哪儿？”我总算问出来了。

“之前我跟你说过一个电视节目，你还记得吗？”

“什么电视节目？”

“就是新闻报道啊。报道了仙台市内涂鸦情况的那个节目。还真的采访到了留下涂鸦的年轻人。”

“啊，记得记得。他们还说要是不想被涂鸦，就该请保安来看着。”这是春不久前在仙台站的地下通道里跟我说的。

“没错。”

“然后你这样说，”我不禁为自己牢固的记忆感到骄傲，“‘既然如此，那我也在他家墙上涂鸦。’”

“没错没错。”

“啊！”莫非！

“我找到那小子家在哪儿了？”骗人的吧。

“所以我要去教训他。”

我看着春的侧脸，无奈地摇摇头。唉，说什么好呢。

————————————————————

(1) 河里捞出来的。

(2) 山上砍竹子砍出来的。

鸡冠

“你是怎么找到的？”

“我把那个节目录下来了，然后把发表了保安之说的年轻人的人像打印出来。现在的科技真发达，再然后我就用那张打印出来的人像去找人了。”

春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张折起的纸片。

我接过来，展开一看。虽然是黑白的，但印得还蛮清晰的。面对麦克风接受采访的年轻人的脸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清楚。眼睛附近虽然打了马赛克，但还是能看出那鸡冠一样的发型。这好像叫莫西干头吧，用来做找人的特征确实很有效。

“你是怎么找到的？”

“监视，还有跟踪。”

“你又不是警察。”

“我有个熟人一天到晚都很闲，我就交给他去做了。”

“流浪汉吗？”我特别注意不让语气里带上一丝轻蔑和疏远。

“流浪汉们。”春似乎想打断我的话，“很奇怪，人总喜欢妄断。他们妄断乌鸦一定是黑的，狗一定是忠顺的，猫则是阴晴不定的；童贞是罪恶，长寿老死才是幸福，诸如此类。一定是因为自顾自地那样想会过得更轻松吧。他们还断定流浪者全是废人，野蛮又肮脏。要不然

就是觉得所有流浪者都是命途多舛的好人。面对残疾人和老人时也一样。但现实是，流浪汉里既有讨人厌的，也有耿直的。有的老人值得关爱，也有的老人让人恨不得狠狠揍一顿。当然也有只要开个口就愿意帮我扮演侦探的流浪汉。”

春这番话就像饶舌rap一样节奏感十足。

“于是你就拜托他帮你找莫西干少年啦？”

“他们就睡在大街上，晚上经常能看到出来涂鸦的年轻人。当然，为了避免无妄之灾，他们一般会装作没看见。不过只要我开个口，他们就会帮我盯着。于是我就拜托他们，见到照片上的年轻人就跟我联系。终于昨天深夜，有人来找我了。我马上跟了过去。”

“半夜？”

“那帮小子正拿着喷漆罐往咖啡店的墙上涂鸦呢。他们的手法简直让我不忍直视。”春吐了吐舌头，好像吃了黄连一样，“就是往墙上一通猛喷，然后大叫一声落荒而逃。太过分了，那跟随地大小便根本毫无差别。他们那些看不出是文字还是绘画的涂鸦，真的跟小便一样。太让人绝望了。”

“莫西干少年也在吗？”

“绝对没错。他比在电视上看起来要高得多，红色鸡冠头在路灯下非常显眼。而让我最终确定的，是他说了同样的话。”

“同样的话？”

春扭转方向盘，操纵汽车左转。

“‘要是不想墙壁被涂鸦，就该请保安或警察来看着！’那句著名台词昨晚又出现了。还说‘我们都是艺术家’呢。”

想必是少年高高在上的口吻让春气不打一处来吧。“你对艺术的要求真高。”

“我体内的毕加索之血无论如何都无法原谅他的言行。上回不是跟你说了古罗马城庞贝的事吗？据说那些涂鸦中还有这么一句：‘记住，在我有生之年，死亡啊，都会像劲敌般如影随形。’我觉得这句话真不错。不是吗？这句话明白说出每个人都逃不过死亡的事实。如果他们能写出这种水平的话，我还能勉强接受。但那种……哼，简直不可原谅。”

“这么说，我们正在去莫西干少年家的路上？”

“是一座很普通的独栋小楼。那小孩可能才十几岁，明明还得靠父母养活，他有什么资格管自己叫艺术家。”

“请允许我问个问题。你是大半夜找到那小子住哪儿的，对吧？”

“因为我跟踪他回去了。”

“如果你想惩罚他，在他家墙上涂鸦，那为什么不趁那时候下手呢？”根本没必要先撤退，再叫上我一起动手啊。

“是因为那个，”春皱起眉，一副被戳中痛处的表情，“有老哥在我不是比较放心嘛。”

“什么意思？”

“从小我干大事时就总要跟老哥一起。我总觉得，只要有老哥在身边，就肯定能成功。”

对春来说，我的作用很可能类似魔咒。我想起了乔丹球棒和穿越游戏。每次我都是单纯地待在那里，并没有被赋予重要的任务，自然也没有活跃的表现，我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是否真的有意义。

“我可不是你的驱魔装置或护身符啊。”

“老哥你就是护身符。”春平淡地说道。由于他说得太干脆，我竟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啊，原来真是这样。随即我又想起以前被卷入别的事情时总会产生“这种时候春在这里就好了”的想法。搞什么，原来是彼此彼此啊。

“那你今天把我带来，是为了让我见证你有多勇猛吗？”

“求你了，老哥我只有你了。”春说，口吻与乔丹球棒那时别无二致。

车子进入一片高级住宅区。那是一片连接路呈网状分部的新建小区，让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在教科书上看到的平安京插图。

春游刃有余地穿过单向车道，把车停稳，随后下车从后备箱里拿出了喷漆罐。他两只手各拿一罐浓度不同的红色喷漆，转身指了指跟我们隔着五座小楼的建筑物，那是一栋有着醒目的红色屋顶的两层小楼。

“那就是莫西干的家。他那头红毛肯定是和自家屋顶一起染的。”

“真要动手吗？”

“要。”当时春的笑容还真有那么一丝癫狂。

尽管只是一瞬，但我就在那个瞬间想：不如姑且相信一下乡田顺子所说的“诡异笔记本”和“反复看电影的偏执狂”吧。

紧接着我又想起父亲所说的话。父亲说：“能在进化过程中生存下来的并不一定都是好家伙。”尽管智人具备了绘画技能，但很可能也同时具备凶残暴力的性格。而尼安德特人就是因为没有这样才灭绝了。

我看着春兴奋的样子，不禁觉得他同时具备对艺术的热情和才能，以及难以压抑的暴力性情。纤细而凶残；优雅而暴烈。

春突然把钥匙扔给我，我没反应过来，钥匙掉在地上，我弯腰捡起来。

“要是搞砸了，老哥你能开车吗？我只要往副驾上一跳就好。”

“那我要如何判断，怎么才算搞砸了？”

“只要老哥觉得事情不对，就可以点燃引擎了。”

春冲我微微一笑，然后便转身走向那座红屋顶的房子。

我没来得及对他说——嗯，我已经觉得有点糟糕了。

跟在春后面走着，我发现那座红屋顶房子好像比邻居家都大了一圈。是财力的差距吗？还是设计问题，那座稍微比别人家豪华了那么一点的房子门口挂着“穗高”的名牌。

“穗高的鸡冠。”春像念诗一样喃喃道。

门边有个车库，里面是空的。春缓缓拿掉喷漆罐的盖子，在灰色外墙上喷画起来。他没有一点犹豫之色，对周围毫无戒备，动作干脆利落。

“咻——”一阵长长的喷射音回荡在四周。

我成了弟弟名符其实的护身符，除了站在一边什么也做不了。

春摇晃着喷漆罐，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

我小心翼翼地左右张望。工作日的居民区车道上几乎没有车辆通行，只会偶尔掠过那么一两辆。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婆婆从我们面前走过，手里推着带轮子的购物小车。老婆婆的腰实在太弯了，我都担心她会不会只能看到地面，走起路来好像还很费劲。老婆婆看到我，又看到正在墙上涂鸦的春，对我们说了声“早呀”。

“天气真不错啊。”春停下动作，转过来笑了笑。老婆婆心满意足地走了过去。

我不禁担心，这种事不是该趁着夜黑风高，偷偷摸摸地进行吗？

春的涂鸦像一道红色的闪电，也像两个锐角重合的平行四边形。不同纯度的红色被巧妙地区分开来。这时，不知该说情理之中，还是预料之外，莫西干头从门里蹿出来了。

可能是透过家里的窗户看到我们了。

真是早起的鸟儿啊。我看着气得发抖的少年，呆呆地想道。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I

我曾听说，发明电话的格雷厄姆·贝尔是个十足的夜猫子，好像总是要熬夜到天亮才上床睡觉。要是上午实在有事，他就一直不睡，直到事情办完。

我眼前的这个莫西干少年的生活想必也差不多吧——徘徊在深夜的大街上，到处留下涂鸦，直到太阳升起才钻进被窝。现在估计还不到人家上床睡觉的钟点。

“你们在干什么！”他大喊一声。看上去也就高中刚毕业的样子，穿一条松垮的迷彩裤，气得两眼放光，猛地往春那边扑。

春轻轻松松地避开了他的进攻，就像拳击选手突然转向对手左路一样，飞快地腾挪一下，又开始往墙上喷起了油漆。

“浑蛋！”莫西干又大喊一声，“你在干什么！”

“一看不就知道了，在涂鸦啊。”

“开什么玩笑。”吼出固定台词后，莫西干一拳打向春。我弟弟则用极其优雅的动作避开了。

“我见这里没有保安，就以为可以涂鸦嘛。”春阴阳怪气地说完，大手一挥，把墙壁涂得红彤彤的，“你说对吧？”

莫西干再扑过去，又被春躲开。春就像一只抓着喷漆罐的蝙蝠。

直到此时我才猛地反应过来：这有点糟糕啊，差不多该是撤退的时候了。于是我从口袋里掏出钥匙，穿过车道坐进车里。

莫西干没追过来。他现在只想结结实实地把春揍一拳，憋得脸皮都快跟头顶的鸡冠一样红了。真拼命，我不禁想，他要是对别的事情也这么拼命不就好了嘛。

我跳进驾驶席，胡乱插上钥匙，点燃了引擎。车身的震动带动了身体，我趁机调整了一下倒车镜。

镜子里映出春的身影。他两手握着喷漆罐的样子就像手持双枪的黑道分子。只见他猛地转过身，朝莫西干的脸上狠狠喷了一下。

“啊。”我在驾驶席看着镜子叫了一声。

莫西干此时成了红色魅影，痛苦地弯着腰。

副驾门猛然打开，春坐了进来。我松开手刹，挂挡，踩油门，把车开了出去。

“你太猛了。”我瞥着双手捂脸坐在地上的莫西干说。

“要是不那么干，那家伙根本得不到教训。”

我含糊地点点头。“算了吧，反正年轻人都不知反省。”然后又说，“那种人是不会停止干坏事的。”

“老哥，甘地曾经给希特勒写过一封信，劝他不要发动战争。”

“最后不是没劝住吗。”我不禁失笑，甘地也挺无力的啊。

“那封信被人截走了，最后没送到希特勒手上。”

春的语气听起来就像如果信真送到了，希特勒就会洗心革面停止战争一样。要是甘地知道春对他如此笃信，会不会很高兴呢？

春在副驾上摇晃着喷漆瓶，看向窗外。刚才那么干劲十足，这会儿又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真是不可思议。

他的脸上既没有成就感也没有徒劳感，表情更像是紧张。

我用余光看着弟弟的样子，开始觉得乡田顺子的担心或许是正确的。“春先生的行为很奇怪，精神状态也不稳定。”她说的一点没错，弟弟说不定真的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他就像在风暴中晃动的不倒翁，全身散发着不安定感。

如今回想起来，那其实是准备活动。当时的春在为接下来的行动而极度紧张、不安，还有兴奋。

想必偷袭莫西干少年的家，就是为了稍微发泄一些心中的不安，做做热身吧。

当时的我对那些一无所知。因为我本来就是个蠢材，是个没用的护身符。

开到车站附近时，手机响了。

我问：“能接个电话吗？”春点点头说“当然”，他看向窗外，凝视着一根根向后退去的电线杆。

附近没什么车，我就将车缓缓停到了路边。

“泉水，”电话那头的声音说，“抱歉打扰你休假了。”

是英雄，我们这一期员工里的精英。他好像不喜欢别人那样叫他，曾经反驳道：“Elite（精英）其实是一种打字机的字体名称啦。就是一英寸能打十二个字母的字体，大概有十号字那么大。”他不知道，要不是精英，谁有本事说得出打字机字体这种知识来呢。

没等英雄说话，我先提出了问题，就是暗号的事。

“抱歉先打断你一下，英雄，你对氨基酸熟吗？”

“怎么突然问这个，”英雄笑道，“再突然也要有个底线吧。”

“标记丙氨酸的字母是哪个？”

“哦，原来你要问这个啊。”英雄很快回答，“丙氨酸是A。”

“那精氨酸和丝氨酸呢？”

“精氨酸是R，丝氨酸是S吧。”

英雄非常流畅地回答。

我说他真不愧是精英，他却挺为难地说：“这是不知道的人才应该感到羞愧的常识啊。”尽管隔着电话，我还是羞愧地脸红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正在解氨基酸的暗号呢。”

“暗号游戏吗？题面是丙氨酸，精氨酸和丝氨酸？”

“从文字上找不到任何意义，我就想试试字母，所以才问你啊。就是A、R、S，对吧？”

“没有ARS这个单词哦。”英雄调侃道。

“ARS啊……”我从没听过这么个词。

副驾上的春突然忍俊不禁，然后发展为爽朗的大笑。系着安全带的身体不停地摇晃，还拍着手说：“老哥，你太棒了。”

我见弟弟突然笑起来，不得不捂住电话问：“你怎么了？”我突然感到不安，莫非弟弟的精神终于崩溃了吗。

“老哥，你刚才说的ARS，是从涂鸦暗号里推出来的？”

“把氨基酸换成字母就是那三个。”

“真是太厉害了。我知道有Arson这个单词。”

“那是什么意思？”

“Arson就是纵火的意思啊，老哥。”

我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来。Arson！纵火！

由于过度惊讶，我的大脑几乎停止了运转。

“真是绝妙的巧合啊。”春笑着说，“太棒了。”

虽然不知道他为何将其断言为巧合，我还是因为他的话而兴奋起来。这不是跟这次的事件完全相符的单词吗？尽管现在只有“Ars”，但

后面如果真的出现了“on”，那不正是纵火犯犯下罪行的印证吗?

暗号解开了！我的心跳猛地加快。

现在想来，当时的我真的感受到了幸福。屋外已烧起熊熊大火而不自知，兀自沉睡着，做着被美人包围的梦——我说的是这种意义下的“幸福之人”。

发现Arson这个单词后，我马上兴奋得忘乎所以，一心认定自己掌握了人类的智慧，搞不好当时还以为氨基酸能支配全世界呢。

可是当我再次把电话放回耳边，马上就顾不上暗号的事了。

“喂，你那边在闹什么呢？”英雄有点无奈地问。

“托你的福，谜题解开了。”

“我又不是专门打电话来跟你说那个的。”

“别这样，再怎么说也是你打来的嘛。”

“上次的检验结果出来了。”

“好快啊。”我的笑容渐渐蔫下来，充斥在心中的成就感黯然低落下去。我紧张地吞了一下口水。

“是你叫我加急的。怎样，要念给你听吗？”

“嗯，麻烦了。”我没敢说自己太害怕了，不想听结果。

英雄给我念了检验结果，机械地朗读着几个检查项目的数据。比如“阴性”、“零”、“一致”之类的，声音跟机器人没什么两样。

“就是这样。”

“原来如此。”

结果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因为跟我想象的完全一致，因此没必要惊讶。我只是长叹了一声。

“是预料中的结果吗？”英雄有点担心地问。

“嗯，是啊。”Arson的兴奋几乎要消失殆尽了，“我觉得自己突然多了些不得不做的事情。”

英雄沉默了片刻，仿佛在思考什么。然后突然说：“昨天我看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接着他又说，“他在电影里演一个已归隐田园的传说中的杀手，已经有十多年没碰过枪了，最后却为了赏金去刺杀一个牛仔，给人一种勉为其难的感觉。虽然他嘴上说想要钱，但完全看不出有多么急切。

“伊斯特伍德到底想做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一定连他自己都不太明白。可能只是被某种巨大的力量推动着吧。泉水现在是不是也有一样的感觉呢？”

“去杀牛仔？嗯，还真有点那种感觉。”我笑着说。话说回来，我看那部电影的时候根本分不出好人坏人，迟迟无法带入自己的感情。

我挂掉电话。格雷厄姆·贝尔当初肯定做梦都没想到，他发明的电话后来会如此普及，传递了如此多的信息和喜怒哀乐吧。

“老哥还真够纠结氨基酸的。”春说，“Arson简直太棒了。”

“暗号之谜解开了。”

“那只是文字游戏，牵强附会罢了。”春断言道，“真相一定不是这样的。可巧合确实很有意思，没想到竟能推出Arson这个词来。”

“不是巧合。”我说着说着声音却小了下去，就像渐渐沉入水底一般。越往下说，呼吸也越困难。

“喂，老哥，你刚才的兴奋劲儿跑哪儿去了？”

“我在想事情。”

“想Arson？”

“我在想马背上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春略显惊讶，却胡乱回了一句：“我就知道。”

“说到马，”为了逃避那个严峻的问题，我决定回忆往事，“你还记得小时候和母亲在赛马场赌马那件事吗？”

“啊，记得记得。”春看着前方苦笑道，“真是紧张死人了。”

地球自转与赛马

那是我和春有生以来头一次到赛马场。

当时父亲正在出差。某个悠闲的周日，母亲突发奇想，对躺在沙发上的我们笑着说：“不如去看赛马吧？”

母亲潇洒地套上牛仔裤，把我们往卡罗拉里一塞就出发了。与外表一样，她的行动力也让人惊叹不已。开了两小时的车，我们就到了赛马场。

我被赛马场里充斥的未知气氛彻底震惊了。这里没有漂亮的建筑物，也没有轻快的音乐，只是一个水泥色的粗糙会场。每个人都一脸不高兴，却都喧闹不已。但那种喧闹并不是对话制造的，人们在叹息和自言自语。

在那时的赛马场里，母亲明显格格不入。站在自己的座位上凝视着周长一千六百米的跑道，母亲看起来就像一朵反季节绽放的鲜花般醒目。

春还是一副老样子，像小狗一样吸着鼻子，迫不及待地说：“马还没出来吗？马还没出来吗？马快出来了吧。”马匹刚站到跑道上，他就站起来不停地挥动小手。

母亲展开在会场入口买的赛马报，略显自豪地说：“我年轻时经常来这里。”

看来母亲是个不怎么爱反省的人。

头一场她照着报纸上的预测下注，输了。接下来让我们随便说了一组数字下注，还是输了。

尽管总是输，比赛还是很好看的。我们问清自己该支持什么颜色的马，骑手的帽子又是什么颜色后，每当那个颜色经过面前，就上蹿下跳地使劲加油。

大概第四轮的时候，一个男人在母亲身旁坐了下来。

“怎么样？”男人自来熟地径自搭起了话，看上去才二十几岁。

“一场都没赢啊。”母亲非常自然地回答。

“在照料弟弟吗？”男人把我们两个当成母亲的弟弟了。

母亲对他说这是我儿子，男人吓了一大跳，但没有露出失望的神情。也不知是真心还是客套，总之他的反应很让人费解。

这人真讨厌，我心想。一看就是知道自己长得很帅还到处炫耀的人。

事实上，那个男人比周围那些喝啤酒的中年男子好看太多了。他身材挺拔，皮肤也很光滑。

他好像非常习惯跟女性相处，搞不好是以讨好女性为天职的男人。但母亲只是礼貌地笑笑，并没有特别关注他。

“下一场打算买什么？”

“我是带孩子来玩的。”母亲轻声说，还特别强调了“孩子”一词，可我觉得她的语气可能让男人更兴奋了。

“别那么冷淡嘛。”

母亲露出明显的厌恶表情。

我无法理解当时的状况，不知该不该直接把男人赶走，只能战战兢兢地待在一旁。事情后来具体是怎么发展的，我实在记不清了。

总之男人突然说：“那我们来打个赌吧。”

“我一直都在赌啊，毕竟这里是赛马场。”

“不，我跟你赌别的东西。我们来比赛，每人下一注，谁赌中就算谁赢。”

“赢了有什么好处吗？”

“如果我赢了，你等会儿就跟我约会吧。”

他可能觉得就算有孩子在场，也能对我母亲为所欲为。我感受到了他邪恶的念头，开始坐立不安。

“如果我赢了呢？”

“你赢了我就乖乖走开。如果两个人都没赌中，就下一把继续。”

真是任性的规则。

母亲根本得不到什么，那男的又要一直纠缠到有人赌中为止，简直跟强行要求约会差不多。

可母亲却一口答应了下来。她盯着手上的报纸，突然抬起头来说：“OK，就跟你赌一把。”

我瞪大了眼睛，搞不好提出打赌的男人也一样吃惊。

“下一场我很有自信。”母亲微笑着说。

男人的双眼突然散发出光彩，抚掌道“很好”。

这一轮有七匹马参赛，母亲和那男人各买了一千日元的连胜复式赌注。

“只准下一注哦，不能全买了，只把获胜的赌注拿出来。”男人异常细心地说完，还跟母亲出示了自己下的注。看他动作娴熟，恐怕不是第一次这样搭讪女人了。

男人带着点偏执狂的热情买了自己的本命赌注，我当时就觉得“他真幼稚”，仿佛那张本命赌注是丑陋情欲的集合体。

母亲买的则是赔率最高的赌注。

“那种绝对中不了的。”男人露出同情的目光，随后又猥琐地说，“莫非你想故意输给我吗？”

我和春都无法理解他们的对话有多重要，但还是知道母亲卷入了非常不乐观的状况中，并隐隐感觉到这场一旦输掉，会有很不好的事情发生。

“妈妈，没事吧？”

“春，你等着瞧吧。”母亲坚定地说。

在预告比赛开始的钟声响起时，我终于察觉到母亲在微微地颤抖。

那让我惊讶。一脸势在必得的母亲为什么会颤抖呢?

现在我明白了。母亲对身边的男人感到恐惧，被强奸的经历一定在母亲心中种下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恐惧种子。

我认为当时的母亲在勇敢地战斗。她在内心斥责着胆怯的自己，为了直面痛苦的过往，毅然接下不公平的赌约。一定是这样的。

马匹一齐冲出起跑线。

褐色的马儿奔跑时势头强劲，隆隆的震动一直传到了看台。七匹食草动物奋力向前冲刺，马蹄在土地上翻飞，震人心魄。

我盯着马蹄有节奏的舞动，不由得心想，地球就是靠这个转动的吧。

这七匹马肯定带动了地球的旋转，肯定是这样的。

转眼间，比赛就进入了尾声。

目光所及之处，我们支持的红色和白色帽子都非常努力。

其中一匹在第三个弯道还绝望地跑在最后，靠近最后一个弯道时渐渐追了上来，追赶的速度极其缓慢，让我们也跟着心情焦急起来，但它的势头很稳定。

一时间，仿佛所有马头排成了一条直线。只剩下直线赛道了。就在此时，两匹马突然开始减速，仿佛厌倦了奔跑一般骤然落后。

旁边的男人欢呼一声，因为减速的两匹都是我们下注的马。我发现母亲的身体绷紧了。

突然，赛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应该说是漫画般的变化。

跑在最前面的棕色马摔倒了。就像事先安排好了的剧本一样，毫无征兆地摔倒了。

“啊”地大喊一声的人，恐怕不止我一个。整个看台，所有捏着赌注的看客彼时都齐声大喊起来。“骗人的吧。”

紧挨着的马匹因此纷纷脱离了跑道。

与此同时，两匹栗色马趁机穿过混乱之地。红色和白色的帽子，我们的马头一个冲过了终点。

母亲大喜过望地站起来，我和春则充满孩子气地高举双手，叫起了“万岁”。

周围是一片失望和愤怒的哀叹，只有我们在兴奋地庆祝。

“看到了？”母亲气势汹汹地指着旁边的男人，俨然得意忘形的典范，“我赢了。”

男人可能真的被比赛结果惊呆了，既没有提出新的规则，也没有缠着母亲再来一次。而是恼怒地撕碎赌注离开了。

我们三人分享着胜利的喜悦。

“我就知道绝对会中。”母亲指着报纸，兴奋得难以自持。

我和春同时凑过去，看着刚才下注的那两匹马。预测栏里既没有双重圆圈也没有三角形，我知道有那样标记的才算好马，不由得吃了一惊。

“居然买中了。”若没有那场摔倒事故，我们肯定输了。

“你看看名字。”母亲微笑着说，“第一栏是IZUMIOCEAN，第三栏是KOHARUQUEEN，对吧？是IZUMI（泉水）和HARU（春）哦。”

“真的呢！”春高兴地笑了起来。

“这就是理由？”我一时难以接受，“所以你才这么有自信？”

母亲抚摸着我们的头发说：“是啊，我赌在你们身上了。”她再次凝视着赛场，小声说道，“我知道，你们绝对会赢的。”随即又说，“因为你们一定会在一起。”

“哥哥第一名，我第二名。”

“不服气就超过我试试啊。”

这时周围又闹腾起来，原来是奖金公布了。虽然不记得确切金额，但赔率确实很高。

母亲握着赌注，眼里含着泪水，但那一定不是因为奖金数额吧。

这时，春小声叫了一声：“妈妈。”他原本满脸笑容地看着报纸，这时突然抬起头来，露出困惑的表情。

“怎么了？”

“这个，六号马的名字不是叫HARUKAZEDANCER吗？妈妈怎么没买这个？”

“啊，”母亲慌忙凑了过去，紧接着说，“啊，我都没发现呢。这匹马的名字里也有‘HARU’呢。”

“如果发现了，你会买这匹？”我结结巴巴地问。

“肯定会买啊。”母亲满不在乎地说，“我根本没注意到那匹马的名字。”

那不是很糟糕吗！

如果母亲买了六号马……我突然不寒而栗。

唉，不管怎么说，反正母亲最后赢了。

“结果好就OK啦。”我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学到这个道理的。

费马、拉斯科、埃舍尔

我们在离车站较远的一家意大利小餐馆吃了午餐。春吃着意面，对西兰花绝妙的软熟程度赞不绝口。意面上的番茄酱与刚才春往莫西干家墙上喷的油漆有着一样的颜色。

春已经恢复了冷静。刚才他在车中表现出来的紧张和兴奋，可能都被软糯的西兰花软化了。

“老哥，你觉得刚才那个暗号是怎么回事？”春娴熟地转动着餐叉。

“什么怎么回事？”

“你觉得案子真是顺着Arson这个单词发生的吗？”

“肯定是啊。”我一边吸意面一边点头。

“可是，后来你好像被别的事情分散了注意力哦。”

“是吗？”他的感觉太敏锐了，我后来确实在想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我觉得那只是巧合，最后不可能真的拼成Arson。”

春举起叉子指着我。

“怎么可能是巧合……”

“为什么不是呢？”

“涂鸦文字和纵火现场的名称是按照遗传基因规则对应的，且每个都以AGCT的其中一个字母打头。我可不认为这是巧合。”

“是啊。那不是巧合，你说得很对。”

春说得好像自己就是出题者一样。

“然后那些字母组成的氨基酸用字母标记出来是ARS。这肯定是Arson的意思。”

“从这里就不对了。这只是巧合而已。”

“Arson是纵火的意思，没错吧？你觉得真有这种巧合吗？”

“巧合当然是有的。但很多时候只是我们的马后炮而已。”春异常冷静，还煞有介事地点着头，“那么，假设你的预测是对的，不就意味着下次会出现Arson的O吗？我们先看看用O标记的是什么氨基酸吧。”

我迟疑了。我只能迟疑。尽管我没完全记住代表氨基酸的字母，但还是隐约记得，好像没有标记为O的氨基酸。

“可能没有标记为O的氨基酸。”我老实地回答。

“啊，是嘛。”春似乎一下子泄了气。

“不，具体还要等我查过再说。”

“如果真的没有，那老哥的推断就是生搬硬套了。既然没有标记为O的氨基酸，就不可能组成Arson这个词。对吧？”

“不，有可能犯人把O省略掉啊。或者硬把O给扯上。”

“那是违反规则的。”

“可Ars都出来了啊。”我觉得没人会把好不容易堆砌起来的积木城堡故意毁掉，“别纠结那些细节，要把目光放宽嘛。”

春微笑着否定了。“人生苦短，凡事别想太多。举个例子，老哥知道费马大定理吗①？”

①一六三七年，费马在阅读丢番图的《算术》拉丁文译本时，在第十一卷第八命题旁写道：将一个立方数分成两个立方数之和，或一个四次幂分成两个四次幂之和，或者一般地将一个高于二次的幂分成两个同次幂之和，这是不可能的。关于此，我确信已发现了一种美妙的证法，可惜这里空白的地方太小，写不下。这个大定理原来叫费马猜想，已于一九九五年被证明出来。

“知道一点儿。”在电视上看到过。

“费马是十七世纪的数学家，这个性格有点扭曲的男人在页边笔记上写了句奇怪的话。‘当n＞2时，关于x，y，z的不定方程xn＋yn＝zn没有正整数解。’还说‘关于此，我确信已发现了一种美妙的证法，可惜这里空白的地方太小，写不下。’把所有好奇的人弄得抓心挠肺。”

“为了证明那个猜想，十七世纪后涌现了许多数学家，甚至有人一辈子都耗在这个猜想上。”

“老哥这么痴迷暗号，其实跟他们一样。”

“可那个猜想不是好几年前被证实了吗？”尽管不想表现得太激动，可我还是提高了音量。

春露出苦恼的表情。“不过还存在疑点啊。”

“你觉得那是假的吗？”

“不，我认为那个证明一定完成了，不过对我来说太难了，根本看不懂。那个叫怀尔斯的数学家耗费了巨大的精力才最终证明出来的。”

“肯定不会那么容易。”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想啊，怀尔斯运用了二十世纪的数学技巧才把那个猜想证明出来，我可不认为十七世纪的费马能想出证明方法。”

“什么意思啊？”

“直到二十世纪才发展出来的技巧，三百年前的费马绝对不可能掌握，你不这么认为吗？难道费马真的用了椭圆方程式、模型式那种东西吗？如果真是那样，他必定会在什么地方记录下那些方法。说什么空白太少写不下，实在太假了。”

“你是说费马可能用别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猜想吗？”

“有可能。”春像恶作剧的孩子一样眯起眼睛，“或者说，他说自己证明出来了，其实根本是在吹牛。”

“怎么可能？！”

“费马只是随手在页边写了一句，搞不好只是他以为自己证明出来了，不是吗？毕竟没人能替他作证。尽管如此，数学家们还是埋头苦干了三百年想证明它。谁也没求他们，就这个猜测，那个尝试地搞了那么久。你觉得呢，老哥？现在的你是不是跟他们差不多？”

春放下叉子，微笑起来。恰好一个长发女服务员过来收拾餐具，她看到春的笑容，猛地停下了动作。一定是看呆了吧。春总能吸引陌生人的目光，这不稀奇。

“还有拉斯科的壁画也一样。”春看也不看那个服务员一眼，继续说道。

“拉斯科？”

“上次不是跟你说，科罗马尼人留下了史前壁画嘛，最著名的就是法国的拉斯科洞穴，那里描绘着非常传神的Bison（野牛）。”

“Bison是牛吗？”

“差不多吧。我在照片上看过，那些壁画真是太出色了。非常好，极具艺术性。”

“拉斯科洞穴怎么了？”

“那个洞穴被发现之后，也引发了许多人的猜想。”

“我可能也看到过照片。”

“那些壁画真的很不可思议。野牛的内脏从体内流了出来，旁边还有像人一样的生物，长着一颗鸟头，挺着性器，腰上还插着风向标一样的东西。”

我有点感兴趣了，因为我觉得那谜一样的壁画里说不定隐藏着什么信息。我对这种谜题真的毫无抵抗力。

“有人提出那其实是某种仪式的场景，勃起的人是戴着面具的萨满，说是描绘了萨满的情欲。”

“原来如此，有可能啊。”

“我可没那么好骗。那个男人还提出过这么一个看法。”

“男人，你是说巴代伊吗？”我一听他那嫌恶的口吻就能猜出来是谁。

“没错，巴代伊。他说壁画表现的是对野牛的杀戮和人类的赎罪，真是想太多了。此外还有人说，野牛肚子里流出来的内脏其实是女人的性器，说那是披着野牛皮毛的女性。所有人都在妄加猜测。在我看来，那就是一幅涂鸦而已，没有任何意义。”

“应该有意义的。”

春耸耸肩。“那幅壁画好像位于洞穴的最深处，靠近洞顶的角落。明明旁边就有更方便绘画的地方，却偏偏选在了角落。”

“那是为什么呢？”

“最近研究发现，那幅壁画其实画在洞穴内最容易反射声音的位置。”

“反射？”

“壁画所在的地方，轻轻一敲就会有很大的声音。这下可好，现在人们又在猜测秘密其实不在壁画里，而在敲出来的声音中。”

“这也不一定是错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啊。”

“我觉得他们想的那些根本没用。”

“对研究人员来说不是很重要吗？”

“我认为，画那幅壁画的智人一定也跟现在喷涂鸦的年轻人差不多。”

“哪里差不多了？”

“涂鸦就是要画在别人都画不了的地方，才有成就感。”春似笑非笑地断言道。他眯缝着眼睛，嘴角勾起若隐若现的笑意，盯着桌上的水杯继续说道：“有可能那幅壁画也一样。那个科罗马尼人在谁都无法作画的漆黑狭窄之处画了一幅画，并因此沾沾自喜。又或者……”

“又或者？”

“科罗马尼人其实在洞穴的各个角落都留下了壁画，只是画完又擦掉了。”

“跟你的工作差不多啊。”

“而那幅留存至今的壁画可能是被他们漏掉的。所以与其说那是很难作画的地方，不如说是很难清洗的地方。”

原来如此，我心想，真是换了个思维方式呢。“有可能。”

“我只是随便猜测而已。我想说的是，壁画这种东西，后人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解释。”

我低声说了句：“原来如此。”无论如何，听起来挺像那么回事的。

“无论是费马大定理，还是拉斯科的壁画，人们总是把时间浪费在寻求意义上。”春笑道，“老哥也正在那条不归路上走着呢。”

“可纵火案还是会发生的。”氨基酸的规律一定是对的，我坚信。

“对，还会发生。”

“而且涂鸦和纵火现场的规律一开始是你提出来的啊。你还记得吧？是你把我拉下水的，现在又要我不要妄加猜测，简直太不厚道了。”

“不，老哥的推理，到双螺旋结构为止都是很好的。只是氨基酸那里真的想太多了，怎么会跟Arson有关联呢？”

春拿出钱包站起来。让弟弟付账实在说不过去，我便抢先拿起了账单。那个瞬间，我突然失去了自信，没底气地问了句：“真是我想多了？”

春说：“是你想多了。”

我把账单递给收银台的服务生，同时对春说：“不过那想法不坏吧？”

他回答：“不坏，老哥，说真的，很精彩。”然后他又微笑着补充，“毕竟是Arson嘛。”

可能是见到了春，服务员有点紧张，连续两次输错了数字，急得满脸通红。尽管她慌慌张张的样子非常可爱，春却还是正眼都不瞧她一眼。

走到店外，下了停车场的台阶，春突然站在原地，盯着我的脸，没来由地问了一句：“你知道埃舍尔吗？”

“画画的吧？就是那个画错觉画的人。”

“没错。版画家埃舍尔。他看了拉斯科的壁画后，顿悟出了很好玩的东西。”

“版画家还能顿悟？”

“他的领悟是：‘造型艺术不存在进化’。”

“不存在进化？”

“人类不是经历了各种进化、发展吗？比如科学和机械，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着进一步的发展。艺术却不一样，这就是埃舍尔的理论。”

“艺术怎么不一样了？”

“无论在哪个时代，想象力这种东西都无法从前人那里继承，而是要每个艺术家绞尽脑汁自行创造。所以艺术是不存在进化的。”

“嗯，听起来好像挺深奥的。”

“跟十年前相比，现在的电脑和电话都方便了许多，可以说这些东西进化了。可是跟一百年前的艺术相比，现在的艺术优秀了很多吗？不能这么说。因为那不是像科学一样可以不断积累进步的东西，艺术必须每一次都全力以赴。所以……”

“所以？”

“无论是一万七千年前在拉斯科洞穴里留下壁画的智人，还是二十一世纪在地下通道里涂鸦的我，都耗费着同样的精力来催动想象。埃舍尔看了壁画之后，就领悟出了这么一个道理。”

“原来如此。”我怎么只会说这一句话。

坐到副驾上，我又开口了：“可是啊，”我说，“可是，埃舍尔不会想太多了吗？”

春笑着说：“是啊，他也想太多了。”

侦探II

久违的假日，一觉睡过去似乎有点浪费。不过我还是这么干了。

春送我到公寓，我回房就拉开抽屉，从里面扯出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板药片。那是我从公司偷来的。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牌子的药物，但应该都是罗眠乐，说白了就是安眠药。

从铝板里取出一粒，用便笺纸垫着碾成粉末，一粒大约有一毫克左右。碾好的粉末看起来就像白砂糖，让向来酷爱甜食的我突然有种舔一下的冲动。吃下去看看吧，我这么决定。

我先做了个深呼吸。吃了这药真的能睡觉吗？这大白天的真能睡着吗？窗帘外是万里无云的晴空，窝在房间里吃安眠药，让我着实有些内疚。

我倒了杯水回到床边，看了一眼时钟，记在便签上：下午两点半。然后我把药粉倒进水里，简单搅了几下，一口喝干。

一开始完全没有效果，我带着期待落空的心情打开电视躺下来。

结果还真睡着了。

起来时已是晚上九点。电视里的主持人正起哄似的举起中指，对镜头嚷嚷“Fuck you！”。不知为何，旁边的观众都笑了。这节目简直无可救药，搞不好“电视会腐蚀大脑”一说还真有点道理。

我心想，这有点像时间跳转啊。可能因为太累了，尽管不知道是何时睡着的，但我总觉得将近七小时的睡眠就像一瞬间。虽然脑袋有

点沉，可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之后也就没什么了。

我把剩下的药片也弄出来在便签纸上碾碎，再将药粉装进小塑胶袋里，用封口夹封起来。随后我拿着袋子摇了摇。

都说安眠药的效果会有个人差异，至少对我还是挺好用的嘛，我想。

我已经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了。首先开始准备晚饭，虽说只是把煎锅摆到炉子上，但这也叫准备，不是吗?

我正吃着自己做的晚饭，父亲来电话了。

“泉水吗？”父亲的声音很低沉，让我心里一惊。因为我当时低落的心情与父亲的声音正好相符。

“泉水，你上回好像提过侦探的事情吧？”

“说侦探的不是父亲你嘛，看太多推理小说了。”

“不，我不是说那个，是现实中的。像征信所那种。”

“啊，你是说黑泽先生。”我突然把名字给说出来了。话说回来，上回去探望父亲时好像确实提到过他，说他是个“优秀的侦探”，能衬得起高缇耶的外套，会读巴代伊的兼职侦探。

“能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吗？”

“父亲有事要委托他？”

“是的。那种人应该会严守秘密吧？”

跟黑泽的对话在脑海中复苏。

“那人就算被拔掉指甲也会帮客户保守秘密的。”

“拔指甲吗……那真是太令人敬佩了。”

“不过用锤子捶膝盖就不能保证了。”

“把那个侦探的联系方式给我。”

“为什么？”

父亲并未回答。

“跟纵火案有关？”如果是，那父亲应该会更兴奋。

“我终于发现规律了……疑似规律的东西。”

“你终于理解那跟遗传基因有关啦？”

“不是。”父亲控制着自己的语气，“那个果然与地点有关系。我昨天盯了一整天地图，总算看出来了。不过我现在这副样子实在没办法调查，需要有人帮我去查证一下。”

那是当然。手术前夕，正在调整身体状况的癌症患者哪儿来的时间玩侦探游戏！真玩起来不就正中癌症的下怀了！

“地点？什么地图？”

父亲突然不说话了。当时我不知道他是不想回答还是不知该如何回答，不过现在回忆起来，应该是不想告诉我。

“把那个优秀侦探的联系方式给我。”他重复道。

由于没有拒绝的理由，我便把黑泽的联系方式给了他。不，就算有拒绝的理由，我也一定无法拒绝。父亲那安静的压迫力就像僧侣凝视的目光，隔着电话线就把我牢牢压制住了。

我说既然要请侦探，还不如让我帮忙，实际上我觉得自己还挺能干的。

“泉水，你跟纵火案没有关系，最好不要牵扯进来。”

“啊？”

我实在无法接受父亲的话。如果哪个足球选手在场上发挥得正精彩，突然被教练换下场去，肯定会露出跟我一样的表情吧。惊讶，困惑，随即表现出不满。

“为什么啊，教练？”

“因为这是我个人的问题。”那不容置疑的强硬语气让我心中一惊。

挂掉电话，我坐在椅子上，疑问不停在脑海里闪现，却又被我一一撇开。

看了一眼挂钟，我重整精神，决定十一点就到桥边去。我现在只能做自己分内的事情。我把鲑鱼肉送入口中，却觉得味道不太对。

桥II

我看了一眼床头闹钟，确认已经过了十一点，便出了门。闹钟上方摆着一个肥胖的帝企鹅玩偶，摆出敬礼的动作，仿佛在对我说“祝您一路顺风”。

我那辆轻型轿车正在公寓的停车场里闹别扭，为什么要闹别扭呢？因为我很少开它。

尽管很少开，我却挺喜欢这辆车的。蓝色娇小的车身非常可爱，一副没什么智商的样子更是惹人怜爱。

我开着车前往青叶山。是去看桥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久没有出来放风，小车的速度比我想象中的要快，一路向前行进着。

向西笔直穿过小镇，中途左转，开往青叶山。

深夜来往的车辆很少，除了一长列没有客人的出租车，就只有偶尔经过的几辆大型卡车了。而且越靠近青叶山，车流量越少。

我不太喜欢晚上开车。就算有车灯也只能看到前方十分有限的一片区域，这让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不透明的人生。而且那一刻的我正经历着从未体验过的前途一片黑暗的感觉，压力自然更大。

我已经完全理解即将展开的行动了，但迟迟无法决定到底该不该这么做。生存，还是死亡？正是这种感觉。

艾尔·帕西诺在某部电影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我总是知道该选哪条路，但最终都没有选择，因为那条路实在太难走了。”

艺术家冈本太郎说过这样的话：“每当我站在人生的分岔路口，都会选择最困难的那条路。”

而当时我所苦恼的并非困难和简单的问题，于是决定重温父亲的那句话——“完全正确的答案是不存在的。”

在苦恼该不该把春生下来时，父亲选择了告问神灵。

而神灵给他的回答是：自己想！

我觉得那个回答实在太适合现在的我。父亲说得对，或许那就是神灵该站的立场。

不存在正确选项。若被问到春的降生是否正确，我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完全正确”吧。如果那人接着问：“这么说来，你认为自己的母亲被少年强暴也是正确的啦？”那我肯定会摇头。如果那人追问：“什么意思，这不是矛盾了吗？”我一定会大喊一声“要你管！”然后说：“矛盾就矛盾，碍你什么事？！”

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个疑问只有到死的那一刻才能解开。所以，自己想——肯定就是那个意思吧。神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甘地也这么说过。

穿过青叶城，我向桥的方向开去。一路上都没有车。我拐过一个大转角，连信号灯都不打就停在了桥附近的路边。我关掉车灯，熄灭引擎。刚走到外面，就被冷风吹得一哆嗦。

我走向桥头，道路呈平缓的下坡，这条照明不佳的夜路走起来感觉还挺诡异的。

能看见桥了。桥两端矗立着支柱，支起两面颇为壮观的围栏，高度大约有我两倍高，顶端还向内弯曲成个弧度。

我跑到逆向车道那边的人行道上，扶着桥栏杆向下望去。我能听到枝叶摇动的声音，却因为光线太暗无法看到溪谷。我曾在白天往下看过，那种感觉就像一片无底的深渊渐渐逼近脚下，我顿时头晕目眩，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没错，这个溪谷就是那么深。

一到晚上就看不到谷底，只能看到一片漆黑。

正如春所说，栏杆尽头并没有支柱，只有以前的防护网，弱不禁风地罩着。我试着推了推，还真的摇摇欲坠。

“太危险了。”我脱口而出。旁边虽然有护栏，但已经倒下了，看来被车撞过那件事是真的。

我想起春对我说过，是他认识的一个涂装业人士酒后驾车把护栏撞倒的。如果再有车冲到这里来，肯定会滑落谷底，那人可就小命难保了。

“怎么了？”

我被背后传来的声音吓了一跳，是真的尖叫一声跳了起来。只见身后站着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男人。

他的个子也跟我差不多，身子挺瘦的，穿着灯芯绒裤和藏蓝色的夹克。不，可能是周围太黑了，所以看着像藏蓝色。

“晚上好。”他抬起右手跟我打招呼。

我也打了个招呼。

“你在做什么？”他指了指我抓着的围栏。

我吓得不知所措，一时间竟哑口无言。

“你又在做什么？”我反问了一句。深更半夜跑到这个出名的闹鬼地，证明眼前这个男人也挺可疑的。

“我啊，”他脸上既没有胆怯也没有迟疑，仿佛大白天在公园里见到陌生人一样，“难得回仙台一趟，就出来散散步。”

“散步？这么晚？”

“我挺喜欢走路的。”

“可这里又黑人又少，你不怕吗？”我忽略了自己的立场。

“我对这些还挺迟钝的，基本上不会害怕。”

我戏谑地说我长这么大可是能害怕的都怕了一遍。

“其实，”他低着头说，“几年前我到过一个奇怪的岛，在那里学到了一样东西。”

我瞬间提高了警惕，这搞不好是什么宗教团体的劝诱，这男人的面相勉强能归类为好人，但说出来的话却有点奇怪。奇怪的好人有时会到处散播一些可疑的宗教思想。

男人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我可不是想劝你入教。”但接着他又说，“未来是由神明的处方决定的。”

他见我半信半疑，却一点都不生气。

“处方？”这个突兀的词让我吃了一惊。

“是我在那个岛上学到的。未来是由神明的处方决定的，不，是已经被决定了，所以我们再怎么挣扎都是徒劳。”

“神明的处方？”

“没错，就是由神明的处方决定的。”

后来仔细一想，那很可能只是我的幻觉。深夜里消极青年看到的幻觉。不过说句实话，“神明的处方”一词竟让我有种莫名的认同感。自己再怎么烦恼也没用，这么一想，瞬间就心中清明了。我感到自己从选择困难道路、判断正确道路的问题中解放出来。世界的走向从一开始就被决定好了，所以根本没必要纠结。他的话给了我勇气。

他给我说了那个岛上的故事。

“我做了个梦，梦到自己追着乳沟里夹火机的兔女郎，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他给我讲了一个奇妙的故事。尽管是个连预言未来的稻草人都能存在的无稽故事，却散发着一种慵懒的气氛，听起来还算不错。

我听完之后，很老实地说：“是挺不错的，但我听不出寓意。”

“这里面没有寓意。”

“明明是寓言却没有寓意吗？”他没有回应我的话，仿佛早已习惯不被人理解。那男人说他现在住在东京，貌似在一个画框店打工。

“那里的围栏很危险呢。”他指着我扶住的围栏说。

“其实我就是来确认这个情况的。”

“来看是不是修好了？”

“来看是不是还坏着。”我说，“我希望它没被修好，就决定过来看一眼。”

“你在想什么不好的事情吧？”他仿佛明白了我话中的深意，但语气中并没有责备。真要说的话，应该是毫不关心的语气。

我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而是走向来时的方向，并对他说那是我的车，我可以送他一程。

我看他的态度，本以为他会拒绝，没想到他竟干脆地回了句：“真的可以吗？”

“只要你愿意。”

“其实我原本就有点期待呢，因为我走累了。”他不好意思地说。

等男子坐上车，我就出发了。他在车站附近下了车。路上我们进行了颇有意思的交谈，但直到最后都没问彼此的名字。现在我越想越觉得那男人其实根本不存在，一定是精神和肉体都过度疲劳的我做了个逼真的梦吧。

未来早已被神明的处方所决定，这一定是什么人为了让我作出决定而给的暗示。换言之，就是“干吧”的暗号。

我回到家，只有昏暗的房间在等我。我打开灯，看了眼闹钟，已经凌晨两点了。闹钟顶上的企鹅一如既往地行着礼，也不管我是不是回来了，照样做着“祝您一路顺风”的动作。

入侵者

我心想，既然已经凌晨两点了，还是早点睡觉吧。但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就在我脱下牛仔裤准备换上睡衣时，电话响了。

“我是夏子。”对方略带自嘲地报上了姓名。既不是真名，也不是乡田顺子，而是选择我们家以前给她起的外号，应该是觉得这样最好懂吧。因为突然接到电话，我稀里糊涂地说了声早上好。紧接着又说了句“怎、怎么了”，同时想到接下来可以说的两种话——“怎么这么晚打电话来”和“怎么知道我号码的”?

最后我还是选择“怎么打电话来了？”这个含混的问法。我看着摊在地上的牛仔裤，心想搞不好又得穿回去。

“我在春先生的房间里。”夏子，也就是乡田顺子，平淡地说了这么一句。

“春的？春呢？”简直就是“春”这个词的活用练习范例。

“春先生不在家。他出去了。”

“去哪儿了？”

“可能去涂鸦了。”

“你没跟过去吗？”我这句话完全没有揶揄的意思。

“我已经决定不跟在春先生后面跑了。”她的话听起来有点倔强，仿佛在说上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可你却在春的房间里。”

“是的。”

“你是瞒着春溜进去的吧？”

“因为我担心他。”

那不是无药可治的跟踪狂才会拿出来的理由吗？我差点笑出来，但还是忍住了。她应该有自己的顾虑。

“你能过来一下吗？”

“到那边去？”我先看了一眼地上的牛仔裤，又看了一眼企鹅闹钟，最后看了一眼床。

“我想让你看看那本笔记。”

“笔记。”狂人笔记，写满了名人姓名的笔记。“真有那东西？”

“是的，现在就摆在我面前。我进来就是为了让你也看看这本笔记。”

她可能不是头一次溜进春家里了，因为她的语气里丝毫没有私闯民宅的愧疚感。

“不过我进来后，看到了更诡异的东西。”

“诡异的东西？有点惊悚啊。”

“墙上贴着地图。我觉得你也应该看看这个。”

“哦，原来是地图啊。”我稍微松了口气，“那是在调查纵火案呢。”原来他也整理了一幅地图，我们都干了一样的事情啊。“地图上是不是画了很多东西？”

“对，上面画了很多圆圈。”

跟我和父亲一样。他也打算看清案子的全貌，最终找出规律。我暗自断定，他也在兴致勃勃地玩游戏。

“你还记得上回你目击的被纵火的大楼吗？”

“是那个叫东北学研的预科学校吧？”

“你在地图上找找那座大楼的位置，说不定有个记号。”

“没错，用黑色圆圈圈起来了。”

“他可能用黑色笔圈起了纵火现场。”我用的是红色。

“上面还有蓝色的圈。”

“那应该是标记涂鸦场所的。”两兄弟连做的事情都一样。

“涂鸦吗……”她不明就里，只是简单地应了一声。

我们一个一个确认了位置。没错，春的房间里挂着一样的地图。

“上面还有三十几个黑圈哦。遍布整个仙台，难道全都是纵火现场吗？”

“三十几个！”我吓得连声音都跑调了，“真的？”

“蓝色的只有九个左右。”

“纵火现场应该只有九个。”我表情扭曲地说，“纵火现场和涂鸦现场是两两成对的，所以数量应该一样才对。这才是规则啊。”连续纵火案的现场必定会出现涂鸦，这不是春发现的规律吗？要是数量不一致，就太奇怪了。

“数量完全对不上。黑圈是蓝圈的好几倍多呢。”

“那就……”我沉吟了一下，“那就太奇怪了。”

“对吧？”她一定是通过只有跟踪狂才具备的敏锐直觉，察觉到了某些奇怪的细节，“春先生很奇怪。”

“我马上过去。”我穿上牛仔裤冲出房间，脚踩自行车时盘算着自己还剩多少带薪假。

乡田顺子没有说谎。贴在春房间里的地图上果真画了三十几个黑圈，而且无疑都是春亲手画上去的。

我和大眼睛、高鼻梁的美人站在十三平的房间里——春的房间里——没得到春的允许。

乡田顺子手上的钥匙明显是复制的。可她丝毫没有表现出罪恶感和胆怯，反而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让我实在提不起责备她的兴致。就算春本人在场，估计也不会说什么吧。

站在地图前，我轻哼一声，同时也在思考，这张地图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蓝圈跟我预料的一样，是涂鸦出现的场所。

黑圈乍一看似乎是纵火现场。软件公司、柏青哥店、不动产中介、古着店、生协、印章店、餐吧、仁基因公司、东北学研，这些发生过纵火案的地方全都画上了黑圈。问题是，同样的黑圈还出现在一些我闻所未闻的地方。

“这是怎么回事呢？”

“可能春预料到了接下来要被纵火的地方。”

“预料？”

我想起在桥边遇到的青年。他说“未来已经被神明的处方决定好了”，不是还给我讲了能预知未来的稻草人的故事吗？尽管那只是个寓言，但我听着听着还真觉得那个预言稻草人是存在的。市内也有些莫名其妙的宗教团体，动不动就搬出“能够预知未来”的教主大肆宣扬。综合这些事情来看，人搞不好真的能预知未来。

听完我的话，乡田顺子歪了歪头，说：“你是认真的吗？”

“可能是吧……”

“未来怎么可能被预知。”

“妄下定论的人都目光短浅。”

“能知道将来的事情，光是想想就受不了。那种无力感会把人逼疯的。”

“或许正因为那样，春才那么奇怪啊。”

把话说出口了才后怕，这也是我的特征之一。

“你是说，这些都是未来要发生纵火案的地方吗？”

“可是三十几个也太多了。”我思考着。作为对未来犯罪的预测，这个数量未免太多了。“莫非是蹩脚的预测，只要够多就能命中的意思？”

我又想起父亲打给我的那通电话——“我昨天看了一天地图，终于弄明白了。”他到底明白什么了呢？跟这画了三十几个圈的地图有什么关系吗?

“你看这个。”乡田顺子不知何时站到了我面前。

她递给我一本大学笔记本，A4大小，封面上没写任何东西。我拿在手上翻了起来。

紧接着我就被吓了一跳，随后条件反射般地合上了笔记本。

太可怕了。过了一会儿，我又战战兢兢地翻开。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是春的笔迹。黑色圆珠笔写的。乡田顺子没有说错。从柴可夫斯基，到塔西佗、爱因斯坦、高更、格伦·古尔德、茨温利、特纳、阿基米德、戈雅，等等，写了满满一大片。就像小孩子学汉字抄书一样，春在笔记本上反反复复抄写着人名。不过看起来并不像记忆学习，更像某种狂人仪式。

翻开笔记本，我脑中冒出的第一个想法是自己碰了不该碰的东西。我感觉到某种超脱日常的、扭曲的意志正充满气势地向我逼近。

上面还有甘地。

“茨温利是谁啊？”我边看边问。

乡田顺子回答：“是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人士，在某次战争中被长枪刺死，尸体被焚烧，心脏却完好无损。”

“所以说，这才是心脏强悍的人吗？”我说了句冷笑话，合上笔记本。随后盯着乡田顺子，晃了晃手上的本子问：“这到底是什么？”

“你能理解我的不安了吗？”

“既不是词典也不是《圣经》。”更像诅咒之书。自制的手工诅咒本子。“你说得没错，这的确很奇怪。”

“春先生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

“你又说那种让人不安的话了。”不只是春，我暗自想道，真要说起来，我的精神状态也很不稳定。听电话里的声音，父亲也一样。

我们一家人都处在摇摇欲坠的边缘。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当时让我们一家人各自失去淡定的原因，竟是基本相同的。

我翻着笔记本，跃入眼帘的一个又一个诡异的伟人姓名让我越来越无法平静。被伟人扰乱心绪，是该无奈还是该感到光荣呢?

亚里士多德、托尔斯泰，还有高飞。

“高飞是指那条狗吗？”

“应该是指高飞狗吧。”

相同的名字被反复抄写。我不禁想起仁RICH那句“重要的事情就要反复做”，因为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说教，或许是为了辩解，就经常把那句话挂在嘴边。还说“重复其实是种祈祷”。

我用比刚才稍大的力道合上了笔记本，仿佛要将它封存起来。

“怎么办？”

一般人在美人面前，恐怕就算虚张声势也要摆出一副很有决断力的样子吧，我却很老实地说了句“怎么办”。

“春现在在哪儿呢？”

“我刚才见他在这附近。”她转身对着地图，指着车站东侧的一点说。我凑了过去，那附近没什么写字楼，都是民居。

“就是这附近。”她圈了一个小学出来。

“他在那儿干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是在涂鸦。”

“他涂什么鸦啊？”

“不知道。”她顿了顿，又说，“春先生经常涂鸦，然后又自己擦掉。”

“擦掉？为什么？画了又擦？”

我想起前几天在地下通道看到的“引擎”。心想，春应该不会随随便便擦掉自己的作品。

“你不知道吗？”乡田顺子的目光里似乎多了些怜悯。

“什么？”

“春先生在画奇怪的涂鸦。”

“我见过他在地下通道里涂鸦。当时他画了一堆漂亮的蓝色球体，那幅作品很棒。他那个才是真正的艺术。”

乡田顺子闻言，非常遗憾地摇了摇头。“不是那种。”

我无法再开口问她问题，也不认为她会回答，而是说了一句：“春他，”我顿了顿，“春他脑子没问题吧？”

“我这段时间不是一直在问你这个问题吗？”

我低头看着笔记本，纠结着要不要再打开看一次，最后还是原封不动地放回到了桌上。脑子里仿佛响起一个声音：胆小鬼。

“我们出去吧。以后再联系。”我逃避一般补充道。

回家的路上，我骑着自行车，考虑要不要去找春，最后还是作罢了。因为我太害怕。我回到家睡下，又做了那个梦。

那是春握着乔丹球棒回到过去的梦。春用球棒狠狠砸向正在床上侵犯母亲的男人。

我醒了。这样醒来真糟糕。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II

据说发明电话的贝尔是个十足的夜猫子，他造访日本时，担心自己睡过头，干脆一直不睡觉。最后乘上前来迎接的汽车，结束面谈回到酒店，这才睡了下去。而且他睡醒之后还问身边的人：“车还没来接我吗？”说白了就是个睡糊涂了的老头子。

当时的我也处在差不多的状态。跟弟弟去教训莫西干男生，回家后试了试安眠药的药效，睡了七个小时，晚上到青叶山看桥，正准备上床睡觉又被乡田顺子叫出去。简直是不输贝尔的糊涂。

早上起床，我根本搞不清今天是几月几日星期几，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觉得自己好像睡太多了，又好像一点儿没睡，总之是种很奇怪的感觉。分不清已经完成的事情和接下来应该要做的事。

看了一眼闹钟，现在是早上八点。我脑袋昏昏沉沉的，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因为半日前服下的安眠药，也可能因为春房间里那本可怕的笔记，又或许是因为自己即将要干的坏事。我只知道现在越想脑袋越痛。

我决定跟公司请假。

紧接着我拨通了葛城的电话，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

我做了个深呼吸，对于打电话这件事我没有半点紧张感。信号音响了很长时间，我以为那个男人还在睡觉，正准备挂电话，葛城就接了。

“干吗？”他的声音很不爽，我不禁想起躺在床上的裸女。

“我是上回拜访过您的仁基因公司的人。”

对方的反应既不算好，也不算坏。听起来似乎松了一口气，是对小偷的愤怒已经平息了吗?

“是你啊。”他可能以为是更讨厌的人给他打电话了。讨债的吗?刚分手的女人？还是警察?

“我想向您汇报一下检验结果。”

“已经出来了？”男人没好气地说，“不是说要把检验结果寄给我吗？”

“是的，不过有部分内容我还是想直接向您汇报。”我面不改色地撒了个谎。

葛城的声音突然沉下来。“检验结果不好吗？”

“不是，但最好还是见个面向您汇报。”

“电话里不行吗？”

“公司不允许这样。”这根本是弥天大谎，要是被他问这是什么规矩就完了。

“今晚您方便吗？我去拜访您。”

男人稍微想了一会儿。“不，今天不行，我还有事。”他不容置疑地说。

“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不能放过机会。

“烦死了，我也有我的计划啊，你别给我添乱好不好。”

让对方警惕起来就不好了。“是吗，那明天晚上如何？”我很干脆地让步了。

“明天？啊，可以。明天晚上是吧？”我简直能看到他一脸不耐烦的表情。

挂掉电话，我在挂历上用红笔圈起明天的日期。仅靠手机就能推进各种事情的发展，做出各种决断并执行。

真要干吗？一个声音在脑中提问。

三十分钟后，刚打电话去公司请完假，我就连着接到了两个电话。其中一个是某位意想不到的人打来的。

是黑泽侦探。

“昨天晚些时候，我接到一个自称是你父亲的人的委托。”他直切主题。

“啊，是吗……他叫我介绍个侦探，我就把你的联系方式给他了。”

“是吗……”黑泽似乎很快就接受了我的说辞，“那就好。”

“这样好吗？”我倒是有点跟不上节奏了。

“因为那个委托太奇怪了，我还以为是骗子。”

“奇怪？其实我不知道父亲找黑泽先生是要委托什么事情。”

“不该说奇怪，应该说有意思吧。”黑泽咬着牙说，“你不知道你父亲委托了什么？”

“他不告诉我。父亲委托了什么事情啊？”

“那我不能说。明明不能说还要问你，这有点不公平，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告诉我，你和你父亲究竟有什么目的？”

“我不是告诉你父亲什么都没跟我说嘛。你见过他了？”

“他叫我到医院去，我就去了。”

“你对我父亲的印象如何？”

“一个很帅的男人。”

“躺在病床上的癌症患者很帅？”我鼓足了勇气才说出那两个字。

“他是个很帅的人。”黑泽淡淡地重复道。

“黑泽先生，麻烦你向我解释一下你对‘帅’的定义。”

“我不喜欢定义这个词，下次我不说了。”

他笑着又说了两句，然后就挂掉电话。我脑海中浮现出父亲的脸。快要进行肿瘤切除手术了，他到底在搞什么呢？痴迷纵火案也就算了，他不应该对自己的人生更积极一些吗？我不禁有些恼火。有时间委托侦探做奇怪的事情，还不如全力以赴消灭那些不断增殖的细胞。

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也处在差不多的状态。将时间和心力花费在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上。搞什么，原来是遗传的。

第二通电话是春打来的。我马上想起那本狂人笔记，心情霎时复杂起来。本想第一句话就问你脑子没问题吧？却没敢问出口。

“老哥，终于来了。”春说。他好像是用手机打过来的，还能听到旁边有汽车驶过的声音。

“什么来了？”先不说这个，我有一大堆话想问你呢。那本笔记到底是怎么回事？地图到底是什么意思？

“今晚会发生纵火案。”

“啊？”我总是跟不上弟弟的节奏。

“我又发现涂鸦了。”

“啊？”喂喂，你是当哥哥的啊。

“这次是最后的机会了。”

我把这句话理解成“让我们把这当成最后的机会全力出击吧”。只是没想到，春当时真的把那当成了最后的机会。

父亲的忧郁与夏加尔

“我们再到纵火现场监视一次。”春斩钉截铁地说。弟弟的性格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晚上十点在车站东出口那边的小学汇合。”他已经认定我会去了。

“涂鸦出现在哪儿了？”

“车站背后的东小学。”他详细说明了地点。

“唉。”我忍不住轻叹一声，可就是问不出那句“是不是你画的”。

乡田顺子的话一直在我的脑子里萦绕不去。就在几个小时前，在春的房间里，我问她春在何处时，她的回答是“在画涂鸦”，还在地图上指出了地点。正是春刚才说的那所小学附近。

会让所有人陷入不幸——某种强烈的不安，降临到我头上。那就是不祥的预感。那种感觉已经把我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你昨天到哪儿去了？那些涂鸦该不会是你画的吧？我张了张嘴，却始终没有真正问出来。我真的无法质问弟弟。理由很简单，因为我太害怕了。等我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正在询问“这回又是什么内容”这种无伤大雅的问题。“应该是C、G、T、A其中一个字母开头的英语单词吧，毕竟那是遗传基因密码。”

“这回的有点奇怪。”

“怎么奇怪了？”

“目前为止都是一个单词，可这回有三个。分别是Apologize、Correct、Thank。”

“道歉、改正、感谢。”我试着直译了一遍，“全都是动词嘛。”

“也有可能是命令语气。要道歉、要改正、要感谢。”

“听着很像要求赔偿损失的原告的宣言嘛。”我语带斥责，脑子里一片混沌，却笑了起来，“不过规律还是正确的。首字母是A、C、T。换句话说，那三个动词就是ACT这个遗传基因序列。”

同时我在心里想，如果那涂鸦真是春画的，那我们的对话就像学生给老师解释正确答案一样滑稽了。

“应该就是这么回事，老哥的想法很有道理。”

“A与T结合在一起。那么，附近T开头的地方会被纵火。”

当时我虽然怀疑涂鸦的人是春，却从没怀疑过纵火犯也可能是春。在监视纵火现场之前确实有过那样的怀疑，可现在不存在了。理由一样很简单，因为我太愚蠢。

“怎么样？你看看四周，那附近有符合描述的建筑物吗？”

“唔，从这里还真看不到。不过附近有个公交车站，那里应该有大楼。老哥你要去上班了？”

“我请假了。”

“身体不舒服？”

“请假是为了思考人生。”虽然是个玩笑式的回答，但也没什么错。

“人生不是用来思考的，是用来认知的。”春轻快地说道，“等会儿我要去周围看看，老哥你呢？”

“我去医院看父亲，他手术的日子快到了。”

“真难得。”

其实，我只是想去问问侦探的事情。

“之后再到你说的那个小学去看涂鸦。你在哪里等我？”

春想了一小会儿。“不，晚上十点前我们还是分头行动吧。”接着又说，“然后我们一起监视，这回一定要把纵火犯给抓住。”

“是啊……”我有点心不在焉地应着。

我们结束了电话交谈，听筒里发出空洞的“嘟嘟”声。

要道歉、要改正、要感谢。

我暗自低语着，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转念一想，只是暗号而已。三个连起来就是ACT，不能纠结于单词的意义。随后我从书架上找出密码子表，开始查找ACT组成的氨基酸。

“读取完毕”——表上这么写着，那是密码子结束的意思。也就是说，ACT这个密码指的是遗传基因序列的完结。“最后一次机会”——春的声音在我的脑海中复苏。

躺在病房里的父亲表情阴沉，僵硬。虽然在见到我的那一刻他开朗地说：“最近你是浪子回头了啊，总跑来看我。”但我心里明白，他那是强颜欢笑。他的双眼比平时要红，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但那种疲惫看起来并不像癌症的攻势所致。

“身体不好吗？”

“没办法，癌症老也治不好。”

“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你就不能配合一下吗？我可是心灵脆弱的病人。”父亲调侃道，“不过话说回来，医院这个地方动不动就要做检查，又是胃镜又是拍片的，还被插管了。”

父亲指了指锁骨附近，那里果然插着一根管子。因为之前做过一次手术，所以我知道那是用来输液的。

“医院的检查项目比癌症还恐怖。”

“别说傻话。”我严肃地说。

“可是啊，我的癌细胞每一刻都在增殖，他们却一口一个检查啊日程啊的，迟迟不给我动手术，你不觉得很儿戏吗？”

“你得静养，怎么能跑去给侦探打电话呢？”还不是你给介绍的侦探，我腹诽道。

“那个叫黑泽的好像不错啊，真不愧是你推荐的人。我深更半夜打电话过去，还以为会被骂一顿，结果他却笑着说自己是夜行动物。还

专门跑到医院来接受了我的委托。”

“他很敬业吧？”

“还给我带花来了。”父亲指了指窗边的花篮。那是一小篮粉色和黄色的花。“反倒是我的两个儿子，从没想过带花到病房来。”

“因为他们的父母从没教过这么贴心的事情。”

“粉色的是太阳花，黄色的好像是什么草。香味有点浓烈。”

“侦探还会送花啊。”

“那位黑泽先生即使提着一篮花，看起来还是挺酷的。”父亲感慨地点点头。

“肯定的吧。”我也赞同道。

“他的眼神也很锐利。莫非当侦探的都那样？”

“眼神锐利的叫警察。”

“他打量病房的时候，就像在找值钱物品的小偷。”

“你委托黑泽先生做什么了？父亲对纵火案都知道些什么？”

父亲的目光突然严肃起来，让我吃了一惊。他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仿佛要把我的皮剥了，看看里面是什么构造一样。

他的表情实在太吓人，让我彻底失去了说话的勇气，只能呆呆地站着。很快我想到，话说回来，以前好像也被这么瞪过呢。

我回忆着，最先想到的是小学时的事情。

地点应该是我家阳台。不小心把蛋包饭撒到棉被上的我不知怎么慌了神，干脆从冰箱里拿来番茄汁，把整床棉被都涂成了红色。当时我可能觉得，整面都抹上了番茄酱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吧，完全是对“藏木于林”的错误理解。

母亲见到那幅光景大吃一惊，因为乍一看她还以为是血。由于过度吃惊，她差点儿晕过去。

父亲回来后，就瞪着我跟春两个人。“谁干的？”

就是那样的目光。

再来是高中的时候。

那次是春不对。他偷了CD店的碟片，那是美国一个著名硬核摇滚乐队的新专辑。春把货架上所有的存货都偷走了，也不管报警器的刺耳轰鸣，撒腿就跑。遗憾的是，报警器对一个豁出去的小偷根本不管用。春抱着整整三十张CD一路逃向广濑川岸边，把所有CD都踩碎了。他到最后都没跟我们解释为什么要那样做，无论怎么问都不松口。我只知道那张专辑的封面是一个被强奸的女性画像。

父亲赶到警察局时我也在场，他又一次瞪着我们问：“谁干的？”

就是那样的目光。

父亲在床上瞪着我，目光与当时别无二致，就像要一直看穿我的灵魂最深处。

“是你吗？”父亲说。

我猛地挺直身子，一时间不明白父亲到底在问什么。我知道他是在问罪，但具体是什么罪就不知道了。

我觉得自己完全是条件反射地作出了回答。我摇摇头，先表明自己没有干坏事。连问题是什么都不知道就作出了解答，我真是太厉害了。

我认为，父亲有可能从一开始就在怀疑我。

“泉水，你不要再掺和进来了。”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父亲你不是说，发现了案子的秘密吗？”

“也算不上什么秘密。”

“当然是秘密。父亲你掌握着一个秘密，还说是看地图看出来的。”

“呵呵。”父亲试图摆出笑脸，但没有成功。

“那个秘密，春也知道吗？”

没有回答。无论我再怎么等，他依旧没有要回答的样子，我只得又问了一遍。这回我换了个问法，问他我是否也能看出那个秘密。“那是随便什么人盯着地图都能看出来的东西吗？”

“不，”父亲垂下目光，“一般人不可能看出来。”

“父亲之前谈论纵火案时总是很兴奋，简直把自己当成推理小说里的侦探了，可现在的你却有点奇怪。”

“因为我发现了决定性因素。”

“什么？”

“我并不是推理小说里的侦探。”

我没告诉父亲车站东侧的小学出现了新的涂鸦。可能是因为我认为那样会令他更加困惑。同时不能否认的是，我也想掌握一两个秘密。

后来，父亲把那本看起来十分厚重的图册递给了我。封皮上写着“夏加尔”。那是东京美术馆举办“夏加尔展”时的图册。

“给我这个做什么？”

“是一个朋友给的。”

我翻了翻里面的内容。都是那种小瞧人的可爱画作。飞在天上的马、飞在天上紧紧相拥的男女、无视远近比例的巨型人类。

“真是乱七八糟。”但我这是在夸他。

“上回春不是说了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不经意地表达出来。”

“嗯，春是说过。”

“夏加尔的画跟他的理念差不多。胡乱画出来的人和动物都开心地飞在天上。这种愉快的作品，让人无法板起脸来批判。”

夏加尔的画作仿佛将我们视为与生命同等重要的东西，或者说一直坚信的事物，都轻而易举地否定了。

我们所坚信的事物，比如——重力之类的。

离开病房时，父亲在我身后一字一句地说："下次跟春一起来吧。"

"好啊。"我回答道。看到我们两兄弟在一起，父亲就会很幸福。

刚出病房，我就发现穿着白袍的主治医师在等我。他确认过我是父亲的长子后，表示要跟我进行"手术前的说明"。看来是专门在这里等我的。我被领到另一个房间，医生向我汇报了父亲的检查结果。X光和超声波的检查结果，加上年轻医生机械性的说明，没有能让人高兴的消息。我说"再等下去也不可能有好转吧"，闻言医生脸上的肌肉抽了抽，说"这个嘛……"

涂鸦现场II

骑自行车从医院一路飞奔到车站东口还挺累人的。上坡路时我不得不站起来奋力骑行，下坡路又忍着刺耳的摩擦声狠捏刹车，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这一带比较安静。一般公交车经过的路段会比周围热闹一些，除此之外的车道都十分狭窄，行人也不是很多。周围一片寂静，甚至能听到树上鸟儿的鸣叫声。

我很快就找到了那所小学。因为路上到处都能看到背着大书包的小朋友，我便逆流而上找到了校门。我停下自行车，那幅涂鸦就在校门旁的墙上，耀武扬威的，颇具气势。果然跟荞麦面店停车场上的涂鸦是一样的字体。

墙上排列着“Apologize、Correct、Thank”三个单词，蓝色斜体字，形态优美。原来如此，我心想。如果说这是春的作品，那就解释得通了。

“很过分，对吧？”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我猛地回过头去，发现身边站着一个穿着球衣的男性。他留着寸头和一脸大胡子。红色球衣像着了火一般鲜艳，让人感觉那莫非是防止纵火犯近身的装备。这人看上去就像风风火火的体育老师，或者说句不好听的，是那种除了体育什么都教不好的老师。

“据说是今天早上出现的。”男人先自我介绍是这里的老师，然后开始对我解释。

“别提了，我们公司也被恶作剧过，所以我就专门来看看。真是一模一样。发生这种事，实在是太伤脑筋了。”不管走到哪儿都在撒一样的谎，连我都受不了自己了。

“肯定是坏孩子干的。”

“绝对是坏孩子。”我不知不觉开始模仿这位老师的说话方式，不禁有点慌张，“你们不把它擦掉吗？”

“嗯，我们本想自己清洗，却听说有人专门做这个，价格低廉且洗得很干净，所以打算找他去做。”

是春吧，我一听就知道了。他肯定一发现涂鸦就进入了谈生意状态。“春先生经常涂鸦，然后自己擦掉。”乡田顺子的话又出现在脑海里。

“不过这些单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Apologize、Correct、Thank。”我小声念了一遍，然后说，“道歉、改正、感谢。意思不是很明确啊。”

“看上去也不像暴走族的名字。我们小时候尽画些‘什么什么驾到’、‘积极战斗’之类的。词汇上的差别啊。”

搞什么，原来老师您以前也玩涂鸦啊。我吞回即将冲口而出的这番话。

“球衣老师”嫣然一笑。虽然短寸配上那张脸有点吓人，但搞不好还挺受孩子们欢迎的。我看他像那种平时大大咧咧，一旦伤害到别人

却会拼命道歉的人。这总比那些一脸高傲，别人说不得的老师要好多了。

“今天下午没课吗？我看孩子们好像都回去了。”

“球衣老师”皱了皱眉。“他们说这涂鸦是什么犯罪前兆，你知道的，PTA[(1)]的那些人。所以今天就让孩子们先放学了。”

“就因为这么一个涂鸦？”

“嗯，就因为这么一个涂鸦。”

“可他们不可能知道犯罪何时会发生啊。”

“我也觉得，不过最近确实事情挺多的。一旦发生什么事肯定会瞬间闹大，所以大家都很神经质，想防患于未然。”

“我怎么觉得他们应该关注些别的事情啊。”

“这回可真要教教孩子们什么叫道歉、改正和感谢了啊。”“球衣老师”若有所思地说。

尽管不太明白他想表达什么，我还是学着他的口吻回了句“是啊”。看来他的说话方式是会传染的。

“话说回来，这附近有没有进驻公司或商铺的大楼？”

“公司或商铺？”

“不好意思，问了个含糊的问题。”

“那附近有挺多的。”他指了指大路的方向。

我向他道过谢，踢起自行车脚撑，跨了上去。“球衣老师”已经转身在跟孩子们道别了，奶声奶气地说着“再见”的孩子们看起来十分可爱。能够毫无顾忌地说“再见”，应该是不懂离别之苦的孩子们的特权吧。

公交车走的大路边确实有几座高楼，还有自行车店和小酒馆，以及商住两用楼房。如果相信春的话，目前为止的纵火案都发生在涂鸦现场半径一百米的圈内，并且这次是以“T”开头的地方。因为根据遗传基因组合，能跟A配对的只有T。

我很快便找到了符合条件的大楼。

走到大路上往西前进，就能看到一座十层高的细长建筑，名为“工艺大厦”，那里面有家名叫“Tackle”的旧书店，在七楼。

我突然想起朝日不动产。根据春的说明，被纵火的是朝日不动产。但我实际过去一看，发现朝日不动产其实在大厦五层，被烧的则是大厦一楼。与其说是朝日不动产被烧，还不如说那座大楼遭到纵火比较贴切。

春是故意那样对我说的吗?

我没找到别的以“T”开头的店铺或大楼。往回走的时候，我抬头看着旧书店写着“Tackle”的招牌，不由得想，旧书肯定会一下子就烧没了，真是太可惜了。

---

(1) 学生家长协会，一般由妈妈们组成。基本上PTA就是老师的噩梦。

监视纵火现场II

夜幕迅速降临。不管人们的生活是否会不方便，夜晚每天都会准时到来。极不客气，丝毫不为他人着想。

约好在校门口与春汇合。我将车子挨着小学校门边的墙壁停下来，上面的涂鸦还没被洗掉。

春跟上次一样，手里提着个便利店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大瓶矿泉水。

我们坐在公交车站的长椅上。印着时刻表的站牌发着绿光，在黑夜里显得非常突兀。现在早已过了末班车时间，不可能还会有公交车出现。尽管如此，车站的灯却亮着，真有点不可思议。让人不禁觉得，即便没有运行计划，还是会突然冒出一辆“希望之车”把我们载走。

长椅灰扑扑的，还生了锈。我们两人合力将其抬起，转了一百八十度，让它朝向另一侧。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坐在长椅上监视“工艺大厦”了。

我盯着矿泉水瓶的标签，皱着眉说：“上次是这个，这回又是这个。”

“对，没错。”

“这么点儿水能灭火吗？”

“能灭就真是奇迹了。”春说。

“那你还故意要我提着这么重的东西？”

“要是没有准备，连奇迹也不会发生。”春不厌其烦地说，“根据老哥提出的遗传基因规律，这附近以T开头的建筑物会被纵火。换句话说，就是那间旧书店。”春好像也发现了“Tackle”旧书店。

在站台灯光的映照下，我们脚下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你觉得纵火犯会来吗？”

春没有回答。

被我们盯着的那座“工艺大厦”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两边只有自助停车场，总觉得有点孤寡老人独自守望的感觉。整栋楼都没有灯光。背后的马路上平均每分钟大概只有两辆车驶过。这是个平静的夜晚。我看了看表，快十一点了。

“校门旁的涂鸦，”我对身边的春说，“画着Apologize、Correct、Thank，把首字母组合起来就是ACT。我一查，原来ACT是密码终止的信号。”

“唔。”春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

“你早就知道了吗？”

春还是没有回答。

“你肯定知道了。”我正色道，“其实你很了解遗传基因，对吧？”

可春还是没回答。

公交车站的微弱灯光多少把四周照亮了一些，身后的马路上还不时有车灯闪过，但我却觉得自己身陷一片黑暗。

“老哥，甘地他……”坐在我右边的春突然说了起来。在黑暗中，他的声音传来。

当时我可能不知不觉闭上了眼睛，因为记忆里四周真的很黑。

“你可真喜欢甘地啊。”

“甘地说，非暴力才是人类最大的武器。并且坚信，非暴力比人类创造出的最强悍的武器都要强大，比核武器还强大。”

“非暴力这个词，说白了不就是别人打你你也不还手的意思吗？”

“它很容易被人误以为是毫不抵抗，但那不是不抵抗，当然要抵抗，只是不使用暴力。对啊，被人打也不还手，就是这么回事。”

“那不正中对方下怀了吗？”见对方不还手就揍得更欢的人，世界上简直一抓一大把。

“甘地一直相信人性中的善。”听春的语气，似乎有一丝遗憾。

我不像春那样把甘地奉为神明，所以我说：“但他有时也不能从一而终不是吗？”随即又说，“一边说自己讨厌暴力，一边又说人们应该奔赴战场；发誓再也不喝奶了，可等到快病死时，又强词夺理地说只要不是牛奶就行，我可以喝羊奶。他明明知道所有奶都不该喝。”

“是啊。”春平淡地说。

“甘地虽然断绝了所有性关系，上了年纪之后不还是让那些倾慕他的女性赤身裸体地侍寝嘛。”

春一点也没有嫌恶的样子，他似乎早已知晓这些事，还含着笑高兴地说：“我最喜欢那样的他了，魅力十足。”说完也面不改色。

“你啊，对自己喜欢的人就是太娇惯了。”

“不过，”春顿了顿，“甘地的教诲实在太难完成了，那是一条困难重重的道路。所以在他死后，印度人虽然对甘地赞叹有加，却没能继续他的路。”

“因为太困难了吗？”

“那是幻想。一个伟大的幻想。甘地本人很有魅力，非暴力主义也很伟大，但人类的恶早已超越了那个范畴。”

“是性吗？”

“就是性。”春说得好像那是他创造出来的罪孽一般，“若不去加以制止，而是期待罪犯良心发现，强奸犯就会永远强奸下去。”

我看不到春的表情。是吗……果然如此，我真的闭上了眼睛。

“我继承了那个浑蛋强奸犯的基因啊。”春似乎彻底放下了心防，让我不由得一阵惊恐。

我想起大概三年前举办的那场研讨会。

那是由我们公司和一个报社一起举办的研讨会，以演讲的形式探讨“少年犯罪”这一主题，汇集了许多知名学者和评论家。那些极少能

见到真人的知识分子很受欢迎，为期两天的研讨会挤满了听众。春也参加了。

提起少年犯罪总会让我联想到母亲的那件事，自然是避之唯恐不及，春却面不改色地参加了。

第二天晚上，我们还召开了以联欢为名义的聚会。参加人数大概有二十多吧，我和春也在那间居酒屋里。

我们面前坐着著名的女性人权律师，以及提倡废除死刑的教授。

话题渐渐变成当时刚发生的，一名十几岁的少年杀人事件。

我和春并没打算因为自己母亲的事情就盛气凌人地反驳他们。至少我们还有足够的常识，能假装成两个擅长倾听的年轻人。

据说那个把低年级女学生碎尸的少年犯出生在一个环境非常恶劣的家庭里。唯一可以依靠的老师死后，他的心理受到了打击。所以不该判他死刑——这就是他们的观点。

“因为心理受到打击，就可以杀人了吗？”

我觉得当时春的说法已经非常隐忍了。

“那位少年受到的打击可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啊。”律师淡定地说。言外之意无非是：像你这种天真的小伙子怎么想象得了。

我们面面相觑，露出苦笑。

就在此时，白头发的教授自以为是地插了一句：“在那以前，他还曾杀过小猫小狗，已经表现出一定的征兆了。”这时春的脸色一下子变

了。

“杀狗？”

“野狗而已。”

“死刑。”春斩钉截铁地说。那是并非戏谑玩笑，而是像真正的审判一样庄严的宣判。

接下来，教授熟门熟路地讲起未成年人的量刑难度和其改过自新的可能。

春十分冷静地听完了他的话，一直听到最后，还殷勤地回了一句：“哦，原来如此，那真是值得同情啊。”然后断言道，“那就稍微减轻一些量刑，判他死刑好了。”

“你刚才没在听吗？”律师皱起了眉。

春丝毫没有表现出激动的情绪。“如果现在把那个少年带到我面前，我会亲自给他执行死刑。本来应该把他锁起来扔到狗群里，让他被活活咬死的。”说完他微笑起来，“不过那样我是不是就该判死刑了，而且我不是少年。”

律师和教授一脸愕然。

“我不管他杀了几个小孩，但为了开心就虐杀小狗必须判死刑。我绝对不会原谅他。”

他们的表情更加惊愕了。

“狗又没有错。”

我拼命忍住笑。拼命忍住想大叫“将军颁布生类怜悯令啦！[(1)]”的冲动。

“甘地的思想并非不可行，遗憾的是，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就是人类会带着一定程度的善降生。连前提都错，他的思想便只能成为幻想。”

“不是人性本善吗？”

“人类是极为怪诞的动物，服从于性。”

背后有辆摩托车箭一般冲了过去，我不喜欢轰隆作响的摩托车。

我把目光转向工艺大厦。

没有人。我突然想到，啊，搞不好乡田顺子也在附近呢。她可能因为担心春，正躲在什么地方看着我们。虽然感觉不到她的存在，但我有这样的预感。

“不是有句话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嘛。”春说。

“叫什么法典来着？”

“每个人都将其错误理解为‘人若犯我，我必回击’的意思，但那其实是‘如果被戳瞎了眼睛，你也只能戳瞎对方的眼睛；若被打断了牙齿，你也只能打断对方的牙齿’的意思，是说禁止过度报复的。”

“真的吗？”在学校学来的东西我早已忘了大半。

“我认为那样的惩罚就够了。只要将加害者施加的伤害原样还给他就好。就算有减轻其罪责的原因，却无法改变已经犯罪的事实，既然如此，被罚接受同样的伤害他就应该无话可说了。如果手臂被折断，就把对方的手臂也折断就好了。”

“那开车不小心撞到孩子的人呢？”

“那就被人不小心开车撞到啊。”春的声音像徐徐清风，听起来很舒服，“不过那样一来，对附属对象施加伤害的案子就很难判决了。杀了十个人的罪犯又不能被杀十次。”

“那就只能让他痛苦十倍了。”我顺着他的话说。

“强奸犯就要被人强奸。”

随后，我们又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期间不断扫视周围的人行道，偶尔还会站起来四处巡视，但举着火把的纵火犯就是没出现。

午夜过去很久了，春说：“老哥，你不喝口水吗？”

他指着被我夹在胳膊底下的矿泉水瓶。

“不用了，挺冷的。”

“人有时会因一口水得到救赎哦。”

被他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喝水了。可能是我太单纯了吧。我拧开盖子，喝了两口。

我做梦都不可能想到那水里居然混了安眠药。谁能想到“有安慰作用的水”竟然还会被人下药呢。

所以我一点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犯起困来。

就在一天前，我还靠自己偷来的罗眠乐睡了个好觉，没想到此时又像那时一般意识模糊起来。我把水瓶放在长椅上，默默地注视着周围，当我开始察觉情况异常时，已经睡着了。

黑泽侦探的话出现在脑海里：“自己在想的事情，其实别人也在想。一切恶意最终都会报应到自己身上。”他说得一点没错。因为我想下安眠药，所以别人也想给我下药，这不奇怪。就像闯空门的被别人闯了空门一样，愚蠢至极。

我至今还记得，在我陷入睡梦中的那一刻，春说了这么一句话。

“善只会以蜗牛的速度前行。”

那一定是甘地的话吧。春肯定在祈祷，就算是蜗牛的速度也好，请让善意降临人间。

————————————————————

(1) 是德川纲吉颁布的政令，最后演变成虐民政策，拍蚊子也要判刑。纲吉死后，怜悯令被取消，江户掀起疯狂虐杀猫狗的浪潮，执政最严之地曾经很长时间不闻狗叫。

布谷鸟的巢

我睡在公交车站的长椅上，过了几十分钟才被乡田顺子戳着脑袋叫醒，期间做的全是与家人有关的梦。与其说是梦，不如说是记忆回放。不，叫记忆还不够味道。若忍着丢尽老脸的羞愧，我更愿意将其唤作往事。

母亲还在世时的往事弥足珍贵，因为今后不可能增加了。

我们一家人坐在餐桌旁看电视。当时我是个高中生，春是初中生，我家正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因为我已经知道了“春是强奸犯的孩子”这一事实，春却尚不知晓。应该就是那个时期。

电视画面上映出一只布谷鸟，正播到寄生育雏特辑，讲的是布谷鸟把卵产在其他鸟的巢里，让它们代为哺育自己的幼鸟。

布谷鸟的雏鸟最先破壳而出，紧接着就把同巢的夜莺卵全部推出去。夜莺双亲则不顾它是比自己身躯硕大的别人的雏鸟，依旧细心哺育。

我感到非常尴尬。因为不知为何，我总觉得电视里布谷鸟和夜莺的关系跟我们家的关系有点像。

拼命生孩子，却让别人的父母来养活，我觉得布谷鸟的做法简直就跟让母亲怀了春的强奸犯一模一样。虽然仔细追究就知道两者完全不同，可我当时才十几岁，哪里分辨得清。

我边吃晚饭边偷看父母的表情，拼命想找机会再自然不过地换台。

“好过分啊。”母亲说，“布谷鸟真讨厌。”

“不过布谷鸟也有布谷鸟的苦衷。”父亲放下饭碗说。

想必父亲当时也产生了跟我一样的想法吧。

“夜莺也有夜莺的苦衷啊。”母亲不服气地说，“随便把卵产在别人的鸟巢里，太过分了。”

“但布谷鸟的孩子没有错。”父亲的语气十分坚定，容不得任何质疑。

母亲闻言，惊讶地瞥了一眼春，想必那时母亲才发现父亲究竟在为谁辩解吧。“嗯，是啊，布谷鸟的孩子没有错。”她赶紧把话圆了回来。

“可是啊，可是啊，”春插嘴说，“如果布谷鸟不把夜莺的卵推出去，就也还好嘛。”

我马上领悟了。从立场而言，夜莺的卵极有可能指的是我。假设布谷鸟是强奸犯，夜莺的双亲是父亲，那被无情推出巢外的夜莺卵就只能是我了。

“对啊！最可怜的受害者是夜莺卵。”我忍不住高声说，“夜莺的雏鸟应该受到尊重。布谷鸟的雏鸟没有过错。可是……”

“可是什么？”春伸长了脖子追问。

“先来到巢里的夜莺卵算是哥哥，所以要对它致以敬意。”

虽然我表面平静，语气还有点酸溜溜的，内心却紧张得不得了。我们两兄弟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脆弱，我很害怕一旦哪句话说错，就有可能彻底将其破坏。“我们别管布谷鸟了吧。”我一边小心翼翼地不让家人发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一边伸手想抓起遥控器。

春最后说：“最伟大的其实是夜莺父母啊。雏鸟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还杀了自己的孩子，它们却还是辛辛苦苦地把它抚养长大，它们最伟大了。”

那就是在说父亲。

父亲突然放下筷子，看着春。“夜莺的父母脑子里一定什么都没想，所以才会抚养布谷鸟的孩子。”

春一脸自信地说：“不对，夜莺肯定都知道。可它们还是抚养了布谷鸟的孩子，因为它们考虑的不只有自己，而是比那要大很多的世界。夜莺的叫声不太大，行为却很伟大。”

我不清楚这段回忆有几分是真的，也不清楚那到底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还是我的一场梦。无论如何，那时餐桌上的光景，鲜明地留在了我的脑中。

我正准备换台的时候，春突然说：“最笨的其实是还没出生就被推出去的夜莺的孩子。”

换句话说，那就是我呗。我想反驳，却没敢说出口。

母亲对父亲露出微笑，父亲则像被恋人凝视着一般害羞地挠了挠头。这对夫妇真的很恩爱。

回忆总是会被美化，但那也不赖。

松弛

有人在“啪啪”地抽我耳光。烦死了，我烦躁地醒来，却发现乡田顺子站在我面前。她正举着矿泉水瓶对准我的脸。

已经躺在长椅上的我赶紧撑起上半身。我转了转脖子，揉揉眼睛。头痛欲裂，肩膀的酸痛感仿佛一路蔓延到太阳穴，太阳穴突突地跳动着。

乡田顺子用看废物的眼神俯视着我。“你睡得真香啊。”

我确实睡死过去了，因此无法反驳，干脆假装自豪地说：“能在这种地方睡着，我也挺佩服自己的。”

我马上环视周围。首先寻找本应坐在我右边的弟弟，然后看了一眼工艺大厦。春已经不在了，大厦没着火。

“你，”我站了起来，“果然跟过来了？”

“因为我很担心春先生。”她的行动原则好像只有这一条。

“春在哪里？我们像上回一样，正准备伏击纵火犯呢。”

“纵火犯吗？”

“那里有座楼，十层高，细长细长的。那里可能会被纵火。”我的语速比平时快了许多。我觉得脑袋重得像石头，为了驱散那种沉重感，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开口说话。

乡田顺子叹了口气。那口气无比悠长，仿佛一辈子都叹不完。

“看你的样子，像是大彻大悟了啊。”

“我已经决定了。”看着她一脸认真的表情，我不禁有些兴奋。今后可能再也遇不到跟作出觉悟的美人相对而立的机会了。

“其实有人求我不要对你说。”

“谁？”

“春先生。”

我一时哑口无言，因为实在无法想象春对乡田顺子说话的光景。“他叫你别对我说什么？”

“说春先生正在做的事情。”

“难道说，”我脑子里灵光一现，“是涂鸦的事？”

与此同时我还在想，真是个讨厌的夜晚。我脑袋疼，肩膀疼，好像还落枕了，天上连个月亮都没有，真是个讨厌的夜晚。

“最近仙台总是出现奇怪的涂鸦，都是些英语单词，而那些涂鸦与纵火案有所关联。涂鸦其实是春画的，对吧？”关于这一点，尽管不愿承认，但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是的。”她点点头，看上去却有点像面对差生时无可奈何的失望老师。

“不止如此吗？”我惊恐地看了乡田顺子一眼。然后盯着她，把自己能想到的最糟糕的事态说了出来。“莫非是纵火？连纵火也是春干的？”

她收紧了下巴。

眼前突然变得白茫茫一片，很快又陷入黑暗之中，就像脑子里有个灯泡烧坏了一样。我感到双腿发软，整个人仿佛正往沼泽里沉。

“我看到了。”

“我有点不想知道。”

“就是上次在车站西出口，春先生和你守着那座预科大学时。”

“我都不想知道，你还一直说。”

“我亲眼看到春先生在楼下点火了。”

“你看，所以才说我不想知道啊。”

“我认为他应该是在矿泉水瓶里装了汽油一类的东西。他把那些东西浇到墙边的纸堆上，用打火机点了火。”

我呆呆地看着手上的塑料瓶，里面是普通的矿泉水，上回也是。那么，只有春手里的那瓶装的是汽油吗？话说回来，我想起来了。我们监视东北学研的时候，春见我想喝他瓶里的水，一下就生气了，还说我差点儿就死了。看来我当时差点儿喝下去的是汽油啊。

“为什么春要在楼下放火？”

“春先生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她又重复了一遍这句话，“一定是这样的。还有那本笔记本。上回我看着那张地图，听了你的话，顿时感到毛骨悚然。如果那些都是纵火现场的话。”

“太多了。”我接口道，“纵火案没有发生三十起。那太多了。”

“那这样想如何？那张地图上标记的，并不是发生过纵火案的地方。”

“那是？”

“那张地图上标记的，可能是预计要纵火的地点。”

“啊！”

“如果春先生是纵火犯，那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

我已经连怎么尖叫都忘了。

上回监视纵火现场时我也曾怀疑是春放的火，不过那时只是想当然的臆断，内心深处，我还是天真地坚信春是清白的。

所以，当乡田顺子对我坦言“春可能是纵火犯”时，我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简直不知所措。

有什么东西飞快地窜进我的身体，是不安和绝望。绝望顺着我的口鼻、肛门、尿道，一切可能的入口渗透进来，几乎要把我撑破。我开始真心害怕自己会溺死其中。被溺死在绝望的海洋里。

乡田顺子一言不发。她用力瞪大眼睛，紧咬着下唇。不能张嘴，我很想告诉她，哪怕只张开一条缝，那些无情的东西就会侵入你的体内。

“春先生是纵火犯。”

“春是纵火犯……吗？”

“我亲眼看到了。”

“但他不让你说？”

“是的。”

我理解了她的苦衷。对苦苦追逐春将近十年的她来说，春的请求想必就如《古兰经》对伊斯兰教徒们的意义一样重大。

尽管如此，她还是违背约定，把实情告诉了我。为什么呢？因为她很担心春。

我很茫然。一切都那么不真实。我弟弟是纵火犯？不仅仅是个涂鸦犯？我最先想到的是父亲瘦削的面庞。正与癌症作斗争的父亲是否预料到了这一点呢？如果他有所察觉，那我多少能明白早上去看望他时他问的那句“是你吗”的意思了。父亲可能已经在怀疑春了。

我思考着地图的事情。那是12000：1的仙台市中心图。我又想起自己标记的红圈和蓝圈。

遗传基因法则。我顺藤摸瓜地思考着，如果春是涂鸦犯，也是纵火犯，那遗传基因法则就是春想出来的了。

春知道遗传基因的基本知识，甚至知道P53基因。

但他在我面前装作不知道。可能是为了隐瞒自己就是创建那个规则的人这一事实吧。可他为什么要如此麻烦呢？将涂鸦首字母和纵火现场首字母组合成遗传基因序列，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可能性并不多。

只可能是为了把我牵扯进来。

一定是这样的。春很了解我对谜题的热爱。

“老哥你只要是中途加入某件事就毫无干劲，但要是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的话，就会顽固又热情。”

这是春说过的话。因为别人先填了我的填字游戏就大发雷霆的我，肯定会不求助任何人的头脑，一个人充满热情地解决纵火案和涂鸦之谜。而且那还是与我的工作相关的谜题，想必我会更加热心。可能春就是看穿了这一点。

愚蠢。尽管愚蠢，却完全正确，真是服了。是不是该在我的脖子上挂块牌子，上书“我被弟弟耍得晕头转向”呢?

春为了把我牵扯到案件中，特意加入了遗传基因的暗号。但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把我牵扯进来?

乡田顺子缓缓眨了一下眼睛，看着我。

与此同时，新一轮不安又向我逼近，使我差点儿一屁股坐到地上。

我看了一眼手上的塑料瓶，终于开始怀疑这里面是不是混了什么化学药品，刚才那阵来势汹汹的睡意实在太异常了。

“我之所以在这里睡着，是被人下了药。春在水里下了安眠药。”

“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仿佛能听到春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老哥就像护身符。

“那家伙叫我来，可能就是想让我陪着他，又不想让我知道所有真相，就给我下了药。”

“怎么可能？”

“以目前的状况分析就是这么回事。”

“那你不就像护身符和辟邪物一样了。”

我露出苦笑，可不是吗。“春到哪儿去了？”

乡田顺子像幽灵一样有气无力地挥了挥右手，指着我的斜后方。“刚才他往那所小学去了。”

“你看到他进去了吧？”

“他翻校门进去的。我实在太担心，就来叫醒你了。”

“你能告诉我吗？”我整理着纷乱的思绪，“上次，就是东北学研被纵火的那次，你说你尾随了一个可疑的男人。可如果纵火犯是春，那个男人又是谁？”

“好像是春先生叫去的人。我看到他们在楼下争执，最后意见不合，男人就气冲冲地走了。”

“后来春就点火了？”莫非他要把纵火的罪名嫁祸到那个男人头上？

“当时火已经烧起来了，男人是后来才出现的。”

“啊？”答案总是这么毫无征兆地出现吗?

“怎么了？”

我好像明白了。就连我这个愚钝的兄长似乎也稍微看出了春的意图。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今晚想干什么。”

“你是指纵火吗？”

“应该不是。”如果是纵火，就没必要把我药倒。上回去监视时，矿泉水里就没有被下药。这次他想干别的事情，所以才会让我睡过去。

我往小学的方向走去，把矿泉水瓶留在了长椅上。乡田顺子慌忙跟了上来。

“春先生不会有事吧？”

“他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我替她说了这句话，不知不觉加快了步伐。

“你明白什么了？”

“我可能知道春想干什么了。”

乡田顺子面色惨白。“等会儿会发生什么？难道不是纵火吗？是好事，还是坏事？”

“可以说好，也可以说是不好的事。”

走进校门，我想起高中时自己经常迟到。我们两兄弟并不怎么赖床，却总是踩着上课铃声冲进校门。每当听到远处响起上课铃声，春就会不慌不忙地说："迈尔斯·戴维斯的《松弛》就是以铃声开头的。"说完还会高兴地哼起那首曲子。

"现在不是优哉游哉闲聊的时候。"

"要放松，老哥。"我们之间总是会发生这样的对话。

"要放松啊。"我对自己说，但那可能吗?

这回又要迟到了，我心想。

独白、对话、节拍

可以说好，也可以说不好。那件事情即将发生。

我没想到深夜的校园竟如此之黑，可能附近的路灯设施也有点问题吧，总之周围伸手不见五指。我翻过校门进入校内。本打算给乡田顺子打开大门，怎知上面竟挂了一把看上去非常坚固的大锁，只得作罢。实在没办法，乡田顺子只好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爬过校门。虽然指头有时会被夹住，藏蓝色的裤子上也蹭了锈迹，但她并不介意。

“春先生一定就在校园某处。”她满脑子想的都是春，边走边小声说。

“为什么你会这么想？”我压低声音问道。

“是直觉。”她认真地小声回答了我，“是跟踪狂的直觉。”还一脸紧张地开了个玩笑。

“没错，春一定在操场那里。”

“是兄长的直觉吗？”

操场在教学楼的另一侧。

每当踩到松动的石块，发出的声音都会让我们吓一跳。不知为何，我们都认为必须极其慎重地前进。

周围几乎没有光，我们耐心地等到眼睛适应黑暗，才轻手轻脚地往操场那边走去。

旁边那座四层楼高的教学楼仿如巨人，俯视着我们。紧闭的窗户看起来就像一张张板着脸、不发一言的严肃面孔。身材宽厚的巨人冷冷地盯着我们，仿佛在怒吼：“快到操场去。”

我们找到了通往体育馆的路，穿过那条路就到了操场。

这时我才发现周围起雾了，整个操场都被包裹在浓雾中。

就像有人点起了一阵烟幕。我能看到站在身边的乡田顺子，但再远处的就看不见了。

烟雾在黑暗中涌动，整个操场仿佛成了个无底深渊。所谓“屋瓦破处雾迷离，香烟不断[(1)]”，就是如此了吧。

我不知不觉伸出手向前摸索。能见度不足十米，让我总觉得贸然前进会突然跌落深谷。

当时的我虽然没有意识到，但实际上应该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我完全无法掌握距离感和位置。药物引发的睡眠、突然的清醒、漆黑校园里的迷雾、不祥的预感，这些都让我的神经越来越紧绷。

我突然发现自己忘记了呼吸，难怪会如此憋闷。于是我慌忙张开口，一边注意着不要发出声音，一边大口呼吸起来。

乡田顺子站住了。

“春先生真的在这里吗？”

“有可能……”话是这么说，可要在这么浓的雾里找人，还真是有点困难。

“春先生到底想干什么呢？”

“决战。”

“啊？”

“他要决战。”说完我胸口一紧。是的，我弟弟要决战了。

我想吐，还有点眩晕。可能是因为前方的能见度太差，我连自己站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头顶上方到底是天空还是教学楼，亦或操场的砂石地面，已经彻底丧失了方位感。

“跟什么决战？”等她反问回来时，我已经站不住了，而是蹲在地上。我用左膝撑着地面，摸了摸自己的眼睑。

“跟什么？”乡田顺子也蹲了下来，凑到我的耳边追问，“他要跟什么决战？”

我无法回答。不，我正准备回答时，前方的迷雾中传出了声音。

我咽了口唾沫。从那飘荡着白色水蒸气的舞台上传来窸窸窣窣的说话声，除此之外，一切仿佛彻底静默下来。我努力倾听，恨不得全身的皮肤都变成鼓膜。

——我给过你机会了。

我一下就听出那是谁的声音，便无声地冲乡田顺子点了点头。

那是春的声音。正是我弟弟那平淡无波的语调。

那里还有一个男人。尽管看不到，我能猜出是谁。

——你脑子有问题吧?

那个男人说话了。绝对没错，就是葛城。是我做了基因检验的下流男人。让裸女躺在床上就出来给客人开门，还露出猥琐笑容的男人。

我缓缓闭上眼睛。本来周围就是一片浓雾，睁大了眼睛都很难分辨出什么，我却还闭上了眼。因为此时我已经基本能猜到将要发生什么事了。所以，我闭上了眼睛。

“他在跟谁说话呢？”乡田顺子的声音细如蚊蚋。

“葛城。”

“那是谁啊？”

“就是你上回跟踪的那个男人。你不是说有人在纵火现场跟春起了争执吗？”

“那是谁？”乡田顺子总是问同样的问题，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嘛。”

“我不是指那个。春先生跟那个男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现在不仅是眼睛，我连耳朵也想捂起来了。

心中响起一声怒吼：你在磨蹭什么啊！你是谁？不是他大哥吗？那你还蹲在这里干什么？废物！

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这有节奏的声音把我烦得不行。本来我以为那是浓雾造成的节拍器效应之类的动静，但很快转念一想，那可能是我的心跳声。不知不觉，节奏渐渐加快了。

雾里又传出说话声。

——你这个到处放火的惯犯。

葛城属于那种说话不必提高音量也颇有压迫力的人。

——那是对你的警告。我给过你机会了。

春的声音纤细而安静，仿佛能漂浮于迷雾之上。

换句话说，他用吟咏诗篇般的语气，承认了自己是纵火犯。

紧接着，葛城说了句让人无比惊恐的话。

——你说你是我儿子?

葛城终于把这话说出来了，语气里甚至带有一丝戏谑。

我能感觉到乡田顺子在盯着我看。我虽然没有发出声音，内心却在悲鸣，甚至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要挤出血来。葛城接着说。

——我也调查过你，结果一下就查出来了。你家难道不知道遮羞吗？把母亲被强奸后怀上的孩子生下来，还敢光明正大地养大。真是不要脸。

葛城的话就像最原始的凶器，狠狠地撕扯着人心最柔弱的一角。

看来愤怒和绝望并不是一下子就会涌上来的。当时我只觉得自己像被一个黑色铅球迎面砸中，却无法判断那到底是种什么感觉。

周围静得像生灵寂灭的严冬。

我突然觉得四周站满了人。他们都身着盛装，一言不发，倾听着春和葛城的对话。搞不好这片迷雾里真的隐藏着无数旁观者。无数陪审员。无数法官。无数看客。

——没错，我就是那个家丑。

春的语气依旧平淡无波。

——你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把纵火现场的照片寄到我家来？上回还把我叫出去，问我“有没有在反省”？我长这么大就没做过什么值得反省的事。不就是强奸而已嘛，强奸有什么不对？你倒是说给我听听。

可能由于过度兴奋，葛城没有表现出一丝怯意。那无所畏惧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值得称赞。

——够了。

春的声音消融在雾中，弥漫到周围。紧接着，我又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

虽然紧闭着双眼，我还是能清楚描绘出春的样子。即便浓雾遮挡了视野，即便紧闭着双眼，即便这一切都不合常理，能看到的东西就是能看到。

还用说吗？春手上拿着的，只能是那根乔丹球棒。

葛城这才害怕起来，应该是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吧。他应该马上逃到雾里藏起来才对。

但葛城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他说了句让人感动不已的话。即便是现在，回想起那句话也觉得实在动人。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他完全有权说出那句话。

——你要把你亲爹杀了吗?

接着他又说。

——如果你不明白，那我就来教教你。你今天之所以在这里，还不是我的功劳，不是吗?

那也正是一直纠缠着我的梦境中的难题。选母亲，还是选春。

——我要是不把那个女人上了，你就生不出来。你到底懂不懂?我是你亲爹，我们有血缘关系。你真下得去那个手吗?

——我父亲正在医院里与癌症作斗争。

——他只是把你养大了，不是吗？你们没有血缘关系。你真正的父亲是我。杀害亲生父亲，这是生物应该做的事吗？况且我又没有虐待你。你把这么一个善良无害的父亲杀了，今后的人生不会好过的。你会一直后悔，根本没法好好生活。所有的生物都是这样的。

葛城的脸上想必还泛起了一丝学者的风姿吧。就算他在学术研究上有致命的错误，但作为一个父亲，这个道理或许是正确的。

春的回答很简单。他先轻叹一声，说不定还微笑了一下，然后这样说。

——你一个陌生人，别来装我老爸。

噗。

响了一次。那是毫无爽快感的钝响。片刻之后，我又听到人体倒地的动静。葛城倒在了地上。

空气静静地流动着，就像一场静默的仪式。想必春的动作庄严而优美。如果要配乐，这时候必须得是舒伯特的《圣母颂》。只有那首曲子的庄严和优美能配得上现在的气氛。

我听到脚步声，是春在走动。然后又是破空之声，是他举起了球棒。我没听到春的呼吸声，却又听到两声钝响。

噗。噗。

那声音低沉却干脆。就像敲木鱼。他用球棒敲向葛城的后脑勺。

一阵寂静中，只有那三声钝响在我脑中回荡。

乡田顺子紧紧地贴着我。

————————————————————————

(1) 出自《平家物语》灌顶卷，临幸大原（平家物語，灌頂·大原御幸）。原文：甍破れては、霧、不断の香をたき。云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出版王玉华译。

侦探III

坐在我面前的黑泽还是一如既往的淡定，却好像能把我的心看得通通透透。

我有点没精打采。这四天我过得浑浑噩噩，虽然去上班了，却不想跟同事说话，连骑自行车都使不上力气。只是纯粹地混吃等死。

四天前的深夜，我和乡田顺子最终也没能走到迷雾的另一头去查看真实状况，而是逃也似的离开了。就是逃走了。直到爬过校门，我的心跳都没有丝毫变慢的迹象。期间我们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

然后我与乡田顺子分开，骑上自行车回了家。春后来没在工艺大厦前的长椅上找到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着急。或许是认为安眠药没有想象中那么有效吧。总之春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我也一直没联系他。

第二天的早报上出现了“随机杀人狂”的报道，在国内新闻版面的一个角落里。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尸体的发现地点并非那所小学，而是附近的一条昏暗小路里。可能是春转移了尸体。似乎因为死者身上没有钱包，警察就把案子当成临时起意的抢劫杀人进行调查。作为被刊登在报纸上的死者，葛城的照片看上去还挺帅气的，像个正经人。

怎么可能是临时起意，我心想。

“你的脸色不太好啊。”黑泽对我说。

我是突然被他一个电话叫出来的。还说晚上也行，要我跟他见一面。我自知精神状态不太稳定，本来想拒绝，但黑泽淡淡地说了句：“把你们一家人的事情跟我说说。”我就不由自主地答应了。

“我得到了很多信息。”

黑泽脸上并没有“发现者”特有的成就感和优越感，让我对其颇有好感。我甚至觉得这人搞不好是从完全不同的地方派遣到这个纷繁乱世的使者。

“我接受你父亲的委托，展开了调查。”

“父亲委托你什么了？”

我知道他肯定不会回答我，但还是习惯性地问了一句。

只见黑泽从包里翻出一张地图，出乎意料地说了句：“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委托内容不是绝对保密的吗？”

黑泽笑了。“啊，你是说那个啊。”

“你说就算被严刑拷打也不会说出来的。”

“只要不被敲碎膝盖。”

“我也没要敲碎你的膝盖嘛。”

“我不能容忍自己被拷问后说出情报，但只要我高兴，会自己说漏嘴的。”

“真乱来。”我笑了，这是我这四天里头一次露出笑脸，“你这个侦探简直烂透了。”

“说老实话，我从没把自己当成过侦探。”

不知为何，我慢慢平静了下来，还伸手拿起了咖啡杯。

面前展开的地图上写着一些东西。

“这是从你父亲那里借来的地图。”

“被纵火的地点都圈起来了，父亲挺积极的。”

“一开始好像是挺积极的。”

“一开始？”

“你父亲认为纵火现场存在某种规律，便开始调查。借你父亲的话说，就是‘一开始只把它当成推理游戏一类天真的东西’。不过，就在他盯着上面的记号看时，突然发现了别的事情。”

“什么？”我探出身子问。

“他发现，那些记号代表着别的地方，而且他好像见过。为了确认自己的记忆是否正确，他就找到了我。”

“别的地方？”我把咖啡杯挪到一边，仔细端详着地图，随后屏住了呼吸。这张地图跟春房间里的太像了。父亲用红笔圈起的纵火现场有将近三十个，跟春做的标记几乎一模一样。

“这、这些都是什么地方？”

“二十八年前。”黑泽说。一瞬间我还以为他会说“两万八千年前”，又提起尼安德特人那一茬呢。

“这些都是二十八年前仙台市内发生过强奸案的地方。”

“啊？！”被人一枪崩了脑袋，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你父亲发现了这一点。当年那个少年连续犯下几十起强奸案，作案现场与最近的纵火案现场几乎一致。”

“父亲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

“据说他出于兴趣，曾经调查过那一系列强奸案。”

我不知道黑泽从父亲那里听说了多少，看样子他似乎什么都知道了。

“我不知道父亲还调查过那件事。”这是实话。我几乎从没听父亲谈论过那件事。

“于是他就来找我了。要我帮他调查二十八年前的案子和最近的纵火案，发生地点是否真的一致。”

“就是这张地图上的记号吗？”

我回想起将近十年前在图书馆看到的相关报道，那上面好像真的刊登了连续强奸案的发生现场。

“绝对没错。纵火案几乎都是在二十八年前的强奸案现场发生的。虽然地点并非完全重合，但基本都在当时的现场附近。我稍微一查就查出来了。”

我只能盯着地图，不知该如何回应。

“于是我就来找你问问题了。”

“问什么？”

“不久前我曾接到过你的委托。不是公司的调查委托，而是以你个人的名义，对吧？你的委托内容是，‘找到二十八年前因强奸罪被逮捕的那个男人现在在哪儿’。”

“黑泽先生办事就是快，真是太感谢了。”

“那个强奸犯现在化名葛城，回到了仙台。我调查了葛城的情况，还把他的工作和家庭住址给了你，顺便附带了他带女人到酒店开房的照片。”

“你的工作非常专业。”

“我想确认一下。你想知道葛城在哪儿，你父亲想调查二十八年前的强奸案。换句话说，就是葛城的案子。还有人照着强奸案发生的地点纵火。这三件事之间有关联吗？”

“你为什么想知道？”

“为了让我的人生充实。”黑泽说着微笑起来，那是松了一口气的笑容。

我喝了一口彻底冷掉的咖啡，然后说：“应该有关系。但这不是我们商量好的结果，只是巧合。”

“巧合？我还忘了一点。几天前的报纸上报道了一起随机杀人案件，死者正是那个葛城。”

“哦。”

“那也是巧合吗？”

“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请问吧。”

“你委托我查出葛城的住所，目的何在？”

“啊，”虽不是自暴自弃，但我确实不打算隐瞒，“很简单。”

“你的意思是？”

“目的就是杀他。”我发现自己的声音没有一丝颤抖，顿时安心了不少。这算不上自首，所以没必要感到羞耻和悔恨。

“因为打从一开始，我就想杀了那个男人。”

“原来如此。”黑泽面不改色。

“黑泽先生帮我找到葛城后，我就下定了决心。首先确认葛城是不是那个人，一旦确定，我就打算动手。”

“确定？”

“其实我不太确定葛城是否就是当年的强奸犯。他已经改名换姓，中间或许会出差错。我并非怀疑黑泽先生的能力，只是想得到确凿的证据。毕竟我是打算杀了他的，万一认错人可就糟了。”

“那你是怎么确定他的身份的？”

“利用亲子鉴定。DNA技术。”

“DNA，你是说遗传基因吗？”

“黑泽先生你也知道，我们公司就是做这个的，于是我对他进行了检查。以检查遗传疾病为借口取得了葛城的DNA，然后去进行亲子鉴定，用的是犯人儿子的基因。”

“也就是说，你手上有强奸犯后代的基因。”黑泽一定想到了，那个人就是我弟弟，但他并没有追问。

“是的。”我缓缓眨了眨眼。

“结果呢？”

“证实两人是有血缘关系的父子。换句话说，那个叫葛城的人就是强奸犯。”春是葛城的亲生儿子。我想起英雄给我打的那通电话。其实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我还是希望得到两人基因并不吻合的结果。“既然已经确定了，我便决心要杀了葛城。”

“怎么杀？”

“方法很简单，请别嘲笑我。”凡事越简单越好，“我本打算约见葛城，在酒里给他下安眠药一类的东西。为此我还搞到了安眠药。”自家

公司里常备各种药物，实在是很方便。“然后将睡着的葛城拖上车，带到青叶山去。”

“青叶山？”

“你知道那里的溪谷上架了座桥吗？下方是百米深的峡谷。非常巧的是，桥边有一部分栏杆被毁坏了，只要开车撞过去绝对会坠入峡谷。”

“那真是太危险了。”黑泽漫不经心地说，“政府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是啊，真是太危险了。”我说，“我很早以前就注意到那里了，所以打算将其利用一番。我认为只要伪装成事故死亡就可以了。”

“但你为什么没有执行呢？”

“不，我只是被人赶在了前头。”

我苦笑一下。真的只是被赶在了前头。四天前我打电话给葛城，约好了见面的时间，为的就是执行杀人计划。如果那天我们能顺利见面，葛城无疑会被我带到青叶山去。

“那个随机杀人犯不是你吧？”黑泽说他一开始就知道不是我了。

“真不愧是黑泽先生，你是怎么知道的？”

“直觉。”他又笑了起来，“以及察言观色。既然被你夸了，我就再献个丑。纵火犯想必也不是你吧？”

“没错。”

“刚才看地图时，你似乎做梦都没想到纵火现场跟强奸现场是一致的。”

“是的，我根本没想到。”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我可不会告诉你纵火犯是谁的。”

“啊，对啊，你肯定不会说的，我也不感兴趣。我只是希望你告诉我，为什么他要纵火？我认为纵火犯就是杀害葛城的人，应该不会有错。可纵火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我回想起春和葛城在雾中的对话。“那是警告。”“你把纵火现场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给过你机会。”“你有反省吗？”根据那些对话，我也能猜出一些端倪。

“是为了让他记起以前的强奸案。”

“通过纵火？”

“犯人把纵火现场照片或相关报道寄给葛城，试图让他记起强奸案。我估计他是在想，既然我的纵火现场是照着强奸现场来选择的，那对方一定能发现吧。并以这样的方式提醒他‘我没有忘记你的罪行’，逼迫葛城重新面对自己的罪孽。”

“为了威胁他吗？”

“是为了让他反省。”我感觉像在对自己作解释。

“是不是这么回事？犯人期待葛城看到一张又一张的纵火案现场的照片后对他说：‘这里是我以前作案的地点，对不起，我已经在反省了，请你别再纵火了。’是这样吗？”

“一定，”我皱了皱眉，“一定是这样的。”

春给过葛城机会。在东北学研那次，春把葛城叫出来，就是想确认他是否在反省。也是为了确认葛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他早就知道葛城永远与反省和后悔无缘，他还是给了他机会。

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则新闻，便说：“这跟国家间的纷争是一样的。”

“上升到这个高度了吗？”黑泽笑道。

“对别国发动进攻不也有一定的步骤吗？要按照正确的步骤来进行，以便获得冠冕堂皇的理由。”

“为了让国际舆论倾向自己吗？”

春可能更加期待葛城冥顽不化。

给他反省的机会，即便如此对方还是不承认自己的罪状，届时便毫不留情地展开报复。这才是春的想法。

报复？谁的报复？母亲的？自己的？父亲的？

或许，春的报复对象不仅是葛城，还包括让葛城逃脱制裁的法律制度，以及更加庞大的基因系统吧。

“即便如此，也没必要把毫不相关的大厦烧掉吧？”黑泽又问了一句。

“有道理。”

“因为葛城没有反省，他就下了杀手？”

“简单来说是的。”

“犯人对葛城的仇恨达到了那种地步？”

“恨不得他从未降生。是这种程度的仇恨。”我拿起杯子，就着杯中的清水咽下了几乎出口的呜咽。

黑泽叠起地图。

“你的外套很酷啊。”我瞥了一眼黑泽的衣服。

他揉着鼻子说：“这是我觊觎已久的高缇耶呢。”

“啊，结果还是买了吗？”跟预料中一样，黑泽果然衬得起这件衣服。

“好不容易有了进账，就去买了。”

“那可真是。原来侦探这行挺赚钱的啊。”

“不，是本职那边。”

哦，是嘛，我含糊地应了一句。“你的本职是什么来着？”

“不过那个自动锁可苦了我了。”

“你在说什么呢？”

“你觉得当小偷怎么样？”

“你在说什么呢？”我又反问了一遍，“当小偷可是犯法的。”

“不是啦。”黑泽轻轻一笑，霎时我有些分不清他的年龄，“如果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平等，就不会出现小偷了。小偷就是为了纠正分配的不平等才存在的。换句话说，偷只是恢复平等的手段而已。所以小偷跟强奸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你在说什么呢？”我第三次重复同样的话，下次再问说不定就要发火了。

“好像是萨德的小说里的话，我还挺喜欢的。”

“萨德侯爵吗？我弟弟很讨厌萨德和巴代伊。”

“嗯，巴代伊是挺讨厌的。”黑泽摊着手说。

“萨德OK，巴代伊就不OK吗？”

“巴代伊说小偷是因为缺乏人性，才会有根深蒂固的性欲。简直胡扯。”

“你还挺替小偷撑腰的啊。”

“这叫同伴意识。”

“那句话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吗？”

“跟这件高缇耶有点关系。”黑泽整了整领子，“为了纠正不平等，我才去买了这件衣服。”

我们的对话中充满了错乱。

但和黑泽说话的时候，我的情绪确实慢慢平复了下来，这倒是事实。

“真不可思议。”

“怎么了？”

“不知为何，跟黑泽先生说说话让我慢慢放松下来了。”

“那肯定是因为你一开始就放松了。”

“不，其实这四天里，我一直过得很紧张。觉得自己渐渐缩成了一小团。”所幸家中还有很多安眠药，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曾冲动地想过干脆一口气都吞下去算了。“你不介意我说得夸张点吧？”

“你想说，我是不会阻止你的。”

“我觉得被黑泽先生拯救了。”

“如果想夸我，你还可以再夸张点。”

“你一定很适合当精神治疗师。”

黑泽露出困扰的表情。“我以前也被人这么说过。”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一边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一边问。

“什么怎么办？”

“这样一来，黑泽先生就等于知道葛城被害事件的真相了。”

“还有很多不明之处啊。”黑泽皱了皱眉。

“但大概的经过你都知道了嘛。”

“大概……嗯，算是吧。”

“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我想知道获悉案件真相的人打算怎么做。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黑泽换上认真的表情。“我明天打电话。”

“你要报警吗？”

“我？报警？”

黑泽突然露出简直不可思议的表情。

“怎么可能？我会给政府打电话，告诉他们青叶山的桥很危险，让他们趁早处理。”

猎犬

父亲手术前两天，我给春打了电话。他对我说：“我刚好也想给老哥你打电话呢。”他的声音里完全听不出紧张和尴尬，还主动提议明天去看望父亲前，我们俩先见一面。

“在哪儿见呢？”我说完便想到一个地方，随即提议道，“不如去给母亲扫墓吧。”我认为这是个挺好的主意，春却想也不想就否决了。

“老哥，那是蹩脚悬疑片里才会出现的场景。”

“是吗？”我挠了挠头。

“那种电视剧里，但凡真凶自首或遭到逮捕，都要在视野良好的悬崖上啊、重要人物的坟前啊之类的地方演一出好戏。”

“都这样吗？那我们该在哪儿见面？”我自动忽略了春所说的犯人自首或遭到逮捕那半句话。

“我正好知道一个地方。”

如此这般，我们就站在了宠物店里。更准确地说，是宠物店里摆满狗笼的地方。连个坐的位子都没有。

眼前有一条黑色的迷你腊肠犬正枕着前腿睡觉，仿佛放下了世间所有的责任，带着一种令人艳羡的解放感。

由于是工作日，店里除了我们就没几个客人了，一对母子站在卖猫的地方小声商量着什么。店员正忙着给狗刷毛。

她们偶尔会朝我们看一眼，不过那没什么大不了，无非是被春的容颜吸引罢了。女孩子们都在用偷看一见钟情的对象的可爱神态往我们这边瞅。我强装自然，却显得越来越不自然了。

“对你来说，最适合两个人交谈的地方是这里？”我真是拿他没办法。

我们之间即将展开的，应该是此生不会再有第二次的重要谈话。他却把地点选在了这种猫啊狗啊不停叫唤的地方，实在是奇怪。何止是奇怪，甚至有种犯规的感觉。

“这里有这么多狗，你不觉得很幸福吗？”春的表情确实很幸福，“即将听到我的自白的，就是老哥和这里的狗狗了。”

“听什么听啊，这家伙都睡着了。”我指着迷你腊肠说。

我们齐声笑了起来。店员们可能以为我们是一对一起来买狗的相亲相爱的男同志吧。

“上回真是对不起了。”春说。

“你往矿泉水里下药了吧？”

“我老哥就是聪明。”春说完便解释说他是用注射器扎进瓶盖里下的药。

“托你的福，我一点都没发现，还畅饮了好几大口，结果睡得跟猪一样。不过那天没发生纵火案。”

“等我回到长椅那儿，老哥已经不见了。”

“是乡田顺子把我叫醒的。”

“啊……”春认真地凝视着我。

“上回给我名片的那个叫乡田顺子的大美人，就是以前追在你屁股后面转的那个女生。”

“老哥你太容易被骗。”

“她基本上对你所有的事都挺了解的。搞不好还知道你干了什么。”

“我对她，”春挠了挠额头，“我有点对不起她。”

我不知道该如何发问，甚至觉得不用问也可以。

“老哥知道多少？”

“‘God can talk’、‘Ants go to America’、‘280 century ago’，那些涂鸦是你画的？”

“那不是艺术，只是普通的涂鸦。”

“纵火的也是你。”我不想让对话中断太长时间，便接上了下一个问题，“你试图杀了葛城，没错吧？”

我尽量不让声音有任何抑扬顿挫，而是平淡地提问，连睡在旁边的小狗都察觉不到任何异常。“你哥哥已经什么都看出来了。”

“是啊。”

听到春的自白，我并没有动摇，因为我早已做好了他就是纵火犯和杀人犯的心理准备。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我才能下定决心来见他。或许，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跟黑泽的谈话。

店里有条狗高声吠叫起来。我眼前的这个小家伙却根本没有醒过来的意思。

春沉默了一会儿。

我问他为何要带我到现场去。“为了让我当护身符吗？”

“嗯，你这么说其实也没错。”

“还真的是啊。”

“嗯。毕竟，”春接下来的话非常简短，“我们两兄弟是最强的，不是吗，老哥？”

我一时语塞。父亲提到的往事瞬间浮现在脑海中。就是我和春在定向越野比赛上拿最后一名的那件事。当时春倔强地说：“我们两兄弟是最强的。”

莫非，我心想，莫非，春一直坚信着那句话吗?

“从小时候起，但凡有大事发生，老哥都在我身边，所以你不在的话，我就有点心神不宁。”

我想起春是个很迷信的人。

“一个人因为太害怕而做不了的事情，只要有老哥在，我就不会再害怕了。”

“真的吗？”

“真的。”

“那可是杀人啊。”我除了笑实在做不出别的反应，“你就因为那种理由把我卷进去了？所以你才要搞什么基因暗号，让我感兴趣吗？就是为了把我拉下水？”说实话吧——这么说虽然有点不妥，但我在说这番话时，确实有那么一点幸福感。

“可我如果直说要你帮我杀人，你会帮忙吗？”

“当然会啊。”

“啊？”

我看着眼前的小狗们。逛宠物店的人肯定很多，可当着小动物的面谈论“杀人”，并进行深入探讨的应该没几个吧。

“那些纵火地点你一开始就选好了吧？”我没有直接说出那都是二十八年前发生强奸案的地方。

“老哥早就发现了？”

是父亲发现的，但我没有告诉他。“怎么可能都碰巧有A啊T啊G啊C啊这些字母打头的大厦啊？”

“你别说，还真的有。”春摇摇头，“虽说是目标地点，其实也不必太精确。只要在那个地点附近放一把火就可以了。如果附近有合适的大厦，那再好不过，就算没有，也能从里面入驻的许多公司中硬找出一个有合适名字的。”

朝日不动产。春说“朝日不动产被放火了”，但实际被烧的是那座大厦的一楼。朝日不动产本身并没有任何损失，那是为了让基因暗号成立才生拉硬套上去的。

“为什么要纵火？真有必要那样做吗？”我提出了黑泽曾经困惑不解的问题。

春喃喃了一句：“因为啊……”随即低下头来，挠着自己的鼻尖，小声说道，“木花咲耶姫。”他那样子好像还有点害羞，“老哥可能不记得了。”

“那个吗！”我吃了一惊，“那我可是记忆深刻。”就是那个日本神话。被丈夫逼问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自己的，一气之下把产房点着了的木花咲耶姫。

我应该是跟春一起看的那个电视节目。

“老哥还记得当时电视屏幕上打出来的字吗？”

我忍着笑点了点头。

尽管没有事先约好，我们却异口同声地说了出来。

“火焰能证明我的清白。”

我们几乎同时说出这句话，紧接着又同时笑了起来。

没错，那个讲木花咲耶姫的节目就是打出了这么一行字幕。

“原来你也记得啊？”

“实在是想忘都忘不掉。”

“简直变成精神后遗症了。于是你就选择了纵火吗？”

“因为我觉得火焰能证明那个男人的真心。”

“证明葛城是否在反省？”我非常自然地说出了那个名字。

“没错。”

“利用火灾？”

“是啊。”春露出混杂着羞愧和烦躁的表情，不耐烦地回答道，“够了，别说了吧。”

“你就因为这点事情去纵火？”

“老哥你很烦。”

“就是为了模仿木花咲耶姬？”

“嗯，一点没错。”

“有位老人因为救火被烧伤了哦。”

“我觉得很对不起他。”

“你这个大蠢蛋。”

“有其兄必有其弟。”春上前一步，把脸凑近笼子里的另一条小狗。好像是条小柴犬，小小的身体，在笼子里欢快地踱着步子。春把手指伸进去逗引小狗，同时面不改色地说：“那家伙根本没有反省。”

紧接着又继续道，“甚至不记得了。我把纵火现场的照片寄给他，还附上了标记着位置的地图，就是想让他回忆起以前的事情，谁知他早就把过去抛在脑后了。”

“是吗……”

春并没有露出痛苦的表情。或许正如我想象的那般，他心里其实并不希望葛城反省吧。

“对了，老哥。”春又转向我，“去看完父亲陪我走走吧。”

“干什么？”

“我想去自首。”

“你想去坐牢？”

“怎么可能？！”春马上否定，“可我毕竟做了坏事。”

“你做的那些事，其实应该算好事。”

“但世人认为那是坏事。”

既是好事，也是坏事，我心中暗道。

“其实啊，”我咬咬牙，决定说出来，“你哥哥也企图杀死葛城来着。”

“骗人的吧。”

“真的。”

“老哥不行的。”

“我是认真的。”我开始较真了，“你给我听着。”说完，我就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跟对黑泽讲的一样，把安眠药掺进酒里让葛城昏睡过去，再将其拉到青叶山推到谷底。

春一直看着我，仿佛在揣测我的真意。他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我的动作和表情。

“之前听到你提起青叶山时，我真的吓了一跳，还以为你已经发现了我的计划。”

“老哥，你说的都是真的？”

“是啊。”

“可是你用安眠药，尸检时肯定会被发现的啊。”

“啊，真的吗？”我涨红了脸，声音猛地沉了下来。

“还好不是老哥干的，这件事就应该由我来做。”

这句话里隐含着极强的信念。或许春真的很想自己亲手做这件事。因为对他来说，自己的亲生父亲不可原谅。所以，他想亲手将其抹杀。为了让自己免于陷入疯狂，他必须那么做。

“这几天我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春突然说。

“怎么了？”

“我很平静。”

“原来如此。”

“明明干了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我却非常平静。根本没有因为电影上经常提到的良心谴责而几欲发狂。”

“因为你做的本来就不是坏事。”

“太不可思议了。小说上不也说杀害了至亲之后，人会变得苦恼烦闷吗？或者经过一番挣扎，才最终决定杀死亲人。但我不是这样。这几天来，我的心境真的很平和。平和得令我吃惊。真的像……”

“像？”

“像飘落了樱花瓣的河水般平静。”

“因为春天必定会让人想到樱花啊。”

“不过今天我总算明白了。”

“明白什么？”

“原来我早就做好了准备。从父亲把他的事告诉我的那天起，十几年了，要杀了他的想法一直没变。我想了十年，从来不曾中断。所以我才不会惊惶，也不会动摇。明明杀了人却丝毫不受影响，真是一点都不文艺。”

“每天如此吗？”

“我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是啊，你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他把自己走过的大半人生都消磨在那上面了。

我想到了细胞凋亡。

发生异常分裂和增殖的细胞为了避免影响其他细胞，会自主选择死亡。我想，春所做的事情，不就像防止癌细胞侵害健康细胞而自主选择凋亡一样吗？至于葛城，不正是在社会上蔓延的癌症吗？

“老哥，你知道什么叫疟疾疗法吗？”春突然说，“十九世纪末期，梅毒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疾病，因为梅毒病菌会侵入大脑致人死亡。当时还没有发明抗生素，于是有一个精神科医生提出利用疟疾来治疗的想法。”

“疟疾不也是病吗？”

“蚊子在吸血的时候会传播一种叫疟原虫的寄生虫。据说连亚历山大大帝都罹患过疟疾。总之，一旦染上那种疾病，就会发将近四十度的高烧，非常痛苦。”

“那要怎么利用啊？”

“梅毒病菌不耐热，可以给梅毒患者施用减轻了毒性的疟原虫，这样一来就会引发疟疾热，将患者脑内的梅毒病菌杀死。据说这种做法在当时非常成功。提出这个想法的精神科医生还荣获了诺贝尔奖呢。”

“那又如何？”

“要在被梅毒侵蚀大脑还是感染疟疾中选择，当然是感染疟疾要好得多。所以这种方法才会流传开来。其实我做的事情，不跟那一样

吗？你说呢？我为了除掉致命的毒瘤，就干了别的坏事。”

我瞥了一眼春的脸。他并没有特别严肃，完全直面自己的罪孽。语气中没有任何倔强意味，比任何人都更客观地审视着自己。

“不对吗？”他似乎有些不安地又问了一遍。

“是啊，你的做法就是疟疾疗法。别说这些了，赶紧到父亲那儿去吧。他肯定在等我们了。”

“然后去警察局。”

“没必要。”我说，“你刚才说‘世间认为那是坏事’，可你口中的世间指的是什么呢？”

“世间就是世间，也可以叫社会。”

“撒切尔夫人说过：‘社会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

“让杀人犯逍遥法外是法律所不容的吧。”

“法律只为律师而存在。”

“难道不会扰乱秩序吗？”

“我没见过秩序长什么样。”

“会损害伦理观念。”

“我的伦理观没什么问题。”

“道德呢？”

“什么伦理道德，全是狗屁。”我指着春面前那条可爱的小柴犬说。当时的我拼尽了全力，尽管语气像开玩笑，心里却是再认真不过的了。甚至连指向柴犬的手，应该都在微微地颤抖。虽然语气轻松，我却正和春进行着一场生死对决。

我才不会让春变成杀人犯，当时我满脑子就只有这一个想法。

所以我要与春对峙。我很害怕，也很紧张。拼尽全力反驳着春的话。

“如果现在放过我，今后老哥有了孩子，被问到‘为什么不能杀人’的时候，肯定会伤脑筋的。”

“那种孩子让狗吃了算了。”说完我才意识到，这句话有些过了。

“老哥，你简直乱来。”春皱起了眉。

“没错，你哥就是这么乱来。”

我尽量满不在乎地说出了这句话。春以前在父亲病房里说的那句话一直在我脑中回荡——“真正重要的事情就要轻松地表达出来。”

现在就是那样的时刻。小丑为了忘却重力，画上浓妆，脚踩大球，在空中秋千上优雅地穿梭，偶尔也会滑稽地跌落。这些都是为了忘却。

我又想起一家人去看马戏团表演时的情景。“那当然，重力会消失的。”父亲的声音回荡在我脑中。

我不认为自己那些语无伦次的回答能说服春，但此时的我就像在高空秋千上来回穿梭的小丑一样，认真地祈祷着，一心希望重力消失。稍微消失一小会儿又不至于遭天谴，我心里想着，所以求求你了。

我们沉默着。过了许久，也不知道是谁先提议，我们决定“先到父亲那边去吧”。

刚抬脚，春又站住了。“这些小狗听了我们的谈话，搞不好哪天会告密呢。”

“不是睡着了嘛。”我指着迷你腊肠犬。

“不。”春看向旁边的笼子，“那边那条金毛看起来挺聪明的，肯定不太妙。”

“到时候再说。”我推了春一把。

我们什么都没买，却被店员说了句“谢谢惠顾”，顿时觉得很对不起她。

走到停车场各自上车前，我终于想起刚才遗忘的问题，于是问了出来。

“追踪基因暗号时拼出了‘Arson’这个词，那也是你想的？”

“只是巧合。”春笑道，“可能我才是最惊讶的那个。”

花

父亲说，手术并不可怕。还补充道，这不是逞强。

我把自己的车开回公寓，坐着春的车去了医院。

父亲躺在病房里，一见到我们，表情马上缓和下来，还问：“你们俩出去玩了？”多少年了，这个问题都不曾改变。

“是啊，我们出去玩了。”我回答完，春也举起手表示附和。

父亲好像比上次见时瘦了一些，但阴暗的表情已经没有了。

“明天就要手术了。”春说。

“又不是我来主刀，没必要紧张兮兮的。”

我瞥见父亲枕边放着一份报纸，顿时心中一惊。

父亲会如何看待葛城的死呢？报纸上应该刊登了那人的照片。他是否能发现，那人就是曾经强暴母亲的少年呢？葛城并不是他的真名。那男人狡猾地改名换姓，依旧在这里生活。黑泽说，世界上到处都有以买卖姓名和户籍为生的人。

那男人就从其中一人手中搞到了虚假身份。他肯定认为，这样就能让自己过往的罪孽一笔勾销了吧？这种做法确实很卑劣，无法原谅，但这次却是不幸中的万幸。换了名字以后，父亲有可能认不出葛城这个人。很有可能。

“那之后就没发生纵火案了呢。”父亲说。

春并没有慌张。他面不改色，稍微垂下双眼回答：“是啊。可能以后也不会发生了。”

仿佛被他的冷静所激励，我也插了句嘴：“父亲的推理派不上用场了，因为大幕已经落下。”

透过窗户能看到外面的天空。今天天气太好了，让人看着看着就不知不觉地挺起胸膛来。“手术不可怕。”父亲靠在枕头上，冥想一般闭上眼睛，“癌症也不可怕。”他说。

两年前动手术时，他可没说过这样的话。

“那到底什么可怕？”我问。

“还真没什么可怕的。”他睁开眼，微微一笑。我听不出他是在逞强。

“以前呢？以前有没有发生过可怕的事？”春马上问。

“以前啊，”父亲凝视着天花板，开始回忆往事，“我最害怕的时刻，是你们的母亲到仙台来的那次。”他说，“她突然跑到我工作的政府办公室，还拎着一个巨大的包，摇摇晃晃地走到我跟前说：‘我们一块过吧。’”

“呃。”我想象着那个画面，不禁露出苦笑。

“紧接着她又说：‘你家在哪儿？我想去放行李。’”

“老妈居然为那种事情去上访啊。”春说，“话说回来，那时母亲还不算仙台市民呢。”

“你们母亲不是那个吗……特别迷人的大美人，所以我的同事们都惊呆了。我记得她离开后，我拼命解释了好久。大家都特别起劲地逼问我，好像我贪污了政府的钱似的。当时真是太恐怖了。”

春坐在小凳子上，眯起眼睛。

“对了。”过了一会儿，父亲换上了另一种语气说。

“什么？”我小心翼翼地问。

“我有件事想问你们。”

啊，怕什么来什么，我忍不住瑟缩了一下，随即认命地搓了搓脸。

接着，父亲就异常沉重地开口道：“你们瞒着我干了件大事，对吧？”

他的声音在病房内回荡。可能是因为太害怕听到这个问题，我几乎要将其无视过去了。我感到胃部一阵抽搐。父亲的眼神很认真。

“您说什么？”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生硬地反问，同时努力不动声色地咽了口唾沫。

我斜睨了一眼弟弟。他闭着眼睛，一言不发。是做好心理准备了吗？但他的样子看起来更像在品味窗边那束花的香气。

过了许久我才说：“没什么，父亲。”然后装出好像真的没什么一般的笑容，冲他点了点头。

父亲用法官般的目光轮流审视着我们二人。一直盯了许久，最后才说：“是吗……”然后就没再追问下去。他既没有翻过节目预告，将社会版上的随机杀人事件报道推到我们面前；也没有怒吼着要我们说实话；同样没有突然动用父亲的能力和特权，声称自己什么都知道了。

“春。”

父亲突然撑起上半身，叫了儿子的名字。

我一定永远无法忘记当时的光景。

父亲对春伸出了手。他避开输液管，伸出了右手。

片刻之后，春也慌忙伸出了手。完全是反射性的动作。

然后，父亲和春握手了。

父亲的表情虽然没有变化，但我能看出他的右手握得十分用力，就像是为了传达自身的意志，故意进行强有力的握手。说句老实话，我直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当时父亲想去和春握手的意义何在。

十有八九是知道了春的所作所为吧。一定不会错。所以他才会提出那样的问题。尽管他并不知道全部真相，却不知为何理解了春犯下的罪行。他的态度充分表达了这一点。

不过，那个握手到底是为了缓和春的罪恶感，还是想斥责沦为罪犯的儿子，抑或称赞他“干得好”？是为春今后数十年的人生担忧，还是完全无关的想法，我都不得而知了。

我永远都等不到明白的那一天。这样也好，我想。这样一定更好。

春看着父亲，如坠五里雾中，只是条件反射地回握了他的手。

“你们瞒着我干了件大事，对吧？”父亲突然又问了一遍。

春眨了好几下眼睛，偷偷瞥了我一眼，才笑着说：“没有啊。”

父亲松开他的手。目光转向我，露出幸福的笑容，然后又说：“你撒谎的时候就爱眨眼睛，从小就这样。泉水也一样。”

我们无言以对，只能大张着嘴，呆呆地看着父亲。父亲重新转向春，说了一句话。而那句话，成了救赎我们两兄弟的圣言。

“你们都跟我一样，不擅长说谎。”

这句话十分平凡，或许在旁人听来还有点无聊。

但我听完却动弹不得。

看啊，仁RICH，我在心中大喊。

父亲轻而易举地超越了染色体、遗传和血缘的桎梏。

父亲三言两语便证明了春与自己的羁绊。尽管不太合理，我却暗自狂笑：搞什么，这跟遗传基因根本没关系嘛！

至于春，他只是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父亲没再重复那个问题，也没有揭穿任何人的谎言。接下来的几十分钟，我们谈了些无聊的话题，三个人都笑得停不下来。

“那束花真不错。”春指着床边的花束说。

“对吧？”父亲告诉他是一个叫黑泽的熟人送来的。

“不是老哥带过来的？”

“不是啦。”

春靠近窗边，凝视着那束花。“这些黄色的是小茴香呢。”

“小茴香？”

“是一种草药，香气比较浓。你们知道黄色小茴香的花语吗？”春提出问题，“送这束花来的人挺厉害的。”他又说。

“花语？不知道。”父亲在没有阳光直射的房间里眯缝起眼睛。

“这种话的花语，”春点点头说，“很适合父亲。”

“是什么？”

“‘值得称赞’。”

国际标准

从医院回去的路上，春紧紧地握着方向盘说：“老哥，这辆车送给你了。”

我被他突兀的话吓了一跳，赶紧反问：“你说什么？”这是理所当然的反应，“你买新车了？”

“怎么可能？！只是在想我不在的时候这辆车该怎么办。”

“你要去哪儿？”

“当然是去警局自首啊。”

“没那个必要。”我十分确信这件事。虽然无法洋洋洒洒罗列出一堆证据来证明，但我和春一定没错，我坚信我们没必要向任何人谢罪。正如二十八年前父亲听到的神的怒喝，我“自己想”过了，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春还是喋喋不休地劝说我，仿佛他不去自首整个世界就会毁灭一般。

我们争执了一会儿，最后是我败下阵来。“知道了。”我说，“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就随你的便吧。”

“这种时候该去哪个警署比较合适呢？”

我主动提出给他带路，同时又要求他中途路过车站时放我下去一下。为什么要专门跑到车站去呢？春似乎不太情愿，却也没有强烈反

对。他在站前转盘停下车。我到车站里买好东西，回到副驾，对他说：“好了，走吧。”随后示意他开往东出口方向。

“那边有警署吗？”

因为地下通道过于拥挤，我们的车速开始减慢。不过春倒是很淡定，既没有烦躁，也没有慌张。

“有件重要的事我忘记问你了。”

“什么事？”

“那本笔记本是怎么回事？”我看向春。

“笔记本？”

“狂人笔记啊！”

见春一脸不明就里，我便将乡田顺子说的话照搬了出来，告诉他我说的是那本写满名人姓名的本子。“那根本不像正常人会写的东西。”

春听完就大笑起来，他看了一眼前方一动不动的车龙，然后说：“你看到那个了？”

“当然看到了，因为太可怕，都不敢多看一眼。”

“那个啊，”春顿了顿，“其实不算什么。”

“那你为什么要写？别告诉我是练习片假名。”

“一样的。”

“一样？”

“我总爱做一样的事情。我的性格就是愿意去相信那些莫名其妙的符咒。”

“这个我知道。”我马上表示赞同。春最喜欢摆弄各种神神叨叨的东西，从小就这样。自从上回看到他让父亲穿了件“53”号的马刺队球衣，我便确认他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而他之所以把我带到纵火现场，也是出于同样的想法。

“我就是那种坚信无论多么无聊的事物，只要诚心信奉就能得到救赎的人。”

“比如在父亲的病房里摆满桃子。”

“没错，那个也是。”然后他又说，孙悟空就是吃了仙桃才长生不老的。

“那跟笔记本有什么关系？”

“那本笔记本上虽然写满了名人姓名，但其实那些名字没有任何意义。”

“那什么有意义？”

“首字母。”春有点害羞地挠了挠鬓角。

“首字母？”我愣了愣。

“柴可夫斯基、塔西佗、爱因斯坦、高更、格伦·古尔德。”春仿佛念咒一般说道，“把首字母抽取出来，就是T、T、A、G、G、G。不过格伦·古尔德算两个G。”

“TTAGGG！”我大喊一声，唾沫都喷到车前窗上了，“骗人的吧？”

“TTAGGG不是表明细胞寿命的端粒嘛？只要一直延长就不会死。既然如此，只要一直反复书写TTAGGG，父亲就有可能得救。”

“这不是在开玩笑？”

“谁会为了开个玩笑千辛万苦去写那些东西啊。”

“为什么要用名人的姓名？”

“伟人不是给人感觉更有庇佑感嘛。”他自己解释起来也挺害羞的，“所以我拼命回忆名人的姓名，然后写在本子上。反反复复，就成了那本笔记。”

“毫无意义。”

“你听过百次参拜吗？其实跟那个差不多。是有意义的。我的心意一定会感动上天。”

“我再告诉你一次，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我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却有点莫名的羡慕，这是事实。

“莫非戈达尔也一样？”我又问起另一件事。

春露出惊奇的表情，可能在想我是怎么知道的，很快又说：“嗯，那个也一样。”

“首字母吗？”

“但那是国际标准。”他说。

“国际标准？”

“罗马字不也分很多种类吗？比如黑本式的‘チュ’就写成‘CHU’，而国际标准则写成‘TYU’。若不遵循国际标准就没有意义了。”

我开始回想他反复观看的那些戈达尔的电影。

春先把答案说了出来。“《小兵》、《中国姑娘》、《阿尔法城》、《戈达尔的李尔王》、《戈达尔的侦探》、《戈达尔的悲哀与我》。抽取首字母就是TTAGGG，不是吗？”

“你太出色了。出色的蠢材。”我指着春说，“所以你就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那些无聊的电影？”

“只要重复TTAGGG，寿命就会延长的，老哥。”

“为什么偏偏要选戈达尔？”

“看着看着就会想睡觉，那就像修行一样。你不觉得只要忍住睡意，反复去看，就能得到福荫吗？”

我回了句“真不错”，便转头看向了窗外。

“莫非，”看到车流终于开始向前挪动，春边放手刹边说，“这种心理安慰根本派不上用场吗，老哥？”

“也不一定啊。”我回答，“母亲就很喜欢心理安慰，还坚信给人带来安慰的美食能够挽救一个人。”

“啊，是嘛。”春微笑起来，眼角挤出了笑纹。我的表情也缓和下来。假如这一瞬间重力突然消失，我们这辆白色轿车漂浮到空中，想必我也不会感到惊讶吧。

从车站东口出来，很快就到了我想去的目的地。我们穿过“仁基因公司”，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停了下来。

“老哥，这里不是警署。”春从驾驶席走出来，不高兴地说。

我也从副驾出来，拍了拍春的肩膀。“没必要去警署，你去那边一下就好了。”

“哪里？”

“那个商务酒店。是你在那儿涂鸦的吧？‘century’？”

我指着一座砖红色的建筑，那是仙台东商务酒店。伸长脖子一看，还能看到自动门另一侧的光景。上回那个穿着红背心的白发老人就在里面。

“那里的老头正在追查涂鸦犯，你去那儿自首吧。然后就可以了。”

“什么可以了？”

“全部都可以了。值得你去自首的，只有那个像杀手一样的老头。”我真觉得，只要被那个目光凶狠的管理员教训一顿，就能充分赎

清他的罪过了。

“那个人很生气吗？”

“他会直接跳过柜台朝你冲过去。”我可不是吓唬他，“这是亲身体验。”

“太糟糕了。”春揉了揉脸，“那我去去就回。”

“啊，带上这个。”

我把刚才在车站买的当地最有名的伴手礼点心交给春。

“这是啥？”

“这玩意儿能保护你。”

春走进商务酒店。

我靠在车门上等他回来。

TTAGGG，我在心里默念着，随即想道，应该告诉乡田顺子一声吧。

生命

如今，我正抬头看着站在天台上的弟弟。

这是离火葬场数十米远，用来储存农具的小屋。春手脚利索地爬上了屋顶，我却留在了下面。

我拿着从自动售卖机买来的两罐啤酒，眺望春的身影。虽说只是二楼的天台，但也挺高的。

亲戚们说不定正在火急火燎地找我们。那些平时几乎不见面的亲戚，比起父亲的葬礼似乎更关心我们两兄弟。

父亲最终还是死了。手术时，医生虽然打开了父亲的腹腔，却仿佛被里面生生不息、欣欣向荣的癌细胞们震撼，生怕打扰了他们的蓬勃生机，又决定放弃手术了。作出的判断是，就算切除患病组织也没有用。医生的判断究竟对不对呢？反正我选择了相信。

手术结果并没有告诉父亲。就算父亲再怎么顽强，一旦得知自己的肚子上被白白切了一刀，肯定也不会好过的。

其后的将近三个月，我每天都会到医院去看望他。春也一样。父亲会笑我“游手好闲”，还调侃春说：“有好几个护士期待你来呢。”

春每次都会露出伤脑筋的表情。

我们还带乡田顺子去过。

父亲也对她的改变无所适从，但还是很高兴的。一听到她说“我是夏子”，就高兴地挠起了头，还毫无责任感地说：“要是你一直缠着他不放，春说不定会改变心意呢。”这简直是在鼓励跟踪狂。

元旦过后，父亲带着了然的表情这样说道：“唉，其实我也算不上有多痛恨癌症。”

他用尽虚弱身体里有限的力气，说出那句话，语气里绝没有一丝不甘。

那应该是真心话吧。而且他看起来很满足。我和春都痛恨癌症，父亲却没有。

时机总是不遂人愿，父亲去世时，我和春都不在病房里。我正在名古屋出差，被熟客骂得狗血淋头；春则在广濑川边清洗着石阶上的涂鸦。想来世间之事大体都是如此吧。

我和春两个人在收拾病房时，发现了掉落在房间一角的纸片。那是父亲临死前写下的。原本清秀的字体已变得歪歪斜斜，最后几乎难以辨认。纸片上写着“Cancer、Agony、Gravity”，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癌症、痛苦、重力。”我把单词逐一翻译过来，“怎么都是些沉重的词汇啊。”说完，我苦笑一下。看来，那个“AGCT”的规律直到最后都萦绕在父亲脑中，因为这些单词分别由C、A、G开头。“说不定父亲是在思考T开头的单词时去世的。”尽管场合不对，我还是笑了出来。

春凝视着那张纸片，面不改色地拿起笔。随后他一言不发地，用与我非常相似的字迹写下了“Triumph”。

“胜利。”我咬牙翻译出来。原来如此，说不定父亲想到了这个单词，最后却没有写下来。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警察来逮捕春。至少是到目前为止。

葛城的事件也不再有报纸予以报道。虽然警方肯定还在侦查，其他人却已经失去了兴趣。话说回来，前几天春还说过：“其实罪孽与理由、意义什么的没有任何关系，应该单凭‘做了什么’这个结果来进行判断。”

我的回答是：“但也有例外的嘛，别把话说太死了。”

谁知他却耸耸肩说：“根本没有例外。”也不知道春能维持这样的状态多久。

十分钟前，目送父亲的棺木被送入焚化炉后，我和春就溜出了等待室，跑到外面闲逛去了。

两人走在田埂上，不知不觉就漫步到了这间农具小屋。

火葬场就在眼前，烟囱里还冒着烟。最近到处都在普及燃气设备，许多火葬场都已实现无烟作业，这里却没有。

父亲化作一缕青烟飘向天空，一路摇摇晃晃，但方向明确。

“去吧！”头顶传来春的声音。

搞什么？我看向二楼。只见他站在二楼的天台上，大声喊叫着。

“去吧！去吧！”

他高举着拳头，音量越来越大，就像在给赛马加油。

晴空万里无云，只有太阳孤零零地挂在上面。

他一定是在给青烟加油，让他一直飘到太阳上去吧。我想起母亲带我们去的赛马场。仿佛被春的话所激励，火葬场的烟笔直向上飘去。

我也在心中呐喊着：去吧。去吧。GO，青烟，GO！

在天空的另一头，母亲一定等着父亲，再次与他亲亲热热地生活在一起。但不知为何，我当时根本没法想象那样的光景。

人可以利用脑内的神经传导物质思考，并分泌各种荷尔蒙生活。一旦身死化骨，人的本质就会消失，这才是我脑中的想法。

我不想思考。父亲的去向，母亲的所在，我一点儿都不想知道。或许春也是同样的心情。

所以我们在给烟加油。就算没有灵魂和彼岸世界，那道烟也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事实，任何人都无法反驳。

缓缓上升，一刻都不停歇的青烟跟父亲格外地相称。行动谨慎，容易获得好感。

“去吧！”春又大叫一声。

我看着手上的啤酒罐，随后猛地甩了几下右手那瓶，哗啦哗啦哗啦地上下摇晃。

然后抬起头看向二楼，高声说：“春，我们来干杯吧。”

这要是让亲戚们听见，肯定会忍无可忍大发雷霆吧。父亲的葬礼还没结束就大喊“干杯”，他们搞不好会用看野人的眼神看我们。

不过我对谨慎不谨慎有礼仪没礼仪这种事没什么兴趣。

我把晃了好多下的啤酒扔给屋顶上的春。春伸手接住了。

我期待着春打开瓶盖，啤酒喷出来那一刻。便忍着笑，兴奋地说：“来，干杯！”

春盯着啤酒罐，就是不去开，看来是识破了我的恶作剧。“老哥，你刚摇过了吧？”

“没有啊。”我决定装傻。

“那你跟我换啊。”春笑了。他把半个身子探出天台，向下看了一眼，跳了下来。

春从二楼落下来了。


孩子们
伊坂幸太郎 著
黄真 译
じんない
ながせ
南海出版公司

目录

银行
- 垃圾
- 劫匪
- 朋克
- 惊慌
- 扬声器
- 等级
- 开场锣
- 灯
- 水槽
- 漫长
- 年轻人
- 营帐
- 跳跃

孩子们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寻回犬

1
2
3
4
5
6
7
8
9
10
孩子们II
1
2
3
4
5
6
7
8
9
10
在里面
1
2
3
4
5
6
7
8
9
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孩子们／〔日〕伊坂幸太郎著；黄真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4.1
（伊坂幸太郎作品）
ISBN 978-7-5442-6858-5

Ⅰ．①孩… Ⅱ．①伊…②黄… Ⅲ．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525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3-244

CHIRUDOREN
© Kotaro Isaka 2004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N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孩子们
〔日〕伊坂幸太郎 著
黄真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史　诗
装帧设计　宋　璐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8千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858-5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银行

垃圾

在鸭居还小的时候，他坚信自己会成为一个足球运动员。尽管他对自己的将来做过各种各样的遐想，然而成为银行劫匪的人质却是他始料未及的。更何况还是一个戴着动漫面具的人质，这真是比意料之外还要意外。人生无处不惊险——他现在是深刻体会到了。

鸭居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双腿跪地，绳子绑住膝盖。他的眼睛没有被蒙住，脸上却被戴了一副塑料面具。那是在庙会上常见的面具，可以肯定是动画里的角色，但人物的具体名字却判断不出来。其他人质也一律被扣上了面具。这样的氛围既说不上滑稽，也称不上恐怖。对鸭居来说，比起成为银行劫匪的人质，他更害怕的是自己虽已是大学生，却还要被迫戴上这种幼稚的面具。

因为戴着面具，鸭居这一班人质理应感到呼吸困难，唯独一旁的阵内还在喋喋不休。

“我以前读的高中，可是出了名的校规严厉。那个校规，差不多就是绝不宽赦，所谓‘秋霜烈日’就是那样。所以嘛，我早就习惯被剥夺自由了。”阵内把脸靠过来，小声说道。

真是个停不住嘴的家伙，鸭居有些厌烦。

“您还是安静点的好。”身后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凑过脸，悄声说道。他大概就是支行长，稀疏的头发虽说和他的年龄相配，却因为遮了一层面具，脑袋上那撮头发愈加醒目，直招人可怜。

鸭居扫了一眼时钟，已经是下午四点。他心想，要是早点来银行就好了。可要说哪儿出了差错，那一定是错在那个时候。

一个小时前，当鸭居和阵内到达仙台站东口的这家支行时，支行的卷帘门已经开始下落。门关了大半，银行与其说还在营业，倒不如说是即将下班的状态。可阵内一点也不在乎。

“将将赶上。”

“明明就没有赶上。”

阵内没理会鸭居的话，他抱好挂在肩上的吉他软包，从正往下落的卷帘门与地面之间的缝隙中钻了进去。虽说认识只有半年，鸭居已经摸透了这个朋友是什么性格，早就知道阵内听不进他的意见。尽管很不情愿，鸭居还是跟着阵内进去了。

一进银行，一个戴着眼镜的职员便朝阵内走来。他的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低头行礼。

这家支行并不是很大，窗口共有三个，职员也看不到几人。

戴眼镜的职员一个劲地解释道：“我们的营业时间已经结束了。”他语气柔和，并不给人以傲慢的感觉，让人颇有好感。

“顾客来了却打算关门，这算哪门子事？”阵内激动起来，“你告诉我，到底有什么必要非得卡在三点关门不可？现在刚到三点，你们就停止营业，让谁得了好处？把我赶出去，又让你们谁得了便宜？”

“您有急事吗？”戴眼镜的职员口气软弱，即便面对阵内这个二十岁不到的毛头小子也不刻薄，正是一副生意人的样子。

“就是急事！”阵内怒道。

鸭居心里叹了一口气。阵内打算办的事，不过是将刚刚转入账户的打工工资取出来交学费。就是这么一回事。即便银行关门了，也可以用自动取款机，根本就没必要在这儿较真，可阵内却半步不让。

“什么叫停业时间？跟时间比起来，顾客才更重要吧？不是说时间就是金钱吗？因为时间等于金钱，而保管金钱的地方是银行，所以这里也就存着很多时间。不对吗？”

用站不住脚的理由让别人为难，是阵内的一大恶癖。如果对方又是年纪比他大的人，他就愈加来劲。鸭居甚至想，阵内或许是把眼前的年长男性和被他视如仇敌的父亲重合在了一起。此时的情景，像极了阵内力图将自己憎恨的父亲驳倒时的场面。

“别胡闹了，阵内。这要给人家添麻烦的。”

“我啊，最讨厌这种死板规矩了。”

“遵守规定并不是坏事啊。”

“不讲变通的人才有毛病！”

鸭居抓了抓头。真要追究起来，放着银行的急事不管，却赖在快餐店不走的人不就是你吗？对着一堆垃圾食品狼吞虎咽，还把时间看错了，这明明就是你的不对。鸭居张开嘴，本打算这么数落阵内一番，却没能将这些话说出来。

因为劫匪闯进来了。

两个男子各拿一把形似猎枪的东西，从关到一半的卷帘门下钻了进来，出现在几人眼前。 枪口立刻指向银行职员们。

鸭居仍张着嘴，呆呆地看着阵内的脸。这是怎么回事?

连阵内也目瞪口呆。

劫匪

劫匪们技巧娴熟得让人呆若木鸡。两人都戴着大墨镜，嘴上挂着的大概是油漆工用的那种口罩。这是实打实的口罩，形状像圆形茶碗，适合给拆屋工人防粉尘用。他们用戴着手套的手握枪，脸上则用红色的塑料胶带贴了个×记号。至于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贴胶带，鸭居委实不能明白。

进银行后，他们最先干的事是破坏银行内的摄像头。两杆枪被他们像球拍一样挥来挥去，摄像头一个接一个应声碎裂。不经意间，银行的卷帘门已经关到了底。

两个劫匪都穿灰色西装，体格和发型都很相像，但身高上有十厘米左右的差距。鸭居心想，要把他们分辨出来还算容易：大个子和小个子，就和快餐饮料用大小杯区分一样。

待卷帘门完全关闭，高个男子立刻打开一个藏青色旅行包，对离他最近的女职员吩咐道："用这些绳子把所有人都绑起来。"说完便从中取出白色的塑料绳交给她。

人质中，银行职员占了大半。十二个人质里有八个银行职员，顾客除了鸭居和阵内外，还有一个年轻人，外加一个好似主妇的女人。

"把所有人都绑起来！"高个劫匪下了命令，随后又说道，"绑完后把这个戴在脸上！"他从包里拿出面具。这些动漫人物的面具与此时遭遇银行劫匪的情形看上去很不搭调。

“还有，”劫匪进一步指示道，“如果有人带了手机，通通收上来，放到我面前。”

女职员怯生生地点点头，既不反抗也不辩驳，默默地开始行动。她将人质逐个绑好，又一一给他们戴上面具。真是一副奇妙的光景：老成的大人们个个都戴上了庙会常见的面具。最后，女职员又翻遍大家的口袋，拿走手机。

虽然被绑着，但人质们还能说话。鸭居趁着被绑的工夫对一旁的阵内抱怨道：“要是你不在这讲歪理，老老实实回去，也不至于会是这个样子。”

“你这是在怪我吗？”阵内露出一副意外的表情，“怪也要怪那些没取号的劫匪吧？你自己看看那上面写着什么！不是说‘需要到窗口办理业务的顾客，请取号等候受理’吗？就算是有急事的人也必须按顺序等候嘛。”

正好在这个时候，一个劫匪走到窗口柜台附近，然后响起了撕扯号码券的声音。

朋克

鸭居想起了第一次见到阵内时的情形。那是他刚上大学的那个春天。当时他没什么朋友，无处打发大把的寂寞时光，一个人无所事事地游走在夜晚的街道上。

带有巨大顶棚的商店街后面的小道上，阵内抱着吉他，正演奏着鲍勃·迪伦的曲子。他孤身一人，自暴自弃似的飞速弹着。左手在音品上疾若飞舞，右手则不紧不慢地拨动琴弦。原曲的旋律和节拍在他手中已经面目全非，鸭居花了很长时间才分辨出他是在弹鲍勃·迪伦。

其他街头艺人周围多少都有些看客，而阵内的周围却只有鸭居一人。这大概是因为他弹的曲子和那些招人驻足、让人心驰神往的曲子相去甚远，如果非形容不可，他的曲子简直是在挑衅路人，招人反感，让人敬而远之。要是赶时间，鸭居是绝对不会站在那里听到最后的。演奏终了，阵内面无表情地走到鸭居面前。“怎么样？”他问起鸭居的感想来。

“技巧不错，可弹得乱七八糟，根本听不出歌词。”鸭居照实回答。

阵内却开心地露出了满意的笑脸。“是吧？”

随后阵内挺起胸膛宣布自己的音乐是货真价实的朋克摇滚。“所谓朋克摇滚，就是起身反抗。”

鸭居后来才知道，阵内的父亲是个相当严苛的人。他或许是企业高管，或许是政府部门的官员，也可能是律师、医生或者老师那样需

要执业资格的人。虽然鸭居不太清楚，但那一定是个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阵内告诉鸭居，他的父亲既没夸奖过他，也不曾开过什么玩笑，家中一直保持着严肃的氛围。

“他可是个道貌岸然的狡辩家，是个不会行动，只知道积累知识的家伙。他绝不会说‘我不知道’。”阵内皱眉说道，“一面当正人君子，一面却不知廉耻。”他苦笑了一下。

“不知廉耻”这个词，此时在鸭居看来显得有些夸张。

“就是那样一个老爸，居然会花钱和一个十多岁的女生做爱。”阵内仿佛在说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不过，我可对那些常识啊道德啊都不关心。如果他只是个好色的老爸，我还能原谅。我实在无法容忍的是那个道貌岸然、一身自信的老爸，到头来还会向高中女生花钱买春。这就跟假装谦谦君子的高中老师向自己的学生下手一样。脑袋里满是大道理的人，结果却做出了最龌龊的行为。要是有认错的态度还好，偏偏还要假正经，再恶心不过了。是吧？”阵内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匣子，“我要是不揍他一顿，就咽不下这口气。”

就这样，鸭居理解了阵内爆发出来的叛逆心理和乖张言行：这些大概都源自他对父亲的愤怒。

所以，当阵内在被绑前忽然站起来时，鸭居也不觉得有多意外。因为“起身反抗”是他的基本原则。

拿着绳子的女职员吃了一惊，抬眼看着阵内，脸色变得苍白。阵内却不管这些，径直走向劫匪。

“你小子想干吗？”劫匪的枪口对准了阵内。一个劫匪将口罩褪到下巴上，大声说道：“别动！不老实，我就开枪了！”

“反正是把假枪吧？”阵内自信满满地说道，“你们到这儿来都还没打过一枪。再说这里的摄像头，一枪打过去早就解决掉了，你们偏用枪托一个个拍碎。”

阵内朝劫匪们步步逼近。“你们拿的都是假玩意儿，我已经看穿了！”他高声笑道，“别以为我会老老实实听你们的。”

阵内动作敏捷，已经抓到了一个劫匪手中的枪身。这是相当危险的动作，鸭居瞬间闭上了眼，嘟囔道：“真是个笨蛋！”

劫匪用力推开阵内，虽然个子矮，但还是有些臂力。

阵内被这么一推，猛地撞向柜台，身子靠在窗口上。但他没有死心，磕磕碰碰地移动着，待站稳之后，又跳向劫匪。

劫匪怒喝一声，和阵内扭打在一起。

这时，枪声响了起来。

阵内身后的高个劫匪朝天花板开了一枪，接着又开了两枪。“这样还是假货吗？”他喝道，把枪口对准阵内。

鸭居倒吸了一口凉气，移开视线。他的目光和旁边的银行职员不期而遇。虽然隔着一层面具，但鸭居感觉得到他们僵硬的表情，也知道他们心里在暗骂：“你这个朋友，太让人遭罪了。”鸭居也低下头，仿佛在说：“十分抱歉，请原谅。”

矮个劫匪发着牢骚皱起眉，或许是因为他们当初并没有计划开枪。而开了枪的劫匪，那个高个子，却亢奋起来，嘴角兴奋地歪着。

“喂，请冷静！”一个人质开口说道。是个头发稀疏的职员。

“秃驴行长，你给我闭嘴！”劫匪明显正在兴头上，“带真家伙来是正确的选择，对不对？不带真枪还算哪门子劫匪？”

周围的人质们都被劫匪突如其来的吼声吓了一跳。

阵内仿佛终于死心。他一边后退，一边将手插进牛仔裤的口袋，坐到鸭居旁边。

和其他人质一样，阵内的双手也被捆住了。他把脸凑到鸭居面前，睁圆眼说道：“看见了吗？真家伙，差点就被他打死了。”

“你这是干吗，阵内？”

“我就是我。鸭居。”

等所有人都被绑起来，大概已经过了十分钟。

除了阵内，女职员没再遇到猝不及防的情况。她机械地一个接一个把人绑起来。大家的双手双脚都被捆得结结实实，而收集上来的手机也摆在柜台上。最后，高个劫匪把女职员绑好，这样，人质凑齐了一打。

惊慌

高个劫匪的语气依然溢满亢奋，他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我们拿了钱马上就走。想上厕所的就举手！大家好好配合，我们也好快点结束。”

“哪个傻瓜会帮银行劫匪的忙！”接茬儿喊起来的果然又是阵内。

真是没吃够苦头，鸭居脸都气歪了。恐怕这时候谁都是这样想。鸭居预想下一瞬间阵内可能会被一枪打翻，准确地说，他是在期待一发不致重伤却够阵内好受的子弹，那样阵内说不定会受点教训。但出人意料的是，劫匪很宽容。高个劫匪只是显出一副不高兴的表情，将枪口对准阵内，却没有扣动扳机的意思。

“干银行劫匪这行，风险又高，又不讨好，”阵内非但不感谢劫匪的宽大，反倒还来了劲，“人质只会成为你们的累赘。你们这样把人绑着，人质肚子会饿，又不能上厕所，只会碍手碍脚，不是吗？”

阵内的这番话并非没有道理。虽然没有说出口，鸭居也深有同感。人质一方面是劫匪实现要求的筹码，另一方面也存在不稳定因素。要是人质中一旦出现恐慌或者生病之类的情况，将会是无穷无尽的麻烦。要将所有人都统率起来，恐怕需要熟练的技巧。

没过多久，外面就响起了警笛声。虽然隔着一层窗帘，仍旧看得到红色的回旋警灯。不知道警车来了几辆，但刹车制动的声音接连传来。扩音器的声音也能远远听见。

令鸭居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听了外面的车声人声，他才终于真切感到自己已经被卷进一桩案子。而他所见的事物紧张感加剧，更增加了一重现实感。

劫匪们的脚步乱了。警车的出现明显让他们惊慌。确实，他们从进门到现在干得都很漂亮，看不出有什么破绽，甚至堪称理想，所以也应该没有给银行职员留下按警铃的空隙。尽管如此，对他们而言，警察竟出现得这么快，恐怕出乎意料。

“是刚才的枪声报了警。”不知是哪个人质说了一句，是个男人的声音，仿佛在向劫匪辩解：我们可没按警铃，没有出卖你们。

“你看，我就说不许开枪！”矮个劫匪斥责他的高个同伙。

“不开枪还算什么劫匪！”高个劫匪已经完全进入亢奋状态，高声说道。

警察一出现，他们就开始坐立不安。

“喂，行长！”两个劫匪先是交头接耳一阵，然后指着坐在鸭居他们后面的男子，而且是用枪指着，问道，“所有人都在这里吗？其他地方没有职员了吧？”

鸭居看了看身后，挂着面具的行长点头道：“是的。”

“那扇门里面是什么？”劫匪问道。

“那是职员用的换衣间。”行长说话老实，措辞小心。他看上去还是一副商人的样子，可惜对方并不是顾客。

劫匪们仿佛下定决心，点点头，说道：“喂，行长，跟我们走一趟。我们要看看是不是真的没藏着人。”

“没有人藏在里面。”行长说道。

高个劫匪于是抬高了声音：“别自以为是地接茬儿。跟我过来就是了，秃驴行长！”

劫匪松开行长腿上的绳子，不由分说地把他拉起来，推推搡搡地带到了门口。

门被打开，高个劫匪和行长的身影消失了。银行里又安静下来。

扬声器

鸭居等人沉默不语，老老实实地坐在原地。因为戴着面具，鸭居感到呼吸困难。呼出的气碰到塑料面具又挡回来，在脸和面具之间堆积出一层微暖的气息。但因为一直坐在地上，地板上刺骨的寒冷直往身体里钻。

鸭居忽然感觉到了阵内的视线。他暗想，阵内怕是又在动一些徒劳的念头。他最初无视阵内，但阵内却直盯着他，让他不得不把头转过去。阵内的眼睛在面具后转个不停，眼神移来移去，先是朝落单的矮个劫匪看了一眼，又把视线移向鸭居，然后再次看了一眼劫匪。

鸭居叹了口气，他知道阵内想说什么。“把他拿下怎么样？”他一定想这么说，“我和你一起上。”

鸭居摇摇头，把脸凑过去说道：“没用的。”

“没问题，没问题的。”

“我们不是被绑着吗？”

“就算被绑着，人还是能跳起来嘛。”

“你倒是随心所欲，可这会让别人也遭殃的。”

这时，右边的女人开始痛苦地喘息，肩膀剧烈地上下起伏。

“您没事吧？”鸭居问道。

“嗯，嗯嗯。”女人带着哭腔答道。恐怕是恐惧和不安让她哭了起来。在鸭居的印象中，中年妇女哭泣的场面只会出现在葬礼和电影中，现在的情况让他有点意外。

“只要老老实实待着，一定没事的。”鸭居不合身份地试着鼓励她，可怎么说也无法让她安下心来。她还是继续痛苦地喘息，不停抽泣。

“喂，那边的，吵死人了！”劫匪拿着枪走了过来。

“她害怕得不行了。”鸭居答道。

“不，我没事。”妇女虽这么说，却并不像是没事的样子。她脸朝下，抽泣得更厉害。

阵内小声咂了咂嘴，鸭居也听见了。阵内厌烦地向妇女一瞥，然后似乎打心底不快似的背过了脸。

不一会儿，阵内站了起来。他的动作太过唐突，谁都没能马上反应过来。阵内用被捆住的双腿同时朝地板一蹬，然后用臀部稳住重心，一口气站起身。这一系列动作看上去就像水族馆的海獭表演。

对阵内来说，劫匪没在慌忙之中扣动扳机已经是万幸了。

“让我弹弹吉他！”还以为会说什么，没想到阵内说出口的居然会是这种话。这口气简直就像乳臭未干的孩子在闹情绪。他用下巴示意横放在脚边的吉他软包。“把我的手松开，我要拿吉他，让我弹吉他！”

鸭居目不转睛地抬眼看着阵内，怀疑他是否神智清醒。这显然不是面对拿着枪的匪徒该做的举动。

“别自作主张，给我坐下！”劫匪拿着枪，像用长矛一样往前捅了一下。

这么一来，一旁的妇人更加害怕了。她不由得发出一声哀叫，身体颤抖。鸭居怀疑她可能把尿也吓出来了。你小子净干这种多余的事，鸭居一边想一边瞪着阵内。阵内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到头来还是被枪逼了回去，仰面而倒似的一屁股坐下。

劫匪落单已经好几分钟了，消失在另一个房间的劫匪和行长依然没有回来。

恐怕此刻谁都紧张得不得了。银行内鸦雀无声，人质和人质之间仿佛都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外面的警察都在干什么！鸭居心里千百遍地骂着。旁边的妇女哽咽着，这更是加剧了紧张的气氛。

没过多久，一阵声音传来，鸭居吓了一跳。起初，鸭居以为是谁在说悄悄话或在呻吟，但并非如此。声音时强时弱，有高有低，分明是在唱歌。鸭居把目光投向一边，哼曲子的正是阵内。虽然戴着面具，阵内嘴唇却动来动去。

其他人质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阵内身上，鸭居耸了耸肩。这里又不是卡拉OK厅，这位在大庭广众之下放声就唱的朋友着实让鸭居感到害羞。他一面向众人道歉，一面想把脸捂起来，却发现自己已经戴了面具。

鸭居马上就听出来了。这曲子平稳而有力，是披头士乐队的。就是保罗·麦卡特尼在约翰·列侬离婚时作的曲子。

虽然阵内这种不害臊的举动让鸭居目瞪口呆，但他的声音却和保罗·麦卡特尼十分相像，这让鸭居很吃惊。这简直就像在现场播放录音。

回过神来，鸭居发现自己已经沉浸在阵内的声音里，恐怕所有人质现在都是一样的感觉。落单的矮个劫匪说不定也是乐在其中。阵内在没有扬声器和吉他的情况下唱出了名曲的精髓，也释放了银行里火辣辣的紧张感。

歌声停止的时候，鸭居不由得“哎”了一声。

“怎么了？”阵内眼神僵硬。

我还想再听听——鸭居没能说出口，转而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阵内不高兴地“哼”了一下，对妇人冷眼一瞥，说道：“我可不喜欢哭哭啼啼的大人。”

“这和披头士又有什么关系？”

“你们给我安静！”劫匪怒道。不过口气并不怎么强硬，或许他自己也还沉浸在阵内歌声的余韵里。

“我看过一部电影，里面有个跟现在一样的场景。”阵内不耐烦地说道。

“什么场景？”

“就是用歌声化解紧张的气氛。”

老实说，鸭居并不相信音乐有什么治愈人的力量或者激励人的效果。他自己也经常对阵内说，娱乐就是娱乐而已，要去追究其他价值就是犯傻。所以阵内的回答出乎了他的意料。

“哪部电影？”鸭居一面问，一面想象那一定是部风格细腻唯美，细致刻画人物心理的电影。总之，肯定是一部以音乐拯救人为主题的电影。

而阵内却一脸平静地答道：“好像是《鬼玩人》的第二部，《鬼玩人II》。”

“啊，是吗？”

不知什么时候，旁边的妇人已经停止了哭泣。

另一个劫匪带着行长回来了。行长缩着肩膀，驼着背。或许是十分劳累，他的脚步明显很沉重。高个劫匪对他的伙伴耸耸肩，说道：“竟然藏着两个职员。”

行长看起来十分害怕，背更压低了一层。

“两个人？而且是职员？那你把他们怎么样了？”矮个子问道。

“威胁了一通之后用绳子一捆，就让他们躺在那儿了。这边怎么样？”

“嗯，没什么事。”矮个子答道，根本没提及阵内唱歌的事情。他似乎在自以为是地想：这种事情有必要提吗?

行长再次被绳子捆住。坐在一旁的职员将脸凑到戴上面具的行长近旁，小声地说了些什么。

“人质共有十四个啊。”不知是哪个劫匪用肯定的口气强调道。

等级

如果不是由本人告知，鸭居怎么也不会察觉坐在那妇人面前的青年是个盲人。在戴上面具前，鸭居看过他一眼，凭这一眼的印象，鸭居觉得他和自己年纪相差不大。

他记得这位盲人五官端正，一头清爽的短发，脸上没有多余脂肪，下巴线条细长，虽说不上有多帅气，但至少给人一种飒爽的感觉。他戴的那副墨镜很配他的气质。鸭居问他："你一直戴着眼镜没关系吗？"

他问这话时并没带任何深意，只不过觉得室内光线暗，戴着墨镜不方便罢了。

于是那男子一脸不好意思地答道："我的眼睛看不见。"

"眼睛？"

"我的眼睛看不见，戴不戴眼镜都没区别。"

"眼睛看不见……""鸭居这句鹦鹉学舌让劫匪们也听见了。高个劫匪小声骂了一句，大家都知道他在骂什么。他大步走到盲人面前，取下他的面具，又安静地摘下他的墨镜，然后伸手在他眼前晃了几晃，再缩回手。虽然不知道他们凭借什么下的判断，但他们应该都认定这小伙子没有视力。

劫匪的表情有些走样。

是抓了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当人质，让他们有了罪恶感吗？鸭居想道。还是说嫌这个双目失明的人质太麻烦？如果都不是，那他们是觉得自己从这个青年身上得到的罪恶感正反映了对盲人的歧视，因此而自责吗？总之，高个劫匪明显露出一副不高兴的表情，开始和同伴商量。

“你真的看不见吗？”鸭居旁边的妇人悄声问道。正是刚才害怕得哭起来的女人。

“嗯，是的。”小伙子小声答道。

“哎呀。”女人发出混杂着感慨和惊讶的声音。

“真厉害！你是怎么过来的？”说话的是阵内。他从左侧探出身子。他并没有挖苦的意思，而是打心底里感到佩服。鸭居心想，若是把阵内吊起来拷问，恐怕他也只会说“对不起”或者“原谅我口无遮拦”。

“刚才你唱的歌才叫厉害，”盲人露出笑容，“真的。”

“你什么都看不见吗？”鸭居也问道。

“是啊，什么都看不见，”他平静地说道，“现在正经历着这么一件难得的事情，我却看不见，真是遗憾。”他的话音里听不出逞强的口气，而是心平气和，让人觉得像一片风平浪静的大海。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看不见的？”妇人的声音里洋溢着关切之心，甚至有些滑稽。

“从出生起，”小伙子的声音很温和，“我一生下来就看不见。”

“真不容易啊。”妇人说道。

鸭居几乎要笑出来。他强忍着咬住嘴唇。妇人完全没说到点子上。对这个年轻人来说，将近二十年不靠视力生活下来，肯定早就不把双目失明当成是件“不容易”的事了。要说“不容易”，我们这样戴着愚蠢的面具、手脚被捆起来的样子才真“不容易”。

“老被人说眼睛的事，你不觉得烦吗？”鸭居把脸凑过去问道，“大多数人都喜欢划分等级，因为别人双目失明，就把他当成低一等或高一等的人。”

青年的脸上浮出一丝笑意。“有厌烦的时候，也有不厌烦的时候，不过是习惯了而已。不管是眼睛看不见也好，还是用无聊的标准分等级也好，我都习惯了。”

开场锣

行长忽然像毛毛虫一样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或许是觉得要发言就必须站起来吧。他说道：“能不能把顾客放走呢？”

真是句令人感动的话。鸭居虽不至于流出眼泪，却也吃惊地盯着行长那张戴着面具的侧脸。

劫匪并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在柜台前走来走去，既没有同意行长的要求，也没有动怒。

也不知这时机是好是坏，电话铃忽然响了起来。银行里回响着静静的电子音，有几个人质抬起脸，剩下的则吓得身子一阵哆嗦。

鸭居下意识地感到这电话可能是开始的信号。换句话说，这可能是开场锣：意味着警察与强盗比赛开始的锣声。

一个劫匪飞快走到柜台前，不摘口罩就拿起话筒。他靠着话筒听了一阵，答道：“人质们都没事。等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我们就会放他们走。”因为戴着口罩，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模糊，“要求？一会儿我们会说，你们老老实实等着。”

劫匪把话筒随手一扔，然后两个人并排站到鸭居他们面前。高个劫匪耳根发红，明显是脸上泛起了红潮。他说道：“谁要是乱动，我就打死谁。”

“安静地待着就不会有事。我们拿了钱就回去，明白吗？”矮个劫匪的口气仿佛是在说给自己听。

灯

看着银行里的圆形挂钟，三十多分钟过去了，警察那边什么消息都没有。是在揣测劫匪的想法吗？可这也拖得太久了。那帮傻警察在干什么？鸭居心里骂道。

警车刚到的时候，劫匪们还是坐立不安的样子，现在不知是已经横下心来还是已经看开，似乎又恢复了冷静。只见他们不慌不忙地收集摆在柜台上的钞票。

忽然，一个问题涌上了鸭居的心头：从劫匪拿到的钱来看，那点数量的钱岂不是算不上什么吗？只能算个零头。鸭居听说过，一般银行的窗口不会堆满钱，而是在窗口职员后面摆一个齐腰高的出纳机，里面放着最小限度的钱。劫匪们虽然轻车熟路地咔嚓咔嚓摆弄出纳机，将里面的纸币和硬币一股脑取出，可最多也就能拿到一百万元左右。算上劫持人质、紧闭门窗以及和警察周旋的成本，这根本不合算。

“请问——”盲人举起手。

“是那个瞎了眼的家伙吗？”一个劫匪皱起眉头问道。

虽说劫匪不知道盲人的姓名，但这个称呼实在没礼貌，鸭居苦笑着想。

“我能上个卫生间吗？”

劫匪们看上去并没有考虑多久，两人短暂交谈之后，马上就走了过来。矮个劫匪架好枪，高个劫匪开始解绳子。“别自作聪明，只要看

到你有一丁点不对劲，我就崩了你。就算不打死你，我也会打死其他人。我可不是闹着玩的。”

劫匪一面威胁，一面松开盲人腿上的绳子。

“我还有个请求，”盲人不慌不忙地说道，“我想让他跟着我去。”

鸭居一瞬间吃不透是什么情况。盲人下巴示意的，正是坐在他左边的鸭居。看样子盲人并不是胡乱一指，这让鸭居更加困惑。

两个劫匪将脸转向鸭居。“是你吗？”

鸭居不明就里地侧着头。“我？”

“我每次上厕所的时候，他都会帮我一把。”盲人镇静地撒了个谎，“要是没有他，我上厕所会很不方便。特别是没用惯的厕所，上起来更难。”

双目失明的他，或许正因为看不见，因而显得很沉着。他表情恬淡，看不出一丝害怕或恐惧，也没有露出半点反抗劫匪的意图。这一瞬间，劫匪们或许都忘了他是个人质。他们一定产生了某种与一个盲人青年就事论事地谈上厕所的错觉。这一切都显得很自然。

“我就是想快点上完厕所，所以，请把他的绳子也解开吧。”

这时，鸭居开始不安：或许盲人对自己有什么期盼。难道他在期待绳子松开的瞬间，鸭居会像好莱坞的动作明星一样，噼啪几下把劫匪都扔出去吗？或者变成有强劲下颚的巨蜥之类的怪物，把劫匪都吃掉？要真是这样，那可就找错人了。

“别小肚鸡肠了，”话如其人，忽然插进这一句的正是阵内，“鸭居可是个聪明人，他不会自作主张的。赶紧把他的绳子解了，让他跟着去吧！”

两个劫匪四目相对，也不知道是谁先点头同意的，高个劫匪将手伸向鸭居身上的绳子。枪口交替地对着盲人和鸭居。“要是不老实，我就开枪了。”

“没事的。鸭居只是照亮这个盲人的一盏灯。仅此而已。”阵内从一旁神气地插话，“做人质的规矩，他可心里有数。”

管他什么规矩不规矩，鸭居无精打采地站起来，脚踝上感到一阵隐痛。或许是因为保持同一个姿势坐得太久了。

盲人站了起来。鸭居还在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盲人的手却一下子搭到鸭居的右肩上。他的动作流畅，几乎让人觉得他能看见。

“卫生间在那儿。”劫匪指着窗口柜台对面的一个房间说道。

“我姓永濑。”盲人将脸凑到鸭居旁边，悄悄地报出姓氏。鸭居原本还在疑惑：要是他嘟囔一句让我变成巨蜥，我该怎么办？但看来并非如此。

水槽

打开卫生间的门，迎面是一个小小的洗脸台和一面镜子。鸭居条件反射似的锁上了门。右手边有一个安着马桶的小隔间。两个男人结伴进厕所的感觉可不太好。

“卫生间里有小隔间吗？”永濑问道。

“嗯，只有一间。”

“进去吧。”

鸭居心中多少有些疑惑，但还是任永濑一手搭在肩上，带他进了隔间。进去后，鸭居立刻做了自我介绍。正如他所想，两人年龄一样大。不过二人共处一个隔间，这让他很窘迫。恐怕永濑真的只是想小便吧。鸭居刚想到这儿，永濑便说道：“我想问你些事。”

“事？问我？”

“我看不见，所以想让你告诉我。劫匪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情况怎样？人质坐在哪儿？是怎么坐着的？”

“你想知道这些？”

“我很好奇。”

鸭居回头看看身后，一边提防劫匪忽然闯进来，一边压低声音告诉永濑，劫匪有两个，身穿西装，戴着口罩和墨镜。

“他们脸上还贴着胶带。红色的，贴成×的形状。”

“哦。”永濑点头道。

“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我之前在电视上看过。”

“看过？”

永濑对着鸭居笑了笑，丝毫没有厌烦的样子。“不，我是什么都看不见的。每次都是我女朋友坐在身边给我解释。她会大致说明。”

这家银行里并没有看上去像是他女朋友的人。或许鸭居已经成为了替代她的人。

“电视上说，要是凶手在脸上贴一些很少见的标记，人质大都只会记住他们脸上的标记。目击者会很有自信地作证说，‘凶手是个脸上贴了标记的男子’。因为标记太显眼了。其实把标记一撕，什么意义都没了，可人们记住的偏偏就是这个。”

“那些劫匪是在模仿这个吗？”

“可能吧。”永濑接着又补充说，最近关东发生的一起四人团伙银行抢劫案也是这样。

鸭居又描述了人质的情形：十二个人质被绑在同一个地方，其中八个是银行职员，一半是女人。“剩下的有我和阵内| |我的朋友，那家伙很闹腾吧？”

“他唱的歌很好听。”

“还行吧。”那首歌确实不错。“然后是他和一个主妇模样的女人，最后还有你。”

“劫匪刚才不是说其他什么地方还绑着两个职员吗？”

“是说过。”

“你看见那两个被绑起来的职员了吗？他们在我们能看到的地方吗？”

“他们在应急出口的门后面，我们完全看不见。”

“这样啊。”永濑一副思索的样子，说道，“这样的话，可能根本不存在这样两个人质。”

“什么意思？”

“我刚才一直在好奇劫匪说的那两个人质，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存在，也不知道能不能看见他们。但刚才你说了，你看不到那两个人质。”

“是从我们所在的位置看不到他们，因为隔了一扇门。”

“也就是说，劫匪有可能在撒谎。另外的房间里其实根本没有人，他们却故意撒了这个谎。”

“他们没有撒谎的理由。当时他们也把行长带进去了，行长也看见了两个人质。”

永濑分外镇静，他指着面具问道：“那我们脸上戴的又是什么？”

“面具啊。庙会上经常有卖的，都是些漫画的主人公之类的，总之是卖给小孩的。”

“应该很帅气吧？”

“很遗憾，非常丑。”

“人质全都戴着一样的面具吗？”

“大家的面具都不一样，但个个都很丑。”

“但大家都戴着面具吧？”

“是啊，除了劫匪，所有人都戴了。”

于是永濑思索起来，一语不发。与此同时，背后的门被咚咚地叩响了。看样子是在催他们快点出去。

“可能，”永濑没有一丝慌张的样子，“可能，劫匪并不是两个人。”

“什么意思？”鸭居直盯着对方。

“他们还有同伙。”

“在哪儿？”鸭居环视不可能藏有其他人的厕所，想象着忍者一样的敌人，“我说，他们藏在哪儿？”

永濑慢慢地收起下巴：“劫匪有十个人。”

“什么？”

“要是职员全都是他们的同伙，那恐怕再轻松不过了。”

鸭居闻言，睁圆眼打了个趔趄。他撞上马桶，装满了水的水槽被他撞得摇摇晃晃。“这是怎么回事？”

“劫匪和银行职员都是一伙的。他们只是装成人质的样子，其实是共犯。”

鸭居皱起眉头。

“刚才你的朋友也说了，人质对银行劫匪来说是一大麻烦。”

“那家伙总有一套歪理。”

“那个时候劫匪的反应很奇怪。我是说他们说话的声调。”

“说话的声调？”

“就好像用皮肤感觉温度一样。”永濑笑道，仿佛在说声音只能靠温度判断似的，“对我来说，捕捉声音就像在河里捞鱼。”他补充道，但意思却越来越无法理解。“那个时候，劫匪们显得胸有成竹，甚至像在憋着笑。”

“是吗？”鸭居努力回忆，脑中却一片空白。

“比如说……对了，”永濑说道，“我有一只叫贝斯的导盲犬。”

“怎么了？”

“贝斯平时总和我走在一起。所以我可以说，它是我的一盏灯。”

鸭居试图在头脑中描绘出导盲犬的英勇形象，却失败了。

“但我总会碰到不准带导盲犬的店，那些店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狗。那种时候，我女朋友就会说：‘真可惜。’”

“是很可惜啊。”

“不，她的说话声听起来很高兴。”

“啊，”鸭居马上就反应过来了，“你的女朋友一定是在忌妒导盲犬。”他想象得出那种情形，她一定是把贝斯当成了自己的情敌。

“劫匪们的口气就和这种情况很像。”永濑继续道，“那是充满胜算的声音，抢先对手一步的声音。既昂扬，又有些害怕。”

“抢先一步？”

“你的朋友说人质是一大麻烦，但事实上，人质大半都是劫匪的同伙。这样一来，劫匪难道不会有一种抢先一步的感觉吗？”

“你是凭声音的温度知道的吗？”

“声音的温度？啊，是的。”

“喂，你是认真的吗？”

“盲人说的话，难保不是真的。”他半开玩笑地笑了。

“我猜，我们马上就会被放走了。”永濑又自信地说。鸭居不明白他为什么能如此断定。

“如果劫匪和职员是一伙的话，那情况就再好不过了。碍他们事的是我们。或许，我们只是作为他们的证人被留在这里，仅此而已。所

以我们迟早会被放走。”

“证人？”

“就是告诉警方，银行职员都乖乖成了人质的证人。一旦被放走，我们一定会对警察说银行职员们也被绳子绑着，当了人质。这样一来，谁也不会怀疑银行职员是共犯。不是吗？”

鸭居面对着永濑，而永濑仿佛看得见鸭居的脸似的，说道：“回去吧。”冲水的声音响起，洗脸池的水龙头里也放出了足够多的水。

“我说，”鸭居用怀疑的口气说道，“如果劫匪和职员是同谋，他们不应该有更简单的办法吗？没必要弄成这样的长期战啊。”

“嗯，我也这样想。”

“可是，现在四周都是警察了。”

“他们一定也没打算弄成这个局面，可能只是打算闯进来，绑上人质，抢走钱，然后马上逃跑。警察那边等抢完钱再通报。最后，那帮职员共犯做个像样的证言，事情就会轻易了结。”

“可是为什么——”

“因为有枪声，枪声通报了警察。”

“这不是阵内惹的嘛。”

“是啊。”

“那家伙连劫匪都要拖累。”

听了这话，永濑笑了。

“我知道劫匪打算怎样从这里逃出去了。”从隔间里走出来的时候，永濑说道。

鸭居很好奇他接下去会讲什么，但这时门被叩响了。“别磨磨蹭蹭地，快出来！”已经没时间再说了。

漫长

两人回来后马上又被绑住，坐回原地。鸭居马上观察起几个银行职员来：男的穿西装，女的穿制服，看上去都凑在一起。他们都戴着面具，看不到表情——鸭居想到这里，恍然大悟，几乎要“啊”地叫出声来。他明白自己和他们为什么要戴上面具了。

正如永濑所说，如果劫匪和银行联手，最怕的就是暴露他们之间的关系。

本应感到恐惧的人质如果既不害怕也没有不安，而是表情安然地坐着，那鸭居他们当然会感到奇怪。即便像演戏一样假装，也一定会有不自然的地方。面具正是拿来掩盖表情的。鸭居他们看不到银行职员的表情，会想当然地觉得他们也和自己一样，当然也不会想到他们可能在面具下面吐舌头了，不是吗?

“我知道劫匪打算怎样从这里逃出去了。”永濑说过这么一句话。劫匪们究竟打算怎样逃出去呢，鸭居开始思考。

四周已经被警察包围。阿尔·帕西诺当时是怎么做的?鸭居想起他看过的一部电影。那是一部由阿尔·帕西诺扮演银行劫匪的电影，到了电影的后半段，阿尔·帕西诺带着人质一起逃亡。他让警方准备好汽车，带着人质驱车直奔机场还是什么地方。最后的最后，他似乎被击中了。（内容出自著名影星阿尔·帕西诺主演的电影《狗日的午后》，原名《Dog Day Afternoon》。）

回到现实，却并没有看到什么新动向。没有劫匪按捺不住地大喊大叫，也没有警察砸破玻璃闯入的情境，人质中也没有谁随口唱起歌

来。正因为如此，一种时间已经过了很久的错觉袭向鸭居，甚至让他不安地觉得自己会被这样绑着终老一生。

劫匪们站在柜台前抱着双臂，样子仿佛是大船起航前事先预测风势何时转弱。

永濑安静地低着头。鸭居心想：他会不会睡着了？他说过“我们马上就会被放走”，口气中并没有强迫人接受的意思，但确实又充满自信。要不要信他一次呢?

电话响起的时候，已经是五点出头了。劫匪动作娴熟地拿起话筒。“知道了，交换吧。我会放了这边的人质。不是全部，但一定会释放人质。”高个劫匪一边说，一边来回看着鸭居他们。

“我们准备好了之后，会给你们打电话。”劫匪确认了警方的电话号码。

年轻人

两个劫匪站在鸭居他们面前，已经是打过电话三十分钟之后的事了。“放了你们。”他们唐突地宣布。

鸭居反射性地看了一下钟，下午六点多，他们已经做了三个多小时人质。鸭居虽然感到疲惫，但还没到脱水、眩晕或者马上就要倒下的地步。但如果监禁时间延长到半天以上，情况就可能发生变化：疲劳、困顿、饥饿和烦躁恐怕会致人绝望。

“先把顾客放了。”行长像先前那样毛毛虫般晃动着身体说道，“我们迟点放也没关系。”

“说得好，行长！”阵内快活地说。

鸭居窥视行长的侧脸，努力追踪面具背后的眼神。行长勇敢的话语虽然让人感动，但他是否出于真心，则让人感到怀疑。如果银行职员都是劫匪的同谋者，在这个时间点释放鸭居他们则应该在计划之中。这或许只是计划中的一环。他们想尽快放掉除了银行职员以外的人质。

“我们放四个人。就你们了。”高个劫匪的口气中透出一丝施恩图报的感觉。他顺次指着阵内、鸭居、主妇和永濑，然后用枪瞄准阵内说道：“先放你们出去。虽然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但念在还年轻，就饶过一回了。”

“这也是看在行长的面子上。你们真是来对了银行。”另一个劫匪说道。

劫匪们先是解开了主妇的绳子。她已经精疲力竭，深呼吸了好几次。然后主妇将鸭居他们的绳索解开，或许是因为手在哆嗦，解得并不是很顺利，但还是慢慢松开了。

高个劫匪给警察打了电话。

“站起来！”劫匪一声令下，鸭居他们站了起来。长时间的弯腿让膝盖一阵疼痛，四人都小心翼翼。鸭居本想拉永濑一把，但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便止住了。

鸭居的面前就是枪口，他伸手想摘下面具，劫匪们却齐声说道：“还没让你拿下！”

“哎？”

“不许拿下面具！”

“我好不容易有了一次上电视的机会，都不让摘面具？”鸭居说了一句言不由衷的话。

他想象着等在银行外面的电视台摄像师和报社记者。要是他们见了戴着面具的人质，一定会狂喜不已。即使是那些对老掉牙的银行据守战已经毫不感冒的记者，也一定会怦然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新闻亮点。光是想象，就让人泄气。

“走！”劫匪打开自动取款机专用通道的门，绕到后面，用枪顶着人质。主妇站在最前面，然后依次是阵内、鸭居和永濑。

“戴着面具游行。杰作啊！杰作！”阵内流露出不满，“今天是我的纪念日，面具纪念日！”

鸭居后面站着永濑，他没有半点摇晃或慌张的样子，仿佛能看到自己应该行进的方向。

“喂，快走！”劫匪催促道。

另一个劫匪不知何时已经拿起柜台上的话筒，反复叮嘱：“现在就放人，可别搞什么小动作！”

主妇握住通道的门把手，用力推开门。

对面立刻传来 “嚯”的欢呼声。一时间电光闪耀，应该是相机的闪光灯。这灯光让人目眩，为了让眼睛避开闪光，鸭居挪了挪面具。

真丢人——倒不如说，真可气，鸭居心想。

主播大声呼喊的声音传来。而这个时候，鸭居身后的永濑也说话了。他大声朝背后喊道：“贝斯，Come！”

包括劫匪在内，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鸭居朝后面一看，目光尽头有个东西正在移动。等候处最靠里的黑色长椅下面，一个东西一跃而起。

那是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猎犬，远远看去，仿佛从长椅下面又拉出一条长椅。没有一个人注意到那只狗的存在。就在人们目瞪口呆时，黑色的狗来到永濑面前。

猎犬步态悠然，仿佛理所应当地走到永濑的右边。永濑对狗说了句什么，然后熟练地握住了导盲鞍。

“快、快走！”这是他们听到劫匪说的最后一句话。

主妇在前面领队，朝着日将西沉的街道走去。或许是因为刚刚从密闭的空间里出来，忽然来到室外，四人一时无法把握情况。警车在远处围成半圆，警察正用扩音喇叭说话，背后可以看到一片满怀好奇心和扭曲使命感的报道阵营。

“这条狗是怎么回事？”四人像蜈蚣似的排着队往前走时，鸭居问永濑。

“鸭居，你连这都不知道吗？这是导盲犬吧？”不知为何，回答鸭居的是走在前面的阵内，“导盲犬可聪明呢。叫它坐下，它就会一直坐着。真了不起，居然待在那个地方，想都想不到。”

“那首歌，唱得真不错。”领队的妇女说道。

阵内用鼻子哼了一声。

营帐

他们并不清楚自己被带入的警车是什么车种，只知道是一辆大型厢式车。车后部分的座位已经全部被拆掉，显得空空荡荡。车窗上挂了窗帘。四人刚从银行出来，马上就被警察包围，就像被巨浪卷起一样推进了厢式车。

到了车里，总算可以把面具取下了。鸭居心想：这下真的解放了。汽车里有两个警察和一个穿着白衣的医生，面对鸭居他们坐着。

“那条狗是……”戴眼镜的警察指着永濑旁边的拉布拉多猎犬问道。

“贝斯。”永濑答道。他下巴细长，神色敏锐。“它是导盲犬，刚才一直都待在银行里。”

“一直？”警察吃了一惊，“和你在一起？”

“什么时候开始的？”阵内问道。

“一开始就在一起。”永濑笑道，“劫匪闯进来的时候，我正坐在窗口前，贝斯则趴在那里。一开始我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没办法，就对它说了一声‘stay’。”

阵内发呆地点点头。“刚才就说导盲犬很聪明，果然不假。”他这话仿佛是在自夸，“喂，鸭居，没错吧？”

“我可不知道。”

“这不就告诉你了吗？”

得知永濑双目失明，警察和医生口中发出一阵不知是钦佩还是感慨的声音。鸭居无法知道永濑在他们心中究竟属于什么等级。医生检查了鸭居等人的身体，这不过是通过问诊和听诊器进行的常规检查，除了出现贫血症状的妇人，其他人都无大碍。

阵内将耳朵贴到拉布拉多猎犬身上，听它心脏的声音，又看它鼻子是否湿润，专注地检查狗的健康情况。他嘟囔道：“要是知道有狗在，我的干劲就更大了。”

两个警察中间忽然插进一个穿西装的男子。这是个四十过半的刑警，目光敏锐，全身散发出一种威严感，一对浓眉令人印象深刻。几张脸在这狭小的空间里相向而对，这让鸭居觉得车里俨然变成了战场上讨论策略的营帐。

“请你们告诉我银行里的情况。”西装男顺次看着鸭居他们的脸说道。对他来说，这恐怕是他用尽全力发出的温和声音，明显看得出他说得很勉强。

“那里现在有十二个人。除此之外，另一个房间里还有两个人。大概就是这样。”鸭居说道。

刑警身子往前一探。“另一个房间？”

鸭居将劫匪去房间巡查、发现两个职员、并把他们捆住的事情说了一遍，又补充了一句：“应该是这样。”

“他们为什么最先放了你们？”

“去问劫匪吧！”阵内冷冷地说道。看来他并不喜欢眼前这个刑警。

“因为我们不是银行职员。”永濑好似在自言自语。

“因为我们是他们的累赘。”鸭居说道。

“你发现什么了吗？”或许因为鸭居他们明显表现出不顺从的样子，刑警似乎有些不满。

“去问永濑好了。”鸭居向右边使了个眼色。

西装刑警露出一副迷惑不解的神色。“不，可是，他——”刑警忽然支支吾吾起来。鸭居叹了口气：他是要说“他不是双目失明吗”，但又顾虑重重。永濑从出生到现在一直都是遭受这样的待遇吗？鸭居开始同情起他来。就因为眼睛看不见，无论做什么，他都必须先办一些十分麻烦的手续吧。光是想想就让人烦躁。这种烦躁的感觉还要伴随一生，他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吗？想到这里，鸭居心生钦佩。

“永濑，你一定发现了什么吧？”鸭居替不准备发问的刑警催问道，“劫匪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我想他们会依次放走人质。”永濑不慌不忙地说道，“分几次，将全部人质，也就是十四个人放出来。我们四个人已经被放出来了，现在还剩下十个。那十个人也会分几次放。可能会是这样。”

“要是这样，最终一个人质都不会剩下。”西装男的口气仿佛是在俯视一个不会做算术的小学生，“十减去十，你知道是多少吗？”他半带苦笑地说道。

“是啊，一个人都不会剩。不过，将他们一批批放出来，才像那么回事。”永濑的语气仿佛风中的树叶在飘飘摇摇地戏弄人。

“像那么回事？”刑警一侧的眉梢上吊。

“才像真正的银行劫匪。”

“他们就是真正的银行劫匪。”刑警有点不耐烦地叹了口气，“如果把人质全都放了，他们还怎么逃？这讲不通吧？”

你才讲不通呢！鸭居暗自骂道。

“那十个人——”永濑开口了。

西装男歪起脸。

“现在，银行里的人全都是共犯。”永濑说道。

一直沉默的两个警察张开口“哎”了一声。这两个刚才还像寺院门前的狮子狗石雕一样沉默无言的人忽然出了声，把鸭居吓了一跳。

“这是什么意思？”阵内和西装刑警不约而同地说道。

“银行里的职员全都是劫匪的共犯。”鸭居接着永濑的话说道。

“别开玩笑了。”

看来这些银行劫匪都要比你们聪明，鸭居心想。

永濑挠了一下鼻头，说：“劫匪会放了人质，分几批放走。”

“我说，”西装刑警已经丢掉了对鸭居他们的客气态度，用混杂着讽刺的语调说道，“全部放走了，劫匪怎么办？”

“混到人质里逃出来。”

“劫匪吗？”阵内问道。

“如果大家都是共犯，相互之间怎样商量都可以。劫匪装扮成人质就能逃出来。只要大家都作证说，‘劫匪趁人不注意时逃走了’，那就绝对不会败露。”

“啊，所以才用面具吗？”鸭居反射性地说道。

“可能是吧。”永濑点头道，“如果大家都戴着面具，没有人会记得人质的长相。所以劫匪即使混进人质里也不会被发现。只要戴上面具，谁都不知道谁长什么样。”

确实，后来警察让鸭居将人质的脸都过目一遍，可他无法回答当时有谁在场，因为大家都戴着面具。

“另外一个房间里有两个职员，我看也是虚构的。”永濑将他在厕所里向鸭居透露的推测又说了一遍，“那种事，一开始就不值得相信。劫匪特意强调了人质的数量。他们或许考虑混到人质里时，人数会对不上，所以要让我们认为还有两个人质。”

“我听不明白了。”阵内烦乱地挠着头发。

“劫匪会假装成人质逃出来。”永濑说道，“但如果那样，人质就多了两个人。所以从一开始就要多算两个人进去。劫匪正是要让我们这么想。”

“为什么要把事情弄得这么麻烦？”阵内噘起嘴说道。

“听着，”鸭居开口了，“一开始他们有更简单的打算。他们原打算闯进银行，绑住人质，然后在警察到达之前赶紧溜走。报警的事稍后再说，只要大家口径一致就不会有问题。而且我们这样的普通顾客，也能成为证人。他们一定是打算这么干。可是，不知哪儿来的傻瓜开始反抗，害他们不得已开了枪。然后警察赶来，事情的发展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你是说我错了吗？”阵内摆出并没有做错的口气。

“劫匪匆忙之中选择了这样的对策。”鸭居开始想象，“为了能从银行里逃走，他们就决定虚报人质的数目。”他们将行长从房间里带出来的时候，已经相互商量好了，鸭居心想。不，说不定这个决定本身就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他转念又想所以大家才会从一开始就被扣上面具。

“你们在胡说八道什么！”刑警大声嚷道，“劫匪会扮成人质的样子逃出来？别傻了，这种事马上就会露馅的。”

“为什么？”永濑问道。

“谁是劫匪谁是人质，这一眼就能见分晓。”

“你怎么区别？他们一定会戴上面具，扮得和其他人质一模一样。”鸭居反驳道。

“是不是银行职员，调查一下就会明白。我们会确认放出的人质身份。不管劫匪扮职员扮得有多像，马上就会被发现。瞧你们说了些什么！”

“劫匪如果是货真价实的银行职员怎么办？”永濑轻描淡写地说道。

啊！鸭居心中一阵惊呼。“劫匪也是银行职员吗？”

“因为本身就是银行职员，所以混进去也不会被发现。劫匪并没有假装成银行职员，那不过是银行职员假扮成劫匪的样子罢了。如果丢掉他们的口罩和墨镜，那幢建筑里就只剩下银行职员了。”

“荒唐透顶！”刑警根本没有接纳永濑想法的意思，故意叹了口气。

“确实是荒唐透顶。”永濑出人意料地淡淡说了一句，然后开心地微笑起来，“这本来就是我的想象罢了。”

“但还是有可能。”鸭居说道。不光是可能，这看来几乎就是正确答案。

“会有这种事吗？”说话的是阵内，“不可能会有的。”

“你不信吗？”鸭居心情愉快地看着阵内。

“要真是这样，我以后要到那家银行开一个定期存款账户。我可以和你打赌。”

你连存进银行的钱都没有。鸭居心里想着，但没有说出来。

刑警胸前的口袋里响起了手机铃声。“行了。”他不高兴地摆摆手，“你们也该说够了。今天你们就回去吧，确认一下你们的身份和联

系方式就没事了。”他向身旁两位警察确认了信息，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车内立刻安静下来。

片刻之后，车外爆发出一阵欢呼声。闪光灯此起彼伏。

“出什么事了？”永濑问道。

“下一批人质被放出来了。我猜。”

天色渐暗，到处放光的闪光灯鸣响在夜色中，就像令人厌烦的武器。

跳跃

离案子发生已经过了一周。鸭居此时正坐在车站前的长椅上，盯着路上被派发的纸巾上的广告出神。

这七天过得心神不安，让鸭居心里抱怨怎么才刚过一个星期。他已经从案子中解放出来，但还是被警察叫过两次，而电视台的记者则三度造访了他家。鸭居一面应付那些旁若无人地将话筒和相机推到他面前的记者，一面不安地想：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不过案发四天后，关西地区发生了少年相互伤害的事件，大众的视线也立刻转移到了那里。

要是采访的攻势再继续下去，鸭居或阵内一定会拍案怒喝：“别再提面具的事了！”接着对记者一顿暴打，然后被打上马赛克播到电视里。这并非不可能。

劫匪的真面目依旧没有查清。银行损失的两亿元金额已经被公布，但那两个所谓的将钱装进旅行包逃走的劫匪，却还是没有现出行踪。

那天，鸭居他们被放出来之后，事情的发展正如永濑的预料。每过一个小时，劫匪就会提出交换条件，释放人质。经过交涉达成的结果是：以警方准备供他们逃走用的休旅车为条件，放走两个人；以警方退后五十米为条件，放走四个人；最后以让盘旋在空中的直升机飞远为条件，放走四人。戴着面具从银行里走出来的人质都出现在电视里。

“一个人质都没有了。”大家都发现了这个情况。随着最后一个人质被放出来，警察一齐突入银行。

银行此时已经成了一个空壳，谁都没有发现劫匪。

那些当了人质的银行职员都做证说“劫匪从后面逃走了”。后门旁的小路上确实留着有人逃走的痕迹，但劫匪是否真的从那里逃走则不得而知。银行职员的口径一致，捏造出了劫匪，又让他们消失了。鸭居坚信永濑的推测就是事实，但他也懒得再将这个想法对警察说一遍。

鸭居曾在警察局里把被放出的十个人质的脸都看了一遍，但他无法看出劫匪是否混在里面。这根本不可能看出来。

如果他们真的都是同伙，那他们的企图是什么？鸭居开始猜测。

当天，那笔钱说不定就藏在银行的什么地方，比如出租给顾客的保险箱里。虽说银行进过劫匪，但警察应该不会调查所有保险箱。枪和口罩或许也藏在银行里。毕竟那是他们工作的地方，所以拿走枪和钱，丢掉可能作为证据的衣物，这类事情留到日后再做也无碍。

他们一定是想让公众接受银行少了两亿元的事实。

鸭居也想过，说不定钱从一开始就没了。他听说过挪用公款、私吞公产的新闻。有可能是银行里某个职员遇到了一件逼不得已的事情，用了银行里的钱。而挪用钱的事实即将败露，蒸发的两亿元账目必须弥补回来。这个时候，充满同情的同事们想出了这个主意：“只要被劫匪劫走就行了。”

这样的来龙去脉难道无法想象吗？虽说这只是不负责任的臆想，但想象是自由的。

全体银行职员为了掩盖同伴的挪用行为，编造出了银行抢劫案。他们自然多少会被警察怀疑，但只要口径一致，并在一定程度上团结协作，还是对付得了警察。

鸭居感到自己的嘴角松弛下来。

这种不现实的事情真会发生吗？

今天早上，鸭居在案发之后第一次给永濑打了电话。鸭居说警察根本就没有想通，而永濑则叹气说："我才顾不上警察呢。自从那天以后，女朋友就一直唠唠叨叨的，真没办法。"

"唠叨？"

"她每天都在对我说：'把我丢在一边，你自己倒碰上那种事了。'"

"她是在担心你吧。"

"是在羡慕我。"

鸭居忍住笑意。她肯定也对当时永濑和贝斯在一起感到不满。

"久等了！"阵内不知何时出现在眼前，"我忘了带印章，刚刚去取了一趟。"

"你老是把重要的东西落下。"

"对了，定期账户怎么开？"

阵内现在也多多少少开始相信永濑的推测了。

“你有钱可以存吗？”

“你可别小看我。”阵内从牛仔裤的后袋里摸出一把钱，在鸭居面前晃了晃。

“这是怎么来的？”

“那天银行劫匪不是推了我一下吗？就是绑我的时候，在他开枪之前。那个时候，我撞到的柜台窗口上就放着这个。”

“什么叫放着？”鸭居惊呆了，“你这不是偷吗？”

“跟两亿元比起来，我这三十万连零头都不算，不是吗？新闻里会说损失金额是两亿零三十万元吗？他们才不会说零不零呢。这叫尾数，或者叫误差。”

鸭居既没心情反驳他，也没心情跟他争论。“快走吧，我可不想再去一趟快要关门的银行。”

正走着，阵内似乎想起了什么。他说：“不过，要是劫匪真的和银行职员是一伙的，那就好笑了。”

“有什么好笑？”

“那个高个劫匪面对狼狈不堪的行长，不是拿他稀疏的头发奚落了一番吗？”

鸭居也忍不住笑了。“是啊，他当时可兴奋呢。”

那个男子或许是主动提出要当劫匪的。他看起来对劫匪的角色跃跃欲试。

“他可真是完全入戏了，连枪也开了一把。不过他现在可能正在看招聘杂志呢。留在那家银行一定很受罪，秃驴行长可不好对付。”阵内一阵嬉笑过后点头说道，“但这次的经历也让我们知道了银行劫匪的办事程序。比如说他们的举止、窍门之类的。”

鸭居撇下滔滔不绝说着无聊话题的阵内，一阵助跑，纵身一跃，想要跨过眼前一幢建筑的影子。

孩子们

1

你那宝贝孩子让人绑架了——阵内对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还是个二十八岁的单身汉，自认为没有进行过奔放到留下私生子的性生活。

阵内把报纸递给了我。

每天早上，在家庭法院上班的我都拿着一枚破图章，走到出勤表前盖下，然后坐到位子上，和摊着报纸的阵内说一些无聊的话题。这就是每天早上例行的事情。早上八点前，这里除了我和阵内，一个人都没有，这也是家常便饭。

报纸头版的标题写着“十六岁，高中生，平安无事”。我倒是没听说发生了什么绑架案。报道里说，被害者家人支付了赎金之后，人就被放走了。

“报道管制什么的我不知道，但‘发生了一起绑架案’这种事后新闻可真伤脑筋。”阵内用耳挖匙掏着耳朵，一边抱怨道，“这就像是在同学聚会上，一个女生对你说‘我以前一直暗恋你’。这种话如果不在当时说不就没有意义了嘛。我说武藤，你不这么觉得吗？”

我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报纸上还刊登了一张照片，上面有那个被绑架的少年。照片是那个少年被平安放出后和他父母的合影。

原来如此，我心想。这个孩子我认识，半年前，他犯下一桩偷盗案，我记得很清楚。

“对我们家庭法院的调查官来说，少年犯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是主任调查官小山内喝酒后经常挂在嘴边的台词。

我所在的家庭法院里，小山内是主管少年案件的调查官中年龄最长的，常常不知羞耻甚至引以为荣地说一些陈词滥调。

我合上报纸。原来如此，看来我那宝贝孩子真是被绑架了。

2

第一次见到那个少年，是从现在算起的半年前。当时是九月中旬，凉气习习。那天早上也和往常一样，一旁的阵内跟我说起报纸上的新闻。

“真走运！”阵内打了个响指。

“怎么了？”虽然没什么兴趣，但我总觉得问一句才合乎礼貌。

“看这个。一个初中生将他嚣张的同学约出去，又踢又打，把对方弄死了。”

“这怎么就走运了？”

“这个案子发生在我们县。不过嘛——”阵内接着说出了案发的市名，是邻市，“发生在那边，就归别人管了。要是我们市的孩子，我就倒霉了，就要由我来接手了。我可不喜欢这种麻烦的案子。难道不走运吗？”

“嗯，也是啊。”

“怎么了，武藤？气色不对啊。”阵内刚才还嘟嘟囔囔地念着四格漫画里的台词，却似乎敏感地察觉到了我低落的心情。

“我一直都是这样。”

阵内的情绪有些激动。“是那件事吧？上次那个女孩。我都听小山内说了。”

“你听他说了？”我叹了口气。

那是我几个月前经手的一件女高中生的案子。她收了一个陌生中年男子五万元，和那人上了床。对她来说，那可能很平常。她一定把那当成了打工。她将那种行为称为“援助交际”，让我很抵触。我不知道那种行为哪里有“援助”，哪里是“交际”，只觉得称作“兼职性行为”或者“商业性做爱”才更合乎道理。

那个女生还有可能经常服用毒品，因此先被送进鉴定所，然后又来到我这里。

直到见到那个孩子，我才发现她是个十分坦率的女孩。至少看上去是这样。“我真是太傻了。后悔死了。”她咬住嘴唇的样子打动了我的心。“我暗恋一个同学，却不敢向他告白。”看着她脸上泛红，我真心觉得要挽救她。

所以我在报告中写了“建议保护观察”。也就是说，还不至于将她送进少年院（日本对青少年进行矫正教育的机构。）。这个结果对于让她重新做人、让她和同学恋爱来说，理应是最幸福最正确的起点。法庭也批准了这个报告。

然而，正处在保护观察中的她又因犯下同样的罪行而被捕。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用小山内的话来说，就是：“跟公司职员相比，家庭法院的调查官更容易体会到被背叛的滋味。”不过，那个时候我比任何时候都伤心，以至于再次见到她时当即责问道：“为什么？”她一定是荷尔蒙调节或者自律神经之类的地方出了问题才会这样。我这么期待着。“要我反省才不干呢。我听学姐说过，进了少年院

就完了，所以只要对调查官稍微做出些反省的样子，他们就会心软。”她语速飞快，并吐了吐舌头说，“你太笨了。”

正因如此，那个时候我整个人都陷入失落。与其说是因为遭人背叛带来的不甘和震怒，倒不如说是因为失掉了自信。我自问：自信是什么?

“别放在心上。”阵内轻飘飘地说道，“我们听听孩子怎么说，听听家长怎么说，然后把这些汇总成报告，就够写成一页了。你看看柜子里那些案件堆积的数目。那些玩意儿要是一件一件认真对待，可就看不到头了。”

“嗯，是啊。”

“我们总不能成为所有少男少女的家长不是？要是那样，去传教不是更省事？”阵内总是喜欢用这种粗暴的口气说话,“应付应付就行,适可而止。一个人可不能一辈子都担起这样的责任。”

不过，在我见过的调查官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阵内这样受少年们追捧。审判结束后，犯事的少年会打电话给他，去修学旅行时还会送他当地特产。这简直不可思议。

四平八稳的小山内对我这样说过：“没有别人比阵内更适合当调查官了。不过，就算去模仿他的做法，也是白费功夫。”

3

就算想模仿他，也没有门道。我有一段和阵内在一起的记忆，至今都让我感受强烈。那可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而是近乎于心中的伤痕。

那是我刚刚来到这所家庭法院，大家为我举行欢迎会那天的事。从居酒屋出去后，我和阵内一起走在大街上，打算一起回宿舍。

因为刚刚认识，我并不知道这个大我三岁、如今已经三十一的阵内有多奇特，当时甚至还打算把他当成前辈看，靠他拉自己一把。现在想起来，直让人打哆嗦。

为了抄近道，我们拐进一条少有人走的小路。就在那里，我们目击了一个让人不想见到的场面。三个少年正把另一个少年团团围住。他们看上去是高中生。被围住的那个少年是个脸色苍白的眼镜君，贫弱的体格显出他的脆弱。围在他身边的少年正在对他挑衅。

面对这种状况，我并没能马上有所行动。我无法做出判断，究竟该走上去讲理还是逃走，抑或是大声喝止。

这时，阵内大大咧咧地走向那群少年，没有丝毫犹豫。我吃了一惊，顿时对阵内起了一番敬意。但现在想起来，也让人哆嗦不已。

“你们等等！”阵内钻到那群少年中间，伸出手掌，飒爽地说道。虽然看起来有些演戏的成分，但他总归是在喊了声“不许打架”后，站到那个即将被打的孩子面前，摆出保护他的架势。

“干吗呢，大叔？关你什么事啊？”围成一圈的三个少年自然愤愤不平。他们个个体格健壮，应该是学校运动社团的人，不管怎么说，阵内一个人绝不是他们的对手。我开始感到不安。

但是阵内接下来的行动却超乎了我的想象。

“闭嘴，小屁孩！”阵内字句清晰地说了这么一句，忽然转过身，不由分说地给了脸色苍白的眼镜君一记重拳。他打得有模有样，应该是动了真格。

毫无防备的眼镜君被结结实实地放倒，摔进了电线杆旁的塑料水桶。眼镜飞了出去。

“哎？”我吃了一惊。

三个少年也是一样。“哎？”他们面面相觑。“哎？”“哎？”除了阵内，包括被打少年在内的所有人都吃不透情况。阵内完全不在乎大家的反应，而是优哉游哉地回到我旁边，摆出一副满足的表情。

“喂，这算什么事？”

“这么一来，那帮家伙就打不成那孩子了。”他满不在乎地说道，接着再次回头对那些少年说，“我赢了！你们赶紧回家歇了吧！”他又举起双手“嗷——”地吼了一声。

少年们不知所措，个个歪头琢磨，或许是这场突发的喜剧让他们感到混乱，他们的表情开始僵硬。接着，不知为何，他们扶起倒在一边的眼镜君，仿佛要逃开一个精神变态的人一般，四个人一齐离开了。或许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让他们产生了突发性伙伴意识。

总之，阵内的办事方法，别人是学不来的。

4

宣称“去传教会更省事”的阵内，之后也哗哗地翻动报纸，又拿着一版对我说：“喂，看看这个。”

“啊，这个我倒是在电视新闻里看过。”我回答。报上写的是侵入机械租赁公司经理宅邸的男子持枪抢钱的案子。当时经理不在家，未能如愿抢到钱的强盗正好撞上了一个家政妇，于是把她劫持走了。

“昨天晚上，那个人趁强盗不注意逃出来了。”

中年家政妇在媒体见面会上显得十分激动。“那、那个强盗，简、简直像个野兽。”她说道。这让记者们一阵骚动。这样的话本不是一个年过五十的妇人在公开场合应当说的。与其说她是因为被卷入案件而受到惊吓，倒不如说是因为面对众多镜头而感到大出风头。

“这可是在我们市发生的事。”

“是吗？”

“案件的元凶还没有被抓住。要是被抓住了，发现是个未成年人，可能就要跟我们打交道了。”

我看了一眼报纸上刊登的凶手肖像画，下巴上笔挺的胡须怎么看都不像只有十几岁。“这不可能是个少年。”

“谁知道呢。年轻人最讨厌的就是别人以貌取人了。”

“不，你说的完全是另一码事。那个家政妇不也说凶手是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吗？”

“没那回事。我猜那家伙就是个少年，一定没错。”阵内认真起来，“很遗憾，武藤。这个留胡子的凶手就是未成年人，不久的将来，他会来到这个家庭法院，由你接待。”

“别说些不吉利的预言。”我本来心情就不好，要是眼前再出现这样威风逼人、满下巴胡子的高中生，我只能往外逃。

我从柜子里拿出案件记录，哗啦哗啦翻了起来。今天预定要见一个名叫木原志朗的少年。他是个十六岁的高中生，因为偷漫画书而被送到这里。

5

其他调查官陆续出现。现在已经八点过半，一天的工作就要开始。七个调查官各自对着自己该受理的少年，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地伤脑筋。

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二十分钟，志朗已经出现在门口。

志朗身旁还站着一个男子，应该是他父亲。调查官与少年面谈的时候，监护人出席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的父亲也被要求必须到场。

传唤书上有一栏是“监护人”，我们会在上面填上应当到场的家长。有的调查官直接把家长的名字写在上面，也有些会像我一样，在那一栏上填“父亲或者母亲”。为了让家长们多少带上些作为家长的自觉，我总会在“亲属关系”一栏写上“你们可是这孩子的父亲、母亲。”虽然不知道这样做的效果如何，但是我想，这就和做祷告和练英语口语一样，只要踏踏实实地反复做，就一定会产生效果。一定会。

“木原志朗？”我问话的声音稍微有些紧张。因为之前那些遭到背叛的悲伤记忆忽然浮现在我的眼前。

穿着校服的少年答道：“是的。”他的视线忙乱地游移，没有直视我的意思，说话声也很弱。

少年比我略矮，大概有一米七，身材瘦削，头发自然地竖着，看上去很帅气，给人留下颇时髦的印象。

“您是他父亲吧？”

听我这么一问，四十过半的短发男人生硬地答道："啊。"他穿着一身深蓝色化纤运动服，看上去像是刚刚慢跑回来，脸上架着一副黑框大眼镜，跟脸形一点都不搭配。

我来回朝志朗和他的父亲瞟了几眼：冷漠的父亲和怯生生的少年；不讲究着装的父亲和时髦的少年。我心里一边默念上述看法，一边看着这二人。

"我们到接待室去吧？"我刚说完，少年便吓了一跳似的挺直腰杆。看来他十分紧张。

我暂时回到桌旁。一旁的阵内抬起头，朝站在门口的父子俩一瞥，又看了看我僵硬的侧脸，然后伸手给我一本文库本，说道："这个，能派上用场。"

"这是什么？"

"如果有必要，你把这本书借给那个少年吧。"

我一面接过包着书皮的文库本，一面又问了一遍："这是什么？"

"芥川龙之介的《侏儒的话》。"

这应该是芥川龙之介写的警句集。"这会有效果吗？"

"从不失灵！"阵内说这话并无根据，却充满自信。

被我单手拿着的文库本书页翻卷，"道德"的字样映入我的眼帘。

道德是方便的别称。就像是"左侧通行"（在日本，车辆靠左行驶。）。

“这、这不是害我吗？”此时的我一定是一副欲哭的愁容。

“重要的不是让他读什么，而是让他思考什么。你可以对他说，下次来之前，把这本书中最触动你的句子找出来。关键是要他自己思考出哪一句最好。”

“别给我断言我还会第二次接待他。”我苦着脸说道。

家庭法院调查官处理的案件分为两类：羁押案件和送交案件。羁押案件是指要将少年移送至鉴别所（日本收容尚未接受裁决的青少年犯罪者的机构，收容期最长为四周，其间对犯罪行为进行调查，裁决是否应送入少年院。）的案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去鉴别所和少年见面。反之，在送交案件中，当事的少年依旧住在家中，过着日常的生活。送交案件适用于扒窃和偷盗自行车之类的轻微犯罪。志朗的情况正是送交案件。送交案件中，因为少年犯的不是大事，所以很多情况下都是进行一次面谈，确认事发情况及本人是否反省，再写个报告就算结束。但如果少年的情况令人担忧，或者面谈进行得不顺利，那就要进行后续面谈。

“听我的，以防万一拿着吧。”到头来，那本文库本硬是被塞到我手里。

6

接待室装饰着观赏植物和绘画，大概是考虑到不要给少年压迫感和闭塞感。首先，我自报姓名，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大致浏览了一遍由他父亲写的咨情书。咨情书上写了志朗和他父母的简历，看上去像个家庭介绍。

志朗父亲的名字和我喜欢的小说家一模一样，连汉字都一样。这并不是个常见的名字，所以我想他一定是按照那个作家的名字起的。于是我试着说道："有个和你同名的作家呢。"他却板着脸答道："不知道。"我也只好冷冷地回了一句："啊，是吗？"

父亲的职业是"饮食店董事长"，看名字是一家有名的连锁店，包括居酒屋和西餐店，已经在全国开了好多家。"您就是那个店的老板吗？"我佩服地说道。对方面无表情地答道："算是吧。"

"您一定很忙吧。"

"算是吧。"

"您今天请假过来的？"

"算是吧。"

我感到一阵窝火，但还是忍着没表现出来。

"我来确认一下事实。"我读了一遍警察送来的"犯罪事实陈述"，然后问他们是否有误。

志朗其间一直低着头。

他父亲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真是令人不快的眼神，我想，这眼神里感觉不到凝视儿子时该有的温暖和慈祥。这是瞪眼，是监视，是冰冷的眼神。

“能告诉我一下吗？”为了让志朗放松下来，我语气缓和地说道，“你是怎么去那家书店的？骑自行车？”

首先从简单的问题开始。用和缓的提问让他们明白，这次面谈不同于警察局的审讯和法庭上的陈述，家庭法院的调查官也不是敌人。让他们抛开恐惧和警惕，一点点取得他们的信任，直到他们敞开真心说话。我们的工作概括起来就是如此。

我找工作的时候看到一本书上这么写：“家庭法院的调查官就是运用心理学和社会学上的技巧，探明少年犯罪的原因和机理，在此基础上向法官给出合理的处理建议的犯罪问题专家。”

现在想来，这真是一段看上去既像那么回事又不像那么回事、颇为玄妙的说明。真的是犯罪问题专家吗？我直想摇头。

确实，我们平均每个月要和二十个以上的少年见面谈话，比其他人接触问题少年的机会多得多。但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找到什么犯罪的机理。

调查官的工作无法和医生的工作比灵敏。医生只要看看X光照片，观察一下血液检查的结果，就能决定患者的治疗方法。我们却要揪挠着头发，时常闷闷不乐地决定如何处理少年犯。有时我们还会因为少年们的背叛而失掉自信，就像我这样。

我忽而想起阵内有一次发火的情景。当时，前任主任调查官催促他赶紧把事情了结。“既然是专家，就应该对少年犯罪的模式很有经验，不是吗？赶紧把事情给我办完。”主任粗暴地说道。一定是当时持续很久的创纪录酷暑让那位主任也烦躁起来。

那个时候，阵内说了这么一番话：

“和少年打交道，可不是讲什么心理学或社会学。他们不是统计数据，也不是数学公式、化学公式，不是吗？况且是个人都会觉得自己独一无二。那种说什么谁像谁的话，我不敢恭维。我就受不了别人老说我像约翰·列侬。可是，有些调查官常常挂在嘴上的却是‘啊，这孩子是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的’，‘这和以前处理过的案子是同一个类型’。这样把孩子们嵌进不同的型号里，孩子们会高兴得起来吗？这就像是情人节里所有男同事都得到了巧克力，从自己喜欢的女孩那里得到巧克力，满心欢喜地打开，却发现是和其他人一样的人情巧克力。这都是一样的悲剧。我们不要悲剧。作为一个调查官，面对孩子，就必须抱着‘他和其他任何人都不相像，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孩子’的想法。”

这就像是一番演说。我一边听，一边在心里猛烈地点头，觉得有一股感激之情。可正是说了这番话的阵内，还没过去十分钟，就已经拿起橡皮在报告上吭哧吭哧地擦了起来，还说：“不管了，这种事应付一下就好，反正少年犯的事都一样，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最后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了。

借小山内那套迂腐之言来说，调查官就是“通达法律的同时，又能将法律搁在一边来和孩子对话的人”。

用阵内的话来说，调查官就是“藏起手枪的牧师”。

虽说如此，可眼前的木原父子却着实厉害。又冷漠，又不说话，就像顽固的艺术家，对我这个正精神不振的人来说，真是强敌。

“你是放学回家途中去书店的？”我问志朗。

志朗的动作有些怪异，听了我的问题，他先是一愣，然后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看着一旁父亲的脸色。

他父亲说道：“这种问题你就老实回答。”

我很不喜欢这种口气。志朗或许是受到了父亲的言辞催促，便答道：“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那个书店就在回家路上，我骑自行车去的。”

志朗还是老样子，窥视着父亲的表情。他眼神飘忽不定，带着一副希望得到什么许可似的表情看着父亲。这样下去可不行，我心想，志朗太在意父亲了。于是我将他父亲请到外面去等候，和他单独面谈。

7

现在留在接待室里的只有志朗了。我又重复了一遍问题，志朗的表情稍微精神了一点。我稍稍安心，但又提防等在外面的他父亲。他父亲从这房间走出去的时候，瞪着他，用威胁的口气说了一句：“老实点！”

“你爸爸，一直都是那个样子吗？”

“那个人？嗯。”

一听到志朗口中说出“那个人”，我的心就沉了下来。不少孩子都会把父母当成陌生人似的，称作“那个人”、“那家伙”，甚至会对着父母称“你这家伙”。有时候这固然是单纯出于难为情或者摆架子，但多数时候，这样的称呼是因为孩子和家长之间产生了距离。我曾读过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上面说：“在俄罗斯，父母和孩子之间有不用敬称说话的习惯，如果二人的关系不错也无妨，但若是发生冲突，那就难说了。”而我却认为，正是因为相互不用敬称才会使人发生冲突。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或导火索，只要一直用不自然的言语，人们之间的关系就会超出常态。对人的称呼上能够体现一种力量关系。

“今天你妈妈没来呢。”

“我妈去旅游了。”

“对你妈妈，你称她为妈，而对你爸爸，称他为那个人？”

志朗听了，困窘地低下眉毛，搜索答案，再次陷入沉默。我又问起他偷窃当天的事情，他看了一眼房门，言辞含糊。这样的对话来回

了好几次。

难道说，志朗本来是个喜欢说话的人？虽然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直觉告诉我如此。也说不上为什么，总觉得他看上去是个能说会道、善于交际、在班里也时常引人注意的孩子。

但是眼前的他却不怎么说得出话来。他明明一副很想说话的样子，但话到嘴边又开始犹豫。我只能认为是他父亲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迫感，而他父亲留下的那句“老实点”正束缚着他。

“志朗，放假的时候你都干些什么？”为了扭转气氛，我转换了话题。

志朗并没有马上回答，他似乎在苦恼这个问题是可以回答，还是应该保持沉默。过了一会儿，他才细声细气地答道：“听听爵士乐。”

“哦？听爵士乐啊。”我并不知道听爵士乐在现在的高中生中有多么普及，“你爸爸对此有什么评价？”

“我爸他讨厌爵士乐。”志朗小声说道，“每当我听的时候，他就会发怒，关掉音响，说什么听了让人烦。”

只有这一次，志朗将自己的父亲称为“爸”。

“可他却穿着一身运动服。”

“哎？”

“运动服和爵士乐不是谐音吗？”我说道，“jersey，jazz。”（日文中这两个词均为外来语音译，因此谐音。）

“武藤先生，您多大了？”志朗一脸认真地问道。

“二十八了。”

“哦。”他一副想说什么的样子看着我。

“你这是在藐视我吧？”

“不，没有。”

“你把我当成傻瓜了吧？觉得我像个老头？”

“没有。”志朗一脸迟钝的表情，“只是觉得，把‘运动服’和‘爵士乐’放在一起是不是不太好。”

“但反过来，这样的冷笑话也很新鲜吧？”我特别强调了“反过来”几个字。

我本来期待这个舍身讲出来的冷笑话多少能让志朗开朗起来，但效果却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你是想要那本漫画吗？还是你就想拿件什么东西？”

“我觉得是||想要那本漫画。”

“你不觉得那样做不对吗？”

“当时——”

就这样，对话进行一半就停住了。于是我再问：“现在认识到不对了吗？”他却陷入了沉默。

“把你当时的心情告诉我吧。”我努力装成一个跟他相识了十年的好友，轻快地说。但他只是欲言又止的样子。

“要是你不能坦白地说出来，那下周你还要来一次哦。”我一边夸张地大声说道，一边抱起双臂。

“啊，是吗？”志朗说道。不知为何，他似乎还有些高兴。以此为界线，无论我再问什么，他都没有回答。

我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单纯地觉得再来面谈一次也无所谓，还是不喜欢我这种问话方式，总之他不再开口。

我别无他法，只好改为和他父亲面谈。我让他在外面等着，又将他父亲叫了进来。走出房间的时候，他扭头说道：“你一定要告诉那个人，我刚才都说了什么。”

“告诉你爸爸？把你说的话？”

“是的，告诉他我都说了些什么。”

我回答说：“明白了。”心里却什么都不明白。你让我告诉他——我挠起了头。可志朗，你不是什么话都没对我说吗?

8

正如我担心的，志朗那一身运动服的父亲是个强敌。我的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可他脸上紧张的表情却到最后也没有变化。

“那孩子刚才说了什么？”他抢先问我。

“他没怎么说话。”

“总不可能什么都没说吧？”或许他是那种对孩子的一言一行不从头管到脚就不罢休的人。这位父亲一定是因为在经理的位子上成功了，才会一味地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正确，并强求儿子也变成和自己一样的人。不管是踢足球还是玩棒球，要是拿成功过一次的战术来反复使用，到头来肯定会被对手发觉，而他却天真地认为人生可以反复采用同样的战术。我即兴做了上述分析。

“志朗喜欢听爵士乐吧？”

这位父亲绷着脸，什么也不说。

“您不喜欢爵士乐吗？”

“不知道。”他没好气地说道。

“听爵士乐很好啊。”虽然我只知道几个萨克斯演奏家，但还是说了这话。

“我可没听过什么爵士乐。”

这难道不是因为你把音响里播放的爵士乐关掉了吗?

“他还说了其他的吗？”

“那个，”我脸上浮出僵硬的笑容，“其他就没怎么说了。志朗在家里说过什么有关偷窃案的情况吗？”

“没有。”

“他以前偷过东西吗？”

“不知道。”

无论问什么，我得到的回答都只有“不明白”、“不知道”、“算是吧”。我不得不心生厌烦，一旁的自动取款机都比他更会说话。

“您给志朗零花钱吗？”

“算是吧。”

“给多少呢？”

我刚问完，对方倒不耐烦地向我反问道：“那孩子说是多少？”

“我没让志朗回答。”

“那我也回答不了。”

这是什么道理！我气力全无。难道——我心想，难道这对父子想让我这个已经处于失落中的调查官掉入更黑暗的深渊，最后让我发疯吗？我甚至有了这样的猜想。

虽然这种徒劳的提问仍在继续，我心里却早已放弃。事情变得和阵内的预言一样，我很不甘心，但我已经做好再进行一次面谈的准备了。

我把志朗再次叫进来，告诉他：“下周同样的时间，请再来一趟。下次只要你来就行，请一定要来。”

“必须来吗？”志朗看着我，半天终于说了一句话。

“必须来！”我猛地点头，“要是不来，我就上你家请你过来。”为了强调严肃性，我威胁般地补充了一句。

如果听到要再面谈一次，通常孩子都会摆出一副不情愿的表情，会觉得不耐烦或不安心。而志朗却往椅背上一靠，明显露出高兴的神色，显得有些狂妄。

“你觉得开心吗？”

“倒不是开心。下周非来不可，对吧？”志朗向我确认。

我半带着自暴自弃的心情，将阵内交给我的文库本递给志朗，心中有种把希望寄托于此的感觉。“这个拿回去看一下。这是我布置的作业。”

他父亲也看了过来。

“这是芥川龙之介的书。在这本书里，他对许多事物都写出了自己的见解。”虽然我已经记不太清书里的内容了，可还是装出一副很了解的口气。

“呃，作业？”

“看过之后，把你喜欢的句子找出来。哪怕一句都行。”

“嗯。”志朗哗啦哗啦地翻起书。他父亲则在一旁紧盯着。

说实话，我不敢想象《侏儒的话》是否会有效果。出这样一个家庭作业，或许也算是草草了事的举动。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说完站起身。这时志朗大笑起来。转眼一看，他手中的文库本摊开着。畅快的笑声响遍整个房间。

“怎么了？”

“这个，是武藤先生制作的吗？夹在里面呢。”志朗从文库本里抽出一个小册子，“这可不是芥川龙之介的吧？”

“哎，这是什么？”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心里一阵不安，慌慌张张地接过小册子看了起来。只见上等的纸上排着用打字机打出的字，题目是《侏儒的话·厕所语录编》。小册子和《侏儒的话》一样列着许多警句，或者说像警句的话，但是里面的内容却真的是从公共厕所里搜集的胡言乱语，净是些奇怪的文字。

“求神不如求厕纸，兼求头发丝。”（日文里“神”、“纸”和“头发”发音相同。）

这不就是句俏皮话吗?

“女厕所变成了迷宫！时间停止在其中！”

这大概是对上厕所迟迟不返的情人发出的惊叹之词。

“我想当产科医生！”

看着这句，我几乎也要笑出来了。估计是在青春期里对过剩的性欲无可奈何的男子扭曲的呐喊吧。

不明不白的文字一段接着一段，我开始为难，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志朗咯咯地笑着，说道：“武藤先生，这个太逗了。”他父亲本来面无表情，可看了纸上的文字后，也变了神色。“这是什么玩意儿？”他歪着脸问道，看上去并没有不快的表情。

木原父子回去后，我立刻回到调查官办公室，向阵内发难道：“那本文库本里夹的是什么？”

“那个？那可是我特意制作的。从街头的厕所里搜集的名言集，堪称力作吧？里面全是些有意思的句子呢。”

“亏你还说有意思。把那玩意儿交给一个少年，这让我怎么办？”

“你也想要吗？”

“我不是想要……”

我本想对阵内再发几句牢骚，但到头来还是作罢。跟他斗嘴没有胜算，而且更重要的是，志朗临走跟我致意时的表情比刚来的时候开朗多了。这绝对是阵内那本无聊的“名言集”的功劳。

9

过了两天，我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和志朗再次见了面。时间是周末，地点是快餐店。那天我无所事事地在大街上闲逛，晃进一家西装店，被一留长胡子的店员缠住，买了一件并不怎么喜欢的秋装夹克。买完衣服回家的路上，我进了那家快餐店。

我正喝着咖啡，眼前忽然站了一个人，吓了我一跳。这人便是志朗。

“武藤先生，真是偶遇啊。”

“啊，是啊。”

我很喜欢调查官这一行，对此也有种自豪，可是在工作时间之外和少年们见面并非我所好。在闲暇时间还想着工作的人，与其说是个劳动者，倒不如说像个艺术家。

“我买了点东西。”志朗举起服装店的纸袋，笑着说，“那个人的衣服。”

“你爸爸的？”

“老穿运动服也不好嘛，很古怪吧？”

“也是啊。”我回答，脑子却陷入混乱。志朗和他父亲的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搞不明白了。

“啊，这可不是偷来的。”志朗脸上浮现出孩子气的表情，也未经我同意，便坐在我对面。你要是吃完了就赶紧回去吧。—我没有把这

句话说出口，毕竟我还有常识，不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你爸爸怎么样了？”

“那个人现在在家呢。”

我心想，怎么可能命令儿子去给自己买衣服？可又无法否定。

“你妈妈还在旅游吗？”

“是的，还有一个星期才回来。”

“你今天的气色比上次去家庭法院的时候好多了。”

这个时候的志朗和几天前在接待室和他面对面时判若两人。或许是他父亲不在场的缘故，可这变化也太大了。而且这种充满朝气说话的样子看上去才是他本来的面目。

“情况变了。”

“情况？什么情况？”

他微微一低头，仿佛要掩饰害羞，挠着太阳穴说：“我和那个人的关系。”

“和你爸爸？”我吃惊地反问道，“情况真的变了吗？”

“我和他好好谈了。”志朗不知为何，正在忍住笑意。

“你和他谈话了？”

“我明白相互沟通的重要性了。”

我惊呆了，心想真是看了一出奇妙的滑稽剧。滑稽剧结束时，剧中人物都会忽然变得很明事理，这种事现实中也会有？我感到不可思议。但志朗阳光灿烂的表情又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您这杯咖啡是没加糖的吗？”他指着放在我们正中间的咖啡杯说道。他似乎感觉到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感，交替用着随意的语气和敬语。我并不怎么讨厌这种平衡人际关系的方法。

“没有加糖，怎么了？”

“因为你叫武藤，所以才会无糖吧？”（日文里“武藤”和“无糖”同音。）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志朗，说道：“对一个高中生来说，与其说这是个无聊的冷笑话，倒不如说是一种让人羞耻的失态吧？”

他扭歪了脸，辩解般说道：“我只是想配合一下你而已。我还以为你喜欢讲这种冷笑话呢。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我最拿手了。”

“虽说我看上去这样，可我才二十八岁呢。”

“哎？”

“我还没到大叔的年龄。”

“可是，你还是比我大十多岁嘛。”

我本想反驳，但想想还是算了。不管了，我心想，把一个二十八岁的人看成 “中年”的伙伴，这就跟说“白蚁并不是蚂蚁的一种，而是蟑螂的同类”一样，对日常生活并没有多大影响。

“对了，武藤先生，我现在正读这个呢。”志朗拿出一本文库本，正是我交给他的芥川龙之介的书。

“哦？你还随身携带呢。”我心想他还算听话。

“太有趣了。武藤先生写的那些厕所的句子最好笑了。不过书上写的内容也挺有意思的。”

我辩解说，那个小册子并非出自我手，志朗却不信。

“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我倒是不怎么看书，但这本书可真有趣，傻乎乎的。”

“傻乎乎的才是好书吧。”我同意道。“傻乎乎”有时会当褒义词用。说起来，两年前和我分手的女朋友也曾饱含热情地说过一句“约翰·卡朋特的电影傻乎乎的”，或许也包含了一种“褒奖”的意味。

“这本书，那个人也读了。”

“那个人？你爸爸？”

“那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读起来了，还笑了。”

“你爸爸还笑了？”

志朗看着书说道：“是啊，好像是笑了。对了，我喜欢的句子是，呃，这个这个，这句真不错。”

我仔细地看起他翻开的那一页。

人生悲剧的第一幕，是从成为父母子女开始的。

“原来如此。”我点头道。

“还有，这句话是我和那个人都喜欢的，很好笑。”他往前翻了几页，交给我看。

“憎其罪而不憎其人”，这实行起来并非难事。大多数孩子对大多数父母都规规矩矩地实践了这条格言。

我笑了，又说了一遍“原来如此”。芥川龙之介也有说话尖锐的时候啊。孩子习惯于从家长那里得到许可，这是人之常情，而“家长总是破坏孩子的幻想”，这也和我日常生活中的感觉一致。而志朗那个冷漠到极点、处于绝对君主地位的父亲，居然会读起这本书，还和志朗一起发笑，真是无法想象。

“武藤先生，你为什么选择当家庭法院的调查官？”志朗突兀地问。

“为什么忽然问这个？”

“面谈时我一直被你问。现在换一下吧，你为什么要当调查官？”

“是啊。”我盯着志朗，眼睛不停地眨巴着，让睫毛也颤动起来。隔了足够的时间，我说道：“为了见到你。”

“什、什么？”志朗一脸困惑。

“有一次，我接待了一个可爱的女高中生，也被问到了同样的问题，我当时是打算这么回答的。”

“武藤先生，你太笨了。但人虽愚蠢却不自知，这也不算罪过。”他只是个高中生，却装出一副高人一等的口气，“虽说如此，可你不觉得调查官的工作很辛苦吗？”

“为什么？”

“明摆着嘛，调查官对我们什么都不了解。我们又狡猾，又能一脸平静地撒谎。”

“是啊。”我眼前忽然浮现出前几天那个让我失望透顶的搞援助交际的女高中生的脸来，不禁想叹气。

“武藤先生，你和我们这样的人见面谈话，真的能找到我们犯罪的原因吗？”

志朗或许是在和我开玩笑，但我还是语气坚决地断言道：“能找到。”

志朗显得有些吃惊。“你确定那不是只有你自以为正确的原因？”

“调查官既不是刑警也不是老师。”我抓起一把零散的炸薯条，说了一句慷慨的话，“你也吃些吧。”

“跟刑警和老师有微妙的区别吗？”

“完全不同。”我说道，“刑警是逮捕我们的人，只要我们干了坏事，就会被他们抓走。老师是教我们东西的人，他们教给我们人活于世应当知道的常识。”

“那调查官又是干什么的？”

“是倾听你们说话的人。”

“听起来还挺伟大的。”志朗苦笑道。

“更准确地说，调查官就是你们唯一的盟友。”

“我们的盟友？我们还有律师呢。”

即使是少年犯罪，律师也可以作为陪同人，像正常的官司一样参加审判。

“律师可不是盟友，他们只是你花钱雇的专家。但还值得信赖。”

“可是，我朋友说，多亏律师帮忙，把他一桩原本是恐吓勒索的案子变成了平常的借贷。”

一阵忧郁的心情涌上心头，这时我的心情一定和咖啡的颜色一样，而且是没加糖的。因为武藤，所以无糖。

“是吗？”我说道，“律师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把一桩勒索案大事化小，并不算真正拯救了这个孩子。这就跟偷偷告诉一个屡击不中的击球手，对方接球手打出的手势是什么意思一样。这只能管用一时。对一名球员来说，真正要做的是改变不规范的击球姿势。”

“武藤先生，你是说你可以纠正那些不规范的击球姿势？”

“即便改变不了，也能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姿势不对。”

“那样岂不是毫无意义？”

“但是，”我嚼碎薯条，盐分让我流出口水，“就算没有意义，也至少是个盟友，不是吗？如果我是球员，有人告诉我姿势不对，我会很高兴。”

“是吗？可是你们让我们去谈话，然后只管向我们问问题。说老实话，这让我很厌烦家庭法院的人。”

“调查官是握着手枪的牧师。”我说道。这不是发自我内心的话，却也是从阵内那里学来的一套。

“看上去倒是很有风度。”

“就算大叔也有想表现风度的时候嘛。”我笑道。

“你说的‘手枪’指什么？”

“调查官握住的是法律这把手枪。但我们很少用。”

“你是说不使用法律？”

“从我的心情来说，”我说道，“即使用上了，我平时也藏起来。”

“是舍不得吗？”

“因为我是牧师。”

“牧师？”

“我们一直在等着犯罪的少年说出心里话。在忏悔室里说话是不需要手枪的。”

“可你们不还是握着枪吗？”

“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就会以枪威胁，把他们强行带到教堂里。”

“真吓人。”

“是啊，我们看起来可能招人喜欢，实际上却很吓人。不过，从这一点来说，律师们可从不藏起手枪。他们就像赚取悬赏一样，砰砰地开枪。跟他们相比，你难道不觉得牧师才是你们的盟友吗？”

“光听人说话可解决不了问题。”

“可是有很多孩子就是苦于没人能倾听他们说话。”这是我的真心话。

“听你的话，感觉比起律师和刑警，你们调查官才是最伟大的。”志朗笑道。

“就是为了让你这么觉得，我才这么说。”我笑了。虽然是自己说的，可还是觉得不好意思。“不过，我们调查官很少用枪，所以即使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忘了怎么用了。”

“这可不行。”

“是啊。”我说的，正是几个月前从阵内那里听来的原话。

“你觉得家庭环境是导致犯罪的原因吗？”志朗仿佛在调查我这个调查官的资质，紧接着问道。

“我觉得是。”我立即答道。

“有这么简单吗？”

“就这么简单。”我断言道，“正因为原因简单，世上才净是不良少年。”

“你的意思是说，问题出在父母的爱上面？”志朗似乎想说这太过简单，太过浪漫主义了。

“这世上没有一个好家长。但也没有不受家长影响的孩子吧？”

“可是，我也不能想象犯罪的原因会出在家长身上。”志朗说道，“在我周围，还有因为闲得无处打发时间而犯罪的人。那样的人应该很多才对。”他把手伸向薯条，放到嘴里咯吱咯吱地吃了起来，“而且，他们又轻而易举骗过了像你这样的调查官。”

这是事实。有些孩子只是抱着玩的心理犯了罪，来到家庭法院的时候却说：“爸妈对我不好，他们不爱我。”但说实话，我对这样的孩子感到乐观。因为他们独自一人的时候不会出问题，只有聚集在一起时才会被带坏。阵内常说：“孩子这个词用英语说是child，可变成复数的时候并不是childs，而是children。这就变成另一种东西了。孩子们就是这种性质。”

随着年龄的增长，那种类型的少年会渐渐聚不起来，终有一天会远离那些因为打发时间而犯的罪。所以我对他们并不太担心。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孩子犯罪并不是出于年少轻狂，而是另有原因：他们苦于自己的生活。而他们犯罪的深刻动机并不能简单被发现，所以我们只有做少年的盟友这一条路。

“我们已经看穿了。我们并不是被难缠的少年们骗了，而是故意装出被骗的样子。”

“你真是不愿认输呢。”志朗挖苦道。

这确实是不愿服输，但我却说：“拿着手枪的牧师不可能被骗。”

10

我和志朗回家的方向一样，当然这只是偶然。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既然事情已经朝这个方向发展，我还是开口说道：“能不能去你家看看？”

我们沿着从市区通往郊外的国道并肩走着，说着无关紧要的话。正如我在面谈开始时感觉到的，志朗是个充满朝气又活泼的普通高中生。他适当地表现出礼貌，又适当地显露害羞，有时我还能窥视到他比我聪明的地方，而他又恰到好处地表现出鲁莽的一面。

“上次的面谈，你是因为紧张吗？”我随口问道。

志朗却忽然浮现出困惑的神色，苦笑道：“是因为状况不同。”仅此一句。当志朗知道我还是单身时，便又露出很高兴的表情说道：“给您介绍个女高中生吧？”

“好啊，说话算话。”

“调查官说这话合适吗？”

“调查官也需要女朋友嘛。”我答道，“你有女朋友吗？”

他的表情立即起了变化，脸色刚变得苍白，转眼就歪起脸，耳根都红了。“有过，但分手了。”

我看着他，心想这事或许和他偷盗有关。虽说随意的主观臆测是危险的，但因为志朗寂寞的侧脸给我的印象太深，才让我做出了如此推测。

“要是没女朋友，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不过是个比你大十岁的阿姨。”我说道。

“是为了照顾晚辈吗？”志朗苦着脸说。

志朗家的房子十分气派，即便在这片高级住宅区中也引人注目。砖红色的墙壁透着厚重感，庭院也宽阔气派，大门两侧种着榉树，枝繁叶茂，围墙里面则整齐地排列着一种叫矮松的观赏针叶植物。真气派啊——但我没有说出口，因为我并不觉得说了这话会让他高兴。父亲是一家大公司的经理，这样的事实必然会给一个孩子带来相应的重负。

这时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音量很大的音乐声正从志朗的家里飘出。

二楼房间的窗户敞开，声音正是从那里放出来的。

爵士乐！次中音萨克斯，桑尼·罗林斯。这是他一张著名专辑里的曲子，连我也马上听出来了。此时四下里飘荡的都是他那豪迈的曲调。

我瞥了志朗一眼。

志朗咋舌道：“他听着听着睡着了。”

“嗯？”我一时语塞了。“可是，你爸爸不是不喜欢爵士乐吗？”

志朗重新看向我，鞠了一躬，说道：“再见了，武藤先生，下周见。”然后匆忙钻进门里，回到家中。

我被留在原地。几秒钟后，志朗的脸出现在那扇传出罗林斯曲子的窗户上。他神情尴尬，匆忙低了一下头。过了一会儿，那个一身运动服的父亲站了起来，出现在窗边。或许是因为一直在睡觉，他没有戴眼镜，一副不好意思的表情，全然不见在全国各地经营连锁店的经理的威严。

我点头致意，转身离开。

我并不感到释然：志朗前几天不是还说他父亲不喜欢爵士乐吗?不是说只要在家里让他听见，他就会立刻关掉音响吗?

可我现在看到的事实却和他说的相反。从他家里飘出的竟然是堪称爵士乐之王的萨克斯演奏家的乐曲，而他父亲听着它居然打起了瞌睡。不喜欢爵士乐还要听？难道我被骗了？我脑中浮现出种种疑问，但马上又消散了。我并不想琢磨这些东西。

11

“武藤，你这是被骗了。”阵内将我不愿琢磨的事情脱口而出。

还是早上的办公室，我将周末遇到志朗的事以及有关他父亲在爵士乐上的矛盾说给他听。

“不要这样妄下判断。”

“可事实就是这样。那种穿运动服的大叔，心里一定没想着什么好事。说不定他跟他儿子另有图谋呢。”

“图谋什么？”

“想象得出来，”他自信满满，让我不安起来。“那对父子间一定隐瞒了什么，所以对你撒了谎。”

“那对父子看上去可没好到能一起密谋事情的程度。”

“所以啊，”阵内焦躁起来，竖起手指说道，“当然不会让你看出来了。他们只是在面谈时装成父子不和的样子而已。那只是他们计划好的步骤罢了。”

我想起了上次面谈时的情景：一个是仿佛在监视孩子的父亲，一个是对那视线惶恐不安的孩子。那会是他们的表演吗?

“我觉得不像在演戏。”

“面谈的时候和你在快餐店见到他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吧？”

“完全不一样。”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我知道了。”阵内脸上浮现出一丝诡异的笑容，让我不由得有了不好的预感。“他的妈妈，没出现吧？”

“是的，好像是在旅行。”

“骗人的。”

“哎？”

“那个父亲和儿子联手把妈妈杀了，就埋在院子里。为了隐瞒这事，行动才显得可疑。”

“等、等一下。”我站了起来，“什么叫把她杀了？”

“很简单的事实。”阵内一脸满足地晃着脑袋。

“你下的是什么判断？”

“可能是这样吧。就算没说中，也差不了多远。”

“就算是，退一百步说，就算发生了这种事——”

“发生了，一定没错。”

“那他们还有什么必要撒谎说不喜欢爵士乐？”

“这个嘛，”阵内东张西望。看来他是在一边说话一边寻找歪理，这是他惯常的样子。“尸体总会散发出腐臭味吧？就算埋了也会散发出来。他们想要用爵士乐把这个掩盖住。”

“用爵士乐掩盖尸臭？”我哼了一声。

“通过刺激听觉来钝化嗅觉。”阵内肯定连自己都不懂自己在说什么，“当时不是放着桑尼·罗林斯的《Moritat》吗？那曲子本来就是一出以罪犯为主角的歌剧里的，有个别名叫《Mack The Knife》。啊，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他妈妈是被刺死的，所以才会听这曲子。”

“我看不是那样。”

“要不就是这样！”阵内把嗓门提高了一度，“他父亲对杀死他母亲的事感到悔恨。为了赎罪，他听起了爵士乐。他放大音量听自己不喜欢的爵士乐，正是在自我惩罚。这是赎罪。”

“别说这种《怕包子》（日本单口相声剧目之一。有人声称害怕包子，别人想捉弄他，买来各种包子。于是此人一边说“好怕，好怕”，一边将包子吃光。）之类的话。”

“音乐有时是会拯救人的。”阵内噘起嘴说道。

阵内是个乐手，这件事同事们都知道。有时他会借口说乐队有训练，然后提早赶回去。也有很多时候，他会闹情绪说，自己周末有演出，无心工作。平时就喜欢吵吵嚷嚷的阵内，又去弹一把声音嘈杂的吉他，光是想象就够让人生畏了，所以我至今为止一次都没看过他的演出，也没听过他的演奏。“来看我的演出吧”——阵内也从未这样邀请过我。小山内倒是去过几次他的演出现场，我曾问感想如何。“还不错。”小山内点点头，然后莞尔一笑，说道，“阵内的吉他弹得真不错。”

听他这么一说，我还真想去看一次演出。但每次看到阵内自吹自擂地鼓起胸脯说：“我的演奏可是帅到了家。”我反倒有种排斥感，这

也是事实。

再加上阵内还抓着我讲过他“十八九岁的时候，遇到过一次银行抢劫”这种明显是编造的故事，胡说八道说什么“那时我唱了一首《Hey, Jude》”。说实话，我甚至对他有了警惕，怀疑他到底有几句话是认真的。

“阵内，你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快要上班的时候，其他桌子旁也陆续来了人，开始搅乱室内的空气。这时，我忽然想要问这样一个问题。

“怎么了？”阵内罕见地露出畏缩的神情。

“没别的意思，只是见了志朗的爸爸后，我觉得那太可悲了。又不相互理解，又冷漠。我在想，你的爸爸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爸也很差劲。”阵内的声音很清晰。

阵内无论何时都是一副不认输的样子，因此我想这话一定也激发了他要和志朗比高下的心理，可看他的表情却不是那么回事。他显出一副我从未见过的认真表情。“他道貌岸然，净说些大道理，实际上却嘴脸丑恶，是个差得不能再差的人。”

“会对你和家人大打出手吗？”

“他要是会打人，那我倒容易理解他了。可他并不会，在社会上，他是个出色的人物，人又认真，又很优秀。但那是最要不得的。”

“要不得？”

“即使和我妈离婚，再也见不到，我还是最看不起那个男人。”

“是吗？”我没料到他竟然会说这些话，压低声音说道，“现在也是吗？你现在还蔑视他？”

“现在就不知道了。我已经无所谓了。”阵内连掩饰的样子都没有，表情痛快，仿佛这事已经有了定论似的，“后来发生了一件小事，我再也不管他了。”

这时我被小山内叫走，便没再往下问。

12

当天回家的路上，我顺道拐到志朗的家附近。他家虽不是我回家路上的必经之地，但我总归是起了好奇心。我踮起脚尖，透过矮松和榉树之间的空隙窥视院子里的情况。虽然暮色西沉，光线倒不太暗。

虽然我并不愿意承认，但阵内那句毫无根据而又耸人听闻的“那个父亲和儿子联手把妈妈杀了，就埋在院子里”，总让我平静不下来。

我抽动鼻子寻找着异味，只闻见树木发出的馥郁香气，并没有腐臭。我眯起眼睛，确认院子里有没有被挖过的痕迹。

这已经超出了调查官的工作范围。

我要是再在这里逗留一时半会儿，肯定会令附近的主妇报警。正当我这么想时，门被打开了。我快步藏到电线杆后。

从门里出来的是志朗的父亲。他似乎在提防四周的动静，左右张望。

我不自觉地跟在了他身后。他此时并没穿运动服，而是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短袖夹克，说不定这是志朗前几天买的那件衣服。天空渐渐暗了下来，我跟着他拐进闹市区。此时居酒屋、俱乐部和拉面店的招牌已亮起灯光，显得有些滑稽。见他在一家便利店所在的转角左转，我也加快了脚步。一转过去，只见他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你是之前家庭法院的那个人吧？”

“是、是的。”

我正准备致歉，他又开口了：“去喝一杯吗？”

“啊，好。”

志朗的父亲有点自暴自弃地喝起酒来。既然是堂堂一个经理请客，那就该在一家高级酒吧，或者有文质彬彬的女侍的俱乐部，但事实却让我的期待落了空。我又想或许会在他家自营的连锁居酒屋让我享受一下老板的待遇，然而也不是。我们走进的是一家连我在大学时都看不上的小居酒屋。

即便开始喝酒，志朗的父亲还是没有半点诘问我为什么跟踪他的意思。

“上次那玩意儿，太有意思了。”他喝了好几杯啤酒后才开口说话。

我正愁着怎么对付第二杯酒。“您说的那玩意儿是什么？”

“那个叫芥川什么的书。”

“啊。”

“我昨天可读了一整天。我都几十年没碰过书了。”

“您当上经理就觉得不再需要看书了吗？”

“不，当然需要了。”他仿佛并不是在说自己。我心想，既然是开玩笑，他至少也应该笑笑才是。

“您觉得哪句话说得最好？”

“是那句吧。那句什么‘我们人类的特征，是犯下神绝不犯的过失’，还有那句‘没有比不受惩罚更痛苦的惩罚了’。”他居然令人惊讶地背了出来。

听着他的话，我心里念头一闪。“这样啊，您一定是经历了某种只有人类才会犯下的过失，因此想接受惩罚吧？”我刚说出口，心里马上就咯噔了一下。他这话这听起来实在像是在坦白“我杀了志朗的母亲”。

“是啊。”他说道。他本想再说些什么，但新的啤酒已经端来，他又兀自喝了起来。

“志朗是个好孩子啊。”

“那小子，是啊。”出人意料，他马上就认同了，“是个好小子。”

“上次的面谈，您显得十分冷漠，一副很吓人的样子。”我试探道，反正他已经喝醉了。

“那个时候……是啊，当时情况不一样。”

“情况？”这难道是什么暗号吗？父子二人张口就是“情况变了”。难道是他们父子想用这句谜语一样的话搅乱我的心思？他们就这么恨我吗？

“我连累了他。”他或许已经醉得不行了，摇摇晃晃地对我说道，“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我想我明白了，”我说道，“果然是您在家教上出了问题。”

他已经完全醉倒，我说的话他似乎并没有听到。

于是我横下心来问他：“志朗的妈妈现在在哪儿呢？”因为不好直接问“是不是被杀死埋掉了”，所以我用了这种委婉的说法。

他的反应却很平常：“都说了，旅行去了，旅行。这个时候，真亏她心情好。”

如果把这看作是个杀人犯撒的谎，那也太自然了。他没有半点惊讶或者紧张的样子。阵内随口说出来的推理果然是胡说八道——我得出结论。这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我没有再往下说有关志朗家庭的事。不过，这个看似顽固到家的独裁君主般的父亲看上去也有了反省和后悔的意思，光是这一点也让我感到颇有收获。

即将走出店门的时候，他忽然对我说起话来。仿佛在不经意间，他已经清醒了，语气丝毫没有含糊：“武藤先生，你觉得孩子们的人生可以改头换面吗？”

“哎？”

“你们只不过是跟孩子们见个面、说说话而已。这样能让孩子产生什么变化？”

“我想，能改变最好不过。”这是我的真心话，“或许这看上去并不现实。”

“这就对了，现实。现实啊，这才是最重要的。”他用喝醉后那种特有的一字一顿的语气说，“就算我们大人，不也常常有人说想变成鸟这样的胡话吗？”

“或许有那样的人吧。”我也想变成鸟啊。

“那样逃避现实真的好吗？变成了鸟，那又能怎样？”

“是啊，话是这么说。”他究竟要说什么？我一边思忖，一边想象在空中盘旋的鸟，可抬头一看，却不见有天，只有居酒屋的天花板。“可是，既然有人觉得自己就像鸟，那总归有他自己觉得幸福的地方。”

“幸福吗？”

“只要感觉着我就是只鸟，不就挺愉快的吗？”

“愚蠢。”他把目光移开，试探般说，“武藤先生，你觉得你就这么了解孩子们吗？”

“这个嘛，”我挠着头说道，“老实说，我真不了解。可我觉得我总能想出办法来。《E.T.》里面，外星人和地球人的孩子不也相互了解了吗？”

“但那不是电影里才有的事吗？”他板着脸说道。

怎么回事？他的脑子不是转得很灵嘛——我噘起嘴。

13

付钱时竟然难以置信地是各付各的。我一直以为他会请我，甚至都想问问这位经理：“我真的需要付钱吗？”

我们离开那家烟雾缭绕的烤鸡肉串小店，朝大路迈开步子。志朗的父亲并没有醉成我担心的那样，虽然说话已经口齿不清，步子却走得很稳。

“说实话，武藤先生，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当我们走到一家正在装修的弹子房前的小路上时，志朗的父亲忽然说道。

我正准备回话说“什么事”，背后传来啪嗒啪嗒的脚步声，我们的谈话就此中断。但还不止如此。

一个看上去并非善类的男子从我旁边跳向前方。我正想着是怎么回事，就已经撞到了一旁的自动售货机上。

两个穿着不合时令的夏威夷衫的男子站在面前，身上仿佛写着“找碴儿”几个字。其中一人轻轻拍了一下志朗的父亲，瞪着他。能够确定的是，这绝非旧友重逢。

“可被我们找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声音传过来，“说什么去搞钱，结果却跑了。”

志朗父亲的头像是缩进了壳里，说道：“对、对不起。”

我靠在自动售货机上，看着这场面，脑中恍恍惚惚。一个大公司的老板，一个让儿子怕得要死的父亲，居然在痞子面前反复道歉，这

光景真算得上奇幻。看来，志朗的父亲应该是向一些来路不明的人借了钱。这么说来，他那些连锁居酒屋也许并不那么赚钱，或者已经难以维持。

这几个正在气头上的痞子年纪有多大？作为调查官，我难道不应该马上向他们提问，和他们一起思考重新做人的出路吗？这样的使命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看样子我是喝醉了。

“你口气不是挺傲吗？”穿夏威夷衫的男子揪住志朗父亲的领子说道。

这时，我反射般动了。“你们住手！”我说着从售货机旁站起身，右手摇晃着伸向前方，朝两个男子走去。

“找打是吗？”我被迎面威胁道。

志朗的父亲不安地看着我。

“你们住手就是了。”我伸手抓过夏威夷衫男子的手，将他和志朗的父亲分开。

“你这浑蛋！”男子拽着我的衣服说道。

这时，我脑中的一段记忆复苏了。在想好之前，我的身子就先动了起来。等我回过神，才发现已经转过身，狠狠地给了志朗的父亲一记右拳。而脑中的另一个我此时正在惊讶：怎么回事？但现在后悔也晚了，被我打的志朗父亲带着一副发自内心的吃惊表情，摇摇晃晃地倒下了。

我看到身后的两个男子也莫名其妙。而我自己，打了人也就罢了，打过之后却只能干站在那里，傻呵呵地露出一丝浅笑。自然，那两个男子很快揪住我的衣服，踢了我好几脚。最后我也倒了下去，似乎还倒在志朗父亲的身上。

但我们也没有受到没完没了的暴力，因为不久之后，不知谁喊了一声“打架了”，两个男子随即跑开。

志朗的父亲非常忌讳上警察局。至于他不愿去的理由，我不得而知。

“实在非常抱歉。”我已经陷入极度的自我厌弃中，直想找个洞钻进去，却哪儿都找不到。

“不，”志朗的父亲直率地说道，“真没想到，竟然挨了武藤先生一拳。”

“是啊，这个嘛……”我小声说道。

“这是饱含了调查官深情的一拳。我醒悟了。”说完，他微微一笑。这对他来说，恐怕是尽了最大努力才说出的好话。

很抱歉，这一拳里什么感情也没有，只是一拳而已——我好歹还知道，不能心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回去的路上，我忽而想起自己的工作，对他说道：“请您一定要帮助志朗。”我终于说了一句调查官分内的话。

“我是不行了。”他摆出一副悲伤的表情。

您可是他的家长——当时，我连对他这样怒吼的力气都没了。

14

“武藤先生，您上次出事了吧？跟那个人一起喝酒的时候。”志朗说道。这是第二次面谈的日子，他隔着桌子探出身对着我。

“可你爸爸既不想去警察局也不愿上医院。”

“可是，不是您打的他吗？”

“哎？你都听说了？”我脸上一阵发白。

“真是杰作！”志朗感叹地摇摇头，又调皮地说道，“堪称感人。”

这次面谈让我觉得很顺利。志朗不但诚实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态度也大为改变，甚至对我说了他在学校的不愉快遭遇以及一些同学的趣事。这些表现一点都不像策略或表演，也没有顾虑彼此立场的感觉。

志朗将上次的文库本还给我，说道：“贴了便条纸的地方，是我最喜欢的句子。”

我接过书，翻到露出粉红色便条纸那一页，自然地流露出一丝苦笑。他贴便条纸的地方，竟是阵内制作的那本《厕所语录编》。

均分财产！清算旧账！重整人生！

“这就是你最喜欢的？”我倒觉得有其他更好的句子。这读起来并不是格言，仅仅是一句怨言。

“我觉得这是说有钱人应该分些钱财给穷人吧？”志朗的口气很肯定。

我并非不知道写下这句话的人的心情。自打我们懂事起，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有了贫富、美丑和境遇的差别。还没等我们记事，我们的人生就已经开始。我能理解这种想说句“请等一下”的心情：请等一下，让人生重新从一张白纸开始，让我重整人生。

“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叮的一下就让我理解了。”

“叮的一下？”我配合着用起了年轻人的口头禅。

“叮叮的。”看来，这个“叮”字可以自由增减。

“难道说，你是为了平均财产才去偷东西？”

“才不是。”志朗慌忙摆着手说道，“偷东西的事，我已经认识到错了。说实话，是因为当时心里太烦了。”

“而且和女朋友分手了？”我笑着问道。

“呃，算是吧。”志朗挠挠鼻头，“还跟爸爸闹得很僵。”

“可现在看上去处得很融洽了。”一想到那天志朗开朗的表情，还有那个在居酒屋反省的父亲，我就觉得他们父子的关系已经变得很好了。虽然我完全不知道其中的缘由，但看上去他们的关系确实忽然好转了。

志朗的嘴角微微蠕动了几下，并没有马上回话。

“你爸爸，上次看到他的时候，他说你是个好小子呢。虽然冷漠了点，可他也不算是坏人吧。”

“是啊，嗯，那个人确实是个好人。”

“忽然一切都变好了，不是吗？”

“是啊，你放心吧，武藤先生。”

之后，我们又聊了一会儿，面谈就这样结束。志朗已经认识到了自己偷窃的罪行，也表示了反省。即使是我这个身处失落中的不靠谱调查官也敢如此断言。

我领着志朗走出面谈室。关上房门的时候，我半开玩笑地将阵内的推理说了出来：“说实话，我还以为你家的妈妈已经被杀了呢。”又补充说，“你们的表现太不自然了。”

志朗听了，捧着肚子笑了好一阵。“武藤先生，请别随便就把我妈杀了。”他咳了一声，“真是个过分的调查官。”

最终，我和志朗就此分别。

我在给法官的报告上写上了“不予审判”。综合考虑少年有反省的表现以及罪行较轻的情况，我给出了这一结论。

于是，盗窃案就这么告一段落。我对志朗这种类型的高中生比较有好感，甚至想，要是我们年龄相近，或许还能变成朋友。但一转念，又觉得我们恐怕不会有再见的机会了。

15

虽说如此，我还是再次见到了志朗。眼下阵内递给我的那张报纸上，刊载的正是志朗的照片。我还真不知道他被人绑架过。

“这就是上次和一身运动服的爸爸一起来的家伙吧？”阵内对我说道。

照片上是一家人站在自家门口拍下的影像，或许是志朗刚刚被放出来的时候，见他脸色健康，我放下心来。

“等事情平静下来后，你去见他一面，说说话吧。”阵内晃着手指头说道。

不需他说，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我和志朗见面，是两周以后的事情。打电话过去，接的人是他妈妈。或许是绑架案的后遗症，我遭到了极大的怀疑，不过确定我真的是个调查官后，她允许我到她家拜访。也许是因为她没有听说上次那桩盗窃案，总之听我说起家庭法院，她的反应似乎是第一回听说。

我被引进那栋豪宅，坐到客厅里一张非常舒适的沙发上。我小心翼翼地坐下，一个带有精美杯柄的茶杯随即递到我面前，就放在一张半透明材料制成的桌子上。

我向志朗的母亲请求和志朗单独说话。他母亲显出一副不情愿的表情，但片刻之后还是离开了房间。

“绑架犯还没被抓住吧？”我说道，“不好意思，一上来就说这么敏感的话题。”

“好像，还没有。”志朗喝了一口红茶，“你看过报纸了？”

“吓了我一跳。”我笑着说。

“你生气了？”

“我想一定是有原因的。”我简直就像在询问出轨的恋人，“真的吓了一跳。”

“当时我可没有恶意。”

于是我单刀直入地问道：“那个时候，跟你来面谈的那个穿运动服的人是谁？”

“果然被看穿了。”他的表情绷不住了，露出牙齿笑了起来。

报纸上的照片也把他的家人照了进去：母亲是一副因为儿子平安回来而落泪的表情，表情严肃的父亲也露出了安心的神态。我看了照片，惊觉这个父亲和自己当初面谈时见到的简直判若两人。绝不是同一个人，体格和面相都不同。

“武藤先生，你不会乱说吧？”

我对志朗将要说出什么话来感到不安，却又不想就此罢休。“我可是牧师，”我说道，“我的口风堪比牧师。”

“那个人，并不是我爸爸。”志朗最终道出了真相。

“那是谁？”

“谁知道……”志朗欲言又止般说道，“啊，我可不是在装傻，是真的不知道。他是忽然到我家里来的。”

“忽然？”

“那个时候，我爸妈都在长期旅行。”

“你爸爸也是？”当时我听他说只有母亲。

“是的，家里就我一个人。当时就是这个状况，那天晚上，那个人忽然就进来了。”他说道，“倒也不是简简单单地进来，而是划开玻璃，然后开了窗户锁闯进来的。”

“小偷？”

“怎么说呢，他是逃到这里来的。那时候发生了一桩案子，你知道吗，有一户人家，里面进了强盗，把一个帮佣劫走了。”

我一边回忆，一边点点头。我还记得阵内曾把那篇新闻报道传给我看过，就是那桩当事的家政妇因说了一句“凶手跟野兽一样”而遭人贻笑的案子。

“难道说……|”

“那个人好像就是凶手。”

“你不是在瞎扯？”我一时间用词也粗鲁起来。

“绝没有瞎扯。”志朗眼里放光，“是真的。我当时怕得要死，那个人也是豁出去了的样子，一开始吓死人了。不过，他还是先要我把他藏起来。与其说是请求，倒不如说是威胁。”

“可是，为什么那个人会来面谈？”

“那个人来这儿的日子，正是面谈的前一天。其实，我对我爸妈隐瞒了要去家庭法院的事。说老实话，我当时连面谈都不打算去。”

“但是你改变了计划。”

“因为，那个人当时拿着刀子，恐怖极了。他不相信我，所以不许我外出。估计是怕我报警吧。所以，我试探着说，明天我要被家庭法院传唤，要是不去面谈，就会被他们怀疑。”

“原来是这样。”

“我这么一说，那个人就说要跟着我，还说什么‘我要监视你，看你会不会在家庭法院说多余的话’。总之，那个人也豁出去了。”

“于是他就假扮成你爸爸，跟你来了？”

“那个人因为被警察追捕，所以拿了我家一副眼镜戴上，剃光胡须，又拿我家的理发推子把头发推短，还换了身衣服。他身材比我爸爸大一号，哪件衣服都不合身。”志朗一边回忆，一边偷笑起来。

“所以你就让他换了身运动服？”

“除了那件，其他都穿不了嘛。对了，你还记得吗？警察根据那个家政妇的证言制作了肖像画。”

“好像是。”

“那幅画一点都不像。那个家政妇怕是因为太想出风头，把凶手的样子都搞混了。”

确实，我也记得画面上是一个神色仓皇的人。“所以面谈时你就什么也没说？”

“因为他当时威胁我，要是我说了多余的话，他就要我好看。我当然要爱惜这条命了。我不知道话说到什么程度才好，那是我最紧张的时刻了。当时我想，回去之后我肯定要被他宰了。但听您说要是我不回答问题，下次就还要来面谈，我心想就这样。”

“什么意思？”

“既然有下次面谈，那他就必须让我活到那个时候。要是来不了家庭法院，我就会被怀疑出事了。再说您还说了句上门请我来。我心想，这样一来，那个人也不好对我轻举妄动了。”

我忘了回话，直盯着志朗的脸。“那个时候居然是这种状况？”

“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出戏已经展开了不少剧情。”志朗说道，“但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你们当时老把这个挂在嘴上。”

“面谈那天，回到家里后，我跟他谈和了。”

“你，和那个强盗？”

“多亏了武藤先生给的那本书。”

“那本书？”

“那个人一开始还怀疑那本书里面藏着调查官的什么秘密信息呢，马上就看了起来。不过，等他发现怎么都不像那么回事后，就只觉得那本书有意思了。于是，我们不知不觉开始一起看，两个人爆笑不止。”

“你们就这样谈和了？”

“嗯，从那以后，我开始觉得他并不是坏人。跟他说了许多话后，我问他为什么要当强盗。”

“因为借了别人的钱？”我回想起那个人被两个痞子缠住的事情。

“他原本是个纯良的大叔，就因为到处借钱，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他的人生怕是抽中了受穷的命运签，我不知怎么就同情起他来了。”

我追忆起那个穿着运动服的男子。说不定，他的人生正和他那件深蓝色运动服一样暗无光彩。他一定是因为样子长得不讨人喜欢，又手无缚鸡之力，才沦落成一个笨手笨脚的强盗。一想到他被这个高中生同情，我也不禁想同情他。

“武藤先生，你生气了吗？”

“没有，我也搞不清楚，该说什么好呢？”我喝了一口红茶，笑道，“我还觉得有些爽快呢。”我并没有强装。虽然我是被骗了，但这和遭人背叛的感觉并不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痛快的地方，那就是被阵内那句“他会来到这所家庭法院，由你接待”的预言歪打正着，还有

就是在少年和强盗谈和这件事上起了作用的，竟然也是阵内的那本书。

“这个，给你了。”我将我买下的文库本放在桌上，“这个作家和你爸爸同名。这本书挺有意思的。”

“啊，确实是我爸爸的名字。”

“这名字可是你亲爸爸的吧？”我向他确认，“要是觉得有意思，也可以看看他的其他作品。”

不知怎么，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教育家。不过时不时能换成这个角色也不错。最后，我问了一件自己绝对不会忘掉的重要事情：“赎金是多少？”

“一千万。”志朗答道，又压低声音说，“倒也不算多。”

“有了一千万，那个人就能把债还清了？”

“嗯。”

“你是为了他，炮制出一桩你被绑架的案子，然后从你爸爸那里拿出钱吧？”

“什么嘛——”志朗呼出一口气，吹动了他前面的头发，“你都知道了？”

“我在来这儿的路上想到的。”

“半年前，那个人为了逃脱追捕，人间蒸发了。但我一直在想办法，琢磨怎么让那个人复活。”

“复活？”

“是的，复活。”

这是个让人感觉很好的词，又有力量，又充满希望，甚至包含着一种天真的感觉。“复活。”我又悄声说了一遍，想起了和志朗面谈的时候，想起他那时从《厕所语录编》里选出的那句话：“这是说有钱人应该分些钱财给穷人吧？”

“你是想伪造一桩绑架案，然后实现财产均分喽？”我不由得问道。

志朗开心地点点头。“前几天，我偶然间撞见了那个人。那是我去东京的时候，他当时正在翻垃圾桶。”志朗的语气中混杂了同情和嘲笑。“我跟他打了招呼。那个人一副要开溜的样子，不过聊了几句之后，他也变得很高兴。于是我就把我的主意告诉了他，就是和你的推理一样的主意。那个人一开始反对这么干。这可是真的，他很不愿这么做。但他还是被我说服了。我对他说，反正我家有钱，少一点也没关系。”

“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

“不知道。他拿了钱就消失了。我连他的名字都没问。”志朗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只有少年才有的神情若隐若现，看起来确实是个不折不扣的高中生。

临走的时候，我站在门口小声问他：“你和爸妈相处得好吗？”

“这个嘛，还算好吧。”他神情复杂，“虽然不是特别好。”

“是吗。”我一面回话，一面反射般想起阵内。我倒想知道，一直对父亲不屑一顾的阵内，究竟是怎么把这个心结了结的。

我致意后准备出去的时候，志朗叫住了我。“对了，”他看着我说道，“那个人还说过：‘要是我更年轻的时候干出坏事来就好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他说，要是他现在才十几岁，见到像武藤先生这样的调查官，应该会变成更有用的人。”他脸上浮现出逗弄般的笑容。

我没能立即答话，咽了一口唾沫，只说了一句：“这不就本末倒置了嘛。”

16

接下来，这个故事还有一点点后话。那是又过了半年后的事情了。

早上八点，家庭法院里承担少年案件的调查官室一如往常，只有我和阵内两个人。这个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个比我年纪略小、娇小可爱的女朋友，打算周末去温泉旅馆。我翻着旅馆的小册子，独自在陶醉中发笑。阵内坐在桌前，身子前倾，读着报纸，又准备开始讲一些莫名其妙的杂谈。但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将桌上的文件翻开。

“对了，武藤，看看这个吧。这是昨天收到的案件记录。”

“啊？”我满脑子想的还是旅馆的料理和温泉的效用。一眼扫过去，发现上面记录了一桩少年案件。这有什么好看的——正准备这么问，我忽然发觉了。

上面有一张犯事少年的照片，那绝对是志朗。

“这不是你上次受理的家伙吗？他又偷东西了。哎呀，真是恭喜。”阵内兴高采烈，“上次他偷的是漫画，而托了我们武藤调查官的福，升级了。这次偷的是小说。”

我慌忙确认了一下案件记录和受损财物的记录。

“啊。”他偷的是我推荐的那位作家的书，就是那个跟他父亲同名的作家。你喜欢他的作品确实很让人欣慰，我心想，但是自己买下来啊！我抬头看着天花板。

“非常遗憾！”

阵内大大咧咧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

寻回犬

1

黄金时代从来不会指现在。

我一边看着正数落下属的主管，一边想起了这个说法。这个“黄金时代”，说的应该是当时没感觉到，事后才感叹“那个时候真好”的时代吧。难道它存在于还未见到的未来之中吗?

“预算充足，人员也配备了。条件这么好，怎么还会出故障？”主管从刚才开始就一直这么吼着。这是讨论如何应对昨天发生的银行系统故障的会议。因为银行合并后随即发生故障，报纸和电视已经炒得热火朝天。当然，这只是个名义上的对策讨论会，其实只不过是主管在歇斯底里地追究责任。他唾沫横飞，声音激昂。虽说参与的干将不少，但开发时间太短，失败了也没办法——我和其他工程师虽然没把这句话说出口，但大家心里都憋着口气。我厌倦了这样你来我往地推诿责任，恍惚中想起了我的学生时代。

那时，我是个根本不怎么上课、徒有其名的女大学生。至于将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劳动”，我也毫不热心，每天都过得无所事事。

2

最先浮现在我脑中的，是发生在车站附近的那件事。

那时，我们正坐在车站前人行天桥的长椅上。我旁边坐着永濑，脚边趴着贝斯。贝斯的导盲鞍一旦被取下，它作为导盲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拉布拉多猎犬的天真气息。它一副自在的表情，将下巴搁在永濑的鞋上。

永濑和这只导盲犬生活在一起，跟我和永濑结识，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但严谨地说，贝斯比我要早几周。或许正因为如此，它看上去总是将我当作经验不足的后辈。当永濑抚摸它的头时，它会睁开一只眼，向上朝我一瞥。它透露出的这种优越感绝不能说是我的迫害妄想。它一身乌黑亮丽的毛显得很优雅。

仙台站西口的一层是交通环岛和巴士停车场，二层则是行人过街用的天桥。

我们所在的是离车站二层出口约二十多米的地方，四周排列着树丛，空间开阔，算得上是广场。从这里再往前走，就是像蚁穴一样四向分岔的道路。

这里有好几张长椅，行人交织。每到七夕，这里会举办庆祝活动，而到了冬天，大学啦啦队会在这里给参加入学考试的考生助威。

我们现在正面对仙台站坐着。

“这么久了都没回来。”永濑担心地开了口。我们的朋友阵内说去买果汁，到现在还没回来。

“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哭呢。”我这么说，但心里也没有底气。

“阵内可不是这个风格。”

“他应该不会很失落吧？”

“我觉得，”永濑生来就看不见，但有时却好似看得见周围的景色，左右转动脑袋，“人在经受打击之后，想要重整旗鼓，必定要靠自己擅长的方面。”

“什么意思？”

“一个失落的田径选手一定会去跑步，歌手则会去唱歌。大家都是这样从失落中站起来的。”

“那阵内呢？”

“要么就是弹吉他，要么就是喋喋不休地说胡话。”

这两者无疑都是阵内的强项。

“所以，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了将近两个小时的话？”我看了看手表，真是无可奈何。

“都过了这么久了吗？”永濑的声音里也饱含惊讶。

“真亏他有那么多说不完的话题呢。”我叹了一口气。

“阵内果然是陷入失落了。他今天说的话比平时多多了。他是打算用这种方法恢复平时的自我吧。这是他的康复疗法。”

“可是在站前的这种长椅上陪着他，我们才是受害者。”

“别放在心上，反正我、优子和贝斯不都是闲着嘛。”

“可那边的几个女孩子也被他教训了一通。”我用拇指向背后指了指，“她们也受了牵连。”

我说的是三十分钟前发生的事。当时我们的长椅旁站着几个女高中生，正摆弄着一个看似刚买到手的摄像机。“那家伙，会来吗？”“会来，绝对会。”听到她们这样的对话，我心想，她们大概是在等待她们心仪的外校男生或者同龄的恋人，然后大家一起拍个视频。年轻真好——我对她们生出一阵羡慕。但阵内似乎并没有羡慕的感觉。“吵死了！你们不上学吗？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他叱责道。

几个女生因这唐突而又毫无道理的指责感到生气，她们露出不快的神情，对阵内反驳道：“说什么呢，你这大叔！莫名其妙，装什么正经！哪儿有法律说不准在车站说话了？”

或许是被叫成大叔让二十二岁的阵内激动起来，他的声音更大了。“当然有了，笨蛋！不服就叫律师来吧！”

只是口头争辩，阵内当然没理由会输。最后，他带着寻衅意味的批判口气说道：“你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女生，拿着这样的摄像机是要犯罪的。”女生们就此不说话了，她们仿佛要躲开一个精神错乱者一样，退到了稍远的地方。

“真是胡说八道。”我苦笑道，“就这样还打算当家庭法院的调查官？”

那个时候，即将大学毕业的阵内，正为当家庭法院的调查官而做考试准备。

“听你的意思，调查官的工作就是跟那些犯了罪的孩子打交道吧？”

我的工作就是为失明的永濑提供各种各样的消息。无可否认，我也从中得到一点自负，只有这件事是贝斯办不到的。虽然身边的人都嘲笑我说：“怎么跟条狗较起劲来了？”但他们的认识实在太天真。如果我的对手是人，我倒会更从容一些。

“但是我觉得阵内并不能拯救那些少男少女。”

“不，我觉得他会让人意外地表现出色。他一定很适合家庭法院的工作。”永濑预言似的说道，“他今天只是有些烦躁罢了。”

“因为他正在进行康复治疗？”

“这是失恋的康复治疗啊。”

几个小时前，阵内刚刚失恋。车站里有一家出租录像带的小店，阵内向店里一个烫了大波浪卷发的女店员提出交往的请求，结果被无情地拒绝了，拒绝得可谓直白明了。我们当时也在现场，或者说是被半强制地拉到现场，是阵内约的我们。

“我马上就要去告白了，你们一起来吧！”他说得简直跟一个运动员约朋友看自己的比赛一样。

因为事出突然，我和永濑都没能马上回答他。

于是阵内兀自说了下去：“不，应该说是参观。反正你们俩也还从没告白过，不是吗？既然这样，你们理所应当跟我去。这种机会可是很少的。”

我甚至怀疑他滔滔不绝的一串话是不是个我听不懂的玩笑。如果不是，那或许是因为他这阵子连弹吉他的时间都分给了考试复习，压力太大以致神经错乱了。

“你向谁告白？”永濑过了好一阵子才问了这么一句。

“录像带出租店的店员。”

“你们认识？”

“这个嘛，还是认识的，我每周都去那儿租一次录像带。”

“你们说过话吗？”我也有些不安了起来。

“那还用说！”阵内表情认真，做出OK的手势。“她问我：‘什么时候还？’我就回答说：‘明天。’要是她问：‘租一周怎么样？’我就回答：‘那就麻烦你了。’我们之间一唱一和，对话跟流水一样顺畅。”

我们都大吃一惊，找不出任何话来回答。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阵内，发现他真的是认真的。

“我觉得，这样的对话算不上是对话吧？”永濑为了避免伤害到朋友，委婉地说道。

“没事，没问题的。”

“你可真自信啊。”

“那是当然，这是绝对会成功的单相思。”

“我们的教授都说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可以用‘绝对’二字断言。”我先尝试着用权威人士的话来说服他。

“要是没什么事能够用‘绝对’来断言，那活着岂不是没有意义了。”

“是啊。”永濑和我都被他的气势压倒了。

“我都说了，”阵内用力点点头，断然说到，“这事绝对会成功！”

我和永濑为这种没有根由的断定惊讶，更被感动，以致我们没有拒绝或反抗，也没有提出半点疑问，更没有劝他死心，直接跟着他来到出租店前。

“你约我们，还不如约鸭居呢。”永濑半路上说道。

确实，如果邀约也要论资排辈，鸭居应当排在前头。

“那小子，约不出来。”我们似乎说到了阵内不愿提到的话题，他快速答道。

“为什么？”我故意问道。恐怕他已经被鸭居拒绝了。

“他说了句没兴趣，就把电话挂了。真是个过分的家伙。”阵内歪着嘴说道，“我又打了一遍，他竟然说‘已经拒绝过一次的事情，再发邀请是违法的’。好像我是个没公德的推销员似的。”

所以，轮到我们的时候，他没有打电话，而是直接来到家里。

我们站在出租店对面的人行道上窥视店里的情形。套着导盲鞍的贝斯老老实实地蹲在永濑旁边，低着头，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我们这样的行为，应该被称作瞎起哄吧？”阵内过去告白，消失在店内的时候，永濑说道。

“瞎起哄的人可是自己主动去凑热闹的，像我们这样被生拉硬拽的可不算。”

我右手上拿着一次性相机，这是阵内给我的，为的是给纪念性的时刻留下影像。他在这事上倒是出奇的细心。

“你看得见阵内的告白对象吗？”

“只看得到大概的情况。”这里和对面的小店隔着一条车道，店外又装了一层玻璃，并不能看得一清二楚。

“是个什么样的女孩？”

“感觉挺可爱的。皮肤白皙，身高嘛，差不多到你肩头。短发很适合她，还烫成了大波浪。”

“阵内大概喜欢娇小可爱的女孩吧。”

“现在来租录像带的顾客都走了，阵内总算要开口说话了。”我转播着实况。

然后我满不情愿地拿出照相机。阵内隔着柜台和女店员面对面，我为这个场面拍了一张照。因为离得远，我不知道有没有拍好。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直到阵内走出来，我们都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百无聊赖中，我们说起了前几天刚看的电影。

永濑非常喜欢看电影，平日一般是在家里看录像带，有时也会带着贝斯去电影院。虽然他看不到画面，但还是能欣赏台词和音响。“我的爸妈，或许是要给我这个眼睛看不见的儿子一种武器吧，在我小时候就异常热心地教我学外语。”永濑曾经自嘲般说过，“现在，英语只有在给贝斯下命令和看电影的时候才用得到。”

总之，根据电影的类型不同，他有些时候对故事内容的把握程度甚至远超过我。他说起了刚看过的悬疑电影，向我确认了各处细节，然后认真地说，向绑匪交赎金的那个场面，警察布下埋伏时表现出了很好的紧迫感。“包围现场并耐心等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的处境也一样。”他接着笑道。

“阵内进展得顺不顺利呢？”

“那女孩的表情从这里看得不是很清楚。”

“感到紧张的反倒是我。”

大约五分钟之后，阵内从自动门走出，横穿过狭窄的车道，朝我们走来。永濑似乎马上就察觉到了他的脚步声，他戳了戳站在一旁的我，问道：“阵内现在是什么表情？”

“他正歪着脑袋。”

“看来进展不顺利呀。”

阵内铩羽而归。他并没有显出悲伤的样子，只是一副无法接受的表情。

“真奇怪，究竟是哪里不对呢？”他似乎觉得不可思议，“让你们白期望了一场，真是扫兴到家了。”他又说了一句落选的政治家般的话。

“一定是因为太唐突了，”永濑安慰道，“就是这样。”

毫无根据地坚信一定会成功的阵内，此刻的表情就跟青春期的男孩一样，他反复地说着：“真奇怪，真奇怪。这不可能。”

我们忍住笑意。阵内转过头，看着那家出租店。我正忖度他想干什么，只见他双手放在嘴边，喊道：“这破店，等我把你砸了！”

在天桥的长椅上等了一阵后，阵内终于回来了，还为我们买了果汁。他一边向我和永濑说明是什么果汁，一边递给我们。

“你究竟去哪儿买果汁了？”永濑问道。但是阵内连句回答也没有，只用亢奋的声音说了句：“可不得了了！”

“什么东西不得了了？”永濑对着阵内的脸。他凭声音判断出了阵内的方位。

“卡波特的小说里有那么一段。”阵内兴奋起来。

“你说的卡波特，是那个叫杜鲁门的？”我问道。

“是的，杜鲁门·卡波特。他的小说里有一段是这么写的：在世上一切事物中，最让人伤感的，莫过于世界的运转从不考虑个人的意志。如果谁和恋人分开了，这个世界本该为他而凝滞不动。”

“啊，这种心情我也能明白。”永濑点头道。

“现实中发生了哦。”

“嗯？”我和永濑同时发出疑问，“什么事情发生了？”

“为了失恋的我，现在这个地方的时间停住了。”

“喂，阵内——”永濑担心地说道。

阵内像要说服我们似的，抢先用抬高的语调说道：“这附近的世界绝对停止运转了。”

我们不明白他的意思。就在我们目瞪口呆时，脚下的贝斯抬起头，仿佛说了句“傻瓜”似的打了个哈欠。

3

“怎、怎么回事？”我感到不安。难道失恋会让人神志不清吗？虽然说些没来由的胡话是阵内的特长，但我觉得此时已经超过了他的限度。

“我是说，世界停住了。”

“时间可没停止。”永濑脸上浮出一丝困惑的笑容，“刚才我问过优子了，我们在这儿好像都过了两个小时了。”

“是啊。”

“所以时间并没有停止。”

“听我说，这是我在买果汁回来的路上发觉的。”

“发觉了不得了的事？”

“很不得了啊。就像永濑刚才说的，我们在这个地方确实坐了两个小时。可一般来说，谁会没事在这样的长椅上坐两个小时呢？”

“是啊，没有人会。”永濑忍不住笑了出来，“是我们太不正常了。”

“没错吧？”阵内摆出一副胜利的表情，“在这个没有屋顶、没有咖啡、没有音乐、只有风吹日晒的长椅上，普通人不会待上两个小时。”

“我很高兴，你终于发觉了。我们只是因为要听你发牢骚，平时才不会这样做。应该说，是不可能这样做。”

“可是，这不光是我们哦。”

“不光是我们？”我皱起眉。

阵内仿佛演戏似的，立起手指，直盯着我们，说道：“这周围一圈，自从我们来这里起，人就没有换过。”

“噢。”我除了发出一声茫然的感慨，就说不出其他话了。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听我说，附近的这些人，在我们坐到这长椅上前就已经来了。也就是说，这两个多小时，他们一直都在这里。”

我环顾周围。

“首先，看看那边的长椅。”阵内的下巴朝二十米开外的地方示意，又对永濑说明了一下位置关系，“那边坐着一对男女，两个人大概都三十过半。”

“是对夫妻吧。”我也看清了那对男女的身影。

“如果仔细看，男的戴着结婚戒指，女的却没有戴。”

我闻言吃了一惊。“你连这个都看见了？”

“一开始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我正好看见了。很稀奇吧？只有女的一人不戴结婚戒指，这种情况可不多见。”

“没这回事！”我反驳道，“女人要是也工作，戒指可能会碍事。或者是因为变胖了，戴着手指发紧，这些情况也是有的。”

“不管了，总之，那两个人可一直坐在那里。我们来的时候已经坐在那里，两个小时后还是在那里。”

“一对关系亲密的夫妇在街边的长椅上优哉游哉地坐了两个小时，难道不让人觉得很美好吗？”永濑说道。

“不过，他们看上去关系可不太好。”阵内断言道。

我若无其事地朝那边看了一眼。说起来，那两个人确实都脸色难看。“他们或许在说分手呢。”

“啊啊，原来是这样。”永濑的嘴角露出笑意，“要是两个人相互指责对方的缺点，两个小时还是很容易就过去的。”

“这先不管。”阵内的视线转向下一处，“接下来是右边的长椅。那里坐着一个满脸不高兴的老头，抱着一个皮包，我觉得他是个马上要见客户的公司老板。”

那里坐着一个板着脸的男子。

“如果他是个发誓为祖国复仇的密探，可不会是那副表情。”

“那个大叔也在那里坐了两个小时？”

“没错。他好像带着什么不满，一直怒目圆睁，所以我才注意到他。”

“他一直这样瞪眼吗？”

“他那眼神，仿佛是对周围人看不顺眼似的。”

“嗯，看不顺眼。”我说道。

“然后，你再看看刚才那对男女的前面。有个男的靠在站前台阶的扶手上，二十岁左右。他正戴着随身听听音乐。”

一个穿薄毛衣的男子正戴着一副大号耳机站在那里。耳机大得出奇，仿佛无论音量调得多高，也绝对不会有半点声音外泄。

“一直在那里？”

“一直在。”阵内自信满满地说。

“两个多小时？”永濑问道。

“不得了吧？”

永濑歪头思考片刻，说道：“他是不是在听很喜欢的曲子呢？”

“很奇怪啊。”阵内笑道，“普通的CD也没有长达两个小时的。”

“说怪确实很怪，可这也不是什么值得大呼小叫的事。”

“我也这么觉得。”我说道。反复听同一张CD也是有可能的。

“还有一个人呢。那才是决定性的人物。”阵内指着坐在绿化带花坛尽头的女人说道，“她一直在看文库本。”

从外表看去，她是个能干的公司职员，戴着眼镜，腰杆笔直。“她大概在等男朋友吧。”

“等了两个小时？”阵内皱起眉头，“她是得有多想不开啊。”

“那个女人也一直在那儿吗？”

“刚才我说的人全都在这儿待了两个小时以上。”阵内将他提到的人分别安上了苦脸男女、皮包男、耳机男和看书女等名字，“这些人连地方都没有挪过。而且我刚才回到这儿的时候，从那个看书女旁边经过，发现了一件事。”

“什么事？”我心想，他准是又要说一些让人混乱的事了。

“她根本就没怎么看进去。”

“没看进去书？”

“我只是扫了一眼，就发现她才看了最开始的几页。你明白了吗？”

“我不明白。”我不满地摇摇头。

“无论看书多么仔细的人，就算采用了一种无限玩味字里行间意思的阅读方法，也不可能两个小时才看几页吧？”阵内清清嗓子说道。

“可能她刚刚开始看呢。”

“我们来的时候，她就打开书了。”

“你连这个都观察到了吗？”

“因为我对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有兴趣。”这是他做的比喻还是真心话，我并不清楚。

“唔……”我皱起眉，开始思考。无论看书的速度多慢，两个小时里才读几页书，想来确实少见。可也不能说全无可能。

“奇怪吧？”

“这可能是……”永濑慢慢地说道，“这可能只是因为她翻回了最开始的几页。我在读盲文的时候，有时也会这样，前面说的什么忘了，又翻回去。”

“嗯，这种可能性很大。”我也表示同意。

“不，不是这样。”阵内依然十分顽固。

“不是吗？”我被他的气势压住了。

“是这附近的世界停止运转了。在这里的人都是老面孔，谁也没有离开。不管是皮包男还是苦脸男女都没有动。看的书没有翻页，随身听里的曲子也没有结束。为什么？因为世界停住了。可这又是为什么呢？”

“老师！我听不懂。”我已经茫然了。

“是因为你失恋了？”永濑试探性地。

“正是如此，永濑。”

“我从没像今天这样希望自己能看见。”永濑一副为难的表情，“我真想看看，阵内你是用什么样的表情说出这些话来的。”

4

回忆到这里，我只感觉阵内简直就是个不懂常识的怪人。当然，他也有另外一面。

我想起了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场面。那是我和他刚认识不久的时候。当时，我们约好在车站前的巴士站见面。永濑已经到了，他牵着贝斯，避开人群站着。我正打算走向他，只见一个矮小的妇人比我先一步，正朝他走去。妇人将嘴凑到戴墨镜的永濑耳边说了几句，接着将一样东西交到他手上，就走开了。

“刚才那个阿姨怎么了？”我很好奇，一到永濑身边就马上问他。可以预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永濑微微一笑，将妇人交给他的一张五千元钞票亮给我看。果然如我所料。

“又是这样？”

“是啊，又是这样。”

一些陌生人总会带着一副同情弱者的表情走到永濑面前，然后对他说一句“什么也别问，这个拿去用吧”，把一笔钱交给他。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认识以后也发生了好几次。

“无论我走到哪里，好像都在进行募捐。”

永濑已经习惯了。从小就看不见的他，一定经历了不少这样的事情。正如他苦笑着说过的那样，他“在这种事情上已经是个老手”了。

“他们都是善意的，要是还发牢骚，那就不对了。”

“我知道。”话是这么说，我却总是很难过。我不知道究竟是该愤慨，还是该悲伤，抑或是该感谢。到手的这些钱究竟该返还原主，该扔掉，还是该自己拿着用？那个给钱的妇女当然不是恶人，她看到一个带着导盲犬的青年走在街上，一定觉得想要为他做些什么。这比起那些在公交车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永濑、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此咂舌的老头，或是那些踩了贝斯尾巴却不知道歉的女白领来说，已经好得多，或者说是十分难得了。可我还是不能对此完全释然。所以，每当永濑受到过剩的同情时，我总会感到一阵忧郁。

但那一天，情况有些不同。

因为阵内也在场。

刚刚赶到的阵内正好听见了我们对话的只言片语。他噘着嘴说道：“喂，永濑，你手上拿的五千元是怎么回事？”

“一个不知什么地方的阿姨给我的。”

“别开玩笑了。”阵内的声音抬高了一度。

“没关系，她没有恶意。”永濑一副包庇那个妇人的口气。他一定觉得阵内是对那个“心怀善意的妇人”感到愤怒。

可阵内却接了一句：“真不好！”他继续道，“为什么就只给你一个人？”

“嗯？”我一开始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什么意思？”永濑也一时语塞。

“为什么你得到了钱，我却没得到？”

“可能因为我牵着导盲犬吧，而且我眼睛也看不见。”

“啊？”阵内显出一副哑然的表情，仿佛从心底刚到惊讶，“这个，和收到钱不相干吧？”

“啊？”我又一次发出懵然的声音。

“都说了不相干。你太狡猾了！”阵内喊道。

阵内那时说的那句“不相干”，令人心里十分舒畅，我至今仍然记得。永濑的脸上也绽开了笑容。

“喂，你笑什么呢，你拿到了钱，倒是得意起来了。”

“我可没有。”

“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只有你能得到五千块钱。不是很奇怪吗？”

“可能是吧。”

“为什么只对你特别照顾啊！”阵内这么说完，向四周扫了一圈，“那个阿姨到哪儿去了？”他拼命地搜寻着。

他那副认真的样子真让人忍俊不禁，我只好咬着嘴唇忍住笑意。

片刻之后，阵内大概放弃了寻找妇人的努力，视线又转到永濑手中的钞票上。“真不错。你可真走运啊。”他带着怨气说道。

“是啊，可能是我走运了。”

后来，永濑曾认真地说：“当时的阵内，真的很平常呢。”我也表示同意。他能表现得那么“平常”，已经是不平常了。阵内说出那句“不相干”时，覆盖在我周围又暗又黑的烦恼一瞬间灰飞烟灭。

“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但阵内可真了不起啊。”

“或许阵内已经飞越了世间的一切烦恼吧。”

“而且我觉得他是未经任何人的许可，擅自就飞越过去了。”

也不知道与这件事有没有关系，永濑一直很期待阵内成为家庭法院的调查官。“像阵内那样的人，一定会把孩子们从歧途上拯救出来。”

但是，说实话，对阵内能否胜任工作，我还是心存疑问。“可是，上次他不是在打工的时候把人给打了吗？”

一年前曾经发生过那种事。

“那真让人吃惊。”永濑话锋一转，“不过，”他接着说道，“不过我相信那件事背后一定有什么原因。”

“忽然打人也有原因吗？”

“是的，”永濑微笑道，“我相信是这样的。”

我却不相信。

5

“世界停止运转了，”阵内还在继续说，“所以，就连那边的鸽子也是老面孔，都是同样的几只鸽子。”他指着巴士停车场的指引牌一带说道。

五六只野鸽子正聚在那里，都是一身温润的陶瓷色。

“你怎么可能知道现在那里的鸽子就是几小时之前的那几只？”

“我就是知道。”阵内断言道。

永濑歪起脑袋。“优子，鸽子这东西，各自都长着不同的脸吗？”

“每只之间会有细微的不同，但在我看来，基本上都长一个样，我找不出区别。”

“完全不同啊。”阵内认真地说道，“你看的是哪里啊？这对鸽子可不礼貌。谁也不喜欢让人把自己跟别人混为一谈，不是吗？没有谁会乐意让人说他和别人很像的。”

我耸了耸肩，要是来一场歪理大战，阵内一定无敌。

“不过，鸽子也有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待上两个小时。”还是永濑一语中的。

“就是就是。”

“得了！”阵内皱起眉头，改变了话题，“鸽子什么的就不管了。”

“鸽子怎样都行吗？”我揶揄道。阵内却全没理会。

“反正，这些人的面孔没变是事实。这个错不了。所以世界停止运转了。”

“为了你？”

“是啊，就是为了我呢。”他为这种特别的待遇从心底感到欢喜。

“可是，这都是有原因的吧？”永濑一脸遗憾地开口道。

“什么原因？”

“不，可能，这个世界确实是因为阵内失恋才停止运转的。”

“不是什么可能。这是一定的。”

“嗯。但我还能想到其他原因。”永濑似乎在教育一个顽固不化的学生。

“比如说什么？”我抢先催问道。

“那个看上去没怎么看书的女人，说不定已经看到第二本了。一开始阵内看她的时候，她看的是另外一本书，而现在又换了一本。所以，虽然过去了两个小时，但她现在看的仍然是最开始几页。”

“这有可能。如果那本书有上下两册，她或许刚刚开始看下册呢。阵内也没有一直观察她嘛。”

这看上去才是比较现实的推测。“怎么样？”我夸张地逼问道。

阵内先是一副不高兴的表情，但很快转过身子，放话道：“那好，我这就去问她。”

“啊？”我发出一声惊呼，他却已经迈开腿，大步走开了。

“阵内要去哪儿？”永濑抬起头，一副侧耳倾听的样子。

“去那个看书女那儿。”

“莫非是去问她世界停止运转了吗？”

“有可能，真让人提心吊胆。”

眼前已经看得到阵内朝看书女搭话了。“那个女人，一副惊讶的表情呢。”

“不会出事吧？”

事情用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长。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阵内回来时的脚步十分轻快。“你们看嘛，”他说道，“她并没有带其他书。”

“你是怎么问她的？”

“我说我正在书店工会打工，请她帮忙做一个问卷调查。”

“真有这么个书店工会吗？”

“什么行业都有工会。就算是以消灭工会为目标的团体，它里面还会有工会。我说我正在调查大家随身会携带多少本书。她回答我说，她手头只带一本书。而且还告诉我，她到这儿之后一直都在看。这才是关键部分。刚才我看她的时候，她连十页都没看完。那又不是很难

懂的书，是一本常见的爱情小说，书页上的空白比字还多。也就是说，就算她打算拼命往后看，也几乎没什么进展。”

我再次朝那个看书女看过去。“那个人正朝我们这边看过来呢。说不定她起疑心了，因为阵内怎么看都不像是搞问卷调查的人。”他连一支笔、一张纸都没拿，只是走过去问了个问题而已，这都算不上问卷调查。

“随她怎么起疑心。”阵内完全没把这放在心上，“总之，重要的是，你们的推测完全不符合事实。”说完，他又一脸高兴地摇头晃脑。

“是啊，正如阵内刚才说的。”永濑点点头，“看不进书确实很奇怪。”

“你怎么被他说服了？”我有种被盟友背叛的感觉。

“听着，那对满脸不快的男女，那个听随身听的小伙子，那个一脸衰相拿着皮包的男人，还有那个看书速度异常慢的的女人，他们都在这个地方停止运动了。除了古怪，再没有词能形容这个场面。”

“还有鸽子呢。”永濑笑道。

“是啊，连鸽子都没飞走。”

“有那么古怪吗？”他的话稍稍燃起了我的抵抗心理。

“如果这都不算古怪，那全世界的字典里都应该把‘古怪’这个词抹掉。”

“那我就给你一一解释一下吧。”我换成挑衅般的口气，“首先，那对男女，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一定是在谈分手的事情。说不准他们可能还不是夫妻。阵内刚才说过，只有那个男的戴了戒指，所以他们是不正当关系。对吧？不正当关系一定会导致分手。如果他们是在谈分手，那两个小时不也就一下子过去了？所以，这绝不是什么古怪的事情。嗯，然后是那个皮包男。他准是上午在公司里被拍了肩膀。”

“被拍了肩膀？”永濑问道。

“上司对他说：‘辛苦啦，从明天开始你不必来上班了。’也就是说，被炒鱿鱼了。”我在永濑的右肩上拍了两下，“那就等于公司告诉他，他没什么用。所以，他陷入了失落与沮丧，但又不能回家，在家人面前伤心落泪，就只好坐在那里一筹莫展。怎么样？既然走投无路，那时间多长也无所谓了。”

“哦？”阵内抱住胳膊，饶有兴趣地说道。

“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不，这很有可能。”不知为何，阵内居然对我的说法表示了赞同。听到他打了这么一番包票，我也不可思议地更加自信。

“阵内，你可真喜欢干这种事啊，拿自己的主观推断去解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你倒是挺高兴的嘛。”

“这么说来，”阵内总结自己的想法般点了好几下头，“剩下的两个人可能相互认识吧。”

“剩下的两个人？”

“耳机男和看书女。那两个人基本上处在对称的位置上，而且年龄看上去也很相近，一定是约好在这儿见面的。”

“既然约好见面，为什么要离那么远，为什么还不赶紧打招呼呢。”

“他们是第一次见面嘛。可能是通过电话俱乐部相识，却还没见过面的恋人。不管是写信、打电话，还是上网认识的，反正他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地点就在车站前。不过，他们可能在见面的地点上产生了误解，所以没能碰上面。”

“阵内真是什么都看得穿。”

“不，说不定，他们是故意离开约见的地点一段距离，以便相互观察对方。他们只是想在见面之前先看看对方长得怎么样、是个什么人而已。对了，这样一来，看书的事也明白了。她只是装成看书的样子，因为等待对方而忐忑不安，所以书也没怎么看进去。这绝对没错。”

真让人发笑。刚刚那句“绝对会成功”的单相思宣言都失败了，阵内却一点不吸取教训。换句话来说，他这也是勇者无畏。

“你是说，两个人就这样相互牵制着过了两个小时？”

“先不管看书，在等人见面的时候，谁会戴着耳机听音乐呢？那样即使被叫名字也听不见嘛。”

“那是伪装。”

不论阵内讲得如何有理，我就是无法相信他的推理。我再次环视四周，还是不见他们有移动的动向。但我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异常的事情。亏得阵内能想到这是“世界停止运转了”，我不由得对他有些尊敬。

6

“就是这么回事。”阵内劲头十足地说道，“永濑，你到那个老头跟前确认一下吧。”

“哎？”

永濑无论何时都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一眼看去，故作镇静、惊慌失措和矫情的感动都与他无缘。所以，当听了阵内的话，他吃惊地说出一声“哎”时，我看着他那副平时极少呈现出的表情，感觉自己大有收获。

“我们挨个去调查一遍吧？”阵内拍手说道，“首先，从那个皮包男开始，先解决那个老头为什么要在那里坐好几个小时，为什么要坐在那里的问题。”

先不说解决不解决，问题本身明明都没有产生。可阵内却来了劲。“我们把他坐在那儿的原因弄个一清二楚吧。”

“或许就没什么原因。”我认真起来。

“有没有原因，确认一下就知道。”

“就算有，也不外乎我刚才说的那些被公司解雇或者遭遇失败之类的原因。”

“所以嘛，就得确认一下。”阵内的口气显得很严肃。

“要我去那个老头那里？”

“是的。你就坐在那把长椅上，跟他搭话。”

“这事阵内做不是挺好嘛。”对眼睛失明的永濑来说，没有必要特地让他去干这种事。

“为什么啊？”阵内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大家一起参与才有趣嘛。”

“我该问他什么问题呢？”

“你这样说就行。你问他：‘这么久了，您都一直坐在这张椅子上，一定是因为公司不要您了吧？’”

这岂不是太直接了吗?

“如果真是那样，他就会嗷嗷大哭，抱住永濑，还会说句‘为什么你会知道’之类的话。”

“虽然我眼睛看不见，不是很明白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可是普通人要是听了这话，难道不会发怒吗？”永濑虽然感到困惑，但还是说得很委婉。

“我都说了，没问题的。”阵内说道，“绝对没问题！”

“阵内嘴里每说一句‘绝对’，这个词就要掉价一次。”

“我以前说过什么吗？”

“没有。总之，我走一趟，去弄清他在干什么就行了吧？”

永濑站起身，拿起放在身旁的导盲鞍，叫了一声“贝斯”。他摸清贝斯的位置，在它胸前绕上带子，开始给它套导盲鞍。刚刚还一脸悠闲地探出下巴的贝斯，一穿上导盲鞍，马上就露出一副带着使命感的表情。它的黑毛看上去也增添了几分光泽，显得很有活力。它站好姿势，一动不动。

“你当真要去吗？”我不假思索地问道，“你没必要去掺和这种毫无意义的胡闹啊。”

永濑闻言，朝我这边看过来。一直以来，他的动作仿佛就跟能看见四周一样，显得很自然。他鼻梁端正，脸颊瘦削，看上去魅力十足。虽然说不上英俊，但无论是脸的轮廓还是五官的位置都很端正，给人一种正直、理智的感觉。我正对他的脸看得出神，他对我说道：“可是，这样才有意思嘛。”

我吓了一跳，一时间说不出话来，深呼吸后才终于答了一句：“也是啊。”是吗，我明白了，永濑正是想要参与这“毫无意义的胡闹”。至于因为眼睛看不见就该受到特别待遇，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永濑发出 “sit”的命令，贝斯立即坐了下来。它显出一只导盲犬应有的自豪感，用俯视般的眼神看着我，看上去信心十足，似乎正要说：“你也快点成为他能够依赖的人吧。”

永濑站着，正对着目标所在的长椅。所幸的是，从这里到车站入口都有盲道，永濑应该不需费多少工夫，径直就能走到。阵内开始给他说明路线。他说得十分仔细，每个细节都一清二楚：从这里到长椅有多长的距离，行人通行的状况，男子落座的位置，甚至还有地上垃

圾的位置。“如果原路返回这里，可能会让人觉得可疑，我们就在车站入口等你吧。”阵内安排好了步骤。

“那我就去了。”永濑的这句话并不单纯指从一个地点转到另一个地点，还包含着为了获得珍贵物品而出发的豪迈气概。

永濑的脚步一如既往地流畅。他踏在盲道砖上，技巧娴熟地让贝斯引路，朝那个中年男子走去。他的一系列动作做得很连贯，或许在周围人看来，这只不过是个文静的青年带着一条黑色拉布拉多猎犬走路而已。

我和阵内并肩站着，远观他的样子。

贝斯在长椅前停了下来。导盲犬能根据主人发出的指令，找到公交车或者电车里的空位子。永濑大概给了贝斯类似的指令。片刻之后，永濑便在长椅的一头坐下。我们则在离他二十米左右的地方观察事情的进展。

“retrieve（拉布拉多寻回犬的英文名为labrador retriever，故有关于retrieve 的讨论。）大概就是‘取回来’之类的意思吧？”阵内优哉游哉地谈起英语的话题。

“retriever直译就是取回东西的人、收回东西的人。”我回答道。

“我想到一个用retriever赚钱的法子呢。”阵内一脸认真地说道。

“什么法子？”

“那边有个男的正拿着包走路，我让狗把他的包夺过来。毕竟‘取回来’是retriever的特性嘛。这样我就可以拿到他包里的钱了。这想法

不错吧？一个包只拿一些钱，反复这样做，就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了。”

“你是认真的？”我连苦笑的精神都没了。

“这难道不是个好主意？”

“阵内，你懂法律吗？”没有比这更明显的抢劫行为了。我立刻回忆起鸭居曾说过“阵内有一次把银行的钱偷偷揣进了自己怀里”之类让人堪忧的话。本以为那是个夸张的比喻，现在看来，说不定还是真事。

“你在对谁说懂不懂法律呢？我现在可是在为考家庭法院调查官而复习，看的都是这么厚一沓的刑法、民法习题集。”

“那我拜托你一件事。”

“什么事？”

“你一定要做一个优秀的调查官。”我打心底里这么拜托他，“拜托你了。”

我们看准时机，转移到车站入口处，在那里等着永濑和贝斯回来。几分钟后，永濑轻巧地牵着贝斯，让它走在前面，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他和贝斯呼吸协调，节奏很合拍。贝斯走到我们面前，无精打采地停下，听到“sit”的命令便原地坐下。

“怎么样？”阵内毫不掩饰好奇心。

永濑的反应出人意料有些暧昧。他说了一声“嗯”，若有所思地歪着头，搜寻合适的表达方式，显得吞吞吐吐。

“那个皮包男说了什么？”

“我一坐下，他就问‘是你吗’。”

“啊？”阵内的声音着实表达了他的惊讶。

我也觉得意想不到。

“他问‘是你吗’，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个老头跟你认识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对他的声音可没有记忆，可能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吧。总之，我先做了自我介绍，又说明了贝斯的事，然后就打算问问他的情况。”

“然后怎样了？”

“他好像很警惕。我只觉得他的话音很紧张，人也有些神经质。”

“你凭他话音的温度判断出来的？”我问道。

“凭话音的温度，嗯，是的。”

“也就是说，那个被公司解雇的老头不知道自己该信任谁了吧？”

“也不是这样的感觉。他也说他正在工作中。”

“要是坐在椅子上就算是工作，那我也算是个热爱工作的人了。”

永濑听到这里，似乎陷入了思考。

“等等！”这时，阵内忽然冒出一句，仿佛要制止我们似的，“动起来了。”

“什么？”

“停止运转的世界，终于又动起来了。”

又是一句谜一样的话。我满心疑惑，但还是看向旁边，只见那个戴着耳机的男子正向我们走来。

7

耳机男眼神凶恶，或许是单眼皮的缘故，表情也显得很冷淡。他走到我们近前，方向一转，与我们擦肩而过，从另一个入口走进车站。

我目送着他的背影，说道：“真是出乎意料。看来那个耳机男并不是在等人。”

“戴耳机的男子走掉了吗？”永濑向我们询问情况。

“刚才，他先向我们这边走来，然后朝另一个地方，对了，是朝两点钟方向走掉了。”

阵内闭口不言，生着闷气，忽然一转身，快步走了起来。

“你去哪儿？”我立即问他。

“怎么了？”永濑也担心地说道。

“阵内去追那个耳机男了。”

一旦打定主意，谁都不通知一声就马上行动，这可算是阵内的一大特征。我真想让他告诉我，这究竟是在怎样的成长环境中养成的习惯？我们也赶紧追上去。我让永濑抓住我的左肘，给他引路。车站内虽然人来人往，但也没有到让牵着贝斯的永濑寸步难行的程度。

“你究竟在这儿干什么？”阵内的声音传来。他正咄咄逼人地面对耳机男。

我们赶到的时候，两人已经剑拔弩张。刚刚见面的人在短时间内就能将关系弄得如此险恶，简直令人折服。男子已经摘下耳机，脸上浮现出困惑和愤怒。“你要干吗？”他回话道。冷不防被人拦住，又被粗暴地搭话，不管是谁都会感到不快。

阵内还是老样子，对别人心情的感受能力很迟钝。他神态自若地继续说：“你刚才不是一直戴着耳机站在那里吗？站了两个多小时了。你究竟在干什么？”

“跟你没关系吧？”

这确实和阵内没有关系。我在一旁听着两个人的对话，不知为何，心里总想站在耳机男一边。不久前，鸭居曾对我说过：“我看着阵内和银行职员对话，怎么都觉得银行职员在理，不由得就想站在银行职员那边。”现在我终于明白他的心情了。

“有关系啊。关系大着呢。要是搞不清刚才站在那里的是个什么人，我心里就放不下。”

男子的表情好像是在给阵内估价，或许是在决定该理会阵内，还是把他当成无礼的拦路推销者视而不见。

“我倒要问你，你在这儿干吗呢？”男子诘问阵内。

两人一开口说话，随即兴奋起来。

我和永濑张着嘴愣在一旁，除了旁观别无他法。

“唉，算了，算了。”阵内中途嫌麻烦似的丢出一句，“你这听随身听的人是谁，跟我又没什么关系。”

你终于意识到了吗——我听到这里，都想把手伸出去跟他握手了。

这时，耳机男却抓住阵内的手肘说道：“你站住，你才可疑。”

“我哪里可疑了？”

“你不也一直在那个地方吗？”看来对方也察觉到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坐了两个多小时。

“我们是闲着没事。”阵内摆出一副堂而皇之的样子，“我们可是出了名的闲得没处去的年轻人，所以才整天到处徘徊。”令人不解的是，他对此一脸得意。

“你刚才不是号称在书店工会打工吗？看来是骗人了。”

阵内一时愣住了，眉间聚起几丝皱纹。

“什么？”我也同样感到不解。

“喂，”阵内上前一步，“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在书店工会打工？”准确地说，他根本不是打工的。

男子一时语塞，能明显看到他的脸色唰地变了。一种愧疚感浮现在他眼中，嘴角也似乎因后悔自己的失态而扭曲了。“刚才你自己说过吧？”他勉强说道。

“我只是对那边的看书女说的。现在我可什么都没说。”

“你刚才说的话，我听见了。”男子口气粗暴起来。

“你听见了？”我也按捺不住插话道，“可是你离得那么远，还戴了耳机。”

“在那种情况下，你是不可能听见的。”阵内断言。

我糊涂了。用耳机把耳朵罩起来的这个男子是怎么听见阵内和那个女人的对话的？我首先想到的，是这男子或许在跟踪看书女。说不定他是心理变态者，装出听随身听的样子，实际上却在观察看书女。如果是这样，我继续思考，然后想到的是——“窃听？”我说了出来。

耳机男会不会是出于想知道那个看书女的信息，而在她的随身物品或者什么东西上安装了窃听器？表面上假装在听音乐，实际上却在偷听，所以他也能听见阵内说的话。是这样吗？也不是没可能。

假如他真要纠缠那个女人，那么不管是两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就算待在同一个地方，对他来说也算不上苦差事。那些一心想纠缠特定女性的心理变态者，应该具有坚定的执着心和忍耐力。

看着正在争吵的阵内和耳机男，我开始对自己的推理抱有信心。这个男子是个心理变态者，一定是这样。但正当我准备将推理告诉永濑时，他却在我开口之前说道：“优子，我们再去一趟刚才的地方吧。”

“你是指哪里？”

“就是有长椅的地方。”

“啊？回去吗？为什么？”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可我也知道了。”我指的是这个变态的事。

“既然如此，那就赶紧出去吧。”

“啊？为什么要出去？”他说的不应该是这个变态的事吗?

“因为案子不是在这里发生的。”

“案子？你说发生案子了？什么意思？”我凑到他耳边小声问道，“那阵内呢？”侧目一看，阵内还在和耳机男对峙。

“别管他，我们出去就行了。”

虽然不明白永濑的意思，我还是和他一起走出车站。回头一看，阵内正被那男子揪住衣领，剑拔弩张的气氛弥漫开来，一场斗殴似乎即将开始。我把情况告诉了永濑，他却一脸平静。

“真要放下他不管吗？”

“嗯，阵内不会出问题的。”

永濑看到了我没看到的东西。如果是阵内，他一定会说：“你太狡猾了！”

8

我们又一次来到人行天桥上，但这次是永濑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跟着。永濑对贝斯发出准确的指令，沿着人行天桥一步步前进。他脚步稳健，透出勇敢和干脆。他的方向感和听音辨位的能力卓越，我不知道这是他通过训练而掌握的还是生来就有的本能。

“我们去哪儿？”

“刚才那把长椅，我们从那里开始找。”

“找什么？”

“说话声。”

“说话声？谁的？”

我们回到刚才一直坐着的长椅前，两人并排坐下。贝斯趴在一旁，它的表情仿佛在说：你们这样匆忙地来来回回是在干什么？

“这里的人都没有变吗？”永濑问道。

我急忙向四下一看，那对满面愁容地谈话的男女，那个看书的女人，那个穿西装的皮包男，他们都还是原来的样子，还在同样的地点。“那些人真的一直都在这儿呢。真够闲的。”

“他们之中有人在看着我们吗？”

我不知道他打算说什么，但还是听从他的话抬起头，立刻就和那个看书女对上了眼，这让我吓了一跳。我移开目光，说道：“那个正在

看书的女人正看着这边哪。”

“或许，再过一会儿，那对男女也会看过来吧。”

正如永濑所说，虽然不知他们是夫妇还是关系不正常的一对，但可以明白，他们正将视线移向我们。

“看过来了，看过来了。为什么？”

“我们被怀疑了。”

“什么意思？”

“他们在警惕我们。”

“阵内行为古怪，被怀疑也是没办法的事，可为什么我们也被怀疑了？”

“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阵内的同伙。”

“饶了我吧。”我心灰意冷，叹了口气，“可是，如果这里所有人都在警惕我们，难道不奇怪吗？大家都像串通好了一样，一起怀疑我们。”

这时，我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而我刚刚说的那句“串通好了”则是这个念头的导火索。我们正被一大群人盯着，这样的场景我感觉曾在哪里见过。

永濑没有要回答我的意思。他的脸微微仰起，露出眺望天空的表情。每当他集中注意力侧耳倾听物体和人的声音时，就会有这样的表情。

“感觉就像站在河里。”

永濑竖起耳朵听声音时，常常会把这个比喻挂在嘴边。我并不清楚那是怎样一种感觉，不管我们在一起多久，他的生命中总有我无法理解的景色。就算试着去想象，我也无法得到真实体验。他有他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贝斯有贝斯的世界，各自都在膨胀。一想到这里，我就格外孤独。身处河中的感觉。或许我永远也体会不到，而这种焦虑感却一直陪伴着我。

片刻之后，事情有了新的进展：新的人物登场了。我们正对面的那把长椅，也就是刚才永濑去搭讪过的皮包男那边，一个年轻人正朝那里走过去。他穿着并不考究的夹克，脚上穿着靴子，像个没有名气的摇滚歌手。

“优子，你带照相机了吗？”听了我的说明后，永濑问道。

不等问他原因，我已经将一次性相机从包里拿出。就是那部拍过阵内告白的相机。我还不明白状况，但仍然做出很能理解他的样子，问道：“是要拍下那个穿靴子的男人吧？”

“不对，不是拍他。”

“不是拍他？”

“不能马上转过头，会被发现的。”

“被谁发现？”

“我身后，五点钟方向，我觉得那里有女高中生。我刚才听见她的声音了，可能在那个方位。”

“女、高、中、生。”我确认般说了一遍，然后想起来了，“你说的是大概一个小时前和阵内打过交道的那些女生？”

永濑点头道：“如果站在那里的是她们，那就帮我把她们拍下来吧。”

“你喜欢女高中生？”我知道事实绝非如此，但一种忌妒感已经油然而生。

几乎同时，周围骚动起来。树丛那边，摇滚歌手的声音传来。一场争吵开始了，争吵的另一方是看书女。她不知何时已经站了起来，和穿靴子的摇滚歌手面对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完全摸不着头脑。但我注意到那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个包，正是一直坐在长椅上的男子怀里的包。

“哎，这是怎么回事？”我一边讲解骚动的情况一边问道。

永濑还是那副表情。“照片。”他只说了这么一句，“你能帮我把那些女高中生拍下来吗？”

我在意的虽然是眼前正在争执的两个人，却只得听他的话，转身按下快门。

9

“我们被卷进移交赎金的现场了。”

这是永濑给我的答案。

我们现在正坐在咖啡厅的桌子旁。坐在我对面的是永濑，旁边是阵内。贝斯则在我们脚下，连瞌睡声都不敢发出，安静地趴着。

“什么赎金，又不是绑架案。”阵内唾沫横飞，落到装水的杯子里。我摆好架势，若是落进我的蛋糕盘，我绝饶不了他。

“是啊，我想也不是绑架案。但如果是恐吓事件，受害的一方也要支付一笔钱吧？”

“那就不能叫赎金了。不过，确实是有通过恐吓来要钱的可能。”

用照相机拍完女高中生之后，我们又回到车站里，又按照永濑的指示来到派出所，而阵内已经在里面了。他坐在折叠椅上，正对穿制服的警官进行演说。

永濑稳重地向警察解释阵内和犯罪案件无关。刚开始还满脸狐疑的警察接到报告，得知人行天桥上逮捕了一个有犯罪嫌疑的男子后，态度也缓和下来。恐怕这些身体强壮的警察对吵吵闹闹的阵内也束手无策。他们就像退换一件有质量问题的二手物品似的，将阵内交给了我们。

“当时待在那个地方的，大半都是跟警方有关系的人。”永濑语气平淡地继续道，“不管是那对看上去不像夫妇的男女，还是那个看书的

女人，都是警察。他们假装成普通人，监视着那把长椅的动静。因为凶手迟迟不来，他们没有办法，只能一直待在那里，不能回去。”

“为什么你一说，那个警察就相信了？我费了那么多口舌，他都没有放我。”

“你嘛，越是说话，越是让人觉得可疑。”

“你是在咒我吗？”

就这样，我们走进一家咖啡厅，打算听听永濑的解说。满以为推理小说般的长篇讲解即将开始，永濑讲得却分外简短。

“坐在长椅上的男人，也就是皮包男，他是交钱给凶手的，所以显得战战兢兢。”

“为了交钱？”

“上次看的那部电影里，不是有受害者遭凶手威胁，被要求把钱带到指定地点的场景吗？我们坐着的那把长椅附近，就是移交现金的地方。这种情况下，当然会有警察出现。”

“我同意。”我小声说道。警察是有可能在那里布下监控的。

“当时待在那个地方的，大半都是跟警方有关系的人。”永濑语气平淡地继续道，“不管是那对看上去不像夫妇的男女，还是那个看书的女人，都是警察。他们假装成普通人，监视着那把长椅的动静。因为凶手迟迟不来，他们没有办法，只能一直待在那里，不能回去。”

我一面听，一面想起永濑坐到那把长椅上时，皮包男首先问的那句“是你吗”。或许他把永濑当成了来取钱的凶手。

“那个戴耳机的人呢？”

“啊，那家伙是个警察。”阵内口中也说出了证词。

看来，耳机男觉得在现场晃荡的阵内和永濑可疑，才在背后跟踪他们，却忽然被阵内找上了碴儿，所以把阵内带进了派出所。

“按警察的做法，那样布控时都会戴上耳机吧？”永濑努力回想了一下，然后说道。他脑中一定安了一个庞大的信息索引，各种信息都被完整地保留着。“上次看的电影就是这样的。警察们不是用耳机相互联络的吗？刚才监视现场的警察也一样，他们都戴了耳机。所以，阵内对那个女人自称是书店工会的人，也被那个听随身听的男子听见了。”

“那头戴式耳机是耳塞式耳机的替代品？”

“那也是一种伪装。他在用头戴式耳机听其他人传来的信息。”

“那真的是恐吓事件的现金移交现场吗？”阵内依然半信半疑，头来回摇晃。

“如果是这样，那最后那个拿了包的摇滚歌手就是凶手？”

那个男子从坐在长椅上的男人怀里抢走了包，转身要走，就在那时被女警察抓住了。

“可是，警察怎么会这么兴师动众？难道不该更慎重些吗？如果报警的事泄露，那就有可能发生被绑架的孩子不被放回之类的事情了。”

“所以我才觉得不是绑架案，或许是恐吓公司之类的。因为无关人的性命，所以警察也能大胆行动。不是吗？”

“若是这样，刚才那个年轻人真是个笨蛋。先让警察等上好几个小时，才优哉游哉地走过来，好像一开始就打算让警察抓住似的。”我回想着被女警按住的那个穿靴子的年轻人，皱起眉头，只觉得他那副狼狈相和他那身摇滚歌手行头带来的滑稽感简直无法相容。

“他并不是真正的罪犯。”永濑又用波澜不惊的口气说道。

“是、是吗？”我觉得自己被遗忘在了孤岛上。

“怎么回事？”看来，阵内也被撇在孤岛上了。

“按照我的想法，罪犯的目的可能并不是钱。在那样一个行人交织的地方，让送钱的人等上几个小时才到现场去拿钱，一定是件难事吧。”

“或许是吧。”

“所以罪犯应该没有真想要钱的意思。有一类人专等骚动发生，好在一旁看热闹。”

“你说的是愉快犯吧？”

“愉快犯？”

我对永濑解释了这个词的意思。

“是的，说不定就是愉快犯。那些人可能心里有什么怨恨，把一个公司高层叫出来，让他白等几个小时，她们则将那个场面拍下来。”

“拍下来？”

“就是刚才我们身后那几个女高中生啊。她们拿着摄像机守在那里吧？因为她们太吵闹，连我都听见了。”

我搜寻着记忆，很快想起来了。她们说过什么“那家伙，会来吗”，“会来，绝对会”之类的话，然后阵内便对她们一阵斥责。

“她们是罪犯？”

“或许，她们就是想戏弄大人一番，找找乐子。”

“把那种窘境拍下来？”我对这一点搞不太懂。

“没错。”永濑说完，将眼前的奶油蛋糕放进嘴里，慢慢地嚼了嚼，“她们的照片，你拍了吗？”

“嗯，拍了。”

“把照片交给警察吧。她们一直在那里摆弄摄像机。正是因为那样，我才觉得奇怪。这或许能引起警察的注意。”

我拿起桌上的照相机，含糊地应了一句。事情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我的脑中还无法整理出头绪。

“怎么样，你们明白我的讲解了吗？”

“总觉得，”阵内面无表情地回答道，“总之，”他竖起食指，“总之，这个世界到头来对我失恋的事还是漠不关心吧？”

“或许就是这样。”

“是吗？”

阵内的肩膀耷拉下来。永濑笑了。“可是，我们还在阵内身边嘛。”

“你这可不算多大的安慰，永濑。”阵内一脸麻木地摇摇头。

那天之后，还没过一周的时间，事情便水落石出。我们带去的照片起了一些作用，虽然没有得到警察的表扬，但也没有被他们冷眼相待。当接待我们的警察听说永濑曾经卷入一桩银行抢劫案并成为受害者时，说出了他的同情之语：“你可真不容易啊。”

“活下去是很不容易。”永濑答道。坐在一旁的我听来，这句话既是他带着坚韧毅力的生活告白，也是他混杂着轻松幽默的回答。

后来我们得知，那几个女高中生威胁了当地一个有名的企业老板。

她们组织了一个卖淫团伙。那是一个由朋友组织的具有社团活动性质的卖淫团伙。她们从不把卖淫当回事，身上反倒散发出校园运动社团一样的爽朗气息，还将卖淫说成是“社团活动”。

“只是因为令人作呕的客人越来越多，我们才打算复仇。”那个所谓的社团“社长”是这么说的。她们得知某个“令人作呕的客人”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便打算敲诈他一笔钱。如果他不想让自己跟女高中生上床

的事情被揭发，那就老老实实地按她们说的去做——她们给出了一句中规中矩的恐吓。

不过，不知道是这位老板翻脸豁出去了，还是打算将这群女高中生也一起拉下水，总之他报了警。因此，移交现金的现场上有警察盯梢。

“那种男人明明就是笨蛋，却还自以为聪明，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他可能会报警了。”女高中生们似乎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她们并非真打算拿那笔钱。按她们的计划，只要吓吓他就行了。

于是，她们又威胁了另一个男人，命令他到现场去取那笔钱。换句话说，那个摇滚乐手也是她们那些“令人作呕的客人”之一。

“‘取回来’明明是retriever的任务||”听警察说了上述情况，阵内仿佛带着什么不满似的噘起嘴。“那个老头，我当时真该揍他一顿。”他小声说道，严肃的声音与往常截然不同。

“那个老头？”

“我啊，最讨厌那些表面上正人君子、暗地里却花钱向女高中生买春的大人了。”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道德感了？”我笑道。

“才不是这么回事。”他脸上浮现出一丝困惑的神色，“我只是讨厌他们平时那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要是谦虚点，知道羞耻，我倒是能原谅。”

“那样你就能原谅了？”我不由得笑了。

“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家伙，到头来净干些寻花问柳和外遇出轨的老套行为，最不可饶恕了。”

“你是本能地讨厌他们吗？”

“我身边就有那种家伙。”

“你的熟人？”

“是我的直系亲属。”

“那不就是你爸爸吗？”我反射般说道。听说阵内的父母早已离婚，他时常说起他的母亲，但他父亲的事情，我还是头一次听他说起。

“不过，我跟他已经做过了断了。”阵内说道。这话听来多少像他在勉强自己，但也透着相当的满足感。

“做过……了断了？”

“不过，我现在见了那些伪君子，还是会觉得不爽。”

再追问下去怕他为难，这个话题便到此为止。

几天之后，我们得知的唯一情况是，那些女高中生将事情全程用摄像机拍了下来。

“我们本来打算做个纪录片的。一个笨蛋老头，花钱和女高中生上床后受到威胁，在车站前傻瓜似的坐着，然后被警察逮捕。够傻吧？一个被女高中生玩弄的成年人，这剧情很搞笑吧？我们还打算秘密地搞一个放映会呢。”

一个既周密又幼稚、让人不知该做何评价的计划。但这或许也算是她们用她们自己的方式在对抗成年人的世界。

“我们只是浑然不知周围发生了这样的事，碰巧在现场罢了。”永濑事后说道。

“就是因为阵内说了那句‘世界停止运转了’，事情才变得复杂了。”我抱怨道。

“不过，阵内可是做出了预言。”

“预言？”

“他和女高中生们斗嘴的时候，不是这么嚷嚷了一句吗？说什么‘像你们这样的家伙，是要犯罪的’。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说，确实预言了事情的真相。”

“你这是结果论。”

“从结果论来看，正是因为阵内做的大半都对了，所以才令人吃惊。”

我只是心不在焉地回应了一句。

那时的阵内早就从失恋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看上去还想出了什么计划。再去那家出租店的时候，他不再把录像带倒回最开头，而是直接还回去。他就是忙着进行这种毫无创意的复仇活动。

10

现在，思绪又飘回公司的会议室。主管依然在数落部下的失败。赔偿损失、免费服务、加班、假日出勤……要挟职员的词一个个蹦了出来，但其实他自己才是最害怕这些字眼的。

忽然，主管的手指向我。“开这么重要的会，你还开什么小差！”他骂道。看样子，我发呆的样子在别人看来非常明显。我回答说自己正在想黄金时代的事，随即被回以冷眼。

回家之后，我心想，回家之后，我要和永濑说说那天的事，顺便给阵内打个电话。

自然，那天晚上，我听见了阵内久违的唠叨。电话打到一半，阵内忽然“啊”地叫了一声。“说起来，我那时候借的一盘录像带还没还呢。这下超期罚金会有多少啊！”电话那头发出这样一句嚷嚷，我实在没有想到。

孩子们II

1

“去喝几杯吧！”阵内邀请道。

“去喝什么？”

我如此一发问，却引得阵内大为光火。“非得跟你讲得一清二楚不可吗？”但随后又补充了一句，“小麦发酵的酒，五百毫升一扎，一扎够倒五杯。”

此时我刚刚下班，正准备往家走，刚出法院就撞见了阵内。

一个月前，因为人事变动，我被转到处理家庭案件的部门。当初负责少年案件的时候，我和阵内并排办公，不知是因为我和他年龄比较接近，还是因为我看起来不太靠得住，每当遇到什么事的时候，阵内都会插一手。不对，准确地说，他总把我拉进他的闲聊，乱管我的私事，让我的工作陷入混乱。可是一旦见不到他，我又觉得寂寞。所以，他一邀请我说：“武藤，去喝几杯吧。有家店挺不错，走吧。”我便不自觉地答了句：“行啊。”

天天居酒屋，座席和柜台加起来空间非常大，平日晚上七点就会热闹起来。车站前繁华小街的街角处有一栋餐饮大楼，那家居酒屋就在地下一层。店内杂糅着香烟、水汽和醉酒客人的喧闹声。或许因为价格实惠，里面既有学生，又有公司职员。我和阵内找到最里面的桌子，面对面盘腿坐下。

“这家店，你经常来吗？”我问道。

“不，倒也不是。”他暧昧地答道。

一开始，阵内说了些他担任吉他手的那支乐队的事。我今年二十九岁，阵内应该是三十二岁。这个老大不小的男人双眼熠熠生辉地谈着朋克乐队的事情，实在够新鲜。“这次我们找了个很会唱歌的小子，简直棒极了！武藤，下次你一定要来看。”说得简直像不去听就是我的损失似的。虽然我一直对阵内的乐队有些兴趣，可也没热心到主动去看演出的地步。

不久，话题就转移到了工作上。

“家庭案件部门很辛苦吧？”阵内说了句慰劳我的话，很不符合他的性格。

“算不上辛苦，但净是些争执不休的人找上门来。”

“我嘛，对付少年案件倒还能提起点干劲，家庭案件可就不行了。”

“管它起不起劲，我只是为这份薪水工作。”

“可是，如果是少年案件，警察局和检察厅不是会送少年犯过来吗？”

“是啊。”

“这样一来，就说明少年犯并不是自己愿来家庭法院的。这会让我稍微产生些想帮他们的念头。”

“稍微，是吗？”我苦笑道。

“相比之下，家庭案件可是当事者本人主动申诉的。”

“嗯，是啊。”

家庭案件是指为调解在夫妻离婚、领养子女、遗产分配等方面发生的问题，由当事人提请审理的案件。

“这样只会让我觉得他们是故意把自己的问题送到这里来解决。我会对他们说：‘随你们便。’”

“我可不这么想。”

“绝对是这样！每个调查官都一样。”

阵内无论什么都喜欢自作主张。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咬定了一件事情，就会判断说：“绝对是这样！”

我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阵内和被送到家庭法院的少年犯见面时，不知是谈到了什么，阵内曾说：“是乌鸦就是黑的，不可能有白色的乌鸦。”这几乎就是断定说“绝对没有”。

然而，虽然十分罕见，但这个世上就是有白色的乌鸦，我也听说过，那个少年也找到了。少年的性格很倔，他拿了本彩色图鉴过来，如获至宝似的质问阵内：“你看，这是怎么回事？这不就是只白色的乌鸦吗？别自作聪明地下判断。这就是我讨厌你们这些大人的原因。”

那时，阵内也没有任何退缩的样子。他满不在乎地说了这么一句：“这不是白色，而是浅黑色。”

总之，阵内对什么东西都喜欢擅自断定，即使自己错了，也不会承认。

“说实话，要是我，才不管那些互不相让的夫妻要怎么样呢。”阵内堂而皇之地说着家庭法院调查官不该说的话，“不，说真心话，不管是少年案件还是家庭案件，挽回不了的事，怎么做都无济于事。所以，差不多应付一下就最好不过了。”

我目瞪口呆：你这么一说，岂不是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2

我想起了去年夏天的事情。那时我还归属少年案件部分。有一次，我和部门的同事一起去喝酒，被邻桌的几个中年男子纠缠。那几个看上去像是在公司做管理的男子知道我们是家庭法院的调查官时，随即开始了他们的演讲。“少年法太不像话了！”他们怒气冲冲地说道，“都是你们放纵惯了。”

看来他们是受了昨天晚上那个电视节目的影响。那是一个叫《少年犯罪》的特别节目，当时恰好女朋友来宿舍找我，我是和她一起看的。节目的结论是“少年法太过宽松”，而在我看来，节目的有些地方也确实让我觉得“太过分了”。尤其是节目里说的十五年前那起杀害新婚夫妇的案件。

罪犯的头目是个十八岁的少年，带领他那些十几岁的手下，总共六人，将一对购物回家途中的新婚夫妇拉进一辆车，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整个过程骇人听闻，充满了暴力。最终他们将这对苦苦哀求的夫妇一点点折磨致死，埋在山中。为首的少年被处以无期徒刑，而其他少年现在则已服完十几年的刑期，回到社会之中。其中的一个人在遮挡住真实面容的前提下接受了节目的采访。

“你现在仍然对两个被害人怀着歉疚吗？”记者问他。

当时的那个少年，如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用阴沉的声音答道：“现在我没空歉疚。我应付自己的生活就已经够受的了，放过这个话题吧。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语气充满愤慨。

“他到底想怎么样，才会说出那句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坐在身旁的女朋友对着电视机画面骂道。或许，全日本正在看这个节目的人，看到这里都会不约而同地说出这句话。虽然我凭经验知道，在没有了解具体情境和原因的情况下不能完全相信少年犯的说辞，但那个时候，我却无法对她说什么。

中年男子们继续向我们发难。

“有些小鬼不是进了好几次少年院吗？无可救药的小鬼就是无可救药！”

“说什么让少年犯洗心革面，这又不是拍电视剧！”

“看你们这张脸，就知道容易受那些滑头小鬼的骗！”

不知是酒精发作还是心中的不满和不安使然，他们一个接一个向我们大吼。

老实说，我们当时虽然窝火，但也不是不能理解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所以没有反驳。少年案件并不是一门学问，就算拿来讨论，也得不出答案。

这个时候，我们之中只有一个人开了口，就是此前一直显得对此毫无兴趣、闷头吃东西的阵内。“我可不知道昨天电视里放了些什么，”他嫌麻烦地摆出前提，“不过世上的少年并不只有一种。”

“你算老几？”一个中年男子嚷道。他的声音颇有魄力。“反正，犯了罪的家伙怎么也不会改邪归正！”他吼道。

“吵死了。”阵内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请问，你知道一个电影评论家一年要看多少部电影吗？”

“你干吗忽然说这个？”男子露出扫兴的神色，但还是歪头思考片刻，说道，“怎么说都有几百部吧。”

“如果有个只在电视上看过几部欧美电影的老头，对评论家开口就说电影这东西，不过如此，你会怎么想？不觉得这太过愚蠢吗？你们现在说的就跟那老头一样。我们可是接触过好几百个少年的人，明白吗？你们却在专家面前班门弄斧。这应该是件很丢人的事，不对吗？”

这伙人霎时间显出了颓势，但仍然不愿乖乖住口。“不可救药的家伙就是不可救药。让他们洗心革面，简直就是奇迹！”一个人反复说道。

“就是这个！”阵内忽然用食指指着那个男子说道，“没错，就是这个！”

“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那又怎么样？”

“我们就是要创造奇迹！”

四周安静下来。

“说少年法和家庭审判法的目标是什么培养身心健全的少年、营造和谐的家庭生活，那都是骗人的。随它上面怎么写。我们的目标，就

是创造奇迹。仅此而已。”

阵内斜眼扫过一脸困惑的我们，声音更大了。

“不可救药的少年就是不可救药，你们不是这么说的吗？还说他们绝对不会洗心革面。你们断定说，就算地球停止运动、温室效应奇迹般停止、癌症的特效药被发明出来、史蒂文·西格尔败给反面角色，犯罪少年也绝不会悔过。”

“我什么时候说到这份儿上了！”中年男子暴怒。我也觉得他没有到那种程度，只是阵内听不进去。

“我们会做给你们看的。”阵内脸上浮现出一种满足感，笑了，“我们会让你们看见奇迹。对了，在你们的工作里，能发生奇迹吗？”

接着，阵内皱紧眉头，向他们凑过去。

虽然这是个意味不明、荒唐透顶的主张，但阵内的话却有一种压倒对方的气势。他最后说道：“追根到底，如果大人洁身自好，孩子怎么会学坏！”

之后，这帮公司职员仍你一句我一句地重复那些大道理，但我们却能心平气和地应对了。我时不时地想起当时阵内的那句话，觉得他真有底气。每当我遭少年背叛，或者没能得到想要的结果时，我也能安慰自己说：“毕竟奇迹是很少见的。”

3

这样一个阵内，却在我面前说出“无可救药的事就是无可救药”这种态度马虎的话，真是奇怪。“之前你不是说过家庭法院的调查官就是要创造奇迹吗？”谨慎起见，我向他确认。

“奇迹？那玩意儿不可能发生。意思一下，调查调查，写个报告就行了，一个个全部认真起来，那就看不到头了。武藤，这一点你也清楚吧？”

阵内对自己说出的话不负责任，这已经是家常便饭。我并没特别觉得形象幻灭或大吃一惊。是、是，你说得对——我心里嘀咕道。

“你来了？”一旁传来一个声音，我应声抬起头。只见一个手拿空扎啤杯的青年正站在我右边。他穿着一件印着“天天”的围裙，能看出他是个店员，应该是来这里打零工的。

“碰巧罢了。”阵内不耐烦地说道。

“你们认识吗？”我交替看着这个稚气未脱的青年和阵内。

“他是个十八岁的年长少年。”阵内指着打工的青年说道。

“哦……”我点头道。用法律术语来说，十四、十五岁的是年少少年，十六、十七岁的叫中间少年，十八、十九岁的为年长少年（在日本规定二十周岁成年。）。他这么说，就表示明曾经是家庭法院审理过的少年。他的围裙上挂着姓名牌一样的东西，上面手写着“丸川明”几个纤细的字。

“我该叫你明？”我问道。

“请多关照。”他露出一副冷淡的表情。像这种隐藏内心想法、把不满堆在脸上的表情，在家庭法院经常见到。

“你和你爸好好相处了吗？”阵内问道。

“上周我不是去家庭法院跟你谈过了吗？不是说了吗？你用不着到这儿来，到了规定的日子，我自己会去家庭法院。”

“少废话！别自作多情。我只是恰好到这家店来了而已。”阵内发火了，“我只是为了给这个没出息的晚辈鼓劲，才来这儿喝酒。”

没出息的晚辈，说的就是我了。

“听着，我只是拿它当闲聊的一个环节，才问你的。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给我老实回答。”阵内用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威胁方法，“你、和、你、爸、好、好、相、处、了、吗？”他强劲有力地说道。

明一阵咂舌，但没有发作，或许是意识到和客人吵嘴对打工店员来说不是好事，也或许是已经领教过阵内的胡搅蛮缠，他用自暴自弃的口气甩出一句：“摊上那种没出息的老爸，谁知道呢。”

这小伙子身材颀长，茶色的头发和他身材很配，外表看上去并不坏，肩膀也很宽，并不给人瘦弱的印象。怎么能说你爸是“没出息的老爸”呢——要是我，就会这么教育他一番，阵内的反应却大相径庭。“是吗？没出息的老爸还是那么没出息……”他一脸喜色。

“不管上班还是在家，只会点头哈腰，真是个可怜的没用老爸。”明说道。

“可是，”我不禁插了句嘴，“你爸爸也一定有优秀的一面吧？”

“怎么可能有。”抢先否定的是阵内，这让我目瞪口呆。他瞪了我一眼，说道：“没出息的老爸不可能有优点，是吧？”

“嗯，是这样。”明也表示同意。

“你老妈也是老样子吗？”

“还是老样子，净在外面过夜。拜她所赐，老爸灰心丧气，最近每天都很晚才回家。大概是在外头喝闷酒吧。有时候嗓子都哑了。问他去干什么了，他就回答说跟朋友有点事。他哪儿有什么朋友！”说完，明又丢下一句，“我现在可以继续工作了吧？”他走开了。

“你是来见他的吗？”我向阵内问道。

“只是凑巧罢了。”

“他是高中生？”

“去年，他和外校的学生打架，被退学了。”

“打架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很无聊的原因，不过很常见。就是因为被隔壁学校的人看不起，按他的说法，被欺负到这份儿上，简直不配做男人。”

“不配做男人？”

我心想，十几岁男孩的行动原因，大半就是这个，例如“下不了台面”、“不想让人觉得是废物”，等等。很久以前，只有一个少年在被问

到打架的原因时，回答是为了“实现和平”，这个回答算是很可贵了。

“他之前一直在一家快餐店打零工，但三个月前又和人打架，被炒鱿鱼了。”

“是跟打工的店员还是跟顾客打架？”

“顾客。”

我皱起眉头，问道：“也是因为不配做男人吗？”

“当时来的顾客是一对情侣，像是大学生。看菜单的时候，两人开始吵架。后来那个男生低三下四地向女生赔罪，明当即看不惯了。”

“啊？”

“然后，他不假思索地抛出一句‘是个男人，就应当更强硬一点’，都忘了自己只是个店员。”

“年纪还比顾客小。”

“是啊。这么一来，那位顾客也怒上心头，发起火来。先是吵嘴，然后就动手了。店长马上赶来，叫了警察。就这样，家庭法院的调查官——阵内大人登场了。”

“那阵内大人是怎么发落他的？”

“试验观察。（日本的家庭法院对一时难以进行判决的少年犯罪嫌疑人采取的措施。在一定时期内由调查官进行观察，并向法官提供判决建议。）那小子的家里现在乱糟糟的。在这种时期下，我想还是认真观察一下的好。”阵内这会儿

的发言又有了调查官的样子，让我有些惊讶。不，应该说是十分不安。

“刚才，你们说了半天他那位老爸啊。”

“是个没出息的老爸。”

“我刚才就在想，你也这样称呼人家，不太妥当吧？”

“没事的。”阵内断言道。我揣测着，阵内说不定把自己的父亲投射到那人身上了。“总之，他妈妈有家不回，他怀疑她是不是在外面勾搭上了男人。”

“有外遇吗？”

“八成是这样。我也这么觉得，但他妈妈一直否认。”

“这样的话，没出息的不是他爸爸，而是他妈妈才对。”

“对他来说，一个让老婆搞出外遇的老爸才不可饶恕呢。”

“是这样吗？话说回来，你会给他个试验观察，可真是稀罕。”

“是吗？”

“你不是经常说什么嫌太麻烦，不会这么处理吗？”

一般来说，调查官会对送进家庭法院的少年犯考虑给予 “保护观察”或者“送交少年院”的处分。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试验观察”的选择，即并不立即给出结论，而是将调查期限延长一定时间，让少年犯定期到家庭法院来，观察情况。如果需要，也会让涉事少年到特定场

所生活一定时间，乃至去当住宿佣工。总之，这么一来，调查官就能更持续、更积极地接触少年犯，最后决定处分。当然，我们每天都必须源源不断地面对新的问题少年，没有精力随便给出“试验观察”。

以前，我会对那些自己很担心的孩子给出“试验观察”的处分。但那样一来，和少年们的面谈接踵而至，光是听他们说话就已经力不从心了。我不知所措，只得不管三七二十一，问完话就了事。到头来，我受到了主任的告诫：“你这样光是把他们叫过来问话，根本不算试验观察，而是自然观察。”

原来如此，一语中的，我不由得感到佩服，也反省了我的工作方法。

和我相比，阵内对“试验观察”给得很慎重。与其说慎重，倒不如说怕麻烦。他老是噘起嘴说：“只是稍微延长了一下时间，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既然是试验观察，那你是对明的什么地方感到在意吗？”虽然这么说有些过分，但是像明这样的案例多的是。

“倒不如说，明的老爸才是重点。”

“那个没出息的老爸？”

“武藤，你这么称呼人家可不好吧？”

我一阵窝火。“你之前说过你爸爸的事，这和你爸爸有关系吗？”反正是喝酒，我打算稍微越界试试。

“我老爸？”阵内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嘴唇里挤出一句，“啊，还真有过那样一个家伙。”

“什么叫有过？”

“明的老爸，跟我的老爸可不一样。我那个老爸可最差劲了。”

“怎么个差劲法？”

“忘了。”我心想阵内准是生气了，但他的表情却一片阳光，“那个人的事，我老早就不放在心上了。”

他这么一说，我想起他曾经也这么说过。“是什么让你不再关心他了？”

“你可真喜欢刨根究底。”阵内仍然没有生气的样子。

“可是，如果真有办法能够消除一个人对父亲的轻视和憎恨，那我也好告诉那些问题少年，这不挺好吗？或许还真能派上用场呢。”

阵内一副嫌麻烦的样子，掏起了耳朵。

“告诉我吧。”

在我的一再坚持下，阵内喝下一口啤酒，开了口。“我揍了他一顿。”

“揍、揍了他？”我大吃一惊，声音也不由得提高了一分。

“好像是十年前吧，我还二十几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和你爸爸见了面？”

“碰巧罢了。那可是时隔好几年的碰面。他还是那副神态，我见了就来气。于是，我就借那个机会，干了那件我从小就想干却没能干成的事。”

“就是揍他吗？”

“那一顿打得可真痛快。”阵内仿佛是听了个有意思的相声，笑了起来，“一刀两断了，心情一下子舒畅了。”

“你二话不说就上前打他了？”

“我忽然走上去，正面给了他一下。”阵内像是要再现那一拳的场景似的，胳膊在我面前慢慢晃着。

“他吓了一跳吧？”

“他眼睛都睁圆了。本来就是个不值得同情的人，那一拳过后真的是可怜巴巴了。然后我就不再跟他有瓜葛了，因为我跟他已经做了了断。”

“你爸爸没说什么吗？”

“他怕还不知道是我吧。我是在不露面容的情况下揍的。”

我无法想象如何才是不露面容揍人一顿的方法，但总之，我们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可以肯定的是，阵内用他特有的方法和他父亲做了了结，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有点不适合推荐给少年们啊”。

“所以，明的老爸和我的老爸没有关系。”

坐了大约三十分钟，我们从座席上起身，打算离开。收钱的是明，他一边算账，一边板着脸问我们："我想请教一下，家庭法院这种地方，离婚的人也会去吗？"

"啊，会。不管是想离婚的人还是不想离婚的人，通通都会。"阵内又指着我说道，"这小子现在就负责这块，他可是对付夫妻矛盾的专家。"

明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家庭法院是能举行审判的吧。那里可以判定夫妻之间谁对谁错吗？"

收银台旁只有我们几个。

"不，不太一样。"我委婉地否定了他的说法，"家庭法院做的毕竟只是调解，而不是判决。让夫妻二人过来，听听他们的想法。"

"听完他们的想法，然后怎么做？"

"找到最适合他们的办法。"我给出了连我自己都觉得抽象的说明。

"不判定谁对谁错吗？"

"我们不是要特意找出不对的人。"如果真到审判的地步，那确实如此，但调解与此不同。"说到底就是让双方相互沟通。"

"噢，是这样啊。"明看上去有些扫兴，"那家庭法院的人也不会找出出轨夫妻的第三者，并给出惩罚吧？"

我摸不透他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啊。”我回答道，“这些事情，要说的话，也是侦探的工作吧。”

“走啦！”阵内粗暴地插进一句告别，站到自动门前。

“谢谢光临，欢迎下次再来。”或许是出于店内的规章，明对我们客气地道了别。

这时，阵内回过头来对明说道：“啊，对了，这个给你。”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

“这是什么？”

“MD，录制音乐用的。你应该知道这玩意儿吧？”

“所以，我问你这是干吗？”明露出比刚才还要惊讶和不安的表情。“里面是什么？”

“是我那个乐队的曲子。挺酷的，拿去听吧。”

“你说你自己的音乐很酷？”明投来同情的目光，“不好意思，我可不会说恭维话。而且，阵内先生，你都三十多了，像你这种大叔办的乐队，肯定不行。”

“听着，我话说在前头。我从出生到现在，还从没不行过。”我一边听着他这句古怪的自夸，一边走出店外。十月下旬的冷空气在我的后脖颈转了个圈，飘走了。

4

次日一早就开始下小雨。虽然雨势还没到打在路面上发出响声的地步，但四周的景色都变得湿漉漉黏糊糊的。到了下午，雨还没有要停的样子，我透过窗户眺望天空，到处都笼罩在乌云之下。乌云就像块洇湿的抹布，被人一拧，水滴连绵不绝地掉下来。下午四点左右，主任须永那边的电话响起，对方告诉他，这次的调解进行得不太顺利。

离婚调解时，我们基本不需要出席，全由调解委员出面。

调解委员主要由“具有丰富人生经验和优秀人格”的公司职员或教师之类的人担任。至于是通过哪些程序、根据哪些条件任命的，我也不知道。在这些调解委员中，有些人确实能够称职胜任，但对有些人，我有时也会不由得想摇头否定。

离婚调解由一男一女两位调解委员完成。他们分别听取当事者双方的意见，力促他们进行沟通。如果双方能顺利进行沟通，那就没有问题，也轮不上我们这些调查官登场。这对调解委员来说是好事，或许对当事人也相应地是件好事。但调解委员也会有束手无策的时候，比如双方无论怎么沟通都找不出根本的问题，或者有必要对当事人进行调查，总之都是些无法打开局面的情况。这么一来，该怎么办呢?

“善用心理学和社会学上的技巧，解决犯罪少年和家庭纠纷问题的专家”——家庭法院调查官，也就是我，该出场了。

家庭法院给有调解任务的日子分配人员值班，按值班顺序决定调查官的人选。如果这一天的调解进行得不顺利，就会把值班的调查官

叫过去。今天是我值班，因此得去一趟。唉——我长叹一声，走了过去。

我走进调解室，调解委员正在那里等我，当事夫妇暂时退出了房间。我一边让他们把申诉书念给我听，一边听他们说明。丈夫叫大和修次，四十岁，是一所私立大学理学院的教授。妻子叫三代子，三十二岁，是家庭主妇。两人还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名叫纯子。

离婚的原因是性格不合，吵架不断，申诉人是女方三代子。

“在女儿的监护权上，双方互不相让。”调解委员佐藤女士脸上写满困惑。她一头扎在脑后的白发显得很高雅，而一副又圆又大的眼镜又让她看上去很知性。听说她曾是个中学教师，一直干到退休。她为人稳重，可以想象在学生中应该不缺人气。

“男方修次先生已经离过两次婚了。”坐在佐藤旁边的男调解委员山田先生对我说道。他嘴角虽然浮现着笑意，眼神中却露出不满。因为他人缘好，社交能力强，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对他全是好印象。但最近我也发现了他刚愎自用的地方，觉得有些难打交道。

“这次是第三次吗？”我为保险起见，又确认了一遍。

山田却反问道：“二加一不是等于三嘛。”不知他本意是想幽默一下，还是在斥责我不要说理所当然的废话。

“前两次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男方在外面有了女人。”佐藤说道。

“两次都是？”

“是的，两次都是。而且他离婚之后，就和前次婚姻里的第三者结婚。所以他第二次离婚，也是因为现在的妻子三代子女士。”

“他接二连三地另觅新欢，然后和自己的旧爱离婚。”山田的脸上明显露出不快的神色。

“就像是接力赛。”跑到一个地方，换一个妻子，然后又跑到前面一个地点，再换一个。我心想，大和修次这个人就这样规避了人生旅途中的失速，一直稳健地生存下来。

“就像你说的那样。而且他和前两任妻子都有孩子。”

“这是怎么回事？”我脑中刚刚描绘出的一套家谱混乱起来。

“男方和三个女人结过婚，每个女人都给他生了一个孩子。”佐藤对我解释道。

“那他前妻的孩子们呢？”

“都和各自的母亲一起生活。”

“真有意思。”我不小心说了这么一句，立刻暗自反省：不该一时失言，把当事人的事情说成是“有意思”。

“是啊，真有意思。”佐藤面带微笑地说道，为我解了围。

“男方曾态度强硬地说：‘虽然我离过两次婚，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倒不如说，两位前妻如今生活得都很幸福。你们随便调查。’”

原来如此，因为要调查这一事项，才把我叫了过来。

“他是个花花公子吧？”

我刚说完，就见佐藤摇头说道：“他看上去很严肃，也没觉得他是个好色之徒。”

“但他毕竟是个教授，遇事能沉着下来。他说话诚恳，一直力图说服我们。”山田叹道。

“道貌岸然，是吗？”

“也不是这样。他很冷静，说话口气也很认真，让我们觉得像是在听他上课。但感觉他太过诚恳了。”

“三代子女士并不工作，对吧？”我向他们确认。

“直到目前都是主妇，但离婚后好像打算找个工作。她还想抚养女儿，不想把女儿让给丈夫。”

“这是意气用事吧？”我问道。

“看来是意气用事。”佐藤默默点点头，山田也表示同意。一追问起夫妻闹矛盾的原因，大抵都是一样的：“意气用事”和“逆来顺受”。

5

我决定先听听申诉人三代子的想法。她一走进门，脸上就泛起了红潮。愤怒、紧张和戒备心混在一起，在她身上织了一层看不见的荆棘网。

三代子身材纤瘦，肤色白皙，一头及肩秀发卷向内侧，看上去像是个二十几岁的人。或许是她下巴细长、眼梢上翘的缘故，我总觉得她有些神经质。

我坐在两位调解委员中间，简单做了自我介绍，然后问她："您不打算让出您对女儿的监护权吗？"

不知是否该说如我所料，她拿出一种似乎连声音都充了血的魄力说道："绝对不让。"她的固执高涨，"我从没想过要把纯子让给那个人。孩子本来就应该和母亲在一起，不是吗？不对吗？"

"是啊，是有很多案例结果和您希望的一样。"我一面顾及她的感受，一面试着和她交流，"不过，孩子由父亲来抚养的情况，当然，也是有的。"

"您是说我没法抚养孩子吗？"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赶紧摆摆手，尽可能把我话里的锋芒去掉，"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

她的呼吸急促起来，直盯着我看。看来，她已经认定对手并不是我两侧的调解委员，而是我。

“您并不反对离婚本身，对吧？”佐藤插嘴道。

“嗯，算是吧。”三代子独自吞下不满，点点头。

“您说的性格不合，具体来说是哪些方面呢？”我问道。

“这个嘛，各种方面。”

这并不能说得上是具体。“那您还记得最近一次你们吵架的原因吗？”

“最近我都没怎么见过那个人，没吵架，也没说过话。”

“教授的工作很忙吧。”我带着一副充分理解的表情点点头。

她却噘起嘴，露出委屈的神色。此时，她的眉间浮起深深的皱纹，似乎她从头到脚的松弛皮肤全都集中到了眉间，过了好一阵，她才说道：“我觉得他在外面有了女人。”

“嗯？”我和佐藤他们不约而同发出了疑问。或许这是刚才在调解中没有提到的事。

“那个人一直否认，但我觉得有可能。”

“有什么迹象让您这么觉得吗？”

“那个人至今为止离婚的原因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次肯定也一样。一定是因为有个得意忘形的女人。他肯定打算先离婚，然后再结婚。你觉得这种男人会认真抚养女儿？他总归又会遇到别的女人，然后再次离婚。再说，至今为止都是把孩子判给女方，为什么到我的时候就要让给他？”

我一边听着她具有杀伤性的念经似的抱怨，一边心想，果然，这个女人与其说是出于对女儿的爱，倒不如说是出于维护自尊心，才对监护权寸步不让。

“也就是说，您的女儿并不喜欢您丈夫，是吗？”

“她怎么可能喜欢那种男人。”

我垂下肩，心想，这个女人怕是在她女儿面前也会随口抛出“那种男人”这个词。

6

接下来，我把当事的男方修次叫了进来，准备听他怎么说。

门把手被慢慢转开，只见一个身材中等、溜肩膀的男人走了进来。他并不瘦，鼻子、脸、肩膀和腹部都略显圆润，只有一副眼镜有棱有角。他戴着黑框的四方形眼镜，后面是一双锐利的眼睛，直给人一种踏实严肃之感。

原来如此，这样一个男人能和三个女人有过婚姻——我有点佩服地观察起他来。他在我眼里不过是个微微发福的大叔，但在女人眼里或许就能变得“既知性又可爱”吧。小熊维尼再来点知性，确实无敌。难道不是吗?

我和刚才一样，简单地确认了一些情况，然后问道：“提出离婚的，是您吧？”

“大概从一年前开始，我们总为一点小事争执。凡是我说的，她都会反对。而她做的，我全都不满意。情况就这样一直下去……”

哪对夫妻不是这样——我没有将这句话说出口。离婚正是因这样微不足道的小矛盾不断累积而产生的。

“我向三代子提出离婚的时候，她也同意了。”修次十分冷静，甚至让人感到几分凉意。

“问题就是在监护权上吧？”

“我无法接受。”修次噘嘴说道，“一开始她说让我抚养，我同意了，而且她本来就不太会带孩子。可她最近又改口说不会让给我。”

他这么一说，我想起刚才佐藤也说过这样的话。

“这是为什么呢？”

“谁知道。”他板起脸孔，歪头道，“大约两周前，她忽然说已经告到家庭法院了。我吓了一跳。”

“您太太是在没和您商量的情况下告上来的吗？”

“谁知道她哪儿来的这种想法。”修次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语气中还带着轻视妻子的色彩，“可能是有人给她出谋划策，让她这么做吧。”

“您之前离婚都没有经过调解吗？”

和他说话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是在黑暗中摸索，行走在深渊边缘，不知道究竟话说到什么地步会触动他的怒火。我怀着不安继续向他发问。

“是的，都是双方协议离婚。像这样的还是第一次。”

我可是每天都面对这种离婚。

他对过往的离婚经历似乎并没有半点后悔和惭愧，一副泰然自若的表情对着我。这表情让人感到一种理智和合理。还没等我发问，他就向我解释道：“我二十五岁结第一次婚，三十二岁第二次，三十七岁

和三代子结了婚。之前的两个人，都是我在其他大学工作时，来上我讨论课的学生，三代子则是我出差的时候巧遇的。”

“前两次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想和其他女人结婚了。”

“两次都是吗？”

“两次都是。”

或许因为他回答得太过平淡，我没有感到不悦。只觉得他的回答不是借口，也无关虚荣心，而是真心话。

“这次也是吗？”我趁此机会问道。

修次的是眉毛跳了一下，然后很不客气地答道：“刚才我说过是因为性格不合，您没在听吗？”

“能问问您两个前妻生的孩子的情况吗？”

修次沉着不惊地答道：“第一任妻子，我现在已经不再给她抚养费了。当然，一开始我还是每月都给，但前年她也再婚了。因为她开始了新的生活，或者更可能是因为她想拥有跟我平等的地位，她主动提出说不要抚养费了。第二任妻子，我现在还支付她抚养费。”

“您还和孩子们见面吗？”

“第一任妻子给我生的儿子，现在已经是个初中生了。他和继父关系很好，所以我决定不再见他。”

从他的语气中，我感觉不到一个父亲应有的感情，这让我有些不快。于是我用稍微强硬一些的语气问道："您见不到亲生儿子，难道不觉得失落吗？"

"当然失落了。"修次虽这么说，但他的声音里并不包含着失落，"但是，为了孩子着想，我觉得不去见他才是正确的。"

他这种口气好像在说，世上所有的事物都存在着"正确"和"非正确"的分明界线。这再次引起我的反感。

"所以，您一直在忍受这份失落吗？"

"是的。"眼镜后依旧是那种眼神，"第二任妻子给我生的儿子，现在是每隔半年见一次。"

"如果某一天，您的那个儿子也找到了新爸爸，那您就打算不再见他了吗？"

"我要先判断是不是对孩子有好处。"

"如果您判断出不见面是正确的，您就——"

"是的，不会见了。"修次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点点头。

"问个很简单的问题。"我说道，"您之前离婚都没有执意要孩子的监护权，为什么这次却想把女儿要过来呢？"

"这是因为，"他的表情认真起来，"三代子和我的两个前妻不一样。"

“不一样？”我和山田几乎同时说道。反应慢了一拍的佐藤问道：“您说的不一样，是指哪些地方？”

“性格。准确地说，她们不是同一类人。我的两个前妻都有工作，换句话说，就是生活能自立。三代子和她们比起来，缺乏社会经验，我觉得不能将女儿完全托付给她。”

我真想责问他：要说缺乏社会经验，你成天只在私立大学的研究室和教室里出没，不也一样缺乏吗？这样的人说话时却把自己的情况搁在一边，让我无法对他产生好感。

“我的女儿纯子，一定要由我来抚养。”

“因为这是正确的，对吗？”

“是的。”

“您女儿亲近您吗？”我想起了刚才三代子的话。大不了再激怒他一次。问这个问题时，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妻子应该跟您说过，女儿和我不亲近吧？”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含糊其词。

“当然，女儿并不腻着我围着我转。但这并不是说我和女儿的关系不好。我其实和她相处得不错。”

“可能只是您单方面这么觉得罢了。”山田吹毛求疵地说道。他看上去就像个忌妒花花公子的老头。

“我还以为您听了她说话之后明白了呢。三代子是个非常感情用事、办事没有章法的人。现在她逞一时意气，说了些强硬的话，可离婚之后，她肯定会搞得乱七八糟。我现在就能预想到。”

“肯定？是吗？”千万别相信说话决绝的人——阵内经常这么决绝地对我说。

“即使您这么肯定，事情也不一定会这样吧。”山田插嘴道，“您妻子离婚之后，要是把孩子判给她，她说不定也能井井有条地活下去。我想，您最好还是不要这样给别人下结论，不要随便就断定您的妻子不行。”

“如果是别的事，我倒是能够让给妻子。但女儿的事，我不得不慎重。我这么说可能不合适，但要是妻子离婚后陷入疯狂，她说不定就会迁怒到女儿身上。”修次的发言就像是台风将至时的天气预报，冷静沉着，客观且不固执。

“迁怒？”我问道。

“暴力相加都有可能。”

“暴力？您是说，您妻子有这种倾向吗？”

“有。她在和我争论的时候，兴奋起来就会披散头发，对我挥拳头。”

“竟然这样……”我厌烦起来，“那离了婚岂不是很危险？”我探出身子说道。

“虽然如此，但就是因为这样，我们也无法迁就着继续婚姻生活了。不是吗？”

我其实很想说：才不是，就算迁就，也要继续过下去。山田或许和我的想法一样，他噘起嘴说道：“可是，基本上所有夫妻都是相互迁就着过下来的。他们是为了女儿、为了儿子过下去的。”

“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

他那套“正确”和“不正确”又来了。这又不是问答竞赛。

“我总觉得，您这种说话方式里感觉不出一点爱。”山田说出此话，已经彻底沦落成一个缺少人品的讽刺家了，我却与他有同感。修次思路顺畅的说辞里，传达出了多少他对女儿的深情？加油啊，山田，把我想说的也说出来。

“您妻子至今为止有没有对女儿动过手？”

“还没有过。可只要我不在身边，那是肯定有可能的。”

“您说的是可能吧？”山田歪嘴冷笑。

我再次将三代子叫进房间，让他们夫妻二人坐在一起。我避开暴力的字眼，用温和的话语委婉地提议：“您不觉得，比起一个工作没有着落、经常歇斯底里的妻子，反倒是一个工作稳定、处事冷静的丈夫对抚养女儿更合适吗？”

如我所料，她并不认同。“请别妄下判断！”她吼道，“您是不会知道对一个孩子来说，母亲是多么重要的！”她随后又说了些如此这般的话。

修次的表情似乎在说：瞧，我没说错吧。他怒斥道："这不是妄下判断，而是分析出的结果。"

"分析？你就是这么一分析，然后说些冠冕堂皇的话。"

"哪里冠冕堂皇了？"

分析，这个词对我来说足够冠冕堂皇了。

虽然我也没有报什么期望，但看来一时还无法得出结论。片刻之后，三代子开了口：

"你根本没能力把女儿抚养好。"她说道，"你前两次都是把孩子拱手相让，那只能让我觉得你缺少作为父亲的责任感。你一定觉得孩子不过是婚姻的附属品吧！"

原来如此，这也不是没道理。两次离婚，修次都放弃了监护权，我感觉他确实缺乏对孩子的执着和深情。

"并非如此！"修次否定道，"只是因为至今为止，那都是最优的选择。"

"什么是最优？冠冕堂皇。你以为所谓的'最优'就能保护好纯子吗？"

"是你保护不了她吧？"

"强词夺理！我全都知道了！"

一场调解变成了对骂。我故意做了个深呼吸给他们看，然后叹了口气，宣告道："请你们半个月后再来一次。"

在激动的状态下商量事情是得不出结果的。几个老大不小的成年人唾沫横飞讨价还价的光景，每次都让我兴味索然。虽然我并不是阵内，但这种情况下，我也想说一句："随你们吧！"毕竟有个孩子在那里，这不由得让我希望有个"和平共处"的结局。当然，父母离婚之后，孩子并非都会走向歧途。但我坚信，生活在一起的父母若因为吵架而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孩子一定会受影响。所以，我每次都强忍着不说那句"随你们便"，而是力促调解，虽然力量微薄，但我尽力而为。

"下次请告诉我，你们打算如何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我对二人提出要求。面对三代子，我又补充说，要她告诉我她会去哪儿找什么工作，即使不打算长期干下去，也试着找份工作干干。大和夫妇相互连看都没看对方一眼，或者说是背对背地起身，离开了房间。

门被关上的声音响起，震动又渐渐停止。坐在我两边的佐藤和山田几乎在同时松了口气。

"你怎么认为？"佐藤用和蔼的声音问道。

"正如男方所说，我觉得女方是有些感情用事。可是，男方也让我感到了他的冷漠。他们真的能认真抚养女儿吗？"我一边摸头发，一边回想刚才的对话。

"刚才女方说了句'我全都知道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佐藤不经意地问道。

"说的是他出轨的事吧。"

“有可能。男方说不定正打算马上再婚呢。”山田心中的敌意显露无遗。

“接着再婚？”三次离婚，四次结婚，怎么都觉得这在现实中难以理解。“也不是没可能。”

7

“相当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啊，武藤。”阵内用筷子尖指着我说道，“人是不会轻易改变的。那个丈夫，绝对在外有不正当关系。不，还不确定他是不是有不正当关系，但他一定打算再结一次婚。”

“果然是这样啊。”

“听我说，罗马帝国不是曾经称雄世界吗？”

“哎，你要说什么？”

“大英帝国也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是美国称霸。”

“你要谈历史？”

晚上，我们又坐进了天天居酒屋。这次我还是没接受教训，在从家庭法院回家的途中，因为雨势渐小，我正要收起雨伞，被阵内叫住了。

“工作上有烦恼就找我聊吧，今天喝几杯如何？”

连续两天都去居酒屋，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精神上，我都感到抵触，但还是决定陪他一次。但刚过昨天又是今天，并没有什么新鲜话题。于是我顺势将今天见到的大和夫妇拿出来做谈资。店内将近客满，我一看收银台前的钟，已过八点。店员精神饱满地招呼客人，匆匆来回走动。我没有找到明的影子。

阵内用筷子戳起炸肉块，动作就像是个不知道怎么使筷子的幼儿。炸肉块的表面渗出油脂。“也就是说，这世界上执牛耳的国家一直在变，而且称霸的时间逐渐变短。罗马帝国维持了几百年，美国称霸却不过才六十几年。”

“那又怎么了？”

“那个男的也一样。他不断变更结婚对象，而且每次婚姻持续的时间也在变短，不是吗？”

“你这么一说，”修次最早的婚姻是七年，然后是五年，而现在的婚姻是三年，“确实是这样。那该怎么办？”

“用不着怎么办。”阵内轻描淡写地说道，看了一眼扎啤杯里还剩多少酒，“世上本来就有这样的活法，仅此而已。”

“这样的活法……吗？”

“如果放着不管，那个大和会继续离婚、再婚，反反复复。这不是大问题。到最后，估计他会刚结婚五分钟就要离婚，这就足够当笑料了。”

可让他成为笑柄并不是我的目的。“他们女儿的监护权该怎么办？”

“这种事，让他们本人决定就行了。”

“他们就是因为决定不了，才来到家庭法院。”

阵内不耐烦地抓了抓头发。“那就这样如何？把女儿放在中间，让父亲和母亲朝各自的方向拼命拉。”

“这……||”

“强求的一方会用尽全力去拉，而真正想着女儿的一方却会因为爱惜女儿而放手。最后你就把监护权判给后者。”

“这不跟大冈越前（即大冈忠相（1677－1752），因生前任越前守而得名。他最广为人知的断案是《大冈政谈》里记载的一名妇女和邻居之间争夺亲生女儿时的判决，即文中阵内所说的方法。）的大冈判案一样吗？”

“别随便说什么这个和那个一样。”阵内哼了一声。

这时，我感到身后来了一个人，转头过去，发现明站在那里。他夸张地叹了口气说：“今天又来了？”

“我是来吃这里的炸豆腐的。”阵内说，但他并没有点什么炸豆腐。

“是吗？那就不是来找我喽？”

“没你的事。”

“好吧，那我走了。”明带着阴郁的表情走开了。

“阵内，你是在担心明吧？”我把脸凑过去问道。

“没有。先不说这个，接着说刚才那个离婚的事。你是什么想法？”

“不知道呢。女方歇斯底里，男方又感觉冷漠。要是男方能更多地表露一些爱意，我倒觉得可以把孩子交给他。”管它呢，又不是由我来决定，最终决定的是他们本人。

“表现爱意的方式因人而异。”阵内咔咔咔咔地敲着筷子，接着说道，“不过，交给谁都关系不大。不管他们怎么抚养，那个女儿总归会变坏。”

“拜托别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绝对会这样。那个女儿到后来一定会干什么坏事，然后进家庭法院。”

“别这样妄下决断。”

“你也应该隐约感觉到了吧。孩子就应该在父母的眼皮底下长大，父母关系不和，或者无情无义，孩子就会慢慢走上歧途。绝对会。”

“会是这样吗？”

“当然也可以像我这样，照着老爸的脸给一拳，用这个办法解决问题。”

“你这种建议我可说不出口。”我为难地回答。环视店内，我发现有人正看着我们。是明，他好像刚往里面的一张桌子端完菜，此刻正站着，盯着我们这里。我的目光和他的相碰，他慌忙移向厨房。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和阵内说话渐少，也不想再给见底的杯子添啤酒，于是决定散伙。“酒正喝得高兴呢……”阵内嘟嘟囔囔。

我正要朝收银台走去，发现明从里面的通道走了过来。他推开其他店员，抄近路到跟前，仿佛在说“让我来”。他想干什么？如果我们碍他的事，他完全可以无视我们。可看上去，他又是故意要来收银台结账的。

“你们打算每天都来吗？”明低头算着账目说道。

“哪儿会每天都来！”

“难道说，是因为——你们相信，只要经常光顾这里，就能沟通我的心？”他用混杂着蔑视的口气说道，“就像电视剧里那样。”

“沟通你的心？”阵内睁大眼睛，仿佛是第一次听见这种话，“沟通你的心？我和你？别说梦话了。我凭什么要和你的心沟通在一起？”

“为了让我改过自新。”明苦笑道。

“要是这样就能让一个高中生改过自新，那从明天开始，全国的家庭法院调查官每天晚上都会去居酒屋。”

是啊——我没出声，代之以点头。

“你们大人就喜欢这样唆唆地叫嚷，所以才讨人嫌。”明叹气道。

不，只是这个大人特别唆而已。我不由得想纠正他。

“对了，那些曲子，你听了吗？”阵内把手伸进钱包，一张张拿出钞票，一边将正反面整理一致一边问道。

“嗯。”明的回答含糊不清。虽说高中生回答问题时本来就爱含糊不清，但还是让人觉得不舒服。他接过钞票，打出小票，数好零钱，

过了一会儿才小声说道：“听过了。”

“不错吧？”

明的表情勉勉强强，但还是点了点头。“嗯，出乎意料。”

“对吧？”阵内笑逐颜开。

“那些是披头士乐队的曲子吗？”

“改编过的。”

“说不上是车库摇滚还是朋克摇滚，反正挺酷的。”明一副承认得不太情愿的样子。

“吉他速度感不错吧？”

“还不坏。”

“应该是很厉害吧？”

真固执—我在心里插嘴道。

“啊，不过，”明说完，眉毛不快地皱了起来，“这可不意味着我和你的心已经相通了。”

“我知道，”阵内努起下嘴唇，“我也没想让你改过自新。”

“知道就好。”

“对了，这周六我们有演出，过来看看吧。”阵内说完，不知从哪儿取出一张又细又长的纸条，放在柜台上，“这是演出票，送你

了。”接着他又说了演出的地点，从这里坐下行地铁，过两站就到。“但我们只是另一个乐队的助唱。”

“我去了有什么好处？”明有点轻蔑地说道，连票都没碰一下。

“有啊。”阵内自信满满，不，应该说他就是用自信做出来的。他又说道，“武藤，你也来呗。”

“嗯？我？”听阵内的话锋忽然指向我，我立刻变得十分不安，不由得吐出了真心话，“不，我就不去了。”

“把你刚才说的那对夫妻也带过去。”

“夫妻？今天来家庭法院的那对？”

“没错没错。”

“把他们带过去又能怎么样？”

“我的演奏可是很能治愈人的。夫妻的问题，当场就能解决。”

“荒唐透顶。”明斜起眉毛说道。

我没有说出“荒唐透顶”这个词，但心里还是同意。“算了，我还是不去了。”

“我说，”明开口了，“我说，呃，阵内先生旁边这位。”

看样子是在说我。“嗯，什么事？”

“您是负责离婚问题的吧？”

“也不全是离婚。”

“最近有人去过您那儿吗？”

“为离婚争吵不休的人天天都来。”我耸耸肩说道，“你也在考虑离婚吗？”我开了个无聊的玩笑。

“是不是有个奇怪的男人？”

“奇怪的男人？”不就是现在站在我身边这位吗？我很想指向阵内。

“是个讨人厌的男人。净干些偷情的事。”

“来家庭法院的不都是那种家伙吗？”阵内插嘴道。

“哦，是这样吗？”

“今天来的那家伙就是这样吧？”阵内喋喋不休，“他可是个老婆换了一个又一个的花花公子，大和殿下。”

“阵内！”我急忙捅了一下阵内的腰。当着其他人的面说出当事人的真名实姓，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原谅的。就算不是保密义务，这也是常识问题。

可是阵内却满不在乎，又接着说：“啊，我想到一个不错的笑话。”他高声说道。可以预想，他要说的一定是个没什么品位的笑话。“大和先生的离婚调停，那可是诚如大和调停啊。大和朝廷，不是吗？”（日文中“调停”和“朝廷”谐音。大和朝廷位于以奈良盆地为中心的大和地区，是日本第一个统一政权。）

我任他说下去，现在都二十一世纪了，谁还用“诚如”这种古老的词。

正当我们准备走出店门时，明对我们说道：“那个姓大和的人，您会叫他去看阵内先生的演出吗？”

“啊？”我不知道他这么问用意何在。

“会的，会！”阵内不负责任地断言道，“如果把他叫去又怎么样？你也跟着去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才弄出了这么一段对话？我正惊讶地想着，明又回答了句“是啊”，这让我完全不知所措。“要是那样，我去听一下也无妨。”他道。

这算哪门子事？我纳闷了。

8

通向车站的路是一条窄窄的单行道，没有几盏路灯，略显昏暗。和阵内朝车站走去时，我向他发问："明这是想干什么？为什么大和先生去的话，他也会去？"

"能想到的原因有两个。"阵内竖起两根指头。一看见他这两根指头，我心里就明白，两个原因都不会说中。"最有可能的，是那家伙本来就想去看我的演出。"

"什么？"

"因为十几岁的少年可不坦率，总不好意思当面说会去。所以他胡乱说了个借口，说什么'大和去的话，我也去'。"

"这可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只是个瞎扯的理由。"

"少年们心里想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瞎扯。"阵内说完，缩回一根指头，说道，"第二种可能，是这也许跟明的犯罪原因有关系。"

"你说的犯罪原因是指什么？"

"是他没出息的老爸。那家伙不是老抱怨这事吗？"

"我想问一下，他的老爸真有那么没用吗？"

"没有，这世上比他爸不中用的老爸多了。"阵内耸耸肩，恐怕他脑中首先浮现出的就是他的父亲。

电线杆旁有一个卖豆馅点心的小摊，轻便的推车上，老板正在那里烤饼皮、装豆馅，周围散发出一阵甜香。两个主妇模样的女人正拿着钱包并排站在那里。我和阵内先是走过了那个小摊，但因为气味实在太诱人，我和他四目一对，不说话也知道对方是什么意思。于是我们无言地相互一点头，又走了回去，排在两个女人后面。趁这个空当，我们又继续聊。

“明的父亲是公务员，在市政府的窗口工作，是个普通的——应该说是个优秀的老爸。为人或许也不错，在工作的地方很受信赖。”

“那么，他就不是个没出息的老爸了。”

“这是大约一年前的事了。那次明偶然去了那里。他的一个朋友要去办驾照，需要到政府取居住卡，那家伙就跟着一起去了。就这样，他在窗口看到了他爸爸。不过很不凑巧，这位老爸正在听一个市民发牢骚。”

“哦，原来是这样。”

“在市民里面，性质恶劣的家伙真是坏透了，有些人还把抱怨发牢骚当成了人生价值。不巧，那位老爸接待的就是那样一个市民。他毕恭毕敬，一边不好意思地挠头，一边不断鞠躬致歉。”

“这让明看见了吧。”

“他朋友见了，笑着对他说‘你爸爸只会道歉，真可怜啊’。”

那个场面很容易想象出来，而明的心情也容易理解。

“可那只是工作而已。”

阵内听我嘟囔，便说道：“你不也明白嘛。不管是工作还是什么，孩子总是不希望看到父母丢脸的模样吧。”

“倒是这样。”这我能理解。做父亲的显得没志气，自然会给孩子相当大的打击。我接待过的少年里，有不少也有这种经历。这种伤害就等于给自己的一半基因贴上“劣等”的标签，让人受到根本性侮辱。同时，伤害又会变成愤怒和沮丧，从而让他们自暴自弃。

“明跟别人打架退学，就是那之后不久的事。”阵内向绑着头巾的老板说明想要的种类。小摊提供豆粒馅和豆沙馅两种点心，阵内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把豆粒磨碎就变成豆沙了，这叫一箭双雕。”然后点了两个豆粒馅的。我则平均分配，一样各点了一个。

付完钱，我们又迈开步子，吹着热腾腾的点心，一边吃一边走向车站。

“明这个人，”阵内接着说道，“应该很想证明自己和父亲不一样，想证明自己可不是不中用的人。所以，为了不让别人瞧不起，他就跟人打了架。”

“明是这么说的吗？”

“怎么会。他自己可不明白。这都是我的分析，我的分析！”

阵内居然会分析事情，这样的事实让我再惊讶不过。但我也明白了，明跟快餐店的顾客打架一事，跟那件事在本质上极可能是同一个原因。或许他把自己的父亲跟那个可怜虫一样只会赔笑的男顾客重叠在了一起。

“另一方面，他母亲不是出轨了吗？对明来说，一个不中用到被女人抛弃的父亲，只能算没出息的男人。所以，他就越来越自暴自弃。”

“可是，也没确定他母亲一定出轨了。”

“十有八九是出轨了。”阵内断言道，“绝对。”

“那，这为什么又跟大和先生扯上了关系？”

“想来应该是这么回事吧。那个姓大和的男人，对明来说，是跟他爸爸恰恰相反的人。”阵内说话时，嘴唇上还沾着豆馅，“他是对这个接二连三换老婆的花花公子有兴趣，想去会会他。”

“就因为跟他爸爸不同？”这么说来，明确实问过一句“有没有净偷情的讨厌男人”。

“他会不会把大和先生当成了敌人呢？”

“他或许是想知道一个和他爸爸完全不同的人会是什么样子。如果能见到这么一个人，那就去看演出吧。”

“是这样吗？”

“家里有个没出息的老爸，这种痛苦的心情我明白。为了做个了结，他只能不断尝试。”

“哦。”我了无兴趣地应了一声。

“所以，”阵内转向我，“你不来看我的演出是不行的。”

“为什么？”

“不能把明叫过去，那就伤脑筋了，所以一定要把大和夫妇叫过去。就这样了。”

“就算你跟我这么说，我也||”

我很困惑，但阵内却全不放在心上。他只是瞄起我手里的点心，兴致浓浓地问道：“豆沙馅的好吃吗？”

9

第二天，我在家庭法院门口买了一份便当吃完，便给大和也就是修次打了电话。上次调解的时候，我问到了他单位的电话号码，于是直接打到教授办公室。我已经想象不出大学里的工作时间是如何安排的了，一直担心他可能不在。所幸的是打了几遍之后，话筒终于被拿了起来。

“喂。”修次的声音传来，“我妻子找过您了吗？”

“您太太吗？不，没有。”

他等待的或许是妻子放弃监护权的消息。“不是这件事。”我向他表示抱歉，然后切入正题，“这周六晚上能见您一面吗？”

我感到郁闷。这简直就跟邀情人约会一样。

“有什么事吗？”教授的口气变得有些惊讶。

“我有个朋友在搞乐队……”我越说心情越暗淡。这算什么提议啊？完全不在家庭法院调查官的工作范围内，跟我的身份也完全不符。不过，在我语无伦次地说完之后，刚才还一直沉默的修次却意外地说：“没问题啊。”

本来我已经做好了被呵斥“别对我说什么莫名其妙的话”，然后被挂断电话的心理准备，这真是出乎意料。

“真的没问题吗？”

“没问题，我想您一定是想调查一下我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吧？”

“不，我没这个意思……”

“没事，”他冷静地答道，“我会去的。我们先去看演出，然后好好谈一谈吧。”

“可以吗？”倒是我有些诚惶诚恐起来。

于是修次解释般告诉我，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铁板一块，但还是会听听音乐的。

“能让您太太也一起来吗？”

听我这么一问，他仿佛陷入沉思，电话那头没了声音。

“要是不方便，那就带上您的女儿吧？”

“带上纯子？”

“当然，您一个人来也行，带着女儿也行，带上别人也没问题。”我十分不好意思，在电话这头一边鞠躬一边说道。

修次听了，加强语气问道：“别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一下子愣住了，心想糟了！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带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我立刻就想到了怒上心头的修次会有什么反应。我刚刚说出的那个“别人”，怕是像在暗示他的“外遇对象”。看来是让修次想过头了。

“我再确认一下吧，”我打算将计就计追问一下，“您当真没有正在交往的女人吗？”

修次沉默不语。

“我这么问可能有点冒昧，但您太太也有这样的怀疑。可是，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女人，为何不把她说出来？这样事情也会进展地更顺利。”

“更顺利？”

“比如说，我认为您一个人抚养女儿会有难处。毕竟您还有教授的工作。可如果您离婚后有个女人跟您生活在一起，如果她能照顾您的女儿，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如果，”他压低声音，带着警惕说道，“假设，真有这么一个女人，那会不会对我不利……||”

哦……是这样，我稍微理解了。修次将判决和调解搞混了。出轨行为在法律上容易构成“离婚原因”，如果诉诸法庭判决，那么在抚慰金、抚养费和监护权等方面或许会成为一个不利因素。但是调解不一样，它并不判决谁好谁坏。总而言之，调解是一个相互沟通的过程。

我将上述情况说明了一下，修次似乎感觉很意外。“是这样吗？”看来他妻子三代子喊的“你总归是在外面有女人，就认了吧。这样纯子就是我的了”之类的话，让他误以为这就是家庭法院的判决。

“如果您能将现在的状态和心情坦诚地告诉我们，那将会对你们的调解有很大帮助。”

我不敢自夸是不是我这句话打动了修次，但当我们一直说到午休将尽的时候，修次开口承认了："其实，是有个我打算将来和她结婚的女人。"

果然是这样吗？我的心情顿时舒畅起来。阵内话或许是对的，修次的结婚对象一变再变，而每次婚姻的时间也随之越来越短。这就是"那样的活法"。

"当然，我要抚养女儿也是发自内心的。"修次似乎放心不下，说了这么一句。事到如今，我依然没能感受到他身上有什么热烈的情感。我为他感到焦急，但又无可奈何。我想问他一句：您真的有能力抚养吗？能不能让我看看您的真心？

"为防万一，我能听听那位女士怎么说吗？"我最后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想知道那位女士是怎么想的。他听了，支吾了一会儿，然后坦白道："其实，她也打算不久后就离婚。"

总而言之，他们两个人都在出轨。

"原来是这样。"我留心不让内心受到的震动表现出来。

"可是，只要您去问她，您也会明白，我们是在认真考虑这些事情，不管是女儿的事、离婚的事还是再婚的事。"

接着，修次把那位女士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告诉了我。我手头记着，忽然停住了笔。

"总之，星期六我会去。"

我听着修次的声音，心里却在想：原来是这么回事……||

10

阵内演出的地点在地铁沿线一栋综合大楼的地下。我本来担心那儿会不会是一个充满了喷漆涂鸦、染发的不良少年和烟蒂的地方，但事实没想的那么糟。或许时过境迁，演出场所也已经变成了洁净的地方。走下幽暗窄仄的台阶，拉开厚重的隔音门，眼前立刻出现了一个灯光闪耀、水泥锃亮的空间。这打消了我那种刚进门就想出去的不安感，我松了一口气。

舞台设在二十米开外，高出地面，周围围着一群年轻人。

我靠着门口的墙壁站住，旁边是明。我们约好在车站前见面，然后一起走到了这里。他没有露出一丝笑容，表情僵硬，但也没有开口说他对阵内的不满，以及他父亲如何不好。我试着跟他聊天，他的回答也有一句没一句。离演出开始还有一段时间。

“大和先生不来了吗？”明问我。我一边回答“应该马上就来了”，一边思考该如何打开话匣子。“你见到大和先生之后打算干什么？”我试着问道。

“不打算干什么。”

看他答得支支吾吾，并不干脆，我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你是想看看他是怎样一个男人吧？”

“嗯？”明的眼睛眨了好几下。

“你是想知道大和先生和你爸爸究竟有什么不同，你母亲究竟为什么会和他一起出轨吧？”

明的表情僵住了。随后他脸颊抽动，对我怒目相视。“你是怎么知道的？”他问道。

前几天打电话的时候，修次把他正交往的女人的名字告诉了我。那个女人也是已婚，而且姓丸川，和明的姓完全一样。如果说是偶然，那也太过凑巧了。明一开始十分生气，但过了一会儿，还是断断续续地告诉了我整件事情。

“有一次，我骑车回家的时候，正好看见我妈和一个中年男人走在一起……我原本就怀疑我妈可能有外遇，所以没怎么觉得惊讶。但我无意间还是跟在他们后面，然后就在他家门口发现了大和这个姓。”

“你把这事告诉大和太太了吧？”我说出我的推测，明向我投来钦佩的目光，似乎在说：你居然连这个都知道了！

“连丈夫出轨了都不知道，这不是很可怜吗？所以我打电话告诉了她。一开始她不信，但后来总算明白过来了。看到那位太太很激动很生气，我就告诉她，她可以上家庭法院。我对家庭法院很了解，知道那里也会受理离婚问题。”

这件事应该就是导致修次的太太忽然说出那句“我不会让出监护权”的原因吧。三代子因为被告知修次出轨，变得敏感了起来。或许她不能原谅修次让她也沦落到跟他前妻一样的处境，才要求女儿至少要跟她在一起。一定是这样。

“你为什么要让她到家庭法院来？”

“以家庭法院调查官的眼光，应该能看准一个人吧？”明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尖，想尽量掩饰内心的羞赧。

“不，我们的眼光并不怎么……|”我说到一半就打住了。我们经常会看错少年们的真心，被他们侮辱，遭他们背叛。总而言之，我们没有看准人的自信。曾经有一个人假装是当事少年的父亲，我们从头到尾都信以为真。

“阵内先生总是很嚣张，说什么家庭法院调查官能把一切都识破。”

“那个人嘛，”我苦笑道，“比较特别。”

“他果然比较特别！”不知怎的，他显出一副放心的表情，“我还一心以为只要是个调查官，就能看透那个姓大和的大叔是个什么人呢。”

“你这么以为？”让他期待落空的责任落在了我的肩上，“不过无所谓了，大和先生马上就会过来，你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好好观察一下，也可以跟他说说话。”

顾客慢慢多了起来，既有一脸兴奋地推开门的女高中生，也有白领模样的女人。一转眼，又有几个体格健壮的男子乱哄哄地从我面前走了过去。从四周的人说的话里，我大概可以推测，他们并不是为阵内的乐队而来，而是之后登场的那个乐队的乐迷。我看着贴在门口的一张海报。虽说是个业余乐队，却似乎很有实力，自己录制的CD也获得过很不错的评价。

舞台上有人出现了，他们把乐器扛上来，又开始调整扬声器和话筒的位置。仔细一看，对面右边站的就是阵内，肩上挂着一把黑色吉他。开始调音了，不知是否是心理作用，观众们顿时眼睛发亮，兴奋的火种慢慢在室内蔓延开来。咚咚的吉他声摇得人骨架都在晃，而响彻心腹的贝斯声更是让地板都震了起来。

我咂舌道：“看来会变得很吵呢。”这种地方，修次一来，肯定会用他冷静的声音说：“来这么吵的地方，什么价值都没有吧？”然后扬长而去。

“看样子，乐手的平均年龄都很大啊。”明这么一说，我的视线也再次转向舞台。

乐队一共四人，正中间站着主唱，右边是阵内，左边是贝斯手，后面是鼓手。确实，这四个人看上去都已经不再是被称作“大哥”的年龄，称作“大叔”才更为恰当。不过，或许因为他们都穿着灰色紧身西装，看上去还挺有风度。其中，睁着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满脸杀气地站在那里的阵内看上去特别像那么回事。一旁握着话筒的主唱戴着墨镜，看不到眼神，但整齐的背头确实与他的风格相配，浑身透出老摇滚乐手才有的威风。

观众现在看的虽然只是助演，但或许已经对这个四人摇滚乐队的表演抱有期待，开始拥向舞台。从这时开始，连续发生了几件事。

先是我身旁的门被慢慢打开，扭头一看，是修次。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向他打了招呼。

修次因眼前的光景睁圆了双眼：热情洋溢的年轻人在舞台前兴奋至极，舞台上的乐手威风凛凛。接着，他一边向我走来，一边露出困惑的神色。我对明使了个眼神，朝修次走过去。

“啊，这就是令爱吧？”我抬高声音说道。修次右边站着一个小女孩，一心想躲在他身后。她带着好奇而羞怯的表情看着四周。

“因为内人说要出门，我就把她带来了。”修次嘶嘴说道。

我心想，他或许是为了给我造成一种他和女儿关系很好的印象，才带女儿来的。他似乎有意让我注意到他和女儿的关系。

“在这么吵的地方，是不是有点……”修次指着耳朵，皱眉说道。

那我们出去吧—正当我准备说这话时，那件事发生了。

此时演奏开始。

室内的照明变暗，引来一小阵嘈杂，然后立刻响起了吉他的声音。我感到身体都在发麻发震。观众们像波浪似的翻涌起来。演奏大有瞬间就将站在一边旁观的人卷入其中的气势。

但我紧盯着的不是舞台，而是站在一旁的修次。虽然只是一瞬间，我却清楚地目击到了：就在屋子变暗、演奏开始、年轻人们开始蹦跳的时候，修次忽然蹲了下来，准备将女儿一把抱住，皮包则被他扔在一边。

他就像是一面保护女儿不受骚扰和侵害的盾牌。这真的就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

我眼看着这场面，不知是感动，还是该说有所发现，或者说大吃一惊。总之我吓了一跳。什么嘛！我心想，什么嘛，他难道不是个优秀的父亲吗?

修次此刻绝对没有分析这是正确还是不正确，而是下意识地做出了保护女儿的举动。那正是做父亲需要的资格。修次慢慢站起身，从女儿身边退后一步。女孩似乎并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也没有显出惊恐的样子。她反倒把这当作热闹的节日庆典，欢快地跟着一蹦一跳。这也让修次松了一口气。

不知是否心血来潮，我开始想着是不是应该相信修次。他拼命保护女儿的姿态并不是伪装出来的。过几天就是离婚调解，我决心尝试去说服他的妻子。他的妻子这么做一定是气在心头，而抚平她的怒气不正是我的职责吗？我呆呆地看着修次和他的女儿，感觉一件事终于石头落地了。

“武藤先生。”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是明，他眼睛还盯着舞台，手却已经伸了过来。

“怎么了？”我一边说，一边转头朝前面看去。

演奏还在继续，曲目是《I Saw Her Standing There》。但这曲子跟我记忆中的披头士乐队版本比起来，声音更浑厚，速度也更快。吉他的顿音仿佛刻在观众身上，歌手嘶哑的声音伴着吉他的节奏回荡开来。英文歌词被唱成朋克摇滚的粗犷风格，四处飞扬。但不同于一般的号叫，它充满魅力，能让人感到一种神经紧绷的质感。

观众们因这超出预期的锐利演奏力和怦然心动的快感而兴奋无比。老实说，那时候我也已经忘记了身后的修次，一心倾注于回荡在演奏厅的摇滚乐声。

“真不错，太炫了！炫得一塌糊涂！”明发出激动的声音。因为音乐声太大，我听得不太清楚，他应该是说过这么一句话。

阵内没有唱的份儿，虽然有点可惜，但他有节奏地弹着挂在腰间的吉他，看上去也是既勇猛又优雅。

“不管音乐还是那个唱歌的大叔，都很帅气啊。”明接着说道。

我也点点头。虽然主唱并没有什么华丽的动作，但他站在话筒前高亢飚唱的样子就已足够飒爽。

“啊！”明这么大叫一声，是在我点头之后。我正琢磨出什么事了，只见他一个个拨开观众，朝舞台走去。我也慌忙跟上他。什么事？究竟怎么了？我一边纳闷一边迈着步子。我看着明目光所向的地方，那是舞台，而我脑中也反射般思考起一些事情来。

“这次，我们找了个很会唱歌的小子。”几天前，阵内在居酒屋里这么说过。

“倒不如说，明的老爸才是重点。”当我问起他让明试验观察的原因时，他这样回答道。

“最近每天都很晚才回家……有时候嗓子都哑了。”明在谈起他爸爸最近的情况时曾这么叹气过。

“追根到底，如果大人洁身自好，孩子怎么会学坏！”这是阵内一年前说过的话。

接着我又想起了那句话：

“我们就是要创造奇迹！”

明停住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将披头士乐队的歌曲用迥异于原唱的魄力疾速弹唱的摇滚乐队。我不知这是人为造就，还是真该叫作“奇迹”，但正如阵内所说，让一个少年洗心革面，如果从更大的意义上讲，将其定义无限扩展，或许称为“奇迹”也不为过。

我没想到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即将发生。就在此时，明说出了一句可谓“奇迹”的端倪的话。说完，他不好意思地大笑起来。

“我就知道！武藤先生，那个唱歌的是我老爸！”

在里面

1

这应该是……扁柏吧？

摸到长椅时，我立刻想到的是这个。大概是因为去年夏天的回忆吧。那时，优子驾着租来的车带我去福岛。我们中途在一个公园的扁柏林散步，一个恰好经过的妇人告诉我们说："扁柏容易加工，所以经常被拿来做长椅之类的东西。"从那以后，每当我坐到长椅上时，都会联想到扁柏，也会想起那个妇人干瘪得如同手触到干枯的水果一样的声音。

我用手确认自己将要坐下的位置，然后坐了下来。虽然隔着一层牛仔裤，我还是感到一阵冰凉。这把长椅坐着并不舒服，不过造得结实，让我很放心。我感到贝斯很快就在我脚边睡着了。贝斯的脊骨刚好碰到我的右脚上。因为没套导盲鞍，它完全没有身为导盲犬的紧张感和专注力。

"我真不知道屋顶上居然会有这样一个地方。"优子坐在我右边。她穿的那件夹克袖口应该安了纽扣，因为我听见了纽扣打在椅子上的声音。她的手地动着，卷起一阵微风，大概是摊开了一块手帕。

"你可真爱惜这个包。"我说道。

我无法想象出优子在遇到我之前经历的是怎样的人生，但优子一直认为，长椅表面上有大量细菌和微生物，因此放置重要物品时，她

都在下面垫上手帕。可她自己坐下去的时候却并不在乎。

“这个包可是昨天刚买的，而且是限量版。我排了好久才买到的。可爱吧？”

“你问我可不可爱，我可……”这是她为了纪念十九岁生日买下的。她和我同龄，不过昨天并不是她的生日。她这是为了纪念“我的生日”而“为她自己”买了一个包。原因很简单，她如此说：“这不是值得庆祝一下嘛！”

“你摸摸看？”

我顺从她的提议，把手伸向左边，触到了柔软的皮革，光滑而又带着些许阻力。用手掌一量，大概有两个手掌那么宽，一个半手掌那么高。这不是肩挎包，而是个手提包，带着拇指那么宽的细手提带。凭触觉，我感觉手提带不是用皮革做的。“什么颜色的？”

“白色。”

我当然不知道白色是什么样的颜色。但优子之前告诉过我，那是跟雪花和砂糖一样的颜色。浪花的颜色好像也是这样。她还告诉我，这是一种很明亮、很爽朗的颜色。“一个人总会有因为各种烦恼而心浮气躁的时候吧？但在一些情形下，他会猛然觉得这些烦恼都不算什么。这时他就会说：‘什么嘛！根本没必要担心。太好了，太好了！我何必想那么多。’”

“嗯，确实会有这种时候。”

“嗯，这个时候的心情就是白色的。”优子给了我这样的说明。我虽然还是似懂非懂，但如果我照实说，优子会不高兴。于是我答

道："你这个解释真好懂。"

包的正中间安了一个金属物，我用手仔细一摸，发现这是个我也知道的牌子。

"贵吗？"我问她。

"虽然贵，但可爱得物超所值。"她带着一丝自豪的口气说道，"而且啊——"

"而且什么？"

"它是限量版的。"

"你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没人告诉过你重要的信息要反复说才能记住吗？"

2

“这里就是我们常来的站前商场吗？”我转动脑袋，感受周遭的声音和空气。一旁有人在烤香肠，香辛料、油脂和番茄酱的气味钻进我的鼻子。很远的地方传来救护车的警笛声。街上每天都是这么忙碌和喧闹。四月的风依然带着寒意，冷飕飕地绕过我的脖子。刚才走路的时候，脸颊上还能感到温暖的阳光，看来现在是在阴影里了。

“是的，这就是老地方。”优子说出了商场的名字，“我在仙台生活十多年了，还从不知道这里的屋顶有这样的台子呢。真是意外。”

“这里摆了很多长椅吧？”

“是啊。”我感觉到优子换了个坐姿。她总是代替我的双眼。要表达对她的感激之情，我除了一句“谢谢”，想不出别的词来。我真为自己贫乏的词汇感到悲哀。

长椅下面，理应睡着了的贝斯在小声哼哼。优子给我当眼睛的时候，贝斯时不时就会这样。

这是贝斯对导盲犬的使命被剥夺的忌妒——优子曾自豪地说过。但对我来说，我怀疑这会不会是贝斯对我的忠告。我总觉得贝斯是在对我说：“你可别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继续下去。未必会一直有人给你充当双眼，这个叫优子的人可能会离开你。别把你现在的日子当成普通生活。你最好认为现在是你的特殊时光。就算是我，也不知道能陪你到什么时候。”它似乎是在对我发出这样的警告。

所以，我总是对自己说，现在是特殊时光。因为优子和贝斯一直都在帮助我。不过有时我也会幼稚地想，这样的特殊时光，真希望可以尽可能地延长下去。

3

“离我们二十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扇形的台子，长椅是围着台子放的。我们就在最后一排的，最右边。所以台子在我们这里的——”

“十点钟方向？”我抢先说了出来。我这个双目失明的人，父母最先教给我的是时间的概念和指针的位置。好像也不是出于特别的原因，但确实很实用。

“对、对，恰好就是十点钟的位置。”优子的声音很轻快。

我的精神向耳朵集中。许多人的声音重叠在一起，听起来就像是弦乐演奏。我还听到了穿行在周围的人们的足音，还有右手边纸袋折叠的声音。我将注意力转向孩子们的声音。孩子们稚嫩又闹腾的说话声很好辨别。有人好像在说：“我要蛇！我要蛇！”也有人只是低声表达意向：“我要和小熊玩。”还有人惊奇地说：“鸡！鸡！火鸡！”我听着这些话语，有种置身于动物园的错觉。我慌忙嗅了嗅，结果当然没闻到动物园的气味。

“那边有人在卖蛇形的气球。”我向优子发问后，她这样回答了我。

“熊呢？”

“一个穿黄色小熊外套的人正在台子旁边发气球。”

“这样的。那鸡呢？”

“可能是那边吧。附近有一家卖烤鸡的小店，他们说的就是那个吧？”

“我觉得把烤鸡说成火鸡有点不对劲。”

“依孩子们的心理，总不会把它叫成‘火肉’吧？”优子这么说道。

我听见十点钟的方向传来管乐的声音。乐器不止一个，而是有好几个在重奏。“台子上开始干什么了？”

“好像有个铜管乐队，都是些初中生吧。那些孩子拿着乐器正在做准备。”

“阵内在里面吗？”我一边说，脑中一边浮现出阵内飒爽地弹起吉他的样子。自然，我并不知道阵内的长相和吉他这种乐器的外观。听了优子的说明后，我也只能模糊地凭借传入耳朵的阵内的演奏，以及那件我曾抱过一次的乐器带给我的触感来想象。

“这和阵内那个好像是两回事，这可能是学校的社团活动。”优子的脸周围刮起一阵微风。她在转头环顾四周，头发大概也随之左右摇摆。我闻到一股香皂和橘子香味混在一起的气味。这是优子最近买的洗发水的香味。

“阵内什么时候才上场呢？”

“可是，他也没说一定就在这里表演吧？只是我们单方面这么觉得而已。阵内可能就在这附近来回走呢。”

“如果是这样，我应该马上就能发现。这里并不宽敞。”

我这么一说，优子立即佩服地说道：“果然你连阵内的脚步声都记住了？”

只能依靠耳朵和鼻子的我，认人时大半靠声音和气味。我能通过一个人走路的步幅和地面上响声的强度来判断出他是谁，也能通过他向我靠近时的速度来推测我是不是认识他。所以我有自信能够察觉到阵内的脚步声。

“记倒是记住了，但阵内的吵闹声更加明显，如果他就在附近，马上就会让我们知道，不是吗？”

“说得也是。”

4

我们刚才跟朋友鸭居一起去了仙台市区的一家小时装店，是鸭居邀请我们的。他说：“我看中了几件衣服，你们跟我一起去选一下吧。”

“竟然对我这个盲人说一起去选衣服，你可真是个好事者。”

鸭居听我这么一说，马上在电话那头回答道：“我上次穿的那件T恤，你摸了一下，不是马上就说是便宜货吗？让你说中了。”

“让我说中了？”那不过是句玩笑而已。

“所以我才决定，下次买衣服的时候一定要让你给我选。”

我并不是布料方面的专家，但我一来很闲，二来也觉得挺有趣，再说我也不是装不出对布料很精通的样子，所以就答应了他。而当我带着贝斯开始做出发的准备时，优子也理所当然似的准备起来。“我也去买点什么吧。”

“你也去？”

“我找不到不去的理由。很为难啊。”她的口气中却完全没有为难的色彩。昨天你不是刚买了个包吗——这话终究没溜出我的嘴边。

鸭居看中的那件T恤用的材料很结实，至少从手感上来说如此。这次我不打算开玩笑，所以坦承了自己的想法。于是鸭居立刻决定说：“那就这件了！”他很有决断力。

让我跟鸭居和阵内结识的那件事非常奇妙。一年前，我们都卷入了一桩发生在仙台市内的银行抢劫案。

那真是一次奇特的体验。我至今还能把当时的情景回忆出来。

虽然我们当了人质，被关在银行里好几个小时，却没有觉出半点意外和恐惧。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感觉到劫匪没有杀害人质的意思，但更重要的是，在我近旁的鸭居和阵内显得十分镇静。我后来说出了对这个案子的主观猜测，鸭居表示赞同。阵内却生气地说：“搞不懂你在说什么！”三人之间这样的关系至今也没有变化。

出店门的时候，我们和鸭居告别。这时优子问道：“说起来，阵内怎么样？最近都没见到过他。”

鸭居摆出一副厌烦到家的表情。我想他应该是这个表情。虽然看不见，但我已经感觉到他周围的空气像一张被揉成一团的纸，正气哼哼地扭曲着。

“我又不是阵内的管理员。”鸭居答道，“那家伙的事，别问我。”

“可是你跟阵内很熟吧？”

“很熟？”鸭居惊讶得好似出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一样。

“关系很好，不是吗？”

“这就好比……”鸭居似乎边说边思考，慢慢地开口道，“比如说，有个孩子讨厌吃面包边，因为面包边很硬。而他又是把最讨厌的东西最先吃掉的那种性格。每当吃面包的时候，他都最先把面包边吃掉，然后慢慢享受剩下的部分。”

“所以呢？”

“有一天，看着这孩子飞快地吃掉了面包边，他爸爸这么对他说：‘看你吃得这么香，你一定很喜欢吃面包边吧。’”

“哦！”优子抬高声音。

“我现在的心情，跟那个困惑的孩子是一样的。”

“我不太明白。”我侧着脑袋说道。

“我觉得我明白了。”优子笑道，“阵内对鸭居来说就是面包边。”

“就是这样。”

“可是，”优子马上又补充道，“你能说出这么一番古怪的比喻，绝对是受了阵内的影响。”

“欸？”我知道鸭居向后打了个趔趄。“胡说！”

“这话有道理。”我指着自认为鸭居所在的方向，“阵内确实有这种影响别人的能力。”

“不可能。”

“你们果然关系很好。”优子得意地点点头。

这么一番对话之后，鸭居认命般告诉了我们：“阵内从前天开始，就在商场的屋顶上打工了。”

“哦？打什么工？”优子问道。

鸭居立刻回答：“这我就不知道了，真不知道。反正应该是登台唱歌之类的吧。”

“我有一阵子没听到阵内的演奏了。”我一边说，一边想起一年前阵内在银行里唱歌的事情。

“我可不想听。”鸭居态度坚决地说道。

“为什么？”

“阵内这人老是给身边的人添乱，不是吗？他惹人生气的事还少吗？”

“这倒是正确得和天空在头顶上一样。”优子马上答道。

“不过，那家伙弹吉他的样子确实很潇洒，不是吗？”鸭居就像个陷入绝境的政治家收回自己的过失言论，不太情愿地说道。

“是这样呢。”优子点头道。

“我就讨厌他那一点。”

“明明就是个面包边，却还装酷，是吗？”我说道。

“就是这样。”鸭居答道。

“可是，我还是喜欢听阵内的吉他。我们去听听吧。”优子说出了她的决定。就这样，我们来到了商场的屋顶上。

5

舞台那边传来长号悠扬的声音，这所初中的校名也从舞台上的话筒里传了过来。看来不是阵内出场。我察觉到贝斯瞬间抬起了头，确认了一下声音的来向，然后又睡了。

“我去买点饮料吧。”优子站起身来，“你想喝点什么？”

“咖啡吧。”我并没有特别爱喝的饮料，但咖啡带来的浓香享受比其他饮料划算。

“知道了。”优子说道。一阵铃铛声响起。那是放在她钱包里的铃铛。她的鞋子碰到地面的声音和铃铛摇晃的声音往右边一点钟的方向渐渐小下去了。她的发香也跟着那些声音渐渐淡了下去。

优子还没有回来。片刻之后，另一个人的脚步声慢慢向我靠过来。这个人的步幅很小，鞋子发出的声音也比较钝，明显不是优子。当然也不是阵内。这种缓慢而又带着警惕和观察动作的靠近方式，是我从未体验过的。

“真可爱。”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她在我的左边，或许因为她弯着腰，声音传来的位置很低。

“是拉布拉多犬。”虽然觉得可能有些话多，我还是应答了一下。

“哦？”她发出惊讶的声音，站了起来。

我很不解。“你说的‘可爱’是指这条狗吧？”她应该不是在说我。

“不，呃，是的。”她明显在掩饰自己的惊讶，“你一个人吗？”她表现出一种随和的亲近感，向我问道。

“下面有一条狗，另外还有一个人暂时离开。”

“哦……”她在长椅上坐下。一阵柔和的风吹来，她的头发上散发出一种难以名状的药物的气味。

我感觉她正以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

我戴着墨镜，但如果从侧面仔细看，应该能够发现我的眼睛并未睁开。之前我一直都戴真正的太阳镜。但优子嫌它不够时髦，于是我就换成了这副细框眼镜。不，这是她给我换的。“不管我戴什么眼镜，反正我自己看不见，所以无所谓。”一开始我委婉拒绝，但优子并不在意我的想法。“绝对适合你！”她说道，并不问我感想如何。究竟我这时髦是做给谁看的?

“难道说，您是那什么吗？眼睛看不见吗？”一旁的女人用一种既不算直白也不够委婉的中间方式问道。

对我来说，这是个再熟悉不过的问题了。十九年来，我已经被无数次问到这个问题，将来也一定会这样下去。这一定跟那些奇名怪姓的人做完自我介绍时，被对方说“你这名字真奇怪”的情形一样。

“是的。我看不见。”我对着话音的来向，即我的侧面转过头，说道。

“哦……”她用比刚才更加暧昧的语调说出了和刚才一样的应答。她的声音中留着稚气。凭她未经同意就坐在我旁边、毫无顾忌地跟我搭讪，我觉得她的年龄应该不大，或许才十几岁。又凭借她发声的位

置，也就是嘴的位置，我判断她个子应该很高。她应该超过了十五岁，但比我要小。

“你眼睛失明，活得可真不容易啊。”她接着说道。

“是啊。”我一直觉得，每当我这样回答时，最好要让对方听起来很轻松，“一直想办法努力呢。”

“哦……”她又说了一遍，“你完全看不见吗？”

“是的，完全看不见。”

“什么都看不见吗？”她的话语中充满期待，或许是在等着我回答一句“什么都看不见。”

“连你烫过的卷发都看不见呢。”

“咦？”她止住了呼吸，应该是觉得很奇怪吧。“你怎、怎么知道？”

我露出一丝微笑。“刚才你坐下来的时候，我闻到一股气味，应该是烫发药水那种独特的气味吧。所以，我猜你一定刚从发廊出来。”

“真厉害——”她虽然这么说，却没有一点惊讶的意思。她好像被别的东西吸引住了。“那，你猜得出我头发的颜色吗？”

“肯定不是黑色。”

“好厉害——”

“如果是黑色，你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但所谓黑这种颜色，我自己并不能理解——我没把这句话补上去。

“太厉害了——大哥哥，你的脑子真聪明。”她这话究竟是发自内心还是随口敷衍，我并不清楚。

“你是一个人来玩的吗？”这并不是我特别想知道的信息，只不过因为她坐在我旁边，我感到一种该把对话继续下去的义务。

“倒，”她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倒不如说，我今天是来表演的。”

“啊，在舞台上。”我指着十点钟的方向说道。

“我们学校有个铜管乐队，今天我们有演出。”

“那你到我这里来，没关系吗？”

“我猜我爸说不定会来看表演，所以过来找他。”

“要能来就太好了。”

我未经深思就脱口而出。她却忽然笑了出来。“不对，恰恰相反！每到这种时候，他都要来看。太丢脸了，真是个傻瓜爸爸。”

这个世上肯定有无数我无法推测的烦恼。“可是，今天是工作日呀。”

“我爸爸是个体出租车司机，时间很自由的。”她说完，故意伸了个懒腰，“好了，我该走了。”然后她站了起来，“再见，打扰了。”她这句话是对着贝斯说的。

我犹豫了片刻，不知是否该把她叫回来。最后我还是决定开口。

“不好意思，你能不能把那个包放下来？”

要是包被你偷走，优子生气的对象说不定就是我了。

6

“咦？”她停住脚步，发出一声带着惊讶的感叹，“你看得见？”

“刚才，你站起来的时候，椅子上的手帕飘起来，撞到了我的膝盖。应该说是碰到了吧。反正，我觉得是优子垫在包下面的那块手帕。”

她此刻大概在默默无言地盯着手帕落下的地方。

“优子是和我一起来这儿的女孩。现在她去买饮料了。刚才她走远的时候，我记得她身边有铃铛在响，那是安在钱包上的铃铛。声音很清楚，这就说明她是从包里取出了钱包，只带了那个。也就是说，包被留在了这里。你刚刚站起来的时候，手帕飘了起来，所以我猜你把包拿走了。没说错吧？”我说这话时，尽量不让对方感到不快。

或许她一开始走到长椅旁边时说的那句“真可爱”，指的并不是贝斯，而是这个包。或许她是被这个孤零零留在这里的包所吸引，想方设法要把包拿走。而我双目失明的事实可能也鼓励了她实施这个计划。不过非常遗憾。

“说实话，那个包并不是我的，所以你就算拿走了，也不会给我造成太大的麻烦。不过，那个包好像——”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优子说过的话。“好像是限量版的。”

“请原谅……”

她无力地说道。

她这句道歉比我想象的还要简单，这让我吃了一惊。“不，没关系。”

我想象着优子会气势汹汹地怒斥：“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非常抱歉！”她一定在慌忙鞠躬，一阵哗哗被扰动的空气传到我这里。烫发药水的气味也飘起来。

“你把包放在这里就行了。”我指着我的左侧说道。

“你真的，什么都看不见吗？”她好像立刻就忘了自己顺手牵羊的计谋被识破的事，语调又恢复了正常，“什么坏事都能被您看穿呢。”我虽然怀疑她是不是带有反省的意思，但她此时说话已经换上敬语了。

“我什么都看不见。但是，肯定另有别人在看。”

“另有别人？”

“神灵。”这个词说出来总让我觉得不好意思，于是我马上说道，“比如限量品的神灵之类的。”

“古驰包的神灵吗？”

“对，就是他。”我说完，感觉到她动了一下。接着，我听到她弯腰把东西放到椅子上的声音。她把包放回去了。

“谢谢。”我微笑道。

她的脸向我凑过来。“大哥哥，你可真帅气！”她轻快地说道，“又温和，又沉稳，脑子还很聪明。”

“但是眼睛看不见。”我并没有自卑的意思，耸了耸肩。

她靠了过来，毫不迟疑地说道：“这才更显得特别呢。”

片刻之后，她叹了口气：“唉——”她好像在看我身后的某处，“我看到我爸爸了。”

“开出租车的？”

“对。他果然来了。我都说了要他别来。”她好像打心底不高兴，“我去把他赶走。”她说话的口气好像要扔石头赶走乌鸦一样。

我既不能鼓励她这么做，也没法为他爸爸说话，不知该怎么回答。

“再见了。”她跨着大步走开了。

我动动右脚，碰了一下贝斯。看来它一直都在睡觉。我心想，它连看门狗都不愿做吗？我伸出左手，摸到了包。没错，这是优子的包。我将包拉到贴身的位置，这样她就不会生气了。不知何时，台上的演出已经结束。一阵说不上狂热，也算不上礼节性的掌声响了起来。近旁传来许多人起身的声音，变得有些喧闹了起来。

7

我怎么会没察觉到阵内正向我走过来呢?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我本以为我对熟人的脚步声和气息很敏感。虽然我感觉到有人正朝我走过来，但他的气息和阵内的不一样，所以并没有留心。或许是我刚才心不在焉吧。

“你来了啊。”我听见一旁的说话声，吓了一跳。对方猛地在我旁边坐下，我听见了重压的声音。

“阵内？”

“没错，就是我，阵内。”他得意洋洋地念出自己的名字，“真巧啊，在这种地方见到你。”接着，他将一样东西放在长椅边上。

“我听说你在这里打工，所以就来了。我以为你一定是在台上表演呢。”

“才不是表演呢。我吃够苦头了，这种活真是不好干。‘轻快活不赚钱’，这话还真对。”

“你以前难道以为这话是骗人的？”

“算是吧。”阵内满不在乎地回答道，“累死了，真是的。”

“我总觉得你不像平常啊。”

“算是吧。今天的我不是平常的我。”

“简直像个谜啊。”

阵内闻言，一时不说话了。他大概正在打量我。

“怎么了？”我问他。

阵内却轻轻一笑。“对你来说，也有猜不透的谜啊？”听他的口气，仿佛他感触很深。

“对我来说，一切东西都是谜。”

“少骗人了！”阵内的声音这时又高了几度。他的嗓门本来就很亮，不用叫喊都能传出很远。“你什么都知道。你眼睛失明，却什么都看得见！”

他这句话或许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仿佛空气中罩了一层膜似的，四周的声音都小了下去。那些坐在周围长椅上的人完全停止了对话。我感觉到许多视线。“莫非有人正看着我们？”

“嗯，是啊。好几个人正看着我们。真没礼貌。”

“他们一定是觉得我这个盲人很稀奇吧。”

“恐怕不是，”阵内轻描淡写地断定道，“他们是在看我。”

轻微的声响从前面和右边传了过来，都是些微弱得像翻报纸或海岸边细浪拍沙的声音。虽然我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但人们应该正在相互耳语，或是几个人在一起悄悄议论。

“我总觉得周围有人偷偷摸摸地说话，烦死了！”阵内不高兴地说。

“可能是把我当成了话题。”

“你的自我意识过剩了！你就是一个普通人。吸引世人眼光的是更加特别的家伙。”

“你举个例子，是哪方面的特别？”我笑着问道。

“比如说那种东西。长着人脸的鱼，世界上是有这么一种鱼吧？”

“我以前在电视新闻里应该听到过。”电视上说鱼的身上显现出人的脸，但我无法想象出来。

“还有什么下半身是动物，上半身是人之类的东西。”

“你说的是肯托洛伊（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马怪物。）吧？”优子曾经告诉过我。

“那我问你，它究竟算是人，还是马？”

“这个嘛……”我被阵内的奇谈怪论弄得半是瞠目结舌，半是心情愉快，“可你又不是肯托洛伊。”

“不，我跟它很像。”阵内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把这样的话说得有板有眼，“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所以那帮瞎起哄的人正看着我呢。”

“明白了，我承认。”我像投降似的摊开双手，“你是很特别。大家窃窃私语，都是因为注意到了你。”

四周的议论声在我们的对话间慢慢消失了。台上再次传来乐器的声音。大概是下一个出场的初中生正在做准备。

“优子也一起来了，但还没回来。”我将注意力集中在耳朵上。感觉耳朵外侧就像挂了一个助听器，能将远处的声音都网罗到。

这种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正站在一条河中。我回忆起上小学野营时踏入山谷间河水中的感觉。

河水不断在我身体周围流过，有时冰冷，有时暖和。我周围的声音也和流水一样。那些在我周围一个接一个响起的声音：音乐声、说话声、嘈杂声和噪声，都在不断流逝。其中有一半是风的声音、汽车行走的声音以及远得听不清说了什么的对话声。这些也正从我身边流过。而就像从河里抓住一条游动的鱼、一块落下的石子、一根漂流的树枝或一只水生昆虫一样，我也只拾取需要的声音。有些声音如果不聚精会神，不把握好时机，是捕捉不到的，不过也有些声音并不需要怎么费力就能听出来。

走在喧闹的大街上，我会感觉自己正站在一条水声轰鸣的浊流中；而走在深夜寂静的人行道上，则会感觉自己在流水淙淙的小溪里。

总之，我就是这样把握声音的。所以，如果有什么我无法听清的声音，我就会不自觉地伸出手，想用手指把它抓住。后来，优子告诉了我，我才知道别人不会这么做。

我把耳朵朝向其他方位，转动脖子。到处都听不到优子的声音。

“你要是找她，我刚才倒是见到了。”

听阵内轻松地一语带过，我多少觉得刚才的努力白费了。“什么？见过了？”

“就在小商店门口。那里人太多，排了很长的队。站了那么多人，大家都以为是在卖什么很少见的饮料呢，所以队越排越长。其实只是打工的店员手脚太慢了而已。”

“是吗？”

“然后，排了很久的顾客又对店员发牢骚说：‘为什么买这种果汁都要等这么长时间？’店员又跟他赔不是，于是又浪费了不少时间。简直是恶性循环。”

“优子也排在那里吗？”难怪她这么久还没回来。

“是啊。正在其中。她排在恶性循环里的恶性循环里。刚才我拍她的肩膀，跟她打招呼，她都没发现。”

“我想优子不会对你视而不见吧。”

我说着，却发现脚下的贝斯对阵内的反应也跟平时不太一样。平时，贝斯总爱缠着阵内。虽然贝斯很听话，但也有桀骜不驯的一面，对除我以外的人很少表现出亲热。但只要阵内来了，它马上就会高兴地把脸蹭上去，尾巴也一摇一摇，变得像一根失控的喷水管。优子总会歪起脑袋说：“为什么会这样？”但我却隐约能看出原因。

这恐怕是因为比起人来，阵内更像一条狗。他对初次见面的狗都会说：“你还好吗？”就像旧相识重逢一样。这么一问候，狗大概也不会对他起坏心吧。

连贝斯今天都没有向阵内靠过去，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虽然它没有发出呜呜的低鸣，但松弛的身子似乎紧绷了起来，尾巴也没有摇。

忽然，一阵不安袭向我的心头。我向左边转过脸：你真的是阵内吗?

8

一阵向我们靠近的脚步声响起，感觉就像在河水中悠然自得游动的小鱼。那是小步快跑的声音，频率很快，声音却很轻，我推测这人大概体重很轻，是个孩子，或许是个小学生，从脚步的节奏判断，只有一个人。而后面又传来节奏缓慢的脚步声，恐怕是孩子的父母。

“糟糕！”一旁的阵内自言自语道。

“怎么了？”

“被发现了。”阵内活动身子，好像把什么东西举了起来，灰尘飘舞。

“啊！”那个小孩站住了，就在我正对面。“狗！”小孩大声喊道，“喂，你在这里干什么呢？”话语间仿佛每一个词都混着奶味，又香又甜。是个小女孩。

“它在睡觉。”我教导般告诉她，同时伸出右手，摸着贝斯的脑袋给她看。于是我也知道了贝斯的眼睛是闭着的。

“哦。”小女孩往下看了一眼，压低声音，但马上又说道，“那这边的狗呢？”

阵内怒道：“我才不是狗呢！”

阵内像只狗，这正是我刚才想的事。我对女孩的说法会心一笑。孩子可能更容易看穿事物的本质。

这时，另外的两个脚步声停住了。那一定是小女孩的父母。我立刻就听到了女人的声音：“对不起。”声音里包含着轻微的歉意、害羞以及因女儿的可爱而产生的自豪，仿佛一阵风吹过一片质地柔软的布料。

“这孩子，把什么都说成是狗。”这个应该是女孩母亲的女人唤了一声女孩的名字，然后对她说道，“都说了不让你乱跑。”

“明摆着嘛，我哪里像狗了！”阵内生气了，抗议道，“我什么地方，又是从哪里看，像条狗了？”

“是啊……”一个像是女孩父亲的男人笑道。“可是，你在这里休息，这样不太好吧？”男子问阵内。

“只要不被发现就行。”阵内心中的不快好像被扎成一束，通通从嘴里吐了出来。

“绝对会被发现的。”女人笑了，“你要是待在这儿，肯定要挨批。”

“真是的！”阵内咂舌道。

我心想，他们难道是阵内的同事吗？他们好像知道阵内在这里工作，也识破了他正在偷懒。不一会儿，这一家人就离开了我们的长椅。但就在这时，一样东西掉在地上。我听见好像是几块金属物体同时摔在地上的声音。声音并不大，低沉而短促，应该不是谁都能轻易发现的东西。

“阵内，刚才那几个人掉了什么东西吗？”我推测着声音的位置，伸手指着说道，“就在那里。”

“啊，钥匙掉了。”阵内答道，“可能是刚才那一家人掉的吧。”

“你捡起来还给他们吧？”

“我不干。”

没想到他会给出这么冷淡的回答，让我吓了一跳。“啊？”我反问道。贝斯的头也忽然抬了起来。它还是没有放松警惕。

“就是捡一下而已。”

“我不想捡！”阵内一字一顿地狠心说道，“我才不干！”

他这么回答，可我也没办法捡。我盼望着头脑机灵的贝斯能叼过来，可脱掉导盲鞍的贝斯甚至比未经训练的狗还不愿意动。

到头来，还是阵内用他一贯的大嗓门告诉了他们：“钥匙掉啦！”

我心想，与其等他们回头，自己去捡不是更快吗？而刚才那一家人也在十米开外的地方停下脚步，一边说着“谢谢”，一边走了回来。

9

“我该回去干活了。”阵内站了起来。优子此时还没有回来，连脚步声也没有。

“你回去打工了？”我问道。

阵内一边地拿起东西，一边回答我：“差不多了。”

我正想接着问他是在哪儿卖什么东西，不料背后传来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你这可让我们不好办哪。”他这种慌慌张张走过来的方式，可以察知是出于愤怒或者焦急，但看来应该是出于前者。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这口气稍带怯懦，却一本正经，让我觉得他应该是个有常识的公司职员。

“我这不就要回去干活了嘛！”阵内怄气般说道。

“你在这里休息，会让我们遭殃的。刚才就有顾客来投诉了，说你待在这儿休息。”

“真烦人。我错了，我道歉！”

这可不是道歉的态度——我一边想，一边又觉得哪里不对劲。阵内在这里休息，为什么会给其他顾客添麻烦呢？

“对不起，是我把他留在了这里。”我站起来，面向后方，想象着男子站的位置。

“跟你没关系！”阵内说道，“反正现在也是休息时间嘛。”

“对面不是有员工休息室吗？”

“我本来是听说让我来弹吉他，我才过来的。可我一过来，你们又说暂时只有铜管乐队的演奏会，让我干别的事情。为难的是我才对。”

“我说，你既然是来打工的，怎么还这么嚣张地说话。”

正是如此，我内心也表示赞同。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能来这里休息，但既然有成文的规矩，那就必须遵守。最好道个歉，赶紧回去工作。还没等我对阵内这么说，他却发作了。“知道啦！你别再说了。我也不想干这些，不干了。”

阵内将手上的东西交给我。我慌忙用双手接下。这东西很大，不抱着接不过来。咚的一声，这大概是毛巾一样的料子吧。我两手张开才能勉强抱住。灰尘的味道随即钻进鼻孔，着实让我咳了两下。

阵内已经走了。“我说你——”男子边喊边追了过去。

“等等，阵内，这是什么？”我抬起头问道，就像抛了个球，直等他的回应。

阵内停住了，然后回答道：“那是熊头。”他渐渐走远，脚步声真的和我熟知的不一样。

10

优子一回来，便被我放在大腿上的“熊头”吓了一跳。

“这是什么？”她大笑起来。

“阵内放在我这儿的。”

她将一杯排了长长一队、等了很久才买到的饮料递给我。碰到纸杯的瞬间，我感到一阵冰凉。

“热咖啡卖完了，我买了冰咖啡。”优子说道。

我将杯子拿在手上，确认吸管的位置。

在把吸管放到嘴里之前，我将她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与阵内有关的一连串事情告诉了她。

“难怪啊！”优子笑着说道，“阵内在扮熊吗？”

“熊？”很久以前，优子就告诉过我关于熊的事情。那是一种身体庞大的哺乳类动物，居住在山里。她还说过，简单而言，它就像凶猛残暴的拉布拉多猎犬。真的是这样吗?

“这应该是熊外套吧？从头到脚的。刚才在舞台旁边不是有个熊在发气球吗？那应该就是阵内。难怪看不见他。”优子感慨地说道。停顿片刻，她又补充道，“阵内在熊肚子里。”高兴之余，她又说了句英语，“他是in the bear！”

“哦……”

这么一说，有几个地方就说得通了。阵内一定是只摘掉了熊头，脖子下面应该还是熊的打扮，所脚步声跟平时不一样。贝斯害怕他的原因也找到了：虽然说话声音是阵内，可他的身体比平时胖了一圈，气味也变了。

“说起来，阵内坐在这儿的时候，我确实感觉引来了周围很多人的眼光。”

“那是因为这里坐着个脖子以下是熊、头却是人的男人，大家当然会看过来了。”

“原来是这样。”

“那阵内撇下这份零工不干了吗？”

“他态度可真不好。”我笑着说道。刚才他一定也是因为穿着熊外套，才没法去捡钥匙。

“将来，阵内能不能成为一个正经的社会人呢？”

“我也放心不下。”

“要是有什么跟他性格相合的工作就好了。”

“但他也可能出人意料地一开始工作就变成见识卓越的成年人呢。”我这么说完，心里却觉得这不可能。

“这个头很碍事吧？干吗不放在一边？”

听优子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说，优子……”

她好像已经衔起吸管，没有回话，代之以嘶嘶的吸水声。

“可能有个大叔在我们附近躲躲藏藏的。”

“大叔？怎么回事？”

“他是来看女儿表演的，但女儿却生气地说：‘你快走！’真是个可怜的大叔。他现在可能就藏在什么地方。”

“那又怎么了？”

“你能把这个熊头交给他吗？他戴上这个，往观众席上一坐，这样就看不出来他是谁了。扮成熊的样子听女儿演奏，不也挺好吗？虽然他只是个开个体出租车的大叔。”

“你是认真的吗？”优子好像在忍着笑，鼻子里断断续续喷出气，嘴里也吐出气息。“你这种奇怪的想法，一定是受了阵内的影响。”

我的脸此时一定羞得通红，脸颊和额头上只觉得一阵暖热。算了吧，我心想。于是我将熊头放到长椅旁边。贝斯好像吓了一跳，身体动了动。

“咦？”优子好像愣住了，嘴猛地张开。

“怎么了？”我反问道。

“阵内回来了。”她答道。

“啊？”我也很惊讶，但确实听到慌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就像一大群鱼声势浩大地从小溪上游游了过来。周围的水流也乱了方向，四处流溢。他穿的并不是普通的鞋，肯定错不了，他就是穿着熊外套的

阵内。他还在这里吗？但一转念，我又不得不哑口无言：他竟然还穿着熊外套。

“阵内，你怎么了？”优子问他。

“永濑，把那个借给我。”阵内说道。他呼吸急促，应该是跑步的结果。接着我感觉他在长椅旁边弯下腰，然后传来将东西拿起来的声音。

“说什么借，这个熊头本来就不是我的。”我苦笑道。

“对啊。那再见了。”我感觉出阵内十分慌张地将熊头戴在头上。

“你要继续打工吗？”我问道。

阵内高扬着声音答道：“打工？才不是这回事！”

他这副兴奋劲，是我至今没见过的。“你怎么了？”

“我找到了！”

“什么东西？谁？”优子问道。

阵内似乎已经不打算跟我们多说了。“都过了这么多年，居然在这个地方优哉游哉。而且又带着高中女生，又是这样！真不敢相信。”他梦呓似的自言自语道，“人真的是不思悔改的吗？”

“你在说什么？

阵内将脸凑到我和优子面前，又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人打人难逃追究，熊打人总不会有事吧？”

“所以说……”优子似乎也被阵内的气势压倒，说话声也变弱了，“阵内，你要去打人？”

“要是忽然挨了熊一顿揍，那浑蛋应该会吓一跳吧？凭那浑蛋的见识，一定没想过熊会打人吧。”阵内已经完全在对自己说话了，他嘴里的“那浑蛋”指的是谁？他要对那个人怎么样？我根本无法想象。“我不打算原谅他，但这样一来，也算有个了断。”话一说完，熊头大概也已戴好，他的气息就全部消失了。

我和优子还在发愣，阵内已经走远了。

“他这是干吗？”优子对我说。

“不知道。”我坦白地答道，“但阵内的样子跟平时截然不同，一定出什么大事了。”

“是吗？”

“你看得见阵内正在干什么吗？”

“他穿着熊外套，正往舞台旁边走。啊，他好像在追一个人。”

“追一个人？”

“应该是那个穿西装的男子吧。他正和一个穿制服的女生走在一起。”

“他是谁呢？”

“谁知道呢。反正他一路小跑在追。被熊跟踪，这倒也新鲜了。”

“他不是说要打人吗？”我一阵困惑，将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

接下来，阵内的身影好像跟那个西装男一起消失在舞台后侧。“我们去看看情况吗？”优子说道。

“还是别去吧，我预感会不妙。”想了几秒钟后，我答道。

“我也这么觉得。”

优子轻松地笑了，我像是被她感染，也跟着笑了起来。阵内其实是很高兴的，我打心底里这么想。我将杯子里的吸管放到嘴边吸了一口。在喝水前，我总要确认一下气味和声音，但这次我的注意力却被削弱了。或许是阵内谜一样的行动牵着我的心，而且舞台上的演奏又让人心情舒畅，不知何时照过来的阳光和煦温暖，这也放松了我的注意力。我就在这惬意之中吸了一口饮料。

然后，我呛到了。

“这是可乐啊！”我一边咳嗽，一边嗔怪优子。我本以为喝进去的是冰咖啡，但到了嘴里却碳酸飞溅。

优子没有说话，她一定在张大嘴偷笑。周围的空气仿佛在说：“我是故意的。”

脚边的贝斯舒心地将前爪放在我的鞋子上，又把脑袋搭了上去。

一种悠然自得、仿佛被羽毛包围的柔软感觉在四周的空气中弥漫开来。虽然没有见过鸟，但我觉得飘在空中的鸟大概也是这样的感觉。我甚至想，我可能就是一只鸟。

虽然这一小段时光根本轮不上垂于青史，但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一段很特别的时光。我真希望这份特别能够长久地继续下去。这是不是有点太天真了呢?


伊坂幸太郎
Kotaro Isaka
作品集 14
SOS之猿
自詡最完美「理想型」作品登場!
「也許，說故事就能拯救一個人!」
Save Our Ship! Save Our Souls!
齊天大聖孫悟空×足不出戶繭居男×三百億日圓消失奇案
SOSの猿
李彥樺 譯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版权页
我的故事
猴子的故事
我的故事
猴子的故事
我的故事
猴子的故事
我的故事
猴子的故事
我的故事
猴子的故事
我的故事
猴子的故事
我的故事
五十岚真的故事
我的故事
参考，引用文献

目录

目录

版权页

我的故事

猴子的故事

我的故事

猴子的故事

我的故事

猴子的故事

我的故事

猴子的故事

我的故事

猴子的故事

我的故事

猴子的故事

我的故事

五十岚真的故事

我的故事

参考、引用文献

版权页

作者: 伊坂幸太郎

出版社: 獨步文化

副标题: 伊坂幸太郎作品集14

原作名: SOSの猿

译者: 李彥樺

出版年: 2013-6-20

页数: 352

定价: NT360

装帧: 平装

丛书: 伊坂幸太郎作品集

ISBN: 9789866043543

负犬小说组录入

图源：求匿名

录入：Lafrente

我的故事

边见姐的年纪比我大上一轮，是我从小最仰慕的异性。她年近五十时突然现身在我面前，嘴里咕哝着“人家说四十不惑，我却惑得很”之类陈腐的话语。不过，这不算什么太难忍受的事。

“孔子说四十不惑，指的是他自己。”我试着安抚她。“我们平凡人大概得加个五成，把六十不惑当目标比较实际。”

“学校教过这种事吗？”边见姐歪着脑袋沉吟，下巴周围的赘肉隐隐浮现。

“不是学校，是边见伯母教我的。”

“我妈？”

“上次回老家，刚好遇上边见伯母来找我老妈聊天。”

两个年过六旬、满头白发的老妪坐在厨房边喝茶边说：“小孔真行，四十岁就不惑。哪像我们，得等到六十岁。”听得我傻眼，“小孔”是哪位啊？连孟子在她们口中也成了“小孟”。

“那确实很像我妈会说的话。”

一虽然不无道理，但从前的人可是二十岁就成年了。”

“现在不也是吗？”

“当然，但现在晚出社会的年轻人很多，满二十岁就要独立谋生恐怕有点强人所难。”

“这倒是。”

“哪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会为将来做打算？不如等三十岁再让他们成年实在些。”

“你的意思是，父母应该照顾子女到三十岁？”

“这也没什么不好。人到了三十岁，才比较有定性，能冷静面对事情。”

“听你这么说，我放心不少。”边见姐回道。

我先是一愣，不明白边见姐怎么会冒出“放心不少”这种话，但我旋即明白，一定与她儿子有关。

“二郎，你妈还是那么年轻。好几年不见，上次碰面，她完全没变。”

“我爸在我妈六十出头时过世，从此我妈就像看开了，想干嘛便干嘛，简直跟孙悟空拿掉头上那个什么环一样。”

“紧箍儿？”

“那叫紧箍儿吗？”

“二郎，你不知道？”边见姐露出微笑。

边见姐嫁人后早已不姓“边见”，如今年纪也不符合“姐”的称呼，让我们的立场变得十分尴尬。我不知该称她什么，只能继续叫她“边见姐”。我相信此时改口叫她“边见伯母”是世上绝不能犯的禁忌之一，何况以新姓氏相称一样别扭。

边见姐在我念国中时结婚，搬离故乡。当时的她有着玲珑苗条的身材及健康的小麦色肌肤，看起来神采奕奕，双眸还带着一丝忧愁的诗意。在正值青春期的我眼中，简直美若天仙。

没想到相隔二十二年，我们会在连锁家庭餐厅重逢，而且理由竟是她儿子成了茧居族（注1）。

＋

“半年多前，真人每个月接受两次心理辅导。有一天，真人却突然说『这样没意义。，不肯再去。”

我左顾右盼，见店内没几个客人才松口气。见我坐立不安，边见姐露出狐疑的表情。

“其实，我不太喜欢连锁家庭餐厅。”我解释道。

“咦，为什么？”

连锁家庭餐厅里，形形色色的客人都有，而且桌子之间的距离颇近，往往能听见隔壁或背后的交谈声。加上店内不会播放吵闹的音乐，谈话内容听得更是清楚。

这就是我不喜欢的理由，或许该说是恐惧吧。

只要听见有人遭遇困境，正在求助或唉声叹气时，我的一颗心就会揪成一团。这不是单纯的同情，而是一种想帮忙度过难关的冲动。不，“冲动”还不足以形容那种非伸出援手不可的急迫心情。麻烦的是，我通常一点忙也帮不上，随即便会陷入深沉的无力感，埋怨自己一无是处。

所以，我对容易听见他人烦恼的场所总是避而远之。

此时，一阵单调却极度刺激神经的高亢声响传来。

我不禁望向窗外。那是救护车的警示音，就在附近。

一辆救护车自对向车道驶近，车顶闪烁着红灯。警示音与状声词的“呕—咿—呕—咿—”完全合拍，仿佛是先有状声词，才照着设计出来。

周围车辆为了让道，纷纷躲向路肩。路人皆停下脚步回望。

然而，救护车停在原地没再前进。道路狭窄，加上路旁违规停车，救护车不管怎么鸣笛都过不去。

我巴不得推开乱停的车子，让救护车通过。好不容易，救护车终于从车阵中钻过，逐渐驶远。

“你在看救护车吗？看得真专心。”边见姐出声。

我一愣，吞吞吐吐一会儿，脱口道：“不晓得在哪里……”

“咦？”

“不晓得在哪里，有人正流着眼泪，大声喊疼。”

“什么？”

“这是我念幼稚园时，听老妈说的。”

不知为何，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是个炎热的夏天，蝉叫声几乎要穿破耳膜，脚下的路面仿佛快被晒出油。母亲牵着我的手，约莫是要前往车站。

就在这时，一辆救护车从旁通过，尖锐的鸣笛声仿佛助长了烈阳的气焰，连才念幼稚园的我都大感不耐烦。“救护车要去哪里？”我随口问道。

“不晓得在哪里，有人正流着眼泪，大声喊疼，救护车要去救他。”母亲想也不想地回答。

刹那间，眼前浮现一个人蜷缩身子，捧着肚子或脑袋号啕痛哭的景象，我不禁悲从中来。然而，当年如此感性的母亲，一过六十岁竟变成生活中只有零食与八卦，整天哈哈笑着把“要我不吃甜食，我宁愿早点升天”挂在嘴边，人的成长实在奇妙。

“有人正流着眼泪？嗯，说得真好。”边见姐望向窗外，一副“我的眼泪也快掉下了”的表情。“二郎，感谢你愿意帮忙。”

“等等，我还没答应……”我一阵惊慌，担心不知不觉被拖下水。往往一个不注意，我就会卷进别人的麻烦。在意大利留学时，住隔壁的罗伦佐曾说：“二郎，你拥有吸引走投无路者的体质，无法对他人的烦恼视而不见。”

“没错，所以我最害怕人多的餐厅。”听见我的回答，罗伦佐开心地眯起双眼，摇头晃脑道：“你果然是这样的男人。”

我挺直腰杆，抱着迎战的心情面对边见姐。

十

整件事的开端，源于一星期前的一通电话。

“二郎，好久不见。”边见姐打手机给我，劈头便这么说。我实在不懂，她到底把二十二年的空白当什么？接着，她又熟络地继续道：“我从阿姨那里听到一些关于你的事，希望你帮个忙。”

“你想买家电产品吗？”

我在车站前的家电量贩店工作，直觉以为她要托我买便宜的大型电视或旧型冷气。

“家电产品？不，差得远了。我想请你帮的忙，与家电产品无关。”边见姐略略一顿，“唔……你听过『茧居族』吧？”

“你是指孩子关在房间不出来的那个茧居族？”

“不然还有哪个茧居族？”边见姐的笑声细如蚊呐，仿佛随时会消失。“我儿子真人成了茧居族。”

我一时不知做何反应，只好随口问道：“这状况多久了？”

“从他高中毕业进入专门学校后，约莫两年。”

“那可真糟。”我不痛不痒地回答。如果听得太认真，恐怕将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我只好盯着地毯上的零食碎屑，不断在心里告诉自己“该打扫了”。

“我已撑不下去，完全不晓得该如何是好。”

“那可真糟。”我仿佛在念剧本台词。

“我上次回娘家，阿姨刚好来玩。”

“我也常在家里看见边见伯母，她俩老是整天腻在一块。”

“真想建议她们一起住算了。”

“干脆组个对口相声，艺名就叫『孔子孟子』。”我开了句玩笑，但边见姐毫无反应，我尴尬得只想赶快挂电话。

沉默片刻，“二郎，求求你帮我。”边见姐的话声满是疲惫及抑郁。

我耳朵紧贴着手机，眼前浮现正值双十年华、美丽活泼的边见姐，跪在地上哀声叹息的模样。

于是，此刻我与边见姐坐在连锁家庭餐厅里。我暗自后悔，要是当初在电话中拒绝她就好了。

“话说回来，听到你现在的工作，我挺惊讶的。”边见姐喝了口水。

“我……我老妈是怎么说的？”我战战兢兢地问。

“她说你是外派式的心理谘询师，专门到茧居族的家里实施治疗。”

“我是家电量贩店的店员，只应付耐不住炎炎夏夜跑来买冷气的客人，从不主动上门。”

“咦？可是，阿姨……”

“老妈说的不是我的工作，而是……呃，我的副业。”我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吐实，只好含糊带过。毕竟那不是我的工作，也不是我的兴趣，更不是我的义务。

“二郎，你要活用在这里学到的一切，回日本拯救需要帮助的人。”意大利友人罗伦佐的话在我脑海回荡。

“你的副业是心理谘询师？”

“我不是医生，也不是心理谘询师，总之，处理茧居族问题不是我的工作。”

边见姐神色僵硬，一脸憔悴。我仿佛看见她的身躯干燥龟裂，手脚片片剥落，蓦然一惊。

“关于你的副业，能不能说得具体些？”

我迟疑不答。一旦据实相告，恐怕会引来边见姐的错愕、警戒与轻蔑，就如同大多数的人一样。连拜托我做“那件事”的人中，也有不少骂我是“胡说八道的骗子”。

不过，依今天的状况，或许边见姐感到错愕、警戒与轻蔑，反倒对我有利。至少能让她早点明白，我不是那道能拯救她于水深火热的希望之光。

“边见姐，你看过《大法师》这部电影吗？”

听我没来由地冒出这句话，边见姐不禁愣住。

“《大法师》（注2）？你是指小女孩遭恶魔附身，家具飞来飞去那部？”

边见姐好像把《大法师》和《鬼哭神号》（注3）的剧情搞混了。

“电影里不是有个叫卡拉斯的神父？他与另一名神父联手对抗附在少女身上的恶魔。”

“有吗？”边见姐的语气充满疑惑，似乎真的毫无印象。我不禁噗哧一笑，“边见姐，你这反应就跟看完《酷斯拉》却不记得有没有出现大怪兽一样”。

“《大法师》里有神父？我只记得一大群蝗虫来袭，大家拿着东西乱挥。”

“那是第二集。”

“为什么突然提到电影？”

“驱魔师是真的存在。”

“那只是一种古代的仪式吧？”

“在意大利，获得天主教正式承认的驱魔师共约三百五十人。”

“你指的是哪个时代？”

“现代。”

“咦？”

“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据传，意大利每年有几千人向驱魔师寻求帮助。二十多年前，驱魔师仅有二十人左右，近几年突然大量增加。”

边见姐错愕地眨眨眼。

《大法师》的主角卡拉斯神父有句台词：“对驱魔有兴趣的人，只能活在十六世纪。”换句话说，在这部电影上映的年代，世人对驱魔嗤之以鼻的程度远胜于二十一世纪的现代。

边见姐一阵沉默。果然，这种怪力乱神的话题让她心生警戒，甚至渐渐认为我是神经病。

“驱魔师的工作，简单讲就是与遭附身的人见面，为其驱除恶魔。”我继续解释。

“世上真的有恶魔？”

此时回答“有”，边见姐想必会对我彻底绝望，恰恰正中我下怀。但我沉吟半晌，并未应声。“恶魔”到底存不存在，连我自己也说不上来。

“我去倒杯饮料。”边见姐突然丢下一句话，离开座位，想必是被驱魔的话题搞得一头雾水。我暗下决心，等她回来，便立刻向她坦白：“我其实是驱魔师，曾在意大利接受非正式的训练，回日本后接过几次驱魔的案子。”如此一来，她就不会再怀抱希望，我也能早些回家。

＋

边见姐拿着一杯乌龙茶回座，不待我坦承“我其实是驱魔师”，她已抢先开口：“二郎，你是驱魔师？”

我仿佛在施展大绝招时突然绊倒，只能支支吾吾回道：“呃，对……”

“嗯，这工作确实和心理谘询师有点像。”

边见姐的反应比预期平淡，我益发慌乱。

“很难让人相信，对吧？”我试着对她暗示，但似乎没什么效果。“电影里的卡拉斯神父，也是个心理谘询师。”

“不过，你不是神父，甚至不是天主教信徒吧？”

“嗯，我就像无照医生，只是按意大利人的做法有样学样。”

“意大利有驱魔师的专门学校？二郎，你不是为了学画画才去意大利？”

“不，我在那里认识一位从事驱魔工作的神父。”我愁眉苦脸地回答。

我爸是神父，专门帮人驱魔，你有没有兴趣？蓦地，脑海浮现当年罗伦佐兴高采烈地提出邀约的模样。

“可是，日本人会被恶魔附身吗？恶魔不是只存在于基督教世界？”

“没错，附在日本人身上的应该是狐仙之类吧。不过，说穿了，狐仙跟恶魔其实没什么不同。”

对日本人而言，狐仙比恶魔容易理解。

“是吗？”

“狐仙和恶魔都是附在人的身上做坏事。当一个人出现难以解释的言行举止时，我们会说他『着了魔』，意味着他已遭恶魔操控。实际

上，我见过几个像遭附身的人。”我忆起数个案主，例如以脏话辱骂我的少女，及疯狂甩动四肢的少年。“他们往往会发出完全不同的嗓音、冒出从没学过的语言，或产生超乎寻常的怪力。看见十字架会害怕，甚至生气……”

“那真的是恶魔附身吗？你描述的情况并不稀奇，好比……”边见姐说到一半，突然压低话声，像在喃喃自语。虽听不清楚，但约莫是“我儿子真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吧。

“没错，要判断是不是恶魔附身并不容易。”

我不禁想起在意大利时，罗伦佐与我的一番对话。

他放下咖啡杯，单手拄着满脸胡碴的修长面孔，摆出号称“万人迷”的帅气姿势问我：“有位神父每星期驱魔五次，十三年之间，经手无数案子，你猜他认为『真的遭恶魔附身』的有几人？”

“十三年之间吗？我猜不出来。”

“十人。真的遭恶魔附身的，只有十人。”

“咦，不会吧？”我大吃一惊。

“没错，真正遭恶魔附身的人其实非常少。”

恰恰相反，我吃惊的是十三年之内竟然能遇到十个，未免太多。

“总之……”我不厌其烦地向边见姐解释：“我是家电量贩店的店员，也是驱魔师，但在处理茧居族问题上完全是门外汉。”

言下之意，自然是我帮不上忙。

“你为什么要当驱魔师，应该不是为了赚钱吧？”

我一时冲动，差点老实说出“为了解救苍生”。只要听见有人唉声叹气或高声呼救，我就会忍不住伸出援手。

这是我的天性。

罗伦佐正是看穿我这要命的性格，所以不断怂恿我“靠驱魔拯救世人”，简直是恶魔的呢喃。

小时候我读过一本图画故事书，至今仍印象深刻。

即将沉没的船发出SOS信号，一架接收到信号的小直升机气势汹汹地喊着“马上来”，火远赶往现场。直升机从空中冲向大海的画面又帅又酷，教我羡慕不已。我羡慕那直升机拥有救人的能力、意志及环境，毕竟我一样都没有。

“二郎，我打电话给你，不单因为得知你是心理谘询师，更是因为从前的一些回忆。”

边见姐提起一件鸡毛蒜皮的往事。当时，我还是个国中生。

＋

我就读国中时，有个男同学患了上学恐惧症，记得是姓山田。详情我不清楚，只知道他第二个学期便没在学校出现，级任导师到他家拜访过几次，情况却不见改善。我们班的导师是个凡事得过且过的男人，缺乏使命感与热情，家庭访问自然发挥不了效用。

我跟这件事扯上关系，纯粹是因通学途中会经过山田家。

那一天，走过他家门口时，里头突然传出吼叫声。怪就怪我太笨，竟停下脚步。山田的母亲冲出门外，看见了我，碍于局势，我不得不问声：“发生什么事？”岂料，山田的母亲居然号啕大哭，我骑虎难下，只好坦承自己是山田的同学，扶她进去。

一进门，山田的母亲便坐倒在玄关。我心里担忧，正在问她要不要紧，忽然响起一阵粗鲁的下楼脚步声。那个患了上学恐惧症的同学山田登场。

山田脸色苍白，全身瘦得像皮包骨，一注意到我，不禁脱口：“远藤，你来我家干什么？”

多半是母子争吵，这家伙对母亲动粗了吧。而山田的母亲在一旁频频拭泪，感觉也有些矫情，我不禁暗呼无奈。

面对山田的质问，说真的，我答不上来。但在当时的局面下，我必须有套冠冕堂皇的说词。我灵机一动，随口胡謅道：“老师说我家离你家近，叫我来看看。”

山田表情相当复杂，不耐烦中透着三分喜色。我想，他大概也渴望受到关心吧。

山田的母亲趁机从旁插话：“听你朋友的劝告，乖乖到学校去，好不好？”她口齿清晰，完全不像刷刚还在哭泣的人。

“少啰嗦，别管我！去学校有什么意义？我待在家里，又没有给人添麻烦！难道去了学校就能获得幸福吗？很多伟人不都没上过学！”山田大吼，诉求的对象似乎不是我，而是坐倒一旁的母亲。

“也对，例如爱迪生。”我回想起读过的伟人传记，“还有卑弥呼（注4），她恐怕也没上过学。”我承认后面这句带有三分调侃意味。

山田一拳捶向墙壁，房屋隐隐震动，挂在走廊墙上的小油画歪了一边，给人一种整条走廊扭曲变形的错觉。我不禁啧啧称奇，原来过去在教室里温文儒雅的山田竟有这一面。

仔细一瞧，墙上有不少凹痕，大概都是他打出来的。我随便瞥两眼，山田就紧张得将双手藏在背后，仿佛在掩饰潜藏他体内的暴力倾向。

“山田，如果你不想上学，不来也没关系。所谓的义务教育，不是小孩有上学的义务，而是父母有让小孩上学的义务。所以，这不是你的责任。”我嘴上说着，心里其实觉得麻烦透顶，只想赶快回家。

山田的母亲瞪我一眼，一副“干嘛全推给我”的表情。

“不过，你看起来一点也不快乐。”我指着山田。

“咦？”

“如果你不上学能过得很快乐，我不反对。可是，我看你心情焦躁，气色又差，这样下去不好吧？或许学校很无聊，你不见得一定要上学，但我建议你活得快乐点。”

我在说些什么，连自己也搞不懂。随口说完当下的感想，我便转身离开。

“听到这件事后，我一直记在心底。”

边见姐的杯子里换成碳酸饮料，到底是什么时候倒来的，我竟然没察觉。

“等等，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我大感纳闷，边见姐如何得知我在患了上学恐惧症的同学家中大放厥词？

“那个同学的母亲跟我妈很熟。”

“边见伯母该不会跟全世界的人都很熟吧？”

“没那么夸张。”边见姐呵呵一笑，那模样和伯母已有三分相似。少年时代心目中的女神仿佛正在遭受玷污，我不禁一阵失落，只想大喊“把我的边见姐还来”。

“二郎，你能有这种想法，我觉得很了不起。当年我还和妈妈聊起，二郎以后会变成怎样的大人。”

“答案是没什么出息的大人。”

“你没在画画啦？以前你很会画图呢。”

“你是在说我画的图太劲爆吗？”

“咦？”

我答不上话。当年特地到意大利学画，如今却成了冷气销售员，专长根本没派上用场，我不禁感慨自己怎会走到这一步。

“就拿刚刚救护车那番话，也让我很感动。像你这般心思细腻的人，我能放心信任。不像我那个叔叔，你知道他吧？”

我愣了一下，心想：边见姐的叔叔是谁来着？难不成我得按她家谱一个个回想?

“叔叔爱炒股票，财产多得不得了，为人却很小器，是吝啬又贪心的守财奴。”

“边见姐的叔叔是守财奴先生？”我不由得加上“先生”两字。

“他原本是税务师，如今几乎没在工作，整天只想找赚大钱的门路。他在信州有幢别墅，在冲绳的度假饭店也有私人房间。”

“他多半知道一些逃税手法。”

“岂止是知道，搞不好还能开班授课。不过，他对我和真人非常照顾，真人跟他学了不少股票的知识。”

“玩股票也能开班授课？”

“他这个人毫无感性可言，满脑子铜臭味，年过六十仍是单身。”

“只要活得快乐，也没什么不好。”

“对，就像这样！”边见姐的双眸一亮。

“就像这样？”

“正因你的想法不受世俗眼光束缚，我希望你能与真人谈一谈。”

“我只是个太多愁善感的麻烦男人。”

“所以结不了婚？”边见姐随即应道。

这种戳人痛处毫不手软的粗神经，在当年青春耀眼的边见姐身上是看不到的！我心中有道声音如此呐喊。

“嗯，毕竟我多愁善感到听了这句话会受伤。”

边见姐笑了，但笑得相当虚弱无力。

“你能不能来我家，和真人见一面？”没等我回话，边见姐已掏出笔记本撕下一页，写上住址及电话递过来。“或许……真人是被恶魔附身。他原本愿意接受心理辅导，也愿意和我说话，半年前却突然完全封闭自己，这不是非常奇怪吗？”

“被恶魔附身吗……？”我左思右想，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既不能说“很有可能”，又不能笑骂“你想太多”。

蓦地，脑海浮现《魔鬼与修女》（注5）的情节。

这部小说改编自十七世纪初发生在法国卢丹的真实案例，描述一群修女遭恶魔附身的故事。我在见习驱魔期间读完，最难忘的是前来驱魔的神父的一段独白：“我最害怕的是，修女尤安娜并未被恶魔附身！”

在我的观念里，遭恶魔附身很恐怖，小说中的神父恰恰相反，认为恐怖的是“修女没遭恶魔附身却做出无耻行径”。

读到这句话，我恍然大悟。

把愚蠢的罪行归咎于恶魔，对人们来说也是一种救赎，至少有个正大光明的理由。

同样的道理，若儿子闭门不出全是“恶魔搞的鬼”，边见姐或许会轻松许多。既然是“恶魔附身”，就和“母亲的教育”、“孩子的性格”或“家人之间的感情”无关。

就在这时，边见姐的手机响起，铃声单调又死板。她拿着手机匆忙离座，返回后丢下一句“抱歉，临时有些工作必须处理”，递给我一笔差不多够结帐的钱，便急急离开。

她走得仓促，临去前仍不忘一脸严肃地说：“我非常希望你跟真人见一面。此刻，那孩子想必也在流泪喊疼。”

我内心直呼“别说这句话”，因为那正是我的弱点。

＋

过了一会儿，我也起身离开。走到收银台，按下呼叫铃，店员却迟迟没出现。反正没事，我倒是不急躁，满脑子想着该怎么回复边见姐的请求。

我转身环顾店内。

虽名为家庭餐厅，但或许是上班日，而且天还没黑，不见携家带眷的客人。

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在使用笔记型电脑，两个女人聊天聊到比手画脚，此外仅有一对坐在门口附近的男女。

我望向那对男女，女的年约四十，男的二十出头，以年龄差距来看像母子，但气氛不对，也不像老少配的情侣。女方缩起肩膀，似乎相当害怕。男方身穿印着鲤鱼的鲜艳衬衫，长发及肩，容貌俊俏，但显然绝非善类。隐约听见他的话声：“我说啊，欧巴桑……”

想到那妇人搞不好正遭到勒索，我不由得心跳加速。下午三点多的连锁家庭餐厅，头发斑白的妇人遭年轻男子恶目相向，这幕景象如钻子刺入我的胸口。

为何我就是没办法不在意这种事?

别理会！心里有道声音提出警告。

管闲事的下场多半是自讨苦吃，我实在一百个不愿意，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反正早就习惯”。我跟自己的这种个性已相处几十年，今后想必得继续相处下去，除了适度妥协别无他法。

明知是自找麻烦，我仍离开收银台，走向那对男女的桌位。

“啊，佐藤小姐？”我站在桌旁喊道。这姓氏当然是随口胡诌的.

低着头的妇人诧异地抬起脸，年轻男子也投来视线。只见他双眉倒竖，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我顿时后悔不已。

“啊，对不起，我认错人了。你是齐藤小姐？”我尽量自然地道歉，接着随口问：“你一直低着头，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这正是典型的关我屁事。

年轻男子果然瞪着我说道：“关你屁事。”

妇人双颊微颤，无言地看着我。

年轻男子粗鲁地抢着解释：“我不过是想请她还清欠债。”

“欠债？”我不禁低喃。头发斑白的妇人低下头，并未否认，看来男子所言不虚。“您是放款业者？”

“是啊，不行吗？”男子厉声应道，我吓得赶紧摇头。但他大概是违法的高利贷，回答“就是不行”恐怕也站得住脚。

看着妇人无助的神情，我的脑袋同时浮现两个念头。

一是“我想帮她”，二是“我帮不了她”。

“喂，听好，我告诉你。”年轻男子鼻孔翕张，得意洋洋地提高音量：“这个欧巴桑的来头不小，她可是杀人凶手。”

“咦？”我看着被年轻男子指着鼻子的妇人。杀人凶手？确实颇有来头，但眼前这个满脸疲惫、垂头丧气的瘦小妇人，实在不像能持短刀或手枪到处杀人的狠角色。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人不可貌相?

“她开车撞死人，大概是一年前吧，还是半年前？总之有个大叔死在她手里。”

妇人愁眉苦脸，双目泛红，身体不停颤抖。

“我没诬赖你吧？判决结果前阵子才出炉，你猜怎么着？她杀了人却不用坐牢，只获判缓刑，这算什么？杀人凶手大剌剌地走在街上，天理何在？法官实在该重判。”

我再次打量妇人，只见她神色抑郁，和“大剌剌”根本沾不上边。虽然不用坐牢，但罪恶感显然已让她度日如年。

她张口结舌，说不出半句话，宛如年轻男子衬衫上那只鲤鱼。

“这个杀人凶手丢了工作，来找我们借钱应急，却赖着不还。大叔，你看像话吗？所以啦……”年轻人似乎把在我面前数落妇人当成生平最大乐事。

“所以啦？”

“所以，虽然我不是老师，还是想教教她欠债还钱的道理。”

“你没有教师执照吧？”

“我这么做，也是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

“替天上那个被撞死的大叔行道。”

年轻人特别强调“被撞死”，妇人难过得缩成一团。

妇人车祸肇事夺走一条人命，弄丢了工作，只能举债度日，想必原本经济就不宽裕吧。

虽然算是自作自受，但看她一副失去人生所有希望的沮丧神情，我实在于心不忍。

“都是我不好。”妇人低喃。

“瞧，她也承认了。话说回来，你是谁？一个局外人插什么嘴，你是干嘛的？”

“干嘛的？唔，来吃饭的。”我转头确认店员已出现在收银台旁。

“你脑袋有毛病吗？快滚一边去。”年轻人赶狗般挥挥手。

妇人没看我，只是轻轻点头，表示“谢谢关心”。若能告诉她“这不是你的责任，一切都是恶魔的错”不知该有多好，可惜问题没那么简单。

于是，接收到SOS信号的我，再度落荒而逃。

我恨透了家庭餐厅。

猴子的故事

这是个阐述因果的故事。

如我孙行者，若非大闹天宫，岂有五行山盖顶。

这叫无因便无果，无火不生烟。

既是阐游因果，不能不提五十岚真。

此人的工作，正是“寻因溯源”。

故事就从五十岚真独自吃午餐说起。

这天中午十二点，办公室铃声一响，五十岚便起身外出，走到附近大楼地下街的杂炊饭馆，点了午间套餐。

五十岚现年四十，正值孔子所云不惑之年。

但“四十不惑”这句话并不适用在五十岚身上，因为五十岚不曾“惑”过。

从小到大，五十岚总是能保持客观，追求效率，以理性的角度观察事物，选择最合理的行动。

四十之前是这样，四十之后也是这样。

就在两个月前，五十岚刚过四十岁生日。

五十岚在三十岁时与一个比他晚进公司的女人结婚，不到两年便离异。想当然耳，这并未对五十岚造成打击。提出离婚要求的是妻子，理由正是五十岚的个性太过严肃古板。

举个例子，有次妻子的娘家寄来一大箱蔬菜。

五十岚却建议妻子将菜扔了。

五十岚的观点是，公寓里没空间摆放这么多菜，何况季节不对，蔬菜很快会腐烂，不如早点丢弃为妙。妻子提议分送给邻居，五十岚却不以为然。

“邻居每天早出晚归，回来时都拎着便利商店的袋子，拿了菜也不晓得怎么处理。”

“这些菜明明还能吃，扔了实在过意不去。”

“同情蔬菜是件毫无意义的事。蔬菜不具情感，不管是被消化、排泄掉，或被直接扔掉，对蔬菜来说根本没差。”

“你不认为人的心情比效率重要吗？”

五十岚的回答当然是“不认为”。

他向来脑筋顽固，字典里找不到“安抚”、“陪笑”之类的字眼。

“感情用事，往往对社会动向及经济趋势造成不良影响。资本主义的优点，容易被伦理及人情阻碍。”

“什么意思？”

“同情及偏袒会破坏市场的供需平衡状态。”

于是，妻子决定离婚。她没办法把蔬菜和资本主义放在一起讨论。

之后，五十岚便过着独居生活。

一

如同各位所见，五十岚头发稀疏、面无表情，但因仪态端正，并不显得苍老。他永远抬头挺胸，腰杆直得令人咋舌。

闲话休提，回到五十岚在杂炊饭馆吃午餐这一幕。

故事的焦点是随时能移动的。

上一秒还是五十岚离婚前的场景，下一刻又跳回杂炊饭馆的餐桌上。

五十岚坐的是吧台座位，前面墙上有台电视，正在播放谈话性节目。

今天的主题是发生在数天前的凶杀案，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以铁鎚杀害母亲，并将邻居少女打成重伤。数名特别来宾轮流发言，不断提出各种情报。

“据说少年从高一就患了上学恐惧症，半夜常常发出怪声。”“据说少年的母亲管教相当严格，禁止少年看电视及漫画。少年读小学时，母亲便拿着字典教他什么是『漫画』。”“据说少年的父亲每天从公司回来，就关在房里玩斗蟋。所谓的斗蟋，是一种让蟋蟀互相打斗的游戏，起源于一千两百年前的中国。”

据说、据说、据说，排山倒海而来的“据说”。

每当发生凶杀案，新闻媒体就会前仆后继地挖掘原因，巴不得把凶手的生平事迹、人际关系、兴趣癖好及行凶前的各种奇行异状全摊在阳光下才肯罢休。

穷追不舍的程度，只能以病态形容。

然而，追究行凶动机及理由对已发生的案件毫无助益。新闻媒体常将“剖析凶手心中的黑暗面”挂在嘴边，实在可笑。所谓的“黑暗面”，纯粹是一种比喻，“剖析黑暗面”的背后，不过是如同想潜入阴暗钟乳洞穴一探究竟般的好奇心。

五十岚看着电视，不禁心想：

“世人拼命追究凶手的动机，或许只是为了求得心安。”

不可否认，找出原因有助于防止再犯，但五十岚明白，一般人想知道犯罪动机的理由没这么伟大。

“幸好我们家的管教没那么严”、“幸好我老公从不玩斗蟋”、“幸好我从不让儿子看恐怖片”，找出凶手的特殊背景，确认自己与当事者之间的差异性，是世人唯一的日的。说穿了，仅仅是想获得安全感。

凶手的背景愈罕见愈好。毕竟愈罕见，自己符合条件的机率就愈低。

“凶手犯下丧尽天良的罪行，全是家里饲养『巴普亚深山锹形虫』的缘故。这种昆虫的触角，会诱发人类的暴力欲望。”像这样的调查结果是最完美的。看过调查结果的人都会松口气，因为只要别去养那种虫就行。

世人都在期望类似的答案。

每个人心中都在呐喊：“该怎么做才不会轮到我倒霉？”

每个人都在寻求所谓的“指导手册”。

不知不觉，电视上的新闻内容已换成另一起案件。

一对母子被监禁在公寓里。

什么？你们没听过这起轰动社会的案子?

一个中年男人以项圈及锁链将一对母子关在公寓，当成狗一样豢养。

如此可怕的犯罪就发生在身边，为何无人察觉?

总而言之，你们必须牢记这起案子。

一个男人正在剥夺一对母子的自由。

这案子正是本故事的关键。

一

“程式出现缺陷（bug），大致上有两种理由。”

午休结束，回到公司的五十岚坐在会议室里，隔着桌子对一名女程式设计师高谈阔论。

“能不能请你长话短说？”女程式设计师明显一脸不耐，频频看表，一副坐立难安的样子。

此处位于东京都内一栋三十五层办公大厦的十楼，给人的感觉说好听点是干净清爽，其实是冰冷呆板，跟医院没两样。

会议室里并排着好几张桌子，各自以移动式隔板隔开，同时有数组职员在进行对谈。

女程式设计师一心只想早点回去做自己的工作。

她负责的系统目前进入单机测试的阶段，期限迫在眉睫，不仅平日加班到深夜，周末也得工作，连打电话和男友聊天的时间都没有。更别提抽空上美容院，甚至卸妆都得跟时间赛跑。

“一是粗心大意，二是先人为主。”

五十岚从容不迫地继续道。戴着眼镜的五十岚犹如吹毛求疵的学者，女程式设计师感觉自己像具机器人。明明忙得要命，为何还得听这家伙解释程式出现缺陷有哪两种原因?

除了“喔”之外，女程式设计师想不出更好的回答。

“所谓的粗心大意，指的是因疏忽而犯下错误。例如原本应该输入一，却输入2，或搞错不等号的方向。举个更简单的例子，好比把佐藤叫成齐藤。”

“所有粗心大意里，叫错名字大概最伤人。”女程式设计师懒洋洋地随口附和。“你说是吧，五十肩先生（注6）。”

“我是五十岚。”

“啊，我真粗心。”

这种程度的调侃，五十岚根本不放在心上。程式设计师终日被截止期限追着跑，向来把负责品质管理的五十岚视为眼中钉。加以五十岚做事不讲情面，往往搞得程式设计师心头发火。五十岚心里明白，之后她一定会向同事炫耀“我这么酸了五十岚”。不过，她若能借此获得发泄，倒也算是有正面意义。

“而所谓先入为主，指的是当事人把错的资讯误认为是正确的。以刚才为例，假如把佐藤叫成齐藤的人，真的以为对方姓齐藤，就是先人为主，不是粗心大意。”

“嗯，或许吧。”女程式设计师又看一眼手表，边抖脚边拿起桌上的纸杯。

她的脚抖得愈来愈厉害，逐渐传遍全身，连脸颊也微微震动。骤然间，她的脸皮如橡皮般迅速扩张，旋即回缩，换了一副容貌。只见她变成一对丹凤眼，皮肤光滑细嫩，舌头在口中不停翻转。

五十岚看得目瞪口呆。

下一秒，女人的脸孔又剧烈一震，恢复平凡朴素的模样。

“不过，这很重要吗？管他是粗心大意还是先入为主，反正是我写的程式有缺陷，我道歉就是了，何必扯这么多？”

五十岚面无表情地摇摇头，“没找出真正的原因，无法采取正确的对策。”

在这个阐述因果关系的故事中，五十岚是贯穿全局的重要角色，想当然耳，必须一直把“原因”挂在嘴边。对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女程式设计师而言，听五十岚唠叨“产生缺陷的原因与对策”简直是活受罪，但没办法，她就是答腔的角色，负责代替你们听五十岚说话。

—

“倘使原因是『粗心大意』，就必须查清为何没人发现此一缺失。”

“人总有粗心大意的时候嘛。”

“没错，任何人都难免粗心大意，所以『严惩恶意，宽容粗心』是基本原则。唯有如此，社会才能正常运作，可惜很多人选择相反的做法。总之，重点在于怎么将粗心大意造成的伤害降至最低，及找出粗心大意的原因。”

“粗心就是粗心，还有什么原因？”

“不，粗心大意往往是受外在因素影响，例如睡眠不足。”

女程式设计师噗哧一笑。“如果睡眠不足能当借口，世上的程式设计师都能横着走路了。”

“睡眠不足会阻碍大脑运作，是失败的重大原因。举个例子，从前NASA的太空梭发射失败，根据事后调查，主因之一正是负责人员缺乏睡眠。睡眠不足和酒精一样会降低大脑皮质的机能，换句话说，熬夜工作就跟上班喝酒没什么不同。”

“那么，请帮我们向客户争取更多睡眠时间。”

“这确实不失为一种因应之道。”五十岚语气非常冷静。“此外，还得调查测试过程中为何没发现此一缺陷。”

“测试过程？”

“任何人都难免粗心大意，必须借由检查程序来找出这一类错误。另一方面，若是先入为主造成的盲点，因应对策则完全不同。”

“先人为主也有原因？”

“就拿刚刚那个叫错名字的情况来说，假设佐藤的衣服后面绣着『SATOU』，但由于脱线，看上去像『SAITOU』，便足以构成先入为主的原因。”（注7）

“要是有人把名字绣在背上，肯定会出名。不过，大家只会记得他是『那个背上绣了名字的』。”

“我只是打个比方。”

“我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厘清此一先入为主观点扩及的范围。譬如，只有这个人把佐藤当成齐藤，还是众人都一样。若原因出在绣字脱线，其他人看错的可能性想必也很高，所有看过绣字的人皆需列入清查对象。”

“难不成要到处问『你是不是把佐藤当成齐藤』？”

“没错，这就是品质管理。”五十岚颔首。“简单地讲，程式产生缺陷的原因是先入为主造成的盲点时，就必须调查有没有其他人搞错，及搞错的范围多大。再举个例子，假如使用者先入为主的观点来自内容含糊的设计书，便得调查其他设计书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

—

女程式设计师又不耐烦地抖起脚。

接着，她的脸孔再度产生变化，肌肤变得异常光滑，表情妖冶性感。

她的背上随即长出巨大的针状物。针状物的前端分岔，像鞭子一样甩动。

女程式设计师宛如化身为蝎子，翻转着舌头开口：“这番话真是让我茅塞顿开，不过我想确定一点，你现在调查的是前阵子那起公寓警报系统的缺陷吧？”

“没错，是上个月十三日发生故障。”

最近愈来愈多公寓大楼采用全方位系统管理电梯、火灾警报器、自动洒水器及防盗摄影机。

五十岚的公司也建构了一套这样的系统。

“那早就改好了。”女程式设计师背上伸出的毒刺缓缓摇动。

五十岚若无其事地鉴向手边的资料。

“具体的症状是火灾警报器会莫名响起。”

“我在报告书里解释过，那次是特例，平常几乎不曾发生这种状况。”女程式设计师毫不掩饰想尽早结束谈话的心情。

五十岚面无表情地默默听着。每回向系统工程师或程式设计师询问出现缺陷的原因，得到的答案往往为“那是特例”，意味着“他们也没料到会冒出类似的状况”，大多不是谎言。

然而，系统重大故障的肇因通常便是他们口中的“特例”，却是不争的事实。

“机率再低，故障仍是发生了。明明不是在进行避难训练，火灾警报器竟擅自响起。”

“那是程式误以为当时在进行避难训练。”

程式只会一板一眼地执行计算及判断，不可能搞错，会搞错的唯有写出程式的人。

避难训练时，虽无火灾，警报器还是得响。只要管理人员压下“避难训练”按钮，程式随即进入避难训练模式，警报器便跟着响起，电梯则会停在最近的楼层。依设定的不同，甚至会配合洒水。

“简单来说，就是没人压下『避难训练』按钮，程式却自行启动避难训练模式吗？”

“大概吧。”

“请告诉我造成程式此一错误判断的路径。”

“这系统是两年前写的，谁记得啊？当时我可是年轻貌美，也还没和前前男友分手。”

“但你记得前前男友是谁，不是吗？”

女程式设计师愣愣地看着五十岚，仿佛在观察某种奇妙的生物。

“五十肩先生，原来你也会开玩笑？”

“我从不开玩笑。还有，我是五十岚，不是五十肩。”

女程式设计师叹口气，“那是两年前的事了，我真的不记得。难不成你记得两年前的今天吃什么当早餐？”

“吐司、火腿、莴苣、水煮蛋或荷包蛋。”五十岚毫不思索地回答。离婚之后，五十岚的早餐就没变过。

女程式设计师张大口，蝎子尾巴再度从她身后窜出，缓缓摇晃。“别告诉我，你连晚餐都记得。”

“请允许我看一下笔记本，我全写在上头。”五十岚翻开公事包。

女程式设计师又是一惊，急忙道：“总之，我根本不记得两年前的程式内容。恕我直言，像这样牵强附会地硬掰原因呈报是你的工作，但我没时间陪你慢慢玩。”一起了话头，她便停不住。“说穿了，所谓的品质管理，只是想找出一些能搪塞客户的借口，不是吗？你连一行程式都写不出来，凭什么对我挑三拣四？你能帮上我什么忙？难不成调查发生缺陷的原因，便能抵销我犯的错误？”

“不无可能。”五十岚藏在眼镜后头的双眸，宛如有着双眼皮的冰冷摄影机。“调查出现缺陷的原因，或许能证明不是你个人的疏失。”

“怎么说？”

“若设计书上没注明程式判定的条件，就不是你个人的错。”

“这部分设计书上可没写。”

“即使你的程式有缺陷，测试时也应该发现其中的问题。”

“连这种罕见的特例都必须找出来，恐怕要花十倍以上的测试时间，你觉得办得到吗？”

“非做不可。”五十岚回答。

女程式设计师皱起脸，一副快要呕吐的模样。

—

“五十岚先生……”女程式设计师离开座位，走到五十岚身边，整个人缠在五十岚身上。

她的五官变得异常端正而艳丽，手臂皮肤却浮现粗糙的鳞片。从刚刚就时隐时现的巨大蝎尾，轻柔又带点挑逗地缠绕着五十岚的身体，分岔的前端自高处微微下弯，轻触五十岚的脸颊。

五十岚心想，这应该是蝎子精吧，《西游记》中掳走唐三藏并勾引他犯戒的女妖怪。

为什么五十岚会知道？他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蝎尾灵巧地伸向五十岚的脖子，拉起衣领，解开领带。

五十岚的领带轻柔地飘舞着。

“既然你那么喜欢谈因果，我能问个问题吗？”

“请说。”

“假设有个少年自杀了。这个少年没做错什么事，在学校却经常遭受欺负。他一直忍耐，想着只要忍到毕业就好。但有一天，他走路时分心，撞上一个大人。”

“那少年跟大人并不认识？”

“嗯，就当是没见过的大人吧。那大人心情差，被少年一撞，骂了句『你怎么走路不看路』。少年听到这句话，再也承受不住，感觉活着实在太痛苦，于是自杀了。”

五十岚无法理解女程式设计师为何会突然靠近，露出一副要色诱自己的态度。

他当然无法理解，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从一只猴子口中说出的。

“因果大师，受了诱惑也不为所动的唐三藏，你认为谁才是造成少年自杀的原因？是欺负少年的同学？还是说话粗鲁的大人？”

“欺负少年的同学。”五十岚回答得毫不犹豫。

“但大人那句话不也是原因之一吗？”蝎尾仿佛正发出淫邪的笑声。“我换个更简单的问题吧。有人在杯里倒满水，只差一点就会突破表面张力。另一人路过又滴了一滴，水便满了出来。以因果关系来看，这是谁的错？是在杯里倒满水的人？还是滴下最后一滴的人？”

此时，五十岚的手机响起。

接起手机一听，是品质管理部的女事务员打来的。“五十岚先生，课长有急事找你。”女事务员告知。

在五十岚接电话时，蝎尾拾起刚刚抽掉的领带，绑在他头上。

五十岚放下手机，抬起头。不知何时，女程式设计师已回座。

方才的妖气消失无踪。

“我有急事，得先离开。”五十岚说道。

女程式设计师顿时松口气，神情如获大赦。

“这案子的调查，下次再继续吧。”

“还有下次？假如两年前的疏漏是男友向我提分手，害我注意力无法集中……”

“你指的是前前男友？”

“难不成连我们为何分手，你也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女程式设计师怒气冲冲。

“没错。”

“干脆这样吧，火灾警报器会响，都怪那臭男人甩了我！”

回到品质管理部，课长劈头便说：“五十岚，有新工作要拜托你。”

“新工作？我被调职了？”

“不，只是派你到证券公司厘清一些问题。”

“证券公司？业务系统出状况吗？”五十岚搜寻记忆，客户中只有两家证券公司，一是“菩萨证券”，二是“多利浦证券”。

“是菩萨证券。”课长主动解惑。“你应该也看到新闻了。九天前，菩萨证券发生下错单的意外，二十分钟内损失三百亿圆。”

“二十分钟三百亿圆？”听起来实在不可思议。

“对方想把下错单的责任推给我们开发的系统，公司希望你去查清楚。”

五十岚思考着如何回答，却见课长不断瞄向他的头顶。

“哪里不对劲吗？”

“五十岚，没想到你也会做这种事。”

“这种事？”五十岚狐疑地往脑袋一摸，才发现领带绑在头上。这当然是刚刚那蝎子精干的好事，五十岚竟一直没发现。

“将领带绑在头上，如此老掉牙的搞笑手法出现在正经八百的你身上，倒像是有什么重大意义。”

五十岚急忙取下领带，重新打回颈间。

于是，五十岚着手调查二十分钟损失三百亿圆的原因。此行结果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我的故事

我来到了某个静谧的老旧住宅街区。一条东西方向的车道中央夹着小分隔岛，两侧是人行道，排列着银杏树。转角处一间便利商店，红白相间的招牌虽了无新意，却给人一种亲近感。便利商店前方是片宽敞的停车场。

四男一女在停车场一隅高歌。他们手上没有乐器，所有伴奏都由声带发出。其中有以沉滞的手掌抚过空气般的弦乐声，亦有仿佛要刺穿肌肤、透入脏腑的打击乐声。

站在中央的女性约莫四、五十岁，体态丰腴，像樽柔软的木桶。只有这样的体型才能让丹田发出的声音变幻自如却依然清晰，并且兼具美感与野性。周围四名男子的音域各自不同，高高低低地和着女人的旋律。

听着歌声，我感觉置身于潺潺河水中，随着看不见的水流摇摇晃晃。

不知何时，停车场上出现一个大洞，有点像拿掉盖子的下水道孔，向下一探，里头如隧道般深不见底。洞内架着一座木梯，几个打赤膊的男人忙碌地以桶子舀取洞底的水，接力传递上来。

男人们哼着歌，与停车场那组合唱团的歌声交叠。

我惊讶地揉揉眼睛，正看得一头雾水，那洞穴又凭空消失，恍若一开始就不存在。

天色已暗，抬头仰望，看得见薄薄的云彩。

“小哥，你过来。”女人唱完，朝茫然伫立的我呼唤。女人有张大嘴，即使没在唱歌，看起来依然很大。丰润的双颊、像猫一样的细长双眸，带给人深深的暖意。

我指着自己，无声地问：“你在叫我？”她点点头，回以“不然还有哪个小哥？”的表情，周围四名男子也轻轻点头。

“听了我们的练习，觉得如何？”我一走近，女人将拳头凑近我嘴边，仿佛握着看不见的麦克风，一副采访记者的模样。我不禁露出苦笑。

“挺不错的。”我对着看不见的麦克风低声答道。

“挺不错的？好敷衍哪。”女人拍拍我的肩膀，脸上却毫无愠色。

“不，我真的很感动。”我感觉自己像在念台词。“请问你们是什么关系？”

“你问我们的关系？”女人望向左右，四名男子都是高头大马，外貌各异，但相处的氛围犹如亲兄弟。举止优雅，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既像友善的绅士，又像高级西餐厅的服务生。

“这几个小弟是我家附近的意大利餐厅店员。唱歌是我们的兴趣，已在此练了一年的歌。除了我们，还有一个成员不在场。那人虽然是男的，音域却很高，拥有天使般的歌声。”女人解释。

“天使般的歌声？”听到这陈腐的形容词，我忍不住重复一遍。周围的四名男子同时微笑。

“我以为这是便利商店为了招揽客人举办的夜间活动。”

“没那回事，我们是一群游击兵。”圆脸的胖女人露齿一笑。如此明目张胆的行径，似乎不太符合游击兵的形象，但我并未深究。或许她对“游击”一词情有独钟，何况“游击合唱团”的概念颇有意思。

我想像着，他们为了反抗政府组织而隐身在湿原地带或森林洞穴中的画面。只要逮到机会，他们就冲出来扬声合唱，一旦遭敌人哨兵或前锋发现便迅速隐遁。我仿佛能听见“糟糕！男高音中弹了！”的惊呼声。这般神出鬼没的游击合唱团，肯定会让政府首脑头疼不已。

“我叫雁子，请多指教。”

“敝姓远藤。”

“名字呢？”雁子大剌剌地指着我问道。尽管无法理解为何得向不认识的女人报上全名，但我没勇气拒绝，只好故意快速地回答“二郎”，以示抵抗。

“二郎真君，你是二郎真君！”

不晓得“二郎真君”意味着什么，但我不想惹出更多麻烦，便没发问。

此时，背后传来脚步声。回头一看，一个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汉走出便利商店，逐渐接近我们，他穿着清爽又可爱的水手制服，显然是便利商店的店员。以年龄及仪态来看，恐怕还是店长。

这个人极似我小时候最爱的外国卡通中的某个角色，一身肌肉，长得像牛，手臂粗得令人咋舌，只差没刺上船锚图案。我猜大概是来赶人的吧，只要他大吼“你们几个别在停车场制造噪音”，大伙想必会吓得魂飞魄散。

“你们几个……”壮汉刚发话，我已看见他胸口名牌印着“店长　金子”。我一慌，正要脱口“我们马上离开”，壮汉却说：“抱歉，我今天没办法参加练习。有个工读生请假，我抽不开身。”

“哎呀，真可惜。”身材圆润的雁子应道。“啊，小哥，他就是我提过的那个成员。”

“咦？”我愕然望向金子店长，“他也是合唱团成员？”

“是啊，他的歌声可好听了。”

“天使般的歌声？”

“初次见面，我是天使。”金子店子正经八百地行礼。一个理平头、五官粗犷的壮汉自称天使，我实在有些不知所措。

“我叫远藤二郎。”骑虎难下，我只好自报姓名。

“新成员？”金子店长粗大的手指着我。

“不是、不是。”我举手乱挥，“去便利商店的路上，我刚好听见歌声。”

“啊，原来是客人，欢迎。请尽量买，别客气。需要些什么？安全套？避孕套？还是保险套？”店长发出豪迈的笑声。

我除了苦笑外别无选择，合唱团的男子们也开朗大笑。其实，我来这间便利商店的目的不是购物。就算想买东西，我也不会大老远搭电车到离住处好几站远的便利商店。

一星期前，边见姐为了儿子闭门不出一事找我帮忙。烦恼三天后，我在电话中答应她，到她家走访一趟。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不是学校老师，对年轻人的心理根本毫无概念。但既然边见姐死马当活马医，我只好硬着头皮披挂上阵。

边见姐喜出望外。或许她期待我的驱魔仪式能让儿子从茧居族摇身一变，成为身心健康的人吧。

这天大的误会，非得向她解开不可。

虽然意大利存在着正式的驱魔师，但其实跟每周看诊一次的心理谘詢师没两样。依附在人身上的恶魔一见到神父就破口大骂，经过一阵激烈对决终于被消灭，这种场面通常仅出现在电影里，现实没那么单纯。某些案例中，“恶魔”甚至十几年后才被认定“已离开”。

换句话说，我答应边见姐到她家拜访，可说是答应得相当不负责任。

“真人不爱出门的情况始于两年前，但直到最近半年才变得严重。”边见姐在电话中说道。

“在此之前，他都愿意接受心理辅导？”

“嗯，他还常半夜去便利商店买零食或杂志。那间便利商店离我家很近，走路五分钟就到。”

“哦？”

“茧居族的情况不尽相同，有的像现在的真人这样一步也不肯外出，有的仍愿意出门买个东西。”

“他为什么选择去那间便利商店？”

“我没多问。只要他肯外出就好，我担心问了怪问题，反而惹他生气。心理谘询师说过，维持跟外界的接触很重要，不管是去便利商店或哪里都没关系。我怕真人再也不去，一句也不敢干涉，可是，他最后还是完全把自己封闭在家里了。”

听了边见姐的话，我决定到那间便利商店看一看，这就是我站在这里的理由。特意挑半夜前来，也是配合真人经常光顾的时段。我盘算着，跟真人面对面时，或许能把便利商店的事当闲聊话题。即使当不成话题，至少能成为某种参考依据。没想到，我却遇上游击合唱团及店长。

＋

我望向停车场旁的上坡路，边见姐的家就位在坡道上的住宅区。

“啊，那个吗？”金子店长对着我说道。我明明没开口，他却突然发话，让我登时一头雾水。仔细一瞧，前方路旁有个小花瓶，里头插着鲜花。我恍然大悟，原来金子店长以为我在看那花瓶。

“大约一年前，那里发生车祸。”

“一年啦？不是十个月前吗？时间过得真快。”雁子叹口气。

“有人去世了？”

“我店里的店员。”

“哎呀……”我一时不知如何回应，不自觉地发出相当愚蠢的感叹词。

“那天晚上，他打完工，走出店外却被车撞飞，真是人命如草芥。前五分钟他还在店里排杂志，跟我们道别后走出去，车子砰地一撞，

竟然当场惨死。”高大魁梧、满脸横肉的金子店长说出“人命如草芥”时，我不禁联想到刀头舔血的草莽好汉。

“那店员的个性挺孤僻的。我们也常碰到他，可惜车祸那天没在这里练习，否则搞不好能救他一命。”雁子大发为时已晚的牢骚，身后的四人组双手交抱胸前，感慨万千地频频点头。

“他到底几岁？外表瞧不出年纪。”

“三十出头吧，看来年轻，其实颇有年纪。”

“他是个好店员吗？”一问出口，我自己也吃了一惊。若不快点脱身，恐怕又要在悲伤故事的泥沼里惨遭灭顶。真糟糕，得赶紧逃命才行。

“这倒称不上。”金子店长相当坦白。“他做事马虎，常常偷懒请假，虽然不是坏人，但也不算什么好店员。”

“人都走了，何必这么严格？”我有些不平。

为车祸身亡的店员说说好话，又不会少块肉。

“天底下没有百分之百的好人，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坏人。”雁子开口道。仪态端正的服务生合唱团再次点头。

这句话让我联想到恶魔。

所谓的恶魔，泰半源自西欧的文化。

神象征“完美的善”，与之对抗的恶魔则是“绝对的恶”。

世上一切罪恶，皆为恶魔在背后作祟。虽是个半吊子的驱魔师，我也不禁觉得，若能将所有坏事推到恶魔头上，不知该有多么轻松。

“人的心中同时存在善与恶。”雁子说，我深感认同。

这比“一切都是恶魔的错”更有说服力。

我再度望向路旁的白花。天色阴暗，那花到底是不是白色，我不敢肯定。低调朴素的花朵，或许代表深深的哀悼与惋惜，也或许代表路过的司机为了镇邪而草率凑合的肤浅念头。

死于车祸的店员与人世唯一的接点，仿佛只剩那朵白花。

“如果没有那朵花，他就像不曾活过一样。”我脱口道。一时之间，我以为金子店长会挥拳打得我爬不起来，痛骂“根本没见过我那店员，你竟敢大放厥词”，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

“是啊。”金子店长点头同意，自然没举起拳头。“如同坟墓，没留下象征物，就会被遗忘。随着岁月流逝，亲友的记忆会愈来愈模糊，渐渐搞不清『真的有这样一个人吗』。”

“好比埃及的胡夫王。”雁子兴奋地插嘴：“盖那么大一座金字塔，不过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他。一座大得离谱坟墓，想不看到都不行，众人当然就会记得『有个叫胡夫王的家伙盖了这玩意』。甚至在酒馆喝酒时，还会抱怨『当初被抓去盖金字塔，差点没累死老子』。”

“古代埃及大概没有酒馆。”

“二郎真君真爱钻牛角尖。啊，不过要是有酒馆，生鱼片一定是盛在金字塔造型的盘子上。”

“是吗……？”

车道明明是干的，却仿佛饱吸黑暗的夜色，看起来像刚下过雨一样湿润。我不禁担心瓶里的花朵会因那幻想中的湿气而枯萎，甚至溶解。一旦花儿不在，不幸身亡的店员该何去何从？茫茫夜色中，花儿泛着淡淡的白光。

“店长，那花是你放的？”

“你觉得呢？”

这就跟在酒馆里被陌生的女人间“你猜我几岁”一样为难，到底要给什么答案，对方才会满意？

“店长英姿挺拔，心思想必也十分细腻……”我此时的心情就像在念一句绝不能发动的咒语。

在场六人同声大笑。“二郎真君，你真善良。”雁子调侃道。

“那花不是我放的，有人每星期会来更换。”金子店长解答。

“那个店员的家属吗？当初那起车祸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当时是深夜，没有目击者，详情无人知晓。根据驾驶的供词，是店员突然冲上车道。”金子店长噘起嘴。

“驾驶被抓到了？”

“是啊，又不是所有车祸的肇事驾驶都会逃逸。对方是个中年妇人，那天工作到三更半夜，开车急着想回家，不巧撞到人。”

“真是可怜。”我淡淡说道。

“哪一边？”

“什么哪一边？”我心想，当然是被撞的那一边，这还用问吗？

“肇事那一边也不好过。听说妇人和女儿相依为命，女儿从小身体虚弱，一直住在医院里。发生车祸后，妇人丢了工作，处境非常糟糕。”

加害者与受害者一样悲惨，一股强烈的悲伤揪住我胸口。两者的人生都瞬间遭无情摧毁，天底下发出SOS信号的人实在太多。

“SOS信号？”

雁子一问，我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吐露心中想法。

“没什么。”我赶紧蒙混过去。

到处都有人在哭泣，每个人都在发出SOS信号。但我只能捂住耳朵，因为我帮不上任何忙。无力感从天而降，几乎快把我淹没。

“那小子突然冲出去，说起来也有错。”金子店长称过世的店员为“那小子”，带着几分亲近感。

“那驾驶后来怎么了？”

“审判结束，双方达成和解，妇人没被判刑。”

“啊！”我忍不住惊呼。前几天在家庭餐厅里遭年轻男子恶言讨债，老是低着头的妇人，八成就是那起车祸的肇事驾驶。

“二郎真君，你见过她？”

“嗯，之前偶然过上，那位女士看起来憔悴极了。”

“我想也是。要是有人突然冲出马路，开车的多半闪躲不及，实在是飞来横祸。”金子店长说。

“对了……”我想起此行的真正用意。“半年前，有个少年常在这时间来到附近，不晓得你们认不认识？”我试着打听真人的事。

我面对店长，但发问的对象包含雁子及其他四名服务生合唱团员。

“来便利商店的少年太多了……”他们全皱起眉。我进一步描述，雁子才恍然大悟道：“啊，你是指真人吗？”

“对，就是真人，你认识他？”

“他常来听我们唱歌。”

“你们聊过天吗？”我问。依边见姐所言，真人不跟双亲以外的人交谈。

“他一开始半句话也不说，”雁子噘起下唇，仿佛在抱怨现在年轻人不懂礼节。“跟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他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不过，他常来听歌，于是我跟他聊起一件事……”

“哪件事？”

“Singing well。”

“那是什么？”

听起来有点像Wedding bell（婚礼钟声），但意思八成天差地远。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会唱歌的井。非洲半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族从井底汲水时，总是会唱歌助兴。”

我蓦然想起刚刚目睹的景象。停车场里出现有如深井般的洞穴，一群像工人的男人们接力将水桶传上来。

现实生活中的停车场当然不可能出现一口深井。莫非我瞧见的幻影，就是雁子说的Singing well?

我脑海不禁浮现意大利朋友罗伦佐的话：“二郎，你似乎拥有看透他人内心世界的能力。”

那口井及里头的男人，或许就是雁子内心的风景吧。

“我每次唱到兴头上，脑袋及肚子里便仿佛有一群钻到井底汲水的男人。我告诉真人后，他颇感兴趣，闲聊的次数就多了。”

“真人会主动找话题？”

“他是个有趣的孩子，虽然脑筋死板，但知道的事不少。听说他外公是跑外国线的记者，眼界十分广阔。”

边见姐的父亲确实是个自由媒体工作者，从我小时候就常到海外取材。

记得边见姐提过，有一次父亲要采访伊斯兰战士，她跟着穿越巴基斯坦边境，有个同行者竟对她心生好感，令她相当困扰。

想必真人从记者外公身上学了不少。

“真人聊过怎样的话题？”我问。

“例如福克兰群岛战争（注8）及圣方济·沙勿略（注9）的传闻。”

“那是什么？”

“还有安哥摩尔大王。”

“那不是诺斯特拉达姆斯（注10）预言里的恐怖大王吗？”

“是啊，他问我晓不晓得预言为何没成真。”

—

“满有趣的。”

“还有西伯利亚发生大爆炸、圣方济·沙勿略的遗体从印度某教会消失……搞得我头都晕了。”

“嗯，应付这类话题确实有些棘手。”

“是啊，可惜他太年轻，不明白一直把这类话题挂在嘴边会给人添麻烦。不过，他提到『人为什么会觉得丢脸』，倒是挺有意思。”

“人为什么会觉得丢脸？真是充满哲学气息。”嘴上这么说，其实我对哲学一窍不通。

“没那么高深。对青春期的少年而言，丢脸比死亡痛苦，他会胡思乱想也很正常。”

猴子的故事

说到哪了？唐三藏带着我孙行者上西天取经？不对，这是关于五十岚的故事。

五十岚接获课长指示，调查“菩萨证券在二十分钟内损失三百亿的原因”，隔天便出发前往菩萨证券总公司。

上回谈论程式疏漏的内容是否有些艰涩难懂？没关系，看不懂也无妨，只要牢牢记着“火灾警报器”这字眼就行。记住，火灾警报器。

闲话暂且不提。

五十岚走进一间非常宽敞的办公室。只见四张办公桌盘踞中央，三个女职员盯着荧幕敲打键盘，坐在最后头的蓄胡男职员站起，挥着手招呼：“嗨，欢迎，你就是桑原系统设计公司的五十岚先生吧？上次我跟贵公司的程式设计师喝酒，听过你的丰功伟业，知道你是相当优秀的品质管理师。”

此人是总务部长，有着圆滚滚的身材．脸上蓄着胡子。那体格与我孙行者的结拜兄弟牛魔王有几分相似。

两人来到会议室，牛魔王部长轻咳一声，进入正题。

“十天前的早上十点，敝公司资产管理课某男职员使用系统卖出股票，却发生差错。”

五十岚不停写着笔记。

牛魔王部长的说明如下：

十天前，“火焰山”公司在东京证交所的新兴股票市场“Mothers”挂牌上市。

这是一家专门制造小型太阳能电池的公司，多少引起了一些世人的关注。

挂牌上市第一天，有位客户委托证券公司的职员卖出一张“火焰山”的股票（注11）。

你们知不知道证券公司如何帮客户买卖股票？

答案是使用每个职员桌上的电脑，就像上网购物一样。唯一的不同处，是电脑画面并非购物网站，而是一套连结东京证交所的系统。设计出这套系统的，正是五十岚任职的公司。

“卖多少钱？”

“一张五十万。听清楚，客户只卖一张。”牛魔王部长再三强调。

“只卖一张。”五十岚跟着重复，脑中浮现一张轻轻摇晃的纸。

“但敝公司的职员设定卖出五十万张。”

“咦？”

“从一张变成五十万张。好比有人网拍棒球卡，原本只想卖一张，却输入五十万张。”

“那职员会不会是故意的？”

“若是故意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怎么说？”五十岚有些错愕。

“那我们只要骂得他无地自容就行。”

“这表示，他把一张打成五十万张，纯粹是一时疏忽？”

“是啊，我实在不敢相信，竟然有人会犯这种错误。”牛魔王气呼呼道。五十岚暗想，这部长肯定不适合做调查工作。

牛魔王当然不适合做调查工作，但这不是主因。

一个只会嚷嚷“我绝不会那么做”或“不敢相信有谁会做那种事”的人，无法追溯出问题的根源。

五十岚看过一个讨论虐童案件的电视评论节目。当时，主持人自以为是地破口大骂：“真不敢相信世上有这种虐待小孩的母亲，根本是人渣。”

五十岚颇不以为然。尚未理解母亲的状况前，如何能断定她是“人渣”?

那母亲或许得不到家人或亲戚的帮助，每天为了照顾孩子而身心俱疲，过着睡眠不足的忧郁生活。当然，这不代表虐待小孩的行径能得到原谅，但至少不是一句“真难想像会有这种母亲”能够简单带过。

睡眠不足会造成大脑皮质机能减退，导致精神异常。

五十岚认为在那样的状况下，母亲确实可能出现虐待小孩的举动。这不是基于同情，而是调查原因时的必要立场。若没有正确的观念，如何厘清真相?

话又扯远了。岔离主题是说故事时的通病，得小心才行。

“敝公司的职员想以五十万圆卖出一张股票，却输入成以一圆卖出五十万张股票。”牛魔王部长头上长出巨大的角，朝天的鼻孔持续膨胀。

强劲的风不断从那鼻孔中喷出。

–

五十岚翻开带来的系统细部设计书。

然而，来自牛魔王鼻孔的强风，却将设计书吹得阖上。五十岚重新翻开，强风却再度侵袭。翻开、阖上、翻开、阖上，两人你来我往，僵持好一阵子。

这场与牛魔王之间的枯燥攻防战默默持续。较劲一会儿，五十岚才成功翻到注明系统介面的那一页，并用力按住。

菩萨证券使用的交易系统由五十岚任职的桑原系统设计公司开发，第一版在三年前启用。

资料中包含启用后找到的程式缺陷一览表。

由此表可看出，这交易系统虽不是完美无暇，仍可算是一套难得的优秀系统。

“贵公司分配给每个资产管理课职员一台电脑，且连结东京证交所的敝公司系统与一般上网的作业系统是各自独立的。”

意思是，无法在同三口电脑同时上网及买卖股票。这是为了避免客户资料因电脑病毒或使用者操作错误而外泄。

相当聪明的做法。

比起在精神层面上再三提醒职员小心谨慎，不如在系统上让错误变得不可能发生。毕竟千叮咛万交代，还是无法完全杜绝疏失。

“你的看法呢？”牛魔王部长的鼻息依旧粗重。

“你指的是……？”

“这次下错单的原因，你打算怎么写？”

“尚未着手调查，目前不便评论。”

“原因是那职员弄错数量和价格，对吧？你会这么写吧？”

五十岚大吃一惊，这个人竟然完全忽视他的发言，他只好再次强调“目前不便评论”。

“你们公司的系统搞不好也有问题。”牛魔王挺起胸膛，深吸口气从鼻孔喷出。五十岚感觉快被狂风吹上天，赶紧抓住桌子。

“敝公司的系统吗？”

“那个系统介面，记入股票数量跟价格的框框是不是太近啦？”

五十岚登时明白牛魔王部长的言下之意。

“系统设计得让人容易搞混，是不是也有责任？”牛魔王部长接着道。

“不无可能。”五十岚不加思索地点头。牛魔王部长有些意外，抚着头上的大角说：“你承认系统开发者也有责任？”

“这得实际调查过才能下结论。”五十岚直率地回应，并不忘补充一句：“不过，系统介面是敝公司的工程师与贵公司的负责人讨论后才决定的。”

“那又怎样？”

“就算下错单的原因出在系统介面，也不全然是敝公司的责任。”

“你想推卸责任？”

“我只是阐述事实。”

牛魔王部长气得鼻孔翕张。

—

“损失金额为三百亿圆？”五十岚再次确认，实在是令人难以想像的天文数字。

三一百亿圆是粗估，目前还无法掌握实际损失，得看接下来的发展。火焰山公司的股票总共只有一万数千张，我们却卖出五十万张。按理，我们得以现金赔偿购买股票的人。”

“不存在的东西也能卖？”五十岚疑惑道。

“股票买卖是数据上的往来，并非实际商品交易，就算是不存在的股票也能登记贩卖。举刚刚那例子，任何人都能在网拍棒球卡时设定『出售五十万张』，问题只会发生在交货的时候。”

“数据上的五十万张股票已全被买走？”

“不，我们急忙回购，但有十万张抢救不及。”

“会是谁出的手？”

“过阵子才能知道。”牛魔王部长毫不掩饰愤怒，“大量收购股票，必须向财务局提交报告书，到时就晓得是何方神圣。”

“但火焰山股票的总量不是仅有一万数千张？”

“没错，现实世界仅有一万数千张股票，不可能变出十万张来交差。根据处理特殊状况的法规，我们得以现金赔偿对方的损失。”

牛魔王抚摸着头上的角，态度中充满对股票购买者的恨意，呼吸再次变得粗重。大概是为了保持冷静，他深深吸口气，缓缓从鼻孔呼出。

这股气息非常长。

气流宛如纤细的手指，缠上五十岚的脖子。

接着，钻进领结。

轻轻巧巧地解开。

“下错单在股票买卖的世界是家常便饭，人总有粗心大意的时候嘛。”

“没错。”五十岚用力点头，这便是关键。“任何人都会犯错，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抱怨使用者粗心大意毫无助益，问题在于如何减少及提早发现疏失。”

五十岚造访菩萨证券前，搜寻过网路上的新闻资料库，找到数起证券公司下错单的新闻。近年较严重的是，发生在二〇〇一年十一月，某欧系证券公司贩卖某日本广告代理商的股票，将“以六十一万圆卖出十六张”输入为“以十六圆卖出六十一万张”，与这次的事件可说是如出一辙。

“我们公司下错单，其他证券公司一看就晓得是怎么回事。”

“你的意思是，他们晓得贵公司下错了单？”

“内行人一目了然。那些公司明知我们误闯大祸，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还落井下石，大量收购。你猜，他们为何这么做？”

“为什么？”

“当然是想趁机捞一笔。”

牛魔王部长气得咬牙切齿，呼吸急促，不断用牛蹄敲打桌子。或许你们会一头雾水，这牛魔王部长有角又有牛蹄，怎么真的像只牛？没错，这故事就是如此。

所谓的故事，都是讲故事的人说了算。

我说故事里有妖怪，就有妖怪。我说证券公司的总务部长是牛魔王，他就是牛魔王。

你们不妨各自在心中想像牛魔王的模样。

领带离开五十岚的脖子，因牛魔王粗重的鼻息在空中翻腾飞舞。

“除了证券公司，还有一些靠网路买卖股票的散户。这些人对公司业绩或前途毫无兴趣，甚至不知道火焰山是制作太阳能电池的公司，纯粹是随着数字的上下起伏时喜时忧。他们不管数字背后代表的公司，不管那公司职员的人生，不管火焰山公司生产的电池能为人类带来什么改变，甚至对经济局势也没兴趣，仅仅是盯着画面按下按键，重复买卖。”

五十岚能理解部长的愤怒，却不认同部长的批评。“股票与股东之间的关系，不就是这样吗？大家为了获取利益及避免损失而做出各种行动，牵动股价起伏，这便是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

过于重视人情义理，往往无法排除既得利益。任谁都知道，既得利益者是资本主义的大敌。

“不，我认为股东是公司的分身，应该共同承受公司的利益与风险。”

“分身？”

“没错，这是我的看法。股东应该对公司抱持关爱与责任。”牛魔王部长加重语气。“分身”这字眼一出口，会议室内的氛围骤然改变。

四周涌出腾腾热气。

牛魔王部长瞪大双眼，粗声粗气道：“提起分身，我就想起孙行者。”

牛魔王部长转到毫不相关的话题。他并未厉声大骂孙行者夺走妻子的芭蕉扇，反倒像在炫耀朋友的高明本事。随着牛魔王的一呼一吸，领带在五十岚头顶上不断翻转。

“孙行者不也会使分身术？”

“分身术？你说孙悟空吗？”

“拔下毫毛嚼碎，一口喷出，喊声『变』，毫毛就都化成分身。”

“原来如此。”

“你也瞧过无数分身猴子飞向敌人的景象吧？”

牛魔王轻描淡写，五十岚不禁皱起眉。他要上哪看孙悟空拔下毫毛，变出许多分身的景象？

“怎么可能。”五十岚回答。

“我不是指现实，你总该在漫画或图画上看过吧？”

“嗅，原来是这个意思。”

“孙悟空的分身有个名头叫『身外身』，你知道『身外身』最后的下场吗？”

五十岚自然不知道。他对孙悟空只有一般的基本常识，根本不晓得身外身的奥妙之处。

“『身外身』是体毛变化的，有一说是经过一定时间后就会消失。”

“死掉了吗？”

“既然是体毛，拔下的瞬间就已死。好比脱落的毛发，不可能再变长。另一说则是……”

“是什么？”

“孙行者一抖，分身随即变回体毛，重返他身上。”

“变回体毛？”

“待完成任务，『身外身』就变回体毛。”

五十岚心想，能够变成分身的体毛，也许是暗喻能够形成各种器官的遗传因子或多功能干细胞。所谓的身外身，其实是以多功能干细胞制造出的复制人。如此说来，孙悟空只是拥有让多功能干细胞快速成长，及操纵遗传因子的能力。

啊啊，原来身外身是复制人！

“对了，告诉你一件更有趣的事。”

“更有趣的事？”五十岚愣住，脑袋顿时打结。刚刚那话题一点都不有趣，何来“更有趣”之说?

—

“有一回，身外身离开孙悟空，不仅没死，还不乖乖回来。小小的分身不听孙悟空的呼唤，愈走愈远，且力量丝毫没减弱，一直没变回毫毛。一开始，分身仍记得自己存在的目的是打倒敌人，之后连此事也忘得一干二净。”

五十岚脑海浮现猴子分身不断走远的画面。

“然后呢？”

“他持续成长。”牛魔王答道。虽是分身，却不断变大。

怎么样，想起来了吗?

我从前跟你们提过类似的故事，分身一去不回的故事。

如今我把那则故事放进五十岚的故事中。

“抱歉，容我确认一下，这和股票有何关系？”

牛魔王部长有些不好意思地敛起下巴，“身外身跟股票不是很像吗？”

“一点也不像。”

“你说什么！”牛魔王部长勃然大怒，双眼圆睁。

浮在空中的领带缓缓飘落在五十岚身前。

牛魔王递给五十岚一叠公司内部的职员履历书，上头记载着职员的各种资料。

“这十天，我们已掌握大致的状况，但事情闹得太大，不做出有模有样的调查报告，别人可不会接受。”

“别人是指谁？”五十岚虽开口询问，心里其实很明白，“别人”指的是“舆论”或“社会”之类笼统的概念。

“社长交代过，要给你充分的调查权限，不过你得签署个人资料的保密契约书。”牛魔王部长说道。

“唔。”

“所有职员你都能找来面谈。尤其是那叠资料上的几个，他们是这次案件的当事人，已做好接受问话的准备。”

“这是个意外，不是什么案件。”

“还不都一样？总之，调查应该花不了多少时间，请尽快完成。”

“不，我只有一个人，恐怕得花不少时间。”

牛魔王部长扬起眉，仿佛看见天底下最滑稽的人物。

“有人把一张五十万圆输入成五十万张一圆，这不就是原因吗？接下来只要调查介面设计和系统内容有没有问题，一点也不难吧？”

五十岚没反驳，与牛魔王部长争辩只是白费唇舌。

为何会发生二十分钟内损失三百亿的状况?

因为职员输入错误。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错误?

这就有必要调查清楚。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吗?

当然，不过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安心。若能把错误推到巴普亚深山锹形虫头上，想必是最好的结果。

如此一来，“大家”就会安心，认为这是罕见的特例。

踏出会议室，五十岚突然不再动弹。

他变得像具木偶。

一只大手伸来，提起五十岚，像爬大富翁游戏的格子般往前移。

一、二、三、四、五……仿佛照着骰子的点数，停在资产管理课的门口。

时间之轮重新转动，五十岚的肌肉随行动伸缩，呼吸和血液循环也恢复正常。

他从没有生命的棋子变回活生生的人。

五十岚敲敲门。

门内走出一名女职员。五十岚递上名片，女职员礼貌地寒暄，目光却不住飘向五十岚的脑袋。旁边恰巧有面镜子，五十岚一看，领带绑在头上。

大概是觉得这种滑稽行径与一脸严肃的五十岚太不搭调，素未谋面的女职员拼命强忍着笑意。

五十岚默默取下领带，绑回颈间时，女职员不禁噗哧一笑。

后续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我的故事

从小我便没什么长处。学业成绩普通，运动也差强人意，不过我喜欢画画。我不在乎画得好不好，只是喜欢随兴在纸上涂鸦。父母似乎颇乐见我这项兴趣。

上小学时，有一次我依着眼前所见，以水彩画下校园一隅，班导看了却大吃一惊。

“远藤，你画的图真劲爆。”

“老师，劲爆是什么意思？”

“就是比糟糕还要糟糕。”

我明白这句话不是赞美而是贬低，心情相当沮丧。回家后，我将老师的话告诉母亲，她十分火大，对我说：“二郎，你的画很有味道，妈妈非常喜欢，以后要多画。”

在母亲的鼓励下，我对绘画的兴致丝毫不减，有时还会到美术馆欣赏大师们的作品。

大学落榜后，我进入美术学校就读，老师建议我到国外留学。

于是，我飞往意大利的威尼斯。罗伦佐是住我隔壁的室友，我会接触驱魔仪式全是他的缘故。

罗伦佐的父亲不仅是天主教神父，且是梵蒂冈官方承认的驱魔师。

这年代还有驱魔师？我满心以为他在开玩笑。

“你一定不信，看看这个吧。”罗伦佐将一卷录影带塞进机器里，按下播放键。

我以为会出现一丝不挂的意大利美女，但期待落空，流泄出的是画质不清的自制影片。

一个小房间里，神父和女人对望着。

女人以意大利语大声斥骂，陷入半疯狂状态。她一袭睡衣，没有化妆。神父朗读像是圣经的书籍，偶尔甩动类似化妆品的小瓶子，将瓶里的水泼在她身上，她便会痛苦地呻吟。

“瓶里装的是圣水。”罗伦佐指着画面，然后介绍神父：“这是我父亲。”

我不知该说什么，只觉得真是个奇特的父亲。

“我每天泡妞，逍遥地过生活，父亲却是律己甚严、备受尊敬的神父。”罗伦佐显然颇引以为傲。“这种媲美电影《大法师》的激烈对决其实不多，一般较像医生问诊。”

《大法师》影响我甚深。小时候的我，总以为“劝善惩恶”是所有故事的基本原则。在《大法师》里，首次看见好人没获得胜利，我受到极大的冲击。或许有人认为《大法师》的结局已算是好人得胜，但我无法同意。尤其是看完第三集后，这样的感觉益发强烈。神父不仅没打倒恶魔，还遭恶魔利用。那甚至不是平手，而是输得一败飨地，过度的震撼教我久久无法忘怀。我重看好几遍，试图麻痹当初的绝望感。

罗伦佐播放的影片，与《大法师》的剧情非常相似，我不禁脱口问：“你在骗我吧？”

“骗一个日本人相信驱魔师的存在，对我有什么好处？难不成能让女人更爱我？”

罗伦佐接着讲解他父亲的工作内容。我没主动问，他却说得欲罢不能。

“世上有恶魔吗？恶魔真的会依附在人身上作恶吗？很难以置信，对吧？其实我也半信半疑。”

“可是，你父亲不是驱魔师吗？”我有些困惑。

他愣了一下，回答："是啊。当然，我并非质疑父亲是骗子。实际上，许多人因驱魔而得救，但我没办法百分之百相信。我假设过各种情况，好比……你听过安慰剂效果吗？"

坦白讲，我的意大利语程度只能勉强听得懂日常会话。罗伦佐的长篇大论，有一大半是我靠只字片语及他的表情推测出来的，或许不完全正确。

我大致知道何谓安慰剂效果。

简单来说，那类似一种催眠效果。医生交给病患一包粉末并告知"这药可以止痛"，其实只是普通的淀粉，但病患服用后竟感觉疼痛减轻。借由心理层面影响生理的现象，便是安慰剂效果。

"驱魔也一样。告诉陷入歇斯底里状态的病患『你被恶魔附身了』，然后进行驱魔仪式，病患就会相信恶魔已离开，症状随之减轻。"

听起来满有道理，电影《大法师》里也出现过类似的论点。

"所谓的恶魔附身，会不会是一种精神疾病？"我问。

罗伦佐用力点头，"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有些精神疾病会造成幻视。经过我深入调查，遭恶魔附身的症状与某些精神疾病的确有相似处。不过，从事驱魔工作的神父在这点上是相当神经质的。"

"神经质？"

"精神疾病必须靠药物治疗，驱魔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可能让病情恶化。"

"哦？"

"没错，神父们认为生病跟恶魔附身完全是两码子事。所以，神父们在进行驱魔前，必须再三确认那不是精神疾病。只有经过诊断确定并非精神疾病，才能举行驱魔仪式。"

"原来如此。"

“根据我的推测，遭恶魔附身的多半是感受性强烈，容易受外界影响，常常过于投入恐怖电影情节的人。”

“你的意思是，那些人看了恐怖电影，萌生佯装遭恶魔附身的念头？”

“不，或许他们真的相信自己被附身了。那就像一种自我暗示。”

看来罗伦佐对驱魔抱持相当程度的怀疑。

他承认驱魔有效，却不相信真的有恶魔附身这回事。

当时，我根本没料到会和驱魔扯上关系，只是闲话家常般随便听听。之后，我的心态彻底改变。

因为我见到了罗伦佐的父亲。

＋

罗伦佐半哄半骗地带我到教会。当我还摸不着头绪时，罗伦佐竟告诉他父亲我是优秀的日本媒体工作者，想观摩驱魔的过程。

听罗伦佐大吹牛皮，我登时慌了手脚，却没勇气说出真相，只能战战兢兢地帮忙圆谎。

罗伦佐的父亲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一会儿，才点点头。“好，下次随我走一趟。”

我吓一跳，没想到神父这么轻易就信任了我。当然，我不知道神父信任到什么程度，至少他答应让我跟在身边。罗伦佐似乎也颇意外，他事后跟我说：“没想到会答应得那么爽快。”接着，他坦白道：“二郎，其实我希望你亲眼见证驱魔仪式，站在客观立场提出你的看法。”

“你希望我证明驱魔仪式是假的？”

“不，我不认为驱魔仪式是假的，只是无法全盘接受而已。我提过，驱魔仪式的确有效果，我希望你能帮我看出其中的奥妙及本质。”

于是，在意大利留学期间，我偶尔会和罗伦佐的父亲前往驱魔现场。这并非我的兴趣，纯粹是拗不过罗伦佐的请求。我原打算观摩个两、三次就好，却骑虎难下，随神父东奔西走多达十几、二十次。

“二郎简直成了驱魔助手。”罗伦佐甚至这么调侃我。

我本来想反唇相讥“你以为是谁害的”，不过，跟在罗伦佐的父亲身边，听他说话，观看驱魔，不知为何让我有种充实感。不知不觉，我对绘画渐渐失去兴致。虽然到美术馆欣赏中意的作品依然很感动，但创作欲望迅速流失。

“是不是你察觉自己没绘画天分？”罗伦佐推测。

“我也说不上来。陪着你父亲到处驱魔，让我产生不能把时间浪费在画图上的想法。”

“哦？”

“天底下需要帮助的人那么多，我亲眼目睹神父每天忙得焦头烂额，哪能悠哉地画自己的图，”

罗伦佐笑了。或许他以为我在开玩笑，但我是认真的。

罗伦佐的父亲曾说：“我也无法肯定到底有没有恶魔附身，甚至不晓得仪式是否真的有效，不过我认为不必太悲观。”

“为什么？”

“由于是家属以外的第三者，与当事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我们的祈祷与辛劳总不会是件坏事。”

“即使是做白工？”

“至少不会让情况恶化。”

我相当认同罗伦佐父亲的观点，甚至有种松口气的感觉。过去的我常为没能力帮助别人而自怨自艾，但这番话让我明白“帮不上忙的无力感”不是件坏事。

蓦地，我想起观看驱魔仪式的过程中产生的疑问，于是脱口喊道：“神父……”

“嗯？”

“神父，你心中充满慈爱，总是设身处地为人着想。即使遭到恶魔设骂、羞辱，甚至是暴力相向，你都不为所动，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在驱魔仪式的过程中，神父经常遭受辱骂、轻蔑及投掷物品。“我相信，接受仁慈的神父如此尽心尽力的帮助，是一件相当令人开心的事……”

神父明白我的言下之意，便接过话：“二郎，你是说那些人为了吸引我的关注，才装成被恶魔附身的样子？”

“是的。”我点点头。“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的，但我认为他们非常渴望获得家人和神父的关心与呵护。”

就像不良少年四处闯祸，只是为了得到双亲与朋友的关怀。

罗伦佐的父亲并未责骂或嘲笑我，反而点点头。“或许吧。表现自我、追求名誉、忌妒、孤独……种种情绪的背后，只是在诉说一句话。”

“一句话？”

“『请看看我』。”

“确实如此。”

“谁都不希望遭到遗忘。家人或神父关心自己，好过一无所有。任何名人、学者、政治家，内心深处皆有着希望受到注意的想法。不过，这不尽然适用全部的状况，有些案例只能以恶魔附身解释。”

我颔首同意。

没错，有些案例只能以恶魔附身解释。

某些女人会对神父流露强烈的恨意，吐出没人听得懂的话语，产生不寻常的力气。

“那或许也是种SOS信号。”我不禁脱口。罗伦佐的父亲扬起眉，显然颇感兴趣。

“滴滴滴、答—答—答—、滴滴滴”，一道声音在我脑中回响。

SOS信号。

记忆中，一名女性曾问我：“你知道SOS信号吗？”

是谁呢？仔细回想，原来是母亲，我不由得兴致全失。

“SOS船只需要帮助时发出的讯号。”

说这句话的母亲，不是现在那个年过花甲、成天吃甜食的俗气老人。当时的她年轻貌美，相当注重身材，听到救护车鸣笛会感叹“有人在流泪”。

“啊，那个SOS，我听过。”还是小学生的我回答。

“以摩斯电码表示，就是『滴滴滴、答—答—答—、滴滴滴』。”

“SOS是什么的缩写？”

“纯粹是声音好判断，没特别含意。”

“搞什么，原来没有任何意思。”我听了有些沮丧，原来SOS也可以是ABC或OOO。

“不过，后来的人想出了含意。”

母亲拿起手边的餐巾纸，写下几个英文字。当时我们在速食店，但我不记得是哪家店，也不记得我们为何会在那里。印象中，母亲描了又描，写得不太顺手。

“Save Our Ship。”

“那是啥意思？”我看不懂英文，有些不开心。

“『救救我们的船』，各取第一个字母，就是SOS。”

“救救我们的船？”

“也有人说是Save Our Souls。”

救救我们的船。

救救我们的灵魂。

这几句话在我脑海中不断回响。

不知为何，“我们的船”这字眼搔动着我的心，感觉胸口一阵刺痛。眼前仿佛出现一艘快沉没的船，有人挥着手大声求救，我忍不住想捣起双耳。

到处都有人在痛苦流泪。

SOS！救救我们的船！

求救声钻入我的耳中，但我一点忙也帮不上。除了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我没有其他选择。这样无力感总是让我心情沉灵，完全不知如何是好。

我将这段称不上故事或经历，甚至不算是牢骚或内心创伤的回忆，告诉罗伦佐的父亲。

“原来如此。”他应道。“遭恶魔附身的人，或许也在发出SOS信号。我刚刚提过，每个人多少都渴望获得关怀，两者是相通的。”

“怎么说？”

“发出SOS信号的人，希望有人能听到这个信号。”

“怎么说？”我又问了一次。

“二郎，你总是感叹没能力帮助别人，但你不认为『听到SOS信号』本身就是一种帮助吗？”

＋

“二郎，知道我为何向你提起驱魔的事吗？”回日本前，罗伦佐问我。

“由于我是日本人，你可以轻松说出秘密，不必担心后果。”我推测道。我迟早会回国，所以他才敢让我看珍藏的录影带，告白自己的父亲是驱魔师。

“这是原因之一，但仅仅如此，我没必要透露那么多。”

“不然还有什么原因？”

“二郎，因为你的体质。”

“哪种体质？容易受骗的体质？”我一脸认真地问。

罗伦佐笑得人仰马翻，直呼我答得妙。过了一会儿，他才解释：“我指的是吸引受困者的体质。”

“什么意思？”

“说『吸引』或许并不恰当，总之，你经常一眼就发现需要帮助的人，对吧？”

“发现需要帮助的人？你是指我很容易接收到SOS信号？”我问。

罗伦佐的手指像指挥棒般摇晃，“没错，你很容易接收到SOS信号。”

虽然想回答“我感觉自己像张捕蝇纸”，但我没把握用意大利语表达，只好保持沉默。

“还有，你是不是看得见怪东西？”

“怪东西？恶魔吗？”我半开玩笑道。

“跟你在一起，我常觉得唯独你看见不同的景象。我们初次见面时，你不是看见蝴蝶在春天的草原上翩翩飞舞的画面？”

这么一提，我也想起来了。我们相遇的那家咖啡厅位于平凡的巷内，我眼前却浮现白色蝴蝶飞舞在草原上的影像。

“当下我一头雾水，后来才明白，你大概是看到我的内心世界。”

“内心世界？你心里想着蝴蝶？”

“不，要是如此，我马上会察觉。我想的不是蝴蝶，而是女人。”

“你哪个时候没在想女人？”

“对，我确实无时无刻都在想女人。若把此一内心状态画成图，不就像蝴蝶在寻觅花朵？这便是所谓的心灵景象吧。”

“你是那只蝴蝶？会不会美化过度？”我笑了一阵，忍不住低喃“心灵景象”，从没想过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人的内心世界是没办法用言语表达的吧？”

“科幻小说中倒是常出现读心术之类的超能力。”

“唔，不过，除非故意默想『我很气那男人』之类的具体内容，否则读到的只会是难以言喻的郁闷心情。”

“是吗？”

“当然。所以，人的内心世界是说不清的，即使是本人也不见得能精准描迤。如要勉强传达，或许只能靠……”

“只能靠什么？”

“绘画。”

蓦地，我想到心理谘询师有时会让孩童画图来进行治疗。从图画之中，确实能看出内心世界的端倪。

“二郎，你拥有看见他人心灵景象的能力。这意味着你能看穿他人的内心世界。”

“我会把这一点写在履历表上。”我开了个玩笑。

“光靠图画不足以表达，还可借助你们日本的伟大文化。”

“伟大文化？”

“漫画。”

“噢。”

“心灵景象能借由漫画传达。”

“思……”我不知该如何应答，只好敷衍过去。

“话说回来，你不画图了吗？你来意大利留学，不正是为了学画？”

“画图很开心，但一想到世上有那么多人需要帮助，我仍悠哉地涂涂抹抹，就烦恼得连画笔都握不住。”解释完，我诚恳地向罗伦佐道谢：“这段期间，我受到你父亲诸多照顾。不过，我还是参不透驱魔的本质。那仪式到底是真是假，世上到底有没有恶魔，我依旧给不出答案。”

罗伦佐将我介绍给他父亲，原本是想听我的客观判断，最后他似乎已不怎么在乎这一点。

“那不重要了。”罗伦佐挥挥手。“二郎，你从没怀疑过，神父为何能娶妻生子吗？”

我一听，着实吃了一惊。

“怎么说？”

“那个人不是我爸爸。”

“咦？”

“正常状况下，神父是不会有儿子的。”

原来我一开始便会错意。在意大利语中，“神父”和“父亲”是同一个单字。我误解罗伦佐的话，一直以为那神父是他的父亲。虽然察觉我搞错，罗伦佐并未澄清，因为让我把神父当成他的父亲，我比较难拒绝参与驱魔仪式的请求。

“你为何那么想让我参与驱魔仪式？你和那神父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妈妈受过那神父的帮助。”罗伦佐淡淡一笑，却紧咬牙根，似乎非常不愿想起那段回忆。

我犹豫着该不该问清楚，他已接着解释：“神父花了好几年帮我妈妈驱魔。”

“成果呢？”

“很有效，我妈妈正常许多。但我依然半信半疑，不敢肯定那仪式有几分真实性。”

“所以，希望我帮你看个清楚？”

我不觉得受到欺骗。回想起来，与神父交谈时确实发现不少矛盾之处，不过，我一直以为是自己的意大利语程度太差，压根没想到是一场误会。然而，如同边见姐嫁人改姓且上了年纪后，我依然只能称她“边见姐”一样，对我来说，那神父便是“罗伦佐的父亲”。罗伦佐笑答“神父就像每个人的父亲”，于是我自然地接受这样的说法。

“日本一定也有遭恶魔附身的人。二郎，如果你遇见，希望你帮他们驱魔。嗯，我相信你会伸出援手的。”

“这是你父亲……那神父的想法？”

罗伦佐嘴角扬起，露出号称足以迷倒所有女性的罪恶微笑。“不，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真没说服力。”

此时，罗伦佐背后出现一片静谧的海洋，无人的沙滩上搁着一艘等待扬帆的小船。我揉揉眼睛，一切便消失无踪。那约莫也是罗伦佐口中的“心灵景象”吧。

回日本后，如同罗伦佐的预期，我开始帮人驱魔。

起初，是罗伦佐的父亲特地打越洋电话来询问：“二郎，东京有一家人向我求助，你愿不愿意代替我去驱魔？”

我原打算拒绝，毕竟不是正式的驱魔师，只有一些当助手的经验，不可能做得来，但最后还是答应。或许潜意识里，我一直希望能靠驱魔帮助发出SOS信号的人。

那一家人向朋友提及我的事，对方又告诉别人，一传十、十传百，驱魔不知不觉成为我的副业。

于是，虽然并未刻意勉强自己，我已许久没拿起画笔。

＋

前往边见姐家的那一天，边见姐开车，我坐在副驾驶座上。

“冷气OK吗？”边见姐问。

我以为她指的是家电量贩店里卖的冷气，于是回答：“今天休假。”

边见姐一听，不禁笑出来。

“我说的是车内的冷气。太热？太冷？还是刚刚好？”

此时虽然已过立秋，但暑气未消，街景在炎热的空气中微微摇晃。然而，车内的温度与外界截然不同，冷气开得相当强，封住了我

全身的汗腺。

上次前往便和商店时，我已大致掌握边见姐家的位置，原本不须她开车来接，但她坚持，直说这是她唯一能帮的忙。

我跟她在车内聊天，得知她的丈夫，也就是真人的父亲，目前在名古屋出差。

她丈夫任职于某知名家电制造厂，从事各种新产品的开发工作。

“我卖的冷气中，或许就有你先生开发的产品，实在了不起。”我颇为兴奋。

“这有什么了不起？”

“每次拿着新产品的型录向客人介绍时，我总是暗自佩服厂商能想出那么多新机能，譬如冷气机可自动清洁内部、采测房间四个角落的温度，或自动改变风向等等。边见姐的先生能实现这些梦想中的机能，真是太优秀了。”

“噢。”

“我完全比不上他呢。”

“研发冷气机的能力再优秀，如果不能让儿子获得幸福，便是失败的父亲。”

“话是没错……”

“他对儿子的关心，甚至不及我那个每天在全世界东奔西跑的记者老爸。”

“即使付出关怀，也不见得能明白孩子的心情。”

“是啊，就像笼罩着一片乌云，看不清里头的模样。”

“嗯……”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

“这么一提，真人说过一件有趣的事。”

“有趣的事？”

“你知道福克兰群岛战争吗？”

“英国跟阿根廷之间的那场战争？”我想起在便利商店前与合唱团员雁子的对话，真人似乎和她聊过相同的话题。

“嗯，真人说，当时英国空军的通联纪录中有一句奇怪的话。”

“奇怪的话？”

“『怎么是只大猴子！』”

“咦？”听边见姐粗声大喊，我吓一跳。她立刻解释：“飞行员惊呼『怎么是只大猴子！』，被记了下来。”

“无缘无故冒出什么大猴子？”

“据说福克兰群岛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打倒一只发狂的巨猴。”

“打倒巨猴？”听起来有些幼稚。

“当时为了掩盖真相，故意对外宣称是两国发生战争。”

“这倒是不无可能。”我说。人们为了掩饰某件事，往往会捏造出另一件更耸动的事。以战争当障眼法，的确相当有效。

“真人很喜欢类似的传说，还告诉我发生在俄罗斯的通古斯大爆炸（注12）根本不是陨石坠落的关系，而是别有原因。像这种情况，唯有实际在场的人才知道真相。”

“原来如此。”

“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真人的心灵之中。”

听到“心灵”两字，我忽然想起罗伦佐的话：“二郎，你拥有看见他人心灵景象的能力。”

“对了，变成茧居族前，真人是怎样的孩子？”我假装闲聊，试图探出一些情报。

“没什么特别的，每天到学校上课，成绩也算过得去。”

“运动方面呢？”

“球类不太行，但跑得不慢，小学时曾当上接力赛选手。”边见姐努力地为孩子讲好话。

“朋友多吗？”

“收过不少贺年卡。”

那些贺年卡到底是何时收到的，我并未追问。

边见姐接着又说：“高中毕业后，真人便进入厨艺专门学校，没多久就不念了。”

“他喜欢做菜？”我随口问。

“他是个善良的孩子，喜欢做菜给大家吃，让大家开心。还有，他喜欢阅读，读过不少艰深的书，而且他很关心国际议题，爱看外国的时事节目。”

“这是他自己说的？”

“不，但我们是母子，我看得出来。”

那是我的小孩，我比谁都了解。

罗伦佐的父亲曾告诉我：“遇到如此笃定的父母要特别小心。自认完全了解，代表放弃怀疑，其实一点也不了解。”

我深有同感。

四处为人驱魔期间，常常听到父母坚称：“那孩子绝不会做出那么过分的事、说出那么恶毒的话，我比谁都清楚。一定是有邪恶的东西附在那孩子身上。”过一阵子，他们往往会抱怨：“真搞不懂那孩子在想什么。全心全意养育那孩子，怎会换来这样的结果？”

太过武断的人，往往会因一点小意外完全改变立场。

“父母到底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我忍不住问。

“『我不懂那孩子，但我试着去懂』，或许是最合适的态度吧。”罗伦佐的父亲微笑着回答。

想到这里，我的视线从窗外移向边见姐，出声劝道：“还是问问比较好。”

“嗯？”

“关于上厨艺专门学校的理由。我相信边见姐很了解真人，可是与其自行推测，不如主动问他。”

“故意问一个我知道答案的问题？”

“就算知道答案，还是需要问问看。沟通是很重要的。”

边见姐突然踩下煞车。原来号志已转为红灯，我们停在一辆白色厢型车后面。

“我们当然会沟通。”

我暗叫不妙，刚刚那句话似乎有点惹毛边见姐。

边见姐一定认为，她与儿子相处超过二十年，没必要听局外人说教。她的心情不难理解，换成是我，被这么说也会不舒服。但话题就此打住，她反而会更生气，于是我继续道：

“人得靠沟通才能传达心情。什么都不说，便无法充分沟通。一味责怪对方不懂自己的心，或擅自揣测对方的想法，一个人生闷气，关系就会像滚雪球一样逐渐恶化。”

“这是驱魔指导手册上写的？”

“不，是介绍离婚调解技巧的书籍内容。”

有次我前往一户人家驱魔，那对夫妻闹着要离婚，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不禁感叹当和事佬比驱魔棘手。

后来我读了几本相关书籍，依然束手无策，只明白一点——清官难断家务事，夫妻之间的问题往往连当事人也难以厘清。

“夫妻关系恶化通常有迹可循，常沟通愈来愈少，看对方不顺眼的地方愈来愈多，就是一种警讯。双方若抱着『你对我无情，我就对你无义』的心态，便会陷入无法挽回的局面。为了避免这样的状况，我觉得你应该多跟真人对话。”

“他不理我，怎么对话？何况，心理谘询师告诫我，不要说出会刺激真人的言词，但我根本不晓得什么言词会刺激他。难不成要我一天到晚和他聊天气？”

“聊天气也行。”

“咦？”

“天气是很好的话题。”我真心这么想。

像“今天好热”或“搞不好会下雪”之类的话最适合拿来打招呼。

“可是他不会搭理。”

“就算如此，还是应该继续跟他说话。”

“这么做对他有帮助？”边见姐的表情像请求老师解惑的学生。

我心里一慌，急忙澄清：“不，我也没把握。”

“你没把握？”边见姐倒也不生气。

“我只是想像自己每天关在房间里的情况。虽然无聊，却不想出门，所以一直闷着，如果有人在门口说一句『今天天气不错』……”

“你会很开心？”

“我会觉得很烦。”答完，我不禁笑了出来。“不过，要是连『烦』的感觉都消失，只会剩下孤独。门口固定听到有人说话，心情多少会安定一些。”

此时，我又想起罗伦佐父亲的忠告：

“不管是不是真的遭恶魔附身，都不能中途放弃，放任求助者孤单一人。”

置之不理是最糟糕的做法。

＋

车子通过商店街，只见一个男孩牵着父母，双脚腾空，像荡秋千一样晃来晃去。男孩穿水蓝上衣及红裤，打扮得颇为正式，十分惹人怜爱。男孩带着对世界全心信任的表情，我不禁一阵欣慰。至少男孩子没流泪，没发出SOS信号。

倏地，孩子背后的景色扭曲变形，场景仿佛换到室内。

桌子歪歪斜斜，椅子飘浮半空，书本黏在天花板上，爆米花全洒了出来。

茶褐色的虎斑猫也在空中翻转。

穿红裤的男孩呈现仰躺的姿势，悬浮在房间中央。

这宛若失去重力的画面，多半是那孩子的心灵景象。

那或许象征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连空间也可自由自在地操纵。

双亲握着孩子的手，让孩子心中幸福满溢，没有丝毫烦恼。那种什么都办得到的心情，像是只要他愿意，扭曲空间、飘上空中部不成

问题。

孩子的世界充满未知的可能性。我看得兴奋异常，不由得头晕目眩。

我甩甩头，将注意力拉回车内。

“我临时抱佛脚，查了一些关于茧居族的新闻报导及书籍。”

边见姐眯起眼，“二郎，你嘴上推三阻四，其实挺乐意帮忙？”

我没办法断然否认。一来是我的个性软弱，再来则是我有预感一定会被卷入。

“不知算不算有趣……驱魔的对象多半是女性。”

“你指的是遭恶魔附身的人？”

“嗯。以欧洲为例，从古代就有狩猎魔女的习俗。”

当初跟着罗伦佐的父亲到处驱魔时，我便察觉这一点。被认定遭恶魔附身的受害者，都是年轻的女子。

所以，我曾怀疑这是女性独有的精神疾病，特征是会产生类似遭恶魔附身的症状。

“相反地，茧居族大部分是男性，且以长男居多。”

“其中有什么理由吗？”

“恶魔喜欢附在女性身上的理由众说纷纭。有人说恶魔是男的，选择的对象自然是女的。有人认为，恶魔想利用女人魅惑男人。有人则推测，与恶魔对决的神父都是男人，恶魔才专挑女人附身。”

“嗯，男人偷腥被妻子逮到时，往往会辩白『那女的是恶魔，我只是被她诱惑了』。”

“天底下被叫狐狸精的都是女人，从没听过男的狐狸精。”我说。

“男的只会被叫吃软饭的小白脸。”

“偷腥的男人辩称女人是恶魔，就像守备力太弱的足球队在大量失分后责怪对手攻势太猛。”

或许是我的比喻太过抽象，边见姐几乎没反应。她嗤嗤一笑，算是给我面子。

“那么，茧居族以男性居多的理由呢？”

“不知道。”我老实回答。前几天读了一本书，上头写着“男人背负较沉重的社会期待，精神压力大于女性”，我不太认同。

当然，这应该是原因之一，但不会是唯一的原因。我猜想，“母亲跟儿子的关系”与“母亲跟女儿的关系”恐怕也有差异吧。

所谓的“恋母情结”主要发生在男人身上。不过，似乎不能一口断定是母亲太“溺爱”或“偏袒”的缘故。

“对了，真人之前不是常去便利商店？”我省略已去探过状况一事。“那附近的停车场常有人在唱歌，你知道吗？”

边见姐一愣，想了片刻才回答：“噢，你是指那群在晚上练唱的人。”

听起来，边见姐对他们没人人好感。

“是的。”

“社区的居民嫌吵，曾向店长抗议，但效果不人。毕竟是做生意的，不敢得罪客人吧，真是太没魄力了。”

我不好明讲，其实店长也是共犯之一。

“他们不晓得跟真人有没有往来？”我故意问。

边见姐犹疑半晌，不像在思考答案，而是在思考我这么问的用意。“只是去便利商店的路上遇见，没什么往来吧。”

“真人亲口说的？”

“这种事情想也知道吧？”

“那倒是。”我边回应，边忆起雁子的话。

＋

雁子清楚记得真人这名少年。当她问“真人最近好吗？怎么都没来？”时，就像在关心朋友的健康，显然与真人有一定程度的交情。

“除了诺斯特拉达姆斯预言之类的话题，你们还聊过什么？他是个怎样的孩子？”我问。

“嗯，满乖的。”雁子笑着回答。

“很乖？”

“有点阴沉，但感受性很强。”

“感受性很强？”我感觉自己像学话的鹦鹉，但雁子似乎不以为意。

“举例来说，有次真人搭山手线电车上学……”

“啊，你要说秋叶原老婆婆案件吧？我也记得。”金子店长在一旁弹手指附和。

据雁子描述，事情是这么发生的——

那天早上，真人在山手线电车内，抓着吊环望向门旁的广告。

车内并不拥挤，但座位皆已坐满。

就在电车即将抵达上野站时，真人听见身旁有人问了一句：“不晓得这辆车能到秋叶原吗？”

真人转头一看，是个驼背的老婆婆。她吃力地抱着大行李，询问坐在一旁的几个国中生。

一个国中生刚要回答，另一个戴眼镜、看起来相当机灵的男学生已柔声说道：“你坐错了，得搭相反方向的电车才行。”

就在这时，电车抵达卜野站，琶婆婆道谢后，匆匆忙忙下车。

由于正值盛夏，车厢外艳阳高照，老婆婆一踏上月台，额头便冒出汗水。

真人站在车厢内，满心疑惑。

这班电车明明能到秋叶原，为何那群国中牛要对老婆婆撒谎?

真人望向那群国中生，只见他们笑成一团。“你竟然骗她！”“这有什么大不了？老太婆现在一定摸不着头绪，搞不好真的搭上对向的电车！”“那得坐好久才能到秋叶原，算你心肠够坏！”“天气这么热，辛苦她了。”

真人听得心头大怒。

原来，这几个国中生欺骗老婆婆纯粹是好玩。老婆婆信以为真，此刻想必愣在炎热的上野站月台不知所措。

“但真人没勇气指责那几个国中生，也没办法回到上野站帮助老婆婆，胸口充塞着愤怒及罪恶感，只能独自生闷气。像这样为一件事耿耿于怀，不就是感受性强烈的证明吗？”

我随口附和雁子，对尚未谋面的真人不禁产生好感。想帮人却力不从心的无助感，我也相当熟悉。

“这故事是真人亲口说的？他常跟各位聊起这种事吗？”我问道。成为茧居族的真人会主动与外人谈得如此深入，实在难以想像。

“不常，偶尔吧。”雁子回答。

周围的四名服务生合唱团员频频点头。

“那小子大多是闷骚又阴沉。”金子店长哈哈大笑。

或许是天性豪迈，店长的话并不让人觉得刺耳。

“二郎真君，你是真人的朋友？”雁子指着我，“你们是什么关系？”

“抱歉，我刚刚就想问，你为何称呼我『二郎真君』？”

“哎呀，你没读过《西游记》？”

“《西游记》？你是指孙悟空登场的《西游记》？”

“不然呢？”雁子望着身旁的男子们，露出啼笑皆非的表情。“那故事里不是有个带着狗的角色，叫二郎真君吗？”

“孙悟空一开始闹得天翻地覆，就是被二郎真君擒住。”金子店长补充道。

“我最喜欢被压在五行山下之前的孙悟空。”雁子的双唇在夜色中蠕动。“率领猴子军团大闹天界，虽然惹出一堆麻烦，但让人看得大呼痛快。可惜他输给释迦佛祖，被压在五行山下，又被唐三藏拖着去取经。后来的孙悟空跟原本完全不同，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不，换了一只猴。”

我坐在边见姐的车上，回想着不久前与雁子等人的对话。尽管边见姐是真人的母亲，恐怕也不晓得秋药原老婆婆那件事吧。

母亲不见得能先令了解儿子。

猴子的故事

承接前话，这是第几回?

诸位真有兴致，今日又来赏光。

我想起来了，上次说到五十岚终于摆脱总务部长牛魔王，来到资产管理课。

五十岚一踏进资产管理课，课长旋即起身迎接。

这个人有对招风耳，约莫四十六、七岁，脸上瘦削无肉，双颊凹陷，还理了个光头，宛若修行中的僧侣。

“五十岚先生，这里的系统都是贵公司设计的。”光头课长看着五十岚的名片，往后一指。“我的属下们正在使用。”

五十岚和课长坐在办公室一角的会议桌旁。

周围并未设置隔板，放眼望去，整个办公室一览无遗。

远处约有五十名员工，各自面对着电脑。

室内充斥着主机冷却风扇的嗡嗡声。员工们虽忙着买卖股票及联络客户，但显然相当在意五十岚这个外来者，不时有人以眼角余光偷瞄。

“听见了吗？”光头课长问。

“听见了。”五十岚点点头。

他仿佛听见员工们的窃窃私语。

（喂，这家伙要来调查那件事吗？都过了十天，何必穷忙？）

（我们内部的事，为何要交给外人调查？）

当然，员工们并未实际说出这些话，但态度已表明一切。

（一个戴眼镜的白面书生能查出什么？瞧，他就像冷血的官僚。）

批评声不停钻入五十岚脑中。

“你听到的键盘敲打声，全是在使用贵公司的系统。”

“原来如此。”五十岚一愣，眨眨眼睛。原来课长指的是这个声音。

“依我个人的看法……”光头课长继续道：“这件事的原因相当明显，根本不需要调查。”

“那么，您能告诉我吗？”“卜岚不带讽刺，真诚地询问。光头课长若能一针见血指出肇因，他的工作就算完成，可早点离开。虽然桑原系统设计公司不是让人归心似箭的好地方，总好过在陌生的证券公司逗留。

“还用说吗？原因是输入错误。我的属下田中彻粗心大意输错数字，就这么简单。”

“人都会犯错，重要的是找出犯错的原因。粗心大意不见得是唯一的因素。”

“调查犯错的原因后，还得调查原因的原因是什么、原因的原因的原因是什么……如此追究下去，根本没完没了。就像嘴里嚷着『为什么』的小孩，永远没办法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五十岚先生，这道理你应该明白。”

“但追究原因的原因是必要的。”

“举这次的事件当例子，下错单造成重大损失，罪魁祸首就是输入错误的田中彻。既然已抓到凶手，抢着调查凶手为何这么做是电视媒体及周刊杂志才玩的把戏，一点意义都没有。”

“警察也会调查凶手的动机。”

“粗心大意没有动机，只需谢罪与反省，就这么简单。”

“不，粗心大意无法完全杜绝，『严惩故意，宽容粗心』是基本原则。”

“客户委托我的属下田中彻贩卖火焰山公司的股票，田中彻输入错误，而他使用的是贵公司的系统，总结起来就这么简单。原本应该在数量的栏位输入『1』，在价格的栏位输入『500000』，但田中彻搞混，在数量的栏位输入『500000』，在价格的栏位输入『1』，就是这么回事。”

五十岚察觉这个课长非常喜欢把“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么回事”之类的话挂在嘴边。但不论在任何事情上，一个人能掌握的资讯有限，要说出“就是这样而已』的结论并不容易。当一个人这么说时，往往只是井底之见。

“我能和田中彻先生谈一谈吗？”

“总务部长没告诉你吗？田中彻已五天没来上班。”

“他生病了？”

“五十岚先生，你是认真的，还是在说笑？”

“当然是认真的。”

“此人可是造成公司莫大损失的罪魁祸首。”

“二十分钟内损失三百亿。”

“这只是粗估金额。总之，害公司损失惨重，他怎么敢来上班？”光头课长的表情毫无变化，一副“这么简单的道理也不懂吗”的态度。

“田中先生不敢来公司，是闯祸留下内心创伤，还是怕遭到公司的责难？”

光头课长没回答，反而说：“五十岚先生，你真的很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能和田中彻先生联络吗？”

总务部牛魔王部长给的资料包含员工地址及电话，与田中彻取得联系并不困难。事实上，五十岚不必征询光头课长的同意，他纯粹是在试探对手的反应。

“请便。”光头课长的态度颇为平淡。“田中彻或许会沮丧不安，心生罪恶感，但他不是个会被负面情绪打倒的男人。正因这种少根筋的性格，才会不断犯错。”

“不断犯错？他犯过其他错误？”五十岚问。

光头课长的表情终于起了变化，他双颊微微一颤，泄露说溜嘴的悔意。然而，这变化稍纵即逝，几乎难以察觉。

此时，忽然有人冒出一句：“课长，打扰了……”

五十岚抬头一看，光头课长后方站着一名青年。

光头课长瞥一眼属下，说声“恕我失陪片刻”，便起身走近青年。

一头卷发的青年微微弯腰在光头课长耳边低语，光头课长的神情明显一僵。那称不上愤怒或不悦，只是眼中掠过一丝锐光，但对喜怒不形于色的课长已属罕见。此外，课长的态度还流露一抹轻蔑。青年频频点头称是，听完指示便离开。

“中断谈话，真是抱歉。”光头课长回座后致了歉。“最近的年轻职员什么都要问我。不仅是客户交代的事情，连出差预约新干线的座位也要向我确认，实在没主见。”

“事前的征询可防止错误的发生。”

“但我认为，这会让属下失去判断能力。”

五十岚不以为然，但没反驳。与其争论这一点，不如早点回到正题。“你刚刚提到，田中彻先生之前也曾犯错？”

“田中彻犯过类似的错误，他向总务部申请了一百个派不上用场的纸箱。”

—

“一百个纸箱？”五十岚一愣，有些摸不着头绪。“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

“说起来，这也属于下错单。我要田中彻有空时向总务部申请一百条备用的网路线，他却申请了一百个纸箱。”

“他的申请表有问题？”

“对，他填错编号。”

“什么编号？”

“申请表上必须注明用品编号、数量、使用理由及希望到货的日期，田中彻把网路线的编号写成纸箱的编号。”

“两者的编号很像？”

“你怎么知道？”

“既然会出错，两者多半相似。你们是何时察觉田中先生将一百条网路线误申请为一百个纸箱？”

“东西送来的时候。”光头课长说得意兴阑珊，但语气严肃。“总务课的人推着大型推车，把一百个纸箱送进办公室。田中彻一看，吓得脸色苍白。那么一大叠，谁都不会认为是新规格的网路线。”

“一般单位无缘无故申请一百个纸箱，总务部为何没起疑？”

“五十岚先生，你真是爱钻牛角尖。”光头课长面无表情地叹口气。

“这是我的工作，而且我的怀疑相当合理。员工申请一百个纸箱，任何人都会感到不对劲吧？”

“这我就不清楚了，你得请教总务部的杂用品管理负责人。”光头课长依然板着一张脸，但显然想早点结束对话。

我悄悄告诉你们，真相是这样的。

杂用品管理负责人看到一百个纸箱的申请表时，确实起了疑心。

他拿起电话，想要询问申请单位需要这么多纸箱的理由。

查看内线号码表时，他的上司为了另一件完全不相关的事情找他过去。

上司的口气相当严厉，他顿时将纸箱的事抛到脑后。

与上司的谈话过程相当不愉快，加以上司又交代一项非常急迫的工作。

匆匆回座后，虽然记起一百个纸箱的事，他已没心思理会。

蓦地，他想到最近有部门要进行小规模搬迁，一定是他们申请的。在心里做出结论，他核可了申请。

于是，一百个纸箱的申请表通过审查。

你们听好，犯错的原因往往源自“绝不可能有错”的想法。谁都害怕看见错误，所以会自行编出一套合理的解释。

换句话说，为了逃避“可怕的事实”，消除心中的不安，故意找理由说服自己。

“田中彻是个冒失鬼，犯这样的错并不意外。”

“那一百个纸箱如何处置？”

“田中彻带回去了。”

“带一百个纸箱回家？”五十岚大吃一惊。

“我们社长观念保守，向来以『坚毅负责』来教育员工。自己犯的错误，当然是自己承担。”

“一百个纸箱，田中先生怎么带回去的？”

“放在纸箱里带回去。”

五十岚一脸认真地写下光头课长的话。

“你真是死脑筋的人。”光头课长颇为无奈。五十岚抬起头，发现光头课长的耳朵变尖，且变得更大。不仅如此，瞳孔还变成绿油油的颜色。

光头课长手指一弹，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的五十岚，听见“啵”地轻响，领口一松，领带已自行解开。

下一瞬间，领带缠上头顶。

见领带再度跑到头上，五十岚心中充满疑惑。

为什么每次都落得这种下场？

一

五十岚走出菩萨证券，搭地下铁回公司。

踏进办公室一看，上司和同事已不见踪影。

原来他们数天前便相约，今天要为一个接到调职命令的同事举办欢送会，唯独五十岚没被告知。五十岚酒量很小，去酒馆也只喝乌龙茶，加上向来沉默寡言，实在不是同乐的好对象。不过，欢送会好歹算是办公室内的共同活动，五十岚竟然完全蒙在鼓里。

这就是五十岚身处的工作环境。

真是太可悲了！任何人听了都要慨然落泪！

但这只是旁观者的感想，五十岚本人根本不当一回事。

五十岚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独自检视资料。

接着，他打开电脑，详读菩萨证券所用程式的设计书。

菩萨证券显然想把二十分钟损失三百亿的责任，推到田中彻或系统的缺失上。

人们往往无法坦承自己的错误。

基于职务性质，五十岚对此有着深刻感受。

这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反应，无关性格或年龄。

说穿了，这是一种“自己不可能犯错”的矛盾心理。

五十岚看完资料，离开公司，搭上电车来到住处附近的车站时，已是晚上十点半。

走到车站外一看，灰色云层笼罩着夜空，似乎随时会下雨。五十岚摊开手，确认没有雨滴飘落。

深夜的十字路口一片死寂。

四周没有路人，车道上也没有来车。

一切宁静得仿佛世界已停止运转，然而，五十岚并未感到不安。电线杆、天空、柏油路面及大楼墙壁都被夜色染黑，只能靠浓淡隐约辨别景象。

此时，五十岚听见脚步声。

转头一看，右边出现几道人影。

深夜骤然冒出几道人影，让人直觉感到危险。不过，五十岚定眼一瞧，那是西装打扮的男人、一个女人及十岁左右的男孩，大概是一家人吧。

男人拎着塑胶袋，或许刚从便利商店出来。小学生三更半夜在外游走实在有些突兀，但既然双亲在身旁，应该没什么好担心的。没错，这种状况十分常儿，毫无可疑之处。

此时的五十岚，便是无意识地逃避“可怕的事实”，为防止心生不安，才故意找理由说服自己。

然而，五十岚马上察觉不对劲。

黑暗中，五十岚隐隐看见男孩的左臂覆着一块白色三角巾，似乎骨折了，上头还缠着绷带。

“走快点！”男人凶恶地斥骂。

那语气不带一丝暖意，不像父亲在责备孩子。

男人年纪比五十岚大，约五十出头，在公司应该是主管阶级。

接着，五十岚望向一旁的女人。她的左眼又黑又肿，恐怕是瘀青了，走起路踉踉呛舱，鞋子随时可能脱落。五十岚不由得 着女人的双脚，暗夜里浮现的两条腿恍若细瘦的树枝，轻轻一碰就会折断。

忽然间，男孩“啊”地一声，在五十岚面前摔倒。除了皮肤擦过路面的可怕撕裂声，五十岚还听见链条的撞击声。男孩的左手吊着三角巾，无法保护自己，整个人扑向马路，脸孔满是擦伤。男孩惨声哀嚎，想必是牵动了断骨的痛处。

貌似父亲的男人好一会儿后才察觉男孩摔伤。

“动作慢吞吞，整天哭哭啼啼，看了就心烦！”男人大声怒骂，丝毫不把一旁的五十岚看在眼里。

男孩单手撑地想要站起，男人竟毫不留情地踹向他的腰际，链条又当啷作响。

或许是女人完全没上前阻止的意思，五十岚不禁怀疑自己产生幻觉。

女人的脸庞伤痕累累，和挣扎爬起的男孩一样左颊鼓起，仿佛嘴里含着糖果。

两人跌跌撞撞地通过五十岚眼前，五十岚愕然发现女人和男孩的脖子上都挂着类似狗项圈的东西。

为何女人与男孩会套着项圈？这是怎么回事？

一

此时，一辆车子自左方疾驰而过，车灯照亮链条。人像狗一样被牵着散步，沭目惊心的景象令五十岚头晕目眩。

女人与男孩神情忧郁，随链条的扯动跟在男人身后。

一脸是伤的女人、左臂骨折的男孩、脖子上的项圈、耀武扬威的男人，一切都象征着暴力与支配。五十岚的脑海浮现“家暴”这个字眼。

“看什么？”通过五十岚面前后，穿西装的男人忽然回头，口气宛如斥责属下的上司。“这女人和孩子不太会走路，我是在保护他们，免得他们闯到马路上被车撞。”

没人询问，男人却主动说明起身后两人戴狗项圈的理由。语毕，男人继续前行。

五十岚看着马路的对面，仍无法释怀，忍不住再次窥望左方。

男孩恰恰转过头。

他顶着红肿的脸孔，似乎正在说话。虽然没出声，但从嘴形看得出是：

“救命。”

五十岚顿时不知所措，失去平日的冷静。

两道话声在脑海交错回响。当然，两者都是他的声音。一边催促着：“快冲上去救那男孩！”另一边则冷静地反问：“怎么救？”

那显然是家暴。

男人殴打、凌虐女人与男孩，在他们身上套狗项圈。女人瘦弱的身躯、皮包骨般的脚踝，及男孩包着绷带的左臂就是最好的证明。男人正在剥夺他们的自由。

但另一道声音随即反驳：“不可能有这种事！”

男人西装笔挺，穿着皮鞋，怎么看都是正常的上班族。何况，就算冲上去质问：“这项圈是干嘛的？他们脸上为何有伤？你是不是虐待他们？”如果对方坚称：“我没施暴，链条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避免他们跑到马路上被车撞。”届时该怎么处理？

说穿了，五十岚是在为自己的见死不救寻找借口。

五十岚不断自问自答，愣愣地看着三人渐行渐远。

突然，四周起了一阵雾，冰冷潮湿的空气笼罩五十岚的肌肤，也辽蔽视野。雾气弥漫在夜晚空荡荡的街道上，逐渐吞噬三人的身影。

还是应该追上去问个清楚。

五十岚下定决心。

真是了不起。

他跨出一步。

然而，第二步迟迟未跨出。因为五十岚心中那个消极的自己低语：“就算问了也无济于事。”

你们猜，后来怎么了？

天空骤然出现一抹黑影。

五十岚抬头一看，那是一团黑烟。一团像刚从排气孔或烟囱冒出的黑烟。

一般的黑烟都是冉冉上升后消失无踪，这团黑烟却不太一样，反倒朝着地面缓缓下降。

黑烟的轮廓相当清晰，宛如一朵小小的云。

五十岚终于看清楚。没错，那是云，十分有质感的云。这朵小云就浮在正前方的电线杆附近。

不仅如此，云上竟站着一名姿态高傲的少年。

不，那不是少年，是一只猴子。

你们听到这里，一定很吃惊、很错愕，但我要你们好好想像那个画面。

云朵载着猴子轻轻飘落，巧妙避开电线杆，降落在地上。

忽然间，五十岚闻到一股野兽的腥臭。那仿佛是混合汗水与尿液的咸臭味，再加上晒过太阳的松软毛毯散发的温暖香气。感受到野生动物的气息，五十岚一时无所适从。

那朵云溜滑梯般滑至地面，上头的猴子维持着宛若冲浪的姿势。

云团即将撞上路面的瞬间，猴子跳了起来。

它前翻半圈，手掌撑地，弹起后又翻半圈，双脚稳稳着地。

猴子握着短棍，吹口气，短棍便无声无息伸长，变成犹如晾衣杆的长棒。

猴子轻巧地甩动长棒，仿佛在搅拌夜晚的空气，接着顶向男人的背影。

男人被棒子顶飞数公尺远，链条脱手，落地发出一阵声响。

他缓缓爬起，脸上满是擦伤，转头质问：“你是谁？”

五十岚看着猴子，全身直打哆嗦。

猴子举起长棒，摆了个帅气的姿势，回答：

“吾乃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主！”

男人与五十岚听得目瞪口呆，猴子毫不理会两人的反应，连珠炮般继续道：

“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

没错，孙悟空乘云而降，当着五十岚的面教训了男人一顿。

这样的故事，你们信吗?

你们一定不信。

既然不信，这事当然没发生。

东京的夜晚，孙悟空没出现在车站附近，虐待妇孺的男人也没被如意金箍棒一棒打飞。五十岚愣愣看着男人与另外两人坐上停在路旁的车子，转眼消失无踪，只留下死寂的夜色。这样的故事，你们比较能接受吧?

想选哪一边，你们自行决定。

拜访菩萨证券的第一天，就这么落幕。接下来，五十岚将造访下错单的始作俑者田中彻。

结果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我的故事

边见姐的家在住宅区里显得特别气派，有着设备齐全的车库及宽敞的庭院。

我一看，便直觉认为这是个富裕的家庭。

“太久没整理，长满杂草。”边见姐不好意思地指着庭院说道。往庭院望去，草皮确实参差不齐，成片顶着绿色尖叶的杂草踞立周围。

“进来吧。”边见姐打开玄关的门。

我不禁有些提心吊胆。每次到陌生人家里进行驱魔，跨入大门的瞬间最令我紧张。

此时，一只苍蝇迎面飞来。那只苍蝇从屋子深处沿走廊朝刚进门的我飞近，忽然转变方向，掠过我的鼻头。

我暗想“好久没看到苍蝇了”，边挥手驱赶，没想到手背真的击中苍蝇。伤害弱小生命的残酷触感让我急忙缩手，但苍蝇并未跌落地板，而是停在墙壁上。

走廊尽头右侧是通往二楼的楼梯，左侧则是客厅。“这边请。”边见姐领着我走进屋内。我尾随边见姐，刚刚那只苍蝇却追了上来。通过我身旁时，苍蝇难听的振翅声在耳畔响起，仿佛有人喊一声“喂”，我吓得全身一震。

“请进。”边见姐在客厅门口招手。

我的眼角余光瞥见苍蝇顺着楼梯飞上二楼。但那苍蝇是否真的存在，我不敢肯定。

“你的眼睛怎么啦？”边见姐问道。见我揉眼睛，她以为我不舒服。

“没事。”我回答。

“大约半年前，我的右眼也痛得要命。”

“康复了吗？”

“嗯。当时到眼科就诊，医生只说是心因性眼疾。”

“诊断出『心因性』这字眼，反而让人烦恼。”

“是啊。”

我与边见姐隔着餐桌面对面坐下。

“现在要做什么？”

我明白边见姐问的是驱魔流程，于是应道：

“得看状况，每次都不太一样。”

有时我会直接进孩子的房间。有时我不跟孩子见面，只和双亲交谈。有时孩子会冲出来对我恶言相向。

“真人的房间在二楼？”

“嗯，楼梯上去的正对面。”边见姐指着天花板说。

她的脸孔已有几分老态，皮肤干燥、长满暗斑、眼袋泛黑，显然比刚刚看见的庭院还疏于照顾。

“我唯一肯定的是，真人此刻一定相当在意我们的动静。”

“在意我们的动静？”

“我每次到别人家里驱魔，不管是不是真的遭附身，那些人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非常在意我的一举一动。他们关在房里，不愿跟任何人沟通，其实对家人在做什么、说什么话十分敏感。”介绍茧居族的书上，也提到类似的状况。“真人肯定很好奇，母亲带回来的人是谁。你有没有跟他说过我的背景？”

“我没提驱魔的部分，只说你来帮忙解决一些问题。”

这么含糊不清的说法，想必让真人益发坐立不安吧。他恐怕正猜测，母亲到底找这个人来帮什么忙？这个人是医生，还是心理谘询师?

他也可能产生妄想，怀疑我是母亲雇用的守卫，甚至是杀手。

不仅如此，他八成还会暗下结论：

反正母亲这次又会瞎忙一场，跟之前一样。

边见姐的内心疲累不堪，仍不放弃为儿子寻求一线希望。她找我来，大概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换句话说，她曾经历无数次失败。

那么，真人想必已习惯母亲的失败，感叹母亲乱看什么介绍茧居族的电视节目或报章杂志，想玩新花招。

孩子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对双亲的行为愈来愈反感。

然而，我认为反感象征着孩子对双亲的期待。由于期待落空，才会产生反感。

成为茧居族的孩子，希望双亲能将自己从绝望的泥沼中救出。期望愈大，失望当然也愈深。

我仰望天花板，注视真人房间所在的位置。边见姐察觉我的目光，说道：“最近真人完全不跟我交谈，我只能隔着房门自言自语。”

“沟通很重要，就算没回应，还是应该继续向他搭话。”

“真人平常总是紧锁房门，即使心情好开了门，也很少说话。偶尔丢出一、两句，都是些莫名其妙的内容。”

“莫名其妙的内容？”

“例如『爆发性气旋』之类的。”

“『爆发性气旋』？”

“我也不明白，或许是从气象预报中学来的词汇吧。”

“他的三餐怎么办？”

“我把饭菜放在房门口，他会端进去吃，吃完再把碗盘放回门口。”边见姐强忍着泪水，“真是典型的茧居族家庭。我和他的关系就像囚犯和守卫，而且我恐怕才是被囚禁的一边。不，比那还糟，囚犯和守卫至少还会聊天。”

“真人不会主动跟你说话？”

“之前还会聊天，现在顶多问我剪刀或签字笔放在哪里。”

“哦？”

“他有次告诉我，在坐垫里找到不见的笔。”

“这又是怎么回事？”

“他四处找一支笔，最后在房间角落的坐垫里寻获。”

“坐垫里？”

“他拉开坐垫套的拉链，笔就在里头。”

蓦地，我想起书上提到的一段话。

精神病患与茧居族最大的不同，在于关心他人的程度。

陷入茧居族状态的孩子虽然拒绝沟通，其实非常在意双亲的言行举止，担心双亲是不是在谈论自己的事。相较之下，精神病患对他人不怎么感兴趣。

假设双亲塞一封信到孩子房内，茧居族会很在乎信里的用字遣词，精神病患则毫不介意。

忽地，我察觉视野一隅有抹影子，某个人站在不远处。

转头一看，我大吃一惊，慌忙别过头，又忍不住偷觑一眼，心中的诧异依然不减。

通往走廊的门口，竟然出现一只猴子。那是我们刚刚走过的地方。

那猴子以两脚站立，身高约一百七十公分，背脊笔直，双目圆睁，全身的毛微微透出亮光，且鼻子朝天，一张大嘴露出两排牙齿。

由于表情与人类有几分相似，看起来相当诡异。

除了野生动物的单纯与粗暴，还散发一股知性气息，圆滚滚的眼珠宛如纯朴的少年。

只见它将巨大的手掌放到耳边，示意“我在听你们说话”。

＋

“二郎，怎么啦？”边见姐问道。我猛然回神，甩甩脑袋，指着门口说：“猴子……”但猴子已不知去向，只有一只苍蝇飞过。

“那不是猴子，是狮子，类似舞狮。”边见姐纠正。

我一愣，不知边见姐在讲什么，转头一看才恍然大悟。原来边见姐以为我在看门旁矮桌上的相框。其中一张相片里的人披着造型绚丽的道具，与舞狮颇为相似。我走过去拿起照片，问道：“这是真人扮的？”

“不是。”边见姐难得自然一笑。“照到真人的是旁边那张。”

舞狮照片的旁边是张全家福。以大海为背景，边见姐的身侧站着一个头发花白、身材微胖的男人，想必是她丈夫。两人前面则是一个眯起双眼、笑容灿烂的男孩，头发不长不短，脸型修长，鼻挺耳大，看起来很有异性缘。

他就是真人吧。

照片中的边见姐与现在的年纪差不多，可见是近两、三年拍的。真人两年前变成茧居族，或许是在那不久前。边见姐与丈夫皆笑意盎然，拍照的的当下无疑十分幸福。

照片中的边见姐仍保有我年少时仰慕的耀眼神采。这张没发出任何SOS信号的全家福，让我不禁看得入神。

“这是我们带高中毕业的真人去峇里岛玩的照片。”边见姐坐在餐桌旁说明：“刚刚那是圣兽巴龙。”

“咦？”

“你拿的那张照片上，像舞狮一样的道具就是巴龙。巴龙之舞是峇里岛流传的一种舞蹈剧。”

仔细端详，照片中的人顶着像舞狮一样的大面罩。那面罩以金色、红色及白色组成，造型华丽。巴龙之舞，大概就是戴着这道具跳舞吧。

“神圣的怪兽，圣兽巴龙。”边见姐解释。

那“圣兽”有着圆溜溜的眼睛及血盆大口，既可爱又可怕，给人粗犷、杂乱、野蛮的印象，实在跟神圣扯不上边。

“每个剧团表演的巴龙之舞情节都不太一样，但有个共通点，就是巴龙会和魔女兰达对决。”

“巴龙和兰达对决……”

“嗯，那是场永无止境的对决，剧情多半在巴龙与兰达的舞蹈与战斗中结束。有时会加入一些低级的笑点，算是自由度相当高的表演。”

“哦……没分出高下，观众不会挂心吗？”

“这就是巴龙之舞的特色。”边见姐似乎是想起全家到吝里岛旅行的回忆，表情不再紧绷，态度也轻松许多。“巴龙与兰达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巴龙代表善念，兰达代表恶念，善与恶总是在人的心中互相抗衡。”

“永远不会有结果？”

“没错，巴龙之舞表现的就是善与恶的平衡。真人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我再次望向照片里笑得开怀的真人。

“完美之神与万恶之魔，那是西欧的观念。”我应道。

巴龙之舞与意大利神父驱魔的概念完全不同。

“西欧人认为，驱除恶魔后只会剩下良善，我始终无法认同。在巴龙之舞的世界里则没那么单纯，没有什么是绝对的罪恶，巴龙与兰达的缠斗将永远持续下去。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人性，也较容易为人接受。”

“真人讲过类似的话，世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

我总觉得最近跟其他人谈过同样的话题。仔细一想，原来是在便利商店的停车场。

中年合唱团的成员雁子小姐曾说“天底下没有百分之百的好人，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坏人”。

既然他们与真人有某种程度的交流，“人心交杂善与恶”的巴龙之舞式观念或许是真人告诉他们的。

桌上还有几张照片，我逐一询问，全是一家人到海外旅行时拍的。边见姐的家庭似乎会定期出国旅行。

“这是在西藏拍的，带路的僧侣叫纳望·南嘉。”边见姐指着照片介绍，“那是在意大利拍认识的坎迪多神父。”看到意大利的神父，我登时想起罗伦佐的父亲，不禁心生一股亲切感。

照片里的真人表情开朗，与当地居民毫无隔阂。

另一张照片里，真人与身穿民俗服装的舞者相视而笑。“那是罗姆人（注13）。”边见姐说明：“我随父亲到匈牙利时也遇过。他们生活艰辛，处处受到迫害、排挤，但他们拥有独特的音乐与舞蹈。罗姆人的音乐既悲伤又强韧，充满节奏感。”

旁边的透明资料夹收藏着外国纸钞。

“那是西班牙的纸钞，背面印有皮萨罗的肖像，真人很喜欢。”边见姐解释。

“毁灭印加帝国的那个皮萨罗（注14）？”

在我的印象中，皮萨罗是个大坏蛋，恣意入侵并支配原本安定和平的印加土地。

“好像是吧，真人非常爱读这一类书籍。”

此时，二楼传来轰隆巨响。

十

紧接着，又是重物散落一地的乒乓声。我天生胆小，吓得差点尖叫，边见姐也错愕得瞪大双眼。

“那是真人吗？”这是唯一的可能。“他是不是撞倒家具了？”

边见姐一跃而起，喊着“真人”冲上楼。边见姐原本形同枯萎的植物，连走路都无精打采，此刻却飞奔如兔，显然足身为母亲的意志、使命感与爱情，瞬间爆发出的力量。我急忙追在边见姐后头。

蓦地，我想起刚回日本时接的一件案子。对方是个二十多岁的女人，自称是恶魔，尖叫着推翻旧型的三十寸映像管电视。当人处于无意识状态，会彻底解放肌肉的力量。

边见姐上到二楼后，慌忙敲打房门。

“真人，那声响是怎么回事？发生什么情况？你还好吧？”

我站在一旁，赫然发现边见姐背后冒出火光，以为失火了，焦急地想灭火。但下一瞬间，我明白自己又看到幻影。在那幻影中，有一栋房屋及大片森林熊熊燃烧。

这应该是边见姐的心灵景象吧。她此刻的心情，或许就像急着从火场救出儿子。

不知不觉，大火的幻影消失无踪。

我制止边见姐继续呼喊。整幢屋子鸦雀无声，我附耳门上，但房内没传出任何声响。太过宁静反倒让我心生不安，我缓缓转动门把，发现门没上锁，于是推开了门。

我觑向边见姐，她似乎也颇为错愕。“真人，我们进去喽。”边见姐轻声一喊，踏入房间。

我小心翼翼地跟在后头。整个房间充满人类的鼻息及汗味，令我有些喘不过气。

一座书架翻倒在地。那是座低矮宽幅的组合式书架，只见书籍四散。看来，这就是刚刚那声巨响的源头。

真人蜷着身子倒在窗边。

原以为他翻白眼昏厥，仔细一看却无任何异状，仿佛已睡着。“他不要紧吧？”我问边见姐。

“嗯，之前曾发生相同的状况，虽看过医生，可是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建议我将他抱回床上，观察后续情形。”边见姐回答。

于是，我与边见姐合力把真人抬上床。

真人嘴里喊了一句“班锡峡谷的妮尔法”，但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听起来像某种咒语。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闷在房里，我原本担心房内会流窜着无处宣泄的性欲，然而，空气没想像中污浊，只在帮真人盖被时，闻到混杂汗水及口臭的气味。

我从真人身上移开视线，环顾四周，不禁吓出冷汗。

除了嵌着窗的南侧墙壁，其余三面墙遍布大大小小的坑洞，壁纸破裂，露出里头的木材。

坑洞有的如拳头大，有的如人头大。

这些都是暴力留下的痕迹。

边儿姐蹲在失去意识的真人身旁，一副忧心忡忡的神情。

他们离得太近，我胸口掠过一抹不安。并非怀疑他们有超越母子之间的感情，他们就像一般的亲子，我担心的是边见姐对真人的痛苦与煎熬太过感同身受。

这不是一件好事。

我仿佛看见，明明该将溺水的儿子救上岸的边见姐，跟着儿子一起在水里挣扎。难道这也是心灵景象?

我再次审视真人的房间。虽然墙壁被破坏得不堪入目，但书桌上收拾得相当整齐，维持着完美的秩序。

目光移向地毯，我走近翻倒的书架，使劲扶起。

灰尘漫天飞舞，我忍不住伸手挥了挥。

散落在地毯上的书不是被折弯，就是封皮脱落。我捡起几本，摆回书架。这些书多半是艰涩的古典文学或评论集。

还有几本封面相同的文库本，书名写着《西游记》。

猴子妖怪乘着云、挥舞如意金箍棒的身影，倏地浮现脑海。

霎时，各种不同的画面源源不绝涌出。

那是我小时候读过的一本图画故事书。

唐三藏坐在马上教训孙悟空。年幼的我一直想不透，孙悟空为了保护唐三藏奋力与妖魔打斗，为何还得受唐三藏责骂？

相较之下，猪八戒给人机灵、狡猾的印象。就连唐三藏，也常常帮猪八戒说话。

接着，我又想起高中的回忆。

当时的我和其他少年一样进入反抗期，言语粗暴，常跟朋友玩到三更半夜才回家。父亲一天到晚教训我，但我除了反抗还是反抗。

母亲对我的恶行恶状，同样是既无奈又担心。

有一次，她说教的方式实在太过可笑，我气势一软，竟提不起反抗的念头。或许那象征着反抗期的结束吧。

那次的说教，也与《西游记》有关。

如今回想，母亲当年的说词依然令人莞尔。

“二郎，劳烦你特地跑过来，真是非常抱歉，今天可能不太方便。”边见姐从床畔站起，皱着眉开口。真人已安稳地睡在床上。

“嗯，看来我先回去比较好。”

“希望你这阵子能再找个时间来看他。”

听边见姐的语气，似乎认定我已接受委托。

尽管百般不愿，我就是说不出“抱歉，我无能为力”。

理由有两点。第一，千疮百孔的墙壁仿佛发出阵阵哀号，我实在心有不忍。

明知无能为力，我却没办法视而不见。

第二，真人的状况不同于一般的茧居族。若他并非茧居族，我的专业或许派得上用场。

忽然，睡得正沉的真人背后，隐隐浮现两道人影。一是少女，一是背脊挺直的中年男子，看起来像个神父。这搞不好是真人的心灵景象。

此刻，真人的心中，到底存在着怎样的世界?

猴子的故事

接续前话。

你们记得上回说到哪里吗？没错，五十岚终于要和田中彻见面。

地点就选在田中彻住处附近的连锁家庭餐厅吧。

田中彻是个二十八岁的平凡男人，头发又硬又乱，让人分不清到底是睡醒没整理还是自然卷。由于困倦，单眼皮的双眸左右不太对称，导致脸像歪了一边。此外，鼻子颇大，嘴角维持着半开半阖的懒散状态。胡子浓密，满面是没剃干净的胡碴。这个兼具中年与青年特质的男人，朝五十岚露出惶恐的微笑。

交换完名片，五十岚仔细观察眼前的田中彻。

负责品质管理的五十岚遇过无数闯祸的人。这些人总是难掩尴尬，虽然带着罪恶感，但为了自我防卫，还是得摆出架势。有人露出凄怆的表情，也有人厚着脸皮试图推卸责任。然而，五十岚从没碰上闯下损失三百亿这种滔天大祸的案子。

五十岚相当好奇，不晓得对方会表现出何种态度。

岂料，田中彻毫无异状。他虽缩着肩膀，垂头丧气，却只像违规停车被开罚单。

这天是上班日，上午店内客人不多。田中彻打开菜单，随便瞥一眼，点了“每日午餐”。五十岚不敢肯定他是懒得细看菜单，还是想节省时间。其实，两个理由皆对。

然而，店员却冷冷地回答：“十一点三十分后才能点『每日午餐』。”

五十岚一看手表，刚过十一点。

“啊，时间还没到吗？抱歉。”田中彻红着脸翻动菜单，指着一道意大利面说：“不然这个好了。”

店员离开后，五十岚旋即问：“你不生气？”

“生气？”田中彻僵硬一笑，“生什么气？”

“你可以骂她为何时间还没到就摆出写着『每日午餐』的菜单，否则也可以抱怨『十一点三十分开始供应』的说明文字太不明显。”五十岚指着菜单上的小字。“这么一来，错就不在你身上。”

“可是……”田中彻搔着太阳穴，“既然写了，没看到就是我不对。反正我不是非吃『每日午餐』不可。更何况，也不会有人为这种小事生气。”

“你错了，世上太多人会为这种小事生气。以刚刚这例子来说，不少人会大骂『既然时间还没到，为什么摆出菜单？』或『不过差三十分钟！餐厅又不是市公所，何必凡事都照规矩来？』等等。”五十岚应道。

“敢生气的，都是有自信不会犯错的人。”田中彻的手指从太阳穴移到头发上继续搔着。“像我这种一天到晚犯错的人，哪有资格抱怨。”

“这跟有没有自信无关。每个人都害怕犯错，或是害怕被别人认为自己犯了错。”五十岚语气平淡。“对了，我一直百思不解，为何人会感到『丢脸』？”

“丢脸？”

“例如『恐惧』，不管是对人也好，对野生动物也好，都是相当重要的情绪。”

“恐惧是重要的情绪？”

“因为恐惧，于是加倍谨慎，才能避开危险。动物能延续生命，正是会心生恐惧的缘故。”

“倒是没错。”

“至于『愤怒』，也不难理解。遭受攻击、掠夺或愚弄时，人们会生气，而此一反应与『恐惧』颇为相似。一头被捕的野兽拼命挣扎，既『恐惧』又『愤怒』，这些情绪会转化为行动的能量。”

“原来如此。”田中彻重重点头。

“此外，还有『悲伤』。”

“悲伤？”

“当家人过世或失去重要之物时，人们会感到悲伤。因为悲伤，才懂得珍惜。父母不想尝到失去孩子的悲伤，就会更加珍惜孩子。民众不想尝到失去家产的悲伤，就会拼命守护家园。这些都是相对容易理解的情绪。但唯独『丢脸』，我实在搞不懂。”

“搞不懂？”

“我想不出这种情绪的必要性。”

“丢脸这种情绪的必要性？”

“当人犯错或闯祸时，会感到『丢脸』。”

“是啊。”

“可是，对人或动物而言，这种情绪是必要的吗？为何会产生这种情绪？我以前一直想不透。”

“既然感到丢脸，下次就不会犯错，不是吗？”

“就算是绝不可能犯第二次的错，人还是会感到丢脸。何况，我刚刚说过，很多人不承认失败、不老实谢罪，还会恼羞成怒，将责任推给他人。”

“大概吧。”田中彻愣愣看着五十岚，毫无抑扬顿挫地回答。

“我后来推想，『丢脸』约莫与『害怕遭排挤』的心情有关。一旦犯错，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就会降低，甚至会排挤自己，或许『丢脸』正是基于这样的恐惧心理。如此一来，恐怕得追溯到长毛象时代人类的生活方式。”

“长毛象时代？”

“合力狩猎长毛象时，失败者会被视为无用，而分不到食物，所以……”

“所以？”

“人类会为自己找借口。不敢承认失败，只会不断强调自己的存在价值，并急着展现自己的能力。况且，『丢脸』这种情绪，往往也会牵动『愤怒』。常言年轻人『血气方刚』，或许是类似的道理。因此，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极为害怕『丢脸』。”

“不仅是年轻人，大人也怕丢脸。”

“当然。不过，十几岁的年轻人在同伴面前丢脸的机会比大人多，何况大人早习惯处理丢脸的场面，还能够判断『丢这个脸会不会导致自己被排挤』。”

“听起来有些道理。”

“况且，比起大人，年轻人对自我抱持更大的期待。”

“期待？”

“认为自己很行、很厉害，什么都做得到。年轻人拥有对自己寄予期待的精力、纯真与权利。只是，随着年纪渐长，期待会变成失望，最后逐渐了解自身的极限。”

对自己寄予期待！

说出这句话，五十岚既羞赧又感动。

认定自己绝不会说出这么丢脸的言词，也是一种期待。

“总之，年轻人为了掩饰过失与丢脸的情绪，会刻意追求表现，譬如大发脾气、拿刀子乱挥、做些冲动的蠢事。不单是要向同伴证明自己不弱、自己没有错，也是对自己的交代。”

这是一种确保生存的手段，称不上什么坏事。

“相较之下，我彻底承认自己是个没用的人，连辩解也放弃了。”

“不，能够坦承失败而毫不辩解，可不容易。”五十岚这么说，并不是想安抚田中彻。“罕有政治家敢承认政策出错，即使已退出政坛也不例外。他们顶多为支持率下滑道歉，但不会为决策本身道歉。然而，不承认错误就不可能进步，任何事情都一样。”

“听起来很有道理。”

“不信任感并非源于失败，而是源于不承认失败。”

“对不起，我犯了那么大的错，竟然还有脸在这里悠哉地吃饭。”田中彻一顿，握着叉子的手停在半空。“对于犯下的过失，我非常愧疚。如果能够，我恨不得一死了之，偏偏没有自杀的勇气。我真的很自责，绝没撒谎。”田中彻不停忏悔。

或许有人会认为田中彻只是在做做样子，但五十岚不这么想。

五十岚相信田中彻确实在后悔、反省及自责。

他害怕得不敢见同事，只能请假躲在家里，内心想必极不好受。另一方面，他又相当厚脸皮，五十岚一邀约便满不在乎地来到餐厅大吃大喝。

这个男人同时拥有“纤细”与“厚脸皮”两种性格。每次犯了错，反省的总是纤细这一边，厚脸皮的部分却死性不改。

正因如此，就算反省过一千次，依旧可能犯一千零一次错。这种人是粗心大意的典型，甚至可说是为了粗心大意而活在世上。

“好了，我们来谈谈火焰山公司上市那天发生的事。”五十岚单刀直入。

田中彻登时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伸手在半空中比画半天。

“倒也没什么好讲的。那天客户委托我卖股票，我搞错输入的内容，就这样。”田中彻迅速说完闭上嘴，显然希望尽快结束这话题。

“请你详述犯错的经过。”

五十岚摊开系统介面设计书，找出一张标记着“订单画面”的彩色印刷纸。介面上有输入顾客编号和股票代码的长方形栏位、数量输入栏、价格输入栏，还有一些下拉式选单。

“这个数量栏原本该输入『1』，旁边的价格栏则该输入『500000』……”

若要以五十万圆的价格卖出一张股票，确实得这么填。

“但我搞反了……”

田中彻的表情像是被人看见自己小时候尿床的照片。没错，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就“给他人添麻烦”这一点，尿床与股票下错单的本质是相同的。当然，股票下错单与普通的尿床天差地远。如果有人尿床造成三百亿损失，一定是小便源源不绝地倾泄而出，浸湿地毯，流到家门外，淹没街道及水沟，灌入河川，接着冲毁堤防，让整座城市变成水乡泽国，数百栋房屋惨遭灭顶，民众纷纷搭小艇逃难，哀号声此起彼落，最后甚至出动自卫队前往救灾吧。

“在这里输入『500000』，在这里输入『1』……”

“接下来，你按了这个确认键吗？”五十岚问道。

介面下方有个方形确认键，按下后，会出现刚刚输入的内容。经过确认再按下送出键，订单资料便会送进各证券交易市场。

“我没仔细确认。明明出现确认画面，我却没当一回事，真是惭愧。搞错数量与价格是常见的疏失，我竟然没多加提防。”

“事后想起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粗心闯祸的人，当下往往不会察觉。田中先生，你马上就发现犯了错吗？”

“不，过十五分钟后，我才赫然惊觉。”

正确时间是，十五分又二十二秒。

一

那十五分又二十二秒之间发生什么事，具体说来是这样的——

当天早上十点多，田中彻送出火焰山公司的卖单后，走进厕所洗把脸，想驱走睡意。

这一天，田中彻非常疲倦。

田中彻的睡意在这个故事中是非常重要的环节，甚至称作“答案”也不为过。

你们必须牢牢记住。

田中彻非常疲倦。

为什么疲倦?

问得好，但我暂且不答，以后自会分晓。

总之，田中彻在厕所洗脸，想醒醒神。此时，一个长他两岁的前辈走进来调侃道：“这么累，是不是昨晚跟女友翻云覆雨了？”

虽然这年头早就没人在用“翻云覆雨”如此过时的字眼，田中彻仍旧堆起笑解释：

“不是的，昨晚隔壁的吵得我睡不着。”

“什么隔壁的？”

“我的隔壁邻居，整晚吵个没完。”

“噢，好激情。”前辈的手势像是蜘蛛逮住猎物正要啃食，跟所谓的激情相差甚远。这个前辈脑袋里只有女人，田中彻十分羡慕他的无忧无虑。

“我似乎还听见惨叫和怒骂。”

“那想必是女人发出的，隔壁的果然在办事，一定很激烈吧。”

“倒不见得……”

“对了，我接到安田的客户来电。安田今天休假，听说是小孩发烧，我代替他下了单。”前辈打开话匣子。

股票买卖分秒必争，负责的职员不在时，接电话的职员往往要代为下单。

田中彻并未多想，只是愣愣地听着。

前辈接着道：“内容没什么，就是卖掉一张，买另外一张。”

田中彻听到这里，心头一惊。

虽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卖掉一张”这字眼，不知为何自田中彻的耳膜钻入脑中，刺激一些记忆，唤起数道影像。

那就像一颗颗遭电击溅起的水花，每颗都映照出一段记忆。

在一颗较大的水滴里，出现电脑荧幕的画面。那是呆板的订单系统输入介面，左上角显示着客户名称。此人正是要求卖掉火焰山股票的客户。

田中彻明白，这是刚刚操作完的下单介面。

介面上还可看见输入股票数量的栏位。田中彻依稀记得自己移动游标，在上头打了好几个“0”。

客户只要卖一张股票，输入“1”就行，他却按了五次“0”。

突然涌现的记忆清晰得可怕。田中彻登时脑袋空白，血色尽失，眼前仿佛天旋地转。

客户委托的是“以五十万圆卖一张”，绝不会错，数量的栏位根本没必要输入“0”，但指尖仍残留按下好几个“0”的触感。

田中彻不断说服自己“这不可能”，只是愈想否定，记忆益发鲜明。

田中彻心想，难道这是输入金额时的记忆？若是如此，当然没问题。不过，他记得输入好几个“0”后，又按下“1”。换句话说，金额栏位里输入的是“1”。

我输错数字了吗？

蓦地，田中彻想起纸箱事件。

堆积如山的上百个纸箱浮现脑海。

数个月前，田中彻误向总务部申请一百个纸箱。

填写物品编号时，他搞错号码，原本应该订一百条传输线，送来的却是一百个纸箱。对田中彻而言，那是大白天做的噩梦，一场永远无法清醒的噩梦。

想到上百个纸箱还堆在家里，田中彻脸色倏地惨白。“莫非我又闯祸了……”

田中彻奔出厕所，在门口撞一名上女同事的肩膀。女同事轻声尖叫，但田中彻没空理会。

心跳愈来愈快，步伐也愈来愈不稳。

从厕所到办公室的走廊，仿佛变成陡峭的上坡路。

田中彻回到座位，看着荧幕上刚送出的卖单。

霎时，田中彻听见血液流失的声音，双腿血管急速萎缩。他最害怕的事情竟然成真。

“我搞错了……”田中彻起先只是喃喃自语，理解事情的重大后，不禁大喊“我搞错了！我闯祸了！”有如运动会上代表宣誓的选手。

到此为止，经过十五分二十二秒。

光头课长察觉异状，快步走近。他挺直背脊，面无表情地站在田中彻身旁。当下，资产管理课无人意识到，此举造成的损失等同公司一年的利润。

田中彻向课长说明状况。以沉着冷静着称的课长并不惊惶，输入错误、下错单是家常便饭，连他都没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当然，田中彻也懵懵懂懂，仅隐约感觉到方才的疏失已“牵动整个市场”，却没料到实际的损失程度。

—

“如今回想，当时我确实收到了警告。”田中彻告诉五十岚。他一脸苍白，双膝微微颤抖。

“来自系统的警告？”五十岚确认道。

“当然，不然是来自灵界或天界吗？处理火焰山股票的卖单时，确实出现过警告讯息。”

五十岚望向手边的系统设计书。昨晚在公司列印下来后，他已看过可能涉及这次事件的介面部分，上头写着“送出卖单时，若输入项目不合常理，将出现确认讯息”。

“嗯，设计上确实有这环节，警告讯息的内容为：『此为非正常出单，是否获得上司许可？』”

“对。”

“不过，『不合常理』的意思实在有些笼统。”五十岚说道。在系统设计上，不够明确的用词往往会造成问题。

“以一圆卖出明显低于底价，系统自然会再次确认。”

“看到警告讯息后，你征询过上司的意见吗？”

田中彻用力摇头，“没有，那讯息我连看都没看就按下『是』。”

听田中彻说得理所当然，五十岚不禁吃了一惊。

“跟放羊的小孩一样。”田中彻苦着脸，“那系统一天到晚冒出警告讯息，不管做什么都会询问『是否无误』、『是否获得许可』，大伙都说搞不好哪天会冒出『是否觉得警告讯息很烦』。久而久之，根本没人在乎警告讯息。”

田中彻无视于警告讯息，因而送出了错误的卖单。

五十岚心中产生疑问，说道：“你提及下错单是常见的疏失，这一点在设计系统时应该已纳入考量。一旦发现下错单，不是能取消吗？”依常理思考，敲打键盘难免出错。无心之过不可能完全杜绝，重点在如何挽回。

设计书上确实写有取消下单的功能。换句话说，田中彻虽然犯下严重疏失，但并非无法补救。

“通常只要股票还没被买走，就能取消卖单。”

“那么，你们为何没取消？难道十五分钟内，十万张股票全部卖光？”

“虽然没卖光，但无法取消。”

下错单的十五分钟后，田中彻急忙敲打键盘，紧张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光头课长就站在身后，两道炙热的目光仿佛要烧穿田中彻的背部。“我闯祸了，对不起。”田中彻边像念咒般低喃，边下达取消指令。

证券交易系统无法同时处理两项交易行为，尽管田中彻送出取消指令，也没办法立刻执行，得等排在前面的交易命令全部执行完毕。

田中彻焦急万分，抓着滑鼠的手抖个不停。

忽然间，一道警告讯息跳出：“全部股票皆已成交，无法取消卖单。”

意思是，所有股票都卖掉了。

田中彻急忙操作系统，确认火焰山股票的买卖状况，一查之下，发现大部分股票都还没卖出。

霎时，田中彻本没办法思考。脑中仿佛下起滂沱大雨，每滴雨都是一句“为什么”。为什么无法取消？为什么？

“喂，怎么回事？”课长终于有些急了。

“明明还没卖完，系统却说股票全部成交，无法取消。”田中彻的哀号在资产管理课迦响。

周阑同事的目光聚集在田中彻身上。

“你让开！”刚刚在厕所聊天的前辈冲过去，一把推开田中彻，操作起键盘与滑鼠，但又跳出“无法取消”的讯息。

“为何会发生这种状况？”五十岚看着设计书，忍不住开口。他不禁怀疑，这恐怕涉及系统上的缺失。

当初课长指派五十岚前往菩萨证券调查时，曾叮嘱：“交给菩萨证券胡搞，一定会把错推到我们头上。所以，你到菩萨证券的首要目标，就是找出我们公司不须负责的证据。”

然而，听过田中彻的陈述后，五十岚暗想“下了取消指令仍无法取消”、“大半股票都还没卖出，系统却判断所有股票皆已成交”之类的现象，很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后来你们怎么处理？”五十岚冷静地思考着，自己公司恐怕也得负一部分责任。

“放弃取消指令，改成将挂卖的股票全部买回。”

“田中先生，这是你的主意吗？”

“不，是课长的指示。”田中彻低着头应道。

“在这过程中，十万张股票不断被买走？”五十岚问。若非下达取消指令失败，延误了时间，或许不会损失那么惨重。

“是啊。”田中彻依然低着头，“我也不晓得接下来会怎么发展。我们公司会损失多少钱？”

“据我得到的消息，既然卖出的股票根本不存在，菩萨证券必须以现金支付赔偿。详细金额还无法确定，目前粗估是三百亿圆。”

这么庞大的金额，想必已超出田中彻的理解范围。他淡淡地说：“噢，是吗？”仿佛只是找到一根白头发。

一

“方便请教另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田中彻流露明显的惧意。

“对你而言，向上司征询意见是否是件不容易的事？”

“不容易的事？什么意思？”

“你刚提到，系统跳出询问上司的警告讯息，你见怪不怪，所以没理会？”

“对，说起来真丢脸。”

“会不会是你每次向课长征询意见时，他总是臭着一张脸？”

“咦？”

“因此，你才产生『能不问就不问』的念头？”

光头课长个性冷酷，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五十岚与他交谈时，便亲眼目睹他对前来请教事情的属卜反射性地露出不耐烦与轻蔑的神色。

田中彻愣了一下，应道：“我从没想过这问题。”从他的语气听来，似乎并非敷衍之词。“不过，或许有那么一点影响吧，课长实在很可怕。”他补上一句。

“田中先生，你忽略警告讯息，可能是内心对征询上司意见有所抵抗。”

“这么说好像把责任推到课长头上。就算课长老臭着一张脸，我也不能拿来当借口吧？”

“不，当然可以。”五十岚语气坚定。

“可以？”田中彻诧异地瞪大眼。

“虽然称不上症结所在，却是造成疏失的原因之一。重大疏失的背后，往往不会只有一个原因，这点相当要紧。”

“哦？”

“人都有犯错的时候，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由他人协助审核的机制。如果你向上司询问事情会感受到压力，自然也是疏失的肇因。”

光头课长曾感叹“现在的年轻人太没主见”，这样的观点一定会表现在态度上。

“你的意思是，课长也有责任？”田中彻问道。

五十岚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就法律而言，光头课长没半点责任。田中彻粗心大意造成的损失，与课长的臭脸并无直接关联。

然而，光头课长若能和善些，营造出容易沟通的气氛，或许田中彻就不会忽略警告讯息。即使如此，田中彻仍可能对警告讯息视而不见，但五十岚总觉得光头课长置身事外，似乎有些讲不过去。

“没有法律上的责任，顶多追究管理与教育责任。”

“五十岚先生，你刚刚不是说，这可以当我的借口？”

“我的意思是，这件事的肇因还包括课长的态度及其他种种因素，并非你一人的责任。”

“原来如此，我是无辜的。”田中彻的表情豁然开朗。

五十岚一惊，急忙解释：“不，你的粗心大意也是重要肇因之一，绝对称不上无辜。”

田中彻的思考逻辑相当单纯。

非黑即白，别人有责任就表示自己没责任。

五十岚纯粹想表达“你不必负全责”，但田中彻似乎会错了意。

“五十岚先生，你为何要调查这件事？”田中彻抬起头，“我晓得这是你的工作，不过，你追求的是什么？如果只是想找出罪魁祸首，那个人就在你面前。”

“我想找出的不是祸首，而是原因。”

“原因不就是我的粗心大意吗？”

“你心甘情愿一肩扛下所有责任？你的公司可是企图把损失三百亿的责任全推到你身上。”

“我哪来的三百亿。”田中彻嘟囔着。五十岚以为这是句玩笑话，田中彻的表情却异常认真。“我家里只有当初下错单的一百个纸箱，你觉得那值不值三百亿？”

五十岚忍不住想叹气。

看来，以田中彻粗枝大叶的个性，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就算懊恼也不过是做做表面工夫。

五十岚回家的路上，又会碰到什么奇人异事，且听下回分解。

我的故事

离开边见姐家后，我朝着车站前进，想在路上拦计程车，却一辆也没看见。

走下两侧种着行道树的坡道，我来到真人半年前经常光顾的便利商店。

望向停车场，并未发现游击合唱团的踪影。或许是太阳尚未下山，还不到他们登场的时刻。

我忽地想到，真人症状恶化突然不再来便利商店，会不会有什么理由?

他的心境产生何种变化?

不会有人自愿成为茧居族，应该是某个关键原因导致。

此时，我的眼角余光瞥见一个男孩奔出便利商店。

我逦来不及反应，已与他撞个正着。

撞击力道并不大，但男孩狼狈地趴在人行道上。衬衫及长裤下露出的四肢瘦得像皮包骨，难怪轻轻一撞便摔倒。

他吓得手足无措，急忙捡起掉在地上的泡面，塞进衬衫底下。

我伸手扶起他，察觉他的体重轻得令人咋舌，接着往上望，心里又是一惊。

男孩颜面歪曲，右眼皮淤青肿胀。

那不是皮肤炎，而是遭殴打的痕迹。

我仿佛听见救护车的鸣笛声，及母亲那句“有人在流泪喊疼”。

下一瞬间，眼前一片模糊，紧接着出现红色的画面。

我又看到幻影，依经验判断，大概是男孩的心灵景象吧。

红色大地上竖着栅栏，上头绑着一大一小两只鸟。在绳索的束缚下，鸟儿无法逃离，加以无人喂食，瘦得全身干瘪。忽然，天上出现一只大鞋，往鸟儿踩去。

我忍不住咂嘴。为何我老是看见不想看的情景？我不停眨眼，鸟儿的幻影才消失。

回过神，我拉着男孩的手。

“你……”虽然开了口，我却犹豫着该问“你是不是偷东西”还是“你被谁打”。

“对不起，请别管我。”男孩战战兢兢地请求。我不晓得他说的“别管”是指哪件事。

这个SOS信号太过明显。

纵使捂住双耳，巨大的信号声依然钻入耳膜。

“嗨，二郎真君！”忽然传来一声呼唤。若非如此，我恐怕已揪着男孩追问他遇上什么困难，一头栽进麻烦的漩涡。转头一看，金子店长就站在眼前。

男孩跌跌撞撞地仓皇逃走。

我无法阻止男孩，只好目送他的背影远去。

“你认识那男孩吗？”我问金子店长。

“那男孩？啊，你说刚刚逃走的小学生？我不认识。”金子店长回答。他虎背熊腰，手臂粗如巨木，却穿着类似水手服的制服，模样实在逗趣。

“他好像挨了揍，脸上有伤。”我没提及泡面的事，金子店长知道男孩偷东西，搞不好会以猛牛之势追上去抢回泡面，顺便“教育”男孩一番。

“大概是跟朋友打架吧。”

“是吗？”

从男孩骨瘦如柴的身体及畏畏缩缩的态度看来，情况恐怕没那么简单。

“他搞不好……”

“搞不好什么？”

“搞不好受到虐待。”

金子店长皱起眉，“你别乱猜。”

“这不无可能。”

“我最怕这种事了。”

“这种事谁都怕。”

“谁知道哪边才是对的？”

“什么叫哪边才是对的？”

“为了让孩子学好，有时出手管教是必要的，却常被视为体罚或虐待。就算真的是虐待，父母恐怕也有苦衷。如果是不愁吃穿、生活过得无忧无虑的有钱父母一时好玩施虐，确实该碎尸万段……”

“碎、碎尸万段？”

“然而，事实是对孩童施暴的父母多半处境悲惨。”

“但受虐的孩子需要帮助也是事实。”我忍不住反驳。尽管能理解金子店长的言下之意，我仍无法认同“父母有苦衷，孩子只能自认倒霉”的结论。

“也对，总不能见死不救。”金子店长坦承失言。望着男孩离去的方向，我不禁松口气。虽然有点无情，却是我真实的感受。

“对了，二郎真君，要不要去喝一杯？”

“太阳还没下山呢。”

“当然是约晚上，我现在也得顾店。你以为我是谁，我可是便利商店店长。”

他说得霸气十足，我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想当然耳，我没勇气拒绝。数小时后，我来到闹区地下街的酒馆，与金子店长、雁子及四名服务生合唱团员同坐一桌。

+

“二郎真君，你想担任哪个部分？男高音吗？”雁子张着大嘴发问，边拿起啤酒瓶。

“我不会唱歌。”我递出玻璃杯。

“我们合唱团差一个男主唱，不是金子店长那种天使般的歌声，而是较有魄力的低音。”

“我完全没有唱歌的才能。小学参加合唱队，老师吩咐我动嘴就好，不要出声。”我吐露童年的心理创伤。当时有个家长为我大抱不平，直说再差也不能剥夺学生唱歌的权利。但听过我的歌声后，他一脸尴尬地说：“好吧，或许你可以唱小声一点。”

“你不跟我们一起唱，来这里干嘛？”金子店长高声道。

我没反驳“是你找我来的”，只说：“我想向各位多请教一些关于真人的事。”

“你上次也问了不少，真人跟你有何关系？”雁子将一块炸鸡塞进口中后，指着我问。一块还没嚼完，她又塞一块进去。看她吃个不停，我忍不住担心她会一个人扫光大伙的份。

我坦白告诉他们，真人成为茧居族，且半年前状况恶化。

“半年前发生什么事吗？”雁子看着服务生合唱团员及金子店长询问。酒馆服务生送上一道道料理，金子店长顺手将吃完的空盘叠起，交给服务生。若撇开他那像牛一样的魁梧身材，倒像个贴心的小媳妇。

“二郎真君，你的意思是，半年前的某件事让真人变成茧居族？”小媳妇金子店长沉着嗓子问。

“不，真人成为茧居族很久了，但原本还会上便利商店或跟母亲说话，直到半年前才变得严重。”我再三解释，金子店长仍似懂非懂。

“啊，我想起来了！”金子店长激动得鼻孔翕张，小媳妇的气质荡然无存。

“你想起什么？”

“有一次，真人突然问我们『为何要唱歌』。”

“对，他像是吃错药，一副想吵架的样子。”雁子一笑，喝了口酒。

据两人描述，当时真人的语气非常严厉：“唱歌不就是一种自我满足，能帮助别人吗？若歌声救得了人，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快用你们的歌声，去拯救受虐的孩童和妇女给我看看！”

雁子与其他团员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一会儿后，雁子望着夜空开口：“在遥远的天空之上，宇宙的另一端，有一样东西……”

“有一样东西？”真人十分疑惑。

“那是肉眼看不到，却非常重要的石头。”

“你指的是陨石吗？”

“要说是陨石也行。”雁子露齿一笑。“每当我们一唱歌，旋律与和声便会引导那石头落在听众身上。”

真人当然听得瞠目结舌，直咕哝“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雁子豪迈地笑道：“不明白也没关系。总之，我们不是为了听众唱歌，也不打算强迫任何人接受任何讯息。跟绘画一样，询问主题或意境虽然没有意义，但不表示内容是空洞的。若要勉强形容，那就如同陨石，我们的歌声能够引导陨石从天而降，打在听者的胸口。”

真人听过雁子的解释依然一头雾水，取笑道：“歌声能够引导陨石？真是莫名其妙，我看你们就叫星星乐团吧。”

“陨石纯粹是一种比喻，意味着『来自远方的重要感觉』。”

“重要感觉？所谓的感觉和心情，不都是摸不着边际的东西？”

真人的语气咄咄逼人，与平常完全不同。雁子也有些动了肝火，拉高嗓子反驳：

“摸不着边际？说这种话的人，只能一辈子窝在房间打手枪。”

“真人一定是大受打击，茧居族的症状才变得更严重。”酒馆里，金子店长当着我的面指责雁子，一副“全是你不好”的态度。

“那句话没严重到让他再也不去便利商店吧？”雁子皱起眉，“何况，当时真人笑着回答『别擅自认定我只能一辈子窝在房间打手枪啊』。”

当场笑得轻松，不代表内心没受伤。尤其是出现茧居族症状的年轻人，内心往往比他人敏感。

“话说回来，你那陨石的比喻是什么意思？”我问。

“二郎真君，连你也无法体会？”

“对。”

“不仅仅是音乐，包含电影、小说、绘画等等，任何艺术都一样。欣赏梵谷画的向日葵时，不会说出『梵谷当时想画向日葵』这种结论吧？实际上画的是什么，一点也不重要。”

“但我想，梵谷不会是为了引导陨石坠落而画图。”

“陨石这个比喻啊，是有典故的。”雁子振振有词，“我到法国旅行时，遇上一个叫伊莲的女孩，听了我的歌声，她说：『音乐就像激起涟漪的第一滴水。涟漪会激起更大的涟漪，最后将成为撼动大气、淹没星辰的滔天巨浪。』”

“真有诗意。”

“她还说『一切只为传递无形的约定』。如何，听起来很美吧？没错，歌声就是为了联系肉眼看不见的事物而存在。但我告诉真人后，他似乎没太大反应。二郎真君，有机会不妨和他聊聊这个话题。”

“能不能别再喊我二郎真君？”

“有什么关系。我上次不也提过，《西游记》里逮住孙悟空的就是——郎真君，那场变身大战可精采了。”

我懒得问变身大战的细节，《西游记》或孙悟空之类的，怎样都好吧？

“若把真人当成孙悟空，你就是负责抓住他的那个人。”金子店长笑道。

“请不要将现实与虚构的世界混在一起。”

“不，虚构世界也是很有用的，虽然跟唱歌的功效不太一样。”雁子的大嘴咬着小酒杯。“你想像一下，家里跑来一只野猫。”

“唔……”我含糊应答，脑海自然而然浮现野猫来到窗口边的景象。饥寒无助的野猫颤抖着，以爪子拨打玻璃。

“野猫出现后，你常常喂它喝水，给它吃剩菜中的鱼肉或柴鱼干，但有一天它突然消失无踪。如何，你是不是会很担心？”

“思，当然。”我最害怕这种话题，虽然只是假设，听着还是难过。“会担心它是否平安。”

“这种时候，你不妨想像在路旁徘徊的那只猫，被一对老夫妇捡回家养了。如今，它安稳地睡在暖炉前，或许还有可爱的老鼠杰利（注15）当玩伴，整天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

“你想表达什么？”

“这就是虚构世界的功效。有时，故事能拯救人心。”

＋

“想像一些现实中无法得知的事，随意捏造，编出一出戏。像这样为不知道的事安排情节，有助于安抚自己的情绪。你可以想像『那个坏蛋终于得到报应』，或是『那对母子现在过着幸福的日子』。”

“这种幻想根本只是鸵鸟心态。”

“是啊，但人们创作故事，尤其是在脑中想像故事，不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吗？”雁子突然举手拦下通过身旁的服务生，喊了一句“我要一大盘炸鸡！啊，你真是个帅哥！”后，才摇头晃脑地继续道：“对了，当初听闻山手线事件时，我也和真人说过这番话。”

所谓的山手线事件，我不久前也听雁子提过。一个老婆婆在山手线电车中询问“到秋叶原是不是搭这班车”，一群国中生故意撒谎，诱骗老婆婆下车。站在一旁的真人，恰恰目睹一切。

“由于没办法帮助老婆婆，真人很郁闷，担心人生地不熟的老婆婆在大热天下车后是否平安。思，真人的感受力真的很强。”雁子大喊一声“炸鸡真是天下美味”，把炸鸡塞进嘴里。她的字典里，似乎不存在“感受”一词。

服务生合唱团四人组眯着眼坐在一旁，仿佛是超越喜怒哀乐、进入六根清净境界的圣僧，以最庄严的表情将食物送进肚里。对照雁子与金子店长，这四人宛如守护两个野蛮人的地藏菩萨。

“所以，我告诉真人，此时就该编一个故事说服自己。”

“像刚刚那样吗？”

“没错，想像老婆婆受到欺骗，在陌生的车站下车后的情节。”

“老婆婆后来怎么了？”我认真地问。为什么我会对陷入困境的人如此感兴趣?

“现实中的老婆婆怎么了，我不知道，但我们能编织一个好情节，比方她下车后遇到离散多年的儿子。”

金子店长不禁喷出嘴里的食物，服务生四人组也面露微笑。“好故事，我感到眼里仃泪水在打转。”金子店长双手环胸揶揄道。

“想像这么荒谬的情节，有何意义？”

“当然有，毕竟我们不晓得老婆婆后来的遭遇。”

“真人接受你的说法吗？”

“他只给我一句『星星乐团的雁子小姐真是不食人间烟火』。唉，真人这孩子实在有点死脑筋。对了，你可知道，那间便利商店常有个撑盲人拐杖的客人？”

“不清楚，我没进过店里。”

听我这么回答，金子店长瞪我一眼：心头一慌，我急忙保证“以后会常去”。对于自己的懦弱，我只能苦笑。

“那老先生视力不好，听力也不太行，来店里时妹妹多半陪在身边。那对兄妹的年纪都相当大了。”

“糟老头哥哥从不说话，老太婆妹妹倒是口齿伶俐。”金子店长眯着眼接过话。虽然语气粗鲁，仍听得出他对两人颇有好感。

“真人很关心他们。”

“为什么？”

“毕竟哥哥年岁颇大，眼力和听力都不好，生活起居全靠妹妹帮忙。”

“原来如此。”我若见了这对兄妹，或许也会挂心吧。

“但我告诉真人：『幸不幸福不能从外表判断，擅自认定他人不幸福只是自找麻烦。看看你自己，没有双亲就活不下去，说话还颠三倒四，连脑袋里的想法都表达不清楚。那老先生虽是盲人，眼界恐怕比你宽广，他才该为你担忧呢。』”

“真人怎么回答？”

“『雁子小姐真是不食人间烟火』。”

金子店长拍手叫好，四名服务生合唱团员也不禁莞尔。

“话说回来，那对兄妹最近完全不见人影，不知过得好不好。”金子店长补上一句。

我一听，老毛病再度发作，忍不住默默祈祷他们平安。雁子小姐却轻描淡写道：

“他们两位如今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接下来，我便没取得任何有关真人的情报。这群人只不断重复着“二郎真君，来跟我们一起唱歌”及“这鸡块真是天下美味”。

＋

不记得和雁子等人喝到几点，清晨悠悠醒来时，我已躺在自家公寓的床上。

我穿着睡衣，看来至少在入睡前意识是清楚的。

我瞄一眼手机显示的日期，再望向墙上的月历，确定今天不必去家电量贩店上班。

反正没什么事，我临时决定回老家一趟。

我想从“边见伯母”，也就是真人的外婆、边见姐的母亲口中，问出一些关于真人的情报。

边见伯母住在我的老家附近，她和我母亲平常总腻在一起，两人不是待在我家，就是待在她家。只要回家，就能遇到边见伯母。这已不是期待，而是可预见的未来。事实证明果然没错，我反倒有些哭笑不得。

“哎呀，二郎，好久不见。”按下老家门口对讲机时，竟然传出边见伯母的话声。她的语气是如此理所当然，我差点以为误闯她家。

走进屋内，只见母亲和边见伯母待在客厅。

“二郎，怎么突然回来？”母亲笑着问。她一头短发全白，戴着老花眼镜，年岁已高，神情却洋溢着青春气息。

“恰巧到附近办点事。”我随口敷衍，接着问：“妈，你们在干嘛？”

“我和边见太太想组个相声团体，正在练习呢。”

从没想过母亲会有这种念头，我不禁暗叹人生真是太神奇了。

“团名该不会叫『孔子孟子』吧？”不久前我胡思乱想过的事脱口而出。母亲和边见伯母对看一眼，一个喜孜孜地说：“这点子不错，听起来够酷。”另一个则兴高采烈地回答：“对了，就用『你不惑了吗』吐槽对方，如何？”

两人愈聊愈起劲，一个提议：“人家不是常说『子曰』什么的吗？”另一个附和：“对，这也可拿来当笑点。”

母亲忽然转头下令：“二郎，这年头的手机不是能上网吗？帮我查查孔子有哪些名言。”

迫于无奈，我乖乖拿起手机上网，查到《论语》中的句子。两人逐一抄下，接着宣布：“好，二郎，我们要表演了，你仔细欣赏。”

母亲首先举高手，中气十足地喊：“子曰！”

边见伯母行一礼，应道：“过则勿惮改！”

这是刚刚查到的句子之一。

母亲旋即接道：“意思是，察觉自己有不对之处，就要立刻悔改，不要拘泥细节或害怕丢脸。”

“光解释句意，算哪门子相声？”我提出质疑。

母亲煞有其事地回答：“就是这样才新奇。”

待两人练习结束，我才问起真人的事。

“我跟真人超过半年没见喽。”边见伯母坐在餐桌旁喝红茶。

边见伯母有张圆脸，满头白发，眼角满是皱纹，跟我母亲简直像姐妹。

她现年不到七十岁，如此算来，还没二十岁便生下边见姐。

“真人也二十岁了，时间过得真快。可惜我家这孩子不长进，到现在都没让我看见媳妇与孙子。”坐在一旁的母亲夸张地叹气。

“我比你更想见到他们。”我说道。

“你干脆告诉我，你是来地球出差的，老婆和小孩都在宇宙另一头，总有一天会带回来见婆婆。”母亲一脸认真地提议。

我懒得跟她闲扯淡，将话题转回真人身上：

“听说真人近两年出现茧居族的症状，半年前突然变得严重，不和任何人交谈，是不是遇上什么情况？”

“二郎，你帮点小忙，把真人治一治吧。”母亲又插口。

“妈，就是你在边见姐面前吹牛皮，才害我惹上麻烦。”

“孔子不也说『三十五惹麻烦』？”

“他没说。”我立刻驳回。

童年记忆中，母亲相当多愁善感，总是为一些小事烦恼，永远心怀忧虑，如今却变成讲话粗俗、不知烦恼为何物的老人，实在不可思议。“妈，到底是什么让你改变这么大？”我忍不住问道。

边见伯母嗤嗤窃笑，母亲则有些惊讶，笑容带着三分寂寥。

“我可没怎么改变。”

“不，你变了很多。”

“我从以前就有烦恼不完的事情，一天到晚担心有没有人受伤哭泣。”母亲应道。我想起当年听见救护车鸣笛时，她说的那句“有人在流泪喊疼”。

“现下也一样，我只是没把心中的忧郁表现在外。”

“没表现在外？什么意思？”

母亲不知是懒得多说还是害臊，不肯详加解释，随口回答：“我想通了，再怎么烦恼，死掉便一了百了。你爸去世后我才明白，既然日子一样得过，不如活得快乐点，就算只是表面也好。”

“人要活得有意义，别像我那个记者老公，每天拼命工作，落得过劳死。话说回来，像我小叔那样为股票与金钱而活，也不太值得。”边见伯母附和。

“你是指那个当税务师的守财奴……”想起边见姐的话，我不禁脱口，随即一惊，赶紧捣住嘴。

“对，他就是税务师兼守财奴。”边见伯母没生气，还拍手叫好。“整天计较利益得失，一个朋友都没有。当年我老公劝他相亲，他竟然问『结婚能赚钱吗』、『老婆放着会增值吗』……”

母亲纵声大笑，“老婆只会贬值，老公只会变壁纸。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势利的人反倒容易相处。”

“是吗？”

“是啊，有钱赚就开心，什么人比他更好懂？”

我暗想，如果有钱赚，谁会不开心?

“啊！”边见伯母突然一拍手，“真人曾问我奇怪的问题。”

“哦？”

“我记得……”边见伯母将铜锣烧掰成两半，望着里头的馅，“他说『外婆，暴力永远是错的吗？』”

据边见伯母的描述，当时真人的情绪并不激动，像是随口聊到内心的疑惑。

“暴力永远是错的吗……”我也拿起铜锣烧，撕开包装。“那是什么意思？”

“不清楚。”边见伯母困惑地皱起眉，表情颇为孩子气。“我不知怎么回应，只好说『不见得吧，一味认定暴力十恶不赦，也有些站不住脚』。真人没答腔，转头便上二楼了。”

“暴力”一词在我脑中回荡。为何真人会这么问，我实在摸不着头绪。

“你是想说，有时也需要暴力？”我试着问。

“我也不知道。”边见伯母对自己的发言不甚关心，只顾着吃铜锣烧。

“暴力没道理可言，那是一种原始反应，不需要任何理由。”母亲开口。

“对呀，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杀了那么多妖怪，想起来真是残酷。有时他一个不高兴，对没干什么坏事的小妖怪后脑杓就是一棍。”

听上去确实很残酷。

我皱着眉心想，原来《西游记》是这么暴力的故事。

“对了，真人好像很喜欢《西游记》。”

“我跟他讲过《西游记》的情节，他大概是受到我的影响吧。”边见伯母一副兴高采烈的模样。

“不过，人心其实是摸不透的。”母亲出声。

“怎么说？”

“二郎，你不是觉得我变了吗？但我一点也没变，依旧爱自寻烦恼，只是没表现在外。”

“原来如此。”

“有时，连自己都无法确切掌握内心真正的想法。”

“什么意思？”

我依稀记得和某人谈过类似的话题。

“举个例子，假设你为工作烦恼不已。”

“这还满常发生的。”

“然而，你却故作开朗。”

“我是藏不住情绪的。”

“也对。不过，若是你表现得很开心，在别人眼中，你就是很开心的样子。但是，当有人间『现在心情如何』，你吐露了真心话……”

“坦承『其实我好郁卒』？”

“对。只是，说出这句话时，你当下的心情已不一样。”

“什么意思？”

“你的心底并非大大写着『我好郁卒。几个字，而是处在更复杂、更难以解释的状态，不是吗？”

“原来如此。”

我蓦地想起，意大利的罗伦佐也讲过“人的内心世界难以靠言语传达”之类的话。

听我转述后，母亲拍手叫好，直呼“罗伦佐这孩子真是聪敏”。

“没错，你以为能传达自己的心情，实际上却办不到。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一个人有三种面貌，一种是外表呈现的面貌，一种是自己叙述的内在面貌……”

“还有一种呢？”

“内心真正的面貌。”

“那谁都看不到。”我耸耸肩。

“是啊，除非能钻进心里录下影像。”

“罗伦佐认为可借由漫画来表达。”

“罗伦佐这孩子真是聪敏。”

我经常看见的幻影，就是内心真正的面貌吧。虽然没说出口，但我如此相信。

过了一会儿，母亲和边见伯母站起，继续练习相声。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简单讲，就是不必烦恼别人不认同我的能力，因为别人根本不会关心我有多少斤两。应该烦恼的是，我不够了解别人。”“别顾着解释！”“子日，别顾着解释！”

我看着她们练习，把一大堆铜锣烧塞进肚子里，趁天黑前离开老家。

“好好照顾自己。”母亲殷殷叮嘱。瞬间，我仿佛回到小时候。

“妈，能问个问题吗？”

“嗯？”

“你辛苦赚钱供我到意大利留学，我却不长进，你是不是挺失望的？”

“怎么说自己不长进？我可是欣慰得很。”

“但你特地让我出国学画，我却放弃了画图。”

“只要你活得健康，这些都是小事。我送你出国，并不是希望你成为大画家。”母亲笑道。

“真的吗？”

“当然。人生就是要多尝试，你爱做什么都行。身为父母，看见子女找到追求的目标，便已心满意足。”

“是吗？”

“何况，你从来不会抱怨。”母亲指着我。

“抱怨？”

“你要是抱怨『我的人生变成这样，都是某某人的错』，我就会大大地失望。”

“嗯，我没有任何不满。”

“那就好。”母亲眯起双眸，浮现发自肺腑的幸福微笑，我的心情跟着轻松不少。

“不过，哪天重拾画笔，一定要拿给我瞧瞧。”

我怀着复杂的情绪走向门口时，身后的母亲补上一句。

“妈，你对画根本一窍不通。”

“但我就是喜欢你的画。”

猴子的故事

接续前话。

上回说到哪儿?

对，五十岚见过粗心大意的天才，田中彻。

就在他走进车站剪票口，打算回公司时，他的手机响起。

菩萨证券的牛魔王部长来电。

“有任何状况吗？”

“确定了。”

“到底确定什么？”五十岚一脸疑惑。

“下错单的赔偿金额。卖不存在的股票，跟卖不存在的棒球卡一样，只能以现金赔偿买家。每张股票需赔偿八十一万二千圆。”

为何会是这个金额，不问也猜得出理由。大概是下错单的前一刻，火焰山股票的成交价吧。发现下错单后，庞大的卖压导致股价暴跌，若没闹出这场乌龙，每张股票应该值八十一万二千圆。

如此说来，菩萨证券已确定损失三百亿至四百亿。

“但结果恐怕很难说。”五十岚向电话另一头表达看法，“搞不好趁这起意外发横财的证券公司，会主动放弃赔偿金。”

“别做梦了！”牛魔王部长的激烈呼吸声传过来，犹如轰天巨响，震得朝山手线月台前进的五十岚摇摇晃晃。“谁会同情我们，甘愿放弃赔偿？”

五十岚暗想，机率非但不是零，而且相当高。当然，他并非相信人性本善，也没期待什么企业的运动家精神。说穿了，这也是一种利

益取舍。以“趁人之危”的方式取得钱财，势必遭人唾弃，其他证券公司不见得愿意承受这种舆论压力。

他们恐伯已在评估，到底是厚着脸皮赚饱荷包比较好，还是装绅士搏个名声更有利。

五十岚结束通话，爬上车站阶梯。

迎面走来不少乘客，似乎是山手线电车刚进站。五十岚听见人群中冒出一句：“刚刚那老奶奶大概是当场毙命吧。”

当场毙命？如此惊悚的字眼，让五十岚心头一惊。

月台的气氛不太寻常。

五十岚立刻便察觉是发生了事故。

站务人员聚集在车头附近。乘客对尸体的恐惧与好奇，及对电车暂停行驶的不耐，导致空气变得污浊，仿佛有股看不见的雾气在车站内盘绕，几乎教人窒息。

五十岚对这场事故不感兴趣。不管是跳轨自杀或意外落轨，电车撞死人已算不上新闻。五十岚只想知道电车会延误多久。

他打算询问站务人员，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

其实，站务人员很多，但每个看起来都很忙碌。五十岚明白，继续待在月台上不过是浪费时间，于是转头离开，反正没有要紧的事。

不料，五十岚右腕突然感到一阵温暖而柔软的压迫感。

抬头一看，一个身高与他相仿的男人抓着他的手。那男人拉着他便往前走，他不由自主地跟在后头。

男人一身像某种民族的传统服装，由红、茶褐及黄色组成。他带着五十岚，大步朝山手线遭车的车头前进。

这个粗鲁的男人是谁？他为什么拉着我？是不是认错人？五十岚踉踉跄跄地走着，心中充满疑惑。

霎时，五十岚惊觉对方非但不是男人，甚至不是人类，一股凉意窜过背脊。

对方忽然转过颜，五十岚吓得寒毛直竖，浑身起鸡皮疙瘩，差点坐倒在地。

“师父，你怎么啦？”对方停下脚步问道。

蓬乱的茶褐长发，鬓角极长，粉红色的脸皮皱纹不少，但圆滚滚的眼珠宛如孩童，头上还戴了个金环。

最可怕的是那张龇牙咧嘴的大嘴，野蛮与凶残毕露无遗。

五十岚登时明白这个人物的身分。不用说，你们也猜到了。

那就是我孙行者，齐天大圣孙悟空。

一

孙悟空出现在山手线月台上，拉着五十岚走近月台边缘。

五十岚见他在站务人员旁蹲下，也跟着低头望向铁轨。

“师父，这老妇人年纪不小，恐怕已届古稀。她被山手线电车撞飞，倒在那里。”

五十岚以为尸体肯定是血肉模糊，仔细一瞧，没那么惨烈，就只是仰躺在地。

那是个身材娇小、一头白发，满脸皱纹的老婆婆。

她倒在铁轨之间，双眼圆睁，一动也不动。一只大提包掉在近旁，衣物四散，想必是她的随身行李。

比起不幸丧命的老婆婆，五十岚更在意拉着他过来的家伙，也就是穿红褐相间服装，既像猴子又像人类的孙悟空。

“两位先生，请你们离开，不要随便靠近。”站务人员警告五十岚与孙悟空。

后方有人取来担架。五十岚心想，他们大概想把老婆婆运走吧。忽然，孙悟空两脚离地，纵身一跃，在五十岚等人的头顶翻个跟斗，落在铁轨上。

着地时没发出半点声响。

五十岚看傻了眼，只见孙悟空在老婆婆脸畔蹲下。

五十岚正感到狐疑，孙悟空从衣服内侧取出一只小布袋，掏出一颗药丸塞进老婆婆嘴里。接着，他抱起老婆婆，吆喝一声跳回月台。

“师父，你瞧。”孙悟空喊道。

五十岚一头雾水，不明白孙悟空为何叫自己“师父”。此时，白发老婆婆的脸骤然发颤，嘴角抽搐，眼皮也一阵轻跳。不消片刻，老婆婆睁开双眼。

站务人员皆骇然失色，吓得不住后退。接着，悠悠转醒的老婆婆，有气无力地说起来龙去脉：

“我只是想去秋叶原……”

据她的描述，事情是这样的。她搭上山手线电车，但不晓得内圈还是外圈比较近（注16），便向几个坐在车门附近的男学生询问。

“我想国中生天真无邪，会乐于助人。”

其中一名国中生回答不该搭这一班，建议老婆婆改搭反方向的电车。

此时，电车恰好靠站，老婆婆赶紧下车。

然而，老婆婆踏上月台后，却更摸不着头绪。

原本老婆婆要搭反方向的电车，但一看路线图，怎么想都是刚刚那班车离秋叶原较近。

老婆婆拿不定主意，打算再问问，却找不到人。走了一会儿，竟因行李太重失去平衡，坠落铁轨。偏偏就这么不巧，电车迎面撞来。

“我虽然年纪大，耳朵不好，仍勉强听见提醒乘客退到白线后的广播。不过，我以为跟自己没关系。”

于是，老婆婆被山手线电车撞飞。

“当时我觉得死定了，没想到一点事都没有，大概是车掌紧急煞车吧。”

五十岚并未解释“不，你当场死亡，是这个人救活你”。

因为那毫无意义。何况，身旁这个到底是不是“人”，五十岚也不敢肯定。

孙悟空扯着五十岚的西装，大嘴开开阖阖：“师父，我们得替老婆婆除妖。”霎时，五十岚闻到一股野兽的腥臭。

“除妖？除什么妖？”

“欺骗老婆婆的国中生。”

—

五十岚上了电车，抓住吊环站着。座位并未坐满，但余下的空间只够容纳一个人。

妖猴孙悟空站在五十岚身边，一身由红色及茶褐色组成的花俏衣服，宛如要参加化妆舞会。毛茸茸的皮肤，一张诡异的猴脸，脚下还踩着一双老旧肮脏的长靴。

“师父，这一定让你想起了往事。”

“我不是你师父，没有你说的往事可以想起。”五十岚一脸认真地纠正。

“师父，就是乌鸡国国王向你托梦那一段。”

或许你们之中有人没读过《西游记》里乌鸡国的故事，我在此提个梗概。

有一天，唐三藏半夜梦到一个国王来伸冤：“一名道士把寡人推入井中，变做寡人的模样，当起国王。恳请高僧前来捉拿妖魔，辨明邪正。”

唐三藏清醒后半信半疑，下井一采，找到国王的尸身。

果然与梦境相符。

于是，唐三藏一行以灵药让国王死而复生。或许你们会认为，死人能复活太荒唐，但这在《西游记》里是家常便饭。

唐三藏向国王问明详情后，进入乌鸡国降妖除魔。

“师父，记得吗？当时你诓骗乌鸡国太子，随口说我老孙是个宝物，名叫『立帝货』，可知一千五百年过去未来之事。”

“过去未来之事？”

“这并非夸词。就连老孙的身外身，探知未来也是易如反掌。”

听到“身外身”，五十岚想起先前与牛魔王部长的对话，明白指的是“分身”。

“你到底把我当成谁？”

眼前这只恐怖的妖猴口口声声唤他师父，难道他变成唐三藏？实在荒谬至极。

“啊，我懂了！”孙悟空灵光一闪，自顾自地解释：“师父，你是不满我们得搭这劳什子电车，对吧？但你也晓得，筋斗云无法载凡人，

否则我们到天竺取经何必花十四年？”

好久没遇到这么鸡同鸭讲的对手，五十岚甚至有些感动。

—

两人下了山手线，转搭别的电车，出车站后沿地下道而行。五十岚犹如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只能被孙悟空拔着乱走。“我想你认错人了。”五十岚数次企图解释，但猴头猴脑的孙悟空总是龇牙咧嘴地笑着回答：“师父，你穿西装也挺称头。”两人的对话全然风马牛不相及。

在车站地下道乱钻一阵，待五十岚回神，已来到一张长椅前。

三个国中生坐在长椅上，专心打着游戏机。

“你们三个！”孙悟空粗鲁地大喊。

三人先是一愣，接着瞪大双眼。突然冒出穿红褐色衣服、会说话的猴子妖怪，要不吓一跳也难。

“干什么？”坐在中间的国中生歪着脑袋问，口气颇为蛮横，与一开始的印象不同。比起害怕，他的表情更像是不耐烦。

“你们向那老婆婆撒了谎，对吧？”孙悟空双手环胸，摆开马步，毫不客气地质问：“欺负抱着行李的老婆婆，很有趣吗？”

三个国中生皱起眉，仿佛受到无故挑衅，十分愤怒。

“你在说什么？喂，大叔，这猴子男是谁啊？”国中生之一问五十岚，像是在向饲育员抱怨猴子做出失礼的举动。

五十岚没老实回答“我也想知道”，反而轻声介绍：“这是我的大弟子孙悟空。”

三个国中生一听，登时乐不可支。被奇怪的大人缠上，他们感到无奈又新鲜有趣。“大叔，你真会开玩笑。”一人说道。

“那老婆婆受你们欺骗，下电车后无头苍蝇般乱走，不小心摔落月台，被电车撞上。你们要怎么负这个责任？”孙悟空双手交抱胸前，对着三人说教。

三个国中生面面相觑，一阵爆笑。“这跟我们有哪门子关系？你指责我们骗了老婆婆，有证据吗？何况，就算真的骗了老婆婆，她摔下月台也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不用负半点法律责任。”

“确实没有因果关系。”五十岚插口。

一个贼头贼脑的国中生点点头，“没错、没错，这没因果关系，全是老婆婆自己不注意。她一定是在发呆，才会掉到月台下。”

五十岚没再答腔。对他而言，站在这里和三个国中生说话已是难以理解的现象。

忽然间，孙悟空纵身跃起，曲膝一蹬，在半空中后翻一圈。

一股独特的动物腥臭味扩散。

那是同时让人感到怀念与作呕的奇妙味道。

三个国中生像骨牌一样骤然往右翻倒。

五十岚心中诧异，不明白眼前究竟是何种情况。仔细一瞧，孙悟空握着一根犹如晒衣杆的长棍。

三个国中生显然是挨了棍子，只是速度太快，五十岚没看清楚。

“师父，有时暴力是必要的。”孙悟空对着错愕的五十岚说。

“什么？”

“这种时候就得使用暴力。”

三个国中生抱头大哭。

五十岚慌忙左顾右盼，担心遭路人责难。

“我们只是照吩咐行事！”满脸眼泪鼻涕的国中生之一辩解。

“照吩咐行事？”孙悟空不怎么相信地皱起鼻子。

一脸无辜的国中生娓娓道出前因后果。

原来，那老妇人曾在街上失礼地对待坐轮椅的身障男子。

理由只是轮椅挡住她的去路。

男子频频道歉，她却气呼呼地丢下一句：“我不是在歧视你，但你在这种地方使用轮椅会造成别人的困扰。”接着，她还装模作样地揉揉被轮椅轻触的左脚，装出很痛的样子。

“真是过分。师父，对不对？”孙悟空立场一转，批评起老妇人。

五十岚没答话。

“坐在轮椅上那人其实是文殊菩萨变的。”国中生继续道。

“咦，文殊菩萨化成凡人？”孙悟空吃了一惊。

“没错，文殊菩萨测试老婆婆，发现她心地太坏，动怒吩咐我们教训她一番。”

见三个国中生一脸认真地提起文殊菩萨，还说出这么荒诞不经的情节，五十岚脑袋更是一片混乱。孙悟空却相当冷静，摇头晃脑地开口：“师父，这和当年乌鸡国的情况真是愈来愈像。既然受害者也是罪有应得，到底谁才是坏人？”

到底谁才是坏人?

这犀利的问题钻入五十岚的脑中，下一秒，他僵在原地。

他变成一具人偶。一只巨大的手伸来，捏起五十岚，从车站地下道移动到另一个五十岚平常进出的车站附近。五十岚宛如成了大富翁的棋子，照着骰子的点数一格格前进。

五十岚来到一间便利商店旁边。

来，朝他吹口气吧。

五十岚的肌肉恢复伸缩，重新开始呼吸，血液正常流动。

夜色中，他站在便利商店外的人行道上。

一

这里是路旁的人行道。周围一片昏暗，路灯释放的光芒仿佛不断被吸入深邃的夜空。前方是五十岚经常光顾的便利商店，附近的停车场偶而会有人在练习唱歌，不过今天并未出现，只有一个男人迎面走来。

对方身穿西装，块头不高，但肩膀极宽，壮得像巨大岩块。没错，不管是性格还是肉体，他都挺适合以“顽石”形容。

五十岚见过这男人。

关于这男人，我也跟你们提过，就是那个在男孩及妇人脖子上戴狗项圈，举止蛮横霸道的家伙。他有着大鼻子，一对眯眯眼，长得像头猪，加以脸上充满暴戾之气．犹如凶猛的野兽。

过了一会儿，不知何处走来一个便利商店店员。那店员叫住穿西装的男人，口吻粗鲁，一点也不客气。

店员肤色黝黑，双眉间的皱纹极深，且个性阴沉，实在不适合从事服务业。然而，无可否认，他确实是便利商店店员。只见店员指着男人手上的公事包，瞪眼质问：“你又偷了东西，对吧？我注意你很久了。”

此时，五十岚所在的位置离两人颇远，不知为何，对话仍听得一清二楚。

店员要男人打开公事包，男人拒绝，两人你一言我一句，火药味愈来愈浓。

五十岚不禁捏一把冷汗，但他根本帮不上忙。

“小偷！”“别乱讲！”“你这行为不是小偷是什么？”“你闹够没？”

两人争吵一阵，最后当然是大打出手。

两人扭打在一起，五十岚却动弹不得。

忽然，穿西装的男人大手一伸，以粗厚的手掌推开店员。

咚!

那种宛如来自地底深处，令人全身一震的声响，你们一定忘不了。

一辆车子撞上店员。

店员的躯体在马路上弹跳，刺耳的煞车声仿佛撕裂夜晚的空气。

五十岚睁大眼望去，只见店员倒在紧急煞车的汽车旁。

车子前方的挡风玻璃似乎覆着浓雾。仔细一瞧，五十岚大吃一惊。原来那不是浓雾，而是大群灰色老鼠。一只只蠢蠢蠕动的小动物，简直恶心至极。雨刷一动，老鼠便四处逃散。

五十岚看得一头雾水，身旁突然冒出一道话声：“那开车的实在倒霉。”

五十岚一愣，发现孙悟空不知何时又出现。

“师父，到底谁才是坏人？”

五十岚虽然震慑于刚刚的车祸景象，但毕竟心思沉稳，立刻便恢复冷静。

“什么意思？”

“师父，你没看见吗？店员被推到马路上，那辆车根本来不及闪躲。”

“似乎是如此。”

“那开车的真可怜。照顾生病的女儿已够辛苦，还因这场车祸欠下一屁股债。”

“确实令人同情，不过也没办法。”

“如果有人恰巧挖到金块，送给那个开车的就好了。师父，你不认为吗？”

“这我倒是没想过。”五十岚回答。

“到底谁才是坏人？”孙悟空在五十岚耳畔低语。“师父，你该跟田中彻再谈一谈。”

五十岚目不转睛地盯着孙悟空，内心一惊，赶紧摸摸头顶，又摸摸领口，确定领带仍打在颈间。

“师父，你干嘛？”

“没什么，我只是担心领带跑到头顶上。”

“没想到师父一副正经八百的样子，也会讲笑话。”

五十岚再会田中彻，结果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我的故事

我第二次拜访边见姐家，却迟迟无法按下门铃。很长一段时间，我就站在门口，茫然凝视着大门、杂草丛生的庭院，及显然搁置许久的脚踏车。

自上次来访，至今已过一星期。

前几天我拨了通电话，向边见姐询问真人昏厥后的状况。

“别担心，真人隔天就恢复原状。”边见姐回答。

既然是恢复原状，表示自我封闭的情况并未改善。

我望向边见姐家的二楼，按下门铃，门内传出铃响。我调整难得打上的领带，确定没歪掉。

此时，一只苍蝇从我视野左边飞向右边。

我的目光不由得随苍蝇移动。

苍蝇半途掉头，又从右边飞向左边，仿佛认得我的长相，故意在我面前徘徊。

我有些不耐烦，轻轻挥手驱赶，苍蝇依然来来去去。有时振翅声一大，听起来竟像是“救救我”，我不由得浑身一震。

难道这又是某个人的心灵景象？我猜想着，环顾四周，附近一个人也没有。难不成是我的心灵景象？若是如此，“出现苍蝇”实在是个遗憾的结果。

此时，大门开启，边见姐现身。

“二郎，谢谢你拨空过来，我原本要开车去接你……哎呀，你今天穿西装？”边见姐有些错愕。

“这种时候我习惯穿西装，而且我喜欢走路，从车站走来挺舒服的。”

转眼间，苍蝇飞过我身旁钻入屋子。我感到有些抱歉，苍蝇好像被我带进了门。

边见姐敲敲真人的房门，喊一声“我们进去喽”，转开门把。

房间相当整齐，与上次书架翻倒的凌乱狼籍不同。

窗帘是拉上的，房内颇为阴暗。

真人坐在棉被上，两脚着地，双手放在膝盖上，微低着头。除了呼吸外动也不动，仿佛随时会变成一座雕像。

见状，我暗自担忧驱魔仪式恐怕收不到效果。

当初我是基于真人发狂时的状况，怀疑真人遭恶魔附身，但此刻不像有什么东西潜进他体内，反倒像丢失心中重要的某部分。面对这种情况，我的做法恐怕派不上用场。

“真人，妈妈跟你提过好几次的二郎叔叔来了，他是妈妈以前的邻居。”

我尴尬地打声招呼。直到现在，我都无法适应穿西装打领带，但每次进行驱魔仪式，仍一定换上黑西装。

在意大利跟着罗伦佐的父亲见习时，则是借神父的衣服。

“这么说或许容易招来误会，不过，驱魔靠的是神父本身的威严与气氛，也就是形象的力量。”罗伦佐的父亲如此教导，我相当认同。

神父在驱魔时会祷告、读经、洒圣水，然而，真正带来效果的并非行动或道具，而是其象征意义带来的力量。

因此，回到日本后，我舍弃天主教神父装扮，改穿西装。日本人心中并无根深蒂固的天主教观念，比起神父装扮，西装较为人接受，也更能营造出正式仪式的庄严气氛。

真人仰起头，愣愣地盯着我。

边见姐走出房间，留下我和真人。

于是，我慢条斯理地准备“工作”。

我先从黑皮包取出各种小道具，包括装着液体的小瓶子、厚厚的圣经、素描本、美术蜡笔、电子时钟。

虽然在驱魔仪式中不见得能发挥实际效用，却能营造气氛，并吸引对手注意，在某种程度上催眠对手。

每当我把道具缓缓摆上桌时，对方大都会露出掺杂好奇与警戒的目光。

他们会急着想确认接下来将发生何种情况、遭受怎样的对待，以及眼前的道具是否有害。

有时，看对方的反应，我就能判断出对方只是佯装遭恶魔附身。

“有什么事吗？”真人低语。

不带敌意也不带善意，宛如说着梦话。

我一时竟不知如何回应。

通常对方多半会口出要吾，例如“滚出去”、“没你的事”、“你找死”、“懒得理你”等等，向我这个擅自闯入的第三者表达不满。

然而，真人没出现类似的反应，兀自坐在床边发愣。

我走到他面前蹲下，维持与他相同的视线高度，试着发问。

“你是谁？”“叫什么名字？”“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能不能拉开窗帘？”“上次外出是何时？”

问了一大串，真人却毫无反应。唯独我想拉开窗帘时，他回一句“别开”，此外连头也没动一下。

真人始终坐在床缘，房里相当暗，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无可奈何，内心不禁发愁。

遭恶魔附身的人大多极具攻击性，会不断护骂或试图赶我走，可是真人没出现这些举动。若说真人是典型的茧居族，却又不像。

于是，我不禁怀疑真人罹患精神疾病。果真如此，我帮不上任何忙，他需要专业的医师与药物治疗。

“有没有想要的东西？”我问。

毫无反应。

“晚上路灯周围不是会聚集一些小虫？有人走过，就会在头上乱飞。你妈妈称那种虫叫『头虫』，你是不是也这么叫？在头上飞舞的虫，头虫。虽然有点好笑，但很贴切。”

毫无反应。

“对了，你妈妈告诉我，你知道关于福克兰群岛战争的有趣事迹？英国军机驾驶员提到猴子？能不能详细说给我听？”

毫无反应。

我找了几个话题，真人依旧没回应。我暗叹口气，把常用的“你是谁”又搬出来连问数声，真人仍不为所动。

我环顾四周。

书架旁的地上有个小玻璃盒，里面摆着许多小小的骷髅士兵，排列成队，大概是前几年流行过的动画里的角色吧。骷髅大军手持武器，在沙漠里横行无阻。

“你喜欢这些骷髅兵？”

毫无反应。

这下我只能投降了。

我站起身，决定先到楼下与边见姐谈谈。蓦地，我想起前几天回老家时，真人的外婆，也就是边见伯母的话。

“真人，暴力永远是错的吗？不管有什么理由，都不该使用暴力？”

真人抬起头瞪着我。

震慑于他的气势，我差点连人带椅向后翻倒。

不过，我努力不避开他的视线。我仔细观察他的模样，他的头发很长，几乎完全覆盖耳朵，但并不迩遢。一对双眼皮充满魅力，相貌不算出众，称不上美男子，气质却十分清爽。

倏地，他背后出现一片陌生的山岳风景。从地形看来，应当不是日本。乍看以为是张海报，仔细一瞧，我顿时明白又是心灵景象。

真人正想着这样的画面。其中有数道人影在行走，依稀可见少女和神父的身影。

“暴力……”真人开口：“暴力永远是错的吗？”

他不像在反问，倒像整理思绪时的自言自语，或会议主席复述议题。

“我去了你常去的那家便利商店。”

我把握住机会继续发话。不管什么都好，总之找些话题与他闲聊。

“我在停车场遇到一群人在唱歌，金子店长和雁子小姐他们说跟你很熟。”

“啊，那间便利商店吗？”真人态度一变，仿佛在和老朋友交谈。可惜如昙花一现，他立刻住口，恢复迷茫的神情。

他的双眼没有焦距，接着搔起头，似乎想抓掉不愉快的记忆。

伴随着搔头的沙沙声响，他的表情愈来愈痛苦，动作也愈来愈激烈，甚起扯起头发。

瞬间，我又看见模糊的景象。跟刚刚一样是山岳地带，但山壁上隆起一大片。我一头雾水，正想仔细观察，隆起处却啪地裂开。那道裂缝外翻，竟变成一只眼睛。不，或许那原本就是一只眼睛，只是睁开了眼皮。

真人的心中有什么苏醒了?

之后，真人便倒在床上不动。

我吓得急忙探向他的鼻息，确定他仍在呼吸。只见他双眸紧闭，不知是睡着还是昏厥。

前几天他不省人事时，边见姐提过同样的状况已发生数次。或许根本不必慌张，但我无法保持冷静。

慌张是人性之一，就算堆砌再多大道理也没用。

我开门冲下楼，窝囊地大喊：

“真人失去意识了！”

边见姐脸色大变，一口气奔上楼。她看起来运动细胞并不发达，此刻那惊人的速度及豁出一切的气势令我不禁咋舌。

边见姐让真人平躺在床上，帮他盖上棉被，接着虚弱一笑。

“大概跟上次一样吧。他只要一激动，就会昏倒。你专程前来，又发生这种事，真对不起。”边见姐向我道歉。

“不，是我没能帮上忙。”

＋

我举目张望，瞥见书架上的《西游记》。

茫然看着书背，高中时代的丢脸回忆倏地浮现脑海，我不禁笑了出来。

那回忆并不愉快，我纯粹是在自嘲。

听到我的笑声，边见姐抬起头。

真人刚失去意识，发出笑声实在不太妥当。我一阵尴尬，急忙解释：“突然想起高中时的回忆。”

高中时的我过着相当颓废的日子。

尽管个性和现在一样胆小，不敢太出锋头，毕竟正值好胜心极强的青春期，跟着同学干过不少坏事。

惟恐遭到排挤，我经常随同学们翘课，在电动场胡闹，或在朋友家喝酒。

父亲经常责骂我，有时也睁只眼闭只眼，或许抱着“高中生都这样”的想法。何况，我虽然不学好，但从不做偷窃、勒索之类会给人添麻烦的事情。实际上，我最怕给人添麻烦。原本就为“想救人却无能为力”苦恼不已，要是还给他人添麻烦，我恐怕会自责而死。

然而，我仍做过一件给人添麻烦的事。那就是半夜溜进无人的工厂，用喷漆在建筑物墙上涂鸦。

当时，我那群朋友看电视报导有人这么恶作剧，起哄着“我们也来玩玩”。

我心底并不赞成。

清除墙上的喷漆不容易，想到工厂员工一大早便得忙着重新粉刷墙壁，我胸口便隐隐作痛。

明知不应该，我却提不起勇气拒绝。

于是，我们深夜跑进工厂，拿喷漆往墙上胡乱涂鸦。

岂料，隔天的报纸大篇幅报出此事，我们一阵惊慌。

原来那工厂内放置着危险药品，轻易遭入侵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但我们当然不晓得。

更糟的是，我们随便画的图案竟然与代表爆裂物的符号很像，警方解读为“可怕的犯案预告”。

事情愈闹愈大，我们在学校碰面，大伙都是愁眉苦脸。尤其我天生胆小，实在承受不住良心的苛责。

我暗想“不如去自首道歉”，可是，同伴大多主张“抵死不认”。

最后，我们没去自首，也没被逮到。虽然每天提心吊胆，睡不着觉，事情还是平安落幕。

只是，终究逃不过母亲的眼睛。

或许是我的态度太过明显吧。每当电视报导工厂涂鸦的新闻，我就浑身不自在。

有一天吃完晚饭，母亲突然说要和我谈谈。

我以为与升学有关，不耐烦地坐在餐桌旁。不料，她劈头便道：“你以为做了坏事，我和你爸爸会不知道吗？你未免太小看我们。”

“什么意思？”

“前阵子郊区工厂的那片涂鸦，是你干的吧？”

我一时狼狈不堪，几乎想要认罪，最后仍强忍住，厚着脸皮抵赖。

“就算你逃到千里之外，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母亲一脸认真地伸出右手，我一看，她的手指上正画着我们当初涂鸦的图案。“你以为

是在工厂涂鸦，其实那不过是我的手指。”

母亲见我愕然无语，继续道：“你晓得孙悟空的故事吧？他大闹天宫，跟释迦佛祖对决。孙悟空以为乘着筋斗云飞到遥远的地方，还在山上留字当纪念，其实从没离开过释迦佛祖的掌中。”

“我听过，这很有名。”

“孙悟空那些字，原来是写在释迦佛祖的手指上。”

我皱起眉，不明白母亲到底想表达什么。

“你就是孙悟空。你涂鸦的工厂，其实是我的手指。如何，吓一跳吧？”母亲一脸认真，仿佛在透露重大的秘密。

我瞠目结舌，吐不出半个字。母亲为何能若无其事地说出这么可笑的话?

“吓一跳吧？”母亲重复一遍，自顾自地笑了出来。

看她笑得得意洋洋，我更感到难以置信。

这把戏实在太过愚蠢，我连反抗的心情也没有，只想着“我才懒得跟你胡闹”。忽然间，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全身不再紧绷，恍若大梦初醒。我大大叹口气，向母亲招认，并坦言心中的烦恼：“我是不是该去自首？”

“去向警察自首、说明案情，跟工厂的人道歉，是最正确的做法。不过，做起来挺麻烦的，还是算了吧。”母亲轻描淡写地回答。接着，她压低嗓子，悄悄吩咐：“这事也别对你爸爸提起。可是，你得答应我好好反省，绝不再犯。”

身为母亲竟说出这种话，实在让我哭笑不得，却也让我松一口气。我忍不住朝工厂的方向合掌默念：“对不起，以后不敢了。”

听我叙述完这段高中回忆，边见姐并未哈哈大笑，只微笑道：“二郎，你有一个好母亲。”

我不禁苦笑，拿《西游记》的典故来捉弄孩子的母亲，哪算是好母亲啊?

＋

此时，我听儿沙沙声响。

回头一看，躺在床上的真人坐起。

边见姐也吓一跳，嘴里喊了声“真人”。

我想跟着呼唤，却发不出半点声音。原本注视墙壁的真人缓缓转过头，仿佛重现电影《大法师》中小女孩脑袋旋转一百八十度的画面。

当然，真人的脑袋没旋转一百八十度，只转到四分之一就停住，恰恰对上我的视线。他双眸半开半闭，似乎尚未完全清醒。

“真人，你不要紧吧？”

我语音未落，真人突然开口：

“孙行者。”

我一愣，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孙行者？《西游记》里的孙行者吗？”边见姐从旁出声。“孙行者不是孙悟空的另一个称呼吗？”她看着我，我一头雾水地回答：“不知道。为何突然提起孙悟空？”

真人双目半阖半开，脑袋规律地轻微晃动，有时突然瞪大眼看我，随即恢复迷惘。

这副模样与遭恶魔附身者陷入亢奋状态时的症状很相似，我连忙挺直腰杆，绷紧神经。

“你……”我顺了顺领带，调匀呼吸，尽量沉稳地开口：“你是谁？”

真人不住摇头，呼吸益发粗重。

“真人！”边见姐担心地喊着，真人显然不太对劲。“啊，湿疹……”

“咦？”听边见姐没来由地冒出这句话，我狐疑地凑过去。

边见姐卷起真人的袖子。手臂上斑斑点点，确实像是湿疹。这样的症状遍及全身。

“他是过敏体质？”

“真人对灰尘、虱子特别敏感，以前常长湿疹，不过近来很少长了。”

那一颗颗疹子犹如一只只眼睛。真人的全身仿佛长满眼睛，正在观察我。我刚产生这样的想法，真人忽然再度摇起头，反复睁眼和闭眼。

“你没事吧？”边见姐凑上前，真人却突然一摆手，将边见姐推了出去。

边见姐惊声尖叫，一脚撞上旁边的书架，上层的几本书乒乒乓乓落下，书名正是《西游记》。

倏地，我眼前出现巨大的野兽。当然，这并非现实中的景象。真人的背后仿佛架起一座荧幕，浮现虚幻的画面。

那头巨大野兽的外型像猴子，身上凹凸不平，长满一颗颗眼珠。此外还有一群人，正与野兽对峙。我试着寻思这画面的意义，但当然得不到结论。人类与巨大野兽之间的战争，真人的心灵景象究竟意味着什么？

蓦地，真人掀开棉被，和昏厥前一样坐在床缘。

“真人？”我站起身，“真人，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真人没回答。

“你是谁？”我重复相同的问题。

“二郎……”边见姐转头望着我。“真人的样子和平常不太一样。”

“你是谁？”我又问一次。

真人依旧没回答，我决定继续进行驱魔仪式。我走到桌边，打开小瓶子的瓶盖，以圣水濡湿双手。

接着，我保持对方隐约能听见的音量，喃喃念出当年罗伦佐的父亲教我的句子。其实内容不重要，重点是以一定的节奏念出一段很长的文章。

真人的面颊微微抽搐。

“你是谁？”我一递又一递询问。

僵持三十分钟后，双目紧闭的真人开口：

“我……”

我咽下口水。真人有了反应，让我既惊讶又兴奋。

“我……”真人倏地睁开眼，接下来说的话，完全超乎我的想像。

“我乃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主、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

我不由得在心中呼唤好友的名字。罗伦佐啊，告诉我，驱魔时遇上孙悟空该如何是好?

猴子的故事

让我们继续五十岚的故事吧。

五十岚离开山手线车站后，依照我孙行者的建议打了通电话。他决定与田中彻再见一面。

地点就挑一间灯光诡异的印尼料理餐厅吧。

时间是傍晚六点，吃晚餐仍嫌太早，但店内客人已不少。

田中彻点完餐，向五十岚坦言：“你突然又约我出来，老实讲有点烦，不过能吃到美食挺开心。”

不知该说他太单纯还是表里如一，总之，田中彻像个想到什么说什么的孩子。五十岚心想，或许就是这样的个性害田中彻永远改不掉粗心的坏毛病。

店内弥漫着独特的酸味与药草的苦味。正中央有座圆形舞台，一群赤裸着上半身、皮肤黝黑的男人阑成数圈坐着，表演似乎正要开始。

“下错单的原因是什么？”五十岚将桌上的白餐巾塞进领口，问道。

“白天就提过，是我一时疏忽，仅仅如此。我填错卖单，按下送出键。得讲几遍你才懂？”

“不，我指的是你一时疏忽的原因。根据你白天的说词，送出卖单后你去了厕所……”五十岚掏出笔记本确认，“在厕所遇上前辈，聊天聊到一半突然察觉自己的疏失？”

“对，我当时很困，想洗把脸。”

“很困？”五十岚再度确认，仿佛找到问题的核心。“为什么很困？”

“我没提过吗？”田中彻搔搔太阳穴。“前一天晚上隔壁邻居太吵，我睡不着，彻夜失眠。”

“这部分能不能说得详细点？”五十岚倾身向前。

“拿睡眠不足当借口比害怕上司糟糕，这可没办法替我脱罪。”田中彻双手乱挥。

店内微弱的灯光闪烁不停，五十岚想找个店员询问，却没看到半个店员。

此时，忽然响起刺耳的声音，是呼喊声。“喀喳喀喳苦喳苦喳！”打赤搏的男人们在舞台上发出可爱、规律却魄力十足的呐喊，边随之起舞。五十岚瞥舞台一眼，继续问：“前天晚上，隔壁有何状况？”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嗯，我跟隔壁的〇〇先生很少遇上。反正，当晚他家很吵。”

“你说隔壁的先生姓什么？”五十岚没听清楚，又问一遍。可是，田中彻重复数次，五十岚仍听不清楚。总之，就当他是〇〇先生吧。

“那么，你睡眠不足是因为隔壁太吵？”

“是啊，这很重要吗？”

“睡眠不足会妨碍大脑皮质机能，影响思考力，跟喝酒一样。田中先生，你会下错单，可能就是这个缘故。”

此时，一名店员走过来，五十岚以为是要送上餐点，于是中断谈话，坐直身体。但等了一会儿，毫无动静，他抬头一看，那店员虽穿着制服，却有张猴脸。

正是我孙行者扮成店员站在那里。你们一定在想“又来了”，对吧？

没错，又来了。老孙我千变万化，只要剧情需要，便能出现在任何地方。

所以，出现在五十岚他们的桌边，自然也非难事。“帮两位收拾一下餐盘。”老孙我微笑道。

“请。”田中彻泰然自若地递出餐盘。五十岚一时摸不清状况，在阴暗的店内凝神细看。孙行者凑到五十岚耳边，以应该只会吱吱叫的野兽之口，字正腔圆地低语：“师父，到底谁才是坏人？”

五十岚眨眨眼睛，甩甩脑袋，周围忽然变得明亮了些，宛如雨过天晴。“客人，您怎么啦？”店员疑惑道。那不是什么猴子，只是个平凡的十几岁小伙子。五十岚不禁纳闷，莫非刚刚是幻觉?

“不过，这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吧？”田中彻的话声让五十岚回过神。“法律上，失眠不能成为下错单的理由。”

“依法律的观点，确实不能。”五十岚回答。

“就算是一般人，好比我们那课长，也不可能接受这种理由。”

“但我可以。”

“咦？”田中彻颇为错愕。

五十岚也是一愣。“呃，我的意思是，调查睡眠不足的原因，能证明你下错单并非毫无理由。”

“我的粗心也能有理由吗？”田中彻一脸茫然，似乎从没想过这问题。

“田中先生，如果你睡眠不足是因前晚隔壁邻居太吵，那隔壁邻居也有责任。”

“但不是法律上的责任，对吧？”

五十岚点点头，冒出一句连自己也感到意外的话：“我想和你的邻居谈谈。”

一

田中彻所住的公寓周围一带，晚上七点后就变得漆黑一片，连路灯都没几盏。公寓外观不是单纯的直方体，而是诡异的正方体，犹如在黑暗中抱膝而坐的巨人。

田中彻进门后率先走向电梯，五十岚随即跟上。

“我跟〇〇先生几乎没交集，偶尔才会遇见。他年约四十五，或许更大一点，看起来派头十足，且皮肤晒得很黑。”田中彻说。

“皮肤晒得很黑？”

“嗯，像快要烧焦或融化一般黑。他有老婆和孩子．”

“他有孩子？”

“嗯，我见过一次，那孩子又瘦又小。”

两人来到隔壁门口，按下门铃。门内无声无息。

“或许还没下班吧。”田中彻猜测。

“那孩子几岁？”

“还在念小学，是个男孩。或许一家人出门去了吧。五十岚先生，如果真的有人应门，难道你要单刀直入地问『那天晚上你们为何那么吵』吗？”

“是啊。”五十岚回答。没有拐弯抹角的必要。

门内毫无回应，五十岚只能愣愣站着，身旁的田中彻也没开口，静静竖着耳朵聆听动静。

过了一会儿，田中彻耸耸肩膀，叹口气说。“大概不在家，还是算了吧。五十岚先生，很感谢你设身处地为我着想，也很佩服你非要找出疏失原因的务实精神，但想想实在有点古怪。这么说吧，如果〇〇

先生回答『我跟老婆太激情，吵到隔壁邻居真抱歉』，难道你要把我犯错的原因，归咎于〇〇先生前晚和老婆亲热吗？”

若这么认定，接下来是不是要调查〇〇先生与他老婆为何如此欲求不满？连五十岚也渐渐觉得此举意义不大。

倏地，身旁伸来一只手。五十岚转头一看，穿红褐色服装的孙行者竟出现在身旁，仿佛悄悄从地底钻出。

五十岚不禁哑然，但田中彻仍呆站着，似乎看不见孙行者。

孙行者将食指放在嘴上，示意“别出声”，五十岚再度闻到宛如棉被晒过太阳的味道。

孙行者将手中的钥匙插进锁孔，往左旋转。喀嚓一声，锁开了。孙行者若无其事地拉起五十岚的右手，放在门把上。

五十岚一扳门把，大门轻松打开。田中彻一脸惊愕。

“门没锁。”五十岚解释。

不知何时，孙行者已如烟雾般消失无踪。

五十岚虽然开了门，仍不敢擅闯他人家中。往门内望去，五十岚大吃一惊。

连接内廊与客厅的门敞开，看得见客厅的情景。地板上有样东西，似乎是条手臂。

有个人倒在地上。“无人应门的家”与“倒在地上的人”，五十岚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个预感是正确的。没错，此处正是一起可怕事件的现场。

田中彻走进门内，踏上内廊才想到没脱鞋，于是赶紧以右脚脱掉左鞋，再以左脚脱掉右鞋。

五十岚将两人的鞋子摆好后，跟着进屋。

“〇〇先生……”田中彻哑声轻唤，边步向客厅。五十岚尾随在后，往旁边的浴室瞥了一眼。厕所的门关着，看起来一切正常。不，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屋内显然不太对劲。

进到客厅的田中彻动也不动，双手捂着嘴，仿佛要将尖叫声塞回嘴里。

五十岚也吓得两腿发僵。

地上倒着一个男人。那是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肤色颇深，穿着棉质厚睡衣，正是屋主〇〇先生。

他手肘与膝盖弯曲，姿势犹如逃生门上的人形标志。关节的弯曲方向极不自然，头顶有着一大片深红血液凝块，身旁还有一根高尔夫球杆。“这就是凶器吧？”田中彻哑着嗓子问。

“或许吧。”五十岚回答。

田中彻弯下腰，食指颤抖着轻触动也不动的〇〇先生，雕像般僵硬的尸身竟剧烈摇晃，左臂自手肘处断裂。

我不想描述得太血腥。

总之，〇〇先生的尸体忽然崩裂，失去原本的机能。你们不妨想像成一具石膏人偶碎裂的模样。

田中彻面无血色，在屋内来回踱步，低喃着“快报警、快报警”。他掏出手机，但手指抖得太严重，不断按错号码。相较之下，五十岚颇为冷静，他注视地上停止呼吸的〇〇先生，暗暗思忖：

“这就是一切的根源。”

田中彻睡眠不足，一时粗心大意下错单。

睡眠不足的原因，是前晚隔壁太吵。

而隔壁太吵的原因，显然与如今倒在地上的〇〇先生有关。

简单地说，那天晚上，〇〇先生与某人发生争执。

虽然不晓得理由与细节，总之起了肢体冲突，对方拿高尔夫球杆往〇〇先生头上敲一记。放眼望去，屋内颇为凌乱，明摆着是打斗的痕迹。

“原来是暴力。”五十岚出声。

“咦？”田中彻一阵错愕。

“不知何故，此处发生暴力事件，这个人不幸身亡。”

“似乎是这样。”

“我们可以说，因为这个人流血身亡，造成下错单疏失及三百亿资金的流动。”

“五十岚先生，你在说什么？现下不是讨论这些的时候。”

五十岚推了推眼镜，默默继续思索。

关于因果关系的故事到此告一段落。

凡事必有因，因上亦有因。

五十岚不过稍一追溯，便寻出这么多事情。相信你们已能理解。

我再强调一次。

这里发生凶杀案。

争执过程中的喧闹声，吵得住在隔壁的田中彻睡不着觉。

田中彻因为睡眠不足，下单时误输数字。

因为误输数字，衍生出下错单的状况。

因为下错单，造成三百亿损失。

接下来该问什么问题，相信你们心里有数。

“〇〇先生被人持高尔夫球杆打死，原因又是什么？”

没错，这正是最大的症结所在。

如何？我花了数回，把五十岚的遭遇叙述一遍。半年后，这些事情将确实发生在五十岚身上。

齐天大圣孙悟空威能如神、来去如电，我虽只是分身，话一出口绝不会错。

没错，一开始就提过，我是孙悟空的分身之一。

那么，五十岚的领带之后会出现在哪里？这还需要问吗？

我的故事

听见真人自称“齐天大圣孙悟空”，我与边见姐不由得面面相觑。原本期待真人会笑着扮鬼脸，说一句“我开玩笑的”，但他没这么做。

真人坐在床缘，与我们面对面。

“真人他……怎么了？”边见姐问我，看来她也没遇过这种状况。

我望向窗帘紧闭的窗户，突然很想看看外头的景色。笼罩在房内这股说不出原因的不安与诡异气氛，不知是否会对外头造成影响？如果会，此时外头肯定是乌云密布，雷电交加。

孙悟空？这未免太荒谬。进行驱魔仪式，经常得面对歇斯底里的对手。“我是你的敌人，你可称我为恶魔。”听到类似言词虽不算家常便饭，但也不怎么稀奇。既然是“驱魔仪式”，对手自称“恶魔”亦是合情合理。

不过，一个年轻人自称“孙悟空”，这情形还是破天荒头一遭。

真人不像在开玩笑。他张着双眸，既未注视着我们，也非茫然无神。那是掌握一切的眼神，仿佛已将整个空间纳入视野。他的脸色惨白，不带丝毫表情。

刚刚他手臂上的湿疹不知情况如何?

真人忽然开始自言自语。说话方式有如机械，并不回答我们的问题，每句话都让人摸不着头绪。

他的发话对象似乎不是我和边见姐，而是包含我们在内的整个世界。

我愣了一会儿，惊觉不能这么下去。

我必须继续进行驱魔仪式。

不管对手自称什么都一样，是恶魔也好，是孙悟空也罢，反正没太大差别。

我拿起小玻璃瓶，取下瓶盖，以右手高举。

“不是随便把水洒在对方身上就好。”罗伦佐的父亲当初这么告诫我：“必须融入你的意念，祈祷对方受伤的身心能够获得抚慰。”

真人见水溅在身上，并未像多数的驱魔对象一样出现亢奋、嘲笑、愤怒或惊恐等情绪，也非完全无视。他低头望着衣服上的水渍，陷入沉思。

“你是谁？”我问。

真人抬头看着我。

“刚说过，我是……”

“孙悟空？”

要把只有漫画里才会出现的字眼说出口，实在需要一些勇气。

可是，真人的表情相当严肃，我也跟着绷紧脸。

“我是孙悟空，却不是孙悟空，两者皆非。”

这种打禅语般的句子让我浑身不对劲。

“你知道我孙行者的身外身之术吗？”

“身外身？”

“身外身之术，又称分身之术。我孙行者拔下体毛含在嘴里喷出，喊声『变』，体毛就会化成八万四千个小孙行者。”

“原来如此。”我懂了何谓身外身之术，却不懂目前是什么状况。

驱魔途中，真人突然张开双眼，大谈“孙悟空的分身”。

天底下大概没人能接受这么突兀的情节发展。

边见姐始终板着脸，想必不是害怕，而是不想漏听儿子的任何一句话。为母则强，我由衷感动。

“无数身外身会攻向敌人，战斗结束就回到孙悟空身上，恢复原状。”

“那又怎样？”

“有一次，两只身外身没返回。”

“两只？”我反问。原以为真人这番话只是引申或比喻，但他的口气宛如在叙述一件实际发生过的失踪案例。

“这两只小小孙行者没归队，反而愈走愈远。最初他们只是毫无目标地乱闯，后来逐渐确定方向。”

“他们的下场呢？”边见姐问道。

“其中一只走进昏暗的森林深处。孙行者的身外身过了一定时间就会变回毫毛，结束生命，但两只身外身不仅没死，还继续成长。”

分身竟然会成长?

长到最后会变成什么？不再是分身，而是真正的孙悟空吗?

“踏入森林中的身外身，起先靠吃虫蚁、喝雨水过日子。时间一久，他渐渐不再动弹。不是死了，而是蜷缩身体睡着，然后不断茁壮。”

我脑海浮现身躯不停膨胀壮大的猴子。

“另一只也一样，只是换成来到海边。一开始在沙滩上捡螃蟹、海草果腹，接着缩起身体，进入睡眠状态。”

“类似冬眠吗？”边见姐问，似乎已慢慢融入这犹如天方夜谭的故事。

“不是冬眠，比较接近昆虫结蛹。身外身进入睡眠，是因无法承受体内强大的力量。”

“什么强大的力量？”我随口发问，避免沉默。

“孙行者的力量。齐天大圣的能量太强，连分身也无法承受。短时间还没问题，但两只身外身没变回毫毛，终究难以抑制体内的孙行者能量。”

孙悟空原来这么强?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愣愣看着真人。我心底益发好奇，如今窗外的景色到底如何。

难道我在房内听着如此荒谬的故事，房外却毫无异常?

＋

“两只身外身的下场完全不同。森林里那只为了容纳巨大的能量，身体愈来愈大。”

“这有点深奥，我不太懂。”边见姐努力想理解儿子的话。

“你们不妨把能量想像成牛奶。”

“牛奶？”

“怎样才能避免大量的牛奶流得到处都是？”

“该怎么办？”

“很简单，用容量够大的杯子装就行。同样的道理，森林里的身外身为了适应巨大能量，变成庞然大物。”

“有多大？”边见姐问。真人面不改色地回答：“很大，比高楼大厦还大。”

“那可真大。”

我心想，那另一只身外身呢?

“至于另一只身外身……”真人恰恰提起这一点，目光仍旧难以捉摸。“他在海边挖了个洞，睡在洞穴里。虽然承受不住孙行者的力量，却又无法让身体成长，终于爆炸。然而，孙行者的能量并未消失，反倒四处飞散。这也是一个让牛奶不溢出的方法。”

“什么意思？”

“要装下大量的牛奶，有两个方法，一是用大杯子，二是分成好几杯。”

“分成好几杯？”我咀嚼着话中含意。

“孙行者的能量太大，一只身外身承受不住，只好由无数只共同分摊。于是，孙行者的能量分散，各自依附在人类身上。”

孙悟空依附在人类身上？这又是哪门子的新童话?

“真人，意思是孙悟空进入你的体内？”

“严格来说，并非孙行者本人，而是身外身飞散后的分身之一。换言之，像我这样的人很多。不管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都能看到我们的踪影。”

我稍稍挺直腰杆。虽然被突如其来的孙悟空故事唬得晕头转向，一时慌了手脚，但我已逐渐恢复冷静。不管真人的话再荒诞不经，与自称是恶魔有何不同？总之，不必去管孙悟空，照我平常的沟通方式就行。

“简单地讲，飞散的孙悟空能量附在真人身上，对吧？”

“简单地讲，没错。”

“为什么选择真人？”我整了整西装，站到真人面前。此刻，我重新找回驱魔的步调。

坐在床边的真人抬头看着我。

“倘若你是孙悟空的分身，为什么要附在真人身上？”

这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驱魔时询问对方“为什么附在这个人身上”，可借此让对方自我剖析。

举个例子，要是对方回答“因为这男人一直封闭自我”，表示虽扮演着恶魔，却明白自身处于封闭状态。

如此一来，便能借助恶魔的观点，让对方看清自己的现况。

真人紧闭双唇，并未回应，我默默等待。

好一会儿后，真人才开口：“这个男人心底有太多烦恼。”

“真人心底有太多烦恼？”我重复真人的话。不管是驱魔或心理谘询，“认同对方的话”都是基本方针。接着，我慢条斯理地应道：“有烦恼不是坏事。”

“他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什么也不敢做。像这样的人，需要我的帮助。”

“真人不知如何是好？”

“善恶难分，正邪难辨，世上无极恶之人，亦无至善之人。善恶俱在人心，时而为善，时而为恶。”

“有时做好事，有时做坏事？”

“没错。”

“那暴力呢？”我问：“暴力是善还是恶？”

这是刚刚真人提出的疑问，应该能引起他的兴趣。果然，真人顿时皱起眉，不再说下去。

“你认为呢？”过了一会儿，真人出声：“你认为暴力是恶吗？”

该怎么回答……

我一时语塞，默默咀嚼“暴力”一词，试着发挥想像力。“暴力存在每个人的心中。”

没错，暴力也是一种SOS信号。

“每个人多少都有暴力倾向。当然，其他动物也一样，但人类的生活模式远比其他动物复杂，压力也较难排解。而压力长期累积在体内，就会借由暴力宣泄。说穿了，暴力不过就是压力凝聚而成。”

“为什么？使用暴力为什么不对？”

对我这番缺乏自信的说明，真人打破砂锅问到底，教我不禁直冒冷汗。

我最怕碰到这一类问题。

这就跟小孩子为了考验大人，连声追问“为什么不能杀人”一样。比起问题本身，发问者潜藏的恶作剧心态更难以应付。

“胡乱使用暴力，就无法与他人和平相处。”我沉吟半晌后开口。

我预期真人会出现两种反应，一是“少唱高调”，二是“不见得非与人和平相处不可”。

会如此挑衅的人，多半都是这两种反应。

然而，真人却出乎我的意料。

“如果不是胡乱使用呢？如果遇到无法容忍的情况时，能使用暴力吗？”真人问。

“你遇到无法容忍的情况？”我反问。

＋

尽管这样的对话方式并不协调，至少达到了沟通的效果。

这与我平常驱魔的状况颇为接近。

真人沉默不语，边见姐在一旁忧心忡忡地呼唤他的名字。

我又换一个话题，心中已有盘算。

“你真的拥有孙悟空的力量？”我问。

真人双眉一抖，涣散的眼神突然变得锐利。

“你自称是附在真人身上的孙悟空，我不太相信。你有什么本事？”

我故意说得尖酸刻薄，这也是常用的驱魔手法。

真人脸色一沉，倏地站起。“你身为守护者，竟然不相信我？”

我一头雾水，不明白“守护者”的意思。

边见姐又喊一声“真人”，似乎想走近，我伸手制止她。

观察对方的反应很重要。

根据以往的经验，对方很可能忽然发飙，或撞门企图逃跑。

真人的身高比我想像得高。

他环顾房内，开口：“记得乌鸡国的事吗？”

“乌鸡国？”我连这三个字怎么写都不知道，但边见姐似乎已听懂，抢着回答：

“你是指《西游记》里的乌鸡国吗？”

“那是什么？”我大感无奈，又回到孙悟空的话题了。

“乌鸡国是《西游记》里唐三藏等人到过的国家。”

“我孙悟空在那里有个名头，叫立帝货。”真人补上一句。

边见姐向我简述故事大要。

《西游记》中，唐三藏遇上乌鸡国太子时，声称随身携带贵重的宝物，是个能看见过去与未来的精灵，名叫立帝货。

其实，那是孙悟空变的，“立帝货”也胡诌的名字。

“当时，我孙行者自称可看见过去、未来一千五百年的一切事情。”

真人仿佛在叙述众人皆知的著名事迹，例如世界杯足球赛预赛中的某记穿越传球。

“但那不是假的吗？孙悟空只是伪装成宝物，根本没预知未来的能力，不是吗？”我再度挑衅。

“亦假亦真。立帝货这名头是假，但对我孙行者而言，看穿未来易如反掌。”

当然，我只有一个回答。“既然如此，证明给我看吧。”

真人走到窗边，一口气拉开窗帘。

日光透入室内，我不禁错觉自己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面对广大的观众，心跳不断加速。

真人打开窗户，风灌进房间，窗帘随之飘扬。我担心孙悟空召唤的妖魔鬼怪会无声无息入侵，头皮一阵发麻。

“现在就证明，我孙行者能看见未来之事。”真人望着窗外。

我不知真人有何打算，不由自主地走向窗边，待在他的身后。

窗外是一条宽广的车道。

边见姐的家位于平缓的坡道上。这房间靠近屋后，窗外看得见绵延至坡下的车道与人行道。

一辆白色汽车行驶在前方的双向单车道上，自右手边而来，又伴随着低沉的引擎声逐渐远离，房内回归宁静。

“看着那个男人。”真人伸出手指。

顺着他的指示望去，对向人行道上确实有个穿西装的上班族，正往右走。

他戴着眼镜，走路抬头挺胸。

“那个人吗？”

我猜不出真人接下来会冒出什么话。

怎样才能证明孙悟空的力量？难不成他要跳上远处飘来的筋斗云，在空中优雅地遨游？

或者，取出如意金箍棒，一棒打飞远方那个上班族？

“那男人姓五十岚，名真。”真人突然说道。

“你见过他？”边见姐问。

“没见过，但我算得出他的身分。”真人望着窗外，“注意看这个男人。”

他依然指着远方人行道上的西装男人。窗帘挡住视线，我伸手拨开。接着，真人缓缓关上窗户，走回床边坐下。

“我将说出那男人半年后的遭遇。”真人抬起头。

“半年后的遭遇？”我与边见姐皱着眉问。

“对我孙行者而言，这只是雕虫小技。”

真人深吸口气。

窗帘忽然摇摇晃晃，仿佛房内的空气全被他吸进肺里。窗户明明已关上，窗帘竟会晃动，我不禁吓一跳。正回头望，灯光倏地熄灭，眼前一片阴暗。我不安地觑向边见姐，边见姐却目不转睛地盯着真人。

“我接下来要说的……”真人开口。

那像是即兴编出的故事，又像是货真价实的未来情景。他似乎不是对着我与边见姐，而是对着广大世人发言。

“这是个阐述因果的故事。如我孙行者，若非大闹天宫，岂有五行山盖顶。这叫无因便无果，无火不生烟。既是阐迤因果，不能不提五十岚真。此人的工作，正是『寻因溯源』。”

真人娓娓道出孙行者看见的半年后景象。

“故事就从五十岚真独自吃午餐拉开序幕。这天中午十二点，办公室铃声一响，五十岚便起身外出，走到附近大楼地下街的杂炊饭馆，点了午间套餐。五十岚现年四十……”

既然是猴子说的故事，姑且称之为“猴子的故事”吧。

五十岚真的故事

走出便利商店，突然有人叫住我。路旁不知何时摆着一个花瓶，寥寥几枝娇小的花儿插在瓶子里。人家说今年是暖冬，但正月以来气温骤降，每天晚上十点多自公司回家的路上，我总是冻得双手僵硬。

赤裸的花儿，置身于如此天寒地冻的环境下。

我不禁想起荣格（注17）自传中的一句：

“植物能传达神圣境界的美好与思想，不带自我且从不脱序。”

花儿孤伶伶地伫立在深夜之中，诉说着寂寥、谦冲与强韧。“神圣境界的美好”，这样的描述显然有些道理。

一阵风袭来，我虽穿着大衣，脖颈依然颇有寒意。蓦地，我又想起小学体育老师的话。

当时，我们一身短袖体育服，每个人都大呼寒冷，体育老师骂道：“冷就动，热就脱！被留在南极的太郎、二郎（注18）比你们冷得多！”前半段挺有道理，后半段未免扯太远，我不禁苦笑。

“请问你是五十岚先生吗？”我听见呼唤声，转头一看，眼前站着一个男人。

＝

男人约莫三十出头，称不上年轻，却又不像人生经验丰富的中年人。仿佛是青涩的少年随着年岁渐长，变成了青涩的中年。

“请问你是五十岚先生吗？我叫远藤二郎。”男人报上姓名。

我以为他会掏出名片，但他没这么做。“能耽误你一点时间吗？”男人打开肩包，取出一张报纸。

三更半夜的马路上，一个男人做出这种举动，让我不禁提高警戒。“请看。”男人摊开报纸，上头印的人标题是“一张四十一万圆变成

一圆四十一万张　大庵证券下错单　损失一百五十亿”。

这是昨天的报纸。

“有什么事吗？”我努力保持镇定。

“五十岚先生，你是不是正在调查这个案子？”

我凝视远藤二郎，犹豫着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继续道：“你任职于系统设计公司，受派至大庵证券调查下错单的原因，对吗？”

他的口气不像铁口直断的占卜师，反而像个没自信的考生。

“五十岚先生，你现在是不是单身？”远藤二郎又问。

“你问这个做什么？”

“你是不是离过婚？”

或许我能直斥其非，但我并未因此心生不快。“我一年半前离婚，你怎么晓得这件事？”

“一年半前？不是三十出头的时候吗？”

“我今年四十一岁，在三十九岁时离婚，跟『三十出头』有点距离。”

“三十九？这不对。”

“什么不对？”

“和我听到的不一样……”远藤二郎自言自语地走进一条小巷，指着某栋大楼的阶梯说：“方便的话，要不要喝一杯？”

不知何时，我已与他并肩齐步，边走边谈。他邀我上酒馆喝酒。

我有些摸不着头绪。这男人突然出现，问了些失礼又古怪的问题，完全不像现实中会发生的情况。为何得和他一起喝酒，我也讲不

出所以然。

不过，我没拒绝，随他走进酒馆。

虽不明白自己为何这么做，但我试着分析下此决定的理由。

踏入酒馆后，远藤二郎告诉店员：“等等可能还会来三个人。”

他传达讯息的对象除了店员，似乎也包含我。

“还有其他人会来？”我问。

“对，我的几个朋友也想跟五十岚先生谈谈。”

＝

店内灯光极为讲究，营造出妖异而甜美的气氛。他走进包厢，掏出手机向刚刚提到的“三个人”发简讯。

“是我主动邀约，或许这么说有些失礼，但没想到五十岚先生是会与陌生人上酒馆的人。”远藤二郎开口。

“你知道我是怎样的人？”

“称不上知道，有些资讯是错的。我原以为你不会答应跟陌生人喝酒。”远藤二郎迟疑着应道。

远藤二郎举起服务生送来的啤酒，我也举起手边的乌龙茶。

“谢谢你辛劳一天后拨冗赏光，干杯。”远藤二郎满怀歉意。

我跟他举杯相碰，不禁感慨许久没与人干杯了。连当年尚未离婚时，我也总是一个人用餐。

“远藤先生，我们素不相识，为何我会答应奉陪，自己也觉得匪夷所思。不过，若要深究理由，其实仍分析得出来。”

“什么理由？”

“或许是刚刚走出便利商店时，我想起小学回忆的关系吧。”

“小学回忆？”

“体育老师激励我们这群冷得直跳脚的学生『向南极的太郎、二郎看齐』。”

“这样的激励恐怕收不到效果。”远藤二郎笑了。

“嗯，我沉浸在回忆中时，你突然出现，并报上全名。”

“是啊，我报出全名，自己也没察觉有何不妥。”

“我正想着二郎，二郎就出现。”

“就因为这种偶然？”远藤二郎明显一愣。

“不仅如此，那体育老师也姓『远藤』。”

他顿时瞪大眼，一脸惊奇。“确实是少有的巧合……不过，就因为这样？”

“我认为这并非单纯的巧合。”

“并非单纯的巧合？”

“你晓得Constellation这个字吗？”我问。

“什么？”

“Constellation原义是『星座』，但可引申为『排列』。”

“唔……”

“好比几颗星星排列在一起，远眺就成了狮子或天鹅。同样的道理，有些事凑在一起，乍看只是巧合，以宏观的角度审视却具有重要意义。Constellation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或许解释为『具有意义的巧

合』更加贴切。换句话说，我想起从前的体育老师『远膝』提到『二郎』时，远藤二郎出现在眼前，也是……”

“Constellation？这个理由让你决定跟我深入交谈？”

我不禁有些难堪，“或许聽起来挺荒谬的，但我对这一类巧合特别感兴趣。对了，Constellation其实是心理学使用的字眼。”

“心理学？我当年在学校也学过一点。”远滕二郎说得有些心虚。“那门学问把梦境出现的每样东西都与『性』联想在一起，我总觉得怪怪的。”他老实道出心中感想。

“那是佛洛伊德。在这部分，荣格与佛洛伊德的看法不一样。”

“原来如此。”

“不过，荣格的理论也常遭批评神秘色彩太浓，可信度值得怀疑。”

远藤二郎听到我这句话，眯起双眼问道：

“五十岚先生，你很了解心理学？”

“我不是心理学专家，只是工作上常需与人交谈，对分析心理学产生兴趣，读过几本心理学的书。有些知识能在工作中派上用场。”

“原来如此……对了，五十岚先生，你不喝酒，这点倒是符合我对你的印象。”远藤二郎指着我手上的乌龙茶。

“你为何会对我有这种刻板印象？”

“严格来说，这不是刻板印象，是预言。”

“预言？”我反问。

“我晓得这令人难以置信。”

“比起荣格，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应道。

“五十岚先生，原以为你绝不会相信我。”

“我可还没有相信你。但想要骗我，没那么容易。”

我说得轻描淡写，尽量不带讥讽。基于过往的经验，我对这一点颇有自信。工作上，我需要调查各种事情，与各种人沟通，分析对方的借口与抱怨。在多年的训练下，我不管遇到报纸或商品的推销员，甚至是新兴宗教的传教人士，都能够冷静应对。

店内暖气开得颇强，穿着高领毛衣的远藤二郎想必很热吧。

“关于我，你还晓得什么？”我决定问清楚，心里好有个底。

“还有……将领带绑在头上。”远藤二郎歪着脑袋回答。

“将领带绑在头上？”

“五十岚先生，你不会做这种事，对吧？”远藤二郎说到一半，已先笑出来。

“当然。”

＝

“没想到初次见面就能与你详谈，如今我也还理不出个头绪，或许说起话有点颠三倒四，请见谅。”远藤二郎吞吞吐吐地开口。

原来他是抱着遭到拒绝也没关系的心态向我攀谈。我不禁有些错愕，甚至感到有些莞尔。

“是这样的，半年前我遇到一个年轻人。他是二十岁的茧居族，名叫真人。”

“茧居族？”

“我的工作类似外派式的心理谘询师，到他家拜访过几次。”

我没详问外派式心理谘询师的工作内容。一来我大概猜得出那是怎样的工作，二来远藤二郎神色飘忽不定，肯定在撒谎，在此事上钻牛角尖毫无意义。

“第一次见面，他失去意识，我没机会与他交谈……”

“这是茧居族常见的症状吗？”

“不，应该很少见，那年轻人自我封闭的情况比一般茧居族严重。第二次拜访，在我不断地呼唤下，真人突然开口。”

“他怎么说？”

“他忽然说起半年后将发生的奇妙故事。”

“半年后？”

“就是现在。如今距他说那故事，已过半年。”

“什么意思？”

“好像有点热，请等我一下。”远藤二郎匆匆脱下外套，接着道：“意思就是，我是来对答案的。”

＝

远藤二郎不过喝一杯啤酒，便已满脸通红。他从肩包取出一份报纸，说道：“就是这个。”刚刚他也拿出来过一次。

上头刊登着一篇很短的新闻报导，标题是“身分不明孩童获收容”。

我凑上前，迅速阅读文章内容。

报导写着，三天前警方发现一名孩童深夜在外游荡，便带回警局保护。我想起曾在网路上看过这则新闻。那孩童身上有受虐痕迹，身体极为衰弱，已陷入意识模糊的状态。

警方发现那孩童的地点就在我家附近，所以我印象十分深刻。

“可怜的孩子，希望警察早点确认他的身分。”我说。

“啊，抱歉，我搞错了，是这则报导才对。”远藤二郎慌忙将报纸翻至另一面。

原以为他是故意的，但表情又不像。我低头一看，上头报导的正是大庵证券下错单事件。

证券公司职员受客户委托以四十一万圆的价格卖出一张股票，却输入成以一圆卖出四十一万张，造成市场一片混乱。

这则新闻与我息息相关。

“这就是真人所说的故事。半年前，他预言了这起下错单事件。”远藤二郎解释。

“他早就知道这件事会发生？”我愕然望向远藤二郎。

“没错，他还知道你将负责调查原因。”

我心想不必急着结束谈话，于是回答：“公司确实派我调查原因，而且就在昨天。”

“真人在半年前说出这件事。”

“真的吗？”

“没错，真人的预言成真，看来找你对答案是正确的。五十岚先生，你是系统设计公司的职员，负责品质管理及事故原因调查，上头命令你到证券公司调查下错单事件，对吧？”

我又是一惊。

但并非远藤二郎说对了。

恰恰相反。

他说的都不是事实。

“咦，不对吗？”远藤二郎十分疑惑。

“我在大庵证券上班，并不是系统设计公司的职员。上头命令我调查下错单事件，是因我任职于总务部。你想，这么重大的事件，公司怎么可能交给外人调查？”

“交给第三者调查，不是比内部调查更有公信力吗？于是他们请五十岚先生以第三者的立场……”远藤二郎有些畏畏缩缩。

“不，我是大庵证券的职员。”

“原来如此，看来许多细节不一样。”远藤二郎低喃，并未特别沮丧。

“哦？”

“预言内容并不全对。半年前我听到的故事，证券公司的名称不是大庵，股票名称及金额也不同。五十岚先生不是在三十出头离婚，且任职于证券公司，与系统设计公司无关。”

“不，其实不全然无关。一年前，我确实任职于桑原系统设计公司的品质管理部门。”

远藤二郎的表情豁然开朗，“真的吗？这么说，预言跟事实相差不远？”

“但我目前是证券公司的职员，不是系统设计公司。”

“你的工作是调查因果关系吗？”

“我的工作是协助职员解决问题，有时也像你一样做些心理谘询工作。要说是调查因果关系，倒也没错。我常常得帮职员找出烦恼根源，加以排除。”调查因果关系，这样的形容其实挺贴切。

“所以，你才学习心理学理论？”

“是啊。”

“半年前真人说的那故事实在古怪，甚至称不上是预言，听起来像是荒谬无稽的童话。”远藤二郎观察着我的神情，一副难以启齿的模样。“里头还穿插《西游记》的情节。”他尴尬地快速带过。

“《西游记》？”

“没错，真人的故事里不时出现《西游记》的剧情，跟现实差距颇大。何况，证券公司职员下错单造成几百亿损失，市场一片大乱，这件事本身就很荒唐。”远藤二郎耸耸肩，别有深意地扬起一边眉毛。“我原本不相信，以为他在随口瞎掰。”

我似乎逐渐明白，这个人来找我的用意。

“没想到，这个荒唐的故事竟然成真。半年之后，下错单事件成为事实。”我望着报纸。

远藤二郎严肃地点点头。

换句话说，他心中浮现这样的想法——

“既然下错单事件是事实，搞不好那个茧居族少年的话都是真的。”

于是，他来找我对答案。

＝

“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没找你，只是猜测你可能出现在那间便利商店附近，所以等了两天。其实，我没有任何线索，算是姑且一试。”

“你怎么晓得我常去那间便利商店？这也是预言的一部分吗？”

“这不是预言。”满脸通红的远藤二郎摇头。“真人是个茧居族，他的行动范围仅限自家及那间便利商店。除了家人，他认识的人多半是

在便利商店遇上的。我猜想，他既然拿你当主角，守在便利商店或许能遇到你。”

我听到“主角”两个字，内心一突。

店员走过来，送上摆满生鱼片的船形餐盘。

“你的意思是，我和真人曾在便利商店遇见？”我夹起一块生鱼片。

“嗯，应胲八九不离十。”

“但我不记得……”还没说完，我脑中闪过一道回忆。

那是个闷热的夜晚。

走出便利商店，包覆着身体的冷气消失，热气席卷全身。

回忆的场景显然是夏天。

我热得受不了，想脱下西装外套，于是停下脚步。此时，一个年轻人从背后撞上来，我的公事包脱手飞出，公司文件散落一地。

当时我还在桑原系统设计公司上班，不过已有换工作的念头，公事包内放着大庵证券的征人资料。

年轻人捡起地上的文件递给我，嘴里念念有词。我愣了一下，才察觉他在道歉。他似乎不善于表达感情及意见，虽然心有歉意，却不好意思大声嚷嚷。

聊了一会儿，他说自己常为人际关系烦恼，满心期待地问我：“当系统工程师，是不是只要面对电脑跟程式就好？”

“没那回事。”我想也不想地回答。“系统工程师面对电脑跟程式的时间虽然很长，但与他人沟通的时间更长。”

我以自身负责的品质管理为例，向他解释这是必须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工作。“不是在吓你，系统工程师的自杀率非常高。”我补上一

句。

这并非危言耸听。

由于待遇差、责任大，系统工程师往往得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许多人因此轻生，而这也是我对心理学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

“要找到合适的工作真难。”年轻人颇为沮丧。

“那年轻人应该就是你口中的真人吧。我想起来了，当时我们在停车场聊过不少关于工作上的事，我还给他一张名片。”我告诉远藤二郎。

“真人每天关在房里。有一天，他忽然说出一个带有预言色彩的奇妙故事。”

“一个穿插《西游记》剧情的故事，主角是我？”

“没错，真人分好几天叙述那故事。每告一段落，就会以『且听下回分解』收尾，不再说下去。”

“且听下回分解？”

“这是模仿《西游记》中的用语。听到这句话，我只能老实回家，等下次放假时再上门拜访。”

“你简直像热心于家庭访问的老师。”

“是啊。总之，如此持续好几天，故事里出现孙悟空与《西游记》里的牛魔王等妖怪，主轴却是下错单事件的调查过程。”

“真是天马行空的内容。这故事的结局是什么？”我逐渐产生兴趣，甚至期待能从中找到下错单原因的线索。

“这个嘛……五十岚先生，你在故事中……”远藤二郎吞吞吐吐起来。

“变成故事主角，实在有些不好意思。”饰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我并不感到光荣。

“你在某幢公寓内发现一具尸体。”远藤二郎鼓起勇气道。

突然冒出“尸体”一词虽然有些突兀，但称不上出乎意料。

“你听了一定很不舒服吧？”远藤二郎一脸不安。

“以心理学角度来看，不管是梦境或这种虚构的故事，多半会反映当事者心中受到压抑的情感，因此出现尸体不算稀奇。”

“对了，有没有办法以心理学的手法分析真人的故事？”远藤二郎倾身向前。“或许能了解孙悟空、股票等要素象征的意思。”

我摇摇头。“分析梦境里出现的每样东西，意义不大。佛洛伊德或许会做，但荣格并不采用这种手法。”

“啊，是吗？”

“梦中出现铅笔，不见得一定与学业有关。何况，只要有心，任何事物都能跟『性』扯上关系，例如出现棒状物体，就可解释为男人的生殖器官。”

“原来如此。”

“站在分析心理学的立场，只会以宏观的角度观察整个故事的架构。”

“宏观的角度？”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透过与本人对话，厘清潜意识中的偏差与问题症结。我能见真人一面吗？”

听了我的要求，远藤二郎脸色有些尴尬。

“真人已搬到信州。”远藤二郎望着墙壁，仿佛那就是信州的方向。“半年前，他跟我说完故事，茧居族的状况仍没改善……”

“依然自我封闭？”

“不仅没改善，且更加恶化，变得完全无法沟通，陷入深度的封闭世界。若要打个比喻……”

我正想说“没必要打无谓的比喻”，远藤二郎已接着道：“就像《西游记》里，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他的母亲放心不下，便带他到位于信州的别墅，打算和他单独住一阵子。”

“想靠转变生活环境改善症状？”

“或许吧。”

“他家有别墅，应该很富裕吧？真羡慕。再不景气的时代，有钱人依然不少。”

“据说是亲戚的别墅，那亲戚是位喜欢炒股票的守财奴先生。”

守财奴先牛，真是可爱的称呼。

“转换环境是否发挥效果？”我问。

“效果似乎不错，真人的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偶尔会和守财奴叔公交谈，不过……”远藤二郎又吞吞吐吐起来。

“不过？”

“我昨天打电话给真人的母亲，她说真人不见了。”

“不见了？”

我脑中浮现妖猴撞碎高山巨岩，一飞冲天的景象。长年遭受束缚终于获得解放，妖猴登上彩云自由翱翔，最后消失在遥远的天际。

我正想问真人去了哪里，忽然传来脚步声，话题只好中断。

转头一看，店员走过来，后面跟着一女两男。

那三人一进包厢，空间登时拥挤不堪。

“二郎真君！你竟然没等我们，自己喝得这么开心！”身材丰腴的女人在远藤二郎的身旁坐下，不断拍打他的肩膀。

＝

“雁子小姐，好痛！好痛！”

“我还以为你早醉得不醒人事。”

“没那回事，我喝酒一下就会脸红，但酒量可不差。这家店好找吗？”

“多亏你的简讯，马上就找着地点。”

“别说这些了。二郎真君，真人的预言到底准不准？”一个高大的男人不断从我右侧挤来。

这男人穿短袖衬衫，手臂粗得像巨木。我忍不住猜测他在寒冷的冬天穿短袖衬衫的理由。可能是从开着暖气的地方直接搭车来，所以不觉得寒冷，也可能是原本一身极厚的大衣，进店时脱掉。

“各位好，敝姓五十岚。”我报上姓氏。

“哎呀，二郎真君，你没骗我。这人我真的见过。”名叫雁子的女人咧开嘴，指着我道。接着，她朝身旁的男人连声问：“对吧？对吧？”那男人打着领带，像是西餐厅的服务生，虽然看不出年纪，不过态度犹如恭谨内向的学生。

“我们见过？”我有些困惑。

“欢迎光临！”坐在一旁的魁梧男人突然扯开嗓门大喊，一时仿佛天摇地动。我转头一看，理着平头的魁梧男人满脸堆笑：“感谢您平日的惠顾！”

“你是那便利商店的……”我恍然大悟。

“敝姓金子，是那间店的店长。期待您再次光临！”他勉强从桌子和椅子的空隙站起，行一礼。

“雁子小姐他们常在便利商店的停车场唱歌。”远藤二郎接着解释。

“啊，原来如此。”

我登时忆起，曾看见他们在店外练习合唱。

我一直很好奇，总在深夜扰人清幽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现下终于得到解答。

“真人的预言到底准不准？”女人问远藤二郎。

“我们正在讨论。”

“二郎真君，你办起事情像个慢郎中，不知该说是太懦弱还是太斯文，要是交给你来主导，剧情恐怕得播五季才能完结，不如我来问吧。”

“雁子小姐，总得向五十岚先生解释来龙去脉。”

“小哥，不必啰嗦，快告诉我下错单的是谁！”

“你是指下错单事件的肇事者？”

“对，那个人住在哪里？”

原以为他们想知道一些更抽象的事情，好比我如何分析那个预言故事，或成为故事主角的我有何感想之类。没想到，她突然冒出“住在哪里”这种具体的问题，我不禁一阵错愕。

我提醒自己绝不能看公事包，里头有上司给我的职员资料。两天前，新上市的火炎公司股票发生下错单事件，肇事者是资产管理课的中野彻，他的资料当然也在其中。

“你接到上司的命令，到证券公司调查这件事，一定晓得肇事者的地址吧？”

“状况有些出入。”一脸红润的远藤二郎插口：“五十岚先生不是别间公司派来的，他是证券公司职员。真人的故事有些细节与现实不符。”

“这种小事不重要！”坐在我身旁的壮汉原本在点餐，突然大吼一声，蹲在地上的店员吓得全身一震。“情节大致没错就行。既然真的发生下错单事件，就有必要把那家伙的隔壁邻居查个清楚！”

“隔壁邻居？这又是怎么回事？”

整个包厢突然笼罩在一股诡异的气氛中。

为了营造情调，店内灯光昏暗，此时更像弥漫着一层雾气。或许只是香烟的烟雾沿走道飘来，但阴郁的氛围让我呼吸困难，肩头仿佛压着重物。五个大人挤在包厢里讨论这种怪力乱神的事情，实在令人不舒服。

“五十肩先生，不晓得你目前查到多少……”雁子叫错我的姓氏，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她接着道：“但我能告诉你，那职员下错单，全是因为粗心大意。”

我差点脱口说出“可能性确实极高”这句话。根据我掌握到的消息，下错单的肇因是中野彻输入错误，多半是粗心大意的缘故。

“至于那职员粗心大意的理由……”

“粗心大意也有理由？”我问。

“当然。那职员粗心人意，都是睡眠不足的关系，至于睡眠不足的理由……”

“等一下！”我此刻当然大叫暂停。“这也是真人告诉你们的？”

“没错，就在半年前。”远藤二郎点头。

“我是听二郎真君转速的。如何，准不准？那家伙是不是睡眠不足？”

我摇摇头，“不清楚。调查才刚开始，什么都还没查到。我跟中野先生约明天见面，他现在……”

“请假没上班，对吧？”金子店长双手交抱胸前，沉着嗓子抢先道。

他一语中的，我不禁哑口无言。

“下错单的人姓中野？”远藤二郎问。

我心头一惊，暗骂自己竟然将重要情报说溜嘴。这实在不像我会犯的错误。

“好了，回到原本的话题。总之，那个姓中野的家伙睡眠不足，是因为前一天晚上隔壁邻居很吵。”雁子出声。

“所以睡眠不足，粗心大意犯下过失？”我以吸管搅拌乌龙茶，杯里的冰块叮当作响。

“睡眠不足会阻碍大脑运作，从前NASA的太空梭发射失败，便是负责人员缺乏睡眠的缘故。”远藤二郎偷偷窥探我的脸色。

“谁说的？”

“你说的。”远藤二郎回答。“啊，我指的是真人故事里的你。”

我突然有种奇妙的错觉，仿佛自己真的说过这句话。

“然后，在真人的故事里，你着手调查睡眠不足的背后原因。”

“我？”

“对，就是你。查了半天，终于查出。”

“睡眠不足的原因是什么？”

“隔壁死了个人。”

“原来尸体是此刻登场？”我望向远藤二郎，他点点头。

“意思是，隔壁有人遭到杀害，吵得中野睡不着觉，才犯下隔天的大错？”我问。

“你真是一点就通，省掉我们不少麻烦。这关一过，后面的事解释起来就轻松许多。”雁子啃完一根肉串，以竹签指着远藤二郎手上的报纸。“不久前，故事里的下错单事件真的发生了，对吧？”

“没错。”

“我们原本都不相信，不过是按错几个按键，怎么可能造成上亿圆的损失，没想到竟然成真。”

“你们认为，既然下错单事件是真的，那尸体也是真的？”我问。

“你真聪明。”雁子摇晃着竹签称赞道。

＝

他们希望我说出下错单职员的住址，但我没答应。严守纪律是我做事的原则。

然而，金子店长打破我的原则。

他抢过我身旁的公事包，擅自打开，掏出里头的文件。

我连阻止的时间都没有。

金子店长仿佛拥有独特的嗅觉，他粗大的手指上下翻舞，没两下就捻起一张纸，笑道：“有了，那家伙叫中野彻。这里有他的住址。”

或许我该高声抗议，对眼前的几个人大发雷霆，但还来不及发作，他们已鼓噪起来，连呼：“事不宜迟，我们快走！”

“现在就去？”远藤二郎似乎有些畏缩。

“二郎真君，当初可是你来找我们商量。凶杀案是大事，哪能挑什么黄道吉日？”

“这么晚，去了肯定会挨骂。”远藤二郎担心道。此时将近十二点，造访他人的家确实不太合适。这大概比擅自打开他人的公事包更失礼。

最后，我们还是起身走出店外。夜晚的冷风迎面袭来。

身旁的远藤二郎颤抖着望向我的公事包，低喃：“对了，真人的故事里，下错单的人叫田中彻。”

“现实里叫中野彻。”

“虽然不算正确，但颇为相似。”

坐上计程车的，只有我、远藤二郎及雁子。至于金子店长及看起来像服务生的男子，则选择留下。

“人数太多会吓到对方。”金子店长解释。为什么与我见面时就没这么贴心？我真是不能理解。

“现在是分秒必争，既然知道地址，还等什么！司机，快开车！”雁子气势汹汹地吩咐。我将文件上记载的地址告诉司机，只见司机冷淡地将目标地点输入导航系统。

计程车驶出后，雁子忽又开口：“欸，真人为何突然说出这个古怪的故事？”

“什么意思？”

“我搞不懂，他怎会对二郎真君大谈『猴子的故事』，还声称是预言？”

“当时我挑衅地问他有何能耐，他便回答能预知未来。”

“他把从前读过的《西游记》与潜意识里的欲望混杂在一起，化成故事说了出来？”

“我也摸不着头绪。”远藤二郎歪着脑袋纳闷道。

“这实在很奇怪，一般人实在不可能认为自己是孙悟空。他当真自以为是孙悟空？该不会是一种角色扮演游戏？”

“自以为是孙悟空？”我转头看着远藤二郎与雁子。

“咦，你还没告诉他？”雁子扯起嗓门，音量虽不算大，在车内却异常刺耳。

“我怕一开始就说，会给五十岚先生带来困扰。”

“即使不说，一样会带来困扰。”雁子应道。

我不禁苦笑，这句话说得真好。

“不过，你长得倒是挺像唐三藏。”雁子面向我，接着解释：“简单地讲，真人是个茧居族，有一天突然自称是孙悟空。”

“雁子小姐，严格来说他不是孙悟空，而是孙悟空的分身。”

“二郎真君未免太爱钻牛角尖。”

“真人自称是孙悟空的分身？”我问。

“五十岚先生，孙悟空的分身什么的，你一定觉得很荒唐吧？”远藤二郎窥探着我的神色。

“不，听来很有意思。”我说。

“看样子，你也是个怪人。”

“心理学家荣格的自传里，记录着一段有趣的插曲。”我提及那个关于荣格的有名故事。

“荣格？”雁子一阵愕然。

“有个女病人患了妄想症，自称是『妖精罗蕾莱』，医生们都束手无策。荣格诊断后，发现那是有原因的。”

“自称是妖精的原因？”

“嗯，那原因就出在医生们说的话。”

“医生们说的话？”

“没错，医生们听完她的妄想故事后，多半会先说一句『虽然我不清楚那代表什么意思……』接着才发表自己的看法。”

“咦？”

“例如，其他医生询问『她怎么讲』时，听过妄想故事的医生通常会回答『虽然我不清楚那代表什么意思，但她……』。”

“原来如此。”

“巧的是，有首名为〈罗蕾莱〉的歌，第一句正是『虽然我不清楚那代表什么意思』。”

“那又怎样？”

“换句话说，女病人以为医生们在引用歌词，因而产生『医生们把这句歌词挂在嘴边，可见我就是妖精罗蕾莱』（注19）的想法。”

“喔……”远藤二郎愣愣地应声。

“此外，女病人还曾自称是『苏格拉底的代理人』。”

“那她可是个大人物。”雁子感叹道。

“医生们只当那是另一种妄想。”

“当然是妄想。难道这妄想也有理由？”

“荣格认为女病人想表达的是『我跟苏格拉底（注20）一样受到不当批判』。”

“唔，听起来很有道理。”雁子语带钦佩。

“可是，真人真的自认为是孙悟空的分身，并非隐喻。”远藤二郎强调。他的语气虽委婉，但显然无法全盘接受我的说法。

“为什么他要当分身？当本尊不好吗？”雁子往奇怪的地方钻起牛角尖。

接着，远藤二郎向我简单叙述真人说的故事。孙悟空走失两只分身，一只变得异常巨大，另一只则裂成碎片，散落在各地。而分身的碎片之一，就附在真人身上。

＝

“你们听过『埃及学者桃乐西』的故事吗？”这句话的口音相当陌生。我纳闷着是谁发话，仔细一瞧，原来是司机。

我望向副驾驶座上那块标示司机个人资料的牌子。从照片看来，司机长得颇斯文，一头白发，脸型有点像松鼠。

我们三人面面相 ，对司机突然参与话题都有些错愕。

“刚刚听你们讨论的内容，我想起前几天看过的电视节目。那节目介绍一名叫桃乐西的优秀学者，她有点与众不同。”司机语气恭谨地加入我们的谈话。

“怎么个与众不同法？”远藤二郎问。

“她自称是古埃及法老王赛提的爱妾投胎转世。”

司机接着解释，桃乐西小时候看了古埃及碑文的图片，曾说“我看得懂这些字”，看过法老王赛提一世的神殿照片，又大喊“我曾住在这里”。

“每到晚上，法老王赛提就会来跟她讲话。”

“那只是在做梦吧？”远藤二郎的口吻流露好奇与怀疑。

“真相如何，只有本人清楚，但她真的从法老王口中问出许多现代人不知道的事。”

“例如呢？”

“例如，神殿庭院的位置，还有关于狮身人面像的秘辛。原本大家都以为狮身人面像是那个什么王建的……”

“卡夫拉王？”我接过话。

“五十肩先生真是博学。”雁子称赞。

“对，就是卡夫拉王。可是，桃乐西的书却写着，赛提王在梦里告诉她『狮身人面像在卡夫拉王之前的时代便存在』。”司机继续道。

“真的假的？她说的到底对不对？”雁子兴味盎然。

“后来有学者根据石头的风化程度，主张狮身人面像确实诞生于卡夫拉王之前的时代，但学者们各说各话，目前尚无定论。”

“哦？”

“虽然真相还未大白，不过，桃乐西的话似乎不是凭空捏造。”司机转动方向盘。

“搞不好她真的是法老王爱妾投胎转世。”雁子盘起胳膊啧啧称奇。

“可是，她是优秀的学者，或许只是从古埃及文明的史料中找出蛛丝马迹，不见得与投胎转世有关。”远藤二郎分析。

“没错，节目上的学者也这么说。”司机轻声附和。“桃乐西对古埃及研究非常热心，长期住在遗迹里。恐怕她根本不是什么爱妾投胎转世，纯粹是凭着知识与直觉，发现他人不晓得的事情。”

“原来如此。”

“那学者最后以一句话作结……”

“哪句话？”

“不管桃乐西是不是爱妾投胎转世，都不重要。”

“身为学者，这么说妥当吗？”远藤二郎不禁莞尔。

“我反倒松了口气。”司机喜形于色。“投胎转世的主张若遭到全盘否定，不是很没意思吗？总之，她相信自己是投胎转世，并确实留下傲人的成果，这样不就够了吗？回到原本的话题，既然世上有人自称是法老王的爱妾，孙悟空的故事也不见得是无稽之谈。”

“原来如此。”远藤二郎应道。

“不过……”雁子再次拉开嗓子，“孙悟空附身还是扯了点。古埃及法老王至少是真正存在过的人，但孙悟空不是幻想出来的吗？”

“他甚至不是人，是只猴子。”远藤二郎跟着耸耸肩。

此时，汽车导航系统发出“即将抵达目的地附近”的电脑语音。

“究竟是到了没，这机器也不讲清楚。”雁子抱怨。

“差不多已经到了。”司机也故意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

＝

一下计程车，登时感到一股寒意。我急忙拉起大衣衣领，远藤二郎和我一样冷得缩起肩膀，雁子反倒更抬头挺胸。

深夜十二点多，除了寥寥几盏路灯，整个住宅区沉浸在黑暗与死寂中。抬头往上看，公寓窗户几乎是漆黑一片。

中野彻住的公寓颇为气派。

大门口设置全自动照明设备，一有人靠近便自动点灯。

不仅如此，电梯还自动来到一楼。

“中野先生的家真是高级。瞧，装了监视器。”远藤二郎啧啧称羡，忽然惊呼：“等等，我们要是被监视器拍到，岂不是不太妙？”

“我们不是来干坏事，被拍到又怎样？”雁子表现得落落大方。“何况，监视器在出状况时才会派上用场，只要不闹出事情就不用怕。”

“这倒是。”

“我们纯粹是来看看有没有尸体。”

“不过，万一找到尸体，不就算闹出事情了？真的不必担心被拍到吗？”

听着两人的对话，我准备按下对讲机按钮。我们三人要进入公寓，唯一的方法是请求中野彻开门。但还没按下按钮，大门倏地开启，一名年轻女子快步走出。

“门开得正是时候。”雁子闪进公寓，我赶紧跟上。

我们走进电梯，按下五楼的按钮，随着电梯上升。

电梯门“叮”地打开，我们自然形成一列在走廊上前进。

来到尽头处一看，门牌上印着“中野”。

这里就是两天前铸下大错的大庵证券职员的家。

他应该在睡觉吧。他一定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一群人会三更半夜出现在门外。

“这里是中野的家。”雁子接着后退两步，指向隔壁的五〇二室。“那么，隔壁就是有尸体的家。”

五〇二室没有门牌。

“真人的故事中，住这里的人叫什么？”

“圈圈先生。”远藤二郎回答。

我楞了一下，半晌才理解“圈圈”指的是记号“〇〇”。

“故事中的五十岚先生听不懂那人的姓氏，只好叫他圈圈先生。”远藤二郎解释。

〇〇先生家的大门透着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感，门把犹如紧抿的嘴唇。

我看着一旁的门铃，询问两人：“要按吗？”

远藤二郎显然有些胆怯，雁子大手一伸，毫不犹豫地按铃。

门内传出铃声，仿佛是苍郁森林里的猫头鹰在呢喃细语。

我原以为铃声会在整栋大楼引起连锁反应，将屋内的人从睡梦中惊醒，就像林间树叶随猫头鹰的叫声沙沙起舞，唤醒地底下的昆虫。

然而，等了半天，没任何反应。

“如同真人的叙述，果然不太对劲。里头有尸体吧，我好紧张。”雁子兴奋地猛点头。

“多半是睡得太沉，毕竟这么晚了。”我直率地表达看法。

“真人的故事中，这门没上锁，五十岚先生开门走进去。”远藤二郎绷着脸。

我一听，忍不住抓住门把，缓缓转动。

喀嚓一声，门随即打开。

真的没上锁。

回头一看，远藤二郎也吓傻了。

屋内一片漆黑，仿佛深处沉睡着一头猛兽。

雁子俐落地找到电灯开关一按，眼前登时变得明亮。

“进去吧。”雁子脱掉鞋子，率先闯入。远藤二郎怕被丢下，急忙尾随在后。我也脱下鞋子，连同两人的鞋子一起摆放整齐。

我们沿着内廊前进。雁子他们直接步向客厅，但我没跟上，中途转向厕所。

刚走近便闻到一股臭气。

那是种刺鼻的腐臭，我顿时寒毛直竖。

我摸索着打开灯，一把拉开浴室门，混杂着汗味与粪便味的臭气扑面而来，臭得我鼻腔发疼。

淋浴间的地上堆满衣服、内衣裤及毛巾，每件都脏兮兮。

浴缸里同样堆满衣物，教人不禁怀疑要怎么洗澡。

望向马桶，上头沾满阴毛，到处是污渍。

不堪入目的恶心画面，让我全身爬满鸡皮疙瘩，忍不往后退一步。

“怎么啦？”远藤二郎走过来问道。

“没什么，只是太脏了。你们那边呢？”

“没看见尸体。”

＝

五〇二室里没有尸体。

“看来，对答案的结果是『这一题错了』。”我开口。

“是啊。”远藤二郎附和。

依真人的预言，这里应该要有具尸体。

“不过，倒也称不上毫无异状。”远藤二郎接着道。

一踏进客厅，我登时明白话中的含意。

此处显然有人住过，如今却空无一人。这正是最可疑的一点，明明一个人都没有，却仿佛一直有人居住。

壁橱、柜子里堆满杂物，餐桌上放着一罐啤酒及一盘佃煮（注21）。啤酒只喝了一半，佃煮也有动过筷的痕迹。

“这又是什么情形？”雁子环顾屋内。

“屋主啤酒喝一半就外出，好像还有打斗的迹象。”远藤二郎望着窗户。

“厕所及浴室非常脏，屋主似乎养了宠物。”我指着内廊的方向报告。

客厅的状况也极不寻常。一张大椅子翻倒，地板上有支遥控器，我随手捡起，才察觉暖气机在运转。

显然屋主外出前，并未关掉暖气。

屋内颇为温暖，不同于外头的严寒。我反射性按下“停止”键。

“这是……”远藤二郎蹲下，盯着地板。

“找到什么？”我走上前。

“好像是血……地上有些血迹……”远藤二郎一脸惊恐地凑近。

“不过是血迹，有啥大不了。”雁子对血迹丝毫不感兴趣。她左右张望，忽然大喊：“我发现怪东西！”

我转头望去，她拿着金属环状物，上头连着一条锁链。“这似乎是手铐或项圈之类……”

“屋里果然养了狗。”我环顾四周，难怪会这么脏乱。

“啊！”远藤二郎发出惊呼。三更半夜待在陌生人的家，那声音听来特别骇人。雁子也吓一跳，不禁骂道：“二郎真君，你干嘛？”

“我想起来了，真人的故事出现过这个玩意。”

“哪个玩意？”

“项圈。”

“咦？”

“『猴子的故事』中有对母子被套上项圈。乍看是一家三口，母亲与孩子却遭父亲以项圈套住拖着走。”

“光想就很可怕。”

“是啊，更别提亲眼目睹。”

“谁亲眼目睹？”话一脱口，我立刻察觉这问题很傻。“是我吗？我在故事里遇到他们三人？”

“没错，五十盾先生，你可是故事的主角。”

“大概是父亲虐待家人吧。”远藤二郎露出遗憾的表情。“就在这出悲剧上演时，那个人出现。”

“哪个人？”

“孙悟空。”

远藤二郎接着说明，故事中孙悟空突然现身，以金箍棒教训虐待家人的男人。

“我明白了！这里的屋主〇〇先生，恐怕就是那个虐待家人的男人！”他语带兴奋。

“何以见得？”

“真人早就晓得这户人家的情况，故意加进故事。”远藤二郎一弹指，从肩包中取出报纸解释道：“上面有则警察发现身分不明男孩的新闻。”

“那男孩就是在此遭受虐待？”

“可能性很高。这么一来，一切就说得通。”

我瞥一眼雁子手上的狗项圈，接着望向内廊，男孩或许曾被监禁在厕所或浴室里。整间屋子透着诡谲的氛围，确实容易让人联想到“凌虐”这种可怕的行为。

“警察何时发现那男孩的？”雁子指着报纸，“还有，二郎真君，你怎么会刚好带着报纸？”

“这是昨天的报纸，刊有股票下错单的新闻，我想拿给五十岚先生看才带在身上。”

“警察找到遭监禁的男孩及股票下错单，两则新闻登在同一份报纸上，只是偶然吗？”

“恐怕不是偶然。”远藤二郎道出心中想法。“两件事都出现在真人的故事里，彼此肯定有所关联。”

“真人可真会给人出难题。”雁子的口气像被回家作业搞得不耐烦的孩子。

“或许……”远藤二郎竖起手指。

“二郎真君，或许什么？”

“真人或许是为了自己才想出这个故事。”

“什么意思？”

“雁子小姐，你跟真人说过一句话，不知你记不记得？”

“我的名言一箩筐，你指的是哪一句？”

“故事有时能拯救人心。”

“噢，聊到山手线老婆婆事件时，我说的那句？”

“没错。”

我不知道“山手线老婆婆”又是哪件事，但我能理解何谓故事的力量。“这么说来，真人半年前怀抱某种烦恼，为了纾解情绪才捏造出那个故事？”

“嗯，雁子小姐曾教他编故事安抚自己。”远藤二郎回答。

“真人于是照做了？”

“但真人到底在烦恼什么？为何要编出这样的故事？”

“二郎真君，你还没睡醒吗？事实就摆在眼前，你怎么想不通？真人的烦恼，当然与这屋子里发生的虐待事件有关。”雁子高声道。

“咦？”

“我猜，他晓得〇〇先生在虐待家人，不知该如何是好，索性把自己关在房内。”

“但是……”我提出疑问：“果真如此，报警就好，何必一个人闷在心里？”

这种事根本没必要烦恼。

“五十盾先生，你这是大人的想法，少年免不了要烦恼一番。毕竟，青春期可是哲学的季节。”

“哲学的季节？”

“青春期是情感最纤细的时期，常会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或『何谓死亡』之类的深奥问题。真人还曾对我说：『唱歌不过是自我

满足，难道能拯救世人吗？』”

“难道唱歌能拯救世人吗……”我喃喃复述，“等等，真人说出这句话时，恐怕已烦恼许久。”

雁子皱起眉，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仿佛注视着阴暗的草丛，想看出是什么躲在里头。

“或许真人发现这桩虐待事件，想帮忙却不知从何帮起，烦恼不断郁积，才冒出那样的话。”我继续道。

“意思是，他是在抱怨我们有空唱歌却不去帮助受困的人？啊，经你这么一提，确实有点像。”

此时，远藤二郎忽然双手一拍，“难怪他会问那个问题！”

“你又想到什么？二郎真君，你脑袋何时变得这么灵光？”

“真人问过边见伯母，也就是他的外婆一个问题……”

“怎样的问题？”我出声。

远藤二郎深吸口气，停顿片刻，才以演戏般的口吻说道：

“暴力永远是错的吗？”

＝

暴力永远是错的吗?

我在心中细细玩味着这句话。

“这么说来，真人怀抱着行使暴力的冲动？”雁子噘起嘴。

“或许是基于正义感，或许是纯粹的厌恶，总之，真人无法原谅〇〇先生的行径，想好好惩戒他一番。如何，这样的推论挺合理吧？真人担心自己失控闯下大祸，所以躲在房里不敢外出。”

“失控闯下大祸？”

“真人无法原谅屋主，想将他痛打一顿：心中的理性却告诉自己不能使用暴力。那是一种善与恶的对决，或者该说是理性与野性的对决，就如同巴龙之舞。”远藤二郎一脸兴奋。

“巴龙之舞？你指的是峇里岛的传统舞蹈？”我想起离婚前曾和妻子到客里岛旅行，行程中包含观赏巴龙之舞表演。

“没错，代表善念的巴龙与代表恶念的魔女兰达，在每个人的心中对决，永远没有分出高下的一天。”

“真人便如同跳着巴龙之舞。”

“把自己关在房里后，野蛮情绪与理性常识不断在他内心冲撞。”远藤二郎说完，自顾自地感叹：“我当时看见的巨大猴子，原来象征着『暴力』。”

“什么巨大猴子？这又是哪一桩？”雁子问。

“我看见真人的心中，有一群人在和全身长满眼珠的互猴交战。那景象或许是真人内心的巴龙之舞。”

“哎哟，二郎真君，你能看穿他人的内心？”雁子诧异地扬起一眉。“照你这么说，真人编造故事的动机，在于有着使用暴力的欲望？所以『猴子的故事』中，〇〇先生才会陈尸在屋里？”

“可能性很高，这就像做了一个实现愿望的梦。”远藤二郎回答。

“真人在压抑心中的冲动？”

“既然要编故事，怎么不挑个快乐点的结局？例如众人皆大欢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也对。”

蓦地，荣格的一句名言掠过我的脑海。“原来如此。将个人的疾病或烦恼化为全人类的普遍问题，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治疗方式。”

“你在讲哪国语言？为何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荣格在伦敦开课时提过：『不要把精神上的痛苦当成个人的失败，而应当成整个时代的全体人类共同承受的烦恼，这是相当重要的观念。』”

“五十岚先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说穿了，就是把个人的失败转嫁到全人类身上。只要想着『这并非我一个人的责任，而是相当普遍的问题』，就会感到舒坦些。把问题扯大，有助于减轻个人的内心压力。”

“你的意思是，真人故意把自身的暴力欲望加油添醋，编织出一个庞大的故事，好获得内心的慰借？”

“啊，这跟恶魔附身有异曲同工之妙！”远藤二郎语带兴奋。

我霎时一头雾水，不明白他怎会突然提及“恶魔附身”这种古怪的字眼。

“某位神父提过，有些人想将自己的痛苦转嫁到更大的问题上，才会在无意识之间幻想遭恶魔附身。”

“但下错单造成市场混乱，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真人若要搞大问题，怎么不干脆闹个天翻地覆？何况，这可称不上是全人类共通的问题。”雁子插口。

“也对……”远藤二郎登时失去自信。

“或许真人的故事还没完。”我说。

“还没完？”

“股票下错单事件发生后，有人因此获利，而这份利益能拯救某个人脱离苦海，或许才是故事的真正结局。如此一来，真人的暴力行为就有正面意义。若是这么推想，就合理得多。”

“噢……是这样吗？”雁子不置可否，似乎并不十分认同。

霎时，我们三人陷入沉默。

我们在陌生人的屋子里，一来一往讨论得浑然忘我，此刻突然恢复冷静。我们环顾屋内，视线像探照灯般移动，有时互相交错。

凌乱却无人的屋子、地板上的血迹……这一切代表什么，其实相当明显。

“真人……”我、远藤二郎及雁子不约而同地开口。

“真人三天前来过这里？”

“真人上门痛打〇〇先生？”

“真人在这里行使了暴力？”

远藤二郎在酒馆里曾提及，真人从别墅消失，不知去向。莫非他终于采取行动？他的失踪，是否意味着他将惩罚罪恶的念头化成现实?

“就算如此，真人跑哪去了？”雁子发出疑惑时，远藤二郎也脱口道：“〇〇先生跑哪去了？”

此时，大门外传来细微声响。

＝

我们不禁面面相觑。

“三更半夜的，会是谁？”远藤二郎望向内廊。

“这种时间跑来叨扰，真是没常识的家伙。”雁子低声咒骂。

我心想，这句批评套在我们身上同样合用。我们不仅叨扰，还擅自登堂入室，比门外的人恶劣许多。

远藤二郎左右张望，似乎想寻找藏身之处。他指着客厅另一头的房门，颤声道：“那房间或许有衣橱可躲。”

“没错，我们先躲起来为妙。”我表示赞成。

但雁子不以为然地拍拍腰际，“这种时候不能畏缩。表现得落落大方，反而能度过危机。”

远藤二郎大吃一惊，“你在说什么傻话？”

我正想询问雁子是否有什么妙计，门口已传来开门声，有人踏进内廊。

“啧，我竟然连门也没锁。”那人自言自语。

外头理应相当寒冷，此时飘进屋内的却是闷热且令人不舒服的空气。

若将长长的内廊比喻为洞穴，我们三人便是藏身在洞穴的野兽，而外头那人则是擅闯栖息地的探险家。屋内无处可逃，这点确实与洞穴相同。我不禁暗想，此时的心情或许就跟躲在洞里的野兽遭人类发现时一样。

“怎么会有鞋子？有人在里头？喂，是谁在我家里？”

我们三人再度对看，以眼神互相示意。从这句话听来，此人应该就是屋主〇〇先生。

“你是上次那家伙，对吧？你到底想对我怎样？躲在我家想干什么？”男人的脚步声愈来愈近。他的语气粗暴且充满恫吓意味，但显然已失去冷静。

我一阵紧张，想不出任何借口为擅闯民宅的行径辩护。

“真是紧张刺激。”雁子低语。她似乎并不害怕，反而享受着这股快感。

“喂，我晓得你在里头，别以为你能偷袭得手。告诉你，我手上也有武器。”男人加重语气，摆明正提心吊胆。

“你要是敢乱来，那女的就有苦头吃了。”男人接着道。

那女的?

我心下狐疑，望向雁子，她似乎也思索着这句话的意思。

“他指的会不会是遭监禁在这里的女人？”远藤二郎哑着嗓子猜测。

“应该是吧。孩子已获得警察保护，女人仍在他手上。”雁子点头。

“现在如何处理？”我问。

“五十岚先生，亏你还能保持冷静。”远藤二郎一脸佩服。

“不，我心里慌得很，只是不擅长表达情绪。”

“这时就要表现得落落大方。”雁子重复着她的论调。

“不如这么办吧！”远藤二郎忽然急促道。

我转向远藤二郎，不知他想到什么好主意。他拍拍我的手臂说：“五十岚先生，你当唐三藏！”

我一头雾水，但情势紧迫，无暇细问。

“雁子小姐，委屈你一下，当猪八戒。至于我，则当沙悟净。”远藤二郎挺直腰杆，“角色就这么分配吧。”

我刚要询问详情，男人已来到客厅门口。

“你们是谁？”男人的声音不大，但又沉又哑，带着一股慑人的气势，仿佛相当习惯以这种恫吓的语气说话。屋内隐隐震动，我霎时感觉肚子上像压了一块重石。

男人身材魁梧，头发稀薄，只穿着轻便的T恤及运动服，看不出从事何种工作。但依这副仪态，换上西装后，俨然就是企业家或公司高层主管。我不禁想像，他恐怕是喜欢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才现身，任意颠覆会议结论，让属下们陷入绝望深渊的上司。

一个凡事我行我素，喜欢借由戏弄他人确认自身影响力的麻烦人物。

男人握着高尔夫球杆。我从不打高尔夫球，不晓得那是几号球杆，但显然是金属材质。男人睁着泛红的双眼，厉声质问：“你们想干嘛？”我仿佛闻到他身上散发的野兽腥臭味。这男人就像一头陷入亢奋状态的肉食猛兽。

这男人倘若真的是屋主，看见我们三人在客厅里，内心一定既惊恐又愤怒。

“我们来找人。”远藤二郎开口。

“找人？我明白了，你们要找那家伙，对吧？你们是他的同伴？喂，那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

“他是……”远藤二郎停顿片刻，不知是为了鼓足勇气，还是为了营造气氛，好一会儿才继续道：“孙悟空！”

远藤二郎这句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但我明白绝不能流露一丝错愕，所以故意板起面孔，目不转睛地盯着男人。

“那小子叫孙悟空？”男人五官歪曲，似乎认为遭到戏弄，毫无笑意地沉声道：“你们还有心情说笑，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悟空是不是在这里打了你？我猜，他得知你罪恶滔天，一定会来找你算帐。”远藤二郎似乎已豁出去，神情不带一丝狼狈或焦虑。

男人脸色骤变，不晓得是想起遭真人攻击时的可怕回忆，还是对“罪恶滔天”一词产生反应。要不然，就是被现场气氛搞得一头雾水。

“听好，那件事只是意外。那个店员死缠着我不放，我才推开他。”男人握紧高尔夫球杆，气得七窍生烟，长满胡碴的下巴不停震颤。

店员？

我完全听不懂男人在说什么。远藤二郎微微一颤，仿佛也被男人这句话搞迷糊。

“我明白了，我全懂了。”雁子却兴奋不已，“原来你就是那场车祸的罪魁祸首。便利商店的店员撞上车子，是因被你推出去。”

雁子一副喜孜孜的模样，似乎为自己的机灵感到十分得意。

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悄悄望向远藤二郎。

远藤二郎也 着我。他的表情相当严肃，以眼神向我示意“照着演就对了”。

我轻轻点头。

“对了，师父，悟空说过……”远藤二郎忽然朝我发话。

我一愣，差点要转头寻找“师父”，心头猛然想起远藤二郎刚刚的交代。“师父”指的当然是唐三藏，而演唐三藏的人正是我。

“悟空说什么？”雁子问。

“有个男人进便利商店偷东西，走出店外时遭刚下班的店员拦住。那恶棍想反抗，两人扭打成一团，最后店员被推上马路。”远藤二郎滔滔不绝。

我有些诧异，不晓得这段目击证词是从哪冒出的，但旋即明白一定又是真人故事里的情节。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远藤二郎口中的孙悟空，指的便是真人。

“喂，你的意思是，那小子当时在现场？”男人说起话唾沫横飞。

“悟空可是变幻莫测的。”雁子应道。

真人果然来过此处，企图制裁这个邪恶的男人，如同孙悟空斩妖除魔。

我想像着他持棍棒朝男人挥舞的模样。他当然没有如意金箍棒，多半是拿棒球棒或高尔夫球杆代替。最后，男人吓得仓皇逃走，真人便追了出去。

由于不晓得如何帮腔，我保持沉默，装模作样地猛点头。

雁子双手交抱，点点头。“原来如此，悟空目睹那一幕：心头已大怒，又得知你虐待女人与孩童，更是暴跳如雷。三藏师父劝他不得使用暴力，他勉强忍一阵子，仍按耐不住，跑来找你算帐。你自己说吧，他是不是拿如意金箍棒海扁你一顿？”

“你们当我是三岁小孩吗？”男人气得咬牙切齿，鼻孔翕张，呼吸益发急促。

我心想，差不多该轮到我发话，于是开口：“据我推测，你突然遭受攻击，吓得逃出这栋公寓后，从电视新闻上知悉被你关在这里的男孩已获得警察保护，不敢再回来，只好到处窜逃。但详读报纸后，你发现男孩仍处于昏迷状态，没吐露身分及受虐经过，所以大胆回家看看情况。如何，没错吧？”

男人返回公寓，或许是要湮灭监禁及虐待妇孺的证据，也或许只是想拿钱包及换洗衣物。

“师父真是料事如神。”远藤二郎摆出对唐三藏唯命是从的沙悟净模样。

“悟净，悟空有没有提过，这男人究竟虐待谁？”

远藤二郎听到“悟净”，一时也反应不过来，半晌才开口：“唔，这点悟空倒是没提。”

“喂，遭你虐待的妇人与男孩，是你的家人吗？”雁子问。

“哼。”男人转头不理。

“师父，一定是悟空撵走这男人后，放走妇人与男孩。”远藤二郎说道。我心想“不用什么事都向我报告”，偏偏骂不出口。

“你们左一句师父，右一句沙悟净，难不成是在演《西游记》？没事跑到我家举办戏剧大会，到底是什么居心？”男人不停挥舞铁制高尔夫球杆，看起来不像恫吓，而是随时准备出手伤人。“对了，警告你们，那女的仍在我的掌控中，我一直将她关在车里。”

“咦？”远藤二郎一惊，望向窗外的停车场。

“车子我停在别的地方。听好，要是敢动我一根寒毛，小心那女的倒大楣。”

“只准你动别人，不准别人动你？”雁子噘起嘴，“就连我猪八戒，也没你这么猖狂。”

此时，忽然响起“砰”的一声，我还搞不清楚状况，已吓得高高弹起。

原来，高尔夫球杆以极快的速度朝我挥落，打中餐桌一角，巨大的冲击力让客厅隐隐震动。杆头没打在我身上，并非我机灵闪避，纯粹是男人打偏。

“好危险，快住手！暴力是不好的行为！”远藤二郎挥手抗议。

“你们把我家搞得一团乱，还敢对我说教？”男人重新挥舞高尔夫球杆。

“明明是你自己搞乱的。”雁子反驳。男人毫不理会，杆头直朝雁子砸下。雁子尖叫一声，抱着头在地上翻滚。高尔夫球杆太长，再度撞上餐桌，将桌上的一盘佃煮打得四处飞溅。高尔夫球杆因杆头形状的关系，当武器并不称手，但依然打得我们毫无招架之力。

男人呼吸粗重，眼神涣散。

“沙悟净，快想想办法！”雁子蹲在地上，抬起头对远藤二郎大喊。

“我能有什么办法？”远藤一一恤当然也吓得不知所措。我们三人束手无策，高尔夫球杆持续上下翻舞。

我一动也不敢动，目光四处梭巡，寻找能护身的东西。

冷不防，男人往远藤二郎的脸挥出球杆，远藤二郎抱头大叫。就在球杆即将砸在沙悟净脑袋上的瞬间，男人突然停下动作。

整栋公寓回荡着巨大声响。

那是火灾警报器发出的警铃，在深夜中显得格外刺耳。此外，头顶上还传来滋滋声响。抬头一看，天花板不断喷出水花。

那是消防用的自动洒水装置。

接着是一阵脚步声。当我视线下移时，男人已不见踪影。大概是火灾警报器及自动洒水装置浇熄了他的怒火，醒悟继续待在这里太危险，于是仓皇逃走。

警报声及洒水装置没多久就停了，但开门声及交谈声此起彼落。住户们显然都受到惊吓，恐怕不少人以为真的发生火灾，连忙逃出家门。

我们三人之中，最快采取行动的是远藤二郎。“我去把他抓回来，绝不能让他逃脱。雁子小姐，你们在这里等着。一有任何结果，我会立刻打电话通知。”远藤二郎说完便冲出客厅。

我和雁子皆是一头雾水，愣在原地。

“该不会真的发生火灾吧？”雁子瞪大眼，像狗一样到处嗅闻，确认有无烧焦味。

“我们最好去帮他。”虽然事情的来龙去脉尚未明朗，但那个持高尔夫球杆的男人绝非善类，总不能任由他在深夜的街上游荡。

“也对。”雁子回答。就在这时，远藤二郎上气不接下气地奔回，沮丧地报告：“我追丢了。电梯不能用，我刚刚是爬楼梯。”

男人多半也是拼命狂奔下楼。据远藤二郎表示，当他冲出公寓时，早已不见男人的踪影。

“我们报警处理吧。”远藤二郎喘着气。

“嗯。不过，火灾警报器怎会突然响起？”我有些疑惑。

“我刚刚到楼下时，听说是控制系统出问题。”

“什么？”雁子皱起眉。

“控制系统出问题？”

“系统判断错误，启动警报装置。”远藤二郎边调整呼吸边解释。

“啊……”我骤然想起，从前在系统设计公司负责品管及除错工作时，有个程式设计师很不耐烦地告诉我：“这样的例子非常罕见。”

“或许是全方位防盗系统的程式有缺陷吧。”我说。

没错，八成是系统误以为进入避难训练模式。

远藤二郎发愣半晌，回道：“真人的故事里也出现过类似情节。”

“我还以为是沙悟净施展了洒水术。”雁子耸耸肩。

＝

远藤二郎掏出手机报警。为了避免提及我们擅闯民宅，他谎称在街上看到一名拿着高尔夫球杆，鬼鬼祟祟的男人。

“希望警察能顺利逮住他……”远藤二郎忧心忡忡，“我们也去帮忙找吧。”

“稍等，有一点我得问清楚。”雁子指指我，又指指远藤二郎，说道：“刚刚的警报声和突然洒下的水，是怎么回事？你们提到系统程式有缺陷，又是怎么回事？”

“我从前任职的公司设计的全方位防盗系统，发生过类似的错误。”

“不过，这种情况相当罕见。”远藤二郎补充一句。我没问他为何知道，反正肯定是真人曾在故事中提及。

“可是，程式不是修正过吗？”远藤二郎接着问。

“确实如此。”发现错误至今过了这么久，总不会还没修好。或许是修正工作出现瑕疵，不然就是这次的错误与上次的错误并无关联。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能犯粗心大意的毛病。

“没想到，那名程式设计师的无心之过，竟然间接救我们一命。”远藤二郎的双眼闪烁着兴奋的神采。这句话并非开玩笑，而是由衷的感慨。

“是啊。”

“但真人怎会半年前就提到程式系统缺陷？”雁子问。

“据我猜想，他的心中也许混杂了如五十岚先生等周遭人士的资讯及感情。”

“你的意思是，那真的是预言？这种事可能发生在现实中吗？”

“不无可能。”我应道。

“哦，五十肩先生，你能给个合理的解释吗？”

“我给不出合理的解释，但我认为人的潜意识往往会受世界局势及环境气氛影响。”

“五十岚先生……”远藤二郎看着我欲言又止。

“有什么指教，请讲。”

“太深奥了，我一个字都听不懂。能不能白话些？”

雁子跟着用力点头。

“好比作家、漫画家、画家或音乐家创作的艺术作品，经常在非刻意的状态下呈现近未来的风貌。”

“常有人说某某电影导演的风格走在时代前端，也是这个意思？”

“举个例子……”

“又是荣格，对吧？”雁子抢先道。

我不禁苦笑。“荣格三十多岁时，经常为奇怪的幻觉及梦境所苦……”

“还真的是荣格。”

我读过数本关于荣格的书，其中这段纪录特别引起我的兴趣。

当时，荣格经常做噩梦及出现幻觉。第一次是洪水泛滥的景象，他看见滔天大浪与无数的死尸，接着是一片血海，惊悚的幻觉持续一小时。

一年后，他梦见土地及运河因来自北极的寒流而冻结，人类灭亡，草木枯萎，宛如世界末日。

荣格害怕不已，想不透怎会梦到这么可怕的情景。

过一段时日后，荣格出现另一个幻觉。

他看见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树上长满具有神奇疗效的葡萄。在幻觉中，荣格亲自摘下葡萄，分给广大民众。

“起初，荣格以为自己罹患精神疾病，相当烦恼。那些幻觉及梦境实在太古怪，推测不出任何意义。”

“这么古怪的内容，找得出意义才奇怪。”

“后来，荣格渐渐认为这是种命运的征兆，不久一定会发生某种巨变。”

荣格的推敲与解释方式颇值得玩味。

不夸大渲染，也不宣扬鼓噪，只慢慢探入自己的潜意识底层，直接感受灰暗面的情绪，借由反复思索导引出答案。这样实事求是的信念，与佛教的禅修有异曲同工之妙。

“你的意思是，那些梦境也是预言？”

“没错，荣格得到这样的结论。从那之后，他非常关注社会的脉动，终于……”

远藤二郎与雁子互望一眼，目光再度移回我身上。

“真的出事了？”远藤二郎问。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远藤二郎与雁子倒抽口气。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荣格的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

“荣格认为，他的潜意识已预测到这场世界规模的战争，并以梦境或幻觉的方式呈现。”

“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是骗子占卜师的拿手把戏。”

雁子的批评不无道理。世上随时都有不幸事件发生，一旦预设立场，任何事物都能和噩梦内容扯上关系。

“但根据荣格的推论，任何人的梦境及幻想皆可能与现实生活产生关联。”

“怎么说？”

“任何事情都有肇因，肇因之上还有肇因，可不断追溯上去。”

“好比火灾警报器突然响起，是因为程式出错？”远藤二郎问。

“没错，而程式出错，当然也有原因。”

“像是女程式设计师跟男友分手了。”

远藤二郎讲得煞有其事，但我不明白他怎会突然冒出这句话。

“这么说来，真人能预测半年后的未来，是看见了某些征兆？”

“有可能。”

由于火灾警报器误响而闹声四起的公寓，此刻再度归于宁静。

远藤二郎打开窗户，冰凉的晚风灌入屋内。

“〇〇先生不知逃去哪里，要找出来恐怕不容易。”

“没想到〇〇先生的恶行不止是虐待，还包括将店员推出马路。原来，这才是那场车祸的真相。”雁子无奈地摇头。“这家伙太坏了，难怪真人无法原谅他。”

“我猜，真人目睹车祸现场的真相后不敢报警，却难以释怀，一直将这件事搁在心上。后来，他碰巧在便利商店或别地方看见〇〇先生，悄悄尾随，又发现〇〇先生虐待妇孺的行径，更是懊恼不已。”

“于是，他的内心跳起巴龙之舞？”

“没错，真人很想教训恶人一顿，却不晓得这么做是对是错，心中的纠葛如同在与一只巨猴交战。”

倏地，一道强风窜入屋内，将窗帘吹得好似冒险家的披风般上下翻腾。

眼前仿佛冒出一道人影，我不由得全身剧震。但这里是五楼，不可能有人从窗外进来，我正怀疑是自己眼花，竟听到一句“师父”。

我差点喊出声。

一个陌生的男人站在我面前。这人身穿红色服装，五官犹如猴子。

二

猴子妖怪的身高和我差不多，穿着看起来相当保暖的长袍。身材瘦削，一副机灵敏捷的模样。

他是从窗外跳进来的?

难道世上真的有孙悟空?

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的第一个反应竟然是望向孙悟空的双脚。

这家伙踏进别人家居然没脱鞋。

孙悟空套着红长靴，头戴光亮圆环。

我瞠目结舌，半晌发不出声。

“师父，请听好。”猴子妖怪一副理所当然的态度开口：“〇〇先生开车逃走，一定会再回来。他的车子快没油了，但深夜营业的加油站不多，恰巧公寓前方不远处就有一间。啊，这么说，筋斗云不耗燃料，算是十分环保的交通工具。闲话暂且不提，总之，〇〇先生一定会驶过公寓前方的道路。”

我默默听着。

猴子妖怪说得头头是道，不时发出牙齿碰撞的声响。接着，他指向墙上的时钟，“再过三十分钟，男人的车子就要到了。”

我不断提醒自己不能看着猴子妖怪，目光却不知该往哪摆，甚至不敢确认远藤二郎与雁子此刻的表情。

“师父，请听仔细。你们现在该做的事情，我只讲一次。”猴子妖怪口中飘来类似堆肥的腐败臭气。

“立刻上马路挡下那辆车子。男孩的母亲关在后车厢，已被那男人整得奄奄一息，你们得去救她。”猴子妖怪老气横秋地指着窗外，接着拍拍手，催促道：“没时间瞎混，赶紧采取行动。”

这不够具体又称不上抽象的指示让我忍不住抬起头，愣愣瞪着猴子妖怪。我满心疑惑，难道猴子妖怪这番指示也是来自我的潜意识?

猴子妖怪要我“阻止三十分钟后抵达的车子”，说来简单，但怎么做?

就算站在马路上挥手，对方也不会停车。我没发问，猴子妖怪却仿佛看穿我的困惑，恫吓般笑道：“师父，你听我的，快去把隔壁的男子叫醒。”

我不禁望向墙壁。

“就是在你公司闯祸的家伙。去叫醒他，跟他借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我忍不住问。

“当然是纸箱啊。那些因粗心犯错不得不带回来的大量纸箱。”

“纸箱？”

“将纸箱搬到马路上，堆成一道高墙。”

“然后呢？”

“三十分钟后，〇〇先生开车撞上纸箱，就会停住。”

语毕，猴子妖怪弹一下手指，屋内灯光顿时熄灭。突如其来的黑暗，让我有种身体遭吞噬的错觉。当灯光再度亮起，猴子妖怪已消失，只残留令人作呕的腥臭味。

我愣愣看着远藤二郎与雁子，他们也愣愣看着我。

猴子妖怪这番话，该不该告诉他们？又该从何说起?

我迟疑不决时，远藤二郎战战兢兢地指着窗外通报：

“车子……可能快到前方的马路了……”

我大吃一惊，不知该做何反应。

当下除了错愕，还心生一股“果然没错”的感动。

“对，他会回来加油。”雁子附和。

我猛眨双眼，吞吞口水。他们为何会没来由地说出猴子妖怪刚刚告诉我的讯息？

“我们应该挡下那辆车。”雁子接着道。

“挡？怎么挡？”我嘴上这么问，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向隔壁。

“譬如，我们可以……”雁子搔搔头。

“用很多纸箱堆成一座墙之类……”远藤二郎扭捏地开口。

我忍不住问：“是不是……有人教你们这么做？”

“什、什么意思？”远藤二郎脸色惨白。

“抱歉，或许我这问题很荒唐……”我小心翼翼地确认：“你们是不是……看见猴子妖怪？”

“猴子妖怪？世上哪来那种玩意？”远藤二郎愁眉苦脸，表情既心虚又尴尬。“五十岚先生，难不成你看见猴子妖怪？”

远藤二郎将烫手的问题丢还给我。

我深吸口气，将郁积在胸口的难解谜团缓缓吐出，回答：“我什么也没看见。”

“是吗？”远藤二郎露出苦笑。

“对了，有一点我非常介意。”雁子忽然冒出一句。

“哪一点？”

“为何我得当猪八戒？”

＝

我们抱着豁出去的心情采取行动。

不顾此时是三更半夜，走到隔壁按下门铃。

粗鲁地连按数次。

远藤二郎还敲起门。他依循固定的节奏敲着，雁子问他理由，他皱眉回答：“滴滴滴、答—答—答—、滴滴滴。”我听得一头雾水。

不知该说是幸还是不幸，中野彻仍醒着，正在看电视。

他似乎是遭刚刚的火灾警报器骚动惊醒，便再也睡不着。

听见我们在门外喧闹不休，他开门时脸上带着强烈的怒气与警戒。我掏出社员证，向他证明我是公司同事。

中野彻身穿厚质汗衫，一副胆小的模样。他以为我们是为了下错单的事情而来，赶紧毕恭毕敬地向我们道歉，连说数次“给大家添麻烦了”。

我急忙解释：“我们今天的造访与那件事无关……不，倒也不能算无关，我们的想跟你借纸箱。”

中野彻顿时傻住。

这是很正常的反应。接着，他从讶异转为起疑，最后甚至以“报警”威胁我们离开。

但我们不能就这么败下阵，于是我试着说服他。可惜我努力半天，并未发挥效果，毕竟一切的来龙去脉在逻辑上是解释不通的。

最后是远藤二郎立了大功。

他完全不跟中野彻讲道理，而是感性十足地恳求："我们需要你的纸箱！听听那SOS信号，有人正在哭泣！你的纸箱或许能救人一命！"

连站在一旁的我，也差点被"有人正在哭泣"深深打动。

中野彻震慑于远藤二郎的气势，终于低喃："既然是为了救人……"

我们利用放在公寓一楼的推车将纸箱运到马路上。由于纸箱太多，我们来回数趟才搬完。中野彻虽然搞不清状况，仍加入我们的行列。"这样能让下错单的问题一笔勾销吗？"他近乎哀求地问道。遗憾的是，股票下错单的问题不可能靠纸箱解决。

远藤二郎搬着纸箱，随口道："中野先生，你认识一名叫真人的年轻人吗？"

中野彻当然没听过真人的名字，所以远藤二郎描述起真人的外貌。

"啊，我在公寓外遇见那名年轻人。他向我打听隔壁邻居的事，可是我对邻居并不了解。后来，我们还闲聊一会儿。"中野彻回答。

或许真人是在那场闲聊中，得知中野彻的纸箱事件。

我们不断搬运纸箱，片刻都没休息。

搬运完，便剩组装及堆叠作业。

起初，我无法完全投入。

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为何要在冻得手指发僵，且风一吹就直打哆嗦的酷寒天气下，做既不是工作又不是运动的事?

然而，卖力组合纸箱的过程中，我感觉体内燃起一把火，情绪逐渐变得激昂。不知不觉中，我脱掉大衣、西装外套及领带。

随着纸箱逐渐堆高，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兴奋。

当数十个纸箱全部堆叠在马路上时，我已沉醉在难以言喻的成就感中，甚至开心地举起双手高呼万岁。

关键时刻来临。

我们躲在电线杆后方，忐忑不安地等待车子出现。

但我们没看见任何车子。三十分钟、一小时……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什么也没发生。

巡警接到附近居民通报赶来，将我们三人臭骂一顿。

同一时刻，某繁华闹区内，〇〇先生因违规停车被警察逮个正着。当然，我们是事后才晓得此事。

我的故事

久违的边见姐，不知为何看起来竟比上次见面时年轻，离我青春期仰慕的那个二十多岁女神更接近了些。

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难不成换了化妆品？还是，信州的别墅具有返老还童的神奇疗效？我心里正纳闷，边见姐笑道：“人家说四十不惑，终于快轮到我。”

“边见姐，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

我与边见姐在连锁家庭餐厅。

半年前第一次讨论真人足不出户的问题，也是在这家店。我们坐的是靠窗的四人桌垃。

由于是上班日的白天，店内客人寥寥无几。

跟上次来时一样，几乎没有携家带眷的客人。

周围的冷清让我松口气，至少不会听见抱怨或哀叹声。

“二郎，我想谈谈真人的情况。”边见姐昨天在电话里这么说时，语气中已不存在半年前那种阴霾的气息。我微感诧异，回答：“我刚好也想请教边见姐几个疑问。”

于是，我们相约隔天见面，也就是今天，现在。

“真人前阵子溜出别墅，现在找到了吗？”我问。

两星期前的某晚，我与五十岚、雁子等人前往某公寓，借“门没锁”及“里头可能有尸体”之类荒谬的理由闯入陌生人家中。

后来，我们三人还向住在隔壁的中野彻要了纸箱，堆在马路上，甚至惊动警察。

整个过程只能以“聚众闹事”形容。

“不知何时，他已溜回家里。”

“他没回别墅，而是自家？”

“是啊。”

依我们推测，真人跟我们一样趁住户进出楼下大门时溜进公寓，且对〇〇先生动过粗。

“我老公返家时，发现真人在房间里。我接到联络，才慌忙从信州赶回来。”

“真人的茧居族毛病治好了？”我以汤匙挖着冰淇淋。

“没有，每天仍旧窝在房间。为何这么问？”边见姐有些诧异，但并未流露不悦的神色。

我刚要将冰淇淋送进嘴里，不禁一顿，陷入沉思。

为何我会这么问？

因为两星期前，〇〇先生已遭警方逮捕。

他在家中虐待妇人及其儿子一事曝光，成为热门新闻。

根据周刊杂志报导，那妇人与男人三年前开始交往，关系形同夫妻，但同居后，男人逐渐出现暴力倾向。

男人只要不开心，就会对母子俩拳打脚踢，往往揍到骨折。有时，男人甚至会将妇人关进后车厢。

男人有着几近病态的偷窃欲，不仅自己行窃，也要求男孩跟着做。离住家有段路程的便利商店及超市都是他下手的目标，其中包含金子店长的店。

男孩原本处于精神虚弱的恍惚状态，如今已恢复神志，与母亲团聚。

“我逃不出他的控制。”妇人事后如此解释。

除了自由遭剥夺，妇人心里更有着“我没有工作，离开这男人根本活不下去”的担忧，或许就像受到洗脑一样吧。

关于妇人的这段告白，我是在周刊杂志上看到的。男人真正的姓名当然不是〇〇先生。那姓氏既平凡又难念，我宁愿继续当他是〇〇先生。

我若无其事地提到这桩家暴案，边见姐似乎没察觉我态度上的不自然，只黯然道：“想起来就可怕，那坏人住得不远呢。”

“真人有没有说过关于这案子的事？”我问。

我推测〇〇先生的恶行是造成真人症状恶化的原因，得知坏人已伏法网，或许会出现一些变化。

“真人应该不知道吧。”

边见姐虽然也听了真人说的“猴子的故事”，但并未试着加以印证。

周刊杂志没报导〇〇先生落网后讲过什么话。〇〇先生有没有供称一名年轻人闯进家里对他施暴，我无从得知，当然也没办法证实真人是否做过这件事。至于我们自称是唐三藏一行的插曲，杂志上更是只字未提。

“不过，真人的状况确实略有好转，愿意到一楼吃饭，偶尔也会跟我说话。”

“你们都说些什么？”

“也没什么，多半是我发问，他回答。你上次提醒我必须保持沟通，我一直记在心里。天气确实是不错的话题，不必担心伤害任何人。不过，丢出一句『今天天气不错』后，如果接『怎么不出去走走』，我怕反而会造成压力，始终非常小心。”

“有道理。”其实我有些惊讶，边见姐的思路比以前清楚许多。

“我想通了一点。虽然放心不下真人，但把人生耗在他身上，似乎也不太好。”

我愣愣地凝视边见姐。

“你认为我是无情的母亲吗？”

“不，至少你说的是『不太好』，而不是『可惜』或『不甘心』。”我老实应道。

“前阵子回娘家，我突然有种很深的感触。”

“见到我老妈了？”

“当然，她们一直在练习相声。”边见姐理所当然地点头。

原来她们还没玩腻?

“那两人年纪一大把，还兴冲冲地练着相声，问她们理由，只得到一句『好玩』。后来，我提起真人的事，你知道她们怎么讲吗？”

那两个沉浸在相声世界的老人，搞不好会大喊一声“不惑”。我心里虽这么想，但没说出口。

“妈妈劝我：『奈奈，如果你不好好享受人生，真人又怎会快乐？』我当然很不高兴，反驳：『要我不替孩子的未来操心，怎么可能？』她却老神在在，只回答：『天底下没有不担心孩子未来的父母，但要是我没在这里练相声，而是整天为你忧虑，你也会觉得烦吧？』”

我暗想，那两个老人没搬出“子日”的桥段，是不是换了花样?

“之后，我试着想像妈妈整天为我的事唉声叹气的情况。”

“如何？”

“确实很烦人。”边见姐噗哧一笑。

“于是，你决定好好享受人生？”

“我参加专为中年妇女开的游泳训练班。不瞒你说，其实我是旱鸭子。一起游泳的朋友都称呼我『奈奈』，感觉真新鲜。此外，我还学起三弦琴。”

“三弦琴？”

“真人似乎对琵琶法师有兴趣，让我兴起学三弦琴的念头。”

茧居族的母亲享受自己的人生，应该不是件坏事。

近来我常思索一个问题，真人当初为何会说出“猴子的故事”。

难道就像五十岚先生说的，潜意识捕捉到未来的征兆？或者，只是想利用故事来满足自身的愿望？真相如何，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能肯定，“猴子的故事”是由真人原本具备的知识及来自周遭环境的讯息构成。

我以驱魔手法与真人应对，或许多少也有影响。何况我的名字是“二郎”，真人听到边见姐这么称呼我，一定联想起他最喜欢的《西游记》里的二郎真君。在《西游记》里，二郎真君是负责捉拿孙悟空的角色。或许经由层层的联想，真人在心中创造出挣脱束缚的孙悟空，并织就“猴子的故事”。

“真人说他有种大梦初醒的感觉。”

“哦？”

“这是他几天前告诉我的。关在房里不开口的期间，他的脑袋浮现许多景象，简直像在做梦。”

“大概正上演着巴龙之舞吧。”

“什么意思？”

“没什么。边见姐，你怎么回答？”

“我？就只是不住点头。对了，我还问『妈妈有没有出现在梦里』。最常出现在梦中的，不都是身边的亲人吗？”

“想在儿子的梦里出现，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不禁苦笑。

若是情侣还能理解，母子恐怕就过于亲密。

然而，边见姐一点也没有尴尬之色，振振有词地表示：“身为母亲，只要儿子需要帮助，就算是梦境也会想钻进去。”

“真人有何反应？你在他梦里登场了吗？”

“他没作声，似乎有些烦闷，看来不太开心。”

“是吗？”依边见姐强势的个性，就算闯入真人梦中，以“边见奈奈”的身分登场，似乎也不奇怪。

“此外，真人说了句『那不是我一个人的梦。』”

“不是他一个人的梦？”

“我也不懂真人的意思。所谓的『梦』，不是只属于自己吗？”

“唔。”我随口附和，不禁想起五十岚先生提过，故事会在潜意识中自然形成。

“对了，这就像《西游记》，不晓得作者是谁。”

“《西游记》？”

“这作品虽然是以唐三藏到天竺取经的史实为基础，但版本众多，故事是东拼西凑而成。”

“这么说，《西游记》是个大杂锅？”

“嗯，我猜真人想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

＋

“对了，边见姐，你今天找我出来想谈什么？”我问。

“噢，差点忘记。”边见姐连连点头，低声道：“是关于我叔叔的事。”

“你的叔叔？”

“我爸爸的弟弟。”

我试着回想边见姐的家谱，记忆登时浮上心头。

“啊，那个拥有别墅的税务师。”

“没错，那个最喜欢股票和钱的叔叔。他近来很中意真人，简直把真人当成恩人看待。”

“怎么说？”

“我们搬到别墅时，真人好像和他聊过几次。”

“又是跟《西游记》有关？”

“不，跟赚钱有关。”

“赚钱？”

“多半是如何节税和买股票，毕竟我叔叔是税务师。”

“如何节税？”

“好像牵扯到赠与税及股票买卖的税金，但真人不肯告诉我详情。”

“赠与税？”

“真人还提到一些股票名称。”

“真人对股票很熟？”

他每天躲在房间里，难道是在研读四季报和日经新闻报，拟定买卖股票的策略?

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蓦地，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

提起股票，当然会联想到“猴子的故事”里的股票下错单事件。

“他买股票赚了钱？”

“似乎是如此。”边见姐皱起眉。比起不了解真相，她更介意真人有所隐瞒的态度。“二郎，你猜得出真人到底告诉叔叔什么吗？难不成是股票明牌？你若掌握到蛛丝马迹，能不能透露二一？”

“我也是一头雾水。”我回答。此时要是胡乱开口，只会把边见姐搞得更糊涂。嘴上敷衍，我心里却天马行空地想像起来。

真人或许急需一笔钱。

股票下错单事件，起因于证券公司员工的疏忽。

疏忽的元凶是睡眠不足。

睡眠不足的理由是前一晚隔壁太吵。

而隔壁太吵的理由又是什么?

暴力行为。

将这一连串关系逆推并简化，可得到一个结论。

“暴力行为引发股票下错单事件。”

或许这正是真人对〇〇先生施暴的真正动机。

真人怂恿有钱的叔公购买火炎公司的新上市股票。

买股票与买彩券不同，必须拥有庞大资本。

真人预知火炎公司的股票会赚钱，于是恳求叔公购买。

我忆超前阵子在那公寓里，五十岚先生曾对雁子小姐说：“股票下错单事件发生后有人获利，进而拯救某个人脱离苦海，这或许才是故事真正的结局。”

这句话恐怕说对了。

真人帮助叔公靠股票赚大钱，并获得部分报酬。

但真人想用这一大笔钱做什么?

只有真人自己才知道。

忽然间，我想起一个人。

上次在这家餐厅遇见的那名中年妇人。她不慎开车撞死便利商店店员，虽然达成和解，却逃不开债台高筑的厄运。妇人长年独力扶养体弱多病的女儿，根本无力还债。

但追究起来，那场车祸的肇因是店员遭人推出马路。

真人目睹一切经过，陷入内心的挣扎。或许他很想帮助当时开车的妇人。

“猴子的故事”中，孙悟空也曾说：“如果有人恰巧挖到金块，送给那个开车的就好了。师父，你不认为吗？”

挖金块谈何容易，不过，还是有其他办法取得资金。

真人学习赠与税的法规，多半也跟此事有关。他想将手头上的钱交给妇人，这当然属于赠与行为。

左思右想，愈来愈觉得我的推论没错。为了掩饰兴奋的情绪，我一口又一口地啜着咖啡。

“二郎，你真的猜不出真人的用意？”边见姐重问一次。

“完全猜不到。”我回答。

＋

离开餐厅后，我搭上边见姐的车子前往她家。虽然不一定能见到真人，但去瞧瞧状况也好。

半路上，我自副驾驶座的窗户向外望，瞥见一道人影，急忙向边见姐说：“我看到熟人，能不能让我在这里下车？这里离你家很近，我待会儿走路过去。”

我下了车，沿人行道折返。

迎面走来的人也注意到我。对方戴着造型严肃的眼镜，腰杆打得笔直，像个规矩的小学生，正是“因果关系先生”。

我举起手，刚要走近，忽然听见一连串声音。

高亢单调的声音不断钻入体内，且音量愈来愈大，似乎正从我背后靠近。

我停步回望，一辆救护车自对向车道驶来，不知是要去载病人，还是要将病人送往医院。我只晓得有人在喊痛、哭泣，苦苦支撑着。

救护车的警笛声将那痛苦的眼泪向外洒，泼了我一身。

环顾四周，我看见绵延不断的车道及街景。每个角落，或许都有人在流泪喊疼。

想到这点，我的脑中又响起剧烈的SOS信号声：“滴滴滴、答—答—答—、滴滴滴。”

我顿时感觉天旋地转，视野扭曲，救护车警笛声与SOS信号声仿佛顺着血管挤进大脑。

“救救我们的船！”似乎有人如此大喊。

我束手无策，只能看着遇难的船缓缓覆没。沉重的无力感让我几乎想跪倒在地。

此时，肩膀传来手掌的触感。睁眼一看，五十岚就在我眼前。

一张鹅蛋脸，戴着眼镜，但肤色比上次见面时白皙。他的肌肤如陶器般光滑，露出庄严肃穆、谦冲平淡的微笑。

我蓦然惊觉，这人不是五十岚。虽然长得很像，却是完全不同的人物。又或者，是某个人物附在五十岚身上。尽管轻声细语，却莫名让我安心，与五十岚的嗓音完全不同。

“这也没什么不好，就让烦恼永远留在心中吧。”他对我说。

我愣愣凝视着眼前的人。

“要达到不惑的境界，原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扬起嘴角，露出戏谑的笑容。

“我应该继续烦恼下去？”

“就算到了天竺，烦恼也不会消失。”

一瞬间，我感觉身体轻盈、神清气爽，犹如解开套在头上的环。

视野变得宽广，天空仿佛更加明亮。

“远藤先生，你不要紧吧？”当眼前的人说出这句话时，已是平常的五十岚，连嗓音也恢复原状。

“好久不见，今天不用上班？”

“今天提早下班。”五十岚挤出怎么看都像抽筋的微笑，腼腆地指着我身后。“待会儿要练歌。”

此时，我才察觉那间便利商店就在不远处。

“你们练歌练得真勤。”我回道。

“我自己也很意外。从没想过，我居然会为了练歌提早下班。”五十岚面不改色。

“练歌不都在晚上吗？”

“今天要玩真的。我们打算开一辆厢型车，到步行者天国（注22）去唱。”

“游击合唱团”这字眼顿时浮现脑海，我与五十岚并肩走向便利商店。

“五十岚先生，没想到你音域广，声音又宏亮。”

“我自己也很意外。这辈子，我几乎没唱过歌。”五十岚的扑克脸上再次出现抽筋般的笑容。

我望向晒成健康肤色的五十岚，他的背后有片大海。那当然不是真正的大海，而是五十岚的心灵景象。辽阔的碧蓝大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上头泛着一叶小舟，或许象征着五十岚豁然开朗与雀跃的冒险心吧。当年与罗伦佐分别时，我也看到类似的风景。

“远藤先生，你上次提到，你在真人的房里看见他的心灵景象？”五十岚问。

我没告诉五十岚“刚刚也看穿了你的内心”，仅仅回答：“对，我看见一只巨猴。”

各式各样的人共同对抗一只巨猴，有僧侣、少女、唱歌的妇人，还有战斗机驾驶员，那应该意味着善与恶在真人的心中交战吧。构成那景象的种种讯息源于他的经验、知识，及不熟悉但感兴趣的事物，甚或包含他人的记忆。

“若能进入真人心中拍张照片，一定很有趣。”

“没错，人心是言语无法表达的。”五十岚立即察觉我的言下之意。

“一旦试图以言语表达，就像把景色写成文章，本质已截然不同。景色就是景色，无法加以描述。”

“远藤先生，你对画图没兴趣吗？怎么不将那景色画出来？”

画图……这字眼静悄悄钻入我心中。

自从去了意大利，我对绘画的热情已冷却。如今，这股热情重新在我胸口点燃。

“我好想画图。”我不禁脱口而出，才发现自己一直怀念着画图的感觉，或许这是重拾画笔的好时机。“但好久没画，恐怕都生疏了。”

“不然这样吧……”五十岚口气一转，“我有个亲戚是漫画家……”

“漫画家？”

“你愿不愿意当他的助手？不过，绘画与漫画不能相提并论，你大概没兴趣。”

“不，我很喜欢漫画。”我不加思索地回答。

五十岚眯起双眼，“好，我会和对方联络。远藤先生，不妨试着委托他，将你看到的真人心灵景象画成漫画。”

“那怎么好意思。”

“我对这行业不熟，不过，听说漫画家永远在追求新的故事题材。”

我笑了。

我们来到便利商店门口。

停车场另一头的路旁，依然有个插着花的小花瓶。虽然不知道是谁放的，但花瓶的存在让我感到安心。

“二郎真君！”我听见雁子的呼唤。

十

夜晚，我打开电脑，收到罗伦佐的来信。这是我回日本后，他第一次写信给我。内容当然是意大利文，大意是：“二郎，你还在接驱魔的案子吗？”

为了回信，我先以日文打草稿：

“委托驱魔的人很多，我也接了好几个案子。虽不是次次顺利，但不乏效果显著的例子。不过，我最近暂停驱魔的工作。若有人需要帮助，而我帮得上忙，当然仍会尽力，可是，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想救人』这个心态的本质。有位先生告诉我，每个人心中都有想拯救他人的欲望，称为『救世主情结』。其实，这是源自内心的自卑，希望借拯救他人来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

我打了半天键盘，愈想愈觉得自己是在大放厥词。何况，这些话要翻成意大利文恐怕会要我的命。

于是，我删除全部文章，只打下一句：“冷气也能救人，对吧？我卖冷气。”

冷气能解决某些人生活上的痛苦。

这不也是件好事吗？只要尽一己所能，何必在乎做的是什么？

想到这里，我轻吁口气，走近书架抽出一本漫画。不晓得老妈喜不喜欢漫画。

会担心这一点，表示我已下定决心投入漫画的世界吧。

转头一看，肩膀上沾着一根从未见过的细毛。

不知是不是褪色的缘故，那短短的细毛竟是茶褐色，犹如野兽的体毛。

这是猴子的毛吧。我默默想着，捻起细毛，轻轻一吹。

这一瞬间，我有种另一个自己即将诞生的预感。细毛自空中缓缓飘落，我喊了声：“变！”

（全书完）

参考，引用文献

《梵蒂冈驱魔师》TracyWilkinson着，矢口诚译，文艺春秋

《魔鬼与修女》Iwaszkiewion着，关口时正译，岩波文库

《失败的心理学——天下没有不犯错的人》芳贺繁着，日经商业人文库

《分析心理学》Carl Gustav Jung着，小川捷之译，Misuzu书房

《荣格自传——回忆·梦境·思想》（1）（2）Carl Gustav Jungn，Aniela Jaffe编，河合隼雄、藤绳昭、出井淑子译，Misuzu书房

《防止人为疏失的技术》东京电力技术开发研究所Human Factor Groupn，河野龙太郎编，日本能率协会Management Center

《社会性自我封闭》斋藤环着，PHP新书

《如何“治疗”茧居族——精神分析手法探讨》斋藤环着，中央法规出版（Cura系列）

《当“茧居族”康复时——23个临床实例》矶部潮着，讲谈社＋α新书

《为什么人总是不承认错误——借口与自我辩护的心理学》Carol Tavris、Elliot Aronsonn，户根由纪惠译，河出书房新社

《系统工程师的防忧郁症手册——步上毁灭之途的系统工程师》Peacemind公司着，翔泳社

《为了家人及支持者的防忧郁·防自杀手册》下园壮太着，河出书房新社

《荣格心理学入门》河合隼雄着，培风馆

《荣格心理学》秋山里子着，讲谈社现代新书

《情结问题》河合隼雄着，岩波新书

《投胎转生——来自古埃及的女考古学家》Jonathan Cottn，田中真知译，新潮社

《图解杂学荣格心理学》福岛哲夫着，NATSUME社

《投胎再世的赛提之母与古埃及之谜——拥有三千年前记忆的考古学家！》Hanny El Zeini、Catherine Dees着，田中真知译，学习研究社

《西游记》（全十集）中野美代子译，岩波文库

《西游记——探访惊奇世界》中野美代子着，岩波新书

《西游记》（上·中·下）渡边仙州编译，偕成社

《系统为何出错——关于系统障碍及信赖性的基础知识》大和田尚孝着，日经Computer监修，日经BP社

关于股票买卖及证券公司的基本知识，感谢上野忠孝先生的详细解说。此外亦感谢三浦俊先生针对危机管理的说明，及横仓友裕先生针对交通事故现况的分析解释。当然，为了符合故事需求，我在参考文献内容及采访所得情报上做了不少更动，希望没有造成各位读者的误解。

在《读卖新闻》连载其间，承蒙高木樱子小姐绘制插画。为了配合故事内容，高木小姐屡屡改变笔法，下了各种巧思，令我每天期待不已。无法收录在单行本中，实在遗憾。在此致上谢意。

本作品与漫画家五十岚大介先生的漫画作品《SARU》为共同企画。“猴子”、“孙悟空”、“驱魔师”这些关键字皆来自五十岚先生的灵感。我们讨论出登场人物及台词后，各自创作出不同的故事。我希望小说与漫画之间的关联性能赋予阅读这两部作品的读者更多想像空间。在此诚挚地向提供新颖创意的五十岚先生致上感谢之意。

作者

注1：指排斥社交活动，整天关在家里，几乎不与人接触的青少年。

注2：《大法师》（The Exorcist），是由William Friedkin执导的经典恐怖电影，于一九七三年上映。

注3：《鬼哭神号》（Poltergeist）是由Tobe Hooper执导的恐怖电影，于一九八二年上映。

注4：记载于《魏志倭人传》中的邪马台国女王。

注5：《魔鬼与修女》（Matka Joanna od aniolow）的作者为波兰人Jaros aw Iwaszkiewicz，曾改编为电影。

注6：原文中女程式设计师对五十岚的称呼是“イガグリ”（五十岚的谐音，栗子之意），为取中文谐音，权且转译为“五十肩”。

注7：“SATOU”是“佐藤”的英文拼音，“SAITOU”则是“齐藤”的英文拼音。

注8：一九八二年英国与阿根廷为争夺福克兰群岛主权而爆发的战争。

注9：圣方济·沙勿略（St.Francis of Xavier，一五〇六～一五五二）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首先将天主教传到亚洲的麻六甲及日本。

注10：诺斯特拉达姆斯（Nostradamus，一五〇三～一五六六）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诗人，因撰写具预言性质的四行诗而引起争议。

注11：依日本的股票交易单位，一张可能是一股、十股、一百股或一千股，在此指“一股”。

注12：一九〇八年六月三十日发生在俄罗斯通古斯河上游附近的神秘大爆炸，半径扩及三十公里，至今尚未查出真正的原因。

注13：罗姆人（Roma）是吉普赛流浪民族的分支之一。

注14：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一四七一～一五四一）为西班牙人，因征服位于南美秘鲁的印加帝国而闻名。

注15：美国著名卡通《汤姆猫与杰利鼠》（Tom and Jerry）中的老鼠角色名称。

注16：山手线为环状线，前进方向有内圈（逆时针）与外圈（顺时针）的分别。

注17：荣格（Carl Gustav Jung，一八七五～一九六二），著名心理学家。

注18：一九五八年日本南极观测队因气候问题而自南极撤退时，不得已而抛弃在南极的十五只桦太犬中的两只。一年后当观测队返回南极时，“太郎”、“二郎”奇迹似地依然存活。这个故事曾在一九八三年被拍成电影《南极物语》，在二〇〇六年再度被改编为美国电影《极地长征》（Eight Below）。

注19：罗蕾莱（Loreley）是传说中会以美妙歌声将船只诱入海中的妖精。

注20：苏格拉底（Socrates）是古代希腊哲学家，因受毁谤遭处死刑。

注21：以砂糖和酱油熬煮小鱼、昆布等食材的日式传统料理。

注22：只允许行人进入的车辆管制区域，多设于闹区，如东京秋叶原或北海道旭川市平和通。



王者

A KING

伊坂幸太郎 著

袁斌 译

南海出版公司

目录

〇岁
三岁
十岁
十二岁
十三岁
十四岁
十五岁
十七岁
十八岁
二十一岁
二十二岁
二十三岁
〇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者/〔日〕伊坂幸太郎著;袁斌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4
(伊坂幸太郎作品)
ISBN 978-7-5442-6095-4

Ⅰ.①王… Ⅱ.①伊…②袁… Ⅲ.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418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3-144

ARU KING by KOTARO ISAKA
Copyright © 2009 by Kotaro ISAK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Tokyo.
Chinese version in China published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imite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王者
〔日〕伊坂幸太郎 著
袁斌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曾雪梅
装帧设计　宋　璐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33千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095-4
定　　价　29.5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〇岁

虽然不知该对你讲些什么，也不知该从什么地方讲起，但还是先讲一个故事，一个有关某人的故事吧。当然，若是有人等不到故事讲完就想离开，那也由他去。不知这故事算是传记还是童话，我还是先从某支棒球队的故事讲起好了。

仙醍国王队是一支由仙醍市当地的糕点公司“服部糕点”经营的棒球队。对他们来说，吃了败仗理所当然，若能连胜则可喜可贺。别说夺冠，就连夺冠候选都从不奢望，因此，相较于其他球队，他们对于胜利的执着，完全可以说微乎其微。面对球队的糟糕成绩，服部糕点的第二代社长、仙醍国王队的老板服部勘吉在回答媒体的提问时，曾经说：“各位可知道仙醍峡谷的红叶？”言下之意是仙醍国王队就像峡谷的红叶。那是当地人引以为豪的胜景，每年游人如织。试问，对红叶而言，有输赢之说吗？能盼着红叶赢取胜利吗？根本就是痴人说梦。仙醍国王队也是如此，关注的并非球场上的胜负输赢，而是参与本身。

记者再次提问：“一支棒球队如果无法赢得比赛，那又有什么可引以为豪的？”

服部勘吉闻言，睁大眼睛，一脸惊讶地反问：“啊？是吗？”

五年前，队里有位来自美国职业棒球小联盟的击球手富兰克林•罗斯福。与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同名同姓的他，也未能在队里留下什么骄人的战绩，最终悻悻归国。临行之前，他曾留下话：“要是再在仙醍国王队待下去，那我也能悟道了。”

这话里一半是嘲讽，一半却是他的真实想法。从球队创建伊始，直到本赛季，仙醍国王队不但从未拿过日本第一，甚至连联赛冠军都没有取得过。不仅如此，其战绩一直处在联赛积分榜的榜尾。对败绩的忍耐，已经成了队员的家常便饭，说他们早已看破了世间的胜负赢输也毫不夸张。那位美国选手曾经说过一句与罗斯福总统的演说异曲同工的话："输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从来不怕输球。"

住在仙醍市的人没人说自己是仙醍国王队的球迷。相反，许多当地人觉得这支球队给他们丢尽了脸。虽然如此，球队也同样有球迷。有人对支持弱小球队这种事心存使命感，也有人对这支球队抱有希望，还有人把它当作仙醍市一分子，抱有与它同甘共苦的感情。当然，球迷从未仔细想过自己该怎样去声援球队，只是满脑子想着"反正仙醍国王队还在"。

望着坐在餐桌旁肚子大得有如气球、即将临盆的妻子，山田亮心中感慨良多。如果没有电视转播，哪怕妻子即将临盆，他也会亲赴球场，观看南云慎平太教练执教的最后一场比赛。今天已经超过预产期两天了。他脑子里朦朦胧胧想着或许这时候会出现产前阵痛。

电视上正播出在仙醍球场进行的职业棒球联赛最后一轮，东卿巨人队对阵仙醍国王队。七局守方仙醍国王队十八号明星投手，正以其独特的下勾投法不停地投球。

山田亮生于仙醍市，三十二年来，他一直生活在仙醍市，从未离开过这里。妻子山田桐子也一样。夫妻俩同为仙醍国王队的球迷，痴迷程度远远超过普通的球迷。尤其是山田桐子，她对教练南云慎平太的迷恋绝非寻常。

南云慎平太也出生于仙醍市，自少年棒球时代起，他就受到世人的关注。在高中、大学棒球比赛中也曾留下骄人的成绩，职业生涯颇为被人看好。因此，当众人听说他在选秀的抽签中抽到仙醍国王队时，无不为之扼腕叹息。虽然拥有了如此优秀的击球手，仙醍国王队也无法让他发挥力量，他个人再怎样奋斗，也无法率领球队连战连捷。遭遇这样的事，让人觉得他实在太可怜了。实际上，情况也的确如此。仙醍国王队束缚了南云，让他难以施展拳脚，尽管他个人也曾留下不错的成绩。比如，他曾入围某年度的本垒打、某年度的打点王或者某年度的最佳击球手，但最后还是一无所获。这些虽然都只是个人荣誉，但毫无疑问会受到球队的势头与队友士气的影响。每个人都为他不平，认为如果他当初能加盟别的球队，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南云慎平太迟迟未发表自由球员宣言，甚至连“转会”都没有提起，周围的人都感到困惑不已。据说，当时的教练曾经亲口提醒他转会的事，告诉他相关权利，而队友们也曾写过“待在仙醍国王队不利于你发展”的分析文章，交给南云慎平太。但南云慎平太依旧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作为主力击球手，在仙醍国王队一直待到了退役。对于一般的球迷而言，他的行为就是一种愚忠；而对于仙醍国王队的球迷而言，他就像自我牺牲的神。

山田桐子念小学时，班上曾经有个长年住院的同学与她关系不错。那女孩从未告诉桐子她患的是什么病，但桐子时常会去探望她，借课堂笔记给她，把学校里发生的事转告她。有一次，桐子去探望，发现她满面春风。原来南云慎平太刚刚来看过她。那同学说：“住院太无聊，所以就给南云写了很多信。看过那些信，他就来了。”

厉害！山田桐子就像自己见到了南云一样，激动不已。听说南云慎平太临走时说“下场比赛里我会打出本垒打的，所以你也要好好做手术”，桐子愈发兴奋。兴奋归兴奋，心底却隐隐感到有些不安。有了这样的约定，最后要是没能打出本垒打，又该由谁负责呢？

“简直就跟贝比•鲁斯一样。”第一次听到这事时，山田亮说，“跟孩子约定本垒打。”

“那结果怎样？”

“接连三次。三打席连续本垒打。”

山田亮也依稀记得那场比赛的情况。尤其是三打席上的那记超大本垒打，在他脑海里留下了鲜活的记忆。

不见半点云彩的夜空一片漆黑，虽然球场里亮着照明灯，却完全看不出天空有多高。南云慎平太击出的球高高飞起，直刺高悬天际的夜幕。刚开始，许多观众还以为这是一记向击球区上方直飞的内场高飞球。因为南云击出的球很高，飞行角度也几近垂直，击球时没有半点声响。球仿佛在测量天空的高度一般，不停地向上飞去。之后在高空画出一道巨大的抛物线，落到外场观众席上。

那前所未有的一击和绝无仅有的滞空时间，让山田亮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原来那记本垒打的背后，还隐藏着这样一段感人的故事。恍惚中，山田亮为自己身为仙醍国王队的球迷而感到骄傲。

那时，山田桐子还在念小学，正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外界的知识，这样的经历无疑令她深受感动。

赛季进入终盘阶段，仙醍国王队确定无疑又将垫底时，南云慎平太曾经说：“我会对球队的成绩负全责，辞去教练职务。”他执教的五年里，球队在中央联盟的六支球队中，不是排倒数第二，就是倒数第一。成绩这么糟糕，教练引咎辞职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有人觉得球队的成绩向来如此，南云又何必为此辞职。没人能够猜透南云慎平太此举的真正用意。是操劳过度，还是终于明白在仙醍国王队做教练没有任何好处，抑或对棒球本身开始感到厌倦了？

对山田亮和山田桐子而言，这场决战是南云慎平太教练执教的最后一场比赛，因此意义重大。

对手东卿巨人队不光在中央联盟，甚至在日本职棒的所有球队中，都拥有最高人气。这支球队历史悠久，无数球星曾在队中大显身手。他们的比赛几乎都有无线电视直播，是人气常青树。拿下对手向来都是球迷对他们的期望，争夺冠军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要是他们遇上三连败这种事，立刻就会遭到舆论的围攻。有的赛季，东卿巨人队能够不负众望打出好成绩，有时却流年不利，成绩惨不忍睹。本赛季自开赛以来，东卿巨人队连战连捷，早早便坐上了联赛的头把交椅。

“一比零，看着有点悬啊。”山田亮盯着电视上的球场说。

“就连东卿巨人队也无心恋战啊。”

早已拿下联赛冠军、瞄准日本冠军的东卿巨人队，与垫底的仙醍国王队之间的这场比赛，对两支球队本赛季的成绩没有太大影响。因此，南云慎平太教练执教的最后一场比赛，按理说该让仙醍国王队出出风头。当然，这样的事绝非正式约定，只是不成文的规矩，武士的人情，也可以说是一种绅士约定。实际上，东卿巨人队本场首发阵容

大多数都是平日坐冷板凳的选手，就连投手也是今年高中毕业刚刚入队的新人。然而，山田亮他们心里并没有那种拒绝对方手下留情、不愿让人小看的义愤之情。这种时候，与其为这种事吹胡子瞪眼，不如期待仙醍国王队在这场值得纪念的比赛中取得胜利。

七局攻里，仙醍国王队的攻势被对方轻而易举地化解。山田桐子啜着焙茶。

“究竟会是什么结果呢？”

“刚才你自己不也说过吗？就连执着于胜利的东卿巨人队也无心恋战。今天的比赛会赢的。”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男是女？”

“啊，你说这事啊。这倒也是个问题。”

定期产检时，B超也没能分辨孩子的性别。虽然每次看B超的照片都会怀疑某一部分或许是男婴的生殖器，可直到现在都无法确认孩子的性别。

桐子轻抚肚子，喃喃道：“你到底是男是女啊？”

望着妻子，山田亮心中不禁涌起一种理所当然的单纯感情，为妻子的改变感慨不已。七年前，他与妻子在相亲会上相遇，共进几次晚餐后，两人开始恋爱。当时的她，曾经说过不想要孩子。虽然一直无法弄清她只是随口一说，还是故意轻描淡写，但山田亮从未对这句话有任何反感。

怀孕这事既非有意，也算不上意外。得知此事时，山田亮惊讶地“啊”了一声，不知该说什么好。见丈夫一言不发，桐子抢先说：“总而言之，还是先生下来再说吧。”

然而，桐子的内心一点点、扎扎实实地发生了改变，挨过了孕吐，坚持到医院复诊，随着腹部日渐隆起，她开始对垃圾食品敬而远之，加强散步以活动身体，一本接一本地看起育儿指南。很明显，她已经爱上了这个在自己体内渐渐长大的孩子。人是会变的。不，人虽然很难改变，但当体内出现另一个生命时，似乎便会产生一股力量，使那些原本难以改变的东西从根本上发生动摇。

电视画面切回到棒球比赛直播。第八局第一回合，东卿巨人队攻击。由那个高中毕业的新人九号投手开始击球。他身上还没有鼓起太多肌肉，体形瘦削，看上去还是少年。山田本以为这名高中毕业的新人投手会在上一局就被换下，看到他又出现在场上，山田不禁大吃一惊。还要让他投吗?

桐子轻轻呻吟一声，从椅子上站起身，朝厨房走去。山田亮知道她要去拿茶壶，忙说“让我来”。可桐子说这也是运动锻炼，拒绝了丈夫的帮助。

电视上欢声四起。山田亮扭头一看，只见屏幕上那个挥动球棒的新人投手抬头望着天空，高举着拳头。山田亮咂了咂舌，厨房里的桐子也不禁“啊”了一声。

一瞬间，仙醍体育馆里鸦雀无声。冰凉的空气透过电视画面，传到了每一个观众周围。仙醍国王队十八号投手茫然呆立。估计连他也没想到，自己投出的球竟让一个新人投手打出了本垒打。

桐子拿着茶壶，呆呆地站着，虽然不至于面无表情，但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山田亮着了慌，连忙打圆场："虽然让对方打了个本垒打，眼下也只是追平而已。"然而，桐子的表情依旧呆滞，没有半点变化，那样子就像连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不停在记忆的角落里搜寻，一脸惶惑不解。

"你怎么了？"

"羊水似乎破了。"

中央区的西侧，从山田家到仙醍市政府的路上，有一家私人妇产医院。刚进门，山田桐子就被值班的助产士带进里屋，山田亮独自留在等候室。不一会儿，妻子换上产妇服，说"羊水果然破了"。山田亮拿起为住院准备的包，咽了口唾沫，紧张令他没有半点真实感，脚下就像踩着棉花一样轻飘飘的。

不知何时，助产士已来到面前。"估计真正的产前阵痛还得有段时间。我们还有空病房，可以让孩子的母亲在那里休息，但孩子的父亲怎么办？暂时先回家吗？"

山田亮还不大习惯别人叫他"孩子的父亲"，脸上露出一丝羞涩。

"我们要在一起。"桐子回答，"对了，那间病房里有没有电视？"

都这时候了，还惦记着电视干吗？——惊讶不解的表情在助产士的脸上闪过。实际上，山田亮也是这么说的。但桐子义正词严："我只是想看一下结果罢了。或许比赛早就已经结束了。"

走进医院安排的病房，桐子立刻关上门，在电视机前坐下来。这样的态度，完全不像一个初次临盆的产妇，但山田亮并不觉得有什么

不自然。他反而觉得，只有这样才合情合理，才与妻子此前的生活方式完全一致。

超薄电视渐渐变亮，画面显现出仙醍球场。山田亮摁了摁遥控，调成静音模式。仙醍国王队的投手出现在屏幕正中央。队服上印着三十二号，队内的头号球星已经被替换下场。

看到对方的击球手，山田亮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

山田亮连连眨眼，调整了一下呼吸，思忖这究竟是何时的比赛。离开家的时候，比赛就已经打到了第八局第一回合，而此刻的电视上依旧是第八局第一回合。而且站在击球区的还是东卿巨人队的投手。那个新人选手脸上稚气未脱，体形消瘦纤细。他不是刚刚在第八局第一回合打出了一记本垒打吗？山田亮本以为现在播的是录像，但看到画面角落的比分显示，他否定了自己的猜想。比分牌上赫然写着“第八局第一回合两人出局”，比分也已经变成了五比一。山田亮完全无法理解眼前的状况。

桐子机敏地说：“击球手轮完一次了。”

可容纳两万名观众的球场坐了大约一半的人。因为座位全都涂成了主队的蓝色，所以空着的座位看上去就像一片大海。褐色的泥土和绿色的草坪，就像大海中央的一片沼泽。观众席上，人们欢声雷动，似乎在为东卿巨人队加油。虽然听不清楚他们在叫嚷些什么，但看得出是在期待击球手的精彩表现。山田亮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血液如同河川里的浊流一般，不断地灌注脑中，激得脑细胞里泡沫不绝。

镜头转到了仙醍国王队的教练席，南云教练出现在画面里。他抱着双臂，面无表情，透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寂寥。就像空旷的大地上一

棵纤细脆弱的树，迎着哭泣般悲号的风，充满空虚苍凉。

紧接着，东卿巨人队那名新人投手上演了一局之中两次登场击球并接连打出本垒打的好戏。球飞向左侧的观众席。观众席上那些东卿巨人队的球迷一同高声喝彩。

山田亮呆住了，动弹不得。那个新人投手天真无邪地在几个垒之间飞快跃动，脸上洋溢着得意的表情。桐子两手抚着肚子，牙根紧咬，表情就像恨不得把电视机吃下去。

终于到了攻守交替，就像过了很久。第八局后半回合，仙醍国王队开始进攻。山田亮一直期待他们能够绝地反击，与其说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倒不如说是觉得“若非如此，就有些不合情理”。如此重要的比赛绝不会以这样的惨败告终，所以，目前的状况应该也是演出的一环。山田亮只能如此认定了。他告诉自己，虽然眼下两人出局，但之后会接连出现安打、死球和四坏球，等到满垒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结局。

仙醍国王队的第四棒击球手站到了击球区。山田亮情绪高涨。他握紧双拳，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呼吸变粗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身边的桐子，想要把视线从画面上挪开。

这时候，房门开了，助产士探头问：“情况怎么样？”

“很痛。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桐子说。山田亮回头一看，只见她呼吸渐粗，额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可眼睛依旧盯着电视画面。山田亮不禁大吃一惊，不知妻子从何时开始出现产前阵痛。他正想说点什么，画面上站在击球区的第四棒击球手挥了空棒。那一棒挥得迅捷有力，仿佛在电视机前也能听到球棒划过空气的声音。

“山田太太，差不多该去产前阵痛观察室了。”助产士的声音听起来颇为冷淡。

令人吃惊的事有两件。一件是仙醍国王队的第四棒击球手直接三振出局，让第八局后半回合的攻击彻底泡汤。另一件则是走向产前阵痛观察室的桐子竟然对丈夫说：“你留在这里，等着看比赛的最后结果。”

刚开始山田亮还有些困惑，不清楚妻子是什么意思，心里无比焦急。当明白这话的确是出自妻子的真心，他尊重了妻子的决定。面对这样的夫妇，助产士差点忍不住说：“你们上这儿干吗来了？”

妻子和助产士离开后，山田亮独自一人盯着电视。第九局前半回合，东卿巨人队的攻击漫长得难以想象。就像拳击手面对倒数结束时神志不清的对手，依旧不断地发起暴风骤雨般的进攻。东卿巨人队的击球手接连击飞仙醍国王队投手投出的球，上垒，不断地发动攻击。

最后，镜头对准仙醍国王队的教练席。或许是想把失败者的惨状呈现给观众，镜头给南云教练的脸来了个特写。南云教练微微噘嘴，看上去像一个强忍泪水的孩子。

就在这时，球打飞了。击球手出手过迟，把球打到一边，犯规球。球径直向着南云教练飞去。虽然没有被打中，但南云教练大吃一惊，摔倒在地，脑袋撞到了长凳的角上。他露出孱弱而羞赧的笑容，站起身，那副落魄样让人不忍目睹。

山田亮喘起了粗气，感觉脸颊有些湿，这才发现自己已是泪流满面。他从没有想过，自己的孩子竟然会在这样一天降生。他心跳加快。是焦急，还是恐惧？他有预感即将发生无可挽回之事。

或许是因为比赛较短时间就到达中盘阶段，第九局的前半回合也得到了转播。比分已经成了“十五比一”。

就在仙醍国王队的八号击球手站到击球区怯生生地举起球棒时，转播中断了。节目时间已经结束。电视台对南云教练最后一场比赛似乎没有丝毫的敬意，硬生生地中断了比赛的转播。

山田亮出了电梯，刚到产前阵痛观察室，就看见助产士陪着桐子向分娩室走去。桐子看起来疲劳而痛苦，可当她躺上分娩台，看到身旁的山田亮，她还是微微地眯了眯眼睛。她在问比赛情况如何。

山田亮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紧紧握着妻子的右手，嘴里咕哝了几句。比赛输了，而且还是比分差距达十四分的耻辱惨败。这样的话，他难以启齿。妻子握着他的手，力道越来越大，他不由得抬起头。妻子眼里噙着泪水，点了点头。“输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从来不怕输球。”那个美国选手说过的话一直在脑海回响。

“我倒是知道。”桐子有气无力地喃喃道，“是个男孩。”

一小时后，桐子产下了一个三千零五十克重的男婴。初生婴儿的啼声响彻整间分娩室。在场的助产士全都睁大了眼睛，连说：“哭得这么凶，还是头一次遇到呢。”站在哇哇直哭的婴儿前，山田亮狼狈不已。他在内心把这哭声当成了怒吼。他很清楚，儿子和自己都该做什么。

后来山田亮才知道，在儿子出生的同一时刻，南云慎平太进了市内的急救医院。比赛结束，回到宾馆之后，南云再也难以忍受眩晕，呕吐不止，被抬上了救护车，最终抢救无效死亡。据说，致死的原因是第九局前半回合里，南云头部撞到长凳对大脑产生的冲击。

三岁

你三岁生日那天，父亲早早就回到家里。他在七月突然调动了岗位，忙于筹划新的部署活动，从九月下旬起一直在加班。那天他却跟同事们交代一声，提前回到家。父亲说了句“我回来了”，推开玄关大门直奔起居室，你却毫不理睬。因为你当时正坐在母亲的腿上，聚精会神地观看棒球比赛的转播。

父亲并没有因为你的不理睬而感到失望。相反，看到你对棒球如此热衷，他也放心了。

那是在东卿的巨蛋球场展开的一场仙醍国王队对东卿巨人队的比赛，是三连战中的第二场，也是整个赛季最后的对决。一直以来，只要画面上出现仙醍国王队的球员，你就会如数家珍地指着二垒手福田让二抑或右外场手高桥宗宏，大声喊着他们的名字。而每当看到东卿巨人队的黑色队服，你就会低声否定，用力摇头。父母为你的表现而开心不已。

“战况如何？”父亲开口问道。

“三比一。和我预想的一样。”母亲淡淡地说道，语调中既没有愤怒也没有沮丧。

“有没有提到南云教练？”父亲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其实是装出来的。或许你还不知道，三年前的今天，你的父母曾目睹一场耻辱的败北，教练南云也在赛后死亡。

“转播开始的时候，负责解说的佐藤说过，‘说起来，仙醍国王队的南云慎平太教练就是在三年前的今天去世的’。什么叫‘说起来’嘛。”母亲把膝头上的你放到地板上，站起身准备晚饭去了。你的目光紧跟着母亲的身影，发现父亲的手里握着一张有颜色的纸。

“这是什么？”你站起身，疑惑地展开那张纸。

父亲拿起那张纸走到厨房，给母亲看。“附近似乎出了变态。”

“变态？”母亲不解地问。

“似乎是个内衣贼。有人在街上散发提醒大家当心的传单。”

“够可怕的。我们去买支木质球棒防身吧。反正王求迟早也用得到。”

你知道他们提到了你的名字。我？什么？用什么？你懵懵懂懂。而这份懵懂，正是你开始明白自己该干什么的证据。

“现在买木质的还早。王求还得过好几年才能用。”

还早？什么还早？或许你当时脑海里一片混乱。父母在谈论你的事，而你却听不明白，只能干着急。

“先从挥动比较轻的球棒开始吧。”

父亲是穿着朴素西装上班的公务员。体形消瘦，单眼皮，头发梳成偏分，眉梢有些下垂，鼻子既不高也不低。一个毫无特征的男人。虽然已迈入中年，却依然对世事一无所知。可你不觉得，对你来说，父亲既是你独一无二的指导者，也是你唯一的榜样。

给你起名“王求”的，就是父亲。

望着吃过奶、在妇产医院的病床上睡得正香的你，母亲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个念头。“这孩子今后会在仙醍国王队大显身手，如果名字里连这个‘王’字都没有，那可就奇怪了。”她想在名字里加个“王”字，可她没有说“在名字里加个‘王’字如何”，而是说“如果名字里没有‘王’字，那就于理不合了”。

父亲立刻赞同。“既然这孩子今后将成为仙醍国王队梦寐以求的人物，那就取‘为王所求’之意，取名‘王求’，怎么样？也可以理解成‘寻求王者’。”

“寻求王者，为王所求。这名字好。”

你的父母兴致高涨，毫不迟疑，立刻决定了你的名字。当父亲前往辖区派出所为你登记出生证明时，他才猛然发现，横着写下“王求”二字时，就像把“球”字拆成两半似的。这与其说是上天安排的巧合，倒不如说更像一个老掉牙的冷笑话。说不定，这名字会让孩子成为同学的笑柄。即便别人没有任何恶意，可能也会故意把“王求”念成“球”，嘲笑你，叫你 “浑球”之类的。

但父亲并没有为此烦恼太久，也就是眨眼的工夫，他就作出了决定，照之前商定的那样，交上了“王求”的出生证明。他当时是这样跟母亲解释的：

“想到这孩子的未来，如果他连名字这一关都挨不过去，还能行吗？我就是这么想的。”

全家人都在餐桌旁坐下来，一场庆祝你生日的晚餐开始了。电视依旧开着。不知何时，两队的比分差距悄然拉开，变成了五比一。在你出生之前，仙醍国王队就已经是雷打不动的联赛垫底球队，而经历你出生那天的耻辱败北后，球队变得更加孱弱不堪。

三年前开始就任教练一职的，是曾经在仙醍国王队当过投手的佐藤武。但他在队里服役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就像他那平淡无奇的名字一样，他在队里留下的成绩也平淡无奇。佐藤武已经年逾七十五，早已没有了斗志和上进心，脑子里连半点让球队变强的打算都没有。甚至在就任的记者见面会上，还说出“退休后整天无所事事，所以干脆来当教练，免得无聊到去打弹子球”之类完全不负责任的话。怎么会请这么个人来当教练？其实球队这么做也有苦衷。

球队原本就资金匮乏，也没什么斗志，甚至连老板服部勘吉也说过将不再以年薪方式发放薪水而改为月结之类的话，根本就没有想让球队变强的念头。因此，当仙醍国王队的教练毫无意义，报酬也不会太多。率领这样一支注定要输球的球队，也不是轻松容易的事。

这样一支球队，是根本无法变强的。一直以来，他们在联赛中排名垫底的情况就从未改变过，而且如今的胜率也每况愈下。比赛中无法得分，失分却不少，教练形同虚设。如今的仙醍国王队已经陷入再也没有半点吸引力的境地。

那些为数不多的仙醍国王队球迷面对球队的这种惨况，心中总有一种悲壮的感觉。有时他们甚至会放弃仙醍国王队球迷的身份，只是以棒球球迷的身份观战。至于那些狂热的球迷，只会自我安慰说“不论怎样不堪一击，仙醍国王队就是仙醍国王队”，把这种袒护当成自己的使命，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你的父母却不在此列。他们不是寻常球迷，更不是狂热球迷。要说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应该是从三年前你出生的那天夜里开始的。“眼下就任由它去吧”，这一点是你父母的共识。眼下就由着它当一支弱旅好了。管它几连败，管它怎样丢人现眼，咬紧牙关忍下去就行。他们俩就是这么想的。期望的射程被他们设到了更远的将来。你的父母期待的，是仙醍国王队扬眉吐气连战连捷、彻底一扫颓势的那天。迟早有一天，仙醍国王队会有所改变的。他们坚信，有一天救世主会进入队里，让整个球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那位选手，自然就是你。

“玩这东西不是还早吗？”吃过晚餐，你打开父亲递来的礼物后，母亲说道。

盒子里装的是一部玩具击球机。一支塑料小球棒，十个彩色塑料球，还有一部电池驱动的投球机。投球机的底座上装着旋转电动臂，装置并不复杂。

“王求还用不了啊。”

“说得也是。”父亲认同了母亲的看法，“不过，我想还是让他尽早适应一下比较好。而且他的身边最好能有球和球棒。刚开始的时候，就由我来玩好了。”

育儿书里说过，要想让孩子对棒球感兴趣，就必须先让孩子看到父母热衷于此的模样。如果孩子不喜欢，父母硬把球棒塞给孩子，把孩子拽到击球中心，那么孩子非但毫无收获，反而会心生反感。因此你的父母是正确的。

吃完饭，母亲开始收拾碗筷。你挺起胸来，把自己用过的碗筷堆到一起，抱在胸前，晃晃悠悠地朝母亲所在的水槽走去。

“谢谢你，王求。”母亲抚摩着你的脑袋，你的脸上浮现出笑容，内心充满温暖的感觉。

回到起居室里，电视依旧开着。你看了一眼画面，不满地噘起了嘴。电视画面里，站在击球区的是东卿巨人队的选手。父亲就站在电视机旁，手里握着那支刚从盒子里抽出来的塑料球棒。你的目光在父亲手中的塑料球棒和电视里运动员手中的木质球棒之间游弋。

“一样，一样。”你伸出手指，说两支球棒的形状完全一样。

父亲手里握着塑料球棒。因为他比的是右手击球的姿势，所以和电视上左手击球的球员看起来略有不同。父亲挥动了球棒。毕竟球棒是给小孩用的，所以他的动作看上去有些憋屈。砰，一声轻响，球棒打到旁边的橱柜上。看到父亲因突然响起的声音而大吃一惊，你咯咯直笑。

父亲不停地挥动着手里的球棒。之后，他抓起一只球，轻轻一抛，想用球棒击打下坠的球，却挥了空。父亲苦笑的表情显得有些僵硬。这也难怪，毕竟，对父亲而言，这并非只是一场游戏，而是他的人生使命。你感觉眼前的父亲与之前看到的略有不同。

父亲扬起下巴，放下手里的球棒，一边念叨自己缺乏锻炼，一边在椅子上坐下。他看了看电视里的转播画面。你也跟着他把目光转回电视画面上。

电视里，一名体格强健的男子正站在击球区。刚走进左手击球区，男子便用钉鞋在地上蹭了蹭，得意扬扬地瞪着仙醍国王队的投手。

“今年获得双冠王的大文太的家人似乎也来现场观战了。”负责实况解说的人说。不知何时，两队的比分已经变成了十二比一。这样的比分，其实等同于比赛结果已经确定了。或许是因为很难再从比赛战况中找到值得说道的东西，为了吸引观众的兴趣，解说员拼命寻找话题。

“不知他儿子是否也来了。”曾在东卿巨人队当过投手的评论嘉宾回应说。

“据说孩子最近刚满三岁。比赛开始前，孩子的父亲还收到过声援的短信。”实况解说员话音刚落，画面便切换了，出现了一位怀抱孩子的母亲。

你的父亲咂了咂舌，自言自语：“比赛转播时怎么能播这种画面呢？”

“没办法，毕竟是对方的电视台。”母亲从厨房回来。果盘里堆满了削过皮、切成块的苹果，上面插着两三根牙签。

你怔怔地盯着画面上那个与你年纪相仿的孩子。那孩子头发很长，眉清目秀，长了一张棱角分明的国字脸。他噘着小嘴，冲着话筒嚷着：“洋一要当投手。”又自鸣得意地说，“嗯，一定会的。”你要牢牢记住这孩子的长相。迟早有一天，你会和这个大洋一相遇。这是命中注定的。

镜头再次转回到击球手大文太的身上。解说员说：“如果这孩子今后能和他的父亲对决一场，那将是一场梦幻之战。”

“想要达成这样的愿望，文太就得一直在球队里打下去，直到洋一成为一名职业的正选投手才行。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啊。”评球嘉宾拿腔拿调地说道，惹得解说员哈哈大笑。那笑声无比干涩，就像刻意赔笑一样。

“别以为职棒选手的孩子就一定会成为职业选手哦。”母亲嚼着苹果，冷冰冰地说道。伴随着果汁四溅，香甜的气味扑鼻而来，惹得你也把手伸向桌上的果盘。你捏起苹果，大嚼起来。苹果的味道虽然带着一股酸涩，可又让人感到一丝惬意。嘴里充满苹果的汁水，甜味渐渐扩散，每次咀嚼时，脑袋里的轻声鸣响也令你感到无比愉悦。

你一边嚼着苹果，一边盯着电视上的大文太。文太低头猫腰，高高举起球棒，仿佛直指天际。他就像一座钟，重心沉稳，任凭风吹雨打兀自岿然不动。同时，又像一棵枝叶扭曲的大树。突然，大文太的身影浮现在你的脑海中，仿佛已从电视画面游离出来，活生生迫近到你眼前。你把苹果放回果盘，抓起塑料球棒，站到电视机旁，模仿着脑海里浮现出的大文太的身影，扭动身体。虽然你还分不清左右，充满了困惑与混乱，可是当你领会了运用肘部的要领，你终于学会了怎样去如心所想地摆出架势。

“哦！”

父亲惊呼一声，冲母亲喊道：“桐子，你快看！”母亲连忙抬起头。父亲冲你抬了抬下巴，睁大了眼睛。你感觉身后似乎亮起了光。

你放下球棒，把头扭向身后。你父母脸上的表情，仿佛陶醉在炫目的光芒中。

“王求，就这样别动。”父亲稍稍加重了语气。

“王求，再来一次。”母亲竖起食指说。

什么别动？再来一次什么？你懵懵懂懂，不知所云。但你猜想，他们所指的可能是你模仿大文太挥棒的动作，于是你像刚才一样再次举起了球棒。

你父母脸上的表情，就仿佛看到了某种神圣庄严的景象。父亲目不转睛，完全沉醉在这景象中，而母亲则伸手捂住嘴，呆呆地望着你。过了一会儿，两人对望一眼，点了点头。看到父亲的那种态度，你不禁有些惊诧。身旁的电视画面上，仙醍国王队的投手已经投出了球。

球。你在内心默念。如今，你已经学会了一些棒球用语。早在一年前，当地的有线电视台开始播放仙醍国王队的比赛以来，你就几乎每天都和母亲一起观看。不管是否愿意，你的身边都充满棒球术语。而有些词，你甚至已经学会了发音。你会说“球”，也能勉强说出“好球”。

你盯着电视画面，只见球向左画出一道弧线，接球手伸出左手，用手套稳稳地接住球。

不知何时，父亲已经站到你身旁，伸手轻抚你的头发：“你怎么会做出这么漂亮的击球动作？又没人教过你。”

你用手指在电视上划过，液晶屏上留下的指纹画出了大文太的身影。“是他。”

“你在模仿他吗？”母亲蹲下身，凑到与你的视线相同的位置问道。

你点了点头，扭头望着电视画面。投手活动了一下身体，投出了球。

好球。你的直觉告诉你这一点。虽然不清楚其中的原因，但你的脑海中浮现出球的飞行轨迹。你的父母并没有觉察到你轻轻念出“好球”。

球从投手的手中飞出，仿佛被大文太所在的本垒吸过去，直接向击球区飞去。你还来不及想，便已挥动了手中的球棒。

因为姿势不对，你只是用右手随意挥动了一下。球棒从你手中飞出，碰到站在一旁的父亲的腿。与此同时，电视里也响起了球棒撞击球的脆响。你说：“本垒打。”

从那天起，你便整天挥舞着那支玩具球棒。你想试着模仿大文太击球的动作，可你脑海中的印象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淡漠。如果再让你在电视里看一次，或许你便会回忆起来，可惜赛季已经结束，这事也再无可能。

开始时你挥出了漂亮的一击，但之后的击球动作却越来越糟，可你的父母并未因此而灰心丧气。他们从不认为这事只是偶然，而是把它当成多年后你的动作成形的一种预告。而他们的这种想法同样是正确的。

没错。那的确是一种预告。

你挥舞着球棒，有时也能击中球。你的父母从未特意教你怎样拿球棒。虽然他们也曾简单地说过，但至于手掌如何抓握、手臂如何摆动这类具体问题，他们只字未提。他们知道，这些事对你而言为时尚早。

年底的一个星期天，你和父亲一起去了一趟超市，原本是去买投球机用的电池的。超市外的特别会场正在举行战队英雄的活动。你们在会场前停下脚步。除了棒球的实况转播，你再没看过其他任何电视节目，自然不会明白这是在做什么。

那些与你年纪相仿的孩子紧盯着的舞台上，几个身穿红绿闪亮衣服的人，正向一个满脸怒容、野兽般的人冲去。你忍不住开口询问，想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

“大概是突击队员吧。好人正在教训坏人。”说到这里，父亲不由得犹豫了一下。他也不清楚，眼前这玩意儿是否能说是“人”。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听到你提的问题，父亲愣了愣。

“谁是坏人呀？”

“嗯，这个嘛……”话说到一半，父亲不由得感慨起来。如果一口咬定外表光鲜、衣冠整洁的人是正义的一方，而相貌丑陋、浑身污秽不堪的就一定是坏人，说不定是一种偏见。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往往就是许多悲剧诞生的根源。父亲不禁感叹不已，觉得你这孩子似乎

并未被固定的观念所束缚，早早就看穿了事物的本质。没错，你看穿了很重要的一点。正因为如此，你光凭直觉就能分辨出好球坏球。

“好了，大伙儿一块儿来给他们加油吧。我数到三，大伙儿就一起大喊 ‘加油’。”舞台边手持话筒的女子冲观看的孩子们说道。

对你而言，这就像一种从未见过的仪式。你觉得它如此新奇，所以目不转睛地看着。

“要是一句‘加油’真能让人振作精神就好了。”父亲不假思索地说道。

“一二三！”听到女子的口号之后，孩子们齐声叫嚷着“加油”。就连父亲也不禁跟着轻声喊了句“加油”。

之后，你和父亲去了公园。

你们围着游乐设施林立的沙地不停转圈。父亲虽然已经气喘吁吁，可依旧一脸笑容，在你身后追赶。上次你只爬了一半就下了滑梯，但这次你未借助父亲的力量，独自爬上了滑梯的顶部。你每天都在长大，能做的事也越来越多。抓着滑梯的扶手，你往下看了看滑梯下面的父亲，感觉自己就像飘在空中，心情无比畅快。

你们都没有发觉，从外面进来了三个女子。你坐在秋千上，父亲为你推动秋千。你不停地晃动双脚，试着用鞋底去触碰地面。突然，你们的身后传来了说话声。

父亲扭头看了看，把你从秋千上抱下来。你跟着父亲的视线远远望去，只见三个一身黑衣的女子站在沙地旁的树丛前。不知她们的出现是早是迟，但如此一来，你的命运便再次确定下来。

三名女子身高相仿，都披着黑色的长外套，戴着黑色的郁金香形状的帽子，甚至鞋子也是黑的。难怪你会立刻产生一种“魔鬼”的印象。在你看来，她们甚至比刚才在战队英雄表演里看到的邪恶怪兽更加可怕。

父亲觉得这几个女人十分可疑，便盯着她们看，并想径自离开，可其中一个女子突然高声唱道：“尽可能多地去奢求吧。”

“尽可能多地去奢求吧。”另一个女人也说道。

“尽可能多地去奢求吧。”第三个女人也说道。

你并没有因此感到害怕，而是抬头望着父亲，想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父亲皱起眉头，盯着那几个女人。

“可喜可贺啊，你将来会成为王者。”一个女人高声嚷道。她的表情看起来很认真，语气中并没有半点威吓，只是一味冲你们叫嚷。

“可喜可贺啊，你将来会成为王者。”

“可喜可贺啊，你将来会成为王者。”

三个女人吊着嗓子，就像在唱戏一样。看着这滑稽的情景，你扑哧一声笑了，扭头看着父亲，想问他是否也觉得可笑。但父亲一脸严肃，以一种平日没有的魄力，冲女人们高声问道：“这话是真的吧？”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禁有些疑惑。“真的吗？这孩子将来真的会成为王者吗？”

三名女子闻言愣了愣，对望一眼，点了点头。中间的那女人似乎代表她们，用响亮的声音说道：“只要勃南森林（来自莎士比亚戏剧《麦克

白》，女巫预言只有当勃南森林向麦克白移动时，他才会落败。）不动。”

“只要森林不动就行吗？”

“犯规与公正。”另一个女人说道。你明白“犯规”的意思，却不知道“公正”是什么意思。

“公正地活下去吧。”第三个女人唱道。

“不能永远公正吗？”

“当然能。”父亲斩钉截铁地说道，“这孩子一定会公正地活下去的。”

“事情真的会这么顺利吗？”“周围的人会公正地对待他吗？”“这不可能。”

“干净就是肮脏，肮脏就是干净。”

“犯规就是公正，公正就是犯规。”

“想要永远公正的人，迟早会遭遇不幸的。”

“没错，故事就是这样的。”

“即便如此，将来你也还是会成为王者的。可喜可贺啊。”

你当然无法理解他们在说什么。父亲也一脸莫名其妙地耸了耸肩，轻声说了句 “真是令人不快”。令人不快。你学会了这个词，指的就是这些净说些莫名其妙话的黑衣女人。

这时，父亲的手机响了。他看了看来电显示，说“是妈妈打来的”，把手机贴到耳边。

你怔怔地盯着电话，想着母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渐渐不安起来。母亲此时应该在一家刚开张不久的有机蔬菜店里。

“妈妈让我们去找她，走吧。”

扭头一看，刚才那几个一身黑衣、令人不快的女子已然消失不见。但你也不必难过，在你今后的人生里，她们还会无数次出现。

你们回到停在公园路边的面包车里。父亲把你放进后座，依旧一脸不快。担心与不安令你几欲哭泣，可车子发动时的晃动让你错失了机会。

车在一家体育用品店前停下来。那是一家开在县道旁的店铺。你疑惑不解，难道妈妈在这里？然而，父亲并未察觉你的疑惑，径直走进店里。这是你第一次走进这样的地方，内心充满好奇与胆怯，一种不协调感在你的心头蔓延。你还未回过神，父亲便步履匆匆地逛了一圈，找到卖棒球帽的柜台，毫不迟疑地抓起一顶棒球帽，径直向收银台走去。那是一顶黑白相间、时髦的东卿巨人队球帽。“要买它吗？”你问，无法理解父亲为什么要买这样一顶帽子。

“是妈妈让我买了带过去的。”父亲似乎也不大清楚原委。

车向北驶去。或许是心中焦急的缘故，父亲驾车似乎有些粗野。来到一家老牌超市门口的停车场，父亲把你牵下车。

“抱歉，突然让你赶过来。”等候已久的母亲抱起你，颇为自然地摩挲你的脸颊。

“怎么回事？”父亲的语气中带着些许责难。他提起体育用品店的袋子，就像碰到了什么脏东西似的。

“你们跟我来。”

母亲攥着你的小手，迈开脚步。你们穿过超市，走下一道狭窄的楼梯。眼前是一片破旧的住宅区。或许因为这里是依山而建的，坡道很多，你们向坡下走去。看到身材瘦高的母亲修长的双腿轻快地迈动着，你颇为惬意。

“我也是碰巧路过这里的。”母亲穿过一片工地。这里似乎是一座公寓的施工现场，或许因为是周日，工地上没有施工者的身影，那些工程车也仿佛睡着了，停在原地一动不动。你们向堆满建材的地方走去。“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

地上躺着一个人。你惊叫一声，指了指人影，父亲也跟着惊呼一声。那人一动不动，像人偶一样，仰面朝天，左手向上，右手向下弯曲着，那姿势就像紧急出口的人形标志。这是你头一次看到尸体。当时你并没有任何的想法。那具尸体很干净，没有流血，骨头也没有外露，只有脖子不自然地歪着。

“我也不知道这人是谁。只不过……”说着，母亲抬头看了看天空。你也跟着抬头。你们的斜上方，耸立着一幢深褐色的公寓。“大概是从那里的阳台上摔下来的。”

父亲大吃一惊，连说“这可不得了”，问有没有打电话叫过救护车，并立刻掏出了手机。

“人已经死了。”母亲冷冰冰地说，“还有，你看。”她指了指倒在地上的人。

那人二十六七岁的样子，肩头下垂，脸颊消瘦，肤色苍白。一身工作服，左手还攥着一块像布的东西，粉色的，很薄。

“这是……”父亲虽然有些不快，但还是靠近了尸体，“是内衣啊……莫非是他下坠时从胸前解下来的？”

“那可真够厉害的。”

“那照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肯定是个内衣贼。”

“大白天的去偷内衣？”

“大概是昨天夜里摔下来的吧，一直都没人发现。”

你的父母相对无语，盯着那具手里攥着内衣的尸体看了看。你下意识地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似乎并没有特殊的气味。

“真可怜。”父亲一脸怜悯。

“没什么可怜的。他这是自作自受。”母亲冷冷地说。

“那，有必要买这东西吗？”父亲似乎已经明白为什么要买那顶帽子，而你却依旧似懂非懂。

“我是想趁着还没报警……”母亲镇定地说。不知何时，她的手已经缠上一条手绢，隔着手绢接过那顶东卿巨人队的帽子，换下尸体戴

的那顶鲜艳的浅蓝色帽子。那是一顶绣有仙醍国王队徽章的帽子。

“你能容许一个内衣贼做仙醍国王队的球迷吗？”母亲半开玩笑地说。

“不，不能容许。”父亲表示同意。

给尸体戴上东卿巨人队的球帽后，母亲用手机报了警，看到父亲颇为满意的样子，你俯瞰着尸体那双睁着的眼睛，感到心满意足。

十岁

又开始了。教室靠走廊一侧最后面的座位上，坐在百叶窗旁的山田把手伸到桌上，手背向上，五指张开，怔怔地盯着手掌。上课时排列得整整齐齐的课桌，一到午休时间就变得凌乱不堪，整个教室给人一种乱哄哄的感觉。吃过学校提供的午餐，班上的男生就一窝蜂地去操场了。足球之所以在班上如此盛行，全都是拜足球部的田之上所赐。以他为中心，大伙儿全都去操场了。就连不大擅长运动的古谷和高桥，每到午休时间也会去踢球。我也是踢球大军的一员，但因为上周左手腕骨折，没法去，独自一人看了一星期的书。我用左肘压住书页，右手翻书，倒也不算太困难。

我一直在看从图书馆借来的“世界伟人系列”。此刻手中是一本居里夫人的传记。以前每当有人提起黄瓜，班上就会有人高声嚷嚷“居里夫人”（日语中“黄瓜”与“ 居里”发音相同。）。这样的冷笑话让大家全都知道了居里夫人，至于她究竟是干什么的，我一无所知。我听说，发明三明治的人就叫三明治伯爵，以此类推，居里夫人大概就是第一个培植出黄瓜的人。看了书，我颇为震惊。原来居里夫人是一位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做实验的伟大科学家。

更加让我吃惊的，是书里居然还记载了居里夫人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和想法。比如，她“觉得母亲变得异常可怕”或“在心中暗自发誓，再不犯同样的错误”。居里夫人明明是长大之后才成为伟人的，为什么书里会如此详尽地记录她小时候的事呢？这让我感到很不可思议。莫非有人早已看穿居里夫人长大后将成为伟人，于是从她小时候就密切关注她的一举一动？如此一想，又不禁让我自怨自艾起来。如今的自

己，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既没有人为我记录小时候的言行，也没有人问我此刻心中在想什么，更没有人为我写过什么。大概是因为他们全都知道，我这人长大之后也不会有什么出息，也就没有必要写伟人传记。我这辈子都成不了伟人。

教室前面聚集着一群打扑克的女生。值日的学生收拾着桌上的餐盘，哗啦哗啦的声音不绝于耳。除此之外，就是几个在素描本上画漫画的女生和下将棋的男生。独自坐在自己座位上的只有我和角落里的山田。

山田的个头比班上其他人都高。或许在整个年级乃至整个学校，他都是最高的。他既没有那种隆起的肌肉，也并非瘦削的体形，只是让人觉得个头很高。总是穿着一件蓝色运动衫，运动衫的胸口位置还绣着几个难懂的汉字。

山田的存在总让人感到很不可思议。班里既没有人欺负他，也没有人孤立他，可他总是独来独往。大家只知道他喜欢棒球，在市内的少年棒球联盟练球，此外，对他一无所知。

如果有人找他说话，他也会回应。如果上课时老师点到他的名字，他也会起身回答问题。要说他冷漠，似乎也不是这么回事。但每次看到他，他似乎都是独自一人。重新分班之后，刚开始田之上也曾约他一起去踢球，或者想办法让他和大家一块儿玩耍，可最近就连田之上也不常找他了。

两天前我发现，一到午休时间，山田就会盯着自己的手发呆。开始我还以为他在看手相，可后来发现不对，他是手指向上的。今天同样如此。过了十分钟，我正想着他该起身去教室后面拿那本大辞典，

他果然起身去拿了。那是一本公用辞典，放在养金铃子的盒子旁的小书架上。他把辞典放到桌上，哗的一下翻开，又立刻啪的一声合上。然后再翻开，再合上。他就这样不停地重复着，不知道他究竟是在干什么。

我站起身，走到门边，拼命抑制内心的紧张，装出一副偶然看到的样子，开口问道："你在查什么啊？"

山田缓缓扭过头来。

"啊，我看你一会儿翻开辞典，一会儿合上的。"我怯生生地瞥了瞥周围，似乎和山田说话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啊，你说这个啊？"山田呆呆地说道。他长着一张圆脸，单眼皮，眼角稍稍有些上扬，大鼻子，嘴唇向两侧延伸，耳朵也很大。凑近一看，会感觉他的脸上混杂着动物般的野蛮和博士般的聪慧。

"这是一种眼球运动。"山田的声音不大，但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就像这样，翻开辞典再立刻合上，在一瞬间记住里面的内容。然后再翻开辞典，看看自己记得是否正确。"他嘴里说着，手上依旧在不停地开合那本辞典。

他告诉我这叫瞬视，他是在盯着指甲看，借此练习眼球的速动。从左手拇指开始，到右手拇指，再到左手食指、右手食指，轮番交替。"不能转头，只能移动眼球，而且要尽可能地快。"

"干吗要这样呢？"

"这个嘛，"山田对我的提问似乎有些不解，"是为了打棒球。对打棒球而言，眼力至关重要。"

放学后，我悄悄跟在山田身后。距离不远不近，既不至于跟丢，也不会让他发现。沿着设有白色护栏的人行道走上一条坡道，在干洗店门口右转。前方是一座公园，我以为他是去公园，他却一直往前，从公园横穿过去。到了综合超市旁的击球中心，山田终于停下脚步。街道、高楼和停车场围成的角落中，拉着一张绿色的大网，就像长在街镇上的一朵巨大的霉菌。它让我联想起奶奶家的蚊帐，给我留下了不快的印象。

大网前有间小屋，似乎就是击球中心的接待处。从屋里出来的大叔立刻把球棒递给了山田。山田颇为自然地接过球棒，把书包递给大叔，径自朝里面走去。我在网外绕了一圈，朝山田所在的地方走去。击球中心有块大招牌，我便躲到了那后面。

山田刚举起球棒，机械发射的球便向他飞扑而来。山田敏捷地扭动一下身体，球画出一道直线，向对面的大网飞去。一切都来得那样快，我甚至都没明白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唰，又一个球飞来。砰，再次被球棒击飞。这情景让我想起在动画里看到的忍者打斗场面。左右两侧各有一人飞奔而来，腾空跃起，不等我回过神，刀剑相交的尖锐声音便已响起，两人接连落地。眼前的情景与那一幕颇为相似。球唰地飞来，砰地被击飞，又嘭的一声撞到网上。球不停地飞来，每次山田都能干净利落地把球击飞。过了一会儿，球不再飞来，山田又往机器里投了几个硬币，继续击打迎面而来的球。山田的球棒从来没有挥空过，球接连不断地被打飞。光是这样远远看着，都感到心旷神怡。

忽然，我发现了一群可疑的身影。绿色大网外侧，一根巨大柱子的背后，站着三个黑衣女子。她们从头到脚一身漆黑，戴着黑色的帽子，挤在暗处看着山田练习击球。尽管我也在偷偷窥视山田，但还是

觉得她们很可疑。我刚想去告诉管理球场的大叔，那里又出现了另外的人影。一个身穿棒球队服的男子，一边驱赶野狗似的挥着手，一边朝三个黑衣人走去。或许三个女人感到害怕，眨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击球声再次响起，我的目光回到山田身上。过了一阵子，我才发现，被他击飞的球全都是冲右侧飞去的。刚开始，球全都是朝正面飞去，而此刻全都向右飞去。山田再次投入硬币，开始击球。这一次，球全都飞向了左侧。我这才明白，山田击球的方向也是有的放矢。这让我有些不寒而栗。

身穿队服的男子站在刚才那三个女人聚集的地方，看着山田。原来他也是来观察山田的。我不由得一怔，心想山田命中注定是受人关注的人。那个身穿队服的男子的言行也让我感到有些奇怪。在工作日，业余棒球队也有比赛吗？即便如此，也该换身衣服再来吧？就在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的时候，一阵风吹来，一颗沙粒进了我的眼睛。刚抬手，骨折的部位便痛起来，我连忙摁住了石膏。抬起头时，那男子的身影已然消失不见。咦？揉揉眼睛，山田的身影也消失了，我连忙四下张望，终于在来的路上发现了山田手持球棒的身影。我快步追了上去。

我跟在山田身后，沿着细窄的小路往右一拐听到有人说了句“陪我一起练球吧”，就见山田正站在拐弯的地方。我大吃一惊，吓得往后一退，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我看你跟着我瞎转悠，估计也挺闲的吧？既然如此，不如就来陪我练练球吧？”

“练球？”我反问道，“啊，都让你看到了啊？”

“我的眼睛很好使的。”

我不知该如何拒绝，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跟着山田来到公园，开始练球。我的左手还有些不便，而且本来也不会打棒球，刚想打退堂鼓，就听山田说：“没关系，本来我爸爸约好和我练球的，可他突然加班，来不了了。”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工作日也休息？”

“他在市政府上班。”山田回答，“平常都是妈妈陪我练球的。遇上妈妈有事的时候，爸爸就会提前下班。”

“专程为了练球？”为了陪孩子练习棒球竟然提早下班？这样的事简直难以想象。

山田把毛巾夹在腋下，开始挥动球棒。我的任务是，如果发现他的姿势松懈下来，就提醒他一下。但就我看来，哪怕是他空挥的几下，他的姿势也没有半点松懈。练完挥棒，山田把一个羽毛球递给了我。“你单手应该也能抛吧？帮忙发个球吧。”在公园的一角拉着一张球网，或许也是山田弄的。

我有些紧张，但还是试着抛出球。刚开始总抛不顺，球不是落到不远的地上，就是冲山田直飞而去。我暗自焦急不已，山田却丝毫没有生气，只是说“再加把劲”、“再把球扔近一些”。稍稍适应了一段时间，球抛得顺了起来。山田轻巧地打飞球。我这才发现山田的击打动作是那样地凌厉。呜呜，耳边响起阵阵风声，毫不夸张地说，光是那阵风的力量，便足以把我刮倒在地。轻飘飘地飞过空中的羽毛球，在

被球棒击中的一刹那，就像被剑斩到了一样。太阳慢慢西沉，山田挥动的球棒似乎已经超越了时空。

“除了我，刚才还有几个人偷看你练球。”那三个黑衣人和穿队服的男子让我有些疑惑，便提了一句。

“三个黑衣人？”山田停止了挥棒。

“对，三个人的衣着相貌都很相近，就跟魔女似的。”

“那大概就是魔女吧。”山田对此似乎毫无兴趣。

“那个穿队服的人呢？”

山田沉默了一会儿，像在寻求答案。之后，他一脸严肃地说：“大概是将来的我吧。”

然后，山田递给我一个硬球，让我抛。接过球，我险些因硬球的重量而失去平衡。它与刚才抛掷的那个羽毛球在重量上的差距是如此之大，让我不觉肩头一沉。刚开始我还有些分不清轻重，总是投不好，之后渐渐变得顺利，投出去的球就像用弓射出去的一样。山田干净利落地击飞。硬球飞在空中的声音，让我感觉被打的仿佛是自己。

晚上七点，天已经彻底黑了。山田终于停止了练习。我的右手已经因硬球的重量累得软绵绵的，再也没有投球的气力。

“山田，你每天都这样练球吗？”

“是啊。回家吃过晚饭，我还要练上一阵的。”

“啊？”

“那家击球中心一直开到很晚。”

“感觉你一整天只是在打棒球啊。”

“没那回事，我也要呼吸的嘛。”

山田面不改色，淡淡地开了个同学之间常开的玩笑。

回到家里，看到玄关的鞋柜上放着父亲的黑鞋，我的心情顿时变得灰暗，心中充满灰蒙蒙的烟雾。爸爸回家了。我之所以去跟踪山田，虽然也有对山田好奇的缘故，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不想回家。我就像思考别人的事一样，想着这一切。我真想在书里写上一句：居里夫人不愿回家，因为她害怕见到自己的父亲。把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全都扣到居里夫人的头上，倒也不失为一种乐趣。

不知从何时起，父亲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这不禁让人感到几分惆怅和感伤。妈妈说：“你爸爸不是坏人，可公司里的人总把他当成坏人。他的心里愁苦不堪，所以情绪才会有些焦躁。”虽然我也希望父亲能早点振作起来，但每当父亲心情不佳，吃药后一脸呆滞地坐着，不时发出吓人的吼声时，我又会害怕得浑身颤抖。刚开始，父亲只是有些心情不佳，脾气粗暴，不久就变得再不会说话，手脚张开趴在地上，一副像狮又像虎的野兽模样。他脸色发绿，仿佛背上长出硬鳞似的东西，化作了一头我从未见过的野兽，刚在家中的角落里躺下，立刻又跳起来，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叫声，在家里来回踱步。每当看到不顺眼的东西，他就会龇牙咧嘴，发出低沉的吼声。有一次，他甚至咬住了妈妈的手臂。一个星期前，为了躲避从楼梯上飞身扑来的父亲，我一不留神，左手骨折了。疼痛与恐惧让父亲在我的心中变得更加可

怕。我开始自怨自艾，想起了居里夫人。那句话在脑海中浮现出来，我不禁扑哧一声笑了。

沿着走廊走进起居室，就听妈妈在厨房里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担心死你了。”虽然脸色看起来还不错，但她似乎在躲避什么，脸上充满疲惫。我问，爸爸呢？母亲指指楼上说，躺着呢。父亲喉咙里发出的呜呜的吼声和犯病野兽似的咆哮声仿佛随时会在耳畔响起，我使劲甩了甩头。

第二天放学后，我又悄悄跟在山田身后。准确地说，是我本想偷偷跟踪，可刚走到升降口的鞋柜处，就被山田发现了。山田说，今天也一起去吧。我们便和昨天一样，走上坡道，穿过公园，来到击球中心门口。唯一不同的是，山田的母亲也来了。他母亲个子很高，身形瘦削，长着一张和山田一样的圆脸。

“昨天有劳你陪他练球，真是感谢。”山田的母亲说道，又问我，“你是哪支棒球队的球迷啊？”

看到她的眼中没有半点笑意，我不由得紧张起来。想起山田常穿的那件蓝色运动衫上印着仙醍国王队的标志，我怯生生地回答：“当然是支持本地自己的球队了。”

“真的？”山田母亲的脸色终于缓和下来，说，“那就好。”如果我不是，是不是就不能和山田交朋友了呢？

练习的内容和昨天几乎完全一样。先在击球中心练习挥棒，之后到公园去，腋下夹着毛巾击打羽毛球。昨天看到的三个黑衣女子和队服男子并未现身。山田的母亲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不时跟我们说两句。她从不冲我们高声呼喝，而是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一会儿

说“就像这张照片一样，再加把劲”，一会儿又和山田商量“下次试试这种练习吧”。

“你每天都这样练球吗？”

“是啊，每天都练。”

“将来想当一名职棒球员吧？”

“你这问题就像问向日葵的种子今后是不是要长成向日葵一样。”

“什么意思？”

“向日葵的种子当然会长成向日葵呀。”

从公园回家的路上，我问：“你在的那支球队强吗？”

“王求在的队？你是说东仙醍少棒？”

“是的。”我回答，“山田本人倒是挺强的，但队里的其他人是不是也都打得很好呢？”

“这个周末他们有场比赛，到时候你也一起来观战吧。”山田的母亲说，身旁的山田脸上既没有半点笑意，也看不到一丝怒容，只是盯着前方的路。

星期天，我之所以能去看山田的比赛，都是拜父亲所赐。吃早饭时，父亲的心情似乎就不大好，一边自言自语——应该说是一边口角流涎地低吼，一边用前肢搔扒着报纸。他把报纸扯得粉碎，不停地撕咬。化作了一头奇怪猛兽的父亲露出了狰狞的面容，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高声咆哮起来。我很害怕，不愿接近，母亲的想法估计也和我一

样。“我们出去买点东西。”母亲带着我，仓皇从家里逃出来。我们原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买，走出家门，母亲一边准备自行车，一边叹气道：“上哪儿去好呢！”

“我想去看棒球。”我脱口而出，“今天有一场朋友的比赛。”

我和母亲一前一后，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广濑川的堤坝上。天空清澈碧蓝，堤坝很高，让人心情畅快。停下自行车，俯视一片开阔的球场内的棒球比赛时，我感觉一阵暖风直落心间。母亲问我为何发笑，我才发现自己脸上洋溢着笑容。

我们走下堤坝的楼梯，向棒球场走去。比赛已经开始了，击球区里站的正是山田。就像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的那样，他高举球棒的姿势依旧是那样地沉着稳健。就在我告诉母亲那就是山田的同时，山田扭动身躯，被击中的球向蓝天高高飞去，我们抬眼望着它越飞越远。当我们把目光转回球场时，只见那些穿着红色队服的守备球员全都垂着肩膀。“哎呀呀。”母亲开心地笑了。我已经不知有多久没看到母亲的笑脸了。看看比分牌，比赛才进行到第一局的前半回合。这是首发击球，刚上场就打出了本垒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母亲也是满脸开心，连说“我们来得正好啊”。可是等到比赛结束后，再回头想想，其实这一幕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重要。整场比赛里，山田五次站到了击球区，每一次他都打出了本垒打，球一会儿飞向球场大灯，一会儿飞向球场左侧，似乎是有意打向心里确定的目标似的。

从旁边流过的河水或许发出过声响，但河边的球场上让人感觉一片沉寂。天空中连一片云彩也没有。这样的光景，让人感到无比平和、无比宁静。山田打出的本垒打，仿佛一只向蓝天伸出的手，远远飞去。砰，令人愉悦的声音响起，球从天空中飞落。光是远远看着，

这景象就让人无比畅快。闭上眼，一种深呼吸般的轻松感觉直扑心头。

让人不解的是，不光击球的山田一脸平静，就连他那些坐在板凳上的东仙醍少棒的队友，也都是一脸扫兴的表情。

比赛结束。为了和山田打个招呼，我们一直等到球场的整备结束。这时，妈妈的手机响了。看到来电号码，妈妈皱了皱眉从长凳上站起身。远远望着接电话的妈妈，我仿佛能听到电话里传出的野兽的呼吸和威吓声。妈妈似乎也经受不住电话里的咆哮，几欲摔倒。她挂断电话说：“是爸爸打来的，让我马上回去，我先走了。”说完，她便骑上车走了。

我独自一人留在原地，怔怔地望着球场。泥土是那样漂亮，高高隆起的垒垫看上去也是如此柔软。看着眼前这一切，不知为何，我回想起以前和爸爸一起去信州高原的快乐时光。当时我们买了块软冰糕，父亲一直恳求说“就一口，就一口”，无奈之下，我只好把冰糕递给父亲。结果父亲张嘴一口就全吃了下去。之后父亲连说抱歉，重新给我买了一块。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情景，我不由得笑了。父亲当时的面容早已荡然无存。如今的父亲已经化作一头散发着腥臭气味的可怕野兽，四肢趴在地上，不停鼓动鼻翼，伴随着粗暴的呼吸，随时可能向我扑来。

打扫完球场，几个穿着脏兮兮队服的东仙醍少棒的孩子提着包朝这边走来，身后跟着各自的父母。从我面前走过时，其中一个孩子说：“爸爸，你不觉得队里有王求在，挺无聊的吗？”那孩子是和山田在同一支队里的投手。

“就是，的确挺无聊的。也不是能打就万事都好啦。”接茬的是身旁另一个担任击球手的孩子。

我静静地看着他们从身旁走过，再次把目光投向球场。就像上次在击球中心时一样，不知何时，山田的身影已然消失不见。我猛地站起来，四下张望，又跑上堤坝，放眼远眺。只见球场对面的堤坝下有一处小小的停车场，那里站着几个成年人。四方的白色车子旁边，站着一个身穿队服的男子，他面前的一男一女递过一个小盒一样的东西。仔细一看，发现那女的正是山田的母亲。

“他们在给他钱。”耳畔突然响起说话声，我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山田就站在我身旁，和往常一样，脸上既没有半点笑容，也看不到一丝怒色。

“这是我爸和对方的教练约好的。”

山田的父亲表情严肃。

“约好了？”

“只要他们不保送（保送即投手故意投出坏球等，让击球手上垒。）我，我爸就会给钱。”

我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对手经常会保送我。最近的三场比赛，除了第一棒，对方全部保送我。要是比赛时总是遇上这种情况，就会限制我今后的发展。为防万一，我爸才跑去恳求对方的教练。”

我再次看了看那辆白色的车子。山田的父母已经消失不见，对方的教练接过那小盒放到了车子的副驾驶席上。

“一起回去吧。”山田说，“我爸让我自己先回去。”

为了掩饰内心的震惊，我连忙说：“话说回来，你居然打出了全棒本垒打，真是够厉害的啊。”

“一直以来，投手的一举一动很难逃过我的眼睛。只要投手一挥胳膊，我就能看出是好球还是坏球。”

“凭直觉？”

“或许吧。”

山田蹬自行车，我坐在车子后座上。骑车带人有违交规，可我们并不在意。刚到家，我就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劲，尽管隐隐觉察到什么，可是没有半点真实感。我的脑海中浮现一段文字：这时，居里夫人觉察到家里似乎发生了什么，或许是因为看到早上还好好的和式拉门此刻已经破了许多窟窿，心里有些纳闷。

山田停下自行车，与我道别。我没有回应他，晃晃悠悠地朝玄关走去。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推开玄关，轻轻走进屋里，就听走廊深处传来了母亲的声音。那声音纯粹只是一种感情的宣泄，完全没有意义。我脱掉鞋子往里走。地板上污秽不堪，穿着袜子走在上面，感觉有些湿滑。是血！我差点晕过去，就在这时，一阵低沉的吼声在我耳边响起。起居室的门里蹿出一头既像狮子又像老虎的野兽。

那野兽浑身是毛，脸上泛着绿光，嘴边一片血红，抖动着四肢。它嗷的一声张开大口，发出轰鸣般的吼声，震得走廊的墙壁不住颤

动。恐惧让我双膝发软，跪倒在地，向身后倒爬。我扭动身体，挣扎着想站起，可腿使不上劲，膝头一软，倒在地上，身后传来野兽的吼叫声。墙壁和地板再次颤动，野兽的身体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就像一条巨大的河豚，塞满整条走廊，它飞身向我扑来。那力道就仿佛要从嘴里喷出火来。它的绿毛和背上的鳞散发着光芒。我不清楚它的身体究竟是像恐龙一样强壮，还是软绵绵的没有半点力气。我只担心它一口把我吞下，害怕极了。我连呼叫的余力都没有，只能原地打滚，不停地闪避。估计那野兽一头撞到了走廊墙上，身后传来了肌肉压瘪的声音，走廊上传来“一起死吧”的叫声。虽然那声音很明显是父亲的，可一想到这句话出自那头野兽之口，我的身上就禁不住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逃进起居室。母亲就倒在电视机旁，按着肚子，全身是血。她脸上煞白，浑身瑟瑟发抖，我也不由得跟着发起抖来，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推开起居室的窗户，穿着袜子就跳进院子，踩着踏脚石，拼命向外逃去。身后回响着野兽的吼声。

我跑到路上，迎面撞见了山田。看他还没有回去，我有些吃惊。山田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仿佛在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看到我的衣服上沾着血迹，山田不由得睁大了眼睛。或许是觉察到危险，他从包里掏出了球棒。

我停下脚步，扭头回望。从门里出来的，是一头身体膨胀变大的绿色怪兽。我的眼前就像贴了层膜一样，朦胧不清，但还是能看到那怪兽大张着嘴，爆发出喷火般的吼叫声。我抬头望着满身是血的巨大怪兽，呆住了。

就在这时，那头野兽的脸瘪陷下去。一声钝响，怪兽的额上被打出一个球形的凹痕。我一惊，扭头看向身旁。山田正用美妙的姿势挥动着球棒，击出那沉甸甸的硬球。球重重地砸到怪兽的额头上。势大力沉的一击，差点打穿了怪兽的额头。

怪兽翻起白眼，身体不住地晃动，一头倒在了地上。地面并没有震颤响动。山田噘了噘嘴，仿佛在确认自己的击球姿势一般，原地空挥了几下球棒。山田那如同击倒巨龙的骑士一样的身姿，看上去是那样美妙。最终，父亲没有恢复意识，就这样死了。虽然死了，他还是作为伤害母亲的凶手，遭到了逮捕。

当父亲在家里大闹、挥舞菜刀的时候，我和山田正巧在门外练习击球。兴奋癫狂的父亲冲出家门，山田打出的球不偏不倚砸中了父亲的额头。哪怕是有意瞄准，球也未必会砸中父亲的脑门。这样的巧合，实在令人震惊。

面对警察，我就是这样说的。妈妈也为我帮腔。

十二岁

要讲述山田王求十二岁时发生的事，就必须提到几位在他一生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人物。他们与山田王求的生活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左右着他的人生，有时甚至会令他的未来发生改变。

津田哲二就是其中之一。此人生于盛丘市。当然，那时他还不是击球中心的管理员。不仅如此，他的幼年时期几乎可以说和棒球扯不上半点关系。他的父亲并不擅长运动，而他本人也同样如此。念初中前，因为父母工作调动，他们一家搬到了仙醍市。进入私立大学后，他开始了在东京的生活。毕业后，他在一家证券公司任职，和一个比他年纪小的女子结婚，并生下了一男一女。等到孩子们全都长大成人，自己也退休后，他带着妻子搬到了仙醍市。直到这时，他都与运动没什么太多的关联，平常顶多是在电视上看看棒球比赛的转播，相较而言，他似乎更喜欢动漫。他用退休金买下了一套二手的独门小院。若要问为何会选择仙醍市，那是因为十几岁时体验到的那种平和宁静、总让人感觉似乎缺了点什么的地方城市生活，对年逾花甲的他来说，反而更加惬意。

依靠退休工资和积蓄，津田倒也不愁吃穿，可为了换个心情，稍微约束一下平日的生活，津田四处寻找可供消磨时间的临时工作。说来也巧，没过多久，津田就在距离自家咫尺之遥的地方找到了一份零工。那就是津田击球中心。他在附近一家正骨医院的候诊室结识了一名男子，而那男子碰巧也姓津田，在仙醍市里拥有不少房产。“我在一片空地上开设了一家击球中心，要不你就帮我去做那里的管理员吧？反正那地方就叫津田击球中心，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就是老板呢。”

一听到击球中心，津田就猜测这工作应该很清闲。果不其然，平日的工作的确挺清闲的。从早到晚守在小屋里，有客人来的时候，就给客人换一下零钱硬币，除此之外，就是简单地维护设备和收拾打理球。关门的时候，回收硬币放到保险箱里收好就行。他生性就比较适合干这种闲散的平凡工作，所以对此也并没有感到不满。在家闲着，每天和妻子大眼瞪小眼地面对面，反倒让他烦闷。看着那些小学生和成年人天真无邪地挥动球棒，偶尔抽空翻两页漫画和莎士比亚文集，这样的生活倒也让他自得其乐。

津田在击球中心上班还不到一年，王求便出现在了击球中心的球场上。

“这里最快的投球机投出的球速是多少？”陪着王求一起出现的父亲首先开腔。

津田哲二回答说，左手执棒的机器最快时速一百三十公里，右手的是时速一百四十公里，机器在最边上。

“眼下虽然还没必要，但你们这里以后是否也会购入左手执棒的时速一百四十公里的机器呢？”这一次，说话的是王求的母亲。

津田看了看眼前这个扛着球棒的少年，问：“小朋友，你是左手击球吗？”

少年点了点头。

津田又问：“小朋友，你要打时速一百四十公里的球吗？”

“还要更快。”少年的父亲点了点头。

到这里来练球的客人，有不少是为了成为职棒球员。其数量之多甚至超乎津田的预料。既有站在球网外教导孩子如何击球的父亲，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非要挑战高速球的孩子。这究竟算是热衷教育，还是支持孩子圆梦，抑或是把自己未圆的梦寄托在孩子身上？津田对此一无所知。但他有时想，为了区区一种运动，何必如此奋不顾身呢？凡事最重要的不就是开心吗？面对山田父子，津田也抱有同样的想法。

然而，当发现山田一家每天都会准时来练球时，津田开始感觉这家人有些与众不同，说不定自己正在见证一位职棒选手的成长。王求升入小学高年级后，津田已经确信了这一点。在外行人看来，山田王求的姿势与挥棒动作，几乎说得上完美无缺。当王求可以随心所欲地击打各种速度的球后，津田照之前约定的，把那台时速一百四十公里的投球机改设成了左手击球。但少年王求依旧能够轻而易举地打到球。津田哲二找机器供应商咨询了一番，试着调节驱动皮带，想让机器发出更高速的球。当然，这样的改造绝非轻易就能办到。无奈之下，津田只得把击球区往前挪动，让他更加靠近机器。这同样没难倒王求。津田哲二心中暗忖，必须想点办法，帮帮这个日渐成长的优秀少年击球手。尽管津田的脑海中并未出现 “使命感”这样的字眼，但除了这三个字，没什么能形容他内心的想法。

因此，站在已经念小学六年级的王求面前，告诉他 “机器的球速已经无法再提高，即便再往前挪，估计效果也不大了”的时候，津田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无法满足国王愿望的臣子。这种无力感让津田有些沮丧，可王求本人无法体会这位击球中心管理员的心情，只说了句“人也只能尽自己所能啊”。

王求从津田击球中心的管理员大叔手里接过书包，背在肩上。傍晚时分的空气依旧酷热难当。

“下个月就要开始全国大赛了吧？”管理员大叔问。王求点了点头。下个月的周日，大赛将在东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十六支从全国各地的预选赛中脱颖而出的球队参加决赛。“去洗雪去年蒙受的耻辱吧！”

王求偏起了脑袋。见他这副模样，大叔又解释了一番：“去年对方不是一直保送你吗？”啊，是说这事啊。王求终于明白了大叔的意思。

“你难道就没有为此感到不甘吗？”

“我已经习惯了。”王求淡淡地说，“等我成了职业选手，就不会有人保送我了。”

“职业选手也会保送的。他们才不会计较个人得失。”

“我爸爸曾经说过，职业选手总是会全力以赴。”

“你爸爸也不大了解那些职业选手吧？”

王求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最近，他已经不止一次听人说起这样的话了。或许这样形容算不得贴切，但每次听到这种话，王求就会觉得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一下子断了，脑海中那盏小灯突然熄灭，眼前一阵发黑。

“你怎么了？”

“最近……”话刚说了一半，王求便沉默下来。他不知道该怎样表述心中的感情。他把头天夜里做的梦告诉了大叔。他梦见自己去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坐在巨人的体内，与坏人们展开了一场恶战。不知道为什么，巨人的腹部有个可供人进入的地方，他就站在那里挥棒，巨人配合他的动作操控武器。他就这样坐在巨人体内，不停地奋战。每次做这样的梦，他父母都会在梦境中出现，有时是父亲，有时是母亲，每次他们都会递给他一件奇怪的机械。那机械不大，就像把闹钟给拆开来一样。父母把那东西递给他时，总会一脸严肃地说：“用了它，你就会变得更强。”王求明知那东西早已过时，根本派不上半点用场，还是接了过来。他无法把心中的想法告诉父母。面对父母那一脸欣慰的表情，他只能轻轻地说声“谢谢”。

“回家的路上，你是不是把那东西扔进海里或者河里了？”听了王求讲述的梦境，管理员大叔问道。

“您怎么知道的？”王球问道。

“你说的是高达（日本漫画导演富野由悠季塑造的机动战士形象。）。”

最终，王求还是没弄明白大叔的话是什么意思。

来到公园，回想刚才在击球中心没能打到的那个球，王求空挥了几下球棒。那些冲他直飞而来的球的轨道和速度，总会在他脑海中留下鲜明的记忆。脑中回放着来球的景象，王求挥动了手中的球棒，想象击飞来球的情形。即便没有球向他飞来，王求也能凭借想象找到击球的感觉。

王求打开挡墙旁的柜子。柜子里放着一个很大的布袋。里面装着父母准备的练球器具。王求打开袋子，拿出两个塑料杯。

以前，放学后练球，父亲或母亲都会来陪他，指导他的练球项目，确认他的姿势和动作是否正确。自从做了那个巨人的梦，王求便开始独自一人练球了。

“一个人在天色昏暗的公园里练球，你不会害怕吗？”母亲虽然有些担心，但毕竟她也要去做些零工，最后也只好答应了。

看看公园里的大钟，已经是傍晚五点了。近来白天渐渐变得长了，虽然暮色朦胧，周围依然很亮。王求用杯子接满水，双手各端着一个杯子走向楼梯。喷泉在一处高台之上，王求端着杯子，沉下重心，沿着楼梯向上爬去。下身要稳，上身要软，这是击球的要点。而这样的练习，正是为了让身体达到这样的要求。双脚稳住，手腕要柔软，王求不停地默念着。练习几次之后，王求倒掉水，把杯子放回布袋中，再次开始空挥球棒。

王求抓起球棒，摆好架势。身体有两根轴，一根连接左肩胛骨和骨盆，一根连接右肩胛骨和骨盆。王求想象着这两根轴，转动身体，按照设想的动作，从后撤挥棒到随球反应。练过一轮挥棒动作之后，王求的脸上露出了不知是放心还是欣悦的表情，耳边仿佛响起了父母的掌声。

周围只能听到球棒劈开空气的声音和自己的呼吸声。远处隐隐传来说话的声音，使王求停止了挥棒。一阵沙沙声响起，右后方的树丛中钻出三个男子。三人全都穿着学生服，是公立初中的学生，年纪似乎比王球大一些。不知为何，王求的目光被他们嘴里叼的香烟和升腾的烟雾吸引了。其中一人见状冲王求吼了句：“看什么看？”他想吓唬吓唬王求。三人一阵哄笑。另一个人突然说：“哎？这不是上次杀人的

那小子吗？”另外两人惊呼一声，停下了脚步。“那小子是我弟弟的同学，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杀过人。”

“是吧，小子？”

王求拿着球棒呆立原地，不知应当怎样回答。天色已经开始发暗，周围的景色让人难以琢磨。明明没有起风，公园里的树却不停晃动，仿佛在窃窃私语。

“那是一场事故。”王求回答。

“就算是一场事故，可也死了人吧？”刚才还隔了几米的距离，转眼之间，三人已凑到王求跟前。三人俯视王求的目光中掺杂着一种坏人特有的威吓，但王求并不惧怕。

“那不是错觉吗？应该不是什么事故吧？你明明就是故意冲着对方的额头击球的吧？”

不知何处传来说话声，王球扭头看了看身后。围绕公园的树木后，一个黑影一闪而过，冲王求喊了声“将会成为王者的人”。喊声淹没在风声里，准确地说，是化作了风声一般的颤抖，远远传来。

“那不是错觉吗？应该不是事故吧？你明明就是故意冲着对方的额头击球的吧？”旁边的树后探出另一个黑影。

“那不是错觉吗？应该不是什么事故吧？你明明就是故意冲着对方的额头击球的吧？”另一棵树后也传出了说话声。

王球没有特别在意那三个黑影，既没有觉得害怕，也没有去确认对方身份的想法。他反而觉得 “说得没错”。看到那男的从同学家里飞

奔出来时，他就觉得自己应该出手制伏这个可怕的怪物，于是从包里抽出了球棒。这事并非什么事故。

“将会成为王者的大人，如此便罢。”

“不愧是您，一点都没错。”

“并非事故，如此便罢。”

三个黑影接连说道。

王求脑海中浮现出一卷黑色的布。那场事故后，王求的父亲突然拿出一卷黑布。父亲把布带到公园，摊开来，四角拴上绳索拉紧，把绳索缠到树木和游乐设施上。那块黑布立时成了一个小小的靶子。

“好了，王求。”父亲点点头，“你心中有那些朦胧不清的感觉，全都因为这块黑布。罪恶感、恐惧、不安，这一切都在里面。”

虽然不大明白父亲这话的意思，王求还是点了点头。

“那你现在就来击球，把这块黑布击飞吧。”

“啊？”王求吃惊地偏起了头。

“所谓的本垒打，就是这个样子。”父亲的脸上露出兴奋的表情。

“是吗？”

“把人世间的不安、恐惧，还有那些不祥之事全都一球击穿，让它们彻底消失到宇宙的角落里去吧。”

父亲真是这样想的吗？王求不禁有些意外。可既然父亲这么说，那应该没错。王求重重地击出了父亲抛来的硬球。那一击充满力量。球撞到黑布上，带着黑布和王求内心的郁闷心情，飞向远方。一种解放了的爽快感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

“到头来，你那同学还是搬走了吧？哪能和杀害自己父亲的人同在一所学校里念书啊？”初中生再次开口说道。王求盯着他看了一阵，还是猜不出他到底是谁的哥哥。

“你知道吗？法律只能惩处年满十四岁的人。这倒好，小学生杀了人，也完全不必遭受处罚。”

“那是一场事故。”王求重复道。

“那是一场事故了啦。”初中生故意女里女气地学王求说道。树林背后，再次传来了“应该不会是什么事故吧”，“将要成为王者的大人”。

三个初中生望了一眼王求手中的球棒，微笑道：“练什么棒球啊？再练上一百年也不会有什么出息，更不会招女孩子喜欢。”他们点着一支香烟，在王求的眼前晃了晃，“要来一支吗？”

王求摇摇头，说了句“不必了”。三个初中生发出尖锐刺耳的笑声，连说胯下没毛的小孩儿可真是无聊。王求低头看了看胯下，不明白这和胯下有毛没毛有什么关系。

“打一下看看吧。”

王求闻言抬起头。那个自称王求同学哥哥的男生站在远处，比了个投手的站姿，缓缓挥动胳膊。王求条件反射般地举起球棒。

那男生的动作算不上漂亮。胳膊舞得像车轮，身体的平衡却很糟。从他手里飞出的，是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直奔王球的腹部而来，偏出了好球区。“喂，你倒是快打啊！”几个男生哄笑起来，“听我弟弟说，这小子打棒球可厉害了。”

男生弯下腰去，再次从脚边捡起一块石头。

“喂，当心别被打到哦。”一个男生半开玩笑地说。

石头再次冲王求飞来，偏出了很远，王求并没有挥棒。或许是体积较小的缘故，他感觉石头的飞行速度似乎比击球中心的球更快。王球开心不已，不假思索地说：“再投一次。”

“嗬，要求可真多啊。”男生苦笑一下，再次挥动手臂。

“再往这边来一点。”王求指了指自己的腰，也就是本垒所在的位置。看到王求居然提出投球线路的要求，另外两个男生开心地笑了。

石头划破空气，呼啸着直飞而来。王求扭动身体，球棒重重地击中了石头。一种尖锐的箭头削过球棒的感觉直传手臂，球棒也被划伤了。石头撞到球棒，飞到一边。“打中了，打中了。”两个男生拍起手来。树丛的背后也隐隐传来了鼓掌的声音，三个黑衣人也拍起了手。投石头的男生把嘴里叼的烟往地上一扔。

“再来一次。”

“我累了，”男生一脸不耐烦地说，“没工夫陪你玩了。”

王求说：“抱歉，再来一次就行。”石头明明已经飞进好球区，自己却没能打中，与其说是耻辱，倒不如说感觉有些新鲜。王求已经想

不起，上次没打到球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你搞什么啊？”初中生的话里带着几分不满，脸上却没有露出不快。他弓起背，垂下修长的手臂，另找了一块石头。公园里的路灯亮起，照亮了他们的身影。“来了哦。”男生抓起石头，比了个投球的动作。王求凝神定睛，观察着石头的路线。石头，球，向王求飞过来。王求挥动球棒。一声脆响。

正中红心的手感，在身体中回荡。

哗啦一声，远处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

被击飞的石头，直接飞向右前方那栋公寓二楼的窗户。一瞬间，王求和几个初中生都沉默了。除了空气因路灯而震颤的声音，四下里一片寂静。

“快跑！”半晌，几个初中生低声说道。王求也连忙拾起了书包。

“你听好，”投石头的男生把手放在王求的肩上，说，“这事不能怪你，也不能怪我。这是事故。”说完男生便消失了踪影。

逃出公园的瞬间，耳边响起了黑衣女子的嚷嚷声：“将会成为王者的大人逃走了。”

又一个星期天，王求坐着母亲的车，来到河岸边的棒球场。在停车场下车，走下通往球场的楼梯时，王求感觉气氛似乎与往常有些不同。东仙醍少棒的队员们全都穿着蓝色队服聚在一块儿，而板凳旁则是一群忙着准备便当的父母。这样的景象早已司空见惯，但隐隐有种华丽的感觉。人群中有几个身穿队服、平日从未见过的大人。他们沿

着球场漫步，孩子母亲们的问候不绝于耳。王求的母亲一边向她们致意，一边径直向教练走去。

“这是怎么回事？”王求的母亲问奥寺教练。

“我没和你说过吗？今天是棒球特训。”奥寺教练挠着头，一脸困惑地说。

“我没听说。”

“山田太太，这样的机会可是很难得的。难得这几位职棒选手抽出宝贵的时间，来指导孩子们打球。”奥寺教练冲左边努了努嘴。那边站着五个身穿队服的成年人，周围跟着一群扛着摄像机、拿着话筒的人。“马上就要参加全国大赛了，或许这能鼓舞孩子们的士气。”

“或什么许啊？”

王求立刻明白了母亲如此大动肝火的原因。并非因为她没有听说棒球特训的事，也不是因为她希望今天也能像往常一样练球。问题的关键在于，今天来的这几位球员，并非来自当地的仙醍国王队。母亲忍不住说道：“干吗把东卿巨人队的人找来？”

“东卿巨人队的球员能来，那可是莫大的荣幸啊。”奥寺教练说。王求发现他虽然嘴角挂着笑意，眉毛却不住地抽动。或许教练早已料到母亲会因此喋喋不休，才故意瞒着她。

“教练，出什么事了吗？”身穿黑白相间队服的东卿巨人队队员大久保幸弘走了过来。

“没什么。”奥寺教练眯起眼睛说，“山田太太，你看，这位大久保先生，直到前年都在仙醍国王队效力啦。”

“这我知道。”王求的母亲回答道。王求当然也很清楚这一点。在上上个赛季里，大久保幸弘参加了所有的比赛，打击率百分之三十五，打出二十个本垒打，在队里大显身手。守备时也从未有半点失职，成了仙醍国王队里唯一一个拿下了金棒奖的选手。尽管球队的成绩依旧垫底，但大久保的表现可圈可点。

“就是因为这样，今天我们才把他请来的。”

“他可是背叛了仙醍国王队，跑去投奔了东卿巨人队啊。”

“啊？”奥寺教练和大久保都措手不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云淡风轻、竖起耳朵甚至能听到小河的潺潺流水声的平和风景中，居然会听到如此充满火药味的话。

“说什么自由转会，到头来还不是为了钱。”

“山田太太。”奥寺教练出言劝阻。

大久保脸上虽然充满困惑，却看不到半点恼羞成怒的表情。或许他早已习惯这种批评了，他露出温柔的笑容，说：“有关这一点，还望大伙儿理解支持。”又像在打圆场一样扭头向王求问道，“小朋友，你是打哪个位置的啊？”

“还用说吗？”王求咕哝着回答说，“哪儿都打。”

“王求这孩子哪个位置都能打，但最近主要在左侧。”奥寺教练脸上洋溢着笑容，充满炫耀之色，得意扬扬地鼓起鼻翼。

“嗯。”大久保随声附和，“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长大后成为职棒选手的球员，大致都是这样的。当投手时第四个出场，可胜任的位置也挺多。”

“别把这孩子和你混作一谈。”王求的母亲恶狠狠地咕哝了一句。可她的声音小得只有王求听得到。

“那你来挥几下棒吧？我看看你的击球姿势。”

王求点点头，放下包，抓起球棒。就在王求打算屈几下膝，稍稍热身时，就听母亲说道：“王求，我们回去吧。”王求吃了一惊，抬起头来。“今天我们先回去吧。妈妈陪你练球。”

奥寺教练吃了一惊，说了句什么，王求的母亲毫不客气地回敬了几句，言辞针锋相对。王求怔怔地盯着大久保。这是他头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看到职棒选手。这就是自己今后将要踏上的道路吗？没有憧憬，没有疑惑，也没有半点紧张，王求就这样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名体格壮硕的男子。

“来挥两棒吧。”大久保说。

“怎么回事？”又一个身穿东卿巨人队队服的男子出现在他们身旁。男子已经中年，头发苍白，明显已经不是现役球员。“我是教练驹。”男子冲王求和王求的母亲打了个招呼。他牙齿雪白，泛着光泽，肌肤黝黑，体格健硕，整个人透着一种年轻的气息。

“想必山田太太也认识吧，这位就是当年在东卿巨人队被誉为牺牲打的名手，曾经展现过铜墙铁壁般的二垒防守的那位驹先生。”奥寺教练突然面露兴奋，仿佛在介绍一位自己憧憬无比的对手。

“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我一直只是个不起眼的普通球员。”驹良和苦笑着说。

奥寺教练闻言板起脸，机械得如同舞台上的人偶一般，说道：“没这回事。驹先生向来光明正大、高洁贤明、英勇诚实。”

面对眼前突发的情况，王求困惑不已。

“王求，我们今天回家练球吧。”母亲拽了拽他的右臂。

“喂，王求，难道你就不想在职业球员面前展示一下身手吗？”奥寺教练的声音中充满温柔与真切。

“请你闭嘴。”

“难道山田太太打过棒球？” 奥寺教练冷冷地说道。

母亲并没有理会他。就在这一瞬间，王求的脑海里浮现出之前做的那个巨人和古董机械的梦。热心地解说有关巨人的一切的母亲，其实一次都没有亲历过。那是关于被时代淘汰的噩梦。母亲一边发泄着心中的不满，一边爬上堤坝的楼梯。王求也紧随其后。爬到顶上，王求扭头回望了一眼，只见奥寺教练站在球场上，抬着手，一直望着他。

回到家门口，母亲引发了一起小事故。在公寓停车场倒车的时候，撞上了旁边的面包车。尽管只是小事，母亲却惊惶不已。“啊，这该怎么办才好？”母亲的脸上露出了少见的慌张神色。“抱歉，王求。今天你就一个人去练球吧，好吗？”

王求点头答应，拿起行李向击球中心走去。不知为何，大久保那魁梧的身影和粗壮的胳膊，一直印在王求的脑海中，无法抹去。在击球中心门口，管理员大叔一如往常地出现在面前。

“哎？今天少棒不是要集训吗？”大叔露齿笑道。

王求的回答甚至让自己都吓了一跳：“我倒是想去河边的球场，您能借我点钱坐车吗？” 说完，王求不禁一怔。自己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可比起这样的困惑，王求想得更多的是“我得赶快去”。

“到底怎么了？离家出走吗？”大叔猜测道。王求把棒球特训的事告诉他。

“那你赶紧过去。坐出租车去吧。”大叔从钱包里掏出了一张五千元的钞票，“这些钱应该够你跑个来回了。”

“这样好吗？”王求确认道。

“有什么好不好的。你应该去。”不知为何，大叔的措辞变得郑重起来。

当王求坐着出租车来到河边时，天空依旧晴朗，澄澈蔚蓝，球场的泥土掩映在蓝天下，让人有些目眩。王求匆匆走下堤坝旁的楼梯。奥寺教练一个箭步冲到王求跟前，就像要伸手把他紧紧抱住。“来试试吧。”王求点点头，举起球棒，空挥了几下。不知何时，大久保和驹良和已经来到旁边。王求依旧独自挥动球棒。大久保盯着王求看了一阵，没有指出任何问题，而是扭头冲驹良和说了句“真不错啊”。

“的确不错。”光明正大之士驹良和不大情愿地说道。看到王求做出的击球动作，他不禁咽了咽口水。

“可以让他试着击打一下铃木卓先生的球吗？”奥寺教练满脸堆笑地说道，语调仿佛在邀请他人一块儿上酒馆一般。

“啊？”大久保愣了愣。

“我想让这孩子领教一下职棒球员的厉害。”

大久保一怔，立刻苦笑着说：“不是吧？你大概是想试探一下这孩子的实力吧？”

“没这回事啦。”

“奥寺教练，你可别把职棒球员看扁了。就算挥棒的动作很不错，可想要打到职棒球员投出的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驹良和劝解般地说道。

“不，”奥寺教练终于对自己崇敬的人露出了反抗的表情，“让王求出手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十几分钟后，面对击球区里的少年，铃木卓不禁为他沉稳的架势而感到钦佩。虽然小学生看上去有些瘦小，但竖起球棒的击球姿势却让人觉得很美。

“加油啊，王求！”坐在三垒旁板凳上的少棒教练冲少年喊道。其余队友也都坐在教练身旁。

棒球特训原本只是指导一些基础性技能，不过能来上一点这样的余兴倒也不赖。因此，当驹教练提议说“那孩子是队里的主棒，就让他打上一棒吧”，铃木卓便爽快地答应了要求。电视台和报刊的记者早已消失了。当然，铃木卓没打算使上全力。只要适当放慢球速，投往容

易击打的位置，让少年一棒击中来球，就行了。如此一来，少年就可以满心欢喜地结束今天的练习，在他的一生中，今天的事也会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让他更加喜爱棒球。一旦有了自信，棒球技术自然就会进步。当初自己也曾经历这样的良性循环，而职棒选手与孩子们见面的目的，也正在于激发他们身上的这种热情。

少年打出了本垒打。

球仿佛穿透了天空，呼啸着向右侧飞去。观看对决的孩子们欢声雷动，身后那些东卿巨人队的队友也发出了起哄的叫声。

铃木卓满脸苦笑，装出一副夸张的懊悔表情。这一次，他保持之前的球速，把投球角度稍稍放低了一些，投出了球。

少年再次轻松地击飞了球。球向着左侧飞去。身后有人喝起了倒彩。

真够麻烦的。面对击球区，铃木卓突然有些纳闷。似乎有点不大对劲啊。

他并未使出全力，即便少年打飞了球，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一个小学生接连打出两棒本垒打虽然让人有些吃惊，却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发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让铃木卓感到奇怪的原因并不在此。

铃木卓终于明白了这种感觉的来由。那是因为站在击球区的少年脸上完全没有半点笑意。他明明已经在职棒球员手下打出了本垒打，可脸上没有半点满足，也不见一丝开心。就像做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一样淡漠，说得更甚一些，少年的脸上似乎还有一丝遗憾的神色。

铃木卓抖擞精神，准确地说，是心头蓦地火起。他下定决心，最后一球要全力以赴，让这个胆敢小看自己的少年见识一下职业球员与少棒队员之间的巨大差距。铃木卓瞥到站在界外场的驹教练，他似乎也从少年的实力中感受到了什么，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铃木卓挥动胳膊，用尽全力投出球。少年的动作看起来是那样地迟缓。球棒舞动，身体回旋。不知何故，当球棒在本垒上空划过时，少年的身影突然变得无比高大，仿佛直冲云霄。这种压迫感让铃木卓仰身后退，险些摔倒在地，耳畔传来击球的响声。少年已然高高挥起球棒。铃木卓睁圆眼睛，扭动身体，远远地望着球向中外场飞去。原本淤积在脑海中的那些屈辱与懊丧，在一瞬间全都消失，脑海中仿佛充满新鲜的空气。铃木卓笑出了声。

就在王求面对职棒球员投来的球，打出一记本垒打的时候，身在名伍屋的仓知已绪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她与王求同龄，同样念小学六年级。因为名伍屋与仙醍相距甚远，坐新干线还得换车才能到，所以她不可能结识王求。她没有陪父母去逛街购物，而是留在家中看书。年纪虽小，但她给人的印象却颇为老成，充满知性与感性，完全不像小学生。只要一有时间就会看书，当时她翻开了一本戏剧作品。

虽然她自己从不觉得，但父母都觉得她早熟，在为女儿小小年纪便已熟读莎士比亚作品而感到骄傲的同时，也不禁有些疑惑。

她在看莎士比亚的《恺撒大帝》。比起恺撒和布鲁特斯，她更加倾心于曾在恺撒身边做近侍的安东尼。他用如簧巧舌巧妙地诱导民众的心，那场令“高洁贤明、勇敢诚实”的布鲁特斯的处境变得危机四伏的演说让她无比动容，同时她也感受到洞悉民众心理的言辞究竟有多么可怕。她印象最深的，还是在恺撒死后，安东尼对家仆所说的一句

话。“去吧，到那边去好好痛哭一场吧。悲伤是会传染的。你看，看到你眼角那悲伤的泪珠，我的眼眶也变得湿润了。”

悲伤是会传染的。这话可真棒。仓知巳绪明白，书中的那份悲伤同样也感染到了自己。她用衣袖擦了擦眼角。

十三岁

十三岁的你，被人踢到了脸颊。你感觉鼻头发热，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眼前炸裂开来一样。你被高个子男生两手推开，背脊撞上墙壁。就在你一个踉跄跌坐在地时，穿学生服的男生飞起一脚，踢中你的脸颊。“漂亮！”身旁的其他男生开始起哄。围在你身边的五个人，全都是和你念同一所中学的初三学生。两个人叼着烟，一个人戴着眼镜，都穿着裤腿肥大的制服。小屋外，还有站岗放风的人。

头部再次感受到一阵冲击，眼前一阵发黑。你用手捂住鼻子。当茫然不觉的冲击退去后，清晰的痛感紧随而来。你感觉鼻腔里有股盐水的气味。用手一擦，手背上满是鲜血。你担心会骨折，摸了摸鼻梁，还是不清楚状况。

这是你头一次遭到他人的拳脚。

地点是仙醍东第五中学北侧体育馆的舞台后。绕开那些塞在黑暗而狭窄的空间里的体操垫和鞍马，躲开平日积下的絮状尘埃，再往前走上几步，就能看到一间小屋。你被几名高年级男生带进那间屋子。虽然你已经念了半年初中，早已习惯了初中生的生活，但你并不知道体育馆里还有这样一间屋子。

羽毛球来回翻飞，乒乓球轻快地在空中划过，喝彩声与鞋底在地板上摩擦的声音此起彼伏，体育馆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然而，你此刻所处的房间却有一种阴冷的气氛。

“王求，森学长找你。”你回想起乃木的话。那是二十分钟前，当你在教室里换上队服，准备去棒球部练球时发生的事。

乃木头发硬如钢铁，面色白净。之前他在东卿都的小学念书，后来因为父亲调任而到仙醍念初中。尽管长了一副小白脸似的轻佻外表，也没有参加运动部，但他念小学的时候在东卿都的百米大赛上拿过名次。只不过，包括你在内，班上的同学都对此一无所知。

“森学长？哪个部的？”

“是那个统领初三学生的森学长。”

在初三的学生中，森久信体格最壮，同时品行最差。他念小学时曾学过空手道和泰拳，打起架来不是一般厉害。就连老师们面对他时，脸上也会不自然地流露出惧怕的神色。森的父母是医生，经营着一家医院。有人说森时常会偷偷从医院里偷出药品，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些传闻似乎并非全都是空穴来风。总而言之，大家对他这个人是恶评如潮。可你从来不关注什么学长，就连学校里有森久信这号人物都不知道，更加不知道这位学长突然把你叫去，目的究竟何在。

“我要去练球。”你回答。周末你还要参加一场练习赛。

“叫你去你不去的话，可是会惹上麻烦的。”乃木说。你并没有觉察到，乃木的脸颊已经有些抽搐。

你很讨厌乃木这个人，但也说不出具体的理由。他可以说是班上和你说话最多的人，整天在你身旁纠缠不休。不是谈论班上女生的胸部大小，就是不请自来地翻开杂志，热心地讲解有关摩托车的各种知识，让你不胜其烦。因为你在班上几乎没什么朋友，所以在面对主动找你说话的乃木时，除了厌恶，你的心里还有一丝感激。除了上课和课间休息时起身去小便，你几乎没其他的事可做。看到周围东一拨西

一簇地聚集着谈笑风生的同学，你不禁为自己总是难以融入其中而如坐针毡。或许你也并非为孤独而感到懊恼。有时你甚至会想自己这样被冷落地坐着，是否会破坏整个班的气氛。因此，每当乃木找你说话，你虽然有些厌倦，却也为自己还是教室里的一名学生而感到放心。

“王求你呢，”从一开始，乃木叫你时就没有加过敬称，就像很熟络一样，“个头高，身体壮，成天板着脸，大伙儿其实都挺怕你的，都不敢来找你说话。”

自从念初中时起，你的身高便已超过一米七五，在整个年级也是最显眼的一个。暑假过后，你的身体开始长肌肉，胸膛变得厚实，双臂也变得粗壮。

给你讲授了一堆有关性方面知识的人也是乃木。梅雨过后的一天，乃木在放学后把你拖进男厕所，从包里掏出登载女人裸体的写真集和漫画，把手搭在你的肩上。“王求，你还是处男吧？”看到那些女性性器官裸露在外的照片和男女纠缠在一起的图片，你大吃一惊。这是你头一次知道世间还有这样的事。尽管感觉有些嫌恶和恶心，但你感受到一种从未体会过的快感。你的心怦怦直跳，开始心猿意马。看到你这副模样，乃木沾沾自喜，问你会不会自慰。你完全不懂他在说什么，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乃木得意扬扬地告诉你自慰的方法。

那天，结束了棒球部的练习，在击球中心打过一百个球，回家泡过澡，躺进被窝里准备睡觉时，你照乃木所说的方法，触摸了自己的生殖器。之前，你也曾有胯下变硬的经历，然而你不知道应该怎样化解这种兴奋与僵硬，一直为此困惑不已。这样的感觉，让你终于恍然大悟。虽然开始时动作有些机械笨拙，但当掌握要领后，你开始沉溺

其中，难以自拔。手淫结束后，一股虚脱的感觉与某种满足感一起包围了你。一种不明原因的罪恶感令你无比困惑。第二天，当你面对母亲时，烦乱的心情让你坐立不安，你决心再不做这种事了。可到了晚上，你又不由自主地握住了自己的生殖器。

一周后，你主动跑到乃木的座位旁，怯怯地说了句“那东西会上瘾吧”。尽管你并不是自嘲，只是讲述一个事实，乃木却开心不已，当时碰巧站在周围的男生们也嬉笑不止。他们看你魁梧强健，向来把你视作一个无欲恬淡的朴素男生，从来就没把你当成和他们一样的人。听到你这句话，他们知道你和他们一样也为性欲烦恼，终于放下了心。当然，你和他们之间依旧存在巨大的差别。虽然他们从手淫这一点下结论，认定你也只是个普通人，但你从根本上与他们不同，自然也不必为此挂怀。

“说是搞得太多有碍健康，但到底有没有限度，谁也说不清。”乃木身旁的篮球部的男生说，“不过性欲这种东西并非能靠运动来排解的。”

“下次借你一张DVD吧。”乃木冲你说道，“带点情色的。”

“不必了。”你回答。家里只有起居室里有一台DVD播放机，一想到还得偷偷摸摸，你就觉得麻烦。另一方面，从此时起，你也不再做那个潜入巨人身体，与可怕的敌人不停战斗的梦了。你猜测两件事情或许有关联，却又无法找到答案。

“啊，真想快去搞两下啊。”另一个学生笑着说，把周围的人全逗乐了。你的脸上也露出笑容，对性行为开始有了一种朦胧的期待。迟早有一天，你会与一个人肌肤相亲，抚摩对方的生殖器，这样的情景

似乎是那样不现实。你根本没有预料到，此后短短两年时间，你便初次体验了那种经历。

“话说回来，我们现在搞这玩意儿，就像为今后和女人实战而练习挥棒一样啊。”乃木说，一边嚷着“挥棒”，一边做了个空挥的动作。把手淫说成练习挥棒，这可笑的说法让你忍俊不禁。

见你大笑不止，乃木和其他的学生都大吃一惊，你也吓了一跳。“真想早点看看我们练习挥棒的成果啊。”有人愣头愣脑地说了一句。

“你小子得意什么？不就是会打两下棒球吗？少他妈的得意忘形。”那个一脚踢中你脸颊的高个子男生森久信啐了一口，唾沫落在满是尘埃的地板上。

你挣扎着站起身。“干吗和我过不去？”

一个嘴里叼着烟的棕发男生说：“听说你小子曾经说我们坏话啊?跟其他学校的人说森和我们只会耍嘴皮子，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了不起的。是吧？”

这样的话，你当然没有说过。

到此为止了。你的人生轨道向四面八方延伸，虽然最终将会沿哪条路前进，还取决于各种因素和契机，但这个时候，你前进的路线已经开始向某个方向倾斜了。

“我的女人在西中，西仙醍中学。那边的小弟说，东五中的森只会瞎咋呼。问这话是谁说的，对方说是我们学校的后辈说的。打听了一通，我才知道是你们班的那个……”

乃木吗？你突然想起。

“就是那个姓乃木的家伙。昨天我把他叫来问过了。那小子也真够没胆的，吓得浑身发抖，告诉我，那话最初是从你那里传出来的，还说你整天四处宣扬我们的坏话。”

“哦？森你还挺会掉书袋的嘛？居然用上了‘宣扬’这词。”棕发男生笑着说。

“少他妈看不起人。这么个破词，我自然会用。”

你很清楚，乃木在撒谎。他这是往你身上栽赃。

“听说你刚念初一就成了棒球部的正选。但你小子知道小看初三的人会有怎样的下场吗？”森久信活动着身体。你睁大眼睛，捕捉他的身体姿势。他的重点偏向右侧，左脚抬到了半空，膝头弯曲。他用的不是脚背，必定会用鞋的内侧重重踢来。在视野和对局面的把握方面，你依旧那样出类拔萃。你把身子偏向一旁。森踢到了墙上。

“你还敢躲？”棕发男生的怒吼让你回过神。森久信挥着拳头冲上来。

真慢。就跟蜻蜓球似的。你想道。念小学的时候，少棒里的队友把那些球速较慢的球戏称为“蜻蜓球”。森久信的拳头连蜻蜓球都赶不上。拳头的轨迹是如此清晰，你一点都不怕。你抬起左手，就像用手套接球一样，接住了对方砸来的拳头。几个男生的表情霎时全都僵住了。在他们看来，你接下了这一拳，就是正式向他们宣战。

尽管你的肌肉还不结实，但体格足以让人发怵。在场的几个人不禁有些担心，如果真的把你惹毛了，或许事情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因

此，几个人赶忙一拥而上，把你团团围住，对你拳打脚踢。虽然对方的拳脚并未让你感觉疼痛，但他们暴风骤雨般的攻击还是让你坐倒在地。脑袋被踢到，你抱着肚子弯下了腰。不知谁在你的脸颊上踢了一脚，你的意识渐渐变得模糊。

学生服的纽扣被扯落在地的声音，让你回过神来。你把身体蜷成一团，等待拳脚停歇。

回到公寓，你的父母脸色铁青地问你："出了什么事？"时间还不到晚上七点，换作往常，父亲应该还在单位上班。碰巧今天他出了个外勤，就提前回家了。他们本以为你这时还在练球，看到你穿着被扯破的学生服，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自然大吃一惊。

"出了什么事？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母亲问个不休。那张总是带着沉稳笑容的圆脸，此刻已经变得通红，眼睛倒竖，嘴唇发颤。你走进起居室，脱下学生服，触摸胳膊上的伤，寻找余痛未消的部位。

"王求，你这是怎么了？"

"和人打了一架。"你觉得没必要隐瞒事实，"几个初三的学生突然把我叫去，找我的碴儿。"

"棒球部的吗？"父亲双眼充血，"所以当初才不想让你进初中的软式棒球部啊。"父亲叹息不已。但当初是他们眼见你难以进入硬式棒球的少年联盟，才转而让你加入了中学棒球部。这事的责任原本在你父母身上，所以他们也无法再说什么。

"不是棒球部的人，只是几个普通的初三学生。身上有点痛，不过应该没有伤到骨头。"

星期天，神奈河县的横滨中学会过来打一场友谊赛。那是一支曾在春季全国大赛上一举夺冠的球队。这样一支传统豪门之所以专程坐新干线，到你所在的仙醍东第五中学参加比赛，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是横滨中学的棒球部顾问与一个住在仙醍市的女人关系暧昧。他想以远征为借口，周末到仙醍与情妇幽会。而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位顾问最近听一名从横滨中学毕业的职棒球员说起，仙醍东五中有个技术不错的小子。虽然那球员只是道听途说，但据说那小子在念小学的时候，就面对职棒投手投来的球打出了本垒打。顾问虽然有些将信将疑，但对这事颇感兴趣。第一个原因无人知晓，而第二个原因则传到了仙醍东五中软式棒球部的王求耳中。听说有人对自己颇感兴趣，想要试试自己的实力，你不禁内心暗喜。但这件事你并未告诉父母。

回到自己的房间，你把学生服挂到衣橱里。这是你头一次缺席部内的练习。你穿上运动衫，朝浴室走去。

母亲站在更衣室门口，伸手抚摩你的面颊。“王求，你没事吧？”

你往后退开，想躲开母亲的手。你觉得被母亲抚摩是那样让人难为情，如果稍一松劲，或许自己便会倒退成幼儿，开始冲母亲撒娇。你隐隐已然明白这一点。虽然以前也曾因棒球队里的争闹和球场上的竞争而与人打架，但结结实实地让人揍一顿这种事你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一次的经历，让你明白当自己遭到粗暴对待时，你的父母会有何反应。

“那他们找你碴儿的误会，有没有消除了呢？”

“不清楚。”你老实回答道。或许误会还没有消除吧。没错，误会并没有消除。在体育馆深处那间满是灰尘的黑暗小屋里，看到你缩成一团，默默忍受迎面而来的拳脚，森久信或许会感觉出了一口恶气，但他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正在想着怎样才能再让你吃点苦头。

你走进更衣室。家里的电话响起。你猜想电话应该与你没什么关系，脱下衬衫，准备跨进浴缸。这时父亲走到浴室门外，说：“王求，你的电话。你们班的乃木打来的。”你光着上身进了起居室。

“是和你打架的小子吗？”父亲一脸严肃地低声询问。

看到父亲这副可爱的模样，你险些笑出来。你默默摇头，把听筒贴到耳边。

“王求，你没事吧？抱歉。”听到乃木的声音，你苦笑了一下。见你没有回答，乃木又问：“你生气了？”

“没有。”你开口回答，你确实没有生气。听到乃木开始长篇大论婆婆妈妈地找借口赔罪，你只淡淡地说：“我现在要去泡澡。”

“啊，是吗？”乃木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颤抖。或许你并不清楚，乃木的内心充满恐惧与后悔。就算遭到初三学生的恐吓，他也不该把罪名往你身上推。他更没有想到，对你的出卖竟会让他如此懊悔。他用颤抖的声音问道：“等你洗好，我再给你打电话吧？”

“不必了。”你冷冷地说。你告诉乃木，洗完澡，你还得做柔软体操和俯卧撑，强化背腹肌肉和推力。“今天我没去练球，还得加大运动量才行。”

“是吗？”乃木说。

听出他声音里的那种悲伤，你不禁想对他表明自己并未生气。你不假思索地说道：“之后再打打飞机，然后睡觉。”你无法亲眼看到，听到你这句话后，电话另一头的乃木眼中闪现的光芒。

接下来要讲的这些事，全都是在你睡着之后发生的。之前，你父亲一直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看新闻，而母亲则清理厨房的水槽，熨烫衣物。深夜十一点，知道你已经睡着后，两人轻轻地展开了行动。

父亲脱下身上的运动衫，穿上平日很少穿的牛仔裤。母亲递过宽松的夹克，说：“手表就不必戴了吧？”父亲点点头，摘下腕上的手表，放到架子上。你的父母并没有商量过什么，但该做什么，他们早已了然于胸。

在你洗澡的时候，他们便已开始筹划这次的行动。母亲一边警觉地留意你在浴室里的动静，一边确认电话机的来电记录，拨出电话。接电话的人自然就是乃木。刚开始，乃木还有些惶惑不解：王求的母亲为什么会打来电话?

母亲淡淡地撒了个谎：“刚才王求冲出家门，去找人报复了。你知道对方是谁吗？能告诉我吗？我得去阻止王求。”

见王求的母亲如此担心，乃木连想也没想，就回答说：“大概是森学长吧。他家就在大学医院附近的森诊所。”

母亲道过谢，挂断电话，把打听到的情况告诉坐在沙发上的父亲。父亲点了点头，拿出手机查清了森诊所的地址，嘴里还念叨着，东卿巨人队里也有个姓森的投手。就连这样小小的巧合，在他眼中仿佛都存在某种意义。“果然如此啊。”母亲的双眸中摇曳着小小的火苗。

等你睡着后，你父母终于采取了行动。几个小时前开始的雨依旧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除了雨伞，父亲什么都没带。重申一遍，当时你的父母并未就行动的目的和内容商量过半句。他们心有灵犀，想法完全一样。他们无法容许任何人对自己的孩子施暴。

父亲并不打算动粗。虽说孩子让人打了，但这毕竟是孩子之间一些小争执，就跟国家之间的那些恩恩怨怨一样，如果动手打了对方，那么事情只会陷入无底泥沼，再难解决。没错，你的父母都是知书达理的。

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躲避着车子溅起的泥水，父亲走在人行道的角落，盘算着见到对方之后该说些什么。

没走多久，森诊所便出现在眼前。国道右侧有幢裹着深夜的浓雾，宛如一座黑暗城堡的大学医院大楼。往右一拐，沿着细窄小路向北，便来到目的地。那是一栋配有可停放五辆车的停车场、上下两层的宽敞建筑。父亲立刻找寻入口。他要找的并非诊所的大门，而是附近必定会有的个人住宅的大门或者门牌，他打算从那里造访。如果森本人或者森的父母出来应门，就把自己心里的愤怒发泄出来。回过神来，小雨已悄悄停息，父亲收起了塑料伞。那是一把在便利店里购买的、随处可见的透明雨伞。身后传来年轻人吵闹的声音，是一男一女。应该说是少男少女更准确。你父亲灵机一动，心想说不定他们就是要找的人。站在十字街口，少年挥了挥手，与少女道别。路灯的灯光之下，可以模糊地看到少年的身影。个头挺高，手里夹着香烟，一身学生服。

少年轻轻从你父亲面前走过，前方传来一阵掏钥匙开门的哗哗响声。少年拉动门上的把手。父亲大步上前，发现门旁有一块写

着“森”字的门牌。你父亲毫不迟疑地问：“森？”少年回过头。

“是森吗？”

“干吗，大叔？”

一瞬间，父亲心中有些胆怯。虽然他也有过一句话也不说就这样回去的想法，但就在这时，森邸里伸出围墙的松树枝上有雨水滴落，正巧打在他的脸上。父亲吃了一惊，停下了脚步。雨滴落在眼睑上。你父亲闭上眼睛，用手抹去水滴。周围的景象变得一片模糊。

“喂，大叔。”森久信开口说道。

父亲睁大眼睛，不知何故，首先映入他眼帘的却是东仙醍少棒教练奥寺的身影。

奥寺就那样呆站在夜晚濡湿的柏油路上，说：“山田先生，我不能接受。就算对方保送王求，给钱这种行为也是不能容许的。”

这是一年前，奥寺对你父母说的话。得知你的父母打算向对方的主教练、教练和选手的父母行贿时，他臭骂了你父亲一顿，让你离开球队。你的父母有何反应？愤怒。之后，为了让你离开少年联盟，转入软式棒球部，他们求尽了人。

“这可不是打假球。恳求对方全力打比赛，到底有什么错？”父亲冲着深夜幻想中的奥寺高声嚷道。

“啊？大叔你在说什么？”答话的人自然只有森久信。他是看不到奥寺的身影的。

“那是打假球吗？不。那是在保护才能。”歌声般的话语在耳畔响起。

“那是打假球吗？不，那是在保护才能。”另一个影子也跟着说道。

“那是打假球吗？不，那是在保护才能。”

不知何时，你父亲的左右和身后，出现了三个黑影。披着黑色的外套，戴着黑色的帽子，那影子似乎比黑夜更黑。父亲虽然能够隐隐觉察，却无法辨明它们的位置。他只是觉得吹过身旁的风，仿佛夹杂着一阵喃喃低语。

“那位将会成为王者的大人，正在家里睡觉吧？”

“让王者负伤的人，就是眼前这孩子。”

“王者是不会输给从女人胯下出生的男人的。”

你父亲能感觉到三人之间的私语。

“干吗呀，大叔？一句话不说，吓人哪？”森久信的言语中充满不快，掏出了手机。

“只要勃南的森林依旧岿然不动，他就必定会成为王者。”

“只要勃南的森林依旧岿然不动……”

“只要森林岿然不动……”

森久信朝一旁挪动身子。你父亲猛地挥动雨伞，重重地打在森久信的耳朵上。“好痛！”森久信捂住耳朵，呻吟起来。而那三个围绕在你父亲身旁的黑影，也各自抽出了雨伞。就连这景象，也仿佛阴影一般。说得更确切些，那是三把带有仙醍国王队队徽的雨伞。三个影子疯狂地挥舞雨伞，用那些带尖头的雨伞，不停地击打森久信。金属声与闷响声不绝于耳。砰的一声，影子就像伞一样折了，之后，她们又像挥舞皮鞭一样挥了起来。除了最初的那一击，父亲没再动手，一直怔怔地站在原地。

翌日清晨，你来到学校，刚刚像平常一样坐下，乃木便跑到身旁：“喂，王求，你没事吧？”他的语调不再那么随意，噘起嘴来，就像有什么事要和你商量。

你有些惊讶，但马上明白了他说的是昨天的事。你回答：“我已经不生气了。没事。”身上还残留着块块瘀伤，但你早已不再觉得疼痛。右颊上那块青色的瘀肿也已经用纱布包了起来。

“王求，昨天你见到森学长了吗？”

你不知道乃木究竟想问什么。你当然见过森。就是因为森把你给叫了去，你的身上才会变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乃木摇摇头，压低了嗓门：“不是啦。我问的是晚上，你昨晚不是出门去找他了吗？”

你不禁有些疑惑。你告诉乃木，昨天接了他的电话后，泡过澡锻炼了一阵就睡了。对，你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就行了。

乃木噘起嘴思索了一会儿，说道："那我就不问了。刚才我听人说，森学长失踪了。"

森久信从清晨就一直没有来学校。他原本就不是一个老实来上学的学生，这种事倒也不足为奇。可他也并未回家，而且他家附近还残留下了血痕一样的痕迹。这让他父母担心不已，跑到学校四处打听。乃木一口气说个不停。

森久信的事情，一直都没能查出所以然来。

"是吗？"你回答。

再也找不出其他的话题，乃木说："我也开始想和王求你一块儿打棒球了。"当时你一直挂念着周末的比赛，把他的话当成了耳边风，可他却是认真的。两年后的夏天，一场重要比赛上，站在击球区里的他惊慌失措。"地面晃得好厉害啊！"

十四岁

地面晃得这么厉害，大伙儿却还在若无其事地打棒球。我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摇晃的并非地面，而是自己的双腿。心跳得厉害。我不由得想问问心脏，这样拼命地输送血液，到底有什么意义？我险些跪倒在击球区。我扭过头，冲裁判举起了手。

“请求暂停。”

走下击球区，我重重地吐了口气。对面一垒那边的球员席上传出了球员的呐喊声，可我听不清他们在喊什么。

打到县大赛的决赛，比赛场地换到市营球场，赛场上的气氛也和之前截然不同。教练和球员全都规规矩矩地坐在球员席上，正面的比分牌也无比气派，我仿佛置身职棒的赛场上。

“冷静下来，会有办法的。”我在心中默念。放下球棒，把手放到膝上，做了个下蹲。捡起球棒，双手执棒，伸长手臂。投球板上的高个子投手一脸轻松。心中蹿起的怒火立刻又被压了下去。那家伙应该也很紧张。仙醍白桃中学是一支传统强队，接连五年闯入全国大赛，还给甲子园的常客东北堇高中输送了多名球员。对方的目标可是在全国大赛夺冠，又怎能在县大赛的决赛和我们这样一支县内二流球队陷入苦战？更何况我们这边的第四击球手失误连连，比分差距拉得如此之大，如果优势这样明显的一场球还输掉，对方将颜面无存。那个单眼皮投手此刻也一定无比紧张。

“希望能看到一场精彩的比赛。”三天前，来参观练习的权藤曾如此说。此人是一名自由体育撰稿人，一直围着王求转悠。

听说你念小学时，曾在职棒球员手下打出本垒打？听说你杀过人？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整天纠缠询问这些问题的他，总会让人无比心烦。他这种纠缠不休的行为，甚至引来队友们的嘲笑：他不会是你的经纪人吧？虽然有时他会请我到快餐店或者面包店吃一顿，也不能说一点好处都没有，但他毕竟是个身份不明的成年人。

“权藤大概也来看比赛了吧？”我举目四望，却没发现他的身影。球场的观众席也是如此气派，球网和栅栏挡住视线，根本无法看清都有什么人。

深呼吸，张合双臂，吸气，吐气。不知何处传来了喝倒彩的声音。“小子，会打球吗？”球员席上传来的吵嚷声仿佛就在耳畔，可是又听不真切。

心脏的疯狂跳动久久没有停歇。腿上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我抓起球棒，空挥了几下。板凳上的比目鱼出现在眼前。是那个脸长得好似比目鱼的体育老师兼顾问平井。他把手放到嘴边，似乎在高声叫嚷什么。“很好，很好，就这样挥棒。”看样子比目鱼是在叫嚷这话，可他的眼神已经出卖了他。我不禁苦笑了一下。比目鱼的腿比我还软。我们这种球队居然也能杀到全国大赛的门外，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就连我这个紧张得分不清东西南北的人，也能感觉自己的球棒挥得有多糟糕。连这种事都看不出来，比目鱼这人也根本没希望了。

想让自己冷静下来，可脑子里依旧晕晕乎乎的，无法思考。下一个出球的王求正蹲在击球准备区里，都没向这边看一眼。他单膝触地，跪坐在地上。即便有人推搡，他也绝对不会摔倒。实际上，之前打练习赛的时候，我曾经偷偷靠近蹲在击球准备区里的王求，想出其不意地把他推倒在地，可他连动都没动一下。说他就像钉在地上一

样，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夸张。此刻的王求似乎对我漠不关心，两眼盯着投球板。他的目光究竟是落在投手身上，还是落在投手身后的天空？我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

他到底在看什么？这问题从进了中学后第一次遇见他时，就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萦绕。看过分班表，穿着难以习惯的学生服，我为衣领带来的那种不自然的感觉困扰着，推开教室的门。教室聚集着一群陌生的同龄人，让我感觉无比郁闷。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幼稚，不然就是一副乡下佬的长相。一想到自己得和这样一群家伙共度三年时光，我的心里蹿起一阵无名火。现在我可以承认，当时我有些害怕。刚从东卿搬到这片陌生的东北大地上，我为自己能否习惯这里，与众人打成一片而感到不安。总之得先找个目光投向自己的人。我盯着全班人，拼命想让他们知道，我和他们是不一样的。若要说哪里不同，其实根本没什么不同。可当时我坚信，我和他们之间存在天壤之别。在这些人中，王求很特别。他不像我一样喜欢唬人，对老师也从不反抗。尽管如此，班上的人却总是对他敬而远之。他就像神社里供奉的那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只容远观，不可亵玩。王求在班上是最高最壮的，或许在整个年级也同样如此。听班上的人说，王求打棒球不是一般厉害。当时我想，或许是个棒球少年吧，挺健全的。实际上，我也曾经出言讥讽他。背着王求谈论起他的时候，为了吸引其他学生的注意，我也曾说“那家伙就只是块头大点，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之类的话。总而言之，我对他总有些好奇。而王求却对身边的同学漠不关心，很少开口，目光总是盯着远方。我找他搭了话。

“你在看什么？”这句我在课间休息时说的话，是我和他说的第一句话。

王求对我并没有丝毫戒备，而是像看一只令人心烦的小虫一样看着我。

“你呆呆地看什么呢？”我重复道。

王求理所当然般地回答：“看球。”

“球？”

“我在回想上次比赛时的那个球，那个犯规的坏球，究竟该从哪里打才好。”

那时，我当然无法理解，他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在我懂了。之前他看过的那些投手的球和守场手的动作，全都清晰地刻在他的脑海中。估计不光是他自己的比赛，就连其他选手的动作，他也同样记得清清楚楚。回想当时的情形，在脑海中挥动球棒，要不就是面向飞来的球，伸出手套，想着如何接球。

“所谓的‘表象训练’吗？”

“你觉得是，那就是吧。”

肯定不是。休息时间里我悄悄观察，有时趴在桌上的王求会满身大汗。或许那并非睡午觉时流的汗，而是在脑海中预演时而流下的，听起来虽然有些不大真实，但我只能如此解释。总而言之，刚开始我完全无法理解王求的行动，每次看到他的异常行为，就会张口询问。为了获得大家的认可，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战战兢兢地一脚踢飞神社供物的孩子。

“乃木你干吗整天就说这些？”王求曾经问我，“你好像很喜欢这些与色情相关的话题啊？”

“这个嘛，是因为我本来就好色嘛。”我笑着回答，“话说回来，又有几个人不好色呢？王求你不也是男人吗？”

这话既非借口，也并非谎言。说到底，我在王求面前可以吹嘘一番的话题，也只有这个。王求总是满脑子棒球的事，学习马马虎虎，不上不下。而情色这方面的知识，我知道得比他要多。只有当笑着俯视王求，说“怎么，王求你连这不知道啊”，我才能在心中松一口气。

“可恶。”我小声说道。挥空了。那个一脸平静的投手投出的球，从我的球棒上方直飞而过，落入接球手的接球手套中。听到裁判高叫“好球”，我不禁有些恼火。双腿还在不住发抖。刚才那球也没有看清楚。我感觉自己就像在浓雾之中乱挥球棒。我抬起头，看了看投手板，感觉左右两侧似乎都有些发暗。就连天空的颜色也分不清楚，是阴天的缘故吧？天气预报不是说今天天气晴朗吗？已经八月上旬了，却依旧半点夏天的感觉都没有。看了看比分牌，仙醍白桃中学一比零领先，我们目前落后。最终局的后半回合，出局数为两个，没有跑垒者。如果我出局了，那比赛就结束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正是因为明白这一点，我才会如此紧张。投手在手套里玩着球。接球手是什么时候把球抛回去的？我又是在什么时候走上击球区的？叫了暂停，空挥了几下球棒，却不记得自己是何时回到击球区的。我再次叫了暂停，空挥了几下。比目鱼在板凳上说了几句话，其他队员也冲我直喊。今天这些后辈球员的呐喊声，似乎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热情，仿佛随时会劈开空气一般。我的身体不住地颤抖。

我是半途加入棒球部的。当时，部里球技最差的自然是我。又不是转校生，初一过了大半才入部，这事极为少见，因此，不管是学长还是初一的成员，看我的眼神都很奇怪。之前我这个国际象棋部的“名誉成员”不但生活态度不好，而且经常被老师点名批评。我也知道自己是个不良学生，每天只想着到学校瞎混一番。回想小学时在田径部里的练习和比赛，总觉得自己当年傻乎乎的，再也不愿去做那些事了。我学着高年级学生抽烟，有时还会顺手牵羊偷点小东西。由于我多多少少也做过不良少年常干的那些事，内心也没有什么罪恶感。我当时的目标就是赶快升到初二，在新生面前要要威风。

投球板上的投手挥动了胳膊。别乱投，我还没进击球区呢。我心里一慌，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击球区。架起球棒，球迎面飞来。我回转身体，腰却转不过来，球棒的顶端好不容易擦到了球。球打到网上的声音响起。“犯规。”裁判大声喊道。

我长舒一口气。“被逼上绝路了。”我小声对自己说。这场县大赛结束后，我们将升上初三，退出棒球部。之后就是为了升学和前途而奔忙，初中生活即将结束。

“死不了人的。”这句话一直在脑海中回响。

如果我再挥了空棒，或者错过了好球，那就全完了。两腿发颤让我很难为情。想笑笑，可是笑不出来。天空一片昏暗。那一瞬间，一句低声的“绝对会上垒”传到我的脑海中。与其说是听到的，倒不如说那声音就像有人在黑暗之中弓着腰擦燃的火柴一样，微微闪烁。那不是我的声音。虽然听不出是谁，但那人说在我之后的王求一定会击球，而且还会上垒。我断定那声音绝不是出自我口中，低声鼓励自

己："你一定能挺到王求上场。"虽然没有根据。我紧接着又告诉自己。

初一的秋天，我半路出家加入棒球部。尽管以前从来没有打过棒球，但我告诉自己迟早会学会的。这样的想法，并非因为顾问比目鱼说"即便从现在开始也没事"，而只是单纯地以为"只要学着王求去做就行了"。我对运动原本就颇有自信，心想只要模仿王求的击球，学学如何防守，学着去练球就行了。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有时我甚至还以为，迟早有一天自己会迎头赶上。这个作战计划最终达成了一半，而另一半则成了不可能的任务。的确，对王求的击球动作的拼命模仿，还有那些丝毫不逊于王求、早已超越了自我极限的肌肉练习，让我的球技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然而，王求绝非我所能企及的人。随着棒球技术的提高，我愈发明白了王求的厉害。面对这种级别上的差距，我只能苦笑。

王求走上击球区前的习惯，空挥的动作、时机，甚至连王求吃饭时的习惯，我都开始观察。

"你小子不会是同性恋吧？整天跟在王求后面，真让人恶心。同性恋乃木，同性恋乃木。"

入部两个月后，初二的学长在部内活动室里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其余的初二成员跟着起哄，初一的成员也不怀好意地窃笑。我没有反驳。如果换作以前，我早就挥着拳头扑上去了。虽然在体格方面还有所不及，但球棒啦、球啦，只要能用上的东西都会顺手抄起，猛扑上去。可当时我没这么做。因为当时我的球技还很差劲，如果这时和人打架，只会让人觉得我是因自己球技差劲而乱发脾气。

没过多久，当比目鱼问我想打哪个位置时，我当场回答说想打游击手。之前说我是同性恋的那个学长就是游击手，我要抢走他的正选位置。我有这份自信。我很清楚，自己的肌肉正日渐成长，执棒的姿势也变得稳健。我的预感没有落空。升上初二后，我成为了正选的游击手。

声音响起。我这才觉察自己在挥棒。我是何时叫暂停的？对方队里响起了喝倒彩的声音。“小子，你叫太多暂停了吧？你能不能别总去尿尿啊？”

对方也是拼了。我再次深呼吸一口，挥动球棒。

我想起一天前和投手野间口聊天时说的话。野间口当时喃喃地说：“说来有些难以启齿。”当时比目鱼刚刚结束了一场冗长的会议，我还以为他是想说几句比目鱼的坏话，发发牢骚，不料并非如此。身材高大、长着一张土豆脸的野间口微微一笑：“多亏了你啊。”

“啊？多亏我什么啊？”

“我们能变强，多亏了你啊。”

我完全不明白他这话的意思。“那是多亏了王求吧？听说明天也会有球探来。”

“好像是。据说职棒的球探也去找过比目鱼了。”

“职棒啊。”我吃了一惊，但仔细想想，倒也理所当然。如果王求去不了职棒，那才让人奇怪呢。“总而言之，能闯入决赛，多亏了王求啊。”我再次说道。

“不是啦。我们早就知道王求很厉害，刚开始，我们感觉自己就跟观众似的。王求出类拔萃，而我们永远也无法跟上他的脚步。之前我总在想，至少让我凑近看看这位天才吧。如果王求进了职棒，我们也会为他感到骄傲。”野间口一脸艰涩的表情，“但自从中途加入以来，你一直都在努力。”

“因为我是个新手。”

“话是这么说，但你不是一直都在和王求较劲吗？刚开始，我觉得你不知天高地厚，其他人也说你迟早会放弃的，可你坚持了下来。看到你，我们发现自己这些整天只知道傻看的人才是真正的傻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开始认真练习。你把那个学长从正选位置挤走后，不是还挺开心的吗？入部的时候，我们就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会被你拖着闯进决赛，与白桃中学比赛。这一切，都是多亏了你啊。”

听了他这番话，我只能轻哼一声作答。虽然脸上没有表现出喜悦之情，心里却美滋滋的。回到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母亲还开口问我：“遇上什么好事了吗？看把你给乐的。”

难道我就不能笑吗？我怒上心头，冲口说了决赛的事。母亲听后说：“打棒球也挺累人的。死不了人的，你也别太紧张。不管是输是赢，它都会成为你漫长人生中的一段宝贵回忆。”

死不了人的，这话的确没错。可要让我别紧张，却是不可能的。只要眼下我能设法上垒，接下来就看王求的了。王求应该能打出本垒打。虽说世事无绝对，这事却是绝对的。在那种情况下，王求绝对会打出本垒打。只要王求打出了本垒打，比赛就将以我们绝杀对手而告终。能否闯入全国大赛，全在我这一击了。想到初中生涯即将结束，

我吸了口气，又吐出来，抬头仰望天空，心想是否有人能对我说：“你一定能挺到王求出场的。”

刚准备走进击球区，我再次叫了暂停。焦急不安的对手在身后发出不绝于耳的骂声，可我早已无暇顾及。我向击球手准备区走去。说是想去借点防滑用的松脂粉，其实不过是找个借口罢了。我只是想在最后一次走上击球区前，再去王求身旁一趟。王求的表情一如往常，两眼盯着球场，根本没有留意我的存在。他的表情很严肃，却看不出半点紧张。那眼神，就像站在高处远望壮丽河山与普罗众生的王者。

“王求，松脂。”听到我冲他说话，王求这才把目光投向我。他轻轻站起身，默默把松脂递过来。我一边往手上搓揉松脂，一边说：“王求，我会挺到你出场的。绝对会上垒。”

王求没有回话，只是怔怔地看着我，既没有瞪眼也没有紧盯，就像在静静地观察什么稀罕玩意儿。

“那我上了。”我故意装出一副轻松的模样，放下松脂，拿起球棒，走回击球区。最终，王求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

王者并没有开口，然而他的目光中充满包容。

不知为何，这个想法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走进击球区前，我看了看对方的投手。与刚才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绿色屏障后是一片蔚蓝的天空，天气晴朗。之前那片阴沉的天空呢？天空的颜色一直这样湛蓝吗？我开始怀疑起自己的眼睛。视野如此宽阔，就连外场手的身影也看得清清楚楚。低下头，我看到了脚上的钉鞋。这双鞋是我和王求一起去买的。我回想起那次我们一起去仙

醍站前的体育用品店时的情景。那个戴着眼镜、体形肥硕的店长劝我："乃木你不是跑得很快吗？这双钉鞋最适合跑步用了。"

双腿已经不再颤抖。我用钉鞋的鞋底蹭了地面。

举起球棒，投手的脸清晰地映入眼中。那家伙已是大汗淋漓，我的脖颈上也流下了汗水。今年夏天可真够热的啊。对方开始做挥臂动作。

紧握球棒，扭动腰肢，抬起双臂。我在内心念默，我是不会挥空的。只要能把球打出，我就一定能创造机会。

一定要打中，无论如何一定要打中。我在心中默念。击球姿势什么的，全都无所谓了。

投手扭动身体，球从他手中飞离。我的身体也开始回转。左脚悬在半空，立刻踏向地面，支撑脚的膝盖稍稍前屈，扭动腰部，挥动手臂。我看到球直奔球棒而来。金属球棒的芯在回响，这种感觉是如此痛快。球飞走了。看到击出的球冲三垒手和游击手之间直飞而去，我飞快地奔跑。

没有一点杂色的棕褐泥土上，一条白线赫然出现。沿着白线，我向前冲刺。身体前倾，弯成钩状的胳膊不停挥动。眼下根本就没工夫理会球的去向。我迈动双腿，踏着地面，鞋钉刨起泥土。前方一垒上的球员伸出戴着手套的右手，严阵以待。眼角的余光瞥见游击手已经做出送球动作，我心里不禁一惊。没有穿透。我还以为这球肯定已经穿透左翼了。游击手已经捕到球。为什么？击出的球并非飞向游击手，那必定是对方球员飞身上前接下的。游击手慌忙地向一垒投球。我感到无法呼吸。一垒已经近在眼前。不知是阳光，是板凳上传来的

呐喊，还是母亲的那句“死不了人的”，我感觉仿佛有只无形的手从身后推动我，身体似乎比往常更轻快。能赶上，我暗想。踏上垒时的感觉让我一阵安心。刚刚冲过一垒，双腿便变得沉重。忽然，脚下一绊。这段二十多米的距离，我已经拼出了这辈子从未有过的速度。泥土沾到队服和手臂上。一垒手似乎已经向场中央冲过去，我刚说声“不妙”，裁判宣布出局的声音已传入耳中。白桃中学的球员们欢声雷动。

心脏跳得厉害，仿佛随时可能裂开，我不禁担心它是否会炸开。好不容易抬起膝盖，顺势站起身。眼前一阵发晕，呼吸急促狂乱。整个身体贪婪地吸收氧气，全身上下不停抽动。往板凳那边一看，只见比目鱼抬着头，双目紧闭，默默地啜泣着，就像一个强忍泪水的小孩。

大伙儿冲出球员席，向我冲来，轻抚我的和尚头。

“干得好啊。”

“可惜了。”

被众人抚摩脑袋，我觉得自己就像地藏菩萨。“摸我的头也不会显灵的。”我高声叫嚷着，声音却被弹回来。我哭了。大伙儿都哭了。

“可恶，可恶。”我不停地咒骂着。

“游击手表现得很好，这也不能怪谁的。”不知是谁在耳边如此说道。

可恶。我只能不停地重复这句话。我摆脱拥在周围的队友，四处找寻王求的身影。没有他的身影。一种迷路的孩子找寻母亲身影般的心情，让我渐渐焦急起来。

看台上坐满了学生和家长。直到此刻，我才发现，原来今天竟有这么多人来观战。许多人在不停地鼓掌。看台最前方，距离挡网最近的地方，有个身穿球服的身影。穿五号队服的他体格强健，像刚刚结束比赛就专程来喝彩的职棒球员一样，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也在鼓掌，优雅、平静，与他人完全不同。

王求的父母也在场。一个穿西服的男子正向他们走去。或许是哪支球队的球探吧。是私立高中的，还是职棒球队的？总之是来看王求比赛的人。不知他会如何评价今天一直没有机会亮相的王求。

王求母亲的目光落在呆立原地的我身上。一瞬间，我的心跳得更快了。看到我也注意到她，她的目光明显变得犀利了。与其说是轻蔑，倒不如说是充满恨意。我连忙偏开了头。

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扭头一看，是王求的背影。大概他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轻拍了我的肩头。与往常一样，王求脸上没有半点感慨或疲累，也看不出一丝懊悔，他手持球棒，渐渐远去。我很想立刻跑到他的身旁，向他道歉，更想听到他说“不必在意”。

我呆立原地，擦拭不断涌出的泪水。被王求拍过的肩头热辣辣的。为何会如此？我疑惑不解。那份热量却不顾我的疑虑，传遍了全身，紧接着又透过鞋钉传到地面，覆盖了哭泣不止的队友们和比目鱼，在整个球场蔓延开。一只无形的热气球，悄无声息地膨胀，包裹了整个球场。当王求拉开板凳后的门，消失在门后时，气球忽然炸裂。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的初中生活就此结束了。

十五岁

先来记录一下山田王求在高中棒球队留下的正式比赛成绩。九次上击球区，四个安打。其中三个是本垒打。四坏球五个。击打率十成。出场的正式比赛有两场。这就是他的全部成绩。

山田王求高中时代的最后一场比赛，是高一时那场全国高中棒球选拔赛的宫城大赛第三回合，王求所在的仙醍南高中与樱丘高中的比赛。仙醍南高中在县内是一所足以与东北堇高中比肩的强队，时常出入甲子园，而对手樱丘高中则是一所极为普通的公立高中，双方实力悬殊。这样一场比赛，完全无法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尽管如此，看台上还是出现了几名肩上扛着摄像机和电脑、手里拿着纸和笔的记者的身影，甚至还有几名貌似职棒星探的人出现。

“井口，那个姓山田的小子，真有那么厉害吗？”

身后的人冲看台上的井口光发话。尽管与对方素昧平生，但井口光猜想他或许和自己一样，不是哪支球队的球探，就是某家体育报刊的记者。

“我只是个普通的球迷罢了。”井口光回答。虽然身为东卿巨人队的球探，井口光这句话却一点不假。今天的他没有带双筒望远镜、小笔记本、手机和钢笔，而是一身轻装，两手空空地坐在看台上。

井口光之所以会盯上山田王求，就因为在东卿巨人队的犒劳酒宴上，投手铃木卓不经意说的一句话。“想当年，有个小学生打飞过我全力投出的球。现在那孩子估计也已经念高中了。”尽管当时井口光多喝

了几杯，已经靠在墙边昏昏欲睡，可听到这句话，他立刻醒了，让铃木讲述了详细经过。球探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不已。

当时，山田王求在仙醍东第五中学念初三，即将面临初中综合体育大赛。井口光当即找到了他。看过他练习之后，井口感慨不已。山田王求不光体格强健惹人注目，身体的柔韧和棒球天赋也让井口震惊不已。那些从小自命不凡、凭借天生的强健体格在球场大展身手的年轻球员，许多都会在成长的路上碰壁。从这个意义上说，山田王求的体格还没有完全发育，似乎还有成长空间。

参观了几次“击打率九成”的练习赛，井口光不禁感到愕然。因为保送和四坏球较多，有效的击打次数本就不多，即便如此，一旦球飞进好球区，王求就能准确无误地击飞。尽管从数据上看让人有些难以置信，但只要看过实际比赛，就会明白这一点。山田王求确实每次都能击飞飞进好球区的球，而且大部分都是本垒打，从未挥过空棒。

“王求的厉害之处，其实在于他的选球眼。”每次看比赛都会遇到的一个姓权藤的自由撰稿人，曾经如此告诉井口光。“我一直都在追踪那个天才少年。”权藤笑着吹嘘道，“职棒球队的反应也真够慢的啊。话说回来，你倒是头一个呢。”

“他的选球眼的确不错。”

“那小子光凭直觉就能判断球是否会飞进好球区。这话究竟是真是假，我也无从判断。哦，如果你去那小子父母那里拜访，肯定会吃闭门羹的。这一点我可以打包票。”

井口光偏不信邪，去找王求所在的学校棒球部顾问商量。结果，那个长着一张比目鱼脸的体育老师也向他投来怜悯的目光：“肯定不

行。王求的父母不会听你把话说完的。”

“为什么？”

对方的回答出奇地简单。“因为山田王求的父母把东卿巨人队视作眼中钉肉中刺。说得更准确些，是只对仙醍国王队感兴趣。”

井口光并没有把对方的话当回事。捉摸不透棒球界人气最高的东卿巨人队的大有人在，或许山田王求的父母便属此列。也许刚开始接触交涉时会有些困难，但只要假以时日，一定会有办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以前不也如此吗?

然而，井口光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山田王求父母的态度可谓顽固不化，简直就是软硬不吃的石头。井口光刚进家门时，两人的脸上还挂着笑容。他一提起“东卿巨人队”，更确切地说，是他刚发出“东”字的音，两人的表情就彻底变了。不只是神情不快，甚至可说其形貌变得像恶鬼。不光山田的父亲，就连他母亲也紧皱眉头。“我们没兴趣。”吱呀一声，门户紧闭，断然拒绝。

跑了无数次，结果都一样。有时佯装巧遇，有时事先联系，每次井口提出和他们当面谈谈，都会遭到拒绝。有时他们甚至说要叫警察。即便如此，井口也依旧没有放弃。他等在学校门口，直接把名片递给了山田王求。仅此一次，下不为例。死马当作活马医吧。在对东卿巨人队那样深恶痛绝的父母膝下长大，想必孩子自己的态度也不会有太大差别。

正因为有这种想法，所以当山田王求冷静地看着他，同情地说“辛苦你了”的时候，井口光不由得吓了一跳。“有没有被我父母臭骂一顿？”山田王求心平气和地接着说道。不知为何，当时井口光心里甚至涌起一种当场拜伏在地千恩万谢的冲动。“我绝不可能去东卿巨人队。”语调虽然算不上温柔，却也没有半点侮辱，隐隐透着诚实，“难得你来找我，真是万分抱歉。”

“你的父母是不是和东卿巨人队有什么不共戴天的仇恨啊？”

山田王求沉默了一会儿。与其说是不知如何回答，更像在猜测如果说出真相，对方是否能够理解。半晌，山田王求开口说：“你知道南云慎平太吗？以前曾在仙醍国王队待过，也做过教练。”

对方突然提起了人名，井口光有些措手不及，但他立刻便想了起来。“啊，你是说那位在比赛中……”

“死于界外球。”

井口光全都想起来了。那是一场与东卿巨人队的比赛。如果山田王求的父母是仙醍国王队的球迷，那么他们对南云慎平太或许抱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情。他们是在怨恨导致南云死亡的那场比赛吗？虽然井口光多少能理解，但他们是不是太过极端了？那已经是好些年以前的事了。

“其实我父母人挺好的，但只要扯上棒球，他们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尤其是有关仙醍国王队的事。”

“你和他们有所不同？”

“我出生的那天，恰巧就是南云慎平太去世的日子。”

山田王求不再多做解释，转身离去。

从那天起，井口光再也没去劝说山田王求。如此死心塌地地放弃，可以说他再不配自称职业球探，但他很清楚，再去找对方接触只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说是球迷，到头来还是一样会四处打探啦。”身后的男子接着说道，“就像东卿巨人队擅长的那种潜水艇似的做法一样。平日里一声不吭，好像一点兴趣都没有，该出手时会猛地蹦出来，把所有的东西都掳走。”

“不。”井口光笑着说，“山田王求此人非比寻常，根本就不会理我。”

“哦？还有这等事？”

“我说了，我只是个球迷。”

山田王求在击球手准备区蹲下身，远远地望着球场，看了看看台上的比分牌。第五局后半回合，七比零，山田王求所在的仙醍南高中领先。击球区里，站着一脸认真的学长，高三的金杉仁。比分差距已经拉开，比赛对手实力稍逊。即便面对实力欠缺的投手，金杉仁也是一副全力以赴的表情，让山田王求对他抱有一种莫名的好感。

仙醍南高中是一所棒球名校。学生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棒球部成员多达九十人，锁柜、健身房，就连淋浴室都井井有条。那些从仙醍南高中毕业后成为职棒球员的学生，纷纷以报恩名义，高额资助棒球部。这一点完全可从设备和队员的素质上看出来。

金杉仁挥出的金属球棒发出清脆的声音，令整个球场内的空气震颤不已。球轻快地穿过二垒的右侧，向中圈滚去。山田王求站起身，余光瞥见三垒边的高三学生抡起了胳膊。之前在二垒上的球员奔过三垒，一路冲过本垒。八比零。击球的金杉仁也到达了二垒。他的脸上看不出半点喜悦，只是静静地拍打着球衣上的尘土。

山田王求向击球区迈步。今天他是第四棒击球手。这只是场地区预选，且在有课的日子进行，所以观众席上只有前来助阵的啦啦队和板凳上已坐不下的十几名球员。说到成年人，即便把监护人也算在内，也寥寥无几。尽管如此，当场内广播播报 “六号，左外场手”的时候，整个球场同样欢声四起。

看台上的记者和球探全都探出身子。有人跑到三脚架旁，确认摄影机是否运作正常。井口光也在凝神观看，但并没有在纸上记录什么。

山田王求用鞋钉匀过击球区的土，轻挥几下球棒，摆好姿势。紧紧盯住投手手中的球，想象着它的飞行轨迹。脑海中仿佛万里晴空，一片空白，只有一种模糊的确信，那就是“我一定能打出本垒打”。

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竟是山田王求高中时代的最后一次击球。

同一时刻，在距离仙醍球场五公里远的地方，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疾驶而过。时年三十五岁、在搬家公司任职的中田庄次郎手握方向盘，驾车返回公司。货物已经全部卸下，下午还得去另一处地方。在那之前，他还得先回公司一趟。他的助手们已经赶往下一个工作地

点。回想起头天夜里通电话的那人，中田庄次郎叹了口气。郁闷的心情从腹部扩散到胸膛。

“周末果然不行了。”她当时不快地说，“有空的时候，我会联系你的。”

对方是他在酒馆里遇到的。听说她也喜欢看比赛，他便邀请她周末一起去看仙醍国王队的比赛。为此，他还特意准备好门票。

尽管如此，对方还是打电话来拒绝。中田庄次郎也知道，遭拒是无可奈何的事。可她那句“果然不行”，又让他心有不甘。“果然不行”，这话究竟什么意思？是压根就不准备赴约吗？既然要拒绝邀请，至少得拿出一个像样的理由吧？她似乎并不准备解释。

对方甚至连理由都懒得编一个，这不禁让中田庄次郎心情烦闷，唉声叹气。

身后传来了喇叭声，信号灯已经变绿。中田赶忙踩下油门。

片刻之后，他就看到了那个站在人行道上的女子。车子左转弯，沿着最靠左的车道前，他看到一名一身黑衣、身材纤瘦的女子在路边挥手。女子明显是在招呼出租车，但不知何故，中田庄次郎却踩下了刹车。他打开副驾驶座的车窗，冲女子喊道：“要上车吗？”

山田王求的球棒只挥了一半，就停了下来。向外侧飞去的变化球没能穿过本垒，落入了接球手的手套。坏球。耳边响起了裁判的声音。

中田庄次郎一边确认路标，一边发动车子。坐在身旁的女子头戴一顶郁金香形的帽子，看不清表情。她耳朵颇大，鼻梁高挺，长相倒

也算端庄。一身黑衣就跟丧服似的。

“您可真是帮了大忙。这地方连出租车都打不到。”女子感谢道。中田庄次郎感觉一阵颤抖从背心上滑过。如此性感诱人的声音，他还是头一次听到。声音的共鸣仿佛在胸口和大腿上爬动。公司的卡车是不允许搭人的，这一点中田心里很清楚。如果让同事撞见，去公司那里告上一状，自己可就有的受了。即便如此，中田还是愿意让女子上车。听说女子要去地铁站，中田庄次郎心想，这么近，与其搭车，倒不如走过去。她为什么要特意搭车呢？中田心里直犯嘀咕，可他没有把心里的疑惑表现出来。

“你喜欢棒球吗？”突然，车内响起这样一句问话，语气就像一个情窦初开的高中生鼓起勇气邀请同学约会。这种傻乎乎的话，到底是谁说的？中田庄次郎皱起了眉。当觉察这话竟出自自己口中，他不禁涨红了脸。

“我可喜欢棒球了。尤其是仙醍国王队。”

“哦，是吗？”中田庄次郎闻言立时失去了冷静。他并不觉得寒冷，但鸡皮疙瘩顿起，一种全身血液倒流般的感觉袭来。

中田愈发想看看黑衣女子究竟长什么样。肯定是个美女。他盯着挡风玻璃，确认了一下直行车道上亮起的绿灯，和路上是否有停驻的车辆。

“王的国度中必须得有王者。你不觉得吗？”女子清澈如水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王者振臂一挥，就能彻底消除世间的不安。”

“你说什么？”

中田险些扭头看她，但前方的红绿灯令他牵挂，立刻把头转回去。绿灯，另一家搬家公司的卡车从对面车道驶过。

“真正的王者，是不该走在铺设好的大道上的。你难道不觉得吗？”

这到底是在说些什么？中田庄次郎心中惊讶不已。本想开口询问，可说出的却是：“对，说得没错。身为王者，就不该走在笔直平坦的大道上。他该走的，是曲折泥泞的小路。他更不能坐马车，而应该赤脚前进。唯有如此，方可成为王者。”

自己究竟在说什么？中田庄次郎不禁感到有些害怕。与此同时，一种忍不住想要看看女子脸庞的冲动，让他把头扭向左侧。女子抬起了头。帽子下面的白皙肌肤散发着光芒。面对如此炫目的光芒，中田不禁眯起了眼睛。女子伸出手，静静地指着挡风玻璃。

中田庄次郎连忙把视线转回正前方。车道上有个朦胧不清的影子。并非前车的保险杠或货架，而是他未曾料想的东西。是一只动物。四脚着地，不像狮子，也不像老虎，毛是绿色的。中田更加莫名其妙。那头怪兽前腿连接身体的地方，或许该说是它的肩部，高高地隆起。那头威风凛凛的怪兽把头扭向中田庄次郎，张开大口，高声咆哮。它的身体不断膨胀，下颚张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就像要把整辆车吞下。中田庄次郎全身僵硬，睁大眼睛，发现那头怪兽的额上有处圆圆的凹陷，就像被类似棒球硬球的东西砸出来的。怪兽的身体继续膨胀，眼看就要和车子撞上了。回过神时，中田已经向着人行道转动方向盘。

好球。投手抛出球的一刹那，山田王求便已作出了判断。球飞行的轨迹清晰可见。他挥动球棒，就连球在飞到本垒前会突然下沉都预见到了。球棒重重地击中球，沉稳的感觉从手臂传遍全身。他扭动腰部，球消失在左翼看台上。山田王求抛下球棒，冲向一垒。这是一记决定五局内十分差距大胜的本垒打。球员席上，欢声一齐响起。

中田庄次郎驾驶的卡车冲上人行道，冲进一处小小的临时停车场。看到行人，中田再次转动方向盘。他的脑子里一片混乱，再也无法思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车窗外的风景不停旋转。踩下刹车，可车子迟迟没有停下，冲破停车场的挡网，开进一旁的树林。直到撞上正前方的一棵樱花树，车子才停下。安全气囊弹了出来。中田庄次郎一头扎进膨胀的气囊，惊魂未定。心脏跳个不停，身体却不听使唤。身旁的女子呢？他终于想起这茬儿。那女子是否也平安无事？上车时，她有没有系安全带？想出声询问，却发不出半点声音。就在这时，只听有人说道："谢谢。真是万幸。"

没有花瓣的樱树开始倾斜。虽然树根牢牢地缠着地面，但卡车的冲撞还是让它从土里剥离出来。周边的泥土全都翻了出来。一群人聚集在写着搬家公司名称的货架周围。几乎都是带着孩子的主妇。

"妈妈，这是什么呀？"一个孩子指着樱花树树根上翻起的泥土说。一个白色的东西滚落在地面上。

"是人骨！"不知是谁叫嚷起来。

山田王求绕着球场慢步奔跑。他并不知道，这是他在高中时代绕着球场跑的最后一圈，心中毫无感慨，就这样跑着。

发现白骨的当天，警方便已判明，死者是仙醍市内森诊所主人的长子森久信。由于尸体并无衣物，在身份辨认时遇上一些困难，但尸体上颌骨的牙齿比正常人少两颗这一特征，成为辨认身份的重要手段。死者在大约三年前行踪不明，其父母认定死者是离家出走，所以就连搜索申请也没有递交过。接到警方打去的电话，森久信的母亲呆呆地去了警局。她甚至连眼泪都没流。

警方将此事视作一宗杀人抛尸案，展开了侦查。失踪时，森久信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生前算是所谓的“不良少年”，所以几个刑警讨论说：“估计是小痞子之间的斗殴吧。最近的这些年轻人个个无法无天的。即便杀了人，估计也就是把人往樱树下一埋了事。”“有道理。”

然而侦查立刻向另外的方向展开了。警方在掩埋尸体的泥土中找到了一块小小的乙烯树脂碎片。开始警方还以为这只是普通的垃圾，但还是鉴定出这是乙烯树脂伞柄的一部分，而且不是那种随便在哪儿都能买到的透明雨伞，明显是某家特定商店的商品。那是只有在仙醍球场的小卖部或者专营仙醍国王队周边商品的店里才能买到的球迷用伞。

光凭那伞是在球场周围售出的这一点，便能够查明凶手吗?

那就该查查，森久信的周围是否有仙醍国王队的球迷。死者当时还在念初中，这事应该和棒球部有些关联吧?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如果这么轻易就能找到线索，就不必费神劳心了。

警方的确没有费神劳心。询问调查的第二天，刑警们就留意到森久信的一名在棒球部的学弟。据说，这名学弟还曾经遭到以森久信为

首的不良少年团伙的暴打。更为关键的，还在于那些曾与此人同在当地少棒待过的孩子的母亲的话。

山田一家都是仙醍国王队的狂热球迷，像着了魔，绝非寻常。

绝非寻常？怎样绝非寻常？

地区预选的第三场和第四场比赛稍稍间隔一段时日。在这期间的某天夜里，山田王求让尿憋醒了。他昏昏沉沉地跑进厕所，掏出生殖器，才发现自己连一滴尿都撒不出来。莫非是梦中的尿意？之前感觉到的尿意是那样地强烈，他百思不得其解。出了厕所，心想反正都起来了，干脆就喝点什么吧。王求向起居室走去，在门口停下了脚步。

他看到父亲正站在漆黑的起居室角落里。本想询问一句怎么了，可还是犹豫了。父亲究竟在黑暗中干吗？他不由得有些疑惑。

难道是起来做运动？屈腿伸腿，下蹲起立，锻炼筋骨？山田王求的父亲山田亮的确在贴着墙上下晃动，做出挥臂的动作。

山田王求感觉看到了不同寻常的秘密，想要转身回房，双眼却紧紧盯着父亲，难以挪开。

山田亮的动作，就像在踢打角落中的某人，不停地用脚踢踹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甚至还做出了从上往下刺的动作。

那动作就像用雨伞的顶端刺垃圾袋。

翌日清晨，山田王求绕着弯问父亲：“昨晚我听到一些动静，是您在起居室里弄出来的吧？”

山田亮一愣，摇头否认。山田桐子来到餐桌旁，说：“我也没起来过。”

王求犹豫了一下，想了想是否应该把话挑明。最后，他还是摊了牌。凭借经验，山田王求知道，与其耍小聪明用变化球来套话，倒不如从正面投出直球，一球定胜负。

“半夜里？我吗？”山田亮满脸惊讶的表情，看不出半点撒谎的迹象，“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

“大概是你睡糊涂了吧？”山田桐子偏着头说。

山田王求从椅子上站起身，走到昨晚父亲所在的地方，模仿几下当时看到的动作。

“哦。”开始山田亮的表情还有些纳闷，但没过多久，他便露出了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这样啊。”

“你想起什么了？”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山田亮回答，“那是当时的我。”

光凭这样一句话，山田桐子似乎便已放下了心。“当时的你？”她的声音冷静沉稳。

“我从未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直至现在，我依旧觉得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只不过，下意识中或许还存在其他的想法。”山田亮就像在作自我剖析，“大概是那种执念驱使了梦中的我，再现了当时的行动吧。自己再现自己，用伞打他的那个时候。”

山田王求的目光在父母脸上来回游弋。虽然听不懂父母到底在说些什么，但他觉察到此事非同小可。

“我去自首。”吃过早饭，山田亮轻轻站起身。语气就像要出门买东西一样轻松自然。

山田王求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山田桐子开口说：“这一定……这一定也是必要的事吧。”

“没错。”山田亮点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那我呢？”过了半晌，山田王求终于开口说道，“我该怎么办才好？”

山田亮和山田桐子同时看了看他，目光中充满慈爱，同时透着一种目送伟大的船只扬帆远航，前往一片自己从未涉足的海域的神情。

“你要走自己的路。”山田亮点头。

“就像之前一样，一条迈向王者的路。”山田桐子接过话头。

“要是遇上困难，就回想一下你出生时的事吧。”山田亮补充道。

“我根本就不记得，怎么回忆？”

“从你出生后，我们就一直守护着你走到了今天。没事的。”

泪水从父母的眼眶里涌出，顺着脸颊滑落。看着眼前的一幕，山田王求在心中喃喃自语：“我会继续打下去的。”

第二天，山田王求便从仙醍南高中退学了。

十七岁

富兰克林•罗斯福说：“我们唯一需要畏惧的，就是畏惧本身。”这位罗斯福并非那个曾经在仙醍国王队待过的美籍球员，而是那位与他同名同姓的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你的母亲把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里。

更可怕的，则是因为对某些事心怀畏惧而慌乱不已。

而这句话，又恰与你父母一直心醉的选手南云慎平太现役时代说的一句话不谋而合。那是一句登载于《棒球队月刊》上一次不起眼的人物专访中的话。“周围的人都在破口大骂：‘你们的队伍太差劲了，简直就是糟透了。’我告诉自己不能害怕，因为出场的人是我自己。我必须打好属于自己的棒球。在我的棒球生涯中，没法派出代打。”

不可以畏惧，也不能乱了分寸。母亲很清楚这一点。切不可为周围的杂音和攻击所动，而丧失了自己的人生，必须走上山田王求之母的人生。母亲是没法派出代打的。心里这样想，情绪自然就能平静下来。

在那些整日被媒体追逼的日子里，每天都会有无数的骚扰电话打到家里。恐吓、责难、辱骂，通过电话、邮件等所有通信手段，传到你家里。即便如此，母亲依旧不慌不乱，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这难道不是难能可贵？她照常观看职棒比赛，设定自动录像，督促你练球。最令人吃惊的，是她从未因你父亲所做的事，感到半点罪恶感。

尽管再也无法从事那些需要抛头露面的工作，比如收银员，但她找了一份在机械设施完备的地方制作便当和面包的工作。父亲做公务

员时也有一些积蓄。眼下的生活，大可不必担心。这一点，在暗中拯救了你和母亲。

在那段时间里，有一次，母亲做了一个梦。梦一般的现实，或者说，现实一般的梦。不管哪种说法，都说得通，就是这样奇妙。躺在卧室里并排的两张床中靠墙的那张上，窗户无声无息地敞开，窗帘卷起，一个男子的身影从窗口突然闪过。他的动作是那样的自然，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到底是谁？仔细一看，才发现那是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不知为何，他的手里拿着一把收着的雨伞，头上还插着另一把伞的伞柄。他正是穿着学生服的森久信。然而母亲并不知道这一点，只觉得对方是个“彬彬有礼、开朗大方的年轻人”。头上插着雨伞的森久信满面笑容，绕着床边踱步。走着走着，他摸起下巴，仿佛在思考什么，连连点头。过上一阵子，他又再次重复刚才的动作。半晌，他突然蹲下身，把嘴凑到母亲的耳边，温柔地说：“有人会到王求身边来的。或许很快，或许是明年，但那个人会让王求的人生轨迹发生改变。”

人生轨迹发生改变？究竟是向好的方向，还是向坏的方向？母亲有些担忧。

头上插伞的森久信小声说道：“不好也不坏。他的人生早已确定，不管怎样，他都会继续打下去。”

那就好。睡得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母亲正准备回话，突然惊醒了，梦到的一切忘得一干二净。

即便忘了，这话也绝非虚言。你即将迎来转机。

你漫步于街头，不清楚冲你说话的人是谁。这也难怪。那是一个陌生的男子。这种事太平常，你并未感到半点疑虑。被人认出这种事自不必说，听到有人小声议论“快看，是那孩子”的情况也频繁出现。快看，是那个杀害初中生的人的儿子。说起来，听说那孩子自己也杀过人，只不过最后当成事故处理了。

你父亲向警方自首，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可时至今日仍有人在你背后说三道四，指指点点。

当时，杂志与电视台大肆报道说“杀人犯的儿子竟是高中球员”。他们把你们的公寓团团围住，放出各种各样真伪不明的证词。当然，他们倒也没把年仅十余岁的你和母亲的照片贴到公园去，也没有拍下你们的照片。然而，在附近和学校，你是杀人犯之子这一点，早已是尽人皆知。你体格强健，远远就能认出来，所以常有人在背后指着你说：“看，是那家伙！”

即便如此，你依然坦然面对。就算有人扛着摄像机向你跑来，就算记者向你伸出话筒，你也从未背过身去，而是坦然面对他们，回答他们的提问。或许是考虑到你当时的年龄，电视台最终并未播出那期节目。不管怎样，你凛然不惧。

“你现在有何感想？”这样的问题不但显得迂腐，而且毫无意义。出人意料的是，提出这问题的人还不在少数。每次，你都会认真地思考。你回答：“很复杂。”这回答是何等巧妙！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尽管如此，他们却依然不依不饶。无奈之下，你只好想出他们能够认可的答案：“父亲居然做出了那种可怕的事，我感到震惊的同时，也觉得很悲伤。当时父亲以为我受了他人的欺负，所以情绪有些激动。”这样的回答，自然也无法让他们满足。但他们没有继续追问。

你既不是演艺名人，也不是政界老手，只是一个从高中辍学的未成年人。世上总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案件。杀人案这种事很平常，而你父亲犯下的案子根本就不值一提。不到三个月，记者就从你的周围彻底消失了。仿佛一片被大群蝗虫扫荡后的农田，只留下死寂的废墟。

此刻，冲你说话的是一名穿着藏青色夹克的男子。竖条纹的上衣与米色的休闲裤相得益彰。年龄大约三十岁，脸上那副有着花纹镜框的眼镜有些装模作样，和他却很相配。男子并没有系领带。

正是刚吃过午饭的时候，相隔两条拱廊街的僻静小巷里，静静地并排伫立着两栋汽车旅馆。

男子是当地一家企业的推销员，刚到新建的住宅区绕了一圈，正在回程的路上。为了返回公司，抄近道，便来到这条街上。而你当时正从拱廊街的快餐店出来，刚刚参加了一次打工的面试。你从高中辍了学，想挣点钱，负担饭钱和买杂物的开支。生活如此窘迫，实在是令人感叹。然而你错了，其实你根本就没必要这么做。

走到这一步，你有些懊悔。这样下去行吗？你不禁对人生感觉有些困惑。这样下去当然不行，你必须赶紧回到通向职棒世界的路上。然而你心中的烦恼并不在此。你在想，是不是该坚持打棒球？你总觉得必须开始打工，必须为支付父亲的官司开销和对森久信父母的赔偿金而设法挣钱，你错了。凭借一份时薪八百元的工作，想要赔偿一条人命，那得花费多少的劳力？你完全是在自寻烦恼。但你并不笨。这也是人生的必经之路，一个容易犯错的时期。不管怎么说，你都处于无暇他顾的状况。情况已经如此。

那个穿藏青色夹克的推销员与你擦肩而过后，突然“喂”一声，叫住了你。“喂，你在想些什么呢？”你不是杀人犯的儿子吗？这样大摇大摆地在街上闲逛，到底是怎么想的？对方噘起嘴。

“我在想什么？我想的事情很多。”你条件反射般地回答。声音清晰明了，没有半点畏惧和退缩。如果吵架，吃亏的会是你，你把目光移向一边。他的身后是一幢汽车旅馆。那是一幢奶油色外墙、鲜红色阳台的五层小楼。英文字母写成的宾馆名高悬于楼顶，比周围的楼房和店铺都要显眼很多。室内的装修也是粉色调，床上画着草莓和海豚，充满了轻佻的幽会的气氛。辍学之前，你曾经和初中的同班同学关口美登里一起来过几次。放学回家的路上，你们脱下制服换上便服，一同来到宾馆。因选房间而困惑的同时，兴奋也令你感觉心脏狂跳不止。刚进屋，你便把手伸向她。她就像穿了几十件衣服，令你焦急不堪，但你还是拼命动手，差点撕裂了自己的衣服。回想当时的事，就像拼命唤起儿时的梦，只剩下一层朦胧的淡影，让你觉得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

高中辍学后，你就再没有和关口美登里联系过。你觉得是她和你断了联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关口美登里曾经给你打过几次电话，也曾跑到你家门口。但你家的电话线早已被人拔掉，而由于记者们的阻挠，她甚至连你家的玄关都无法靠近。

眼前的推销员对你纠缠不放，似乎在想，难得遇见一个人，只要让对方买下商品就行了。他不停地咒骂。你父亲是杀人犯，你要上街，就得抬着一块写着“我是杀人犯的儿子”的标语牌。“我还以为你们早就搬走了，没想到你们竟然一直住在这儿。之前我在网上看到过，你小时候也曾杀过人是吧？有其父必有其子啊。网上说，那人是被你击出的球打中了头死的。”

在网上看到？你还以为对方是在球网后面看到自己击球的瞬间，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你避开他，想迈步离开，他却挡到你身前。他咬牙切齿地说 “你这杀人犯”，一掌推向你的胸膛。他是想吓唬面不改色的你，想把你推得倒退。可他却完全没有想到，你的胸膛竟会如此厚实，纹丝不动。他不禁慌张起来。

“法律就只能惩处十四岁以上的人是吧？小学生杀人，大可不必负责是吧？真是够过分的。”推销员啐道。

这时候，他的身后出现了一个身穿西服的年轻人。年轻人拍着手，用嘲讽的语调说：“好了，好了，你这话我五年前就说过了。你这是拾人牙慧。对吧，王求？”

“你是谁呀？”推销员扭过头去。是谁？你也在想。

“让一让，让一让。”男子插到身前，缓步向你走来。“哟，好久不见了。用英语讲，就是after long time吧？”

男子鼻头硕大，眼睛肿起，长相丑陋。一张大嘴，就像蜥蜴之类的爬行动物。年纪很轻，看样子也就二十出头。这陌生男子究竟是谁？你不禁有些疑惑。其实你认识他。你们曾经见过，只是你忘记了。

“不记得了？嗯，这也难怪，我们也只是五年前一起玩过一次。Five years ago.”

你愈发纳闷了。其实要想起来很简单。石头，打碎的窗户玻璃，回想一下吧。

“我们不是还在公园里打过棒球吗？我抛石头，你击球。”蜥蜴脸的年轻人甩动右臂，比了个抛掷的动作，“你把石头打飞，漂亮地打碎了附近人家的窗户玻璃。哗啦。”

记忆复苏了吗？夜晚昏暗的公园，茂密的树丛，风摇曳着树叶。当时不是出现了三名男子吗？“那时候的……”对，就是那时候。

推销员被你们晾到一边，心里很不痛快。此人平日就是很容易排外的性格，又怎么受得了这种事？“喂，你小子哪儿冒出来的？”推销员粗着嗓门说，“别来打断我说话。”之后，他便惊呼一声，一屁股坐到地上。他站起身，摸着屁股扭转过身去，拼命想看看裤子。“你干什么？”他大声吼道，声音中带着一丝畏惧。

“啊，是这东西扎的。”穿西服的年轻人露出微笑，举起了右手拿的东西。是裁缝用的针。他偷偷地攥着这东西，扎了推销员的屁股。而且扎得不浅。

推销员把手插进裤子，擦了一下。“出血了啊。”推销员的声音带着哭腔。

“再不快滚，我还扎你。用针尖给你狠狠来一下。”说着，穿西服的年轻人比了个针刺的动作。

推销员揉着屁股，脸色铁青，一瘸一拐地走了。回到家中，他在屁股上抹上消毒药，贴上一片硕大的创可贴，高嚷着“那个该死的小鬼”。在推销员看来，他受伤的原因就是你。你就是万恶之首。他不停地给那些与棒球有关的人写信，给你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这一切都是后话。

“我穿西装，并不是因为我进了公司。我只是在冒充公司职员。”收起针，蜥蜴脸向着你解释道，“大白天的，像我这种年纪的男人在街上闲晃，会让人觉得奇怪。所以我才穿上西服。只要穿上西服，即便在街上闲晃，旁人也会以为你在跑业务。这种时候，西服就是作业时的制服。我只是在拍那边的照片。”他把拇指举过肩头，冲身后指了一指。他所说的“那边”，似乎只能是那家奶油色外墙的汽车旅馆。“拍那些住店客人的照片。”他晃了晃手里的数码相机，随后“啊”地惊叫一声，朝汽车旅馆小跑而去。“你稍微等我一下，有工作。我还有话要和你说，你待这儿别走。我马上就回来。I拘I be back home.”

一对中年男女正从汽车旅馆里出来。蜥蜴脸跑到两人跟前，搭了几句话，展示了一下手里的数码相机，说：“我都给拍下来了。”中年男女脸色苍白，眼神就像厌世的诗人一样空虚，傻乎乎地问：“啊？拍下来了？”蜥蜴脸的工作就是问他们 “你们要把照片买下来吗”。中年男子从钱包里抽出几张纸币，递给蜥蜴脸。接过纸币，蜥蜴脸一脸满足地点点头，摁了几下相机，又给两人看了看。“好了，刚才的照片没了。It was deleted，照片被删了。”

过了一会儿，穿西服的年轻人回到你面前，说：“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掏钱。这就是我的工作。没想到啊，世上还有这么多人害怕别人知道自己去了旅馆。如果按照意义的大小，来给这世上的工作排顺序，我这工作估计也能进入倒数五十名呢。”

这样的评价是否中肯，你无法作出判断。

你走出狭窄的小路，横穿到大街对面，在公交车站的板凳上坐下。明明不等车，却占了座，这样的行为让你有些不安，但或许因为今天是工作日，车站一个人也没有。

“给，吃吧。”蜥蜴脸递来一根冰棒，是他刚从附近便利店买的那种带棍的冰棒。你道了声谢，撕开袋口，舔了起来。你打了个冷战。已经将近十一月，天气已经冷了，在屋外嚼冰棒，体内的热量就会不翼而飞。即便如此，你们两个大男人依旧嘎吱嘎吱地嚼着冰棒。一不小心，一大口冰落到地上，啪的一声溅开。你伸脚把溅到的冰屑擦掉。

“你现在干吗？你辍学的事我已经知道了，还在打棒球吗？”

“棒球的练习还在坚持。”

“那比赛呢？”

“比赛……”你低下头。冰棒融化的水滴落下来，飞溅到柏油路面上。“比赛倒是没怎么打了。”

你撒了谎。不是“没怎么打”，而是“彻底没打”了。这才是真相。

从高中辍学后的一年里，你一天都没有懈怠，每天都在坚持练球。你不必再去上课，练球的时间也相应地倍增。刚开始，记者也会去击球中心。即便上公园，他们也会跟着你去。然而，面对流着汗水毫不间歇地默然挥动球棒的你，或因肌肉训练而大喘粗气的你，他们找不到半点适合写报道的有趣材料。相反，他们甚至还感觉到一种令人难以接近的气势。渐渐地，他们也远离了你。每一天，你都在变强。身上的肌肉变得强健，挥棒的动作也更加敏捷。或许你自己没有什么感觉，但实际上，你的棒球技术已经比你在高中棒球部时更胜一筹了。可你无法参加比赛，甚至连参加比赛的意愿都几乎没有。你的身体之中，一股可称为“棒野力”的能力正在不断膨胀，四处找寻出

口，眼看就将漫溢而出。你是不是有时感觉脸上和手腕周围火辣辣地疼？那是因为你体内的那只棒球之兽在咆哮。

“那两人怎样了？”吃完冰棒，你开口问道，确认没有哪个字眼会刺激对方。

“那两人？你说刚才旅馆门口那两人？”穿西服的年轻人小心翼翼地舔着蓝色的冰棒。

“我在公园里打球时，和你在一起的另外两个人。”当时围在你身边的总共有三个初中生。

“哦，你说他们啊。”年轻人点点头，“不知道。初中毕业之后，我和他们就很少联系了，估计他们如今都到东卿去了吧。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如今我连他们俩叫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公交车来了。从西边猛地冲来，在车站前戛然停住。没人下车。一个抱着婴儿的母亲刚上车，公交车便发出呼吸声一般的声音，向前开去。

你和年轻人就那样远远望着，直到车消失在转角处。

你看到那辆车最后一排座位上坐着两个扭头后望、面带微笑的少年。两人挥着手，目光中带着一丝怀念。你是否明白？坐在那里的，就是五年前你在公园遇上的另外两人。当年在公园里与你共度一段时光的两个初中生，依旧保持着当时的年龄，坐在那辆公交车上，与你擦肩而过。

“喂，王求。”

你抬起头来。

“来打比赛吧。不打比赛的话，直觉就会变得迟钝的。这种事，就连我这个门外汉也知道。”

说得没错。

“还有，别整天苦着脸。”

头一次听人这么说，你不禁有些困惑。实际上，近来你的表情确实有些阴郁。

“不论何时，你都要展现出威风来。就算有人拿针扎你，你也得岿然不动。”

“我做不到。”

“做不到也得做。你要淡定。”

“淡定也是有极限的。”你回答。

“王者就得淡定。”年轻人不依不饶，皱起眉头，“呃，这话用英语怎么说来着？是be cool吧。”

三天后，面对击球中心的管理员——津田哲二，你说：“我想打比赛。”你并不觉得他能帮你解决这问题，但在你看来，自己能够敞开心扉的对象，只有津田哲二一人。

念小学的时候，你几乎每天都会到津田击球中心去。高中辍学之后，这习惯也从未改变。对你而言，那个击球中心完全可以说是你的第二个家，甚至比学校更亲。同时也是一处不可或缺的场所。这一

点，对津田哲二来说也一样。他对你的了解，甚至超过学校里的那些老师。他对你的身体状况了如指掌，比你每天早晨赤脚称量的体重计还要精确。他几千次给你递来球棒，看过你挥出几千次球棒。在父亲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时，津田哲二曾经接近那些整天围着你转的记者，告诉他们：

“山田王求是我的朋友。在我看来，他是个正派而纯朴的棒球少年。媒体却说，这名少年的身上背负着与他父亲一样的罪孽。当然，媒体从来不会对任何人有所偏袒，但是，在对待这名少年的态度上，媒体却显露出了一些野心。为了让击球技术更加娴熟，少年每天都会到这里来，挥动球棒。这名少年的人生是与棒球同在的。你们应该也看到他那不懈练习的身影了吧？如此坚强不屈的灵魂，为何非要背负罪孽不可？媒体说，杀人是犯罪，他的父亲也曾犯下过这样的罪。当然，媒体是不会偏袒任何人的。可是，这名少年是无辜的。他每天坚持练球的行为，也同样没有罪。”

这段话是津田哲二从自己爱读的莎士比亚的作品改编而来的。虽然话说得有些颠三倒四，但听过他这番话的大部分记者都为他的气势所折服，感觉到一种超越了道理的罪恶感，缩起了脖子。而其他记者根本无动于衷。

“是啊，最好还是去打些比赛啊。”听了你说的话，津田哲二回答，又哆哆嗦嗦地提议，“我认识一个人，没事的时候经常会和一些上班族打球。要不你就先和他们打几局吧？”能给王求帮上忙，津田哲二感到兴奋不已。

你立刻便答应了。

约好的那天早晨，你前往约定的津田击球中心，津田哲二会从那里开车把你送到县北部。到了那里，等你的人却并非津田哲二，而是另外一个高大的男子。你心里不禁犯起了嘀咕，问过之后才知道眼前这男子也姓津田。

眼前这位姓津田的男子语调沉重地说：“我有话要和你说。”你还以为对方要数落你一番，说“像你们这种父子杀人犯还是别再到击球中心来了。会给我们惹麻烦的”。当你挺直脊背，侧耳聆听时，你从津田二号口中听到一番出乎意料的话。

“老哲头昨晚在家里病倒了。”

老哲头？你立刻明白对方说的是津田哲二。津田哲二因脑溢血而神志不清，已经被送到医院里，所以今天来不了了。事情就是这样。当时联系津田二号的是津田哲二的妻子津田清美。她在医院为丈夫办理检查和住院手续的时候，突然想起头天夜里，津田哲二曾开心地说：“明天我要带王求去打比赛。”

“所以今天就换我来了。”津田二号对你说道，“老哲头来不了了，我开车送你去。”

“我可以去趟医院吗？”

“你是医生吗？”高大的津田二号问。

你摇了摇头。

“那你就让医生去照看老哲头吧。你现在还有其他事要做。”

傍晚，打完比赛，你和津田二号一起去了医院。津田哲二依旧没有恢复意识，躺在病床上。病房里聚集着津田哲二的孩子们，为了不妨碍他们，你和津田二号在医院的食堂里见了津田清美。疲惫而困惑的她一看到你，第一句话就是“去打比赛了吗”。你点了点头，放下手里的包。包里塞着从今天那支球队借来的队服，必须洗好才能还给人家。或许……你心里清楚，或许今后自己再不会去那支队里打球了。

比赛的时候，业余棒球队的家人和观众都对你指指点点。“喂，你看那人。”你知道，众人都在看你。没错，不管走到哪儿，都有人说到你的事。然而你不必在意。王者天生就会遭人诽谤。王者总是遭人指责：“那位王者不只杀敌国的士兵，甚至连本国的士兵都杀。”

“打得如何？”津田清美望着你那张毫无表情的脸问道。之前你几乎每天都和津田哲二见面，与津田清美见面却还是头一回。

“三个。”津田二号竖起了手指，“三次击球连续本垒打。”

津田清美面带笑容，回头看了看病房。“他一定会很开心的，却未必会觉得惊讶。他总是说，你绝不是那种寻常的棒球选手。就算把你放到职棒，你也同样会大放异彩。”

孩提时代的回忆在你的脑海中盘旋。第一次手持球棒，在房间中央摆出架势；和父母一同前往击球中心，管理员津田哲二投来带疑虑的目光；津田哲二调整机器的传送带提高球速时的身影。这一切全都浮上你的心头，就连那段被打的记忆也出现在眼前。初中时的学长森久信他们把你团团围住，踢中你的脸。初中、高中时，参加各种比赛，站在击球区的自己的身影接连不断地浮上心头，挥动球棒的瞬间从你的脑海中划过。

“你棒球真的打得很好吗？是天才？”津田晴美问。

尽管她提这问题并没特别的意思，你却感觉难以回答。你只能简单地说句“没那回事”，谦虚一下，但如此一来，你又对昏迷不醒的津田哲二感到一丝愧疚。

“那是当然！这还用说吗！”不知何处传来说话的声音。医院里寂静无声，那声音清晰得有些不真实。不管是你，还是其他人，都没意识到，这声音是距离食堂很远的病房里、盯着天花板的津田哲二嘴里迸发出来的。津田哲二扯下嘴上的氧气面罩，对远处的妻子厉声怒喝：“当然是天才！面对王者，你怎能不知畏惧，出言不逊！”

一瞬间，津田清美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呆立着。随后，她猛地笑出来，眼中噙着泪花。看着眼前的一幕，你心中的疑虑刹那间烟消云散。

十八岁

服部糕点公司董事、仙醍国王棒球队公司社长兼仙醍国王队老板，这就是四十岁的服部勘太郎的所有头衔。而比他年轻一岁的我，则是服部糕点公司总务部部长、仙醍国王棒球队公司总务部部长。“总务部”这样的名称有些暧昧，让人不明白具体负责什么，说得简单一点就是监督服部勘太郎并帮他出谋划策的人。再说得粗鄙一些，就是陪他吃喝玩乐的人。

五年前，身为社长的服部勘吉把我叫到社长室，说道：“我想把我儿子叫回身边，你能帮我出出主意吗？”当时，我不光因为服部勘吉居然会认识我这样一个小兵而吃惊，也惊讶于他四处寻找能出主意把他的独生子找回来的人。一问原因，身材矮小、留着板寸头的社长回答：“我儿子勘太郎这家伙，即便在我这个做父亲的眼里，也是没什么出息的人。他在东卿整天就知道胡作非为。再放任他这样下去，真不知他还会搞出什么事来，所以我决定把他叫回来。我想让你去盯着他。”我当时不禁心生疑问。为什么点名让我去？所谓“胡作非为”，具体指的是什么？就算有我在他身边，又能有什么效果呢？社长当即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三田村，你和我儿子只相差一岁吧？除了你，公司里再找不出与他年纪相仿的男职员了。”

看来并非出于什么积极的理由，只是用了单纯的排除法。但我并没有拒绝社长的勇气，只得接受这任务。已有家室的我最怕的就是丢掉饭碗。

服部勘太郎就像和社长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身材矮小，板寸头，连轻度罗圈腿这一点都一样。脸上的皱纹不多，皮肤白嫩，稍稍

有些发福。当我向他问候致意时，他只是瞟了一眼名片，说：“三田村，那就多多关照了。虽然我不清楚父亲都跟你说过什么，但我会比父亲活得更久，这一点显而易见。你就跟着我混吧。”其后的五年，我一直跟随陪伴在服部勘太郎左右。虽然他也没对我提出过分的要求，但一遇到什么事，他就会叫我，“三田村，过来”，让我陪在他身旁。

社长服部勘吉之所以会把他儿子服部勘太郎安排到仙醍国王队老板这样一个职位上，估计只是单纯因为做腻了，想把这事推到其他人身上。社长天生就是那种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性格，所以哪怕手里这支球队再弱，他也不会交给异姓人。

服部糕点是一家创业已逾百年、脚踏实地稳扎稳打的企业。自创业以来，内有红豆馅和草莓、外裹海苔的大福饼一直是招牌产品。那说不清好吃还是难吃的口味，被认定为具有独创性，让人赞不绝口。或许正是这个缘故，企业的经营才会如此一帆风顺。企业与以仙醍市为首的各自治体关系密切，有时甚至会遭到上头的审查。简而言之，企业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颇为密切。仙醍国王队是前任社长一时兴起买下的球队，那时只是刚刚开始运营，从当时起，这支球队就纯粹是企业的一个负担。球队老板几乎无工作可做。

有关棒球比赛和球队运营的事，自然有现场的人去费心，而对外的代言人也有搞宣传的人负责。勘太郎只需点头应允或者摇头否决他们的策划提议，对增减预算作出判断。也就是说，服部勘太郎几乎终年无事可做，在市内四处闲游浪荡，而我也就落得每天陪他游手好闲的结果。

刚开始，我也曾经为此感到苦闷。但随着侍候服部勘太郎转的日子变久，我被卷入这个危险而怪异的世界了。就像一个老老实实的初

中生被不良学长硬拽着，虽然心中有些胆怯，却又对眼前充满魅力的世界感到无比兴奋。

服部勘太郎的许多行为都是危险且违法的。曾“在东卿胡作非为”的他，来到仙醍后依旧胡作非为。即便换个居住环境，人未必就会成长改变。

服部勘太郎是个彻头彻尾的赌鬼。弹子球、自动赌博机、赌马这类寻常小赌自不必说，他也不满足于此，我一不留神，就发现他已经开始出入仙醍闹市后面的赌场了。整天跟着他当小弟的我，自然也免不了看着他在这种歪路上建立起人脉。一旦在某家赌场连胜几场，那里的赌客就会把他介绍到另一家赌场。到了另一家赌场后，他又结识了那里的人。

服部勘太郎行事向来不拘小节，颓废荒诞，豪爽磊落，胆大好事又讨厌麻烦。最要命的是他不喜欢安静稳定的生活，总喜欢冒险刺激的事。我对他的这种印象，自第一次见面起就从未改变过。他这人虽然作为普通的社会人和公司的经营者都不合格，但在违法的世界中却大受欢迎。既有上了年纪、疼爱地把他称作“服部”的长者，也有对他仰慕不已、敬称他为“服部勘太哥”的年轻人。看到这情形，我就像自己受人信赖一样，心情畅快。当然，刚开始，看到他触犯法律，和那些不大正派的人厮混，我也曾经有过把这事告知社长的念头。就是为了干这种事，我才当了他的跟班，如果不这样做，那就等同于擅离职守了。然而，我还是犹豫了。就算我把情况通报社长，估计服部勘太郎的言行也不会有半分收敛。更何况，社长就是因言行出格而出名的人物，有其父必有其子。而更重要的还在于我自己也被服部勘太郎吸引了。

服部勘太郎赌钱的本事可不是一般厉害。一玩麻将，他就让人敬为概率之神，不管什么人遇到他，都会输个精光，俯首称臣。

三年前，在一家酒馆里，有人走到我身旁说："仙醍国王队的那股子残弱劲，实在是让人佩服不已啊。"对方明知服部勘太郎是球队的老板，故意来找我们套近乎。服部勘太郎回应说："仙醍国王队的残弱是有意义的。享受败绩，也可谓一种娱乐。"这话既不是故意逞强，也不是信口胡说。

社长服部勘吉曾经说过："仙醍国王队关注的并非球场上的胜负输赢，而是参与本身。这一点，与红叶完全相同。"不只是这通意思含糊的话，他甚至说过"我们也差不多该改换一下发薪方式，不再实行年薪制，改用月结制了"之类的话。服部勘吉从不考虑如何加强球队的实力，而服部勘太郎有过之而无不及，提起仙醍国王队，张嘴头一句话就是"输就输吧"。

"不管哪家公司，花钱最多的都是人员开支。球员的薪酬是开销最大的事。只要能把这部分开支压缩一下，运营就会变得顺利。如果总想着赢球，那么好球员就会全都往你这儿跑；而如果不去计较输赢，那么球员们也会觉得无所谓。即便如此，球队同样有一伙忠实的球迷。这样残弱的球队，居然也有一群固定的拥趸，这一点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要能和这样一群客户长久交往下去，这样的买卖倒也过得去。何况球队还能对服部糕点起到些宣传作用。比起那些实力强劲的球队，还是实力较弱的球队更惹人同情怜爱。这就是所谓的偏向弱者的心理。"类似的话，我听过不下十遍。

自从服部勘太郎上任后，球队连年垫底，与前五名的积分差距也不是一两分。整个地区联赛就像只剩下五支球队了。所以，当酒馆里

有人说仙醍国王队残弱不堪，服部勘太郎的脸上既没半点愤怒，也不见一丝愧疚。可那天夜里，当有人取笑说“让你这种毛头小子当老板，输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人说三代丧家，这话可真是一点不假”，服部勘太郎脸色一沉，站起来就拳脚相加，不是用烟灰缸往脑袋上砸，就是往死里踹。那男子血流如注，当场晕死。我一下子就慌了神。万幸的是没有弄出人命。我也不大明白他为何突然如此激愤，大打出手，或许是对方那句“三代丧家”把他惹恼了吧。酒馆里一片哗然，警方也出动了。然而，警方没有逮捕服部勘太郎，这场骚动最后也不了了之。这一切都多亏了服部勘太郎的那些狐朋狗友。这条道上欠他人情的人不少。麻将桌上欠他钱的人绝不在少数。这些人里，有些人手头吃紧，但人脉关系不少，有的人手里还有几分权力。不光有在政府上班的人，也有和警方有关系的人。

公寓的一间屋里，一个男子跪伏在地，头贴地毯，不住地向服部勘太郎道歉求饶。那是一个一身名牌西装五十岁左右的男子，听说是一家食品厂商的权要人物。刚才几个人还围在起居室的桌旁打麻将。参加的人有服部勘太郎、跪伏在地的那位权要、演艺制作公司的社长，和东卿有名的麻将大王。这栋公寓里，有时会有些对自己的技术颇为自信或者手中有些闲钱或者等钱用的人聚集于此，打起高赌筹的麻将。

长达八个小时的麻将鏖战，最终以服部勘太郎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终。所有的半庄（日本麻将常以半庄为单位进行，一个半庄包括东场和南场两部分，共八局。）里，他都独占鳌头，其余三人一败涂地。身旁的餐桌上，不光放着计算点数的纸，还堆满了成捆的钱、银行卡和履历表。跪伏在地的食品厂商权要连战连败，再也输不起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输个精光。演艺制作公司的社长也输了不少，但还不至于落到这等狼狈地

步。方才，他向服部勘太郎提议：“半庄赌输赢吧。我拿出全部身家，一定要把今天输掉的全部赢回来。”服部勘太郎根本就不予理会。“那些猜谜的电视节目里，不是常有：‘接下来是最后一个问题。之前每个问题答对后是十分，但最后这道题答对后将有五万分。所有人都有逆转乾坤的机会哦！’我可不喜欢这种做法。”那人一下子火了，从包里掏出一些类似履历表的东西。“我把我们那里的年轻模特儿也赌上。”服部勘太郎耸肩摇头，表示他对女人毫无兴趣。

“既然如此，那这样如何？”演艺公司社长脸颊抽搐，还有些不甘，“我认识的那些人里，有人擅长抓人把柄。”

“抓人把柄啊？” 服部勘太郎立刻没了一半的兴趣。估计他已经猜到了对方的意思。抓人把柄，在适当的时候一脚踹开，或者利用一番，在这方面可以起到作用。就连我也觉得这样的做法太过阴损。但这是常有的事。仙醍市里以此为生的人比比皆是。服部勘太郎就曾在麻将桌旁认识了一个守在汽车旅馆门口偷拍情侣以勒索钱财的年轻人。

“或许有些价值，可是没法让人提起兴趣啊。” 服部勘太郎说道。没错，他做任何事的原动力就在于兴趣。他对俯首贴地的权要不闻不问，拿起遥控器，打开墙上那台大屏幕电视。赌完之后再叫嚷没钱的对手，是他最怕遇上的。决一胜负时，那种你死我活的紧张感能令他无比刺激，但他并没有想借此捞上一笔的想法。他常对我说：“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是最棒的，三田村。”所以，他对分出胜负之后的事并不关心。可如果他开口说“钱就不要你的了”，那么接下来的拼杀就会变得索然无味了。虽然并不拘泥于此，但是也不能轻易放过对方。他生平最烦的，就是为了钱而争执。

电视里在播放综艺节目，清晨已至。演艺制片公司的社长拉开窗帘，令人目眩的阳光将整间屋子照得泛白。电视画面里是一对体格魁梧、身穿球服的父子。父亲是东卿巨人队的教练大文太。那威风不减当年的姿势，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来。

这是名为“点燃夏日甲子园，大洋一的半生”的特辑。大文太之子在高中棒球比赛的活跃表现，已经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半生？他现在只有十几岁吧？”服部勘太郎由衷地感到惊讶。他并没有换频道。“精英就是精英啊。”看着自小就成为明星、在球场上大显身手的大洋一，服部勘太郎不由得唏嘘感慨起来。与其说这是气话和讽刺，倒不如说是他的心里话。“服部先生，您自己不也是精英吗？”跪伏在地的权要抬起头。听到他这种阿谀奉承的话，我并没有感到轻蔑，反而觉得同情。他这也是拼了命的。服部勘太郎将目光投向他，沉默不语。

我跟着服部勘太郎瞎混了五年，可至今揣摩不透他对继承家业和自己身份的看法。他对服部糕点第三任社长的身份究竟是厌恶，欣喜，还是觉得可有可无？我无从了解。

“我可不是什么精英。”服部勘太郎随口回答。

“你是赌场上的王者。”跪伏在地的人接着说。

服部勘太郎叹了口气，皱着眉说：“王者啊……如今这世道，早已没有什么神，也没有什么王了。”

“这话说得可够现实的。”我试探着说。

“难道不是吗？拯救庶民的王者，在这个世上，至少在这个国家，早就绝迹了。话说回来，世道早就不是君主制了。”他笑了，“啊，不过如果硬要说……”

“如果硬要说，那又如何？”

“棒球打得好的人倒也还好。”他把目光转回到电视里的大洋一身上。

“这话怎么说？”

“不是还有什么本垒王、打点王吗？如今的王者都找球棒去了。”说着，他自鸣得意地打了个响指，接着大声说道，“那些值得他人出面恳求‘救救我们’、‘给想想办法’的，全都是棒球打得超好的人。”

“说起来，这个姓大的小子，在今年的选秀里，已经决定加入东卿巨人队了。”演艺公司社长指着电视画面说，“儿子加入其父执教的职棒球队，倒也是美谈啊。”

“高中选秀？不就是抽签吗？”之前一直沉默不语、自称最强麻将高手的年轻人说道。

“这种事都会有办法啦。”演艺公司社长的话听起来有些暧昧，却看不出半点撒谎的迹象。

“这些暗地里的事，我可不大清楚。”尽管服部勘太郎也是球队老板，可他这样说道，“我们这里可一直都是公平抽签的。只不过，好球员即便抽到了我们队，也是不会来的。”

仙醍国王队的高层向来都很重视每年的选秀大会。虽然他们也想在选秀大会上点名索要优秀球员，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那些优秀球员要是让我们队点名要走，非得失望死了不可”。这种矛盾的心情也感染了我。以前，和服部勘太郎商议此事时，他当场就说：“那就把那些愿意来我们这里的人招来好了。没必要非把那些好球员硬拖来，糟蹋他们的大好前程。这种事得花许多钱，而且等他们可以自由转会，他们肯定会跑到其他球队去。再说，我说过一定要赢球之类的话吗？”

听到这种话，与球队有关的人员也只得横下一条心了。再残弱的球队，一旦出场比赛，自然也希望能够赢球。稍微打过几下棒球的人都会觉得“能赢的话当然要赢”、“能变强的话当然要变强”。然而，那些相关人员有种共识，觉得“仙醍国王队现在这样也就行了”，只要它还存在，就体现出价值了。

“不信的话，就让大洋一到我们这儿试试好了。非得让人捧着金碗讨饭不可。说不定还会让他就此意志消沉，一蹶不振呢。”服部勘太郎指着电视说。

“这倒也的确挺有趣的。”自称麻将高手的年轻人嘟着嘴说，“看着精英因绝望而一蹶不振，倒也挺有意思。”

“这可不是我的爱好。相比优雅的飞鸟被射落而出一口恶气，我更喜欢看着绝对飞不起来的牛飞在空中而爆笑不止。这样更有意思。”

“这个嘛，服部，”演艺公司社长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激动，“你的意思是与其让东卿巨人队变得弱小，倒不如让仙醍国王队夺冠，是吧？”

“我倒不是这意思，但也差不多。”服部勘太郎同意对方的说法，“只不过，仙醍国王队夺冠这种事是绝对不可能的。”

“为什么？”

听我突然出声，服部勘太郎一脸惊讶地扭过头来。“还用说吗？”他耸耸肩说，“因为我不想出钱。”

“就算没钱，球队也可能变强。”我只是单纯地很喜欢和他说话。

“不可能的。”

“这么说有根据吗？”

“仙醍国王队就是活生生的根据。就是因为没钱，他们才会万年垫底。过分吧？”

“今天有什么安排？”服部勘太郎问道。在公寓里打完麻将，我正准备开车送他回家。

“您刚熬了一宿，最好还是先睡一觉吧。”我坦率地说。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无事可做。即便有事，只要服部勘太郎不愿理会，同样会被他抛到一边。

“睡不着啊。觉得挺无聊的。”副驾驶座上的服部勘太郎伸手搔了搔头，突然随意说道，“对了，三田村，你的孩子现在如何？之前你不是说，他在学校里让人欺负了吗？”

我被他这突然出口的问题说中了心事，脑海中浮现念小学四年级的儿子那副畏惧的表情，感到一阵揪心。“不清楚啊。说是让人欺负了，似乎也不是很糟。”

“被人欺负还有什么糟不糟的？”

“嗯，说得也是。只是现在还弄不清欺负他的学生是什么人。”

“那还不够糟？”

我无言以对，转过方向盘，向左转弯。在红灯前停下车子，我突然想起十点钟还有仙醍国王队的入队测验，即所谓的职棒考试。一到秋天，各支球队就会纷纷展开考试。

打开副驾驶座的车窗，风轻抚面颊，服部勘太郎连说舒服。“依照常理，”他接着说，“好球员是不会来参加仙醍国王队的职棒考试的。”

但凡有棒球天赋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从高中棒球队到大学棒球队，一直到职业棒球部，之后便会去哪支球队里大显身手，然后有球探来切实考察这些球员，从选秀大会上被各球队挑走。职棒考试是此外的一项挑选不属于任何球队的球员的考试，但在其中发现优秀球员的概率几乎为零。就算有优秀的球员，他们大多也会参加那些人气较高的球队的考试。那些参加仙醍国王队职棒招考的人，全都是被人挑剩下、无可救药的，却又无法放弃对棒球的梦想，觉得加入哪支球队都行。

“这对我们来说，倒是个好机会啊。”服部勘太郎说，“就算我们不给那些家伙支付年薪，采取月结的方式，他们也会开心地点头答应。职棒考试可真是好事。”

也有这样的想法。实际上，通过仙醍国王队职棒考试的人也不在少数。换作其他球队，参加报考的人数多达一两百，能够通过初试的却只有寥寥数十人，而复试之后剩下的只有个位数，大多数时候都是零。能在职棒里打球的人一般是不会特意去报考职棒考试的。在通往职棒之路已经确立成形的现代日本，整个过程便是如此。然而在仙醍

国王队，每年都会有那么几名考试合格者。原因很简单，他们把标准放得很低。

“这么说来……”我突然想起一件事，连自己都感到有些震惊，这么有趣的事为何一直没有告诉服部勘太郎。红灯亮起，我踩下刹车，说：“今年有个挺厉害的人来应征了。”

“厉害？怎样厉害？”

“杀人犯。”

“杀人犯？”

“准确地说，是杀人犯的儿子。”

是一个居住在仙醍市的十几岁的男孩，名叫山田王求。近来警方发现，他的父亲曾在几年前杀害过一名初中生，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成年人杀害儿子的学长，这件事在电视和报刊上已经被炒作得沸沸扬扬。

“那人的儿子来参加这次的职棒考试了。”

“那人的儿子？你是说，那个杀害初中生的家伙的儿子吗？那家伙还在？”

还在？这话的意思究竟是“还在这个镇上”，还是“还活着”？就连我也搞不清楚。“听说他儿子打棒球是出了名厉害，念小学的时候，面对职棒球员全力投出的球，打出过本垒打呢。”

“面对一个小学生，职棒球员又怎么可能会全力以赴？”

“那人似乎是东卿巨人队的投手哦。山田王求念初高中的时候，只要往击球区里一站，就能打出本垒打。”

风从窗外吹进车里，撩动服部勘太郎的头发。白天的街上不见一个人影。我感觉就像驱车在荒凉无人的废墟中兜风。两个一把年纪的男人兜风似乎有些难为情。

“两个问题。”服部勘太郎望着窗外说，熬夜的疲累与赌博后的兴奋令他有些精神恍惚，“其一，如此厉害的棒球少年，为何会参加职棒考试？干吗不去参加选秀？”

“因为他是杀人犯的儿子。”我回答，“父亲被捕之后，他就从高中辍学了。因此，他并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棒球部。”

“唔。”服部勘太郎随口应了一声，接着说，“第二个问题。就算他要参加职棒考试，干吗选我们这里？我可不认识你说的这个山田。”

“什么意思？”

“换作我是他，绝对不会考仙醍国王队。”

“这问题的答案也一样。因为他是杀人犯的儿子。”看到黄灯亮起，我边说边踩下油门，穿过十字路口，在下一个路口左拐，“对球队来说，杀人犯的儿子也是很棘手的事。不管走到哪儿，都不会有球队收留他的。”

“人又不是他杀的，他本人没有犯法啊。你不是说他的实力挺不错吗？”

“话是这么说，但实际上没有哪支球队甘愿承担这种风险。所以，即便山田王求报考其他球队，也不可能被录用的。那些球队相关人员和球探早就对山田王求这名字耳熟能详，只要他一报名，估计立刻会被刷下。实际上，他应聘我们这里的时候，也立刻让人查到了。大概因为是本地人吧，大家当时都大吃一惊，嚷嚷山田王求来报考了。”

“我们这儿也不能容他。怎么能让一个杀人犯的儿子入队呢？”服部勘太郎笑着说。

“那是当然。”车子从高架桥下穿过，进入地下通道，又立刻驶出，“我们也在招考阶段就判定他不合格。”档案筛选时，淘汰的基本都是体格或年龄不符合条件的人，像山田王求这样的，倒也算得上特例。

“哦？是吗？”服部勘太郎转身看着我，“判定他不合格？”

“您对他有兴趣？”

“没有。”服部勘太郎苦笑一下，打着哈欠说，“今天就先回去，好好睡上一觉吧。”

这样最好。就在我打算开口回答时，突然看到一个影子从挡风玻璃外掠起，急忙踩下刹车。不知是身体姿势不对，还是踏板剐到鞋上的缘故，我的脚无法从踏板上挪开。心里越着急，脚上就踩得越牢，车子猛地停下来。服部勘太郎的身体从座位上跃起，又被安全带拽回座位上，这一幕浮现于眼角。我的脑袋也撞到方向盘上，感觉整个人都飘了起来。

车子完全停稳后，我战战兢兢地抬起了头。后面没有跟着的车，车子似乎也没有被撞到。我叹了口气，望了望前方。一头从未见过的动物威风凛凛地站在车道中央。它的脸既不像狮子也不像老虎，通体绿色，不知是毛发的颜色还是皮肤的颜色。脸上看不出任何的表情，只是怔怔地盯着车里。刚开始，我还以为它长了三只眼睛。除了猫一般敏锐的两只眼睛，额头中央似乎还有一个圆形的瞳孔。仔细一看，才发现那并非眼睛，而是一个凹陷，上面似乎还缝着线。不知为何，我觉得就像棒球硬球的缝合口。动物的额头上怎么可能镶有硬球？大概只是看着像吧。但上面的确有两根细细的线。仔细一看，硕大的身躯上还长着硬棘般的鳞片。

我惊慌失措，连自己也不知为何会松开安全带，打开车门，走下车。当时我根本无暇去管什么恐惧。

不管怎样，这样的怪兽都不应该在镇上的大路出现的，但它此刻就活生生地站在眼前。怪兽身上散发出的臭气随风扑面而来。就在我犹豫是否该报警时，不知何处蹿出一名男子，喊着“去去去”，就像在驱赶乌鸦野狗。男子穿着一件印着号码“5”的棒球队服，对呆立原地的我行了个礼，便驱赶着怪兽走了。

我稀里糊涂地坐回驾驶座。副驾驶席上的服部勘太郎似乎已经失去了意识，却又突然睁开眼睛说：“喂，三田村，你会不会开车啊？”

我不知该如何解释，欲言又止，撒谎说路上蹿出一只狗。这样说或许更容易理解。服部勘太郎伸个懒腰，扭头望着我说：“你刚才这一下把我的瞌睡赶跑了。干脆就去看看职棒考试的情况吧。”

提前吃过早餐，到达球场时，初试已经结束了。我们从球员席走进球场。太阳照耀着我们，方才还在拉着遮光窗帘的屋里打麻将的我们，就像被纯朴少年盯着看，不由得有些胆怯。

“三田村先生，您来了啊。”仙醍国王队击球教练野田翔太冲我说道。二十年前，他也曾在仙醍国王队里做过正选，可是由于退役后经营了一段时间烤肉店，如今体形已变得肥硕无比，连跑步都跑不动了。即便如此，他也稳坐球队教练的位置。这就是我们这支仙醍国王队的实情。

“我不是经常来吗？从来不到的人，应该是这位吧？”我瞟了一眼身后的服部勘太郎。

野田翔太惊叫一声，睁圆眼睛。“老板，您今天怎么来了？”

“我当然会来。这可是我的球队。”服部勘太郎虚张声势，语调就像背台词一样生硬坚涩。听他问起职棒选考的状况，野田翔太把手里的参考者名单递过去，上面记录了已经通过初试的二十人的情况。看着一排男子的肖像照片，心情自然好不到哪儿去，服部勘太郎哗哗翻看了几页。上面还记录了初试成绩，既有达到要求的，也有不达标者。五十米跑六秒五以内、远投八十五米的标准相比其他球队，难度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即便如此，只要身为考官的二队教练和主教练说句话，就可以让不达标者进入复试。这就是我们的仙醍国王队。

“有一个人挺厉害的。”野田翔太两眼放光，把最后一份资料抽了出来。乃木洋，五十米跑六秒三，远投一百三十米，身高一米八五。高中毕业后，就再不隶属于任何一支球队。

服部勘太郎凑过去“啊”了一声，笑了笑。“这家伙还挺厉害的嘛。”

“挥棒也挺有魄力的。复试马上就要开始了，您就等着看吧。”说完，野田翔太便消失在球员席后面，大概上厕所去了。

我和服部勘太郎对望一眼。“再走近些看吧。”

“无所谓。就到看台上看吧。”他耸了耸肩。

“您可是球队的老板。”

“我这个败家子还是躲远些好。”

复试考的是各球员希望打的场上位置。要打内外场的选手，首先从击球开始。投球的是仙醍国王队二队的投手，虽然投出的球水平有限，但依然有许多人无法打飞。

乃木洋第二个出场。当他站到击球区举起球棒时，我突然忘了自己身处何方，整个球场的构造也变得歪斜扭曲起来。站在击球区的乃木洋，仿佛一株直冲云霄的巨木，我们只能从树根处抬头仰望。

乃木洋轻松地击飞来球，球向外场看台飞去，就像在打乒乓球一样。全力投出的球，竟被对方轻松地打出了本垒打。与投手一脸认真的样子相比，乃木洋显得冷静而镇定。而当违例球飞来时，乃木洋根本就一动不动。野田翔太与投手兼接投指挥的野地荣太开始商议。这一次，投球板上换了另一名投手。

“那是谁？”服部勘太郎指了指球场。

“是佐藤，刚从一队抽调来的，是个不错的投手。”

“只是在我们队里是个好投手吧？”

“是啊，仅限于仙醍国王队队内。”

“三田村，你倒挺老实的。”

即便换了投手，乃木洋也不为所动，继续打出本垒打。这个球向右，下一个往中央，再下一个往左。球场上的教练们全都惊呆了，合不上嘴。在他面前，那些考官更像来考试的。

击球完毕，乃木洋若无其事地走下击球区。野田翔太和野地荣太去和他握手，就像在向英雄致意。听我说了感想，服部勘太郎也开了口。或许是有些兴奋的缘故，他的话超越了眼下的事。

“我们这里估计是留不住乃木的。他到这里来的目的，大概就只是试试手罢了。话说回来，三田村，这么厉害的家伙怎么会来参加职棒考试呢？”

“不清楚。”我只能如此回答。说来有些牵强，或许他也是杀人犯的儿子吧。“再不然……”

“再不然什么，三田村？”

“再不然就是CG。”

我一脸认真地胡说。服部勘太郎一笑，紧盯球场。我也跟着瞟了一眼观众席。远处站着一个抱着双臂、身穿球衣的男子。就是我看到怪兽幻影时，把怪兽赶走的那个人。球衣上的号码“5”清晰醒目。这一脸严肃地观看职棒考试的男子有些奇怪，可我并不想找他说话。

晚上，许多事情水落石出。首先是乃木洋为何参加职棒考试。答案正如我当时开玩笑说的那样：他是杀人犯之子。

“乃木洋是假名？”服部勘太郎一边搓动桌上的麻将，一边说，“不是CG。”

“据说这名字是一个初中时的朋友借他用的。”山田王求隐瞒真实姓名，以他人的名义参加了考试。估计也是因为一开始用真名报名，吃了闭门羹，才想出这主意。而仙醍国王队的事务员也无法光凭一张肖像照片就判定此人是山田王求。

烟雾缭绕的麻将室里，充斥着打牌、咂舌、加油的声音，倦怠感与紧迫感交织。我坐在服部勘太郎下家，把“听牌”的点棒横放着。

“服部先生，你们在聊什么呢？”和我坐对家的年轻人摸着牌说。他下意识地往前探了探身子。

“有个很厉害的家伙来参加我们队的职棒考试。”

“谁呀？”

“是个杀人犯的儿子。那家伙叫什么来着，三田村？”

“山田。山田王求。”

年轻人面带喜色地说：“真的吗？”

“你认识他？”我问道。

年轻人连连点头。

“当然，之前我还请他吃过冰棒呢。”

“那你就为他高兴吧。”服部勘太郎淡淡地说，“明年你就能看到他的比赛了。山田王求现在已经入队了。”

我睁大眼睛，彻底惊呆了。年轻人打出一张我听了好久的牌，我却连喊 “和”的余力都已没有。此前丝毫看不出服部勘太郎有招此人入队的意思，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决定的。或许就是刚刚吧。

不知从何处传来了一阵鼓掌声。我扭头一看，另一张牌桌旁，三个黑衣女子围着一个穿西服的公司职员，正低头轻声鼓掌。

三个黑衣女子脸上仿佛笼罩着一层阴影，让人毛骨悚然，露出不知是哭还是笑的表情。

“真是太好了。”耳边响起了窃窃私语的声音。

“终于定下来了。”

“嗯，好戏要开演了。”

麻将室里，仿佛只有我听到她们三人的声音。一阵冷风吹过脖颈，我打了个寒噤。

“不可思议！”年轻人喃喃念道。

二十一岁

仙醍站西侧一家大型宾馆背后的西餐厅二楼。少年说：“去年那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还在念小学三年级的他，戴着一顶棒球帽。体格出众的山田王求则戴着一顶针织帽。尽管这样做的确能让旁人无法认出他来，可同时也会给人一种专门拐卖小孩的怪人一样的感觉。

“那时候？你指的是什么时候？”山田王求问道，喝了一口乌龙茶。周一的上午十点，店里几乎没什么人。

少年把涂了奶酪的汉堡一扫而光，舔着盘子里的酱汁。“就是对方保送你的时候嘛。”

少年说出来之前，山田王求完全没有猜到他问的究竟是什么时候。去年一整年，山田王求前后吃了二十二次四连保送。

“就是你差点刷新本垒打纪录的时候嘛。”

目标还是不确定。本垒打纪录也分很多种。是整个赛季的本垒打数目，还是连续击球的本垒打数目，抑或是连续几场比赛中的本垒打数目？这几项中，山田王求都差点刷新纪录，有时也曾刷新过。

“就算接连九场打出本垒打，剩下的击球机会全都被保送，没法全力以赴，那也创下了纪录啦。”少年接着说。

“当时赛季行将结束，所剩的比赛场次也不多了。”

职棒单赛季比赛连续本垒打的纪录，是四年前东卿巨人队的车田史郎创下的“九场连续本垒打”，打破了之前十五年无人能破的“八场连续本垒打”纪录，轰动一时。这事也是山田王求去探望津田哲二的时候，在体育报刊上看到的。当时的车田史郎还不到三十岁，一张小白脸，喜好女色，与那些女星和电视台女主播绯闻频传，遭人揶揄。然而，作为远距离击球手，他身手不凡，成为棒球界的新一代英雄。看到那段报道，山田王求没什么感觉。九场比赛连续击出本垒打究竟有多难，他完全不知道。

他也曾想，如果自己成了职业球员，情况又会如何？究竟是会让那些职业投手晕头转向，痛感职棒的可怕和打破本垒打纪录的困难，还是会觉得本垒打也不是什么难事，轻轻松松地就能刷新九场连续本垒打的纪录，感到无法尽兴？其实两者都不是。虽然职业球员的确拥有业余球员所没有的魄力与技术，但并未强大到令人两腿发颤的地步。尽管九场连续本垒打这种事并非轻而易举，却也并非绝无可能。仅此而已。

“我还以为职棒球员不会保送……”少年并未听漏他的这句喃喃自语。

“没这回事。职业球员首先考虑的是取胜，保送之类的同样也会打。他们的耐性、青春什么的，和高中生不一样啦。”

看到一个念小学的孩子学大人说话，山田王求感到有些好笑。

“从念高中时起，对方就总保送我。不，应该更早，差不多和你一样年纪，在少棒打球时就已经这样了。不知道多少次被对手保送，十个球里有一个能打，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所以，我知道棒球就是这样

一种运动。基本上，投手是不会把球投进好球区的。只能等。关键在于，当宝贵的机会来临时，千万不能让它白白溜走。”

“十次击球里只有一次好球，这根本就不是棒球，感觉都和剑道、柔道什么一样了嘛。两边干瞪眼，有破绽——就这种感觉。”

“我一直是这样打过来的，早就习惯了。”

山田王求的父母一直这样告诉他：“打少棒的时候，投手自身的力量也不足，你自然免不了被保送；到了职棒以后，大伙儿都是为了荣誉而战，对方就会不再保送你。”

实际上，进入职棒之后，保送的确大为减少，或许因为这事关乎荣誉。在对手看来，面对一个刚入队一两年的新人也不能总是保送他。在有些无论如何都不能输掉的比赛里，当山田王求在白热化阶段上场时，对方也会迫不得已保送他，但除此之外，这样的事情几乎没有。

另一方面，山田王求属于仙醍国王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球队本来就弱，就算王求打出本垒打，赢得一两场比赛，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对方的头儿既然认为“七比一也是赢，七比五也是赢”，那就无所谓，和王求来个一决雌雄好了。

“如果是东卿巨人队保送你，我倒还能理解。毕竟纪录是他们队的车田创造的，他们自然会设法守住。”少年再次说，“可其他球队没必要妨碍你刷新纪录啊。”

每当刷新纪录的机会来到眼前，对手就会采取各种战术死球妨碍王求，送客，四坏球，死球。在山田王求看来，对手的这种举动与其

说是为了捍卫保持纪录的队友的名誉，不如说是一种憎恨，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偏偏不让对手拿下一城一地。他也知道，这或许也是由于父亲的事，如果让一个杀人犯的儿子出尽风头，那这世界岂不乱了套?

“你爷爷还好吧？”山田王求问。

“好啊。上周我还去找他玩呢。”

与津田哲二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赛季结束，得知击球中心即将拆除的时候。当时王求也曾跑去看过。坐在轮椅上的津田哲二苦着脸，为王求没被评为新人王而愤愤不平。

“毕竟我到一队的时间还短。”山田王求如此回答。

“那个不把你调到一队的教练，实在太奇怪了。即便如此，你的成绩也很不错啦。比那个大洋一可要强上一百倍。”

新人王是由各大体育报刊的记者投票决定的。虽说并非严格地依照成绩来决定，但只要表现出众，选票自然会聚集而来，基本上靠观众的直觉评价。从头一年起，山田王求便打出了令人惊叹的成绩。可最终他并未当选新人王。那些记者的心里似乎都对他有种抗拒情绪，觉得“就是不能让山田王求当选”。有时他们也写些山田王求的趣事，大肆宣扬一番，却从来不会在正式的场合公开表扬他。他们不想背负令山田王求的存在正当化的罪责。或许普通观众心中也同样有这种情绪，根本就没考虑过让他当选新人王。

“这是在故意找碴儿吗？”津田哲二愤愤不平，“也罢。”他又自我劝解般地说，“王求你本来就不是什么新人之王，而是一位真正的王

者。”

恋人说：“你没事吧？”

仙醍站西侧一家大型宾馆房间内的双人床上，山田王求和女子都赤身裸体。午后，两人来到宾馆，此时已经缠绵了一番。女子冲过淋浴，连内衣裤都没穿，再次钻回被窝。

山田王求问：“什么没事？”

“明天你不是有比赛吗？大白天的，是我们缠绵的时候吗？”

山田王求闻言眨了眨眼。“这话应该在脱光之前说吧？”

女子的表情缓和下来。“开始之前，你要是说‘那就算了’，我心里也会不好过的。你这人会把这话说出口的。”

一年前，在名伍屋打完比赛，山田王求在夜晚的公园里结识了这个女子。那天的夜场比赛里，山田王求三次连续击球，吃了死球。每次击球，二垒上都有跑垒者，是得分的好机会。投手想往死角投球，山田王求却用界外球紧咬不放，恨不得对方直冲过来，但他并未因此气恼。相反，另外两次击球未能打出安打，令他有些郁闷。比赛后回到宾馆，山田王求总想确认一下自己的挥棒动作。体育报刊的记者们邀他一起吃饭，也让他拒绝了。每次远征，记者们都会邀他一起吃饭喝酒。虽然山田王求不讨人喜欢，但那些记者还是总来纠缠。尽管他是从编外入队的，但从第一年起便无比活跃，最重要的是其父是杀人犯，不管从新闻性还是从话题性来讲，他都是绝好的采访对象。山田王求很清楚这一点，也知道他们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工作需要，也不好彻底不予理会。不过，那天他并未理会他们。

出了宾馆，稍走几步，便来到一座大公园，山田王求开始练习挥棒。在星星点点的街灯和朦胧月光的照耀下，他不停地挥动球棒，感觉动作也不是很乱很散。他在脑海中回放对方投来的球，不停挥棒。过了好一会儿，他听到惊叫声。刚开始，他还以为是球棒划过空气的声音，仔细一听，才发现并非如此。声音是从幽暗的树林里传来的。山田王求停止挥棒，立刻过去察看。尽管光线昏暗，但他的眼睛本就擅长捕捉活动之物的影子。余光瞥见了一个活动的影子。开始他还以为是可疑之人，准备用球棒狠揍对方一顿，可凑近了才看清是一个女子。刚才发出惊叫的正是她。女子穿着高跟鞋，连衣裙的胸口处已经被撕开。山田王求问她是不是遇上了坏人，女子连连点头。问坏人在哪儿，女子用食指指着山田王求。“有人大半夜跑到公园里挥舞球棒。”这话究竟有几分玩笑？山田王求不知应该如何作答。

“我在练球。”山田王求解释道。

“棒球少年？”女子撩起裙角，叉开两腿，空手比了个执棒的姿势。

山田王求正想着“还挺像那么回事”，就听女子说：“我以前一直在垒球部待到高中。喜欢读书，参加过垒球部。”

也不知是谁主动，身穿夏装的山田王求和女子，跑到公园的角落里，只拉下内裤，做了爱。开始是横躺的姿势，但草丛石块硌得生疼，做到一半站起身，又开始注意是否有旁人。尽管脑海的一角想着如果让体育报刊的记者看到，那他们一定会大喜过望，但山田王求并未中途停下。

远征之旅的关门时间是凌晨一点，如果无法赶上，就会被处以两百万元的罚款。违反关门时间的处罚条例是主教练和教练定下的，而从仙醍国王队的惯例来看，两百万的罚金似乎也有些过重。主教练驹良和说，这是为了警示其他队员。驹良和曾经公开坦言，不管球员的实力如何，都必须遵守规章制度，对职棒球员来说，最重要的并非球技与体力，而是正义感和使命感。而他本人之所以挑起仙醍国王队主教练这副没有任何好处的重担，就在于一种使命感。出任这样一支与他个人八竿子打不着的弱队的主教练，就是因为他想让整个棒球界的气氛都高涨起来。虽然有些说话难听的媒体把驹良和奚落为“好事者”、“沽名钓誉之徒”，但大部分人都对他抱有好感，称赞他是在自我牺牲。在“牺牲自我，贡献球队”这层意义上，仙醍国王队的不少球迷联想起了当年的南云慎平太，对主教练驹良和也抱以尊敬与爱戴。

“我可不大认可。”

这是在驹良和就任主教练的记者见面会上，当记者们提起同时入队的山田王求时，驹良和所说的话。尽管其后他再没说什么，但从他平日诚实守信、刻板严肃的性格来看，不管山田王求的实力与天赋如何，他似乎都对把杀人犯之子培养成职棒球员这种事很反感。如果当时能有记者站出来，说一句“虽然其父所犯的罪行难以饶恕，但他是无辜的。若对他苦练棒球的成果熟视无睹，是否有些太过残酷”之类的话，或许驹良和也会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可当时舆论大多是“即便他是天才，也不能和其父的罪行相抵”这类观点，因而驹良和的反感情绪自然更加严重。

面对队里提出的两百万罚金，山田王求既没有抱怨半句，也没有太吃惊。可当那女子毫无预兆地搬到仙醍市，谎称是他的亲戚与他联

系时，他大吃了一惊。自从女子说“与我交往吧，有什么不好”，山田王求便时常去见她。

“明天的比赛，不会有问题吧？”赤身裸体的她，轻轻捏住山田王求的面颊，“这比赛可是关系到新纪录哦。”

山田王求没有半点感慨，只是轻轻点了点头。近来他已接连几场比赛击出了本垒打，虽然今天空闲一天，但只要明天能击出本垒打，那么职棒的纪录便会就此刷新。

“话说回来，估计对方还会保送你吧？”她忽然想起什么般提高了嗓门，“就像往常一样。”

几个小时前，津田哲二的孙子也曾这样说过。今天怎么都和我说这个？山田王求心想。

“去年所剩的比赛不多。今年剩下的比赛估计也不能总保送，应该有可打之球的。”

果真如此吗？对方真的会给自己投个好球吗？山田王求感觉似乎有人在问自己。

“就算不能总保送，说不定对方会净往死角上投啊。亏得大家居然对这种事无动于衷。”

“母亲早已为这种事愤愤不平了。”

“除了她呢？”

除了母亲，对这事心有不忿的，只有仙醍国王队的一部分球迷。仙醍国王队一部分球迷的呼声，在整个棒球界看来，就像草丛里蚊子的哼哼声，根本不足道。不光山田王求本人从未说过什么，就连主教练驹良和也漠不关心。

女子爬起身，端坐在床上，俯视着仰面朝天的山田王求，说："你这'王求'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山田王求原本盯着天花板，听到说话声，侧过头看了看女子的脸。他就那样怔怔地盯着，仿佛在问她为何会问起这事。"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不过'王求'两字连起来写就是 '球'字。估计是什么冷笑话之类的吧。"

女子露出近乎献媚的表情。"王求，你今后会成为王者吗？"

"什么意思？"

"王者可是很厉害的哦。"女子的话实在太过抽象，王求感到有些好笑。厉害？怎样厉害?

"能够随心所欲地支配众人。"

女子终于描绘出了一个情景。

广场上聚集着民众。那是城堡前方用石板铺设的广场。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齐聚于此，等候王者的到来，一心期待王者为他们拭去心中的不安与恐惧。这时候，王者挺胸从城堡中走出，一瞬间，人们再发不出半点声音，呼吸声聚集成团，散落一地。人们跪倒在地，把头深深埋下，贴在地上。士兵们队列齐整地立于城墙上，一动不动。所有人噤声不语，侧耳静听王者的话语。

“这时候呢，”女子说，“王者指着民众，说‘把那个人的头给我砍下来’，结果如他所说。王者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对此任何人都没有半点疑问。王者的决断就是神明的判断，王者的野心就是神明的蓝图，就是这种感觉。”

“我不明白你到底想说什么，但这样的王者实在太暴戾，太讨厌。”

“对，没错。但是，”女子仿佛在讲述什么重要的事，压低了嗓门，“相反，王者也能够拯救人们。”

“拯救人们？”

“王者只要站起来，大喝一声‘停止争斗’，人们便不再相争。他只要指着病人，说一句‘救活这个病人’，病人就会活过来。”

“不可能。”山田王求当即说道，“王者的权力，与疾病没有半点关系。”

脑海中突然浮现起儿时父亲在他面前摊开的那块黑布。

仙醍市繁华街区一栋老楼顶层的餐厅包厢里。服部勘太郎说：“明天还得麻烦你加把劲啊。”已经临近傍晚，本来已经不是营业时间，但服部勘太郎利用自己的常客身份，让人打开了房间。房间颇为宽敞，桌边即便围坐六个人也绰绰有余。桌旁坐着三人，山田王求的对面是服部勘太郎，服部身旁是总务部长三田村博树。

“您说让我加油，是指打破纪录的事吗？连续比赛本垒打纪录。”山田王求把筷子伸向端上桌的菜肴，问道。真不敢相信，服部勘太郎居然会对这种纪录感兴趣。一直以来，他所追求的并非利益、名

誉、纪录或者比赛的结果，而是一种更加平淡的情感。山田王求已经觉察到这一点。服部勘太郎似乎只是依靠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这种单纯的感情，才一直活到今天的。完全就跟小孩儿一样。当时他认可王求入队，也完全是出于这样一种动机。

“能否创下纪录，其实无关紧要。你这种天才创下纪录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服部勘太郎已年过四十，但肌肤依旧光彩照人，身上残留着一种孩童般的天真烂漫，另一方面，他又有一种会拧下昆虫四脚和翅膀的纯真的残酷。“那个保持纪录的人……是姓什么来着？车田？和你一比，那家伙也只是凡夫俗子。只不过现在众人把他捧得跟球星似的。一旦到了天才面前，就会立刻黯然失色。”

自从入队之后，服部勘太郎就一直把他称作“天才”。山田王求知道这话既不是奚落，也不是吹捧，所以从来不以为意。

“这个赛季里，几乎所有纪录都让你独占鳌头，其他人都只能去争第二了。”

“那，您要我加油做什么？”

“所有一切。你小时候有没有看过类似假面超人那样的演出？每当英雄陷入危机，大姐就会说‘大伙儿给英雄喊加油吧’，然后大伙儿就会一起大喊‘加油’。就是这么回事。而那些天才啦、英雄啦，总得为这种毫无责任的加油声拼命付出，拼命回应。”

你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只得默不作声。

“有没有想过，如果明天对方保送你，你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又会遭到妨碍呢？”

“谁知道呢？”山田王求淡淡地回应道，“都无所谓。这事就跟天气一样。出门旅行的时候，天气究竟是晴是雨，那是无法控制的。与其为了这种无法左右的事而郁闷烦恼，看着天气预报一喜一忧，还不如坦然接受，下雨就打伞，天晴穿单衣。”

“怎么把天气和棒球扯到一块儿了？”服部勘太郎笑着说。

“以前我爸说过，击球就跟天气一样。”

“真是一位不错的父亲。”服部勘太郎端起啤酒杯，一口气喝干，冲身边的三田村说：“是吧？”

三田村博树倒也识趣，并未把“怎么说杀人犯是好父亲”这样的话说出口。

“您打算怎么押？”山田王求主动发问。他知道服部勘太郎嗜赌如命，有时甚至会搞些违法的赌博。以前的事他不大清楚，但自从他入队之后，服部勘太郎就会与朋友打赌山田王求在某次击球是否会安打，能否击出本垒打，会不会三振，能不能创造纪录，等等，以各种事情来打赌。山田王求对此既不反感，也不觉得开心，心想由他去好了。

“我当然是赌你会打出本垒打啦。”服部勘太郎笑着说。

他嘴上这么说，但事实究竟如何，却无从得知。三田村博树的表情也和往常一样，一脸严肃地挪动筷子。这两人不是同性恋，却长年像夫妻似的形影不离，山田王求不禁有些感慨。“您就为了让我加油，才把我叫来的吗？”

“偶尔我也想见见你啦。而且最近我突然想起……”服部勘太郎眼中闪烁着光芒。山田王求感觉他的表情与津田哲二的孙子说“我想到一个好主意”时的模样是那样相似。当孩子们如此宣布，从口中说出的绝不会是什么好主意。“王求，你听说过贝比•鲁斯吗？你应该知道吧。就是美国那个。”

至少听过名字。山田王求点了点头。

“那个贝比•鲁斯不是还预告过本垒打吗？指着看台上的某处，之后球就真的向着他所指的方向飞去。”

“这事听起来就跟神话似的。”一直默不作声的三田村博树开口说，“或许是有人加油添醋，才变成这样的。估计没什么可信度。”

“那也没什么关系。”服部勘太郎心情似乎不错，看着山田王求说，“这样才有点盼头嘛。预告本垒打什么的。”

“是吗？”山田王求歪着脑袋。预告本垒打和有没有盼头，这两件事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他实在想不通。

“言出必行的人，自然令人敬佩。”说到这里，服部勘太郎停顿了一下。他这样做，并非在下结论前卖关子，而只是噎呛到似的连连咳嗽。接下来他要说什么，不问也知道。

身旁的三田村博树似乎也知道。“这样做会遭人非议的。指着看台预告本垒打，对投手和对方球队都是一种侮辱。太过火了。”他自言自语般说道，并没有因老板的失言与粗暴感到狼狈，似乎已经习以为常，语调颇为淡定，充满灰心和无奈。或许三田村只是恪尽职守，把该说的都说了，至于老板能否听进去，就另当别论了。

服部勘太郎揉着肩头，淡淡说道：“从这层意义上说，应该没太大问题吧？王求本来就受到不少非难。”

山田王求盯着服部勘太郎，回答道：“这话也对。”事实如此，他也不想否认辩驳。明明就是大雨滂沱，与其抬杠说没下雨，倒不如干脆承认、带上雨具来得痛快。

“我不会搞那种预告本垒打的事情。”山田王求把桌上的茶杯凑到嘴边。杯里的茶早已见底，他还是倒转茶杯，让最后的一滴落到舌尖上。

“那，这样如何？不必预告本垒打，但如果没有三振的话，就开除你，如何？”

“故意三振吗？”

“我只是打个比方。如果我这样下令，你会怎么做？”

“赌博吗？”

“不是啦。只是打个比方。”

山田王求并未因此感到烦恼，老实地回答，他不知道，或许会照办，或许不会。虽然受人逼迫干些自己不想干的事，会让他有些抵触，可是如果因此再无法打棒球，那就血本无归了。如今他已经体验了那些职业球员的实力，要是重新去打业余比赛，肯定会有些不满足。三振什么的，或许也没什么关系。

“如果我说，你要是被三振，我就找人把你父亲放出来，你会怎么做？”

“这种事真的能办到吗？”

“我只是打个比方嘛。”服部勘太郎依旧很平静，“我一点也不明白，你打球的时候心里都是怎么想的。我实在吃不准，棒球对你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就随口问了一下。只要你往击球区里一站，不是本垒打就是安打，所以最好还是搞点预告本垒打、预告三振之类的事好了。”

山田王求看了看表，说：“时间差不多了，我还要去见母亲。”

“我说王求，你觉得明天你击球的时候，球会飞进好球区吗？在你即将创造新纪录的时候。”服部勘太郎依旧坐着不动。

山田王求偏起头说：“我可做不了天气预报。”

服部勘太郎豪爽地笑：“会飞进好球区的。你就痛快一击，去创造纪录吧。”

“又长个儿了？”山田桐子说。距离仙醍市区稍远的公寓里，山田桐子打开玄关，把山田王求迎入屋里，刚走进起居室，就盯着儿子，从头打量到脚。

“个儿倒是没长，就是长了几分肌肉。”说完，山田王求在餐桌旁正对电视机的位置坐下。山田王求从小都是坐在这个位置吃饭的，就为了随时观看棒球比赛。与以前相比，电视机早已大变了模样。小时候的电视是那种电子管式、很宽很厚的；现在的电视越做越薄，已经变成了平板电视。墙边放着一个从地板顶到天花板的书架，堆满了录像带、DVD等各种录下了影像的介质。内容当然都是棒球比赛。从山田王求小时候，这书架就从未有半点空隙。也不知到底是怎样整理归

纳的，过了这么多年，架子上依旧不见半点堆不下的痕迹，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山田王求摁了几下餐桌上的遥控器。正如他所猜测的，播放的正是他出场的比赛的录像。那是一年前，与东卿巨人队三连战的第一场，山田王求立刻便想了起来。站在投球板上的，正是身背明星球号的大洋一。

自从进了仙醍国王队，迈入职棒世界后，但凡有一点小事，山田王求都会被人们拿来和大洋一相提并论。一个是棒球名宿之子，自小就大显身手的棒球精英；另一个则是绕过不少弯路、最终重见天日的普通少年。两人的对比是如此鲜明，因此总是被津津乐道。尽管希望天才投手与怪物击球手对决的呼声很高，但现实中这样的机会很难遇到。这虽然也有比赛日程、投手轮换等多种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东卿巨人队大洋一。说得极端一些，其实他本人故意避免与山田王求对决。原因显而易见，这样做没有半点好处。大洋一眼下虽然还是新人，但其知名度和实力早已跻身球界的一流名单，与山田王求对决对大洋一没有半点好处。如果对决之时能将山田王求挑落马下，就算不能打得他一败涂地，也能提高大洋一的声势，球迷们也会为此欢欣雀跃，当然，结果也可能不尽如人意。这让东卿巨人队有些惧怕。东卿巨人队的老板和大洋一的父亲，同时也是队内教练的大都有些担心，因为他们对山田王求的实力了如指掌。

“他们很怕你。”曾经有位体育报刊的记者对山田王求如此说，“你对此有何看法？”

“没什么看法。”山田王求的回答依旧没变。

“你难道就不想和大来场对决吗？”

“我不知道。”他的确不知道。记者想听到的，大概是“能与如此强劲的投手对决一场，自然是一件乐事”之类的答案，然而山田王求的回答却只是一句“我不知道”。

去年职棒第二个赛季即将结束的时候，这场对决终于成为现实。此刻，餐桌对面的电视正巧在播放那场比赛的录像。

“是个不错的投手呢。”山田桐子端着一罐啤酒，在椅子上坐下。

“怎么想起来看这个？”山田王求问。

“也没什么特别的意思。我经常把你的比赛找出来看，今天刚好在看这场。”

电视上的王求转过身。镜头紧紧尾随来势汹汹的球。随后便是看台的景象，呆立原地的大洋一，还有缓步跑向一垒的山田王求。

“打这之后，他就陷入了低迷期。”山田桐子单手托腮，淡淡地说道，“虽然当上了新人王，但眼下处在低迷期，也无可奈何啊。”她的话平淡冷漠，听不出半点同情。

电视上从不同的角度重播山田王求击球的瞬间，同时插播了他击出的另外两个本垒打。山田王求就那样静静地盯着电视，不带半点感情。过了一会儿，山田桐子开口说：“对了，你还记得那个姓权藤的体育记者吗？以前不是整天围着你转吗？”

“记得。”山田王求回答。从初中到高中，他不知和那人见过多少次面。

“当时他不是说，你是个天才，他会把你的事全都记录下来写成传记吗？结果却不了了之了。”山田桐子淡淡地说道，脸上并没有半点恨意。

山田王求想起去年联赛结束后，曾在一家西餐厅里遇到权藤。那天没有比赛，王求独自一人点过饭菜，看着一本有关肌肉锻炼的书，而当时权藤恰巧就坐在旁边一张四人桌边。当时权藤正和两个看似处在青春期的丰满女孩，以及他那胖胖的妻子在一起。

“好久不见了啊。”权藤略带羞涩地打了声招呼，又向家人介绍了一番。“喂，这就是那位天才击球手山田王求哦。”权藤的妻子和女儿并未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只是轻轻地点点头，说了句“你好”。一家人之间飘荡的冰冷空气，似乎已经说明了权藤平日在家里的地位。山田王求不禁对他有几分同情。

“你真够厉害的，彻底改变了击球手的成绩基准。”嘴角沾着果酱的权藤不停地说，“之前的击球手，好点的也就有三四成的击球率，就算了不起了。你却不同，六七成可谓理所当然，一不留神还能达到八成。如果不是那个自命不凡的主教练对你心怀嫉妒，从中作梗，你的击球率不但能稳居第一，说不定还能和第二名拉开一倍的差距呢。”

“嫉妒？”

“那是当然。那个主教练很嫉妒你。正因如此，他才迟迟不肯把你调进一队。”

“那是因为我入队时只是培养对象。”

“那是两码事。是主教练和大卡车教练对你有意疏远。”

大卡车教练指的是队里那位方脸、短发、身材高大的击球教练。因为在他做球员时体格强健，从无病痛，大伙儿就给他取了个“大卡车”的诨名。他和驹良和从高中时就是好友，关系好到让人怀疑他们是同性恋。

“那个大卡车也很看不惯你。”

“当时他还夸过我的击球姿势呢。”

“当然得夸，你的击球姿势本来就是完美无缺的。夸你也是理所当然。”

听他这样一说，山田王求想起了某个场面。那时候，他为了练习击球，在室内练习场挥舞球棒。当他击打着机器不停投来的球时，大卡车教练开始指导相邻的击球员，并且自己也拿起球棒，空挥示范了一下。山田王求无意中瞥见了他的动作。大卡车发现王求在看自己，便立刻停下手里的动作，一脸不快地把头扭向一边。那模样既像有些不好意思，又像心有不满。山田王求不明所以，径自离开了练习场。直到今日，山田王求依旧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你击出本垒打，回到球员席时，大卡车会起身迎接你吗？嗯，估计他也会起身鼓掌，但他的眼中有笑意吗？”

听到权藤这番结论一样的话，山田王求开始回忆。他试着回想，当自己击出本垒打，回到球员席时，击球教练迎接自己的表情。不知为何，他脑海中浮现的只是一张扑克脸。再不然，就是把脸扭向一旁，假装没有看到的样子。

“有你这样的人在，教练存在的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权藤说，“到了下个赛季，估计就不会有人和你较劲了。”

“是说净保送我吗？”山田王求问。

权藤摇头说：“不。是你太厉害，大伙儿都无所适从，麻木了。九成击球率的球手与众人的差距实在太大，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你。也就是说，他们会当你不存在。这就是所谓的例外之人。大卡车也好，主教练也好，都再不会理你。如果他们认可了你，那就等于否定了他们自己。”

“我该怎么办？”

“根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虚度你的职棒生涯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什么？”

“就算有你在，仙醍国王队也无法夺冠。不，连A级都够不上。这支球队就这样。”

“王求，明天怎么样？”听到山田桐子的话，山田王求才从记忆回到现实。母亲是问连续比赛本垒打纪录的事。

“谁知道，只不过……”

“不过什么？”

“老板说，明天的球会飞进好球区。虽然我也不明白是为什么，但看他的样子，似乎挺自信的。”

山田桐子露出了一脸复杂的表情，觉得有些可笑，同时又有些反感。“那个老板来路不明。”“那个老板是我的恩人。”“那个恩人有些奇怪。”各种想法在脑海中穿梭。“大概是他已经买通了对方的主教练、投手或者接球手之类，让他们在比赛时全力以赴吧。”

“就为了我？”

“估计他自己也下了赌注。”

或许吧。这一点山田王求也承认。他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父母为了不让对手总保送自己，也曾给对手的主教练送过钱。怀念的同时，一种做爱之后的悲戚与空虚般的情绪涌上心头。他把目光挪到电视柜上的相框上。那是他念小学时的照片，他扛着球棒，挺胸抬头地站着，父母站在他身后。照片是在棒球场外拍的。这一切全都多亏了他们，山田王求突然想。自己现在就在这里，打着棒球。

直到这时，没有人猜得到，山田王求的棒球生涯已经只剩下两年时间了。

二十二岁

津田纯太问你：“去年那个时候，你的心情如何？”地点是仙醍站的西侧，去年这时候这里还是西餐厅，如今已经换成了一家汉堡店，店里座位挺多，客人却没有几个。当时你心想，到了明年，或许这家店也会消失，遗憾的是这家店最终在三年后才消失。

你已经想不起，这个少年去年也曾问你同样的话。

在念小学四年级的津田纯太那张光泽照人的脸上，依稀可见苍老得如同枯木的津田哲二的影子，你不禁为遗传力量的强大而感慨万千。

津田纯太拿着长柄汤匙，挖着壶状容器里的冰激凌。“就是创下新的本垒打纪录的时候啦。”

即便他这样说，你也没弄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时候。去年你曾经刷新两项本垒打纪录：十场比赛连续本垒打和连续六次击球本垒打。

“击球的时候，你总是面无表情。嗯，虽然击中球这种事对你而言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但你的脸上连一点笑意都没有，真是让人不爽。”

“当然很开心。只不过我这人很少把心情挂在脸上。”

其实你根本就不觉得有什么可开心的。创下任何一项新纪录的时候，包括本垒打纪录和单场比赛最多打点纪录，你都从未感到开心。你自己并未具体地体会到那种情感是什么样的，若是硬要说的话，倒也可以打个下面这样的比方。

一天早晨你出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都问你手里攥着的碎片是什么。他们究竟在说什么？你低下头，缓缓张开右手，发现掌心有一张撕得乱七八糟的厚纸片。你拼命回忆是什么时候把它攥在手中的，可是完全想不起来。你心里一惊，莫非这东西自我出生时，就一直攥在我手中吗？那张厚纸片总也甩不掉，如影随形地跟着你。不是在衣兜里，就是在包里，就连搬家的时候也扔不掉。岁月流转，你长大成人，日渐衰老，不管是否结婚，也不管有没有孩子，总会在某个地方迷失方向。你本以为抄了近道，结果却越走越远，绕到了死胡同里。抬头一看，你发现前面的墙上镶着一块巨大的操作面板。老人们望着它，有人拄着手杖，有人原地坐下，就那样怔怔地望着面板。那是一块拼图游戏的面板，中央有一块空白。你猛然想起手上的那块厚纸片，把它摁进那块空白。厚纸片严丝合缝地嵌了进去，拼图就此完成。老人们并未喝彩，而是相顾点头。看到这情景，你也放下了心。终于赶上了，终于完成了使命，终于安心了。就是这样。每次击出本垒打，你心里都是这种感觉。

“现在你打球时，心里都有什么感觉？”津田纯太问，“上次爷爷说，王求如今已经成了一位无事可做的王者。”

你顿时语塞。

“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吧？你击出的球，不是安打就是本垒打，不然就是四坏球或者死球。让人觉得太过厉害，而这种太过厉害又变成了寻常之事，所以既厉害又不厉害。实在让人搞不明白啊。”

你不知该如何作答。要说去年和今年是否有变化，只能说几乎没有。相较而言，还是从幼儿园到高中那段生活更刺激一些。职棒球员的每一天都一样，就算把去年换作今天，也丝毫没有变化。如果能把

今天从胶片上剪下来，叠到去年同一天的胶片上，也看不出半点差异。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这时候，你突然说出一句一直悬在心头的话。“有我在，”不知为何，你感觉舌头有些不听使唤，“有我在是不是会让棒球变得索然无味？”

津田纯太大吃一惊。“王求，你这话什么意思？”

“有我在是不是就会把平衡打破了呢？”虽然说不出具体的情况，但你明白，当你每次击出本垒打，维持接近九成的击打率，每次增加打点，其他人就为该怎样对待这样的结果而困惑不已。尽管是异类，却说不上是祸害，因此，众人也无法摆脱，只能放到一边。你感觉自己搅乱了某种平衡。

“没这回事。大伙儿都盼着你击球呢。”

是吗？你不禁偏起头寻思起来。我的确打破平衡了吧？这种想法在你脑海中再无法抹去。

恋人问你：“你没事吧？”地点是仙醍站的西侧，一家小旅馆某房间的双人床上。你已经穿上了内裤，女子依旧赤裸身体。正午刚过来到这里，你们俩就不停地疯狂缠绵。不，准确地说，你其实并不疯狂，反而有些心不在焉。很明显，你一直都想着傍晚要去的那家医院，要在那里见的人和要做的事。冲过淋浴，女子连内裤也没穿，眺望着窗外的景色，打开冰箱享受饮料。女子身段姣好，胸部丰满，仿佛她喝下的那些饮料全都流到了那里，鼓起两个灌水的气球。

“没事？什么没事？”你开口问道，同时开始疑惑，自己怎么会和这女的来这里？你还没有清楚地觉察到，其实你和这女的在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包括做爱的姿势与食物的喜恶，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交往也绝不会太顺利，你在心底已经感受到这种别扭。

“明天你不是还有比赛吗？大白天的，是我们缠绵的时候吗？”女子说。

你眨了眨眼：“你这话，之前我似乎也听过。”

女子的表情骤然缓和下来。她像猫一样眯起眼睛，晃动丰满的胸部。“不会是你的幻觉吧？挺有意思的。”

你想起半年前在中餐馆与她相识的情景。当时正值联赛休战期，为了款待突然来仙醍市的大洋一，你在一家高楼里的中餐馆预约了座位，饱餐了一顿。当时你心中究竟是罪恶感还是优越感，是疏远还是同情？就连你自己也说不清楚，可能全都有。大洋一是东卿巨人队的投手，两年前的一场正式比赛里，你曾经与他对决，最终大获全胜。不管在谁看来，你们两人之间的差距都那样明显。自那之后，对方便彻底找不到状态，从去年到今年的大半时间都在二队里度过。这时候，他突然直接和你取得联系，说准备以个人身份来仙醍一趟，想和你见面一起吃饭。

但见面的时候大洋一几乎一句话也没说，你也没有主动寻找话题。包厢的窗外景色优美，可你们甚至连景色的话题都没聊。店员一边奇怪地看着你们两个大男人默不作声地吃喝，一边不停把菜肴端进屋里。

“王求，感觉你和常人有些不同啊。”嚼着如裸体美女一般雪白软松的甜点，大洋一终于开了口。他瞥了你一眼，目光来回游弋了一会儿，突然露出一脸欲哭无泪的表情，说：“你干吗要来啊？”

“来的是你吧？还专程坐新干线来。”你抬头反问。

“不是说这个。”大洋一摇头。

“那你指的是来职棒打球的意思吗？”你问道，“还是问为什么来中央棒球联盟？”

大洋一重重地叹了口气：“都不是。是问你为什么要来这个世上，为什么和我生在同一个时代？”

你不知该如何回答，只得耸了耸肩。

“回宇宙去吧。不然就回魔界去吧。”大洋一接着说，随后露齿一笑，表示在开玩笑。

直到这时，你才露出了笑容。你始终不明白大洋一来见你的原因。说得简单一些，就是大洋一感觉到了自己能力的极限。他的父亲、东卿巨人队主教练大文太的存在与影响，对他而言也是沉重的负担。所以，他想从职棒逃离。当然，大洋一也身怀常人无以比拟的才能，可以选择放弃与你比赛，挣脱父亲的羁绊，去其他球队。然而他没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无非因为他自身的懦弱。当时他的心里已经出现引退的想法，可是又不知该如何处理，一种不祥之感油然而生，被逼结束棒球生涯的想法正渐渐在他脑海中萌芽。这种危机感让大洋一想见见你这个让他陷入低谷之人，希望这样做能让自己镇定下来。三年后，大洋一在东卿的街头喝得烂醉如泥，一名体格强壮的女职业摔

跤手则在这个时候照顾他。打那之后，大洋一便从棒球界彻底引退，成为那名女职业摔跤手的经纪人。这些后话，你不可能知道。

而在当时那家中餐馆结账时认识的店员，此刻正与你在床上缠绵。那时的她把长发盘在脑后，化着淡淡的妆，你在一瞬间便对她有了一种亲切感。你停下摸索钱包的手，怔怔地盯着她，脑海中闪过十多岁时交往过的关口美登里的影子。虽然你和关口美登里几乎说不上有什么来往，也很少会想起她，但当你与那女子在中餐馆相遇时，回忆猛然间漫溢出来。虽说是天大的误会，但你感觉那女子就是关口美登里。

“明天的那纪录叫什么来着？”女子坐在宾馆的床上，仿佛在享受床垫弹簧的弹力一般，胸部伴随着弹簧的节奏不停晃动。“是九场比赛连续本垒打纪录吧？”

“明天要是能击出本垒打，那就是连续十一场比赛了。”

“这纪录很厉害吗？”

“虽然是项新的纪录，却未必能改变什么。”

“可还是会有人欢欣雀跃吧？”女子说道。

或许你早已有所觉察，即便明天你能创下新的纪录，这女子也不会为此感到开心。刷新了纪录又是否有什么特别奖金呢？如果有，或许会在自己买东西时有些好的影响。这倒是挺令人期待的。

“对方估计又会保送我吧。”你把头靠在枕头上，盯着天花板说，“明天对方大概不会好好投球。”

“你怎么知道？快说啊，你怎么知道的？话说回来，就算对方不保送你，估计也会做触击球的手势。”

女子的敏锐让你颇感意外。自从进入本赛季，每当你即将创下连续本垒打纪录，驹良和就会冲你比出牺牲触打的手势。虽然四连死球并不会导致连续纪录中断，但牺牲触打会中断纪录。你很难相信主教练是有意如此。

“那肯定是故意的。”女子说道。没错。“那个主教练不是讨厌你吗？干脆无视他的手势好了。”

“这么做，有什么好处？”

“真搞不明白，你这人到底是死心眼还是怎么了。”

仓知巳绪对你说：“用本垒打来拯救我吧。”与其说是开玩笑，倒不如说是在挑衅。你从未怀念她。你们已经分手了一年，她的改变实在太大，对你来说，感觉完全不像和一个曾与你有肉体关系的女子再见面，更像一个初次见面的女子找你攀谈。仓知巳绪在床上撑起上身，胡乱地把连在左手上的输液管拨到一边，就像习以为常了一般。

仓知巳绪瘦了不少。虽然初见时她的身材也很纤瘦，但如今的她脸颊消瘦，下巴更尖，双目深陷，身上的肉仿佛被剜去了一般，令人生怜。你就像在一个罩着薄膜的朦胧梦中，怔怔地望着她。

前些天，仓知巳绪给你发了短信。

短信上说：我住院了，你来看看我好吗？

去年，你创下了连续比赛本垒打纪录之后不久，她提出分手。打那之后，你们就再没联系过。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短信，你的心里不免有几分戒备。说是住院，或许只是感冒或者骨折之类，因为付不起住院费，就找你要钱吧。不过，短信上却说是患了“深渊之症”。

“是因为写成‘不治’太过悲剧，才故意错写成‘深渊’的。（日语中“不治”和“深渊”发音相同。）另外，同样也给人一种似乎正在努力的感觉。等你也到了这种时候，就知道了。”从床上爬起的仓知巳绪一边用湿纸巾不停地擦鼻涕，一边说道。你没有问她生了什么病，她也没有告诉你的意思，只说了一句，“这病不会传染，你就放心好了，不会给你添麻烦的。”她的嘴唇不住颤抖，话声中夹杂着咳嗽，你也听不出她是在笑。

仓知巳绪本来住在名伍屋，因为和你关系变得亲密，才到仙醍来的。正因如此，你对她来仙醍住院感到惊奇。其实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只是因为治她这种病的专家在仙醍，她才从名伍屋来到这里。望着从病房窗户照进屋里的仿佛带着爱情余温的淡淡的晚霞光芒，仓知巳绪说：“到了仙醍后，突然想起你，就给你发了短信。”

你站在一旁，把目光投向晚霞。天空中疏浅的云彩，渗着一丝淡淡的红色。浮现在脑海中的是年少时在公园里挥动球棒的情景。你不停地空挥着，太阳渐渐西沉，天空变红发暗。有一瞬间，你甚至想如果自己不挥棒，天空是否就不会变暗。

“你在想棒球的事吗？”仓知巳绪的话把你拽回现实。“好久没见面，以前的恋人身患重病，你却还在挂念棒球。”

仓知巳绪曾经是我恋人吗？你糊里糊涂地想着。性这方面的确有些往来，在精神层面是否也有什么沟通呢？仓知巳绪和中餐馆女店员

有相似的地方，但不同的地方也很多。仓知巳绪就像一条急流，而女店员就像一片沼泽。

“我翻了一下，发现这本书上写了不少有趣的事呢，有一篇名叫《祈祷与怀孕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的报道。”

你默默地听瘦得皮包骨头的仓知巳绪说话。

“这是几年前发表的，哥伦比亚还是其他什么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你留个心眼，听我讲给你听。”不知有几分真意，仓知巳绪先声明了一句，便开始讲述。那是首尔一家医院针对二百一十九名接受过体外受精的女子进行的一场实验。他们偷偷把那些女子分成两组。“其中一组会接受他人的祈祷，而另一组则不会。”

“接受祈祷？”

“对。他们把女子的照片分别送到住在美国、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的人手中，请他们每天祈祷。祈祷的内容也很有趣，现在就略过不说了。嗯，简而言之，就是‘愿这位女子能够怀上孩子’之类的。当然，实验者并没有对那些医生和成为实验对象的女子透露这一情况。”

“医生也不知道吗？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实验？”

“大概为了是弄清到底有没有念力之类的东西吧。”仓知巳绪耸了耸肩，手指蘸了一下口水，细心地往眉毛上涂抹，“结果却很令人吃惊。接受祈祷一组的怀孕概率，是没有接受祈祷那组的近两倍。”

你眨了眨眼，不知应该如何回答。你并不打算仅仅付之一笑，开始思考仓知巳绪是否是会相信这种事的人，又是否有这种征兆。

“我对这结果也有些将信将疑。虽然我也不清楚是否应该相信，但我觉得祈祷也应该有些效果吧。”

“你以前就是这样的吗？”你想知道，从前那个巳绪是否也是这样一个人。

“是我变了。”仓知巳绪沉重地说，“最近才变的。用棒球打个比方的话，大概就是第八局后半回合了。所以，你也为我祈祷一番吧。你最好还是祈祷一下。”

“我从来没有祈祷过。”

“你一边祈祷我能痊愈，一边努力击出本垒打，如何？”其实，仓知巳绪把你叫来，就是为了说这件事，“我会看电视转播的。如果你能为我击出本垒打，或许我的病就会好起来。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曾经跟你说过王者的事？”

记忆中似乎曾有这样的场面，但具体的细节你已想不起。

“王者既能随心所欲地砍下民众的头颅，也能随心所欲地拯救他人的性命。想给普通的臣民治病，用一只手便已足够。”

“球棒是用双手握的。”

“那就两只手吧。”

“我……”你回答，“我是不会为了任何人击出本垒打的。”有什么不可以的？就像贝比•鲁斯那样。以前不是也想过吗？你喜欢的南云慎平太也曾经做过类似的事。

“你知道吗？悲伤这种情绪是会传染的。”

“你干吗突然说这个？”

“悲伤这种情绪是会传染的。有这样一句台词。悲伤是一种会逐渐传染开去的东西，不安与痛苦也一样，但它们无法感染王者，悲伤也好痛苦也好。所以，王者就会把人都拯救出来。”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在你连续击出本垒打时，医生来到我的床边，告诉我：‘真是难以置信，你已经病愈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得把这事拿到学会上发表。’”

痴人说梦。话到嘴边，你又咽了回去。

“我有点累。”她躺倒在床上，往上拉了拉被子，闭上眼，不再理会你，就像已经睡着了，只有嘴唇还微微地动，“现在的我已经被逼到两个好球的绝境之中。只有靠界外球坚持下去，不停地挥球棒，坚持着不被三振。虽然已经疲累不堪，却又不能就此结束。我会挺住，靠着一个又一个的界外球。”

你对仓知巳绪的病情与治疗一无所知，只能看着输液针管，盯着她身旁的湿纸巾。雪白的被单比她苍白的脸色更白，泛着光，让周围变得模糊不清。

“挺住，挺住！仓知又是界外球，真够顽强的！估计投手也已经开始感到疲累了吧。”仓知巳绪双目紧闭，仿佛耳边回荡着并不存在的实况转播。

你的表情没有半点变化，把嘴凑到她耳边，低声说：“把球棒凑近身旁，两眼看球。”

三田村说：“不知明天的情况会如何啊。”地点是仙醍市闹市一栋破旧大楼顶层的餐馆。傍晚即将到来，虽然并非营业时间，但店主还是通融了，因为他是你的球迷。宽敞的厅堂，桌子足以让六人围坐，但此刻桌旁只有你和仙醍国王队的老板三田村博树。半年前，仙醍国王队的前老板服部勘太郎在仙醍站附近的厕所里被人刺中后背，伤重身亡，三田村博树立刻被提拔做了老板。虽然他总是对外宣称“之前服部勘太郎就什么也不做，所以我也没多少可做的事”，可毕竟这是他不习惯的职位，做起来也挺辛苦的。你既不讨厌他，也不喜欢他。

“情况如何？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你问。

“纪录啊。本垒打纪录。”

“三田村先生也下注了吗？”

“我可没有这个胆量，也没钱可赌。”三田村博树往后捋了捋一头白发。这样的反应让你觉得缺了点什么，让你联想起闯进猛兽聚集的牢笼的食草动物。“我可不想死在赌桌上。想找点刺激，前提条件是不死。人都死了，那还有什么刺激可言。”

你这才发现，三田村博树并未把前老板的死看作一场单纯的拦路杀人案，而是把它当成一件赌博导致的祸事。

“是这样吗？”你并没有讲述任何具体的事例，只是如此问道。

“大概是吧。招惹什么人了。”

这样的事并未让你震惊。服部勘太郎是服部糕点的第三代所有者，从不为钱所困，性情豪爽，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直觉敏锐，运气颇佳，冷酷而狡猾，在他人眼里绝非好人。对他而言，招人嫉恨完全是家常便饭。

“王求，你最好也小心一些。”听三田村博树这样说，你挑动了一下眉毛，搞不懂他这话的意思。“最近我听人说，杀害前老板的那些人，其实是对上赛季的事怀恨在心。”

那些人。你尝试在脑海中描绘三田村所说的这种复数形式，最终却失败了。眼前只看得到一些黑乎乎的影子。你怔怔地盯着桌上茶壶里袅袅上升的水蒸气。

“如果出现冷门，押注的人就能大赚一笔。所谓的赌博不就是这样吗？这就像预言梅雨时节会天晴、小孩儿掰手腕战胜了格斗家一样。换作棒球，那就是山田王求……”

“三振出局？”你敏锐地意识到答案，说出来。

“没错。”三田村博树回答，“有人赌你三振出局，要是果真如此，他们就能大捞一笔。当然，你几乎从没有三振出局过。如果不想点办法，这赌博根本就是赔钱的买卖。所以，那些人就跑来找前老板商量，想办法让你三振出局。”

你有些疑虑。“没人恳求过我啊。”你实话实说。你并不记得有这么回事。

“就是因为他没有开口恳求你，才会被刺死。”

“是吗？”

“我听到些近似的传闻。当时我也是头一次听说这事，之前只听到些与此相反的传闻。传说前老板为了让对方不保送你，找对方的投手谈过。”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非亲非故的。”

三田村博树无奈地耸了耸肩。“估计是为了找点乐子吧。”

这时候，在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一名你认识的男子正在写信。那是五年前你在街上偶然遇到的人。当时他是个推销员，穿着藏青色的夹克，骂你是“杀人犯的儿子”，纠缠不休。你只觉得很烦，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当时来了另外一名男子，用针把他扎得落荒而逃。或许你已经不记得，但那个推销员的绝不会忘记这事。不仅如此，他的记忆还出现了扭曲，心中的愤怒不断膨胀。看到你加入了当地那支弱小的球队，在职棒大显身手，他不由得心中嫉恨：“怎么能容忍这种事发生？”

于是，他开始不停地写信，四处投递。信件的内容，大抵就是“应该立刻解雇山田王求”。他定期把信件投递到仙醍国王队的老板、管理员、各类体育报刊那里。这样的信当然不会有人理会，因此信的内容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寄送的对象也逐渐变得特定。信之所以要寄给主教练驹良和，或许是因为他也抱着相同的想法，可能会表现出赞成的态度吧。明信片、便笺，推销员奋笔疾书。刚开始，他几乎不知道信该怎样写，整天捧着范文，写一堆唆唆的时令问候。后来他开始觉得这样绕来绕去也不行，便找了本手边的文库本摘抄引用，最终把山田王求写成专制君主恺撒一样的人。

“山田王求此人，眼下姑且不论，但等他羽翼丰满必将逆行倒施。此人如蛇卵一般，孵化之后必将显露禀性，伤及他人。宜速速将其扼杀于卵壳之中。”

“驹良和，你与山田王求，为什么更多的人会提起他的名字？山田王求这几个字究竟隐含了什么？你的名字不也同样卓尔不群吗？不信就试着一块儿念诵吧，其气势绝无半点差别。驹良和，你听，难道不令人神往吗？”

天长日久，推销员笔力渐长。

这封信被送到驹良和在仙醍住的宾馆里。或许是字迹工整俊秀的缘故，尽管对文字之中的异样情结心怀警惕，驹良和还是看完了信，折好放到桌上。信里的一字一句全都浸入了他心中。

“又长个儿了？”母亲说道。沿仙醍站西口拱廊街一路往前，越过一条大路的区域一角，在大楼地下的餐厅里，母亲抬起头，看着姗姗来迟、站在椅子前脱外套的你。

“肌肉倒是长了几分，个儿没长。”你坐下来。身旁的女店员轻轻在桌上放下菜单，往杯子里倒水。店里的照明略显昏暗，令顾客们全都带上了一丝异样的神色。

“以前我和你爸经常到这里来。记得他就是在这家店送我结婚戒指的。当时那张桌子是在哪儿来着？”母亲开心地环顾四周。你的反应就像头一次听说这事一样。

套餐的开胃菜端了上来，她用餐叉戳了一块法式杂罐煮，塞进口中：“爸爸他挺好的。”

她开始讲述两天前探监的事。尽管隔着透明的隔板，你的父母就像坐在自家公寓的饭厅里交谈一样，气氛柔和得让人奇怪旁边为何没有电视。父亲满脸笑容，母亲表情柔和。听到近来你的表现，父亲开心得笑眯了眼。

装肉的盘子空了，甜点端上来之前，母亲起身离开座位。找店员询问了厕所的位置之后，她苦笑着说："来了不知多少次，却一直记不住在哪里。"母亲转身走开。你望着她的背影渐行渐远。她虽然已上了年纪，但手脚纤细，脖颈细长，纤瘦的身材一如往昔。

你坐在桌旁，一边啜着杯里的水，一边放眼四顾。你的目光停留在坐在左前方吧台旁的男子身上。

这一刻终于来了啊。你盯着男子身上的球衣，心中想。没有震惊，心跳在瞬间变快，咽下的口水和着决心一起流进胃里，你重新恢复了冷静。在这装模作样的餐厅里，那件沾满泥土的球衣是那样格格不入，但没有任何人留意他。那件球衣是那样眼熟，背上印着的号码"5"也是如此熟悉。瞥了一眼那个数字，你唰的一下站起身，径直向吧台走去，在那个男子身旁坐下，说："每次都受你关照，真是感谢。"

穿球衣的南云慎平太，也就是我，闻言回答："别这么说，我总这样偷偷窥视你，真是抱歉。"你并没有扭头，我们面朝同一个方向，静静地坐在吧台旁。

"小时候我经常看到你，不是在击球中心的柱子背后，就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你说，"刚开始，我还以为是父亲，再不就是那些球探。"

“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你突然笑了起来。你如此开心的表情我还从未见过。就像有人在你胸口呵痒，你从口鼻中喷发出笑声一般。我头一次见你笑成这样。你说：“你这球衣背上不是大大地写着你的名字吗？”

“我死去的那天，你刚好降生。”

“我父母都很执着于这事。”

“给你添麻烦了啊。”

你没有回答。我猜不透，当时你在想什么。

“人生如何？棒球有趣吧？”

你依旧一言不发，只是轻轻点了点头。这一次，我终于明白你在想什么了。

“棒球很有趣。”一定是在想这个。

还有一年，我宣告。

二十三岁

小卖部里一个人也没有，就连路上也人影稀疏。津田哲二要了一瓶啤酒，又给孙子点了橙汁。年轻的店员投来看待好事者一般的目光。如此重要的场面，亏你还能把目光从球场上挪开。小卖部里没人，并非因为观众太少，而是因为没有人愿意离开座位，大家全都在聚精会神地观看比赛。虽然小卖部旁摆着小小的平板电视，随时都能了解赛况，但既然到球场来了，不去亲眼观战就没什么意义。

一声巨响猛地从身后袭来，仿佛一道无形巨浪撞上岩石，让人感觉到一股压力。实在很难听出，那声音竟是观众席上发出的喝彩声。

扭头一看，耸立在内场的铁塔、照明设备在漆黑的夜空中熠熠生辉。球员们所在的球场仿佛研钵状的观众席的谷底。从这里望去，看不到投手和击球手的情况。看台上叫嚷呐喊声不绝于耳，似乎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

足以容纳两万人的仙醍体育场上空并没有屋顶。寂静的夜色笼罩头顶，夜空下灯火通明举行体育比赛，就像在暗夜之中点燃篝火，举办一场奇妙的祭典。

观众席的座椅一片蓝色，映得球场上的泥土红得几近茶色。绿色的草坪仿佛一片大海。

场内热火朝天。每一名观众都心跳加速，而且眼中闪耀着光芒。比赛的前半部分已经令人兴奋不已，而刚才的第九局后半回合里山田王求的精彩防守，让人们更加激动兴奋。球飞快地向左看台飞去，山

田王求纵身一跃，高速送球，冲向离垒的三垒跑垒者。或许是身体撞上左侧护栏的缘故，第九局后半回合开始前，山田王求曾经回到球员席，接受简单的紧急治疗后再次出现在场上。观众们连连鼓掌，欣喜异常。

津田哲二瞥了一眼小卖部门口的平板电视。画面前方可以看到东卿巨人队投手宫田的明星球衣号码。远处是球场的外场后方的绿色屏障。

主裁判和接球手的目光投向一旁，一脸担心地望着倒在左击球区里的仙醍国王队击球手。击球手怎么会倒在地上？不会是让死球打到了吧？津田哲二一边想着，一边一步步走下台阶。球场草坪稳重的绿色与泥土的茶色在眼前延展开来。围绕球场的观众席上的人头，仿佛无数的碎石子。虽然半年前已经脱离了轮椅，但走路时总是快不了。真是让人心焦。

王求，你怎么倒下了？

球棒挥空了。令人懊恼得直咬牙。球落入接球手手套里的声音令人焦躁不已。投球板上的宫田依旧面无表情，让人更加窝火。看台上传来了叹气的声音，不知该说是惊慌失措，还是悲愤伤心，总之声音响如雷鸣。球场上坐了一半的观众，大概有一万多。作为自家球队的比赛，这样的观众数已经是多得吓人了。观众叹息的原因不言而喻。第九局后半回合两人出局，如果这时候我再出局，比赛就将以五分的差距结束。然而，观众并非为仙醍国王队败北而叹息。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近几年来，一直以最快速度拿下联赛冠军的东卿巨人队，与奋战不已好不容易才保住第四的我们队的实力差距，是不言而喻的。即便这已经是最终战，我们队的球迷也没有乐观到认为可以在落后五分

的情况下逆转战局，应该是早已习惯了我们辜负期望。他们感到遗憾的原因，无非是此刻站在击球手准备区的人。他们在期待，再击出一次球，这样最终战最后的击球就不会轮到他。仿佛没有任何人认为这时候会轮到山田王求出场。也就是说，我的上垒便是前提，他们全都认定我会不辱使命。一旦被三振，或许多达万余人的观众便会如雪崩般拥来。

双腿不停颤抖。这样是没法打到球的。抬起头，眼前就是投手宫田。宫田的脸上一副竭尽全力的神情，自然是在思索下一名击球手山田王求的事。他一定是接到了指示，不能让山田王求上击球区。宫田眼中闪耀着决一雌雄的光芒。那是不可能的，我撇了撇嘴。虽然是第三棒击球手，但击球率仅两成七的我，又怎么可能战胜今年所有球队里表现最为抢眼的投手宫田？虽然一直抱着一线希望，想着坏球先行，瞄准四坏球，但两个好球无坏球的现状已经让我陷入绝境。

“你嘀嘀咕咕什么呢，栗田？”听到有人说话，我猛地一惊。接球手菅井抬起戴着面罩的脸看着我。

“我在祈求佛祖保佑呢。”我苦笑着回答。

“不好意思，你击球之后，本赛季就将结束。不会轮到那家伙的。”菅井说。

“胜利大逃亡吗？”我说。菅井似乎没听到，也可能是听到了，却故意装作没听见。这样子让人想逃。此刻，蹲在准备区里的，是在近三场比赛里，除了四坏球，所有击球都打出本垒打的人。这场比赛里，他也已经击出了两记本垒打。最近，他每次在击出本垒打之前，都会伸出右手指向看台。虽然他本人并未对此做过任何解释，但这明

显是预告本垒打。观众们欣喜不已，我们这些队友无比震惊，东卿巨人队的投手、内场手、外场手和那些头头，脸上都露出了不快。尽管昨天东卿巨人队的老板发表声明，说他这种行为“完全没有对对手的敬意，欺人太甚”，但球迷们为此欣喜若狂，不仅仅是仙醍国王队的球迷，而是所有棒球球迷。那些东卿巨人队的球迷也只是表面上生气，实际上却一直为此兴奋不已，一心期待着王求出场击球。媒体自然也大喜过望。东卿巨人队也同样希望把我打出局，避免与山田王求正面交锋。

深吸一口气，缓缓呼出。我向主裁判提出暂停，向击球手准备区走去。我从山田王求手里接过了松脂袋，本想叫他一声，最终还是忍住了。要是开了口，估计我就会当场向他低头恳求，让他“救救我”。山田王求总是一脸严肃，从不开口说一句话。我拿着松脂袋回到击球区，活动一下脖颈，抬头仰望天空。天空一片漆黑，看不清是远是近，仿佛贴了一张绘画用纸。

“一定会上垒。”耳畔响起了说话声。我看了看左右。是菅井在说话吗？扭头一看，他正一脸诧异地看着我。

是我听错了？

晃动球棒，返回击球区，山田王求的身影映入眼中。他站在等待击球的圆圈里，低着头，撑着球棒站着，两眼看着地面。

如果我上了垒……我心想，如果我现在上了垒，接下来的王求就必定会击出本垒打。这想法不断膨胀，我心中充满 “无论如何必须上垒”的使命感。

“你一定能挨到王求上场的。”这一次，我耳中响起这样的声音。“虽然没什么根据。”那声音接着说。没根据啊？我笑了，紧张的肩膀骤然松弛，腿上的颤抖也戛然而止。

母亲两眼盯着病房里的电视。个人病房大楼最东边的一间病房里，她坐在放了坐垫的简陋木椅上。仓知巳绪在床上撑起身，两眼也盯着电视画面。电子音响起，仓知巳绪从腋下拿出体温计，递给站在一旁的护士。

“三十七度。仓知小姐，你的胃口如何？”

“最近渐渐有胃口吃东西了。”

“脸色看起来也还不错。”

“大概是祈祷起作用了吧。”

护士把这话当成说笑，露齿一笑，走出了病房。

“从没见过他这样一副表情呢。”

“怎么了，桐子婶婶？”

“我说王求。”

自母亲开始上医院探望仓知巳绪，已经过去半年了。她们相识的契机，完全出于你的失言、母亲的误会和电话搭错线等各种原因，如今，母亲几乎每天都会来这间病房和仓知巳绪一起观看夜间的棒球比赛。而你自然并不知晓。刚开始，医生和护士也对每天来探望一个素

不相识之人的母亲心存戒备，如今，他们只是把她当成一个热心探病的家人。

“有什么不对吗？”仓知巳绪探出身，盯着电视。画面上映出的是东卿巨人队投手宫田的球衣号码。远远看去，站在击球区里的山田王求，身影竟如此地渺小。他站在左击球区里，手执球棒，仿佛一块巨石，岿然不动，看不出半点不对劲的地方。脸上的表情也无法看清。

仓知巳绪扭头看着母亲表情严肃的侧脸。平日她总是一副开朗沉稳的模样，表情丰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可每次盯着电视上的你时，她就会露出一副严肃认真的神情，目光中仿佛灌注了灵魂，仔细看着你的一举一动。第一次看到她这副模样时，仓知巳绪也感到畏惧，但后来渐渐理解了。如果说你那种超乎常人的精神与威风就来自母亲的关心与庇护，那么这就不会让人觉得奇怪，反而令人心悦诚服。必要时能够毫不犹豫地砍下他人首级的、冷峻神圣的王者，支撑着他的，必定是强劲的历史与淌血的魔力。仓知巳绪就是这样想的。麦克白身边有妻子，而山田王求则有母亲。

“仓知小姐，你猜到王求会上击球区吗？”母亲的双眼依旧紧盯着电视。

“之前我还以为不可能了呢。”仓知巳绪也没想到，第九局后半回合里，面临两人出局、两个好球的绝境，第三击球手栗田竟能凭借一记内场安打上垒。他要求暂停，手擦松脂，那战战兢兢空挥球棒的样子让人感觉他早已吓瘫了。“桐子婶婶你呢？你猜到王求会上击球区了吗？”

母亲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仓知巳绪立刻明白，这问题对她而言没有一点意义。答案不言自明：怎么可能上不了击球区?

“事情定会如此。”言语中听不出究竟是乐观还是死心。

电视里传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在病房中回荡。镜头给了站在击球区的你一个特写。母亲默默地盯着画面，露出一副看透事情的表情：“确实不大对劲。”

“你说他的脸色吗？”仓知巳绪话音刚落，投手宫田将球高举过头顶。仓知巳绪咽了口唾沫，那声音仿佛穿透了病房，传到了球场，令人恐惧。

到达一垒的栗田久人仿佛已经完成了使命，一脸安心地蹲着。连个离垒的姿势也没有，就那样蹲在一垒上，仿佛已经成了一名等着看你击球的观众。

你倒下的时候，病房里的母亲和仓知巳绪并没有惊呼。宫田投出的球偏离了好球区，飞近你的脑袋，你横起球棒避开来球，倒在地上。整个球场一片惊惶。仓知巳绪倒吸了一口凉气，却并未露出惊讶的神色。她只是在想：又是死球啊！死球和四坏球向来都与你形影不离。

“奇怪。”直到说出这话，母亲才开始担心。倒在地上的你久久没有起身。

你在击球手准备区屈蹲下身，面朝地面，球棒靠在身旁。你看了看侧腹，从蓝色球衣下渗出的血，看上去黑乎乎的。

你想起第九局前半回合结束后发生的事。

将三垒跑者杀出局的你刚在球员席上坐下，体能教练就对你说道：“刚才撞上栅栏没事吧？我很担心，你还是去检查一下吧。”

你被带到球员席背后。体能教练脱下你的球衣，缓缓抬起你的左臂。留着胡须、体形微胖的他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但呼吸粗野狂乱。“漂亮的送球，真是令人吃惊。”他嗫嚅着说。你随口敷衍了一句，脑中却想着最终回的击球的顺序。

应该是从第一个开始。只要有人能上垒，自己就会有机会击球。

“王求，我想问你一句。”他的目光仿佛在轻抚你受伤的部位。

“不疼。我没事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是问你预告本垒打的事。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可以吗？”你扭过头，想看看他的表情。

“会招人反感的。你到底想干吗？”

你默然不语。因为你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你真的很厉害。”他自言自语般接着说道。

你并不讨厌这位体能教练。他原本是二队的教练。几年前，在你报名参加职棒考试时，他为你兴奋不已，并报告了当时的老板服部勘太郎。遭到解雇之后，他取得了体能教练的资格，重新回到队中。虽然算不上机灵，但对工作可谓兢兢业业。更重要的是，他从不会刻意讨好或者排挤疏远你，对你的态度总是那样自然。

“预告本垒打会招人反感？”你一边反问，一边穿上球衣。

“怎么样？”另外一人的声音响起。你扭头一看，是击球教练。那个被人称为“大卡车”的男子，此刻就站在你眼前。

“对击球应该没什么影响。”体能教练对击球教练报告了情况，轻轻拍了拍你的后背，冲你说了句“去招人反感吧”，便消失在球员席。你紧随其后，从击球教练身旁走过。

就在这时，你被刺中了。击球教练大卡车用利刃刺中了你。你低头看着被他刺中的部位，下意识地捂住了伤口，手上一股暖乎乎的感觉。你抬起头，盯着脸色铁青的击球教练。

这时候，周围浮现了三个黑影，让你不寒而栗。虽然黑影轮廓模糊不清，但你还是认出是那三个黑衣女子。

“终于到来了。”话音响起。

“终于到来了。”

“终于到来了。”

三个黑影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在唱歌，嘹亮清脆。

“刺伤你的男人。”

“究竟是为什么？”

“其实就是那主教练指使的。”

仙醍国王队的主教练驹良和是个光明正大、高洁贤明、勇敢诚实的人。他脚踏实地，生性耿直，有使命感，所以才挑起了给弱小球队当主教练这副重担。在驹良和眼里，你就是不能容许的存在。原因不一而足。第一，因为棒球，你曾害死好几条人命；第二，你待人冷淡，从来不考虑人际关系。在驹良和眼里，你就是这样一个人。第三，则是因为你是一个优秀的棒球选手。不光在日本，放眼世界，你也是最优秀的击球手。他对你心怀嫉妒，在你面前总有一种挫败感。第四，最近几场比赛里，你一直在预告本垒打。以驹良和的信念与美学，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行为。另外，就是那些信。那个推销员写来的信，那些指责你的文字，一点点地侵蚀着驹良和的心。“驹良和，你醒醒吧。张开嘴，干掉他，拯救世人。”“可能的话，最好能抓住山田王求的灵魂，而不是伤害他的肉体！实在不行，那就只好给他放点血了！我要对你，对那个名叫驹良和的人说：不必畏惧，杀掉山田王求。然而，你不可被怒火冲昏了头脑。你要把他当成敬献给众神的祭品，下手把他干掉。”

信里的话，无非是对莎士比亚的话进行了一番演绎，却让驹良和深受感染，情绪激昂。不知不觉间，那个推销员已经成为遣词造句的高手。他笔下的文章能轻易抓住读者的心。听到“敬献给众神的祭品”这样的话，驹良和的内心也不由得澎湃激昂。

击球教练大卡车身强力壮，自从高中时起，和驹良和便是至交。他们能感觉到彼此间的默契与羁绊。驹良和的心思，大卡车自然是心有灵犀，与其玷污了驹良和的双手，倒不如由他在最后一次击球之前动手。

所以，你就被捅了一刀。就是这么回事。

你握住一泥土。仿佛血流从所有的手指、脚趾逃离了一般。你有一种飘在空中的感觉。灯光很刺眼。在思忖为什么夜空看起来如此虚假时，你才发现自己已经仰面倒在地上。有人俯视着你，是接球手和主裁判。两人都戴着面罩，就像一对长得很像的父子。干吗这样一脸严肃地看着你？你避开了死球，倒在地上，久久没有起身。或许他们是在为你担心吧。

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力气。

“到底出了什么事？山田王求迟迟未起身。仙醍国王队的球员席上也没有任何动静。”不知何处传来了实况解说的声音。

好不容易才扭动了脖颈。天空仿佛一双冷冷地俯视着你的眸子。黑暗的夜空令你想起父亲当年摊开的那块黑布。

要把内心的不安和恐惧都裹在黑布中，一球击飞。

“太多——”不知何处传来了呼唤你的声音。

“太多，别奢望太多——”那声音是如此熟悉。

“王求，别奢望太多。”

“王求，别奢望太多。”

“王求，别奢望太多。”

三个声音重叠在一起。

“王求他爸，这是怎么了？”一个与山田亮年纪相仿的男子一脸不安地指着电视说道。监狱的大房间里，包括山田亮在内，坐着七个

人。

“喂，时间快到了啊。”另一名男子扭头看了看时钟。马上就要到晚上九点的就寝时间了。比赛进展很快，光是能看到最终局就已经很幸运了，但既然已经到这份儿上，就干脆看完好了。七人都怀着这样的想法。他们都很久没看电视了。选择节目的权利，每天在各人手中轮换，今天则刚好轮到山田亮。换作往常，众人都会分成看电视和不看电视两组，不看电视的要么看书，要么写信，各做各的事。然而，今天所有人都聚集在电视机前。

“怎么还不起来啊？”一个年轻人失去了冷静，指尖颤动。平日里，他就是个傻瓜，比如明明毛巾就在头上，却大闹澡堂，吵嚷着说“毛巾不见了”。

周围的人劝解道：“别着急，别着急。”

“可他一直倒地不起啊！怎能不让人担心？”

山田亮点了点头，但心中没有半点不安。看到画面中倒地不起的儿子，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他早已了然于心。说不定，自己就是为了接下来这一幕才犯下罪行入监服刑的。

“我说，”山田亮冲另外六人说，“我们来给他齐声加油吧。我数一二三，大伙儿一块儿喊加油。一二三——”

“加油！”七个人齐声高呼。

不知何处传来一阵加油声，你手臂微动，心中一惊。刚握住球棒，场内就变得稍亮了些。双脚扭动。摩擦泥土的声音。流出的血仿

佛泥土一般。分不清东南西北。眼前是看台上的观众。手撑地屈膝，痛楚从腹部扩散到全身，但这只是短短的一瞬。

抬起头，身边仿佛有一团朦胧的影子。有人向你伸出了手。双眼的焦点无法重合，看不清是谁。稍远的半空中飘着黑衣女子的身影。她们啪啪鼓掌的声音散落身边。额头上有处凹陷的四脚怪兽绕着她们来回跑动。

“让我看看吧。”飘在空中的一个女人说。

“让我看看吧。”另一个女人笑了。

“让我看看吧。”第三个女人晃动脑袋。

乌黑的云覆盖了天空。我瞪着投手。雷鸣仿佛就在耳畔，倾盆暴雨顷刻将至。心中无比担心，非得用本垒打把这一切全都驱散不可。投手开始投球。我会击出本垒打。

左侧看台边缘座位上的男子，在纸上写下这段文字，哧哧笑着，怔怔地盯着那个与小时候在公园里相见时没有半分改变、曾就读同一所小学的友人。

缓缓地出声告诫自己的肌肉，站起来。

掸去钉鞋鞋尖上讨厌的泥土。

茶色的泥土簌簌落下，如同沙漏里的沙子一般。

挺直身子，拍拍屁股。

飘落的泥土一粒粒地混入脚边的泥土中，轻声作响。

再次拍打屁股。

球衣上的污渍渐渐剥落，露出原来的颜色。

调整腰带的位置。

挺直脊背。

双手紧握球棒，挥动。

吸气。

让意识沉寂，侧耳聆听皮肤与骨骼的声音，寻找自己的心跳。

轻闭眼睑。

夜凑近脸庞，黑暗在朝自己呼气。

想起父亲的面庞。想起母亲的面庞。

睁眼。

试着回想出生时的事。

目光上移。

凝视黑暗的天空。

血在流淌。

装作不在乎。

回想起自己那无数次的挥棒。

向看台伸出手指。

欢声雷动，扑面而来。

〇岁

“战况如何？”女子嘴唇翕动。

男子握住她的手，回答：“应该还在继续。”

白色的分娩台。

“感觉痛的话，憋足气使劲。”助产士站在女子下半身旁说，“你们对棒球可真够痴迷的。仙醍国王队不是一支鱼腩球队吗？”

不一会儿，助产士问：“痛吗？”

女子泪如雨下。她并不觉得痛，连连摇头，说：“不知为什么，泪水总是夺眶而出。”

这是孕妇在成为母亲的瞬间一种精神上的感动。助产士重重地点了点头。

你引起了阵痛。外面的世界就在眼前。

仙醍球场，面对投手投来的外角低空快球，山田王求以一种外行也很少打出、他这辈子从未打出、毫无平衡感、彻底乱套的击球姿势，击出了本垒打。

球向着中央，不，几乎就是向着正上方飞去。速度没有半分减弱，反而带着一种越来越快的魄力，不停向上飞去。就像在试探夜的深邃，探寻升到何处才能触到天空，又像在确认这世界的宽容，不停地飞着。

所以，那记本垒打不但穿透了布满雨云的夜空，还驱散了一切不安。所以，你即将降生的地方才会充满了宁静柔和的风。当然，这只是一时的事。轮到你了。大伙儿在等你。早点出来吧。

参考文献

《将孩子培养为职棒球员》，栗山英树主编，立花龙司著，牧野出版

《延伸思考力！少年棒球练习法200》，江藤省三主编，池田书店

《棒球89种球感提升法——学会正确的击球姿势！》，高好秀，池田书店

《心之科学 回归的竖琴》，伊丽莎白•罗伊德•梅耶著，大地舜译，讲谈社

《麦克白》，莎士比亚著，木下顺二译，岩波文库

《麦克白》，莎士比亚著，福田恒存译，新潮文库

《恺撒大帝》，莎士比亚著，福田恒存译，新潮文库

撰写过程中，蒙编辑介绍，从东京中日体育的小原荣二先生和谷野哲郎先生那里学到了许多有关新人王、职棒考试和职业棒球的基础知识。百忙之中多有搅扰，在此谨表谢意。

读完之后便会知晓，本书中的棒球世界与现实中有较大差异，祈盼谅解。

于《书友》连载时，本想“写一篇自己喜欢的故事”。完稿之后，发现所写内容与初衷大相径庭，内心不安。在改编单行本时进行了部

分改写，因此，虽然故事大致相同，却多少有些不同。当然，与我平常所写的小说也有一定出入。在此，也向一直热心支持我的德间书店诸位编辑谨表谢意。

初刊于《书友》二〇〇八年四月号～二〇〇九年三月

改编为单行本时，曾进行过大量补充与修订

Table of Contents

- 奥杜邦的祈祷 by 伊坂幸太郎
  - 封面
  - 目录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 （第1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 （第2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 （第3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 （第4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 （第5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 （第6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 （第7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 （第8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 （第9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 （第10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 （第11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 （第12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 （第13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 （第14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 （第15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一部分 （第16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 （第17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 （第18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 （第19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 （第20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 （第21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 （第22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 （第23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 （第24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 （第25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 （第26节）
    -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 （第27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 （第28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 （第29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 （第30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二部分 （第31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32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33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34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35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36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37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38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39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40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41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42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43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44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45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46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47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48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49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50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51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52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53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54节）
《奥杜邦的祈祷》 第三部分 （第55节）
单挑 by 伊坂幸太郎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PK
A
B

C
B
D
C
A
B
E
C
A
C
超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密使
我（青年）
我
我（青年）
我
我（青年）
我
我（青年）
我
我（青年）
我
我（青年）
我
我（青年）

我
我
后记
华丽人生 by 伊坂幸太郎
Title Page
导读
【作者介绍】
a lif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考·引用文献
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置物柜 by 伊坂幸太郎
封面
导读
序
现在 01
二年前 01
现在 02
二年前 02
现在 03
二年前 03
现在 04
二年前 04
现在 05
二年前 05
现在 06
二年前 06
现在 07
二年前 07
现在 08
二年前 08
现在 09
二年前 09
现在 10
二年前 10
现在 11
二年前 11
现在 12
二年前 12
现在 13
二年前 13
现在 14
现在 15

解说
金色梦乡 by 伊坂幸太郎
封面
第一部 事件的肇始
樋口晴子
第二部　事件的讯息接受者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三部 事件发生的二十年后
事件发生的二十年后
第四部 事件
青柳雅春
樋口晴子
青柳雅春
樋口晴子
青柳雅春
樋口晴子
青柳雅春
樋口晴子
青柳雅春
樋口晴子
青柳雅春
樋口晴子
青柳雅春
樋口晴子
青柳雅春
樋口晴子
青柳雅春
樋口晴子
青柳雅春
樋口晴子
青柳雅春
樋口晴子
青柳雅春
樋口晴子

青柳雅春
第五部 事件发生的三个月后
事件发生的三个月后
作者简介
摩登时代 by 伊坂幸太郎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魔王 by 伊坂幸太郎
魔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呼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瓢蟲（杀手界疾风号） by 伊坂幸太郎
1木村
2水果
3瓢虫
4王子
5水果
6瓢虫
7木村
8水果
9瓢虫
10王子
11木村
12槿
13水果
14瓢虫
15王子
16水果
17瓢虫
18木村
19水果
20瓢虫
21王子
22槿
23水果
24瓢虫
25木村
26水果
27瓢虫
28王子
29水果
30瓢虫
31木村
32王子

33槿
34水果
35瓢虫
36木村
37水果
38王子
39瓢虫
40木村
41王子
42瓢虫
43王子
44瓢虫
45王子
46槿
47木村
48瓢虫
49瓢虫
参考文献
汽油生活 by 伊坂幸太郎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Low　引擎低鸣
Drive　潇洒驾驶
Parking　停车入位
尾声
沙漠 by 伊坂幸太郎
沙漠
沙漠 第一章
沙漠 第二章
沙漠 第三章
沙漠 第四章
沙漠 第五章
沙漠 第六章
沙漠 第七章
沙漠 第八章

沙漠 第九章
沙漠 第十章
沙漠 第十一章
沙漠 第十二章
沙漠 第十三章
沙漠 第十四章
沙漠 第十六章
沙漠 第十七章
沙漠 第十八章
沙漠 第十九章
沙漠 第二十章
沙漠 第二十一章
沙漠 第二十二章
沙漠 第二十三章
沙漠 第二十四章
死神的浮力 by 伊坂幸太郎
Prologue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Epilogue
死神的精确度 by 伊坂幸太郎
死神的精确度
死神与藤田
暴风雪中的死神
死神与恋爱
旅途中的死神
死神与老妇人
天才抢匪盗转地球 by 伊坂幸太郎
阳光劫匪 by 伊坂幸太郎
阳光劫匪玩转地球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阳光劫匪的平淡和奇袭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外一篇
夜之国的库帕 by 伊坂幸太郎
第一卷 第一章
第一卷 第二章
第一卷 第三章
第一卷 第四章
第一卷 第五章
第一卷 第六章
第一卷 第七章
第一卷 后记
余生皆假期 by 伊坂幸太郎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第一章　余生皆假期
第二章　超光速粒子战争
第三章　盘检
第四章　小兵
第五章　飞起来也是八分
蚱蜢（杀手界） by 伊坂幸太郎
目录
版权页
正文
重力小丑 by 伊坂幸太郎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乔丹球棒

人性本色
吐司
轨道电车
埃格斯特朗
涂鸦艺术
天生毕加索
纵火案守则I
23
毕加索和父亲的病
侦探作品的无聊流程I（前情提要）
侦探I
梵高和父亲的价值
罗兰·柯克
地球重力和小丑
地狱变
桥I
商务酒店的阴谋
JLG
两万八千年前
Engine　圆阵　猿人
DNA检验
侦探作品的无聊流程II（现场调查）
关于灵长类的讨论
JPG
涂鸦现场I
来自未来的男人
纵火现场监控I
逃亡者
印象派
赫本
仁RICH
心灵感应
53
品牌
母亲节
纵火案守则II

- 人类的智慧
- 桃太郎
- 鸡冠
-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I
- 地球自转与赛马
- 费马、拉斯科、埃舍尔
- 侦探II
- 桥II
- 入侵者
-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II
- 父亲的忧郁与夏加尔
- 涂鸦现场II
- 监视纵火现场II
- 布谷鸟的巢
- 松弛
- 独白、对话、节拍
- 侦探III
- 猎犬
- 花
- 国际标准
- 生命

孩子们 by 伊坂幸太郎
- 银行
  - 垃圾
  - 劫匪
  - 朋克
  - 惊慌
  - 扬声器
  - 等级
  - 开场锣
  - 灯
  - 水槽
  - 漫长
  - 年轻人
  - 营帐
  - 跳跃

孩子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寻回犬
1
2
3
4
5
6
7
8
9
10
孩子们II
1
2
3
4
5
6
7

8
9
10
在里面
1
2
3
4
5
6
7
8
9
10
SOS之猿 by 伊坂幸太郎
目录
版权页
我的故事
猴子的故事
我的故事
猴子的故事
我的故事
猴子的故事
我的故事
猴子的故事
我的故事
猴子的故事
我的故事
猴子的故事
我的故事
五十岚真的故事
我的故事
参考，引用文献
王者 by 伊坂幸太郎
〇岁
三岁

十岁
十二岁
十三岁
十四岁
十五岁
十七岁
十八岁
二十一岁
二十二岁
二十三岁
〇岁